穿越小说大合集3

【正文】

第一卷

楔子

乞丐出生

“滚到一边儿去，不要挡大爷的路。”满脸横肉的老头儿冲着一个穿着破烂的小乞丐大声吼道。

“去，去别挡着我们做生意。”一伙计也狗仗人势的跟着嚷嚷。

不错，这个楚楚可怜的小乞丐正是在下。

人家只是两天没吃没喝，刚巧路过此店想讨点儿吃食而已，用得着这么凶神恶煞的对着人家狂喷口水吗?

这到底是什么混蛋地方?

一没电，二没车，三没电视和电影……反正有关现代化的一切都没有，而我却又是个不折不扣的现代人。

据别的乞丐说，这里是什么大文王朝，曾身为历史课代表的我却从未听说过。不过经过一个月的明查暗访，我倒是亲身体会到万恶的封建社会对于女性是何等的歧视。初来乍到之时，我原本着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原则，风里来雨里去到处求职，可不想却被人嗤之以鼻、四处碰壁。于是，只能落到今天这般光景，身上的袄子已经破的翻花了，五脏庙也在轰隆隆的雷声中摇摇欲坠，为了生存我只能义无反顾的加入了丐帮，但愿我能遇到跟乔峰一样英俊，不英名神武的帮主!

咕噜咕噜……

好^^^饿！！！！！！！

睡觉睡觉，忘记饥饿，养足精神，明天醉香楼的后巷还要决一死战呢！

誓死抢到吃食！

……

第二章

回首往事

我，

江莱，

一个孤女，

一个22岁的孤女，

一个22岁刚刚离开校园的孤女，

一个22岁刚刚离开校园就被某世界500强公司录取的孤女。

至于长相，如果偏要用回头率来计算的话，没有100％也有99％吧！（还有1％不是瞎子就是外国人）！

于是，我理所应当的有一个爱我的男友。

这似乎便是传说中的幸福……

毕业聚餐那天，室友小璃感叹：真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

我回答：将来乎？江莱乎？将来就是我这样——幸福！

小璃酸溜溜的说：瞧把你美的！

爸妈生前为我起名叫作江莱就是希望我能成为他们美好的未来！

当时的我，的确是又美又好，也一直认为这种幸运会平平静静的伴随我一辈子。可我还没瞧清楚这幸福的模样，嗖的一声，它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我忘了事情是怎么发生，只是记得一切都来的很突然。某一天，爱我的男友跑来指着他所谓伤痕累累的心控诉我长期以来的冷漠与不

懂事，然后还自称为我的“前”男友。当时被骂懵了的我，依稀记得前一天他还曾送花给我并答应要照顾我一生一世。

孰真孰假，难道这一切都是错觉？

Biang!

幸福的魔镜裂了一道口！

似乎失恋＝失魂，随后的日子，我在浑浑噩噩、不知所谓中渡过。每天我都食不知味，每天都害怕一个人待着，每天都害怕会有空想起他……于是乎，每天我都让自己很忙，忙到连呼吸都成为一种奢侈，我的工作业绩也因此成为公司老总们交口称赞的“奇迹”，每天都有无数或嫉妒或羡慕的目光从我身上扫过，而这一切都结束于我失恋后的第232个“每天”。

那天艳阳高照，在十一月这算得上是难得的好天气。不过也正是这“艳阳”应了后来那“晴空霹雳”的景儿……

早上拿计划到卖场的时候，巧不巧的碰到了他——我的前男友，他搀着一个孕妇来超市买东西。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碰见自己逃避了232天的他，我下意识的就往旁边货柜闪去；仔细想想自己又没做啥伤天害理的事儿，没啥好闪的，于是便想假装偶遇，刚一回过身我就愣住了。那个孕妇竟然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而她……居然是……小璃！！！！

我安慰自己，他可能是半路上遇见小璃，于是学习雷锋助人为乐，毕竟别人现在属于“老弱病残孕”中的一种嘛！再说了，他也知道我跟小璃是室友，他们之间一定不会有事，应该……不会有事！

小璃：“你怎么在这儿？”

我正准备开口，她就说：“我老公陪我来买东西。这不，孩子都快生了！你最近还好吗？”

我僵住了！

“老公”难道是……

我告诫自己：冷静，一定要冷静，事情没有确定以前一定要保持镇定。再说别人不是早跟你分了吗？结婚也不关你事！！！

我挤出一个笑容，正准备回答她，她又开口说他老公去厕所了，等会就回来，然后便从她毕业找不着工作说起，一日三餐、每天经历事无巨细，一直到现在决心将失业进行到底作一个被人圈养的全职家庭妇女……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这个小贱人压根儿就没打算让老娘插话，老娘还懒的答咧！要不是想知道她老公究竟是不是那个他，老娘早就拍拍屁屁走人了！

“诶，我老公回来了，看看，你们也认识吧！”

Biang! Biang ! Biang !

我的魔镜就此报销！

这个小贱人存心让我难看，他们认识还是因为我牵线搭桥，现在居然在这里摆老娘一道。再看看眼前这个唯唯诺诺的尴尬男人，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就是曾经与自己海誓山盟的人；现在想起来只觉得恶心和不可思议，只能将一切罪过归因于自己曾经的高度近视！

“我们还有事，有空联系哈！我还有两个月就生了，记得来喝满月酒哈！走了!byebye！”

虾米?

两个月？那就是说老娘还在过幸福生活的时候，这小贱人的臭脚丫子就伸进来了？“轰”的一声，我脑子就“炸”开了！当了那么久的笨蛋，到现在才知道。我一直以为失恋是两个人的事情，原来TNND就我一个人在演独角戏啊！

第二天我就请了假，买了去西安的机票。咱姐们儿得好好休整一下，这大半年不是人过的生活也该有个完结了！

我决定重走丝绸之路－－－长途步行！

之所以步行是因为高中曾是历史课代表的鄙人曾与朋友打赌要重走此路，探索古代文明、继而达到忆苦思甜的目的！当然依本人冲动的个性，打赌之事时有发生，但能铭记于心的却没有几件。此次，破例遵守赌约全因本人想出来玩，又没有找到正当合理的理由，搜肠刮肚之后，惊喜的发现记忆深处似乎好像也许有过这么一个赌言，于是乎……

于是乎，就成就了现在这么一个我，手上吊着前几天刚买的LV的旅行包，运动袄子系在腰间，在烈日下拖着沉重的步伐后悔着，悔清了的肠子在肚子里咕噜咕噜的叫着。

唉！

错，错，错，怎一个惨字了得！

这破天气，白天热的要人命，晚上冷的不让人活。

除了悔来到这里，还后悔没听店员的建议买个旅行背包。当时不知中了哪门子邪，硬是心一横花了我两个月的工资买了这个LV的手提包！早知道就买背包了，背着多省事儿啊！

这包咋越拎越沉ni！

现在这会子，太阳猛的不象话，帽子、墨眼睛都只能当摆饰！皮肤干燥的要裂开，正想着要擦点防晒霜，却想起三天没洗澡了，擦了也白擦！再看看旁边那个皮肤黑的可以让非洲人汗颜的向导，背包背着、双手甩着不知道有多爽！

再那边，是一只拽的跟二五八万似的臭骆驼。要不是看它高大威武，俺才不会潇潇洒洒的甩出那几张红票票咧！

刚开始，我响应全民健身的号召，自己提着包，拉着它，雄纠纠气昂昂的挺进了无边的沙漠。可过了几个小时，腿上如绑有铅块儿一样，连爬的力气都没了，于是想起身旁还有个自带的交通工具。可这个畜生，实在太没风度了，亏得我还夸它高大威猛！5555555555人家好不容易爬到它背上，它一个哆嗦就把我给甩了下来，它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没想到这畜生玩上瘾了，两次三番之后，我骂它时嘴里都会喷出沙子了！终于本姑娘在百般无奈之下向恶势力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现在只要能把行李挂在它背上就好。不料这小畜生居然跪了下来，撇了撇嘴，拒绝前进。我好话歹话都说尽了，它岿然不动。我真是欲哭无泪，花了票子，还得自己劳动；最可恨的就是它居然还用嘲笑的眼神看着我。

真是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说来惭愧，由于准备不充分本人只带了衣物，护肤品，化妆品和急救药品。而其他所有必备物品如：雨具、水壶、墨镜、旅游鞋、照相机、备用电池以及灯泡、手电、干毛巾、地图，帐篷以及睡袋都多亏导游同志友情赞助！

在此向导游同志致敬！

据说明天就可以出沙漠了，好晕啊！前面好像有座城市哦！不会是海市蜃楼吧！我揉了揉眼睛，前面图像依然清晰可见，我用自己经过LASER刀考验的眼睛保证那就是沙漠的尽头！

“快看，前面有城市哦！快跑啊！”

导游在身后哇啦哇啦说什么呢？好像在骂我神经，他才神经走了这么多天还没走出去，回去后我要去消费者协会告他和他的骆驼！

哈哈，终于可以出沙漠了！

第一卷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

第三章 古代印象

咦^^^^^^

这位大爷穿着好奇怪啊！怎么是古代装扮啊？他的房子也好奇怪哦，还是传说中的茅房也就是茅草房的简称！（也只有你这样简称）哈哈 该不是哪位大导演在这里排戏吧！讨点水喝先！

“大爷，给口水喝吧！”

大爷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给了我一碗温水，我一饮而尽。那个爽啊！然后我问大爷，这是哪里？他是不是群众演员？

刚说完，老大爷嗖的一下就从我手中的抢过碗，又嗖的跑进屋子，还将门从里面反锁住了！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而我还在原地忙着瞠目结舌。这老爷子身子骨也灵巧了吧！这么大年纪还玩瞬间移动！

咦^^^^^^Again！

我的导游列？我的骆驼列？怎么喝个水的时间就消失了！这骗钱的主儿，我非告他不可，不，应该是他们！哼，别以为女人好欺负！

咦^^^^^^Again and Again！

过了一个小时，我终于在郁闷中疯狂了！这里居然是什么大文王朝！我居然TNND的穿越了！别人穿越不是睡了或者死了才穿吗？我咋走着走着就穿了呢！而且没遇到大帅哥，而是遇到老大爷！

不公平！不公平！我要学费长房骂天！怎么倒霉喝口水都会喝到古代！

Oh Shit!

※※※※※※※※※※※※※※※※※※※※※※※※※※

“不要抢我的饭，555555555，我两天没吃了，不要抢我的饭啊！你们怎么没同情心啊！明明就是我先来的！”

不幸被你猜对了，这个痛苦呻吟加请求的人就是小女子我，本人昨夜在饥饿中勉强入眠就是为了今日抢饭，又不是啥好吃的，一点潲水也有人抢！明明是我先到的嘛！要不是提着我的大包，才不会被他们抢走列！

这是什么狗日子，本小姐好歹以前也算是年收入七八万的主儿，哪晓得如今沦落至此！真是人生无常啊！为什么别人穿越都好吃好喝帅哥哥，而我……

“别抢，别抢……，别打我，再打我就……我就……”

好晕啊！不能晕倒，根据穿越原则要晕也得找一帅哥晕！耶^^那边有个帅哥哦！我要过去，晕过去，江莱，你的将来就靠此一晕了，要挺住啊！

“去，去，去，别污了本公子的眼，滚远点！”

MD，再也不看穿越文了，那些作者都是骗人的！

不行了，不行了！我晕！晕前一定要随便抓只脚！能晕回现代也就罢了，回不去也得找个主把我喂饱！

地点：大街上！不是帅哥怀里！

原因：饿的！不是故意勾引帅哥或是其他惊吓！

形象：抓住晕前见过的最后一只脚！

我看见鸡翅膀，好大好大的鸡翅膀啊！好香啊！不管是不是做梦，我咬！

“啊^^^^^^^^^^^^”

咦，好象是男人的叫声哦！是只公鸡吗?

好晕！我继续晕、晕、晕！

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难道我回到现代了？直接从床上跳起，省去了坐的动作！我的包？还好在床边！可是马上我就傻眼了！傻眼的原因一是因为看见了两个180多公分的古装男，原因二是他们还是古人，原因三是因为他……真的……好帅！之所以只说一个他帅，是因为只有一个他面向我而立，另一个他背对着我站在窗边看不清楚！

从他们的打扮看来，非富即贵。面对我的这位帅哥哥应该只是保镖，因为他的装束属于武夫打扮，衣袖裤腿处束紧，衣料也比窗边那位看起来低N个档次（N为小于三的自然数），而且让我伤心的是他看我的眼神不是欣赏而是防备。

真是伤心！人家好歹是美女哦！（也不瞧瞧自己现在的破烂样，只有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的被研究员才会欣赏）

“醒了？”背对我的古男发话。

我左看右看发现他好象不是跟我面前的这位保镖哥哥说话，那就是问我了？！

我心想，废话，没醒你问我个P啊！当然我也就只敢想想而已！但是怎么回答呢？奴家？奴婢？奴才？还是小人？想了半天，我答道：

“恩！”（暴晕！这还要想那久！）

他转过身来，yeah，帅哥哥，此人面部棱角分明，一双冷傲的眸子让人感受无限寒意，高大的身材，纠结的肌肉浑然天成，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霸气。本人口水顿时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有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老天爷，你真是暴好人！谢谢哦！谢谢佛祖！谢谢阿拉！谢谢耶稣！谢谢玛利亚！谢谢旺才！（关旺才啥事？挠头，不明白！）我今天能有这样的成就和际遇多亏各位的提携与关怀！在此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虽然从未见过），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5555我真是太激动了！希望消除饥饿，世界和平！谢谢大家！

“吃完就走！”

虾米？要我走？刚刚找到帅哥就赶我？没门，你是茶我是水泡你，你是藤我是枝我绕你，你是饼我是锅我烙你！反正就是跟定你了！哼，想甩我，下辈子吧！

“小子，我们公子在和你说话呢！”保镖哥哥凶凶的对我说！

我看着桌上的饭菜，咽了咽口水！本小姐先不跟你一般见识，看见帅帅哥哪还把你帅哥放在眼里！哼，先实行方法A：诉苦哀求！

“不要赶我走啊！禀公子小人本住在苏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谁知那雷老虎他蛮横不留情面，勾结官府目无天占我大屋夺我田，我爷爷跟他老翻脸，惨被他一棍来打扁，我奶奶骂他欺善民，反被他拖进了雷府院，强打了一百鞭哪！一百鞭哪！~噢！最后她悬梁自尽，遗恨人间，他还将我父狂殴在市于前,可怜老父他,魂飞天。如今我被逐出了家园,流落到江边,只有独自行乞在庙前,在庙前！”（改编自《唐伯虎点秋香》）

我边说边忍笑忍的眼泪狂飙，看起来应该还算是可怜，因为保镖侍卫严重已满怀关爱之色！而帅帅哥仍然一副千年寒冰脸！

改用雷老虎是因为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认识那个糖做的老虎，就算他们问其我也可以说雷老虎和贪官已经被天收了，反正我也没说那是我几岁发生的事儿！聪明吧！

为了打动帅帅哥，我只能继续演戏，要知道保镖动容有P用，最后还是得主子说话!于是我继续道：

“如果您不收留我，我一孤儿，真的是无处可去了，求求你拉！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你母亲呢？”帅主人终于开口

“回公子，母亲大人在生下我之后就挂了！”我答道

“挂了？”

糟糕，怎么就这么说了呢？我吐了吐舌头，帅哥哥眼中好象闪过一道精光，怎么一下子就没了！可能是饿晕了看错了吧！想了想解释道：

“回公子，挂了是我们家乡话就是去世了的意思”

“孑然一身？”

“是！”这人说话到挺省口水，俺也来学学！抬手擦眼泪的功夫顺便擦去嘴角流出的口水，原谅我的失态，真的好久没见过帅哥了！

“你是……”

“女人！”汗！别人应该不是想问这个吧！怎么就这样把自己给贱买了呢？春天不是还没到吗？再说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人家不会自己看啊！我肯定是饿傻了！

“ 啊!!!!你真的是个女人？？？？？？？ ”保镖哥哥惊奇的问道，从他“啊”的那声的叫法和音量听来，他就是我梦中那个鸡翅膀的主人，在看看他缠着纱布的右手我肯定他就是！

“多新鲜了啊！这不显而易见的是……”说着说着往自己身上一打量，一件看不出颜色的破运动棉袄裹在身上，手上也是黑黑的满是泥，想毕脸上也是！可怜我半个多月没洗过澡了，怪不得总是闻到酸酸的味道！也难怪别人认不出！

“收了！”帅主子开口道。

“啊！”换我叫了，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呢，怎么能说收就收，这么猴急，人家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你没有谁有）也不知道你家世如何，我可不嫁有老婆的！还有就是……（是不是想太多了？）

“当书童！”

KAO～！平生最痛恨说话大喘气的主儿！哼，当书童就当书童，还好不是低等下人！先把吃喝搞定，解决温饱在来小康帅哥你！

看来方案B：继续晕倒只能留到下次再用了！地点一定要在你怀里！就让我们Look and See吧！

“冷山，去跟她买件书童的衣服！”

“是，少爷！”

冷山？哈哈哈哈 COLD MOUNTAIN? 笑死我了，这保镖还挺新潮的，楞攀上一书名还是外国书！改天我也改一个，叫魔戒得了！别人问我叫什么我就说：Ring。哈哈！少爷还没走，我可不能破功，我忍我忍忍忍！

书童?

“不好意思，那个少爷，我记得书童是男性！”我看见少爷马上就要出门口了，马上问了一句！

“怎么？不行吗？”少爷不回头，我都可以想象的出他挑眉毛的样子。

“没，没事，谢谢少爷！”哼！以后再来收拾你，现在男装方便玩，管他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成为高级伴读书童呢？恩，下次得记得跟公子提一提！

少爷走后冷山同志趁着我吃饭的空儿，细询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出生地等个人资料，本小姐一贯秉着对帅哥撒谎的原则，将自己的年龄谎报成16岁，祖籍说是在苏州，冷山同志说从未听说此地，害得我差点呛着，咳了半天顺过起来，回答我叫江莱的时候，冷山同志倒是笑的差点背过气，真是太不厚道了，我都没笑他，他居然敢笑我的名字！哼，人竟然能无耻到这种地步！我无语……

第四章 我叫阿莱

吃饱了就开始作威作福，首先叫店家准备热水，本小姐要洗澡了！然后趁打水的当儿，我向冷山同学（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同志就乱称呼，笔者代女猪道歉，并改其称呼为同学）打听到有些事情，汇报如下：

1．公子姓龙！

听起来倒是很配他给人的气势，该不会是传说中的皇上出游吧！康熙，乾隆出游不总是喜欢说自己姓黄啊，龙啊的！哈哈该不是攀上个大大款吧！这条等以后查探再说

2．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跟班，要扮男人，工作期间包食宿。

3．冷同学的手伤的确是小女子所为，我装悲哀状博取冷同学同情后，他便原谅了我，还答应以后看见好吃的都会买给我！好人啊！～

4．我咬翅膀鸡冷同学的手之后，他点了我的睡穴这一点，我是不会原谅他的，哼！我是有仇必报！（报恩没看你有这么积极！）

汇报完毕！

终于可以洗澡了！吃饱洗澡，洗完睡觉便是我此刻最大的幸福！（应该是猪的幸福吧？）

说起洗澡倒是挺有意思，伙计拿来一种叫做胰子的东西，我记得这是古人用的肥皂吧！在制作“澡豆”的工艺基础上，用猪的胰脏和草木灰中研磨加入吵糖提纯,并以纯碱代替豆粉，再加入熔融后的猪油及香料等，均匀后，压制成球或块状，即成。这与现代肥皂的原理是相

同的，都是利用脂肪与碱化和形成脂肪酸钠和甘油，其中的脂肪酸钠就是肥皂啦！不过听伙计说南方不是用这个，用的是皂荚！

本来还准备要用带来的熏衣草沐浴露，看来可以省到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再用！呵呵，我就是聪明，本人的格言就是：一切为将来着想，就是一切都为自己着想，谁叫俺就是江莱呢！

“洗澡我喜欢喜欢！泡泡我喜欢喜欢！日版《西游记》的歌唱来唱去就这么一个调调……算了换一首……

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咧

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咧

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咧

噜啦噜啦噜啦咧

我爱洗澡乌龟跌到

幺幺幺幺

小心跳蚤好多泡泡

幺幺幺幺

潜水艇在祷告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

幺幺幺幺

带上浴帽蹦蹦跳跳

幺幺幺幺

美人鱼想逃跑

上冲冲下洗洗

左搓搓右揉揉

有空再来握握手

上冲冲下洗洗

左搓搓右揉揉

我家的浴缸好好坐。”（范晓萱《我爱洗澡》）

这边洗澡边唱歌还是那么过瘾，就是这古代人在房间里洗澡，唱歌都没有回音的效果，算是今天唯一的缺憾吧！这头发结成一团了，我洗我搓，突然想起孙俪在《霍元甲》里的台词："这头啊！要经常洗，要不就会打结，奶奶说做人也是这样……。"我做人乐观积极向上，失恋都打不倒我，才不会打结列，再说了现在傍上一大款，还怕没钱洗澡洗头?

笑话!

终于打开了满头的结，手酸的抬都抬不起！坐在将人扭曲的铜镜面前，本人无比怀念玻璃镜子的存在！不过还算勉强可以看的清楚自己的样子，看来这段时间的脏并没有影响头发的效果，还是棕红卷曲的头发！这四百块和一个下午的时间还是花的值得，永远记得那个难熬的下午，说话等于喷水的发型师为我讲解了6个小时的流行感觉！另外，皮肤除了有些营养不良的发黄，还算光滑！好困，希望自己能做个美梦，梦见很多钱和很多大帅哥!

※※※※※※※※※※※※※※※※※

"啪啪啪，起床了，阿莱!

啪啪啪，起床了，阿莱!

啪啪啪，起床了，阿莱！"

吵死了，一大早叫什么叫？什么阿莱，我还旺才呢！刚梦见公司新进了好多帅哥,可别把他们都吓跑了！再嚷……再嚷我就打110了！

咦～，怎么像是在敲我的房门，还有就是这动静咋越听越像是冷山同学的呢？冷山？一个激灵打的我瞬间就清醒过来，原来我是在古代啊!

阿莱？难道是我？本人名字中就有一个字读L-a-i!

讨厌，大清早叫什么叫，又不是公鸡！我边穿衣服边回道:

"别嚷嚷了，来了，来了！"

穿好衣服，刚打门冷山同学就急匆匆的闯进了我的“闺房”，大声嚷道：

“怎么才起啊？少爷都等你半天了！”

原来真是在叫我，faint to death！哼，我向来睚眦必报，被我知道是谁取的他就完了！我一边装作唯唯诺诺的样子赔不是，一边迅速用店伙计拿来的盐水漱口。一切搞定就马上跟着冷山的屁屁后面下了楼，心里琢磨着怎么跟少爷赔不是！

到了楼下看见少爷已经坐在桌前喝茶了，看他的样子早饭应该是已经解决了！我弯着腰站在少爷身边，说了句：

“少爷，早上好！”这话刚出口我就后悔的想把舌头咬掉，这不等于找着茬儿挨骂吗？按照剧情发展，接下来少爷就该刺道：早？你小子还知道早？

“阿莱！阿莱！”冷山推着我说道：“少爷让你坐下快吃馒头等会儿还有事呢！你想什么呢？”

“哦！谢谢少爷！”我又猜错了？看来这电视剧也是骗人的！

我边吃馒头边向少爷请示：“能不能不叫小的阿莱？”我这自称——“小的”可不是跟《大长今》里学的，我是学店小二的，这准不会错吧！

“原因！”少爷就是少爷，惜字如金！

“我总觉着这名字的主儿应该是旺才的邻居才对！”

“旺才？”

“旺才是小的家乡最出名的狗！”

噗哧，冷山居然在这关节儿上笑场了！

“莱莱？”少爷问道

“这……”（汗）

少爷听我这么一“这”， 终于抬起他“高贵的头颅”看着我，还是那张九点一刻的冷脸，但令人惊奇的是他眼里满是调笑。这一看可不得了，我脑子里轰的就炸开了，那深邃的眸子电的我根本无法思考，要知道本人在帅哥一向没有抵御能力，（暴汗 -_-!）只能妥协道：

“那您还是叫我阿莱吧！”现在我终于明白三井寿的痛苦了。忆当初樱木叫“小三”时，三井兄极为抗拒，但因“寿寿”更让人暴吐，只能无奈的接受“小三”！

第五章 初出茅庐

早饭毕，少爷先带着我和冷同学去了个什么堂的药店，什么庄的丝绸店以及一间当铺。累的我像狗一样！步行走了大半个轶城，还以为摊上个有钱的主就后顾无忧了，没想到悭成这样，连个代步工具都没有！郁闷！对了，来这半个月了，今个儿才知道这里叫做轶城，是仅次于他们首都禩城的地儿！怎么来了这么久都没发现这里的繁华，定是那会儿成天惦记着如何填报肚子才会如此！

紧挨慢挨，终于挨到了午饭，醉香楼！！！^_^当吾还曾为丐帮污衣派弟子之时（您老人家自封的吧？），便久仰此处大名，N天等候于此（后巷）只为求一食，怎无奈求食者甚多，小女子势单力薄，以至于某日晕倒路旁！

呜乎哀哉！呜乎哀哉！

现在可不同以往，古代知识分子是不是都是这么说话的？现在本人可是高级伴读书童（笔者：“高级”为自封），说话可得有水准啊！其实我现在心里着重憋屈，高中时迷恋穿越文而不可自拔，便将四本历史课本背的滚瓜烂熟，当时欣赏的男人为：刘彻，李白和玄烨。还为了他们与同样喜欢他们的好友大打出手！还一直都妄想回到汉朝或南宋去卖弄自己的预见能力，可现在5555555虽然是穿越了，可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让我怎么发挥自己的预见能力啊！怎么去骗钱啊！不是，我是说怎么去帮人啊！唉 真是生不逢时啊！

“阿莱，你的魂又飞到那里去了！看不出你倒是挺能睡的，到一个地儿，就趴在人家大堂睡的口水直流，睡了那么久怎么还是无精打采的？”这个冷山，不说话没人会把他当哑巴！

“原来是龙公子啊！给您留了竹雅阁，今天想吃点啥尽管吩咐！”一个肥头大耳的类猪物发出声响。这个体形巨大的家伙就是这里

的掌柜，要问我是如何识的他的，哼，曾经那一脚踢的老娘屁股到现在还是痛的！掌柜又怎样，还不是要对我家BOSS客客气气的，我跟在身边，那也就是对我点头哈腰！这么一想以前受的委屈就轻了一半！（笔者只得感叹道：阿Q精神还是有用的！）

据冷山说，这雅竹阁是此处最高档的包间。得此一见，果然是大象放屁——不同凡响。门帘是手指般长短、粗细的竹子连成的门帘，进出只是会发出乒乓的脆响，比起珠帘别有一番滋味。进门后一阵竹香，清新扑鼻，只见门的对角处放着一盆幽绿的箬竹，细看，此阁之门窗桌椅全为竹子所制，竹上又刻有青竹的图案，正所谓竹中有竹，雅致之极。我闭上眼用心去汲取此屋灵气与主人家的心意，顿时间疲劳荡然无存，心中平静异常。一直觉得高级餐馆除了菜色出众还应有品味，这里便是二者皆占鳌头！可见此处老板绝非常人，定然不是刚才初见的那位“油太郎”！

公子唤我们同坐，让店家“照常”即可。由此表明他经常来，而且有中意的菜色。片刻间菜便上来了：喜鹊登梅、如意鱼卷、龙凤四宝、金缕玉衣以及出水芙蓉 。正好四菜一汤，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关于朱元璋的故事：

公元1368年，朱元璋当上皇帝后，遇上天灾，各地粮食欠收，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可一些大官贵人却穷奢极欲，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生身贫苦、讨过饭的朱元璋，对此非常恼火，决心予以整治。 一天，适逢皇后的生日庆典，朱元璋趁众位大臣前来贺寿之机，有意摆出粗菜淡饭宴客，以此警醒文武百官。当十多桌席位的人坐齐以后，太祖便令宫女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萝卜，萝卜，百味药也，民谚有“萝卜上市，药铺关门。”之说。第二道菜是炒韭菜，韭菜生命力旺盛，四季长青，象征国家长治久安。再则是两大碗青菜，以此喻意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最后一道极普通的葱花豆腐汤。宴后朱元璋当众宣布：“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汤’这次皇后的寿筵席既是榜样，谁若违犯，严惩不贷”。

看来我家的主儿，也是个有心的主儿。但绝对没有朱和尚那么素，瞧这几样菜点的，荤素结合，营养搭配十分合理，极具科学研究价值。

首先是这道喜鹊登梅，主料有冬笋，冬菇，胡萝卜，发菜，鸡蛋以及盐水鸭，首先分别将冬笋和冬菇切成梳子状用鸡汤上火烧沸，在用酒，香油以及基本调料焖透后放凉。再用胡萝卜修切成喜鹊腿脚爪眼，放沸水焯熟，捞出散热假调料拌入味，鸡蛋煮熟去壳切成四瓣做翅膀，黄瓜做梅枝，发菜为头、脖，最后盐水鸭沥干卤汁拆除骨头做鹊身。这便是造型活脱，色彩鲜丽的喜鹊登梅了，其口味清淡利口。

如意鱼卷取材于桂鱼。先在油锅中摊成蛋皮，再去鱼肉制鱼茸，加香油蛋清，玉米粉等调料拌匀拍在修切成长方形的蛋皮上，后将焯熟的青、红柿椒丝分别摆在鱼茸两边，再向中间卷起，用鱼茸封住缝隙，上笼蒸熟即成。此菜红黄白绿相间，口味鲜嫩。

龙凤四宝是一道荤素什锦，其食材有鲍鱼、海参、山鸡脯肉和虾仁，制作讲究，取材丰富，咸鲜清淡。

金缕玉衣为素菜，用豆腐去外皮切片，用料酒调料腌渍入味，粘鸡蛋下油双面煎成金黄色，摆锅加奶汤及调料。油心菜出水，用奶汤、精盐烧味，摆在锅边。此菜香嫩可口。

最后的汤为出水芙蓉。将清水倒入煸出葱姜末香味的油锅中烧开，徐徐淋入鸡蛋，加入精盐，撒上金莲花，用湿淀粉勾芡。食前加鸡精、香油即成。

菜肴做法是我就其菜色菜形所猜测，好歹本姑娘也算一食家，嘴巴挑的可以！但这里的几样小菜足以将我吃了二十几年的现代菜比的无地自容。只得在羞愧和满足的复杂心情下，埋头痛吃！抬头夹菜时，突见冷同学目光呆滞的看着我这个方向，似乎受到了什么惊吓！难道是我的吃相？赶忙看看我家公子，他老人家还是一副千年冰山的样子，悠闲的夹着菜吃。看来还是主子（笔者：清宫小说看多了吧！这个小奴才！）见识多，哪像小冷同学这样大惊小怪。反正现下本人为男儿打扮，才管不得其他，Go On通吃！

Go On and On……

第六章 丝竹入耳

终于，如愿以偿的吃撑了！

不远处有拨弄琴弦，听起来似乎在练琴，我不由的轻声背起《琵琶行》：“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一想这响似乎来自古筝而非琵琶，看来是叹错了，便自顾自的笑了出来。

“好一句‘未成曲调先有情’。”过了一会儿，门外有一男赞道，这声音犹如温玉，回旋于脑中，让人一听便想见其容貌。

吓！小声自言自语门外都可以听见，那我家小龙岂不是也听见了？赶忙瞥了一眼我家冰山，他正低头品茗，一抬头便与我四目相对！我赶忙撤退，全身似被百万伏电压击中而动弹不得，我就奇怪为啥同样是帅哥，俺咋就对冷同学绝缘呢?

“第五公子请进”冰山说道。天呐！一、二、三……、六，一共六个字。第一次听冰山吐了这么这么多字，如果我手头有银子肯定要买鞭炮大肆庆祝一番！！！

不过这公子倒还真是可爱，居然拿自己的家族排序当称谓，不知道我家冰山排行老几呢？我可处理不好复杂的妯娌关系哦！头痛！（笔者：自多！）

一书生打扮的人走进阁内，我与小冷赶忙起身立于我家公子身后，偷偷抬眼看此书生，五官线条柔和英俊，一个标准的弱受形象，一袭月牙色的长衫，更让他仙气十足。只见这书生抱拳道：“打扰了，适才在下本在隔壁拨琴，听见似有知音人在此，便想一度其风采，不知龙公子可否为在下引见？”

唉，原来是这竹子就是不隔音啊！但人家明明很小声啊？奇怪！

“第五公子不必如此客气，倒是在下书童该赔不是，扰了公子抚琴之意！”晕倒，我真想晕倒，原来我家冰山可以说出这么完整的句子。

太棒了，原来他没有语言障碍，害我白白担心了好久，怕以后成亲无法交流，看来是我想多了！（笔者：无聊！无耻！）

第五公子细细的打量着我，我才不怕他会看出我的性别列！呵呵，早上虽然起完了，但我还是迅速用眉笔化粗了眉毛，用昨天自制的布条裹住胸部，脸上抹了些淡淡的锅灰，看上去不是一个发育不良的少年是什么！若问锅灰何处寻！此乃本小姐昨日睡前偷偷跑到厨房拿了打包，以便随时使用。各位看官请注意，这便是传说中的未雨绸缪，这便是传说中的效率吧！我是谁啊！宇宙超级无敌聪明性感美少女！哦哈哈哈（笔者：呸！）

“请问小兄弟学琴几载？”第五公子问道。

“回五公子，在下不曾学过。”我低眉答道。

只见第五公子似有尴尬之意，我说错什么了吗？站在一旁的小冷拉拉我的衣袖，这是要跟我咬耳朵吗？正准备偷偷将头偏过去，我家公子斜过头冷冷的扫了我一眼，吓的我立刻僵在那里，不再敢有任何举动。只听见第五公子说道：

“实在抱歉，在下还未自我介绍，本人姓第五名冉，这家醉香楼便是本人家业。”

汗！居然他就是那个“有心人”。可姓什么不好，偏偏姓这一怪姓，这次可糗大了，真想打个地洞钻下去！

“那可否请小兄弟听在下奏一曲，点评一番”

“这……”我偷偷看了一眼我家小龙，他并没有出言反驳或是表现出不高兴，于是我便壮胆答道：“先生如此说来便是折煞了小人了，先生请！”

第五冉拍了拍掌，两个小厮抬入琴桌与琴凳，后面还跟着一个拿琴的青衣女子，青衣女子将琴放下，从身旁的布包里拿出一托盘，盘内放有檀香，后点燃。第五冉慢慢坐下，开始抚琴！

说来惭愧，本人从出生至现在只听过《梅花三弄》这个古琴曲，不过评论俺倒是不寒，毕竟胡诌是本人强项！

这位爷儿实在是高手，倒不是本人不懂装懂，说他是“高手高手高高手”是因为他太会营造气氛了：匠心独运的竹屋，凝神静气的檀香，以及他周身所散发出来的宁远淡泊的气质，与其琴声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清悠致远！

一曲终，我仍深陷这种气氛之中而不能自拔，木然的看着窗外。意识到曲已奏完时，回头发现所有人都看着自己，眼中似有期待，才记起还未加评论！马上让自己定一定神，轻声颂道：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选择白居易《琵琶行》）

心道是，反正天下文章一大抄，音乐无国界，况且琵琶和古琴都是弦乐总算是亲戚，应该可以糊弄过去！说完许久，都没有声响。呵呵，要的就是这效果。好歹人家小白可是宗师级人物，就该有这样高级别待遇。

说起这首诗，我就想起上学的时候因为逃课看世界杯而被老师罚抄课文，当时将这首诗抄了五十遍，因此才记忆深刻！

这时，冉少缓缓开口叹道：“唉！怕是在下的琴技辱了这句子。小兄弟才情之高着实为在下所钦佩！”

这玩笑开大了哦，本姑娘脸皮虽厚，但还不至于要冒认此功，本人一向有“盗版可耻”的觉悟。于是忙解释道：

“这句子原是一教书先生说予小人听的，方才小人听公子琴技超然于世，不知怎么就想起这句话，全为道听途说，请公子谅解！”

“原来如此，敢问此先生姓什名谁，现身在何处？”

“啊？这个……此先生姓白，是在下同乡，已去世多年！”我可没撒谎哦，都是中国人，所以是同乡啊！而且我那个时代离唐朝可有1000多年，去世多年也是成立的！

“可惜……可惜啊！”冉少像是死了钟子期的伯牙，黯然神伤！

冉少离去之后，我家小龙突然问我：“读过书？识字？”问苍天，小龙为何与我对话总是像一个吝啬鬼在打电报！！

“回少爷，小的识得几个字，自己看过一些书！”

从问我到我回答完毕，少爷一直低头品茶，我都不曾看清他脸上的表情。真不知他在想什么！算了，就算看见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我不由在心里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要对你唱‘你的眼睛出卖了你的心’!

午饭后，少爷让我自己回到客栈，而他则带着小冷去办事！我乐得睡一个舒服的午觉！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觉为晚上我能冷静面对我穿越生涯的转折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第七章 三岔口

晚饭时，我一直觉得小冷总是用怪怪的眼神偷偷看我，不由的得意起来，这小子终于开窍了发现我可人之处了，但无奈本小姐已心有所属，不过我还是很好心的抛给他一棵秋天的菠菜。

“咳……咳……咳咳”小冷好象呛着了。唉，真是吃饭不小心！我用关心的眼神看了看他，他咳嗽了半天，突然瞥了一眼我，冒出一句：“怎么会选她！”

我顿时满头雾水，他在讲虾米啊？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肯定跟我有关，只因小龙一直都没有言语没有表情，所以我也不敢开口问。只是心不在焉的扒了几口饭，想着等会怎么用满清十大酷刑逼这老小子解释清楚为什么说这个！要是敢骗我，哼，那就等于厕所里点灯－——找死（屎）！

晚饭很快就吃完了，少爷没让我有单独审问小冷的机会，直接叫我们进了他的天字第一号客房。

啧、啧、啧，这总统套房就是不一样，大离谱不说，布置典雅，最难得的是有种家的感觉！

“坐！”我不介绍大家也知道是谁说话了！看来我任重而道远啊！

“你究竟是什么人？”

“女人！”晕，自己嘴巴哪这么快，俗话说的好：一个人犯一个错误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犯同一个错误555555555555不能怪我，这算什么问题啊！还好我这辈子还没过完，还好我只犯过两次！（笔者：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你蠢吗？江莱：我是春不是蠢好不好，不会说话就别开口！）

“少爷的意思是，你说你年幼时便为乞丐，为何还可识文断字，你跟着我们究竟是何目的？是谁派你来的？”小冷突然严肃起来。怎么看都像是共产党审特务呢？刚刚不是说好了我是审判官吗？（笔者：谁跟你说好的！）他们的表情严肃的我好怕怕哦！

“回少爷，小人说过幼时即成为乞丐前曾受教于一个白姓先生，虽时日不长，但也算认识几个字！至于跟随公子全因公子好心拣小人回来，再加上小人不愿再受冻受饿。绝无他人指使，望少爷明察！”说罢，我扑通一声跪下，真是疼死我了，于是就趁着这股子疼劲挤了几滴眼泪，抬头看着公子。

小龙深邃的眼眸似乎可以将人看穿，反正我也没有撒谎，不怕他看出什么！就与他演一出“相看两不厌”又如何。

“起身吧！”

“是，少爷！”我赶忙起身，要知道这可是膝盖跟随我二十多年第一次与地板有亲密接触啊！

“冷山！”

“是，少爷。少爷是想问你琴棋书画你通晓几样？”气死我了，为什么跟我说话非要用冷山这个巨型灯泡加传声筒！

“回少爷，样样”我吞了口口水，“不通。”

“会唱歌！”少爷问

“这……怎么说好呢！”你们这里的流行歌一首都不会，但在我们那里我可是K歌之后！（说白了就是麦霸！）

“昨日听见你唱歌，歌词虽俗，但并不难听！”冷山说。

唱歌？昨天我有唱过歌？噢，想起来了，是小萱萱的洗澡歌。

“那个是小人家乡的歌谣，小人之声恐辱大家之耳！”

“的确！”少爷不说则已，开口就叫我吐血。他真是厕所里玩撑竿跳---过分（粪）。人家明明就是谦虚的说嘛，就他这样不通人情世故，以后怎么做生意养活我啊！

“你确定家无亲人，身边无熟人，周围无朋友？”冷山开口道。

这不是戳我脊梁骨嘛？人家在此就是“三无”青年怎么了！这么惨了还要问的这么白。讨厌！

“自从亲人全都死翘翘后，小人沿路乞讨至此，再者穷人身边哪来的熟人，朋友更是没有一人，幸得公子相救，公子乃小人再生父母5555555555555555555小人愿为公子效犬马之劳！”我声泪俱下，但就是没有跪下，才不要再痛一次列！

“那就好！”

“这……”公子为什么每次都本着气死我不偿命的精神跟我讲话呢！真是郁闷。

“我家公子想让你办一件事！”

“只要公子吩咐，小人愿鞠躬尽瘁，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呸，呸，呸。 对不起公子小的可不是呸您，只是可不可以让我收回那个‘死而后已’啊！小的可不是怕死，只怕死了以后再没有一个人像我一样为您效力，请问是什么事？”我还以为他们想抛弃我，看来是找我帮忙，想想刚才小冷在饭桌上那句话可能也是针对此事，心中小石不由的就放了下来！于是我一激动连那首我最喜欢的诗都改编了：

“我爱你，可是我不敢说，我怕我说了马上就会死去；

我不怕死，我怕死了以后再没有人像我一样爱你！”

“做我妻子！”这可是少爷在向我求婚？爽歪了！这么突然人家都还没有准备哦，考虑几天可以吗？

“挂名的！”我又说过我恨大喘气的讲话方式吗？如果我说过，那么在此我要重申一遍！

“少爷的意思是？”我想我此刻的脸定是扭曲的，人生大起大落太快了，搞的我有点想如厕！

小冷看了一眼少爷，少爷点了点头，传声筒小冷出声道：

“你可知我家少爷来历？”

“不知！”有道是：知知为知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我家少爷是禩城龙家当家的！”

“久仰大名！……可请问具体是做什么买卖的？”

小冷干嘛眼睛瞪这么大？盯得人家心里毛毛的。从刚才到现在人家一直谨慎的回着话，自问没出啥错啊！

咦～，少爷的眼神怎么也怪怪的！

“你真不知道？”小冷不甘心的问道。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知道？”我小心翼翼回道。

“那你还说什么久仰久仰？”

“我看你说的那么骄傲的样子，想毕定是大家族，怎么也要配合一下啊！”

“呵呵，有意思！”少爷居然在笑，我的照相机呢？这第九大奇迹我说什么也要拍下来。哦～～～我根本没带照相机，出门用的都是那个天杀的导游的！

少爷缓缓问道：“方才所讲你可愿意？”

我收起我的花痴样，想了想：“可否告知缘由？”我的本能告诉我其中必有阴谋，我江莱可不是吃素的，要知道光靠扮花痴样可进不了世界500强，也成就不了我的销售奇迹。

少爷看了一眼冷山，自顾自的品起茶来。

“八公主倾慕我家公子家世、才华，无奈我家公子对八公主只有兄妹之情，又无法直接推辞。故想请江姑娘假扮我家主母，让八公主知难而退。”冷山这直小子还算细心，看出他主人对我说话的态度有所不同，便开始称呼我为“江姑娘”了。这句话最能吸引我的便是“主母”一词，那就证明小龙尚未婚配。

不过我可不会被句好听的称呼糊弄过去。俗话说：先结拜后恋爱。你家公子如若对公主无意，公主怎能生情？再者公主身为皇家，算是天下首富，何以看中你公子的家世？三者皇权为尊，岂能任你拒绝？四，就算我是一个凭空冒出的主母，如何能让当朝公主知难而

退？最后，看小龙年近三十，为何还未成婚，该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此间真是一点重重！

“小女子心中有些疑问不知当讲不当讲！”你都叫老娘“姑娘”了，老娘也不必装“小人”了。

“请讲！”小龙眼里含笑的看着我，好似期待什么。

“一，公主富甲天下何以看中公子家世？二，为何我为主母便可让皇家退让？三，由冷山话中可知公主与公子关系非比寻常，难道突然冒出个主母来，她岂会不知？”

“一，富甲天下的是皇上，而非公主所属之仇氏；二，公主下嫁定为主母，原主母或休之或降为侍妾。”

汗～那还找我干嘛？我可不想我的第一次婚姻持续时长仅为几小时！

“但也有例外”，这老小子好象存心戏弄我似的，看我表情千变万化很好玩吗？

戏弄？我怎么会在冰山身上发现这种词？是我的错觉吗？

“前朝念平公主所选之驸马不愿休其元配，皇家认为平妻或侍妾会辱其尊严，公主便只得另选佳婿；三，此事已经部署了一年，现下外面盛传有一神秘的女子在我左右。”

例外？神秘女子？

看来这件事情并没有他所说的那么轻描淡写。

我总结了一下他的话外音：一，他的家世似乎就比皇帝老子差那么一点点；二，如果我答应，由今天起我就是那个神秘人；三，对外他会保我主母地位，但（女）人民内部斗争就得靠我自力更生了。让至于原先那个神秘女子为什么没有继续她的任务？是生？是死？以及

她是如何保持神秘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听他的口气，那个她仅仅只颗棋子而已。

那……

我算什么……

“如何？”

“成交”我冷冷的说，“但，我有条件……”

第八章 夫妻契约

“如何？”

“成交”我冷冷的说，“但，我有条件……”

“请说！”公子果然爽快。

“一切事项我会写一份合同，我的意思是契约，但最重要的是事成之后我需要酬劳，至于多少我会写入契约。”我说完，冷山便用鄙视的眼神瞧着我，轻轻的“哼”了一声。

于是我便假装可怜的看着他，用略带颤抖的哭腔说：“我又何尝不知道钱可以买房子但买不到家，能买到婚姻但买不到爱，可以买到沙漏但买不到光阴，钱不是一切，反而是痛苦的根源，你说对吧，冷山？”

冷山坚定的点了点他那单纯的头颅，于是我接着说道：

“那么请把你的钱交给我，让我一个人承担这巨大的痛苦吧！”

说完，我便笑出声来，看见冷山那张俊脸抽搐的样子真是不得不让我破功啊！少爷也很给面子的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脸！

其实我并不是在乎那种鄙视的眼神，一直都坚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且我一个外空间的人在此无朋友无亲戚，想来最可靠的也就只有钱了，再说我并没有违背靠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吃饭的原则，没什么可耻的！

“为什么是我？”我问道。

“你知道。”他又恢复了原先的精炼。

“认识点字，再你的庇护和安培下装装淑女也可以混过关！但主要是因为我没亲戚朋友，不怕被人调查，如果被灭口也不会有不必要的麻烦！”我冷静的分析着。

“还有就是你不笨！”

KAO，赞我一句‘很聪明’会死吗?

“既然知道有危险又为何应了？”他继续问道。

“自古以来风险与收入是成正比的，我没有办法拒绝金钱的诱惑，再者既然无亲无故也算优势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利用？三来你说的事情很挑战性，我喜欢；四者嘛……你很帅很有钱，哈哈哈，最后一个理由说出来前面的所有似乎都成了小儿科，那就是，你已将该讲或不该讲的都说予我听，如若我拒绝，可有机会看见明天的太阳？毕竟接受了只是‘有可能’没命花那笔钱，这也就是说我还有五成的可能得到一笔活到七老八十也花不完的钱。”公子用赞赏的眼神看着我。我微微的扯了扯嘴角表示回应，好歹人家也算是生意人！

“你那第四个算什么理由？”小冷总是不懂我的幽默！

不过从小冷看我的眼神，似乎他一时之间不太能接受的我放肆的转变。要知道，现在的我已经不是晚饭以前的那个书童了，不必处处讨好，卑躬屈膝，其实我也只是很自然的将自己的身份与他们摆平，毕竟需要我像雷锋叔叔一样帮助的人是他们！

折腾了大半个晚上，先是找人要了一枝超小号的毛笔，又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总算将契约按照劳动合同的格式写了出来，真是累死了。其实写合同到不是很难，难的是写毛笔字，写的大小不一，像是虫虫爬，只能用“生动”一词方能表现我书法的精髓。

次日清早，便将合约交给俺老公，因为还没弄清我老公的名字所以就只能空着，冷山读道：

夫妻契约

甲方: 龙 X
乙方: 江 莱

用工形式：通过表演的形式完成任务并反馈

甲方因生活,工作需要, 经考核,录用乙方为其妻子

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 甲方录用乙方从事妻子一职。劳动合同期限从大文元年丑月（即12月）起至大文二年年丑月止。其中无试用期。

（二）, 基本权利和义务:
甲方: 一. 根据生活(工作)需要及本合同各项条款规定对乙方进行管理;
二. 保护乙方的合法权益, 按口头协议, 付给乙方每月五百两的月钱;
三. 在乙方上岗前做好为其提供一切所需资料及其物资，费用全有甲方付清;
四. 甲方应尽可能保证乙方安全;
五. 乙方所在期间甲方不得另娶妻妾;
六. 甲方不得强迫乙方做其不愿做之事情。
乙方: 一.乙方享有主母之所有待遇及权利;
二. 严格遵守甲方安排，不得擅自行事破坏甲方所定之计划，否则以情节轻重，罚钱处置;
三. 无休息及节假日;
四. 其他的所得之意外赏赐均有乙方所得;
五. 如若乙方因为生活优越而变胖，甲方不得嫌弃，乙方可以“职业病”为由索取赔偿。

（三）, 合同生效后，甲乙双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提前解除合同。任何一方解除合同，须提前三十天通知对方，方能解除合同,并办理有关手续。

（四）, 一方违反本合同,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由违约方按责任大小负责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甲方(签字)：龙 X
乙方(签字)：江 莱

XXX年X月
大文元年丑月

见证人签名：冷山

“你这是什么破字，难看死了！为什么我觉得你在坑我家公子的钱，关于钱的都是我家公子出，自己长肥了还要找我公子赔偿？；为什么契约要以一年为限？还有就是为什么这一年我家公子不能娶妻？……”

原来阁下就是那本《十万个为什么》的作者啊！久仰久仰！你能读得出就说明本主母的字不难看（懂）啊！再说你家公子我家老公都没开口你聒噪个啥？转眼一看，我家老公也饶有兴趣的等我回答，我不想辜负众望，只能开口：

“我说过没念啥书再加上那毛笔太差，我本着能让看懂的责任心努力了很久才写完的，你不要开口就臭人家，好不好！还有就是‘肥’是用来形容一种叫做‘猪’的动物，我不是猪，我只会胖不会肥，我也说明这个是职业病当然有索赔；一年为期是因为好算钱啊啊！至于关于都是你家公子付这个问题，本人身无分文，既然公子是Boss，我是说雇主，钱理当又公子出。”我看看我家相公，他并没有反对我说的话，于是我清清嗓子继续说道：

“至于娶妻一事，本人一贯认为人的感情是有限额的，如若将感情分成多份，只能让大家都受伤害。就算是契约夫妻我也不能忍受我的丈夫有别的女人，所以我主张‘一夫一妻’制。”想到以前受的伤害，我心里就一阵猛抽。

“如果我不同意呢？”我老公还是那么不温不火。

“那小女子只能继续过着无处容身，还可能饿死街头！实在不行只能卖身入迎春院（本城最大妓院），呜呜呜，任人凌辱了！”

“没有商量的余地？”他挑眉问道。

“绝无！”虽然我贪财可这一点我绝不让步！

“那好，成交。”我差点没跌倒，他态度转变也太快了吧！

“为什么？”其实这个算是不平等条约了！

“不想让迎春院关门大吉！”我吐血ing。

接下来，他吩咐冷山将契约誊抄了两遍，我们签上了各自的名字按了手印，各取一份保留。我这才知道我老公叫：龙非云。不禁让我想起《史记?天官书》里的记载：

“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庆云。庆云见，喜气也。”

再看看这张老K脸怎么也不能将他和这句话联系起来！

“签了合约我们就是夫妻了？”说这句无耻之话的当然是小姐我。

“怎么？你这么快就想履行夫妻义务了？”他在调戏我！！

我怎么有种上了贼船的感觉，他不是应该是座冰山才对吗，啥时候变成了一座蓄势待发的火山？

“不……不是……你……你签了契约的，合约甲方第五条，你不可以要求我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那你愿意不愿意……”你邪邪的丢出一个微笑，慢慢的将他的脸移近。我身后是墙，退无可退了！眼看就要挨上了，我赶忙偏过头，闭上眼大叫：

“不——愿——意。”我可是一代宗师级色女，可这是怎么了，居然在害怕，我害怕什么？

“噢，那就算了，我还准备给你一百两去做几件像样的衣服的！”他什么时候“飞”到离我一丈远的板凳上的？我汗都还没来得及从眉间留到鼻尖！

汗～～～又被调戏了！

雷锋哥哥教育我们：“对同志要像春风 一样的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热情,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一样扫去,对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敌人，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总有一天我会报复的！

I Swear！

第九章 添置服装

这天下午，小龙告诉他原本要为我开一个“淑女速成班”，对我进行突击培训，可临时有事必须今日傍晚离开大约半月之后才会回，然而偏偏那时便是他归家之日。不过，幸好我是二十一世纪独立新女性，从小便接受“自尊、自强、自立”的教育。我迅速做了一个总结，按照契约甲方第三条他必须在我上岗前为我提供一切所需资料，清单如下：

夫君姓名：龙非云

年龄：三十一岁

生日：申月（七月）十四日

口味：口味重，喜辣

最喜欢的颜色：黑色

宠物：叫逐兔的黑马以及红狼的狗狗（二者品种不明）。

最爱喝的茶：雀舌茶（白毛尖）

随从名字及年龄：冷山，二十岁（切！比我还小！）

贴身丫鬟名字：玉儿！（敌人或是朋友？不明）

禩城府管家名字：男：来福（真是没创意）；女：来喜。他们分管府内男女仆人及各项杂事！还有就是他们是夫妻！（汗，我还以为他们是一对姓来的兄妹哦！）

家产大概状况：信德堂药店，锦绣丝绸庄及其裁缝店，龙来斋有古玩和玉器两部分组成以及叫做散金的当铺，这些店在全国都有分店。（那天我去过其中家！）

其实我还问了有关心目中的女性形象，最重视的家人，最喜欢的花，最喜欢的月份之类的，他一概不答！在他走之前给我留了一百两的所谓碎银子，四百两银票。

我问他：难道不怕我拿了银子跑了？

“这点银子入不了你的眼儿！”你们看，我相公多了解我啊！为了奖赏他，在他临上马前我塞了张小纸条给他，上面写了本姑娘的资料！哈哈

※※※※※※※※※※※※※※

他们走后我便开始回房准备，先列出所需物件清单及学习要学习的计划，再让小二帮我那莫须有的妹妹买了套丫鬟的工作服。最后决定这段时间仍用下人的身份行动!

行动代号为：灰姑娘行动，这可比TAXI里面的吉伯的：“白雪公主”行动有档次多了！

第二天，我将丫鬟的衣服穿在里面，书童装套在外面，抹了些锅灰就出了门！ 找到一个没人的公共茅厕，迅速脱下外衣取下书童帽，装入事先准备的包袱中，赶忙将头发盘了起来，幸亏早上忘了化粗眉毛，否则现在哪里去找镜子擦啊！

一切搞定，我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丫头开始轧马路。我发现原来已婚的妇女同胞们才会盘头发。我算不算是已婚呢？应该算是吧，起码我手中还有结婚协议书一份，呵呵，可是受法律保护的哦！

拿出纸条：今天要搞定的事情有：衣物，鞋袜，首饰和最重要的女性月月友。为什么说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呢！刚刚在路口问了一个阿婆，他们这里是如何处理那个葵水的。以她看我的眼神，多半以为我是石女。但还是很耐心的告诉我：有钱人用布，布匹质量又与其富有程度成正比；而一般穷人家只能用香灰什么的！

汗！我来到本城除我家锦绣庄外第二大丝绸店蓝庄。我十分兴奋，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挑布匹做衣服！我一进门就叫他们掌柜出来说：

“我家小姐是扬州大户刘老爷的女儿，今闻你家布匹全城第一，速速将你家最好的布匹拿来给我挑选。”

我估摸着，这个掌柜压根儿就不知道扬州在哪，不过瞧我的气势与派头也不敢怠慢，忙吩咐伙计沏了香茶，拿来最上等的布匹给我挑选。说实话，我哪里会挑什么布匹啊，只是不作声的东摸摸西看看，掌柜见我不作声就不停的介绍，不停的搬出新的货品。大约挑了一个多时辰（两个多小时），我选了一匹正红底白色梅花型的缎子，一匹淡天子蓝上有几条极细的镶银花绣白边条的缎子，十分别致；还有一匹白色素花缎外加三条白色狐貉皮毛，以及一些做里子的上等棉布。掌柜子见我如此爽快的买了这么多东西，对更是客气，边嘱咐我下次还来光临边指挥伙计们将东西装盒，还派了个板车和伙计送货上门。

货当然不能送到客栈，我们当Spy的如果连这点觉悟都没有那绝对会投胎投到脚软。我看离午饭时间尚早，便决定直接去裁缝那儿，于是就向掌柜询问了全城最有名的裁缝，其中除我家那户外，还有叶裁缝，胡裁缝以及陈裁缝是最出名的。其中叶裁缝最势利，陈裁缝最老实，而最具创新精神奖非胡裁缝莫属！这些小道消息可是我从送货小厮那里八卦来的。

得，那咱就去胡裁缝那里！

我坐在板车车沿上被人推着穿过五个向左的巷子，三个向右的巷子最后来到一个僻静的庭院门口，门上挂着一个素净的“胡府”牌匾，说他素净是因为他并未向其他匾额那样镶有金边，果然有个性！府中的小厮引我进去，而板车及送货员则被留在门外等候。

此处庭院非常小，但却出奇别致。一个中空小假山里放着盆一品红，假山上方垂着路旁一株白梅的枝桠。看来这里的主人品味非常！

穿过小院便是厅堂，小厮让我在此等候！我坐的客椅边有一盆含苞待放的水仙，幽香阵阵，我幻想着怎样的人才会有这番心思！

“久等了！”寻声望去，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走了出来，只见他身材矮小干瘦，一双倒眉下顺着一双耷拉眼外加两撇耷拉胡，脸上物件的方向倒是一致向下。

“在下便是胡高！”

晕，首先是长相让我着实失望了一番，后来他那“胡搞”的名字差点让我笑场！不过他的长相与名字倒是挺配！

“小女是扬州刘府的丫鬟，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想请先生为我家小姐做几身衣服！”我福身答道。这福身我是按古装电视剧里学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为何你家小姐不亲自前来，如若看不起在下，在下也不在乎这单生意……”

“胡先生，我家小姐现为待嫁之身实在不便相见，可否宽容几分？”

“我从来都不做不合身的衣服，既然本人不能前来，那胡棉，送客！”他不理我，自顾自的喊道。

刚才引我进门的小厮走了出来，对我做了个请的手势！连杯茶都没上，才说没两句就赶人，怪不得他至今还住这么偏这么小的房子！

不过小姐我就喜欢这种人，这种棱角犹在的人！

“那小女告辞！”我向他微微福了福身，转身离去，快要出门口时，本姑娘“很不小心的”从袖间掉下一张纸，然后便随着小厮出了门！

我在门口站着，送货员们见我不急着走也乐得继续休息。只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知道计划成功了一半，赶忙大声吆喝道：

“走吧！快起身随我回去！”

“慢走……呼呼……大嫂慢走……”只见老胡气喘吁吁的小跑出来。

我想打人！大嫂？？？？？？？？？？？？？？？？？？？？？人家不就是图了个方便盘了头嘛！大嫂也忒夸张了吧！

“胡先生不必远送。”我忍，明知道马上就有便宜得当然要卖一下乖!

“大嫂，这可是你掉的？”老胡拿出了我刚才“很不小心”掉的那张纸问道。

“是啊！是啊！谢谢胡先生，若是这图纸掉了，我家小姐定会怪罪于我。”边道谢边接过那张纸后，便转身要走。

“慢着，慢着，大嫂你莫折磨老生了，不准走！这衣服我做定了！”

Bingo，我在心里偷偷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这老头倒是可爱，居然连“不准走”这么强制性的话都敢对上帝般的顾客讲，若换作别人不知会不会被他吓哭！

“您老这是唱的哪出啊？刚刚赶人家现在又不让人走！”我故作委屈状。

“进来再谈，进来再谈！”看老胡一副吃了憋的倒霉样，富有爱心的我当然不会拒绝他的情求，跟他来到刚才的小厅。他叫工人把布匹抬了进来，还命人打了赏。我暗暗想到果然不是个生意人。

老胡叫人沏茶给我，自己却跑到布匹跟前摸个不停，还不住的发出“啧啧”的声响。过了半晌，他坐下来：

“请问小妹，那图可是你家小姐所制？”这是我让他称我小妹，他倒也没觉得不合适。

“是的，但……但这个我也有帮忙哦！”我故意显作不更事的浮躁样儿邀功道。

“妙，妙，妙啊！”这我才明白原来老胡属猫，“此等搭配实在是妙不可言。”

那当然本小姐昨晚画了好久的杰作当然不同凡响，我将自己对古装的所有幻想都寄托于此了，也不知道这种类似cosplay的设计画是不是可真的可以做出我理想中的衣服来。

“胡丝准备饭菜！”老胡同志留我吃午饭，说是下午要研究研究这些图样。我不由的感叹道，老胡同志做人真是“相当的”厚道啊！

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这里的学徒都跟老爷姓，名字也由老爷赐，因此胡老爷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用布料为学徒命名，什么棉啊，丝啊的我已经见过了！好像还有什么毛啊，纱啊的！我不禁玩性大起，问道：

“先生府中可有名为胡麻男学徒？”一个男的叫“胡妈”，想起来就要喷饭。

“有啊，不过这两天回乡探母了，小妹可曾认识？”老胡天真的对我眨巴着他的小耷拉眼。

我无语……

下午，与老胡讨论后决定所有行头都在他这里做：他负责做三套体衣即身上穿的衣服，他的内人帮我做内衣如什么布兜和亵裤，至于足衣也就是鞋袜类由学徒来做。 我要求无论内衣、外衣或是鞋袜全部都得配套。所有服装尺码都按照我的来做，我骗他们说小姐与我身材一般，他们也就信了。

红底白梅的料子做成一件“长襦”，也就是长自膝盖直竖领、敞胸紧收腰、雪白狐貉毛包边的大衣，整件衣服没有扣子，仅仅在腰间有条用丝织成的“绅”即系在外面的带子。这件大衣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袖子，除了先前所说的白狐貉毛包边，袖子在上臂处收紧，在五分处也就是肘部成大扇形放开，手腕背处有一个线勾绳用来勾住中指以防

多于的肉露出来。这最后一点是老胡提出来的，说是女人要惜肉如金，只有风尘女子才会露肉。

真是无聊！不过想起初中政治老师讲封建时候某寡妇手被男人碰了一下，结果自己回家把手给砍了，还被人称颂为贞烈之表率！为了自身安全还是注意一点好了！还好现在是冬天，我也不会神经到有事没事把膀子露出来给人看！

再用此面料做一件“袷”即夹衣，这种夹衣也叫“复襦”，中间有絮，相当于今天的棉袄。但这件复襦长及腰间又唤作“腰襦”。我是按《孔雀东南飞》：“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所设计，除了长度不同其他与前者一样，想来就是一件俏皮的小外套！

红色外套搞定了那么与之配套的“深衣”就用白色素花缎来配。所谓深衣即是衣和裳连在一起而加上彩色边的一种服装，其长度是“短毋见肤，长毋被土”，这种衣服短的也要到踝部，不能露腿，长的则将要拖地了。我将它理解成“连衣裙”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我跟老胡说不要彩边，用银线包边老胡也颇为赞同！不过当我说深衣一定要贴身，老胡表示强烈反对说是不正经的女人才会这样。我反驳道还有外衣，总不能穿的像是气泡鱼吧！他说他虽然不知道气泡鱼为何物，但不会做不正经的衣服！但是我坚持我的设计，就算他吹胡子瞪眼含着罢工，我也绝不退让。最后当然还是以本小姐的胜利而告终！

再者就是另一套衣服以淡天子蓝镶银花绣白边条的缎子为主。用天子蓝做深衣，此深衣如前面红色长襦一样为扇形袖白狐貉毛包边。白色素花布料做高领腰襦，但此腰襦不同于彼腰襦，因为它是件背心小棉袄。

搞定，一共三套衣服：一是红长襦配白深衣和，二是红腰襦配白深衣，三白色无袖腰襦配蓝色深衣。

十天后交货！

※※※※※※※※※※※※※※

从老胡家里出来我顺手牵了半丈的棉布料，继续Shopping。逛到玉器斋买了个银手镯、一枝蓝松石的桃木钗、一个挂着两串红珊瑚石银钗、一对蓝松石耳环和一对红珊瑚石吊坠耳环，最后还定做了玉戒指。

玉器斋的老板说银和石头都是便宜货，玉才能显身份。我是为了配衣服，红配绿？？还是免了。最后他说那里只有玉扳指，戒指闻所未闻，于是我在那里挑了一颗黑耀石，画了样图留下大小，定做！后天取货！

然后找了个茅厕穿上我高级书童的工作服，拐了一脚买了一打叠宣纸。回到客栈的时候已经将近晚上六点的样子，我叫了份Room Service，就开始在房间里忙着做女性卫生用品，大致模样参照现代有翅膀的卫生用品。外层是有扣子的棉布荷包，方便换里层的多层宣纸，两翼是我从带来的衣服上拆下来的按扣，用来将这个怪东西固定在亵裤裤上。

边做我就边想，如果这里的读书人知道我用宣纸做这种东西，会不会像中世纪欧洲人对待女巫一样把我给烧了！

一共做好了五个！忙了一天真是累，不过想想明天终于要去逛窑子了，就觉得像喝了XX止咳露一样兴奋。

要问我为什么逛窑子?

因为我认为只有在那种充满美女的娱乐场所，我才能学习到这里女人的仪态，走路姿势等等！可不是去玩的，纯属工作需要，我可是带着批判的情绪去探望这些在旧社会水深火热中生活的姐妹们！（作者：P）

第十章 番外之龙飞云

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难看的事情，三天前在街上，一个小乞丐在面前蹒跚趄趔，心道是麻烦，本想绕开，没曾想他竟然晕到在我面前，还用一只手紧紧抓住我的鞋帮。冷山怎么扒也扒不开他的手，我命冷山马上去买双新鞋。虽然在路上换鞋实在不雅，但无奈此次三日来到行事机密，如若被公主的探子发现我提前回到铁城就麻烦了。幸而中午街上人少，而且有帽遮面，不至于让人马上认出！

明知是麻烦，可还是让冷山将这小子抱回客栈。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为何，明明自己就是个怕麻烦的人。

“让他吃饱了就走！”我说完就出了房门；

“啊～～～～”是冷山的叫声。

我转身回去，心想能伤到冷山的人，应该是高手，可我却没觉到一丝杀气。

“少爷，他咬我，所以我点了他的睡穴，看来他得多晕几个时辰了。”冷山丧气的对我说，手上有一道带血的牙印。再看看这个小子，嘴里吧嗒着口水，还喃喃的说着：鸡翅膀……

还是个小孩儿！

下午，该安排妥当的也都安排妥当了。我让冷山放出消息说明日我来铁城。

约摸到了傍晚十分，有消息说红姬被人伤了，而且伤势不轻。红姬是我整盘棋至关重要的棋子，难道真是一子落错，满盘皆落索！

身后一阵细细簌簌，我问他醒了没。他想了很久才回答了一声“恩”。

我回过身，常人看见我都会害怕不已，可他却没有任何恐惧的样子，闪亮的眸子还直直的盯着我，笑的十分灿烂的样子。

直觉告诉我他不是探子，但我也不愿冒险。

“吃完就走！”等会让冷山就会送你上路。要怪就怪你自己今个儿不该见着我。

该死，这小子居然对我的话没有反应。在冷山提醒后，他哭着道出他的身世，他是在求我收留他吗？原来他也是无父无母？

挂了？是上吊死的吗？他说挂了就是死了的意思，是他家乡的一种说法。说完他居然俏皮的吐了吐舌头！不过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她居然是个女子。她在这个关头出现，不由的让我想起让她代替红姬的位置。

我先让他，不，应该是她扮成书童，毕竟她的身份还未查明。然后让冷山守在她屋外，看看是否有人与之联络。

晚上冷山来报告的时候，说她十六岁名叫江莱，这个奇怪的名字都是与她很配。其他一切正常，没有留记号，也并未与任何人联络。冷山走的时候哼着奇怪的调子，据说是这个丫头今天洗澡的时候唱的：

“上冲冲下洗洗/左搓搓右揉揉/有空再来握握手/上冲冲下洗洗/左搓搓右揉揉/我家的浴缸好好坐……”

这是何曲，从听过！怪调怪词，可……并不难听。突然，想起她那黑幽幽的眸子，我这是怎么了？

次日早上，她睡过了头，我并没有怪罪于她，因为一见到她笑嘻嘻问安的样子，肚子里的火顿时就烟消云散了。我让她吃早饭，可她的魂又不知道飞哪里去了，非要冷山在一旁提醒才回过神来。从来我说话别人都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可这小妮子就偏不！

吃着吃着，她便问我可否不叫她“阿莱”。我问她理由，她竟绕着弯儿说这名字像狗名，而且还说她家乡最有名的狗叫旺才。这倒是挺逗，冷山也乐了。我不禁想逗逗她，问她愿不愿意叫“莱莱”，她睁着一双大眼睛左右为难的看着我，样子十分可人。对视一番后，她开始躲闪我的眼睛，然后低头说还是叫她“阿莱”好了！

从这一刻起我开始祈祷她不要是任何势力的探子！

昨日冷山通知我今早到铁城，于是早上照例巡查各个店面。阿莱，每到一处便开始睡觉， 我从未见过那个女子会当众睡到流口水！便想着中午带她到醉香楼去好好吃一顿。

进了醉香楼，她便精神大振，一扫早上的颓态。

从她欣赏房间摆设的神情可以看得出她是见过世面的人儿。毕竟多数人来此只为吃喝，能赏出阿冉风雅的并无几人。

菜上来的时候，本以为阿莱会狼吞虎咽，可偏偏她细细的品着每一道菜，有的菜还能说出个所以然，可见她的讲究。这不禁又让我开始怀疑她的来历。

她之后的表现让我耳目一新。首先是一句“未成曲调先有情”让我知道这是个有才情的女子。我想阿冉也是认同的，若不是不清楚这阁

内的情况，他也不会装作与我生疏的样子进来抚琴。

这丫头并不认生，所言所行倒是大方得体。只是我不太喜欢她看着阿冉的眼神，眼中的欣赏流露的过于直白！不过那首：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倒是我从未听过的绝妙诗句，虽说并非她所做，但能让如此文人赐教的女子该有其过人之处吧！

我问她是否识文断字，她说的很勉强，可以看出她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虽然我没有抬头，但我仍可感觉到她回话时的紧张。

我十分好奇苏州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可以养出这样一个即会当众睡到流口水，又能如此有见地的女子。

下午，我让她自行回客栈，她似乎很是乐意。而我与冷山去看红姬的伤势，顺便探查阿莱的来历。

红姬被人打成内伤，眼前要带她回府是不可能了。眼前突然浮现出阿莱的小黑脸。

她？可靠吗？

我派冷山去查阿莱的底，自己回到了客栈。她在睡觉，我站在她的床边，她竟丝毫没有察觉，我不禁皱了皱眉，警觉性太差。倘若我是不怀好意的人，她岂有不吃亏之理！转念一想，如若她是个奸细，显然不合格。

恩～？她似乎在脸上摸了灰，还故意化粗了眉毛，看起来倒还像是个书童。细看其容貌，虽说不上绝色，倒也算过得去。不知道她能不能胜任红姬的工作？

下午，冷山回报，阿莱半月前到此，无武功无工作，每日三餐不济，除了几个跟她抢饭的乞丐没人认识她。我嘴角微微一扯：

“就让她代替红姬！”不管你是谁派来的，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

晚上，我将她叫到房里，又查问了一番她的经历，听起来倒是滴水不漏，看她说话的神情也并非骗人。不知怎么，我一见她便想逗她，而我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感叹其面部表情之丰富大大超过往日所见。不过她竟然不认识我龙家，这倒是稀奇！而听着她天真的说出自己那所谓“配合”的理论让我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果然是个有趣的女孩！

我问她是否答应假扮我内子之时，她似乎嗅出了其中阴谋的味道，一时间边的冷静非常，细细问起缘由，随后又根据冷山所说点出其中疑点。这让我开始看到她的另一面，细致聪明。这样也倒应了我的要求，我可不愿使因为一个笨人而毁了我的计划。对于她的问题我一一做了解答，该说的我言尽于此，不该说的她也该猜到一二吧！

不过最后她还是答应了，并聪明的将之上升到交易的范畴，在不知不觉中摆平了我们的位置。

江莱，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就在我暗暗防备她的厉害之时，她却拿来一份让我忍俊不禁的契约，里面的条款如小孩儿过家家一般。不过她对钱的执着倒是让我放下了一份心，毕竟能用钱解决的事就绝非难事，而为钱执着的穷人大多比较单纯，因为他们想的仅仅是如何糊口和过日子。

契约里一条关于“不准纳妾”的条约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本非好色之人，但她“一夫一妻”的理论我倒是闻所未闻。我装作不让步，这让我发现她也有如此强硬的一面。还有那假装可怜的手段看起来并不惹人厌，反而透着一丝伶俐的狡黠。后来她问我为何最终答应此等要求，我的回答能气倒她翻白眼倒也有趣至极。

我尊重她的做法，虽然十分奇怪。只是……她的字实在烂到了一种境界。只得让冷山誊抄了两份，我和她各自保存。

听见她低声念着我的名字，却有种说不出的好听。

她问，签了合约是否便为夫妻？ 这让我又忍不住想要逗她，后来她那害羞的样子以及被耍后尴尬的表情果然没让我失望。

冷山说我这三日笑的次数比以往数年加起来还多！这又让我想起她那张古灵精怪的脸！

本可多陪她几日，不想扇屏城的当铺出了些事情，必须我亲自解决。不知她能否训练好自己！

临走时，她偷偷塞了张纸条给我，让我路上看。走出城我展开纸条又忍不住笑了出来：

姓名：江莱（也就是美好未来的意思）

年龄：十六

生辰： 子月（十一月）十一日

口味：辣

最喜欢的石头：蓝松石，钻石

爱好：吃，喝，玩

最喜欢的花：勿忘我和白玫瑰

最喜欢的颜色：天子蓝，黑色

最喜欢的茶：菊花茶加糖

最喜欢的动物：有毛的都喜欢，但最爱狗狗

财产状况：身无分文，身无债务

愿望：做个漂亮的千年小妖

婚姻情况：已婚

老公姓名：龙非云

……

看来前面的路应该会很长很有意思吧……

第十一章 妓院游记

第二天过的十分逍遥，白天出去买了套书生的衣服，打扮的潇洒倜傥。一心想等着晚上出去泡美眉！

从来就觉得妓院是一个汇集女性精英的场所，当然我所指的是那些高级的妓女。她们容貌出众，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因此她们并不用出卖自己的肉体来讨生活。为了一睹其芳容，无数所谓的风流书生、学者都挣着掏空腰包！这些女子流落妓院都有着各自的不得已，但难能可贵的是她们没有放弃自己，反而为了自己的贞操接受着比一般大家闺秀更为严格和全面的训练。而正是所有这一切让她们拥有了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脱俗气质。

来到“迎春院”便觉得此处与周围那些妓院不同：它门口无轻佻的莺莺燕燕拉客，里面也没有乌烟瘴气的混乱。看起来就像一家高级酒楼，能让你觉得这里是烟花场所的可能就是那此起彼伏的拉曲弹唱之音。

进里门我便被一Muscle Man给拦住了，说是没有牌号不让进。

Are You Kidding？这里居然是会员制？那我不是白兴奋一整天！正准备打道回府，只听见有人缓缓说道：

“公子似乎面生的很！”

一听就知道有戏，忙转过身一躬腰，答道：

“小弟从外地而来。”

若不是听Muscle哥哥都称呼我面前这位老妇为“秦妈妈”，杀了我都不会认为她就是老鸨。比我想象中的差太多了，原本以为老鸨全都穿红戴绿，口红擦的跟石榴姐似的，说话时不停的喷口水，拉了客人便扯着嗓子喊：如花，春花接客……，俗不可耐的人物。不曾想老鸨也竟能如此高雅。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我在此宣布：淑女培训班正式开张！

“初到贵宝地，听闻此处为名人雅士聚集之地，便想来见识一番。”我没理由不趁胜追击。

“那是各位爷抬举，见公子相貌堂堂不似俗人，那边尚有一包间，不知公子可否赏脸！”

我当然是“荣幸之至”！真想不到进这地方还看长相与气质，果然不一般！

她一边将我引至北角“尚若轩”，一边向我介绍：

“我这迎春院的姑娘全都卖艺不卖身，各个玲珑可人，但属茉清姑娘最为出色。她可是本城花魁，较之京城各花也绝不输一二！”秦妈自豪的介绍道。

花魁？我最喜欢，女人中的女人，正准备开口问问价钱，不想楼梯处一片喧哗，秦妈看我疑惑，便开口道：

“今个儿是茉清姑娘生辰，故决定以才选士，胜者可与之把杯共盏，我看公子也是读书人，何不一试！”秦妈虽然上了年纪，但举手投足都透着一种韵味，所谓风韵犹存应当就是如此吧！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之后，秦妈吩咐一名丫头带我去到人群处，茉清姑娘坐在二楼的“美人靠”上，轻纱半遮面，侧身而坐，不禁让我想起《诗经》里的句子:

“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一双水灵灵的眸子，着实惹人怜爱！难怪那些臭男人会说：“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风流。”

“今日我家姑娘生辰，幸得各位大爷捧场，我代我家姑娘在此先行谢过！”茉清身边的侍女开口道，说罢便一福身。

“我家姑娘以文会友。，一共三题，胜者可与姑娘把杯共盏，不知各位爷觉得如何？”

晕，怎么古人这么没有创意，动不动就玩这种没建设性的游戏！

“好……好……请茉清姑娘速速出题……”周围那群道貌岸然的好色鬼显然已经开始猴急了！

“既然吟诗做对为各位才子之所长，那么这第一题咱们就考做对子。”

“快出吧……”

“是啊，是啊！就别浪费时间了！”

茉清将脸慢慢偏向场内，聒噪之声顿时全无。

“形形色色真真假假芸芸色色空空。”她的声音丝丝线线,单薄纤细,却穿越心田,缠绵到底。

这个我得记下来：不要说废话，若非得说话需温柔缓慢，

不一会，就听见有人回道：“莺莺燕燕翠翠红红处处融融洽洽。”

Kao,这不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穿肠难为我家星星的句子吗？那我家星星对的是嘛？怎么想不起来了！！

“好，工整对仗，陈公子果然文采超群！”这丫头是在赞人还是激人?

“哼，爷也来献个丑。”

“李公子请”

“雨雨风风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

“妙，我家公子的最妙！”笨蛋，一出口别人就知道你跟那个姓李的是一伙的！

不过这句咋挺起来这耳熟ni？好像这就是我家星星那句！那我可怎么办啊？

别急别急，古文我也背了不少，我就不信我不能编一个出来，冷静冷静……工整并不难，我若是茉清便会想求得一个意境相对的对子。从她出的题可看出她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尝尽人间冷暖，心凉如水，想从佛理中求得解脱，那么……

“还有哪位公子有佳对？如若没有便出下一题了！”

“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我轻轻颂道。同样作为女人，我想告诉她逃避不是办法，幸福是要自己追寻的！我想聪明如她，定会明白。

只见茉清与其身旁侍女耳语了几句，丫头宣布：

“此题由这位公子胜出！，敢问公子大名？”

霎时间，无数目光刺向我，如果目光如刀的话，我可能早已千疮百孔了！不过我很爽，就让你们这些臭男人吃憋，你们打我啊！打我啊！不用照镜子我都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很贱，不过——我喜欢！

“在下读过两年书，尘世中一个迷途书生，龙庭！”我老大兼老公姓龙，贤妻如我自然随得夫姓了，至于这“庭”是我瞟到这个大厅上悬着一个“清翠庭”的牌匾，就窃了一个中性的词，还算中听！

“慢着，赵某要与这位小兄弟切磋切磋。”冲着我来的？

“请赐教”我抱了抱拳。哼，老娘等在这里呢！放马过来吧！

“蒙蒙骗骗吹吹捧捧打打杀杀喀嚓喀嚓！”你敢说老娘坑蒙拐骗下三烂。

“唧唧歪歪嘻嘻哈哈婆婆妈妈三八三八！”骂的就是你这个三八！

“敢问公子这‘三八’二字为何意？”这姓赵的倒还虚心。

“阁下竟不知这是京中最近流行的言语吗？稀奇稀奇！”先骂你个没见识，再骂你，“三八指的就是一些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的人”周围一阵窃笑。

我姓江，名湖，字：骗子。跟我斗，下辈子吧！

“得罪得罪。”这姓赵的倒是有自知之明。

“好说好说。”我一向吃软不吃硬了，你都“得罪”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若无异议，我家姑娘就出下一题了！”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有不服气，却也不敢出声。

“第二题考诗，小姐会先咏物，各位才子得先猜出我家姑娘的主题，再按其主题对诗。”

只见茉清缓缓站起来，莲花碎步走向一旁备好文房四宝的桌子。只见,她小腰扭得跟杨柳枝似的,可衣摆并未摇动,这才真见识到了以舒缓优雅为美，这应该就是曹植所云之：“凌凌微步，罗袜生尘”。

这个我得好好记下：碎步，扭屁屁，裙不动。（笔者：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不大一会，丫头将她所写展示出来：

“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娟秀有力，从头至尾如行云流水般顺畅，好字！”

“是啊！是啊！”众人赞叹道。这论字我是不擅长，但也看得出这茉清字体清新飘逸。

还是来猜猜她咏的是啥子吧！看来这是棵会开花的树，而且香气宜人，“个个花开淡墨痕”，我所见过文人画的最多花的便是“梅”，而且香味和长在树上也十分符合。

一旁已经有人作出了“咏梅”的诗句，但丫头轻轻的摇了摇头，看来并不是咏梅！

我想起，适才所说的规矩要求围绕主题，如此看来这“梅”应该只是这主题中的一个引子。那么……她想要人猜的是“岁寒三友”吗？姑

且一试：

“风味既淡泊，颜色不妩媚，孤生崖谷间，有此凌云气。”我刚说罢，只见茉清转过头用欣赏的眼光看着我，看来老娘猜对了！哈哈，可以不花钱看美女了！

“青丝头发粗布衣，藤缠雪倚劣地居，傲立山头迎风笑，坚韧不拔名不虚！”轰，我脑子炸开了！一阵可怕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说他可怕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本姑娘没有记错的话，这……这个声音大概好象也许Maybe是我家老公的！这个……这个……他居然骗我，明明说十几天才回嘛！怎么今个儿就回了？怎么办？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发现我没？最好没有，如果被他发现我可就呜乎哀哉了！要知道，一个女人上这种地方来玩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古代男人可以理解的。（笔者：现代男人也不能理解啊！江莱：你跟我闭嘴，这里够乱了你还闹！

我总不能照实话对他说：

“诶，老公我跟你说，那个……其实我从小便十分崇拜妓女这个职业，于是趁今天清气爽，朗月当空，再加上我一人实在寂寞难耐，故来此圆梦！”

转瞬间脑子里列出无数的计划，但最后还是选用三十六计中“深受古今中外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一招”——“走为上计”赶快脱身才是。我用Michael Jackson的MOONWALK缓缓向左滑动，心里默念着：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

“龙公子这是要急着走啊？”后面的魔咒又想了起来，听这响儿，就知道他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我顿时汗如雨下，慢慢底下头转过身，变咒语为：你不认识我，你不认识我，你不认识我 ……。可事实证明这是自欺欺人。我看见他盯着我的眼中有团怒火正在熊熊燃烧。我马上底下头想着该怎么回话。不料茉清的声音救了我：

“原来是禩城龙家的九公子啊！”只听见周围一片倒吸气的声音继而满堂静的可以丢针了，这些人都很冷吗?

恩～～～～～，茉清同学的声音为什么与刚才的冷漠不太一样，似乎充满了兴奋。难道……他们认识？还是……老相好？那我刚刚还劝她追求幸福，搞不好她的幸福就是我老公，那我不是自摆乌龙！

哼！本来还准备在心里好好感谢她为我解围，但敢觊觎我的男人，那么你只能成为我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敌人！（笔者：小心眼！）

我原先害怕的情绪顿时烟消云散，抬起我高贵的头颅与这个被众人注视九公子对瞪。老娘今天就跟你卯上了！

“两位龙公子所咏之‘竹’和‘松’加上我家小姐所咏之‘梅’正好道出主题‘岁寒三友’。如果大家没有异议，请二位公子上楼来进行第三题考验。”

“我有异议！”我背对楼上举手喊道，“三局两胜，我明明已经赢得两局，为何还要比。”眼睛却一直盯着龙非云。此刻，他的眸子里已经没了一丝情绪。

“这个……”丫头难为的说道。

“难道这位公子怕第三局输给在下？”龙非云挑衅道。

“当然不是！”这不是明摆激我吗！早晚我会被自己这张快嘴给害死我。

“那好，请二位上楼比较高下” 似乎怕我反悔丫头马上开口道，这时她倒是反应不慢。

硬着头皮上了二楼， 进了一个叫做“赏阁”的房间。看见茉清坐在一扇珠帘之后，我与龙非云面对她并排而坐，而门外静静的挤着看热闹的人。

竟然跟自己老公争一个妞儿！按我往常的个性，应该兴奋无比才是，可现在心里却觉得怪怪的。

“这……第三题是用十个字组成一首叠字诗，”茉清轻缓缠绵的声音在此时却让我无比厌恶，就像……就像我当时看见小璃挽着我的“前”男友一样厌恶。现在如果在我面前摆上一排蜡烛，我周身的杀气肯定会把烛火推向前方！

虽然我不愿承认，但邓爷爷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

对，我承认她真的美若天仙，在她面前我就像只丑小鸭。如果我连这一点都无法承认，那么我更无法“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的对待她。

我在干嘛？不是该作诗吗？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分神呢？我决不能让那对狗男女瞧不起！我绝对不能输！

只见她挥笔写下：楚，雁，宿，沙，洲，浅，水，流，秋，江。这十个字。

可这几个字到底怎么拼呢？看来看去头都晕了！

“秋江楚雁宿沙丘，雁宿沙洲浅水流。流水浅洲沙宿雁，洲沙宿雁楚江秋。”龙非云缓缓的念道。

那一刻，我竟有些痴迷了！一直都知道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但这样的他却第一次见到！我忘记了这里的比拼，忘记了门外拥挤的人群，忘记了眼前的情敌。然而他这样却不是为我！只感觉到心间流动着一种说不情道不明的情愫。

“我输了！”我深吸一口气，眼睛有些酸酸的，“告辞！”

我起身便向门外走去，没有抬眼看任何人。

是的，我就是这样——好胜，输不起，所以做任何事我总会拼尽全力。

然而，这一刻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今晚原本只是一场游戏，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竟认真了起来。是因为他的突然出现吗?

我不想去思考！只是独自一人走在冷风中，想让自己恢复往常的清醒！

下雪了！

突然，我哪都不想去，只想在原地待着。于是在路边席地而坐，就着街边的灯火看着雪花在空中打着旋，缓缓的落在我身上，静静的……静静的在风中陪着我！

我很孤独！我这样告诉自己，两眼放空的望着前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害怕自己一个人待着，总是努力让自己融入各种各样的人群，热衷于成为他们的焦点，因为我害怕被忽视害怕被人遗忘。

是的，我不再寂寞，可……我仍然很孤独，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我总试图用一个又一个的成就填满它，可怎么填也填不满，总像缺点儿什么！

其实这样的孤独让我学会了自我疗伤，至少现在我的心已经没有了方才的酸楚。

雪停了吗? 我抬头看了看，发现了一把伞，一把为我撑开的伞。

他现在不是应该身处温柔乡吗? 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怎么来了？”我微微一笑，不想让他察觉我的难受。

为什么他看我的眼神会带着一丝痛? 那一刻，我放纵的让自己融化在那片漆黑之中！

他什么也没说，坐在了我的身旁。

我喜欢这样，喜欢他帮我撑伞，喜欢他刚才看我的眼神，喜欢自己心中刹那的悸动，我喜欢……喜欢就这样……这样……靠在他的肩上……

……

能这样睡着，真好！

老公，晚安好梦！

第十二章 归去来兮

醒来是在客栈，一个人的房间静的让人难过。披袄推窗，一阵凉风迎面扑来，我闻道了雪的清香。我爱这样雪白，干净的如此不真实，如果人心也能如此，那么是否一切都会变得简单明了。

吱呀一声，“你醒了？少爷在房里等你过去呢！”是冷山的声音，什么时候跟他熟到不敲门就可以闯进我的房间了。

我深吸一口气：要忘记昨晚，履行契约才是！毕竟跟雇主发生感情是不明智的，尤其是和这个迷一样的男人。再者，到目前为止，我还不准备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

我恢复我花痴一样的笑脸，转过身对小冷说：“跟我家相公说，一盏茶的时间我就飞过去，呵呵。”

“哼！”小冷转身就走了，他是在不爽我称呼他家少爷为相公吗?

十分钟后，一个高级伴读书童出现在天子第一号房门口。我攒足一个阳光灿烂的笑脸敲门进房。他还是那张九点一刻的冷脸，我有些恍惚昨夜所见的是否真是眼前这人。忘记，要忘记，要有职业操守：

“早上好！”我开始祈祷“伸手不打笑脸人”是真话。

……

嘎嘎嘎嘎，一只乌鸦飞过。

没人理我！敌不动，我不动。

“昨天……”冷山开口道。

“对啊！我还没问你们怎么昨天就回了？哼，你们骗我说什么十几天才回！呜呜呜，我就知道你们不相信我。也只有我这么傻，才会对你们这么好，这么相信你们。呜呜呜，你们这不是欺负人是什么呜呜呜……”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还很配合的流下海带状的眼泪。

“你……你怎么对我们好了啊？我们火急火燎的赶回来定是有原因的，哪知一回便不见你，你还恶人先告状！”果然，这小屁孩儿还是沉

不住气。看来，昨日的事情，他并未向冷山提及。

“什么原因？”我赶忙换下哭脸问道。

“这……”这小子看了看旁边那张一直未出声的扑克牌。

“清了东西马上动身！”扑克牌终于说话了。

“是，相公。”我身子一福。如果被人看见他的书童对他行女人的礼，称呼他为老公，不知道会不会以为他有“断袖之癖”。

看来，他是不准备告诉我原因了！唉，那只能难为我去难为小冷同学了！我转过眼看着小冷，你可不要怪姐姐我心狠手辣哦，这可是你家少爷逼我的！嘿嘿嘿，我似乎已经听见小冷的惨叫声了。

“你……你那是什么笑容，好可怕！”哎呀，被小冷看出来了。别怕别怕，姐姐会好好疼你的！

哦～哈哈～～哈哈哈！

一柱香的功夫，我已经抱着我的宝贝箱子坐在传说中的马车上。

车厢里只有我跟他，突然觉得很冷。

“呵呵，没想到这马车里还有炉子哦。”

嘎嘎～一只乌鸦～～

“还有这茶杯好漂亮！”

嘎嘎～嘎嘎～两只乌鸦～～

“这个……这个凳子好软……”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一群乌鸦～～

我左顾右盼就是不敢看他，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一直盯着我。我真的不知道该瞎扯些什么了！

一位鲁姓革命家曾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那我老公到底准备爆发还是灭亡呢？若是爆发，那被焚的肯定是我这个倒

霉鬼；如果选择灭亡，那我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了，我这朵漂漂花也会跟着凋谢！

唉！被焚不一定会死，没钱肯定会饿死！赌一把：

“老公，”出口就错，我真想把舌头咬下来，“我是说相公，昨天……”

“忘了！”他冷冷说道。他是说他忘了？还是命令我忘了？不管怎么，我很高兴我的老板是个明白人。这样也好……这样……最好！

但为什么心里似有东西在扯动?

我要冷山拐一脚去了那家玉器斋，拿了前天定做的戒指。然后继续赶路。

他坐在我对面，闭眼不看我。我怎么开口跟他讲话呢？我先用眼睛狠狠的瞪他，瞪的我眼睛都痛了还没有反应。换一招，我插他双眼，于是在大文元年丑月十八日早上辰时的那一瞬间，我右手手指和他的上眼皮最接近的时候，相距才0.01公分。（改编自《重庆森林》）他明明闭着眼，可我怎么觉着他瞪着我啊！算了算了，不玩了！正准备退回去，车子一颠，眼看着就快插到他的眼睛了，我赶忙把V字手型改成拳头。虽然我也不想亲自将自己老公变成“家有贱狗”，可这总比熊猫吧！

没想到，他头向右一偏躲过了我这一拳，他不是闭着眼吗？是巧合吗？不过我很俗套的跌到了他怀里，请大家不要怪我55555555，俺不是故意的！

“公子，方才轧上石头了，您没事吧！”

“没事。”这冷山赶个车都不会，放到公元2006年肯定是个“三失青年”。

没想到，这座冰山的怀里很是暖和，本姑娘很受用，所以我也不想“假纯”似的挣扎或是装作脸红的样子瞬间弹到远处。反而顺便坐在了他的腿上。他倒也没拿一些类似于“不知廉耻”的八股话口是心非的训斥我。

“想说什么!”看来他刚才是故意不理我的。那……我插他双眼，他也该知道哦！我不禁吐了吐舌头。

我摊开左手，将那对黑耀石戒指给他看。

“这是何物？”

“结婚对戒啊！在我老家，夫妻要将这个玩意儿戴在左手无名指上，表示他们是心心相应；这对戒指亦取意为‘天生一对’。虽然咱们是假夫妻，但既然拿了你的钱自然要“做戏做全套”。其实这个戒指本应由男方送给女方，反正我是用你的钱买的，就算你送给我，我勉强接受了！”边说我就边帮他戴戒指。

这戒指我是按照比自己食指粗一圈的大小定做的，没想到竟然如此合适。

“为何要戴在左手无名指？”他倒是很好学哦！

“因为传说左手无名指的血管，我是说经脉与这里相连。”我指了指他的心脏。

“为何你要将你的戒指也戴于我的小拇指上。”

Bingo！正好合适！^_^

我从他手上取下小戒指递给他：

“你帮我戴！”他什么都没说帮我戴上！虽然明知是假的，此刻心里还有一丝甜甜的感觉。

Good，目的达到！我恋恋不舍的从他腿上跳下来，坐回对面的位置不再理他，低头玩自己的戒指，黑幽幽的很像某人的眼睛。

我忘了是哪个姐们告诉俺，若是自己无名指戒指能大小合适的戴在心上人的小拇指上，那么他们便会“幸福一生”。虽然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是P话，但我仍愿相信。抬头看看眼前人，如果没有那份契约我们之间会不会不一样？细想，如果没有那份契约，我们也不会相处如此吧！

走了大概两个时辰，马车停在了一间矮土房前面，已经有一对老夫妇等在那儿。

“我们在这儿落脚吗？”我问道。

“是你们！”小龙说。

“那你呢？”我急急的问他。

“冷山会告诉你！”说完转身走向一旁备好的马。眼看着他上了马准备要走，我跑上前去拉住他的衣角，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仰头看着他说道：

“小心！”至于小心什么我自己也不甚了了。

“你也是。”说罢，他就策马而去。

讨厌离别。再好的朋友出国我都是不送的。虽然她们总骂我没心没肺，可我知道她们是明白的。毕竟眼巴巴看着自己在乎的人离去并不是件好受的事儿。

看着他走出我的视线，我平静了一下心情转过身来看着冷山：

“说吧！”

冷山告诉我，这个月二十五日我们离开此地务必要在二十九日前赶到禩城城郊，三十回龙家。在此之前我们都住在这里。他还给了我一个新身份：江雪，十八岁，父亲江臣恩曾为内阁大学士，才华横溢狂傲不羁，后遭人排挤辞官，带家人隐居于一个叫苍慧的海边小村。去年那个渔村，被一群海盗洗劫，抢走其镇村之宝——十颗夜明珠。江臣恩夫妇将重伤的女儿交给路过此地的龙非云后便一起挂了，不久江家女儿也因伤势过重而去与父母团聚。当然，后面那个感人的团聚情节只能我、小龙和小冷三个人知道，因为从现在起我便是那江家唯一幸存的女儿。

我问冷山：“那女孩叫江雪？”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不知道，当时她不停的吐血都不曾与我们讲过话。这名字是今早少爷起的！”

他起的！为什么……

我心里好乱。

冷山交代完这些便进了屋，我跟在他后面不停的问为什么他们会提前回来，龙非云去哪儿了？为什么他不陪去？为什么他要留下来陪我？为什么？可他就是不理我。看来我任重而道远啊！小冷，以后你可别怪姐姐我心狠啊！

那天我与冷山讲完话回到小屋，那对老夫妇忙偷偷问我，走的那个人是不是我的情郎！看这对老八卦兴奋的样子，我也就很配合的咬着下嘴唇害羞的点了点头。

我一说完，那个婆婆便笑的满脸除了皱纹还是皱纹，然后转向老公公（注：公公是指他的年龄不是其身份）：给钱给钱，我又赢了。老公公则噘着嘴说：给就给，我就不信你每次都赢。

当时我真的很想吐血……

“我们姓龚，你以后叫我龚婆，叫他龚公或者老龚就可以了！”婆婆如是说。

那一刻，我真的吐血了……

我们住的是方圆十里唯一的房屋，这房子虽小但好歹也是三室一厅一厨一卫。虽然这里很偏僻但是我玩的却很开心：

十九日，我学习生火，结果引起倒烟，所有房间无一幸免，于是那天我们很高兴的坐在露天吃大排挡。后来，我知道了小冷的一个秘密哦！那就是他是个花花公子！证据就是那天饭后他不停的打喷嚏。可不要小瞧这些喷嚏，我可是有科学依据的：

设N为打喷嚏的数量，

那么当N＝1的时候，就代表有人骂你！

当N大于等于2时，就代表有（N－1）个人想你！

“啊～～～～～秋”你看看这都八十九个了！

二十日：我“很不小心”的向冷山扔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石头，惊奇的发现他会武功。决定将计划升级。 于是陆陆续续很多装什么热汤热水的锅碗瓢盆也开始“很不小心的”向冷山飞去。

二十一日，由于前一天玩的过猛，手酸的抬不起在屋内休养生息。龚公、龚婆见我训练“弟弟”如此辛苦，让他们感动不已于是就自主自愿的加入到“不小心”行动中。晚上，再见冷山，觉得他清减了许多。

二十二日，手酸减轻，归队参与行动。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两个老同志竟然越玩越来劲儿，有的时候四手同时“不小心”，其残忍程度令我这个发起者都觉得毛骨悚然。一天下来，冷山满脸憔悴，头上还挂着几根面条。

二十三日，一早醒来便看见冷同学双颊下陷两眼无神的坐在饭厅。问他才知，昨天半夜，这两个老神经不知从哪里抓了两只老鼠放进了小冷的被子。虽然老鼠很快就被就地政法，可是小冷却在担惊受怕中一夜未眠。

不过，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孩子终于觉悟了，决定回答我所有问题。看见他苦苦哀求的样子，我心中只道：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那么执着！

原来，那日他们离开后在半路接到消息，说是公主的人已经潜到城内，他们恐其对我不利，便要回来救美（这点是我自个儿说的）。紧赶慢赶终于回到铁城，却发现我正要离开客栈。于是小冷留在客栈打探情况，而龙龙则跟我到了某处。现在龙龙继续赶往风屏城处理事情，留小冷保护我的安全。

切， 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为这点P事儿这小子受了这么多苦，我都替他不值！

当我告诉龚婆，龚公不用再以极“不小心”的方式对待我所谓的“弟弟”时，他们表现的极度失望。

二十四日，风平浪静，波澜不惊……

二十五日早，我们要上路了。我叫冷山付给龚公，龚婆双份的房钱，他很不乐意，于是我教导他：男人要大度一些，他白了我一眼，看来这小子又皮痒痒了。临走时，龚婆拉着冷山的手说，有我这样的好姐姐是他上辈子积的德，要他好好照顾我！冷风中，只见冷山那凹陷的脸在猛抽。

路过铁城的时候，我去了趟胡府拿衣服。除了我定做的衣服，这厚道的老小子额外赠送了两个白狐貉毛包边的袖笼，正红和天子蓝各一个。

二十六、七、日都过的没滋没味，百无聊赖之际我开始想念龚公、龚婆。

二十八日我在颠簸的马车里写下我对老公的思念：

“老天，太蓝！大海，太咸！人生，太难！工作，太烦！和你，有缘！想你，失眠！见你，太远！唉，这可让我怎么办？想你想得我吃不下筷子，咽不下碗！”

二十九日，就在我濒临崩溃的时候，我们到了禩城城郊的“西来客栈”。冷山告诉我明天一早龙龙就会到。

然后我们一起回家家……

第二卷

第十三章 行路难……

今天是年三十，一早客栈便开始张灯结彩。吃完早饭，冷山告诉我小龙约摸午时左右才到。我也得精心包装一番才是，怎么说今天也算是见公婆的大日子。回房个澡先。

清早洗澡是本人的习惯，在这里也未曾改变，我喜欢每天都有个清醒的开始。在现代的时候，每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是匆忙淋浴。你们是知道的，要在那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生存，是有时间死没时间病，必须分秒必争。哪敢像现在这样，舒舒服服的睡在满是花瓣的香柏木盆子里静静的泡澡！老娘我今天可是下了大本钱，玫瑰精油都用上了，头发也做了简单倒膜，眼瞅着这些带来的心肝宝贝一点点有去无回好是心痛，以后可是有钱都买不着了！看着镜子里这张来古代后便没在白天干净过的小脸蛋儿还算白嫩，心中甚感安慰。这可是姑奶奶我每天在摸灰之前不辞辛劳的使用XX牌隔离霜，每日睡前蛋清敷脸的杰作啊！我选了一个红色的Bra以配合今天的喜庆，穿上那套白深衣外面套上红长襦，因为要贴身的美美的所以衣服做的很薄，姐们我就是典型的要风度不要温度的人！

“噔噔噔”我要的梳头娘到了，我吩咐她做将头发松松盘起即可。她的手很巧，将我的七分刘海淡淡的搭在额头上，两鬓有意无意的垂着两缕卷丝，后面的头发盘成了一个怒放的菊花。她说头上平平的不太好看，于是我就让她用老胡用剩的白狐毛缝在一段铁丝上做了一个

简单的发钗，弯成弓形插玉菊花盘上，最后在左侧插上了那支红松石的银钗。她告诉我，她从未做过如此简单又漂亮的发型。

她走后，我便拿出我的宝贝化妆品开始细细装扮。午时，我昂擦完最爱的虾米色无敌闪亮唇彩，敲门声准时响起，小二说冷爷叫我下去。我知道，我老板到了！我看着镜子里的人恨不得分出另一个自己来，再拍着自己的肩头说："老江，美得冒泡了！"

咚咚咚咚呛！本姑娘隆重登场了，山上的朋友请给点掌声……

我缓缓的下楼，满心念着茉清走路的模样：抬头挺胸，碎步向前，轻扭曼腰，每走一步都像是在轻点琴弦。

哦哈哈哈！我心里开始狂笑。只因……

周围的吆喝和喧闹都静止下来。客人，主人，下人，上人以及不是人（狗狗）都下巴脱节的看着本姑奶奶，我心里暗爽的快要翻天了，可是还得痛苦的忍住。我顿了顿，看见他们坐在东面。我BOSS一副雪貂衣帽打扮，丰神如玉、气宇轩昂，又掺杂着不怒自威的霸气，惹得我口水泛滥。我忍，我忍，我忍忍忍！故作镇定慢慢走了过去。

虽然仅是一闪而过，但我仍在冷静的BOSS眼中捉到一个我期望的效果——惊艳。我坐下来，自顾自的开始斟茶。冷山的眼睛珠子瞪得老大，磕磕巴巴道：

"小……小姐，此位有人了！"如果他再流点口水就更可爱了。

"是吗？小冷！"我挑眉一笑，今天老娘心情好免费送你棵秋天的菠菜。

"你……你……你……你……妈啊～～～～～～～～"简直快赶上范伟的"打……打……打……打……打劫"了。再说他母亲大人有我这么漂漂吗？就算有，也不用叫出来吧！

"相公，中午好！"我甜甜的对他一笑。

"快吃，我出去看看马"他居然看都不看我一眼，那马比我美吗？郁闷！顿时就没了胃口。

我让下巴仍然处于脱离状态的小冷上楼帮我取行李。我自己向走到马车，一阵低沉而浑厚的笑声从马车那边传来。有没搞错！我揉了

揉眼睛，居然是他在笑，而且是咧着嘴大笑！我偷偷走过去，倒要看看是什么可以把这张扑克逗笑！

证物是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

“老天，太蓝！大海，太咸！人生，太难！工作，太烦！和你，有缘！想你，失眠！见你，太远！唉，这可让我怎么办？想你想得我吃不下筷子，咽不下碗！”

天呐，那天无聊时候记起以前收到的短讯就顺手写了下来。怎么在他手上？Oh， My God， help me please！

“写给我的？”他怎么知道我在身后。

“那个……这个……我……”这个原不是我写的，但又的确是我以他为假想对象而写的。这真是闲扯淡，理还乱！

“新年惊喜？”看他一脸调笑的样子，我无语……，与其越说越乱干脆Shut up！一脸无奈的跳上了车。

“谢谢，我很喜欢。”回头他，已立身于马上。我是不是又幻听了，可耳边的温暖犹在。

“那我可不可以骑马？”当作你喜欢的打赏。

“你会骑马？”小冷的上下颌终于胜利会师了。

“不会！”我无不沮丧的回答。

“那算了，”我耸了耸肩，乖乖的回到马车上装矜持。

现下流行的旅游原则：上车睡觉,下车拉尿,到个地方就拍照。我坚决遵守第一项原则；但第二项，因为老娘在装他爷爷的淑女是不可以那样粗俗的；至于拍照嘛，那简直是Mission Impossible ！

睡到天昏地暗的时候，听见一个声音说：

“怎么吃了就睡，像猪一样！醒醒啊！”好象是小冷。

我努力睁开眼睛，擦了擦口水，对他说：

“你小子又皮痒痒了是不是？吵我干嘛！”

他眉头一蹙似乎想起了先前“地狱集中营”的“美好”时光，马上恭敬的说：

“到城门口了，是公子让我叫醒您，过会子就到家！”这样说话就对了，好歹我也是个少奶奶。

“他怎么知道我睡……我的意思是他怎么知道我在休息？”

“公子说您没见过您安静超过一个时辰，定是在睡……我是说休息。”哼，嫌我吵就直说，干嘛拐弯抹角！

“告诉他，我知道了！走吧！”得补补妆了！

大概又走了半个时辰，马车停了下来。到了。

小冷将车帘掀开我探身出去，只见“天赐龙府”金光闪闪的牌匾下恭恭敬敬的站着两排仆人，门口还候着一个眉清目秀的绿衣小姑娘。她会是那个虾米公主吗?

小龙下马向我这儿走来，小女孩也跟着过来。她对着小龙说:

“堂哥，嫂子可真漂亮？”看来她不是那个公主，我对她笑了笑。

我正准备如往常一样跳下马车。只听她又道:

“来叔，怎么还不拿梯子来？”一个老头拿着一个陶瓷小楼梯跑了过来，放在我下车的地方。吓，原来还有这个讲究，差点出丑！看来着小丫头倒是挺贴心！

我刚踏上去，只听见“喀嚓”一声，我身体开始向右边倒去，眼瞅着就要亲吻大地，一双双稳稳的抱住了我，不看也知道是家老公。我回头看，那陶瓷梯碎了一个大口儿，该不会是俺最近吃的过于凶猛，以至于……

汗～～～～

“这是谁做的？”他的脸像打了霜似的，声音也让人不寒而栗。

细看才知，那个口儿似乎是被人故意弄破后粘好的，目的就是让踩上去的人跌个狗吃屎。虽然只是恶作剧，但可以看出这里有人不欢迎我！我瞟了一眼我的老公的堂妹。她装作很无辜的样子摇了摇头，可眼中的幸灾乐祸却逃不过我的法眼。

“哎呀！脚像是崴到了！”我凄凄的说道。小龙眉头一皱。二话不说便将我横抱起来，边向府里走去，边吩咐小冷叫大夫。

他抱着我东拐西弯的走进了一个叫做“降雪轩”的园子，管家把我们引进房便出去看大夫来了没有。

他把我放在床上：“你很沉。”

“人家脚崴了你还惹人家，讨～厌～～～～”看来本小姐没有装嗲的天分，我自己都掉了一地鸡皮疙瘩，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别装了！”

“呵呵，还是相公你最了解我。”老娘本来只准备装装瘸，让我夫君扶着我进门。以此告诫那些个暗处的苍蝇：老娘在你们Boss心里的分量不轻。以后没事少整那些个有的没的。不想他不但识破我的小伎俩，还助我一臂之力。

“婉碧和八公主是一起长大。”这是解释？还是提醒？

“无论是谁我都不会给她登鼻子上脸的机会。”我粲然一笑，想算计我下辈子吧！

“我知道。”他嘴角微微一扯，看起来十分邪恶兼迷人。

我们真是天生一对！

“少爷，大夫来了。”是来福的声音。

“麻烦您了，来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我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治水”。

“哪里，哪里，少奶奶言重了。”来福有些受宠若惊，看来这里的主子不曾对他如此客气。

大夫说没伤到筋骨，开了几副舒筋活络的药就走了。不一会儿，丫头就端着一碗黑糊糊的臭水进来：

“少奶奶请用药。”

晕，我好好的喝哪门子的药。我嘴一噘可怜巴巴的看着小龙：

“我可不可以不要喝！”

“为什么？”他明知故问。

“因为闻起来很臭。”

“捏着鼻子。”

“很苦，我会吐！”饶了我吧！

“春眉，拿些蜜饯让少奶奶就嘴。”555555555555555，这个死没良心的！

“那就放凉点再喝，你们忙自个儿的事去吧！”我看见桌子上的盆栽似乎有些干枯，等会漂亮姐姐给你喝点饮料哈！

“药要趁热喝，凉了会误药效的，让为夫喂你喝。”这个天杀的还真的从丫头手里接过药碗，他的良心定是被狗吃了！

“我自己来！春眉拿个盆子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我闭眼将药一口灌下去。

苦～～～～～～～～～～～我觉着自己的五官已经挤在了一起。

一……二……三……吐！

爽了！因为中午没吃什么，所以呕了的全是药水。

“快把大夫叫回来！”他对外喊道。

“不要！”我百忙之中抽空抗议道。

“让大夫看看。”

“不要～～嘛！”怎么听起来这么A，“我没事，从小就这样，喝了药水就会吐。”

“那～～少爷，这大夫是叫还是不叫？”旁边叫春眉的丫头怯生生的问道。

“让他在门房候着，你们退下吧！”他吩咐道。

“我自个儿躺躺就成，你忙你的去吧！”头有点沉，我得要足精神，对付晚上的鸿门宴。

我躺了半个时辰，觉着好些了就叫冷山过来问话。不一会儿，他就屁颠儿屁颠儿跑来了。

“这里还有多少人不想我好？”

“少奶奶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儿，这里人都……”

“连你也跟我说这种客套话啊～～，你该不会以为我就只有整你的那点本事儿吧！”我拿腔拿调的说，“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

殆’，我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不会不明白吧！”

在我的循循善诱下，小冷将其厉害关系全盘托出，果然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好孩子：原来这龙家三代武官，均为朝廷重臣，叔父辈在N年前的一场对抗外敌的战役中都死绝了。现在家中以龙非云的奶奶为尊，而留下的这孙子辈里又以我家小龙最赞，他将龙家由“将门”成功转型为北方最大的“商门”。但从此家中便异议声不断，说什么一身铜臭坏了祖上的名声，碍于我老公那张扑克脸也只是些不成气候的地下言论。这次娶我进门成为一个导火索，除了极小一部分胆小怕事的中立派，其余全都反对我入门。理由是：拒绝与郡主成婚便是拒绝了天家的恩赐，会遭报应。

“放……屁。”我烦透了这些个花人钱还要说人事的主儿。天家恩赐？愚昧无知！天家能活命都是靠商人老百姓的恩赐，不过这些说了他们也不懂。我回过神看了看眼前的人，他眼珠儿瞪得要掉出来了。

“你……你刚才说什么？”他结巴怎么越来越严重，看哪天闲的没事得好好帮我这傻弟弟治治。

“放屁啊！怎么了！”

“少奶奶呀，这些个污言秽语您可不能再说了，被人听见可不好！”他一脸慌乱的说道。

“我就说，放屁放屁放屁放屁放屁放……屁，怎么了！”看着他脸色由白变青真是件有趣儿的事情。

“少奶奶，少奶奶您有什么吩咐？”春眉带着一群丫头跑了进来，看来我刚刚声音“稍稍”大了一点

“适才我正交代冷山办点儿事儿……，可不想……”我马上换了一个大家闺秀的哀怨神情，似有难言之隐的说道，“他……居然在这节骨眼儿上……，”我用手绢掩着口鼻轻轻的说：“放了个屁。”看这群丫头的三八样儿，这事说不准几分钟就会传得全府皆知了！

“噗嗤”几个沉不住气的丫头笑出声来。

“这……”小冷冷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脸色又从青变到了红。

“你们把这窗子开着通通气儿，然后就出去候着吧！”我吩咐道。

“是，少奶奶。”这几个丫头边开窗子边偷偷看着满脸难堪的小冷。

等他们都退下了，我开心的眨着我的大眼睛看着小冷。他哭丧着脸问我还有什么吩咐。我又顺便问了问老太君的喜好什么的，就让他退下了。现在他指不定躲在什么地方偷着哭呢！

我唤了丫鬟进来伺候我梳洗装扮，然后遣走他们自己转园子。这“降雪轩”布置十分简单，小院儿里除了几株梅树和一套石桌凳没有多余的东西。听丫头们说，这园子是半月前少爷嘱咐修葺的，前几日才完工。她们以为我崇尚简朴少爷才会如是吩咐，而我倒觉得是他是故意留了给我布置的。

出了这“降雪轩”我便迷了路，这些有钱人就是无聊，没事建这么大的房子干嘛！一路上都没见着有佣人，我估摸着他们都跑去准备今晚的年夜饭了。这里的景儿又都大同小异，我连回路都找不找着了。我又冷又饿，终于在第N个拐弯处，我听见有人声：

“听说这冷山居然当着少奶奶的面儿放了个……呵呵……我见他平时还挺体面儿的，怎么就……噗嗤……。”

“就是就是。”是丫头们在说事儿。看来我这玩笑让小冷流失了不少的粉丝啊！

“请问降雪轩往哪儿走？”我问道。

她们一见我就赶紧福身行礼，之后就面面相觑。其中一个看起来灵光一点的丫头猜出了我的身份，站出来回道：

“禀少奶奶，顺着这条路直走便是。”她不主动提，我也不好意思让她领我回去，毕竟在自己家里走迷了是件丢人的事情。

我顺着她指的路走去，走过长长的廊道，来到一个湖边。我似乎没来过这里啊？ 只见对面有个湖心小筑，我便过了小桥想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将我这个可怜的孩子带回家。走近一看，小筑名为“莫言”。我刚走进几步，只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谁？”有老公在我还怕个P啊！

“我！”我寻声向屋里走去。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他眉头一蹙。

“我迷路了，有个丫鬟说往这边走能回去，可走着走着就到了这儿。这是哪儿？”

“我的书房。你说……是丫头引你过来的？”

“是啊！有什么不对吗？”我疑惑的看着他严肃的表情。

“没什么，只是我这里平常是不许人来的。”他将话题一转，“你好些了吗？”

“请恕妾身不知之罪！妾身好些了，请夫君放心。”说完我就往屋外走。连小小一个丫头都敢编排我，这怎么能让我不生气。

他虽然说的轻描淡写，我却嗅出这其中的不寻常。看来这“莫言”应该算是禁地，那个丫头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规矩，但她仍引我过来，分明是想看我的热闹。

“这大冷的天你去哪儿？”他有些责备的问道。

咕噜咕噜……

嘎嘎嘎……乌鸦路过……

我这肚子早不叫晚不叫，偏偏挑这个时候叫！呜呜呜，太没面子了！人家明明还在生气，你这一叫什么气氛都没了。

“过来吃点点心。”一听见有吃的，我的腿就不争气的跟着他往里屋走去。

“慢点儿吃，又没人跟你抢。”小龙一边给我倒水一边嘱咐道。

我左手佛手酥，右手百果糕，嘴里吃着规划松酥，眼睛还盯着桌上的金丝卷。我幸福的快要死掉了。

吃完东东，我拿着茶杯开始观察他的书房。外屋只有一个看似开会用的大方桌，而这里屋陈设清新古朴，字画古玩一应俱全，不过最吸引我还是那巨大的书柜。

“以后我可以来这儿看书吗？”完了，忘了这是禁地，“算了，当我没说过。”

“想来便来吧！”虾米！

“真的吗？”我兴奋的问道。

“当然。”

“Thank you，”我冲过去抱着他的脸蛋儿“吧唧”就是一口。

只见他一愣。完了，得意忘形了，忘了我面对的是个古人了。我忙解释道：

“这是我家乡话谢谢的意思，在我们家乡这种举动表示非常非常感谢。”

刚才他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降到零度以下了，像是西伯利亚寒流突然侵袭。

“以后不准这样非常非常感谢别人！”他在命令我吗？

“哦！”管他的，反正老娘有书看，以后晚上就不用早不早的就上床数山羊了。

“你手很凉，是觉着冷吗？”

“不冷。我体寒，一入冬就手脚冰冷。”我抽了本《顾德传》边翻边回话。

“坐过来看，靠着暖炉。”

这本传记是讲前朝大将军顾德的丰功伟绩和儿女情长。当然那些个打仗的东西直接就被我给PASS了，本小姐一都只看情感纠葛。以前，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就专挑保尔和冬妮娅的感情戏来研究，老师还骂我肤浅来着。但我一直都坚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最深刻的东西，随着成长带来的复杂变化仍能坚守的感情才最为难能可贵。

“少爷，少爷。”来福站在院外喊道。

“什么事？”

“准备开席了，老祖宗吩咐我叫您过去！还有……还有就是少奶奶她不见了，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少奶奶在我这儿，跟老祖宗说我们马上就过去。”

注：

“恨不得分出一个自己来，再拍着自己的肩头说：‘老江，美得冒泡！’”原自《围城》李梅婷：恨不得分出一个自己来，再拍着自己的肩头说：“老李，真有你的。”

第十四章 明枪暗箭

我依依不舍的放好手中的书，看着小龙将手头的东西整好就一起出了门。

外面可真冷啊！一个激灵打的人都清醒一截儿。

“穿薄了吧！”顺手将他的貂皮披风系在我身上。顿时就觉着温暖了许多，怪不得这些有钱人都爱貂皮！

原来从这里向左拐三个弯便是我那“降雪轩”，我就不明白自己咋就绕了那么远呢？我回房补了补粉，擦了我那宇宙超级无敌闪亮唇彩便去赴那“鸿门宴”。

就是前面那个“聚合堂”吗？

“别怕，有我！”他牵起我冰凉微颤的手。他也发现了？我这是怎么了！这一路上我像是踩在棉花上似的恍恍忽忽，本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没有钱的主儿，怎么落得现在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我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对他抱歉的笑了笑，为我的失态。而后迈步进了这个聚满所谓亲戚的大厅。

一下子，乱哄哄的大厅变得鸦雀无声。刷刷刷，我成为了所有目光的焦点。无数双眼睛在我身上不停的打量，似惊艳似轻视似怨恨似深究，姑奶奶我照单全收了。

他紧了紧牵着我的手，是想告诉我不要紧张吗？我回捏他让他知道我能应付。这里可是有无数双眼睛等着捉姑奶奶我的小辫子，绝不

能失态Again，转念间便附赠给在场各位一个大方得体的笑容，随着小龙走到了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面前。她就是传说以久从未谋面的老祖宗。

雍容华贵，和蔼慈祥应该是她的面具吧！电视剧里那些个大家族的老女人可都是些吃骨头不吐渣的主儿。

小龙放开牵我的手，上前半跪请安，随后起身对我说道：

“过来给老祖宗请安。”我上前一步含笑半福身：“老祖宗，吉祥。”晕倒，同志们清宫之毒真是深入骨髓啊！

“瞧这妮子嘴甜的，过来过来让老祖宗仔细瞧瞧。”还好吉祥话儿哪都通用，我舒了口气，被她拉到锦榻上坐下。从众人吃惊的眼神中可以看出这个礼遇不低。

她究竟是敌是友?

“倒是个标致的可人儿，”她一边摸着我的手一边对我说，“如果老九敢欺负你就来告诉奶奶，奶奶替你撑腰。”这老色狼干嘛老摸我的手啊。

“相公对我极好，请老祖宗放心。”

“哈哈哈，放心放心，哈哈哈。”

“听说今个儿，九弟在大门口对这新媳妇又是抱又是搂的，那夫妻感情好的自是没话说。”一个尖利的声音回道。直接说我们不成体统不就得了，还要装作羡慕称赞的样子多累啊！循声望去，是个三十来岁浓妆艳抹的女人。

“可有此事？”老祖宗笑容未改，声音却变得严肃起来。

“却有此事。”我收起笑容委屈道，“雪儿今儿下马车时崴了脚，故而才会有刚才这位婶婶所说之事，请老祖宗责罚雪儿不识大体之罪。”说完我赶忙起身跪在她老人家脚边，我就不信这屁大的事，你还真的会罚我。

“瞧！这小妮子委屈的，快起快起，”她扶着我起来，我瞟了一眼一旁坐着的老公，他似乎对我的表现是相－当－的满意，“丫头啊！刚才那是你二姐可不是什么婶婶啊！”老祖宗装嗔道。

“啊！”我故作惊慌的样子，“对不起二姐，请恕雪儿不知之罪。”这里叔父辈的都死翘翘了，而你老公看着老娘直流口水，我当然知道你是“姐妹”而不是“姑婶”。

“不知者无罪，妹子不用如此多礼。”我看她这几句好象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那也难怪谁叫小妹我年纪小“不知”女人会如此忌讳年龄，“不慎””将那她老人家说老了一个辈分呢！

“就是就是，你也别太自责了。瞧，这眉头皱的。”这老色狼又开始不停摸我的脸了，5555，大家都是女人不要当众性骚扰我好不好！

“姐姐怎么就摔着了呢？”你还敢开口问，八成就是你这个小贱人干的，好象叫虾米婉碧是吧！老娘记住你了！

我正要开口，又听见刚才那个吃了憋的老婆娘幸灾乐祸的回道：

“听说是马梯碎——了，哎呀，这事儿摆在平常倒也不稀奇，但在这三十儿可是触霉头的事儿，今天又是妹妹你头一天进门，我看赶明儿妹妹可得去庙里拜拜了。”你们倒是在这里摆了老娘一道。

“谢谢二姐提醒，然而我倒是觉着这是件喜事。”

“此话怎讲？”

“刚才二姐您也说了这马梯是碎——了，正好取意‘岁岁平安’。我看倒是吉祥如意的象征。老祖宗你说呢？”

“这可不就应了今儿这景。好啊！好啊！”我就不信这老狐狸不知这里面的明枪暗箭。

“哎哟，这小妮子怎么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看了让人怪心疼的。”

“雪儿一进门便蒙各位姐姐妹妹如此关心厚爱，一时间感怀身世。”说着说着我就用手绢挡着泪水朦胧的双眼。我想这里的人没人不知道我父母双亡的来历吧！

唉！当初中戏没有录取俺，真是中国演义界的一大损失啊！

“丫头别哭别哭，这儿以后就是你的家了。我就是你的亲奶奶！”说着把我往怀里一搂，又开始摸我的背。

就这样我牺牲色相换来了入门的第一场胜利。

本以为老祖宗就是老顽固的代名词，理应视我这种没经明媒正娶的孙媳妇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想她却这样挺我。真的猜不透这个老妖精想怎样。

再看看这两个公然难为我的人：一个娇蛮任性，一个虽是绵里藏针却毫无计谋，他们成不了气候。不过她们竟敢当众叫我难看，那自是身后有人撑腰。而那个人才是最可怕的。

“老九，你后面那是小山吗？”老祖宗问道

“冷山拜见老祖宗。”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一年没见瘦了……也壮了！”那当然，因为有我这个好姐姐疼啊！

“是，老祖宗。”他一脸无奈。

“这外边儿不比家里，亏得你照顾老九了！”

“老祖宗言重了，是少爷照顾小山才是。再说有少奶奶在，这照顾少爷的活儿，也轮不到小山啊！。”这小子倒是挺会撒娇讨好的。

“就是就是，是我老糊涂，有雪丫头在自是不能让老九冷着热着。”呜呜呜，我的手都快被她摸掉一层皮了。

“我看是九哥照顾她才是吧。哼！”

“十八妹，你这是怎么说话的。”十八？？该不会还有二十八妹三十八弟吧！这家长辈也是的，咋这不小心呢！

“五哥，你可喂过五嫂吃喝？要我们龙家人照顾她，这还得了？”女人自己瞧不起自己便是大罗神仙来了也没救。

“雪丫头，这又是怎么会事啊？”

“回奶奶，是相公心疼雪儿脚崴了，喂药给雪儿吃。没想到这十妹倒是对咱们屋里的事儿还挺上心的。”没想到下午吃个药都传到各家各院去了。

“你……哼！”丫头就是丫头，

“那丫头，脚还痛吗？”说着又开始摸我的大腿，我的清白真是被她摸光了。

“回奶奶，本就没伤着筋骨已经不痛了。”

“那就好，那就好……没想到这老九还能心疼人啊！”

又东扯西拉了一阵，终于开饭了。

这餐饭可是奢华至极。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一应俱全，再外加极品鲍参翅肚，天山雪莲，千年人参。无论是色还是香都是一等一的棒。至于味，不提也罢，一提我这心跟胃就抽个不停！我脑袋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说装淑女不能吃；一个说不吃白不

吃。到最后我犹豫不绝，正准备下筷子拼了的时候，老祖宗说上甜点。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个都没怎么动过的美食在我生命中消失。

饭后甜点是冰糖燕窝。这燕窝晶莹剔透惹的快要虚脱的我食指大动，一勺入嘴细碎的燕窝在齿舌间柔韧分明，口中清爽芳香。

“这个雪妹妹怕是第一次吃吧！可得多吃点！”又是哪个贱人在说话，老娘忍了一晚上才放开胸怀吃第一口，你爷爷的就在这里唧唧歪歪，还让不让人活啊！

“来叔，我看此燕窝头脚细靓，这可是‘燕盏’？”我转过头问伺候在一旁的来福。

“九奶奶，好眼力，这确是‘燕盏’。”

“二姐，可知这‘燕盏’的来历？”我看着发问者。

“雪姐姐，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来听听。”一个看起来跟我一般大的姑娘冲我一笑。这个妹妹倒看起来天真烂漫！

“你看看，十四都急了。说这燕窝吃的倒是多，这来历还不曾晓得，雪丫头你就别卖关子了！”

“是，奶奶。这‘燕盏’实为金丝燕之巢，而这“金丝燕”每年结巢三次，第一次结之巢厚而洁白，由于金丝燕经过漫长冬季的休养生息，体内储存了足够的养份，唾液质素较优，所以筑起来的巢较优较厚，形成盏形，故名为‘燕盏’。而到六月，金丝燕又再次筑巢，由于时间太短，其体质未能恢复，故其巢质素较差，较之‘燕盏’稍次。第三次筑巢于九月，正频临其产期，体力和唾液未能得到充分补充，又亟需哺养雏燕，体力消耗极大，故第三次的巢窝，最次。”

“雪丫头倒是有些见识！”幸亏她老人家坐得远，否则我指不定又被她摸那里！

“谢奶奶夸奖，雪儿也只是在家父的书中见过而已。”老娘以前那点钱全用在吃上了，总算还有些用处！再看看那边的二姐，白眼都快翻到天上了！

吃完晚饭，说是全家人在一起守岁，其实也就是在一起闲话家常，吟诗做对。今天的轮番攻击让我筋疲力尽，我这人脑子和胃是连

在一起的，我现在二者皆空，才懒得动脑筋背诗，也就在一旁陪着笑。而小龙则在一旁品着酒不搭腔，那些个人也不敢招惹他。

我看着他，我想起了下午的糕点，硬生生的咽着口水！

终于，老色狼说是累了，便先回房歇息。我想也闪，可又怕提出来又招人攻击。于是我偷偷跟相公说，我想回了。他点了点头，看来有他在不会有事。然后趁大家看十四妹跳舞的时候，我Ceng的一下就闪进黑暗之中……

再不找点吃的我真的会歇菜! 歪歪斜斜的终于挨到“降雪轩”却发现空无一人，看来这会子佣人们的聚会看样子还没散。屋子里又黑又冷，最可悲的是什么吃的都没有，我捂着肚子爬在桌子上。

我突然记起下午逛院子的时候，发现东北角有个小厨房，于是迅速起身奔去。有一挂面，一碗碗肉丝。于是我决定做玉丝翻白条！（笔者：晕，不就是肉丝面嘛！）

“在干嘛？”突然背后有人声。

“哎呀，妈呀！”吓的我把勺子都给扔了，“你走路怎么总是没声音啊！”我嗔道，“马上就好了，回屋等我。”

面下好了点上麻油，便拿了两双筷子冲回屋。

这时屋里的灯也亮了，炉子也生起来了，他坐在桌前等着。这一切让我有种家的错觉。

“有人发现我溜了吗？”我递给他一双筷子

“很多！”我就知道，要不也不会把这烂摊子丢给他。

“那你怎么回的？”

“你脚痛先回了，因为不想扰他们兴致所以悄悄走了。”这么说倒也挑不出刺儿。

“你怎么不吃啊！我看你晚上也没吃什么！”

“这肉丝面是你做的？”

“第一，你刚才不是见着我在下面嘛？明知故问；第二，这叫做玉丝翻白条！”

“一只碗？”

“是啊，我都不知道碗放那儿，就只找到这个钵子。快吃，快吃！”我赶忙低头就是一大口，嘴里满是面的咕噜着：“真好吃。”看他还在犹豫，就把面碗往他面前一推。

他低头也是一大口。

“怎么样，好吃吧！”我自豪的问道。他笑了笑。接下来，只见我俩头顶着头，脸对着面盆奋不顾身（份）的狂吃。

“那是我这边的肉丝，你……你还抢我的面……呜呜呜……真不该好心让你吃……你还抢……”

他卯着劲儿猛吃，就听我一人在那里哀嚎。眼瞅着就要见底了，我忍无可忍把碗抢过来一口把汤给喝光了，然后舔着嘴唇向他示威。才发现他正嘴角含笑的看着我，伸手抽去我别在腰间的手绢为我擦去嘴角的汤汁儿。我愣了一下，马上有了种久违的感觉——不好意思。

突然我听见有人声，赶紧拿过手绢自己擦，只觉得脸上像着了火一样烫。

“少爷，少奶奶，您已经回来，我们这就去备热水！”

梳洗完毕，一转身发现他好象已经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没礼貌！等丫鬟们都退了出去。一掀床帘才发现他————在————床————上！

我睁着惊恐的双眼瞪着他。

“娘子不会让我大年夜睡书房吧！”他居然会开玩笑。我无语……

看他没准备让出外面的位置，我只能笨笨的从他身上爬了过去，脑子里突然闪现两个字：暧昧。

虽然隔着被子，虽然我是二十一世纪新女性，但心里还是紧张的砰砰直跳。总觉得该说点什么，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这时，远处传来悠远的钟声。

“新年好！”他轻轻的说。

“新年好！”我也轻轻的回道。

之后便是一阵寂静，似乎有东西在我俩之间似有似无的流动。

“面很香……谢谢！”他双目紧闭气息均匀，我还以为他已经睡着了！

“不用。”我抬头看着床顶，想着最近半年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场梦……

第十五章 元宵佳节

接下来几天，婉碧，十八和老二携起一大群丫鬟有事儿没事儿就跑到我这里长篇大论婆婆妈妈唧唧歪歪，本来以她们的智慧我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决不会放在眼里。但请各位看官想象一下一堆苍蝇整天轮番围着你，嗡嗡嗡嗡……飞到你的耳朵里面，救命啊！我当时真想抓住苍蝇挤破它们的肚皮把它们的肠子扯出来再用它的肠子勒住它的脖子用力一拉，一整条舌头都伸出来啦！我再手起刀落，整个世界清净了。（此段形象解说员为齐天大圣孙悟空同学，详情请参看《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谢谢！！）

经过几天无休止的折磨之后，我觉悟到惹不起我难道还躲不起吗？于是我就开始在这大宅子里跟他们玩起捉迷藏。可每次我一到静处刚坐定就会杀出一群人，有时是那群母苍蝇，有时是那群母苍蝇的老公及其慕我之名前来的下流才子们。

为什么他们总能找到我？我开始怀疑是身边这群丫头透露了我的行踪，于是将其全部fire只留下看起来还算老实的春眉。然后再将自己藏身于“莫言”小筑，潜心读书，一心盼望着正月十五的到来，因为在我的死缠烂打下小龙答应带我去看花灯！

元宵节那天，天没黑我就拉着他出了门。事前我已经告诉小龙今天AA，我的花销从我工钱里扣。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暂时屈尊为他的丫头小雪。

这是我到禩城后处女次逛街，我发现此处的街道比起轶城要宽上许多，建筑风格也更为富丽。由于节日，街上行人接踵摩肩，庙会上好吃好玩儿的应接不暇，我的食欲与购物欲一并被勾了起来。刚叫冷山付了糖葫芦的钱，吃了没两口，一看见桂花糕转身就把糖葫芦塞给

小冷，并嘱咐他提好了不准扔老娘回去要宵夜！，如法炮制，见了臭豆腐又将桂花糕扔给小冷，不一会小冷手上就提满了各种美食，看看我多疼他。我还买了两个假面，“大憨儿”给了我家龙龙、“麻婆子”是我的。我疯狂的从一个摊子冲向另一个摊子。

前面好像有做面人的，我忙回头拉小龙，却扯了个空。他们人呢？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终于在猜灯谜那儿发现一个帅帅的背影，这不是我老公又能是谁！我冲过去拉了他就往做面人的地方跑去，边跑边说：“那边的才好玩，没事儿猜那破玩意儿做什么！”

我忙叫老板做了一只猪一个美女，然后拉了拉身后的人：

“你看这个美女是我，这只猪是你，哈哈哈，是不是很像。”

“小姐，两文钱。”

“愣着干嘛！快叫小冷给钱啊！”我用手肘拐了一身后的人。

“你想对我家少爷干嘛？”突然冲出一个五大三粗的人将我领起来，我用力就向那人某处一踢，立马就见他在大街上跳起舞来。

“你哪位啊！小样～～敢惹我，我家拉我家少爷关你何事！是吧，少爷！”我回头一看就傻了眼，这哪儿是我家小龙！看来真是我拉错人了，马上我脸上就掉下几条黑线外加一颗超大型汗珠。

“这个……这个……我不认识你，你跟着我干嘛？”三十六计第七计无中生有。

“是姑娘将在下拉至此处，怎能反说是在下跟着姑娘呢？”这人饶有兴致的看着我，他眉目之间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那你没事干嘛跟我家少爷长那么像？”细细一看，才觉得他无论身材或是样貌倒真是与我家小龙有几分相似，虽然他笑脸迎人但其霸气较之小龙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家少爷跟我长的很像吗？”

“你没他帅！”虽然你小子也算得上是极品但我当然得挺自己老公了，“不过你别伤心，你也不算太差！”

“你竟敢这样跟我家主子说话！”你一边继续跳去吧，居然还有空插嘴，看来是我力道不够，要不要再补一脚啊！

“我在跟你主子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不过想来确是我错了，我斗着两根食指低头承认道：“是我认错人了，实在抱歉！”然后转身对老板说：“我现在身上没带钱，等会拿钱过来再买行吗？”说罢便准备逃离现场。

“姑娘慢走，阿威付钱” 这个被我认错的某人边叫住我边吩咐着跳脚猛男，随后递给我两个面人，接着道：“相见是缘，姑娘请收下！”

不要白不要，白给谁不要谁就是大芍！我粲然一笑：“多谢公子！”

“在下文康，敢问姑娘芳名？”

“相逢何必曾相识。告辞！”直觉告诉我这人是个大麻烦！我闪！

“姑娘慢走！”你他爷爷的还想干嘛！虽然心中已经骂他个遍体鳞伤，但本小姐脸上仍保持着标准选美笑容：“请问公子还有何事？”

“不知可否送在下一个？”

“公子若是喜欢拿去便是。” 本来就是你给的钱，P事真多！

不过他居然留给我的是“一个鼻子有两个孔的”猪……

我闪我闪我快速的闪！

好歹这是我在禩城的处女游，说什么也不能这么早就灰溜溜的回家。 环顾四周，到处都是人，就是没有我找的人。那么就让我找的人能找我好了！我看见广场中间有处空闲的高台，似乎是一会儿演戏的台子。于是就带上“麻婆子”爬到了台中央，拿起放在地上的锣猛敲了一阵，见喧闹声少了许多，忙清了清嗓子摆了个淑女的站姿，直接唱道：

“当花瓣离开花朵

暗香残留

香消在风起雨后

无人来嗅

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

我会拼到爱尽头
心若在灿烂中死去
爱会在灰烬里重生
难忘缠绵细语时
用你笑容为我祭奠
让心在灿烂中死去
让爱在灰烬里重生
烈火烧过青草痕
看看又是一年春风
当花瓣离开花朵
暗香残留”（选自《暗香》作曲：三宝；作词：陈涛）

不知为何这里并没有扩音设施，而我的声音却可以传的很远很远。这可比以前在浴室的清唱效果好多了。不对，我可不是来K歌的，找人要紧。我向下张望着，台下有好多人哦！他们在where?

只见极远处有人在向我挥手，是小冷？是啊！就是小冷，他那只挥动的手上还挂着一提我吃剩的桂花糕，准没错！我连忙少唱了一遍复歌的部分，向在场的各位鞠了躬，准备下台去找他们。不想一起身就被东西砸到了面具上，刚准备骂人来着，却发现砸我的是一枚铜钱，我便怎么也开不了口了！随后铜钱铺天盖地的砸来，一直把我砸到紧贴后面幕布，退无可退时我开始怀疑是否真有人曾是被钱砸死的！

看着台下狂热的fans不停的叫着：Encore！Encore！Encore！（我翻译的）我便热血沸腾的开始思考是否该再来一曲。就在这时，我家“大憨儿”闪到了我的身边，说他“闪”是因为我根本就没看清他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出现的，发现时他已在我身边！

“你来了！”我对他一笑，也不管隔着两个面具他是否看得到。

“抱着我的腰！”我抱我抱我紧紧的抱。可恍惚间，突然觉着附近有人正注视着自己，并不同于台下的那种欢闹，它让我有种透不过气

的感觉。随即四处张望，台上除了我便是小龙。可能是我敏感吧。

Chua的一下，小龙手抓着系着幕布的彩带，抱着我从后台滑翔下去。一个闪身我们融进一旁的黑暗。随后，我耳边只有飕飕的风声。再见灯光时，回头一看已离广场中心有十丈之遥，忙摘下假面问道："你没吊威亚对不对？你会武功是不是？你会飞是不是？"

他取下面具，眼中满是复杂的看着我，样子怪怪的。我以为他要责怪我鲁莽行事，就低头噘着嘴嘟囔道："人家找不到你，就想办法让你找到嘛！再说人家有戴假面，别人不会认得！"

"唉……"许久，只听见头顶一阵叹息。他为什么会叹息，他在为什么难过或担心吗?

"少爷，少奶奶马车就在前面，我们回吧！"这冷山这个六十瓦的大灯泡，咋每次都不挑个好时间出现ni！

"不这么早回去好不好？"我眼睛眨啊眨的看着小龙，见他没有反应我只得失望道："算了，回吧！"

"去仙舫吃完元宵再回去！"这可是小龙的提议哦！

"Hurrah，小龙万岁！"我抱着他叫起来。

"你叫我什么？"啊！又得意忘形了！

"小……龙……"我结结巴巴的说。

"你心里一直就这么叫我？"他似乎并没有生气。

"不是哦！有时是小龙，有时是龙龙，也许以后还会有云云，非非什么的！在我们家乡用这种方式称呼好友哦！"

"你说我是你的好友？"他嘴角是不是又抽筋了?

"对阿！你是，小冷也是啊！"

"冷山岂敢与少爷相提并论，少奶奶可别害哦！"

"我对你这么好，哪有害你……"

"你总是害我……"

"你倒说说……"

"就是那天……"

“哪天？”

……

……

声音沿着湖边渐渐远去，消失在一片暮色之中。

黑暗中似有一双眼睛目视着他们离去……

第十六章 主母出更

元宵节过后，我这个正式主母也开始上岗了，没有培训期，没有试用期，基本上属于赶鸭子上架型。其实要做的事情并不多，也就是管管帐，协调各个院子的开支什么的琐碎事情，然后每月去向老色狼那里做一次总结，好歹人家也是个挂名主母。

“少奶奶，这大冷的天您怎么汗如雨下，怕是病了吧！要不要我叫大夫来看看？”这来叔也不知是不是存心的，让我看这巨厚一本满是中文数字的日记式流水账，我没有当场晕厥就是给他面子了，流点汗算什么！

“不用来叔，我很好。你不是说只让我计算查看上个月的花销账目吗？嘿嘿，怎么您把去年一年的全都拿来了！”

“没错啊！这就是上个月的！”

暴汗！这么账本没有十公分也有八公分厚啊！这不是要人老命吗？

“哦，是这样啊！那您放下，查好了再叫您过来！”

“是，少奶奶。真的不用叫大夫吗？我看您的脸色怎么有些发青。”

“没事……没事，只是昨夜没有睡好，来叔您不用担心。”

“哦～～，那来福告退了！”他意味深长的对我笑了笑，他……他该不会以为我是因为晚上那个什么才没睡好吧！这老不正经的！

以前选择的文科就是因为一见数字就犯晕，现在面前摊着这大一堆数字，请注意还是中文数字，我真是想死。但冰雪聪明伶俐可爱如

我当然不会那么容易就便宜那些阴间的小色鬼们。我定了定神，拿了新本子抄成我看着明白的样子先。

由于毛笔那东西跟我八字不合，前几天我让小冷去买了种铸铁过程中一种黑色软性矿物——石墨，然后在外包上木枝，我的自制铅笔就此诞生。

我将这些账目分栏誊抄，只用了半天工夫，日期，摘要，费用及经手人便一幕了然。除去那些叙述性话语，只用了原来厚度的N分之一。不知我这种“节约资源，以身作则”的行为会不会入选“感动龙府的十大风云人物”！

我瞥了一眼来叔留给我的集结劳动人民伟大智慧的算盘，开始无比怀念西方蛮夷制造的计算机。记得小学三年级，老师说我打算盘像捉虫，手比脚笨，逼着我在珠算考试的时候用一个亲亲向同桌小明换答案。不过，他教给我的阿拉伯数字及其计算方法我可是铭记于心，想来这算是我对数学的唯一依恋，因为爱钱如命的我决不让人有kiang我钱的机会。

又花了半天时间计算与验算，终于赶在晚饭前搞定一切。舒了一口气，抬眼望天，看样子该是戌时了，可不能误了吃饭，合上账本就往隔壁的饭厅跑。这龙府最受本人推崇的规矩就是“非节日或者特殊日子各家只需在各院子用餐即可”。倘若是天天都与那些人一张桌子上吃饭，我定会瘦个百八十斤，我才不要变成那种抱在怀里戳人骨头的飞燕型美女列。

完了！帐目是不是该收起来？铅笔好象也没放好，不知道会不会被春眉认为是垃圾给扔了！想到这里我又匆匆的往我的书房赶。

“哎呀”我撞上了一堵肉墙，看不出我老公的背还挺厚实，撞的我的小尖鼻生痛生痛的，“你干嘛站在我书桌前？”

“这是你写的？”我绕到他身旁，看他拿着我刚做好的账本。

“废话！”难道他在怀疑我的计算能力？“我敢用性命担保绝对准确无误，我可是算了好几遍的。”

“谁教你列成这样的？”原来他是指的列表。

“没谁教我。以前那本看着我头晕，这么写我看着明白！”铅笔呢，咋转眼就不见了呢?

“这些符号呢？”他拿起一叠的纸。我一看竟是我的计算草稿。

“这个是一个红毛人教给我的计算方法。”也不知他们这里有没有外国人。突然发现现在自己扯谎已经到了一境界，真是高处不胜寒啊……

“红毛人。”他似乎并不惊奇。

“呵呵，是啊！”这铅笔难不成已经练就移形换位大法?

“你在找这个？”他另一只手拿起我的“江式铅笔”，眼睛仍紧盯着账簿。

“是啊，谢谢了。”我正准备拿，谁知他竟然手向上一撤，让我抓了把空气。人家动了一天脑筋现在饿的前胸贴后背了，他还玩！我噘着嘴瞪着他，哪知道他根本不看我。

“这就是你叫冷山做的玩意？”

“这叫铅笔是用来写字的，可不是什么玩意儿。”他似乎挺感兴趣，“如果你觉着有意思，我念在你我夫妻一场，便宜一点卖给你！”说起赚钱我便两眼放光，我立即忘记了饥饿强烈推荐我的江式铅笔来。

“你这字阳刚之气十足，是什么体？”

那当然，以前爱极了魏碑的俊秀劲健，有空便拿帖来临，自然是挺拔。可我总不能直接跟他说是“魏碑”吧，以他的见识我很难与他讲清“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我的历史觉悟又不允许自己诓他说是家乡一个魏姓人士的字体，真是为难啊！（小白在地府喊道：我也是历史人物啊，怎么就成了你家那个姓白的邻居，你那是什么觉悟！不公平啊！冤枉啊！）

“碑体，我家乡的人写碑文的一种字体。小时候家里穷，没钱买笔墨就只能去用石墨去摹碑上的字，那时也没管是不是阳刚，也就好玩混点儿罢了！”

“可你说的这所谓的‘石墨’可比一般的笔墨要贵上许多！”他眼睛充满探究的盯着我。

汗，在我们哪儿就五毛钱，可比毛笔墨水贱多了。

“那是些零碎的石墨……是铸铁废弃不用的。”我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噎着，“你怎么到书房来了！”赶快转移话题，为自己寻求生路。

“刚才进门时，来叔说你脸色不好，我来看看！”

“哦，是这样啊！走，吃饭去！做了一天账，饿死我了。”拉了他就逃离这是非之地。

吃完晚饭我叫来叔到书房那账本。

“少奶奶您怎么这么快就算完了！”他惊奇的翻着我做的账本。

“这是您先前给我的那本”我又递过他做的账本，“您拿去对对，看有没有出入！算了完，请您再来我这儿一趟，我觉得这账里有些地方我看得不是太明白。”

“是，少奶奶！”

第二日。

“来叔，请您让二姐到聚合堂等我，就说我对于账目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想请教她。”

“是，少奶奶！”来叔有些惶恐的回道。他怕是没见过我这严肃的样子吧。

我的好二姐，贪钱居然贪到家里来了。你这辫子都放到我手里了，我不扯一把都觉着对不起自己。

我坐在聚合堂里喝了口茶，已经半个时辰了，洗个澡再出门也该到了。她以为这样磨磨蹭蹭的就可以躲过这一劫吗？反正老娘现在是职业家庭妇女，有的就是时间。我就静静的等着这场好戏的登场，只是不知来叔那边准备的怎样了。

“老祖宗，您可慢点儿！”是二姐的声音，敢情她去叫帮手去了，难怪……

我起身迎到门口：“哎哟，奶奶您怎么来了！”

“这二丫头也不知搞什么鬼，非拉着我过来瞧瞧。”

“雪儿只是有几处不明的帐目想着请教一下二姐，不想这芝麻大的事儿却惊动了老祖宗，雪儿真是该打！”没想道我也可以笑里藏刀。

“账是你管，问我做什？您说是吧，老祖宗！”二姐沉不住气了。她今个儿的表现可真让人失望，还以为是个厉害的对手，看来也不过如是。

“雪儿刚进府，自然有些事情不太明白，我瞅着二姐对雪儿‘照顾有佳’想来定是愿帮这个忙的！”我搀着奶奶坐在主位上。

“……”她似乎想说什么，但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没吐出来。

“雪丫头，有什么事情不明白啊！”老祖宗开口问道。

“上个月的开销比以往各月都要……”

“这龙府可不比小家小户，开销自然是大。”二姐忙打断我。

“二姐可真厉害，雪儿还没说‘开销大’，你就知道了，呵呵。”这不是做贼心虚是什么。

“这……”她脸色有点不好看了哦！

“雪丫头，有什么就快说。”老祖宗吩咐道。

“是，老祖宗！我是想问二姐，上月进香的钱数为何比以往多了那么一点点。”

“怎么回事？”老祖宗严厉的问着二姐。

“这……这不是遇着年尾了嘛，再说可是您让我去庙里求平安的！”

“也是，确是我让你二姐去的。”老祖宗转向我，

“请问奶奶平常都添多少香油钱？”

“连老祖宗的账你都敢查，你可曾将老祖宗放在眼里？”二姐似乎觉着这是个让我住嘴的机会。

“我当然不会放在眼里，”算你不走运，这句话我家星星可教过，“老祖宗是放在心里敬着的，可不是整天放在嘴边说的。”

“你……你……我们龙家的事情哪容得你一个外人问东问西的！”二姐叫嚣着，现在知道急了？

“外人？”

“对！你充其量只是龙家的媳妇，不是外人是什么！”

“我可一直都把自己当作做龙家的人”，我装作委屈的转向老祖宗，“奶奶，您可说句公道话，‘咱们’这些媳妇辛辛苦苦就落到一个‘外人’的名声，多屈啊！”我瞧着面前这位龙家最老的媳妇的表情只能用二字方能形容那就是：“恐怖”；而对面的那位更好，脸色忽青忽白可有趣的紧。

“这每月香油钱都是你二丫头给。你倒说说，你每月都添多少！”老太太发这么大的火可不太好！

“二姐，奶奶问你话呢！二姐……二姐你没事吧！怎么脸色看起来这么差！”眨着无知的双眼“关心”着她。

“一百两。”二姐在一旁拧着手帕，现在知道怕了吧？

“账目上记着的倒是这么多，可是……”我故意为难道。

“雪丫头，有什么就直接说，没什么好怕的！”这个就是老妖精的真面目吗？有点怕怕哦！

“是，老祖宗。”我转向外堂喊道，“来叔，是不是有个小师傅在外面候着？”

“是啊！刚到不久，在外堂候着呢！”看来时间刚好。

“带小师傅进来吧！”这原本只是我的后备招，没想到还真用上了。

不一会儿，一个小和尚走了进来，和尚合掌敬礼：

“施主有礼，小和尚是遵师傅之命特来询问老太君本月二十八可否空，本寺住持想在那天为老太君做场新年祈神的法式以祝福老太君健康长寿。”新年积分优惠？

“有……有，请代老生感谢圆恕大师。”老家伙马上就换了个眉开眼笑样子，不过她瞟我的一眼倒是闪着精光。

“请问小师傅，住持何以如此盛情？”我问道。

“回施主，老太君每月会都向本寺添些香油，住持感念在怀故有此举。”

“那我可否再多问一句，这每月香油钱为多少？”

“五十两！”小和尚清楚的回答道。

“可会记错？”我这句可不是废话。你看看那二姐抖的真像是秋天的落叶。

“绝无可能！香油簿是由小僧负责，龙府每月五十，绝不会记错。”小和尚一脸坚定的样子。

“多谢小师傅，来叔送客！”

我沉默的立在一旁。老太君喘着粗气，看来气的可不轻：

“雪丫头，你说这死丫头上月贪了多少?”

“账上记着上月的香油钱为一百五十两。”

“老祖宗，我再也不敢了！”二姐马上跪在老太婆脚边哭了起来。

“你……你……可真是龙家的好孩子啊！每月的月钱可少了你的？”老太君红润的肥脸涨成了紫色，让我想起了一本革命书籍《愤怒的葡萄》。

“老祖宗，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瞧这孩子语言匮乏的。

“这半年月钱减半，雪丫头可曾记好！”

“是，老祖宗。雪儿记好了！”我才不会假惺惺的为她求情列，这老太太精的跟猴儿似的，再说她老人家现在心情似乎好像也许不是太好，我可不想一开口就被她刺。

之后她便让丫鬟搀回了房。我看二姐哭的那么惨，就想过去拉她一把。本来只是准备私下吓吓你，不想你自己把老家伙搬了出来，砸到脚了吧！知道痛了吧！不想她噌的站起来，马上换了个凶狠的表情对我说了句烂俗的威胁：“你跟我等着。”转身也走了。

这孩子上一秒还在哭，咋这一秒就face off了呢！敢情这龙府就是传说中的“无聊演义培训班”啊！

大家是不是看的有点儿懵？那么让我来讲个故事吧！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开头？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还是“Long Long

ago”？算了，干脆用那个最实在的：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本想着讨好老祖宗，投其所好的去参观她经常光顾空鸣寺，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纪念品可以带回去哄哄她老人家。不巧遇到住持禅师公开讲佛，我便多嘴的与之探讨了几个在现代看来很白痴的佛学问题，顺带着说了几个耳熟能详的佛家故事，就把他哄的屁颠屁颠的，说什么我佛缘深厚，还用免费素菜大餐勾引我经常去与他论佛。后来我跟他提及俺是龙家的新媳妇，他便开始夸龙家，当然很不巧的夸到了每月固定的五十两。于是后来当我看到账目上写着一百两的时候，便心生疑窦。

今早看着来福拿着账本进“降雪轩”的时候，我就吩咐冷山跑了一趟空鸣寺，给老和尚递了张纸条。以老和尚对我的崇拜和龙家的威望，让他做个法式还不是小菜一碟儿。就这么布了个阵，摆了二姐一道。

不过，现在她该知道我可不是个好欺负的主儿！

第十七章 小雪治水

这段时间二姐收敛了不少，我也乐得逍遥。每日都躲在“莫言”小筑当书虫，《顾德传》已看到了第五卷。虽已经入春，却是春寒料峭，于是窝在这里看书成了一种幸福。我就是那种很容易幸福的人，有暖炉有点心有书，有时还有帅哥老公相伴这就够我臭屁的了！

提起小龙，虽然这段日子我们朝夕相处，甚至同床共枕，可我看他却犹如雾里看草一般。他时而犀利，仅仅无意一瞥便能让人震住；时而冷漠寡言，心中却明白通透；有时却心细如尘，第二次来“莫言”看见桌边摆放的菊花茶和糖罐，我便知道他绝非表象的那么冰冷。可究竟那一面才是真正的他?

想毕他是知道我在那群女人之间的所作所为，却从不对我的行为表态，没有训斥也没有帮助。我姑且将此反应理解为是一种信任和默认。也正因为他这种态度我才能放开手脚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有这种老板也算是种幸运吧！

“少奶奶，少奶奶您在这里吗？”是来叔的声音。

“如果您还是叫我去置衣服，我绝不出去。”五天前才置了一些，昨天又让我去，结果被我给逃了。

“前厅有客人到，老祖宗让您去招呼一下！”什么人还要劳烦我老人家去招呼！

“知道了，就来！”我用袖子擦了擦嘴巴上的点心末，整了整衣服就出了小筑随着来叔去前厅。

进了大厅发现小龙也在，客人坐在他左侧，正面对着老太君回着话。一个清瘦的侧脸，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上前向老太君请安。

“来，雪丫头来见见老九的发小。”

我侧身一见此人便愣了一下，他也愣了一下。发小？那就是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俩是在演戏?

“阿冉，这就是老九的新媳妇，还算标致吧！”奶奶的声音让我会过神来，赶忙一福身：“雪儿见过第五公子。”糟糕，这奶奶可没说他姓啥啊！

“怎么你们见过？”奶奶问道。

我忙看了一眼小龙。

“孙儿，曾带小雪去过阿冉的醉香搂。”他的声音就像那塞北的雪。不知他有意还是无意，带着怒火的瞟了我一眼， 让我心慌了一阵。

“是吗？呵呵，这也对。娶媳妇定是要带给兄弟看看的！”

“是冉哥哥来了吗？冉哥哥。”嗲的让我鸡皮疙瘩狂掉，婉碧这死丫头平时跟我说话咋就没这么甜呢！

难道她……

“原来婉碧妹妹，还是那么风风火火啊！”

“冉哥哥你瘦了！”

一般有三种人才会如此感叹：一是减肥卓有成效，让人由衷嫉妒和感叹；二是母亲对儿孙，因为在她们眼里孩子离了自己定是吃尽苦头；三是情侣之间，道理同二。

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婉碧属于哪一种了。我都忍不住想递块帕子让她擦擦嘴角的口水！

“你怎么在这？”婉碧一见我就剑拔弩张。

“婉碧，不得无礼！”老太君嗔道。

“这婉碧妹子提醒的是，我手头上还有些事儿没做完。老祖宗，雪儿先行告退！”我还不想在这里列！我看了一眼小龙。

“回吧！”听他的口气好像很不爽，巴不得我早点走！哼，我又哪里惹到他了？

快到“降雪轩”的时候，发现春眉正从园子出来。正准备叫住她，却发现她神色慌张的抱着一个包袱，我赶忙闪到一旁的假山后。她左右一看没人，便匆忙的向后院走去。我远远的跟着她出了后门，走到过正街，东街，一直到了城郊的破庙。

春眉一直都很老实懂事，从不跟别的丫头扎在一起嚼舌根，这也是我将她留她在身边的原因。看她的神情我可不信她是来会情郎，难道真是我识错了人？她是谁人派来的？那目的是什么？调查我？还是害我？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看见她进了小庙，我也跟了过去，我倒要看看她要会什么人。

她一进小庙便扔了手中的包袱，冲到了神龛跟前抱起什么。突然她身边窜出了一条狗，冲到我面前吠起来。

“谁？”春眉惊恐的问道。

“是我。”我进了庙。看见春眉满脸泪水的抱着一个看上去已经晕獗的小乞丐。

“少奶奶？”她难以置信的轻念着，“妮子，回来！”那脏的已经看不出颜色的狼狗就跑回了她身边。

“这孩子怎么了？”看来她为了这孩子而来，为了这孩子而哭。

她用手胡乱的在脸上擦了一擦，抱着孩子跪在我面前：“少奶奶，我不是有意欺瞒的，请你不要辞我！求求您了……呜呜呜……”这些古

人咋听话做事都不挑重点呢？我什么时候说要辞她了？唉，作为一个进化的近乎完美的人身处这个进化质量有待提高的地界儿真是一种痛苦啊！

“别哭别哭，我又没说要辞你。”我蹲在她面前，“这孩子脑门摸着这么烫，走，得快点去医馆！”

“少奶奶，这……”她一脸惊奇和犹豫的看着我。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啊那的，再拖拉这孩子就该烧傻了。快走。”

“是，是。”她一下子清醒过来，想抱着孩子站起来，却一下又跌坐下去。我想她可能是腿跪麻了，于是俯身抱过孩子。

“少奶奶，脏……”

“你再唧唧歪歪我就辞了你！”这女人平时看着挺机灵，这会子怎么就没了脑子呢！

“是！”她定了定神。

“那包裹里是吃的？”

“是！”

“妮子是你的狗？”

“是！”她开始恢复冷静了，不错！

“去把包袱解开。”我吩咐道，她虽然不太明白但也照做了。然后我对“妮子”说道：“现在我要带你的主人去看病，你自己先吃这包袱里的东西，办完所有的事情再来找你！”

“汪汪”妮子对我吠了两声，就跑到包袱面前吃起东西来。春眉则在一旁目瞪口呆。

不管她相不相信，也不管你们相不相信，我一直都觉着自己上辈子是狗狗。因为从小我就不怕他们，孤独的时候我总是跟路边的狗狗说话，也不知为什么他们也听得懂我的话，我哭泣，他们眼睛也会朦胧；我高兴，他们也会兴奋非常。如果说是这些狗是通人性的，我倒宁愿说自己是有狗灵。

我也故不得解释什么，说了她也不一定能明白。于是抱着孩子就往城里的医馆跑，进了一个医馆，说什么不跟乞丐治病，怕污了其他顾客的眼儿，将我们赶了出来；又进了几个都是如此。我在心里暗暗记下这些医馆的名字，我说过我是个小心眼的人，倘若以后栽到我手上你们就自求多福吧！

这是这条街上最后一家医馆了——“德信堂”，这家在不中，就又得跑上几条街才会有医馆。也不知这孩子是不是还挺得住。想着我便向医馆冲去，不想春眉却一把拉住我，“这是龙家的铺子。”难怪听起来耳熟。原来她是怕龙府的人知道这个孩子，那她就不是别人派来对付我的。我心里舒了一口气。

“没事，我有分寸，”她还是满眼恐惧的拉着我的衣服，“相信我。”我对她笑了一下让她放心。她渐渐的放开了手。

这“德信堂”果然不同一般，他们并没有歧视这孩子，而是全心救治。我老公的铺子就是赞。

折腾了一个多时辰，大夫说这孩子是因长期饥饿，体质虚弱，才让风寒轻易入体。这命是拣回来了，可如若以后不多加进补，便会落下病根儿。我谢过大夫，准备付帐的时候，发现我居然——没——带——钱。我一脸尴尬，拉过春眉小声问她带钱没有。她掏了些碎银子出来，看样子也不够诊费。我只能转过身：

“大夫，今个儿出门匆忙忘带银两，您看是不是可以先赊着！”

这位大夫叫来了掌柜子，掌柜一听这话，打量了我一番，看见我穿着不俗，便客气的问我是哪个府上的。我回答说是龙府的。他便满是疑惑的又打量了我一番，我这个新奶奶是在外面娶的，见过的人自是不多，他这样子倒也在情理之中。他很客气的让我等等，又吩咐人上了茶。约摸一柱香的时间，听见掌柜子在门外说道：

“当家的，这边走！”

小龙闪了进门，用的着这么劳师动众吗？我无奈的看了他一眼，说道：

“我就长的那么像江湖骗子啊！”

“呵呵！”他那少有的笑声像是魔音一样让人迷恋，“老齐，拿盆水来。”

只见掌柜子愣了一下，出去打了盆水进来。我莫名其妙的看着他。只见他将手巾浸湿拧干，然后轻柔的在我脸上擦了起来。他的笑脸离我这么近，害的我一阵心慌，忙低下头怕他看见我的窘迫。

“抬头！”他言语间总带着让人不得不服从的霸气。我抬起头，让他继续擦。直到他说“行了”，我再看那个白手巾已沾满了一块块的黑色斑点。想来定是刚才放下孩子后，没在意手上沾了污就直接用手擦汗的结果。那刚才我脸上岂不是……想到这里，我瞪了一眼身旁了春眉，怪她不提醒我。但她好似没有看见，只是紧张焦急的站在一旁看着地。是在紧张这孩子吧！

“老齐，备马车！”

“是，当家的！”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

“怎么？”他含笑的时候真的好温柔。

“我能不能带他回府？”我怯生生的指着榻上的孩子说道。

“为什么？”

“小乞丐，好可怜！”

他用一种怜爱的眼神看着我，看来他以为我是感触自己的丐帮身世才会如此的。如果他这么以为可以让我收留这个孩子，那误会一下又何妨！但……为什么会是“怜爱”这么暧昧的字眼儿？是我“自多”了吗？

“好吧！”说罢，他伸手将我散落的发丝，弯到耳后，我觉着自己快要溺死在他眼中那谭温柔之中了。他今天准是吃错了药，早上还一副欠人扁的死样，现在又想用温柔杀死我！真猜不透这男人是怎么想的！不管怎样他同意就好。我用眼睛偷偷发了一个“放心”的讯息给春眉，不知道她收到没有？

“当家的，车在楼下了！”老齐说道。

听罢，他将我揽入怀中往屋外走。他今天怎么这么反常？

“等等，”我叫道。

“怎么？”他眉头一蹙。

我在他怀里艰难的转过头对身后的老齐说：“齐先生，诊金我过会子便派人送来。今个儿真是多谢了。”

“这……少奶奶，您这不是折煞老生吗？救人是医馆的本分，至于这诊金我看就算了。”

“不能算了！”我从小龙怀里挣脱出来，“看病给钱天经地义！”

“可府上各位奶奶看病都是免费的。”

“付出劳动理应得到相应回报。以后府上的药费与诊费我都会派人支给您。”

“这……”他不知所措的看着小龙。

“别在这啊那的了！其实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关乎府中风气。我可不想相公拼命工作的结果将来都败在‘人情’二字之上！”一直认为这个社会最大的症结在于盘根错节的“关系”，无数人才和企业都毁在这“关系”之上。他可是我的财神爷，我不救他谁救他！

“这……”他怎么都说不信啊！

“就按小雪说的来办吧！”他又在一旁偷偷笑什么。

“是，当家的。”非要他开口你才听啊！歧视女性，小心我去告你！

呜呜呜，他怎么又抱着我啊！而且手臂比刚才环的还要紧！抬头看看他带笑的俊脸，算了，这一次原谅你，下次不能再犯了哟！

第十八章 花痴如雪

春眉告诉我这孩子叫小虎，其余的她没说我也没问。安顿好虎子后，我让春眉去破庙接来“妮子”，又吩咐人将妮子洗净烘干。再看到妮子时，那灰色蓬松毛配上灰蓝色的眼睛灵气十足，让我喜欢的又亲又抱。

晚饭小龙是在外面吃的，一回来便径直去了“莫言”小筑！为了感谢他，我亲自为他准备晚上的宵夜——皮蛋瘦肉粥：先将米锤碎用带着油花的水泡上半个时辰；然后等水滚后下入泡软的碎米和半个切成

小块儿的皮蛋；煮上半个时辰将粥煮粘稠再放入另一半切成小块儿的皮蛋；最后在起锅之前放进早已用姜和料酒腌渍约一柱香的时间切丝瘦肉。整个做法十分简单，但火候的拿捏却是一门学问，还好我是老手，因此还算顺利。

从“降雪轩”出来的时候已将近子时，风吹得脸上生疼生疼的，我将食盒抱在怀里，一路小跑到了“莫言”小筑。

“谁？”他果然还在！

“我，快……开门！快开……门！”我冻的上下牙齿不停打架。

吱呀，一阵暖气从屋内扑面而来，我噌的就跳进屋里，将食盒放在大桌上。然后不停跳跳跳跳。

“又穿这么薄，看你小脸冻的通红通红的。”他笑的好温暖。

“外……面……好……冷……”我舌头还没从寒冷中缓过神来。他用手挤我的脸干嘛？不过还真是暖和了一些，“嘿嘿”我笑的好傻。

“你笑的好傻！”他今天似乎很高兴哦！不过只能我自己说自己傻，别人说就不行！我从他的手中抽出我可爱的小脸蛋，还从鼻腔发出的“哼”给他一个。

“这么晚过来干嘛？”他这句倒问道了点子上。

“我寻思着你吃宴席定是吃不饱的，这不，就给你做了点宵夜。还有就是……今天谢谢了！”我边说边将两只碗和两双筷子拿了出来。

“看来嫂夫人不怎么待见我这醉香楼的饭菜啊！”一个声音从里屋飘了出来。

“哎呀妈呀！”我没想到屋内还有人。

“呵呵，”第五冉从里面走了出来，“在下该死，吓着嫂夫人了！”

“没事儿，没事儿，只是没想到小龙这儿半夜会藏个男人。”我用暧昧的眼神看着他们两个，心里为他们分配角色。看第五冉的样子很符合小受的条件，那照这样看来我老公岂不是小攻？我盯得他们尴尬不已，看来他们也明白我的意思了

“小龙？”第五冉回味着这个名字，然后笑问我：“那你叫我什么？小冉？”他在转移话题吗？

“他叫你什么？”我指了指我脸色慢慢僵下来的小龙。

“他叫我阿冉！”

“那我也跟他一样好不好？”我觉着第五冉比上次见到他的时候活泼多了，想来上次他定是在装矜持。

“不好！”小龙收起笑容低声说道。

“那我叫冉少可以了吧！”看看小龙对这个称呼似乎还可以接受。

“吃粥吧，否则凉了就不好吃了。”我拉着小龙坐下，又招呼冉少也坐下。盛了两碗加上葱花递给他们。

“那你呢？”算你小龙还有良心。本来是准备跟你一块儿吃的，可惜只有两个碗却有三个人。

“你们吃吧，我减肥！”说完了，他俩还是看着我，“再不吃可就对不起我的心意了！快吃！”我命令道。

“好吃，真好吃，这是什么粥！”

“承蒙醉香楼老板夸奖，这些乡野小食能入得您的口倒是不易。”我拿腔拿调的说道。

“咳咳咳咳咳。”活该你呛着，谁叫你刚才吓我来着。

“你就告诉他吧！瞧他这惨样。”老公笑道。

“遵命，相公。这个叫做皮蛋瘦肉粥。”不知为什么我一看见他笑就很开心。是不是我的花痴病又蠢蠢欲动了。

“那可否将具体做法写给在下？”

“不可以……”只见小冉有些失望，Bingo中招，我又继续说道：“……白给！”

“那嫂子的意思是……”

“你会不会做琴？”

“略知一二。”古人的略知＝精通。

“那帮我免费做一个琴好不好？”我强调了“免费”两个字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清楚。

“你不是说自己琴棋书画样样不通吗？”看来小龙对我说的话倒是上心。

“冉少弹的古筝我确是不会。”

“那嫂夫人想要在下做的是……”

“等我画好图样给你，你照做就好了。”

“这个……”他在犹豫？

“啊～～～！堂堂的醉香楼老板要耍赖是不是？小龙，你作证哦，他刚刚说要免费的哦！”我可打听过了一把好琴的造价极高，何况我要做的是……

“阿冉？”小龙很配合的问道。

“行了，行了，我先应下了，到时候做不好可别怪我！”对了，这就乖了！

“好了，你们继续谈事吧！我先回去了。”我收拾好桌上的碗筷准备出门。小龙从里屋拿了件披风给我系上。

“那你晚上回去怎么办！”我冲回去就好了。

“他还有我呢？”小冉虽然言语中满是暧昧的玩笑，可眼神中却尽是无奈。他站在小龙身后，只有我能看到，难道……他是故意的？

“别忙太晚了！”我今天似乎有些公私不分。

回到房里，我告诉自己今天的状况外是有原因的：送粥是因为要感谢他下午帮我；而在人前任他搂抱是因为我是个专业的演员；关心他也应该是要演好妻子这个角色。一定是这样，一定是我的职业操守教我这样做的，没错！

终于，将自己的心平静了下来！

可一闭上眼就看见他微笑的样子，耳边尽是那浑厚的笑声。完了，完了！我要发疯了！这个是不是传说中的思春？？

我跑到桌边猛灌了一大口凉水，冷静冷静！

“你怎么大冷夜里喝凉水啊！”他回来了。

“我心里骚……我是说我心里烧的慌！”又差点说错话！

“没事儿吧！要不要叫大夫？”呜呜呜，你干嘛这么关心我，都是你是勾引才会害我如此。

“没……事，这屋太热！”

“那就好，这个给你！”他递过一个黄金做的小排牌。

“这是什么啊？”

“凭这个你可以在龙家的各个字号买东西！”原来是VIP金卡啊！

“哈哈，太棒了！我太喜欢了！”心里的一切困惑和不爽顿时烟消云散，看来我还是爱钱胜过一切，原来我并不是对他有感觉，只是看中了他兜里的钱！唉～，刚才那样的彷徨真差点没吓得我半死。我可不想多生枝节，最好一年期满我拿钱走人。

“吧唧！”我愣住了，他竟然亲了我一下。

“你说这表示非常非常感谢！今天的粥很棒！”说完便去澡房洗澡了！留我一个人在那里苦恼！

啊～～～～～～～！人家刚刚才庆祝自己爱钱胜过一切，刚刚才爬上困惑的山沿，就这样又被你踹了下去……

————我割————我割——————我割割割————

那之后的几天，小龙回到了那无喜无悲无嗔无痴的死样子，不禁让我怀疑那天的一吻是否只是我思春的假想。我很郁闷的坐在院子里数着从梅树上飘落在地的花瓣：“他亲了我，他没亲我，他亲了我，他没亲我，他亲了我……”

“雪姨，你在说什么？”这几天虎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这孩子长的人如其名，虎头虎脑，一双大大的眼睛、直挺的鼻子外加爱死人的唇红齿白，看见就想狂揉他的小嫩脸。

“面对面跟你说过一百遍了，叫我雪姐姐！”我很认真的教着这孩子，“糟糕，我数到哪里了？呜呜呜，又得从头数？”

“雪姐姐，我帮你！”他拉着我的衣袖。

“哼，你就会捣乱！”刚才是从左边开始数的还是右边？

“雪姐姐……”不要用这种可怜巴巴的眼神看我，我最受不了帅哥的诱惑。Oh My God！我……只是一个迷失在爱中的可怜女人，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你又不会数数！”这可不是我的错哦！

“雪姐姐，教我……”这死小孩又眨着大眼睛狂电我，唉！这辈子算是栽到帅哥手里了。

半小时后，江雪希望小学正式开课。

“漂亮！”我指着这两个字读到。

“雪姐姐，不是要教数数吗？”我教什么你学什么，哪儿那么多废话。

“首先在上课时请称呼我为Teacher雪，再者我教啥你学啥，最后上课时候提问得举手。你di，明白？”我凶道。

“恩。”这个小妖精又用委屈的表情勾引我，真想狠狠亲他一口！

“漂亮！”我忍着自己的色心继续教道。

“漂亮！”虎子认真的跟着读到，春眉在一旁边洗衣服也边跟着小声念。

“虎子，你知道漂亮是什么意思吗？”江老师问道。

只见虎子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挠着脑袋举起手来：“报告踢球雪，我说不清楚。”

“不是踢球，是Teacher，要卷舌头！”

“踢球儿雪！”差不多了！

“Teacher雪提醒你，漂亮就是……”我指了指自己。

“哦～”看来孺子可教也，一点即通。“漂亮就是指‘踢球儿雪’的衣服。”我现在有种想扁人的冲动！

这样是可不行，冲动是魔鬼！现在我可是身为人民教师要循循善诱才是，我艰难的扯出一个暖如春风的笑容：

“这衣服固然漂亮，可它更是为了衬托漂亮的……”我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树……！”他成心的是不是？

“不教了！”哼，朽木不可雕也！

“报告，踢球儿雪。”他一脸认真的举着手。

“虾米啊？”

“我还没有回答完毕。”你的意思是说还嫌气我不够是不是？但我一向大人大量，自然不会跟你小孩儿一般见识！哼！

“那你快点说吧！”哼！哼！

“我是想说树下的雪姐姐很漂亮！回答完毕。”他存心整我是不是？但看看他一脸认真的样子，这话倒应该出于真心！嘿嘿，不错不错，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识，一个简单的问题能回答的情景交融，“树与美人，美人与树”（笔者：人家有这么说吗？）。人才，人才啊！

“树下的漂亮的雪姐姐”这让我想起了川端康成在获诺贝尔时的发言《我的美丽的日本》。这两句的句法倒是差得不远。不知道以后虎子功成名就的时候会不会写本书来讲述我这个美丽与智慧并重的启蒙教师，那书名就叫做《树下的漂亮的雪姐姐》吧！哈哈，光是想想简直就爽歪了！（笔者：铛！！！！～～～梦醒时分！）

越看他越觉着可爱，瞅准机会抱着他“吧唧，吧唧！”就是两口。可刚亲完，他就不停擦脸，我脸一黑：“不喜欢被漂亮姐姐亲亲？”

“不是啊！”

“那你还不停的擦？”

“虎子很喜欢漂亮姐姐亲亲，但姐姐下次亲亲可不可以少一点点口水？”都怪我这BT的唾液腺一见帅哥就发狂！（唾液腺：冤枉啊！冤枉～～）

“今天我教虎子一个词，他立马就造了一个情景交融的句子哦！好聪明哦！虎子，来告诉大家你造的句子！”

“姐姐……漂亮……树……”真笨，教了那么多遍还没记住。

“是不是漂亮的雪姐姐站在树下？”我故意问道。

“恩，是的是的！”他忙点头回答道。

“你该不是把‘姐姐’这个词教了一天吧？”这冷山被我惯的没大没小！

“谁说我教的是‘姐姐’。”我嘟囔道。

“雪姐姐，教的是‘漂亮’。”完了，这不就把我小雪之心放到昭然若揭的地步了！

“哈哈哈，你这是误人子弟。”冷山！不要以为你是Cold Mountain,老娘就怕你了！

“我看你最近小肉膘又开始晃悠了，要不要少奶奶我抽个空儿给你集训集训啊？”

“少爷，我记起来叔交代我的事情还没做完，我先行告退！”小样儿，你跑的快有P用，你的庙可是我那死脸相公。

“冷哥哥，姐姐没有误会我，姐姐对我很好，还亲我呢！”虎子真够意气，居然追着冷山为我解释。小帅哥为我“成亲”，不，我是说澄清，我真是心满意足啊！

“以后不准亲他了！”这冰山终于开口了。

“为什么？”你还真以为你三天不鸣，一鸣就想惊美人啊！俺不甩你！

“男女授受不清！”P！

“我偏不”坚决抵制歪理邪说！

“那我只有扣你月钱了？”他干嘛装作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又没做错什么！你干嘛扣我钱？”说这话我时我心里有点慌！

“乙方第二条，严格遵守甲方安排，不得擅自行事破坏甲方所定之计划，否则以情节轻重，罚钱处置。”

汗！这条是我不想契约看上去过于苛刻而写来做摆饰的，不想这贼小子还真的用上了！真是悔当初太过心软啊！

“我只是亲一个孩子能破坏你什么计划啊？”

“你怎么知道就没破坏？”

“那你说我破坏了你什么计划？”

“机密！！！”我吐血ing。

第十九章 王府寿筵（上）

年初的工作是不是都会很忙？我已经大概有一个星期都没见着小龙。我睡时，他没回；我起床，他已走。

唉！这都同床一个月了，他却从未对我有越礼行为，这让我有些不解。（笔者：我看是失落吧！）当然我并非急于献身，但从种种现象研究只能得出两种可能：一，他有问题；二，他喜欢男人；三我魅力不够。显然这最后一点是被绝对否决的，那么……难道……。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一说便是错！

又开始飘雪了，总认为春天的雪没有冬天的来得温暖，但仍爱它漂漂零零的样子，像极了自己，看似有根却又无根。从天入地，期间随风而飞，虽能融于各种环境却透着万般无奈。一阵风吹过，雪花梅花，双花并飞，我痴痴的看着，明知身后有人却也不想回身，生怕一个转身便错过了如此情景。

“这样的你才是真正的你吧！”小冉轻吐着。

我心中一颤。

“我也不知道。”面具换多了戴久了，自己也分不清哪一个才是自己。

“我该叫你阿莱，还是小雪？”他探究的眼神盯得我更不想回头了。

“我记得上次你是叫我嫂子！”我不看他僵直的身体，从他身旁绕过，径直回了屋。

忘了告诉他，我是个怕麻烦的人。

午饭时，我家酷龙终于现身了，还是那个冷俊的面孔但眉宇之间却显出一丝疲惫。他身后还跟着小冉，仍是一身月牙色，淡如清风。他叫我嫂子，我笑应着，我们默契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过三天，齐王寿筵。”小龙很少在吃饭的时候讲话。但现在这句是什么意思？齐王是哪位，他过他的生日跟我们又有啥关系。我含着筷子疑惑的看着他。

“齐王是当今圣上的亲哥哥，我们均在邀请之列。”他走王道，你走商路，二者本该井水不犯河水才是，怎么……

“如今朝廷由三大家族所支撑：君幻晟是当朝首抚，其门生大多为朝廷命官；而龙家掌握商业命脉。”小冉耐心的跟我解释道。

是我太会用眼神讲话，还是他们会读心声？

不过我倒是弄清一件事。难怪龙非云年纪轻轻就能白手起家成为一代大大款，原来是有朝廷在后面撑腰！

“那还有一个家族定是负责招揽文人高士，收服天下学子之心的。”我分析道，小龙赞赏的眼神肯定了我的猜测，“那到底是哪个家族？”

小龙看了一眼一旁埋头扒饭的小冉。

“是第五家！”我叫道，怪不得刚才你报别人家门那么积极。你说你姓什么不好偏偏姓这个，明明全国排名第三，却非得称作老五！

“其实，阿冉一直主张自由而为，而非刻意教化。故此，少年便脱离家门过着自己闲云野鹤的生活，为谋生计才开了醉香楼。”

“哦～！怪不得藏着掖着不肯说，看不出你温文尔雅居然还会离经叛道的离家出走！”我被小冉白了一眼。

“道不同不相为谋，聪明如嫂子，你不会不懂吧！”你都说我聪明了，我哪里还敢说我不懂！

“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别人手里，那这皇上岂不是个傀……”及时咬住了这大逆不道的话。

“皇上并非傀儡。恰恰相反，他使用平衡之术使三大家族无法单独做大，终将各家之所长为自己所用。”小龙无不钦佩的说道，这可是第一次见他有此表情。

“国家宏观调控！”我不禁感叹道。

“国家宏观调控，”小冉又重复了一遍，“好词，好词。如此便是皇上智慧的最佳概括：从大局上把握国事。妙哉！嫂子是如何想到这一说法的？”

小龙也惊奇的看着我。在我们那儿，这个词连小学生都知道你们却当宝，可你们叫我怎么回答呢？如果说老师教的，你们肯定又要问哪个老师；如果说是听路人甲乙丙丁说的，肯定又会惹你们怀疑；总不能跟你们说是电视里看来的，收音机里听来的吧！

“想到便说了，哪有那么多如何如何！”不知可不可以糊弄过去。

“也是哦！”过关！

“那冉少到底去不去？”你家肯定被邀请了，你又被家里fire了，这……

“醉香楼也在王爷的邀请名单中。”听他口气似乎并不想趟这塘混水！

……割之……割之……割之……割之……

虽然衣服很多，但是我始终觉得自己设计的那几套最合心意。我选择了那套红腰襦、白深衣。而发型则是采用上学时常梳的简单发型：先将刘海梳得蓬松但不凌乱，然后随意撩起两鬓的发丝挽至脑后，用白色透明的琉璃抓夹住，其余长发披肩而置。

这发夹是老祖宗送的，手掌大小的白色透明琉璃所制，发夹尾部穿有两个小圆环十分活泼可爱，发夹下面又垂有四个菱形的琉璃长滴又显娴静端庄。红色的头发在白色透明的琉璃夹里，像是若隐若现的火苗，而菱形长滴在卷发里似有似无也别有一番情调。

今晚的生日Party应该算是这里the upper class的一场聚会。很不幸，这也是本人处女秀的场所。第一次登台亮相就与这些个社会名流，王公贵族等虚伪人士打交道，真是让我有点小寒。

不过当我出现在小龙和小冉面前的时候，他们的表情到是给了我一些信心。一路上，我不停的嘱咐自己少说话多傻笑没事别出风头，这可是动不动就会掉脑袋的地界儿。

我们三个进入王府的时候，有点走T台的效果，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我们这里，以前的嚣张和自信全都跑到夏威夷度假去了，他们越看我越害怕，生怕一个表情或是一个动作就会引来大不敬的罪过。

“祝王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小龙和小冉排练过吗？这难道就是失传已久的“异口同声”？

“好！好！”祝你生日快乐为什么不回答谢谢？有权人，没礼貌！“非云你真好福气，尊夫人果然如‘传说中’一般国色天香啊！”传说？定是龙家那几个二五仔哥哥姐夫们的杰作！

“谢王爷夸奖。”方案一，人言即笑。完了，太紧张了脸僵掉了笑不出来。那只能低头装羞怯。还好我准备了一套危机攻关方案。

一直都不敢抬眼看这位王爷，只是单从声音来辨，他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老。

“嫂子的伶牙俐齿都跑哪里去了？”王爷走开应酬别人的时候，小冉开始嘲笑我。我瞪了他一眼。

“不用太紧张！”小龙扶了扶我的肩。我似乎心里真的有了一丝轻松，可是还是笑不出来。

不知还有多久才开宴，我只觉得度日如年。不停有男人或是女人偷偷望向我们这里，不时还有几个胆大的过来跟我身边的两块千年玄冰寒暄，因为我傻笑的功能还没恢复所以只能不停的福身施礼。不过，我真是无法理解他们哪来的胆子和耐心跟两个基本上不答话的主儿说那么多没有油盐没有内涵的话，听得我都想打哈欠了。

“王爷，请二位爷儿进屋说话！”一个看N眼都不会记住长相的侍卫哥哥恭敬的说道。

“我们去去就回。”呜呜呜，留我一个在这个龙潭虎穴!

“去吧，没问题！”谁教俺是新时代独立女性呢，打肿脸也要充胖子！

他们走后我便走到一个自认为阴暗的角落，想静静的等他们回来。

“哟！这不是龙家的九奶奶吗？”这位说话狂掉粉的肥婆是谁？

“正是！请问您是？”

“居然不认识昌记的大少奶奶，你存心瞧不起人是不是？”旁边一个同样庸俗的夫人巴结似的挑拨道。

见男人不在你们就想来欺负我？呵呵，不过我倒要谢谢你们，处于战斗状态的我才是最放松的！我扯嘴一笑：

“娼妓？久仰久仰。”我福身示弱。我可没有骂你哦，偶的发音很标准。

“哼，算你识相！”那两个女人得意起来。这些女人似乎对我的名不正、言不顺颇为不屑。

“小女子原以为娼妓多为窈窕女子，确未见过像您二位如此富态的娼妓，请恕小女子有眼不识泰山！”我满眼委屈的又是一福身。

“你……你……”看来那个所谓大少奶奶终于听明白了，看来她老人家气的不轻。你可千万别晕倒，我可抬不动你！

“我可不是昌记的，我是……”旁边的女人急于划清革命界线，但瞥到“娼妓”大少奶奶的怒眼便委委屈屈的吞进了下面的话。

“你知不知道我的舅舅是谁？”“娼妓”大少奶奶叫嚣道。

“您的舅舅是谁跟小女子又有何关系？”最鄙视这些动不动就搬靠山的人。

“你……你……我……”她大概没有想过我会如此回答。

“当朝首抚君幻晟，你可听说过？”旁边女子帮她说道。看她们头昂到天上去了，她该不会是君幻晟的什么亲戚吧？

先静观其变。她见我不支声便以为我怕了，继续嚣张道：

“我舅舅可是……君府的管家。”

大家请跟我一起做：双手捏成拳头，伸出大拇指和食指，食指相下手心向里，一起说一声：切～～～！

还以为是什么高人，不就是条狗吗？

“虽然小女子无知，对阁下的舅舅的主子的大名倒是如雷贯耳。”因为这个女人智力的关系，花了很约有一柱香的工夫才从我的一大堆“的”字里面分析出“她舅舅是奴才”这个中心思想。

“你……你……”人气急了是不是就只会重复简单的字或词?

“大少奶奶……你……没事吧！”旁边的女人有些急了。

这时由于她们两个的激动引来了不少围观的人。

“你……你这个野女人，小贱人！”这“娼妓”大少奶奶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身为上层人士居然当众骂人，围观群众开始有些不耻。但由于骂的是我这个浪潮尖儿上的人物，他们也乐得让这场闹剧继续演下去。

“野女人，小贱人骂谁？”我莞然一笑回问道。

“野女人，小贱人骂你！”她一说完，周围一阵哄笑。她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语病，急得更是满脸通红。正准备继续骂的时候，一个跟她一样肥的老头跑过来：

“玉儿，不要再丢人了。”

玉儿？？？？？ 我吐～～～

“相公她说我们是‘娼妓’。”

看老女人发嗲，真是一种痛苦。看众人的表情也都够呛。

“够了，我们本来就是‘昌记’，你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转身向我道：“九奶奶，让您见笑了，请您大人有大量原谅内人见识浅薄。”

“这是怎么了？”一道熟悉的冷剑射入剧场。

众人迅速闪开一条道，我的亲亲老公一出现，现场马上就有一阵整齐的倒吸气。

“大家伙儿看着我一人闷着慌，都过来陪我来着。”我笑着迎上去。这儿可是王府，今个儿可是寿筵，为一点小事儿坏了气氛得罪王爷可是大罪。众人见我如此说，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要害，也随声附和起来。

他眼睛扫过人群，所到之处人人自危，不敢抬头。他明明就知道这些个鱼虾蟹伤不到我，还这样凶凶的吓唬别人。刚才大家伙儿热热闹闹的看戏，瞧他把气氛搅的……

“冉少呢？”赶快转移话题。

“入席了，我来带你进去。”他将我一揽，抱着我离开我的观众们。

我们一走，身后又是一阵整齐的舒气声，他们这口气憋的倒是久啊！

看你把人家吓的，我抬头瞪了他一眼。

他抱着我走进一间金壁辉煌的大厅，大厅两边顺直摆了一溜儿长方桌，每边各有三列，每列二十张桌子，每张桌子配有三把椅子。请问一共有多少张桌子和多少把椅子？

答案就是：一共有一百二十张桌子，三百六十个坐位。

你答对了吗？

这可比“一个水龙头放水，一个抽水管抽水”的所谓经典题型实在多了。

这大厅真是奢华至极。所有桌椅全都包着金边，可以看出壁画上的金粉也是最近才吹上的，在通明烛火的映衬下闪得晃人眼。如果单单只是如此布置，便会让人觉着这里的主儿定是个刚中六合彩的暴发户。可主人其他恰到好处的点缀定会让你否定那样的猜测。这里每张桌上都放有一小钵水仙，清香似有似无的飘进鼻中，再加上布置在两旁墙壁上的字画正好去了这奢华之间的俗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北面建在高台之上的主人位，黑色的大桌宽椅在这一片富丽堂皇中显出一股霸气。最奇的是主座后的背墙：红色的背墙里伸出一棵青松，一个巨大的“壽”，字体雄浑，从容不迫的呈现在墙的中间，近看是字，而远看却又像是一只昂首仙鹤立于在青松之间，正应了那句：松鹤延年。

“怎么这么久才来？”小冉问道。

我才发现我们三人坐在主人位左手第一桌。其他挨着主人位两边第一排的座位也已有数人就座。看来这里是按照地位高低分批入座的。

“出了点儿小状况。你不是在陪王爷吗？”我笑着坐在了他俩之间。

“王爷有客到，我便被晾在了这里。”他似乎很高兴有机会可以逃脱。

之后，小龙告诉我除了君幻晟到边疆督军，其余各位重臣名士都已列位。我偷偷看了看坐在我们旁边和对面的各位老头以及所谓年青才俊，除开正对面一位书生打扮的中年帅哥，其余个个都是眼睛长在头顶上。

那位中年帅哥为啥总往这边瞧，可他好象不是在看我耶。看这视线的走向似乎是我右边的人，那就是小冉！！细细一看，这中年人与小冉竟有七八分的相象，难道是他的哥哥？

“冉少，对面是你亲戚？”我保持微笑，不动嘴唇的说道。

“是我爹！”他头的不抬的品着茶。

爹？？？ Are you kidding？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你的‘父亲’？”这小冉少说也有二十七八了吧，怎么爹爹年轻的像个帅哥哥！

“博学如你竟不知‘爹’的意思，看来我以前是高看你了。”我的左右护法嘲笑的看着我。

“如果我有这么年青这么帅的老爹才不玩离家出走列。”我白了小冉一眼。不想整个人却在下一秒掉到小龙的怀里！

“你在激怒我吗？”他在威胁我吗？人家只是说事实而已，哪里又惹到他了？再说了，不是都说古人都很古板，就算是夫妻当着众人面也得像陌路人吗？他怎么动不动就当众搂啊抱啊！

小冉看着我们笑了笑，我无奈的瘪了瘪嘴。

“今天为什么会散发，未婚妇人才散发。”小冉问道。

“你觉得这样好看吗？”我反问他。

他看了一眼我相公，然后犹豫了一下说道：“好看！”

“那就是了！”我努力从小龙的怀里挣脱出来。虽然他怀里很舒服，但毕竟有这么多人看着呢！

“是什么？”小冉一脸茫然，而龙龙也满脸兴趣。

“因为漂亮所以散发啊！这样不可以吗？”

“可是于礼不合！”小冉告诫我。

“不挽髻就不是你娘子了吗？”我转头问着小龙。

只见他嘴角显出一个完美的令人窒息的弧形，“随你喜欢！”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于我而言这却是最佳的答案。

他知道我并非哗众取宠，他知道我是有分寸的做着自己爱做的事情。他相信我，保护我，甚至包容我。如果这一切是自然而然的发生，没有契约和雇主关系在里面作祟。我想我应该会爱上这个人吧！这个荣辱不惊，霸气十足的人；这个可以理解我、包容我的人。

发梦的时间总是过的飞快，陆陆续续进来的人渐渐将位置填满。我发现“昌记”夫妇坐在对面第一排的最末，原来他们的来头也不小，不过比起我家龙龙可是差太远了，可她却敢来招惹我，除开她是白痴的可能性，那么肯定有人在背后指使，那人究竟是谁？

正在沉思之际，一个尖锐的太监声宣布道：

“皇上驾到，齐王爷驾到～～～～”

我随着众人一起匍匐在地，“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人的吼声震的整个大厅都在颤动，当然这些个“众人”里面可不包括我。龟孙子才活一万年，白痴才会欣然接受这种侮辱性称呼。我不愿侮辱我们伟大的皇帝陛下，于是我只是动了动嘴而已。（笔者：说白了你就是懒！）

只见一群人从小龙身边的过道走过，看他们走路的速度应该是大内侍卫；接着是一群太监，最后才是一双龙鞋，这个才是皇帝老儿吧！他在我们身边顿了一顿才慢慢踏上高台。过了大概有一个世纪那么久，我的膝盖开始发麻才听见：

“平身！”这个声儿咋听的这耳熟呢？

“谢陛下！”这一句可是俺发自内心的呐喊！

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一看，“哎呀我的妈”心里暗暗一叫。这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不就是元宵节那天被我错认成小龙的公子哥儿吗？立在他身旁的侍卫哥哥不会就是那位中了我“断子绝孙腿”的仁兄吧！

随着众人坐下的同时，我赶紧低下我漂亮的脑袋，心里祈祷千万不要被认出来。

“小雪，你不舒服吗？怎么满脸通红？”小龙关心的问着。

“我没事！”我低头答道。

“今个儿是给朕的哥哥祝寿，大家务须紧张，就当是家宴就好。”他缓缓道出。

说好听点儿皇上的家就是天下，说白了你就是个没家的人，要不怎么叫“孤家寡人”呢！所以，有你在，死人才会不紧张。你以为伴君如伴虎是说假的？

“嫂子，皇上在问你话呢！”小冉好心的提醒道。我抬头发现在场所有人都关心的看着我，什么时候我人缘变得这么好了？

“大胆龙氏，皇上问话竟敢不答！”竟敢凶我，上次真该把你踢绝了！

“启禀陛下，陛下之雷霆之威震慑四方，民妇被龙威所慑一时无法思考，故此请恕民妇见识浅薄之罪。”我忙福身答道。

“平身吧！”他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适才朕见众人围着你，先是议论纷纷，而后哄然笑之，可否告诉朕所谓何事？”

原来是问这个啊！敢情这些人不是“关心”我，是“焦急的”怕我把你们供出来了啊！嘿嘿，刚才一个个看热闹时不是笑的挺欢的吗？我瞟了一眼，“娼妓”二人组，他俩身体抖的像是秋风里的落叶。

“启禀陛下，刚才民妇与众人玩了个猜谜游戏！”

“说来听听！”他饶有兴趣的说道。

“民妇遵命。一个教书先生碰到一位寿星过生日，便送了副对联给他。上联是：“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下联是“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老人一看，拍案叫绝：‘妙哉！妙哉！’有人问：‘妙在何处？’老人道：‘这不正是我的年龄吗？’于是民妇让大家猜猜这位寿星的年龄，大家便议论纷纷；之后民妇说出答案，众人便笑说妙哉。”我一说完就听见一些人轻轻的舒了口气。

皇上同学想了想说道：

“上联：花甲是六十年，两个花甲再加上三七二十一岁；下联：古稀是七十岁，两个古稀再加一岁……，这位老寿星可是一百四十一岁。”

“吾皇万岁英明睿智，此乃万民之福啊！”我边说边跪地一拜。只听见马上噼里啪啦一片膝盖亲吻大地的声音，众人皆吃着我的“屁”说：“吾皇万岁英明睿智，此乃万民之福啊！”

“哈哈哈哈，平身，快快平身吧！”看我把他老人家逗的。

“民女，再借此故事祝王爷康健长寿，松鹤延年！”反正这场面话今天肯定是要说的，还不如趁你们高兴一次性说完，等会就可以安心吃饭了。

“好，好啊！得此媳妇可是你龙家之福啊！”齐王爷笑的鱼尾纹都冒出来了。

“王爷，过奖。”我老公平静的作揖道。我就喜欢这种波澜不惊的性格。

“上菜吧！”皇帝同学有些不悦的吩咐道。真是君心难测啊，刚才还晴空万里，马上就乌云密布了。

“是，是。”这哥哥当着可真够憋屈的，跟孙子似的。“上菜！”

第二十章 王府寿筵（下）

一群美女端着美食扭了出来。这些菜无论是色、香、味或是营养搭配绝对称得上超一流的水准，可我却无法随心所欲的让筷子挥洒自如的穿梭于这些美味之间。面对这么一个掌控着别人生死的人食不下咽应该是正常反应吧！再看看周围的人，一个个也都假装矜持的只敬酒不吃菜。台上那位跟他哥哥聊的倒是挺起劲的。我就纳闷了，这皇

帝的哥哥看上去比小冉的爸爸还要年轻几岁，怎么身边没有什么王妃啊，福晋什么作陪啊?

啊，不好被皇帝发现我偷窥他了！

“咳咳咳咳咳。”就是被你这个死皇帝害的，你还笑！信不信我冲上去扁你！看你的样子也像是相信，那姐姐我就姑且放过你一马。哼！

“怎么嫂子喝口水都会呛着啊！”小冉，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没事吧！”小龙问道。

“没事！”我憋了口气缓了缓。

“啪啪”王爷双手空中一拍，一群美女上来将吃食给撤了下去。555555555555可怜我的五脏庙还在演奏交响乐。

“啪啪”又是一拍，一群乐师鱼贯而入，行过礼便坐到了门口；而后一群要性感也要感冒的美女走了进来，见过礼后迅速开始摆Pose。

音乐起，美女飘。

众（虚）伪人都一副很陶醉的样子，摇头晃脑的似乎是在欣赏这类似于摇篮曲的音乐；但倘若你注意观察，便可发现他们其实是在不停变换角度，以至于可以更加清晰的欣赏那些若隐若现的大腿和乳沟。

可悲的臭男人！

我再看看我的左右护法，他们倒还算老实：一个专著的借着品酒似乎在思考什么事情；另一个则是眉头微蹙的闭着眼，若不是瞧到这个乐痴轻打拍子的手指，我还以为他在静坐抗议呢！恐怕整个场子就他一人在听这曲儿吧！

电视剧里面的昏君一般看见美眉跳舞就会色急的冲下来扒光美眉周身的障碍物，我看这位陛下应该正值血气方刚的岁数，他会不会也……想着想着我就觉得很A，而后就自己笑了出来，随眼一瞟。

汗！对视，怎么会一瞟就被他看见了呢？不行我觉得有点透不过气，我得出去一下。

“我出去一下。”我跟小龙交代了一声，便从侧门走了出去。我拒绝了一位妹妹好心要带我去厕所的请求，自个儿走到大厅不远处的池塘边，用力的呼出一口闷气，心里顿时轻松许多。与刚才厅中的喧闹虚伪相比我更喜欢这里的冷清，捡起一颗石子投进池子，水里的冷月随着涟漪一起波动，我的心也随之波动；渐渐的水面平整下来，我也该回去了吧！

一转身，发现离我不远处立着一个人，由于光线太暗，我看不清他的脸但却从轮廓认出这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主儿。正考虑是否要弄脏自己的宝贝无敌美美衣服向他行叩首礼的时候，他轻叹了口气，说道：

“免礼罢。”

“谢陛下。”说完我就愣在了那里，他也不开口说话。

我犹豫着是不是该绕道回去；还是找个话题哈啦一下。想了半天，觉得跟他没啥好哈啦的，就决定先闪人。我小心翼翼的想从他左边绕过。

“你很怕我？”他突然开口把我吓了一跳，倒不是真的害怕他，而是一种逃犯见了警察的正常反应。

我怕他吗？好象并不，对他好奇倒是真的。毕竟电视剧里的假皇帝看多了，第一次看到真的一定会很兴奋

“你觉得我应该很怕你吗？”既然他都自称为“我”了，那我也就不用玩“陛下”“民妇”的绕口令了。

他沉默不语，于是我接着问：“你是个好皇帝吗？”你总不至于自己刮自己耳光子吧！

他想了一想：“应该算是吧！”

“那就是了，我是良民你是好皇帝，我干嘛要怕你！”我对他一笑，看来我还真有溜须拍马的天分！

“呵呵，”他笑的好憨，不过比刚才那些场面上的笑听起来要舒服的多。“上次你说的公子就龙非云？”

“是啊！”汗！看来他早都认出我了！

“你说他比朕帅？”暴汗！刚才大家“我”来“你”的气氛挺轻松的，怎么有开始“朕”了？

“这个……这个……我……不，我的意思是……不，民妇的意思是陛下听错了！”这大冷的天，我背上咋尽是汗ni！

“大胆民妇，竟敢说朕的不是，不想要脑袋了是不是？”他突然低声吼起来，霸气顷刻笼罩在他的周身。

我吓的脚一软，差点就膝盖点地的时候，他扶住了我的双手。我清楚的感觉到在头顶上方的气息。

“既然朕是个好皇帝，倒也不会听不进人言，”他的语气倒是变的真快，如果他是路人甲乙丙丁我肯定会以为他是在调戏老娘，“你倒是说说你当时说的是什么？”

看来有转机哦!

“民……民妇当时说的是他比陛下您衰，也就是说您比他要吉星搞照，英武盖世”，我现在真是后悔以前语文课不该去与周公约会。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威武不凡，神勇无敌，仙福永享,寿与天齐。”

“哈哈～哈哈，”原来笑声还可以是从喉咙里发出的低音！看来这些话不只洪教主爱听！

我斗了斗自己的胆子，觉着够分量了就抬头看看上方的俊脸。他笑的很邪恶，但并让人不讨厌。他低头看着我，我的脸噌的就红了起来。猛的发现我们此时的Pose极其暧昧，便将身体向后一撤。不想他却将手臂一收，我整个人就掉到了他的怀里。

这“扑通扑通”的声音是我的心跳还是他的心跳?

我的脑袋已经不能思考了，但我的脚趾头告诉我这样不好！我便要从这臂环中挣扎出来。

“别动！”他的声音很有威严，手臂也收的愈发的紧。他那霸气硬朗的气息紧紧的将我裹住。

如果他是滩沼泽，那么我愈是挣扎便挂的越快。想到这里，我便静下来任他抱着，反正我又不会少块肉。

只见他抬起头看了看空中的那轮清月，轻叹了一口气。这种感觉跟元宵那日小龙的叹息好象，我跟他相处一个多月来，我们似乎从未如此相拥！

正想着，一阵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惊觉时，他蛮横的吻住了我的唇，深邃眼神里似有火苗跳动。我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所做的只是惊恐的瞪着双眼。

他在做什么？为什么？

“跟我在一起，不准想别人！”他霸道的说着。

然后他的唇又覆了上来，但动作却比刚才轻柔许多。他试探着舌头将舌头伸入我的口中，我却并没有反抗，我想定是这突然一吻让自己变得意志涣散。正在唇舌交缠之时，一阵脚步声将我从惊醒，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性骚扰，赶忙采取反抗措施，只听见一声：

“啊呀～～～”一条舌头负伤了！

……

怒火在沉默中愈烧愈烈！

“没想到你竟如此贞烈！哼！”说着就拂袖而去，滚就滚呗，他居然用背影还加了一句：“没有我文睿慷得不到的东西！”

我Kao～～～～～！你老娘我是被吓大的！再说了，老娘是人又不是……哼！

虽然接吻对于姑奶奶我不是多新鲜的事儿，但这可是姑奶奶我第一次被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强吻啊！姑奶奶还没哭诉被你小子夺走“我的第一次”…（怄的喘气）…被强吻的经验，你倒是先撒起泼了！

你爷爷的，被性骚扰的是老娘，舌头负伤的也是老娘。你气个P啊！呜呜呜，刚才本来准备教训你的口条，却不小心咬到了自己，你还吼老娘。真你爷爷的没天理！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我整理了一下衣服头发，回到大厅。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小龙有些责备的问道。

“我便秘！”我没好气的大着舌头说道。痛～～

不过这倒是苦了一旁的小冉，好好一口酒，非弄的要从鼻子里流出来才过瘾吗?

“你说话怎么大舌头啊！”小冉笑道。

“便秘咬到了！”心烦别惹我！

小冉听完却笑得只有出气没空进气！憋死你！哼！

“刚才陛下回来后似有不悦，一切都小心点为妙。”小龙嘱咐道。

我他奶奶的还“不悦”列！我是受害人，他却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臭脸。这些个有钱有权的臭男人都被宠坏了！刚才若不是他走的快，我冲上去就给他两个耳光子，顺便教教他女生是拿来追的，捧的，宠的；不是想虐就可以虐的！

高举女权主义旗帜，打倒“沙皇慷”！

“如今歌舞升平，四海安宁,全仗皇上的英明睿智，此乃朝廷之福、万民之福啊！臣兄祝吾皇宏福齐天，万岁万岁万万岁。”齐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只见在场所有人也都站了起来。

不是吧！你一个人哄你的皇弟弟就够了，还要搭上老娘！啤酒老娘倒还凑合，这白酒……

“祝吾皇宏福齐天，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人吼吼。

真的要喝？不知这丝绸手绢吸不吸水？我悄悄的把手绢放于嘴边，将酒杯举至嘴边，一抬头，对上了那只沙文皇帝的眼，一个不小心全倒进了喉咙。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妈啊～好辣！我只觉得脖子以上的皮肤瞬间充血。这好像比二锅头还冲，我猜这不是伏特加就是工业酒精！

“你还好吧？”小冉关心道。

“恩！”不想再多说一个字。本来就胃里空空，这酒一下肚“腾”的一下就烧了起来，我现在难受的想吐。

我看看前面的地已是些高低不平，但我不想让他们知道一杯酒就把我给喝高了。这里有一群人等着拿我说事儿，我可没有义务平白无故的给他们提供谈资！

一个舞娘飘了进来， 她好像说什么要再为吾皇献一支舞！我巴不得早点散场找地方去吐，你倒好，为了巴结一个色中恶鬼跑来要求加场！

“准了！”他不是“不悦”吗？还有心情欣赏舞蹈？虚伪的色鬼！

音乐在我耳边飘啊飘！八个仙女在我面前摇啊摇！

突然，白光一闪。

小龙迅速飞离了我身边，冲到了文睿慷的面前“铛”的一声挡住了那道白光。

“护驾！护驾！”不知谁后知后觉的喊道。

那些舞者和乐师顷刻变身为刺客，从腰间或者乐器中抽出软剑，冲向主人位上的皇帝。接着便是“乒乒乓乓”，“叮叮当当”的兵器交接声，桌椅噼里啪啦的被掀倒在地，人们咿咿啊啊的喊叫着逃命。（如

果我是导演肯定要请我家亲亲Nicolas Cage配唱背景歌曲《哈里路亚》。）

我脑子很明白的告诉自己这里很危险，腿却使不上劲。好在小冉一把将我拉起来，自己护在我身前，带着我东躲西闪。但我却像是踩在棉花上怎么也站不稳，不是碰到桌子就是撞到柱子，还连累他被刺客刺伤了手臂。

只见一把剑向我劈来，我却没有办法闪开，To be or not to be不是我可以选择的！那一瞬，我的酒醒了一半。

“小心。”小冉回身将我一抱。

他在干嘛?

眼看着那剑锋就要舔到他的背上，就那电光火石的一瞬，“铛”的一声被一柄青剑挡开了，原来是他爹也是武林中人。

“泉，带冉走！”他爹爹边打边叫道。

“是，老爷！”不知从哪里串来一个黑衣人。

“先带雪儿走！”小冉将我推给那个叫泉的黑衣人。可那人居然一闪身，我毫无意外的跌倒了地上。

“你……”小冉的这个字刚说出口，就被泉敲晕带走了。

现在可没空当“怨妇”，我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环顾周围，到处都是侍卫和刺客，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到正门口约有五十米，到侧门约有三十米，而离我最近又最为安全的地方就是现在空无一人的主人位，但要到达那里必须先经过侍卫和刺客最密集的地区，而那个密集的中心就是文睿慷，小龙也似乎在期间。

看着这些男人相互保护、帮衬；也将我强烈的活的欲望燃至极点，女人并不是离了男人便不能活！你们互救，我却是自救，思想觉悟可比你们高多了。

我穿梭在刀光剑影之中，时而跟着某个侍卫前进两步，时而跟在某个刺客身边挪动一点儿，前的人挂了就换跟在别的人后面，反正他们刺杀谁保护谁都与老娘无关，我只求保住小命而已。

就这么着，眼看着离高台只有五米了，我突然发现被我踢过一脚的侍卫大哥正背对着我跟人打斗，他能站在“沙皇”左右定是一等一的高手，而且看他的行进方向也与我一致，跟在他身边准能上到“安全高地”。想着我就冒着被划伤漂漂脸蛋的风险冲到他身后，不想……

不曾想这个龟孙子一个退步，用巨大而结实的屁股将一个箭步冲过去的老娘撞的飞了出去，落在一个很熟悉的肉墙上。我正想着作为一个柔弱女性有个男人保护自己也不算丢人，一道白光划过我的左胸。

“嘶”一声，面前的这个女人把老娘的衣服划破了。

“雪儿”身后的小龙惊叫。

我脑子一炸，这个女人把老娘最心爱的衣服划破了，趁她的剑势还没收回，一步上去抡起手就是个大嘴巴子。

“啪”的一声。她惊愣的盯着我，估计是没料到打群架还会有人出这种冷招吧！待到下一秒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小龙已将其一剑封喉。她倒下的时候，眼中还是维持着原先的那种不解，没有武侠小说里的飙血，也没有狰狞的面容，而那道剑痕则宛如一条红绳项链系在她细长忧郁的脖子上。如果有一天我会死去，我希望也能如她般美丽！

我这才认出她，是刚才领舞的女子，也是舞者里面最出色的女子。我不杀她，她却因我而死。但看着她死去，我却并不伤心，并不是我冷血，而是因为我自私，我自私的想要活下去。要知道，若是现下活着的是她，那么倒地的便会是我。

“大姐！”一声凄厉的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看来这美女是他们的头儿。

群龙无首，这些刚才还剽悍威烈的精锐瞬间土崩瓦解成一群乌合之众。不一会，就被不断涌进的侍卫就们绑成了无数大粽子。

小龙扶我坐到一旁，侍卫将粽子们丢到大厅中央。不知什么时候“沙皇慷”已经从人堆里冒了出来，坐到了高台的主人座上，他的哥哥满脸忧心的立于一旁。

“说，谁派你们来的。”“沙皇慷”毫无创意的问道。

“狗皇帝，呸！”真是没脑子，那狗皇帝离你十几米远，你啐他只能浪费你的口水。

“算狗皇帝今天命大！”另一个人开口说道，“若非你中途离场，害我们计划有变，怎会让你活到现在！”这个更没脑子，人家总不能坐在那里等你宰吧！身为刺客不能随机应变还怪被刺的人，真是生意不好怪柜台，你还真是幽默啊！

“兄弟们！去吧！”一个老者站起来悲怆的喊道。

“不好！”小龙飞奔过去抓住一个刺客的脸，可惜迟了一步。那个人已经吐血而亡，而其他刺客也是如此。

鄙视不珍惜生命的人！

“启禀陛下，刺客齿内藏毒，自尽身亡无一幸免。”我不喜欢小龙跪着的样子，很像个孙子！

“哼，一群废物。”不知“沙皇慷”是骂刺客还是自己的侍卫，随后转了个笑脸宣布道：“今日，非云杀死匪首有功，奖！”

“禀皇上，臣妻为臣挡剑，助吾杀敌首理应嘉奖。”他奶奶的，老娘是被那个断子绝孙的大屁股撞到剑锋上的，呜呜呜，老娘才不会那么不爱惜自己跟你挡什么什劳子的剑列！现在胸口还辣辣的！不过还算你小子好心为我讨赏，暂且饶过你，不过我会要求合理的精神赔偿费！

“是吗？”你他奶奶的“沙皇慷”明明就在一旁“观摩”了全过程，还装个P。

“为什么会出手扇那个婆娘？”我就说你看见了吧！××（此处为国骂！）

“因为她划破了老娘……不，是我最喜欢的衣服。”还是大舌头。我觉着头晕晕的，好想睡哦！

“……哈哈哈哈哈哈……”这有什么可乐的，我难得说句大实话，有这么好笑吗？

“好好，奖……奖……”你小子奖的东西最好贵一点！

“谢陛下！”小龙跪谢。

他都替我谢了，我才懒得又跪又谢的列，开始有些犯困了，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了！

“报告，陛下刺客剑上喂了毒！”一个正在为伤兵包扎的大夫报告道。

“雪儿，你在流血！”小龙冲了过来。

我低头一看，里面白色的深衣被血沁成了红色，揭开短襦一瞧，左乳上方被拉了一个大口子。

Oh shit！

怪不得这里辣辣的，我靠在小龙怀里：“云，我困！”并不是撒娇，只是累的说不出话来，肯定是酒劲上来了，好想睡告告啊……

“不准睡，”他对我吼道，人家虽然不是有意帮你挨刀子但血也流了，你就不能温柔你点啊！“王爷借我一间房！”说罢，抱起我就往外奔。

“雪儿，你中毒了，这一睡就会死！”他声音怎么在颤?

虾米？谁？中毒？我吗?

不知道是不是毒的副作用影响了脑部的运转，我竟没有将大夫的话和自己的状况联系起来。我不能死，没了命我的钱可怎么办啊？我用力咬自己的嘴唇，心里默念着：不能睡，不能死，不能睡，不能死……。

他抱着我冲进一个房间，将我房在床上。

“都跟我滚出去！”他吼道，我怎么觉得他眼中的颤抖是因为害怕！

“嘶啦～”他在干嘛?

“干……嘛……扒……衣……？”我呼吸好困难。

“闭嘴！”被扒光了上身衣的是我，你还让老娘闭嘴！

“你……你干嘛？”这个色鬼想干嘛？

“你放松，不要紧张！”他轻声说道。

眼看着他低头，嘴巴一路向我的左胸杀去！啊～～人家好歹是因你而受伤，你竟然轻薄老娘！偏偏我又动弹不得！只能祈祷他能温柔一点、动作快点，然后让医生进来帮我解毒！

他嘴唇缓缓落下，我只觉得心脏快要撞破胸腔。“啪”他的唇落在了我的伤口上，用力吸着什么！

“呸！”他转头吐出一口黑血，而后又继续吸起来。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吸毒疗伤”啊！我刚才居然以为……，肯定是毒性侵脑，让脑袋锈逗了。

“呸！”他又吐出一口血，“很难受吗？怎么满脸通红？”他急切的问道。认识他近两个月，今天算是他失态最多的一天。

“恩～，不……难……受！”我只是以为你要那个那个什么我！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尽量放松，血会流的慢一些，这样可以减缓毒血攻心！”他早这么解释我就不会想的那么A了嘛！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血是不是快被这个吸血鬼吸光了。他终于吐出了一口鲜血。

“啪”的一声门被撞开了，他迅速将身上的袍子盖在我身上。

“我说过全都滚出去！”小龙发威了。

“朕也得滚？”原来是他，可怜了那扇门平白无故的被撞。

“不管是谁，都给我……咳咳……滚出去！”刚才他不是还全力保护这个狗皇帝吗？怎么现在这么凶！

“你嘴唇发黑，怎么你也中毒了？”“沙皇慷”虽然声音冷冷的但却满是关心，他将小冷扶到了椅子上，还顺便瞥了我一眼，“传太医！”

“是，皇上！”一个太监答道。

太医一来，二话不说便号上小龙的脉。小龙将手一甩，不耐烦的命令道：

“先给她看！”太医正准备走过来，小龙一把抓住他往后一甩，一个箭步冲到我床前放下床帘，然后才说道：“过来吧！”今天第N＋1次

失控！可怜了这老太医，不知摔坏哪里没?

太医为我把过脉后，说："看来这毒已去掉大半，老夫开张方子，吃药静养一个月，这毒便可全清！"

"那你还等什么？"这小龙该改名叫暴龙！"对了，记得做成药丸！"他还记得我吐药的事!

我头好晕，干脆闭上眼休息。但脑子里却有一堆看上去并无联系，却好象又环环相扣的事情：先是我将那个文睿慷误认成了小龙，因为他们长的很像；然后我被文睿慷强吻；再者为保文睿慷小龙拼命护驾；刚才文睿慷挨了小龙的吼，却也没有龙颜震怒……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害怕吗？"他摸着我紧蹙的眉头。

干脆我就装睡，反正舌头痛也不想理人。至于"害怕"这个字眼就没在我的字典里出现过，女人天生就该对一切产生恐惧吗？再说了真遇到问题，光害怕可以解决吗?

"怨我吗？"没看见我睡着了吗？还问！

平心而论，我谁都不怨！无论是你还是别人都没有义务要保护我。我又不是弱者，不需要你们来同情或者保护，我从不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像皇帝那样自以为重要的人物，才会需要一群保镖。我的受伤也只是一个屁股造成的意外，若硬是要怨，也只能怨我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

"我会陪在这！别怕！"我心里说了我没怕，干嘛总是冤枉人！

"吧唧！"他吻上了我的眉心。

不过，在这种失血过多的时候被人抱着倒是挺温暖的！还有就是我这可属于属于"工伤"，明个儿得抽空跟他谈谈赔偿的问题！

第二十一章 番外之小冉

霎时间风云突变，好好的寿筵变成了杀戮的战场。刺客的目标显然不仅仅只是睿慷，还有这些亲皇派和朝廷重臣。睿慷身怀武功况且

有非云在身边护着，刺客应该是伤不到他。

我担心的反而是身旁的小雪，奇怪的是她眼中没有丝毫的害怕反倒清醒异常，但却纹丝未动。顿时，刀光剑影向我们这里袭来。我顾不得许多拉起小雪就往外逃。小雪似乎不能立稳，跟在身后也跑的东倒西歪不时会碰到周围的东西，是因为刚才的酒吗？我正准备转身抱起她再逃，却见一道剑光闪向她。在那一瞬，我是如此害怕，害怕这些无眼的刀剑会伤着眼前的人；我是如此自责，恨自己没有武功不能保她周全，唯一能做的只是尽量用身体帮她挡过这些灾害。

“铛”的一声。剑并没有落在我身上，回头一看竟然是父亲。

“泉，带冉走！”父亲边打边命令着亦泉。

亦泉是父亲的死士，父亲竟让他来保护我。父亲难道已经不再怨恨我的叛出了吗？先不管这么多，以泉的武功带小雪安全离开应该没有问题。情急之下，我将小雪推给泉，让他带走。不想泉却闪到了我身边，让小雪摔到了地上。我气急攻心正准备命令泉一定得带走小雪，话未出口便眼前一黑……

※※※※※※※ 割之 ※※※※※※※ 割之 ※※※※※※

“小雪！小雪！先救小雪！”我拼命的叫喊着，可却没有声音。

我这是在哪儿？小雪呢？她还好吗？难道……刚才的一切仅仅只是一场恶梦吗？为什么这儿周围一片漆黑？

我摸索着前进。

不知道走了多久，我摸到了一堵墙，冰凉滑溜，只听见“吱”一声，从墙里发出柔和的光芒。原来这是一堵琉璃墙，我发现墙的另一边有个小孩。我拼命的锤打着琉璃墙，叫喊求救，仍然出不了声，我这是怎么了？

那个小孩为何如此眼熟？

只见他半低着头独坐在于树下，形单影只，透着无限的落寞。正在这时有两个小男孩走进这个院子，另我难以相信的是：其中一个男孩居然是幼时的我！！！！！！！！另一个则是小时候的睿慷。

树下的小孩听见有脚步声，将头抬了起来，他不是非云是谁。小非云见是我们便起身想要走开。

“那个什么云的，你给我站住！”睿慷命令道，“过来给我跪下行礼！”

这是几岁的事情，五岁还是七岁？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睿慷平日绝不是如此的蛮横无礼，他到底是为何要如此对待云非……

小非云只是冷冷的看着这个颐气指使的皇子，没有走却也没有跪下的意思。

“你……你竟敢如此无礼，冉，替我去教训他。”睿慷生气的叫道。

幼时的我走了过去，中途顿了一下，似乎是感觉到了非云的防备，于是笑着说道：

“和我们一块儿玩吧！”

“冉，你疯了吗？竟然违背我的命令？”说完又转向小非云，“我讨厌你！”说着便转身跑掉了。

“他平时并不是这样的！”幼时的我向小非云解释道。

小非云只是冷冷的瞥了我一眼，便走掉了。

是的，我记起来了，这个便是我们初识的场景。当时非云刚被送入宫中伴读没多久，他总是独来独往，对人又极其冷淡，因此他的人缘和口碑极差。但睿慷绝非一个人云亦云的人，他讨厌非云并不是因为非云的孤僻和傲慢，而是因为宫中的传言……

非云也是官宦世家、一门英烈，本应如我一般从记事起便于宫中学习，可他却至五、六岁才由皇上特许入宫伴读，这令人十分费解；再加上他与睿慷长相竟有七八分相似，宫中便谣言不断：有人说非云既是龙种，也是野种，但皇上能准其入宫可见对其宠爱之深；又有人说非云和睿慷本就同父同母，但因算命先生说此兄弟相生相克，皇上便不得不舍弃一人，因此皇上对流落再外的非云更是疼爱有佳……

身为皇家子女的睿慷自小便少得父爱，为得父亲的一句夸奖，废寝忘食的读书习武，因此当他听闻一个与自长相相似的孩子不费丝毫力气便得到自己父亲的青睐，自是心中不平，故此才会对非云恶言相向。

恍然间，琉璃墙上出现一群孩子打架的场景：

一群皇子正在围攻我和睿慷，是因为睿慷那日功课考核又拔得头酬吗？这些从小便生长于权利中央的皇子们虽然年纪尚幼，却已然明白嫉妒与斗争。正当幼时的我与小睿慷被众人揍的无法反抗之时，小非云帮我们打跑了这些个皇子嫡孙。

之后，师傅让我们三个承认错误，可谁也不认。后来便看见三个人鼻青脸肿的小孩儿被罚跪于祭祖殿。

“我不会感谢你的。”小睿慷擦着鼻血说道。

“那我替他感谢你！”幼时的我说道。

而小非云只是冷冷的不吭声，任血流过眼旁也不去擦拭。

“谁要你替。”小睿慷喃喃的说。看来他其实也是想谢来着，只不过拉不下这面子。

“我们学大人一样结拜好不好？”幼时的我提议道。

“好啊！好啊！”小睿慷兴奋的叫了起来，他最爱那些侠客故事了，“但我可只跟你结拜哦！”他还是死要面子的撑着。

“那觉得呢？”幼时的我转头问过小非云。

“随便！”

“那好，皇天在上！我，第五冉，”看小睿慷没接话，我便用肘子捅了他一下。

“啊～！我，文睿慷。”

“我，龙非云。”

“今日结为兄弟，往后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不求同年同月生只求同年同月死。”三个孩子异口同声的叩天起誓。

睿慷长非云两岁，非云又长我一岁。那日之后，我便有了两个好大哥。我还记得后来我们手牵着手说要坚持到底，不能让那群打我们的人看扁了；再后来便一起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我们三个躺在一张床上。听宫女说见我们晕倒在大殿，侍卫便想抱我们回来，不想却怎么也分不开这牵着的手，便只得用小车推我们回来。

自那以后，在我们面前非云也不再冷漠，虽然他与睿慷时有磕绊，但我们三人的友谊却与日俱增。于外人而言，我和非云是四皇子文睿慷的贴身书童；可与我们之间却是形影不离的好兄弟。这种真诚的友谊在复杂的皇宫算是种奇迹吧！

随着年岁的增大，我们都有了各自的方向。原本我在家族中的地位对于他们是百利而无一害，但同时他们也知道我痛恨家族对于学子们的教化，于是后来当我为此于父亲翻脸被扫地出门的时候，他们仍是全力帮我。

我只想如闲云野鹤般生活，政治和金钱都是我不想去触碰的东西。前者可舍，可后者却无法被忽略。我不能让自己没办法帮朋友反而还要拖累他们。考虑到我对吃食的偏爱，我便用平日的积蓄办了这“醉香楼”。幸而，从开张至今没花什么精神打理便生意兴隆，分号遍及全国。我一直怀疑是他们在背后帮了我，可问及此事，这二人皆不承认，这也就不了了之了。

琉璃墙里想起一个熟悉的声音：“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与小雪初见便是听见了此句。当时我刚回轶城便听闻非云来我这醉香楼用餐，本想逗他一逗，便想在“雅竹阁”隔壁的包间儿奏上一曲。可一进包间儿，便听见隔壁银铃般的声音将非云常吃的几道菜的做法说的头头是道。而后，当我拨弦试琴时，便听到了这一绝句，不

禁让我好奇想知道这知音人是谁。于是我来到“雅竹阁”，见非云如此谨慎，我也就装作与他生疏的样子。

原来是个粗眉大眼的书童，虽然看上去娇小瘦弱但一双机灵的眸子却透着某种坚毅。闻其所言我料得此人在琴艺上造诣非凡，不曾想他却说从未学过琴，还称我为“五公子”，呵呵。这话被我爹听到不知会不会气到抽风，这天下竟有文人不识“第五”这一姓氏。有趣，实在是有趣。我忍着笑自我介绍了一番，这小书童一副想将自己藏起来的尴尬表情让我忍俊不禁，但毕竟不能太明显，于是我躬腰施礼，趁机一笑并说要奏一曲让他点评。

一曲奏毕，这书童却有些失神的看着窗外，那一瞬的气质宛如高雅的女子。我不禁莞儿，为自己这种错觉而感到好笑。只见他暮然回神，轻道：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选择白居易《琵琶行》）

我只觉得胸口一震，心惊道：竟有如此佳句，生动形象，情景交融，许是天籁之音才配得起这样的句子罢！后来这书童告诉我，此诗为其已故的同乡所做。听话至此，只觉心痛，虽未曾相见但我却认定此人为知音。我退到隔壁包间儿自斟自酌的喝了一杯，心中满是刚才的诗句，还有那双滴溜的黑眼睛。非云走了进来，什么也没说，倒了杯酒便陪我饮了起来。

“他是谁？”我问道。

“江莱，一个还不确定的人。”

江莱？我默念着这个名字，当时却不知此人将成为自己心中最深最重的牵挂！

回到禩城时，非云自外带回一个美貌妻子的事情已经传得满城风雨。

是红姬吗？我对那个仅有一面之缘的妖艳女子并无好感，但例行拜访却是必要的。

到达龙府之时，非云早在厅中等待，不一会儿，老祖宗也来，老祖宗是看着我长大的，她也是龙家最重视非云的人。

“这都大半年没见了，怎么又瘦了？”老祖宗对我说道。

“阿冉的嘴可是出名的叼！”非云帮我回道。

“今个儿我是来看看这位嫂子的，可别再这么编排我了。”

“呵呵，这媳妇……呵呵……可真不错。”看老祖宗这样，似乎对红姬的表现很是满意。

“来叔，雪儿现下在哪儿？”非云问道。

“回少爷，如果没有意外少奶奶应该是在‘莫言’看书。”

看不出这红姬有静下来看书的性子，难道这是非云故意安排的？否则“莫言”怎么随意让她进出。

“去叫少奶奶来前厅见客。”

谈笑之间，一蓝衣女子婀娜的走到老祖宗面前请安。

当老祖宗为我们介绍时，我惊住了。这双充满灵气的眸子不正是那个叫江莱的书童吗？再看看眼前人，相貌清丽，虽算不上绝美，但玲珑婉约，晶莹剔透。她张口便称我“第五公子”，马上又反应过来老祖宗不曾介绍我的姓氏。还好有非云在一旁打圆场，才至于露出马脚。之后，婉碧的出现更显出这个“雪儿”的聪明伶俐，进退有道，不过还是可以看出她在龙府步履维艰。

“她是江莱？”好不容易摆脱了婉碧的纠缠，终于只剩我和非云了。

“她现在叫江雪。”

“为何不是红姬？”我责问道。我突然不忍心让这样透亮的人趟这塘混水。

“你不是从不过问我们的事吗？”非云的情绪似乎有些不对了。

“可……，她知道会很危险吗？”我还是忍不住一问。

“是！”非云似乎不愿在继续在个话题。

她为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那……”我想问他们这夫妻是真是假，一时之间却不知如何开口，正在犹豫的时候，有人敲门。

“进！”非云说道。

来人请过安后，看了我一眼。

“尽管说！”非云命令道。

“是！一个自称为九少奶奶的女人带了一个乞丐在德信堂看病，却……却说忘带钱。齐掌柜让我来问问，是不是派人去认一下。”

“哈哈哈，”认识非云这么久，很少见他在外人面前如此开怀，“有这等事情？那我可得亲自去瞧瞧。”然后他转过来对我说：“晚上我会去醉香楼，大哥也会来！”

这个雪儿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晚上在醉香楼。

“我们三人可很久没有这么聚在一起了。哈哈！”在宫外我们用兄弟相称，一来是掩人耳目，再来也可保睿慷的安全。

“大哥说的是，二哥一年未归，而我也有大半年在外面。”

非云，坐在一旁喝着酒。

“我倒是羡慕你们，能游遍我大文山河；而我却哪都不能去！”说着大哥闷了一口酒。

“没你在这里坐镇，我们这些百姓可哪都去不了。”

“三弟，你可听见？这二弟居然会调侃我了！真是稀奇稀奇啊！”大哥的惊奇说道。

的确，认识这么久这可是我第一次听非云开玩笑。

“非云，红姬的行动可一切顺利？”大哥低声问道。

我疑惑的非云，为何阵前换将没有告诉主帅？

非云喝了口酒，慢慢说道：“红姬被人所伤，换了一人。”

大哥生气的问道：“为何换人不跟我支一声？”

“时间紧迫。”非云心有所思的答道。

“所换何人？”

“一个我捡来的人。”说完，非云嘴角微微一扯。

“可靠？”

“无任何背景，而且，”非云笑了出来“十分有趣。”

“十分有趣？”大哥轻声的重复了一遍，然后又问道：“你可曾将计划告诉她？”

“不曾。”非云收起了笑容，转头问我：“二弟，可曾考虑回来帮忙！”

“不曾！”我坚决的答道。

“哈哈哈哈哈……”二人同时大笑起来。

“何事如此可笑？”我疑惑的看着这两个人。

“我与二弟打赌，说此次你玩够了定会回来帮我们；而他却肯定你还是爱当那闲云野鹤。”大哥笑着解释道。

“呵呵，原来如此，那么何为赌注？”

“赌注就是这尊龙佩！”大哥取下这十几年从未离身的玉佩，这可是先王所赐啊！

“大哥你……”仅仅一件小事赌注为何如此之大？转念一想，政事我是从不过问的，我忙收回将要说出的话，“那二哥的赌注是什么？”

“这个奸商！什么本钱都没出，说他自己稳赢不输。”大哥愤愤的说道。

“那大哥还与这奸商赌啊？”

“我就是不信啊！”

“哈哈哈哈哈”我们三人笑成一团，这感觉可真好，仿佛又回到了小的时候，“来，喝酒！”

大哥走后，我随非云去了“龙府”讨论生意上的事情。我看时辰晚了，正准备走时，却有人敲门。

“我，快……开门！快开……门！”

是江莱，不，江雪！都这么晚了，她还未就寝?

门一开，她便窜进屋子，放下一个篮子后便上窜下跳。十分可爱！我正准备出来打声招呼，却看见非云满是怜爱的用手捂住了她的脸，小雪说是怕非云晚上没吃饱特地做了宵夜送来，她这话听的我心里一紧，于是马上搭腔道:

“看来嫂夫人不怎么待见我这醉香楼的饭菜啊！”

“哎呀妈呀！”呵呵，我从没听过如此的惊叫声。我忙赔不是，结果她竟然调笑起我和非云来，看她那眼神似乎是在说我与非云有“断袖之嫌”，这可有趣的紧。

小龙? 这名儿可与非云的冰冷差得太远了。我问她叫我什么? 选了半天，她决定叫我“冉少”，虽然这名儿比非云的那个要来着好听，却……远不及“小龙”亲切。

“吃粥吧，否则凉了就不好吃了。”她盛了两碗粥又加上细细的葱花递给我们。

她并不知道我在，却拿了两副碗筷。看来她是将她的那碗让给我了，我也不想客气，吃着这碗原本是她的粥，心里竟荡起一丝甜意。

这粥可谓尚品，无论是味道或是看相都堪称一流水准。能将一碗粥煮得如此出色，可见她的用心。

用心? 是对非云吗? 希望不是，我从心底希望这样的可人儿不要受到任何伤害，非云绝不是个会令她开心的人。

我问她粥名，她突然拿腔拿调起来，害我一个闪神呛着了。之后，她告诉我这叫作“皮蛋瘦肉粥”。向她讨做法的时候，她又开始古灵精怪的提出要我帮她做琴，还强调“免费”二字，生怕我找她要钱似的。

不过，她不是说她不会弹琴吗? 非云也问了这个问题，她说是要做一种特别的琴，我倒是很好奇她又会有什么新奇的想法，但却不敢轻易应下来，因为我不想看到她失望的样子。

“啊～～～！堂堂的醉香楼老板要耍赖是不是? 小龙，你作证哦，他刚刚说要免费的哦！”

她竟然撒起娇来，这可真让我无法拒绝。之后，她心满意足的收拾东西回去，非云帮她披上披风，她关心非云的样子让我心里难受，便跟她开了一个玩笑，而她却盯着我愣了一会儿，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看着她转身离去，我的心竟也有些失落。

那日，将一些玩意儿送给老祖宗，出来的时候，飘起了雪，这让我想起那个住在“降雪轩”的人，不知不觉就走到那儿。

她站在梅树下宛如不沾红尘的仙子，静静的注视着天空。这样的她才是真正的她吧？她并没有转身，想了想说她自己却也不能确定。

“我该叫你阿莱，还是小雪。”我想用开玩笑的口吻掩饰我的心情。

可……

“我记得上次你是叫我嫂子！”她冷静的说完，便走掉了。留我一人在那冰天雪地之中。

“嫂子！”仿佛如一道咒语一般将我们的关系锁住。

那我只能在心里叫你“小雪”，是吗？

你比我清醒许多，也聪明许多。

午饭时，我们已恢复了彼此，仿佛早上那短暂的一幕从未发生。非云，提起齐王寿筵的事，而小雪满脸困惑，我为她解释当今的家族分工却有意掩饰了自己的家世。不想，她仅仅只是利用我和非云提供的有限资料便冷静的分析出了当今的形势，还猜出了我的家世，甚至于说出了“国家宏观调控”这样的经典话语。真是让我和非云惊讶不已，而她反倒是对自己无意之中的显山露水颇为顾及。

※※※※※※ 割之 ※※※※※※ 割之 ※※※※※※

我实在是不愿参加这样的宴会，厌烦与这些陌生人人寒暄。但这是王府的寿筵，看来是无法推脱了。

那日，当我看见小雪的时候惊呆了。正如我当初所说她出落的并不绝色，但却比一般美人更吸引人。雅致却不刻意，细致又不失活泼。她的打扮更是与众不同，一个马甲似的短襦配尚白的深衣显得她身姿绰约，头发看似随意夹起却又看得出她的玲珑心思，我这才发现她有一头暗红色的卷发。她静静的站在我们面前却宛如一簇正在舞蹈的火焰，竟让人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如幻如梦，宛如烈火仙子。

头发本为热情的象征。披发本应是待字闺中的女子，而一般嫁为人妇便得挽起头发，取意收起热情，也因此只有丈夫才能放下妻子的头发。她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却如此打扮。我想开口提醒，却又自私的为她那头披肩长发而感到开心。不知为何非云也未曾开口提醒。

我们一路无语，似在回味刚才的一幕，不知不觉中便已到达王府。人们的注视、王府的肃穆让小雪紧张不已，我想用玩笑让她放松，她却瞪了我一眼。接下来，不住的有人跑来与我们寒暄，看见他们巴结奉承的丑态实在令我厌恶。这时，王爷却叫我和非云进屋说话，只见小雪担心的皱眉咬唇似有害怕的样子，我便想留下来陪她。可今天是王爷的寿筵，倘若真是如此定会麻烦不断。看着她装做镇定的样子说“没问题”的时候，我有种想拥她如怀的冲动，不想她柔弱的肩膀抗起太多的负担。

齐王与我们也只是闲话家常，无外乎我们外出之时，皇上是如何的想念我们。然后又问了些我们在外的见闻。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接着，心却不知飞到了哪儿去！不知她会不会被人欺负？不知她一个人有没有感到孤独?

终于，一个侍卫进来与王爷耳语了几句。王爷说是有客到，便让我们先行入席。非云说去带小雪过来，却去了许久才回。我一直担心小雪会遇到麻烦，但看她的样子似乎比适才轻松了不少。

入席之后，我发现爹竟坐在我的正对面。不愿相遇，却如此相遇。我逃避似的低头把玩手中的茶杯，小雪突然问对面所坐之人是不是我亲戚？我尽量平静自己的情绪告诉她那是我爹。她一副见到鬼的表情，然后很白痴的问我：爹是不是就是父亲的意思。一下子，将我的紧张与尴尬逗得无影无踪。接下来，她说的话更是让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如果我有这么年青这么帅的老爹才不玩离家出走列。”

也因为这句话让我看到了非云吃醋的样子，本以为只有女人为他争风吃醋，他的心永远都是千年不化的玄冰，不曾想此刻他竟然动容了，也许……也许他真能给小雪幸福。想及此处，我心中一片酸楚。本来轻松的气氛突然变的压抑起来。

我转换话题问及为何小雪会梳未婚少女的发型，她却不直接回答，反倒问我这样是否好看。我看了一眼非云，想了想便照实回答。她却告诉我心境才是最重要的，而发型只不过是种形式而已。听起来如佛教所讲的“坦然超脱”。她并不拘泥于形式，虽然行事看上去我行我素，但却处处隐含着深思熟虑的智慧。

睿慷的出现让小雪又回到了刚才的窘态，紧张的竟然当场失神。不过还好被她过人的机智所化解；而后她又讲了一个对联的故事逗的在场上上下下几百号人极为开心。

似乎每一刻与她相处都会有惊喜。

之后她出去了许久才回，而且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问她所谓何事，她竟答“便秘”。如此粗俗的话语从她嘴里说出却并不觉得令人厌恶，反而觉得率真可爱。我听她说话似是大舌头，问及缘由，她却答“便秘咬到了”。如此二事，相距十万八千里会有何联系！不过听起来倒十分有趣，像是小女孩受气后的怪言语。是谁让她生如此大的气？

可能由于我的动静大了些，非云提醒我小心皇上的会不高兴，我却抓到小雪怨恨的瞪了一眼高台上的睿慷，心中一惊。睿慷也是适才

出去片刻，回来便龙颜不悦，难道他们碰到了？而且还交恶？这可麻烦了。

之后，小雪好像喝了一杯酒就醉了，再后来发生了什么？我怎么记不起来了，我敲打着那堵琉璃墙，脖子痛的紧，我依稀记得有刺客，然后……

我到了这里。但这里是哪儿？

琉璃墙的光芒渐渐黯淡下来，直至周围又是一片黑暗。

这是梦吗？

亦或者小雪，刺客，非云和睿慷才是我梦中的人物？

我是究竟生活在哪里？我生活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有个如小雪般的女子？

……

正值我痛苦之际，我听见刚才琉璃墙里出现的那个父亲在叫我的名字，一道白色的光线刺的我不能睁眼……

我将何去何从……

第二十二章 护国夫人

“我觉得自己好很多了，让我去玩玩吧！”我可是难得装可爱哦，多少你要给点面子吧！在王府养病快一个星期了，我的脚都没跟这间房的地板打过招呼哦！他毒解开的第二天就开始到处跑了，为什么我连下床的权利都没有？

……沉默，对视，无动于衷，沉默……

难道风华绝代，冰雪聪明如我竟然嫁了一块石头？

“就让我下地走走，好不好？”我恳求道。

…… 是的，我嫁给了一块石头。

“我快要闷死了！小龙～小龙～小龙～？”装可爱不行，那就撒娇吧！这个死人衣服都快被我扯破了，怎么还是没反应！

…… 现在我确定，我嫁给了一块石头

“我快发霉了！哼！你们谁都不准拦我，我现在就要出去！”我放出狠话。但也只是敢说不敢做，心有顾及的偷偷观察这个不怒自威的眼前人，他仍然是自顾自的看着手里的书本……

前两招都不管用，那就试试武林中听着发抖闻着晕倒，传说中最最恶毒的——“念经”！

“让我出去玩啊，让我出去玩！让我出去玩啊，让我出去玩！让我出去玩啊，让我出去玩！让我出去玩啊，让我出去玩！……”我用《我要去桂林》的调子不停的唱，我看你能撑多久。

四分之一柱香烧完，对方没有任何反应，而我开始有点口干舌燥……

二分之一柱香烧完，对方任何反应也没有，我开始唱不出来改成念的，……

一柱香烧完，55555555我什么也不想报告了……

一又四分之三柱香烧完，我想吐白沫了……

……

“你很吵！～”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是我吐完白沫，正准备喷血的时候；他终于抬起头来！

Oh， My dear Allah，我终于用我的耐心感动了一块顽石！

“呼……呼……水……水……”激动之余我唯一能说出的字就是这个，原来不知道说话是如此消耗体力和口水的运动！

他起身递给我一杯水，“咕咚咕咚”我牛饮而尽。

哦哈哈哈哈哈，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水于我就好比菠菜于大力水手。

Go on and on……

“好歹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就这么对我？我为你抛头颅……当然是没有，但是我有为你撒热血啊！你……呜呜呜……你竟然软禁

我……，没有天理啊～～！”

“唉！”他叹了一口气，像是受了多大的刑罚似的，“你累吗？”

“累？好象有一点哦！但为了让你不犯下更多的过错，解救你走出迷惘的森林，让你能得到佛祖的谅解，这一点苦又算得了什么？”不知道这哭腔说的到不到位。

“你是为了我？”他有些哭笑不得。

“当然！”我神色黯然的低下头，挤出一个痛苦的表情说道：“你为人不善，如此虐待自己的救命女英雄，佛祖又如何能原谅你。但请你不要担心，我作为你那贤良淑德的好妻子是不会让你就如此这般就堕入魔道。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所以，请你放我出去走走吧！”

“哈哈哈哈哈”他大笑起来，然后说道：“弟子感念大师教化，无奈自知罪孽深重而不可救，大师无须多费唇舌。”

Kao！没戏，我躺下用被子盖住头。

半晌……

“真想下地走走？”废话，你以为我刚才是在放某种气体啊！不过，听起来倒是……

Ceng的一声我坐了起来，“哎呀”心里暗叫道。用力过猛扯着伤口了，我咬着嘴唇忍痛之余还不忘狂点头，此情此景让我不禁想在心中赋诗一首：“生命诚可贵,金钱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改编自裴多菲的诗歌）

“那就在屋里走走，不要超过半柱香！”他开口说道。

这……

“如果不愿意你就继续躺着吧！”他坏坏的看着我。

“愿意，当然愿意！”不先得寸，哪有机会进你一尺。

半柱香快烧完的时候……

“你去哪儿？”汗！被发现了吗?

“呵呵，瞧你说的我就在这啊！能去哪儿！”我尴尬的笑了笑。

“那你的左脚为什么悬在门槛上？” 他不是背对着我坐着吗?

“啊～？我……我是想用脚量一下门槛有多高？”

“时间到了！”他慢慢的转过身。

“让我去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申请道，“就一会儿！”

“不行！”好象态度很坚决哦！

“为什么？”我不死心的问道。

“受伤要多休息！”我再这么“休”肯定会永远“安息”的！

“我又不是伤着了脚。”为什么不能走！

“刚才你同意只在屋内的走走！”他老实的称述着事实。

“那好吧！我承认，我撒谎了！呜呜呜，你干嘛？我可是病患耶，你怎么能这么粗鲁的抱你的美女老婆？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怜香惜玉！”其实他生怕我伤口裂开，动作很是温柔。

“不知道！”他将我放在床上，冷冷的说道。

我的命好苦哦！肯定是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才会遭受此劫！

“那我教你好不好？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对我很好很好就行了！比如说……，你靠我这么近干嘛？”看着突然凑得很近的俊脸，我心底有些发怵。

“你教的啊！让我对你很好很好……”他为什么一脸暧昧的样子？

“你……我说的不是这方面的好！你……上我的床干嘛？我……我可是伤员！”

“可你刚才说你好了很多……”难道他想那个什么我？不要啊～～，这大白天的，还是在别人家！而且跟他也不是很熟……

“这个……这个相对于昨天和前天的确是好了很多！但还是伤的很重。”

“哦～原来如此！那就好好休息，不要乱跑了！”他马上变回酷脸，“呼”的一下已经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呜呜呜，妈妈的又着了他的道了！

◎X◎X◎X◎X◎X◎X◎X◎X◎X◎X

“夫人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啊！”老娘最近除了“闲”就别无他事了，哪来的偷！真是没话找话说！不过，这身后的声音听起来像是齐王，还要劳烦我老人家起身行礼。

他连忙说道：“夫人伤未痊愈，不必行礼。”我正好也乐得轻松。

来王府大已有半个月了。刚开始因为顾及我的伤口，再加上王爷全力挽留，小龙并没有带我回家养伤；可后来伤口渐渐愈合了，我也慢慢爱上了王府的清静，不想回家去应付那堆麻烦，于是以剑伤未愈赖着不肯走。

因为没有电视，不能上网，所以此时的我只能坐在这湖心小亭，悠闲的看书喝茶。

“谢王爷！”听说王爷最近正全力追查刺客的事情，怎么这会子有空来应酬我，“王爷可是有事？”

“确是。今日皇上在早朝上夸奖夫人机智勇敢，特封为‘护国夫人’。我这就是来传话的，圣旨大概下午就会到吧！”他说话总是不温不火的娓娓道来。

切，虾米“护国夫人”啊！荣誉称号？连个镀金的奖杯都没有啊？这皇上可真够悭的！但表面功夫仍是要做的：“保护皇上乃为民者分内之事，不想皇上竟如此厚爱！”

“夫人当之无愧！”那当然，但我更希望赏的是真金白银，那多实在！

“夫人所看何书？”

“《顾德传》。”看了一个多月，终于看到最后一卷了！

“夫人果然见识不凡，一般只有男儿才读此类书籍。”王爷感叹道。

“民妇愚昧，有几处不甚明了，不知王爷可否赐教。”总觉得像是在背台词，忒别扭！

“夫人过谦了。若是本王所知，定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夫人请说。”看人家多gentleman啊！若此情景放在小龙身上定一字即曰“说！”

“一般传记皆以详尽著称，可书对于顾德的家乡，相貌，甚至对其话语所言甚少；就算对于他精神的传达也只全是通过其经历表现，然而听我夫君所言此书被传为经典。就民妇愚见，此二者颇为矛盾。”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一个不具备基本要素的书何以流芳百世？

王爷流露出的欣赏的眼神，让我很是受用！

“夫人可能不知，这顾德并非中土人士。无人知道他从何而来，也无人通晓他的语言，可他却为保卫中土鞠躬尽瘁，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多数人的狭隘却无法认同一个外来人对国家的贡献，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安逸日子是被外人用生命换来的！迂腐至极！”我第一次发现这个温顺的王爷也有如此男子气概的一面。

他深吸一口气，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继续说道：“但先朝皇帝却是个懂得感恩戴德的人，命人为之著书立传，但又顾及民众反应故此才故意忽略一些细节。如此一来既能让后人无法知晓其真正来历，又可让其精神、兵法传颂于世。”我想这些可能只是王族间的秘传，看来我还挺荣幸的。

“顾德是他的本名吗？”我又问道。

“不是！他本名是什么没人知道，人们叫他顾德是因为他来中土是就一直对人们说‘狗的’‘顾德’之类的话，人们认为‘狗的’这种说法很粗俗，于是就称呼他为‘顾德’。”

“那他可是红毛，窄脸，高鼻子？总着黑色长袍？”我问道。

“夫人是如何知晓？”齐王一脸震惊的样子肯定了我的猜测。

看这顾德先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的架势，以及他拒绝无数小女生的求爱而孤独一生的经历，我猜他定是个传教士。至于“狗的”“顾德”应该就是“god is good。”幸亏人们认为“狗的”是骂人的粗言秽语没以此为他命名，否则就算他功德圆满上了天堂，也定会被上帝以“侵权注册商标”的罪名送给撒旦当作玩具。

“猜的，因为曾经家父也有红毛朋友，民妇曾学过些他们的语言。”这是后半句可不是瞎盖的。

“原来如此，你父亲江臣恩当年也是以才华横溢、狂傲不羁著称，想来这也的确是他的作风。”当齐王说此话之时，我从他眼中看到了羡慕和无奈。

我开始觉得齐王其实并没我原先想象的那么虚伪，之所以他会给我那样不好的印象应该只是源于一种习惯。生在帝王之家的恐惧和无奈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从小就学着防范周遭的人，一句错话一件错事便会为人把柄引来杀身之祸，因此客套话、场面话和没有实际意义的p话都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备品。

与我们现代不同的是在他们的社会里没有人敢剖析帝王的作为和情感，更无法像我们一样没事看着电视里各位皇帝混点儿。因此，我完全可以感受到齐王那一瞬的寂寞、痛苦和无助。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齐王真的好可怜。

与此之后，我便常常与齐王讨论一些我看书中所遇到的难题，他见识的广博也让我敬佩不已，我们的熟络也省去了一些称呼上的麻烦，什么夫人啊、民妇啊，开始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

“齐王，王妃是怎样一个人？”我从府里的太监那里得知，齐王只有过一个妻室——元配乌氏，自乌氏死后便再无续弦。虽然我不赞成一夫多妻，但我也不赞成这样枯等一生，死者已以，也不会希望自己所爱的人如此痛苦吧！

“一个冷美人，可惜年纪轻轻就去了……，”他顿了顿，然后说道：“其他的太久远了，不太记得了！”他品了口他煮的茶又说道，“呵呵，丫头怎么今个儿不研究学问，开始学人嚼舌头了。”

“我哪有嚼舌头，我只是关心您罢了！”听他口气，他如此孤独并非是为了那个乌氏。“心里有人？”我继续轻声道来。并不是我八卦，只是想帮助自己的朋友而已。

只见，齐王拿着杯子，先是两眼放空的看着远方，继而回神坚定的答道“是！”。

看着这样的他，我心里很是感动，因为此时的他已然放下了心中的防备，向我打开了心中最柔软的禁地。这也就是说他也是将我视作朋友！

“她还活着吗？”

“是！”

“她知道你爱他吗？”我小心翼翼的问道。

“爱？”他茫然的重复着这个词，然后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说道：“他永远不会知道。”然后一口饮尽了杯中的茶，仿佛那是一杯烈酒。但无论是茶还是酒，我都能感受到他心中的苦涩。

“不要放弃哦！我永远支持你！”我对他粲然一笑，希望能给他一些温暖。

他也无奈的扯出一个生硬的笑容：“放心，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那怎么可以！人如果没有理想，那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区别？”我用力把桌子一拍对王爷吼道。一说完我就后悔了，原因有二：一是将身份尊贵的他比作咸鱼，而且还是如此大逆不道的语气；二是力气太大，手好痛啊！

“哈哈哈哈哈哈。”头一次听齐王笑的如此爽朗，我一边吹吹我的痛手一边傻笑着看着他。

“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这样贴心的话！谢谢！”他微笑着跟我这样说。

轻松的时间总是飞逝而过，很快一个月假期就结束了。小龙来接我回家时，我竟对王府有些依依不舍。

“非云啊！你可得善待我这妹子。如果被我知道你欺负他，有你好看的。”齐王说着。听的我眼泪汪汪，也许你们会说我天真，但是我真的觉得齐王这话是发自内心的真话。突然有种离开娘家的感觉。

车子并没有回到龙府，而是拐到北大街的一角，停在一个未挂拍子的府院门口！

“不是回家吗？来这里做什么？”我问道。

“这里就是‘护国夫人府’。”小龙解释道。

“护国夫人？你该不是跟她有一腿，惹下什么桃花债、烂摊子让我这个正派夫人帮你来救场吧？”我开玩笑的说，反正当着他我也不必装名媛贵妇。不过“护国夫人”这个词听得倒是很耳熟。

他哭笑不得的看着我，一副“我无语”的表情。

“既然来了，就进去拜访一下吧！”“护国夫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臭屁，不知道这人长得怎么样！我倒想见识见识！

“遵命，护国夫人！”小龙笑着对我说道。

虾米？我？是哦！我好象是有个什么劳什子的夫人称号！

“你的意思是说这府院是我的？”我狂叫道！

“好话不说第二遍。”他说道。这不是我常跟小冷说的吗？

“oops！ oops！”皇上就是皇上，果然大手笔！（笔者：不知是谁还说皇上悭吝来着！）不过我马上想到什么，立即严肃的对他说道：

“这可是我的财产哦！根据契约乙方第四条其他的所得之意外赏赐均有乙方所得，你可不能贪我的便宜！”他一脸莫名其妙加难以置信。

哼，傻了吧！自从上次他利用合约禁止我亲亲虎子之后，我便熟读条款准备随时坑他的钱，不，不，我的意思是研究合约是以便在他对我不利的情况下，随时保障我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了，还有：

“这可不能算做上次我跟你提起的精神损失赔偿和‘工伤’赔偿哦！那些另算！”我认真的跟他说，他却白了我一眼，自顾自的走进了我的府中！

这位同学的态度很有问题嘛？等会要他检讨一下才行。当然，如果万一他很忙的话，我也是可以迁就他一下的，交点罚款也是可以的嘛！我可不是个贪财的人，我只是在帮助这位同学，让他长点记性，下次不要再犯了嘛！

第二十三章 杀鸡警猴

我不在府上的这段时间，希望小学的规模在虎子同学的“车轮式宣传攻势”下日渐壮大。虎子同学不愧为我“血滴子”（“血”读音通“雪”，“子”就是“钱子儿”；全意就是血中也能诈钱子儿）的关门大弟子，其商业意识大有赶超广告巨星“贝克汗毛”的趋势。

在没有启动资金的情况下，虎子同学先是利用自身有利条件——“憨厚”，做起活广告:每日在院中翻看我给他买的小人书，虽然后来据虎子同学交代，他仅能看懂 “的、好、了、漂亮”这几个很重要的字，但这一举动在府中却造成了轰动，下人开始觉悟识字其实并非难事，于是类似于“人家笨虎只学了几日便可看书”的话语获得了“龙府最有价值激励奖”；而后，虎子同学充分利用受众的好奇与贪便宜的心理，搞了一场极具商业价值的现场教学活动，并当众免费收取了他的第一个学生——春眉同学（也就是传说中的托儿），让其他下人羡慕不已。在这些广告效应的驱使下陆陆续续便有一些人凑到“降雪轩”让虎子教他们识字。因此当我回府的时候，自己已经不知不觉的上升到师祖的高度了，对此我深表满意。

免费试讲期也随着我的回府而结束。由于顾及我所谓的少奶奶身份，因此授课的方式仍维持于我传授给虎子，再由虎子教给他们；后来人数越来越多，身为祖师奶奶的我特地拨虎子一处荒废的“苍院”用于教学。虽然我贪钱但却不会恶毒到抠下人们的辛苦钱。我所谓的“非免费”授课，无非是让这些小厮、丫鬟们在课间之余进行“合法陪聊”活动，对象当然是祖师奶奶我，内容则是有关她们各院里奶奶们的日常琐事，一些在他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家常，于我却可能是极有价值的情报。

由于我从小便接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教育理念，因此据虎子所说我“在面对他们的时候完全没有‘高人一等’的臭德行”，这让他们对我好感倍增，并且我那“和蔼可亲”的形象也为我赢得了“最受大众欢迎的主子”这一称号，我坚信这个称号的价值绝不低会于“护国夫人”给我带来的经济利益。

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水”都是天真无知的被我这个美丽的狼外婆欺骗，毕竟能进龙府的人也不会笨到哪里去。多数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各取所需罢了。

“九奶奶，‘凤来院’的古中月姑娘正在前厅候着。”来叔在“莫言”外喊着。

我打着哈欠抬，慢慢从屋里晃出来，“什么来头？”

“如果少奶奶忙的话，我就忙您推掉……”来叔神情闪烁的样子让我觉得其中必有隐情！我莫不作声的盯着来叔，直到他慢慢的说出：

“凤来院是禩城有名的……妓院。”看来小龙的这招倒真是比说话要来得管用

“然后呢……”我使用启发式教育手段。

“这……古中月姑娘是凤来院的头牌。”他怎么说话像牙膏一样。

“那她是来找我的？”我当然知道是跟我老公有关。专挑男人不在的时候来，这不是踢场子是什么。

“大少奶奶……”他那副见鬼的表情是因为看见了我脸上奇异的笑容吗？

这枯躁的生活终于有些刺激了，“来叔，让她候着，说我马上就到。”说完我便回“降雪轩”抄家伙，准备作战装束。

一柱香的时间之后，我一扫之前的疲态，在春眉的搀扶下仪态万千的迈入战场。只见一个艳光四射的美娇娘正候着我。

我心里一惊，是她吗？此人面如桃花，身材丰满，特别是她胸前两座巨峰呼之欲出的态势令小妹我羡慕不已，那浑圆的腰臀也让我不禁想上前捏她一把。心道是：所谓天生尤物就是这样吧！

她一福身，我便轻声说道：“古姑娘快快请起。”可说归说，老娘才不会去扶她列！

“让古姑娘久等了！”我一副羞答答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今日得此一见，小月真是三生有幸啊！”你们看，你们看有人可比我笑的更虚伪哦。她嘴边虽然含着笑，但眼中却放着恶毒的光茫。这对于“专鸡”（专业妓女的简称）而言，应该算是一种技术性失误吧？“”

在在首座上坐定，让下人奉了茶。我端起一杯茶低头品开，但仍可以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打量，和那强大的怨气冲击波。

“小月姑娘今日前来所为何事？”我尔雅的问道。刚刚那个“古姑娘”读起来总像是喂鸡发出的声音，于是我就随了她自己的称呼！

“小月今日特此前向与姐姐打个照面。姐姐果然名不虚传，容貌绝俗，令小妹好不羡慕。”如果不是知道她跟我老公有一腿，就光瞧她这表情，我肯定会以为她是我的忠实fans。

“过奖过奖，不过看小月姑娘似比雪儿虚长几岁，这声姐姐确是不敢当。”我天真可爱的骂她年老色衰，看她样子似乎有听出来哦！不过我可不是故意的，谁叫小妹我“少不更事”呢！

“今日原本是想与龙相公一见，不想相公却有事不在，劳烦夫人待其回来通报一番才是。”

“小月姑娘方才说今日前来是想与雪儿打照面，怎么这会子又说是拿人家当幌子！怎么可以这样～～～”我哭丧了脸可怜兮兮的撒娇道。

“这……其实两者都有。”她似乎没想到我用这样的方法骂她两面三刀吧！

“那姑娘可曾在门口遇见‘我家’相公啊！”不知道我装无辜的样子会不会很贱，但她脸色发青的样子却让我很爽，“雪儿的意思是‘我家’相公前脚出门，姑娘后脚就到了，不知道你们碰到没有。”

我刚说罢，旁边便有几个丫头“噗嗤”的忍不住笑了出来。果然是我的徒孙女儿，笑的可真是时候！

被下人嘲笑，这古小月的脸上可有些挂不住了：“没有。”这两个字是从牙缝挤出来的吗？我好怕怕啊！

“那好～可惜哦！”说完我就专心品茶，不再理她。

终于等到我给别人放乌鸦的这天了！……

“小月有些担忧不知当说不当说。”终于忍不住要露尾巴了吗？

“姑娘请说！”我抬起头，满是期待的看着她。

“请恕小月多嘴，夫人如此年轻恐对龙相公的生活起居会有疏忽，”她顿了一顿，看我表情还算正常便继续说道：“倘若夫人不介意，小月愿助夫人服侍好龙相公。”

Kao，她还真以为我年幼无知啊！客套了这么大一圈，还不是想跟老娘“共事一夫”？就算老娘不去满足他，也用不着你来管！

“姑娘的确多嘴！”我呷了一口茶，不看她我也能感觉到气流中的升温。“雪儿在此先谢过姑娘对我夫妻如此费心，非云有我就已足够。姑娘独冠群芳，群下之臣无数，我们夫妻二人又怎可夺千人之玉枕，‘众人’之所爱呢！姑娘如此一说岂不是陷我二人于不仁不义吗？”话虽婉转客气，但我的声音却冰冷非常。

“你一平凡女子怎么独霸龙相公如此人物！”她一改刚才的淑女表情，转眼变成了一个骂街的泼妇。

“春眉，我这记性可越来越差了，这非云是何时娶这位姑娘过门的？”

“不曾娶过！”春眉低眉答道。

“哦～！原来如此，那请恕雪儿无知，我想问问小月姑娘何以开口闭口称‘我家’非云为相公？”

“这……这……不要我给你几分颜色你就开染坊了，我俩本可以融洽相处，但……。我就不明白龙……龙公子何以会娶你这种没胸没臀的女子，定是贪图一时新鲜，我就不信他会一直被你一人霸着，哼！到时候你成为下堂妇可别怪我没给过你机会！”她站起来指着我叉腰喊道。这也是我想要的，两帅对决，先怒者必败！

不过她果然没让我失望，她比龙家这些大家闺秀们可辣多了！这样才够劲嘛！不过她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骂我平胸，因为老娘曾经背着“太平公主”的称号渡过了悲惨的中学生活，对此顾及颇深，所以你一会儿也别怪老娘口下不留情！

“你……”春眉冲上去就要挂她嘴巴子。

“春眉不得无礼！”这可不是我想要的。动手多难看啊！外伤可是会留下把柄的，还是内伤最过瘾！

“我慢慢的说道：“还不快给小月姑娘陪不是！扶姑娘坐下先！”

春眉不解的看了我一眼，但还是过去扶那个小贱人坐下。而那个小贱人听我这么一说就以为我怕了她，也就得意起来。

“小月姑娘，可别动气，动了胎气雪儿可担当不起！”谁都知道妓女都不能生，但我前面说过了的，谁叫我天真无邪什么常识都不知道呢?

“你……你说什么？”原来她的声音可以提到这么高，不唱《青藏高原》就可惜了！

我不去理她，反而转向春眉假嗔道：“我平日都怎么教你们的，礼貌待人，对人要客气；你没看见小月姑娘身怀六甲吗？看这腰、这肚子、还有这下垂的胸部，这不是很明显吗？”说着就往那边气鼓鼓的浑圆胡乱一指，然后继续说道：“小月姑娘可是头牌，肚子里指不定是哪位达官贵人的骨肉。你这巴掌若是打下去，可是少奶奶我的脸啊!虽然她这当妈的，的确又骚又贱又没品味又没礼貌还没头脑，但……”刚才说的太快了我得喘喘气，然后接着说道“但这孩子却是无辜的啊～～～！”我无不动情的说完这个煽情的Ending。

“是，少奶奶。我错了！”春眉低头身体狂颤起来，这丫头功力还是太浅！

“你……我……我没……”她还没有选好是先骂我还是先声辩吗?

“哦～！瞧我这张破嘴，姑娘还是待嫁之身当然是没有怀……”我意味深长的对她眨了眨眼，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然后偷偷低声对这小贱人说：“雪儿，祝姑娘一索得男，最好是送财貔貅转世，那姑娘后半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噗嗤噗嗤”

唉～！这些丫头越来越没有规矩，看来是我把她们给惯坏了。

“小月姑娘似乎哮喘发了！”那一刻我简直被自己的善良和大方所感动，忙吩咐道：“来叔，快送姑娘回去罢！我也有些乏了！”说完便起身离去，走到门口我还回头会添了一句：“来叔，可别让姑娘走回去，……记得叫辆板车，府里付帐！”说完我就闪了！

只听见身后有丫头议论道：“姐姐，这貔貅是啥啊？”

“是种送财的灵兽。”回答的丫头放低声音说道：“可它没有……屁眼！”

“那少奶奶不就是骂小月姑娘生孩子没……呵呵”

“也不算是骂，好歹貔貅也是神仙啊！”

我转身对她们说：“其实我以前个子矮，又丑又笨；自从读了书，腰不酸了，背不痛了，漂亮了，也聪明了哦！”最后还附送了一个恬美的广告笑容。

于是她们讨论了半天的结果就是：知识的力量大，知性的女人赞！

看来我得好好考虑考虑扩建“苍院”的事情了！

晚上小龙并没有回来吃饭，至于他去哪干嘛我也没有兴趣知道，春眉倒是有些担心小龙会因为小贱人的事情不爽我，但我却不以为意。看完书，舒舒服服的泡了个澡，洗得香喷喷正准备去与周公公约会的时候，听见了他的脚步声！

“你回来了。”我客套的说完就准备往床上爬，我困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不想他竟然将我抱坐在他腿上。他喝醉了吗？但我并没有闻道酒味哦！不过这种姿势我并不讨厌。

“怎么了？”我睡眼惺忪的问道。

“你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吗？”他问道。

“没有！”我不耐烦的答道，他不知道泡完澡特别容易困。

“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原来他以为我很care他跟那个什么小月啊！笑话！

“我知道！”废话，如果你们最近还有联系，她哪里会气急败坏的专程跑到府里来“会”我。不过你是Boss这些沉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不必向我们这些低级职员报备的，于是又加了一句：“这些与我无关！”

我说这话是事实啊，他为什么在笑？他今天定是吃错了药。

“你吃醋了？”晕，我吃哪门子醋啊！5555555555我只想快点见周公。

“没有！”我答的很干脆，莫名其妙的瞥了他一眼。

接下来，我昏昏沉沉的看着他的脸慢慢变近变大，然后嘴唇湿湿的，突然觉得嘴巴里多了个软软的果冻，甘甜甘甜的好好吃哦！为什么吸不过来？这是什么啊？

“噔噔噔噔”（请自己配上《命运》的前奏）……

猛然间，我发现自己正在吸他的舌头，不过他意乱情迷的样子真的好性感啊！所以我才不要装矜持，玩什么欲拒还迎的把戏列，我一边狂亲一边兴奋的狂踢脚，心里念着：这可是个有钱的大帅哥，一定要亲个够本。

结果……

“咚”的一声，他哭笑不得的抬起了头，只见我脚上的一只鞋从他头上由经他结实的背部滑落在床上。真不愧为我“血滴子”的鞋子，有“吃豆腐”的潜质！

“嘿嘿，它怎么跳到这里来了，怪不得我脚上凉凉的！”我说完这个不太冷的笑话，我伸手就准备去拿那只鞋。

“别动！”他轻喘着说道：“否则我不保证可以控制住自己！”

啊～～～～！

怪不得！我觉得我的美腿被什么硌着挺不舒服，我还以为是类似于钥匙玉坠的东东，还准备……汗……幸亏没让他将这个凶器给扔了（笔者：这是说扔就可以扔的吗？）

我偷笑着想道：原来……呵呵呵……原来他是个正常的男人啊！（笔者：别人就从没说过自己不正常，都是你自己瞎想来着。阿莱：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你少管，哼！）

被人抱着就是舒服！

咿～～我的帅boss呢？这个满身冒白烟的白胡子老头是哪位啊？

“I am 周公！你刚刚不是一直念叨着要跟我dating吗？”老头儿说着。

“呜呜呜，不要你不要你，我要我老公！呜呜呜，放我回去……我不跟丑人dating……救命啊！”

第二十四章 疑云重重

“最近冉少都没有来看过我哦！”我问小龙。

“我也有很久没有看到他，可能又四处游历去了！”小龙带着探究的眼神瞥了我一眼。

其实我并不确定是否应该和眼前这个人继续发展下去，说实话我并不抵触他给我的点滴温暖，但许多的疑惑却让我无时无刻不防备着他。

以前的失败虽也曾让我痛苦，让我难过却从未有心痛的感觉，反而让我想要麻痹自己的原因可能更多的是因为自尊上的伤害。

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没有所谓的背景、关系，有的只是自身的努力，若想在这弱肉强食的社会生存下去只有比一般人更拼命才行。这些话对于我而言绝非一般的警句，而是一种感悟。时时刻刻我都充满了压力，因为害怕被抛弃，被社会抛弃，被朋友抛弃。你可以认为我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这也令我无法相信任何人，因为我深信全世界都有可能背弃我，但我自己绝不会抛弃自己。于是，我凡事我都会亲历亲为，对于学业和事业上的拼搏我都全力以赴，力求最好。

至于以前的那段恋情，我从来就享受着被人照顾的温暖，理所应当的接受着被宠爱被呵护，但却因为缺乏信任，我拒绝让自己的心参与其中。你可以骂我自私，但我却从未因此而自责，正如我贪财一样，我遵守着“取之有道，绝不伤人”的原则。强烈的自我保护感像一道魔咒保护我的同时也诅咒我得不到幸福，因此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比我更强势而且懂我的人。曾经有朋友对我说，一个女人命中应该有三个人：一个你爱的人，一个爱你的人，和一个能相伴一生的人。无论以前的那个他是属于种人，无疑他是我命中的贵人。是的，我不再怪他，怨他；因为正是他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明确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又给了我来到这里的契机。

“在想什么？”小龙一脸关怀的问道，“难得见你如此严肃。”

我看了看他，心道是：一切顺其自然，顺应心念吧！

“我在想一会出去，要买些什么！”我一脸认真的撒着谎。

“过两天我们会出一趟边塞，冷山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一切了。”怪不得最近都没见着他的人，他小子倒是躲得远！

“你说的是‘我们’?”边塞耶，听起来就是让人兴奋。

“怎么？你不愿意！那就我一个人去！”他最近是不是不耍我心里就不爽，我开始有些怀念他以前的酷酷了！

“不嘛，我偏去，偏要去，呜呜呜，你让我去嘛！”我边装着撒娇，边用力扯着他的衣角，注意是very very + very用力哦！

他放纵我闹了一会，就笑着点了点头。可实在不巧的是，他刚应下来就听见“吱”，再看他的脸已经布满了黑线。

哼～谁叫你要惹我的！我从容的撇过脸吩咐春眉：

“春眉帮少爷补补衣服。”然后又低头看着被撕破的地方对小龙嗔道：“看你样子斯斯文文，行为却如此粗鲁。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是如此不爱惜衣物，要知道浪费可耻！唉，我真是苦命啊！怎么瞎了眼嫁给你这个可耻的人了！”说完我就闪了的远远的，将那阵闷笑留在了身后。

第二十四章

疑云重重

“最近冉少都没有来看过我哦！”我问小龙。

“我也有很久没有看到他，可能又四处游历去了！”小龙带着探究的眼神瞥了我一眼。

其实我并不确定是否应该和眼前这个人继续发展下去，说实话我并不抵触他给我的点滴温暖，但许多的疑惑却让我无时无刻不防备着他。

以前的失败虽也曾让我痛苦，让我难过却从未有心痛的感觉，反而让我想要麻痹自己的原因可能更多的是因为自尊上的伤害。

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没有所谓的背景、关系，有的只是自身的努力，若想在这弱肉强食的社会生存下去只有比一般人更拼命才行。这些话对于我而言绝非一般的警句，而是一种感悟。时时刻刻我都充满了压力，因为害怕被抛弃，被社会抛弃，被朋友抛弃。你可以认为我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这也令我无法相信任何人，因为我深信全世界都有可能背弃我，但我自己绝不会抛弃自己。于是，我凡事我都会亲历亲为，对于学业和事业上的拼搏我都全力以赴，力求最好。

至于以前的那段恋情，我从来就享受着被人照顾的温暖，理所应当的接受着被宠爱被呵护，但却因为缺乏信任，我拒绝让自己的心参与其中。你可以骂我自私，但我却从未因此而自责，正如我贪财一

样，我遵守着“取之有道，绝不伤人”的原则。强烈的自我保护感像一道魔咒保护我的同时也诅咒我得不到幸福，因此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比我更强势而且懂我的人。曾经有朋友对我说，一个女人命中应该有三个人：一个你爱的人，一个爱你的人，和一个能相伴一生的人。无论以前的那个他是属于种人，无疑他是我命中的贵人。是的，我不再怪他，怨他；因为正是他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明确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又给了我来到这里的契机。

“在想什么？”小龙一脸关怀的问道，“难得见你如此严肃。”

我看了看他，心道是：一切顺其自然，顺应心念吧！

“我在想一会出去，要买些什么！”我一脸认真的撒着谎。

“过两天我们会出一趟边塞，冷山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一切了。”怪不得最近都没见着他的人，他小子倒是躲得远！

“你说的是‘我们’?”边塞耶，听起来就是让人兴奋。

“怎么？你不愿意！那就我一个人去！”他最近是不是不耍我心里就不爽，我开始有些怀念他以前的酷酷了！

“不嘛，我偏去，偏要去，呜呜呜，你让我去嘛！”我边装着撒娇，边用力扯着他的衣角，注意是very very + very用力哦！

他放纵我闹了一会，就笑着点了点头。可实在不巧的是，他刚应下来就听见“吱”，再看他的脸已经布满了黑线。

哼～谁叫你要惹我的！我从容的撇过脸吩咐春眉：

“春眉帮少爷补补衣服。”然后又低头看着被撕破的地方对小龙嗔道：“看你样子斯斯文文，行为却如此粗鲁。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是如此不爱惜衣物，要知道浪费可耻！唉，我真是苦命啊！怎么瞎了眼嫁给你这个可耻的人了！”说完我就闪了的远远的，将那阵闷笑留在了身后。

“云，我头晕晕哦！”我依稀记得这是我昨晚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早上醒来，头好重啊！根据我博览武侠小说的经验，我想我是中了迷香了！

“怎么一睁眼就皱着眉头？”小龙温柔问着。

“头好重啊！”我说完，发现他严重闪过一丝不悦，是对那个施迷香的人不满吗？

“可能是昨晚吹了风吧！”他当我是三岁小孩吗？“准备一下，一会就出发！”

还是决定今天走吗？我心里生出一丝安慰，我隐隐感觉到他如此匆忙的要带我离开是想要保护我。

也许他也曾是那只将我推向危险的黑手，但此刻的他犹豫了。他会为我而放弃他原本想利用我所成就的事业吗？

……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有如此愚蠢的想法！

虽然我改名为江雪，但我的骨子里还是江莱；所以我不想变成那种将命运交给别人的傻女人。

至于接下来的路，我也不想去多想，还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切顺其自然吧！

第三卷

第二十五章 步履艰辛

“可以上路了。”我说道。

衣服和随身用品春眉早都帮我清好了，而我自己则只带了些化妆品和常备药品。

“春眉留在府里！”小龙吩咐道。

“那谁照顾我的起居？”我有些疑惑为何会突然有此安排。

“红姬！”小龙叫道。只见一个红衣女子从门外走进来，我从没见过那个女人可以将红色穿得如此艳丽。她身材高挑，大眼高鼻长相绝美无比，小龙又说道：“路上由她照顾你。”

小龙瞎了吗？这个叫做红姬的美女看我的时候一副怨恨的样子，似乎我抢了她的男人似的。

男人？她喜欢小龙？

的确，她看着小龙时的谦卑和崇敬，并不仅仅是佣人对主人的仰视，更像是女人对自己心上人的爱慕。

那她会不会对我不利？

也许看在小龙的面子上，似乎暂时不会，但女人的嫉妒心是可怕的。看来我还是离她远一点为妙！

春眉扯了扯我的衣袖，看来她也觉得这个红姬不太对劲。但毕竟我也只是个打工仔，基本上老板决定的事情，我无力去改变，那么我就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了。

“我带妮子一起去，可不可以？”我撒娇似的看着小龙。既然人不能相信，妮子的忠诚却是不容怀疑的。

“当然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我看了一眼春眉让她放心，其他的事情就算我不说她也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龙府门口竟有只威风凛凛的帅狗，品种有些像德国狼狗，但又不尽相似。它除去眼鼻是黑色其余周身为棕红色的长毛，它比妮子要强壮高大一些，气势也更胜一筹。我问一旁拿着行礼的红姬：“这是不是小龙的红狼？”感觉它跟它主子一个德行。

红姬低眉顺眼的答道：“是。”又是个少话的主儿。

我忙跑过去想跟这么帅的狗狗交朋友，红姬并没有跟过来，可能是她已见怪不怪了吧！我对红狼伸手说：“我是小雪，我知道你叫红狼，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少奶奶，小心啊！”来叔的声音急匆匆的从远方传来。

小心什么？我专心的看着眼前的帅狗，只见它与我对视了几秒钟之后，慢慢的将它的右手放在我的掌心，我将之一握shake了几下，然后它低头舔起我的手来。呵呵，它喜欢我哦！

“嗯～呜嗯～”身后的妮子不爽的压低喉咙哼道。

吃醋了吗？我回头唤来妮子，然后跟他们俩介绍：“这位美女是妮子，帅哥是红狼。”然后用只有我们三个可以听到的声音对他们说道：“以后你们都是我的亲亲保镖哦，我们大家要好好相处哈！”

说完，我起身要上车，只见小龙生气的皱着眉头，春眉、来叔、红姬和一帮家丁都表情惊讶的看着我。

“对不起，耽误大家出发了。”我吐了吐舌头，他们是在怪我临出发了还跟狗狗玩吗？

还好，那个红姬骑马，小龙也没强令她与我同车；否则一路对瞪，我脆弱水灵的眼睛定会因为过度疲劳而晕倒。

春眉扶我上车的时候，偷偷的在我耳边说了一句：“红狼从来不让人靠近。”这是什么意思！红姬肯定也知道，但她并没有提醒我，若不是我对狗如此了解，那么……后果可能会不堪设想。

可我又转念一想，看着女人的样子并不像办事毛糙的人，我估摸着她只不过是想吓吓我，倘若红狼当真攻击我，她定会救我，毕竟若是我真的因此受伤，她也脱不了干系！看她适才上马的架势，似乎是练家子的，那么小龙让她替换春眉是为了要保护我吗？我是不是就此可以推断这一路将危险重重呢？想到这里，心中竟有一丝掺杂着少许许不安的兴奋。

不过无论如何，小命最重要，看来这一路我得格外小心才是！

这马车虽然有暖炉，但一想到红贱人的那双冷眼，我心里就冷得慌。小龙教她保护我说明小龙对她的信任，但我却无法将自己的性命交给一个令我不安的人。

看看身边的两个酣睡的宝贝。也许只有妮子和红狼依偎在身边的时候，我才会觉得暖和一些。有的时候动物比人更值得信任！

在路上行走五天多，我们多是绕城而走、途径荒蛮之地，但我们的粮草供给却无任何缺乏，依我看来小龙似乎是有计划的在躲避什么。

一天里面我最爱晚上的篝火帐篷，这让我想起浪漫的camping。

“怎么了？”小龙也只有在面对我的时候才会如此温柔，不过这正是我想要的！

“就是觉得每天都好闷哦！”我喜欢在他温暖的怀里撒娇。

“那明天我让红姬陪你一起坐车。”他在开玩笑吗？我瞧了一下，并没有发现他有半点调笑的神情。他不会没发现，这几日我凡事都亲历亲为，若无必要绝不会麻烦到那个红姬，始终还是觉得自己比较可靠。

不管你是不是装傻充愣，我都不得不把话挑明：

“她喜欢你！”我就不信他不知道。

“那有如何？”他满不在乎的把玩着我的头发。

“她对我不善！”他也应该知道，否则一开始他便会命令身为贴身婢女的红姬与我共车。

“何以见得？”他满脸兴趣的问道。

“你心里不是透亮着吗？”你装傻，我也没必要扮聪明。

他笑着又问道：“为何她会对你不善？”

我叹了一口气说道：“可能她知道我……”这话该怎么说才得体呢？我想了想，无奈的说道：“……也不讨厌你！”

正因为你这个祸害，她才把我当情敌看吧！你居然还把这个大麻烦放在身边！

“只是……不讨厌……”我明明在跟他说正经的事情，他干嘛一副死不正经的样子！

“不说了，晚安！”我一个翻身不再理他。

过了许久，半梦半醒间我好像听见他在身后幽幽的说着：“傻丫头，是因为我喜欢你……”

这是幻听吗？为什么他总挑我脑子最不清楚的时候说一些不清不楚的话，所以现在不管是真是假，我都不想、听不愿听。

虽然我肯定那晚的告白是否属于幻听，但我敢用生命担保这一定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枯燥的旅程：没有麻将，没有扑克让我玩“心慌

慌”，没人陪我玩“洗刷刷”或者“海带”，没有电脑，不能看DVD，呜呜呜，甚至没有那个叫做冷山的帅哥哥给我混点，真是苦不堪言啊～。整日晕晕欲睡，无聊之时只能发呆（俗称白日梦），以前常用此法混过那些难熬的数学时间。

车突然停住了，看看太阳似乎还没到吃饭的时间。

“车怎么停了？”我问着车外的小龙。

“天立牧场到了，我们要在这里休憩准备两天再上路……你慢点儿，别摔着！”没等他说完，我就跳下车。

只见一群马儿被牧马人撵着到处狂奔，时不时还能听见牛的“哞哞”声。我深深的吸进一口新鲜空气，清新的感觉顿时沁入心脾。这段时间可把我憋坏了，想到此处我便冲向围栏准备用帅帅的姿势一跃而过，可手还没有碰到木栅栏，就听见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少奶奶这里有门。”

我忙“呲”的一声刹住脚，回头对那个出声的人说道：“小冷，真的是你哦！哈哈哈，知我莫若你，我一跑你就知道我要跳了。这么久没见我，是不是很想我啊？”

“这～”他怎么还是这副耸样！

“我很想你啊！你一走都没人陪我玩！快瞧瞧你这张肥猪脸，还有这身材都走得不成型了，看来我得抽抽空、费费心好好帮你减肥才是！”

“你就别吓唬他了！”小龙一边说着，一边抱着我向所谓的门走去，那儿已有几个人在候着了。

“恭迎少爷、少奶奶莅临天立牧场。”我们有不是什么领导来视察的，“莅临”会不会太夸张了？我看了看说话的老伯，看他一脸诚意的样子，估计他也不知道何谓“形式主义”。

“有劳方伯了！”小龙说这些话透不出半点诚意，真不知道他说来干嘛！

“哪里哪里！”方伯客套道。

这时，站在方伯一侧的人抬起头来。吓！冷山不是去拴马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这是冷山的二哥，冷好！”小龙介绍道。

我细细打量了他一番，就容貌而论，此人确与冷山有七八分相似；可气质却与冷山完全不同，这位二哥似乎人如其名：好冷！看起来似乎他跟小龙才是一国的。

“二哥？那应该还有位大哥是不是？”废话～！我只不过是好奇这大哥叫啥子？

“是啊！是啊！”废话也是有人答的，只见冷山跑来说道：“大哥冷大，在南方呢！”

大、好、山……我问冷山：“你是不是还有个弟弟叫冷河？”

“少奶奶好聪明！本来是，但可惜我娘怎么都不愿再生了，说是生儿子劳心劳力又不讨好……”

“三弟，不得放肆。”冷好横眉斥道。

“是，二哥。”冷山乖，别伤心，谁教这兄弟仨就你的名字最中听，被人嫉妒也是正常的，忍忍吧！

以前，我充其量只去过马场，那里的马儿根本不能衬出我的飒爽英姿，顶多只能供我演一出“古道西风瘦马”的悲情戏码。而这里的马儿则俊的不像话，高大威猛之中还显出一些张扬。Pay attention，plz！这里是牧场可不像那些赔钱赔到家的现代马场，这“天立牧场”可是北方规模最大的牧场，除有骏马之外，还有成群的山羊、一坨坨的绵羊和肥肥的斑点奶牛。

男人们在屋内忙着准备远行的各项事宜，而我则悠闲的逛着自家的天然动物园。

马儿的腿腿那么长，若是我踹它一脚，最终惨遭践踏的只会是我；山羊角看起来又尖又利，我可没兴趣被它蹂躏；于是我只能请方叔让我挤牛奶，结果奶没挤出来，倒把这牛惹的想踢人；因此可怜的我只能去欺负那些可爱的绵羊，肥肥的一揪一手油的动物是我的最爱。我、红狼和妮子赶着这些小胖墩到处跑，跑热了便就地一躺。突然想起一首有动物的儿歌，便随口唱了出来：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
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
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怎么就躺在地上了？”小龙看上去似乎有些疲惫。

“我最爱这样看着天空了，蓝蓝的，看着心里好舒服。”初中时跟死党也是如此。我们躺在操场上用手挡住闯入视线的高楼，只是看着天空，看着这片蓝就会觉得世界很净很简单。

“刚才在唱什么？”小龙躺在了我身边。

“那是家乡的小调，讲的是一个放牛娃保卫家乡的事情。”我将头枕在他胸前。

“接着唱吧！”

“九月十六那天早上,
敌人向一条山沟扫荡,
山沟里掩护着后方机关,
掩护着几千老乡。

正在那十分危急的时候,
敌人快要走到山口,
昏头昏脑地迷失了方向,
抓住了二小要他带路。

二小他顺从地走在前面,
把敌人带进我们的埋伏圈,
四下里乒乒乓乓响起了枪炮,
敌人才知道受了骗.

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

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
我们那十三岁的王二小,
可怜牺牲在山间,

干部和老乡得到了安全,
他却睡在冰冷的山间,
他的脸上含着微笑,
他的血染红了蓝的天.

秋风吹遍了每个村庄,
他把这动人的故事传扬,
每一个村庄都含着眼泪,
歌唱着二小放牛郎。”（方冰词，劫夫曲）

“此童之胆略胜过无数成人，一童尚能有此觉悟，无奈……”他顿了一顿没有继续说下去，转而问道：“你家乡在南方，此事是何时发生的？”

Kao，以后各位穿越时请只唱情歌，免得还要动脑筋编瞎话！

“老人们传下来的歌，谁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的事！”

“‘机关’是什么？”

“是……村里面的抗敌组织。”

“那‘炮’又是何物？”

“这……是一种武器。”没骗人吧！

“那‘干部’呢？”他还真是好学啊！我总不能直接跟他讲这是个外来词吧！

“这是我们那儿的地方话，就是指村长、村支书……不……反正就是村子里管事的人。”这样说虽然狭隘，但好歹离本意也不算差的太远。还好他没听见“村支书”三个字，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编！总不能告诉他是村长的叔叔吧！

“再唱一遍好吗？”小龙轻声说道。

我又唱了一遍，我一向喜欢有故事的歌曲，所以这次唱的格外动情，不知小龙有没有被感动！撑起身子一看，他竟然睡着了。

我只能自我安慰道：虽然我的歌喉没有感动人的能力，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它还有催眠的作用。我亲了一下他的额头，对他轻声说道：“Have a good dream！”

冷山来找我们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吃完饭，他们又去商量“大事”，剩下我与方嫂。这个方嫂是个静性子，并没有如我期待的那样变身成三姑六婆和我狂侃八卦，她只是坐在对面绣绣补补莫不作声。我俩只能相对无言，唯我泪千行。流泪之余，看她绣花竟也成为了我的一种消遣，可见人的适应能力真是强大的可怕！久而久之，我也不禁手痒痒起来，要知道姐们当年也是“十字绣”界的一把好手。于是，找方嫂要了一小块珍珠白的布料和不同颜色的线便回房自娱自乐了。

次日下午……

“冷山，少奶奶今日可有出过房门？”龙非云问道。

“禀少爷，少奶奶今日未曾踏出房门半步。”冷山回道。

听见有人声，我赶忙将刺绣往褥子下一藏，然后装作刚睡醒午觉的样子。

“雪儿，今个儿是否不舒服？”小龙进门就问。

“我很好啊！”我揉着眼睛照实回答道。

“可冷山说你一天没出房门！”

“禀相公，雪儿本是大家闺秀，理应如此！”我低眉顺眼的装着秀气。

“是为夫糊涂了，竟准备带‘大家闺秀’去骑马。既然如此，为夫就不扰夫人了。”说完转身就要出门。

他说“蒸”的还是“煮”？

“等等，我也要去！”我急忙说道。

“可大家闺秀怎可抛头露面，至于骑马更是不合规矩。”他在调戏我？但这阵是我自己布的，总不可能自己破吧！

“为陪夫君，雪儿甘受众人唾骂！”哪个敢骂我，我就扇谁！哼！

“那还不快走！”他笑道。

“雪儿，仅遵夫命！”说完便蹦蹦跳跳的跟着出去了。

小龙为我选的那匹小马被我鄙视了一番之后，便讪讪离去。我自己挑选一匹约有178公分的大马。上马之前，我扣紧肚带防止马鞍滚转。

“原来少奶奶还会骑马啊！”小冷无不崇拜的说道。

那当然，老娘可是什么都会（就是什么都不精）。

幸亏有马凳这种东西，否则我都不知道怎么爬上去。这倒不是我第一次骑马，可从没骑过这么高的马儿！心中还是有些小寒～

我心中默念着：握紧马缰，两脚前掌踩紧马蹬、蹬力相同，臀部不要坐得太实，身体随马的步伐摇动，两手紧提马缰，左转向左拉，右转向右拉，需停下时双手同时勒紧缰绳。

这些诀窍都是我的骑术老师教给我的，当时学骑马是因为一位姐们看上了那骑术老师，偏要拉着俺一起去学；可没几天，她无意中见到那帅哥挖了一次鼻屎之后，就放弃了学马，她也不准我再学，说是跟表里不一的人学不出什么好东西。人家不就是挖了挖鼻孔吗？犯得着将人家人格也搭进去鄙视吗？唉！可怜了我那几张红票票。

“不要太紧张，放松一点。”小龙在一旁嘱咐道。

“驾！”我颤颤巍巍的喊了一声，这马儿竟低头吃起草来。

“噗哧”，冷山笑了出来。真是没有face！

“驾！”我最受不了别人嘲笑偶了，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喊道。

嗖的一下，马儿像离弦的箭一样飙了出去，我只觉得身体向后一扯，忙抓紧缰绳，咬紧牙不让自己叫出来。我听见耳边“呼呼”的风声，眼睛却紧张的只能紧盯马头。不知过了几盏茶的功夫我才听见小龙的声音：

“夹紧马肚子，拉紧缰绳，不要慌！”

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然后照小龙的话夹马肚子拉缰绳，果然这马儿慢了下来，我抓紧时机的叫了一声：“呼～。”马儿终于停了下来。我只觉得嘴里干干的，心砰砰的跳个不停。

小龙跳下马，过来扶住我。我滑下马，腿一软倒在了他怀里，过了半晌竟吃吃的笑了出来。虽然吓得我不轻，但这刺激却让我很爽。

我对着空地大声叫道：“哦～嚯～，哦～嚯～。”

“瞧你疯的！”小龙似乎对我的疯癫已经习惯了。

“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骑过这么快，我觉得自己都快飞起来了！”虽然屁股被颠的生疼生疼的。

回去的时候，我充分了解到何谓美帝国主义的“大棒与金元”外交。小龙先是以我太疯为由，十分专制的禁止我再骑马，然后他又假装慷慨的让我选择：是走回去，还是跟他共骑。

没经过多少挣扎我就选择了后者。他明知道骑马屁屁会痛、脚也会软，哪里还能走路，故意出这种毫无意义的选择题将自己摆到被动的位置上，然后再假装无辜的狂吃我豆腐！呜呜呜，禽兽！

“这次北行是为了向游牧民购买马匹。”这是真正的目的吗？

“还要买马？”牧场已经有这么多马了！

“这些都是寻常马匹，此次我们是为朝廷购买战马。”

“啊～，没有油水的事情你也做啊！”朝廷怎么没让你帮忙收盐巴或送贡品啊？我看电视说那些才是肥差！

“呵呵，购买战马虽看上去吃力不讨好，但……”

“但相关的粮草，药品生意特权却会落到你手里！”我帮他说完。

这些可不同与我先前所说的那些暗买卖，毕竟这些正经生意更令人安心；而且从古至今有关粮草和药品期货生意一向油水颇丰！

这才是真正聪明的生意人！

启程的时候，我发现物资中竟有一大桶牛奶。那日，我本是无意间提起我喜欢喝牛奶，不想小龙居然放在了心里，果然还是细心的男人是最容易打动女人！不过我可没说自己被打动了！（笔者：死鸭子嘴硬！）

看这庞大的队伍，完整的装备以及充分的供给，我想接下来的旅程定将无比艰辛漫长。上车之前我将自己的绣品送给小龙。

“这是什么？”

“荷包啊！”

“第一次见人绣猪这种家畜？”那是你少见多怪。

“那……以前别人送给你的荷包都绣些啥？”我笑里藏刀的问道。

“从没收过这种东西！”哼！算你小子口风紧！

“这只绿猪猪代表我；红衣猪猪就是你哦！”我只会绣猪，以前俺在学校可是靠绣这种“双猪手机带”来拉拢周围同学关系。

“怎么线间还有纸屑？”

糟糕！汗～

“我只会缝这‘十字绣’，我以前都是缝在网格上。这里没有那种网格，所以我只能用画着格子的纸对着布缝，那纸屑可能是没挑干净的！你要是嫌弃我送给他人便是！”说着就要拿回荷包。

小龙手一收，已经荷包收入怀中。然后底下头，在我耳边说道：“谢谢，很可爱！”

谢就谢，干嘛凑那么近！难道不知道那热气喷得耳朵上会很烧吗？讨厌！（笔者：明明就是自己心骚骚！）

从牧场出来已有五天了，听说今天就出边界了，也就是说老娘今天就可以出国了。你们羡慕吧！前面就是所谓的国界吧，不知道没有签证可不可以过境。

“停车～！”小龙吩咐道。

我掀开车帘一看，那就是“出境处”吗？聚集了好多人，看来古代的“出国游”也很兴旺啊！

冷山在一旁低声抱怨道：“还是没躲过！”小龙瞪了他一眼，他忙低下头。随后小龙然后表情凝重的扶我下车。

这个人就是我的风口浪尖？他就是我们一直要躲的人？

“老夫在此久候多时！”

“龙某何得何能怎敢劳烦君大人大驾！”小龙小心谨慎的客套着。

君大人？这个胖墩墩的憨厚老头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君幻晟？我咋越看他越像“八哥犬”！

“这位可是尊夫人？”‘八哥犬’问道。

我忙上前一福：“民妇，见过君大人。”然后感觉到君幻晟身后一双色眯眯的眼睛盯得我浑身不自在，忙退到小龙身边。

“子文，见过龙大爷和尊夫人。”那双色眼的主人上前作揖道。

“君公子，客气了！”这是君幻晟的儿子？这明明就是一只“松狮”嘛！他与他老爹长得简直是南辕北辙，唯一的共通点就是：一样丑。

“龙大爷此次身负购马重任，凤萍城各级官员皆候于城门准备迎送，哪知大人却绕至此等偏远之地，龙大爷处事果然是出其不意！”君子文这话也说得太直白了吧！

“你说是吧，夫人！”这松狮也太不厚道了吧！怎么就把球踢给我了！

“我先代家夫谢过各位大人好意，”我又是一福身，然后继续说道：“家夫知道各位大人公务缠身犹恐打扰，故此低调出关，若是有考虑不周之处还望各位大人海量。”

“哈哈哈……哪里哪里……”这君家父子笑道。看着他们脸上狂抖的肉，我就琢磨着这笑着笑着会不会就掉下两块。

“上酒！”君幻晟吩咐道，只见一个眼熟的胖子端着酒盘就出列来。

“夫人，可曾记得昌某？”原来是“娼妓”老板，他怎么在这里。

“世荣，你见过夫人？”君老头问道。

“回大人，昌某之妻曾于齐王寿筵与夫人攀谈盛欢。”这昌世荣看起来憨厚老实，怎么撒谎都不打稿子！

“确是如此！”我附和道。欢是欢，只不过是老娘单方面骂的很欢！

“来来来，这杯送行酒可是不能少！”总觉得这对父子很不对劲，但具体哪里不对劲却也说不上来。

男人们每人一大碗，送到我这儿是一个碧绿的小杯。他们全都一饮而尽，看来我是逃不掉了，正准备闭着眼睛灌进去的时候，小龙拦了下来：“雪儿不甚酒力，由我代喝。”

“这……”不等君家父子犹豫，小龙一抬手便将酒倒进嘴里。

君松狮眉头紧蹙，似乎小龙帮我代酒触到了他的霉头似的，还是旁边的君八哥老练一些，忙说道：“龙当家果然豪爽！”

“谢大人如此盛情，那龙某就此别过！”小龙抱拳道。

“请！”君八哥做了个手势。

回身上车的时候，我听见“叮”一声，循声望去只见那只碧绿小杯掉在了地上，君松狮忙过去骂那个“娼妓”笨手笨脚，我倒是可惜那个好看的杯子。不过幸亏我没喝那杯酒，看起来烈的很，要不酒滴撒在土里怎会有小泡泡，肯定是跟土里的物质发生反应了。唉！想到化学就头痛，还是赶快赶路吧！

离开边界周围的景致马上就变得开阔起来，这可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望无垠的草原。中午小龙只吃了两个馒头，而且看起来很疲倦的样子，看来“优秀年轻企业家”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小龙告诉我“昌记”祖上原是铁匠出生，后经营有道，与官府扯上关系，成为国家的兵工厂，现在军队80％的兵器都有他家制造。怪不得他老婆敢在老娘面前横！

下午时候，我睡的好好突然被妮子的叫声吠醒，继而听到“乒乒乓乓”的声响，忙开帘一看，小龙他们正和一群蒙面黑衣人混战。

看这伙黑衣人的架势，似乎对于财物并不上心，我看他们倒像是在寻人。正想着，只见一个黑衣人往我这里一看，我心里一惊，跳下车就逃。可刚走两步就觉得身后已经有人追来。只听见小龙嘶哑着嗓子叫道：

“红姬，保护夫人！”果然如我所料，这个红姬身怀武功。紧接着身后便传来武器相接的声音。

“少爷～”只听见冷山一声惨叫。

我回头一看，小龙竟然跌下了马，一时间我不知该进该退。

“三弟，保护少爷！”冷好临危不乱。

有冷山在小龙应该不会有事，而且我逃掉才不会拖他们的后腿！我奋力向前冲，不想突然身后一吃重，向前扑了个狗啃泥。

“少爷，少爷！”大家都在喊着。

谁压在我身上？小龙怎么了？然后是一片混乱的马蹄声。

我慌乱的从土里抬起头，看到红狼正扯着其中一个黑衣人的腿不放，那人几经周折才甩开红狼骑马离开，我在他破烂的衣摆间隐隐约约看到绣着一个“君”字。

原来是他们！这就是小龙千方百计要带我出远门的原因吗?

之后，只见大家都向我跑来，扶起我背上的人。我一看才知，小龙是因为帮我挡了一刀才倒在我身上的。

我慌乱的看着众人将他抬进车里，自己也跟了过去，不想红姬二话不说一把将我推倒在地，然后从牙缝间咬出一个“滚”字。

我心里乱成一团，只听见大夫说道：“这箭上喂了毒……嗯？……少爷先前就已中毒；现在是身中双毒～!……难啊！”

※※※※※※※※※※※※※※※※※※※※

注：“干部”一次于1539年第一次在法国大作家拉伯雷的作品中出现，借用意大利语的含义，指方框，后转义为一定的场所、环境；后转为指作品的各部分安排；后又指领导一个军团的军官。之后，又指官方或企业中的高级人员。再指青年干部和所有干部。直至今日，cadre一词在法语当中仍旧有十几个词义。汉语早年把它借来使用，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干”的开头辅音是g，和c字母的法语读音十分接近。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由于时过境迁，这个词又使用频繁，人们也就不大注意它的词源了。

## 第二十六章 步步惊心

我心里乱成一团，只听见大夫说道：“这箭上喂了毒……嗯？……少爷先前就已中毒；现在是身中双毒～!”

我突然想起……，是我的那杯酒吗？那个白沫原来是……亏我看了无数武侠小说，当时竟没有反应过来……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为何想置我于死地，但你却代我受了这些罪。我茫然的看着周围乱作一团的人们，心里顿时憋得喘不过气来！

“少爷吐白沫了！大夫，快想想办法！”

“老夫不知少爷先前所中何毒！这……这……”

车内似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一想到他会因为我而死去便心如刀绞！他不能死，不想他就这么死去……

冷静……理智……

大家现在的状态只能将他推向死亡。我深呼吸清理头脑的杂念，想着能救他的方法，我记得……

“你进来做什么，滚出去！”红姬对我吼道。我无视于这一群愤怒的目光。

“我以为你们想要他活着，看来我猜错了！”说着我转身便要出去。虽然此时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我知道如果和眼前这群人硬碰硬，我就会失去机会，也可能失去小龙。只能赌一把了！

“等等！”冷好喊道。我心里暗暗舒了一口气。

“冷二哥，你不会相信这个贱人的鬼话吧？”红姬对着冷好叫道。

“你有办法？”冷好不理会红姬的愤怒，直直的问着我。

“是！”我盯着他的眼睛坚定的答道，“大家出来说，都挤在这里会造成伤者呼吸困难。”

冷好向大夫求证这话的真实性，大夫点头肯定。

“大家都出去！”冷好吩咐道。

“冷二哥，你疯了，大夫都不知该如何是好，你怎么能相信她！”红姬不依不休的争辩道。

“闭嘴，”冷好终于被吵得失去耐性，继而又问我：“有几成把握？”

“五成。”我不想在这种时候欺骗人，“你已经没选择、没时间了。相信我！”

“凭什么？”

“我的命！”这是我能赔给你的一切。

“你的贱命算得了什么？”红姬是个身处恋爱中的蠢女人，我不指望她能理解我这种承诺的意义，因此我从始至终只是盯着冷好——这里唯一有脑子做决策的人。快啊！小龙似乎已经失去知觉了！

“我相信你。”冷好说道。

“那好，现在就开始。一，马上令人搭好帐篷，要快；二，冷山速去温一锅牛奶拿到帐篷来；三，命人准备浓茶水、烈酒，再馒头烧炭研碎；四，红姬未得允许不能进帐；五，请大夫速速解开外伤之毒。快行动吧!”

“你……”红姬想要声辩，可却没了下文。因为目前的形势和我的条理都逼迫她服从我的安排。

龙家的效率果然不是盖的，不到一柱时间前四项事情全部做到。小龙现在已经陷入昏迷，情况十分紧急。我问冷好：

“可有两根手指粗细的空心容器？”

一听此言，冷山就往他二哥的怀里掏去。

“不得放肆，此物定是不行！”冷好吼着夺过冷山强抢在手的东西

“什么东西？”时间一分一秒的正在流失，他们还在犹豫什么？

“装有密函的竹筒。”冷山答道。

“冷山，不得胡说！”这冷好也真迂腐，都什么时候了还保密。

“密函我不要，竹筒给我！”我简洁的说道。

“不行！”

“他要是死了，你要密函还有屁用。”

“这……”

“不要再这这那那……没时间了，若是他有命怪罪你，任何事情有我帮你扛。”我话音刚落，冷山就冲过去抽出密函丢给他二哥，将竹筒递给了我。

我吩咐冷山将牛奶放在小龙的病榻旁边，自己迅速将竹筒放入烈酒中浸泡，进行简单消毒；然后将陷入昏迷的小龙取侧卧位，以免等会催吐时的呕吐物和分泌物误入气管而使他致息；接下来便是催吐，我先用筷子刺激小龙的咽喉，不一会儿他便呕吐起；随后，进行初步的洗胃：先用竹筒插喉灌进温牛奶，温牛奶即可保护胃粘膜又可吸附毒物；再用催吐方法让胃内容物吐出；如此吐过一回后，再将馒头烧炭研碎的粉末放进浓茶水里搅匀而后灌下催吐，如此反复进行，小龙渐渐恢复了知觉。大夫也找到解除外毒的药物，如此一来，小龙这条命算是拣了回来。

如此插喉洗胃虽然行事有些粗鲁，但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中医讲究对症下药，若不知对方所下何毒，便不敢轻易下药，唯恐引发毒性。而洗胃，则是简单的将残留于胃中的毒物清除干净，幸而此次有牛奶先对胃粘膜气有保护作用，否则用温水对胃的伤害会大的

多；然后我采用了不明物中毒的解毒方法：将馒头烧成炭研碎加浓茶水灌服以吸附毒物。唯一不足的便是这竹筒对小龙的咽喉定会有一定损伤，不过小伤总抵过死吧！

“少爷体内的毒已经清除殆尽，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现在只需退热便可。”大夫处理完外伤后，一边把脉一边对大家说道。

一听小龙度过危险期，我整颗心都轻松了下来。

老大夫又转向我：“夫人医术之精湛让老夫佩服不已，夫人若是有空可否与老夫切磋一二？”

“大夫过谦了，我哪会什么医术。只因曾见别人用此法急救，故依样学样试试看，现在想来适才却是有欠考量。”这些只在《妙手仁心》里学的“日常急救”，怎么跟你切磋?

“夫人口中的‘别人’可是身材高大一身青衣的儒雅公子？”大夫激动的站了来起。

若是我一说“的确”，你回答“认得”；搞不好改日来个什么“当面对质”那我还不糗大了。

“这个……雪儿记不太清了！”对于莫须有的事情当然要适时失忆。

“唉……，老夫还以为是……”

“是谁啊？”看你激动的手抖的像得了“帕金森”似的，该不会是你的相好吧！儒雅公子？呵呵，搞不好他喜欢玩“年下攻”。

“是神医史岩青！”看老大夫那一脸崇拜的表情里似乎没有爱慕的成分咧！（笔者：心术不正的本来就是你！）

“神医史岩青？”每次遇到此种情况，我便会用一种感叹的口吻重复别人所提之人名，这样即可以掩饰我的无知，又可引诱别人继续说下去。

“为医不识史岩青，悬壶一生医不精。”这句咋跟“陈近南”宣传口号怎么那么像ni？大夫仰头一叹，“老夫不知何时才能遇见医神……，

老夫的痴像让夫人见笑了，老夫这就去熬退热之药。”说完便转身离开帐篷。

既然大夫有空与我闲话家常，那就说明真的小龙没事了！我感到有些乏，转身对冷氏兄弟说：“冷山，安排大家安顿下来，然后编六组人在营帐四周巡逻，每个时辰一轮班。明白吗？”

“为何不每组巡两个时辰？”冷山问道。

“我要他们在这一个时辰里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而不是在极度疲劳中逛完两个时辰。”注意力是最易疲劳和涣散的一种意志，现在这种非常时刻，一定要每一分钟都有安全保障。毕竟我要的是效率，而不是危险。

“是！”冷山得令便马上出去安排。

然后我转向冷好：“谢谢你相信我！”

“我只是相信自己。”

“那么接下来就交给你吧！”经过这一系列的害怕、紧张直至刚才心情放松的那一瞬，我才感觉到心里的极度疲乏，不马上休息一下，我想下一个倒下的可能是我。

“夫人，请吩咐！”与以前不同的是，他说此话的态度十分恭敬。是我的所作所为改变了他对我原有的看法吗？

“你叫红姬进来照看少爷，切记要保持安静。”我想她应该已从大夫那里得知了小龙的消息。

我并非想装大方或者摆高姿态，只因为女人才懂女人的苦。我虽不知她从何时开始爱，可看得出她陷得比我深。因此她的焦急、无助以及恐惧应该更胜于我。对于她，我并没有敌意，有的也只是心痛。我闹不清，为什么大多数女人就算懂得这个道理，还是会为了男人而自相残杀。

我不想这样！

“其实她平时并非如刚才那样。”冷好解释道。

“我明白！”说罢我走出帐篷。

我当然明白她是以为小龙快挂了才会如此，但光是大喊大叫能解毒吗？我并不是说她无脑，毕竟智商对于恋爱中的女人来讲，是一件奢侈品；而于我，爱情应该才是奢侈品。

想到这里我看了一眼病榻上的男人，我想我是真的爱了。刚才以为会失去他的恐惧仍萦绕于心际，如果不是这突来的感觉，我也许永远也不敢承认这份爱的存在，我想我会一直保持着我们默许的暧昧直到合约截止的那一天。

可现在，这被诅咒的个性，在爱里又将如何生存……

红姬与我擦肩而过的轻声说了句："谢谢。"

我回头看着她疲惫而憔悴的背影，我不禁想道：我以后是否也会如她一样？

我不想！

但有些事情是不去想就可以去避免的吗？

我不知道……

我没心没肺的睡到了第二天中午，听说小龙已经清醒，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睡觉。我摸了摸他的头，好像没有先前那么烫手了；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声，我竟会有一丝幸福的感觉。突然很想亲亲他的额头，可不巧外面似乎有人声，但我绝不会因此而放弃偷吃豆腐的机会，我赶忙低头蜻蜓点水的在他额间一吻，然后立马起身作出准备离开的样子。随后，红姬和冷好走了进来。红姬看见我愣了一下，这好像是红姬和我激烈碰撞之后的第一次正式的冷静碰面吧！男人比较迟钝不会在意这些，但是女人比较会care这一类的事情，因此她的尴尬我可以理解。

"用冷水浸湿毛巾帮他敷额头，那样可以降低他的热度。"我对着空气吩咐道。物理降温可能会让他更舒服一些。

"是，夫人。"红姬答道。

其实我很想亲自为他做这些，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又十分害怕会发生一些我不能掌控的事情。虽然逃避不是办法，但在某些时候也不失

为一种办法。至少这样会让我有时间搞清楚自己的想法，或者他的想法……

离开小龙的帐篷，我便去找大夫商量一些事情，小龙的喉咙因为插喉的工具太粗糙，所以或多或少的有伤到喉咙，因此我嘱咐大夫不可给小龙喝过烫的汤药，并建议他制一些小粒的药丸让小龙服用；最后还询问了他小龙现下忌口的食物，之后便去当我的快乐煮妇了。

就目前看来，小龙只可以吃清淡的流食。我为他煮了些碎米稀粥，但又怕过于清淡败味口，于是就加了些碎肉提味，煮好之后将粥放温；看时间小龙也差不多快醒了，便叫人送去，并吩咐送饭的人不可以提及是我做的。

我并不是心机很重的，想要去玩什么“默默付出，而后真相大白”的恶俗戏码。只是顾忌到病人的感情都很脆弱，我不想因为自己的行动而去影响到他情感上的判断。我希望如果万一他真的有可能喜欢我，或者更进一步大胆一点说，他爱我，那么我希望他爱的动机是被我那受诅咒的个性所吸引，而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令他感动的事。大多数女生可能会觉得这二者没差，可如果你仔细想想，区别就十分显著。个性是伴随人一生而难以改变的东西，因此如果真的打算和一个人相处，个性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感动只是感情中的调剂品，我并不能否认它的重要性，但我真的无法肯定一瞬的感动是否可以延续一生。

%%%%%%%%%%%%%%%%%%%%%%%%

夜幕降临，朗月当空，我一时兴起拿出禩城在买的陶“埙”，坐在帐篷外吹起了《寒江残雪》。此曲是我的最爱，据说它描绘的是一幅初春时节白雪皓皓的场景，因此又名“思春”。最初学“埙”就是因为听到此曲，被它如凄如诉的哀怨触动心弦，而后对埙的热爱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总会在网上淘一些埙奏古乐曲来听；周围的朋友先对我这种“返祖行为”嗤之以鼻，但后来听多了他们也疯狂的爱上了这种婉转细腻的声音。

每次我遭遇不顺，便会吹奏此曲，以此来告诉自己残冬将去，春日不远。然而此时此刻，当声音在空旷无际的草原上若水中涟漪般飘荡开来，却让我心中凭添了无限寂寥。

夜深风凉，开始格外怀念那些他为我穿上披风的夜晚，不知他此刻怎样了。于是起身向他的帐篷走去。可刚走一半，只见冷山跑过来，二话不说拉起我就往小龙的帐篷跑。我心里一惊，小龙怎么了?

一进帐篷，便看见大夫急得满头大汗的号着脉。我抓住面色苍白的红姬问道："他怎么了？"

"是，我一直都有用你说的方法帮少爷退热，直到他吃完晚饭都还好好的。我……我……是我不好……是我不好……"说着说着她便哭了起来。

"不准哭！把话说完！"我吼道。

"我……我……"她啜泣着说不了完整的句子。

我转向冷山："你说。"

"红姬一直都没休息，实在太累了，于是就睡着了没替少爷敷头。刚才大夫来送药，发现少爷热得烫手而且还说胡话……"

"行了。"我明白了，我对红姬说："不关你的事，别哭了。出去休息一下，这里有我们。"

物理降温只有只是有助于退热药开始起效之前来降低体温，减少高温惊厥的发生，并不能从根本上退烧。而且，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小龙大多是因为外伤感染，在加上先前毒药或多或少对他身体有所损伤，才导致高烧不退。

红姬可怜兮兮的看着我，我对冷好说："拿一桶最烈的酒来，能烧得着的是最好。我先送她去休息，马上过来。"

说完，我便将红姬拉到我的帐篷，然后给她吃了两片安眠药让她好好休息。然后自己拿了药包便冲回小龙那边。

大夫喂给小龙的药，他根本没有咽下去就被悉数吐了出来。我想就此刻的状况而言，中药药效太慢。

“大夫，快去我准备一些白糖和干菊花！”其实我只是想支开大夫，然后又命二冷在门口把手。

等到帐篷里只剩我和小龙的时候，我拿出自己从现代带来的消炎退烧西药，喝了一口水然后将药含在口中，喂给小龙。我先用自己的舌头压低他的舌头，让药好顺利吞下，而后用同样方法喂给他一些水，虽然他是成人，但仍不排除会出现脱水的现象。

喂完药，正好大夫匆匆忙将我要的东西送来，之后我又叫冷好进来帮忙。以小龙现在的热度，冷水是没有用的，这里又没有酒精只能用烈酒凑合着帮小龙擦身降温。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小龙的裸体！那完美的线条让我有点想流鼻血！他的肌肉并没有想muscle man 那么激突，而是均匀有致。最重要的是——八块哦！腹部真的是整整齐齐的八块！再往下……，就是冷好负责的部分，我好想偷偷看看，可以那个叫冷好的同学将风景挡得严严实实，叫老娘怎么看?

……

糟糕，我都在想些什么东西啊？我现在好像正在扮演救护病人的天使哦！怎么能在病人生死一线的时候想这么A的事情！不过也由此可以证明我真的没有当医生的职业操守！

在烈酒辅助下，药物开始发挥功效，大夫说小龙的脉象已经趋于平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作为现代昌明医学的古代美女代言人，我不遗余力的使用现代药品救死扶伤，并高风亮节的拒绝老大夫对俺的崇拜！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操，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啊～～～我都快被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动得落泪了……

※※※※※※※※※※※※

之后，我让他们都回去休息，自己留下守夜。每过半个时辰就帮他用烈酒擦——上半身。其实我是那种很卒刺的色女，有色心却不太有色胆。刚才无意中偷看到，也许我还会暗爽一下；但如果真的让我

欺负一个没有知觉的病人，那我就会觉得自己很变态！由此我自封为——正义的美色女。

忙活了一夜，都快虚脱了。摸摸他的额头，已经好很多了，看看时间也该喂第二次药了。当我喂完药、舌头被纠缠的那一刻起，我便确定他是真的真的没事了，轻轻咬了他一下，让自己安全脱离他的魔舌。

“我可是病人！”他抱怨道。

听到他嘶哑的声音，我心里酸酸的，挤出一个微笑、假嗔道：“那就不要传染给我。”

他笑的是那样的憔悴，看了就让人心痛！

我记得昨天还剩半碗粥，他不吃点东西可不行。

“你去哪儿？”他拉着我的手。

“拿点吃的给你！”

本来应该吃了饭再吃药，可现在情况特殊，应该不会影响药效吧！我边喂他边想道。

这可是我第一次喂人吃东西，也不知为什么，每次我将汤匙一送到他嘴边，我的嘴就不由自主的张开。还因此被他嘲笑了几次，哼！看他病歪歪的样子，老娘才不会那么小气跟你计较咧！哼！哼！

吃完早餐在药物的作用下，他象婴儿一般睡去，但他仍不忘拉着我的手。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我feel good。以前看小说总是嘲笑那些类似于“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该有多好”的句子虚假矫情，可此刻我却发现这种感觉竟然真实的存在于这个世上！我都怀疑这是老天对我长期刻薄的一种报应，不过此刻的我不禁想振臂高呼：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 第二十七章 人心似海

之后的几天由我和红姬轮流照看小龙，而那些黑衣杀手也没再次出现。在风平浪静的第五天，小龙宣布队伍将继续前进。由于他的伤

未愈，因此我很慷慨的将自己的马车让了一半给他。

“渴了！”他现在完全将我贬成了丫鬟。早知如此，我真该阻止他将红姬赶到外面骑马。

“你自己没手啊？”我边吃零食边嫌弃的说道。老娘就是后娘！

“唉，这一刀是白挨了！”他说着就翻身睡下。

他这是在威胁我还是在撒娇？

明知我是个有良心的后妈还说这种话……

“白开水？”我没好气的问道。

“茶！”

“受伤不能喝茶！”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

“白水无味！”你小子要求还挺多。

算了算了，谁教他无意帮我代了一杯毒酒，又有意的帮我挡了一次毒刀呢！算我认栽！随后我温了一杯牛奶给他喝，既有味道又有营养，这样够你臭p了吧！

刚拿起蜜饯还没送到口里，就听见他说：

“饿了！”

Kao，“不是才吃过饭吗？”你存心的是不是？

“现在饿了！”他满眼笑意的看着我。

“吃蜜饯。”我依依不舍的将手上的蜜饯递给他。

“这是女人吃的玩意儿！”吃个零食也分男女吗？

“那请问您老人家想吃点啥？”我忍着气，装着温柔问道。

“昨天你做的那个？”他的心情似乎很不错哦！

昨天做的是……

“啊？不是我不想做，而是如果你现在要吃就得让队伍停下来，生火、做饭，会耽误行程的！算了算了。”我很体贴的站在他的立场上分析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这里有炉子，厨具和食材让他们送到车里来就是了，这样……就不耽误了！”汗～，他答的这么快，莫不是早就想到了我会扯理由……

“可是做那个可要半个多时辰。你现在就喊饿，恐怕饿的时间太长对你身体不好。我看还是找点现成东西吃吧！”

“现在只是有点饿，等你做好了就刚刚好！”你再看着我笑，我就扑过去亲你！

“那你要吃素的还是荤的？”唉，反正我也嫌得无聊，做点吃的全当调剂。哼！便宜你小子了。

“都要！”他笑的还真是阳光四射。我自己想扇自己一耳光，没事我问那句做什么？

这几天他的喉咙好多了，于是昨天我就做了点土豆泥，没想到他居然还吃上瘾了，我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我正将东西分类码好的时候，这才发现他现在的姿势实在是性感撩人，就算车子里很暖和，你也不该穿的这么……凉快吧！只见他颀长健美的身躯半依在床上，衣襟微敞，若有若无的露出胸前淡巧克力色的完美肌线，嘴角还挂着饕足坏笑。虽然他不是女子，但我脑子里却有着挥散不去的四个字：活－色－生－香。

“哈哈哈哈。”他的大笑将我惊醒，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正目不转睛的盯着某男。

“你……你笑什么？”我有些心虚的低下头，满脸通红的问道。

“第一次见人削土豆，削到流口水，你说好笑不好笑。”他看我的眼光里带着几分调侃和了然。

流口水？听起来好像是我的惯有行径咧！我忙撩起衣服袖擦嘴角，咦～没有口水啊！再看看床上的某男，他正忙着狂笑。我扔了土

豆和刀，就往床上扑去。

“嘶～”他一声倒抽气。我只是轻轻抓住他的肩膀，并没有碰到伤口啊！

“怎么了？伤口裂了吗？”我忙掀开他的衣服查看伤口，没有出血啊？

“啊～”他用力将我一抱，我倒在了他的怀里，脸贴在他裸露的胸前，浑身都麻麻的！

“小心伤口！”我有些气短的关心道。他怎么能如此用力，伤口裂开了又得劳烦我亲自为他上药。

“不打紧！”他轻轻的说道。

“嗯～”这种姿势和感觉让我浑身乏力。

“不舒服吗？怎么耳根红红的？”他柔腻的低语带着灼热的唇舌落在我的耳畔。我不禁一阵眩晕，脑中空白一片，无法说出只言片语。他轻轻捏起我的下巴，他深邃的黑瞳像是一个无尽的漩涡将无力反抗的我卷了进去，他慢慢的低下头轻描绘着我的唇线，似轻吮樱桃般啄而不入，他的举动将我撩的心痒痒，却也不知如何是好。忍无可忍之时，我伸手勾住他的脖子，舌灵巧的闯入他奶香尚存的口中，正准备与他香舌共舞，不料却被他夺回失地，并对我进行了反击，进过一番攻城掠地，他将主战场转移到了我这里，还故意在我敏感的舌根来回轻摩；他抬起头，唇角扯出温情的弧形；我轻喘着倚在他的怀里。他用修长的手指轻抚我灼热的面颊，顺着来到颈项，我只觉全身一阵战栗，他对我的反应似乎很是满意，又低下头来轻轻吻住我有些微胀的唇。我感觉到他的手慢慢下滑，继而覆上了我胸前的柔软，与此同时他突然深吻，似有生吞活剥的架势。

我心里一惊，深吸一口气叫道：“嗯～，不要～～”

“少爷！”红姬的闯入让着淫靡暧昧的气氛顿时消散的无影无踪。

我挣脱了小龙的怀抱、坐直了身子，心里有种被人捉奸在床的恐慌。就算看不到红姬的表情，也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开的尴尬和愤怒。

“出去！”小龙喘着气，懊恼的低吼道。

“是～”我听不出红姬回答这话的情绪，但心中却有些隐隐的不安和歉疚。

她走后，车内一片寂静……

“噘着嘴干嘛？怪我欺负你？”小龙轻抚着我的背。

我哪有怪你，我只是有些懊恼自己适才的惊呼，其实人家准备叫的是：“不要——停！”呜呜呜，哪里知道这个红姬耳朵如此灵，反应如此之快！

“才不会咧！”我随口就答。

“那就是……你喜欢！”他的笑容可回归的真快。

“懒得理你！”我将他的手一甩，只见他眉头微蹙。

我忙上前一看，只见雪白的绷带上沁出点点殷红。我忙用刀割开带血的绷带，用布轻轻粘净伤口上的血，然后撒上药粉，又帮他缠上干净的绷带。一切搞定，抬起头才发现他正直直的盯着我，我有些不好意思的嗔道：

“活该裂开，谁叫你不听话！”说罢，便撇过头不再看他。

我不想让自己沉浸在刚才的气氛之中，于是专心与土豆奋战。先做牛奶土豆泥：将土豆煮透，然后将之用勺碾成粉状，加入牛奶蒸一下即可；然后是肉末土豆泥：将辣椒、姜片、肉末和土豆块放少许油、盐和胡椒炒至变色，放水煮，最后将土豆块碾成泥加上调味料，起锅即可。

菜做好了，我也忙的大汗淋漓，这才注意到小龙似乎从刚才便没有出声，难道睡着了？我盛好食物，抬头一看，他仍保持着刚才的姿势，津津有味的看着我。

“看什么，吃你的东西！”我凶凶的将食物递给他。老娘辛辛苦苦做的，你小子最好吃的光光的才好，否则……

哼！小心我打得连你妈都不认识你！

“少爷，阿古达木到了！”冷好通知道。

“目的地终于到了！”我伸着懒腰欢呼道。

“这里只是中转，我们要在这里放下些东西，过两天继续赶路。”小龙说道。

原来只是中转！走了这么多天还没有到，我都要哭了，这点路坐飞机大概只用五分钟吧！

小龙要我帮他穿衣服！稀奇啊！这可是数天来他第一次要求穿衣服，看来他终于放弃折磨我脆弱的意志了！先穿哪一件？这么些带子怎么系啊？

我忙活了半天终于举手投降：

“还是叫红姬进来帮你吧！”我喘着粗气建议道，没想到帮人穿衣服比跑800米还累，看来我是天生的小姐命。

“为何？”调戏上瘾了吗？

“我不会！”非逼着老娘承认！

“哦～先穿那件白色的，再是……”他‘不拉不拉’的说了一通，我按照他说的一件一件帮他穿，在我的努力下，他终于有个人样了。

“你都知道，为什么不自己穿？”似乎我有点后知后觉，但总比不知不觉好吧！

“我受伤了！”哼，每次都是这个理由，没创意！

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外面已经候满了村民，这就是他臭美的原因吧！

“欢迎你，非云！”一个老头说着就要走过来抱小龙。看他那身形，还不把我家小龙抱出个内伤，我赶忙上前一步一福身，正好挡住他的去路。

“这位可是尊夫人？”老头兴奋的问道。

“正是！”小龙搂住我的肩膀。

只见老头将一只手放在胸前弯腰道：“阿尔斯楞见过夫人。”

看他气质不凡，定是首领之类的大人物；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阿尔斯楞应该是……

“大人如众兽之王狮子般的气势让雪儿折服？”我朗声回道。

“夫人通晓我们的语言？”阿尔斯楞惊讶的问道。

小龙也惊奇的看着我。

“通晓不敢当，只是略知数词而已！”我答道。

“非云夫人果然也是不同寻常啊！哈哈哈哈”阿尔斯楞的豪爽让我觉得很放松。

“你是特木尔？”小龙问着一个强壮黝黑的青年。

“正是！”青年朗声答道。

“气宇轩昂，跟你父亲一样！”小龙也会讲这种客套话吗？这人贼眉鼠眼、猥亵不堪，哪有半点他老爹的气质与威严。

寒暄客套完毕，男人们忙着谈生意，随从们忙着安顿下来，而美女们就忙着到处逛。我和红姬在牧民聚居的地方穿来穿去，这里人的住的地方看上去很像蒙古包：圆形而没有棱角，乌尼呈伞股状辐射，哈那以菱形互相穿缀，里面成半球体，十几个人睡觉都不成问题。

逛了许久也该回去了，小龙现在应该在办公的那个帐篷吧！突然听见有喧哗的声音，一看竟是那个特木尔正在鞭打一个男童，一个哭泣的妇人被两个侍卫拉到一边，周围的牧民都是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他们在说什么？”我问红姬这个快译通！

红姬告诉我，那个哭泣的妇人是小孩的母亲，而小孩之所以被鞭打是因为在玩耍的时候无意踩了特木尔一脚。

听着我就气不打一出来，这么大人了，竟跟一个小孩计较，我冲过去一把拉过遍体鳞伤的孩子，吼道：

“不准再打了！”

特木尔本是怒火中烧可一看是我，变转了个笑脸挥了挥手让侍卫放开这位母亲。母亲马上连滚带爬跑过来抱着孩子痛哭流涕。看到这

里我就无限心酸，幼时被欺负的时候曾无数次幻想着母亲会这样跑过来抱住自己……

“美人，给你面子。”特木尔一副轻佻的样子让我很不爽，我直直的瞪着他。

他用我听不懂的话跟红姬说了些什么，然后吩咐道：“我们走！”便带着他那群狗腿子离开了这里。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我问红姬。

“没什么……就是让我别告诉少爷。”红姬眼神似有闪烁。

我还来不及分析她奇怪的表情就被一群牧民包围了，他们对我笑我也就对他们笑，反正大家都不知道对方在说虾米，等我能抽身的时候却寻不着红姬的身影。

哼！走都不跟我说一声。我只能自己凭记忆去找小龙。那个大帐篷应该就是吧！

我兴冲冲的跑过去，刚看见站在门外的冷好，我做了一个“嘘”的手势，准备给小龙一个惊喜。

可……刚放下手，还没接近帐篷就听见小龙严厉的声音：

“是谁？”

顿时将我的兴致打的魂飞魄散，他的口气就像是发现了一个偷听的奸细。我一下子气就不打一处来，没理会他的问话，转身就回到自己的帐篷。

我今天是怎么了，一个人静下来想想刚才的反应似乎有些过激。是因为刚才那对母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委屈？还是因为特木尔的面目可憎？或是红姬的突然失踪？想着这些心里就烦躁不安，最后不得不怪罪我那即将到来的大姨妈，最近纵总是心绪不宁。也许我该去找本什么“大悲咒”来读读，听说那个可以平静心气。

“怎么了？”小龙又悄无声息站在我身后。

“没事，我在发神经！”我无奈的说道，然后回过身看着小龙：“你事情都办完了？”

“嗯！”他有些困惑的看着我。

“这是什么？”我发现小龙手上拿着一套女人的衣服。

“呵呵，是阿尔斯楞送给你参加篝火晚会的衣服。”

蓝色的长袍，短褂，短靴还有穗丝的腰带，“我很喜欢。”看着美美衣服，我的心情的确平静了不少，我是典型的物欲女孩！

篝火晚会远远没有我想象中好玩，刚坐在小龙身边没多久就被一群小女生给挤开了，还被踩了好几脚。冷氏双雄身边也围满了女人。看着这些花团锦簇的男人，我心里又是一肚子闷气。

看见红姬坐在远处一个人自斟自酌，背影有说不出的孤寂，我便端着酒杯走了过去坐下。

“你……你过来干嘛？”红姬惊奇的看着我。

“怎么？不可以过来吗？”我笑着问她。

“算了，都是命……”她酌了一口酒。

“什么？”为什么说这么深奥的话。

“没什么？”她的酒量好好哦！一直不停的喝酒，不怕醉吗？

“你恨我吗？”我躺在草地上看着天空的星星。

“恨！恨不得你死！”她狠狠的说道。

没想到她竟如此直白，不过大家就这样把话讲开了也好。

“这样很痛苦。”我说完，她愣了一下，突然眼中闪出一缕凶光说道：

“你以为你是谁，为什么要闯入我的生活，夺走我的一切。”我平静的看着她发泄心中的愤怒：“凭什么让他为你而受伤。你知道吗？当我是看着身中剧毒的他，却不知道如何是好，那种无助你明白吗？”她突然站起来，带着哭腔怒吼着积压以久的情感：“当时我多么……多么希望……希望中毒的人是我；看着你为他解毒，你知道我心里有多么的嫉妒吗？为什么能为他解除痛苦的那个人不是我？为什么他可以对你笑对你温柔……”愈说道后面她愈是哽咽，最后她跪下来泣不成声。

我坐起来，将她抱在怀中，这样她会觉得温暖一点吗？她也伸手紧紧的抱着我抽泣，女人再如何坚强，也是需要呵护的！我默不作声的抚着她的背，她哭了一会抬起头继续说道：

“我从小便喜欢上他，默默的跟着他为他卖命，我真的真的不能没有他。可……可为什么他心里的那个人不是我？”

她泛红的眼睛盯着我，我却无法轻松的开解她，毕竟我也是她痛苦的一部分。

“值得吗？”我问道。

“我可以为他丢弃性命？”

“那他呢？”飞蛾扑火就是女人的专利吗？那个男人可以为你牺牲什么？

……

“他爱的是你。”她幽幽的说道。

“不，至少现在他爱的还是他自己！”这也是我心中的一个结。

“他可以为你挡刀！”红姬声辩道。

“这一点我也无法解释……但我却感觉不到他的心……”我看着漫天繁星，说出憋在心中的困惑，然后我转向红姬喊道：“不谈男人，让男人都去死吧！女人要快乐啊！”说着闷掉杯中的酒。

“我也可以快乐吗？”红姬问道。

“当然，只要你愿意！”有何不可？我又对她说道：“你很美！”帮她撩起散落再耳际的头发，告诉她：“但悲伤会让美丽老去。”女人的美丽总是在男人的背弃中逝去。

她愣愣的看着我，我不知道她可不可以理解。她梨花带雨的落寞似乎诉说着那样一句台词：“虽然我只有二十岁，可我的灵魂已经苍老不堪。”看来直叫人心痛。

“如果爱他就直接让他知道吧！他的反应能让你选择继续或是放弃，给自己的爱留一条生路吧！”我对她说似乎也是在对自己说。

“这样会毁了我，你在害我！”她发狂似的对我嚷道。

“你知道不是！”我平静的对她说道。

“有些事情不去面对，并不证明它就可以不存在！”我自言自语道：“逃避这么久也该是面对的时候了。”

“面对？”她两眼放空的看着远方。

杯子空了，我发现她身边还有个红色的酒壶，比她手里那个米色的要好看的多。于是随手拿起就着瓶子闷了一大口，这里的米酒淡淡的清香很惹人爱！

“你……你喝了这个瓶子的酒？”她眼睛怎么瞪得这么大？

“是啊！呵呵！”酒放在这里就是喝的吗？干嘛大惊小怪！怎么刚说不上头，就开始有点晕乎乎啦！

“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你偏进来。”她的样子好吓人啊！

“呵呵，小红你的样子好吓人哦！”我想摸她的脸，可怎么也摸不着啊？然后眼前便是一片漆黑。

“办的好！”这个男人的声音好熟悉。

“我……”红姬的声音怎么在发颤。

“你可以走了！”男人的声音刚落，我就被人抱了起来。

他是谁？他要抱我去哪儿？小红怎么不跟来？

眼睛怎么也睁不开，身体也动不了！

好热！好热！我喘不过气，身体像要炸开一样！

他在干嘛？脱我衣服干嘛？

“美人，我会很温柔的……哈哈哈”

……

这个声音是——特木尔，他是要……

我一想到那张淫秽的脸我就想吐，心突然如擂鼓一般，怎么办？小红呢？我不想就这样失身……可是动不了，怎么办……

小龙救我……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

第二十八章 恩怨不明

浑身酸痛！

我这是怎么了？

我在哪儿……

啊～～～我的衣服呢？

我依稀记得昨晚和小红喝酒，然后……然后……我怎么记不起后来发生了什么！！头好痛！脑子里一片混杂：

一会是自己的声音："云，痛！"

一会又是特木尔的声音："美人，我会很温柔的……哈哈哈"

之后的一片打斗声是什么……

还有就是……来自下半身的痛……

我已经是女人了吗？我心中一惊！

那是谁？

是我现在身后的那个人吗？我心里寒风阵阵，战鼓狂擂。如果是那个特木尔，老娘肯定毫不犹豫的亲手将他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公公，绝不手软；但……如果是龙非云呢？想到这里，我开始犹豫要不要转身，而且紧张的心里竟升出了一丝不太知廉耻的希冀。我深吸一口气，想要转身一探究竟，可挣扎了好久还是没胆5555555555555，高考都没像现在这样怕得发抖！我用力咽下一口口水，闭上眼睛，缓慢的移动着身体……

"冷吗？"

我突然好想哭！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秉承为人尖酸、刻薄、自私的原则；对人虚伪狡猾、对己放纵自大、对钱吝啬小气、嘴巴恶毒、没事八卦，虚荣

心强，物质至上等等为数众多并不恶毒的小小不足；但没想到上帝、阿拉以及佛祖还是如此宽宏大量……

你们如果要说我是“中国妇女界的耻辱”就说吧！哼！

正如我先前所说的，他对我并不坦白，但他却从未隐藏对我的温柔与特别；我曾对小红说我感觉不到他的心，其实我何尝不是隐藏着自己的心，我意识到自己对他的感情却因为害怕伤害而不敢承认。

可～～这样的两个人可以幸福吗?

我一直坚信女人的身体是跟着心走的。所以与其说这次是意外还不如说是巧合；让我更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心，也许一直以来的犹豫全是因为自己想得太多。方才听到小龙的声音那一刻我觉得似乎一切都不再重要，我清楚明白的感觉到一股电流从我的小腹直冲向头顶，这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就是幸福吗?

“不冷！”我努力压制心中的颤抖。

“你在发抖。”他的鼻息扫在我脖子上好痒哦!

“没有！”死不承认如此丢脸的行径。

“不敢睁眼？”他在挑衅吗?

“谁说我不敢！”我借这口气将眼睛一睁，一张摄人魂魄的俊脸在面前放得好大。我忙往身后一撤。接下来的景象更是让我鼻子发热，眼前这个被我称作相公的人半裸着上身，矫健结实的优美身形、充满弹性的巧克力色肌肤让我无法挪开眼睛。

“怎么了？”为什么连嘴角扯出的弧线都可以这么完美?

“我们是不是已经那个……那个……了？”我边咽口水边问道。

“你说呢？”他笑得好邪恶哦!

我悄悄的掀起被角，往里面偷偷一瞄，我深吸一口气……

“看见什么了？”他声音里满是笑意。

“什么都没穿！”我可不想鼻子长长哦！

“谁？”明知故问嘛！

“我们！”你敢问我就有胆答！

就现在的状况看着特木尔暂时摆脱了做公公的危险，但我脑子里的疑惑却不得不弄清楚……

“可我依稀记得昨晚听见特木……”小龙眼中闪现出嗜血的凶光，吓得我吐下了要说的那个名字。

怎么气氛突然变得这么压抑！看来昨晚定是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我可不想凭着你沉默和怒气来猜测自己受了多大屈辱。

“你的样子很吓人！”我伸手摸他的面颊，不喜欢这样的紧崩。

“吓着你了？”他脸上的线条变得柔和了一些。

“那倒没有！”我又不是什么小白女！

“那你又说？”原来跟我逗嘴可以神奇的让他的愤怒逐渐淡去。

“我只是称述事实嘛！”装可爱都不会就不用在江湖上混了。

“嘿嘿！”他很给面子的笑了。

我这才开口说道：“说吧！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定了定情绪，将我搂在怀里平静的道来一切。

原来昨晚他发现我不在周围，便和“冷冷二人组”离开晚会来找我。没走多远就发现红姬站在空地上发愣。然后……

案件真相由原始称述人龙非云陈述如下：

“当时我向红姬问及你的去向，她如梦魇中惊醒一般惶恐。我顿感事有蹊跷，正要问及原因，却被红姬不由分说的拉往特木尔的帐篷，红姬边跑边说特木尔想要……侮辱你。当时我无法思考……”

“别加感觉，说过程！”作为受害人我有权提醒陈述人在做陈述之时不要添加任何个人情感！

“当我们到达时，你只着寸缕，￥％％※×（）——”之后的情况，由于原始称述人情绪过于激动竟用了一堆“之乎者也”，这让我想起了吴彦祖演的某角色一害怕就会很贱的狂飙法语。我将此种病症归纳为：地中海情绪失控症（前面的地名是为了好听）。

这些个古文虽然听得我头晕脑涨，但我好歹我也被填鸭这么多年，为了挽救那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们脆弱的神经，我多少也要硬着头皮猜出一二：

犯罪嫌疑人特木尔正准备前戏，却被陈述人的突然闯进而中断。陈述人一看受害人——本小姐“只着寸缕”，（此处我怀疑陈述人隐瞒了被害人也就是我——“玉体横陈”的事实。正脱到最后就被阻止了，哪有那么巧！你以为演戏啊！）一怒之下，将犯罪嫌疑人打了个鼻青脸肿、爹妈不认；然后命人将从犯红姬和犯罪嫌疑人特木尔绑起来等待法律的制裁，陈述人自己则抱着受害人回到陈述人的帐篷。

就以上综述之事实，本受害人分析：

犯罪嫌疑人特木尔构成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 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所谓“侮辱”所指过于宽泛，就陈述人之陈述可推测出犯罪嫌疑人是在从犯的协助下将被害人迷晕，而后却在犯罪之时被阻止。由此点看来又像是“犯罪未遂”。所谓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其特征是： 1、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2、犯罪没有得逞；3、犯罪未得逞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从此案的全程看，小龙的英勇出镜，这个预料之外的情形出现后，特木尔被迫中断了犯罪行为，即此突发状况为特木尔意志之外的原因，被迫停止犯罪的，符合犯罪未遂的三个特征，应当以强奸罪（未遂）论处。

“你是说我并没有被特木尔……侮辱？”这点我刚才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了，我想知道的是：“那‘我们’怎么……就……那个了呢？”不会是我勾引你吧？

“你被下了药。”

我知道啊！而且我还知道肯定不是泻药，我聪明吧！那么是春药吗？

然后呢？怎么听起来好像还是我勾引他！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他问道。

“只记得你不温柔，弄痛我了！”

我实话实说，他干嘛先是黑线加汗珠而后又失声笑出来。

他俯下头吻我的额头，然后像是在自言自语般喃喃道：

“幸亏我赶到！不过……现在这样真好！”

现在我脑中也只剩“真好”这样近乎弱智的感叹，其他形容感觉的四字成语全都逃得无影无踪。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更能显得感情的真挚？

当我知道自己的初次误打误撞的交给了眼前这个人的时候，一切的过程都如鸿毛一般。对于特木尔的种种行径我除了厌恶与不齿倒也没有特别屈辱的感觉，毕竟他只是“未遂”。退一万步，倘若我真的被他那个那个了，我也不会为自己的失身而哭哭啼啼，更不会为虾米贞操而寻死觅活，而是会用尽一切手段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从某些方面来讲，小龙救了特木尔，而与此同时特木尔又成为了小龙和我的感情催化剂，让原本朦胧的爱情顿时显现出它的五彩绚烂。

尽管就现在而言，一切都看起来如此圆满，但帮阿尔斯楞教教这个品行不端的儿子却也是必要的！还有红姬……

“在想什么呢？”

“反正没想你！”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回答道。

嗯，每次都是毫无先兆的sealed with a kiss，敢情我嫁给了著名的Mr.Kissinger。

穿戴整齐的被他吻过无数次，可如此赤诚相见的清醒之吻却是头一遭。他急切却不失温柔的低下头，可以感觉他齿间的温柔在我的唇内游移。我本能的伸手圈住他的项颈，不想他顺着我的搂抱进而俯身而下，似乎将其全身的力道都追加在了我的身上，霸道的挤压掉我们彼此只见的间隔，就这样我们紧紧的贴在了一起。

我只感到急遽的心跳，却分不清是来自自己还是他。吻随着他的下压而加深，他的每一次吮吸都让我无法自已的陷入情欲的迷惘，他的热情似乎也在我不自觉的回应中一点点被释放出来。他抬起头，我从他透彻的眼眸里看着自己虚弱迷离的样子。他像一头蓄势待发的猛兽一般低喘着，着片刻的停止却似暴风雨前的宁静，让人害怕又期盼。

“我爱你！”仰头附在他的耳畔轻声道。我知道这是一句多么庸俗的话语，可此刻却是我的心声，我想让他知道……知道我的不悔。

他别过幽深的眸子，狠狠的将我搂在怀里，他皮肤的灼热像是要将我融化。继而无数的吻落在了我的颈项、耳垂和脸颊。他将手覆上我胸前的春色，我咬住下唇压抑着尖叫的冲动，吃一堑长一智，上次就是这样引来了红姬，此刻若是再次出同样状况我定会先自杀再将来人剁了喂鱼、然后将鱼蒸了吃掉，随后便掉，最后在用土将便便埋掉，让他永世不可超生！

在他的揉搓下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这样的手部运动很累吗？为何他喘息的比我还厉害？我感觉到他炽热的分身抵在我腿上，心里似渴望但记忆中的疼痛又令我有些惧怕。他并不让人有片刻思考，顺着我的锁骨下吻，含住胸前那片温柔。我顿时浑身酥麻，禁忍不住颤抖起来……

“少……少爷……”帐外那个不要命的在喊我老公?

小龙猛的抬起头。我紧崩的身体突然像断了的弦，瘫到在床上，呼呼的喘着气。看着眼前这个被欲火和怒火烧得快要焦掉的人儿，我禁不住笑出声来。

“说！”他低吼道。

“是阿尔斯楞，他在帐外跪了一夜，刚刚晕了过去。”外面的声音在发颤。

对于这个冷山同学，我除了懊恼还有同情！

我笑的花枝乱颤之余还很好心的抽空抚平我老公额头上深深的“川”字，他无奈的看着我勾起一边嘴角，然后对着可怜的小冷吩咐道：

“将他送至大夫处，我随后就到！”

听见小冷的脚步声“嗖”的一下就消失了，闪得那么快好像屁股上着了火似的！

着火？我眼前这团火准备如何冷却?

“何事让你如此开心？”火火问道。

“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很想知道‘箭在弦上，却不能发’的感觉！啊～～哈哈哈，我很怕痒，别咬了！痒啊～哈哈哈，有人等着你啦！别玩了……我受不了啦……”我终于明白何谓“玩火者必自焚”了，一字即之曰：“惨”！

小龙去见阿尔斯楞的时候，我泡在澡盆，不，应该是泡在桶里发呆！看着水中脸色绯红的自己，竟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很喜欢“做爱”这个词：跟爱人做爱做的事情！就刚才的前戏而言，感觉真是super，如果不是中途冲出个“程咬金”，那么后续将……

唉！也罢！这就是命……

由于这次的冷山并非被我性感的尖叫所吸引继而出现，所以我便可以逃脱‘自我了结’的厄运；至于冷山，看他那瘦不拉叽的身板就算真剁碎了，鱼也不会爱吃，就姑且就此先记下一个大过，留队观察！

呜呜呜……还是有些不甘心，我的命好苦哦！

虽然昨晚我们的确是有做过，但那全是磕药的结果，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好不容易准备face to face真枪实弹的拼一场了，却被第三国插手和解，一切的“挑衅行为”都将既往不咎！

呜呜呜……我不禁想起了小春子的那首：“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

不过，令我有些意外的就是：没见红。唉！也不知道是献给了自行车还是体育课，虽然自己对那层薄膜并没那么重视，但心里多多少少还是觉得有些缺憾！

沐浴为我解除了身体上的部分痛楚，让我精神焕发。我精心的打扮了一番，准备去帮老阿尔斯楞教育他那个不成材的儿子！

还未接近大夫的帐篷便听见里面的喧闹：阿尔斯楞的打骂声，特木尔的叫嚣、还有女人和孩子的哭声。我不是一个喜欢凑热闹的人，但作为这场闹剧的主角我又不得不出现，真是让人头痛！

我稳了稳情绪，在冷山的带领下走进帐篷。

“你这个不成气的东西，丢尽了我的脸！”阿尔斯楞刚被大夫扶坐在一旁的椅子上，他一看是我便要起身给我下跪，我赶忙上前阻止。在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男人是决不会跪女人的（偶从来没有将后宫

的母兽当做女人看待！），我阻止并非我受不起这一跪，而是因为该下跪的不该是这个原本豪气冲天而现如今却憔悴不堪的老人。

他身旁还跪着一对母子，看上去像是他的媳妇和孙子！女人见他公公对我如此，便知我的身份，冲过来抱着我的腿就是一通“叽哩呱啦”我听不懂的话，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了街头那些卖花的小童。他们也曾如此抱住的我的腿，也曾如此用我的裤子来招待他们的鼻涕……

见她鼻涕眼泪在我衣服上擦得差不多干净的时候，我开口说道：“起来吧！我不要他的命！”那种脏手的东西，我才懒得沾咧！至于命——根子……

他公公为她翻译之后，她不停的上下按着自己身边那个尚不懂事的小头，我将这种行为理解为“谢谢”！老人得到我“留命”的承诺后，便很识相的带着这对母子出了帐篷。

我拱到了小龙的怀里，想给他一点温暖。他的沉默中带着浓厚的杀气，而他的眼神也一直维持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仅仅在我进来的那一瞬有回升到零度的迹象，但温度很快被现场的气氛逼了下去。

方才他听见我对老人、妇女和小孩的承诺后，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他仍是默不作声，我想小龙知道我是想自己出面解决这件事、这个人！

我冷静的看着被绑在一边满身伤痕的特木尔对我咆哮着一大堆我不明白的话语，但由他的神情可以判断出他吐的绝不是象牙！

“Fuck you!”我突然对着他狂叫一声。吓了大家一跳，特木尔也一愣一愣的看着我。

“觉得莫名其妙吧！这就对了……现在你明白我的感受了吧？”我好心的提醒他。

他确实领会了我的意思，但却别过脸不理我，反而和我老公说道：

“龙大当家，女人，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我们长期的生意合作，何必为了区区女人而伤了我们之间的和气呢？”

他奶奶的，竟敢当着老娘的面教唆我老公！

我用眼神告诉小龙，叫他别插手，让我来处理。

“区区女人？”我挑衅的反问着。

“女人天生命贱！”他一脸贱相的啐道。

“那么说你就是贱种？”

轻视女性的人都自以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你……”他气愤的试图站起来，但却被冷山一把又摁回地上。

“是你说女人等于贱人，如果……我没有猜错你的母亲应该也是女人吧？”如果你承认是男人或者人妖，我也是无所谓！

“哼！”我暂且将此答案归纳到“肯定”之列。

“所以啊……”我为自己的循循善诱感动不已。

“你们女人都是婊子，只配被我们男人压在身下……啊！”没等他说完，冷山一个拳头就招呼了上去。

我忙阻止冷山，这傻小子也不注意一下，万一打伤手可得不偿失！

“那你这个婊子养大的人也好不到哪儿去，生来便是活于女人胯下！”我冷生厉言的说着事实。

“你……”看他又喘又咳的也放不出个P来。

他说的是没头没脑的气话，老娘说的可是有根有据的事实，他要是能赢了老娘那才是奇了怪啦！

我转过头问小龙：“有昨天迷倒我的药吗？”

小龙从身旁拿出了那个肇事的漂亮瓶子，我突然发现它跟白雪公主的红苹果一样拥有华丽的外表。因此作为“物欲流”的代表人物，我不得不在此呼吁所有跟我一样肤浅，不，应该说是特别容易被美好事物吸引的同学们：

多多动手勿动口！

我让冷山逼他磕下药，而且将他反绑在椅子的背面站着。

“我想单独跟他聊聊！”我用暧昧慵懒的声音说道。

小龙眉头一紧瞪着我，呵呵，这小样在吃醋吗?

“我有分寸的！”我对他笑道。

他冷冷的看了一眼被绑的特木尔，然后便带着大夫和侍卫出了帐篷。

“现在可只剩我们两个了哦！”我对特木尔媚笑道。

特木尔浑浊无力的眼神告诉我药开始发挥功效了！

我拿起放在一旁的匕首，用刀背去轻轻在他胸前的皮肤划过，轻咬着下唇问道：“这样舒服吗？”

“嗯，呼呼……”他喘着粗气的答道。

我继续用刀下旋转的滑到他的腹部，欲下不下的盘桓于他三角区至上。他不停地吞咽着口水，眼睛直直的盯着我：

“你……你到底想干嘛？贱人！”是因为男人抵抗力强些吗？我磕药的时候怎么就说不出话?

“人家只是想做昨晚想做却未做之事！”原来我的声音也可以如此娇滴。

“呼呼……好啊！”他笑得真TMD的恶心！

“算了，人家对你这么好，你还骂人家！不玩了！”我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

“亲娘啊～，你把老子都快他妈的撩疯了，怎么可以不玩……”

“那……你同意了。”我一脸期望的看着他。

“别他妈废话了，来啊！”看他小帐篷的支撑状况，时候也差不多了。

我双手搭在他肩上……

“啊～～～～～～～～～～～～～～～～～～～～～～～～～～～～”

“怎么了？”小龙和冷山冲了进来。

冷山看了看特木尔在一旁蜷缩着被绑的身体，痛苦的满头大汗的样子，又看了看我手中的刀，脸色苍白的问道：“少……少奶奶，你不是把……他……给切……切了吧！”

如果别人看到小冷这张抽搐的脸定会以为他刚被阉了！

笨，没见这刀刃上没粘血吗?

我一脸无辜的说道：“我哪有那么毒辣，我……我只是应他的要求轻轻的踢了他一下而已。”这就是我昨晚想做而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啊！

小龙显然知道我并没有“喀嚓”特木尔，但看他的样子也是在问：踢一脚，不至于让他“痛”不欲生吧！

我的确只是踢了他一下下嘛！只不过正好他的海绵体处于充血的状态，而……而且……我用的不是大脚丫子……

“好啦，是……膝盖。”他的眼神居然还会逼供！

说实话，我真是不屑于“喀嚓”这个人渣。愚蠢如他，居然刚才还相信我在被他骚扰之后，仍能当着自己老公的面勾引他玩SM。

不过没有了结他的“命根子”却是因为我不得不顾忌小龙和阿尔斯楞之间的交识；况且特木尔是个有妻儿的男人，我一向善待女同胞，若是真的毁了他也等于间接的毁掉了他女人的“性福”，这是我不想见

到的。但我又是个睚眦必报的人，此仇不报我还有何颜面在江湖上飘，而且为了众多姐妹不再被他残害，我只能除此“下”策。

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治好以后也只能勉强满足一下自己的老婆，出去沾花惹草怕是有心而无力了。

※※※※※※※※※※※※※

“咕噜咕噜，……”为什么每次肚肚都这么大动静，丢死人了！

“饿了？”被小龙这么搂着，心里很踏踏实实！

“恩！好饿啊！”看来得先祭了我的五脏庙，才有力气再接再厉解决内患！

※※※※※※※※※※※※※※※

“多吃点！”原来菜可以堆得那么高啊！

小龙不停的夹菜，我就不住的埋头痛吃，直到嘴巴吃酸了肚子吃挺了，我才从百忙之中抬起头说道：

“不行了，不行了！撑死了！”

“多吃点，看你瘦的！”

我又不是科索沃难民，腰粗膀子圆的，每次吃完饭就狂后悔！“瘦”完全是个跟我不搭嘎的字眼？

难道他是指……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丘陵。

“哼！你嫌我太平是不是？”我最忌讳提及“太平公主”的往事！

“太平？”他疑惑不解的重复道，而后马上注意到我挺到天上的胸胸，无奈的笑道：“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到。”

没注意到什么？没注意到偶粉不丰满，还是根本就没注意到偶有女性的特征？

哼！两者我都不喜欢，白了他一眼，打了个饱嗝，绝食抗议！

“没注意到娘子身材如此玲珑有致！”他笑着说道。

唉！我这相公没别的好，就是太实在，我真怕他在社会上被人欺负、受人骗！

“对了，冷好呢？怎么都不见他人！”平日他都是护在小龙左右的。我看了一眼立于一旁的冷山。

冷山正准备说，看了一眼小龙便又吞了回去。看他这样子好生奇怪！

我询问的眼光看着小龙，他淡淡的回道：“他另有他事！”

哼！又是那些所谓的秘密，我才懒得管咧！

小龙因为这两天乱七八糟的事情延误了不少公事，刚伺候本夫人吃完饭就端起帐簿、信件看个不停；而我则倒在他怀里斗争着要不要将心里所想的话说出口。

“瞧你眉头皱的，想什么呢？”低头看着我。

“有些事情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恩？”他放下手中的信

“就是关于我们的关系啊！”

“说吧！”

至今为止，你都还没有说过你对我的感受，女人并不是意识流的产物，在认真面对一份情感的时候只会相信自己的触觉、听觉以及视觉，而所谓感觉这些东西对于我们而言太过缥缈，太过虚幻！

“就是那个……我希望……让你明白，就算我跟你发生了关系，如果你不那个什么我,就不用那个什么。”我似乎从未如此慌乱过，也不

知道他听明白没有。

“什么关系？第一个那个什么是什么，第二个又是什么？”他的表情看起来有点不爽哦！

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能真心爱我，我完全可以当作是为了帮我解毒才和我……你也不用因为“吃了”我而对我负责。我又不傻，我当然知道他是喜欢人家才和人家做的嘛！我只是想听他说出来啦！这种心思可能只有女生才会懂吧！

“算了，下次再说吧！”我窝在他怀里，准备装睡。

“说！”他突然这么严肃干嘛?

我坐了起来认真的对他说道：

“我是说你若非真心待我，我可当昨晚是你替我解毒，那么你完全不必因为要为我的贞操负责而强迫自己和我在一起。”

我希望让我们在一起的因素是“爱”，而不为了是责任。所以快点大声说出你也love我吧！我可是洗干净耳朵准备好了哦！

“你在逃避什么？”他怎么变得阴阳怪气的，没等我反驳他又问道：“你又隐瞒了什么？”他的语气和目光像是在说我对他有所欺瞒！

可我哪有！

对于感情我已经面对，我的表白难道是放P吗？至于隐藏，我的确是隐瞒了我的过去，可就算我说出“穿越”这样的事实，你有可能相信吗?

他犀利的目光让我很不舒服！这个迟钝的男人，我要的并不是这样的反应！

我起身离开这个渐渐冷却的怀抱，话不投机半句多，我惹不起还逃不了吗?本来只是调情的玩笑，没想到却闹得如此僵，我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

“他是谁？”我快走出帐篷的时候，他问道。

“谁？”我莫名其妙的反问着。

“我并不是你的第一个男人？”他撇开目光，淡淡的说道。

“你说什么？”一股怒火瞬间烧遍我的全身。

是因为没见红？可他这口气……

退一亿步，就算老娘以前真与别人做过也是过去的事情了；可事实却非如此，老娘今天敢用性命和金钱担保这次明明白白，千真万确就是老娘的第一次。但告诉你这些又有什么意义？我对你掏心窝儿，而你却因为一张膜而对我心生芥蒂！想到这里心里甭提有多委屈了，第一次想要敞开心扉的爱，却遭此待遇，顿时眼中一片水雾。

对，老娘的确并不是什么坚贞烈女，但也绝非淫娃荡妇。不就是薄薄一张膜吗？我告诉你我第一次献给了自行车、献给了运动，你他妈的能明白吗?

不能哭，绝对不能哭出来，不能让人看扁了！我深吸一口气，稳住声音说道：

“难道我是你的第一个女人？”你凭什么这样要求我，男人为什么就可以没有贞操的束缚！

我的挑衅竟能让他气成这样！

他不再如和煦的春风般温柔，眼前的他更像一座喷发在即的火山，一动不动的用目光灼蚀着我的心！

“注意你的身份！”他的语气让我感觉很受伤！

我怎么就不注意身份了，我又是什么身份?

一个合同工吗？我心尖一颤。

“那好，雪儿谢谢少爷昨晚的救命之恩，”说着我稳了稳颤抖的自己，一福身继续说道：“雪儿也昨晚也算以身相许了，那么我们两不相欠了！”我觉得自己随时都可能在这样的注视下崩溃。

“好，很好，好一个两不相欠！”他咬着牙狠狠的说道。

“是！今后雪儿会本－本－分－分按照契约为少爷办事！请少爷放心！”这就是我的身份吧！说罢，我便转身闭上眼，生怕他看到自己的脆弱。

“就想这么走了？”身后的他狂吼道。

“不然少爷还想怎样！”我不敢转身看他。

“转过身，看着我！”他命令道。

我深深的闭紧眼睛，将泪水逼回去一些，而后转身一笑：

“少爷可是觉得昨晚雪儿表现不错，想打赏雪儿？”

他攥紧的拳头上暴出青筋来！想打我吗？那就来啊！

“或者少爷是想找雪儿讨赏？雪儿随身就带了这几两银子，您若是不嫌少就收下吧！”我掏出几两银子放在一边的桌子上。

“雪儿，不打扰少爷办公了！告退！”我赶忙别过掉下的泪水，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只听见身后一阵“噼里啪啦”的摔打声！我的心也被摔的七零八落。

※※※※※※※※※※※※※※※※

刚刚还好好的，怎么会变成这样？

回到帐内，一片寂静。心“汩汩”的抽着血，我双眼放空的看着地上却怎么也哭不出来！

将手按于左胸，却无济于事。好痛！痛得我无法呼吸！

※※※※※※※※※※※※※※※

“少奶奶，冷山求见！”他来做什么？是龙非云派他来的?

“进吧！”

冷山进帐就跪倒在地：“求求少奶奶，救救我二哥吧！”

“他不是出外办事了吗？”我的脑子居然还能转动。

原来昨晚救回我后，龙非云要杀红姬泄恨，不想冷好却出面力保红姬；龙非云一怒之下，将冷好先前为救他私自拿出密函的事情翻了出来，鞭打了冷好还……

“少爷禁止大夫上药，也不准我们送饭过去，说是让我哥反省思过……。少奶奶，我哥现在奄奄一息了，只有少奶奶您可以救他！”冷山带着哭腔说道。

“事情因我而起，我定会尽全力，你先起身。”我可以救他吗？他……会听我的吗?

“谢谢少奶奶！”

“红姬现下如何？”

“被关在北边的帐篷，还未有任何责罚！”

……

※※※※※※※※※※※※※※※

没有心的人是不是可以勇敢一些？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自己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心里还是很……

“何事？”他似乎还未从盛怒中清醒。

“请少爷准许让大夫为冷好上药、让他吃饭！”我慢慢跪下，毕竟求人要有求人的样子！

“为何！”他转过身背对着我。

我瞥见他正在流血的右手，心里一紧。

“当时情势紧急，冷好是在我的授意下拿出密函。”明知他打冷好只是为了撒气，可这由头却是因为我。

“那又如何？”

“如果要罚就罚我吧！他是无辜的！”身痛可不可以代替心痛？

“罚你？”他转过身，怒视着我。

“是！”为何他总是看不清显而易见的事情！

“你可受得起？”他压低声音威胁道。

这样近的看着他，让我鼻子又酸了起来，我闭上发热的眼睛，坚定的答道：

“是！”

“你竟看都不愿看我！”他低声的自言自语。

他是这么认为的吗？我不想解释。

“冷山，将江雪鞭笞三十，即刻执行。”听到这话我身体一颤，胸口仿佛有块大石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这……”冷山犹豫道。

“还要让我重复一遍？”龙非云厉声训斥道。

“是，少爷！”

我脱去裘毛外套，着单衣跪在地上领罚。

“少奶奶得罪了！”冷山不忍心的说道。

我微微的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准备好了！

我眼睛直直的盯着龙非云紧崩的背影，我知道他一定可以感觉得到。

那一柱香的时间，大概有一辈子那么长吧！

每一次冷山挥起鞭子，我都期盼着眼前这个人可以喊停而后转身抱紧我，可我的天真在一次次失望中被打击得体无完肤。毕竟生活不是肥皂剧，它并不会随人意愿而改变发展的轨迹。

三十鞭，一鞭不少的打在了我的心上。

可我咬着牙，哼都没哼一声！女人的名字不是弱者！

“少爷，鞭笞完毕。”

“带冷好去大夫那儿，为他准备饭菜！”他声音似乎有些颤抖，是被我气的吗?

“多谢少爷！”鞭打不至于去掉我多年的礼数。

我要站起来，却膝盖一软，向前栽去。

“少奶奶……”

冷山还未叫完，我便掉入那个曾经给我希冀与温暖的怀抱。

背上的灼痛提醒我一把将他推开：

“江莱不敢污了少爷的手！”

我是江莱，我想回到那个自我的江莱，那个不让自己受伤的江莱。

“还请少爷宽宏大量放出红姬！”我请求道。

“不可能！”

“难不成少爷想让男人替我上药？”这里就我和红姬两个女人，你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不管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但为了你的面子，少奶奶应用的矜持你还是不得不有所顾忌。

刚才我们还近在咫尺，可现在……沉默在你我之间像是一面无法跨越的海洋，不知何时我们却已天各一方。

“放了红姬。”

“谢少爷成全。” 我不想看他，不想让自己有更多的情绪。

我在冷山的搀扶下坚强的走出这个男人的视线。虽然冷山手下留情不至于“肉绽”，但“皮开”却是在所难免。

“给她松绑！”我吩咐冷山放了蜷缩在地上的红姬。

然后又对红姬说：“走吧！”

红姬不解的看着我：“为什么！”

“我想洗澡，帮我准备盐水好吗” 我现在没有力气再多说一个字。

“是！”她见我如此，也不再多问，起身扶我回去。

感情的世界里没有对错，也没有值得与不值得；在爱的名义下，任何荒唐、卑劣以及愚蠢都是成立的。伤痕累累、身心俱疲的我，哪有力气再去责备一个同样可怜的女人。

如果说早上泡在水里还曾触摸到幸福，那么现在的我只觉得创巨痛深。

我看着水中那张疲惫的脸，背后一阵阵火烧般的伤痛让我想起今天的种种。忽而幸福忽而痛苦，一切仿佛梦魇一般让我透不过气。

我自己埋入水中，水的声音让嘈杂的心渐渐静了下来，满是伤痕的心向我重复着那个流传广泛的故事：

“鱼对水说： 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

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心中。

我不是鱼，

你也不是水，

你能看见我寂寞的眼泪吗？ ！”

如果你是水，我是鱼；那么我宁愿做一条可以在陆上行走的鲶鱼！

## 第二十九章 心凉如水

“阿莱，我变笨了，是不是？”

“那是因为你真的爱了！”

无数次午夜梦回，小雪与跟阿莱相对无言，这便是她们唯一的叹息。

曾几何时
相遇变成了一种痛楚
相处成为了一种折磨
回眸记忆的瞬间
是否会让人
觉得生活本应是美好幸福！
眼中的失落
心中的无奈
都将幻化为灰烬与尘埃
被时间的风
吹散于心底每一个角落
……
尘埃多了
灰烬厚了
心也就麻木了
再回首时
面无表情
或是
讥讽微笑

已不再重要

心都没了

我们还剩下什么?

曾亲见身边无数女人都义无反顾的栽进那个叫做“爱情”的深渊，还曾对其嘲笑不已，更有甚者还曾怨恨她们让“飞蛾扑火”成为女人的专利！

可如今，当自己遭遇爱情，竟也同她们一样！

终于明白为何前人称此为“陷阱”，它极其隐蔽的伪装让你避无可避，不知不觉便会深陷其中；任你诸葛再世，倒栽葱的猛扎进这渊涧，脑子又怎会灵光如初?

已过数日，那隐形的伤口并无愈合的迹象，每每想起仍如利剑在心。只能艰难的挨着每一分每一秒，妄想着某刻惊醒，发现一切若梦，而自己仍可以感觉到自己！

“嘶～～”

“夫人，还是很痛吗？”红姬停下帮我擦药的手，忙问道。

“小红这么温柔，怎么会痛呢！”我回头伸手勾起红姬的下巴，暧昧的调笑道。

痛——似乎成为了最近的主旋律，但我却不想让别人看出来，不想让他们的同情让自己陷入自怨自艾。

“您可是堂堂龙家九奶奶，怎么总是这么不正经!”小红假嗔着。

我们很默契的都没有提起那天的事情，我知道她心里并不比我好过。

“这儿就我们俩，谁能知道啊！”我笑道。

“最近您跟少爷没事儿吧？”小红小心翼翼的问着。

我愣了一下，这么多天小红第一次提起他，我答道:

“我们能有什么事啊？”

“如果是因为我让你们这样，我真是……”她垂下头不再说话。

傻丫头，哪关你的事，我跟那龙非云本就不是一国的，本就只是雇佣关系。是我自己想多了，才会如此啊！

“哈哈哈，傻丫头，我们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啊！”我笑得心都是痛的，继续说道：“难不成丫头你盼着我们出事？”

“瞧你说的！”她抬起头来，犹豫了一下又继续道：

“其实少爷罚您，他的痛不会比您少！”

他痛？呵呵……会吗？

“小红，你多心了！我没心情跟他怄咧！”我的心忙着流血呢，哪有空啊！

“那您又拒绝与少爷同车？”看来这些话，她忍了几天了。

“他一个伤者，我一个病患。两人呆在一辆小马车里，叫人怎么照顾啊！”我在说谎……

“说的也是！”

“最近冷好恢复的怎样了？”出来没多久，竟有这么多伤兵！

“他身体可比您好，已经没窝在床上了！”她笑道。

“死丫头，你这是在夸他壮，还是骂我懒啊！”表面笑闹无常，可心却被重石压得喘不过气。

龙非云没有再责难任何人，最近甚至很少露面。只有冷山伺候左右，但每次红姬拿饭回来，都会有意无意的提起从冷山那里听来的有关龙非云的点点滴滴。对于这些八卦，我很想做到左耳出右耳进，可偏偏一听到这些脑中就会浮现那个孤独的背影。

孤独？我是这么认为的吗？

“夫人、夫人你有在听吗？”小红在叫我吗？我忙回神看着她，她接着说道：“少爷让您明个儿回头车去，说哪儿比较宽敞舒坦。”

“那他呢？”

“少爷好的差不多了，说是要骑马疏疏筋骨。”

“哦！是吗？”他倒是恢复的快！

“夫人想什么呢?”小红问道。

“我想他倒是有狗的恢复能力！”

噗哧～～～，小红笑了出来，她怕是没听过谁说龙非云像狗吧！

次日，换车之时免不了再次相见，自从那日他转过身，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相见吧！礼数是不能少的，我仍记得自己的身份和职责。

“见过相公！”我低头福身道。

“恩。”他应了一声，然后是一片沉默，我起身便想上车。

“身体……可好些？”他这是没话找话说吗?

“谢相公关心，雪儿恢复的很好，请相公放心！”我又是一福身。古代女人是不是看地比看自家老公机会还要多?

“恩！”说完他叹了口气转身上了马。

我深深的呼出一口气，不知刚才的表现算不算过关，不知道我刚才的表现算不算坚强！

进了马车，脑中挥之不去的是他最后的叹息。他瘦了，也憔悴了许多！

你和我本非一体，

不同时空，不同际遇，

但都紧抱自己，横冲直撞在自我的人生里；

一次离奇的穿越改变了你我生命的轨迹，

平行线就这样相遇。

第一次想要张开双臂
未曾料想，你却无此心，
天真的代价便是：
痛苦心伤不能自已。
但仍苦撑坚强的面具，
以后的相处如何继续，
迷茫中仍有一丝期许，
也许，只有
时间才能让伤慢慢治愈。

“少奶奶，怎么才起又睡上了?”小红提着大包小包上了车。

“头痛，就趴着了！”我随口应道。

“怎么了？该不是风寒了吧？”说着她那双玉手直冲我额头招呼了上来。

这红姬，自从上次之后像变了一个人；以前是块儿冰，现在倒变成了一团火。我说她是闷骚，在我的调教下本性显露了，结果我惨被她蹂躏了一番。我们每天打打闹闹的熬着时间、转移着重点。

“我哪有那么脆弱！”我笑着打掉她的手。

她再这么紧张我，不得神经衰弱才怪！

“您……算了！”她想说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吧！”

“您跟少爷这是怎么了？”她惴惴不安的问道。

“恩？”她感觉到什么了吗?

“你们之间怪怪的?”

“怎么怪了？”

“您对他也太客气礼貌了吧！”

这样才会有距离感，这就是我想给龙非云的感觉。

“是你叫我要有少奶奶的样子，我做到了，你又嫌我。我容易嘛我！”我撒娇道。

“你……”面对我这样轻松的玩笑，她也不知该如何继续下去，毕竟没人知道我和龙非云之间发生了什么，甚至我们自己都不甚清楚！

再这么趴下去，我原本就不峰峦迭起的胸部就真要变得平坦无际了！

“小红，晚饭后陪我出去逛逛吧！”

“夫人，您这是要去哪儿？”

驻扎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能去哪啊！咱们的队伍是挺庞大，可除开每日围着我转的小红，所识之人所剩无几：冷山要陪某人，而某人是我避之不急的，于是这两个首先被排除在外；再者是那个五十来岁的大夫，虽然为人和善也挺好学，但他老人家更年期的症状却是令我恐惧不已：说话啰嗦不止、言语唠叨、说话絮絮不休，我害怕他突然唐僧附身，到时候我可是逃都逃不掉了，所以这个也排除。

只剩下冷好了，去看看他好了没！

“冷好那里啊！”我答道。

“这……”小红突然驻足不走了。

“怎么了？”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对男女有问题！

“我突然记起……！”果然有问题。

“哎呀……碗筷还没收？”我耐心的引诱她上钩。

“是啊是啊，我得回去收拾好，您先去我一会就来！”她还真会顺藤摸瓜，

“哎……呀……”我又惊叫一声，让已经转身的小红又折了回来。

“怎么了夫人，什么事？”她慌乱的问道

“我又想起来了！方才我好像已经收好了！”如果她还没感觉到我的夸张，那么她就该去好好检查一下她的右脑了。

……

久违的乌鸦叫嚣着飞过。

“夫人，您是故意的?”她娇嗔着。

“我？我怎么了？”装无辜和茫然是我的专业。

“夫人……”她无奈的托长尾音，似乎在说please!

不好玩！这么快就告饶了！

“我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小红同志（这里称呼不表性向），你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啊？”这令我自己都厌恶的官腔官调都是跟学校那些所谓的长官们学的。

“我……我能有什么事啊！”死鸭子小红嘴还真硬！

“哦，那没事就和我一起去见你的救命恩人吧！”我拉着她就往前走。

“夫人……”她反拉着我，不愿迈出步子。

“恩？”

“我说……还不行吗？”一张美脸上用黑笔写满了“无奈”，她的样子可真逗，哪里还有以前那蛮横强硬的影子。

我不是个喜欢用别人的八卦来打发时间的人，但仍执拗的扯着她到一片适合女生说八卦讲秘密的安全空地。本人从小便受琼瑶阿姨和各大偶像巨星的悉心教导，对于男女之间“剪不断又不去理”的感情纷扰甚为熟悉。因此当我听到冷好为她求情而遭鞭笞，便对他们之间隐隐约约的情愫了然于心。

自己不好过也希望朋友能幸福！

是的，我把她当作朋友看待。不单单是因为我们一样都是外强中干的主儿，或是因为我们是这里唯一的同性，更重要的是——我们曾经爱过同一个男人。

是的，曾经……

“说吧，宝贝！”我说道。

“是，夫人”

“没人在的时候不要叫我虾米‘夫人’，不要用‘您’这种称呼硌我。叫我‘小雪’。”整天听这些称呼听得我想扇人。

“这样不好吧！”她有些犹豫。

“朋友聊天还这么称呼，不是很奇怪吗？”我可不要她跟我“汇报”感情问题。

“您……不，你吧我当作朋友？”她惊奇的眼珠都快掉出来了。

“是啊！”为什么每次说这个，他们都像是遇到“奔驰”一元大甩卖似的。

“这怎么可以……”原来手和头也可以装电动马达啊！

“为什么不可以？”我就纳闷了。

“不合礼数”她当我刚说的话是放p是不是！

“我们江湖儿女，管他爷爷劳什子的的鬼礼数，你再跟我闹别扭，休怪我不客气。”武侠小说里，俺觉得这句最实在、最豪气。

“这……”她抬头看了看满脸怒气的我，然后说道：“好吧！小雪。”

“这就乖了嘛！小妞！”说着就往她下巴上一挑。

她现在对我的调戏已经麻木了。唉！没有恐慌的表情和令人兴奋的抽气声真是无趣。

“说罢！亲爱的!”也该是时候进正题了。

“我也不知该从何处说起！”

“为何不敢去见冷好？”那我就问到你晓得。

“我也不知道，上次他为我挨了鞭子后，我便很怕见到他！”小美脸显得十分困惑。

我看这个丫头是突然意识到冷好对她的感情，而害怕去面对；害怕则是意味着她自己也对冷好有感觉，否则直接去道谢不就得了，哪来这么多讲究。

“你们怎么认识的?”忆往事才能悟今朝。

“其实我从小孤苦伶仃以乞讨为生。五岁的时候，有一天饿晕在路边，以为自己会这样死去；但醒来时却发现一个天仙般美丽的妇人，她温柔的询问着我的一切，亲自帮我梳洗打扮。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自己干净的样子。我们相依为命的住在铁城城郊生活，是她教我认清自己，教我基本的礼仪和打扮。待在夫人身边的那一年可能是我一辈子最满足最幸福的日子！”她目视远方，似乎已经沉浸在这样的回忆之中。

“一年之后夫人送我去老絮峰学功夫，没想到就此一别，我便再也没机会见到夫人。”这个夫人是谁?为何没有再见？我将心中的疑问压住，继续听小红讲述她自己的故事：“也就是在那里我遇到了冷家三兄弟。”

他们是师兄妹?这不正证明了那一句“先结拜后恋爱”吗?

她轻轻的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冷大哥生性豪爽，冷山天真直率，他们都将我当作男孩子看待；只有冷二哥不同，他从小便孤言寡语，但为人却细致入微，一直都对我照顾有佳。不过……我一直都将他们当哥哥看待。”这最后一句是不是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没想到冷好这老小子练的竟是 “泡妞秘笈”中的“潜－移－默－化”！

听闻此招一出，纵使你是千年怨女也无法抵抗平日点点滴滴温情的浮现，只要你的心稍稍那么一颤；接下来他便会表示“不求回报，只

愿默默的守着你”，这招“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用在此时正是虎虎生威；最后定是你心猿意马的收场！

可由于此招耗时过长，很少有人练成此功！练成之人也大多为苦情、悲情、痴情之人！

“十五岁出师那年，师傅命冷家三兄弟速回禩城龙家，并要他们带我一起去。临走前师傅命我三人发誓此生定要不惜性命保护龙家九少爷。当时的我已经不是路边那个三餐不济、唯唯诺诺的小女孩了，虽然有誓言在身但回府的路上却忍不住牢骚，每次想到要一辈子保护一个娇弱的少爷，心里就有些不平。可后来……当我见到少爷……”她似乎回到了那时的场景，“因为师傅命我们低调行事，故此当我们抵达禩城便夜行潜进龙家。因为冷家兄弟曾于幼时生活于此，所以不一会儿，我们就找到了少爷所在的‘竹沁园’。当时一个青衣男子正在园中练剑，我从未见过如此飘逸轻灵的剑法，时而行云流水一般，时而又似水银泻地。清冷的月光下，那俊朗的身姿被剑气所包围，当时我就站在门口看痴。他突然杀气骤起一剑向我劈来，我反应过来时，已避之不急，冷二哥突然将我一拉，让我躲过一劫。随后冷大哥向这个男子跪下叫他‘主子’，我这才知道这就是我要保护的人。”看到红姬痴怨的眼神我就知道，适才她那最后一句应该翻译成“这就是我命里的那个人”。

月下练剑？想来那个龙XX挺拔的身姿随剑舞动的样子定是英气逼人。可……我却从未看过。想及此处，我心中微微泛着些酸。

哼！这龙XX也真是，中国有那么多功夫你不学，你偏偏爱剑（贱），铁剑铜剑你不练，你偏要耍银剑（淫贱），那么多招式你不要，你偏要耍醉剑（最贱），于是你努力练成了醉银剑（最淫贱）。

哼！

“然后呢?”老顽童教郭靖听故事要经常问这句，来引诱别人快点讲！

“然后他知道了我们的身份，给我们布置了任务。临走时，他叫住我，对我说：‘你以后就叫红姬，做事机灵点！’。”红姬满脸幸福的笑让我有些吃味，看来这个姓龙的倒是挺喜欢给人“赐命”，哼！

“然后呢?”

“我便经常和冷二哥一起出门办事，冷二哥还是一如既往的照顾我，帮助我。这次……他甚至舍命救下我。”看来她应该也明白冷好的心意，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

“他也知道你喜欢龙非云？”我大剌剌的问道。

只听她倒吸一口冷气，“你怎么可以直呼少爷的名讳？”

“怎么不可以?”我一撇嘴反问道。

下班时间，他管不着！

红姬于我相处多日，知道我说话的方式，此时就我二人她也懒得计较。她继续轻叹道：“喜……喜欢？我哪里配！”

“p话，感情里哪有配不配，只有爱不爱！”我话冲出口才感到后悔，又是“p”，又是“爱”的不知她受不受得了。我小心翼翼的瞧着她，只见她蹙额沉思，并没有注意我的措辞，我的心便稍稍一安，正准备继续问，不想她却先开口道：

“若是相恋之人，门不当户不对便是配不上，若是硬在一起，定会遭人口舌！”

“倘若真心相恋，便不会被区区门第的限制而阻碍，有人可以为爱而舍命，名誉和地位又值几分？再者，相恋是两人之事，与你相对到老的只有你爱的这个人，又与旁人何干！”我初中时，便信奉但丁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舌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要乱嚼，你管不着；万一哪天他们口舌生疮、脚底流脓也不关你的事。

“为爱舍命？”她低声念着，眼睛却飘向冷好住的地方。

“你现在还执着其中？”因为我问这些问题有些尴尬，所以我加重了眼中的真诚。

“我不知道……”还好她并不介意我问这个，“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这段感情注定将无疾而终，但却从未想过放弃，我尽心尽力做好一切想让他的眼光在我身上多留一会儿。原本以为会永远这样下去，直

到……”她深深的吸进一口气，又缓缓的呼了出来：“直到我第一次见到你，见到看见少爷眼中的你，我便知我的梦已做到尽头。”

我有些尴尬又有些歉疚的看着她，她对我微微一笑，让我感到她的释然。

“虽然早知会有这样一天，但知道与接受却完全不一样。开始时，我想对你百般责难，而你却与我近而远之让我无法下手。后来少爷为你负伤和你的悉心照料，更让我如芒在背。我不甘心，于是那天才……”她不再继续。我想这样的痛苦任凭谁也不愿再提及，可她却对我如此坦白。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挣扎。那天就是我自个儿笨，才会糊里糊涂的喝了那酒，我也知道如果最后没有你，我也不会好好的坐在这里！”

“夫人……”她听我如此一讲顿时泪汪汪的看着我。

“叫我小雪。”我边纠正边揽她入怀，怀抱是最容易让人感觉安全的地方，更何况，是美女，不抱白不抱。

“呵呵，小雪……”她被我的执拗逗的边笑边擦眼泪。

“又哭又笑,黄狗打灶,白狗屙尿,黑狗坐轿。”我羞着她的脸说道。然后我起身对着无边的草原叫着：“我感情不顺的时候，就对自己喊：老娘很美～～，追老娘的人有一个营那么多～～～。你不要拉倒～～～，你会后悔的～～～！哈哈哈哈。”

她张大嘴巴，笑着看我。

“快，起来试试啊！”我拉她起来。

她笑着：“老……老……”

切，还是混江湖的打女，怎么“老娘”二字都不敢说。

“加油，加油！”误人子弟，煽风点火是本人的爱好。

“老娘……很美～～，追老娘的人有一个营那么多～～～。你不要拉倒～～～，你会后悔的～～～！”她卯足吃奶的劲叫道。

“后悔的…后悔的…后悔的…后悔的…后悔的…”我用渐弱的语气帮她制造回音的效果。

我们疯笑作一团，心中的也“大雨转阴天”，好了许多！

“心里真的舒服了不少！”她惊奇的对我说。

“那当然！”我颇为得意的回道。

我们仰望着星空，沉淀着自己的心。

心思与食物一样，长期堆积在心里便会霉会臭。她现在能对我说这些、丢掉这些包袱，证明她已经放下或是决心放下；真希望让爱的阳光可以晒去她心里的霉渍。

“你会给冷好机会吗？”我知道八婆不好，但他们明明就是一对碧人。

“其实……其实，我对少爷已经……，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她笑着抓头道。

善解人意、正义与美貌的化身的小雪登场：

“你想说的可是：那份执着确实没以前那么强烈，但你却没把握马上在开始另一段感情？”

“是啊！小雪，你好厉害！”娃哈哈哈哈哈，我很虚荣，我爱夸奖！

“其实并不是让你马上开始。我们女人的心在这里。”我指了指心脏的位置，“而男人的心在脑子里,他们失去女人会觉得伤神，才不知何谓心碎咧！你可听过哪个男人为女人殉情？没有吧！而为他们去死的都是我们女人。女人死了，男人只会觉得震惊，等缓过劲来他们该干嘛干嘛。所以女人当自强。”说得我有些激动了，口号都叫出来了，看着一旁崇拜的眼神，我对着星空继续发表我的《小雪宣言》：“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天使，我是说天庭的使者，来派发自己的劳力、心力和体力；我们要当女王，要被高高供起来，要被人宠被人爱被人真心对待！”我转过头来对小红说着自己的经验：“失去恋情会让你知道自己到底需要怎样的感情，因此失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要失去自己。所以让自己看见身边还有一个如此对你的人，以此来看清自己的价值。”

果然教育别人都是一套一套的大道理，可自己还是……？

“可我与冷二哥一直都只是……”她又遇到语言障碍了，有道是：词到说时方恨少。

“兄妹？”我诱导着？

“不完全是， 要比那个多有点点……”

“暧昧！”我干脆的吐出这个时髦的词。

“对了！就是这个……”

可怜的冷好……

“其实冷二哥从未对我表白！”她讪讪的说道。

男人怎么都这样！要不就是整天表白，只用下半身思考的淫虫；要不就是些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的笨蛋，他们每天像老黄牛一样勤奋追你，一旦被问及感情却又如面对严刑逼供的共产党员“打死也不说”，他们的眼神里只会反复播放“相信你会明白”。

“他一直都知道我对少爷的心思，恐怕……”

他又不是第一天知道，但他还是会为你舍命，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老天爷为你关上了一道门，必定会给你留扇窗。我有办法让那个哑巴开口。”我对红姬说道：“至于……他是不是你的窗，你接受不接受便是你自己的事。全当给大家一个机会，你觉得怎样？”

“恩。”她坚定的点了点头。

“夫人？你怎么来了！”冷好像看见外星美女一样看着我。

“瞧你这话说的，当然是来看你啊！光站着干嘛，坐啊！”我将屁股往板凳上一丢。

他“扑通”就向我跪下：

“冷好全仗夫人相救才留下一命。”

“我曾说过‘若是他有命怪罪你，任何事情有我帮你扛’，本来就是我做的决定当然由我来背。”

“无论如何，请受在下一拜！”说着就要磕头

“你敢磕我立马走人！”最看不惯大男人动不动就跪就叩。

他愣在那里，半晌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抱拳道：“那冷好就此谢过，以后只要夫人吩咐定消犬马之劳。”

“快起吧！这样怎么说话！”

“是！”他站了起来，

“夫人看起来十分忧心，不知所谓何事！”

是你太细心才自己发问的哦！我可没拉着你往火坑跳啊！

“这～～是红……”说道此处嘎然而止，引出无限遐想。不过这欲言又止的感觉真爽。

“红姬？”大哥，拜托掩饰一下吧！眼神这么露骨，惹得老娘想多逗一下你。

“不是！”我忙破口而出。

我只是声音大了点，说的急了点，如果你怀疑我要掩饰什么，那可是你的事！

“听说队伍的后勤都由你负责，是吗？”我整理了一下慌乱的神色，慢慢悠悠的问道。

“是！”这种隐忍的男人就该整整。

“哦，那是否可以播给我一些肉啊菜的！”

“现在？”他的多疑还真好用。

“是啊！”

“那好，我晚上亲自送过来！”

“麻烦你了！”说完我起身就要走。

“夫人！”他叫住我。

“何事？”我慢慢的转过身。

“红……红姬对夫人服侍的可好？”他终于忍不住了吗？

所有人都知道我与红姬相处甚好，他是想问我刚才的后半句话是虾米吧?

“她？很好！”我眉头只是抽筋，可不是忧心一蹙哦！这叹气，也只是因为老娘气不顺，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哦！

说完，我就转身而去！留下冷“曹操”在原地郁闷。

“来了，他来了！要你准备的台词准备好没有？”

“好了，好了！”

两个没心肝的疯女人，准备折腾这个老实的好男人，不过谁叫他闷骚呢！

该！

咚咚咚咚，大戏上演：

第三十章

似是故人来

失眠的时间长的我都快忘了昏睡的滋味，那晚似乎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我跌入一个四壁结冰的枯井之中，抬头便是漫天繁星。我攀着井壁向上爬，不知为何似乎手脚都不是自己的，每每迈出一步都无比艰难；再加上岩壁上的薄冰，总是没爬几步就摔了下来，反复多次，终于放弃。精疲力竭的我蜷缩着躺在寒冷彻骨的井里，看着星空祈祷着天使的降临。终于，从井口探出一个头将我眼中的星空遮住，我不知道他能否看到我，于是就大呼“救命”，可无奈竭尽全力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但他似乎看到了我，感觉到了我内心的焦急，伸长手臂将我抱了上去。我虽然不知道为何他可以像“弹力超人”一样将手臂随意拉长，但却能感觉到他像抱着襁褓一样将冻僵的我搂入怀中。那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他给予我的温暖如涓涓细流一般淌入心田，由内向外融化着我的僵硬……我看不清他的脸，但却能感受到他熟悉的气息，

他是谁？遍寻脑中所有记忆却也翻查不出此人的来历？他对我诉说了许多许多，不知为何我却听不到，但仍能感受到其中的温情。他渐渐的低下头，我满心幸福的期待着这个熟悉的陌生人的亲吻……

但……他……他怎么这么多口水……

睁眼一看，一条巨大猩红的舌头在脸上晃荡，突然吓得清醒了过来，猛的往旁边一撤，才看清这张狗脸！

“Oh my god妮子，你弄的我满脸口水！”我惊叫道。

妮子咧着嘴偷笑着跑到床下……

“小雪，你醒了？”红姬端着水盆从外面走了进来。

“恩！被她亲醒了！”我一手摸着湿乎乎的美脸，一手指着凶手说道。

红姬看着我脸上的口水，笑着问道：

“那……你还要洗脸吗？”

……

不用看我也知道脸上有多少黑线！

“少爷说今个儿早上休整，中午才上路。”

“他有交代原因吗？”

本就因为乱七八糟的事情耽误了许多行程，再说这儿又没有什么风景名胜，除非……

“没啊！”看红姬的样子并没有撒谎。

除非今天不是有事情发生就是有什么人出现，不过只要不惹到我头上我才懒得管咧！我关心的是……

“小红，昨晚我是怎么回来的？”我怎么都想不起了。

“你自己晕晕乎乎带着妮子走回来的呗，脸都没洗倒床就睡了。”

这后半句倒是我惯有的行径，可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小红，这附近有井吗？”我又问道

“井？这么方圆几十里连人烟都没有哪里来的井！”她像看精神病人的眼光看着我。

“哦！”那真的是梦吗？但为何一切感觉都是那么的真实！

“你……没事吧！”她不放心的问道。

我对她笑了笑，却不想言语，闭着眼寻觅着那残留在心底的一丝温暖。

“奇怪了这药怎么没用几天就见底儿了?”小红嘟囔着：“小雪，你见着谁动过这个药膏吗！”

“虾米药啊？”我弱弱的问道

“就是治你背伤的药膏啊！”

“哦！那个啊～～每天擦肯定耗的快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边说边贼心虚的将双手藏在背后。

“碧绿膏可是少爷命人跑遍大江南北，寻来的奇珍异药所制成。”

怪不得！手上的细纹都消失了，这可比那十块钱一克的XX堂尿素护手霜好用多了！晚上偷点儿敷脸，看看效果怎样！

“奇珍异药？”

“碧绿膏是用血竭，鱼腥草，西红花以及鬼针草加上天山雪莲配制而成，活血化瘀、止血生肌，散瘀开结，敛疮消肿……”瞧她那样，不知道龙XX给了她几位数的广告费。

不过这种口气不禁让我想接着说：不须冷藏，也没有防腐剂，除了药性猛烈之外，味道还很好吃。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想到这里不禁笑出声来。

“夫人，你也明白少爷的心吧！”

啊？看她那样子似乎我又错过了什么话?

“唉，又不知魂飞何处了！”小红真是越来越了解我了：“我是说别人都视此药为珍宝，听说皇上要少爷都没给，嘿嘿，可见他对你的心！”

哼！他要是有心，那也是被猪啃了！

“我出去走走！”心情刚有点回升，听到这些又跌入谷底了！

“可你早饭还没吃呢！”

“没胃口！”说着我便走了出去。

“你最近越来越瘦，还不……”

小红越来越像老妈子了，看来这冷好以后可有得受了！

帐外浅雾蒙蒙。

一出帐篷便感觉凉意袭人，却懒得回身加衣裳。身凉再怎么也好抵过心凉吧！抱紧身子继续走进雾中。

新生的草叶儿上，虽冷凝着露珠，却仍透出坚忍的嫩。草儿尚且如此精神，而我却蔫得像打了霜的茄子。并不是丧气的想要自暴自弃，而是确实提不起胃口，像昨晚那样的酣睡已着实难得。自己越来越瘦，心里却没有丝毫的高兴；要知道，这可是我以前花了大把大把钞票针灸、跳操都换不来的骨感啊！

想着想着，抬头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竟走到了那个最大的帐篷跟前儿。正想着快速离开，却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闪出他的帐子。

“冉少！”我脱口而出。

虽是雾里看草，可那身形我决不可能认错。

“第五冉！”我边跑边喊道。

可那身影却似没有听见，仍大步向前迈着；我也不是吃素的，俺当年五十米考试可不到八秒！

“小冉！”眼瞅着快拍到他的肩……

哎呀～～～～

看来这人哪～倒霉的时候，跑两步都会踩群摆；这不就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扑通”一下又掉进一个怀抱。

是不是美女就有避开亲吻大地的特权？

那么，无数次雷同的历史再次证明：我－是－美－女！

“你没事吧！”果然是小冉。

“都怪你，叫你还跑！”我站直身子嗔道。

看不出着小冉一副孱弱的样子，胸膛倒还宽阔厚实。

“有没有摔疼？”他有些紧张的看着我。

“那倒没有！”又没缺胳膊少腿，我抬头问道：“你现在有事吗？”我们倒是有好久没见了。

“没事！”他说话的简洁好像某人。

“那陪我走走成吗？”我可怜兮兮的眨着眼睛问道。

他乡遇故知的戏码还是挺感人的，你可不要拒绝我哦！

“当然！”他扯了扯嘴角。

总觉得这次见他似乎有所改变，却又说不上来是哪儿不同。

他一直陪着我漫无目的的走着，我不说话他也就继续沉默。不过这样挺好，没有无聊的问题，没有多余的难堪，也没有沉重的压力。

也不知逛了多久，反正是累了，正要一屁股坐下。

“等等。”吓得我的屁屁定在原处，不是有蛇虫鼠疫在地上吧！

“地上都是露水，”说着他脱下披风垫在地上，“坐吧！”

我吐了吐舌头，说道：“谢谢！”

幸亏他细心，否则我就得貌似“尿裤子状”丢脸跑回去了。

坐下后，身子静下来更觉得冷了，于是专心的对着手呵气，然后一阵猛撮。突然肩头搭上一件大衣，抬头看见小冉正努力将我包裹在

他的大衣里面，衣服上仍留有他的余温。

“谢谢！”

“怎么穿这么少就跑出来了！”他责备的样子很像个老阿伯。

我对他一笑，因为我自己也忘了为何会糊里糊涂就跑了出来。是啊，忘记！不愿记得的事情如果可以像擦黑板似的擦去该有多好！

可……有些事情是说忘就可以忘掉的吗?

“怎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的确是好久了。

他沉默着避开我的眼神，呆呆的望着远方。过了许久……

“对不起！”他声音低沉的说道。

为什么？我满眼疑问的盯着他

“如果不是我……，”他深吸一口气，顿了顿继续说道：“你就不会受伤了。”

受伤？哪一次?

心中冒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快成受伤专业户了。

“你是指……王府那次?”

他不言语，但眼中的痛却清楚了然。

这就是他消失这么久的原因吗？真是个傻孩子！

“别怪自己，早都好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本就不关他的事情，他父亲那么做也是合情合理的啊！对了……

“你和你父亲怎样？”

“很好！”他似乎不愿多提。

“哦！”本来也就一句闲话，我也不愿说人家常。

我们以前似乎并没有这么多沉默啊！

“他对你不好！”他指得是龙XX吗?

我无奈的笑笑，作为当事人我又能回答什么！

“他打你了？”他这副想揍人的模样我倒是初次见。

“为了规矩。”我还在为他解释吗？“是的。”

“很痛？”他看着我的眼神怪怪的。

“呵呵，放心！冷山下手不重，而且也快好了！”

“我不是说背！”他眼睛紧盯着我

那是说心吗?

“那是哪儿?”我闪开眼神，傻笑道。

“算了！”他轻叹一口气，又双眼放空！

突然我觉得有些对不住他，明明他就知道我的难过，明明他就知道我在装傻，却并不去捅破我这残败的自尊。

“像朋友一样抱抱我好吗？”说着张开双臂，这一刻我需要这样的怀抱，但此事却无关风月，我希望他能了解。

他转身将我拥入怀中，紧紧的，紧紧的抱着我，像似要给我力量……

突然很希望这样的一幕能被龙非云看见，但却又不敢抬头张望，因为任何结果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这是怎么了?

竟如此幼稚！

是因为心有不甘还是……?

脑袋闷闷的好痛，不想去思考……

“你还在想着他？”不知小冉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问我。

是啊！但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就不能轻易的将他从脑子里剔除，就像上一个那样！

“唉！”小冉的这声轻叹让我罪恶感顿生。

他真的可以像朋友一样拥抱我吗？他会拒绝我的要求吗？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物质但不无知，从他看我的眼神我便知道他对我的告白仍在有效期之内！可就算如此，我却还是利用了他。以前因

为害怕麻烦，我避开了他；而现在，心里的伤让我只看得到自己，利用他的拥抱寻找被爱的温暖，甚至……在他的怀抱里想起另外一个人。

没想到我也会掉入“我爱的人不爱我，爱我的人我不爱”这样个怪圈之中！

鄙视我吧！鄙视我的俗刺，鄙视我的自私吧！

小冉总是可以准确的知道我的想法，明白我的需要，放任我的自私，甚至为此不惜伤害自己。对于这样一个善良的人，我真的忍得下心来伤害他吗？想及此处我不禁想要逃出他的怀抱，

他的手一收，紧紧的将我揉在怀中。“雪，别动！就这样……别动……”他的口气温柔的像是怕惊醒睡梦中的孩子。

他叫我“雪”，而不是“嫂子”！

我静了下来，不再挣扎。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可是看得到他满是悲伤后背。

“难过吗？”我问。

“不，很幸福！”他说。

一缕阳光穿透晨雾，柔柔的撒在他背上。

“你背上满是阳光！”我这样说。

我感觉得到他开心的轻颤，不知道这样的阳光是不是可以透到他的心里……不知道这缕阳光可不可以迎进我心里……

午饭后便又踏上了旅程。

知道冉少在这里，让我安心了不少，心里也似乎多了一层依靠。但我却明白这并不是爱。我掀起窗帘看着骑马的小冉，我更加肯定自己的感觉。如果他没有这么善良这么体贴，我也许还可以狠心的将他当作救生圈度过眼前的困难，可偏偏……

恩～?

“小红，少爷呢？”他不是应该在前头吗?
“哦！少爷没吃午饭就走了，过两天才回！”
他走了……
为什么?
“和冷山一块儿？”
“那倒没有！好像是只身上路的！”连小红都不清楚吗?

他一个人去哪儿？去干嘛?
他身上伤好全了吗?

“皱着眉又瞎想些什么呢？”小红埋怨道。
“我在想我们这到底要去哪里？”我随口胡诌道。
“是去格根塔娜！”她刚说完又问道：“少爷没提过吗？”
“是我没问！”
很多事情我都不想去问，等着他告诉我。可他偏偏什么都不说……

本以为他不在的这两天！我便不用处心积虑的躲着不见他，还可以毫无顾虑的到处乱逛，按理说应该没有前几日那么辛苦才是，但我却没感到丝毫轻松，反倒是觉得有些失落。

小冉不再喊我“嫂子”，我也没有阻止！除此之外，我们之间的相处倒也没多大变化，没有再次的拥抱，没有预料中的暧昧，没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我们不咸不淡的相处着。
两个明白人本该如此。

小红告诉我快到格根塔娜了，她还说格根塔娜是“明珠”的意思，那里也如草原上的明珠：广袤的平原，大片大片肥沃的草地，水草甜美丰满养得骡肥马壮。

“格根塔娜的当家现在已经退位，现在那里由他的两个儿子：哈尔巴拉和查干巴拉轮换掌控。今年的当家是后者。”小红还告诉我这哈尔巴拉就是“黑虎”的意思，而查干巴拉就是“白虎”。

没想到这偏野之地居然实行的还是“两党制”：一个当朝为政，另一个就在野监查。虽与现代的选举制度大抵相同的是当朝者都唯恐被揭出疮疤而兢兢业业；在野者则必须竭力在民众面前保持形象，不停找对方的茬儿。如此一来，双方彼此制约、相互监督，地方的发展定是稳定。

“他们兄弟定然不合！”一山怎能容下二虎。

“小雪是如何知晓？”小红惊奇的问我。

若他们和睦，肯定是“兄称王为弟相”，而不会形成这种看似互助却为对立的政体。

“你说他们的父亲是退位，那就是说还活着？”这些将是我需要面对的人，了解他们便成为我的功课。

“是啊！老巴图 身子骨壮着呢！”小红似乎对他很熟悉。

“巴图？我记得你告诉我这个是‘牢固’的意思！”

“对啊！你记性可真好，才说一遍你便记得了！”

唉！谁叫上天将我生的如此冰雪聪明呢！

“这老巴图可不简单啊！”我感叹道。

身体矍铄却忙着退位，这其中必有蹊跷。我估摸着他定是不想一手经营的事业毁在自家这“两只老虎”身上，因此现在这种形势定是巴图一手策划的，而目的不外乎有二：一，根据两人政绩选出继承人；二是让他们在这样的轮换制度中懂得互帮互助，毕竟分裂不是长存之道。

“冷山跟你讲了多少？”她提冷山干嘛？

“我N久，我是说很久没见过他了！”自从那天之后，就再没怎么见过了。

“这巴图曾是草原上一头独狼，一个人创下这番成就，是个为人称颂的英雄！你说不是冷山告诉你的，那你怎么知道巴图很厉害？”原来她是指这个。

“给姐姐我亲一口，我就告诉你！”

我说着便要扑向那美艳香软的美人，她笑着似要躲开，不想车子一个急刹，我尖叫着扑倒同样失去平衡的红姬。

“不要啊！你再这样我可要叫了！”小红笑得满脸通红的说着。

“哈哈，小妞你叫啊！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娃哈哈哈哈。”我摆出浪荡子的标准表情调戏着江湖打女。

突然门帘被掀起，只见“冷冷二人组”和小冉集合似的聚在那里。

“夫……”他们集体目瞪口呆！

“干嘛！没见我正忙着呢！”我不耐烦的说着。

“这……”冷山怎么总是大冷天的冒虚汗，看来他得弄些“二百五十味天皇丸”吃吃了，听说那些对于“温肾补气”倒是挺管用。

他们怎么没有离开的意思，真不知趣……

不管怎么我难得抓住她，先亲了再说：“吧唧！”

“夫人你……”冷好表情十分怪异，哈哈他是羡慕了吧！

“吧唧”我又在小红另一边脸香了一口。小红被我吻得一脸臊，不停的冲着我翻白眼。

“哈哈哈……”小冉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

目的达到，我从小红身上爬起来，坐正身子、摆好架子：“戏也看了，有什么事情就说罢！”

“哈哈哈……我……哈……我们……”我不就是亲个花姑娘吗?这小冉怎么乐成这样了！

“算了算了！冷好，你讲！”

“是，夫人。我们马上就到了格根塔娜了。”

终于到了吗?

“知道了！小红帮我准备一下！”准备上工了，可老板……

“他还没有回来吗？”不想说出那个名字，怕自己的心里又会抽悸。

“哪个他?”这个冷山不识趣就算了，还偏偏没脑子。

“他可能就这两天回了吧！”还是小冉善解人意。

“那买马的事情……”老板都落跑了，这生意可怎么谈啊！我可只是个死跑龙套的，该不会让我……

“别忘了，还有我这个醉香搂的老板！”他似乎经过刚才一笑，又回到以前那个开朗的冉少了。

我倒不是害怕商业谈判，只是我本来只管演好老婆这个大配角就行了。如果参与谈判那么就是多接一个角色，按理也该多得一份钱。我一向是金钱至上，可偏偏现在跟老板关系不咋晴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只能心疼的舍钱割肉了。

这段时间有意无意总是身着素服，仿佛是在祭奠我那“未到已逝”的爱情；今个儿上班，我特地儿换了件鲜艳的工作服，我相信靓丽的装束可以让我以愉快的心情进入工作的状态。

半个时辰之后，车外锣鼓喧天，我想这就是格根塔娜了。

我在小红的搀扶下，缓缓的走下车。一眼扫过喧闹的人群，最后将目光停留在两个长相相似的高个男人身上，他们就是“两只老虎”吧！

“这位就是龙夫人吧！”其中一个看起来黑壮的男人说道。

看来这就是小黑！我福身行礼。

“小雪，这就是查干巴拉首领。”小冉在开玩笑吗？这个明明就长得黑的男人居然是小白虎？怎么让我想起了那个长得很“瘦”的“胖头陀”，他们该不会也吃了那个什么“豹胎易经丸”吧！

汗～～

“这位是副首领哈尔巴拉！”

我又侧身向长得很白的小黑虎行礼。

他二人除肤色不太一样之外，都是宽额、浓眉、塌鼻子外加一张盘子脸。反正就是我不喜欢的类型啦！

怎么不见巴图?

“父亲事务缠身，不方便相迎，请龙夫人见谅！”小白说道。

“首领自是客气，我家夫君也有事未到，也请您不要怪罪才好！”我笑着客气道。

“哪里哪里……哈哈哈哈” 真不懂这些男人，这有什么好笑的！可我还是得免费的陪着笑。

“冉！”一声清脆悦耳的女生从人群中传来，“终于等到你了！”只见，小白和小黑之间滴溜着一双黑的发亮的瞳子，一个俏皮的丫头。

“你是来娶我的吗？” 素净的脸上散发着异常阳光的气息,活泼的大眼睛灵动有神,娇小秀气的鹅蛋脸上皮肤吹弹得破，丫头旁若无人的继续说道：“你说过等我长大了会来娶我，我今年都十六了！”

是吗？我脸上保持着笑容，心中却有些不好过，典型的“不吃的苹果被人抢了”的心理。

不过，其实这样也好……

“奥敦格日乐，不得无礼！”小黑语调温柔的训斥道，然后介绍道：“这是舍妹！”

“你就是龙哥哥的老婆？”她将眼睛顶在头上看着我。

“是！”我抿嘴一笑。

“我不喜欢你，你笑得很假!”她……很率真，我只能这么说。

“奥敦格日乐！”小白怒斥道，然后对我抱歉的笑道：“小孩子不懂事，请夫人别放在心上。”

“没关系。”我回答，然后又对奥敦格日乐说道：“我不讨厌你，你很真！”

“哼！”她骄傲的样子像只孔雀，走过来不避嫌的挽起小冉的手：“冉，我们不理她，我带你去看我们养的那些羊。”

小冉看着我似乎正想说什么，刚张口就那个什么什么乐的丫头拉走了。

“奥敦格日乐从小就喜欢缠着阿冉！”他的两个哥哥笑得可真“三八”！看来他们也很满意这个亲家！

那小冉怎么想?

我终于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个一直以来都被我忽略的问题，原来我从来都不曾考虑过他的感受。

他有机会成为我的，而我却没有接受，也许我从未打算接受；但现在看着他跟着别人走了，却觉得很不是滋味。

我很讨厌这样的自己！

晚上的篝火晚会很热闹，但是我却害怕那种不寂寞但是很孤单的感觉。我躲避着人群，东逛西逛来到马场，坐在栅栏上，仰望着闪烁在深蓝幕布上的繁星，我觉得都有些醉了。

“奥敦格日乐。”小冉在身后低声的说着。

我四周张望了一番，没发现其他人，于是笑着说道：

“还以为你在叫你的小情人呢！”说出来才发现这句话有些酸。

“奥敦格日乐是星光的意思！”他继续说道。

“哦！”我尴尬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仍是仰望着天空。

我们都不开口，直到我觉得脖子有些酸才跳下栅栏，对他说道：

“我回去了！”这样的气氛很怪异，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我迅速的从他身边走过。

“我当她是妹妹。”他在我身后说道。

这是在解释吗?

你当她是你妹妹，我当你是哥哥，原来我们还是一大家子啊！

我慢慢的转过身，装作调皮的抿嘴笑道：“你在解释哦！此地无银多少两来着？”我只有这样子大家才都好下台。

那个丫头说的对，我很假！

我的确是在逃避，但我却认为这样是为他好！想让他明白我不是一个好选择，而他则会成为别人的上上之选。

“是，我是在向你解释！”他盯着我的眼睛，一脸严肃的样子让我无法将戏继续演下去。

“有这个必要吗？”我无奈的说道。

“我只是不想让你误会。”他轻叹道。

他落寞的表情让人看了难过，但我只会是他的绝望，我不要就这样卑鄙的“钓”着他，如果他以前将爱错放到了我这里，那么我现在就放他走……

“你知道我爱的不是你！”只有狠下心来，才能给他生路。我对自己如是说。

“现在你仍坚持吗？”

“是！”其实我并不确定。

“那我会等！”他眼中的柔情在月光下荡漾开来。

“呵！你觉得这样有用吗？”我瞥开目光用嘲笑的口吻说道，“又或者你觉得这样很伟大?”

站在他的面前，我似乎感觉得到他的痛，他蜷缩在一起抽搐的心；我有些不忍心了：

“那是个好丫头，你……”

“你不要自以为是！”他对我吼道，“你以为这样就是在为我着想吗？你以为这样我就可以幸福吗？”

……

“对不起！”他其实一直都懂我，我不知道他是否介意上次我利用他来寻找安慰，但我知道这次确确实实的伤了他。

“这样推开我，你……快乐吗？”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我只是不想伤害你！

“冉，你怎么在这儿，我到处找你……”那个什么什么乐的出现打断了我的话。

她挽着小冉的手，对我视而不见的想拉走小冉。但小冉却纹丝不动，眼睛直直的看着我，好像是在等一个承诺。然而，他想要的答案却是我无法给予的，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以后会如何，又怎么能不负责任的给他希望！

“冉，怎么了！”丫头摇着冉的手臂。

小冉仍是不吭声的盯着我。

“刚才他和我争论来着……”我忙打着圆场。

“闭嘴，女人！”她对我骂道：“冉的性子温和得很，定是你惹他生气了，快给他道歉！”

“奥敦！这儿没你的事！回去！”小冉命令着丫头，可眼睛却仍没移开。

“为什么说我，明明就是她的错！”说着举起手，就要扇我。

我正准备阻止，不想小冉却先我一步抓住她的手:“别在胡闹了！回去！”

这丫头一双大眼睛里满是泪水和怨恨的看着我，我深吸一口气说道：

“冉少，这次确实是我的错，我在此赔罪了。”说完一福身，然后接着说道：“你们有事我先走了！”

“你……”小冉还想说什么，但终究没有说出口。

我自然不会与一个十六岁的丫头计较什么，我十六岁的时候比她还横。可如今却……

我真的觉得好乏！

第三十一章 番外龙非云（上）

该死，右肩的伤口似乎又在流血了。

是动手收拾了那几个杂碎时扯裂了吗?

不过还好找到了解药，这下雪儿便有救了。

每次一想到她，左手拇指便会有意无意的拨转那个叫作戒指的东西。这种举动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已不得而知，发现时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她现在一切都好吗！

也许现在我该叫她‘阿莱’！

“江莱不敢污了少爷的手！”

她绝望的脸出现在眼前，顿时心中一阵绞痛；那一刻她眼中的决绝让我战栗不已。

那种感觉就是害怕吧?

儿时，母亲离家而去的那一刻心中也是如此。

逐兔已有两日未曾休息过，脚程越来越慢，不知天大亮之时是否可以赶到格根塔娜。

她现在应该已经在哪儿了！不知道她是否按时擦药，食欲是否好一些了，是否仍然浅眠，不知那毒性有没有复发……

有冷好和冷山，应该没人可以伤害到她！

亦或者……

没有我在，她便不会再受到伤害；

况且，还有阿冉陪在她身边……

算起来，这是我第二次在中途离开吧！

铁城那次意外的折回，让我撞见她偷偷去逛窑子。那次她自称“尘世中一个迷途书生”，还编了个名儿叫作龙庭，不知是不是我太敏感了，虽是儿戏但她却让自己姓“龙”！她的细腻，她的文采让在场所有

人都黯然失色，于是也惹得我玩心大起，想逗逗她，看看她在这里看到我的反应。我缓缓的念出：

“青丝头发粗布衣，藤缠雪倚劣地居，傲立山头迎风笑，坚韧不拔名不虚！”

只见她的背影预料之中的僵硬住了，但预料之外的便是她居然可以横着挪步子。想要逃吗?

“龙公子这是要急着走啊？”我压低声音的说道。

她慢慢的转过身子，低着头不敢看我，樱桃般的薄唇不知在念叨些什么。

她这是在害怕吗？还是再装可怜?

我倒是想听听她嘴里都在说些什么，定是极有意思！

“原来是禩城龙家的九公子啊！”

楼上那个女人的话语让我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不过这样也好，让那些躲在暗处的人知道我并未离开……

上次一个闪失让他们伤了红姬，差点打乱我们的全盘计划；他们该不会觉得我还会给他们机会故伎重演吧！

楼上那个女人是叫茉清?似乎上次陪陈知府来此应酬曾有过一面之缘！

低头再看阿莱，那唯唯诺诺的可怜样儿早已不见踪影，她抬头瞪着我。

她这是怎么了?

刚才似乎还想向我解释什么，可一转眼她竟要当着我的面堂而皇之的去喝花酒！但从她眼中看出，她此番做法并非出于原先的兴致，恰恰相反，此时她的眼中满是厌恶与不屑。

是因为那个叫茉清的女人对我偏向让她不满吗？还是……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都无法放任她这种做法。

“难道这位公子怕第三局输给在下？”我挑衅道。

虽然当时与她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她冲动的个性却让我印象深刻。

果然，她中计答应与我再次比试，这次我再没给她任何机会。当我说出答案的时候，她呆呆的看着我，然后眼圈一红，深吸了一口气，叹息道：“我输了！”瞧着她这副模样，我心里微微一颤。

随后她迅速消失在人群之中。

她会去哪儿?

我放下些银子打发了那个茉清，便从迎春院的后门离开。走过几条街，才发现她孤寂的背影。正要走过去，却发现竟然飘起了雪，这是今冬的第一场雪吧！

阿莱似乎也发现了着四处飘散的雪花，静静的立在路旁，仰望着天空。过了一会，她就地而坐，蜷缩着身体抬头对着路旁的灯火发愣。

她是在懊丧方才的失利吗?

似乎又并非如此。

究竟何事让她如此心伤?

看多了她的古灵精怪，再见这副无助的样子，不禁让人想拥她入怀。

雪越下越大。

她仍是一动不动的坐在那儿。

这样下去，她的身子恐抵不住风邪入体。

我转身走进路旁的客栈买了把伞，走过去为她撑开。过了许久她才发现我的存在，她抬起头失神的望着我，而后微微一笑像是要掩饰自己心中的难过。

我只觉心中一紧，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慢慢的坐在她身旁，她默默的将头靠在我的肩上。不一会儿，她便气息均匀的睡去。

而那晚，我一夜无眠……

逐兔身上开始冒汗，看来它也快到极限了。我拍了拍他的脖子，对它也是在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会儿就到了。

这日夜不分的赶路，倒是像极了当初学武时的磨炼。记得那次师傅将我丢进沙漠，我也是如此数日不眠不休的寻路、赶路，待到奄奄一息的时候师傅才出现救了我。

“嘶～”伤口像撕裂般的疼痛。

连日的奔波和劳命让伤口总是反反复复未见愈合，而且还出现溃烂的迹象。不管不论如何定要尽快赶至格根塔娜，虽然毒暂时不会发作但毕竟留在体内对她身体也会造成损害；而且买战马的事情也不知阿冉处理的怎样了；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我始终不放心她的安全，虽然干掉了一些狗腿子，但那个老狐狸决不会就此作罢！

“驾！”

“少爷，您终于回来了，您怎么脸色发紫……血……哥快去叫大夫！”幸亏冷山扶住我，我才没从马背直接跌到地上。

“冷山，雪儿她……”这才是我最关心的。

“少奶奶尚不知中毒之事，请少爷放心！”冷山扶着我向帐子走去。

“嗯，那就好！”这样最好！

“您先躺着，大夫马上就到。”冷山帮我脱去一层层染血的衣服。

我倒在床上，浑身筋骨好似散了架一般无力，而且连日的奔波已让身体出现了麻痹的现象。

“叫第五少爷过来一下。”我顿了一下，接着说道：“命人带逐兔去休息！”

不一会儿，阿冉和大夫一起来了。

“终于赶回来了，可拿到解药了？事情办得如何？你……你这是……”阿冉怎么变得这么罗嗦。

“旧伤未愈！”小伤而已，不愿多废唇舌，“她一切可好?”

只见阿冉愣了一愣，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该不会是……

“雪儿，怎么了？”我心中一堵，猛地坐了起来。

“少爷，您这伤口！”大夫慌张的按住流血的伤口。

我拦住大夫的手，直直的盯着阿冉。

“她很好！”阿冉慢慢的吐出这几个字。

虽不知适才阿冉的表情所谓何事，但只要得知她一切都好，我便心安了。

“你杀了他们？”

“是。”

不肯交出解药的唯一后果，更何况他们还伤害了雪儿。若不是时间紧迫，我断然不会就此轻易的放过他们。

“这解药会不会……”阿冉的担心我也曾想到。

“不会。”若不是找人试药，我早该回来了。

“那特木尔？”

“死！”一个不知悔改畜生留有何用？

“将那个弑父的畜生碎尸万段也不为过！”阿冉何时也变得如此激愤，他不是一向都厌恶杀戮吗？

“待我休憩一个时辰，再去见巴图！”我对阿冉交待道

我闭上眼，让大夫清理伤口，连日的疲惫一齐涌上头来，不知她会不会入梦而来！

“少爷、少爷不好了，不好了！”阿冉的书童冲了进来。

“我家少爷正在休息，你吵吵什么？”冷山低声训斥道。

“有什么事我们出去说。”阿冉对书童吩咐道。

为何我右眼狂跳，不会是雪儿出什么事了吧！

“有何急事？”我问道。

书童看了一眼阿冉，阿冉示意让他说，他才慌忙说道：

“是龙家少奶奶她……”

果然是雪儿……，我只感觉心中一堵：“快说，她怎么了？”

“是，奥敦格日乐主子飞拉着少奶奶去赛马。少奶奶拧不过便去了，可不想马儿却不知为何受到惊吓，现在正一路向断肠谷崖跑去……”

“不是叫你跟着吗？”阿冉怒吼道。

“小的正准备跟着去，可有人跑来说少爷找我有急事，我就回帐篷发现您不在。于是料想中计了。再待我回头，却看见奥敦格日乐主子一路哭着往她哥哥那儿跑去，我跟去一听才知道大事不妙，这才……这才……”那个书童说着说着竟哭了起来。

雪儿，雪儿……，我心里无法自已的战抖起来，披上单衣便往外走。

“非云，你这……”

“少爷……”

他们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脑中一片混乱什么也听不见，心中只是不住的默念着她的名字。

她一定不能出事。

我骑上冷好的“虹”便往断肠谷崖冲去。

断肠谷地势险要，谷崖高达十丈，若是从那里跌下去……

“驾！”

我不敢继续想下去，她不会有事，我不会让她有事……

“驾！驾！”

只见前方一阵马蹄践起的尘土，还有赶马的吆喝：

“嚯，嚯，哟嚯……”

前面那群人是哈尔巴拉的人吗？

如果雪儿有事，他们一个也别想逃，我猛抽一鞭超过他们。

雪儿一定要稳住，一定要坚持住……

终于，看见雪儿了。

她单薄的身子在马背上左右晃动，似乎一不小心便会跌下马来。

千万要稳住！

我猛的踢了一脚马肚子，向她飞奔过去。

接近了，好，再快一点便可以并肩了。

她并没有大呼小叫，只是冷静的咬紧牙关努力不让自己跌下马背。只见她脸色惨白的注视着马头并没有发现一旁的我。

她做的很好，这种时候决不能慌神。

再看看前面，这里离崖边约有五丈的样子，快没时间了。

“别怕，”我对她喊道，“有我在！”

她一愣，不过马上反应过来“嗯！”

我飞身骑上她的马，然后抱住她，说道：“松开缰绳！”她毫不迟疑双手一松。

看瞅着就要冲下悬崖……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双腿用力一蹬，护着她跳下马滚落在地；于此同时马儿一声长啸坠落崖谷。

右肩着地，让我着实吃了一痛。

“你伤着没？”我忙低头寻问怀中的她。

她失神的摇了摇头，缓缓的伸手覆上我的脸上：

“是你吗？”

“是！”看着她这副模样，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然后她转过头呆呆的看着跌入谷中的马儿，紧皱眉头下一双闪亮的眼中满是害怕的神色，这让我心疼不已。

“没事了！没事了！”我左手将她的头搂在怀里轻声的告诉她。

不让她再看这已然发生的悲剧，也不让她再想那并未发生的惨事。

“嗯。”她应了我一声，

我感觉到她的擂鼓般的心跳渐渐的平静了下来。

“你回了？”她低声的喃呢着，似乎仍未回过神来。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她声音有些颤抖，她哭了吗?

我心中一抽，刚一低头，她却将头埋得更低。

以前所见的女人穷其一生，用尽招数就是为了惹人怜让人疼。这这个女人偏不如此，处处好强。就算如今日一般，她也不肯让别人见到她半分软弱?

别人？我在她心里始终是个局外人吗?

不过，她这副硬撑的坚强样倒更让我放不下她。

“我……我按照你教的法子，怎么都不能让马儿停下来。”她顿了顿哽咽的声音，接着说道：“它疯了，它真的疯了，磕了药似的玩命跑！我不知道它要去哪里……，我……我真的好害怕！我……我不要死……”说罢她抽泣起来，我感觉到她的泪水透过衣服沾湿了我的胸膛。

“有我在，不会让你有事！”我将她搂的更紧，吻着她的头想给她一些安慰。

过了一会，她慢慢平静了下来，喃喃的说着：

“嗯，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

说着她抬起头看着我，眼中一片透亮，已然没有泪水的存在，惨白的脸上也有了些血色。

她坐正身子看着我，双手攀上我的肩，她是想……

我还未来得及猜出她的意图，只见她将头向左一撇惊叫道：

“血～～，你受伤了！”

“小伤而已！”

“小伤？天啊！你怎么穿着单衣就跑出来了！”

“真的没事！”看着她紧张的样子我不禁心中一喜。

“你……你还笑得出来！你……”

我用唇封住这多话的小嘴儿，她先是惊愕的瞪大眼看着我，而后便闭上眼，温柔轻缓的将手环上我颈项。

远处传来不合时宜的马蹄声，她抬起头，看着来人的方向撇了撇嘴说道：“为什么警察总是在结案之后才到。”

她总是会说出些奇怪的话语，虽然有些我也不甚明了，却也觉着有趣的紧。

我一声长哨召回“虹”。

“它刚才怎么没跟着一起冲下去？”她问道。

我笑了笑不去回答。心中暗暗思忖着任何未经训练的马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刹住，看来这马定是让人做了手脚。

第三十二章 番外龙非云（下）

“少爷，少爷！”

“龙少爷！”

我试着右手用力，可却是钻心的痛，看来右肩的骨头可能断了。雪儿看着我这样，并没用多问一句，只是咬了咬下嘴唇，默默的扶着我站起来。

“非云你……雪儿……你”阿冉叫了起来。

扶着我的身体突然失重的倒向一旁，我忙将她扶住，轻放在地上。

她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难道是毒发了？

我忙弯过她的身子，看她的后项，那条红色的印记还没到‘身柱穴’，还有救。

“快，抱她回去！”得马上服解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回少爷，夫人情绪大起大落才使得毒性突发，现在服下解药已无大碍了！”大夫对我说道，“还是让老夫替您看看伤口吧！”

我任由他为我处理伤口，低头看着眼前这个牵动我心绪的女人，用手抚开她脸上的乱发，她憔悴了许多。

自她为我在王府挡下一剑，我便暗暗发誓不会让她再受伤害。那次是我第一次，知道她在我心中分分量。

可偏偏一而再再而三伤害她的却是我。

好在如今这“悱恻”之毒已解。

“少爷，是否应该告诉少奶奶真相？”冷好问道。

真相？真相就是我伤了她的心。

“不用！”现在无论说什么都只会沦为借口。“我叫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禀少爷，坠崖之马匹并无异样，可马鞍内却大有文章。”只见冷好拿出五支银针，他接着说道：“针刺让马吃痛而狂奔，但真正使其失控的却是这针上淬的五石散。”

“不会是奥敦格日乐。”这丫头是我看着长大的，虽然任性却没有这个心眼。

“是。我会去查查她身边的人。”冷好领会了我的意思。

“嗯，跟阿冉说雪儿的毒已经解了，让他放心于挑选战马之事。至于……巴图那边，你就说我受伤需要静养，暂时谁都不见。”我吩咐道。

大夫和冷好出去之后，我这才觉得疲惫不堪。倒在雪儿的身边，静静的看着她，看着魂牵梦萦的她。

不知一会她睁开眼睛是否仍能如刚才一般无恨无怨的望着我。

我们是从何时开始不再相拥而笑，从何时我们变成彼此的伤痛……

是从我救回雪儿的那晚吗？我脑中开始浮现那一切，那变化的开始：

将雪儿救回后，大夫告诉我特木尔给雪儿的催情之药中还加入了一种叫做“悱恻”的毒药。

“此毒仅对女性有效，若所服之人尚为处子，‘破处’之血便可解除毒性。倘若已为人妻，那么此人只能保持终日郁悒方可抑止毒发。”

当时我心中便是一惊，悱恻者，内心必然悲苦凄切。天下怎会有如此残忍的怪毒。

大夫继续说道：

“此毒由前朝解毒圣手玄参所创，他与秦艽、白芷三人均为名医商陆的徒弟。三人从小便跟随商陆学习医术，其中属玄参天赋最佳。玄参整日埋头医术，研究解毒之法；但偏偏忽略了与之指腹为婚的白芷，婚期也是一拖再拖。终于白芷爱上了师兄秦艽，与之有了夫妻之实，并身怀有孕，于是白芷和秦艽跪求玄参请其原谅，玄参这才发现自己所爱之人被夺，妄他救人无数却无法解救自己。于是他性情大变，一怒之下软禁了白芷，并威胁秦艽若想让白芷活命此生便不得再见。秦艽为了心爱之人的幸福只得无奈离去。

正所谓爱之深恨之切。

此后，玄参便宣布闭关，当时谁也不知他为何选择此时闭关。直至白芷产子后的次月，玄参一出关便逼其成婚。就在大婚当晚，玄参在交杯酒中放进了闭关所研制的“悱恻”，当妻子喝入此酒他才缓缓说出毒性。白芷当时便要寻短见，可玄参却利用初生的婴孩让白芷放弃轻生的妄念。”

“那就是说没有解药？”我的手在不停的颤抖。

大夫缓缓说道：

“之后白芷郁郁寡欢，不久便离开人世。玄参这才知道，失去心爱之人的痛苦，于是发疯般研制出解药后自己也悬梁自尽。而那个婴孩也不知所终！”

“那么解药呢？你知道解药吗？”我抓住大夫的衣襟问道。

我只要知道这个，其他废话我一概不想听。

“这个……这个老夫不得而知！”

看着老大夫惊恐的样子，我感觉到自己的失态，松开手继续问道：

“那你是如何确定雪儿中了‘悱恻’之毒？”我期望他是误诊。

“少奶奶脉象悬浮不定，是中毒之征兆。再请少爷看看夫人的后颈，是否由大椎穴起至陶道穴的方向有条细细的红线？”

我一看确是如此，看来真的是“悱恻”。

“那又代表什么？”

“如若红印延伸至身柱穴便是大限。”

我该怎么做？难道真的要我……

“不敢欺瞒少爷，老夫的师傅便是秦艽，而我是从家师处得知其病症的。”

“那你师傅难道未曾告知解毒之法？”

“师傅得知此毒便疯疯癫癫，怎还会有解毒之法？”他说了等于没说。

“不过少爷务须过于担心，如果心绪控制恰当此毒断不会突发。而且传说玄参死后将此毒和解药交于家将，并留下遗言‘毒与药必须并存’。”大夫补充道。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急切的问道。

“老夫认为此言是在暗示施毒之人必有解毒之法。”

“冷山先将红姬关起来。然后你再去查查毒药究竟是何人所给。”

“少爷……”我知道冷好想说什么。

“我累了，你们先退下。”

大夫走后，我看着床上的人，却不知如何是好。有些事是讲你情我愿，虽然情势紧急我却不愿趁人之危。

“云，我热……”她喃呢的扭动着身体，有气无力的扯着刚穿好的衣服。

我拧了一个冷毛巾覆在她的脸上。

“云，抱我！”

她的呓语像魔咒一样让我无法反抗，我将软弱无力的她搂在怀里。她双眼迷离的看着我，伸手抚摸我的脸，然后她魅笑着用手指轻柔的划着我的唇。长期以来，深藏于心中的隐忍蠢蠢欲动。我低下头吻上她那冰冷性感的柔唇，她芬芳的丁香让我有些不能自已，她如兰般的气息和喉间的呻吟如同迷药般蛊惑着我的欲望。

她是因为药物的作用才如此的吗？

我离开她的唇，想让自己冷静一下，放松自己紧崩的身体，遣散被挑起的欲望。

却感到她的玉手在我颈项间游走，我扶着她腰间的手不由的一紧，这个小妖精到底想折磨我到什么时候。

“云！好热！”说着她拉掉单衣，伸手打开那眼罩似的奇怪衣兜。

美人如玉，肤若凝脂。

长期来对她的渴望瞬间燃遍全身，低头含住她唇角春水般的柔和，她的嘤咛令人销魂难耐。我想要更多，从眼睫，鼻尖到嘴唇从项颈到胸口，一路绵延。在她面前，我引以为傲的意志丢盔弃甲，迅速除去彼此间的间隔。

用手覆上她的柔软，只见她身体一颤，气息一浊；她的娇滴令我忍不住低头含住她胸前的酥软。

“嗯……”她的微张的檀口里发出微颤的轻吟。

我更加亢奋，压抑过久的欲望犹如猛虎出笼一般，连我自己都不知该如何放慢这节奏。。抬起头看着满脸红晕的她，眼中一片迷人的氤氲。伸手抚上这婀娜玲珑的曲线，看着她慢慢绽放燃烧，她白皙修长的双腿在我身上轻摩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感觉冲击着我的身体。

“云，我要！”她眼中的情欲吸引着我的魂魄。

我吻住她那吐露着欲望的红唇，伸手探向那片隐秘，那里早已是一片濡润。于是我抬高她的翘臀，顺着那湿滑一挺而进。

“啊～～云，痛”她娇声的叫着勾起身体抱住我：“云，好痛！”

我粗喘着忍着喷张的欲望不敢动弹生怕伤了她分毫。渐渐，她紧扣在我背上的双手松弛了下，她像小猫一样轻舔着我的耳后，然后含住我的耳垂，一阵酥麻传遍全身，我身体不由一颤。

“啊～～”她呻吟着双腿下意识的绕上我的腰。

我伸手扶住她的纤细的腰际，开始缓慢的抽动身体。

“嗯～嗯～啊～”她每一声的呻吟都让我血脉贲张，我渐渐加快在她体内移动，一次又一次的深入这妙不可言仙境，她的迎合着扭动的身躯、腿间泌出的爱液以及紧窒的深处都引出我无限的疯狂。我咬紧

牙关，苦苦忍住欲望的叫嚣。浑身上下的肌肉都纠结的仿佛要撕裂一般。

“云，我……我受不了了！”她轻吟着。

我扯了扯嘴角，吻住她的珠唇进行最后的冲刺，突然她窄穴猛的收紧，我紧拥住身下的人直冲上云霄。

放纵的激情让我大汗淋漓，将身子别过一旁，看着同样气息未平的雪儿。她虚脱了似的喘息着，我搂过她，亲吻她的额头。起身拉起被踹到一旁的被子，我才发现……

她没有见红。

她已然不是处子之身？我心中一惊。

一想到她竟曾与他人如此缠绵，我便怒不可遏。

那……那人是谁？ 我脑中一片轰然。

猛的记起她唱的那首曲儿：

“心若在灿烂中死去

爱会在灰烬里重生

难忘缠绵细语时

用你笑容为我祭奠”（选自《暗香》作曲：三宝；作词：陈涛）

她这曲儿是为那个人所做？她仍是不悔？

谨慎如我竟会犯下如此可笑的错误。

这本就是场游戏，从不为任何女人动心的我竟愚蠢到付出真心。

眼前这个女人是谁？我发现自己并不认识她！

我低头深深的看着她，看着她毫无心思的酣然而睡。这是那个温柔体贴为我熬粥，勇敢上前替我挡剑，冷静机智救我性命……的女人吗？

但……

一个识得大体的女人怎会在婚前轻率的将自己交付出去？一个冰雪聪明的女人又怎会犯下如此错误？一个洁身自好的女人又怎会有如此不堪的过去？那个男人到底有何能耐让她如此惦念不忘？

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装出来的吗？想及此处我气息一窒。

不会！她不会对我不利！

至少目前为止她尚未对我有过任何威胁。

但其他的疑问又从何解释？它们搅得我脑中一片混乱，无法思考。

适才的欢愉若是发生在新婚之夜，恐怕会成为一种笑话。本以为是真心相交，到头来却发现一切情义都化为乌有，如同梦一场。

突然明白了玄参制“悱恻”时的恨，将心豁出去，却被欺骗。

我恨吗？

我恨她什么？

她从未对我表明任何情感，她从未贪图我任何东西，她也从提及自己的贞操已交付他人。想来竟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可为什么我……始终放不下这个心结，为什么我不是她的第一个男人！

突然觉得困惑不已，我这到底是怎么了！

从未有过如此复杂的情绪！

是因为眼前这个女人搅乱了我的生活吗？

我们原本不该如此，是什么让我们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倘若红姬当时并未遭袭，我们是否就不会相遇，也就不会有如今这样残酷的真相？

适才的幸福全被欺骗的痛苦代替，遇见你究竟是对还是错？

头犹如被人劈开一般疼痛不已。

……

她不是处子，那么……

我忙将她侧过身子，那条红印并未消失，而且经过适才一番云雨，已经延伸至陶道穴。我心中一窒，无论如何她的命不能丢。许多事情尚未完成，许多事情我还想弄清……

忙叫来冷山、冷好和大夫商量对策。

“雪儿的红印已经伸至陶道穴了。”我对他们说。

“少爷，我与冷山已经想好了。先得制住少奶奶的心绪，在找到解药之前只能让少奶奶苦一阵子了。”

他们都以为我和雪儿早已行夫妻之礼，所以并没有将“破处”考虑在内。

“现在这种趋势恐怕解药没到，少奶奶就危在旦夕了！”大夫若有所思的说道。

“那如何是好！”我急煎煎的吼了出来。

“少爷莫急，办法倒不是没有，只是要让少奶奶受些皮肉之苦。”

“此话怎讲？”我忙问道。

“当年玄参经不起白芷的反复请求，于是答应让白芷每月正月初八可以见孩子一次，每次娃儿白芷心情就会转好，毒性也就增加。可据说白芷最后死于抑郁而非毒发。后来江湖传闻，玄参每月都会给在白芷放血。”

“放血？非要如此吗？”我心中不忍如此。

“虽不能肯定，但眼前这却是唯一的方法。”大夫说道。

“容我想想。”

我让他们回去休息，自己回到雪儿身边。

看着她熟睡如孩童般的面容，我始终忍不下心。

是的，就算如此我还是不能狠下心让她受到如此伤害！

她轻轻的喃呢了些什么，翻了个身背对着我，继续睡去。

不愿睡去，只是一直这样看着她，看着迷一样的她。

不知过了多久，她动了动身子，跟着慢慢转过身来，她醒了吗?

“冷吗？”我自言自语道。

“不冷。”她醒了。

为何不冷还抖的这么厉害？你在害怕些什么?

“我们是不是已经那个……那个……了？”她咽着口水说道。

我疑惑的看着她这副笨拙的模样，心中竟仍有怜爱。当我跟她说起特木尔想要侮辱她的时候，那神情恐是把她给吓着了。不过之后，我稳稳了心绪告诉她从特木尔那儿被救的过程，她表现得出乎意料的平静。

她对这些事情并不在意?

贞操对于她究竟算是什么?

她向我问起昨晚发生的事情。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我问道。

“只记得你不温柔，弄痛我了！”她居然说出如此大胆露骨的话，以前只知她不屑礼教的束缚，却并不觉她竟如此……

“在想什么？”我看她又是一副失魂的样子。

“反正没想你。”

是吗？那你在想谁?

躺在我身边的时候你还想着那个人吗?

我低头深深的吻住她，只想将她揉入体内，心中的痛泛滥成灾。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准想那个人。

“我爱你！”她在我耳边倾诉。

我胸中犹如被重石撞击，鼻中泛着酸楚的感觉，我别过眼睛不敢看她。这是我一直渴望的话语，可现在却……

为何我不是第一个拥有你的人?

为何你还要如何折磨我?

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吗?

我该如何是好?

前所未有的无助向我袭来，只想尽情的融入她的身体，忘却这一切的困惑。

“少……少爷……”冷山将我惊醒。

看着眼前娇笑的她，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她，不知何时起她在我心中的分量已远远超过我自己的估量。无论她过去如何，我只知此刻我绝不允许让她死去。

可我该如何向她道出这中毒的事情，纵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亦或者我根本不知是否该与她说出这一切。她那坚强的性子总是可以笑对一切，所有灾难在她面前总可以幻化成云烟，可此刻能救她的便是那些伤心和痛苦。

“事情查得怎样拉？”

“禀少爷，我们查到了药的来源，抓住了正准备逃脱的下人，发现那人是……是君大人派来的。但特木尔只知那是催情之药，并不知里面掺合了‘悱恻’之毒。”

“他现在就忍不住了吗？”

雪儿终于还是逃不过这老狐狸的注意，这就是大哥的妙计?

我不禁苦笑，拳头“嘣”的一声砸向桌子。

“少爷……”冷山叫道。

“继续说！”

“而且那人的武功跟上次袭击我们的人是一路的。我怀疑……”

“下毒、偷袭，又下毒。他下三烂的手段可真不少。”我咬住牙齿说道。

“那特木尔？阿尔斯楞就这一个儿子。”

冷好的犹豫我也曾想到，可伤害雪儿的人绝不可原谅。

“我已修书给阿冉，他过几天便会赶来接替我手头的事情。”

“少爷？不是说让冷山去拿解药吗？”

“我去！”多留些人下来保护雪儿这样我才能安心去拿解药，无论如何我始终放不下她。

“可您的伤？”

“我自己讨回来。”那几个货色还伤不了我。

“一切按计划进行，”我拍了拍冷好的肩膀。

大夫说要在：大椎－大杼－附分；陶道－风门－魄户；以及身柱－肺俞－膏肓三条线放血。

“只是放血，那心绪方面？”冷好说道。

“容后再议。”想起她得皮开肉绽我便不忍。

此后我心里一直惦念着雪儿的事情，至于那个特木尔我已不准备让他活过今日；可没想到雪儿却留了他一命，并用自己的方法惩罚的他。我知道她这么做是考虑了我和阿尔斯楞的交情。

午饭的时候，雪儿问起冷好的事情，冷山正要按照计划告诉她冷好的事情，却被我制止了。

我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吗？

下午雪儿说起我们的关系。她不清不楚的说辞让我心中勃然大怒？

就算我们已经如此这般，她还是决意与我划清界限吗？

她心里还是放不下吗?

放不下那个伤她极深的人……

那个使得她不再敢以真性情示人的男人。

那我在她心中到底算是什么?

“他是谁? ”我忍不住问道。

“谁? ”她还在装傻吗?

“我并不是你的第一个男人! ”

我终于还是说出了口，曾几何时我变得如此沉不住气! 但她的反应却出乎我意料之外，言语强硬但是却满眼泪水，她这是怎么了?

看着她这个样子，我真想好好的抱住她。

可她却对我怒吼道:

“难道我是你的第一个女人? ”

怎能如此比较? 简直荒唐可笑!

一切仿佛命中注定一般顺其自然的朝着某一方向发展。

好，好一句“两不相欠”，我终于明白何谓‘痛彻心腑’。

她又回到那副必恭必敬的样子，每次她生气都会借此来拉开我们的距离。但更让我怒火中烧的却是她居然作贱自己，这个女人脑子里究竟都在想些什么!

为何我们要闹到如此光景?

看着她伤心欲绝的转身离去，我一怒之下砸了帐内所有的东西。

过后静下来想想这样也好! 这样也许最好!

至少这样可以救她性命!

一切按计划进行。

之后当她跪在我面前领罚的时候，我背过身不敢看她，但我可以感觉到身后她那幽怨的目光。那一刹那，我心中除了痛恨自己伤了她，所有怒火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曾几何时她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可以，我愿意承受这一切；而事实却是我只能站在这里攥紧拳头抱怨，什么也不能做。

她吭都没用吭一声的受完三十鞭，看着她因为伤痛而站不稳的时候，我伸手护住了她。她眼中的怨恨让我心乱。

她不知这每一鞭都生生的抽在了我的心上，而那里早已经血流成河。

她永远不会知道……

大夫告诉我雪儿的毒性已经稳定到时候，我心中感到了一些安慰。但每每闭上双眼，便会看见她伤心失神的模样。

每日红姬都会来告诉我，雪儿的一切。但我们都知道她的伪装的快乐，她痛苦的挣扎。她总是能惹人心疼。

每晚等她安寝，我便会去看她。

她总是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有时候甚至会半夜跑出去吹冷风。而我只能躲在暗处默默的看着她。

她的心伤何尝不是我的心伤。

她的胃口也越来越差，我每日亲自的吩咐下去的菜单，都无法让她吃下更多的东西，看着愈来愈消瘦的她我不知如何是好。

明日阿冉便可以到达，那也是我离开的时候。

我看着她带着红狼和妮子离开营地，一个人坐在星空下吹起那首曲子，那首在我受伤昏迷时听到的曲子，她吹了一半竟停了下来，寞落的坐在那里发呆。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心中酸楚，却不知是为我还是为别人。

拾起一根草按记忆中的旋律继续她未完的曲子。

她静静的听着……听着……

吹完许久，她倒在草地里没了动静。我慢慢的靠过去，发现她竟然在这冰天雪地里睡着了。

我抱起她，她也没有醒来，嘴角不觉莞尔。

你梦见了什么?

那个梦里有我吗?

应该……没有吧，否则不会笑的如此甜美。

我命红姬不得向雪儿提及我将她抱回之事。

也不知红姬是否能骗过她。

这几日她的毒性都未曾再发，我们不能就此前功尽弃。

“你真的这么做了？你竟然……竟然能忍下心打她！”小冉吼着。

“是！”如果可以我也希望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那么放血可以让毒性多久不复发？”小冉叹了口气。

“如果保持低迷的谦虚，应该可以持续一个月。”

“你多久可以赶回来。”

“十日。”

“还有……路上我遇见从阿古达木逃出来的人说，特木尔将……阿尔斯楞给杀了。”

……

我深吸一口气回过神来，适才想起的种种都已过去，离开的的日子无数次午夜梦回脑中全是你的影子，你想如同毒药一般不知不觉中侵蚀着我的一切。

以前的种种我不愿再去追究，只要你此刻平安无事便是我的幸福。

第四卷

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

第三十三章 星空灿烂

“雪儿，醒醒！醒醒！”

被身旁的他将我从梦魇中救出。

“又做恶梦了？”虽然黑暗中看不到他的表情，但仍可以感觉到他的关切。

“嗯～，没事！”

脸上一片湿润，我又流泪了？静静的睁着眼，不敢睡去，害怕再次回到梦中。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可……我的光明又在何处?

梦中的情景犹如大石一样压在心头。

疯狂失控的马儿，惊惶失措的自己，还有他那触目惊心的伤口……一切的一切不停的重复重复再重复，让我怎么也挣脱不出来。

事情已过了大半月，可总会梦见那日的生死一线:

马儿发了疯似的狂奔，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我脑中一片混乱，心中被黑暗替代。

唯一能念叨的句子便是：该怎么办?

唯一能做的便是让自己不要跌下这高速行驶的交通工具。

唯一能想到的人……

居然是他！

龙非云！

是的，这就是我在那命悬一线的时刻脑中唯一能闪出的名字。

为什么是他?

事后无数次自问，均找不到答案。

当时觉得这瞬间的意念只是一种幻想，他有不是我的持有灵怎么可能就如此被我召唤出来。

但他竟然真的出现了……

我不敢相信这电视剧中唬小女生的情节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伸手摸上他的脸，手心里他的温度才让我确定这真的是他。

我哭了！

所有的委屈、心酸、以及害怕通通都发泄了出来。

像个孩子一样在他怀里悄悄的流着泪，不想让他看见我的软弱，不想让他觉得我很可怜！

“有我在，不会让你有事！”

他的话语像镇静剂一样平复着我的情绪。他的怀抱让我觉得安全而踏实。

我定了定神，在他衣襟上擦去泪水和鼻涕，抬起头看着这个让我不知该如何是好的男人。

几日未见，他怎么变得这么憔悴！

很想好好的抱着他，就像他抱着我那样……

伸手环上他的肩，却感觉到左手湿湿的，一看竟全是血迹，我这才发现他竟只穿着单衣。我揭开衣服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他肩上的伤口鲜血淋淋，赤色的肉全部外翻开来，简直就是触目惊心。

我的惊呼却只换回他玩世不恭的笑容。

他伤口不是好了吗？他这是从哪里赶来？他这几天究竟去了哪里？

还不等我多问，他已经用吻封住了一切，深深一吻直入灵魂。

上次吻我是什么时候？几天前，还是几个世纪以前？反正感觉是好久好久以前……

可能是当时太激动加上长期的低血糖，后来站起来时，我居然很丢脸的晕倒了。

现在每每想到那时的情景，心中都会泛着甜蜜。

可不知为什么每次的梦中都没有拥抱，没有亲吻；只是一遍又一遍重复着我的恐惧和悲伤。

心里正乱乱的念叨着这些，突然觉得被子里的手被轻轻握住。

那日晕倒再醒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敏感而尴尬。

我心中有感激、有心动但就是无法原谅，无法释怀！

我脑中总有两个小人在干架，一个诉说着他的好；另一个讲述着他对我的伤害。他们先还只是单挑，发展至后来变成了群架，于是我脑中被他们搅了个天翻地覆，可仍就没有胜负。我整个人也变得神经兮兮。见不着他时，遇到任何琐事都向告诉他；可待到相见，又不知从何说起。虽说没了那份埋怨与愤恨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无止境的沉默和寒暄。

我们就像是亚洲与美洲，曾经尚有一线相连可如今却隔着整个太平洋。

手被手包裹着！

心也变得平静而温暖！

为何我始终无法放下那个心结?

是我太过矫情吗?

我们还能回得去吗?

回到那“玉木早冰期”之前……

割你※※※割你※※※割你※※※割你※※割你

“春眉、春眉！”

他已经起床了？我怎么都没有感觉到。

“夫人，有何吩咐？”

“现在是什么时辰？”房里怎么如此黑暗。

“禀夫人，现在是未时！”

“啊！你怎么不叫我啊！”再多睡两个时辰就天黑了。

“少爷吩咐不让叫醒您，说是您最近睡得不安神，让您睡到自然醒！”

是他！

……

糟糕！

“完了，我早上还约了齐王！”我忙在黑暗中摸索着要起床。

“少爷吩咐让交代，与齐王之约已改在明早。”

“哦！那就好！”他倒是想得周到，我顿了顿继续问道：“怎么屋子里这么黑啊！”

“少爷说夫人睡得浅，一点儿光照就会醒来。所以昨个儿趁您去莫言看书的时候，找人来装了些厚实的帘子。”

“嗯……”他居然注意到了如此细节。

“夫人要拉开帘子吗？”

“嗯……”

呲啦～～～

我忙遮住眼睛，拉上帘子完全不知窗外的阳光竟是如此灿烂。

我呆呆的看着屋顶，肚子空空得有些难受，甚至出现了幻嗅的现象。

“春眉，我居然闻到了芙蓉桂鱼、鲜莲豌豆和孜然丸子的香味。”

一想起我找小白和小黑要的那五袋孜然，口水就狂泛。

“饿了吗？呵呵。”只见春眉变魔术似的，端出这三道菜。

“啊～～！太棒了，知我者莫若春眉你！”我开心的叫道。

“春眉哪有这般心思。是少爷吩咐我将饭菜温着，说是您一起床准会饿！”

又是他！

“那今天府里可有人找我？”我是说找我的麻烦。

“少爷下令任何人不准进入降雪轩！”

少爷说，少爷吩咐，少爷下令……

梦里的是他，半夜醒来是他，如今耳边仍然是他……

他到底是鬼？是神？

冷酷内敛、猜忌无情、细心体贴。这么多复杂矛盾的性格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

“他现在在哪里？”问出我才觉得自己傻，她怎么会知道龙非云的行踪呢。

“少爷出城了，没说去哪儿，但交代说是最晚七日会回！”显然这话是他留给我的。

“他还交代了什么吗？”

“嘿嘿，”春眉低头一笑，而后接着说道：“少爷说让夫人喝好吃香睡饱。”

汗～～

我又不是猪！

他又走了！每次他都会吩咐好一切，然后再离开！虽然我不是孩子，但我却眷恋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

可能是因为我个性十分独立自我，因此从小就迷恋“心有灵犀”的爱恋。很多时候，我不愿说出自己的感觉，但却期望对方可以感受到并表示出来。渴的时候，正好能有杯水给我；饿的时候，面前奇迹般出现我爱吃的菜肴；想念的时候，也正被人想念着……

“心有灵犀”似乎说得玄乎了一些，也许称为“心思细腻”更为恰当，在爱的照耀下这种细心变得无比温情。因为爱所以才会在乎、更会注意；看见你嘴唇发干，他便知道你渴了；你有气无力的抚摸着胃，他明白你这是饿了；当他看见任何物件，便会记起你有关的所有

话语……他了解你的胃口，知道你的喜好，明白你的心思，默默的为你做好一切的事情，把你当作猪猪一样供养，公主一样宠爱。

我注射过的抗“俊”疫苗中，从不包括对着中病“俊”的抵抗。

可为何每次为他心动之时心间总会伴有轻微的绞痛?

我该拿他怎么办才好！

第二天早上，红姬陪我来到齐王府，却见齐王一副匆忙出门的样子！

“雪儿，见过齐王！”我福身行礼。

“不必见外！”他顿了顿又说道：“原本想让你试几道菜，可现在宫中却有急召。”

这齐王果然够哥们儿！

“那雪儿，改日再来拜访！”下次下次我空着肚子来吃个饱！

突然想起小龙的嘱咐，看来一直把我当猪的并不是他！

“嗯，有空我就派人接你过来！”齐王今日看起来似乎神采飞扬，去见那个霸道皇帝用得着这么开心吗?

“那雪儿就先谢了！”

“对了，后天的节目你准备得如何了？”齐王问道。

“什么节目？”我的经济人没有告诉我有通告啊！

“你不知道？”他的眉头皱在了一起。

“是！”那我应该知道些什么。

“婉碧没将旨意传给你？”托付谁传话不好，你偏好找我的死对头！

“如果现在才知道会不会太迟？”我小心翼翼的问道。

“后日晚上皇上要在宣和园接待外臣。皇上钦点了几个名媛表演才艺，其中就有你！”

我无语……

那个皇帝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一定时国家太安定了，才让他有闲功夫动这些个歪心思！或者是国家太穷了，没钱去请戏班子，他居然让下属的老婆帮你娱臣！

I 服了U！

“我家相公不知道吗？”他不会不给我安排好就闪人啊！

“他并不在邀请之列！”难怪！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其他人都表演什么！”

齐王给我的节目单子。这些女人不是跳舞就是弹古筝，再就是当场作画写诗……而很不巧的是这些我通通不会！

他这么突然一提，我倒是没想出自己到底会些什么才艺！

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才华”二字离我如此遥远！

“你有何打算？”齐王忧心的问道。

“先暂时回去想想，明早再来找你商量。如何？”

“就这么定了！”

说完我便匆匆离开。

该怎么办才好！

总不能跟大学一样用病假条挡吧！

倒不是我害怕那个什么劳什子的皇上，主要是因为齐王是此次宴会的策划人，我不想他难做。

我到底该表演什么呢？

“小雪，第五公子在前面！”红姬说道。

诗歌朗诵？还是花样游泳？

“嗯？哪个第五公子？”好熟的名字。

或者十字绣也可以啊！不过人家可只会绣猪猪哦！

“就是冉少爷啊！”

干嘛白人家一眼，人家在想事情嘛！

对了！小冉！

这下节目可有着落了！

割你※※※割你※※※割你※※※割你※※※割你※※割你

在冉少那里蹭了顿饭，搞定了节目的事情，我心情如同开了花的芝麻节节高。你们想要老娘丢人，老娘就非要一鸣惊人挫挫你们！

回到府里，我命人叫来婉碧问话。

“不知嫂子找我有何贵干！”她会不知道原因？

“你没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我冷冷的问道。

“嫂子是指夜宴的事情吗？”

我不作回答。

“前几日我是准备来告诉你的，可无奈表哥他下令任何人不得打扰大嫂您的休息，所以我就没办法通知你了！”她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

“那……那你为何不让我园子里的人传话？”我装作有些心急的样子。

“皇令怎是下人可以知道的！”她有些得意了吗？

“那……那还剩两日，你叫我如何准备？”我在急切的表情上略加了些哭腔，不知是不是演的有些过了。

“那我可不知道！”得意之日定是失意之时，你就先笑着吧！

哼！这次若不能大红大紫，枉我再世为美人！

……

割你※※※割你※※※割你※※※割你※※※割你※※割你

“雪儿想出的这个节目。王爷觉得如何？”

“此情此景，妙哉妙哉！”

“如果王爷觉得行得通，是否能今日带雪儿去看看场地，雪儿想进一步完善一番。”

“这……”

“王爷不会觉得雪儿是刺客吧！”看他那神情恐怕是我猜中了他的心思。

“那……那当然不会。”他笑了笑掩饰自己的尴尬，然后继续说道：“只是皇宫不比别处，没有令牌是不能进去的！”

这个我当然知道，所以……

“不知经常跟在王爷身边的李公公是否有令牌。”

……

穿上心仪以久的太监服装，心中感慨万千。想当年韦小宝就是穿着这个衣服在皇宫里大展宏图；候佳玉莹也是穿着这个用制服诱惑搞定了老嘉庆；如今俺也穿上了这制服，算是了却多年的心愿。

我跟随齐王顺顺利利进了这皇宫。这皇宫虽远不及紫禁城奢侈豪华，但却也庄严肃穆。

这宣和园在皇宫中也算是特别……特别的简单。园子的西面有棵大树，四周一些怒放的杜鹃和假山怪石点缀其间，中间的一块大空地应该是用来表演的吧！比起其他地方的繁杂我倒喜欢这份质朴的雅致。

看着这景儿，我心中顿生一计。正准备告诉王爷，却只见一个跟我穿着差不多制服的公公向这边走来，我连忙低下头。

“齐王，皇上有请！”公公说道。

“你就待在这儿！”他是害怕我到处乱跑出岔子吗?

“是，王爷。”我回答道。

“张公公请带路。”齐王说道。

“王爷这边请。”

王爷走后，我在园子里四处看了看，用笔记下自己的想法，待到一会儿跟王爷说起来也方便一些。

“奴才拜见公主！”突然一个声音响起，接下来便是无数“扑通扑通”的声音。

我也赶忙“扑通”下去，王爷交代过，若在宫中遇见“主子”们定要下跪行礼，切记不可被他们认出我是盗版！

“可有人见过齐王？”这应当是丫鬟的声音吧！

这里的奴才尚不够级别回话，于是大家只是屏住呼吸的老实趴在地上趴着吃灰。

“小李子，小李子在吗？”丫鬟姐姐问道。

小李子应该就是就是我的原版吧。于是我捏尖声音忙回道：“李公公另有他事，今个儿是奴才跟着王爷的。”

“为何早不支声。”不就是个丫鬟，看你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奴才第一次入宫，不识规矩，请姐姐责罚！”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

“罢了，起身回话！”这个徐缓婉约的声音应该就是公主吧！

“想什么呢？还不赶快谢八公主！”

八公主？我心中一沉，这不是冤家路窄吗？

“谢八公主！”

叩谢完，站起来向后退了半步，低头候着她的问话。

“你叫什么？”

“奴才叫做小春子。”因为有个“春～～～”字。

“嗯，那齐王……”她正要问，只听见另一个尖利可怕的声音响起：

“皇上驾到！”

Kao，今天我的对头们怎么都跑这里开会了，这倒没什么！最惨的是偏偏我还误打误撞在这儿当卧底。

我随着大流继续“扑通”下去。

“八妹见过皇上，见过皇兄！”

这个皇兄是我的“救命齐王”吗？

“起吧！”这句话应该只对小王八一个人有效吧！

那个国“王”家的小“八”公主不是“小王八”是什么！

“谢皇上！”

个人还是觉得“贱宁”公主那句“皇帝哥哥”比较亲切！

“皇妹怎么有空跑到宣和园这里转悠。”太好了，真是齐王的声音。

“这不刚从太后那儿出来，想起许久没见二哥了，便来瞧瞧。不想二哥却被五哥叫走了！”这个“小王八”年纪应该不过十七、八岁，可说

话慢条斯理，言语间完全不见这个年龄应有的稚气，这就是皇家教育的结果吧。

“原来如此啊！呵呵。”齐王应酬似的笑声更让我觉得皇家亲情淡漠。

“朕适才见你正与人讲话？”文睿慷的声音一起，整个场子的温度都要猛降几度。

“回皇上，适才臣妹正准备向小春子询问齐王的去向。”小王八说就说，干嘛要报我的名号。

“小春子？”文睿慷重复着我的名字，我感觉到他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他不会认出我了吧？应该不会，我一直匍在地上研究皇宫的地质情况，他根本就看不见我的长相。

“是，这是我带进宫的奴才。”齐王忙补充道，然后又说道：“还不叩见皇上！”

“奴才小春子叩见皇上。”如果你是康熙我定会多几分心甘情愿，可惜你只是慷慷而已，而且还没有康康可爱。

“起身吧！”他的声音听起来并没有适才威严。

“谢皇上！”我起身弓腰站着。

糟糕！他半晌没出声，不会是认出我了吧！听说私入宫廷是会被视为刺客问斩的。倒不是怕他真会要我的漂漂脑袋，只是觉得如果此刻被他发觉，定会落下把柄或者口舌，以后会凭添许多麻烦。

“皇上不是还要接见使臣吗？”齐王忙开口说道。

“嗯。”皇上就是皇上随便“嗯”一声都会让人意味深长，继而胆战心惊。

“起驾～～～～！”哪个阴阳人的声音这么利，我耳膜都快被刺穿了。

“臣恭送皇上！”

这瘟神走就走呗，又劳烦我“扑通”，今天真是吃大亏了。

慷慷走后，公主也告辞了，近在咫尺去没有看见她的脸，多少有些遗憾。

“呼～”我跟齐王同时输出一口气。

“我们回府！”齐王也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吧！

我们正要出宫门，只见一个太监路过我身边的时候，往我怀里塞了一样东西便迅速离开，待我回头张望时已经认不清是何人所为了。

齐王在车里应该没有瞧见吧！

低头看怀中之物，心中叫苦不迭。

还是被他看出来了吗?

看着手中的美女面人儿，我的手心不停的出汗，心里乱成了一锅粥。他刚才为何不识破，现在却又来表示他不是白痴，他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雪儿，你没事儿吧！回府到现在你一直在发愣，不是身体不适吧！”

“谢谢王爷关心，雪儿没事儿。”

这个慷慷每次出现都要给我惹一堆麻烦，他这次又想玩什么花招?

算了，俗话说得好：天意难测。等麻烦来了再想也不迟，还是先说眼前的正事吧！

……

“王爷，这就是雪儿的想法！你觉得现在准备来得及吗？”

“嗯～，不错！这些东西都不是什么难事，不过可能没有排演的时间了。”

“那安全问题？”

“包在我身上！”齐王拍着胸脯说道。

“那好吧！这些就请王爷多加费心，我也该回去准备一番了。”

从王府出来，我便去了醉香搂，小冉应该已经等在那里了！

“已经调好了吗？”

“你试试！”他将乐器递给我。

我试着弹了一首练习曲。

“没想到这个葫芦模样的乐器竟然能发出如此妙音。”小冉感叹道，继而又说道：“期望你明晚的表现。”

“你是说……明晚你也去？”我问着小冉。

“父亲有事不能去，故而才让我代替。”小冉淡淡的说道。

“你跟他和好了？”

“嗯！”他语气中的无奈又代表什么？

“那你可有眼福咯！”

“是吗？”他虽然在笑，可无法掩饰眼中的担忧。他是对我没有信心吗？

“我得回去准备准备了，谢谢你哦！”我笑着拿上小冉帮我做的东西，忙着回家排练。

割你※※※割你※※※割你※※※割你※※※割你※※割你

朗月当空，繁星闪烁，如此美好的夜竟被这些虚假和喧闹所破坏，多少有些可惜！

王爷将我的节目放在了最后，这就是所谓的压轴戏吗？那是不是意味着我直接又New Star直升为Super Star？

有我这样惨的Super Star吗？饿肚子等一个没有酬劳的演出机会！我此时宁愿当Supper Star!

那些毫无新意的歌舞完全无法吸引我的注意力，我的眼睛只是紧紧的跟随着那些一盘盘看起来唯美无比的菜肴。王爷、慷慷和那些使臣们吃得应该更好吧，可惜树叶挡住了视线，看不清上席的情况。

呜呜呜，好饿！好饿啊！

终于，听见两声银铃翠响！

是王爷的信号，该我上场了吗？

心里这才感到有些紧张，深深吸气稳住自己的情绪。

很多侍卫进入场内，不明状况的大臣们议论纷纷，我隐约看见慷慷望了望这边。之后灯笼被一一熄灭。

又是一阵铃响，众人的心似乎安定了下来。

我脱掉大衣，坐在了竹编的靠椅上，拉了拉悬着椅子的粗树藤，告诉高处的两个大汉我已准备就绪。

一道柔和的淡蓝幽光撒在了我白色的纱衣上。

我柔声的吟出：

“Starry, starry night。”

然后轻轻播过六根琴弦，琴声在幽静的夜里缓缓的荡漾开来……

Paint your pallet blue and gre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d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o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我一边唱一边被缓缓的从树上放下，那淡蓝的光线始终追随着我的身影，最后定在了离地五米的地方。晚风徐徐，裙袖飘扬，吹动了我的心绪。抬头看着空中那轮皓月，手指在琴弦间缠绵，徐徐诉说着一段令人心碎的故事。

“……
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 sight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琴声似如一缕游丝，于你耳边舒展漫舞；又似轻轻浮在天空的云彩，将你带至缥缈的远方，继而又化作月光，缠绕于每个人的心际。

此后的一段我只是随着琴声柔和舒缓的哼唱着旋律，直到最后的Ending，才又唱出悸动心弦的歌词。

“……
And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一曲唱罢！满场寂静无声……

只觉得心力交瘁，似乎方才的浅吟已耗去我所有的气力，我似乎感受到了凡高痛苦的爱恋。他的所爱让他饱受折磨之后，始终没有倾听和接受他，因此他在那个孤独的星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脆弱是如此美丽！每次唱起此歌，便有难以遏制的心痛。我望着这片星空发呆……

“好……好……”满堂的喝彩声，将我惊醒。

看着下面这些叫好的人们，我心中竟无半分喜悦。

是啊！“或许他们永远也不会理解。”

第三十四章 翻译风波

我一早准备好的嚣张、兴奋都被这份矫情冲得无影无踪。

我被慢慢从半空中放下，在脚着地的那一刻我才又清醒过来。不知怎么搞的最近越来越容易陷入某种情绪，已经不能如以前那般自如的做戏了。

一个公公跑过来，向我行礼道：“护国夫人，皇上有请！”

我将手里的乐器递给一旁的小红，说道：“请公公带路。”

我在众人的瞩目和议论声中走到上席的台前，这才发现慷慷左右除了他的几个妃嫔外都是外国人，左手边坐着两个金发碧眼的传教士，右边坐的是一群穿着打扮类似新佑卫门但长得面目可憎的物体。

我福身向慷慷同学行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听他这声响儿，看来他今天心情倒是不错。

“谢皇上！”他眼中的惊叹一览无遗，但我却不愿与他对视，反而看了看一旁的齐王和坐在老外旁的小冉。他们俩怎么都低头饮酒，都不抬头看我。

“你……好！”一个突然爆出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只见一个大胡子老外伸出大拇指艰难的用中文说道。

他是在打招呼吗？看起来又不太像！正在我犹豫要也回声“你好”的时候，他对着身那位长得像贝克汗毛的帅哥不停的说着：“Très

très bien.”（法：非常非常棒）。原来这个是个法国友人，他想说的应该是：“你的表演很好！”只不过中间的字全被他自动省掉了，只留下一头一尾。

汗～

我正准备说谢谢，只听见“贝克汗毛”回道：“Yes,It’s great!!!Amazing!!!it is fantastic!”（英：太棒了！太了不起了！）

哈哈哈哈，这个贝克汗毛居然也是英格丽士！不知道他跟碧咸是否会有血缘关系?

得到外国友人人的赞扬让我心情靓丽了不少。我可是看着《茜茜公主》长大的，标准欧洲宫廷式敬礼自然不在话下，忙拉起裙摆、半蹲、低头回道：“Merci Beaucoup! And Thank you very much.”(法＋英：非常感谢！)

我再抬头却看见他们瞪着眼睛惊叹的样子，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

“你居然会番邦的语言？”这个说话声调一路飙升的人是慷慷。

是哦！我刚从居然说的是外语，自己都没意识到。

“回皇上，臣妇学过几年！”我老实的回答道。

“好～～！好啊！哈哈哈哈。”这有虾米好开心的。

“启禀皇上，这可真是国家之福啊！”有这么夸张吗？不就是说了几个“谢谢”吗?

我再看看这个说话的人，原来是君幻晟这个老贱人，下毒、偷袭我的就是你吧！老娘可是记住你了。还有那匹疯马，虽然小龙说是意外，但我猜多半也是你的所为吧！

“夫人有所不知，这英格兰和福郎士的使臣只会说一点我们的语言，我正愁如何跟这些使节交流呢！”慷慷就因为这个高兴成这样?

然后他又接着问道：“怪不得朕听你适才的歌声像是英格兰的语言！”

哼！不是自夸老娘还会用n多种语言说“我爱你”！

但绝不会跟你说！

同声翻译可是按小时计算工薪的，鉴于上次慷慷同学慷慨的赏赐，对于他的翻译费我还是满心期待的！

“皇上英明！”奉承的话谁不会说。

“此歌是否在歌咏男女之情？”

“禀皇上，确是如此！”虽然他对歌词不甚明了，但旋律中流露出的感情却是语言无法限制的吧！

果然音乐无国界！

“敢问护国夫人从何出习得这番邦语言？”君老贱人果然会找重点，明着夸老娘，其实暗地里等着阴我呢！

“回大人，臣妇年幼住在海边，那儿常有番邦人士出没，有些人还是父亲的朋友，故此学会一些他们的语言。”

“朕也曾听说过江臣恩才华横溢、狂傲不羁的事情！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女啊！”这个慷慷怎么说话不清不楚，他说我有才华我可以接受，但后面那个词放在女性身上怎么也没有褒奖的意思吧！

“谢皇上夸奖！”我讨厌无休止的行礼！

“对了，适才夫人用的是何种乐器！”

我示意让跟在身后的小红将乐器递给前面的太监。

“回皇上，这种乐器叫做六弦琴，又名吉他。”

这可能是我用过最可爱的吉他。小冉将整个吉他染成了白色，还刻上了紫色的小花儿做点缀，我一看见便爱不释手。

“吉他？”慷慷将吉他翻来覆去的看着，还试着播弄了几下琴弦。

“关于这六弦琴的起源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说起我心爱的洋吉他，我便像打开了话匣子似的。

“什么传说？说来让朕听听！”

“传说太阳神爱上了美丽的少女达芙妮，可达芙妮却并不喜欢他，更有甚者一见到太阳神便逃跑离去。于是，天际间终日可见太阳神追

逐于达芙妮的身影。最后，他终于追上了达芙妮，路过的河神看见拼命呼救的达芙妮，立刻用神力将少女变成了一棵月桂树。”

“后来呢？”只见慷慷眉头紧蹙，专心听着故事，他这个样子倒也没那么惹人厌。

“太阳神见到此景，懊悔万分。伤心的抱着月桂树哭泣，虽然达芙妮已经变成了月桂树，但是太阳神依然爱着她。太阳神痴情的对月桂树说：‘你虽然没能成为我的妻子，但是我会永远爱着你。我要用你的枝叶做我的桂冠，用你的木材做我的琴，并用你的花装饰我的弓。同时，我要赐你永远年轻，不会老。’变成月桂树的达芙妮听了，深深的受了感动，连连点头，表示谢意，也许是受到了太阳神的祝福，月桂树终年常绿。”

我顿了顿，继续说道：“于是，太阳神就用这棵树的木头作了第一把吉他，并将这把吉他作为成了宛如女人身躯的优美的曲线外形。”

刚说完我眼睛往旁边一瞟，只见小冉若有所思的盯着我，与我对视之后，他马上将眼睛闪开。

慷慷边听我说，边抚摸着琴身，眼中霸气全无，仿佛被这爱情故事所感动，低声喃喃的说道：

“难怪声音如此柔和婉转，难怪……。”

两个老外看到慷慷一副非常感慨万千的样子，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于是用求助的眼光看着我。这可不是我想开口便可以开口的场合，我看了一眼慷慷，他轻轻点了点头示意让我翻译。于是我又用英语翻译了一遍，看见那个法国的大胡子一直点头，最后还与贝克汗毛一起唏嘘不已，我猜想他也懂英语，所以我也乐得少翻译一遍。

突然觉得右前方一阵唧唧喳喳，那群人中穴上长着一撮小胡子的大叔们真她奶奶的扎眼。可惜老娘不会日语，否则一定玩得你们个个被阉被斩。

只见他们都凑到一个大臣打扮的人跟前说着什么，我只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所打死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应该是“原来如此”的意思！哼！看来被他们围住的那个人是个死汉奸！

然后他们的三角眯眯眼色色的看向我这里，我立即白了他们一眼。不想这样子却被高高在上的慷慷皇帝看见了，他看着我的那副高

深莫测的表情让我十分不爽。

“启禀皇上，东洋使者请求看看这个六弦琴。”汉奸说道。

“不可以！”没等慷慷回答，我大袖一挥，脱口而出。

看到慷慷疑惑的表情我才发觉自己的失态，忙圆谎道：

“琴乃闺中之物，怎可随便让他人持。”更何况是日本狗！

看见那几个妃嫔嫉恨的眼神，才意识到自己言语间的暧昧，然后马上看向慷慷，期望他没有听出来，可偏偏我看到的却是他意味深长的眼神。

暴汗～

“那可否将此琴送给朕！”

他刚我的话是放p吗？我说了是闺中物，连摸都不让摸，何况送！他这不是火上添油吗？他女人的眼神简直要将我给焚了！

“这……”我忙跪下，唯唯诺诺的答道：“此琴为臣妇之友人所赠，意义非凡，请皇上成全！”

我匍匐在地上，屏住呼吸。

我清楚明白的知道自己违背了圣意，冒犯了天威。

可这吉他是小冉避着我的那段时间废寝忘食做成的。当他的书童偷偷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心中的复杂难以言表。对于他，我始终是愧疚；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将这份心意送出。

皇帝的沉默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惶恐不安，他们一个个定是在骂不识趣，否则我怎会这么想打喷嚏。

“也罢，君子不夺人所爱！平身吧！”他似有无奈。

“谢皇上成全！”这句话我确是出自真心。他是这里的老大，只要他开口有什么不能得到的。

我起来的时候，瞥见小冉微颤的手，他是在担心我闯祸吗？我对他微微一笑，告诉他我有分寸，让他放心。

我忘记后来是怎么熬到宴会结束的，一直都是晕晕乎乎，回到家便开始发烧，现在想来可能是表演的时候穿得太少了着了凉。

之后几天都食不下咽，小冉来给我送过一些好吃的，可都勾不起我的食欲。直到……他回来，一切才有所改善。

“怎么就病了这么久还没好！”他额头上的“川”字好深哦！

“不知道。”我嘶哑的说道。

“夫人都不吃药的，当然好不了。”小红这个二五仔。

“药都那么大一粒，我没病死倒先被噎死了！咳咳咳咳。”喉咙痛不想讲话。

“去让大夫做成小粒的！”他吩咐着小红。

“是，少爷！”小红跟他说话总是必恭必敬。

“多喝些热水才是！”

在对我说话吗？头晕晕的，懒得理你！

醒来时，他已经不在屋里。

春眉靠在床边睡着了。

我觉得闷得慌，披上衣服向门外走去。本没有目的，可不知为何走着走着便到了莫言，正想要转身离去，却听见里面“唰唰”的声响，不禁让我想要一探究竟。

是他！

他在月下舞剑，我看不懂武功，但却被他矫健的身手所吸引。

“谁？”他警惕的问道。

“我！”我从门外走了进来。

“这么晚了还没睡？”

“刚醒！”

“怎么穿这么少？”他用责备的口气说道。

“不冷！”我淡淡的回着。

他并不听我说，径直走进里屋拿了件貂皮大衣披在我身上。

“谢谢！”

“不用！”

我依着廊柱坐在台阶上，我抬头对他说：“继续吧！当我不存在！”

他只是手持着剑，默默的看着我。

我被看得有些尴尬了，于是自言自语的说道：“如果有吉他，我还可以帮你伴奏呢！”可惜在降雪轩没拿过来。

只见他不做声，进屋拿了吉他出来递给我。

“怎么会在你这里？”我惊呼道。

“放在这里比较安全！”

他知道这个对我很重要?

我笑着抚摸琴身，笑着说道：“那我便献丑了！”

我准备弹Shania Twain的《Anyman of Mine》，除开我喜欢的歌词，这种快节奏的曲子才适合舞剑吧！

他走到院子中央。剑直直的倚立他在臂肩上。

音乐一起，一道银光破空而出划在无尽的月夜中，继而道道剑光竟似风雨不透幕墙将他笼罩其中；忽然，他腾空而起一剑直指冷月，在空中划过一道半圆的弧线后随着剑花从半空中急旋而落……；长剑破风之声与音乐声相和，剑光月光相应成辉，一切如行云流水一般赏心悦目。

一曲终，我已陶醉其中，他走到我的面前我才发现。

“似剑非剑，似舞非舞！”我感叹道。

“过奖。”说罢，他坐到我身边，我可以感受到他身上冒出的热气。

沉默间，我低头开始轻轻播弄着《罗密欧和茱莉叶》，

“那日你奏的便是此曲？”他问道。

“不是！”虽然一样悲伤缠绵，我说道：“等我嗓子好了，唱给你听！”

“嗯！”

“我好想吃桂花糕啊！”我大煞风景的喊道。

“嘿嘿。”好久没听到他笑了。

接着他起身回屋。

“你这里是百宝屋吗？说什么就来什么！”我惊呼道。

只见他端出一盘桂花糕和一杯热的菊花茶。我连忙将吉他放在腿上，接过桂花糕就开始狂吃。

“慢点儿，慢点儿，又没人跟你抢！”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溺爱。

如果我们没有吵架，如果你没有打我，我们应该会很幸福对不对？

“咳咳咳咳！”

“快喝口茶……慢点儿……烫……”

我何时才能解开这个心结？或者说我心上的那道伤口何时才能痊愈？

时间可以解决这一切吗？

我XX你割OO我XX你割OO

病刚好没几天就被派来公干——当翻译。由于他们都懂英语，所以我们基本上都用英语交流。翻译实况如下：

“你们这个火器如何使用？”慷慷拿着一个手枪样子的物体，问着大胡子布努诺。

“举枪，瞄准，扣动扳机，就像这样……”我还没翻译完，布努诺拿起手枪就是“砰”的一声巨响，子弹伴随这一阵黑烟射向远处的箭靶。

随后，士兵将正中烧穿了一个大洞的箭靶拿了过来。

“厉害！果然厉害！”皇帝说道。

一旁的小日本武士也随声附和着“哟兮、哟兮”，看他们那钦佩惶恐的小样儿。

“这是短枪，我们还有长枪，射击的距离更长！”那个英国的帅哥教士说道。

知道吗？他居然叫做贝斯特，跟“贝克汗毛”一样姓“贝”。

“是吗？”没见识的皇帝问道。

于是小贝拿出了一管长枪，给皇帝看。

布努诺对我说：“Future，为什么你都不为我们的伟大发明感到惊奇！”

火药是我们发明的，你们在这个基础上发明了毁灭一切的武器，何来的伟大！

“我见过，所以不稀奇！”我这也是实话。

说起射击，不得不让想起我军训时的事情：

当时在上射击课，我们一百多号女生每人五发子弹，分成四组做射击练习，四个枪靶被放在二十米开外小土坡上。当我们尖叫着打完所有子弹，指导员气急败坏的将四个完好无缺的枪靶子扔在我们面前，我们全都吐着舌头偷笑。他正训斥我们：“叫得比枪响，笨的跟猪一样”，一个农民大叔牵着一只老母猪就跑了过来。大叔说是他的猪每天都拴在土坡的另一边，刚才他过去牵猪回家的时候发现猪猪的屁屁在流血，后来发现是非正常因素造成的，于是就带着猪猪来找解放军叔叔讨公道，哭着喊着索要赔偿。当时的情景，笑得我们花枝乱颤。指导员郁闷的掏出了三百块说是给猪请医生。为这事儿，我们被罚站一小时军姿，当时指挥员在一旁训斥指导员：“谁要你带他们去打猎的！人家老百姓告到部队来了，首长还要找我谈话！哼！你小子还想报销那三百块？没门！”当时我们的一阵狂笑，最后他让我们足足站了一个半小时……

“你见过？”贝斯特惊呼起来。

老娘何止见过，如果手里有AK－47就把这帮小日本都给灭了！

我微笑着掩饰着自己的想法。

慷慷问道：“他们适才对着你鬼叫些什么？”

“禀皇上，他们刚才是在感叹您枪的样子‘真威武啊！’”对于我的过去，你们知道的越少我的麻烦也就越少。

“好！好！赏！通通都赏！”瞧一副他那没有自知之明的样子！真比我还厉害！

陪他们试完火器还得陪他们逛街，我活脱脱一个御赐“三陪”！

“你们看那是东洋的使者！”布努诺指着前方说道。

没想到竟会遇见这般场景，这群狗日的孙子拿了别人的东西不给钱不说，最可恶的就是他们竟然调戏良家妇女，那个死汉奸居然还在一旁看热闹！

“我们过去跟他们打声招呼吧！”布努诺提议道。

我顿时计上心头，我对他们说道：“你们不懂他们的礼节，就这么过去会冒犯到他们。”

“Future，你知道他们的礼节吗？”布努诺问我。

“当然！”我想了想继续说道：“第一要注意的是你们决不能对他们笑，微笑也不可以。”

“为什么？”小贝问道。

“你没看他们个个都凶神恶煞的样子吗？他们的民族以严肃著称，只有熟人见面才可以微笑，否则便会被视为鄙视或者嘲笑！”

“原来如此啊！”他们两个恍然大悟道。

“第二，他们朋友之间的行礼是用力撞肩，力度和两人之间的关系成反比。”记得等会要用力撞哦！

“第三，是语言，我教你们三句话便可走天下了！‘巴嘎’就是‘你好’的意思；‘啊活’是说‘不要客气’；最后一句就是‘再见’我们读作‘DOKEDOKE’。”不要小瞧这几句，这可是十几年我看日剧的积累啊！虽然很少……

“就这么简单啊！”小贝感叹道。

“日常交际应该够用了！”误人子弟可是我的老本行。

我跟在老布和小贝身后看他们一段助跑，用力向那两个为首的小日本撞了过去，只见两个小日本成抛物线飞向后面那群的跟班，像打保龄球似的一倒一排。躲过他们撞击的随从刚要冲过来示威，只听见两个球叫了一句什么，又都怪怪的退到了他们身后。

两个球从地上爬起来，鞠躬说道：“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大佐君说请多多关照！”汉奸说道。

我果然没猜错，他们刚才见识过那些武器之后便对这两个红毛人心生忌惮。

我装作翻译的样子对着小贝说道："好了，是你好好表现的时候了！说吧！"

"巴嘎～～！"（笨蛋）小贝真是我的好学生，声音倒是够大，不过那个尾音加得太夸张了。我对小贝眨了眨眼表示夸奖，而他的表情像得成为了幸运几十几的年冠军似的。

只见这两人身后的武士们将手都放在刀柄上，似乎随时想要冲出来砍人；但两个首领右手一举，示意让后面的人不得轻举妄动，然后弓腰说道：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看着他们的首领低头道歉，后面的人也一起低头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汉奸也跟着鞠躬说道。

我对着兴奋的老布说："这次该你了！"

然后他更大声的叫出："啊活～～"（傻瓜！）汗，又是巨长的尾音。

接下来那两个首领叽里咕噜对着我们说了一大堆，我除了"すみません"（对不起）其他一律都没听懂！

汉奸说他们大概的意思就是对于撞到我们表示道歉，希望我们不要放在心上。

"他们在说什么？"老布问我。

"他们说很崇拜你们，还说你们的武器让他们大开眼界，自从早上见过之后便久久不能忘怀。他说如果能再次领略你们拿枪的风采便满足了。"这内容配刚才他们的表情简直绝了！

"他们是这么说的？"小贝惊喜的问道。

"是！"我回答道，然后还提醒他们："表情，表情！"

他们听到我的提示，收回了适才的兴奋，板着面孔拿出手枪。

那些日本人和翻译吓得当场就跪在了地上磕起头来。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不认识火枪，只是看见这群蛮横的家伙被整得跪在地上不住磕头便不住叫好。

“他们为什么要下跪！”小贝天真的眨着漂亮的蓝眼睛问道。

“表示他们的崇拜！”

“护国夫人，刚才这些红毛人说什么？”汉奸惴惴不安的问道。

“我在帮你们求情，可他们却觉得你们表示的歉意不够！”我热心的解释道。

只见他回头对后面的人说了些人，然后后面那些人说道：“嗨！”然后便开始刮自己耳光，顿时拍打声一片。

“这也是表示崇敬？”老布不可思议的守起枪问道。

“我猜是吧！”我笑着耸了耸肩，表示自己对这位行为的不解和鄙视。

“DogDog！（滚开）”应该是DOKEDOKE才对，这个老布怎么发音如此不标准。

那些小日本一边继续扇着自己脸一边挪开一条道，不停的说着：“どうぞ”（请），“さようなら”（再见）。

看着他们从老子立马降格为孙子，一旁看热闹的老百姓笑得直不起腰，不住的骂着这群蒸熟了的螃蟹。

我知道我这样做从某种程度上看来十分幼稚，但我却乐于做这样的阿Q，至少能出一口气是一口气！如果还有机会，我定不会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第三十五章 市场营销

“你要将你的府邸折现？”小龙惊奇的看着我。

“是啊！”这句话平铺直叙很好理解啊！

“你最近很缺银两？”他这是在调侃我吗？

“哈哈，怎么会？”这是我穷及一生避免发生的事情。

“上次是东洋人送的珠宝，这次居然……”

“我只是觉得银票拿在手里最踏实。”

要不我怎会如此劳心劳力将所有的赏赐都换成了银票呢！若不是因为怕那些东西一拿到当铺，我便会见光死～！我肯定要举办一场盛

大的拍卖会大大的捞一笔，哪里会如此便宜的“原价出售”。

唉！也罢！谁叫我的买主只能是眼前这个知情人呢！

“呵呵，没见过你这么……！”

“贪钱的人，是吧？”

老娘就是贪钱！

历史告诉我们，当“万一”真的发生的时候，房子可以带走吗？身上揣着金银珠宝跑路又跑得了多远？本人的安全感差到极点，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相信“心”不如相信“金”。我坚信有钱傍身，房子、珠宝、吃的、喝的、玩的、帅的都会再有！而金钱之中又属银票最佳，隐蔽性强且携带方便！当然如果这里有信用卡就更方便了！

“兑出的银票还是放在那儿？”

“嗯！”

他说的是“莫言”的某个角落，只有我们两个知道。之所以将身价性命全都押在这里，原因有四：

第一，将银票存在钱庄人多嘴杂、太打眼，毕竟我是一名地下工作者，只有生活低调一点，生命才会高调长鸣；第二，“莫言”的保安及保密系统勿庸置疑；第三，这里的主人不觊觎我这点小小的积蓄；第四，之前我们签署了保险协议，如果我的钱财无故失踪，他将全额赔偿。

“九奶奶，您在这里吗？”来叔的声音在院外响起。

“我在！”我走出房门。

“宫里来人传话，说是太后召您进宫！”

“太后？”我怎么不记得自己认识这么一号人物，但既然是“召见”我总不能不见吧！我顿了顿继续说道，“那等我准备一……”

“对传话的人说少奶奶随我出城了！”小龙打断了我的话。

回绝皇帝他老娘的邀请似乎不太好吧！

我偷偷看了小龙一眼，他眼中的闪烁让我觉得这次邀请不同寻常！我突然想起昨晚在“降雪轩”发现的那张小纸条，难道这太后……

“太后是本姓仇？”等来叔走后，我转身不经意的说道。

他的背影僵在了原地，看来是真的，那么我的猜测便可以连贯起来了。

“你如何知晓？”他并没有转身。

“直觉！”我径直走进书房，继续看书不再理他。

昨晚在“降雪轩”的书房中发现一张小纸条上，歪歪扭扭的写着：

“八公主是君大人的外生女，小心”。

我估摸着这所谓“外生女”绝不可能是私生女的意思，毕竟这皇家血统是开不得半点玩笑。考虑到告密者有不小心写下“白字”的可能性，所以我先姑且将之假定为“外甥女”，那么也就是说八公主的妈妈应该是君幻晟的姊妹。

如果我这一假定成立，那么一切都将迎刃而解。

看龙非云上次舍身救文睿慷的架势以及他借我逃避与八公主成婚的事情，我猜想龙非云应属保皇一派，而这八公主却……

看来这八公主虽与文睿慷出自同一个老爹，但立场和派系却不尽相同，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唯一原因只能是他们的母亲分属不同派系。适才龙非云的反应告诉我，这个什么劳什子的太后也应该是仇家的人。现如今，君家朝里朝外的势力如此之大，不得不让我大胆猜想仇家长期以来都是利用君家的势力操控着朝政。那么，说君家是仇氏外戚的一个幌子一点都不为过。

至于君头老为何三番两次的想害我这个不相干的小人物，唯一的原因便是我这个突然冒出的人阻碍了他的计划。

而在我那个时空，外戚作大之后的结果往往只有一个……

我原先一直不明白为何八公主非要下嫁给一个满身铜臭的商贾，后来经小冉那么一提点，才知道政治、经济、文化三家独立这么一说。就算龙非云是财神爷，可毕竟现在他并非王公或者大臣，正所谓门不当户不对，而可笑的是，拥有皇家血脉的女方竟然逼婚逼到男方

不得不找个假老婆冒充才能逃避。这绝不可能是公主单方面的“爱情”！如果那个公主偏要这么说，我也只会当她在放p，从古至今皇家的爱情能有几分是真实的？既然不是因为真情实意，那么这番苦苦相逼的虚情假意又是为何？

政治还是阴谋？

我想是我犯傻了，这二者本就是一卵双生！

就目前我所知的形势看来，文睿慷的亲生母亲并非当朝太后，而这场婚姻的始作俑者恰恰就是这个活动于幕后的死老太婆。因为无论文睿慷如何笨蛋，都不会下旨于这样一桩对自己百弊而无一利的婚事。而外戚那一边显然也明白龙非云这个大财神的政治倾向，于是他们利用太后的权势，以联姻这种方式来警告和制约文睿慷和龙非云。

这倒不是说八公主的到来会让龙非云突然间变成“妻管严”，从而背叛自己原先的立场；而是因为八公主的到来多多少少会让龙非云和文睿慷之间有所顾忌：一方面龙非云会因其公主的皇家身份而不敢对她轻举妄动，使她可以明目张胆的成为一枚君家的眼线；另一方面，有了公主的介入，文睿慷和龙非云之间的透明度大大降低，倘若再加上君老贼的挑拨离间，不排除会上演“三人成虎”的故事，到那个时候身为皇帝的文睿慷定会讳疾忌医，而龙非云首当其冲便会遭遇“诚信危机”，重者还会成为众矢之的，更有甚者，老狐狸会带着“抱负不平”的假面出场，收复龙非云的心和钱一起倒皇。

如果不是我的意外出现，君老贼的计划应该是一帆风顺吧！

意外？

可能只是对于君家而言吧！

对于龙非云，聪明如他，自然不会不知道联姻的厉害关系！他绝不会让自己就这么成为一个尴尬的牺牲品，所以说就算没有我的出现，也会有其他人成为他的“妻子”。

那么……他也会如此待那人吗？

我抬头看着正埋头公务的他，不觉潸然！

“明日起，你随我去见识一下龙家在禩城的产业吧！”他抬头对我说道。

“嗯！”

是看产业？还是要保护我？

之后的几天，我变装成为他的书童，理由是女人不便抛头露面。

看来我猜对了，他的确是在保护我，可……

是因为关心我？还是怕我死得太快会破坏你的计划？

我心里很乱！！！！

“龙庭，我的书童！”他这几天总是如此将我介绍给他的几个“老臣子们”。我倒是没想到他居然还记得这个我随口胡诌的的名字。

“当家，货仓里那些边角余料我们还是照常扔掉吗？”锦绣庄的大掌柜子老陈说道。

“嗯！”小龙低头看着账本。

“可今年的余料尤其的多！”老陈小心翼翼的问道。

“哦～，”小龙放下手中的账本，抬头说道：“带我去看看”

“我也要去吗？”

今天都走了一天了，脚很痛哦！他的产业怎么这么多，偏偏每家店又都离得那么远！

“嗯！”他这几天也太过敏了吧！除了洗澡、如厕，从不让我离开半步！

“哦！”我讪讪的跟在他后面去到仓库。

一看这堆积如山的布料，这才知道这所谓的“边角余料”是何种概念。

“这么多啊！”

他们每匹布只做一条小内裤吗？还是三角的那种！

“是啊！不知为何，开年后来此做衣服的小姐、夫人们都要求做皮毛包边的无袖短孺，一匹布只做一件，剩下的料子便都在这里了！”

皮包包边的无袖短孺？

听起来挺耳熟的！

小龙回头看了我一眼，难道是我设计的那些款式？

难道我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时尚先锋？

不过我可没有这么奢侈，我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同色的布料还做了深衣、内衣什么的！

“你觉得该如何处理？”龙当家的是在问我吗？

“不要到处看，我就是在问你！”看来他真的是在问我。

看着这些被裁剪得零零碎碎的布料，我眼睛咕噜一转，计上心头。

“你可听说过‘童装’吗？”我问道。

“你是指……孩童的装束？”他试探着回答道。

我粲然一笑。

古代对于童装的概念远远不及现代。

在我那个时空，古代童装与成年人的服装一样，有分明的等级规则。在明清时期，服制也是法定的条律。皇家、贵族、官宦、商贾、普通小户、仆婢的子北，在穿着上都明显的区分。皇家成员绣龙舞风、绫罗绸缎，做工精细，往往是每件分别设计、织布和加工制作的。到了公元2005年，童装的样式到没有多少等级的规则，不过有些名牌童装的价格倒比同一品牌的成人服装贵上好几倍。

而这里的服装经营，基本上没有“童装”一说。有钱人的小孩从小就有专门的裁缝做衣服；穷人家的孩子则是穿着父母改小的衣服。

既然这些本是无用的衣料，那么何不废物利用……

小龙在一片抗议声中，将权力下放到我的手中。起先锦绣庄的人，对于我的做法很不理解，但迫于小龙的坚持，他们也算合作。

龙大当家一直以一种“由着我玩”的心态旁观，他压根儿就不觉得我这个企划可以赚钱，我偏偏要做给他看看！

我以“4P”战略为基准制作了营销企划书。

首先是Product：

由于我每日必须跟随在小龙身边，所以锦绣庄分派了一些人手将设计的样图交于我手中进行最后的筛选。排除那些有裁缝的有钱人，我将市场定位于“中产阶级”及普通小户的孩童，因此衣服分为中、低两个档次，各种样式又分别做成大、中、小三种尺码。

再者Place，即分销渠道，已经定为锦绣庄独家销售。

三者，Price。由于数字不是在下精通的行当，所以我只提出“大众消费”的概念，具体定价交由熟悉市场的陈掌柜子。

最后，也就是最为重要的环节就是Promotion。在此地，广告、品牌尚且只是人们对于名店的基本认识，尚未形成系统性的效应，所以这第一场仗一定得打的漂亮才是！

五月二十，我便派人在全城张贴告示：锦绣庄举办了一场儿童“选show比赛”。

对象：不论家庭出生，三至十二岁的儿童；

要求：聪明讨喜可爱；能唱会跳者提前录取。

方式：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海选，初选，最后留下的十名孩童（五男五女）将参加六月初一举

办的决赛——“锦绣服装展示会”，最后由内场观众投票选出前三名。

奖励：第一名可获十五两白银，第二名十两，第三名五两。剩下的七名选手可于现场挑选任意

一套“锦绣”童装。

其他：童装展示会内场与外场门票将于二十六日限量发售。

二十二日也就是，海选的第二日，各大茶馆里都有我布置的人传着各种有关“服装展示会”内场门票的小道消息。

二十五日，由于这次活动的新颖让许多同行想一探究竟，再加上小道消息的炒做，禩城那些终日无所事事的名流们也想来凑热闹，于是在门票发售的前一天已经炒到了每张内场票1两银子的高价。

二十六日早，正规门票抢购一空同时，黑市的门票也被我安排的人通通售了出去。

二十六日午，由我来训练前十名的小选手，教他们放下羞怯在T型尽情show出自我。

由于我特殊的身份，在海选及淘汰期间我并未出面，只是做了一些辅助性的幕后工作。不过从他们挑选出来的孩子看来，大家无论何种时空何种朝代，对“聪明可爱”的理解还是不尽相同。

六月初一，由持内场票者先行入场，再由持外场票的观众入场。

由于事先安排得当，故此场面显得井然有序。不过场外仍聚集着许多没买到票的民众翘首期盼黄牛党的出现。

展示会上，这《豆豆龙》的曲子是我亲自挑选并教授给乐队的，虽然用琵琶古筝演奏此曲感觉上怪怪的但却并不难听。

当这些小模特儿们穿着不同款式的漂亮成装，活蹦乱跳的出场时，T型台下一阵惊叹；随后，模特儿们摆出的各种搞怪的Pose又引起台下的一阵阵哄笑；主持人与小模特儿们的对话更赢得无数掌声；到最后颁奖之时，台下fans们的狂热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看来他们都很喜欢！”站在我身后的小龙说道。

“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的策划！”我无不骄傲的说。

虽然展示会只持续了一个多时辰，但是这股童装的购买风潮却就此兴起。

“锦绣童装”更成为服装界的知名品牌。由于供不应求，龙大当家不得不专门设置了一个童装工场以制作儿童成衣！

哼！当初不知是谁在一旁看热闹的！现在知道忙了吧！

第三十六章 太后千岁

“你说什么？”我惊叫道：“你说让我来经营锦绣？”

“童装的部分，”他呷了一口茶，又继续说道：“你不用出面，也务须天天都去，只用做……你所说的‘企划’。”

“那……佣金……”我的拇指跟食指开始厮磨起来。

“利润的一成，每月一结。”他提出的条件让我无法拒绝。

“全国的‘锦绣’童装？”但是“贪”是我的本性，所以能蹭就多蹭一点。

“禩城‘锦绣’，童装的利润！”他嘴角含笑的看着我。

“成交！”这个也不赖！反正本姐姐是靠本事吃饭，现在只是吃多吃少的问题！

“我记得上次那个谁说要犒劳我来着？”我手里拿着书，望着天花板对着空气说道。

“呵呵，那个谁想知道你要去哪儿吃？”他笑着放下手中的笔。

“醉香搂吧！”我“啪”的一声把书一放，想来想去就那里的菜最棒！

“这……”这个很为难吗？

“你可不能黄牛哦！你说要任我挑选的……”

“呵呵，依你便是！”

“慢走，龙当家！皇上传您入宫！”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有没有搞错，什么时候来不好，偏要选在人家刚出门吃饭的时候！

“现在！”龙当家的皱着眉头问道。

“正～是～”大哥，说句话而已，用得着这么妖媚的声音吗?

“看来要改天了！”他一副“I’am sorry”的表情。

“哦！”我踢着地上的土，噘着嘴答道。

“呵呵，下次双倍赔偿！”他笑着伸手拍了拍我的头。

喜欢他这样带有宠爱意味的小动作！

“这可是你说的哦！”我可没有逼你哦！至于赔什么就由我来说！

“龙当家，快走吧！皇上还等着在呢！”死人妖叫就叫，干嘛拿眼白横我！

“嗯。”龙当家冷冷的回答道。

看着他消失在视线中，我讪讪的准备转身回府吃我的“孤家寡人”饭。

“护国夫人，请随我走一趟！”我还没进府就被一个公公拦住了。

今天的公公都集合在我家门口开会吗?

这让我想起那个关于“无稽之谈”的笑话！

“您是？”你哪位啊？叫我走，我就走，那多没面子啊！

“太后传召您入宫！”这个太监可没刚才那个嚣张！

“我？”

小龙前脚走，他后脚就跟着来了，会不会太巧了？

可我又没那个胆子去拒绝……

“请公公稍后，容我进府换套体面的衣服！”不知道我的Bodyguard们是不是正在府里Dating！现在冲去求救他们该不会想扁我吧！

“我看夫人这身儿就很是得体，务须再换了吧！”

这就是说：不给我机会？

“那……那就劳烦公公带路……”我仍不死心的向门口张望，这个守门的小李又不知道偷跑哪里泡美妹了！

呜呜呜，都没人看见我被带走，他们该不会是想把我……

一路上我都在思考如何通知小龙，可思来想去，脑子都抓破了都没有法子。

咦～～～

那不是小冉吗？他怎么在宫里？

这儿是皇宫，随便大声叫人不知会不会掉脑袋！

可我又不甘心冒着被灭口的危险去见太后，怎么办？

妈妈的！

偏偏这个马车的窗子全是雕花，又不能打开！

这可如何是好！

对了！还有以前上课传条子那招！

我掏出随身携带的小记事簿，用铅笔在纸上乱画了几笔，然后将纸捏成一小团，放在拇指与中指间一弹！

O shit！这该死的镂花窗子！不行了，再晚一点，他就离开我的射程了！我学着某个神枪手的样子，在心中默默祈祷，然后屏气凝神中指弹出，纸团直射到小冉的脸上……

车子干嘛赶得这么快？

小冉到底看明白那张纸条没？小冉，我全靠你了！你一定要知道我的去向，然后赶快去报信啊！！！

阿门！

“你就是护国夫人？”是你派人请姑奶奶来罚跪的，又何必多此一问！

“回太后，臣妇正是！”我面对“一帘幽梦”回答道。

珠帘那头坐着的应该是太后老X婆（在本人尚未决定叫她老巫婆还是老太婆之前先如此称呼）吧！

“抬起头来，让哀家看看！”我遵她之命抬起我高贵漂亮的头颅。

我怎么看不清里面的那个老X婆长虾米样子！她确定自己可以透过那“一帘幽梦”看见我的美脸吗？如果看不清，老娘可以不怕麻烦的从地上爬起来，然后再凑到你的老脸跟前，让你自惭形秽！

“样子还算端庄！”

什么叫还算端庄?

这么勉强？哼！这个老女人的嫉妒心和不诚实真让人反感！

不过，听她的口气似乎真的看的见我！难道这“一帘幽梦”与传说中深受FBI和CIA喜爱的阴阳镜有异曲同工之妙?

“谢太后夸奖！”我笑着磕头回道。心里却是再说：你爷爷的！去死吧！

我抬头的时候，发现珠帘的另一边多了一个人，太后正在她咬耳。

那双鞋子我认得！

如果没有猜错这个立在太后身边的人是王爷偷偷带我进宫时碰见的……八公主！

“护国夫人的架子还真是大，哀家命人传唤多次才有幸一堵芳容！”她这就开始刺我了?

你想找茬发飙?

“有此等事情？臣妇为何从未听过？请太后恕罪！”我故作惊讶状俯下身子。将这一切推到我相公身上。

这个假话应该很合理吧！反正你找我的时候我从未露面，而且你派来的人都是龙大当家出面推辞的！

“起吧！不知者无罪！”老X婆冷冷的说道。

“谢太后！”今天还要说多少遍啊！

“哀家心中有一事不明！”她慢慢吞吞的说着。

想引我说话？定是骂我的话！

哼，我偏偏不接话，老娘可不介意你认为老娘胆子小又没见过世面！

“你可知道！”自己要说就说呗，干嘛偏要人家装作感兴趣的样子！

“回太后，臣妇不知！”我老实的答道。

“哼！”她似乎不满意我的“木讷”，自己说道：“哀家是不明白，为何平凡如你却能将我朝搅了个天翻地覆？”

妈的，刚才那么勉强说老娘“还算XX”现在又什么“平凡如我”？

你皮痒找抽是不是？

“臣妇不明白太后的意思！”

“人家都说你是妖精转世。那龙非云是鬼煞一般的人物，‘竟被你’迷得晕头转向！”

我正想由衷的回答一句：“谢太后夸奖！”可她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困惑不已。

“那个第五冉也越来越不知所谓，最可恨的是连皇……哼！”你怎么不继续说啊！连皇上都怎样？

“禀太后，第五公子本是家夫的之友，与臣妇并无……”

没等我说完，她就打断道：

“那第五冉本是闲云野鹤，当初为了做官的事儿与其父决裂，现如今居然自愿入朝为官！你可别说此事与你无关！”

这……，他当官了？是为了保护我吗？我心里顿时如打翻了五味瓶似的。

“敢问太后，此事可是第五公子亲口所说？”暂且不说小冉的事，眼前可不能让老X婆有机会名正言顺的发飙！

更何况，在古代，丧命于作风问题的冤鬼可是不计其数啊！

“这……”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咬着牙说道：“并未说过！”

“谢太后为臣妇正名！”我冷冷的拜谢道。

“哼！”看来这个老X婆的火气倒是不小，只见八公主对着老X婆的耳朵一阵猛咬，然后珠帘那边的人又悠悠的开口说道：

“我想～～护国夫人应该认识龙非云身边那个叫龙庭的跟班吧！”

吓！这可是有备而来！我怎么没发现有虾米spy在我周围打转?

“是！”我不知她到底想说些什么。

“那倒是，哀家可没听过有人不认识自己的！”她冷笑了一声说道。

哼！不认识自己的人多了！是你老人家少见多怪罢了！

我默不作声的等待着她的下文。

“其实哀家倒是很欣赏你在商界的作为。”说完她顿了顿，似乎在等待我的回应！

这些人为什么就不能一次性说完呢？非要让人插个话儿，提个问才能接下去说呢?

“谢太后夸奖！”我惴惴不安的说道。

“别人都认为：女人能有多大能耐啊? 哀家想知道你是如何认为的。”

Kao，我怎么觉得自己正在参加“世界妇女组织”的应聘面试?

首先排除掉我受的“平等教育”，光瞧你的野心我也知道要这么答：

“回太后，臣妇认为女人不只不比男人差，反而在某些地方比男人还要强上数倍！”

“大胆龙氏，照你这么说女人难道也可以做皇帝？”她怒吼道。

这不正是你所想吗?

不过做做惶恐的样子到也是必要：“请太后恕我无知！”

“也罢！我们也就闲聊，没那么多顾忌！哀家恕你无罪！”

她奶奶的，老娘的腿都跪麻了，有这样闲聊的吗?

你左一句“大胆”，右一句“无罪”，是不是有权的人都喜欢玩“萝卜加大棒”?

“谢太后！”怪不得人家都说奴才贱，p都没放一个，还尽“赔礼道谢”！

“你继续说！”

“这……”有本事你就当皇帝啊，反正我不会拦你！跑来问我做什么，我又不是“江半仙”，随便说说就可以成真。

“说吧！”这可是你叫我说的，到时候你要敢翻脸不认人，我就给你吃“含笑半步颠”。

“如果单就能力而言，女人不是没有可能当皇帝？”我小心翼翼的答道。

“嗯～，这话倒是回得严谨！”她满意的说道。

我实在不愿再说什么感谢的p话！

“你可知哀家为何找你来？”她就这么喜欢“自问自答”吗？

“请恕臣妇无知……”我只知道无论何事，反正不是好事！

“你可知君家是哀家的娘家？”

她都这么问了，我答“是与不是”都不妥当，沉默是金！

“君家这么多年为朝廷尽心尽力，可如今皇帝却因为哀家的原因对君家敬而远之，”她顿了顿，继续说道：“这真是叫哀家寒心啊！”

她跟我说这些做什么？我可不想知道这些，正所谓“知道越多死得越快”，老娘可正是风华正茂你可别害我！

“哀家是想问你，他们的态度？”

谁？哪个他们？什么态度？

难道是……？他们三个？是我脑海中出现的那三个吗？

我挤出来的“满脸疑惑”，不知道她看见没有？如果我没有猜错，你想知道的应该是俺的态度吧？想知道俺有没有做spy的潜能？如果想收买我，拜托你去问清楚老娘最爱的可不是动不动被人吓唬，还是拿点儿银子来比较实际：

“恕臣妇愚昧，不知太后说的是？”

“也罢！他们兄弟三个从小就一条心，现在又都成了一根绳上……”怎么说着说着没声儿了？

此刻，我脑海里出现了三个“蚂蚱身人面”的怪物，想到其中一个还是皇帝，我就……不知这么憋着笑会不会有内伤？

“听说最近龙非云这钱可赚得凶，该不会……”

你又想引我说什么？这也忒含糊了，大大超出了我所知的领域！

“不会什么？”我这白痴的样子可不是装出来的?

“你相公最近难道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就是嘛！这么说多明白！

有！

每日他都会在“莫言”待到很晚，就本人敏锐的政治嗅觉而言，他定是在那里跟人谋划什么！

“回太后，臣妇并未发觉有何不同！”知道也不告诉你，毕竟给我发工资的不是你！

“哦～？是吗？”你既然不相信，那还问个什么劲儿?

“皇上驾到～～～～”原来这个尖锐的声音也有中听的时候！

只见里面的八公主赶忙向太后身后的屏风走去。

怎么了？见不得光?

“皇儿拜见母后！”慷慷行礼的时候，瞥了一眼地上的我。

“平身罢！”皇后冷冷的说道。

“谢母后！”

“臣妇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的腿已经完全麻痹了，只能趴着转过身！

皇上身后的两个人是谁?

“嗯！”慷慷说道。

呜呜呜，不公平！为什么不叫我平身?

我只能又乖乖的匍匐回去！

“臣、草民拜见太后，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是小龙和小冉的声音。

他们怎么都来了？这不添乱嘛！

“呵呵，今个儿可赶巧了，都来齐了！你说是吧，护国夫人。”瞧人家这句话说的多么艺术，明着是在说事实，其实是在说：说你个小

妖精勾引他们吧，你还不承认！

“臣妇惶恐！”我惶恐再这么跪下去，我的膝盖会就此废掉。

“第五公子在朝中可还习惯？”她这算是转移目标了吗？

“谢太后关心。臣自小便耳濡目染，对朝政上手的也倒快！”

“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这句就语气而言算是语重心长，但是态度却极其不端正。

“这……，太后教导的是！”委屈小冉了！

“嗯！龙当家可是‘许久’没来看哀家了，今日突～然～前来可是怕哀家吃了尊夫人？”她还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

“哼！”天哪！我得重新审视一下我这个相公了，居然敢对太后“哼哼”。

只听见慷慷干笑了两声说道：

“母后真会说笑，龙当家今日是特随皇儿前来请安的！”

这么说会不会太假了！

“哈哈哈，好、好，都是群懂事的孩子！”

唉，这皇城之内又有什么是真的呢？

“今个儿哀家也乏了，你们就跪安吧！”老X婆终于玩儿累了！只听她又说道：“皇儿你随母后进来，咱们娘俩好久没好好聊聊了！”说着便起身，由太监搀扶着向屋子走去。

我正准备松口气，她在我身边停下来说道：

“哦！对了！”她这么一说，我松弛的神经又“啪”的一下又崩了起来。

啊！这个老祖宗还没玩儿够啊？又要说什么？

我屏息凝地不敢动弹。

“过几日宴请日本使臣，请夫人一定出席！”她和蔼可亲的声音里充满了强制性！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臣妇遵旨！”俺都答应了，你怎么还不快滚！

“臣、草民恭送太后！”

接下来一群脚步声渐行渐远，我“呼”的一下舒出心中闷气。

正要手撑着地挣扎着要站起，龙当家一个健步上来，蹲下来就想抱我起来。

怎么觉得这么不自在?

对了，屏风后面还有个情敌？想起你刚才跟老X婆嚼耳根的欢腾样儿，老娘就一肚子火！你说老娘妖精是吧？瞧老娘不爽是吧！

“云，轻点！”我娇滴滴的说道。

小冉见我这样，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儿，最后眼睛定在了帘子的方向，然后微笑着对我们点了点头，看来他明白这里还藏着人。

“嗯！痛了吧？”龙当家这心疼的样子可装得真像啊！

“麻了！”这两个字嗲不出来，早知道应该说：“好痛～～～哟～～～～”

“回去叫下人给你揉揉！”他这自责的样子简直装得跟真的一样！

“下人？”我撒娇道。

“哈哈，嫂子不高兴了。看来非云你得亲自上阵了！”

小冉的煽风点火很是到位，我隐约听到某人关节的脆响了。

龙当家将我横抱起来，出了太后的园子，上了车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正准备开口说话，被他眉头一蹙制止住了。

终于，挨到出皇宫，小龙这才满脸严肃的问道：

“适才你想说什么？”

“我——饿——了！”嘴巴正说着，我那五脏庙也跟着吵吵了起来。

“哈哈哈哈……”小冉一阵狂笑。

小龙也一副苦笑不得的表情，转头问小冉：“你那儿还有吃的吗？”

“只要你付得起银子，我那什么都有！”小冉这口气听得好生耳熟，他马上又转向我问道：“刚才是？”

“八公主！”我调笑的看着小龙。

可他并不领情，皱着眉头问道：

“你见过她？”

“我认识那双绣花鞋！”

刚出完背脊便是一阵哆嗦，不由的想起某个著名的鬼故事。

第三十七章 以食为天

“九奶奶，那些东洋人走了。”来叔汇报道。

“哦！知道了。”我口里应着，手里仍忙着为虎子布置作业。

“九奶奶……”来叔似乎有话要说。

我放下手中的笔，看着犹豫不决的来叔问道：“来叔，还有事情？”

“九奶奶，我……只是……”

“来叔，有话直说无妨。”来叔很少表现出这样的犹豫。

“是！九奶奶，那些东洋人都来了三次了，每次还都送了些礼物，可……可您每次都不见。毕竟他们是使臣，怕不怕……”他原来是担心这个啊！

“呵呵，这些我自有分寸。不过，谢谢来叔您的提醒。”我对来叔笑了笑，让他放宽心。

“嘿嘿，九奶奶一向有分寸，是来福多心了。”

他们第一次送了五壶清酒，第二次送了件日本的和服，那这次……

“他们这次送的啥？”

“是这六个黄色的果子，听说是他们出使婆罗州时得到的礼品。”刚才都没注意到来叔放在一边的托盘。

“柠檬！”我惊喜的叫道。

“九奶奶识得此果?”来叔问道。

“呵呵……”这可是我的老朋友啊，曾经每天早上一杯柠檬水，睡前敷脸，还有做菜时……，我对来叔说道：“将这跟上次他们送的酒放在一起吧！”

“还是放在冰窖？”来叔问道

“嗯！对了，昨天从北面送来的牛奶也在冰窖里吗？”

“是啊！现在要拿来吗？”

“不用，嗯～～”我想了想对来叔说道：“来叔，您去忙吧！这些柠檬果就放在这儿，一会儿我自己拿过去就好了。”

“是，九奶奶！”

这天气可是一天比一天热，虽然还没到流火的境地儿，但也对于长期依赖空调我来说也算够呛，所以每天我都会在百忙之中抽空亲自去冰窖视察。

看着这些如玉般嫩透的冰块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他们本不属于夏天却在这里经历了春天留到了现在，如同我的经历一般；倘若他们能思考，会不会认为这样的经历是一种幸福？

“九奶奶，今个儿一早老祖宗就说嗓子眼儿干得慌，喝水也没用。”来喜嫂急匆匆的跑到冰窖来跟我说：“您看这该如何是好？”

“这个……”

“您看是不是得请个大夫来看看？”来喜嫂小心翼翼的问道。

“是药都有三分毒……”说着我瞥见了冰上的柠檬，继续说道：“我有个食疗的偏方儿，先试试，如若还是没有好转再请大夫也不迟！”

“老祖宗，雪儿来给您请安了！”我真是越来越厉害了，端着一个壶还可以行礼。

“小雪啊～～，你来了！”老祖宗声音缥缈的说道。

“原来二嫂也在啊！”好久没见这老女人了，你别说我还真有点儿想她！

“哼～”一旁的二嫂忙着翻白眼。

“老祖宗，听说你嗓子不舒服，我特地给拿了点儿好喝的！”看来她是真的病了，因为我进屋到现在她都没有扑上来轻薄我！

“来，快来给我尝尝！”

我忙倒出一杯递给老祖宗。

“哟～，我道是什么稀奇东西，不过就是白水罢了！”二嫂在一旁叫道。

老祖宗并不理会她，端起杯子就喝了起来，这多少让杵在一边的二嫂有些尴尬。

“酸酸甜甜的，嗓子也润了，这是什么？”

我差点就脱口而出：这是初恋的味道……

“回老祖宗，这是柠檬蜂蜜水。”我说道。

“这个蜂蜜我知道，柠檬是……”

“是一种酸酸的果子。这种水随时喝上几口就能润嗓子。”我简单的一带而过，总不能让我跟她补充关于维生素C的知识吧！

“哼～～”二嫂似乎对我意见很大。

“二嫂嗓子似乎也不舒服，你是不是也要喝点儿？”

二嫂这是怎么了?

人家这么关心她，而她瞪的人家心里好怕怕哦！

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

“今天老祖宗夸你来着！”小龙说着。

“夸我什么？”爱听表扬的我兴冲冲的问着。

“夸你贴心、可人，是她的小心尖儿！”一旁的小冉学着老祖宗的口气说道。

听罢，我顿时一个冷颤，身上冒出无数鸡皮疙瘩。

不过这话儿倒的确是老祖宗惯有的风格。

“哈哈哈哈。”看见我的反应两人一起笑了起来。

“你们都吃过晚饭了吧？”我问道。

“嗯！不是你叫我们吃了晚饭才过来吗？干嘛？”小冉问道。

“今天本大厨师，特地请醉香搂的老板来试吃！”我一本正经的说道。

“那我呢？”小龙在一旁挑着眉毛问道。

“你？是哦，你是来干嘛的？”我装作莫名其的样子。

小龙的佯怒、小冉的笑容让我不禁想请“克赛”将“时间停止”，将这样平静的幸福定格儿！

“你们等等，我这就去做。”我回了回神。

“什么？我们来了你才开始准备？这是你的待客之道吗？”小冉假装责怪道。

“这东西可不能提前做！”我笑着离开。

过了约莫两柱香的时间，我端着三大盘东西回来了客厅。

“这……这是小山怎么还在冒白气？”小冉惊奇的问道。

“快吃快吃，化了就不好了！”我忙将食物放在桌上。

他们舀了一小勺却犹豫着该不该放进嘴里，我不理他们自顾自的吃了起来。他们见我这样，也做了个英勇就义的表情将勺子放进嘴里。

“啊～～好～～～凉！”小冉吐词不清的叫道。

“哈哈，好吃吗？”我转头问一旁的小龙。

“嗯，不错！这是怎么做的？”小龙嘴里哈着白气说道。

“先将红豆熬成沙状，然后泡在牛奶里面，再用用刨子将冰刨碎，最后淋上牛奶红豆沙就可以了！”我边吃边说道。

“不错，既解暑又味美。这个叫做什么？”小冉说道。

“冰雪相思。”我早就料到小冉会有此问。

“冰雪相思。”小龙心有所思的重复道。

“好，好名字！这个可以放到我那儿出售吗？”小冉不愧为醉香搂的老板。

“可以啊！不过——”当然不能白给。

“有什么条件尽管开出来！”

“那个……那个……”看他这么豪爽，我反而不好意思开口了：“就是那个，以后到你那里吃饭能不能给打个5折什么的……”

“啊？哈哈哈哈……”这个很好笑吗？

“我还以为你会开出什么惊世骇俗的条件，就这个？哈哈哈”这个条件很烂吗？他又说道：“这样吧！以后你去我那里吃饭，全部免费？”

“真的？”我瞪着眼睛说道。

加上那张免费购物卡，我现在可以专心存钱啦啦！

“非云作证，过几日我便给你一凭证，省得你不安心。”果然知我者小冉也，我得督促他赶快办好这金卡才是。

得到了奖励，我埋头痛吃起来。

“明天你不去？”小冉转过头对一旁的小龙说道。

“嗯！”小龙低头吃东西并不抬头。

“为什么？”我问道，他怎么能将柔弱的我单独放于“豺狼虎豹”中间？

“我身无官职！”怪不得这几天小龙总是忧心重重的看着我。

“放心吧！明个儿的宴会我会帮你看着。”小冉拍拍小龙的肩膀说道。

“看着什么？”我含着勺子看着他们。

“不让你闯祸！”小龙笑着说道。

闯祸？

我哪有？

不过，我知道他们是因为担心我、关心我、想保护我才会如此，所以也就假装对他们翻了翻我漂亮的白色眼球。

唉！明天非要去吗？

想起那些令人作呕的小日本，就浑身不爽！

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

“怎么不见八公主？”我用气声问着一旁的小冉。

“公主未嫁之前只能出席家宴！”小冉学着我的样子回答道。

正在这是慷慷发话了：

“朕多次听闻护国夫人对吃很是精通？”哪个不要命的乱嚼舌头？不过慷慷这句是在赞我还是损我呢？

“回皇上，臣妇从小家境贫困，每日都为‘开门七件事’而忙碌，因此只能说熟能生巧，‘精通’一词倒是万万不敢当。”

“开门七件事？”珠帘后的太后问道。

“回太后，这是在说早晨起来的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我记得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是在《百花亭?玉壶春》中。

“嗯～，倒是说得挺全！”太后说道，然后她转头低声问慷慷：“今个儿还是吃前天那个？”

“回母后，正是。今日菜单是使者们制定的，说是要呈现他们最好的吃食！”慷慷说完，太后的眉头一蹙。

到底吃什么让太后这么反感？

食物端上来我才明白，原来是龙虾刺身！

“这些是前几日东洋使者派人从他们国家运送过来的大虾。”坐在一旁的君幻晟解释道。

对面那几个东洋使者正襟危坐，一副三角眼却放肆的在我身上扫来扫去；而汉奸大叔则在一旁叽里咕噜的翻译。

“どうぞ。”那个坐在上座的小日本对着皇帝、太后的方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土肥原君说请用餐！”汉奸翻译道。

他奶奶的，怪不得老娘总看那个肥肥不顺眼，竟然跟土肥原贤二那个贱人一个姓？

太后为难的一笑，慢慢拿起筷子却并未夹虾肉！

“どうぞ。”那个土肥肥又对着太后说道。

慷慷看了一眼太后，然后对东洋使者说道：

“前几日大使们送来的生食，太后实在吃不惯；因此还望大家见谅！”虽然这是句请求的话儿，但慷慷的气势却未示弱半分。

“所打死内！”这句我可是听懂了，土肥肥是在惋惜的说他明白了。

“众卿不必拘束！”慷慷双手一抬。

“谢皇上！”众人这才拿起筷子。

我兴奋的将剔透的虾肉放进调料中，辛辣的芥末让我尝到了久违的味道，可是……

“护国夫人，可是吃不惯这个瓦萨比？”慷慷刚问完，我就感到从珠帘后射出的两道X射线。

“谢皇上关心，臣妇并未不习惯；只是……”后面的话我不知该不该讲。

“夫人，但说无妨！”

“回皇上，在我家乡，并不是如此吃法！”

“哦～，我国也有此大虾？”慷慷好奇的问道。

汗～，是我的国家有，至于你的国家……

“那你们又是如何吃这大虾？”慷慷并不等我回答，便又问道。

“这……”该怎么说才好呢？

“如果夫人不好解释，不知能否将食物做出来让朕尝尝？”

我可是护国夫人，你居然让我做菜？

唉，不过你是皇上！你说要吃，我还得跪谢说荣幸……

我正准备答应，但突然看见小冉面色凝重，于是犹豫到底该如何回答。

“启禀皇上，护国夫人似乎十分为难。”这位君大人真是观察入微啊！

小冉忙对我微微一点头，我一得暗示就反驳道：

“回皇上，臣妇正在专心思考该如果烹制，没能及时回答皇上问话，请皇上降罪！”

“何罪之有！那么就请护国夫人下去准备，我们先行观看鼓舞，众爱卿以为如何？”

“皇上英明。”一群虚伪的人，让老娘做饭有什么好英明的。

我退出大厅，忙命候在宫外的小红回府拿来所需食材、酒和一点点特殊材料……

“皇上说了，夫人是奉旨做菜，需要什么只管吩咐这些奴才便是！”说话的是慷慷的贴身小公公。

“谢李公公，不知御厨房可有深一点的盘子？”

半个时辰之后，在御厨房全体员工的努力下，“龙虾三吃”终于做好了。

“启禀皇上，护国夫人的‘龙虾三吃’已经做好。”李公公说道。

“龙虾？这是你们当地的叫法？”慷慷问着立在一旁的我。

“回皇上，是的！”

“嗯，上菜！”

“上～～菜～～～”李公公的声音直冲云霄。

宫女们端着冒白气的船型盘子飘了出来，众人皆是一副惊奇的样子。

“这是第一道——雪中凝玉”

慷慷看着冰沙上片出的晶莹剔透的虾肉，说道：“好，贴切！”

“谢皇上夸奖！”我回答道，然后有请示皇上：“禀皇上，臣妇从未如各位大臣、使者般为国家之事操劳，不知今日臣妇可有荣幸为各位布菜以示崇敬之心？”

“准了！”慷慷显然对于我的殷勤有些不明就理，但也不好当面驳回只能答应。

“谢皇上！”说罢我就先忙着为各位小日本摆好吃食和调料。土肥肥还想用他的油手蹭我，我对他宛然一笑，躲过他的侵袭。之后又一一为其他大臣布好菜。

我刚刚布完，太后就冷冷的说道：

“这就是你所说的新鲜吃法？哀家看除了装盛的器皿不同，其余看起来与刚才并无区别！”

“请皇上太后品尝！”对于一个不明白食物内涵的人，我懒得解释。

我想太后定是抱着要找茬的心理吃下这第一口，可之后她并没有支声，那么就是说这食物让她觉得无可挑剔。

“好！果然比刚才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也尝尝。”皇上大大的夸奖让我的虚荣心很满足，因为毕竟他是吃遍天下美食的人。

那些日本人也满是怀疑的吃完第一口，便惊奇的看着我，然后不停的说：“所嘎，所嘎！”然后是一阵叽里咕噜。

“使者们称赞护国夫人的手艺，说是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刺生。”汉奸翻译道。

哼！

今天算是便宜你们了！

不过既然好吃，你们可要多吃一点哦！可不要糟蹋了我的一片“心意”！

“土肥原君还问夫人是如何调制的酱料？”汉奸继续翻译道。

有的吃就吃，哪来那么多废话？

“朕也想知道你是如何将瓦萨比的辛辣味道调得如此温和适口？”

皇上果然是吃家，这算说到点子上了。

“回皇上，臣妇只是在豉油之中加入了少许的果汁，再将瓦萨比完全拌匀即可。”所谓果汁就是柠檬汁。

“难怪唇齿间会有虾肉的鲜香。那么这容器里的冰是作何用处？”

“由于虾肉放置一段时间便会变得软而无力，口感欠佳，因为臣妇加入了冰沙垫底以保持虾肉鲜嫩有弹性，此外臣妇还在上面滴上少许果汁以去其腥味儿。”

“请皇上饮酒！”我说道。

“此酒与使者们带来的酒味相似，但却更加清香爽口。”皇上一说完，小日本们也附和表示赞同。

土肥肥又在跟我说什么？

“土肥原君说要将此酒带回国，不知哪里可以买到？”汉奸还是有些作用的。

“此酒是臣妇家乡‘沁酒’，若是大使们喜欢我可以帮忙代买一些！”

哈哈，其实就是你们送来的日本清酒里加冰块泡柠檬而已。这可是谁叫你们蠢呢！送给我的酒，转身又要花大价钱把酒买走！

“土肥原君说非常感谢夫人！”这句俺听得懂，用不着你翻译。

“这第二道菜碧绿做底金色为面，这又是什么名堂？”慷慷似乎不太喜欢我跟日本人太熟络。

“回皇上，此菜叫做金玉满堂。”我朗声说道，我解释道：“南豆腐片去表皮、切成一寸二分长，八分宽，三分厚过油，虾肉用调味料浆好，虾脑用水氽熟厚切小丁；将青豆、南豆腐、虾肉和虾脑放进炝好的奶汤中烧入味即可。”

“果然软嫩味美！”慷慷夸道。

这些小日本怎么还有力气说：“所嘎所嘎！”。

我侧过头看了看一旁的小冉。他皱着眉头的样子，着实让我不解。

“这第三道是……粥？”慷慷说着。

“里面的虾怎么都未去壳？”君老贼挑刺道。

“这是‘白里透红粥’。”我并不理会君老贼的置疑，对着慷慷说道：“是用虾脚和姜片煮成。虾壳儿里的鲜味是虾肉无法替代的，因此臣妇并未去壳儿。”

“清淡鲜香，这吃法果然与众不同!奖……哈哈……奖！”

“谢皇上！”又有货要出了。

“咳咳，皇上！”差点忘了珠帘后还阴着一个人，太后说道：“哀家觉得不妥。”

“为何？”慷慷的威严被当众置疑，他显得有些不爽。

“如今，全国上下皆以皇上的节俭为榜样，护国夫人这菜倒是有大厨的水准，可三道菜三只贡品，真可谓浪费至极。”

这个老X婆这招一箭三雕真是厉害！先将慷慷制住，然后又骂我堂堂护国夫人是个厨娘，最后又找茬治我的罪。

可老娘也不是好欺负的！

“这些雕虫小技竟能入得太后眼，真让臣妇受宠若惊，”我装作欣喜浮躁的样子，然后继续说道：“臣妇正是遵循皇上及太后的旨意，节俭至上，一虾三菜。”

“确有此事？”慷慷似乎很满意我对太后的回答。

“启禀皇上，护国夫人的确是一只虾做了三道菜，原本今日宴会需用20只大虾，如今只用了8只！”这个李公公这么帮我，不知那太后老X婆会不会加害于他？

“好……好啊！护国夫人真乃当今之表率！奖……”

“BU～～～～”只听见一声惊天动地的屁声打断了我们伟大皇帝的发言。

主啊！我终于等到了！

刚才小红还说什么是极品巴豆粉，这么久才起作用！

但为什么正好在慷慷要奖励我的关头？有点郁闷！

我装作莫名其妙的样子跟随众人看向小日本那边。

“BU～～～～”又是一声，周围一阵窃笑。

“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日本使者夹着屁屁对皇上跪拜道。

几句“对不起”管p用，不知道当着皇上放屁算不算“大不敬”？那“大不敬”会不会被砍头呢？上天有好生之德！砍头好残忍哦，干脆先阉了，然后再找几个彪形大汉来OO那个XX他们！

唉，说着说着，我都要被自己的善良和爱心所感动了！

“使者们说……BU～～～～”汉奸还没翻译完就……

哈哈！你可别怪我，谁教你跟他们坐在一起！

不过慷慷眉头紧皱的样子还是挺吓人的。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汉奸一手捂着屁屁，磕头求饶道。

“BU～～～～，BU～～～～”他们越放越起劲了，而且肚子也开始发出巨大的空响！他们难道不知道紧张会让肠胃失调吗?

“皇上，会不会是吃食有问题？”太后果然是个老X婆，此话一出所有目光便集中在了我的身上。

“冤枉啊！”我忙做出事前就准备好的惊恐样子，说道：“臣妇做菜时，李公公在一直在旁边监督，况且现在皇上和其他官员也都无恙！请皇上明察！”

做菜时，我当然没放；可上调料的时候，就……

“启禀皇上，奴才确是一直监看着，绝无差错！”你当然得说无差错，要不掉脑袋的可就不只我一个了！

“请皇上明察！”我都快声泪俱下了。

“朕并未感到不适，许是各位大使不服水土才如此。今日之事，朕不追究。”慷慷虽然这么说，但眼中的深究却从未离开过我。

“皇上英明！”我梨花带雨状喊道。

土肥肥那群小日本也喊着什么，开始不停的跪拜。

“土肥原君说皇上……BU～～～～英明！”请恕我愚笨，这汉奸那到底是说慷慷“英明”，还是“bu英明”呢?

“请各位使臣速速回馆休息吧！”慷慷是怕被这些东洋p给熏着晕了吗?

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win

“今日累了就早些休息吧！”小龙并问我今日之事，看来一切他都知道了。

“那你呢？”他的神情让我心中有些不安。

“我与阿冉有事要商量！”

虽然小龙这话说的轻描淡写，但我仍可以感觉到他的担心，是因为我今天的表现太过张扬？

“嗯！”我真的闯祸了吗？

他对挤出一丝安慰的笑容，转身去了“莫言”。

我心中惴惴不安无法入睡，走到窗边看见书房还有灯光，于是便走过去一瞧究竟。原来是虎子在写着什么。

“虎子，今日的作业还没写完啊？”

“早写完了，这是在批改作业呢。”虎子抬起头，揉着眼睛说道。

这个小老师倒是比我尽职尽责。

“我帮你吧！”反正我也没事，说着我便走了过去。

“谢谢，踢球儿雪。”这孩子可真是乖。

我低头翻看这些作业，在其中……居然发现了熟悉的字迹……

“这……”这不是那天那张小纸条的字迹吗？

一看姓名，我心中一惊……

第三十八章 原来如此

这几日，心中总是萦绕着那个熟悉的名字。

她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她还知道些什么？

为什么她不直接告诉我？

……

“夫人，想什么呢？饭都凉了，我帮您再去热热吧！”春眉说着就要伸手来拿盘子。

“嗯？”我回过神，下意识将盘子按住说道：“不用了，大热天没那么多讲究！”

就这样，我们因为那个盘子而僵滞住了。

窗外知鸟疯狂的嘶喊着，心总一阵急躁，终于忍不住说道：

“谢谢，你的纸条！”

只见春眉一愣，继而马上生硬的笑道：

“春眉不知道夫人在说什么。”然后眼睛闪烁的撇向一边，撤开了拿着盘子上的手。

“这个纸条是你写的！”我慢慢拿出贴身揣着的纸条。

照我平日的做法，我定不会再深究什么！但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到危急重重，我不得不认清自己周围的人是敌是友，不得不让自己明白友人中哪些是值得信任的。

“夫人，”她惊慌的看着我手中的纸条，然后她突然跪了下来低下头，声音颤颤的说道：“春眉，从未有半分对不起夫人。”

我并未说她的不是，她为何如此反应?

“快快起来，”她这突然一跪倒让我慌了神，“起来回话！”说着我伸手将她扶到板凳上坐。

她刚一坐下，就慌忙站了起来说道：“夫人，这可使不得！”

“这里就你我二人，有何不可？”我语气略生硬的说道。

当我无法改变他们那些“不平等”的观念的时候，我选择命令！

“这……”她犹豫的看了看我固执的样子，然后谢过我便缓缓坐下。

“为什么帮我？”我单刀直入的问道。

“因为夫人是好人！帮我救回了虎子，还教他读书识字，待我们恩重如山。”

说着说着她又要跪下，我忙拦住她。

“举手之劳而已！”客气完，我顿了顿紧盯着她问道：“你是谁？你是如何知道君家的事情？”

如果说是小龙或者小冉告诉我“八公主是君老贼的外甥女”，我倒不会感到稀奇；可春眉只是一个龙府的下人，她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再者她既然能这样写，必然明白纸条内容对我的重要性，因此我最想知道的便是她的真实身份。

只见她眉头一蹙，看起来像是在挣扎着下决心，而后深深叹了一口气说道：“小时候，我爹叫我‘带弟’，十一岁那年弟弟生了一场大病需钱医治，爹爹便将我卖入了君府，进府之后他们都叫我‘涟漪’，是君老夫人的贴身丫鬟。不知从何时开始，君家大公子便对我毛手毛脚，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可我们做下人的除了忍，还能怎样呢？”

可恶，最恨这种没长相没身材没本事没品的纨绔子弟！他们唯一拥有的就是运气，让他们投胎到一个富有的人家……

“当时君大少爷碍于夫人在场倒也不敢怎样；可好景不长……在我十五岁那年……”说着说着她竟然啜泣起来。

我递给她手绢，她擦干眼泪继续说道：“有一天，他……他借着酒劲把我……我……”我拍了拍她的背想给她感到好受些，虽然我知道这样的安慰对于她的痛苦而言只能算作杯水车薪。

“之后，他干脆找夫人要了我去当他的丫鬟。自那以后，他便对我百般凌辱，我简直生不如死，可从未想过离开，因为在我进府的第二年，爹爹便带着弟弟远走他乡再无音信，除了君府，我再无可去之处。直到……直到我怀上了那个畜生的孩子。”

虎子！我脑中闪过这样一个名字。

“那时我呕吐不止却不知已身怀有孕，直到夫人命人将我关起来，我才……。我并不是第一个被他们如此对待的丫鬟，之前的那些不是被玩厌了被卖到妓院，就是因为怀上孩子后……无故失踪。当时我……我真的很害怕，我才十六岁还不想死！”她眼中满是惊恐的回忆着当时的感受，她呼吸急促的接着说道：“我不停的哀求看管我的人，就在第五天我快放弃的时候，他终于被我打动并悄悄将我带到后门，还让我用棍子敲晕他。之后我卯足了劲儿一直逃到了城郊的山里。”

说到这里她的气息渐渐幽弱，似乎单单重复那段经历便会耗光她所有气力。她双手颤抖的接过我递给她的茶杯，眼中满是惊恐的看着门外继续说道：

“我不知要去哪，也不知道能去哪儿，只是一路拼命的逃。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快晕倒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供猎户休憩的小屋，

忙冲进去找到食物和水这才缓过劲来。然后，我便不知该如何是好？留下这个孩子，还是……”

唉！似乎60%的现代女性都遭遇“留、还是流”的问题。

不过，显然她选择了前者……

“我正在犹豫不绝，看管小屋的老猎户出现了。他并没有问及我的身世和来历，直接将我带回家并让他妻子照顾我。他们夫妇待我如亲生女儿一般，之后我生下了虎子，全家也算是齐乐融融。”

Bingo！虎子果然是她的孩子！

她表情舒缓了一些说着：“可毕竟打猎无法维持这么多人的生活，于是我便冒险回到了禩城找活儿干。由于我只做过丫鬟，再加上以前在君府总听见老爷太太说龙家的不是，于是我就选择了这里做老本行。”

果然聪明！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而且还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对头家。

但为何虎子会流落街头呢？

“一年前，猎户夫妇双双去世。虎子便无家可归，我让他躲在城郊的破庙里，每隔一日便会送去吃喝。虽然日子很苦，但虎子一直很乖很懂事，从没有吵闹抱怨……”

母亲提起孩子的表情就应是这样的温情，如果我的母亲尚在人世，是否也会如此向人提及我！

“那日我听见红姬与冷少爷说起君老爷在宫里对您不利，于是便让您提防着些；小心起见我只得出此下策，不想还是被您察觉了。”说着说着她又跪在我面前哭了起来：“请夫人为春眉保守这个秘密，如果被人知道我的过去不但我们母子会被赶出龙府，而且还会被君家发现。毕竟他们无论如何也容不下一个奴婢出生的血脉……”

“在我身边这么久，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为人？”我一边扶起她，一边微笑着说：“你这样帮我，我又怎么会出卖你！”

“嗯！谢夫人！”她对我行礼道。

“我应该谢你才对！”我学着戏剧中的样子夸张的对她深深鞠了一躬。

她给我的消息让我理清了一些头绪，还让我发现自己处在多么凶险的棋盘之中，谢是应当了。更重要的是，她赢得了我的信任，也许以后我需要她帮我更多的忙……

“夫人您这是？噗哧～～”是我的样子逗了她了？

呵呵，这就好，毕竟开心才是硬道理。

小龙的生日快到了！

就我看来，生日是一年之中最重大的节日，所以我想给他准备一个不一样的生日！

可，他以往都是如何过生日的呢？

我跑到来叔的书房，这些事情问他应该是再清楚不过了。

“来叔～～咦？不在……”那我就在这儿等等吧！

家谱！

一本厚厚的牛皮书斜斜的躺在书架的角落。

我左右一看，没人！

翻开一看，里面记载着家族里每个人的特征、喜好和轶事。

看来它是按照进入家门的先后顺学来排列的，那我是不是应该出现在最后一面呢？

向后一阵猛翻竟然没有！然后又向前一阵狂翻，还是没有……

哼！好歹我是个少奶奶怎么都没有我的名号？？

对了，正好看看小龙的资料，看看他喜欢什么我也好准备啊！

龙非云

生辰：七月十四

母：龙云，

喜好：工作；

讨厌：闲适；

轶事一堆……

为何没有父亲的名字?

而且，他的妈妈也姓龙，难道他是……私－生－子?

为什么?

龙云、龙非云!

她是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要像自己一样吗?

她活的很痛苦吗?

亦或者她用自己的名字给孩子起名是为了让某人不会忘记她!

为什么我会想到小红提及的那个绝美妇人? 他们是一个人吗?

那谁是小龙的父亲?

在这样的时代，究竟谁的私生子可以达到如此地位?

正想着，只听见一阵脚步声，我忙将家谱放回原位，自己推到门口的椅子上。

“少奶奶，您怎么来了！”来叔连忙行礼问道。

“我是想请教来叔一些事情? ”我镇定自若的说道。

“有什么事情少奶奶尽管吩咐来福过去便是！”

“来叔忙于家务，我都帮不什么忙怎好又麻烦您? ”

“瞧您这话说的！”老人家被我哄的媚笑颜开：“少奶奶过来是……”

“我是想问问来叔，少爷往年都是如何庆祝生辰的? ”

“这……”来叔似乎有难言之隐。

“呵呵，难不成这是个秘密? ”大家庭的秘密总是无所不在。

“其实少爷从未庆过生? ” 来叔叹息道。

“此话怎讲? ” 来叔的话让我有些吃惊

“原本少爷生于七月十五丑时。可老祖宗说七月十五‘百鬼回阳’的日子不吉利，于是就将少爷的生辰改至七月十四‘鬼门开’的日子。”来叔顿了顿又说道：“十四虽比十五稍稍强一些，但也不是什么好日子，再者大家又都忙着筹备鬼节所以就疏忽了。等少爷长大了，大家想着

要跟他庆生的时候，他又总是忙着抽不出空，所以就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庆过生辰。”

封建迷信！我突然怒从心中起。

居然为了这种理由不给人过生日，连我这种孤儿年年都有蛋糕吃，为什么小龙家世这般丰殷却遭受如此待遇！ 一句“疏忽”就想忽悠我？如果他的“根正苗红”，出生没有那么多悬疑，我想应该没人有胆子“疏忽”吧！

他们难道不知道小孩在如此压抑的情绪中成长，长大会有可能变成变态吗?

一想到自己有可能嫁给一个变态，心中就狂起鸡皮疙瘩！

还好小龙同学的心态还算是不错，显然他自身的调整只让他沦为“千年冰山”，还没发展到“变态杀人王”的境地。

既然大家都没跟他庆过生，那么就让我来给他过一个终生难忘的生日吧！

就这么定了……

第三十九章 生辰快乐（上）

“小雪，明天不用再擦药膏了。”小红一边收起药膏一边说道。

“为什么？”我还准备着今天晚上要做脚膜的。

“你背上的疤痕都给除干净了！”小红没理我，继续收拾东西。

“啊～～这么快啊！”那她会不会没收尚未擦完的绿膏膏？如果答案是肯定，那么我的美体膏岂不是断了货源?

“这都折腾两个多月了，还快啊？”小红多半以为我神经不正常。

“哦……对了，那个……那个我胸前的疤还没去掉，小红妹妹是不是可以留下点药膏呢？”

“唉！”小红姐姐一边帮我穿好衣服一边说道：“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大夫说了那道剑伤太深，疤痕难除……”

不好受?

嗯～的确是不好受！都怪那个蒙古老大夫不好。从头至尾都没有验过伤口，只是把脉和听人叙述就下此枉断。害的老娘夏天无法穿低胸性感装勾引帅哥也就算了，呜呜呜……现在居然对老娘放弃治疗，一想到以后都没有免费的高级面部和身体护理了，我可爱的心脏就在抽泣！

“小红，这……这一盒儿都快用完了。你也要拿走？”我颤抖着伸出我的玉手，仍挣扎着想要留下一点儿。

“反正留在这儿也没有用，收好了兴许以后还能……！”还未说完她便打住，立马改口道：“呸呸呸，坏的不灵好的灵！这药膏啊，咱以后谁都用不着最好！”

我完全不去理会她的自言自语，眼睛死死的盯着她手里的瓶子，说道：

“好姐姐，给我留下一点儿好不好？”

“为什么？”她疑惑不解的问道。

我的手迅速掩上自己的小脸，“哭”着说道：

“我……我实在是不甘心就这么放弃，胸前这道疤是……是我心中的痛啊～～”似乎夸张了一点，忙收了收颤抖的尾音继续不失凄惨的说道：“小红，你就留下这一点儿让我再试试吧！”

“嗯～，我明白。”她似乎真的被我打动了，她的下一句话更让我兴奋：“另外这一盒满的你也拿去吧！”

正在这时十四妹的声音从外面响起：“九嫂,九嫂在吗?”

我忙拿开挡住脸的双手,一把抢过两盒绿药膏,兴奋的回道:

“在!在!我马上出来!”说罢，我不去理会小红错愕的表情,忙加速穿好衣服往院子奔去,留下呆呆的小红独自回味适才迅猛的变化。

“嫂子，你看这……”她一见我便迫不及待的向我展示她手里的东西。

“嘘～！”我连忙制止她，自己转头对着屋子的方向大声说道：“你让我陪你去花园逛逛？那好吧！”

说罢，拉起十四就从“降雪轩”跑到湖心亭。

“快……快给我看看！”我边喘边说道，眼睛还不停扫向四周，活脱脱一副忙着接赃的样子。她受到我的影响也紧张兮兮的看着周围，小心翼翼的提起手里的一大包东西偷偷的交给我。

我打开包仔细检查着：竹篾、白纸、细铁丝、酒精、棉花、浆糊……，一个都没有少。

“嫂子，你要这些东西到底是干嘛啊？”这小妮子天真的眨着眼睛，我犹豫着该不该告诉她。

“说啦说啦，嫂子！”这丫头拉着别人衣服撒娇的样子，怎么越看越像我自己！真是一样甜死人不偿命！

“那你可不能告诉别人！”我装作很神秘的样子说道。

“嗯～嗯。”这丫头用力的点着头应道。

“我啊……是想帮你九哥庆生！”我低声说道。

“啊～！”她刚一叫出声，赶忙用手掩住自己的小嘴，大大的眼睛滴溜的往左右一看。

“怎么了？”

“嫂子难道不知道九哥从未庆过生！”她也学我的样子低声说道。

“我知道啊！可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知道，我不介意你告诉我啊！

“这个……这个可能是因为很忙吧！”这丫头也学着别人的样子闪烁其辞。

“你觉得九嫂是小白？”我可不吃这套。

“小白？”她一副不解的样子问道：“小白是什么？”

“小白痴的简称！”当然不是指蜡笔小新那可怜的“小白”

“噗哧！”一声她笑了出来，说道：“我才不敢咧，谁不知道我家九嫂聪明绝顶，机灵过人！”

夸得我都有些飘飘然了！虽然事实的确是如此，但也不必总是挂在嘴边说啦！

“知道就好！那就快快说清楚！”

“其实我也不算很清楚，只是听府里年长的仆人说……”她气声继续说道：“说什么九哥出生不明，又是什么是厉鬼转世，所以他的出生

和生辰都是府里的忌讳。”

什么出生不明、厉鬼转世?

他们当全世界的人都只有三岁啊!

“你可知一个叫龙云的……”我还没问完，只见她“啊～”的一声盖住了我后面的话，然后用手捂住我的嘴，对我说道：“嫂子，可不能在府里提这个，被人听去就完了。”

我拉开她的手，问道：

“为什么？”

“你知道她的身份？”

“嗯，知道一些。”应该算是我的婆婆吧。

“听说她被鬼神选中，然后怀了……怀了……”她是在犹豫该不该说出“九哥”二字吗?

“孩子！”我帮她选择道。

“对，怀了孩子，然后在‘鬼节’那日生下了……那个孩子。但就在娃娃满月的当天，她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听……听说是被鬼神接走了！”

“你相信？”我难以置信的问道。

“嗯～嗯～，不能不信啊！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好久了，可府里的人都不敢随便提起这些事情！”

我想不敢提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老祖宗禁止府里出现这些话语！可如果就单凭老祖宗的力量估计很难防住悠悠众口，何况还有君家那群豺狼虎视眈眈。那么能让龙家上下及其所有人闭嘴的只有……

我突然一惊，立马打住心中冒出的那个名词。

“嫂子！”十四将我从惊诧中摇醒，问道：“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那孩子定是被老祖宗抚养长大。”由老祖宗对我的偏袒和喜爱，很容易推测出来。

“嗯，算是吧！”她思考了片刻，又说道：“听说九哥小时候被接进宫里陪读了几年！”

“接进宫里？”进宫陪读的不都是皇亲贵胄的孩子吗?

“嗯，说是先皇为嘉奖龙家死去的烈士特别恩准的。”

“原来是这样啊！”可我怎么听都不是这个理儿。

“嫂子，你为什么弄的这么神秘？让大家一起给九哥庆祝不好吗？”

“你不是说了吗？大家忌讳着这个，而且……”我笑了笑说道：“而且我想他的第一个生日是由我单独为他准备的。”

因为那样等我离开之后，他应该还会记得我吧！我原本不属于他的生活，那么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留在他的记忆中，好不好！

“光是想想就觉得好……好棒啊！”十四是想“罗曼蒂克”吧！可惜她不知道这个词！

“其实我一直都好崇拜嫂子你？”十四突然说道。

“我？”

“你是我见过唯一可以让九哥低头的人！”她眼中闪烁着仰慕的光芒。

让他低头？有过吗？我怎么不记得！

“听说九哥从小便孤僻，没有人敢接近他；长大了更是不得了，好多人跟他面对面说话都会发抖。比如……呵呵……比如我就是！”她不好意思的说着。

发抖？脑中突然出现他零下20度的死脸。

“嫂子你从来都不曾怕过九哥？”

“为什么要怕他？向来只有人怕我！”这样臭屁的回答才能称得出我偶像的风采吧！

“呵呵，那倒是！二嫂他们就……呵呵”这丫头也不喜欢那几个整天横着走的主儿，她笑完了又继续说道：“自从嫂子你来了之后，九哥变了好多！”

“怎么变了？”

“说不上来，反正比以前好相处了！”她说道“那天……那天我还看见他笑了！呵呵，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哦～！”

如果将他笑的频率做一个走势分析，其涨跌幅度估计跟中国的股票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

“对了，最近我一直在忙，都没来得及谢谢你在我出远门的那段时间，帮我教虎子功课呢！”

“举手之劳而已，况且那孩子可爱的紧！”十四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

“听说你未婚夫在边关？”十六岁就要嫁人了，难怪我谎报十八岁还会被人鄙视成老女人。

汗～

“嗯”她羞怯的低下头回答道。

“青梅竹马？”上次好像是春眉告诉我的。

“嗯”她撕扯着手里的手绢，两颊绯红的说道：“原本去年就该……，可他临时接到了去边关的调令，所以就拖到了现在还没……”

“瞧小十四急着要嫁的小样儿？”我调笑着这丫头。

“嫂子～～”她不好意思的娇声叫着。

“好了好了，不笑你了！”我调整了一下表情说道：“告诉嫂子，你爱他吗？”

她一听到这个敏感的字眼立马抬起头，咬着下嘴唇盯着我，见我并非在开玩笑，才又扭扭捏捏的答道：“八岁那年我就对自己说要作他的新娘！”

八岁！这算不算早恋呢？

“那他呢？他爱你吗？”我继续问道。

“嗯！”

看她嘴角扯出的幸福，我羡慕万分，突然想起张爱玲说的那句话：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

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

刚巧赶上了，

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

惟有轻轻的问一声：

“噢，你也在这里吗？”

多少人劳其一生也未遇见自己命中之人，多少人虽然遇见可终究还是错过。从古至今“两情相悦”与“终成眷属”失之交臂的惨事数不胜数，为此不计其数的痴男怨女患上了“失心疯”。因此，我真心的希望眼前这个可爱的小姑娘能够幸福，毕竟女人一生的幸福便是嫁给一个爱自己又为自己所爱的男人。

唉！

我的幸福又在where呢?

“后天陪我出去玩！”虽然我嘴里塞满了菜，但还是抽空命令道。

“后日？”他悬住正准备夹菜的筷子，想了想告诉我：“后日约好了各个铺子的掌柜碰面！”

人家好不容易准备好一切材料，早上还起了一个大早去附近的风景名胜踩点，最后还自己掏腰包请了位星象大师进行了天气预报，你……你居然说要工作。

我“啪”的一声放下碗筷，口吃不清的说着：“饱了！”然后愤愤然站起来准备离开。

他也放下碗筷，一把拉住我，问道：“在生气？”

“岂敢！”为了说话显得有气势，我拼命吞下口里的食物，差点没给噎着:“咳咳咳咳。”早知道会这么丢脸刚才就不吃那么猛了。

“快喝水！”

我接过他递过的水杯，死闷了一大口，这才缓过气儿来。

“谢夫君，夫君慢吃，妾身告退！”我一福身，对他翻了一个白眼走出了饭厅。

哼！

怎么还不追出来?

我走了哦！我真的走了哦～～！

两步了……，还不出来！

三步了……

四步了……

四步半……

“雪儿！！！”终于他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夫君，有何贵干？”我压抑着兴奋继续装腔作势道。

“今晚不用等我吃饭！”说完他便走过我的身旁！

就这个？

你不吃饭饿死老娘才是真的省心了，不对，他死了那我就成寡妇了！呸呸呸，好得不灵坏的灵！不是不是，佛祖、阿拉、上帝刚才那个不算哈，应该是：坏的不灵好的灵。

这个天杀的！何止没回家吃饭，竟然连睡觉都不在！不知被哪个不要命的莺莺燕燕给勾跑了！

我两眼放光的坐在床上一直到天亮。

“这么早？”他匆匆忙忙走进房里。

“哪有你早啊！”我阴阳怪气儿的刺道。

“眼睛周围都是黑的。”哼，你还不是！想必是“操劳“了一宿吧！他见我没回话，又自言自语的说道”“好像一种我在西南见过的动物！嘿嘿！”

我脑中出现“盼盼”蠢蠢的回眸一笑的样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翻起被子就往头上盖！

“大热天的还盖被？”他是真傻还是装傻！

“不要你管！”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哦！中午不用等我吃饭！”说完，他脚步声就渐渐消失了。

吃饭吃饭！每天就只有吃饭才能见，现在倒好，干脆不见算了！

“唉！”一个美丽的小怨妇面对这一盘荔枝不住叹息，犹豫着明天准备的那些还派不派得上用场。

冷山风风火火的冲进来，打乱了这幽怨的画面。

“小冷，干嘛呢？”

他一转头，我差点没笑岔气儿，杂乱的胡碴儿加上憔悴的黑眼圈的颓废气质完全可以代替梁朝伟去成为王家卫的御用男主角！

“少爷让我过来拿东西！”他有气无力的说道。

“瞧你这样儿，不是被人揍了，就是磕了药吧？”

他哭丧着脸抱怨道：“少爷昨天突然决定要将这三天的工作集中在这两天做完。这不，昨个儿忙着一宿儿没合眼！”

是这样！

他没有流连烟花之地！

三天的工作，集中在……，昨天已经忙了一天了，今天一天，那么他是为了空出明天！我真是太聪明了，一下子就猜出来了！

“小冷接着，赏你一颗荔枝！”说完我便落下在原地发傻的小冷，自个儿跑回卧室补我的美容觉了。

白天还晴空万里，现在怎么又大雨倾盆了！

呜呜呜……

那个星象大师就是一江湖骗子，居然骗到老娘头上了，等雨停了看我不去砸了他的摊子。

“发什么呆呢？”小龙憔悴的样子看了让人心疼。

“下雨了！”我懊恼的说道。

“睡吧！”他温柔的抚上我的头，说道：“明日定会放晴！”

“真的吗！”我噌的一下立直身子。

“嗯！”

“你保证！”我不依不饶的说道。

“保证！”

“那好吧！”我乖乖的躺下，然后转过身背对他着说道：“如果明天下雨害我没的玩，就是你伤害了我的感情，那么我将要索取一定的精神损失费作为赔偿！”

“只要你高兴什么都依你！”说完他低下头吻住我的发，轻声说道：“我的小财迷！”

人家除了脸，哪里都不小～～～

好久没听见这个所有格了，but it sounds good!

听雨而眠，闻雨而起！

噘着嘴巴坐在窗边看雨淅淅沥沥的下着，一想到多天的努力将付诸流水心情就down到了极点。

“我跟你说，不管你下不下雨，老娘今天出去定了……”我终于爆发了，指着天怒吼道。

“咣当”一声从背后传来，一个可怜的盆子在地上打着圈儿。抬眼一看春眉正保持着端盆子的手型，目瞪口呆的看着我；越过她的肩膀我看见了后面的小龙，他的眼睛睁得也很圆，不过里面没有惊奇反倒充满笑意。

我顿觉一阵尴尬，我昂起头掩饰慢慢掉下的黑线，说道：

“干……干嘛？没听过美女骂天？哼！”

接着便从他们身边走过，好啦，其实是逃过……

“哈哈哈……”身后那久违的笑声虽然很好听，不过俺哪还有脸面留在那里看帅哥。

“夫人……夫人天……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春眉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储物室，“天……晴了！”

“真的？”我放下正在整理的物品，跑出了屋子。

“呼……呼……嗯！”她在身后不停的喘着气。

我冲出小屋，果然天露青色，一扫早上的乌云密布的颓象！

“Harrah！oh， yes！”我在空气中挥舞着拳头叫道。

“夫人，少爷让您去吃午餐！这里我一个人就行。”春眉说着就要进屋搬东西。

“不要，这些我得自己来。”我忙拦住她，对她吩咐道：“你去跟少爷说让他先吃，我一会儿就到，违者斩立决！”已经耽误了一个早上，得抓紧时间才好。

“啊～～，最后一句也得说？”春眉为难的问道。

“是！”否则他定要等我一起吃！

说罢我便动手开始搬东西，由于心情好嘿咻嘿咻一下子就搬完了。

“我们走吧！”我冲进房拉了他就走。

“丫头，你饭都没吃！”

“不饿！快走！”一寸光阴一寸金！

“吃完走！”他命令声中充满了不许抗拒的语气。

我看他坚持的样子也不好继续反驳，谁教寿星公最大呢！我坐下就开始疯狂扒饭。

“慢点儿。”他一边说一边帮我夹着菜。

“嗯，吃完了～”我把碗筷一放就拉着他往外面跑。

“呼～”一出门他便舒出一口气，好似心里放下了一个大石头。

“怎么了？”我问道。

“看来我可以省下一笔了！”他是在说精神赔偿费吗？

他说完就直接走向马车，留我一个人在原地打着寒战，好冷……

“冷山呢？”他看了看周围说道。

“放假。”昨天小冷可兴奋了老半天哦。

“冷好呢？”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木？

“应该和红姬约会吧！”不知我昨天介绍给红姬的小树林美不美。

“那今天就我们？”他反应可真不是一般的“快”～～啊！

“当然了，车夫！”虽然我很想看他听完这句话的表情，但为了让“车夫龙”的心灵寒到最佳的效果我还是选择帅帅的跳上了车。

一个时辰之后……

“咦，车夫龙你这是走到哪里了？”俺咋不认识这路呢？

“是夫人指的路，您该不是不认识吧！”

“这个……”好像不幸被你言中了。

乌鸦过境……

“若只是郊游，此处的风景也算不错。”

经他这么一讲，我才发现这里有依山而生的碧潭、草地和树林，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闲杂人等，俺好办事……（奸笑中）

大家可别想歪了哦！我说的是庆生啦～～～

我跳下车，猛的吸了一口气，虽是七月天，可空气中全无浊杂的热气，满是雨后芳草的清香。

“就是这里！”这里可比那个虾米星象大师介绍的情侣胜地好太多了！

“那我来东西！”说着他便要上车。

“不……不用，我来就好。”我忙阻止道。

我上车拿下准备好的野餐布铺在地上，然后在周围捡了四个石头压住四角。他莫名其妙的看着我完成这一切。

看他那样子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今天是他的生日。

一个人受了多大的委屈，才会下决心将自己出生的日子从意识中抹去？想到此处，我不觉鼻子一酸。

“怎么眼圈儿红红的？”

“这里好美！”我深吸一口气顶回泪水，今天是他第一次过生日得高高兴兴才是。

“呵呵，傻丫头！”他轻轻拍了拍我的头。

“这里的谭水好绿啊！”说着我就将外衣鞋袜一甩，卷起裤脚就往水里走。

“你……唉……”他应该是想警告我这样做不得体，但他的欲言又止，想了想说道：“小心不要滑倒。”

“嗯！好凉爽！”叫完，我就很无良的将浸在水里的玉足猛然一踢，只见他满脸都沾满了经过我脚部过虑的水珠珠。

“其实我是想问你渴了没？”我伸了伸舌头笑道。

“是吗？”他邪恶的扯了扯嘴角，慢慢脱下外衣——内衣——直至露出均匀的肌肉、矫健的身姿，看得我不停的咽口水，并且有种想吹口哨的冲动，真后悔没带些吃的东西下水，边看帅哥脱衣服遍吃零食哪该是什么样的滋味啊！

不要停，接着脱！怎么脱起鞋袜了，帅哥你该不会像穿着长裤下水吧！

呜呜呜！居然被我不幸言中了！

嗯？他这来势汹汹的样子似乎是要……寻仇！！

“你不要过来！”我边说边往后面退着。

而他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使出一招失传以久的“排山倒海”即双掌在水面处将水横向推出，这下我算是赏了他一个“全湿”……

对面那只落汤鸭低着头，我只看得见他发稍上的水滴，而表情却怎么也瞧不见，自己却又不敢送羊入虎口，只能“以退为进、静观其变。”

“这可不能怪我哦！人家可是有发出警告、严重警告，最后……最后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才出此下策的！”

他突然身体抖了起来，继而从丹田发出一阵狂笑。我莫名其妙的看了看自己的双手，难道事我无意之中练就了绝世武功，出手太重将这孩子给打傻了？

“喂～，对面的！你还好吧！”我怯生生的问道。

他并不回答，收了收笑声继续向我方挺进。

“不要～不要……过来……再过来我可要叫了！”水已经到达我的小蛮腰了。

“你叫啊！”他笑着说道：“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的！”

汗～

这对白咋就这么耳熟呢？我好像曾经对小红有说过，可他怎么会知道？等我回过神的时候，他离我只有五米远近。

“啊～不要逼我……”用阴招！

你不听是吧！你还走?

我慢慢踮起脚推到水没到胸部的位置，猛的憋气往水里一蹲，双手还做溺水状胡乱扑腾。

我要的就是这距离，不近不远刚刚好。他的长腿在潜水区游不开，只能趟着过来。瞧他努力与水的阻力抗争的紧张样儿，我就想笑……咳咳咳咳……呛着了！终于挨到他离我只有一米的位置，我一跃而起将他向后一推。由于他毫无防备，直生生的坐到水里。我用手挡住他溅起的巨大水花狂笑不止。本以为他会和我一起疯闹，可半晌都没有声响，我从指缝间偷偷看他的表情，不想他正眉头紧锁的盯着我。

他不会是生气了吧?

玩玩嘛，干嘛这么严肃！

在他的注视下，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犯了错的小p孩儿，不敢看他，只是死死的盯着水面。他慢慢站了起来，缓缓走向我。我一动也不动的等着，看见他手一抬，我下意识的闭眼睛缩脖子。

我只是怎么了？我为什么会以为他要打我?

再睁眼时，他的手僵在我面前，眼中的痛一览无遗。是因为我适才那反射性的躲避吗?

过了两秒，他手指一动拈起贴在我脸上的头发，并将之缕顺挽至耳际，然后他的手掌覆上了我的冰凉的脸庞，一阵暖意直达心间。

“别再这样吓我！”他缓缓说道。

看着他既严肃游温情的样子，我的心里突然漏了一拍。

他并不等我回答，又向前迈了一步，将我的头轻轻放在他的胸口，好似自言自语的说道：“我不会伤害你！”

我心弦一动。

他将我抱起向岸上走去，我正在思考“如果他此刻吻我，我该不该拒绝”，不想他突然双手一松，我“扑通”一声横坐在了水中！

“哈哈哈哈哈……嗯……嗯。”还没等他一串狂笑尽兴，我跃从水里蹿了起来用屁股将他撞倒，接着上前将他的肩膀摁向水中，最后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开“作案现场”，等龙少爷狼狈的爬起来时，我早已游到了水潭中央。

“有本事就过来抓我啊！”我踩着水挑衅道。

“哼！”他向前一冲接着猛扎进水中，一股白色的水花翻涌了起来，随即他遍不见踪影。

“我投降～，我不玩了！”我惴惴不安的看着四周的水面，平静到连一个气泡都没有。我有些恐慌，忙想着得回到岸边，可还没开始划，腰就被人抱住紧接着一股水浪将我托起。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紧紧被他半举在了水面。

“我错了！”我哭丧着脸求饶道。

“晚了！”他一边踩水一边举人，可见他有成为水上芭蕾的运动员的潜力。

“那拜托将我放低一点儿，或者举高一点儿可以吗？”就现在的姿势对俺而言很不利，因为他脸正对着我勉强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丰满的胸部，我怕他的鼻血会喷到我白色的衣服上!

他似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正在他尴尬的时候，我瞥见了他身后的岩壁上有一条人工凿出的小道蜿蜒而上，于是计上心头。

“你就在这里等着。”然后我一阵疯狗狂刨到了岸边，接着走上那条沿向山壁的小道。

“雪，你要干嘛？”

我不理会他的大叫，走到离水面约五米高的地方停了下来，对着远处的他招了招手。见他要往我这里游来，我忙喊道：

“别过来。”话音在山间中不停的回放着。

他定在了原处疑惑的看着这边，于是我用尽全力喊道：“龙－非－云，生－日－快－乐！”

顿时山谷里回音不绝于耳：“龙－非－云，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第四十章 生辰快乐（下）

顿时山谷里回音不绝于耳：“龙－非－云，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只见他愣住了，我也不知他是否能够看得见，我自顾自的粲然一笑，随即以一个难度系数为2.4的105B（向前翻腾两周半屈体）的动作跳入水中，在我入水的那一刹那我听见山谷里的回声和他的叫喊声合在了一起，虽然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但也知道他式在担心我。嘿嘿，要知道这可是我十几年暑假水上聚会的保留节目，到目前为止尚未出过差错，只不过今天跳台的高度问题，让我在入水时没有压住水花，不过应该不会影响到整体的美观！

我顺势向水的深处一划，继而在水里画了一个弧线挺出水面。此时，小龙已游至我的面前，我抹去脸上的水问道：

“听见了吗？”

“嗯！”为何他的眼眶红红的，是因为眼睛被水染了的缘故吗？

“喜欢吗？”我又问道。

“很美！”为何我会觉得他这笑容时硬生生给扯出来的？

说着他便一把将我搂入怀中，这样一来我便无法踩水，于是像树懒一样依在他的身上。

“谢谢！”他的声音失去了往常的平静，灼热的气息燃烧于我的发间。

“啊～～～～，你看有鱼！”

亲爱，生日要快乐！

“呵呵，在哪里？”他松开我，我喜欢此时他这样由心里散发出的轻松。

“刚才还在这儿的！呜呜呜，我饿了！”天知道这里有没有鱼！

“哈哈哈，也只有你看见活物便会想到食物！”

“累了，带我上岸吧！”女王命令道。

“呵呵好啊！”

好啊！之后他腾出双手双脚划水，而我则是仰面扶住他的肩膀脚在下面蹬水。是的，我们竟然选择了这个极度暧昧的“男上女下”的体位游向岸边。

汗！暴汗！成吉思汗～～～

“你……你衣服都湿了！”他边说眼睛边闪向一边。

由于没有料到会出来玩水，所以我并没带多余的衣服，只能穿着这半透明的衣衫开始烹制美味。

“有太阳，一会儿就干！”说话的功夫我已经将一切准备就绪了。

“这是什么？”他指得是这个长方形的烧烤炉吗?

“炉子！”这可是我专门让人定做的。

“方形的炉子！”他边说边将他的外衣披在我身上，然后继续道：“我再下水游游，你弄好了叫我！”

“嗯！去吧！”我埋头生火，这可不比先前在“变态老夫妇”那里烧房子。这炭火姐们儿可生的熟啊～！大学几年，每次去森林公园玩的不都是DIY新疆barbecue吗?

不一会儿，“熊熊烈火燃烧了我的心”，胸前的衣服已经干了一大片了，开始我的“图门行动”……

肉、黄瓜和两个鸡翅膀是昨晚就串好的，只需要撒上盐，刷上油，再撒上我早上调好的孜然辣椒粉秘方，最后小葱点缀期间，一盘美味的烧烤便就此诞生了。

肉和黄瓜差不多烤完了！这孩子玩水的时间也够长了，我对这潭子里那个不停扎猛子的人叫道：

“孩子，开饭了！”

“嗯，就好！”说着又猛扎进水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貌似他有三十秒他还没浮出水面，看着那平静的水面我一阵心慌，我刚跑到水边，只见一阵气泡从潭中央涌出。

“小龙～！”我惊叫道。

他手里抓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冒出了水面，接着他像一个兴奋的孩子对我炫耀着他的战利品！

那一刻，我心里被幸福的感觉充满！

不只是那毫无杂质的笑容；还因他这孩子气般举动：我随口胡诌的一句话，他便记在了心上为我实现。

也许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一条鱼，但于我而言，这是一分厚重的心意，是我心神向往的感觉！

快到岸边的时候，他将鱼往岸上一扔，我惊叫着躲开。

鱼儿在草上拼命的挣扎跳跃，我冲过去就是就将它按倒在地，搜完它的身发现该嫌犯未带任何攻击性武器后，我试图将其逮捕，可不想此嫌犯顽强抵抗，甚至企图逃跑，并在逃跑过程中跳起来对着本女警的俏脸蛋“啪啪”就是两下！居然敢袭警，老娘不发威你就当老娘是病猫？看来不得不出绝招了，我一个健步上去两指直插嫌犯眼球，它这才束手就擒。我扇着它的小嘴巴子，说道：

“居然敢打老娘？小样儿，老娘长这么大，没挨过几次！”

说完我才意识到小龙在一旁，忙转头一看，它正用深衣擦去身上和头上的水似乎并未听见。

红姬无数次暗示小龙那次罚我是有原由的；可事实就是事实，无论再说什么都只能沦为欲盖弥彰的借口。

算了，我想这些干嘛？

毕竟，今天应该高高兴兴才是！

“给，果汁！”游完泳应该很渴吧！

“别喝那么猛！”

唉！都撒了，这可是小冷为了今天的假期辛苦熬夜的成果哦！

见他喝完了，我扯了扯他身上唯一的布料——裤子，指着鱼嫌犯说道：

“鱼鳞我可不吃！”

“这是刀！”他从一旁的衣物中取出一柄其貌不扬的刀递给我。

一看此刀，我心中一惊。因为刀柄上刻有一个“云”字！

遗物！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可以吗？”不怕刀上沾有鱼腥吗?

“是你的了！”

“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此物对于他而言十分重要。

“这些可以吃了吗？”他不理会我的惊讶，眼睛扫向餐布上的食物。

“不可以！先倒酒，对，就在那个红水袋里面。等我先去把这个小畜生给宰了！”

刀一出鞘寒光一闪，便让我想起了《夺宝奇兵》里的圣杯，虽貌不惊人但却蕴涵又巨大的能量。

说实话用你杀鱼实在是大材小用，可谁教你主人我今天忘带刀具了ni?

以后就叫你刀客了！很炫的名字对不对?

“委屈你了！”我对着刀客说道。

“嗯？”小龙停下倒酒的动作，眨着眼睛看着我。

“又没跟你说，我是在跟我家刀客说呢！”

这很好笑吗?

可能是这孩子生活太枯燥了吧！

唉，鱼啊鱼！如果有熊掌打死我都不会吃你，不过你也算死得其所了，安息吧！阿门！

心里默默念完，就在它的尸体上斜斜的划了几道，然后又在它的伤口上撒上盐，希望它死后能更入味。

“过来帮帮我！你翻转这个夹着鱼的网夹就好了，我来给鸡翅膀上调料！”

“嗯！”也不知道这个大少爷做过这些粗活没有！

“烧鸡翼 我中意食

但系你老母讲你就快钉

越系快钉先所以越要整多只

如果衣家唔食以后母机会再食

你真系就快钉

我真系就快钉

如果衣家唔食以后母机会再食。”

“哈哈哈，你这是唱的什么？哈哈哈十分有趣！”那当然，这可是我的主打歌！

“烤鸡翅之歌！”

得快点儿了，等天全黑了，我们还有别的节目……

咳咳咳咳……当然是健康的活动～～

“哈哈哈，竟有此歌！”虽然在闲话，可他仍然十分尽责的将鱼翻来翻去。

“鸡翅膀烤好了，拿过去！”

速速拿开，否则我不能保证自己的意志力能继续让这金灿灿的鸡翅膀以完整的样貌出现在这世上！

“这纸碟……”

“嗯，方便携带！”我专门找纸厂做的，反正是花你的钱，俺一点儿都不心疼！

涂上调料装盘，“小江烤鱼”就正式出炉了！！

“看起来不错，只是不知入口如何？”

“我何时让你失望过？”

“呵呵，那倒是没有！”

我刚说完他便要伸筷子，我拍着他的手吼道：“猴急啥？等着！”然后端着盘子跑进车里，在盘子周围点上了几枝自制的红色小蜡烛，原本是想点了放地上的，但突然觉得这样比较别致和浪漫，于是便临时改了计划！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恭祝你生日快乐,岁岁都有今日,年年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我边唱着歌边将蜡烛鱼盘端出。

火苗在他的黑瞳里跳跃着，使他变得为性感！不，其实……其实我要说的是感性！

“别呆在那儿啊！快许愿！”我将盘子端在他的面前。

他依然秉承沉默是金的原则，难不成他们这里不兴许愿?

“这是我们家乡的习俗哦！”我补充道：“要闭上眼默默许愿，可别说出口否则就不灵验了！快点快点！”我可不想玩“滴蜡”。

他慢慢闭上眼默念着什么，看他睁开眼，我忙说：“快吹蜡烛，要一口气全灭愿望才会实现哦！”

他一口气吹灭所有的蜡烛，我放下盘子，凑过去亲了一下他的脸颊说道：“生日快乐，老男人！”

“老……男人？”他的声音中带有威胁的意味。

我不理他，自顾自的开始吃“小江烤鱼”：“嗯，好棒！我真是（他奶奶的）天才！快吃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他夹了点鱼肉放入口中，“果然美味！”

“这是烤黄瓜旁边怎么还放了野菊？”

“我在那边摘来装饰的，好看吧！”嘻嘻！这盘可是取意于“小菊花和黄瓜的故事”哦！

……

他很给面子的扫完了所有的食物！

酒足饭饱之后，我慵懒的躺在地上欣赏着炭火与天上的星星一起忽明忽暗的闪着，像极了自己现在暧昧不清的心情。

“谢谢！”这是今天第二次了。

“干嘛这么客气，龙老板！”我坐起来往他胸口一拍，娇滴滴的说着。

我看妓院里面的小姐好像都这样?

“龙老板，可否赏妾身一副墨宝？”

“哦？此话怎讲？”他调笑着说道。

我忙从地上爬起来，跑到车上先拿了笔墨递给他；然后自己搬下一个大纸笼。

“这是……”看来你们这儿没有这个。

“这个叫做孔明灯，你将愿望写在上面，我可以让老天爷知道哦！”

“这……”他似乎并不相信。

“不信就赌十两银子！”

“哈哈哈，就十两银子！”他拿起笔说道：“我们每人写三条愿望，你先！”

说完，就将笔递给我。

这不是下我的脸吗？明知道我毛笔子差到了一定的境界，而且居然还要给老天爷看！

拼了！

豁出去了！

反正也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滚过去，不准看！”我对他说道。

“该你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搞定了这八个字。

他果然是个货真价实的古人，拿起毛笔分分钟就刷完了。

我走过去一看：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

三句都是！

一看这话，我便觉得心里堵得喘不过气来。

我记得这也是三毛的新年愿望！我不敢去具体回忆她那一年的经历，只记得荷西的死让她的心也随之而去。

就算有长久我也不要这样的长久！！！毕竟活着才有希望！

“你怎么写的这么简单！而且字……哈哈哈”他什么时候跑过去了！

我写的是：祝云健康、幸福、开心！

“简单才实在！哼！”我心里有些憋闷，没好气儿的说道：“好了！希望老天爷只看见我的，看不到你的才好！”

“哈哈哈，你这字……那可难为老天了！”我用手肘往他胸口一戳表示抗议。

他定是以为我在耍小心眼儿，但……并不！我只能默默祈祷悲剧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让他拿住灯底的左右侧，我将沾了酒的棉花点燃扎在纸柱下的铁丝中心，然后和他一起举起来。

“感觉到它变轻了吗？”我叫道。

我俩慢慢放开双手，孔明灯徐徐上升。

“老天真的可以看见吗？”小龙仰望着天空喃喃道。

“也许！”我叹息道。

他从后面将我环抱住，好久好久我们都没有这么亲密的动作了。

“你怪我吗？”他指什么？

“鞭笞！”他艰难的吐出这个词！

“怪！”不想骗他。

“现在呢？”

“仍然！”

“那为何待我如此？”

“我也不知道！”

我一直想要忘却那样烙在心上的三十鞭，可……。

他的体贴、温柔和细致无不打动着我，但他越是如此我便愈加矛盾。终于我发现原来心是可以分成两半的，就像天堂与地狱一般，这段时日我饱受冰火九重天的煎熬！

今天……

就在今天……

让我们放下一起放纵，好吗?

想到这里，我转过身媚笑着说道：“坐下！”

他乖乖的坐在了餐布上，不过他呆滞的神情告诉我他的魂魄似乎随着孔明灯一起腾空而飞了，不过没关系，我会将它勾回来的！

我慢慢的露出左肩、右肩，然后让外衣从身上渐渐滑下，只着兜衣缓缓的跨坐在他的身上。

“你……”我都这样了，你不会“假纯”吧！

“嘘！”不要再提那些！至少现在不要！

见他安静了下来，我学着电视里的样子伸出舌尖轻舔嘴唇，将身体慢慢靠过去。近到快要贴上的时候，我定了下来，这个距离应该可以闻到我身上“罂粟”香水的味道吧！我用手指轻轻撩上他的面颊。

他为何还能如此冷静，难道是我咬着嘴唇的样子不够性感！看来得下点儿猛料了！

我一只手覆在了他的胸前，滑过他硬朗的胸线，感受着这样一份结实和安全。他的气息开始有些急促了，我的笑容也绽放得愈加灿烂。我心一横将手抚进他的衣内，他皮肤上的灼热程度让我有些惊讶，不知为何这种热度、这种质感让我心中一颤，原本是想调戏他怎么自己的气息也不稳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吻他吗?

我有些紧张的凑近他的俊脸，却突然犹豫该不该吻上去。于是，便用鼻尖在他挺直的鼻子上轻磨起来，只觉他气息一屏，他也在等待吗?

该还是不该?

我心中一阵乱鼓狂敲，只是继续厮磨，手也不自觉的在他紧崩的皮肤上游离。

算了，不玩了！我有点怕怕！

“走吧！回家吧！”我将身体一撤，正准备站起来，不想被他一拉竟仰翻在地，他一个翻身压在了我身上。仁慈的主啊！我是不是已经无可就要了？为何他这略带粗鲁的行为给我带来的不是厌恶，而是身体无尽的酥麻……

“你……你要干嘛？”

“惹了火就想跑？”他身体这么一动，我才感觉到他那顶在我腿根的分身。

“你……你该不会……想……想在这里吧！”

虽然“龙江野合”听起来还不错！

“你说呢？”在意识到他的目的之前，他已埋下头封住我的嘴唇，这让我怎么说?

我心中碎碎念道：别紧张、别紧张……，可身体还是不能自已的微颤?

“刚才不怕，怎么这会子紧张起来了？”明明就是我在调戏他，怎么就反过来了！

他双手握住我的细不盈握的腰，阻止了我的退却；紧接着细细的吻零零碎碎的落在我的脖子上，手轻揉着我胸前的柔软。我顿觉双颊红滟，身子也因急喘而颤抖不已，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他声音嘶哑的说道：

“抱着我！”

我听话的将手环上他的背，自然的抚摸起他背上的结实发烫的肌肉。他迅速解开兜衣和我的bra，我喘着气说道：

“动作这么熟练！哼！”

“嘿嘿，你吃醋了？”他一脸坏笑的说道。

“我才～啊～～”不等我声辩他竟低头含住了我胸前的蓓蕾，我全身发抖起来，脑中一片空白。我清楚的感觉到他舌尖在那儿打着旋儿。那麻麻的感觉由内至外的燃烧着我，让我渴望更多的爱抚。我开始动用腿磨下外裤，更多的皮肤接触让我身体越来越燥热。

我的回应让他气息一浊，继而一串狂烈的吻从上至下延伸至腰间，一阵阵酥麻的痉挛从腹部直击向心脏，身体随着呼吸一起一伏。我唯一能做的便是紧紧扒住他的肩膀，拼命忍着尖叫的冲动。他很技巧的退下彼此的最后一层防线，此刻的我脸红心跳却不全是因为害羞，相反期待的成分更重一些。

可他却将身子侧到了一旁，灼灼的目光看着一丝不挂的我。

“让我看看!”他略带嘶哑的声音更显磁性。

他眼中跳跃的火焰燃烧着我每一寸皮肤.不知为何,这样的注视似乎比实际的接触更能让我意乱情迷。

他修长的手指开始在我颤抖的身体上描画起来，身体随着他的摩挲不自觉的扭动起来。他……他还要往下吗？一种窒息的感觉直冲大脑，可就在我紧张但却盼望着他继续的时候，他却跳过了那里，继而若有若无的我大腿内侧轻抚起来。

一阵前所未有的渴望向我袭来。

“云！我……我……想～要～你……我呻吟道。

此刻，所有的礼仪廉耻全被情欲挤到了九霄云外！

他并不急于攻城略地，反而速度更慢的探到双腿之间，我身子一抖手紧紧的抓住他的肩膀。他并未停止手上的动作，手指或轻或重的按压揉弄让气息不稳的我不禁叫了出来：“啊～啊～”。

不敢相信自己竟发出如此淫荡的春声，我忙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再叫出来。他见我如此，俯下身子轻咬着我的耳轮，麻痒的感觉引发早就充满胸中的欲望，那儿也已泛滥成灾。这时他的手开始在那里滑动起来，一阵阵快感向我袭来。

“啊～啊～ 啊啊～～”我忍不住的叫了出来。

“很好听！”他的气息缠绕在我耳际。

我体内似有一股强大的欲念想要破壳而出，可偏偏身体在他的触碰下失去了所有气力。

他手向下一滑竟要……

我忙抓住他的手，而他却笑着说道：“放松些！”

我听话的将手放开，接着感觉到一阵细微的刺痛从身下传来，那是他手指的侵入！

我眉头一皱。

“痛？”他额上的汗滴告诉我，他忍得很辛苦。

这是为了我吗？我心里不由的感动了起来。

“不！”我舒开眉头回道。

但显然他是知道我在说谎的，于是下手轻缓了许多，渐渐的我适应了这种感觉，并在其中寻到了一些奇妙的感觉。

“好些了？”他喘着粗气问道。

“嗯！”我想我准备好了。

……

感觉到异物在门外徘徊，我期待着它能填满了渴望，可仍会有些恐惧，毕竟那并不像手指那么…

他稍稍一用力我便反射性的向后一退，他低头吻着我，酒香在舌间缠绕，让我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下面，只觉得他双手扣住我的胯部，腰一挺，缓慢而温柔的进入了我的身体。

“啊～”我一边声音微哑的呻吟着，一边将腿缠上他的腰际。

汗水润滑着这两个摩擦的身体。一时间我竟无法分辨下体带来的感觉，涨痛让我的手指深深的掐进了他的皮肤，但更多的却是一种被充实的快感。

他似乎知道我那小小的不适，进入之后便停止了一起运动，静静的看着我，他发稍上的汗水滴在了我的脸上。由于之前充分的前戏，不适很快便消失了，但我并不急于迎合他，因为他压抑的样子让我不禁想逗他一逗。我的手从背部游移至他腰臀之间，接着我将身体向上一抽再猛然一坐，只见他深吸一口气，邪恶的笑容在他脸上荡漾开来，接下来便是无尽的律动起来……

他一次又一次的深入，让我尝到了醉生梦死的感觉，身体也忘形的迎合着他！

放纵！

尽情的放纵～！

今晚，今晚就好！

……

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似的，不断的攀升……攀升，终于窥到了天堂的模样，随后一次次痉挛让我可堕入了无边的虚无之中……

而他直到我第N次重返天堂，他才一声低吼加速冲击，随后我感觉到一股热流涌进体内……

终于明白原来爱是这样做的！

他看见我疯狂之后的失落，亲亲的吻住我的额头，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夜未央！”

啊～，他是在告诉我这夜很长吗?

那……这……这是什么意思！

该不是我想的那样吧！

第五卷 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

第四十一章 风云变幻

“呜呜呜，明明说好要一起看日出的，你却不叫我！”叫床（叫我起床的简称）有这么难吗?

“叫了，你没起！”他无辜的说道。

“那你不会用力推啊！”昨晚你可没这么柔弱。

“适才有人放话：谁敢扰她清梦便阉之！”他表情古怪的说道。

“那……那……”我语塞了片刻，便又开始扯道：“那也怪你，谁……谁叫你拉着人家一直‘忙活’！”

“忙活？”看着他扯起嘴角无比邪恶的样子，我的脸奇迹般的臊热起来。

主啊！我还以为我早就已经失去了害羞的功能，原来它还还没逃离我的生命，阿门！

快到家的时候，小龙在我耳边轻声说道：“只要你愿意每日都陪你看日出！”

每天?

那还是算了吧！

三不五时的浪漫一下，我绝对举双手双脚赞成；可如果天天都不能睡懒觉，那还是杀了我比较简单。

刚进府，小龙就被冷好拦住了。瞧着他们那副神神秘秘的样子我就心烦，再加上浑身酸痛，打过招呼我便自己回到“降雪轩”洗澡睡觉！

“夫人！夫人快醒醒。”谁这么吵，我还没睡饱呢！

“夫人，大事不好了！少爷被关进天牢了！”红姬带着哭腔说道。

我腾的一下就坐了起来，问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

“少爷……少爷被关进天牢了！”红姬的话让我的心猛然一沉。

这肯定是梦！

一定是！

嘿嘿……

都怪色色龙，害的我没睡好才会如此！

“夫人、夫人，现在怎么办？”

红姬将我的手臂都捏疼了，我怎么还没醒?

难道……这不是梦！

我狠狠的掐了自己一把，血都快出来了，结果眼前绝望的红姬却并没有消失。我感到一阵窒息，脑子里嗡嗡作响。

她刚才说什么了?

小龙被抓了？还是她奶奶的天牢?

我脑中一片混乱，这样不是办法，我得先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才是。

“到底怎么回事？”我火烧火燎的问道。

“少爷去接十四小姐回家的半路上被禁卫军给抓走了！”

“十四？这又关十四什么事？”她的话砸得我一头雾水。

“十四小姐昨晚没有回家，”红姬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今早有人给门房递了张纸条，说是……十四小姐在东洋大使的稻香楼。”

彻夜未归！

日本人那里！

一种不好的预感从心里升起。

“这事还有谁知道？”虽然并不希望是我猜测的那样，可在事情弄清之前越少人知道越好！

“冷好、冷山和十四小姐的贴身丫鬟娟儿。”红姬的情绪平缓了一些。

这一大家子人，再加上十四平日言行低调，没引起别人注意倒也不奇怪。

小龙在半路被抓，难不成……

“少爷在那里伤了人？”

“是……嗯，不是！”红姬暧昧不清的回答真是急杀人。

“到底伤没伤人？”我竟然吼了起来。

“我也不清楚，听冷好说少爷并未伤人。”红姬并未计较我的失态，仍然平静的照实回答。

冷好说？那小龙是因为什么被捕的？

“那……冷好现在人在何处？”我深吸一口气稳了稳心情问道。

“应该在十四小姐那里！”

“快让春眉进来为我梳洗，你去那边十四那里守着！”我吩咐道。

“是，夫人！”红姬说完便要转身离去。

“对了，暂时不要让不相干的人知道这件事情！”她应该明白我指的是少爷被抓和十四回来的事情。

“是！”说完她就急匆匆的出了门。

我迅速的梳洗了一番，便心急火撩的走到十四的园子。虽然园子外面看上去一片寂静，可一走进园子便听见哭闹的声音。

“小姐！小姐……！”这声音是出自那个叫做娟儿的丫鬟吗?

“夫人！”冷好见我进来便开口叫道。

看来十四的事情比较急，小龙的情况缓缓再讲吧！于是我对站在偏厅的冷好点了点头，便径直走进了里屋。

只见十四衣冠不整，头发零乱的蜷缩在角落。我心里咯噔一下坠了下来，看来她真的被……

那群狗日的!

看着往日乖巧伶俐的孩子此刻像是惊弓之鸟一样脆弱不堪，我心里一阵憋屈。

娟儿跪在离她一米远的地方哭泣着，站在一旁的小红见我来了便准备开口招呼。我忙阻止她，并示意她将娟儿带出屋子。

这个叫做娟儿的女孩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可马上就意识到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我慢慢走进浑身颤抖不止的十四。

“不要……不要过来！”她声音嘶哑的尖叫着，身体紧贴墙壁，双手则死死的抓住盖在身上的衣服。

这……这似乎是小龙的外衣!

看她这副模样，我便停在原地对她说道:

“十四，不要怕！我是九嫂！”说罢，我缓缓的移向她的方向，见她没有发现，便又挪近了几步。

“不要……”她痛苦的闭上眼睛，而后似乎想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脸渐渐扭曲了起来，喉咙深处发出嘤嘤的声音。

我蹲下慢慢的握住她冰如玄铁的手，轻轻的说道:

“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九嫂！”

虽然她仍不敢睁眼,但却停止了后撤,手也微微的放松了一些。我趁机挪到了她的身旁，屏住呼吸，极其轻缓的将手围在她的肩膀之上然

后徐徐放下，安慰道：

“别怕，我是九嫂！别怕，已经回家了！别怕……”

当手挨着她的肩膀时，她身体一个激灵伴随着短浅急促的呼吸、眼睛猛然睁开却找不到应有的焦距只是愣愣的盯着我。

“回家了！不要怕！不要怕！”我轻轻的念着。

她好像认出了我，呼吸渐渐平和了下来，对于我也不似刚才一般抗拒；我搂着她抖动不止的身体心里一阵阵抽痛。

“红姬，准备洗澡水。记得加盐！”

我能帮她洗净身体，但那心里的污秽又将如何洗去。

整齐的头发被扯得长短不一，额角磕出的血迹已结成了暗红的硬壳儿，失去血色的脸上五个手指印历历在目、粉嫩的肌肤上满是深浅不一的指纹，胸前、背上一道道伤痕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这些天杀的！

她还只是个孩子！！！

这些畜生如何下得了这样的毒手！

我无法呼吸，眼泪吧嗒吧嗒往水里掉，手抖颤着擦去她额头、嘴角的血渍。

伤口浸泡在盐水中理应疼痛难耐才是。可她却双眼放空毫无半点反应，好似与这躯体、这时空隔绝了一般。我感觉到她的心正在死去，她的灵魂开始飘离。

“哭啊！你哭出来啊……哭啊！十四！”我哭着对十四吼道。

此时，似乎只有眼泪才能证明心的存在，才能证明你不会离开！但她却无动于衷，如植物人一样痴痴的看着远方。

明明昨个儿还活蹦乱跳的可人儿……

他妈的日本人！

他妈的畜生！

我真他妈想冲去将他们全都给灭了！

霎时间，悲恸被愤怒代替！

我的手里紧紧的攥着布巾，想要发泄心中的郁结与悲伤；可转念一想，我又该如何发泄？就算发泄了又能如何？小龙还在天牢，而那帮兔崽子却仍然逍遥法外！

我要冷静，现在的我不能悲伤、不能愤恨、更不能崩溃！

冷静、冷静……

我是十四的依靠，我要帮她渡过这个关口；我是小龙的希望，我绝对不允许他有事……

这样心理暗示让我平静了不少，毕竟冲动是魔鬼，我不能让一时的情绪蒙蔽了双眼才是！

我帮十四梳洗完毕将她扶到床上，她被折腾了一宿很快就睡着了。我让红姬守在她身边，一方面为了照顾她；另一方面……万一她醒来一时想不开要寻短见，红姬的功夫也可以应付得来！

安排妥当，我便走去偏厅，冷好已经候在那里了。

我筋疲力尽的坐下，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回夫人。昨个儿十四小姐被召进宫陪太后赏花，回来的半路上一群贼人突然出现将小姐掳了去。据娟儿说，他们刚走出皇宫没多久，突然一辆马车冲到了身旁，下来了几个黑衣人迅速掳了小姐便上车跑了。”

冲到身边抓的人？

“家里没派车送十四去吗？”我疑惑的问道。

“听说是宫里来车接的。可后来为何要步行回来，娟儿也说不出个究竟！”看来冷好也看出了这其中的疑点。

“你接着说！”我吩咐道。

“是！十四小姐被掳之后，娟儿就一路跑回来，正好在门口碰到了我……和红姬。我感觉到事有蹊跷，于是便让冷山去找夫人和少爷；红姬留在府中防备并看好娟儿，不让她将消息外泄；而我则与几名亲信在城里秘密寻找小姐的踪迹。”有条不紊，不愧为小龙信任的人。

“今早回来，你跟少爷说的就是这些？”看来他们早上神神秘秘便是在说这事。

“说来奇怪！我寻了一天都没查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偏偏就在少爷和夫人回来前一刻，却有人来递信说小姐被掳去了东洋使者居住的稻香楼！”

“我们回来之前？”这倒是巧了！

“是！我刚看到消息，少爷和夫人就进门了。”他也觉得这里大有文章！

“谁递的消息？”

“门房说是一个孩童，放下信便跑掉了。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这便是纸条。”说着冷好便将纸条递给我。

我一看：“十四，稻香楼。”纸条写得十分简单，也没留下任何不必要的痕迹，就算有也无法做法学鉴证。

“接着说！”

“见到纸条，我便与少爷前去稻香楼。果然在那里见到了十四小姐，那……那群该死的畜生……”连平日冷静的他也忍不住骂了出来，我真不敢想象十四当时究竟受到了怎样的凌辱！

一想到这可怜的姑娘，我眼中的泪水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继续说！”我擦干眼泪说道。

“我和少爷虽然怒不可遏但却并未动手，当时一心只想要将小姐接回家。”他停了停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继续说道：“可刚少爷抱起小姐的时候，一个东洋人突然举刀冲向少爷，少爷躲闪不及只能一脚踢飞那人的武器。之后，那人应声而倒，少爷顾忌他们大使的身份还特地命我上前检查其伤势，我清楚明白的检查到那人只是手腕骨折并不伤及性命。”

“那小龙怎么会……”

“之后我们便携小姐离开。可走到半路，一队禁卫军将我们的马车拦住，并说少爷杀了一个东洋使者，他们是奉命前来将少爷押入天牢的。”

那稻香楼离龙府大约只有两柱香的时间，这些禁卫军出现的速度倒是出奇的快啊！

我似乎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你可检查清楚那人只是手腕骨折？”我要确认我的猜想。

“我冷好敢用生命担保！”他对天起誓道。

“小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他不会就这么一声不吭的走了。

“少爷让我对您说，东西早就兑换好了，放在老地方！”

一听这话，我的眼泪唰唰的就流了下来。

他说的是银票！

早就兑换好了？

他一直都没跟我提起，是怕我就这么走了吗？

那他现在告诉我又是什么意思？

他这是让我走！让我现在离开？

他当我江莱是什么人！

我们不是还越好要一起看日出的吗？

第四十二章 兵来将挡

我原本准备回“降雪轩”整理一下思绪，可还没走到便听见门口一阵喧闹。我忙躲在角落一看，正是那几个沉寂了一段时日的三八。看来他们已经得到消息了，等我布置好一切再来会会他们吧！

我绕过自己的园子走到“莫言”时，冷氏儿兄弟已经候在了门外。

“夫人！”他们齐声叫道。

我将他们领进屋，然后问道：“如何？”

“回夫人，现在不只少爷的事情传遍全城，连十四小姐的事情也……”

“都是怎么传的？”我压制着自己的情绪继续问道。

“说……说……”冷山吞吞吐吐的样子让我火大。

“有屁快放！”我吼道。

“是！他们说十四小姐难耐春闺寂寞勾引东洋使者，被少爷发现其有侮辱家门便要将之带回，却遭遇东洋使者的阻止。于是少爷一怒之下杀死一名使者，现被关押于天牢。”

“放他娘的狗屁！”我用力往桌上一拍，手上的疼痛远远抵不过心中之痛。

强奸少女、黑白颠倒、还毁人清誉，这些狗娘养的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那街上的人也就相信？”认识十四的人都知道她文雅娴静，再上她平日乐善好施，累积了不少善名；我此时只希望世人能有辨别真伪的能力。

“是！街上现在议论纷纷，那些人猥亵的表情真让我……我……”冷山一个拳头砸到桌上。

世人愚昧！

任何一个恶意的小道消息，无论真实与否只要情节够激爆，他们便不愿用大脑过滤任何能够调剂无聊生活的小道消息，肆意夸张之后甚至还要故作姿态的议论一番，完全不去理会当事人的感受。

阮玲玉自杀之前的那句“人言可畏”，不知饱含了多少痛苦与心酸。

可如何才能堵住这悠悠众口呢?

……

或者“以毒攻毒”能出奇效！

……

我平息了自己失控的情绪，吩咐冷山：

“明天早上给我一份名单，要包括：五个的乞丐，五个说书先生，一群整日无所事事高谈阔论的书生。”方法的确是老了点儿，但无论肥猫还是瘦猫，能逮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这是……”冷山迟疑着。

“夫人吩咐，你照做就是！”冷好斥责道。

“是！”冷好回道。

“今日生意如何？”那些人下此苦功决不只是想对付我们商贾之家。毕竟殷实的财力除了是龙家的根基，也是文睿慷的依靠。

“从早上到现在各个店铺生意骤减，更有一些商人对我们进行恶意的攻击，情势十分不利。”

“你去通知各个掌柜今日傍晚于醉香搂集合，就说关于传闻我有话要交代，然后你再去准备名单的事情。”高层的态度，直接影“危机公关”的成效。

“遵命！那我这就去准备！”说着冷山便退下了。

我转头问着冷好：

“你没见到第五少爷？”小冉为何没有应邀前来？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第五大人府上的家丁告诉我，他家少爷今早便进宫了；而后我又赶往皇宫，宫里的消息是说：少爷出事之后，第五大人就请赶到皇宫请求面圣，可皇上偏偏谁都不见，于是第五大人便一直跪在大殿之外等候召见。”是啊！他已经是个能在朝堂上说的上话儿的官了！

“现在他还跪在哪里？”他们是兄弟，文睿慷不会如此狠心吧！

“是！已经三个时辰了！”

看来是我天真了，自古以来君王弑父杀兄的事情还少吗？我居然期望他的良心尚存，就算有心也只是对权力吧！

“你觉得少爷此刻在天牢会有生命危险吗？”以小龙的身份地位、以及与皇帝那水份极大的交情，暂时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尽管我分析至此，可心中却仍有一个“万一”扰得我心神不宁！我并非对自己的猜测心存疑虑，而是当赌注为自己所爱之性命时，一切都会变得如此不自信。

“不会！”冷山坚定的回答让我的心稳了下来。

“那……”

“夫人、夫人……”来福急促的叫声打断了我的话语。

“来叔，什么事？”说着我便走出屋子。

“飞……飞将军来了！”

来福慌张的神情告诉我这个飞将军是来“火上浇油”的。可这个听起来耳熟的飞将军又是哪位？我蹙眉想着。

“就是十四小姐的婆家！”冷好在一旁提醒道。

一想到他此行的目的，我的心便一沉。

我随着来叔走到大厅，一个头发花白、霸气十足的老头儿坐在上座，见来的是我便也不起身、不敬礼，只是对来福抱怨道：

“我要见的是你家老太君！你怎么叫了个丫头来？”

丫头？

如果我没记错，王府寿筵你我曾有过一面之缘！

“这位是我家九夫……”不等来福讲完我便开口说道：

“想必这位便是‘曾经’鼎鼎大名的飞将军吧！”我不等来福说完，便福身行礼。

“哼！”他不屑我带刺的问候，转头指着冷好说道：

“你……你去速速叫你家老祖宗出来！”

冷好并不理会他，只是跟着我走向主位。

“有何事于我说也是一样！”我耐着性子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今日老夫前来是有要事，不是来跟一个黄毛丫头聊天的。”他站起来大袖一挥，双手背于身后。

据说你连战场都没上过几次就退休了，但我仍念在你曾经为国家朝五晚九的坐了一辈子办公室，而对你忍让再三。不想你却如此不识好歹，给点阳光你就灿烂，给点月光你就浪漫，给点风你倒飘飘然起来了！

“大胆吴飞城，本夫人面前怎由得你如此放肆！”我横眉的吼道。

好歹我也有堂堂二品官阶，他一个庶民竟敢在我面前摆谱！

“你……”他估计没想到一个二十几岁的丫头会对他摆官威吧！

“见到本夫人为何不跪！”我拍案高声说道。

你可以别怪我！我给了脸，你却偏偏不要！

见我如此，他适才张扬跋扈的神采全逃得无影无踪，极不情愿的跪下说道：

“吴飞城拜见护国夫人！”

“嗯～！今日前来有何贵干”我没叫你起，你就跪着回话吧！

“老夫……在下今日是前来退婚的！”

果然！

原本是想有话好好说，可你偏偏要惹我。

“谁与谁的婚事啊？”老娘就是明知故问了，你又能怎样？

“是……犬子与您家十四小姐的婚事。”他愣了一愣，而后恭恭敬敬的答道。

“退婚又所为何事？”我低头品茶不去看他。

“大街小巷都传说十四小姐……”我猜到你会这么说。

“别人说你就信了？幸亏将军没上过几次战场。”我说着朝他宛然一笑，喝了口茶又继续说道：“否则瞧将军这‘人云亦云’的老样儿，我大文不知要白白葬送多少真正的忠心将才！”

“这……”老娘就是要气的你血压飙升！

“今个儿我也乏了，来福送客！”吩咐完，我便走出大厅，留着那个愤怒的老头子郁闷的跪在那里。

我并非想用我那微不足道的权力将这桩婚事强加在他们吴家身上，而是照十四所说，她与吴家儿子从小便互许心意，我宁愿相信这是真心相爱。所以虽然老子如此，但我仍对他儿子心存一丝希冀。这始终是他们两人中间的事情，无论结果如何，都不是外人可以帮他们决定的，于是我才会能拖便拖，希望那个男人能及时赶回来……

冷好果然做事严谨，虽然外面闹翻了天，可十四的园子附近却寂静无常，我猜这附近应该埋伏了很多“影子”才是。刚想到这里，就看见冷山从十四的园子急匆匆的跑出来。

又出了什么事？我心一沉。

“有事进屋说！”我迎上去对他说道。

他闭上正要张开的嘴，将我领向十四的住处。一进园子他便对我说道：

“小姐适才正要自尽，红姬发现后救了下来。”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现在如何？”我边走边问。

“您自己看看吧！”冷山一脸不忍的掀起门帘，我突然害怕走进这个屋子，害怕见到屋子里无助的脸孔。

“夫人！”红姬的声音让我清醒了过来。

十四双手抱膝倚在床头不言不语只是默默的看着前方。我心中一紧，她的坐姿表明她对外界的抗拒，显然她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心理准备。

我示意房里的人都出去，慢慢的走到床边，静静的坐在她的对面。这样的气氛应该可以缓解她精神上的压力，况且任何安慰的话语在此时都无疑是隔靴搔痒。

大约过了半晌，见她眼中不再紧崩，我这才开口道：

“想死？”

刚说完一条涓涓细流从她空洞的眼中静静的淌了出来。这泪水代表了她对生的留恋。她这种尚未麻木的表现让我的心略微一宽。可她的沉默仍让我不敢掉以轻心，因为这代表自杀的决心，自杀之人往往是先封闭其心理；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将痛苦，焦虑、抑郁、愤怒、厌倦等心理逐层酝酿，直至到达爆破的临界点，使她冲动的想要一次排除掉所有情感和困惑。因此，如何让她开口说话、如何将她的心打开一个缺口成为我目前最大的困难。

“那就死吧？”虽然我的言语轻松淡然，可内心却战栗不止。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赌徒，但今天我却接二连三的被迫“梭哈”。

如果惊讶也算是一种神采，那么她现在的反应让我肯定了自己的做法。我心一横，快速从腰间抽出小龙送给我的那把“刀客”，丢到了床上。殊不知我迅速洒脱的动作是为了掩饰那在袖间微颤不止的双手。

她愣了一下，大颗大颗的泪珠落在了她的裙上、床上。眼中的氤氲模糊了她的视线，以至于她伸手在床上摸索了几下才将小刀拿到了手里。然后她愣愣的看着匕首，手反复摸着刀柄，似乎在犹豫该不该将刀抽出来。

我正庆幸着她的迟疑，忽然她眼中闪过一丝决绝，“噌的”就把刀给抽了出，然后缓缓的闭上眼，将刀刃渐渐靠近咽喉。

虽然心中犹如巨石重击，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说那迟那时快，我发出两声冷笑：“呵呵。”

她果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睁眼看着我。

“不会恨吗？”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决不允许这样一个美丽的生命就如此在我眼前逝去，但我也无法强迫她继续活下去。

“恨！”她唇齿间挤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字，我微微的呼出一口气。

看来她是陷入了“反射性谋杀”，也就是自杀者将对别人的愤怒向自我转化；若能让这种极端的情感转移应该便可以救她！

“你若是死了，就不会恨了！”我淡然的说道。

“做鬼都不会放过他们！”她手紧握着刀柄，狠狠的说道。

“呵呵……哼……”我不屑的笑出声来。

她疑惑的看着我。

“你可曾亲眼见过恶鬼索命？”我轻蔑的问道。

她想了想，慢慢的摇了摇头。

“那些屁话都是用来骗你们这些善良的人。那些狗日的巴不得你们一个个都自尽，省得他们还要费功夫、花心思防着你们报复。”我见她眼中渐浓的恨意，又补充问道：“你可甘心？”

她眉头紧锁，但拿刀的手却渐渐放了下来，另一只手则紧紧抓着被褥。看来她的愤怒开始转移了，这是个好兆头。可是此时万万不能逼她。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说完，我便向屋外走去。

“在这看着，倘若小姐抹脖子就想办法阻止她！”我一出屋子便低声吩咐冷好。

“小红，从今天开始就麻烦你守在十四这里。”然后我转向红姬说道。

“遵命！”红姬应道。

艳阳高照，云卷云舒，时间像蜗牛一样爬行。虽然心烦意乱但我仍强耐着性子喝完一杯凉茶。不知道她自己想清楚没有！

“夫人，小姐说想见您！”看见红姬兴冲冲的样子，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整理了一下衣服，随着红姬来到十四的屋里。

“嫂子！”她嘶哑的声音、憔悴的面容，向我述说着她挣扎于生死之间的艰辛。

“嗯！想清楚就好！”我接过她还过来的“刀客”。

“不能放过他们！”她咬牙切齿的说着。

我坐下来搂过她的肩，说道：“我会让他们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她气息一浊，我感到肩上一片湿润。

“我……我还想见……见他！”她轻声喃呢着：“我……只想见见他！”

我心中一阵抽绞，曾经的神仙眷侣也许就此便会各分东西。毕竟这不是现代，毕竟如梁朝伟一般的男人稀有至极。我只希望十四不要再遭受任何万劫不复的伤害。

“他会赶回来的！”我拍着十四的肩膀安慰道

如果这就是爱！
让人不能转身不忍离开，
回想记忆中长久的关怀，
不愿相信爱会就此掩埋，
伤痕累累，心力交瘁，
仍苦苦等着他的到来，
也许结果残忍，
或许就此分开，
却仍坚持着这漫长的等待！

对于十四的遭遇我心中疑惑万千；但此刻，我却不忍再刺激她，任她在我怀中哭泣着睡着。我小心的拨开她额上的发丝，抹去她眼角残留的泪水，轻轻的将她的头放在软枕上，看着她恬静的睡脸。

我的心里寂静无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向我袭来。

“夫……”

“嘘！”我示意冷好到屋外再说。

“各位掌柜已经前往醉乡楼了，您看是不是该准备一下了？”

“嗯！”我揉着眉心回答道。

“红姬，备点儿吃食！小姐一会儿醒来会饿的！”小龙以前也是如此待我，那种温暖仍在心间流动。

“是！夫人！那小姐她还会不会……”红姬担心的问道。

“不会了！”自杀是一种冲动，她已经有过一次死的挣扎，不会再想不开了。

XXOOXXOOXXOOXXOOXXOOXXOOXXOOXXOOXXOOXX

当我赶到“醉香搂”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到齐。前段时日，小龙带着我在各个店铺间跑来跑去，因此对于他们我再熟悉不过了；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是第一次见到作为“少奶奶”的我！

“让各位掌柜子久等，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边行礼边道歉。

“见过少奶奶！”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坐在上座，二冷坐在我的两边。这样的阵仗应该不用我开口，他们这些“老人家”都该明白我此刻的身份吧！

“大家吃菜啊！”我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招呼道。

这群老头子眉来眼去、互送秋波，似乎有话要说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也不知该谁先开口，于是只能用眼神相互推让。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敌不动我不动，我倒要看看谁才是你们当中最有威望的。

古语有云“擒贼先擒王”就是这个理儿。

终于……

“不知少奶奶如何看待少爷被捕之事？”说话的是锦绣庄的老陈。这老头儿倔得可爱。当初对我的童装设想吹鼻子瞪眼，可后来却为了准备服装展示会累到病倒的也是他。

“并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我研究着筷子上那块糖醋里脊，漫不经心的回答道。

“这……”老头儿们面面相觑。

我看了一眼冷好，他会意的点了点头，替我宣布道：

“今日让各大掌柜前来是要宣布老祖宗的任命，”他等大家都静了下来才又继续说道：“在少爷没回之前，少奶奶暂代当家之位！”

话音刚落，这群老头儿就激动的喊着：

“这怎么可以……”

“女人如何当家？”

“就是就是！”

……

“敢问少奶奶，少爷究竟是否杀了人？”还是老陈会找重点。

“我说不是，你信不信？”我扯着嘴角玩世不恭的问道。

现下大街小巷都传得沸沸扬扬，这件事的真实与否已不再重要！现下我要做的便是安抚，他们可都是龙家的脸面，不知多少人正窥着他们的表情计算着下一步呢！

“大家都是老臣子了，不用我说，大家也应该知道龙家在短短十年内便能成为全国巨擘除了自身管理和经营有方，还依赖于……”说着我便露出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微笑。

“夫人的意思是皇……”“德信堂”的齐掌柜说道。

“来大家吃菜吃菜！！”我故意打断他的话。

我可什么都没说，不过你们要是喜欢乱猜我也管不着。

这群老家伙果然没让我失望，一个个摆出意会的样子，开始放松的寒暄和问候。

“虽然知道少爷不会有事，可怎么能听命一个女人？”当铺的老李轻声对老陈抱怨着。

“嘿嘿嘿，李兄此言差矣！难道你还没看出，护国夫人就是那个叫做‘龙庭’的小兄弟吗？”老陈捋着胡子笑道。

汗！

原来他一早便看出来了，怪不得顽固如他都没有开口质疑我的能力。

一阵参次不齐的倒吸气后，他们这才开始仔细打量起我来，然后便是陆陆续续惊叹声：

“原来如此啊～～”

“少奶奶上一仗那叫漂亮啊！”

“怪不得瞅着眼熟！”

……

“夫人可知今天生意情况？”老陈问着我。

“略知一二。”我放下筷子回道。

“那明日，我们是否应该削减价格，以保销量？”老齐建议道。

“万万不可！我们不但不削价还要按原定的计划准备推出这一季的新货！”既然所有人都算定我们会“降价促销”，那我便偏不。削价便是在召告天下龙家完蛋了，现如今外面无数双眼睛盯着我们，一旦有任何差池便会遭遇灭顶之灾，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熬过这几天。

“这恐怕不妥吧！今日各店的利润为零，此时推出新货会不会……”老陈说着往左右一看寻求支持，旁边的掌柜们也频频点头称是。

“各位掌柜务须担心，我保证三日之后各位定会忙得不可开交！”希望我的心虚没影响我脸上自信的笑容。

“有少奶奶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老陈带头说道。

“今日之事还请各位保密，毕竟皇家之事不可枉论！”

我想象着明天一早，他们春风满面的出现在各个店铺，让那些阴暗处的臭虫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定会有人向他们问及内情，而他们神秘闪烁，说不清道不楚的模样更能引人遐想猜测！

这样……我才好实施下一步的计划！

“请少奶奶放心，我们都当自己是龙家的人，决不会做出任何对少爷不利的事！”

“谁要乱嚼舌根，我老徐第一个不放过他！”

“我第二个！”

……

见时机成熟，我端起酒杯站了起来，笑着对老头儿们说道：

“各位掌柜都是大风大浪里过来的前辈，希望各位能不介意我是后辈、是女儿身，对我多加提点才是！”

“少奶奶此言不是折煞了我们这群老匹夫吗？”

“你不但是我们龙家的当家夫人，还是我们大文朝的护国夫人。”

“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有少奶奶您坐镇，这点儿风浪算得了什么？”

……

我看着杯中的白水，想起了正在狱中的小龙。

我很乖，你叫我不要喝酒，我便不喝！

我不乖，你要我离开，我却留了下来！

那……你现在在干嘛？

你是否也如我念着你一样想我着我？

想及此处，我酒杯一扬，这杯明明就是清水为何却会有如此苦涩的滋味？

“夫人豪爽！”老头们一扫刚才的颓态，高兴的大笑着。

XXOOXXOOXXOOXXOOXXOOOXXOOXXOOXXOOXXOOXXOOXX
OOXX

在回家的路上，冷山问我，皇上是否真会救小龙！

我只是笑了笑！

天知道，那个沙皇慷会不会有这个良心！我刚才是为了唬住那群老头儿才那么说的，把你也唬住了吗?

看来，我的演技越来越好了！

唉！

何时我才能演一出将自己蒙骗的戏?

做个清醒的人真的好累！

XXOOXXOOXXOOXXOOXXOOXXOOXXOOXXOOXXOOXXOOXX

晚上回到“降雪轩”的时候，那群三八已经散去。据春眉说她们在门口聚集喧嚣了大半天，可谁也不敢闯进来。听春眉汇报，那群乌合之众反复说来就那么几句，一点创新精神都没有，我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

可能是因为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半夜胃疼的厉害，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以前小龙在的时候，总会搓热了双手帮我捂着，可现在……

小冉让冷好告诉我，小龙一切都好！

他们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那里是天牢怎么可能好！

那里有床吗?

床上有褥子吗?

饭菜能入口吗?

那里有干净的水吗?

越想我心中越乱，一闭眼便看到他蜷缩在满是老鼠的稻草里！

胃抽得更厉害了……

“莫言”似乎有小龙为我备好的午时茶，我披了衣服便悄悄走了过去！

每次晚上来到这里，总是明如白昼；可现在黑暗、冷清，好似一座许久都没人来的荒宅。明知推开门也见不到那张熟悉的笑脸，可还是会有那么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门“吱呀”一声划破寂静的夜，屋内的黑暗印进了我的心里，明知空无一人，可仍忍不住失望。放下灯笼找到药，却发现没有热水；这才意识到这里是常人不能进来的“莫言”，那往常递于嘴边的凉茶热水都是他亲手为我准备的！

鼻间一阵酸楚……

今夜没人宠着我吃夜宵，今夜没人为我泡制香茶，今夜没人拍着我的脑袋催我早点睡觉……

今夜……只有我一人。

翻出我厚厚的私房钱，发现里面竟夹着一封信，是小龙的笔记！

信上只有两个字：“走吧！”

顿时泪水如雨下！

你明知道除非你平安无事，否则我哪儿都不会去！

灯笼灭了，也不去点灯。

任自己瘫倒在他的座椅里，想念着他结实宽阔的胸膛，抱紧自己想象着正被他的双臂环绕。昨晚的温存、今早的诺言似乎发生在一万年以前；思念在黑暗中决堤而出。

就这一晚，一晚就好，让我卸下沉重的面具，让我的脆弱的在此宣泄。 咬住食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可身体却止不住的抖动。此刻，我多想他能将我搂进怀里，摸着我的头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没有，这里什么也没有！

除了……

思念着你的我……

第四十三章 步步为营（上）

“夫人、夫人你在里面吗？”冷山急促的喊声从屋外传来。

我怎么睡着了？

不知道又出什么事了？

“嗯！”我忙擦干脸上残留的泪水。

可能是熬夜的缘故头痛得如同裂开，我咬紧牙关想要从椅子里爬起来，可太阳穴却跳的如擂鼓一般……

“第五少爷来了，能进来吗？”小冉是带消息来了吗？

“快，快请！哎呀～～”我一激动，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撞倒桌角了。

“怎么如此不小心！”小冉冲过来扶住我。

“嘶～，”我一声抽气，坐回椅子忙问道：“不碍事，不碍事，冷好说你见着小龙了？那他……好吗？”当然不会好，但我仍忍不住想知道他的情况。

“暂无危险！”虽然与昨日听到的消息并无二异，可亲耳听到小冉说这话我才真正的松了一口气。

“嗯！”我低头忍住眼眶中的泪水，而后不甘心的建议道：“我去求求皇上，或许他会让我见见小龙！”

要知道监狱是世上最黑暗的地方，就算是天牢也不例外。虽说那里是罪犯的终结之地，但其实那里同样也是罪案的高发区。刚才的梦魇清晰可见：长官们滥用私刑，犯人们在肮脏不堪的环境里强夺菊花、到处弥漫着情色和暴力，一个被冤枉的好人在这样的环境中苟延残喘……

虽然明知他不会遭遇这些，可为何我的心还是如此惴惴不安，为何那梦魇要时刻纠缠着我。

“护国夫人虽官拜二品，但始终只是一个摆饰，女官不可介入任何政事！”小冉说的这些冷好昨日便已告诉了我，否则我早冲进宫去找慷慷要人了！

“那……那可如何是好！”我真的好想见见他。

“这是他让我给你的，你一定要好好保存。”小冉交给我一个刻有飞龙图案的玉佩，然后他压低声音说道：“不到必要的时候不要被任何人发现！”

这个是信物吗？什么时候才是必要的时刻？

听起来似乎对他很重要，难道是他母亲的遗物？

那……我该拿什么作为交换？

寻了半天，我发现浑身上下唯一有意义的就是脖子上那带了二十多年的蓝田玉猪，虽然值不了多少钱，但却是父母留给我的唯一物品。

我解下绳结，将玉猪交给小冉：“你帮我交给他，好不好？”

“恕我爱莫能助。”他一边叹息着推回我的手一边解释道：“皇上下令谁也不许探望非云。昨日我是私下疏通才偷偷进天牢见他一面；后来被皇上知道，龙颜震怒……恐怕以后……！”

杀人是重罪，更何况“所谓罪名”指出小龙所杀为别国的使者。这可不是光花钱疏通就可以见得到的。我猜不是慷慷放水，就是小冉和慷慷私下达成了某种协议；恐怕那“龙颜震怒”也是一出戏！

“谁也不许探望”？

虽然听起来十分强制，但细细想来这也算是一种“保护主义政策”。

亲人勿近，敌人同样无法下手！

知道小龙近期安然无恙，我便可以放开胆子去做我要做的事情！既然皇帝靠不住，那我只能自力更生，艰苦抗敌，为让敌人感觉到最大的压力而努力奋斗！

“谢谢你，小冉！”我艰难的对小冉笑了笑。

“这滩混水本不该你趟！”小冉温柔的说着。

“我还有的选吗？”这就是我的无奈，深陷其中却不愿离开。

“离开！”他死死的盯着我说道。

逃避可以解决什么？就算我的人走了，心却仍留在这里，岂不是更难过？

“你知道我－不－会，也－不－能！”我坚定的回答道。

“唉！”他轻叹一口气，然后像是在自言自语的小声说道：“我一直都知道……”

“呵呵，放心吧！我保证无论是小龙、还是十四或是整个龙家都不会有事！”我想用夸张的表情让小冉放轻松一些。

“那你自己呢？”小冉的问话让我一怔，我竟然忘记了自己！

顿时心底一热，发自内心的笑道：

“我也不会！”

“那就好好照顾好自己，别在这样了！”他是在指我整晚待在“莫言”的事情。

“嗯！”他的关怀总是可以带给我无限的暖意。

“朝中有我顶着，暂时不会有事，你放手做你该做的吧！”小冉总是如此善解人意。

“我知道！”

“那我现在先去宫中看看情况！有任何消息我都会派人通知你。”

“嗯！”我点了点头，然后对着转身出门的小冉说道：“你也要注意身体!”

他的身子定了一定，但并未回身，只是点了点头便径直走了。冷清而落寞的背影似有千言万语却在开口的片刻哑然……

小冉一走，我进行了简单的梳洗便到老祖宗那里，向她简单的汇报了小龙和十四的情况。老祖宗并未多说、也没多问，只是一直默默的听着，然后重复着：这就好！这就好！……

是啊！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只要他俩没事就好！

等我赶到十四的园子时，冷山将我要的名单交给了我。我拿着名单仍有些犹豫这个计划是否该执行，思来想去我还是准备向十四和盘托出我的计划！

毕竟……她才是当事人！

十四吃了些东西脸上稍稍有了些血色，可模样仍是憔悴不堪！

“夫人，有事吗？”小红见我站在门口一动不动，便开口问道。

“嗯！”我到底该不该向她道明一切呢？

“那我先出去！”红姬说着便转身出去了。

“嫂子有事？”十四气息悠悠的问着。

“这……”这些事情如果告诉十四，她是否能够承受得住？

“但说无妨！”她见我如此表情愈发凝重，似乎知道我是要讲关于她的事情。

如此看来，她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我轻轻握住她的芊芊玉手，沉思着组织了一下语言，娓娓向她道来有关她的一切。当说到街头传闻的时候，她的脸色又变得苍白起来，她忍着眼眶里的泪水，紧紧的咬着齿间的抽泣，握着我的手也因用力过度而颤抖起来。不过让我暗暗庆幸的是她从头至尾都为显出半点绝望！

“吴家……可有人来？”

聪明如她不可能猜不到吴家的举动，可我是否应该告诉她呢？

“你知道从边关至此绝不可能如此之快！”我不想骗她，可说出来又怕她伤心。

“其他人！”她目光呆滞的盯着床单。

“有！”终究还是要说。

“退婚。”她用尽气力艰难的吐出这两个字。

“是。但我并未应下！”我尽量保持平静，因为我的任何情绪都有可能影响到她！

“为……为何？”她怎么如此惊奇，难道连她也觉得这样的退婚理所应当吗？

“如若你们二人是被长辈指婚而非两情相悦，嫂子断然不会干涉他们退婚。可你告诉我，你们青梅竹马早已互许心意；那么这桩婚事便不是外人可以插手的，无论是合是散都将由你们自己作主。”

从十四的神情看来她似乎受到了一些震动，许是这些话于我而言并无特别，可在她看来却好似长久以来酝酿于心间却不知该如何抒发的见解。

“我会等他回来！”此刻我能感觉到她心里的绞痛。

许多男人总认为女人心似海，殊不知女人的心其实很简单，只是男人们不愿静下心来看来等罢了！

“你想见完他，再死？”我想用自己的推测试试她的反应。

只见她睁大双眼瞪着我，许久说不出话来；而后她泪眼汪汪的看着我无奈的说道：

“事已至此，我还能怎样！从那日早上开始我……我便有负于他！”

早上？

我记得那日我们出门已经是中午，那么冷好他们回来并在门口碰见娟儿应该在下午的时候，可这个娟儿却声称十四被绑后自己一路跑回家来报信！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变得如此坎坷艰辛呢？

先将这个问题放放，打开十四的心结才是眼前最总要的事情。

“放屁！你也是受害者，他若是不能谅解，那也只能证明他不值得你如此珍惜，而你又何必为了这样一个人而自尽。”看着她的眼泪滴滴答答落在被子上，我开始后悔自己言语上的激烈，我又鼓励着说道：“嫂子虽未见过此人，但就他父亲单方面来退婚而未言及他半点建议，我便知道他不会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

听及此处她停住了哭泣。她对他是了解的，但却因为自身的遭遇而不敢肯定这样一份日积月累的默契。

见她如此，我扯出一个应该还算是自信的笑容，继续说道：

“你先不要灰心或是丧气，听听我的计划再做选择也不迟！”

十四擦干脸上的泪水，聚精会神的听我说出自己的计划。整个过程中，她的眼中都闪烁着惊奇的光芒，这是不是代表了她“生”的希冀！

“我会努力帮你正名，可仍免不了会提及那些不堪！”我停了一下观察到她的神色并无异常，才问道：“你可愿意？”

“只要能让他们受到惩罚，让我死的愿意！”

一个不想活的人绝不可能如此轻易的说出“死”这个让她心中倍感恐惧的字眼，十四既能如此说来，那就证明她“生”的意愿已经越来越强烈了！

“那我提出的让你脱身的方法又如何？”虽然我知道此时的她已经放弃轻生，可她自己似乎还未意识到这一点。

“容我想想！”她能主动去思考“生”的价值，也算是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吧！

“那你好好休息！我晚些时候再过来看你！”既然已经得到她的首肯，我便得开始接下来的行动了。

“嗯！”她疲惫的应道。

&&&&&&&&&&&&&&&&&&&&&&&&&&&&&&&&&&&&&

“人可都到齐了？”从十四那里出来，我便马不停蹄的回到莫言进行部署。

“按夫人吩咐，五个说书先生已分别安排在主屋周围的不同客厅之内，他们只道是龙家要付给他们上几次的赏钱。”

“他们不知道除自己之外还有别人吧！”虽然知道冷好办事妥当，可还是不放心的提了一句。

“是！他们并不知道还有同行在此！”

“他们来了之后有何举动？”这些人都具备“狗仔”精神，我才不信他们达到这个谣言的中心还能保持安分的常态！

“回夫人，他们来之后便偷偷的塞钱给下人，想要打听十四小姐和少爷的事情！”那些下人是亲信所扮，能问得出东西才怪！

不过你们想挖消息是吧?

那少奶奶我就来个让利大酬宾，让你们一个个都满载而归。

“那五个乞丐呢？”

“那些乞丐每日此时来龙府拿吃剩的饭菜。我已将他们来拿的东西放于离主厅不远处的园中，只要少奶奶从小径通过必能被他们瞧见。”

“很好，现在去叫红姬过来吧！”

“是！夫人！”我心中暗暗祈祷能如我所愿，这是我反攻的第一步绝不允许任何失误。

一柱香之后，我带着红姬和冷山神神秘秘走过一条小路，穿过行廊来到东院的主屋，然后我命冷山把守在门前，便与红姬进了房间！

&&&&&&&&&&&&&&&&&&&&&&&&&&&&&&&&&&&&

“拜……咳咳……拜见夫人！”从这嘶哑的声音听来，说话者应该是一位老人。

“老人家请起！”一个女人压低声音回道。

“谢夫人！咳咳咳咳……”苍老的声音谢道。

“冷好说是您派人来报的信？”

“是！”

“那为何不亲自前来。”

“当时老乞丐怕惹事，但又不能见死不救，方出此下策。请夫人见谅！”

“老人家不必如此多礼，起身回话！”

“是！夫人！”

“又为何如今你又要亲自前来！”

“现下大街小巷传的污言秽语让老夫气氛不已，于是老夫……咳咳咳咳……老夫特此前来告知实情！”

“那我为何要信你？”夫人心中似有疑惑。

“咳咳刻，夫人可以不信！老夫前来只是为了良心不为金钱，说完便走！哼！”看来这老乞丐脾气到不小。

“老人家请您不要误会！我也只是照常例问问！可否请您说说那天所见？”夫人在言语上做了一些退让。

“回夫人，老乞丐一辈子说故事都要靠这竹板儿，不用这个说不出来！您看是不是……”

“那你就轻点儿敲，恐防隔墙有耳！”

“是！”说完便听见竹板零零碎碎碰在一起的声音，好像是老人将竹板从衣间拿出来。

接着，老人轻轻的敲起来了竹板说道：

“前日晌午，小人讨食于北门的街边，烈日当空汗连连歇息在路边。怎料到你家小姐她刚露了半面，冲出几人事突变，劫了小姐奔向前。我偷偷跟他们去南面，一直来到稻香楼前；我又混进后院躲墙边，垫起脚尖儿听人言：叽哩呱啦不知所云，皮鞭惨叫夹其间；可怜小姐若质芊芊，声声惨叫在耳边；诅咒怨恨骂声连连，换来更多棍与鞭；啜泣求饶戚戚切切，反得淫笑寒心尖。我原本到此来报信，无奈会馆看守严，直到早上方得脱身，派娃送信于门前。”老人颤巍巍的说着龙家十四小姐当时的不堪。

“老人家你又是如何识得我家十四？”

“禀夫人小姐她常常发粮在寺前，菩萨心肠人人念自然记心间。”

“唉！昨日……昨日呜呜呜十四她还悬梁自尽，幸亏被下人发现给救了下来！”夫人哽咽着说道：“谢谢老人家前来为我们十四澄清，可……可事情已经发生……”

“这……这都怪我！夫人，若是我能及时通知，小姐她万不能受如此欺侮！都怪……咳咳刻……我啊！”老人也哭着喊道。

“老人家请起！务须自责，也许这些都是命中注定的，可……可十四如此善良乖巧为何老天要给她这样残忍的惩罚啊！呜呜呜……不过此时无论如何也无法换回十四的清白，也许保持沉默才能让人们渐渐淡忘吧！我不想龙府的澄清被说成是‘狡辩、诬陷’，从而引起更多的口舌和纷争！”

“夫人说的极是，是老乞丐有欠考虑！”

“老人家不要这样说，您的好意我心领了！红姬……”

“是夫人！”一个丫鬟清脆的答道。

“这里是三十两银子作为……”

“夫人，您这样岂不是侮辱我老乞丐吗？”

“老人家您不要误会，或者您看看这样行不行，以后您若是遇到任何困难只要凭此物件来找我便是！”

“那……那老乞丐就先行谢过夫人了！”

“老人家请这边走……”

房门一打开，在我感觉到无数双眼睛正从暗处窥探着这个神秘的房间。如果他们想寻找那个神秘的访客，那么我不得不让他们失望了，因为他们只可能看到我和红姬两个人从屋里走出来。

至于神秘乞丐的去向……

我不介意他们认为这间屋子有秘道或者密室什么的。

“我……咳咳……”

“夫人先喝口水在说话吧！”小红真是体贴。

“嗯！”原来压低声音装老人说话倒真是挺费嗓子的！

“夫人，红姬有两处不明，望赐教！”小红何时变得这么矫情了。

“你说！”

“夫人为何要费劲编顺口溜？”

“呵呵，你这就不明了。我以前做乞……我是说以前我认识一个老乞丐就是如此，每每叙述事情便要打着竹板编成歌来唱着说，后来才知道许多乞丐都是靠此赚钱。而现，我这么做：一是为了附和老乞丐的人物性格，二则是为了他们能快些将消息传递出去。”要知道无论何朝何代“丐帮”可都是天下第一大帮派。

“二则是，夫人明知告密者另有其人，可为何还要众人……”

“还要大家都认为是这个本不存在的老乞丐告的密？”我替她说出心中的疑问。

她点了点头，我便转头问冷好：

“你可知道为何？”

“夫人是想警告那个在暗地里操控一切的主谋！”冷好一言中的。

那些人并不是只想让龙家就此垮掉，更重要的是让依靠着龙家的慷慷下台。如果那些人以为整倒小龙便可以操控经济，那么我便是那个让他们出其不意的陈咬金。倘若他们一开始便明刀明枪，我可能只会一心保本，绝无反抗之心。可他们千不该万不该用那种卑劣的手段毁了十四的清白、诬陷小龙入狱，这些举动无不激起我反抗的斗志，现在我就要让同样的方法让他们知道谁才能将小日本这个傀儡玩得更加精彩。

“夫人辛苦了，一晚上就编出了这么一出戏！”小红这是在恭维我吗?

“你也辛苦了，一人得扮两个角色！”我跟她互捧起来。

“照着夫人写的稿子念有什么辛苦的，反正也不是第一……”

“咳咳咳咳……”我忙打断小红的得意忘形，她也意识到自己言语上的闪失偷偷的笑了起来。

我瞪了她一眼，然后转头问着冷好:

“那些乞丐可有跟来？”

“夫人刚走过小道，便有三个跟过来蹲在窗下，之后另外两个也跟了过来。”

“嗯，那适才我们的声音是否恰好能传到隔壁或者窗外？”如果因为我声音太小，导致那些请来的客人听不到，我便是白费功夫了。

“是！声音很低，虽然时断时续，可仍然听得明白！”

“就是要这个效果！”我打了个响指说道。

“那些说书先生呢？”

“他们一个个听完便马上急着要走！可我们仍按照您说的，每两柱香的时间才放走一个。刚才五个已经全部走完了！”

“你说那些人会上当吗？”小红的问题也是我心中的困惑。

“但愿吧！”

这场戏究竟能不能红遍全城，我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已经尽人事，接下来就得看老天开不开眼了。

“嗯！那接下来那部分就麻烦你和冷山了！”

“是！”他兄弟二人的声音倒是齐得很，真希望在我的调教下演技也能更上一个台阶。

顺来酒馆。

这就是冷好和冷山要去的地方。

冷好扮演的神秘人将去这个整日聚集着一群长舌书生的酒馆，与龙少爷的随从冷好秘密碰面。至于谈话的内容、声调、目的、以及性质自然都是与我和红姬的对话一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所编故事的连贯性：夫人和老乞丐密谈，被门外的冷山听去，而后冷山外出与神秘人会面……

光是冷山的政治倾向就该吸引不少人注意吧！

&&&&&&&&&&&&&&&&&&&&&&&&&&&&&&&&&&&&&&

果不其然，当天晚上龙家十四小姐的事情便有了新的进展，全城都在秘密谈论着原来并非十四小姐勾引东洋使者，而是龙家十四小姐被东洋使者侮辱。

第二天，各界要求释放小龙的呼声不断，各种有关十四悲惨遭遇的消息铺天盖地的袭来。甚至有多事者将先前传说十四勾人的造谣者给拎了出来，还不止拎出一个倒霉鬼，最有趣的就是那些人多多少少都和姓君的有些关联。

受众之所以相信后来的版本，一是因为新闻最重要的便是其时效性，有着旧闻无论如何都无法替代的吸引力；再者这些闲人们经过我一系列的提点，这才记起十四过往的种种善良行径，这才记起自己还有一颗许久没用的脑子，并以此来判断十四绝不是那种不守规矩的女人；最后一个原因是，自事情发生之后，龙府从未发出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声明，因此他们大多数人都认为龙府宁愿众人歪曲也不愿再提，因此龙府更不会编造这样一个故事蒙骗大家，至于少数比较精明的人，就算他们猜得到是我在背后搞鬼，但也找不到半点我造假的证

据，毕竟我从未指使人散播谣言，而这一切所谓“内部消息”则都是众人捕风捉影的结果。

冷好告诉我小日本现在都不敢踏出会馆半步，因为他们只要显身便会遭到老百姓蔬菜水果甚至蛋类的“盛情款待”。虽然我的确是虚拟了一个人物，但我所言以及所言之全部都是事实，因此我拒绝承认这不断高昂的民族感情是我煽动的结果。

我猜这些日本人最近几天必定吵得那个绑架十四的主谋心烦气躁！呵呵，看来我见“大老板”的日子不远了！

再说说，他们妄想着要整垮的经济。

以我为首的龙家保持一贯低调，一方面不记前嫌的和各界人事继续保持良好的“贸易往来关系”，另一方面推出一系列的新产品以吸引更多的顾客。

据各个店铺的掌柜的汇报，他们最近几日忙的不可开交。许多顾客都对十四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也为前几日的无知跟风而感到抱歉，继而在我们家的铺子进行疯狂shopping，因此销售量全线飙红。

就此看来，似乎一切都按照我的设想而发展……

我手里还有什么棋?

是那个叫做娟儿的丫头吗?

第四十四章 步步为营（中）

最难过的便是那寂静无声的深夜，刚合上双眼，便觉得你就在触手可及的眼前；可睁开眼却什么也看不见。如此反复，只觉的身心俱疲，却也不肯错过任何可以见到你的机会。就算能安然入梦，各种关于你的回忆也会纷繁踏至，与我那虚弱无助的神经纠缠在一起；曾经的幸福在此刻却换上了狰狞的面容，莫名的痛楚在心间那肆无忌惮的发作，而在黑暗中唯一真实的便只有……那冰冷的泪水静静的从脸庞滑落。

整整五天我食不下咽寝不安神，因为整整五天都也没有你的任何消息。

每天早上我都要代替老祖宗到空鸣寺去为小龙上香乞福。虽然我是个“无神主义者”，可每每当我跪于神明之前，都会不由自主的希望那超越自然的力量真实存在，希望它真的可以显灵，就算救不出小龙，让我见见他也是好的。可这愿望也只是在那一瞬爆发而已，毕竟信仰只能让人们活的更安心与顺心，却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的生存和需要；更何况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将希望建立在虚无之上的人。

于是为了维持龙家庞大的生意网络、及其宅院的平安，我每日都要花大量时间来往于各个店铺之间，都要费许多心思权衡各种利弊，带着春风得意的面具迷惑除自己之外的每一个人。忙碌的生意固然可以为我提供着大量的金钱与资本却也以同样惊人的速度消耗着我的生命。短短几日，我那原本就为数不多的头发和肥肉，以及千千万万的脑细胞就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贡献出了自己的短暂的生命。

这几日我才明白过来，原来小龙每天都是想着方儿抽空才能陪我吃顿饭。当时我自以为是的认为这是他的“大男子主义”在隐隐作祟，为此还耍了不少“大小姐脾气”。然而现在，当我站在他的位置上，这才意识到任何一刻的无语相伴都要用加倍的工作来换取。为什么只有当简简单单吃顿饭都成为幻想的时候，我才发现在这份感情中最不懂事的竟是自己?

但悔与恨终究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让我选择我还是希望能将悲伤留给自己，也就是说在人前我将还是那个八面玲珑的龙家九夫人。

◎◎◎◎◎◎◎◎◎◎◎◎◎◎◎◎◎◎◎◎◎◎◎◎

“施主每日上香，佛祖定会保佑您家宅安宁！阿弥陀佛！”主持所说也是我心中所愿，希望天上各路大哥收了俺的保护费，能保佑我家小龙平平安安！

“见过主持！”我合手一拜，继续说道：“前几日空觉师傅还跟我说您病得很重，今日一见便知道他又在诓我！”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况且女施主聪明绝顶，哪是空觉可以对付的！”大师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难怪我最近有“绝顶”的先兆！

“那就是说您真的大病了一场？”怎么看都看不出这个两眼放精光的老头生过啥子重病。

“确有其事！可能是命不该绝，恰有神医借住于本寺这才救了老和尚一命，否则此刻老和尚已经见到如来佛祖了！”他这叹息似乎是在为自己没能见到佛祖而心生惋惜。

作为一个和尚，作为一个高级和尚，说着这种不能“参透生死”的言论实在该打pp。看来还是人家三藏大师那句：“生亦何哀，死亦何苦”来得比较有深度。

“神医？”听起来怎么感觉像是“半仙”的亲戚。

“咳咳咳咳，老和尚也听闻了施主最近的遭遇！佛祖定会保佑施主一家平安渡过此劫！阿弥陀佛！”这和尚思维的跳跃性也太大了，刚刚说到他和“神医”的故事，怎么冷不丁就跳到我的身上来了。

“谢谢主持！”快晌午了，我还得赶去别处蹲点。

◎◎◎◎◎◎◎◎◎◎◎◎◎◎◎◎◎◎◎◎◎

“夫人今日可比前几日来得早些！”说话的人正是齐王府上的管家。

“还请张叔代为通传一声！”

“这……”看他这样子似乎都不好意思再骗我了。

“王爷不是这么巧又出门了吧！”小龙出事的第二天我便天天来此，可连王爷的背面都没有见着。

“是！”他目光左右闪烁不敢看我。

“那我可否在客厅等候王爷回来？”我仍客气的问道。

“那……夫人这边请！”

今个儿我可是做足功课才来的，据昨天被我派来王府踩点的spy冷山回报，王爷今日并未离开王府。看来这个齐王是在故意躲着我！你可别怪我缠人，这皇家的人我就认得两个：一个住在深宫内，我见不着；所以现在我只能靠你啦！

我借着上茅房的烂理由，偷偷留进了里院。好歹我也在这王府住过大半个月，地形虽不能说熟透了，但要迷路也很难。看看时辰，王爷现在应该在书房才对。我绕过小径，从在假山间穿梭前进，终于躲过三个男仆，五个女仆绕到了书房附近，远远便见到窗口有白袍一闪。

他果然在家！

我左右一看四下无人便踮起脚慢慢接近。好不容易挨到了门口，往屋里一瞧，齐王正蹙眉作画，一副心绪难宁的样子！

正在我犹豫着该用热情式、厚颜式还是可怜兮兮的样式出现时，一抬眼突然看见远处姓张的管家带着一小批仆人杀到。

死就死了！

我直接冲进屋里，对王爷一拜：

“雪儿拜见王……”话未说完便被王爷所做的画给惊住了。

原来王爷心里的人竟然是……他！

他似乎也被我的闯入给吓着了，我们两人就这样呆呆的看着对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解开这样的尴尬。

“啪嗒啪嗒……”一串嘈杂的脚步声接近，王爷这才清醒过来，忙“嘶啦”一声将好好一张画扯捏在手里，紧接着便听见老张在门外低声吩咐道：“你们在这里候着！”然后他又朝屋里朗声道：

“王爷，护国夫人在府中不见了，您看是不是……”

“行了，她在我这里。你们退下吧！”齐王口中的不悦显露无遗，似乎他的潜台词是：你们这群废物，让你们堵个人都堵不住，还不快滚！

“是！王爷！”

又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待到脚步声渐行渐远。王爷才故作从容的坐了下来，对我说道：“恕本王爱莫能助！”

我什么都还没说，你就拒绝?

看来是我太天真了！

“呵呵，看来是臣妇错了！您本贵为皇族，臣妇愚昧竟真认您为自家兄长，多谢王爷不追究打扰之罪！就此告辞！”说完我便要转身离开。

“等等……”回头再看他时，他眼中有一些动容，但更多的却是担忧。担心我会将这个秘密说出去?

“现在谁也见不到非云，救他更是难于上青天。”听他这解释倒让我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以为我要求他做这些事情。看来他也认为我是那些无知妇女，如果我真的没脑子提出一些他办不到的事情也不用白花这么多功夫来到此处，直接在王府门口玩“一哭二闹三上吊”岂不是更直接。

“臣妇只想求您带臣妇给皇上递个信！”我抽出没有封口的信封。

“这是……”他犹豫着是否该伸手接过这个麻烦。

“臣妇也不想瞒着王爷什么，里面就只有三个字：臣，求见！”

“大胆护国夫人，你可知女官不能参与朝政！”齐王怒斥道。

“敢问王爷，此信之中臣妇可有提及妄议朝政之事？”

“这……并未。”说罢，伸手接过这封信。

“臣妇只是请求召见罢了。”我顿了一顿继续说道：“至于见与不见也全凭皇上一句话！”

撇开皇上与小龙那神秘的兄弟关系不说，就算是自己的一颗棋子给人给吃了，他至少也该有些反应才对。但自从小龙被抓天牢，皇上除了因为小冉的“私下”行为而龙颜大怒之外，再无动静。

这是不是太安静了一点儿?

他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我这连日的兴风作浪，动静如此之大，他不可能瞧不见。虽然我算不出自己这么做究竟是搅了他的局，还是为他推波助澜，但我估摸

着这几天就算我不找他，他也会主动召见我。当然如果是他先找到我，我占的主动性自然会大许多；可我不能再等，每多耗一天小龙受的罪便多一些。

齐王拿着信半晌都没说话，似乎也在权宜着这封信的厉害关系，终于他轻叹一口气开口道：

“我帮你交给皇上……”

“谢王爷！”我打断他的话便要跪谢。

“不过……”他犹豫了一下才又说道：“不过可能要过上两三天？”

“这又是为何？”怎么平白无故又要多等几天，那我今天来还有什么意义？

“皇上今日身体微恙，除了太医谁都不见！”难道齐王刚才满面愁容便是因为担心慷慷？

这个时候病了？会不会假的太没悬念了？

就目前而言，他还是皇上，只要搞定太医，也没谁有胆子敢去检查他是真病还是假病，那么自然他说什么便是什么！

不过，他这样明修栈道又为哪般？

是在幕后布置，还是示弱，或是迷惑敌人？

唉！果然是君王心海底针！

听齐王这口气三两天之内，我是不可能见到慷慷。看来我还得多下些功夫在商业上，而且不得不去继续让善良群众“招待”好小日本，务必得让那些老狐狸忙的无法消停，这样他们才没闲功夫去折磨小龙。

“那臣妇便先行谢过齐王殿下！”我行过谢礼才有接着说道：“臣妇就此告退！”说着我便要离开。

“你……你看到了！”略带颤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此刻说话的是朋友、兄长还是齐王？

无论是谁，我都该明哲保身的回道：“臣妇什么也没看见！”可偏偏我的情商远远低于智商，一听他那压抑的声音，我便忍不住轻叹

道：

“原来他就是你心里的那个人！”

“你……你也会鄙视我？”我听得出他此刻的脆弱。

“不会！”我轻声吐出我心里的想法：“爱上一个人并不容易，然而默默守护着一个你不该去爱的人却更难！”

“就算……就算他是男人，你仍这么认为！”

“正因如此，才尤为珍贵！”因为你明知道那个高高在上的男人永远也不可能给你半点回应。

“唉！你去吧！”他在为什么而叹息？

我的话语？

还是自己那无望的爱情？

虽然从始至终我都未转身，但仍可以感受到他的无奈与忧伤！我走出屋子的时候，隐隐的听见他说：“谢谢你，雪儿！”

最后……

他还是唤了我的名字！

就算现如今的皇帝已然不是画中那个意气风发、单纯霸气的皇弟了，他依然无怨无悔的护其左右！这样的爱固然伟大，却也无不透出心酸与绝望。现在回想当初王府寿筵，文睿慷不但没有追究齐王的责任，反让王爷彻查此案，有此看来慷慷不但是明白而且还利用了王爷对他的这份心意。然而，此刻我却无法破口大骂文睿慷卑鄙无耻，因为作为一个皇帝，能多一个忠心的仆人，总好过一个强大的敌人；况且锁住这个仆人的不是世间靠不住的金钱，而是一份不求回报的爱！

反之，齐王又何尝不明白文睿慷的用意呢？然而他仍是一如既往的付出，我想就算文睿慷提出要取他的性命，他也只会付之一笑。因为在他的爱里面，利用代表着价值；文睿慷每一次的命令都让他因为自己在所爱心中的存在而感到幸福。

旁人许会认为这样是爱得低贱、爱得卑微！可当真陷入爱里，又有几人可以保持着高贵和自私呢？

刚出王府，冷山便神色慌张的冲过来凑到我耳边告诉我，八公主“杀”到家里去了！我虽然早想到他们会在最近采取行动，却没料到竟会如此迅速如此直接！

“那今日就麻烦你帮我到各个店铺去，回去后告诉我情况！”这个八公主来着不善啊！

“是！夫人！”

“回府！”我吩咐马夫。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哟，今个儿我算是托公主的福终于见到我家的主子了！”

“臣妇，拜见公主！”我不去理一旁二姐的叫嚣，直接面对公主就是一拜。

“夫人请起！”她上前扶我起来，虽然老娘一共拜过她三次，可这次才看清这丫头的长相：青丝飘然，子夜星眸，身材娇小窈窕，这个玉琢似的人儿却有着与自身年纪不相符的老成。

“谢公主！”我反抬起她的手，这样的礼我可受不起，真不知这番殷勤之下又藏着何种奸计。

“公主可是奉了皇太后诣旨前来探望十四妹的！”瞧那二姐尾巴摇得多卖力啊。

“本宫确是奉了皇太后的旨意来此探望并小住几日！”八公主优雅缓慢的说道。

虾米啊?

小住? 还几日呢!

待嫁的公主可以出宫小住吗?

看来这些那个什么是急着要跳墙了!

“这……”

“当家的，你这是不欢迎公主？”原来婉碧那个丫头也在啊！

“哪里！皇太后与公主待我龙家如此，臣妇感激还来不及呢！”我可不能一开始便被将军。

“哪你又犹犹豫豫的？”婉碧不依不饶的说道。

“禀公主，适才臣妇是在想究竟是该为您准备东厢还是西厢？”我懒得理会这些仗势欺人的东西。

“务须劳师动众，拣个东面儿的小屋子给我就行了？”你倒是会挑，东厢就在俺“降雪轩”隔壁，敢情儿您是来盯梢的啊！

“来福，速速让人将东厢整理出来。”我忙对来福说道。

“是！夫人！”来叔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对了，再派些人去把‘降雪轩’也给腾出来给几位侍卫大哥住！”我可是尽地主之谊，你如果没有企图就乖乖接受吧！

“如此……恐怕不妥吧！”公主忍不住露尾巴了吗？

“安全第一！臣妇作为一家之主，定不能让公主在龙府有半点差池。”我恭敬的答完公主的问话，便继续吩咐来福：“将我的东西都搬到十四那里，快去准备吧！”十四那个西边的旮旯虽然离门口是远了一点，但至少安全！

“是，夫人！”

“那我们是不是这就去看看十四妹妹？”公主可真是勤劳，一来便急着办公！

“禀公主，大夫说十四妹心绪不宁暂不能见客，您看是不是……”我可不想情绪刚稳定下来的十四妹被您又给搅和病了。

“大胆……”二姐正骂着兴起，公主一抬手她便马上吞下即将脱口的话。瞧瞧人家多听话，妮子和红狼整天就知道耍性子气我，看来改天我得向公主好好请教一番才是，

“今日就先安顿下来吧！反正日子还长，过几日再去也无妨！”

俺咋觉得“反正日子还长”这一句是她故意说来威胁俺的？

汗！

恭送公主和一干狗崽子离开主厅，我便低声吩咐冷好：“将娟儿放出来，还是在十四房里伺候着！让红姬看紧点儿，无论那丫头有何举动都不要阻止，但务必在第一时间告诉我！”希望这个丫头能起到传话筒的作用。

“第五少爷求见！”小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还求什么见，快进来吧！外面热啊！”我迎向门口为他撩起厚重的帘子。

“冷好呢？怎么没你在身边守着？”小冉不满的皱起了眉头。

“帮我整理东西去了！快进来，别把我的冷气都放跑了！”我又不是小孩干嘛让他守着。

“你这儿倒是凉快！”看他轻松的样子我的心也跟着放了下来。

“那是当然！”虽然房间四角放着的冰块让我想起了那悲惨的“黑色七月”；但在这尚不知空调为何物的时代，这倒不失为一个解暑的好法子。

我一边为他倒冰冻果汁，一边急切的问道：“可有小龙消息？”那些人没有使什么阴招害他吧！

“呵呵！放心！那可是皇城！”他的潜台词就是有慷慷罩着小龙？那就好，有老大护着看谁敢在那儿玩阴的。

“那些人最近有何动静？”我派出去的人都查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不知小冉在朝中的人脉可有听说什么。

“被龙家的新当家当头棒喝，正懵着呢！”他居然在开我的玩笑，不过这是不是在告诉我应该着手为小龙准备好火盆、柚子叶和豆腐了？

“那……宫里又有何消息呢？”我可不信他们会就此安静下来。

“宫里现在都巴望着你这儿的消息呢？”

是哦！

嘿嘿，我是不是急傻了！

我怎么把东厢的那个重量级spy给忘了！

“原来你是为了她才来的啊？”我表情暧昧的开起了玩笑。

“我是为你了！”虽然他极力用调笑的口吻掩饰着自己的心思，但眼睛却是骗不了人的。

“嘿嘿！”我尴尬一笑，却不知该如何接话。我那自以为如火纯青的演技都跑哪儿去了？

接下来的沉默，让我更加不知所措，只能不停的拨弄着手中的杯子。

“你失言了？”他紧紧的盯着我说道。

“我？”我怎么不记得自己晃点过他？

“你清减了，也憔悴了！”他眼中心痛让我的心中泛起一阵涟漪。

是啊！我答应过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可我没料到那颗原本自私透了的心已不再属于自己，只要是小龙一天没被放出来，心便一天得不到安宁。

“唉！”小冉叹息着用手背抚过我的脸庞。我知道此时的我应该将头撇开，可无论是眼神还是思想却都无法从这份温情中抽离。

为什么每次面对你，我都无法让自己逃避？

为什么每次面对你，我都会感到无可救药的心痛？

这痛究竟是我的？还是你的？

小冉……

我到底该怎么待你才好？

“这里是‘莫言’，谁敢硬闯休怪我无礼！”冷好在院外的怒斥将我们惊醒。

“出什么事了？”他立马换上了戒备的表情，适才的一切仿佛都是我的错觉。

我跟在他的身后出了“莫言”。

只见平日冷清的“莫言”门口围满了人，对不起，准确的说是围满了敌人。眼前出现的便是以为婉碧前锋，二姐为中卫，十八妹为后卫的主力阵容，四周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杂碎们也凑热闹的叫嚣着。

“好一对狗男女！”十八妹上前一步，指着我和小冉就骂道。

“来叔，按龙家家规侮辱一家之主该如何处置？”我转向来福缓缓问道。

“禀夫人，罪当掌嘴！”来福不安的回道。

“那你还等什么？”我用慵懒的声音命令道。

“可……”来叔犹豫道。

我上前扬手一甩“啪啪”就是两声，十八的嫩脸上顿时浮现出我的巴掌印。世界立刻便清静了下来，面前的女人们都瞪大眼睛、小嘴微张的看着我。

“你竟……竟敢打我！”十八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就掉了下来。

“为何不敢？”我不屑的看着她。

“你……你……。”话还没说完十八便遮着脸冲开人群，哭着跑走了。

等十八走远了，他们的眼睛才有齐唰唰的回到我这边。我冷冷的扫过这群婆姨，他们刚才不是还挺欢腾吗？咋现在一个个都往人后钻？

这么轻易救干掉了后卫，你们强大的中场和激进的前锋可别让我再失望了哦！

“来叔，我记得家规有一条为：当家之命不可违。是吧？”违者逐出家门！

“来福下……下次不敢了！”来福一下便跪倒在地。

“来叔，您这又是为哪般啊？我这也就问问罢了！”我伸手扶起这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家。

“冷好，你方才在外面喊什么呢？”我装佯问道

“回夫人，是……”

“是我们让冷好代为通报一声！”二姐抢着说道。

“那我怎么依稀听见冷好说什么闯什么的……”

“那是当家的听错了！我们可担不起这闯园子的大罪。”婉碧话中带刺我可以理解，可为何我在她的某种闪过一丝幽怨?

难道是……

我瞥了一眼身旁的小冉，对面马上射来的幽怨变成了两丝，果然是……

“对了！还没问各位姐姐妹妹们来‘莫言’做什么？”

“我们在您屋里发现些有趣的东西，特来请当家的走一趟。”瞧二姐那得意的小样儿，我倒要瞧瞧你这次又是要往我那里栽赃了什么！

第四十五章步步为营（下）

随着众人来到了大厅，老祖宗和公主已经在上座就位。不过她们俩都是一副不明就里的样子，看来这样子是被人拉来当法官的。

众人刚行完礼，公主便开口问道：

“怎么第五少爷也在此作客啊？”想必小冉还在来龙府的途中你便知道了吧！不过公主啊，你那惊讶的嘴脸演的太over了，如果你肯多付些学费，老娘倒可以考虑考虑教你两招。

“臣是前来探望嫂子，不想公主竟也在府上！”小冉是朝臣不知后宫诣旨在情理之中，再者小冉和小龙的兄弟情谊也是众人皆知吧。

“二丫头你今个儿是唱的哪出啊？把大家伙儿都叫到这儿来了。”老祖宗不甘寂寞的将众人的焦点抢到自己身上。

“禀公主，禀老祖宗，刚才我们无意中看见当家屋里的小仆在玩这个？”婉碧说着便从袖中拿出一个娃娃上前交于公主，回身的时候还狠狠的瞪了我一眼。

我没看清那娃娃长什么样儿，但瞟到一旁的小冉一见那娃娃便攥紧了拳头。看来事情似乎大概也许有些不妙！

“嘶！”老祖宗的一声抽气让我的心开始轻轻的擂起鼓来。

“将小孩带上来？”二姐命令道。

虎子? 我心中一惊！

“这可是你屋里的孩子？”二姐厉声问道。

“是！”我乖乖的扮演好被告的角色。

“禀公主，禀老祖宗适才便是这个孩子玩巫毒！”

什么五毒?

是传说中的五毒教吗?

听说那在苗疆，以前一直都想去玩可一直找不到时间。

咦～～～，我刚才是想什么就扯到旅游上了?

“这娃娃你是在哪里发现的？”二姐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干嘛要学孩子奶声奶气的，怪寒掺人的！

“在园子里拣的！”虎子老实巴交的回答道。

“那是哪个园子啊？”二姐的口吻俨然又变成了诱骗小朋友的人口贩子。

“降雪轩！”

虎子说完便被人带了下去，走的时候跟来到时候一样，都是一副傻傻的莫名其妙的表情。

“禀老祖宗，当家的原本是好心要将自己的园子让给公主的随从，可不想从自个儿的物件里掉出来这个！若不是这孩子拣着玩儿，我们这些个大人哪还能瞧得见这个啊！”比巴掌还大的娃娃，你若是看不见，我便不得不尊称你一声：大瞎！

不过我看这玩意儿八成是二姐你处心积虑扔在那儿的吧！

“地上拾的也不能证明就是夫人的啊？”这公主是在为我开脱？

“她园子里拣的不是她的是谁的？”婉碧一边急匆匆的说着一边向公主使眼色。难道这俩铁姐们事先并没有通好气儿？

“此言诧异，难道小姐忘了还有栽赃陷害的可能吗？”小冉忍不住说道。

“雪儿，你有何解释？”老祖宗眼中也满是担忧，这个娃娃究竟是何妨神圣让在场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如此恐惧。

“回老祖宗，不知雪儿可否看看这个巫……巫……巫毒？”是巫毒，说错吧？

老祖宗看了一眼公主，公主点了点头，我便上前从老祖宗的手里接过娃娃。这不就是那个传说中被一休和尚唤作妈妈却又放在树丫间风吹雨淋的布偶吗？唯一不同的是手中的这个娃娃做的比较精巧，它身前细致的缝了个很有个性的类似于图腾的图案，我将之翻过来一看，这才明白为何所有人都如此紧张。因为反面赫然用魏碑写着一些诅咒八公主的话。

我看完之后将诅咒娃娃还于老祖宗手上，退开两步酝酿了一会儿情绪， 然后跪下行大礼，匍匐在地上哭着说道：

“禀公主，臣妇从未见过此等大逆不道的物件！”

我从胳肢窝往上一瞧，小冉正不知所措的看着我，我忙向他眨了眨眼告诉他一切尽在老娘掌握中，小冉看到我的眨眼，愣了一下，不过马上便恢复了常态。

“冤枉啊～～～！”我继续“哭”道：

“夫人请起！”公主竟然上前扶起我，然后对我说道：“本宫也断然不信夫人会做出此等龌龊之事？”

公主今天吃错药了？

照理说这丫头应该忙着落井下石才对，可我怎么看她都像是在急于撇清和这群小丑的主仆关系。

我想我真的不懂她的心！

“谢公主信任！”我低头擦眼泪的功夫，顺便瞄了一下周围那些乌合之众，看他们惊讶的模样，我还以为中国队闯进世界杯十六强了！

“九嫂一直对公主心怀芥蒂，这个不是她做的又会有谁？”婉碧完全不理会二姐对她的提醒，急煎煎的便将这没经过大脑的话给说了出来。

“芥蒂？我与公主今日可是第一次见面，何来的芥蒂？”我哭得梨花带雨的问道。

“这……”

你说啊！

怎么说心里有芥蒂的那个人都该是被小龙无情的抛弃了的八公主吧！

我想你不会忍心，也没有那个胆子说出这个残酷的事实吧！

“我看今日之事就这么算了吧！”公主叹息着说道。

“不能算！”这个婉碧今个儿是跟老娘卯上了。瞧她这冲动劲儿，看来是寻私仇来的。

“公主都说就此作罢，怎容得你如此胡闹？”小冉怒斥的样子好man哦！看来某人的心要在碎碎中求得平安了！

“你……哼！”一层雾水浮上婉碧的眼睛，她咬着嘴唇不再出声。

“唉！第五少爷务须动怒，臣妇知道婉碧是关心公主才要彻查此事。”我擦着眼泪假惺惺的说道。

“小……小人有办法证明夫人的清白！”冷山怎么在这儿？他老人家这是从哪里赶来？

“你是龙九公子的书童吧？”公主朗声问道。

“回……回公主，正是！”喘了这么半天，还没把气给喘平啊！

“你有何方法，速速讲来！”老祖宗催促道。

“是！证据有二！”说着他便从袖间拿出取出一个小绣品，呈于众人之前。

不看还好，一见此物我脸色顿时变得通红。

“证物一便是此绣品。”他边说边向众人展示手中证物。

我感觉自己快晕倒的时候，冷山从容的开口说道：

“这是夫人送给少爷的礼物，也是我认识夫人以来，她唯一的绣品！大家可以分辨夫人的针法和巫毒上的绣得精细的咒符相距甚远，有此可见并非夫人所为！”

他一语作罢，满堂“哗”的就炸开了锅。

“怎么绣成这样啊～”

“此等劣质的针法怎能说是绣品！”

“是啊！”

“就是，这不是在侮辱绣品吗？”

“是啊！我还以为是女人就会绣花呢！”

……

我心里开始盘算着，此刻我到底是该杀了自己，还是宰了他？

谁知我马上便为自己的犹豫不决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

公主脸色有些难看，她“啪啪”的拍了拍桌子，全场便安静了下来。公主又继续问道：“那第二个证据呢？”

我浑身颤抖的看着冷山在袖中摸索了一阵，随后拿出一个纸片直接递给公主，介绍道：“这是我家夫人唯一的毛笔真迹，请公主过目。”

我伸长脖子一看，那张破纸片上居然歪歪斜斜的写着“契约”二字。

糟糕！当初忘记毁尸灭迹了！

我来古代唯一一次用毛笔就是起草“夫妻契约，不想这混小子竟然还留着俺的真迹！我真该在刚才就让他永远的闭嘴！

呜呜呜！

冷小子，你算是什么仇都报了啊！

“你说谎！”婉碧重出江湖，兴冲冲的叫嚣道：“全府上下所有人都知道她识文断字，而且这布偶身后的碑体不正是她独有的字体吗？”

“这……碑体的确是臣妇独有的字体，”我刚说完前半句便有人开始得意洋洋，于是我又补充道：“而这两个巨大而丑陋的毛笔字也出自臣妇之手。”

“本宫被你弄糊涂了，快细细说来！”

“回公主，臣妇儿时家境贫寒无钱买笔墨，只能陶窑废弃不用的石墨练习书法；因此臣妇并不会用毛笔书写，无论是写信还是做账都用的是自制的铅笔。”说着我便拿出一根随身携带的“江式铅笔”向大家进行推广展示。

“当真如此？”公主研究着手里的铅笔，疑惑的问道。

“启禀公主，小人可以作证！夫人平日均用此笔书写、做账！”来福平日都不沾事儿，今儿怎么把麻烦都往自个儿身上揽了！

“小人可以作证！”满大厅的仆人纷纷跪下来向公主说道。

那一瞬，我只觉得鼻子酸酸的！这些人的地位在这里算是垫底，但却比在场许多位高权重的人都要来得可爱！

“这是……”公主不解的看着跪了一地的下人们。

“公主有所不知，这雪丫头平日没事就教这些个下人读书写字，我估摸着这些下人是想说他们也没见过雪丫头用毛笔吧!”老祖宗笑眯眯的说道。

“今日之事我也不再追究，你们都平身吧！”公主说完就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离开了。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她是不平了！

冷山在扯我脸的时候，也伤及了她的面子！

此刻的她定然是忿忿不平，也许她能说服自己小龙是因为政治原因才放弃她的；可当她看见龙家上至老祖宗下至仆人全都护着老娘这个出生卑微、不会绣花、不懂书法的乡下妹子时候，她的自尊定然是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打击。

当然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当真如此，不过这么想着倒是让老娘心里很爽！

公主走后，那些始作俑者都被老祖宗留下来训话；而我则带着我胜利的队伍回到“莫言”进行战斗总结！

“冷山！”我皮笑肉不笑的叫着这个大宝贝的名字。

“少奶奶求求您看在我救了您的份上，帮帮我吧！”冷山突然跪了下来，哭丧着脸说道。

“啊？”我还没有大刑伺候，他怎么就告饶起来。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看见第五少爷、您和我哥随众人去了聚合堂，我便感觉事情不对劲，于是便跟过去一瞧。听见他们在堂上的话，便想到那两点妙计，您先别忙着夸奖我聪明，你先听听我的难处！”听他这样说，我硬是一口气没喘过来。他也不理会我的感受和反应只是一味的沉静在自己的悲伤之中：“于是我……我擅闯莫言拿了少爷珍藏的契……，夫人的笔迹，和绣品！当时情势危机我才与鬼影交手，求您帮我跟少爷说说清楚吧！还有就是我情急之下才扯烂那副字，夫人您一定要替我解释，否则……否则……”

妙计？谢你？

哼哼！听得我直翻白眼！

还好这臭小子没把“契约”的事情供出来，否则我又要费脑子编故事。

不过那个“鬼影”是……

“是负责莫言安全的人！”小冉解释道。

“原来如此！”

难怪莫言门庭大开都无人敢进！不过为何我第一次进来都没人阻止呢？难道是小龙一早便吩咐了？

不过，就此看来这里果然是个藏钱的好地方！

“私闯莫言会有什么后果？”我故作可爱的表情看着悚悚发抖的冷山。

“轻者逐出家门，重者赐毒！”冷好说的这么平静，看来是吃定我不会把冷山如何了！

哼，老……老娘不能赶他不能杀他，那吓吓他总可以了吧！

“没有什么光着脚在烧红的木炭上行走啊、什么用手在热油里面捞铜板，将铁面具烧红了往人脸上放，或者将人扔进毒蛇坑的刑罚吗？”我的好奇让冷山的脸色变得惨白！

“没有！”小冉看忍不住笑了出来。

“那就算了，下不为例哦！”我拍着冷山的头说道。

可怜的冷山一下子瘫软在地上。

“小冉你觉不觉得公主刚才似乎并不想将事情闹开？”我向我的军师道出了自己的困惑。

“嘿嘿，你想想公主为何来龙府？”他居然卖关子。

当然不是真的要来看十四，“她被派来监视我的？”这是我一直的猜测。

“聪明人一看便知那些小伎俩根本就扳不到雪儿你！”哼，不知道谁刚才还吓得要命！小冉并不理会我的嘲笑，继续分析着：“再说了，一开始便撕破脸对谁也没好处！因此公主明白要想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唯一的途径便是明里与你好好相处，暗中再寻机会!”

“哈哈哈，二姐们的这回可是马屁拍到大腿上了！”

“夫人、夫人……，出事了！出大事了！”来叔的声音像魔咒一样想起

啊～～～～～～～～

救命啊～～～～～

这才轻闲几秒钟，又来了！

还让不让人活命啊！！！

我无奈的和小冉一对视，第n次走出房门。

“出什么事了？”看来叔气喘吁吁的样子，似乎是从远处一路跑来的。

“十……十四小姐用刀划伤……伤了公主的脸！”

“什么？”我惊呼道。

“你不是说公主答应你过几日才去的吗？”小冉所问也刚好是我所想。

“公主说她突然想去了，我本要过来通知您，可侍卫拦着不让我离开。”来福心急如焚的解释道。

那冷好布置在十四园子附近的人为何没有前来通知？我回头看来一眼冷好，他会意后便悄悄离开，我和小冉则随来叔去到东厢。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们到达东厢的时候，三姑六婆们已经候在了门口，这些人有的是来看热闹，有的担忧自身小命，也有的是来幸灾乐祸的，见我到了便自觉闪出一条道儿。

一个侍卫将我和小冉拦住。

“第五冉和护国夫人请求觐见！”小冉说此话的腔调和气势与平日我所认识的小冉有着天壤之别。

“太医正在诊治,谁也不能进去!”侍卫拔刀相向。,

看来公主为十四带来的医生派上用场了，否则我又会平白无故多条“耽误公主诊治”的罪名！

我悄悄拉了拉小冉的衣袖，低声建议道：“先去十四那儿看看，一会再来！”

“也好!”小冉低声应着。

“哟～，当家的，您这就想走了？”二姐无不挑衅的说道。

“是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您就丢在这儿不管了？”一个不知名的女人也站出来喝道。

“你……”冷山正要破口而出，我忙将他一拦，然后环视众人不紧不慢的说道：

“如果公主真的出了什么事，你们以为自己就逃脱得了吗？”她们脸色一沉，我又继续说道：“就算我这个一家之主肯将罪名全部顶下来，只恐怕皇太后她老人家也不会愿意吧！”

一个个狐假虎威，可偏偏这些自以为是的狐狸谁也没看明白老虎的心思，天真的以为只要帮老虎吃掉我她们便会得到褒奖，却没想到她们也住在龙家，而龙家倒了她们也不会有命活！

“那……那你说该怎么办？”二姐惶恐不安的问着我。

“回屋祈祷我们能渡过此劫，否则我们真要成为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好姐妹了！”为什么我粲然一笑反惹得二姐打了一个寒战?

“走吧！”说着我便丢下这群目瞪口呆的女人去向十四的院子。

死，我想我是怕的，而且比他们任何人都要怕！

虽然我面色平静甚至嘴角含笑，可我心里却是惴惴不安、难以平静，因为我知道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我一进园子，便看见早已候在这里的冷好。

“怎么回事？”

“适才我过来的时候发现园子周围布的六个人都被点了穴。”冷好的脸色很难看。

“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小冉沉思着说道。

“夫人，事情是……”红姬急着要解释，却被我打断：

“我去看看十四！”

我想先看看那个孩子怎么了！

有什么结儿，我们待会儿一个个的来解！

我掀起帘子一看，屋内一片狼藉，十四被人五花大绑的放在角落里。娟儿一见我进来便扑倒在我脚边哭天抹泪道：

“夫人，夫人都是我不好，不关小姐的事。求求您救救小姐吧！”

这哭哭啼啼的女人引不出我半点同情，而她擦在我裤腿上的那些污秽则让我厌恶不已。我只是直直的看着十四的方向对红姬命令道：

“松绑！”

“侍卫说不能……”红姬为难的说道。

“还让我说第二遍？”我冷冷的口气竟与小龙有七、八分相似！

“是！夫人！”见我如此坚决，红姬便走过去为十四松绑。

“带她下去。”为什么每次见到脚边这个女人总会让我感到不安？

待到红姬将娟儿拉扯走，我才走近十四。这可怜的孩子手里紧紧的攥着一个绣绷，不知失措的看着我，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莹莹泪珠。

“我……我只是……想……想用剪子绞这绣线，我……我没……没想要刺人，呜呜呜，嫂子我真的没注意到有人进屋。”她一边抽泣一边说着：“娟儿突然过来抢我手里的剪子，我一时未曾反应才将死死将剪子捏在手里，不想她却一松劲儿，我……我就……。”

“娟儿？”又是她！

“嫂子都是我的错！不关娟儿的事，她定是以为我要轻生才会如此！我……我是个扫把星……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害了整个龙家！”说着她扑到我怀里痛哭流涕。

“没事的！天塌下来有嫂子顶着呢？”我真的可以顶得住吗？

“可是伤了公主，是……是满门问斩的大罪啊！”十四满心疑惑的说道。

“你放心，总会有办法解决的！”我心里盘算着先要将十四救出去才行，否则无论事情如何解决她都免不了遭受牢狱之灾，而就她目前的状况而言，实在是不能再遭受任何打击了。

“给嫂子看看你绣的是什么？”见她开始沉思，我忙转移起她的注意力。

她颤颤巍巍的将怀中的绣品给我看，原来是一对神仙鱼。

“绣给他的？”

“恩，是个荷包！红的这只是我，蓝色是他！”她一边说一边用衣袖将泪水抹去，生怕污了手中的物件儿。

“上次我提出的安排你想的如何了？”看来一切都要提前进行了。

“现在仍然可以？”她小心翼翼的问道

“正是时机！”

“可……可他还没……”这古代也真是！一没火车二没飞机，事情都发生这么些天了，那个姓吴的小子还不知在那个地界儿奔波呢！

现在是时间不等人，于是我想了想建议道：

“要不我们仍按计划行事，既能保你安全又可试他的真心。你觉得如何？”

“唉！就按嫂子说的办吧！”似乎眼前也仅此一条小道可供逃命了！

“那好，今日你就装疯扮傻，有人带你走你就拿刀刺他们。明晚，最迟后日我便开始计划！”刺了公主已经是死罪，多刺几次也不会多死几次吧！

“恩！”她用心记着我的话。

“对了！你上次告诉我，你是何时被抓？”临走的时候我随口问道。

“晌午时分！”她的回答与上次并无二致。

“没事了！你平稳一下心情。我这便去安排一切！”

“拜托嫂子了！”

一到偏厅便看见地上跪了一排人。

“这都是怎么了？”我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小冉。

“夫人……”红姬、春眉、冷好抢着喊道。

“一个个来！红姬先说。”我太阳穴胀得厉害。

“夫人，适才我正端小姐的燕窝从厨房出来，便看见一大群侍卫站在了园子里。”

“没有通报？”公主到来不是先得大声嚷嚷几声才对吗?

“没有通报，连脚步声也都没有！来叔站在一旁给我使着眼色，我便知事有蹊跷，想要进屋却被侍卫拦住，说是公主要来探望十四小姐，他们要查看这里是否安全，但……说来奇怪……”这儿就我们几个人，她东支西吾又为那般。

“说！”一会儿我得好好降降火才是。

“一般来说，例行检查无非是查刺客和机关；可他们却只是不停的查翻那些刚从夫人房中拿来的物件儿，好像是在找东西！”红姬刚一说完，小冉手里的杯子一抖，茶撒了他一身。

“怎么了？”我关心的问道。

“没事！”他每次说谎眼睑便会轻微的抖动。

“你继续说。”先弄清眼前的事儿，等会再问小冉也不迟

“是！我便想着要来夫人这里通报，可还没挪两步就被侍卫给拦住。就这样僵持了约有一柱香的时间，公主驾到。可她刚进屋便是一声惨叫，之后公主捂着左脸被侍卫们簇拥着离开了。夫人，是我的错，是我没守好小姐，有负您的所托，请您罚我吧！”红姬整个身子伏在地上。

“你是为红姬求情的？”虽然冷好一直低头不语，但看着红姬请罪，他便忧形于色。

“不！ 我是请罪的！是在下部署不利，才让他们拣了空子！请夫人责罚！”说完他也匍匐在地。

公主的人今天才到，便知道我们部署在周围的人的具体位置，可见他们窥探此处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一切都是早有预谋，防不胜防啊！”我上前将他两人扶起，继续说道：“既然事情已然发生，现在追究责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倒不如

大家尽力将这个坑儿给填上。”

“雪儿说的极是！”小冉也赞成

“是！夫人！”他俩也朗声回道。

“红姬，娟儿现在在何处？”首先便是将眼前的祸害清除！

“回夫人，她现下关于西边小屋之内！”红姬果然知我心意。

“恩，小姐说她是晌午被掳走的，可娟儿在门口遇到你们却是下午，而她又说自己是一路跑回来的……”这其中的蹊跷不用我再此言明吧！

“是，我这就去查她中间这段时间去过哪里！”冷好马上便知道我的用意。

“恩。还有前段时日谁和她有过接触！”虽然我猜得到是谁，但仍需要论据来证明！

“红姬，我已与小姐说好，计划明日实行！你去准备准备！”的确是仓猝了一些，毕竟事出突然了；不过幸亏好我们一早便有准备，应该筹备得齐！

“是！夫人！”说着红姬便领命出去了。

“冷山，将园子外的人全部撤掉！”既然布置了也被你们当作摆设，干脆就让本美女献丑为你们唱一出“空城计”，让各位侍卫高手也尝尝心生忌惮的滋味。

“撤掉？”他为什么就不能学学他哥哥少反问，多遵命呢？

“是！”我不愿多做解释。

“遵命！”还好冷山并没有纠缠不清。

“行了，你们都退下吧！”我对他们兄弟说道。

“夫人！”等他们都走后春眉愁眉泪眼的看着我。

“我知道虎子是被利用的！你放心！”我安慰她道。

“夫人待我们如此，我半点忙都没帮上不说，还差点害的夫人你……”

“你可真是想帮我?”我可以信任她吗?

“为报夫人恩情，春眉愿肝脑涂地。”她眼中的坚决让我心头一动。

“那好，我今天便会辞退你！”眼前这个女人能将她生死攸关的秘密告知于我，便是向我出示着她的忠诚，那么我便赌上一把！

“夫人，你这是……”她惊惶失措的看着我。

“你现在什么也别问，静静的听我说。一会儿你就哭哭啼啼的带着虎子离开龙府，你们先在禩城城郊住到月末，然后再起身去轶城等我消息。我会给你一大笔钱，不过你得答应我这半年不可以动用这里面的一分半子！”他们这么一出门定会有人盯梢，可谁又会花上半年的功夫去看着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下人呢?

“春眉发誓，一定按照夫人交代的去做，否则便和虎子不得好死！”看来她是真的下决心帮我了。

“不用发这么毒的誓言，我不信你也不会将此重任托付于你！”此时，她眼中的感激倒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我瞥开眼继续交待道：“你在龙府做了这么久月银应该足够你在轶城的生计，你一定要记得这半年京中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必理会，只要过好日子便行，等一切平静之后我自然会联络你。但如果到年底我还没去找你，你就在明年的大年初一去轶城城郊的破庙来和我汇合。若是……若是我并未出现，那么你便带着那笔钱去别处讨生活吧。”

“别处？具体是哪里？那您以后怎么找我们？”她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呵呵，如果大年初一我没出现，那么就是我死了，你也不用等我的任何消息了！”为什么非要让我说出来。

“夫人，你这么聪明善良，老天一定会保佑你的！”她一时间涕泪交集，我心头也为之一酸。

“不要这这那那，你只用说是否明白？”

“我－明－白－了！”她一个字一个字说得铿锵有力，仿佛是要让我放心。

“那就好！”希望这条后路派不上用场！

半个时辰后，春眉泪眼婆娑的拖着虎子离开了龙府。来叔说她走之前，还面对门楣硬梆梆的磕了三个响头才拉着虎子离开。说完来叔便叹息着离开，我直直的看着前方。眼中已是一片氤氲，小冉走过来缓缓的搂了搂我的肩膀说道：

“他们会平平安安！”

“恩！”我心中也是如此祈祷的。

估摸着太医也该看完病了，小冉便陪我去到东厢。

看着身旁这个温文尔雅的男人，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有他陪在我身边我便倍感踏实。他从不对我的计划或者意见指手画脚，只是在一旁默默的听着，小心的配合着；似有再大的风浪他都会毅然陪我走过。那么我如此依赖他，算不算是一种利用呢?

他突然转过头来对上我的眼睛，我脸上一烧忙转移话题：

“你觉得‘莫言’安全吗？”希望他没看出我在想些什么。

“是！”对于小冉的话我总是坚信不移。

“那就好！”毕竟我还有一半的身家藏在这里呢！

“上次带给你的玉佩你放那儿了？”他怎么突然提起这个?

“一直都带在身上！”定情之物是应该随身带着吧！

“恩，也好！”他想了想回道，然后他沉默了片刻好似在酝酿着什么，又停下来看着我说道：

“我不会让你死！”他是在介意我刚才对春眉交代的话吗?

享受他的深情会让我觉得自己卑鄙无耻，可每每面对他坦诚的感情我却又总是无处遁逃。

“放心，我会努力让自己活着！”我压抑着内心的涌动报以浅笑。

“大夫出来了！”我顺着小冉眼神的方向看去，两个大夫从东厢走出。

我忙迎上去问道：

“公主的伤势如何？”

“回护国夫人，公主虽然伤势治愈并不难，难的是……”太医甲忧心忡忡的说道。

“难的是会留疤痕！”太医乙补充道。

“是啊！除非‘圣手’玄参在世，‘神医’史岩青当前，否则我们真是……束手无策啊！”太医甲这么说分明是在推脱责任嘛！

玄参是哪位啊？不过后面那个史什么青的我倒是听起来耳熟。

“可在下听说，‘神医’史岩青已消失多年了！”小冉也听过他？

“是啊！老夫也从未见过此人啊!”太医乙扼腕叹息的样子像极了我家老大夫。

对了！好似我们家老大夫提过那个史什么青的，还说什么“行医不识史什么青，悬壶一生也不济”！

神医？半仙？

神医！！

那天主持老秃驴不是跟我提起过一个神医吗？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不过出家人不打诳语，而且还是个主持级的出家人说的话。

我全当信他一次，死脸全当活脸医治，反正不治与治不好都是一死，宁可认得庸医，也不可放过一个机遇！

第四十六章 两眼汪汪

我让小冉去写一份加急奏折承给皇上，务必得赶在被人夸大其词之前让皇上明白事情的真相。虽说皇上以身体报恙不见朝臣，可奏折总是要批的吧！而我自己则去空鸣寺去探一探神医的虚实。

“阿弥陀佛！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主持，这大半个时辰都只说这一句不累吗？”

“阿弥陀佛，贫僧不累，谢施主关心！”终于换了一句，虽然仍旧让人吐血不止。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屠，您只需告诉我那个神医在哪里就行了，我自己去找。”我都说得口干舌燥了，他咋还是这样ni?

“阿弥陀佛！”他又闭上了眼睛，虽然他闭与不闭都一样看不到眼睛。

看来只能用我集三十六计之精华，总结第七计和第三十四计得失而提取的更为经济市惠加有效的绝招——无病呻吟！

“也罢！既然主持如此执着，那我就告辞了。”我装作无奈的说道：“唉！这里是下个月和下下个月的香油钱请主持大师收妥当了！”我拿出一沓银票递给不知睁没睁眼睛的主持大师。

“龙府一向都是每月月头来添香油钱，施主何故要提前数月……”他说着便低头看手里的银票，然后诧异的对我说道：“怎么还多了一百两？”

“那多的就当是我给您的超度费用吧！”我黯然的说道。

“老衲未曾听说施主家有人亡故啊？”老和尚似乎上钩了！

“马上就有了！”见他一副疑惑不解的小样，我满面悲怆的解释着：“不瞒您说，此次前来是为宫中之人寻求神医。若是寻不着，那么最迟下个月我龙府上上下下外加鸡鸭兔马三百来口便全要死光光，故此才提前付予超度费用。除开下个月和下下个月的香油钱，我手里就只剩这么一百两了，希望主持看在我们熟识的份上给打个八折。”

“这……”老和尚一脸骇然。

“生死有命，我是看开了，老祖宗是念佛之人必然对死也有着不同一般的超然。只不过家中其他的老少妇孺不一定看的明白，我怕他们死后怨气难散，夜夜闲着没事就在城里、寺庙周围到处乱逛，或者还有调皮的人，对不起，我是说调皮的鬼会趁着夜黑风高披头散发的到处爬啊爬的吓唬人，要不就是扯着他们泣唳的嗓子鬼哭狼嚎……因此才想到要准备一场法事，让他们都能走得安静些。”这可是七八月的天气，老和尚总不能说他这苍白的脸是防冷涂了几层蜡吧！

“唉！若不是老衲答应过神医要守口如瓶，老衲就……”见他仍犹豫不绝，我便再接再厉道：

“谢谢大师同情，可我又怎么能强人所难呢！”我一脸表示万分理解的表情，继续说道：“不知道那么多的冤魂是否可以一次性超度，倘若漏掉一两个化身为孤魂野鬼那可就更不好办了，就算他们不会害人，吓着花花草草也是不好的！您看那一百两够吗？不够我再回家拿些来？”

“阿弥陀佛！”老和尚唱完这句翻着白眼走出了禅房大门。

他的确是守口如瓶，不过这手嘛可就……

我往桌上一看，他刚刚沾着茶水写的是：后院西厢！这老和尚可比我还会自欺欺人，小美女子我真是甘拜下风！擦去桌上的字迹我，一路奔向西厢，心里还不停的祈祷着：如果他是蒙古大夫就让他一辈子没有性福！阿门！不对，应该是阿弥陀佛才是！

“ouch！”

“shit！”

我瞪大眼看着同样被撞倒在地的……小厮？不，应该说是女小厮？不，应该说是女扮男装的小厮才对！虽然然她胸前那片温柔的面积的确是小了点儿，但灵敏如我在与她相撞的那0.001秒还是感觉到了她的性征。不过让我惊奇的绝不是她的性别，而是那句破口而出的“ouch”，是我幻听，还是……

她也同样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我！

“你……”我们异口同声的想要确认对方适才的反应。

“铁，出什么事了？”这个身材高大的蓝衣男子是听见叫声才疾步走出的吗？

“没事！”说着这个叫做铁的女孩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屁屁上的灰。当她伸出那宛如凝脂的皓白小手拉我起来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因为这里不只男女授受不清，就连女子之间也极少有主动的身体接触，于是我心里便有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希冀……

正在我看着这位姑娘发呆的时候，蓝衣男子突然冲出来将我的视线挡住，然后面无表情的问道：

“你是何人？为何擅闯西厢！”

“小青！人家是个大姑娘，你不要那么凶好不好？”轶从大个子的身后伸出头来教训道。

“噗哧”一声我笑了出来。

小青？这个高大的男人虽说不上威猛但也算得上挺拔，居然叫这名字！如果不是刚才撞知轶的性别，现下我肯定已经开始幻想他们会不会是弱攻强受！

“姑娘，你是不是迷路了？我带你到前面去好吗？”这里的人看到我的发髻、扮相都知道我是夫人，可这个轶却称呼我为姑娘，真是白得跟我刚来时一个样儿！

“我是来寻人的！”虽然我心中的疑问蠢蠢欲动，可却不敢贸然提出，因为怕别人以为自己是在“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里工作。

“此处并无夫人所寻之人，你走吧！”小青同学似乎对我非常不友好。

“我尚未提及所找之人，公子便可判定此人不在此处！公子可真是神人啊！”这也许就是我要找的人。

“哼！”青同学甩手便要拉着轶回屋。

“你告诉我你要找谁？说不定我认识哦！”轶从小青的怀里挣扎出来转身对我说道。

“神医！”我也只知道这个恶俗响亮的称号而已。

“神医？貌似江湖骗子一类的人！神医我不认得，不过我家这个就是医生，神不神就不知道了，反正还没治死过人？”

貌似？她刚刚说的是貌似吗？

“轶！”青同学虽然表面嗔怒可语气上全无威力，反倒透出些许无奈。

“怎么了？跟女人说话也不可以啊！”轶向身后这个高她一个半头的男人吼了起来，我怀疑她就是柳月虹失散多年的妹妹——柳下彩！

“不行！”青同学言简意赅的说道。

“好……好……，有你的，一出来翅膀就硬了！有本事今天一天都不要跟老娘讲话！”说着轶就怒气腾腾的跑进房间，然后“砰”的一声巨响将门摔上。

“你走吧！”青同学轻叹着对我说道，然后便要转身进屋。

“你都不愿听听是谁病了吗？”我对着他的背影喊道。

“谁病了我都不会去！”这么臭屁？看来他兜里不是空空如也就是藏着两把刷子。

“为什么？”既然来了，我不可能就此放弃。

“我从不为官家看病！”他从我的穿着看出来的吗？

“可我全家一百多口，都靠这位官家了！”她伤好不了，我们全要陪葬！

“我更不为宫中之人看病！”他冷冷的说道。

“我看是你的医术不够吧！”眼瞅着他就要进门，我忙挑衅道。

“也许！”可他似乎并不吃这套，进入铁隔壁的那间房将门关上。

眼前这个性十足的年青医生可以救我一家大小的性命吗？就算他有这个能力，我又如何能让他欣然接受这个生死攸关的挑战呢？

一时间，我站在天井里不知该走该留！

回去，无半分希望；留下，倒可以赌一把！

想着我便在天井中央跪下，电视剧里的古人都是这么做的，虽然方法蠢了点儿也累了点儿，但据说这样才能表达自己的诚意和决心。如果没有效果，我就回去pia死那些写戏的人！

……

这她奶奶的到底过了多久了？

我怎么觉着都快一个世纪了，为什么这么半天连一个经过的路人都没有，人都死到哪里去了？电视里都是跪着跪着就有路人围观，然后大家一起帮忙求情啊！呜呜呜，又受骗啦啦啦～～～

怎么这罚跪的感觉与刚跑完800米那么像啊！嘴里全是干沫、渴得只想呕吐，膝盖也麻麻痒痒像有无数蚂蚁在叮咬。如果现在哪个好心的人能给我个厚垫子和一杯水我就谢天谢地了！

刚想完，居然就灵验了，只不过……

我对天狂呼：老娘只要一杯水，你要不要把我浑身都淋湿这么夸张啊～！可他并不理会，只是一个劲儿的猛下，我想站起来坐到一边，可只要一挪动膝盖便痛入骨髓。唉！真是人倒霉，要口水都会惨被雨淋！

拉倒！反正也淋了个透湿，最糟也不过如此了！我放松的跪坐在雨中，轻轻的哼着：

“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

哗啦啦啦啦啦云再哭泣

哗啦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出自：陶喆《找自己》）

唱着唱着雨的确是小了一点儿了，可我的声音却是越来越大，唱来唱去就这三句后面的俺词儿全都不记得了。正在犹豫着要不要继续的时候，前方的门突然开了，轶一脸震惊的看着我。

我怎么了？我停下我美妙的歌声，也看着她！雨还没停呢，她怎么不打伞就走过来了！她又没有做错事情干嘛面对着我跪下？

“你刚才唱的谁的歌？”她声音略带颤抖的问答道。

“陶喆！我家乡的一个……”

“David！”就在我想着怎么编故事的时候，她直接说出了陶喆的英文名字，我目瞪口呆的看着她一时之间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直觉得双唇如石榴姐尿急时一般抖动不止。

“啊～～！终于找到组织了！”她猛的一下扑到了我身上，我与她紧紧的抱在雨中……有种找到亲人的感觉！

“你在干什么？”小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然后是一阵急匆匆的脚步上，紧接着我身上又一轻，只见轶被小冉推着平飞出去，“吱呀”一声前面的门开了，青同学光速一般冲了出来，赶在轶的翘翘美臀将要亲吻地面积水的那一刹那接住了她。

“你没事吧？”青同学和小冉同时问着怀里的人。

“恩！”我向小冉回答道。

不知轶有没有受伤？刚想看看她那边的动静，便听见青同学抱起轶往屋里走，当然还不忘朝我们低吼道：

“滚！”虽然就一个字，但我却仍可以感觉到他声音里的杀气。

小冉的神情为何由愤怒变成了鄙视？他究竟在怒什么又在不屑些什么？

“Ouch～！”小冉扶我站起来的时候，我感到膝盖像要裂开一样。

“怎么了？”小冉眉头都可以紧出水来了。

“可能跪久了膝盖好痛！你……你在干嘛？”我正说着双脚竟离开了地，是小冉将我抱了起来，他这是怎么了，咋都不事先打声招呼？看来他今天的火气可不小啊？

“你放我下来！我要去看看她！”轶一边大叫一边向我的方向伸出手。

“带我过去！”我一边向小冉请求一边也伸出了手。

我突然觉得这情景咋那么像《新白娘子传奇》许仙被法海关起来那一集ni，也就是“水漫金山”的前一集啦！而且我们这里有个小青，我正好穿白色，轶也跟叶童一样穿的是男装……

男装！我一怔，原来小冉是在为我和轶拥抱这件事情生气啊！但是他鄙视男同志是不对的，尽管对面那一对并不是真的！

“小冉，其实……”

“什么也别说，我们回家！”小冉显然不愿听我解释。

我正要继续解释的时候，轶在那边大叫起来：

“你再不放我下来，我可就翻脸了！”

青同学显然不是轶的对手，乖乖的将轶放了下来。轶脚一着地就冲过来拉我的手，小冉身子往旁边一侧，让她抓了个空。

“喂，那个谁！我要帮她看看伤哪儿了！”

“小冉，她是女人！”我终于吼出了这个完整的句子！

小冉怔了一怔，然后用难以置信的眼光打量着轶。

“小妞，原来你bf是在介意这个啊！”轶恍然大悟的样子有那么一点点欠揍。

“其实他不是……”我正准备为我和小冉的关系做出一番解释，不想小冉却打断了我的话，呆呆的问着轶：

“你真是女人？”

“帅哥，你要不要……”轶妩媚的看着小冉一副欲说还休的小样儿。

“你想不想……”我也跟着调戏道。

“轶……”

“你们……”

这两个大男人同时发出声音。一个眼睁得如铜铃大小，一个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我是说你要不要问问我家那位？”说着轶便往身后那个惊愕的男人一指，然后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说道：“唉！真不知道你们这些男人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些什么！”

“就是！哼！”我很配合的歪着头耸了耸肩膀，最后还白了小冉一样。

小冉的表情瞬息万变，复杂到我都无法形容，反正最后一个表情就是他蹲在墙角画圈圈，背后轰然落下六个大字：你们都是坏人！

与之相反，青同学显然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只是习以为常的轻叹了一口气，然后无比同情的对仍在画圈圈的小冉说道：“进屋吧！”

“哼，我家石头就是没情趣，还是你的好玩！”说完她便像是欣赏食物一样看着小冉，小冉打了一个寒战，然后便头也不敢抬匆匆抱着我进了屋。

在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轶身上那浓烈的同胞气味让我感触万分，回归狼群的感觉真她奶奶的好！

哇呜～～～～～～～～～～

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

“夫人所患为痹症，所谓痹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由此可见夫人属痛痹。”青同学果然有学问，这文言文听得我茅塞顿堵！

“你男人在讲虾米啊？”我一边赞许的像青大夫点了点头，一边低声问着一旁的轶。

“石头你能不能说白一点啊！听得我一头雾水！”轶倒是直接。

“由夫人所说之骨痛较剧，痛有定处，得热痛减，遇寒痛增，痛时膝盖不可屈伸，此等症状称之为痛痹；且夫人脉象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博，即疼痛如掣，得此病者多为年长，可见夫人平日太不注意调理身体导致气血不足才落得此症。”

我终于听懂最后一句了，忙颤颤巍巍问道：“那还有救吗？”

“对于夫人的年纪与症状而言，此乃折磨人的病症并不会要人性命！一会儿，我为夫人人列几个食补的方子！”为何他说到最后面露难色？

“食补就可以了吗？”我兴奋的问道。

“凡是药皆有三分毒性，夫人此刻的身子不宜用药。”青大夫一边列着食物单子一边解释道。

“我家石头虽然看起来不太开窍，但其实医术是很高明的！”为什么轶的热心让我如此心寒呢？她拍着我的肩膀继续说道：“每次看诊收费十两，看在我们是老乡的份上打个八点五折，看满十次送一次！怎么样，我对你好吧！你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跳搂价？”我看她这表情怎么好像是在照镜子？

“是让我跳搂的价钱吧！我在自己的药堂看病也就只几十文钱，你居然开口十两那么多，还老乡呢！哼！”

“此言诧异，我家石头可是神医，你不就是来找神医的吗？”

“是谁刚才还说神医貌似江湖骗子的？”我得意洋洋的翻着旧账。

“谁？谁？”我满头黑线加汗珠的看着眼前这个装作四处张望的女人，心里飞过一群乌鸦。

“哈哈哈，果然是老乡，跟你一样贪财！”

内讧的结果就是“仇者快”！这个小冉，我不就是在你那里白吃了几顿，好啦好啦，十几顿嘛；瞧我败下阵来，你至于高兴成那样吗？

“你bf倒是很可爱啊！”这女人气死人的功夫看来只比我差那么一点点。

“他的确是boy，也是我的friend，但却不是我的bf！”终于解释清楚了。

“哈哈哈哈，亲爱的，三角形可是最稳定的图形哦！A－ZA，A－ZA fighting!”这个疯女人果然狼！

“敢问夫人想要在下去医治的是……”请大夫终于趁着他女人喘息的机会插上话了。

“当朝八公主！”我以为这么臭屁的一说，这个青大夫定会脸色一沉或者惊慌失措，不想他却只是淡淡然的听着。

“行啊！姐们儿，你混得不错啊！”我在轶的眼睛里看到的不是我的影子，而是一张张正在被翻数的银票。

“因何而伤，伤及何处，伤有多深？”看来青同学是打算接这个麻烦了。

“是因……”

“雪儿……”小冉制止我说出原因。

气氛一下子僵住了，四个人面面相觑，正在我尴尬不已，不知该不该继续的时候，轶笑着开口问道：

“你叫雪儿啊？好言情的名字！”

“雪儿是来了以后取的，我叫江莱！长江的江，莱茵河的莱。”

“神犬莱西的莱？哈哈哈”她哪知耳朵听见我这么说了！

“你呢？”

“单人可，车旁失！何轶，就是美女我啦！”

“失敬失敬～！”

“客气客气！”

小冉和青同学被我俩这么一搅和，似有有些找不着主题了；不过气氛总算是缓和了一些。何轶一改适才的小白扮相，对着小冉说道：

“这位公子，我家石头并非要探人隐私；一个明智的大夫并不是单看症状便开药了事，而是要针对其伤病成因、症状以及病人情绪等综合性因素制定治疗方案，确定其可行性之后方能断症下药。”何轶微微扯起嘴角换掉适才严肃的神情，接着对小冉说道：“如果能帮上阿莱的忙固然最好，倘若事与愿违，我何轶也不会做出半分对不起阿莱的事！虽然今天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可毕竟……她是我唯一的老乡！”

唯一的老乡！

别人也许并不清楚这句话的分量，可我却不能不明白。佛曰：前世千百次的擦肩才换得今生的一次回眸。茫茫人海，不知有几人可以穿越，而我又何其幸运的“撞”上了一个，还是一个具备狼性的同胞。

“小样儿，感动了吧？”刚夸她理智，她偏偏又换上了这副不正经的表情。

我白了她一眼，转向青大夫继续很久以前被岔开的话题：“大夫可听说过龙家？”

“龙非云是你什么人？”青大夫眉间微蹙。

“男人！”何轶的猜测还真是让人无法反驳，我只能很郁闷的点了点头。

“那这位定是第五公子！”青大夫真是跟他老婆一样会猜。

“不才正是第五冉！”小冉抱拳回应道。

我看小冉并未再次阻止我说什么，便开始用很俗气的方法娓娓道来：“唉！事情是这样的……”我从十四被小日本那个那个开始讲起，一直到公主被十四用利器划伤，甚至讲出了我对十四的安排。

“靠，他妈的小日本！”

“轶，你又说粗话了！”青大夫每次对何轶说话的气势都会减半，看得出他是真心宠着腻着眼前这个泼辣可人的女狼；回想起来小龙对我也是如此，我不禁一阵心酸。

“不要难过！他会出来的！”轶温柔的低声对我说道，看来她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粗线条；不过顷刻她便又换上了那副不更事的面孔急

煎煎的面对大家宣布道：“这个忙老……姐我帮定了！走，青我们这就挪窝！”说着就站了起来准备闪人。

我试探性的看了看一旁的青大夫，他对于铁的冲动并未反驳。我犹豫了一下说道：

“你们可要想清楚，这件事儿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指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

“听起来你似乎要说‘江湖险恶’！哈哈，太棒了，你知道吗？老……我来这儿第一件事情就是寻找传说中的江湖，可没想到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妥当当的石头，结果混了两年屁大的风浪都没见过！真是失败啊！”

“Are you sure?”我知道她那么喳喳呼呼是想让我放心，但我仍要确定她是否有信心把握即将面对的一切。

铁显然明白我的意思，沉淀了一下方才夸张的表情，一脸平静的回答道：“sure!”她的眼神告诉我，她绝对明白自己的选择，清楚的知道这些事情的危险性。

“亲爱的，你也是学医的？”在路上我问着她。

“俺在澳洲是学会计的。毕业典礼的前一晚一睡就睡到这里来了。”

“刚才听你说的头头是道，还以为你也是医生呢！”

“医术俺是半窍不通，不过对《妙手仁心》、《仁心仁术》什么的倒是小有研究！啊～～你pia我做什么？很痛耶～～”

“你都不懂医术，你怎么就揽了这棘手的瓷器活呢？”我才不信她这妖精是要见识什么劳什子的江湖咧！

“懂医术和做瓷器有什么关系？而且瓷器会扎手吗？”她一脸白痴的问道。

“好冷～～”我浑身一抖，抱作一团不去理会她。

“好啦好啦，不说笑了！正所谓高风险高回报，而且我信任我家石头的医术和武术！就算治不好，他带着我逃掉应该也不成问题吧！”她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就青大夫适才冲出来救她的屁屁于脏水之上那两招看来，小青同学确实有两下子。

“你……你们不会总是治不好就跑吧！”我额头上象征性的出了些冷汗。

“其实也不是每次啦！也就只有十几，二十次吧！啊～～，又pia！明知人家是开玩笑你还pia！啊～～”

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

“公主可是千金之躯，怎能让一乡野大夫诊治？”我也想过太医的置疑，可总不能直接跟他们解释“死脸要当活脸医”这个道理吧！

“你们可见过此物？”何轶从怀里掏出一个漆木牌，两个太医顿时打了一个激灵，然后忙作揖90度鞠躬道：

“老夫有眼不识泰山，是老夫有眼不识泰山呐～～！”说道最后竟激动到老泪纵横。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破木牌可以让太医把自己的狗眼从头顶直接扔到脚下踩着，何轶臭屁的将我摆了摆那块牌子，那上面除了一个巨大的“医” 字虾米都没有啊！我正疑惑着，不想身旁的小冉却一阵倒抽气说道：“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史大夫啊！看来龙家真的有救了！”

这小冉怎么张口就骂人“死大夫”，那龙家还有p的救！不对，小冉刚才好像说的是“shi”而不是“si”。

史大夫？青大夫？

难道眼前此人便是传说中那年青有为、玉树临风、高大威武、挺拔伟岸、不太英俊但绝对潇洒，而且并不风流、人送绰号上天下地无所不能的……那个……那个史什么青！！！

引：

痹症就是关节炎！

《内经》还明确指出：“血气皆少.....感于寒湿，则善病骨痹。”又按病因而将痹证分为四种类型，“”“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

生，阳遭阴，故为痹热（也称热痹）。同《内经》中分析了痹证的常见临床症状：肢体疼痛、麻木、不仁或痹寒或痹热等等。

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首次以“历节病”来命名类风湿性关节炎，指出“历节病”是一种特殊的顽固性痹证。他在论述历节病脉搏因证治中”指出血虚历节的病机、证候是：“少阴脉浮而弱，弱则血不足，浮则为风，风血相博，即疼痛如掣，”并且隐含了“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治疗大法。

第四十七章 人生如戏

“难道你就是那个史……史……史……” 他名字中间那是什么字来着？我故意装作惊讶的样子来掩饰自己的无知，可怎么半天都没人接我的话茬儿ni?

“史什么史啊！你随我一样叫他石头就行了。”小轶大大咧咧的说道。

“可以吗？”我小心翼翼的问着神医。

“随便！”石头总是波澜不惊、云淡风轻，这使得他“妻管严”的形象淡薄了不少。

“神……史大夫请这边请！”太医用一种崇拜得近似爱慕的眼神盯着石头，而石头则一直看着小轶。

“你去吧！可别跟我丢脸哈！”说着她拉了拉石头的手，踮起脚亲了亲她老公的面颊，石头同学这才面带微笑，随着瞠目结舌的太医们离去。

“大姐，你竟然穿着男装在古代的公共场合kiss你老公？？”I真是服了U！

“goodbye kiss啊！”她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你看看周围！”说完我便想悄悄退到一边，跟她划清界限，不想这个小妖却看清了我的意图，还死死的抓住我的手，继续大声说道：

“这些人也真是的！虽然人家知道自己漂亮，可他们也不用这么直白的盯着人家不放吧！我都快不好意思了！”明明就是三伏天，可为何她一说话我就会感到有阴风吹过。

“亲爱的，他们可不是在欣赏美女，而是在观看受受！”

“小受？你……你不会也这样看我吧！”她扶住墙，俨然一副要晕倒的样子。

“不会！”就是因为太早就知道你的性别，害得我都没了yy的空间！

“他们怎么能这样……再怎么……再怎么看人家也是个温柔攻啊～～！亲爱的，你蹲在墙角干嘛？快带我去住的地方啊！老娘快热死了！”

如果我是“骨灰级”，那么她早就该“灰飞烟灭级”了！

我让小冉回家去打探小龙的消息，然后便带着小轶去一座离十四住处不远的园子。

“这里虽然长期空置，可经常有人打扫。如果你不满意，我就再寻别处。”

“这里有没有24小时供应的热水？”

“这里除了电视，一应俱全！”

“空调呢？”

“一会儿就有人搬大冰块过来！”古代的总统套房也就这水平了！

“吧唧！I love you, darling!”说着小轶就香了我一口。

“哎哟哟，一进屋就看见了不该看的，你看我家九弟才走几天，你就风骚骚的搭上小白脸啦！”这二姐每次都是卡着点儿出场吗?

“啪啪！”小轶上前就是两巴掌，快得我都无法阻止，紧接着她就将头上的小厮帽一掀对二姐吼道：“看清楚了，老娘是女人；你跟我听清楚了，就算我是男人也是攻，不是小白受！”她喘了喘气又继续说道：“雪儿为你们劳心劳力，你们这些小贱人不感表涕泠也就罢了，居然还抓她短脚、嚼她舌根。说的就是你，还敢瞪！信不信我戳你双眼？”

“嗯……嗯！”二姐恩恩啊啊的先是摇了摇头然后又马上点点头。

“回去反省三天，三天之后自然可以讲话！滚！”小轶话音刚落，二姐就带着她的丫鬟们连滚带爬的逃掉了。

“女王使的可是武林失传以久的面目全非掌！”方才她一骂完，二姐的脸就肿得可以充胖子了！

“你少装矜持，我看刚才旁边那个瞪你瞪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的女孩脸上也有五个指印，你可别告诉我那是别人的杰作哦！”

“这个……这个……对了，你会Chinese kongfu？为什么她的脸可以瞬间变形？”

“就是用了这个粉粉啊！”她又开始摆出代言人的pose，继续做广告：“这个就是史神医老公强烈推荐的变－猪－粉！此粉携带方便，谁敢惹你就将此粉涂在敌人脸上，那人的脸就会迅速肿到严重影响语言功能哦！记得只有在脸上才会有效哦！”

“那……哪里可以买到呢！”我很配合的问道。

“我身上正好带有不少，还有很多神奇的玩意儿，你要是喜欢，我全部……全部九折卖给你！”才九折而言，她的表情怎么痛苦得像是割了她的肉一般。

“夫人，皇上宣您即刻入宫！”冷好敲门进来说道。

“现在？”王爷不是说过两天才能见到慷慷吗？

“你去吧！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会帮你搞定！”小轶收起玩笑的表情，一本正经的对我说道。

“嗯，那就麻烦你了。”我转头对冷好说：“我不在府上的时候一切都听史夫人的，她的命令就等同于我的命令，不得有任何疑问。”虽然今天才初次见面，可感觉上我们就像是失散十几年的亲姐妹，从心里生出一种没来由的信任。我想这并不只是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经历，还因为在我们之间有一种心灵相通的默契。

“遵命，夫人！”

“No problem！去吧，开始你的四边形之旅吧！啊～～，又打头，你知不知道打美女会遭天谴的！”

“本该带着你到处玩玩，享享福；可……却把你拉入了这样一个麻烦！抱……”我还没说完道歉这个疯婆子就开骂了：

“我才不是白白帮你忙的，我……我是看在money的面子上才帮你的！你少自多！”看来这姐们儿也是个硬撑的主儿。

“嘿嘿！那我走了！”

“诶～等等！从古至今，皇帝一个个比女人还善变，你可要自己小心～！你干嘛笑得那么暧昧，老娘可不是关心你，老娘是担心万一那个皇帝难为你，你一个心情不好会赖了我钱！”她越是急着解释脸便越是红的厉害。

我背对她摆了摆手说着：“see you！”

虽然我不知道皇帝慷为何一直都没对我们施以援手，可他也没有任何火上添油的恶行，因此我将此行定性为谈判而不是受审！

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吧！

seeyouseeyouseeyouseeyouseeyouseeyouseeyou

这就是皇帝慷歇息的地方——静宜殿？要不就是皇帝慷很穷，要不就是他很抠，这地儿比起故宫的养心殿可寒掺太多了！

“哎呀，怎么走路也不看着点儿！”看着这小太监低着头一路从静宜殿冲出来，速度快到我闪躲不及，只能用手臂硬生生的接招；以皇帝慷的性子怎容得下这么毛糙的小太监？

“夫人恕罪，夫人恕罪！”

夫人？

本夫人可还没出名到连内宫的小太监都认识我，而且还是一个有胡渣儿的太监……

“你在哪个宫里伺候？怎么如此莽撞！”我假装训斥，实则是想看清他的模样。

“夫人恕罪！小人以后不敢了！”他一直低着头不让我看清，不过这声音却唬不住我。

“总低着头干嘛？抬起头……”我想确认一下，倘若真是我猜想的那样，那么事情可就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了。

“小齐子，还呆在哪儿做什么！皇上的事儿可耽误不得！”瞧别人正宗的公公嗓子多亮。

“是！奴才这就去！”说着这个所谓的小齐子向我行了个礼便一溜烟的逃掉了。

“是护国夫人到了！请您稍后，容奴才帮您通传一声！”

依我浅见，任何一个在宫中行走了几十年的太监总管遇见刚才的情景，都会以地位身份高的那人为先，理应吩咐小太监向我道歉，而不是忙着将人支开、故意忽略我的存在。

“那就有劳公公了！”

seeyouseeyouseeyouseeyouseeyouseeyouseeyouseeyou

“求见朕所为何事？”

“臣妇认为以皇上的智慧不会猜不到。”

“朕猜你并不是来求我放了龙非云！”皇帝慷嘴角一抹不易察觉的笑让我不寒而栗。

“我的请求会有用吗？”我冷笑道。

他一步步向我逼近，我想从那漆黑的眼眸中读出他的意图，可瞧了半天什么也没看到，当我回过神的时候，他已经站到了我的面前，一个危险的距离！本想退后，可看着这张与小龙相似的俊脸，我感觉自己被定住了一样动弹不得。

“我说过，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准想别人！”他低沉的声音里充满了威胁的意味。

“臣妇，遵旨！”我本想借着这句话退到一米之外，不料他伸手钳住我的肩膀，低下头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朕要看看你要如何请求……”

那灼热的气息在让我一阵战栗，他该不是想……

“你……”我正要抬头质问，他一把将我搂入怀中，唇却顺势封住了我将要出口的话语，粗暴的侵入我的口中，肆无忌惮的吮吸着我的舌头。我惊恐的看着眼前这个身着黄袍的人，想要将他推开可他却纹丝不动。我感觉到他的手开始在我背后肆无忌惮的游走。

他是想要我吗?

不可能啊！

他想要的明明是……

他突然抬起头喘着粗气注视着我，虽然形势对我极其不利，可无论如何气势上我绝不可以输掉，于是我也屏住呼吸昂起头与他对视。以为他会说些什么，不想他却抬起手温柔的拨开我散落在脸上的头发，然后猛的将我横抱起来，走进卧室并将我丢到了床上。他缓缓的脱掉外衣露出黝黑颀长的身躯，弯下身罩住我，逆着光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感觉到扑面而来的霸气。

“是不是这样你就会放了我相公？”傻儿也知道当然不会，我只是想弄清他此举的动机，毕竟权力，绝对的权力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朕会好好考虑的！”说着他将身体压了下来，我感觉到身体里的空气在那一瞬被他挤空。他一口含住我的耳垂，我气息一窒身子紧崩，死死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出声，此刻任何声音对于他而言都将是一种刺激。他的嘴唇在我脖子上若有若无的划过，手也从腰间慢慢的向上滑动，腿侧也被他的分身顶得生疼。

我究竟算错了哪一步？难道他真是个贪恋情色的昏庸君主?

也罢，现在肉在砧板上，我只希望他能速战速决。我闭上让自己想象小龙在牢狱中的痛苦，以此来分散皇上给我带来的身体上的感觉。渐渐，我放松了下来，不再反抗也毫无反应任他折腾。

为何我身上的压力在减轻，继而他的手、吻和气息也都随之消失。这是我的心理作用吗？我战战兢兢的睁开双眼，他背对着我站在

床边，已经完事了吗？怎么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低头看看自己，衣服被脱了一半可裤子却仍在身上，看来他是决定就此放过我！

我淅淅簌簌的穿好衣服，疑惑的注视着他的背影，问道：

“为什么？”

“朕对尸体不感兴趣！”他冷冷的说道，然后他命令道：“为朕穿衣服！”

Kao！你强奸老娘未遂还让老娘帮你穿衣服！！！！

他昂着头张开双臂如受难的耶稣一般立在那儿。我默默的起身捡起地上的衣服，拿起一件看起来像是内衣的黄色衣服，犹豫着如何套在他的身上。

“应该是白色那件。”他没好气的说道。

你他奶奶的，大热天干嘛穿这么多层！

我将衣服套上他的左手，可右边袖子离手有那么远，我又不能开口指使皇帝陛下把手放下来，于是我扯出一个还算友善的笑容，抬头问道：

“皇上的手可举酸了？”

“你是让朕将手放下来？”他挑起眉毛问道。

“皇上英明！吓～”他的确是放下手，但却双手将我围住，他的气息再次将我环绕。

“你平日都是如此帮非云穿衣的吗？”

“他基本上都是自己穿。”似乎我只为他穿过一次衣服。

“哼！记得以后都不准为他穿衣！”

切！你是太平洋的警察？

我们小两口的房内之事，你也要管？

“臣妇遵旨！”唉！人家可是皇上……

听我乖乖的应下他无礼的要求后，他便松开手继续指导我为他穿衣。

终于将衣服穿完了，他却十分不满意的撇着嘴，将身上的衣服东拉西扯了一阵才消停下来，领着我回到大殿。

“朕听说朕的护国夫人，最近在禩城可是红的发紫啊！”终于回到君臣关系了。

“启禀皇上，臣妇不明白！”

“非云被押天牢，可龙家的生意不但没就此垮掉，反而节节攀高。护国夫人你不会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吧！”

“是皇上英明神武，庇佑我龙家，我们才能在皇城脚下讨口饭吃！”

“哼，夫人过谦了！”

我真不明白他这番明枪暗箭又为哪般？明明我龙家就是他的财政支撑，可他的口气仿佛巴不得他的印钞机快点歇菜。

“皇上是在怪罪臣妇救家之举？”

“哼！家，就因为你救你的小家，打乱了朕救治天下之大家的策略！你可知，就为你那一己私利已将禩城搅了个天翻地覆？”

“臣妇不明！”我只是做了自己能作而且该做的事情而已。

“哼！现下君老贼为了应付东洋使者已经忙的难以分身，你不明……你不明又有谁明？”

难道他所做一切都想引蛇出洞？

以小龙来示弱，引君老贼造反，也趁此机会看清朝中反叛势力，继而再来一招瓮中捉鳖，将反贼一网成擒，全部肃清！

既然明白了他的目的，那么就可以解释为何方才在殿外撞见了那个最不可能遇见的人！

“敢问陛下，是不是您将十四推向……推向那群畜生的？”他面色一沉，看来我猜得也八九不离十了。

“朕并未推波助澜！”

“那就是陛下，知其内情而未出面制止？”我怒火中烧的质问道。

“唉！”他叹了一口气。

果然如此！

“那么适才臣妇在静宜殿外遇见的那个‘小太监’果真是翻译大人？”

文睿慷沉默了好一阵，才缓缓的解释道：

“其实两个月之前，十四妹去空鸣寺上香的时候已经被使者看中了！”

“你不配叫她妹妹！”我对着他怒吼道：“若不是你叫翻译告诉君老贼，他又怎会知道此事，又怎会围绕十四策划出这一切一切的阴谋！只不过他没料到，这自以为完美的一切都归功于你的纵容，而他则无论如何都逃不出你的掌心；你……你也没有想到，会冲出一个我破坏了陛下的救国大计！”

“朕……对于十四的事，也内疚了……”

“内疚！内疚有个屁用！”我打断他假惺惺的忏悔，我声嘶力竭对他喊道：“那天你本可以阻止的！你本可以不让这一切发生，可你都做了些什么！我猜你一定是坐在这里听到十四被他们绑去后，露出你满意的微笑，继续策划那些龌龊害人的计划！”

“朕是为了整个国家，怎可为妇人之仁而毁掉全盘谋算！”他怒不可遏的拍打着桌案。

“好一个妇人之仁！你可知道那些畜生都是如何对待十四？木棍、皮鞭，十四被他们打的皮开肉绽，身上寻不出一块光洁完整的皮肤；那些畜生听到十四的惨叫便兴奋异常，变本加厉的蹂躏着这个姑娘。她还只是个十六岁的孩子……她原本去年便要完婚，你的一纸军令让她只能等待，可现在……现在等来的都是些什么……嘲笑、退婚、唾弃……”

“闭嘴！不准再说了！”他一把将桌上的东西全推到了地上。

“哼！怎么？这听不下去了？”我哽咽的冷嘲道。

“皇上……皇上……您没事吧！”张公公带着一群侍卫冲了进来。

“都给朕滚出去！”他将怒气都发在无辜的人身上，这便是君王的权力？这便是君王的作风！

“遵命！”众人在皇上盛怒之下，仓惶退出大殿。

“总有些人要为国牺牲！”他无奈的叹息道。

“你可问过他们愿意不愿意！你一厢情愿让他们死，他们便不得不死？”

“是！朕让他们死，他们决不能活到第二天！”他眼中的决绝让我感到心寒。

“龙非云也是其中之一？”

“这半月君老贼不停派人潜入天牢想要加害他，若不是朕护着非云他哪活的到今日！”若不是你他妈的抓了他，他也不用在天牢里待上半个多月。

“那臣妇是否该叩谢天恩呢？”我不屑的看着他。

“哼！朕今天召你前来是谈合作，不是斗气的！”

“谢皇帝陛下看得起臣妇！臣妇无法戒除妇人之仁恐不能帮皇上半分！臣妇告退！”他满身被杀气所笼罩，让我看不清他的模样，也不想看清他那张丑陋的沾满血腥的脸！

当大殿的门关上的那一刹那，我看到了一张心痛而无奈的脸。

正所谓一将功成万古枯，天下君王莫不是如此。他们口口声声要为天下人谋幸福，打着替天行道的正义旗帜，所用手段卑鄙下流极尽能事；可当他们站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之上，双手沾满敌人和友人的鲜血站在世界的顶端，那个时候他们会快乐吗？

对于他的做法，我能够理解但不决能接受！而与他的对峙我不否认带有强烈的个人意识，但其间我也有自己的考量。齐王说他两天之后才能见到文容慷，可今日我便被急召入宫；正如我先前推测，文容慷现在急切需要我的帮助。虽说适才他言语上责怪我延缓了君老贼的

谋反进程，但无论是语气还是表情都是欣赏（我不否认自己平日的确有一些自恋的想法和举动，但此事攸关生死我决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因此我才会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政治家都是孔雀，我还没有天真到想要将他骂醒；而是想让他意识到龙家为达成他的目的牺牲了多少，让他知道我们龙家的气势或者说是财气，让他看清我的实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处于相对平等的心态来做这笔买卖；否则如若他一直都像刚才那样高高在上、盛气凌人，这笔买卖注定将以龙家赔本收场，到时候不但救不出小龙，而且我们付出的代价也不会只有钱那么简单……

此时，文容慷手里的筹码就是小龙；而我手里除了他想要的金钱支持，还有我自己。尽管我猜不出他究竟需要我做些什么，但就目前分析看来，他是不会拿小龙的性命来开玩笑的。

离开是一种姿态，我等待着文容慷给出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5159151515915151591515159151515915151591

“你嘴唇怎么都肿了，脖子上也有淤青，该不是那个混蛋皇帝那个什么你了吧！”小铁的一双大眼都快喷出火了。

“未遂！”与文容慷的较量让我心力交瘁。

“他奶奶的，竟敢非礼我妹妹，他奶奶的活的不耐烦了！对了，皇帝同学帅吗？如果帅老娘就亲自去教训他，如果属于抱歉一类，那派石头去解决！”

我白了她一眼，有气无力的问道：“公主的伤势如何？”

“石头说并无大碍，照着他给太医的药方，十日之内便可去疤生肌。哦，我找红姬要了两瓶绿药膏！”

“那个可以治疗公主的伤？”我怎么早没想到呢！

“不可以，我只是要来敷脸的！”她无辜的眨着她水灵灵的大眼睛。

“拜托不要把看似联系，其实跳跃的话连在一块儿说，好吗？”

“哦！虽然我不懂你的意思，但是我会注意的！”我用生命担保她绝对是存心的，呜呜呜……

“你怎么知道我这儿有绿药膏？”我似乎没对她提起过。

“这可是我老公的独家秘方，n年前送给你老公后，你老公便寻遍大好山河来配这绿不啦叽的药！”

“原来他们早就认识啊！对了，十四那边如何？”

“哦，你不说我都忘了！你离开的工夫，她的未婚夫跑到府里来找了她的！”

“吴家那小子？”

“对啊！”

“那他跟十四说了些什么？”

“亲爱的，你真的好八卦啊！别人小两口说什么关你……”

“扯，你再乱扯……”我从身旁抽了一个鸡毛掸子就冲着她嚷道。

“Relex baby! 有我罩着出不了乱子！”她小心翼翼的按下我手里挥舞的鸡毛掸子，然后扶着我坐下，给我倒了杯茶，才继续说道：“其实我并不八卦，可因为身负你给我的重任，我才不得不做窗下小人……好好好……马上就进主题了！他们在屋里无非就是你亲我爱、生死相随、相拥而泣；正在他们达到高潮的时候，我说的是情绪达到最高潮，你丫小色胚又想到哪儿去了！对了，我说到哪儿了？”

“高潮！”我无奈的提醒道。

“对，正在那时，我推门而入向那混小子说了我们的计划。他听后似乎仍有疑虑，但思考了片刻便答应了，毕竟这是眼前唯一行得通的法子。我帮他摔了几个杯子、茶壶什么，然后便令他愤愤然离开十四的住处，而十四则哭哭啼啼的追在他的身后。你可别说，那小子可真是天生的演员，我命令他不准回头，除了失望和唾弃不准出现任何动容的表情，他居然全部做到了。”

说道激动之处，她拿起我的杯子就闷了一大口，然后又继续说着：

“于是全府都见证了这对旧人轰轰烈烈的分手。你打什么哈欠，故事还没完呢！本集的最后一个场景就是，十四跌倒在离门口十米左右的位置，颤抖着伸出一只手，哭喊着情郎的名字；可那个姓吴的臭小子则在众人的诅咒之中毅然跨出了龙府的大门！真是听着伤心闻者流泪啊……the end！我这个编导是不是很棒！”

细细思量，小铁这么做的确为我们的计划做了很好的铺陈。

“那晚上……”

“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看这个点儿道具都该送到了！”

Kao，她还准备了道具，听起来像是大制作哦！

515159151515915151591515915151591

“小姐……小姐，你不要这样！凡事都还有回旋的余地！你可不要做傻事啊！”是红姬的声音。

“你不要过来！不要……呜呜呜……不要过来！”十四将一把匕首放在咽喉处，向那些企图靠近她的人哭喊着。

“十四啊～！天大事儿都有奶奶帮你顶着！”老祖宗也被人搀扶着焦急的站在一旁。

这便是我赶到东厢门口看到的一幕，场面极其混乱、人头窜动，虽然侍卫们紧紧的看守着东厢的大门不让人进，但我仍能隐隐约约看见立在窗边的八公主！我挤过人群，站到了老祖宗的身边。

“十四，听嫂子的，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放下刀子！”我慢慢的靠近她。

“这坎太高太高了！十四过不去……”她泣不成声的样子，看得人心尖儿都是痛的。

“孩子啊～～，老天看着呢！那些人都会不得好死的！”老祖宗向地上使劲杵着拐杖。

“你们都往后退！再过来我就……”说着她将匕首用力一抵。

“好……好……，我们走开，我们走开！”老祖宗拉着我向后退了一步。

“十四，死了什么都没了！没有希望没有理……”

“我现在还能有什么？还配有什么……”她声嘶力竭的喊道，然后一阵抽泣后又黯然失色的自言自语着：“他都不要我了，我还活有何意义？”

“十四，我再去跟吴家说说，事情说不定还有转机！”我苦苦相劝，一边使眼色让红姬过去。

“没用了，没用了！啊～～”十四见有人过来，刀横向一划，红姬手腕上立马流出血来。

冷好马上冲过去照看红姬。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呜呜呜……我说过了，叫你们不要过来！”十四的精神似乎有些濒临崩溃了。

我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尽量稳住、静观其变，只见十四颤颤悠悠的向着公主住的地方跪下，然后朗声说：

“公主，都怪十四鲁莽才伤了公主。十四在这里赔不是了！”说着她慢慢举起刀在脸上缓缓划过，一条触目惊心的血痕出现在她的额头上。

“啊～～”

“不要～”

“十四啊～”

从伤口冒出的血，顿时布满了她的脸颊。园子里哀声一片，有人颤抖，有人惨叫，有人哭泣；也许他们曾经算计、嘲笑、嫉恨亦或者诅咒过十四，可此刻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恐惧，他们害怕这个美丽的生命在自己眼前消失。

十四那挂有血滴的睫毛微微颤抖着，她停止了哭泣，重重的咽下一口口水，大声说道：

“请公主饶过龙府上上下下一百多口！”

全场寂静无声，一种令人惊心动魄的静！所有人都揪着一颗心，紧紧的盯着公主的窗子！

“请公主饶过龙府上上下下一百多口！”十四再次大声请求道。

老祖宗跪下了，我跪下了，二嫂也跪下了，紧接着府里上下所有人都向着东厢跪下了。那一刻，所有人乞求的不是公主的宽恕，而是祈求上天能保住我们的十四，保住我们残存的良心！

“对……对于十四姑娘的遭遇本宫深表同情，龙家九夫人也为本宫请来神医；故……故此本宫将不再追究此事，十四姑娘也不必如此介怀！大家请起吧！”公主声音颤抖着说道。

“谢公主！”十四粲然一笑，露出两颗虎牙。

“谢公主！”龙家上下齐声说道，但无人平身。

十四转过身对众人微笑着说道：“大家都是看着、陪着十四长大的，对十四照顾有佳，十四在这里谢了！”说着就是一拜，然后又看着我说道：“十四不能再陪嫂子解闷，不能再帮嫂子教人读书了，请嫂子原谅！”说着对我一拜，我泪如雨下，张开口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老祖宗，十四不孝，先走一步了！”说着一刀寒光划破天际，她用力向肚子一捅。

“十四～～”我哀嚎着冲过去抱住她，想要按住她的伤口，可血却汩汩的往外流。

“帮……帮我照顾好，老祖宗！”她断断续续的说完这几句便微笑着断了气。

“十四～～”我将她紧紧的抱在怀里。

“老祖宗！”那边有人叫道：“快来人呐，老祖宗晕倒了！”

园子里乱成了一锅粥，众人将老祖宗送回屋。而则我死死的抱着十四不肯撒手！

“雪儿……雪儿。”小轶哭着喊我的名字。

“滚！你们谁也不准碰她！”我对人群吼道。

“让石头看看还有没有救！”

我泪眼婆娑的看着小轶，轻轻的将十四的手递给史岩青，史大夫凝神号脉然后表情复杂的看了看小轶，然后又看了看我，说道：“没有脉搏！”

“嘘～～，大家不要吵，她……她只是睡着了”我一把抹干眼泪，压低声音请求道：“轶，把十四放在我背上！她在这里睡会着凉的！轶，愣着干嘛！快啊！”然后我又对众人说：“快回去睡吧！明早还要干活呢！”

众人都默默的抹起眼泪，目送着我们离开。十四脸上的血顺着我的脖子滴到地上，我背着她一步一步往回走。

## 第四十八章 戏如人生

回到十四的园子，冷山和冷好就守在了门外，轶和我则忙着往十四嘴里塞青色的回生药丸。

“咳咳咳咳。”十四一口气顺了过来，可意识和精神却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恢复的。

“好了！这……”我摸这十四额上鲜红的血印问道：“这是你安排的？”

“对啊！本想是公主划了哪儿，十四就划哪儿。可是后来我细细一想，若是划在脸颊上很容易被泪水冲糊，这可是高潮戏，穿帮可就糟了；所以我就让她划在额头上，没想到这满脸是血的样子在月光下会有如此狰狞的效果。”

“你怎么都不告诉会有这些？”我假嗔道。

“演出来的戏，永远没有真情流露来得真实！”

“那倒是！”我刚才真是被十四的举动给吓了个半死。

“对了，刚才那刀……？”

“我冲过去抱着她的时候，她就把刀偷偷的塞到了我的怀里，然后才含了你给的那个药丸，否则我的背现在还不给顶穿了！”

“别人没发现？”轶警觉的问道。

“当时又黑，场面又混乱谁有空去研究这些呐！”

“那就好，快先把她肚子里的东西拿出来。”

我和轶手忙脚乱的将事先绑在十四身上的小血袋拿了出来。这血袋可是轶DIY的，她拿古人做安全套的绵羊肠做了这个拳头大小的血袋。由于血袋的体积小，再加上这些日子十四越发骨感，因此绑上这玩意儿再盖上宽大的衣服，纵使神仙也瞧不出个里玄机。

红姬打来热水帮十四擦洗，我开始研究起那把匕首来。这应该就是轶不愿告诉我的那个道具吧！为何这匕首如此之轻？我抬手一看，刀腹上方有个细孔，原来这刀身和刀柄全是中空，想来十四额头上那些血应该是灌在这里面的吧！

当时见到十四有此举动只觉得心惊肉跳，但现在回想起来，十四划脑门子的时候的确是将刀柄微斜，刀腹部对着额头横向拉过。不过，那划过的“一”字能快速凝固成刀，定然是轶在里面加了些“佐料”……

“这刀都没开锋又是如何能扎破那羊肠袋？”

“笨蛋，你没看见这刀尖被我磨利了吗？她用这一点用力刺下去什么袋子都会破。这不，我还怕这尖儿会伤着她，于是在那个肠子后面还垫了……”说道兴奋处，轶突然支支吾吾起来。

“垫了什么？”

“我说了你不会骂我吧！”

“你倒是快说啊！”

“你还记得自己有个LV的皮包吗？”她小心翼翼的问道。

“你该不是把那包给……”可能吗？据说那包的皮革可是用激光才能切割的。

“我是准备将它‘分尸’来着，可忙活了半天刀都划不开一个口，后来惊奇的发现包中又包。”

“你说的是，那个附带的零钱包。”

“嗯。于是我就顺着线将小包拆开，然后又按照它原先的线孔缝在了十四的肚兜上！亲爱的，你生气了吗？为什么脸色这么苍白？”

“这点儿事我至于吗？只是觉得胸口堵得慌，想吐！”我眼睛盯着那些从十四身上换下的衣服，心中气血翻腾。

“哈哈，你该不是怀孕了吧！”她小声的笑道。

“去你的，肯定是因为你弄的这些血太像真的了！”

“就是真的啊！”她故意将带血的衣服凑到我眼前。

“啊……哇呜～”我一下就吐了出来。

“是动物的血啦！”她忙放下手中的“凶器”，轻拍我的背。

“夫人你没事吧？”红姬放下手里的帕子，过来扶住我。

“没事，见到血就犯恶心！”

“身为女人居然恐血！真是悲哀啊！”小铁幸灾乐祸的说道。

我挥手假装要扇小铁，不料却碰着了小红的手腕，她“啊”的一声轻呼出来。

“你……手上的伤是？”

“她手上的伤是真的！”铁代替她回答道。

“我安排的不是……”

“我知道你先安排的是跟她约好了以眼色为信号，让她在手上涂假血。但我觉得这样很容易出纰漏，于是我让她在看见你的信号之后，在袖间自己划一道刀口，然后再冲过去假装阻止十四；在那昏暗的月夜之下，人们只看得清十四的刀起刀落以及红姬血淋淋的手，而在那一瞬，谁也不会注意道这手与刀究竟隔着多么远。”

“可为什么要真的划伤呢？”

“夫人，我这伤口可是太医为我包扎的！”原来如此！铁这么一安排，便不会再有人对这“凶器”产生置疑。

“果然表里不一，心细如尘！”我对铁的表扬只换来两颗大白眼。

“不过我老公好像发现我偷他的药了！”史大夫刚才为十四号脉时的表情的确有些不太对劲。

“自己人，怎能说偷呢！”

“骂就骂，老娘才不怕他咧！手脚麻利点儿，半个时辰内还没有意识她就危险了！”虽然吃了解药，但还是得帮她按摩活血！

当我们忙的昏天黑地，自己的手脚都快没有知觉的时候，十四终于开口叫道：“嫂子！”我们全都暗暗舒出一口气。

正在这时冷山的声音在屋外响起：

“史大夫求见。”

“快让他进来。”铁一边将十四的衣衫整理妥当，一边吩咐道。

史大夫进来的时，虽面无表情可他那怒气却是在场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他没支声我们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乖乖的在一旁候着。

他放 下药箱便开始为十四号脉，之后便从药箱中拿出一个针袋，上面插有长短不一的银针。他抽出一根长针从十四头顶处旋转着扎了下去，只见十四眉头微蹙鼻尖上开始冒出细细的汗珠，然后他又在十四的头上和脖子上施了些针。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史大夫的表情才缓缓放松下来，拔出银针收拾好医具。

“石头……”铁这一声叫得可以哀怨缠绵。

“嗯！”史大夫头也没抬，奋笔疾书的写着处方。

“我……我下次不敢了！”这母老虎刚才不是说不怕的吗?

“适才她是不是神志清醒了一阵？”史大夫表情缓和了许多。

“是啊！”我和铁异口同声的回答道

“那是回光返照。倘若我再来晚一会儿，恐怕神仙也难救她回来！”

“啊～？”史言青的话惊出我一身冷汗：“那现在呢？”

“已经脱离的危险。”

“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就是按照你以前教我的方法做的啊！”铁吓得面色苍白，但仍不忘争辩。

“步骤并无错误，只是这禁药予常人所服用都会损耗其身，更何况这十四小姐，身子内、外多处创伤还未愈合，再加上她心中的郁结未解……，故此才会出现凶险之象！”

“幸好有你，否则……”我看铁也是被吓着了，毕竟我们差点误杀了十四。

史医生一手将铁搂入怀中，一手递给我处方：“这段时日，小姐五脏六腑耗损极大，必须按此药方精心调理三年方可恢复！”

“谢谢史大夫，真是劳烦两位！”说着我向他们深深一拜。

“老夫人，身体怎样了？”小铁仰首问着史大夫。

“你问龙夫人便知。”

“老夫人当时是装晕，一为剧情发展，二为吸引众人注意力，三为将场面搞混乱。”

“我当时就觉得这老太太晕的也太是时候了吧！”

“嘿嘿，这一切都是她整体策划，我只是将之具体化，而你就把这计划变得更加完善。”我们计划能如此成功，关键在于我们三个都只知道计划的一部分，因此才能以真情实感通过明里暗中各个审查。我想老祖宗应该也吓了不清，不过应该还没有倒晕倒的地步。

“原来我们忙活了半天，充其量也只是小卒子！”铁所言又何尝不是我心里的感慨。

老祖宗先告诉我，佛语有云：即死即生。也就是有死才有生，致之死地方能后生！之后她交权予我，又拨给我一些人给我全力支持，因此这部戏能够公映这个制片人可谓功不可没。

不过她并不是在依靠我，而是利用我！她知道我为了小龙会倾其所有，绝不会拒绝承担这个巨大的篓子；就算万一出了什么纰漏，首

当其冲的也将是我这个场面人，而她则是那个看起来一无是处、只会念佛说道的老太婆子。

“少奶奶，来叔求见！”冷山叫道。

“少奶奶这就出来！”红姬忙给我使了使眼色，然后我死命的揉红自己眼睛，在红姬搀扶下步履蹒跚的往外走。

园子外围了些人，除了来叔，还有各屋的主子和一些受过十四恩惠的仆人。

“少奶奶，节哀顺便，你可要保重自己啊！”来叔老泪横流的说道。

“嗯。我会的！来叔前来是……”我抹着泪水，哽咽的问道。

“老祖宗派人知会我现在就去定做棺材，明日傍晚就出殡！您看，这并不合规矩，照礼数应该先设灵堂、打丧伙、每夜守灵,七天之后下葬。”周围围着的人也都称是。

“老祖宗是不是伤心过度，以至于心神……”十八的话被旁人喝住。

“唉！我觉得老祖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大家想想十四先前那番经历已然让人心绪难平，再加上这死也……让皇家有几分难堪，所以老祖宗这吩咐并不草率，她是想十四早点儿投胎，早点儿找个好人家超升。”我捂着脸抽泣了一阵，然后又吩咐道：“来福，你将这去禀报公主！若是公主有何异议，我们再行商定也不迟！”

十四的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自杀，可怎么都会让人想到是公主将她逼死，所以照理公主应该也不会反对老祖宗的提议吧！再者，自杀终究不是一种光彩的死法，而且十四自杀的背景是那不堪的经历，因此如此仓猝的举行葬礼也在情理之中！

“冷好，你这就去全城最好的棺材铺定做棺材，一定得用最上等的棺木！让他们赶工，务必要在明日晌午之前送入府中！”那棺材应该三日前便已做好了！

“遵命！”

“大家都回屋歇着吧！”

待众人散去后，冷山跟随我回到屋子，向我汇报道：“少奶奶让我查娟儿那日的行踪已经有了结果。”

“如何！”

“那日事发之后，娟儿确是去了趟君府，但并未进去，而是神神秘秘的君府门口和周围兜转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之后便偷偷候在龙府门口。看见我哥出现，便显身相告。”

事有蹊跷！

君幻晟狡猾的像只狐狸，又怎会在事发之后让自己的手下冒险回到君府呢？除非……

“带娟儿过来！”

冷山将娟儿重重的甩到地上，她茫然的看着双眼通红的我。

“十四自杀了！”听到我这话儿，她身子一颤。

“少奶奶你饶了我吧！是君大人逼我这么做的！”她泪眼婆娑的哭叫着。

“哦！你倒说说他都让你做些什么了？”

“他……他让我在龙府打探少爷和您的消息。”

“我与少爷会在那日出门，也是你通风报信?”

“少奶奶需要的那些东西都是我和十四小姐一起准备的，十四小姐心软经不起我的纠缠便将少奶奶的安排偷偷告诉了我。”

“你便告诉了皇上！”当我说完这句，她眼中顿时波涛汹涌。

“少奶奶，您说什么？我不明白！”她惊惶失措的低下头。

“昨儿皇上还找我要人来着，看来不是你啊！”

“是……是我，是我！”就这么点儿道行也想学人家“无间道”，随便一骗便什么都招了！

“你说是你就是你啊！”我冷笑道。

“是皇上让我用一部分龙府的消息换得君幻晟的信任，再伺机而动！”

“应该是伺机挑起龙府和君府的争端吧！”然后文睿慷对君幻晟打击龙府视而不见，等君幻晟自以为时机成熟造反之时，文睿慷再后续发威，一掌拍熄所有反叛火苗。

“您……您都知道了？”她眼中闪过一丝希望。

“你说呢？”无论时文睿慷还是君幻晟，他们一个个如意算盘打着噼里啪啦乱响，可偏偏算漏了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强。

“那少奶奶是要尊皇上旨意放我离去的？”

“不！我是在考虑如何告诉君幻晟其实你是皇上派来的人！”

“你……”

虽然眼前这个女孩只是一颗棋子，但却是她亲手将十四推下了深渊，你叫我如何能轻易的放过她。

“谁！”冷山机警的闪到门边。

“这就是传说中的双面间谍啊！”轶推门而入。

“你都听见了？”

“不是太明白，但参与加害十四的人都不得好死！”

“给点意见！”我想不出怎么对待女叛徒。

“交给我，我会让她生－不－如－死！”

“不嫌麻烦？”

“哈！我就是最大的麻烦！”

第二天的出殡一切从简，参加葬礼的也只有家人。

没人追究尸体脸上的丝巾，甚至没人敢注视尸体的脸庞；因为大家都害怕想起昨晚那触目惊心的场景，害怕想起那张满是鲜血的脸庞；也因此并没有人发现棺材里躺着的并不是十四。

她只是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小小的一个牺牲品，她的死除了亲人没人会在乎，也正因为如此，她的死很快会被人遗忘，这才能让她安心的开始新的生活。此时，她应该已经远离禩城这个繁华的是非之地了！她的未婚夫也将在颓废一年之后人间蒸发。到那时候，这对苦命鸳鸯便可以再续前缘！

大家的哭喊声，十四的痛苦经历随着下葬的棺材一起被埋葬。在她的墓碑上我让人刻上：“我即将得到的，将是一生中最恬静的安息。”

这是《双城记》中的最后一句话，也应该是她的心声吧！

“十四的事情我听说了！是真的吗？”这是小冉冲到我面前问的第一句话。

“假到真时真亦假,真到假时假亦真。真真假假又有何关系？”

“你跟皇上都说了些什么？”小冉急冲冲的说出第二句话。

“怎么了？”

“我收到消息皇上已经让君幻晟的人进入天牢了！”

我心中一片骇然，我怎么会天真的以为作为皇帝的他会静下心来跟我谈买卖?

“冷好，备车！我要进宫！”

第四十九章 破釜沉舟

“第五大人请止步，皇上只召见护国夫人。”张公公拦住小冉。

“这……”

我拉了拉小冉的衣袖，向他示意我能够应付，让他在外面候着。我跟在张公公身后，心情忐忑的进了大殿。

“臣妇，参见皇上！”

半晌都没有声响，但偏偏我又心急如焚，我便又禀告了一遍：

“臣妇，参见皇上！”

“朕不是聋子！”他不耐烦的责备道。

我压抑着心里的怒火，低头候着；而他则将我凉在一旁自顾自的看着奏折。

“你来找朕所为何事？”他那事之外人的德行让人想冲上去扇人。

“臣妇答应与皇上合作。”

“你都不知道我要你做什么你就答应？”

“是。”事到如今，我还可以选择吗？

“条件？”他挑着眉毛问道。

“一，让我见小龙；二，保他性命；三，保龙家原有地位；四，保我性命！”

“就这些？”

“是。”

“张公公，这就带护国夫人去天牢。”

“谢皇上！可……皇上究竟让臣妇做什么？”

“挑拨离间，促其造反。而且……要快！”

“臣妇明白。臣妇告退！”张公公搀扶着我从暗道离开。

“天牢里那些杂碎任你处置。”文睿慷不说，我也会将他们碎尸万段。

这里就是天牢？

“当”的一声，两个侍卫用力推开铁门。扑面一阵阴风，我浑身一颤，鸡皮疙瘩掉了一地。每下一层台阶，我的心就往下一沉。虽然这里没我想象中那么脏乱不堪，但这铜墙铁壁却心寒不已。

“你还不承认杀了日本使者？”从楼下传来的怒喝和鞭笞声让我心一慌，脚踩空。若不是有张公公扶着我肯定得摔个狗啃泥。

“夫人，您小心着点儿。”

“嗯。”我加快了脚步，但着台阶儿却好似越走越多，怎么也下不到底，就在我开始头晕眼花的时候，张公公说道：

“最后几层台阶儿了，夫人您可站稳了。”

“谁？”长廊的尽头出现一个大汉，他开口的时候，一直响在耳边的皮鞭声也停了下来。

“是护……”

“张公公！”我阻止他报上我的名号。

“哟～，敬事房总管张公公来了，有失远迎望公公恕罪！”一个看似军阶较高的看守跪下行礼，其他二十来个跟他差不多打扮的人也随着跪下。

“我倒是谁，原来是个没有宝贝的公公，咱们继续。”大汉刚说完，那一声声刺耳的鞭笞声又响了起来。

“你……”张公公一个兰花指伸出去半分威力也没有。

“那边是谁？”我问着脚下匍匐的士兵。

“是丞相派来的人。”

“给我全部抓起来。”我冷冷的吩咐道。

“这……”他们一个个都瞧着张公公。

“夫人说的便是皇上的旨意，还不快去！”张公公也是想出口气吧。

“遵命！”紧接着眼前的一伙人冲了进去，没费多大功夫便将里面的大汉给降服。

长廊的两边均是关押犯人的石室，小龙就是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渡过了半个月吗？我穿过这狭窄幽长的廊道，来到一个小的审讯室。审讯架上血肉模糊的那个人不会就是……？

我心里一紧忙冲过去，果然是小龙，看来他晕过去了，吩咐人将他放下来。

“你是何人，胆敢如此对待我们！”两个被制服的膘形大汉凶神恶煞的嚷道。

“你们大胆才是，怎能如此对护国夫人讲话。”张公公插着腰与他们理论。

“我们可是君丞相的手下，你一个妇道人家能耐我何？”他刚说完，看守们便将三人的嘴用布条勒上。

“你……你们……，护国夫人是皇上御……”

“张公公，务须多说。”我让气喘吁吁的张公公歇歇，然后问道：“谁是这里管事的。”

“回护国夫人，是在下！”先前那个军官回答道。

“将这个人的舌头割了！”我冷笑着指了指那个说我没能耐的人，刚说完他便死死的瞪着我，我朝着他无辜的眨了眨眼睛又补充道：“他的眼睛盯着怪吓人的，顺便把眼睛也剜了吧！”

“遵命！”侍卫官一个眼色，旁边的人便将绑住那人嘴巴的布条解开，那人大声骂道：

“你这贱人，你敢！我可是君大人的手下！啊～～～～～～”

五个士兵按住他，可他的手脚还是可以不停的扑腾。

“我刚才看见那边有个水缸？”我问着一旁的看守。

“是！”

“瞧他挣扎得多起劲儿，伤了兄弟们可就不好了。拉到一边去砍了他的手脚，割掉耳朵和宝贝，再将他的人放在大缸里养着。你们记得要给他的伤口撒盐哦，否则容易感染疾病。”

“养着？染病？这样处置还活得了吗？”张公公脸色苍白的问道。

“谢谢张公公提醒。”我灿烂的笑道：“你们一定记得给他们的伤口都擦上金创药，不可以让他死掉哦！我最怕杀人了！”说完还做出一个楚楚可怜的表情。

“遵命，那另一个如何处置？”军官问道。

我莞尔，问着另一个浑身颤抖的大汉：“你觉得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呜呜～呜呜～”他的头像钟摆一样左右晃动，甩的脸上肥肉啪啪作响。

“请问这里有渔网吗？”在公共场合，我一向保持我应有的礼貌。

“逮人用的网子可以吗？”

“嗯，嗯！太好了，就是要这个。将他脱光，用网子绑紧他全身，用刀片割去所有从网眼中凸出的肉！本夫人要为他修身！”

“妖妇，你这妖妇！”胖胖含糊不清的说着。

“记得这个不用割他的舌头，也不要绑住！”我要看看他是如何将自己的舌头咬下来的。

“也是边割边撒盐和金创药？”这个军官倒是聪明。

“孺子可教！那麻烦你们了！”我转身叫道：“张公公。”

“啊～，何事？”他如梦中惊醒一般。

“请您去拿些金创药和热水，吩咐下去这三日任何人都不得进出天牢，若是我今日来天牢的消息外透了，这里没有一个人能活！”

“奴才遵……遵命！”

“张公公！”这老头儿，怎么看都不敢看我？

“奴……奴才在！”

“告诉皇上，今晚我住这儿了，让第五少爷帮我编个合适的幌子送回龙府！”

“遵命，护国夫人。”

“别动，我在给你上药呢！”我柔声的对怀里的人说道。

他迷迷糊糊的张开眼睛，先是恍然如梦的朦胧，然后他瞪大了眼睛，纠集着眉头挣扎着坐了起来：

“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来看你啊！”我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我不是让你走吗？”他这是在责备我？

“走？你在这儿，我……我又能去哪儿？”说着，说着我便眼泪汪汪的噘起了嘴。我拉起他的手想将之覆在脸上，可他却往后一缩，好像生怕他那满是尘垢和血迹的手污了我脸。我干脆将头一偏，脸贴上了他的手，我感觉他指尖微颤，然后轻柔的摩挲起我的脸庞。

“很想你！”

“……”虽然他没有回答，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思念。

他从不山盟海誓，也不甜言蜜语，可就是这样一个沉默内敛的男人让我的心无比安定。

“他们有没有让你为难？”

“没！”他们的确有难为我，但都被我迎刃而解了。他们可没那个IQ让我为难。

“这些是……”他终于发现身旁这些杂物了。

“皇上准我在这里陪你一宿，因此特赐了饭菜和被褥。”

“你答应他什么了？”大半个月的监狱生活并未磨灭他的警觉。

“没答应他什么啊！”我装作莫名其妙的样子回道：“皇上是嘉奖我呢！”

“嘉奖！”他疑惑不解的看着我。

“对啊！”我边斟酒边解释道：“你走之后，君老贼想毁我龙家生意，结果被我破解不说还让我趁机大捞了一笔。”

“当真？”

“不信你就摸人家心跳，如果跳快了就是在骗你！”我刚说完，他就将手伸了过来。我笑着躲开：“啊～非礼啊～～，色性不改，你小子还真要摸啊！”说完我便感到心狂跳不止。是的，我骗了他，那是因为我爱他！我不求他能原谅，因为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取得他的原谅。

快乐是可以传染的，他终于笑了，抬起手习惯性的拍了拍我的头，那一刻我心里酸成了一团儿。我将头靠在他的怀里，闭上眼尽情享受着这期盼以久的宠爱。

这一刻，没有我、没有他，只有我们。

“云，娶我好吗？”我幽幽的说道。

“你已经是我的妻子了？”他不解的问道。

“那个不算了，都没有什么正规的仪式！”我在他怀里撒娇道：“哦～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有钱了！”

“嘿嘿，为什么？”

“你抠啊！娶个老婆都舍不得花钱摆酒！”

“哈哈！你想多少桌就多少桌！”

“这可是你说的哦！大丈夫一言即出什么马都难追！”

“是！”

“那今天我们先预演好不好？”

“预演什么？”

“结婚啊！就是成亲！”

“怎么演！”

我自己拿起一个酒杯，递给他一个，然后便指着牢房的天花板说道：“我们这就拜堂，有月亮、星星做我们的鉴证还不够你臭屁啊！”

“哪儿来的月亮、星星？”他茫然的看着天花板。

“你看见墙角那儿的蜘蛛网了吗？你把它想象成月亮，周围那四只蜘蛛就是会闪的星星啊！”说着说着，我似乎真的看见满月当空，繁星闪烁，而我们是在月下小酌。

“然后呢？”

“然后向着‘月亮’跪下，你跟着我说：月神在上，我江莱愿嫁予龙非云为妻，生生世世永不分离！”我努力的稳住声音里的颤抖，可话刚说完一层薄雾便浮上眼睛，我赶忙一口闷下杯中烈酒：“咳咳咳咳……好辣！”

“喝那么猛干嘛，你看眼泪都呛出来了！”为什么他语言里的责备听起来却似疼爱？

“该……咳咳咳咳……该你了！”

“月神在上，我龙非云愿娶江莱为妻，生生世世永不分离！”说完他也一口干了杯中之酒。

一字一句都直接刻如我的心间，这是我可我长久以来渴望的誓言，我希望上天能够听见。

“一拜天地。”我们的天地存放在彼此的心里，是这牢房、这铜墙都无法阻隔的。

我将腰间的匕首拿了出来放在桌子上，“二拜高堂。”说完自己便对着匕首拜了下去。小龙先是一怔，深深的看着这把匕首，而后待我拜完起来，他才叩下首去。

“夫妻交拜！啊～好痛！”他的头可真硬。

“哈哈哈！你呀！！”没见过人夫妻对拜撞到头啊，居然笑得那么开心。

“哼！还没完呢！还有交杯酒没喝！”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像这两只手一样纠缠不分。

“你怎么哭了？头撞疼了？”他将我搂入怀中。

“呜呜呜，人家终于嫁出去了，一时感慨嘛！”

“嘿嘿，傻姑娘！”他吻了吻我的额头。

“我不是傻姑娘，我现在是你的傻老婆！”

终于哭累了，我有气无力的躺在他怀里，他抚摸着我的头发，问道：

“你如何知道那匕首是遗物？”

“偷看了家谱，知道你母亲的名讳中有个‘云’字，然后看见刀柄上刻着的字便猜到了！”

“知道为何我一直没有成亲吗？”

“因为你太丑了？啊，你竟然pia我，人家是开玩笑的嘛！”

他收了收脸上的笑容，看着墙壁，淡然的叙述着：

“儿时总不明白为何母亲每日以泪洗面，后来才知道是因为父亲弃她而去。随着年月的增长，我长得越来越像父亲，母亲看见我便时而欢喜时而哭泣，最后竟也抛弃我而离家出走。我无法理解母亲对父亲的情感，也不想去体会个中的艰辛；再者算命先生说我命硬，会克死妻子，所以我便以此为由而不娶；再然后，生意愈做愈大，事情也愈来愈多，娶妻之事便一直拖延至今。”他眼中的黯然让我看了好不心痛。

“什么至今！刚才天地也拜了，交杯也喝了，你小子想不认帐是不是？”我故意扯开话题。

“哈哈哈，是，是！是我错了，自罚一杯！”我痴痴的看着他，想要将他此刻的笑容铭记于心。

“这个给你！”我从脖子上取下玉猪。

“这是干什么？”

“老天没有看见我写在孔明灯上的祝愿，让你受了这么多苦，嘿嘿，这可是我第一次打赌输给你哦！我从不赖帐，就当这是我欠你的十两银子！这玉猪虽然不值那么多钱，可这是我父母留给我的唯一物品。”他默默的接过玉猪，紧紧的捏在手里，明明眼中都是感动却仍硬生生挤出笑容。

我们躺在地上赏“星星”，我问道：“你知道为何这结婚戒指带在无名指吗？”

“你说是因为它与心相连，取意永结同心。”他记得倒是清楚。

“我告诉你另一层意思哦！你学着我这样，双手张开相对，然后中指弯曲，嗯就是这样，两根中指的第二个关节相对。好了，你保持这个姿势，试着张开各个手指。”

“唯独两根无名指不能分开！”

“他的另一层意思便是永不分离！”我压制着嗓间的哽咽。

“我爱你，老婆！”

他的喃呢让我窒息，我如此贪恋这句魔咒，心里的热浪翻滚不止。我祈祷着时间就定格在这里瞬间。如果可以，我不要金钱，不要地位、不要利益，我只要和身边的这个人常相思守，就算平平淡淡，清粥淡饭也无所谓。

可……这个如果真的可以实现吗?

我将轶给我医治失眠的香包偷偷放在小龙的枕上，不一会儿他便沉沉睡去。我用铅笔在墙上写下：“花自漂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处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出自李清照之《一剪梅》）然后我俯下身，细细的抚过他的头发，脸庞；我轻轻的吻上

他的唇，泪水连成线的滴在他的了他的脸上，最后在他耳边喃喃说道：“老公，我也好爱你！再见！”他紧闭的眼睑抖动了一下，一晃而过，好似错觉。

我让张公公将我带出天牢，虽然这里被人视为地狱，可我却如此不舍；每走一步便会有撕心裂肺的痛。终于到了地面、朝霞初露美不胜收，可我却无心观赏因为当天牢的门轰然关上的时候，我的心也一起沉到了地下的牢房。

所有的隐忍瞬间爆发，我在阳光下号啕大哭。我宣泄着对于永别的恐惧，宣泄着心中那带痛的幸福。接下来的路将通往何方，不得而知，只是在心间默默的祈祷：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

只有活着，才会有希望吧！

在我回龙府路上，全城都在传说我在大殿之前跪了一晚上，请求皇上让我见小龙一面，可皇上不但没答应还大发雷霆并勒令天牢数日之内不准任何人进出，说是怕有人为我通传信息。

我走下马车，发现府外无缘无故多了两三个小摊贩，而这些人都不专心做买卖而是斜着眼看向我这边。既然如此，我演戏就演全套吧！我跌跌颤颤的走了没两三步便扑倒在红姬怀里。

“夫人，您的腿病又犯了？”

“老毛病，不打紧！快把马车赶回去，你们也累了！”我一边揉搓着膝盖一边回头吩咐车夫，故意将我哭红了的双眼和浮肿的面容show给各家的spy们看。

“夫人啊！辛苦您了！”来福夫妇穿着孝服老泪纵横的站在。

“唉！”我无奈的叹了口气便进了府。

“第五少爷在屋里等着您呢！”红姬掀开帘子对我说道。

“消息是你传出去的吧？”我问这小冉。

“皇上说只有这样推波助澜才能帮到你！”

“谢谢啦！”

“见到非云了！”他帮我倒了杯茶。

“嗯，他很好。马上就可以出来了！你放心！”我莞尔想要安慰他。

“你答应皇上什么了？”他却将杯子用力往桌上一放，溅了半杯水出来。

“答应将一半的家产献给君幻晟！”说的时候我故意装作心疼的模样闭上眼睛，其实是怕小冉看出我在撒谎。

“皇上让你这么做？”他似乎并不相信。

“嗯，有了经费便可促使君幻晟加快谋反的脚步。”我多么希望花点儿钱便可以解决这一切。

“可皇上认为君幻晟要的只是经费吗？”

“我估摸着皇上有他的自己的安排，而我只是起到催化，我是说促进的作用。”

“上次我给你的尊龙佩你可随身带着？”他怎么突然就转换了话题。

“嗯！”我从腰间拿了出来。

“这个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你性命，一定不可以掉了！”

“我知道了！谢谢你小冉！”我给他一个拥抱，可怕他察觉我的异常于是也只有如此了！

我将小冉送走之后，便让人请轶过来。

“啊～，传说中的‘莫言’禁地啊！也没什么稀罕的啊！”她一边打量着房子一边说道。

“除了你老公你还稀罕什么？”

“切，好了不说笑了。你见到你老公了吧？”她坐下来拉着我的手问道。

“你没听他们说我跪了一晚上连鬼也没见着！”

“屁，我老公说你的膝盖连一个时辰都跪不了，如果真的跪一晚上只怕要被人抬回来锯腿！再看看你这肿得只剩下一条缝儿的眼睛，若不是见着老公了，打死你这倔驴才不会哭！”

“嘿嘿，就知道瞒不过你！是的，我见着了！”果然，知我莫若她。

“怎样？”她怎么看起来比我还紧张。

“他……目前应该还算安全。”

“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皇帝不会白白让你见你老公的……”原来她是关心我啊！

“在最短时间内，挑拨东洋人和君幻晟的关系，同时促使君幻晟造反。”

“为什么要挑拨他们？”

“前段时日有传言东洋海盗在沿海集结，我猜可能是准备配合君幻晟一起作乱！”

“kao，这么大的漩涡，你卷进去还不是九死一生？”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担心的也就是这，否则也不会撒谎欺骗小龙和小冉。

“现在看来二者关系极其密切，岂是你能插上一脚的？就算你有这个能耐，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解决的啊！所以现在要挑拨他们必须伤二者之其一。无论是伤了东洋人还是君幻晟，你都死罪难逃啊！”她说的这些我不是没有考虑过。

“所以我向皇上开出的条件之一便是保我性命。”

“切，政治家都是骗子，你信他？”她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唉，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况且只要我不要人性命，便不会被判死刑，我看过律法充其量就是重刑之后发配塞外，不过这样一来，我和小龙也许就再无相见之日了。”

“就你这面黄肌瘦的小萝卜头样儿，你还受得了重刑？更何况……”

“更何况什么……”

“你还有了身孕！”

“你……呵呵，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笑？”

“你还记得你去空鸣寺找我们的那天，我家石头给你号过脉吗？你已经怀孕半个月了。”

铁的话让我有五雷轰顶的感觉，半个月之前，那么就是小龙生日的时候……

“那……那为何他当时没有说？”我胸口有些憋闷。

“他说是因为当时在场的是第五公子而不是你老公，所以他便想得空儿再跟你说。结果一回府便发生了这么一连串的事情，这事儿也就耽搁了下来……”

“我……我……”我用手按着肚子，半天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为了孩子，我想你老公也一定不会怪你的！”

“这……”

“别在这这那那了，我们可以住在与世隔绝的山里，就算这里打得天翻地覆也不关我们的事情！好不好？”

我抱着头整理混乱的思绪，然后犹豫的回道：“也只能这样了！为了孩子，小龙一定不会怪我的！”然后我从里屋拿出一沓钞票，交过小铁说道：“你们今天去门房领了钱就出府，这里都是我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你先帮我带出去。”

“你不跟我们一起走？”

“你傻了吧！三个人目标太大，等我今日安排完府中之事，明日正午我去城郊的客栈找你们！”

“你没骗我？”

“我江雪发誓，如果我骗你就天打雷劈！”

她接过钱对我说道：“明天中午不见不散！”

“嗯！再见！”

我伸手抱着她，抱着这个好姐妹，心里不停的默念着：对不起！

我是江莱，不是江雪！

如果我就这么走了，小龙绝不会责怪我，可我自己却会责怪自己。

我的命和孩子的命我会尽全力保住，小龙也不可以死掉……

人在，家在；而三者缺其一都不成其为家！

中午，小冉派人来告诉我，君幻晟定了醉香搂的师傅今晚去稻香楼，说是要宴请各位使者。这君老贼若不是早上得到我苦求无望的消息，又怎会借着小冉这条道儿向我扔出这翠绿的橄榄枝呢?

他既然对我如此上心，我当然也不能让他失望。精心打扮之后，我一个人来到了稻香楼。

“哟～～，这不是护国夫人吗？怎么到这儿来了！”君幻晟装作一副惊诧不已的样子，

“丞相，请你救我相公性命！”我说着便是重重一跪，脸上除了无奈的恳求没有任何表情。我今日前来，一不能娇媚，二不能扮苦命的；若是有半分举动不附和我平日的坚强，恐怕都骗不过这君幻晟的一双贼眼。

我感觉到君老贼那“松狮”儿子的眼睛一直在我身上扫来扫去，而那两个东洋头头则更夸张，不知是酒水还是口水挂在嘴角亮晶晶的让人作恶。

“子文快扶起夫人，给夫人赐坐！”

“是，爹！”“松狮”趁机在我手上乱“揩油”。

“谢大少爷！”我不动声色的抽回手。

对于这种男人而言，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又不如偷不到。这样也在无意中挠得这头“松狮”色心痒痒！

“夫人的遭遇，老夫也略有耳闻，也深表同情。但此事确实难办……”他假惺惺的惋惜道。

“现在只有丞相大人您可以救他……”说着我低下头默默的流起泪来。

“爹，你就帮帮龙夫人吧！不要哭，哭得人心怪疼的……”“松狮”的爪子趁机在我背上游走。

东洋人听了翻译之后，也不住的叫着：“索嘎，索嘎！（就是，就是）”

“老夫说难办，又没说不能办！”我猜到君幻晟就会来这招儿。

“任何条件……任何条件我都接受！”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说道：“只要您答应救我相公！”

“夫人这么说便是见外了！来……来，大家喝酒，边吃边合计！”君幻晟果然是只老狐狸，明明早就盘算好了一切，可现在又迟迟不说。

“那我先敬各位大人一杯！”我站起来，顺势抖落腿上那只不安分的爪子。

“哟希、哟希！（好，好！）”使者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

他们酒足饭饱之后，便开始思淫欲，六只眼睛泛着绿光瞧着我。而我只瞧这君幻晟：“君大人，究竟如何才会帮我？”

“嘿嘿，喝茶……喝茶……”他吹了吹浮在面儿上的茶叶，不紧不慢的说着。

“龙家的生意？”我紧追不舍的问道。

“嘿嘿，老夫都是土埋脖子的人了，哪来那么多时间去处理这些铜臭之事？”

“丞相的意思是……”

“夫人也是明白人，老夫也不再拐弯抹角了！”说着他将茶杯一放，摸着肥厚的下巴继续说道：“要知道我君家三代为大文朝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从未有谋反之心，可最近有消息说皇上想要清除我君家。这真是让我痛心疾首啊！”

政治家总是各执一词，我也无心参与，但应付一下却是必要的：

“消息可靠吗？”我骤起眉头问道。

“九成！”

“那君丞相是想让我为……出资？”

“钱？我君幻晟虽然没有龙非云多，但也够用！君某是惜才，老夫实在欣赏夫人的计谋和胆识，因此想让夫人助我一臂之力。”

“小女子何得何能，怎能担此大任啊？”我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

“这么说夫人是不愿意？”他虽满脸堆笑，但声音里却满是杀机。

“不……不是，我只是怕坏了丞相的大事。”

“哈哈哈哈，夫人过谦了，以夫人的人脉和智谋定助我成其大事！”

“既然丞相抬举，我再推脱便显得矫情了。那么小女子便却之不恭了！”我假装喝多了，站起来摇了摇身子，然后向他跪下。

“好……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夫人请起”

“龙夫人，您是不是喝高了，怎么站也站不稳！”君子文趁机过来扶住我，然后对他爹说：“怎么龙府也没派个马车过来，您看是不是让夫人今晚就睡这儿？”

“这……这怎么可以！”我忙推开他，然后“不小心”跌坐在地上。

“使者，也觉得夫人今晚应该留宿，以免别人说他们待客不周！”这个翻译大人这“风”倒是扇得正是时候。

“就是啊！如果爹您不放心，我今晚也住这儿！我力保夫人安全！”是力毁吧？

“夫人，也就不要推辞了！我这就让人准备房间去！”君幻晟也这么说了，我当然也就不拒绝。

“那就麻烦列为大人了！”

我晚上可在屋子里候着各位大人了。你们用什么法子折磨十四，老娘就要用双倍讨回来！

（二十岁以下，以及胃功能较差者自觉过滤以下部分，谢谢合作！）

晚上第一个来的是君子文，他迅速脱掉外衣便猛的向撒满了迷香粉的床扑了上去。他的脚连抽都没抽两下，就如死猪一样瘫倒在床上。没到一柱香的时间，第二个和第三个便一起来了，没过三秒这三个男人纠缠着倒在了床上。

自从上次我从皇上那里回来之后，轶给了我一些防身的瓶瓶罐罐。但我却没想到这小小一瓶粉竟然迷倒了三头猪！我将上次轶整治二嫂的药粉涂在他们脸上，不一会儿三个猪头便呈现在眼前了。

“啪啪啪啪！”我打开门请翻译大人进来。

“大人可将东西带来？”

“下官将夫人要的东西都带齐全了。”筵席之时，我借如厕之名写了张小纸条；然后我伺机塞到他的手中。

“嗯，就是这些！对了，皇上都跟你说了吧？”

“皇上让我全力帮助夫人，万死不辞！不过下官不知夫人是想用此对付……”

“床上那三个！”我指了指床上酣然大睡的人，继续说道：“一会儿还麻烦您为我翻译！”

“是！”

“那就请你用这三根长绳将他们的手捆住，绳子的另一头就系在那边的柱子上吧！”这样一来，他们想跑也跑不了。

“是！但如果他们醒来叫唤起来怎么办？”

“哈哈哈，你看看他们那脸肿得。”如果这样他们还能叫出来，老娘便认栽。

“行了！”他麻利的将三人绑好。

“麻烦你将他们的嘴都给掰开！”我得倒点儿春药进去，“嗯，好了，谢谢你把他们都给扒光了！然后用水泼醒他们就过来看陪我看戏吧！”

“遵命！”皇帝慷训练出来的奴才倒是挺好使的。

三个赤裸的男人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不知所措的看着对方，然后又看了看自己。紧接着“噼里啪啦”一阵肥肉撞击的声音。

“你们都身中巨毒！”

他们疑惑的看着我，似乎要冲过来扁老娘。

“你们的脸是不是觉得很涨？如果你们不按照我说的做，那么等会就会爆脸而死。”这越夸张越是有人信，你没看见他们一个个头点着像小鸡啄米似的。

“是不是觉着身上又热又骚？”我启发道。

“嗯，嗯！”

“想干人？那就去啊，我来想想哈！君子文，你去办了那个叫大佐的小日本。土肥原就在一旁用鞭子伺候，如果觉着君子文不卖力你就抽他！”

翻译刚说完，两个日本人便联合将君子文压倒在地，然后一顿猛打。原来他们喜欢玩SM啊！还好老娘细心体贴，一早就为他们准备好了！

“你们不听话，那我可把解药喂狗吃了。”我娇嗔道。

他们面面相觑，松开了抓住君子文的手。君子文用力将身上的人撞开，一个翻身就压在了大佐的身上，接着大佐“呜”的一阵惨叫双手紧抓着床沿，一个日本“处菊”就在这情色糜烂的气息中绽开了。土肥原看不过眼了，便用尽全力抽着君子文。

我不知是自己下的药太猛了，还是君子文本身就具有同性加SM的倾向，那皮鞭打得他的油都溅了出来，可他反而更加卖力，浑身的肉甩得“啪啪”作响。而他身下的那个大佐也由开始的“哼哼”叫唤变成了“嘤嘤”的呻吟。真可惜被君大少爷挡住了视线，看不着见大佐的脸，不知是通红呢？还是酱紫？

“君大少爷，您倒是悠着点啊！别这么快就完事了，还有一个晚上呢？”我边品着茶边看着着限制级的场面。不过说实话，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美型男，眼前这几堆油实在事有碍观瞻。

君子文显然是干得兴致正齐，完全没把我的话放在耳边，还是拼了老命操着小日本。

“得！君子文你不听话是吧！那你就先歇着，换土肥肥上！”

土肥肥一早就在旁边看着眼馋了，听我这么说，用力推开君子文，急匆匆的就上了自己的同胞。君子文显然很不满足，本想上去压在土肥肥身上来个“三人行”，可又怕我不给解药，于是可怜兮兮的往我坐的门口看了看，停下了进攻的欲望很自觉的拿起鞭子回抽起两个小日本，

本想多看看小日本是如何残害自己同胞的，可没想到那个肥攻竟是小受的资质，没多大功夫便一泻千里了，瘫倒在一旁喘着粗气。

“丫的忒没用了。君大少爷上吧！不是大佐，是土肥肥！”

看君子文那兴奋的表情便知道他忍得很辛苦，他将土肥肥翻了个狗趴地，一个挺身便又开启了另一朵东洋肥菊。

“大佐先生也累了半天了，一起吧！”我好心提醒一旁欲火焚身的大佐。

他们三个都愣住了，土肥肥突然挣扎起来，可君子文一计老拳将他打晕了过去。然后大佐不知所措的看着君大少，君子文便主动邀请他一起研究体位的问题。由于“双虫进洞”这一绝技，小女子也只是听说而已，因此无法给予他们任何意见。

看着他们突破语言的障碍，通过身体行为寻到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没多久，他三人便瘫软在地。捂着嘴又撒了些迷香粉，让三个疲倦的男人睡去。我让翻译将他们三个手脚用绳子绑进，拉成大字型摆在地上，然后泼醒他们。再用细绳紧紧绑住他们的筋疲力尽的小兄弟（包括子孙袋）让其血液不流通。

他们“嗯嗯啊啊”了大概一个时辰，我猜他们的小兄弟应该也许大概可能自然坏死了，便想照着以前书上所说：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但由于心里有些小怕怕，因此用了很多刀才切完，真是累死老娘了。

等我费尽力气割掉那些没有用的玩意儿以后，我还很好心的让翻译大哥拿香灰帮他们盖在伤口上止血，然后拿了根鹅毛插他们的尿道里。等过了几天把鹅毛拿掉，如果尿得出来，阉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来，那个人就算废了，大概最后会死于尿毒症吧.

由于小妹此次是初次动刀，也不知能成功几个！因此他们只能祈祷上天保佑他们能顺利尿出，阿门！

接下来，我坐在椅子上，慵懒的看着升起的太阳；等待着接下来的审判！

第五十章 番外之文睿慷（完）

每每闭上眼，便会见到她面无表情的躺在血泊之中，从不信鬼神的我竟开始为她的安危所祈祷。虽然她胆大心细、足智多谋，但她要面对的是道行比她高上千百倍的君幻晟，我真的害怕……

为何已然天光，而稻香搂那边却仍无消息?

“皇上，您先用过早膳吧！护国夫人吉人天相一定不会有事的。”张德先跟随朕这么久，这是第一次见朕如此焦躁不安吧！

“嗯，等会再……”

“启禀皇上，稻香楼侍卫总管陈士高求见！”门外传来期盼以久的通报。

“快传！”

“臣，稻香楼侍卫总管陈士高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

“免了，情况如何？”

“启禀皇上，臣谨尊皇上圣意，抢在丞相到达稻香楼之前便将涉案人等带进宫来。两名东洋使臣和君少爷已经……”

“说！”都这时候了，他怎么还这么温温吞吞?

“是。已经送往禁事房了。”禁事房？送他们去哪儿干嘛?

“护国夫人呢？”这些迷题还得她来解吧！

“回皇上，护国夫人和齐大人均在殿外等候召见。”

“快宣！”阿弥陀佛只要她活着就好。

“宣护国夫人、齐大人晋见！”

只见雪儿在齐轩的搀扶下走进大殿，她面色憔悴不堪，洁白衣服上的点点血渍让我心中一抽。

“臣妇、臣拜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爱卿平身罢！”虽然心如油煎，但我仍故作镇定。

“谢皇上！”

“爱卿身上这血是……”声音如常，但手却在桌下紧紧的攥成了拳头。

“回皇上，这都是畜生的血！”她淡然一笑。

“那昨晚稻香楼究竟发生何事？”我不停的告诉自己要稳住，要镇定。

“启禀皇上，臣妇现在只想洗个热水澡，睡觉！”

她在说什么？包括朕在内，在场的人都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个不停打哈欠的女人。她为何总是如此出人意料。

“夫人的意思是……”

“洗澡，睡觉！启禀皇上，臣妇已经七十二个小时，我是说三十六个时辰没怎么合眼了。关于昨晚稻香楼发生的事情，皇上尽可以问齐大人，臣妇坚决相信齐大人的表达能力；若还有不明，等臣妇醒了自会为皇上您解释。望皇上成全！”最后那五个字她是边打哈欠边说出口的，看来果真累得不清。

“大胆……”

“张德先，命人为夫人准备一切！”张德先正要斥责，却被我阻止。

“是，皇上！奴才这就去办！”

“多谢皇上，有劳张公公了！”说着她便打着哈欠随张德先去了偏殿。

“陈大人，使者和君子文为何被送去禁事房？”这事可出的蹊跷。

“回皇上，因为他们被……被人阉割，现抬去禁事房进行救治，而……而他们的宝贝也不知所踪。”陈士高边说边瞅这齐轩。

“齐大人，这是怎么一回事？”

“回皇上，他们是被护国夫人阉割，而他们的宝贝则是夫人命臣拿去喂了稻香楼的看门狗。”

“喂狗？”一旁的陈士高惊呼起来。

“对，就是陈大人那两条猎犬！”

“哇呜……”陈士高这个没用的奴才竟要吐在大殿之上。

“来人，带陈大人出去！”

“微臣，告……哇呜……”我不耐烦的摆了摆手，让他快快退下。

随后，齐轩将事情的经过详尽的禀呈上来。倘若说前日她教训君家奴才的手法让我瞠目结舌，那么昨日之举简直惊世骇俗，而这一切竟出自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之手。

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夫人亲自动手！”就算得知一切我仍无法相信。

“是，夫人动手之时干呕不止，臣要帮忙，夫人却说她答应过龙家的十四小姐定要亲自动手结果了这些畜生的恶根。”难怪她脸色如此苍白。

“可就算如此，也只能挑起君老贼和东洋使节对护国夫人或是朝廷的愤恨，于他们之间则并无太大间隙啊？”雪儿不会没想到这点吧。

“启禀皇上，夫人嘱咐我在审问之时，以东洋使者的语气和表情自行翻译，着重围绕他们发生‘亲密接触’而展开，让他们狗咬狗。”

妙极！

之前朕也想到利用翻译进行挑拨。可无论是利益冲突还是政治问题都可调解，因此迟迟无法找到离间他们的突破口。贸然行动，只会让朕损失掉齐轩这枚重要的棋子。朕万万没料到朕的护国夫人竟能想到利用他们最为顾忌的“颜面”！数不胜数的人以生命为代价换取面子。所赚钱财，所取利益，所及地位通通是为了这张脸；地位越高，则面子越薄。雪儿此招出其不意的为这二人造了个死穴。

明日朝堂之上，唯有齐轩一人通晓东洋语言，到时候无论是君幻晟还是使者均怒气难平，只需齐轩来一招“声情并茂”，将他们对雪儿的愤愤分一两份儿给对方，他们之间的裂隙即变为一条无法跨越的沟壑。到时候，朕再出面调停，东洋人必定感恩戴德解除沿海的危险；这么一来，朕便可一心与君老贼一较高下。

“你的身份暴露没有？”

“昨晚臣只是一个自以为身中剧毒的翻译大臣！”

“好，很好！只是为何说‘自以为’？”

“是！夫人昨日只用了一些迷粉、春药和让脸颊肿起的药粉便将他们悉数骗过！”

“好一个奇女子！”朕不禁拍案叫好！

“夫人临危不乱，遇事有条不紊。臣对夫人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臣也是！”张德先也笑嘻嘻的附和着。

“好、好！张德先带齐大人去休息，对外宣布齐大人和护国夫人被押入天牢。”

“奴才遵命！”

“齐轩，你也好生休息，明日为朕开个好头儿！”

“臣，定不负皇上所托！”

&&&&&&&我是一条分割线，咦呀咦呀哟&&&&&&&&

“请皇上降罪！”婢女们看见我走进侧殿便纷纷下跪。

“何事？”该不是雪儿她……

“护国夫人在澡池里睡着了，奴婢叫也叫不醒。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原来如此，我心里轻轻舒出一口气。

“你们都退下吧！”

她依在池边长长的睫毛有似无的轻颤着，水中艳丽的花瓣静静贴在她雪白的肌肤上与那粉嫩的小脸相互映衬，犹如出水芙蕖，美不胜收！后宫佳丽无数，容貌胜她者更是不计其数，可……竟无一人能及得上她半分风韵。

她……很独特！

却不属于朕……

再这么下去，她定会伤风。我走进池子，借着水力缓缓将她抱起，她噘起小嘴好似不满我吵了她的睡眠，眼珠子动了动却始终也没有睁开。她周身散发的香气流淌无声，沁人心脾，淡雅而绵长，竟让我有身于仙境的幻象。

我用布巾轻轻为她擦净身上的水珠，缓缓的将她放在卧榻之上。她是不是梦见了美食！樱红的小嘴吧嗒吧嗒的咀嚼着什么。

将她的头搭在我肩上，用尽气力才为她穿上一件肚兜，这也是我第一次为人穿衣，不由感慨原来还真是个费事的活儿，想及此处我不禁莞尔。上次她伺候我更衣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笨拙的动作，不满的表情，她甚至还调皮的对我翻着白眼。当听到她说那是第一次为人更

衣，我心中竟生出一丝独霸的欣喜，原以为这份简单的心思早已在纷纷扰扰的争斗中磨灭殆尽……

她胸口上的这道把是替非云挡下利剑时留下的吧！我抚过那道浅色的红印，那天她也是一袭红衣，如同一团烈火印入在场每个人的心里。当时，她只是非云选中的牺牲品；而现在，她成为所有人都想倾近全力想要保全的人。非云一度想带着她逃出纷争，冉为了她入朝为官，而我却是如此的力不从心。

可无论周围人为她付出再多，她的心里都只有非云，只有非云……

不知从何时开始，但凡非云的东西我都会竭尽全力得到手。这应该是种嫉妒吧！从儿时开始的一种嫉妒！以前，无论我多么努力父王都不会多看我一眼，而他明明一副冷冰冰、不问世事的样子，父王却对他疼爱有佳、甚至倾其所有。我想若不是他非皇家正统，我这皇位也将是他囊中之物吧！

可偏偏事情就是如此奇妙。一次小小的患难之后我们竟由互不顺眼的兄弟变为了甘苦与共的手足。虽然我得到了皇位，到达了权力的颠峰，可我却无比寂寥。因此，当我再元宵那晚第一次见到雪儿的时候，当我看到非云不顾身份冲上戏台救下雪儿的时候，我便想知道这女孩究竟有何能耐竟让我那千年玄冰的皇弟如此失态。因此，齐王寿筵之时，见她一人独自在塘边赏月，我便不禁想逗她一逗，但她却对我并不畏惧反而一脸淡然。她是第一个敢与我对视的女人，也正因为她那挑衅的眼神让我激起了我的斗志，以至于后来我竟失控的吻了她。那一刻起，我便想得到她，并不是因为非云，而是为她的与众不同。

之后，君幻晟派来的刺客让我看清了她的重要。连不谙武功的冉都舍命为她挡去刀光剑影；而更另我吃惊的是，当利剑刺进她的体内，非云像中邪了似的将她护在怀里疯狂砍杀着。他们是我的左膀右臂，但却可以为了这个女人而不要性命。我意识到这个女人有着足以改变我的命运的力量。

我的心备受煎熬。一方面，我开始暗暗担心自己一直以来的谋划是否会因她的出现而产生危机；另一方面，我却无法忘记那摄人魂魄的眼眸。经过思量之后我决定一切按计划行事，我是一国之君怎可为了一个女人舍弃国家?

权力与手段成为我维持生存的必备技能，我设计将她一步步推向君幻晟。每次听到她躲过危险、安然无恙，我心中雀跃不已；可平静下来，国家为重，又得无可奈何的部署下一个将她送向危险的谋划。这样的踌躇不定，这样的摇摆让我苦不堪言。

直至那晚，冷月悬空，她如仙女一般从天空中徐徐落下，在风中摇曳飘荡，在她那空灵的声音里连星光的穿透都显得脆弱无力，天籁般的异国曲调里有着让人心碎的寂寥，我不竟想掬她在手，小心呵护。我开始置疑自己谋算，甚至决定将这个计划内的棋子弃置不用，可她却又偏偏恶作剧似的引起君幻晟和使者们的注意，将自己推向风口浪尖。

在君老贼的陷阱里，她一次次化险为夷，一次次全身而退，后来竟然还绝地反击，打得君老贼措手不及。这一路走来，她竟成为我布局之中的关键，竟是决定我大文朝生死的关键。如果不是事出无奈，我决不会走这步让我心念俱碎的棋。

她的表情为何突然痛苦起来，是做恶梦了吗?

梦里会不会有那个罪大恶极的我？那个亲手将十四推进火坑的我？还是那个差点侮辱了她的我?

我的不择手段让她感到心寒了吗?

对于十四的遭遇，我何尝不是痛心疾首；可我又能如何，这于我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若是就此错过，等待我的便有可能是亡国！

当她指着我的鼻子咒骂的时候，她的眼神如一把利刃直插我的胸口。本以为她是懂我的……虽然现在她的确是在尽全力帮我，但满心都是另外一个男人，如同我初次吻她一样！

我摩挲着这沉睡的脸庞，暗暗发誓：我不会让你死，我答应过你，也答应过我自己！

我起身准备离开，却将她放置一旁的饰品带落在地。这是……非云将尊龙佩送给她了！枉太后在宫内翻找也遍寻不着，派八妹出宫也无功而返，他们万万没想到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至高无上的“兵符”竟放在雪儿的身上！

真是天助我也！

&&&&&&&&&&我是一条分割线，咦呀咦呀哟&&&&&&&&&

“皇上，您要为微臣作主啊！”君幻晟哭嚎着。

“皇……皇上，您……您……要为……呜呜呜”雪儿这招泣不成声先发制人更胜一筹。

“众爱卿平身！”

“大胆龙氏，竟勾引我儿，后下剧毒谋害，并……并将其……呜呜呜……”

“护国夫人，可有此事？”我厉声问道。

“回皇上，全禩城都知道臣妇对夫君一片情深，更何况君少爷无论相貌和人品都不及我相公半分，臣妇又怎会勾引他？”雪儿虽然言语犀利，可脸面上却哭得梨花带雨。

“你……你……”君幻晟指着雪儿半天说不出话来。

只见雪儿身子微微一闪，君幻晟的矛头直指被抬进大殿的大佐和土肥原，有齐轩在一旁煽风点火，使臣的脸色顿时就变得难看非常。

“冤枉～～～啊～！”雪儿托长了哭腔喊道：“臣妇为保自身名节确有下药，但绝非君大人口中之剧毒。请皇……皇上明察！”

“太医，这又是怎么回事？”

“回皇上，夫人所用只是一些药粉，并无剧毒！”太医据实回报。

“君丞相，这又是怎样一回事？”朕横眉问道。

“回皇上，这毒妇竟将使者与我儿阉……阉割了！”君幻晟此言一出，朝堂顿时一片哗然。

“请皇上严惩毒妇！”数个声音同时响起，想来这些就是君幻晟的党羽吧！

“龙氏，可有此事？”

“确有此事！”雪儿抹去泪水停顿了一下，继而垂下眼帘声音颤抖的说道：“臣妇此举完全是出于无奈。”雪儿话音刚落，堂下便传来骂声一片。

“此话何解？”

“那晚，他们闯入我房中，臣妇情急之下便将各位迷晕，后……后来害怕门外有他们的党羽，又恐其醒来会对臣妇不利，于是便将其三人绑了起来，独留翻译大人在身边。不想君子文醒来兽性大发竟然……竟然强行那个……那个了大佐使者，而土肥原使者为救自己同胞便用武器打了君少爷，君少爷不满土肥原使者的行为，又……又将土肥原奸……奸污。”雪儿的眼神突然涣散起来，惊恐的看着周围继续说道：“后……后来君少爷命我阉了这些东洋使者，臣妇不从，他便威胁我如不照做就派人害死我家相公……呜呜呜，我……我当时好害怕……我好怕。”雪儿用力扯着自己的头发，蹲在地上不住的重复着“害怕”。

“她胡说～～～～～”君幻晟声嘶力竭的喊道。

“此话当真？”朕转头问向齐轩。

“回皇上，当时夫人骗臣已身中剧毒，然后以匕首相逼。”日本使者大喊大叫打断了齐轩的回话。

“日本使者在说什么？”

“回皇上，大佐君正在指责君少爷强行奸……的行径。”我看他们是在说雪儿吧！

“我儿……我儿是被逼的！”君幻晟开始口无遮拦起来，如此一来便是承认了“奸污”使者的罪名。

“朕也觉得护国夫人的证词有可疑之处。若照夫人刚才所说，那君子文就不该也被……”

“臣妇恨！”她突然站了起来，眼中的恐惧顿时烟消云散，一股厉气直冲而出，“恨他们害了我家相公，害死十四，现在还想害死我！哈哈哈……臣妇便刀起刀落便斩了他的子孙根！哈哈哈哈哈哈”她笑着笑着又披头散发的转向列为大臣：“你们不知道幸亏老娘以前学过微雕，否则要阉君子文比阉一直老鼠还难，就……就那么一点儿。”

她一边比划着一边冲向朝臣。大家避之不及，顿时朝堂乱成了一锅粥。

“朝堂之上，请夫人自重！”闹剧至此也差不多了。

雪儿先是疯狂的仰天大笑，然后又突然停止了笑声跑到龙梯之下，双手掩面惊恐的说着：“他……他们都是坏人，他们想死我死，想让我全家死光！皇……皇上您救救我吧！”说着，她便匍匐在地，沿着龙梯爬了上来。

若不是她事先便告诉我，这是一场戏，我定会被她的表现所骗过。她告诉我在她的家乡许多人都假装精神失常而逃过律法的刑罚。我朝虽无此先例，但若是君幻晟开口放过雪儿一条命，一切便都会有转机。

“嗯？”侍卫将她拦住，雪儿照我安排不经意的掉下尊龙佩，然后慌乱的拣起来收进怀中。我见君幻晟眼中精光一闪，既然他看见了便定然会在此处放过雪儿一马，因为若是将雪儿送入天牢或是刑部，那么雪儿身上的物件便要全部被没收，包括那块假的尊龙佩！

“小小姑娘,清早起床,背着书包上学堂,姑娘漂亮,姑娘漂亮,身后跟了一群狼！”雪儿竟痴痴呆呆的唱起歌来。

“大胆龙氏，竟敢在朝堂之上唱歌！”朕假装怒不可遏的吼道。

“小小姑娘,清早起床,背着书包上学堂,姑娘漂亮,姑娘漂亮,身后跟了一群狼！”雪儿并不理会，只是玩弄着自己的头发，继续旁若无人的唱道。

“皇上息怒，我看这毒妇是疯了！”果然不出朕的所料，君幻晟竟主动为雪儿求情起来。

“太医，去看看龙氏究竟怎么了？”

“啊～～～～～～不要，不要过来！不要碰我！！！！！”雪儿尖叫拍打着太医，太医根本就无法近身。

“回皇上，龙夫人恐怕是惊吓过度导致神志有些不清了！”太医一手抹着自己被雪儿抓伤的收，一边回道。

“这……既然如此便送其回家歇息，待其神志恢复再行审问。”朕故作为难的说道。

“万万不可！这毒妇诡计多端，恐其有诈，还请皇上重新定夺。”看来君老贼心中已有了结论。

“那爱卿有何建议？”

“城西有个专关神志失常之人的会所，臣认为可先将她关于此处，那里高墙紧闭可防止其逃跑。”朕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众爱卿觉得如何？”

“丞相所言甚是！”交口称赞的人，朕都记在心里了，朕倒要看看你们能笑多久！哼！

“那就按丞相说的办吧！”

“皇上英明！”朕英不英明你们过几日便会知晓。

&&&&&&&&&&&&我是一条分割线，咦呀咦呀哟&&&&&&&&&&

“启禀皇上，保护护国夫人的李将军求见。”

“传！”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朕让你沿路保护夫人，你怎么回来了？”

“回……回皇上，我们在城西遇到阻击。”他喘息着回报。

“情况如何？”我早料到君幻晟会派人去抢尊龙佩。

“臣的部下与贼人交手，不……不想对方武功高强，我方损失惨重！”

“那护国夫人呢？”

“护国夫人已－遭－贼－人－杀－害，并被焚尸！”胸口为何如此之痛！

“尸体在何处？”我哽咽的问道。

“门外！”

“将雪儿尸体抬进来，此人拖出斩了！”

一副烧焦的尸体，手里紧紧的捏着一把刀。我认得这是父王曾经用过的匕首……我感觉千钧之力压在心头。

是她！没错！一定是她！

她的聪颖、温柔、调皮都被烈火烧成了灰烬。我的泪水滴在她的脸上，她也感觉不到！我有多久没有哭过？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此刻我却不能自已的失声痛哭起来，我答应要保护你，可……现在我抱着的却是你的尸体！

老天爷，朕的请求你没有听见吗？

“皇上，皇上。君大人，君老贼反了！他凭尊龙佩调派了军权。”张德先急匆匆的说道。

反的好！

我擦干脸上的泪水，吩咐道：

“传令君幻晟假传圣旨、意图造反，诛！”

他万万没想到雪儿手里那块赝品吧！朕一直师出无名，苦苦等待的就是今日！朕要为雪儿报仇雪恨！

君幻晟自以为各大军队的将军都是他的人，可他没想到朕十年前便开始筹划，各个军部从总兵以上到副将都是朕派进去的人，我倒要看看你手里那几个没能耐的大将军能闹多久？

……

朕整整十年的谋算，在短短三日之内便结束了。

君幻晟造反三日之后便被自己人正法，尸体悬于禩城城门。朕将朝内及后宫的君家党羽一举歼灭，并诛杀所有叛党。

朕要这些人通通为雪儿陪葬！！

一切平静之后，我将非云放了出来，跪在雪儿的尸体前等着他给我一顿痛打。可他只是看着尸首默不作声，收起匕首，抱着雪儿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大殿。

听人回报，之后半年他终日以酒为伍，并将与宫中相关的所有生意及其事项都交还殆尽；过了很久，他才又振奋精神不断的扩大其生意。只是……从此他拒绝接触一切有关朝廷和政事。

冉也不知所踪，有人说他在君幻晟反叛之时便万念俱灰的跟随英吉利人去了别的异邦，也有人说他到南方隐居去了……

而我，孤家寡人……但愿我所做的一切能让雪儿得到安息！

一心帮我好兄弟，我欣赏的女人，一个个都离我远去，只留下我独守王位。

这便是父王所说的王者的命数吗?

没有爱，没有信任，没有兄弟，没有朋友……这样的天下，虽奋力得到却惘然！然而，这就是我的命，君王的命！

倘若可以选择，我宁愿出生平常人家，没有这般的尔虞我诈也没有勾心斗角，只有只是兄弟之间的真心相待。我们可以在竹林煮酒，冉仍如以前闲云野鹤般论诗作画，非云和我一起比试刀剑。也许我还可以像非云一样找到一个爱我的女人……

可现在……

午夜梦回，我常常忆起儿时我们结拜生死的场景：

“皇天在上！我，第五冉，”

“啊～！我，文睿慷。”

“我，龙非云。”

“今日结为兄弟，往后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不求同年同月生只求同年同月死。”

那样的日子，在也回不去了！

因为我们身上的担子与悲伤太重太重……

尾声

第五十一章 适逢－其会

要不是看这个包间儿的哥哥们都长得英武不凡，我才懒得装作迷路走进来咧！

“小妹妹，你叫什么啊？”眼前这个哥哥虽然长得还不错，可长得太幼稚了，不是我喜欢的型，中间那个冷面帅哥还不错！

我对着那个冷面的帅哥甜甜一笑，憋着脆脆的声音说道：

“第一，我不是小妹妹是小美女；第二，我叫其会，适逢其会的其会。”

人家明明就是小美女，不知为何娘亲们总是叫我“狼娃”。狼狼那么可怕，而人家却这么可爱，除了大家都“可”之外好像也没什么一样啊！

春姨姨告诉我是因为我说出口的第一个词儿是“帅”而不是“娘”，第二个词是“帅哥”而不是“娘亲”，因此我的娘亲们嫉恨得牙齿很痒，为什么恨会让牙齿很痒呢？我也不太明白，反正她们从此就侮蔑我为狼狼。

哼！他们见过这么可爱的狼狼吗？

“你要告诉哥哥你姓什么，哥哥才能帮到你啊！”这人还有完没完啊！

“大叔，如果你有一千两零十文钱，我就告诉你。”我的美女老娘说如果我能攒齐一千两就告诉我，可现在我不但身上一文钱也没有，

反倒是还欠干爹十文呢！

“哈哈哈哈，大叔！三弟，你居然成大叔了！这丫头，不、不应该是小美女倒是会算计。”

“我是大叔，二哥你就该是大爷了！”三弟不满的嘟囔着。

敢情他们是兄弟俩啊！怪不得长得这么像，按照干娘教我的，这个三弟长得眉清目秀，是标准的小受相；那边那个二哥棱角分明，应该是小攻。不过娘娘也有说过，任何事都没有绝对，所以不排除他们是可能是“年下攻”。

其实我也不太懂，什么叫做攻，怎样才叫做受。不过美女老娘和美人干娘总凑合在一起，将能见到的所有男生都分为攻、受两类，八岁到八十岁全不放过；于是听着听着我也就记下来了。

“小美女，你多大了？”我都叫他大叔了，他咋还问呢？而且还是问美女的年龄，娘娘说这样的男生很没礼貌，一定没人要。不能生气，不能生气，其会要装得可爱加调皮这样才会讨另外两个帅哥哥的喜欢。

“人家不告诉你！”

其实我已经五岁半了，干娘说我本应该是“五月的花朵”，可我的美女老娘却提前将我生在了四月，而且偏偏还是十九号。其实我也没觉得四月十九有多不好，只不过每次她们都说什么“Four One Nine”的，然后便花枝乱颤的笑作一团。不就是English嘛，娘娘教过我一些，我学会的第一个单词就是：Handsome。我还记得当时干娘听到我说这个词，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夸我什么前途无量。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她们说的其实是跟“Four One Nine”说出来声音一样的“For One Night”。美女老娘说过这For 是“为了”的意思，One 是“一”，而Night就是“晚上”，连起来就是“为了一晚上”。

这有啥好笑的？还笑了那么多年！

真不明白这些老女人整天都在想虾米？

“小美女，小美女。”

“嗯呐！”那个二哥用的着叫这么大声儿吗？人家正在想事情呢？

“要喝口茶吗？”看在他比较体贴的份上，我就原谅他那么大声差点儿吓着我。

“嗯呐，不过我只喝菊花茶，谢谢哥哥帮我加点儿糖！”我刚说完，一直没说话的那个极品帅哥的手抖了一下，然后用很很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问道：

“你娘姓什名谁？”

干嘛要问人家娘娘，人家不够漂漂吗？不过既然帅哥哥开口问话，便是我的机会。我跑过去向他伸出双手，作了个“我要抱抱“的姿势。他愣了一下，扯了扯嘴角将我抱到怀里。哈哈哈，今天回去可要向娘亲们好好炫耀一番，这极品帅哥的腿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坐的！

“让我想想！我娘总说自己是美女，也只让我叫她美女娘；不过美人干娘却又总说我娘‘丑人多作怪’。”我挠了挠脑袋想了想，继续说道：“因此，我也不知道我娘是叫美女还是丑人。”

我用力的眨着自己的大眼睛看着帅哥哥，每次干爹都受不住我这样看他。干娘说我是小妖精，眼睛会放电，还说什么迷死她老公不偿命。电是什么我不太知道，最后一句我也听得不太明白；但是娘娘说过妖精是美丽聪明的女子，所以我推推出干娘样子虽然凶凶的，其实是在夸奖我，所以我很有礼貌的对干娘说谢谢。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说完干娘的脸就变得更难看了，还会发绿哦！

神奇的老女人！

“有此等趣事？哈哈哈……”

天呐！奇迹哦！冷面哥哥居然笑了，用干娘的话说就是“摔倒众人”的笑容吧！

这让我想起有一次娘娘难得静下来，她将我抱在怀里，两眼闪着彩色的光光告诉我，她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看着千年冰山为自己融化。后来我将这事儿跟干娘说了，干娘说是因为冰山看见我娘的尊容被吓哭了！

我一直都对美人干娘这话坚信不疑，可现在……

为何我看着眼前这个人会想起美女老娘说的那座冰山呢？

“少爷！”旁边的哥俩眼睛睁得跟我家旺财一样大。对了，旺财是我家的大眼狗狗，是干娘费劲千辛万苦找来的什么京巴犬。

“少爷姓什么？”我用力挤出一个甜甜的酒窝。

“龙！”

咦～～

他怎么知道我喜欢在菊花茶里加半勺糖?

“禩城的那个龙？”我睁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个娘亲们口中的大财主。

“是啊！小美女也认识我家少爷？”

“嗯呐！”我卖力的点着头，兴奋的在帅哥怀里蹭起来：“原来每年十一月十一日在轶城放烟火的人就是你啊？”

“看过？”龙帅哥的话都好简单哦！不像我那两个娘亲，每次都是废话一大筐！

“是啊！漫天都是彩色的花花好漂漂啊！还有那个什么灯，你是不是用了巫术让它飞起来？”

“你何时去看的？”旁边的那个叫做三弟的人问题好多哦，像个阿婆！

“貌似每年都去哦！”

“每年？”龙少爷说着将我手一抓。

“痛痛！吹吹！”我将手放在帅哥的嘴边，他也没拒绝轻轻的吹了起来。

“嗯呐，娘亲们年年都会带我去看！”不知为何我的美女娘娘每次看见那些美美烟火都会哭到鼻涕拉得老长！

“你府上还有何人？”

“让我数数！”美女娘，美人干娘，史史干爹、春姨姨和我相公……

“你们放开其会！”正想到这里我相公便出现了。

“你们不要怕哦，这个长得不错但是有点凶的人是我家没过门的相公！”

“没过门……哈哈哈……相公？哈哈哈”

这兄弟两在笑什么？听见美女很早就有老公不是该惋惜吗？再说了我老公又帅又酷有啥好笑？

娘娘说我老公以前小的时候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胖嘟嘟的很可爱，然后自从她们送他上虾米山学虾米武，就抽条了、人也变得精明干练了。娘娘说“抽条”就是胖子变成瘦子，圆脸也有了棱角。我觉得这样变帅了是件好事啊，可娘亲们却总是埋怨他没以前可爱了，还总是怀念他以前人跟名字一样“虎头虎脑”的样子。对于老女人的品味，我除了不停翻白眼表示由衷的鄙视便无话可说。

其实我老公现在还不是人跟他名字一样，也就是大人们常说的那个词儿“像虎虎一样生下威风”，每次对付外人他都凶的要命，但是面对我又傻乎乎的。而且我想了想，就本美女现在的发展趋势看来，我以后一定是美得冒泡泡的大大美人，到那个时候干爹一定老的飞不起来了，如果遇见又丑又坏的人打我主意，没个贴身保护的人怎么行？反正虎子哥哥说他现在辛苦学武是为了以后能好好保护我，于是我就大发善心收他做了我老公。

现在每年的盛夏和春节我才能见到他，其他日子他都得去学功夫。他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享受着美美的“放牧生活”；但是他却好像很难过，每次离开时那张脸黑得可以跟林子里的熊熊相比。这就是娘亲们每次所说的“代沟”吗？唉！这也难怪，他已经是十几岁的大人了，而我还青春年少；不过等到我十几岁可以成亲的时候，我们就都是大人了，那时应该就不会有代沟了！

“其会，过来！”虎子哥哥今天这是怎么了，平日都是老老实实的被我欺负今天怎么反倒是命令起我了？哼，美人干娘说了男人这东西，在外人跟前你要给足他面子；关上门，你让他跪搓衣板，他乖乖的哼都不敢哼一声！

我乖乖的走过去，他牵过我的手便要离开。

“小兄弟！”那个三弟急忙叫住我老公。

“你们还想干嘛？”虎子哥浑身绷着紧紧的，好像随时准备开打。

“小兄弟请不要误会，适才小妹妹走迷了路才会在我们这里，我们正准备清楚，就给她送回去。”

“多谢！”怎么今天才发现我家老公这么有形状，看着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小兄弟，等等！”龙帅哥怎么开始对我老公感兴趣了？

“何事？”

“我们是否见过？”干娘说这是最俗刺的搭腔方式，但是听见龙帅哥跟我老公这么说，总觉得很别扭。不过娘娘说过男生对男生产生好感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用大惊小怪，况且我相信青春无敌，虎子哥不会喜欢老男人的！

“不曾！”虎子哥将我的手捏的生疼，不过我却忍着没有叫出来。

我们刚出房门，虎子哥背起我便飞奔至一个角落向着刚才茶楼的方向窥去。过了一会儿，我便看见那两个兄弟出了茶楼四处打看。

“他们是在找我们？”我贴在虎子哥耳边用气声说道。

虎子哥神情严肃的，对我点了点头。

“那他们是坏人吗？”

只见虎子哥皱了皱眉头，想了老半天也没个答案。我等的不耐烦了，就用牙齿轻轻的咬了咬虎子哥的耳垂，后来怕他会痛痛，又用舌尖儿舔了舔。可不知为何虎子哥的脸居然红得发烫。他一直背着我回到家也没和我再讲一句话，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是幸福的分割线※※※※※※※

“你个死丫头，跑哪儿……，咦，虎子你的脸怎么红的跟猴子的后脸一样啊？”

“该不是病了吧！要不要叫石头看看！”还是干娘比较体贴人，哪像娘娘开口就骂人。干娘说了的，骂我骂多了，我心里会留下阴影。不过阴影多了夏天是不是就不怕晒了呢？

“不……不用，休……休息一下就好了！”虎子哥磕磕巴巴的说完，头也不回的就跑回了屋子。

“你说，他怎么了？”娘娘怪不得还没嫁出去，这么凶的女人谁会喜欢啊！

“哇呜呜呜呜呜”管他的，先哭出来再说。

“你省省吧，这套对你娘不管用！”干娘好心的提醒道。

“哦！”我听话的收起眼泪，然后主动承认错误起来：“刚才人家问了虎子哥哥一个问题，结果他半天也没答上来，人家就咬了一下他的耳垂。”我一看娘要开骂了，便马上又补充道：“人家就只是像蚂蚁咬人那样轻轻的咬了一下，而且后来人家有帮哥哥舔舔哦！”

“又咬又舔，还是耳垂！难怪……难怪……哈哈哈……果然是个祸害。从狼娃一跃变成狼精，有前途！干娘看好你！”干娘笑着拍了拍我的头，然后又转向娘：“果然是你生的，一样那个什么……”

“哼！老娘这么纯洁善良才教不出这么个小色狼，这都是你祸害的！”娘娘很纯洁？不觉得哦！那么“小色狼”是不是在夸说我是只娇小而且很有姿色的狼狼？

“说什么说的这么热闹！”干爹回来了！

“干爹抱抱！亲亲！”我跑向我的救星。

“好好，干爹抱我家的小美女。”这个家除了虎子哥哥，就属干爹最有见识了。

“我也要抱，我也要亲！还要先亲！”干娘真讨厌，每次都要跟人家抢。

“这……”这都秋天很高天气很爽的十月了，干爹咋还满头大汗呢？该不是病了吧！真像娘娘说的那样，医什么不什么医！

“干爹，如果你不先亲其会，那其会就不理你啦！”我装作可爱加可怜的样子威胁道。

“哼！你先亲了她，今晚就睡大厅！”那个老女人一副稳赢的样子。

“一起亲，一起亲！”干爹真是没用，睡大厅就睡大厅呗，还凉快一些。

“不——行！”我和干娘这回倒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对……对了，我突然想起来虎子说还有几个关于穴道的问题要问我！回头亲，回头再亲！”说着他将我往地上一放，便急匆匆的去虎子哥哥那里避难了。

“哼！”我与干娘互不搭理。

“哈哈哈哈哈……”娘娘则在一旁笑得喘不过气来，拍着干娘的肩膀说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哈哈哈哈，女狼老已，尚能色否！”

“哼！懒得理你！”她推开娘的手，然后叉着腰对我凶道：“狼娃今日野到哪里去了？祸害了什么人？速速招来！”女人真是惹不得，特别是干娘这种小气的女人。

“娘，人家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到处都看不见美女娘和美人干娘的人，人家好害怕哦！”我哭喊着抱住娘的腿，但凡有一丁丁丁点儿良心的人看见这个场面都会为之撒泪。

“别干打雷不下雨，还是省点力气一会儿领罚吧！”干娘这个老女人实在是……

“要你跟着娘走，可你每次跟着跟着就跟到帅哥身后了，娘真是防不胜防啊！”娘无奈的停了一下，然后用威胁的口吻问道：“说，今天遇见什么帅哥了？”

“极品！”我一边回想起龙家的帅哥哥，一边感叹道。

“来，先擦擦口水，再告诉干娘怎么个极品法儿？”干娘递过手帕，讨好的说道。

“帅，酷，富！”

“这就完了？”娘满脸失望的表情，立马换了副脸孔训斥道：“老娘面对面跟你说了多少次，女人要独立，要有自己的经济地位，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啊！”说着说着，她犹豫了一下，又小声问道：“不过……到底有多富？”

“对啊！对啊！到底多有钱？”干娘也低头凑合过来。

“说出来不怕吓死你们。哼！禩城的龙家少爷……娘你不知道，他好冷哦，简直酷翻了！”

我就说会吓着他们吧！娘娘吓得脸上白白的没有血色，痴痴呆呆的盯着我。上次娘娘说别人妒忌你，就是眼红你。果然不错，现在娘

的眼球球真的好红哦！

“你……你想不想……”干娘在担心什么呢?

“想！但是……不能”

她们说的话为什么我听不懂呢?

“都过了这么些年了！”

“现在的我应该是被埋在低下的死人，我的出现只会让他陷入困境。”娘娘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死人呢?

“娘娘，不要死！其会抱抱，其会抱抱！其会答应娘娘以后遇到帅哥一定先让给娘娘看看！”我刚说完，娘娘就哭着笑了起来。

这些老女人是到了传说中的更老的期限吗？干爹说，女人到了那个期限就会变得不可理解和比喻。心慌、失眠、多梦，而且还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就跟娘现在的症状一样哦！娘娘会不会就这样死掉？其会不要娘娘死！虽然娘娘总是气其会，但是也教给其会好些东西，对其会很好，其会不要娘娘死～！

对了，去求干爹！据说干爹的爹、娘和养父都是神医商什么的徒弟，也都是神医，神到不要自己的名字偏偏都改成了药材的名字。干爹一定可以救好娘娘的！

“其会乖！进屋告诉虎子和干爹我们马上就走！”干娘吩咐道。

“又要走？”好像刚来没几天，小吃都没来得及吃遍。

“你娘这边的生意处理的差不多了，得去别地的店看看啊！其会乖，快去！”

“哦！知道了！那就劳烦干娘帮照顾一下娘。”看着娘哭得这么伤心，我心里也好难过哦！

第五十二章 活着就好

他见到其会了！想到这里我的心就怦怦的跳个不停。

他有没有发现其会长得像……

不！最好不要发现！

我知道这几年他不断的扩大生意，是为了寻我，无数次我都想显身一见。可我不敢，我的再次出现定会引起轩然大波，朝中新建的各党各派决不会放过拿我说事儿的绝佳机会，到那个时候小龙一定又会被卷进政治的漩涡，就算文睿慷肯罩着我们，我也不会再信他。换作以前，我一定会冒险去找他，可现在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拿其会的生命开玩笑；虽然如今我们分隔两地，但只要我们都知道对方还平静的活着……

这也就够了！

“龙家少爷是一个人来的吗？”轶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

“不是！旁边有两个随从，好像是兄弟俩，我听见他们二哥三弟的称呼。那个三弟看起来憨憨的很好欺负的样子哦！”

是冷好和冷山，他们现在都好吗？

听说红姬最近怀上第二个孩子了，怎么小龙不将冷好留在府里陪红姬呢！

“那龙家少爷有凶你吗？”我犹犹豫豫的问道。

“嗯呐！少爷的胸前好结实哦！不过蹭起来却不觉得硬，很舒服！”

她……她都回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小妖精，你娘娘的意思是问他有没有凶狠的对待你！呼……呼，真受不了了！”轶也在一旁作晕獗状！

“哦！原来是这样啊！娘娘又不说清楚，真是的！”她居然还有脸责备我！

“你……你这个不孝女！老娘快被你……”

“不要气，不要气！这死丫头简直就跟你是一个模子刻出来，这二十几年你不早就认清自己的真面目了吗？有什么好气的！”轶这个恶毒的女人，真是会寻时机报仇啊！

“你们……你们……呼呼……呼呼……”不知道老娘是造了什么孽，遇到这两个气死人不偿命的冤家。

“娘娘不要气，干娘说生气会让人变老，你已经很老了……哎呀……娘娘干嘛pia其会！”其会噘起嘴不满的嘟囔道。

“其会这不是在关心你吗？没事pia她干嘛！好了好了，其会乖，告诉干娘龙少爷对你可好？”

“嘿嘿，他抱我来着，还对我笑了一次哦！就只对我一个人笑了！”

是吗？

他笑了，能笑就说明他过的还不错。我多怕他经过这些事，又变回成以前的千年玄冰！我也好想要他抱，他的怀抱让我想起家！那种温暖踏实的感觉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娘，其会好困！车车慌的其会很不舒服，娘抱我睡睡！”我将她搂在怀里，在她脸上寻找小龙的痕迹。

＃＃＃＃＃＃＃＃我是可爱的分割线＃＃＃＃＃＃＃＃＃＃

我又一次逃走了！

我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落荒而逃。这几年，我到处开分店就是为了搜罗他的消息，可每次只要得知与他处在同一地方，我便马不停蹄的避开。

是的，我怕！

我怕自己的情不自禁，我怕他会因此而陷入困境，甚至身处险境！因为此时的我本应该是久埋低下的女尸。

当年稻香楼一事之后，文睿慷答应只要我帮他演一出戏，骗君幻晟来抢假的尊龙佩，他不但会保我性命还会即刻释放小龙。当时，我

毫不犹豫的便应承了下来，并不是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危险性，而是因为我一步步走来早已没了归路。

相比苦情戏，装疯卖傻并不算我的强项，也大大超出了我的专业范畴，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演了下来。好在君幻晟在乎的是我无意中掉落在地的玉佩，而非我的演技，因此一切都照文睿慷的计划顺利进行着。

刚出西城门，侍卫长就告诉我有人跟踪，于是我们来到事先约定的破庙准备伏击来人。他们让我藏有佛像之后，便出去联络埋伏在庙前的自己人。可我刚一转身便听见庙外乒乒乓乓的交上了手。于是我忙爬上案台，正要躲到佛像之后，不想竟有人将我衣衫一拽。当时我心里就战战兢兢的骂开了：文睿慷都派了些什么渣滓给我，这些人也他奶奶的忒不经打了！我暗自求爷爷告奶奶的祈祷着各位大哥能信奉“缴玉不杀”的革命硬道理，缓缓转过身，不想却是一张熟悉的漂亮脸蛋儿映入眼帘。

“轶～”我笨拙的爬下案台和她抱在了一起。

“要抱等会抱个够，现在跟老娘一起逃命先！”

我这才发现她身旁还站着史岩青以及……娟儿。奇怪的是，这娟儿不但穿着和我一样，连鸡窝式发型也她爷爷的惊人相似，最出格儿的就是她的神情，竟让我想起了一个叫做横路敬二的日本籍精神病人。

门外的叫喊声越来越弱，刀剑声也变得零零碎碎，也不知是哪方站了上风。

我正准备开口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轶向我做了个安静的手势，然后将神志有些不清的娟儿塞到案台之下，便拉着我向后院跑去。原来她是想用“掉包计”，我想了想，回身从怀里拿出假的尊龙佩塞到娟儿的腰间，又取出小龙送给我的刀塞到娟儿的手里，然后才随他们跑到后院。

在史岩青的帮助下，我和轶哼哼哈兮的飞上了后院的大树。老话说的好：树大好偷窥。高高在上，从那没有几块儿瓦片的房顶看下去，庙内的情景一清二楚。不过幸亏现在正值盛夏枝叶茂密可以遮人视线，否则如果是在严冬，那老娘蹲在这光秃秃的树上那还不死翘翘！

终于，随着一阵远去的马蹄声世界清净了下来！

这走进庙内的五个人咋都没穿官服呢？他们五个是君幻晟派来的人！！那些躺在地上不知是真死还是诈死的尸体以及骑马逃掉的活人就是文睿慷挑选的所谓“精兵强将”？

Kao，我还自以为站对了队伍，没想到……

早知如此我就该直接去巴结君幻晟！

哼！Kao Again！

史岩青示意我们尽量屏住呼吸，实在憋不住就轻呼轻吸。轶兴奋的看了我一眼，看来她也想到这些就是查爷爷书里常提到的那些劳什子的武林高手。这君老贼倒是看得起我，此次为了杀我可是下了大本钱！

他们五个人在庙内到处翻找，不久便在案台之下找到蜷缩成一团的娟儿，然后便开始动手搜娟儿的身。俺就不明白了，搜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为何需要五个大男人同时上下其手呢？

娟儿支支吾吾却说不出一个完整的词，而拿着刀的手在袖间颤抖不止。那群人拿到了尊龙佩却并不离去，五人同心协力开始不务正业的扒起娟儿的衣服，不知道轶给娟儿磕了什么药，这丫头只是不停的扭捏着身体，却不知反抗。当其中一人发现娟儿手里死死攥有匕首，抡起胳臂对着娟儿的脸就是势大力沉的一掌。那个可怜又可嫌的女人吐出一口鲜血以及几颗白白的牙齿便晕倒在地。紧接着这些人淫笑着解开自己的裤带，看着他们一个个有秩序的XX行为，我才意识到这也是他们的正务之一，显然他们如此之行径是受到君幻晟指使。那老贼真是没有良心，老娘可是看在大家都是中国人的面子上为他儿子保住了菊花的贞操，而现在他居然派了五个壮男来对付老娘。

见此情景我是惊出了一身冷汗，若不是轶及时赶到，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老娘才不想再次跳进这趟混水，多宰几个人，而且还是他奶奶的江湖人士！

不过君幻晟也真是会挑人，偏偏这五个壮男全是小受体质，快枪快炮，那是速度是一个赛一个。也正因为他们秉承“速战速决”的战斗理念，这才能在集体享受完急速快餐之后、还有时间慢慢切开娟儿的脖子看着她抽搐着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还不紧不慢的放了把火才依依不舍的离开。

我们离开寺庙的时候，火已经烧得差不多了，远处传来的马蹄声再次向我们证明“警察永远是最后一个出场”的真理。

从此以后，江雪就是一个死人！

“幸亏他们又杀又烧的，省了我不少事！”轶舒了口气，慢悠悠的说道。

“谢谢！”

“别谢我！这次你最该感谢的应该是第五冉。自从你被抓进宫里，他便被皇上软禁在府上，若不是石头带我潜进第五府，我们也见不找他。你别看那小子平时温温吞吞，可关键时刻却一点儿也不含糊。人虽然被禁锢，却暗中调用一切力量四处打听你的消息，短短时日我们便对你的衣着打扮、精神状态以及行径路线了然于心。这‘狸猫换太子’的招数也是他想出来的。”

“那他……”

“这是他写给你的信！”

信封了写着苍劲有力的“雪”字，展信一看：“时日虽短，然……足以回味一生！”

“就这么一句啊！”轶在一旁叹息道。

“嗯！”我心中一片黯然。

他的落款是：过客。

我心头一酸！他对我的心意，我一直明了，可我始终无法一心二用。他的落寞我又岂是感觉不到？一直以来，他都是默默付出却从不苛求回报，永远扮演着最明白、最贴心的角色，可无奈我心里已然容不下第二个人……

“那他还磨磨蹭蹭的写了老半天！我还以为是长篇大论咧！”

“他还说了什么没？”我抹去滴落在信纸上的泪水。

“他说待事情过后他会去过他向往的隐居生活，也许会遇到让他动心的人；但无论如何只要知道你还活着，开心的活着，他便无怨此生。还说龙非云和你都是他的朋友，他希望你们终成眷属。”他是为了我才离开禩城！他与文睿慷太了解对方，若是他继续留在禩城，难保哪天不会被文睿慷发现我尚在人间的秘密。

“他有说去哪里隐居吗？”

“他说若是你问及他的去向，就告诉你：今生不见。来生，他还会开一个饭馆，里面全是你最爱的菜肴，而他则会在窗边抚着琴等你到来！”

一片痛楚，泪水泛滥。

对于小冉我亏欠的实在太多太多。他的帮助，他的呵护以及他的成全……他为我所做一切一切，我无已为报，只能默默的祈祷他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了，好了！不要哭，至少大家都活着，这样不是很好吗？”

“嗯！”是的，轶说的很对，活着便是此刻最大的幸运，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今个儿这事也算你走运。有娟儿这个替死鬼帮你挡着！原本我还想留她做小白鼠，专门试我家石头的新药。”轶的喋喋不休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虽然老娘也讨厌男人强奸女人，但这个女人做了太多坏事，也算是罪有应得。不过上天也算是怜悯她，没让她受多长时间的

折磨就过去了！对了，你还得感谢这通讯不发达的古代，否则娟儿早就被人识破了。”

“谢谢！”在这另类的时空中，她将我看作相依为命的姐妹，不惜涉险救我，处处为我着想，这笔债我又该如何去偿……

“哼！别以为一句‘谢谢’，老娘就会放过你！你骗老娘，让老娘等你，苦苦等来的却是你阉人的消息！你爷爷的，阉小日本也不叫上老娘，真不够意思！哼，这笔账我们留到以后慢慢算！”

＃＃＃＃＃＃＃我是可爱的分割线＃＃＃＃＃＃＃＃＃＃

待我们到铁城的时候，全城上下都在庆祝他们的皇帝成功歼灭了叛党，肃清了所有反叛力量！他们的歌功颂德都与我无关，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小龙平安的释放。

很快我便找到了春眉和虎子，他们虽然过的十分清苦但却仍坚守着与我的承诺——我给他们的积蓄分文未动。这些钱加上我放在铁那里的，应该够我们挥霍几年了。不过我和铁都认为，坐吃山空终究不是我们二十一世纪新女性的生活作风。于是商量之下，我们决定开一家妆容店，店名就叫做“镜花堂”取意镜花水月。因为我和铁都不能出面，所以春眉便当起了老板。

所谓妆容店也就是美容院，其经营范围从修面，面膜，上妆，按摩，作头乃至美甲……项目之多，服务之细都可与我们家乡的美容院相媲美。由于我和铁以前都为自己家乡的美容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久病成良医，虽不能说精于此道，但也绝不陌生，故此从招工、培训到签订合同我们都是亲历亲为。

铁教学员们利用不同色彩的指甲油在指甲上进行彩绘；春眉负责将城里顶级的妆容师傅都高薪挖到我们店里；而我就躲在屋子里利用浆纸和各种纯天然水果研制了一些简单实用的面膜。我可不是偷懒！铁说了，这么安排我一来是养胎；二则避免碰见认识我的人。

在我们这群勤劳奋进的新女性的努力下，镜花堂在“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的宣传口号中隆重开张。

一群肌肤胜雪的美女站在门口，展示着与众不同的发式、脸上靓丽的妆容以及手上淡雅的彩绘，围观的群众对此惊艳不已；再加上，开张头三日八折让利大酬宾，并且首日消费达到五十文钱便可免费办理优惠卡，成为镜花堂初级会员。这些刺激顿时引爆了全城各阶层女性的爱美之心，一个月之后女人之间问候语不再是："你这衣裳是在哪儿做的"而变成了"你这指甲（发式、妆……）是在镜花堂做的吧？"

为了巩固我们在妆容业的地位，我还特别的向史岩青学习了一些有关药品的知识，不停的更新面膜种类，使女性的护肤更有针对性；而轶则根据市场的消费水平，分成了高、中、低三个档次，还为此制定了不同的保养套餐；而且镜花堂每月还会免费开设一次有关美容护肤的课程，我们通过摇奖选出参加该课程的会员。

生意如开花的芝麻节节高，我的肚子也如地里的西瓜越来越大。轶担心我的身体，生拖活拽的将我拉到她和史岩青在仁保山的别墅中待产。好吃好喝好住，可这娃儿还是决定提前看看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我给她起名叫做"其会"，就是际遇、机会的意思。她是我和小龙的姻缘际遇，同时我也希望她以后能机会多多，最重要的就是"会"字是一个人压着云，娃哈哈哈 我就是那个人！不过最让我和轶激动的便是其会"For One Night"的生日，让我们对狼群的未来产生了无限的憧憬！

另外史岩青将虎子介绍给一位名师学武，刚开始别人看虎子傻傻憨憨便不愿收；轶哭着喊着说如果他不收虎子，虎子就得回家种地，轶还苦口婆心的为名师讲述了一个资质同样憨实不佳的人通过自身努力成为武林盟主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就叫做郭靖。

名师在轶同学的死缠烂打之下，无可奈何的许诺试教一个月。可没想刚过三天，他就派人传话说什么虎子骨骼筋奇实百年难遇的练武奇才，还说就算现在打死他，他都不会让这个奇才就此回家种地。

暴汗！！！！！！！！

凭着我和轶强强合作，我们在各大省会城市都有了分店。生计问题是不愁了，至于孩子们就……

庐山瀑布汗……

在我和轶的悉心教诲下，其会也不可能茁壮成长，但某些方面却进步神速。看着被她残害得不成人形，失魂落魄的虎子，我们每每除了扼腕叹息便只能默默祈祷憨人有憨福。

第五十三章 终成眷属之龙非云

六年了，整整六年我费尽心力扩大生意，旁人以为我是因无法忍受丧妻之痛而寄情于振兴家业，实则我是为暗中打探雪儿的下落，冷好他们也以为我疯了，可我坚信雪儿仍然活着！

雪儿来天牢看我的时候，我早该看出她的决绝。无论是神情还是对答她都显得太过于自然，而且她还将父母留给她的唯一遗物交给了我，可我却以为是她想让身处牢狱的我放心。我当时简直蠢不可当！

醒来之时，怀中的她已然离去，她周身清新的香气弥漫在囚室里给人心安的感觉。她的到来恍然若梦，我抚摸着她给我温玉，墨绿的小猪憨态可鞠像极了雪儿低头认错时的神情。笑着抬起头看那轮“明月”，却不经意瞥见墙上的诗句：“花自漂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处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我这才惊觉她竟是前来告别，顿时胸口犹遭巨石重击，久久无法喘息。

生生死死两处闲愁！

她到底要做什么？是为了我吗？脑中一片混乱无法思考，我发疯似的吼叫着想让他们放我出去，却无人理睬。我一拳一拳砸向那厚实的石门，心念着定不能让雪儿就此死去，可直到我手上血淋淋露出了白骨，牢门仍岿然未动。之后，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我的重击变成拍打、奄奄一息趴在囚室门口，门竟然自己开了，是文睿慷派来的人。看着来人悲恸的神情，我的心顿时一沉，拖着沉重的步子浑身颤抖着走进了大殿。

文睿慷跪在一副尸体面前痛哭流涕。

那一刻，我害怕了，害怕躺在那里的是雪儿……

文睿慷眼中的悲切与抱歉让我不敢前进，双腿好似附有千斤，沉重的迈不开步子？张德先过来扶着我，我这才缓缓向前走去。

一具烧焦的尸体映入眼帘。

这……这绝不可能是她，不可能是我的雪儿！我心里嘶吼着！

可张德先一句“节哀顺便”却一把将我推入了无间的地狱。脚一软，我万念俱灰的跪在冰冷的地上。眼前之物正是我送给她的匕首，我们几天之前才对着它行过大婚之礼，以前它是母亲的遗物，现在竟成为了雪儿的遗物……

“月神在上，我江莱愿嫁予龙非云为妻，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她的誓言仍萦绕耳边，她怎可违背誓言，她怎可抛下我撒手而去！

瞬间由锥心之痛变为心神俱灭，没有泪，也没有痛！

看着眼前这个所谓的手足，这个说会代我保护雪儿的“生死之交”，我心里翻滚着无法遏制的恨！就算他是皇帝，就算他是我的亲兄弟，就算会遭满门抄斩也无法阻止我杀他的决心，我展开雪儿握住刀子的左手，突然发现无名指上并没有戒指，我好似又活了回来，不动声色的打量起这具尸体。大火已将其容貌烧毁殆尽，唯一能证明她身份的便是这把匕首；其实细细看来，这人身材似乎比雪儿要高上几分，由于尸体横放若不是有心去看并不易发现。我心中不由升起一丝希冀，但仍暗暗定下神来，悲愤的抱起尸体向殿外走去。

回到府里，当我发现雪儿存放在“莫言”的积蓄全都不翼而飞之时，我便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而后我将尸体放在“莫言”，对外宣布将独自守灵七日，才亲自送其下葬。旁人均以为我是因悲伤过度才会有此怪异的举动，因此并未惹人怀疑。于是，我便顺水推舟让自己整日寄情于杯中之物，以此消愁；同时趁此良机交还朝廷给予的一切特权与生意，虽然损失惨重，但只有这样才能让我放开手脚去寻找雪儿。

“消沉”半年之后，我便重振旗鼓大范围的扩展生意，东奔西走、废寝忘食、风餐露宿，将分店开至全国每个角落。当所有人感叹我手中的钱财之时，只有我知道这一切为了寻找雪儿。

夜色阑珊，我时时忆起曾经的点点滴滴，她的音容笑貌，所言所行也时常浮现眼前。还记得有次她在半梦半醒间说着，等她攒够了钱就去一处有山有水的地方建个小竹屋。屋前开垦一块花田，没事就种种花钓钓鱼，过那不愁吃穿，有滋有味的小日子。

可现在她的人又在何方?

每年她生辰之时，我都会在我们初遇的铁城大放烟火和孔明灯，为的就是能让她看见，让她知道我在等着她。每每想起那个满身污垢的调皮乞丐，我就不禁莞尔。她现在是否一切安好，是否常常想起我，就如我一般。

刚才那个孩子有着与雪儿一般古灵精怪的眸子，她也喜欢喝加糖的菊花茶，而且看她的样子应该有四五岁了，她会不会是雪儿的……

倘若真是，为何她见到我为她放的烟火和祝福却不来相见?

是因为怕给我带来困惑?

还是……她已有了新的生活……

她幸福吗?

孩子的父亲对她可好?

“少爷，出门就跟丢了！”能摆脱冷好他们的跟踪，看来那是男孩很不简单。

“那个女孩可真机灵，一双眼睛活象少奶奶的翻版！哎哟～～～～”冷好一脚踩断了冷山的口不择言。

任何有关雪儿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都是一种禁忌，他们是怕触及我的伤心之处。不过正如冷山所说，那双眸子的确几分雪儿的神采，就连说话的神情也有七八分相似。

“冷山，冷好帮我扫掉那些跟在后面的尾巴！”

“那少爷你去……”

“城郊，等人！”

我祈祷着你的出现。

若你已为人妇，只要你心里还要我，那么我会义无反顾的带你走！

能见到史岩青多多少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冷好曾说，十四的困惑就是他帮忙解开的；而且他的妻子还是雪儿的老乡。

难道……雪儿就在那辆马车里？

想及此处，我竟不由紧张起来。

我一路跟着他们来到客栈。只见车上走下来三个女人和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我已见过，可女人们全是丝巾掩脸，无法看清其样貌。我尾随在他们身后进了客栈，伙计说他们定了三间上房，而此刻他们叫了酒菜正聚在其中一间看似是在庆祝什么。

由于不确定房中之人是否就是我所寻之人，再者顾忌史岩青的身手，因此我并未贸然探访，还是等史岩青出来后当面询问比较妥当。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才见史岩青将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送进另一间房。我伺机闪到他身后。

“谁？”他警惕的摸起腰间的暗器。

“史兄，好久不见！”

“你来了！”听他的口气，仿佛一直就知道我会出现。

“你知道我为何而来！”

“她们在房里，不过喝醉了！”他并不看我，只是带我向房间走去。

“真的是她！”当期盼以久的事情终于发生，我却不敢相信上天竟对我如此眷顾。

“是”听到他的回答，心中一块巨落下和地。

“她好吗？”我压低嗓子，掩饰着嗓间的哽咽。

“有什么你自己去问她吧！”

我随着他来到房门口，却迟疑着不敢推开门。

“来……过来让老娘亲一口！”是，这是她的声音。

“不要！嘿嘿……小样你醉了！”另外这个女人就是史岩青的娘子吧！

“你才醉了。乖，不要跑！让老娘香一口！”她们似乎在屋子里追跑。

“不要了，被我老公看见会骂的！”

“不要以为只有你有老公，我……我也有！哼，等……等我老公来了，看你还……”

我将门推开，一个陌生的女人向这边摔了过来，我一闪身，她结结实实的撞到了史岩青的身上。

“哎哟，老公，你来得正好，这女人欲求不满一直嚷着要亲我！这……这是谁啊？嗨！”她就是雪儿的老乡！

“说曹操曹操就到！嗨，老公，你来得正好，这个女人仗着自己有老公撑腰不让我亲！哈哈，铁，我老公来了，这回你可逃不掉了，来让妹妹啵一个！”

她醉了，裙裙飘飘，长发披肩，噘着嘴的粉嫩面颊娇憨可人，迷离的双眼反倒透出一股摄人心魄的妩媚。

“你……你就是她老公啊！”史岩青的女人叉着腰指着我说道：“哼，你跟老娘听着，你要是再敢让她受委屈老娘就宰了你，剁……剁……剁成肉渣喂狗，狗狗拉出的便便再喂鱼，然……然后我再吃掉鱼鱼……嗯……老公你抱我干嘛，我不走，我还没说完呢……”

“这里就交给你了！”史岩青说着抱起他的妻子关上门便走了。

“莱，阿莱，我要跟阿莱睡！”门外仍传来声声叫嚣。

“我还没亲到呢！不许走！”她说着向门口冲过去，我一把将她紧紧搂在怀里。她紧紧抿着小嘴，抚上我的脸：

“嘿嘿，云，你怎么比我昨天见你的时候瘦多了！咦～！我的云眼睛居然红红的，哈哈哈 冰山彻底融化了，其会其会，老娘没有骗你～”她举起手欢呼道。

我低头吻住这渴望以久的樱桃小唇，残存的酒香让我有微醺的感觉，她眼中的流光异彩让我感到一阵眩晕，无数次梦中相见她便是如此模样。不知她是有意还是无意，不住的再我舌根来回摩擦，脸上弥漫着妖娆的神情。待我想进一步深吻之时，她却将身子后撤。娇喘不止的瘫软在我怀中，然后抬起头目不转睛的盯着我，眼眶微微泛起红晕：

“我答应过你不喝酒，可今天我真的好高兴，好高兴！你知道吗？其会说她今天遇见你了……”她头一偏，倚在我的胸膛继续说道：“当时，我真的好想……好……想告诉她那个姓龙的帅哥就是她老爹！”

其会，是她和我的孩子！！！

“可是……我没有，因为……因为……我不敢！”说着说着她竟嘤嘤呜呜的哭了起来，然后她稳了稳情绪，脸上绽开天真的笑容说道：“我真的好想你啊！今天你不要那么快走好不好！”说着她紧紧的抓住我的手，“你今天抱了其会，也要抱我！我也要看你笑！”

这些话让我心里抽搐不已。

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坚强，坚强到让人心疼！

我不能想象她是如何一边拖着孩子一边努力生计。面对外人她永远是春风满面、笑脸迎人。可私下却是打断牙齿往肚子里咽。

她心里的苦又岂止她所说的这些……

我笑不出来，但不想让她失望，对着她生硬的扯了扯嘴角。

“这个样子好丑！我要帅帅的，人家要帅的让人窒息的笑容！就像……就像你……呜呜呜……就像你生辰时候那样！”她吸了吸鼻子，脸在我胸前蹭了起来：“说到生辰，我真的真的好想知每年十一月十一你都在孔明灯上写了什么？哼，上次问你，你就只会装酷，一句话也不说就消失了！”

相遇、相守！

这便是我许下的心愿……

“又不理我，哼！说……你是不是勾搭上别的女人了？”

她每晚都是如此渡过吗？我仿佛能看见，她午夜梦回伏在床上哭泣的情景。我想回答，张开口却哑然无声，她的样子在眼中也渐渐模糊了起来。

“你眼睛的咋是水ni？好了好了，不要哭！我知道你很乖，忙着生意都没空看女人！乖了乖了，老婆赏你一个吻！”她踮起脚在我脸颊上一吻。

见她醉醺醺的站不稳，我便想将她抱至床上休息，不料刚一侧身，她便扑上来紧紧搂住我的脖子，顿时感到脖间一阵湿热，她喃喃的重复着：“不要走！不要离开！”

每一个字都死死的烙在我的心间，我只想将她揉进身体，彼此再不分离。过了半晌，她的手渐渐松开，气息也变得均匀起来。

她睡着了……

将她抱至卧榻之上，搂入怀中，静静的看着她模样。

“不要走！”她仍时断时续的喃呢着，我握住她的手在她耳边轻声说道：“再也不会离开。”她好似听了进去，带着甜甜的笑容进入梦乡。

……我是倒数第二条分割线……

已经日上三竿，她才迷迷糊糊的睁开眼，对着我像以前一样问候道：“老公，早上好！”然后起身坐在床沿伸了个懒腰，紧接着她身体被定住了，急促的喘息着却并未回身，只是用手在身后摸索了一番。她将我的两只手紧紧抓住，缓缓的摸到我左手的无名指，当她的手指刚刚触碰那黑耀石戒指便如触摸到火团一般弹开。

她气息一屏，徐徐转过身来，紧闭的双眼慢慢睁开，她眼睛睁的大如铜铃：

“这玩笑开大了，怎么连白天也见得到你？幻象……这一定是幻象！不行我得去找史岩青治治。”说着便起身向一旁走去，我还没来得及说话，“砰”的一声她的头便撞到了床栏。

“还是这么冒失！”我一边责怪一边帮她轻轻揉起所撞之处。

“好痛！咦，你怎么还没有消失！难道……难道是真的。真的是你！”她难以置信的叫道。

“是！是我！”

她一下抓住我的手又不知所措的放开，随后张开双臂紧紧抱住我，我也正想拥她入怀，她却无辜松开手、捂着脸背对着我说道：“别看别看，人家都没洗脸，眼睛也肿肿的！别看、别看！”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人家要你看美美的样子，不是这样儿！不是这样！”

“傻丫头，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最美的！”我从后面轻轻将她搂在怀里。

她开始放声大哭起来，宣泄着积压以久的痛苦。怀中的身体剧烈的抖动着，好似那狂风中飞舞的雪花。

“娘娘！娘娘！你怎么了？”其会的声音在屋外响起。

“夫人你没事吧！”这个听起来挺耳熟，应该是春眉吧！

“没……没事！你们不用管我……哇呜呜呜……”雪儿哭着喊道。

“啪”一声，门被那个带走其会的少年一脚踢开。门外的人全都张大了嘴惊讶的看着我们。

“少爷！”春眉战战兢兢的叫道。

“你欺负我娘娘，你让娘娘哭！”其会上来扯着我的衣角踢打起来，嘴里还不停说道：“坏人人，放开娘娘！虎子哥帮我打坏人人！”

原来那个少年就是虎子，难怪如此眼熟。

“呜呜呜，娘以为你个死丫头的良心早就被狼吃了，没想到还留了那么一点点！”雪儿把我的手松开，将满是鼻涕和泪水的脸在我衣袖上擦了干净，然后抱起其会指着我问道：

“这个是帅哥，还是坏人？”

只见其会挠了挠头说道：“娘娘，这个问题好难哦！其会不知道怎么答！”

“屁！不会答就不准吃饭！”她……她都是这样对孩子说话的吗？

“那就是帅坏人！”其会无可奈何的答道。

“你问孩子这个干嘛？”我莫名其妙的问道。

“哈哈哈，如果其会答帅哥她就不准备告诉其会你是她爹！”

“轶～～～～～～～”

“完了，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史岩青怀中的女人一脸无辜的问道。

其会拉了拉我的衣袖，让我抱她；雪儿似乎有些不情愿的将孩子递给了我。

“帅哥，你真是其会的爹爹？”其会歪着脖子问道。

“是！”我饶有兴趣的看着眼前这张可爱的小脸，不想她竟哭丧起脸来。

“见到爹不高兴吗？”

“高兴！”可声音里却满是失望。

“哇哈哈哈，其会，你也有今天！极品是老娘的，你还嫩点！快滚回房间梳洗！”雪儿说的话为何我听不明白！

我想将其会放下，可这丫头紧紧的抱着我不松手，反倒是“吧唧”的用力的亲了我一口，我心里的激动无以言表，这孩子好生乖巧！

“原来其会姓龙！其会亲爹爹！爹爹也要亲其会哦！”这丫头真是可爱的紧。

“雪儿你怎么了？”雪儿的脸色怎么有些发青，是昨晚喝多了酒，还是没有睡好？

“爹爹，娘不舒服，我们让她好好休息！我们去别的屋子聊吧！”这丫头年纪小小竟懂孝道！

“不准！！！！！”雪儿为何无缘无故的发火。

“哇哈哈哈哈，这就是你生的小狼精！自食其果了吧！”史岩青的妻子在门外一阵狂笑道。

“你……都是你教出来来的！你还敢说！”雪儿怒火中烧的指责门外那个得意的女人。

“爹爹，人家好怕怕哦！两个娘都好恐怖啊！爹爹我们走！”其会咬着手指，满眼恐惧的请求道。我拍了拍其会的背，想带她出去，可是一看雪儿的样子我又不放心就此离开。

“雪儿，你没事吧！”怎么身子抖的这么厉害！

“妹妹，好可怜哦！都没人抱抱！姐姐我好想过去给你一点温暖哦！可惜石头抱～得人家这么紧，不让人家过去！抱～～歉～～哈！”

“滚～～”雪儿吼着扔了一件衣服过去。

“哈哈，石头，以后就没人跟我抢你了！我头好晕，我要抱～抱～，抱～人家回房啦！”这女人的作风跟雪儿倒是有几分相似。

“何轶，小贱人等老娘等会儿来收拾你！”雪儿冲着史岩青和他老婆的背影怒吼道，然后又对虎子说：“把你媳妇拿走！”

“不要，人家要爹爹！要爹爹抱！”这丫头哭得怪叫人心疼的。

……

虽然场面有些闹腾，而且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我仍是很开心一家三口能时时刻刻守在一起！只不过……

如果晚上，其会能回到自己屋子睡觉，那就更好了……

……我是最后一条条分割线……

“这是……”雪儿吃惊的看着眼前的竹屋，将她们带来这里，是我长久的心愿。

“我亲手为你建造的房子，我们的家！”我抱着她和其会，心里有着前所未有的踏实与安定。

“家！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雪儿对着这山与水大声喊道。

“这么偏僻，娘娘以后要想看帅哥可要跑很远很远的路咯！又pia我，干娘说pia美女会有报应的！”其会的小嘴嘟囔着。

……

“雪儿，答应我不要再离开我！”我吻着她的额头。

她双手慢慢环上我的腰，口中轻声颂道：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后记

舍不得你们

开始时间：2006-04-25 19:21:40

结束时间：2006-07-24 19:33:47

终于在上班之前，完成了偶的处女作！仰天狂笑三声：哈哈哈哈！抱歉俺的数学不咋好，不小心多笑了一声！

谢谢各位大大一直辛苦的追文！鞠躬，群压！

这两天没事的时候总想着怎么些这个后记，可真到开始写了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写文真的比看文要辛苦！不过，每次看到大大们的留言，我便觉得再辛苦也值得，也许看起来觉着这话挺假，但确确实实出自真心实意！

初二时候，老婆大人将一本小说放于我处以躲避老师的搜查，我偷偷翻开一看《当王子遇到公主》，我这才知道除了所谓的世界名著还有这样一类小说；而在此之前，我只看世界战争读物和外国（与爱情有关的）名著，所以我也没料到就这么随便一翻便让自己开始了没有尽头的“堕落”之旅！

后来看了《穿越时光的爱恋》，我便迷上了穿越。每次睡不着便会给自己找一个穿越背景，然后一边yy一边进入梦乡，十年以来一直如此！本文便是集结了这十年内俺能yy到的“精华”！

除了看书，电影电视也是我的最爱之一！如果仔细看，你便会发现这篇文更像是一个剧本，演员们在你和我善于yy的脑中上演着各种悲欢离合！我跟着他们笑，跟着他们哭；你也陪着我笑，陪着我哭！

真的真的很感谢你们！

也好舍不得你！

哭了哭了……T_T

马上开始步入社会了，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所以我想将这个梦封存在这里，那么她便不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消失……

很舍不得你们～～～～～～～～～～～～

第一章

“夏以墨——”二楼的卧房爆出怒吼，然后是开门声和震天响的关门声。

“你又怎么了？”我和妈妈悠闲地吃着新鲜的豆浆油条，对大清早这样的吼叫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房间的空调坏了。”我耸耸肩，明艳的小脸上尽是无奈。楼上怒吼的人摆明了是故意找我的麻烦。

“你不是跑过来和我们挤了吗？”妈妈把哥哥的早餐也摆上桌。这么一声怒吼，怕是正好完全称了妈妈的心意了吧？今天她不用再叫哥哥起床，也不用再受他的起床气了。

“枕头也会热。”既然一直香港英国两头跑的爸爸不允许我把狗带进他和妈咪的房间，那我只好委屈枕头和哥哥夏以洛一起睡一个晚上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洛洛和你老爸一样不喜欢狗。”妈妈点点我的额头，“墨墨你真不乖。”

“我有老爸吗？”我看了依旧年轻如初婚少妇般的母亲一眼，反问，“我和洛洛还一直以为我们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呢。”

“这个……”妈妈愣了愣，显然没想到我会把积箭头指向她。

“明明孩子都十六，还死赖着不结婚。”害我一直被别人误会成“父不祥”的孩子。

“因为你妈咪适应不了西塞尔家族的生活。”我的正牌老爸，乔?西塞尔身着家居服从楼上下来，他先是亲吻妈妈，然后走到我身边坐下。

“乔，你真性感。”我坐到了父亲大腿上，双手搂着他的脖子，干着每天都要干上N次的一件事——撒娇。

“都长这么大了，还这么会撒娇。”爸爸宠溺地亲亲我的脸，“黛黛，谢谢你把这个小天使送给我。”又忍不住感谢了一回妻子。

“什么嘛！一天照三餐感谢。这个丫头哪里是天使，明明就是小恶魔一个！”我看着妈妈不满地低估着，偷偷贼笑。“而且没大没小，整天缠着老爸叫名字。”

“墨墨！”哥哥夏以洛下楼的声音，让我停住了窃笑。

“洛洛你不能这么对枕头！”哥哥拉着枕头的狗链，一副随时准备宰了它的样子。“它最多只是舔舔你而已。”

“而已？被一只比人还要重一些的古代牧羊犬泰山压顶，谁能忍得住发脾气？你这个……”

“乔……”没有等哥哥说完，我就转头找救兵。“洛洛他凶人家。”

“杰伊，不要对安吉拉大吼。”爸爸心满意足得接受我完全信任的目光。

算你狠！看老爸回去了我怎么治你！哥哥瞪了我一眼。

“下午就要回去了吗？”妈妈不舍地看着爸爸。也对啦。这一次爸爸来香港不过只呆了半个月不到，下次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黛黛……”

我默默地站起来，拉着正要坐下享用早餐的哥哥退场，让父母好好话别。

“干什么？我还没有吃早饭。”

“除非你想一大早就看见什么限制级画面。”

“……算了。”

++++++++++++++++++++++++++++

我，夏以墨，调皮的天才少女。以十四岁的年龄，和哥哥夏以洛完成了全部预设的学业。不同于夏以洛财经、管理等博士学位，我拿到的皆是舞蹈、音乐等艺术类的高学位，我没有不会跳的舞蹈，不过擅长的还是wave，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性感舞蹈了，没办法，谁让小姐我爱玩呢。同时，我还会中、英、法、西、荷等五种语言。

至于防身术，作为西塞尔家族的下一代，必要的防身术是绝对不能少的。哥哥就不说了，柔道跆拳道合气道无一不精，连我也是练得一手漂亮的跆拳道呢。

反正我已经决定这辈子当只米虫给爸爸和哥哥养了，所以就顺着自己的兴趣选择学科。

这用哥哥的话说是“浪费天才的头脑”、“浪费生命”。

但，为什么不呢？自己活得开心就好啊。没事整整人，惹点麻烦给哥哥收拾，是我最乐此不疲的事情了。

……

“这是一对让人艳羡的龙凤胎，也难怪乔和整个西塞尔家族以他们为傲，除了一流的头脑，他们还有着让人神共妒的外貌。”爸爸的好朋友是这么说我和哥哥的。

夏以洛，混血儿深邃漂亮的五官配上187CM的身高，以及常挂在唇角的坏怀的笑，小小年纪就有一大堆星探和FANS追在他身后跑了。

我，与哥哥神似的外貌，却柔和了许多，眉目间有着少女特有的明媚与开朗。媲美模特儿的身高与身材，又让我有着十六岁少女没有的成熟美艳。

就像此时，我们走在上学的路上，经过与同行的人皆投以惊艳的目光。

哥哥不雅地打了个呵欠，引得周围的女生一阵抽气声。

“洛洛，帅哥是不能做这种事情的。”我指的是他打呵欠的事情，也看不惯这些女人几乎要把哥哥拆吃入腹的眼神。

“可是好困！”

真不明白老妈！说什么要让我们像一般少年一样成长，硬让早已拿到世界一流学府博士学位的我和哥哥念完三年高中，而且这三年，还不允许我们插手老爸财团的任何事情。天哪！简直就是在浪费我们的生命！

“洛洛，人家的手好酸。”我扯扯哥哥衣角。
没有理睬我，但哥哥自动接过我的书包。
“洛洛。”

“嗯？”

“你的早餐我带来了，待会儿要记得吃哦。”

“嗯。”

“洛洛。”
“干嘛？”

“你怎么穿T-Shirt就出来了？”

“……”

“你的校服呢？怎么不穿？”

“忘了。”

我掩嘴偷笑，其实事实是，昨天晚上我拉着枕头进哥哥的房间的时候，顺便把他的校服藏了起来，我知道他没看见校服的话就会忘记穿。

哥哥眼角瞄了我一眼，不自觉地扬起一抹宠溺的笑。

++++++++++++++++++++

我俯视着身材娇小的舞蹈老师，满脸不羁。舞蹈老师用手帕不停得擦着汗，在跟我激烈地解释着刚才的问题。她原本在学生中一百分的亲和力，但在教到我这个学生后那些在学生中聚集起来的人气正以每小时400公里的速度消失。

“你刚才跳的那是什么？我让你们跳的是兔子舞，你却……”这原本是一堂放松课，却被眼前这个学生弄得一塌糊涂。

兔子舞？她还真以为我们是小学生了啊？“老师，兔子舞有专门的音乐不是吗？你刚才放那么动感的音乐，我忍不住就跳起其它舞蹈来了。”我最喜欢的wave。结果全班都跟着我的节奏把舞蹈室当成了酒吧。

啊！哥哥！我看见了以洛和他的同学在操场上打篮球。看看！不愧是我哥哥！人群中，夏以洛就像明星一般耀眼。

那些蠢女生在干什么！我不悦地看着球场边上三三两两站着的女生。她们在偷看、议论哥哥！

哥哥的好友雷季枫不知道在哥哥耳边说了什么，哥哥往教学楼我这个方向看了过来。哦哦！我的王子哥哥要来救我这个“落难”小公主了！

“墨墨。”哥哥不一会儿就赶到，握住了我正欲扬起的小手。哈哈！我吓吓他的，我还没那么生气要动手打老师呢！“老师，我是夏以墨的哥哥。我妹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代她道歉。”哥哥说。

“哥哥是吧？”气急败坏的舞蹈老师在看见哥哥后清了清嗓子，恢复到原来高雅的模样。“回家让你爸妈好好管教一下你妹妹。我当了那么多年的老师，还没见过这么顽劣的学生……”

舞蹈老师讲得口沫纵横。哼！又是一个看上哥哥的老鸟。

“是的，我知道了。”在我开口之前哥哥就打断舞蹈老师的话，拉着我转身便走。

算你运气好！我转身对这舞蹈老师做了个大大的鬼脸。

++++++++++++++++++++++++

“洛洛你太帅气了！”转角，我挽住哥哥的手，“其实我真的很想K她！”

“别老是那么冲动。”哥哥揉揉我的头，然后瞄向挽着他的手，“你又把指甲涂成黑色了。”

“人家喜欢嘛。”收回手，我试图改变话题，“洛洛，奥文希望我暑假去英国。”

“那你去吗？”哥哥不着痕迹的问。

“那你去吗？”我认真得看着他，“你去我就去。”

“傻瓜。 奥文是你男朋友。”
“你是我哥哥！”

“怪胎，难道哥哥比男朋友重要？”
“当然了！”我理所当然的说。

在我生命中，哥哥是最最最重要的人！从一起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开始我们就没有分开过，十六年来我们一直完整地参与对方的生命，早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了！

我挡在哥哥身前，认真的说，“我喜欢奥文，可是，要是没有洛洛，我会死的。”

哥哥笑笑，眼神中却是我从来都不懂的淡淡的苦涩。

“洛洛。”

“嗯？”眼神中净是宠溺。

“以后就算你交了女朋友，娶了老婆，你还是只能最爱我，知道了吗？”

“……”

“知道了吗？”

“我不是一直有女朋友吗？”

“你又不是真的喜欢她们。”

“你又知道了？”

“当然。我和洛洛是一体的嘛。”

哥哥轻笑。

“你还没答应我呢。”

“好。”

“我最爱洛洛了！”我又像小狗一样依偎在哥哥身边，这是我最爱的事情之一。唯有这个时候，我才能那么靠近哥哥。

阳光明媚的午后，生活，是这样这样的美好。

++++++++++++++++++++++++++++++

“洛洛。”我轻轻敲门，怕吵到好不容易才睡着的妈妈。

哥哥迅速去开了门。“怎么了？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我光着脚站在门口，身上穿着去年哥哥送给我的米老鼠睡衣。“洛洛，你收留我吧。”

“空调没修好？”

“妈咪今天一整天都在伤心，忘了叫人来修了。”

哥哥让开一个身位。

“枕头！come on！”枕头从转角迅速冲过来，我们一人一狗快速钻进哥哥的房间。

当哥哥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错误的时候早就已经来不及了。

“枕头你去睡沙发！”白嫩的小脚把枕头踹下了床，“床是我和洛洛的！”转头，我对哥哥露出一个完全讨好的笑。

哥哥只得无奈得关上房门。

++++++++++++++++++++++++++
的
“洛洛。”

“嗯？”

我盯着同自己面对面躺着的哥哥，伸出小手撑开他的一只眼睛。哥哥无奈得睁开眼睛，看着距他不到二十公分的我。

“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对不对？”

“……”回应我的是一片沉默。
“洛洛……”

“不会。我不会离开你。”

……

“洛洛。”

“嗯。”

“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怎么办？”

“你不会消失的。”

“人家是说如果啦。”

“没有如果。”

“……”

“如果是我不见了呢？”

“你不是说没有如果吗？”

“回答我，墨墨。”
“我会很伤心很伤心的！”

“我回去把你找回来，然后狠狠讨厌你！”我补充。

……

“墨墨。”

“什么？”

“你快乐吗？”

“很快乐。”

“告诉我，怎样才能证明你很快乐的生活着？”

“因为有你啊。”

“那……又怎么证明我真实的……存在过……”

“因为有我啊。”

“……”

“洛洛，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墨……下辈子，让我再找到你，好不好？”

“好啊。洛洛还要做墨墨最爱的洛洛。”

“不……不要再是哥哥了……”
为什么！你不喜欢我了吗？我们是一体的啊！”

“不……墨……”

“洛洛……”

“下辈子。我一定会再找到你的！”

“你说的哦！一定要说到做到哦！”我被哥哥的话说得有点害怕，下意识得哽咽。

“嗯……”

++++++++++++++++++++++++++++++++++
做梦！一定是在做梦！

我双目空洞得望着前方，周围是夹杂着呛人药水味道的空气。

心，好像是被人活生生刨去了一大部分。硬生生、赤裸裸地痛！

心痛的感觉是那样那样的真实。难道……不是在做梦……

不！一定是在做梦！

转头看见，母亲已经瘫软在父亲怀中，哭到连声音都没有了。

“墨……”奥文抱着我颤抖的身躯。我没有哭，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这让他害怕！

因为奥文的呼唤，我眼神缓缓有了焦距。我望着他的眼，缓缓摇头，摇头。

“墨……别这样……以洛他……”

“不——”听到哥哥的名字，我彻底失控了，“我不要听！不要听！”我歇斯底里地尖叫着，在医院的走廊上横冲直撞。

爸爸忙把妻子交给好友，上前把我抱入怀中。“宝贝，别这样……别这样……别吓爸爸……”

“爸爸……爸爸……”我像是抓住汪洋中唯一的救身浮木一样抓住父亲的衣襟，“这不是真的！洛洛他顽皮！他居然开这种玩笑，这一点

都不好玩！爸爸，你去教训他！让他别再睡了！爸爸……呜……”

爸爸抹掉狂涌的眼泪。老天！怎么可以让他年纪轻轻的儿子遇上癌症！以洛他才十六岁啊！他的生命才刚开始，怎么就如此轻易得凋零了！他宁愿此刻安静地躺在里面的人是他啊！

“他骗人！他说他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他不会离开，他永远都会在我们心里。”

“我不要这个！爸爸，没有洛洛，我会活不下去的！我会活不下去的！”

“天哪！宝贝，你不能这么说！”爸爸害怕地搂紧了我。

洛洛……你骗人……你说过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墨……下辈子，让我再找到你，好不好？”耳畔响起了哥哥说过的话。

洛洛……下辈子，我会去找你的……如果你找不到我，那就由我去找你……没有你的世界，为什么这么冷……

洛洛……你要去哪里……为什么不带上我……洛洛……带我一起走……

我泪眼迷蒙的望着前方。洛洛！“洛洛……”我看见哥哥站在她前方，像平常那样站在那边，无声地等着我，微笑着，缓缓向我伸出了手。“洛洛……”

我伸手，握住了他的……

“墨墨！”

“墨！”

众人手忙脚乱得借住我瘫软下来的身体，顿时，医院的走廊上忙乱一片。

我的唇角，漾着笑。

第二章

洛洛……洛洛没有了……睡梦中，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嗯？怎么是婴儿的声音？

睁开迷蒙的睡眼，我努力想看清楚周围的世界。古色古香的大床，围着白色的纱幔。这些是真的吗？还是我还在梦中？伸手想碰出一下纱幔，却惊讶地看见婴儿粉嫩的手。

婴儿的手？婴儿的手！我不信邪地晃了晃手臂，真的是婴儿的手！我怎么……

洛洛……这就是你要带我来的地方吗？如果这就是你要我来的地方，那么为了能遇见你，我一定会努力活下去！

我会等你找到我，然后亲耳听你说一句：我爱你……

“御蝉，你看看你的女儿，睁开眼看看她，你不能让她一出生就没有了额娘啊。”耳畔传来一个男子沉痛的声音。

我转头，眯眼看着他。那是一片刺眼的明黄。

“皇上……”躺在我身边的女子幽幽睁开了眼。她是我这个身体的妈妈，她怎么了？我睁大眼睛看着她。

皇上？这个男人是皇帝？我看向这个气宇轩昂的男人。不怒自威的外表，的确适合做皇帝。只是，为什么他此刻如此哀伤？他和妈妈，该是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吧……

“御蝉！”男人把我抱在怀里，让我面对着妈妈。“你看看她，为了她你也要撑下去啊！她是容若给你的活下去的理由啊！”

容若？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想起来了！纳兰容若，也就是纳兰性德，康熙皇帝的御前侍卫！

我以前对课业这些毫无兴趣，倒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正史野史看了很多。

纳兰性德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明珠的长子，母亲觉罗氏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而其家族——纳兰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纳兰性德的曾祖父名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于明万历十六年嫁努尔哈赤为妃，生皇子皇太极。其后纳兰家族与皇室的姻戚关系也非常紧密。因而可以说，纳兰性德一出生就被命运安排到了一个天皇贵胄的家庭里，他的一生注定是富贵荣华。可纳兰性德偏偏是“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我是纳兰性德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天竟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一个身世！可惜无缘见见我的阿玛，听他们的对话，我的才子老爹明显是已经挂了。

皇上……咱们，你和容若，都扯平了对不对？”妈妈开口。皇帝和纳兰性德？扯平？我竖起耳朵听着。刚刚才沉浸在失去哥哥痛苦的我，在坚信能在这个世界能再次找到他之后，又开始恢复原来的个性了。

“扯不平！咱们这辈子都纠缠不清了！御蝉，如果你有什么意外，朕定不饶你的女儿！”康熙出言威胁妈妈。

康熙爷爷！我是无辜的啊！我在他怀里使劲挣扎。可是这力道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婴儿的蠕动而已。

“你夺走了容若最爱的雪梅表妹，容若娶走了我。容若去了，现在我也挨不下去了，咱们真的扯平了……”妈妈原本其若游丝的语气现在却开始清晰起来。妈呀！千万别是回光返照啊！

康熙的眼中瞬间闪过伤痛。“宛儿……”宛儿？该是妈妈的小名吧。

“皇上，请您好好照顾我的女儿。请您，让她平安地长大，让她嫁个平凡的男人，千万不要让她再像我和容若那样……背负一世的情债……”宛儿妈妈说了这么长长的一段话之后突然就呕了一口血，吓得康熙慌忙召唤门口的太医。

宛儿妈妈你别就这么挂了啊！康熙爷爷还没答应你的请求呢！你死了他“咔嚓”掉了我怎么办？我大叫着，但是所有的话在讲出口之后都变成了号啕大哭的声音。

“宛儿，你看你的女儿，你忍心她哭成这样吗？”敢情康熙爷爷是以为我感受到了生离死别才大哭的。

那晚，我的宛儿妈妈去世了。

后来我才知道，宛儿妈妈是容若老爹三十岁时，纳的妾。宛儿妈妈本名沈宛，字御蝉，是有名的江南才女，著有《选梦词》。集中悼亡之作“丰神不减夫婿”。可惜她在与容若老爹相处一年之后，他就去世了，这段短暂的爱情又以悲剧告终。

后来我又在康熙爷爷给我讲的故事七拼八凑，得出了宛儿妈妈曾经跟他有过一段情。至于这段情为何后来发展到各自嫁娶的地步，我就不得而知了，康熙爷爷也不愿意再提起。

我来到清朝的第一年——康熙三十一年。

那一年，我被康熙收养，成为了大清帝国最尊贵的格格。

那一年，御花园的桃花开满了一个春。

第三章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年，我在清朝度过的第一个世纪。而今，我九岁。

正月，康熙阅视永定河工程，严冬季节，定是不能带上才九岁的我，于是我被他留在了紫禁城里。

算了，想他三十三年巡畿甸、阅视河堤，三十四年上巡畿甸、阅新堤及海口运道、建海神庙，三十五年亲征噶尔丹，三十六年二征噶尔丹，三十七年巡幸五台山，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哪一次不是把我丢给宫里的娘娘们的?

我只想着快点长大，这样才能要求他带我一起去。

康熙这一趟只带上了皇太子。这次他不会去很久，最迟二月就回来。按照以往的习惯，他把我交给了德妃。

康熙德妃乌雅氏，即后来的孝恭仁皇后。乌雅氏隶满洲正黄旗，是护军参领威武之女。 并非出自名门望族的乌雅氏，比康熙小 6 岁，在康熙早期的后妃中是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个。 因她能恪守宫中的礼节得到太皇太后、孝惠皇太后的器重，也赢得康熙的瞩目。 康熙十七年乌雅氏因生育皇四子胤禛在一年后得到德嫔的封号，而在康熙二十年又因生育六阿哥胤祚而被晋封为德妃。 德妃子嗣甚旺，在生下胤禛后的11年时间里又先后生育了三位阿哥、三位格格，虽然其中有一位阿哥、两位格格夭折，但毕竟有两位阿哥、一位格格长大成人，比起一连生五个儿子都早殇的荣妃马佳氏，德妃已经是相当幸运的了。

德妃虽为人严肃拘谨，但那也是因为情势所逼，后宫里的那人，哪个不战战兢兢过生活呢?

可是我喜欢德妃。她是那种从无奢望的女人，珍惜已经得到的是她的天性，面对年复一年、平淡无奇的嫔妃生活她也能过得有滋有味。

“丫头，在想什么？”德妃刚去给皇太后请完安，见我一个人坐在厅楼内发呆便挥退了丫环走了过来。

“娘娘。”我朝她甜甜地笑着。“我在想娘娘您呢。”

“哦？想我？”德妃笑着，但笑意却未达眼底。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叫“笑”的东西。

看着她永远强装出来的笑脸，心酸涌上了我心头。后宫的女人们，眼巴巴地守着皇帝过一生，她们的快乐与否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相较之下，宛儿妈妈，该是得到了康熙的爱了吧？可是一个帝王的爱又能有多少？世人都说顺治心胸狭窄，狭窄到只能容下一个女人。可是康熙，他心中想的更多的却是天下。宛儿妈妈心里只有他，可他心

里只有天下。就如此眼巴巴地错过这一生，是早就注定好的结局了……

“娘娘，您不辛苦吗？”我走到她腿边坐在地上，把头靠在了她膝盖上。我故意不去看她的脸，因为她脸上每每不经意出现的哀伤总是让我觉得苦。

德妃的身子狠狠一震。“孩子，我怎么会辛苦？我嫁入帝王家，这么多年来一直蒙受圣恩。我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怎么会苦呢？”

“自古君王无真情，有女莫嫁帝王家。在世人眼中，伴君左右该是多大的荣宠，可是谁又想过，一朝雨露换回的是一世凄苦。”我轻轻握住了德妃有些发颤的手。

“丫头……你才九岁，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她的手不自觉地握紧，掐得我生疼。

“心爱的儿子成为了别人的儿子，娘娘，您不苦吗？还有……”她早殇的孩儿们……

“……”德妃沉默了很久。“苦……什么都苦。住在深宫中，连呼吸都觉得苦。可是孩子，我只剩下他们了，我只有他们了……圣宠不再，但我至少还有他们，他们是我所有的希望了！”

我摇摇头。“皇阿玛才是娘娘最重要的人。”

“……曾经是……”她出神了半天。“孩子，我生性平淡，年轻时虽什么都不争，可是谁又不奢望君王心中小小的怜爱呢？后来年纪慢慢大了，也看淡了……我这一生，只羡慕一个人……”

只羡慕一个人吗？“额娘她也苦……”

“是啊，都苦……人生在世，都是凄凄苦苦走完这一遭的。”德妃放松了握紧的手。

“皇阿玛也有他的无可奈何……娘娘，您能理解他吗？”我这时才抬头看她。

“最苦的是他。”德妃点头。

“皇阿玛在乎的人一个个离开了，可是他至少还能有你是不是？”我再问。

“……是啊……”德妃双目含泪，缓缓点头。

“额娘！”我朝着她喊。叫出口的那一霎那，眼泪竟是狂涌而出。

“丫头，你叫我什么？”德妃愣住。

“额娘！”我吸吸鼻子。“我从小就没有额娘，每次看见十四阿哥围在娘娘身边撒娇都好是羡慕。我虽在皇阿玛身边长大，但冷暖都是娘娘您帮我扣着。娘娘您要是不嫌弃，今后若惜就喊您一声额娘好不好？若惜一定代替十二姐姐好好孝敬您！”

德妃颤抖的手捧住我的脸，不住地点头。

“额娘！”我环住她的腰，哭得差点岔气过去。

“额娘！额……”十四阿哥风风火火地进屋，被我和德妃相拥痛哭的情景吓得差点摔倒。

“乖，不哭了。”德妃把我从地上拉起，用帕子细细地擦拭我脸上的泪水。

“这是怎么了？”十三岁的十四轻声问我。

“没什么，只是刚才格格思念她额娘，额娘也触景生情想起了你十二姐姐。”德妃擦擦自己的眼泪，笑着安抚儿子。

“我道是什么事呢！”十四重重舒了一口气。“一进门就见你们哭得天昏地暗的。”

“额娘，您怎么还叫若惜格格啊？”我不依地扯住德妃的袖子。

“一下子没改过口来，额娘记下了，不会再有下次了。”德妃把我拉进怀里。

“你叫我额娘什么？”十四傻愣愣地让我再重复一次。他显然是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

“额娘啊！”我抱住德妃的脖子。“以后德妃娘娘就是我额娘！你别跟我抢！”

“好啊！小时候抢了我皇阿玛，现在再来抢我额娘，若惜，看我怎么收拾你！”十四大叫，伸手就开始挠我漾。

“好了！你们俩别闹了！”德妃笑着分开我们，但转眼我和十四又缠在一起。第一次，我感觉她有在笑。虽然笑意还不是很明显，但至

少笑了。她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康熙的妻妾，所以我希望她能快乐。虽然，这两个字对于深宫中的女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奢望。

很多年后我都还记得那个午后的笑声。那是那么那么珍贵！在我为数不多的无忧岁月里，那是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也记得，第二天陪着德妃去给皇太后请安的时候，当我喊德妃“额娘”的时候，包括刁嘴的宜妃在内的其他后妃差点掉下巴的表情。

自从孝懿仁皇后佟佳氏过世之后，中宫主座一直悬而未定。我一个康熙最疼爱的格格公然叫一个有资格成为皇后的妃子额娘，怎么不另众人浮想联翩。

++++++++++++++++++++++++++++++++++++++++

“若惜，朕不在这段时间，你可又干了什么好事？”康熙下午刚回銮，一进乾清宫便见我蹲在书房门口等他。我自他眼中看见了慈父深深的怜爱。他一把将我抱回书房，坐定后便把我安置在他膝盖上。

“皇阿玛，儿臣乖乖地呆在德妃娘娘身边，日夜期盼着皇阿玛早点回来呢！”我抱住康熙的脖子撒娇。

“德妃娘娘？怎么不叫额娘了？”他看着我，双目中又我看不懂的情绪。

我吐了吐舌头，扬高了语调。“皇阿玛……”

康熙看着我许久，幽幽地叹了口气。他缓缓把我抱紧，“若惜，答应阿玛，永远不要忘了你额娘！永远！”

我知道他说的是宛儿妈妈。他在害怕，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和他怀念着同一个女人的人，他怕我也忘了，他怕世上真的只剩下他一个人……

“皇阿玛，儿臣只是因为德妃娘娘对儿臣好，儿臣才喊她‘额娘’的，若是皇阿玛不喜欢，儿臣以后不喊便是了。”我小小的手环不住康熙伟岸的身子。“女儿永远不会忘了额娘的！”说到后面那句，我也忍不住哽咽了。

虽然心里知道她只是我这世肉体的母亲，但是这毕竟还是血肉相连的疼痛啊！

康熙拍着我的背，怕我真的岔着气。

“你是她和这个世界仅存的联系了……若惜，朕真……害怕……”康熙也不禁红了眼眶。“你说，朕百年之后，能再阴间遇见你额娘吗？”

“不会。”

康熙一震。

“额娘是好人，她一定会上天国的，皇阿玛以后会去天国遇见额娘！”这是我坚信的。

“你这小机灵鬼！”康熙捏捏我的脸颊。

我现在在想，康熙和我的宛儿妈妈之间，该是怎样一场心酸心碎的爱情呢？能让天子相思一生，宛儿妈妈，你该是幸福的吧？

但遗憾呢？

“阿玛和你额娘留了一世的遗憾。若惜，以后千万不要再重复我们的路了。一定要幸福，知道吗？”康熙摸摸我的头。

“嗯。”我点头。可是心里却没有由来地一空。爱上不该爱的人和爱不了的人，这世，我注定又是一身伤痛吧……我在心里苦笑。

“我的若惜太娇小了，以后要加倍餐饭知道吗？”可能因为我宛儿妈妈是江南人的关系，我的身子骨比同龄的满人格格小了好几号。

“嗯……”在书房门口等了康熙一天，再加上刚才哭了一遭，我的眼皮渐渐重了起来。康熙把我抱在怀中，拍着我的背哄我睡觉。都九岁的孩子了，还要在父亲的怀里才肯入睡确实丢脸，但是我就是贪着这一刻的温暖。三百年的时差，好像到现在还在调整。

“皇上，众位阿哥大臣都来了，现在在殿外候着呢。”李德全大声禀报。

“让他们进来。”康熙对他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去把格格的教养姑姑找来。”

阿哥大臣们鱼贯而入，看见康熙怀里的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纷纷安静地站着。

李德全的大嗓门还是惊醒了我，康熙抱着我来回走动着。“阿玛……别议朝了……您刚回来，若惜心疼……”

康熙笑笑，他对着强睁开眼的我说。“继续睡，等一下醒来的时候阿玛就到陪你吃晚饭了。”

我放弃了最后的挣扎，在康熙怀里沉沉睡去。

不久，康熙小心翼翼地把我交给教养姑姑身后的太监。顿失温暖让我不安地皱起了眉头。

++++++++++++++++++++++++++++

晚膳，康熙留下了皇太子、四阿哥一起用膳。

一个是我讨厌的，一个是我害怕的，我顿时变得没什么胃口。为什么不留十三下来嘛！

“若惜，下午不是刚答应了朕努力加餐饭的吗？”康熙让人给我布菜。

“皇阿玛不是也没怎么吃！”我嘟嘟嘴，“皇阿玛吃我才吃！”

“马屁精！”皇太子不屑地嘀咕了一声。

“二阿哥是说皇阿玛是马吗？”我反问。

“呃……”皇太子被我问地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若惜，胤礽是二哥，不许这样没大没小！”康熙教训我，但眼中却有一丝笑意。

“是。”我退了一步。皇太子先是瞪了我一眼，然后望向康熙。他的目光滑向了康熙手中把玩着的一块光溜溜的玉牌，满眼渴望。

我看了一直不语的四阿哥一眼，他目不斜视，看是对这块玉牌没什么企图。我想，按他的心机，就算很想也不会表现出来。

“皇阿玛！您手上这小东西真好看！”

“哦？若惜也看出来了？”康熙心情很好。

“皇阿玛这是什么？”

“这是西域进贡的和田美玉，这是极品，朕也喜爱得紧。”

“真好看。”我直愣愣地看着那玉牌。“皇阿玛，赏给女儿好不好？”我跳下椅子。“女儿一定会好好收藏的！”

“你？”康熙大笑。“怕是明天你就给弄丢了。”

四阿哥随着康熙发出一声轻笑。

我脸一红，赶忙别开视线。“不会不会！儿臣保证不会弄丢！皇阿玛，您就把它赏了儿臣吧！今次儿臣若是要不到它，一定会睡不着的，然后就会生病，然后皇阿玛就会心疼……”我乱掰着。

“好好！”康熙把玉牌递给我。“朕可舍不得朕最心爱的小格格失望，得，赏了你。别说是一块玉牌，就算是你要朕的半壁江山，朕也毫不犹豫劈下来让你玩！”

心情好至极限的类似这样的玩笑话，康熙没少说过，但是重天下甚于一切的他，怎么可能真的会那么做！

这话听在我耳中，听在四阿哥耳中是笑话，但听在皇太子耳中却让他直愣愣白了脸色。

“谢皇阿玛！”我开心地接过玉牌，摊在手心把玩。

“皇上，今天翻牌吗？”李德全恭恭敬敬地上来，后面的小全子手里端着一个放着皇帝众后妃名牌的托盘。

康熙看了我一眼，“不用了。今晚去德妃那里。”

“是，奴才这就是张罗。”

“若惜，告诉朕，为什么要叫德妃‘额娘’？”原来他还念着这事呢！

“女儿喜欢德妃娘娘呗！”我理所当然地说。“娘娘关心女儿，又体贴皇阿玛。女儿也从未见过她和宜妃娘娘她们那样……”我思量着该用什么形容词，但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反正女儿就是喜欢啊！皇阿玛，您让不让我喊娘娘‘额娘’啊？”

“你是认真的？”

“当然了！前些日子我都当着十四阿哥和皇奶奶他们的面喊了‘额娘’了，突然不能喊，女儿会心疼娘娘的！”那会招致多少冷言冷语啊！

“你可记着今天下午朕和你说的话？”他再次确认。

“儿臣死都不会忘的！”我斩钉截铁。

“好。”康熙终于松口。

“也！我最爱皇阿玛了！”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

“谢谢。”一起出殿的时候，四阿哥突然对我说。

“啊？”我一愣。

“额娘这段时间开心多了。”他淡淡地说。

“我以为……”他不是孝懿仁皇后养大的吗？他不是很少见到自己额娘吗？我知道德妃心里其实是很想念这个儿子的。

“她是我额娘。”四阿哥看着前方。此刻我居然在他身上看见了孤独寂寞……

为了放松一下气氛，我故意别开头。“哼！四阿哥别想跟十四那样跟我争额娘！你已经长大了，再跟我和十四争就羞羞脸了！”

四阿哥把我举到半空。“总之，谢谢。”他的手竟意外地不让我害怕。除了康熙，无论是谁把我这样举起来我都会害怕，怕自己会掉下来摔死。

“若惜。”四阿哥把我放下来。

“嗯？”

“快点长大吧。”他拍拍我的头，然后转身离开。

若惜，快点长大吧。NND！不会雍正哥哥也喜欢我吧？我张着嘴愣在花园。

第四章

九岁之前的童年，我是在康熙的膝盖上度过的。

这九年，我被康熙安置在了身边。他上朝，我在后殿安静地听着前头的风云变幻；他下朝，处理政务，我便坐在他的龙椅上抑或是坐在他的膝盖上，看他弹指间主宰世间万物。

康熙的确是一个好皇帝，在我陪伴他的日子，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看奏折与听大臣汇报国家大事中度过的。

外面下雪了呢！我看着窗外飘起的鹅毛大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看着康熙批阅奏折，我不自觉地想起了毛泽东爷爷的沁园春雪。

康熙手中的朱砂笔一震，“天雅，你刚才说什么？”

啊？难道我刚才不是在心里默念沁园春雪吗？我抬头，眨巴着大眼睛盯着康熙。

固伦天雅公主是我的封号。按我出生的年月，该是于康熙的十五公主差不多年纪。按照清朝公主封号的制度，固伦公主应该是皇后的女儿才有的封号才是。没有皇室血脉的我作为皇帝的养女被赋予这个封号，可见康熙对我的宠爱程度了。至于历史上为什么没有留下天雅格格的名号，我就不得而知了。

德妃娘娘时常开玩笑着说，皇上是这天下的心，可若惜格格是咱们皇上的心啊。

一般康熙都会喊我的小名，若惜，康熙在给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轻声呢喃着“离恨梦回几纠缠，若相惜，若相惜”，这名字应该是寄予了他对我宛儿妈妈的思念与遗憾。当他喊我“天雅”的时候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惊讶或震怒，还有一种就是像国宴家宴那种正式场合。现在既非正式场合，他也没有不开心，那么，就是……惊讶！

笨哦我！居然给念出来了！

“天雅，把你刚才念的诗再念一次。”康熙放下朱砂笔，把我自他的膝盖高高举起面对着他。

我只能硬着头皮，省了前面的雪景，把毛爷爷的沁园春雪后半段再念了一遍，“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爷爷，原谅我吧！我不是要故意盗版您老人家的诗的！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康熙细细品评着这诗，“好诗！好诗！朕的若惜格格，跟她额娘一样，也是个才女啊！”

康熙爷爷，您觉得一个九岁的孩子能作出如此大气的诗吗？当然！当然！千万不要怀疑啊！

“跟皇阿玛说说，怎么突然想到这几句诗的？”康熙重新把我放在膝盖上，眼神柔和地看着我。

“皇上，皇子们来请安了。”太监总管李德全尖锐的声音在我们耳边响起。

“传他们进来，让他们也听听朕的若惜格格的诗。”康熙稍稍收敛了笑容。在众阿哥面前，他一向都是个严父。也许，除了二阿哥外吧，他对二阿哥还是相当溺爱的。我不喜欢二阿哥，许是我占了康熙太多的宠爱，二阿哥也一向不喜欢我。

众阿哥中我最喜欢跟着十三阿哥和十四阿哥。

十三阿哥性格温和洒脱，在他身上我能找到安定的感觉，更是因为，他的眉宇间有了几分洛洛的影子。洛洛……洛洛……你在哪里?

跟着十四阿哥就能找到好玩的东西。别说我爱玩，虽然我的心理年龄已经二十二岁的，但毕竟在现代二十二岁也还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

“皇阿玛，今晚我要跟十三阿哥一起睡。”我转头看着康熙，露出小鹿班比的可爱眼神。十三阿哥今年十四岁，在现代还是个小屁孩，但是在古人眼里，已经是个小大人了。

“不行。小时候粘着十三就算了，朕随着你，现在十三和你都长大了，该有男女之分了。”康熙柔声拒绝了我。

哎……今晚又要按时睡觉了……我在心里哀叹了一下，爬下康熙的膝盖。阿哥们都来了，我也不好意思在人家爸爸膝盖上坐太久啊。

“儿臣给皇阿玛请安！皇阿玛吉祥！”皇太子、四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齐齐跪下。

“起吧。”康熙大手一挥。

“众阿哥吉祥。”待他们都起了，我朝微微福了福身子，向他们行了个宫礼。

抬头看向十四，他的眼神分明就是在“侮辱”我，我猜他此刻的心理独白是：这丫头难得有这么规矩的时候。

哼！只比我大了四岁的小破孩儿而已。

“胤祥！”我三两下蹦到十三身边。

“看你着丫头！上一刻还规规矩矩的，下一刻马上就本性毕露了。什么胤祥，要叫十三哥！”康熙没好气地看着我。

就不！我往十三身后躲了躲。嗯……十三身上总是有哥哥的味道……

屡说不改康熙也便不再理我。“朕这里有一首词你们听一听。”康熙照着我刚才念的重复了一遍。“这首词，你们怎么看？”

胤祥刚要说，我拉了拉他的手，让他先别开口。正所谓伴君如伴虎，现在还弄不清康熙心里想什么，贸然开口肯定是要吃亏的。

“皇阿玛好文采！”我就知道会有傻瓜先替我们探探康熙的想法的。皇太子稍稍向前站了一步，“皇阿玛的词恢宏大气，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认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比不上皇阿玛的一分。”这马屁拍得又臭又响。不过康熙要是吃他这套，也就不是千古一帝的康熙大帝了。

康熙面色未变，转头问冷冰冰的四阿哥，“老四，你说说。”

“是，皇阿玛。”四阿哥点头。“为君者，必是很难做到文功武德面面俱到，这倾向于哪一方面该是看天下局势。秦皇汉武身处乱世，必是以武治天下，唐宗宋祖天下初定，必也是稍逊风骚。儿臣以为，以古为镜鞭策自身，才能超越古人。”

不愧是将来的雍正帝！我使劲点了几下头。

康熙边听边点头。我看见皇太子一下子黑了脸。哎……连这点容忍度都没有，将来要是他做了皇帝，看是大清就该灭了！

“十三，你说。”康熙又点名十三阿哥。

在康熙警告的视线下，我磨磨蹭蹭放开了和十三握着的手。

“皇阿玛，儿臣只是认为，古往今来再贤能的君主也不能使天下百姓全部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代代帝王都在努力，但代代帝王都带着遗憾。要使国庶民富，光是一个好皇帝还是不够的，而且这也不是一世一代就能完成的宏愿。”十三微微低头。

这小十三，说的话倒是有些超出了古人的认识范围，带着强烈的辩证唯物色彩啊。

“那你想怎么做？”康熙沉思了半晌，问十三。

“愿为贤王。”

康熙一怔。想该是想起了孩提时代裕亲王对福临爷爷说的话了吧。

“好……好！”康熙大笑着拍了拍十三的肩。

“好样儿的！”我开心得推推十三的背，与有荣焉。

“其实这首诗是出自若惜之口。”康熙在高兴的时候泄了我的底。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声全部集中到了我身上。一抹抹都是我看不懂的复杂神色。哎……小时候被洛洛保护得太好，导致我现在多不会看别人的眼色……

“若惜，跟朕的阿哥们说说，你是怎么想到作这首诗的。”康熙走回龙椅坐下。

哪里是我作出来的啊！人家我是抄袭盗版伟大社会主义社会主席的诗好哇！怎么想的……怎么想的……算了！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她拍马的功夫可不是皇太子这类的“凡夫俗子”能比的！

“儿臣刚才见皇阿玛俯首批阅奏折，又想起了皇阿玛在这之前无数个夜晚挑灯为天下百姓疾苦烦心，甚是心疼！皇阿玛十六岁那年智擒鳌拜，夺回我们天家的至高皇权；二十岁的时候削平三藩，八年血战巩固我大清王朝的统一；三十岁那年收复台湾；三十六岁那年抵御沙俄外侵，护我大清江山。”偷瞄了一眼康熙，瞧他神色愉悦，我便大胆讲了下去。“去年皇阿玛又平了准葛尔丹，解决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的问题，把太祖爷希翼了一生的整个蒙古变成了咱们大清最坚固的长城。皇阿玛做的每一件事情，儿臣不敢说是后无来者，但至少是前无古人的。”

“哦？朕在小若惜的眼里这么厉害？”康熙笑弯了眉眼。

“那当然！”我使劲点头。“咱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成吉思汗若是一代天骄，那皇阿玛就是千古一帝！”马屁啊！马屁！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是经过我的嘴讲出来，怎么就马骚味那么重！不过，一个小娃子讲出来的童言，皇帝阿哥们要么就不上心，要么就当作大实话。

“千古一帝”这四个字让康熙狠狠一震，也让阿哥们震撼地看着我。

我……说错了什么吗？我无辜地看着众人。

“哈哈哈哈……”康熙突然大笑起来。他大步向我走来，一把举起了我，“千古一帝！千古一帝！若惜，你真是朕的宝贝啊！”

“皇阿玛万岁万岁万万岁！”阿哥们不知道该接些什么，只得跪下大呼万岁。

看来，我又误打误撞过了一关。

第五章

众阿哥请完安告退。皇太子一人先走了出去，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一起出去，十三跟着四阿哥走了。

康熙看着这明显的分派，不禁幽幽一叹，但眼神却异常犀利起来。

我心里打了个突。这个时候拍马也没有，遁逃才是天道！“胤祥！等等我！”我屁颠屁颠地朝十三跑去。

“若惜！”冤家路窄！我被十四拦了个正着，眼看着越走越远的四阿哥和十三阿哥，我气不打一处儿来。

“小若惜，十三哥就那么好？你天天跟着他跑。”胤祯扯扯我梳得乱可爱的发髻。

“胤祥就不会像你这么扯我的头发！”

十四尴尬地收回手。“那以后不扯了，跟我去玩吧。”他身后的八阿哥、九阿哥和十阿哥一脸笑意看着我们。

八阿哥应该是康熙所有子女中长得最出色的了。修长的身形，俊逸的外貌还有永远挂在嘴边的温和的笑，拉到现代去怎么都能成为大红大紫的明星吧。

九阿哥，长得有点邪气，这点应该是随他额娘吧。她母亲宜妃可是清宫戏里大名鼎鼎的女主啊！我时常见到宜妃，那妖媚的模样康熙宠得还是有点道理的。

十阿哥么……傻里傻气的莽夫一个。不过有的时候很是可爱。

十四和四阿哥都是德妃的孩子，但是德妃对这个儿子好像情有独钟。可能我一开始就知道四阿哥是将来的雍正，所以对他会格外偏爱。

“你要带我去玩什么好玩的？”要听了玩的东西我满意了之后我才会考虑。

“打雪仗！”十四神采奕奕。

又是打雪仗。我无怎么感兴趣地看了他一眼。“胤祥每年都带我玩这个，前两天已经玩过了。”结果整个人像在冰水里泡过一般，还发了两天的热，急得康熙差点砍了我的教养姑姑。好在我事先交待过，绝对不能供出十三阿哥。不过好像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康熙一样，他也好像知道我有心护着胤祥，虽没有为难他但那几天倒是没给十三阿哥好脸色看，直到我康复。

“那……”十四想了一下，“去我额娘那边玩！”

“我怕叨扰了娘娘休息。”如果是玩耍的话，我宁愿去良妃那里！

“那……”

“要不你带我出宫去？”这个比较合我心意。八阿哥、九阿哥已经出宫新立了府牙，但十四还小，跟我一样还在宫里养着呢。其实能出宫这点我最羡慕的是十三，胤祥幼时很得康熙宠爱。13岁时，胤祥第一次离开京城，随康熙前往谒陵。此后，玄烨经常带他四出巡幸。康熙一生先后六次南巡，在诸皇子中，随行次数最多的，就是胤祥。康熙第三、四、五、六次南巡，他都参与其间。他还随同康熙巡幸过京

畿、陕西西安、山西五台山，或往塞外避暑围猎。哎……哪一天我也能跟出去啊……

“带你出宫？要是被皇阿玛知道，免不了又是一顿板子。”十阿哥赶紧摇头，让十四这个主意想都不要想。

“若惜，你再讲一个，本阿哥一定带你去玩，除了出宫。”十四阿哥讨好地朝我笑着。我知道这小家伙喜欢我，但是我到这个世界来是为了洛洛，所以不相干的人我还是尽量少招惹为妙。

“小若惜，我带你去骑马好不好？”九阿哥也加进十四的说服的行列。

我纳兰若惜，爱新觉罗天雅就那么让他们喜欢?

也是啦，虽然现在这张脸比不上以前那张（呃，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啦，我喜欢自己以前那张混血面孔），不过长得也不错，“叶赫那拉”是满清八大贵族姓氏之一，专出美女这点所有人都知道的，以前努尔哈赤的侧福晋孟古、后来清朝皇帝后宫中许多鼎鼎大名的妃子，还有后来那个断送了大清江山的慈禧太后，都出自叶赫那拉氏。我这张小脸，用康熙的话讲就是遗传了叶赫那拉氏的所有优点，外加了我额娘的书卷气，将来必是我大清第一美人。可是在我看来，这么个身体里住了个那么跳脱的灵魂，真不搭！所以，还是以前的身体称我。

“可是好冷。”该装孩子的时候还是要装一下的。

“不冷，本阿哥的披风包着你。”十四阿哥马上说。

小破孩！用你的披风包着，本格格不就得跟你共乘一骑了？这水嫩嫩的豆腐可不给你吃。

“嗯，好吧。”见好就收吧！人家可是堂堂阿哥呢！我算什么啊，就算康熙再宠，我还是个别人生的娃。

“八哥你也去吧！”十四转身招呼八阿哥。的

“不了，我还要去向我额娘请安。”八阿哥摇头。

良妃卫氏，八阿哥的生母。良妃出身于食辛者库之家，是皇家的家奴，地位低微。八阿哥自小由大阿哥的母亲惠妃抚养。但亲额娘就是亲额娘，八阿哥至情至孝，几乎天天去给良妃请安。

“我也去！”那个脾气温和的娘娘，康熙虽不是顶宠她，却也甚是喜欢。

“若惜你刚答应了和我去骑马吗？”十四不依地大叫。

“比起在外面吹冷风，我更想去良妃娘娘那里烤火。”快步跑向了八阿哥。我喜欢他温和的笑。

“不去找十三弟玩了？”八阿哥低头朝我笑着。
“不去了。”现在不去，晚点去。

八阿哥胤禩他自幼聪明机灵、工于心计，不甘心因母家卑贱而屈居众皇子之后，不但千方百计地讨得父亲欢心，而且尽量交结可资利用的各阶层人物。同时他很善于与其他皇子搞好关系并使其中的一些人成为自己的支持者。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俄、皇十四子胤禎都党附于他，就连大阿哥胤禔也曾为其所用。对于其他王公大臣、各级官吏，甚至江湖术士，只要有利用价值，都是他收买的对象。除此之外，他还想方设法在社会上博得好名声，以为将来进身获取更多的资本和舆论支持。当时有许多文人儒士都赞扬他好学，是个好王子。

后世的这些评语跟我眼前这个八阿哥胤禩完全不同。

但是今天当胤祥说“愿为贤王”的时候，我看见了他隐含在唇边的嘲意。胤禩的目标很明确，他不想只作一位所谓的“贤王”，他瞄准的是太子的宝座。

胤禩，如果你知道最终你得到的是那样的结局，你还会争那么多吗?

“小丫头，干什么这么看着我。”胤禩低头看了一直端详着他的我。

“八阿哥长得好看。”嘿嘿，装疯卖傻吧！

“是吗？”胤禩笑着。

“八阿哥像良妃娘娘，真好看！”对帅哥，言语上调戏几句还是蛮不错的。我朝他露出了一个无公害微笑。心里在想些乱七八糟有的没的的东西，表面上却装得那么纯真，我真鄙视我自己！

“谢谢，若惜长得才好看。像皇阿玛说的，过不了几年就要出落成咱们大清的第一美人了。”胤禩说完又看向前方，目不斜视。

作为一个夺嫡的有力竞争者来说，他的忍耐力是令人惊异的。但四阿哥的忍耐力更让我佩服！

“若惜，那我呢？”十四见缝插针跟了上来。

“你……”黄毛小子一个！“等你长大了再来给我看吧。”

“我已经长大了。”十四拍拍自己的胸膛。

“皇阿玛说，要像八阿哥他们这样娶了福晋才叫长大了。”我搬出康熙的话。不过，到底是不是出自康熙进口，格格我就不保证咯！

“那……若惜，等我长大了你给我当媳妇儿？”十四的话让八阿哥和九阿哥的目光齐齐射了过来，大家的脚步也渐渐慢了下来。

“我考虑考虑。”我才不要嫁给十四！这些皇子，妻妾无数，我才不要成为他众多妻子中的一员。总有一天，我要出宫找我的洛洛！

“那你是答应了？我改天就去跟皇阿玛说！”十四说风就是雨。

“我可没答应！”我撇开脸。要嫁也嫁十三吖。虽然嫁给四阿哥是最保险的，但是那块万年冰块实在有点恐怖，嫁给十三的话，往后雍正登位才有保障。

“若惜……”十四准备死缠烂打。

“十四弟，若惜还小。”八阿哥适时制止了十四。

十四叹气，放慢了脚步，慢慢跟在我们身后。

“小若惜啊！快点长大吧！”九阿哥从身后把我一把举了起来，像康熙和四阿哥那样。

“啊！”要摔死了！怎么康熙举我我就那么有安全感。

“九哥，你吓到若惜了！”十四的声音又开始在我耳边聒噪起来。

++++++++++++++++++++++++++++++++++++

康熙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如果是在现代的话，我现在应该是在爸爸的庄园里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呢。可是这是在清代，今日却是孝庄太皇太后的祭辰。

说实话，当年看了一部《康熙王朝》之后，我对孝庄是往死里崇拜。一个原本有能力做中国第二个武则天的女人，然而她没有，却是为了辅佐自己的儿子和孙子而活，这是最让人敬佩的。这就是她的境界，她是不想被后人指责，不想乱了朝政，她一生的心头愿望就是为了大清朝，只要大清兴盛她什么都可以牺牲！

后来看了一本叫《独步天下》的小说，结局是阿步被孝庄挫骨扬灰，虽然知道那是杜撰的，却不由地开始不喜欢孝庄，不过那也就看完小说那一阵。

现在呆在康熙身边，时常听他讲一些关于孝庄的点滴，心里对她老人家的敬佩更是有如滔滔江水……可惜啊，迟生了五年，错过了一睹这个千古难得一遇的女强人的机会。

我坐在软软的暖坑上，看着康熙跪在慈宁宫的佛像前，不由地一阵鼻酸。

“皇阿玛。”我跳下暖炕，蹲到康熙身边拉了拉他的衣袖。

“怎么了？”康熙低眼看了我一眼。

“皇阿玛别伤心了。太皇太后是上天堂找太宗皇上了，太皇太后要是知道皇阿玛为她如此伤心，她也不会开心的。”童言童语，如果这么

说能让康熙开心的话。世人都知道皇太极最爱的是宸妃，孝庄最爱的是多尔衮。

“孩子，你不懂。”康熙叹了一口气，“皇祖母为了朕和大清耽误了自己的一生啊……朕曾经以为做人就该想太宗皇帝那样爱一回，可太宗皇帝爱的不是皇祖母，宸妃是幸福的，皇祖母她……身在皇家，得到最多的不是权势，而是身不由己……瞧朕，跟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说这些。”康熙自嘲笑笑。

“为什么皇阿玛不能像太宗皇上那样？”他是皇帝，想爱谁都行啊！

“天子多情，可心里真正爱的必须是天下黎民，女人……朕不能重蹈皇考的覆辙了。”康熙顿了顿，似乎在思量这样的话我一个八岁的娃娃能不能懂。“朕后宫里娶的不是女人，而是她们身后的势力，为了讨好这些势力，朕也不得不做出牺牲。”

“皇阿玛有最爱的人吗？应该有吧。如果人没有最爱的人，那一定很可怜。”我问，又自答。

“朕……曾经有……”康熙叹了口气。“出了这慈宁宫，朕今天跟你说过的事情要全部忘了知道吗？”

“嗯！这是若惜和皇阿玛两个人之间的小秘密！”我伸手拉过康熙的手，小拇指勾住他的，和他拉钩盖章。

康熙摸摸我的头，不语。

那天夜里，康熙跟我说了很多很多。许是认为我只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娃，所以才说了那么多吧。

他讲他的小时候，讲顺治皇帝和董鄂妃怎样爱得死去活来，讲太皇太后对他的训诫，还讲了我的才子老爹纳兰性德和他的少年往事，还有……那个八年来不曾被他提起的名字——沈宛。

“皇阿玛，我额娘好看吗？”我靠在康熙怀里，轻声问他。

“好看。”康熙回答，渐渐陷入了自己的回忆中。

“若惜长得像额娘吗？”

“不像，若惜不像你额娘，若惜长得像你阿玛。”康熙拍拍我的头。

“那为什么皇阿玛还这么宠若惜？”说实话，我对康熙的感情远比对亲生父母的来得深。当我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居然发现我在哽咽。

“傻孩子，若惜是若惜，额娘是额娘，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帝王从未有过的柔情。康熙拭去我脸上的泪水，“若惜是皇阿玛的心头肉。”

“若相惜……”我轻声呢喃着我名字的由来。

“若相惜……”康熙和着。

“皇阿玛，我长大了给你当媳妇儿好不好？”童稚的问题，问出口了我才发觉自己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

“哈哈哈哈……”没想到这样的问题却惹笑了康熙，“朕的年龄做若惜的玛法都够了。若惜啊，朕真希望你能做朕的儿媳妇，可是……长

大了，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平平凡凡过一世吧，千万别再纠缠进皇家的感情纷争来。”

我知道康熙怜惜我，也知道这是他给我的警告，他要我跟他的儿子们保持距离了。

“若惜一辈子不嫁人，一辈子跟着皇阿玛，做皇阿玛的小女儿、小丫环好不好？”如果不是洛洛，她谁都不嫁！

“小傻瓜，要是再过几年皇阿玛再不给你指婚，你就要怨皇阿玛了！”康熙刮刮我的鼻子。

“才不会！”我斩钉截铁。干脆就趁现在讨个恩典算了！“皇阿玛，您能送儿臣一样东西吗？”

“说！只要是若惜喜欢的，上天入地朕都让人给你弄来！”

“皇阿玛给儿臣一个恩典，让儿臣今后可以自给挑选夫婿好不好？”

“自己挑夫婿？”康熙反问我。

“是啊，儿臣是个不成气候的格格，儿臣做不了像纯禧姐姐那样大气，将来儿臣就想像咱们蒙古草原上平凡人家的女孩一样，自己选一个好夫婿。”其实我是不想被十二三岁就被指婚嫁掉而已啦！

“朕准了，不过若惜可不能嫁得太远，皇阿玛会想若惜的。”康熙见我这么说，便爽快地应了下来。

“嗯！儿臣决不远嫁，儿臣永远做皇阿玛身边的一条小米虫！”看看！又开始拍马讨好了！夏以墨！我真鄙视你！

“哈哈哈……”被我这么一闹，康熙原本祭奠太皇太后时的沉郁心情算是消散了一大半。“若惜，要不是我答应你额娘让你一世远离皇室，朕还真想让你变成朕的儿媳妇。”

呼……幸亏……

第六章

对我来说，十四是我从小玩到大的玩伴，而一年前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就是我额娘的儿子。

看着德妃欲言又止地盯着我，我猜想到大概是什么事情了。可是，他们为什么会会错意？我喜欢十四，可那是属于兄妹间的喜欢，我和十四没大没小地玩，只是因为他是十四，让我没有任何压力的十四。

长大了，心思复杂了，情也就疏了。

康熙前段时间曾跟我提过，说十四已经到了可以成家的时候了，我只是笑笑不语。我知道他在试探我，毕竟我和十四的关系也很好，他怕我心里的人是十四。

比十三小的十四都要成婚了，可康熙却迟迟没有决定十三的终生大事。我知道，康熙他是为了我……

“若惜，胤祯他……”连德妃也认为我喜欢胤祯吗？

“额娘，十四阿哥大婚，您该高兴才是啊。”我微笑着。“今日大婚，明儿十四嫂嫂来请安的时候一定要唤我来瞧瞧啊！”

“只是个侧福晋罢了。”德妃打了个擦边球。

“是十四阿哥的第一个福晋呢！”既然我没有他们想的那个心思，那么姿态必是要做足的。

“若惜，如果你愿意……”

“额娘！”我打断德妃接下来的话。我知道她想说什么，但，那不是我想要听到的。在深宫，那个字太沉重。对我来说，我不想担起任何沉重的东西，只因……我希望哪一天可以孑然一身回到洛洛身边。就算真正心动了，也不能情动。“皇阿玛是允了儿臣让儿臣自己选夫婿的。”

聪明如德妃，他怎么会听不出我话中的意思。“罢，罢，只怪胤祯没那个福分！”

我无力地笑笑。德妃，这个温玉一般的女子，终究不懂我。

++++++++++++++++++++++++++++++++++

我随着十三，心不在焉地观看了十四婚礼的过程。

期间，我不止一次看见十四向我投来的目光。我都就着和十三耳语躲了过去。他不明白，他怎么会明白，他不会明白三百年后的我此刻的心情与庆幸，我不会成为他们众多妻子中的一个，这就够了。对十四是这样，十三，也是。

“怎么这么看着我？”十三低笑着，把我拉到一边。

“你不知道少女心事总是春吗？”我皮皮地回应他。

“若惜……”他定定地看着我。我懂他的意思，他是否以为我在想象自己出阁时的情景呢？我想，康熙该是已经给了他某种暗示了。“我今生定不负你。”

我浅笑。胤祥，到底是谁负了谁呢？

……

香醇的桂花酿蒸红了我的脸，那如桃花般的春色映在我脸上，看痴了十三。“呆子！”我娇嗔。

“是若惜太好看了。”十三小心翼翼地护在我身后。

曲终人散，大伙儿把安宁还给了那一对新人。当十四掀起新娘嫣红的红盖头，欲语还羞的娇容该是怎样的风情呢？我轻笑出声。“胤祥，女人一生最美的时刻，该就是自己的丈夫掀开红盖头那一刻吧？”

“我不知道，但，有些人有些事，上心了，那是一辈子的风情。”十三今晚一直用话语暗示我。

“一辈子？帝王家，也兴这个？”我反问。

“若惜……”胤祥拉住我。

“再爱，到最后也只剩下一声叹息了。胤祥，有时候我真想怨皇阿玛，是他误了我额娘的一生。”微微的酒劲上来，“可是我懂皇阿玛……他比我额娘更苦……”转身，挣开十三的手，我接着向前走。

“若惜！”胤祥没有追上来。“你信我吗？”

信吗？我问自己。我信他，可我不信自己。“英雄无奈是多情……”

月光照在十三萧瑟的脸上。我，不能回头……

++++++++++++++++++++++++++
哪来这么大的酒气？我沐浴出来，不解地环视着我的寝殿。

“巧心？”我随手拿了件外衣披上。

粗重的呼吸声，是他！

十四颓然地坐在我房间门口的青石地上。

“十四阿哥？你怎么会在这里？”顾不得衣着不整，我跑上前。

“为什么会在这？我不在这会在哪里？是啊，我此刻应该在洞房里是不是？”十四一把将我扯坐在地上。

“啊！”我轻呼了一声。“十四，你醉了，我派人送你回去好不好？”

“我没醉！”十四拉住我的手。许久，他虚脱一般靠在我身上，“若惜，为什么你不喜欢我？为什么……”

“……”我无言以对。他，毕竟还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啊！

“十三真的有那么好吗？”他撑起身子。

“不。”我回答。“你们都不好。”

“呵呵……”十四大笑起来，酒气喷在我脸上，让我难受地皱起了眉头。

“既然都不好，那你跟了我好不好？我可以不要任何女人，我只对你好成吗？”十四孩子气地拉着我往外走。“我们这就去求皇阿玛，让他把舒舒觉罗氏赶出宫去，让他成全我们好不好？”

“胤祯！”我使劲挣开他的手。“不要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话！舒舒觉罗氏既已是侧福晋，那她就是你的责任！”

“那我怎么办？”胤祯哭得像个孩子。

我本来想说凉拌，但这种场合这种心情……“你是皇子，在你的身份赋予你的那么多权力背后，是更多的无可奈何。你，要学会认命。”

胤祯怔怔地看着我。突然，他一把将我扯进怀里，“责任吗？如果我此刻得到你呢？”

What？我的心顿时一凉。“你冷静一点。”我表面上虽镇静，但其实已经在找逃命的方向了。

“我不要冷……”胤祯话没有说完，便软软地向我倒了过来。

当我以为我会变成历史上第一个被人当肉垫砸死的时候，一双有力的手瞬间把我从十四身下扯了过来。

淡淡的檀香味。我转头，对上那双冰冷的眼。

“我保证他以后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了。”四阿哥一把扛起十四安静地离开。

若不是空气中还残着淡淡的檀香味，我真会以为刚才那只是一场梦而已。

++++++++++++++++++++++

“丫头，想什么？”八阿哥拍拍我的肩。

八阿哥来了，九阿哥、十阿哥如往常那样跟在他身后。我意外地没见到十四。

“跟我们说说吧。”九阿哥讨好地笑着。

“你交我如何经商，我就告诉你。”交换条件。胤禟在诸皇子中以家资丰厚著称，对于经商这方面，九阿哥是很有他的一套的。

“女孩儿家，娇滴滴地被养在深闺就好了，学什么经商啊。”九阿哥大笑。

看不起我？我虽然没有洛洛那么厉害，但怎么说西塞尔家族的经商头脑我多少还是遗传了一些的，要是真的和九阿哥在这方面对上，还指不定谁输谁赢了。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爷我府里是很多美人，但那些都是逢场作戏罢了。”九阿哥看来是真的不想跟我说他经商的事情。

逢场作戏？那他哪一个女人不是逢场作戏？男人……哼……

“小孩子，不要露出那种表情。”八阿哥笑着坐到我身边。“看你愁眉不展的样子，在烦恼什么？”

“皇阿玛万寿节，我正愁送什么给他呢。”这群人里，就八阿哥能让我心平气和讲话的。

“万寿节？皇阿玛什么都不缺，你还能送他什么。”十阿哥凑上一句。

废话！如果不是这样我能愁成这样么？

“别急，离万寿节还有一段时间，慢慢想。”八阿哥给我打气。

突然我眼前一亮。“胤祥！”十三和四阿哥在荷花池的另一端看着我。

我“咻”地一声钻出几个人的包围，提着裙摆快步跑向十三。

“四阿哥吉祥。”我先是朝四阿哥微微福身，然后傻笑着站到十三身边。

八阿哥几个也缓缓朝这边走来。

“四哥。”几个人请安。

“八哥、九哥、十哥。”十三对着他们一一请安。年纪小真是吃亏。

“若惜，你在烦恼什么？”不愧是我从小粘到大的十三，一眼就看出我有心事。

四阿哥闻言也转过头来看我。

“她在为皇阿玛的万寿节礼物烦恼。”八阿哥替我回答。

康熙的生日在“五四青年节”，看，多好的日子啊！

四阿哥冰冷的眼眸里瞬间闪逝过笑意。可能又是想起我前几年的鬼点子了。

嗯！有了！

++++++++++++++++++++++++++++++++

康熙爷四十八岁大寿，前几年的花样都玩光了，现在我也长大了，该把最擅长的东西用上了。

因为条件有限，不能跳舞曲，所以我准备跳芭蕾。而最保险的就是柴科夫斯基作曲的不朽名著《天鹅湖》。

只是，我的整个计划中还缺少一个很重要的环，那个环就是，芭蕾部分的配乐。乾清宫的一个小太监呆过梨园，可是让他短时间内奏出我要的乐曲，还是太困难了点！

我头疼地在御花园里瞎逛着。

我身上穿着的是汉女的服饰。因为宛儿妈妈的原因，康熙准我在内廷穿这样的服装。一般汉女的衣服虽没有满装笨重，但对我来说也已经有些繁琐。所以我自己设计了很多样式交给下人做。以前电视剧里那些不伦不类、不合朝代现实的衣服全部成为我参考的对象。像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套白色纱纺长裙就是我最爱的一套。康熙说我穿着这套衣服美得几乎让他以为我要化蝶飞走了。

“小小年纪，学大人叹什么气。”含着笑意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胤祯大婚那一夜的事情，胤祥就好像当他没发生过一样。为什么如此放不开呢？而我，对他终究还是有情的，于是配合着他也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胤祥……”我有气无力地叫了他一声。

“怎么了？”他俯身问我。

“我想到要送什么给皇阿玛了。”回头看了一下，发现此刻我身边只有胤祥一个人。

“既然都想到了为什么还要叹气？”十三在我身边坐下。

“因为……遇到了一些技术性的难题。”

“说说。”

“我要的乐曲没有人会奏。”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十三，当然没有跟他说芭蕾的事情，我只说是舞蹈。芭蕾舞起源于意大利。早在五百年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贵族们在宫廷内观赏一种叫做“芭莉”或“芭莱蒂”的华美舞蹈，即是后来芭蕾舞的雏型。要是我让芭蕾的名称先出现在清朝，那就要改变历史了！

“你哼那个乐曲给我听一下。”十三笑着拍拍我的头。

对哦！十三擅音律！可是，要他单人演奏出《天鹅湖》还是有点困难的。清脆圆润的声音从我口中哼出，原本的《天鹅湖》到嘴边临时变成了《长相守》。算了，就《大明宫词》的《长相守》吧。虽然

调子完全不一样，但古筝或笛子弹奏的乐曲还是勉强可以跳的，大不了改些动作而已。

“……”听我哼完，十三久久不语。

“怎么样？”我着急地问。

“若惜，这乐曲叫什么？我从来没听过。”十三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笑容在我脸上缓缓扩大，“长相守。”

“长相守……”十三静静地重复。

“是啊，长相守，用古筝和笛子都弹出来的长相守，胤祥，可以吗？”我想，他喜欢这调子，更喜欢这名字。

“嗯！”他点头。“若惜，这曲子，名字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好吗？”

我怔怔地看着他。“……好。”这算是承诺吗？不算吧……但是对他，好像是的……

胤祥唤住了经过的小太监，让他去他的寝宫取玉笛。

“胤祥，你要在这里弹奏？”他什么时候这么性急了。

“嗯！”他淡淡地笑着，笑意直达眼底。

……

我下巴靠在栏杆上，听着十三缓缓吹出记忆中的《长相守》。他在音律方面真的是个奇才，我才哼过一遍的曲子，他居然能不差分毫地吹出来。

我看着十三带笑的眼，一个旋身转到他身前的空地，随风而起的白纱迷乱了空气中的香尘。

这支舞，我要先跳给十三看。

我轻点着脚尖，在十三面前轻轻舞动着。

素白的色泽在带着香气的阳光中翩然飞舞，美得不带一丝烟火之气。

我旋转着，眼中只剩下胤祥专注的眼神。曲末，我缓缓倒在地上。

一瞬间，周围的空气都好像凝固了。

我站起来，兴奋地向十三跑去，没想到却因为发疼的脚趾尖的虚软了脚步。我站不稳向前面倒去。

没有预想中的疼痛。我睁开眼，看见了十三带着笑意和忧虑的脸。“怎么了？”他扶我到一边坐下。

“太得意忘形了，本来这舞要穿着专门的鞋子才能跳的，可是因为胤祥的笛声太悦耳，忍不住就舞上了一段。”我笑得很无所谓，可是天知道我的脚尖现在有多痛！

“你啊！”胤祥笑着点点我的额头。“还能走吗？”

“当然能！”我点头。不能走也得走啊，要不然多丢脸啊！

“我扶你回去休息？”胤祥嘴上这么问我，可是身子已经站了起来。

“嗯。”我也跟着站了起来，但没走两步却又踉跄地差点扑倒在地。

面对胤祥责怪的眼神，我只好装无辜地陪着笑脸。“啊！”我轻喊出声。胤祥在扶住差点要摔倒的我之后就直接把我拦腰抱起。

“胤祥！快点放我下来！”宫廷内苑，被一个大男人这么抱着，我算是不用活了！

可是胤祥却当没听到。

啊！脸丢大了！过往的宫女太监，在经过我们之后统统捂嘴偷笑。明天会出来的流言是什么呢？十三阿哥抱着天雅格格逛御花园？哦！ON！

看着我搞笑的面部表情，十三只是浅笑。

后来，我因为一次顽皮带着小阿哥小格格们上树掏鸟蛋，结果摔下来把脚崴了。我没能敢在康熙生辰前把脚伤养好，错过了御前献舞的机会，于是乎，《长相守》变成了我和十三两个人之间永远的小秘密。

++++++++++++++++++++

很多身在皇室的无奈我都还没有品尝到。十四大婚之后，康熙在四十一年指给了十三一个侧福晋。

是夜。辗转不能入眠，我干脆起身披了披风出去逛。

远处传来悠扬的笛声。是……《长相守》！

我循声寻去。

十三坐在墙头，对着清冷的宫闱吹奏着我教他的《长相守》。很适合不是吗？这曲，本就是哀叹爱情的。所谓的长相守，不过只是镜花水月而已。

太平和薛绍的爱情，映在这曲子上，就好像注定的结局一般。我当初，怎么会教十三吹奏这个呢？

薛绍，造就了太平和武则天之间永世不可调和的伤痕。我该庆幸，我没爱得那么深吗？我该庆幸，我不会因为十三而去怨康熙……

长相守，同样的开始，不同的结局。

也好……也好……也许能就此斩断对十三的情。洛……抹去了十三，我仍旧是那个干干净净的我。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笛声乍止。我抬头，对上了十三的目光。

“若惜！”十三喊住转身的我，语气有点急。

“我只是睡不着出来逛一下，没想到会遇见你。”我耸耸肩。

“若惜，对不起。”十三上前，手犹豫着抬了几下，最终还是放了下来。

我摇头。“没什么好对不起的，你早就到了娶妻的年纪了，今年迎进了侧福晋，明年就该迎嫡福晋了。”我的唇角牵强地扯出一抹笑容。

“皇阿玛说……”

“皇阿玛说的不算数！”我打断他。

他看着我，眼中净是哀哀的渴望。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我转身。

“我娶瓜尔佳氏让你不舒服了？”十三并没有轻易放过我。“皇阿玛说，我娶了侧福晋，但嫡福晋的人选可以由我自己选。我……”

“皇阿玛答应让我自己选夫婿。胤祥……我现在心里很乱，我们能先不说这件事情吗？”我皱眉。看来我被康熙诓了！他从头到尾还是希望我变成他某个儿子的老婆的。

十三没有说话，只是上前拉住了我的手。我们就这样靠在宫墙上，望了一夜的星空。

第七章

康熙四十二年让我想想，这一年发生的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啊！胤祥大婚了，迎娶了他的嫡福晋。新娘，当然不是我。

我依旧记得康熙跟我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表情，他在试探我，我知道他在试探我！可是……我只是轻轻摇头。我可以爱他，但有些东西却是永远也给不了他的！我，不愿意为任何男人停留，除了洛！

我永远不会忘记康熙赐婚时，十三那绝望的表情。我躲在帘子后面静静地看着他，把他的眼泪流进自己心里。

他大婚那天，我哪里都没有去。只是捏紧了手中墨竹荷包，在桌前坐了整整一个夜。虽然早就知道了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我的心依然不住地抽疼着……

胤祥，我们终究是负了彼此……

“雁书蝶梦皆成杳。月户云窗人悄悄。记得画楼东。归骢系月中。醒来灯未灭。心事和谁说。只有旧罗裳。偷沾泪两行。”我终于明白宛儿妈妈作这首诗的时候的感觉了……好痛……

++++++++++++++++++++++++++++++++

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康熙准备完成去年未完成的南巡再次南下。四十一年九月，康熙第四次南巡，行至德州，皇太子突然生病，中途回銮。途中他命十三代父祭泰山。同年十一月命人修禹陵，并亲自题跋“地平天成”四字。

那一次我因为生病没有去成。六月，康熙决定巡幸塞外。

“皇阿玛！您就把儿臣也捎上吧！”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屁颠屁颠地跑去求康熙，也不看御书房里有没有人，直接冲了进去。生怕他像去年那次那样把再我一个人扔在宫里南下了。

“胡闹！格格在深宫内苑好生养着就好，跟着朕南巡是什么道理啊！”康熙板着脸。

“皇阿玛！你就当多带一个伺候您的丫环不就得了吗？”总之，这次说什么我也要去！ 来了古代，怎么也得去瞧瞧这古代塞外的风景啊！

“不成！”

看来只能端出杀手锏了！我用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听见的声音哽咽着说，“年初儿臣只是想去乌程看一下……可是因病没有去成，这次皇阿玛还不带我去……”我的宛儿妈妈，便是浙江乌程人。

康熙果然迟疑了。于是我赶紧趁热打铁，“皇阿玛！儿臣保证会乖乖的，绝对不一个人瞎出去晃悠。”

“你敢！”康熙瞪大眼。

啊！说错话了！不一个人出去晃悠哪里是乖啊！对康熙来说，那是我必须做到的！“人家对皇阿玛一定言听计从嘛！”保证了之后再撒娇，基本上这个方式没有失败过。

身后响起一阵轻笑。转头看见皇太子、四阿哥、八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都站在一旁。

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姿势。我正跪在康熙御座的踏脚上，抱着他的大腿撒娇呢。

我讪讪地站起来，暗暗做了个鬼脸。丢死人了！平时康熙看惯了我这德行也就算了，没想到被这几位阿哥看见。

“皇阿玛，带上若惜吧，好歹她还能陪陪您。”一直冷冷淡淡的四阿哥居然在这个时候开口替我求情。

“你可愿意监督她的一切言行？她出了什么差子，朕可找你！”康熙刁难四阿哥。

他答应我就能去了！可是，这个一向明哲保身、进退得益的四阿哥，他会答应吗？我向他投去小鹿班比一般可怜兮兮的眼神。

是我的错觉吗？冷冰冰的四阿哥眼中居然闪现过一丝笑意。虽然转瞬即逝。“儿臣愿意。”

YES！我真想使劲抱抱可爱的四阿哥！

见我绞着衣角但又忍不住偷笑的样子，康熙无奈地摇摇头。“到时候给我规矩点！你好歹也是朕的固伦公主，若是站出去给朕丢了脸，看朕怎么收拾你！”他嘀咕着，“规矩都不知道学到哪里去了。”

“谢皇阿玛！”我迅速福了福身。

“谢四阿哥吧，他若不答应对你的言行负责，朕是断不会让你去的！”康熙深深地看了四阿哥一眼。

“谢谢四阿哥！”我迅速走到他身前做了个抱拳的动作。“皇阿玛儿臣就不打搅您和阿哥们商议国事了。”目的达到了，本格格要赶快退场！

康熙还是无奈地摇头，挥手让我下去。

++++++++++++++++++++++++++

“格格，您翻箱倒柜做什么？”巧心进门，疑惑地将一碗银耳莲子羹放在桌上。

“就是那个啊！”我比了一个圆圈的手势，完全没有要停止翻箱的打算。

“等等！格格，是什么啊？奴婢给您找啊。”看着一片狼藉的房间，巧心忍不住拉住了我。

“嗯……就是上回我向皇阿玛要回来的那块玉牌啊！圆形的！”九岁的时候，看见康熙手上把玩着一块色如羊脂的玉佩，二阿哥眼巴巴地想要，因为他刚惹了我不快，我就硬缠着康熙讨了那块玉。虽是稀罕物，但是康熙什么没有，倒是也干脆地给了。这件事情我很快就忘记了，而那块玉也交给巧心收了起来。今天四阿哥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我思索着该送些什么谢礼，然后就突然想到了这块玉。直觉地，我觉得这块玉跟他很配。

“我的格格！以后要找些什么直接跟奴婢说就好了。”巧心转身，在我床边的柜子里轻易就拿出了那块玉。

“啊！放在这么浅的地方我怎么就没找到。”我嘀咕着，把这块玉放在手心。

果然是块好玉啊！拿到手的时候还没有仔细看过它，没想到我从康熙那里淘了这么个好东西。这玉温雅柔润、色如羊脂、通透无比，通体找不到一丝杂质，果真是世间罕见，怪不得康熙也常放在手上把玩舍不得放下。

“格格怎么突然想到这玉了？”巧心开始动手收拾房间。

“送人。”我开始思索着要在上面雕刻些什么。

“送人？”巧心尖了声音，随即发现自己失仪。“格格，这可是宝贝啊！”

“宝贝是宝贝啊，可是放在我这里蒙尘有什么用。人家帮了我这么大个忙，我当然要谢谢了啊。”我拐到书桌前，开始在纸上画了起来。

“人家？哪个人家？”巧心贼贼地看了我一眼。

“四阿哥咯。”我坦然。“他保证我会乖乖的，皇阿玛答应带我巡幸塞外了！”

“塞外？格格，您要出宫啊？”巧心眼中浮现出了向往。

我看了她一眼。“这次我向皇阿玛求了好久他才给我去的，等下次，他带我带习惯了，我一定把你也带去。”

“嗯！”巧心兴奋地点头。“格格您在画什么？”

“不能糟蹋了这么一块美玉啊！”我决定在上面弄些花样。这是一块未经雕琢的成玉。

……

辗转向已经住在宫外的阿哥大臣们打听到了民间一个擅玉雕的名家。我决定偷偷去找这个人。索性我放中藏着以前偷偷做来玩的男装。

“格格……”巧心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别担心，不就是出个宫吗。本格格的功夫可不输给阿哥们。”我整整衣裳，满意地看着镜中的翩翩美少男。嗯！现在不得不承认纳兰若惜这副身体的确不错！

“那是阿哥们平时让着格格呢！”巧心跺脚。

“丫头，别跟爷说这个，小心爷教训你！”我用扇子挑起巧心的下巴。

“格格！”巧心不依地挥开。“我让小全子跟着格格好不好？”

“不好。”我戴上帽子，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格格不答应我就向李谙达告发格格！”巧心急了。

我转头看着她，见她很坚持，“罢了，让小全子换衣服跟上来。”

我沿着阿哥们平时偷溜出宫的路径顺利地混出了紫禁城，身后跟了一个面色惨败外加发抖的小跟班。

第八章

我大摇大摆地在街上闲逛着。光鲜的衣着和娇小的身子，看着应该像有钱人家的小少爷跑出来玩的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格……公子，”在我警告的眼神下，小全子忙改称呼，“咱们不是去找那位玉器名家吗？”

“本公子知道他在哪里，现在不急，咱们先逛逛。”我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到处看到出玩。没办法，虽然穿到这里十一年，但我从来没逛过大街，最多只是随皇帝跑跑临近的地方。相较于我的兴致勃勃，小全子可苦了，他不安地跟在我身后，深怕我出一个闪失。

正午过后，我才慢慢悠悠朝那个名家的宅子走去。听说他是个隐世了的大家，只出于面子替皇家雕琢过几件玉器而已。

“这位公子，您找谁？”到了目的地，小全子上前敲了敲门，四合院的门被一个少年打开。

“我找秦逸旬秦先生。”我尽量让自己的笑容看着很诚恳。

少年望了我一眼，许是秦逸旬住在这里知道的人甚少，知道我是有心人士介绍而来，也并未为难我们。“公子请。”

我打量着这个根本称不上大的宅子，还称得上有品位。

给我奉了茶之后，少年便退了出去。不多久，他便引来一个温文儒雅的中年男子。

“在下知道公子来此地的目的，但在下已经封刀，恐怕要令公子白跑一趟了。”秦逸旬开门见山直接拒绝我。

妈的！出师不利！“本公子要以美玉答谢救命恩人，先生难道不肯破例一次？”我努力保持着微笑。四阿哥的确是我的救命恩人，若是去不了江南，我一定会郁郁而亡的！

秦逸旬淡淡地摇头。

好！既然他不肯为我的理由破例，那么……我敢肯定像他这样的名家对美玉一定有着近似变态的执著。

我拿出衣襟中的和田美玉。“既然你完成不了本公子的心愿，那留你何用！”我确定秦逸旬看清楚玉之后，作势要砸碎它。

“等等！”秦逸旬仓皇丢下茶杯，快步上前握住我高高举起的手。

YSE！成功了！我在心里暗笑，但表面上却装作很是疑惑。

秦逸旬小心翼翼地从我手中拿过那块玉，在手掌摊开一张干净的帕子，把玉放在上面。“好玉！好玉！”他啧啧称奇地凝视着玉牌。

“秦先生？”我唤了他一声。

“刻！我刻！”他没有正眼瞧我一下，只是直愣愣地看着玉牌。

哈哈！成功！

……

我让秦逸旬在玉牌上刻了一个很简单的图腾。一个火龙形状的简单线条，那是我们西塞尔家族的图腾，我一直觉得很漂亮，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然后我又写了一个“禛”字让他照着我的笔迹刻上去。因为我的书法是康熙爷手把手教的，秦逸旬看得惊叹不已。另外，我还请他把玉牌做成了可以挂在腰间的挂饰。流苏是我自己带的，是我昨晚和巧心两个人编的。

待到全部完成，时辰已经不早了。我硬是从秦逸旬手中抢过玉牌才得以脱身。秦逸旬坚持没有收我的钱，还一直感谢我让他在有生之年见到此般美玉。哈哈，没办法啊，瞧这人气！

我把玉牌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带着小全子准备回宫。

“嘿嘿！”一旁响起两声尖锐的笑声，接着我的前后围上来五六个大汉。

“公子！”小全子全身发抖地挡在我身前。“你……你们想干什么！大庭广众之下，难不成想抢劫不成！”

“爷我是想抢劫。”一个长相猥琐的男人，自命风流地摇着扇子。他嘴角长着一颗长毛的大痣，眼睛眯得跟猪一样。

看来有是个仗着家底为非作歹的小公子哥儿。我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那张令人作恶的脸。

“要钱……好……钱……”小全子拼命搜刮着身上的钱。

“爷我要劫的是色！”他响身边的人使了个眼色。小全子没两下便被人架在了一边。

“这么镇定？”猥琐男上前两步。“从你大摇大摆逛大街时爷就注意到你了，明明是个水嫩嫩的女娃儿，却穿着男装，简直就是暴殄天物。怎样？跟爷回府，爷帮你换衣裳？”

“那要看你有没有命撑到回府了！”我轻笑一声，抡起拳头就着猥琐男的眼睛就是一拳。敢调戏本格格？真是不要命了！我可是打败大清众阿哥的天雅格格！

“哎唷！给我抓住她！”猥琐男在一旁上蹦下跳指手画脚，“小心别伤了她！”

吓！这……实战……在这个世界学的武功加上以前夏以墨跆拳道的记忆，我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但是真正没打几下我便体力透支地连连后退。

“救命啊！救命啊！”被大汉放开的小全子撒开嗓子大喊救命。

“笨蛋！喊什么救命！丢本格格的脸！”我在对打间隙教训小全子。可是他丝毫没有理睬我，一边躲开大汉的追打一边大叫。

“呀！”一个人飞身向我踢来，我忙伸手勉强挡了下来，可是身体还是受不住冲力连连向后退了好几步。

意外地撞上一具温暖的胸膛，夹杂着带着淡淡的檀香味。我回头，对上了一双冰冷的眼眸。这双眼睛，此刻散发着浓浓的杀气。

“拿下他们！”四阿哥冷冷地开口。话音未落，四个侍卫模样的人不知道从哪里闪出来，三两下收拾掉了六个大汉，包括猥琐男。速度快到让我傻眼。

“处理掉他们。”四阿哥拉着我的胳膊往另一个方向走去。

“喂！”我还没看见所谓的处理是什么呢！

四阿哥停下来瞪着我。

好……可怕！我不自然地用手指了指小全子。“他……”

“我的人会送他回去。”他接着走，步子快得我只能用小跑跟上他。

……

马车里的气压十分低。我看着面无表情的四阿哥，心里忐忑不安。

“那个……”我小心翼翼地伸手拉拉他的衣角。他会不会把我今天做的好事告诉康熙？不要啊！那样我这辈子都别想跟着他下江南了！

四阿哥睁开闭着的眼。“常这样溜出来？”

我的头立刻摇得像个拨浪鼓。“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他说。

我又立刻使劲点头。

叹了口气，四阿哥别开眼。

不行啊！得做什么事情啊！要不然他真的去向康熙告状怎么办！思前想后，我的手摸到了怀里的玉牌。有了！本来想南巡的时候再找机会送给他的，看来现在就得把贡品献出去了。

我掏出玉牌，又拉了拉他的衣角。

他看向我。

“这个，给你。”我把玉牌塞进他的手里。“是要感谢你替我在皇阿玛面前说话的。不过今天你又救一次，干脆早点给你了。”

四阿哥楞楞地看了我一眼，滑稽的样子让我有点想笑。

他静静地看着玉牌上的图腾和“禛”字，修长的手指慢慢磨蹭着。从他的表情，我看不出他是否喜欢。

“不喜欢就算了。”我伸手去抢。

“不！”他一躲，我不意外地落进他怀里。“我喜欢。”

我连忙坐直，露出我自认为最甜美的笑容。“我就知道你会喜欢。”我得意地说。这块玉牌是康熙当着他的面赐给我的，他该知道有多珍贵。

“既然这么珍贵为什么还要送给我？”四阿哥没有抬头，依旧盯着玉牌。

“因为我想送给你啊。”绝对的狗腿！

“今天出来就是为了刻这个？”玉牌上新刻的痕迹还很新。

“嗯！”我使劲地点头。

“我会好好保管的。”四阿哥煞有其事地要把玉牌往怀中揣。

“不要嘛！喜欢就是要挂出来啊！”好吧，既然狗腿了就狗腿到底吧！我从他手抢过玉牌往他腰上别，“这流苏可是我亲手编的哦，虽然不是很精致，但是我选的可是最配这玉的颜色呢！”我给这乳白的和田玉配了一条棕色的流苏。

四阿哥静静地任由我帮他佩戴上玉牌。

佩戴好玉牌，我朝他耸耸肩做了个鬼脸。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别头看向窗外。

我都做到这份上了，希望他知道该怎么做咯！接下来的事情，就尽人事听天命了。

马车在皇宫侧门停下。“我刚从宫里出来就不再进去了。”四阿哥把我抱下他的马车。“以后真的想出宫玩就找我，不要再一个人这样溜出去了。要是出了什么差子可不是一两条人命的事情。”

“我知道了，谢谢四阿哥！”我笑笑。“那个……”

四阿哥不说话看着我。

“我的功夫真的很差吗？”其实从刚才起我一直在care这个。

四阿哥意外地轻笑着。“练武旨在强身健体，大清国并不需要你上战场。”意思就是你的武功实在烂到可以。

我不满地嘟了嘟嘴，“你们都输给我，我还以为自己很厉害。”

意外地，四阿哥伸手摸摸我的头。“阿哥们怕伤到你。而且你的技术没有问题，只是力量不够而已。”

“真的？”是哦！我在这里从来没做过力量训练。

“真的。”四阿哥点头。

我偷笑了下，转身一溜烟儿地钻了进去。

跑了许久，我回头看见四阿哥还站在原地。我使劲朝他挥挥手，转身再次狂奔起来。

++++++++++++华丽的分隔线++++++++++++++
==========》
第九章

靠！我不要做公主不要做格格了！我在心里暗咒着。这恼人的女红！搞得我快要疯掉了！我哪有那样的耐力绣好那么那么一大幅绣品啊！

我一把扯起架子上的白布，“咻”地甩了出去。

“呀！”巧心从门口进来，这个小丫头，从小就陪在我身边。

“我的好格格，又怎么了？”她拾掇起白布。

此时的我已经十三岁了。慈宁宫那个月夜之后，我又在宫里安心地过活了五年。不用担心康熙把我指婚，我乐得轻松。

现在，众皇子，我是能避就避，包括胤祥。

“格格，这是什么？”巧心在收拾床铺是翻到了我偷偷藏起来的荷包。一个，绣着如胤祥般清爽的墨竹的荷包。

这原本是去年准备送给胤祥的生日礼物，可是……他在去年走入了其他女人的怀抱。于是，这个荷包被她留了下来。

“格格，这是要送给哪位王公贵胄的？”巧心扬了扬手中的荷包。

“坏丫头！这谁都不给，快点还给我！”见着巧心找到了这个，我一时慌张，便不顾形象地和她争起来。

“欸？好眼熟啊，这好像是去年十三爷生辰那会儿格格在绣的东西吗？”巧心一边挡着我，一边回忆。

死丫头！没事及那么清楚干什么啊！“还给我！”

“闹什么！”康熙的声音突然在屋里响起，我一个慌神一下子摔趴到了地上。

“就这么想朕？一见面就来个五体投地。”康熙愉悦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

巧心早就吓得趴跪在地上了。一双温暖的手轻柔但却有力地把我拉了起来。胤祥！我对上那双火热的双眼。他看了巧心手里的荷包一眼，再深望我，退到了康熙身后。

他听到巧心的话了！我肯定！

我拍了拍裙摆，脸色稍稍苍白。好似我的喜欢瞬间变得好廉价一般。

“摔到了？要不要宣太医过来看看？”康熙发现了我的异样，走进我。

我摇头。“没有，只是皇阿玛突然进来吓了我一跳。”

“天不怕地不怕的天雅格格会被朕吓到？”康熙戏侃。

“皇阿玛就爱欺负儿臣。”花了几秒钟让自己恢复平常的样子，我挽着康熙的手开始撒娇。

“看看！看看！这做贼的倒喊起捉贼来了。”康熙指着我看向十三。

从头到尾我再没有看过十三一眼，只是顾着和康熙耍嘴皮子。只是一直到康熙离开，我都感觉到一股炙热的视线粘在我身上，几欲烧穿我。

仔细听着康熙说什么，他提到了这次巡幸塞外的事情，并让我一路听四阿哥的话，毕竟是人家保我我才得以成行的。

“女儿知晓了。”我看着康熙。

“四十一年半途而返。今次，朕答应了带你去，打你要给我听话咯！”康熙拉住我不淑女的动作，“安生一些！等到塞外，朕就找个蒙古王子把你嫁出去！”

“皇阿玛，女儿才不要那些只知道骑马射箭的莽夫！”高兴的福了福，我开始和康耍着小嘴皮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瞧我的洛洛，读书那么好，那么能干！

“你十三哥也是懂骑马射箭。”康熙也应该是听见了巧心刚才的话，现在怕是在故意用话刺探我。

“十三阿哥那是精于骑射，发必命中，皇阿玛能保证蒙古王子有十三阿哥的才学吗”我反问。

“那倒是让皇阿玛帮你觅一个像你十三哥这样的？”还在刺探。

“皇阿玛！人家才十二岁！”

“已经十二岁了！”

“皇阿玛答应了今后让儿臣自己挑夫婿的！”我急了。

“你要是一直不嫁人，朕这恩典不就害了你了！”康熙明显跟我杠上了。十三一直在康熙身后笑着看着我们，我能感觉到他此刻的心情很好。

“皇阿玛……”我微微低下了头，“愿得一人心，终老不相负。”这样够明白了吗?

刘海与脸侧的头发让别人看不见我此刻的表情。现在康熙的表情该是多惊讶呢？现在十三的表情该是多震惊呢？呵呵……他们应该没想到我会用这个拒绝他们吧。拒绝十三、拒绝皇阿哥、拒绝婚姻。在这样的时代，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呢……就算我是个格格，将来嫁的额附也有纳妾的权利。

气氛一下子的凝滞让康熙皱起了眉头，许久，他叹了口气，“罢了罢了！朕暂时不逼你了。”也许，他此刻心里嘀咕着。这丫头哪里来的这么奇怪的想法。奇怪吗？也许……应该……是的……

“虽是六月，但塞外不比京城，巧心，记得给格格多准备几件厚实的衣物。”十三适时开口，打破了一室尴尬的气氛。

“奴婢遵旨。”巧心头埋得更低。

++++++++++++++++++++++++++++

是夜，夜凉如水。

月光在红色的琉璃上，在月光下泛出耀眼的光芒。

我坐在乾清宫正殿的琉璃瓦上，望着泛着银白光影的紫禁城。

坐在紫禁之巅，看着如玉盘般镶嵌在黑幕上的皓月，我突然想到了很多年前妈妈给我的讲的一个笑话。她说，当年出国热的时候，有人说花旗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月，该是三百年来都为改变过吧？不知爸爸和妈妈此刻如何，一下子失去了洛洛和我……

我叹了口气，鼻酸着直想哭。因为我的任性，爸爸妈妈现在有多痛苦……

“怎么了？刚才不是好好的，这会儿怎么哭了？”这温润如玉的声音……十三……

我没有转头看他，只是继续愣愣地看着天空。

“若惜，我发现我不懂你。我看着你长大，可是今天我发现我一点都不懂你。”十三幽幽地说。

“有的时候，我也不懂……”明明一直牵挂着夏以洛，却因为心在紫禁城失去了自由而迟迟未出去寻觅。

“愿得一人心，终老不相负。”十三念着我白天回复康熙的诗句，“若惜，我断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我……我心甘情愿接受皇阿玛的赐婚，我以为是你……”

“十三阿哥！千万不要说出大逆不道的话，我是你妹妹，天雅格格。”我急急地打断了十三。也许他可以认为最爱和妻子是可以并存的，但这个方程式在我这里是不成立的。

“呵……妹妹……你明知道皇阿玛默许了咱们兄弟的，他在等谁会俘获你的心……”而他居然笨笨地没有察觉若惜的心思！他们，难道此生就如此这般擦肩而过？

“我没有心……”就算有也是不完整的。那颗心早就随着夏以洛流落到了某个时空了。我来清朝，到底是为了什么？洛洛，你真的在这里吗？要是你在，为什么现在还不出现？我……熬得好辛苦……

“那就是说，从我纳福晋那一刻起，就失去拥有你的资格了。”十三轻轻覆在我的手上，牵起，然后包裹住。

“谁都没有资格拥有我，我只是我自己的。”我收回望星空的眼，转头发现，十三一直看着我。我搓搓发红的鼻头，“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宁愿不要。所以，胤祥，你们兄弟都没有机会了。”我故作轻松。“也许我真的会像皇阿玛讲的那样，在蒙古找个王子嫁掉。”

“我不许！若惜，我不许！”十三皱起了眉头。

“你有什么资格不许？”我反问他。最终还是因为不舍伸出冰冷的手，轻抚着他额头上的褶皱。“就这样吧，十三，因为没有得到过，所以永远放不下。我宁愿让你记着我一辈子，也不要淹没在你众多的妻子当中。”

“没资格……”十三低下头，“可是不能就这样！我以为你只在乎我的心是不是你的！”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若惜，我一直在等你长大……”

“八阿哥、九阿哥，十四，他们都在等我长大。可是，他们跟你一样。”我轻轻抽出被胤祥握着的手。

“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皇家的爱恨情仇，我不想搅进来。“十三，我不想背负天家的爱恨嗔痴。”

逃得了吗？逃得了吗？

++++++++++++++++++++++++++++++

自康熙两个月前决定在六月巡幸塞外之后，我心中隐隐有着不安的感觉。五月中，御花园的锦葵至今仍未开，过了花期仍不开的花……看来又是一个多事的季节。

“格格，皇上让您随驾出宫。”我？出宫？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我还没来得及兴奋就被小全子的下面一句话给大入地狱了。“裕亲王有疾。”

不是吧！我的帅哥皇伯伯！我提起裙摆往寝殿跑去，命巧心在最快的时间内帮我准备好身上的行头。

顺治皇二子裕亲王福全，庶妃栋鄂氏即宁悫妃出。康熙六年正月，封裕亲王。二十九年七月，授抚远大将军，与恭亲王常宁分道讨噶尔丹，寻还师。

历史对福全的记载不太多，但是以前看的一些电视剧，让我以为福全就是个一傻大个儿。很小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裕亲王之后，我就在心里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剧骂了个遍！福全明明就是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帅哥啊！更何况，后来的平准葛尔丹的战役，电视剧说绞死葛尔丹的是大皇子胤禔，最出风头的也是他。可事实上，这场战役最大的功臣应该是裕亲王才是！只是这个“愿为贤王”的真正贤王淡泊名利。他可以权倾朝野，但却早早推出朝堂，只在黄帝需要他的时候出现一下。这样的男人……

我不知道裕亲王对其他皇子皇女如何，他对我是很宠爱的。他曾说我是“故人之女”，这个“故人”是纳兰老爹呢，还是宛儿妈妈？

来到裕亲王府，府外不意外地站了很多朝臣，但没有一个人能得其门而入的。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未下皇銮，门口的大臣就跪了一地。

“起。”康熙匆匆招了招手快步跑进裕亲王府。

“吾皇……”

“免！免！”康熙烦躁地挥手。“王爷他的病情如何？”

“回皇上，王爷身患寒症，虽来势汹汹，但目前并无大碍，臣等会悉心照料王爷的，请皇上宽心。”为首的太医禀报。

“你让朕如何宽心！”康熙坐到裕亲王的床头。

“皇上……”

康熙按住正欲起身的裕亲王，“躺着，身体不好就不用去在乎那些繁礼了。二哥，感觉好些了吗？”

“微臣好多了。”裕亲王点头。“其实微臣无碍，是太医们夸张了。”

“生病就是生病了，你好生养着，朕的江山还仰仗你呢。”见裕亲王精神不错，康熙稍稍宽心。

“是，皇上。”裕亲王自是不敢逾越君臣之礼。

“你们几个，出去跟朕好好说说王爷的病情。”康熙对着屋子里的几个太医。康熙多西医很有兴趣，根据他的要求，精通医术的传教士陆续来到北京，进入宫廷。“去宫里把何多敏叫过来”何多敏（Giandomenico Paramino）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同时也是康熙的御医。

太医们跟着康熙去了外屋。

“皇伯伯！”我顺势爬上了床。

“若惜怎么也来了？”裕亲王浅笑着，帅哥笑起来就是赏心悦目啊！“你身子弱，皇上怎么把你也带来了。”

“寒症又不传染。况且，人家只是身子小，身体可不弱，人家是健康宝宝，皇阿玛还说我是小熊！”我盘着双腿。

“还宝宝呢！都是十二岁的大人了，再过两年就该把你嫁出去了。”裕亲王的脸色还是稍稍有点苍白。“若惜长大了，越来越像额娘了。”

“是吗？皇阿玛还说若惜像……”

裕亲王点住我的唇。“若惜只有一个阿玛，那就是皇上，知道吗？”

我环视一屋子的阿哥亲王，重重地点头。虽我的身世在皇室中是公开的秘密，但康熙还是不允许任何人嚼什么舌根。

“王爷，该喝药了。”侍女端上一碗黑漆漆的药。光是那味道就闻得我想吐了。

“怎么这么难闻啊！”

闻言裕亲王只是笑。“傻孩子，哪有药是不苦的。”

“皇伯伯先苦一下，若惜马上就让你甜起来。”

硬汉果然是硬汉，那么一大碗墨汁一样的苦药，裕亲王眼都不眨一下就一口喝光。

我从百宝袋中掏出一个康熙特别命人帮我打造的铁盒，献宝似地打开掏出一块糖。“皇伯伯张嘴。”

等我把糖塞进他嘴里，他才开口问我，“这是什么？有石榴的味道。”

“这个就是糖果啊。”

“怎么跟平日女眷们吃的不一样？”我知道他是想说这是娘们儿吃的玩意儿。

“好吃吗？这里面还有其他水果的口味哦。”

“嗯。”

我把铁盒放到裕亲王手里。“以后我天天派人来把皇伯伯的铁盒装满糖果。若惜每个季节都给您做不同花香味和水果味的糖果好不好？”

“好。”这样一个温柔的男人，在战场上该是怎样的英姿？

“我真后悔。”

“后悔什么？后悔把这铁盒送给伯伯了？”

“才不是！我是后悔为什么我不早生几年，这样就能看看您在战场上的英姿了。人家实在很难把您这样温柔的人和战场上那个所向披靡的裕亲王挂上钩嘛！”

我的话让裕亲王微微愣住，还有重新进屋的康熙。

怎么了？我说错话了？我无辜地看着他们。

“若惜，下来！”康熙把我拎下床，“出去玩，让你皇伯伯休息一会儿。”

“哦。”肯定是有什么我不能知道的话要说了。

“你们也都出去。”

“儿臣（臣）告退。”

……

“若惜！把你那个糖果也让我尝尝？”十四追上我。

“我也要。”十三也在。他的样子就好像那天晚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都给二伯了。”我扬了扬手。“你们要是真的想吃，回宫再来找我。”我瞄到了院落里那个失落的背影。

把十三和十四丢在身后，我快步跑向八阿哥。“八阿哥。”裕亲王最宠爱的皇子就是老八。我想，八阿哥对他的感情，甚至更甚于康熙吧。

“若惜。”胤禩神情有点憔悴。不过他看见我还是微微露出笑容。“二伯看到你之后开心了很多。”

“你的脸色比皇伯伯还难看。”我掏出身上最后一块糖果。“看你的运气好不好？试试这是什么口味的。”

接过糖果，八阿哥塞进嘴里。“嗯……我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他的表情有点疑惑。“好象……荔枝？苹果？还是……”

“Bingbong！你中大奖了！”我心里小小沮丧了一下。本来偷偷留下来准备回宫路上打发时间的糖居然是我最爱的杂果味！“这是我最爱的杂果味的！里面汇集了荔枝、苹果、柑橘等等好多好多的时令水果。我每天只在身上带一块的哦！”

八阿哥温和地笑着。“很好吃。”

真是什么人养大的就像什么人啊。八阿哥的笑容和裕亲王很像。如果他的心性也随裕亲王那该多好啊！

“若惜，你不是说身上没有糖果了吗？”十四不满地大叫。

“本来是没有了啊，可是我把我自己的省出来给八阿哥了不就有了吗？”

“……”十四不悦地看着我。

“别生气了啦！明天也给你杂果味的好不好？”我想哄孩子一般。

“你敢不给！”

哟！理不直气壮的人！怎么这么爱攀比呢！

++++++++++++++++++++++++++

康熙这几日每天都去看裕亲王，知道太医确定裕亲王已经没有大碍。

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整个朝堂陷入了巨大的恐慌。

其实事情早在三十九年就初露端倪了。

康熙三十九年的时候即有人告发索额图，康熙帝没有处置。倾陷索额图的人，首先令人注目的是高士奇。高士奇家道贫困，但长于诗文书法，被推荐给索额图。索额图常以“椒房之亲，且又世贵，侍士大夫向不以礼，况高是其家奴狎友，其召之幕下也，颐指气使，以奴视之”。以后高士奇被康熙帝破格提拔，高官显贵，但见索额图时，“犹长跪启事，不令其坐。且家人尚称为高相公，索则直斥其名，有不如意处，则跪之于庭，而丑诋之”。索额图有时还“切齿大骂，辱及父母妻子”。为此，高士奇怀恨在心，“遂顿忘旧恩，而思剸刃于其腹中”。

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帝南巡到德州，皇太子得病，召索额图至德州侍疾。留居月余，皇太子病愈，一起回北京。这次康熙帝突然召索额图到德州的原因，表面上是令探视皇太子，其真实含意并非如此。索额图为皇太子生母孝诚仁皇后的叔父，太子与索额图关系又很密切。后来康熙帝逐渐对太子行事不满，索额图也被牵连在内。

四十二年正月，康熙南巡回銮，高士奇随驾北上，这时他已背叛索额图，投靠明珠。明珠与索额图此时已是“权势相侔，互相仇轧”。

康熙早对对皇太子有诸多不满，加之他在朝堂上结党营私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于是康熙对身为皇太子党中坚的索额图下手了。罪名是，议论国事，结党妄行，挑唆皇太子。索额图被交宗人府拘禁，被宣布为“天下第一罪人”。

这是康熙给皇太子的警告，也是对其他有野心的皇子们的警戒。

只是康熙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处置索额图竟让皇子间的斗争开始明朗化。朝廷中隐约出现了皇八子党，正是与皇太子党对峙。

“朕错了吗？”康熙闭眼沉思着，近来朝堂上的暗流汹涌让的头疼至极。

“皇阿玛是皇帝，不会错。”皇帝无论做什么决定，就算错了，也不能是错。

“是啊……不会错。”康熙看了我一眼。“这是迟早的事情啊。”

“来人！”康熙站起身，御笔狂书。“昭告天下，康熙四十二年，索额图以“议论国事，结党妄行”的罪名交宗人府拘禁，不久死于禁所。”

第十章

此次巡幸的目的地是科尔沁草原。

这块神奇的土地，孕育出了大清好几代国母。我想去看一下孝庄太后的故乡，想去凭吊一下大玉儿和多尔衮曾经的儿女情长……

出巡的队伍到了边城，康熙下令在这里休整一天。明日，我就真的要踏在古代塞外的土地上了！

随队而行的皇子们，包括四阿哥、八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等人均被康熙叫了去问话。

“听说你找我。”晚饭过后，四阿哥才姗姗来迟。

“是啊是啊！”我谄笑。

四阿哥挑眉看我。

“是这样啦！”我不好意思地清清嗓子，“皇阿玛让我跟紧你……那个……你带我逛市集去好不好？”终于硬着头皮说了出来。

“好。”我以为四阿哥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我，于是在心里编了很多说服他的理由。一下子这么顺利让我有点傻眼。“这不是在宫里，没那么多拘束。”他看了发呆的我一眼，“又不想去了？”

“不是！”我回过神来。“四阿哥……”

“等等，难道你想在集市上也那么叫我？”

“那……我叫你四四！”

我分明看见四阿哥的眼角有一瞬间的抽搐。

“四爷？”其实四四很好啊！我看那些清穿文的事后，大大们都喜欢叫他四四。

见他还不满意。“胤胤？”

“禛禛？”

“坏丫头，正经一些。”

“禛哥哥？”我看见他的眼中闪逝过一道光芒。哎，真是的，明明比我大十四岁，可是听我喊他哥哥还是在心里暗爽。算了吧，为了能顺利说服他带我出游，我牺牲一下好了。“四阿哥，我想名字都想累了，就禛哥哥好不好？再来我真要没辙了！”

“随便你。”他淡淡地回道。看！得了便宜还卖乖！

++++++++++++++++++++++++++

四阿哥紧紧拉着我的手，生怕我走丢了。

“禛哥哥，我要吃那个！”我指着一个摊子上小贩烤得金黄的羊肉。

“好，你等等。”他放开我的手，但还是要我紧跟在他身后。

趁他买烤羊肉的空当，我四处打量着边城夜市。好繁忙的场景！康熙帝却是一个好皇帝呢！康乾盛世虽被称为封建主义社会的回光返

照，但不可否认的是，此刻人民大部分都是安居乐业的。

恍惚间，我瞥见了一个人影。血色霎时从我脸上退去。

那个人是……

我的脚好像自己长了意识一般，快速朝那个人影追了过去。

那宽广的背影，那样走路的姿势，那个手抚后劲的小动作……这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背影！我不顾人潮拥挤，拼了命地朝那个背影跑去。

人影闪进了巷子。

我快步跑上去一把抱住了那个人的腰。“洛……洛……”好久，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被我抱住的人全身一震。他用力分开我抱地紧紧的手，用生硬的汉语向我解释着。“姑娘，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洛，我是符翟。”

那个人转过身来。如刀刻斧凿般的脸上戴着半个银制面具。

是洛洛的声音！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不厅地涌出我的眼睛。这个叫符翟的男人显然是被我吓到了，他脸上有着淡淡的不自然与怜惜。以至于我伸手摘他的面具时他制止了他身后人上前的动作。

是洛洛！

颤抖的手揭开符翟脸上的面具。耳畔突然想起了如歌般的女声。“长安月下，一壶清酒一束桃花，心如烛光，渴望在幻想中点亮。一想起你。我已经开始，开始疯狂……长相守它是啊，面具下的明

媚，明媚后隐蔽的诗啊，无缘感悟，你像迎送花香的风啊，无辜而自由，我像闻到蜜香的蜂啊，爱上你……”

“洛……我终于找到你了……”心中澎湃的思绪和这一口腥甜涌了上来，我呕了一口血，身子向后倒去。

最后留在我意识里的，只有符翟惊讶的脸和那股淡淡的檀香味。

++++++++++++++++++++++++

“她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睡了那么久还不醒！”耳边传来康熙的咆哮声。我缓缓睁开眼，就看见跪了一屋子的太医。

“皇……皇上息怒。格格她是一下子情绪起伏过大，血气攻心才昏厥的……”

“那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醒！”康熙打断了太医的长篇大论。

“这……”

“皇阿玛，若惜醒了！”这时我才看见了床边的十三。

“若惜！”康熙忙转身坐到我床头。“感觉怎么样？”

“皇阿玛……”我张张干涩的唇，下一刻已经有丫环递上了水。轻轻喝了一口，我觉得舒服多了。“儿臣没事。”

“没事？太医说你是情绪起伏过大，血气攻心才昏厥。你不是和胤禛出去逛集市吗？怎么会突然昏厥？你知道当胤禛抱着身上带血的你回来的时候，朕有多害怕吗？”康熙的语气一下子轻缓下来。

他没说！我看了一眼站在窗口的四阿哥。他此刻也整望着我，眼中是满满的不解。

“儿臣看见一个红发的胡人手上缠着一条大蛇，那蛇就停在我鼻子前面，儿臣一害怕，就晕过去了。”我假装自嘲地笑笑。“儿臣很没用是不是？真是给皇阿玛丢脸！”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康熙舒了一口气。“你们都下去吧，让格格好好休息一下。”

“者。”众人跪安退了出去。

“你再睡一会儿，知道吗？”康熙嘱咐我，然后走向等在门口的诸位大臣。看是有国事商议。

“四阿哥……”我轻声唤住正要跟众人一起出去的四阿哥。

十三、八阿哥和十四都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正常。

待众人都出去了，四阿哥坐到了刚才康熙坐的位置，他帮我捂好了被子。“符翟是科尔沁草原的七王子，奉科尔沁王之命，来边城迎接皇阿玛。”他主动回答了我的问题。

“符翟……”洛……真的是你吗？我真的找到你了吗？我闭上眼，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

胤禛伸手拭去我脸上的泪水。“若惜，你没有理由会认识他。”

“你相信前世今生吗？”我任由泪水倾泻。

“……”四阿哥久久不语。“对我来说，只有今生今世。”

“真的是他吗？”我没有理会胤禛的话。现在的我，依旧处在乍见符翟的惊涛骇浪中。我希望那就是洛洛，如果不是他，又还有什么人能长成这一模一样的眉眼呢？

耳边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叹气声。我感觉四阿哥缓缓站了起来，在床头静站了一会儿，然后离开。

我跨越了三百年的生死，只为追随那一个让人心碎的灵魂。现在真的遇见他，为何我又有那么真实的不确定感？他明明就是洛洛啊，为什么我会觉得他那么陌生。

洛洛……他没有了夏以洛的记忆！

洛洛，你说过下辈子你回来找我的，为什么如今我站在你面前你却没有认出我来？洛洛，你骗人……

好想回家，回到那个有爸爸妈妈的家。洛洛，我真的好辛苦……可是回头，我再也找不到来时的路了。

洛……不要再让我错过这一生了好不好？洛……

……

我躲在马车里，偷看和十三并肩骑在队伍最前面的符翟；我躲在康熙的屏风后面，偷看和千古一帝谈笑风生的符翟……我一直在偷看他……为什么他如此陌生？可他是我的洛洛！一定是！

“若惜。”康熙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结束了和符翟的谈话。

“皇阿玛！”好像偷窥被人逮个正着一般，我的脸瞬间红了起来。

康熙露出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啊——我的天雅格格长大了呢！符翟王子可是科尔沁草原上最勇猛的雄鹰啊！”

“皇阿玛！”我娇嗔。

“若惜啊……”康熙看着我的眼浮现了一抹担忧。“‘愿得一人心，终老不相负’，朕一直不懂你这种心思的由来，朕真怕会这样误了你的一生啊。”

“皇阿玛……”我鼻子一酸。

“你喜欢符翟王子？”

是的！我当然喜欢洛洛！“嗯。”我点头。

“即使……”

“嗯？”即使？康熙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什么？

“符翟王子是科尔沁草原上最受欢迎的男子。据朕所知，他早就妻妾成群了……”接下来的话我已经完全听不见了。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出了康熙的御帐的。

我的洛洛，妻妾成群？不可能！他不会这么对我！

……

“格格？”耳边响起的便扭的汉语把我拉回了现实。

洛……待我看清楚眼前人，泪意又一次涌了上来。

符翟向后退了一步，很明显被我的眼泪吓到了。是啊，第一次见面，我突兀地抱住了他，还当着他的面吐了一口血；第二次见面，我又要用眼泪淹没他了。

“你是水做的吗？”短暂的惊愕之后，符翟上前一步。“我早就听说皇上身边有一个貌比洛神的格格。我还听说，这位格格的乌发犹如上好的墨砚一般，她的眼睛就像天上的星星一般明亮美丽，她有着柳枝一般纤细的腰身，有着如水一般柔软的身体……”他看着我，眼如星辰。“就是你是不是？天雅格格！”

我一下子破涕为笑。“照你的说法，我不变怪物了！”

“笑了！”符翟失神地望着我。“梨花带雨……这就是大清第一美人了！”

我脸一红。“符翟王子……”

“叫我符翟就好。”草原上的人，从来不会掩饰自己对别人的好感。“格格，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见到我会那么激动吗？”

“似是故人来……”我闪了一下神。“你是我的故人……”

符翟疑惑地看着我，他伸手拍了拍脖子，这个动作就跟洛洛疑惑时候的习惯动作一模一样！

他是我的洛洛！即使他没有夏以洛的记忆，他还是我的洛洛！

妻妾成群吗？愿得一人心，终老不相负吗？如果对象是洛洛，我愿意承受所有！既然上天给我永远留在洛洛身边的机会，那我就绝对不会轻易放手。我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我是大清皇帝最宠爱的固伦天雅格格，皇阿玛喊我若惜，很高兴见到你，符翟王子。”隐去了所有眼泪，我对他露出了最甜美的微笑。

符翟自然是看痴了。

洛洛……我找到你了……

++++++++++++++++++++++++++++++
“皇上！”李德全哽咽着跪在皇銮外。整个队伍都停了下来。

“什么事？”康熙皱眉。我也收敛起了笑容。现在的感觉很奇怪，是种很不好的预感。

“京城急报。裕亲王福全，四十二年癸未六月二十六日酉刻，薨。”

皇銮内静得恐怖。其实早在五月，裕亲王福全就有疾，康熙连日视之。只是后来太医报并无大碍，没有想到，这竟是裕亲王大限之时。

“把胤禩给我叫上来。”

八阿哥胤禩，自小甚得裕亲王宠爱，是被裕亲王带在身边养大的。

“八阿哥胤禩，代朕回京奔丧。裕亲王福全，葬，黄花山，谥宪。内务府郎中阜保监修坟茔，立碑，遣官致祭。八阿哥胤禩，以子之身份为其服丧守孝。”

康熙悲痛地下旨。

看了我一眼。“他是朕仅存的哥哥了……皇考只留下二哥和五弟与我相依为命。他带着五弟替朕掀了准葛尔丹，他……”康熙泣不成声。

“皇阿玛……皇伯伯若是知道皇阿玛为他如此伤心，他会走得不安宁的！”我看自己的父亲哭得像个孩子，我哭得比他更惨。整个皇辇车只传出我的哭声，銮车外也依稀传来低泣声。康熙的低咽声被我的号啕大哭声盖了过去。蒙古有他不得不去处理解决的事情，作为皇帝，不能送至亲的哥哥最后一程，他心里该有多苦！

虽裕亲王早就不管朝堂是非，但对我还是十分宠爱的。据他所说，我是故人之女。想是康熙年轻时他多次随驾南巡，定是也认识我宛儿妈妈。

康熙捂住眼睛无声地哭了好久。当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他已经又恢复成原本那个威严的帝王了。

康熙从小便与这个哥哥最好。顺治考验两个儿子学问的时候，曾问福全将来想做什么。福全只道“愿为贤王”。而他的一生，也正如的儿时的承诺那般，他竭尽全力辅佐康熙，南征北战，戎马一生，为大清立下了赫赫战功。

裕宪亲王福全的万年之地位于纯靖亲王陵寝东一百米，其规制与纯靖亲王陵寝相同。纯靖亲王隆僖，顺治帝的第七子的陵，康熙对自己的七弟颇有感情，康熙十三年，即封隆僖为纯靖王，第二年分给佐领，康熙十八年七月纯靖王隆僖病重，康熙帝不但派御医给予调治，还亲临病榻看视。隆僖病逝，康熙帝十分悲痛，辍朝三日，亲临祭

奠，加谥为“靖”并亲自书写了隆僖的碑文。康熙二十年，葬于黄花山陵寝。

纯靖陵寝王、裕宪亲王福全陵寝和后来雍正二年同葬于附近的康熙废太子理密亲王允礽陵寝，被后世成为“三王陵”。

我坐到康熙的脚旁，轻轻握住他的手。

此时此刻，我还能说什么？父亲他现在只需要一个人陪着他。

他是皇帝，即使痛失亲人，他仍然没有权利用过多的时间哀悼逝者。他是皇帝，所以没有权利！

++++++++++华丽的分割线++++++++++++++

第十一章

到达科尔沁草原，康熙连伤心的时间都没有，全部精力都被蒙古各部报上来的琐事缠住。他把我交给了符翟招待。

“草原上的空气都是香的！”我骑着马奔驰在望不到边际的草原上。我身边是这几天一直陪着我游玩的符翟。

他随性披散在肩上的长发随风飞扬，脸上满是不羁与笑意。

“若惜你喜欢大草原吗？”符翟引马靠近我。

“喜欢！”尤其是有洛洛的大草原！

“那永远留下来好吗？”风声盖过了他的话，但我听见了他那句永远。永远吗？永远留在洛洛身边吗？好！我要永远留在洛洛身边！

让奔驰的马停下来，我翻身下马。

符翟也跟着下来。

“符翟，回答我一个问题。”我笑着仰头看他。

“你问。”

“你相信前世今生吗？”

“当然相信，父王说我前世必定是大草原上最凶猛的雄鹰，所以今世做了他的儿子！”符翟笑得傲气。

不！你前世是我最爱最爱的洛洛。“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怎么办？”

“你不会消失的！”

“我是说如果。”洛洛也是这么回答我的，然后他告诉我，没有如果。

“你是大清的格格，所以你不会消失。”他的答案让我的心一沉。洛洛，你不是这么回答的！

“告诉我，怎样才能证明你很快乐的生活着？”洛洛以前这么问我，我回答说，因为有你。

“有阳光、有草原、有水有牛羊，还有我心爱的妻子们，大地上的一切都能证明我快乐的存在着。”这是他的回答。

“那……又怎么证明我真实的……存在过……”当时我给洛洛的回答是，因为有我。

符翟像是不能理解我的问题，他搔搔头，“你就是存在的啊，大家都知道你的存在。若惜，你怎么了？”

我强压下心中的失落，我告诉自己，洛洛他只是忘记了以前的记忆，他只是忘记了而已！“我没事。”勉强扯出一抹笑。“符翟，我听说你有很多妻妾。”

符翟不好意思地笑笑。“一些是我父亲赏给我的，一些是我自己喜欢的。”

喜欢吗？“如果……”我不知道该怎么问出口。我想问他可不可以为了我不要那些女人，我但已经在说服自己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可以忍受那些女人，为了洛洛，我可以爱得很卑微！我可以！

“如果什么？”

“如果我不喜欢你的妻妾们呢？”我收敛掉了笑容。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随即笑了。他半蹲下身子，用修长的手指刮刮我的鼻子。“若惜吃醋了？”见我不语，他站直身子，表情也严肃起来。“她们都是我的女人，我不可能背弃她们。皇上不是也有后宫佳丽三千吗？若惜，我承诺我会最宠爱你。”

我摸着鼻子，洛洛不知道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动作吗？最宠爱我吗？原来真的不能变成他的唯一……

只有十四对我说过“我只要你”，而这一句话，并不是出自我心爱的男人之口。

“若惜，你还小，不懂的事情太多了。”符翟叹了口气。

“嗯……”还小吗？我的心理年龄已经二十九岁了啊……我点头。“符翟，我累了，送我回去好不好？”

“嗯。”符翟笑笑。

++++++++++++++++++++

我没有勇气面对十三伤痛的目光和十四探究疑惑的眼神。我手足无措地站在他们两个人面前。

“若惜……”十三欲言又止，最后只是叹气。

“你千挑万选就选了这么个妻妾无数的男人？”十四脸色难看，“他比你大了十八岁！他的好多儿子女儿甚至比你还大！”

我微喘了几口气。“这有关系吗？我从小就在皇阿玛身边长大，我就是喜欢老男人，要你管！”

十四白了脸色。“就算喜欢老男人，四哥、八哥他们也行啊！为什么要选符翟，难道你不知道……”

“十四弟，”十三制止。“能让我和若惜单独待一会儿吗？”

十四看看我，又看看十三，最后火大地拂袖而去。

“愿得一人心，终老不相负。若惜，难道这就是你给我的答案？”十三一脸哀伤地看着我。

我无言以对。在洛洛心里，我一直都是他的唯一。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承受这个符翟的博爱，但是我就是放不开手。我放不开！就算死我都不想放开洛洛的手。更何况，今后最差的情况也只能是生不如死。

痛，那是我自己选择的路。

“若惜，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告诉我为什么？”十三还是不能理解。

“梦醒四顾心茫然，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只知道，如果放开了他，我会死的。”我低下了头。

“那么爱他吗？”

是的！爱！我的爱可以为他跨越三百年的光影春秋，还有什么是我不能接受的？“我爱的是那个灵魂，就算不是符翟也一样，我只想跟着那个灵魂流浪。”

十三不解地看着我。“我不懂……”

“你不需要懂……”

“那我们呢？若惜。”

“我以为紫禁之巅那夜我已经和你交代清楚了。”我笑得苍白。

“清楚不了！”十三激动地握住我的双肩。“若惜，我不是瞎子！这么多年来，我是有感觉的，你也爱我！你也爱我不是吗？”

我一震。“……就算我爱你……”

“你可以为了一个认识不到十天的男人背弃一切？”十三根本不相信我会那么做。

“胤祥……我找了那个灵魂一辈子……我可以不顾三百年的距离，我不能再失去他了！不能了！即使结局是挫骨扬灰我也不能再失去他了！”我一直摇头，一直哭。

“若惜，你醒醒！你在说什么梦话！”十三紧紧抱住我。

“胤祥……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能再放开他的手了……不能了……”

……

“格格，格格！”李德全摇晃了一下我的胳膊。“皇上问话呢！”

我回过神。“皇阿玛……”

“怎么这些天老是见你在闪神？”康熙皱着眉头。

我硬是扯出了一个笑容，目光扫过御台。“皇阿玛，湖州湖笔、徽州墨、泾县宣纸、芜湖砚，真正的文房四宝您一样都没落下呢。”湖州湖笔、徽州墨、泾县宣纸、芜湖砚，是笔墨纸砚中的极品，没想到康熙巡幸塞外也不忘带在身边。

“话题转得还真够硬的。”康熙摇头。“告诉朕，什么事情让你如此愁眉不展。”

“皇阿玛，儿臣没事。”

“还说没事！才几天啊，人就瘦了好几大圈！”康熙生气地把湖笔扔在御台上。“早知道我就不遵守和你额娘的决定，早些把你指了朕的儿子，总好过今天你为了一个符翟王子憔悴成这样！”

“皇阿玛……”我愣了愣。是否，我又做了一回不孝女呢？夏以墨的时候让爸爸妈妈伤心，纳兰若惜的时候让康熙伤心。“儿臣不孝。”我跪在他面前。

康熙缓步到我面前。“告诉阿玛，你真的非符翟不可？”他自称阿玛，这让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阿玛……女儿……”洛洛啊！那是洛洛！“非他不可。”我点头。

“好！朕说过，就算是天上的星星，只要你要，朕就采下来给你。今天别说是一个小小的符翟王子，就算是整个科尔沁草原，朕都送给你！”康熙对李德全毁了挥手，“送格格回大帐休息，命人好生伺候着。”

++++++++++++++++++++++++++++

繁繁复复的思绪还是没有头绪，但我还是按照约定跑去和符翟约好的地方。

“嘿！”我拍了他的肩膀一下。

他转过头来淡淡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目不转睛地看向前方。

见他沉默，我干脆也不讲话，就这么静静地坐在他身边。

“若惜。”他开口。

我看着他，等他接下来要说的话。

“我很喜欢你。”他突如其来的告白让我羞红了脸。“我三十岁了，一个小我十八岁的美人儿喜欢我，那是让人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当，我也很喜爱这个女孩子的时候。”

“我……”我想告诉他我并不在乎年龄的事情。

“你听我说完，”他望着广袤的草原。“如果皇上把你指给了我，我要再等三年才能娶你，而我有四个妻子，十多个妾，还有很多情人。”他的话让我的脸色霎时变白。“我还有六个儿子、四个女儿，前年，我的第一个孙子也诞生了。”

“你想告诉我什么？”我找回自己的声音，却发现颤地厉害。

“对我来说，爱情已经不是生命的全部了。我有责任，对科尔沁草原的责任，对妻妾情人的责任，对子女孙儿的责任。”他顿了一下。“我不可能会为了你而……放弃他们所有的人。”

“我没有要你放弃他们，我可以……”我发现自己的声音虚弱到几乎连我自己都听不见自己在说什么。而且，我可以……我可以什么？可以跟他的妻妾儿女孙儿相安无事和平相处相亲相爱吗？

“今天晚上皇上召我去谈话了，谈了整整一宿。他说，你是他最心爱的女儿，只要是你想要的，他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会给你弄来。”他

讥嘲地撇了撇嘴。“他要我遣散所有的妻妾。”

“皇阿玛他……”我万万没有想到康熙会要求符翟这个。可是……我却也小小紧张起他的选择。符翟……我的洛洛，他有可能为了我，放弃妻妾吗？我的洛洛，他会的！

“我想了一夜，我会去告诉皇上答案的。”符翟站了起来。“我真得很喜欢你，可是，我不可能放弃跟随了我那么多年的女人们。”以及他们身后科尔沁草原的各支势力。皇帝的支持虽然很诱人，但毕竟这是在科尔沁草原，与京城相隔万里。

仍然是这样的结果吗？我低下了头。“喜欢……可以放弃吗？”

“对我来说，爱情早就已经不是生命的全部了。遇见你是个很美丽的意外，但，我总归要回到‘人间’。”符翟向我微微躬身。“天雅格格，请恕微臣先退。”他翻身上马，动作利落地想洛洛每次跳上他的敞篷跑车那样。

“洛！”好像他这一转身就像要永久走出我的生命一样，我着急地叫住他。

符翟微微转头。“我不知道‘洛’是谁，也许你一开始就把我当成他，但，我很早就跟你说过了，你认错人了。”

“不！你就是他！夏以洛！你就是我的夏以洛！”我向前跑了两步。

“我叫博尔济吉特符翟，格格，下次别再认错了！”符翟拉了一下缰绳，快速向草原另一头跑去。那边的山坡上，白色的马背上坐着一个火红的身影。

那……就是他不愿意背弃的人吗?

我失神地望着他们。黑马飞速跑到白马身边，两人调转马头朝自己的家园跑去。符翟，最后转头看了我一眼。

洛洛他不会这么对我……指甲陷入掌心，强烈的刺痛让我保持着仅存的清醒。

洛洛，我还是没有找到你对吗？即使相同的外表、相同的动作，可是那终究不是你对吗？可是你又在哪里？我以为我找到你了……我以为这是我最靠近你的一次……我以为……洛……

我跌坐在草地上。

他真的不是我的洛洛吗？为什么此刻我的心会那么痛！

我找不到他！我真的找不到他！我来这里为了什么？既然找不到他，那我来这里到底又是为了什么?

意识渐渐模糊。我不知道我在草地上坐了多久，我只看见，原本明媚的阳光黯淡了，变成了残阳；我只看见，狂风夹杂着草屑吹得我脸颊生疼；我只感觉到，豆大的雨点如石头一般砸在我身上。

好冷！好冷的世界……

会就这样睡着吗？洛洛，如果我就这样睡过去了，你会来带我回家吗？回到，有乔，有妈咪，有你，有亚力的家吗?

洛洛……我没能找到你……

在这个时空流浪走散了。从现在起，我就站在原地等你找到我。你答应过一定找到我的，我在这里等你，等你来找我……

远处传来那吵杂的马蹄声。

“在这里！我看见格格了！”是谁在那边喊？不要找到我……我想回家……

下一秒，我被拥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那原本淡淡的檀香味因为雨水的浸泡越发浓烈。

“若惜！若惜！”有人拍打着我的脸。

缓缓睁开眼睛，我看见了一双熟悉的眼眸，是洛洛……“我要……回……家……”伸出无力的手抓住他的衣袖，我真正坠入了黑暗当中。

++++++++++++++++++++++++++++

在黑暗中行走了好久好久……

还没有到家吗？为什么上次一醒来就到了清朝，这次回家的路却这么长……

前方出现了白光，是到家了吗？不顾疲惫的身子，我迈开疲软的腿全力往光源跑去。到家了……

“墨！”以洛站在我前方，温和地对我笑着。

“洛洛！”我几步踉跄扑进以洛怀中。“洛！我找你找得好辛苦！我找不到你，却你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好害怕！幸亏你来找我了！我就知道你回来找我！我就知道！”

“乖，别哭了。”以洛心疼地拍着我的肩膀。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不要顽皮了，那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我的头在他的胸膛上磨蹭着。

“墨，那个世界已经没有我了。”以洛苦笑。“我的未来在清朝，你的也是。”

眼前出现了一个寒梅模样的玉坠子，小巧地很，十分像我以前最爱的那个手机挂件。“我一来这里就命人做了，到今天才能交给你。”

我珍惜地收在手中，抱紧了他的腰身。“这是你给我的信物吗？我可以当成这是你在这个世界给我的唯一线索吗？可是……我找不到你。”

“为什么要找我？我一直都在你身边，一直都在。”

“骗人！”

“墨。”以洛轻轻推开我。“原本我是在这里等你的。可是我无法忍受等你三十年，所以……墨，我不能告诉你我是谁，但我相信你会找到我的。”

“不要好不好？告诉我你是谁，我睁开眼就去找你好不好？洛，我不想再放开你的手了！”我哭喊着。

以洛摇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你得靠自己的力量找到我才可以。墨，如果我告诉你我是谁，我能仅能在一起的空间也会把我们淘汰掉的。”

“那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你？”我抹抹眼泪。

“跟着自己的心走，不要再让一些表象迷惑你自己了。墨，我相信你能找到我，你一定会找到我的对不对？”

“我害怕……”

以洛轻笑。“我的墨墨天不怕地不怕。”

“我该怎么做？”我也对他轻笑。

“我们的出现已经造成了这个空间的不平衡，所以不要让历史因为任何原因改变，我们努力顺着历史该有的轨迹前进，不止要这样，我们还用推动它。”以洛看着我。“墨，我在努力，你也是。”

“嗯。”我点头，再次抱紧了以洛。

温暖的怀抱让我昏昏欲睡。

“睡一觉，醒来就没事了。”以洛轻声在我耳边呢喃。

“洛，别离开我。”坠入梦乡前，我紧紧抓着以洛的衣角，怕一觉醒来他就不见了。

第十二章

再次醒来，映入眼帘的是明黄色的帐顶。我知道，我又回来了……

“皇上！皇上！格格醒了！”李德全尖锐的声音刺得我头脑发痛。

原本趴在床边的头颅也瞬间抬起。

嗯……是四阿哥！为什么他这么憔悴?
“若惜！”康熙闻言快速走了过来。

“皇阿玛……”我虚弱地喊他。

“终于醒了！你吓死朕了！”康熙开心地拍拍我的手，眼眶瞬间变红。

看见他这样的表情，我也忍不住红了眼眶。“儿臣就是怕皇阿玛会担心，所以拼了命地醒过来。”刚失去了裕亲王这个哥哥，我还这么吓他，真是太该死了！

“会拍马屁就是没事了。”康熙挥挥手，让御医上前听诊。

“回皇上，格格醒了就脱离危险了。不过，这次风寒夹带着积郁，可能会让格格留下些小毛病。”太医不敢有任何隐瞒地如实回答。

“什么小毛病？”康熙皱眉。

“心疼病之类的……”

太医没有说完，康熙就把顺手抓到的诊枕扔了出去。“让你们给格格治病是让你们给她留病根的吗？如是这样，朕还留你们何用！”

“皇阿玛！”我急急叫住康熙，望着俯跪在地瑟瑟发抖的太医。“是儿臣自己不乖，不要怪太医啦！而且，心疼病古来都是绝世美人得的

病呢，像西施。”

“你啊！到了现在还说这些浑话！”康熙斥责我。“以后格格的病就交给你调理，要是格格因为心疼病损了身子，我不饶你！”

“微臣遵旨！”

“老四，你也陪了两天两夜了，回去整理休息一下。”康熙转头对四阿哥说。

“儿臣遵旨。”四阿哥看向我。

怎么了？我一脸疑惑。

“格格，您昏迷这两天，一直抓着四阿哥的袖子不放，奴才怎么都松不开。四阿哥怕惊扰了您休息，就在您身边坐了两天两夜呢！”李德全指指我依旧紧紧握住的手。

啊！我慌忙放开。“四阿哥，对不起！”

“没事了就好。”四阿哥朝康熙做了一个跪安的礼，转身离开。

呼……原来睡梦中我一直把四阿哥当成了洛洛……

可是那个梦……

右手掌心被什么东西磕到。我摊开手一看。啊！梦里的那个玉坠子！我一下子惊坐起身。洛洛！他真的在！捂住脸，我再也抑制不住地号啕大哭起来。

而我这一哭，又立刻搅得大帐内一片人仰马翻。

++++++++++++++++++++++

在帐内百般无赖地躺了四五天，我都觉得自己的身子快要长出虱子来了！

那个符翟……我手上拿着玉坠子玩弄，心里想起了这个男人。按照洛洛说的，这个男人的身体是洛洛的，可是却住进了别人的灵魂。

心里稍稍释怀了一些。可是……毕竟那是洛洛的身体啊……

“格格，明珠大人求见。”小全子轻声在外头通报。

明珠？我的玛法？

明珠是康熙朝最重要的大臣之一，曾名噪一时，权倾朝野，人以“相国”荣称。他官居内阁13年，“掌仪天下之政”，在议撤三藩、统一台湾、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都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同时作为封建权臣，他也利用皇帝的宠信，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打击异己，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经历荣辱兴衰，有起有落。

康熙二十七年康熙下令革去明珠和勒德洪大学士职务。此后，明珠的权势就一去不复返了。 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命裕亲王福全统兵征噶尔丹，明珠与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参赞军务，因未及追击败逃的噶尔丹，降四级留任。以后，在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两次亲征噶尔丹中，明珠都随从大军督运粮饷，因此叙功，恢复原级。

同时，他也是我才子老爹的阿玛。

以往只在重要的国宴上见到过他，今天他为何想要单独见我?

我，一个原本会被他忽视的混有一半汉人血统的庶出女孩儿，却意外成为明家重要的政治筹码之一。

“竹儿，帮我整理一下。”我对着临时派给我的侍女说道。“小全子，让明相稍等片刻。”

……

“明相。”我对着明珠微微福了福身子。

“格格不可！折煞老臣。”明珠忙扶住我。目光在扫过我的脸的时候有半刻的失神。

“您是我玛法。”我轻笑，亲自为他奉上了茶。
明珠不住地点头，看似感慨万千。

“皇阿玛说我像阿玛，玛法也这么觉得吗？”我坐到他身边。许是我的脸让他想起了他早逝的长子了。

“老臣惶恐。”明珠显然是在忌讳。我是康熙的养女，名义上我和明珠是主仆关系。如果今天我的话传了出去，被有心人士利用起来，对明珠肯定又是一个打击，想是二十七年的贬官吓怕了他。

“是，天雅明白了。”我心里一阵酸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祖父用如此诚惶诚恐的语气与一个孙女儿讲话。还是夏以墨的时候，我很喜欢家里的老人，尤其是外婆，她几乎是把我放在手心里捧着的，

每当我意识到她老了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想哭。随我对明珠没有那样的感情，但仍忍不住唏嘘。

“明大人此次来找天雅何事？”虽然答应了他以主仆相承的要求，但是在语气上我仍然恭敬。这对他一个祖父的心理来说，会不会稍稍安慰一点？只看，他在不在乎这个孙女了。

“皇上因为格格的事情迁怒到科尔沁草原，一个符翟王子事小，但科尔沁现今是整个蒙古草原上实力最强的部，我们大清不能失了这个后花园啊！”明珠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他是认为康熙迁怒这件事情我其实是知道的吗？

“是啊。蒙古可是我们大清最坚固的天然长城呢。”我浅笑。“明大人，天雅只是一个小小的格格，不熟悉国家大事更不能干预国家大事。但关于我和符翟王子的事情，我会找机会跟皇阿玛说的。本是两个小儿女之间的恩怨，牵涉进家国就兹事体大了。”

“格格如此明事理，老臣就放心了。”明珠欣慰地点头。一个十二岁的小娃娃，说出这样的话，尤其这个人还是他的亲孙女儿，他该多得意啊。

“是皇阿玛教导有方。”互相恭维真的好累！

“那老臣就先告退了。格格请千万保重玉体。”明珠起身。

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模样，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天雅会为了皇阿玛和亲人保重身体的。明大人也是一样。”

“是，是。”听到了我的回话，明珠满意地退了出去。

我长吁了一口气。见竹儿一脸崇拜地看着我，着实无奈一笑。这，应该就是世人眼中的大清最尊贵的格格该有的样子吧?

++++++++++++++++++++++++++++++++++++

让竹儿端上了我亲自下厨做的甜甜圈。呃……原谅我，我最拿手的就是甜甜圈。因为材料有限，我坐不了我最喜欢的巧克力甜甜圈，红茶清朝喝的人又不多，所以只能凑和着做绿茶口味的，希望不要做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味道来才好。

行至康熙御帐前，一个年已迈入不惑之年的蒙古大汉着急地在帐前来回走动，他身后跪着他——符翟。那么，这个人就应该是蒙古科尔沁部大王子台吉班第，和硕纯禧公主嫁的人。

我放慢了脚步，他抬头，对上了他的眼。从他眼中，我看不到一丝后悔的神色。

我会来替他们求情，不是像明珠讲的那些原因。我没那么明事理。我仅仅看在洛洛的身体上。符翟的灵魂住进了洛洛的身体，而现今，在整个科尔沁草原上这副身体是我唯一在乎的。

我微微抬了抬下巴。呵……现在在符翟眼中，我就是那种因为感情受挫而在有权有势的父亲耳边哭诉报复别人的人吧?

果真！符翟看着我的目光中多了一丝火光。

现在我完全确定了！他，绝对不是我的洛洛！

“格格！天雅格格！”台吉班第叫住我。

“大王子。”我像他福身。

“格格，符翟他……”

“大王子，”我打断台吉班第，“朝堂上的事情是皇阿玛才能决定的事情，本格格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我朝他点头，转身进了康熙的御帐。哼！就是要急死你们！

意外地，康熙的帐内坐着一个穿着华丽满装的女子。

她是……我并不记得康熙的后妃中有这样一号人物啊。

“若惜，快点来见见你的纯禧姐姐。”自裕亲王卒后，康熙很少有这么好的心情。

纯禧？她是纯禧公主？我几步上前就抱住了她的手臂。“纯禧姐姐！”

纯禧公主，康熙帝之弟恭亲王常宁长女，母庶福晋晋氏，康熙十年十月二十八生，抚养宫中，为康熙帝养女。康熙二十九年封为和硕纯禧公主，嫁给蒙古科尔沁部台吉班第。三十一年设护卫长史，视贝勒制。雍正元年二月雍正晋封她为固伦纯禧公主，班第卒後，她被接回北京居住。于乾隆六年十二月初七去世，年七十一。

草原上的风已经把这个年仅三十三岁的公主脸上的皱纹都吹出来了。她看着比宫中的妃子都要老。

“你瞧瞧着丫头，一点都不怕生。”康熙纵容我的举动。

“皇阿玛，她是……”纯禧公主愣愣地看着我。“她好像……”

“她是朕的养女，固伦天雅公主，小名若惜。”康熙向纯禧介绍我。“她是容若和……她的女儿。”

在纯禧公主面前，康熙称我的宛儿妈妈为“她”，想必是纯禧也知道她的事情吧。我睁着大眼睛看着他们。

“原来是天雅格格。”纯禧公主灿笑着。许是大草原纯朴的民风渲染起了她的笑，那是真诚。“我早就听说紫禁城里养了个美若天仙的小格格，今天总算见到了，瞧瞧，长得多水灵啊！”

“那是皇阿玛宠爱若惜，夸张了的！纯禧姐姐才好看！”你看！马屁又来了！

“我都已经老了。”纯禧公主因为我的夸奖微微红了脸。

“你怎么不在床上躺着，跑出来吹风干什么？”康熙突然问我。

我不自然地嘿嘿笑了两声。“皇阿玛，儿臣做了一些吃的，特地拿来给您尝尝。”

“你下厨？”康熙像听了天方夜谭一般。“那倒是快拿上来给朕尝尝。十指未沾过洋葱水的小若惜给朕做的东西，就算是黑炭朕也吃！”

“皇阿玛取笑人家！”黑炭！简直就是在侮辱我！我让竹儿把甜甜圈放在桌子上。

“卖相倒不错。”康熙看了甜甜圈一眼。“这叫什么？”

“团团圆圆。”甜甜圈和芭蕾一样，同样不能先出现在清朝。

“团团圆圆？这倒是应景。”纯禧公主也凑过来看。“皇阿玛，尝尝？”

康熙拿起甜甜圈，谨慎地咬了一口。入口的味道让他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若惜！不错啊！”纯禧公主也连连点头。

“我做的当然好吃！”我得意地仰起了头。

“好了，好话也说了，东西也吃了，有什么事情要说的？”康熙擦了擦手。

原来他知道哦！我嘟嘟嘴，看了纯禧公主一眼，想必她来的目的和我是一样的。“皇阿玛……人家是来认错的嘛！”

“认错？我的天雅格格何错之有啊？”

“人家不是……胡闹了吗？”我硬着头皮讲。“儿臣从小就在皇阿玛身边长大，难免会有恋父情结啊，见到符翟王子，也不知道着了什么魔就喜欢他了。可是现在新鲜劲过去了，我又不想要了，我才不要为了别的男人离开皇阿玛！”

“又不要了？”康熙扬眉问我。

“嗯！不要了！”反正他不是我的洛洛！

“你看看你们这些小孩子！喜欢一个人可以闹得天翻地覆，现在热头过了，又不要了。”康熙摇头。

“所以女儿来认错请罪嘛！皇阿玛您就大人不记小人过……”

我还没有说完，纯禧公主就大声笑了出来。“天雅啊，你被皇阿玛骗了！他刚才已经答应我不为难科尔沁了……哈哈哈……”

敢情我是被人当猴子耍了！我鼓着腮帮子怒视着康熙。

“你看看，这丫头，我皇帝的威严在她眼里什么都不是。”康熙向纯禧公主抱怨着，可是语气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我是用在适当的地方的！

“皇上！”李德全在帐外磨蹭了半天，一进帐就跪在了地上。他看了纯禧公主一眼，举起手中的卷绢，磕头，“恭亲王常宁卒。皇上节哀！”

“你说什么？”康熙狠狠震了一下。

“皇阿玛！”我身手去扶他，却被他用手格开。他快步向前抢过李德全手中的卷绢。

“不可能！不可能！”纯禧公主也惊住了。

康熙颤抖的手摊开卷绢，在看清楚绢上的内容之后，颓然跌坐在椅子上。纯禧公主夺过康熙手上的黄绢，看过一眼之后居然整个人虚脱一般倒了下去。

“公主！”李德全眼疾手快扶住他。

康熙挥挥手，示意李德全带她下去休息。

一室安静。

一趟塞外之行，不到两个月，康熙失去了最后两个血亲手足。如果换做是我，我一定会痛不欲生的！

和硕恭亲王常宁，顺治第五子。康熙十年，封。十四年，分给佐领。二十二年，府第灾，上亲临视。是秋，上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常宁扈从。二十九年，噶尔丹深入乌朱穆秦。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

王雅布、信郡王鄂扎副之，出喜峰口；同时，裕亲王福全以抚远大将军，出古北口。先发，旋令率师会裕亲王军。十一月，以击败噶尔丹不穷追，罢议政，罚王俸三年。三十五年，从上亲征。四十二年，薨。上方巡幸塞外，命诸皇子经理其丧，赐银万，内务府郎中阜保监修坟茔，立碑，遣官致祭。

原本想先处理好蒙古的事务，但这一次康熙也坐不住了。他命在京中的皇子安排常宁的后事，自己则快马赶回去。

++++++++++++++++++

上次裕亲王过世，京城的百姓也纷纷在家门口挂上了白灯笼。

裕亲王勤政清廉，无疑是很得民心的。回紫禁城的路上，夹道的百姓有的甚至穿起了丧服。

两个月之内大清国同失两位护国王爷，无论是京城还是紫禁城，都被低气压笼罩着。

“若惜，皇上这几天好吗？”德妃一身素服。

我摇头。“不好，一点都不好。我时常在半夜的时候还看见皇阿玛寝殿里的灯还亮着。”

德妃点头。“难为皇上了，裕亲王和恭亲王不止是皇上最得力的臣子，更是最亲的兄弟啊。就这么连着去了，皇上怎么会不心疼。”

“娘娘。”德妃的贴身侍女律津进了屋子。“惠妃娘娘、宜妃娘娘、和妃娘娘来了。”

“八成是来打听皇阿玛情况的，额娘，我先闪了。”德妃无奈地摇头。我前脚才刚才出屋子，后面就被刚进院子的眼尖的宜妃给叫了个正着。

“天雅格格！”OH！My God！逃不了了！

“惠妃娘娘、宜妃娘娘、和妃娘娘吉祥。”我站在原地福了福身子。

“这是要去哪里啊？”宜妃握住我的手。“我们刚来你就走，不该是不想见着咱们吧？”

“不敢。”我抬头。这是我进紫禁城十二年来第一次仔细看见深居简出的惠妃。康熙没有特地带我去见她，我也没有自己溜去。

她是皇阿玛和宛儿妈妈故事中另一个女主，看见她，我总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说不出喜恶，但……也许这也是宛儿妈妈对她的感觉吧。而她看我的眼神也有点怪，毕竟……我长得和她的表哥、我的才子老爹纳兰性德还是有六分相像的。

唯一确定的一点就是，我被《康熙王朝》给诓了！我一直以为惠妃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种三八的、争宠的、俗媚的凡人。但这会儿算是弄明白了，早些时候无论是家宴还是给皇太后请安我都没有仔细去打量她，这次近看，才发现她其实长得很是清秀，全身透着浓浓的书卷气息。若是一般的庸脂俗粉，我的才子老爹怎么可能会念她一世？不过肯定的就是，她比起我的宛儿妈妈肯定是差上很多很多的！

“惠姐姐、宜姐姐、和妹妹。”德妃也闻声从屋子里出来。

“德妹妹在啊。”宜妃现是嘲讽地看了惠妃一眼，然后看向德妃。“德妹妹真是好福气，咱们天雅格格只来你这里串门子，你看我们这些也是做额娘的，就没这么大的面子。”

德妃淡淡地笑。

我们这些也是做额娘的？我心里冷笑了一下。“宜妃娘娘这么矜贵，天雅可不敢认了做额娘。况且皇阿玛说了，我这辈子不能再叫第三个人额娘了，毕竟，在他老人家心里，有些人是重要到不能碰触的。”我就不信她不知道宛儿妈妈的事情！

我的话果然让宜妃闭了嘴。

“你这丫头，怎么没大没小。”德妃斥责我，但眼神却是温暖的。“宜姐姐，你别跟着丫头一般见识，她被惯坏了，不知轻重大小。”

“怎么会。”宜妃不自然地笑笑，转身跟着德妃进屋。

“娘娘，四阿哥来请安了。”律津端茶进来。

冰冷四阿哥让聒噪的后妃们全部噤声。好厉害啊！我暗暗偷笑。

“在这里用午膳吗？等一下你十四弟也要过来。”德妃站起来。

“不了，儿子只是经过，顺便进来跟额娘请安。儿子马上要去皇阿玛那里。”四阿哥恭敬地回答。

德妃眼中闪过小小的失望。

“德妹妹真是好福气，四阿哥和十四阿哥都这么讨皇上喜，哪像我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宜妃酸酸地说。“十四阿哥怎么没有跟着哥哥一起来？莫非又跑到八阿哥那边去了？”宜妃别人那里疼就抽哪里。四阿哥和十四阿哥兄弟疏离是德妃心里最大的疙瘩。

原本得意的笑容在四阿哥凌厉的眼神下渐渐消失。

德妃尴尬地挥了挥手。“那快点去吧，别让你皇阿玛久等。”

“儿子告退。”

“禛哥哥等等我！”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三两步跑上去抓住四阿哥的手。

他只是愣了一下。

“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听不见你再叫一次禛哥哥了。”他放开我的手。

“嘿嘿……”我傻笑。

第十三章

后宫无是非，可最多的也是是非，四十三年康熙赐四品典仪凌柱女钮祜禄氏于皇四子胤禛于藩邸的事情，让后妃间暗地热腾了好久。

钮祜禄氏，乾隆的生母。

不就是老子赐了个女人给儿子，她们有必要猜那么多事情吗？

康熙四十四年正月，今年的雪下得特别久。一向怕冷的我已经半个多月没有过乾清宫了。

“皇阿玛，最近您都在忙《古文渊鉴》的事情，想也劳累了，儿臣替您捶捶？”我站到康熙身后。

“得！你的手法哪能跟李德全比。更何况朕不累。”康熙拍拍手臂，像证明自己壮硕着，“你知道《古文渊鉴》？”

“儿臣耳闻。”我住在乾清宫的偏殿，这《古文渊鉴》的事情提了很久，我的耳朵都快被这四个字磨出老茧来了。

“那你说说，朕为什么要编这本书。”康熙总喜欢考我一些理应考皇子们的问题。

“将中国古文选编为总集的除梁萧统的《文选》外，尚有唐姚铉的《文粹》、宋吕祖谦的《文鉴》等，它们所选取的都是某一朝、某一代的文章，然而古今文章却是源远流长，盛衰错综，怎可局限于一朝一代？故皇阿玛于康熙二十四年起就开始亲自选录上起春秋、下迄宋末的文章，包括左传、国语、国策等书及诒、表、书、议、奏、疏、论、序诸体文，择其辞义精纯可以鼓吹六经者汇为正集；间有瑰丽之篇，列为别集；旁采诸子录其要论，以为外集，共合1324篇。”这也是打过小抄的！以前在看野史的时候见到过《古文渊鉴》的字眼，于是当康熙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稍加留意一下。

“若惜啊。若你身为男儿身，朕一定好好栽培你！”每当我说了什么“不得了”的话，康熙总会这样感叹一次。

“若惜也希望身为男儿身，这样就可以替皇阿玛分忧解难了。”要是她穿到男人身上去了，说不定还能来场惊天动地的、凄美的BL啊！

“好！”虽然是故意要讨喜的话，但康熙还是听得开心。

“若惜啊，有看中什么人了吗？”康熙手里拿着暖炉，漫不经心地问我。

哼！他一个月能漫不经心好几回，自从我进入十四岁这个“适婚”年龄之后。我使劲摇头。

“皇上，皇太子殿外求见。”

“说朕在休息。”康熙敛去笑容。

在我们所有人都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康熙已经开始疏远这个儿子了。

其实想想还是有根可循的。

胤礽的生母是康熙皇帝的结发妻子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又因赫舍里氏皇后因生此子产后大出血而去世，康熙的爱妻之情就全都转移到了这个孩子的身上，自幼即被视为心头肉。康熙十四年，康熙虑立储是关系清朝统治是否能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儒家立嫡立长的传统，他选中了刚刚一岁的胤礽为皇太子，并亲自教他读书，六岁时又特请大学士为师；胤礽经父、师指点，确实显露出几分聪明。他文通满汉，武熟骑射，加上一副仪表，着实惹人喜爱。康熙帝特在畅春园之西为胤礽修了一座小园林，赏他居住；出巡时也命他随侍左右。

康熙对皇太子的教育竭尽心力，生活上特别关爱。康熙十七年，皇太子出痘，时值平定三藩之乱的紧要时刻，但康熙亲自护理太子，

竟连续12天没有批阅奏章。皇太子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留守京师，处理政务。平时他也分担处理皇父的部分政务和军务。

这位皇太子十分受宠。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在亲征噶尔丹的归途中生了病，十分想念皇太子胤礽，特召他至行宫。胤礽在行宫侍疾时毫无忧色；康熙帝看出皇太子无忠君爱父之念，实属不孝，怒遣胤礽先归。

因为具有特殊的权力，胤礽养成了过分骄纵和暴戾的性情，这些又引起了康熙帝的不满。

这些年来，四阿哥和八阿哥的出彩表现尤其让康熙认识到这个儿子担不起大清的江山。

“皇阿玛……”胤礽是他最心爱的儿子啊！

“哎……”康熙摇头。“这个不成气候的东西！”

对于政事，我一向不多加评判的。

“若惜，你说除了胤礽，还有谁适合做皇太子，甚至在朕百年之后继承朕的江山？”康熙突然问我。

啊？这个让我怎么说？虽然我知道将来继承大统的是四阿哥，可是也不能现在就说啊。“儿臣……”

“把你想的都说出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九王夺嫡中最有实力的几个人搬了出来。“四阿哥他对皇阿玛忠孝，对兄弟友善，与朝廷诸臣交好，而且他为人谨

慎严肃，大事精明小事却也不糊涂。儿臣觉得他将来能做个好皇帝，但他虔心佛法，广结善缘，似乎没有这个心。”

后来夺嫡大战中的皇四子党包括胤禛的十三弟胤祥、十七弟胤礼，以及隆科多、年羹尧等。胤禛他这个人颇有心计，细心观察，不露声色。他对皇太子的废立，窥测风向，暗藏心机。他对皇八弟允禩集团，既不附从，也不作对。他佯听父言，“安静守分”，巧妙地将自己隐蔽起来。对其同母所生的十四，却不去交结，听任其同八阿哥允禩结党。当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争得鱼死网破的时候，在康熙、兄弟、王公、大臣们将视线集注于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的时候，他以不争为争，坐收渔人之利。这个人实在太聪明了！可是对于国家来说，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人不是吗?

“八阿哥他与所有人都有很好的关系，民间也传他贤能至孝。十四他年纪虽还小，但是已经有类似皇阿玛的气势了呢。”我尽量用很轻松的语气说。

“十三呢？”

“十三阿哥不是说了吗？他愿为贤王。十三阿哥他心细如尘，但事毕躬亲的人是不适合做皇帝的。”

康熙静静地看着我，直到盯得我头皮发麻的时候才转开视线。“若惜啊，朕小瞧你了。”

“皇阿玛恕罪！”我忙跪下。看吧！这张臭嘴惹祸了！“儿臣只是说儿臣这几年眼中看见的，并不是说几位阿哥真有这样的心思……”

康熙把我拉起。“你从小养在我身边，要是这点东西都看不出来，就真枉费朕对你的一番调教了。”他看着前方。“谁有心思谁没有心思朕心里一清二楚。可是太子……不能废！”

“是。”还是少说为妙。

“知道朕为什么不能废太子吗？”老爹！你能不能不要再问我了啊！

“皇阿玛要大清‘稳’。”多说无益！

“聪明的孩子。”康熙笑笑。

“皇阿玛不要再想这些烦心的事情了。儿臣唱支小曲儿给皇阿玛听？”

康熙点头。“若惜的小曲儿？有十三奏的那首好听吗？”

原来他都知道……我淡笑不语。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
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
面对冰刀雪剑风雨多情的陪伴
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
做人一地肝胆做人何惧艰险的
豪情不变年复一年
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
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
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康熙王朝》的主题歌《向天再借五百年》，我是断唱不出主唱者的磅礴气势来的，只能用女孩子童稚柔软的声音唱出来。

只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眼睛却忍不住泛出眼泪来。

康熙闭眼安静地听着。许久，他轻轻叹了口气。“只有若惜懂阿玛。”

“皇阿玛，皇太子的废立不是若惜一介女流所能预探的，若惜只希望皇阿玛健健康康的，大清朝不能没有您！”

“若惜长大了……”康熙拍拍我的头。“十四岁了，朕的若惜十四岁了。记得朕初遇你额娘的时候，她也是这个如花的年岁啊。”

宛儿妈妈……我干脆坐在龙椅的踏脚上，抬头认真听他说。

康熙看了我一眼，笑了出来。“没次朕提到她，你就听得特别入神。”他把视线转向前方。“阿玛误了你额娘的一生啊……如果……如果有如果的话，我宁愿错过她一世的美好。也许现在，她还会在乌程过着她平静的日子。她为朕失去了太多！”

“皇阿玛，你怎么知道如果再给额娘一次选择人生的机会，她不会做出同样的决定？”男人，你们怎么会明白女人心里在想什么？何必苦苦追问她们要去何方，她们自己也不知道呢！当一个女人决定为她心爱的男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种力量是很可怕的。

“是啊……”康熙叹了口气。此刻我眼里的他，像是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他老了……我突然意识到。泪水霎时涌出了我的眼眶。

“怎么突然哭了？”他抬起我的下巴，温和地问。

我伸手拔下他发间一根雪白的头发。“阿玛，老了……”像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一般，我的嘴扁成很难看的形状。

“哈哈哈哈……”康熙大笑。“傻丫头，你都长大了，阿玛难道还不老吗？”

“人家……”我喘着气，嘴角还是忍不住自己往下拉。

“好了！”康熙拍拍我握着白头发的手。

我解下手绢，把白头发小心翼翼地包住，放在了身侧的百宝袋里。这是我阿玛的第一根白头发。

“傻孩子。还是若惜最疼阿玛。”康熙叹了一口气。随即解下身上刻着龙型图案的玉佩，“拿着！”

“不行！”我不收。“这是皇阿玛从不离身的玉佩！”从小，我就没见过这块玉佩离开过康熙。

“这是你额娘留给我的。”康熙说了玉佩的来历。

我端详了玉佩很久，最后还是递还给了康熙。“那我更不能拿了。”

“不，若惜。”康熙坐直身子。“朕给你这个玉佩，不仅仅只是给你一样宝物，朕还把自己的左臂交给你了。”

我不懂。

“仔细看看玉佩背面。”

“一痕沙？是诗词一痕沙还是酒楼一痕沙？”大清民间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连锁酒楼“一痕沙”，其财势连朝廷都忌惮三分。

“聪明如你，会猜不出来？”康熙反问我。

既然是把自己的左臂交给了我，那就定不是一首诗词那么简单了。“一痕沙是皇阿玛的？”

“不。”康熙摇头。“它是你的。”

“我的？”我什么时候开酒楼了？难道是……我这些年来睡梦中干的事情？

“这是你额娘的，今天，朕把它交给你了。”

是宛儿妈妈的啊！没想到她一个女子居然能有这样的手腕！可是……我疑惑地看了看一眼。看来这个酒楼不简单。

“一痕沙不仅是朝廷的金库，更是刺探各种消息的工具。”整个来说就是敛财工具和间谍工具。哇塞！我一直以为康熙和宛儿妈妈只是儿女情长，没想到其中居然这么复杂。

“皇阿玛，若惜做不来。”多大的一个麻烦啊！我若收下了玉佩，就代表着我必须为康熙卖命，也就意味着我将被拖入政治漩涡。

“你可以。”康熙定定地看着我，眼中的光芒让我一下子震住。“若惜，朕不会看错人。”

“我们的出现已经造成了这个空间的不平衡，所以不要让历史因为任何原因改变，我们努力顺着历史该有的轨迹前进，不止要这样，我们还用推动它。”、“墨，我在努力，你也是。”耳边响起了洛洛跟我说的话。

难道这就是我的任务?

我盯着玉佩许久，终于握紧了它。

“朕不会看错人的！”康熙如释重负。

我确定他是宠爱我的，正如我确信他爱宛儿妈妈一样。可是，他心里，更多的确是天下。为了他的江山，他什么都可以背弃……

“若惜，再给朕唱一次那支小曲儿。”

康熙王朝的编剧和写那两首歌的人是不是亲自来过清朝，是不是很了解康熙？要不然怎么会写出这么贴切的文字来?

难道……我犀利的目光望向安静地站在一边的李德全。难道他也是穿来的？如果是，那他真可怜，我穿来至少还是个受尽宠爱的格格，他传过来居然被“切”了做太监！

李德全愣愣地看着我，手不停地做着擦汗的举动，最后居然受不住“啪”地一声跪在了地上。

算了，我想多了，他怎么可能也是穿来的！

洛洛说他就在我身边，可是我观察了两年，怎么都找不出还有谁像是穿过来的啊……

“李德全，累了就去休息。”康熙看了一下天色。

“奴才不累。”李德全吓得赶紧站起来。

“皇阿玛，我再给您唱另外一首吧。”

“若惜肚子里到底藏了多少好东西呢？”他的心情看起来很好很好。“唱！”

一生有一种大海的气魄
岁月一页页无情翻过
把乾坤留在握心中的一刻
就已经注定我不甘寂寞
一心要一份生命的广阔
世界一遍遍风雨飘落
把江山扛在握肩头一刻
就已经决定我男儿本色
大男人不好做
再辛苦也不说
躺下自己把忧伤抚摸
大男人不好做
风险中依然执著
儿女情长都藏在心窝
任它一路坎坷

于是，我再用稚软的声音唱这些大气死掉的歌。这种搭配听起来好变态！

第十四章

穿上男装，我用巡视“一痕沙”的借口名正言顺地出宫了。哇哈哈哈……宫外的世界！我来了！

李德全先是安排小全子和几个大内侍卫直接把我送到了“一痕沙”的北京分部，而全国各大城市分部的掌事已经奉上头的命令齐聚在

这里等我了。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怎么也需要一些时间，而第一次会面竟然只是在我接下玉佩的五天后，原来康熙是有预谋的。

当大厅里的三十多个大男人看见被人众星捧月进来的是我这样一个黄毛丫头的时候，纷纷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把我引进取的人我知道他，是侍讲学士张廷玉，虽然在圣祖年间他的仕途已经很顺利，但我以为他是到雍正年间才是真正平步青云。原来他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康熙重用。

张廷玉这人为人谨小慎微，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原则。故后来雍正赞扬他“器量纯全，抒诚供职”，称其为“大臣中第一宣力者”。

想来，他现在被康熙重用还是有他的理由的。办事能力强、口风紧，是我我也会用他。我看向他，正要遇上他打量我的眼神。看是他这次也在怀疑主子的目光吧。

“大家好。”我想各个人点头，率先在主位上坐下。

“主事，您是不是带错人了。”一个粗壮的汉子质疑张玉廷。

“是她。”张廷玉在我的左手下位做定，让其他人也坐下来。

“一个毛都还没有长齐的小丫头，居然要统领我们‘一痕沙’全国三十四家酒楼？”

“不许你这么说！”我都还没有正式开口，居然已经有Fans为我出头了。“不许你这么说小小姐！”在场人员中年岁最大的一个老汉站了起来。他快步走到我身边，恩，不错，虽然看着有点岁数，但精气神还很好。“小小姐，徐老汉终于见到您了！”他对我磕了一个头。

“老人家，使不得！”我扶住他。小小姐？他是……看来这个人知道我的身份。那其他人呢？“您是……”

“小人徐邵弦，是乌程总店的主事，小姐在世的时候小人一直跟着小姐。”徐邵弦低着头。

“我喜欢看着人的眼睛讲话。”这样才知道一个人是不是在说谎。我转头对着在座的所有人。“我希望以后所有人跟我说话的时候都能看着我的眼睛，能做到吗？”

有人点头，也有人根本不看我。

“你认识我？”我站起来，歪头看着徐邵弦。

摇头。也对，我出生没多久就被康熙抱回去了。“小小姐长得像姑爷，但眉宇间还是有几分像小姐的。”徐邵弦很听话地立刻看着我的眼睛讲话。

“啊！原来你连我阿玛都认识。”我笑笑。“那我以后应该叫你徐爷爷了？”

“小人不敢！”徐邵弦惶恐地低下了头。看来他真的知道我的身份。

“主子……”张廷玉也出口制止了我。

“开个玩笑。”我重新坐下。“很高兴见到你，徐掌事，不过现在请您先回您的位子，咱们等一会儿再叙旧，现在我要开始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一定要狠狠地烧起来。

我伸出手指勾了一下，小全子立刻把一摞账本放在了桌子上。这些古代简陋的账本根本难不倒我。虽然我这方面比不上洛洛，但西塞尔家族的血统可不是混假的！基本上我搞不垮西塞尔家族。

“这几天我粗略地看了三十四个分部的账本，账面上基本没有问题，但是……”我的眼神犀利起来，现场一下子连呼吸的声音都没有了。

“苏州部、四川部、大理部、长安部，这四部的掌事在哪里？”我发话，四个男人纷纷站了起来，其中包括最不服我的那个大汉。“你叫什么？”我指着那个人。

“四川部，匡政。”

“你们知道你们在替谁办事吗？”我问，目光探向张玉廷。他轻轻点头，又摇头。靠！原来是一部分人知道一部分人不知道！我还一个人在这边装神秘。我用下巴努努匡政，张玉廷点头。

“你知道四川有多重要吗？你知道你赚的这些钱都用到什么地方去吗？”我厉声质问他。

他不服气地撇开了头。

“你，账面上，一年能替‘一痕沙’赚上上百万两白银，但……”我把装本甩在长桌上。“这些都是苏州部半年的盈利替你填补回来的。”质问匡政的同时，我看向了其他三个人，“苏州部的，站出来。”

“欧阳屈。”儒雅的男子站出来。该是苏州这样的风雅地该有的掌事。

“为什么要替四川部填补亏缺？”看来他也知道酒楼和朝廷的关系。

欧阳屈不语。

“等一下向我说明白。”应该是有不能说的事情。“你，没有给上头想要的东西，怎么说？”这句是问匡政的。

“我无话可说。”

哟！是条汉子啊！“散了之后你一起来。”

“我了解了一下额娘教你们的经营方法。”很现代的一种方法，但是也不是很完善，不过对古代来说，过于先进的行销手段反而会适得其反。而现在，“一痕沙”已经成为全国第一酒楼，对于创业初期的那些广告手段已经可以基本省略，除非我认为有需要。“这些方法不要变，继续保持。不过，对于在座的掌事，以后有些地方要稍微做一点改变了。我会给你们每人每部一个定额，若是完不成这个定额，对不起，麻烦走人。若是超出定额，若是一年十二个月都超出的，我会另外奖励你那个分部酒楼半年利润的一成。逐步减少”激励原理！哦也！

果然所有人都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我说话算话，现在是我当家。”我微微仰起下巴。“当然，如果你要把那部分钱捐出来用在我们需要的地方，我也不反对。”

大部分人都噤声，眼神中没有了我刚进来时的不屑。OK！好的开始。

“以后每半年你们来京城开一会。就这样。”我站起身。“接下来的交给廷廷，你们两个，跟我上来。”

张玉廷眼角抽动了一下，但还是站起来恭敬地看着我上楼。

让小全子关上门。“说吧。”我轻尝了一口早就备在这里的茶点。

“四川部其实困难很大……”

“欧阳屈！”匡政喝止了欧阳屈。

“说！”我盯着匡政的双眼。

“因为四川现在情势很紧张，苗人、藏人和汉人的矛盾很大，所以五年前主上派了一个人跟匡政一起盯着那里。”欧阳屈回答。

“那个人是谁？”

“纳兰富善。”

很好！真TMD好！我亲爱的二叔的长子！“他干了什么？”

“您应该问他什么没干过。”匡政讽笑。“他是明相的孙子，做的是四川的大官，他不知‘一痕沙’是替朝廷办事，不仅处处打压酒楼，还一有一会就派人找我们的麻烦。酒楼自是被他弄得没什么生意，就连我们想各地刺探消息，也分身乏术。”

原来是个混账！“为什么不上报？”

“上报？”匡政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他是明相的孙子！”

“他只是明珠的孙子。”我加重了“只是”两个字。

“上头还有惠妃和大阿哥！”

“你上头直接就是天颜。”

“您说得容易，您自己也是明相的孙女儿，纳兰富善是您堂兄。”这就是他讽笑的原因。

“我是皇帝的女儿，论身份，我是主，明珠是仆。”我放下茶杯。“我不管对方是谁，碍了皇上的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哪有人

做生意会手软的！

“……”匡政眯眼看着我。

“现在我是主子。你们做什么，就算是烧杀抢掠，都由我担着。”我走到房门口，准备离开。说得够明白了，事情也差不多明朗了。第一次华丽的出场应该可以结束了，还要留时间去逛大街呢！

“请主子示下！”匡政抱拳躬身，看是已经服了我。

“杀。”红唇清淡地吐出一个字。

下楼的时候，各分部的掌事已经被张廷玉打发去休息了。此刻他身后只跟着一个徐邵弦。

“事情都差不多了，廷廷，这里交给你，我出去逛逛。”我轻松得摇着纸扇。

“格格，事情办完了请回宫吧。”张廷玉压低了嗓音。

What？要我回宫？他是不是脑子闪到了？“这里我最大，我要出去就出去！”

“微臣的主子是皇上。”

“我也是你主子！”

“您是小主子。”

OK！“廷廷，你要是再拦着我，我就找把刀戳自己一下，然后告诉皇阿玛……”意思够明白了吧?

“……”张廷玉和我对峙了一会儿，最后微微退开。

“乖。”我得意一笑。

走了几步。“对了，廷廷。”

“微臣张廷玉。”

“一样。这里有多少人知道‘一痕沙’和朝廷的关系？”这是我一直在捉摸的问题。

“只有总部、苏州、扬州、杭州、北京、四川、边城、济南八部知道。其他都只是以为主上是朝廷大员。”张廷玉据实回答。

“很好，三天后做一份详细的报表给我。”呃……报表？他应该不会懂吧。“就是一份报告，关于‘一痕沙’所有的细节，越详细越好。”

“是。”

又走了两步。“徐掌事，您跟着我干什么？”身后一下子多了一个膏药。

“让小人跟着小小姐直到回宫吧！小人……”说着又要哽咽。“小人十八年前就没再见过小姐了！”

“……”OK！又一个想念宛儿妈妈的！“跟上吧，记得带钱啊。”

“是！是！”徐邵弦高兴地跟上来。

++++++++++++++++++++

“小小姐……”

“徐老，在外面叫我公子就好。”我用扇子拍拍徐邵弦的肩膀。

“是，小小公子。”

呃……我眼角抽动了一下。

我带着两个跟班在大街上瞎逛着，身后的人一个老，一个弱。要是再遇上像上次那样的事情，我是该自己先逃掉还是先让他们逃呢?

瞄到了远远跟在身后的几个人。算了，廷廷早就想到了！

“十五……”耳边响起了一个童稚的叫声，异常兴奋。

我转头一看。十四？还有……小十八?

“你怎么会在外面？”十四把小十八夹在腋下，快步朝我跑过来。

我指了指身后的小全子，瞄了眼身后的便衣侍卫，“皇阿玛知道的。倒是你……”我围着他走了一圈。“居然把小十八偷运出来！”

“十五姐姐，是我求十四哥带我出来的！”小十八挣开了十四。

皇十八子胤祄，他特别得我的缘，也可能是知道这个小家伙只是匆匆来人世走一遭吧，我对他特别好，简直就是往死里宠！导致康熙也跟着宠起这个小家伙来。

小十八，这是姐姐唯一能给你的了。

“好！姐姐带你去玩！”我抱抱胤祄小小的身子。五岁……他的生命只剩下短短的三年……

“你抱得动吗？”十四眼疾手快把小十八从我手里接过去。“要去那里？”

“嗯……”我突然想到一个地方。“跟我来。”

……

“洋人的教堂？”十四看着肃静安详的四周。

“你不觉得来这里能让人的心静下来吗？”我反问他。

“我只去过佛堂。”十四摇头。

“那是你的心没有静下来。你看四阿哥，他就能悟出来。”

十四冷笑。“一个有野心的人，读再多的佛经都没有用。”

“正是因为心中有魔障才读的不是吗？”

“若惜心中也有想不通的？”十四看着我在一旁的椅子上跪下，看着我祷告。

心中默念了以前跟着爸爸在英国每周的弥撒的内容。直到祷告结束，我才重新站起来面对十四。“我心中也有魔。”叹了一口气。“真想去一趟叹息墙？”

“叹息墙？”

“希腊神话中分界极乐净土和冥界的一块墙壁就叫叹息之墙。意思是在冥界的灵魂眼看着极乐净土就要在前面却被阻隔着，望着为之叹息。它是位于耶路撒冷古城犹太教神圣建筑耶路撒冷神殿中第二神殿外壁的西墙。耶路撒冷神殿外部的墙壁又被称作“神殿之丘”，为公元前965年由所罗门王时期建造，后在公元前586年被入侵的巴比伦人破坏，叹息墙壁是“神殿之丘”目前仅存的一块墙壁。现在犹太教的信仰者都会趴在这块墙壁上祈祷，并将自己的愿望写在纸上塞进墙壁的缝隙中。”教堂后缓缓走进来一个牧师。如果不是身边站着十四，我会以为我回到英国了。

“十四爷，很荣幸再次见到您。”白晋向十四鞠了个躬。

“Western Wall。”我去过一次叹气墙。站在那样的地方，看着身边虔诚的教徒，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就流下来了。哭完之后，心中竟也轻灵了很多。

“这位小姐，您会英吉利语？”牧师惊讶得看着我，包括目瞪口呆的十四。

“一点点。”我用英语开始和他交谈。好久没有用过母语了，我的眼睛一阵酸涩。（接下来无论是英语还是法语，为娘都自动给你们“翻译”成中文哈！）

从与他的谈话中，我知道他是白晋。他是1678年10月9日入耶稣会，1687年7月23日为路易十四选派第一批六名来华耶稣会士之一。他往返于大清与法国之间，为两国的皇帝互传友好。并教康熙学习使用天文、数学仪器，让他对大地的测量产生了兴趣。无论是三藩之乱还是雅克萨保卫战，他和同伴所绘制的精密地图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路易十四？您是法国人？”我用法文问他。“您的英吉利语讲得跟英吉利人一样好。”

白晋露出惊喜的表情。“您居然还会法文！”他上前牵住我的手印上一吻。

“你干什么！”十四把我的手抽出来。“你不要命了吗？你……”

“十四！这是西方人表达友好的方式！”我连忙解释。

“总之，认识您很开心。”白晋无所谓地笑笑。

“我也是，我叫安吉拉，Joachim。”Joachim Bouvet，白晋的全名。

……

法国那头传来了消息，白晋去见来使，在我的要求下，他命人把我们带到了图书馆。

“若惜，你……怎么会洋文？你刚才和那个白晋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吧？”十四犹豫着问我。

我耸耸肩，没有回答他。刚才太得意忘形了。

“十五姐姐，你教我洋文吧！”小十八牵着我的手。

“小十八想学洋文？”

“嗯！我还要学很多很多东西！将来帮着哥哥们替皇阿玛看牢大清的江山！”胤祄说着话，眼睛闪闪发光。

“好。姐姐都教你，把所有的都交给你！”心痛！真的好心痛！三年后，我真的能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个孩子从我面前消失吗？

“十五姐姐，冰凌！”小十八兴奋地指着窗口挂下的冰凌？

“小十八喜欢？”

“嗯！”

“姐姐弄下来给你。”我刚要往上爬，就被十四抱了下来。他默默地爬上去，掰下一根长长的冰凌。

小十八兴奋地玩着。若是在宫中，他的母妃和侍女是算不会让他碰这些东西的。“十五姐姐，它化了！”

“冰，本就是经不起阳光照耀的美玉。”我把小十八胞上了抱上了膝盖。“胤祄千万不要做冰，要做坚强的男子汉知道吗？”

“嗯！”闻言，胤祄把冰扔在了地上。

……

坐在休息用的软塌上，我手中拿着一本莎士比亚文集，小十八舒适地靠在我的膝盖上睡午觉。

“他睡着了？”十四从外面回来，手中端着两杯热气腾腾的浓茶。

“嗯。”我点头。“我多大的面子啊！居然要十四阿哥给我泡茶喝。”

“只是顺便给你泡一杯而已。”十四面色微红，我轻笑。

“你还看得懂这些蝌蚪文？”十四坐到我身边。

我不回答，只是微笑。

“若惜，你真让我……惊讶……”十四定定地看着我。

“我只是对这些有兴趣而已。”我胡诌了几句。

“……”十四沉思着别开了眼。

见他不语，我继续看我的《哈姆莱特》。

“书上讲什么？”十四不甘这么安静。

“这是英吉利最有名的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最有名的悲剧作品之一。这个故事叙述了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当时在德国维登堡大学读书，他的叔父克劳狄斯毒死老哈姆莱特，就是男主角的父王啦，篡夺了王位，并霸占了哈姆莱特的母亲。哈姆莱特回国后，通过父亲的鬼魂，知道了父亲致死的原因。他遵照鬼魂嘱咐，决定为父报仇。这时叔父国王克劳狄斯，开始对哈姆莱特产生了怀疑。在大臣波洛涅斯的策划下，利用其女哈姆莱特的情人奥菲利娅去试探他，又指使哈姆莱特两同学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前去打探，都被哈姆莱特识破。哈姆莱特利用剧团在宫廷演戏的机会，准备杀死国王。结果他误杀了情人奥非利娅的父亲，奥菲利娅因为父亲被哈姆莱特杀死，疯癫自尽。国王

乘机挑拨波洛涅斯的儿子雷欧提斯以比剑为名，设计用毒剑刺死了哈姆莱特，该剧的结尾，哈姆莱特、国王、王妃、雷欧提斯同归于尽。”我大致给他讲了一下故事情节。

“这么惨。”十四笑笑。

“是啊，很惨。”我也笑笑。“不过王位对人的诱惑的确很大。十四……你……”你想过要做这个皇帝吗?

“身为皇子，每个人都有机会。我党附与八哥，也只是……不想最后和我交手的是四哥而已。”

让别人先都到你死我活吗？这小家伙，和他的哥哥一样聪明呢。只是，他如果知道最后和他交手的恰恰是他的四哥呢?

“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些。”这该是最秘密的想法。

“若惜，我不想我们之间有任何秘密。”十四顿了顿，“你可以对我隐瞒所有事情，可是我却不想对你隐瞒任何。”

“……”我低下了头。伸手继续翻书页，我却再也看不进下面的文字。胤祯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跟在我身后瞎跑的小男孩了。他长大了，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抱负了。我以为什么都没变，其实却什么都变了。都变了……

午后的阳光暖洋洋地让人昏昏欲睡。半睡半醒之间，我被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这个怀抱，不似十三的温柔，也没有淡淡的檀香味，却异常舒适。

唇上突然贴上一个湿漉漉的温热的东西。是什么？还会动！是虫子？是虫子！

惊慌地张开眼，我对上了一双深邃的眼眸。

十四见我突然醒来着实愣了一下，可是他却没有离开我的唇，在凝视了我一会儿之后，毫不犹豫地加深了这个吻。他用舌头撬开我的牙关，不顾一切地吻着。

“唔！唔！”我用拳头狠狠地锤着十四的背，可是动作却不敢太大，生怕吵醒还靠在我膝盖上的小十八。混蛋！本格格的初吻！

直到我以为自己快窒息的时候，十四才气喘吁吁地放开了我。

“你……混蛋！”我用手背使劲擦拭着被吻得红肿的双唇。

“若惜……”十四拉下我的手。他盯着我的眼睛，里头有让我心颤的坚定。“我以为十三哥能给你你想要的东西，我希望你能幸福，所以，我退出。可是……他不能，所以，这次我绝对不会再放手了。你想要的，我给你！只要你点头，我还是那句话，我可以只有你。”

多感人的话！多诱人的小家伙！我承认他摸清楚了我的心思，知道我想要的。可是，他同样也完全不明白。我要的不仅仅是情有独钟，我要的是洛洛！如果对象是洛洛，那么即使他妻妾成群我也无所谓，就像当时我认为的符翟那样。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一刻的十四，的确让我动心了。

这是他第二次告诉我，“我可以只有你”。这对一个阿哥来说，是多难才讲出口的一句话！

我突然意识到，曾经那个任性的小男孩，早就已经不见了。现在坐在我对面的是，大清国最尊贵的十四阿哥胤祯，未来的大将军王！平复下了，我轻轻把他推远，只是摇头。

十四的眼中闪过失落与忧伤，但很快他有微笑。“只要你一天不嫁人我就还有机会，我不会放弃的！若惜，我不会放弃的！”他捧住我的脸，大声对我说。

“十四哥、十五姐姐，你们在干什么？”小十八坐在一旁歪头看着我们，眼中净是疑惑。

天哪！他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啊！热气瞬间冲到我的头顶。

十四见状低声笑了起来，低沉的嗓音震动我的耳鼓，“别担心，他刚醒。我吻你的时候他还在会周公。”十四靠在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人才能听见的声音。

我敢肯定！他的嘴角此刻带着很讨厌很讨厌的笑！

第十五章

二月，康熙第五次南巡阅河。理所当然的，他这次带上了我。随行的还有几个大臣，其中就包括张廷玉。阿哥中除了每次必去的皇太子和十三外，四阿哥、八阿哥和十四也随驾前往，好咯，该来的都来了。

众妃嫔中，康熙只带了和妃瓜尔佳氏。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小女人，没有宜妃的野心，也没有德妃的夺目，她呆在康熙身边的时候真的让我想到小鸟依人这个词语，而没有伴驾时也娴静得跟不存在一般，这样的人，往往命最长。

感觉到了我打量的目光，和妃抬起头对上我的眼。“格格，有事？”

我摇头，笑着看向车窗外。往南的路不往北好走，至少官道平坦，马车不会瞎摇晃。

“格格，皇上有请。”李德全轻叩马车的门。

“就来。”我整了整装。出马车前，我终究忍不住调侃了和妃一句。“你很聪明。”果然，我的话让她霎时白了脸。别！人家我只是想欺负一下老实人，因为现在身边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她可千万别给我这么晕过去！

我观察了一下李德全的脸色，一切正常。可是在行进的队伍中这样匆忙把我叫过去，显然事情不简单。

“皇阿玛。”进了皇辇，我福了福身子。

“坐。”康熙指指他身边的小凳子。

我依言坐下。康熙快速看了我一眼，目光又转回手上的册子。从我这个角度看不清册子上的内容。

“若惜，知道姚启圣吗？”康熙突然问我。

“知道。”他是康熙拿下台湾的首要功臣。

“姚启圣这个人不简单啊，性爽朗，视钱如粪土。迨台湾之乱，冲锋陷阵，虽施琅功，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应时以输军饷，重犒以收士心，俾琅用兵多寡，出师缓急，靡不如意者，皆姚启圣之力也。”康熙突然跟我说起这个人。“只可惜他去得太早！”

“他天生奇人。”这是后世给姚启圣的评价。

“他脑子快，就跟你一样。”康熙放下册子。

搬出姚启圣，是要夸我还是贬我？

见我不语，康熙稍稍坐直。“张玉廷把‘一痕沙’这月的情况跟朕说了，若惜，你真让朕惊喜啊。”原来是这件事情。自己能抽成，这些掌

事还不死命干！其实我只是抓住“人性本贪”的弱点而已。“可是……”他话锋一转。

我看他，不明白他的意思。

“纳兰富善是怎么回事？张玉廷说是你授意的。”康熙眼神犀利了起来。

此时的我不再是他平日宠爱的格格勒，我只是他的手下，替他卖命的人。“他挡了皇阿玛的路。”我回答。

“你可知，他是你堂兄？”

“我是皇阿玛的女儿。”这是我的回答。想必是明珠那边已经闹腾起来了。

“好！”康熙突然大喜。“不愧是朕的女儿！够狠！”

我抬头，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我之于他，究竟是什么意义呢？最疼爱的女儿？一直是，可是此刻的他却让我感到陌生。将来的得力助手？可是他一直都是宠我的，有些事情是装不出来的，即使他是神！

“若惜，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朕。”康熙的眼中闪过一抹伤痛。

身为天子，有多少人用这种眼神过他？“额娘也这么看过您吗？”

我的问题让康熙狠狠一愣。

是啊，宛儿妈妈也这么看过他吧？“一痕沙”，在宛儿妈妈手上从江南小镇的一个小酒楼发展成大清第一的商业体系，并为康熙私人利用，都该是宛儿妈妈为他做的吧？当妈妈完成了某件事情，康熙是否也用这样的表情语气与她说话？而她，第一次感受的时候，是不是也向我这么看他？

“皇阿玛。”我笑了笑。“儿臣永远是皇阿玛最爱的女儿是不是？”

“当然。”康熙认真地看着我。

“我一直都知道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我可以，我一定会把您最想要的东西献上。额娘她肯定也是这么想的。”我探身抱了抱康熙，然后转身出了皇銮。

“你干什么！”在我要跳下皇銮的时候，十四突然骑马冲了过来，一下子把我拎到了他的马背上。而就在我准备跳的时候，皇銮也自动停了下来。

“你在干什么？”我哭笑不得。“我只是要下皇銮。”

“皇銮在行进中！”

“可是它的速度很慢！”我跟十四杠了起来。

“万一不小心摔到了怎么办？”十四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只是万一而已，我又不会真的摔下去！”这龟爬的速度下，我要是还摔倒的话，那我就也变乌龟了！“我们满人马上得的天下，这点速度我要是还摔倒，我还当什么大清格格啊！”

“你以为你真的很厉害啊？小时候阿哥们和你比武都是让你的！”十四一开口就说漏了秘密。

不过，这我早就知道了。“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在让我啊！不过四四说了，我只是没有力量，我的技巧还是很好的！”

“四四？”十四的脸色沉了下来。

“咳咳！”皇銮另一边的四阿哥不自然地咳了两声。哎呀！为什么科尔沁回来后我就老是把四阿哥叫成四四，好几次当着他的面叫出来，有一次还差点被糕点噎死，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四阿哥最没有形象的一回了。

“四阿哥啦！”四四他休想我会一个人担下十四的胡乱吃醋！“你放我下去啦！”

十四看了四阿哥一眼，终是停下马让我下去。“以后别做这种危险的事情。”

“要你管！”我狠狠瞪了他一眼。小兔崽子！以为夺走了本格格的初吻就可以对我颐指气使，就可以控制我了？呃……初吻……脑袋顶一下子冒起一股热气。我随手在地上捡了个石头，狠狠地让十四掷去。

十四轻松躲过，看了我的面色，也大致猜了我想到了什么，他居然得意地大笑起来。

“不准笑！不准躲！”我恼羞成怒。随手再捡了几颗石子。十四还真的就不躲了，可是我扔偏了。

“哈哈哈哈……”十四的笑声更猖狂。

我着急地看着四周，看见康熙正掀着帘子看得起劲。我鼓着腮帮子看四周，除了四阿哥面无表情看前方之外，其他人都盯着这边看笑话。

身后响起马蹄声。十三！我眼前一亮。驾着黑马飞奔而来的胤祥，那个飘逸，简直帅到“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羽化而登仙”了！

“胤祥——！”我提起裙摆向他跑去。那个样子，如果拍下来，肯定可以放到琼瑶肉麻剧里当成男女主角重逢的镜头。

马掠过我身边，十三俯身单手把我捞了上去，安置在他身前。

马速微微慢了下来。“刚才怎么了？跑成那样？”十三温和的声音中带着微微的笑意。“还有，你怎么一个人站在下面，怎么队伍都停了下来。”

“胤祥你现在就像个小老头。”我不想再说刚才的事情。

十三苦笑着摇头。的a3d68b461bd9d3533ee1dd3ce4628ed4

“皇阿玛。”十三的马停在皇銮旁。

“事情都办妥了？”康熙问。

“是。”十三点头。

康熙放下了帘子。“什么事情？皇阿玛让你办什么事情？”我扯着十三的袖子。

“京中的一些要事。”十三浅浅带过。“我送你去你的马车。”

“不要！”我拉住十三扯缰绳的手。“胤祥，就让我骑骑马吧！我在里面会闷坏的！”哀兵政策，对别人还有可能失败，可是对十三一次都没失败过。

“好。”果然！

队伍又开始移动。

“若惜，我载你。”十四向我伸出了手。

我才不要！现在看见他就会想起在教堂的那个下午。我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感情，最不可以的就是乱了心神。“我不要！”

十四的脸色一下子难看掉。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他的表情，心中一下子不舍起来。夏以墨！你在干什么！这个小兔崽子不是你一向唯恐不及的吗?

“十四！”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口却已经开了。我从百宝袋中掏出另外一个铁盒子，这次知道南巡要蛮久，我可是带足了糖果呢！马车的行李里还有！而且带得还全部都是杂果味的糖。我把一块糖果扔向他，“给你！”

接过糖果，十四的脸色稍稍好了一点。

八阿哥呢？隐隐看见他在队伍的最前面，算了，是他没口福。我取出另外一块糖果，转头往十三嘴巴里塞。见他微笑着含住，我忍不住吓他。“不怕我下毒毒了你啊？”

“你亲自味的，穿肠毒药也吃啊！”十三看了十四一眼，居然甜言蜜语起来。十四深望了我一眼，狠狠用鞭子抽了一下马屁股。

一向内敛寡言的他居然会说这样的话，我一下愣住。不行！不能被他们兄弟耍地团团转！

我摇摇头。“拐到四阿哥那边去！”

十三依言。

我很小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四阿哥喜欢吃甜食的。冷酷的雍正大帝喜欢甜食，为了这个我还偷笑了好久。可是后来发现，他很喜欢拣我糖果里牛奶味最重的那些吃，当然，这只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这个未来的王者，似乎在我面前特别没有架子。而私下里，我都叫他四四或者禛哥哥，没办法，人家他喜欢，我总得巴结着未来的皇帝是不是。

“四四。”我让十三与四阿哥并肩，“给你。”我塞给他一包用丝绢包好的奶糖。

四阿哥不自然地皱眉，快速把奶糖收了起来。

“若惜，你和四哥之间有我不知道的秘密。”十三肯定地说。“也告诉我吧，我绝对不告诉别人。”

“哼，这是长期培养的革命感情，不轻易外传。”我指的是偷吃糖果、四阿哥在街上帮我打假、还有科尔沁草原上的两天两夜，还有……还有很多。仔细想想现在发现，其实我的生活中带出都有四阿哥的影子。人多的时候，他总是默默地站在十三身后。也总是他，一直都在我最有需要的时候出现……

四阿哥看着前方，眼中有一丝笑意。

第十六章

“我只是，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而已。”我耸肩，转身的瞬间脚下居然打滑了！“啊！”

“扑腾”一声，身体掉进了微冷的泉水中。

看我从水面钻出来，原本打算跳下来的十四突然停住。他幸灾乐祸地蹲在泉水边，“你可以笑得再嚣张一点。都没见过你这么笨的，站着都能掉进水里。”

“闭嘴！拉我上去！我有点冷。”要是夏天掉下来我还欣然接受，可是大冬天的掉进只有十八度的水里，冻不死也够罪受了！

“叫声十四爷。”十四的手伸到一半。

我紧闭着嘴巴。“十四弟，若惜会冻坏的。”十三见状上前。

十四没有理睬十三的话，但却立刻伸手拉住我。

脑子里一下子闪过一个念头。“十四。”

专心拉我的十四抬头，看到我甜到骨髓的笑一愣。“你下来陪我吧。”趁他失神的片刻，我手上一用力。

原本想后缩的十四见我如此，干脆顺势向我倒来。小兔崽子！当我意识到他打的主意时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我只能任由自己被他压进水里。

“若惜！”十三惊呼。

呛了一口水，我只想赶快钻出水面吸几口新鲜空气。但是腰上一紧，我被人整个往下拉。想开口喊救命，却连着被灌进了好几口水。昏暗中，我对上了十四带笑的眼。

水面下我睁不住眼，于是干闭眼上使劲挣脱他的钳制。

唇上一热。我立刻意识到我又被这个兔崽子轻薄了！可是在钻不出水面的情况下，我只能贪婪地吸着他口中的空气。

“若惜！若惜！十四弟！你们没事吧？若惜！”岸上传来十三焦急的喊声。

“哗”地一声，我被十四带到了水面，可是呛了水的我连挣开他的力气都已经没有了，只能任由他深吻着我，我能感觉到他湿软的舌头如何在我口中翻云覆雨。

放开我！十三在看，他在看！放开我！我无力地捶打着十四的肩膀。

“嘭”地一声，我知道十三也跳下来了。下一秒，我就被一个强大的力量拉走。十三一脸怒气地把我护在怀里。“十四弟你——！”

十四餍足地擦拭着嘴角，一派平日的不羁，“你紧张什么，反正我和若惜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

臭十四！我无力说话，只能狠狠地瞪他。

……

现在这个样子是断不能回去驿馆的！怎么办？我看着刚从水里捞起来的两人，有那么一瞬间想笑。可是十三铁青的脸色，我只能把这笑意往肚子里吞。

没办法，只能去那里了！

“一痕沙”济南部，不是万不得已我真不想来这里！掌事萧瑟，有着一张几乎可以冷死人的死人脸！若不是从小看惯了四阿哥，我还真的会被冻死！萧瑟，多不吉利的名字啊！

这三个湿漉漉的人往大酒楼门口一站，立刻引来了所有人的注目，所幸现在时辰稍稍晚了一些，街上的人潮也少了。

“把萧瑟叫出来。”我大摇大摆地进了酒店。

“客官，我们掌事……”

“哪里那么多的废话！”本格格快冻僵了！“让他出来！”我掏出龙型玉佩在那个人面前晃了一下。

“是！是！”遇见个明眼人。“小的马上去把萧掌事请出来，主子请稍等片刻。大顺！带三位小主子去暖阁，马上去锦绣阁买几件最好的衣服来！”

很好！我点头。

“若惜你认识‘一痕沙’的人？”显然那声主子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十三和十四盯着我。

反正是躲不过的，狡辩还会把事情弄砸。幸亏这天下知道皇帝和“一痕沙”关系的人不到十个。“这是我额娘留给我的产业。”

“‘一痕沙’是你的？”十四不相信，不过他又马上自我解释。“怪不得你很小的时候就要九哥给你讲怎么做生意，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OK！小十四主动给我找了台阶下。“现在我比九哥有钱哦！”

“是是是！”

相比较之下，十三从刚才起就一直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在介意刚才看见的。

暖阁比外面不知道温暖了几倍，可是身上湿漉漉的衣服还是让我不舒服地皱了眉头。“主子。”萧瑟闻讯赶来。看满头大汗的样子应该是从别的地方奔来的。他的身后还跟着两个捧着衣服的小厮。

“嗯。”我点头。“再准备两间屋子，伺候两位爷更衣。”我要换衣服！所以要先把这两尊菩萨给送走。“萧掌事你在外面候着，等会儿我有事情交代。”

“是。”萧瑟缓过气来，脸色又重新冰冷起来。哎！再想看这个冰人脸部出现表情不知道又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屋子里终于只剩下我一个人。赶紧卸下了湿衣服，我快速爬进下人刚抬进来的盛着满满热水的木桶。好舒服！

我看着地上的白狐披风。不成！得马上让人烘干！我可不希望我的宝贝披风有什么闪失意外！

身后传来沉重的吸气声。

十三！我赶紧沉下身子，只把鼻子留在水面上。

十三皱了皱眉，上前靠着木桶坐下，背对着我。“十四说的是真的吗？”他低声问。

“什么？”

“你们不是第一次这样了……”

“上次……也是他强吻我。”我声音越说越低。夏以墨！你真没种！教堂的那个吻，起先是偷吻，再来是强吻，可是最后你不是也软化了吗？为什么不敢说出来。

“我真嫉妒他，至少他有那个勇气……”十三声音涩涩的。

别介！你们兄弟要是真的都敢，我不得整天等着你们排队来轻薄！

心里虽这么想，但是我的身子却忍不住向前。

细微的水声让十三整个人都紧绷起来。

夏以墨！你承认吧！承认自己早就已经喜欢这个温玉一般的男子有那么难吗？洛洛不是说他一直陪在你身边吗？说不定就是十三呢！我不停地对自己说。

我鄙视自己的反复无常！我鄙视自己居然同时喜欢上两个！我鄙视我自己！

十三这一刻的颓败让我不舍极了！不顾男女之别，我伸手从后面抱住他的脖子。已经被热说泡开的毛孔遇上冰冷的身子，我打了个寒颤。

“对不起！”我的脸贴着他的背。

冒着薄薄热气的光裸的手臂让十三整个人僵住不能动弹。就在我以为我们会这么抱一个晚上的时候，十三突然转过身来。

我整个人被他从水里提了出来。

“别看！”我赶紧捂住他的眼睛。

他的手托着我的腰，冰凉的触感让我缩瑟了一下。这是我第一次与男子靠得这么近……即使他看不见我的身体，但……我就那么贴着他……

十三的嘴角扬起了一个好看的弧度。“我要盖掉他的味道。”他说着，这边唇已经凑了上来。

X的！我真的被他们两兄弟轮流轻薄了！

我被十三抱在胸前，隔着冰冷的衣服，我能感受到从他胸膛透过来的铮铮热气。

就在我以为自己快要窒息的时候，十三放开了我。我因为腿软整个人瘫在了木桶里，幸亏水不深，就算我整个人坐着水也只到我的下巴。

十三重新背对着我，他的拳头紧紧握着，全身的肌肉散发出一种野兽狩猎的紧绷与张狂。

“胤祥？”我突然意识到他是怎么了。

“若惜！”我带着笑意的声音让十三有点懊恼。

“好，我不笑。”我闭嘴。男人激不得，我若是再笑下去，他万一禽兽上身把我扑倒怎么办？

“你好好休息，我也去更衣了。”十三迈开步子。

“需要我命人准备冷水吗？”看着十三狼狈的背影消失在眼前，我嘴角的笑容渐渐消失。我还是被拖进来了！天家的爱恨痴缠，我还是被拖进来了……

我无力地靠在木桶上，心，一下子……乱了……

+++++++++++++++华丽的分割线++++++++++++++++

第十七章

“济南知府上书皇上，称黄河水患已经基本控制住，但又有密奏弹劾他，这是怎么回事？”我坐在镜子前面，梳理及臀的长发。

“主子，黄河水患自古猖獗，怎是一个小小地方知府能基本控制住的。”萧瑟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便成。”我透过镜子瞟了他一眼。

“施世纶奏折所言，句句属实。”

“施世纶又是怎么样的人？”敢情一个不小心就是他们狗咬狗。

“施大人是靖靖候施琅的儿子，他仕途顺遂，但却是个好官。连皇上都夸他为‘江南第一清官’，现任太仆寺卿。”现在的官职我知道，萧瑟答非所问。

“我是问你的看法，不是皇上的评价。”

萧瑟用很异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好官。”

早说不就好了吗？“我的白狐披风烘干了没有？”

“干了。”木头！我敲一下他响一声。

“我带来的两位爷呢？”

“属下安排他们在雅阁用膳。”

我站起身。“盯着那个知府，已有风吹草动立刻报给张廷玉。”

“是。”

“……”走至门边，我转头。“以后不用事事上报，如果你认为你能够解决的，不会违了主上意思的，就直接解决了。主上选择你们是需要你们为他办事，而不是让你们请示他该怎么办。”

“……是。”

++++++++++++++++++++++++++++++++++++

刚迈进雅阁我就有转头出去的欲望，里面的气氛实在压抑地可以的！

“若惜！”

“若惜！”两个人同时开口喊住了我。

“东西好吃吗？”扬起笑容，我硬着头皮进去。刚开口我就马上后悔了！我是傻子吗？居然问这种烂问题，桌子上吃了酒之外，其他食物连动都没有动过。

“你刚才去哪里了？”酒杯在十四手中转着。

“到了济南的分店，我当然也要找掌事了解一下情况。”我小咪了一口酒。这不是宫中的桂花酿，稍显辛辣的酒味让我涨红了脸。

十三伸手过来拍我的背，十四一掌隔开，自己伸手过来拍，但同样被十三挡住。

这两个人无不无聊，幼不幼稚啊！

“大顺。”我吩咐门口候着的刚才替我们买衣服的少年。“去给我沏壶茶来，要趵突泉的水。”

“是，主子。”

回头，那两个人还在瞪眼睛。

“咳！”我故作气势地咳了一声。果然这两个人同时望向我。“我说，你们两个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幼稚？”

“若惜，这事你别管。”十四皱眉。

“我是不想管。”我站起身，走到他们对面坐下。其实我只是想离他们远一些，免得他们斗得太认真，不小心K到我。“不过我可不想成为宫廷秘辛的主角，罪名还是妖惑皇子，导致皇十三子与皇十四子兄弟失和。”

看着他们俩的表情我就知道我的话达到效果了

“若惜，你到底是喜欢我还是喜欢他？”十四干脆问我。

“……”这个问题让我微微皱起了眉头。“我……都喜欢，可是我不会在你们之间作出任何选择。”

“为什么？”十四稍稍低头。“我说过我可以只有你！”

我呵呵笑了两声。“十四，知道吗？其实就是你这句话让我动心的。”我皱皱鼻子。“可是现在我自己心里都没有答案，也许时间久了，你就赢了。”

十四的话让十三惊讶地看着他，而我的回答则让十三更加惊讶。

“可是怎么办呢？我又很喜欢十三。如果他能向你一样，我向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他。”我看着十三渐渐暗淡的眼神，心也慢慢下沉。他永远也学不来十四的洒脱、十四的不负责任，他终究是有他放不下的

东西和……女人……有的时候，我宁愿他像十四那样冷血！就像康熙那样。

我故作轻松地笑着。“所以现在我只想开开心心地做我的天雅格格，或许等我到了二十岁，就有答案了。”也许到时候我已经找到了洛洛，就不用选择了。是的，我不想选择。不想！

“二十岁都变老姑娘了。”十四嘀咕。

“变老姑娘了你们就不要我了吗？那最好，我怎么样都会拖到二十岁，到时候有皇阿玛在，我还怕自己嫁不出去？”很好，气氛开始转变了！

“你休想！”十四狠狠瞪我。

“呵呵……”我傻笑。

十三，我并不害怕失去你。我需要爱，需要关心，需要百般体贴和照顾，这些比起被一个强势男人征服后带来的仰慕更震慑魂魄，但是，我最最需要的，却是唯一。

放不下你的四哥，你放不下你的女人，放不下你的儿女……你放不下，我提不起。没有爱情，至少我还有可以寄托的东西。我要看一下，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一个女人，能为一个王朝的兴盛做到怎样的程度。

也许在这个世界，真正懂我的，只有康熙一个。他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努力给我我想要的东西，他才是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爱情能让一个男人这样宠爱自己心爱的女人为别的男人生的孩子呢？如果可以，粉身碎骨我都想试一下。

“小主子，四爷来了，说奉命接您回去。”萧瑟敲敲雅阁的门。

“我知道了。”站起身，接过大顺递过来的白狐披风，我率先走了出去。

走出“一痕沙”，四阿哥站在寒风中的身影让我心中刹地一酸。天知道刚才我在雅阁的时候有多难熬，如果不是他来接我回去，我想我真的撑不了多久。他，总是在我最有需要的时候突然出现。现在的我需要他，我决不能在低潮的时候再去拥抱大海！

我快步跑到他身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听得见的声音喊了一句“禛哥哥”，“这么晚了皇阿玛怎么会派你出来。”

“他不放心。”拉拢我的披风，他冷冷地看着从他身边掠过的十四，还有沉默的十三。“他们俩怎么了？”

“别管他们，他们刚才一起失恋了。”我乱开玩笑。

“若惜。”十四翻上马背。“我再等你六年。”

十三沉默地出来，沉默地上马，沉默地跟上飞奔而去的十四。

“什么六年？”四阿哥难得展现他的“三八”。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凑近他像小狗那样嗅了嗅，“说！你吃了多少好东西？”他身上有股淡淡的牛奶味。

“希望你行李里带的东西足够。”四阿哥把我托上他的马背，然后自己也翻身上来。

“为什么你们都不给我准备马？我明明也会骑！”我不满。

“我出来的时候匆忙，只带了马车。”转头我看见了背后的马车。不过像这样清冷的寒夜，我也不想躲马车里暖和了。让这夜风，吹醒我发胀的头脑吧！

“你先回去，我和四阿哥逛一圈就回去。”我对车夫说。待四阿哥点头后，车夫才赶着车离开。

“真是的！为什么都不听我的话！”

四阿哥无言。

“四四，带我跑一圈吧！”寒风！我现在需要寒风！

修长的大腿夹了一下马肚子，黑色骏马以不痛不痒的速度开始向前奔去。

一把夺过四阿哥手中的鞭子，我狠狠抽在马身体上。马受了刺激撒腿狂奔起来。四阿哥稳住我的身子，控制好缰绳，倒也任由我发疯。

我再也不是那个一不顺遂就在心里哭着要回家的夏以墨了！推动历史，让它朝着它该有的轨道前行，如果这样就能再见到洛洛，哪怕是一面，那么粉身碎骨我也不怕！

顺着自己的心走……洛……你可知我快迷路了？

骏马一直把我们栽到在一个宁静的山坡上才停下来。

“看来我那一鞭子抽得太狠了。”我嘲笑自己。

四阿哥没有说话，只是拉过自己的黑色大披风把我整个人包在了里面。

坐在我身后的是那个历史传说中弑父杀兄屠弟、夺位不正、残暴成性、逼母篡位的雍正皇帝！

后世的评价在我眼里，几乎没有一句是真实的。我绝对不相信我身后的这个四阿哥会是这样的人！

历史会抚平风云乍起的波浪，会吹干沙场上映日而辉的英雄血泪。在我眼里，他铮铮铁骨，也沉郁苍凉。争到了权，争到了天下，同时他也争到了世人永远不会懂的寂寞。

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有道是人间万苦人最苦，终不悔九死落尘埃。

是这样的吧……是这样的吧……

“四四。”

“……”

“你想当皇帝吗？”

腰两侧握缰绳的手紧了紧。“我不得不做。”

他的回答让我不禁觉得好笑。“为什么？”

“必须是我做皇帝。”

“是啊，离这个位置这么近了，谁不想坐上去试试感觉。”人都是贪婪的不是吗？我也是，有些东西离得太近了，就会想伸手把它摘走。

“……”

“四四，我帮你。”

“若惜……”胤禛淡淡地看着他的江山。“不要卷进这些肮脏的事里来。”

“……”康熙已经把我拉下来了。“我不能告诉你我怎么帮你，但是，我一定会帮你得到你想要的。”

“为什么？”

“因为皇帝必须是你。”

回驿馆的路，黑色骏马慢悠悠地踱着悠闲地蹄子散步，我也乐得迟点回去，至少可以迟点看见胤祥和胤祯。

寒梅小坠子躺在我的手掌中。那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梦呢……

“很雅致的小东西。”

“是啊。它是我最珍爱的东西。”收起了小坠子。“四四。”

“……”

沉默是他一贯的回答方式，我也早就习惯了他的寡言。“如果我二十岁的时候，十三和十四还不死心，你娶了我吧。”

“好。”他这次不再沉默了。

“别误会哦，不是真的嫁给你哦，而是……哎呀，也是嫁给你啦，只是不是做妻子，就是借着你永远躲开他们……”

“你永远可以利用我。”

“这算是特权吗？”我扭头看他，意外发现他眼中微微的笑意。

“算。”他没有收敛起笑意。虽然还是淡淡地看我一眼，但笑着的眼睛却让我的心失序了好几下。

夏以墨你不要命啦！那边还有两个麻烦，这里还要再招惹一个？

沉默开始在我们之间弥漫。而这样的安静也开始让我昏昏欲睡起来。

腰间一紧，我靠进一个温暖的怀抱。“驿馆还有一段时间才到，你先睡一会儿。”

……

耳边渐渐吵杂起来。背后的温暖也突然消失，我不安地扯住了那件黑色的大披风。

“怎么耗到现在才回来？”是康熙的声音。“车夫说若惜要自己去逛，你居然也由着她。”

“是，是儿子欠缺考虑了。”胤禛淡淡的声音。

“皇上……”扶过我的小太监发现我的手紧握着四阿哥的披风。

“我来吧。”下一秒我又回到了那个温暖的怀抱。

“送她回去后到我书房来。”杂乱的脚步声，喧嚣声消失了。

我勉强睁开眼，确认抱着我的是胤禛之后才安心地再次闭上眼。“真好……你还在……”

那个夜晚，我裹在满是胤禛淡淡檀香味道的披风里，一夜好梦。

第十八章

自那一夜之后，十三和十四就没有再主动找我说过话。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却在某些方面开始针锋相对，尤其是十四。

对此康熙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我看得出来他及其不喜欢见到这样的状况。

南巡队伍到了济宁之后，便改走水路，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古代的京杭大运河风光是现代的时候没得比的，不说水质，两岸

的风光是完全令人陶醉的。而古代的大运河，似乎更加宽敞。

说实话，在水面上的日子真的是很无聊。白天我躲在船舱里，康熙看书我也看书，他与十三对弈我还是看书，在康熙面前我看的是《周易》，在他背后看的是从教堂里搬回来的一些古典小说。

到了傍晚，我会一个人出船舱，不顾严寒把脚伸进大运河去，任由高速的水流刷过我的脚背。

快到扬州了呢。我坐在船侧，脚丫子和以往一样浸在水里。都说“春江水暖鸭先知”，现在我比鸭子知道地还早。哈哈……

“什么事情笑得那么得意？”跟我冷战了很久的十四突然坐到我身边。但当他看见我的脚浸在冰水里的时候，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消失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会落下病根的？去趟科尔沁带了个心疼病回来，下趟江南是不是要再带一身病回去？”

“乌鸦嘴！”为了防止他在念叨，我主动把腿缩了上来。

“冰得跟铁锤一样！”十四拉着我的脚丫子踹进了他的衣服。

“喂！”我脸一红。这年代夫妻都有可能不会干这么亲昵的事情吧？“我的脚自己会暖回来的啦！”

“小骗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从小时候开始就手冷脚冷，皇阿玛不在你呆我额娘那里的时候每天睡觉还都是我额娘帮你捂热的呢！”十四根本不理会我的挣扎。

“那是我和额娘之间的事情，不要你管！”我使劲用力，脚是抽出来了，可是因为太用力差点整个人倒栽到水里去。

“小心一点。”十四拉住我。

“要不是你突然出来，我会有那么多事情吗？”我没给他好脸色看。

“呵呵……”他傻笑。“我见你每天傍晚都一个人坐在这里，怕你太孤单嘛。”

“我那是难得清静。”

“我发现你带了很多洋文书 ……”

我立刻捂住十四的嘴。“噤声！我会洋文的事情只有你知道，我不想再有第三个人知道，明白了吗？”

“那这算我们之间的秘密了？”十四拉开我的手，捂在掌中。“你和十三哥有秘密，甚至和四哥都有秘密，这算我们之间的秘密吗？”

“随你啦！”我别开视线。要死了！明明只是个十八岁的毛头小子，内眼神居然能电到我心跳失控。我三十岁了也！居然会被一个十八岁的孩子电到！

“若惜，你在害羞吗？”小兔崽子哪壶不开提哪壶。

“才没有！”突然意识到手还被他握着。“放开手！”

“再借我握一下！”

“不要！”

“我冷。”

“回去穿衣服！”

“若惜……”

“窗都没有！”

“那就是有门儿咯？”

“……”知道他会紧紧拉住我，我俯身泼了他一身水。

++++++++++++++++++++++++++

“这真的是烟花三月下扬州呢！”我接过李德全手中的热茶，亲自端到康熙面前。

“这趟只去江宁，已经没有时间去扬州了。”康熙看了我一眼，马上猜到了我心中的想法。

不是吧！我只是想去看看“霜落空月上楼，月中歌唱满扬州。 相看醉舞倡楼，不觉隋家陵树秋”的扬州而已！那个传说中文人墨客醉生梦死的烟花之地！

“下次有机会再带你下来。”我失望的表情逗笑了康熙。

康熙的第六次南巡是在四十六年，还有两年嘛！“好吧……”

“这趟去江宁，朕让你见个有意思的人。”康熙安抚性地拍拍我的手。

“谁啊？”我配合地问，可是我现在心里满是扬州啊！

“曹幼清。”

曹幼清？这是谁？倒是这名字，起得还真有一些水平，《尚书》云，“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哈哈哈……朕就说朕的若惜是个才女！”康熙大笑。“这个人他十六岁时入宫为朕的御前侍卫，曾做过朕的伴读，他与容若一样，和朕是一对少年君臣，朕十分信任他。康熙二十九年朕任其为苏州织造，三年后移任江宁织造，康熙四十二年起与李煦隔年轮管两淮盐务，凡四次。朕这三次南巡皆住曹家。”

听这介绍，莫非是……“曹寅？”

“若惜也知道他？”

当然！谁不知道曹寅啊！曹雪芹的祖父啊！只是这个人……喜好文艺，又爱好藏书，他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也算是个风雅之人。但在日用排场，应酬送礼等方面，特别是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驾，他都极尽奢华，造成了后来巨大的财政亏空。这个人，得让苏州部好好盯着。

“儿臣听说过此人。”我只能这么说。

“一个很得朕心的人。”康熙故意装神秘。其实，曹寅少年常伴君侧，只要有心自然能探得天子喜恶。

江宁是六朝古都，现代的江宁区可以说是“六代豪华”之地，“十朝京畿”要地。江宁又处在秦淮河、长江交汇处。特定的历史和自然条件

在这块山川秀丽而富饶的土地上，留下了众多的风景名胜、文物古迹。用玄学的角度看，江宁乃至整个南方的“龙气”都不够。

我对江宁的兴趣比对曹寅来得大！

“若惜。”康熙喝了一口茶。“十三和十四，最近是怎么回事？”

终于还是问了！我只能避重就轻。“两个小孩子争风吃醋呗。不过皇阿玛您放心，儿臣绝对不会允许他们真的出了什么冲突的！”

“十四前些天来找朕，说他只要你一个人。”

“儿臣不会让十四阿哥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的。”

康熙点头，他要的就是我这样的承诺“若惜，为什么不选一个？若是你真的选了他们其中一个，那你就可以离开这纷扰的朝堂了。”

虽然我现在是躲在暗处，但毫无疑问地，我已经被扯进了这个大染缸，甚至，我的手上已经沾染上了鲜血。

我低头、浅笑。“我才不要淹没到他们的妻子当中去，对我来说，只手操控‘一痕沙’更吸引我。我倒想看看，我一个女孩子，能为大清的江山做些什么。”

“若惜，可惜了你不是男儿身啊！”康熙点头。

“我最好就是女儿身，若身为男人，皇阿玛就该有顾忌了。况且……”康熙看向停顿住的我。“有些事情，只有女人才办得到。”

他一怔。

是啊，只有女人才办得到。比如对男人，身为女人天生就是有优势的。

“你……”康熙放下茶盏。“你额娘曾经也这么说……若惜，朕后悔了，朕后悔把你带进朕的世界了。”

我甜甜地笑着。“皇阿玛，晚了。”

“是啊……晚了……”康熙失神地盯着我。“若惜，答应朕，你……”的

“女儿绝对比额娘坚强。”宛儿妈妈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心爱的男人，而我做一切，只是为了我自己。

++++++++++++++++++++++

待我整装完毕跑出船舱时，便看见不远处的码头上彩旗飘扬，上万人跪地接驾。这样的排场对极其重视后世留名的康熙来说。无疑是撞在心口上的好安排。

“劳民伤财！”我不自觉地轻声嘀咕。

正好站在我身边的四阿哥挑眉看着我。而我只能会给他一个傻笑。

船靠岸，曹寅一率两淮百官跪地许久。“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上万人齐声高喊。连我一个不赞成这种排场的人都震撼到莫名其妙冒鸡皮疙瘩，更不用说康熙本人了。

“平身！”康熙大手一挥。

满人的旗装凸现的是女子高贵优雅的气质，随行的人员中只有我与和妃两名女子，自然是引来了众人的侧目。

十三和十四一左一右护在我身边。这点上他们倒是很有默契。虽在宫中他们都是穿的都是正统的宫装或者朝服，但我还是鲜少看见他们穿如此正式的阿哥装，看在眼里到倒是帅气一百分。

“胤祥，我穿这旗装好看吗？”我穿旗装的次数一年不超过十遍。这花盘鞋穿得我脚心生疼。

“好看。”十三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点头，眼神发亮。

吖！蛐蛐儿！我在人群中发现了欧阳屈。欸？在我见过的人当中他也算不上一等一的大帅哥，怎么站在人群中却如此鹤立鸡群。我叫这些手下喜欢叫复数名儿，比如张廷玉是廷廷，匡政是政政，欧阳屈就自动成为蛐蛐儿了！

我笑着朝他挥手，没迷倒他倒是看傻了他周围的一群百姓。原来我“大清第一美人”的名号还真不是盖的！

“不要对着不相干的人乱笑！”十四掰正我的脸。

“你怎么知道他是不相干的人！”我不服气地顶了回去。

……

到码头接驾之后就一定是洗尘，四阿哥被康熙先行一步派往苏州办事。据说洗尘宴上曹寅献上了好几个江南名妓给康熙，但因为已经带了和妃，康熙只是笑笑拒绝，转而赏给几位皇子今晚侍寝。多体贴的老爹啊！

趁着他们酒尽人散，个个都醉得差不多了，我换回一身粉色汉服，决定溜出去见欧阳屈他们几个。

月下笛声。熟悉的旋律让我犹豫了脚步。我一直以为这《长相守》只有在宫廷里才吹得出它的韵味来，没想到在这江南烟雨中也能独出一分滋味来。

我循声来到一个小亭，的确是十三。可是……他身边坐着一名服装冶艳的汉女，该是刚才康熙赐的名妓吧?

“若惜，这乐曲叫什么？我从来没听过。”

“长相守……”

“若惜，这曲子，名字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好吗？”

十三曾经说过的话像电影胶片一样在我脑海中重播。

“十三爷，这曲子真好听，叫什么？”女子柔弱无骨的身子倚向十三，娇中带艳的模样连我都看着有点心动。

十三没有躲开女子的头怀送抱。“长相守。”十三放下笛子，轻声说。

嘲意一下子浮上我的唇角。纳兰若惜！原来别人根本没有太上心，只是你太在意了。“混蛋！”我骂我自己。

“若惜？”亭中的十三被我惊扰到。

拉紧了披风，我转身快步离开。

“十三爷，您怎么了？”

“没什么……”

我冷着脸来到曹府后门。厚实的门板被我推开，欧阳屈已经在门口等我，他旁边还站了一个……萧瑟……

我面无表情地掠过他们身边，独自上了马车。欧阳屈和萧瑟坐上车夫座亲自赶车。

颠簸了一盏茶左右的时间，马车在秦淮河岸停下。

“主子。”欧阳屈敲敲马车的门。

我下了马车，缓步来到秦淮河堤。寒冷的夜风吹得我的脑袋稍稍清醒了一些。纳兰若惜！不要难过！不许难过！这是你选择的路，这是必然的结果！不许难过！

我静静站在河堤上，欧阳屈和匡政两人站在我身后，安静地陪着我吹冷风。一黑一白两条身影，如今成为我唯一的依靠。

“蛐蛐儿，盯着曹寅。”

欧阳屈一愣。“曹大人他……”

“曹寅平日的生活排场如何？”我没有回头。

“奢。”

“这接驾的排场如何？”

“……”沉默了一下，欧阳屈回答。“奢。”

“这些钱都是哪里来的？”

“民脂民膏。”

“盯着，不用苛求他，但若出现大问题，立刻上报。”

“是。”

“这件事情别知会扬州部。”

“是。”

“……”交待完所有的事情，我又开始沉默。

“主子心情不好？”欧阳屈一开口我就听见拳头打在骨肉上面的声音，想必萧瑟这一拳下手不清。我的心境一下子舒畅起来。有人一起疼呢……

疼……吗……

“蛐蛐儿，找些东西来给本格格乐乐。”我突然转身，原本扭打在一起的两个人一下子不知道该继续打下去还是分开。我笑了出来。

“得！我们先变乐子了。”欧阳屈站直、整整衣装，又马上恢复翩翩公子的模样。

“主子，您该回去了。”萧瑟开口。

“我还没问你呢。”我绕着萧瑟转了一圈。“你倒是跟我说说，怎么从济南跑到江宁来了？”

“我怕欧阳屈乱来。”萧瑟狠狠瞪了一眼欧阳屈。

敢情他是怕我对上欧阳屈乱来疯玩了，我这小主子就那么难信任?

欧阳屈对上萧瑟凶狠的眼睛俊脸一红，紧接着他居然朝我们娇媚一笑。哇靠！男人居然能媚成这德行！怪不得有那么多古人喜欢养男宠。而萧瑟看着欧阳屈，黝黑的脸上居然也出现一抹可疑的暗红。

哇！哇！哇哇哇哇！我来回看着他们。耽美！BL！我的心难以抑制地兴奋了起来！我人生中遇见的第一对BL居然是这样的好货色！

“你们谁攻谁受？”我的问题让那两个人都愣住，随后欧阳屈的脸难以抑制地红了起来。嗯，应该是他受了。帝王攻加阳光小受，多完美的组合啊！

“主子！”萧瑟懊恼地吼了一声。

“在呢在呢。”我敷衍地挥手。欧阳屈看了我们一眼，转身走开了。

诶？这是怎么了？

我望向萧瑟。

“难道主子不奇怪吗？我们都是男人。”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生活的时代可是全民BL的时代也！当然，我只能接受顶梦幻的组合。“两个人只要相爱，身份、地位、年龄，甚至性别都不是问题啊。瑟瑟！加油！争取早点把蛐蛐儿弄到手！”

“主子，您说得容易。事情要是都像您说得那么简单，那您和十三爷十四爷又何苦纠缠得那么痛苦。”

我的心又回到十八层地狱。好不容易开心了一点，这木头还真不可爱也！难怪搞不定我家可爱的蛐蛐儿。

萧瑟的一句话，让我的心难以抑制地开始阵阵疼痛起来。

“主子？主子！”萧瑟发现了我的异样。“欧阳屈！快点过来！”

心脏疼痛得难以喘气。这……难道就是太医说的心疼病？

这……是我第一次犯病……

第十九章

为什么每次随驾出行我都要病一次？我仰躺在床上，大叹气。

“格格不舒服吗？”康熙名秦太医一天十二个时辰都候在我房外。

我摇头。“秦太医，昨天这心疼得厉害，难道我以后每次犯病都要像这样疼得都快不能呼吸了吗？”我惨兮兮地问。

“回格格，这是您第一次犯病，而且还是严重犯病，当然会很疼。微臣会调配一些药丸让格格随时带在身上，若有气闷的情况出现就立即服下。只是……”

“什么？皇阿玛不在，你但说无妨。”

“这心疼病犯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以后轻微的犯病虽不像这次这样疼痛，但还是会有微微的刺痛感。”

“那我以后不是要当药罐子给你养了啊！”

“我没怪罪你。”

“格格，微臣之前一直有为格格调养身体，这病抑制地很好，为何……”秦太医疑惑。

啊！从到了济南之后我就没有再喝过任何补药了！我嫌麻烦！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是不是?

“以后本格格的身体就仰仗秦太医照料了。”

“微臣定不辱使命！”

使命俩字儿都出来了！“你先下去吧。”

“格格，您看您！不喝药，现在……”

“好巧心，我没坚持喝药的事情可千万别张扬了出去！”我撒娇地摇着她的手。

“好，那你以后都乖乖给我喝药。”巧心放下一碗黑漆漆的大苦药。

哦！主啊！我使劲摇头。别说这药我根本就喝不下口，连我带来的糖果都已经被我消耗完了！

“这个……”我指着那碗墨汁一样的药，狠狠吞了一口口水。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直接让我死了好！

“不喝也可以。皇上走的时候说了，您睡觉的时候不许任何人打搅，现在十三爷和十四爷一直候在门口，奴婢让他们进来？”死丫头！看出来我最近躲着那两个人，现在是摆明了我不喝药就放人进来！

“到底谁是主子！”我压低了声音。

“您是主子，所以奴婢才替主子珍惜身子。”巧心端起药递到我面前。

好！算她狠！小女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贝牙一咬，捏住鼻子就灌。

“我的好格格！”巧心接过碗，被我像小狗一样吐着舌头的样子逗得大笑。“喏！”她塞给我一盒东西。“这是四爷在苏州时见到的西洋糖

果，特地让人快马送回来给你尝尝鲜的。”

“不早说！”我一把抢了盒子，抓过里面的东西就往嘴巴里面塞。这口感……纯正、幼滑、易溶……巧心所说的西洋糖果一入口，我就不敢置信地睁大了眼。

“格……格格？您怎么了？”巧心被我的表情吓到。

“啊——”我一下子跪了起来。巧克力！我最爱的巧克力！

“嘭”地一声门被人从外面撞了进来。

这是什么状况？我因为吃到了一块久违了十四年的巧克力而开心地仰天大叫，巧心被我的样子吓到傻，两位阿哥以为里面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夺门而入。

我尴尬地看着他们，手里抱着那盒巧克力。

“发生了什么事？”十三皱起浓眉问巧心。

“格格……格格……奴婢也不知道。”巧心连忙跪下。“格格吃了四爷让人送回来的西洋糖果就变成刚才那样了。”

“西洋糖果？”十四的目光转向我怀里的这盒巧克力。“这些来路不明的东西你没有先让人试吃过吗？”

我赶紧抱住巧克力。

“奴婢该死！”巧心被吓到了。

“关她什么事啊，只是我尝这味道觉得实在好吃，所以太激动了。”我坐回床上，挥了挥手。

“就算是这样，不明食物直接拿给主子吃，也是她的失职。”十四好像不打算饶过巧心。

“你过来。”我朝十四勾勾手指。

他到床头坐定。

“张嘴。”

十四抿嘴看着我。

我挑了最小的一块巧克力，硬是往他嘴里塞。十四无奈只好张嘴接过。随即他就皱起了俊眉。“这是苦的！”

“不准吐！”我制止他。“你细细品尝嘛！有回甘的哦！”既然苏州有卖巧克力，那肯定有卖巧克力块和咖啡豆！很好，一定要多带些回去！

十四苦着脸吞下巧克力。

“格格。”小全子进来，看见十三和十四在里面，吐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说吧。”这时候避嫌更容易引来窥探。

“昨天送格格回来的两位爷在府外。”

蛐蛐儿和瑟瑟。这两个小子在担心我呢！想到他们俩，一抹笑意在我的唇边勾起，欧阳屈一个铁铮铮的强硬公子哥儿，没想到竟然是小受。“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让他们先回去，我会再去找他们。”

“若惜，他们是谁？”十四给自己倒了杯水。

“他们？你不是也认识吗？一个是我济南酒楼的掌事啊。”我装傻。

“你知道我问的是另外一个。”

欧阳屈是个翩翩公子哥儿，那小模样长得正是富家千金最爱的类型。“你说的是蛐蛐儿？他就是我的蛐蛐儿啊。”

“天雅！”得！这点也随他爹！

“他是我苏州酒楼的掌事。”我尴尬地咳了一声。没想到我会因为这小子一个不高兴而低头。

十三看了挂在屏风上的那套粉红色的汉装一眼。“昨天晚上真的是你……”

他的话让我也一愣。“……”

“我跟……”十三开口解释。

“十三阿哥！”我打断他。“那是皇阿玛送给你的，你不用像我解释。而且，我并不在意，一点都不。”我若是在意他跟女人怎么样的话，早就被醋坛子淹没掉了。他府里的女人可不只一个。

“不在意吗？”十三脸色苍白地往后退了一步。

心口泛起阵阵疼痛，我蹙眉，手掌微微顶住了左胸。

“若惜？”十四扶住我，见我脸色苍白冷汗直流，吓得立刻跑出去喊太医。

屋子里没有了十四。“胤祥，我是真的心疼。《长相守》再也不是我们两个人的曲子了……让我觉得讽刺的是，那个偷了我们之间秘密的居然只是秦淮河畔的一个娼妓。我宁愿是你府里那些你放不下的女人！”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滑落。说出来了，舒服多了……

“格格！”秦太医被十四扯了进来。他赶忙从手中的瓶子里到出一颗小药丸。“巧心丫头，快给格格服下！”

泛着淡淡药香的药丸滑下喉头，为什么我觉得心脏比刚才更疼了！

我的眼睛从头到尾都直愣愣地盯着十三。

“格格，微臣不是让您放宽心吗？这心疼病，心疼了当然就会疼起来。您……”

“秦太医，让格格休息。”十四打断了秦太医。

扶着我躺下，十四拉住十三的手臂快步走了出去。

他们去干什么？干架？谈判？

眼皮渐渐重了起来……

++++++++++++++++++++++++++

在床上只躺了一天，我就吵着要下床。

秦太医一句“这病来得快去得快，最要紧是放宽心”的话让康熙松口点头。

我又是那个活蹦乱跳的天雅格格了，只是心境……好像稍稍变了一点。

苏州康熙是万不让我跟着去了，怕一路颠簸会让我吃不消。于是我被留在了曹家等他们从苏州回来。

这该是我最自由的一段日子了。我住的院落，曹家的人是根本不敢进来的，所以白天我留了巧心和小全子在里头，自己明目张胆地拉着欧阳屈和萧瑟到处为非作歹……呃……瞎逛！瞎逛！

我写了一封信给四阿哥，让他代我采买我要的那些东西。只有他不会问我原因，这事交给他我最放心！毕竟，能发现巧克力，并命人带回来给我，就表示他也喜欢。

“主子，真的要在这里？”欧阳屈不确定地问我。

“当然！”我拉紧了披风这是四阿哥留给我的。黑色的大披风把我整个人裹在里面。“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也让这秦淮河的艳妓们看看这人间美景是不是？”

我们站在秦淮河旁，身侧不远就是秦淮河最有名的花街柳巷。

“木头！好了没有？”我的手圈成一个小喇叭模样，对着不远处的萧瑟大喊。

“好了。”萧瑟跑了回来。

“主子，全江宁的烟花都在这里了，我还命人从苏州运了一些过来。”欧阳屈笑着。

“这些烟花……”不会花的是“一痕沙”的钱吧？

“是我的提成，提成。”欧阳屈马上知道我想说什么。

“很好！不愧是本格格最爱的小蛐蛐儿，就你最懂我的心！”我学着老爷儿们的样子勾起欧阳屈的下巴——调戏他！

“啪”，他拍掉了我的手。“主子，我是个大男人！”

“是是！”他真的很MAN，真的一点都不想小受，可是我心里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了嘛！一时改不过来啦！

“木头，先点几个看看。”我远远地站着，对着萧瑟颐指气使。

大个子毫无怨言地跑过去点了几个烟花。

“嘭！”

“嘭！”五彩的烟花在空中绽放出美丽的图案。有像瀑布一般的，有如雨点般洒下的，还有叫嚣着在空中乱窜的。

“主子。”

“嗯？”我站累了，把头靠在了欧阳屈的手臂上。

“你要是再多点几个，主上命人辛苦建造的堤坝就要被你炸掉了。”欧阳屈的身音中带着满满的笑意与宠爱。

“哼！”

“小姐，夜风凉，咱们回去吧。”身后小小的声音打扰了我看烟花的兴致。

我转头，看见了那张熟悉的脸。那个……偷了我和胤祥秘密的娼妓！

“原来真的是欧阳公子。”她缓步走近我们。

“柳姑娘。”欧阳屈温和地笑着。

“她是谁？”我依旧靠着欧阳屈。

“她是秦淮名妓柳翩翩。”欧阳屈的介绍让这个美人儿白了脸色。

看她的样子好像是喜欢欧阳屈啊！“你也是她的入暮之宾？”什么时候萧瑟也已经过来站在我们身边。

“我见过柳姑娘几面。”欧阳屈避重就轻。他的否认让柳翩翩露出了受伤的眼神。

对她的厌恶一下子来得那么强烈。前些天她不是还倒在胤祥怀里撒娇吗？怎么今天却来这里给我装深情！

“你敢承认就给我试试！”我故意挽紧欧阳屈的手臂。“就算你要玩也要给我玩些大家闺秀。秦淮第一名妓又如何？不过是个‘一双玉臂千人枕，一片朱唇万人尝’的下等人。眼睛放亮点，别失了该有的身分，也别给我阉了你的借口！”

欧阳区无奈地摇头。“是是！我跟这位柳姑娘真的不熟！”

“点烟火去！”我推了他一下。接下来就是woman’s talk了。

“这位姑娘，翩翩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柳翩翩看着我，一脸欲泣。

“你不知道用妓女的那套对付一个与你对立的女人，是很笨的一种做法吗？”我歪头看着她。

“我……是真的喜欢欧阳公子……”

“喜欢？”我冷笑。

“我知道我早就已经失去了喜欢人的权利了，但……”柳翩翩看着我，眼神中有着很明显的讨好。“喜欢他不是我的错……”

“你可以这边说喜欢一个人，转头就投进另外一个人的怀抱？”我轻蔑地笑着。

“我这一年来只伺候过……十三阿哥……”她居然拿阿哥出来压我！就算为阿哥张开过双腿又如何！

她的话让我握紧了拳头。

“可是他只是让我陪着在亭子中坐了一夜，跟我讲他从小就喜欢的女孩子……”柳翩翩又一副要哭的样子。“自我遇见欧阳公子之后就再也没有陪客人过过夜了。”

多有心机的一个女人！她是想说她为了欧阳屈连阿哥都拒绝了吗？可是她小看人了。即使她关于十三的那段话让我差点站不稳，但她还是小看我了。

“你这套对我没有用。”我笑着转身。“我并不是欧阳屈的妻子。”我的话让她眼中闪过羞愤。“不过我说的话比他娘说的还有效果。”

“……”她看着我，猜不透我想干什么。

“实话告诉你，你惹恼我了，所以，你这辈子别想跟他在一起。”我愉悦地跑向欧阳屈和萧瑟。

“她是谁？”柳翩翩问身后的丫环。

“她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固伦天雅格格。”代丫环回答的是曹寅的儿子曹颙。我知道他这几天一直偷偷跟在我身后保护我。“柳翩翩，我不管你以前的手段有多肮脏，离她愿意点，不管是皇上还是几位阿哥，或者是你心中所想的欧阳屈，就算动她一根汗毛，他们都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烟花再次燃起，我大笑着和欧阳屈在烟花旁追逐。心里的重量一下子轻了好多好多，是因为那个娼妓的话吗？

烟火照亮了我的眼，我灿笑着，秦淮河畔的风都被熏醉了……

++++++++++++++++++++++++

我居然在江宁和欧阳屈、萧瑟这两个家伙鬼混了将近两个月！

其间，康熙驻跸苏州，命选江南、浙江举、贡、生、监善书者入京修书，而曹寅校刊的《全唐诗》也在此时完成。并且，康熙还赐大学士马齐等《皇舆表》。

所有事处理完毕，所有事情交待清楚，所有要巡视的事情也都巡视完，康熙带着所有人回到江宁，准备按原路回京。

“还会经过济南吗？”萧瑟问我。

我摇头。这次回程是沿着京杭大运河直回天津，然后改走陆路回北京。沿途不会再在任何省县停留了。

“不用舍不得，现在已经是五月，再过不久我们又要上北京了，到时候不是又见面了。”欧阳屈拍拍萧瑟的肩膀。

“谁舍不得！我只是庆幸你不会再来济南烦我了。”萧瑟别开脸。

我笑弯了眉眼。

“格格，该走了。”巧心催促我。

主船上，包括康熙和几位阿哥都看着我这边。

“要走了。”我微笑了一下，转身。

要回到那个黄金堆砌的牢笼了呢！和他们相处了三个多月，真的开始有一点点舍不得了。“欧阳屈！萧瑟！”我转身。“接着！”这是逛

玉器行的时候看中的玉扳指。古代人没有对戒的说法，所以我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

泪花带着微笑漾入五月薰着花香的空气中。

“保重……”我轻声对他们说，也对自己说。

第二十章

四十五年五月，康熙决定再次巡幸塞外，这次的目的地是热河。

因为在未来已经来过这里的关系，我对热河有着莫名其妙的好感。站在热河的土地上，我甚至已经在想象三百年后承德避暑山庄的样子。

“你好象特别喜欢这里。”十三坐到我身边的草地上。自从去年四月在江宁闹拧之后，我和他就再也没有单独见过面，在宫里遇见也只是淡淡的几句问候。

我微笑。目光转向了远处不时往这里看的十三福晋兆佳氏。她就是他不愿意放下的女人吗？“你给了她承诺吗？”我突然问。

“……”十三疑惑地看着我，但是顺着我的目光，他明白了我问的是什么。他点头，“我答应她，即使不爱她，也永远不会背弃她。”

聪明的女人，懂得给自己要保障。

“我真羡慕她，你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什么承诺。”我重新看向前方，草原上微微的风吹得我舒适极了。

“我的承诺你要吗？”十三盯着我的侧脸。

“现在不要了……”我低头微笑。

“耍弄我有那么好玩吗？”十三微怒。

“很好玩。我说过，因为没有得到过，所以永远放不下。但是很奇怪的，这个定律对我自己来说好像也是成立的。胤祥，有的时候我真想破坏你身边的一切！”

十三偷偷握住了我的手。

“如果你像十四那样告诉我‘我可以只有你’，我一定跟你。”我看着十三的眼睛，心中一下子升起了一个坏想法。我突然转身抱住十三。

十三一震。我知道兆佳氏那个角度正好可以看见我们。

“你害怕了？”我微微放开他。

还没有放开手，我就被十三拉回怀里。“若惜，你在逼我！”

“你给得了其他女人承诺，单单就给不了我？”我付在他耳边。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兆佳氏一脸惊讶地望着我们这里，以及其他福晋幸灾乐祸的表情。

“久闻十三哥十三嫂夫妻恩爱，鹣蝶情深呢！”说话的是十四的嫡福晋完颜氏，她去年正月为十四生下了他的第二个儿子。兆佳氏虽无所出，但她几乎独享专宠本来就被其他福晋眼红，今丈夫当着她的面与其他女人抱在一起，众人自是不会放过这个奚落她的机会。我承认我是个坏女人，因为连我也……嫉妒她……

完颜氏的尖酸语言，我听见了，十三自然也是听见了。他微微推开了我。

“胤祥，如果你现在推开我，我发誓，我会永远在你的生命里消失。”我的语气稍稍急了一点。我不能拥有他，但我至少要让拥有他的人知道，他心中最爱的人是谁。你可以把他留在身边，但他的心永远在我这里。

十三微微地叹了口气。“你不肯走进我的怀抱，却也不许我走入别人的怀抱，若惜，你知不知道你很自私。”他还是推开了我。

“你已经走进别人怀里了。”我看向兆佳氏。

十三顺着我的眼神看去。我分明看见兆佳氏眼中一闪而逝的光芒。胤祥看见她了就会想起他们的承诺，就会回到她身边，会这样吗？

我握紧拳头，发现掌心此刻是湿漉的。

胤祥掰正我的脸，直视着我的眼睛。“我从来没有走入过去他女人的怀抱，如果你稍稍回一下头就会发现我一直站在你身后，一直！”

“你有！”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委屈，眼泪一下子涌出了我的眼眶。

“若惜，我必须要有自己的子嗣，这是作为一个皇子的责任。但是你没有发现所有的皇子中我的妻妾时最少的吗？”他轻抚着我的脸。“我要的只是子嗣。也许我这一生都不会有做阿玛的真实感……你……”

“胤祥，我有必须要为皇阿玛、为四阿哥、为你做的事情，所以我不能走入任何人的怀里。”

“你要做什么？”胤祥敏感地嗅出了我话里的异样。

“我现在能说的只有这么多，我只能告诉你，我走的是和你一模一样的路。”我故作轻松。

胤祥皱眉看我。“若惜，你别搅进这些事情，这是我们朝堂前的较量……”

“不，只有我能搅和进来。你相信我，我能帮你们。”这么说他还不明白吗？我已经表明了我的立场了。即使是康熙也是认为我是中立的。

“……”十三没有说话。

“我把我的命交到你手里了。”我站起身，拍拍身上的草屑。“如果你想取了我的小命，就去告发我吧。”

“若惜！”胤祥拉住我。“皇阿玛到底给了你什么？”

真是个聪明的好孩子！“皇阿玛把他的眼睛和耳朵都交给我了。不过我身边还有一个张廷玉。”我环视了四周。“皇阿玛一直以为我没有立场。如果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让第三个人知道的话……”

“你就会死！”十三愤怒地捏住了我的肩膀。

“放心，我不会做得那么明显的。”现在倒是我反过来安慰他了。

“我和四哥想要的我们自己会去赢回来……”

“胤祥！”我打断他。“我已经在战局里了。”

“你……”

“我的幸福是我挣来的，我的不幸是命运强加的。没有战胜命运是我的不幸，战胜了命运就是我的幸福。”我皱眉。“这是我自己的决定，皇阿玛给过我选择的机会。”

“我并不希望你卷入男人们的战争，若惜，你该被人藏在心里好好照顾。”

“我不是已经被你藏在心里了吗？”我笑着反问他。

“你明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胤祥，让我帮你们！完成了这里的一切，你就带我走，远远离开这里，好不好？”我帮他们，只是为了帮我自己，这已经无关能否见到洛洛了。如果今生无缘见到他，我相信我能在下一个轮回找到。而现在……我的心，已经被眼前这个男人牢牢占据住了……我承认！自我……看见他扶着兆佳氏下马车那一刹那！

@

他看着我，许久，终于点头。

笑容一下子在我唇边绽放。不过……“我先警告你，如果哪一天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一定先把你从我心里赶出去！我发誓！”

“我知道了。”胤祥笑着，轻轻握住我直着苍天的手。“走！”他拉着我朝与众人相反的方向跑去。

“爷！”兆佳氏哀求的声音在我们身后响起。

我看向十三。

“谁都不许回头！”他加快了脚步。

++++++++++++++++++++++

我承认我是坏女人，对于我不喜欢的女人，我一向不会手软。兆佳氏，她与我本来只是两条平行线，但是，错在她是十三的女人。

曾经我认为，一个人不必走在高原大漠，但内心一定要海阔天空。在某些事情上我至今还坚持着这样的原则。但是，在感情上，我只是个心胸狭隘的小女人，我的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甚至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会冲动地把这些人像蝼蚁一般扫清……

“在想什么？”康熙发现我手上的原文圣经一直停留在同一页。

我微笑着摇头。

“听说你今天和十三在外头上演了很精彩的一出戏，把十三的福晋气哭了。”康熙的表情淡定，我才不透他在想什么。这些时候，说实话才是最保险的方式。

我微微抬起下巴。“他本来就是我的。”

“哦？”康熙挑眉。

“儿臣不后悔没有嫁给他，但是也没有点头把他的心一起让出去。看见十三扶兆佳氏下马车的那一刻儿臣的确嫉妒了，所以才想让兆佳氏知道一下真实情况。儿臣知道十三阿哥需要子嗣，这些儿臣给不了他，所以儿臣并不会对那些女人怎么样。”

“这是你心里的实话？”

我点头。

康熙突然苦笑着摇头。“你可知你这样会让十三多辛苦？”

“谁让他把心丢在我身上了。”我辩驳。“儿臣能给他的，也只有一颗心了。”

“你可知这样会让你的身份陷入尴尬的地步。”康熙站起。“朕的皇子们都长大了。太子不成气候，他们迟早会产生取而代之的心。你现在公然和十三凑到一起，给你的下属什么样的暗示你该知道吧？”

“儿臣知道。”这也是我最怕康熙会起疑心的地方。“我首先是皇阿玛的女儿，再来才是十三的情人。”

“你不会利用‘一痕沙’帮十三？”康熙眯起双眼。

“我会。但是我不会利用‘一痕沙’对付其他皇子，也不会让‘一痕沙’变成十三他们手中的工具。儿臣有分寸，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不想说谎话。“如果皇阿玛认为若惜不可以再信任，那就请收回皇阿玛给儿臣的一切。”

“那你说，朕的江山会是谁的？”

我知道这是他问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回答不好，我就真的要是去一切了。“大清的江山，只留给最强的那个人。”

康熙看着我许久。“朕是培养了一个怪物吗？若惜，朕所有的儿女中就你最像朕，可是偏偏你非男儿，偏偏非朕亲生。如果你哪一天过于强大了，朕真怕会亲手毁了你。”

“皇阿玛放心，儿臣没有兴趣做第二个武则天。而且，还有十三看着我呢。在男人面前，女人的脑子只不过是一锅浆糊罢了。”知晓危机已经过去，我又恢复了嬉皮笑脸。

“罢！罢！只要你知道分寸就好！”

“皇阿玛您要喝咖啡吗？”我笑着问。

他赶紧摇头。“谁要喝那苦玩艺儿！也就你和老四当宝贝。”

这危急应该算就这么过去了吧……

++++++++++++++++++++++++

小铁锅里煮着切成碎片的巧克力块，我安静地盯着火，防止巧克力的温度高于50度而失去光泽。

“格格。”巧心掀开帐篷的毡布。

“嘘——”我头也没回就示意她噤声。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巧克力香味。

“格格，十三福晋来了。”巧心为难地开口。

兆佳氏？我转头。

“你怎么来了。”我示意巧心奉茶。

对我的称呼她十分不满。“格格，怎么说按辈份算你都该叫我一声十三嫂。”

她不会是个好对付的人。因为比起柳翩翩，她至少是真诚的，她真的爱十三。“你不觉得来我这里让我叫你一声‘十三嫂’很不合适吗？你明明就看见白天的事情了，我也听说你被气哭了，讨去的一句‘十三嫂’，就能让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作为爷的福晋，我没有立场阻止他去喜欢别的女人，但你是他的妹妹，若是你们在一起，对爷一定没有好处的。”跟下午的无措比起来，她现在倒显得落落大方。

“我是吗？”我反问她。

“你是固伦公主，也是阿哥，你们在名分上就是兄妹，在一起就是乱伦。”

“那我可以不当这个公主。反正无论我现在是什么身份，都改变不了我是皇阿玛最疼爱的格格、你的丈夫最爱的女人的事实不是吗？”名分从来就不是我在乎的。

“你真的一点都不为爷的前途着想吗？”她开始动之以情。

我浅笑。“只有我最清楚他想要的。”看炉子上的巧克力已经全部融化，我拿出模块。“巧心，等这些巧克力凉了之后，送一些到四爷那里去。”

“是。格格。”巧心安静地把桌子上制巧克力的道具拿了下去。

“与其来说服我，你倒不如去找胤祥说不定还容易一些。我认定的事情，不会轻易放手的。”我用手指沾了一点点巧克力酱。

“……”兆佳氏倔强地看着我。

“你还有什么好不满足的呢？”我看向她。“胤祥专宠你，这还不够？你还想要他的心完全属于你？”我看着她的眼中闪过一丝狼狈。“贪心的女人，比我还贪心……”

我的笑声似乎让她微微懊恼。“格格难道就这么怕没有人要？一定要多来和我们这几个可怜的女人抢？”

“我没抢！他本来就是我的！”我的声音也尖锐起来。“若是你想要跟我争他的心，那你十五年前就该来了！”

兆佳氏向后退了两步。“格格可知道瓜尔佳氏已经有了三个多月的身孕？”

“那你就该更加把劲儿了。如果你真的爱你的丈夫，就也该像瓜尔佳氏那样早些为他生下子嗣。这是他唯一需要的。”那一刻，我突然有一股想哭的冲动。明明是我爱的男人，可是我却要劝别的女人早日为他生下子嗣。很讽刺是不是？明明是我自己的选择，为什么还要难受？

我想我话中的意思真的伤害到她了。兆佳氏苍白着脸色，“我不打扰格格休息了。”

背过身不去看她离开的背影。我讨厌她！我真的讨厌她……

“格格！格格！”巧心蹲在我面前，慌张地摇晃着我的手。

回过神来，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满脸泪水。

“格格，十三阿哥他不是真的喜欢他的那些福晋的。”巧心握着我的手安慰我。

是啊！他不是真的喜欢她们的。他可以在心里想着我的同时身体抱着另一个女人。这是皇家男儿，更是男人！

“巧心，我绣到一半的那个墨竹荷包有带出来吗？”我抹掉眼泪。我可以伤心，但我不可以后悔，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带了带了！”巧心马上去拿。

“你早些下起休息。”我挑出相同颜色的绣线，开始继续没有完成的部分。

“奴婢陪格格。”巧心又燃了一支蜡烛。

胤祥……千万不要让我后悔今天的选择……胤祥……

++++++++++++++华丽的分割线++++++++++++

第二十一章

“四四！”我重重拍了一下四阿哥的肩膀。以为可以吓唬他一下，没想到他只是镇定地转过头来看我。

“真没劲！你什么时候也给我一点反应啊。”我吐了吐舌头。“给！昨天巧心那丫头忘了送去给你了，这是我昨晚新做的巧克力。”

四阿哥默默收下。

“你在看什么？”

“皇阿玛让我亲自教导小十八出来骑马。”四阿哥还是淡淡的。

“小十八啊！”提到这个小甜心我的表情就瞬间柔软下来。同一块山坡上，兆佳氏正在陪十三骑马。我淡淡地别开视线。昨晚通宵赶制荷包，我努力渐渐心平气和下来。不该在乎的东西，我尽量不去在乎。

“十五姐姐！”小十八看见我站在一边，立刻让小太监牵着马过来。

“小十八！想死姐姐了！”我身手抱住他冲过来的小小的身体。这个小家伙，又长大了呢！

“姐姐才没有想祄儿，姐姐整天跟十三哥十四哥他们一起玩，都没看到祄儿其实也在等姐姐来找我玩。”小家伙跟我秋后算账了。

“好好！姐姐错了还不行吗？十八阿哥大人有大量，原谅了姐姐如何？”我拿出一块太阳形状的巧克力。小十八是整个清宫里除了我和四阿哥之外唯一喜欢苦涩巧克力的宝贝儿。

“好吧，我原谅你了。”看在巧克力的份上，小家伙马上笑了起来。“四哥，我能等一下再去练骑马吗？我想跟十五姐姐多呆一会儿。”

“四四，让我们一起呆一会儿吧。”小十八也学着我装出小狗般可怜的表情。

四阿哥点头。“我先去处理一些事情，一个时辰后回来。”

果然是我最坚实的革命伙伴！我笑着看着四阿哥的背影。

“十五姐姐，你的小坠子真好看！”小十八仰头望着我胸前的寒梅锥子。

“很好看吗？姐姐也这么觉得。”我蹲在胤祄身前。“这是姐姐最宝贝的东西，它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

“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胤祄歪头不解地看着我。

“是啊，比生命还重要。以后小胤祄也会有愿意用生命去守护的东西，那个时候你就明白姐姐的心情了。”我笑着刮刮他的鼻子。我能不能就打乱一件事情？我希望这个小家伙能健康地长大，能像他的十三哥哥、十七哥哥那样替他四哥哥的江山尽自己的一份力。

“我已经有了！姐姐，祄儿以后就用生命保护你，你就是比祄儿生命还重要的人！”小十八讨好地看着我。

小孩子童言童趣，但是我知道他在说实话。

“十八阿哥这话可真中听，若是我听到，肯定甜到心里去了！”十三和兆佳氏不知何时已经来到我们身边。十三微笑地看着我和小十八对话，兆佳氏站在他身后。

我站了起来，牵住小十八的手。

“刚才去你那里，巧心说你还歇着，身体不舒服吗？”十三问我。他的自若让兆佳氏难堪地扭住了帕子。

我摇头。随即掏出墨竹荷包地丢给他。“欠你的。”

盯着墨竹荷包，十三眼中闪过一抹光亮。“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把它给我。”他把小十八单手抱起。“胤祄，十三哥也和你一样，有了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了！”

“我的才不是比东西！我的是人！”胤祄别开脸。

“人吗？你比十三哥慢了十五年哦。”十三笑着放下他。

“骗人！十五姐姐是我的！”胤祄一把拉住我的手。“十五姐姐，我们去骑马！”

小孩子的占有欲真奇怪，我就好像是他的玩具一般。我无奈地朝十三笑笑，转头朝小十八的马跑去。

++++++++++++++++++++++++++

几天后，康熙下旨在热河建避暑山庄，为每年秋狝驻跸行宫。 知道“避暑山庄”的命名之父是谁吗？居然是我最可爱的小十八！一句童言，让这个名留青史的宏伟建筑就此定名。若是小十八注定逃不过命定的劫数，那么这将是他在当时在场人心中唯一的痕迹了。

六月，康熙诏修《功臣传》。他在热河一直呆到十月，直到京城的暑期全消。

十一月，西藏达赖喇嘛圆寂，其下第巴隐匿，又立假达赖，拉藏汗杀第巴而献伪达赖。对于西藏的形势，天朝现今仍是处于观望态

度，最好让他们先斗个两败俱伤。

而这一整年对我来说最大的事情，莫过于胤祥长子的降临。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十一月十日子时，十三阿哥胤祥的长子弘昌出生，其母为侧福晋瓜尔佳氏。

十二月，康熙在见着了心爱儿子的长子之后，命我代他去十三阿哥府祝满月。

“如果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那该放下了。”康熙拍拍我的肩，如是说。

我知道他在逼我面对。放下吗？我是个死心眼的人，拿起来了，就再也不会去想放下的问题。

……

我站在大厅的角落，看着胤祥抱着他的儿子，他笑得如此灿烂，初为人父的喜悦该是如蜜一般香甜的吧。

我看着站在他左边的瓜尔佳氏，那笑得让春天最美丽的花朵都黯然失色的甜美笑容；我看着站在他右边的兆佳氏，她完美地诠释着这个家女主角的角色，偶尔投向我的眼神，带着淡淡的示威意思，并把手按在自己已然凸起的肚子。

胤祥，他现在全部的心思都在他初生的小儿子身上，他甚至没有发现我来了……

他的女人们能给他的东西，我一样都给不了他。

他说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尝到成为阿玛的真实感觉……他说……我低头苦笑，这是他第一次骗我，居然就那么痛……

胤祥，为什么你的世界此刻对我来说如此遥远？

胤祥，为什么我此刻心如刀割？

胤祥……

手中的桂花酿，我把它当水一样毫不犹豫地灌进口中。

微醺了……

身后出现了一个好似一直环绕在身边的淡淡的檀香味，这味道，不似我在乾清宫闻惯了的那种沉重的香味，这味道，带着一股清凉的牛奶味，又好似夹杂着巧克力味。嗯……我喜欢这味道！

转身，对上了那双永远冰冷的眼眸。

“四四。”我向他走去，却一个站不稳向前倒了过去。

没有预期中的疼痛，想是四阿哥抱住我了吧。我干脆闭上了眼。

“怎么了？不舒服吗？”四阿哥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很近，很近。

我轻轻点头，“胤禛，带我离开这里。”感觉到他微微一震。

四阿哥闻言便横抱起我，朝着大厅后方不起眼的小门走去。“你第一次叫我名字。”

“呵呵……”是吗？我傻笑，靠着他的胸膛陷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

一阵恼人的颠簸之后，我的四周又安静了下来。

睁开迷蒙的睡眼，我环视四周，一个相当豪华的卧室。最醒目的是那张衫木的大床。那张床呈现出好看的檀色，床身不仅高而且很深，并排能躺四五个人。床里面还嵌着柜子，装饰着好看的香包。如果是现代的话我会很喜欢这床。

“不用担心，这里是我的四爷府。”四阿哥安静地坐在床头。

又是阿哥们的府邸！我在心里低咒。现在我最想逃离的就是这些阿哥们的府邸，这些，充满了女人脂粉味的烂地方！我挣扎着要起来。

“你干什么？”四阿哥伸手按下我。“刚刚才吐了一回，你需要好好休息。”

吐了一回？我看了他一眼，发现他身上现在穿的已经不是刚才在十三阿哥府时的衣服了。看样子，是我吐了他一身。“哈哈……”我用手臂挡着眼睛，仰躺在床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四阿哥抿嘴看着我。“哭吧。”

“有什么好哭的。”我倔强地停住了笑声，也止住了如泉涌的泪水。“天底下又不是只有爱新觉罗胤祥一个男人！你还怕我固伦天雅格格找不到如意郎君吗？”

“你也知道天底下不止胤祥一个男子？”四阿哥嘲讽地笑了笑。

我看着他。

“你十三岁的时候，我曾经向皇阿玛要过你……”昏黄的烛火下，胤禛的表情第一次不是我熟悉的冰冷。他，一直以来都是孤僻的，他没有八阿哥的温润，没有九阿哥的邪气，没有十三的亲切，也没有十四的活跃。我曾经想过在这张永远冰冻的脸上可能出现的表情，那应该是傲世天下的那种霸气吧，我是这么认为的。可是现在，他脸上是看上去可能一碰就碎的苦涩……

他……也醉了吧……

“皇阿玛说他想再留你几年，可是我知道，他是属意把你指配给十三弟。除了太子之外，十三弟是皇阿玛最喜爱的儿子，而你也是那样喜欢他，从小就喜欢跟在他身后。”胤禛看着我，“为什么后来你拒绝了皇阿玛？我知道他试探过你，但后来你为什么拒绝了？”

历史上的胤祥，康熙王朝的胤祥，雍正王朝的贤王，本该育有九子的。我怎么可能因为自己的出现而改变掉这个历史。

但如果历史不变呢？胤祥嫡福晋兆佳氏，一共育有7个儿女。呵呵，要知道受孕可不是只偶尔睡几个晚上就行的，猜想十三阿哥一定非常非常疼宠自己的妻子，应是专宠到经常留宿；甚至有推测说他很可能基本上很少“光顾”其他妻室，只是时而“例行公事”一下，因为搞笑的是乌压压一群侧福晋庶福晋加起来生育的孩子的数量也没嫡福晋一个人生的1/2。那么，到时候我又算什么？

更不论，我根本不可能让自己和别的女人分享一个丈夫。所以，无论我爱的是谁，在这样的朝代，我根本不允许自己有和别的女人共享一个男人的机会，所以，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永不嫁人。

如今我主动投入了他的怀抱，却毫不惊奇地发现，我并不像我最开始决定的那样不在乎任何事情地跟他在一起，我发现……这一刻……我的心狠狠地拧疼了！我是贪心的……贪心地想要真实地拥有一切，而不是静静地站在所有人身后，守着那如镜花水月般的爱情。

他心里恋着我又如何？在男人与女人的世界里，肢体的亲密碰触才是表达爱意最直接的方式。

“知道我为什么要拒绝吗？”我轻声问四阿哥。他当然不会懂，他继位之后，光是后妃就有30人，康熙末、雍正初的年妃更是一度享受专宠。三妻四妾的他，怎么可能会懂。

四阿哥盯着我。

“愿得一人心，终老不相负。”我看着胤禛，一字字吐出。

胤禛死死盯着我。“若惜……你……”

“很疯狂的想法吗？”我问四阿哥。

胤禛摇头，但随后又点头。“若惜，你身体里。到底住着一个怎样的灵魂？”

我轻笑。“如果我说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你相信吗？如果我说我迟早有一天会回到我原来的世界，你相信吗？”该是会被人当成疯子吧！

“我相信。”胤禛点头。

我挣扎着爬起来。“有酒吗？”

“你醉了。”

“又醒了。让我再醉一次吧。”

“……”胤禛走到门口低声吩咐了几句。不一会儿，侍从就送来了满满一大坛子的酒。

“你想跟我拼酒？”我笑着上前撕去酒坛上的红布，捧着坛子就大灌了一口。“咳咳！”这不是桂花酿！辛辣的酒味瞬间冲上我的头顶。

胤禛接过我递去的坛子，不发一语，十分干脆利落地灌了一口。

我笑着，眼神中有一抹疯狂。

“你知道心痛的滋味吗？”我依在床沿，问靠在床另一边的四阿哥。

他看着我不语。

“心疼的感觉就像……我现在这样……”我皱起眉头。说到心疼，这心口还真的开始微微麻疼起来呢！

四阿哥扔掉手里的酒坛，他扶住我。“若惜，心疼病又犯了？”

“太医说得还真对，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两次都为同一个人心痛，都因为同一个人犯病，夏以墨，你真的完了！儿女情长……迟早有一天你会死在他手里！

“来人！请……”

我拉住四阿哥的手。“我身上有药……”我扯出一个苍白的笑。

他倒出我百宝袋里的东西，拣出一个瓷白的瓶子，倒出药丸塞在我嘴里。

“好点了吗？”他喂我喝了一杯茶，然后轻轻抚着我的后背。

“笨蛋！”我笑出声。“药丸才刚吃下去，怎么会马上好起来！”

“你还笑得出来！”胤禛怒眼看我。“为了一些不想干的人事伤心成这样，有必要吗？”

我浅笑。是啊，有必要吗?

“胤禛，真得很痛，你抱紧一点好不好？”我往他怀里缩。“上次在江宁，我也是这样，可是躲在你给我的披风里面我就能睡得很好……”

“小顺子！把我的披风拿来！”胤禛对着门口大喊。

不一会儿，一件沾着和黑色披风相同味道的披风裹住了我。胤禛把我抱在怀里，不发一语，却安抚了我的情绪。

“会热呢。”虽然十一月了，可是北京的天依旧还没有到我需要用到披风的地步。

“睡觉。”胤禛付在我耳边，轻声说着。

“伤心的时候，总是你在我身边……为什么你总能找到我……”因为药力，我渐渐昏睡过去。隐约间，我听到一声叹气……

++++++++++++++++++++++++

我提着裙摆风风火火地跑进康熙的御书房，与我错身出来的阿哥臣子们皆惊讶。

“若惜！”胤禛拉住我的手。“好些了吗？”

“嗯，好多了。”我微笑。

“若惜，你怎么了？什么好些了没？”十三皱起了眉头。

我摇头。“我有事要找皇阿玛，有什么事情我出来再去找你们。”我匆忙扯出笑容，随即挥手让李德全关上御书房的门。

“这么急找朕何事？”康熙坐在炕上摆弄着手里的玉扣。

我走到炕前，在他面前跪下。

“这是怎么了？”他定睛看着我。

“皇阿玛，让儿臣去南方。”我抬头看他。

“为什么？”

“苏州部传来消息，浙江湖州长兴县抓住了南明朱三太子朱慈炯的三个儿子，查清朱慈炯化名王士元、何言咸，教书为生。与此同时，在宁波以张念一、张念二为首的群众就以朱三太子为旗号从事反清活动。”

“这和你去南方有什么关系？”康熙问。

“皇阿玛，儿臣交待过他们，他们认为自己能处理的事情尽量不要上报，可是这些事情已经超出了他们可以做决定的范围了。与其让消息在南方与北京往返途中传递而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儿臣干脆去了南方。”这就是我的理由。

康熙点头。“朕接受你的理由。但……你选择现在去南方，是为了逃避十三？”他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

我不否认。

“昨天老四让人进宫传话给朕，说你心疼病又犯了，可是朕让你去十三府邸的关系？”聪明如他，给他一点小线头他就能抽丝剥茧把全部的事情给你理出来。

“儿臣曾经以为可以什么都不在乎，可是昨天看见胤祥抱着他的儿子，儿臣……”我像以前那样靠在他的膝盖上。“皇阿玛，儿臣喘不过气来，想回去透透气，再回来就什么都好了。”

“真的？”康熙抚着我的长发。

我点头。

“若惜……为什么你会给我这样的错觉？为什么你越来越像你额娘……”康熙叹气。

“因为我是额娘的女儿啊。”

“你不能只是朕最惜爱的小格格吗？”

“儿臣希望皇阿玛把儿臣当儿子来用。”

“你做得已经比他们好了。”

“还不够。”

“直待繁花落尽，人空憔悴，曾若相惜……”康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若惜，别给朕再一个遗憾！”想是又想到了宛儿妈妈吧？“离恨梦回几纠缠，若相惜，若相惜……”、“直待繁花落尽，人空憔悴，曾若相惜……”，两次若相惜……该是多少遗憾……

即使勇敢了……

我和胤祥，与曾经的康熙和宛儿妈妈多么相似……

真的还是空留一世遗憾吗？

宛儿妈妈曾经也是那么想的吧？离开，逃避他的生活、他的妻子、他的儿女……原以为这样会幸福一点。最后甚至嫁给了纳兰性德，甚至油尽灯枯……原以为，逃开了就幸福了……

留给活着的人皆是悔恨。想若曾经珍惜，想若曾经抓紧……

只是繁花尽，空憔悴……

第二十二章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康熙那么久。还有五天就到守岁之日了。我好孤单！好孤单！我在屋子里来回打转。

“你们过年就这么无聊吗？”我问悠闲地喝着茶的欧阳屈。

“嗯哼。”他点头。

“那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啊！”我才呆了几个月啊，就受不了了！

“我不是活地跟你一样好吗？”他反问我。

“出了宫之后我还以为会有很多事情呢。”我托着下巴叹气。

“你是逃到我这里来了，亡命之徒整天都在担心生死问题，当然感受不到生活的乐趣。”欧阳屈犀利的话语顿时扎得我满头包。

“哼！”我凶他。

“主子，有客要见您。”小飞敲门。

“找我？”按道理说，我在苏州的事情除了八大部的掌事和京里的少数人之外没有人知道。“可是京城来人？”

“那位小爷是北方口音。”

“我知道了。”会是谁呢？我站起身。

“主子，让我先下去看看？”

“不用，一起去。”

……

小飞一敲开厢房的门，我便被人抱了个满怀。

“登徒子！”欧阳屈伸手过来拉我。

“若惜……”熟悉的声音让我停住了挣扎。“十四？”

“就是我！你该死！居然一声不吭地出了京，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去了哪里！”十四说什么都不肯放开我。

“没事，自己人。”我挥手让欧阳屈他们出去。我可不想让他们有机会看见大清十四阿哥哭鼻子的样子，我是安全啦，我的手下说不定

有一天会被灭口。

“若惜……”十四抱着我，好像下一刻我就又会消失一样。

“乖啦，先放手，你会掐死我的。”我拍拍他粗壮的胳膊。“你怎么知道我来了苏州？除了皇阿玛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我的去向。”

“你突然失踪，除了皇阿玛和四阿哥之外的所有人都吓呆了。不过，我猜是皇阿玛允了你的，而且上次南巡的时候我看你和几个汉人挺好，加上你是‘一痕沙’的主人。后来我又去找李德全严刑逼供，才弄清楚你在苏州。我星夜就赶下来了！”十四激动地握着我的手。“你居然一失踪就是好几个月！”

对李德全严刑逼供，看样子这种事情也只有他做得出来。

“我来‘一痕沙’散散心，皇阿玛答应了。四阿哥好像猜到我要离开一下一样，我到了京郊就见他带着他的贴身侍卫在那里等我。”我解释，只是为了安抚他的情绪。

“我刚才看见晁英了。”完颜晁英，原是四阿哥的贴身侍卫，现在变成了我的，不过少了“贴身”。

“你怎么这么冲动就来了江南？不怕有危险吗？”我让他在椅子上坐下。他看起来很累的样子，应该是日夜兼程的。

“我只是想赶快见到你。现在见到了，让我先睡一会儿。”十四居然就这么靠在我身上睡了过去。

我无奈地叹气。

……

“跟我回去！”

“不要！”

这个家伙，来找我居然只是为了带我回去。如果我这么轻易就回去，当初为什么还要用那么多借口出来？

“若惜……”硬的不行，这小兔崽子才想到用软的。“你就跟我回去好不好？”

“不要，胤祯，我若是这么快就回去，当初就不用大费周章地出来了，我不想回去，至少现在不想。”我也放软了语气。

“若惜！”他突然绽放了笑容。

“啊？”我愣了一下。

“你刚才叫我名字了，你第一次喊我的名字，再叫一次！”

“喊你名字你就不逼我回去了？”

“不是！”

“那我不喊。”我别开头。

“若惜……”

“胤祯，别逼我回去。难道你想让我回去面对我不想看见的一切？我想逃离胤祥，逃离他的生活、他的妻子、他的儿女……我想救我自己。”我软言相告。

十四皱眉看着我。

“我因为他犯了两次心疼病，你不想我这么快就翘辫子玩完儿是不是？那就别逼我回去。”我无力地朝他笑着。

“若惜，十三哥他……”

“你想帮他说话，让我回他身边去？”我打断他。

“当然不是！”他立刻否定了我的想法。

“等我回去吧。等我回去了，就一切都好了。”

“二十岁之前回来？”

“二十岁之前回去。”我前阵子刚过十五岁生日，离二十岁还有五年呢。

“好，我等你五年，等你回来我就娶你。”他拉紧我的手。

“欸！欸！你想多了哦！”我什么时候要说过嫁给他啊？

“我不管！”他居然开始耍赖了。

“好了，现在什么事情都弄清楚了，你也该回京了。已近年关，十四阿哥不在京里也不成体统啊。”说服完他暂时不管我不回京的事情，我开始劝他回去。

他摇头。“我要在这里陪你守岁。”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要陪你守岁。”十四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你别想赶我走！我要看看门外那个家伙到底对你有没有存贼子之心！”

欧阳屈？“我看这里敢对我存有贼子之心的只有你吧？”

“答对了！来，奖励本阿哥香吻一个！”十四痞痞地朝我靠过来。

“你真的满十九岁了吗？”我挡住他的脸。“别想转移话题！尽快回京，我不需要你陪我守岁，真的！你回去陪皇阿玛，陪额娘就好了。”

“以前都是皇阿玛陪着你守岁，我怕今年皇阿玛不在你身边你会不习惯，皇阿玛都说我最像他了，所以今年由我代替皇阿玛吧。”怕我开口拒绝，他又补充，“我出来的时候就跟皇阿玛说了哦，在这边过完年才回去。”

“算你狠！”我指着他的鼻子。

“算我狠。”十四得意地笑着。

不知道是否是年岁相近的缘故，我和十四在一起总是轻松自在。为什么我最开始喜欢的不是他呢？如果最开始喜欢的是他，那么我现在也能享受我的情有独钟。

只是一切都在我手里消逝掉了，我没有握住的东西，今天已经掉进别人手里。德妃娘娘说错了，不是十四没有福分娶到我，而是我没有福分嫁给他。

看着他灿笑的脸，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笑弯了的眉眼，他只在我面前展露；一世的承诺，他只对我开口。“胤祯，我喜欢你。就算我不会嫁给你，我也还是喜欢你。我发誓，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我认真地看着他。十四夺位失败后，受到了许多伤害和屈辱，我要帮他，陪他挺过去。

前一句话还让十四笑得咧开了嘴，后一句就让他一下子收敛去了笑容。“为什么不嫁给我？还有，天雅！为什么我需要你的保护！”

“那个……”刚才想得太认真了，一下子就说出来了。果然，对我自己信任的人我还是完全没有免疫力，还完全是个白痴！我后退了两步，然后转身撒腿就跑。

“天雅！”十四三两步就追上了我。

“好啦！我只是现在还不想嫁人啦，等以后年纪大了说不定就想嫁人了。”我连忙改“口供”，与此同时还不忘讨好得笑着。

欧阳屈“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完了完了！在下属面前的形象全毁了！纳兰若惜！你这个没骨气的东西！你连康熙、雍正都不怕，干嘛要来怕这个小兔崽子啊！

++++++++++++++++++++++++++

所谓过年守岁，只是大家一起吃一顿年夜晚，然后聚在一起等待午夜，送走旧的一年，迎来新的一年。

年夜饭是跟十四和欧阳屈三个人一起吃的，没有了以往几十桌的排场，虽觉得轻松了很多，但却不免觉得冷清了。

“欸！你家人呢？让他们过来一起吃吧。”我推推我身边的欧阳屈。

“他们在三藩之乱的时候就都去世了。”欧阳屈说得云淡风清。

“啊……”我真想咬掉自己的舌头。这样大过年的日子，居然提到人家的伤心事。“蛐蛐儿，对不起，我不是……”

“不要紧。”他笑着。“我的家人在我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没有了。我是宛姑姑救下来的孤儿，从小就跟在宛姑姑身边。”

宛姑姑？“我……额娘？”我不确定地问他，声音居然微微颤抖起来。

十四听到是关于我额娘的，也停下喝酒的举动，看向欧阳屈。

欧阳屈吸气点了一下头。“我从小跟在宛姑姑身边，主子，我是看着你在姑姑肚子里一点一点长大的哦。”

“快点快点！跟我说我额娘的事情！”我立马坐到他身边，扯着他的手臂。

“听就好了，干嘛坐那么近啊。”十四把我拉了回来。

“呵呵……”欧阳屈浅笑。“我是姑姑认的义子，因为当时姑姑还是云英未嫁的姑娘，我若叫她娘亲就毁了她的声誉了，所以我都喊她姑姑。”

“啊！那你不是我哥哥！”我又坐到他身边。“不许再拉我了！”我转头警告正伸出手的十四。

十四黯黯地收回手，坐到我身边。

“主子您是皇上的女儿，我没有自称奴才已经是死罪了。”欧阳屈避开了我的叫唤。

“不行！你是我额娘的义子，就是我哥哥！以后不许你叫我主子了！再叫我就……我就……”两个男人屏息等着我的下文。“我就哭给你看！”

十四无奈地瞟了我一眼。“以后没有人的时候就任她喊哥哥吧，有人的时候稍稍忌讳一下便是。以后也不必主子主子地叫了，若惜她现在不在宫里，你们一直喊她主子容易暴露她的身份，叫她‘若惜’便可。”

“……”欧阳屈望着我们许久，终于点头。

“YSE！”我转身抱住十四。“胤祯你真是个天才！我本来还想花一个晚上的时间跟他慢慢耗地，没想到你一句话就摆平他了！”

“既然我帮了你那么多，那你是不是应该以身相许报答我？”十四笑着反抱住我。

“切！”我推开他。小兔崽子，一有机会就吃我豆腐！

除夕夜在欧阳屈讲述我宛儿妈妈的事迹中一点一点流逝。

我靠在十四身上，已经进入昏昏欲睡的状态却怎么也不肯闭上眼睛。

“若惜，我明天再给你讲好不好？”欧阳屈轻声问我。

“不好。”我摇头。“再给我讲吧，我好想听！”

“明天再让欧阳屈跟你说，你不是要在这里呆很久吗？今天全部说完了以后不就没得听了？”十四也劝我。

“宛姑姑经历的事情真得很对很多，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讲完的。”欧阳屈附和。

“好吧，明天再跟我说。”我在十四肩上换了个舒服的角度，微微闭上眼。

欧阳屈站起身，轻手轻脚出去，再轻轻带上门。

“你怎么还不走？”我看向十四。

“守岁还没有结束。”十四笑着。“你只管睡吧。我只是想陪着你守岁而已。”

“那好吧，等一下你自己走哦。”我转身，拉过被子躲了进去。

十四无奈地摇着头。

……

“啊——”我尖声尖叫着。不敢置信地看着睡在我外面的十四。

“怎么了？怎么了？”十四坐了起来。

“你怎么会在我床上！”我一脚把他踹了下去。

“昨天晚上守岁太累了，就直接在这里睡了啊。”十四揉揉发疼的屁股。

……

“你不是说陪我受完岁就回京的吗？”我瞪着十四。

“反正赶不及回去祭祖，我就再留几天好了。”十四老神在在地和欧阳屈比划武功招式。

……

正月初一，古人过年先是迎年。就是祭祖，缅怀祖先啦。要把祖宗牌位供在正厅，除在中堂、祠堂祭祖外，也有上坟祭祖的，主要是到坟地烧香、上供、叩拜。祭祖以后，根据历书所示吉利方向，点燃灯笼火把，奉香鸣鞭炮，开门出行，摆上供品，迎接喜神。接着，人们向喜神方向走去，遇庙烧香叩拜，祈求一年的吉利。

我和十四的祖先都在京城最神圣的太庙供着呢，所以祭祖着道工序就免了。

过春节必放爆竹。放爆竹是为了驱鬼避邪。《清嘉录》卷一云："岁朝，开门放爆仗三声，云辟疫病，谓之'开门爆仗'。"爆竹种类很多，由单响、双响、金铖炮、三角炮、二踢脚、多响爆竹、大龙炮、冲天炮等。清人百一居士《壶天录》载："京师人烟稠密，甲于天下。富家竞购千竿爆竹，付之一炬，贫乏家即食维艰，索逋孔亟，亦必爆赛数声，香焚一柱，除旧年之琐琐，卜来岁之蒸蒸，此习尚类然也。"由此看来，放爆竹迎新年，是为了除旧岁、卜来岁、祈求平安。

放鞭炮，因为以前在紫禁城没试过放鞭炮，我们两个几乎让人搜来了全苏州的鞭炮，两个人坐在"一痕沙"的二楼，几乎是边喝茶边燃放爆竹。把鞭炮点燃，扔下楼，反正我们俩炸不着。结果那一天，我们几乎把整条街给炸平了。

我和十四玩过鞭炮之后，欧阳屈就再也不许我们碰着玩意儿了。我没办法，总要驱鬼避邪吧！于是拿着厨房的盐巴和十四互撒起来，结果……那一天"一痕沙"都做不成生意……

初一是拜年，初二初三依然是拜年，又是接出嫁姑娘回娘家与双亲、兄弟姊妹团聚，叙骨肉之情日。

我们的双亲、兄弟姐妹都在北京，所以这个过程又省了。我和十四坐着大眼瞪小眼了两天。

初四是迎神日。诸神下凡，得迎接。不过，迎接是在午后，供品有香、食品、爆竹。

香不用我们点，爆竹轮不到我们放，我们唯一剩下的任务就是食品了，结果我和十四把迎神用的祭品吃得一干二净。

初五为"破五"。《天咫偶闻》载："正月元日至五日，俗名'破五'。旧例食水饺子五日，北方名煮饽饽，今则或食三日，二日，或间

日一食。”《民社北平指南》：“妇女自元旦至是日不出门，虽同院居亦然，谓之‘忌门’。”但“破五”后，就可以正式做饭了，也可以往外倒垃圾。民间称“倒残土”。初五也是撒供品的日子，人们根据天气晴因判断年内牲畜安全与否。初五是五路财神的生日，商店都祭利市仙官，开市大吉，在招幌上挂红布。

这也没我们什么事啊……

离开了皇宫，本以为可以过个很有意思的年，没想到民间的年这么没意思，除了放鞭炮之外。

十四一大早把我拉了出来，骑马载着我跑了半个多时辰来到西华湖边。

西华湖，这里山清水秀，灵慧赋性，我听说这里“家家有绣绷，户户有绣娘”，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若惜，我明天得回京了。”十四双手握住我的。

我一愣。要回去了吗？“你也是时候回去了，你都出来那么久了。”我扯出了一个很难看的笑。

“若惜，你在舍不得我。”十四开心地看着我。

“那个……”我便扭地看着他。“一点点嘛……”我眉毛和嘴角难看地往下垂，眼睛红红鼻子红红要哭不哭的丑样子。

“下一次见面可能就要到你回京了，若惜，让我亲一下好不好？我保证只是轻轻地碰一下。”十四低头看着我，大拇指轻轻拭去我开始不断往下滑的泪珠子。

“你想借机吃我豆腐。”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小子打什么主意！舍不得归舍不得！爱新觉罗胤祯是个该放一百二十分力气堤防的人。

“我就那么不能信任？”十四叹了口气。“枉我偷跑出来看你，你居然连这一点点的信任都不给我。”

“你是偷跑出来的？”我惊讶地大喊。

“如果我不这么说你会让我留下来吗？”他认真地看着我。“我是告诉皇阿玛我要陪你过年，不过他没答应就是了。”

“笨蛋！”阿哥私自出京，如果让有心人士知晓会是多大的罪名啊！而这个笨蛋，居然先是威胁李德全，后缺席国宴、太庙祭祖……我的头突然狠狠抽疼起来。

“已经做了笨蛋了，给我一点补偿吧！”十四嘟起嘴。

我皱眉看着他，最终无奈地贴上去。

我是猪头！我怎么会相信这个小兔崽子说的鬼话！我怒视着笑得嚣张的臭男人，我居然会相信他只会轻轻亲一下！

抡起拳头给了他的肚子一下，他居然依然纹丝不动扣着我的后脑勺。

“若惜，就算我这趟回去被关禁闭都够了。”十四的笑脸让我原本升腾起来的火气瞬间不知去向。

“我会帮你向皇阿玛求情的。”人家总归是为了我出来的。

“那你也要求皇阿玛二月南巡的时候带我出来哦。”十四贼笑着。

等等！他刚才说什么来着？他说下一次见面可能就要到我回京了，那南巡……“胤祯！”我又被小兔崽子被耍了！

“现在就开始想我了？若惜，我也是啊，怎么办啊？要不然，我不回去了好不好？或者，你跟着我一起回去啊。”

回答他的是我的拳头。十四一边跑一边继续用言语调戏我。

……

我吸了吸鼻子，转过身不去看他。十四坐在马背上，英挺地眩了所有人的眼。可是我看见他这样就想把他拉下来打一顿，最好打到卧床三个月下不了床。

“若惜。”

“干嘛！”

“转过头来再让我看一眼嘛！”这家伙就是存心想看我哭鼻子的样子！

“不要！”

“记得写信给皇阿玛求他二月南巡一定要带我哦！”

“知道了啦！”

“那……我走了……”

听到马蹄的声音，我连忙转身。“胤祯！二月，我在乌程。”

“好。我会去找你。”他的笑容依旧如阳光般灿烂。

他一个人来了，现在又一个人走了……走得我的心都空空的……

胤祥……他永远也无法为我做到这种地步吧？他心里有太多放不下的东西……他……

胤祯……乌程再见……

“若惜，你要去乌程？”待到十四的背影完全消失，欧阳屈才开口问我。

“是啊。”我重新绽放了笑容。在心里想念他们吧，现在的我要开始干正事了。“你要一起吗？哥哥。”

欧阳屈笑着点头。

第二十三章

去乌程之前，我必须先去一趟余姚。据苏州部的探子回报，朱慈炯很可能就是入赘浙江余姚胡家王士元。

“我们可以先去乌程，乌程与苏州就隔着一个太湖。”而余姚却在宁波那边。欧阳屈不解地看着我。

“你没听过近乡情怯吗？”我白了他一眼。

“你也有怕的时候？”

“先去余姚探探王士元的底，回了乌程我就不想再去考虑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我夹了一下马肚子。看吧！其实我骑马骑得还是很好的，我就搞不懂为什么这些阿哥们老是要认为我不会骑马，硬把我塞他们前面。

“我们去？若真的是朱慈炯，我们不是打草惊蛇了？”欧阳屈不同意。

“你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我才不会那么笨去打草惊蛇！“余姚胡家的事情我还没有报上去，若人家是无辜的，可是已经让朝廷把他们与朱慈炯联想上，怕是不得善终了。”

欧阳屈明白我的意思。“那你也不必亲自去啊。”

“我的生活太无聊了。而且有些事情，自己采摘下的果实才可口。”

“……”欧阳屈无语地跟在我身后。“乌程沈家与余姚胡家的老太爷是有交情的。”

“你怎么不早说！”都有这层关系，我用思量这么多天接近胡家人的方法吗?

“我就是怕你会像现在这样跑过去。”

“蛐蛐儿，瑟瑟呢？”我突然问他。

“济南。”他面不改色。

“我给你的扳指呢？”我经过济南的时候，可是看见萧瑟戴在手上的。

欧阳屈拍拍胸口。

闷骚的男人！我偷笑。

++++++++++++++++++++++++++++

余姚胡家在地方算是个书香世家。原来的主人已经去世，现在当家的是入赘的女婿王士元，可是他到处授课经常不在家。这是我们在余姚能打听到的所有关于胡家的消息。

一个七十七岁的老人还常年在外面奔波？我原本只是怀疑的心情现在逐渐沉重起来。

“欧阳大哥？”清亮的女声在我们身后响起。

我转身，一个颇有气质的少妇，二十多岁的样子。

“她是王士元老年得来的女儿，王歆月。”欧阳屈在我耳边低声解释。

“王姑娘。”欧阳屈笑着打招呼。

“欧阳大哥你怎么突然来余姚？”王歆月的眼神不经意地从我身上扫过去，虽看不清我面纱下的脸，但她还是微微皱了皱眉头。瞧我家

着蛐蛐儿的人气啊！

“外公让相公带我来探望故友。”我假装羞涩地依偎在欧阳屈身边。

“欧阳大哥已经娶亲了啊，嫂夫人看上去……很小啊。”王歆月的笑容稍稍有点僵硬。

我和欧阳屈陪笑。

“欧阳大哥现在住在哪里？”

“我们住在这边的客栈，想等明天上门拜访胡老爷子。”

“怎么可以让贵客住在外面。”王歆月开口邀我们住进他们家。BINGO！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外公几年前已经过世了，但家母若是见到欧阳大哥一定会很开心的。”

“那……叨扰了。”就这样，我们住进了胡家。

在胡家住了半个来月，我们一点收获都没有。胡家人没有任何破绽却也漏洞百出。他们规规矩矩，却神神秘秘。我们只在来的第一天见过王士元的妻子胡氏，其它时间都是王歆月在招待我们。二十六岁的姑娘家还未嫁人，在古代是多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可是在胡家却没有任何人逼她甚至为此说过一句重话。

而胡家传说中的主人王士元，我们并没有见到他。据王歆月说是父亲在外游历。胡家除了前几天只来了一个化缘的和尚之外，安静地连一只野猫都不曾光顾。

久久没有进展，我们只能先离开。

告别了“十里相送”的王歆月，我们一直愁眉不展。

“我真不希望是他们。”看来欧阳屈心里已经做出判断了。

“把宁波、杭州和苏州的精英探子全部调去余姚。”找不到王士元本人，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只有守株待兔了。

“是。那我们现在……”欧阳屈看向我，缓缓露出笑容。

“回家。”我轻声笑着。

++++++++++++++++++++++++

乌程，现代的湖州。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66)乌程地属吴国。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越灭吴，地属越国。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楚灭越，地属楚围。乌程又一名称菰城，就源自建于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的下菰城，乃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春申君黄歇所建，这是乌程年纪最大的古城，其遗址今天仍保存在湖州市郊云巢乡窑头村的稻田、毛竹和桑树之中。

这里还是很有名的“项王城”公元前206年，项羽在吴中起兵，自立西楚霸王。《史记》记载，项羽与叔叔项梁“避仇于吴中”，唐颜真卿在《项王庙碑阴述》中说得很清楚：“吴中，盖今之湖州也”。避仇期间，恰逢秦始皇东巡经过乌程，项羽就是在掩浦偷看秦皇舆并放言“彼可取而代之”的。第二年九月，项羽便就地起兵反秦。所举之兵都是他在乌程的宾客及弟子和附近各县收得的，即所谓八千“江东子弟”，部队号“乌程兵”。

行至乌程十里开外的送君亭，便看见里外站了三个人。

欧阳屈率先下马。

徐邵弦。我也跟着下马。

“小人，恭迎小小姐！”知道我不许他跪，他行了一个九十度鞠躬的大礼。

“徐叔。”我跟着欧阳屈喊他。“现在不是在宫里，我也不是格格，我只是回家看看家人而已。”我扶起徐邵弦。

“是！”我的话居然让他感动地老泪纵横。“小小姐，老爷已经知道您要来，已经等了好多天了！”

我点头。我的……亲人……

……

白墙青瓦的朴素建筑，周遭铺陈着小桥流水。房子里里外外种了数不清的桃花，我已经开始想象花季到来的时候，这里会是怎样的风情了。

“小小姐？”徐邵弦转头催促突然站在门口停住的我。

欧阳屈看着我，一脸了然的笑意。

我低头微微一笑，迈开了步子。

沈家上上下下包括出嫁了的所有人，都早已紧张地候在大厅。我进去的时候，宛儿妈妈的爹爹——我的外公沈环安居然有带着全家人下跪的动作。

欧阳屈知晓我的心意，急忙扶住了他。“外公，若惜此刻只是回乡探亲的外孙女儿。”

外公看着我温和的笑脸，点了点头。他是想见到我的吧？从他的眼中我看得见希翼。如同康熙所说的，我越大越像宛儿妈妈，是否，外公在我身上看见了红颜薄命的女儿的影子呢？

“不用忌讳什么，我如今只是纳兰若惜，爱新觉罗天雅一直只活在紫禁城中。”我的话让在场的人稍稍安下心来。

是否，他们想见我，可是心中有隐隐忐忑着呢？

“外公在上，请受若惜一拜。”我这副膝盖，这一生只跪过康熙，跪过大清列祖列宗，跪过天上神明，如今对着沈环安这一跪，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到这里不是为了耍格格派头的。

“格格……”沈环安伸手扶我。

“若惜这一跪，是替额娘跪的。”对于他来说，宛儿妈妈只能算个不孝女吧。

外公缓缓收回了手臂。

磕完三个响头之后，我缓缓站起。我环视着一屋子的老老少少，站在外公身后双目含泪的该是我的外婆，几位三十多岁的妇人该是宛儿妈妈的妹妹，站在他们身后的该是她们的丈夫。门边还站着几个小家碧玉一般的少女。想比起我这个大清格格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高贵与骄傲，她们倒显得唯唯诺诺了。少女们身后站着几个青年，想必该是她们的兄长弟弟了，我在他们眼中看到了惊艳。

“外公，若惜赶了一天的路，我先带她去休息？”欧阳屈见着尴尬的气氛，开口打破。

“我已经命人收拾出了最好的厢房。”外婆开口。

“不用了。”我的拒绝让她脸色一白。“我想住额娘以前住的房间。”我微笑着，他们还是有些怕我。随即我又觉得自己的要求太突兀，“嗯……房间还在吗？”

“在！在！原封不动！”外婆亲自引我过去。我走在她身边，轻轻拉住了她的手。她有一瞬间的错愕，但随即却开心地笑起，像个孩子。

第一天见面的场景其实是尴尬的，他们因为我的身份而不敢表现得太热络。第二天，欧阳屈带着我去了宛儿妈妈的墓。

我起先不明白为什么康熙要把额娘的墓千里迢迢迁回乌程，后来欧阳屈告诉我，是宛儿妈妈想回来。

墓室建造在一个独立的小山头，打造地很素朴。对乌程人来说，这里是官府严禁出入的禁区。康熙，想给宛儿妈妈生后最后一丝安宁。欧阳屈说，春天桃花盛开的季节，这个山头是满天的粉红。

墓碑上没有名字，没有生卒年月，只有苍劲有力的书法拓刻的一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映相红。今年春归寻芳踪，桃花依然笑春风”。落款是“爱妻长眠之地，烨字”。在康熙心里，沈宛永远都是爱新觉罗沈氏，而非纳兰沈氏。

第三天，欧阳屈带我去了“一痕沙”的总店。

据说，这里是宛儿妈妈和皇阿玛相遇的地方。

大堂的墙上题有一首《一痕沙?望远》。“白玉帐寒夜静，帘幕月明微冷。两地看冰盘，路漫漫。 恼杀天边归雁，不寄慰愁书柬。谁料是归程，怅三星。”是宛儿妈妈作的词。据说，当年才子老爹刚进门就吟了这诗。

乌程总店相较于三十年前的时候气派很很多很多倍，但这面墙却一直保留着。这是……我们两代人所有故事的开端……

++++++++++++++++++++++++++++

在乌程呆了十几天后，京城传来消息，康熙已经起銮，开始了第六次南巡，预计二月会到达江南。十三依旧在随行阿哥的行列中。

这里不下雪，可是屋内也没有火炉，让我感觉江南的冬天比北京还冷！

午后，我一个人躲在宛儿妈妈的书房内看书。这本圣经，我已经来来回回翻了三遍了。我终于知道四阿哥为什么这么喜欢看佛经，道理其实是一样的。这些所谓神圣的玩意儿，其实讲的也都是些“破红尘”的大道理，可是正是因为它的神圣，让人心中不由地又信了几分。

“谁去跟外公说？”窗外压低了的讨论声赶走了我所有的瞌睡虫。听声音，好像是我几位姨妈的儿子们，单纪莫、陈纪昕、王纪凡。

说？说什么？无聊的生活简直降低了我的层次！我居然开始听其八卦来！

“天雅格格是咱们的表妹，如今就住在咱们家，可是外公就是不让咱们靠近。若是娶了这个表妹，就立马平步青云了。”

“最重要的是不能便宜了欧阳屈那个杂种！”

杂种？我皱眉。

“而且，无论是哪个方面，天雅格格都是极品中的极品了，我们一定要赶快劝劝外公，我能让这么只凤凰白白飞了。”窗外几个兄弟讨论地如火如荼。

怎么……就都没有个个性随外公或者几位姨妈的呢？这么些市侩的个性，看是都随了他们的父亲。

我冷笑着。想娶我？现在那些阿哥面前杀出条血路吧！

“啪”地一声，书本落地的声音。

“谁？”我压低了声音。

“对不起，我不知道格格在这里……”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少女。我见过她，好像是三姨妈的小女儿，单……飞燕。

莫不是见了我冷笑才吓得把书掉到地上的？欧阳屈说过我的冷笑实在很让人毛骨悚然。

“刚才，你哥哥们说的事情你都听到了？”确定窗外的人离开了之后我才开口，也才上前把单飞燕从地上拉起来。

“嗯。”她点头。

“能保证除了我和你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情吗？”我让她坐到我对面。

“格格不罚哥哥们？”她抬头看我。

聪明的孩子。“如果只有我们俩知道的话。”

“我保证不会让别人知道。”她想我保证。

那三个臭小子刚才说的话，其实已经是在言语上轻薄大清格格的罪名了。如果这些话让康熙听见，还指不定是什么大罪。

我微笑着看了她一眼，然后继续看我的圣经。

“格格……”见我半天不说话，单飞燕主动开了口。“您会洋文？”

见她一脸好奇，我放下书。“想学？”

“嗯！地方上最近来了几个洋人，说是来传教的。我觉得他们的东西很有意思，可是，我就是看不懂他们的文字，也听不太懂他们半中文半洋文的话。”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既然有心思要学，以后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找我，我可以教你。”虽然她的哥哥是个混账，但是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小女孩的。

在乌程的两个多月里，该是我过的最平淡，最与世无争的生活了。

宛儿妈妈当初放开这一切，依然走入肮脏的俗世，得要多大的勇气与爱恋……

第二十四章

二月初，沈家来了一位意外的客人。之所以称其意外，是因为我也知道他。我喜欢康熙王朝，对雍正王朝的研究和阅读却极少，但这

个人我还是知道的。他是雍正王朝的重臣，勇于任事，但却粗率狂纵的李卫。

只是此时，他还未入朝为官。

他与十三同岁，但却显得稚气许多。说一个二十一的男子稚气虽有失妥当，但相较于十三来说，却又的确是那样的。

我的身份除了沈家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当我出现在大厅的时候，李卫显然吃了一大惊。

据说他是我外公挚友之孙，两家来往还是相当密切的。而我身后的飞燕，见到李卫小脸就红了起来。

“这位是……”不免俗地，我在他眼中也瞧见了惊艳。

“她是我大女儿沈宛的女儿，来家里小住几日。”世人只知沈宛嫁去了北方，却不知她与天家的爱恨纠葛。

“见过小姐。”他鞠身。

文人！就算再脱俗，身上还是能闻出酸味。我微笑着朝他点了点头便进后堂找外婆。

从那之后，李卫就时常过来串门子。明眼人都知道他的想法，对此，外公也只是无奈一笑。

说才子都是恃才傲物的，这点在李卫身上凸现地尤为明显。他的确有学识、好文采，但是在宫里我见的最多的就是这类人了。更不论四阿哥、十三，本身也是能文能武的大才子。而天下最大的才子……康熙，我可是在他身边呆了整整十五年啊！

“李先生可想过入朝为官？”我轻声问他。

他显然没想过我会问他这样的问题。“不曾。”

“大男儿，空有一身才能，窝在这穷乡僻壤算怎么回事？这一身才干若不是用在天下百姓身上，又有什么可炫耀的？”我毫不修饰的话语让李卫尴尬地红了脸，连飞燕也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不知小姐还有这样的见识，李某惭愧。”李卫缓过神色。

我讨厌人家小姐小姐地喊我。“我姓纳兰，名若惜。京城人士。”

纳兰，这八旗八大贵族的姓让李卫稍稍惊讶了一下。“纳兰？京城人士，那你是……明相何人？”

“你说明珠？”我浅笑。“他是我生身阿玛的阿玛。”

李卫惊讶地看着我。我想，他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

与预期的一样，康熙在二月到达了江南。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康熙居然只身来了乌程。当然，他身边带着几位阿哥、臣子与侍卫，但那对一国之君来说仍旧显得太单薄。

“阿玛！”正准备与欧阳屈出游的我看见眼前的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算你机灵，知道改口叫阿玛。”康熙看着我，笑弯了眉眼，就如同那日我见到的十四一般。“丫头，这段日子过得如何？”

“都好，就是每天会忍不住思念阿玛。”我再也忍不住扑到他怀里。“阿玛……阿玛……”

“傻丫头。”康熙拍拍我的头。

四阿哥和十三也跟着来了，还有张廷玉。“十四呢？”

“你还敢提十四！”康熙严厉地看着我，但我在他眼中还是看见了笑意，这表示十四有惊无险地过了这关。“他居然为了你私自出京！”

“女儿也不知道他突然就来了啊。”我装无辜，“我有让他回去啊，可是他根本不听我的。您知道他跟您最像了，自己坚持的东西别人怎么劝都没有用的。”

“而且，你居然还敢写信让他带来，在信中替他求情，害阿玛想惩戒他都不忍下手！”康熙拧拧我的脸颊。

那就表示他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可是他人呢？”

“还惦记着？”康熙板起了脸。“我让他呆在京里思过。”

“哦……”他不一起来，得少了多少乐趣啊！“阿玛要进去吗？”我指着我身后的屋宅。

“不了。惊扰了老人。”康熙摇头。他是害怕睹物思人吧？宛儿妈妈住的地方，一点都没有改变过。他是怕自己见到了会想起以前的事情，徒增了哀思？

二月桃夭。二月的乌程，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自成一派世外桃源的美景。

“想当年，你出生的时候，紫禁城的桃花可是开满了整整一个春天，当时太后就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康熙往与沈家反方向的地方走去。我忙上前挽着他的手。

“那阿玛不是要失望透了？”我耍着嘴皮子。“女儿非但不是倾国倾城，连一般的小家碧玉都比不上呢。来了江南我才发现，她们一个个娴静文雅地跟什么似的，女儿在她们身边，就变成野孩子一个了！”

“哈哈哈哈哈哈……”康熙大笑。“你是咱们满人的孩子，当然要有咱们满人的风范，阿玛宁愿你是个野孩子！况且！谁敢说你不是倾国倾城！”

“就阿玛会这么说。但是，哪有阿玛怎么夸自家女儿的？女儿现在被阿玛夸到天上去了，到时候人家一见根本就名不副实，阿玛岂不害了女儿。”我不依。

“哪里是名不副实？”康熙转头。“十三，你说说，我这丫头，哪里顶不上‘倾城倾国’这四个字了？”

康熙在给我和十三创造机会！他是想让我早点回京吧。

“名副其实。”十三看着我，将近五个月未见，他眼中的温度依旧未变。

我微笑，淡淡地别开眼。

“格……”李德全一开口就被大家狠狠瞪了一眼。“小姐，您不在，老爷好久没笑得这么开心了。”

帝王，本该就是寂寞的。我只是个意外，而这个意外恰巧出现在康熙身边，宠坏了他而已。

“是啊。好久没人这么跟我说说话了。”康熙拍拍我挽着他的手。

“阿玛，女儿带你去个好地方。”

我带着他去了“一痕沙”的总店。

“这里完全不一样了。”康熙看着这大了不止十倍的店面。

“一样的！”我提着裙摆，拉着他快步走进内堂。

“这是……”康熙失神地看着那面墙。

“阿玛，我把它拆下来让你带回家好不好？”

康熙被我的话一下子逗乐了。“你让我带着一面墙回家？”他摇头。“有些东西早就在心里……而且，我不能再带走她一次了。”

我也沉默了下来。

“若惜。”我抬头看康熙。“带我去那里。”

那里……

我点头。

……

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都被康熙留在了百步开外的地方。

我跟在康熙身后，看着他一步步走向宛儿妈妈的墓。额娘，我来了，阿玛也来了……

“你常来？”康熙看着墓碑。

“天天来。”想十三的时候，我就来这里。一边看圣经，一边陪妈妈。

康熙点头。

妻子，不是皇后，不是妃子，也就不是臣子。沈宛是康熙认定的妻。而妻，对身为皇帝的他来说，便是唯一。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她说不愿让世间的尘土沾染了她身体，我看着她变成一掊尘土，我亲自把她带回乌程，亲手埋葬了她……”

“阿玛为什么要把额娘送回乌程？”我问他。

“她说她想回家。”

短短一句话让我红了眼眶。“阿玛不懂额娘呢……”我坐到墓碑旁边的草皮上。

康熙转头看我。

“额娘所指的家，是哪里呢？虽然阿玛一直把额娘藏在心里，可是也让额娘在外流浪了十五年，额娘口中的家，不就是阿玛身边吗？”我红着眼眶。

康熙看着我，眉头开始重重地隆起。

“阿玛，你什么时候才带额娘回家？”原来有的时候爱不是一切……他可以很爱宛儿妈妈，却不一定真的懂她……

“……”康熙重新看向墓碑。“这就回去……”

我轻轻起身，想给康熙多一些时间凭吊哀情。

……

“为什么不告而别？”十三站在我身后。“若不是十四突然只身去了江南，我还不知道原来你是去了苏州！”

是啊……原来有的时候爱不是一切……他可以很爱我，却不一定真的懂我……十三他……不懂我……

“我有必须要做的事情。”我浅笑。

“必须到匆匆离开？必须到只字片语都不留给我？必须到连去向都不告诉我？”十三大吼。我从来没有见他如此失态过，赶忙拉着他走远。

“胤祥，在宫外我很快乐，我不想回去了。”我抿抿干涩的唇。

“不回去？”十三愣住。他应该没有想过得到的是这样的答案吧？“为什么？”

“不为什么啊，我觉得在外面我能活得更久一点。出来这么久，我还一次心疼病都没犯过，而且，最近我身上也长肉了，呵呵，说不定你下次见到我就是个胖子了。”我故作轻松。十三，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察觉到呢？像皇阿玛这样，隔了十五年才知道心爱女人口中的“家”其实就是自己身边吗？

“若惜……”十三放软了语气。

“弘昌好吗？听说兆佳氏也快生了，你现在出来不是不太好吗？”我微笑着问他。

十三一愣，随即点头。“若惜，我们之间没有他们好不好？”

“好。”我点头。说没有就能没有的吗？

“跟我们一起回去好不好？”

“胤祥，这个问题胤祯已经提过好多次了，不要再跟我争了。”我摇头。“你不好好把握时间吗？皇阿玛在这里不会呆很久，你能跟我一起的时间也不多了，难道你要浪费时间在和我争论回不回去的问题上？”

十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是在惩罚我吗？”

我摇头。我哪里是在惩罚他啊？我只是在惩罚我自己而已。什么时候开始，与我最亲近的十三阿哥胤祥，我开始对他隐瞒我的想法了；什么时候开始，我最信任的十三阿哥胤祥，我开始不想对他说实话了……心中明明那么多的想法，可是我却已经不愿意对他争辩什么了……

这一刻，我突然为我们两个感到悲哀……

“果真不愿与我们回去？”他牵起我的手，往桃花林深处走去。

“现在还不能回去。”我随着他。

“你在这里开心吗？”

“很平静。每天早上与外婆一起诵经，然后上山陪额娘，念圣经里的故事给她听，下午和蛐蛐儿一起去店里，有的时候两个人到处瞎逛。傍晚回来，和全家人一起吃过晚饭，我的表妹飞燕会过来跟我学洋文。有的时候会一直听蛐蛐儿说额娘的事情一直到深夜，有的时候会和飞燕一起去教堂做祷告、忏悔……”我详细地对他说着我生活的内容。

“忏悔什么？”

“爱、恨、嗔、痴、贪婪，什么都忏悔。”握着我的手稍稍紧了紧。

“你好像真的很快乐。”

“是啊，很快乐。”我停下脚步，转身面对他。“只是想你的时候会不开心，会微微心疼。”不做事的时候，一天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想念他。想着，心就微微疼痛起来，却依旧乐此不疲。我真的只是在惩罚自己而已。在外面我真的能活久一点吗？得通知京城送药下来了。原本一年份的药丸，我已经用得快差不多了……

“若惜……”十三低叹一声，把我搂进怀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靠在他胸口，静静地听他说着一句句“对不起”，我这时候，是不是该流几滴眼泪应景？耳畔这强劲有力的心跳声，我开始想象着兆佳氏每夜是怎样躺在他胸口听着此刻我听到的这个声音。

“胤祥。”

“嗯？”

我微微推开他。“该回去了，待会儿皇阿玛要找了。”

“好。”他看着我，似乎想说些什么，且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微笑着，转身朝来时的地方走去。

其实真的转身了，还是看得见来时的路，只是有的时候太沉醉于眼前的风景，忘了要回头，或者，不愿意回头罢了。

回到人群，我走到四阿哥身边坐了下来。

他转头看了我一眼。“阿玛很爱你额娘。”

“是啊，爱。”我看着静坐在宛儿妈妈墓前的康熙。“直待繁花落尽，人空憔悴，曾若相惜……”

四阿哥低头。“额娘她们争了一世，不知能否争到阿玛像爱你额娘那样爱她们，哪怕只是万分之一。”

“男人的爱是可以被分割的。男人的爱是露珠，每一颗都是完整的存在，但却不是存在的全部，经不起阳光的照耀。德妃娘娘她曾经在乎过，可是现在不了，她还有你们。”

“我没爱过人，没试过分割爱情，我不明白。”

这句话够绝的，如果他的福晋们听到了恐怕芳心要碎成一地了。“很快就要有了。”年妃快要出现了。

“也许早就丢了，后来也懒得去找了。”四阿哥的目光与我一致。

我很庆幸是他。我快速看了四阿哥一眼。只有他能让我如此心平气和地呆着，我曾经想过是因为他参禅的缘故，可是后来自己都被这理由逗笑了。

我喜欢看他偷吃糖果的样子；我喜欢他瞧不起我时微微挑起的眉毛；我喜欢身心疲惫了一天之后，回家能钻进烙有他味道的黑色披风里……

发乎情，止乎礼。可以在阳光下享受难得的温情，也可以在午夜梦回时心生柔情。在他面前，我依旧可以相信自己的完美与可爱，在某些温柔的情愫里，依然可以感受被爱。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却依旧可以平静地相忘，可以默默地爱，默默地理解，默默地在心里装满祝福，挥一挥手，让春草绵绵，落红成阵。

聚散随缘，风雨由天……

“四四。”

“嗯？”

“我很喜欢每天晚上睡觉前，你是我最后一个我想说话的人。”

他浅笑，唇角扬起了很轻微的弧度。

对了！我还喜欢他暗爽的样子。哈哈……

+++++++华丽的分割线+++++++

第二十五章

“阿玛，住这里真的不会委屈了你吗？”我蹲在康熙身前，替他捏脚。

“不会。出门在外必是不能与家里相比，这‘一痕沙’的上等雅房，在大部分人眼里已经是豪华地跟金銮殿一般了。”康熙豪爽地说。

“这可不是，阿玛住哪里，哪里就变成乾清宫了。”我仰头谄笑。

“你啊！就这张嘴甜！”康熙心情很好。

“我还很能干的哟！”

“说到这个，”康熙收敛起了笑容。“你来南方要调查的那件事情怎么样了？”

“那三个人是他的儿子，但是我们现在只是怀疑某个人是他而已，还没有确实的证据，我已经派人在那个人家附近做好全部的安排了，如果确定了就是他，会立刻将他一网成擒。”我并未道出余姚胡家，原因还是如先前考虑的那样。

“朕号称治世，就会以宽大著称，但唯独对朱三太子一案决不能手软。若惜，帮我盯着，我宁可杀错也不愿漏过。”康熙狠下了心。

“是。”我点头。

“砰！砰！”两声，两边的窗户被人撞了开来，是十几个黑衣人飞身而入。

我一下子傻眼，这唱的是哪出？行刺！我随即反应过来便扯开嗓子大喊。“四四！救命！”我一边把康熙护在身后，一边想拖时间。哪知这群人一见我开口便挥刀劈了过来。

康熙的武功自是不差，我也会几招三脚猫，但是面对十几个精心挑选出来行刺皇帝的杀手来说，实在太小菜一碟了！

人呢！怎么说皇帝出行也不能马虎了安全问题。今天一见到康熙我就让欧阳屈去处理了“一痕沙”的空房间，已经入住的没办法，尽量调到最旁边去，康熙旁边的几个房间全部空出来，整个酒楼的房间里可是都塞满了我们自己安排的人，这会儿，人都哪里去了？

在我失神的瞬间，一柄长剑直愣愣地朝着我的门面刺来。啊！我要死了！而且还要做个毁了容的丑鬼！我惊恐地闭上了眼睛。

@

诶？没有疼痛？我张开眼，发现自己已经被四阿哥拉进怀里。

“躲起来。”他把我往门外一丢，便加进了战局。

康熙已经被我安排的人团团围在身后。四阿哥、十三、晁英、欧阳屈，还有几个大内侍卫现在都在房间内与几个此刻缠斗。

“啊！”那老什子的长剑划过了十三的手臂！我惊叫了一声。

房间内的几个高手没过多久就收拾掉了那十几个杀手。

“留活口！”我制止最后三个杀手被杀。

杀手被带了下去。我忙跑向十三。“你有没有怎么样？”

他摇头，只是眉头微皱。“一痕沙”自聘的大夫赶进来为十三包扎伤口。

“爷！”晁英大喊了一声。我转头，看见四阿哥被晁英扶住，玄色的长袍上湿漉了一片，滴到地上竟是鲜红的血色！

“胤禛！”我忙跑过去，刚才与此刻缠斗的时候他并未露出什么破绽能让此刻在他身上造成这么大的伤，唯一的可能就是……刚才他救我的时候……

“大夫！快来看看他！”康熙也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四阿哥被扶到了床上，大夫迅速在他受伤的地方扎上银针止血。大夫用剪子剪开衣服，他竟被划开了一条几乎横跨整个腹部的大口子。

“只是皮外伤，血止住就没事了，各位主子请不要担心。”大夫施完针，转身先安抚我们。跟着他亲自为胤禛清洗了伤口，撒上药粉，包扎固定。

“他真的没事了？”康熙着急地问。他面有怒色。

“只要伤口不再裂开，除了疤痕之外，四爷不会有任何后遗症。”大夫恭敬的回答。

“若惜，你和大夫在这里守着。张廷玉，你跟朕出来，朕要彻查此事！”两个儿子都受伤，看来是彻底惹怒了康熙。试问老虎在亲眼看见自己的崽子被人伤害到，怎不会扑上去撕碎对方？

康熙带着张廷玉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若惜，先吃药。”欧阳屈倒了一杯温水递给坐在床沿的我，随即拿出随身带着的瓷瓶。“你今天的药还没有吃。”喂了我一颗之后，他又觉得不放心，示意我再吃一颗。

十三一脸不解地看着我，表情中分明有不敢置信与难受。

我现在哪有时间管他的情绪啊。我朝他无力一笑，转头替四阿哥擦拭脸上的汗水。“晁英，十三爷也受伤了，扶他回去休息。”

不久，胤禛就发起了高烧，迷迷糊糊地呢喃着些什么。我守在他身边，冰镇降温的帕子一块接着一块地敷在他额头。

到了第二天清晨，胤禛的身子终于不再发烫。

“若惜……”胤禛半开的眼睛搜寻到了我。

“胤禛，你感觉怎么样？”我握住他的手。

“没事了……”他声音稍稍有点沙哑。

我用帕子沾了水，轻轻润着他的唇。

“我已经没事了，你别担心，去休息。”他的声音几乎微弱到听不见。

“好，等你睡着了我就去休息。”

“……若惜。”

“嗯？”

“唱首曲子给我听吧。”

“你要听什么？”

“只要不是《长相守》……”

我微微一愣。原来他心如明镜……

只要让我做一天你温暖的睡床~~oh baby

可以温柔的把你搂在我的怀中

哄着你入眠

梦中每个细小动作

轻声在你的耳边诉说

都会让我打败所有怪兽在你梦里~~oh wo

没有我你如何度过

你又是怎么消磨时间

会不会爱我,好想听你说

是否有我爱你的多

悄消藏你抽屉里的

成为你心情的日记
不能知道的
你的小秘密
全部放进我的心里
好好地
我幻想有一天能变成你的猫咪~~oh baby
它可以品尝你倒的牛奶而且还在
你手心淘气
每次和它开心玩耍
抱紧它时动作的亲密
都会让我感到有一丝小小的妒嫉
这些就是我的爱情
只有你始终在我眼里
无论在哪里 只想看着你
没有谁能将你代替
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我想做你的亲密情人
胜利的骄傲,忧伤的烦恼
我愿意用心去倾听
只为你
in my heart , in my soul
爱原本空白陌生
对我是那么的难懂
u~baby
想要把 世界上
所有美好都给你
这些就是我的爱情
望能一直看着你

有一些感激在这幸福里
我努力去完美自己
无论何时在你身边
我们一定可以相恋
搂你在怀中紧紧抱住你
我想要可以永远的
爱着你

“若惜的小曲子都还有意思……”胤禛再次沉沉睡去。

我疲惫地站起。“让人告诉皇上，四阿哥已经无恙了。”我吩咐欧阳屈。

“是。”

“刺客呢？”

“在暗房。”

“跟我一起过去。”

……

这一交手，“一痕沙”怕是完全暴露在南明分子的眼中了。

我走进散发着腥臭味的暗房。有两个刺客已经被折磨致死，最后剩下没死的那个也已经奄奄一息。

我走到他面前。他不屈地怒视着我。“余姚胡家？”

我看着他的眼中闪逝过一丝情绪。无论它代表什么，都已经够了。

拔过身旁侍卫腰间的佩刀，我转身往外走。刀，“滋”地一声划过那个人的脖子。“余姚胡家，除了王士元和他的子女，一个不留！”

“若惜！还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余姚胡家，你现在下决定太仓促也太不公平了！”欧阳屈追上我。

我转身对上他的眼，映在他眼中的那双美眸，阴狠冷漠地连我自己都心颤。“我要保护我在乎的人，就算杀错无辜我也在所不惜！”

“……”欧阳屈盯着我半天，见我丝毫没有退步的意思，终于转身离开。“我知道了。”

我的手上又沾上了数十条鲜活生命的鲜血，但，这是他们逼我的，我只是为了保护我在乎的人。

这个时候，人命在我眼里可以连草芥都不如……

白色的裙摆上沾着已经干涸掉的血渍，我把手上的血迹擦在身上，我坚定地朝前走去。

++++++++++++++++++++++++++

余姚胡家所有的人全部都被逮捕或者围杀，但是却没有找到王士元。

五月，康熙带着伤愈的四阿哥与所有人起驾回京。

“暂时先不要吃甜腻、油腻的东西哦！”我叮嘱胤禛。我在他手中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只给了他六个字：不结党、不结怨。回京之后，京中便起风云，八阿哥不是简单的角色，可是康熙对皇太子完全没有死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明哲保身是最明智的做法。

“那这是什么？”胤禛不着痕迹地收下纸条，他扬扬我刚塞给他的一盒巧克力。

“这是我昨天晚上连夜做的牛奶巧克力，不过不是让你吃的哦，是让你睹物思人的。”我笑着。“李谙达，我可把四阿哥交给你了哦！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都会找你算账的！”因为怕牵扯到胤禛的伤口，所以康熙特许他坐马车随行。

“是！是！格格放心！奴才一定好好照顾四阿哥！”李德全像我保证。

“若惜。”胤禛喊我。

“什么？”

“不要再让这双手沾上鲜血了。”他握住我的手。

我浅笑，点头。言不由衷……

“皇阿玛！儿臣明年七月回京！”我对着康熙，明言了我回去的时间。

康熙点头，随即上了皇辇。队伍缓缓开动。

十三牵着马站在我身边。

“你也走吧，保重。”我转身面对他。

“除了这个，你没有别的要跟我说的吗？”十三倔强地任由队伍消失在我们面前。“若惜，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他拉起我的一只手。

“……请偶尔想想我……”我反握住他的手。

十三看着我，“若惜，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句话。”

“我会想你的，天天想你。”

“若惜……”

“胤祥，别逼我说连我自己都不确定的事情。”

“我逼你吗？”他的脸色苍白。

“是。”

胤祥缓缓放开了我的手，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终于转身上马。“我在家里等你。”

家吗？望着从我身边跑开的骏马。我点头。

我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去。胤祥，若是你此刻转头，会不会发现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胤祥……我有一点点舍不得你，只有一点点……胤祥……

是因为幸福所以才感到一瞬间，还是因为只有一瞬间才感到幸福？我那一段短短的无忧岁月，此时回想，竟短地眨眼即逝。

曾经有人说，你将学到的最伟大的学问是爱别人和接受别人同等的爱。可是真正陷入这个漩涡才发现，我们自认为给予的爱是最自

私、珍贵、宽广的，可是到了被爱人的眼中，却变成了宠溺、捆绑、占有和掠夺。

几分热情？几分平淡？几分拥有？几分推却？

不是伸出双手就能付出和接受的。从这份爱到那份爱的路途上，有自私需要跨越，有宽容需要携带，有珍惜需要学习，有等待需要理解。

可是为什么原本美好的初衷到了后来就变成了负累？胤祥，我们都有过于执著的东西。我的唯一，你的承诺。

也许兆佳氏也是这样……

多角的爱情虽然复杂累人，但结果却是相同的。爱，就是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心揉碎的过程。

唯一让我开心的是，康熙悄悄带走了宛儿妈妈的骨灰。

额娘，阿玛终于带你回家了，你……幸福了吗……

“若惜！你这样不行！”欧阳屈扶起蹲在路边捂着胸口的我。“不要再想了！求求你！不要在想那些辛苦的事情了，你的心脏会承受不住的！”

我借着他的力气站起身，“我没事。”我还有在乎的人要保护，还有思念的人要寻找，我不会这么窝囊地倒在一个“情”字上。我可以伤痛，但转到人前，我一定要做一个无坚不摧的大清格格！

“余姚胡家的汇报里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问欧阳屈。

“没有。除了同一个和尚三次上门化缘之外，并没有任何异样。胡家人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

和尚？该死！我怎么会忘了这个！“通知全国三十四部，留意一个自称‘念一’和尚的七旬老人！”

该死！我怎么会忘记朱慈炯化身和尚这么重要的事情！甚至我还让他从我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一次！我真该死！

第二十六章

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康熙巡幸塞外。皇三子胤祉迎康熙帝于自己邸园，侍宴，嗣是岁以为常。

后康熙命南书房翰林陈邦彦编辑的唐宋元明题画诸诗成，康熙帝亲为阅定成《历代题画诗类》一部。

七月，康熙驻跸热河，并巡幸诸蒙古部落。

听说这次符翟王子也来了，结果见我没有一起去，还跟人询问起我的情况。这不问还不要紧，他打探的人正好是十四，结果我患心疼病的心痛加上不能南巡的委屈，他居然在招待蒙古各部的宴会上跟符翟王子狠狠干了一架。康熙虽在宴会上斥责了他，但私下却什么都没有说。这也让大家明白了康熙心中对我的事情还是耿耿于怀的。

康熙四十六年年底，四川部突然传来了消息，称在成都找到自称念一和尚的七旬老人。于是我和欧阳屈顾不上过年，风尘仆仆地赶往四川。

我手中握有一幅胡家家仆拼出的王士元的图像，而那个家仆也成为了这场浩劫中唯一活下来的人。

“人在哪里？”我一进门就问候在那里的匡政。

“若惜，人他们看着呢，你先去休息。”欧阳屈劝我。

为了这个念一和尚，这半年来我几乎没有安生过，山东、两江、浙江……天南地北几乎都跑遍了！

“带我去见他！”

匡政见我脸色苍白，稍稍犹豫了一下。

“带我去见他！”我坚持。

康熙四十七年的第一天，我终于见到了这个我找了大半年，几欲将他碎尸万段的朱慈炯。可是踏进房间的那一刻，我却突然犹豫了。

我这么千方百计找一个人，只是为了杀他?

“与他一起被我们抓住的还有伺候了他一辈子的老仆人。”匡政指指跪在地上不停向我磕头的老翁。

“你是朱慈炯。”我走到他面前。

他抬头淡淡看了我一眼。“孩子，何必卷入男人们肮脏的战争？”

我这男装造型就这么失败？十个人看到有十一个人能认出我是个母的！

“我只问你一句，愿不愿意向大清称降。”

“我是明室后人。若我降了，汉人就真的复国无望了。”

老匹夫！我懒得跟他讲炎黄子孙是一家的大道理。“道貌岸然的假和尚。你披着这佛门弟子的名号，可干的都是些伤天害理的坏事。你可是大清现在已经坐稳了这个江山，任凭你们再怎么挣扎都是无济于事的。你把跟着你的那些汉人置于何地？你可是我亲手杀了你多少手下？”

“我是明室后人，我有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就像你有你必须要做的事情一样。”他看了我一眼便不再开口说话。

好样的！这句话还真说到本格格心里去了。

“你的主子落在本格格手中是他时运不济，这次他死定了！你可想让他保个全尸好好安葬？”我看向跪在地上的老翁。

欧阳屈和匡政疑惑地看着我。上一刻还想把朱慈炯剥皮拆骨的人，现在会想个他个全尸？

“为什么？”身后的朱慈炯问。

“因为本格格喜欢你那句话。”没有理由。“说，你愿不愿意。”我看着老翁。

“愿意！奴才愿意！”他又开始不住地磕头。

“匡政，带他去落发。”我转头叮嘱他。“做一顿好的给朱三太子，”我望了一下天色，“选个好时辰送他上路。”

“若惜！”欧阳屈追上转身出房间的我。“为什么？”

“你以为南明余孽会这么容易让我们把人送上北京？”我自有我的打算。“与其途中突生事端不如现在就解决掉麻烦。我会禀报皇阿玛的，放心。”世人只要知道朱三太子朱慈炯被大清朝廷处决就可以，至于那个人是不是朱慈炯本人，根本就不重要。

这件事情解决了，过几天回苏州好好调养调养身子就该回京了。我……要去见我的小十八最后一面……

“若惜！”眼前一黑，下一刻我才发现我已经倒在地上。

“蛐蛐儿，把药给我。”胸口又开始闷闷的了。这半年，我发病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有的时候这药根本就已经控制不住了。

“主子怎么了？”匡政站在我们身后。

“心疾。”

“只是心疼病而已。”我故作轻松地笑笑。

“大夫明明就已经说心疼病已经发展到心疾了！若惜，你若是不想为自己珍惜身体，也要为珍惜你的人珍重啊！”欧阳屈心疼地看着我。

“我没事。”我微笑着试图站起来。

“你从来都说自己没事！”欧阳屈横抱起我。

“主子。”匡政喊住我。“我陪主子入藏吧，我与一位活佛相识，也许他有办法。”

活佛？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本想开口拒绝，但是看见欧阳屈坚持的眼神，我只好点头。算了，就当去古代西藏旅游一趟吧。

……

阿玛：

女儿已将朱三太子案处理完毕，具体细节与解决方法女儿已告知张廷玉，他会向阿玛细禀。女儿有必须要做的事，暂时离开一段时间，七月北京见。勿念。

女　若惜

花了一个月时间处理好所有事情，我匆忙留下一封信，便随着匡政和欧阳屈入藏了。

我们从西藏的东北方向入藏，一路往南走，据说那里是比较温暖湿润的。其实那是当然的，西藏的东南东临云贵高原，南靠南亚，雅鲁藏布江带来的印度洋暖湿气流甚至可以在河谷种植水稻的，这里可是有塞上江南之称。

这里不是西北，所以我们并没有用到传说中的塞上交通工具——牦牛。

古代的西藏南部和东南部的喜马拉雅山森林地区，是有下毒习俗的，所以匡政交待我们一定不能随便乱吃别人给的东西，也不要随便和陌生人靠近。

因为这些古人下毒有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理由，他们为了夺福、谋财害命，有的时候甚至只是为了他们少数人信奉的一个宁玛派教根本不存在的一位毒神而对无辜的人下毒。

而且，这些下毒的人皆是女性。匡政担心我的容貌会引来一些女人“夺福”的举动，所以入藏之后我就被包裹地严严实实地躲在马车里。

一个月后，我们来到了南西藏。

“这里是哪里？”周围云雾缭绕，青山苍翠欲滴，空气中甚至还飘着淡淡的花香，不远处就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潺潺而流。

“这里是世人并不知晓的人间世外，香格里拉。”匡政把我扶下马车。“我们到了这里就基本安全了，连藏人都很少知道有这个地方。”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环视四周的美景，但还不忘打探。

“有缘而已。”

“蛐蛐儿呢？”我并没有看见欧阳取的身影。

他看了我一眼。“他去办一些事情，马上就回来。”

我们住到了一对老年夫妇的家里，匡政好像与他们很熟识一般。

五天后，欧阳屈赶来与我们汇合。安顿好我，他们就开始去寻找这位被他们称为“珠古”的神秘活佛。

西藏群山起伏，江河湖泊众多，草原浩翰无边。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有着保持了千百年的“万物有灵”自然崇拜习俗。神灵附于山，就有了神山，神灵附于湖，就有了神湖，神灵附于人，则有了亦人亦神的“活佛”。活佛，顾名思义就是生活在人世间的佛。

这对老年夫妇本是汉人，家居江南，三十年前的“三藩之乱”让他们失去了所有的亲人，索性他们被匡政的父母救了下来，于是便跟随他们来到这个世外桃源。

“张伯、张婶，我去外面透透气。”我朝着正在屋舍旁边务农的张氏夫妇大喊。匡政和欧阳屈入山已经十余天，但却丝毫没有消息传来。张氏夫妇让我不用担心，匡政从小便对这一带的大山十分熟悉。

“姑娘，您别跑太远了！”张婶半立起身子。

“知道了。”我转身朝山野跑去。

这里的空气真得很好。我一直以为与现代比起来，古代的空气已经算很好，但是在这里呆久了，外面无论哪里的空气都变成劣级了。

我仰躺在草坪上，望着天空偶尔飞过的五彩缤纷的鸟儿。如果不是尘世还有太多需要我做的事情，我真想就永远呆在这里。

紫禁城、康熙、四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争权、夺位……这些此刻好像都离我好遥远好遥远……

一阵马蹄声惊扰了我。我缓缓坐起身子，进入我眼帘的人却让我惊愕的差点忘记了要呼吸。

来人快速翻身下马，三两步跑到我身边把我自地上拉起拥入怀中。“若惜……若惜……你吓死我了！”

“胤祯？”我不确定地喊他。

“是我，若惜，是我！”

我不敢置信地推开他，手指不确定地抚上他的脸。“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皇阿玛收到一封很奇怪的信，担心地寝食难安，后来我收到欧阳屈的信才知道所有，便出来了。”胤祯围着我打转，确定我没事才舒了口气。“怎么心疼病会发展到心疾？你是怎么照顾自己的？”

“等等！”我还没有理清楚，等等！“你是说，蛐蛐儿写信跟你说了我的事情，然后你就出来了。”

“嗯。”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让欧阳屈在路上给我做记号，可是那家伙做得太小心，害我还走错了路。”

“那……”对了！最最重要的问题！“你出来皇阿玛知道了吗？”

“我一接到信就去告诉皇阿玛了，他也吓坏了。我也告诉他我要来找你了。”

呼……这就好，万一他又是硬闯出来的，我又是一次拐带阿哥的罪名。可是胤祯后面的话却差点让我站不稳摔倒。

“只是皇阿玛不答应而已，所以我又偷跑出来了。”他咧嘴大笑。

天哪！我觉得眼前顿时一黑。“胤祯！你……”

“你先别急啊！”十四抱住我。“若惜，我做不到，让你一个人来这里面对生死，而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地呆在京城。”

女人是很容易被感动到的动物，十四这么淡淡的一句话便差点让我把积存了九个多月的眼泪流下来。“你太冲动了。”

“我不冲动就不是皇阿玛头痛的十四阿哥了。”他无所谓地笑笑。

“如果我现在让你回去你会听我的吗？”我哀求地看着他。

他斩钉截铁地摇头。

我无奈地看着他。

“若惜，不要赶我走，至少现在不要。”十四拉住我的手。“在确定你没事之前，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你半步的！”

“我本来就没事。”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半年多，秦太医为你特制的药丸像运粮食那样往南方运，加的药一味比一味重，你真的以为可以瞒着我们？”他厉声反驳我。

“干嘛这么凶……”我扁扁嘴。

“我……只是有点急……”十四立刻变得手足无措。

“你说的，除了你还有谁知道？”

“你应该问我，还有谁不知道。”他注意着我的表情，慎重地审言度句。

原来都知道啊……我低头浅笑。

“蛐蛐儿和政政已经去找可以救我的人了，我不会有事的。”我转身坐在草坪上。“你也不应该在这么重要的时间跑出来。”皇太子党与皇八子党如今已经斗得死去活来了，他不该在这样的时间走掉。

十四坐到我身边，握紧我的手，看着天空不说话。

……

“你喜欢那鹦鹉？”十四顺着我的目光发现了枝头五彩斑斓的鹦鹉。

“这种鹦鹉很聪明的，如果我教它骂你，它真的能学会。”我不禁在脑子里想象一直大鹦鹉骂十四的情景，想着便愉悦地笑出声音来。

“咻”地一声，一块石子儿从我身边射了出去，准确地砸在了那只鹦鹉身上。

“啊！你干什么！”我一边责问他一边朝掉下来的鹦鹉跑去。

“你不是喜欢吗？”他无辜地看着我。

“喜欢也不能把它这么打下来啊。”我小心地捧起鹦鹉。死了没有啊？

“我想打下来给你养着嘛！”十四不满地跟在我身后。“放心啦，它死不了，我刚才控制力道了，我只是把它的翅膀打到骨折而已。”

“骨折？而已？”我狠狠瞪他。

“若惜，你看……”他舔舔嘴唇。“我只是想逗你开心而已。既然你不想要这鹦鹉，大不了咱们帮它养好伤再放它走好了。你千万别生气！会伤了身子的！”

听着他这话，我就算有再大的火气也升腾不起来啊。“好了啦！以后不要再伤害这些小动物就好了。”

……

半个月之后，匡政和欧阳屈终于回来。

“活佛呢？”十四见他们只有两个人，着急地问。

“珠古他入定了。”匡政无奈地说。

“入定？把他叫醒啊！”

“叫得醒就不叫入定了。他至少还要一个月才醒。”欧阳屈也很是无奈。

“一个月？”换我大喊了。再过一个月就要到五月了，若是他治疗需要时间，万一我赶不及八月见小十八最后一面怎么办？

“不急不急。”十四安抚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他问匡政。

回答他的是一阵沉默。

“那也没办法了，若惜，我们就安心在这里等吧。”

“可是……”

“还有什么可是啊！就这么定了！”这里他最大，十四“一锤定音”。

“若惜，I Love You!”那只平时半死不活的鹦鹉居然在此刻开口说起话来。而且还是这么劲爆的话。

十四的脸一下子爆红，想必他也没有想到这鹦鹉会在这时候开口呢。

“怎么有只鹦鹉？”欧阳屈靠近受伤的鹦鹉。“他刚才说的是什么？藏语吗？”

“若惜，I Love You!”鹦鹉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重复。

“这就是你这些天神秘兮兮的成果？”我问十四，眼中满是笑意。

“十四阿哥，你教鹦鹉的是什么话？”欧阳屈问。

“若惜说可以教会鹦鹉骂我的话，所以我也教咯！”他辩驳。我哈哈大笑起来。“若惜！”十四懊恼地低吼。

“那你教的那句脏话是什么意思？”欧阳屈紧咬着十四不放。

“那句是……”我边笑边想解释。

“若惜！”十四一把将我拉起，拽着我飞快地逃出了屋子。

“哈哈哈哈……”我捂着肚子笑得眼泪都溢了出来。

“别笑了！”

“可是……”我就是忍不住笑嘛！虽然也真的没什么好笑的，可是我就是觉得很逗啊。“胤祯，你真的……好可爱……哈哈哈哈……”

“不许再笑了！”十四将我拉直。“你再笑我就吻你咯！”

什么嘛！我立刻止住笑声。但是看见他那张生气的脸，我就是忍不住漫天的笑意。“不好意思，我回避一下。”我三两步往与屋子相反的方向跑去。上帝！给我个地方让我笑一下吧！忍笑真的会得内伤的！

“你还是在笑。”没跑几步我就被十四逮住。“你就这么想让我吻你？”

“才不……唔……”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辩解，嘴唇便被某个贼笑着的人士给堵住了。而可怕的是，我居然依在他怀里任由他吻着。

实在是这里的景色太适合恋人花前月下……是这样的吧……

++++++++++++++++华丽的分割线++++++++++++++++

第二十七章

转眼进入四月末，我靠在十四肩上，看着落着几片花瓣的溪水在我眼前流过。十四用刚采摘过来的鲜花编着花环。

“胤祯是笨蛋！”我肩上的“枕头”突然很杀风景地大叫。

完了！我想掐死鹦鹉已经来不及了！这只鹦鹉，在养伤的一个月里被我用瓜果养刁了胃之后就不愿意再离开我。我没有宠物，索性留下了它。想起了现代家里的“枕头”，我便把这个名赐给了它。

“什么？”十四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

“没什么！”我拍了拍肩膀，把“枕头”赶了下去。

“我听见了！”十四瞟了“枕头”一眼。

“你没听见！”

“听见了！”

“没有！”

“那刚才‘枕头’说什么？”

“胤祯我喜欢你。”我脱口而出。“刚才它说的是‘胤祯我喜欢你’，不是‘胤祯是笨蛋’！”我讨好地朝十四笑着。

“它刚才说什么？”

“胤祯我喜欢你。”

“什么？”

“胤祯我……”我噤声。“你耍我！”

“哪有！”十四握住我挥过去的拳头。“我只是觉得刚才那句实在太悦耳了，所以忍不住让你多说了几句。若惜，那是你教‘枕头’说的吧？真是的，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我不会不好意思的。”

贫嘴！我白了他一眼。

……

我头枕着十四的腹部，仰望着蓝天。

香格里拉的草皮比宫里最上等的丝绸都要舒服！

我微微转头，看见十四嘴里叼着一根草，双手枕在头下，与我一般悠闲地看着蓝天。

“胤祯。”

“嗯？”

“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什么话？”

“我可以只有你。”

就是这句话，让我不能自持地看是喜欢这个孩子。在这里陪了我整整一个半月，我真的……对皇八子党来说，现在是夺嫡生死存亡的时刻，可是他却为了我不顾后果地毅然离开了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放弃了有可能会属于他的江山……

他……宁可负天下人也不愿意负我……即使他从未在我这里得到过一点回应……即使我选择了十三……

十四缓缓地坐起身子。“算。”

我对上带着紧张他的眼睛。

是什么能让一个骄傲的女人最终把心托付给男人呢？归根到底，财富、气度、权势……最终比不过“诚恳”二字。

我感情用事的弱点，我无暇留意的点滴，我习以为常的反复无常，在他温柔明媚的眼眸里，竟然都变成了珍贵无比的至宝。原来焦躁的我，马虎的我，冷酷的我，做错的我，都是他爱的我，都是他愿意包容和欣赏的我。

这份细腻温暖踏实坚固的诚意，与所谓惊天动地的誓盟相比，更令害怕受伤的我心动。

我不再只爱追逐焰火的小孩子了，月亮在美，都在天上，如今我只想要触手可及的幸福。

十三如今之于我，变成了他给的幸福我不要，我要的幸福他给不起……

只有他……他说“我可以只有你”……

不管他将来是否能做到他所说的，这已经让我心动到无以复加了。至少，他敢给我这样一个梦！

我缓缓坐起身与他对视。“你赢了。”

“什么？”他傻愣愣地问我。但当他在会过意之后，狂喜、疑惑……错杂的情绪瞬间全部堆积在他脸上。

“你那是什么表情啊！”我嫌恶地看着他，“不要算了！”我站起身。

“要！要！”他一把将我拉回他怀里。“若惜！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不要！可是……为什么？”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向是反复无常的。”

“可是……总有理由啊。”

“只有你敢给我那样一个梦。”我推开他，捧住他的脸。“所以，我用一生来回报你，这样算理由吗？”

“你说什么都算！”十四双手覆在我的手上。“若惜！我不会再让你有机会反复无常的！”

“我拭目以待。”我微笑着，任由他吻上我。

++++++++++++++++++++++++++

晚上，匡政带来了刚从四川传来的新消息。康熙将明崇祯帝后裔、年已七旬的朱三及其子，斩于市。

“躲了那么多年，居然还是被抓住了。找到他的人真是神通广大。”十四开心地笑着。庆幸大清朝割除了个一大毒瘤！

我浅笑着别开眼。胤祯，这一生我只瞒你这一件事情，你……会原谅我吗?

“主子。”匡政唤了我一声。“四月十五，纳兰明珠大人病逝，皇上派三皇子胤祉前往祭奠。”

明珠死了？我有瞬间的错愕。

“若惜。”十四揽住我的肩。

我回过神。“也罢，至少他善始善终了。”他怎么说也是我亲生玛法。比起当时与他一样权倾朝野的索额图，明珠的下场已经很好了。可怜了惠妃，康熙为大阿哥心有不服，早就下旨明言大阿哥胤禔永远没有继承大统的机会了，现在明珠再去，惠妃算是真的无依无靠了。

都快要到五月了啊……

“胤祯，在过十五天若是珠古还为出现，你就带我回京。”

“为什么？我们已经等了他那么久。”十四不同意。

“要变天了……”

++++++++++++++++++++++++++

索性就在我坚持要动身的前一天，珠古活佛终于出现了。

这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道骨仙风。他遣退了所有人，只留我一个在屋子里。

“孩子，你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出现在这里已经有违天命了。”珠古盯着我。

原本还抱着“随便听听”心情的我，在听到他的第一句话时就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你与这个世界的缘分将尽，原本我不该留你，但……帝王星……”珠古突然顿住不说话。

“珠古，我想留下来，至少大局已定之前不能离开。”我着急地说。

“我能让你留下来，但你必须保证历史不会因为你而改变。”

“我保证。”

“好，你剩下的时间还有……”

……

从屋子里出来，我看着夜空缓缓地叹了口气。

“若惜！”十四一见我出来就跑了过来。

“我没事，暂时死不了了。”

“什么叫暂时死不了。”小兔崽子不轻易让我蒙混过关。

“人总会死，我现在死不了了，老了也总要死啊！”我拉住他的手，“胤祯，带我回家吧。”

++++++++++++++++++++++

当我们赶回京城的时候，康熙已经驻跸热河。六月，比我预计要回来的时间早了一个月。

小十八因为已经满了五岁，所以此次行猎，康熙把他也一起带了去。

“我不要。”胤祯冷眼俯视我。

“真的不要说出来好不好？”我让他对我们的关系保持沉默。这让原本就开心地差点要求康熙发皇榜昭告天下的十四很不开心。

“为什么你和十三就能公开，和我就不行？”

“胤祯……”我叹了口气，走近他。“我只是想保护我们的感情。我不想让所有人对我们的感情指指点点，我也不想看见你的福晋们用嫉妒或者示威的眼神看我……”兆佳氏示威的眼神现在仍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我可以禀报皇阿玛，我可以撤了所有的福晋……”

“嘘……”我点住他的唇，“胤祯，我答应过皇阿玛，永远不让你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我只想对你负责任。”十四握住我的手。

“她们已经是你的责任了，永远是。”我轻吻他的唇角。“皇阿玛对你是有所期待的，胤祯，不要让他失望。”

十四看着我，最终还是皱眉点头。

++++++++++++++++++++

见到康熙，我被推到了旁边，十四跪在帏幄中央被康熙骂得狗血淋头。

“胤祯你一个大清朝的阿哥，做事居然这么不经大脑，两次私自出京，你可知这罪有多大？”康熙气急地在胤祯身前转来转去。

“皇阿玛……”

我刚要开口替十四求情，康熙就伸手制止了我。“你的帐，朕呆会儿再跟你算！”

十四向我眨了眨眼，示意我不要出声。康熙骂累了自己就会停下来。

“你还笑得出来！”康熙狠狠给了十四一个爆栗。

十四捧着脑袋无辜地看着康熙。虽然那一刻我很想笑，但那绝对不是一个适合我笑的状况。

“皇阿玛。”我跟着十四一起跪在康熙身前。“您不要怪胤祯了好不好？是我不好，我不小心让他知道了我命悬一线的事情，他一着急就不顾一切地跑来了。”

“命悬一线？”康熙也被我的用词吓到。

“儿臣的心疼病发展到心疾，太医给的药根本就已经控制不住病情了。索性他们带我去西藏，见到了珠古活佛，要不然儿臣这条小命早就在四川玩儿完了！”我尽量“危言耸听”。恩……事实嘛……虽没我说得那么恐怖，但也差不多了啦！

“居然这么严重了？为什么太医都没有向朕禀报！”康熙皱眉。

哎呀！千万不能害了人家秦太医丢了小命啊！“儿臣只是让秦太医多送些药来，但他并没有号到儿臣的脉，当然不知道了。儿臣在四川的时候，当着匡政他们的面就厥过去了。”

“真的吗？”康熙心疼地把我从地上拉起来。“那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幸亏遇上了活佛，可是治疗的过程好辛苦，要不是一是有胤祯在我身边一直跟我讲小时候的事情，儿臣还真的差点熬不下来了！”上帝！佛祖！阿拉！偶不是有意要骗天子的！我在心里对自己刚才说的话打了个大叉叉。

“李德全！把随行的太医全部叫过来。”康熙对着门外大喊。“十四，你先回去，面壁思过知道了没有？朕不希望再一次听见十四阿哥擅自离京的奏报！”

“儿臣遵旨。”十四无奈地看了我一眼，起身出去。

“怎么样？天雅现在如何了？”不等几位太医号完脉，康熙就问。

“回皇上，格格的脉象很是奇特。先前所报的心疾此刻又转回了心疼病，这病根虽还在，但臣断定没有性命之忧了。只是……”这太医话就说一半。

“只是什么？”

“臣只是奇怪，已经是心疾了怎么还有可能控制回心疼病……”秦太医狠狠拉了一下说话的这位太医。

“这些事你们这些做太医自己关门要研究的事情，不要拿到朕面前卖弄吓唬朕！朕只要知道天雅她到底如何了。”康熙脸色铁青地瞪着刚才说话的那个太医，想必是刚才那一句“只是”吓到了他。

“皇上，格格无恙。”秦太医总结。

“早说不就好了！那么多废话！”康熙挥退了几位太医。

“皇阿玛，我就说我没事了。我还要陪着皇阿玛一起长命百岁呢！”我上前挽住康熙的胳膊。

“那照你的说法，十四他陪着你治病有功，朕该赏他咯？”他瞪我。

“儿臣不敢。”我吐吐舌头。

“若惜啊，以后别再这么吓朕了。你那一纸‘勿念’搅得朕寝食难安。好不容易来一个知道原委的十四，没说上几句就冲出去了，又交代得不清不楚。”康熙拍拍我的手。

“是女儿不孝，让阿玛担心了，以后再也不会了。”我保证。

“还有以后！”康熙又瞪我。呃……今晚我被瞪的次数，比我这活过来的十七年加起来都还要多！

“没有了……”我扁扁嘴。

……

刚从康熙的帏幄出来，我就被人拖住。原本想开口大喊，可是一见是十三便安静了下来。

“若惜！这几个月你去哪里了？”十三把我拉到人烟稀少的地方，一把抱住我。

我不着痕迹地挣开他的怀抱。“我治病去了。”

“……”十三看着空荡荡的手，不解地望着我。

“朱慈炯的事情搞得我身心俱疲，心疼病犯了，就治病去了。”我避重就轻。“现在没事了，所以回来了。”

“若惜，你……”

“我怎么了？”我笑着反问他。

“你变了。”他看着我。

“胤祥，我只是长大了。”我浅笑。“从鬼门关绕了一圈回来，我想通了很多事情。”

他皱眉看着我，等待我的下文。

“胤祥，现在我在这个世界唯一想做的就是帮助四阿哥坐上那个位置。”以及保护好我的胤祯和我们的感情。

“那我们呢？”

“早就没有我们了，胤祥，生在皇家，早就没有权利儿女情长了，我们早该认清楚这个事实不是吗？”我轻缓地转身背对着他。“适逢多事之秋，胤祥，不要把心思放在我身上。”

“是我错过了什么是吗？”他的话制止住了我离开的脚步。

如果一开始就是错……我摇头，举步离开。

++++++++++++++++++++++++

七月十八日，康熙帝开始行围。我悉心陪伴了小十八一个多月，他的饮食方面我都十分严格地把关，可是，八月，行围队伍至永安拜昂阿地方，胤祄还是病了，康熙把他留在驻地调养，我自然也是陪在那里。

我知道小十八患的是流行性腮腺炎，这种病又称“痄腮”，一年四季都可能流行，冬春季为高发季节，儿童尤易染患。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症状是发烧、头疼、腮腺肿胀等。由于病毒可侵犯全身腺体组织和中枢神经系统，病人还可能并发脑膜炎、脑炎、心肌炎等症，这种病，在古代几乎等于绝症啊。

“太医，如何？”我抱着小十八，面有忧色。

“这……”

“太医，请你直说。”我和十四从京中赶来的时候，胤祄的生母密嫔王氏还特地来见我，托我好生照顾小十八……

“臣等会尽力的。”太医只是摇头。

泪水一下子盈满了我的眼眶。小十八，不久前我们才刚给他过了生辰啊。我做了一个大蛋糕给他，还让他学着现代孩子一般许了愿。他偷偷告诉我，他希望快点长大，像哥哥们一样替皇阿玛守护大清江山。

“胤祄，和十五姐姐说说话好不好？”胤祄已经开始发烧头疼了。

“姐姐，祄儿会不会死啊？”小十八睁开眼问我。

“不会！有姐姐在祄儿绝对不会死！”我的眼泪抑制不住地往下落。

“可是祄儿好难受，姐姐，皇阿玛为什么不来看祄儿？祄儿听哥哥们说，二阿哥小时候生病，皇阿玛一直陪在他身边。是皇阿玛不喜欢祄儿吗？”他孩子气地问我。

“皇阿玛怎么会不喜欢祄儿呢？”我安慰他。“皇阿玛有事走不开，姐姐马上就让他来好不好？”

“不要了。”胤祄的面色潮红，可是他还是笑着对我摇头。“皇阿玛忙的都是国家大事，祄儿不能因为自己让皇阿玛误了这些。”

“好胤祄！”我抱紧了他。“派人禀报皇上，十八阿哥病重。”看着小十八又陷入昏睡，我心急如焚。

两天后，康熙赶到永安拜昂阿后，看到小十八两腮肿胀，忧心如焚、焦急万分。

他除速招宫中御医前来诊治外，还向留守京师的皇子们发出紧急手谕。手谕的封皮上写着“著降此谕火速乘驿交付三贝勒、四贝勒，不得延误分秒”，而手谕里则写着“降旨三阿哥、四阿哥等，十八阿哥两腮肿胀又有加重，甚属可虑。是以差人去叫大夫孙治亭、齐家昭前来。今此谕到后，立即降马尔干之妻、刘妈妈、外科大夫妈妈赫希等三人派来，同时差遣精明干练之人，作为伊等随从，一律乘驿，挑选好车良马，日夜兼程，从速赶来。”“朕亦派人，从此处往迎。为此急速缮写降旨。……八月十九日未时发”

“祄儿，皇阿玛回来了。”我在胤祄耳边轻声说道。

“皇阿玛……”胤祄缓缓睁开眼，见到康熙就坐在他床边即惊喜万分。

“胤祄啊，”康熙把小十八从我怀中抱走。“怎么皇阿玛几天不在你就不乖了。”

“是儿子不孝。”胤祄笑得灿烂。他从未如此亲近过康熙，从未……

“皇阿玛，祄儿说……”我把这几日与胤祄的对话原原本本地重复给康熙听。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男人，听到儿子这样的话，也不禁红了眼眶。

“好儿子！赶紧好起来，皇阿玛亲自教你骑射，将来亲自带你上朝堂，上战场好不好？”

“好……”小十八虚弱地回应。

“太医！”我急忙呼喊候在一边的太医。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小十八自康熙身上抱下来安置在床上。

“他这情况持续多久了？”康熙第一次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睡睡醒醒，一直这样。”我把眼泪逼了回去。

……

京城里的人很快就赶来，经过及时医治与精心护理，胤祄的病情有所好转。

康熙幸喜异常，在胤祉、胤禛等皇子八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上朱批：“已将十八阿哥移住朕所居庭院，朕仁爱妪育抱在怀中，精心照料。虽然阿哥已病入膏肓，万般无奈之下，朕仍不分昼夜，想法设法，竭力救治。所以现今阿哥已有好转，想是断无大妨了。尔等可放宽心。朕一年迈之人，也仿佛获得新生一般。”

万乘之君的康熙帝，竟然也说出这样的话。可是事实就是，当时胤祄的病情好转与否，已成为我们这里所有人的精神、乃至生命的支柱。

我衣不解带地守在小十八床前，深怕错过他每一次醒来。我害怕他的每一次昏睡，那总让我有天人永隔的错觉。

八月二十四日，康熙决定回銮。

但由于小十八尚未痊愈，全部随扈人马只能缓缓而行，他更是下令“一日不超过二十里”。

我整日呆在小十八的马车中，让他枕着我的大腿安睡。

九月初二，原本还在我怀里听我唱“两只老虎”的小十八突然急喘起来。

“胤祄！胤祄！”我惊慌地大喊起来。“太医！来人！快传太医！”我失声痛哭起来。胤祄的病情还是反复了！

随着我的哭喊，队伍整个混乱起来。我再也定受不住，晕厥了过去。

……

醒来已是天色昏暗。

我挣扎着坐起。

“若惜，太医说你积郁过甚，身子虚弱，需要静养。”十四扶住我，让我靠在他怀里。

“我昏睡了多久？小十八呢？”

“你睡了一天一夜了，小十八他……太医在尽力救治。”十四面有难色。

“胤祯，带我去小十八那里。”

“可是……”

“求你！”胤祯终是拗不过我的要求。

来到康熙的居所，屋子里里外外跪着太医，远在京城的阿哥们也都齐齐站在屋内。

胤祯轻手轻脚地把我放在床边。

“太子呢？为什么不见太子！”康熙把小十八放在我怀里，转身大吼。

“太子他……”李德全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太子他说舟车劳顿，需要……需要休息……”

“休息？”康熙大怒。“让那个逆子赶紧给我滚到这里来！”

“太医，十八阿哥如何了？”我轻声问跪在我面前的太医。顿时屋子安静地连呼吸的声音都没有了。

“十八阿哥病重如山，又年岁尚小，今又变症，谅已无济……”太医还没有说完便被康熙一脚踹倒在地上。

“无济？朕养你们这帮饭桶就是为了听你们说这句话的？”

“皇上（皇阿玛）息怒！”满屋子的人跪了下来。

皇太子匆忙进来，看见这情况，竟调笑起来。“这都是怎么了？”

“……”康熙看着皇太子，气得说不出话来。

……

“姐姐……”昏睡了两天的胤祄醒了过来。

我制止太医的靠近。“小十八，要和姐姐说什么？”

“姐姐，我好难受。”胤祄的咬字异常清晰起来。

“姐姐呼呼，呼呼就不疼了。”我捧着胤祄的手。“小十八还记得出来的时候答应你过你额娘什么吗？”

“回去给额娘讲行猎时候发生的事情，可是，我一直躺在床上，回去说什么给额娘听？”小十八挣扎着要起身，我连忙把他抱进怀里。“姐姐，要不你给我讲讲好不好？你一直跟着皇阿玛，以前行猎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给祄儿讲讲，祄儿回去讲给额娘听，好不好？”

“好。等祄儿好起来，姐姐跟皇阿玛一起说给你听，你再回去讲给你额娘听，好不好？”我贴着小十八的脸颊，轻轻地跟他说。泪水漫溢出我的双眼，混着小十八脸上的汗水，流到我的手背，烫伤了我的。

“好姐姐，再教我唱歌吧，额娘说祄儿唱的歌很好听。”小十八抹抹我脸上的泪水，“姐姐为什么要哭？是祄儿不乖惹姐姐生气了吗？”

我不停地摇头，用哽咽的声音唱着《健康歌》。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抖抖手啊抖抖脚啊

勤做深呼吸

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胤祄，只要你健健康康，姐姐做什么都愿意！

康熙捂着眼睛背对着我们，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十八……”我压抑着哭音唤他，看着他小小的手在我面前无力地垂下……

九月初四，皇十八子胤祄夭亡。

第二十八章

胤祄的早夭给了康熙沉重的打击。

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我挣扎着坐起身。连日来不分日夜地照顾胤祄最终让我体力不支倒地。

太子这次不仅让康熙心寒，更是让我觉得厌恶到了极点。所以，我必须……

“格格！您不能起。”巧心劝阻我。

我掀开被子。“皇上呢？”

“在帏幄里。”

……

远远看见一个身穿明黄服饰的人贴在康熙的帏幄上。我冷笑着靠近他。

“太子，你在干什么？”我悄然走到皇太子身边。

他吓了一大跳。

我瞥了他手中的匕首一眼。“这么晚了，难道是太子爷是念皇阿玛为家国琐事操劳过度而在帐外守夜不成。”

皇太子狼狈地看了我一眼。“小心祸从口出！”他本就乖张暴戾，根本就不把我一个小小的格格放在眼里。我看他手上那柄匕首随时有可能向我刺来。而他现在则是在警告我，警告我在康熙面前不要乱说话。

“若惜，是你吗？”康熙的声音从帐里隐隐传来。

“是我，皇阿玛。”没等皇太子阻止我便开口。怎样？想阻止我开口，动了杀人灭口的心思吗？我看了目露凶光的皇太子一眼，转身朝帏幄的入口走去。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康熙手中拿着奏折，还为歇下。

“儿臣是怕皇阿玛太操劳了。”我抽出他手中的奏折。“皇阿玛。”

“什么？”

“刚才儿臣看见皇太子了。”

“他？现在别跟我提那个混帐！”

我佯装紧张兮兮地看了外面一眼，转身朝帏幄的角落走去。

胤礽对小十八之死，毫无伤心，一点弟兄友爱之情都不曾显露出来，这就更加深了康熙帝对他的嫌恶。而他在受到康熙帝的斥责之后，非但不反躬自省，反而嫉恨在心；在行军途中，每夜逼近康熙所居的帏幄，扒裂缝隙，鬼头鬼脑地向里窥视，不知意欲何为。

帏幄的隐蔽地方，散布着数个割痕。我转头看了康熙一眼，他正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手指经过的这些裂缝。

“皇阿玛，儿臣刚才看见皇太子站在这里，手中拿着匕首，想必就是用那匕首划破这布城的。”

“这个畜牲！到底要做什么！”

“皇太子平时对臣民百姓，稍有不从便任意殴打，其侍从肆意敲诈勒索，仗势欺人，早就激起公愤了。若这件事情被世人知道……”

康熙皱着眉头看着我，我坦然地回望他。

其实早在索额图事件的时候康熙就已经给过皇太子警告和机会了。

当年索额图结党，趋奉皇太子，议论国政，密谋大事。康熙曾警告索额图说："你们背后谋划的事，你们勾结一处的所作所为，你们背后说的怨恨之言，都不能摆在桌面儿上说，你心里很清楚！"那次几近谋位的举动，康熙也只是隐忍了下来，"说不定哪天就被鸩杀，或者被谋害，真是日夜警惕，心神不宁。"他是舍不得太子的，于是只是下令将索额图处死，并没有对太子加以处罚，他仅警告皇太子说："从前索额图帮着你谋划的那些事情，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将索额图处死。"但皇太子并未因此而收敛，反而更加乖张。

而今……

"李德全！令随行文武官员齐集塞外行宫，朕有要事宣布！"康熙看着我的眼睛，对着李德全下达了这条重要的命令。

"若惜。"

"女儿在。"

"你告诉阿玛，为什么你二哥会沦落到今时今日这般田地！"他看着我，眼神是满满的心痛。就是小十八去的时候，我都没见过他如此痛心疾首。帝王的爱，果真是不平等的。

"养不教，父之过。"

"天雅！"康熙狠狠一掌拍在案几上。

我缓缓跪下。"皇阿玛，您对孝诚仁皇后的爱妻之情转嫁到皇太子身上，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从小皇太子就被您捧在手心里养着，出了差错，十三阿哥替着挨板子，生了病，皇阿玛可以十二日不理朝政。皇太子今日的脾性，都是皇阿玛亲手惯出来的。"

"……"康熙被我反驳地无言以对。"你可知，你说的这些话已是死罪？"

"与其让大清的江山落在皇太子这样的人手里，儿臣还不如豁出去了这条命，让皇阿玛认清楚这个人。"

"你敢说你完全没有私心？"

“儿臣心疼小十八。”我的话说到了康熙心上最疼痛的地方。

在我抱着小十八冰冷的身子失声痛哭的时候，皇太子居然可以照着往常般寻欢作乐，任由丝竹声盖过满天的悲伤。

“……”康熙盯着桌上的烛火任由我跪着。

……

从康熙帏幄出来天色已经蒙蒙亮。跪了整整一夜，我几乎踉跄地差点走不出背后那个明皇的布城。

“若惜！”十四横抱起我。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无力地朝他一笑。疲累至极的我不顾地点，将头靠在了他的胸膛。

“昨日我去找你，巧心说你来找皇阿玛了。”

“你在外面等了我一夜？”我心疼地抚着十四的脸。

“你跟皇阿玛说了什么？”

他不动声色地刺探我。

“皇阿玛令随行文武官员齐集塞外行宫，他有要事宣布，是关于皇太子的。”若是让八阿哥知道这件事情，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时机。“皇太子昨日扒裂皇阿玛布城的缝隙偷看。”

“……”十四没有对我提供的这些信息发表任何评论。“为什么你跪了一夜？”

“我冲撞了皇阿玛。”除了那件事，我决不对十四说一句谎话。

“怎么这么冲动。”十四摇头。“膝盖疼吗？”

“都麻掉了。”我撒娇。

“冲动的天雅格格配冲动的十四阿哥，刚刚好。”

“哼！”

十四把我抱回我的帷帐，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在床上。

“若惜。”他倒了一杯水给我。

“嗯？”

“答应我你不会卷进这场战争。”胤祯第一次开口向我要承诺，无关情爱，只是让我明哲保身。

他语气中透着一股隐隐让我不安的气息。“你们想干什么？”

他摇头。“无论是什么，都不是我能选择的。”

“胤祯……”

“若惜！”十四打断我，“既然你选择了我，我就完全信任你，同样的，你也要信任我。”

我点头。

“若是我们针对什么人，只是因为我们要对付那个人，并不是因为你。”胤祯轻吻我的额头。

他……他的话语里透露的信息太多了！他们要对付十三！

“胤祯……”意识突然模糊起来，我满眼不解地望着他。“为什么……”

对不起……他对我说。

++++++++++++++++++++++++

发胀的头脑，我恍惚地醒来，发现自己已经置身宫殿之中。

“格格，您终于醒了！”巧心见我醒来，忙倒了一杯水给我。

我看着这杯茶……十四那杯茶里下药了！“我们现在在哪里？”

“塞外行宫。”见我一脸惊愕，巧心紧张地握住我的手。“格格，您怎么了？还有不舒服吗？”

“我不舒服？”

“是啊，十四爷说，西藏活佛给你吃的药会让你沉睡不起的。要不是您一直呼吸平稳，奴婢差点要去叫太医了。”

胤祯……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支开?

“我昏睡几天了？”

“三天了。”

三天？三天！“十三阿哥他……”

巧心的脸色白了白。“格格……”

“说！”

“是！”巧心跪在床前。“前日，皇上在塞外行宫昭天下废太子一事。后来太子爷门人中的一名偏将带三千兵马擅自进驻行宫，自称奉有太子的调兵手谕。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手谕上的却是十三爷的字迹。皇上斥责这是四爷使的计谋，十三爷为了保护四爷，揽了全部的罪责。皇上命人责打了十三爷四十大板，并把太子爷和十三爷圈禁了起来，后来不知为何，包括四爷、八爷、九爷、十四爷都被皇上圈禁起来。现在整个行宫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皇八子党……他们居然利用废太子一事除尽眼中钉！

听说康熙特令随行文武官员齐集塞外行宫，勒令皇太子胤礽跪下，历数其罪状：“胤礽不听教诲，目无法度，联包容二十多年，他不但不改悔，反而愈演愈烈，实难承祖宗的宏业。”

听说康熙边哭边诉，竟至气倒在地，被大臣急忙扶起。

听说康熙下令，首先惩办了怂恿皇太子的官员，继而又废了皇太子，令胤禔监视胤礽。

听说……

关于那天发生的一切，我都是听说！

“皇上呢？”平复下情绪，我轻声问巧心。

“皇上在殿内，李谙达说皇上已经两天两夜不安寝食了。”

冷静！爱新觉罗天雅！你现在必须冷静！

……

“格格！”李德全看见我像是看见救星一般。

“皇上在里面吗？”

“在！格格，皇上已经两天两夜……”

“我知道了。”我轻轻推开那扇沉重的门，独身走了进去。

我以为自己的脸色已经够难看了，没想到康熙比我更憔悴。此刻的他在我眼里已经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康熙大帝，他现在，仅仅只是个心疼的父亲。

“阿玛……”我轻声唤他。

康熙震了一下，但是却没有理睬我。

我上前，动作轻缓地整理康熙的衣装、头发，然后静静地陪坐在他身边。

在这个空间里，时间好像失去了作用。我不知道我能这样陪着他坐多久。我们不吃不喝，整整这么坐了很久很久。

门外的臣子、奴才都急得不知所措。

“若惜。”四天四夜之后，康熙终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朕的心，好痛！”

我踉跄着站起，走到他面前抱住他。“都会好起来的。”

“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你让朕如何对大清的列祖列宗交待！朕不该那样宠溺他！朕，亲手毁了他啊！”康熙沙哑地声音如泣如诉。

“……”我抱着苍老的父亲，陪着他一起流泪。

“宛儿，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宛儿……”

“皇阿玛？”我发觉康熙不大对劲。我微微推开他，却见他笔直地向我倒来。“皇阿玛！来人啊！李德全！太医！叫太医来！”

……

康熙因为悲伤过度，患了中风。

天下皆知皇太子已废，但康熙又亲自撰文，告天地、太庙、社稷。

“稽古史册，兴亡虽非一辄，而得众心者未有不兴，失众心者未有不亡。”

在列举胤礽罪状之后又说：“臣虽有众子，远不及臣，如大清历数绵长，延臣寿命，臣当益加勤勉，谨保始终。”

几日之后，除了皇太子和十三之外，其他皇子均被释放了出来。

紫禁城也因为这件事情处在巨大的惶恐之中。

康熙卧病在床。四阿哥回府的那个傍晚，他进宫面圣，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胤祉、胤祺、胤禩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他吃药治疗。康熙准。

我坐在四阿哥身边，静静地看着药在小火炉上熬着。

“四四。”

“……”

我塞给他一块牛奶糖。“加了果味的。”

他随手将糖果塞入口中。“十三他……”

“他不会有事的。”我向他保证。

“原本老八这次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十三弟揽下了所有的罪责。”他低头。“若惜，对不起，我没保护好十三弟。”

我笑着摇头。“就算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还是会这么做的。如果当时是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也会这么做的。”

他看着我。“为什么？”

“因为你是胤禛啊。”四阿哥胤禛、雍亲王胤禛、雍正大帝胤禛！

“我不希望他为我牺牲那么多。”

“所以更该把握好他为你制造的机会。”我靠在他耳边。“现在做什么都是错，所以这些日子除了皇阿玛交给你的事情之外，你什么都不要做，呆在家里韬光养晦，皇阿玛说什么你都保持中立。还有，适时替皇太子求情，皇阿玛还放不下他。”

四阿哥看着我。“若惜，你为什么要这么帮我？”

我看着他，一脸理所当然。“因为你是胤禛啊，你必须当皇帝。”

……

因为几位阿哥的悉心照料，康熙的病逐渐痊愈。

病愈后的康熙特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当初拘禁胤礽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朕面前为胤礽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行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

康熙心中，终是舍不下胤礽这个儿子。

……

康熙的病随痊愈，但下床后已经只能用左手批阅奏折。

康熙坐在炕上翻看奏折，我坐在他右手边，轻轻地替他按摩蜷曲的右手指。这只手，承载着全天下的福祉。

“若惜，你都按摩了一个多时辰了，休息一下。”康熙放下朱砂笔。

“儿臣不累。”我笑着摇头。

“阿玛知道你疼阿玛，可是，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康熙捏捏我尖削的下巴，“你看看你，瘦得比阿玛还快。”

“我只是担心而已。”我低头，手上的动作并没有停止。

“担心十三？”

我点头。目前最让我担心的就是十三，条件恶劣的养蜂夹道，他怎么受得住！

“你也觉得朕是在惩罚他？”康熙看着我，眼中有我看不懂的寂寞。“哎……只有你额娘懂朕。”

“我知道，阿玛您只是想保护胤祥而已。”我扯出一个笑容。“女儿只是担心养蜂夹道恶劣的条件会让他生病。”

“你也懂阿玛心里的想法？”康熙不相信地问我。

本来不懂，可是当他问我“你也觉得朕是在惩罚他”时我便懂了。“无论这是谁安排的，调兵手谕上的确是胤祥的字迹，若不把他圈

禁起来，恐怕在朝堂中他要面对更可怕的惩治。”康熙是为了保护儿子！

康熙点头。“等这段过去，朕就会放他出来。若惜，让人知会养蜂夹道的奴才，好生伺侯着十三，你亲自去说，别人说我不放心。”

“是。”

++++++++++++华丽的分割线++++++++++++

第二十九章

这是事出之后我第一次见到十四。

原来他一直守在乾清宫门口等着，希望有机会见到我。

“你去一边候着，我和十四爷有话要说。”我打发开小全子。

“若惜，我……”胤祯开口，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对不起……”

我摇头。“这次你听八阿哥的是对的，其实你也清楚，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一定会坏了你们的大事。”

“若惜，别这么轻易原谅我。”胤祯眼中满是自责。

我轻笑出声。“难道你希望我怪你、不理你，甚至和你分手？”

“不要！”他拉住我的手。

“胤祯，事情都过去了。”我抚着他憔悴的脸。“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这样对我。若再有下一次，你把任务推给别人吧。”我最不想的就是与你为敌啊！胤祯！

“若惜……”

“你说过，既然我选择了你，你就完全信任我，同样的，我也要信任你。现在我做到了，为何你还要不安？”

“……”他倔强地看着我。

见四下没有人，我踮脚在他唇角轻轻印上一吻。“胤祯，答应我，就算你党附你八哥，也不要完全信任他，你要给你自己留一条可以全身而退的后路知道吗？”我不能提醒他康熙对近日朝堂和民间关于八阿哥的一些传言已经心生不满。

“我知道了。”胤祯俯身靠近我。

“别！会有人经过看见的。”我面色微红，轻轻推住他。

胤祯咧嘴大笑。“好好照顾自己，你瘦了好多。”

我点头。

“你要去哪里？”他见我全身是要出行的行头。

“奉皇阿玛的命去养蜂夹道看十三。”想想略有不妥，“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若惜，我说了我会相信你的。”他招来了小全子。“路上好生伺候着你主子知道吗？若是若惜少了一根头发，爷我扒了你的皮！”

“者！十四阿哥！奴才一定伺候好主子。”

“胤祯，审时度势。”康熙今日命我去看十三，就代表他对十三，甚至是太子都还心存不忍之心，如此情境之下，他可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他微笑着点头。

++++++++++++++++++++++

现代的养蜂夹道已经改名为文津街，这里与北海相连，环境十分幽静。但是在古代，这里是相当冷僻的一个地方，因为与北海相近，空气十分潮湿。

小全子先是掏出一块李德全交给他的代表身份的腰牌，然后扶我下了马车。

“格格吉祥。”看守着养蜂夹道的老太监跪下向我请安。

“起吧。”我向前走了两步。“十三爷这几日如何？”

老太监愣了一愣。“十三爷一切都安好，只是胃口不怎么开。”

我向小全子使了个眼色，小全子拿出了一袋金锭子交给老太监。“今日皇上命我来此探望十三爷。皇上十三爷父子情深，很快就会命人接爷回去，这段时间你好生伺候着，若是让本格格知晓你亏待了爷，本格格定不饶你！”我生怕这些奴才狗仗人势让十三吃了亏。

“是是！奴才知晓了。”

“这些金锭子你收着，爷要用什么，要吃什么，只管按爷的喜好添置，不够你再向小全子要，若剩了你留着给自己添几身保暖的衣

裳。”我缓步向里走去。

“奴才谢格格恩典。”

留下小全子与老太监嗑牙，我开始快步往十三住的地方走去。

他坐在桌前看书，看上去一切都好，但是却清瘦淡薄了很多。桌上放着一碗冷掉的碗，看着就令人食欲全无。

我快步走上去，端起碗扒了一口饭，入口的怪味道让我差点吐出来。我火大地摔了碗筷。“这还是人吃的东西吗！”

十三惊愕地看着我出现，看着我摔碗筷。

那个老太监惊恐地跪在房门口。

“若惜。”十三浅笑着看我。“这里几乎连能吃的东西都没有，能做出这么一碗饭，已实属不易，是我自己没有胃口，你不要再为难他了。”

我眼眶泛红地瞥了他一眼。“小全子，带他出去，该采买的全部采买回来，就算十三爷明天就回宫，今天也不能委屈了他！”

“者。”小全子拉着瑟瑟发抖的老太监快速离开。

“若惜你怎么来这里？”十三拉我做到桌前。

“你肚子饿不饿？”我拿出本来藏在身上自己嘴闲了吃的核桃酥，“先吃一块核桃酥填填肚子好不好？”

十三摇头。

我无奈地放下食物。“你再在这里委屈几日，等一切安生下来，皇阿玛就会派人接你回去了。”

“皇阿玛让你这么告诉我的？”十三的眼神中出现了一丝光亮。

我摇头。“皇阿玛只是让我来看你。”看着他迅速暗淡下来的眼睛，我解释。“但是皇阿玛就是这个意思。他也不相信那纸调兵手谕是你写的，你的字迹他认得。”

“那为何……”

“胤祥，这次那些人本是冲着四阿哥去的，你现在揽下了所有的罪责，皇阿玛把你圈禁在这里是为了保护你。而且……他也想借着此次

对你和太子的惩戒给众阿哥们提个醒，杀鸡儆猴。”后面这点是我推测出来的。

“那四哥那边……”

“你不用担心四阿哥，他有分寸，只是你这次为了护他被皇阿玛如此重罚，他心里很内疚。”而四阿哥这几日闭门不出，想是已经洞悉了康熙的意思了。

“若惜，有机会你帮我告诉四哥，让他不用为我担心。”十三拜托我。

“过不了多久你自己就回宫了，到时候你自己跟他说吧。”我拒绝。

十三浅笑。

我等着小全子他们回来，然后用他们买的食材亲手做了一客原汁菠萝海鲜焗饭。

“这是什么？”十三看着这花花绿绿的饭，一时不敢下手。

“你放心，我不会毒死你的。这叫原汁菠萝海鲜焗饭，是意大利人的吃法，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学会的哦！保管好吃到让你流眼泪！”我自卖自夸。

十三被我的话逗笑。

“是不错。”他尝了一口后点头。

“哪里是不错！简直是人间极品！本格格可是除了做巧克力和煮咖啡之外可是十指不沾阳春水也！今天算你有福分，本格格把这恩典给了你。”

“谢天雅格格恩典。”十三佯装谢恩。

“起磕。”我们相视大笑。

离开养蜂夹道的时候已经过了掌灯时刻。

马车行至宫门口时被人拦住。

“福晋……”小全子为难地看着来人。

“全公公，让我见见格格好不好？”是十三的嫡福晋兆佳氏的声音。

“福晋，格格累了，而且宫里皇上还等着格格回去呢。”小全子婉言拒绝。

“天雅格格，我只跟您说几句话，绝对不会耽误你的时间的。”

“福晋……”

“小全子，扶福晋上来。”

兆佳氏看见我，眼神没有了弘昌满月那日的气势凌人，反倒半是讨好半是哀求。我不禁觉得好笑。十三就是被这样的女人缠住了一生一世？可惜了十三这么个一翩翩男儿。

“格格，我家爷……”

我打断她。“朝堂上的事情不是你我一介女流可以过问的事情，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呆在家里帮胤祥看好这个家，至于他何时能回来，就要看皇上的意思了。”我并不打算将康熙的心思宣扬地人尽皆知。

“格格，只有您能救十三爷了！”兆佳氏开始拭泪。

“收起你的眼泪。”我皱眉，她的眼泪只会莫名让我心烦。“能救胤祥的只有他自己。”

兆佳氏被我的气势镇住。

“就算不用你来求我我也自会保胤祥周全，你今天来只是多此一举而已，若让有心置胤祥于死地的人知道你来找过我，这话传到皇上耳中，那我在皇上面前说的话都就失去立场了。”

“是，格格教训地是。”像是被我点醒，兆佳氏使劲地点头。

我打开马车的门，示意小全子扶我下去。“小全子，送十三福晋回府。”

“格格！”

我并没有因为兆佳氏的呼唤而停止脚步。

“谢谢你。不管你是为了谁，谢谢。”

我眉头微皱。她的道谢让我浑身不舒畅。MD！早知道就不装大度把马车让给她了！

待我回到乾清宫，差不多已经到了关宫门的时间了。

李德全站在门口，焦急地打着转。

“李谙达。”我走近他。

“我的小姑奶奶，您总算回来了！”李德全小跑着向我走来。“今天朝会皇上命大臣们推举太子人选，结果大臣们推举的竟然是八爷，皇上早朝回来之后就把自己关在里头，一天没传膳了。”

这康熙也越来越孩子气了，动不动就闹绝食。

“跟我来。”没办法，我今天要二下厨房了。

我让巧心熬了一点清淡但是有有营养的小米粥，然后自己做了几个小松饼。

把托盘放在了显眼的位置，我上前拉住康熙的手再次按摩起来。

“十三怎么样了？”他没有抬头看我。

“一切都好，只是清瘦了。儿臣帮他安排了一些东西，让他在那里能过得好一些。”我据实禀报。

“今日朝会……”康熙歪头皱了一下眉。

“李谙达刚才都跟我说了。”我端上了小米粥。“皇阿玛今日议朝可是希望大家给个台阶，让二阿哥重登太子宝座？”

“你又知道了？”康熙突然轻松地笑起来。

“皇阿玛的心思就儿臣知道得最清楚了。”我卖乖。“除了我之外，皇阿玛最爱的孩子就是二阿哥了，当然不希望他就这样丢了太子的宝座。而且……”

“说下去。”

“皇阿玛只是想借今日朝会看看有谁想急着取代二阿哥成为太子的？”我问康熙。

“你说呢？”他反问。

那就是了。“原本皇阿玛只是想探探众人的口风，还没想着一定要复立太子。可是今天一试探，才发现八阿哥在朝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如果不加以抑制的话，将来会危害到社稷的安危。所以，太子一定要复立，对不对？”

康熙大笑。“只有你明白朕的心思。”

“皇阿玛……”

“嗯？”

“您默许过，大清的江山只给最强的那个人。”

“但是在最强的那个人出现之前，朕必须要维护江山社稷的稳定。胤禩虽是个人才，但他的生母地位低下，怕是将来难以服众。且此人心肠过于迂回……”康熙摇头。

“那皇阿玛是决定打压八阿哥了？”

康熙叹气。

“皇阿玛，小米粥都凉了，我再去热一下？”

“不用了，朕也饿了一天了。”他从我手中接过小瓷碗。“这些话说出来，朕心里就舒坦了。”

而我又变成垃圾回收站了！您有什么不愉快都跟我说！这长期下去，对我幼小脆弱的心灵该是多大的伤害呀！我在心里嘀咕。

“这是什么？”康熙指着小松饼。

“这是松饼。”

康熙尝了一个。“若不是肚子饿了，我还真不想吃这个。真搞不懂你和老四，怎么会喜欢吃些甜甜腻腻的玩艺儿。”

“皇阿玛口是心非！您明明就喜欢。”我不依。

康熙瞪我。

我大笑。

……

第二天朝会，康熙再次提及了有关立嗣的问题，结果大部分大臣还是一致推选八阿哥。康熙大怒，斥责皇八子胤禩谋求储位罪，连下

两道旨意之后，便削了八阿哥贝勒的爵衔。

“八子胤禩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听信相面人张明德之言，大背臣道，雇人谋杀胤礽，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险奸，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入骨，此人之险倍于二阿哥也。”

“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贼，法所不宥。”

唯一不在我计算之内的便是十四的反应。这个小兔崽子，老是做些让我措手不及的事情！

李德全回来告诉我，八阿哥被锁拿夺爵的时候，十四居然冒死在那个节骨眼儿上替老八求情，结果康熙大怒，差点拔剑杀了他，幸亏五阿哥胤祺下跪抱住康熙大腿痛哭求情才救了十四一条小命。诸皇子俯地叩头，恳求皇父息怒。康熙帝怒气稍解，但是他还是下令命人打了十四一顿板子。

康熙虽重罚了十四，但当时他是在盛怒之下，回乾清宫平复了心情之后，不免心有不舍。十四无论是外貌还是脾性，都最像年轻时候的自己，所有康熙对十四其实是格外喜爱的。

“皇阿玛，要不，儿臣代您探视十四阿哥？”其实我心里惦记着十四的伤势，但是苦于找不到借口去探望他。

“对对！你替朕去探视一下十四，顺便再斥责他几句，这么不知轻重！”康熙正在担忧十四，见我如是说，连连点头。

……

我的到来让胤祯府上的人都微微有些惊讶，而我自己也有点做贼心虚。幸亏康熙让李德全陪着我来，让众人以为我是代康熙来探望胤祯的。只是那几位出来迎接的福晋看我的眼神有些怪异。

“李谙达，我要多和十四阿哥说会儿话，被皇阿玛打了一顿也不知他心里有多少委屈，你自己找些乐子打发打发时间。”在来时的路上我就给自己多留些时间想好套子了，我和十四的关系一向很好，他也便没有怀疑些什么。

李德全自动“封锁”了胤祯居住的院落，不让府里任何人靠近，只说皇上有话要天雅格格代传，严禁闲杂人士在侧。

这老家伙，不枉我尊他一声“谙达”，也不枉康熙视他为心腹，他的确很有心思。

我推门进去，屋里浓郁的药香顿时让我气不打一处儿来。

原本趴在床上逗着鹦鹉玩的胤祯一见是我进来，居然很没种地躲进了被窝。

“若惜！我好想你！”“枕头”对着我哇哇大喊，想必这是胤祯刚教会它的新句子。“一边玩儿去！”我把它从床头赶走。

“你是觉得无颜面对我吗？”我掀开了他蒙在头上的被子。

“若惜……”胤祯陪笑。

“我怎么跟你说来着？审时度势！你却好，在那种时候给我撞枪口……”我不停地数落着他。

“好了！若惜，我错了还不行吗？”胤祯拉住我的手。

“会认错有什么用？下次你不会照犯不误？”

“若惜，其实我是算准了皇阿玛不会真的对我怎么样的。你不是让我给自己留一条全身而退的路吗？虽然挨了板子，但我在这件事里已经算全身而退了不是吗？皇阿玛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兄弟友爱。”怕我继续恼他，胤祯紧张地向我解释。

看是我被他急晕了头，竟没想到他唱了一出苦肉计。“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听话了？”我还是有些不高兴。

“我不是一直最听若惜的话嘛！”

“你就会闹腾我！”想起这几天担的惊受的怕，我便委屈地直想哭。“你都不知道，我在后头听见皇阿玛差点拔剑杀了你的时候，差点吓得晕过去！”

“对不起嘛！”胤祯单手把我拉到床上。他让我躺到他身边，轻轻把我抱在怀里。“下次我再要干什么事情一定先通知你好不好？别哭了。”

“好了啦！”我拭去眼泪。“伤口怎么样？很疼吗？”

“这几个侍卫，还真的是往死里打！看我以后怎么整治他们！”胤祯气愤地哇哇大叫。

怎么跟鹦鹉呆久了，也跟它一个德行了。我瞥了胤祯一眼。“伤口真的有那么疼吗？让我看看。”他立刻一脸尴尬，随即我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什么，脸红得不能自己。“那个！”我请咳了一声，“上药的时候叫你的贴身小厮来，别让你外头那几位福晋帮你上药知道吗？”

“呵呵……”十四贼笑。“知道了。”

“你干嘛笑成那副德行啊！”

“若惜在吃醋！”他煞是得意。

“让你有机会知道我跟其他男人同床共枕看看！”说到底我还是介意某些事情的。对自己喜欢的人，我不仅仅只是在精神上有占有欲，在身体上同样是有的。

“你敢！”胤祯瞪我。

我瞪了回去。

“若惜……”他叹了口气，把头埋在我脖子里。“你知道的，男人是有需要的……我抱着他们，可是心里想的都是你……喊的也都是你的名字……”

我拧他不让他再说下去。哼！原来那些福晋怪异的眼神是讨厌！而始作俑者就是这个小兔崽子！

“你能理解吗？”

“嗯。”男人有的时候是用下半身考虑事情的动物。对他们来说，心和身体是可以分开来计算的。

“你干什么？”小兔崽子的头依然埋在我的颈项，但他的手却开始不安分地解我衣襟上的扣子。

“我不会真的怎么样啦！”胤祯抬头吻住我。

结果那天他没有真的对我怎么样，但是却做了许多让我面红耳赤的事情……

++++++++++++++++++++++++

十一月，皇三子胤祉告发皇长子胤禔咒魇皇太子，康熙震惊，后查明属实，削皇长子直郡王爵位，将其圈禁起来，并释放了废太子胤礽。

王公大臣此时才知晓康熙的心思，于是纷纷请复立胤礽为太子，复胤禩贝勒。

后康熙命人把十三接了回来。事情到了这里，该是基本尘埃落定了。我本该在这个时候启程回苏州，但是康熙原以为我这趟回来便不会再离开，经过我的软磨硬泡，他最终允我在京中陪他过完年后才准离开。

自九月事发至今，四阿哥一直深居简出，他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皇父、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凡是康熙交办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办好，既使康熙满意，也使朝臣口碑相传。

不结党、不结怨。看来他做到了。

第三十章

这一个年过得极其烦郁。后妃们强装的笑脸、阿哥们的坏脸色、大臣们的战战兢兢让康熙在年夜饭烦躁地摔了酒杯。

而年夜饭后的那几日，我最怕的就是出乾清宫。只要我一出院子，夹道的都是探听天颜的人。

原本对这些人还好言相对的我，在昨夜听完康熙的担忧之后，彻底没了风度。

康熙昨晚竟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晚年的境况自喻。齐桓公晚年，五个儿子树党争位。齐桓公刚死，诸子相攻，箭射在尸体上，也

没有人顾及。其尸体在床上67天没法入殓，以至蛆虫爬出窗外。

他的心境此时竟以悲苦到这种境地。

无论是二阿哥还是八阿哥，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他的儿子。舌头和唇，牙齿磕到哪个都会痛。

如今儿子们为了老子的江山受阻相残，怎不令他郁结？我真怕他调试不过心情来，这个时候，我怎么可能丢下这里的一切离开？

“够了！”我喝止了围在我身边的几个人七嘴八舌的询问。我瞪着这些人。“皇阿玛养你们不是让你们来这里向我窥探主子心思的。皇阿玛他们父子之间闹些小别扭你们操那么多心思干什么？”

“格格，这立嗣总归还是国家大事啊……”

“我只是养在深宫里的一个小格格，对我来说那只是家务事！”我不想再和这些人争辩这些无谓的事情。看了张廷玉一眼，我示意他跟上来。

“格格。”进了乾清宫的范围，张廷玉行礼。

“找个借口帮八阿哥开罪。”我转头看他。

“……”他看着我，一时没有会意过来。“请格格明示。”

“皇阿玛今日郁结在心，恐有不适。这次的事情是阿哥们第一次为了夺嫡闹腾出这么大的动静，皇阿玛自是难以接受。为今之计，只能帮八阿哥开罪，给所有的皇子找个台阶下，皇阿玛才会开心起来。”我看着张廷玉，“等到下一次闹腾起来，皇阿玛的心理接受能力也增强了。这件事情交给你，随便找个替死鬼，事情过了之后再帮他平反便是。”

“微臣明白了，谢格格提点。”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康熙。朝中我唯一能信任的只有张廷玉，我这一番话，对他来说又是一个契机。

……

果然，正月的第一次朝会，康熙召集廷臣，审问朝中是以谁为首倡立八阿哥胤禩的人，结果群臣惶恐。康熙问张廷玉，掌对曰：“闻之

马齐”。次日，康系列马齐罪状，首罪便是教唆皇子，下令宥死拘禁。

这是让康熙最满意的结果，只是委屈了马齐。

我想其实康熙心里也是知道真相的，只是这次有人铺了这么好的一个台阶给他，他也乐得配合着演了这出戏。

“若惜。”康熙唤我的名字。

康熙的右手已经差不多能像以前一样活动自如了，我每天早中晚每次一个时辰的按摩也终于有了让我满意的成效。我抬头，疑惑地看着他。

“马齐的事情是你授意张廷玉办的？”

我一愣。我就算再多小聪明，也逃不出康熙的火眼金睛。我点头。

“为什么那么做？”

“儿臣不忍皇阿玛那么伤心啊。”我继续手上的动作。

“你该是极其厌恶胤礽吧？你们俩小时候就不对盘，小十八的事情之后，你明知会冲撞朕，也要告发他。”他也许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皇阿玛您没经历过皇子夺嫡的惨烈，自然不能理解他们，所以会异常伤心。皇阿玛那天以齐桓公自喻，害儿臣差点想拔剑杀了这些闹事的阿哥！”

“所以为了让朕开心一点，你就想这种方法替所有皇子开罪？”康熙摇头。“若惜，朕该说你聪明还是说你傻？”

“我知道这样的事情还会有下一次啊。不过真的到了下一次，皇阿玛该能稍稍心平气和了一点吧？皇阿玛也开始让自己适应这些事情了不是吗？”我反问。

康熙点头。“幸亏朕还有老四和十四，他们两个，比起其它阿哥要诚孝友爱地多。”

看来十四的苦肉计成功了呢！我偷笑。“皇阿玛，那是德妃娘娘教子有方。”

“是啊，德妃实乃后宫诸妃之典范。”

“皇阿玛，儿臣想去苏州了。”不能再说“回”了，上次说了这个字，康熙生了大半天的气。

“这么快就要回去了？”康熙抬头看我。

我指指他的手。“儿臣没有担心的事情了。”

“江南还有你担心的事情？”看来他还是不想放我走。

“皇阿玛，儿臣全段时间一直在江南各地巡视。”其实是游荡。“发现江南之地富庶异常，可是交给朝廷的米粮钱税却不比其他地方多。儿臣暗查过某些官吏，简直肥得跟耗子一般，儿臣这趟过去，是要帮皇阿玛抓耗子的。”我皱皱鼻子。

“有此事？”康熙皱眉。

我点头。“米粮钱税一般也就算了，儿臣就怕满了那些贪官污吏的口袋，所以，即使对朝廷的税收没有帮助也不能便宜了那些人！”

“若惜。帮朕看看天下免钱粮的可能性。”

“是。”康熙是极其注重后世评价的一个帝王，不像雍正“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有道是人间万苦人最苦，终不悔九死落尘埃”的刚强手段，他要的还有流芳千史。

++++++++++++++++++++++++

命萧瑟北上接我，本只是想低调地离开，但是本格格的人气太高，像低调都低调不起来啊。

刚到京郊，就见四阿哥已经等在上次的那个地方，只是这次十三也跟着一起来了。

我下了马车走向他们。

“想低调地离开你们都不成全我啊。”我微笑着站到他们面前。

“上次已经不告而别，这次还想再来一次？”十三责备地看着我。

“我只向皇阿玛告了别。”连胤祯我都没有去找他，只是让小全子在我离开之后，见到十四的时候交一封信给他。

“若惜，我以为你不走了。”四阿哥看着我。

“我要把江南变成你四阿哥的根据地啊！”我浅笑。“总之，我会再回来的！胤祥，这次真的不是为了躲你。”

十三一愣。“你……”

原来还不知道我上次离开是为了躲开他啊！我自讨没趣地撇嘴。

“四四，巧克力我就不让人送了，要是做了什么新糖果，不会忘记你的！”我豪爽地拍拍四阿哥的肩膀。

他点头。

我看了他们一眼，转身朝马车走去。“别送了。”

说实话，我挺高兴的。

现在看见胤祥，心疼的感觉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我知道他此刻正看着我，像以前那样，但是我再也装不出和以前一样的眼神看他了。心变了，情变了，什么都变了，即使觉得很悲哀，但终究还是全部都变了……

马车以令我舒适的速度前行着。

“主子。”萧瑟唤了发呆的我一声。

“怎么了？”

“十四爷来了。”后头响起一阵马蹄。我命马车停下，再次下了车。萧瑟则识相地把所有随从带到了一边。

“若惜！”胤祯翻身下马，几大步走到我身边。他激动地把我抱进怀里。“为何又要离开，难道你还在为十三哥的事情心疼？”

我伸手狠狠拧他的脸。“说什么呢！”

自知说错了话，十四耷拉下了脸。“为什么要走？若不是我今天进宫早，有碰巧遇见了小全子，你是不是就想这么走掉？”

“南方比较适合我养病，而且，我还要看着‘一痕沙’，这是我额娘留给我的宝贝。”我只能这么告诉他。原来撒了一个慌之后，真的要用无数个慌去圆它。“而且，不告诉你是因为，我怕自己会舍不得嘛！”

“你就不怕我会一路追到江南去？”

“别！你再来这套，皇阿玛准扒了你的皮！”

“别走，我会很想你。”

“我也会想你的。”

“我会很想很想很想你的！”

“你想怎样？”我无奈地看着他。

“要写信给我。”他最终也只是无奈地要求。

“十四阿哥除了刀剑之外，现在还喜欢起笔杆子了？”胤祯从小喜欢舞刀弄枪，学问部分并不上心，只求能交差就好，文采自是没有办法与四阿哥或者十三相提并论的。

“我当然不会去写那些文绉绉的诗了，你也别给我写太隐讳的，我懒得动脑筋猜这些东西。”瞧瞧！还提起要求来了。

“那你要我写什么？”

“每天做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发生了什么，都要告诉我。”

每天一记，我麻烦了！“得！流水账是不是？”

“不是！我还要在没字没句里看见你在想我！”

“哪里来的那么多要求啊！”我好笑地问他。

“不这样也可以。你别去了，现在就跟我回去。”

“好啦！”我拉住他。“那你也要给我写。”

“我尽量。”他搔搔脑袋，笑得心虚。

胤祯从马上拎下颠簸地只剩下几根毛的“枕头”，“原本是想拎进宫给你解闷的，现在，直接让你带去江南吧。我教了它好多话，下次见到它，你也要教了它很多才是！”

我笑着点头。“胤祯，太子复立是铁板订钉的事情了，八阿哥搞什么小动作，你千万要闪远点知道吗？”我还是忍不住叮嘱他一些。

“要记住‘诚孝友爱’知道吗？”我说，胤祯不住点头。

“你要好好表现，讨皇阿玛欢心哦。若有南巡，我会北上与你们会合的。”我笑着提醒他。

胤祯使劲点头。“若惜……”他的语气有一点点小撒娇的味道。“我已经开始想你了怎么办？”

“凉拌。”我大笑。

他抱住我，眼中闪过一丝恶作剧的光芒。“这阵子，我天天在想你在我房里的那个下午，若惜，我要是想你想得睡不着怎么办？我想像那天那样亲你、抚摸你……”

“闭嘴！”我捂住他的嘴。这个小兔崽子！我红脸瞪着他。

“怎样？”他分明就是在威胁我！

“……”我环视四周，不情愿地伸出一根指头。

胤祯点头。

我踮脚轻吻他。理所当然的，我的亲吻到了他那里又变成了漫天热吻。呀！在古代的官道上激吻，身后还站了十几个随时有可能回头的人，这种事情也只有十四阿哥胤祯才做得出来！

“记得想我。”胤祯抵着我的额头。

我点头。

“天天想我。”

我点头。

“每一份每一秒都要想我。”

我再点头。

胤祯，怎么办？我也已经开始想你了……

++++++++++++++++++++++++++++

我回苏州没有多久，康熙就昭告宗庙，颁诏天下，复立胤礽为皇太子。是月，移禁咒魇皇太子的胤禔于公所，遣官率兵监守。

贪官污吏是一个接着一个揪出来，可是最让我头疼的还是曹寅。

我翻阅着有关两淮盐课银的私密账目表。

“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我大叫。这可是“一痕沙”苏州部近半年的盈利也！这两个人怎么弄的？

欧阳屈皱眉看了我一眼。“能不能麻烦你不要算那么快，我已经算快了也是算了整整的一个晚上才算出的数目，你不要匆匆瞄几眼就报出来了。”

我装傻，傻笑。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亏空？”

“日常生活过奢，什么事情都讲排场，应酬送礼，曹家的家底空了就开始用官银。还有皇上的几次南巡接驾事宜。”欧阳屈摇头。“我一直以为他是好官，可是一调查起来才发现，事实原来是让我毛骨悚然的。”

“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

“两江总督噶礼。”

“这个人如何？”

“噶礼当官勤敏能治事，但是却是个十足的大贪官，而且还纵吏虐民。康熙三十八年，他出任山西巡抚，在山西为官的数年里，山西百姓几乎不堪忍受日益贫苦的生活。”几乎大清所有官员的一切都在欧阳屈脑袋里。

也是一个大贪官啊。“谁比较棘手？”

“曹寅。皇上不忍。”

“那就先从棘手的开始吧。”我喜欢先解决掉大难题。但是，如果康熙真的不忍治罪曹寅，那就只能借曹寅之事除去噶礼了。

“你准备怎么做？”

我看着欧阳屈。“让人引导噶礼参奏曹寅，密报皇上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的事情。”接下来康熙的反应就是我们接下来重点整治那个人的指向标了。

“我这就去办。”

半月后，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但是康熙没有允。

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噶礼要求公开弹劾曹寅，康熙当然不会批准。但事关重大，后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需设法补上亏空。

其实康熙对曹家真的已经仁至义尽了，他甚至修书给我让我想办法帮助曹家一起填补这笔巨款。

我看看手里的康熙手谕，又看看坐在我面前的李煦。他有没有看清楚？康熙在信上是用“希望”两个字，不是对我下旨，答不答应还要看我。这个李煦，来求我居然还摆那么高的姿态。曹家不是他和曹寅一起败掉的吗？

“你想让我怎么做？”我开口问李煦。

“当然是帮我们一起填补这三百万两的亏空。”他下巴微微抬起，“皇上说了，让你帮我们想办法。”

站在我身后的欧阳屈因为李煦的态度微微皱起了眉头。

“你可知三百万两是我们‘一痕沙’盈利最多的分部半年的利润？”我不动声色地喝茶。

“皇上说……”

“皇上说希望我帮助你们。”我微笑着打断他。“我们‘一痕沙’是奉公守法的正当经营，要说为皇上分忧，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还没有这个资格，李大人，请回吧。”

“你明明就是……”上次在江宁迎接康熙的时候，这个老家伙见过我一面。

“‘一痕沙’是我的私人产业，与朝廷并无瓜葛，李大人可以回去仔细研究一下皇上给信，他只是说‘希望’。”我站起身。

李煦没有想到我会见死不救，他以为只要他拿着康熙的信来我就会满心欢喜地帮助他们。我是可以为康熙和他身边的人做任何事情，但是这些人当中并不包括他们曹家。而且……本格格我是出了名的刁蛮，我就是吃软不吃硬。

“你就不怕皇上怪罪？”

欧阳屈挡在李煦前面，“李大人，不送。”

李煦气极，但却无话可说，只得拂袖而去。

“若惜，你这么做不怕皇上生气？”

“不怕。”我摇头。“你以为皇阿玛真要我帮他们吗？如果他真有这样的心思，他应该是直接修书给我，而不是借幼曹家的人交到我手

上。”

“你又做了什么？”欧阳屈突然笑着看我。

被发现了？“我只是让扬州部把曹家和李家的家产调查了个透彻，皇阿玛也知道他们有这个能力处理这些亏空，虽不至于倾家荡产，但是也已经让他们再也傲不起来了。从百姓那里挖走的，现在让他们加倍填回去，很好。皇阿玛既然答应了要帮他们，自然要做做样子。要不是有个曹寅在，是个李煦都不够他砍的。”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以后千万不能得罪若惜。”欧阳屈得出结论。

“那也倒不至于，曹家无法填补的一些尾数我还是会帮一下忙的。”据我所知，曹寅会被不断查出亏空。“噶礼那边怎么样了？”

“御史刘若鼐上疏论噶礼贪赃枉法，得赃无虑数十万，可是太原知府赵凤诏是噶礼的腹心，奏折在赵凤诏那里就被扣下来了，结果刘若鼐被赵凤诏抓去严刑拷打。”

“刘若鼐现在人呢？”

“……”欧阳屈摇头。

“噶礼迁户部侍郎，旋擢江南江西总督了？”这样的狗官居然也能平步青云！

“是。”

“噶礼到了江南还是肆意妄为，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焦映汉都曾上疏弹劾他，但这些奏折都被截下来了。”

一手遮天！

“苏州知府陈鹏年对噶礼的态度很坚硬，可是几次弹劾都被噶礼用各种方法躲过去了。”

“陈鹏年为人如何？”我问。

“为官清廉，被民众称为陈青天。”欧阳屈顿了顿，“此人与我也算忘年之交，康熙四十五年他曾被两江总督阿山弹劾，朝廷本下令惩处他，但由百姓抗议和商店罢市最后平安无事。”

“听你说来，这个人很得民心。”我抬头看着欧阳屈。“张伯行呢？”

“以清廉刚直称。”欧阳屈提醒我。“若惜，朝廷已经命尚书张鹏翮来扬州察审噶礼的事情了。”

“……”弹劾噶礼的奏章太多，就算噶礼再一手遮天，康熙也不是任这些自以为聪明的大贪官蒙蔽了自己的视听。“先看看张鹏翮怎么处理。”

门被人轻轻敲了两下，欧阳屈出去，又回来，手上多了一封厚厚的信。“我出去了。”欧阳屈放下信，摇着头出去。

视线触及那封信，笑意霎时就袭上了我的眼。离开京城已经八个月了，这小兔崽子的信两天一封从未断过，倒是我，回得比他还少一些，这让他极其不满，几乎每封信里都会唠叨我一遍。

信的内容很无聊，但是我却看得津津有味，有的时候甚至会拿出来反复看。胤祯还真的告诉我所有的事情，凡举每天吃的东西，经过哪里，都记录在案。我说，他怎么就不写一下他今晚留宿哪个福晋的房里？

前几日康熙册封皇三子胤祉为诚亲王，皇四子胤禛为雍亲王，皇五子胤祺为恒亲王，皇七子胤祐未淳郡王，皇十子为敦郡王，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裪、皇十四子胤祯为贝勒。

所以这几天他的信里大部分是关于这件事情的。被老子欣赏，这小兔崽子好像很兴奋呢！我微笑。

“若惜，我好想你，你想我吗？”“枕头”又很是时机地说起胤祯教它的话语。

胤祯……我好想你……

第三十一章

康熙四十九年正月，皇太后七旬万寿，康熙下旨礼部：“玛克式舞，乃满洲筵宴大礼，典至隆重。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五十有七，欲亲舞称觞。”

可惜，我连过年都没有回去，更不要说目睹康熙大帝亲自跳舞了。得知这个消息我悔地肠子都青了！

二月，康熙下旨巡幸五台山。一收到消息，我立马收拾行装，屁颠屁颠地就出发去了五台山。

我地理学得好，知道五台山是地球上最早露出水面的陆地之一。它的孕育，可以追溯到太古代的26亿年以前。到震旦纪时期，又经历了著名的“五台隆起”运动，形成了华北地区最雄浑壮伟的山地。第四纪时期，冰川覆盖了五台山，至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冰缘地貌。五台山地层，完整丰富。特别是前寒武系地层，发育典型。

五台山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五峰高耸，峰顶平坦宽阔，如垒土之台，故成五台。

五台各有其名，东台望河峰、西台桂月峰、南台锦绣峰、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五台中北台最高，号称“华北屋脊”。

五台山气候寒冷，四月解冻，九月积雪，故又被称做“清凉山”。全年平均气温为零下4度，7至8月最热，分别为10度和9度，1月份最冷，平均气温零下19度。

现在是二月，我不明白康熙为什么要在这么这么冷的天气来这里。

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五台山是佛教圣地，与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而五台山以其建寺历史悠久和规模宏大，居于佛教的四大名山之首。

祈福？为什么不夏天再来，可以顺便当避暑啊！

虽然心里这么想，可我还是披着白狐披风在雪地里乱走。

五台山层峦叠嶂，峰岭交错，奇峰灵崖，随处皆是。雪落在这样的地方，看上去真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这满山遍野除了远处的佛教建筑之外，天地就是一片雪白的单调。

哇赛！没有带数码相机来拍真的是太吃亏了！

这里真的是很冷啊！我连呼出来的气都会被冻成烟雾。康熙总说我是属猫的，因为一到冬天我就哪里暖和往哪里钻，能不出门就尽量呆在屋子里。在这么冷的天气来到郊外，对我来说还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次。

在这纯白的世界里，天地间只有我一个人呢！我欣喜地望着四周。

呃……脑子里突然闪过了《名侦探柯南》其中一集的雪女，这里……我全身顿时起了鸡皮疙瘩。

没关系没关系！这里又不是日本！我安慰自己，眼睛却开始寻找欧阳屈的身影。

蛐蛐儿，你在哪里啊?

完了！我瞥见一个人影。雪女变成十四的样子了！

我僵硬地转身，向前缓慢地走了几步，然后开始撒腿大跑。

“若惜！”“雪女”瞬间来到我身边并且拉住我的手。

“啊——”我失声尖叫。

“若惜！你怎么了？”那个人使劲地拍着我的脸，拍地我脸颊生疼。

等等！这手是……温热的！带着薄茧的！我睁开眼。他说话时呼出来的气变成烟雾了！他是真人！“胤祯！”

“是我啊，你刚才怎么了？”胤祯担忧地看着我。

“没有！”绝对不能把那么丢脸的事情讲出去啦！“你怎么会在这里？皇阿玛也到了？”我看向他身后。

“没有。你就这么不想单独见到我？”胤祯掰正我的脸。“皇阿玛命人先行一步来五台山打理一些事务，只有我知道你先来了，所以就自动请缨，皇阿玛他们还有两天的行程才会到这里。”

“真的？”我惊喜地望着他。

“真的。”胤祯点头。

“胤祯你实在太帅气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两天只有我们两个人？”两人世界也！

胤祯紧紧地把我搂在怀中，久久不肯放开我，也不肯说上一句话。我看着他身后苍茫的世界，如果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任凭世界如何风雨飘摇，只要这一刻我在他怀中就好……这样就好……

我一把抱住他的脖子，用冻得发红的鼻尖蹭着他的脸，“见到你真好……胤祯……”

他笑着亲亲我的鼻子。“接下来两天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也觉得太棒了是不是？”我想应应景表示一下我此刻的心情，可是身子还没有转到一圈就跌了个“狗吃屎”。天哪……我呻吟着，只想死了算了！

“哈哈哈……”胤祯果然很不给面子地大笑起来。

我赖在地上不起来。

“若惜，快起来，会冻坏的。”胤祯伸手拉我，眉眼间有着浓浓的笑意。

“胤祯……”我撒娇着喊他的名字。

“什么？”他笑得更灿烂。

“你也摔倒吧！”我手上一使劲。这次我可学聪明了，不会让他像上次在趵突泉那样把我压在身下了！我一个滚身躲到了旁边。

“怎么样？让你笑话我！”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雪。

诶？“胤祯？”胤祯笔直地趴在雪地上，一动不动。哼！他一定又在耍弄我！我站在一边故意不去理他。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十四还是没有动。

“喂！”我小心翼翼地走近他。“胤祯！你起来啦！我不玩了！”

十四还是没有反应。

“喂！”我蹲到他身边。

“玩不玩我说了算！”我还没开口讲话，胤祯就一下子跳了起来。小兔崽子！放羊的孩子！又骗我！

“啊！”我重新被他拉倒在雪地上。

“嘘——”他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怎么了？”

“若惜，别动。”他伸手撩开我脸颊上的碎发，一个翻身让我躺在他身上。“我有整整一年没有见到你了……”他用手描绘着我的脸。

我痴痴地看着他的眼。他二十三岁，我十九岁。他是男人，我是女人。我喜欢他看我的眼神，他的眼神告诉我，就算将来我变成一个牙齿掉光的老太婆他还是会最爱我……他的眼神还告诉我，天地间，我就是他的唯一……

他煽情的动作，让我的脸渐渐烧红起来。我现在一定很丑！两颊、鼻子都是红色的。

“若惜，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他问我。

我愣愣地点头。

他的目光最终定格在我的唇上。“知道要怎么做了？”

我点头，脸更红了。

他两手一伸，做出了一个任我宰割的动作。

我轻笑一声，嘴唇缓缓印上他的……

……

等我们回到居住的地方，胤祯的身上披着的披风外面已经湿透了。

“你们怎么了？怎么一个冻成了兔子，一个身上都是雪水。”欧阳屈一脸明了地看着我们，故意取笑。

“要你管！”我瞪了他一眼。“你等一下，我去让人给你准备洗澡水。”我转头对胤祯说，然后放开和他紧握着的手。

“啧啧——女生外向啊，上一秒还对我那么凶，下一面对情郎就可以温柔地滴出水来。”欧阳屈摇头。

“蛐蛐儿，你可以再多说几句，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你扔到济南去了。”大家各有死穴，彼此彼此罢了！

欧阳屈的脸一阵红白交错。

“什么济南？”胤祯颇有兴致地看着欧阳屈面部表情的变化。

“不就是……”

“纳兰若惜！你要是敢多说一个字我就与你恩断义绝！”欧阳屈急了。

“你看，他不让我说。你自己在这里跟他好好沟通吧，能不能问出来看你造化。”我转身出去，“我去给你准备洗澡水。”

欧阳屈我可得罪不起！如果大人他一个不开心突然离开，把我一个人留在苏州的话，我非忙死、无聊死、饿死不可！

再次回来，房间里已经只剩下胤祯一个人。

“蛐蛐儿呢？”

“我才问了他一句他就出去了。”胤祯耸肩。

“你问了什么？”什么话杀伤力这么大。

“我就问他，是不是萧瑟，他就激动地站起来跑出去了。”

我张大嘴巴看着胤祯。完了！我看向门口。蛐蛐儿！我什么都没有说吖！

见我的表情如此精彩，胤祯得意地问我。“莫非我真的猜对了？欧阳屈和萧瑟真的有仇？”

有仇？有仇！“对！他们有仇！不共戴天！”妈妈咪啊！我就说嘛！这十四再聪明，也不可能一眼就看出两个看上去性取向完全正常的大男人之间有暧昧啊！“那个，洗澡水准备好了，在隔壁厢房。你的行李呢？我帮你去拿衣服。”

“好。”胤祯笑着，下巴支在我肩膀上，边走边闹我。“若惜，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就像老夫老妻一般。”

“贫嘴！”我没好气地拍了他的额头一下。是啊，好宁静的感觉！如果能永远都这样该多好！

把他推进去洗澡，我转身去拆他的行囊为他拿换洗的衣服。

“一个大男人，出门带那么多东西。”我边嘀咕变拆。结果最先映入我眼帘的却是一个紫檀木盒子——里面都是我这一年来写给他的信，洋洋散散，他都用编号按顺序放在里面。盒子旁边还有一些吃的、小玩意儿，都是我喜欢的御厨做的几样小点心。

我鼻子一阵发酸。

我快速整理出他换洗的衣物，拿了一条干布往屏风后面走去。我把干的衣服放在远离木桶的椅子上。“胤祯，我帮你擦背好不好？”以前，洛洛最喜欢我帮他擦背来着。

胤祯现是愣了一下，然后快速瞥了我一眼。“可是我会不好意思。”

切！大灰狼居然嚷着自己是吃素的！我拉了一张椅子坐到他身后，干布沾了水，我开始用力地在他背后搓起来。

房间里一下子除了水声之外没有任何声音。

“若惜。”

“嗯？”

“还有是十一个月你就要满二十了。”

“嗯。”

“你答应了要嫁给我的。”

“嗯。”

“……”胤祯一阵沉默，随即他激动地转过身来，“你肯嫁给我？”

“是啦！”我忙别过眼不去看他的身体。色鬼！我只是帮他擦背而已！居然已经开始胡思乱想了！“啊！”下一秒，我就被扯进了木桶里。“哗”地一声，木桶里的热水溢了出去。热水撒在地上，蒸腾起水雾，惹得整个房间都迷蒙起来。

“你干什么！”我却没有心情感受这样的气氛，只想找双拖鞋把眼前这个色蟑螂往死里打！

“我太高兴了嘛！”胤祯抱着我，头靠在我颈侧。

“你高兴了我怎么办，你看我的衣服都湿了！”

“那就脱了……”他的手伸到了我的腰上。

“你别想！”大大大大色狼！

“若惜……”胤祯的呼吸渐渐沉重起来。“给了我……好不好……”

“佛门清静之地，你居然还有心思想这个！”我的气息也因为他的干扰微微紊乱了起来。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嘛。”

就贫吧你！“那我是酒还是肉？”

“你是我唯一爱的女人。”胤祯俯身吻住我。

当我喘着大气把他推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他退了一半了。“胤祯，”我捧住他的脸。“再等一年，再一年我就是你的人了。”

他闭眼粗喘着气，许久才艰难地点头。

我起身狼狈地爬出木桶，胡乱卸下身上的是衣服，拣了他的衣服胡乱套上，准备回了房间换过衣裳再回来。回头，且看见他从头到尾盯着我。我脸一红，狠狠瞪了他一眼。

“若惜，”他有气无力地靠在木桶边缘，“我现在怎么办？我快爆炸了！”

看着他委屈的表情，我顿时觉得好笑。让男人忍这个，真是……“凉拌吧。”我躲瘟疫一般逃出了他的房间。

……

当欧阳屈再次回来的时候，我和胤祯已经洗漱完毕，双双坐在他的房间里等他回来。

“你们要亲热不会回自己的房间吗？”欧阳屈不满地看着我们两个人。

我靠在胤祯怀里，书架在膝盖上，一只手翻书，另一只手与胤祯的手十指紧扣。我咧嘴朝欧阳屈一笑，调侃的话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等会儿大家一起去看日出吧。”胤祯提议，我点头附和。

“你们俩去吧，五台山的日出我是几年前就和姑姑一起看过了。”欧阳屈往床上一躺，瞥了我一眼。

“哼！你就会拿额娘的事情让我嫉妒你！”我哼了他一声，但还没有沉默五秒就很没种地开口问他。“好看不？”

“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丽的风景。”欧阳屈的眼神中有隐隐的落寞。

此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开始有点了解欧阳屈了。在他坚毅的外表下，灵魂深处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故事与情感……

胤祯不语地看着我们，放在我腰上的手不自觉地收紧。

第三十二章

我在半睡半醒之际被胤祯半拉半扛地骗上了山顶。

雪后的天灰蒙蒙的，太阳还没有出来，东方的天际透着一丝丝的鱼肚白。而且，这个时辰真的好冷！我坐在突出的石头上，躲在胤祯的披风里，只露出两只眼睛。

黎明时刻，我们所在的山顶处在云海上端。云海滚滚，好像棉花糖一般柔软的感觉让我忍不住想踩在上面行走。

我们脚边也是云层，根本分不清雪和云、地和天的界限在哪里。我真怀疑刚才胤祯是怎么把我弄上来的，难道他就不怕我们俩都踩空玩儿完了？像现在，他就死死把我抱在怀里不让我乱动。

“胤祯，万一又是下雪天，咱们看不见日出怎么办？”我抬头问他。他身上比我暖和多了！我伸手环住他的腰。

胤祯因为我的动作微微一笑。“不会这么倒霉的。如果今天看不，那我们就明天再来。”

“如果明天还是没有呢？”我故意闹他。

“那我们就后天来。”

“天天来我们不是都要睡眠不足了？”

“那我就等你嫁了我之后再来。到时候我向皇阿玛告假，带你出来玩上一年半载。”他笑着，向我诉说着他心里规划好的未来。

“嗯。”我重新靠回他的胸膛。古时候的度蜜月吗？这小子也懂这样的浪漫呢！

“胤祯，四周都是云海，我们呆会儿怎么下去？”

“……”回答我的是一片沉默。

莫非……他也不知道……我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等太阳出来了云雾应该就会散了。”他安慰我，也安慰他自己。

“万一是下雪天呢？”那我们不是不用下去了？

“那……我们就一起在这里等雪停好了。”

我抬头吻了一下他的下巴，他低头看着我浅笑。那一刻，我相信我们会永远这么幸福下去……

胤祯静静地把我抱在胸前，看着天空慢慢变成金色，然后看着太阳缓缓在云下端升腾起来。太阳如巨大的滚盘，以十分优雅地速度出现在我们面前。

脚边的云雾渐渐散开，苍茫大地出现在了我们脚下。

“胤祯！我们好像在飞！”眼前是悬崖峭壁，但是俯视天下的感觉让我忘却了恐怖。我在胤祯怀里，感受着像飞翔一样的美妙感觉。

“喜欢吗？”胤祯在我耳边说。

“嗯！”我使劲点头。

我没想到单单只是看一个日出就能有那么多的惊喜，也许那惊喜的来源仅仅是因为我此刻在他怀里。

我也没想到，单单只是看一个太阳，我们都能相依坐上一整天。胤祯说要等一样东西。

“胤祯！”午后，不远处石崖顶段出现的七彩光亮吸引了我所有的注意力。

“我们运气真好，这可是五台山闻名遐迩的佛光。”胤祯得意地说着。那语气好像就是在说：看吧，我带你出来是没有错的。

所谓的佛光其实就是阳光照在云雾表面所起的衍射和漫反射作用形成的。摄身岩下云层中骤然幻化出一个红、橙、黄、绿、青、蓝、紫的七色光环，中央虚明如镜。最有名的佛光在峨眉，被称为“峨眉宝光”。

“若惜！”胤祯惊讶地喊了我一声。“你也在佛光里！”

我抬头看他。“我们站在一起，我在佛光里你自然也在。”他的大惊小怪让我忍不住捏了一下他的脸。好可爱的说！“非云非雾起层空，异彩奇辉迥不同。试向石台高处望，人人都在佛光中。”

“喜欢吗？”他再问我。

“喜欢！”我在他怀里转身，双手环住他的脖子。“可是我最喜欢这个！”踮脚主动吻上他的唇。小色狼满心欢喜地接受了我的投怀送抱。

+++++++++++++++++++

胤祯本就是来五台山安排康熙在这里的各项日程的。他快马加鞭挤出来的半天时间全部用在陪我上面了。而接下来一天，他自然是要完成康熙交给他的任务。

古人认为，佛光是从佛的眉宇间放射出的救世之光，吉祥之光，象征神灵的福佑。我估计康熙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替天下苍生祈福。

南山寺、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殊像寺等等地方康熙好像都要去。可是这次主要还是显通寺完成祈福事宜。

显通寺是五台山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寺院，和洛阳的白马寺同为中国最早的寺庙，它位于五台山中心区。

显通寺的大雄宝殿是举行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殿内供奉有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佛的塑像，整座大殿开阔疏朗，古色古香。无量殿为砖砌结构，里面供奉有铜铸毗卢佛，该殿没有房梁，形制非常

独特，在现代人严重看来这是极具艺术价值的。铜殿是一座青铜建筑物，殿内有上万尊小佛像，是罕见的铜制文物。

显通寺前的钟楼里有五台山最大的铜钟——长鸣钟，钟的表面刻有一部万余字的楷书佛经。我建议胤祯安排康熙黎明的时候亲自去撞响那口钟，权当大清皇帝为天下所有黎明百姓祈求安康。

我无聊地坐在大殿中央的跪垫上，看着胤祯和那些和尚们确定最后的事宜。据说康熙傍晚就要到了。

“无聊了？”胤祯忙里偷闲跑到我身边。

我双手捧着脸蛋儿，笑着摇头。“看你就一点都不无聊了。”

胤祯脸上一下子扬起了灿烂的笑。

Oh！My god！好闪啊！

“别在这里做这些亵渎佛祖的事情！”欧阳屈坐在我左侧跪垫上，毫不客气地出言破坏了我们之间的美妙气氛。

哼！这家伙还怀恨在心呢！

胤祯摸摸我的头，转身继续忙去了。

“蛐蛐儿。”

“嗯。”完全没好气。

“你和瑟瑟的事情我真的没有告诉胤祯，他是以为你和瑟瑟之间有仇才那么问你的。”我终于开口向他解释。“你冤枉我了。”

“……”他放下手中的佛经。“真的？”

“嗯！”我使劲点头。

欧阳屈长长舒了一口气。“算你聪明。”

“我怎么敢说啊！你和瑟瑟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耽美了，我才不会让世人知道你们之间的暧昧，万一你们顶不住压力分开了，我岂不是亏死了。”我一边玩着地上的落叶，一边说。

“……”

回答我的是一阵沉默。我抬头，看见欧阳屈铁青的脸，而胤祯一脸尴尬地站在我们面前。

“那个……我只是来告诉你一声皇阿玛到山门口了。”胤祯连看都不敢看怒气腾腾的欧阳屈一眼，转身快步出了大殿。

“那个……”我舔舔瞬间干涸的唇瓣。“蛐蛐儿！我不是故意的！”

他生气地站了起来。

“蛐蛐儿！”我是不是该抱住他的大腿认错啊！“我保证胤祯不会告诉任何人啦！你别生我的气嘛！我不知道他会突然拐回来。你看我刚才说话的声音已经那么小了，本来就没打算让任何人听见啦……蛐蛐儿……蛐蛐儿……”

任凭我怎么解释，欧阳屈都不再理我，他提气用轻功三两步离开了我的视线。

“我……真是没想到啊。”胤祯出现在我面前。

“你没事干嘛拐回来啊？完了！蛐蛐儿不会原谅我了！”我哭丧这脸，有气无力地看着他。

“这……需要给他时间适应一下。”胤祯只能这么安慰我。“我保证不会泄露出去的。”

“晚上你去跟他说！”男人之间的保证才有效。

“好。”胤祯捏捏我的脸，“赶快笑一笑，你不想让皇阿玛看见你哭丧着脸吧？”

我要是笑得出来就好了。我欲哭无泪地盯着胤祯。

……

和胤祯一起站在显通寺门口等待康熙。我们藏在身后的手紧紧交握在一起。

康熙徒步从山门走了上来，身后跟着一大堆王公大臣。当他看见我也站在寺门口的时候，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但他还是保持着大清皇

帝该有的礼仪风度先上前与佛寺的方丈寒暄。

“若惜！”寒暄完毕，他转过头来看我。

我依依不舍地放开和胤祯偷握着的手，上前两步。“皇阿玛。”我甜甜地喊，乐弯了眉眼。

“你怎么会跑到这边来？”他拍拍我的脑袋。

“胤祯告诉我的。我想给皇阿玛一个惊喜，就不让他告诉你我也会来了。”我煞有其事地回答。

“怪不得，这小子那么积极主动地揽下了到这边安排祈福事宜的工作，原来是为了早些来见你。”康熙明了地看了胤祯一眼。

“有吗？”我装傻。

“没有吗？”康熙反问我。

“您问他自己。”我挽住康熙的手臂。“皇阿玛咱们快进去吧！外面好冷！”

“哈哈……朕的若惜果然还是属猫的！”康熙大笑，在胤祯的牵引下准备回房休息，明天再开始祈福。

回到房间，康熙叮嘱了几位阿哥在佛门圣地需要注意的事项，尤其是特地在话语中警告皇太子不要胡来。

康熙说自己累了，我跟着胤祯一块儿告退的时候，他淡淡地开了口，“若惜，留下来陪朕说说话。”然后他又对胤祯说了一句，“做的不错。”我看这句话足够小兔崽子高兴一阵了，我偷偷朝胤眨眨眼。

禅房的烛火昏暗，却给人暖洋洋的感觉。来到这样的地方，会感觉自己整个人肃然起敬起来，想起一些事情的时候还会鸡皮疙瘩冒出来……很神圣的感觉啦。

“你们做什么呢？眉来眼去。”待全部的人都出去，康熙转身在暖炕上坐下。

“哪有……”我脸一红。

“哪有，就有！”康熙盯着我。“别以为你们这一年来私下通信我不知道。”康熙突然笑了起来。“来，”他拍拍身边的座位，我依言到他身边坐下。“告诉朕，朕的十四阿哥是怎么俘虏了天雅格格这颗高傲的心的。”

“皇阿玛！”我娇嗔。

“这十四还真的是什么都随朕，连这点都像！”康熙调侃我。

“皇阿玛！您再说人家就不理您了！”这两父子还果真是一样的！一样厚脸皮！

“怎么？有了十四，就连皇阿玛都不要了？”

“……”我鼓着腮帮子看着康熙，脸红得快滴出血来。

“好好！朕不笑你了！免得你去和十四告状破坏我们父子的感情。”还说不笑我了。“若惜啊，这次是尘埃落定了？”

我不语，但是很坚定地点头。

“你也是十九岁了，你的婚事一直是朕心头的一块石头，现在，定了？”他低头与我对视。

我点头。

“那……什么时候嫁给朕做儿媳妇？”康熙脸上的笑容渐渐扩大。

“……明年。”我的头埋得越来越低，声音也已经轻得与蚊子一般。

“哈哈哈哈……好！朕就等着你这杯媳妇儿茶！”康熙又突然露出疑惑的表情。“这……‘愿得一人心，终老不相负’，为什么十三不行，十四就行？他的福晋可是比十三多啊。”

“……”我的心“咯噔”跳了一下。

我抿嘴，靠在康熙肩上。“胤祯他，从来只给我一个人承诺。皇阿玛，女儿现在能稍稍了解一点额娘的心情了。我不能接受十三是因为即使他爱我，但却也可以给其他人相同的承诺，他心里不仅仅只有

我。但十四可以，他可以只有我。见他这样，我倒反而不希望他为了我变成寡情之人。在他心里，只有我，只容得下我，在感情的世界里，我们都是彼此的唯一，没有任何人夹在我们之间，这就够了是不是？额娘她，一世不悔，也是因为她知道皇阿玛心里只有她。后来为什么又要嫁给容若阿玛呢，我想，她只是不想让皇阿玛成为寡情之人，是不是？可是额娘她又忍受不了其他人的存在，她想要的爱比女儿更干净……可是皇阿玛您不是告诉过我，天家的孩子，有许许多多的无可奈何，女儿知道十四可以为女儿舍下一切，可是女儿却不忍他把皇阿玛也一起舍下了。但是留在皇阿玛身边，就意味着他必须要担起皇子的责任。女儿能忍受，因为我在十四眼里看不见其他女人的身影。有人告诉我，一个人的幸福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某一个人。”简?奥斯丁的名言。“女儿在感情上是被动的，但，不爱十四真的好难。”

康熙不住地点头。他抚着我的长发。“朕的若惜长大了。”

“女儿不会让第二个‘若相惜’出现的。”

++++++++++++++华丽的分割线++++++++++++

第三十三章

“若惜，去把朕桌子上的那个盒子拿来。”康熙指着桌子上一个小小的柚木盒子，只有手掌大小。我见过这个盒子，一直在康熙寝宫的床头放着。

我把东西取来。

康熙把盒子打开，里头放着一块不大不小的玉环，而且看上去玉质不下于我从康熙那里讨来的那块和田美玉，而且摸上去还温温的。

“这是同心环，你额娘取的名字。”康熙将玉取出。同心环，轻轻在中间一按，原本完整的玉环变成了一大一小两块。原来这是可以分离开的玉。“你额娘曾经的憧憬，若将来与朕的孩儿……便把这对玉环作为传家宝给他，不论男女，一代一代传下去。”

“额娘的吗？”我看了康熙一眼，又看向玉环。

“她说，如果是女儿，她要亲手将玉环戴在女儿脖子上，然后把另外一块交给女儿一生最爱的那个人。如果是儿子，就把玉环给他，叮嘱他一定只能给最爱的人。”康熙把小的那块玉环戴放在掌心里。

“若惜，阿玛不能把你额娘还给你，阿玛代她给你戴上好不好？”

康熙的询问让我红了眼眶。我使劲点头。

我抚着胸前的玉环，温热的触感一直暖进了我心里。

“阿玛……阿玛……”我靠在康熙怀里，忍不住哭了出来。说一个帝王父兼母职虽然不恰当，但康熙从小给我的爱却是天下无双的，甚至他对太子都没有那样的耐心与细心。

“刚才还说你长大了，这会儿又哭鼻子了。”他抬起我的下巴，仔细地帮我拭去泪水。最后他把大块的玉环交到我手里。“拿去给十四吧。”

“让我再陪阿玛一会儿嘛！”我躲在他怀里撒娇。

“小丫头！”康熙看着烛火，浅笑。

++++++++++++++

从康熙房里出来，我兴冲冲地跑去找胤祯。

静谧的院落中隐约响起的笛声让我渐渐放缓了脚步。

长相守…… 我和胤祥的长相守……

脚步最终停住。我转身，轻轻地靠在墙壁上。

胤祥，你还不懂？还放不开吗？

在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失望后悔之后，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挽回了……我曾以为我离不开你，直到乌程的桃花园，我才发现，来时的路其实很平坦。

胤祥，我回去了，你何时离开？

胤祥，我放开你了……再也不要了……不要了……

我重新向前走。身后笛声一直未停止，我却再也没有最开始听见时候的心动了。胤祥，我能离开你了……

“胤祯！”我快步跑向站在院落中的那个身影。

胤祯伸开双手接住了飞扑进他怀里的我。

“怎么了？跑得那么急。”

“只是想快点见到你。”我靠着他的胸膛。“这么冷，你在外面干什么？”

“……听曲子。你和十三哥的《长相守》。”

我一愣，随即推开他。“胤祯。”刚才皇阿玛给了我一样宝贝。”我拉出衣襟里的小玉环。“好看吗？”

“好看。”他点头。“若惜戴什么都好看。”

“把手伸出来。”

我把大玉环捏在手中，手伸到他伸出来的手上方。我放开手，玉环跌到胤祯手中，而我，牵着这头的线。

“这是……”他有些疑惑，但眼眸却缓缓闪亮起来。

“这是我额娘留给我的，让我当做传家宝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皇阿玛刚才把它给我了，让我……亲手交给我最爱的那个人。”我把线也放入他手中。“胤祯，它叫同心环。”

“同心环……”胤祯重复年了一次。“若惜，你……”

“不许你不收！皇阿玛都已经打算把我嫁出去了，你要是不收的话，我就没面子透了！”我故意打断他。

“不是，我是……”

“本格格是奸商！货物出门概不退货！”

“若惜……”胤祯无奈地喊我。

“你已经过了可以上诉的期限了，反抗无效！我……”

无可奈何的胤祯只好用最有效的方法封住了我的唇。

“皇阿玛刚说佛门清净地不准乱来，你马上就忘了？”许久之后，他放开我。

十四的笑容简直要闪瞎我的眼了。“帮我戴上。”他把玉环塞回我手中。

拜托！他的身高有一八几也！我这具身体的身高，至多也就一六五，怎么给他戴啊。“弯腰。”

我把绳子打了个死结。“除非你拿剪刀剪了，除非绳子自己断了，否则你这辈子别想摘下它了！”

“永远不拿下来。”趁我在给他打结的时候，胤祯又偷了个香。

“胤祯。”我手拉着玉环，被迫他与我平视。“永远不许不要我！”

“我才怕你不要我呢。”胤祯浅笑。

“答应我。”我扯了下玉环。

“好。永远不会不要你。”

“无论我做错了什么都会原谅我。”

“无论你做错了什么我都会原谅你。”我说一句，胤祯重复一次。

“最喜欢我。”

“最喜欢你。”

“只爱我。”

“只爱你。”

“你属鹦鹉的吗？”

“我属……”闭着眼一直点头的胤祯瞬间停住。他看着眼中浮起笑意的我，活动了一下手指关节。“好啊！耍我是不是？”

我早就被他拽住了，只能陪笑使劲摇头。

“看我怎么收拾你！”

“不要！胤祯，我最喜欢你了！最爱你了！”我努力躲闪着他挠我的手。

胤祯一把从背后把我抱起。“再说一遍。”

“我最喜欢胤祯，最爱胤祯。”

“再说一遍。”

“不要了啦！”

“再说一遍好不好？”

“……我最喜欢胤祯，我最爱胤祯啦！”

我们在院中打闹着，直到欧阳屈臭着脸回来。我推了一下胤祯，他白天答应了我晚上要去帮我说的。

胤祯苦着脸摇头。我哀求的眼神直勾勾地望着他，最后他无奈，只得跑上去追欧阳屈。

……

等待是一件很恼人的事情，尤其还是让别人替我解决惹下来的祸时。

我在院子里无聊地转悠着，直到隔壁院落传来斟酒的声音。

有人吗？我探头去看。

“四四。”四阿哥坐在院落中对月独酌。他坐在这里多久了？这里连斟酒的声音都听得见，如果他坐了很久的话，那我刚才和胤祯的对话他不是全部都听见了？我脸颊一阵火热。

四阿哥看了我一眼，指指他身边的座位。石桌上的酒壶旁，还放着另外一置杯子。

我走到他身边坐下。

他面无表情地为我斟满酒，“宫里带出来的桂花酿。”

他还记得我喝其他就都会醉吗？“你在等人吗？”

他摇头。

“可是桌子上明明就有两只酒杯。”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他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突然问我。“若惜，你幸福吗？”

他听见我刚才和胤祯的对话了。我轻轻点头，不语。

四阿哥只顾着倒酒，许久没有再说一句话。“既然幸福……若惜，退出我们的游戏吧，现在真的不适合你了。”

爱着十四，却帮着他的同父同母的亲哥哥夺嫡。我看着他，轻轻摇头。“我不会退出的。”

“你不担心将来十四发现这件事情吗？”

是啊，若是发现了，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吧？可是……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他……不会……”连我自己都虚心地苦笑。

“若惜，对……对很多人来说，你的幸福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吗？可是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尘埃落定……也快我该离开的时候了。就算十四发现……我自私地这样认为着。

“等他发现了，我就要突然消失了。就像小人鱼那样，谎言结束了，就如泡沫一般消失了。”我故作轻松地说。我不能被踢出局。

“你不会消失的。”四阿哥喝了一口酒。

“我只是说如果啦。”

“没有如果。”四阿哥手中的酒杯停顿了一下，随即他站起转身离开。“很晚了，明天还要早起，你早点去休息吧。”

“洛洛。”

“嗯。”

“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怎么办？”

“你不会消失的。”

“人家是说如果啦。”

“没有如果。”

刚才的对话……

我僵在原地。是巧合吗？

“洛……”我低声朝着四阿哥的背影喊道。但是他的脚步却没有半丝停顿，他毫不犹豫地走出了我的视线。

是……巧合吧……我看着人影消失的转角，这样告诉自己。待到回神，泪水已经湿了衣襟。

“你不会消失的”、“没有如果”……四阿哥的声音如魔咒般在我耳边不停地响起……

是你吗？是你吗……

如果不是你，为什么你会说出这样两句话？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

如果是你，我喊你时你为什么不回头？明明一直在身边……一直在身边啊……

洛……不是你吗……是你吗……

洛……

++++++++++++++++++++

微弱的晨光中，康熙站在长鸣钟旁，和着远处被誉为“清凉第一圣境”的大白塔塔顶两百余个铜铃发出的清脆声响，长鸣钟的钟声震越河山。

我看着康熙，时间没有宽待这位英明的君主。但，强者的生命就如着巨钟吧？时间想要砸碎它，却必定发出震撼山岳的音响。

我有些心不在焉，只是一点点……我失神地看着看着四阿哥的背影。昨晚洛洛离开时那噩梦般的感觉在梦里反复纠缠着我，如毒蛇一般掐着我的咽喉，我喘不过气……

我多希望谁此时出来告诉我那是不是一个美丽的巧合。洛，他是四阿哥？洛，他不是四阿哥？洛，他现在在哪里……

原本渐渐平静下来的心，此时又像是一锅冷却的水倒出了一瓢滚烫的热油。

“若惜？你不舒服吗？”胤祯悄悄探了一下我额间的温度。“怎么有一点烧！”

“我没事。”我连忙摇头示意他小声一点。祈福正在顺利地进行着，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出了状况而让整个活动出现什么变数。

“可是你明明就发烧了。”胤祯不理会我。“你不看看自己的脸色，简直白得跟纸一样。”

“嘘——”我拉拉他的手。身边的几位大臣已经因为他的声音而向我们这边看过来了。

“我让人把欧阳屈找过来，你先跟着他回去休息好不好？”胤祯低头询问我。

我点头。胤祯转身去找能带话给欧阳屈的人。

听胤祯这么一说，我还真有些不舒服呢。我吸吸鼻子，刚才说话的时候好像有很重的鼻音。怎么……一感觉自己病了就马上不舒服起来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耳边隐约传了的嘈杂声，我好像被一个人接住了，是谁……

“洛……”

……

“格格没事，只是染了风寒。”秦太医请康熙宽心。

“这好好的怎么会染了风寒，她昨儿个一直呆在房间里啊。”康熙坐到我身边。

我笑笑，笑容苍白无力。“是我自己不好啦，皇阿玛尼还没有来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出去乱逛，不小心就……”

“是儿子不好，带若惜去看日出，结果……”胤祯打断我的话。

那里是！这个小笨蛋！看日出的时候我是裹在他的披风里面也！我估计我是在穿着胤祯的衣服回房间那会儿着凉的。

“年轻人玩诗意也不注意点分寸。”康熙念了胤祯几句便继续他五台山的其他行程了。

“早知道我就不主动揽着任务了。”康熙前脚出门，胤祯就在那边嘀咕。行程是他安排的，所以他必须要陪着康熙一起完成所有。“怎么办，若惜，我想呆在你身边。”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快去吧！”我推了他一下。

“我会尽快回来的！”胤祯飞快亲吻了一下我的额头，转身跑出去。

我面色微红地看了秦太医一眼，幸好他正低头开药方。“格格。”他把药方交给门外的小厮。“格格脉象并无大碍，可是却异常奇异。微臣一直苦苦思量也不明各中缘由。也许真的是活佛的奇妙。”

他是想说按我现在的身体，本已经不成了吗?

“格格目前最重要的是放宽心。格格心中是否有一直放不下的事情？微臣能治病，但治不了心。格格若一直如此思郁下去……”

“我知道了啦！”我开口打断秦太医的长篇大论。这个老家伙，若是任由他说下去，病理、养生之道……他能给我说上一天一夜。“保持乐观的心态，要端正生活态度，对不对？”

“嗯……基本上是这样的。”秦太医点头。

“咳！”

我们同时转头看向门口的人。秦太医朝我微微点头，然后起身出去。

“怎么会突然染了风寒。”十三在我床头的椅子上坐下。

“顽皮，跑去看日出了。”我淡淡带过。

“你……”他瞥了我衣襟中滑出的玉环一眼。今天十四很嚣张地把玉环戴在最外面，甚至把我的也拉到外面。用康熙的一句话说就是：你害怕以后若惜嫁了你之后别人不知道你们的关系?

“胤祥，跟他在一起我很开心。”既然他不知道怎么起头，那就由我开口吧。

“我早就该猜到的不是吗？他为了你可以不顾皇阿玛的反对应闯出京两次，甚至他还有勇气说出‘我可以只有你’这样的话，我早就该猜到了的。”十三看着我。“就算是铁石心肠，也会被这样的人征服是不是？”

确实是这样。“你没有错，只是胤祯太让我震撼了。胤祥，比起那些所谓的镜花水月的爱情，我更喜欢和胤祯在一起的感觉。而且……我是爱他的。”

十三倔强地看着我。他一定要一个答案吗?

“胤祥，我不喜欢你给我的忐忑感。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弘昌满月时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兆佳氏的示威，这让我更加确定了……绝

对不和给了另外一个女人承诺的男人在一起。胤祥，我决定和胤祯在一起，一辈子和他在一起。”

十三久久地望着我，最后微微点头。

第三十四章

五台山别过，我再次回到苏州。

三月，康熙命人编纂《字典》，即后来所称的《康熙字典》。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我第二次回京。

这次秘密回京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包括张廷玉。

这是我四年内第两次主动回来。第一次只是为了赶去木兰围场见小十八最后一面，然后接着就是废太子。

这次回京我是为了向康熙汇报“普免三年天下钱粮”以及相关的一些事情，他要确定全国各省的状况以及“一狠沙”能否支撑住这三年钱粮和地丁钱粮无收入带来的财政空缺。

我拒绝了欧阳屈的陪伴，让他在我不在的时候留守江南，只身带着完颜晁英上京。

晁英这家伙，与他的前主子一样冷冰冰，不过经过我这些年的调教，已经稍稍人情味了一些。

“小英啊，咱们去前面的茶楼坐坐。”我指着我们有前方的“畅茶居”，我倒要看看这里的茶有多好喝。

“主子，我们应该尽快进宫。”

“不成！我一年半没回京城了！”我坚持。无奈，晁英只好跟着我进去。

“小二，给爷一间雅房，再把上好的茶上好的点心都送上来！”

“好哩！”店小二带着我们来到雅房便下去张罗。

“你也坐啊。”我喝着不算顶级的浓茶，指着我对面的座位。

晁英摇头。

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心里嘀咕了一下便不再理他。透过雅房的窗子，我可以看见熙攘的大街，回忆如潮水般像我涌来。

第一次偷出宫，为了给胤禛刻玉牌，结果被好色之徒当街调戏。第二次出宫，在街上遇见十八岁的十四和年幼的小十八……笑意袭上我的眉眼……

只是……物依旧，人全非……

“畅茶居”门口快速闪进的身影让我微微皱起了眉头，复杂的情绪涌上我的心头。我回头不悦地看着晁英，这个臭男人，还是不忘把我所有的行踪都禀报给他的前主子。

晁英根本就不理会我“杀人”的眼神，径直开门候到门外。

胤禛的样子有些风尘仆仆的感觉，这让我的心情稍稍好了一点。晁英待胤禛进门之后就反手关上房门，自己守在门外。

“你真养了个好奴才。”我给胤禛倒了一杯茶。他居然连喝了两杯才缓过来。

“为什么不直接进宫？”他问我。

“我想迟些进宫。”

“在外面还没有野够？”胤禛无奈地摇头。

“是啊，那个华丽的大牢笼，当然是能迟些回去就迟些啦。”我皱皱鼻子。

“你生在皇家，回到这个牢笼是必然的结果。明年你就要嫁给十四弟了不是吗？到时候你依旧要跨进这个牢笼啊。”

“四四……”我盯着他。“这是你对我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

胤禛更是无奈。

“你放心吧，时间到了我就会回来。”我轻笑。

“什么时候？”

“再废太子的时候。”我给自己倒了第二杯茶。我试着转移话题。“听说今年太后七旬大寿，皇阿玛亲自跳了一曲玛克式舞。”

胤禛点头。

好了，又没话了，我现在真怀疑刚才“长篇大论”的四阿哥是被人附身了。

“好看吗？”我继续问。“真可惜，我没看到呢……”

“没你每年跳的舞好看。”

居然甜言蜜语起来了！我暗笑。“那倒是。”

“国宴家宴，没有你在大家好像都不大习惯。”

“……”我看向门口，鼻子突然有些酸。“会习惯的。我离开的第一年正值年关，皇阿玛虽也不习惯，但后来不都好了。”

胤禛还想说什么，但门口突然响起了打斗的声音。怎么回事？我们同时望向门口。

“王爷，带格格离开！”晁英粗喘的声音传来。

胤禛立刻拉起我。但……我瞬间腿软地跌到了地上。该死！我被下药了！那……四阿哥……我抬头，他也不支地坐在了地上……

++++++++++++++++++++

小姑奶奶我聪明一世，竟被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逮着！

我愤懑地扯着被反绑的手。坐在我身边的胤禛老神在在。“你不急吗？”

“急。”

急还镇定成这样？还是他患有脸部肌肉无力症！

“先看看主使的人是谁吧。”他让我稍安毋躁。

半晌，门被人从外面打开。进来的人让我先是一愣，“原来你没死。”笑容重新回到了我的脸上。王歆月，不，应该是朱歆月，我以为朱慈炯和他所有的后代都已经被斩了呢。

“很意外？”朱歆月屏退了所有人，只留下一个不男不女的老男人陪着。“真的是你！下属来禀说抓住了欧阳夫人，我还不相信。莫非三

年前和欧阳屈出现在余姚就是有目的的？你明明是汉人，为何要替清狗卖命！”

我挑眉看她。“朱慈炯该死。”康熙四十七年朱慈炯全家被斩决是我和“一痕沙”一手主导的，这件事情康熙知道、我知道、“一痕沙”的人知道，朱慈炯的后人也知道。

“你……”朱歆月狠绝地看着我。

“若惜，闭嘴。”胤禛阻止我继续惹怒朱歆月。

“公主，这个人是康熙四子雍亲王，而这个女子，是康熙最宠爱的固伦天雅公主。”朱歆月身边的男人尖锐的声音让我不悦地皱起了眉头。这种语调的声音多久没听到了？

“你是宫里的太监？”天杀的南明后人，居然在深宫中也有眼线！“你最好别让我活着出去，要不然我一定把你和你的同党找出来，挫骨扬灰！”

“天雅！”胤禛喝止我。

朱歆月微微笑起。“你该学学雍亲王，明白人在屋檐下的道理。”她在我面前蹲在。“原来是康熙的女儿，怪不得行事那么狂。”

“落在你手里是我爱新觉罗天雅时运不济，我绝对我不会给你机会让你用我去威胁皇阿玛的！”朱歆月还不是个可以成为对手的角色。

“能不能威胁到可不是你能说了算的。况且，还有雍亲王在我手里。”朱歆月在老太监耳边交待了几句。“素闻康熙老儿器重四子，疼爱十五女。现在你们都在我手里，朝廷能如何？”

“你也太小看我们满人了。为了大清的江山，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牺牲的！你们这些懦弱无知的南明后人知道什么！”最好激怒了她给我个痛快。

“听闻天雅格格是十三子的情人，后又投进了十四子的怀抱，可是与四子却向来亲近，你说，如果康熙疼爱的女儿和最喜爱的儿子做出苟且之事，他会不会被气死？”老太监回来，身后跟着几个大汉，手里端着一壶加了料的“水”。

X的！这个女人居然想用这种卑鄙的烂方法招待我们！我皱眉。“如果你真的这么做，皇阿玛只会高兴地给我们办喜事。”

“既然这样……”完了！激将法没有用！朱歆月使了个眼色，几个大汉接过老太监手里的茶壶。

“我不会放过……”我话还没说完，胤禛就被大汉架住了下颚骨。茶水不停地灌进他嘴里。

灌完水，大汉解开了我们身上的绳子。天杀的！这是让我们好“办事”？

“把他们关在里面，这三天内除了送饭的谁都不许来！”朱歆月吩咐大汉。她有转头看我。“我可是在雍亲王身上用了双倍的药量，用了这种药，若是没有女人的身体，你别想他能挺过去！”

门被人从外面反锁上。

死女人！

“外面现在没什么人，我们快点走吧！”胤禛的前襟被茶水湿透了，看来他喝进去了不少。为今之计就是快点把他送回雍亲王府，让府里的女人解决他的需要！

“没用的，我现在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连门外那两个男人都斗不过。”胤禛摇头。是啊，他在“畅茶居”喝的茶水比我多，体内的迷药到现在还没退。

“那怎么办？”我颓然坐在他面前。这个该死的晁英！这会儿死到哪里去了！

“若惜。”胤禛看着我浅笑，“把我绑起来。”

绑他？可是……朱歆月说没有女人的身体他挺不过来！

“快点把我绑起来！”

现在也只能这样子了。我听他的话把他重新用绳子绑起来。“希望救兵赶紧到！”

“静下心来。”反倒是他开口安慰我。

……

外面的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难道晁英被人干掉，没能通知康熙我们被劫？还是这个地方太隐蔽，朝廷的人根本找不到。

我转头看倚靠在墙角的胤禛，他面色潮红，全身被冷汗浸透。难道真像朱歆月所说的……可是他……胤禛眉头紧皱，极力隐忍着。

他让我绑住他只是为了保护我……

心中暗暗下了决定，我快步走向胤禛。

他突然睁眼看我。见我在他身边坐下，他困难地开口。“你想干什么？离我远一点！”

如果不是地点情况不对，这话听得我真的很像笑，好似我要轻薄他一般。“让我帮你。”我伸手解开他肿胀的裤裆，虽然四下漆黑几乎看不见东西，但手中炙热的触感却让我心跳加快。可是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

“该死！”我已经累得力气全无了，可是胤禛却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那个女人到底用了什么东西！

“够了，若惜。”胤禛粗喘着气。“这药是贵族对付不听话的男宠的玩艺儿，你应付不来的。”

东方的天微微泛白，胤禛的脸色已经由潮红转为苍白。“你真的没事？”

他倔强地摇头。

下定了决心，我伸手解开了胤禛身后的绳子。

“你干什么！”他的手一获得自由，便用力把我从他身边推开。

“胤禛，我不能看着你死！”我站起身，解开衣裳的扣子，香肩半露。“我不管你现在怎么想，我只想救你！”

“若惜，我不能对不起十四弟！”他皱眉看我，“更不能糟蹋了你！”

我走近他，他想伸手再次推我，但却在手触上肌肤的那一刹那停住。

那一刻，我脑海中闪过了十四灿烂的笑脸，灿若星辰……

如果在五台山那一夜我就给了他，那该有多好……

那个，永远不会让我哭的小家伙，那个，为了我数次只身闯出京城的阿哥……到了二十岁就嫁给他……

可是我没有退路了……胤禛绝对不能死！

胤祯，对不起……

“我对你就这么没有吸引力？胤禛，你看看我，我十九岁了，我早就长大了。”我牵着他的手，覆上我胸前的突起。他到此刻还在极力保持着清醒。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失控……

世界一下子天翻地转……下一刻，我被拉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那是……熟悉的檀香味……

我睁开眼，看着胤禛因为渴望而再次变红的脸，我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不用管我……”

胤禛的眼中闪过惊慌与心疼。

下一秒，我的身子就猝然腾空，我被胤禛压倒在床榻上，他滚烫的唇瓣堵住了我的唇。

他热气腾腾的体温像是火炉般覆在我的身子上，我紧紧地闭起眼……

轻启樱唇，伸出舌头与他的纠缠。胤禛像是受了鼓励一般，动作越渐火热起来。他扯开我的衣领，滚烫的双唇侵上我的锁骨，另一只

手探进我的肚兜，在我的胸口流连般抚触。他手指熟练地捻动我的乳尖，令我全身不受控制的泛起一层疙瘩。

这副身子……我怎么忘记了这副身子未经人事。

我稍稍推开他，本能地想躲。

胤禛皱眉看着我，然后把我的两只手抓向头顶，轻轻松松的就用一只手给固定住了，他的膝盖有力的顶开我的双腿，整个人压了上来。“若惜……给我……”他已经完全失控了，可是还开口询问我的意见。

我点头，下一秒泪水已经抑制不住地顺着我的眼角滑了下来。

他跪趴在我身上。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一件件扯下我的衣服，弃于床下。直到我们两个人都赤身裸体。他不再说话，他深深地盯着我，眩惑得透出浓烈的欲望。

“胤禛……”胤祯……

“若惜！”他低吼，然后腰部猛然一沉。

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

“若惜……若惜……”胤禛在我耳边重复着我的名字。

“痛……”我只能发出这么一个词。我张口咬住胤禛的肩，我使尽了所有的力气，直至口中传来腥甜的味道。

胤禛俯在我身上，他一动也不敢动，在我咬上他的那一霎那，他只是身子轻轻一震，却没有躲开。我瞪着他的眼，他面不改色。

“我不知道……你会这么疼……”因为隐忍着，胤禛的额头滑下很多汗水，这些汗水顺着他的脸颊、下巴，一滴滴落在我白皙的身子上。

胤禛吞了一口口水。“若惜，我要动了。”他说着，下半身便开始慢慢滑动起来。

Shit！我在心里低咒。妈的！痛！

他的动作渐渐快了起来，享受似的闷哼声不时传进我的耳朵。我知道，处子的紧窒会让男人很舒服。因为我身上也有药力的作用，没过多久，不适感也渐渐离我远去。

我试着扭动身子让自己不要那么痛。胤禛喘息着抬头看我，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若惜！若惜！”他整个人压趴在我身上突然加快了律动的速度。他紧紧抱着我，身子突然一颤，然后满足似的长叹了口气。

他依旧埋在我劲项中舔吻的头颅。身体也丝毫没有一点要偃旗息鼓的征兆。

……

折腾了一夜，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晌午。

冬日午后的阳光洒进房间，暖洋洋地让人昏昏欲睡。“唔……”

我挣扎着睁开眼，不期然对上那张依旧熟睡的面孔。胤禛的左手握着我的右手。紧紧相握的手，病态的白色和阳光小麦色两种肤色对比在素色的被褥上显得格外醒目。

我别开眼，将手抽出他的掌心，转身背对着他。我没有办法面对他。现在睁眼看着他，我的脑海中立刻就会浮起胤祯的脸。

“若惜。”胤禛贴了上来。我认出这是刚睡醒时候的声音。他用手指撩开我的长发，在我肩背上印上一吻。我看着他的眼睛，仍旧是被欲望控制的迷朦双眼。

灾难还没有结束！即使身体酸软，那个部位已经麻疼到不行，但我还是接受了他的索取……

++++++++++++++华丽的分割线+++++++++++++++++

第三十五章

胤禛清醒之后，看着“遍体鳞伤”的我，愧疚地都快哭出来了。这是第一次看见他这样的表情。

“我没事。”我安慰他。

“我要杀了那个女人！”胤禛极温柔地抱我入怀。

“这是一定的。不过那是后面的事情了，我们先想办法逃出去吧。”我轻轻推开他。

……

很奇怪的事情是，已经过了好多天，胤禛失去的功夫居然一点都没有恢复。而朱歆月也没有再来过，想必是被清廷的人马缠住了。

朝廷的人怎么会这么笨！都这么久了还是找不到我们！

我百般无赖地透过小小的窗缝看着外面的世界，都快十一月了……记得四年前我离开的时候，也大致是这样的季节。

胤禛一个人坐在桌前，拆了最初绑我们的草绳，反复地编着什么。他快速打了个结，把花朵模样的草绳环递给了我。“今日是你的生辰。”

我默默地接过。挺精致的一个小玩意儿。虽然材料粗糙，但看得出是显然是花了心思编的。

“胤禛！我想喝一点酒。”

胤禛点头，随即站起。他叫应了门外的大汉，把手上的玉扳指递给了他们。“麻烦帮我们弄一点小酒菜过来。”

两个大汉面面相觑了一下，见四周没人，偷偷收了起来。

“那是羊脂玉，给了他们多可惜啊！”我抱不平。

胤禛浅笑。

……

他们所谓的小酒菜就是一大坛劣质烧酒加上几个配酒小菜。

MD！那个扳指都够他们买一座华美的府邸了！看着我愤愤不平的样子，胤禛只是拉着我坐到桌前。“咱们现在是身陷囹圄，将就一下吧。”

“好吧，等我出去了，一定要去你的圆明园烤大蛋糕吃！”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心中是惦记着康熙赐给胤禛的畅春园之北的圆明园的。我还是想看一下，北京那一堆废墟之前的原貌是怎么样的，虽然现在的府邸还只是圆明园的雏形。

“圆明园？”胤禛疑惑地看我。

“不就是皇阿玛赐给你的府邸吗？”我也同样疑惑。

“我还没有迁进去。圆明园？若惜起的名字吗？回头我报给皇阿玛让他亲自题匾。”胤禛点头。“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

“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无非是统治阶级在标榜自己。

好了！这圆明园的名字变成我起的了！

酒过三巡，这劣质的烧酒还是有些酒劲的。我已经醉得看不清眼前的事物了。为什么我眼前有三个胤禛？“胤禛，你别动！”

“若惜，你醉了。”胤禛抓住我不安分的手，一个用力，我已经坐在他大腿上了。

“你都还没醉，我怎么会醉！”我看着他。“你知道吗？我答应了胤祯，到了二十岁就嫁给他……我还有三个多月就满二十了……我只差一点点就能变成他的新娘了。”

胤禛沉默地看着我。他看着我又哭又笑，最后只是无声地叹气。“若惜，嫁给我吧。”

“你居然还说我醉了！我看你才是醉了！”我摇晃着脑袋。

“若惜……从了我好不好？我发誓从此之后最疼你！”不是从此之后只有你，而是从此之后最疼你。我皱眉讥嘲一笑，依旧没有理睬他。除了胤祯，我不想要任何人的承诺。

“我才不要！我只要胤祯！我只要他！”

“你……”胤禛刚要说话门外便就传来吵杂的声音。

“若惜！若惜！你在哪里？”

是欧阳屈的声音。

“蛐蛐儿！我在这！”我立刻跑到门边大喊。

“回答我的问题！”胤禛扯过我的身子。

“若惜！你在里面吗？”欧阳屈循声找来。

“在。”我看着胤禛回答。他眼中净是倔强，但我也毫不示弱。“我不要！”

++++++++++++++++++++++++

我被及时带回了乾清宫。谁会想到南明的贼人把我们藏在冷宫里，康熙再神机妙算也不会想到那里去啊！所幸欧阳屈这小子机灵，在宫门口见到两个形迹诡异的大汉，便跟着他们到了集市，见他们进了当铺典当了东西，他跟进去一看就发现那扳指是宫廷之物，于是一边跟着他们一边让人去搬救兵。

原来胤禛把那扳指送出去是有理由的，他就是希望别人发现这一点的蛛丝马迹。

“格格，您可把大家吓死了！被劫了这么多天，皇上都瘦了一大圈儿！”巧心在我醒来后就开始聒噪。

“给我准备洗澡水。”

“是。”巧心吩咐几个嬷嬷和丫头在近门处架起了康熙赐给我的那面琉璃屏风，沐浴用的高木桶搁在床前，冒着滚滚热气的开水哗哗倒进桶内，巧心要在里面洒茉莉花瓣的时候被我制止，“撒安神菩提吧。”

卸下一身累赘，将身体沉入盛满了冒着氲瘟热气的热水里，我舒服地逸出一声呻吟。

“格格……”巧心抓着我的衣服震惊地站在我身后。在宫里伺候了那么多年，她怎么会不知道我身上这些青紫的淤痕代表什么。“是哪个贼人干的？奴才这就去找万岁爷让他给格格做主！”

“站住！”我喝止住她。“主子们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些下人多嘴了！”

巧心僵在那里，她顿时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于是站在一边嘤嘤地哭泣起来。

深宫内苑，女子遇见这些事情能怎么样？胤禛是康熙的亲儿子，康熙不可能因为他睡了一个女人而严厉责罚他，即使我是固伦天雅格格。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康熙狠狠斥责胤禛一顿，然后把我送进四爷府，成为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

而巧心，知道这些皇室秘辛的下人，能有什么样的好下场？

“你要向皇上告雍亲王的御状？”我厉声问她，想让她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是格格受的委屈……”巧心还是不甘心地哭。

“他没有对我用强的。”我叹了口气。“去给我准备一些吃的，我想填饱肚子再好好睡一觉。”

“是！”听到我想吃东西，巧心立刻擦干眼泪下去张罗。

热气蒸腾得我昏昏欲睡，脑中一直闪过胤祯和胤禛的脸。我闭气沉入水中，水压刺得我的耳朵微微生疼。痛苦一下子把我网住，我觉得自己疼得快要窒息了！

将泪水流在水中，我咬住了自己的手背。

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胤祯……我再也回不去了……我们，就这样注定错过一生一世了……

心中的疼痛随着血液流遍了全身，鲜活的疼痛感随即排山倒海而来。

“格格！”巧心一把把我从水里扯出来。水面上珍贵的空气让我忍不住大声咳嗽起来。“格格，您这是何苦……”

从西藏回来后就没有再犯过的心疼病再次袭来，我捂着胸口开始大口地喘气。

“格格！来人啊！快传太医！”

最后留在我印象中的是巧心慌张的哭喊声。

昏昏沉沉中，一直有一双温暖的手握着我的。那双手，带着磨人的薄茧，刺得我在梦中流出了眼泪……

++++++++++++++++++++++++++++

再次醒来，已经月上中天。巧心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只是深深地叹气。

“巧心姑姑，皇上让我问问格格起了没。”外面传来乾清宫小太监的声音。

“皇上找过我？”我掀开被子准备起身。热水澡和睡眠让我的精神稍稍恢复了一些。现在该是去解决一些麻烦事的时候了。

“皇上差人来问了四趟了，其间格格都睡着，奴才回说格格身体不适正昏睡着。皇上也没怎么说，只是让太医一直在殿外。”巧心回答。

“告诉外面的公公，我这就去。”

……

进到御书房，康熙正在俯首练字。

“皇阿玛吉祥。”我给他行了个大礼。

康熙做了个手势让我起。

“皇阿玛，普免天下钱粮，此法可行。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地丁钱粮，察明可全免。‘一痕沙’也可以支撑这些亏缺。”我一站起身就开始向他禀报他要我查的事情。

他点头，看着我许久。

“若惜，你来看看朕这个字。”就在我以为我要这么站上一夜的时候，康熙向我招手。

“是。”我上前。

康熙写的是一个“福”字，这字笔力遒劲，气势不凡。“福”字右上角的笔划很像个“多”字，下边为“田”，而左偏旁极似“子”和“才”字，右偏旁像个“寿”字。

“知道朕的意思吗？”康熙往龙椅上一坐。

“儿臣不知。”多田多子多才多寿多福，我知道其间的意思。

“天雅啊天雅，聪慧如你，怎么会不知道朕的意思。”康熙叹了口气。“多子，多才，多田，多寿，多福，朕称这个字为‘天下第一福’。”

“儿臣……”

“老四刚才已经来我这里把一切交代清楚了！”康熙单手覆在扶手上。“朕让他先回府休息三天，然后去祖宗前面面壁，没有跪上三天三夜绝对不许出来。朕现在要听听，你打算怎么办。”

“皇阿玛，儿臣只愿侍奉在皇阿玛身边，儿臣不想……”

“不想？你是不想嫁给老四还是不想嫁给除了胤祯之外的其他人？”康熙第一次对我发那么大的脾气。“天雅，朕疼你、怜惜你，但这并不意味着朕会让你为所欲为。”

难不成康熙让我对他的儿子负责不成！心里讽刺着，但眼泪却不自觉地涌了出来。“皇阿玛……求皇阿玛不要再生儿臣的气了。”我哽咽着轻轻拉住康熙的左手小拇指。“是儿臣任性，为什么不直接回宫，为什么要在外面瞎逛。皇阿玛，我再也不能和胤祯在一起了，怎么办，怎么办……”情绪大崩溃，我哭得不能自己。

让我的眼泪再一次彻底软化了心，康熙长长地叹了口气，“若惜，你让朕怎么跟你额娘交代啊……朕该照着你额娘的遗言，如果早日把你配给寻常人家，也就可以避免你陷入皇家的感情泥潭了。”康熙皱着眉头。“你比你额娘牺牲地更彻底……”

“皇阿玛……”我把头靠在康熙的膝盖上，“若惜逃不掉的……”这感情，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听朕的安排，嫁了胤禛好不好？”康熙以一个父亲的语气征询我的意见。

我摇头。

“愿得一人心，终老不相负……”康熙碎碎念着这句话。“苦了你的胤祯是不是？”

“皇阿玛告诉过儿臣，皇家的男人们，娶的不是女人，是她们背后的势力。儿臣不愿自己沾染上这些。皇阿玛，让我就这样离开他们好不好？”我抬头泪眼汪汪地看着康熙。

“你确定？”

我点头。“这是女儿仅剩的尊严了……”

康熙轻轻拍着我的背，沉默了许久许久，久到御案上的茶换了一盏又一盏，久到我跪在冷硬大理石上的膝盖失去了知觉，久到东方的天际微微泛白。

“朕……答应你……”康熙艰涩地开口。

十月，康熙下诏，自康熙五十年开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地丁钱粮，察明全免。

++++++++++++++++++

我没有再去管朱歆月落了个什么下场，也没有去管宫里哪些太监是南明的奸细。这件事情雍亲王和我一样清楚，他会搞定的。

只是康熙在问我让这些人怎么死的时候，我实现了我最初的承诺——挫骨扬灰。

事出两个多月，我一直都没有能够见到胤祯。

他是在怪我，不想见到我吗？我不敢去找他……

出了这件事情，我对任何人都昂首挺胸，但唯独对胤祯。曾经我们承诺的永远，二十岁的约定，如今都因为我的决定变成了泡影。

我想见他，却不敢。

再次见到胤祯，是在乾清宫的廊道里。

胤祯迎面走向我。他瘦了一大圈，也憔悴了许多。

我定定地看着他，泪水快速在我眼中集聚。流到口中的咸湿味让我一下子记起了这是在御花园。慌乱地抹去泪水，我笔直地往前走。

经过胤祯身边时，他拉住了我的手。“对不起……”

我一怔。

“我没有及时找到你，对不起……”

……

我站在自己寝殿的窗前，胤祯安静地坐在我的身后。

他说，他不在乎了……

他说，他真的不在乎了……

可是……我在乎……

“若惜！”受不了这该死的沉默，胤祯打破了僵局。

“胤祯，我不能嫁给你了。”这是我最后的决定，也是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胤祯两步上前，逼我面对他。

我用手捂住他的眼睛，不想让他看见我脸上此刻滂沱的泪水。“胤祯，我脏了，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我了……”

“我说了我不在乎了！”胤祯拉下我的手。原本气急败坏的情绪在看见我的眼泪之后迅速跑得无影无踪。

“可是我在乎！胤祯，我不能让你成为天下人的笑话。四阿哥用过的女人，怎么还有可能嫁你为妻，甚至将来享受独宠？”

“若惜，别这么说你自己……”胤祯满脸痛苦地看着我。

我摇头。事实就是这样不是吗？若我真的嫁了十四，他要承受多少冷嘲热讽？即使众人忌惮他阿哥的身份，忌惮康熙，不敢在明里说我们，但是背后呢？什么难听的话都讲得出来吧？还有……众阿哥的福晋们，若是我真的嫁了他，宫廷女子的聚会上，该出现多难看的场面？到时候我若受了委屈，十四该是又会闹翻天了……

还有……还有好多……多到我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了……

“胤祯，除了那个虚名，我什么都可以给你。如果你不嫌弃，我的心、我的身子……我什么都能给你……”我最终却没有那个勇气去牵他的手。我没资格了！在古代，女子的贞操是一切！即使我的灵魂曾经

生活在现代，但是……是否是吹了十九年的古代的风，让我此刻对那一层薄薄的膜也变得耿耿于怀起来。

“若惜！”胤祯伸手紧紧握住我的手。他的声音半是懊恼，半是心疼。“我不想去管别人怎么说，你知道我在乎的只有你……”

看着他语无伦次的样子，我的心一阵钻疼。“胤祯，就让我这样陪在你身边好不好？成全我好不好？”

“……”他倔强得摇头。

++++++++++++华丽的分割线+++++++++++++++++

第三十六章

那日与胤祯的谈话最后不欢而散。

我知道他不在乎，可是我却不能让他成为所有人的笑柄！我因为救雍亲王而受了这天大的委屈，在宫里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这该死的同情，每当看见别人这样的目光的时候，我就想狠狠教训那个人一顿！）。

但是，要带着这段历史嫁给其他皇子就会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我懒洋洋地坐在德妃寝宫中的软榻上，原本这清淡的檀香味，今日我闻着却不大舒服。挥挥手，我让律津撤了这香。

“丫头，不舒服？”德妃敏感地发现我的不适。

我摇头。

“娘娘，十三福晋来了。”律津刚才檀香端出去又马上折回来。

“兆佳啊，让她进来。”德妃看了我一眼，见我一脸无所谓，便让律津带兆佳氏进来。

胤祥的母妃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因病过世了。他自小与四阿哥亲近，所以便也亲近了德妃。而今，除了在名分上之外，德妃已然已经是胤祥的母妃。

胤祥母妃为敏妃章佳氏，后在雍正年间，因胤祥的关系敏妃被雍正尊封为敬敏皇贵妃，连升了两级，并得到了祔葬景陵的殊荣。开了

皇帝陵祔葬皇贵妃的先例。敏妃章佳氏性行温良，克娴内则，久侍宫闱，敬慎素著。

兆佳氏顶着一个西瓜那么大的肚子缓步进屋，她身后跟着几个小心翼翼的宫女。在看见我的那一霎那，她居然“奇迹”般地展露了一个笑容。这还是当年那个因为胤祥被圈禁而在我马车里哭得花枝乱颤的女人吗？我也不禁觉得好笑。

“都已经快临盆了，还有你这么出来张扬的吗？”德妃皱眉看了兆佳氏一眼，不悦地坐在了主座上。

“儿臣只是想来看看额娘您。”兆佳氏的笑容不减。

“真为我好就给我老实呆在府里，胤祥现在还只有一个儿子，去年二子卒让他伤心了好久，你若真……”

“额娘。”兆佳氏命人把她扶到前面。“太医号过脉了，说我这胎是个男孩。”

“真的？”德妃也稍稍欢颜起来。

我冷眼看着兆佳氏在我面前演了这一出。她这是在干什么？还以为我喜欢胤祥？我想听到我出事的消息最开心的应该就是她了吧？若她不是胤祥的福晋，我还真想整整她！

“那倒是要恭喜福晋了，虽说胤祥已经有了一个弘昌，但是听说福晋在府里看得紧，霸着专宠，其他福晋想生出个什么来倒也困难了。今儿个福晋你有了个什么，倒也终是有个交代了。”我坐在软榻上品着香茗，茶盅在我鼻尖许久不曾离开。兆佳氏身上的芙蓉花香味让我反胃。

兆佳氏嘴巴张了张，却找不出话来反驳我。

“生了这胎之后，福晋打算什么时候再怀怀一个呢？胤祥那一支香火延续的重任可都是在你一个人身上，你可要做好本职工作啊。”她的本职工作是像母猪那样一直生。

连德妃也听得忍不住清笑出声。“若惜，又顽皮了！”她靠着轻斥我端正了面色。

“额娘，我回去了。”兆佳氏青一阵红一阵的脸色让我稍稍畅意了一些。

“不呆下去了吗？你皇阿玛说等一会儿来这里跟我们一起用午膳呢。”德妃站起身。

“我不喜欢这里现在的空气。”我转头看向兆佳氏，“胤祥没告诉你吗？他从小就不喜欢芙蓉花的香味。”

“多谢格格指点，我会记得你几天跟我说的每一个字的。只不过是格格，打算什么时候嫁了雍……”

我冷笑了一下，在兆佳氏还想长篇大论的时候站起。眼睛一片漆黑，低血糖的痛苦啊……我扶了一下椅背，可是那该死的晕眩怎么都没有过去，头反而更加沉重起来。

“格格！”律津赶忙扶住我。

“快去叫太医来！”德妃瞪了一下兆佳氏。所有人把我晕眩的罪归到她身上去了。

“皇上驾到——”外头响起了太监高亢的喊声。兆佳氏原本惊慌的脸色更白了一些。

……

我睁着眼看着床顶的雕刻，太医跪在康熙面前瑟瑟发抖，外厅的人，德妃一脸凝重。兆佳氏脸色比刚才康熙时差点斥责她的时候稍稍好了一点。

闻风赶到德妃寝宫的胤禛，他站在人群的最后面，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人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但……为什么救人也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与胤祯争辩的问题还没有一个结论，如今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这些日，我早上起床都有反胃的感觉，而平日里喜欢吃的东西也莫名讨厌了起来。我早该有所警觉的不是吗?

有了喜脉……有了喜脉……

我脑中一直盘旋着太医的这句话。

康熙头疼地支着额头。气氛一下子凝重到了极点。

“是……四阿哥的孩子？”兆佳氏偷偷问德妃。

德妃皱眉，不理她。

“闭嘴！”康熙的手大力拍在茶案上。茶倾倒出来，却没有人敢上前擦拭。

兆佳氏因为康熙的喝斥委屈地红了眼眶，手不自觉地抚上了肚子。

“若惜，你的决定呢？”许久，康熙来到床头，俯身问我。

“若惜。”也不顾康熙会不会生气，德妃上前来打算劝说我。“孩子是无辜的……”

康熙挥手制止了她说话。“让若惜自己决定。”

我看了德妃哀求的脸，缓缓别过视线。我知道四阿哥子嗣淡薄，但他并不差女人为他生孩子不是吗？钮祜禄氏和耿氏都才刚怀孕，而且时间和我相近不是吗……

我望着康熙全然心疼的眼，一时没了主意。

我不想要这个孩子……真的不想……

可是孩子无辜的，既然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我没有权利剥夺了他生存的权力不是吗？那一刻，我心乱如麻。

“我想见胤祯……”我也没想到自己开口的第一句话会是这个。整个屋子再一次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中。

“把十四给我找过来！”康熙对着外头大喊。

在胤祯来前的那一段时间内，再没有一个人说过话。康熙反手站在窗前。

门口一阵骚动。“儿臣见过皇阿玛、额娘。”十四脸色苍白地可怕，想必去找他的太监已经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也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告诉他这件事情。

康熙长叹了口气，烦躁地摆摆手，带头转身走了出去。

房间里终于只剩下我和胤祯两个人。

“……”恼人的沉默。

胤祯把我从床上扶起，紧紧把我抱在怀中。

“对不起……”泪水在那一刻狂涌而出。“胤祯，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胤祯在我耳边轻声说着。他的声音也哽咽了……

“胤祯，我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真的不想要……”我委屈地看着他。这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突然到我连一点准备都没有。太医刚才宣布结果的声音成为了我的噩梦，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躲到胤祯怀里大哭一场。

可是……今后我再也没有资格像今天这么抱着他了，再也没有了……

“可是，你想要他对不对？”胤祯低哑着声音问我。

“胤祯……”

“从小，若惜喜欢的东西我都喜欢。以后也不会变好不好？虽然一下子让我接受这么孩子真的好难，但是，若惜，给我适应的时间好不好？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孩子就把我排除在你的生命之外。我真的可以不在乎任何东西，若惜，真的！”胤祯认真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在说实话，我知道。可是他眼中也有漫溢出来的心痛。

“胤祯……”我该怎么办……“胤祯……”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我无意中闯入这个世界，可是为什么等待我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充满伤痛？

我找不到洛。我好不容易找到我想要的幸福……可以取代洛能给的幸福……

可是为什么要在我离幸福最近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躲在胤祯胸前号啕大哭。

……

我靠在胤祯身上昏昏沉沉地睡去，胸口泛着一丝疼痛。

“若惜她怎么了？”康熙问胤祯。

“她睡着了。”胤祯拭去我眼角的泪痕，深望了站在人群最后面的四阿哥一眼。“皇阿玛，若惜她决定……”胤祯深吸了一口气。“要这个孩子。”

除了康熙外的所有人还像都有舒了一口气的感觉。

“你们……”

“皇阿玛，儿臣会一直陪在她身边的。”握在我肩上的手紧了紧。

“作孽……”康熙除了叹气没有其他反应。

++++++++++++++++++++

既然已经作了决定，就该对这决定负责不是吗？一时间，我几乎成为整个大清国的重点保护对象了。不过那仅是在几个大男人眼中，其他人应该觉得我是可耻的吧？未婚生子。不过幸亏把我捧在手心的男人们是整个大清国最有权势的几个男人。

康熙对我的决定是不能理解的，但他却选择什么都不说，也没有逼我做任何决定。

我不用嫁给胤禛，这就意味着这孩子只属于我。但是……这可能吗？

康熙五十年三月，我五个月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我坐在御花园的凉亭中赏雪，来往的女眷皆对我投以异样的眼神。或轻蔑、或疑惑、或同情……

泡功夫茶我断是不行的，但巧心却是各中高手。我只用乖乖坐着，就有好茶送到我嘴边了。

“格格……”巧心欲言又止，脸色不是很好看。

我看着她。最近这几个月她会向我抱怨的无非就是谁又在我身后嚼舌根的事情。

在太医宣布我有了喜脉的第二天，整个紫禁城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还有我和雍亲王、十四贝勒三人之间复杂关系绘声绘色的故事编排……用膝盖想也知道是谁散播出去了。

康熙怜惜我，若不是兆佳氏正临盆，她定是逃不了一顿处罚的。所以，康熙只是命兆佳氏一年之内不得再入内廷，并且严厉地处罚了她身边的侍女。

见我如此无所谓的表情，巧心也聪明地不再说什么。

“王爷！”巧心向着我背后福了福身子。

我微微转头，竟是胤禛。这是那件事情之后我们第一次见面，第一次面对面、单独出现在一个场合里。

我努了努下巴，巧心给胤禛也倒了一杯茶。

胤禛挥手示意巧心先下去。

“你好吗？”

真烂的开场白！我浅笑。“我看上去不好吗？”

“……”胤禛喝了一口茶。“我以为你会不要这个孩子。”

“他是我的孩子。”除非他自己要离开，不然我是绝对不要孩子的。天主教徒不会扼杀孩子出生的权利，但是我决定留下这个孩子并不只有宗教的考虑，这个孩子现在在我腹中，我已经能感觉到他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了。

“这个孩子……我一定会让他入皇室玉碟的。”胤禛看着我，斩钉截铁地说。

皇室玉碟？“你让他以什么身份？雍亲王的野种？”

“你明明可以给他一个健全的身份。”

“胤禛，我不想再为任何人牺牲什么了，说我自私也好，我不想为了孩子做我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我抬头看他。

“你怎么知道十四能做到的我做不到？”他反问我。

你能做得到吗？我浅笑。“现在不是比谁能做到谁不能做到的问题了。胤禛，你知道我现在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

“……”胤禛也是一阵沉默。

“我和皇阿玛商量过了……”

我等着他的下文。

“皇阿玛偷偷给了钮祜禄氏恩典。”

我皱眉看着他。

“孩子出生之后，将以她的儿子记入玉碟。”他这样告诉我。

“这是我的孩子！”我激动地站了起来。

“若惜，只是记一个名字而已。孩子是你的，我绝对不会把他从你身边带走的。”胤禛伸手扶住我，表情有一点点紧张。

把我的孩子记在别人账下，这算怎么回事？“你休想！”

“若惜，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成为私生子的。”

“他有我！”

“在这里，他更需要父亲的保护！”拉着我胳膊的手缓缓握紧。

等等！那钮祜禄氏呢？我记得她这胎生下来的是乾隆！如果康熙给了她恩典，那不是……

“钮祜禄氏呢？她的孩子怎么办？”我着急地问。

“……”胤禛看着我。“昨晚皇阿玛已经给了恩典，孩子已经没有了。”

天哪！我踉跄地向后退了两步，胤禛眼疾手快扶住我。

乾隆没有了？乾隆没有了！我小心翼翼维护的历史，就因为我现在一个决定而完全改变了？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我面无血色地摇着头。

“若惜？”胤禛低声唤我。“巧心！唤太医来！”

“不要！”我扯住他的衣袖。“她的孩子，真的没有了？”我在心里祈祷着，祈祷我刚才只是幻听了！

胤禛点头。

我欲哭无泪地看着他。

“格格，皇上召您呢，在德妃娘娘那里。”小全子探头探脑地走过来。

“格格知道了，这就过去。”胤禛代我回答。

“若惜，你真的不用召太医吗？”他担忧地看着我。

我只是摇头。怎么办……我答应过洛洛的，答应过活佛的，绝对不能改变历史……而现在呢？现在怎么办……我会在下一秒就消失吗？我看着自己的手。

“那我们去额娘那里？”胤禛询问我。我看了他一眼，转身向外走去。我脚步虚浮地几乎走不了路。胤禛把我拦腰抱起。

“骗人……”我不要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就造了杀孽！我更不要因为我而使历史改变！

……

见我被胤禛抱着进来，原本还高兴地谈论着什么的康熙和德妃急忙围了过来。

“若惜怎么了？”康熙看着我苍白的脸。

“儿臣把事情告诉她了。”胤禛也低头看着我。

“……”康熙坐到我身边，沉思了一下握住我的手。“若惜，朕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不愿意嫁任何人，好，朕答应你。但是，朕的孙子，朕就要给他和其他皇孙同样的荣耀，尤其这还是你的孩子，朕要让他有机会得到有可能属于他的一切！”

“皇阿玛……”我的声音微微颤抖。那是乾隆啊！现在消失的是乾隆啊！

“朕早前就秦太医密诊了你的脉，你知道以他的医术很早就能诊出孩子的性别。你的孩子，是个男孩，所以朕更坚定了心中的想法。”康熙看着我，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告诉我他对这件事情的坚持。“朕连你肚子里孩子的名字都起好了！弘历，爱新觉罗弘历，他将是朕最最钟爱的孙儿。”

弘历……

弘历……乾隆……

弘历！

我的眼神渐渐有了焦距。

“喜欢吗？”康熙捕捉住了我眼中的惊喜。

我点头，不住地点头。乾隆没有消失！只要乾隆没有消失！什么都可以！天哪！我刚才简直快吓死了！我以为乾隆就这样没有了！

等等……弘历？弘历！我的孩子是弘历！怎么……可能……

珠古活佛那句欲言又止的“帝王星”霎时进入我的脑海。他说的帝王星不是指雍亲王，而是指弘历？

“若惜，我早上问过太医了，他说孩子现在都心跳了？”德妃走近我。

“啊？”我抬头看着她，随即会意她问的是什么。我点头，三个月大的孩子就有心跳了呢。“他的心跳越来越清晰了，这几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听他的心跳都能听上一夜呢。”说到孩子，我面部的表情不禁柔和了很多。

“真的吗？”德妃坐在我身边。“那他会动了吧？”

我点头。虽然是很微弱的胎动，但我还是能感觉到。这种血肉相连的感觉，真的好奇妙。

“胤禛，过来！”德妃招手让胤禛过来。“你该是从来没亲近过你的孩子们吧？”德妃居然拉着胤禛的手贴上我的肚子，“你感受一下，他会跟你打招呼的。”

我和胤禛都一愣。康熙静静地看着德妃做的一切，并没有阻止。

胤禛单膝半跪在我面前，一手扶着我的腰，一手贴着肚子。孩子好像能感觉到此刻抚摸他的是他的父亲吧，原本只在晚上的胎动，如今竟也活跃起来。

手心被轻轻顶了一下，胤禛吓得收回了手。

“怎么了？有动静？”康熙见胤禛如此反映，忙一脸兴奋地来到我身边。

胤禛傻愣愣得看了康熙一眼，点头。

“让我看看。”康熙也蹲到我身前，探手摸我的肚子。

“皇上，这不合仪。”德妃忙阻止康熙。

“不碍事不碍事。”康熙挥挥空着的手。静等了一会儿，孩子居然真的又轻顶了一下。这孩子还真得我真传，康熙雍正轮番打了个招呼，还是胎儿就知道该拍谁的马屁了。

“他踢朕的手了！他踢朕的手了！”康熙兴奋地大喊。

“皇上！”德妃用帕子掩着嘴偷笑。也许是她跟了康熙一辈子也还没看过他这副模样吧。

被康熙挤到一边的胤禛，此刻也是满脸笑意，我从未见他笑得如此明显过。他望着我，眼中有我陌生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我从未在胤禛的眼中看见过。

第三十七章

康熙五十年三月还发生了一件让康熙陷入震怒的大事。以尚书耿额为首的数名大臣以“为太子结党会饮”的罪名被康熙分别遣责、绞杀、缉捕、幽禁。

康熙亲笔手谕：“诸事皆因胤礽，胤礽不仁不孝，徒以言语发财嘱此辈贪得谄媚之人，潜通消息，尤无耻之甚。”

再废太子似乎成了大势所趋的事情。康熙对这个儿子，几乎是彻底死心了。

此时，低调的雍亲王和踌躇满志的十四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的情状下成了康熙最器重的人。

十四他做事风风火火，有条不紊，因为合康熙的性子，所以也特别受康熙喜爱。

而早在一废太子之后，胤禛已经自称“破尘居士”、“圆明居士”，以示寄情尘外，不受俗累之志。他雇人替他出家，并出资在山西修建了大觉寺。

他对皇父诚孝，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瞧不上；过露所长，同样会引起皇父疑忌。

他对兄弟要友爱，大度包容，和睦相待。

他对事对人都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忌恨他，没有才能的人把他当作依靠。

胤禛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暗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

“皇阿玛。”我把一盘松饼放在了桌子上。自从废太子那时我做过一次给他之后，他就让我教宫里的御厨怎么做。而今，见他心情不好，我便亲自下厨做给他吃。

“若惜！”康熙怔了一下。“怎么还不去休息？”

“皇阿玛不是也没有睡觉吗？”

“你现在有身子，跟以前不一样了。”康熙拉着我，让我在他身边坐下。

“该来的总是要来，皇阿玛您又何必那么执著呢？您给过他机会了，够了。”皇太子终不是个能成大器的人。

其实康熙心中已经是做好了准备的不是吗？第一次他不能接受，可这一次他的反应那么快速准确。一个心中最终只有天下的男人，没有什么是绝对不能割舍下的东西。

“是啊，够了。朕的江山是断不能交给太子了。”康熙皱眉点头。

“你还有其它阿哥啊。咱们大清朝的阿哥们，几乎个个能担起这江山。”我安慰他。

“谁行谁不行朕心里有数了。”他看了我一眼。“幸亏朕还有弘历。”

“皇阿玛！”这孩子气的话是从康熙嘴里说出来的吗？我不禁觉得好笑。“弘历还只是一个胎儿而已，他才五个月大呢。”

“一样！”康熙认真地看着我。“他是我的孙儿，等他出生，朕要亲自教他念书识字，亲自教他骑马射箭，不止如此，朕还要亲自教他为君之道！”

“皇阿玛……”康熙话中透露的信息若是让多心的人听去，我和孩子就危险了！

“若惜，”康熙拍拍我的手。“朕心中其实是有人选的。只是……”他站在天平的中央不知道该怎么权衡。“弘历的存在的确让朕稍稍倾向于老四了一些，但，再看看吧……再看看……”

他近似自言自语地说着。

弘历……我的手抚上肚子。你的存在，真的像历史说的那样，加重了雍亲王继位的筹码吗?

“若惜，你争气一些，给朕生个聪慧无比的孙子，知道吗？”康熙叮嘱我。

我笑着点头。但这是我能控制的吗?

不过，按照优生学的理论，父母双方地域、年纪、血统差得越多，孩子就会越聪明。我的灵魂是现代人，和胤禛的年纪差了三百多年；我从小生活在英国和香港，胤禛从小在北京，我们地域上的距离很远；我有一半的英伦血统，胤禛是满人，我们之间血统的差别也很大。是否，我们的孩子会成为天下无双的天才儿童?

我们的孩子……我心中涌过一丝异样的暖流。

“若惜。”康熙突然严厉了语气。

我看向他。

“让十四收敛一些。太子未废，最近他搞的那么多事情只会把自己往不利的位置上推。”

“胤祯他……怎么了？”最近我多有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想想已经忽略了胤祯好久了。

“最近民间流散着有关‘十四王爷虚闲下士’的传言，朕在立储问题上曾多次征求过李光地的意见，十四这小子便召见李光地的门人陈万策，待以高坐，呼以先生。他是在期望通过陈与李联系，使李在康熙面前为他进言，并以此来博得大臣和士人的好感，在朝野内外为他传

播声誉吗？他做到了，可是也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他应该像他四哥学学才是！”

康熙他都知道！我看着他。“我会找机会跟胤祯说的。”

胤禩他失了夺嫡的希望，皇八自党的几个人似乎把希望都放在了胤祯身上。可是这样，迟早会害了他的！

……

“最近在忙些什么？都没怎么见到你。”我给坐在我对面的胤祯倒了一杯花茶。

“你也有注意到我？”胤祯反问我。“我还以为现在你眼中只有这个孩子呢。”

“吃醋了？”我笑着问。

“你才发现？”胤祯坐到我身边，拉着我坐在他腿上。

“别……”我挣扎着要站起来。

“若惜，给我抱一下嘛！我好久没这么抱抱你了。”胤祯拉着我，不让我起来。“自从你有了这个孩子之后，好像全世界都想把我从你身边赶走。四哥虽还是那张冰山脸，可是我就觉着他春风得意。连皇阿玛也都想着法子给你们制造机会。”

敏感的小家伙。“胤祯，雍亲王他是孩子的父亲。”

“仅仅是这样而已吗？”

我点头。

“若惜，看你为别的男人生儿育女，我真的快要疯了！”胤祯抱紧了我。

“……”我默默地拉出他衣襟中的玉环，然后和自己的扣在一起。“对不起，让你这么辛苦……”

“若惜，答应我，你永远不会走进四哥的怀抱。”胤祯捏住相扣的玉环。

“我不会。”我顺从地答应他。

即使我如此安抚他，他仍旧不高兴。遇到这种事情,，又会有哪一个男人高兴得起来。只是今天我找他来不是为了谈论这个。“胤祯，你最近都在干什么？”

“……”他噤声。

“胤祯。”我捧着他的脸。“别着急好吗？会弄巧成拙的。”

“皇阿玛对你说了什么吗？”他此刻的眼神，让我不自觉地同雍亲王联想在了一起。原来有些东西不是他没有，而是他根本没有在我面前表露出来过。

“胤祯，现在不是时机，你要学会隐藏你的实力，更不要让别人拖了你的后腿。你该知道现在皇阿玛忌讳的是哪些人。”我慢慢跟他讲。

“……”他将头靠在我肩上。“若惜，我急坏了，我只想早些得到一切，那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抱着你，谁也不敢再说什么了。我不会原谅我自己！我不能想象哪一天你真的被推进他怀里！若惜！他一直淡出战争，可是我知道他在等待机会。他是我的亲哥哥，我真的不想和他对上，可是如今……若惜，你是我和他之间永世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要我活着的一天，我就绝对不会原谅他！绝不！”

胤祯的话震得我久久无法言语。“傻瓜。”我抱住他。“别为我毁了你自己。胤祯，答应我耐心地等，会有合适的时机的。”

“若惜……我真怕你会离开我。”胤祯握住我微微颤抖的手。

“我不会的……”不会的……

……

我七个月大的肚子坐在窗前看《圣经》。

“别闹了！”我无奈地看着坐在地上的人。胤祯他一直按着我的肚子玩，好似在于弘历躲猫猫一般，孩子动哪里他就按哪里。“你都没有事情干吗？”他已经在我这里呆了一个下午了。

胤祯使劲摇头。“事情都被八哥他们揽去了。”

这段时间，胤祯和八阿哥他们走得更加近了，这是让我隐隐感觉到不安的。

“别去想朝堂上的事情了。”胤祯一下子跃起，“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孩子健健康康地生下来。”他揽住我的肩。“弘历好像很活泼的样子，他要是我们的孩子该多好啊……”

我抿嘴微微低下头，他刺中了我心口最疼痛的那个部分。

“若惜，以后你跟我生女儿好不好？给我生好多好多女儿。”胤祯轻轻握住我的手。我心中疼痛的部分，也该是他心中最疼的地方。

“为什么是女儿？”我的烦郁一下子被赶跑，我失笑问他。

“女儿好啊，安安心心待在家里等着我们把她嫁掉就好，好多事情都不用去烦。”胤祯摸摸我的肚子。“而且女儿贴心。我已经有四个儿子了，接下来你就都给我生女儿吧。”

自胤祯第一次偷跑出来找了我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子嗣出生了。他最小的儿子弘暟如今也已经五岁了。

“胤祯，德妃很担心你的子嗣问题。”我靠在他肩上。德妃不止一次对我说起胤祯四十六年之后就在没有子嗣的烦恼。

“我等着你给我生呢。”胤祯咧嘴笑。“别去烦我府里的事情。”

“胤祯……”他为了我可以不让任何女人受孕，但我现在却要为别的男人生孩子……

+++++++++++++++++

六月，我被康熙送进了圆明园。

他说，雍亲王的孩子必须降生在雍亲王府。我知道，他其实无非是想给我和胤禛相处的机会，希望我能改变自己的初衷而已。

我的到来让整个雍亲王府陷入了诡异的气氛之中。钮祜禄氏的事情虽然成了禁忌，但我想他们应该全部都知道了。看见我从马车上下来，与我同样挺着大肚子的狄氏下意识地退了两步。

我在众人眼中已然是一个杀人凶手了。

胤禛住的院落是整个圆明园最安静的地方，为了我不被一些不相干的人打扰到，他把院里的房间让出来给我住，自己去住了书房。

对我来说，那里只意味着这些女人不能接近而已。但是在其他女人眼中，我住入了这个园子里的女人们不曾进驻的角落，这仍旧是让她们惶恐的。

“还习惯吗？”第一个晚上，胤禛从宫里回来便直接来了我的房间。

“还好。”我点头。“就是园子里的厨师做的饭菜我吃得不是很习惯。”其实我是不挑嘴的，可是自从有了弘历之后，嘴巴就一下子刁了起来。这小子，天生富贵命。

第二天，乾清宫的御厨被胤禛带回了府，专门为我一个人准备膳食。

“有什么需要可以告诉我。”第三天晚上，胤禛像前两天那样来我的房间看我。他话不多，每次只是坐上一小会儿。我发现他回府的时间往往都很晚，一般都已经到了我要就寝的时辰。

我还是点头。其实我需要的巧心都已经给我准备好了。

“时间不早了，你早些安寝吧。”胤禛说着便站了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转身走回我的身前。“我能跟弘历打声招呼再走吗？”

我一愣，但随即还是点头。

温热厚实的掌心贴在我的肚子上。七个多月，将近八个月的肚子，胎儿的活动已经很是明显。“弘历，阿玛去睡觉了，你乖乖的，别烦额娘知道吗？”

肚子里的小家伙一阵翻腾。“你快别跟他说这个了！他现在使足劲儿折腾我！”

、

“啊！”胤禛低呼一声，覆在肚子上的手随即拿开。

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模样，我真得很想笑。

“那你休息吧。”胤禛站起身。

这个小家伙！他阿玛要离开，他便狠狠踹了我一脚。我皱眉闷哼了一声。

“怎么了？”

“没事，他好像知道你要走似的。”我摇头。弘历绝对会得了我拍马功夫的真传！

胤禛转身回来，蹲下身摸摸我的肚子。“你乖乖的，阿玛就不走，知道吗？”

我惊讶地看着他。不走?

他看着我笑了一下，然后很小心地起身。

“等等！你骗不了他的。”我叫住他。我的眼现在就是弘历的眼，只要我眼睛睁着，他就好像知道人在不在。

“那……怎么办？”他第一次问我该怎么办。

“等我们睡着了吧。”只能这样了。其实肚子里的活动过于频繁就会让我感到恐怖，好像孩子要冲破肚皮出来一般。

“他时常这么闹腾你吗？”胤禛扶着我坐在床上。这张床我很熟悉，弘昌满月那日，我便是在这里犯了心疼病。

“他很乖，就是在我见到皇阿玛和你的时候会特别活跃。”我扶住肚子。

“这……怎么说的？”胤禛一脸好奇，唇角止不住上扬

“恭喜你猜对了。”我想他这样的表情也是猜到了我话里的意思。小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和阿哥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平常的性子，但是在康熙面前却会表现得极其活泼可爱。

“那很好。弘历长大了，大家会像喜欢他额娘那样喜欢他。”胤禛的面部表情是柔和的。

都喜欢他？那不是变……“风流种……”

“啊？”胤禛一愣。

“还是不要人见人爱吧，我怕我儿子变风流种。”我连忙摇头。我儿子是历史上最风流的皇帝之一！OMG！

胤禛浅笑。“若惜。”

“嗯？

“和孩子的母亲讨论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是新鲜的。”他的笑容很浅。“我和我的孩子都不亲近……从出生到现在，见到的次数也不是很多……”

他想说什么？我歪头看着他。

“我……第一次有了做阿玛的感觉。”他看着我。

第一次做阿玛的感觉……

当年，胤祥也是这么跟我说的，除了我的孩子，也许没有人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结果……被人骗得滋味可不好受，尤其是甜蜜的谎言。

也许胤禛此时对孩子仍旧是陌生的，阿玛的感觉也许真的是第一次。但三年后，年氏进府了，一切就会改变了吧。所以除了胤祯之外，我不对任何男人期待任何事情。

我浅笑，双手抚摸肚子。“我会让他成为你的骄傲的。”弘历，我要把他教育成我心中理想的帝王！

胤禛眼中闪过一道光亮。“谢谢。”

“胤禛，”我深吸了一口气。“你不用跟我说谢谢，他也是你的孩子。我……很感谢你把他给了我。”对这孩子的感情是复杂的。从刚开始的抗拒，到现在的喜爱，那是种血肉渐渐相融的感觉。一个延续了我的血脉的孩子，这是上天赐予我的最美丽的礼物。

他不语，眼中的情绪十分复杂。“我很感谢你没有不要他，现在更感谢你会如此喜爱他……”

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我们俩要这样互相感谢到天亮吗？”

“……”胤禛抿抿嘴，像是要忍住想笑的冲动。“你休息吧。”

我点头。巧心端着一盆水进来，伺候我洗了手，然后帮我拆发髻。

整个过程，胤禛一直坐在我身后看着。昏黄的灯光，透过镜子我可以看见他专注的眼神。这让我有了恩爱夫妻间“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的错觉。

自然地从巧心手中接过我的手臂，胤禛扶着我在床上躺下。

“若惜，他是我们的孩子吗？”帮我盖好被子，他坐在床沿，手放在我凸起的肚子上，一脸“不真实”的感觉。这一刻如果在我身边的是十四，他会怎么做？他一定会蹲在床边把下巴支在我手边，孩子气地跟我说着一些有的没的吧。

“嗯。”

“我们两个的……生命共同体……”胤禛失神地呢喃着。

生命共同体……这个词语曾经对我来说最亲密的一个词语。胤禛！我惊讶地看着他。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让我有这样的惊讶了，难道他……

“胤禛……”

“嗯？”他抬头看我。

“你说，怎么样才能证明我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呢？”我看着他，眼中是紧张、是希翼。

他愣了一下，“别胡思乱想了，快点睡觉吧。”

他不愿意回答我这个问题！是他知道答案，还是……

“胤禛，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

“……”他低头浅笑。“我会回答你的，总有一天会回答你的。若惜，现在休息好吗？”

我摇头。“回答我！”

“因为……”话到嘴边，他最终还是咽了下去。

他是洛吗？

只有洛，只有他总能找到我在哪里；只有洛，只有他知道我想要什么；只有洛，只要我喜欢，他什么都可以放弃；只有洛……

还有……胤禛……

他总能找到我……他总知道我想要什么……他……

泪水弥漫了我的眼。

他是洛！

为什么他不认我？为什么……

“为什么……”我低头。

“……”他握紧了拳头。“若惜……”

为什么明明近在咫尺却不认我！为什么看着我陷入爱情的沼泽也不伸手拉我一把！为什么他可以任由我爱上胤祯！我不懂！真的不懂……

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是一点和我相认的意思都没有？

“你是洛！”我盯着他。

“我是胤禛。”他别开了视线。

“你是洛！”我肯定。他不曾惊讶我的失常，他一定是洛！“既然你不是，那你为什么不惊讶洛是谁？为什么我会因为他喜欢符翟？为什么你都不惊讶？”

“……若惜，你累了。”

“我在找一个人……找了他好久……你知道他在哪里吗？”我望着他的眼。泪水顺着脸颊滑入口中，又苦又涩！

“他是我最爱的人。我为了他，跨越了三百年的距离……”

“我找了他一辈子……”

“我什么都不求。我只想亲耳听他说一声，我爱你。”

“我还想告诉他，我爱上别人了……”

胤禛一直垂眼看着锦被。

他不想认我……

第三十八章

他为什么不肯认我？

他是有什么苦衷吗?

他……

我有气无力地坐在亭中，池中的锦鲤闹得正欢，但是我却没有那个心情去观赏它们。

“格格。”陌生的女音在我身后响起。我微微皱起了眉头，不是吩咐了巧心不许任何人打搅我吗?

转头看了一眼来人，是胤禛的嫡福晋，现在的雍亲王妃，那拉氏。

向她点了一下头，我随即又把目光转回水塘。

我不想和胤禛的女人有什么牵扯，尤其是还在我怀着他的孩子的情况下，尤其是……他是洛洛的情况下。

曾经面对符翟王子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的洛洛绝对不会三妻四妾，不会像符翟那样……

“格格，我能跟你谈一谈吗？”那拉氏口中虽是在询问我，但是却没等我回应就已经在我身边的位置上坐下来了。看来我是不能说不了。

“我只有弘晖一个儿子，王爷到现在也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对于一个皇子来说，子嗣的确太少。”那拉氏看着我的侧脸，语气甚是诚恳。

据我所知，胤禛能活到成年的儿子只有三个，无奈那弘时也是个短命鬼，不满三十便死于亲生老爹的猜忌重压之下，雍正到后来就只剩下弘历、弘昼这对独苗双根了。女儿只有四个，其中只有一个是亲生的。按一个帝王的标准来说，他的子嗣的确太少。他幼殇的子女太多了。后来的年妃也是一连生了五个孩子，结果都夭折了。

“只是王爷不想而已……他其实……你知道……”我转头看那拉氏，却见她满脸红晕。“你的孩子也是王爷的，你该知道他如果想要孩子……”

那拉氏的意思是说，胤禛他自己不想要太多的孩子。

“王爷他……心里其实一直只有格格你。”那拉氏艰难地开口。“我知道格格和十四弟郎情妾意，可是既然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格格你就该认命了。”

“本格格出生到现在，从来不知道‘认命’两个字怎么写。”我正视她。

那拉氏愣地半天没有说出话来。“格格确是与我们这些妇道人家不同。如果格格跟我们这些人一般，那王爷也不会爱得那么辛苦了。”

见我依旧沉默，那拉氏又开口。“如果格格去王爷的书房看过，就会知道王爷他有多辛苦了。”

“你又去过了？”我反问。

“那里是这园子的禁地，我也只是……”那拉氏的脸色一白，“三月里，王爷回来，高兴地醉了酒，口中一直喊着‘弘历’……”她看了我的肚子一眼。“那时候我才进了一次书房，结果……格格，王爷喜欢你的心绝对不会输给十三弟或者十四弟的，你……”

“你就这么想把自己的丈夫推给别人？”我打断她。

“……”那拉氏沉默了一下。“自小，我就听我阿玛讲婉阿姨和顺治爷的事情，从小我就向往着那样刻骨的爱情，可是，爱情好像不会降临到像我这样平凡的女子身上。我爱王爷，所以，希望王爷能幸福……”那拉氏是董鄂妃的弟弟费古扬的女儿。

“格格，我言尽于此，你好好斟酌一下。”那拉氏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开。

这个那拉氏，我不讨厌她。我以为她会像兆佳氏到我面前示威。可是她没有。她真的爱胤禛。

看着她的背影，我突然想起了《红楼梦》中的《晚韶华》。

“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提锈帐鸳衾。只这带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

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气昂昂头戴簪缨，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

那拉氏站在原地听我念完了这首诗，然后转身对我福了一下身子，微笑着离开。

这气度……与她相比，我才是平凡的人吧。

……

小顺子战战兢兢地挡在我身前，不让我进书房。

“格格，王爷说……”小顺子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

“本格格说，让开！”我硬是要绕过小顺子的阻挡。

“小顺子！你不要命啦！要是格格稍稍被你磕碰到，你担待得起吗？”巧心站在我身后，小心地护我周全。

“格格，您别为难奴才了。”小顺子被巧心吓唬住，只能哭丧着脸哀求我。

“王爷怪罪下来你让他来找我。”我扶着腰进了书房。“巧心，你也在外面候着。”

书房的门被巧心从外面带上。

到书房看看就知道了。我环视着那拉氏口中那个神秘的书房。最显眼的是门口进去左侧的书架，上面堆满了各种类型的书。书架旁挂着一幅画，那是……我。

画像上的我，穿着白纱的汉装——这是乌程桃花园里的我。为什么他眼中，我的表情是如此哀伤？我轻抚着自己的脸。这张脸，曾经显露出过这样的表情吗？

画像旁题着一首诗——《七夕》。

“万里碧空净，仙桥鹊驾成。天孙犹有约，人世那无情？弦月穿针节，花阴滴漏声。夜凉徒倚处，河汉正盈盈。”

有缘无份吗？也许是。洛是，胤禛也是。

夜凉徒倚处，河汉正盈盈。你永远只在暗处偷偷看着我吗?

眼睛不舍地自画像上移开。屋子的正中间是一张巨大的书桌。桌上放着许多公文和书。一份摊着未批阅完的公文上放着一叠不新的纸张。我走近拿起。

《美人展书图》两首——

丹唇皓齿瘦腰肢，斜倚筠笼睡起时。

毕竟痴情消不去，缃编欲展又凝思。

小院莺花正感人，东风吹软细腰身。

抛书欲起娇无力，半是怜春半恼春。

《寒夜有怀》——

夜寒漏永千门静，破梦钟声度花影。

梦想回思忆最真，那堪梦短难常亲。

兀坐谁教梦更添，起步修廊风动帘。

可怜两地隔吴越，此情惟付天边月。

最下面像是新诗，因为纸张没有像是反复拿起而变旧的痕迹。

《美人把镜图》四首 ——

手摘寒梅槛半枝，新看细蕊上簪迟。

翠环梳旧频临镜，只觉红颜减旧时。

晓妆髻插碧瑶簪，多少情怀倩竹吟。

风凋每怜谁解会．分明对面有知心。

竹风飒飒振琅歼，玉骨棱棱耐峭寒。

把镜几面频拂拭，爱他长共月团栾。

晓寒庭院闭苍苔，妆镜无聊倚玉台。

怪底春山螺浅淡，画眉人尚未归来。

身子太重，拿着这叠诗，我缓步来到书房的床。坐在床头，抬眼望去就是对墙的那幅画。我似乎都看见了每晚胤禛躺在这里看着画像的场景。

的确像那拉氏所说的，进了书房就一切都清楚了。可是此刻，我的心却前所未有地麻乱了起来。

这一切太让人措手不及了，他是我的洛……

可是，此刻，我已再也放不下胤祯了。

叹了口气，我耷拉着手臂。手中的诗就如同千斤铅块一般，压得我的手怎么都抬不起来。

一个是洛的灵魂，一个是胤祯，什么时候这两个人在我心中已经具有了同等的地位。失去任何一个我都会死的吧?

原本以为选择了胤祯就等于永别了情感的三角式，却没想到更大的劫数在等着我，此刻我却陷入了更大的泥潭，主角变成了胤祯和以洛。

疲累地躺下，这么大的肚子我已经只能仰躺着了。缩入带着熟悉气味的被子，我昏昏沉沉地睡去。

……

醒来的时候已经月上中天。

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若惜！”门被人大力地踢开。我一脸迷惘地看着风尘仆仆的胤禛。“若惜，你没事吧？”他快步走进屋子。

我摇头，迷惑地看着他。

胤禛让我坐起身子。“小顺子刚才让人传话给我，说你把自己关在书房一天了，连晚膳都没有用。”

“那你就这样急急地赶回来了？”我问他。

“我先让人弄些吃的东西来好吗？”胤禛转开话题。

“嗯。”我点头。

胤禛扶我起身，然后略微有些尴尬地低头整理被我弄乱的诗。

“可以给我了吗？”我问他。

“嗯？”他抬头看我。

“我说这些诗，可以给我了吗？”我指指他手里的诗。

他沉默地点头。像是被暗恋对象知道心事的中学生一般，胤禛的脸上出现了类似那种情绪的尴尬。这种表情出现在一个成熟男人的身上，确实有些……可爱。

“我扶你回屋。”在这个房间里，他好像浑身不自在。

“不要，我喜欢这里。”我站在房门口。刚才来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书房前面的院子竟是那么宽敞，整整有以前学校四百米跑道的三分之一个那么大。这么大一块地方，竟被开垦成了小田地。

我喜欢这里。“胤禛，咱们换房间吧。”

“你现在住的那个房间舒服一些。”

“可是我比较喜欢这里。”

“那白天的时候你再来这里。”

“可是这张床上有你的味道。”我转头看着他。“胤禛，那件披风我落在宫里忘记带出来了，这几天我时常睡不着觉。”

“那我明天派人进宫帮你拿出来。”

“那我今晚怎么办？”

“我屋子里有……”

没等他说完，我就是使劲摇头。

“若惜……”胤禛无奈地看着我。

“你这里种什么？”我看向院子。

“什么都种。”他扶着我，有问必答，尽量让我顺心。

“你都是什么时候打理这些地的？”

“平日不进宫的时候。”

“那你什么时候不进宫？”我像个好奇宝宝。

“……”他看着我。

“我只是想看看你是怎么下地干活而已。”我耸肩。为了达到我地目的，我不惜连儿子都出卖了，“弘历也想看。”

胤禛浅笑。“皇阿玛交给我的事情我都办完了，明天我会留在府里。”

“格格。”巧心手中端着一碗米羹。

“你都吃这么少？”胤禛皱眉看着那碗米羹。“这是小老鼠的食量。”

“我一向都只能吃那么多。”

“现在不是你一个人在吃了。”胤禛转向巧心。“让御厨多准备几样小菜。”

“是。”巧心看了我一眼，福身下去张罗。

“巧心，让御厨按晚膳的规格做。王爷也要吃。”匆匆忙忙从宫里出来，我猜他也没有吃。

饭桌上非常安静，我们各自用着膳，只有在我说自己吃不下的时候胤禛才会有表情。结果，我在他的瞪视下吃了比平时多出一倍的东西。

“好了！”把筷子一扔，我不雅地打了个饱嗝。

“真的饱了？”胤禛自己早就放下碗筷，他一直看着我扫光碗里的食物。

“你敢让我再吃看看！”我大叫。

胤禛浅笑。

“王爷。”小顺子送上一叠布料。“您让人做的东西已经做好了。”

“什么？”小小的衣服，可是不是孩子穿的。

“是……”胤禛顿了顿。“小顺子，把‘造化’和‘百福’带上来。”

造化？百福？我疑惑地看着他。

不一会儿，小顺子提着两个精致的小圆狗笼进来，狗笼用竹子做架，用一种很讲究的藏族手工生产的羊毛织品做罩面。

“啊！狗！”我惊喜地看着这两个笼子。一白一黑的两条京哈狗，眨巴着大眼睛隔着笼子看着我们。

小顺子把笼子放下，但是却并没有打开笼子。

“狗怎么能关在这么小的笼子里啊。”我站起身，胤禛忙扶住我。

“王爷不喜欢狗，这两只狗是王爷特地命人找来给格格玩的。”小顺子说漏了嘴，引来胤禛的瞪视。

不喜欢狗，洛洛还是一样呢！我让小顺子把狗放了出来。“以后它们能放养吗？”我故意这么问他。

胤禛微皱了一下眉头，随即点头。“不过……”

“我不会让它们进你住的地方的。”老样子，呵呵……

“格格，这黑狗叫造化，白狗叫百福。”小顺子蹲在地上逗着狗。“王爷说现在府里无论做什么都要想着给小王爷积福，就算起名字也一样……”

“你话太多了，把狗弄下去。”胤禛冷着脸。

“是！”小顺子立即惶恐地拎着狗离开。

这小狗就这么匆匆过了一下场子？我依依不舍地盯着狗儿离开的方向。

“明天再让小顺子拎过来给你玩。”胤禛挥手让人整理桌子上的食物。“‘一痕沙’半年一次的年会就是明天了，要不，我让他们都进府里来？”

对了！明天就是“一痕沙”各部主管半年一次的会议了，我居然全部都忘记了。

“还是不要了，这么多人进府来，你这‘破尘居士’的雅名就白起了。”“一痕沙”的势力庞大，不能让人以为雍亲王也与之有关，这样对他苦心经营了那么多年的名声百害而无一利。

“你现在出去不方便。”胤禛让我打消自己出去的念头。

“嗯……明儿个，让欧阳屈、萧瑟、匡政三人走一趟？”我询问他的意见。

“我让人传话给他们。”胤禛点头。

第三十九章

看一个亲王下地干活儿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尤其这个人还是未来的皇帝。

以前我们一家人在香港郊区也有一块小田地，那种租一块田地自己动手种植果蔬的消遣曾经风靡一时。

那块小田地都是爸爸和洛洛两个人在打理，我和妈妈每次都只是站在旁边指手画脚。待到小番茄之类的水果能吃的时候就边吃边指示他们干活。

他握小锄头的手势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我坐在旁边的藤椅上，手边放满了他准备的小零食。脚边的造化和百福已经玩累了，此时正乖巧地趴在一边打盹。

胤禛穿着素色的衣服，蹲在地里除杂草。六月的天还有一些微凉，但是他却依旧挥汗如雨。

“胤禛。”

他抬头看我。

“以后种一些番茄吧！”其实我并不知道番茄是什么时令果蔬，也不知道它适合种在什么地方，在现代无论什么果蔬都是四季供应的。刚才的话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但胤禛却很认真地点头。

“格格，欧阳公子他们几个人来了。”

“让他们到这里来。”这里很舒服，我不想离开。但随即我意识到这里有个亲王正在种地。“可以吗？”

胤禛点头。

……

“你什么时候有了看别人种地的嗜好。”欧阳屈带头向我走了过来。

我微笑地看着他们。

“雍亲王府开垦种地？这是贵族的新游戏？”

当他们看清楚地里的人的时候，皆有一瞬间的错愕。

“怎样？现在觉得没有帮错人了吧？”中心八部的人都知道我要助胤禛登位。

匡政率先点头。“他会是一个好皇帝的。”

巧心安排这三个人坐在了我的周围。萧瑟瞥了我的肚子一眼，一脸惊吓。

“怎么？”我看向他。

“只是觉得……没见过你这么女人的样子。”萧瑟尴尬地别开脸。

我大笑。“我一直很女人啊。”

“你的身体里住着的是男人的灵魂。”匡政回答。

切！我身体里是夏以墨的灵魂，那还是我！“蛐蛐儿，傻了？”我用脚踢踢失神了的欧阳屈。

他回过神来。“若惜……你……”他半天没讲出一句完整的话语来。“你现在的样子，跟姑姑怀你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心中一动。“怎么一样？”

“都一样。人长得一样，肚子也一样这么大，还有……神韵……”欧阳屈皱皱眉头。“若惜，这段时间你先别管‘一痕沙’的事情了。”

“为什么？”我歪头问他。这和我像宛儿妈妈有什么关系。

“姑姑在怀你的时候还顾着‘一痕沙’，这样太劳累了。”欧阳屈打了个擦边球。宛儿妈妈是操劳过度而死的么？

我浅笑。“不用担心，有人看着我呢。”我指指背对着我们的胤禛。

欧阳屈神色复杂地看了胤禛一眼。“皇上、纳兰、姑姑，现在是十四、雍亲王、你。”他叹了一口气。

不一样的。不一样……

“别说这些了，有什么要向我报备的？”

“没有。”三个人都摇头。

不用这样吧？“我只是怀个孩子而已，又不是得了什么绝症……”

“童言无忌！”欧阳屈打断我。

不知道我是变国宝还是变犯人了，我咧着嘴笑。

“若惜，十四让我……”欧阳屈看着我，欲言又止。

十四昨天去找过他？在紫禁城他还能时常见到我，现在我进了雍亲王府，他肯定会胡思乱想的。

“他怎么样？”

“不好。”欧阳屈叹了口气。

我皱着眉低下头。我万是舍不得让胤祯的，可是此刻，我真的离不开雍亲王府，也不可能见到他。康熙和胤禛有他们自己坚持的东西。

我让巧心拿来了我的百宝袋和剪刀。百宝袋其实只是比一般荷包稍稍大一些的袋子，我倒出里面所有的东西，撩起一撮头发眼都不眨便剪了下去。

几个男人包括胤禛，他们都默默地看着我的举动。

把头发放在荷包中交给欧阳屈。“给他，他会明白的。”

胤祯，你可知，我每时每刻都在思念你？

默默地收好荷包，欧阳屈点头。

“噶礼的事情如何了？”我把话题又转到了公事上。

“上次无果。但最近江南科场出了问题，事发了。”这个噶礼，滑溜地想条泥鳅，我们怎么都逮不住他。

我点头。“其他事情你们自己三十四部协商解决吧，达不成一致的投票，少数服从多数。”我伸了个懒腰。“本格格要专心生儿子了。”

欧阳屈三人微笑着看着我。

七月，康熙秋狝木兰围场。他带走了胤祯，许是我产期将近，他担心胤祯一个头脑发热做出什么事情来。胤禛被留在了京中。

进入八月，我怀孕已经快足十月，但弘历却一点要出来的意思都没有。我的老神在在和其他人的紧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自从我身边多了一个专门看着我吃饭的家伙，我的食粮就如炸开的麻球一般迅速膨胀。到现在，我一天要吃五顿，每一顿的食量都大得惊人。

八月十二日，康熙偷偷回銮，悄悄住进雍亲王府。

八月十三日的下午，我坐在躺椅上安静地看着书。肚子突来的异样让我敏感地坐直了身子。“巧心。”我伸出了一只手。“去请稳婆。”

要生了！

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我身上顿时一阵冷汗。

“若惜？”胤禛将我刚才吩咐厨房做的栗子糕胡乱放在桌子上。“你怎么了？”他的眉毛皱得比我还紧。

“胤禛。你出去，你儿子现在要出来了。”我虚弱地朝他笑笑。

听到我要生了，胤禛一下子慌乱了神色。

又一个会碍事的家伙。“小顺子，把王爷带出去。”

“若惜，让我……”胤禛眼巴巴地看着我。

他想留下来。洛洛以前跟我说，以后我生孩子的时候，不论我的丈夫会不会进来陪产，他一定会陪我。

我被匆忙进来的几个年龄稍大的宫女扶到了床上。“胤禛，血房不是男人能呆的地方，不吉利。”阵痛稍稍过去。

“我不管。”胤禛铁了心地在我身边坐下，握住我的手。

“胤禛，你在我会紧张的。而且你还要看住皇阿玛，千万别让他做出什么失仪的事情。”我笑着。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轻松一些，可是天知道我这一刻有多紧张。生孩子也！在古代，这是随时会要命的事情！

“若惜！”康熙也闻风赶来。

“皇阿玛，怎么你也来凑热闹。”我浅笑。“你们都出去吧，待会儿巧心就会把弘历抱出去见你们了。”

康熙紧张地看了我一眼，连连点头。“胤禛，跟朕出去。”

“皇阿玛，让儿子留下来吧。”胤禛第一次忤逆康熙的意思。

“你留下来有什么用？你会让我紧张的。”我推推胤禛的手臂。该死的阵痛又一次袭来，频率频繁了起来。

“若惜！朕命令你，要母子平安知道吗？”康熙拉住胤禛的手，半拉半拽地把他拖了出去。

待到他们俩出去，我才放松下来，然后疼痛排山倒海向我涌来。

人家说生孩子是最疼的，果然没错！我听着稳婆的话用力，口中溢出破碎了的呻吟。“好痛！”我摇晃着脑袋。

“格格，生娃娃就是痛的，您第一胎就更辛苦些了。”稳婆让巧心握紧我的手。“待会儿等您看见娃娃，就觉得怎么疼都值得了。”

废话！不过这怎么那也是后面的事情，现在本格格已经痛到心肝脾肺肾都生疼了！要是此刻谁能让我的疼痛稍稍减弱一些，我一定喊他奶奶！

分娩的过程整整持续了四个时辰。好多次我都以为我支撑不下去了，可是每当那个时候，胤祯的笑脸就一直在我的眼前出现。

子时，也就是午夜，弘历终于放弃了折磨我，有礼貌地落到了稳婆手中。

“恭喜格格，是个男孩儿。”稳婆把带血的婴儿递到我面前。孩子洪亮的哭声震得我耳膜生疼。

终于结束了……

松了一口气，我连孩子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便沉沉睡去。“胤祯……”

……

再次醒来，我仍是被婴儿的哭声闹醒的。

“格格。”巧心在我耳边轻声呼唤，见我睁眼，她兴奋地转头，“皇上、王爷，格格醒了。”

康熙把孩子交给奶娘并示意他跟上来。“若惜，感觉如何？”

我点头。

“你真是太给朕长气了！你知道吗？弘历这小子，哭声洪亮，那小拳头力气也大得惊人，朕被他揍了好几拳。”康熙开心得大笑，手舞足蹈地想个孩子。他从奶娘手中抱过孩子，让我看清楚弘历的样子。

呃……“好丑。”这是我直觉的反应。小孩子红彤彤皱巴巴的，眼睛纠在了一起。天哪！难道我生了只猴子？那一刻我差点哭出来。如果这是我和胤祯的孩子，估计他也跟我一个反应。欸？不对，他早就见过刚出生的孩子是什么样子了。

“哈哈哈哈……”康熙大笑，随即敲了我的脑袋一下“哪里丑了！你刚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模样，等过个几天就好看起来了。”

“真的吗？”我吸吸鼻子，半信半疑地看着康熙。

“当然！朕什么时候骗过你了！朕一生看过那么多孩子，还没见过像弘历这么周正的孩子。而且，你给了他一个好时辰啊！”

“八字吗？”古人好像很注重这个。

“辛卯、丁酉、庚午、丙子。相士说，弘历的八字是‘柱中四方成格’，柱中全见‘子午卯酉’，按命理说，称为‘四位纯全格’，是天赋甚厚的强势命造。”康熙十分开心。

“是皇阿玛给弘历的福气。”孙子出生，皇帝亲自守在产房外，这是古往今来少有的举动呢。

“这时候还想着拍皇阿玛的马屁。”康熙满意地点头。“若惜，这次朕满意极了！所有的事情中，就这件事情朕最满意！”

我浅笑。

“要进食吗？”站在康熙身后的胤禛眉眼间也充满了笑意。

肚子真的有些饿了，我点头。

康熙起身把床头的位置让给了胤禛，自己回头再去逗着弘历玩。

胤禛将我扶起让我靠在他胸膛，尽量不扯到我身上的伤口。“感觉如何？”巧心端着碗站在我们身前，胤禛拿着调羹亲自喂我吃粥。

“身子还有些疼。”我微微皱眉。

“辛苦你了。”他摸摸我的头发。

我嘴里含着温度适宜的粥，摇头。

生产后的第三天，康熙依依不舍地返回了木兰围场，临走前还抱着弘历承诺说皇爷爷会马上回来。

坐月子是痛苦的，尤其还是在大热天里坐月子。北京的九月十分闷热，这样的热天气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弘历睡觉不用被弄醒。若是冬天，睡着了还要脱衣服，够折腾孩子的。我生产完几天之后，耿氏也生了。胤禛不是很给面子地在孩子出生后过了一下场子。这样真不好，但是我心里却一阵暗爽。

坐月子有太多的禁忌，最让我不能忍受的就是不能洗头。一个月不能洗头也！这是哪里来的习俗啊？根本没有半点科学依据！

在我的不懈坚持下，胤禛终于答应每五天让我洗一次头，我发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脏过！

转眼到了弘历满月。既然孩子已经以母钮祜禄氏的名报了玉碟，那么自然由她抱着孩子出席满月酒。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可是我却心里一阵别扭。

弘历是我的孩子！我有我不讲理的地方，凡是我在乎的东西，我统统会变得不可理喻。

“要不，弘历我抱着？”胤禛看出了我的不悦。

“你抱着算怎么回事啊？会被人笑话的。”我扁扁嘴。“能把那拉叫来吗？”整个雍亲王府上下，我只对她有好感。

“把王妃叫来。”胤禛转头对门口的小顺子说。

“我只喜欢她。”我对着胤禛耸肩。

他没有任何表情。“若惜，让我抱抱弘历。”我把弘历交到他手上。“你坐完月子了，皇阿玛很快就会把你接回宫里。”

要回去了吗？我一愣。“以后宫里不是还能见面吗？”

“只是不能常常见到。”他点头，捏了捏弘历饱满的手掌。弘历这小子，才几天的时间就迅速变成人见人爱的小帅哥了！

我回宫康熙自然是让我把弘历一起带回去的。他答应过我不会让我和孩子分开，而且按照他喜欢弘历的程度，也定是想天天见到孩子。胤禛他，不进宫的时候，除去处理公务的时间，他一天几乎都泡在我这里。

“我会让你天天见到弘历的。”

胤禛点头，但神色还是止不住的落寞。

“你是舍不得弘历还是舍不得我？”我看着他。

“都舍不得。”他快速回答。

我浅笑。

“王爷，王妃来了。”那拉氏来得很快速。

“王爷。”那拉氏福身。

胤禛点了点头，起身把弘历抱到了一边。

那拉氏有些失神地看着胤禛脸上的柔和表情。

“从未见过他这样？”我笑着坐在她身前。

那拉氏点头。“王爷他从来没这样抱过孩子。”

应该是的。胤禛第一次抱弘历的时候差点让康熙教训死，他的手势生疏、身体僵硬，就像完全没抱过孩子的菜鸟爸爸。

“今天是弘历满月，按照家里的辈分，他该叫你一声额娘。”那拉氏欲开口，我制止了他。“弘历是以钮祜禄氏的孩子入的玉碟，但是毕竟是我们母子害得她失去了孩子……”

“格格，钮祜禄她不会的。”

我微笑。“我不会冒任何风险，弘历他是我的命。”

原本抱着弘历在窗前转悠的胤禛看了我一眼。

“能请你保护我儿子一个晚上吗？”我拉住她的手。“整个王府我只信任你一个。”

那拉氏愣愣地看着我，又看了没有表情的胤禛，最后使劲地点头。

第四十章

我安静地坐在大厅边上的厢房里，大厅中热闹的声响让我更觉无聊。

“格格您还拜托王妃照顾小主子，您看从刚才开始抱着小主子的就一直都是王爷呢。”巧心得意地看着我。

这雍亲王府来的宾客好似比其他府里孩子满月都要多。莫是大家都知道我是孩子的妈?

胤禛一直抱着弘历，那拉氏尽责地护在一旁，钮祜禄氏的表情还是略微有些僵硬。

“皇太子驾到！”连皇太子都来凑这个热闹了。

皇太子威风八面地进来，他身后竟是跟着胤禩、胤禟、胤祯三人。是巧合在路上遇见？还是……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现在明里暗里还在斗，估计他们只是半道碰上而已。

“太子爷吉祥。”胤禛忙把儿子交给那拉氏。

“吉祥！都吉祥！”皇太子大笑着。“我今天就是来看一下纳……你的儿子到底长什么样。”

“纳”字出口，整个大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他是想说，纳兰若惜？我咧嘴笑。

“把弘历抱给太子爷看一下。”胤禛开口打破了僵凝的气氛。

“的确长得有福气。”皇太子突然伸手把弘历抱了过去。小家伙一到他手里就扁嘴开始哭。“哭了哭了！这么小的孩子居然已经有喜恶了。”他看了胤禛一眼，手臂轻飘了几下。

这个死变态！居然拧我儿子了！我皱眉看着厅中的一切，弘历的哭声让我心疼不已。他现在是想怎样？他敢摔弘历我就要他的命！

“四哥的小儿子确实可爱。”胤祯半强迫地把弘历自皇太子手中抱走。我顿觉舒了一口气。

胤祯看向弘历，表情不由地一僵。“他对我笑！”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他长得跟他额娘真像！尤其是眼睛！”胤祯自顾自地逗起弘历。

看着他孩子气的样子，我不由地心口一阵发疼。

胤祯抱着我的孩子，可是他却不是孩子的阿玛。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情，我现在该是他的妻了吧？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说不定也快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十四弟。”那拉氏示意胤祯把孩子还给她。

“小气！”胤祯笑着把弘历给了那拉氏，随即看向胤禛的眼色瞬间变冷。胤祯他还是不够内敛。

“这孩子果然是得咱们几兄弟的缘分啊，尤其是十四弟，我要是你……”皇太子佯装可惜地摇头。

胤祯捏了一下身侧的荷包，缓下了情绪。那我装有我头发的荷包。

我注意到了，皇太子自然也是注意到了。“十四弟居然也玩起女人的玩艺儿来了。”

他今天是想来捣乱的吗？挑拨兄弟间的感情，若是被康熙知道了，又会是一顿训斥。

“太子爷乃至你们所有人怕是想玩这个都没那个福分。”胤祯好不示弱地看向皇太子。

“王爷，乾清宫派人来了。”小顺子跑进大厅。

李德全紧接着走入大厅。“奴才奉万岁也的命，给小王爷送长命锁来了。”他手中恭敬地捧着一个玉制的长命锁。

大厅里的所有人立刻神色各异起来。

“谢皇阿玛赏赐。”胤禛接过长命锁。

“看着小崽子，不只得咱们兄弟的心，连皇阿玛的心也一块儿抢去了。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皇太子又开口。原本好不容易稍稍缓和了的气氛又开始诡异起来。

“太子爷、四哥，该入席了。”胤祥镇静地开口。

胤禛点头。他转头看向那拉氏，“抱弘历下去，他到时候喝奶了。”胤禛把长命锁放入儿子的襁褓中。

见弘历被抱走，我也跟着起身。胤祯……我转头看了正四处张望的胤祯一眼，低头快步离去。

……

胤祯抱着弘历的画面一直在我脑海中浮现。他说他会去喜欢我喜欢的一切，而他如今真的做到了，却刺得我心里发酸。

我负了胤祯，这一切对他都不公平。我多想在出事后就马上告诉他：胤祯，我们完了，我们之间所有的承诺都不算数了。可是现实却是，在他面前我连一句决绝的话都不敢说不出口。

胤祯，你的确赢了。

也许我之与这个世界，本就不该拥有幸福，本就不该如此惊天动地。我早就猜到了这样的结局，却怎么也猜不到现在的状况。

以洛PK胤祯！这是我死都没有想到的。而这两个人，恰巧就是我怎么也无法割舍了的人。

该给我一个怎样的结局呢？粉身碎骨……

他们永远不会永远站在原地等着我吗？即使我走得有多远。当时正是这样的胤祯以一种我无法抵挡的气势征服了我，可是现在，我却开始害怕起这样的他。

我害怕他的执著，这会让我日益深陷。我害怕他知道真相的那一天，尘埃落定，他心中的惊涛骇浪绝对不是我能接受的。我背叛他，也背叛了我自己。可是，我却离不开他。

到时候我这个坚毅的大清格格，会被胤祯一个冰冷的眼神彻底挤垮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成为我生命的支柱了。

我曾经和康熙说过，一个人的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某一个特定的人。可是现在连我自己都开始不确信这句话了。胤祯。若是没有他，即使是洛陪在我身边我也感觉不到幸福的滋味。

我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害怕他用看敌人那样仇视的眼神看着我。而我，却只能选择这条路，一条，必须背叛他的路。

天哪！我真的能捱到最后吗？

还有胤禛，我一个人的以洛。

我曾经一直在一旁冷眼想象着四阿哥胤禛遇见他生命中的女人的样子，想象着他像他的同母弟弟那样热情地挥霍他的生命。我想象着他初见年氏的那一刻……

可是如今，年氏……我从未想过以洛用胤祯看我的眼神去看另一个女人……

“怎么一直皱眉头？”不知什么时候胤禛已经从前头回来。他换了身衣服，我还能感觉到热气，想是怕酒气熏了我和弘历，所以沐浴了才过来。

他伸手抚着我额间的褶皱。

我轻轻避开他的手，摇头。

“弘历睡了吗？”

“还没有。”

“让我抱抱。”胤禛从我手中把弘历抱了过去，他和弘历玩着，看似漫不经心地跟我闲聊。“刚才李谙达说了，皇阿玛明天就想把你接回去。”

“儿子，阿玛以后就不能天天见到你了。”胤禛把弘历高高举起，小家伙开心地手舞足蹈。

“胤禛。”

他看向我。

“你会想我和弘历吗？”

他默默地点头。闷葫芦！

现在发现，其实我是一个很贪心的女人。我要守护的东西太多，康熙、弘历、胤祯，还有他。我只能用我有限的力量尽可能去完成我想要的，可是有的时候却往往因为两者之间是冲突的而必须做一个选择，而且，我必须选择胤禛。

我真希望胤祯和他……

“我一直怀着虔诚的心看待历史，我总是在想，只要能让历史按照它的轨道运转下去，我什么都能够牺牲。可是……胤禛，我真害怕那一刻的出现。”

“那一刻？”他看我。

我摇头。“我真想破坏这种平衡，我不想见到……”

弘历抓住胤禛腰间挂着的玉牌，使劲扯着。

胤禛轻缓但是坚毅地把玉牌从儿子手中拉出来，转而把康熙刚赐的平安锁拿出，弘历的注意力果然马上被吸引了去。

“若惜，我只想要一个结果。为了那个结果，我可以不去管中间的过程有多肮脏。”我听不出来胤禛话中意指的是哪一件事情。“我们都在等结局，只想要那个结局是不是？”

他模棱两可的话语让我不安起来。

“若惜，我们等结果。”胤禛转过头不看我。

“胤禛，我会等。”等他主动开口认我，但也是仅此而已。“但是，我不会等你太久。”

洛，我只等你十一年，我只给你十一年的时间……我等你跟我说那句话。

我伸出一只手取下一直贴身带着的寒梅坠子，递给他。“收着。”

胤禛愣愣地看着坠子。“这个……你不是说过它比你的命还重要吗？”

“我已经找到比我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了，物是死的，但人却不一样。”我微笑着把坠子硬塞入他手中。算……物归原主。坠子还给他，我还有胤祯。

胤禛把坠子握在手心。

“有一件事情是我从来不敢去想象的。”我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低声喃喃着。我知道他在仔细听我说话，一直。“我们有个儿子，我们两个人的儿子。真不可思议……这才是真正的生命共同体。你和我的……”

胤禛和若惜的孩子……以洛和以墨的孩子……

弘历，我和以洛的生命共同体……“我会用我的生命去爱这个孩子……”

只在我梦中才出现的情景，如今竟是如此鲜活地摆在我的眼前。这一切是不是只是我的南柯一梦？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一切，都在梦中实现了。

那……如果真的是梦，可不可以让我从头再做一次？我想从头开始。从一开始就爱胤祯，早早地嫁了胤祯，不去搅和进任何历史……

++++++++++++++++++++++++++++

原本除了公事之外不进宫的胤禛，今日亲自送我们母子回宫。

我们都是有些不舍，所以马车以缓慢的速度前行着。

胤禛一直抱着弘历。

“胤禛。”看着他的眼睛，我抿抿嘴。“我的初衷仍未改变，你还是必须要做皇帝，但是，我现在必须还要保护一个人，用我的生命，无论是欺骗，还是染上更多的鲜血。请你答应我，在你有生之年，绝对不会伤害他分毫。”

“……”胤禛看着我。

“我爱洛，现在依旧是。”可是他再也不是我生命唯一追求的目标了。“也许我不只是来找他。”上天安排我来这里，也许更是为了让我

遇见胤祯。“答应我，在你有生之年绝对不会伤他分毫。”

胤禛点头。

“用我和弘历的生命起誓，胤禛，用你最在乎的一切起誓！”我不依不饶。胤禛的眼中闪过一丝受伤，但许久，他再次点头。

马车到了宫门口，还未停稳马车的门就被人打开。“若惜，欢迎回家。”他向我伸出手。

“胤祯？”我看着来人。他依旧笑着，灿若星辰。看着他的眼神，我只能无奈地笑。他现在的样子就像拿着一样哥哥也喜欢的但是却是属于他的玩具在示威一般。

我转向胤禛，他把弘历交给我。“想孩子的时候可以随时来看他，你一下子不在身边弘历好像也不习惯。”胤禛点头。

将手交给胤祯，他扶着我下马车。

“胤祯！”一下马车他就把我紧紧抱在怀里，也不管场合身份。

“我只是太想你了。”胤祯看了我怀中的弘历一眼。“怎么昨天才看过他，今天又长得不一样了。”

“十四爷真爱说笑，小孩子日夜都在长大，当然天天不一样啦。”巧心掩嘴偷笑。

“刁丫头！”胤祯笑着看了巧心一眼。

回头，胤禛的马车不知道何时已经离开。洛，这是我给的答案，也是你的……

“若惜。”胤祯掰正我的脸。“接下来该给我生孩子了吧？”

即使这句话他只是在我耳边说起，但我还是忍不住红了脸。

“你看看你，都已经做娘了还这么怕羞。”胤祯大笑。

“谁像你这么厚脸皮哦！”我瞪了他一眼。

“好啦好啦！不闹你了，不过我说的是认真的哦！”还说不闹我了！我刚想开口，弘历就给了靠过来的胤祯一脚。

好儿子！这么小就知道保护额娘了！

“臭小子！”胤祯不敢置信地看了弘历一眼，随即不顾孩子的挣扎硬是把他抱了过去。“这么小就知道打人了，简直跟你十四叔我小的时候一个德性！”

“什么一个德性啊！”我浅笑。

“以后十四叔亲自教你骑射好不好？”胤祯不理睬我，自顾自地跟弘历说起话来。

第四十一章

康熙对我们回宫是喜不自胜的，但是曾经专属于我的位置，如今全部被弘历霸占走了。我无奈地看着抱着弘历的康熙。“我都要吃醋了。”

康熙完全不理睬我。“你说，弘历最近为什么动不动就哭啊？”

“……”对哦！孩子四个多月大了，以往一直很好带，可是最近这几天却开始闹腾起来了。

“皇上，十四阿哥来了。”李德全进门来。

胤祯？我的唇角无意识地扬起一抹微笑。

“让他进来。”康熙看了我一眼。

“你又跑来做什么？”胤祯还没来得及下跪请安，康熙便开口了。“一天到晚照三餐往乾清宫跑，哪里那么多事情要报。”

胤祯愣愣地傻笑。

“七月巡幸塞外时交给你的蒙古各部的事情办得如何了？”康熙五十年七月，康熙巡幸塞外，十四在这一次巡幸中被康熙重用，代父处理与蒙古各部的事宜。

“皇阿玛宽心，一切都很顺利。”

这次的事情胤祯的确办得很漂亮，连康熙也暗暗夸奖了他好多回。

“那你跑这里来干什么？”

正当胤祯又想以傻笑带过的时候，弘历突然大哭起来。

“怎么又哭了？”康熙把弘历还给我，让我哄着。

“是不是……”胤祯也不知道何时凑了上来。“这臭小子长牙了！”

长牙？我仔细地看弘历的牙龈，门牙的地方好像真的有一条白白的线。“怪不得最近老哭，原来是长牙齿了啊。可是他才四个月大，现在长是不是太早了？”

“不早，额娘说我也四个月就长牙了。弘历随我这个亲叔叔。”胤祯得意地拍拍自己的胸，随即他被康熙瞪视。“我随皇阿玛。”他连忙补充道。

听到胤祯那么说康熙才微微点头。“那……回头让太医来看看，看能不能找些法子让他别这么难受。

我点头，捂嘴偷笑。

……

已近年关，这是我最清闲的一个年了。弘历被德妃派人抱了去，难得的清闲突然让我一下子难以适应了。于是我便一个人在院子里开始煮起热巧克力来，一边是冷得让人发抖的冰天雪地，一边是热热的巧克力。自从五台山之后，我便开始喜欢起有雪的天气。

被人盯着的感觉。我抬头，十三就站在不远处看着我。

我朝他微微一笑。

“我以为你不喜欢下雪天。”他走到我身边，在我身边坐下。

“以前不喜欢，现在喜欢了。”我看了看小炉子的火。“要喝吗？”

他笑着摇头。“若惜，我们之间，好像真的越来越像朋友了。”

是吗？朋友。我外头看他。“为什么这么认为？”

“难道我们不是吗？”

我耸肩。

“在五台山那次，我整夜坐在院子里吹《长相守》，许是佛门清静地，我真的好像能看清很多事情了。你选择十四弟，我不应该不懂的。”

“你懂吗？”我反问他。

他点头。“若惜，十四弟比我自私、比我不负责任，所以他能给你幸福。”

“他不是自私，不是不负责任，他只是把他能给的东西全部给了我一个人而已。”我笑着反驳胤祥的话。“我可以在月光下认识我的情人，但是我一定要在阳光下认识我的终身伴侣。”此时我认为这句是我听过的最有哲理的一句话了。

“事情发展到今天是我怎么都不曾想到的。可是若惜，你现在很开心。”胤祥习惯性地伸手去拿眼前的东西喝，但是当看到是热巧克力时，他及时打住。

“我也不曾想到。可是我现在很开心。”如果可以永远维持现状，我将不惜一切代价。

胤祥浅笑。

马上就要二废太子了，胤祥也要……

“上帝永远不会像某些教义所说的那样公平，他分给有的人平坦的大道、明媚的阳光，却分给一些人幽深的沼泽、如磐的暗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懂得自己对命运神一只手，把自己从生命的困境中拉出来。”

胤祥疑惑地看着我。

“胤祥，你能答应我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会放弃希望吗？”十年的幽禁，那是令人绝望的沼泽。

胤祥浅笑着。“我答应你。”

“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希望，会有人永远也不会背弃你，你四哥，还有我，还有你的家人，”我只能这样子鼓励他。

胤祥点头。

我曾经以为自己是能掌控自己命运甚至推动命运的人，后来才发现我实在高估了自己。我出现的世界，不论是谁都是命运的棋子。逃脱不了的，只能硬着头皮迎上去，若是不能适应，就消失。

曾经渴望过的一切，都在人云亦云中沉寂，在名利的遮盖下黯淡，在慵懒舒适里遗忘。我总以为时间还长，结局还远，但往前看却真正发现只剩下短短一截路便到了万丈深渊。

适者生存是这个世界永恒的法则。

每个人都要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活过……

++++++++++++++++++++++

皇家的年夜饭和寻常百姓人家的一样，只是一个人聚在一起吃一顿饭，却也又完全不一样。

我被安排坐在太后的身边，因为康熙不希望弘历离他太远。

像此时，康熙就夹着一小块去了骨头的鱼肉喂弘历。

“皇帝，弘历才四个多月的孩子，怎么会吃这些啊。”太后嘴上虽然这么说，但身子却微微让开，让康熙喂得更方便一些。

“他长牙了。”康熙煞是得意。

“皇上这么荣宠小弘历，臣妾真怕这福气折煞了他。”宜妃冷冷地开口。弘历在宫中是很得宠的，但却有更多的人讨厌嫉妒他。

德妃脸色一阵苍白。

“德妹妹别难过，姐姐我不是有心让你想起胤祚的。”

爱新觉罗胤祚，是康熙第六子，五岁时殇。曾经有人说六阿哥之所以会早夭是因为康熙加注在他身上的福气太重折煞了他。祚字解为福，赐福，称天祚、福祚；又解为皇位，祚命，即赐予皇位。

“宜妃娘娘大可不必担心，相士说弘历福厚命长，他还等着长大了替您送终呢。”我皮笑肉不笑。宜妃脸色一阵青紫。

“好了，一个人少说一句。”康熙坐正了身子，让李德全把弘历抱到他怀里。

康熙清了清嗓子，原本喧闹的宴会顿时安静了下来。

“弘历八字吉祥，相士说此命富贵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

中看得妻星最贤最难，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方成格祯祥，别的不用问。”康熙环视众人。

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胤禛，朕亲自把弘历带在身边，你这个做阿玛的可有不舍？”

康熙话一出口，现场便是一阵抽气声。就是连皇太子也没有从小被康熙带在身边过，一个亲王的儿子被皇帝如此看重，这是令人浮想联翩的事情。

“这是弘历的福气。”胤禛小心对答。

“呀！”我低呼，弘历居然咬着康熙的衣袖猛口水流。孩子长牙，看到什么东西都拿来咬。

“不碍事，换一件衣服便可。”康熙格开李德全伸过来的手。

这里的气氛是诡异的，连胤祯也因为康熙的话皱起了眉头。

“天雅好些年没跟咱们一起过年了，”惠妃适时打圆场。自弘历出生后，她和我的来往也稍稍勤快了一些，也许是因为弘历是我才子老爹的外孙吧。“咱们也好些年没见着你的舞姿了，今年有何安排吗？”

跳舞哦？我都快忘了这个老本行了。“皇阿玛把弘历接进宫，忙时就丢给我照顾，我实在是没时间呢。”天下人都知道弘历是我的儿子，可是天下人都不能说他是我儿子，包括我自己在内。

“那真是可惜了。”

此后的时间里，大家表面上虽和和气气，好似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但实际上整个宴会现场却压抑着一股几乎令人窒息的气压，而最大的气压中心便是面色铁青的皇太子。

……

在这样的日子让德妃想起胤祚，确实是残忍了些。吃完年夜饭，康熙翻了德妃的牌子，去了永和宫与德妃一起守岁。

弘历早早地被奶娘和巧心抱下去睡觉了。以往过年至少还有个欧阳屈陪我守岁，今年……我叹了口气。习惯了热闹之后再重返孤单，真不是一件好事。

“啪”地一声，门被人快速打开又关上。

“谁？”我转头。“胤祯，你怎么跑来了？”

“怕没人陪你守岁。”胤祯笑着走向我，然后抱住我。

“你疯啦！成年了的阿哥不能在宫里过夜的！”我推开他。

“所以，为了保住我的小命，我要带你出宫。”胤祯拉住我的手往外走去。

出宫这两个字对我的吸引是巨大的。尤其是……像这样偷偷摸摸地出宫。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第一次偷溜出来时候的情景，只不过此时好像更紧张一些。因为时辰已晚，宫里守卫巡逻的人也多了起来，身边时常走过一队队带着武器的侍卫，我们俩藏匿着等他们过去，然后再走，再遇见就再藏。

“好玩吗？”终于出了宫，胤祯把我拉上马车。

我点头。“要带我去哪里？”

“到了你就知道了。”胤祯将我拉进怀里。

我靠在他怀里，舒适地半闭上眼睛。马车停停走走了好一会儿，最后在一条后巷停住。“这里？”我不确信地问。

“这里。”胤祯点头。“我们进去吧，别让客人久等了。”

客人？我莫名其妙地被胤祯带进“一痕沙”的北京部。

刚进去我就被胤祯丢给几个侍女。“乖乖让她们帮你换上衣服。”胤祯对我笑笑，然后转身出去。

“姑娘。”侍女们福身，然后开始是扒我身上的衣服。屏风后已经准备好了热水，水中煽情地洒上了玫瑰花瓣。

凤冠喜服……我看着摆在房间正中央的东西愣了好久。

我心中一阵揪疼。胤祯是想……

我任由侍女们帮我梳妆打扮，任由她们将我牵出房间。

胤祯他想娶我！但是……我可以吗？我可以吗？

我揪紧了袖子。视线被红色的喜帕挡住，我能看见的仅仅是脚边的那一方世界。

我的手被一只带着薄茧的手接过。

“一拜天地！”婚礼主持人的声音响起。我僵在那里。

“若惜。”胤祯牵着我的手。

成为胤祯的新娘……我在胤祯无声的安抚下渐渐软化下来。

婚礼按着汉人的习俗进行着。拜完天地我便被人送回了新房，胤祯不能免俗地被留在了厅中宴客。

我听见了欧阳屈的声音，也听见了萧瑟、匡政他们的声音。

这些人，曾完整地见证我和胤祯情感的点滴，如今，我在他们的祝福下成为胤祯的新娘。

沉思中，我的喜帕被人掀开。

胤祯笑着站在我的面前。看着他，我眼眶一红。

“怎么了？”胤祯忙坐到我身边安抚我。“我以为你会喜欢。”

我摇头，又点头。

“我不能名正言顺地拥有你，若惜。但至少在这些人眼中、在你我心中，你已经是我的妻了，没有皇室、没有其他女人、没有孩子、没有我们烦扰的一切。在这里，你只是我的新娘。”胤祯吻去我脸上的泪水。“你是我唯一的妻。”

“胤祯，我……”我哽咽地看着他。

“嘘——”胤祯点住我的唇。“我知道现在很委屈你，但是我发誓，我会再娶你一次，一定！”

我哭并不是因为我委屈，而是感动。天知道我有多么想成为胤祯的新娘！“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就是想把你娶回家嘛。”胤祯搔搔后脑勺。“若惜！我一定会把你娶回家的！”

够了！现在已经够了！我们拜过天地，拜过神灵，这就够了。“这样我已经满足了。”

“我不满足。”胤祯摇头。“总有一天，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妻，唯一的妻。你逃不了了，现在天地神灵都已经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我破涕为笑。“贫嘴。”

“笑了就好。”胤祯搓搓手。“那我要动手处理我的新婚大餐咯！”

我忙挡住他，面色微红。“哪有人像你这么猴急的，咱们还没喝合卺酒呢。”

“对哦！”胤祯大笑。他快速跃起跑到桌边倒了两杯酒。递了一杯酒给我，他的手和我的手交叉。

“好了！”胤祯接过我手中的酒杯随手丢在了地上。

“喂！你……”

“这时候我还那么君子的话，若惜你就该哭了。”胤祯煞有其事地开始脱身上的衣服。

“可是……”我的脸色微微泛白。那都是些不好的记忆，我知道不该在这个时候想起它，但是……

“别紧张。”胤祯见我脸色不对便停下所有的动作，他只是低头温柔地吻住我。“我会给你最完美的第一次，嗯？”他伸手解开我盘着的发髻，这是只有丈夫才有的权利。他解开自己的发辫，将我们两人的头发束在一起。“侬既剪云鬟．郎亦分丝发。觅向无人处，绾作同心结。”

我点头，泪水顺着我的动作掉了出来。无论是怎样的我，在他心里都是完美纯洁的。

完美的第一次……

胤祯，不爱你真的好难……

第四十二章

我注意着胤祯的表情，轻缓地拿开他缠在我腰上的手，他不安地皱了皱眉头，转身继续睡觉。

赤脚踩在地上，我的腿有些酸软，二十四岁的身体本就是需索无度的。我披散着长发，随手拣了地上一件衣服穿在赤裸的身上。

刚想起来的一件事情，我不想等到第二天睡醒再做。在一堆衣服中我找到我当初给胤祯的那个荷包。

打开袋子，我取出我的发束，随之滑出的还有一张纸。我看了沉睡的胤祯，最终还是决定打开。

《七夕处暑》——

天上双星合，人间处暑秋。

稿成今夕会，泪洒隅年愁。

梧叶风吹落，璇霄火正流。

将陈瓜叶宴，指影拜牵牛。

这是一首诗。言辞中的悲伤让我还未看完就泪眼迷蒙，泪水滴落，模糊了字上的字，我忙擦干。

这是我被送入雍亲王府之后他写的。同样是关于“七夕”的诗，胤祯的这一首却让我心疼不已。

我站起身，快步走到书桌前，提笔在那张纸上写上了“交丝结龙凤，镂彩结云霞。一寸同心缕，百年长命花。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移”。

拿着剪子剪下了胤祯的一缕头发，我坐在床边仔细地编着同心结。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是嫌我还不够努力？”温热的胸膛贴上我的背，我被胤祯从身后抱住。

“别闹。”我把他的头推离我的颈项，制止住他舔吻的动作。

“在做什么？”胤祯无奈地停手。他单手搂紧我的腰，下巴支在我的肩上。

“我刚才剪了你一束头发。”我转头朝他笑笑。“现在在编同心结。”

“这个可以明天再做，半夜起来多冷，而且你居然还让你的夫婿独自躺在床上。”胤祯抱怨。

“快好了。”我轻吻他的脸颊。

“呼……”胤祯假装失望地叹气。他随手拿起我压在荷包下的纸张，随便瞥了一眼之后，他搂在我腰上的手就紧了起来。

“好了！”我扬扬编好的发髻。见他目光深沉地看着我，我微微一笑，抽出他手里的纸折叠好，和用我们的头发编的同心结一起重新放入荷包中。

“一寸同心缕，百年长命花。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移。”胤祯重复着我那后四句诗。

“收好。”我把荷包重新塞入他手中。“保管好哦，一辈子不许弄丢！”

“就算把我自己弄丢了也不能把它弄丢啊！”胤祯把荷包放在枕头旁边，然后把我拉入被窝。“你穿我的衣服真好看。”

“我随便拣的。”我身上罩着胤祯宽大的里衣。

“不过现在还是脱掉吧。”胤祯贼笑着向我伸出了手。“你看，你二十岁，我二十四岁，咱们都还处在需索无度的年龄呢。”

“是你吧！”这个小兔崽子，每次自己想什么都 一块儿把别人拉下水。

“是我。知我者若惜也。”胤祯说着，整个人便已翻身压住我。

……

天才蒙亮，我和胤祯便坐上了回紫禁城的马车。

“今天把你送回去，下次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这么抱着你了。”胤祯让我看在他怀里。“要不，我们……”

“停！”我拉住他又开始不安分的手。“胤祯，我好累。”

“这是听过最好听的赞美。”他咧嘴笑。

“回去得找领子最高的衣服穿上。”不知道某人是不是故意的，在我脖子上留下了好多很容易被人发现的“好东西”。

“同上。”

“不正经！”我娇嗔。

“若惜。”胤祯抱住我，身体开始左右摇晃。“我曾经答应了你，等我们完婚，我就向皇阿玛告假，带你出去玩上一年半载的。可是现在……”

“现在很好了。”我抱住他的手。“胤祯，我现在已经幸福地飘飘欲仙了。而且弘历还小，丢下他跑出去玩上一年半载我会舍不得他啦。”

“以后补给你。”胤祯重重地吻了一下我的脸颊。

“嗯。”我微笑着点头。

“爷，到了。”马车停了下来。

“唔……我真不想活了……”胤祯紧紧抱住我。“我该缠着你让你三天三夜不能下床的！为什么我现在就要放你回去。”他孩子气地耍着赖。

我好笑地拍拍他的背。“来日方长嘛。”

“来日好长！”胤祯不让我下马车。

我转头亲了一下他的脸颊。

“不带你这么敷衍的。”胤祯不满意。

我无奈地从他怀里起来，转身面对他。“真是个被宠坏的孩子。”我学着他吻我的样子，用舌尖轻轻勾勒着他的唇型。胤祯好似就打算享受我主动的乐趣了，他舒适地靠在马车壁上，闭眼任我“蹂躏”。

我换住他的脖子，吻得煽情。我是个好学生不是吗？因为老师好像有些按耐不住了。当我还得意洋洋地想笑的时候，胤祯已经把主动权夺了回去。他娴熟的技巧，我瞬间就瘫软在他怀里。

“胤祯！”我按住他早就伸进衣内的手。现代我没有玩过“车震”，在古代我可没有勇气在宫门口上演一场“马车震”。总之，现在不是擦枪走火的好时机。

胤祯靠在我身上低声诅咒了几声。待他平缓下了心绪，他叹气着帮我整理好了衣襟。“若惜，这种感觉真不好。”

我浅笑。

“我决定了！”

“什么？”

“我决定每两天把你偷出来一次！”

“……”我的脸顿时黑了一半。他是精虫冲脑了还是如何？两天偷出来一次，若是东窗事发，有我们受的！

++++++++++++++++++++++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康熙最终定下了对赋役制度的改革措施。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数为准，此后溢出之丁不再承担丁役。

二月二十九，康熙帝向大学士、九卿等宣布将丁银税额固定、不再增收的主张，准备命令各省督抚将现行钱粮册内有名丁数永远作为定额，不再增减。对以后新生入丁（即“盛世滋生人丁”）不征钱粮；而丁银并不按丁计算，丁多人户也只交纳一丁钱粮。

经大学士、九卿等议定，此后编审人丁依照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新增者永不加征赋税。

这便是著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而此项改革实际上为后来雍正朝实行的“摊丁入地”奠定了基础。

此诏曰：“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嗣后滋生户口，毋庸更出丁钱，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

八月，康熙秘密南下巡视。这次他只带了几个亲近大臣与三阿哥诚亲王、四阿哥雍亲王。

康熙特地留到弘历周岁之后才动身南下。

八月十三日，我和巧心给弘历梳洗穿戴，然后换上新衣新帽新鞋袜，开始祭拜祖先，告诉祖先宝宝满一岁的讯息，祈求宝宝能健康成长。然后我们在乾清宫最宽敞的房间的中间并列放上了两张方桌，将准备好的纸、笔、书、算盘和纸制生产工具等12件抓周物品呈半弧形摆在桌的一端，抓桌上的12件抓周乐。

弘历在桌子上爬了几圈，就是不抓任何东西。

“宝宝，到妈咪这里来！”我指着桌子上的笔，一直哄弘历过来。

“小主子，快点过来啊。”巧心指着书本。

怎么样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

“弘历，到皇爷爷这里来。”康熙向李德全使了个眼色，大清的玉玺居然被摆在了桌子上。

“皇阿玛！”我惊恐地想阻止。

“若惜，弘历在抓周。”康熙语气温和但却不容我拒绝。

弘历坐在桌子中间，露着四颗小门牙笑得灿烂。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迈着生嫩的步子缓缓往康熙走去。“爷爷……爷……爷……”

“乖，到皇爷爷这里来。”康熙缓缓露出笑容。

弘历一屁股坐在康熙面前，手不知何时已经抓在玉玺上。

“好小子！”康熙开心地大笑。

事后，我吩咐小全子和巧心不能透露今天抓周的任何细节，只能说弘历抓了书本。可是康熙自己却说皇孙抓周抓了玉玺……

弘历抓完周后的第二天，康熙便南下了。

康熙刚走没多久，“一痕沙”的探子便探到了让我心惊的消息。

要事发了吗?

我坐在乾清宫中，不安地来回走着。

“格格！”小全子急急忙忙地从外面跑了进来。

“怎么样了？”我停住脚步，转身。我让他出宫去“一痕沙”拿我要的消息。

“欧阳公子说，太子府中这几日来了好多些奇怪的人，而且，此刻太子正带着这些人往宫里来。”

“巧心！”没等小全子的话全部说完，我就急着转头找人。“带弘历去皇太后那里，让皇太后关紧宫门，我没让你们开门就死都不要开。”首先我要保证我儿子的安全，皇太子再大逆不道也不敢对皇太后乱来。

“是。”巧心虽然不明白我为何如此，但还是带着几个太监，抱着弘历匆忙离开。

“把这封信送出宫去，让欧阳屈八百里加急亲自送去南方给皇上。”我把一封早就已经写好的信交给小全子。“再去找十四爷，让他……带兵入宫，让他静观其变，不要打草惊蛇。”

……

我闭眼盘腿坐在御书房的炕上。

炕上的小桌子上，热水在小炉子上安静地烧着，炉子旁边摆着一套功夫茶茶具。

“嘭”地一声，门被人推开。

我睁开眼，看向来人。

看到我坐在里面，皇太子显然一愣。不过他马上反映过来。“你在这里干什么？”

“来阻止你。”我平静地对答。

“哦？”皇太子挑高了眉毛。“那你以为我又想做什么你必须要阻止的事情？”他坐到桌子的另一边。

“掉脑袋的事情。”

“……”皇太子转头看我。“你的确很聪明，难怪皇阿玛那么喜欢你。”

“如果你现在收手，我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康熙不在，我手中没有任何实质权力，现在宫中的局势不是光靠我一点小聪明就能搞定的。如果能拖延时间等康熙回来，那自是最好的结果。

皇太子闷笑。他指指御案前的那张椅子。“这张椅子现在就在我面前，你让我把它推远？”

“皇阿玛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

“他现在在南方，只要我在他回来之前掌控住京里的局势，到时候逼他退位如同探囊取物。”

说得如此轻巧！他康熙要是这么容易被摆平，就不是千古一帝康熙了！“你当真不愿收手？”炉子上的热水此刻沸腾起来。

皇太子看了一眼热水，“绝不。”

我看了一眼站在御书房门口的那些三教九流的人。“你想凭借这些人赢皇阿玛身边那些能人？”

“想跟我拖时间吗？”皇太子看着我。“我不会给你机会出去通风报信的。”

我要拖住他！三天！只要三天！等康熙赶回来！

还有胤祯！没有任何理由就让他带兵进宫，他会听我的吗？

“太子爷！各宫都已经被我们的人马控制住，除了太后的寝宫。”一个看似江湖人物的男子进来。

“那里就算了！一个老妇人能干什么。”皇太子挥挥手。

我真想提醒他一个老妇人能干些什么。想想孝庄！那是他也曾见过的女人，难道他就轻易忘记了她是如何手掌乾坤的了？当然，我死都不会真的开口提醒他的。

“你想要她？”那个人看我的眼神引起了皇太子的注意。

我也转头看向那个人。他直勾勾的看着我，眼神中有着贪婪的欲念。

“是，太子爷！”那个人大声地回答他。

“你可真不简单。”皇太子单手托起我的下巴。“若不是从小就讨厌你，我想我也会想要你。”他转头看向那个男人。“她可是我父皇最疼爱的格格，多少阿哥为了她茶饭不思，甚至反目成仇啊。”

我皱眉看着皇太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常半夜出宫干什么去了。怎么，十四伺候的你很舒服？你跟十四那一点破事儿，真以为能瞒得住谁吗？”

我从来没想过要瞒谁，更没想过昭告全天下的意思。

“只要你尽心尽力，这个女人，我送给你。”皇太子对那个男人说。

“谢太子爷！”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我冷笑地看着他。

“就凭你？”

“就凭我。”

……

“若惜。”极小声的呼唤，我立刻睁开眼。他来了！我长舒了一口气。“嘘——”胤祯对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太子他难道想篡位？”

“他想逼皇阿玛退位于他。”

“我带你出去。”

“不。”我拒绝他。“胤祯，把他们围起来。”

“已经全部安排好了，只等把你带出去，我的人就冲进来了。”胤祯在我耳边解释。

“等。”现在还不是时机。

“等？”

“必须等皇阿玛回来我们才能动手。他怎么说都还是皇太子，他可以篡位，但我们不能以下犯上，所以，我们要等皇阿玛回来。”

“好，但是你先跟我出去。”

“不行，我在这里他才不会不安。”我若是突然不见了，皇太子一定会警觉起来。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胤祯不妥协。

“我暂时不会有危险。”他现在还不敢杀我。

“我听说他要把你送给他的手下。”胤祯脸色不太好。

原来这么急着把我救出去是怕我被别人霸占了啊。我笑着依偎进胤祯怀中。“那是他承诺事成之后的事情了。”

“跟我走。”

“还不能走。”我轻轻抚摸着胤祯的背，希望他能放松下来。“我保证我会毫发无伤好不好？”

“你保证？”

“我保证。”为了安抚他，我主动凑上前吻他。

第四十三章

我沉默地在御书房坐了三天三夜，其间皇太子的部下寸步不离地守在门外。我不知道他究竟打算怎么做，但是从胤礽铁青的脸色来看，他似乎已经知道了康熙回程的消息。

“没想到这样关着你你还是有办法传信出去。”

“你怎么知道是我了？”我随手翻阅着触手可及的书本。

“除了你还会有谁！”他恨恨得夺走了我手里的书。

“我一直都在你的人的监视下不是吗？”

胤礽单手捏住我的下巴。“美丽的女人果然是好办事，只要张开大腿，男人就为你肝脑涂地了。不知道是你太厉害还是我的那个十四弟太笨，居然被你如此玩弄于鼓掌之间。现在他的人把乾清宫围了个遍，你现在得意了？”

我用力挣开他的钳制。“我怎么得意地起来，若是你被擒，我可是要先丧命给你当垫背的。”

“知道就好！让十四的人都撤出去！”

“胤祯效忠的是皇阿玛，保的是大清的江山，我能指示他什么。”我淡淡地拒绝。

“就你最能指使他！你是他的女人，他不会眼睁睁地看你死！”

“他的女人在他的府里养着呢。”

“……”胤礽死死地瞪着我。“你不想自己的命了？”

“我不会死。”

“那你连你儿子的命都不要了？”

他说什么！我快速转头看着他。

“终于有点反应了。”胤礽冷笑。“你以为你把弘历那个小杂种送到太后那里去就没事了？我的人现在正在去慈宁宫的路上。”

呼——

我还以为他有多高杆，原来是现在才想到的。他以为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是笨蛋吗？他能想到弘历，胤祯就想不到了？

看着我又平静下来的眼睛，胤礽气不打一处来。“我现在就杀了你，看你……”

“那也得我同意。”胤祯的声音在皇太子身后冷冷地响起。

“砰”地一声重物落地，胤祯扔开宋窑花瓶，假装拍了拍手上的灰尘。他挑眉走到我面前，单手勾起我的下巴。“女人，他都说要杀了你了，你还一点都不紧张？”

谁说我不紧张？刚才那一刻我紧张地要命！可是还没来得及表现出来胤祯就出现了，害我愣是把惊恐吞回肚子，而且还不能丝毫表现出来。恩……太丢面子了！

“我知道你不会让我死的。”我挥开他的手，上前一步紧紧地搂住他的腰。“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你看，你这不是来了吗？”我在他怀里抬起头，奖励似地亲了一下他刚毅的下巴。

“嘴巴是蜜里沾过了？”胤祯大笑。他看穿了我的逞强，却不点破我。

“是啊。特地用上好的蜜糖泡过，准备晚上给你好好品尝的。”我顺着他的话。

“我救了你，你以身相许？”胤祯挑眉。

“不是早就许给你了吗？”我假装不解地看着他。

“若惜，如果不是地点不对，我一定把你压倒狠狠爱你一番。”胤祯重重亲吻了下我的唇。“皇阿玛已经到了宫门口，咱们出去吧。”

……

“你就这么想当这个皇帝？你害怕朕百年之后这个皇位不是你的吗？”康熙厉声质问被绑跪在地上的皇太子。

“皇阿玛真的会把皇位传给儿臣吗？”皇太子反问。

“反了你！”康熙把随手抓到的东西狠狠砸向皇太子。“朕不把皇位你，你就篡位？若是你的兄弟都像你这样，朕不是要死上千百回了！”

“……”皇太子低头不语。

康熙阴狠的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

三日后，康熙下诏再废皇太子，将其禁固在咸安宫内。他对其党羽恨之入骨、严厉惩罚。康熙下令将尚书齐世武“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将死于狱中的步军统领托合齐锉尸焚烧……

整件事情完全不关十三什么事情，但是令我不解的是，康熙居然将十三一起圈禁了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难道有我忽略了的细节吗？

等等！胤祯！

我忙着和皇太子周旋，忘记了皇八子党也是虎视眈眈地躲在一旁观察着的。皇太子谋位被废，他们怎么可能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打击敌手！

可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与太子一起闯进宫的一群人当中，有几个曾与十三哥来往密切。”胤祯主动帮我解开疑惑，他用手指梳通我散在他身上的长发。

这件事情对于康熙眼中已经是极其严重的谋朝篡位了，所以他定不会放过任何与之有关的人，尤其是皇子。

“……”我支起头看着胤祯。

胤祯把我按回他的胸膛。“若惜，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有一下没一下地圈着他光裸胸膛上的头发。十三自从上次被圈禁之后处事一直很小心谨慎，他甚至已经低调到与雍亲王一般隐居在府中了，加上我的一些有意的提点，他根本不可能犯下这样的错误。唯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那些人是你们安排进去的。”与皇太子一起进宫的根本就没有这几个人，指证胤祥的那几个人，是后来被安排进去的！

“若惜，你能不能不要那么聪明？”胤祯无奈地搂紧我。

“……”

见我一直沉默，胤祯不安地坐起身来。

“干什么！”我也被迫坐了起来。

“你生我的气了？”他小心翼翼地问我。

我摇头。这是胤祥该有的劫数，我挡不住。既然现在已经来了，我只能事后想办法让他在这十年间不要那么辛苦。“夺嫡大战本就是胜者为王，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你们不直接让那些人指证雍亲王？他对你们的威胁比胤祥大不是吗？”

胤祯给了我一个“你以为我不想啊”的表情。“有弘历在，皇阿玛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我儿子变成免死金牌了？他们……我眯眼看着胤祯。

“不许你怀疑我！”胤祯一把将我压在身下。“我绝对不会让他们碰弘历和你的！绝对不会！”

“胤祯……”我无奈。这个人，一面气愤，一面又还可以……“胤祯，今晚你已经要了很多回了，我累了，想休息了。”我想推开他已经明显变化了的身体。

“可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看着我。

“自己解决。”

“多不健康啊。”胤祯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纵欲才不健康！”

“我正值壮年，这个年龄需求大一点是很正常的啊。”他口中在与我商量，可是手却已经固定住了我的身子。“你还是赶快榨干我吧，这样我就不会去找你以外的女人了！”

“你爱找不找。”

“……”

完了！说错话了！当我开口想讨饶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漫天大火，那晚，我几乎被某人拆个彻底。

……

十一月，康熙以复废太子告庙，并宣示天下。

这次废太子，康熙显得从容不迫，之所以这么说他，是想到了上次废太子时的情景。康熙真的做好准备了，而他对这个儿子也真的彻底死心了。

这次胤祯带兵进宫遏制了太子的计谋，最后更将其党羽一网成擒，康熙对此十分满意。很显然地，胤祯因为此次的事件而被重用了。康熙把拘禁几位皇子以及清除党羽的重任全部交给了胤祯，几乎让他全权负责这件事情。

皇八子党算是春风得意了。皇太子的冲动行为不仅让皇太子党全军覆没，他们还借机让皇四子党元气大伤。这几日我瞧着九阿哥他们走起路来都生风了。

++++++++++++++

我料准了事发之后她会来找我，但是却没料到自己会被眼泪淹没掉，也没有想到她会把胤祯的福晋完颜氏也一起拉过来。兆佳氏她究竟意欲何为?

“别再哭了！”我头疼地揉揉眉心。这个女人，一个时辰前来找我，一个时辰后竟还是一句话未说，只是使劲地哭。

“格格，你救救我家爷吧。”她哽咽。

“我只是个未婚生子的淫妇，皇上怎么会听我这样的人的话呢？”这是当初从兆佳氏口中传出来的话语，今天我一字不漏地还给她。

她一僵。“格格，我错了，您大人不记小人过，请您看在您和我家爷以往的情分上救救他吧。养蜂夹道真的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我们都是皇上的下人，他决定了的事情谁敢说个‘不’字。”

“我家爷是冤枉的！那些太子的人，爷根本就不认识。”

“是冤了，可是冤得合情合理。”我站起身。“皇上也相信胤祥冤了，可是没有人能证明他被冤。若人人都说自己被冤而免于刑罚，那国法何在？”

“可是爷他……”

“其实你不用来这里求我，我并不想见到你。胤祥那边不用任何人说我都会先打点好，他在养蜂夹道吃不了什么苦，若讲失了自由，那也是没法子的事情，谁让这次的事情触了皇上的大禁忌。”坐在一边的完颜氏一直安静地看着我。

“可是你不能任由爷在里面受苦自己却在外面逍遥快活啊！”兆佳氏情急之下口不择言。

逍遥快活？她现在又希望我和胤祥纠缠不清了？我冷笑。“若你是怕胤祥在里头没有人帮着照顾生活起居，那你放心，我会求皇阿玛把你送进去。”

兆佳氏一下子白了脸色。“我……我现在有身孕……我……”

“哪有那样的道理？犯了大忌讳还想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还想继续陪着你在府里享受？”我说中的兆佳氏的心事。“若是你以为我连这个都能替你办成，那你也真是太看得起我，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孩子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接着说。“我会求皇阿玛让你生产完再进去的。府里你也不用担心，有侧福晋几人看着，你也不必担心会停奉，我会安排。”

我不喜欢兆佳氏，但是胤祥现在宠她，可见在胤祥面前她是有可人的一面的。十年的拘禁，希望这个在胤祥面前表现可人的女人能陪他一起度过，希望这样日子可以短一些……

养蜂夹道那边，我也派了几个利索的奴才过去，还让“一痕沙”北京部的人每月送银子和生活用品过去。我已经让他们按照胤祥平日的喜好打点了，除了没有自由之外，其他基本上和以往的生活没有变化。

可是真正折磨胤祥的确恰恰是没有自由……

拘禁皇子的事情是交给胤祯的，所以写些事情我都能瞒着康熙偷偷完成。而胤祯那边，哀求几下、边的几句软语，这并不是什么事关夺嫡成败的大事，而且陷害了胤祥，他心中本就有些不安，于是这事胤祯也便干脆地应了下来。

胤祥，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接下来的，要看你自己了……

陪着脸色苍白的兆佳氏离开，没过半晌完颜氏竟又只身回来了。

她……是想跟我讲胤祯的事情！与曾经兆佳氏找我的感觉不同，这次就像原配找到了丈夫宠爱的二奶一般，我第一次忐忑起来。

我装做若无其事地品着冲泡好的功夫茶。

“我都忘了府里的女人有多久没见到爷了。”完颜氏低头轻声呢喃着，她的声音很好听。“去年年关开始，他每隔几天就会彻夜不归一次，就算回来，也只是呆在自己的院子里，爷冷落了所有人。”

我静静地喝着茶，等着她接下来的话。

“格格住在宫中，见到爷的机会比我们多，请您……”她顿住，没有再说一句话。

她向我讨人来了。这个女人比兆佳氏聪明，她知道用哀兵政策，我一向不软不吃硬，这种方式反倒让我不安起来。

“这是你们的家务事，我怎么管得了呢？”可是我不想帮她！在这一点上，我和所有女人一样都是自私的。我不会去干涉胤祯在家里会去睡哪个女人，我不想去知道这些事情，我只要呆在他身边就好，因为我会很在意很在意。可是如果胤祯除了我没有其他任何女人，我也绝对不会劝他说，你不能都冷落了你的女人们，你还是要找时间回去睡她们。我不会！

“格格……”完颜氏欲言又止。“其实我们都知道爷爱的是格格你。爷他……就算在宠幸我们，”她的面色有一些难堪。“嘴里喊的也一定是格格的名字。”

STOP！我脑子里已经出现画面了！我尴尬地端起茶杯掩饰脸红。

“格格您该知道，爷他只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自四十六年开始，爷就再也没有子嗣降生了，这对皇子来说……”

又是关于子嗣的问题！我皱眉。“福晋，你对我说这个好像不太合适。”

“那我就直说了。”见旁敲侧击想让我松口都不行，完颜氏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爷彻夜不归是因为和格格在一起，但是这是也的自由，爷得偿心中所愿我也很替爷开心，但是……”

“四十六年到五十一年之间的五年我并没有和胤祯像现在这样在一起，那五年你们干什么去了？”把没有子嗣的责任加在我头上，我可不担！

我一句话让完颜氏把准备好的所有的话全部吞进了肚子里。

事后，胤祯不知道听何人说起完颜氏来找过我的事情，好像回家大发了一顿脾气。

原本我想自己跟他说，就是不想他回家乱发脾气的。不过算了，反正我在很多人眼里都已经是魅惑她们丈夫的狐狸精了，再多一条罪

名也没有关系。

就是胤祯，他好似怕我生气一般，陪笑着讨好了我好多天。如果是在现代，我敢肯定胤祯他是个“妻管严”！

第四十四章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康熙六旬万寿节，举行千叟宴，此为千叟宴之创始。早在去年四月康熙就诏明年六旬万寿，开恩科，二月特行乡试，八月会试。

同月皇二十二子胤祐生，母为庶妃赫图氏。弘历有了一个比自己还小一岁半的皇叔。

“妈咪……”弘历坐在我腿上，小小的手根本拿不住整本书。

“宝宝想学习？”我亲亲他肉肉的脸颊，这细致温和的触感是我的最爱。

“妈咪，书书。”

“书在这里啊。”我握住他的手。

“书书！”弘历歪头再说了一次。

“宝宝，妈咪知道……”

“呵呵……”身后传来一阵笑声。

我转头。原来是胤祯。怪不得弘历老是“书”个不停。“我还以为宝宝要书呢，原来是说你这个叔叔啊。”

“不就是我这个叔叔咯。”胤祯上前把我圈在怀里。“弘历想我，你这个额娘该是更想我了吧？”

“这是在宫里呢。”我闪开。

“又有什么关系。”胤祯不悦地收回手。“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了，还有什么好避讳的。”

我浅笑，摇头。

气温舒适的午后，我微笑着看着胤祯逗弄弘历的样子。这该会是我生命中最平静幸福的几年了。

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废太子胤礽以矾水作书，嘱大臣普奇推举自己为大将军，后事发，普奇获罪。

雍亲王淡出权利的争斗冷眼旁观，而康熙一直在极力打压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皇太子党打压了一回，当然就立马轮到皇八子党了，是年，康熙下令停给皇八子胤禩爵俸。

康熙五十五年，我有了必须要离开的理由。

我怀孕了。

这件事情让我又喜又忧。喜的是，我和胤祯终于有了属于我们的孩子，忧的是，我们该拿这个孩子怎么办。

我是拼了命都要把他生下来的。可是……此时正处于众皇子夺嫡的关键时期，这个孩子……

所以我必须要先离开一段时间。

按现代的计算方法，弘历此时已经六岁，我真舍不得离开他那么久！

十一月，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祸乱西藏。这个我的离开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理由。我告诉康熙我要亲自去四川盯着。而早年被准噶尔部弄得十分头疼的康熙想都不想就答应了我。

“妈咪，你要离开很久吗？”弘历坐在书桌前写字，写到一半转过头来问我。

我放下手里的东西，坐到他身边。“妈咪要去一段时间。”肚子里的孩子现在已经四个月大，再过几天就快藏不住了，所以我必须要尽早离开。“宝宝会想妈咪吗？”

弘历点头。“我会好好跟着皇爷爷学写字，跟十四叔学骑射的。”

“乖宝宝！”我亲亲弘历的脸颊。

“别！”他不高兴地推开我。“妈咪，我已经六岁了，你不要再叫我宝宝了！”

“就算你六十岁，你还是妈咪的宝宝！”

弘历的成熟是异于其他孩子的，也许这跟长期养在康熙身边有关。他对于我和胤祯还有他阿玛的事情好想很能理解的样子。他从不曾问我，为什么他不能呆在他阿玛身边，为什么我和胤祯在一起。

许是父子天性。弘历和胤禛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父子俩却异常亲密。

而他也很亲胤祯，这让我吊着的心稍稍安稳了下来。将来胤禛继位，若我不幸已经走了，至少还有弘历可以帮着我保护胤祯。

“妈咪，你不在的时候，我可以偶尔去圆明园吗？”弘历抬头问我。“我想妈咪的时候，去看看年氏就可以了。”

康熙五十三年，年氏入四爷府，因为专宠很了长一段时间而被众人知晓。我一直以为年氏受宠和她的兄长年羹尧有一点关系，但大部分还是她本人得到了雍正的喜爱。但当我见到这位历史上有名的年妃的时候，我真的吓了一跳。

那是在康熙的一次家宴上。我看着那张与我五分相像的脸，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而她见到我也着实愣了好久，但回过神来之后便红了眼眶。

“好。”我摸摸弘历的头。

“妈咪。”

“嗯？”

“妈咪肚子里的宝宝是十四叔的吗？”

我僵住。弘历他怎么会知道？

“我很高兴我有了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妈咪。”弘历仰头亲亲我。“妈咪要离开是为了保护小宝宝吗？妈咪放心，等我长大了，一定会帮妈咪一起保护他的！”

我惊讶之余只能紧紧地抱住弘历。他，是上天赐予我的最美丽的礼物。

“宝宝，妈咪会很想很想很想很想你的！”

……

“我真不想让你和孩子离我那么远，若惜，我想看着他出生……”胤祯抱着我耍着小性子。这个已经三十岁了的大男人，在我身边仍旧想个小孩子一般。

我怀孕，最欣喜若狂的莫过于胤祯，但是想到要和我分开那么久，他又郁闷了起来。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拉着他的手覆在我微微突起的肚子上。“他的到来让我们期待了五年，胤祯，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

“臭小孩！居然害阿玛要和你额娘分开那么长的时间。”胤祯孩子气地拍了我的肚子一下，力道却极其轻微。

“你还是可以来看我，反正偷跑出京你不是第一次干了。”我取笑他。

“可是不能一直呆在你身边，一直看着孩子长大，一起和你分享孩子在你肚子里慢慢成长一切啊，若惜，我多想参与整个过程。”

“那……我们就像以前那样，一直写信好不好？我把每天做了什么，孩子怎么样了都写信告诉你，你也把你一天做了什么，弘历做了什么都告诉我。嗯？”我建议着。

“你敢不写看看！”

“干嘛这么凶。”

“那个……”胤祯一下子软了下来。“我舍不得你嘛！”

分别总是这样难受。

我在北京的分部一直呆到陪胤祯过完年才启程去四川。离开时，我的肚子已经五个多月了。

++++++++++

匡政对我的到来是极其小心翼翼的，因为事隔六年，他再次看见了我大肚子的模样。

欧阳屈也从苏州屁颠屁颠地赶来。

这……我生个孩子他们着什么急啊！

关于西藏的消息不断地传来，不断地送往京城。

四月下旬，胤祯居然真的跑到四川来。

“你……”我皱眉看着他。不会又是偷跑出来的吧？我实在没有勇气再开口问他一次这么残忍的问题。

“不是，皇阿玛让我到四川来看看情况，没看见我是穿着官服过来的。”胤祯摸着明明才八个多月但却大得离奇的肚子。“你也真是的，去苏州也成，去济南也成，居然哪里乱就往哪里跑。”他抱怨我。

我傻笑。那是我从来不敢碰触的秘密，我连想都不敢去想的噩梦！

“不过也幸亏你跑到这边来了，要不我还真怕我会偷溜到苏州或者济南去。”胤祯大笑。见到我让他的心情非常好。

……

半夜，我被下腹一阵阵的抽疼弄醒。不会胤祯刚来我就要生了吧？天！难道要早产！

我紧张地推了推睡在我身边的胤祯。

“怎么了？”胤祯立刻清醒过来。

“我……”我皱眉。“好像要生了！”

“生？”胤祯差点晕到。“不是还没足月吗？怎么会生？”

“少废话！快让人去叫稳婆！”

“哦！哦！”胤祯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往门口跑去。没过过久，整个“一痕沙”都闹腾了起来。

是早产？这样的认知让我恐慌起来。明明生弘历的时候一切都顺利的，为什么到了第二胎反而出现这样的情况？

“胤祯……”我下意识地抬头寻找胤祯的身影。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让我的世界天昏地转起来。

“十四爷！主子找十四爷！”匡政拨过来伺候我的侍女大喊起来。

“爷，这女人生产的血房不吉利，大老爷儿们的就不要进去了！”好像是稳婆挡住了胤祯。

“滚开！爷我也是从这样的血房里生出来的！”胤祯在外面大喊，声音焦虑。

“这……”

“闪开啦！”胤祯急切的脚步声快速靠近。“若惜。”下一秒，我的手被一双带着薄茧的手紧紧包裹在手心。

“胤祯……”我努力睁开眼，“我好害怕……”

“乖，不用怕，我在这里。”胤祯俯身亲吻我汗湿的前额。

“才八个月多一点点，孩子会不会有事啊？”我带着哭音问他。这是我到这个世界以来最脆弱的一刻了！我庆幸这一刻，有他可以陪在我身边让我依靠。

“不会的，你和孩子都不会有事的。”胤祯摸摸我的头。可是从他握着我的手我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他也在颤抖。

“万一要是有什么，要孩子知道吗？”我叮嘱他。

胤祯坚决地摇头。“若惜，如果你不想我也有意外的话，就千万不要有万一。”他贴在我耳边，很轻很轻地说。

顿时泪雾弥漫了我的眼。我点头。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都挤在这里算怎么回事？还不让我看着孕妇！”稳婆在胤祯身后无奈地直跺脚。“夫人的肚子这么大，摆明了是有一双孩子在里头，这八个多月，已经很足够啦！”

胤祯眼中还是担忧，但是下巴却因为惊讶差点掉下来。“一双？”他转头不确定地看向稳婆。

“你见过单个孩子长这么大的吗？”稳婆没好气地反问他。

“若惜！她说你不会有事！”

天哪！摆了个大乌龙！我们两个在这里搞生离死别，可是根本就一点事情都没有的说！脸从紫禁城丢到四川来了！

阵痛开始规律密集起来。知道并不是早产，我的心开始安定了下来。之前生弘历已经生出经验来了，所以我不害怕了。

“若惜！”知道有两个，胤祯似乎更加紧张了。

“两个也是生。怀八个月生两个，我们赚了啦。”我反过来安慰他。“胤祯，我没事了，你出去好不好？”

“不……”

“我告诉你哦，听说……”我贴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真的吗？”胤祯不相信地看着我。

“你可以留下来试试看看啊。”

“……”胤祯看着我许久。“好吧，为了你下半生的幸福，我出去。”像是做了什么重大决定一般，他亲亲我的额头，转身像机器人那样极其僵硬地走了出去。

问我跟他说了什么？呵呵，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

这次的分娩过程并不很长，半个时辰不到我便顺利地把两个孩子都生下来了。

“让我看看孩子。”一觉醒来，除了身体的伤口还疼痛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不适了。

胤祯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怎么了？”不祥的预感袭上我的心头。

“大夫说，老大的状况不大好……”胤祯满眼哀伤。他是从我醒来后才进屋的，我以为他一直守在我床头，可是他没有。难道……

“孩子呢？”我颤抖着声音问他。

胤祯转身，亲自去隔壁房间把孩子抱了来。

“跟我们的期待一样，是两个女孩儿。”胤祯手中抱着一个瘦小的孩子。在我的印象中，刚出生的孩子都应该是像弘历那样子胖胖的、

强壮的，可是眼前这个孩子让我无端地害怕起来。

胤祯轻巧地把我扶起来，让我靠在他的胸膛上，然后把老大放在我怀里。“大夫说，老二十分健康，可是老大……”

双胞胎的孩子，自然产的话，老大是被压在下面的孩子，在母体中摄取到的营养比较少，身体自然比较弱。

孩子的面色是青紫的。我抱着她小小的身子，泪眼顿时涌了上来。“宝宝，对不起，是妈咪没有照顾好你……”我贴在孩子的耳边轻声说些，希望可以借此给她一些力量。

胤祯亲吻我的发际，无声地将力量传递给我。

“胤祯，给女儿起个名字吧。”我轻轻拍着孩子的襁褓。

“早就起好了。咱们的第一个女儿叫念若，第二个叫念惜，第三个叫忆若，第四个叫忆惜……”

“哪有人想你这么起名字的。”

“就这么起。”胤祯的双手越过我腰的两侧，握住孩子的手。“她是我们的大女儿，叫念若，小名长生。”

长生……一听就是临时起的名字，而且更像男孩子的。念若，我们的女儿！长生……长生……这是爸爸对你的期望，你听见了吗?

整夜，我都靠在胤祯的怀里，我们的怀里睡着我们的大女儿。

长生虽然虚弱，但是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这让我和胤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胤祯是断不肯早日回京的，所以我只能让自己赶快复原。

坐完月子，调整好身子，出发回京的时候已经是六月份。

念若和念惜我们放在欧阳屈几个月前在北京购置的宅子里养着。我们舍不得把她们送远，却也不敢带在身边，只能隔几日偷偷过来瞧一下。

我回京，最开心莫过于弘历了。小家伙我进半年没有见着他，长了许多。

“妈咪，我想你可想坏了！”弘历赖在我怀里，任巧心怎么劝都不肯下来。

“今晚让他跟着我，你们早些歇息去吧。”我也不愿意放开弘历。两个女儿在宫外，我能守着的就只有他了。

“妈咪，我是有弟弟了还是有妹妹了？”等所有人都离开，弘历才偷偷开口问我。

“宝宝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我在四川的时候，弘历是有写信给我的。六岁的孩子稚嫩的笔触每每给我带来感动。他在想念我，字里行间我都能读出来，可是我却不能回到他身边，收到弘历的信的时候是我最开心、也是最心酸的时刻。“宝宝，妈咪再也不离开你了好不好？”

“嗯！”弘历重重地点头。“年氏长得像妈咪，可是她和妈咪一点都不一样！”

我用力地抱抱弘历，但是并不想与他多谈关于圆明园里的任何人事。“宝宝，你多了两个妹妹，开心吗？”

“两个？为什么一下子多了两个？”

我脸一红，总不能回答他说“你十四叔耕耘地太勤快”吧！“因为她们都想来给宝宝做妹妹啊。”我回答他。

“真的吗？”弘历笑弯了眉眼。“那妈咪，为什么她们不到我们身边来呢？为什么她们不像我这样生活在皇爷爷身边呢？”

弘历接连两个问什么问得我几乎哑口无言。“因为……妈咪不能让别人知道妹妹们的存在。”

“如果别人知道了呢？”

“那样……妹妹们就不见了。”

“……会死吗？”弘历睁大了眼睛问我。权力争斗中心长大的孩子，想不敏感也不行！我不想让弘历这么小就接触这些东西，可是自小的耳濡目染是我怎么也避免不了的。

我点头。

弘历沉默了很久。“妈咪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提起妹妹们的，包括阿玛。”

我怜惜地抱住弘历。他和胤禛两父子之间是从来没有秘密的……

“我只和妈咪说，只和十四叔说，这样可以吗？”

“可以。”

“我一定要快些长大，等我长大了，就可以保护妈咪和妹妹了。”弘历拍着自己小男人的胸膛向我保证。

“妈咪相信宝宝，永远相信。”我亲吻他的额头。

“妈咪……让我见见妹妹吧……”展现了自己的“男子气概”后，弘历立刻很没种地抬头哀求我。孩子啊！呵呵……我最可爱的孩子们……

第四十五章

康熙五十六年七月，策旺阿拉布坦遣将侵扰西藏，杀拉藏汗，囚其所立达赖。

“朕南定三藩，东平台湾，北征准噶尔，现在轮到西边了。”康熙愁眉不展。什么时候开始，他原本已经复原的右手如今又不能动了。他靠着右手艰涩地批阅奏章，花在处理国事上的时间明显增多了……但是他不允许任何人将这件事情传出去。就连在四川的我，也是回来之后才知道。

“东南北都能拿下来，害怕一个小小的西边吗？”我将热茶放在他左手边。

“若惜认为西藏的问题能解决？”

“没有问题是解决不了的。皇阿玛，这比起当年三藩作乱、台湾郑氏自立割据为王，根本就不算什么了吧？”我笑着安慰他。

“是啊，朕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康熙叹气。“可是朕老了……”

“皇阿玛，西藏之事并不急。策旺阿拉布坦虽然杀了藏汗，但西藏千百年下来都是各地土司各自为政的，他们并没有连成一体，所以比起皇阿玛以前经历的那些，西藏的问题跟本就不是问题了。”

据“一痕沙”探子的回报，西藏那边的状况目前还是在掌控之中的，目前让我担心的事情是……

十一月，皇太后不豫，上省疾慈宁宫。

皇太后为清世祖顺治帝之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绰尔济之女，顺治废后之从侄女。顺治十年八月，原皇后被废，第二年五月现在的皇太后被聘为妃，六月被立为皇后。圣祖玄烨继位，她被尊为皇太后，居慈仁宫。圣祖奉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出巡皆随行侍奉。太皇太后病重，也朝夕相侍。

在我看来，在深宫中，最终能得善终的人物，皆是有智慧的人。皇太后，她就是大智若愚的一个典型代表。

康熙发布诏书，回顾自己的一生，阐述为君之难；并坦言自今春开始有头晕之症，形渐羸瘦。

十一月下半旬，康熙特召诸子诸卿详议立储大事。生老病死如此赤裸裸地摊在面前，这个从来不服输的康熙大帝，如今也不得不服老了。如今在他心里，立储成了萦绕在他心头的最重要的事情。

让人惊讶的是，到此时还有人提议再次复立胤礽为皇太子。

复立胤礽为皇太子是断不再可能的事情了。在立储朝议中有这样心思的大臣，康熙都命人把他们悄悄处理掉。

“若惜，你觉得二阿哥复立有希望吗？”胤祯抱着调皮的念惜。念若安静地躺在娃娃床里熟睡，弘历坐在床边轻轻摇着。

我摇头。

“那你觉得谁有希望？”

“谁都有希望。”

“若惜，你知道我想知道答案。如果皇阿玛心里的人不是我，我真的不会……”

我上前趴在胤祯背上。“皇阿玛现在真的还没有决定，至少我没有感觉到。”我捏捏他的耳垂。“不过有两个人是比较有希望的，至少皇阿玛现在偏爱。”

“我？”胤祯转头问我。

我点头。

“还有……他？”

我依旧点头。

“最终我还是要和他遇上。”胤祯浅笑着，叹了口气。

我无声地抱紧了他。是啊，最终还是这对亲兄弟的战争。原本他加入皇八子党，就是为了帮助这几个人先间接打败其他人，最后再和这几个人对垒，可是不想，最终他被推到最前面，直直面对上他最想逃避的敌人。

他是顾忌德妃的感受？还是心中真的存在兄弟情谊？

“如果我说，对上他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你会阻止我吗？”

我摇头。这是历史的选择，不是我一声阻止就能避免的。“胤祯，已经在战局里的人，半途抽身离开，下场只会更惨。”

谁都没有后路。无路可逃……

“妈咪，为什么小长生都不起来和我们玩？”弘历转身问我。

“因为她身体不好。”我放开胤祯，走到他身边与他一起看着念若。

“她为什么身体不好？”

“妈咪没有照顾好她。”

“往后我帮妈咪照顾妹妹吧！保管她们都健健康康的！”

“好。”

胤祯笑着看着我们的对话。

离结局越来越近了，这渐渐让我不安起来。这皇位，最终只有一个人能坐，而那个人早就已经注定了。胤祯，我该怎么跟你说？胤祯，我该怎样让你的失落不那么强烈？胤祯，我还能陪你多久？

十二月，皇太后逝。次年三月康熙封其谥号为孝惠仁宪端懿纯德顺天翊圣章皇后，四月葬孝陵（清东陵）之东，称孝东陵，祔太庙。后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惠仁宪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

皇太后的去世，康熙整整病了七十余日，脚面浮肿，连鞋子都穿不进去。

康熙五十六年的这个年过得很不顺心。

康熙坐在暖炕上，鞋子脱在下头。“弘历，《学而》背给皇爷爷听。”弘历的功课一直是康熙亲自过目的，但是像现在这样放下奏折听弘历背书还是少有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学而》是《论语》第一篇的篇名。《论语》中各篇一般都是以第一章的前二三个字作为该篇的篇名。《学而》一篇包括16章，内容涉及诸多方面，而弘历既然能够顺溜地背下来，康熙抚着黑白相间的胡子，边听边点头，紧皱了好些天的眉头终于舒展了开来。

“这书你是会背了，那意思你知道了吗？”康熙低头问。

“知道，先生都讲过。而且回来妈咪还会讲故事给我听。”弘历帮我也邀功了。

“哦？”康熙含笑着看我。“你额娘给你讲了什么？”

“很多很多，先生白天讲什么内容，妈咪晚上就讲什么故事。除了这些，妈咪还讲历史和国外许多帝王的故事给我听。”

“好听吗？”

“好听。”

“听出什么来了吗？”

“嗯！”

“那你说说，《学而》的重点是什么？”

“吾日三省吾身；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仁、孝、信等道德范畴。”

“那《为政》？”

“为政以德。”

“德为何物？”祖孙俩一问一答忙得不亦乐乎。

“嗯……”弘历转头看我。我微笑着朝他点头。

弘历年纪尚小，可能还不能明白什么为君的大道理，但是拼拼凑凑一些看到的，他还是能讲出些什么的。

弘历看我的时候，康熙也抬头看了我一眼。

“德就是……对老百姓好，让他们吃饱饭、有衣服穿有房子住。”

这回答当然是片面的，但是弘历才七岁。得到这样的答案，康熙也喜上眉梢。“如果将来弘历做了皇帝，会怎么做？”

“皇阿玛！”我出声制止。即使康熙真的有这样的心，也不能现在就给孩子这样的暗示，这对他不好。而且泄漏出去弘历就会有危险。若不是这些年我保护地周密……可是仍有些“磕磕碰碰”！

康熙挥挥手，让弘历继续说。

“咱们大清本就国富民强，若我做了皇帝，这就是祖宗留丰厚家业，怎么都不能败了。”弘历认真地回答，就如同一个小大人一般，我想现在的阿哥们过来也不一定能给出这样的回答。“我会效仿皇爷爷，勤政爱民，关心民生疾苦……”

弘历的长篇大论让康熙乐弯了眼。“若惜，你真的教了个好儿子啊！”

“他哪里轮得到我教啊。读书识字皇阿玛您和大学士们盯着，骑射有他胤祯教，他阿玛还时常领了去叮嘱几声，教一些大道理。这孩子，就是我替大家生的。”我笑着。

“替大清生的！”康熙一把将弘历抱到腿上。“朕要把最好的都给他！”

笑罢，弘历被领了下去睡午觉。

“若惜，朱天保如何？”这口气，就像我问欧阳屈一般。幸亏我耳濡目染，心中自也记了一些。

“官居翰林院检讨，皇太子党。”

“果然！朱天保上疏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难道朕做得还不够明显吗？朝中少了多少人，这些人是为什么消失，难道他们都不知道？”

二月，康熙以朱天保明知而违旨上奏，实乃不忠不孝之人，下令诛之。

四月，就在所有人还在为皇太后的丧事忙碌的时候，一个宫外传来的消息简直就如同将我推入万丈深渊。

念若病危！

不顾任何礼节，胤祯直接从朝堂过来将我带了出去。

他说刚才下朝时欧阳屈命人传来的口信。我颤抖着任由胤祯将我带走。我的小长生！她刚出生时就将我和她阿玛吓得够呛，现在又要来吓我们了！

我和胤祯一直是偏爱长生的，因为她刚出生时差点夭折，所以我们把原本应该平分的爱更多地给了她。

进入宅子，我一路狂奔至孩子的房间。

“长生！”我从奶娘怀里抱过孩子。“她怎么会突然犯病呢！”我急得大哭，吓坏了奶娘。

“昨夜还好好的……”奶娘跪在地上不肯抬头。

“先进去，长生会着凉。”胤祯面色铁青地将我拉进屋子。“快点看看！”胤祯出来时让人去把太医院的几位太医通通拉了来。

太医纷纷小心地替长生诊脉，然后举在一边嘀咕了半天。我紧张地看着他们，胤祯似乎比我更紧张，他抓在我手臂上的手已经抓得我生疼。

太医们转头，然后轻轻摇头叹气。

我一下子无力地坐在床上。怎么会……我抬头看向胤祯，希望他告诉我我只是出现了幻听而已。

“小娃身体孱弱，能活至今日，实属不易……”

“可是这一段时间她一直好好的！”胤祯反驳。

“这是出生时便已知晓的结果了。”太医一点希望都不给我们。

我抱着长生，像她刚出生那天那样一直在他耳边呢喃着，胤祯抱着我们，也如同那天一般。那天我们挽留住了长生的生命不是吗?

长生，不要让爸爸妈妈心碎……长生……

“不会有事的，我们能留住她一次，就能再留她一次。”胤祯亲吻我的脸颊。“长生不会舍得离开我们的，还有念惜，还有弘历，长生不会舍得的。”他在安慰我，又像是在安慰他自己。

“胤祯，我害怕……”我红着眼眶。

“不怕！不怕！”

我们像那夜一般，一直把长生抱在怀中……

第二日清晨，我和胤祯的大女儿——念若，她还来不及看清楚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便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紧紧地抱住长生冰冷的身子，泪水尽数流进了胤祯怀里。

“她是玉帝最疼爱的小女儿，跑到凡间玩了一遭，但是又被疼爱她的家人带回去了。若惜，她永远都是咱们最疼爱的女儿……”怕我伤心过度，胤祯居然编这些连小孩子都不会去相信的谎言骗我，而我，也宁愿选择相信。

我的长生，她一定是个天使！天使顽皮，偷跑到人间，现在被大天使发现了，又被抓了回去……

长生……我的女儿……成了我此生心头最深的痛楚。

我不愿让世间的尘土沾染了她纯洁的身躯。小小的骨灰盒，小小的青衣冢承载了我和胤祯所有的心疼。我要把她带回紫禁城，我要让她永远都陪在我身边。

“胤祯，如果我死了，记得把我和长生葬在一起。”我靠在胤祯怀里，气若游丝。

“我们一起……都一起……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胤祯的话让打定主意绝对不掉一滴眼泪的我再也止不住如泉的泪水。

“胤祯，我好想看着她长大，好想听她同弘历一样叫我一声妈咪……”我沙哑的声音让站在我们身后的欧阳屈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我们还有念惜，还有她……”我知道此刻胤祯心里的痛并不亚于我，但他还是强忍伤痛安慰几近崩溃的我。

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另一个女儿有朝一日也像我一样进入紫禁城！

“胤祯，让欧阳屈把念惜带走。”我埋首在胤祯胸前。

“若惜，我们只剩下她了！”胤祯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是啊，我们只有她了，所以我不能让她像我一样被紫禁城的高墙埋葬掉。胤祯，她是我们的女儿，不要让她重复我们的路……”我闭眼死咬住下唇，额头无力地抵在胤祯胸前。

“……”他犹豫了……他妥协了……

“我们会时常见到她的，每年‘一痕沙’的两次年会……”一年见女儿两次，比起早夭的长生，上天是厚待我们的……

“听你的……”胤祯艰涩地开口。

……

坐在胤祯身前，骏马站在山坡上远远地看着官道上的马车。

“若惜……”

“别说！千万别开口！”我抹去眼泪。我知道胤祯想对我说什么，他抱着我的手在颤抖，整个身子都在颤抖。他舍不得念惜……舍不得！“我已经后悔了，别开口说那句话，胤祯，我会崩溃的。”

“……”胤祯无声地抱紧了我。

嗟尔生来一岁零，忽闻疾殁泪盈盈。灵魂莫苦归时早，百岁还同一岁生。

百岁还同一岁生……

胤祯握着我的手，慢慢把这首诗放在我们的荷包里。这是他为长生写的诗。他要告诉我，我们一家人永远不会分开……

念惜，你会怪妈咪吗？你会怪妈咪一年只让你见我和你爸爸两次吗？

念惜，我已经失去长生，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念惜，在江南，在欧阳屈的羽翼下，你会健康地长大吧？

念惜……

“我只是想看看她长大的样子……”那张与长生相同的脸。

我没有失去长生，可是我已经只有一个女儿了……

一个生离，一个死别……

念惜，我和胤祯唯一的女儿。我要保护她，不论任何代价……

“欧阳屈会照顾好我们的女儿的。”胤祯与我望着同一个方向。马车消失在尽头，我们却久久舍不得离开。

第四十六章

康熙五十七年十月，胤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并由固山贝子超授王爵，“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

同时，康熙命翰林、科道官入值，命皇七子胤祐、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分理正黄、正白、正蓝满蒙汉三旗事务。

十二月，胤祯统帅西征之师起程时，他就如同天子出征一般，十分威武气派。

康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出征之王、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齐集太和殿前。其不出征之王、贝勒、贝子、公并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齐集午门外。胤祯跪受敕印，谢恩行礼毕，随敕印出午门，乘骑出天安门，由德胜门前往。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并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处。胤祯望阕叩首行礼，肃队而行。”

“真想把你一起带走。”出征前一夜，我如同往常一样来到欧阳屈北京城内的宅子。那里是我和胤祯的家，我们共同的家。

“我会去找你的。”我在他怀里找了个合适的位置，闭眼假寐。

“我一刻都不想离开你。”

“都是当将军的人了，还说这么孩子气的话。”我轻笑。

“就算我当了将军，我还是那个喜欢像弘历那样躲在你手臂中看书的胤祯啊。”

我坐起身。“胤祯，我保证，我会去那里找你的。”

“真的？”

“真的！我的大将军王！”

“你叫我什么？”

“大将军王！”我笑着。

“我在你眼中真的有那么威武？”胤祯得意地怪笑着，他的眼离开我的脸，慢慢向下扫视。

“当然！”我重重地点头，随即发现他目光的变化。“大色魔！”我慌忙拉起被子遮住身子。

“你说，我要去那么久，你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来，我先出清仓库存货如何？”他询问我，但是手却已经笔直地朝我伸了过来……

征前惜别，我放纵他，任由漫天欲火烧了整晚……

我看着胤祯踌躇满志的样子，心中不由酸涩起来。

五十八年三月，胤祯抵达西宁，开始指挥作战。他统帅驻防新疆、甘肃和青海等省的八旗、绿营部队，整整三十余。胤祯在军中被称为“大将军王”，而他在奏折中也自称“大将军王臣”，张狂的行径每每看得康熙抚须大笑，只嚷“胤祯像朕”。

为了提高胤祯在西北军中的威望，康熙降旨青海厄鲁特首领罗卜藏丹津，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既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尔等惟应和睦，身心如一，奋勉力行。”

其实自胤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之后，我就命“一痕沙”偏西的所分部开始网络青海各部头目，而其中有几位暗自已经和匡政等人有了不错的关系。

胤祯到了青海之后，对罗卜藏丹津等人也是耐心说服的，

“尔等应谨遵皇父此旨，共相和睦，务以尔祖父等所遗礼法为要，各将军马、口粮、器械备办齐整，嗣后当竭力奋勉，方可嘉奖。再尔等受皇父厚恩多年，无分内外，予皆视同兄弟，惟此次受任以来，不敢存有私见，良者我必奏明皇父；如有恶劣不遵法者，我亦无计，当以法律治之。尔等皆皇父所封亲王、贝勒、贝子、盟长，果能于一切事宜，持守中正，谁敢不遵？一切军法，赏罪分明，现在我既亲自来此，若如上年，断难宽恕。”

胤祯的诚心说服与“一痕沙”的暗中助力，让西征至少“人和”了。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胤祯即指挥平逆将军延信由青海、定西将军葛尔弼由川滇进军西藏。八月，葛尔弼率部进驻拉萨。九月，胤祯命令延信送新封达赖喇嘛进藏，在拉萨举行了庄严的坐床仪式。

至此，又策旺阿拉布坦所策动的西藏叛乱彻底平定，胤祯也因此威名远震。康熙谕令立碑纪念，命宗室、辅国公阿兰布起草御制碑文。

胤祯已经远征在外十来个月，但康熙却一直没有要召他回来的意思。

“妈咪。”弘历已经九岁了。他展现出了异于同年龄孩子的睿智与成熟，让康熙喜不自胜。当然，在我面前，他还只是个孩子。

“什么？”我自沉思中抬头。我坐在凉亭的石桌前看书，弘历便躲在我圈在桌上的手臂里一起看书。

“你想十四叔了。”他用肯定句。

“又被你知道了？”我刮刮他的鼻子。

“妈咪真过分，你自己不喜欢别人刮你鼻子，可是你却老是刮我。”弘历不满地捂着鼻子。

“好啦！妈咪错了不行吗？”我嘟嘴想亲他，可是却被他躲开了。“宝宝，再让妈咪亲几年吧，等你以后讨了老婆，就轮不到妈咪亲了。”

“不要再叫我宝宝了！”

“你就是宝宝！”

“……”弘历无语地转头继续看书。“妈咪，昨天惜儿叫我哥哥了。”

“真的？”我听得出来，弘历此刻心里暗爽翻了！半年一度的年会，欧阳屈照例带了念惜来。可怜的胤祯，除了第一年之外，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的小心肝儿了。

“……年氏又喜了。”弘历紧接着说。

年氏吗……这是预料中的事情啊。我与胤禛，回宫之后见面又回到以前的样子，淡淡地打招呼，可是我还是有机会就会做巧克力让人给他送去……他，毕竟是洛……“你阿玛很高兴吧。”我心中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还好。”弘历淡淡地回答。“阿玛就是命人好生照顾着。”

弘历他……是否心中也是希望我可以和他阿玛在一起的?

见我不说话，弘历自言自语起来。“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我一直跟在妈咪身边，妈咪看得见我的几乎都看见了。阿玛他做不到十四叔那样，十四叔的世界只有妈咪一个人，可是阿玛却还有很多，

钮祜禄氏、年氏……妈咪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人，绝对不会和其他女人争宠的……”

“Always act like you're wearing an invisible crown.I do.”我看着弘历。

弘历抬头看我。

“为人一举一动，都要像头上戴了一顶隐形王冠。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而且会继续坚持下去。宝宝。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不能用世俗的价值来衡量的，比如说我们的骄傲。”

“我记住了。”弘历点头。“可是妈咪你一点都不在乎阿玛吗？”

“……”我沉默。

“有时候我好羡慕念惜，甚至长生，妈咪是因为爱十四叔才有了她们，那我呢……”弘历黯淡地低下了头。

“宝宝！”我惊讶。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给弘历这样的感觉的？“念惜是念惜，你是你，你们不一样的。你们都是妈咪的命根子，知道吗？而且，我是爱你阿玛的，我爱他的灵魂，”可是我现在更爱胤祯……

“是吗？”弘历抬头问我。

“当然！”我捧着他的脸。“宝宝，你也是妈咪身上掉下来的肉，你和念惜她们是一样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你比她们多在妈咪身边那么多年，你才是妈咪的最爱，知道吗？”我着急地向弘历解释。

康熙、胤祯、弘历，还有洛，他们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

“妈咪的最爱不是十四叔吗？”弘历突然笑了。

臭小孩！我佯装要咬他。弘历大笑着躲开。

“阿玛。”弘历突然收敛了笑容，站起身来。

胤禛摸摸弘历的头，在我们身边坐了下来。“看什么书？”

“……”弘历语塞。

他在看的是我默写出来的格林童话。毕竟小孩子，我舍不得他一天到晚只接触那些枯燥的“之乎者也”。弘历他看童话也能看出些道

理，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还决定再过一些时间教他一些简单的英文，然后把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些书翻译出来给他看。

“好书。”我回答。

胤禛浅笑。“要去园子住几天吗？”他问弘历。

“让他再陪我几天，过几天我就要出远门了。”父子俩同时转头看我。

趁念惜还在这里，我打算带她去一趟西北。让她爸爸看看她。

“那，过几日再来吧。”胤禛了然地点头。

倒是弘历眼神一阵黯淡。“阿玛你现在有了年氏，也都不在乎了吗？”我一愣，没想到他会冲动地开口。

胤禛浓眉一皱。“弘历，”他看了我一眼。“阿玛有自己的方式。”

“就是因为阿玛自认为的方式，妈咪才会……”弘历停顿住，他知道后面的话不能说出口。

“宝宝。”我抱住弘历僵硬的身子，柔声安抚他。

胤禛别开了眼，有一瞬间，我以为我在他眼中看见了无措。

“秋高气爽，咱们去郊游吧！”父子俩又同时看向我。“不要去算了。”我耸肩。

“去！我去！妈咪我要去！”弘历立刻拉住我的手臂。“阿玛也去对不对？阿妈玛也要去的！”

胤禛淡淡地点头。

“那咱们去准备一下吧。”我牵着弘历起身。“去弄辆舒适的马车吧。”胤禛点头。

……

这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一起出游，也是唯一的一次。

整个过程中，弘历都异常兴奋。

“妈咪！你看那个……”、“阿玛……”、“阿玛妈咪……”耳畔全部都是弘历的声音。我笑着看他在火红色的枫叶中奔跑，笑着看他摔倒然后自己站起来。曾经，我习惯在他跌倒后马上把他抱起来，可是……弘历，妈咪多想一辈子都陪着你……如果不能，那至少妈咪要让你有勇气自己站起来！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开心。”胤禛走在我身边，眼睛同样看着弘历。

“在权力斗争中心长大的孩子，你希望他能多童稚？”我反问他。

“我见过你们的女儿。”胤禛突然说。

“……”

“那天在大街上，欧阳屈抱着她。她……跟你小的时候一模一样。”

“真的吗？那不是很没意思，又像我。”我浅笑。

“若惜，幸福吗？”

“嗯。”

“那就好。”接下来我们便不再讲话。

……

“妈咪，我今天好开心！”晚上睡觉前，弘历还是保持着高昂的情绪。“我从来没见过阿玛这么开心过！”

“他开心？”还不是跟平时一样，大冰块！

“阿玛的眼睛在笑！”弘历指指自己的眼睛。

“快点洗澡！”我拍了拍他的手臂。“转过来，妈咪替你擦背。”我们此时正坐在同一个木桶里洗澡。母子共浴，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

“妈咪，我们什么时候再出去玩？”

“下次有时间吧。”

“好！你说的，我记住了！到时候不许黄牛！”

“好！”我拉长了声音答应他。

第四十七章

我和念惜的到来让胤祯又惊又喜，虽然身后还有欧阳屈这个“拖油瓶”。

“若惜！”胤祯不顾形象地一把抱住我。

“念惜，叫爸爸。”我让念惜面对胤祯。

“爸爸！”稚嫩的声音，但却十分有力量，就像她爸爸小时候那样。

“念惜！”胤祯小心翼翼地接过女儿。“想死阿玛了！”

“爸爸……爸爸？”念惜看向我。

“爸爸就是阿玛，阿玛就是爸爸。”我大笑。看来我现代的名称教育把女儿弄得晕头转向了。“还是你委屈一点做爸爸吧。爸爸是比阿玛更亲昵的称呼呢。”

“成！念惜叫我什么都成！”胤祯笑得真的像……我养的造化和百福一样……

这就是威震天下的大将军王！

胤祯真的是把念惜捧在手心里养着的，许是把给长生的爱也一并给了念惜吧。巡视军营时，若天气不恶劣，胤祯会抱着念惜一起去。现在几乎整个军营的人都知道平日威武的大将军王其实是个女儿奴。

在青海呆了一个多月之后，担心念惜在西北呆太久会生病，欧阳屈先带着她回去了。而我继续留着。

“念惜，记住爸爸的脸！记住爸爸的脸！”胤祯一直缠着念惜。

“好了啦！你害怕她下次见面会不认得你吗？”

“我会很想她嘛，所以她至少也要有点想我啊。”胤祯理所当然地说。

“你会把她宠坏的。”我笑着摇头。

“女儿就是用来宠的。就算她被我宠成无恶不作的魔女也没关系，她爸爸我是大将军王，有我在她一辈子都可以为非作歹！”为非作歹都出来了。

“也不怕女儿笑你。”

“念惜才不会笑话我！”

第二日，欧阳屈带着念惜离开了。好似知道要和我们分开很长一段时间，念惜在上了马车之后就开始哇哇大哭。

胤祯差点也泪洒军营。“忍住！要不然你的脸就丢大了！”我靠在他耳边提醒。

胤祯可怜兮兮地看了我一眼。“下次年会，地点改在西北吧！”

我浅笑着点头。我想多陪弘历一些时间，也想陪着念惜，更想一直呆在胤祯身边……靠在胤祯怀里，我无声地叹气。

时间……真可怕……

康熙六十年正月，康熙帝以御极六十年，他派遣遣皇四子胤禛、皇十二子胤祹、世子弘晟祭永陵、福陵、昭陵。

康熙六十年三月康熙庆寿之日，大学士王掞先密疏复储，康熙帝对此置之不理；事过数日，后御史陶彝等十三人联名疏请建储，康熙帝怀疑这些人为胤礽同党，王掞、陶彝等被治罪，遣往军前效力，其他人均给予处罚。

四月，康熙诏厘定历代帝王庙崇祀祀典。

九月，上制平定西藏碑文。

历史照着它该有的轨迹运转着……

康熙六十年五月，胤祯移师甘州，企图乘胜直捣策旺阿拉布坦的巢穴伊犁。但由于路途遥远，运输困难，没有取得进展。十月，胤祯以军务重大，密奏暂停进剿，得到康熙的赞同。

其间我一直陪在他左右。

女儿、儿子、胤祯，三人之间我最终选择了多陪在胤祯身边一些时日。我真的……最舍不得他……

十一月，胤祯奉命回京述职。我也跟着一起启程回京，距我出京已经事隔将近一年了。

“妈咪！”弘历居然由李德全带着候在宫门口，一见着我就跟火车头一般向我冲了过来。弘历十岁了，个头长得也比一般的孩子高挑，我差点被他撞飞出去。

“宝宝！”我回抱他。天哪！我想死他了！

“十四叔！你居然霸占着妈咪那么久！”弘历转头找胤祯的麻烦。

“嗯哼。”胤祯耸耸肩，不置可否。他的表情就像偷吃了蜂蜜后全身而退的大熊！

“妈咪，以后再也不许你离开我那么久了！”弘历死死抱住我。

“好。”我点头。

“别！我还要再回西北的，回去你妈咪我也要一块儿带走。”胤祯存心要让弘历着急。

“我会让皇爷爷留住妈咪的！”

“留不住的。”

“一定留得住！”

“你们别吵了！”我好笑地阻止他们。“我累了！”最后一年，我多想跟他们全部的人都在一起啊……以后，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胤祯，会原谅我吗?

“早说！我带你去休息。”胤祯伸手揽我的肩。

“不用！我妈咪我自己照顾。”弘历更快一步拉开我。

“臭小子！”胤祯好心情地不与弘历一般见识。我们边说边往里头走去。“你去休息，我先去找皇阿玛。”他转头看弘历。“小子，在练武场等我，十四叔要看看你这一年到底学了些什么。”

“怕你啊！”弘历骄傲地扬起了头。

……

经反复研究磋商，康熙决定争取和平解决准葛尔问题，特致书策旺阿拉布坦，令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选派喇嘛位使，赉书前往招抚。

“如果有和平的方式，我是断不想用武力的。”康熙说。

“策旺阿拉布坦他讨打。”胤祯态度嚣张地很，可是康熙现在偏偏就喜欢他这个调调。

“哈哈哈……”康熙大笑。“这次干得漂亮。说！你要什么？皇阿玛都赐给你。”

“我……”胤祯转头偷瞄了我一眼，我顿时头皮一阵发麻。“我要若惜。”果然！这小兔崽子！

“朕的女儿可不是当赏赐品送的！”康熙立刻板起了脸。“这次你霸占了她那么久，我都还没罚你。怎么？这么轻松就过了弘历那关？”

胤祯傻笑。“那……让若惜一直跟在我身边吧。”

“没出息的东西！朕有的东西随你开口要，你居然只要一个女人。”康熙笑斥。“而且我女儿没名没分地跟了你那么久，还嫌不够。”

这是康熙主动给胤祯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此刻胤祯开口要皇位……我看了康熙一眼……我相信康熙会点头。

“这怎么会够？”胤祯反问。“况且，我也想休了府里的给她名分啊。”

“别又说这么不负责任的话。”我亲自给他们俩奉茶。“我喜欢现在的生活，可以大江南北到处跑，若是嫁了你，就只能呆在你府里安分地当个福晋了。”

“我到哪里不会带着你？”胤祯不悦地反问我。

我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这是我们俩关起房门来自己讨论的问题不是吗？

胤祯张了张嘴，最后什么也没说地别开了脸。

“哈哈哈哈……”康熙大笑。“朕最骄傲的儿子，被朕最骄傲的女儿吃得死死的。十四，朕不曾想过你也会是‘惧内’的男人之一啊！”

“甘之如饴。”胤祯搔搔后脑勺。

……

那日，我和胤祯如往常那样一起回家，只属于我们的家。

可是当我钻出马车，映入我眼帘的却是胤祯的府邸。我不解地望向他。

胤祯耸肩，双手将我抱下了马车。

“我们不回家吗？”我拉住了转身牵着我的手准备进门的胤祯。“还是你想先回来看看你的女人们。如果是那样我可以先回宫……”

“女人！”胤祯不悦地打断我。“不许你说那样的话。你明知道我带你来不是那个意思。这里是我的家，当然也就是你的家不是吗？”

胤祯牵着我大摇大摆地走在府中。听闻胤祯回府而赶出来迎接的女人们全部僵在那里。我想，如果眼神能够杀死人的话，那么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胤祯的四个儿子，十九岁的弘春、十七岁的弘明、十五岁的弘映和弘暟也疑惑地看着我。男人养在外头的情人像我这般登堂入室的，我想也只有我一个了。

胤祯，大将军王，该是他的儿子们最崇拜的人吧？可是如今……

我抿嘴，不敢去看着几个孩子的眼睛。

似乎昨天胤祯还是那个十多岁的少年，莽撞、直爽、洒脱英气，可是一转眼，他的孩子最大的都已经十九岁了。

“阿玛！”弘明喊住了胤祯。“您这么久才回家一趟，不去看看额娘她们有多思念你，不去看看你的儿子们现在有多优秀，却把这个女人带回了家？”

弘明是嫡福晋的第一个儿子，是胤祯的嫡子，气焰自然比侧室所生的长子弘春盛。

胤祯迷眼看着他。

“无媒苟合！”弘明瞪了我一眼。完颜氏吓得苍白了脸色，因为胤祯已经怒气冲冲地朝弘明走去。

我急忙拉住胤祯的手。“胤祯，我累了。”

“这就是大清最有手腕的天雅格格吗？”弘明丝毫没有收敛。“果然是名不虚传，一个眼神就能让男人妥协。想雍亲王他们就是这样倒在你的石榴裙下的吧……”

“弘明！”完颜氏喝止他。

“我们走吧。”我拉住盛怒中的胤祯，笔直地往他的院落走去。旁人说过的话，我就如同没有听见过一样。

“若惜，你应该让我好好教训那个兔崽子！”胤祯心疼地抱住我。

“你明知道带我回来是这样的结果。”我环住胤祯的腰。“不过没关系，没关系。只要能让我一直守在你身边，什么我都愿意。”

可是胤祯的怒气却并没有因为我的话而打消。

“弘明是你的儿子，所以他也是我的儿子。若今天是别人这么说我，我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可是今天是弘明，所以我可以一点都不计较。”

“若惜……”胤祯叹气。“我不想让你受委屈。”

“我没有啊。”我无辜地看着他。“只要能在你身边，什么都不委屈。”

“什么时候嘴巴变这么甜了？”胤祯终于笑了。

“以前我不温柔，你温柔，我不撒娇，你撒娇。现在，反过来好不好？”也许是甚少看见我这么撒娇，胤祯愣愣地点头。“怎么？你不喜欢我这样吗？”

“怎么会！”胤祯横抱起我，用实际行动告诉我自己有多喜欢。

……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如影随形

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

转眼吞没我在寂默里

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喔

想你到无法呼吸

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

大声的告诉你
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
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
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
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
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为你
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喔
想你到无法呼吸
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
大声的告诉你
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
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
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
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
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为你
我什么都愿意
什么都愿意为你

我躺在胤祯臂弯中，轻轻地吟唱着。王菲的《我愿意》，我最喜欢的歌。歌词中的情感一直都是我所憧憬的，但是我也一直认为，现实中很难遇见这样的情感。

可是如今，我却能在我心爱的男人怀里吟唱这首歌。甚至我觉得歌词还无法唱出我心中的疼痛……

“若惜的曲子都很好听。”胤祯大拇指磨蹭着我的手臂，许久之后才开口。

“喜欢吗？”

“嗯。”

“胤祯，这个曲子我这一生就只唱这一次，你要记牢了。”

“好。”

“永远相信曲子里的词好吗？”

“好。”胤祯抱紧我。“若惜，你是我这一生最美好的收获。”

最美好的收获……我闭眼不语。为何我此刻如此想哭泣？最美好的收获吗？胤祯，若是有一天你知道了我是你生命中最可怕的灾难，你会恨死我的！

第四十八章

千叟宴始于康熙，盛于乾隆时期，是清宫中的规模最大，与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康熙五十二年在阳春园第一次举行千人大宴，玄烨帝席赋《千叟宴》诗一首，固得宴名。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的千叟宴，是康熙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千叟宴。

三月的一个夜晚，我被康熙暗召至御书房。

“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大概沉默了三盏茶的时间之后，康熙突然开口。

我惊讶地看向他。

“朕已经有定论了。”康熙看着前方。“朕的身体，怕是熬不了多久了……”

那一刻，我泪如泉注。多久了？整整三十年了……

好像上一刻，康熙仍还是我眼中那个顶天立地的壮年男子，而这一刻，他已然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这就是……一眼万年么？

我俯跪在康熙身前，哭得不能自己。

“只有若惜真正心疼皇阿玛。”康熙抚摸着我的头发。他的声音是苍凉的，几个儿子为了金銮殿上的宝座此刻整斗得你死我活，他心中怎开心得起来！“别哭！你是朕最骄傲的女儿，这眼泪，只能为天下苍生而流，知道吗？”

我点头，可是眼泪却怎么也抑制不住。“阿玛……阿玛……”我该怎么办？为什么我此刻如此害怕？

“人老了总会死，朕也一样。”康熙安慰我。“可是朕真想再多活几年啊……朕还有好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完成……”

李德全轻轻跪下，暗自抹眼泪。

“我不要阿玛死！”我摇头。

“傻孩子。”康熙浅笑，他抬起我的下巴，怜惜地替我拭去泪水。“朕不是让你来流眼泪的，朕有任务给你。”

我吸了吸鼻子。

“若惜，替朕保住胤祯的性命，能做到吗？”他看着我，满眼信任。

我闭眼不住地点头。

“朕放不下这个儿子啊……他最像我……”康熙叹气着。“可是老四比他更适合。朕真怕胤祯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若惜，答应朕，无论如何都要保胤祯周全，知道吗？”

“嗯！”我哽咽着答应.

“我知道我让你做的一切都有可能让你和胤祯永远分开，但是……”

……

后人传说，康熙临终前本来发了一道诏谕，叫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胤祯紧急回京继位，却被步军统领隆科多捏在手里不发，康熙刚死，雍正党人将康熙遗嘱“传位十四子”，篡改作“传位于四子”的说法。

可是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而且当时行文规范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满文为清朝的国书，如此重要的遗旨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满文又岂能改“十”为“于”？

我坐在书桌前，完全陷入了自己的思绪。

康熙，是真的传位给胤禛。

“妈咪，你不开心。”弘历不知何时已经站在我面前。

“妈咪没有。”我轻轻抱住弘历。

“……”弘历推开我，倔强地认为自己的观察是正确的。

为什么现在看着他，会让我有永别的错觉？

“宝宝，还记得你答应过妈咪什么吗？”我轻抚着儿子的脸。“妈咪要你保护的人，你还记得吗？”

“念惜、十四叔。”弘历没有忘记。

“再跟妈咪保证一次，你永远都会保护他们。”

“……妈咪要去哪里？”弘历敏感地握住我的手。

“妈咪哪里也不去。”我无力地看着弘历。宝宝，妈咪想永远陪在你身边……我亏欠最多的，是弘历和念惜！

……

四月，我跟着胤祯离京再赴军前。

“军中无事吗？”我看着便装的胤祯。

“没太多事，现在不打仗，只是驻军在这里而已。”

“胤祯。”

“嗯？”

“既然没事，带我去香格里拉吧！”

“你想去那里？”

我点头。

几日后，胤祯便偷偷带着我离开军营。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的去向。

“你说，如果我们就这样远走天涯，该多好？”我坐在马背上，背靠着胤祯宽阔温暖的胸膛。“胤祯，带我走好不好？我们永远离开身边的一切，我们隐居到香格里拉好不好？”

胤祯没有看见我眼中的哀求。他大笑。“若是你喜欢香格里拉，我常带你来就是了。”

胤祯……

张氏夫妇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我们的到来让他们又惊又喜。

“若惜，这里还是那么美。”我和胤祯并肩躺在草坪上看星星。

“嗯。”很美。

“我们再制造一个女儿好不好？”胤祯的脸突然出现在我上方。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了他在想什么。

“不要！会被人看见的！”我忙推开他坐起。

“没有人会看见！”胤祯压着我的腿部让我起来。

“星星会看见，大树会看见，小草会看见，小溪、风，都会看见。”让我在这样的地方与他做那样的事情，我真的……

“让他们看。”胤祯的手已经钻到了不该放的地方。

“胤祯！”我低声尖叫。

“我在。”胤祯吻住了我所有的声音。他的手三两下便扒光了我们彼此身上的衣物。

肌肤相亲的感觉是美妙的。胤祯炙热的皮肤烙在我身上，让我的大脑渐渐进入罢工状态。“不要……”

“若惜你这个小骗子。”胤祯低笑，手已经探到了我的下半身。“你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天哪！为什么他老喜欢在这样的时刻说些羞死我的话！

他强壮的大腿分开我的双腿。坚挺的分身一寸一寸缓缓进入我的身子，这样的充实感让我不耐地扭动了身子。他在撩拨我！“胤祯……”我急切地喊他的名字。

“什么？”他的声音有些压抑，却是带着笑意的。

“快一点。”我扭动着腰肢。

原始狂乱的节奏，我被他带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天堂……

……

十月，康熙命雍亲王胤禛等视察仓储。十一月康熙帝不豫，还驻畅春园。命皇四子胤禛恭代祀天。

十一月十三日那晚，胤祯早早地睡了。我一个人坐在屋外的草坪上，流了整整一夜的眼泪。皇阿玛，我听你的，我的眼泪只为大清苍生而流。

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病逝，即夕移入大内发丧。遗诏皇四子胤禛继位，是谓雍正帝。

几日后，平逆将军延信找到了我们。康熙病逝胤禛登基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把胤祯震呆了。

“皇阿玛死了……”胤祯抱着我，像个孩子一般哭了好久。

……

“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胤祯面色苍白地在营帐里坐了三天三夜，他不吃不喝不说话。三天后，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在质问我。

我一愣，手中的食物滑落到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

“……”胤祯别开了头。那一刻，我在他眼中看到不敢置信、惊讶、绝望……

“都是假的吗？难道从你接受我那一刻开始，所有的事情都是设计好的吗？要的就是今天的结果吗？”胤祯喃喃自语。

“不是的！胤祯，不是那样的！”我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颤抖地上前去握胤祯的手，可是却被他轻轻挥开。

“你只要告诉我，这次去香格里拉是不是你故意引开我就行了。”胤祯淡淡地开口。

我张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知道了。”胤祯的眼神瞬间变冷。“我真像个傻子！”

我摇头。我想告诉他事情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可是我却找不到自己的声音。

解下身上的荷包，胤祯轻轻丢给我。“还给你。”

他把我们一生的承诺还给了我。他……不要我了……

我颤抖地看着他与我擦肩而过……

“对不起……对不起……”

他没有厉声指责我，没有震怒，但他几近平淡的语气却彻底地击垮了我。他平静地斩断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平静地……走出了我的生命……

次日，胤祯按新帝的旨令，把大将军印务叫给平逆将军延信，立即动身回京。

++++++++++++++++++

一回京我便病倒在床，恍惚之间，我只看见弘历红红的眼眶，可是我却无力开口安抚他。失去胤祯，我好像连生存的勇气都没有了。

病来如山倒。

听说胤祯抵京后，即落入雍正布下的罗网，失去了行动上的自由。

听说胤祯他不肯屈服，在景山寿皇殿拜谒乃父灵柩时，见雍正也在那里，他只是远远地给雍正叩头而已，并不向雍正请安祝贺。

听说胤祯大闹灵堂，使雍正十分恼火，斥责他气傲心高，下令革去他的王爵，降为固山贝子。

听说诚亲王允祉上疏，援例陈请将诸皇子名中胤字改为允字。

听说封允禩为廉亲王，授理藩院尚书，允祥为怡亲王，允禑为履郡王……

听说胤祥被雍正接了出来，雍正封其为怡亲王，并命其总理户部三库。

好多好多的听说，弘历日日在我耳边说外面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关于胤祯的。他想让我振作一些……

“若惜，我以为我会看见你笑着来迎接我。”耳畔响起了温润的声音。记忆中，这声音曾经承载了我少女时代的爱恋。

胤祥……他真的回来了……

“太医！她右反应了！她流眼泪了！”胤祥呼喊。

一阵忙碌。太医们还是摇头。“怡亲王，格格她……心疾旧患来势汹汹……”

“可是她刚才明明流眼泪了！”

回答胤祥的是一阵沉默。

“胤祯……”我低低地喊着胤祯的名字。

握着我的手突然放开。

“弘历！你要去哪里！”胤祥大呼。

……

耳畔传来了淡淡的叹息声。

熟悉的檀香味，多少年了，从未改变过……

我缓缓睁开眼睛，还是那一片刺眼的明黄，就如同我来时那样。我对上了胤禛惊喜的眼。

“太医！她醒了！”胤禛，啊，不，雍正赶紧让开位置。

没用的……

太医仔细地帮我诊了脉，随即跪在雍正面前。“皇上，格格她……请皇上抓紧时间吧，有什么要和格格说的……”

雍正向后退了两步。此时外面雷声大作。

没用的……早就注定好的结果……

我的命是从上天那里偷来的。早在康熙四十七年的时候，我就应该死了的。可是我从老天爷那里偷了时间。现在时间到了……

“你剩下的时间还有十四年。”活佛的话再次在我耳边响起。十四年吗？正好是康熙六十一年啊……

“若惜。”见我好像有话要说，雍正将我扶了起来。

“宝宝呢？”我环视整个屋子，没有看见儿子的影子。

“我马上命人找他回来！”雍正转头对门外的人使了个眼色。“若惜，你感觉如何？有没有不舒服？”

我摇头。我哪里都不舒服！尤其是我的心，疼得快碎了。

“皇上，抹掉我的名字，把我从历史上抹掉。”不能改变历史，绝对不能！现在的历史没有任何改变，除了我的存在。就彻底地维护到底吧！

雍正点头。“墨，争气一些好吗？”雍正贴在我耳边，很轻很轻地说着。

洛……我缓缓转头看他。

他终于肯认我了？我红了眼眶，可是却没有让眼泪流下来。现在眼泪都已经变成我为数不多的生命资源之一了。我害怕我流完眼泪就会像小人鱼一样化掉！

“为什么现在才……”如果一开始他就认了我，那我就不用走到今天这一步了。

“我也想，可是我不能。”

不能吗？我叹气着低下了头。“洛，我跨越三百年的距离，只是为了……”

“我爱你。”他贴在我耳边，用极轻的声音说。“从我们一起出生起我就开始爱你了。墨，我来到这个空间，只是为了能用胤禛的身份名正言顺地爱你一次，只是为了可以像现在这样跟你说这句话。”

温热的液体滴到我脸上，这是夏以洛的眼泪。他的眼泪，烫伤了我的脸。

“墨，看着你幸福地和胤祯相爱，我好高兴，好心疼。”

“可是都没有了。”我拿出一直藏在我身上的荷包。“有朝一日，能把这个还给胤祯吗？”

“嗯。”以洛默默地接过荷包。

“告诉他，不是假的。”

“好。”

“洛，不要让他赶我走好不好？我想呆在他身边，我不想离开他……”

“好。”

“洛，不要把我葬在又黑又潮的地底下。”

“好。”

“为什么宝宝还不回来？”

“快了，快回来了。”以洛转头。“四阿哥呢？怎么还没回来！”

“……”眼泪自我眼角漫溢出来，无声地舒了一口气，我……要回家了……我安静地闭上眼睛。这一刻，该是我一生中最宁静的时刻了。

门“砰”地一声被人撞开。弘历全身湿透地闯了进来。“妈咪！”弘历跑到床边，“妈咪，你再坚持一下，十四叔他就要来了！他就来！”

“宝……”不，他不会来了……他不肯原谅我……他不会原谅我的……

眼皮缓缓重了起来，身体里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吸力，好似要把我的灵魂吸走一般。

“妈咪！”弘历的哭喊声。

“若惜！”胤祥的哽咽声。

“墨……”还有以洛。

曾若相惜……胤祯……胤祯……

---

番 外

胤祯

那一年，我只有四岁，皇阿玛从宫外抱回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婴，告诉我她将是我的妹妹，我必须要用生命去疼爱的妹妹，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决定喜欢她了。皇阿玛告诉我，她叫“若惜”。

在孩提时代，若惜都是和我呆在一起的。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洗澡、一起睡觉。那是我生命中最平静幸福的一段岁月。

若惜四岁的时候，皇阿玛把她接去乾清宫养着，从此以后，我就只能在每天请安的时间见到她。

她似乎很喜欢十三哥。宫里的女孩子们都喜欢十三哥。但是我知道，在若惜眼里，没有人是特别的。

小小的若惜，到底蕴藏着多少的能量呢？皇阿玛说那首气势磅礴的诗是若惜作的。多么不可思议啊！那年若惜九岁，我暗自下了一个决定，今生，除了她，我决不娶其他女人！

可是这是不是就是诗文中所说的“襄王有梦，神女无心”？十四岁那年，皇阿玛给我指婚了，我偷偷去求皇阿玛，求他把若惜嫁给我，皇阿玛答应了，我想我一辈子都没有像那天那样雀跃过。虽然若惜还小，但是我已经等不及把她娶回家了，我会耐心等着她长大的，我会的！

可是若惜却拒绝了……

皇阿玛指了另外一个女人给我。可除了若惜，我谁都不要！

大婚那日，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若惜……可是当我醒来却发现一个陌生的女人躺在我身边，我急得都快哭出来了！

那日，我看着若惜在御花园中教十三哥哼曲子；我看着她如瑶池仙子一般在繁花中起舞；我看着十三哥抱着害羞的若惜离开……

那首曲子叫《长相守》，是若惜给十三哥的承诺……

只要若惜幸福就好了，我这样告诉自己。

我以为若惜会嫁给十三哥，可是十三哥却先纳了侧福晋。他不是自诩很了解若惜吗？他可知这样只会让若惜从他身边逃离？他……负了若惜……

符翟王子，我不知道她看见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激动。几乎只是十来天的功夫，她就告诉皇阿玛说她要跟着这个男人一辈子。

我不敢相信若惜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就在我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的时候，若惜又突然不愿嫁给符翟了。那日我看着四哥抱着瑟瑟发抖的她回来，几乎心神俱裂。

若惜跟着我们回到了北京，她如往常一般笑得明媚。若不是太医悉心照料着她落下的心疼病，我真的会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不过现在，十三哥和我现在站在同一个起点上不是吗？

我永远不会忘记教堂的那个一个下午，那天，我惊奇地发现她的小秘密。若惜，到底还藏了多少让我惊讶的秘密呢？

那天，我吻了她。像男人吻女人那样。

她的唇就如我想象中那样的柔软，如我梦中的那般馨香。我不顾一切地吻着她，而她，也没有把我推开。

“你……混蛋！”她用手背使劲擦拭着被我吻得红肿的双唇。

“我可以只有你。”那天，我告诉她，我和十三哥不一样，只要她点头，我可以只有她。我看到了她眼中的心动与神往。

那天之后，我可以感觉到若惜对我跟以往不一样了。

南巡！看着她从皇阿玛的皇辇上跳下来，我眼疾手快地把她捞到了身前，将她抱在怀里的感觉是那样的美好。呵呵，若惜拿石子儿扔我的样子真的好可爱！四哥他……也喜欢若惜……那一天，我惊讶地发现了这个事实。

到了济南，皇阿玛让我和十三哥带若惜去看趵突泉。其实第二天的行程就是要去那里，可是因为若惜想去，皇阿玛特别让我们先带她

去玩了。皇阿玛是宠爱若惜的，无论若惜要什么，他都会眼都不眨地送给她。

冬天的趵突泉很美，可是在我眼里却不及若惜的万分之一。看着她站在雾气当中，那一刻，她就好像要飞天了一般，我失神地伸手拉住了她，结果被她给取笑了。我使了点小计谋让她掉进水里，我知道她会拉着我一起进去，只要我揶揄她几句。

果真，我才取笑了她一句，她就把我也拉进了泉水中。在水下，我再次如愿以偿地吻了她。因为缺氧，她不得不回应我，不得不摄取我口中的空气，那是我这辈子尝过的最美妙的吻。那夜，我在十三哥面前吻了她。

在江宁，若惜的心疼病第一次犯了。我知道是因为十三哥，我把他拉到院子里狠狠打了一顿，可是十三哥却丝毫没有觉察到真正的原因。十三哥觉得自己要对所有的人负责，却恰恰伤了最在乎的人！

可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十三哥，她明明也喜欢我的不是吗？我整整醉了三天三夜，是八哥把我从酒缸堆里拎了出来。他告诉我，如果若惜觉得这样子她能幸福，那我就应该祝福她。

若惜，幸福了吗？不！她不幸福！

十三哥怀里抱着他刚满月的长子，笑得灿烂。第一次，我清晰地在若惜眼中看见了悲伤。四哥将她带回府中，听说她醉了，听说她的心疼病又犯了。在四爷府门口偷偷守候至天亮，我带着酸涩的心疼感不甘心地离去。

这次若惜她真的伤心绝望了，她偷偷逃离了京城。得知这个消息，我跟疯了一般。我架着李德全的脖子，逼他告诉我若惜的去向。已近年关，她居然在这样的时刻选择离开，我的心一阵揪疼。不顾皇阿玛的反对，我只身逃出了京城，去苏州找若惜。

那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除夕夜，我们依偎在一起守岁。那一段时间，我重新看见了她脸上的笑容。我坐在墙角，看着她偷偷把祭神的食物偷偷藏起来，她脸上的笑容，如孩提时的灿烂、狡猾、甜美……多想让她一辈子都保持着这样的笑，那一刻，是从来没有过的满足感。

“胤祯！二月，我在乌程。”她红着眼眶仰视我。我知道，我这一走，也带走了她的心，即使不是全部的。回去之后，我便决定不再让任何女人怀孕，因为我知道，若惜总有一天会属于我。

那年二月，作为对我的惩罚，皇阿玛说什么都不肯再带我去江南。我不知道她在乌程到底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若惜又伤心了。每次探子回报，她都在不同的地方游历，最后她更是留了一封信给皇阿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欧阳屈捎信给我说若惜身染重疾，如今在香格里拉。我再次不顾一些闯了出去。

在香格里拉的日子是我一生最美丽的岁月。我终于彻底赢得了她的心！那种仿佛得到了全世界一般的喜悦差点让我不能自持。可是我们总是在黑暗与离散中偷偷经营着我们的爱情。我知道她在害怕，她害怕一旦把我们的关系摊在太阳底下，我们的爱情会受到许多无畏的伤害。

直到五台山，她终于将我们之间的关系告诉了皇阿玛，并将她额娘留给她的同心环给了我。她说，二十岁，她就会成为我的新娘。

康熙五十九年的最后两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难挨的两个月。我让她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被人掳走，被掳走的那三天里，她承受了从未有过的屈辱。我怪我自己，怪我自己为什么不能早点找到她！我告诉她我不在乎任何事情，可是她却告诉我，我们再也回不到曾经了。她怀孕了，怀了他的孩子——那个，注定成为我一世对手的男人。

她哭着告诉我，她不甘心，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可是，她还是决定把他生下来。这就是我的若惜，她会倾尽所有保护属于她的一切。我告诉自己，若惜爱这个孩子，所以我也要喜欢他！

天上双星合，人间处暑秋。
稿成今夕会，泪洒隅年愁。
梧叶风吹落，璇霄火正流。
将陈瓜叶宴，指影拜牵牛。

她用“一寸同心缕，百年长命花。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移”回应了我。她用我们两个人的头发编了一个同心结，在我们成亲的那天晚上。虽然只有很少人知道我们成亲的事情，但是若惜说，我们拜过天地，拜过神灵，这就够了。

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期盼了五年的孩子。早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决定好了，我要和她生好多好多长得像她的女儿，而女儿名字也早在那时候就起好了。

可是我们的大女儿却在两岁的时候夭折了。她好伤心！为了让小女儿健康快乐地长大，她忍住心疼将她送走。我没有她那么伤心，因为对我来说守在她身边才是最重要的。

康熙五十七年，我开始了我政治生涯最辉煌的四年。我以为我能成为皇帝，因为只有那样才能真正拥有她，只有那样，我才可以驱逐身边所有的女人，那样我才能真正实现我对她的承诺，我可以只有她。

可是，到了最后那一刻，我才发现我自己是个傻瓜！她在帮那个男人！从头到尾都在帮他！

我心痛，却怎么也怪不起她来。

她回到京城就被那个男人接进了圆明园。曾经属于我们的一切都突然不真实起来，她……真的爱过我吗?

一个雷雨的夜，弘历突然闯进了我住的地方。

“十四叔！快跟我去见妈咪！”弘历浑身湿透，一进门就拉着我往外走。

“……”我轻轻拉开他的手。我不想见她，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面对她，也许哪天被欺骗的感觉淡了，我会去重新争取她，但却不是现在！

“妈咪生病了！她想见你！”弘历着急地看着我。

“生病了找我有何用。”我淡淡地别开视线。弘历长得越来越像若惜，就如同我们的女儿一般。啊！我们的女儿！我还有念惜！明日我就让欧阳屈把念惜送回来！

“妈咪她……”弘历急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四阿哥！”小全子在门口探头探脑。弘历跑出去，只见小全子在弘历耳边耳语了几句，弘历便头也不会地狂奔了起来。

是若惜怎么了吗？我向前走了两步。不，那个男人不会让若惜有事的。

可是第二日，我等来的却是……

“你骗我！”我狠狠地将拳头挥在胤祥的脸上。

“我会拿这种事情打击你？”胤祥掏出荷包。“她希望皇上有朝一日能把这个还给你，她让皇上来求你，求你不要赶她走，她想呆在你身边，她不想离开你……”看着胤祥缓缓犯红的眼圈，我终于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低级的玩笑了。

“她至死都想见你一面，弘历冒雨跑出来找你，可是你却……你知道当她看见弘历一个人回来的时候，有多绝望吗？”

弘历来见我是为了……若惜！“带我去见她！”

她安静地躺在那里，就像往常睡着了的样子。弘历红着眼迅速看了我一眼，转身跟着胤祥一起走了出去。

握住她冰凉的手，我才如梦初醒。

“若惜……”我抚着她的眉眼。我居然没有来见她最后一面！我该死的居然没有来见她！将脸埋在她如玉的掌心中，我任由泪水狂涌。那一刻，我也死了，我的心跟着她一起死去，一起被火化……

……

一个荷包、若惜的骨灰，成为了我在这个世界的所有。

“爸爸，弘历哥哥什么时候来？”念惜十三岁了，长得和若惜几乎一模一样。我总是想想着，如果这一刻，若惜、长生、念惜三个人一起站在我面前，我该有多幸福。

“他没空。”我任由女儿在我大腿上撒野。弘历很疼这个妹妹，就如同当年皇阿玛疼爱若惜那般。我很放心，将来哪一天我若是归天了，念惜还有弘历照顾。

“可是他已经好多天没有来了。”念惜皱皱眉头。

“念惜这么急着见弘历哥哥有什么事吗？”

“哥哥每次来都给我讲妈咪的事情啊。”

“怎么不来问爸爸，爸爸可是看着你妈咪长大的！”

“我不要问爸爸，每次问爸爸关于妈咪的事情，爸爸都会伤心。”

伤心吗？一个连心都丢了的人，如何伤？“以后爸爸跟你说吧。”只有这样，我才敢名正言顺地鼓起勇气回忆关于若惜的一切。

若惜，你相信前世今生吗？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会找到你！

直待繁花落尽，人空憔悴，曾若相惜……

胤禛

我穿越三百年的距离，只是为了想亲口对她说一声：我爱你。

可是真正站在她面前，我却什么不能说。

带她来这个世界，改变了很多事情。而我，身上也背负了许多原本不应该属于我的责任。这些责任，把原本的夏以洛弄丢了。

看着墨和胤祯相爱着，我该高兴的不是吗？带她来这里，另外一个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她忘却失去我的痛苦吗？

我该高兴的……

“我在找一个人……找了他好久……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他是我最爱的人。我为了他，跨越了三百年的距离……”

“我找了他一辈子……”

“我什么都不求。我只想亲耳听他说一声，我爱你。”

“我还想告诉他，我爱上别人了……”

那夜，她的眼泪几乎融化了我所有的理智。我真想告诉她，我就是洛，我就是你哥哥！

弘历，一个原本我从来都不敢去想象的美丽意外。他是我和墨的孩子，多让人惊喜意外！这已经是对我最完满的补偿了……只是，苦了墨。

多少次，看着她在谎言与痛苦中徘徊，我真想拉着她从一切纷争中抽身。可是……历史却不能变……

墨，对不起。我害怕尘埃落定的那一天的到来，如果胤祯不谅解她，那该怎么办?

而终是到了那一天，我害怕的事情也成真了……

她，苍白憔悴地出现在我和弘历面前，然后捂着胸口倒在了我怀里。

墨，你要回家去了吗?

从上天那里偷来的这三十年，我名正言顺地爱着她，即使她爱着别人，即使我不能拥有她，即使……可是我满足了……

我该在这一个时空里魂飞魄散的，在我完成我该完成的所有之后。的

胤祯，下辈子，请你找到墨。把我们所有人这一世亏欠她的，全部还给她。

我把她，把我唯一牵挂的她，交给你了……

胤祥

不爱她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

我想六岁的时候，我就和四岁的胤祯一起，爱上了她。还有谁也一样爱她呢? 四哥、八哥? 还有谁?

我一直以为我懂她，最懂她。可是就在她告诉我“愿得一人心，终老不相负”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把她弄丢了，我不懂她，从来不懂……

十四弟懂她，所以她最终毫不犹豫地走进了十四弟的怀抱。在五台山那夜，我吹了一夜的《长相守》，这是我和若惜的曲子。那是我对自己最后的放纵。

后来，我有一个谁都不能说的秘密，除了我的妻子之外，谁都不能知道的秘密。

你相信世界上不是血亲，却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除了个性之外，容貌、声音……婉婧学不来若惜那种大清格格与生俱来的骄傲与气势，但是，她们却真正长了一张相同的脸。

可是让我矛盾的确是，婉婧是南明后人。她拥有一个永远不能成为我妻子的身份，于是，她成了我的秘密。

我知道若惜不喜欢兆佳，我也不喜欢，她让若惜受的委屈我都看在眼里，她的出现让我最终失去了竞争若惜的权利。可是我却也只能选择当作什么都不在乎，因为，兆佳答应了婉婧的存在，她答应让婉婧变成她的影子，她答应让婉婧的孩子成为她的孩子……这已经是对一个女人最大的惩罚了不是吗?

被圈禁的十年，是我人生最平静的十年。养蜂夹道虽然阴冷潮湿，但是条件却并不恶劣。被圈禁的皇子还能过着与以前相同的生活，我知道这都是若惜安排的，她尽全力让我习惯一切，若惜甚至想办法的婉婧送进来陪我。

婉婧来的那一天，她说，她见过若惜了，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像若惜这么美好的女人，她说明明是一样的脸，可是她却觉得若惜比她美丽了千万倍。婉婧流着眼泪对我说完了全部……到最终，我还是负了所有的人，若惜、婉婧……

若惜每个月一封的信几乎是支撑我活下来的全部理由。她会在信里告诉我所有，包括皇阿玛、弘历，还有胤祯，包括她心里的一切秘密。每一封长信，我都会仔细阅读上千万次，直到纸张破败不堪。

十年的光阴，我以为等我出去的时候我依旧会见到若惜灿笑的脸。可是……等待我的却是昏迷不醒的她，以及太医一次又一次绝望的摇头。

若惜，不要就这样离开弘历，不要就这样离开四哥，不要就这样离开我……还有胤祯……

在很多年之后，我见到了若惜和胤祯的女儿，他们的宝贝，竟长得与若惜如此相像！同样的眉眼，同样骄傲的神情，同样可爱的小动作，同样的属于大清格格独有的华丽气质……

我终于明白十四弟后来为什么会宁愿用那么激烈的手段拒绝一切选择守陵，为什么可以如此心平气和地面对一切。他身边有念惜，一个，可以支撑他所有思念的人。

若惜，究竟谁才是被伤得最深的人?

若惜……

如果有来世，能让我再遇见你一次吗?

若惜，你知道，我有多思念你吗？若惜……

弘历

从小，我就知道妈咪爱的人不是阿玛。曾经我怨恨过十四叔，为什么要介入阿玛和妈咪之间。可是阿玛却告诉我，是他破坏了原本属于十四叔和妈咪的幸福。

十四叔应该讨厌我的，可是他却没有。妈咪说，只要她喜欢的，十四叔都会用同样的爱去喜欢。

皇爷爷后来告诉我，妈咪为爱新觉罗家牺牲了太多，他要我答应，今后无论如何都要让妈咪和十四叔幸福。

后来我有了两个妹妹，可是到后来又变成了一个。念惜，她是妈咪和十四叔的女儿，我会用我的生命去保护她！

我从来没有想过妈咪会那么早就离开我。她去得那么不甘心、那么绝望、那么多遗憾……我知道她很想看着念惜长大……

我怨十四叔！可是当我看见他守着妈咪的遗体哭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并没有资格替妈咪怨任何人。走到今时今日这一步，谁都没有悔过。

妈咪不悔，十四叔不悔，阿玛、十三叔，谁都没有后悔过。

我用我所有的力气保护着妈咪在乎的一切。可是十四叔却用那样激烈的手段拒绝了一切，他毅然带着年幼的念惜，选择去了守护皇爷爷陵墓。

他在忏悔吗？忏悔自己让妈咪带着遗憾和不甘离开这个人世？我不能理解他们这样的感情，却……羡慕。

我的妹妹，她越来越像妈咪。十四叔时常看着她失神，当我偶尔把她带回圆明园时，阿玛、十三叔会看着她失神。

这，究竟是怎样的感情?

为人一举一动，都要像头上戴了一顶隐形王冠。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妈咪这样告诉我。

妈咪她是我见过的最美好的女人，她有着无以伦比的才智与气度，她有着大清最尊贵格格独有的骄傲，她有着连大男人们都难以企及的远见与胸襟，她能让三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男人为她沉醉一世……也许，还包括我的皇爷爷……

我渴望遇见像妈咪这样的女子，可是我知道永远也不会再有这样的女人。妈咪，是无可取代的。

念惜，她有着像妈咪一样的气度与骄傲，可是，她却也仅仅是念惜。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企及妈咪!

妈咪，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前世今生，但是如果有，那下辈子我还想成为你的儿子……

康熙

小小的、温软的身体，她安静地躺在我怀里，眯眼对着我笑，那一刻，我如同拥有了全世界一般的满足。这种感觉，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多么多么地奇妙!

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的女儿，与别人的女儿。她不是我的骨血，可是看见她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有把全世界都给她的冲动，我知道这仅仅是因为她是宛儿的女儿。

离恨梦回几纠缠，若相惜，若相惜……

直待繁花落尽，人空憔悴，曾若相惜……

她变成了我心中宛儿的生命的延续，失去宛儿的痛苦因为她稚嫩的笑稍稍平复了一些，至少，我还有她……

若惜，我与宛儿的若相惜。我要把最好的全部给她!

只有她真正疼我，用一个女儿的身份，心疼着寂寞、苍凉的父亲……

巡视在外，我一刻都舍不得错过女儿的生活点滴，当李德全告诉我她喊德妃作额娘的时候，我的心瞬间慌张了起来。

我害怕她忘了宛儿，即使宛儿离开我们的时候她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可是我还是害怕。每当我无意中提起宛儿时，她专注认真的眼神都让我由衷地安慰，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与我同样思念着宛儿……而恰巧，她就是宛儿与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联系。

我害怕这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感觉……那种，被孤立在世界顶端的寂寞……

她哭着说："女儿永远都不会忘记额娘的。"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那天，她在我的膝盖上低低吟着这首诗；那天，她告诉我，在她眼里我是前无古人的"千古一帝"。

朝堂上几十年来听的所有阿谀奉承、万民高呼的"万岁"，竟奇迹般地抵不过她软软的嗓音。

我本该听宛儿的，让她嫁入寻常百姓家，让她永远远离皇室的爱恨情仇。但是，当我真正遇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根本舍不得女儿远离我。

符翟是个有野心的一方霸主，天朝永远的庇护与女人之间，我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于是，我的女儿没有离开我。

我把"一痕沙"交给了她，把我的眼耳交给了她。我知道她能做得很好，因为，她是宛儿的女儿。而且，只有这样，她才永远不会离开我的身边。

我的两个最优秀的儿子都喜欢若惜，这是我一直都在默许的事情。如果嫁了我的儿子，那么若惜今生就绝对不会离我远去。

可是我却忘了，若惜会伤心。

是母女连心吗？若惜居然也和宛儿一样有着那样的想法：愿得一人心，终老不相负。

因为在乎，所以她离开了十三；因为爱，她包容了十四的一切。这是矛盾的不是吗？可是她却告诉我，因为十四的眼中只有她，他只给她承诺。

也罢！让她跟了十四吧，如果她能幸福。

弘历的出现给了我巨大的意外与惊喜。当我感觉到他在若惜肚子里与我打招呼的时候，我真实得感受到了生命的感动。

弘历，一个混合了我和宛儿骨血的生命。这样的认知让我几乎想把所有的爱给他！我要把他教育成最贤明的……君主！若惜把弘历教得很好，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

于是若惜和十四的幸福成了我心头最深的牵挂。我最钟爱的儿子，可是我却不能把皇位给他，保全他的生命，成了我最后的心愿。

弘历告诉我，他会尽全力保护母亲与十四叔，这，我就安心了。我相信我的孙子，他能说到做到。

闭上眼的那一刻，我没有见到若惜，也没有见到十四，只有弘历静静陪在我身边。这是一个帝王的悲哀，不能让最心爱的儿子女儿为我送终，这是我最后的遗憾，可是，这却是必须的。

宛儿，如果有来世，我希望我不再是一个皇帝；如果有来世，我希望我们只是寻常百姓；如果有来世，我希望我们能拥有一个像若惜这样的女儿。

---

第四十九章

结束了若惜的生命，我回家了。是我做了很长很长的一场梦吗？为什么这个梦如此清晰？可是除了记忆之外，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梦曾经真的存在发生过。

是我做的梦吗？胤祯，为何我会心疼？为何此刻我的心酸涨得如此难受？我离开你了吗？终于彻底离开你们了吗？

为何闭眼那一刻的心疼至今还如此强烈？

家人告诉我，我整整昏迷了十四个月。十四个月吗？多美的数字……

苏醒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顾家人的反对飞了一趟北京。我没有去北京的任何名胜古迹，只是直接去了蓟县黄花山——胤祯的万年之地。

“卧龙卧颠黄花山，千层阶梯入云端，层林尽染探海处，紫云洞天探神奇”。

黄花山，山势险峻，绿树掩映，风光旖旎，风景秀丽，四季皆景。早春二月黄栌花开，满山遍野，黄花点缀于林间，别具一番景致。盛夏松涛遮天蔽日，游人穿梭其中，尽享天然氧吧。秋日万山红遍，更使人寄望几多相思，几多祝福。冬季松柏傲雪，给人以昂扬向上之精神。此山因春来腊梅花香四溢而得名，

我来的时候，这里正值秋季，漫山的红叶徒增了相思的氛围。秋，本就该是相思的。愁，秋字心上坐。

这个地方叫石头营，这里的村民说这里葬着大清最有名的王爷和他的儿子。他们说这位王爷有太多的功勋和故事，他们说这位王爷用兵如神，擅长军事谋略，立过赫赫功勋，他们说这位王爷是抚远大将军。

那块功德碑在一座小山顶上，地势四面环山，面对的山坡视野开阔，他的陵寝就在这里。石碑保存的很完整，花纹雕刻精美，基座四周分别刻有虾、蟹、鱼、龟、马、蛤蟆、狗等动物形象，石碑通身缠绕着蟒龙祥云，很漂亮精致，驮着石碑的赑屃，形象生动传神，只是这尊被人削了舌头。

恂勤郡王，是宝宝给胤祯的封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石碑摸着很凉，我的心也沉甸甸的，有一种近似酥麻的疼痛。

我依然记得他掌心的温度有多么地撩人。有一种心疼，霎时跨越了三百年的距离，清晰地向我袭来。

胤祯，才离开你没多久，我们就相隔了三百年。

胤祯，我该如何面对这一抔黄土?

胤祯……

他的笑容此刻仍然鲜活地在我脑海里出现……

胤祯，你肯原谅我吗？胤祯……

难道真的只是一场梦吗？泪水顺着我的眼角偷偷滴下一颗。

我盘腿坐在地上，头靠在石碑上。胤祯，告诉我，那不只是一场梦……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昏迷了十四个月，做了一场很长很长的梦……梦里那个人，好像是你。你……是谁……”我低声喃喃着。一切突然陌生起来，终究只是繁花一梦吗……

靠着石碑，我缓缓进入了梦乡。

这个梦里，胤祯终于出现在了我的梦里，我苏醒至今，他第一次出现在我梦里。

他穿着我亲手为他做的那件白色儒衫，依旧是让我心醉的笑容。

我是在做梦吗？可是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冲进他怀里。“胤祯……胤祯……”

“天哪！我真的好想你！”胤祯紧紧地抱住我，低头寻找我的唇。

仿佛吻了一个世纪，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开。“你好过分……我回来那么些天，一次都没有来过我的梦里。”

“你才过分！”胤祯亲吻我的额头。“我告诉自己下辈子一定要找到你，可是你却让我一个人在这里等了足足三百多年……”

他等了我三百多年……我又鼻酸地忍不住流眼泪。

“胤祯，我不想走，我真的不想走！”我泪水涟涟地看着胤祯。“我还没来得及见你最后一面，我还没来得及等到你原谅我，我还没来得及看宝宝和念惜长大……”

“知道吗？那个人跟我说了一个很离奇的故事，他说你和他来自未来的世界，说你们……”

没有等胤祯说完，我就使劲地点头。“我们真的来自未来。”

“原来是真的……”胤祯喃喃自语。“先前我还不相信，以为他疯了。原来是真的。”

他还是那样，无论我说什么，他都相信。

“胤祯，我好辛苦。没有你的世界，我居然连活下去都觉得累……”我靠在他的肩头。

“傻瓜，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没有我，你一样要好好活下去，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

……

梦醒，我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依旧还只是梦吗？我不相信！胤祯，如果你找不到我，那就由我去找你吧！

从北京回来，我简单地搜索了一下关于藏族活佛的资料便搭上飞机去了西藏。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走遍了西藏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寺庙，可是都没有找到我想要找的人。最后，在几近绝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地方。

重金雇了一个老实的农民，我依着两次往返的记忆，花了三个月找了了传说中的香格里拉。

“小姐，这个地方真漂亮。”这是连藏民都不知道的世外桃源。

原本张氏夫妇的房子已经没有了，可是在原地，却盖起了一间大石屋，规格形状与我这一面来拜访的许多小寺庙相同。

难道……我撒腿往屋子跑去。

门“吱呀”一声被打开。出来的是一个年轻的喇嘛，可是他却用看故人的眼神看着我。“久候格格多时了。”

那一刻，我感动地几乎难以附加。如果他不是个和尚，我一定抓住他狂吻一通！

“我想回去！求求你让我回去！”没等活佛坐定，我就着急地说明了我的来意。

“你本具佛之慧根，我原想渡你成佛，可是你与他缘分未尽，可是你可知你这一要求，我若满足你，你生生世世都没有再成佛的机会了。”

“我不在乎。”

“红尘一梦，只是痴男怨女。罢了！罢了！”活佛无奈地摇头。

++++++++++++++

如果我说我一觉醒来又在古代了，你们会相信吗？不信对不对？我也不信。可是……

我惊讶地看着抱着我往死里哭的青年。

“妈咪……”他哭，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是压抑的喊着那两个字。

“宝宝？”我离开的时候，弘历才十二岁，可是如今在我眼前的青年已经看上去已经二十左右了。我不是才离开了两年吗？难道弘历吃了……生长激素？呸！呸！童言无忌！

弘历整个人一震。“你真的是……只有妈咪才会这样叫我……”

我……呃……

等等！先让我搞清楚一下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一醒来弘历就抱着我哭了？难道……“宝宝，给妈咪拿镜子来。”

弘历低头摸了一下眼泪，听我的话起身去拿镜子。

天哪！我真的变回若惜了！我看着镜中那种熟悉的脸，那张我离开时的脸，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这活佛真是好人是不？把我送回来不说，居然还给我整了一副一模一样的皮囊。如果他不是和尚，我一定把碧昂斯介绍给他当女朋友！活佛喇嘛配上世界上最性感的女人……我使劲摇了摇头。

“妈咪……”弘历唤我，从他的眼神中我还是能看见不确定。“你……”他紧张地舔舔嘴唇。“我和十三叔亲眼看着十四叔将你火化的，还有，为什么你看起来……比我都大不了几岁？”

你妈咪我今年才十八岁呢！可是我的心理年龄……哦！天哪！我居然已经四十八岁了！

我看着镜中那张年轻的脸。那的小喇嘛活佛，是不是计算错我的年龄了啊？

“这个……一言难尽……”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你刚去世那一会儿，十四叔几乎是生不如死，皇阿玛去安慰他，我在门外隐约听到，你……是未来的人？”对着一个原本应该已经化为尘土的人说话，弘历还是看着很便扭。“你又从你生活的地方回来了？刚才在太湖，我的人救起了昏迷的你，当时我的感觉就很奇怪，不只是因为你的脸。然后我听你说梦话，就确定了。妈咪，这次你不会离开了？”

“……”我无声地点头，只抓住他那句“十四叔几乎生不如死”这句话。“胤祯，他好吗？”

“……”弘历沉默了半刻。“十四叔原本消沉至极，他一直挑战皇阿玛的极限，一心寻死，直到皇阿玛命人把妹妹送到他身边，他自请为到景陵为皇爷爷守陵，后来，几位大臣多次上奏密请将十四叔正法，皇阿玛没办法，在雍正四年的时候强将他带回北京囚于景山寿皇殿内。”

“现在是……”

“雍正八年，四月。”

他被囚禁了四年了……我突觉心疼。可是抬头，却见弘历一张臭脸。“也离开了我八年，妈咪你就不想我？刚才我与你说话，你只听进了关于十四叔的。”

“想！我当然想！”我忙回答。“妈咪每天都在想你。”

“你每天都在想十四叔，没有想我。”

瞧瞧！都二十岁了，居然还耍小孩子脾气。我将他揽入怀中，“宝宝，告诉妈咪，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弘历顺势抱紧了我的腰，像小时候那样靠在我的大腿上。“皇阿玛对我很好，他刚继位就用‘秘建皇储’的方式立我为储，他也总是把最好的都给我……”说着，他长叹了口气，“可是妈咪不在，我一点都不好……”

“妈咪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我心疼地握住了儿子的手。

“妈咪，你现在究竟几岁？”弘历看着我的脸，最终还是很郁闷地问我。

“我……”对哦，我几岁？“三十八。”我做了一个手势。我离开时是三十岁，现在应该三十八了。

“你去告诉别人你二十八，看有没有人信你！妈咪居然看着和我差不多大，还有天理吗？”弘历好像对我的皮相很不满。

“会老的，会老的！”我只能这样安慰他。啊！胤祯他比我大四岁，过了八年，他会不会变成欧吉桑啊？我一阵冷汗。才不会！康熙四十二岁的时候，英挺地连我都想嫁给他呢！十四随康熙啦！“我们现在在哪里？刚才你好像说太湖。”

“是太湖！”弘历没好气地回答。“过几日启程回京，还是妈咪你想先去‘一痕沙’看一下？”

“回京！”我等不及见胤祯了！

“见十四叔？”

“呵呵。”我陪笑。怎么回事？我的宝宝现在为什么一点都不可爱了？“你被封了宝亲王了？”弘历好像是十七岁受封的。

说到这个，弘历的脸色更难看了。“原本拟定的是乾亲王，五弟是和亲王，结果……”他看了我一眼。“皇阿玛说封宝亲王，连十三叔都应和说好。”

宝亲王！“很好听啊！”洛洛太有才了！

“……”弘历抿嘴，不看我。

“好啦！妈咪的确比较喜欢宝亲王这个封号吗。”我像小时候那样拍拍他前额光秃秃的脑袋。“大不了，将来你继位的时候，妈咪帮你起个好听的年号？乾隆，怎么样？”

“乾隆……”

“乾字，八卦的首卦：天。《说文通训定声》说，达于上者谓之乾。凡上达者莫若气,天为积气,故乾为天。乾就是君主，配之隆，很好对不对？”我知道儿子满意这个名字。哈哈，便宜都被我拣光了！

弘历点头。

“宝宝，不如，我们明天就启程回京？”看他心情好，我忍不住建议。结果，换来他一个不悦的眼神。不是吧！我才离开八年，当妈当到我这窝囊的份上，真不用混了。可是，谁让我亏欠他……

++++++++华丽的分割线+++++++++

第五十章

弘历这次是作为雍正的钦差出京办事的，原本我是打算让弘历带我回京，然后直接送我去景山寿皇殿。但是回程至半路，京中突然传来急报，命弘历火速回京，原因是——怡亲王病重。

我是被回来的喜悦冲昏了头脑吗？竟忘了胤祥的大限之日将至！

“妈咪，我没有时间现在把你送去寿皇殿，改日……”

“宝宝，带我去怡亲王府。”我轻声制止了弘历。“带我去见你十三叔吧，许是今生最后一面了……”

弘历一震。“妈咪……”我来自未来，他该知道我说出来的话是真是假。

胤祥被圈禁的时候就已落下一身病根，尤其是右脚，当时太医上禀：湿素毒结于右腿，膝上起白泡，破后成疮，时流稀脓……再加之这些年辅佐雍正，劳累过度……

胤祥，你曾说希望我笑着迎你回来，但是我没有做到，那么，现在就由我笑着送你走吧。

我戴着面纱，迈着沉重的步伐，我跟随着弘历，一步一步靠近叱咤风云的曾经。那些过往，此时如同电影一般在我眼前迅速闪过。

“儿臣参见皇阿玛。”弘历在门口下跪。屋内挤满了伺候的太医与侍女。

“平身。”雍正烦躁地在屋内来回走动。

弘历拉着我，小心翼翼地穿过来往的人。我站在儿子身后，远远地看着躺在床上昏睡着的胤祥。

仅仅才八年未见，为何他已然白发……泪水模糊了我的眼。我想起了御花园里翩然起舞的那个春，他是那样风华正茂。我想起了我们的《长相守》，那仿佛就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我想起曾经他给我的心疼，如今依旧清晰……

胤祥，我回来了……

沉睡中的胤祥幽幽地睁开了眼，他迷茫地看着四周，然后看见了雍正，他微笑；然后看见了弘历，他也微笑；然后他看见了我，他的眼神穿越了所有，发现了弘历身后的我，他的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讶。

第一眼，他就认出了是我。他总能……

我回视他。

“若惜……”他微弱的声音如同惊雷一般震撼着我的耳鼓。胤祥……

顺着胤祥的眼神，雍正也看见了我。他的眼中同样是震惊与费解。

“都先下去。”弘历沉声挥退了房中的所有人。

我眨掉眼泪，伸手解下面纱，缓步走向胤祥，即使步伐中和着泪水。当我的手握住他的的时候，我几乎可以感受到他来自灵魂的颤抖。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小的时候，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小妖精，所以我一直相信你会回来。”胤祥温润的嗓音如夕，只是微弱地让人生疼。

“是啊，我回来了。”咽下所有哽咽，我笑着看他，我跟自己说过，即使是哭，也要让他看见微笑的我。

他细细地看着我的脸。“若惜一点都没变，就跟那年桃花园中你一模一样，可是我却老了。”

我摇头。“不老，一点都不老。”

“还只是我的幻觉？我快死了吗？所以看见了若惜。”胤祥又疑惑地问自己。

弘历刚想开口说话，便被雍正拦住。他们悄悄退出了房间。

“怎么会是幻觉？”我拉起他的手，让他的手指描着我的眉眼。“我不是幻觉，也不是婉婧，记得我们的《长相守》吗？记得我送你的那支墨竹荷包吗？记得你在热河对我说的那句‘谁也不准回头’吗？我是纳兰若惜，爱新觉罗天雅。”

“真的是你……”胤祥皱皱眉头，但是却怎么也止不住汹涌的泪水。他在我怀里，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是我，真的是我。”我哽咽，脸上的笑容再也挂不住了。

……

见到我，胤祥似乎神清气爽了许多。可是我和雍正都明白这其中的一切。

“你怎么又回来了？”他皱眉。

“不欢迎吗？”我抬头看他。实在找不出一点洛洛的影子啊！

“别这么看着我，我也没在你身上看见墨墨的影子。”他与我一样的表情。“我还是比较想念我的妹妹，她比你漂亮多了。”

“虽然我也这么认为，但是，还是谢谢夸奖。”夸哪个不都是我咯！

这是我第一次与胤禛、与雍正如此自在地相处。也许是知道了他的秘密，所以，也便用对洛洛的态度对起了他。都没有变不是吗？唯一改变的我想就是初时来的目的。第一次我为他而来，第二次，我为胤祯而来。

“胤祯知道你回来了吗？”

我摇头。“我想亲自去告诉他。”我迫不及待地想见他，却不想胤祥有万一。

“参见皇上。”迎面走来与我长得相同的脸。只是，她也老了。

“平身。”雍正淡淡地别开了视线，转身看向远处。

“格格吉祥。”

“别再叫我格格了，纳兰若惜已经死了，你可以叫我……”

“墨。”身后雍正传来低沉的嗓音。

对。“墨，你可以叫我墨。”

“爷想见你。”婉婧倔强地不肯直视我。也许我的脸会让她有很多不好的感觉，也许……

“我进去了。”我拍了一下雍正的手臂，转身往他背后的方向走去。

……

“听说你找我。”我坐到床边。

“嗯，只是想再看看你。”胤祥低低地回应。

“有什么好看的，这张脸，你看了一辈子了，不嫌烦啊？”他的话又让我想起了死亡的恐惧，我连忙故作轻松地与他谈笑。

“不一样的……我只看得见若惜的脸。”胤祥浅笑着摇头。“若不算八年前的匆匆一面，若惜，我已经有十八年没有仔细看过你的脸了。我都……快要忘了你长什么样子了……”

“傻瓜。”这两天，只要他一开口说话就能把我弄哭。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脆弱了。

“能扶我起来吗？”胤祥伸出手。

我动作轻缓地扶起他，让他靠在床上。“会不舒服吗？”我在他身后加了几个软垫，并把被子拉好，盖至他的胸口。

“很舒服……若惜，能再让我抱你一下吗？”胤祥用渴求的眼神看着我。

我没有说话，只是轻轻依偎进他怀里。可是丝毫不敢把身体的重量交给他。“胤祥，好起来，我们再去一次热河好不好？”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儿，比翼连枝当日愿。”胤祥一连念了才子老爹的两首词，《浣溪沙》和《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

“若惜，”他的手握住我的。“红尘一梦，哪天一切落尘，人生如果只留下当初见面时的美好、惊艳、倾心、爱慕、崇敬、尊重……忘却所有的欺骗、背叛、伤怀、无奈，那该有多好。”

“我已经忘了。”我轻声说。

胤祥摇头。“回不去了，再也会不不去了。若惜，我只是在想，如果……如果……”他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也许，在他心中，有太多

的“如果”需要希望，久而久之，也便忘了……

“曾经沧海，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我无声地叹息。“胤祥，我重生过，换了一世，前尘一切不开心的事情我都忘记了。只是那个御花园中关于《长相守》的春，我至今舍不得忘记。”

“若惜，谢谢你。”滚烫的泪水滴到我的脸颊上，胤祥好似花了全身的力气一般，抱紧了我。

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胤祥在我怀里缓缓闭上了眼。在他望向人世的最后一眼，我只见了无憾。

我没有再流一滴眼泪，因为我知道，胤祥不会希望我为他的离开而伤心难过。握着仍有余温的大手，我轻轻地微笑着。胤祥，我只记得那个春，只记得那个春……

房间中，只有雍正沉默地坐在桌前，看着忽明忽暗的烛火。

“怡亲王允祥，雍正八年五月初四卒，诏复其名为胤祥，谥号贤，配享太庙。胤祥忠，公而忘私，视国事如家事，处处妥帖，能代朕劳，不烦朕心；敬，小心兢业，无纤毫怠忽；诚，精白一心，无欺无伪；直，直言无隐，表里如一；勤，黾勉奉公，夙夜匪懈；慎，一举未尝放逸，一语未尝宣漏；廉，清洁之操，一尘不染；明，见理透彻，莅事精详，利弊周知，贤愚立辨。”我看向桌前的人。“洛，记住了吗？”在现代，他断是没有背下这么一大段文字的，可是我不希望胤祥的“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有任何偏差。

他沉默这点头。

“洛，不要伤心。”胤祥，对洛来说，是患难与共的亲兄弟了，几十年真挚的情谊，不会因为时空的差别而减少些许。

“我……”他双手捏住眉心，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

“你现在能只是夏以洛吗？”我站在他身前，将把抱在怀里。“洛若是遇见了伤心的事情，就会躲到我怀里哭，我的哥哥，不会对我隐藏任何的情绪。”

“哪有！”他反驳我。然后我感觉到了他身体的震动，他哭了……

是啊，哪有！都是我躲进他怀里哭的不是吗？我好像把顺序说反了。我有规律地轻拍着他的背，目光随及之处尽是温柔。我浅笑，都无憾了……我该用何种表情再次面对他呢？站在景山寿皇殿外，我居然出现了一丝“近乡情怯”的感觉。

胤祯，你还好吗？

胤祯，你原谅我了吗？

“妈咪？”弘历停住脚步，转身看我。

我低头微笑。天不怕地不怕的夏以墨，你现在竟然在害怕呢！

“哥哥！”里头飞奔出一抹粉色的身影，她身后小心伺候着几个奴仆，对她不要命的跑法狂捏冷汗。“哥哥，刚才我还和阿玛说你起来着，我想听你讲妈咪的事情，然后阿玛说以后我想听什么就去问他……”美目瞥过我，那张快速张合的小嘴缓缓轻慢了下来。

我的念惜！我微喘着气，见到她的那一刻，心酸是如此强烈。她今年都十三岁了……弘历说，胤祯很宠她，雍正和胤祥也宠她，他也宠她，所有她变成了大清第一调皮捣蛋鬼。弘历说，有念惜的陪伴，胤祯的笑容多了许多。

“她……她……”念惜惊讶地看着我，一只手使劲地扯着弘历的衣服。“鬼啊！”念惜尖声大叫，随即提起裙摆转身往里头跑去。“阿玛！有鬼啊！”

“好了。现在连通报都不用了，你也不能逃避改日再来了。随儿子进去吧。”弘历将手伸向我。

我将手搭在弘历手心，深吸了一口气，向我的宿命一步一步走去。

“女孩子家一惊一乍地，将来阿玛还怎么好意思把你嫁出去耽误人家大好青年！”胤祯一边转头说教，一边被念惜往前面推。

他依旧如我记忆中的英挺，只是脸上的慈爱是我还不曾来得及熟悉的。我失神地看着远远朝我走来的胤祯，恍如隔世。

“十四叔。”弘历看了我一眼，开口。

“你来……”最后一个字卡在胤祯口中怎么也没有吐出来。他惊讶地看着我。

“阿玛，我就说有鬼是不是？”念惜指着我，身子依旧躲在胤祯身后。

“念惜，闭嘴。”弘历扬手挥退了所有的奴才，院里瞬间只剩下我们四人。

“弘历哥哥！你……”念惜气呼呼地看着我，想必弘历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与她说话。

胤祯向前一步，但是随即又退了回去，口中喃喃着只有他听得见的话。

我紧张地站在离他不到十步的地方，但是却感觉相隔了千里，他用陌生的眼神看着我，是的，陌生。

“十四叔，你在等什么？那是妈咪啊！”弘历催促胤祯。

“不可能！”胤祯皱眉看了一眼我们，然后转身快步离开。

“你看，不是所有人都有我这样的EQ的。”弘历依旧记得小时候我对他讲的一些现代的名次。他揽住我的肩膀，缓步往里头走去。“他只是接受不了，毕竟当年他亲手……”

我的眼睛一直跟随着胤祯逃离的背影，直至他消失。

“念惜，叫妈咪。”弘历另一只手拎来了躲躲藏藏的念惜。

“弘历哥哥骗人！她明明只比你大一些，才不是我妈咪！”念惜不肯屈服于“恶势力”。

“你看宫里的娘娘，年妃死的时候还跟十多岁的娃娃没差多少呢。”弘历没好气地说。他希望念惜也叫我一声妈咪，他怕我伤心……他知道八年前我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亲耳听念惜喊我一声妈咪。

念惜抿嘴看着我许久，最终挣脱了弘历的大手，一溜烟儿地跑了。

“这丫头！”

“急不来的，她不像你，她一出生没多久就被我送走，小时候见我的次数一只手就数完了，她认生……”

“所以还是我好是不是？”弘历没有让我在自怨自艾下去。“谁说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的？我才是妈咪的贴身棉袄不是？”

“是啊，好大一件。”我还是被弘历的话逗笑。

……

颤抖的手轻轻推开房间的门，这里的摆设和我们以前共有的那个家一模一样。胤祯背对着我，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深吸了一口气，我缓步走到他面前，甚至不敢看一眼他脸上的表情。我半蹲到他身前，用脸颊贴住他放在膝盖的手上，温热的泪流到他的手背，他轻微地震了一下。

“有人告诉我，他一辈子只可以有我，他告诉我，总有一天他会再娶我一次，然后我回应他，一寸同心缕，百年长命花，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移。我还用我们的头发编了同心结，他心疼我的长生，他告诉我她会再回来做我的女儿，他说百岁还同一岁生，他还说，我是他这一生最美好的收获……”我边说边哽咽，最后泣不成声。“可是他却不认得我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可是你……”胤祯一把将我拉扯起来。“我亲手将她焚化，她的骨灰至今还留在我身边，而你，即使你们长着一模一样的脸，即使你知道我和她之间多有的秘密……你怎么可能是她……”

“我来自三百年后的英吉利，第一次来这里是为了找我的哥哥，然后，我在这里遇见了我今生的劫数，可是……第二次，我为了实现诺言而来，我发现没有那个人，我连活下去的力气都找不到，百岁同名花，我来只是为了陪他终老……”我低叹了口气。“胤祯……”

他缓缓抬起头来看我，眼中依旧是疑惑。

“还记得香格里拉那个珠古活佛吗？他送我来的。”我怯怯地伸手握住他的，而他没有甩开。“有一天，我突然做了一个梦，梦见你，那

是我回去后你第一次出现在我梦里，你说你等了我三百年，”听到这里，他突然粗喘了一口气。“我想回来，于是便想起了活佛。我去西藏找他，整整找了两年，庆幸的是，我终于找到了他，也终于回来了。”

我词穷了。我告诉他关于我们的一切，他不相信；我告诉他这个只有弘历相信我的诡异穿越，他……

愣愣地盯着我许久许久，久到门口偷偷发出了两声不耐的声音，久到月上中天……

“你……”他涩涩地开口，嗓音有些许沙哑。“真的……”

“你再不相信，我就……”

“就……”胤祯紧张地看着我。

“我就哭给你看！”

胤祯狠狠抽了一口气。“天哪！你真的是……你居然真的是……”他将我扯进怀里狠狠抱住，力道大到让我骨头都生疼了。

“若惜……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温热的液体滴落到我的额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胤祯抱着我大哭了起来。

我鼻酸地环住他的腰。“别哭了，会被人笑的。”我安慰他，可是连我自己的声音也变成了哭音。

“谁敢笑我！”胤祯低吼一声，随即捧着我的脸吻了下来。阔别了那么多年的温热感觉，眼泪顺着我的两侧眼角不停地向下滑落。

门口传来两声抽气声，然后淅淅簌簌的逃跑声。

胤祯的吻越来越狂热猛烈，越来越激情难耐。直至我喘不过气，他调皮又霸气的嘴唇才停止侵略，但他的眼却依旧锁定着我不肯罢休。

我本能地颤抖着，当我再次睁眼看他时已经被他高大的体格悍然压制在床上，技术热稔的舌尖在我口中挑逗着浓稠的甜蜜，我放下了女性的最后一点矜持热烈地回应着他。

“胤祯！”他毫无预警地侵入我尚未完全准备好的身子，微微的疼痛感让我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可是现在，只有这样温暖的包裹才能平息他心中强烈的不安。

我扭动着腰迎合他。狂热的律动，依旧是我习惯了的节奏，这一刻，我也才真实地感觉到我回到他身边了。

满室的燎原大火，一直烧到东方天际泛白才稍稍停歇下来。

……

初夏暖人的阳光透过窗子，铺洒在光洁的地上，持续酝酿着偌大房间里由昨夜存留下来的炽热气息。

我缓缓睁开眼，被男人彻底宠爱过后的酸疼提醒我，昨夜我真的不是在做梦。牢牢握住我手的厚实大掌微微动了一下，我抬头，对上那潭深邃的汪洋，他浓密的睫毛性感的眨动，看着我的眼神澎湃着浓烈的幸福。

我依偎在他的胸膛，抚摸着曲线完美的健硕胸膛，借由掌心来感应他平稳真实的心跳，“几时了？”我伸手与他十指相扣。

“晌午。”胤祯的嗓音低沉性感，自他胸膛中传出的震动颤抖了我的灵魂。

“若惜。”

“嗯？”

“刚才醒来的时候，我真害怕自己只是在做梦。”

“不，不是在做梦，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我支起身子主动吻上了他。任何语言都不及此刻炙烫的肌肤相亲，任何安慰都远不及亲密拥抱来得真实。

身上传来阵阵酥麻，疯狂的吮吻、灼热的抚摸，“胤祯，你不会又想要了吧？”

“是你先引诱我的。”他继续忙他的。

“可是……我肚子好饿。”

胤祯一愣，随即大笑出声。“好，我让人去准备一些吃的，然后我们在继续。”

“再继续？”我惊呼。

“八年的份，不是那么容易补回来的！”

八年！“可是我还想看看念惜，还想……”

“这些都是次要的。”胤祯重重地亲了一下我的唇。“我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天你全部的注意力都是我的。若惜，你要负责安慰我，我真害怕哪天早上一起来你就不见了。”

胤祯采用哀兵政策，但我知道这其实也是他一直不安的地方。就如同我回到现代之后，一直都在怀疑关于那三十年是不是只是繁华一梦罢了。

“胤祯，胤祥卒了。”我的话让他停止了所有的动作。“三天前，在怡亲王府，我……”

“他走得安详吗？”胤祯握住我的手，无声地将我搂进怀中。

我点头。“虽然是病痛不断，但他是笑着走的。”三天前闭在心里的眼泪，此刻在胤祯怀里毫无预警地狂流而出。

“善终了。”胤祯平静地点头。

“我在江南遇见弘历，本来想直接回来找你，可是却因为胤祥，你会怪我吗？”

“不会。”胤祯停顿了一下。“他毕竟是我的哥哥，若惜，他能得善终，我已经比什么都高兴了。”我猜他是突然想起胤禩和胤禟了，现在想想，生在这样荣耀的家族，其实想要一个善终都那么困难。

“那几天真的好困难，我一面要照顾他，一面要忍住难过的心情。没有人的时候，我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说着，我的眼泪又快要掉下来。

“若惜。”胤祯叹了口气，俯首吻去我的眼泪。“从今以后，不要再为我以外的男人掉眼泪了。十三哥是最后一个，知道吗？”

“这好像比较困难也，我还有弘历，还有洛。”我数着手指头。

“洛？”胤祯皱眉。

“就是我第一次来时要找的人，我的哥哥。”

“找到了？”

“他早就找到我了，他一直都在我身边。”我浅笑。“胤祯，我回来找你，只是为了想跟你一起慢慢变老，然后一起死去。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要去管朝堂上的是是非非了好不好？我们守着念惜，大隐于世，我们可以云游四海，走遍大清所有的名川大河。等到念惜成年了，咱们给她找一个完美的夫婿，不求富贵，平凡便知足了，然后，一直到我们都走不动了，我们就回到北京，呆在念惜身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好不好？”我柔声向他刻画着属于我们的未来。

“好，只要有你在，怎样都好。”胤祯点头，亲吻了一下我的发顶。

“还有，我要比你先死，因为我可能承受不住失去你的痛苦，可是你也不能太晚来陪我，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会寂寞。到时候等我们都去了，就让念惜把我们一起火化，那样我们就再也不用分离了。然后，让她挑一个有风的日子，把我们的骨灰一起洒出去。”

“若惜，你说的未来太美好，我真怕……”

“不会的，我再也不会食言了！我再也不是曾经的那个天雅格格，皇阿玛大限之后，大清的一切历史就再也与我无关了。”我面对着胤祯坐好。“你也一定想过只有我们的世界是不是？我们再去一次苏州，再去一次香格里拉，再去一次五台山，我们……”

“好，都好。”胤祯抱紧我，眼中隐隐闪过泪光。“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完成我的承诺——再娶你一次。”

“你已经娶过我了。”我靠在他胸前，甜甜地笑着，“你只属于我一个人不是吗？”

“我要让你名正言顺地成为我的妻子。”

“嗯……不如这样，我们……去各地云游的时候，在有不同婚俗的地方都结一次婚，可是这样你就要娶我好多好多次了，你愿意吗？”我不想让他为难。如果他要再娶我一次，必定会支走身边所有的女人。而那些曾经陪他患难的女人，我答应过康熙，永远不让胤祯做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都依你。”胤祯用心疼的眼神看着我。

“别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要不是答应了皇阿玛，我巴不得把你身边的女人都赶走。”我做出一个很凶的表情。“而且以后，你身上所有的钱要统统交给我，你的无论哪一当面，我统统要把你榨干，让你再也没有精力去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是！老婆。”胤祯大笑。

第五十二章

我沉默地看着跪在我身前一直磕头的人，脸部肌肉渐渐出现了抽搐的迹象。

“格格……呜……格格……”小全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继续磕头。

“小全子，你哭丧？”我实在忍不住。

“奴才不敢！”小全子立刻停止了所有的动作，睁大眼睛惶恐地看着我。连原本坐在我右手侧擦拭弓弩的胤祯也瞪大了眼睛看我。

呃……好像说到他们禁忌的地方了。我清了清嗓子，“那个……你来这里干什么？”

“万岁爷怕格格生活地不习惯，就令奴才过来伺候着。”小全子一脸的皇恩浩荡。“格格，奴才起先真不相信，想着万岁爷是不是逗奴才玩儿的，可是见到格格……”

“你不害怕？”我打断他。

“当然不怕。老天爷再给奴才一次伺候格格的机会这是恩典。”小全子啊，在宫里呆了那么些年，油嘴滑舌了不少啊！

“李谙达可好？”突然想起了紫禁城中的故人，我忍不住问。夏以墨，终于有你不知道的事情了。

“先皇去了没多久，谙达也跟着去了。”小全子微微低头。

“也好，没谙达伺候着皇阿玛也不习惯。”我自言自语。“那巧心呢？”

“格格……您那个没多久，皇上就安排巧心姑姑嫁人了，据说嫁了歌统领当小妾，过得挺好。”巧心为了伺候我误了出宫的年龄，现在听她嫁得好，我也稍稍安慰了一些。

“小全子，以后不要叫我格格了。”他一句一个格格，听得我不舒服。

“格格永远是格格。”

“心里这么认为就成。以后，叫我墨姑娘，人家问起来你来这里干什么，你就说皇上指你下来伺候十四爷的饮食起居的，懂没？”我可不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是那个已经死了的天雅格格，这要是传出去，我可能会被当成妖怪活活烧死。

“者。格格……呃……墨姑娘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小全子倒也算机灵。

这小全子，脸蛋怎么还那么嫩！我靠近他。“小全子，你怎么都不显老？”

“格……墨姑娘也越活越年轻啊。”

小崽子，嘴倒挺甜。我这哪能跟他比啊，我猜我这二十五六岁的脸蛋是因为活佛可能喝醉酒了，而他，货真价实地嫩啊。“少废话。”

小全子掩嘴一笑，我立刻鸡皮疙瘩掉了满地。“奴才伺候在乾清宫，常去太医院跑，也常去后宫。太医院中有些药材是美容的，后宫一些娘娘们用的花草香露是驻颜的，奴才把两者混起来，没想到效果特别好。”

“哦？”我低头吟思。

“又想到什么鬼点子了？”胤祯笑着走近我。

“想抢钱而已。”我谦虚地挥挥手。等过几天欧阳屈赶到北京了，兴许可以跟他讨论一下可能性，古代的女性市场，官家太太小姐们，对美容这些的知识是匮乏的，但是如果有法子让她们变得年轻，我想多少银子她们都会拿出来！

“小全子，你去休息一下，明天再上任当值。”胤祯揽着我的肩往后堂走去。

“是。”

“若惜，咱们到时候去陪念惜了。”胤祯提醒我。

对哦！我哀怨地看了他一眼。“这小丫头被你宠坏了，现在说不认我这个妈咪就不认，你知道我多伤心吗？”

胤祯浅笑着。“也不是我一个人宠出来的啊。”

“你最甚。”

“所以我现在陪你去推倒这座大山啊。”

“我怕自己先被压死。”

“没关系，我比你高，我顶着。”

哎……每天我最期待的、最害怕的，都是去陪女儿。

……

念惜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径直将胤祯挽到一边叽叽喳喳地开始说这一天来她遇见的好玩的事情。孩子眼中的世界，连微小的美好都是幸福的。

我嫉妒你！我强烈的嫉妒你！我哀怨地看着胤祯，他无奈地偷笑。

“念惜，你喜欢看这些？”我随手拣起她放在书桌上的一本《伊丽莎白一世》的原文书。古代已经有关于她的传记了？我对这个女人很感兴趣，但却也没看过古代的相关书籍，唯一让我喜欢的关于她的传记就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和《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其中最让我喜欢的是《童贞女王》这本书，它是20世纪三大传记大师之一，星顿?斯特拉奇写的，他凭借弗洛伊德理论，把偶像拉下圣坛送回人间，揭示女王性格背后的神秘动机，从欲望上还原历史难堪的真实。一个女人如何统治她的国家，智慧、宽容、审慎、决断一个女王怎样驾驭她的宠臣，被爱时，纵容他；不爱时，杀死他。虽然是杜撰的，但是谁又知道作者是否在杜撰中有可能准确地复现了历史上的确有过的事情呢。

一次大胆的尝试，体现了非凡的技巧。

“别弄坏了我的书！”念惜把书从我手中抢了回去。“我好不容易让弘历哥哥给我找来的！”

“你看得懂？”基本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念惜没有那个机会学习英文，即使学习了，这些原文书中一些生硬的词语也不是她能理解的。

“弘历哥哥说他会找人翻译来给我看。”念惜稍显得意地抬头看我。

“这些你妈咪就会啊，比宫里头那些学士强多了，这些洋文根本难不倒她的。”胤祯立刻想到了让念惜和我亲近的法子，并且推波助澜。“你让她念给你听啊。”

“你会？”念惜怀疑地看着我。

“嗯哼。”我点头微笑。“智慧和宽容是未来政治文明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封建君王，伊丽莎白自然不能避免其局限，但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那个时代，她也为未来政治文明作出了最初的榜样。”我指指她的书，用现代人角度审视的语言告诉念惜她想了解的人是怎样的。

“什么是政治文明？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她很厉害吗？”念惜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也愿意和我讲话了。这个好奇宝宝，跟弘历小时候有得拼了，都会是让人头疼的“为什么小子”。

“她是我眼里最厉害的女性。在世人眼中，她是一个庄严高傲的王权偶像，有一位传记作家这样说她：这只凶狠的老母鸡一动不动地坐着，孵育着英吉利民族。这民族初生的力量，在她的羽翼下，快速地变成熟，变统一了。她一动不动地坐着，但每根羽毛都竖了起来。不过真正让我着迷的不仅仅是她为这个世界作出的贡献，还有她的情感世界。”女人总是三八的，呵呵……况且，西塞尔家族就是在她的羽翼下壮大起来的。

“快给我念！”念惜快速把书塞给了我，并在我面前坐下。

对她突来的改变，我稍稍愣了一下，但是很快就在胤祯鼓励的眼神下恢复了镇定。我打开书，“念惜，我一边读给你听，一边教你洋文

好不好？”

这个提议显然对她很有吸引力，我看见了念惜眼中的心动。“我考虑一下。”

胤祯在她身后摇头浅笑。

“好，你考虑好了就记得来找我哦。”明明就想学得要死，可是还是故作矜持，跟她老爸小时候一个模样。

念惜渐渐和我亲近了起来，虽然她仍然不肯开口叫我，但是至少，她现在不排斥我了。

但是没有过几天，胤祯就后悔他这个决定了。原因是……

“念惜，你该回房睡觉了。”胤祯第七次催促念惜。

“还早嘛！”念惜嘟嘟嘴，根本就不理会胤祯。在她眼里，这个叱咤沙场的大将军王根本就是一只纸老虎，是永远被她欺负的小可怜罢了。

“阿玛要休息了。”胤祯无奈。

“阿玛怎么老得那么快。”念惜嘀咕。“只有老人才那么早睡觉。”

“念惜。”我合上书。“今天先念到这里哦，昨天教你的音标要加紧时间掌握知道吗？”

“哦。”念惜黯黯然地从床上爬下来。

她失去光彩小脸让我不舍了起来。“你表现好的话，改天我带你去洋教堂弄其他有意思的书看。你知道吗？洋人眼中的世界跟我们是很不一样。”

“真的？你说的哦！赖皮就是小狗！”念惜高兴地捧过书。经过胤祯的时候停住抬头看他。“阿玛，哥哥让我告诉你，你年纪大了，有些事情不要太勤快，伤身子的。”

“呃……”胤祯的脸一下子红白交错。

弘历居然教念惜这个！我也惊讶地长大了嘴。

“小全子，送小姐回去。”我朝门外吩咐。

“弘历这小子，居然教念惜这个！”胤祯闭眼猛吸气。

“幸亏念惜不懂。你现在了解皇阿玛当年的心情了？”我笑着拉他坐到软榻上。当年我还小的时候，因为好奇古代春宫图的样子，所以央求着胤祯弄来给我看，结果这事却恰巧让康熙碰个正着。我是装了无辜，可是胤祯却被罚抄了十遍《论语》。现在想起来，那些往事统统都变成美好的回忆了。

胤祯一愣，随即笑了起来。“你啊！还说我宠她，现在宠得最凶的人是谁？”

“不就是我咯。”我大方地承认。“我的目标就是把女儿宠成大清第一恶霸，怎样？”

“不怎样，我帮你。”胤祯大笑。

“若惜。”

“嗯？”

“我……真的老了？”胤祯皱皱眉头，随即问我。

“是老了。”我点头。原来他在在意这个啊！“不过，我也老了，咱们孩子都那么大了，能不老吗？”

胤祯叹气。

“优质的男人是上好的酒，年份陈得越久味道就越香醇。我的胤祯，是我见过的最优质的男人，所以……”我挽住胤祯的手，靠在他耳边。“所以在我眼中你一点都不老。你看，老人能那么……勇猛？”

“你觉得我勇猛？”胤祯反问我。

“当然！”哇赛！女儿一句话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啊！“四十二岁，男人最黄金的年岁啊！你看皇阿玛，四十多岁的时候还亲征准噶尔部呢。我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就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那时他可是我眼中最帅的男人。”

“真的？”

“你不要因为女儿的一句话就胡思乱想嘛！难道你自己也觉得自己老了？”胤祯抿嘴不语。我明天就去打念惜的小屁股！“那……你闭上眼。”

胤祯看着我，缓缓比上了眼。

“绝对不能睁开眼哦。”我翻箱倒柜找出一件纱衣，然后将它撕成布条。我用这些布条蒙住了胤祯的眼睛。“可以睁开眼了。”

“若惜，这样我看不太清楚。”胤祯说着伸手去摘布条。

“你最好听我的哦。”我跨坐到他大腿上，双手伸到他身后开始绑他的手。“胤祯，我帮你找回年轻的感觉。”夏以墨你这个色鬼！明明就是你自己想把他扑倒而已！

胤祯果然听话地停了手。

我偷笑，在心里迅速排好了所有的剧本。看来，在现代学习来的东西今天真的可以派上用场了，尤其是我最擅长的那个舞蹈。

嗯……玩一点点初初级的SM吧。夜，还长着呢……

第五十三章

“若惜，我真的觉得我还很年轻。”第二天一大早，胤祯去晨练之前，硬是将我叫醒，然后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是啊，你是觉得年轻了，可是却把我折腾半死了！

景山寿皇殿仿太庙建造，不仅规模宏伟、辉煌肃穆，而且自成一个完整的建筑格局。是皇家祭祖处，殿内供奉有清朝历代祖先神像。明末崇祯帝朱由检就是在附近的一棵老槐树上自缢的，前些天我还跑去看过。

永恩殿、观德殿位于寿皇殿东，明代时是帝王的习射之所。雍正赐弘历可以在永恩殿、观德殿习射，所以我时常能看见我的“大棉袄”。

这里是一座天然的皇家园林。景山高耸峻拔，树木蓊郁，风光壮丽，为北京城内登高远眺，观览全城景致的最佳之处。山上丛林蔽日，鹿鹤成群，生机盎然，极富自然野趣。山下遍植花草、果木，有“后果园”之称。

“小全子，你在宫里无聊的时候是怎么打发的？”我坐在山峦中的凉亭中，俯瞰着富丽的北京城。我发现不用陪康熙、不用到处串门

子，这日子过得着实无聊。欧阳屈在济南被一些事情绊住，还有过些天才上来，至于是什么事情，心知肚明啦。

“奴才从不觉着无聊啊。”小全子手中整着一些很奇怪的香木，待他点燃，亭中迅速弥漫起一股宜人的香气，是……果香。

“小全子，你真是我的摇钱树！”我咧嘴看向他。

“这是奴才的荣幸。”

虽说是囚禁，但是皇帝还是很厚待胤祯一家的。瞧，那浩浩荡荡朝我这边走来的女眷们，个个都是花枝招展的。

现在想回避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完颜氏已经很清楚地看见我了。

“小全子。”小全子和巧心几乎就是若惜的代表，有若惜在的地方，基本就有他们的身影。

“奴才在。”

“滚。”

“者。”小全子从亭子的另一边快速走了出去。

其他的女眷被完颜氏留在了十步开外的地方，她独自一人走进赏亭。

“福晋。”我福了福身子。

她先是一愣，随即笑了开来。“虽然不是她，但是看着一张和她一样的脸给我行礼，还是很让人舒心。”完颜氏笑着坐下身子。

若是以前，我的确不用理她们，甚至某些时候，只有她们求我的份。不过现在，她倒是在我面前摆起皇族的架子了。

我假装疑惑地看着她。

“你不必好奇我说的人是谁，也不要思量着去问爷。她不是你能问得起的。”完颜氏抬了抬下巴。“你只用尽心伺候好爷就成了。不过，也别想仗着爷的宠爱恃宠而骄，你今天得来的这份恩宠，是托了别人的福气，知道吗？”

“我记下了。”我低眉。

对于我自称“我”，完颜氏还是挑起了眉毛。“到了园子里，该学的规矩还是要学起来，没大没小怎成个样子。”

敢情她今天只是来给我一个下马威的。成！成！我不在乎。你们的男人都被我绑在身边了，我还在乎你们一两句冷言冷语啊。

“爷是个清心寡欲的人，他召你你就去伺候，没召你就别有事没事去缠他，知道吗？”

“是。”清心寡欲？那世上的男人都变和尚了？

兴许是看我如此贴顺，根本就不配做她的对手，完颜氏的态度也软了下来。她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打量我。“瞧瞧这张脸蛋，要不是她早已被火化，我还真认为有人借尸还魂呢。”

“她？”我故意反问。“福晋一直提到的她是……”

“不让你问爷倒问起我来了。”完颜氏瞥了我一眼。

那是！探探你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的，我好决定今后是整你还是放了你啊。

“她是……”完颜氏皱了皱眉，好似不愿意这么说一般。“很美好的女人，同样身为女人的我，就算丈夫心里念的都是她，我还是讨厌不起她来。”

哇赛！能从情敌口中听到这样的评价，我以前做人是有多成功啊！

“她心比天高，是一个……翻手覆云的奇女子。跟她一比，好似我们都白活了一遭……”

谢谢哦！除了“心比天高”这四个字之外，其它我都高兴地接受。“她很厉害吗？”我故意问。瞧！标准念惜的口气，我盗版来的。

“一个连圣祖黄帝都全心信任倚重的女子，你觉得厉害吗？”她反问我。

提到康熙，我玩乐的心一下子收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丝丝的酸涩。没能守在他身边为他送终，那该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吧？怎样都

无法弥补的遗憾，就算到我生命终结的那一天，我仍旧会因为这个遗憾而心痛不已。

见我安静了下来，完颜氏以为我自卑了。“只是红颜薄命，她三十岁就卒了，只晚了先皇两个月不到。”她叹了口气，“父女倒是情深了，只是苦了我们家爷……”

“回首重到旧时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莲苦。休说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是啊，倒是苦了胤祯，不过他若是知道我用女子的悲苍心情比他的情苦，会是何感想?

“倒也是个心似澄镜的姑娘。”完颜氏转身出亭子。“好生伺候着爷，爷不会亏待你的。”

“是。”我福身。完颜氏……比起以前，她似乎变了很多……我不讨厌她……

++++++++++++

我逛了一圈回来，胤祯还是在舞刀弄剑，只是刚才是自己在练，现在多了一个对手。

“弘历哥哥加油！阿玛加油！”念惜站在一边兴致勃勃地看着。

我支着下巴看他们比划着招式。打打杀杀真的那么好玩吗？胤祯这个小兔崽子，精神居然还这么好！

“铿”地一声，弘历手中的兵器被胤祯远远地挑开。

“十四叔老当益壮啊。”弘历很有风度地认输。

“臭小子，我不老。”胤祯咧嘴笑着，然后朝我的方向走了来。“会热吗？”胤祯看了下天下毒辣的太阳。

“不怎么热。”我本身就体寒。“倒是你们两个，一靠近我就感觉大热天给我移来了两盘火炉。”刚运动完，胤祯和弘历都还“热气腾腾”的。

“嗯嗯！”念惜使劲点头。

“宝宝，今儿又往这里跑，宫里没事？”我拿出手绢，细细地擦拭着弘历额头上的汗水。

“咳！”身旁某人适时不舒服地咳嗽了一声。

“十四叔，先儿子，后老子，做娘的都是先想到儿子的。”弘历笑着揭穿了胤祯的小把戏。“更何况，我还是妈咪的贴心小棉袄呢。”

“大棉袄。”我更正他。

“不是说女儿才是贴心小棉袄吗？”念惜疑惑地问。

正好被弘历抓住了说教的机会。“那是因为某个的女儿不愿意做，所以我这个做哥哥的，一面要孝敬妈咪，一面还要兼职做‘棉袄’。”

念惜朝弘历做了个鬼脸。

“我让厨子炖了银耳莲子，要吃吗？”我同样帮胤祯擦汗。“瞧你怕热，改天我亲自给你做些酸梅汤，解暑。”

“好。”胤祯笑着，心理稍稍平衡了一些。

“到时候别忘了我。”弘历提醒我。“妈咪，今天天气不错，不如我们去郊游吧。”儿子提议。

“你都这么闲吗？”胤祯不悦地问。

“妈咪，我过些天又要南下了，可能要好几个月才能回来。”弘历径直对我说。

“又要南下吗？”我心疼地看着儿子。这秘密储君果真不好当，常年帮着他皇阿玛上山下海的。

“是啊，南方又是洪灾，皇阿玛让我去看一下灾民的情况。”弘历说得十分轻松，“我们等一下去哪里郊游呢？嗯，不要太远好了，妈咪怕热。”

“你安排吧。”我笑着任由他握着我的手。

“等一下还有神秘的朋友要来哦。”

所谓神秘的朋友，就是……

我偷瞄了一眼胤祯，只见他目不斜视地靠在我身后的树干上看树荫遮蔽的天空。

“你怎么会有空来？”我问与我们一样席地而坐的雍正。他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勤勉的一个皇帝了。

“皇阿玛前些天身子有些不爽，太医说是劳累过度，所以为了把皇阿玛骗出来，我就说是妈咪你邀了他。”弘历将厨子准备的凉饮倒进杯子，递给雍正。

“你不舒服吗？”我的心突然麻了一下。现在已经是雍正八年过半了呀！

“没什么，只是偶尔有些累罢了。十三一下子离开，很多事情都要我亲自处理了。”他无所谓地笑笑。他知道我在担心什么。

“洛，要放权。你若是都自己做，你下面的人就永远都不会。”我担心他的身子。

“这小子分担了很多了。”他拍拍弘历的肩膀。

“哥哥，那边有只小野猫，你快去给我抓来！”念惜拉着弘历，嚷着让他去抓她看见的猫。

“麻烦精！”弘历口中抱怨，但还是很干脆地站了起来。

树荫下一下子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雍正看了一直不搭理他的胤祯一眼。“你过得怎么样？”

“有我在，她很好。”没等我开口，胤祯就先回答了。

雍正笑着点头。“听说你最近都在研究伊丽莎白一世？”

听说？听小全子说吧！我身边居然有个小间谍。“你很无聊也！以前就让奥文不知不觉做你的间谍，现在又安排其他人。”

“墨，我只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而已。”

“洛，我很好。”他咬牙切齿地喊我的名字，我一样回敬给他。

“……”

他不说话了，那就代表……他生闷气了。“好啦，我知道你关心我不是？可是洛，我自己的人生总要自己来经营。我学着怎么放开你的手，你也要学不是吗？”我柔声说道。

“我只是习惯了。从一起在妈咪肚子里开始，我就一直牵着你的手。”他勉强笑笑。“放心，哥哥可以的。”他揉揉我的发，这让我突然起了酸意。是我太急于摆脱我们对彼此的依赖了吗？我好像伤害到他了。

胤祯看了我们一眼，始终选择保持沉默。

“给你一样东西，让你解解馋。”我捧出一个密封的罐子。“我从德国传教士那边要来的啤酒。以前妈咪不让你喝，可是你一直偷喝还被我揭发记得不？”我一边回忆一边使劲开罐子。

手中的罐子一下子消失，胤祯面无表情地帮我打开，然后递还给我。

“有多少年没尝过这个味道了！”雍正直接捧着罐子喝，一脸怀念。

“我也怀念着呢。”我不忌讳地与雍正同喝一罐。“以前跟妈咪告完状之后，我就偷偷把你喝剩下的拿回房间藏起来，等妈咪睡着了再喝。”

“我知道。”他一脸“我了解”的表情。

“你知道？”

“我知道。包括你偷藏我的校服、撕毁我的情书、在我的数学作业上做手脚……所有的我都知道。”

“干嘛告诉我！太没成就感了！”我哇哇大叫。

整整一个下午，我们都在怀念以前的事情。洛，下辈子再做我的哥哥吧！我保证不会像以前那么任性了！我保证！

第五十四章

自下午郊游到现在，胤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此刻他头枕着双手，仰躺在床上。

“在想什么？”我坐到床前的横蹋上，下巴支在床沿上。

胤祯看了我一眼。“我从来没有见他像今天这样笑过，甚至……从未见他真正笑过。”

“他只是背负了太多。”穿越到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而且还是一个帝国的皇帝，这对于洛来说是痛苦的，而他一切自然都变得战战兢兢的，生怕出了什么岔子。

“他是我的亲哥哥，同时也是你的亲哥哥，很奇妙不是？”胤祯坐起身子。“若惜，你老实告诉我，皇阿玛到底有没有遗诏。”

“……”我抿嘴。

“告诉我，我早就看开了。”胤祯握住我的手向我保证。

“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第一次，我在人前提起了康熙对我说的这番话。“胤祯，皇阿玛最后做这个决定考量的东西有很多，在你们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他只能把筹码放在你们的下一代上。”

“他的子嗣不多，但是却有一个拔尖的弘历，我的子嗣比他多，但是却没有一个比得上弘历。”胤祯自己解析我话中的意思。“若惜，看来最终我还是输在你手里，这让我心里舒爽多了。如果当年弘历是你为我生的孩子，而不是为他，那么皇位是谁的还不一定不是？所以，在皇阿玛眼里，我并不输他。”

只是这个世上并没有如果这回事。“你还在意？”我小心翼翼地问。

胤祯摇头。“我只是独独不想输给他罢了。因为你的关系，我就是很想和他较劲。不过现在，一切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了，真的不在乎了，况且，你也在我身边。”

我仰视着他，浅笑。“看来皇阿玛都看错你们两个了。”

“看错？”胤祯挑眉。

“皇阿玛以为你们不会有气量容忍对方，洛不可以，你也不行。所以最后一次我跟着你离京的时候，他才会叮嘱我，不论用什么方式，都要保你周全。”

“皇阿玛他……”胤祯微微红了眼。

“他说他放不下你，胤祯，皇阿玛说他放不下你，你是最心爱的儿子，他害怕他大限了之后你会有个万一。”我坐上床，轻轻抱住他。“皇阿玛说不要哭，说我们的眼泪只能为天下苍生而流。胤祯，现在天下苍生已经与我们无关，所以我们以后再也不要流泪了。好吗？”

“好。”胤祯点头，给了我一抹浅浅的笑容。

好可爱！我的色女本性此刻又稍稍抬起了头。我笑着钻进他怀里，跟着他一起微笑着。

“若惜，咱们偷偷溜出京，云游去吧。”胤祯突然说。

“可是念惜……”她还没有认我不是吗？

“等我们把念惜摆平就走好不好？”

摆平？“瞧你的用词！”我点头。“好，只要念惜认了我，我们就走。”

……

欧阳屈抵达京城。

让他来寿皇殿断是不合适的，所以，还是只能让我走一趟。

“给。”胤祯将一块龙型玉佩递给我。“早去早回。”

“好。”我接过玉佩，看四下无人，轻吻了一下胤祯的脸颊。“我不会呆太久的。”

……

我没有去“一痕沙”的北京部，而是让小全子直接把马车赶到了欧阳屈以前买的那栋宅子。

“小全子，把马车赶到后门去再进来。”我拍了拍身上的男装，转头叮嘱了一声。

欧阳屈独自一人坐在大厅中。八年未来这个地方，一切景物与摆设都没有改变过。

“蛐蛐儿。”我笑着和他打招呼。

“这是这些年来的帐簿和总结。”欧阳屈冷着脸将桌上的东西推到我面前，然后开始汇报这些年发生的一些大事。

“呃……”他好像在生我的气。“咱们先叙叙旧怎样？”

“……”欧阳屈停下不讲话，然后站起来。“我和你有熟到叙旧的程度吗？”

真的生气了！而且这气还不小。不会是在萧瑟那里吃了什么亏吧？当然，我才不会笨到问出口。“蛐蛐儿！哥哥！”我讨好地看着他。总得让我知道他生我什么气吧？

“说走就走，还一去就是八年。你瞒其他人也就算了，居然连我也瞒，你究竟把我当成什么人来看？”欧阳屈皱眉看着我。

等等！先让我消化一下他话里的意思。离开？不说？难道……“弘历这小子写信怎么跟你说的？”

“他说你因为一些事情不得不离开，可是现在又回来了，就这样。”欧阳屈额头的青经微微突起。

乖乖！年龄不小了，千万别怒极攻心啊！弘历这小子！莫是他不想让太多人知道那些鬼神之说，毕竟当年亲眼看着我火化的只有十四、十三和弘历三个人而已。不愧是我儿子啊！太聪明了！

“蛐蛐儿，我有不得不离开的理由，这个理由除了现在的皇上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而我没死这件事情，所有人都不知道，包括弘历，包括胤祯。”我顺着弘历的剧本走了下去。

“真的？”欧阳屈的神色稍稍好看了一些。

“真的！”我使劲点头。

“以后不许这样了！”欧阳屈重新坐回椅子。

“永远不会有第二次了。”

“你知道吗？突然听说你……我真的是以为有人在捣鬼。可是探子的回报却都是一样的结果，即使我还是不信，但是当后来皇上派人接走念惜的时候我才相信。”欧阳屈叹气，然后狠狠给了我一记爆栗。

哇赛！下手真狠！我抱住头。

然后接下来，欧阳屈花了将近两个时辰的时间将这八年的重要事情说了一遍。

“往后的年会你继续主持。”我将茶杯递给他。

“可是你已经回来了。”欧阳屈皱眉。

“举国皆以为天雅格格已经死了，而我也懒得和各部的人解释，就当这个幕后老板好了。”幕后掌权者，真帅气！“也许那一天我会把‘一痕沙’交给念惜或者弘历，到时候你就不用再主持年会了。”

欧阳屈眼角抽搐了一下。

“是的，虽然那还要等很久。”我清了清嗓子，虽然心绪，但是我力求让自己看起来自然一些。“你没听过祸害遗千年吗？你命肯定很长。”

“纳兰若惜！”欧阳屈低吼。

“我现在叫墨，以后再见面可别记错了。”我站起身，佯装拍灰尘一般用手背掸了掸长衫下摆。

“你要回去了？”欧阳屈惊讶地看着我。按照以前的习惯，我会拉他陪我去逛大街，逛窑子。

“我可不想离开胤祯和念惜太久。”我说出了我这辈子最恶心的一句话。我是不想离开他们太久，我想把八年的空白补回来。

“我送你回去。”欧阳屈站起。

“不用，小全子在外面等我了。”啊！小全子！我倒忘了这个！“那个，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抽出来吗？”

“怎么了？”

“我又想到一个抢钱的招。”我拉着他一起往外走。“走走，送我回去，我在路上告诉你。”

……

“保养品？是什么？”欧阳屈听得云里雾里。

“小全子，”我拍拍马车的门。“探脑袋进来一下。”

“主子。”小全子咧嘴笑。

“可以滚了。”我把他的脸按了回去。“看见没？”我转头问欧阳屈。

“看见什么？”

我大翻白眼。“他的脸啊！哪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男人皮肤嫩得跟小娃娃似的？他又不是妖怪。”

“你是想……”

“是啊！你想想，那些有钱人家和官老爷家夫人小妾小姐，谁不想青春常驻啊！”这个钱，绝对好赚！首先“一痕沙”的信誉什么就都已经保障了，再者，经过一定的炒作，我绝对相信这个生意稳赚不赔！

“我回头看看这个点子的可行性。”欧阳屈冥顽不灵。

……

刚进胤祯的小院子，念惜就朝我飞奔而来。“妈咪！你跑到哪里去了！”她一把搂住我的腰，趴在我胸前嘤嘤地哭了起来。

“我……”

“我以为你又像上次那样把我和阿玛扔下了！妈咪……”

她叫我妈咪……我的念惜叫我妈咪……原本想解释的我，最终哽咽地说不出任何话语来。

胤祯站在屋檐的阴暗处，安静地看着我们。

胤祯……女儿终于认我了……

“还哭什么啊！”胤祯一手搂着我，一手搂着念惜，承受着两个女人幸福的泪水。

“人家高兴嘛！”

“人家高兴嘛！”我和念惜异口同声地说。

“真有默契。”胤祯大笑。“念惜，阿玛很开心，真的很开心，你认了你妈咪。”胤祯大拇指轻抚着女儿的额头。

念惜小脸一红。

“好了，现在你妈咪最闹心的一件事情也解决了，我和你妈咪就能安心地走了。”胤祯浅笑。

“走？去哪里？我也去！”念惜哇哇大叫。

“我们是去弥补回八年的时光，云游四海。”

“我也要弥补啊！你们别想把我一个人丢在北京。那样我会恨死你们的！”胤祯的好言好语丝毫没有让念惜心平气和下来。“人家也想和妈咪多呆些时间嘛！”

“念惜……”胤祯无奈地向我求救。

我耸肩表示自己无可奈何。谁宠出来？自己摆平。

结果，半年后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我们身后多了两个跟屁虫。念惜和小全子……

胤祯无语问苍天。为什么好好的二人世界，现在无端多了两个累赘？而他也遵守的当年的承诺，带我重回苏州，重回五台山，重回香格里拉……

++++++++++++

第五十五章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缘为连理枝。

熟悉到土但是很美的诗句是不是？我想，一切这些又土又美的诗句放在我和胤祯身上，都该是恰当的。三十七年的风雨旅程，我陪着胤祯走过人生所有的喜怒哀乐。

雍正十三年，我以为洛要死了。因为历史，所以他选择了悄然离开，将皇位交给了弘历。雍正帝，死因成迷。多年后，我收到了一封用英文写的信，赫然发现，那是洛的笔迹以及落款。

雍正十三年，我和胤祯在弘历不知道的角落，见证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同年，我还把“一痕沙”的龙型玉佩交给了念惜，从此真正踏上了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旅程。

乾隆二十五年，我见到了年仅十二岁的玛慕黎兹姆。原来，玉容未近，芳香袭人，即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别有一种奇芳异馥，沁人心脾……关于香妃的一切都仅仅只是美丽的传说罢了，容嫔，后来的容妃只是被漆镀上了后人遐想的深宫玉人儿。

那年，我为我的第十五个孙子，亲自取名为永琰，我想，宝宝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了。

时间，真快不是吗?

乾隆三十年，我和胤祯回到了北京。

三十七年的陪伴，我们已然是花白了头发的老人。就连念惜，她的第一个孙子也已经三岁有余。

只是后来我们又多了两个女儿，乾隆二年和乾隆十八年出生的忆若和忆惜，即使我搞不清我这副身子究竟是多少岁，但我也着实尝了一回老蚌生珠的尴尬。

“钮祜禄氏可好？”对她，我心中终是充满愧疚的。

“她很好。”弘历是个至孝的孩子，可是在我面前，他从来不称钮祜禄氏为“皇额娘”，这孩子，只是害怕我心里不舒服而已。“十四叔呢？”

“去逗念惜的那个皮孙子去了。”我浅笑。真的好快啊……我眯起老花了的双眼，仔细地看着弘历的脸。“我的宝宝，如今也老了……”

“儿子也五十七了不是？”弘历也笑。

“我就说吧，就算你到了六十岁，你还是我的宝宝。”乾隆三十二年了呢……“宝宝，曾经我和你皇阿玛说过，我会让你成为他的骄傲，而如今，你也终是没让我们失望。”

“儿子还是有很多地方做得不足。”

“比起你皇爷爷和皇阿玛，也许是的，但是，有些事情是必然的，所以你不需要过于执著。问心无愧才是我想对你说的。你皇奶奶仍是德妃的时候曾告诉我，最苦的是你皇爷爷，有道是人间万苦人最苦，你皇阿玛一心要江山图治，后世骂名滚滚，只是问心无愧，也终不悔九死落尘埃。”

“皇阿玛他……如何了？”这三十三年，弘历没有再见到洛一面。

“再见面又有何意，他永远都放不下你不是？”我微微红了眼眶。“我有一些些后悔了。我曾告诉念惜，若我和她阿玛都去了，就让她把我们的骨灰混在一起，选一个有风的日子撒了出去。可是……是自由了，好像会被吹得四处飘零不是？所以，还是呆在一起吧，正好能与你皇……好作伴……”

“妈咪……”弘历突然不安地握住了我的手。“还早着呢，你现在的语气好像在安排后事一般，听着不吉利。”

“宝宝，妈咪是在安排后事啊，在叮嘱你呢，你要好好记住知道吗？”我浅笑。

“妈咪！”弘历不悦地皱皱眉头。

“前年，收到你皇阿玛的骨灰，我和你十四叔便回了京。而今你十四叔也已到耄耋之年，说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和你十四叔也活得够本了。要说在这个世间会让我割舍不下的东西，我想就是你们这些孩子了。弘历，念惜和忆若现在都很好，忆惜我也不担心。唯独你，你最大，身边宫妃也无数，令皇贵妃虽得你心，但你身边却也始终缺个能说体己话的女子，妈咪放不下你……宝宝，妈咪终是要走在你前头的，答应我，不要太伤心，好吗？”

“……”弘历握着我的手，终是倔强地不说话。

“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夜般静美。”

“妈咪！”惊乍的声音和念惜小的时候一个模样，十四岁的忆惜像小蝴蝶一般朝我飞了来。“皇帝老哥哥你也在啊。”

“瞧你！”我佯装不悦地看着她。我的忆若，嫁去了江南，如今是时候该让她回来了。

“忆惜，哥哥跟你商量着，中间那个字能取掉不？”弘历开心地逗着最小的妹妹。

“怎么成！”忆惜歪头拒绝。“妈咪，三姐姐回来了。”

两个比较小的女儿出生后，我从来都是让她们喊念惜为二姐姐。我不想让长生淡出大家的记忆，不想让她的妹妹们忘记了这个如夏花般绚烂存在过的美好生命。

“那……今晚大家一起吃一顿团圆饭吧。”我浅笑，握紧了弘历的手。

……

我和胤祯坐在主座，弘历和念惜分坐在我们两侧，一个偌大的圆桌，容纳下了我们所有的儿孙。

“若惜，今儿高兴，小酌一杯可好？”胤祯手中握着一个小酒杯，轻声询问我。从他五十岁开始，我就硬是逼着他遵守我订下来的养生之道。

我轻轻点头。

“阿玛还是只纸老虎呢。”忆若哈哈大笑。

“听妻子的话才能幸福长寿知道吗？”胤祯指着两个女婿，说得开怀。大家听罢均大笑了起来。

看着满室温润的气息，我无声地舒了一口气。这就是我追寻了一世的情景……

弘历安静地喝着酒，看我的眼光透着一丝不安。

没事。我用唇语对他说。

真的没事。生老病死，本就是人生正常的规律不是?

……

“许是昨天喝了酒，现在竟觉得有点累。”胤祯在我的搀扶下躺上暖阁中的软塌。

我稍稍一愣，随即浅笑。“都八十了还跟年轻人一样不肯服老。”

“你说的，在你眼里我永远不会老。”胤祯大笑。“若惜，我真的很满足了，除了没有长生之外，我没有遗憾了。”

“我也没有了。”我坐在软塌一头，让胤祯躺在我的腿上。“胤祯，睡吧，我一直守着你。”

“这次不许骗人了，不要守到一半跑去和孙儿们玩了。”胤祯的语速缓缓变慢，原本含笑看着我的眼也缓缓地闭上。

“说好了生死相守的不是？”我笑着回答他。他的眼中，我只看见我的倒影。

我的丈夫，在我的两次生命中如神砥一般的存在。他用他的一生让我明白一件事情，一件，我一直都知道，但是一直遗忘了的事情。

胤祯，说好了，生死相守的……

那个下午的阳光，映红了世间的一切……

++++++++++++

抚摸孙女靠在膝上的小小的头。午后的阳光，暖得让人全身无力。这两天，我总是在想，想过往，想……

“奶奶。”小孙女的头稍稍挪动了下。小丫头，出生在乾隆二十年的第一场瑞雪中，所以，我的丈夫叫她初雪。我们的小初雪，就像我们所期盼的那样，平安的长大……“爷爷真的不会醒过来了吗？”初雪扁着嘴，泪水不知何时落湿了我的裙摆。

“丫头，别弄脏奶奶的裙子，这是你爷爷最爱的一件衣裳。”我微微笑了一下。暖暖的阳光，让我舒服的闭上了眼睛。这阳光，就像昨日胤祯永远睡在我怀里时的一样温暖。“你爷爷可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这衣裳脏了，他会闹小脾气的。”

“奶奶不想爷爷么？初雪好想让爷爷再陪我偷跑出去玩。”小丫头站了起来，坐到了我身边，也挡住了一些阳光。

“想……”怎么会不想？才离开他一天而已，我已经因为思念他而郁懒了。

他的样子，多少个午夜，我用手指轻轻描绘出的轮廓，烙在我心里。一如太湖畔的那个胤祯，年轻、霸气、温柔……他就像一根刺，也许从一开始，就轻缓地扎进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只是，轻缓到令我一点知觉都没有。我的胤祯，从来都是这么一个人。霸道，但是坚忍、精准，也执著。

“奶奶，你想睡觉么？”初雪的声音，越来越模糊……耳边，越来越清晰的是胤祯最喜欢跟我说的一句话：若惜，永远不要让我找不到你……

我眯着眼，看着已经在门框边站了一个下午的弘历，缓缓地投给他一个抱歉的眼神。

宝宝……妈咪也想陪你。只是你的十四叔，他会寂寞……找不到我，他会伤心的……

儿子微红的眼眶，成了我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记忆……

“胤祯……”我的大将军王……

＋

＋

＋

＋

＋

＋

念惜番外

从小我就知道我和其他的孩子不同。我没有能够生活在父母身边，蛐蛐儿舅舅总是跟我说，你额娘只希望你能健康长大。

我不懂，从来都不懂。

五岁那年，我被两位皇伯伯接到了北京，进到一个叫紫禁城的地方。在那里，我见到了我的哥哥，这个世间，我认识的少数亲人之一。哥哥说，妈咪和他都是在这里长大的，而这个地方，也埋葬了妈咪的一世。

哥哥告诉我，妈咪没有了，我要代替妈咪照顾阿玛，要让他重新建立起生存的勇气。那时，我依旧不懂哥哥话里的意思。只是在他与十三伯伯猩红的眼眶中，看见了一丝绝望。

逐渐长大，我才从哥哥口中拼凑起了完整的故事。我的母亲……我想见见我的母亲……我想让她看看，我长大了的样子……

多年后的傍晚，我见到那张陌生又熟悉的脸。那是……我的母亲……

和哥哥一起躲在门外偷听阿玛和她的对话，看着哥哥脸上倔强的泪水，我终于开始相信，她回来了。

她就如同哥哥讲的那样，学识渊博，好像天底下没有她不会的东西一般。而在她回来之后，我也才发现，阿玛的眼中真正有了那个叫“笑”的东西。

她……很神奇……在她身上谈美貌似乎只是亵渎了她。我明明长得与她一般，却好似永远只能仰视她……

在聚少离多的三十七年岁月里，阿玛和妈咪终于过上了他们想要的生活。

阿玛去世的那一天，在我快被悲伤击垮的时候，妈咪只是笑着告诉我：你阿玛没有遗憾，不要伤心。

她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过……

她跟我说，她的眼泪只为天下苍生而流，她和阿玛说好了，离开了家国大计，他们就再也不许流眼泪了。

我还是不懂……

那个温暖的午后，我站在院落中，看着暖阁中的哥哥无声地站了一个下午。我看着阑干的泪水冲垮了他作为一个帝国主人无上的骄傲，突然，我意识到，我的母亲，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天，也丢下我们走了。她面色安详地如同睡着了一般……

而我的哥哥，似乎早就意识到了这点。他日夜陪伴着母亲，即使休息，也不愿意离开半步。

哥哥懂母亲……

“我答应了妈咪，不能伤心。”那个下午过后，哥哥收起了全部的泪水。他又成为那个无懈可击的帝王，一如母亲从来要求他的一样。

我照着母亲最初交待我的那样，选择在一个有风的日子让她和阿玛自由。可是哥哥却说，她后悔了。即使是禁锢，她也要和阿玛永远守在一起，不愿离去分毫。

在阿玛和妈咪合住的小小盒子旁，哥哥放上了另外一个盒子。他说，这是母亲要求的，这是母亲一世的思念……

那个小小的盒子旁，放着一块如羊脂一般的玉牌，上头赫然雕刻着一个“禛”字。

我不懂她……可是，我却如哥哥一般深爱着她……

尾语

古老的传说，

有所谓的七世夫妻。

从相爱到来生，

谁说今生的钟情不是前世未了的情缘?

初见，那一个让人怦然心动的回眸，多年之后，看见了真诚、永恒、希望、珍惜、原谅、信仰，也看见了……彼岸……

番外二 胤祯

若惜……

那熊熊的大火烧尽了所有，包括我的生命。若惜，没有你，我该怎么继续活下去？我看着夕阳中异常妖艳的火焰，有一瞬间向狂奔而去，融进那血色的火焰。

十三哥突然拉住了我的手。“你还有很多是没有做，你不能这样不负责任地想离开。”

“我还需要做什么？”我反问他。我尽全力谋这个皇位，只为能与若惜日夜厮守。现在若惜不在了，就算把这个皇位给我我也不要了！

“你……”十三哥皱眉看着我。我承认，我没种！

“念惜……”弘历的低声喃喃瞬间帮我僵直了脊背。念惜……我和若惜的孩子……如果我也像她母亲那样狠心扔下她，那她该怎么办……

思念一个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八年，她从不曾进过我的梦乡。若惜，你果真那样狠心吗？我仅仅只是希望午夜梦回的时候看你一眼。

可是当她真正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了。她是真的吗？还是她真的原谅了我，进到了我的梦里？

她半蹲在我面前，将脸颊贴在我摊开的手心中。温润的泪水几乎烫伤了我的手，她……若惜……那一刻，我恍然如梦……

她安静地说着关于我和她的一切承诺，告诉我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的“百岁长命花”……她是……若惜……

可是，这怎么可能？我明明亲手将她的遗体火化，我明明……我的目光不由得看向床头的那一个精美的瓷罐。

“我来自三百年后的英吉利。”然后，她告诉我。恍然间，我想起了那个人对我说的一些很奇怪的话，关于一对兄妹、关于爱情、关于前世今生……

我望着她许久，我不敢眨眼，怕眼前的一切又会像多少次的幻想一般，如镜花水月般消失不见。

“你再不相信，我就哭给你看！”她红着眼威胁我。这是她自小就喜欢拿来威胁我让我替她办事的借口……

若惜……回来了……

我再也抑制不住澎湃的心潮将她紧紧抱在怀里。哪怕这一刻真正只是镜花水月，我还是要感谢上苍，至少，我梦见她了！

我抱着她哭，怀中的温热是那样真实；我吻她，；流进口中的泪水是如此咸涩；我在她体内，那炙烫的紧窒感一如记忆中的撩人……就算只是梦……如果上苍此刻就收回我的生命，我也无憾……

第二日醒来，她在我怀里睡得如婴儿般香甜。还在梦中吗？我问自己。

紧紧地盯着她，直到她缓缓醒来，然后对我绽露了一个甜美的笑容，此刻，我才确信，她真得回来了！她回到我身边了！

那一刻，我有了如得到天下一般的满足。不！我不知道得到天下是什么滋味，但是我确信，那样的满足绝对不足以形容我那时的心情。

我只是吻她，用体温来感受她的真实。

她告诉我，她是来陪我慢慢变老的。她说，她要和我云游四海，大隐于世。她说她要比我先死，因为她不能再忍受一次失去我的痛苦，所以她要再自私一次。她说她要和我一起火化，永远不分开。她说她要陪我再起一次苏州、香格里拉、五台山……她说……她说了好多……

我幸福无比。以至于一直到我生命终结的那一天，我还是惴惴不安，我总是在心里想，我只是做了一场梦，这场梦，好长好长，整整做了三十七年……

一次郊游，我再次见到了那个男人。

在若惜身边，他显得很不一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笑，更不可能见到他笑得那么开怀。他看着若惜，眼神中充满了宠溺。可是我却好像能感觉到他从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寂寞一般。是的，他寂寞……

若惜说，他只是背负了太多。说这句话时，我清晰的看见了她眼中一闪而逝的泪光。

她还告诉我皇阿玛的心。那一刻，我心里没有了任何怨恨。

那个人，我的亲哥哥……此刻，我竟为他感到心疼，那个，做了我一世对手的男人……

若惜说，如果还有来生，她还要做他的妹妹，她说，下辈子，她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任性了，她说，她再也不会偷偷把他的校服藏起来，再也不会在他的作业上动手脚……

我知道，其实若惜至死依旧在思念这个男人。那年云游途中，京中传来他的死讯，若惜整整哭了三天三夜。直至后来收到了一封洋文信，她才真正开心了起来，我知道，他没死，那封信，一直藏在若惜的胸口……

乾隆三十年，我们遇见了一个西洋传教士，那个人递给若惜一个瓷罐，并交给她一块玉牌，那块玉牌我在皇阿玛身上看过，后来就一直挂在他腰间。若惜淡淡地道谢，然后抱着瓷罐发了一整夜的呆。第二日，我们启程回京，她说，她不想哥哥漂泊太久，她要带他回家。

我知道，对三百年后的这对兄妹来说，所谓的家，就是彼此身边。

我从未怀疑过若惜对我的感情，只是她，恰巧也爱他而已。那个，让她追赶了三百年的灵魂。

三十七年闲云野鹤的自在生活，是曾经作为皇子的我从来不曾奢望过的。而今，我却能与我心爱的女人潇洒自在地就这么过完一生一世，夫复何求?

若惜还放不下弘历。我知道三十七年的时间里，她没有一刻能放下他。京中的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轻易牵动她的心。弘历是她的第一

个孩子，是她给那个人唯一的安慰，还是皇阿玛最珍爱的宝贝……

弘历生命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时刻，都是我和若惜陪他一起度过的，即使他不曾看见我们。

乾隆二十五年，时隔三十年，我和若惜第一次出现在弘历面前。这个已然成熟为帝国王者的孩子，竟然当着若有人的面抱着母亲哭了起来。若惜这么思念他不是没有理由的不是吗？因为所有的孩子里，只有弘历真正依赖她，他用生命依赖着他的母亲。

若惜亲自为她的第十五的孙子接生，并亲自交到弘历手中，告诉他这个孩子叫永琰，他必须用生命保护的帝国的未来。弘历当时的表情一直都忘不了，他好似从母亲手中接过了另一份爱，他几乎用虔诚的眼神看着若惜，然后坚定的点头。

乾隆三十二年，若惜突然把远嫁江南的忆若叫了回来。

那几日，她时常望着我发呆。

“若惜，我要死了吗？”我问她。她知道所有的事情。

她只是一愣，随即微笑了起来。“咱们都老了，都要死了。”

“我不怕死，我只是怕我又要离开你。若惜，永远不要让我找不到你。”我重复这句不知对她说了多少遍的话语。

“不会的。”她浅笑着。“我突然反悔了，胤祯，还是你比我先死吧，先前你面对过一次死亡，这次该轮到我面对了。”

“你不是说不能承受失去我的痛苦吗？”生死哪是人能自己决定的。我笑着听着她孩子气的话语。

“我不会痛多久的。”她突然灿笑了起来，“没有胤祯的世界，我想我呆不久。而且，我的胤祯，太久看不见我，他会着急，会偷偷躲起来哭的。”

“……若惜，永远不要让我找不到你……”

若惜花了很多很多时间与弘历话别。以至于敏感的他在最后那几天一刻不离地偷偷守在她身边。

那个温暖的午后，我躺在她的大腿上，阳光暖洋洋的。

“胤祯，睡吧，我一直守着你。”

“这次不许骗人了，不要守到一半跑去和孙儿们玩了。”到时候了吗?

“说好了生死相守的不是？”在她的眼中，我看见了泪水，看见了我的倒影，看见了永恒，也看见了彼岸……

若惜，这个世上有来世吗？应该有的吧？你就是来自未来的不是吗?

那么，如果有来世，再让我遇见你吧，因为……我还没有爱够你……

＋＋＋＋＋＋＋＋＋＋＋＋

番外 若惜——现代

三百年前，我遇见了他，爱上了他。

只是有时我会去想，我究竟是何时爱上他的?

我想我爱过很多人。如果那不是爱，我想我不会去用生命去在乎那些人。

我从来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我自私、任性……我身上有现代女人几乎所有的缺点，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在古代存活着。

那些古代的女人们，生活在巴掌大的圈圈里，她们的生命被圈禁在四四方方的天空里，但是她们却并没有因此而性情单纯。我身边的女人，都是一些在深宫中杀出一条血路的人，自然不是吃素的角色。她们的战争没有硝烟，却比男人更加惨烈。

康熙、洛、十三，还有我的宝宝，想到他们一生都生活在这些女人当中，我就忍不住心疼。甚至还有胤祯，他的前半生有一半的时间也是这样过来的。

宫廷、权力、男人、女人、子嗣……还有无休止的斗争……没有血腥的斗争，却腥味漫天。

如今我终于摆脱了这些。实际上三十七年前我就应该已经完全摆脱了，但是因为弘历，我终是不能完全跳脱那些肮脏的斗争，我用“一

痕沙”为弘历的天下扫除历史该除名的人……

回到现代，我想我已是一个心理年龄八十五的老人了，可是我却依旧“寄宿”在原本那具年轻美丽的身体里。

“墨。”下班回到家，母亲已经准备好了宵夜。

“乔呢？”我放下公事包，单手捏着僵硬的肩膀。

“找朋友下国际象棋去了。”母亲让佣人端来甜汤，并在我面前坐好。

“OK，有什么现在就说吧。”吃了两口，我最终还是放下汤匙。

“你先吃。”母亲指指甜汤。

“你不说我吃不下。”

“我说了你更吃不下。”

“妈咪——”我拖长了尾音。

“OK！OK！”母亲无奈地投降。“真是的，小丫头，不知道突然哪里来的气势，连我这个做妈的都……”她嘀咕着，清了清嗓子。“墨，你去西藏那五年，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摇头。

“可是……你在西藏呆了整整五年，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一回来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就跟奥文分手了，然后到现在，三年来一直没有再交男朋友。墨，你已经二十七岁了！”她越说越激动。

“我很忙。”我严肃地对母亲说。西塞尔财团不知道有多少事情等着我处理，我哪里还有时间谈恋爱。更何况，我也不想再和别的男人去玩这些小孩子的游戏了。

“忙？”我的回答差点让妈妈抓狂。“你居然说自己忙？”

“难道不忙吗？妈咪，我的行程计划已经排到明年了。”我指指我的公事包。“洛不在了，我现在要一个人负担所有的事情。”幸亏我在古代管理过那么庞大的产业体系，要不然我非疯了不可。也幸亏，我手下有那么一群十分专业的人士可以供我差遣。

“呃……”母亲被我的回答堵得哑口无言。“你可以让别人分担一些不是吗？西塞尔财团每年花多少钱支付职员的工资，不能像扔进大海里一样不是吗？”

“他们也很忙。”各司其职。虽然我不能保证绝对没有混水摸鱼的，但是大部分的职员还是跟我一样的，只是我尤其昏天黑地而已。

“所以才要你抽一点点时间给我啊。墨，给我一点点时间，跟我去和你世伯的儿子吃一顿饭，如果你也喜欢他，那你们就结婚。我给你找的这个人很能干的，他一定能帮助你的。”母亲话锋一转。

“世伯？我认识的哪个世伯不是爸爸那样的？他们的儿子，铁定也是和我一样为家族事业做牛做马。”喝完最后一口甜汤，我站起身，并不打算继续这个话题。

“夏以墨！安吉拉?伊丽莎白?西塞尔！”老妈发飙了。

“什么？”

“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也要为我和你的乔想想啊，我们老了，想抱孙子了，西塞尔家族也需要继承人啊。”我一转头，母亲的气势又矮了一截。

“我可以考虑一下。”我沉吟。

“真的？我马上打电话给你世伯约时间。”

“妈咪！”我制止她。“我会让我的秘书联系‘精子银行’，会设法寻找到优良基因的精子的。”

“什么？”

“孙子的问题解决了，别再烦我。OK？”我转身上楼。

“乔！”母亲依旧是去打电话，不过这会儿要受她荼毒的是我可爱的老爹。

++++++++++

“总经理，您今晚的时间安排给了总裁夫人。”秘书捧着行事历进来。“晚上在东方集团的城堡有一个派对。”

“什么？”整理公事包的动作僵了一下。好不容易可以提早下班一天，越好了香薰SPA放松，没想到母亲还是不肯放过我。距离上次讨论已经过了半年多，她仍是不死心。

“夫人说，她事先和你说过的……”秘书被我的表情吓到。

“OK。”我揉揉眉心。“下次夫人再有类似的举动，就把她的电话转来给我。”这叫什么？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是。”秘书迅速在行事历上做下了提醒。

“帮我约一个造型师。”

……

赶到东方家的城堡，派对已经开始了十几分钟。城堡门口依旧聚集着大量的记者，没有办法，我只能尽量挤出笑容，在车子慢慢通过人群的时候。记者抓拍的本事可不是盖的，而且到时候他们转挑难看的登。

“你怎么到现在才到！”我一到大厅就被母亲逮个正着。

“总裁夫人！你知道我下班是几点吗？某人临时通知我的秘书，害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你知道我这个造型做了多久吗？”为了这个派对，我大晚上的被人画了个大浓妆，她别想我心情会好到哪里去！

“好了！到了就好！”她拉着我，欢欣地往里走。见到贵妇千金就侃侃而谈。乔根本就是在放P！谁说我的母亲对西塞尔家族的生活适应不良的？

母亲和别人聊得正酣，我无聊地环视四周。开来规模搞得很大，来的都是大人物。

正右方大概十多步地方的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

他身材高大，俊朗不凡。此刻他正微微低头听他身边的女孩儿讲话，但他的眼却不时地向我看来。见我也注意到了他，他举了举手中的香槟，朝我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那是……我认识了三百多年的脸……

低声对身旁的女伴说了一声，他举步向我走来。

“阿姨。”他率先向我母亲打招呼。

“啊！奕祯啊！”母亲惊喜地睁大了眼，随即她一把将我拉到她身前。“她就是你乔叔叔常跟你说起的以墨。”

奕祯?

“西塞尔小姐你好，我是东方奕祯。”他很有风度地介绍自己。

迟迟等不到我的回应，母亲推了我一下。我盯着他发愣的举动让母亲差点得意地仰天大笑。

“你好，安吉拉?西塞尔，你可以叫我墨。”我回以同样的礼貌。

此时音乐响起，宴会的第一支舞。

灯光暗了下来。我能清晰地感应到四周的名门千金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我眼前的这个男人，我想，她们都在等他邀第一支舞吧。

我不动声色地向后退了一步。但是……

“有这个荣幸请你跳舞吗？”他微笑地朝我伸出了手。

拒绝一个绅士的邀请并不是一个懂事的淑女会做的事情，于是我将手递给了他。

他带着我滑进舞池。

“墨你不太参加这类派对。”他很自然地喊起了我的名字。

“在西塞尔家族我并不是扮演孔雀角色的人物。”我半开着玩笑。若是我白日在公司做牛做马，晚上还要出席各种派对宴会，我就真的不用活了。这些事情自然是交给我闲着没事做的父母做的。

“你不当孔雀实在太浪费了。”他也半开着玩笑。

“我可以当作这是一种恭维吗？”

“我是在讨好你。”他大方地承认。

我浅笑。

“你叫奕祯。”胤祯……多近的发音，还有……多相似的脸庞……我端详着眼前这张与胤祯像去了将近十分的脸。

“有什么不妥吗？”

“不。”我摇头。“能告诉我是哪个字吗？”

“奕是‘受氏胙国，重光奕休’，祯是……”他一时找不到可以解说的诗句，于是握着我的右手偷偷在我手心里画了起来。“这个。”

“国之将兴，必有祯祥。”真的是那个祯。

“答对！”奕祯的脸上出现了大大的笑容。“我真没想到墨身为英国人，也对中国的文化有研究。”

最差我也做过纳兰性德和沈宛的女儿好不好？在康熙身边那么多年也不是白混的！我浅笑。“略知一二而已。”

“只是一二吗？这句话可是出自西汉戴圣的《礼记·中庸》二十四章，全篇是……”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我接着他的话，很得意地卖弄了一下。这可是小时候阿哥们读书的时候我也硬被逼着背的，没想到今天居然派上了用场。

“墨，你真让我惊喜。”奕祯的表情不像是装出来的。

“你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我是中国人。我的祖父，他规定子孙都要像古人那样从小学习这些。他告诫我们一刻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笑着解释。

“我真喜欢你祖父。”很可爱的老人呢。

奕祯挑眉。“很少有人……这么说。”

我轻笑。“我也有一半中国血统，”我看了一眼舞池外笑弯了眼的母亲。“所以我能了解你祖父的心情。”

“看来我祖父真正找到知己了。”

一曲舞罢，奕祯将我牵出了舞池，交还给我母亲。

“不跳了吗？我见你们聊得很开心啊。”是不是年纪大了，女人都会那个起来？

“墨需要休息一下。”他体贴地看见了我脚上那双磨脚的高跟鞋。

“奕祯，你真细心。”母亲似乎越看他越顺眼。

++++++++++

那天宴会现场也有记者吗？被母亲摆在饭桌醒目位置的杂志我不得不注意到。

“我吃饱了。”我擦了一下嘴，站起。

“乔。”母亲推了一下乔。

“安吉拉。”乔叫住我。

“什么？乔。”我配合地停下脚步。我宁愿跟乔沟通，至少还有解释的余地。

“那个……最近你有和奕祯联系吗？”

“我们为什么要联系？”我反问。

“你们那天不是很合得来吗？”母亲着急地问我。

“妈咪，那是应酬。”我耸肩。“乔，我真的很忙，所以，看住你老婆，不要让她已有空就来我这边捣乱哦！若是惹恼了我，谢谢，西塞尔还给你。”

“乔！你看她……”身后传来母亲的抱怨声以及父亲的安抚。我头也不回地上了楼梯。

奕祯……

我承认刚见到他的时候的确很震撼，毕竟，我想念我的男人。

可是，我不能确定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前世今生，就算有，我也不确定那个人身体里住的就是胤祯的灵魂。毕竟，洛穿越带来的后遗症仍在，每当想起符翟的那副身体，我还是会耿耿于怀。

胤祯啊……原本以为回来之后就风平浪静了，没想到我又遇见难题了！

不想了！我摇了摇头，伸手打开电脑。

……

“总经理，总裁夫人，二号线。”秘书清亮的声音响起。

“喂。”我拿起话筒。

“女儿！快看电视！XX台！”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类似惊喜的声音。

“好。就这样。”我挂上了电话，继续我手上的工作。

“叩叩”，秘书敲了一下门，然后帮我打开了电视。“总经理，总裁夫人……”

“我知道了。”无奈地点点头。她怎么知道我不会真的看?

电视里是那张最近烦了我的思绪很久的脸。他身边的保镖正极力为他挡开道路，但两边的记者还是不死心地将他围在中间。

“东方先生，请问某杂志说得您和西塞尔的女继承人交往的消息是真的吗？”

“我们是朋友。”他很绅士地回答了记者的问题，继续往前走。

“那你们有机会在一起吗？”

“她是一个很美好的女人，我是很喜欢她，等我忙完了最近的工作，我想我会空出时间认真追求她。”

这是什么？我愣住。通过电视告白?

东方奕祯几乎是爆炸性的宣言立刻在公众间掀起了讨论热潮，一时之间有关于我们的话题似乎都成了热门新闻。

你还真会给我添乱。我关了电视，电话随即响起。

只有家人知道的内线。

“喂。”

“喂，是我。”刚才才在电视上出现过的声音此刻响在电话另一头。

等等！这是我的私人电话！他怎么会知道?

算了！摆明了的事情。

“你好。”我生疏地与他打招呼。

“有妨碍你工作吗？”他问。

我应该回答有。“不，没有。”

“我在记者前面的回答有造成你什么困扰吗？”

“我想，有困扰的应该是我母亲。拜你所赐，我这阵子最好还是先不要回家。”母亲肯定会想趁热打铁之类的。

“哈哈……”他低沉磁性的笑声有节奏地传入我耳中，让我愣了好一会儿。“需要我收留你吗？”

“我应该还不至于流离失所。”我接过他的玩笑。

“墨。我在媒体面前说的话是认真的，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他收敛了笑声。“哪，再见。”

“再见。”挂上电话，我望着桌上的文件发呆。墨。我在媒体面前说的话是认真的，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什么嘛！他是说要追求我？然后让我考虑一下？

什么表示都没有，只是在媒体上放了话，我有那么廉价吗？

“总经理。”秘书敲门，面有难色地进来。

“什么事？”

“外头有些东西需要你亲自起签收一下。”

什么？我起身。然后看见了我办公室外的大厅里摆满了……玫瑰花……

“这里是九百九十九朵，请西塞尔小姐签收一下。”送货的小弟递给我一张单子。

签上了名，我接过他递过来的另外一束小的花，但也沉甸甸的。花上的卡片：我遇见了你，在你最美丽的时候。

什么啊！我看着卡片上的字，嘴角缓缓牵起一抹笑。

“把这些花插到各个部门去。”抱着手里那束花，我转身回办公室。

送那么多玫瑰，还不如留着钱做善事呢。

男人的追求都是这么千篇一律的吗？鲜花、烛光晚餐。

“我没有追求过女孩子，不过我的秘书说，女孩子都喜欢这些。”奕祯颇为无奈地扬了扬眉毛。

“你不喜欢?”我品着红酒。

“你喜欢吗？”他反问我。

我笑着摇头。

“幸好你不喜欢，要不然我会很困扰。”他也笑。

追求我是困扰吗？我不赞同地扬起了眉毛。

“你知道，我并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为什么我们不趁这些时间做一些比较有实效的事情呢？”

标准的商人作风，不懂浪漫。

“如果我现在向你求婚，你会觉得我唐突吗？”他问我。

求婚？“为什么要求婚？”

“我喜欢你，想和你生活在一起，想和你共组家庭，想和你分享生命。”奕祯直白地说。

“我并没有想过要结婚。”我将红酒放回餐桌。“但是你可以给我一个结婚的理由和好处，也许我会试着考虑一下。”

“我有的一切似乎你并不缺，我想，我唯一的理由就是分享生命。”

“Soulmate？”

“是的，灵魂伴侣。”他点头。

“我想……我已经有灵魂伴侣了。所以，这个理由不成立。”

“东方集团与西塞尔的联姻？”

“有一点点吸引力。”我皱皱鼻子。

“墨，你真让我伤心。”他举起红酒。

我浅笑，与他干杯。

“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放下酒杯，问。

“什么？”我诧异。

“你说了，我的理由对你有吸引力。”奕祯笑了，因为我的表情。

我想我当时的模样一定很蠢！

“墨，我会是个好丈夫的。我可以让你的工作哨位轻松一些，而且跟我结婚，你不必担心第三者或者其他问题，我可以只有你。”奕祯收敛了笑容，诚恳地看着我。

我可以只有你……

“……”我缓缓扬起笑容。“我想……你的最后一个理由让我非常着迷。”

于是，我的婚事就那么定了。

东方家族继承人与西塞尔家族的继承人，我想这样的豪门联姻对于媒体的吸引力是致命的。

于是我和奕祯之间的故事被媒体夸张地编了很多很多版本。关于现代王子与公主的，爱情与童话……

“我回来了。”婚后，我们在两家公司折中的地方买了一间公寓。

“吃了吗？”奕祯丛书放出来，手里捧着一个文件夹。

“吃了，你呢？”

“吃过了。”他浅笑，又重新钻回了自己的书房。

我回房间换了一套家居服，也钻进了属于我的书房。在公事上的隐私，我们之间是很有默契的，所以我们拥有自己独立的书房，一般我们是绝对不会踏进彼此的地盘的。

奕祯是个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所以晚上九点之后，就算再忙我们都会先将公事放下，一起过属于我们的家庭生活。

九点一到，我的手铃声自动响了起来。

关上电脑，合上文件夹，当我关上书房的门的时候，他正好也从书房里出来。我们相视一笑。

“累吗？”奕祯揽住我的肩膀往客厅走去。

“有一点点。”本该是刚进家门就该有的的对话，我们进了家门两个来小时候才开始。“你呢？”

“不累。”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奕祯打开电视，嗯……我们开始看《哆啦A梦》。

“纳斯达克股市今天很精彩。”看着动画，奕祯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始讨论起这些正经的话题。

“你赚了？”

“呵呵。”他笑而不语。

看来，他赚了不少。

“奕祯。”

“嗯？”

“我怀孕了。”我们婚后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拒绝小家伙来报道。

“我知道。”他面不改色。

“你知道？”

“墨，你身体的讯息我比你自己还了解。”他解释。

他摆得一副好像全世界的事情都瞒不过他一样。“你不会连男女都知道了吧？”我挖苦他。

“都一样。”他耸肩。“东方姓的名字爷爷会起，西塞尔姓的你爸妈会起，至于小名，生男孩叫弘历，生女孩的话，名字不是早就起好了。”

他云淡风清，但是我却整个人僵住。

奕祯安抚性地捏了捏我的手臂。

“奕祯。”我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嗯？”

“相信前世今生吗？”

“不然你以为我是被鬼附身了还是神经病？”他反问我。

“……”我沉默着。我想我需要时间消化这个……天大的……惊喜……或者是惊吓……

……

透着晨曦，我着迷地看着这张熟睡的脸。天哪……真像做梦……

“早安。”他睁开眼，微笑。

“早安……小兔崽子……”我笑着，主动吻他……

他告诉我，他相信前世今生，却只想努力把握今生今世。

属于我们的今生今世……今生今世……

+++++++++

妙芝hh:古埃及之恋TXT版全文电子书

［无心插柳:前言 回忆］

独自坐在沙滩上，抬起头看着远方的天空。那即将进入地平线的太阳，将整个大地晕染成绚烂的桔红色，像是在挣扎着不肯离去似的，即使挣脱不了它的轨迹也要在离去前留下最美的回忆。

远方的海水拍打着礁石，一次次撞击又一次次落下，决不气馁。看着蔚蓝的潮水一点点向自己涌来，漫过脚踝，也许再过不久它会激情澎湃，但这并不会让桑洛害怕，因为现在的它像妈妈的手轻柔的抚过一般，是那么的熟悉，让她找回了那久违了的亲情。时间仿佛就此停止。

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苦闷，再也抑制不住那份对父母的思念，她像个小孩子似的失声痛哭，仿佛要哭出所有的委屈。

一次莫名其妙的旅行，竟将她卷入了一个与她相隔万里的国度，一次失事，竟把她带进了4千多年前的世界。像一个无父无母的婴儿，没有熟悉的语言可以与这个世界进行交流，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自己存活下来。

多少次睡梦中，爸爸妈妈告诉她要勇敢的活，勇敢的面对。是他们给予她第一次生命与爱，又是他们给予她在第二次生命中活着的勇气。

到今天为止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一年了，她想尽办法仍然没能找到回家的路，有时甚至傻气的埋怨老天为什么没有让她拥有一身高明的法术。慢慢的接受了也许再也不能回去的现实，她开始努力让自己像以前一样乐观的活，相信通过梦境爸妈可以知道他们的女儿在这个世界过的很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只有在每年的今天，同一地方她才会放纵自己的情绪，因为这里是她心灵深处与父母离的最近的地方。

不知不觉中，天已经完全黑了，桑洛慢慢的站起身来。坐了一天，双腿很麻很痛，感觉再一次告诉她，这一切不是梦，是真实的。离海不远的村落中，渔家的灯火都已点燃，此时站在这里的她更显孤单。她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向着大海深处大声的喊着“爸！妈！相信我，我不会被困难打败的，相信我！”

转过身，走向那片灯火辉煌，走回那个充满未知的地方——埃及。

公元前27世纪。

［无心插柳:第一章 涉世之初］

走进屋里，桑洛把怀里的亚麻放在窗边铺散开，心里想着怎样能够用这些换来更多的粮食和肉，如何用这些东西让尼卡大叔一家和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寒冷冬天过的好一点。

现在的生活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可她却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一年。从一开始的肢体语言到现在不很标准的对话，以及重新适应周围陌生的事物，也许她还是会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算是安然度过了。所以真的很感谢尼卡大叔和他的家人，如果不是他出海打渔时救起了在海上挣扎的自己，不是他们一家收留自己，她实在不敢想象现在的她会是什么样子。

这样的时代也是有它的好处的，湛蓝的天空，碧蓝的海，这里绝对没有环境污染。也许没有飞机轮船，但至少这里不会出现交通事故，不会出人命，只要安安份份的用脚走就好了。有时也不禁庆幸，好在没有坠落到裹小脚的年代，要不然现在怎么办？望着自己的“大脚”，裹是来不及了，总不能剁了吧，呜，好可怕，不想了。

“怪了，怎么都不在家呢，肯雅不在，尼卡婶婶怎么也不在呢.。”还是去问问玛蒂大婶吧。

肯雅是尼卡大叔的女儿，她与她年龄相近，那是一个纯朴的姑娘，她们像姐妹一样。肯雅还有一个哥哥，不过她没有见过，因为在她加入这个家时，奎克大哥已经被征兵征走了。

**********

“玛蒂大婶！玛蒂大婶！”桑洛在门外一边喊一边敲。

“来了！”门开了，玛蒂大婶一看见是她，激动的直晃她的手臂，“怎么样了，他们怎么说？”

大婶的力气还不是普通的大，散了，晃的快散了！

“大婶，你说什么呢？尼卡大婶和肯雅去哪了，您知道吗？”

“你不知道？”大婶定住了，有点犯傻，瞪着桑洛。

心里突然有些不安，“我昨天去城里取亚麻，今天刚回来，您快说呀，到底怎么了？”

“今天村子里来了一些官兵，到处抓男丁，只要看起来还算壮实的，都被强行带走了。你尼卡大叔也……”

“奎克大哥已经被征走了，家里只剩大叔一个男人了，按照国令，不是可以留在家里了吗？”心里真的很急，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前一天还好好的！

“不知道呀，人被带走了，你尼卡婶婶和肯雅也跟着他们走了，不知道现在在哪，怎么样了！”玛蒂婶婶也很激动，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很替婶婶一家担心呢！

“大婶，那我先回去了，也许他们一会儿就回来了也不一定，您别太担心。”嘴上说着安抚的话，可自己的心里却是一点信心也没有，这个不安定的时代会出什么样的事，天知道！

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快点回家，看看有什么消息，再做打算了，希望是虚惊一场。

**********

“怎么还不回来，天都已经黑透了，也不知道事情怎么样了。”桑洛不住的叨念着。

一阵急急的脚步声，听起来非常零乱，她的心也跟着怦怦的跳，回来了，会是怎样的结果？还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她走到门口，并试着让自己镇定下来。

门被推开了，尼卡婶婶先走了进来，后面是肯雅。她往后面看了看，仍然没有看到大叔的身影。

两个人的脸上满是疲惫，精神憔悴，好像快要垮下来了。白色衣袍下摆上满是泥土，竟然连上身都是，桑洛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些什么，但正因为不知道，让她更是难过，因为在他们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没有在他们身边。

“桑洛，父亲被带走了，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肯雅一看到她，就紧紧的抱住她，浮在她的肩头大哭起来，身体不停的颤抖着，是那么的无助。

尼卡婶婶一言不发的走到床边，坐下，然后一动不动。

她同样抱着肯雅，任她哭泣。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肯雅看起来好些了。

“现在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吧”桑洛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

肯雅松开了她，眼睛通红，还蓄着泪水，声音一颤一颤的,“我们和利比亚的战争至今没有结束，这场仗打的太久了，军需院接到命令要尽快将其攻下，所以再度征兵，我们解释了说哥哥已经在前线了，照国令父亲是不用上战场的，但带头的督军却要我们找将军理论，可将军远在战场，我们跟了好远，可还是没办法。”

“一定会有办法的。”不民主的时代又怎么会有民主的事呢？桑洛用手轻轻的抚去肯雅的泪，“你们也累了一天了，不然大叔还没有回来，你们先垮掉了。”

轻轻吸了一大口气，走到床边，蹲在尼卡婶婶的身边，抬头望着她那双空洞的双眼，桑洛突然觉得如果自己不能把大叔带回来，她就永远无法面对待自己像自己亲生女儿一样的婶婶。

“婶婶，相信我，大叔会回来的。”她紧紧地握着婶婶的手，让她感受她的信心。

在最近的一年里，语言相对比较通了，做起事来也不再是那么绑手绑脚的了。在21世纪中自己是个建筑系的学生，可到了这里，这还真是个没有用的技能，不过好在填鸭式的教育，让她什么都不精什么却又都懂一点。和这些古人比起来她绝对算得上见多识广了，自己的一些小意见让这个家变得充裕了些。她的“奇思妙想”总会让他们不可思议。好有成就感，让她也偶尔自我膨胀一下。但现在，她的这些小聪明确实成为让他们信任自己的最大动力。

婶婶眼里渐渐有了淡淡的光彩，突然像抓到救命稻草般，反握桑洛的手，“相信，孩子，你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桑洛，你想出办法了？”肯雅也凑过来，激动的问。

“先和婶婶吃点东西，然后好好睡一觉，明天就知道了。”桑洛微笑的对她说，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信心。可自己的心却很没有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钱没势没人脉……，今晚要好好想想了。

**********

鸡啼声把桑洛又拉回了现实中，看了看睡在旁边的肯雅，推了推她，醒了。本来还有一些困意的她随即被自己的后面的话吓的完全精神起了。

“你要去战场？女人怎么能去那里呢？不可以的，再说一个未出嫁的女孩怎么能独自外出去那么

远的地方？太危险也太……，哎，会嫁不出去的。这样即使将父亲带回来，我们也会愧疚一辈子的，不行！”

“我可以装成已婚女子，危险嘛，谁要是欺负我，他们也死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利害，再说我的逃跑功夫可以一流的。再说只有到那里，才能见到将军，事情才有回旋的余地，而且要快，否则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会马上启程。”桑洛尽量说的轻松一些，眼睛却非常认真的看着她。

“那我和你一起去！”

“不行！你必须留下来，婶婶需要你的照顾！”穿好衣服，下床整理好她认为必须带的一些东西，并将它们放在大袋子里。“我要在婶婶起来前走，不然她不会让我离开的。”

“不可以，我……”

“停，没时间争论了，听我的，我是‘姐姐’，这也是我该做的。”打断肯雅的话，决定已下，必要时只能强硬一些。

“好好照顾自己和婶婶，等我们回来！”说着，桑洛拿着整理好的袋子悄悄的打开门。

肯雅拉住她开门的手，眼泪快要掉下来了。

桑洛微微的笑了笑，用另一只手摸摸她的脸，然后拉开了她的手，走了出去，没有回头。

［无心插柳:第二章 神的化身］

古老的传承留给了埃及人民不灭的精神信仰，祖辈的征战留给了埃及人民不朽的万里江山。

这里，北临地中海，东隔红海，并与巴勒斯坦相望，西与利比亚交界，南邻苏丹。海岸线全长约2700公里。境内地势平坦，沙漠占国土面积的95%。正是这样的国家，在一代又一代的向前发展着。

沙漠是可怕的。它埋葬了无数无辜而又不甘愿的灵魂。但它也同样是可敬的，因为又有谁知道它掩埋了多少贪婪和欲望？然而在这里，它却又是一道令人望而却步的城墙。

千万里的滚滚黄沙，昼夜悬殊的温差，却又将这里，这里的人们温柔的保护着。这里就是埃及的都城——孟菲斯。

气势磅礴的宫殿犹如鬼斧神工，每一个棱角都昭示着力度与美。支撑殿顶的柱子，想必要两个高大的成年男子双人合抱才可以将它围起来，它上面的每个图案精细而又蕴涵深意，像是意味着重生，又好像代表着死亡。墙壁上神兽姿态各异，保护着这里的王者，神圣而不受侵害。正面金色的门异常巨大，紧紧关闭着，仿佛隔开了天界与人间。如果可以从天空向下俯视，尽观全貌，那唯一的感觉就是震撼。

整个宫殿远远看去就是一个东南朝向的“出”字。大致分为前殿、主殿以及东西南北四殿。而主人的不同造就了各殿不同的风格。

……

不似外面的气势，这里的一切看起来更为细腻。两侧的墙壁刻满整个上下埃及以及附近所有国家的地形，所有沙漠中的绿洲分布。其精细到每一条河流、每一个国家较为重要的主干道。一条10米宽的黑毯从前殿门口一直延伸到殿内的台阶处，大约近40米长。前殿内的每一根柱子下都站着持刀的士兵，神情严肃，目光如炬。而这毯子的两侧站着十几位毕恭毕敬的大臣，他们现在的神情看起来似乎有些忐忑和不安，有几位的脸上甚至出现了恐惧的表情。

这里就是埃及的权利中心，所有法旨的下达处，整个埃及宫殿的前殿——卡布索大殿。大臣们目光聚集在7层台阶上的黄金椅上，而那上面坐着的就是埃及当权的法老——奥赛西斯.堪达亚.桑德加里鲁斯。

全身带有一种尊贵的气势，而那气势看起来又那么温和，神态淡然，仿佛埃及神明一般。白色的丝制大袍早已显示出他非比寻常的身份，黄金制成的王冠并不流俗，只会更相得益彰。

不似一般沙漠男儿的粗犷，法老王是俊朗的漂亮的。或许用漂亮这个词似乎并不恰当，毕竟他是一个男人，一个一国之君。然而细细的眉眼，高挺的鼻梁，薄薄的唇，却没有带给他一丝丝的女性化。

没有人能近距离仔细的端详王的容貌，毕竟除非那是不要命了，再加上平时那不高的声量，因此也让奥赛西斯更加的朦胧，多了一层面纱，一些神秘。

平日里庄重严肃的前殿现在更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站在下面的大臣身体如秋风扫落叶般的颤抖呢！

上位的奥赛西斯动了动，身后的侍女拿蒲团调整好座椅的舒适度后又退下了，而他顺势半躺下来，但眼睛自始至终都看着自己食指上的指环。

如果说刚刚大臣们还参不透王的心情，那现在他们可是非常明白了。因为王一直看着那枚代表法老权利的指环，这就是征兆啊。他们的王不会大发雷霆，因为那是很费力气的，他不会做那些他认为愚蠢的事。但是他们也不会愚蠢的认为一切都还算是正常。这下不知道谁要遭殃倒大霉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整个大殿安静的可怕。

“侍令大人，你掌管军需院多久了？”轻轻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有些漫不经心，如同询问天气一般，听不出一丝情绪。

侍令大人听到王喊自己的名字，心中一紧，腿颤的更厉害了。但王问话又不能不答，只好硬着头皮站出来。

“回王，已…已经5年了。”

“侍令大人，前方的战事持续多久了？听说最近你又偷偷的开始征兵，并将他们全部派遣到那去了，可有此事？”语速还是那么不紧不慢。

“一年多来，利比亚不断与我国冲突，臣本以为那不过是他们妄想以卵击石，没想到……”

“没想到那些小小的战役不过是诱敌之计，真正的进攻还在后面。因而我军损兵折将，你又开始从后方征兵，我说的对吗？”不等侍令大人说完，奥赛西斯打断他的话，替他补充。

“臣……”实在不知道如何辩驳。

奥赛西斯懒洋洋的坐起来，慢慢的沿着地上的毯子走到侍令大人身边，还不时的有一下没一下的鼓着掌。脸上浮现着微笑，看似心情非常愉快，然笑意却没有传到眼中。

王很高，看似有些瘦弱，却压迫感十足。只见他的头凑到侍令的耳边，“你本应该早早指出你手下的将军所犯的错误，而你不但没有，还把剩下的男人几乎都征走了，而加诺的队伍还没有回来，除了本王自己的护卫队，你几乎只留了个只剩老弱妇孺的空城给我，我该怎么办呢？”

声音轻的像是飘过来的，却一字一句清清楚楚，让这本来异常安静的大殿中出现了一阵阵不大不小的吸气声，一阵大笑，奥赛西斯又回到了座椅上。

看了眼那个早已被自己吓的缺三魂少七魄的大臣，又看了看手里把玩的配刀。

“将侍令扁为冲锋队步兵，编于左蒙将军麾下，立即执行。”声音在大殿中回荡，而奥赛西斯说完后做出祈祷时的手势对着侍令，“好好的为整个埃及贡献你的一切吧。”

说完，便离开了前殿。

……

从前殿出来，向主殿走去。

“你们下去。”走到半路，挥退了侍女与侍卫。

“影子！”

“在！”只见一个黑影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如闪电般迅速站到奥赛西斯的身后。

“让你办的事办好了？”

“是。”

“……”

“想说什么？”看着影子欲言又止的表情，既然是自己的‘影子’，偶尔发发善心，满足一下他吧。

“王，相同的情况下，左蒙将军指挥不利，为什么不直接将左蒙将军撤换，将其治罪，而是让他继续留任？”

“左蒙还有他的用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用处。”奥赛西斯看着西方，眼底闪过一丝精光，原本的温和早已被邪魅取代，但无论如何

都是那么的优雅。

“你先下去吧。”

影子领命，像来时一样，转眼间不见踪影。

钓鱼需要饵，在一定的情况下饵越多收获就会越丰盛，一旦没有了防备，就是一网打尽的时候了。

越贪婪就越容易处于危险，而他是个很有耐心的垂钓者，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了，既然不懂得把握，也该是收网的时候了。看来这宏大的宫殿很快就会热闹有趣起来了。

……

“知道为什么大肆的让咱们整理东殿这里吗？这里也没人住，以前也只是定时的打扫，可这会儿，你看，这花都是从米塔尼斯加急运过来的，我猜是有娇客要入住了。”左边的侍女用手掩着嘴笑眯眯的向两个不错的姐妹说着自己的猜测。

“我觉得也是，王即位三年多了，身边没有受封正位的王妃，只有南殿的哈托儿公主，这回如此的兴师动众，想必不是个地位显赫的贵胄，就是个绝代佳人，不然怎么能撼动咱们伟大的法老王呢！”中间的那位说着还不时的左看看右看看，生怕被人听见她们不专心干活，而在这闲聊。

“放心啦，这不会有人来的，除了咱几个负责打扫整理这里，谁愿意来这。”最左边的侍女看着她小心谨慎的样子，给了个放心的表情。

“我们的王真的好俊哦，人如其名，像天神一般，保佑着我们的埃及。”右边的女侍两眼冒出无数的桃花，一脸的陶醉。

“呵呵，又在做梦了，快醒醒吧。有哈托儿公主，再加上这个即将到来的女人，你觉得你有希望吗？先不说王会不会‘看上’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能‘看见’渺小的你吗？”左边的侍女打击着还在做梦的人，“要快点了，一会还有别的工作要做。”

……

一层层的台阶上是一张大床，雪白的丝绸床单一垂到底。这个时代，丝的珍贵如同黄金，甚至更加珍贵，对于百姓来说更是千金难

求，可见主人的身价非同一般。

她就是法老王奥赛西斯的情人，哈托儿公主，南殿的主人。

在当时，苏丹曾是唯一一个能与埃及相抗衡的国家，它的国土面积几乎是埃及的三倍。相对肥沃的土壤使它的农业日趋发展，与周边小国通商更使他们的经济渐入佳境。

在这种情况下，苏丹王大肆招兵买马，加紧操练，原本抵御外来侵略的目的逐渐演化成攻占他国领土。而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埃及，倘若攻下埃及，其他小国一定乖乖投城。

这边做着美梦，诸不知埃及早已得到消息加紧戒备。平日里不懈的操练，造就了战场上以一敌十的精兵，再加之天衣无缝的作战计划，那场精妙绝伦的战争到现在还不时的被埃及人津津乐道。

那场战争不仅收服了苏丹，更奠定了奥赛西斯的地位。那时的他还不是法老，在法老众多的儿子中，他不像他的兄弟们时时刻刻的盯着法老的宝座，反而总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寝殿里。

那场战争就是一个转折点，自动请缨的他被任命为上将军，一举铲除了多年的隐患——苏丹。谁也不会想到那么恐怖的作战计划出于如此温文尔雅的奥赛西斯，这时的他们才猛然发现他们那个与世无争的王子就像是一直处于昏睡中的老虎，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醒来，深怕自己也成为他清醒后的猎物。

哈托儿是苏丹王最小最美的女儿，接收了苏丹，老法老将她赐予奥赛西斯，一直到今天。

没有受封，没有仪式，女人在这里只能算是情人，然而这样一个没有正式身份而又身份特殊的女人却可以入主东西南北四个正殿之一的南殿，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无心插柳:第三章 意外收获]

热！热得快死掉了！桑洛忍不住瘫坐在地上，下一秒噌的又站了起来，哭丧着脸。

烫死了，真要是这么坐下去，她可爱的臀部不就成了‘红烧后座’了。（注：后座一般指动物的臀部）

难道她真应了那句话？出师未捷身先死？然后在这，等着几千年后考古队路过这片沙漠找到她这么一具千年干尸？

当然要是能到自己的国家展出一下，也算是“荣归故里”了！

这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绿洲在哪？再没人救她，真的会死人的！

桑洛一身埃及女子的打扮，将自己全身裹的是密不透风，让人看不出她的长相，而她已婚的装扮也因此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无理的窥视。而现在这身精良的装备快要把她闷死了。

热的发晕的脑子里开始有些不听使唤，不时的出现幻觉，冰箱、空调、棒冰。她是不是快要死了，总觉得有点回光反照的感觉。

“啊，放开我，你…放开我，混蛋，啊…”

哪来女子的声音？非常细小，几不可闻，一定又是幻觉。

“滚开，啊…”

不对，这不是幻觉，有人在附近。

带着疑惑，寻着声音，桑洛勉强撑着走了几十米，居然看见了一个很小的绿洲，本想救人来的，没想到好人有好报，看到了曙光，顿时疲惫感消失了一半，好耶，小命保住了。

“救命…”

“喊呀，这地方怎么会有人？前方打仗，哪个傻子会来这，找死吗？”穿着黑麻布大袍的男人将女子按在地上，试图拉开她的衣服，而女子死命的挣扎着，身体反抗着，手挠向男人的脸。“还挺泼辣的。”

傻子？他说的是自己吗？桑洛看看自己又看了看背对着她的男人。找死，竟敢间接的说她是傻子？不可原谅！

傻子？自己真成了傻子！这种情况要么就跑，要么就赶快救人，自己还在这傻站着。看看这周围，根本没有武器呀。

有了！慢慢的拿出包包里的防狼喷雾器，悄悄的，像猫一样走到那人的身后。

飞机失事时自己随身背着的包包也随着自己来到了这个世上，虽然是落在海里，但那些东西大多不怕水，所以这次出门将“家当”都带了出来，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竟真的派上了用场。不过她可不打算

用喷的，这么珍贵，当然要留到最需要的时刻了，哈哈，不能浪费。所以还是用砸的好了。

慌乱中，女子看见了男人身后的她，直喊，救命！救我！男子却不以为意，不认为这会有人。

哎呦，不要乱动嘛，桑洛皱着眉头，左右的找位置。

心里暗想：这女子也真是的，都看见我和我的武器了，也应该知道我要做什么，你就稍稍顺从一下嘛，这么激烈的动作，这么短小的‘武器’，攻击力又不是很大，她找不到准头，大家都会完蛋的！

不过转念一想，她都快被吓死了，这样的反应也是人之常情。

好紧张哦！

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角度，高举喷雾器，使出吃奶的力气，一下子打了下去。

男子怎么也没想到会有人从后面攻击他，本能的看向身后，难以置信的看着桑洛，蒙了。

当！桑洛正面又是一击，然后马上跑开了几步，生怕他不“倒下”。

一声闷响，战役宣告结束。险胜。

那女子站起来整理好衣服后，狠狠的踢了几脚倒在地上的男人。

“谢谢你了！”女子正面朝她走来，还仔细的打量着她。

桑洛避开那女子的眼神，不着痕迹的侧过身来，略低下头。

“不用谢，帮忙是应该的。”

“不过你动作真的很慢呐，就不能快点！”

桑洛在心里暗暗的翻了个白眼，没吓跑已经不错了，还挑理，看来她不仅很悍，也很蛮不讲理。

“……”没吭声是懒的和她辩，本来就热死了，还忙活了大半天。看着眼前可爱的树，清情的水，真想…，不过现在还不能休息，身边还有颗不定时炸弹，要先摆平他。

“喂！”看她半天不说话，女子不耐烦的喊了一声。

“这位小姐？”瞄了瞄女子的穿着和打扮，想必身家不凡。

“咱们先把他绑起来，你看可好？”桑洛指指躺在地上的男子，他要是醒来就麻烦了，她可不想二度进攻。

“没有绳子呀？”

“……”

“把他的衣服扒下来！刚好扯开来结成绳子。”看来穿袍子还是有好处的。

“什么？我不要！那我还怎么嫁人？你弄吧，反正你也嫁人了。”像看见怪物一样，女子死命的瞪着她，仿佛她说了什么天大的事，马上向远处挪了挪。

“那你拿着这个站在旁边，看他要是醒了，再砸下去？”古人就是古人，贞节和性命都快不保了，还在那别别扭扭。

见她点点头，便把喷雾器给她了，她自己着手帮坏蛋‘更衣’。

很容易就弄下来了，撕开就比较费劲了。

晕，这位大小姐在做什么？桑洛觉得自己真的是要疯了！‘大小姐’他闭着眼睛不看着他，怎么知道他醒了没有？

“他穿着中衣呢，你睁开眼呀！”不能急，平静，平静，小不忍则乱大谋。

看她总算照着做了，桑洛又开始和衣服奋斗。

……

总算将他绑好了。

说这是小绿洲还真的不为过，就几棵遮阳树和长宽各八米左右的小湖。当然，如果那能算是湖的话。

哇，真舒服，桑洛拿着自己的小手绢仔细的擦拭着滚烫的脸，不时发出满足的声音。

反正也没人，脚也可以解放了。脱下鞋袜，将脚浸在水里。现在她唯一的感觉就是激动、想哭。没受过这种罪的人可能是无法体会的。

如果说刚刚那女子看她像看到怪物，那现在她就是看见鬼了。

泡够了。打点好自己，桑洛看了眼坐在树下的女子，走了过去。救人的时候没注意到，现在才发现，这女子华贵的布料绝不是寻常百姓穿的起的，而她一个姑娘家自己跑到这来，一定不简单。

“你怎么自己跑到这里来了？”桑洛也坐了下来，侧过脸，好奇地问这个小姐。

“和家丁一起来的，路上遇到沙漠强盗，只有我自己逃了出来，不想半路遇到这个家伙。等我找到我父亲，他就死定了。”愤愤不平的说着，看上去好像还想再补两脚。

“你呢，一个妇人怎么也跑到这来了？”

“我的丈夫已经在前线了，公公又在征兵中被带走，无奈中我只能前来，找一位左蒙将军，希望他能让我将公公带回去。”还是这样说比较好，毕竟自己与他们“略有不同”，继续编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真的？，你要找的就是我父亲，我也是要送书信给他的，看你也算是帮了我的忙，我叫我父亲把你公公放回去好了。”

这位小姐的表情还真是不敢恭维，一脸施恩的样子。不过没关系，事情已经超出她的想象了，没想到这么顺利。

“那真是谢谢小姐了。还不知道如何称呼？”

“朵苏娜.左蒙.”扬起下巴，慢慢的吐出几个字。

看那表情，果然是“高贵无比”的名字。

“你明天和我一起上路吧。”朵苏娜对于自己上路还是有些忌惮的。

“好。”不看到尼卡大叔，她也不放心。

两个人都很疲惫了，吃了点东西，不一会就睡着了。

……

“朵苏娜小姐，醒醒，我们该赶路了。”这一叫不仅叫醒了朵苏娜，那个男人也醒了。

“放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求你们！”男子一边试着挣脱，一边哀求。

朵苏娜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放心，很快会来人的。”她们现在没功夫搭理他。

在沙漠里行走，一定要尽早赶路，不然太阳越来越大。

惨叫声越来越小了，那个男人被他们绑在了树上。不然也没办法，总不能松开他给自己找麻烦。

“看见前面那些的帐子了吗？我们就要到了！”朵苏娜兴奋的大叫着。

……

“还不让我进去！”朵苏娜生气的对着看守军队外围的士兵大喊起来，“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这样闹已经有好一会儿了。桑洛只能在旁边看着。

“谁在这里大喊大叫的？”好洪亮的声音，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只见一个看起来很魁梧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他的皮肤还真是黑的可以呢！看了看朵苏娜，标准的歹竹出好笋。

“父亲大人，是我，朵苏娜。”

“你跑这来做什么？”将军气的脸红脖子粗的，大吼，“你马上要大婚了！”

“我来送信呀，这是母亲让我给你的，她说很重要。还有，你不知道我有多危险……”朵苏娜将这几天发生的事，还有她的事，通通的说了一遍。“您一定要帮我报仇！”

“这就是帮我的那个妇人，她叫…，哎呀，反正就是她啦，帮她找她丈夫和公公啦，让她带她公公回去吧！”朵苏娜把她拽到将军面前。

总算说到重点了，不过她真的很可以了，一路相伴，她连她的名字都不记得。谈不上生气，意料之中啊。阶级啊，还是平等的世界好，好怀念噢。

她刚要说什么，就被将军的声音带开了，他指挥着身边的士兵，又指指她，“看看她说的两个人都在吗，带他们见面。”

不等她说话，竟自说完就和朵苏娜一起离开了。

还真不把百姓放在眼里。

……

被带到了一个空帐子里，带她来的士兵要她等一会儿。这地方真是简陋，什么都没有。

不一会儿，帐子被人撩开，进来个人。

“尼卡大叔！”她兴奋的喊，跑过去拉大叔的手。刚开始时大叔一家不习惯她‘开放’的动作，久而久之也适应了。

“桑洛，怎么是你？”看了半天，尼卡大叔才认出她，激动的问，“你大婶和肯雅都还好吗？传话的人说是我的儿媳妇，我还吓了一跳呢。你这样蒙头遮脸的，要不是声音熟悉，语调稍有点怪异，我还真认不出来。”

“他们都挺好的，您放心吧，我是带你回去的。”她比手划脚的把遇到朵苏娜的事说了一遍。

“这是你奎克哥，我那一年多没回家的儿子。”尼卡大叔指了指站在帐口边的男子，微笑地说。

“啊！”天呀，看见大叔激动过头了，竟然不知道帐子里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还是她的‘丈夫’。她能感觉出她的脸现在一定红的像火烧云似的，让她死了吧，没脸见人了。

看了眼大叔，晕，他还在那里笑，也不帮她解围。

“你就是桑洛吧，很巧，父亲被带来时分到我们这个小队，所以我也可以照顾他，而且经常听他提你呢！”奎克面带微笑的朝他们这边走过来。

“奎克大哥，真不好意思，冒充……”实在说不下去了，他能明白就好。

“别放在心上，非常时刻嘛，再说，吃亏的可是你哦，哈哈。”

[无心插柳:第四章 小试牛刀]

看的出大叔没有把她是异族人的事告诉奎克，至于为什么，她也不知道。

奎克大哥和大叔很像，但更英挺。个子高高的，浓眉大眼，用现在的话就是很男人。皮肤就和传统的埃及人一般偏古铜色一点。可能是战争磨练的，整个人看起来英姿勃发。

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从一举一动和言辞中可以看的出他的性格很好。大叔大婶人这么好，他们的儿女自然也不会差到哪去。不像外表的豪迈，他的心思很细腻，很照顾人，做事也很斯文。也许听起来有些矛盾，实则不然。最近又被提拔成了副将，很了不起。

“大哥，和利比亚的战争怎么样了，在为它烦心吗？”吃完饭出了帐子，她见他眉头深锁的一个人坐在树下，拿着树枝在地上不断的画着，看起来好像是地形图，连她走过来他都没有注意到。

“是呀，一年来断断续续的打，输多胜少。”

“将军是什么样的人？是对方太强了还是咱们这边太弱？”桑洛低声的问，怕给别人听到，给奎克大哥带来麻烦。

在现代她的国家很安定，真正的战争离她很遥远。只能在电视里看到。虽然在这很危险，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方会突袭什么的，但她真的很好奇。没有坦克、原子弹、冲锋枪，现在的战争才是真正的短兵相接，肉搏战。

“将军和我们这群手下的意见总是相左，而我们又不好以下犯上……”奎克一脸的无可奈何。

看他那痛苦的表情，就知道被压抑的很惨，空有报国之志，却无报国之门。

“给你升职的决定倒是挺英明的嘛！”她打趣道，逗逗他也好，要不然整张脸快成苦瓜了。

“是参军大人提拔我的，参军大人在军中的地位仅在将军之下，这种事情他还是可以做主的。”

“还有这样一个人物呐，军权对调一下也许就打赢了呢！”

“现在上面下令要尽快打赢这场仗，可现在两边都处于胶着状态，咱们这边也没有什么优势，想尽快结束，难！”奎克满脸愁云，手不断的在地上比划着。

“画的还挺清晰。”她蹲在旁边，仔细的看了看。

“可不是，每个士兵脑子里都有一幅这样的图，可又有什么用？”大哥一脸苦笑。

“你们在这啊？桑洛，刚刚将军的部下和我说，要咱们明天离开。”大叔的神情似乎有些伤感。

“这么快？”奎克看向大叔，脸上倏地爬满了失望的表情。

要不是托朵苏娜的福他们早就应该离开了。晚了两天，也是为了让他们父子和他们‘夫妻’多聚两天。

看他们不舍得表情，自己也跟着难过，哎，最讨厌这样的场面了。

“是呀，他们说是将军说的。”好不容易与儿子在一起，没想到时间这么短暂，相信两军会很快会正面冲突，这一别怕是……

“您回去告诉母亲，说儿子很快就能回去了，请她放心。”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安慰父亲，希望这样说他老人家能心里好过点。

“奎克！”远处的同伴招手喊着。

“父亲，可能是将军找我们有事，我先去了。”说完就朝叫他的人走去。他不敢回头，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更怕看见父亲难过的样子。

“大叔，您先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启程。”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那好吧。”

桑洛坐在奎克刚刚坐的地方，仔细的看着他在地上画的地形图、敌人的驻军位置以及都城所在地。

两军驻军都在沙漠上，附近都有水源。交战地离孟菲斯50里，离苏丹的都城30里。埃及军队久败不胜，对方士气高昂。敌人的粮草库比较近，供应充足，而这边补给相对困难。这一对比，还真是不乐观。电视上好多都演抢粮烧粮的，可现在他们没那个实力。

想赢，不容易呀！

热！又到正午了。她自己也该去休息一下了，在沙漠，活动时间与平时是不同的，她要储存体力。

因为是女子，而这又是军队，所以她不能与‘丈夫’共处一室，只能自己拥有一个独立的小帐子。不能的好，她还真是求之不得呢。不过说也好玩，她的‘丈夫’和所有人一样，还不知道‘妻子’长的是圆是扁呢，哈哈，埃及的礼俗呀，帮大忙了。

……

有点冷！桑洛拉拉自己身上的被子，不想挣开眼睛。她感觉到太阳落下去了。

一天中也就黑白交替时的温度相对比较舒适。埃及大部分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年温差在12～16度，沙漠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这种情况下，不用看，靠感觉就知道大概的时间了。

饿了。吃饭时间到了。

“大叔，我拿吃的东西来了。”这个时间士兵都在前面训练，大叔应该在帐子里，怎么喊了半天没响应，桑洛端着食物撩开帐子，“咦，人呢？”

退了出来，把几个大帐子里外都找了一遍。哪里去了？总不会是一起训练去了吧！往那边看了看，才发现在整个队伍后面的不远处有火光。再仔细一看，那可不就是要找的人。

“大叔，您怎么跑这来了，要不是那点火光，还真找不到您。天凉了，那点火没法御寒，回去吧！”她走过来，站在旁边，看见大叔一直看着训练队伍，不，应该说是看着奎克大哥。

“桑洛，大叔…大叔真的舍不得，好不容易和儿子相见，又要面对分离,真怕以后没机会相聚，要不是家里需要我，我真想留在这，哪怕一起打仗，至少还能看见他呀。”

大叔的表情很平静，但哽咽的声音出卖了他。父母离开子女怎么会平静？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与希望。再坚强的人也忍受不了明知子女有危险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而她的爸妈更是如此吧，毕竟21世纪的桑洛可能已经“死了”。

“大叔。我们回去吧，不然奎克大哥会担心的，那您不是更难过？”

“你说的对，我不要他担心战事，还要担心我。”

“他会没事的。”

……

夜深了，除了巡视的士兵，大家都睡下了。没人有空看她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在画什么！在月光的照耀下，桑洛把早上奎克画的地形图又在地上画了一遍。

“要想让奎克大哥能平安的回家，一定不能再拖了。”叹了口气。

抬头看了看月亮，又看了看远处的沙漠。

……

刚躺下不久，桑洛就坐起来了，她不敢睡的太沉，怕误事。可是真的好困噢，揉着眼睛不断地打着哈欠。算了，还是出去“冷”静一下，这样想睡而不能睡的，太痛苦了。

看天色，士兵们差不多也快起来了。

“桑洛，你怎么在这？这么早起来？”一个声音陡然插进来。

“哇！”猛地转身，“奎克大哥，你怎么也这么早？”吓了她一跳，他走路都没有声音的吗？

“睡不着！”他不是起的早，他是一宿没睡。

“其实我是在等你。”桑洛边说边往前走，奎克跟在后面，走到了帐营外的树下。

“我本想把我的想法写成书信，走前再交给你，不过你也知道，我只会说，斗大埃及文字认识不了几个。如果那样做了，只怕你会更迷惑。”桑洛的声音很严肃。

“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奎克表情怪异的看着她。

他不会以为她准备向他告白吧，不过自己这么严肃，他又心细如尘，呵呵，误会也是难免的。本想逗逗他的，不过现在不是时候，事情要紧。

“昨天我看了你画的地形图，回去仔细的想了想，想到一个办法，希望对你有帮助，但却不知道是否真的可行。”

“你会打仗？”奎克不可思议的看着桑洛。怎么也无法想象眼前的这个女人会懂战术。

看了他的表情，桑洛知道他在想什么，却也不反驳。在埃及，女人的地位并不低下，虽然他们总是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但真正懂得军事的不多见，甚至是没有见过。

但在桑洛的记忆里，埃及好像有4个非常著名的女人，她们都掌管着军事大权。其中一个是安克桑普提女王，她第一次结婚嫁给普提一世，继而嫁与一世的侄子菲昂内一世，那次婚姻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安克桑普提二世。由于二世继位时还只有六岁，她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女摄政。

还有一个是哈谢普苏，她是图特摩斯一世之女，二世之妻，图特摩斯三世的姑姑，她当时是以摄政王的方式取得统治权。

而最著名的当数克丽佩特拉，也就是著名的埃及艳后。还有一个也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可能是为了维护血统的高贵，埃及人好像大多是“近亲结婚”，这也是桑洛为什么将这几位史上著名的女人记得如此清楚的原因，不过那些女人都在她现在所处的时代很久以后了。

“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只不过是看过一些书籍。里面有些相似的例子，我根据现在的状况略加修改了一下。行与不行，看你们的了，毕竟我也是纸上谈兵，真正流血流汗的是你们。”她本不想趟这混水的，但看到大叔落漠的神情，难过的样子，她真的不忍心。

“你说说看！”奎克还是有些半信半疑，信是因为知道桑洛不是浮夸的人，疑是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

“两军对垒已经一年多了，虽然我们这边很差劲，但他们要想在损失很小的情况下完全战胜我们，也不是很容易的事。长期作战对谁都没有好处，这边急，同样的，那边也想马上结束，这是第一点。再有，不论是敌方还是我方，虽然不明说，但都很清楚，很多败仗是左蒙将军的战略失误造成的，而他现在依然还是掌握兵权的将军，这是第二点。至于第三点，就是法老王命令尽快结束战争，你上次不是说，他们听闻后便派来了个更厉害的将军吗？说明他们的侦察功夫不弱，我说的对吗？”

“是这样。”

“既然这样就不信他们不上当。”

“上当？”急死他了，看桑洛把握十足、侃侃而谈的样子，奎克怀疑的心开始动摇，心急的想赶快知道她的计划。

“先派一小部分士兵探路，实则诱敌。在面对面时不要硬拚，做做样子然后迅速回撤，给他们一种落荒而逃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是不敢马上追上来的，怕中计。然后你们在太阳落山前大动作准备拔营，向孟菲斯的方向撤。他们的探子一定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一定会立即回报。大哥，如果你是对方的将军你会怎么想我军的这反常的行为？”

“在粮食供给不及时，而又不能确定打胜仗的情况下，撤退至少不会全军覆没。”他想了想做出回答。

“离开了这里，要跋涉30里才能找到水源，而埃及军队现在气势涣散，作为利比亚的‘将军”，你又会如何下令呢？”

“一鼓作气，乘胜追击。”

“我想他们也会这样做。如果这样那几乎就成功了。”

“妹子，你想急死我是不是？”语气有些急。

“呵呵，在天还没有全黑的时候你们就开始回撤，让利比亚的军队能沿着沙漠上的足迹知道你们走的方向，但你们之间要保持至少十里的距离。一旦天完全暗下来，这边大多有风，足迹就会消失，他们仍然会照着同一个方向追赶的，但我相信他们也不会追的太远，所以一旦黑暗完全笼罩大漠，你们就向两侧的位置隐蔽起来，相信不久他们就会从你们的眼前急速通过，到时候你们再整合队伍，以最快的速度杀他个回马枪，向利比亚的都城进攻，不久后他们一定会发觉不对劲，向回赶，但已经来不及了，我想后面的我就不用说了吧。”

奎克不吱声。低着头，思索着。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天呀，绝妙的想法，桑洛，真有你的，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如果事情顺利，他们就能打场漂亮仗，短时间不会再有战争了。

“是我看过的一本书上写的！”当时也没注意到对日后会有什么用，只是惊叹那巧妙的思维，当故事书看了。

“书叫什么名字？谁写的？”好奇地问。回去他也要仔细阅读一番。

“《三十六计》！不过那是我遇难前在我的家乡看的。”

“那你能教我吗？”奎克追问。

“我看的只是皮毛。”有些东西只有在用时，才能想起来，更何况是这种军事秘籍。

看他失望的样子，她也不知道怎么办，自己还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怎么教人？

“要不这样吧，以后有机会我会把我记得的告诉你，这样行吗？”像什么美人计呀、空城计呀、苦肉计什么的，还有就是她认为最最重要的一计——走为上计。

“谢谢你，桑洛，我会把你的计划和将军还有参军大人他们说的，这么好的计划，应该没问题的！”

“慢着，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就说是你想的！”

“为什么？”奎克奇怪的看着桑洛，眉头皱着。虽然这是女人想到的计策，他们会很惊讶，但她为什么将功劳推给自己呢？

桑洛现在脑子里想的可不是这些。现在是军中最敏感的时刻，要是让他们清楚的看见了她的庐山真面目，以她这个异族的脸，她不仅做不成“名”女人，估计很快就会变成“死”女人了。她是典型的亚洲人，自然不会和埃及人长相相似，在渔村的时候，她也都会围着头巾。

除了不习惯给人家指指点点，还有就是怕给尼卡大叔一家惹麻烦。

而最重要的就是她不想出名，不是有句老话，叫“人怕出名猪怕壮”吗？她想简单快乐的生活。

“我这样出谋划策是出于私心，我希望战争能尽快结束，你和大叔他们能早早团聚，并没有什么伟大想法。这件事不要和外人说，否则咱们都会有危险的，千万记住！”这不是吓唬他。

“天快亮了，一会儿我们就要启程了，还有点时间，你和大叔好好聊聊吧，计划的事别告诉他，你觉得怎么样？”桑洛侧着头问旁边的奎克，“战争总会有许多意料不到的，万一……，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奎克头一次全神贯注的看着一个女人。应该说是‘小’女人。她的头仅到他的肩膀，整体看起来也有点单薄。但她却有颗玲珑心，总是照顾着别人，为人分忧解难。真想知道她的面纱下究竟会是一张怎样的脸！

［无心插柳:第五章 阴错阳差］

同是一条路，但又好像是不一样的长度。

在和大家告别后，桑洛和大叔启程回渔村。

来时一心想着赶快把人‘抢’回来，不敢有一丝的放松，神经绷得紧紧的，总觉得路那么漫长。这下万事大吉了，心踏实下来了，说说笑笑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转眼间，回来已经一个多月了，每天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过这两天整个村子都沸腾了，听说与利比亚的仗终于打完了，而且在损伤很小的情况下。村里的人们都很高兴，准备了很多吃的等着为自己的家人接风，尼卡家也不例外。

“桑洛，我哥再有两天就回来了，你说我们准备这些够吗？”肯雅有些担心，怕自己遗漏些什么！哥哥在战场上吃了那么多的苦，总算回来了，说什么也不能马虎。

“知道你们兄妹关系好，也不用这样呀，这么多要是还不够，你当你哥是猪吗？酿啤酒、碾米、大麦包、柯夫塔、烤肉串，还有这些。够一家人吃一个月的了。”哎，还真是旁观者清。

“对了，这几天都想着我哥回来这事了，倒把另一件事给忘了。你知道吗？前天我和父亲进城，看人们都在议论才知道，大祭司在为神挑选侍女呢，只要是清白人家的女孩都可以去。不过女孩们都不愿意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桑洛摇摇头，她对这个国家的习俗还不是很了解。

“被选中的女孩要一辈子侍奉着神，终身不嫁。当然，条件虽然苛刻，但也是有补偿的。不过我想除了家里实在穷的没办法的，都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去那种地方的。”

大祭司？也许她以前不相信神仙鬼怪的，但在自己经历这匪夷所思的一切后，实在不敢太铁齿了。怎么把他给忘了，也许他能帮她回

家，说什么都要试一试。

“你说的那个征选的地方在哪？知道截止到什么时候吗？”桑洛停下手上的活，抬头急切的问，这个消息让她重新点燃了她回家的信心，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

“在督司院，时间不知道，估计已经结束了吧？你怎么这么紧张？不会是想去吧？我还想你当我的嫂子呢！”看她那股子着急劲，肯雅真是不能理解她到底想干什么，不过她是真的想撮合桑洛和他哥。

不会？当然会！说什么她都要进神庙！

“肯雅，我想去那看看，你们吃饭别等我了。”说完就跑了。

“桑……洛。”本想喊住她，结果她像火烧屁股似的跑了。哎，动作还真快。

……

“等一下！我是来征选的。”看着那马上就完全关上的巨型大门，还好，终于让她赶上了。

“谁呀？”门里面传来沙哑的问话声。

“是一个女子，她说她是来征选的。”关门的男子转身汇报。

“那让她进来吧。”正好差一个，这样就省的明天再找了。

看了看进来的女子，个子不高，走路看起来挺利落的，做事应该也会这样吧。

“我们的要求你都知道吗？”老者开门见山的问。

“知道，我会好好做的。”桑洛低着头恭敬的回答。

“我今天身体不适，至于你是不是符合具体要求，我们明天再说！你先随他下去。”老者皱着眉头，手指轻柔着头。

看起来是头痛。而他说的他应该就是眼前的这位。

“是。”这一关是过去了，可是一旦摘下面纱还是会穿帮的，今晚得好好想想怎么才能糊弄过去。不过不管这有多危险她都要试一试。

随后她被带到了一个很小的屋子里，里面还有一个女子。

“你们住一起，明天检查都合格后，具体分派再定。”男子在门口面无表情的对她们两个人解释道，说完就走了。

终于进来了，也许她离回家的路更近了。一抹微笑爬上桑洛的脸，好久没有这种轻松的感觉了。

“你好，我叫桑洛，很高兴认识你。”

本来很紧张，听她这样和善的和自己说话，尤丽就不像之前那么紧张了。很高兴有了个伴。

“你好，我是尤丽。”

一来二去，两个人热络得聊了起来。

“就我们两个人吗？”桑洛奇怪的问，征了这么多天，怎么就两个人！

“因为分两个地方，那一些是先进行的，所以先离开了呀。”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问。

“两个地方？不是都要去神庙吗？”错鄂的问。

“前两天招的是去神庙，今天招的要到埃及王宫的东殿。”她不会不知道吧？

“东殿？王宫？”如果说刚刚她是忐忑不安，现在真的快要抓狂了，怎么摆了个这么大的乌龙。

因为跑来时为了争分夺秒，她都没敢停顿看榜文。到这后又自以为是，这下好了，神庙没进成，倒进了牢笼了，这要是想出来，难了。她怎么那么“白”。

冷不防的桑洛使劲的摇头。在做梦…在做梦…我在做梦。

“你…你怎么了，不舒服吗？”看到她怪异的反应，尤丽着实的吓了一跳，心怦怦的，脸开始变得有点白，她不会是有那种病吧，听说挺可怕的，会不会攻击她？

“没事，不好意思，吓到你了。”停下自己愚蠢的动作，幽幽说道。心忖着：麻烦大了。

自己匆忙的跑来，大叔他们也不知道来龙去脉，一定会担心的。哎，怎么一遇到回家的事就冷静不下来呢。

“没事就好。”

……

“起来了，快起来了。”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急切的喊声。

“失火了吗？”桑洛忙把衣服套上，慌张的打开门，紧张的向四周看。

“是呀，怎么了？”随后出来的尤丽也是一惊。

“胡说什么？赶快随我来。”

“去哪？”两个人很有默契的问。

“妮菲蒂蒂公主本来要4天后到达都城，但据消息，他们明天早上就会抵达。那边人手不够，要你们去帮忙。赶快收拾东西随督司官大人进殿。”

看样子那个老者就是督司官了。不过，他们真的要把她推进“火坑”吗？她可不可以不去？

“你干什么呢，还不快点！”

严厉的说话声打算了桑洛的冥想。凶什么凶，她没行李，不用整理。

男子狠狠的瞪着她，不明白她怎么还不快点收拾。

瞪什么？比谁眼大？本姑娘会输给你？桑洛也不含糊的反瞪回去。然后马上就后悔了，她怎么那么幼稚。可是既然开战了就不能输，丢脸就丢脸了。

“我弄好了。”过了一会儿，尤丽声音插了进来。

对抗暂停。

深更半夜清静的可怕，路上好像只有他们。桑洛坐在马车里根本看不见外面，说不紧张是骗人的。进了皇宫一定有一大堆的要求，电视上都这么演，一个不对，就会皮肉遭殃。希望不久后，她还能不缺胳膊少腿儿再从那里走出来。

马车停了下来。

“到了，出来吧。”

既来之，则安之。

“哇！”下了车，桑洛马上就被眼前的宫殿震撼住了，惊叹声不自觉的就从嘴里冒了出来，她可要睁大了双眼好好看看，这可是4000多

年前的艺术呀。她虽然是建筑系的学生，见过的精美建筑不胜枚举，但眼前的这个简直美的让她无法用语言描述。

要是有照相机就好了。说到照相机其实她是有的，不过在落海时泡水变成废品了。

“快走！”那名男子不耐烦的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睥睨，像是在讽刺她没见过世面。

哼，她是没见过，不行吗？他要是到了她的年代，看到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还不得尿裤子？小样儿，最好不要落在她的手里，否则看她怎么修理他。她现在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前面巨型的大门前站着多名士兵在严密的守卫着，而他们一行人经过检查，从旁边的小门走进去。进去前，桑洛在门外停顿了一下，环顾四周，暗想：这一进去，出来就难了。可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由不得自己。深深的吸了口气，走了进去。

殊不知，命运的车轮经由她意外的时空误入，改变了轨迹，驶向了一个未知的方向。

［无心插柳:第六章 序幕拉开］

曼妙的身姿在大殿中优雅的飞舞着，一举手一投足无不散发出一股妖媚之气。身上薄薄的纱裙随着舞动飞扬着，那犹如维纳斯般的身躯让下面的群臣的眼睛紧紧的跟随着，舍不得移开。裸露着的肌肤呈现健康的小麦色，而脸上的面纱根本不能阻挡下面的人一探究竟的心，反而让人更加的跃跃欲试。整个大殿充满了诱惑之气，她是在诱惑，诱惑群臣，诱惑那个坐在最高处的男人。

音乐停了下来，女子的动作也突然停止。

她婀娜地走向那个最高处，而两旁的守卫却没有制止。臣子们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女子背对着群臣一边慢慢的步上台阶，一边试图摘下脸上的面纱。

突然间，他们看见女子依偎在男人怀中。只见她慢慢的转过头来。

空气立刻变得稀薄，大家都秉住了呼吸。

巴掌大的脸盘上镶嵌着一双美丽的凤眼，里面写进无限妖娆。脸颊因刚刚的舞蹈而红晕，性感的双唇一张一合。全身充满了野性，美艳绝伦。这是一张足以祸国殃民的脸，见过的人很难从那种魔魅中苏醒过来，就像罂粟，明知有毒，却无法抗拒。

“王，哈托儿恭喜您顺利取得利比亚。”美人轻扬嘴角，拿着桌上的酒杯，斟满酒后送到王的嘴边。

这时，群臣呆住了。后宫的女人向来不会出现在这里，都是只听其闻，不见其人。在这场因为攻下利比亚而设的庆功宴上，王却让自己的女人给他们献舞，而他们却用那种肆无忌惮的眼神一直看着。想想都觉得发毛，大量的汗珠顺着额头滴了下来。

奥赛西斯微笑着喝下嘴边的酒，突然侧过身握住哈托儿的肩，低下头，将自己口中的酒一点点的送入她的口中，煽情到极点。随后像是没发生什么似的，对着下面的大臣，“怎么？都坐着干什么？”

大臣们偷偷的拾起自己掉在地上的下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这是他们的王吗？不似平常的温文尔雅，现在的他像是变了一个人，难以置信他会如此浪荡的在卡布索大殿、在臣子面前做出这样的举动？

不理会大臣们惊讶的表情，奥赛西斯独自斟了一杯酒，慢慢的品尝起来，好酒！

“明天有功的将领就回来了，要准备好接风仪式。正式的庆功宴定在7天后，右相，看你的了！”

“遵法旨。”

奥赛西斯目视前方，听着悠扬的音乐，感受着那股越来越强烈的“杀气”。

他感觉得出打从一开始就有一股带有杀气的视线注视着他，但却也很巧妙的不让别人发现。而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是谁。

此时的哈托儿像是醉了般一直靠在王的身上。

“看样子哈托儿公主不胜酒力，那本王先送她回去了，一会儿回来，你们慢慢享用。”奥塞西斯噙着一丝笑，抱起哈托儿，走了出去。

……
……

南殿

“王，哈托儿美吗？”被放在床上的哈托儿，用手臂支撑身体半躺着。喝过酒后的眸子更显朦胧之美，她看着站在床边的法老王，娇嗲的问。

“怎么会不美？”奥赛西斯双手抱臂居高临下的看着她。虽然喝了不少的酒，但眼底却没有一丝的醉意。

“妮菲蒂蒂公主来后，王还会和以前一样宠爱哈托儿吗？”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

王高深莫测的笑让有些醉意的哈托儿有些困惑，想试着弄清楚，但敌不过酒力，不一会就睡着了。

“好好睡吧！”宠溺的话语并没有让人感到温暖，反而是低沉的声音在寂静的大殿中更显清冷。

奥赛西斯并没有回到卡布索大殿，而是来到了离它最远，早已荒废了的北殿——梅亚尼大殿。

而等不到法老王的大臣们都在暧昧地猜测着。

……
……

梅亚尼大殿

推开那扇陈旧的大门，屋子里没有丝毫的光亮，里面布满灰尘。房角、床边到处是交织的蜘蛛网。而这突然的动静让隐藏着的老鼠四处逃窜。

一阵强烈的冷风吹过，门窗吱吱的晃动，尘土飞扬，让人睁不开眼。床脚上系着的铃铛顿时惊了整个大殿。四周弥散着阴森恐怖的感觉。

突然间风又停了下来。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日日夜夜，你不来看我？好狠心呀……”酒精开始起了作用，奥赛西斯坐在地上，放任自己的感觉，沉浸在悲伤中。

整个大殿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只有那微风吹动的铃铛陪着那悲伤的人。

“这是回答吗？”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奥赛西斯摇摇晃晃的站起身，走出这里，关好大门。

一切都和来时一样。卡布索大殿“依旧”歌舞升平，而这里“依旧”寒冷如冰。

外面寒冷的风吹散了他浓浓的醉意，站在殿外，看着眼前这偌大的“废墟”，眼神越来越冷，逐渐凝聚成剑。抬起头静静地看着布满星星的天空，寻找着最明亮的那一颗。

“人得到的最可怕的惩罚不是死，而是生不如死。现在我以法老的名义起誓：我会遵守我的承诺，不会让无辜的人死在我的手下。但同样的我也不会放过那些伤害你的人，我一定会让他们得到教训，一辈子活在死神的诅咒里。”

……

古代埃及人认为当法老死了之后，他就变成了冥王，新法老则变成了天神。而日出日落的规律就象征着这种新旧交替的周期循环。此外他们还认为死去法老的一部分灵魂仍旧遗留在遗体上，如果遗体没有保存完好，这去世的法老就不能成为冥王，周期链就会由之而断，灾难就会降临到埃及。为了防止这种灾难的出现，每一个去世的法老都被制成木乃伊，而他在去世之后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例如太阳船(乘着它去冥界)，金子，家具等，甚至是泥制奴隶都被陪葬在墓穴里。

而祭司的存在是为了在法老死亡后引渡法老的亡灵，指引他们去往冥界的方向。而平时他们需要做的是在神庙里为法老、为整个埃及祈福。

“大祭司，您要的东西拿来了！”侍女毕恭毕敬的将东西放在神像前的案上，然后退到门口。

“缇亚，你先下去吧！”虽然没有抬头，但他知道她的侍女还在。

“是。”缇亚抬起头深深地看了一眼祭司，悄无声息的退了下去。

安斯轻轻地拿起这贵重的东西，登上了二楼的观景台，小心翼翼的打开了包裹在外面的尼纱。

一面古朴的镜子暴露在了空气中。镜身呈暗淡的金黄色，长约50厘米，倒置的水滴状，周身略有波纹。

他高举着镜子面向月亮，一直静静的站着，时间也在慢慢的流逝着。

霎那间，一束绚丽的亮光从镜子里反射出来，倏而尔逝。快的让人以为那只是错觉。

此时的安斯眉头深锁。记忆将他带回到刚来到神庙的小时候。

他站在观景台外，偷偷的看着师傅高举着一柄漂亮的镜子。不一会儿，从镜子里突然射出了一束很漂亮的光，夜空顿时变得美丽异常。

他不敢出声，在心里暗自惊呼，难以置信的看着那面镜子，心想那一定是一件宝贝。当他看向师傅的脸时，发现师傅紧皱眉头，神情恐惧。不明白师傅为什么不像他一样高兴。

因为他是偷偷跟着师傅的，所以事后他也没敢问。

当时的他并不理解祭司是做什么的，只知道很了不起，很受人们的尊重。随着长大他了解了，也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师傅就是祭司。而他，就是下一任的祭司。而每年的同一天师傅都会作出同样的举动，却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一束光亮。而他也更加迷惑了，汲取的知识告诉他，要靠月光反射出耀眼的亮光是不正常的。

在师傅快要走完人生的时候，他把他叫到了跟前，告诉了他关于那柄镜子的故事。那镜子的确是一件宝贝，它能够预知，但他们知之甚少，只知道这一束光带来的往往是浩劫，但如何化解，历代的祭司却一直无法参透。他本想问清楚，但师傅却已经走远，留下了更多的疑惑。

而在他成为祭司的这些年中，每年的今夜都会观察，希望找到破解它带来的灾难的方法。出于好奇，他一直期待能再见那神奇的一幕；但作为神庙的主人，他也一直处于恐惧中。

而今天，那道光居然再现，这怎能不让他忧心忡忡?

……

累死了，这么多的工作！听说这早有人在整理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这让她想起了不知是哪位‘高人’说过的一句话：有些工作是拿女人当男人用，拿男人当牲口用。现在用在她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全身酸痛，手脚颤抖，都能弹六弦琴了。她怎么这么命苦？自己还吹牛说不会被欺负，这下可好，自打嘴巴了。天马上就亮了，不过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了。

“桑洛，快走，妮菲蒂蒂公主马上就来了，大家都去看了，我们也去！”尤丽兴奋的拉着桑洛的手往前走。

“你都不累吗？”她诧异的看着尤丽，难以想象，她竟还有体力跑去看？

“累呀，不过妮菲蒂蒂公主可是远近驰名的大美人呀！”还是不撒手，死死的往前拽。

“我们就是她的侍女，早晚都看得到。”

“不一样。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只有你一个朋友，陪我去嘛。”硬的不行来软的。

“怕了你了，走吧。”谁叫她太有义气，而她专捅她的软肋。“不过，你这是要到哪去？

“我们是低级侍女，不用马上侍候，所以咱们和大家一样都躲在王宫门口，小心一点，这样只要她进来了咱们就能看到。”

还真是‘周密’的计划。

随后她们跟着大部队占据了一个很有利的位置。

不一会儿，大队人马开始从王宫正面的大门有秩序的驶了进来，随后一顶华丽的软轿被抬了进来。哎，桑洛叹息道：同样是女人，人家是从正门被抬进来，她是从侧门走进来，天壤之别的待遇。

“出来了！出来了！”尤丽激动的握着她的手，突然间没有声音。

桑洛抬头一看，也呆住了。

[无心插柳:第七章 犹抱琵琶半遮面]

所有美好的词语都不足以形容她，所有美丽的事物在她身边都会黯然失色。妮菲蒂蒂简直就是上帝最完美的杰作，是美丽和高雅的化身。

记得听过这么一句话，叫眉不扫而黛，唇不点而朱。用在她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那埃及人罕有的雪白皮肤，让整个人都亮了起来，周围仿佛有一圈金色的光环。真应了那句话，此女本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她，绝没有辱没她名字所蕴含的深意“一个美人正在走来”。

当她们回过神来时，妮菲蒂蒂已经从她们身边走过去了。

“哈哈……”桑洛和尤丽相视大笑，很有默契的同时开口，“你看女人也会呆住！”

是呀，一个漂亮的女人让男人看呆了，也许还算正常。但如果让女人也看呆了，那还真是美的一塌糊涂，美的没天理了。

……

今早议事完毕后，加顿和加诺就随着法老来到了花园。

奥赛西斯突然转过身，看着眼前的双胞胎，“谁先开始？”

“还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气宇轩昂、才貌双全、人见人爱的我先说吧！”加诺表情严肃的说，然后站到他的前面准备继续发言。

“你都不要脸吗？”奥赛西斯将视线从花园里的花上移到加诺的脸上，斜眼瞟了他一下。

“敬爱的法老，我只知道自己在实话实说。现在我向您报告，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军队在攻下米塔尼斯时并没有对皇室进行杀戮。整顿完后，我们准备处理时，妮菲蒂蒂公主求见，她说会献出自己，前提是保住皇室的命，即使是终身的囚禁。我看我们的王如此的清心寡欲，就把她带来了。”前面说着还挺严肃，到后来音调越发显得不正经。

“看来我是对你太好，连我都敢调侃了？”奥赛西斯笑眯眯的上下打量着这个不怕死的家伙，声音如柳絮般飘进哥俩的耳朵里，寓意却大有不同。

听在加诺的耳朵里是“你皮在痒了？上次的教训不够？”

而加顿这个老实人听起来就像是在说：弟之过，哥之惰。

加顿严厉地瞪了弟弟一眼，“在王面前这么没大没小。”

加诺做出一个鬼脸。这死狐狸，就会装乖，卑鄙，拿哥哥压他。

其实他知道奥赛西斯不会对他怎样，他根本不怕。只是作为一起长大的好兄弟，他经常会逗逗他，希望他能轻松快乐一下，哪怕非常短暂也好。

奥赛西斯看着他们兄弟俩一唱一和的反应，会心的笑了，不是敷衍而是真心的。那种亲情离他很远了。

随后又有些刺痛，“加顿，你呢？怎么和原计划不一样？”

“王，你不知道！”说起与利比亚之战，加顿来精神了，尤其是那个计划。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奥赛西斯摸着下巴，不怀好意的看着他，还废话？

“是…是这样的。”王要使坏了，他要赶快说完离开免得遭殃。于是他一五一十的把奎克的计划告诉了奥赛西斯。

“奎克？带他来见我。”

“他就在殿外。”

“那你们先回去，让他进来。”他倒想看看想出如此计划的人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远远的看到一个年轻人随侍卫走过来。

“参见法老王！”奎克行完大礼，低下头站在一旁。

“你就是奎克？计划是你想的？给你个机会，想做什么？大将军还是参军？”考量并考验着。

“臣只是在书上看的，后以借用，不是小人之能，不敢胜任。”奎克不敢抬头，也无从知道法老王在想什么。

“书？”

“《三十六计》！”奎克恭敬的回答。

“《三十六计》吗？”

半天没有声音，他不知道王是怎么了，慢慢的抬头却看见王一动不动像是在想什么。想必和他一样，想一读为快吧。而他也不能做什

么，只能傻傻地站在一旁。

“你先下去吧，具体的分派等通知。”过了会儿王才对他说了这么一句。

“是。”说完退了下去。而王还是一动不动的站在那。

……

全身浸泡在温泉中，洗去了一身的疲惫，桑洛心里有说不出的惬意。想起白天的事真是郁闷！那些比他们品阶高的侍女仗着资历比较深，使劲的使唤她们这些晚辈，还不能还嘴，害她快憋出内伤了，只能在心里骂骂，暗爽一下。

不过要不是因为她们想吓唬她和尤丽，她也不会找到这么好的地方。

这里就是她们说的鬼屋。听说经常在半夜十分能听到不寻常的声响，好几次都有人过来巡视，但都看见一闪而过的白影而被吓的落荒而逃。现在的法老即位后，可能是怕人心惶惶，就把这里封了起来，久而久之，鬼屋的别称不胫而走。

而她胆子向来很大，信奉一句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再说她都死过一次了，还有什么世面是没见过的？因此她便把这里想象成了她未来的浴室，这样就不怕被人看到了。更没想到的是，当她来到这里才发现，在正殿的后面竟有温泉，老天爷！你终于想起要补偿我了吗？

于是她一不作二不休的脱了个精光，扑通一声跳进了温泉。

快哉！整天穿着那大麻袋似的衣服，也没有别的样式，也不能像在现代一样穿的美美的。哎。臭美都没有机会！不过她现在的心情可是非常的好。

这里是一个露天的温泉，月亮、星星抬头可见。想到以后天天这么幸福，心情更好。不自觉的哼起歌来。嘿嘿，她可不怕被抓，试问，有谁在听见鬼屋附近先是扑通一声，再是传出“很悠扬”的歌声后还敢进来？恐怕这里更会让人退避三舍了，那样就更好了。随后，声音又大了一点。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靠水而居。……却见依稀仿佛，她在水中央。……却见仿佛依稀，她在水中伫立。”★注

这边在这悠哉悠哉，诸不知这一幕全被人看在眼里，听在耳朵里。

忙了一天的奥塞西斯并没有像人们想的那样，忙完公务急着到妮菲蒂蒂公主所居的东殿，而是绕到了梅亚尼大殿。

他进来时，听见大殿的后面有声响，所以赶忙跑了过来。没想到在寂静的夜晚、在柔和的月光下却看到这样的一幕。

背对着她的女子一直自以为是、旁若无人的唱着，却不知她的出现给奥塞西斯带来了多大的震撼，犹如黑暗的生命中出现了曙光。

就在这时，桑洛在水中慢慢的转过身来。

奥塞西斯站在黑暗的角落里，注视着她。可惜她背着月光，所以根本看不清楚。一会儿她又转了回去，准备起身上岸。

奥塞西斯猜想可能会看到不该看的，准备转过身时，却没想到那是多虑了。一头超长的头发直至膝下，把该挡的不该挡的都挡住了。

奥塞西斯不禁自嘲，因为遇到了陌生而又熟悉的她，在刹那间自己都不像自己了。

在后面跟随着桑洛，看见她来到了东殿，不禁微微蹙眉。心开始正常运转：她是谁?

只见桑洛轻手轻脚的打开一扇小门，钻了进去。

侍女吗？奥塞西斯禁不住双唇上扬，眼里出现一抹莫名的光芒。仰望天空，“是你把她送到我身边的吗？”

★注：歌曲为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呵呵，我估计地球人都知道）

［无心插柳:第八章 千呼万唤始出来］

“公主，公主！”一个侍女装扮的人急急忙忙的穿过院落朝里殿跑，一边跑一边还拼命的喊，正在工作的其他侍女也都停下手中的工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妮菲蒂蒂斥责道。

“王…王正向这边来，公主。”公主来到埃及已经7天了，照理说王应该过来的，谁知道公主一直也没有等到人。而她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直陪着。看公主那布满阴云的脸，想必打击一定很大。从小被人捧在手心里疼的人却受到这种待遇，怎能不恼？不悲伤？

“辛加，是真的？”本坐在床上无精打采的妮菲蒂蒂立刻站了起来，问着从小和她一起长大的侍女辛加。脸上表情羞怯，想到终于可以见到自己爱慕的人，心就不由自主，好像要从嗓子里跳出来似的。“快帮我看看，有没有哪里没弄好？”

记得第一次见到奥赛西斯是在别国王子的加冕礼上。她央求父王也带她去，并打扮成侍女的模样，一直乖乖的站在后面。他一进来，就吸引了所有的目光，包括她的。不光是因为他是当时最强盛国家的王，更重要的就是那玉树临风的气质、傲然俊俏的的容貌以及那无与伦比的智慧。只有这样的人才配的上她，当时的她心里暗想。而今天她会站在这里，除了是对亲人的回报之外，就是他了！

“公主，您已经很美了，不要担心！”辛加仔细的看了看，给公主加油，微笑的说。

“法老王到！”

奥赛西斯一进门就看见了正在行礼的妮菲蒂蒂。径直走过她，坐在主位上，“起来吧！”

妮菲蒂蒂起身，抬头看向王，也希望他能仔细地看看自己。

“如外界所说，米塔尼斯的妮菲蒂蒂公主的容貌果然惊为天人。”只不过少了些什么。奥赛西斯维持一贯的表情如她所愿的看了看她，赞美道。

“谢王的夸奖！”妮菲蒂蒂的表情更加的娇媚。

只不过专心找人的奥赛西斯没有看到。打量了一下内殿的侍女，发现没有昨天见到的那个，看样子她是低级侍女了，这就更好办了。

奥赛西斯站起身向外走，途中停顿了一下，“这埃及宫殿里的规矩去问侍从官，不得违背。”低沉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说完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

除了东殿门口，突然停了下来。

“西摩，叫侍从官将东殿的低级侍女全带到我的寝殿，我要挑选一些留在身边。”奥赛西斯对身边的贴身侍卫下令。

我要你来到我的身边，奥塞西斯心中暗想。

主殿（法老王寝殿）——奥加罗大殿

殿内站成一排低级侍女。

其实在分辨高、低级时只要看她们的穿着就可以了。在王宫里，王妃或是地位尊贵的女人身上往往都是纱，但也因为纱的贵重，她们也都穿得很清凉。再来就是内侍女，她们穿着软亚麻制成的衣衫，露出头部，戴着面纱。最后就是低级侍女，因为她们做的都是室外的粗活，所以为了保温，里面是衣衫，外面白袍加身，全身只露一双眼睛，如同民间女子出门时的装束。

估计这是哪位善妒的王妃立下的规矩。侍女全戴面纱，王就只看得到她一个人。要不是因为全裹严实了会无法分辨，想必内侍女也要穿白袍了。

“将你们的外袍脱掉，摘下面纱。”

不让他们把外袍脱掉他怎么知道她是谁？唯一的线索就是那头及膝的长发。

桑洛从来没有想过会在这种情况下见到法老王。今天刚开始工作不久，就被莫名其妙的带到这里，现在还一头雾水呢，而法老现在还让她们脱衣服，看来是她最近不顺，应该找个地方拜拜！

“我会从你们中挑选两名做贴身侍女和内侍女。”算是解释了。

旁边的侍女都已经动了，而她却迟迟没有动，这便惹来了法老“关切”的目光。

不过因为大家都是低着头，所以注意不到。但桑洛却感觉到了，因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是不是因为自己的特殊早就被盯上了，而自己还不知道？要不然怎么感觉不寒而栗呢？不动声色的略抬起头，向法老的方向偷瞄。这下不得了了，王一脸怪笑的看着她，哇，死了，被逮个正着。

脱还是不脱呢？

算了，都到这地步了，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随后便动手开始脱。感觉像就义一般，不禁突然想到一句话，虽然在这种情况

下说来有些可笑，那就是“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说不定，在这里一死，就回去了。

侍女们互相打量着，当看到桑洛时全都吃了一惊。

奥赛西斯没有让她们出神太久，每个人单独地问了几个问题，最后便留下了桑洛和另一个侍女。其他的人全部遣回了。

桑洛是彻底的被弄糊涂了。没有审问，没有判决，像做梦一样。这个法老的眼睛有问题吗？看不出她的不同？等等，他不会以为她是基因突变吧！要不就是他见多识广，几千年前的中国也曾有个郑和似的人物下埃及？还是这里面有什么文章？不能怪她猜疑，是谁都会这样想！

止不住的用怀疑的眼神望着他，像是在说：你在搞什么鬼？看清楚！

我看得非常清楚，奥塞西斯丢给她一个挑衅的眼神。像是看风景一样看着她，说她是风景一点也不为过。

鹅蛋似的脸盘上镶嵌着宝石一样的明眸，充满了灵动，散发着宝石的光芒。睫毛忽扇忽扇的。小酒窝被摆放在最恰当的位置，不用笑就可以看到。秀气的鼻子，窈窕的腰身，还有那一头乌黑直顺的头发。她能算的上是美女了。

虽然她没有哈托儿的妩媚与狂野，也没有妮菲蒂蒂的精美与细致。但在她身上却充满了她们所没有的灵气与朝气，而她可爱的表情也很“醒目”。总的来说，就是无法让人忽视。试想，如果她安静下来，也一定很文静，但那也是用来唬人的。他从她的行为举止上，就可以看得出她绝不是什么文静的人，而是一只隐藏的很好的小狐狸。不过这样更好不是吗？生活至少会变得有趣些！

桑洛的眼睛差点脱窗。不是都说法老气质出众吗、温文尔雅吗？他那是什么表情？挑衅？

就在这时，奥赛西斯开口了，看向桑洛，很认真的说，“一会儿去换适合身份的衣服。还有就是，作为贴身侍女，你以后要一步不离的跟着我！”

桑洛佯装很认真地问：“您方便的时候也要跟吗？”

奥赛西斯双眼微眯，邪气一笑，“如果你愿意的话！”。

［无心插柳:第九章 洋相百出］

照法老所说的，她换下了平日的衣服，整个人暴露了出来，不过好在还有面纱，所以大家没太注意到她，其实仔细看也是可以看出来的。法老的平静使疑惑一直盘旋在桑洛的脑海里，不过,看来暂时她好像没什么危险。当时匆匆忙忙的没有和大叔一家说清楚就被带了进来，现在谁也联络不到谁，这样也好，万一自己做错什么，也不会连累到他们。

从现在开始她就是法老王的贴身侍女了，嘿嘿，有些人要小心了，她总要利用自身的便利,狐假虎威，小小的报复一下那些欺软怕硬的家伙们，不然太对不起自己了。她可不是菩萨心肠，先拿谁开刀呢？这倒要好好想想。

再次迈进奥加罗大殿时已经是吃饭的时间了。她站在王的身后，看着一盘盘的菜被端到桌子上。

长久以来不论是宫外生活，还是这几天的侍女生活，其实都过的比较悲惨，都是面包什么的。望着那飘香的菜色，无奈自己的身份，只能任由口水不自觉的被往下咽。

“你过来！”奥赛西斯看到她的小动作，心里暗笑，“坐下！”

“啊？”桑洛注视着王，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要她也坐下吃饭吗？“王，这是不合规矩的！”

“规矩我定，坐下。”不由分说的下令。见她坐下后，奥赛西斯拿起汤匙开始享用，有人陪着，果然胃口大开。同样的东西却吃出不同的风味。

王真好，允许她没上没下。

过了一会儿，她发现有点不对劲。

桑洛难以置信的看着吃的美滋滋的法老王，不是让她坐下吗？为什么不给她餐具？还是她会错了意？

突然间，像是想到了什么，她睁大眼睛瞪着他，虽然她知道这不太礼貌，但她还是用眼睛询问道“你是让我坐下来看你吃吗？”

奥赛西斯看了看她，什么也没说，继续吃他的，但沉默给了她回答。

桑洛的脸被气的红红的，但又不能发作。

吃，吃，噎死你。教你这么不安好心。

看着头上冒火的桑洛，奥赛西斯不尽莞尔。果然被他猜中，她根本不是安分型的。试问，有哪个侍女敢用这种表情看他？不过看在她让他心情愉快的份上，开口说："我吃完后，你可以继续享用！"

吃个P。还真有脸说呢，真当自己是神了？小气鬼，要她吃他的残羹剩饭？她可是很有骨气的。

就这样，因为她没有开动，所以在奥赛西斯吃完后，菜又被撤了下去。

中午是这样，晚上也是这样，怎么会这么巧，当她再到厨房找吃得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会不会是他搞的鬼？他是存心要整她的吗？

转念一想，高高在上的法老不会和小小的侍女过不去吧？饿死了！不管怎样她也不会让他得逞的。

过了一会儿，灶台上出现了两盘小菜。

哇，好香！一年多没弄了，功力还没有退化，还真是乐在脸上、美在心里。刚刚她在厨房里很容易找到了外面百姓没有的食材，都是高级的。凭借着她得厨艺，还真是色香味俱全，哈，开动！她可要吃的饱饱的，吃到塞不下，谁知道明天是不是还像今天一样！

水足饭饱后桑洛才想起她出来太久了，连忙往回跑。进了大殿，就发现法老已经沐浴完了，正坐在床边。

不错！衣冠整齐。免了脸红心跳的步骤了，她可是纯情少女呢！

"过来！"偌大的大殿只有他们两个，其余的守卫都在外面。所以整个大殿静静的，装没听见是不行了。

桑洛慢慢的、一步一步很匀速的往前蹭。但再远的路也会有尽头，还是蹭到了。

看着她不痛不快、矛盾挣扎的反应，奥塞西斯心里就一个感觉——美。转念一想，他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变态呀？不过既然她能让他心情舒畅，变就变了！

桑洛不明白她叫他过来，为什么不说话，还那样怪异的看着她，越想越感觉冷！

互相看了半天，奥赛西斯不紧不慢的吐出两个字。"睡觉！"

“啊？睡觉？这一天的工作结束了？”真好，说完转身往外走。

“回来！我说你能回去了吗？”挑挑眉，看她那急着要离开的反应心里就不舒服，想回去？他就偏不让她如意。

“那……”他到底想干什么？桑洛疑惑的想。

“贴身就是全天候。看见那儿的小床了吗？你睡那，以后早上方便侍候我。”其实那是以前预备的，但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贴身侍女了。她要是不刺激他，他倒是忘了。这下也好，方便了解她的为人，毕竟她是她送给他的礼物，希望她不会让他失望才好。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见了门口的那个小床，硬梆梆的，一定不舒服。

算了，不和他争了，地位不平等根本赢不了。今天一天净受惊吓了，休息！

看着王已经躺下了，她也走到了她的领域。

其实想想，法老王对她好像很坏心，但又好像很好。她失礼的表情和做事他都什么也没说，也没有处罚她，为什么呢？可能是真的累了，不一会就睡着了。

在梦中，桑洛梦见了自己的家，还有爸妈，整个人沉浸在幸福的幻觉中。却不知有双黑亮的眼睛在她沉睡后一直注视着她。

奥赛西斯站在床边，看着睡的很甜，还会微笑的桑洛，心里充满了一种情感，但他知道，那还不是爱，他们之间还没有那么深刻，应该是怜惜和安慰吧。轻轻的握住桑洛的小手，一字一句轻声地说：“我会爱护你，包容你，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不要背叛我，否则那可怕的代价不是你能承受的起的”。

……

“起来！喂！”

“让我再睡一会儿，妈！”打掉推自己的手。

“桑洛，你等着我侍候你，是吗？”

冷飕飕的话把睡梦中的桑洛弄醒了，挣开朦胧的睡眼，看到了眼前的大头，“啊！”

“叫什么？快起来！”奥赛西斯被震的连忙退后.

桑洛总算清醒了，原来天亮了。看着走开的法老王，心想：这人真可怕。她有低血压，起床很不容易，可他就用一句话就让她醒了。

当她从里殿出来时，王已经不见了。

“王让你直接到卡布索大殿！”昨天和她一起被留下的女孩转述法老的话。

“哦！”不去行吗？自己这个样子，不就成笑柄了吗？可又没机会商量，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从大殿的后门进去，看到王左侧站着两个侍女，而她们的右边空出了她的位置。

“有人不就得了，干什么非要我来？”桑洛低声嘟囔。

偷偷摸摸的站在那两个侍女旁边，希望不要引人注目。但她很清楚那是不可能的。

不一会儿，她就感觉到下面的人都在看她，连法老王也在看她。

桑洛狠狠的瞪了王一眼。

早会终于结束了。大臣们陆陆续续的走出去了，奥赛西斯走到她身边，奇怪的看着她，问：“怎么回事，为什么一进来就不加掩饰的一直看着我？”

真想揣他一脚，要不是他的剥削和迫害，她会这样吗？不理睬他，做出一个让他先走的手势。

奥赛西斯耸耸肩，做出无所谓的表情，从桑洛身边走了过去。

桑洛在后面跟着，因为行动障碍，她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下并转身的，就听见前面那个卑鄙小人在哈哈大笑。她的脸瞬时燥红起来，被人当面嘲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目光斜视的看着眼前笑得快喘不过气的人，“很荣幸我的丑态娱乐了您，我们‘伟大’的王！”

“这样你出来干什么？留在大殿里不就行了？”想必是昨天睡的不舒服，她的脖子只能偏向一边，无法自由转动。

“我只是小小的侍女，只有听令的份。”桑洛反驳。

“你真这么觉得？要是这样，你早死了100次了！”奥赛西斯突然靠近，表情和语气突然变得正经起来。

“为什么？”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她索性就问个清楚。

“你认为我会向你解释吗？”

奥赛西斯又变回了一脸欠揍的表情，让桑洛很恼火，总觉得自己现在被他耍得团团转。可他在某些方面又为什么对她这么好呢！她很像他的初恋情人吗？还是她长得像他妈，而他缺乏母爱，所以……

有空的时候要测测他的底线，好让她在这里能够‘方便行事’、‘仗事欺人’，至于其他的回题，到时再说喽！

时间就在不知不觉的试探中，看似平静的过了一个月。却也正是这一个月，为日后埋下了危险的种子。

［无心插柳:第十章 逍遥自在］

“你在画乌龟吗？”低沉的声音出现在奥加罗大殿的书房中。

“啊！”桑洛被吓的猛地一回头。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这家伙走路总是没有声音，他是不是练过？可又不像呀！

“从你画乌龟开始！”奥赛西斯有条不紊的说，没觉得吓到她是他的问题。为了不让她继续那没营养的话题，“你从哪来？”

“啊？你现在问不觉得晚吗？”桑洛一愣，她倒忘了这件事儿了。

“不觉得！”在他看来什么时候都一样，只要她是她就好。不过以她的智商是不会明白的。

“中国！”他这个土冒儿一定不知道，他哪像她这么见多识广呀。地球仪转一圈，她哪儿找不到？

“你们中国兴这种乌龟字？”

“这是你们埃及文！我们的字可是博大精深，你是无法理解的！和你说也是白说！”吐吐舌头，一脸的看不起的表情。

“这有什么难！”小傻瓜！

“那好，我写几个字，你来模仿！”桑洛眼珠一转。有了“就写‘奥赛西斯——永生！’怎么样？法老们不是都希望这样吗？”不然也不会

建金字塔。

“永生？”奥赛西斯嘲弄一笑，“好！但要告诉我你的名字怎么写！我也想知道你的名字！”

古代女子练字都会先学喜欢的人的名字，看样子她忽略了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对她一见钟情呀，这样就都有解释了。哎，千万别说破，人家会不好意思的。她要大方点，装作不知道。

“看！这张纸上的是我的名字，而这张上的是你的。那张上的是永生两个字，连起来就可以了！等你写好了，挂起来。反正别人也看不懂，不会笑话你想永生的私心。你写吧，我去拿点吃的，一会儿就回来！”拿点她爱吃的，这小日子过的，还挺惬意！这底线测的，不会是无底洞吧！

“我回来了！我来欣赏了，嘿嘿！”以最快的速度飚回来，桑洛拿着她的最爱——葡萄在殿外喊。

刚挂好字符后，奥赛西斯就听外面洪亮的声音。殿口和书房还是有段距离的，底气真足，真够无法无天的！奥赛西斯知道这一个月来桑洛在试探他，但他并不怪他。他能体会她的不安与不解。通过一个月的相处，他知道她的本性不坏。不吃亏，总在他的背后狐假虎威，但有分寸。同时也很乐于助人。但有些事还是需要时间的磨练的。

兴高采烈的桑洛进了书房看见眼前悬挂的字，顿时傻了眼，愣在原地。过了好半天，才找到自己的声音，“我给了你三张纸，你是不是我的名字和你的名字弄反了？”

“没有，这张是你的名字，对吧”奥赛西斯温柔的笑了笑。“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够永生！”

如果换作是外面的其他人听了这句话，可能会幸福的痛哭流涕，但她不会。桑洛觉得自己又被耍了。可他为什么会知道呢?

墙上醒目的“桑洛——笨蛋”四个字，就像是100张嘴，在嘲笑她的愚蠢。不敢相信她又被耍了。这是第几回了？他要她的名字根本就是预谋！

看着桑洛不甘心的表情，奥赛西斯更开心了。他眼珠一转，表情很诡异。而一个月的时间还没有让她明白他的本性，可惜呀！同是一种人，他怎么会看不出她眼里一闪而过的意图呢，更何况……

气不过的桑洛噘着嘴就跑了，连她最爱的葡萄也忘了，看来只能他自己享用了，不错，‘真甜’！

桑洛生气的坐在花园的亭子里，手里拿着自己做的风车，希望风车能转走坏运。好难找的材料哦，这个时代也没有纸，不过总算找到了替代物。看着转动的风车，心里舒服多了。

“原来你在这儿！”

现在最不想听见他的声音，总觉得他是在讽刺她。

“好漂亮的东西！这是什么？”

“风车！”桑洛爱理不理的，自在的都忘了他是法老了。

“你要给我做个大的！”

听在桑洛的耳朵里感觉格外不舒服，不过突然她又笑了。只见她转过身，面向奥赛西斯很认真的解释道：“是这样的。在我们那儿有种说法，就是每个人的风车就代表他自己，风车转的越快那个人就越傻。而我给你做的那个，因为转的太快了，所以坏了。哎！我也没有办法！”

总算出口气。其实这是用以前同学传给她的手机短信改的，因为有趣所以印象深刻。

原作是这样的：在天上，每个人都有一个钟来代表自己，人越傻，钟走的越快。我到处看，都没有看到属于你的钟。于是，我就问上帝，上帝说，她的啊？被拿去当电扇了！

本想照搬的讽刺他，不过他这种‘古董’如何理解什么是钟？什么是电扇？呵呵！报仇就好，效果打折也无所谓了！

桑洛看向奥赛西斯，发现他不但不生气，反而在笑，这犹如油浇在了她的心火上。

“哎，本想带你去神庙看看的，看样子你是不想去，那我走了！”其实他是真的在笑。一是因为她的讽刺方式真的好笑，还有就是她那仿佛已经报仇成功的表情。

成为埃及法老的这些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他自己都有些看不清自己了，但她却让他看到了真正的自己——那个曾经无忧的自己。

“神庙？我要去，带我去吧！”眼前的仇人突然变成了大善人，怎能不让她激动？刚刚的郁闷也一扫而光。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伴着美丽的夕阳，骑着骆驼，一行人向后方的神庙出发。而路途中，桑洛也没闲着，不时的冒出些问题。

“为什么埃及宫殿中有的大殿没有名字？像东西两殿。而有的就有，就像奥加罗主殿、卡布索前殿？”

“因为它们的主人不够格赋予它们名字！”奥赛西斯嘴角出现了一抹嘲笑。

“那个废墟般的梅亚尼大殿呢？”还是有疑问。

“……”奥赛西斯没吱声。而她也很识食物的没有继续问。

终于到了。

走了进去，看着写满墙壁和屋顶的象形文字和图画，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

奥赛西斯看着出神的桑洛，没有说什么。

很快的，有一个人从楼上走了下来。

哇，好一个校园贵公子呀。贵族气质，貌似潘安，身材高大。要是在现代不知道会迷死多少小女生。

男子朝她点了下头、微微一笑。朝法老走去，“王，不知今天有何事？”

原来他就是祭司呀，她还以为会是满头银发的长者呢，没想到他看起来比她大不了几岁！该怎么让他帮她呢？总不能直接说吧？不好！不了解他的情况下这样做是愚蠢的，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那怎么办呢？色诱？他一年见不到几个女人，使出美人计怎么样？

也不行，看着祭司身边侍候他的侍女，自己和她比起来也毫不占上风。她可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在她看她的同时，那个漂亮的侍女也在看着桑洛。

“桑洛，走了！”在一旁议事完毕的奥赛西斯叫了声她。

“哦，时间真快！要是能自己来一趟就好了。”看着有些失望的桑洛，奥赛西斯在心里猜测一二。

［无心插柳:第十一章 风起云涌］

回到宫殿里，桑洛一直想着对策，有了！

“你笑什么？”奥赛西斯看到桑洛突然一笑，觉得奇怪！刚刚脸上布满阴云，现在晴天了？

“没什么，假装高兴呗！”才不告诉你呢！“对了，我先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就跑了，也没等着批准。

“尤丽，听说你找我？”从神庙回来后就听说尤丽找她。

“谢谢你哦，桑洛。她们现在都不敢欺负我了。”尤丽猛地抱了下她。

“原来是这件事呀，不用放在心里！”她自己也想这么做的。那天她回东殿看望尤丽。发现那帮高级侍女都在欺负她。于是她就把计划提前了一些，索定目标，拿她们开刀。假装怕事，还给她们做了好吃的油炸蟹，只不过小小的动了点手脚。让她们泻一下，降降火。事后她警告她们，不许欺负尤丽，否则给她们好看。而她们拿她没办法，她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做饭的时候也在身边，没见她放毒。而她又是法老的侍女，所以只能任由她继续嚣张了。呵呵！这身份还真管用！

……

“这是真的吗？”饱含怒气的女声高扬在大殿里，随手砸掉了身边的所有东西。“我和那个贱人在暗处拼了个你死我活、机关算计，她可好！不过就是个小小的侍女，可有可无的玩物。竟敢坐收愚人之利！找死！”

“公主，别气坏身子。想要她死还不容易吗！我这就去办！”

“好，注意别把咱们扯进去，小心点知道吗？”

“是！”

而在埃及皇宫的另一个方向，同样有人在精心策划着。

“消息传过去了？”

“是的！”

“那个蠢女人倒还有些用处，我们什么也不做，只要在这里看着，等待她们两败俱伤即可！”

想想这一年来，她在长老院和财政司所下的功夫，王后的位置怎么会逃的出她的手掌心？

……

今天桑洛随法老上朝议事，站在上面看到了奎克大哥，他怎么会在这儿？不知道尼卡大叔他们都还好吗！

“桑洛，外边有人找你！”内侍女拉亚进内殿告诉她。

“哦，谢谢你，我就来！”说完后，带起面纱准备出去。平时奥赛西斯在的时候她也不会带面纱，只有出去时才会戴上。

“奎克大哥？”一出门，就看见奎克大哥在门口。怎么会这么巧？“怎么在这儿？”

“桑洛，真的是你？”奎克有些激动的说。“打从你失踪，家里一直在找你，猜想你可能阴错阳差的进了宫，可埃及皇宫哪能轻易进入。今天我刚被调回来，就来打听你的消息。没想到真让我找到你了！”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事情和你们想的一样。我也想捎消息出去，但没有渠道，不过我在这里挺好的，替我告诉大家，叫他们不要担心。”早就知道他们会担心自己，但真说了出来，心里真的温暖极了，这也是亲情呀！

两个人边说边往花园方向走。

“还记得你的计划吗？”奎克说道，“非常成功，因为那件事我被提拔成副将首领！”

“真的？那很好！以后再多学习，你一定没问题的。”桑洛也真心的替他高兴。

这边的人在这说说笑笑，而那边的人，脸已经黑的可以当碳了。

怎么不见她对自己这样开怀的笑？奥赛西斯气愤极了，心里有团烈火在烧。朝守卫吩咐道：“不许任何人进来，尤其是桑洛。”说完走

进大殿，大门也被狠狠的关上。

当桑洛回到奥加罗大殿时，守卫竟不让她进去。

“为什么？”桑洛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之前一点迹象也没有，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王说不许任何人进来，尤其是你！”平时他们的关系很好，他们有什么需要她也会尽量帮忙，所以他们看到王这样对她，也不解，却也帮不上忙，只能直白的转述。

“知道了。”不想给别人找麻烦，桑洛来到了一间小屋里。这是历代法老王贴身侍女独自拥有的。当法老暂时不需要她们在身边侍候时，她们也不需要和其他人挤在一起。桑洛从来没有进来过，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必要，今天倒派上用场了。

想起他的话，桑洛就一肚子火、一肚子委屈。什么叫“尤其是她不能进去”？她得怪病了还是怎么了？说出的话还真侮辱人。

再看这一屋的灰尘，心情糟透了，可又不能不整理，不然根本没办法住。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终于收拾干净了，从尤丽那拿了床被褥铺好，总算大功告成了。卸掉最后一丝的力气，顺势躺了下来。桑洛睁大眼睛，一直静静的保持这同一个姿势。心里骂着：奥赛西斯，你这混蛋到底在想什么？神经失调还是内分泌紊乱?

不行，她要赶快她的行动，再在这呆下去，谁知道还会有什么事。听说，侍女一旦犯大错，只要尚不至死，都会被贬到神庙，接受神的感化。其实这也是一种很重的惩罚，一旦以罪身进了神庙，就要终身为婢，不得再牵挂人间，等同于出家。而她们也和神庙正式的侍女不同，一旦再犯错误，就会成为神的祭品。

现在她也不怕什么了，最重要的就是回家。要想办法惹毛奥赛西斯，让他把她亲自送到神庙。

当奥加罗大殿的大门再度开启的时候，已经是转天的下午了。不似之前的烦躁，现在的奥赛西斯精神百倍。有些事需要面对就绝不能逃避，不然只会苦了自己。原来聪明的他也会有犯傻的时候。

“桑洛呢？把她叫来！”有些事他要当面告诉她。

“王，桑洛受伤了，在她自己的小屋养伤！”其中一个守卫站出来回答。

“什么？”奥赛西斯声音冰冷，让周围的温度骤然降低，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人向他报告？

“您下令不许任何人打扰，而且更不许桑洛进去，侍从官认为她可能犯了错，再者这只是一件小事，所以没有向您报告。”另一名守卫也说话了，大家都很喜欢桑洛，而侍从官却这样对待她，他们真的看不下去了。“而且也没有给桑洛看伤，只有内侍女拉亚在照顾着。”

“……”怎么会这样？即使当初还没有见到她时，为了防止日后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所以使出障眼法，将她带到身边，而现在她竟受到了伤害。眼神越来越凛冽，攥着拳头的手有些泛白。“带我去她住的地方！”

如果早知道会出这样的事，他不会把她独自一个人留在外面。看着那张整天想着如何算计他的笑脸变成现在这惨白的模样，奥赛西斯心里犹如撕裂般的痛。当他终于看清楚自己的想法走出来时，当他想马上找到她并告诉她，他喜欢她、也要她喜欢自己时，首先看到的竟然是这样的她。呼吸急促、因为没有及时治疗而高烧不退的脸，因为恐惧疼痛而发出的呻吟扭曲的脸。

如果说刚刚他是气愤，现在的他就想杀人。

“怎么会这样？”奥赛西斯看着床上的桑洛，一只手握住她的手，另一只手放在她滚烫的脸上，试图让她舒适一些。他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竟敢碰他的人，难道是自己太仁慈了？

“我也不太清楚，当我来时，桑洛姐已经倒在门口了。”屋子里拉亚声音发颤的的回答。

“王，医者来了，现在要他进去吗？”门口的侍卫喊道。

“快点让他进来！”

[无心插柳:第十二章 受伤的人 受伤的心]

“医者，她到底怎么样了？”奥赛西斯焦急的问。

“这是刀伤，由于受伤时间过长，伤口没有得到很好的清洗，情况不太好。”医者据实以告。

“尽一切可能把她治好，听见没有？”听到这样的结果，奥赛西斯暗暗的自责，声音不自觉的变大，充满了严厉。

“是！”他只能这样回答，否则他的老命呀，虽然说王即位后不曾斩首过谁，可看他现在的反应，难免不会让他充当第一个。

……

奥赛西斯将桑洛抱回了大殿，希望她能得到最好的照顾。还将所有人都赶了出去，只留下自己。坐在床边紧握着她的手，目不转睛的看着她。

在大殿的那一整天他就想明白了，自己之所以想逗她、欺负她，不就是因为喜欢她？就像小的时候男孩子喜欢上女孩的那样。只不过他从没有真正的喜欢上一个人，所以做法很幼稚。也许在外人看来他是一个成熟的法老，智慧高超、战术精通、权力无限。但在她的面前，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有时甚至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他会好好的守护她，不让她再受伤害！

看着桑洛稳定了的呼吸，他的心也慢慢的归位了，因而困意渐渐袭来。

好痛！身上像火烧一样。意识越来越清晰，被袭击的那一幕重现眼前。桑洛睁开眼想抬起手，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动弹。想知道是什么压住了她。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头，奥赛西斯的大头。他怎么在这？再看看周围，她什么时候回到大殿的？还睡在他的床上？

而这个痞子！竟然和她躺在一张床上。可能是怕碰到她，所以睡的比较靠外。

从没有仔细的看过他，现在才发现他还真好看。尤其是那对长长的睫毛，好可爱哦。还有那细致的皮肤，让她羡慕死了，真相狠狠的掐掐它。

不过她也没有忘记之前他是怎么对待自己的。感觉到自己的伤在上面，就更放心大胆了。于是，轻轻的侧过身面向他。“别怪我心狠

哦，是你先对不起我的。”

临门一脚。

“砰！”

“哦！”奥赛西斯突然睁开眼，不明白自己突然间为什么哪里都痛。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桑洛醒来了，赶忙起身到床边，“你醒了？”

桑洛不明白他干嘛是那种表情，好像她借尸还魂似的。

倏的被按进了一个温暖的胸膛。

“你终于醒了，都三天了。”奥赛西斯温柔的说。

虽然感受了他难得一见的温柔，可桑洛还是在挣脱着。

“不许动。”语气强硬，但马上又温柔起来。“让我抱抱好不好？你已经昏迷3天了，真怕你……”

感受出他强烈的情绪，桑洛任由她抱着。3天？在现代3个小时就能好的伤，在这竟然差点要了她的小命？

还有，在他心里为什么会有害怕的情绪？

很难得他们在一起也有相安无事的时候，不过不搭的男女抱在一起算是和谐吗？

“等等！”奥赛西斯突然放开了桑洛，但动作很轻柔。

桑洛看着他，不明白他又怎么了？

“我是怎么掉下来的？你踹的对不对？”奥赛西斯两眼瞪的溜圆，一副无法相信的样子。

不承认也不行了，“是呀！”

“你这女人，你竟敢把我踢下来？这可是我的地盘呀！”好像只要和她在一起，他就无法戴上面具，他就做不到冷静。

“稀罕？我自己要来的？”嚣张的反问道。气死你最好，竟然把她赶出去！

“你？”算了，看她是病人的份上。

“你干什么？说不过我，就脱我衣服？”顾不得自己的伤，死命的挣扎。

奥赛西斯突然一动不动，桑洛一看，哇，吓人。他要吃人吗？咬牙切齿的，她都听见声音了。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他，不害怕是骗人的。

奥赛西斯把桑洛的反应看在眼里。刚刚她竟敢侮辱他的人格，要是别人早拉出去了。不过又看见她活蹦乱跳的了，再大的事也不和她计较了。看她吓的，自己又舍不得。

“你别动，你刚刚踢我的动作太大，我检查检查，看伤口有没有裂开。”

“不用了，那样不都被你看光了？”白了他一眼。

“早就看过了！”

“你说什么？”什么叫早看过了？桑洛狠狠的瞪着他，示意他说清楚。

“这几天都是我帮你换的药！”再说早在第一次见她就看见她的裸背了，不过不能告诉她，不然又该喷火了。

“啊！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竟然……

“提前看一下，以后你就习惯了！”奥赛西斯陈述着自己认为的事实。

“习惯？你想干什么？把你脑子里的黄色废料通通的给我收拾干净！”越说越生气。而看他没事人一样，还嬉皮笑脸的，就更生气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

“好了，先吃药行了吧？一会儿叫拉亚帮你看。”反正以后有机会。

……

“拉亚！谢谢你，要不是你，我这条小命可能就没了。”桑洛看着她，微笑的说。

“应该的，谁看见都会帮忙的。我帮你换药吧？”拉亚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好。”

“你看到伤害你的人了吗？”拉亚一边帮桑洛上药，一边聊着那天的事。

“没有，太快了！”这个问题奥赛西斯已经问了很多遍了。

“哦。”拉亚没继续说什么，“好了，你可以继续休息了。”然后就离开了。

躺在床上的桑洛回想着当天发生的事。那天早上她刚打开门，一把刀就砍了过来。当她想反抗时，她已经倒地了。为什么她的反应还是那么迟钝呢？要是爸爸知道她是这样受伤的一定会气的胡子上翘。

当奥赛西斯问她时，她直说出门不久后被打伤。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告诉他。有些事她要自己解决，尤其是报仇这样的事。

“会是谁呢？为什么攻击她？而且看的出那人想致她于死地。她什么时候这么遭人恨了？”坐起身子，让自己不会因为药力想睡。

想必是她不知不觉中挡了谁的路。可她这一个月大部分时间都和奥赛西斯一起，不过是小小的作弄那几个侍女而已，而她们应该没那个能力呀。

不对，奥赛西斯？她怎么忘了他！树大招风，一定和他有关，那个大祸水！

不过好在他的女人不多，而有能力的更少，她倒要看看接下来又会搞出什么花招！

[无心插柳:第十三章 初见端倪]

“西摩，去帮我查，看到底桑洛的受伤是不是和妮菲蒂蒂有关？如果是的话查出她背后的人是谁！”虽然桑洛没有痛痛快快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但在这个充满危机的宫廷待久了，他又怎么会嗅不到危险的气息呢。只是他没有预料到会来的这么快，想必是桑洛惹到了小人。这么拙劣的手法不会是哈托儿做的，而别人还没有这个实力。但初来乍到的妮菲蒂蒂这么快就有帮手了？还是被他们找上了，在不自觉的当一枚棋子？

老狐狸，你等的不耐烦了吗？

“王！只要查妮菲蒂蒂公主这条线就可以吗？”西蒙有些不解的看着奥赛西斯。

他是被奥赛西斯的母妃救起，并带进王宫的。王妃待他像是自己的孩子，即使后来王的出生也没有让王妃对他的爱减少一分一毫。而他也懂事的爱护着这个弟弟，即使知道自己的身份不配。而奥赛西斯小的时候很可爱，整天母亲、小哥哥的喊，有时是无伤大雅的恶作剧。

但王妃莫名的死一夜之间改变了他，有一段时间他谁都不理，总是一个人待着，不让任何人靠近。可有一天他又把把笑容重新的挂在了脸上，但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他又怎么会看不出那笑容中充满了讽刺与暗含波涛的愤怒?

当时他的难过又有谁知道？他也失去了‘母亲’呀！他不停的在自责着、后悔着。如果那时候他能在身边保护她，也许……

但他知道他不能垮下来，他要保护奥赛西斯，保护她在这个世上最牵挂的人。当时的他不过才15岁，日以继夜的训练终于让他成为了王子的贴身侍卫。从那天起，他发誓一定保护王的周全，以性命发誓。

“这样就可以了，应该是她！”奥赛西斯不愿意看西蒙看他的眼神。每当他看他的时候总会想到他的母亲。虽然当时的他还小，但与西蒙还有母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又怎么会忘掉？只是每当一想到开心的事，随后又会想起那些痛苦。他也曾想过把西蒙调离，但却也舍不得，毕竟那也等于是把最亲的人和快乐的回忆一同赶走。再者，西蒙的存在能让他时时记起他的仇恨。

当年的小哥哥已经变成了今天的侍卫，他看的到他眼中的距离，也看得出他的自责。但相信有一天他们可以重拾那段快乐时光。只有让母妃安息，他们才能真正的解脱！

“我这就去办。”王要保护的人，也是他要保护的人，所以他会尽全力的。其实西蒙知道王想报仇，但他更希望他快乐，相信善良的王妃也会这么想。桑洛，你一定要让王快乐起来，不能伤害他，否则……

……

“辛加，你都做了什么？”妮菲蒂蒂生气的瞪着辛加。“她竟然没有死？反而被王抱进了大殿。是大殿呀！而且是被抱进去的。你听见没

有？”

从小就知道自己的美貌是一件利器，而她也一直善于运用着。可她竟然被小小的侍女弄的灰头土脸。

“公主，那天我刚准备要下手，就被一个蒙面人截住了。他说他要帮我，所以我就……”公主大怒，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辛加全身颤抖着。

“蒙面人？他为什么要帮忙？”

“可能是看不惯王这样对公主吧，想替公主除掉眼中钉！就像我们在家乡的那回一样！”辛加揣测道。

“会吗？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不过既然没有证据能找到咱们的头上，这回先饶了你！”

“谢公主！”总算松了口气。真是伴公主如伴虎呀！

宫殿就不是个守的住秘密的地方。桑洛住进大殿的事哈托儿又怎么不知道！

“那个女人还真是蠢！不是夸她！这点事都做不好。不过这样也好，打草惊蛇有她忙的了。”

“公主！那王会不会怀疑到您？”贴身侍女纱蜜儿边给主子剥着水果皮边说出自己的猜测。

“不会，王不会认为我那么笨。”这么多年，这一点点的了解还是有的。“这手法简直太拙劣了。”

“那就好。”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出戏越来越好看了不是吗？”哈托儿抚摸着抱在怀里的白猫，眼里闪过算计。

实在拿桑洛没办法，奥赛西斯只能委屈自己睡在之前她睡的小床上。总不能让受伤的她睡这里吧！记得当时他这样问她：两个人睡一张床上有什么的？那天我们也好好的呀？她怎么说的：那时我神志不清，现在甭想占我便宜！那眼神，好像她吃了大亏！而且也不像昏迷时可以摸摸她的脸和小手了。

夜深了，想必她也睡着了。奥赛西斯又不安分的爬回了大床。还是这里好睡！

看着桑洛的侧脸，“桑洛？”

没反应，看样子睡着了，他只要在她醒来之前离开就好了。

奥赛西斯睡着了，却不知旁边的人睁开了眼睛。她睡了这么多天，哪那么容易睡着！从他上来她就知道，她不说话是想知道他想做什么。没想到他这么乖，既然这样，就随他去了，1米8几的身高躺在小床上也实在不好受。

晌午的时候，奥赛西斯一进来就看见桑洛坐在床上写东西。

“写什么呢？”

“日记！”

“都写些什么？”坐在她对面的位置。

“每天的心情记录！”嚣张的把这称不上纸的纸在他眼前晃了晃，“看的懂吗?”

“哎,你怎么……”

“我怎么会想起写这个了？”桑洛打断他的话。“我要把欺负我的人的罪状都写上。免得忘了漏掉！”

“伟大的工程！”

“写好了我就贴在墙上。”

“行！随你便！”

随后奥赛西斯调整了一下桑洛背后的靠垫，拿走她的笔放在旁边，握住她的手，深情款款地看着她：“也许现在不是最合适的场合，但我还是想说。”

“想说什么？”桑洛不解他到底想说什么。

［无心插柳:第十四章 色之诱惑］

“你多久没洗澡了？臭死了！”本来想说的情话。可为什么看着她就说不出来呢?

“你说什么？”桑洛的声音高8度的在大殿里回荡，整张脸红的像番茄似的。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说她臭，尴尬的要命。她受伤所以没有办法洗呀，而他竟然这么直接了当地说。让她面子往哪儿放呀！

“被人戳穿，恼羞成怒了！”知道她要发作，先下嘴为强。

“你！”这下反驳的话，不就应了他的话了吗？“带我去一个地方！”

“哪？你伤还没好！”

“好了的话，还用你带？”桑洛斜眼瞟了他一下，“梳洗的地方！”

原来她要去那的温泉洗澡。奥赛西斯心忖着。“好了好了，你不臭行了吧，伤好不容易快好了，你就别折腾了。”

也对，等好了就去梅亚尼大殿，在那里比较放心。

四天后

夜晚的星空，充满了神秘。

桑洛闭着眼睛靠在温泉内侧，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因为受伤，去神庙的事又被耽搁了，而自己的身边还冒出来一个未知的危险人物。磨难重重呀！

突然间像是起风了，睁开眼睛，竟看见一个人头。

“啊~”桑洛扯破喉咙拼命的喊。就说她不信邪，也没有必要示范给她看呀！

“呜！唔!”嘴被捂住了，有温度?

“是我，别叫了！”惊人的尖叫声，再这样下去，非失聪不可。试图捂住噪声源。“啊~，疼！你干么咬我？”

神志总算清醒了的桑洛看着眼前的人。

“我咬死你！”拉过奥赛西斯的手臂，狠狠的又是一口。

“啊！”

桑洛怕自己跑光，一个劲儿的往水里缩。挣扎中，尊贵的法老也落进了温泉中。怕她再咬他，他退到了对面。

“小人，竟敢偷看我洗澡！”恶狠狠的看着他离她最近的地方，最好能再咬一口。好在现在是晚上，她又浸在水里，否则不就免费让他吃冰激凌了?

“我是找不到你，所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还有，你为什么走路没有声音？我一直以为是自己多心，可这回我知道自己没有听错。”疑惑的打量着他。太多的巧合，让她怀疑一直以来，自己看到的他只是他让她看的部分。

“真的想知道？”奥赛西斯有些吊儿郎当的拍打着水面，仿佛一切都和他没关系。“那要付出代价的哦！”

可能是觉得没刺激够她，这个暴露狂竟站在水里，开始在她面前脱衣服。

“不许脱。”桑洛制止道，“你没看见我在这儿吗？快点离开！”

“谁泡温泉不脱光光？你还不是一样？”没有停下手边的工作，看着桑洛反驳。

金丝大袍终于被脱了下来。

还好水面到他的腰下一点点，要不然看到不该看的，得针眼怎么办？这的医疗水平呀，就不说了！

哇！没想到他看起来消瘦的身材竟这么有料，宽阔的肩背，充满力度的手臂，还有那若隐若现的腹肌。白天看起来一定是偏古铜色的。这简直就是标准的模特身材嘛！嘿嘿，被眼前的美色吸引到了，桑洛早忘了要反驳。

“小色女！怎么样呀？”诱导的话越传越近。

“好。”看着向她走过来的奥赛西斯，桑洛被迷惑到了，不自觉的说出了心里话。现在的奥赛西斯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那样的俊美。

“这么说你是愿意付出代价了？”不似平常的轻柔，奥赛西斯将头凑到桑洛的耳边略带沙哑的低问着。如果桑洛能看到他的正脸，会发现那是从来没有过的性感。

“代价？”有可能吃亏的买卖让桑洛从诱惑中苏醒过来。

自己送上门来了。不嘴软，上来又是一口。瞬间两排整齐的牙印镶嵌在奥赛西斯的右肩上。

闷吭一声。奥赛西斯像没事人一样慢慢地侧着头看着那泛血丝的痕迹，左手拇指像是抚摸宝贝般，轻轻的抚过。低笑两声。“这么快就想在我的身上留下记号了？”

桑洛看着眼前的他，心里有中说不出的感觉。这不是平常的奥赛西斯。今晚的他有种狂野的气质，但更多的是妖艳邪异。不同于女人的妖媚，这种更为深刻，更无法掌握。

心跳得很快，强压着那个怪异，责问道：“你不可以离我这么近的，退后！”说完想用手推推他，但她又不想和他有直接的接触。

也许只有这种厉声的气氛才能打破周围泛起的暧昧吧。

“在你看我看呆了的时候怎么不这样说呢？”嘴边扬起得意的笑。而这一笑更是魅惑人心。

“说你像那朵水仙——那喀索斯一点也没错，连性格都像，一样的自恋。”撇撇嘴，做出不屑的样子。“像你这样裸的男人我见多了，稀罕?”

奥赛西斯不管谁是那喀索斯，只知道她竟然对他说，他看过裸男。

满腔的妒火在不断的升温，埃及寒冷的气温对他一点帮助也没有。眯起双眼看着那个不知死活的女人继续的发表着自己的看法。

“他们什么风格的都有，斯文的、奔放的，很多……”电视里的男模不仅身材很棒，而且长的也都很帅。

“你看他们也会看呆？”冷飕飕的话被奥赛西斯咬牙切齿的说出来。

那倒不会，毕竟是电视里，还是有距离的。哪会这么‘直观’！她可是清纯的小花一朵。呵呵！不过她不会告诉他。免得他更自我膨胀，飘起来！“偶尔啦！”

突然奥赛西斯用双臂把她困在温泉池的壁上。

桑洛有些慌了。望着奥赛西斯炯炯有神的眼眸，却猜不出他想做什么。

仿佛被困于他的怀中，使得桑洛不敢乱动。

只见奥赛西斯慢慢的低下头，身后已经是池壁了，所以桑洛只能下意识的向左倾斜一点点。

“你最好赶快忘记！”蕴含威胁的话语在桑洛的右耳边蓦然响起。“如果你实在忘不了，也许这个可以帮你！”

说完也在桑洛的右肩上狠狠的留下了两排非常整齐的牙印。

桑洛一怔，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也想不到他会反咬她一口。

奥赛西斯抬起头看着出奇安静的桑洛，而桑洛这时也看见了他嘴边的血迹。

真够狠的！不懂得怜香惜玉吗？呜呜！他是不是想吃人肉了？侧过头看向痛处。

肩上的咬痕看起来触目惊心，细细的血丝夹杂着温泉的蒸汽直往下滴。落在泉水中又被蕴染开来。竟然流了这么多的血。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突然间的转变有点让她难以接受。

“我会告诉你所有。”奥赛西斯眼中闪过狡黠的光芒，快的无法让桑洛发现。

“而代价是，”平行的看着桑洛的双眸，坚定的说，“你要留在我的身边，一辈子！”

“那我不要知道了！”在这样充满不安的不平等条约下，她怎么能答应？

“已经太晚了！真的！”像是下达判决一般，口气中没有一丝的回旋余地。

［无心插柳:第十五章 痛苦回忆］

“知道一个人七孔流血是什么样子吗？见过吗？”

听着他用比平常更淡然的声音在谈论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桑洛浑身直打冷战。

猛地推开他，以最快的速度拿起池边的大袍，在水中把自己裹起来。一气呵成。

她要离开！心中的警钟越敲越响，这样的黑夜太不寻常了，好像有许多事要发生似的。可以说她胆小如鼠，但那毕竟出于本能。

但还是不够快。一只手臂缠上了她的腰，阻碍了她逃出温泉的幻想。不过好在她现在算是衣衫完整。

“你逃不掉的，不明白吗？即使逃出了这里，你能逃出王宫？更甚至于你能逃出埃及？你真的能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自始至终奥赛西斯的声音都是阴柔的，然而表情却有些缥缈。

紧紧的环住桑洛的腰，像是溺水的人寻求到了一棵浮木。

桑洛试着挣脱，但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力气会这么大，令她完全不能动弹。最终放弃了无用的挣扎，心理暗想：这个疯子一会儿会恢复正常吧。不知道为什么，桑洛知道他不会伤害她。

四周是安静的，此时两个人都能听到彼此的心跳。而奥赛西斯的心里也有着难得的平静。

这就是心灵安宁的感觉吗？奥赛西斯不禁自问。这就是爱的力量吗？他知道自己是喜欢桑洛的，喜欢她的狡猾、她的善良、她的正义感……，这很多的喜欢组成了爱吗？如果是的话，他一辈子都不要放手，死都不会！

可能是之前的不安全感，让桑洛一直想着逃跑。可现在她却不想了，静下心来不知怎么的，她竟然可以感受到奥赛西斯的心情，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寂。令人心疼，仿佛自己的心在被撕扯着。

“我会好好听你说话，先放开我好吗？”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变的更加的轻柔，希望能够安抚一颗不安的灵魂。虽然不清楚自己对奥赛西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但她却很清楚的知道，她不喜欢这样的他，这样的他好像一点也不快乐。

听言，奥赛西斯放开桑洛，让她转身面对他。拉起她的手，两个人坐回到温泉中。

沉默了半天的奥赛西斯终于开口了。

“十岁时的一天，我的母妃不知道去哪里了，我怎么也找不到，叫侍卫找也一无所获。但在第二天的清晨，却在大殿外发现了她的尸体，没有人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被放在那的。她全身好像被冻僵了，脸色惨白。我不敢相信昨天还在教我读书的母妃今天竟然就这样死去了。当时的我就愣在那儿，而侍卫将母妃抬进了大殿。”

桑洛紧紧的握住他的手，希望能给她力量，今晚的他是一个受伤害的小男孩啊！

“回过神后，我像疯了一样跑进了大殿。把他们全都赶了出去，就这么一个人守在她的身边，希望她能看看我。哪怕只是她的魂魄。然而你知道我看见的是什么吗？”

奥赛西斯看向桑洛，那悲伤的眼神让桑洛的心一阵抽痛。难道就是之前所说的七孔流血?

知道她可能想到之前他的话了，有些苦涩的说："就是七孔流血！随着温度的升高，血一点点得冒出来。我不停的擦拭，可是又有什么用？看着她的脸上和自己手上的鲜红，那是多么刺眼。好残酷的红！"

奥赛西斯嘲讽的笑了两声，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父王当时的一举一动。

"当我父王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有是什么样的反应吗？他看到母妃满脸的血，居然嫌恶的转过了头，只是下令厚葬，说完就离开了。当时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即使我的母妃已经不受宠了，但她仍是他的妻子呀！你怎么能……"

桑洛听着奥赛西斯有些哽咽的声音，感同身受。亲情的背叛，令人无法容忍。眼泪不自觉的流了下来。如果他要自己坚强，那么就让她替他哭泣吧。

看到桑洛的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不断的滚落下来，他的心里有一小块地方变得温暖，他得到了救赎吗？用拇指轻轻的擦去她悲伤的痕迹。

"但事情还没有完，当父王走后的一会儿，不断流出的血开始变了颜色，是黑色的。仔细看会发现她的下巴和两颊都有手指的痕迹。她竟被灌下了毒药。这一连串的打击就让我在一夜之间成长。而更可笑的是，在母妃走了的第二天，宫里照原计划为丽达王妃刚出生的小儿子办宴，好不热闹。"像是说着别人家的事，他这突然有些麻木反应比什么样的表情都令人难受。

"那边灯火通明，这边秋风瑟瑟。"心里仿佛没有了温度，"那时的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报仇，否则枉为人子！"

"那你做到了吗？"桑洛总觉得事情好像没有完，即便现在的他已经是法老了。

"在我收拾母亲的遗物时，看到她留给我的箱子。里面有一封信，上面说：叫我永远不可以伤害无辜。这样的话，报仇就变的更加困难。一个没有势力的王子如果在这样的王宫活下去？然而以后的一切都变成了伪装，在别人睡觉的时候，在别人吃饭的时候，就是我训练

自己的时候。我要沉着冷静、我要自己变得强大，我要伤害她的人身败名裂、夜不能寐、死无葬身之地！”最后的话一字一字的被说出来。眼中的阴狠在不断的聚集，他知道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

一夜之间让一个小男孩瞬间长大，这要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十岁的自己还在爸妈的怀里，而他却一直处在风雨里。桑洛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她没有问他仇人的名字，只是默默的陪着。

“知道这里为什么会变成废墟吗？记得你问我为什么这个大殿有名字？现在你知道了吧？”

这是他母妃的宫殿。桑洛难以置信的看着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他在这里不会痛苦吗？

“这样才能让自己不会忘记当初的一切！”奥赛西斯给出了答案。

“那么这么多年，你真正的快乐过吗？”

“有。”

听到这样的答案，让桑洛安心不少。

天快亮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说着奥赛西斯猛地在她面前站起来。

“啊！”桑洛随后转过头，这个暴露狂又来。

一阵大笑声让桑洛看向他，才发现自己上当了，这个家伙自始至终都穿着长长的里裤，只是天黑她看不到。

“啊！你干么总戏弄我！”桑洛气的不断的拍打着水面。

奥赛西斯凑到她的身边，弯下腰，严肃地看着她的双眸说：“我的快乐——因为有你！”。

“我爱上你了，所以你也要试着爱我，因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开你。除非我死！”

怪他自私好了，但他不可以放开她。如果没有希望，报仇之后，他会像行尸走肉一般的度过。但上天又给他带来了希望，再一次放手，他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要如何度过！原谅我，桑洛！我只能这样做！

虽然桑洛曾做过这样的想象，但也是一闪而过。而他居然说爱她，为什么？她不是妄自菲薄的人，可他爱上她哪一点了？是不是太

过于盲目了？还是说这又是他捉弄她的游戏？她的脑袋里此刻好像装满了浆糊，怎么也想不透。

趁桑洛分神，奥赛西斯温柔的在她的脸上落下一吻，然后逃跑了。

［无心插柳:第十六章 塞翁失马］

她是不知道别人如果被三番两次的陷害会是怎么样的心情。不过她倒是被陷害的很高兴、非常高兴。如果一个一心想陷害你的人，却把你送到了你最想去的地方，你能不高兴吗？呵呵，即使有什么帐要算也可以等到秋后了。

今天早上桑洛还是和往常一样的打扫、整理，没有将奥赛西斯的话当一回事。

人家还是高高在上的法老，而她还是低低在下的侍女，也没见他对她多好咧！所以在她看，奥赛西斯骗她、整她已经成惯性了，自己只要不当真就好。

“我渴了。”奥赛西斯知道她也在书房里，所以头也不抬的说着自己的需求。

“是。”桑洛只得放下手边的工作去厨房弄些喝的水。

桑洛出去后，奥赛西斯才抬起头。其实他觉得有些别扭！如果对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敷衍的说我爱你，在某种技术层面上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对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心里会起连锁反应。会害怕，怕她无法接受自己的感情；会紧张，紧张自己的感情得不到回应。

倘若发出真正掠夺，那对于一个君王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但奥赛西斯希望桑洛能够真心的爱他。他不要像他的父王一样！

可看桑洛今天的反应，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自己都无法沉稳下来，她怎么就可以？难道……，一会儿她回来一定要问清楚。

而桑洛并没有回来，而是被带进了大牢。

可能是知道自己有奥赛西斯这个大后台，所以到目前桑洛心里还是很平静的。他总会把她领回去的吧？

暗黑的牢房中，别人都是关在一起，唯独她独享单间，真不知道是她受的待遇好，还是把她当成重犯了。

回想被抓的原因还真是戏剧化，当时她端着水快到宫殿了，匆忙间有人撞了她一下，碗一倾斜，水就洒了出来，地上顿时冒起了白烟。

可能是她的脑子当时缺根弦吧，不过仔细想想，好像她一进宫那根弦就一直没有接好，经常出纰漏。

在她还想着‘这个时代也能找到发生化学反应的试剂’时，她就被人以谋害法老的罪名带了进来。真是可笑！简直是漏洞百出。

没有给她申辩的机会，就直接被丢进了这里。

墙边唧唧吱吱的老鼠看到有伴了，想必也非常高兴。真是时乖运蹇，她除了小小修理了一下那几个仗势欺人的侍女外，好像一直处于挨打的地位。没有可以匹配的身份，无法‘兴风作浪’呀！

这么蹩脚的手法难道又是那个人做的，如果是的话，那还真是桌子底下放风筝——出手不高呀！

桑洛在牢里还算是悠哉游哉，而书房里的家伙是越等越烦躁。

“桑洛去了这么久，你们两个，给我出去找！”奥赛西斯随手点了两名守卫。

刚进到书房，就听见门口报告说侍卫长求见。

奥赛西斯走了出来，并示意他。

“禀法老，刚刚抓到一个侍女，她企图下毒伤害您，现已被带进大牢了，大臣和长老们也都知道了，都聚在卡布索大殿。”

“知道了。”这会被抓了？还是妮菲蒂蒂那女人做的吗？还是……

本应该在牢里的桑洛被带到了大殿。

又来这了！这回竟是从正门进来的，桑洛看了看坐在正前方的奥赛西斯，再看了看一旁的大臣和几个她没见过的老头儿，明白了，这是要三堂会审呀。

审判开始了，‘证人们’陈述着他们是如何看到那碗冒烟的水的，进而她就被一些人冠上了下毒的罪名，请求将她送去神庙接受神的教化。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不能草菅她这条人命。

大殿上的争论声由小到大，奥赛西斯也不加制止。其实大殿上还是有两个没事儿人的，一个是‘被告’桑洛，一个是‘被害人’奥赛西斯。

桑洛听见要把她送去神庙，哪会再辩驳！她什么也不怕，她要去！脸上的小酒窝越来越明显。不过别人只顾争论都没有注意到，倒是奥赛西斯这个受害者，一脸爱恋的看着那个企图伤害他的凶手脸上可爱的笑。

两个人各怀鬼胎的想着自己的计划。

没想到这突然而来的陷害竟成就了桑洛和奥赛西斯的算计。

“停！”不高不低的声音响起，大殿中立刻鸦雀无声。

“先将桑洛送往神庙，如查出与她无关，即可返回。”这样的决定大家只能同意，因为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第二种方法了。

即将被带出去的桑洛回头看了奥赛西斯一眼，看见他在对自己笑，于是摆了个鬼脸后，走了出去。她不是没想过他为什么没有查实就让她去神殿，但还是和之前一样，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所以她不担心。

看着桑洛的离开，奥赛西斯知道有一段时间自己会很无聊的，但如果这是两个人之间的转机，那么短暂的分离就会变成长久的相聚。

出了大殿，挥退了旁人，留下了西蒙。

“让那边的侍卫好好的保护桑洛。”虽然侍卫只是在外面，但真有大事他们也会知道。

“我这就去办！”

西蒙走后，奥赛西斯叫出了影子。“……，去办这件事，一定要谨慎。”

“是！”

夜晚，奥赛西斯浸在温泉里。同样的星空，同样的温度，独缺佳人！

不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是否也在想念他呢？

［无心插柳:第十七章 夜访-探究］

桑洛从没有这样的想念过一个人，无时无刻不把他放在心上。

满口碎玉经由成天的打磨，日渐锋利。如果再有机会，她很想再次仔细地尝尝奥赛西斯的血和肉是什么味道的。

那个满口谎言的骗子！虽说她不相信他爱的宣言，但怎么说，他也不能这样对待她呀！放任她承受煎熬。

想想前几天的痛苦经历，她怎么能不把帐算到他的身上。

到神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对神像‘下跪认错’。桑洛从来没有跪过那么长的时间，双腿麻木到没有了知觉。没有太多的医学常识的她越想越害怕，深怕自己的腿就这么废掉。

她曾悲观的想过，如果真的出现那最坏的结果，那她也不要再想着回到现代了。回去做什么？因为当初飞机的失事，想必她的父母早因为她的‘尸骨无存’而伤心欲绝了。如果她的腿真像她想的那么糟糕，那不是又让他们再受一次打击？不能成欢膝下已经是不孝了，与其这样，不如让他们以为她已经死了的好！

不过好在到头来只是虚惊一场。

其实在神庙的生活并不像之前所听到的那样的可怕。这里很清净，不含一丝的嘈杂，每个人都闷头做自己的事，不交谈，仿佛这里真的是神之大殿。在这里，只要能忍受这种寂寞的生活、能够安分一点，其实也是可以活的长长久久的。

但桑洛绝不是安分的那个，不然她何必跑到这里受苦？

整个大殿的守卫都在神庙之外，里面只有侍女和祭司，每到傍晚时分，大家也都会各归各处。警觉性高的侍卫留在了外面，对桑洛来说再好不过了，而人们的睡梦时分就是她行动之时。

每到夜晚，她都会偷偷地潜进祭司的藏书室，借着微弱的月光，仔细的阅读，希望能发现些什么！不过好在埃及文字类似于图像、比较大，要不然根本不可能看得到，即使那样，她还深怕这样下去，自己的明眸会瞎掉咧，这不是没有可能。但即使她克服了视觉的不适以及怕被发现的精神压力，可终归还是一无所获。

而后她又盯上了祭祀法器。这时，之前在藏书室看的书倒是起了作用，让她很清楚的知道每件法器的用途，可还是空欢喜一场。果真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看样子明晚这里也不用来了。

其实她不是没想过要求助于祭祀，但他们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接触，祭司的一切需要都会交给那个叫做缇亚的侍女。自己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真是不得其门而入呢！

转眼已经快3周了，竟然一点线索也没有。

突然间，桑洛听到外面有动静，而且是朝着这个方向来的。大事不妙，一定是祭司，不然谁会到这里？虽然这是个面对面的好机会，却是个最最不恰当的时机。

桑洛连忙藏了起来。

大门被打开了，进来的果真是祭司。

只见他大步朝自己的方向走过来，不带一丝犹豫。

桑洛的脑袋这时开始高速运转。自己被发现了？不过可能性太小，要是的话，他不会自己行动，守卫早进来了。

现在她该如何是好呢？是装可怜的苦苦哀求原谅，还是直接打晕他，然后在逃出去？，……装可怜她不太擅长，容易自报其短，不伦不类。看来只有下黑手了。

突然间他停了下来，也没见他做什么，他双脚前面的地板突然的凹陷下去。只见他从里面拿出了一样东西，一件被包裹着的东西。将地面恢复原状后，走了出去。

被藏起来的东西通常都是最珍贵的，是什么呢？桑洛屏住呼吸，蹑手蹑脚的跟了出去。

最终祭司来到了二楼的观景台。桑洛隐身在柱子后面，仔细的观察着。

他一直没有打开包裹，只是看着，所以桑洛也只能在心里干着急。

桑洛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为什么不打开？看他那神情实在与白天的他差太多了。少了些从容，多了些紧张。不过，现在的他倒比较像正常人了，而不是那看起来淡然、缥缈、高高在上的祭司了。

那是谁留给他的遗物，他怕睹物思人？她都想抢过来看看了，真够温吞的。如果她真的抢了，那就是犯了大错，不知道奥赛西斯会不会救她！

转念又在心里埋怨自己干什么想那个痞子！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能走神？不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她有危险的时候都会想到他。难道是她听了他的故事后，把他当成了自己人，继而产生了依赖感？

冷不防的就见祭司打开了包裹，取出了里面的东西。

原来是一面看起来很古老的镜子，然后又见他开始了呆呆的凝视。桑洛心想：我难道是跟着你看你发呆来的?

可最终还是让桑洛失望了，他还是什么都没有做。

就在祭司开始把镜子转过来并准备收起来时，桑洛竟看到镜子里有一道亮光一闪而过。奇怪是祭司好像没有看到。

暂时放下心中的疑惑，桑洛以最快的速度在祭司离开前溜了出去。因为整个神庙只有这里是上锁的，一旦被锁在里面，后果可想而知。

回去后，桑洛躺在床上思考着。那道亮光和自己回家的路有关吗？为什么祭司都没有反应，好像没有看到呢？他还把最宝贝的东西放在小小的法器室来掩人耳目。神庙呀，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能不能把我送回家呢?

她真可谓是‘一天忙到晚’。没多久眼睛就开始涩涩的，最终还是敌不过睡神的召唤。

早上醒来后，桑洛还是和往常一样重复着无聊的工作。忽然一个侍女跑来告诉她祭司叫她过去。不知道为什么会叫她！不过如果是坏事，那躲也躲不掉。

走进殿阁看到的竟是那个她‘日思夜想’的痞子。他怎么来了？在往别处看看，哪有其他人的影子！

“原来是你叫我来的，干什么？”桑洛不解的看着奥赛西斯，暗示他给她答案。

“是时候把你‘领’回去了。”一派轻松的表情，好像是要带回自家小猫小狗似的。

“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她来这里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不能就这么回去。

“我想你算不算理由呢？”奥赛西斯坏坏一笑，直向桑洛眨眼睛。

“你眼睛抽筋呀！”明知道不是，桑洛还是忍不住用戏谑的语气调侃他。有时候真觉得奥赛西斯非常可爱，就像她以前养的吉娃娃（狗），撒娇耍赖。

“如果说我需要你的配合呢？”可怜兮兮的表情让人不忍拒绝。

真会这一套！这男人真做得出来，汗！

“那就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桑洛倒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怎么会需要她——一个侍女呢?

[无心插柳:第十八章 别让情两难]

“我要你正式入主北殿——梅亚尼大殿。”奥赛西斯专注的看着桑洛，平时微眯的眼睛此刻变的深邃、难懂。

要她入主北殿？怎么入主？那里可是他母亲的大殿呀！他到底在算计什么？为什么要把她拉进来？桑洛实在搞不清楚他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答非所问！如果你不能说服我，那我是绝对不会和你回去的！”

“报仇。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成为我的帮手！”奥赛西斯一边说着，一边伸手试图摘下桑洛的面纱。

“你干什么？说话就说话，别动手动脚。”侧过头躲闪开那只不安分的毛手，桑洛凶巴巴的抗议。

奥赛西斯会允许自己想做的事没有成功吗？当然不会了。

刷的一道白影从桑洛的眼前扫过。如果不是衣摆被扇动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快如闪电，好功夫。

“你还…真是真人不露像呢！”猜到他可能会功夫，却没有想到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好快的身手。

还是拿掉那碍眼的面纱看着比较舒服。

“开始崇拜我了吧？”对桑洛，除了那唯一的秘密，其他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让她知道只是早晚的事。

刚刚佩服的心情顿时全无。桑洛围着奥赛西斯转了一圈，上下打量了一番，站定后很认真的说：“你都没有发现吗？以你的资质根本不用学高深的武功，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做些什么不好？”

“你是说我不是练武的料，所以白费时间了？”奥赛西斯眉毛轻挑，自信的笑了笑，等着她说下文。

“你当然是那块料，看你刚刚露的那一手，长眼睛的都不会否认呀！”桑洛轻轻的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用惋惜的语气道出她的想

法，“你的皮足够坚硬，可以抵挡刀剑，尤其是脸上的皮。所以说，练武何用？”

“那你的皮一定很薄了？我倒要试试看是不是如此呢！”奥赛西斯看着她宠溺的笑了笑，并不加以反驳。因为他知道有的时候进攻比阻挡有用。对桑洛尤其是这样！

“不用了，不用了！我服了！”双手捂着脸。她可不想赢了口头的战争，输了“她的脸”。知道他的厉害后，她怎么会再和他在硬碰硬？所以哀兵政策再好用不过了。

“你还没说为什么要我回去呢？你报仇和我有关系吗？”桑洛赶快叉开话题。

奥斯西斯怎么会不知道桑洛打的是什么主意。论计谋她还差一点点呢，用加诺的话说，他可是已经成精了！不过先放她一马，这笔帐总会有机会算，不急于一时。

“原因回去你就知道了。至于和你有没有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没有，他也会让它变成有。“看你那小脸，都瘦了，怪心疼的。”捂着自己心的位置，做出心痛的样子。

这话都说出来了。

奥赛西斯看桑洛突然弯腰好像在地上找东西，不明白她又在耍什么花样，“找什么？”

“被你刺激出来的鸡皮疙瘩！”没有抬头，还在很认真的找着。

桑洛刚准备直起身来，就被奥赛西斯从后面抱住了，并在原地不停的转着圈。

“你真是太可爱了！完了，这辈子你休想离开我了！”这样的她叫他如何放手？

“晕了，快停下！”桑洛低声的喊着，怕把大家都招来。

真的是晕了。不只是人，还有她的心。

面对一个你不讨厌的人，在他说出喜欢你之类的话时，你怎么可能无动于衷？除了觉得会有压力、困扰，还会有一点点喜悦吧！

但桑洛却多了一种，一种让她打冷颤的感觉，那就是害怕！是的，害怕！她不停的寻找着回家的路，从没有放弃过，即使危险，她都在努力着。

她不是没有幻想过一段美丽而浪漫的爱情，那里充满了甜蜜与温馨、信任与了解。

当她问他：爱到什么程度？

他也能像书上的男主角那样深情的说：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

但现在的她如何能接受一段爱情？一段可能没有明天的爱情？

奥赛西斯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或者说是大男孩。他有些过分的自恋，虽然他不承认。但不可否认，他俊美、睿智，对她有着十足的温柔。如果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这一切怎么会不令她心动？

但偏偏天时、地利都不具备。接受他，无异于是将他推入痛苦的深渊。

曾经看过这样一篇小说，其中有一段大致是这样写的。

女人问她的朋友：你男朋友的职业多危险呀！你不会担心吗？

她的朋友：我就是喜欢他不能给我安全感，他随时会有危险，因此我们相处的每一刻都充满刺激。

当时读到这一段，桑洛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有这样想法的，即使到现在依然不能理解。在她看来，最美好的爱情就是：相识、相知、相爱、相守。她不需要这么富有刺激性的爱情。

所以她要时时刻刻的自我催眠，绝对不能爱，不能开一张可能永远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

“你还好吧？晕的难受？”看桑洛半天不说话，奥赛西斯有点担心。

“没事了。”看他紧张的样子，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即使不能回应他的感情，桑洛也希望能为他做些什么。看着奥赛西斯，真诚的

说，“我愿意帮你！，但有两个条件，希望你能够答应！”

“好！你说！”

“不要爱上我！”原来拒绝一份感情是如此的简单，又如此的艰难。

傻女人！已经太迟了。奥赛西斯的眼神此刻变得有些暗淡。

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最了解你的人，我们最亲近！不爱你——真的太难了！

［无心插柳:第十九章 身份的转变］

离开埃及王宫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再次回到这里，桑洛却换了一种的身份，一种还没有确定的身份。

坐在奢华气派的马车里，她不禁想起了之前发生的很多事情。当初，她误打误撞的进了宫，那个晚上，到现在她都还历历在目。当时守卫严密的守在宫殿大门的两侧，而她却只能在接受检查后从侧边的小门穿过。

而妮菲蒂蒂公主到来的那个清晨，她和尤丽躲在一旁想提前目睹这个绝世美女。如果当时公主的容貌对她来说是一种震撼，那么，看她堂而皇之的从正门驶入算得上是难堪了。当时有那种想法多少有些可笑，可能是自尊心作怪吧。

而今天，她不仅正正当当的从正门以尊贵的姿态被接了回来，而且还是与法老同轿，这怎么能不让在场的侍者目瞪口呆呢?

如果是以前，她也许会小小的虚荣一下，但现在她可不会这么想，都快成为箭把子了，哪还高兴的出来？的确，她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从这种种迹象来看，她就是箭把子。

哀怨的看了身旁的奥赛西斯一眼，像是在控诉他的罪行！

接受到了批判的眼神，奥赛西斯继续装着无动于衷。不然能怎么样呢？整件事都和桑洛没有关系，他自己应付绰绰有余，但仍希望桑洛能参与他的生活，真正了解他的世界、他所有不同的面貌。虽然这其中会有危险，但他绝对会保护好她。原谅他的自私吧！

轿子终于停了。桑洛被人从高处扶了下来，站定一看，这哪是奥加罗大殿呀，这里是议事的卡布索大殿，当初审判她的地方嘛！

“王，大臣和长老们已经在里面等您了！”一个士兵跑过来凑到奥赛西斯耳边报告。

“他们还真是迫不及待呢！”奥赛西斯嘲弄的撇撇嘴。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在神庙的时候，奥赛西斯并没有把事情对桑洛说清楚，而自己当时同情心泛滥竟然答应了，虽然提了要求，但天知道她以后会不会非常后悔。

她还有一个条件没提呢！不过为了这个条件后悔也值了。

奥赛西斯整理了一下衣服，阔步走向了卡布索大殿。走了两步见她没有跟上来，又转了回来，轻轻的拉过她的手，紧紧的握住。向大殿的正门走过去。

桑洛试图挣脱，不明白他带她到这里做什么！现在也不是议事的时间，而且还从正门进入。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突然走到门槛处，奥赛西斯放开了她的手，得到释放的桑洛刚要转身出去，腰就被一只长臂环住了，而且是很紧的那一种。

“你是蛇？这么紧想勒死我吗？”桑洛拉住奥赛西斯的衣服停了下来，小声的说。在侍卫面前还是给他留点面子。

“这样你才不会逃跑，才不会乱动。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需要你的帮助吗，答案这不马上就揭晓了！”奥赛西斯还是紧紧的环住不放手，迈过去继续往里走。桑洛看起来有点像被拖着的小狗。

“真霸道。”不再做无力的挣扎，打从知道他‘武功高强’后，桑洛就知道有些事只能智取，不宜强攻。要不然吃亏的还是自己。

刚刚光注意和他较劲了，根本没有发现大殿里有人，而且是这么多人。

王座的左手边是平时上朝的大臣，而右边是好几个白胡子老头。不，应该说是老者，那天审判她的时候，心里很气，才会丢了礼貌，今天叫顺嘴了。罪过呀！

再往前看，王座的下面竟坐着两个漂亮的女子，一个是她见过的妮菲蒂蒂公主，另一个想必就是哈托儿公主了吧！

由于没有品阶、没有身份，所以这两位公主不能和王平起平坐，只能坐在第3阶台阶的椅子上。而照旧例，只有王后才可以与法老一同

坐在第7阶上，至于被封妃的女人，第5阶便是属于她们的。

今天是什么日子？都聚到这了？没有重大事件，后妃和臣子同聚一殿不同寻常呀。桑洛思考着事情的可能性。

奥赛西斯走在大殿的黑毯上，看了看那两个女人，再看看大臣和长老。

那两个女人坐的椅子是新加上去的！

因为他没有封过一个妃一个后，所以大殿上只有两个正座，王座和后座。明知道他会带回一个女子来，却还是少准备，怎么？想造反了？

奥赛西斯拉着不在状况的桑洛往台阶上走，轻轻的将桑洛按在后座上。像坐到弹簧，桑洛猛地站了起来，她当然知道这代表什么，可是却不明白奥赛西斯在发什么疯。

见桑洛站了起来，奥赛西斯又把她按了回去。低头在她耳边道："你要配合我的，忘了吗？"

桑洛侧过脸，不可置信地反驳："我答应陪你演一场戏，助你报仇,可没说要和你一起疯！"

可能是因为动作太大的关系，唇不经意的扫过奥赛西斯的脸庞。只见她的小脸顿时红成一片。

奥赛西斯看到那娇艳欲滴的俏脸，突然一脸坏笑。

桑洛突然汗毛根根立，脑海里立即发出警报。不对劲！可惜只有她一个人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其他的人都是只能看到他的背影。

奥赛西斯伸手温柔的摸了一下那滚烫的小脸，随后哈哈大笑。

这个混蛋，他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戏她，在大家的眼里简直就是情侣间的打情骂俏嘛。看着下面一张张瞠目结舌的表情，桑洛既想哭又想笑。

坐回到自己的位置，奥赛西斯开始接受朝拜。礼数过后，在臣子的队伍里有人开始提出疑问了。

"王，没有受封的女子怎么可以坐上后位？"

"是呀，王。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异族女子！"一个三等长老见有人提出质疑，也说出自己的想法。

“尊敬的法老，之前她还是侍女，在地位上实在难以与我们埃及伟大而又尊贵的王相配呀，还请法老王三思呀！”又有人站了出来。

“好一个三思呀！”

“王，这就叫人按您的意思在‘下面’布置，您看可好？”最后右相站出来说话。

“好大的胆子，在整个埃及到底是你们听我的？还是我听你们的？说！”愤怒以最直接的方式被表达了出来，声音冷的仿佛立刻就会结冰。大臣们一时间谁也不敢说话，“我对你们太仁慈了，所以一个个活腻味了，是吗？”

从来只是低声细语的王吼起来还真的不含糊。

每个人心里开始不约而同的想起了对苏丹的那场可怕的战争了。瞬间直冒冷汗，也许是因为王在处理左蒙将军的指挥失误时的宽容，真的让他们有点忘乎所以了。

今天算的上是一怒为红颜了吧？看样子以后要小心了！

转眼间，奥赛西斯又变回了平日的样子，微笑着说：“我也是可以理解你们的心情的！”

果然是变色龙，桑洛心里暗想。

只见奥赛西斯转过头对着桑洛说，“你不能坐那，过来吧！”

［无心插柳:第二十章 尴尬与难堪］

桑洛顿时松了口气，虽然自己知道她和奥赛西斯是在演戏，可别人不会这么想。坐在这位置上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可她怎么都觉得好像被暗杀好几回了，而那武器正是这一道道带有杀人欲望的眼神。如果不是顾虑到奥赛西斯，他们是不是想偷偷的把她拉出去砍了？

站起身往奥赛西斯王座的左边走。

下面的众人见她没有留恋并乖乖的从后座上站了起来，脸色好看多了。桑洛看在眼里，不禁莞尔。看到她这个异族平民坐上主位，一个个心里不平衡，敢怒不敢言吧！

“这个位置不错吧！”

猛地一拉，有些分神的桑洛硬生生撞进了一个怀抱，整个人被奥赛西斯抱在了怀里。场面说多尴尬有多尴尬。

“她坐在这儿，即不会违背了先人的规矩，又不必浪费时间去布置座椅。我们就可以进入主题了，何乐而不为呢！”顺了顺桑洛的发梢，整了整她的面纱。奥赛西斯根本不管自己的提议在下面起了多大的反应。

一些家伙的脸瞬间变得铁青。

王这样的举动说到底其实更让人难堪，尤其是对两位公主。

桑洛气的牙痒痒。虽然说他这样做，自己看起来也很过瘾，但他也不能因为自己脸皮厚，也以为别人和他一样呀！

只见她双手从他腋下穿过，慢慢的来到他的背上，想狠狠的拧拧看他的皮到底有多厚。可能是因为练武的原因，奥赛西斯的身上竟然没有一丝赘肉，而且又隔着厚厚的衣服，根本就是对他无可奈何。

看着桑洛咬牙切齿、灰头土脸的懊恼表情，奥赛西斯强忍着不笑，可略微有些颤抖的身体却出卖了他。

妒火中烧的女人应该也可以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吧。

上面的‘演出’，他们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那个低贱的女人，被赶了出去，还能再回来。而且还霸占了属于她的王！妮菲蒂蒂被气的感觉头顶直冒烟。

真是低估了她了！看着那属于自己后座竟被那低等的侍女抢先一步坐了上去，哈托儿的心里立刻毒计四起，想着哪一个最能让那女人看似平静的消失，以泄她心头之恨。

而坐在对面的妮菲蒂蒂，她同样不会放过。王后的位置只能是她一个人的，会成为绊脚石的，她会全部踢开，一个不留。尽管如此生气，但她还是保持着她那媚人的微笑。

“你们今天一起晋见的目的是什么？不然怎么会这么默契呢？”

放开桑洛，奥赛西斯让她和自己并列的坐在王座上，开始了他早就预料到了的‘谈判’。

可能是之前奥赛西斯对他们的厉色，现在大家都一副预言又止的样子。

“王，你该有子嗣了。埃及日益强大，我们需要一位王后、一位血统纯正的王位继承人。”一位老者站出来说明来意。

看着衣服上的图案，想必这位就是一等长老吧。说实话，桑洛注意他很久了，久到可以追溯到上次对她的审判。他这是第一次开口，无论是之前还是刚刚，他一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讨论和发言！

有了开头，下面又开始七嘴八舌的进言了。推举妮菲蒂蒂的、推举哈托儿的。甚至要求为法老大肆选后的。呵呵，就是没有选她的。

而有一道目光一直在打量着她，桑洛突然一转头，哈，被她逮住了吧。

右相大人！知道自己在看他，他倒也不回避。他们就这么互看着，好似要看穿对方的底牌。右相身边的人不知道在他耳边说了什么，这场较量才结束。

不难看出，下面的人无论是长老还是大臣都分成两个派系。而奥赛西斯的敌人会在那一边呢?

现在大殿里最闲的应该是她和下面的那两个女人了。

美丽的女人呀，即使生气都是那么漂亮。那痞子真是艳福不浅呀。

由一进来到刚刚他的表演，想必奥赛西斯要她帮的忙就是要她当挡箭牌，挡住这两个女人喽。看他给她找的麻烦，一个表情凶神恶煞；一个昂头微笑。

未来的依靠都快成了她自己专署的了，还能笑的出来，这个哈托儿公主不是真的泰然处之，就是笑里藏刀呀。听说她也是个大美人，不过由于现在是公事期间，所以她们都带着面纱，无法见到她的庐山真面目，可惜！

下面的混乱与她无关，所以桑洛无聊的观察着每一个人。

“大家这么快就希望我有子嗣，怎么，怕我被暗杀？怕埃及后继无人？放心吧，我不是还有一个哥哥，如果我出事，还有他，他也是父王的儿子！按埃及的规矩，这是非常正常的，右相大人，埃及的规矩你最清楚，本王说的对吗？”

“法老王的能力和智慧在上下埃及无人能及，太阳神一定会庇护我王，即使有事也会否极泰来的。”右相大人一直低着头，恭敬地说。

“只是开个玩笑，不用紧张。”奥赛西斯看似轻松的一笑。“看你们讨论了这么久，这样吧，她们三个全部封妃，这样，以后的继承人全是正统的了。但她们只是侧妃，如此而已。三个月之后，王后的位置再做定夺！哈托儿与妮菲蒂蒂依然居住现在的宫殿，至于桑洛，就暂居梅亚尼大殿吧，各位觉得可好？”

众人没有再提出异议，虽然侧妃上面还有正妃，再上面还有王后，不过事情总算有进展，谁敢再冒犯法老说不好？

“既然没有意见，全都退下吧！”说完起身拉着桑洛往寝殿走。

又回来了！看着这宽敞的大殿，桑洛感觉她走了好久似的。

“有没有怪我没有让你做王后？”奥赛西斯拿起桌子上的葡萄一边递给她，一边问着。

“你我都知道那是做给他们看的，我怎么会当真！”接过他手里的葡萄往自己嘴里送。哇！好吃！在神殿什么也吃不到，只能靠幻想解馋，结果更难受。

真的只是那么简单吗？如果是的话，我何必费那么大的劲？你才是我的最终目的呀！傻桑洛，选妃和报仇有什么关系呢？是你对我太过于信任了，才没有看出来，还是你自始至终都忽略了我对你势在必得的决心呢？奥赛西斯偷偷的算计着还搞不清状况的桑洛。

[无心插柳:第二十一章 贴心之举]

这里是你的了，以后你就是这里的主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带她来这里的奥赛西斯说完这句不太着边际的话就离开了，把她自己留在了梅亚尼大殿的门口。

真是的，他不是在众人面前说了她只是暂居在这里的吗？真是前后矛盾、语无伦次。不过不管怎么样，她也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了。

看了看殿外早已枯萎的花，不禁为奥赛西斯的母亲、为那些古往今来入宫却不得宠爱的女人们惋惜。

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

君王的女人中不乏为名为利的人，往往这样的人更能步步高升，享受荣华。而真正渴求爱却不会耍手段的女人才最容易被无情的人遗忘，留下一片片破碎的心。只有动心，才会痛心呀！

一阵嘈杂声打断了桑洛莫名悲伤的情绪。只见从远处走来了十几名侍女，不一会儿，都停在了她的面前，并行了大礼。

“王妃，我们被分派到这里供您差遣。我们会先打扫，如果您希望哪里有什么变动，告诉我就可以了。”一位看起来年龄稍长的侍女站出来说明来意。

“快别行礼了。快起来！快起来！”桑洛连忙摆手，她可是个冒牌的，担当不起的。就算是正牌的，她也不喜欢被人拜来拜去的，普天之下，人人平等。管不了别人，‘自己的’殿阁她总还是有权利这么要求的嘛。“我不难为你们，对王或是其他妃子你们可以行礼，免受责难；但对我就不必了，我不喜欢这样，千万不要忘了，不然我可是会生气的并惩罚你们的哦！”桑洛不惜破坏形象。

怕受罚，大家只得微微的欠身，不过在桑洛看起来舒服多了。

“好的，今天只要先腾出地方让咱们休息就可以了，其他的不着急，慢慢整理！”她可是过来人，打扫大殿的事她可是身体力行过。

妮菲蒂蒂的宫殿不就有她的一份功劳吗？埃及王宫有很多殿阁，除了前殿和法老的主殿，就属四大殿占地面积最大了。可以想见收拾起来是多么的不容易。

“是！我们这就去弄！”

可到了大殿的正门口，大家都有些裹足不前。

“怎么了？”看她们一个个表情紧张，桑洛就明白了，这里传说闹鬼呀！想必来的时候她们已经在做心理准备，不过看起来功效不大。“呵呵，害怕了？那我先进！”

桑洛也没有进去过，不过她倒不害怕。推开那扇陈旧的大门，看到里面满是灰尘和蜘蛛网，怕扬起灰尘，她轻轻的推开嘎嘎作响的窗户，阳光顿时射了进来。整个大殿变得不再那么阴森。

“可以了吗？”询问着外面的人。

“可以了，可以了！”王妃都打头阵了，她们再这么没用哪行。一个个都进来开始收拾了。

桑洛留在里面也帮不上忙，走到外面的花圃里，将那些早已枯死的花和杂草全拔了出来，免得看着难过。

“王妃！”

声音这么熟悉？侧头一看。

“尤丽？你怎么在这儿？她们允许你过来了？你是妮菲蒂蒂的人，现在要是被人看到，你就麻烦了！”回来后还没时间去看她，她倒给自己一个惊喜。

“是王把我们派来的。”尤丽指了指桑洛的身后。

原来拉亚也来了，刚刚没有注意到。

“拉亚你也来了。”

“王叫我过来，那我先进去帮忙了。”然后进殿了。

“她很奇怪呀！”尤丽凭感觉说出自己的想法。

“你也这么觉得？”之前她就有这种感觉。“可能之前我们都是侍女，我一下子飞上枝头，所以……，不说她了，私下不要叫我王妃，还是叫我桑洛啦！”名不正，言不顺呐！别人叫就叫了，尤丽是自己人，虽然不能告诉她来龙去脉，但还是希望和之前一样。

“好！”能留在桑洛身边，尤丽真的很高兴。桑洛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一直在帮助她。打从知道她家的困难后，她每次的月奉都给了自己。

……

经过几天的整理，整个大殿终于恢复原貌了。

“王妃，之前您仅让我们整理。现在是不是要用王赐与的东西将这些旧的物品撤换掉呢？还有，东、南两殿已经将写有殿名的牌扁挂了上去，我们是不是也要跟进呢？”

终于有了名分，开始迫不及待了？这么快就挂上殿名了？

“不用了，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动。把那些新的东西放到偏殿，我以后会像前几天一样一直住那里！”桑洛想了想回答到。“你先下去吧！”

不喜欢有人跟着，桑洛自己在大殿的附近溜达。

又是一个星星满天的夜。这里的夜好像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神秘——奥赛西斯的、神庙的……

作为第二个交换条件，她可以以王妃的身份做她想做的事、去她想去的地方。这样她就能以皇族的身份打听回家的路了。桑洛的直觉告诉她，那柄古镜大有文章！

“咱们这个王妃看起来真的很好、很和善，来的时候我以为会像之前的主子一样呢，心里怕怕的。”

“是呀，我也和你一样。可她并没有斥责我们，反而很体贴的叫我们慢慢干。”

“还不用我们行大礼。说是会惩罚我们，根本是吓唬我们嘛！”

“……”

无意间听到侍女们在说自己的好，桑洛会心一笑。她只是以平常心在做事，并没有她们说的那么好！

不想吓到她们，桑洛慢慢的沿着来时的路退了回去。最后来到了大殿的后面。

因为这里有温泉，所以她已经禁止所有人入内了，这里还是她一个人的宝地。坐在泉边，脱下鞋袜，双脚随意的在水中玩耍着。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看起来有点风尘仆仆的奥赛西斯很随意的坐在桑洛的身边。

“这几天，没见你呀！”平时跟个小赖皮狗似的跟着她，这几天倒不见人影了。

“想我了？好感动呀！”

“行了，再装就不像了！找我有事吗？”

“我看到整理后的大殿了，为什么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我不是说可以由你处置了吗?”奥赛西斯突然表情严肃、目不转睛的看着桑洛的表情，希望能够找到那个他心中的答案。

“那你为什么要我住在梅亚尼大殿呢？西殿不也空着吗？”不敢看那双锐利的眼睛，桑洛只得注视着那平静的水面。

[无心插柳:第二十二章 情感交锋]

“如果我说那里风水不好呢？”虽然这个借口连奥赛西斯他自己听起来都觉得有点可笑，但至少还算是顺利的把话又丢了过去。

“还有比传说中的鬼屋更不吉利的吗？”桑洛用调侃的语气陈述着人所共知的事实！

一句话就把奥赛西斯的狡辩驳了回来，真可谓是稳、准、狠！

“你…你还真……你就不能顺着我一回吗？”这女人怎么越来越不可爱了！直面自己的想法有这么困难吗？

“不能。”简单干脆的两个字表达了桑洛的想法。

如果真的顺了他的心，天知道事情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被桑洛坚决的语气气的说不出话的奥赛西斯很生气的站了起来，一言不发的就离开了。

听着他的脚步声，桑洛知道他已经离开了。战斗的情绪也一下子垮了下来。这是一场情感交付的战斗，输了的人要自愿的付出她的感情。所以她怎么可以输？

桑洛叹了口气，对着天空诉说着自己的心情。

“你为什么要我住在属于你母亲的宫殿里呢？因为我的存在能帮你照看这里，如果我在乎你、了解你的感受，那么我会设法保有它的原状。虽然这里有你痛苦的回忆，但也同样拥有你快乐的童年。它的去留只有你能够决定。这么多年它会成为鬼屋，是你刻意做的吧？不这样的话，在你不是法老的时候，你如何保护它，使它不被其他的女人占据？除此之外，你也在考验我吧？”

有的时候她不想想太多，生活往往越简单、越幸福！但有些事却总是事与愿违。

“我为什么会这样处置‘你的’梅亚尼大殿呢？你早已经预料到了不是吗？你这么笃定的把你整个回忆都交给了我，即使我对你的感情再怎么逃避，我还是要顺着你的心做我该做的事。你说我没有顺着你，你有良心吗？”最后的半句话不再像刚刚那样，只是喃喃自语，而是桑洛耗尽力气喊出来的。而伴随着她的动作，泉水也像心情一样，水花四溅、荡开千层浪。

再不发泄一下，也许她真的要疯了。

喊出来心里舒服多了。

今晚天气骤降，奥赛西斯那个‘要糖’而又得不到的家伙心里也和这天气一般吧！想必她要清静一段时间了。

半晌的‘智斗’让桑洛有些疲惫，穿好鞋袜后，她就沿着侧边的小径离开了。

看着已经远去的背景，奥赛西斯从树后站了出来。

他并没有离开，起身之后他就后悔了。为什么在桑洛面前他就会变得这么浮躁？他的策略、他的智慧都跑哪里去了？一瞬间变成了最平凡的人。

桑洛的自言自语他都听在耳里，放在心里。一旦不和她面对面，他的思绪就会变得清晰无比。知道她是如此的了解自己的想法，奥赛西斯打心底里高兴。看她孩子气的反应，他坚信她不是无动于衷的！只是她在抗拒什么呢？是他心里所想的那样吗？

……

近来因为无事可做，而奥赛西斯又突然不见人影，所以桑洛整天睡到日上三竿。昨天因为他俩吵架，想必今天他不会来了，桑洛毫无顾虑的继续蒙头大睡。

“真舒服！”闭着眼伸了伸懒腰。哎，睡到自然醒想必是最幸福的事了，至少现阶段是这样。

“醒了？”

谁？谁在说话？桑洛猛地睁开眼睛，因为一时不适应刺眼的亮光，所以看不太清楚，只看见床边有个人影？

“你怎么在这？”桑洛不可置信的看着坐在床边的奥赛西斯，他昨天明明那么生气，今天怎么又跑来了？顾不了太多，她先用被子严严实实的将自己裹了起来，只有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她才会有安全感，“我还没起，谁…谁准你进来的？”

“你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示弱呀！我呢，因为睡不着所以就找你来了。至于谁让我进来的嘛……你可是我的爱妃呀，我要进来，谁敢拦着？”就像豹子遇到猎物，奥赛西斯刷的隔着被子抱住了桑洛，然后像个小猫似的，柔顺的静静的就这样趴着。

昨天半宿没睡的奥赛西斯终于想出了对付桑洛的突破点。她怕什么他就着手吓唬她，攻心为上！等想好了以后，他就进入了后半宿甜蜜的梦乡了，然后今早他就来了，好验证最晚的计划！

而被子下面的桑洛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他再有不轨行为。

看着桑洛的表情，奥赛西斯知道他下对药了，一脸计谋得逞的样子。

“以后我睡前想着你，天天都会是美梦！你也要想着我，知道吗？”奥赛西斯霸道的要求着。

“那我岂不是天天噩梦连连？不要，那样容易神经衰弱！”想着他？那她宁愿不要睡了！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天天梦里有我的！”

“你慢慢的等吧！”其实她根本就很少做梦。

奥赛西斯不再逗她了，坐起身来。药不能太猛，吓坏她，可会有反作用的。

“你出去！”

奥赛西斯乖乖的走出了寝室。

穿戴好了以后，桑洛也走了出去，看到奥赛西斯坐在花圃外，她也凑上去了！

“不许你再进我的寝室了，知道吗？我们是约定好的，一切只是演戏给他们看，你不要趁机占我便宜！”桑洛顺手拣起地上的枯枝，轻轻的打了打他。

“真要占你便宜，你以为你躲的过？你是会武功还是有帮手？”奥赛西斯上下的打量她，一副看不起她的样子。

“你…你…难道不认账？”桑洛惶恐的问。

“你这不好好的？”

“反正你以后要收敛自己的行为！”想了半天，桑洛总结出这么一句。

“好！”反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高一尺，嘿嘿，他就魔高一丈。

“前几天去哪了？”作为战友，她总不能什么也不知道呀！“还有，你的仇人到底是谁？”

“有些事是该告诉你了，来吧，我们去我的书房！”

［无心插柳:第二十三章“秘密”］

来到了主殿的书房，奥赛西斯让所有的侍卫都退了出去，大门也被完全的关闭了起来。桑洛随着他来到了书房，没想到在那书架后竟另有机关，启动后呈现的是一个家用保险柜似的暗格。

只见奥赛西斯从里面小心翼翼的拿出一样东西交给了她。

“这个做什么用的？”这应该是海边的贝壳，可中间有一个空洞。桑洛看了半天也不确定这是做什么用的，不过她猜测这是饰品。

“这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送给我母亲的礼物。那时父王对我们还很好，有一次我和母亲随父王出行，在海边玩耍时我找到了很多漂亮的贝壳，我把其中最漂亮的两个送给了母亲，并和她说这是我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以后我还要把世界上最好、最漂亮的东西送给她。事后母亲叫人把贝壳串了起来，带在了手腕上，从此就再也没有摘下来。”

童年美好的回忆把奥赛西斯带回了那段快乐的时光，他的脸上也浮现了快乐的神情。当时双亲的疼爱，让他觉得他是世上最幸福的小孩了。

“但好景不长，有一天，父王带回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就是我的哥哥——格尼，而他的母亲卡玛莎就是后来东殿的主人。虽然母亲很伤心，但我们还是努力的和以前一样生活着。直到那个让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清晨。”

刹那间奥赛西斯的目光阴鸷的看着桑洛手里的贝壳。

“这就是那串贝壳手链中的一个。是在我母亲的手里发现的，她到死都没有放开手中的那一枚贝壳。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待着。其实我一直在找寻着另一枚的贝壳，虽然那时候的我还小，但并不表示我傻。我也知道那些贝壳也许早就被坏人丢掉了，这么做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我还是不愿意放弃。于是我就在母亲经常散步的地方一遍又一遍的找。终于在东、北两殿交界的地方找到了另一枚。”

奥赛西斯把事后找到的那枚贝壳也放到了了桑洛的手中。如果细心就会发现，他刚刚拿东西的手在微微的颤抖着，而另一只贴着大袍的手，拳头紧握，关节惨白。

桑洛不知道要怎么去安慰他，这么重的伤痛启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安慰的？她能做的只有聆听和默默的陪伴。

奥赛西斯像是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继续开口道："当时的我猜想这一切应该和东殿有关，但却不能断定。以后的每一天我都偷偷的跑去那里守株待兔。有一天，我在去那里的途中，我听到东殿那边传来一些细微的声音。可能是上天保佑吧，我竟在墙上发现了一个很小的缝隙，透过一看竟是卡玛莎王妃和另一个我没有见过的男人。"

这时奥赛西斯脸上浮现出邪佞的表情，"多么可笑呀！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我的父亲竟在为他和他最宠爱的妃子卡玛莎刚出生的小儿子卡达大摆宴席；而至高无上的法老在与他小儿子嬉戏玩耍的时候，他的妃子竟然和一个陌生男子在四下无人的地方私混。简直是报应啊！"

"当我再大了一点，了解更多的事以后，我就猜测卡达到底是谁的孩子！甚至连格尼的血统我也充满了怀疑！我猜想母亲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所以才遭毒手。但苦于没有证据！"

"直到我成为法老的那一天，当我再次走进鬼屋——北殿时，竟在门下看到了一封信，信上说出了我母亲被害的原因，和我猜想的完全一样。我不知道到底是谁送来的这封信，但我对他/她充满了感激。可直到现在我依然不知道那个写信的人是谁！"

"也正是那天，我知道了那个和卡玛莎王妃有染的男人的身份，他就是现在的右相大人。第一次看到他的那个时候，他是一位父王很看重的将军，四处征战，战功赫赫！再加上当时的我开始'自闭'，所以我并不认识他。"

这时桑洛轻轻的拍了拍奥赛西斯，要他不要太过于沉浸在自己的回忆，希望他能跳出回忆来向她倾诉。

奥赛西斯深深地吸一口大气，用行动告诉桑洛他没事，不用担心！

“那你为什么迟迟没有把他抓起来，折磨折磨他呢？”知道奥赛西斯痛楚后，桑洛感同身受，恨不得替他狠狠的修理那些坏人，十大酷刑在她的脑海里转了个遍。

“他在我即位时已经是右相了。虽然他不是一个好人，但不可否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将军，余威尤在。追随他的将领还真是死心塌地。我也有自己的势力，打击他绰绰有余，但我答应过母亲不会伤害无辜，所以才会迟迟没有动手。”

“你的母亲真是个善良的人，把你教的真好，想必怕你成为一代暴君，遗祸人间吧，果然英明，要不以你这一日三变的性格，你的子民早就水深火热了！伟大的母亲呀！”

“我有那么差劲吗？”奥赛西斯挑挑眉毛抗议。

“就是因为教导有方才没有呀！”

这就是桑洛善解人意的地方，怕他一直沉浸在悲伤里，所以才说这样的话，不过她也太毒了吧？

“我最近出去，是去挑拨离间的，我在破坏他和部下和谐的关系！”奥赛西斯一脸的坏笑。

“你这招数实在是……”

“实在是高明，对吧？”

“实在是有损形象！”高高在上的法老，竟做出这样的事！

“我没有自己出面啦，是叫加顿和加诺来指挥做的！”

“还不是一样！”

“只要结果对了，过程不用太过于计较！”奥赛西斯总结了一下他的观点。

“那也就是说，你的计划还算是顺利了？”

“当然！”

“那你要我和你演戏干什么？”桑洛和刚刚一样表情很自然地问。

“以后你就知道了！”呵呵，想套他的话哪有这么容易？

“那我以后要以怎么样的态度面对你的‘爱妃们’呢？”桑洛怪声怪气的问，其实她一直奇怪，奥赛西斯好像一直没有到过那两个女人的宫殿，是真的没有还是他隐藏的好呢？

“随你高兴！”对于他不在乎的人，他哪有时间管，“不过，要注意你自己的安危，她们可不是没有爪、牙的老虎！”

“我可是最高明的猎人！”不过她很善良啦，这么问也是防患于未然，俗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猎人！你的狩猎行动我想很快就会展开了！”

［无心插柳:第二十四章 自不量力］

清晨的风有一丝的寒冷，梅亚尼大殿的花园里却有一个人在享受着这种‘凉爽’。桑洛坐在昨天由她指挥、侍卫出劳力为她搭建的秋千上，轻轻的荡着，衣角也随风快乐的舞动。她喜欢这种飘飘荡荡、自由自在的感觉。像是要飞起来，飞到每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

玩的有些累了，桑洛停了下来，静静的坐在秋千上。

这时，远处大门的方向冒出几个脑袋，桑洛仔细一看，笑了。她一直等着奥赛西斯的后宫佳丽们前来讨伐她，可就是不见动静。看样子，有人终于忍受不住了。来者不善啊！

只见妮菲蒂蒂公主带着侍女和几个侍卫从远处朝她这边走，在距她一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

“下人出身果然没有礼貌，见人来竟不懂得招呼！”妮菲蒂蒂鄙夷的看着眼前这个黄皮肤黑眼睛的女人，刻薄的说出她认为最恰当的话。真不知道王看上她什么了，瘦的干巴巴的，像难民一样。

好强的火力！这妒火中烧的女人果然不一样。明明有着那么高贵典雅的外表，可说话却这么恶毒，上来就揭她的‘伤疤’！

“说话呀！”见桑洛用怪异的眼神看着她却不说话，妮菲蒂蒂更生气了。

“说什么呢？叫人把你从我的殿阁里扔出去？不经允许善自进入不属于自己的地方，真好的修养呀，这是怎么锻炼的呢？上梁不正下梁歪，连侍从都不知道请安！”桑洛有条不紊慢慢的说着，表情始终泰然自若。妮菲蒂蒂这阵势明摆着要给她难堪。闲着无聊，既然她要来自取其辱，那她就陪她练练嘴上功夫。

“你和他们本来就是一个等级，给你请安做什么？再说，我可是王的妃子！你又能对我怎么样？”她可是有封号的，量这个丑女人也不敢，再说她还有侍卫在。

“不受宠的妃子嘛！”桑洛撇撇嘴，“人所共知！不用提醒我！”

这时妮菲蒂蒂公主的脸被气的一阵白一阵红的。向来对于自己的容貌自恃甚高的她，对这个问题是最无法忍受的。听说现在王天天都会来这个女人这儿，这让她怎么甘心?

这时，妮菲蒂蒂身后的侍从有几个偷偷的在看她的脸色。这个话题在她的宫殿就是禁忌，谁要是碰了这颗炸弹，真的是要粉身碎骨的。眼前这个黑发的王妃要是真的又触怒了她，想必倒霉的会是他们这帮人了。本以为分配到天仙王妃的殿阁是修来的福气，没想到王的冷淡让她变得越来越恐怖。

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妮菲蒂蒂怎么能忍受被这样低贱的人的侮辱！

突然上前两步，手高高的扬起，向桑洛挥了过去。

真老套，果然和电视里演的一样，这样的女人说不过情敌的时候，都会采取武力行动。

只见桑洛猛地向前蹬地，秋千自然就很轻巧的往后荡，非常顺利的躲开了妮菲蒂蒂那报复的一掌。在场的人，包括妮菲蒂蒂都呆住了。没有见过秋千的他们傻傻的看着那个会动的东西。

荡起的秋千又以同样的速度荡了回来，处于痴傻状态的妮菲蒂蒂早已忘记要躲闪了，猛地就被秋千上的桑洛撞了出去，以一定的弧度做着抛物运动。

桑洛心里开始犯嘀咕，本是想教训她一下下的，没想到力度太大了，可怜了这粉雕玉琢的人儿啊！可她也不能不反击呀！她可不是那种别人打她左脸，她就把右脸也凑上去的人。

只见地上的妮菲蒂蒂恶狠狠的看着桑洛。突然，她开始大哭，桑洛纳闷：有这么严重吗?

“这是怎么了？”奥赛西斯从远处就看见这边异常吵闹，走进一看，原来猎人和猎物全在这里，难怪呀。

“王，桑洛王妃连同那个怪家伙一同把我撞倒在地。”她指着秋千说道。声音夹杂着委屈。

桑洛王妃？自己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看那楚楚可怜的表情，连身为女人的桑洛都暗暗叫绝。变得真快！刚刚还像母夜叉一样企图要攻击她，现在又伪装成弱者，不当演员真可惜。呵呵，你会我也会！

“王，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想向姐姐展示一下我的秋千，看看它多有趣！不想姐姐看的出神，所以……”桑洛用着能嗲死人的音调表述着，“姐姐，快起来，都是妹妹不好！”

说着，桑洛走过去‘试图’拉起仍赖在地上的妮菲蒂蒂。

想就这么了事？那有这么容易！妮菲蒂蒂根本就不领情、也不主动起身。

给你三分颜色就要开染坊！当我真要拉起你？桑洛的小酒窝瞬间浮现。她用尽全力去拉那个地上的人，好不容易离地有一段距离，却还是失败了。

“哎呦！”两个人同时喊出了声。不过一个是真疼，一个是装的。

桑洛一边假装受伤，一边在心里偷着乐：活该！后来你要是顺从的给点面子、使点力气，也不会真的被我耍！来个二次现眼——现场表演！！而自己呢，自从再次回到这里好像也变坏了！要不得呀！

桑洛整完那个傲慢的人后，通体舒畅！原来整人还有这样的作用——舒缓情绪！抬头想看看奥赛西斯的反应。没想到看见了一双带笑的眼！

“把你们王妃扶回自己的殿阁，请医者仔细的看看！”处于惊吓状态的侍者忙遵照王的命令开始‘处理’他们自己的王妃！不一会儿，北殿又恢复了它的平静！

“还不站起来？”奥赛西斯坐在秋千上，双手环臂，嘴上噙着一些坏笑，看着还在地上装的桑洛。

知道奥赛西斯一定能看出她的计谋，桑洛也没有多说什么，站了起来，走到他的跟前。

“你是怎么让她摔得这么狠的？”

“双脚使劲向前蹬，回来时‘不小心”就撞到了！”桑洛吐了吐舌头。

“这样吗？”

只见奥赛西斯以更快的速度荡了个来回，直接朝桑洛撞了过去。

桑洛忙躲闪，嘴里嚷嚷着，“你这是报复吗？”

“啊！”好可怕，坐在运动的秋千上的奥赛西斯竟把她也‘挟持’了上来。真快！他是怎么做到的？“快停下来！我要下去，要出人命了！”

桑洛身体在一点点的往前倾，眼见就要飞出去了。

嗖的一下，奥赛西斯抱着桑洛一起稳稳的落在了地上。

桑洛生气的喊，手狠狠的将奥赛西斯往后推：“你不是说我随便怎么对她们吗？你心疼了？”

为什么她的心那么难受呢？想到他可能是为了别人在戏弄她，她怎么觉得喘不上来气，心在痛呢？

奥赛西斯也非常生气的说：“我说你可以当猎人，但我也说了要你注意自己的安全，你做到了吗？当时你要是出事，你身边一个帮手也没有！你的人都跑哪里去了？”她难道要重蹈他母亲的覆辙吗？想想他就出一身的冷汗！

“还有，你竟误会我是为了别人欺负你！你说怎么办？”奥赛西斯绷着脸，面色凝重的问。

“我……”桑洛知道他的良苦用心后，不禁气自己不够冷静，误会了他。

［无心插柳:第二十五章 迟到的礼仪］

看着桑洛真后悔的样子，奥赛西斯知道自己的目的达成了，也就不在火冒三丈，“亲我一下，就原谅你！”奥赛西斯手点点自己的脸颊。

桑洛神情夸张的看着他，不敢相信他竟敢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这简直是“不合法”的勒索嘛！要是顺着他，他还不更嚣张了？

看出桑洛不服气的样子，奥赛西斯试图‘以理服人’，“我这么担心你的安危，这么相信你，而你竟然这样的误会我！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今天若不是给你一些教训，你下次会更加的有恃无恐。”

被他说的好像自己有多恶劣似的，不过看在他真的是为自己好，而自己也真的误会他的份上，亲就亲了，就当是和他这个‘外国人’迟到的贴面礼了。“知道了、知道了！别再说我了！”

桑洛走到奥赛西斯身边，仔细的观察了一下位置，“你低下身呀，当我像你一样人高马大？还有！把脸侧过去！”桑洛心想：我要以最快的速度、蜻蜓点水的力度完成任务。

奥赛西斯不明白桑洛半天不见动静在想什么，“你干什么呢？我这样很累耶！”

看见奥赛西斯弯着腰，曲着腿。呵呵！累死你活该！“知道了！开始喽？”

奥赛西斯一直想着自己的奸计得逞，却不想下一秒竟从他自己的嘴里出现了一声‘哀号’！

“我…我的…牙！”奥赛西斯捂着嘴，断断续续的蹦出几个字。难道这就是心怀不轨的情况下‘惨烈’的代价吗？

桑洛漂亮的双眼此刻睁得圆圆的，两束超强寒光直射奥赛西斯，咬牙切齿的想上去再补两拳。这个色胚，竟敢突然之间把头转过来，直直的面对她，害她丢失了宝贵的初吻。他要怎么赔？当时的她想快一点结束，所以力度没掌握好。就变成了隔着嘴唇牙撞牙！他皮糙肉厚的还敢叫疼？

“你到底会不会呀？”奥赛西斯抱怨道，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我哪像你经验这么老道呀？左拥右抱的！”

意识到这个话题不能在继续了，而碍于自己刚刚的图谋不轨，奥赛西斯假装示弱，‘陪笑’的说：“都是我不好！我带你出去玩怎么样？”

桑洛想了想，决定不再继续生闷气，这家伙整天惹她生气，真要是当真容易短命！“好吧，去市集！”

……

几千年前的市集当然比不上千年后的繁华，可从第一次进宫她还是第一次出来玩呢！不像进宫前是为了谋生，今天的她可是玩来的。

“我累了！”虽然市集不大，可由于她看的仔细，所以一直也没歇着。

“那边有个小店！”奥赛西斯拉着桑洛的手，走了过去，坐在有些破旧的小凳子上，“来两碗水！”

“你经常这样出来吗？你的手下呢？”虽然一身平民装束，可奥赛西斯还是一身贵气。说他不是贵族恐怕都没有人相信，还真招摇。怪不得刚刚人们都在看他。桑洛出来时就想问了，因为她的眼一直没闲着，竟顾着看市集上的小玩艺了，所以……

“不常！”还不是为了陪你！

“哦！”知道了答案，桑洛没有继续发问，只是喝着水，休息着。

“你知道吗？前一阵子王一下子封了三位侧妃，明年会选后！你们说哪一位会胜出呀？”

店内，桑洛他们旁边的几个人畅所欲言的讨论了起来。

“听说有一位米塔尼斯公主——妮菲蒂蒂，相貌超凡脱俗，论‘貌’她数第一呀。

“之前最久的不是还有一位哈托儿公主吗？在一次皇室出游时，我有幸一睹芳容，那叫一个字——媚！而且她的名字也和咱们的王的名字最相配不是吗？哈哈，也许是命中注定啊！”

“还有一位呢？怎么没怎么听说过？”

“可能胜算不大吧？”

突然，奥赛西斯连拉带抱的把桑洛带出了小店。

“喂，你为什么不让我听完？你的故事可是被你的子民们津津乐道呢！还有，那个人为什么说哈托儿的名字和你相配呢？”

奥赛西斯还是一言不发的往前走。

桑洛见他没有反应，用力的甩开他的手，往回走，“你不说，我不会去问？”

就在她要再次迈进店里时，一双大手又把她挟持了出去。

“你这人……”桑洛不明白好好的他到底哪出了故障。

“我告诉你行了吧！”一边说着一边回王宫。

“埃及人认为当法老死了之后，他就变成了冥王奥赛西斯，新法老则变成了天神赫鲁斯。而我已经是法老了，所以取名奥赛西斯也有天地共生的意思。而在埃及就有一位名叫哈托儿的女神，她是古埃及所有女神中最美最古老的女神之一，代表爱及丰饶。一般均认为她是爱、舞、酒及外国之神。而最重要的是，她是赫鲁斯之妻。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人会这样说的原因。”

原来是这样，“那你自己岂不是又是儿子又是父亲？虽然意义相同，但奥赛西斯可是毕竟应该是赫鲁斯的父亲，再和哈托儿在一起不是乱伦了吗？”桑洛提出自己的疑问。

听到她说他既是儿子又是父亲，奥赛西斯心里猛地一紧，脚下踉跄了一下。但很快便恢复正常了，说道，“那你当我的伊西斯好不好？”

“她是做什么的？”

“守护死者的女神，亦为生命与健康之神。奥赛西斯之妻、赫鲁斯之母、奈芙提斯的姐妹。她可以说是埃及神话中最重要亦最受欢迎的女神之一，古埃及人相信她是宇宙间最有魔力的魔术师，因为她知道太阳神的秘密名字。她保护赫鲁斯的儿子艾谢特；帮助奥赛西斯复生，且帮助他管理冥城。”

“呵呵，好厉害哦。”桑洛知道奥赛西斯的意思，不过她还是继续装傻的比较好。

经常装傻的桑洛奥赛西斯哪次不是看在眼里？“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拉出来吗？”有些事如果她早晚会知道，那就让他亲口告诉她。

桑洛摇摇头。

“就像你说的，我的确又是父亲又是儿子。因为是我亲手把还在大位上的法老父亲拉了下来，在他还没有成为‘奥赛西斯’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两者合二为一了。他到死都没有安寝在应属于法老的陵墓里，因为被拉下宝座的法老没、有、资、格。”

桑洛听及此，猛地煞住前行的脚步，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神情看着奥赛西斯。

[无心插柳:第二十六章 以牙还牙]

桑洛就这样静静的看着奥赛西斯，而奥赛西斯在这一刻却不敢面对桑洛那纯净的眼神，怕看到她眼底的失望与鄙视。

桑洛见奥赛西斯说完话后视线低垂，想起他为什么要急迫的把她从小店里拉出来，心里就有了答案。他是怕子民间接的告诉她事实的真相吧！

桑洛轻轻的走到奥赛西斯的身边，温热的小手抚上他的脸庞，低声细语的说，“怕我看不起你？”

奥赛西斯没有回答，可他身体轻微的晃动告诉了她答案。

“你不是我，又怎么知道我会怎么想呢？知道了你母亲的故事，我更清楚你不是一个不懂得反哺的人。你不会为了法老的宝座了做出这种在世人看来大逆不道的事的。”

桑洛双手捧起他的脸，强迫着让他看着自己，“你是为了替母亲报仇吧？你觉得都是你父王的过失、放纵才让你们母子阴阳两隔。而他事后的态度更让人寒心，让你为母亲不值？亲人的伤害远比敌人的来的更痛。我不问你是否后悔，但你已经在时时的惩罚自己了，只是世人不知道罢了。倘若你真是一个有狼子野心的人，以你的智慧，朝廷不会是现在这样看似一盘散沙的样子。你本可以重新布置现在的奥加罗大殿的，但你却没有，天天看着以往的一切，是在赎罪吧？”

知道他一直承受着这样的痛苦，桑洛的眼泪不停的滴落下来。她为什么总是在为他哭泣呢?

滑落的泪滴在了奥赛西斯的手背上，仿佛成为一股灼热的洪流，涌进他的心里，温暖着那颗早已不再为自己跳动的心。

奥赛西斯把桑洛紧紧的拥在怀里，脸埋在她的发间，桑洛也回抱着他。一时间，宛若天地间一切都变得渺小，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承认吧！桑洛，你是爱他的！桑洛心底有个声音不停的回响着。

……

“王妃，外面有一位大人求见！”

“大人？”桑洛起身往外走。会是谁呢?

“臣拜见王妃！”一个男子弯身行礼。

“奎克大哥！是你！”桑洛高兴的扶起他，“最近好吗？大家都好吗？”

“都很好，知道你回来了，我就把你上次你说的东西带来了！”

“太好了，你不说我都忘了！”她一向是这样的。桑洛拉奎克，要他坐下。

“你们在做什么？”低沉的声音蓦然想起。

“臣拜见法老王！”奎克起身行礼。

“奥赛西斯？”桑洛看见奥赛西斯铁青的脸就知道是怎么了。“这就是我初来埃及时救我上来的尼卡大叔的儿子——奎克大哥。”

知道他算是桑洛的恩人，奥斯西斯的脸色好了一点，但也只是一点点。这女人竟用手去接触别的男人，简直不把他放在眼里嘛。

看见王的脸色不好，奎克也猜到一二，“臣只是送东西给王妃，既已送到，臣先退下了！”

见奎克走远了。

“你那是什么表情，明显的是在赶人走吗”桑洛抱怨着，“好不容易见到亲人一样的奎克大哥，还被你吓跑了！”

“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我是你最亲、也是最了解你的人！”奥赛西斯陈述着。

“霸道！”懒的理他。

连奥赛西斯也离开后，桑洛才打开奎克大哥带来的包袱。她的宝贝们又回到了她的身边，看着这一样样她从现代带来的东西，格外的亲切呀，同时思考着它们都有什么用。

……

“王妃，哈托儿王妃来看您了。”正在午睡的桑洛睁开眼，无可奈何的又爬了起来。刚睡着！

桑洛懒洋洋的走出寝室，看见哈托儿正站在大殿中央，忙说道：“快坐！有失远迎！真是失礼了！”

哈托儿微笑的点点头，“一直没有时间来看望妹妹，近来可好呀？”

“哪里的话，我应该看您的！”伸手不打笑脸人，不过桑洛也不能适应姐姐妹妹的称呼，明摆着嘛！

一来二去的，两个人都虚虚实实的。

桑洛看出来了，这才是一个狠角色呢，之前的妮菲蒂蒂相比之下简直是单纯的可爱了。眼前的这个女人一直在打量着、探听着，若不是她还有一些智慧，恐怕听不出她话里的深深的讽刺。想必奥赛西斯说要让他提防的人主要是她吧！

“妹妹，王现在除了留宿主殿，就是在你这，辛苦你了，姐姐亲自给你弄了些补药，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哈托儿一个眼神，她身边的侍女将补药就呈了上来。“趁热喝吧！”

看见里面的东西桑洛一阵恶心，那里面都是些什么呀，看起来像爬行类昆虫！这女人会这么好心？自己一个人独占了奥赛西斯，她不仅没有表现出愤恨，反而还给她进补，恐怕宴无好宴、‘补无好补’吧！

“哈托儿怎么到这来了？”

奥赛西斯再一次在桑洛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在这里，还真巧？！

“哈托儿王妃是来看我的，还带来了补药呢！”说着，桑洛深吸一口气将补药喝了半碗，然后冲着哈托儿笑了笑，“总算没有辜负您的好意，哪天我登门拜谢！”

见桑洛喝了补药，哈托儿叩别了王，就离开了。

见哈托儿走远了，桑洛嗖的跑了出去。

过了好久也不见桑洛回来的奥赛西斯，只得在整个北殿里仔细的找，终于在厨房里找到了她。只见她正一口口的往自己的嘴里灌一些他不知是何物的汤汤水水。她可以肯定这不是喝而是灌，因为她的表情很痛苦，明明不渴！

实在喝不下去了，桑洛停了下来。

“你还真敢喝，不怕她下毒？”奥赛西斯看着有些狼狈的她。

“她不敢，大庭广众之下我要是死了，你又这么‘宠爱’我，她还不第一个陪葬！”是在考她吧，如果那补药真有毒，奥赛西斯早坐不住了。“再说，我要是不喝，估计她也不会走，这样的招数只会层出不穷。”

她猜想那一定是‘特别补’的东西，补得让人流鼻血的那种。不能怪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她贫血，经受不起！

“你灌的是什么？”

“绿豆汤，对于中药来说是破药劲的。将伤害减小到最低。”这是常识。“请个你能信任的医者来可以吗？让他看看这补药，我想知道是不是我多心了！”

“好！”奥斯西斯见她这样处理这些事情，放心些了，她比她的母亲能保护自己。

……

一个月前经过医者的分析，那药果然是‘大补’呀！那女人真够狠的，杀人不用刀。还好她自己留了一手。

来而不往非礼也！

“把这个给哈托儿王妃送去！说是我亲手弄的，一定要看着她喝完！”桑洛叫住身边的侍女.

尤丽被分配到她这后，她就给了她一些钱，让她回家去了，家里人需要她的照顾呀，可没有她的陪伴这里真是冷清呀！不过好在总有事做。

半晌，侍女回来后回报说，王妃已经喝了。不过当时王妃是在她的贴身侍女拿银针试过毒后才喝的。

桑洛笑了笑，她送的也不是毒药，试也试不出来，“明天我可要亲自拜访你呀，哈托儿！”

[无心插柳:第二十七章 危险的火种]

一大早，桑洛就迫不及待的打点好自己，准备到哈托儿那验收自己的智慧成果，好兴奋呢！自从上次戏弄妮菲蒂蒂找到乐趣后，就有点上瘾了！不过她们要是没有坏心，她也不会有整治她们的机会。

带着两名侍女出了北殿，直接攻向敌方。经过一番报备，她终于站在了哈托儿的地盘上。不一会儿，哈托儿在两名侍女的搀扶下走了出来。

“姐姐这是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妹妹今天是特地来看姐姐的，昨天为姐姐做的浓汤，还喝的习惯吗？看姐姐身体虚成这样，做妹妹

的更应该好好给你‘补补’！”桑洛上来就先声夺人，好像哈托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似的。

她们既然已经试过了，因为什么也没有发现才饮用的，出了什么状况可怪不到她的头上。

哈托儿现在心中一团火，看着满面红光的桑洛，却苦于没有证据，但即使这样，她也知道是她干的，不然不会这么巧，喝完她的东西就有问题。

心中怒火翻腾，再加上身体的不适，哈托儿觉得自己又要吐了，忙捂住嘴巴。

“哎呦！姐姐！你是不是怀孕了？脸色苍白又想吐的。”嘴角略微上扬，泄露了桑洛的坏心眼儿。“王也真是不体贴！我这就找她理论去，还姐姐一个公道！”

桑洛假装生气的直嚷嚷，提脚往主殿找奥赛西斯‘算账’去了。

“怎么还不去关心关心你的爱妃哈托儿呀，人家现在可是伊人独憔悴呢！”一进主殿，桑洛就看见了在批文的奥赛西斯。给自己找了个好地方坐了下来，大有深谈的意味。

“还不是你使得坏心眼儿？不过我倒是好奇，你给她吃的到底是什么？昨天拉今天吐的，像是算准了一样。”奥赛西斯放下手边的工作，要笑不笑的看着桑洛，“天天睡到日上三竿，今天突然起的这么早跑去戏弄她，还说她什么来着？怀孕？你是想气死她吗？专挑她的痛处！”

她当然知道她不可能怀孕，除非她是圣母玛丽亚。妄想权利的女人哪一个不是想母凭子贵，既然她有这个弱点，她当然要好好的利用，不然都对不起自己！不过令她惊奇的是，奥赛西斯这么快就知道这个消息，可见他的眼线比他想的要多、要厉害。“将不能混在一起吃的食物混在一起，就构成了食物中毒，我拿捏的好，死不了人，所以就得到了这样的效果。说了你也不懂！”

不理会她藐视的言语和眼神，“先是妮菲蒂蒂，后是哈托儿，你为什么不迁就一下能避就避，反而直接反击了？这样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的！”总是让他操心。

“有些事既然发生了，如果避不过，不如直接面对她，至少占据主动。有些人不会因为你的好欺负而停止她们的损人利己的行为。既然

如此，还不如痛痛快快的反击。这不是在战场上，顾虑相对比较小。”

“接下来你会怎么做？”离开位置找了个离桑洛最近的位置坐了下来。

“什么也不做，看她们表演！”桑洛看着他努努嘴，态度轻松的说，“对了，你的复仇计划怎么样了？”

“事情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离间工作进展的还算顺利。不过右相那个老狐狸好像有所察觉，最近频频的与一些邻国的人接触，我猜他是想里应外合，灭了我！”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桑洛没有忘记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帮我照顾好你自己，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奥赛西斯凝视着桑洛。即使是在危险的时刻，她还是希望桑洛能够在自己的身边，他会全力的保护她，将她送到所谓安全的地方，万一有什么意外，鞭长莫及呀！

“你也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危！”今天听了奥赛西斯的话，在桑洛心里莫名的产生了很大的不安，仿佛这纷乱的一切最终要结束了，现在的他给她一种放手一搏得感觉，这是必要的。但桑洛很怕会有两败俱伤的状况出现，她是信任他的能力的，虽然她没有亲眼见识过。但这种‘高手’对决中，谁又能有绝对的把握呢？“你要珍惜自己，你还有我！”

若是平常，桑洛断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可在这个时刻，这句话更像是强心针，打在了自己和他的心上。后果如何现在也无从计较了！

“这个给你。”奥赛西斯拿出一串看似钥匙的东西递给桑洛，“在最危急的时候也许用的上。记得上次放母亲遗物的暗格吗？在暗格后还有一道锁。最需要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那是什么了！”

“只有一串吗？”桑洛没有接过钥匙，问道。

“只有一串！”

“我不要，这是你的，你要保管好！”他怎么可以这样，明明知道她非常担心他，还把重要的东西交给她。

“我这么天才，用不到里面的东西！”

接过来后，桑洛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一个人静静的想着。

……

而在王宫的另一边，床上的哈托儿因为身体的虚弱睡得很不安稳。当她一觉醒来的时候刚好是深夜，坐起身来竟看到屋内窗边有一个人，她刚要大叫。

“别喊，是我！”黑衣人出身阻止。

“你怎么会在这里？”哈托儿知道来人后，心又平静了下来。

“知道你身体不适，过来看看你！”从低沉的声音中不难猜出这是一个男人，从挺拔高大的身形看应该是一个年轻的男人。

“这里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要是被人发现怎么办？”哈托儿生气的斥责道。

“我爱你，当初为什么不和我一起走？奥赛西斯根本不爱你、不在乎你，难道就因为我没有他所拥有的权利和财富吗？我给你的爱不够吗？”男子低吼，言语听起来极其压抑。

“爱不能使人长久安稳的活下去，这在我被灭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那全是骗人的，如果你爱我，要么就远远的离开我，不要给我添麻烦；要么就送我一个王国。否则不要讲那么多的废话，我现在没心情！”哈托儿曾经是爱过眼前这个男人的，但现在为了更好的活着，爱早就被她排到最后了。

“如果这样能够得到你的爱，我会送给你你想要的一切！”快乐的回忆一幕幕的涌现在他的眼前，他深信为了哈托儿，为了他们的未来，一切都是值得的！随后他便轻巧的离开了王宫，向来时一样无声无息。

离开王宫的男子身影隐没在黑暗中，最终在一所大房子前停了下来，轻巧的翻墙而入。

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正中的屋子里有一丝暗淡的火苗在不停的闪烁着。和进王宫一样，这名男子对这里的地形也同样是了如指掌。一眨眼的功夫，便进到了屋中。

一位老者坐在椅子上品尝着埃及贵族才可以享用的柯夫塔、饮用着地道的茶酒。见有人进来不慌也不忙，看情形他是在等候此人。

“决定好了吗？”老者开口问着这个站在他眼前看着他，却一直没有开口的人。

“是的，我会助你得到埃及，你之前允诺的事你一定会做到吗？”男子也不拐弯抹角，冷冷的发问。

“当然！即使为了我自己，我也一定会做到，不是吗？”听到男子的答复，老者满意的笑了笑。

得到了他的保证，男子一声不响的离开了，仿佛一秒钟也不想留在这里。

老者拥懒的表情顿时变得阴狠。

他，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的右相大人。

［无心插柳:第二十八章 兵临城下］

日子在一天天中无聊的度过着，一切都看似很平静。此时的大家都在按兵不动，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突然变得有点无所事事的桑洛在天色刚刚暗下去不久，便拿着衣物来到了温泉。每当她想要静静的思考时，都会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总能带给她平静与安宁，很适合冥想。

这一段时间，在应付妮菲蒂蒂和哈托儿的挑衅，并予以回击的同时，桑洛一直在认真的观察她们，玩归玩，正事还是要做的。上次她遭到袭击，苦于对王宫、对这宫殿里的人没有丝毫了解，只能就此作罢。但奇怪的是，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此类事件了，隐藏在暗处的人会有这么好心？不过她还是要找出那个企图伤害她的那个家伙，想到有人可能时时想着如何算计她，不能说是寝食难安，但至少会有锋芒在背的感觉！

思前想后，桑洛总结出几个疑点。“给你个陷阱，看你跳不跳了！”说做就做。桑洛穿好衣服，准备回去拟定她的猎人计划。

第二清晨，天还蒙蒙亮，桑洛还没有起，就有一道旋风刮进她的寝室，顿时将她惊醒。

看清楚来人，桑洛开始发威，“你就非要这样来我这里吗？我还在睡觉呢！”

“这才显得出我的迫不及待、你的魅力非凡呀！”奥赛西斯嬉皮笑脸的耍贫嘴。突然他脸色一正，问“如果我死掉了，你会不会非常的伤心！永远的记住我？”

“你有病呀，一大早说这么不吉利的事儿，乌鸦嘴！”

“你会不会伤心？会不会为我落泪？”不理会桑洛的话，奥赛西斯继续发问，有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感觉。

“你要是死了，我才不为你伤心难过呢，我还要放炮庆祝呢，这样以后就没有人敢戏弄我了。”

“我要上战场了，真的被我言中了。右相伙同阿布辛博，里应外合，所以这一战，势在必行了。他以为我不知道这是他干的好事，今天在早会上当我宣布我要自己率兵时，看他笑的，明着恭维我的智慧，仿佛提前庆祝了战争的胜利，实际上是嘲笑我掉进了他的诡计中。而随后我要求他随军时，他的脸色突变，但也只是一刹那。”

“你是想就近盯住他？可是在军中这多危险呀，两军对垒，要是一不小心让他知道了什么，那后果不堪设想呀！”桑洛觉得这样太危险了。

“把他留在这里，对我对你都是威胁。虽然我们已经打散了他的势力，但百足之虫死而不疆！所以我一定要亲自看着他！”不让他伤害到你，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弱点！

奥赛西斯开始不乖乖的坐着了，侧身面对桑洛躺了下来。桑洛还来不及反抗就被他抱在了怀里，奥赛西斯轻声的在桑洛的耳边说，“我想吻你，可以吗？”

“不可以！”突然这样的他让桑洛瞬间手足无措，战场又太多的变数，她害怕。怕他……“突然觉得有你在还是有好处的，所以如果你能打赢这一仗，平安的回来，我就给你个恩赐，赠你一吻！”

虽然桑洛这样说，但奥赛西斯知道她的用意，“你这家伙，真是的，担心我就直说嘛！”

“你哪个耳朵听我的嘴巴说担心你了？少臭美了！”

“……”死鸭子——嘴硬。

可能是因为有桑洛在身边所以特别的放松，奥赛西斯不一会就睡着了，但抱着桑洛的双臂却没有放松。

看着满脸疲惫的奥赛西斯，桑洛一阵心疼。这样的年纪若是在现代，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大学生，享受着花样的年华。而在这里，虽然看似拥有所有的东西，但却没有真正的快乐。

轻轻地抽出自己的手，让自己的手指划过他的眉眼。心中祈祷：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一定要！

就这样，两个人紧紧的依偎在一起，四周也静静的。那画面维美的不能想象！

当桑洛醒来时，大床上只剩下她自己，旁边的位置早已没有了温度。

他走了，没有和她道别就上战场了。

怎么如此的匆忙！

桑洛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跑出来，询问打扫中的侍女，“王什么时候离开的？”

“回王妃，有一段时间了！听说刚离开王宫！”看着眼前有些慌乱的王妃，侍女连忙回答。“现在……”

不等她说完，桑洛顾不得仪表，以最快的速度跑了出去。站在整个王宫的最高点，桑洛试图找到那出征的人马。但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动作太快，还是她太慢了，她看到的只是滚滚黄沙，别无它物。桑洛顺着墙面滑坐下来，心中因为没有寻找到那抹人影而失望。难道这就是爱？思念与牵挂？

当她回到北殿时，天已经暗了，在这中间她没有想过人们都在找她，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直直的向寝室走去，真的‘累’了，她要好好的睡一觉。

接下来的几天，桑洛战战兢兢，深怕听到前方传来不好的消息，每日都提心吊胆的度过着。

深夜，当桑洛昏昏沉沉的刚睡着时，就听到有人在耳边急呼。

“王妃！不好了，快醒醒！”

“怎么了？”桑洛挣开朦胧的睡眼，撑起身子，用力的甩甩头，企图让自己清醒一些。

“我们的都城——孟菲斯外一夜之间驻扎了别国的军队，看样子他们企图攻城。王和咱们的主力部队都出征了，现在咱们只剩下一小队

的人马，长老和大臣们通通进宫和议，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他们请求您和另两位王妃一同前往大殿商谈！”侍女神情慌张，但仍有条不紊的将眼下的事情说了个清楚。

在埃及除了法老之外，王后的权力是最大的。不似中国文化中后宫女人不得亲政的做法，王后的话同样也是至高无上的。然而奥赛西斯并没有选出王后，只是选出了三位同等级的侧妃，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只有要她们三个共同参与了！

“赶快帮我！咱们要尽快！”

奥赛西斯，你可有预料到这样的情况？你可知道在你为了自己的国家浴血奋战时，你的家园也正被虎视眈眈着？这算什么？他们想要釜底抽薪吗？

当桑洛赶到卡布索大殿时，王的另外两位王妃也正赶到，大殿中群臣和长老们各抒己见，争论声不绝于耳，事态严重，可见一斑。

见她们三个已经到来，顿时收敛。一名大臣急急上报：“外面驻守的是阿布辛博的士兵，看他们的样子应该是略有疲惫，而他们的意图已明，想必最晚天一亮他们就要攻城了。”

“他们有这么多的兵力吗？阿布辛博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它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兵力呢？他们的主将是谁？很有名吗？”听完大臣的报告，桑洛很快的提出了她的疑问。

“这些我们也不清楚，但我们猜想，王应该也没有预料到吧，所以才会带走大部分精壮的士兵。”

到目前只有这个他们觉得出身卑微的桑洛王妃发问，但此刻的他们却已经顾不得鄙视了，一方面是因为战事迫在眉睫，可他们却还有些不知所措；再者如果真有万一，自有她们在顶着。

这时的妮菲蒂蒂和哈托儿听了报告，也都忐忑着，也想不出什么解决的办法来。

“我们觉得应该趁他们现在刚刚到达不久，体力没有恢复完全前，出城迎战，杀他们个措手不及。”一名大臣代表性的发表一些人的看法。

“我要去看看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两位王妃是不是也要一起去呢？”现在不是相互打击的时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桑洛希

望她们能同心协力，一起守护属于奥赛西斯的家，毕竟这也是她们自己的家，沙漠儿女，她们应该也同样不是弱者，应该也可以出谋划策。

［无心插柳:第二十九章 转危为安］

站在埃及的最高处，桑洛和两位王妃及众人一同观察着城外的阵式。

只见敌方只有三三两两的人在阵营外巡守。空地上有百十来个帐篷，帐篷内也都闪烁着跳动的火光。敌军是入夜后才让埃军发现的，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多少兵力、是否疲惫、攻击力有多强等等这些问题他们都无从查起。难道要等到天亮吗?

“一旦他们进攻，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做最坏的打算，能够维持多久？”看过现状的桑洛冷不丁的冒出一个问题，至于谁真的能够回答上来，她不是很在意，至少她也可以通过这样的问话，大致了解那些大臣是可用的、那些是一直混沌度日。

果不其然，一时之间，什么样反应的人都有！有一些人默默不语，这还算是好的，至少不会混淆视听，但也有一些人却在那不着边际的大放厥词！

一盘散沙！桑洛心里一阵气闷，奥斯西斯带领这样一群人还真能受得了！

这时，从敌方的阵营里走出一个高大的男人。

“这就是他们的首领！”

不知道是谁说了这么一句，但确实把众人的注意力转移了。

身上的衣服看不太清楚，不过应该是兽皮之类的。而他的脸上还带着半张面具，在黑夜与火光中更显狰狞。

桑洛抬起头想问问哈托儿有什么样的看法，但却莫名的看到了她嘴边的一丝笑，但下一秒那笑意却不见了，不仅让人怀疑是不是看走了眼。搁下心中的疑惑，桑洛问了哈托儿的看法。

“很抱歉！我不懂这些，你和大臣及长老们商量吧！”

再问了问妮菲蒂蒂，也得到了同样的回答。

“那好吧，咱们先回去，然后再商量一下对策！”

这时大家都往回走，偷偷的一瞟，桑洛看见哈托儿再看那名敌军将领。神情早已不似之前的紧张。桑洛将这一幕，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动声色的离开了。

回到了卡布索大殿，大家还是在争论着，但谁也拿不定主意说要怎么做。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要怎么做，现在还不好决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不能现在突袭。对方的兵力我们尚未得知，倘若他们的兵力及其攻击力远胜于我们，那不异于是在以卵击石，那样只会枉送性命！你们先在大殿上好好休息一下，静下心来想想办法！”现在不是讲究的时候！

“如有什么情况，到奥加罗大殿禀报！”说完，桑洛就和自己的侍女离开了大殿。可能是被她那股气魄给镇住了，在法老不在王宫的情况下，听她说她要前往主殿，竟没有一个人拦着，包括打点皇家‘家事’的长老们！

来到奥赛西斯的主殿。桑落坐在他每日批文的椅子上，想象着刚刚发生的事。

当初她是帮过奎克大哥，在攻打利比亚的时候为他出谋划策，当了回影子军师，那也只能算是歪打正着。而现在的情况不同，攻也攻不得，守怕守不住，被围在了里面，毫无退路。

有些丧气的桑洛静静的趴在木桌上，想象着如果是奥赛西斯他会怎么做！他们出征已经有些时日了，不知道怎么样了，这里不像现代通信发达，她在这儿也只能傻傻的等。桑洛相信奥赛西斯的能力，他们一定会凯旋的，但战争哪里是十几天就可以结束的，若指望他们救援，那也是远水解不了近火呀！

现在她连一个可信人的人都没有，甚至对他们自己的军队素质也一头雾水！该如何是好呢?

有了！刚刚还想到这个人，怎么就忘了呢！

“赶快去把新调任的副将军奎克.尼卡宣进来！”黑暗中的桑洛宛如看见一道曙光，虽然什么都还没有做，但至少有了眉目了。

“王妃，副将军来了！”

“赶快叫他进来！”桑洛一边说着，一边起身迎接。

一看到救星，桑洛马上开口发难，“现在的情况想必你一定很清楚吧，刚刚在大殿中怎么没有见到你呢？现在咱们的实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还没有进殿的品阶，只能留在殿外。至于我军的情况很不乐观，精锐部队几乎都已经被带走，只留下了两队人马。即使百姓参战也还是不够的，如果敌方强攻，恐怕……”

“……”桑洛没有出声，听着奎克的分析，心更沉了一分。怎么办才好呢？“你有什么意见？”

“……”这回换奎克不出声了。他也是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呀！

“这样吧，你先下去，如果有什么想法尽管和我提，我们再讨论！”桑洛很气自己，因为从刚刚到现在，她说的好像总是这一句，毫无疑义。

“奥赛西斯，你的仗还要打多久呢？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再不回来，也许你就见不到我的活面了，我就快成了战争下的牺牲品了。越焦急脑子越不听使唤，好像一团乱麻。

桑洛的喃喃自语，让身边略微年长的那位侍女听到，只听她说：“王这一仗带的全是精兵，虽然法老王亲战只有征服苏丹那一次，但苏丹当时的实力已经是相当的雄厚了，但那次的战争也不过用了17天。想必这回应该也不会太久的！”

“17天？”桑洛心里一怔，算上路程，那战争的时间企不是更短？

“对呀，那场战争到现在在很多人的脑海里还记忆犹新，听回来的士兵说，战前他们遵照王的命令弄了些奇怪的东西，开战时，只听一声巨响，敌方的人马已经损失了一半……。因为那场战争轻松获胜了！”

“一声巨响？死伤一半？”桑洛秀气的眉毛顿时攒到了一起。奥赛西斯当时用的是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威力？

这个给你，在最危急的时候也许用的上。对了，奥赛西斯的钥匙，他给她的那串钥匙。桑洛以最快的速度跑回自己的殿阁，找出那把她藏的很隐蔽的钥匙，没想到她还是寄希望于它了，只是不知道它是否真的能帮助她和王宫度过危机。握紧钥匙，桑洛拼命的又往回

跑，现在的时间真的很宝贵，她更要珍惜，天知道下一秒又会发生怎么样的事！

大汗淋漓的桑洛从来没有感觉到原来北殿离主殿是如此的遥远，贴身的侍女早就被她甩在了后面，整个人真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桑洛就这样进了北殿，遣走了侍女，连大门也紧紧的关闭了起来。

桑洛找到那个暗格，当她将钥匙插入，并要开启时，不止她的手在颤，心也一样。

相信奥赛西斯，相信自己的运气！‘锁’被打开了！在那里面的竟然是硝，而它旁边的是一根燃火的火引子！

这寓意在明显不过了！

桑洛突然间兴奋的有些手舞足蹈，有救了！她以最快的速度将秘密的暗格恢复原状，打开大门，喊道：“带我去兵器库！”

来是容易，进入难！好不容易找到了办法，想进去验证自己的想法，没想到竟被严守的士兵拒之门外，理由是：没有法老的命令，谁也不能擅自进入！

好一个善于职守的士兵！她在法老的地盘嚣张这么久了，别人都忘了管束她的行为，终于有人记起来了，不过这也太不是时候了吧？桑洛快要发疯了！她跑前跑后、累死累活的竟进不去这里！

“我也只是想找到保护埃及的方法，你们就让我进去吧！我是侧王妃，这种关键时刻我多少有点权力吧？”虽然他们在她看来有些迂腐，不过他们的做法怎么说也还是没有错的，不能迁怒于他们！

“不行！在没有法老的命令时，除非您是王后，否则怎么我们都不会开的！”

“你们……”桑落实在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可……

“开门吧，王妃的一切行动法老都会应允！”

不知道什么时候，桑洛的后面竟站了一队人，而开口的人看起来应该是他们的队长。

那人又向桑洛行了行礼，为眼前的状况做了解释。“我们是法老的贴身侍卫队的一个小小的分支，法老临行前，要我们听从您的吩咐！”

奥赛西斯，你是去打仗的，你把人留给我，你怎么办？我……桑洛感觉嗓子一紧，忙眨眨眼，现在不是感动、哭泣的时候。

终于顺利的进了兵器库，里面除了兵器外，还有十几个亚麻袋子，而这几个袋子并没有摆放一起，而是每个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

虽然有些不可置信，但桑洛仍然根据推断，找到了自己想要几种材料。

“你们进来！”桑洛对着大门外喊。见他们迅速听命的闪了进来，桑洛用手点了几个袋子，“把这几样搬出去，注意要轻轻的，但不要放在一起！找个天亮后也会有荫凉的地方放着，等我的吩咐！”

桑洛从那几个袋子里取出了一些XX后，分别包裹好，迅速的离开了。

在一片空地上，桑洛把侍者都支的很远。好在天公帮忙，今晚的月亮格外的明亮。桑洛在地上划着、回想着、思考着。每样要多少的分量才合适呢？弄不好就成礼花了！

终于各自取出了她认为正确的量，桑洛心中祈祷：老祖宗，这是你的发明，你可要照顾你的子孙呀；老师呀，我今天可是彻彻底底的亲身实验了，如果你教我教错了分量，我就真的是魂归西天了！只见她又拉了一根草绳，点燃后拼命的跑开了。

没错，她现在配的就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而且是改良后的。

[无心插柳:第三十章 拖延]

经过几次的实验，火药的配量大致是可以了！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大家一起帮忙。桑洛来到放‘袋子’的地方，要求守在那里的侍卫，按照她说的方法，一起做出‘炸药’包。

匆忙的传授时，只见远处来了几个慌慌张张的侍女，身后还跟着奎克大哥。

见他们如此快步的赶来，桑洛心中就有些明了了。只见桑洛站起身来，迎向他们，“怎么了？他们开始准备进攻了吗？”

将奎克引领过来的侍女退到一边后，奎克镇定了一下，“他们已经整装待发了！现在天还没有完全亮，就像之前你说的，他们露营只是幌子，诱导我们上当！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现在马上过去！”桑洛又转身对那些正在不停的‘配药’的侍卫说，“尽可能的加快速度！但一定要注意分量，千万不能马虎！弄好后马上送到城门这边来！”说完拿了两个完成好的，急急的和奎克一起离开了！

来到了城门内的最高处，桑洛看着城门外不乐观的情况，不尽眉头一皱。如果他们强攻，那还等不到她的‘武器’做好、并发挥威力，埃及早已被破城了。

桑洛将手里的两个火药包交给身边的奎克，“你认为以它的重量，你能把它弄到城门外10米左右的地方吗？不行也别勉强！”弄不好再炸了城门，引火上身！

奎克掂了掂手中物品的分量，“武将出身，丢这点小东西没问题！要现在丢吗？”奎克虽然对手中的东西充满疑惑，但就像以前一样，他一直很相信桑洛的决策。

“就现在吧！”看情形敌方应该会马上进攻！

只见嗖的一下，火药包划过天空投向远处。戏剧性的是，可能是由于引线太短，虽然火药有发挥力量，但却是在半空中。真成了焰火了！

而这时的奎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太神奇了！

看到奎克的反应，桑洛有些汗颜，炸弹变礼花，实际的效果根本没有出来！

不过还好，对他们多少还有些震慑力！他们应该不敢马上轻举妄动吧？桑洛头脑中在不停的思量着对策。

就在这时，埃及的长老和大臣们才听闻消息，匆忙的赶来。

一位看似将军的人，怒气冲天的怪罪桑洛，“要你参与此事，是因为尊重法老王所致。而你不应该越级使用我的人，而我还蒙在鼓里！这有违埃及的传统和礼教！”

“在这种危急的时刻，大将军怎么才来？反而是你的手下比你先得到消息呢？”这种时候竟然还在争论这些没有意义的东西，愚蠢！桑洛从高处走下，“这样的话，要你何用呢？”

这样一句话在群臣中立即掀起了波澜，大家开始窃窃私语。

“停，现在最重要的是如果将敌方击退……”

话还没有说完，桑洛眼的余光就看到对方的队伍又开始有了不安分的举动。还要怎么撑下去?

忽然，桑洛看到了人群中的哈托儿。昨天她就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却说不是原因。可今天她就要为了生存而赌一赌了。

走到她的身边，桑洛微笑着说："为了大家的安危，王妃是否介意和我演一场戏呢？"在众人的注目下，一顶大帽子就这样的带了上去。

"我哪里会演戏，只怕会帮了倒忙呀！"哈托儿摆摆手，轻轻松松的回答。

"不会的，你站着不动就好了！"

听桑洛这样说，哈托儿也不能再拒绝了，只得勉强的点了点头。并冷眼看了桑洛一下，像是在问：你在搞什么鬼?

桑洛始终面带微笑：一会你就知道了！

"既然同意了，我们就快点吧！"桑洛拉着她，再次上了高台。

此时的天空已经泛白了，再加上火把的光亮，城外的队伍也能很清楚地看到高台上的一举一动。快要到达上面时，桑洛停了下来，转身对哈托儿说："等一下！"而后又上了几步，在奎克的耳边小声的说了些什么。

奎克听完大惊，但还是按照桑洛的吩咐行动了。

转眼间就看到奎克把一柄锋利的大刀架在了哈托儿的脖子上，两个人就这样登上了高台。

"桑洛，你这是什么意思？"冷静不再，要不是碍于大刀，哈托儿也许早就扑上去了。

"别生气！只是做戏给他们看！"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看看情况也许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关系了。"其实桑洛自己心里也不确定，毕竟一切都是她的观察和猜测。

正在向前移动的敌军首领，看到高台上状况顿时停下了脚步，也喝住了士兵。一直看着这边，暂时没有再行动。

看样子，她猜测对了，哈托儿和眼前敌方的首领应该是旧识，那天他们奇怪的表情到现在他还历历在目。只是不知道用她能牵制他多

久！他们准备的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想必那个首领还猜不透我们在想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所以才没有进攻，你说对吗？”桑洛故意歪曲事实，对妮菲蒂蒂说着。

“一定是这样的！”哈托儿猛地出了一身的冷汗，她突然见识到了桑洛的可怕，她是怎么发现她和那个首领有关系的?

“这还要多谢王妃你的配合！”桑洛没有拆穿她，因为有的事情不是她能决定的。

“应该的！”心在怦怦的跳，哈托儿自己仿佛都能听到，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开口，只能草草的回答。

就在这时，奥赛西斯的贴身侍卫队成员扛着一袋袋的东西从远处迅速的跑来。

完成了！桑洛从高台跑了下去瞬间来到那位队长的面前，“都弄好了？分量都足够吗？”

“是的，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做的，您可以放心！”侍卫队长恭敬的说。

而看着他们的长老、大臣们心里暗自惊讶，王把自己贴身的、最精锐的小队留在了这里，他们竟然一无所知！而桑洛与小队长熟悉的样子，更让人吃惊，王的贴身侍卫竟听从她的调遣，难道说……

他们不敢在猜测下去了。

这时桑洛对队长说：“把能够应战的士兵都调集起来，带到这里！”

队长领命后不久，全部的人员通通到齐了。大臣和长老们也不知道她到底要做什么！只能傻傻的观望着。

桑洛开口道：“现在没有时间和你们解释了，我教给你们使用的方法：就是点燃引线后将手里的火药往敌人的位置丢出去，记住，千万不能丢得太近，至少要有这么远，以免伤到自己！”桑洛向前走了几步，让他们能清楚地知道应有的距离。“现在你们把火药均分一下，守住敌人可能会进攻的地方。具体的位置听队长和奎克副将的安排。”

然后桑洛伸手拿了几个火药包后，又拿了火把，走到城门前，小声的对守门的士兵说：“开门！让我出去，等我出去后，不要完全把门

关上，要留一个小小的位置给我，让我能够再进来。”她还想活命，万一不顺利，她也要有退路。

桑洛刚要往外走，就被一个黑影拉住了。

“不能出去，危险！”

“你是谁？”桑洛没有见过这个人，但从他如此快的身手看，此人的身份应该颇有分量的。

“我是谁不重要，我需要做的就是不让你有一丝的危险！”其实这就是奥赛西斯的影子，早在桑洛第一次受伤，他就把影子派过来保护桑洛，这也是为什么之后桑洛再也没有受过伤的原因。不是没有人恶意的伤害她，而是全被影子拦截住了。

其实从他的身上，桑洛就能够感觉出他是善意的，想必这是奥赛西斯安排吧！

“放心！我不会有危险的！如果不放心，跟在我身后好了！”现在不是她感慨的时候，她还要谈判呢！

说完命人开启大门，和影子迅速的闪了出去。众人刚从影子出现的惊吓中清醒又陷入了不解桑洛疯狂举动的思考中。

［无心插柳:第三十一章 兵不血刃］

出了城门的桑洛和影子一起面对着阿布辛博的众多士兵。

而阿布辛博的士兵及他们的长官们也不明白在这种对战期间，埃及派出一个女人出来做什么？就连他们的首领也是不断的猜测着他们的目的！不可能是来白白送死的，于是那位首领厉声地问道：“什么意思？”

“想必你们也见识到了刚刚拿火药的威力，虽然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那也不过是我们的运作失误罢了。我希望这次的战事能够就此结束，我不希望因此而让眼前的这些士兵丧命。”虽然想帮助奥赛西斯守住他的家园，但她也同样不希望自己的双手染满鲜血。毕竟每一场战争都不是最‘弱小’的士兵能决定的！

“你认为我能够相信你的鬼话吗？”虽然双方相距至少有100米，但首领浑厚的声音很清晰的从对面传过来，不用像桑洛一样声嘶力竭的

喊，可见其功夫非同小可。

“那就让你真正的见识见识！”说着，桑洛把手里的火把和火药都交给了影子，“想必我之前的话你也一定都听得很清楚了，这些给你，点燃后尽可能朝最远的树丢。”桑洛始终贯彻着有事能者服其劳！

影子照做并用力的将火药往旁边的大树丢去。轰的一声响后，白烟散尽，大树被炸的‘四分五裂’。其实不仅是火药的威力，连影子的武功也着实让众人吃了一惊！丢的真远！

桑洛很满意的看了看自己制造的状况，笑着对他们喊：“你们的士兵会比这粗壮的大树更有生命力吗？作为首领，你觉得让他们无辜枉死真的值得吗？”说出话后，桑洛又有了另一种担心，害怕刚刚的话激起他们的斗志，于是继续说道，“我们也是希望和平的！谁也不希望因为战争而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想一想，如果你们执意征战，我们奉陪！”最后桑洛意味深远的说了一句话，“不要因为一己私欲，让无辜的人受累！无论那是关乎权力或是情爱！”

说完，桑洛以最快的速度和影子回到了城内。

不一会儿就见阿布辛博的队伍忽然撤了回去，桑洛终于松了一口气，脸上也出现了如释重负般的笑容，可惜被遮掩在面纱下，没有人能够看到并一同分享。“虽然他们退下去了，但还是要注意戒备，大家都累了，除了有任务的人，都回去休息吧！”

现在的大家不能说完全信服的听命于桑洛，但也不自觉的按她的话去做。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她是如何令敌军撤退的，但那几声巨响让他们想起了王第一次出征时的壮举，仿佛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不一会儿大家都散开了，各自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哈托儿走之前狠狠地看了桑洛一眼，那一眼中包含着深深怒气、哀怨，甚至带有一丝的恶毒。而妮菲蒂蒂很小家子气的哼了一声，也离开了。

桑洛转身，发现一直在她身后的影子早已不见踪影。

‘他’一直是这样默默的保护自己的吧！虽然看不到他，但她还是大声地喊了一句：“谢谢你！”

回到寝殿的桑洛，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想着一切不合逻辑却又那么顺理成章的事，心里总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但不管是什么感觉都没有疲惫的感觉，即使再怎么思考、抵抗，桑洛还是筋疲力尽的睡着了。

这边硝烟已灭，那边波涛渐起！

加诺慢慢地闲逛到了奥赛西斯的帐子里，看到他也无所事事的休息着，不禁问道："我们尊贵的王呀，你明知道打仗这件事你一个人出马已经足够了，为什么还拉上我和加顿呢？我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人应该留在城里享受美女们的爱慕，而不是整天面对这沙漠上无穷尽的风沙!"

加诺犹如怨妇般深深的看着奥赛西斯，企图勾起他的恻隐之心，继而把他放出去。

可他显然忘记了，奥赛西斯终归是奥赛西斯，他怎么可能让他这么容易的如愿！

因而他的牢骚只换得奥赛西斯的沉默。

加诺有些泄气的看着奥赛西斯。和阿布辛博的战事早就结束了，可奥塞西斯却迟迟没有下令整军回城，而是让所有人在此安营休息，而他自己像是在等待着什么，总是朝孟菲斯的方向观望！

"报！收到来自都城的消息！"帐外一名士兵带来了都城的消息。

"进来！"

"王！在我军出城后，有一支军队企图攻击都城，最后证实也是阿布辛博的人马，因为桑洛王妃处理得当，对方也已经撤兵了。"进来的小兵如实的向奥塞西斯禀报都城方面的消息。

听了这样的消息后，奥赛西斯顿时大笑，在场的加诺和小兵全都感到莫名其妙。王不仅没有因为敌人背后偷袭而大动肝火，反而抑制不住的大笑，这是什么道理呢？

遣走士兵后，加诺靠近奥赛西斯，神秘兮兮的说："这是不是你安排的？但用意何在呢？你不怕对方真的把孟菲斯占了，让你有家回不去？虽然最后你还是会再把它夺回来，但不嫌那样麻烦嘛？你到底再搞什么鬼？"

"哪来的这么多废话？你不是想享受美女环绕吗？我就给你机会。听说你父亲给你找了不少美女，要你在他们中选一个做媳妇，想必都是些美丽非凡的女子，我给你20天的假，你要天天与她们接触，找到

一个适合的，这是命令！”奥赛西斯根本不给他反驳的机会，说完就往帐外走。

加诺一脸苦相，忙跑到奥塞西斯身前，挡住他的去路，用悲痛的语调说：“我不能成亲，我要自由！我要是成亲了，埃及的女人们还不哭死？我不能这么残忍！”

“放心吧，那些被你蒙骗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会庆祝的！”奥赛西斯边说边推开加诺，走了出去。

出了帐子的奥赛西斯径直的往绿洲走去，士兵见法老走了过来，纷纷的退了下去。

站在绿洲里，看着水面上月亮的倒影，奥赛西斯想到了第一次看到桑洛时的情景。长长的头发在身后披散着，如精灵在水中嬉戏。

“你终于没有让我失望呀，虽然我还不确定那个过程是不是我预料的那样！经过那样的一夜，现在的你已经睡下了吧！”

回到帐子的奥赛西斯立即下令：明日清晨回城！

［无心插柳:第三十二章 现在、未来］

桑洛拿着‘笔’记录着自己在这里每一天所发生的故事，久而久之变成了习惯。早上那惊心动魄的事自然也被写了进去。从没有想过自己会过上这样的生活，总觉得一切都那么的不踏实，心总是七上八下的。

看着窗外夕阳，桔红色渲染着大地，她的眼底仿佛浮现出一幅唯美的画卷。在一匹高大的骆驼上，载着相爱的两个人，不停的朝着夕阳的方向前行着。彼此相依相偎，深情凝视，眼底有着诉不尽的钟情，画面是那么的宁静、那种‘淡淡的’幸福让万物都黯然失色，一切都变得渺小。

桑洛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那浮现在眼前的一幕幕，那也是她心底的渴求吧，不然怎么会如此的清晰？

那个牵手一生、陪她骑骆驼看夕阳、真心珍爱的人真的存在吗？

此时桑洛想到了奥赛西斯。他会是那个人吗？他们之间真的会有未来吗？

不管怎么样，她都要找到回去的路，不管她最后的决定是怎么样！不然终有一天她会因为自己今天的不努力而后悔自责！

……

今早，天蒙蒙亮的时候，桑洛就带了几个侍卫和侍女来到了神庙，继续之前的努力。

再次进入神殿，桑洛的身份却有了很大的不同。真是世事弄人呀！

“见过王妃！”

看着出来迎接自己的祭司，桑洛有些不好意思。

“打扰祭司祈福了！”

“哪里，王妃才是真正的为埃及和阿布辛博的人民带来了平安的人！”这位王妃不费一兵一卒喝退敌军的事，在民间迅速传开，他启有不知之理?

“神佑世人！”桑洛入乡随俗的说了这样一句，结束了之前的话题.

祭司也是聪明人，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同时他对她也有一定的欣赏，能阻止一场大的祸患，、能说出神佑世人这样的话，这个异域女子果然不简单。

殊不知那是桑洛在偷看他的藏书时，最常看到、最容易懂得一句话。

“一直想更了解埃及，更融入埃及的生活，我觉得神殿应该是我了解的第一个地方。所以想寻求您的帮助！”她不是故意要骗人的，罪过呀！

“有什么问题尽管开口！”对于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他怎么好意思拒绝?

“我听过不少关于埃及的传说……”

“……”

“……”

……

费了半天的时间，桑洛好像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没有找到问那柄奇怪镜子的理由，总不能让她直接问吧！有了！

“有一件事已经困扰我好久了！之前我曾听我的爷爷说过一件奇怪的事，说见过一柄在夜晚会发光的镜子，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在黑夜里怎么会有能发光的镜子呢，可惜见识浅薄，所以一直也没有揭开其中之谜。据说神庙事迹历代相传，经历的事情更是不胜枚举，希望祭司能为我解惑！”

“真的？”安斯祭司猛地一愣，难以相信的反问？她所说的镜子和他现在拥有的那柄镜子怎么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莫非……是同一柄？“它还有什么特征吗？”

特征？怪只怪他那天没让她看清楚，所以她说不出别的特征，只能胡说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先人一拿起那镜子，镜子就会发光，而别人拿起则一点反应也没有，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可能是我们家族的人追根究底与别人不一样！”

她都这样说了，就不信他不把那柄宝贝镜子拿出来，哎！她怎么那么聪明呢！

看着桑洛的表情，安斯考虑着要不要把那柄古镜拿出来。如果王妃真的是关键人物，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揭开古镜之谜，避免那一束白光带来的莫名的灾难；如果不是的话，他也等于把神庙的秘密泄漏了出去，这将会是他成为祭司后最大的过错！

看着坐在那一言不发的安斯，桑洛心中忍不住猜测，什么宝贝呀，让她看一眼都这么费劲，难道还怕她抢走不成？虽然安斯面无表情，但桑洛凭直觉还是认为现在的他很挣扎、很痛苦！

算了，不能把他逼得太急，“看来祭司是忙得有点累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打扰了这么久，真是过意不去！”

桑洛说完便站起身，往神庙外走。

“请等一下！”看到桑洛要往外走，安斯默默下了决定。有些事如果不尝试，也许永远没有答案。这次不证实一下，以后再想探究就更难了，毕竟王妃也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总不能大张旗鼓的把真正的原因说出来，那样的话不仅秘密保不住，神庙千百年来的声誉也会扫地！

“我想让王妃看一样东西！不会耽误太长时间，请跟我来！”说完，安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带桑洛来到了2楼的观景台，“请在这里稍等一下！”

看着安斯离开，桑洛笑了，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发展，刚刚她还已经对今天的行动不抱希望，事情竟来了个大逆转。安斯祭司去取那柄镜子了吧！此时她的心跳的很快，不知那镜子会带给她希望还是绝望！

伴随一阵脚步声，桑洛知道安斯回来了。只见他的手上拿着一样用麻布包裹着的东西，没错，那里面一定是那晚她看见的镜子。

将东西放在石桌上，安斯轻巧的取出里面的东西，并将其递给桑洛。

桑洛有些紧张的去接，刚一握住镜子的手柄，数道金色的光就从镜子的边缘发射出来，如果是在晚上，看起来一定更加的耀眼夺目。

这时的桑洛和安斯全都惊呆了。安斯怎么也没有想到真如桑洛之前所说，镜子会出现这样的反应。

而桑洛也同样的被吓住了，自己一时编造的谎言竟成真了，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而下一秒，桑洛的泪水成串的从脸上滑落。她竟在镜子中看到了她的爸爸和妈妈，他们竟那么的消瘦。爸爸的脸上没有了那慈爱的微笑，他们两个人坐在饭桌上一言不发的用餐，而在她平时吃饭的位置上，有一碗米饭和一双筷子。桑洛心疼的看着他们，心里有着止不住的思念，泪水一波又一波的涌了上来。

这时安斯的喊声惊醒了桑洛，镜中的画面像被拔掉电源的电视画面一般，没了影像。无论再怎么看，都无济于事。

“王妃？你没事吧？”看到桑洛泪流满面的样子，安斯真的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原因的他只能干着急。见桑洛心情好像恢复了，连忙问道：“怎么了？”

“看到镜子想到了我那已经去世的爷爷，所以……”桑洛知道自己失态了，用袖子轻轻地擦了擦眼泪，调整了一下情绪。不知道为什么，桑洛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

“我还以为你在镜子里看到什么了！”安斯当时看桑洛一直看向镜子里面，所以心中有些疑问。“那柄镜子根本照不出清晰的画面”

听他说完，桑洛仔细的摸了摸镜面，凹凸不平，照理说这样的镜子就像安斯说的一样，照出的人应该不清晰的，可镜中的自己为什么如此的真切呢？刚刚镜中的画面应该是真实的吧？看安斯的表情，显然他对这镜子也一无所知，看样子，这镜子真的不同一般，现在只能再做打算了！

［无心插柳:第三十三章 黑夜］

由于和祭司聊完后已经太晚了，桑洛索性就留宿在了神庙。以实验为借口硬是把古镜暂时据为己有。随行的侍女都回到了给她们安排的房间里，一时间，屋子里只剩下桑洛一个人。熄掉了烛火，凭借着微弱的月光，桑洛拿出被包裹着的镜子。可眼前的情况再一次震撼住了桑洛，并不是她和祭司认为的那样，边缘放射出的金光在夜晚会更加眩目。反而它是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寂静的黑夜中，收敛了白天的光芒，柔和的七彩光芒沿着镜子的边缘，如流淌般向前不停地推进。

桑洛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一幕幕，知道自己终于找对了方向。这个神奇的镜子应该是带她回家最重要的一环吧！静下心来，她还是会有一丝的害怕，这一件件奇异的事情同时落在了她的身上，如果不是她想回家的意念太强，早被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怪事吓傻了。

桑洛认真的看着镜子的中心，但依然没有她所盼望的画面，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她也什么都没做，却能在它里面看到爸爸妈妈，现在就不可以了呢？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桑洛皱着眉头将镜子翻过来掉过去的看，还是没有发现什么?

既然不是镜子本身的原因，那是不是和时间、空间，或者和人们经常提到的星相有关呢？祭司只把镜子借她一晚，她以后要怎么验证自己的想法呢？真是头痛的问题！

思绪在不停的翻滚，夜晚的时间也在不停的流逝！

桑洛将镜子紧紧的抱在怀中，沉沉的睡去了！梦中的她回到了父母的怀抱，而有一个看不真切的人在远处静静的望着她！

此时桑洛怀中的镜子里出现的画面竟是桑洛梦境中的景象。

转天早上，桑洛被贴身侍女叫醒。可她的脑海里还残留着梦中家人团聚的美好画面，还有那个她无论怎么接近都还是看不清楚的人。

物归原主后，桑洛带着和来时不同的心情返回了埃及王宫。

回到梅亚尼大殿时已经是中午了，简单的吃了些东西后，桑洛就来到了北殿的林子里。她想了想，对于‘镜子现象’的问题她排除了时间和空间，因此只剩下星相了。可她对此一无所知呀。

“王妃，怎么无精打采的？”很少看到王妃这样的表情，好像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没什么，就是有点烦！”烦自己知识太过于贫乏、烦自己当时怎么没有把地理课星相这一点学好！

“听说咱们法老的金字塔建的很顺利呢！”侍女试图找一些有趣的话题。

“金子塔？”对呀！她怎么忘记金字塔了！

埃及的金字塔是多么的有名呀！她记得非常清楚，电视上曾有好几期专门报道埃及金字塔的。上面清楚的提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例如，胡夫王金字塔底部四边几乎是正北、正南、正东、正西，误差少于1度，他们就是以观星来测定方位。利用电脑最终证明公元前2500年前后，大金字塔的四条坑道对准了四颗恒星。而吉萨三大金字塔的排列和猎户座中三粒腰带星的排列有着特殊的关系。利用电脑模拟回到公元前1050年，天上跨越子午线的猎户座三粒腰带星的排列和地上吉萨三大金字塔排列格局是一样，而天上的星河和地上的尼罗河的位置分布也全对称。

这就意味着埃及很早就有非常精通星相的人，只是不知道在比它们还久远的现在有没有人同样精通天文。现在的金字塔应该是阶梯金字塔，它的建造是不是也是按照星相呢？如果是的话，她可要好好的向这位‘监制者’请教了！

“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了，你真是太好了！”桑洛抱住身边那位给她提示的侍女。

打听了一个下午，所有人都告诉她，金字塔的建造问题只有法老自己最清楚，看样子只能等奥赛西斯回来了。不过好在有消息说，他这两天就会回来了，她也只能耐心的等待了！

……

一掌打在石制的桌子上，可以很清楚的听到二者接触的声音，右相坐在位子上怒气冲冲的看看眼前的男子，不似平常镇定，大声的呵斥道：“你是怎么办事的？为什么还没有交手就退兵呢？你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在那种情况下，明知道打不赢还打，只会让无辜的士兵丧命，我认为真的硬碰硬才是愚蠢的！”年轻男子不急不躁，对暴跳如雷的右相有些视若无睹。

“他们又不是你的子民，你直接利用就好了，哪那么多的顾虑？你连试都不试一下就放弃，你又怎么能达成你的愿望？我真的是被你气死了！”本来想从两方面下手的，他知道靠阿布辛博的军队不可能会打败埃及军队，但他让眼前的男子带兵偷袭埃及的都城，这样在他回来后就等于有了和奥赛西斯对阵的筹码了。没想到这一切都成了泡影，毁在一个女人手上，功败垂成！

“我想得到的东西，不希望夹杂太多无辜人的鲜血！”那位王妃的话他知道是说给他听的，而他也后悔因为自己的一己私欲，险些铸成大错！

“愚蠢！你这是要放弃之前的计划吗？那你将什么也得不到！你永远也得不到那个你爱的女人了！”情况大大的脱离了自己的掌握，右相心中充满了愤怒。

“也许那早已不属于我了，只是之前我没有看开！”经过那场没有刀光剑影的战争，他唯一得到的就是真正的觉悟！“如果没有什么事，以后就别来找我了！”说完，年轻男子嗖的一下不见人影了。

这名男子就是之前夜会哈托儿、并在昨天凌晨带领阿布辛博的队伍攻打埃及的人，他也是奥赛西斯名义上的哥哥、卡玛莎王妃的儿子，他就是格尼。

……

睡的正甜的桑洛觉得脸上痒痒的，勉强的睁眼一看。

“哇！什么鬼？”困意立刻全消。

“看见我不说想我，上来就问我是什么鬼，女人，你太过分了吧？”

虽然很害怕，但桑洛还是仔细的看了看‘那个鬼’，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呢！很想奥赛西斯。会是奥赛西斯吗?

“奥赛西斯?”桑洛试着叫了一声！

“哼，不是我还能是谁？哪个不要命的男人敢深更半夜的进你的房间，不要命了？太令我伤心了，你竟认不出我！”前面的语气还凶巴巴的，后面的口气突然变得像深闺怨妇一般。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头发乱糟糟的，满脸又黑又密的胡须将整张脸遮去了大半，衣服也脏兮兮的。“你怎么像是逃难逃回来的呢？你现在这付尊容，使者们认得出来？还真让你进王宫了！”

“我…是因为太思念你，日夜兼程的赶回来的。你这个…没良心的女人，竟如此的取笑我！”

“行了，别再装了，快把自己收拾一下吧，你这哪像一个法老！”

“好吧，你不许睡哦，我还有话要和你说呢！”奥赛西斯似乎在等着桑洛的保证。

“放心吧，就算你不说我也不会睡的，有些事我要你老老实实的解释清楚，否则咱们没完！”如果说刚才的桑洛看起来温柔婉约，那现在的桑洛绝对称的上是横眉怒目。

奥赛西斯看在眼里，假意的打了个寒颤，一转眼不见了。

当他再回来时，整个人清爽了许多，唯一不顺眼的就是那胡子。

“快把胡子弄下去，看着怪别扭的，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桑洛还是比较习惯看到那张英俊帅气的脸。

“你帮我！”奥赛西斯一屁股坐在床边。

“那就别怪我心狠了。”桑洛做出要生拔的举动，吓的奥赛西斯立刻闪躲开来。

“谋害亲夫呀！”跳到远处的奥赛西斯拿着匕首对着器皿中的水面，三两下就‘整理’好了自己那张脸。

“我有正事问你，你要给我老老实实的回答！”桑洛从床上下来，围着奥赛西斯转了两圈，上下打量了一番，最后在他对面停住。

现在要是有测谎机就好了！

“问吧！”奥赛西斯痛快的回答。

［无心插柳:第三十四章 猜测］

“你的兵器库里为什么会有那些东西？”桑洛也不拐弯抹角，上来直指重点。

“都是很平常的东西呀！”奥赛西斯目光有些闪烁。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在说谎！”桑洛知道他在和自己打太极。“那些稀有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那里？那是你要给我看的东西吧。不然你怎么会给我那把钥匙呢？”

奥赛西斯知道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逃不掉的，思量了半天，说道：“我给你一些提示，你来猜，只有一次机会。猜对了，我就把所有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如何？”

看他的表情，桑洛猜到他应该不会痛痛快快的告诉她，既然这样她也不勉强他。

“好吧，我同意，你说吧！”

见桑洛答应了自己的要求奥赛西斯开始了他的提示。

“第一，我有一位很了不起、很伟大的母亲，我所有的知识来源于她，即使她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但她留给我的东西，依然使我受益无穷。第二，我比其他的埃及人多会两种语言，但在母亲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运用过。第三，有一次我即将说出的话本可以告诉你我的事却被你打断了。最后一点，也是我经常挂在嘴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最了解你的人。”

听着他的提示，桑洛有点晕，但她仍然仔细的记下了。

“什么时候想到，什么时候来向我求证，但记住，只有一次机会哦！”

“知道了！”桑洛点点头，而后问道，“听说你们以最快的速度取得了战事的胜利？”

“都是些愚蠢的家伙，让有心之人一挑拨就没有理智。以他们的能力挑战埃及无异于螳臂挡车。”奥赛西斯撇撇嘴。

“你把那个有心人怎么样了？”没有什么风声，所以那个人应该还安然无恙吧。

“挺好的，还是和以前一样。只不过是让他亲眼见识到了我为他布置的两场戏，让他在那捶胸顿足罢了。”

“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亲自出战呢?”明明可以轻松解决的事，为什么要绕这么大的弯子?

“以你的聪明才智我想应该不难想到，不过即使你真的想不到，过一段时间你自然也会知道了。不要着急。”奥赛西斯伸手捋了捋桑洛垂下来的头发。

“你为什么不能有话直说呢！神神秘秘的，我总觉得你一直在设计着什么，好像一直在等着我往里面钻。”桑洛带有疑惑的表情非常明显的摆在脸上，小心谨慎的看着奥赛西斯，希望能看出些端倪。

“那是因为你的心没有完全在我身上，因此我只能用这种方法让我们更近一些，我这样说你明白吗？”奥赛西斯用他独有的低沉嗓音诉说着桑洛的‘罪行’。

桑洛忙不迭的点点头，她最怕情感攻势了，让她总觉得自己对不起他。哎，好好的主动权怎么在瞬间竟交到了他的手里呢?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奥赛西斯忙于处理战后的事宜无暇顾及桑洛，这倒让她得到了充分的自由，宛若奥赛西斯没有回来时一样。

今天她从神庙回来，一进自己的殿阁，就看见奥赛西斯坐在椅子上黑着脸，神色有点不对。

桑洛心里有点发毛，走过去，小心翼翼的问：“谁惹你了？”谁踩到你的尾巴了吗?

奥赛西斯恶狠狠的瞪着桑洛，“连着几天，我都在忙，好不容易抽出时间过来，你竟不在!”

原来是这样呀！“以后我去哪儿，都把你捎上，行了吧？”

桑洛今天心情很好，虽然在神庙中她没有在发现什么线索，但通过这些日子的接触，她倒是与安斯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她信佛，而安斯也能接受外来的事物，所以她经常给安斯讲一些佛家的典故；而她自己本身也对埃及的生死之谜很感兴趣，安斯也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授者，所以他们之间非常的有话题。

从他们无意的谈话中，桑洛还知道了一件事，就是在安斯小的时候，那柄古镜也曾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加上他之前看到的，他一共见过两回。

通过这件事，也让桑洛心里对奥赛西斯提出的问题有了一个朦胧的答案，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答案！会有这样的巧合吗?

“你要是敢骗我，我就找根绳子把你绑在身边，到时候你就真的没有自由了，可别怪我！”奥赛西斯吓唬她。

“知道了！”桑洛像个小媳妇似的低着头装乖。

“本来想带你出去玩的，结果一直在这里傻等着你！只能怪你没有福气了。因为一会儿有事，所以我现在要走了。”虽然出游的计划没有成功，他有些泄气，但来日方长！“对了，明天要早起！”说完就离开了。

她没事起那么早做什么？冷不丁的来这个一句？桑洛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朝他的背影做了个鬼脸。

转天早上睡的正香，桑洛就被一阵嘈杂声弄醒了。她闭着眼睛就是不睁开，头一直往被子里钻。可那恼人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实在是忍受不下去了，桑洛猛地从床上跳下来，因为穿戴不整齐，只能对着门口生气的大喊：“哪个不要命的吵我睡觉？”她昨天想事情想到很晚，因为有心事，躺在床上一点困意也没有，好不容易在不知不觉中睡下了，又有人一大早的扰人清梦！

门外传来两下敲门声，想必是自己的贴身侍女要进来了，桑洛顺了顺气，打开了门。

桑洛接过侍女手上端着的盆，梳洗了一下后开始着装。打从一开始，她就不想别人侍候自己，毕竟长这么大自己动手惯了，而且她也不习惯被人服侍。但没办法，如果侍从没有事做，他们就无法留在宫中了，所以桑洛也只是让她们帮忙打水什么的，力所能及的事还是会自己动手。

“王妃，今天应该穿的郑重却很素雅的衣服！”贴身侍女见桑洛穿了一件带有花样的衣服，忙阻止。

“为什么？”桑洛疑惑的问。

“您刚才没听到鼓声吗？今天是法老王母亲的忌日，每年的今天所有人都要穿着得体的衣服，尽量让整个人素雅一些，甚至不能装扮自己。这是历代的规矩。”

这么重要的日子，奥赛西斯昨天竟然连提都没有提，只是说了一句要她早早起床，真不知他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桑洛拿出了一件全白色的衣裳重新换上，因为不用装扮，桑洛也把自己美美的头发放了下来并梳理通顺，不错，这样省事多了。

这时门外又出传来敲门声，“进来！”

“王妃，王要您到卡布索大殿去！”

“我知道了！”叫她去那里干什么？每次去那里都没有好事！

［无心插柳:第三十五章 审判］

当桑洛来到卡布索大殿的时候，那里只有奥赛西斯和他的几个贴身侍从。从周围的摆设看得出，一会儿还要来不少人呢。

桑洛走上台阶坐在奥赛西斯下面的位子上，“这么个特殊的日子，你在这里摆出这样的架势，意欲何为呢？也不提前知会我一声，让我觉得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的突然。”

“有些事太早让你知道就是使你损失许多的乐趣，我这也是为你着想。”奥赛西斯狡黠一笑。

“那我的措手不及是不是也提供了你不少的乐趣呢？”桑洛眉毛轻挑，反问道。

“我们之间还用计较这些吗？”

“我们有这么好吗?”桑洛白了他一眼。

“你都是我的爱妃了，你说我们能不好吗？”奥斯西斯突然色迷迷的看着桑洛，“今天的你看起来比往日都漂亮呢！”

不想和他再争了，要是谁进来看见他们这样，还以为是在打情骂俏呢。走下台阶，沿着墙壁，桑洛还是第一次这么悠闲而认真的欣赏卡布索大殿的建筑风格呢，说实在的，还真是独具匠心！

不过，大臣和长老们陆陆续续的进来了，桑洛也优雅的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看着旁边的两个空坐，哈托儿和妮菲蒂蒂还没有来，想

到这，桑洛轻轻地笑了。

美人好像永远有晚到的权利。就如同即将开场的宴会中，最后到来的往往更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如果这人能够美的倾人魂魄，就会获得更多的喝彩！

说曹操曹操到，两位大美人毫不相让的同时走了进来、同时行礼、同时落座。

“既然人都到齐了，我们就开始吧！”奥赛西斯看似无意翻了翻桌子上的东西，又开口道：“最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要属与阿布辛博的战争了。试问，为什么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胆敢攻击比它强大的对手呢？”奥赛西斯顿了顿，“原因只有一个，有人在挑拨、有人在叛国。”

听完奥赛西斯这一席话，下面一片哗然。

桑洛看了看他，原来今天是审判大会呀，看来是正面交锋了。

“我在出征前截获了一分密涵，上面清楚的写着此人允诺在战争过程中会将有用的机密泄漏给对方，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特殊的帮助。至于此人想得到的好处，上面却没有提。不过我也并不关心这一点，我想知道的是：他，是谁？因为太过于秘密，我猜这上面的字迹应该也是那人亲自所写，我看着觉得眼熟却想不起来，不妨让大家一起帮忙想想。”奥赛西斯把密涵交给侍从，让他拿给下面的人看。

自古以来埃及是一个非常团结对外国家，通敌叛国可算是最重大的事，自己本国的篡位、夺权，甚至更重要的罪行，都不能和此罪相比。通敌叛国等于是将所有埃及人的性命拿去当作赌注，这也是每一个埃及人所不齿的。倘若查出有人犯此罪行，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有些人看完后气愤的看着罪魁祸首，有的人看完后，那眼神里不仅仅是愤怒，还有失望和自责，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如此相信的人竟然犯下如此重罪，自责竟然看走了眼，愣把鱼目当珍珠。

而这一道道的愤怒、指责、埋怨、失望的眼神全部聚集到了一个人身上，那位就是曾经为埃及立下汗马功劳、勇猛无比的右相大人。

有多少的官文是右相大人经手的、有多少的地方要件是右相大人签署的，他的字迹大家怎么会不认识？

因为那份‘证据’一直没有传到她们手里，所以在场的三位王妃只能根据众人的反应猜测一二。哈托儿和妮菲蒂蒂此时也是非常的紧张，如果她们想要登上王后的宝座，背后的力量自然就不能少。因为王后的选择，不能单单只听取法老王自己的意见，而大臣及长老的支持就是关键所在。现在的她们，生怕问题出在‘自己人’身上。到时候不仅没有帮上她们的忙，再把她们无辜的托下水。这怎么能不令她们担忧呢！

“右相大人认为这是出自何人之手？”奥赛西斯看似语气平稳的询问着他的意见。

“哈哈……”右相大人突然像是疯了一样，大笑不止。

“右相觉得这件事很可笑吗？”奥赛西斯也嘴角上扬，微笑起来，但笑意却没有到达眼中，仔细看就会发现，那眼神如同凝结了万年寒冰。

“你明明知道是我做的，为什么绕这么大的圈子？”右相又恢复了正常，但神情和言语都不再恭敬。

在桑洛看来，他总算停止了那难听的笑声，谁不知道，他现在不适合笑，只适合哭——如果哭有用的话。

“我不没有把你丢进牢里直接处置，反而给你一个为自己申辩的机会不好吗？”奥赛西斯将自己手指上的王权之戒摘下来、带上去，不停的把玩着。

一瞬间，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桑洛还是看到了奥赛西斯脸上那诡异的笑，他是想玩死他吗?在他母亲的忌日里?

然而下面的喊叫声打断了桑洛的思绪。

“你是想让我身败名裂对不对？！你是想让我遭到所有人的唾弃、众叛亲离，对不对？！”右相几近于声嘶力竭的在喊。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有什么好怕的?

此时的右相早已斯文不再、沉稳不再了。

“如果我说是呢！”此刻的奥赛西斯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看上去阴鸷、魔魅，甚至有些狰狞。“每个人都要为他所做过的事情负责，你也不例外。”他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放过他，这么多年的他是怎么过的？那种痛岂是他的死就能够轻易消除的，既然他要名、要利，那就

给他，爬的越高摔得越很，“如果你不曾做过那些事情，我又怎么能让你身败名裂呢？”奥赛西斯低声的笑了笑

而那笑声就像冬日里最刺骨的寒风，吹打着大殿上的每一个人。

奥赛西斯动作从容而优雅的步下台阶，朝右相走来并在他的面前停下。此时奥赛西斯的脸上甚至带有噬血的杀意，如果可能他真的想把他拆了喂狗，但他的声音却依然柔缓，“你早在害死我母亲的时候就该死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因为只有你活着才能真正的赎罪。我做出过承诺，所以我不会因为你这样的人而令自己的手沾满鲜血。”

听到这里，右相知道自己以后会生不如死，索性迅速地向奥赛西斯出手，希望以他为人质寻求一丝生机。

不见奥赛西斯是如何抵御的，只知道下一秒，右相的手就被他握在了拳中。

“当初你就是用这只手害死我母亲的吗？”只听咔嚓一声，伴随着右相的惨叫，一只手就这么被折断了。

“还是这一只？”在大家注意右相那只受伤的手时，右相的另一只手也被奥赛西斯咔嚓一声解决了。

“拉住他，把他的嘴堵上，不许他自尽。”

奥赛西斯吩咐完，两旁的侍卫立刻执行。

就在此时，大殿外传来哭喊声。

“谁在外面？带进来！”说完，奥赛西斯面无表情的回到了属于他的座位上。

只见一个略微上了些年纪的女人哭喊着跑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黑衣男子。而那男子桑洛并不陌生，但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

[无心插柳:第三十六章 真相]

进来的女人看起来有些疯疯癫癫的，看到法老也不行礼，但一看到被侍卫拉住的右相，就哭的一发不可收拾。

“卡玛莎王妃和我亲爱的格尼哥哥近来可好呀？在外面住的还习惯吗？”早在奥赛西斯成为法老的那天，她就被他赶到了王宫外的别馆，没有把她赶到大街上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原来这就是卡玛莎王妃呀，桑洛看着那张风韵犹存的脸，想象着她年轻时的样子，果然有媚人的本钱。

“放了他好吗？”卡玛莎王妃看向奥赛西斯，哀求道。

桑洛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的女人，之前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杀人已是犯了滔天大罪，而作为一代法老的王妃，她竟公然的为自己的情人求情！

“我有什么理由放了他呢？”奥赛西斯冷笑道。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懂得赎罪呢？只想苟且的活着？

“他……”他了半天，卡玛莎也没有说出来，于是她只能用眼神求助自己的儿子。

可格尼虽然看到了母亲求助的眼神，却什么都没有做，一直维持着进来时的动作。

“既然卡玛莎王妃说不出放右相的理由，那我就做出我认为最正确的决定。”奥赛西斯环视两旁的大臣和长老，目光最终定格在右相的身上。

“12年前，右相与卡玛莎王妃为了掩饰她们不容于世的丑事，竟将撞见他们好事的梅亚尼王妃，也就是我的母妃灭口。12年后，右相为了权势、地位，出卖国家、通敌叛国，企图往军中的饮用水中施放迷药以帮助敌方取胜，致埃及士兵、埃及百姓的生死于不顾。因此我将判处他‘噬刑’，以儆效尤！各位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奥塞西斯的眼神如一道道利剑，射向在场的每一位有资格参与此事的人！

看到奥赛西斯如此的给下面的人施压，桑洛不禁想笑，面对气头上的奥赛西斯谁有胆子敢公然挑衅？

而‘噬刑’是什么呢？

那是埃及最古老、最残忍的一种刑法，只有通敌叛国的罪人才会实行如此狠毒的刑罚，几百年来，用的次数不超过两次。

顾名思义，噬就是吃，就是以人血喂食埃及沙漠中一种特有的硬壳虫，而且是以‘最自然’的方法，如同我们所知道的水蛭。但这种刑

罚最可怕的不是在于它的过程，而是在于，执行此刑罚的侍卫会在一定的时间后，将人与虫分离，然后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后，让虫再次与人接触，直到罪人的生命停止为止。

这也是为什么右相听到‘噬刑’后会面如死灰，奥赛西斯一开始就防止右相自尽的原因。

在右相被带下去后，奥赛西斯看了看瘫坐在地上的卡玛莎王妃。

一直没有说话的格尼这时开口了，“我母亲虽然以前比较张扬，但她的胆子小，不可能敢害死王的母亲的，希望看在……，绕她一命！”

虽然格尼没有说明看在什么，但奥赛西斯也能明白。其实从格尼越来越像他父王的相貌上，他已经不怀疑格尼是真正的王室血统了，虽然他恨他的母亲，但也并不想迁怒于他。这也是为什么当年他没有将他们母子赶到大街上的原因。

也许现在的她已经受到很大的惩罚了。

……

沉默了很长时间，奥赛西斯终于开口了，“卡玛莎王妃由格尼王子看守，后半生一步不得离开现居的地方，如果违背，同右相大人一样，实施‘噬刑’。

母亲，我还是没有对卡玛莎下手，这样做是不是你所希望的？我想，以你的善良恐怕连右相都想放过，但如果我不能帮你报仇就枉为人子了，希望您现在能够瞑目、安息了。

格尼单膝给奥赛西斯行礼，以表达他无限的谢意。随后带着他的母亲离开了大殿。

此时的奥赛西斯看了看下边的桑洛。

而桑洛也很有默契的抬头看他，并给了他一个鼓励与支持的笑。

今天王的言行举止给所有人都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冲击，可能是吓坏了，当他们退下去的时候都是静悄悄的。

而哈托儿和妮菲蒂蒂也不敢再造次，也都离开了，异常宽敞的大殿一时间只剩下桑洛和奥赛西斯两个人，连侍从都不见了。

桑洛走到奥赛西斯面前蹲了下来，抬头看着他的眼睛，握住他的手。

“你成功了！今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的为自己活，这一定是你母亲的愿望，明白吗？”

“我知道！”在这种时刻，奥赛西斯心里真的高兴桑洛在他身边，让他达成多年的愿望后，不是一个人独自承受这种心灵上的寂寞。

随后他们就一直这么静静的待着，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不知过了多久，奥赛西斯扶起早已坐在地上的桑洛，拉住她的手，准备往外走。“走！”

“去哪？”这个时候他还有心情出去？

“去了就知道了！”奥赛西斯见桑洛停在那里不动，索性打横抱抱起了桑洛往外走。

突然天旋地转的桑洛大喊：“快停下，我自己走，我会动作很快的行不行？外面很多人，太丢脸了！”

奥赛西斯听了他的话，停住了脚步，妖魅的看着怀里的桑洛，“让我抱着很丢脸吗？”

“没…没有。”看见他那种表情，她还能有什么意见？可虽然不敢再直接抗议，但她还是不放弃，“我…我也是为你好啊，我很重会……”桑洛会不出来了。他那是什么眼神？还有，“轻点，轻点，抱的这么紧我快要断气了。”

“我喜欢这样抱着你，即使以后你会胖的像头小肥猪。”奥赛西斯深情款款的说着自己的心里话。

真的很感动。有的时候，真心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比说一声‘我爱你’更让人甜进心里。奥赛西斯不要对我这么温柔，好不好？你对我的温柔和爱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把我罩在了里面，虽然我千方百计的想要抗拒。这样的你要我如何舍得离开？

“如果你还是不愿意我这样抱着你，那我就把你扛在肩上，你觉得那样会比较好看吗？”

还是这样吧，被人扛着的滋味想必一定不会好受。刚说到他温柔，他就给你霸道起来了。

桑洛静静的呆在奥赛西斯怀里，头靠在他的胸前，听着他那强有力的心跳，突然感觉那么的安全，无论是在情感上或是生活中。这样的一个男人，她应该好好的珍惜的，不然会遭天遣的吧。就像一首歌

里写的，遇到好男人时：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可是她真的有福气接受他的爱而不让他受伤害吗？真的要为那不知道是否会有明天的爱情下如此巨大的赌注吗？

因为自己在想事情，所以直到奥赛西斯停下来，桑洛才发现他们居然站在了骆驼当中。

奥赛西斯轻轻的把桑洛放下。

“选一匹你最喜欢的！”

要送给她吗？好特别的礼物。可对这方面她也不太懂，于是就选了最顺眼的一匹。

奥赛西斯将她扶上去后，自己也坐在了她的后面，“出发！”

原来他是要带她出去玩呀！

此时的他们静静的坐在骆驼上，一起朝着夕阳的方向前行着。

这不正是她曾经幻想过的场景吗！在一匹高大的骆驼上，载着相爱的两个人，不停的朝着夕阳的方向前行，彼此相依相偎。

虽然他们不可能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因为奥赛西斯还有他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而且在这片沙漠上也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因为在距他们很远的地方，法老的侍卫队在保护着他们的安全。

但这样已经足够了！

奥赛西斯怎么会如此的了解她的心声呢？

想是知道他心中的疑问，奥赛西斯开口道：“日记总是忘记收起来！”

桑洛听完他的话，像是一尊石雕，一动也不动了。难道之前那个她认为荒谬的猜测是正确的？怎么会有这种事？

慢慢的转过头，看着身后的他，“奥赛西斯，你……”

[无心插柳:第三十七章 真爱]

“我看得懂你的文字，因为我有一个和你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母亲。”刚开始时奥赛西斯认为没有必要让她知道，而到了后来他就不敢告诉她了，怕她认为他是故意欺骗她的。但共同经历了这么多的事之

后，他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事实的真相，因为他不希望他们之间有一丝的隔阂。

“真的是这样？”原来她的猜测没有错。天啊！“那你的母亲最后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吗？”

“她是一个非常美丽而聪明的女人，但在性格上却非常软弱。她是在我父王出巡时被带回宫的，也曾抗议过，但最终还是认命了。而且最后还有了我，这让她更加的无法离开。根据她的日记内容，我知道后来她也曾想过找到回去的路，带我一起离开。可…可最后她就这么的离开了我。”

“那她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兵器库里会有那些硝、硫、碳的原因了。因为我的母亲她就是研究化学物质的，而且特别是在火药这方面。因为研究试验需要，他们这些研究人员全部来到了一个相对偏远的山里。当时她正在对自己所要进行试验的东西做最后的检查。不知道是他们同来的哪一位伙伴不小心点燃了什么，或是由于他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在母亲身后竟然出现了爆炸，母亲还没有来得及逃脱，连锁反应，她自己研究的东西居然也被点燃，当她再度醒来的时候已经来到了这里，但奇怪的事她全身毫发无伤。兵器库里只有那些最简单的物质，因为空有技术却没有检测、提炼它们的仪器，想要做些更加精细的东西简直是难如登天。所以现在配置出来的火药，在威力上只比你们的祖先当时发明出来的好上一点点而已！我知道你用那些东西喝退了意图进攻的敌人，但我还是奇怪你为什么知道如何配置那些东西呢？并不是每一个未来的人都可以做到吧？”

“原来是这样。你的母亲是因为爆炸来到这里的，而我则是因为飞机失事，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桑洛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随后又回答了奥赛西斯的问题，“因为我是学建筑的。建筑有的时候往往需要爆破，爆破懂吧？只要和建筑贴上一点边的我都想知道，所以在那方面下了一些功夫。但空有理论没有实践。”

“你已经很棒了！”奥赛西斯放开牵引骆驼的绳子，在后面紧紧的抱住桑洛。

可能是因为这件离奇的事桑洛曾这样猜测过，所以很快她就接受了。但她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于是她狠狠的拍了拍自己腰上的大

手。

“阿布辛博攻来的时候，你的大臣们全都不知所措，要是我不懂如何击退敌人该怎么办？我不相信你那算计的脑袋没有想到在你们离开后，或许有人会攻过来。要是我想不出办法怎么办？”

“至少你不会有事。因为影子在你的身边保护你，而且我最好的一支护卫队也在听你调遣。如果你到最后也没法帮我御敌，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影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暗中保护我的？你出征的时候？”影子真的像影子一样，当时的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人在暗处保护她。

“更久之前，在你第一次受伤的时候。不然我怎么可能如此的放任你四处闯祸？”

“我们下去！”桑洛要求道。

“做什么？”虽然嘴里问着，但奥赛西斯还是按她的要求做了。

桑洛冷不防的拉下奥赛西斯的脖子，将一吻印在了奥赛西斯的脸上。而后环住他的腰，把羞红的脸埋在了他的胸前，呢喃着：“谢谢你对我这样好，谢谢你这样爱我！”她都想哭了。

这还是桑洛第一次主动的亲他呢，奥赛西斯此时心里就像是烧开的水，美的冒泡泡。

“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我希望能够得到你对我的感情。永远留在我的身边好吗？”奥赛西斯害怕听到否定的答案。

桑洛将头从他的怀里抬起，有些微红的双眼看着他深邃的眸子，“给我半年的时间寻找回去的路好吗？我知道我很自私，这对你非常残忍，但如果我没有努力过，我会永远愧对生我、养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的。在我生日那天，如果我真的回不去了，我会死心，永远留在你的身边，成为你的妻子，像你爱我一样爱你，不再让自己对你的感情裹足不前。如果可以，我甚至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回到未来，可你是法老，你……”

看着桑洛难过的表情，奥赛西斯更是不忍，他希望她永远都是开心、快乐、无忧的。“我答应你，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如果真要我在你和权势、王位面前进行选择，我还是不会放弃你的！”

奥赛西斯用手抹去桑洛眼角的泪珠，轻轻地吻上她的双唇。

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情人间的亲吻。轻柔如风，吹散所有的暧昧，使一切变得明朗；温润如雨，将感情滴落在心底的每一个角落；缠绵如雷，击中彼此的心房；闪亮如电，照亮未来前行的路。

这一吻更像是一种仪式，一种爱的承诺与证明。

［无心插柳:第三十八章 虚惊一场］

在回去的路上，桑洛的脸一直红红的。远处那么多人都看到了，好丢脸哦。

看着桑洛害羞的样子，奥赛西斯宠溺的笑着。

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我把您的儿媳妇骗到手了，您看到了吗？奥赛西斯希望能够用心声将自己的喜悦传递给自己的母亲。

因为他们的约定，所以现在的桑洛和奥赛西斯只是一对很平凡的情侣，生活上和往日没有不同。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最近奥赛西斯因为金字塔的事一直很忙，而她根据自己和梅亚尼王妃留下的日记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比后，发现这一切和星相没有关系，也就没有再继续考虑这个可能，而用心找寻下一个线索。

因为怕被奥赛西斯禁足，所以昨天已经向他说明了今天要去神庙。

桑洛看得出来，虽然他不愿意她去的，但还是答应了。

来到了神庙，桑洛和安斯继续着他们上次聊的话题，说说笑笑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走的时候桑洛突然察觉到一股阴森森的目光，但当她回头看的时候，却什么也没发现，一切正常，想必她是多心了。

回到王宫后，桑洛抱着奥赛西斯送给她的小狗，欣赏着房间里新摆进来的一些‘古董’，拿起一个薄而大的装饰品看了半天。突然一阵晕炫，为了稳住自己，只能放任装饰品从手上滑落，掉在了地上，摔了个粉碎。当她觉得没有大碍了时，她怕小狗受伤，忙把它抱起来检查。不想却被打在它身上的碎片划伤。

听到屋内动静的侍女跑了进来，一看桑洛的手流血了，“您受伤了，快坐好，我帮您上药！”

“不用了，只是划了个小伤口，就流了一点血，一会儿就没事了。你帮我把这些碎片清理一下吧。”

突然感觉手上痒痒的，一看，原来是那小家伙在舔她的伤口。★注

“谢谢你哦！”桑洛亲了亲它，便将它放在了椅子上。因为有些凉了，所以去拿件衣服。

在里室的桑洛突然听到一声惊恐的叫声，忙跑出来。只看见刚刚打扫的侍女指着椅子上的小狗，睁大眼睛，说不出话。

不明所以的桑洛来到她的位置一看，眼泪涮的流了下来。怎么会这样？桑洛轻轻的抱起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小狗，难以置信的看着从它嘴里冒出来的鲜血，无论她怎么擦，都好像止不住似的。

桑洛抱着它就往外跑，她一定要救它，医者！医者呢?

当她好不容易来到医者那里时，已经晚了。

桑洛就这么抱着它，一直哭，不让任何人把它带走。

听闻消息的奥赛西斯赶过来看到满身是血的桑洛，心脏差点停跳。

“王妃身上流了这么多血，你们在做什么？”此刻的奥赛西斯无法冷静，桑洛现在的样子让他想到了母亲死前的样子。

“王您别着急，那血不是王妃的。”虽然他们都被吓的半死，但还是有人回答了恐慌中的法老。

听言，奥赛西斯冷静了下来，走进一看，原来桑洛的怀里有一只小狗，他送的那只。

一直沉浸在悲伤中的桑洛一看到奥赛西斯，抱着他大哭起来。而当时被吓着的那名侍女，也跟了过来。将刚刚发生的一切报告给了法老。

奥赛西斯听后一惊，对医者吼道：“赶快过来帮王妃检查！”千万不要是他想的那样情况。

哆哆嗦嗦的医者越检查，神情越不对。“王…王…”

“王什么王！快说怎么回事？”

“王妃中毒了！”在王的震怒下，医者不知道这样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把她治好，快！”奥赛西斯感觉到自己在颤抖，真的被她料中了，为什么会这样？他都这么小心了！

“臣的能力有限，王招鲁萨医者来可能会比较有把握。”

“那还不快去叫他！”如果眼神能杀人，这个医者早死了几十次了。

“桑洛，你怎么样了？”奥赛西斯声音很颤，但依旧很温柔的询问着桑洛。

有些泣不成声的桑洛听到奥赛西斯的话，怕他担心，“我很好，没有什么不适！”

怎么会呢？此时的奥赛西斯眉头紧锁。

在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中，大家知道鲁萨医者终于赶来了。

他仔细的检查了一遍后说：“王妃的确是中毒了。”

“那她现在怎么会没事呢？小狗应该是因为接触了她的血液中毒而亡的吧！”

“这是一种及其罕见的药。，生长在沙漠最热的地方，一般人很难得到。只有连续服用7次方可成为致命毒药。但在这过程中人是不会发作的，而7次全部完成后，再经过一天一夜，必死无疑。最可怕的是在中毒的工程中根本不易察觉，看王妃的状况想必已被下了6次，今天能够发现也算是万幸了。”

“这么说她没事了。”奥赛西斯的心总算是跳的正常些了。

“王放心吧，只要在治疗时保证不会被人下第7次药，王妃很快就会痊愈的。”

知道桑洛不会有事，奥赛西斯立即下令，不准任何人将此事泄漏出去，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果然。经过几天的治疗，桑洛身体里的毒被完全去除了。但她总因为小狗的死而自责，整天★注愁眉不展。

奥赛西斯本想再送给她一只小狗。但又怕她‘触物伤情’，只得作罢。

在奥加罗的书房中。

“她为什么中毒，而你却不知道呢？”奥赛西斯询问着影子，不是质问，因为他相信影子的能力。

“确定王妃在王宫里吃的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原因应该是在神庙，因为只有那里我没有跟进去，本以为那里很安全！是我的失误。”影子说出自己的猜测和过错。

“记得一定要查出来！”

“是！”

再次来到神庙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因为奥赛西斯已经把影子的怀疑告诉了桑洛，因为大家都无法猜到原因，所以今天她又来了，只为证实。

“王妃最近没有来，想必很忙？”

“是有一点，不过从您这里了解了不少东西，所以我又来打扰了。”

……

……

在聊天中，桑洛总是能感觉到安斯的真诚，她不相信那件事和他有关。

只见这时桑洛看见了一个一闪而过的人影，想必是他故意让自己发现他的，他找到了下毒人要告诉她吧!

“今天就到这吧，我还有事，哪天再聊！”

“连杯水都没喝，怠慢了，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安斯有些奇怪的说。

桑洛笑了笑。没有就对了，有的话她也不敢喝了。不过听他这话，桑洛更确定与他无关了。

说着桑洛就走了出去。他们在祭司的目送下离开了，又在众人察觉不到的情况下折回了神庙，这时只有桑洛和影子两个人，其他人都被遣回去了，因为这是桑洛要求的。

“我们应该把那人带回去交给法老的，不然他会很生气的。”影子低声道。

“我惹他生气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有事我担着。”桑洛义气的说，“你把那人绑起来放哪儿了？”

因为不想惊动神庙的人，他们只能私下行动了。既然今天她来了，那个想害她的人，自然还是会下毒，所以一进神庙，影子就监视着几个方便下毒的人，果不其然，被他们逮住了。因为不方便带出，就把她关在了连神庙的人也不常去的地方。

“到了。”影子指引她方向。进到里面后，桑洛才看清楚被绑住的人。

“怎么会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就是祭司身边最贴身的侍女缇亚。桑洛实在不明白无仇无怨的，她为什么要加害自己。

“为什么？…因为你不该和安斯祭司那么亲近，他是我的！”缇亚恶狠狠的看着桑洛。

“亲近？我们只是在一起讨论不同的宗教信仰而已，你也听到的不是吗？”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也不行，他的眼里只能看我一个人，而你三番两次的来这里，是你找死！”缇亚神情看起来突然有些恍惚，“当我第一次在祭天台上看到安斯的时候，我就爱上他了，为了能和他更亲近，我毅然决然的来到了神庙，当起了侍女，即使我知道这样做就等于一辈子不能出去，一辈子不能嫁人，但我不会后悔，反而很高兴能一辈子这样陪着他。”忽然她的神情变得狰狞，“都是因为你，让他更注意不到我了！”

突然间，桑洛什么也不想说了。让影子把她交还给祭司，怎么做要他自己看着办。

回程的路上，影子问：“王妃为什么不处置她？”

“她已经为爱疯狂了。从表情和动作看，她为了一段自己构造的虚幻爱情真正的疯了，和一个疯了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她对爱情的追求完全处于幻想，将她自己定位在被害的位置上，对与祭司有接触的人都当成了自己的假想敌。只要她不能再害人，我和这样一个人计较什么呢？算了！”

影子只是在后面认真的保护着她，没有再说话。

回来后的桑洛就挨了奥赛西斯的一顿训，由于她怎么都不还嘴，最后奥赛西斯也只能说说就完了。

★注：（此处没有考虑狂犬病，所以‘忽略不计’）

［无心插柳:第三十九章 奢望？］

时间在桑洛的努力与奥赛西斯的忐忑中又向前推移着。回到未来的事至今也没有一点进展，难道镜子并没有让她回去的力量，能做的只是让她这个有缘人，在它的帮助下看一眼她所希望看到的人吗?

自从桑洛面对两个人的感情后，奥赛西斯对她的好，大家全都看在眼里，现在的哈托儿和妮菲蒂蒂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能认了，生怕哪天桑洛成为了王后，她们会被赶出去。

的确，一段感情牵引着两个人，如果他们彼此相信、相爱，互相依赖，还有谁能够将他们分开呢?

夜晚的星星格外的美丽，奥赛西斯拉着桑洛的手悠闲的在王宫里散步，最后还是来到了北殿后的温泉处。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是在这里。当时你正唱着歌，而那首歌我曾听母亲哼过，你不知道当时的我有多么的惊讶！”

“还说咧，偷窥狂！”

“怎么会？我又不是故意的！你应该说这是上天安排的最美丽的邂逅！”奥赛西斯怎么可能承认自己当时是在偷窥。

懒的和他争论，桑洛坐在温泉边，脱下鞋袜，将脚浸在水里。

见状，奥赛西斯也在她身边坐了下来。“说说你自己怎么样？”

桑洛想了想，“我出生在很平凡的三口之家，有着非常疼爱我的爸爸妈妈，还有一堆的好朋友。没有什么特别伟大的梦想，只希望每天过的开开心心的，爱我和我爱的人都健康、平安。呵呵，一时也想不起什么特别有趣的事，不过本来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我这样的女孩子大街上一抓一大把。如果你能到未来，你就会知道！也许到那时你还会移情别恋呢！”桑洛开玩笑说。

“在你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人应该也是屡见不鲜吧！”

桑洛听出奥赛西斯好像有点生气了，拍了拍他的肩膀，“逗你的，不会真的生气吧。”

看着美丽的月亮，桑洛有些感触的说：“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能被替代的，不能被替代的只是一段感情。的确是这样吧！只要亲情、友情、爱情真实的存在，又怎么会被替代呢！”

桑洛从口袋里拿出一枚戒指套在奥赛西斯的小拇指上，刚刚好，“这枚戒指叫做生命之恋，是我在‘未来’旅游时买的，我非常喜欢，它象征着对爱的表白，对爱的珍藏。送给你！”

“母亲的日记曾提到戒指，她说相爱的人都会把戒指当作信物送给对方。”奥赛西斯把自己另一只手上的尾戒摘了下来，戴在了桑洛的食指上。

虽然他没有再说什么，但行动代表了一切，桑洛想摘下戒指，却被奥赛西斯拦住了。

“这是代表王权的戒指呀，你怎么可以给我呢？”在她手上的这枚戒指意义重大，就像中国古代皇帝的玉玺。

“值得！”奥赛西斯嘴里只吐出了两个字，但对桑洛来说却胜过万语千言。

“好了好了，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我们干什么弄得像是生离死别一样。”奥赛西斯用脚打着水花，抗议！

“是呀！明天就是新的一天了！”

第二天一早，桑洛在奥赛西斯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时空穿越的那个海边。因为太过匆忙，所以桑洛没有时间去看尼卡大叔一家。

同样的心情，却因为有奥赛西斯的陪伴，让桑洛心里多了一丝安慰。对着那片茫茫大海，桑洛在心底默默的与父母交流着。

爸爸，妈妈，难道我注定要留在这里了？我曾经从镜子里看到了你们，真的好心疼，请你们为了我好好的保重自己。你们看到我身边的那个人了吗？我们彼此相爱，有不离不弃的约定，你们放心吧，虽然我不能回去了，但我希望你们能知道我在这里是幸福的、快乐的，请你们放心吧。

希望我所说的话，能够通过意念传达给你们！哪怕是梦境也好！

桑洛转过头，笑着拉起了奥赛西斯的手，在海边坐了下来。相依相偎，看着海的波涛，享受着那种属于大海的宁静。

奥赛西斯突然听到一些声响，回头一看。

“王，侍卫长说有一件很紧急的事要马上和您报告。”奥加罗大殿的内侍女拉亚在他们身后回报。

“我一会就回来！”和桑洛说了一声，奥赛西斯起身离开。

走了两步，因为没有听到拉亚一同走来的脚步声，奥赛西斯回头一看。

只见拉亚手中突然多了一把锋利的匕首，眼见就要向桑洛刺去。奥赛西斯连忙回去，及时的攻击只得迫使拉亚停止之前的企图，而拉亚适当的躲闪，竟将桑洛夹在了两个人的中间。突然间拉亚像是有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明知道这样下去一旦刺伤了桑洛她也逃不开奥赛西斯的攻击，她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将匕首刺向了桑洛。

不会武功的桑洛根本逃不开那致命的一击，只能认命。

这时离的较远奥赛西斯无奈之下，只得猛地扑上去，尽量避免要害的替桑洛挡下了这一刀，但这一刀还是刺在了他的心脏附近。受了伤的奥赛西斯用他最后一点力量迅速的抢过拉亚的匕首，并朝她心脏射去。下一秒，拉亚倒了下去。

虽然没有射准，但从她流血的速度看，奥赛西斯知道她不能再伤害桑洛了，于是再也支持不住倒下了。

［无心插柳:第四十章 命运的玩笑］

看到奥赛西斯受着伤与拉亚打斗，桑洛真恨自己，为什么帮不上忙还要奥赛西斯代她受苦？看到奥赛西斯胸前涌出的鲜血，桑洛多么希望能够为他流。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短短的几秒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拉亚为什么要杀她？

看到奥赛西斯突然倒在了沙滩上，桑洛跑过去抱住了他。

“奥赛西斯…告诉……告诉我你没事，好不好？”看到他胸口涌出的鲜血，桑洛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用手捂住他的伤口，想阻止鲜血流出，可大量的血还是从桑洛的指缝中冒了出来，看到侍卫队已赶过来，桑洛轻轻的放下奥赛西斯，在他耳边低声道，“等我！”

来到拉亚的面前，桑洛痛苦的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为什么？”

撑着快要不行了的身子，拉亚脸色苍白的讥笑道：“为什么？因为他让我的父亲如此痛苦的死去，我要报仇，我要让你在他面前死去。因为如果你死了，那比让他死还难受。不过看现在这种状况，他也快死了，你们是救不活他的，我也算是报仇了，哈哈……”

“你父亲是谁？”

“右相！”

“他活该！”那么之前她受伤也是拉亚所为了，一切的疑惑都解开了。

“右相他是自作孽，你竟为他而伤害了奥赛西斯，你也该死！”桑洛大声的喊了出来。说完，桑洛将拉亚的胸前的那把匕首向里狠狠的推进，又以最快的速度拔了出来。只听一声惨叫，拉亚顿时就断了气。

桑洛看着两旁的侍卫，知道奥赛西斯没有让侍卫移动他，她爬回他的身边，轻轻的将他扶起。

奥赛西斯在她胸前断断续续的说：“还记得你问我为什么要你独自一个人面对战争吗？那是因为我的私心，我希望通过你的智慧，让长老们心服口服。呵呵，我是不是很坏呀？我想要你成为我的王后，一直都想。当初说要让你帮我复仇，也不过是想让你来到我的身边。我真的爱你，我的小精灵，虽然我从来没有这样叫过你，因为我只想自己珍藏在心底，甚至都舍不得与你分享，我还真是一个小气的人呢！”

“别说了，奥赛西斯，求求你，求求你别说了，好好休息一下好吗？”桑洛看着怀里的奥赛西斯心里有种撕裂般的疼痛，心在滴血！

“如果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半年前答应你给你时间，但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还坏心的希望你找不到方法，也许真的是我太坏了，报应竟然这么快就来了！”奥赛西斯突然咳嗽了一声，嘴角冒出一丝鲜红。

桑洛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心痛的要死，看到从他的嘴角不断流出鲜血，她的心像是硬生生的被挖了一块。桑洛满脸是泪的亲吻着奥赛西斯冒着冷汗的脸颊，泪水、血水、汗水早已融到了一起。

桑洛右手摸了摸身边的匕首，微笑着对奥赛西斯说，“我一直抗拒着你给我的爱，但最后它还是在我不经意的时候深入到了我的骨髓。我虽然不好意思承认，但我爱你的心不会比你少。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我不要你再孤单一个人，我也不允许你留下我一个人在这本不属于我的世界，知道吗？”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实现刚刚对你们的承诺了，对不起！

只见桑洛一只手紧紧的抱着奥赛西斯，另一只手拿着匕首以最快的速度刺向自己的腹部，快的让身边的侍卫和奥赛西斯无法阻止。

但就在刀尖接触到桑洛的时候，一个异常刺眼的白色光球将桑洛与奥赛西斯围了起来。

这一刻桑洛突然变得异常清醒。老天你终于睁开眼睛了吗？桑洛双手死命的抱住奥赛西斯的腰，如果…如果他们能够回到未来，也许奥赛西斯就不会…不会……，这会是奇迹吗？

下一秒，白色光球像是炸开了般，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侍从们紧闭着双眼，当他们再度睁开时，沙滩上只有拉亚的尸体，而他们的法老和王妃早已不见踪影。

后记

在一个多月前我还在写前言，而历时不到两个月的今天我就开始写后记了。就像我对朋友说过的一样，《古埃及之恋》并不是我用心写出来的东西，因为它不够精细。但它却是我用梦铸造出来的，就这样完结了，说真的，还真有些舍不得呢！

每一个女孩脑海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美丽而浪漫的梦，而我只是幸运的把它写了出来。

在开始下笔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不要太流于俗套。而我也尽量这样做了，只是不知道在朋友们看来是否做到了。而且我并不想写一个超厉害的女主，因为我已经把她幻想成了普普通通的、在应试教育下的女孩子，而她做得有些事更像是歪打正着。

上篇之所以叫做“无心插柳”，是因为本来想写下篇“柳成阴”的。但因为最近有事，实在有些力不从心，感觉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其实我可以把文章暂停，等以后有时间再继续。但总觉得那样太对不

起一些一直等着我更新的朋友了，那种滋味，我体会的次数很少，但我尝过——不好受。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文章的收尾显得有些跳跃。大的方向我都已经交待清楚了，一些小人物小细节就照顾不到了。如果可以，以后我会填充和修改的。

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如果是悲剧会更感人”，的确是这样。可我总觉得现实中的爱情没有想象的完美，甚至非常平淡无味，说得再严重点，有很多结了婚的人之间好像也不曾拥有真正的爱情。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有怎样的爱情，但现在至少希望幻想的爱情能够圆满。

之前没有看过《天是红河岸》、《尼罗河女儿》，怕受影响，等忙完了，我也要仔细阅读一下。不过我最喜欢的关于“穿越”、“埃及”的故事要数陈争的《妖野埃及王》了，不论它的历史背景是否正确，我还是很喜欢。而喜欢平平淡淡却很感人的故事的朋友不妨看看于佳的《光影传说》。

居然不知不觉中写了10万多字，发现自己也挺厉害的嘛。但这短短的后记，却让我写了又改，改了又写，越来越不像后记了。想说的话很多，却总觉得千头万绪，不知道怎样表达。

我想，看后记的朋友可能不会太多，不罗嗦了，最后一句：衷心希望所有的朋友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浪漫爱情与幸福！好运！

［正文:第1章］

“这是谁家的闺女啊！”

“真是伤风败俗啊！”

“就是，就是！”

“……”

司徒翊儿一脸郁闷，周围的行人一身古装，古意怏然，活生生从电视跳到了现实，这些人还不时议论纷纷，在讲我吗？怪哉……

司徒翊儿看看自己，桃红色短袖T恤，绿色及膝蓬蓬裙，搭配一条银色腰链，桃红色和绿色相间的街头帽，桃红的绑带子凉鞋，背个登山包，充满帅气、活力。应该算很不错的搭配，可也没必要这么被指指点点啊，活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呵呵……我知道我很靓拉，回头率百分百，可也不必这么夸张吧？”她还处于自我陶醉中，为别人的怪异眼神找最合适的解释。

“不错的建筑，好象哪个影视城？”边逛边做评价。

“这是在拍的哪出戏啊，摄制组、导演呢？”司徒翊儿东张西望起来。

“这位大叔，请问这里是什么影视城啊？”司徒翊儿拉住一个古装打扮的中年男子。

“可怜的姑娘啊，连身好衣服都没有，唉……”中年男子摇了摇头，同情的目光像看到了乞丐，不，正确的说，看到乞丐，他可能还会见怪不怪，他实在没见过哪家的姑娘会作此打扮，上上下下，没见到一件蔽体的衣裳，“影视城没听过这个地名。”

“那请问这里是哪里啊？”司徒翊儿一脸急切的看着他。

“我们这里是长安城啊。”因为同情，讲话也热心了起来，耐着性子解释道。

“呵呵都什么年代了啊，还叫长安城？”司徒翊儿一副嗤之以鼻的样子，真佩服这些人，大概是演戏演习惯了，连戏里的地名都冒出来了。

“我们现在是贞观之治啊。”

贞观之治，长安城？呵呵……

“呵呵，大叔真爱说笑。”司徒翊儿突然觉得很好笑。“姑娘是外乡来的吧？”中年人一副很能理解的样子。

“怎么可能啊？”司徒翊儿还沉静在自己的思绪中，贞观之治，长安城？真是希奇。

“唉……又是个傻姑娘啊，看看长的挺俊俏的，可惜是个傻子。”中年男子唉声叹气的走开了，独留司徒翊儿一个人傻愣愣的站在那里。

司徒翊儿拿出手机看看，怎么一格信号都没有啊，手机坏了吗？敲了敲，应该不会啊，她没把手机摔着，也没泡水，不会坏的，莫这里信号也太差了吧，什么穷乡僻壤啊，算了，找找这个地方有没有出口，抬头望望，整条街几乎望不到

边际，有哪个影视城规模会如此之大，就一条街道会花如此大血本？莫非这里真是长安，而且真到唐朝也不是没可能的啊，尤其是很多事情连科学也解释不了的啊！老天爷，你也太眷顾我了吧。登山跑到唐朝来，这种亿分之一的几率居然被我碰上。

“小女子平身没做过偷鸡摸狗、杀人放火、坑门拐道的勾当啊，最多上课逃课，抄抄作业，虐待什么啊猫啊狗拉，上网骗骗纯情小男生而已……你也不用这么惩罚我吧。”

司徒翊儿的眼睛焦灼痛苦地打量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古街小巷，心里一阵惊慌失措，小贩的吆喝声，行人匆匆的脚步声，混成一片。

“多么好看的包子啊？多么诱人的颜色啊？”看着冒热气白嫩嫩的包子，从来没发现包子原来也这么好吃，真忍不住想尝一口啊，软呼呼的皮，香喷喷的馅，滑滋滋的汤水，真是引人遐想啊。

“好饿啊？早知道这样就多带点吃的出来。”司徒翊儿站在包子铺前，垂涎欲滴，一支手指忘忽所以的放在嘴里吮吸了起来。

“去去……不要挡着我做生意。”小贩一脸厌恶的看着她，简直当她是瘟疫。可怜的司徒翊儿刹那间感觉世界都遗弃了她，真像当场被雷劈中了似的。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我不能这么坐以待毙，我要自救。”司徒翊儿心五味陈杂不是滋味，回头望望远处的还在冒烟的包子，心痛啊！“对了，古代应该有当铺的。”司徒翊儿眼睛一亮，兴奋的跳了起来，往来的行人蔑视的看了看她，远远的避开她。

“通宝当铺。”呵呵！就是这里了，看在门口高挂的匾额，司徒翊儿没多想兴冲冲的跑了进去。

“老板，请问这个怎么当啊？”她拿着一条白金项链殷切的问道。

当铺老板上下打量了一番，比了比手势“二两银子。”

“二两？？屁啊？老板你杀猪啊。本小姐可是花了两千都才买的24K白金也。”

老板听的一头雾水，只听懂了这位顾客应该是不满意他开的价格，他摸了摸手链一脸惋惜地道：“唉，做工不错，瞧这纹路，瞧这细节，可惜啊，这材料好象没见过，不是银，不是金。”说着，摸了摸嘴角的胡须，等着对方的答复，精明的双眼还不舌的停着项链上。

“老板，这你就不懂了，这叫白金，这可是比黄金还贵重的东西啊！”看着老板，就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她司徒翊儿可不笨，二两银子就想打发我啊，没门。不想想她司徒翊儿是谁啊，她可是砍价高手。

“而且做工绝对一流啊。”司徒翊儿还不望添油加醋。

看老板好象有点心动了，司徒翊儿继续展开她的三寸不烂之舌，“要不这样，老板，你看我，连身好的衣服都没有啊，你就好心点，给我十两银子吧，包准你不吃亏，等我有钱了，我双倍来赎回，这样你也不吃亏。”

“好吧，这是银子，你拿好。”

就这样，司徒翊儿揣着十两银子走出了当铺，高兴的就差没抱住当铺老板痛哭。

司徒翊儿决定合理利用这十两银子，她买了两个包子先填满肚皮，从来没觉得原来包子也可以这么好吃，饱餐一顿后，买了一套翠绿的衣裳换上，绑了个马尾，全然一个清秀佳人，邻家女孩般亲切。

［正文:第2章］

“就剩五两银子了，该想点办法，这样下去我会饿死异乡的。”司徒翊儿意兴阑珊的走在大街上。

“去大户人家当丫鬟吗？好象不适合我也，开店吗？没资本，卖技求生吗？大学读的是艺术……难道堂堂二十世纪的大学生连找个工作都那么难？车到山前必有路，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前面好多人啊，过去看看。”

闻香阁门口，打扮的花枝招展的老鸨扭腰摆臀，不停的招揽顾客，脸上的粉跟刷墙壁一样，一身艳红的衣服格外刺眼，宾客来往络绎不绝。

“哈，没想到让我见到了古代的妓院，真不枉此生啊。”看着那艳红的门面，鲜艳的服装，拥挤的人，司徒翊儿顿感来劲，像寒冷的冬天喝了一杯热开水般，心灵都被滋润了，异常激动啊。

“嘿，有了。”司徒翊儿灵机一动。

“这位姐姐，你们这里还要人吗？”

老鸨一看，好一个唇红齿白，灵活惠黠的丫头，“这是哪来的俏丫头啊，多么水灵啊！瞧着小脸蛋，都能掐出水来呢！”

“呵呵，你们这还要人吗？”司徒翊儿张着小脸问道。

“想进我们妓院？”老鸨插腰看着她。

“恩，恩”司徒翊儿使劲的点了点头，一脸崇拜的盯着老鸨看，真不愧是老鸨，不愧是风尘场上打滚的人啊，看人的眼也锐利的不得了，还没说完，就知道我的意图了。

“恩，恩”司徒翊儿使劲的点了点头，一脸崇拜的盯着老鸨看，真不愧是老鸨，不愧是风尘场上打滚的人啊，看人的眼也锐利的不得了，还没说完，就知道我的意图了。

“我会的可多了。”

“会弹琴奏乐吗？”

“不会。”司徒翊儿头摇的跟拨浪鼓一样，心想，钢琴我也就只会七个音符，古代又没钢琴，音盲的可悲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读小学时，司徒翊儿的妈妈想把她培养成淑女，所以帮她报了钢琴补习班，为了逃避钢琴课，她整整装了半个月的病，后来学钢琴就不了了之了。）

“会吟诗做画吗？”

“也不会。”

“那下棋呢？总会吧？”

“更不会？”

“琴棋书画都不会，那你来干什么啊？你以为现在妓院那么好进啊，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老鸨显然生气了，也没耐心了，拉着一张脸,血盆大口也扭曲了，对着司徒翊儿大吼，唾沫四溅。

“姐姐啊，你们花魁个个长的真是沉鱼落燕，闭月羞花啊！”司徒翊儿不紧不慢的开口道。

“那当然，不是我吹的，我风二娘开的妓院那可是京城数一数二的，一说闻香阁，京城的公子哥，达官显贵，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一说到自己的妓院，老鸨就来劲了，心情被司徒翊儿的话捧到了天上。

“那你想不想你的花魁更美啊？”司徒翊儿很热络的搭着老鸨的肩问道。

“那当然，谁闲钱烫手啊？”

“呵呵，所以说啊？妹妹我啊。虽然琴棋书画无一精通，可是我会的别人绝对不会啊。”司徒翊儿晃了晃手指，“而且还能帮你赚大把大把的银子。”

“不用卖关子了，你到底会什么啊？”

“嘿嘿，俗话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姐姐闻香阁里的花魁个个貌若天仙，才华横溢，但如果在稍微修饰一下，那企不是更……”

“你的意思……”老鸨显然被司徒翊儿说的心动了。

“妹妹我在设计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就是不知道姐姐敢不敢要我啊。”

“那就先让你试试看吧，不行，就给我立刻卷铺盖走人，如果真有两把刷子，那就继续留下来。”

就这样，司徒翊儿期待的妓院身涯开始了，原来古代的妓女真不是盖的，琴棋书画让司徒翊儿佩服的不得了，而且花魁个个风姿绰越，唇若红樱，不画而黛，真可谓是美人如玉，别说男人会心动，连司徒翊儿也忍不住口水直流。

第一天，熟悉环境，司徒翊儿嘴巴天生像抹了蜜糖，姐姐长姐姐短，叫的个个花魁眉开眼笑，没多久，就跟众人打成一片。

第二天，亲自为花魁门量尺寸，花魁个个前凸后翘，让司徒翊儿好生羡慕了一番。

第三天，着手设计，画彩稿，还好司徒翊儿随身带了很多彩铅跟素描本，要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毛笔对于一个21世纪的新新人类来说，太陌生了一点，真有点辜负了几千年前的先人。如果古人地下有知，说不定真的会从坟墓里跳出来掐死她。司徒翊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足不出户忙了起来。

第四天，找材料，司徒翊儿从京城几个有名的布庄收集材料，因为老鸨的不信任，资金困难啊，能省则省。

第五天，打版，对于彩稿一直是司徒翊儿的强项，至于打版吗？只好硬着头皮来了。

第六天，开工了，司徒翊儿把现代技术跟古代工艺相结合，吸取一些古人的经验，找了几名绣工马不停蹄的做了起来，累的七荤八素终于完成了。想不到古代人的手工缝制要可以跟现代的机器蓖美了。

熬了几天，终于到了关键时刻了，登台亮相，虽然司徒翊儿一向对自己的设计自信，可是在古代，不同于现代人欣赏眼光，要赢得顾客的喜欢，她着实费了一翻脑筋。好在结果还算不错，衣服的独特配上花魁们的身段，吸引了不少顾客，甚至有的喝花酒的客商还看上了衣服的款式，想来跟老鸨挖墙角，这样一来，老鸨简直把司徒翊儿当成了活招牌，对她可是百依百顺。司徒翊儿在妓院的生活更是如鱼得水，好不惬意啊。

［正文:第3章］

展府张灯节彩，热闹非凡，到处一片喜气洋洋，宾客接踵而来，屋内欢歌笑语，展府为了庆祝展家老爷大寿，大摆宴席。特邀请了京城的名门望族，达官显宦。连闻像阁的花魁也不例外，白蕊郁，能歌善舞，人如其名，艳冠群芳，出淤泥而不染，自然在受邀之列。司徒翊儿很好奇展府的门庭显赫，特央求白蕊郁带她一同前往，司徒翊儿作为白蕊郁的丫头进了展府。

司徒翊儿以前去过杭州的郭庄，胡雪岩故居，觉得那里的古建筑庄重而不失优雅。可如今展府一比也为之逊色，可谓，小巫见大巫，展府亭台楼阁，雕梁画栋，精雕细刻。展府老爷亲自降贵纡尊招待宾客，可见来的多是一些地位显赫之人，宾客带金佩紫，互相打躬作揖。

司徒翊儿由丫鬟口中得知，展府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富甲一方，展老爷娶了五房姨太太，而且有心想纳白蕊郁为妾，展府四个公子，三个小姐，因为基因优良，公子和小姐们个个遗传了几个夫人的优点，因此小姐如花似玉，公子们也生的俊逸非凡。

屋内金石丝竹，声声缭绕，暮色降临。司徒翊儿绕过走廊，走在展府院子里，丹楹刻桷，假山，花园，池塘……不免感叹展府之华丽。

“前面好象有声音，过去看看。”司徒翊儿一向好奇心旺盛。

假山后，一男一女，女的倚靠在男的身上，一副小鸟伊人的样子，男的很高大，只看到背影，感觉画面挺暧昧的。

挑起来司徒翊儿的好奇心，她蹑手蹑脚的躲在假山后面，努力想看清楚两人的面容。

“跑到这种黑忽忽的地方干吗啊？不会是偷情吧？嘿……”司徒翊儿暗忖。

“驭及，其实我还是爱你的。”女的柔柔的开口了。

起鸡皮疙瘩，司徒翊儿翻了个白眼。

男的不吭声，他一把推开了女的。

“驭及，为什么？”女的玄然欲泣，摇摇欲坠的样子惹人怜。

真是不懂怜香夕玉啊，司徒翊儿身体都挂到了假山上，伸着脖子，拉长耳朵。俗话说，好奇心杀死足以杀死一只猫，就在她不亦乐乎的时候，突然脚底一滑，“完了。”

“谁？”男的开口了，声音很富有磁性。

司徒翊儿一慌张，从假山上跳了下来，没细想，撒腿就跑。抓住就完了，叫你不要听你偏要听，这下好了，还是快跑吧！感觉后面有鬼魅在追她似的，连体育课也没见她跑的这么起劲，跑了很久，累了，停了下来，看看没人追来，“还好，抓住不就死了啊。”她气喘吁吁的拍了拍胸脯。

正在她庆幸时，“妈啊！”一个转身，吓的她跌坐到了地上，一个男人居高临下的看着她，身形若鬼魅般，应该就是刚刚在假山后的男人，他的姿态带点挑衅、傲慢、轻蔑的意味，阴鸷冷芒盯的司徒翊儿直发毛。

不会要斩草除根吧！我的妈呀，看那样子，这家伙绝非泛泛之辈，司徒翊儿开始替自己担心了。

小女子能曲能伸，她连忙摆出一副很卑微的样子，“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司徒翊儿嗫嚅的开了开口，她偷偷瞄了描男人的脸，五官很正，一脸邪媚的看着她，吓的她大气也不敢喘。

“你不是府里的丫鬟。”男人眉头皱了皱。

他的看了看司徒翊儿，沉思了片刻，人影‘嗖’的就不见了。司徒翊儿好半晌才缓过神来，战战兢兢逃回酒席。%%%%%%%%%%%%%%%%%%%%%%%%%%%%%%%%%%%%%%%%%%%

一大清早，司徒翊儿神清气爽起了个正早，把昨天的事情一轱辘抛到了脑后，老鸨希望她这几天多赶制点衣服，所以她今天特地跑到街上去买点布料，顺便偷空逛一下街，这几天太忙了，她还没真正逛一下长安街。

长安街好不繁华啊，大街小巷，来往人群川流不息，妇女们荆钗布裙，别有一翻风味。街上古玩店，酒搂，小吃店应有尽有。

“对了，去把那条项链赎回来。”

司徒翊儿在街上绕了几圈，老马识途般来到了当铺，虽然这里的街都差不多，可这个当铺她可是印象深刻，“老板，我来赎回前几天当的那条项链。”一走进当铺，司徒翊儿毫不客气的扯开喉咙喊道。

当铺老板看到司徒翊儿来了，愣了一下，忙热情的迎接，又是倒茶又是搬凳子的。

“老板不用忙了，这是二十两。”司徒翊儿也不考虑待遇的区别了，她现在最想把项链赎回来。

“这位姑娘，真是实在对不起啊。”老板搓着手，佝着背，面有难色的盯着她。

“莫非项链被人买走了。”

“不瞒姑娘，那条项链被风翼山庄的大小姐买走了啊，她出了五百两，我不是因为她出的钱多才卖给她的，我们做这行的讲究一个信字，可是那风翼山庄，唉……”

“风翼山庄很厉害吗？”

“在长安城那是人人皆知啊，大有来头啊，在江湖，在朝廷，都有一方势力啊，小店也实在不敢得罪啊。”

“可是我不是说过会来赎回项链的吗？”

“唉——这为姑娘，小店做的都是小本生意，哪敢得罪风翼山庄的人啊，更何况是风翼山庄的大小姐呢？”

“既然这样那算了。”司徒翊儿也不想太为难老板，生意难做的道理她也懂。

“这是银票，项链本是姑娘的，所以这银票理当给姑娘你。”老板回头进去拿出几张银票递到司徒翊儿面前。

既然老板都这么说了，司徒翊儿也不推脱。拿着银票出了当铺。虽说这条项链挺普通的，但那是自己从现代带过来的，而且戴了这么久习惯了，少了那滋味还真说不出，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拿回去啊！不过她没想到的是这条项链还挺值钱的，为她发了一笔小财，

“风翼山庄？”

“我得想办法把项链拿回来。”司徒翊儿在心里暗暗发誓。

［正文:第4章］

“客官里边请。”

“这边请。”闻香阁里老鸨腰身摇曳，一脸献媚招呼客人。

“哟，是翊儿回来了。”老鸨一看司徒翊儿回来了，连忙过来招呼，“小绿，快来帮小姐的东西搬进去吗。”

“帮我把这些东西搬到我房间去。”司徒翊儿指着几包东西对着小绿说道，这些可都是她今天一整天的收获啊。

“姐姐，我先回房忙去了。”司徒翊儿跟老鸨打了个招呼，提着刚买的东西就回房去了。

从司徒翊儿进门的那一刻，楼上的雅座，一个颀长身影一直注视着她。只见他跟自己身旁的随从附耳低言了几句。挥挥手，手下下去了。

过了一会儿，随从带着老鸨上来了。“展公子有什么吩咐啊？”此人正是展府大少爷，展驭及，老鸨笑眯眯的哈腰问道。

“把刚才进来的小姐叫来。”

“刚才哪个小姐啊？”刚才进来的人也太多了，老鸨一下子也想不起来。

“绿衣服的姑娘。”

“展公子说的是翊儿吗？”老鸨愣了一下，忙慌乱的解释道，“翊儿是不接客的。”

展驭及阴郁的扫视了一眼老鸨，吓的老鸨噤若寒蝉。

“还不下去吗？”森冷的语气不容质疑。

“是是，我这就去，我这就去。”老鸨慌张的退了下去。

%%%%%%%%%%%%%%%%%%%%%%%%%%%%%%%%%%%%%%%%%

“叩叩”老鸨敲了敲门，“翊儿，我进来了。”

“恩。”

老鸨推门走了进去，只见司徒翊儿在桌前埋头涂涂画画，桌上一片狼籍，床上、地上全铺满了纸、布料，五花八门的颜色。

“翊儿，有位客官想见你。”

“谁啊。”司徒翊儿头也没抬，继续自管自的。

“展公子。”

“不认识。”司徒翊儿想也没想，回答的很干脆。

“人家指名要你去。”

“哦，我不认识什么展公子。”

“先跟我出去见了再说吧！”

“不去。”继续做着手中的事情。

老鸨急的在屋子里团团转，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一下子拿不定主意了，可是一想到妓院往后的生计，软磨兼施了。

全了老半天之后，“不去。”司徒翊儿还是很决绝的说道“啊哟，我的姑奶奶，人家一定要你去啊。”老鸨着急的直拍大腿。

“不去不行吗？”司徒翊儿这才抬起头来，疑惑的看了看老鸨。

“不行，展公子我们可得罪不起啊！此人脾气一向阴晴不定。而且妓院往后的生计可就全在你一念之间啊！”

“好吧，去见见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妈的，居然拽成这样。”司徒翊儿这才放下手中的事情，恨恨不平的跟老鸨出去了。

**§§§§§§§§§§§§§§§§§§§§§§§§§§**

“展公子，人给你带到了,那我先下去了。”

天啊，这人好眼熟啊，风流倜傥，一席墨绿的衣裳，狭长的单凤眼，娇艳的嘴唇，尖细的脸蛋，又是一个祸水啊！他是谁？司徒翊儿心中有N个问号。他看自己的眼神带着轻佻。好熟悉的眼神。司徒翊儿回想了片刻，是他，昨天在展府假山旁见到的那个男的。完了，他该不会来报复我吧。谁怕谁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本小姐我还怕你一个作古的人不成。

“不知道展公子找小女子什么事，展公子应该知道，小女子是不接客的。”

展驭及逗趣道，“哦——我有叫你接客吗？”

“啊。”司徒翊儿小脸胀的通红。

展驭及好笑的看了看她，“能为我弹奏一曲吗？”

“不会，小女子才疏学浅。公子还是叫别人吧。”司徒翊儿偏着头一副不想看他的样子。

“听说最近闻香阁来了个奇女子，既不会琴棋，也不会书画，却精通设计服饰，就连京城的达官贵人也想挖角。”

“公子见笑了，这种缝缝补补的事情有什么稀奇啊！”妈妈的，明明知道我不会弹琴居然存心让本小姐出丑，真有你的！臭男人，算你狠，居然跟本小姐玩阴的。

“不知道翊儿姑娘能帮本公子设计一套吗？”

哼，叫本小姐名字叫的那么亲热干吗啊，我跟你很熟吗？还叫我帮你设计，存心捉弄我啊。司徒翊儿一张藏不住心事的脸早把她的内心出卖了。

“谁不知道展府是京城的大户人家啊，像我们这种小人物，实难登大雅之堂啊！”

“呵呵，真是个牙尖嘴利的丫头,不过我喜欢。”展驭及环在胸前的手指，点了点下巴说道。

“哼，我管你喜不喜欢啊，你是不是为了昨天晚上的事情啊！你想怎么样？”司徒翊儿也沉不住气了。直接把话给挑明了讲。

“哈哈……”展驭及笑的很狂妄，司徒翊儿气的咬牙切齿，一副想把他生吞活剥的样子，紧握着的手真恨不得撕烂他的脸。

“笑死活该。”“小女子还有事，请恕我先告退。”

“哈哈……”独留一室展驭及放肆的笑。

自那天之后，展驭及成了闻香阁的常客，开始几天，司徒翊儿看他来了，能躲就躲，找各种理由推脱，尽量敷衍他，活像看到蟑螂一样，时间一久，司徒翊儿也拿他没辙，他可能是司徒翊儿见过的最恶心男人排行榜之首，越相处久，发现他其实也不坏，而且对那天晚上的事情决口不提，司徒翊儿正扒不得呢。不过这家伙老是用怪怪的眼神瞅着她，活像猎人见到了可口的猎物，看的她心里直发毛。

［正文:第5章］

“翊儿，展公子邀你去逛街。”老鸨站在楼梯口，撕破喉咙喊，好象就怕别人不知道。

“哦。”司徒翊儿一脸兴致缺缺的样子。长安街我又不是没逛过，干吗拉我去啊，谁知道安着什么心。去就去，我到想看这家伙搞什么名堂。

长安街头，一个娇憨可爱的少女，凝睇眼眸，嘴角像月牙似的微微翘着，淡黄的裙子绣着独特的花纹，腰间的蓝色锻带打了个结，挂了个铃铛，还不时发出叮叮当当清脆的响声。和她并间走的男子，面如冠玉，挺拔修长的身材，不时迎来无数少女芳心暗许，两人正是展驭及和司徒翊儿，他们说说笑笑，展驭及眼神一直追逐着这某俏丽的身影，神经大条的司徒翊儿一下子看看这，一下子摸摸那，哪还管旁边站的是谁啊。不过恐怕长安城里又要蜚短流长了，他们所经之处，人们议论纷纷，谁都在猜测到底是哪家千金能让展大公子降贵纡尊。司徒翊儿也似乎注意到了，她不免咕哝抱怨，“真是些食古不化之人。”

“喂——姓展的，你好象整天很闲的样子，该不会你家——。”司徒翊儿语气中充满着幸灾乐祸。

“放心，展府的生意如日中天呢！”展驭及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他企会不知道这女人脑袋瓜在想什么。

“哦——”

“女人的报复心不小的啊？”司徒翊儿叹了口气，街上那一道道杀人的目光，真扎人啊！不是说古代的女子很矜持的吗？眼见为实，她们个个那爱慕的眼光表现的也太突兀了。

“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展驭及俯下身在她耳旁轻声一诉。“叫你保护，算了吧！”司徒翊儿毫不留痕的避开两人的距离，悻悻的摇了摇头，心里嘀咕，还不是你这家伙招惹的啊，偏要找我来逛街，不就是想说自己魅力大吗？现在还靠那么近干吗啊？

“哈哈……”展驭及放肆的笑开了，他就是喜欢她这种直说的性格，心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完全没有平常女子娇柔造作的一面。

街上的女子全都一副捧心状，痴迷的看着他。

刺眼，司徒翊儿看着这些人，有着深深的无力感。

弥月布庄门口，“你去茶馆坐一下，我去买点东西。”司徒翊儿对着身旁的展驭及说道，她早就想找个借口打发掉他了，只是一直苦无推脱之词。

“我陪你进去好了。”展驭及说的很体贴，摆明了跟到底的样子。

“那好吧！”看怄不过他，也只好答应，就当没他的存在好了。

“司徒小姐，我们又新进了一批货，你随便看看。”布庄伙计招呼着司徒翊儿，显然她是这里的常客。

司徒翊儿边走边研究布的花色，精心挑选着，忽然，她眼睛一亮，好特别的花色啊，瞧这颜色，很适合自己的新构思。情不自禁的伸手过去，正在她拿布的同时，有只葱般玉手也伸过来拿，两只手同时拽住了布料。。

“是我先看到的。”司徒翊儿理直气壮的抢先说。

“明明是我先拿到的啊。”对方也不甘示弱。

好一个绝色女子，不画而黛的眉毛，浓密卷翘的睫毛，杏眸含媚，唇若红樱，玲珑的身段。

“放手，是我看到在先。”

“谁先拿到归谁啊。”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你才不讲理啊。”

“是我的。”

“明明是我的。”

一匹布被两人撕拉着，谁也不让谁。

一匹布被两人撕拉着，谁也不让谁。

展驭及在旁边看看，也不吭声，一双深沉的眼眸让人猜不透心里在想什么。伙计们在旁边傻愣了眼，也不知道该怎么阻止，帮这个也不是，帮那个也不是，为难啊！谁叫她们都是自己店里的金客呢?

“你这女人怎么这么赖皮啊？”

“你这女人怎么那么刁蛮啊？”

“你快放手拉，是我的。”

“该放手的是你，明明是我看到先。”

两人互相争执着，誓不罢休。

“你这死三八。”

“你这臭八婆。”

“……”

气氛凝滞，就在众人猜测两个女的会不会大打出手，展驭及也正想上前阻止时。

“哈哈……”两女子居然都笑了。

“有个性，我喜欢。”

“你这朋友我交定了。”

“妹妹怎么称呼。”

“风莪芮。”

“姐姐呢？”

“司徒翊儿。”

两个臭味相投的女子，互相介绍，双方都觉得相见恨晚，一副英雄惜英雄的感觉，站在那里自顾自的聊了起来，旁边的人都看傻了眼，谁都不知道这到底唱的是哪出，狐疑的瞅着她们。展驭及也愣了一下，他着实没想过会是这样的结果啊

司徒翊儿这才得知，原来风莪芮竟是风翼山庄的大小姐，也就是买她项链之人，不过现在问她项链的事情好象太唐突了，毕竟才刚认识啊。怪不得呢，她原先还纳闷这人怎么眼光跟她一样，正所谓物以类聚，连喜欢东西的品位也相同。

“翊儿姐姐，这男的长的不错，可惜太好看了点。”风莪芮瞄了瞄展驭及，附耳低言。

“呵呵，是啊，标准的花蝴蝶。”司徒翊儿非常赞同地颔首。

展驭及被两个女人看的心里发麻。

“翊儿姐姐住哪啊？”

“闻香阁？”

“嘿嘿，好玩的地方，今天带妹妹去见识见识怎么样？”风莪芮拿手肘推了推司徒翊儿。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司徒翊儿很爽快的答应了。

“好。”

“小姐，被庄主知道，又要挨骂了。”风莪芮旁边的丫鬟抗议了。

“没事的拉，我怎么会让他知道呢？这么好玩的地方不去会遗憾的。”

“可是……”丫鬟支吾着。

“给你两个选择，要吗跟本小姐一起去，要吗你自己先回家，二选一。”风莪芮毫不理会丫鬟的抗议声，无考虑余地的说道，最好不要跟上来，让本小姐玩个痛快。

“好吧！小姐。”这就是做人丫鬟的难处啊，主子的就是天，主子的话不得不听。

“展驭及你有事先闪吧！”司徒翊儿瞄了他一眼。

“那我告辞了。”展驭及看看两个疯狂的女人，也不好意思再凑热闹了。

算你识相，司徒翊儿勾起唇。

［正文:第6章］

“翊儿姐姐，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切，怎么可能。”

∞∞∞∞∞∞∞∞∞∞∞∞∞∞∞∞∞∞∞∞∞∞∞∞∞∞∞∞∞∞∞∞∞∞∞∞∞∞∞∞

“哇，全都是美人啊！瞧这个，快瞧那个。”风莪芮两眼发直，手不停的指指这个，又望望那个，又一个司徒翊儿的翻版啊。

“哟！这是哪来的丫头啊，长的挺标致的啊？”老鸨两眼一亮。

“这位美女姐姐，你们这里还要人吗？”风莪芮吐出了令人乍舌的话。

好熟的台词啊，昏，世界上居然有人跟我司徒翊儿一样，这真的是风翼山庄的大小姐吗？司徒翊儿直翻白眼，她拍了拍额头，我的老天啊，居然让我碰到这么个怪人，堂堂风大小姐想进妓院，被世人知道，那不是要吓到吐血。

老鸨像被雷劈到一样，惊讶的愣住了，人人都想进妓院，这是什么世道啊？而且眼前这个女子，一看就是出身大户人家，衣着不绯，气质不凡，“一定是我听错了。”老鸨喃喃自语。

“这位姐姐怎么了，难道小妹我不够美吗？而且琴棋书画我样样精通。”

“呃……”老鸨一脸僵硬。

“哈哈……”司徒翊儿看了看老鸨的表情，一阵狂笑，“天啊，真是个活宝。”

“莪芮妹妹，我先带你四处逛逛吧。”司徒翊儿没办法，只好解救老鸨于水深火热之中。

“好啊好啊！”

老鸨擦了擦额头的汗，“真是怪事！”

“翊儿姐姐，你们这里的花魁个个风情万种，好羡慕啊。”

“呵呵……”

“她们的服饰好好看啊！好特别啊，这种做工我以前从没见过也。”

“呵，想要吗？姐姐我帮你做套。”

“真的吗？难道这些都是出自姐姐之手，好厉害啊。”风莪芮一脸膜拜的看着司徒翊儿，仿佛她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女神。

“小姐，我们回去吧？等一下庄主回来看见小姐又出去了，会大发雷霆的。”丫鬟很是焦急。

“才刚来，急什么啊？”

“咦，这不是风翼山庄的大小姐吗？”来人气宇轩昂，一身白衫，翩然尔雅。

“哟，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欧阳少爷也有留连烟花之地的嗜好啊！”

气氛凝滞，如果眼光能杀人，这位欧阳少爷早以被风莪芮的眼神射地千仓百孔了。

“哈哈，我以为只有男人逛妓院，没想到风大小姐也有此种癖好啊！真叫人汗颜啊。”欧阳少爷摇了摇头。

“谁规定只有男人才能来妓院啊？哼。”风莪芮气的咬牙切齿。

“不过风大小姐是该学学这些花魁了，你看她们个个柔情似水。”

“你！”风莪芮一时语塞。“本少爷还没见过女人逛妓院的，你是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哈哈……”

风莪芮两眼冒火，额头青筋直冒，司徒翊儿一看气氛不对，连忙上前劝说，“好女不跟恶男斗，我们走。”

“哼！”司徒翊儿拖着风莪芮离开了硝烟战场。

§§§§§§§§§§§§§§§§§§§§§§§§§§§§

“真是气死我了。”风莪芮一屁股坐到了凳子上，拿起一杯酒就灌，她大小姐哪受过这种窝囊气啊，想来就心里不爽。

“刚才那人是谁啊？他叫欧阳宇，是我哥的朋友，此人一向和我过不去。”

“来，不要为这种小人生气，不值得。”司徒翊儿也拿起酒杯就喝。

两人在厢房里喝起酒来，一下子就把不愉快的事情抛之脑后了，天南地北的聊了起来。原来风翼山庄在京城有多家酒楼，玉器店，钱庄……，风莪芮的父母丢下子女去游山玩水了，现在当家的就是风莪芮的大哥——风拓亦，风拓亦是长安城的传奇人物，才25岁却能支撑起山庄的庞大家业，不到两年，就拓展到了周边各省，在江湖上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风拓亦对妹妹宠爱有加，养成了风莪芮这种不羁的个性。

夕阳西下，暮色渐渐降临，“小姐，天快黑了，庄主要回来了，再迟了，回去小姐又要被禁足了。”只见丫鬟焦急的跟热锅上的蚂蚁。

“知道了拉，就走就走。”风莪芮一脸不耐烦。“翊儿姐姐，我走了，你要来找我玩啊。”

“好的。”

风莪芮这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了。

［正文:第7章］

美人卷珠帘，深坐蹙蛾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李白：怨情

一个弱柳扶风美艳少妇靠在贵妃椅上，“这几天怎么都没看到大少爷啊？”对身边的丫鬟问道。

“听说大少爷天天往闻香阁跑，好象是跟一女子走的特别近。”

“闻香阁吗？”

“是的，夫人，听说这女子很奇特？”

“怎么个奇特法？”美艳少妇一脸诧异。

“据闻此女子擅长设计服饰，连京城的很多大老板都想挖她过去，前几天大少爷还跟此女子去逛长安街，如今外面是传的沸沸洋洋。”

“有这等事？”少妇皱了皱眉头，脸色发白，她的手用力的抓着椅子扶手。

“有传闻还说少爷很迷恋此女子。”

“不会的，不会的，我相信驭及是爱我的。这种烟花女子，驭及只是玩玩而已，男人吗，都是这样的。”少妇一阵心慌。

“你先下去吧，继续留意大少爷。”

“是，夫人，那奴婢告退了。”

“如果不是当年你迟迟不肯娶我，我也不会为了赌气嫁给你父亲。”少妇表情一脸哀怨。

♀♀♀♀♀♀♀♀♀♀♀♀♀♀♀♀♀♀♀♀♀♀♀♀♀♀♀♀闻香阁——

“哈，终于完工了。”司徒翊儿一脸雀跃。

“嘿嘿，真有大师风范啊！”

“小姐真厉害啊。”丫鬟看的两眼熠熠生辉。

“那是当然拉，谁叫本小姐天赋异秉呢？”司徒翊儿臭屁及了，她爱抚的摸了摸手上的衣服，“真是杰作啊，等一下给莪芮妹妹送去，顺便去风翼山庄玩几天。”

这是一件紫色的衫子，衣摆和袖摆都是粉色的荷叶滚边，口子上还镶嵌了银色的丝带，腰间也配了相同颜色的丝带，裙子的下摆刚好盖住脚，后摆很长，拖到地上，衣服的花色很特别，还在领口绣上抽象图案的花卉，布料正是那天在布庄两人撕来抢去的那一匹。

※※※※※※※※※※※※※※※※※※※※※※※※※※※

风翼山庄山庄坐落的地理环境十分优越，背靠广阔的草原，远看风景秀丽，雄伟壮光。

“好无聊啊——”

“唉——”风莪芮叹气连连。

“啊哟，我的大小姐，你今天已经叹了几十次气了。”丫鬟一脸抱怨。

“可是我很无聊啊，大哥也真是的，居然不准人家出去，不是要活活闷死我啊。”

“庄主也是为小姐好啊。”

“好个屁，都是那该死的死三八——欧阳宇那混蛋，居然告诉大哥我去妓院，本小姐跟他的梁子结大了。”“欧阳宇，我跟你没完。”

“禀告大小姐，外面有位小姐求见，她说她叫司徒翊儿。”

“快请快请。”风莪芮高兴的从凳子上跳了下来。

“翊儿姐姐，你可来了。”

“我无聊，来你山庄小住几天。”

“好啊，那不是有人陪我玩了。”

“这是给你的。”司徒翊儿把手上的东西递给了风莪芮。

风莪芮两眼发光，“哇，天啊！不可思议啊。”“好漂亮啊！”

“呵呵。”

风莪芮拿这衣服在身上比了比，很是满意，司徒翊儿一脸欣赏的看着她，发现她很适合这套衣服，衣服的风格配上她的俏丽，恰到好处。

“翊儿姐姐，既然来了就要住上个十天半个月，如果住上个一年半载那就更好了。”

“哈，一年半载就不必了，几天就可以了，那展驭及天天来闻香阁烦都烦死了，发现他越看越像苍蝇。”

“翊儿姐姐，人家展公子好歹是京城数一数二的美男也，标准的黄金单身汉啊！”

“呵呵，敬谢不呜，我还不想这么早死啊，你不想想，我走在街上，那些女人的眼神有多恐怖，简直就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了，而且他又不喜欢我，我可不想死的这么不明不白。”

“哈哈。”风莪芮这才发现自己崇拜的司徒翊儿居然是个感情白痴。

“翊儿姐姐，我带你参观一下山庄。”

“恩。”

＄＄＄＄＄＄＄＄＄＄＄＄＄＄＄＄＄＄＄＄＄

风翼山庄真不是普通的大啊，比起展府的华丽，这里更加雄伟，宽敞，大厅有高大的柱子支撑着，气势压人，墙上的书画尽显主人品位。穿过走廊，花园中姹紫嫣红，香气袭人。山庄有百来间房子，除去几间主人住的，其他都是宾客和下人住的。主人住的房间都自成院落。

走廊的南边是风拓亦住的炎亦阁，它的隔壁是一间书房。

北面是风莪芮住的襄芮阁。

东边是他们父母住的，北边是一间客房，如今就是给司徒翊儿住的。这间房子一直空着，都没有人住过，司徒翊儿很是喜欢，里面的摆设很协调，墙上挂了几幅字画，虽然司徒翊儿对这种古代字画了解不多，但看画功，绝对出自名家之手，价值不菲。房间摆了个屏风，古代仕女的图案，屏风后面应该是沐浴用的。房间内桌子、柜子一应俱全，特别是那张雕花的床，司徒翊儿煞是喜欢，有种想搬走的冲动。

来山庄一两天了，也没见到风莪芮那传奇大哥，风莪芮自从那次妓院事件后，就被她大哥禁足了，她也只敢偷偷出个房门，偶尔陪司徒翊儿逛一下，司徒翊儿在山庄的小日子也过的挺惬意的，庄里的人知道她是大小姐的客人，个个对她敬畏有加，必恭必敬。山庄太大，她一下子也逛不完，不过她最喜欢去后面的草原上溜达了。

“空气真舒服啊，呵呵”站着草原上，司徒翊儿顿感心旷神怡。碧绿的草地，蔚蓝的天空，蓝的没一丝杂色，对于大都市女孩来说，这是何等的稀奇啊。

“如果有带相机来就好了。”

“完了，此情次景，有股想画画的冲动。”可是司徒翊儿来的时候只带一盒彩铅和一本素描本，这几天为了画时装画，彩铅用掉了大半，真有点舍不得了，可是又好想把这种景色表达出来。

“有了。”她兴致冲冲跑回山庄，找了个老师傅，要求老师傅帮她做支毛笔，不过这可不是古代的毛笔，是她自己根据现代画西画用的笔想出来的，她让师傅把毛笔的头做成宽宽扁扁的，上面的毛找来比较硬一点的动物毛，剪齐，包上铁皮，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这样的笔吗？老师傅一脸纳闷的看着她。

司徒翊儿又去向风莪芮要了一些颜料，和一些厚纸，拿这这些工具开始了她的创作。

美景勾起司徒翊儿浓重的绘画欲望，没多久，完工了，也画累了，好困啊，她伸了伸腰，躺在柔软的草地上打起盹来，万籁俱寂，风吹着脸有股凉丝丝的感觉。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8章］

忙了几天，暂把庄里繁忙的事物挪了挪，风拓亦一脸疲惫，这几天杭州钱庄出了一点小问题，他马不停蹄的赶过去，才知道因为手下的疏忽造成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好在及时补救，问题不大。这几年父母不在，庄里的大小事物，生意，全都由他全权负责，再加上自己对妹妹宠爱过头，她老是给他惹不必要的麻烦，害他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不知不觉，他来到了草原上，这里算是他的私人空间了，一有空，他就会来这里散散心，舒解一下疲惫的身心。颀长身影立在草原上，冷漠淡然的注视着前方，一切景象尽收眼底，远处好象有人，脸色倏然一变，他眯了眯眼，庄里没人会来这里的，那会是谁！

他跨步走了过去，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一个娇憨可爱的女子，蜷着身子躺在草地上，睡的正香，几缕不安分的头发吹落在脸上，浓密的睫毛微翘，嘴角微微扬着，一席鹅黄的裙子衬着苹果搬红艳艳的脸蛋，俏皮的另人移不开眼睛。脸上不小心弄到了什么颜料，感觉像个调皮的精灵！她是谁呢，从没见过，忽然有一种期待她睁开眼睛的感觉，他看了看旁边，一幅画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伸手拿了起来，灵动的色彩，奇怪的画法，刹那间让他惊呃住了。充满生命力的草原，纯净的天空，入木三分，她画的吗？她是怎么样办到的？风拓亦眼中充满

激赏，他从没见过这样的画，不似水墨画的古朴，淡雅，只见跳跃的颜色，鲜艳的另人诧异，他捡起地上那支用的像扫帚一样的笔,陷入了沉思。

草拂着司徒翊儿的脸，好痒，她伸手抓了抓脸，真是讨厌，不时传来她的咕哝抱怨，她继续睡，风拓亦好笑的看了看他，真是个毫不矫饰的女子。不对，迷迷蒙蒙司徒翊儿感觉上面一道黑影，勉强掀了掀眼皮。

好高大的身影啊，好有压迫感，阳光从后面照过来，只看到一片黑影。司徒翊儿秀眉微蹙，她从草地上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

清冷深邃的眼神，不句言笑的嘴，性感的嘴唇抿着，慑人霸气的威仪，冷漠淡然的神情，挺拔有劲的身材，一身藏青色的长衫，系着带子的长发在风中舞动。真是暴殄天物啊，站在他旁边都觉得凛若冰霜，仿佛周围的事物都臣服在他的脚下，司徒翊儿傻傻的盯着风拓亦。

风拓亦刹时陷进了司徒翊儿一汪乌黑的深瞳，两人对望了许久。

司徒翊儿开口打破了僵局，“我没见过你也，你是风翼山庄的客人吗？”

风拓亦没吭声。

“我也是，我叫司徒翊儿。”司徒翊儿自顾自的说了起来，暗自猜想，他可能不爱说话。

见他手上抓着自己的画，一脸的深沉淡漠，“那个是我画的，你喜欢就送你好了。”

“恩。”

总算开口了，真是惜字如金啊。

“这里很美，对不对？”司徒翊儿望了望远处的美景有感而发。

他颔了颔首。一脸漠然的看着远处。

好有个性哦！不过好象拽了一点，司徒翊儿继续自顾自说，风拓亦还是不吭声，让人猜测不到他的心思，没办法，风拓亦对待女人就是这样，最起码他没把眼前这个聒躁的女人一把扔出去，不过他被司徒翊儿声音蛊惑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风拓亦。”

低沉的声音，像暖风拂过。名字听起来挺耳熟的，好象在哪听过，司徒翊儿对于不在意的人事、物，从来不会都去关心，她搜肠刮肚，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风拓亦这个名字。

“咦，你居然开口说话也？”司徒翊儿一脸惊讶的看着他。

风拓亦还是维持一惯的冷漠，淡然。司徒翊儿真怀疑是不是天塌下来，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风拓亦乌黑深邃的眼睛复杂的看了一眼司徒翊儿，眼神中流露出怪异的光芒，然后转身就走。

“唉，唉，你怎么就走了啊！”风拓亦还是置若罔闻，头也不回，留下司徒翊儿一个人傻掉了，处在半浑半噩中，风拓亦，他是谁啊。

“天啊！他是莪芮的大哥！我狂晕了。”司徒翊儿一阵扼腕。

［正文:第9章］

自从那天之后，司徒翊儿就没看到风拓亦了。天天跟风莪芮腻在一起，才发现她原来是个才女，古筝弹的很好，可谓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悦耳动听，虽然自己听不太懂，但也能感受其中的意境，跟她一比，觉得自己望尘莫及，好不懊恼。

生存法则一，为了长远打算，她决定跟风莪芮学琴，开始她想的挺美的:自己穿着白纱，体态优雅，修长的手指拂着琴弦，感觉挺像小龙女。可是结果一般都是比较伤人的，虽然没到鸡飞狗跳的程度，但却惊的庄里仆人的小孩啼哭不停，搞的全庄上下都拿怪异的眼神看着她，害她再也不敢强奸他们的耳朵了。

生存法则二，她决定学习写毛笔字，到时候随便卖幅字画也不会把自己饿死，而且一想到握笔挥毫，就很有大师风范，不禁心痒痒的。

一大清早，她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闭门不出，想她司徒翊儿做什么事情都是五分钟热度，很少会认真去做某样事情，如果被她老妈看到她现在这样埋头苦练，一高兴真会跑去给祖宗十八代烧香磕头。

“嘿嘿……”从书房传出的一阵阵诡异的笑，使得路过门口的仆人个个毛骨悚然。

“其实我还是很有天赋的。”

“旷世之作啊。”

“我得意的笑，我得意的笑……”面对着自己的“杰作”，司徒翊儿十分得意。

龙飞凤舞的“杰作”，也只有她自己看的懂，地上、桌上，到处是司徒翊儿所谓的“杰作”，衣服上脸上全是墨汁，她也不搭理，照样挥汗如雨。

“呼……呼……”传来一阵鼾声，对司徒翊儿来说，只要是累了，她哪里都能睡。趴着，躺着，靠着，不管多么“恶劣”的条件，她照样睡。

※※※※※※※※※※※※※※※※※※※※※※※※※“吱嘎”风拓亦推开了书房的门。

“亦，你家是不是遭劫了啊？”欧阳宇纳闷的看着他。简直就是台风过境。

一地的狼籍，地上，桌子上，椅子上，连墙壁上也粘着纸，对着满室的混乱，风拓亦眉宇紧颦，脸变得很凝重。

“又有人要遭殃了。”欧阳宇简直不敢想象拉。

风拓亦扫视了屋子，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皱着的眉头舒展了开，深邃的眸中闪动着让人不解的情绪。欧阳宇张着嘴巴，一副天要塌下来的表情，这是风拓

亦吗？风拓亦居然没把这个罪魁祸首扔出去！而且这个罪魁祸首居然还是个女人，不可思议，莫非天要下红雨。

风拓亦走到睡的正鼾的司徒翊儿旁边，低头凝视那张纯真的睡脸，沉思了片刻，冰冻的唇边划开一末弧度。他弯腰轻轻抱起她往隔壁走去，走到自己房间，轻柔的把司徒翊儿放到床上，生怕吵到她，仿佛抱着易碎品。尾随而至的欧阳宇吃惊到嘴巴都可以吞个蛋了。

这是风大庄主吗？平日里不苟言笑，永远一副别人欠他几百万的表情，对待朋友也是态度冷淡，对待敌人更是毫不留情，在商场上是另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

“我们去书房商议吧？”风拓亦走了出去，欧阳宇像被混凝土浇注的木桩一样，直挺挺的立那里。

~~~~~~~~~~~~~~~~~~~~~~~~~~~~~~~~~~

傍晚时分，司徒翊儿伸了伸懒腰，从床上爬了下来，迷迷糊糊的，这是哪里啊？粗旷的床，粗旷的桌椅，素色的被子，这不是我房间啊。“呵呵！我肯定还没睡醒。”她又躺了回去，倏的，她坐了起来，“天啊，我不会是得梦游症了吧？”

她连忙跳了下来，“男人的房间，天啊！我居然睡到男人的房间啊。”

“完了，完了。”她慌的团团转。

“我的一世英明啊！”

看室内不俗的摆设，她吓到了，“我该不会跑到风拓亦房间睡了吧。”

“这么乌龙的事情也被我碰上，天啊！”

“对了，快闪，等一下被撞到多尴尬啊。”她打算逃离案发现场。

司徒翊儿前脚刚踏出房门。“翊儿小姐，小姐和庄主叫你去前厅用餐。”丫鬟笑眯眯的对她说。

“啊——”司徒翊儿霎时觉得天崩地裂，脑袋嗡嗡直叫。

［正文:第10章］

没办法，她只有硬着头皮走到了前厅，风拓亦，风莪芮，还有欧阳宇都坐在那里等她。天啊，尴尬的气氛另她脚都提不动了。司徒翊儿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坐下去的，脑袋一片空白。六只眼睛齐刷刷的盯着她，她有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感觉。

“翊儿姐姐，吃这个。”风莪芮不停的为她夹菜，司徒翊儿埋头苦吃，风拓亦一声不吭，还是那副冷漠幽深的表情，害她坐立如针，有如锋芒在刺。

“这是我的。”

“我的。”

“你这女人怎么这样的？”欧阳宇抗议声连连。
~~~~~~~~~~~~~~~~~~~~~~~~~~~~~~~~~~

“不爽啊，不爽来扁我啊！”风莪芮一副你能拿我怎么样的表情给欧阳宇看。

只要是欧阳宇要夹的菜，风莪芮就去抢，摆明了跟他过不去，看着这对冤家，司徒翊儿哭笑不得。风拓亦还是没吭声，淡漠的动着筷子。

司徒翊儿不时偷瞄风拓亦那张冰冻脸，难道他知道我睡在他房间。应该不会吧，可是那丫鬟怎么来他房间叫我吃饭啊，他肯定知道。好丢脸啊，老天啊！让我死掉算了，司徒翊儿的脸青一阵白一阵，食不知遂。

“翊儿姐姐，你刚才去哪里了？”风莪芮天真的问，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简直是当头棒下。

司徒翊儿吱吱呜呜的回了句，“睡着了。”

欧阳宇一阵闷笑，使得司徒翊儿更尴尬拉，真希望挖个地洞往下钻。为什么每次睡着了都碰到风拓亦，丢脸丢到家了。

随便扒了几口，“我吃完了，先下去了，大家慢用。”司徒翊儿落荒而逃。

※※※※※※※※※※※※※※※※※※※※※※※※※※※※※

“一个扒拉，两个扒拉，三个扒拉……”司徒翊儿躺在床上不停的数着扒拉，（注：扒拉=香蕉）数到眼抽筋，可还是毫无睡意，唉，看来今天白天是睡太多了。原来当猪也挺难的啊。

翻来覆去，坐了起来，去找点吃的吧。外面黑忽忽的，司徒翊儿天不怕地不怕，不过晚上夜深人静时，她还是挺怕那诡异异、阴森森的气氛。

“古代好象那种东西比较多？”血口大盆，穿着白纱，四处飘动，想想她就觉得浑身不对劲。

四周一片寂静，银月馨柔，夜空中星星稀稀疏疏的，树影婆娑，走廊在灯笼的光线下，显的格外有韵味，庄里还是有丫鬟偶尔四处走动，司徒翊儿纳闷，大户人家的丫鬟都不睡觉吗?

“走的累死了，没事搞那么大，害人家去厨房都要七绕八绕的。”司徒翊儿抱怨声不断，拐了几个弯。

“这里的糕点真不是一般的好吃啊。”她捧着一个盘子跨了出来，嘴里塞满了东西。自从来到古代，本以为为了生存四处拼搏，人会瘦，没想到体重急剧上升，还好拉，天生丽质！就是脸看起来稍微圆了点。虽说要吃东西可以叫丫鬟拿一下，想想半夜吃东西再劳师动众就不好意思了，想她司徒翊儿天生善良，实在不好意思奴役丫鬟。

“呜。”一边走一边吃被糕点给噎到了，不过真正的罪魁祸首恐怕是站在亭子里的那个人。

“神经啊，半夜不睡觉，跑来这里吓人。”

“还好我心脏承受能力好。”

高大的背影，稳风不动，一席飘逸的长衫，透着孤傲、冷漠的气息。

“谁啊？”

“完了，怎么又是他啊。”

“怎么办？”司徒翊儿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要去房间必须经过亭子，她踌躇不前。

“豁出去。”

她硬着头皮走了过去，面对着充满压迫感的背，吱吱呜呜的开口道，“你也睡不着啊，呵呵！”

对方没开口，深邃眼睛盯着她，鬓乱钗横，嘴边还粘着糕屑，她永远是这么有活力，风拓亦眼中闪过一抹不知名的东西。

“要不要吃？”司徒翊儿把手里的糕点递给他，见他不为所动，“这个桂花杏仁糕，又酥又脆。”

见他没有伸手要拿的意思，司徒翊儿一只旋在半空的手，尴尬的不知道怎么收回。秀眉微蹙，垂目一暗。就在她打算厚着脸皮收回来时，一只修长的手伸到了盘子里，抓起一块杏仁糕往嘴里送。面对风拓亦令人乍舌的举动，司徒翊儿晶莹的大眼闪着跳动的光芒。

“好吃吧？”

“呵呵，我就说吗！不过这里的厨娘真不是盖的。”

“喜欢就多住几天。”风拓亦喉咙溢出低沉、醇厚的声音。

“嘎！”司徒翊儿嘴里含着糕点，都不知道怎么反应了，她还没来的急消化风拓亦的话。

“早点睡！”风拓亦抛下一句就不见人影了。

“呵呵……”留下司徒翊儿傻愣愣的嚼着嘴里的杏仁糕。

［正文:第11章］

“唉……”司徒翊儿一大早顶着个熊猫眼唉声叹气。

“都怪昨天睡太迟了。”“害人家毛孔也变粗了，脸色都变黄了，唉……，睡眠真是女人的天敌啊！

”司徒翊儿自言自语。“我说莪芮妹妹啊，你整天抱着那本书，不无聊吗？”“呵呵，不会啊。

”风莪芮眼睛不离《女经》。司徒翊儿摇了摇头，她总算明白了，

就算风莪芮在怎么离经叛道，她还是挣脱不了世俗的束缚。司徒翊儿总算懂了，为什么古代女子缠足，相夫教子，遵从三从四德，却没人反抗，原来她们也是自娱其中啊。

“你不觉得整天呆在庄里很无聊吗？”“是有点无聊啊。”“什么有点无聊啊？是很无聊，超级无聊。”司徒翊儿强烈抗议。“还好拉，没这么夸张拉。”

“我们出去玩拉，猪样的女人，再呆下去我要发霉了拉。”司徒翊儿边说边拉风莪芮走。“好啊好啊。”“等一下，要玩也要先甩了这些拖油瓶啊？”风莪芮眼睛眨巴眨巴。

“也是哦。”“嘿嘿。”“莩儿，去厨房帮我拿点桂花糕。”风莪芮端起小姐的架势，指使着丫鬟。“是，小姐。”

“还有绿儿，你帮我把琴搬到凉亭去，我要和翊儿姐姐去凉亭弹琴。”“是。”见两个丫鬟都下去了。两人贼眯眯的眼笑成了缝

。两个人影蹑手蹑脚的爬到了围墙上。“真是的，肯定又胖了。”司徒翊儿吃力的抱怨。“讨厌，你要爬围墙，我干吗跟着瞎起哄啊，明明可以走大门，真是活受罪。”

“嘿嘿。”风莪芮笑的奸诈。♂♂♂♂♂♂♂♂♂♂♂♂♂♂♂♂♂♂♂♂♂♂♂♂♂♂♂♂♂♂

♂♂♂♂♂♂♂♂♂♂♂♂♂街上人流拥挤，喧哗声，从原处传来的唢呐声，锣鼓声，交织着一起，一片热闹的景象。“你看好热闹啊。”司徒翊儿扯了扯风莪芮。

“是啊，呵呵。”“人好多啊。”司徒翊儿和风莪芮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人群都靠边站，个个伸着脖子好象在等着什么！

司徒翊儿也拉着风莪芮挤进去凑热闹。“莪芮妹妹，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这么热闹啊？”“我也不知道也，人家我都好几天没出门了啊。”风莪芮一副深闺里的怨妇，抱怨着。“听说李家的那个傻子今天娶新娘啊。”

“不知道是哪家的闺女啊？”“是啊，谁会愿意嫁给傻子啊？”“不知道新娘长的怎么样？”“李家有钱有势，娶新娘当然娶标致的。”“……”行人你一句我一句，叨叨絮絮。风莪芮和司徒翊儿面面相觑，很仔细的听，总算搞懂了。司徒翊儿还是头次看到这种场面，好奇心油然而生。

娶亲队伍越走越近，花轿由远及近，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只见那新郎傻呼呼的坐在马上打瞌睡，还直流口水，行人看的想笑又不敢笑，使劲的憋着。“莪芮妹妹，你想不想看新娘长什么样啊？”“当然想看拉。”

“嘿嘿……”“那还不简单。”司徒翊儿笑的神秘西西的，晶莹的眸子闪过狡黠的光芒。只见一个人影串了出来，拦住了娶亲队伍。

“啊呀，各位大哥，不得了了。”“不得了拉。”“新娘——新娘被掉包了。”此人正是司徒翊儿。她一阵呼天抢地，娶亲队伍霎时乱作一团，鸡飞狗跳，花轿摇摇晃晃，马蹄声，人群喧闹声，混成一快，场面一下子混乱不堪。“新娘被掉包了？新娘被掉包了？”

娶亲队伍个个雾霎霎的。“娘子，娘子，我的娘子。”新郎一个劲的傻叫。风莪芮躲在人群中笑的直不起腰，场面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尘烟四起，马蹄乱踩，人群推推搡搡。

“谁说新娘被掉包了。”这时花轿的布一扯，跨出了一个粗壮、魁梧的躯体，只见她盖头一掀。“天啊！”众人一个抽气声，接着哄堂大笑。好丑的新娘啊，头上凤钗插的满头都是，头一摆，珠子哗啦啦的响。

五官只有那血盆大口勉强能见人，嘴角有颗起眼的黑痔，上面还长着几根美美的毛毛，新娘吹胡子瞪眼睛。新郎连忙下轿，唯唯诺诺的安慰，“娘子不气，不气，小心气坏了身子。”

“谁，谁，谁，谁说我不是新娘啊。”新娘唾沫四飞，插着水桶腰，飞扬跋扈的要找人干架。不过哪还有司徒翊儿和风莪芮的人影啊，她们一溜烟，早就没个人影了。

［正文:第12章］

对面酒楼，两个矗立的人影，早就把这一幕闹剧尽收眼底了。

“亦，你家丫头哪里弄来个这么好玩的丫头啊。”欧阳宇吃惊的问道。

风拓亦抿着的嘴角扯了一下，“不管你来自哪里，你的将来是属于我的。”天啊，风拓亦在笑也，这跟他平时傲然冷僻的表情太不搭了，欧阳宇的五官都吓的变形了。

≈≈≈≈≈≈≈≈≈≈≈≈≈≈≈≈≈≈≈≈≈≈≈≈≈≈≈≈≈≈≈≈

≈≈≈≈≈≈≈≈≈≈≈“哈哈，太好玩了，有没有看到新娘那张脸？”风莪芮笑的前扑后仰。“嘿嘿，克制一下拉，你好歹是千金小姐。

”司徒翊儿霎有其事的说道。

“哈哈……实在太好笑拉。”风莪芮还是忍不住狂笑。“是拉是拉，瞧那新郎那傻样。”“……”两人肆无忌惮的玩疯了，脱缰的野马似地。

一下子买点小吃，一下子又跑去逛玉器店，走在街上赢得无数行人回头观望。

司徒翊儿对一切都充满了新奇，灵动的大眼透露着惊讶。而且在现代要几千块才能买到的玉，在这里居然一点都不值钱，嘿嘿。

她当然不会错过赚钱的机会，把风莪芮身上的银子也搜刮过来，一下子，所有白花花的银子全变成了玉。

风莪芮哭笑不得，司徒翊儿怀揣着玉，一副生怕被抢的傻样。说说笑笑，时光飞逝，已到了中午时分，两人才决定回山庄。

“翊儿姐姐，你说大哥会不会已经回来了啊？”风莪芮忧心仲仲的问道。“不会的拉，你大哥这么忙。”三天两头不见人影的人，怎么会那么凑巧啊。

“那我先回房了，等一下大哥万一回来发现我不在就死了。”“去吧去吧。”司徒翊儿挥挥手，也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今天心情真不错，想想那个傻子就觉得好笑，司徒翊儿哼着小曲拐了个弯。“吓！”她抬头一看。

“咦——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啊。”风拓亦就站在她面前，还是那副深沉淡漠的表情，神情有些怪异、复杂，“下次出门要记得带上丫鬟。

”酷酷的抛下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就走。司徒翊儿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诶。”司徒翊儿连忙追了上去。“风拓亦，你等一下啊。”她一把拽住了风拓亦的衣服。

“有事，”他漆黑的眸子看了看她，看地司徒翊儿一阵晕眩。“也没什么事拉，只是觉得在庄里打搅了好几天，不好意思拉，过几天回去，先跟你说一声。”

司徒翊儿低着头，紧张的绞着手指。“为什么？”风拓亦复杂、难懂的眼神盯着她，司徒翊儿觉得浑身不对劲。“呵呵，下次再来玩好了。”司徒翊儿说的很轻松。“不要走。”“嘎——”司徒翊儿惊讶的看着他。“你没有打搅到我。”风拓亦一脸严肃的盯着她。“可是我总要走的啊。”

“住在这里不好吗？”风拓亦的眼神有说不出的温柔，看地司徒翊儿一阵心慌。“没有不好拉，吃的爽，住的爽，怎么会不好啊？”司徒翊儿连忙解释道。“那就不要走。”风拓亦强硬的语气，不容质疑。

“可是……”司徒翊儿发现风拓亦好象有点生气了，想说的话也硬生生的吞了回去。看着风拓亦远去的背影，司徒翊儿觉得他生气了，而且很生气，很生气。自己好象没得罪他啊，真是个怪人啊！算了，反正白吃白住，当个米虫也不错啊！又有丫鬟伺候，又有这么好吃的糕点，不过比起妓院，这里好象稍微那么无聊一点，强调一下拉，就无聊那么一点点。

跟风莪芮在一起久了，司徒翊儿也稍微感染了古代女性的特质，“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她特地让风莪芮帮她也做了个香囊，挂在腰间，自我感觉很有女人味。

无聊时就跟她们讨论一下女性的话题，比如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适合别什么款式的簪啊？戴什么款式的臂钏啊？（臂钏，又称缠臂金，这是一种我国古代女性的缠绕于臂的装饰，是用金银带条盘绕成螺旋圈状，所盘圈数多少不等）。

越接近她们的生活，越发现古代女子的悲哀啊。怪不得会有西厢记里这种富家小姐爱上穷秀才的奇事，想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连男人长啥摸样都不知道，难得见到一个男人，芳心大动，管他是帅哥还是猪头，来者不拒啊。

［正文:第13章］

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碰到风拓亦的次数频繁。

说句实话，每次碰到他，司徒翊儿都觉得很有压迫感，所以她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可是风拓亦简直就是她肚子里的蛔虫啊，每次都不让她如愿。

大厅中——“不知展二公子光临敝庄有何事？”“风庄主，另妹已到了及笄之年，能否将她下嫁与我。

而且我们展府也是京城中唯一能与风翼山庄相匹配的。本人自从那次街头偶遇，就对另妹念念不忘，以至于茶不思，饭不想。望风庄主成全。”讲话的年轻男子，正是展府二公子，此人虽然外表美如冠玉，但却是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柔弱型公子哥，说完，一脸企盼的看着他。

“在下考虑一下，过几天给展公子答复。”风拓亦皱了皱眉，沉吟片刻。“那在下等庄主的答复。”“来人，送客。

”面对风拓亦压人的气势，展二公子也不好说什么，带着仆人匆匆离去。

≈≈≈≈≈≈≈≈≈≈≈≈≈≈≈≈≈≈≈≈≈≈≈≈≈≈≈≈≈≈≈≈≈≈≈≈≈≈≈“大哥，你不会真要我嫁那个什么展公子吧？”风莪芮有点急了。风拓亦一声不吭，尽自翻着帐本。“我不嫁，我死也不嫁。”

风莪芮急的直跳脚，一哭二闹三上吊，能用的绝招她都用了。风拓亦还是不搭理她，就当没听见。“呜……呜……”风莪芮哭着跑了出去。

司徒翊儿看着风莪芮边哭边跑，一阵纳闷，“莪芮妹妹，你怎么拉？”“呜……”“怎么拉？你说啊！”“呜……，翊儿姐姐，我哥要把我嫁给展府二公子。”

“那不是挺好的啊，而且展府公子我见过，长的人摸人样的，还不错。”“我不要啊，那个娘娘腔，还不如杀了我算了。”

“那就不嫁好了。”“呜……，肯定又是欧阳宇那混蛋，乱嚼舌根啊，我哥这次不依我了。我该怎么办啊？”风莪芮哭的好不凄惨，抽抽噎噎。司徒翊儿总算见识到了梨花带泪，美女就是美女，连哭都那么惹人怜，简直叫人心碎。

“我去跟你哥说，真是太过分了。”面对着小红帽般的风莪芮，司徒翊儿的保护欲油然而生。

※※※※※※※※※※※※※※※※※※※※※※※※※※※※※※※※※※※※※※司徒翊儿横冲进了风拓亦的书房，打算兴师问罪。“有什么事吗？”风拓亦抬头问道。

“呃——”司徒翊儿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你是不是要把莪芮嫁给那个娘娘腔啊？”风拓亦放下手中的帐本，灼灼的目光盯着她，“莪芮告诉你的？是又怎么样？”“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我怎么样啊？”风拓亦深深凝视着她。“你不可以把莪芮嫁给他拉。”“为什么不可以啊？”风拓亦揶揄道。

“展府那老爷脑满肥肠的，小妾个个尖酸刻薄，像莪芮那么单纯的女孩子，根本不适合在那种家族里生活，而且莪芮性格不羁，嫁到展府那种豪门深似海的地方，她不就成了牺牲品了啊。”司徒翊儿讲的振振有词。

其实风拓亦根本就没想到要把莪芮嫁过去，只是为了她这几天的胡闹，给她个教训而已。没想到司徒翊儿这家伙的正义感那么强，还跑来跟他据理力争。风

拓亦思索了一下，冒出了一句，“让她不嫁也可以。”“真的吗？”司徒翊儿眼睛倏的睁亮了。

“不过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啊？”司徒翊儿皱起了眉头。“你必须再这里住上一年。”这是什么条件啊，司徒翊儿傻眼了，为什么啊？？“你要我为奴为婢吗？”风拓亦摇了摇头，“以客人的身份。”

“这是什么条件啊？”“好，我答应。”司徒翊儿转嗔为喜，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她这种单细胞生物根本不会多想，除了吃她会想一下，其他事情对她来说能少动脑筋就少动。不过她自认为自己还是赚到了，虽然这里比不上妓院有趣，可是自己不用为事业打拼，不用为生计犯愁。整天有人伺候着，多爽啊。

而且说不定有一天，自己嗖的就回去了。可是心里又觉得说不上来的怪，风拓亦见猎心喜的表情看着她，她感觉自己就像摆在铺子里任人宰割的肥肉。风拓亦眼光一闪，真是个笨家伙，无奸不成商，哪有那么好康的事情啊。

在这一年中，我会让你属于我，我只给你一年时间来适应我，来爱上我，一年之后你的一切都属于我。司徒翊儿感觉有股踏进陷阱的感觉，周围充斥着阴谋感。看着风拓亦那双有点无辜的眼睛，司徒翊儿觉得自己可能是多想了。

“想不想出去玩？”“恩，恩。”司徒翊儿双眼发亮。“那你先坐一下，等我看完这些帐本。”风拓亦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正文:第14章］

变脸真快，刚刚那个是风拓亦吗。在今天之前他跟我说话不超过十句，可是刚刚一下子就说了好几天的分量也，居然还说带我去玩，莫非他转性了。

不想拉，管他呢！是他自己要带我出去玩，我又没拿刀架他脖子上啊。司徒翊儿乖乖的坐旁边等，偶尔翻翻桌上的东西看看，打发一下时间，全都是她平时最讨厌的数字。

真服了风拓亦这家伙，瞧他还看的有滋有味呢？真是怪人。看着对面的风拓亦，司徒翊儿觉得他还真不是一般的帅。以前在学校时，那些女生看到帅一点的男生，就像发羊癫疯一样，那个时候她还觉得她们变态

。不过现在她总算领会到原来帅哥真有让人疯狂的能力啊，简直就在摧毁人类心底深处最薄弱的环节。怎么还没看完？司徒翊儿嘟着嘴巴，一脸不高兴，仅有的耐心也快磨光了。

风拓亦把她那难以忍受的表情尽收眼底，觉得一阵好笑，真是个喜形表露无疑的家伙。

“好了，走吧！”风拓亦自然的牵起她的手就走，司徒翊儿一脸雀跃，他会带我去哪玩呢？根本没注意风拓亦的举动。

出了房门，仆役、丫鬟门个个盯着他们看，这是他们的庄主吗？平日里威严、冷酷的庄主？不可能，绝对是看花了眼。他们擦了擦眼，还是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司徒翊儿还沉浸在喜悦的心情中，根本没注意到周围不寻常的气氛。

¤¤¤¤¤¤¤¤¤¤¤¤¤¤¤¤¤¤¤¤¤¤¤¤¤¤¤¤¤¤¤¤¤¤¤¤¤¤¤¤¤¤¤¤¤¤¤风拓亦带她来到了一个别院，花木扶疏，绿意葱茏，好象已经不在风翼山庄了。司徒翊儿环顾四周，一片陌生的景象，晶莹的大眼睛透露着好奇。“亦，你来了。”

闻声一看竟是欧阳宇，旁边跟着两张陌生的脸孔，男的身材挺拔，一脸斯文。女的眸光低垂，蠓首蛾眉，肤如凝脂，云髻峨峨，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袅袅婷婷，佳人啊，信手卷弄着耳边垂落的青丝。她深深凝视着风拓亦，表情由欣喜转为幽怨。

司徒翊儿不禁诧异，莫非又是一对旷男怨女？“翊儿小姐，这是好友靳磊，旁边的是他妹妹靳月仪。”欧阳宇指着那一男一女向司徒翊儿介绍。靳磊向他们抱拳恭身，靳月仪微微欠了欠身。天啊，美女就是美女，连名字也柔情似水，“你好，我是司徒翊儿。”

司徒翊儿也落落大方的介绍起自己，不禁埋怨，古代的繁文缛节真是罗里八嗦的。靳月仪在凉亭摆了个琴，轻柔的拂了起来，琴声此起彼伏，扣人心弦。个个听的望乎所以，陶醉其中，只有司徒翊儿这个音盲，尽顾着吃手里的糕点，想不到欧阳宇府的的东西还挺好吃的，弹琴有什么好听的，想听回去叫莪芮弹不就行了，这些美味可是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司徒翊儿大快朵颐，吃的津津有味。

风拓亦扬起笑容看着她，嘴角带着宠溺的笑，这一切靳月仪尽收眼底，她垂目一暗。一曲终罢，靳月仪起来慵整纤纤手。

下人在凉亭里铺了文房四宝，靳磊大笔一挥，画起了山水，这下司徒翊儿的好奇心一下子旺盛了起来，没想到这个靳磊还真有两下子，不过司徒翊儿感兴趣的倒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画，嘿嘿，如果拿到现代恐怕值不少钱吧？这才叫真正的艺术啊。

司徒翊儿所谓的艺术是跟钱成正比的。可惜啊可惜啊，可惜不是在本小姐的手里，如果在本小姐这里，我一定让你变成白花花的银子。

风拓亦早就看出司徒翊儿那潜藏在灵魂深处的动机，只见他跟靳磊低语了几句，靳磊还挺有成人之美，竟把画双手奉上。要知道靳磊的画可是王公贵族千金难求的。

司徒翊儿乐的嘴都歪了，看来这趟古代之旅，回去要比中五百万还值。“翊儿小姐真是活泼可爱，不知道是哪家千金啊？”如黄莺般清脆的嗓音，靳月仪柔声道。

“啊——”心情处于亢奋阶段的司徒翊儿愣了一下，“呵呵，什么哪家千金啊，妓院啊！”所有的人都唰的看向她，有这么夸张吗，不就是妓院吗，用的着这么行

注目礼吗？“呵呵，想不到翊儿小姐竟然是风尘女子。”

说完一脸不屑的看着她。三个男人霎时脸色难看到极点。“嘿嘿，本小姐喜欢。”“翊儿。”风拓亦绷着一张脸的看着她。

想叫我闭嘴啊？我偏不，司徒翊儿最喜欢做跟别人背道而驰的事情。“干吗？妓院又怎么样啊？妓女怎么样？你们男人不去嫖不就没有妓女了嘛!既然要去嫖还要看不起妓女!。”

“而且哪有人自己是女人还看不起女的!”不就是什么千金小姐吗？有什么了不起啊？“妓女还想要人看的起，哼？”靳月仪鄙夷的神情彻底激怒了司徒翊儿。“翊儿……”风拓亦又惊又怒的咆哮。

“如果不是你们男人，又怎么会有妓院呢？中国第一个开妓院的是齐国的宰相管仲，那个时候的妓院为国家增加收入和缓解社会矛盾。

妓院至今为止为什么越来越昌盛，这还不多是因为你们这些男人，看看个个斯斯文文，其实谁知道啊？男人自己要嫖妓，又要以伦理道德去看待妓女。”面对司徒翊儿的控诉，欧阳宇和靳磊面有愧色。风拓亦的脸色越来越黑，只怕她再说下去，风拓亦会忍不住掐死她。“说到底还是妓女。”靳月仪嗤之以鼻。“靳妹。”

靳磊示意她闭嘴。“难道我说错了吗？”一旁的欧阳宇不停的做手势，希望司徒翊儿不要再讲下去。“小女子身份低微，跟你们这些贵族子弟没有共同语言，拜拜，撒优那拉。”司徒翊儿站起来挥了挥手，潇洒的不带走一片云彩，不过那幅画她是忘不了的，气归气，干吗跟钱过不去。“哈哈……真爽。”

跑出去的司徒翊儿一想到他们的表情就觉得很好笑。“站住。”风拓亦追了出来。干吗？你叫我站住我就要站住啊？哼，本小姐可不是你手下，司徒翊儿只顿了一下，走的更快了。“翊儿。”风拓亦无奈的拉住了司徒翊儿。

“风大庄主有什么指示啊？”司徒翊儿哼了哼。“翊儿。”风拓亦幽邃深沉的凝视了她好半晌。“干吗啊？”“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洒脱不羁的。”风拓亦语气透着无奈，他悄然的拉过她，把她搂在怀里，轻柔地抚挲着她的脑袋。“风拓亦——”埋在风拓亦胸前的头探了出来。“恩。”“其实我不是妓女拉。”“呵，刚才实在是气不过拉。”司徒翊儿抱怨着。

“我知道。”决定对她放任感情的同时，他已经了解她的一切，只除了……“风拓亦！”司徒翊儿一脸感动的看着他。

［正文:第15章］

既然答应了风拓亦，决定长期住在这里，就打算回妓院把自己那些宝贝带过来，那些吃饭的家伙总要随身携带。

一大清早，闻香阁里热闹非凡。“啊哟，翊儿你可回来了啊？想死姐姐我了。”老鸨一脸谄媚。“呵呵，几天不见，美女姐姐更加动人了啊！”司徒翊儿跟老

鸨热络的说起来。

“我来拿点东西，可能这段时间都要住风翼山庄了。”“没事没事，小绿，快去帮小姐张罗张罗。”“翊儿啊，那个展大公子天天来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

“哦，他找我干什么啊？”真是的，没事找我干吗啊？吃饱撑着没事干啊。“美女姐姐，我先去收拾东西了。”“去吧去吧，人家我还真舍不得你也！”老鸨一想到少了一棵摇钱树就心痛。“那个展变态找我干吗啊？”

司徒翊儿边收拾边嘀咕。“砰”房门粗鲁的被推开，旋风般的身影闪了进拉，“翊儿！”说曹操，曹操就到。司徒翊儿一看来人正是展驭及，没好气的说到，“干吗啊？”“为什么要去风翼山庄啊？”展驭及一脸不爽的质问。

“风翼山庄不错啊，有的吃，有的玩，你来的正好，跟你道个别。”我跟你又不熟，干吗要告诉你啊。展驭及一把粗鲁的拽起她的手，“干吗啊！放手啊！”展驭及还是没有要放手的意味，“喂，你快放手拉，你拽的我痛死拉。”

展驭及一把拉过她，把她抱在怀里，“喂！”司徒翊儿使劲的推开他，什么做的啊，真是铜墙铁壁。“我喜欢你！”展驭及闷声到。

“啊——”，“呵呵我知道我人见人爱拉，你先放开拉。”司徒翊儿笑嘻嘻的说。“我喜欢你，不要离开我。”展驭及抱的更紧了，仿佛要把她欠进自己的身体。

“喂，男女授受不亲，快放开拉，想闷死我啊。”展驭及双手缠绕着她，丝毫没有要放开的意图。司徒翊儿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踹开毫无防备的展驭及。展驭及一脸难以置信的看着她，干吗？比眼睛大啊，司徒翊儿不爽到极点了。“不要挡我的路，我要走了。”司徒翊儿拿起背包就要走，她看也不看展驭及。

展驭及从背后一把抱住了她，“放手拉，我不喜欢你。”“你不喜欢我？”展驭及一个踉跄，他心痛的看着司徒翊儿，“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司徒翊儿冷冷的说道，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招惹上他。以前莪芮妹妹说展驭及喜欢上自己，以为只是玩笑而已啊！看来自己也有当红颜祸水的潜质。

展驭及心痛的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他曾天真的以为她会回应他的感情，他曾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包括她，这叫他情何以堪啊。

司徒翊儿趁空挡就开溜。回到山庄后，司徒翊儿还心有余悸，吓到了，男人真是难以理解的雄性动物。

¤¤¤¤¤¤¤¤¤¤¤¤¤¤¤¤¤¤¤¤¤¤¤¤¤¤¤¤¤¤¤¤¤¤¤

¤¤¤¤¤¤¤¤¤¤¤¤¤¤展府内院——“她不喜欢我，她不喜欢我……”展驭及踉踉跄跄的走着，嘴里还不停的碎碎念。

“驭及！”美艳少妇拉住了他，“你怎么拉？”展驭及一把抱住了她，“翊儿，我真的好喜欢你。”美艳少妇惊喜的脸霎时变的很难看。“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我喜欢你，我真的好喜欢你。”

展驭及迷茫的看着怀中女子，忽然，他眼睛一亮，“滚”一把推开了怀里的女子。“驭及，她不喜欢你，还有我啊。我一直都是爱你的。”美艳少妇拽着他的衣襟，迷离的双眼瞅着他。“滚，不要让我说第二遍。”绝情的话一字一句的从展驭及牙缝里挤出来，像鞭子抽打在她身上，展驭及一把挥开了她，踩着踉跄的步履离去，唇边挂着一抹苦笑，原来那个活泼俏丽的人儿一开始就不属于他。

美艳少妇痛心疾首看着走出自己视线的高大男子，彻底心碎了，“为什么？为什么？……”“司徒翊儿！我不会放过你的。”狠厉的眼神透露着满腔的恨意，手指深深的欠进了肉里，美丽的容颜彻底的扭曲了。

她是展府老爷的第四房小妾——苏湘云，她从来没想过自己付出的真心，会这样被踩成碎片。

她的青春，她的爱情全没了，她的努力全被司徒翊儿给毁了。她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她要报复，她要还击.

［正文:第16章］

◇◇◇◇◇◇◇◇◇◇◇◇听风莪芮说过几天就是他大哥的生日，司徒翊儿决定下自己这把懒骨头，送他个毕生难忘的生日礼物。

没办法，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啊。整天白吃白住，偶尔也得回馈一下主人。第一她没钱，就只有那么一点私房钱，也舍不得买礼物给他。

第二风拓亦那么有钱，也不差这么点了吧。考虑了几天，她决定在风拓亦生日那天跳舞。

跳什么舞，配什么音乐，穿什么衣服，这些都是关键，不过也难不倒她司徒翊儿拉。

经过一番考虑决定跳朴志胤的成人礼，以前看了这个MTV就觉得超带劲，想她大小姐一向懒的动，更没有音乐细胞。只不过那个时候在学校觉得很喜欢这个舞蹈，就稍微学了一下，没想到也有派上用场的时候。

音乐到真的难弄了了，她对谱曲一窍不通。还好那个调调还知道，她找来一些专门谱曲的老师傅，把调调哼给他们听，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为她量身定造的曲子也有了。

服饰要搭配舞蹈，她找来一套胡服，不过那个时候的胡服有点像印度风格，可惜太保守了一点，司徒翊儿就把它稍微改造了一下，把袖子剪掉，露出玉臂，然后在袖子上弄上流梳，把腰身也剪短，露出肚脐眼，在衣摆上也弄上流梳，裤子是印度风格的灯笼裤，在旁边镶上金丝。

搭配一双尖头鞋，既冶艳又不失华丽。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这天晚上，全府上下都忙着为风拓亦庆生。

府里布置的庄重且不失优雅，也没有铺张浪费，就简单的请了几位客人，其中也有司徒翊儿认识的，靳月仪和靳磊，当然也少不了欧阳宇这家伙，还有几位是司徒翊儿没见过的，气质不俗，看穿着应该也是官宦子弟。

大厅里气氛热闹，所有人聚在一起举杯畅饮，满桌的美味佳瑶，司徒翊儿的一双眼睛就差没掉进盘子里。个个对风拓亦祝贺一番，贺词一个比一个讲的动听，礼物一件比一件稀罕，贵重。看来这风拓亦的面子还挺大的。酒酣耳热之际，司徒翊儿退了下去，只见音乐响起，薄纱一拉，一个缈曼的身影，一席怪异的服饰，全身挂满了叮叮当当的镯子，眼波流转，姿态撩人。

霎时宾客一阵喧哗，所有的人目光全被怪异的打扮吸引了。风拓亦的心被狠狠的震憾了一下，他含着疑惑的眸子惊讶的瞅着她。配合着宫廷燕乐，朦胧的光线，司徒翊儿自信的跳了起来。

笛、笙，琵琶、古筝各种音乐配合的恰到好处，奇特的音乐带着炫动的色彩，把动感和节奏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司徒翊儿扭动妩媚的身躯，诱惑着在场每一个人。

所有人都被她时而妖娆，时而冶艳，时而俏皮的舞姿震撼着。司徒翊儿边跳边朝风拓亦送个妩媚的醉死人的秋波，风拓亦的脸色越来越黑，眉宇紧锁。“妓女就是妓女。”靳月仪鄙夷的看着她，凭什么她就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她靳月仪一直都是众人眼里的天之娇女，柔弱一向是她无往不利的利器，如今却被一个烟花女子夺走了她所有的绚烂，她不甘心……只见司徒翊儿手一挥，身上的外套被她一扯，甩了出去，露出里面那件露脐装，她还朝风拓亦挤了挤双眼。宾客们惊艳的目光瞅着她，风拓亦拳头越握越紧，脸变得很凝重，恨不得把在坐所有人的眼睛挖出，莪芮一脸崇拜的看着她。

舞蹈越跳越高潮，宾客们毫不掩饰眼中的激赏。镯子的清脆声加杂着音乐的狂野声，使得司徒翊儿看起来像个妖精一样，诱惑着在场的每一个人。风拓亦浑身散发着火药味，频临爆发边缘。司徒翊儿朝他无辜的眨了眨眼睛。

风拓亦站了起来，大步朝司徒翊儿走了过来，他一把拽起司徒翊儿就走，留下满室惊讶的面孔，司徒翊儿跌跌撞撞的被他拉到了外面。

“喂，你受什么刺激了啊？”司徒翊儿惊吓过度的瞅着他，看着风拓亦那张冷漠、严酷的脸，她真的吓到了，这时的风拓亦就像刚被人惊醒的豹子，充满了危险的气息。

风拓亦一把拉过她，粗鲁的往怀里带，司徒翊儿慌乱的想挣脱他的怀抱，却徒劳无功。“我该拿你怎么办？”头顶传来风拓亦无奈的语气。司徒翊儿抬头迷惑的看看他，“你怎么拉？”风拓亦看着司徒翊儿一脸的纯真，一肚子的火气也跌下去了，脸色渐渐缓和了。

司徒翊儿心里一阵嘀咕，真是的，这两天怎么老是被这些男人抱来抱去，我真他妈的衰，再抱下去，油都被卡光了拉。

嘿嘿，抱怨归抱怨，其实被帅哥抱着的感觉还是不错的，真有点血脉膨胀。“风拓亦，我跳的舞好不好看啊？”敢说不好，我毙了你。“你还说！”风拓亦咆哮道。

“呵呵……，不要这么吝啬嘛？稍微赞美一下，满足一下本人的那一点点虚荣心，我可是想了好久的也。”“下次不准跳了，而且也不准穿这么暴露的衣服，听到没有。”风拓亦巴不得把她关在家里不出门最好。

“迂腐！”司徒翊儿从鼻子里哼出一句。“你说什么？”风拓亦冷哼道。“嘿嘿，没什么拉。”识失时务者为俊杰，她司徒翊儿见风使舵的本领可是一流的。风拓亦看着她的眼充满了占有欲，温润的气息吐在她脸上，司徒翊儿的心也为之一振，一股说不上来的感觉，是紧张亦或是排斥呢？司徒翊儿也迷茫了，可是自己好象又不讨厌这种感觉啊。“风拓亦你抱够了没有？”司徒翊儿咕哝道。“亦。”“什么？”“叫我亦。”“你很罗嗦也。”“快叫。”风拓亦很期待她叫自己的名字。“呵呵，小亦。”

司徒翊儿自作主张，心里暗想，怎么感觉像叫小狗。

“随便你。”风拓亦酷酷的说道。“小亦，你可以放开我了吧？”在抱下去就可以去卖门票了拉，司徒翊儿一脸不悦。可是风拓亦还是无动于衷。“小亦乖，快放开MM。”“你——”风拓亦感觉自己此刻气的快内出血，堂堂风翼山庄的庄主，在这个迟钝的女人面前，所谓的威严荡然无存，悲哀啊！

司徒翊儿发现风拓亦其实不像他外表那么冷漠、深沉、不苟言笑。

［正文:第17章］

“嘿嘿……”司徒翊儿心里传来变态的奸笑声，真是太爽了，原来她司徒小姐也有这么一天啊，简直就是像被别人供奉的老佛爷似的。

穿衣服丫鬟伺候，睡觉丫鬟伺候，起床丫鬟伺候……。简直是爽到极点，爽归爽，其实她也不想这么奴役这些丫鬟啊，不知道最近为什么，这些丫鬟对她特别体贴啊。开始呢，她也不想她们那么操心，可是时间久了，人都是会有惰性的，她们要操这份心，她也拦不住了。

丫鬟对她操心还能理解，连风拓亦也要凑上一脚，不管去哪里都要拉她一起去，钱庄啊，酒楼啊……反正他要去的地方，她就得去。

简直就像主人出门手上还牵着一只小狗。而且更过分的是，他还时不时的抱抱她，搂搂她，对她上下其手！唉……。

算了，她还是睡她的大头觉，司徒翊儿软免免的赖在床上。“小姐，庄主叫你一起用餐。”“不吃不吃。”司徒翊儿闷在被子里不耐烦的回道。“可是小姐，庄主在等你用餐啊！”

“呜——知道拉。”“呼——。”司徒翊儿继续闷在被子里打呼噜。尽职的丫鬟浑然不知道自己的主子竟然天生是当猪的料。司徒翊儿好梦正憨时，一个恼人的声音传来，“翊儿——”。

风拓亦俯身腼腆的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干吗——”司徒翊儿怒吼一声，挥拳过去，一只温暖的大手包裹住了她的手。

起床气还不小啊，风拓亦无奈的笑了笑。“给我个理由，否则你死定了。”司徒翊儿一肚子的气没处泄，下到这个世界里去需要勇气啊。在风拓亦的利诱下爬了起来，为了陪他老人家吃饭，她司徒翊儿可是牺牲了宝贵的睡眠时间，一直到出门，她都还是瞌睡连连啊。

※※※※※※※※※※※※※※※※※※※※※※※※※※※※※※

※※※※※※※※※※※※※风拓亦带她来到一座宅子，司徒翊儿一直迷迷糊糊，也不知道是谁的府邸，风拓亦跟主人寒暄几句就谈生意去了，让她留在亭子里等他。

她一边吃着零嘴，一边哈欠连连。看看四周环境优美，活动一下筋骨好了，再坐下去，在别人府里睡着了是很丢脸的事情，她绕着廊子逛了几圈，这地方还不错，亭台楼阁，树木环绕，她一边走一边欣赏着。不过看多了这些房子觉得大相近庭，她无聊的撇撇嘴。

“姐姐，你是谁啊？”司徒翊儿朝四周望了望，咦，没人，可能是自己听错了吧。“笨蛋姐姐，我在这里。”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还是没人，恼火了。“谁？快给我出来？”这次是真的确定有人，司徒翊儿恼火了，居然敢叫我笨蛋，看我不把你揪出来。人呢，怎么没人啊？周围还是一个人影都没有，一肚子火气无处发。

“嘭。”一个人影从树上跳了下来。“好可爱的姐姐啊！”还没等司徒翊儿回过神来，柔软的双手在她脸上捏来摸去的，挤来揉去，“啧——真是可爱。”手感真不错，还不时发出阵阵赞叹声。

“你摸够了没？”你当揉面团啊，真是不发火当我是病猫啊，司徒翊儿怒气冲天。“嘻嘻——”那双手还是肆无忌惮的在她脸上捏来捏去，“姐姐，生气是会变老的哦？”语气还是软软的。司徒翊儿一把挥开他。“真是可爱，连生气都这么可爱。”“你——给我住手。”

司徒翊儿愤怒地咆哮，瞪着眼恶狠狠的看着他，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白净的脸上带着纯真的笑，嘴边还挂着两个酒窝，秀眉飞扬，微卷的睫毛。亦男亦女的脸无辜的瞅着她，显然是被司徒翊儿吓到了，他双手绞着衣襟，渐渐的双眼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水气。

司徒翊儿顿时手足无措，无奈的翻了翻白眼，不会吧？千万不要吓我啊。“可爱的小弟弟，呵呵。不要哭啊……。”

司徒翊儿笨手本脚的伸手想安抚他，她最怕小孩子哭了，天杀的。没想到那少年居然嘴巴一瘪，就要……千万不要啊，“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少年忍住快要夺眶而出的泪水，靠到司徒翊儿身上，“姐姐真是不懂安慰人家脆弱的心灵。”

嘴角却在那里偷笑，真是个好玩的姐姐。司徒翊儿僵直着身子，“啵——”随着声音的持续，司徒翊儿足足愣了一分钟，“啊——”我的初吻，呜——。司徒翊儿伤心欲绝，没想到我的初吻竟被这么个毛头小子夺走了，她好不甘心啊。“嘻——”对方像一只偷了腥的猫咪，“姐姐真是可爱。”只见他弯了一下腰，“啵”他又在司徒翊儿脸上啾了一下，没天理啊，被同一个小孩子亲了两下，司徒翊儿悲哀的捂着双脸，心里默默的哀悼她的初吻。不要吧。这么戏剧性的环节也会被她碰上，噩梦，一定是噩梦啊。司徒翊儿拍着额头有股想撞墙的冲动。

少年像小狗般无辜的看着她，睫毛微微扇了扇，纯真的像刚出生的婴儿。算你狠，司徒翊儿一肚子火气无处宣泄，她快要暴躁了，可是实在拿这家伙没辙。

哼，司徒翊儿转身就要走，色小孩，臭小孩，懒的理你。

［正文:第18章］

“可爱的姐姐，你叫什么啊？”“哼——”“姐姐等等人家拉。”少年跑过来拉住她的手。“姐姐在生人家气吗？”

拉着司徒翊儿的手晃了晃。“放——手——。”一字一句从司徒翊儿的牙缝里挤出来。

“嘻——”他拿起司徒翊儿的手在自己脸上摩挲了一下。

起鸡皮疙瘩，这人肯定是变态，司徒翊儿甩开他的手就逃，妈妈啊，谁来救我啊，太恐怖了。“可爱的姐姐，记住——我叫曲霈离！嘻——”少年朝她的背影喊。

“翊儿，怎么拉？”回去的路上司徒翊儿一脸不悦，风拓亦迷惑不解，我好象没得罪她吧？“哼——”司徒翊儿歪着脑袋，摆着一副不要惹我，惹我你死定了的表情。要不是你这家伙，我会那么惨，气啊——。

§§§§§§§§§§§§§§§§§§§§§§§§§§§§§§§§§§§§§§§§§某茶楼雅座里，一灰衣男子冷漠的看着他对面的女子，空气中弥漫着另人窒息的味道，女子清秀的脸上挂着一丝诡异的笑。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和你合作？”阴冷的男子发话。“就凭你也喜欢她，你难道不想得到她吗？”倾城的容颜，柔弱的体态，那双透着阴戾的眼已经宣泄了她的内心，“跟我合作，你会得到你想要的？”

“你的目的？”邪肆、猜疑、冰冷的打量着他对面的女子，外表绝色，没有她的那份纯真，没有她的那份俏皮，也没有她那份甜美，只有虚与委蛇的皮囊，他几乎能看穿那挣拧的眼神下隐含着什麽样没有说出口的话语。

想到她，呵，另人心动的人儿，为什么她不喜欢自己呢，也许，也许给彼此多点相处的时间，她会爱上自己的。

“各取所需，我要得到属于我的。”女子绝美的容颜扭曲不堪，挂着嗜血的笑。在灵魂边缘徘徊的心思也动容了，他心底深处的防线彻底剥落，也许他该给自己一个机会，他展驭及没有得不到的，从来没有，她的人，她的心……

☆★☆★☆★☆★☆★☆★☆★☆★☆★☆★☆★☆★☆★☆★☆★☆★

★☆★☆★☆★☆★☆★☆★清晨，花瓣闪着露珠，空气中弥漫着一阵浓烈、蜜的花草香味，随着股轻风飘来，是那样的确切和浓郁。司徒翊儿意兴阑珊的靠在亭子里，一只手垂在水池里轻轻的拂着，一旁风莪芮坐着琴旁，玉手拨弄着琴弦。

琴声突然中断，“翊儿姐姐，给你看样东西？”“哦——”。司徒翊儿有气无力的应道，“什么东西啊？”“呵呵——怎么样？”银色的项链安谧的躺在风莪芮的手上，闪着诱惑人的奇特光茫，风莪芮耍宝似的瞅着司徒翊儿。

“天啊——”司徒翊儿尖叫道，这不是自己在当铺当的那条项链吗？一直找不到机会跟风莪芮开口。“送你的！”风莪芮毫不犹豫的把项链递给了司徒翊儿。

“给我吗？”司徒翊儿不可置信的盯着风莪芮嚷道。只见她点了点头,司徒翊儿这才拿过项链解开扣子弄熟练地挂到了脖子上。

“咦，我买的时候只觉得链子好看，但买回来怎么弄也弄不开，我以为只是看看用的也。”风莪芮疑惑的看着司徒翊儿。

“哈——。”司徒翊儿噗嗤一声。“没吓到吧？因为我是那项链的主人啊。”说完朝风莪芮调皮的眨了眨眼睛。

“真的啊？我很喜欢这条项链，一直很好奇，这项链的质地怎么这么与众不同？”风莪芮希望司徒翊儿能解答她的迷惑。看着风莪芮一脸的期待，司徒翊儿也不好扫她兴，这才深思的说：“我来自一千年后，你信不信？”“一千年后，有那种地方吗？那会是怎么样一个世界啊？……”“呵呵，跟这里完全不同，你们这里只有男人才可以考状元，我们那里男女平等，男人能做的事，女人就能做，女人可以不用在家相夫教子，最重要的是女人不用缠足，不用成为男人的附属品……”

听着司徒翊儿滔滔不绝的讲，风莪芮两眼闪闪发光，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崇拜，探究。“翊儿姐姐你们那个时代真棒！女子可以休夫，可以进学堂……”“是啊，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

司徒翊儿凝望着深不可测的远方发呆，好想朋友啊，好想家里的肯德基啊，好想我老公啊！呵……（注：司徒翊儿的老公是电脑）“小姐——”远处传来丫鬟的叫声。“怎么拉？瞧你跑的那么急？”风莪芮抛了个一副大惊小怪的眼神。司徒翊儿的思绪也被拉了回来，“真是有什么样的小姐，就有什么样的丫鬟，呵——”“小姐——，靳小姐来了？”

“她来干什么啊？”风莪芮皱皱了眉头，一脸不高兴，没好气的道。“哪个靳小姐啊？”看风莪芮拉着一张脸，司徒翊儿更加纳闷了。

“还有谁，靳月仪啊！”风莪芮略感惆怅地说道。“她来干什么啊？”司徒翊儿沉吟地问，就是那个看不起女人的女人，虽说只见过她两次，但印象却跌到谷地，太差了，尤其那副嘴脸，讲话那个尖酸刻薄的样子，简直打破了司徒翊儿心目中对千金小姐的美好幻想。

反正自己跟她做不了朋友，只要少碰面，避免一些正面冲突，应该不至于成敌人吧。风莪芮睨她一眼，“谁知道，讨人厌的女人，一来山庄就一副未来庄主夫人的架势。就她，还想嫁我大哥，我哥肯，我还不肯呢！”风莪芮撇了撇嘴。司徒翊儿陷入了沉思，靳月仪跟风拓亦吗？外表挺般配的啊，可是心底有个声音却希望他们不要在一起，可能是自己不喜欢靳月仪的缘故吧？应该是这样的，没错。

“走吧！我们好象也要去招呼一下人家，好歹你是主人。”说着拉起风莪芮。“去招呼她？不是吧？我很讨厌她拉？”

风莪芮一脸厌恶的表情，死活也不肯去。“没办法的拉，待客之道啊！走吧！”“不去。”“莪芮妹妹，乖，就去打个招呼啊，等一下接着跟你讲我那个时代的事情。”

“真的，好拉好拉，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才去的哦！”“呵呵——”司徒翊儿七催八请，才说动了风莪芮。

［正文:第19章］

待司徒翊儿和风莪芮一到大厅，就看到靳月仪和靳磊坐在那里和风拓亦讲话。一看到她们来了，靳磊站了起来，“莪芮妹妹，翊儿小姐！”靳月仪也跟着站起来虚伪的笑了一下，鄙夷的眼神却在司徒翊儿身上停留，打量着。

司徒翊儿打了个招呼，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了。“翊儿小姐，另妹这段时间要在风翼山庄住下了，还望多多照顾。”

靳磊客气，婉转的道。“哪里，应该的。”司徒翊儿笑容满面的答道，她看了看风拓亦，他的视线也刚好转了过来，还是一样的平静，但却透着温和。风莪芮扭着头，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一点也不想搭理他们。

“怎么突然跑来住我家啊？”风莪芮不屑的发话。“呵呵，是这样的，这段时间我要去一下江南，又不放心另妹一个人在家，所以只好让她先在这里住几天。”靳磊还是那副好人脸，不慌不忙的解释道。

“哦——”风莪芮故意拉长了声音，摆了个就知道你会这样讲的表情。

看不出这个靳月仪还挺柔弱的，司徒翊儿暗衬。“以后还忘翊儿姐姐、莪芮妹妹多多关照，打搅了！”靳月仪柔柔弱弱的开口，讲话都有点风一吹就飘的感觉，绝对能强烈引起男性的保护欲。风拓亦还是没吭声，漆黑的眸子看着司徒翊儿。靳月仪一脸的怨恨，她的心底再次出现裂痕，拽着衣襟的手扭动着，以宣泄自己心中恨意。

襄芮阁“翊儿姐姐，气死我了，那个女人天天缠着我大哥，脸皮真厚。”风莪芮愤愤不平。

自从靳月仪住了下来，每天粘着风拓亦，左一个亦哥哥，右一个亦哥哥，跟进跟出。只要看风拓亦跟司徒翊儿在一起，她就过来搅和。

“呵呵——莪芮妹妹，她跟你大哥不是挺配的吗？”司徒翊儿无所谓的笑笑。“看见她我就恶心。”“……”“莪芮妹妹，我可以进来吗？”抬头一看，竟然是靳月仪，她来干什么，司徒翊儿一脸震惊。见风莪芮没开口，她就径自走了进来，后面还跟了个丫鬟，换上一副甜美的笑容的开口道，“莪芮妹妹，翊儿姐姐。”

风莪芮不屑地冷哼，头一转不搭理她。司徒翊儿手肘撞了撞风莪芮，“应该是找你的吧。”“一看就不安好心。”风莪芮偷偷嘀咕。

“在贵庄打搅不好意思，所以我今天特地亲自炖了锅燕窝，来，你们尝尝。”说着从丫鬟手中端过燕窝，亲自盛了起来。“我肚子不饿——”风莪芮没好气的拒绝道。司徒翊儿还是默不吭声。靳月仪盈盈含泪的翦水双瞳瞅着她们，像受委屈的小媳妇，“莪芮妹妹！翊儿姐姐！”“我知道平日里是我不对，可是我希望你们接受我的道歉。”说着掩面嘤嘤欲泣。

司徒翊儿一脸尴尬，不假思索的拿起燕窝喝了起来。风莪芮看司徒翊儿喝，自己也没有什么好拒绝的理由了。看着她们喝着燕窝，靳月仪露出了一丝阴沉的笑。

☆★☆★☆★☆★☆★☆★☆★☆★☆★☆★☆★☆★☆★☆★☆★☆★

★☆★☆★☆★☆★☆★☆★头好晕啊，醒来后的司徒翊儿第一个感觉。她甩甩晕炫的脑袋，我这是怎么拉。

她撑起来疲倦的身子，眯眼一看，纱制的帐子——这是？扶着床延，坐了起来。环顾四周，一套木质的雕花桌椅，大理石地面，珠箔银屏……感觉自己的脑袋都打结了，我这是在哪啊。

她拍了拍头，对了，我刚刚和莪芮妹妹在一起，然后——然后——靳月仪来了，然后就……一片空白。匆忙的脚步生由远及近，“翊儿！”男子旋风般的身影走到了她床前，扶起来她检查了一番，“你没事吧？有没有不舒服啊？”

一脸焦躁的看着她。“展驭及怎么是你啊？这是在哪啊？”司徒翊儿抓着浮木般拽着他的手。“你先休息一下，什么事情都等一下再说。”扶着司徒翊儿躺下，温柔的替她盖上被子。

“不对，这是哪里啊？”司徒翊儿哗的坐了起来，晶亮的眸子瞅着他。

“这是我在外面买的一座府邸，你先休息一下。”“你的府邸——我不是在风翼山庄的吗？我记得刚刚跟莪芮妹妹在一起啊？”“你现在先暂时住这里，其他事情等你休息好了再说。”看着展驭及一脸的小心翼翼，避而不谈。

司徒翊儿心底更迷惑了，她一把抓住展驭及的手，“你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展驭及面有难色的看着她。

［正文:第20章］

“你说吧，不管什么事情，我都能接受。”说着一脸恳切的看着他。“是这样的，风莪芮被人发现已经奄奄一息，快不行了，现在全庄的人都在找你。”

“莪芮妹妹她怎么拉。”司徒翊儿抓着展驭及的手指深深的扎进了他的肉里，急切的不知所措。“现在你是伤害风莪芮的最大嫌疑，而且她至今还没清醒，也不知道能不能醒来，听说是中毒了。”

展驭及支支呜呜的说着。司徒翊儿的心绪被搅乱了，脸色由错愕转变成震惊，不可能的，自己跟莪芮妹妹在一起的时候，她明明还有说有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她使劲的摇着头。

“我不信，我现在就要去风翼山庄。”她跳下床，光着脚就跑。忽然一阵晕炫，眼前陷入了一片黑暗……“对不起，我不会让你去的。”展驭及一拳打晕了她，接住了她倒地的身体。

※※※※※※※※※※※※※※※※※※※※※※※※※※※※※“为什么啊？为什么？……”风拓亦一脸憔悴的看着躺在床上的人，翊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记得昨天自己一回庄看到的场面是多么骇人，后脑像被人拿锤子敲了一下，全身血液瞬间逆流。回想那一幕，他心多冷掉了，莪芮躺着地上一动也不动，只剩下微弱的脉搏，靳月仪一只手臂鲜血淋淋。

他怎么也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翊儿所为，可是事实摆在眼前，而且连丫鬟也可以做证，再加上靳月仪那手臂又做何解释呢？现在翊儿又失踪了，本不相信的心也动摇了，那个娇俏可人的倩影早就深深扎根他的心底，她的一颦一笑，他是多么想珍惜啊，可是为什么她要硬生生打破这一切美好的现象，打破他心底的那份珍藏呢，悲恸眼眸迸出强烈愤恨的火焰。

“来人。”“庄主有什么吩咐？”“一定要找到她，把她带来见我。”“是。”“我倒要看看她做何解释……”风拓亦冷酷的眼神已经被恨意取代。

¤¤¤¤¤¤¤¤¤¤¤¤¤¤¤¤¤¤¤¤¤¤¤¤¤¤¤¤¤¤¤¤¤¤¤¤¤¤¤¤¤¤¤¤¤¤司徒翊儿再醒来已经是晚上了，她躺在床上不断的回想，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女人的嫉妒心是多么可怕啊！靳月仪，不要以为我司徒翊儿是个笨蛋，被你们耍的团团转，真以为本小姐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弱女子啊，我要给你个措手不及。前提是要先离开这个鬼地方，看来这场骗局中，展驭及也不是个单纯能置身事外的人。

看样子自己成了第二代窦娥了，不过好象比窦娥还冤啊！而且风拓亦是个强硬的人，他虽然在商场上无所不及，不过他不是女人，而且他也不了解女人。

所以他肯定不会相信我的。我要怎么样离开这里而且又不被风拓亦他们找到呢？“唉……”司徒翊儿烦闷的叹息道？“唉……”紧接着一声叹息。“咦，刚刚好象

不是我发出的？”司徒翊儿呐呐开口道。“谁——”好象没人，窗外一片漆黑，树叶悉悉嗦嗦的抖动着。“嘻——”“谁，谁在那？”司徒翊儿唰的坐了起来。

还是没人，莫非撞邪了……“嘻嘻——”“真是个笨蛋！”“谁，快给本小姐闪出来。”被耍的司徒翊儿有点动怒了。一眨眼，一个人影从窗口跳了进来，“嘻——，笨蛋姐姐还是这么笨。”说着跳过来撞到司徒翊儿身上，一把抱住她。定睛一看，居然是那个幼齿小男生啊，一身黑衣，犹如黑夜的清澈明眸眨巴眨巴的盯着她，粉嫩的脸在烛光下显得晶莹剔透，挂着两个酒窝儿，如同阳光从太阳里放射出来，微笑从酒窝那儿放射出来，布满全脸。司徒翊儿不由的看痴了。

“可爱的姐姐，醒醒——”不安分的手捏了捏司徒翊儿的脸，“嘻，我知道姐姐对人家肖想已久了——”“你怎么在这里啊？”“嘿嘿——你说呢——。”“姐姐好笨哦——”天真的眼神温柔的看着她。“讨厌的小孩。”

“去，人家哪里像小孩啊——为了证明我不是小孩子——”诡异的眼神看的司徒翊儿心底发麻，“啵——”没等她反应过来，她又一次遭这小子的“辣手催花”啊，真是悲哀啊！“啊——姐姐你好粗鲁啊。”司徒翊儿气的在他下巴咬了一口，痛的那小子抱怨连连。看着他一连的吃鳖，司徒翊儿得意的掀掀眉毛。

“对了，你来这里干吗啊？不要说是欣赏夜景，鬼才信。”司徒翊儿嘴角抽搐一下。“嘿嘿，笨蛋姐姐变聪明了啊！人家我可是为了来救一个狼爪底下的美女。”

“呵呵，你是在说我吗？我知道自己是美女拉，你也不用这么强调啊。”“哈哈——那出去后怎么报答我啊！”“你真能救我出去？”司徒翊儿正经八百的说。“你对我的能力怀疑？”曲霈离收起嬉皮笑脸的表情，眼睛定定的看着她。“那你想怎么报答啊？不要说什么以身相报，那是很老土的！”“哈哈——还没想好，等我想到了告诉你，我们先出去吧？”

又恢复了嬉笑的表情，视线依旧停驻在她的面容上。“怎么走？”“嘿嘿——笨，当然从大门走拉？”“可是外面应该是有人把守的？”

“嘿嘿——。”司徒翊儿跟着曲霈离后面走了出来，外面居然一个守卫都没有，看着曲霈离严肃的侧脸，司徒翊儿陷入了沉思……

［正文:第21章］

司徒翊儿一路走来没见到一个侍卫，曲霈离随便带她一绕，就出了展驭及的府邸。门口，曲霈离早就准备好了一匹快马，“看来你小子还挺聪明的！”不过她好象从没骑过马也，看这这么高大的马，她有点怯步了。

曲霈离脚一蹬轻轻松松的坐上了马背，他伸手道，“快上来。”司徒翊儿犹豫着该怎么上去。“哈哈，笨蛋姐姐不会骑马！”

虽然黑呼呼的看不清楚曲霈离的表情，但司徒翊儿知道他肯定是很不屑及了。

“谁说我不会啊。”司徒翊儿不悦的反驳，拉着曲霈离的手，也学他的样子上了马，马蹄一扬，狂奔了起来。

曲霈离一手拉着绳子，一手搂着她的腰，他温热的呼吸吐在她的脸上，男性的气息环绕着他，司徒翊儿心如擂鼓，耳朵发热，慌乱的挣脱开他的怀抱，可是曲霈离的手臂牢牢的箍着她，他不过是个小孩子，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啊，司徒翊儿自我安慰。“现在去哪啊？”司徒翊儿靠在他胸膛的头抬了起来。

“到了你就知道了！”“哦——”司徒翊儿感觉周围的风呼啸而过，乌黑的山峦、树木一晃而过，在马上不知颠簸了多久，马蹄声，唧唧声跟催眠似的催人入睡，司徒翊儿靠在曲霈离怀里昏昏欲睡，睡意合上了眼皮。

“到了——”“啊——”。司徒翊儿这才惊醒，怔了怔，抬头一看，以近黎明时分，天空一片灰蒙蒙，远处布满了淡霞。她揉了揉眼睛，有点迷茫，曲霈离媚惑的看着她。

“到了吗？”司徒翊儿问出了心中的疑问。“恩。”曲霈离跳下马，伸手把处于混沌中的司徒翊儿抱了下来。

♀♀♀♀♀♀♀♀♀♀♀♀♀♀♀♀♀♀♀♀♀♀♀♀♀♀♀♀♀♀♀♀♀♀♀♀♀♀♀♀♀♀♀♀♀♀♀♀♀♀♀♀♀司徒翊儿站定一看，看大的房子啊，门口两尊巨大的石狮，红漆镶金边的大门矗立着，随着大门徐徐拉开，纷纷跑出了很多人，在门口两旁站了开了，列成两对，一个年老一点的走到了曲霈离面前，弯腰说道，“少主，您回来了。”“恩。”曲霈离摆出了一副很严肃的样子，他把手中的马绳递给了这个老人，拉起司徒翊儿的手就往里面走，司徒翊儿好半晌才回过神来，好大的排场啊，两旁的仆人纷纷鞠躬。

司徒翊儿任由曲霈离牵着，她还搞不清状况，看来这家伙也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孩，而且最让司徒翊儿佩服的是曲霈离变脸的速度真比翻书还快，刚刚还笑嘻嘻的，一下子就严肃的让人不敢正视，她不由的问出了心中的疑虑，“小梨子，你几岁了啊？”“是离开的离，不是梨子的梨，我19了。”“咦——”司徒翊儿奇怪，他怎么这么了解我想说的啊，什么，什么，他居然说自己19了，原来以为17岁已经是抬举他了，没想到这小子还挺老了，不过还是要叫自己姐姐拉，谁叫自己比他还老呢。“唉——”司徒翊儿感慨的叹气。“怎么拉？”“看不出你这小子有19啊。”司徒翊儿偏着头说道。“嘻——”“你这家伙不会双重性格吧。”司徒翊儿吃惊的看着他。“乱说。”曲霈离敲了敲司徒翊儿的头。“……”

“这是我的房间吗？”司徒翊儿疑惑地呐呐问道，粉红色的纱幔，粉红色的被子，粉红色的地毯，粉红色的桌布……，清一色的粉红系列，眼前除了粉红还是粉红。真恶心，快吐了，司徒翊儿霎时觉得天旋地转。

［正文:第22章］

“不要跟我说这是你的杰作？”司徒翊儿快抓狂了。

“嘿嘿——喜欢吧！”曲霈离骄傲的心也扬起来了。“喜欢？”司徒翊儿冷笑的双手环胸，斜着眼看他。“我就知道你会喜欢！”

曲霈离眨着可爱的眼睛，洋洋得意。“天啊，你杀了我算了。”司徒翊儿感到全身血液都逆流了。“人家才舍不得杀你呢，呵呵。”“你你你，你变态啊！”司徒翊儿指着曲霈离的鼻子，双手颤抖着。“干吗说人家变态啊！呜……”曲霈离双眼委屈的漾出点点水气。

“唉……”司徒翊儿看着满屋的粉红色，真的没辙了，人家又不是芭比娃娃，干吗要住这种房子啊，晚上睡了也会做噩梦啊，看着曲霈离一脸的无辜，司徒翊儿全身一阵无力，张着嘴巴半天吐不出一句话。

“呵呵……可爱的梨子弟弟，我可不可以换个房间啊？”司徒翊儿一脸期盼的瞅着他，还很勉强的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希望这样能打动他的心。

“不行。”曲霈离摇了摇头，没的商量啊，司徒翊儿脑袋立刻像蔫了的花似的垂了下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司徒翊儿迈着艰难的步履走进了这个粉红世界。

曲霈离又招来两个丫鬟，说是伺候她的，一看就是未成年少女，眨巴着小鹿斑比似的眼睛，司徒翊儿“激动”的真是话都挤不出来了。丫鬟把手中的盘子放到桌上，就到门外侯着，一看到香酥酥的糕点，司徒翊儿的肚子就招架不住，抓起就吃，要知道坐一个晚上的马，可是很消耗体能的，边吃边舔着手上的残渣。

“很好吃吗？”曲霈离倾身问道。“呜——好吃，好吃。”手上拿着糕点。嘴里塞满糕点，真是享受及了。“真的这么好吃吗？”曲霈离睨着眼睛看她。司徒翊儿猛点头，一抬眼，眼前一张男性脸孔的大特写，翦水双瞳瞅着她，近到可以看清楚睫毛的根数。

“呜——干吗啊？”司徒翊儿看着眼前定定盯着她看的曲霈离，她不由的舔了舔嘴巴上的糕屑。看着一张一合的嫩唇，曲霈离像是想到了什么，他的手指在司徒翊儿唇边蘸了蘸，然后放到了嘴里，细细品位了一番，最后得出个结论，“恩！好吃。”

司徒翊儿被眼前的人影弄傻掉了，张着嘴巴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只见曲霈离又一个弯腰，舌尖触碰上了她的嘴唇，沿着边缘舔了起来，滚烫的舌尖来回移动，司徒翊儿觉得自己的思绪停止运转，大脑都罢工了，眼睛蒙上疑惑，眼神渐渐迷离。“恩，真的很好吃。”

曲霈离喃喃自语，司徒翊儿蓦地圆睁双眸，一把推开了他，“色狼——”。曲霈离像是什麽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清澈的眼神不解的看着她。司徒翊儿气的想尖叫，寒着脸怒瞪他，看着那张白嫩的脸，她闷闷的站着，渐渐的心中的怒气也平息了，实在不知道拿着家伙怎么办，就当被啊猫啊狗舔了，自认倒霉啊！司徒翊儿幽幽叹息道，“唉……”。

“小梨子啊，你能不能派人帮我去风翼山庄打听一下啊？”司徒翊儿只得扯开话题，掩饰自己心里的尴尬。“你想打听什么？风拓亦吗？”“不是，帮我打听一下风莪芮，不知道她中毒有没有醒过来了？”司徒翊儿一想到风莪芮万一醒不来了，她就心酸的想哭，在心里默默的祈祷她早点醒来。“还没醒。”

“哦——”。司徒翊儿脸上透着落寞的神韵。“不用担心。”看着司徒翊儿伤心的样子，曲霈离伸手抚摩着她的脸盘，嗫嚅道。“她太过分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

司徒翊儿越想越伤心，眼眶里布满了泪珠，强忍着不让它掉下来。不用司徒翊儿讲，曲霈离也知道她是谁了，曲霈离清澈的眼睛变的深沉，透着逼人的锐气。“我司徒翊儿不是这么容易被打倒的。”司徒翊儿捏紧拳头，破涕为笑。

“呵——，真是个笨蛋姐姐。”“啪——”一个包包被曲霈离扔在了桌上，司徒翊儿一看，眼睛唰的睁亮了，“我的包包——”迫不及待的翻出里面的东西看了起来，素描本，彩铅……全都在，司徒翊儿激动想要欢呼，颤抖的说道，“你怎么办到的啊？”“呵呵——偷出来的啊！”“小梨子啊——”司徒翊儿正经八百的看着曲霈离，眼眶里隐满激动。“怎么拉吗？”“谢谢。”“嘻——”曲霈离脸微微泛红。

［正文:第23章］

风翼山庄——“庄主，曲少主求见。”下人来报。“他找我有事？”风拓亦蹙眉沉思。

“带他去大厅等我，我就来。”风拓亦威严的说道，曲霈离，他来做什么？自己好象和他交情不深……

风拓亦也无暇思索了，站起来前往大厅。“小梨子，你说他会不会认出我啊？”司徒翊儿扯了扯曲霈离的衣袖，嘟着嘴巴担忧的说道。“不会的拉。”曲霈离笃定的说。

“可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嘻——笨蛋姐姐，你不相信我的杰作啊，安拉，没人认的出你的拉。”曲霈离咧嘴笑了笑，还不忘捏捏司徒翊儿的脸蛋。

也是哦，司徒翊儿看看自己，一脸黑呼呼的，听曲霈离说要来风翼山庄，司徒翊儿硬缠着他要来，怄不过司徒翊儿，只能带上她这个拖油瓶，不晓得拿什么药给她吃了，让她的皮肤变的黑呼呼的，如果再扎个非洲辫，那真的很像非洲佬了，然后又换上一身的男装，骨架小穿上男装特别别扭，好象是哪里来的野孩子。不过她现在最担心的是等一下风拓亦会不会认出她来，万一知道是她，会不会一气之下扭断她的脖子，想想就觉得怪吓人的，她不禁摸了摸脖子。

“不知曲少主光临蔽庄有何事？”门口传来低沉的声音。一看来人竟是风拓亦，他还是那么威严，冷漠，浑身散发着凛然的气势，看着那双深不可测的眸

子，司徒翊儿吓的头压的低低的，就怕被看出破绽，风拓亦深沉的打量着她，害她大气都不敢喘，拽着拳头的手直冒汗。

不要盯我看啊，千万不要盯我看，司徒翊儿在心中默念着，千万不能自乱阵脚啊。“呵呵，听说风大小姐中毒了，此毒目前还无人能解，所以想来碰碰看运气。”曲霈离收了嘻笑的脸，恢复了一脸的严肃，气定神闲的说道。“你有什么目的？”风拓亦眼神更加深沉了，全身散发着迫人的气势。

“目的？我只是对背后的人感兴趣而已。”曲霈离打趣道。风拓亦凝视了他们片刻，最后决定让他们一试，只要能救风莪芮的他都会试，哪怕几率是那么的渺茫。

“那请跟我来吧！”曲霈离与司徒翊儿跟着风拓亦后面，“小梨子，你真能救莪芮妹妹？”司徒翊儿悄声问道。“呵呵——我可没说能救她哦！”曲霈离揶揄道。

“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小梨子，我会给你打气的。”襄芮阁床上的人静静的躺着，苍白的脸，无血丝的唇，如果不是还有微弱的气息，恐怕真会以为已经香消玉陨了，脆弱的像尊易碎的搪瓷娃娃。

司徒翊儿心都被揪紧了，她好想靠近看看莪芮妹妹，她真希望床上躺着的只是一个陌生人。曲霈离上前把了把脉，意味深长的说道，“怪不得目前为止没能解此毒！”“能解吗？”风拓亦问道。

“此毒毒性很强，幸亏风庄主用活冰蟾遏制住了毒性，不过三天之内不解的话，就有生命危险了，你们先出去一下。”

看他们出去后，曲霈离望着床上的人，沉思了片刻，拿起匕首在手腕上深深的划了一刀，然后把血滴到风莪芮嘴里，鲜红的血滴落在干涩的唇上，床上的人依旧是静止不动。

眼看差不多了，曲霈离这才止住了血，这世上能解此毒的也只有他的血了。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24章］

风拓亦和司徒翊儿焦急的站在门外等，风拓亦脸变得很凝重，一声不吭，司徒翊儿还不时朝他偷瞄一眼。

约莫半柱香时间，门开了，曲霈离出来了，面色苍白，很虚弱的样子，好象风一吹就会摇摇欲坠。“怎么样？”

司徒翊儿上前扶住他，很急切的问道。风拓亦没等他开口说，风一般闪进去了。“解了。”“小梨子真厉害，怎么办到的啊？”司徒翊儿一脸的不可置信。“嘻——没什么拉，只是我的血刚好能解此毒而已。”

“你的脸色很差也！”看着曲霈离犹如薄纸般剔透的脸，司徒翊儿不免担心的说道。“呵呵——笨蛋姐姐是在担心我吗？”

曲霈离靠在司徒翊儿身上笑嘻嘻的问道，“安拉安拉。”司徒翊儿心中有很多疑问，但看曲霈离羸弱的身子，也只能作摆。“看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下一步了。”

其实来的时候，司徒翊儿已经想好了揪出幕后黑手的办法。虽然办法老套，但肯定管用。

☆★☆★☆★☆★☆★☆★☆★☆★☆★☆★☆★☆★☆★☆★☆★☆★☆★☆★☆★☆★☆★☆★☆☆★“终于要行动了吗？”风拓亦皱了皱眉。“呵呵——如果抓到凶手，风庄主打算怎么处置。”

曲霈离问的正司徒翊儿想说的。“听曲少主言下之意，莫非曲少主知道此人是谁？”风拓亦眼睛探究的直视着曲霈离。

“怎么会呢？我只是好奇而已。”曲霈离挑眉。“大小姐现在很危险。”手下们有点担忧。“我知道，你们继续监视。”

风拓亦知道，只要散播消息说风莪芮还没死，凶手就不会死心，只有风莪芮知道凶手是谁，而且他现在赌的就是凶手是不是司徒翊儿。

翊儿，千万不要是你，千万不要背叛我！他真的承受不住这种事实，他的一颗心揪得紧紧的。风拓亦已经在山庄布置好了眼线，就等凶手上勾。而且他坚信，凶手一定会现身的。

¤¤¤¤¤¤¤¤¤¤¤¤¤¤¤¤¤¤¤¤¤¤¤¤¤¤¤¤¤¤¤¤¤¤¤¤¤¤¤¤¤¤床上的人儿依旧是静静的躺着，气息平稳，面色显然有些红润。

一个人影身形如鬼魅，慢慢靠近床边，狰狞的脸冷笑着，凤眼中隐隐透着一丝阴狠之气，“风莪芮，不要怪我，谁叫你阻挡我，所以你必须死。”

人影自语道，手上的匕首闪着诡异的光。她狰狞的脸透着凶残之气，就在她挥刀的同时，“啪”一声响，匕首被振落在地上，她美丽的容颜明显惊吓过度的模样，根本没料想的结果发生了，几道人影出现在她面前，速度之快叫人咋舌。

“靳月仪，没想到是你？”风拓亦怒吼道。靳月仪一脸的狼狈，怔了一下，盈盈含泪的眼眸深情的凝视着风拓亦，“亦哥哥，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司徒翊儿幽幽叹息着，想不到靳月仪真想要杀莪芮妹妹。靳月亦连忙装出一副很柔弱的样子，跑到风拓亦面前，一把抱住他，“亦哥哥，我喜欢你，一直都很喜欢你，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喜欢你啊！”

风拓亦双目冰寒，好不留情的挥开她，靳月仪跌坐在地上，凄楚的看着风拓亦，瞪大了眼睛仰着脸朝他喊道，“亦哥哥，为什么？为什么啊？”“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恐怖的女人，心如蛇蝎，这辈子我都不会爱上你的。”

一字一句从风拓亦嘴里讲出来，绝情的另人窒息。曲霈离双手环胸，媚惑的眼眸半敛着，谁也猜不透他现在在想什么。

靳月仪幽怨眼眸黯了一黯，唇瓣抖了抖，泪珠啪嗒啪嗒的掉了下来，“为什么，是因为司徒翊儿吗？”风拓亦不语……

“司徒翊儿，为什么你们都喜欢司徒翊儿，她有什么好的啊？”双瞳崩出了强烈的恨意。

“来人，带靳小姐出去，以后不准她踏入风翼山庄。”“司徒翊儿，我不会放过你的……”

靳月仪咬牙发誓道，她摇摇晃晃，连连后退，自幼没人敢跟我抢任何我看上的东西，司徒翊儿你居然敢迷惑我所爱的人，我不会就这么罢休的……“现在误会澄清，你决定留下来吗？”曲霈离露出可怜兮兮的表情，复杂的眼神下隐含没有说出口的话语。“我看没必要了。”

司徒翊儿沉思的望着风拓亦的背影，略感惆怅地说道，心中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一时离不清到底是何感觉，只能把这种怪异的感觉推开，像是什麽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曲霈离菱唇勾起一抹的弧度。风拓亦脸上透着落寞的神韵，翊儿到底在哪里呢?

她现在安全吗?

她会不会受到伤害……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25章］

直到司徒翊儿和曲霈离离开了风翼山庄，司徒翊儿都觉得那道视线还是如影随形的跟着她，难道风拓亦认出她来了，应该不会，可能心里作用，太紧张的缘故吧？曲府，夜幕笼罩，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

司徒翊儿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守夜人远远地不知在什么地方打更，她在床上坐了起来，思索着，为什么靳月仪会以为风拓亦喜欢我呢？风拓亦怎么会喜欢上我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她一定是搞错了，她只不过是嫉妒风拓亦对我好而已。越想越觉得腻烦，不想了，甩甩头，抓了一件衣服出了房门。

藏书阁中烛光摇曳，乌黑的阴影闪动着，司徒翊儿披头散发在翻弄着，嘴里呢喃着，“怎么没有啊？”“《史记》，不是。”

她随手一丢，“《论语》，也不是。”，真搞不懂这些古人，怎么全是这种书，“咦……怎么没有啊？”继续翻，不信找不到，司徒翊儿发挥着她少有的耐心，“刨地三尺”。

“翊翊，你在做什么啊？”司徒翊儿头也不抬，继续埋在书堆里找着什么，进门的曲霈离一头雾水，本来他想来看看司徒翊儿睡了没有，没想到她房门大开，看到这里有烛光，才打算进来看看的。“翊翊……”曲霈离无奈的表情。“干吗啊？”

司徒翊儿没好气的回答道，还真不想理他，自从风翼山庄一回来，就改口了，再也不叫她姐姐了，想来她就觉得呕。“破书那么多，到底在哪里呢？”司徒翊儿满嘴抱怨。

“你在找什么啊？要不要我帮你找啊？”曲霈离好心的提议道。“嘿……你老实告诉我，武功秘籍呢？”“什么武功秘籍啊？”曲霈离无辜的大眼瞅着她。“你不要装蒜了，肯定有的。”

司徒翊儿哇啦哇啦的嚷道。曲霈离惹人怜的大眼染上不解……“嘿嘿，你还装蒜。”司徒翊儿皮笑肉不笑盯着他，看的他心里直发麻。曲霈离心想，这女人是不是今天受刺激过大啊？

“拿来，武功秘籍。”司徒翊儿摊着手，一副誓不罢休的样子。“我没有什么武功秘籍啊！”“有，你还想骗我，我早发现你有武功了，不止你，还有风拓亦也有。”

曲霈离嘴角已经隐隐抽筋……“小梨子，给我吗！我会帮把它发扬光大的。”司徒翊儿开始死缠烂打，真拿到武功秘籍，她就发了，回去之后，印发个数千本，到时候拿到市场上一销售，嘿嘿，那还不赚疯，而且到时候去申请个专利，光那专利说不定就直几百万呢，而且说不定她还能扬名立望，名垂千古啊。

“真的没有啊。”曲霈离嗫嚅着。“哼，你当我三岁小孩啊。”“没有啊，哪来的什么武功秘籍啊。”他偷偷瞄了瞄司徒翊儿，只见她脸色由白到青，再有青到黑，完了，“呵呵，好困啊，我先睡觉去了，什么事情明天再说。”

连忙找借口开溜。司徒翊儿呆愣在原地，思索着，他肯定不会这么容易给我的，该怎么样才能骗到手……

［正文:第26章］

○●○●○●○●○●○●○●○●○●○●○●○●○●○●○●○●○●○●○●○●○●○●○●○●○●○●○●○●○●

翌日，鸟雀开始鸣叫，雾霭渐渐散去，露珠在树叶上像钻石那样发光，府里一片急冲冲的脚步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丫鬟、仆役门开始忙碌着，大户人家的丫鬟、仆役都要起的很早，在主人起床前张罗好一切。

“云儿，帮我梳个简单的发式吧。”司徒翊儿最讨厌唐代的发式了，把头发都弄到头顶上去，头上的发髻上还耸立着两个发环，插满钗子，顶的人重都重死了，虽然看起来雍荣华贵，但她却觉得很艳俗。“是，小姐。”

被称为云儿的丫鬟手很巧，帮她梳了一个娇俏可爱的发式，两边编了几个辫子，再把辫子盘成三个小髻，刘海垂在额前，后面也垂着很多青丝。然后插了几支小巧的钗子，耳环搭配的跟钗子同款，司徒翊儿搭配了一件绛紫色的立领衫子，她把本来要披肩上的披帛，围在腰间打了个蝴蝶结，显的轻盈，俏丽。

穿这完毕后，司徒翊儿翻了翻背包，找了一些东西后，抓起桌上的糕点就走。“小姐，你还没吃早点呢。”“不吃了，如果你们少主问起来，就说我去马厩了。”司徒翊儿嘴里塞满糕点急冲冲的跑了出去。

这个小云什么都好，就是太罗嗦了一点，跟七老八十的老太婆似的，整天碎碎念，念的她耳朵都快长茧了。“嘿嘿，亲爱的马大哥，我来也。”司徒翊儿眯着眼睛，擦擦手掌。马厩里群蹄乱踩，一片嘈杂声，“安静，乖乖，不要动。”司徒翊儿在里面钻来钻去安抚着。

这可是她早就想做的事情了，就是没有实验对象，她伟大的设计啊，伟大的构思，伟大的狂想……“哈哈……”面对着自己的杰作，司徒翊儿一阵狂笑。笑声引来了管马厩的老伯，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慑住了，额头冒出了三条黑线，摇了摇头，嘴里念叨着，“罪过啊，罪过啊……”听在司徒翊儿耳朵里，却是，杰作啊，杰作啊……司徒翊儿自我欣赏着，“等一下小梨子看到会兴奋死的。”她所谓的杰作就是，雄赳赳的马有的被她擦上了睫毛膏，有的马鬃被她拿钳子烫成了卷的，有的马尾还打上了辫子……这就是所谓的艺术家，连作者也纳闷了,原来艺术家的内心隐含着疯狂因子。

可惜材料有限，本来她还想给马打上耳洞，戴上耳钉……“对了，去叫小梨子来看我的杰作。”司徒翊儿风风火火的跑了出去，“哎……这个叫什么的，有没有看到你家少主。”她拉住了走廊上一个丫鬟，这里丫鬟太多，脸孔都差不多，穿着又差不多，她除了自己的贴身丫鬟搞的清楚，其他人也不知道谁是谁了。

“小姐，少主在用餐。”没等丫鬟说完，司徒翊儿又噔噔噔跑掉了。一跑进餐厅，拉起曲霈离就走。“去哪啊？翊翊。”“跟我来就是了。”“不用这么急吧？人家我会害羞的拉。”曲霈离摸摸发红的脸，羞涩的看着她。

“走拉，罗嗦。”“……”“这就是你要带我来看的。”曲霈离面对如此另人咋舌的景象，他真想当场昏倒……“嘿嘿，怎么样，不错吧，我要把你家里改造的充满艺术气息。”

司徒翊儿洋洋得意。“天啊，这可是塞外的汗血宝马啊！”曲霈离感到全身血液都往上冲了，明显惊吓过度的模样，那张如玉般皎洁的脸已经石化掉了，终于深深体会到，女人的一半是疯子。马儿们哀怨的眼神盯着他。

“嘿嘿……”曲霈离感觉自己往后的日子将充满“惊奇”，不禁替自己捏了把冷汗，他为他少主的威严沉痛的哀悼……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27章］

“空气多么新鲜！阳光多么灿烂！世界多么美好啊！”司徒翊儿神色飞扬。外面的世界好啊，整天呆在府里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后面还拉拉杂杂跟着丫鬟，做什么事情都不舒服，不自在。这几天把曲府整的人仰马翻，希望从小梨子那里套到武功秘籍，搞到最后，他一句什么都没有，打碎了司徒翊儿所有的遐想，通常幻想破灭之后，精神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司徒翊儿决定出来好好散散心。趁曲霈离不在，甩掉云儿，避开管家他们的眼线，总算成功的解放了。“这些玉器好炫啊！”“这个面具也不错！”“咦——这个花瓶好古典啊！”“……”司徒翊儿看看这个

想买，看看那个也想买。还好今天带的银子挺多的，她可是有备而来的，早上让云儿去帐房领了些银子，帐房听说是她司徒小姐要银子，特地包了一大包沉甸甸的给她，不过司徒翊儿对古代的钱没概念，感觉沉的快有一斤重的白银实际价值等于多少她也不清楚，她的最终目的就是把银子兑换成物品。“老板，这个挂坠多少啊？”司徒翊儿拿起一个纯玉的挂坠问道。“十文。”“十——文——。”司徒翊儿惊讶的喊道。“姑娘闲贵吗？”“呵呵，不贵不贵。”才十文啊，简直就是跳楼价啊，这么便宜的好事都被我碰上了，嘿，司徒翊儿连忙掏出银子付钱。“姑娘，我这是小买卖，姑娘这么大的元宝——”小贩面有难色的看着她。买下他所有的东西还措措有余啊。“呵呵，那你把这些全包了好了，一个总够了吧。”“够了够了。”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啊，他做生意这么多年，还没碰上这么好说话的顾客。也不知道司徒翊儿曾几何时变的这么好说话，以前在家她买几个水果为了一毛钱都要砍上半天呢。司徒翊儿搂着一大包的东西，嘴里塞着街上买来的零嘴，边走边逛，这古代的街跟现代的最大差异就是，现代的街上最多的就是卖衣服，古代的街天天像赶集一样热闹，百逛不厌。小贩们看到出手这么阔气的小姐，都来拉生意，司徒翊儿没办法，只好每样都买点，反正这些东西都会升值。

☆★☆★☆★☆★☆★☆★☆★☆★☆★☆★☆★☆★☆★☆★☆★走出这条就快到曲府了，走了几步，四周好象安静了下来，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有，幽深的巷尾，两边的高墙显的有些压抑。还好是大白天，如果是晚上叫她一个人走这里过，她还真不敢走。

眼角瞟到两道人影，抬头一看。两个男人，面无表情，穿着一身黑衣，不禁让人想到日本的忍者，真是有够傻的，他们难道不知道穿黑衣服吸光线比较热吗？古人就是古人，司徒翊儿摇了摇头，真拿这些人没办法。两人就站在司徒翊儿面前，“嘿嘿，两位大哥，麻烦让一下。”

见两人稳风不动，阴狠的盯着她，司徒翊儿傻了，莫非碰上了歹徒，劫色？劫财？司徒翊儿抱紧了手中的东西，这些可是她的宝贝啊。双方僵持着，见对方丝毫没有移动尊脚的打算。

“妈呀！”司徒翊儿瞅准时机，拔起腿就跑，两人“嗖”的站到了她面前，司徒翊儿一脸铁青，身手不凡，莫非是杀人不眨眼的，司徒翊儿心脏咚的跌到了谷底。

“救——”司徒翊儿来不急呼叫，呜咽一声瘫软了下去，两个男人扛起她，消失在巷尾……小巷恢复了一片寂静，散落一地的挂坠像似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有人来过。

◇◆◇◆◇◆◇◆◇◆◇◆◇◆◇◆◇◆◇◆◇◆◇◆◇本书由潇湘小说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28章］

风翼山庄——“庄主，有小姐的消息了。”手下匆匆来报。

“真的，在哪？”急切的语气泄露风拓亦内心的慌张。“翊儿姐姐在哪啊？快说啊！”风莪芮焦急的催促着下人，自从解毒之后在庄里修养了一段时间，总算恢复的差不多了，面色开始红润，精力也充沛了。

“报告庄主，小姐目前在曲府。”“曲府？曲霈离吗？”风拓亦若有所思，上次跟在曲霈离身后那个男孩，他早该想到，不可能有人会跟翊儿一样有双那么明亮，充满灵气的大眼。

那个时候因为担心莪芮而忽略了这么关键的人。“你下去吧，继续留意。”“……”

§§§§§§§§§§§§§§§§§§§§§§§§§§§§§“好痛啊！”感觉有人在粗鲁的踢自己，司徒翊儿痛的呻吟着。

是谁？为什么一直打搅她的好梦？一下接一下的踹，好痛，司徒翊儿强迫自己睁眼，她呼吸着屋子里的气息——与其说是气息，不如说是一股阴湿的怪味，仿佛油布与腐烂木头蒸发出来的那种冷冰冰的，透着湿意发霉的味道，刺鼻的霉味，挑逗着她的嗅觉，好恶心啊，胃里一阵反酸。

司徒翊儿撑起身子，“啊——好痛。”身上像被撕裂一样，想要站起来，发现自己被绳子捆绑着，身上的衣服都是尘土，手臂已经被绳子磨破了，绳子上还粘着斑斑血迹，头发凌乱的披在肩上，裸露在外面的肌肤青一块紫一块，惨不忍睹，简直跟鬼似的，这是自己吗？

“绝对不是我，怎么可能是我呢？”司徒翊儿忍着痛眯上了眼睛，希望醒来一切都是虚惊一场。“装死啊？”娇嫩的声音传过来，几声脚步声，人影向她靠了过来，一阵痛楚袭来，又有人踹她了，司徒翊儿倏的睁开了眼。

“靳月仪，怎么是你啊？”司徒翊儿看清来人，呆滞了数秒，呐呐的开口道。“哼，司徒翊儿今天你落到我的手上，看我怎么整你。”靳月仪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她，直盯的司徒翊儿心里一阵发毛，全身的寒毛整齐的排成一队。

“呵呵，靳月仪好久不见！”司徒翊儿装傻充愣。“靳妹妹，不要跟她罗嗦。”好矫情的声音，司徒翊儿愣了愣，原来房间里不只靳月仪。美人如花隔云端，正是此人的写照。以花为貌，以柳为态。

不似靳月仪的柔弱，此女轻盈中透着妖艳，绾着唐代贵妇的髻髻，应该是个妇女。司徒翊儿打量着对方，搜索着记忆，记忆库中根本没有此号人物。轻抬着媚人的眼，丝丝狠厉的眼神，更让司徒翊儿疑惑自己不曾见过此人啊。

“这位美女姐姐又是何人？”司徒翊儿露出白牙友善的打招呼。“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驭及怎么会喜欢你这个白痴。”妇人轻蔑地冷哼一声。

“嘿嘿——”驭及？莫非是展驭及的忠实Fans，臭展驭及，变态展驭及，死哪去了啊，也不来救救我，都是他惹的祸，美色的吸引力果然大。唉……惨，一个靳月仪就够让她头痛了，再来一个艳丽少妇，不知道小梨子会不会来救我，难道我真要横尸古代，死了也只不过是历史中一块不起眼的小石头。“云姐，我们怎么折磨她啊？”靳月仪询问道。

“饿她个几天几夜，死了干脆，死了再狠狠的鞭尸。”美艳少妇绝情的开口，她恨不得把眼前的女人撕人碎片，就是她抢走自己一生的最爱。她苏湘云就喜欢看着敌人在自己折磨中慢慢死去，不断的求饶，不断的哀求，不断的呻吟……鞭尸，司徒翊儿真的慌了，害怕的感觉牢牢的盘据着她的心。

以前看琼瑶剧时，觉得女主角被虐不够，没想到报应来了，自己要被活活虐死了，真是不甘心啊。“美女姐姐，你把我饿死了不就少了虐待的乐趣了啊！”司徒翊儿不怕死的开口道，她要拖延时间想办法自救，好留着命回去卖古董。“是啊，云姐，我们就这么把她弄死了就没趣了。”“就是就是，快给我点吃的吧，我好饿啊。”司徒翊儿连忙点了点头。

苏湘云沉吟片刻，讥讽的看着她，接着拿起一个馒头丢到司徒翊儿脚边。靠，把我手绑着叫我怎么吃啊，“美女姐姐，能不能先放开我，让我吃个饭。”“来人——”进来两人，一看竟然是打晕她的那两个黑衣人。“你们先放开她让她吃，记住，一定要看牢她，把人搞丢了休想拿到钱。”苏湘云警告道。恨恨的甩下两句，跟靳月仪出去了。还算有点人性，少了束缚的司徒翊儿捡起地上丑不垃圾的馒头，硬塞了几块。等她吃完，那两个人又把她绑了起来，“哎——两位大哥，对待美女不要那么粗鲁吗！”司徒翊儿还不忘抗议一下。黑衣人拉着一张脸，一声不吭的走了出去。

司徒翊儿僵硬的靠在柱子边上，打着饱嗝。环顾四周，好象是一幢废弃的老宅，墙角布满蛛网，桌椅破烂的丢在地上，厚厚的灰尘，烛光微弱。透过窗框，盯着夜空发愣——更声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夜空带着一丝清冷，一丝沉寂，一丝肃杀，正如此刻司徒翊儿的心思……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29章］

黎明前的黑暗又浓重，又潮湿，叫人很不舒服。司徒翊儿揉一揉眼睛，挪动一下发麻的四肢，绳子绑太紧了，挣脱了一个晚上也无济于事。

寒冷、痛楚像雪崩那样压下来，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好想窝到被窝里去啊。想起那些掉了的挂坠——心痛啊。

“唉……”司徒翊儿不由的叹息。“外面的两位大狭，如果你们放过我吧！，她们给你们多少钱，我给你们双倍的怎么样？……”司徒翊儿一边嚷着，一边拉直耳朵听着动静。

“两位武功高强的大狭，拜托放过小女子吧！”“小女子这么可怜，你们就稍微释放一点同情心啊……”声音越说越小，司徒翊儿疲倦的张着嘴巴。“一点反应也没有，讲了半天等于白讲，难道我要坐着等死吗？”

“都是这些古人，整天爱来爱去，干吗要拖我下水拉？”司徒翊儿抱怨着。爱情到底是什么啊？对与司徒翊儿来说，爱情不过是地球引力的作用而已。面对这

两个女人对爱情的执着跟毁灭，也让她为之震撼。可惜她们的爱就跟病毒一样，只有占有跟蔓延，而没有退路。

◎◎◎◎◎◎◎◎◎◎◎◎◎◎◎◎◎◎◎◎◎◎◎◎◎◎◎◎◎◎◎◎◎◎◎◎◎◎◎◎◎“好想小梨子啊！”少了那小子的粘人，还真浑身不自在，看来自己真有被虐狂啊。“翊翊，这么想人家啊！”窗口传来细小的声音，没仔细听根本听不到。

“小梨子，是你吗？”司徒翊儿对着窗口的黑影惊呼道。“嘘——小声点，发现就完了。”“小梨子，快救我出去啊。”司徒翊儿扭动着身子。“嘿嘿，你再熬一下，现在还不是时候。”黑影狡黠的说道。

“你——你——这没人性的家伙，我都快被折磨的死翘翘了。”司徒翊儿火了。“呵呵，还有力气骂人还不错。”“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啊？”“呵——那是我厉害拉。”“奇怪，为什么每次我有什么事情你都知道？”司徒翊儿偏着头沉思的望着窗外，纳闷及了，莫非……“你派人跟踪我。”“什么跟踪啊？讲的那么难听，人家我是好心保护你。

““算了，那你什么时候救我出去啊？”眼前的关键就是能离开这里就很庆幸了。“等天亮。”曲霈离胸有成竹的看着她，他要将事情彻底解决，他要确保眼前的人安然无恙。“哦——”司徒翊儿声如蚊鸣，不情愿的回答。安静了几分钟，“小梨子，还在吗？”司徒翊儿不确定的问道。“又怎么拉？”语气隐含着无奈，懒洋洋的开口道。“人家无聊啊！”司徒翊儿俏皮的看着对方。“那你想怎么样啊？”“你陪我聊聊啊。”“真拿你没办法啊！”曲霈离嘟哝着。“……”“嘘，有人来了。”

窗外的人影一个弧度划了下去。门口几声细碎的脚步声，司徒翊儿连忙正襟危坐，调整了姿势。“呦——司徒小姐精力充沛，看来昨晚睡的不错。”不符绝美姿色的尖酸语气，摇曳着身姿，苏湘云跟靳月仪轻移莲步走了进来。“美女姐姐是不是想人家拉，一大早就来看我，真是感动死我了。”

司徒翊儿嬉笑的看着她们，心里嘀咕，顶着那一头的钗子重死活该。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30章］

苏湘云居高临下的看着司徒小姐，蔻指撩拨着耳旁的发丝，一席殷红色的绸缎衬着分外妖娆的身姿，拖至地面的凤尾裙，更显的妩媚，刺眼。

跟她一比，靳月仪就显的比较小家碧玉。只见苏湘云俯下身子，蔻指挑起司徒翊儿的下巴，眯着眼来回的打量她，“就这个姿色，还想和我争男人。”

“哼——一脸狐魅像。”靳月仪在一旁答腔道。天地良心也，说的我好象妖精一样，司徒翊儿心里很不悦。苏湘云手指轻柔的摩挲着司徒翊儿的脸。倏的，她眼神一暗，“啪——”清脆的声音怔的司徒翊儿一愣一愣的。

瞬间她的脸上留下一道明显的红印，她回过神来，恨恨的白苏湘云一眼，这一巴掌还真不是一般的痛。苏湘云甩甩打的发疼的手，面对司徒翊儿毫不矫饰的不驯表情，苏湘云的愤怒更加膨胀，她提起手补上一掌，司徒翊儿头一便，“啊哟——”尖锐的叫嚣声，她的手重重的拍在了柱子上。

“嘻——”司徒翊儿咧了咧嘴，翘着头，得意的看着她。“你——你——这贱货。”苏湘云气的两眼喷火，“靳妹，拿鞭子来。”小梨子，怎么还不进来救我啊！司徒翊儿在心里默默念着。“啊——”门外传来哀号声，东西的碰撞声，等她们回过神来，一道人影如闪电般跑了进来。“展驭及？”

“驭及？”司徒翊儿和苏湘云异口同声的叫了出来。展驭及如野兽般的眼神吞噬着苏湘云。“驭及！”苏湘云声音如小猫般柔弱。展驭及提起手，“啪——”苏湘云被掌风甩出了数米远，身子猛烈的撞向地上的桌子，头上的珠花都被振落了，头发散落在肩膀上，嘴角挂着一丝血迹，狼狈不堪。苏湘云连滚带爬来到展驭及面前，拉着他的衣襟，“驭及，我爱你啊！”

“爱我？告诉你，我从来没爱过你，你死心吧！如果你再这样执迷不悟，我会让你在展府无法立足，滚——。”展驭及一脚踹开了她。“翊儿，你没事吧？”展驭及看也不看苏湘云，连忙冲到司徒翊儿身旁，焦急的询问道。

苏湘云抬起头，幽怨的看着展驭及，忍住快要夺眶而出的泪水，眼神透着不可置信，她的努力竟是这种结果，她追求了这么多年的爱情竟也幻化成泡沫了，心如玻璃般裂开了。一旁的靳月仪吓的大气也不敢喘。

“展驭及，你先帮我把绳子解开。”“啊——对！对！对！”展驭及手忙脚乱的解开了司徒翊儿身上的绳索。展驭及轻柔的扶起司徒翊儿，生怕弄伤她。“小梨子，你好戏看够了吧，快死出来啊！”司徒翊儿对着窗口喊道。房间里的人一连茫然。声音刚落下，黑影一闪，曲霈离从门口大赫赫的走了进来，揉揉惺忪的眼睛，张着嘴巴哈欠连连。

“翊翊。”白玉般的脸颊挂着无害的笑容，睁着一双稚气未脱的眼睛委屈的瞅着司徒翊儿。“终于知道要出来了啊？”司徒翊儿斜昵着对方。“嘿——”司徒翊儿走到苏湘云面前，欺身弯下腰，“小梨子，你说我们怎么对她好呢？”一边说着，一边还回头朝曲霈离挤眉弄眼。

“她刚才都怎么对你，你就统统还给她好了。”曲霈离在旁边附议道。“我司徒翊儿的处世原则呢，就是别人敬我一尺我会还她一丈。”司徒翊儿还故意学起刚才苏湘云的动作，拖起她的下巴，就是一巴掌，苏湘云含怒的眼眸瞅着她，一旁的靳月仪瑟瑟发抖。

“为了回敬你刚才的行为，我有个好提议。”“什么提议？”曲霈离好奇的问道。“嘿——把你们两个如花似玉的美人扔给蟑螂、老鼠为伍怎么样，这些可爱的小东西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你们，它们会每天在你们身上留下美丽的记号，一天天，你们身上的肉就会慢慢的少去，慢慢的腐烂，慢慢的发臭，然后长满一条条小蛆，小蛆再慢慢的咬你们身上的肉……”

随着司徒翊儿越往下讲，苏湘云和靳月仪的脸色越难看，靳月仪撑着墙壁摇摇欲坠的样子。“好恶心啊，翊翊不要再说了。”曲霈离摆出一副要吐的样子抗议道。“怎么会恶心呢？”

司徒翊儿说着，把一只蟑螂递到了苏湘云面前，“啊——“她两眼一睁，尖叫一声昏了过去。司徒翊儿甩掉蟑螂拍了拍手，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小梨子，我好饿啊，我们先回去吧。”司徒翊儿伏在曲霈离身上懒洋洋的说道。“翊儿。”展驭及欲言又止的看着她。

“展驭及，后会有期。”司徒翊儿朝他摆了摆手，“对了，展驭及，我们永远都是朋友？是吧？”回头说道，说完别有深意的看着他。展驭及僵硬地苦笑着，朝她颔了颔头。“小梨子，我们走！”司徒翊儿扯了扯曲佩离的衣袖。“恩！”他弯腰抱起了司徒翊儿，司徒翊儿也不挣扎，浑身都痛，被他抱着感觉好不错，还挺享受的。

走到门口，他的双瞳中的光芒已在瞬间由嬉笑变的严酷，抛下一句，“靳月仪你给我记住，下次再敢惹我曲霈离的人，我让你在京城连乞丐也当不了。”接着头也不回跨了出去。

靳月仪瘫软了下去，吓的脸都发青，嘴唇颤抖着，“曲霈离？我竟然惹上他？”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31章］

“救命啊……”从树林中传来歇斯底里的叫声，靳月仪在黑暗中跌跌撞撞跑着，身上的衣服被树木扯破了，手臂被树枝划破了，鞋子也不知何时不见了，脚上鲜血淋淋，但她却无暇顾及。她感觉周围一团团黑影在她面前游来游去，树林里到处都是哀怨声，哭泣声。

跑了许久，忽然看见前面站这个人影一动不动，靳月仪高兴的跑过去，人影越来越近，越变越大，这才看清楚原来不是人，却是一块孤零零的坟墓，吓的她抱头尖叫，苍白的脸在月色的映衬下显的毫无血色。谁来救她离开这里。

她悲凉而无望的呼喊着。嘶哑、透不过气的声音说道，“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靳月仪频临崩溃边缘的神经撕扯着，感觉自己的血管都要暴烈了，像在大海里看到浮木似的，用微弱的声音哀求道，“求求你救救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可是她的噩梦却始终没有结束……

¤¤¤¤¤¤¤¤¤¤¤¤¤¤¤¤¤¤¤¤¤¤¤¤¤¤¤¤¤¤¤¤¤¤¤¤¤¤¤¤¤¤¤¤¤¤¤¤¤¤¤¤¤¤¤¤司徒翊儿披散着头发，靠在床上，嘴里还吃着云儿递过来的杏仁糕。

“呜——小梨子，我可不可以不用再吃这些补品了啊？”看着桌上摆满各式各样的补品，司徒翊儿一个头两个大，张着大眼哀求的看着旁边的曲霈离。其实不就是一点皮外伤吗?

又是补品，又是不能下床，像她这种性子叫她整天呆床上，简直是要她命啊，还不如干脆给她一刀痛快点，而且她哪点看起来像受伤的样子啊，不就是身上有几片乌青，又没缺胳膊少腿的，小梨子说她脸色不好，要她多休息几天，人家她脸色不好也是躺床上躺出来的，不止他，连云儿都生怕她有什么闪失似的，整天盯着她不准她偷偷下床，也不帮她梳头发，说她现在身子弱，等身子好了再梳，弄的她好象孕妇一样，她也不好意思顶着鸡窝头出去吓人，只好窝着床上过着饭来张口的日子，害她越想越哀怨啊，越想越觉得命苦啊。

“你说呢？”曲霈离眼神幽暗，视线停驻在她的面容上，温和而平静却是暴风雨来临的征兆。司徒翊儿最怕他拿这种表情看他，少了平时的嬉笑，一本正经的看着她，就表示他现在生气了，别看他那张娃娃脸了，一生气，那表情简直让人退避三舍，喘不过气来，司徒翊儿带着怯意，沮丧的摆出苦瓜脸，“嘿——我吃就是了。”

“小梨子，你老实告诉我，那天在老宅里，你是不是知道展驭及会来，所以故意不现身。”司徒翊儿朝他挤挤眼睛，不要跟我说你说不知道哦，我肯定不会信的。

“你说呢？”曲霈离若有所看着她，语气中有一丝调皮。“我在问你拉。”司徒翊儿指指他的胸膛，抗议着。“应该是吧！”模棱两可的答道，其实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中，只是她还是受到了伤害。“哼——人小鬼大。”

司徒翊儿慵懒地伸伸腰，“云儿，把这些拿下去吧，恩——吃的有点腻了。”

“你也会吃腻？”曲霈离真觉得不可置信。“哈——”沉默了片刻之后，“翊翊——”“恩——”司徒翊儿看着他，被他的眼神震慑住了，他那坚定、明亮的黑眸里有一种清澈的吸引力。“怎么拉？”司徒翊儿感觉自己被那双深瞳吸附住了，大脑功能好不容易才从视觉转换到发音，愣愣的眨着眼睛。

“我要亲你——”嘴唇微微轻扬。“啊——”弯下了身，温热的唇复了上去，掩盖了司徒翊儿的脱口而出的声音。

草莓、樱桃，好甜啊！就像这个吻，曲霈离捧着她的脸，司徒翊儿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被禁锢住了，无法挣脱，两只手不知道摆哪里？轻轻的吻充满甜蜜的诱惑，带着一股清香，司徒翊儿越陷越深，瞪着的大眼渐渐迷离，眼前的脸也渐渐模糊了，曲霈离终于放开了她，迷恋的盯着她发红的嘴唇，司徒翊儿抬起臊的通红的脸，嘟着唇尴尬的看着他。好半刻才寻回自己的声音，“你你你——不要脸。”

“哈——你个脸红的跟猴子屁股一样。”曲霈离揶揄的看着她，粲然一笑，语气中带着奸计得逞的样子。“真是个不可爱的小孩。”嘟嘟喃喃的抱怨着。“小梨子，我在你这里住了这么久怎么从没见过你父母家人啊？”闻言，曲霈离笑意倏的隐去。看着司徒翊儿那张纯真的脸，他眼神暗了暗，手指拂上她的脸沉思着。

房间里灌满了逼人的锐气，直入她的心肺。面对着眼前这个让人陌生的男孩，司徒翊儿顿敢害怕、无措，让她有逃离这里的冲动。看出了司徒翊儿的退却，曲霈离双眸覆上了受伤的神色，决不允许司徒翊儿害怕他，一把抱住了她，闷在曲霈离怀里的人儿明显感觉到了他的颤抖和无助，她也不挣脱，任曲霈离静静的抱着。曲霈离闭了闭眼睛，回想着过去的一切，那些印象搀混在一起，溢满他的胸膛，透着一丝苦涩，“我的母亲是当朝的公主，刁蛮任性，绝色倾城。不凡的出生酿成了她眼高于天的个性。

皇帝给她挑选了很多大臣当驸马，可是她却独独钟情与我的父亲，至今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么多年我见过他的次数寥寥可数。我母亲怀着喜悦的心情嫁给了我的父亲，她以为她的痴心可以锁牢一个男人的心，可她却不知道我父亲没有男人那颗爱家的心。

到死，她还心心念着我父亲……”曲霈离有点悲伤的说道，司徒翊儿静静的听着，她也不打断他。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32章］

根据曲霈离断断续续的话语，司徒翊儿总算拼凑出了大概。曲霈离父亲是个普通商人，他有着不羁的个性，不喜欢被人束缚，长年出去从商，他会娶这个女人不是因为她公主的身份，而是认为自己该结婚了，该有个孩子了，只要

有个女人能贡献肚子为他生小孩，他就会娶她，爱情之于他可有可无，他不允许他的世界被羁绊住，而他的母亲也刚好在他父亲需要子嗣的时候出现了。

他的母亲为这个她深深爱着的男人抛弃了一切，她认为自己的爱情可以牵住他的一切，她也跟所有女人一样，整日呆在府里等她丈夫回来，好象一个妃子在等待帝王的宠幸一样，为了一年中那少的可怜的一两次见面，她也开心的像个待嫁的女人一样，久而久之，她开始担忧了，她的疑心病重了，精神开始紧张，认为她丈夫父亲可能在外面有女人了。

渐渐的，他的丈夫也受不了她的暴躁、多虑，每次回来大吵一架后又出去，久了，家里的仆人也忘了还有个男主人的存在。

终于他的母亲哀怨的垂下最后一滴眼泪，双眸凄楚地合上，但是她丈夫也没回来过。“我知道我母亲从没后悔过。”曲霈离把司徒翊儿抱的更紧了，微微抬起头，仿佛自言自语似的。原来曲霈离有个不快乐的童年，他说起母亲时语气的无奈，说起父亲时语气的平淡，都无一不牵动着司徒翊儿的心弦。

从曲霈离的话语中了解到，当今皇帝也就是他舅舅很喜欢这个侄子，还赋予他至高无上的权利，尊贵的身份。但他的独特，反而增添了神秘。曲霈离抱着司徒翊儿，贪婪的感觉着她身上的气息，多年的孤寂之后第一次有了温暖的感觉。

☆★☆★☆★☆★☆★☆★☆★☆★☆★☆★☆★☆★☆★☆★☆★★☆★☆★☆★☆★☆★☆★云儿低着头走了进来，看到的就是这幅安静的画面：两人静静的依偎着，曲霈离头垂在司徒翊儿肩上，眯着眼睛。

云儿一阵手足无措，张着嘴巴不知道怎么开口，只好硬着头皮打破了寂静，“少主。”曲霈离不悦的掀了掀眉头，“什么事？”睁开眼睛不爽的看着她，最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否则——“风翼山庄的大小姐求见，她说要见小姐。”云儿畏畏缩缩的盯着地面，好象她的主子随时都会发飚，谁叫自己打搅到他了。

“莪芮妹妹来了吗？”司徒翊儿一脸兴奋，推开曲霈离就要下床，曲霈离的脸色有点阴戾，一把拽住司徒翊儿，“躺好——。”“呜——可是我要去看莪芮妹妹。”司徒翊儿挣扎着要起来，可是看到曲霈离布满乌云的娃娃脸，只有咬着被角睁着大眼，嗫嚅着。

“云儿，你把风大小姐带到这里来。”曲霈离不情愿的说道，如果可以，他真想去赶人。“是。”云儿这才嘘了口气，退下去。“翊儿姐姐——”银铃般清脆的嗓音，风莪芮漾着花般笑容，提着裙子跑进来，冲到司徒翊儿面前，就差没抱住她。“莪芮妹妹。”司徒翊儿心急的爬了起来，看看坐在床沿的曲霈离，也不敢造次，只有乖乖的坐在床上。

“翊儿姐姐，我好想你啊。”“我也是啊！”“听说你受伤了。”司徒翊儿可怜兮兮的表情表情瞅着她，“是啊！害我现在三天两头要吃一大堆的补品，可怜死

了。”“我大哥知道你受伤了，很是担心啊！”“呵呵——我没事拉。”“还不都是他惹的？”曲霈离闷闷的粗嘎声插了一句。司徒翊儿肘子给了他一拐，又对着风莪芮说道，“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早没事了。”

“哈——翊儿姐姐，听说靳月仪很惨啊，现在她都不敢出门，整天一个人关房间里，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她怎么拉？”“可能坏事做多了呗！不过外面传言说她见鬼了。”“见鬼——”司徒翊儿疑惑不解，看了一眼曲霈离，只见他睁着无辜的眼睛，耸耸肩，一副自己不知道的样子，不过司徒翊儿心里也大概知道，此事跟这家伙脱不了干系。“翊儿姐姐，你不在我好无聊啊，跟我一起回庄好了。”

说完，风莪芮期待的看着她。“这——”气氛凝滞，司徒翊儿瞄瞄曲霈离，发现这家伙脸都绿了，快要喷火了。“不准去。”司徒翊儿正要拒绝时，曲霈离吹胡子瞪眼的看着风莪芮吼道。“你凭什么拉？”风莪芮毫不示弱的怒瞪他，剑拔弩张，两人像要不到糖果的小孩，恨不得用眼睛瞪死对方。

司徒翊儿不禁捏了把冷汗，连忙打圆场，“莪芮妹妹，改天吧！呵呵。”曲霈离翘着下巴示威的看着风莪芮“那好吧！”风莪芮泄气的说道。“那我可不可以经常来找你玩啊？”

“好啊！”司徒翊儿点了点头，曲霈离不高兴的瞪着风莪芮。两人唧唧喳喳聊了好久，曲霈离总算见识到女人的威力，心里巴不得风莪芮早点走，把她列为头号拒绝往来对象，谁叫她粘着他的翊翊不放。一边闷闷的坐着，一边在催促着她快点走。临走时，风莪芮顶着玫瑰般红润的脸颊，羞涩的看着司徒翊儿，张着嘴巴欲言又止的样子。

“怎么拉？”司徒翊儿看着她吞吞吐吐的样子，问道。踌躇了一会儿说道，“我——我要成亲了。”语毕，垂下了她美丽的容颜。“啊——”蓦然一震，司徒翊儿脑筋打结，“跟谁成亲啊？”“他——你认识的！”风莪芮露出笑容，红润的脸蛋可爱而天真。

“谁？”声音骤然提高。“欧阳宇！”“时间定在下个月初！”“啊——”尖叫一声。“那我先走了！你一定要来啊！”风莪芮喜出望外，充斥着待嫁的甜蜜，仿佛成亲充满着神秘，在吸引她、召唤她。“恩——”直到风莪芮走了，司徒翊儿还傻愣着，她还没消化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小梨子，我没听错吧？莪芮妹妹要成亲了？而且居然是跟欧阳宇成亲？太不可思议了！”司徒翊儿明显惊吓过度的模样，“嘻！傻瓜！”看着司徒翊儿憨态可鞠的样子，曲霈离调侃道。

“可是欧阳宇是她的死对头也？不会吧！”“不是冤家不聚头！哈哈！”曲霈离也没想到风莪芮这女人要结婚，也着实吓了一跳。成亲好啊，省的到时候三天两头来缠着他的翊翊。

接下去的几天，司徒翊儿显的很忙碌，她满脑子想着该送什么礼给风莪芮，本来想做件结婚礼服给她，可是她对现在的婚纱比较内行，对古代那种繁

琐的嫁衣却是一筹莫展，而且古代的礼服很讲究，比如凤冠上要镶什么珠子，霞帔上要绣什么图案，想想她就觉得头痛。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33章］

风翼山庄——今天是风莪芮的大喜之日，襄芮阁中，丫鬟们有的拿着花团锦簇的肚兜，有的拿着红漆描金的妆奁，有的手捧艳红的嫁衣，手忙脚乱的，催妆乐曲开始响起，新娘要开始梳妆打扮了。

首先，丫鬟们忙着给风莪芮修改头饰（表示从此不在是闺女），把头发挽成盘形的发，插上各式金簪。接着给她开脸（亦称“绞面”，对新娘的面布做修饰），用细线绞去脸上的汗毛，把眉毛修成柳叶眉，梳理鬓角，涂上胭脂，点上朱粉。外面吹吹打打，热闹及了，时间差不多了。

丫鬟门连忙给她换衣：内穿红肚兜，足登红绣履，腰系流苏飘带，下着红色的绣花绸缎裙，外面罩上红色薄纱，带上镶满明珠，玉石丝坠的凤冠，再披上锦缎霞帔。

装扮好后，风莪芮坐在床上等着花轿。司徒翊儿偕同曲霈离，带着几名仆人来到了风翼山庄。

司徒翊儿一身粉色衣裙，搭配紫色披帛，手臂和肩隐隐裸显在朦胧的纱罗中，可谓绛绡缕薄冰肌莹，发髻上贴着金箔做成的金钿，她来古代从没贴过金钿，云儿说今天场面不同，必须要贴，她现在才了解到为什么电视上那些古代美女，所过之处，随时掉下小小的花片，就是贴着这个东西的缘故。旁边的曲霈离一席绣竹的长杉，后面的仆人捧着几盒贺礼，是曲霈离帮司徒翊儿准备的，打算送给风莪芮。

据司徒翊儿了解，这些贺礼好象都是皇宫里的贡品，随便一样都是天价，既然曲霈离舍得帮她送礼，她当然求之不得拉。庄外锣鼓交织，庄内一片炫目的红色，贴满了喜贴，宾客锦衣华服来道喜，将山庄烘托的热闹非凡。

风拓亦在招呼着客人，看到远处走来的娉婷人影，他脸上出现了一丝急切跟雀跃。待人影走近，“风庄主！”司徒翊儿跟他打了个招呼，瞬间，他的火热的心被水浇灭了，深邃的眸子急切的想从她脸上找到答案，翊儿都是叫我小亦的，为什么？看到旁边的曲霈离，他忽然明白了什么？但是他不会认输的。风拓亦一扫阴霾，招来仆人带他们两人去客厅上坐。

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响起，喜娘搀着风莪芮走了出来，红色的新嫁衣搭配红色的流苏盖头，新郎领着花轿等在门外，欧阳宇也一身裁制考究的红色长衫。风莪芮上了花轿，迎亲队伍远去，司徒翊儿怔忡的望着他们。

“翊翊是不是也想嫁人了。”曲霈离饶富兴味的看着她。“呵！”司徒翊儿只得用笑来盖自己的尴尬。“回去我们也成亲好了。”曲霈离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抛出一句。“我可不想老牛吃嫩草，摧残国家幼苗。”看着曲霈离那白净的脸，有感而发道。

“可是人家甘愿被你摧残啊。”说着，故作柔弱的斜靠在司徒翊儿身上，还不忘向远处的风拓亦抛了个挑衅的眼神，风拓亦拽着拳头，望向这边，眼神在说，我会跟你竞争的，曲霈离勾了勾嘴角，没有开始，你已经输了，翊翊是我的，手早已悄然搂上司徒翊儿的腰。

司徒翊儿一脸挫败，拍着额头，有股想仰天长啸的冲动。看着他们说说笑笑，风拓亦不禁黯然，这么甜美的微笑难道真不属于我吗?

※※※※※※※※※※※※※※※※※※※※※※※※※※※※※※※※※※※※※※为了客，风翼山庄大摆宴席，司徒翊儿也真正见识到了风翼山庄的雄厚财力，本来她打算送完礼就闪人的，看在风拓亦这么热情招待的份上，她也不好推脱。傍晚，酒席结束，宾客纷纷离去。

司徒翊儿正要跳上马车，“翊儿。”回头一看，风拓亦幽邃的眼睛瞅着她，好象有什么事情要说的样子。“我进去等你。”曲霈离瞥了她一眼，掀开帘子进去了。

“有事？”司徒翊儿望着站在她面前的风拓亦，心窒了窒，一阵慌乱，自从知道他喜欢自己之后，她就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相处了，看着他一脸严肃，她更是不知所措。

［正文:第34章］

夕阳的余辉把两道人影拉长……

静默一下，“你会走吗？”风拓亦开口了。

陷进风拓亦的深眸，司徒翊儿有一瞬间的失神，“你是指回家吗？”

“恩。”风拓亦双眸锁住她，他以前觉得自己抓不住她，现在更觉得无助，莪芮告诉他翊儿不属于这里，他已经差不多绝望了。

“你都知道了？莪芮妹妹告诉你的？”

风拓亦点了点头，“你会走吗？”

司徒翊儿没吭声，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回去。

“你不要走。”风拓亦一把抓住司徒翊儿的手臂，焦急的语气显露无疑。

司徒翊儿轻轻的拂开他的手。

风拓亦缩回僵在半空的手，默然无语好半晌，复杂难懂的凝视着她，嘴唇蠕动了半晌。

良久……

“有让你留下的理由吗？”说着，意味深长的看着她，黝黑的眸子仿佛诉说着什么，眼神中传达着一丝希冀。

司徒翊儿轻轻摇了摇头。

风拓亦怔忡的愣了好一会儿，“我喜欢你，甚至是已经爱上你了。”深情的说道。

司徒翊儿心一震，没想到他还是说出来了，我以为他不会说的，他为什么要说出来呢。

“我——”司徒翊儿张口欲言又止。

“你可以为我留下来吗？”温柔的凝视着她，眼神中透露着期盼、紧张。

司徒翊儿慌乱的看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

沉吟片刻，“你会为我抛弃这里的一切吗？”司徒翊儿冷静的问道。

风拓亦面有难色的看着她。

半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她没有真希望他会跟她走，只想听到一个答案而已，竟是这么难，他爱我，可是他也爱他的事业、家人。

司徒翊儿微微笑了笑。

风拓亦一时语塞，脸色苍白，悲怆的注视了她一眼，想要把眼前的倩影深深的刻在脑海中，他知道从今天起就真正失去了她，强忍心痛，微微阖了阖眼，苦笑着，是的，我一开始就输了。

转身离去时，他说了一句叫她多保重。

上了马车，掀开帘子，曲霈离正眯着眼睛靠在垫子上。等她坐下后，曲霈离倏的眼睛张开，一把抱住她，“翊翊，如果你离开一定要带上我。”语气带着哭腔。

“怎么拉？”司徒翊儿想拉开他，可是束手无策，他抱的太紧了，把人勒的快窒息了。

“你不要离开我。”眼神中透着阴鸷，“没有你，我不会独活的。”像宣誓般的声明着。

小梨子怎么拉，变的好奇怪啊，难道……“你也知道了。”司徒翊儿若有所指。

呜的一声，曲霈离闷在她肩窝里，感受着她的气息，一只手搂着她的腰，仿佛她会消失似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啊？他从没见过这种材质的彩色笔，质量这么好的纸，白皙，光滑的就连皇宫里上等的纸也望尘莫及啊。

忽然，抬起头来，“你不会丢下我不管吧？”惹人怜的语气，像小鹿般荏弱无助的眼神。沙哑的声音低喃的漂散在空气中。

司徒翊儿僵直着身子……

“你是不是打算丢下我？”语气瞬间变的冰冷，没有任何语调的起伏。

“小梨子——”面对着他变幻莫测的脸，司徒翊儿怔了一下。

“你说，你是不是打算丢下我。”曲霈离双手握着她的肩用力的摇晃，理智、冷静正在流失。

好晕啊，司徒翊儿使劲想挣脱曲霈离的手，“小梨子，先放开我。”

他决不允许她离开他，决不允许啊！他太在乎她了！从她走进他的视线那天起，整个世界他只在乎她，他不能想象没有她的日子！

一想到她要离开自己，他就觉得心好痛，好痛！

可是他对她的话置若罔闻，沉静在自己的思绪中，不停的喃喃自语……

他今天的举动好奇怪啊，司徒翊儿真的吓到了，她连忙一把抱住曲霈离，抚着他的背，说道，“我不会离开你的，不会离开你的……”感觉发抖的人渐渐静止了。

喃喃声渐渐平息了他的情绪，他睁着茫然的大眼，机械的问道，“真的吗？翊翊真的不会离开我？”

“不会的……”其实她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去啊，莫名其妙的来，是不是也莫名其妙的走，又或是永远回不去了，虽然她开始渐渐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可是那里也有她割舍不下的啊。

［正文:第35章］

回到府里已是半夜了，司徒翊儿累的快崩塌了。

“云儿，你先去睡吧！”司徒翊儿哈欠连连，这马车可真不是人坐的，屁股都被颠变形了。

“是，小姐。”云儿恭敬的带上门出去了。

蜡烛也懒的熄，司徒翊儿倒头就睡，“嘎吱——”有人推门进来了。

司徒翊儿眯着眼睛嘀咕着，“云儿，你怎么还不去睡啊？”

来人没吭声，走到床边，在她旁边躺下。

司徒翊儿立刻像惊弓之鸟般的跳起来，定睛一看，“小梨子——”尖叫道。

曲霈离不吭声，拉过被子找了个舒舒服服的位置，眯上眼，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小梨子，你快给我起来。”司徒翊儿一把抢过被子，对他吼道。

“怎么了吗？”无辜的眼神委屈的瞅着她。

“你在干吗啊？”司徒翊儿咆哮着。

“睡觉啊。”曲霈离答的理所当然。

“这是谁的房间？”

“翊翊的啊！”眼神仿佛在说问那么白痴的问题干吗啊?

“那你还不起来？”司徒翊儿瞪着大眼。

“为什么吗？”委屈的扁着嘴。

“首先这是我的房间，其次你是男，我是女，男女授受不亲，懂不懂？”

曲霈离摇了摇头，连话都懒得多说一句，又眯上了眼。

司徒翊儿实在忍不住翻了一下白眼，这家伙居然那麼幼稚，简直像白痴一样吗。

“快——起——来。”司徒翊儿咬牙切齿的叫道。

曲霈离瑟缩了一下，盯着她，翊翊好凶哦！

司徒翊儿没办法，只能用婉转的语气说道，“你回房睡好不好，两个人都挤啊，怎么睡呢？”

曲霈离依旧不为所动，还往她身旁缩了缩。

不一会儿，传来均匀的吐气声。

“唉……”司徒翊儿幽幽的叹息着，真拿他没办法啊，只得拉开距离在他旁边躺下去。

昏暗的光线下狡捷的眼光一闪而过，带着奸计得逞的笑意。

没想到这家伙还得寸进尺，像八爪鱼似的粘在她身上。司徒翊儿嘴角直抽蓄，快崩溃了，使劲的想掰开他的手，别看他一副柔弱的样子，司徒翊儿却拿他没辙，只能做摆，任这小子胡来，累的她不知不觉中也睡着了。

黑暗中眼睛倏的睁开了，翦水双瞳牢牢锁住怀里那纯真俏皮得仿若初生娃娃般的睡脸，视线没有移开分毫，生怕会消失似的。修长的手指抚上柔软的如玫瑰般娇艳的嘴唇，指尖描绘着她的唇形，身旁的人嘤咛一声，无意识的往他身上靠了靠，脸颊蹭了蹭他的胸膛，白玉的粉颊立刻扬起一道优美的弧形。直到眼皮渐渐垂下，微翘的睫毛也盖了下来……

夜还在沉睡中，月亮高挂在房子上空，照亮沉睡的花园和小径，是那么的安谧，那么的令人陶醉。

屋内烛光跳跃，幸福像长了玫瑰色的翅膀紧紧拥着床上的人儿。

◎◎◎◎◎◎◎◎◎◎◎◎◎◎◎◎◎◎◎◎◎◎◎◎◎◎◎◎◎◎◎◎◎◎◎◎◎◎◎◎◎◎◎

清晨，阳光像缎带般掠过窗户，缠绕在床上的人儿身上。司徒翊儿幽幽转醒，手一扑，床是空的，她晃了晃头，难道昨天在做梦吗?

“云儿——”懒洋洋的开口道。

“小姐有什么吩咐？”梳着两个小髻的丫鬟站在床边，微微弯着腰静候着。

“太阳都晒到屁股上了，怎么不叫我起床啊？”司徒翊儿抓抓头发坐了起来。

“是少主叫奴婢不要打搅小姐的！”

“你进来时碰到你家少主了。”声音骤然提高，视线在云儿脸上搜索。

“是的。”云儿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

“看来昨晚不是做梦，这家伙真的来过。”司徒翊儿嘀咕着。

梳妆打扮一翻，司徒翊儿精神抖索。

“云儿，你去帮我把库房里的琉璃挂帘拿来，顺便叫几个丫鬟过来。”

“是，小姐。”云儿一脸好奇，猜测着主子今天又有什么奇怪之举。自从府里来了小姐之后，每天都像变魔术一样。

［正文:第36章］

“你你把着个帘子撤掉，还有你把这些被套换掉。”司徒翊儿指挥着丫鬟。

“把这地毯也弄掉。”

“还有把这些花也搬到走，留下这几盆。”司徒翊儿指手划脚。要知道花卉放太多晚上还要和人争氧气呢，真是群无知的古人啊。

“OK，大功告成。”司徒翊儿环顾一下房间，“不错不错，跟我想的一样。”

绛紫色的纱幔替代了粉红色。朱樱斗帐掩流苏。床上铺着月牙色的缎面被子，手工绣着各种花卉。地上铺着手工制的绿色地毯。再配上琉璃帘子，这琉璃帘子可是波斯进贡的贡品，被压在府里的库房里，看看怪可惜的，司徒翊儿就把它善加利用，风吹来，琉璃还会发出清脆的叮叮声，在光线的折射下，漾出色彩斑斓的光晕，霎是好看。司徒翊儿前几天闲的慌在库房里乱翻，看到的全是珍贵的物品，还有一些豹皮，改天天气冷点，拿它铺床，肯定很有个性。或是做套豹纹内衣穿穿也不错，都野性啊。

“好漂亮啊！”丫鬟们赞叹连连。

“小姐好厉害啊！”云儿两眼直冒星星，一脸崇拜的看着司徒翊儿。

司徒翊儿一阵得意，那是，要知道本小姐可是很有设计天分的。

◇◆◇◆◇◆◇◆◇◆◇◆◇◆◇◆◇◆◇◆◇◆◇◆◇◆◇◆◇◆◇◆◇◆◇◆◇◆◆◇◆◇◆◇◆◇◆◇◆◇◆◇◆◇◆

“小姐你在干吗啊？”云儿咋咋呼呼的叫道。

“先别吵我，等下告诉你！”司徒翊儿埋头苦干，涂涂画画。

云儿立刻惊若寒蝉，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拉长着脖子好奇的观望。

过了一柱香时间，“好了——”司徒翊儿拿起纸左看右看，自我陶醉一番。

“小姐，你这画的是什么啊”云儿一脸不解，呆呆问道。

“手镯啊！”“等一下我们出去一下，去玉器店把它做出来。”

“小姐，你是说要带奴婢出去吗？”云儿一脸不置信的样子。

“是啊！”司徒翊儿很有耐心的点了点头。

云儿一脸的感动，“小姐真好！云儿自从来到这里就从没出过府了。”眼眶隐满水气。

“不会吧？你来这里几年了？”司徒翊儿瞪大了眼睛。

“五年了！府里丫鬟有规定，丫鬟是不能随便出门的。”

天啊，如果叫她五年不出门，那她简直要咬舌自尽了，好象看到稀有动物似的，盯着云儿直研究，“那你不回家吗？”呐呐的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云儿的爹妈死的早，早就没家了。”边说边啜泣着。

看的司徒翊儿一阵心酸，立刻勃发了阵阵同情心，拍着胸脯道，“放心，本小姐今天带你出去玩个痛快。”

“小姐真好！”瞪着泪旺旺的眼睛。

“嘿嘿——不要这么说吗？”人家我会不好意思的，更何况是我自己想出去玩。

“不过要出去得偷偷出去。”司徒翊儿眨着眼睛，一副鬼灵精怪的样子，小梨子老是派人跟踪我，一想到做什么事情都在别人的监视下，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云儿，偷溜出门除了不从大门走，哪里可以出府啊？”

“厨房有个小门可以出去的。”“可是小姐，我们偷偷出府，万一少主怪罪下来！”

“放一百零二个心，什么是本小姐但着，天踏下来还有本小姐替你顶着呢！”

“小姐——”云儿又是一脸感动的看着司徒翊儿。

“呵呵，走拉走拉。”司徒翊儿搔搔头发，有些不好意思，这丫头还真不是一般的单纯啊。

一出府，司徒翊儿还时不时的东张西望，就怕被人跟踪。云儿睁着大眼，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及了，还不耻下问，一下子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什么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把司徒翊儿问的头皮发麻，好象她真是万能的神似的。她也不忍心扼杀她那点好奇拉，只得敷衍着回答。

街头小贩们热火朝天的叫卖着，云儿欢蹦乱跳，“小姐你看这些东西好精致啊。”不时赞叹连连。司徒翊儿只得无奈的摇摇头，发出长声的、哀伤的叹息

声，一副好象牙痛似的表情，扯出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云儿，你知道哪家玉器店工艺比较好啊？”问出口，司徒翊儿就后悔了，问个五年没出门的人，问了也等于白问，这不是废话吗。

云儿偏着头想了一下，对待她敬爱的小姐的问题，她可是绞尽脑汁啊，“小姐，我听府里的丫鬟说，琥珀阁很有名，专门制作一下贵族千金的饰品，而且琥珀阁也是少主棋下的产业。”

“真的啊——”尖叫一声，也不管旁边的行人对她行注目礼，接着说道，“你不早说！”

“呵呵，小姐又没问啊？”傻傻的说道。

一句话把司徒翊儿搪塞的死死的，看来云儿也学刁了，不过这小梨子还有多少她不知道的事情，改天要好好挖掘一番。

“不过小姐啊，少主送了那么多首饰给你，你干吗还要做这么稀奇古怪的手镯啊？”云儿不怕死的问出一句。

司徒翊儿挑了挑眉头，看了这丫头还越来越大胆了，不过小梨子是送了几大箱给她，不过那些都太华丽了，拿去卖钱还差不多，虽说随便一套都值千两，可是她又没去参加宴会，大白天戴那么隆重的东西，被抢劫就OVER了。那几箱丝织品和金银玉石早被她拿锁给锁了。

琥珀阁中，“老板，你帮我照这个图纸做一套。”

老板看了看怪异的图纸，神情僵硬，一脸郁闷，画的手镯有的是展翅的老鹰，有的是缠绕着蛇，更夸张的有的畸形怪状连形态也看不出的动物。而且要求用银打制，再镶玉器。自己这店里哪样东西不比它好看。

这些古人真不识货，我这些东西这么有创意，这些在海盗船里可是卖的很贵的，多有粗旷美啊！

“这是定金，东西过几天来取。”嘿嘿，过几天叫小梨子来取，到时候钱都省了，司徒翊儿打着如意算盘。

“这些镯子你要做这么粗。”司徒翊儿比了比手势。

“耳环不要做成挂坠形状的，做成叶子一样，就这样贴在耳朵上。”

“还有这个镯子要特别一点，最好这个蛇要绕到手指上。”司徒翊儿讲解了一番，老板从雾霎霎到终于明白了，从不屑到一脸佩服。

“你三天后来拿货吧。”

“走拉。”司徒翊儿催促一旁眼睛看的发直的云儿。

［正文:第37章］

“云儿，府里在大扫除吗？”

“不知道也，小姐。”

“你有没有听到很吵的声音啊。”

怎么会没有呢，东西碰撞声，好象什么瓷器砸在地上碎了的声音。

两人蹑手蹑脚的回了府，听到嘈杂声不免好奇，闻声好象是司徒翊儿房间传来的，走到窗口，踮起脚尖伸头看。

地上跪一大片的人，抖的像得了羊癫疯。

“滚，都给我滚。”指着门口面目狰狞的咆哮道。

“去给我找人，找不到不用回来了。”恶魔般吼叫。

司徒翊儿捂着耳朵避免魔音灌耳。

一室的狼籍，一室的碎片……

窗外的云儿吓的腿都软了。

又一阵“乓”的一声，“啊——我的古董啊。”司徒翊儿尖叫的跑了进去，

司徒翊儿抓起地上的碎片，心痛的看着，怎么办，好象拼不回来了。

罪魁祸首一看来人，愣了一下，低咒一声，一把抱住了她，全身颤抖着，“翊翊，你去哪里了啊？”丝毫没有放开的打算，好像一放手她就会消失不见似的，心中的怒气瞬间消失，被喜悦取代了。

“小梨子，你干吗这么激动啊？全是古董也！你知不知道啊？”司徒翊儿嘟哝着。

“先放开我拉，在勒下去我要缺氧而死了。”

“不放。”曲霈离孩子气的说道。

“那你叫他们先下去啊。”司徒翊儿一句话终于解救了这些一脸畏惧、可怜的人。

“你们下去吧。”曲霈离对满地抖的像落叶般的丫鬟们说道。

“奴婢……奴婢们……告退了。”

还是小姐厉害，云儿暗衬着，也偷偷溜掉了，反正少主那有小姐顶着。

“翊翊，下次出去跟我说一声，我一知道你不见了都焦急啊，我以为……以为你……”说到最后竟然哽咽了。

“以为怎么样！以为我一去不回拉，放心拉，要走也会通知你的。”司徒翊儿很有义气的拍着他的背说道。

“不准走，你是我的。”说着，低头俯在她肩上咬了一口。

“啊哟——痛死了拉！你干吗咬我啊！”司徒翊儿使劲的推开他，一摸一整排牙印。

“你知不知这样很不卫生啊？”这家伙莫非是吸血蝙蝠一族的，真是的，这样拿我当试验品。

“这是属于我的印记，从现在开始翊翊就是我一个人的。”伸手把她揽了回来，声音像魔咒般诱惑着她，伸出舌头，轻舔着她脖子上的血迹，带着阵阵酥麻感。

司徒翊儿扒开粘在身上的“八爪鱼”，一脸不悦的怒视他。

这家伙心里八成有虐待狂，肯定是小时候受太大心里创伤的缘故，我好命苦啊！司徒翊儿在心里哀号着。

“翊翊！你不会离开我对不对！”无辜的语气，无辜的眼神。

真是致命的杀伤力啊！司徒翊儿忙不迭地点头，“恩拉！恩拉！”

“翊翊今天去哪玩了啊！怎么不带人家一起去啊！”曲霈离抱怨着，脸上透着落寞的神韵。

“你还说，一整天看不到你人影啊！去琥珀阁了！”“对了，琥珀阁是不是你的啊？”

曲霈离皱眉思忖了一会儿，“我也不清楚也，我平时只负责帐面跟一些拓展业务，其他事情都是管家在打理的。”睁着清澈的眼睛懵懂的看着她。

“真是败给你了。”

“你看你做的好事，我好不容易装点的房间，被你搞的像打战打了一样。”瓷器花瓶都是难得一见的古董啊，看着这些碎片真要心疼上好几天了，纱缦都被拉破了，简直就是增加丫鬟们的工作量啊。

“人家——人家不是故意的拉。”曲霈离绞动着手指，无措的看着她。

“好了，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拉，只是太激动需要发泄是吧。”说归说，心里不免嘀咕着，我看你是有意的，激动干吗不砸自己的房间啊。

“小梨子，你这两天在做什么啊？”整天神神秘秘的看不到人影，司徒翊儿晶莹的大眼睛透露着好奇。

“呵呵——没做什么啊！”曲霈离眸光低垂。

“那你出去干吗啊？而且搞的好象很神秘！快说。”司徒翊儿一脸不信。

“呵呵……”曲霈离装傻充愣。

“说嘛？”

“没啊！”

“说拉！”

“真的没做什么啊！”

“……”

§§§§§§§§§§§§§§§§§§§§§§§§§§§§§§

［正文:第38章］

“啊——”刺耳的尖叫声传来打破了沉寂。

谁啊，一大清早扰人清梦，司徒翊儿被惊醒了，一脚踢开被子，睁眼一看，她趴在曲霈离身上，曲霈离搂着她的腰，乌黑的头发优雅的洒落在枕头上，半掀起着媚人的眼，一脸不悦。

在他们迷茫的同时，“分开，你们给我分开。”一个人影闯到床边，一只手使劲的推开司徒翊儿，司徒翊儿被她一推差点滚下了床，幸好曲霈离伸手一揽把她揽了回来。

“谁准她进来的。”曲霈离黑着脸咆哮道。

“奴婢拦不住公主。”云儿吓的立刻跪到了地上，畏颤颤的说道。

公主？司徒翊儿惊讶得下巴掉了一地，就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见她两手插腰，一副要找人干架的样子。撇开凶巴巴的样子不说，倒也算个美人坯子。乌黑的眼睛，丰满红润的脸蛋，柔嫩白皙的皮肤，鼻尖上还有几颗小雀斑，咋一看，多么可爱的小孩啊！小娃子般的脸蛋配上不伦不类珠钗金钿。

“离哥哥——”娇声细语的喊道。

“这个丑八怪是谁啊，干吗缠着我的离哥哥啊？”高傲的斜视司徒翊儿。

有没有搞错啊，是他缠着我好不好，这可是我的床也。司徒翊儿肚子窝着火，真是的，每天晚上跑来跟她挤，挥也挥不走，不给他睡，他就睁着无辜的大眼瞅她，弄的好象她是虐待灰姑娘的后母似的，没办法，只得把床分点给他。谁知他睡上隐了。

“滚出去！”曲霈离一双眼睛快冒出火星来。

“离哥哥。”

“出去！不要让我说第二遍。”好无转圜余地吼叫。

“好拉，人家出去等你。”小公主跺了一下脚，不情不愿的走了出去。

司徒翊儿瞄了一眼他凝重的脸，僵硬地微笑道，“嘿，这个什么公主是你的爱慕者啊？”

曲霈离很有脾气的冷哼着，“不是。”

“欲盖弥彰。”“反正人家最喜欢的是翊翊了。”欺身凑到她面前，搂住她道。

司徒翊儿慌乱的挣脱开他的怀抱，“哈——我要起来了。”被曲霈离一句话搅乱了一池春水，心好象漏掉了一拍，人家只不过是个小孩子啊，我干吗把小孩子的话当真啊。

曲霈离失笑的看着她，真是个喜欢逃避现实的家伙。

♀♀♀♀♀♀♀♀♀♀♀♀♀♀♀♀♀♀♀♀♀♀♀♀♀♀♀♀♀♀♀♀♀♀♀♀♀♀♀♀♀♀

这两天，只要她跟曲霈离在一起，公主就会冒出来，每次都是小梨子要爆发前，她就聪明的立刻闪人，她可不想被殃及鱼池啊。说实话，她挺佩服这个公主的，敢在老虎身上拔须，多么有勇气而又伟大的壮举啊。

听云儿说，那个公主是皇帝的亲戚，因为颇受皇帝的喜爱，被封为玮云公主，刁满、任性、调皮无一不兼具的。隔了几日，正如司徒翊儿所料的，玮云公主找上门来了，看来她来古代树立的敌人还挺多的。

一看到公主，司徒翊儿真是头都大了。

“你给本公主听着，不准在缠着我的离哥哥了。”玮云公主插着腰，杏目圆睁警告她。

“小女子遵命。”司徒翊儿故作害怕的点了点头。

“离哥哥是我的。”

“小女子明白。”

离去时，“好漂亮的耳环啊。”玮云公主眼睛一亮，惊叹的盯着司徒翊儿一动不动的，继而转身对丫鬟问道，“为什么本公主没有这么好看的耳环啊？”

“回公主的话，公主的耳环首饰全是出自宫廷玉器师之手，已经都是百里挑一了。”丫鬟恭敬的回答着自己主子的话，生怕答不好就要牵连怒气。

司徒翊儿表面不动声色，肚子里早笑开了，肠子都笑的打转了，这个公主还挺纯的也。

“可是本公主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看的耳环啊。”玮云公主偏着头苦着一张脸，咕咕哝哝着。

呆滞了数秒，苦瓜脸一下子发亮了，像是想到了什么，“告诉本公主，你这耳环哪里买的。”认真的语气，让司徒翊儿更想笑了。

司徒翊儿张张嘴再慢慢阖上，不说话了，故作为难的看着公主。

“如果你告诉本公主，本公主就决定不讨厌你了。”

“可是——我这耳环不是买的啊。”

玮云公主更是狐疑了，“别人送的？”

司徒翊儿摇摇头，“不是。”

“那是哪来的啊。”

“恩——自己设计的，叫玉器师做的。”

玮云公主端正脸色，诚心诚意的对她说道，“这样吧，你帮本公主也设计一套，从现在开始本公主就会很喜欢你。”

司徒翊儿噗嗤一笑，唇瓣抖了抖，慢条斯理的说道，“这样吧，你叫我一声翊儿姐姐，我就帮你设计。”

玮云公主又歪着脑袋想了起来，在考虑到底划不划算，“好吧，翊儿姐姐，那你要把我的耳环弄的好看一点哦。”

然后坐在凳子上乖乖等着，司徒翊儿在一旁铺纸画了起来。

偶尔抬头看看公主，只见她像个小学生一样很端正的坐着，也不吵，不妨碍她。有时候还会不耐烦的皱皱眉头。

约莫半个时辰之后，“好了。”

“我看看我看看。”玮云公主抢过司徒翊儿的图纸看了半天，看不出什么名堂。

“这个要做好才知道效果的。”司徒翊儿解释道。

“哦，那要多久啊。”小脸又耷拉下去了。

“很快的，大概两三天就可以了。”

“真的吗？”脸上像放光一样，兴奋极了。

“云儿，你把这个送到琥珀阁。”司徒翊儿把图纸递给了云儿，顺便交代着，“叫老板把这个耳环的樱桃用红色的玛瑙做，还有樱桃梗用金片贴。这个镯子上的水果形状用玉来做，用金片来包。”

三天后，“翊儿姐姐，你说我戴了好不好看。”小脸在司徒翊儿眼前晃来晃去。

“好看好看。”樱桃形状的耳环配红润的脸蛋，真的很可爱也，感觉像卡通里的美少女。

“你们说好不好看。”对着丫鬟说道。

“公主美极了。”丫鬟们笑眯眯异口同声，此时的公主才像个孩子，展露着平时没有的纯真和活泼。

“翊儿姐姐，你的衣服也很漂亮，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吗？”小脑袋里装了无数个问号。

“是啊，我把它稍微改变了一下。”

“翊儿姐姐好厉害啊。”小脸充满崇拜，内心彻底被司徒翊儿给俘虏了。

司徒翊儿没想到放下高傲的公主居然是这么可爱的小孩子，一个喜形色完全表现在脸上的小孩，稚气又故作成熟。

［正文:第39章］

“来人！”曲霈离恼怒及了，一肚子火无出泄。

“少主有什么吩咐。”

“把这家伙撵走。”指了指旁边拉着司徒翊儿好奇的问东问西的人。

“可是少主……”手下膛目结舌，一脸的为难，人家是公主啊，少主居然叫他们这些下人去撵公主简直吓破他们的胆了，虽然少主生气很吓人，但公主这个称号就够吓人了。

“可是什么啊。”哼，整天吃饱撑着没事，粘着我的翊翊，连晚上睡觉都要粘着，本少爷已经好几天没睡好了，再这么下去，真忍不住会杀了她。

司徒翊儿哭笑不得，干脆坐下来拿起桌上的糕点吃了起来。

曲霈离一把提起粘在她身旁的玮云公主，不由分说的把她丢到了门口。

“啊——”“痛死我了拉。”玮云公主摸摸摔的发疼的屁股，“离哥哥真坏，翊儿姐姐——离哥哥欺负我。”

“真是的，人家还是个孩子呢。”司徒翊儿实在看不过去了，夸张的叹了一大口气。

“哼，离哥哥是个没爱心的男人，翊儿姐姐，你跟我回皇宫好了，做我太子哥哥的妃子吧！”玮云公主跑到司徒翊儿旁边，撒娇的甩甩她的手，还不忘示威的看着曲霈离。

“滚，翊翊是我的，谁都不准和我抢。”啪的一声，曲霈离一脚踢爆了身旁的一张碍眼的凳子，一张娃娃脸阴骛的吓人。

司徒翊儿缩缩头，还是继续吃着手里的糕点，她早就对他的怒气见怪不怪了，也得出了经验，对待善变的男人，那就是不用理他。

玮云公主一副不怕死的样子，继续游说着，“翊儿姐姐，我带你去皇宫玩啊！那里很好玩的，丫鬟太监随便你玩，而且玉膳房的糕点超级好吃……”

司徒翊儿只得在旁边僵硬地微笑，还不时瞄瞄曲霈离逐渐变色的脸。

正在她一个不留意，曲霈离举步朝她走来，走到她面前，一把横抱起她，司徒翊儿愕然一呆司徒翊儿旋即惊呼一声，继而一把搂住曲霈离的脖子，生怕一个不小心掉下去，正想开口，看他暗沉沉的脸色，硬生生的把话吞了回去。

接着，曲霈离大跨步向外面走去，也不管公主在后面叫喊，留下丫鬟们个个一副搞不清楚状况的样子。

♀♀♀♀♀♀♀♀♀♀♀♀♀♀♀♀♀♀♀♀♀♀♀♀♀♀♀♀♀♀♀♀♀♀♀♀♀♀♀♀♀♀

走到司徒翊儿房间，轻柔的把她放到床上，转身把门给关上了。

“你要干吗？”司徒翊儿看曲霈离一步步朝她走来，神情绷紧，紧张的直往后挪，小手摸着咚咚直跳的心口，防备的问道。

曲霈离走到她面前，垂下眼睫，遮掩眸里的笑意，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啊。接着弯下身，在她身旁躺了下去，“睡觉。”

“嘎——”司徒翊儿脸色也因为这糗事而变得通红，天啊，我刚才的想法好色哦。

“可是——可是现在是白天啊。”司徒翊儿反驳道。

“白天就不能睡了？”曲霈离佣懒的撑起身子说道，“我已经两天没睡好了。”

司徒翊儿俯身在他脸上观察了一番，点了点头，好象是也，皮肤没有以前白皙剔透了，眼袋都出来了，还有一抹淡淡的黑眼圈，怪可怜的。

“可是你睡觉拉我进来干吗啊。”司徒翊儿没好气的问。

“没有翊翊我睡不着啊！”一脸委屈的样子。

敢情我成了陪睡的？司徒翊儿恨恨的白他一眼。“还有——我现在一点也不想睡。”咬牙切齿的吐出话来。

“不行，翊翊一定要陪我睡。”耍赖的语调，说着，还一手带过她，把她压到床上，硬逼她躺在他身侧。

“可是我睡谁不着啊。”司徒翊儿挣扎着想起来。谁知曲霈离的手就像铁钳似的，掰也掰不开，到最后还是司徒翊儿妥协。

“这样吧！你先放开我，我拿本书看看。”司徒翊儿推推曲霈离的肩。

曲霈离这才松了手。

司徒翊儿下床在柜子上翻了本书，平时这些书是当摆设用的，她也从不会去看它。

司徒翊儿刚上床，曲霈离那爪子就伸上来了，横在她小腹上，她只得靠在床上看起书来。

翻来翻去什么也看不懂，全是繁体字，低头看看这家伙，好梦正酣，睡的正舒服呢。

司徒翊儿书往旁边一搁，慢慢的躺了下去，撑起下巴，望着沉睡中的曲霈离，不禁发出一阵惊叹。拧着的眉毛舒展着。浓密的羽睫，微微翘着。冰雪般的肌肤，连细小的绒毛都能看清楚，真是天然去雕饰啊！娇艳欲滴的菱唇像清晨沐浴在露珠中的玫瑰花瓣。司徒翊儿的手忍不住抚上了他的嘴唇，柔弱的唇瓣，好象草莓冰淇淋啊！让人想忍不住想舔一口冲动，司徒翊儿情不自禁的靠近，情不自禁的覆上了如草莓般的唇瓣，带着一丝纯真的清香。

忽然像想到了什么，连忙离开他的唇瓣，把头伸了回来，看着那张还在沉睡的脸，司徒翊儿心虚的吐了吐舌头，天啊，这是我吗？我好色哦，我的思想好猥亵哦！捂着自己的热呼呼的脸，司徒翊儿的秀眉拧了起来。

其实小梨子也不吃亏啊，他也亲过我好几次，我也才亲过他一次而已拉，大不了大家扯平了。司徒翊儿在心里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一扫刚刚的阴霾，小脸霎时飞亮了起来。

感觉有点累了，在曲霈离怀里找了个舒服的位置。温暖的气息环绕着她，没多久，眼皮就垂了下来。

［正文:第40章］

紫色的纱缦在清风的抚弄下，飘舞着，显的神秘、美丽。不时还传来琉璃清脆的碰撞上，司徒翊儿坐在桌子旁，一手撑着下巴，一手有一下没一下的甩着琉璃帘子。

“好无聊啊——”司徒翊儿长叹了一声。玮云公主在府里呆了几天也回去了。一下子耳根安静了下来，可是大脑已经习惯了吵闹声，一下子这么安静还真有点适应不了。而且小梨子这几天好象很忙，老是看不到人影，府里该玩的不该玩的，她也玩的差不多了。

“小姐，要不要绣花呀？”云儿好心的提议道。

“饶了我吧！”司徒翊儿哀号一声，头垂在桌上直翻白眼。

“那小姐要不要叫厨房炖点百合莲子烫啊？”

“算了吧！”这些汤是很好喝，可是她早腻了，“云儿，地窖里还有冰块吗？”

“有啊。”

“那你去帮我弄点冰来，还有顺便去拿点樱桃、草莓……。”司徒翊儿一下子带劲了，淅沥哗啦讲了一堆。

“小姐，你这是要做什么啊？”看着司徒翊儿把冰快敲碎，云儿傻傻的问道。

“呵呵——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司徒翊儿朝她神秘的挤挤眼。

只见她把弄碎的冰块放到搪瓷碗里，加点蜂蜜，放上樱桃、草莓。就拿个勺子舀起来吃。

“好爽啊！”司徒翊儿发出阵阵赞叹声，好带劲啊，要知道春天吃刨冰最舒服了，天气微微带带凉，肚子里又冰冰的，好象置身在冬天的雪地里，闭上眼还可以感受到冬天那股沁人心脾的凉意。

“小姐，这能吃吗？”云儿又是好奇，又是紧张的问道。

“你还站着干吗？吃啊！”司徒翊儿眯着眼睛很是享受，偶尔冷的抖一下，好东西是要别人一起分享的，她也好不吝啬，推了推旁边一碗诱人的东西，碎冰上铺着一层淡黄色的蜂蜜，上面还放了几个珍珠般亮的樱桃，血滴般红艳的草莓，让人忍不住垂涎欲滴。

云儿吞了吞口水，也迫不及待的吃起来，是挺好吃的，云儿头一回吃这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忍不住赞叹一下。

“云儿，你们这里找老公是不是要找媒人介绍的啊？”司徒翊儿嚼着冰块吱吱呜呜的。

“什么！”

“呵呵——。”司徒翊儿尴尬的笑了笑，古人好象不知道什么叫老公也，瞧我这脑袋。“就是你们这里的人找夫婿是不是要找媒人专门介绍啊！”

“是啊！”云儿愣了一下，“小姐？”云儿很是奇怪。

“呵呵——我问一下拉。”

“哦！”云儿觉得纳闷，小姐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些来了。

“那京城哪家媒婆比较厉害一点。”接着又说道。

“听别人说啊！好象城北的那个张媒婆很厉害的，专门给一些官宦贵族做媒的。”

“哪天有空叫她来一下府上。”

“啊——”云儿吃冰的动作像正在播放的电影似的咔嚓停住了，足足愣了五秒钟才反映过来，吃惊的嘴巴足可以塞下一个鸡蛋，心里不禁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小姐，你找张媒婆做什么。”

“找夫婿啊。”司徒翊儿手里舀冰的动作也没停，嘴巴边嚼边抛下一句，语调轻松的像谈论天气般平常。

“啊——”云儿放下手里的东西，狠狠的掐了自己一把，痛！看来不是在做梦。

司徒翊儿看着云儿那多变的表情，和十分滑稽的动作，噗嗤一声，嘴里的冰块喷了一地，这丫头自从跟了她之后，真是越来越好玩了，看来她的一番调教还是比较有用的。

“小姐，你为什么要找夫婿啊！我们少主不好吗？”云儿忍不住的问道，少主长的多俊啊，虽然外表看起来凶了一点，可是他对小姐好的连下人都觉得没话说，简直把小姐当成宝贝一样。

“找夫婿养啊，我总不可能这样当米虫一辈子，况且坐吃山空你懂不懂啊。而且你们少主像个孩子一样，他只是把我当成姐姐啊，你明白吗？”

“恩——不明白。”云儿摇了摇头。

“看你那表情就是不明白，算了当我没说。”司徒翊儿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了半天这丫头居然什么都不明白，浪费她宝贵的口水啊。

她这两天打开手机一看电也没多少了，信号还是一格也没有。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是通过什么媒介来的，就算想找回去的办法，也不知道从何找起。渐渐有点死心了，也许是自己跟这个朝代八字太合，磁场相吸吧，可能真的要老死在这里了。而且她也不好意思永远窝在这里白吃白喝啊，况且又那么懒，实在没办法才会动动聪明的脑袋瓜子去赚钱。虽然在这里A里很多的宝贝，随便哪样都价值连城，可是花钱花惯了，说不定哪天就挥霍光了。那个时候万一有一天老的牙齿掉光，路也走不动了，那不是成了这世界最最可怜

的老太婆了。考虑来考虑去，她还是决定找个长期饭票，最好捞个金龟婿什么的。

想想觉得其实有点可惜，展驭及风拓亦都那么有钱，自己干吗不要，可是叫她跟展驭及过一辈子，又觉得受不了他那张照蜂引蝶的脸，而且对他一点男女的感觉都没有，也受不了风拓亦那一扳一眼严肃的样子，跟他在一起感觉是不错，可是好象自己把他当兄长的感觉比较多，而且现代也很流行相亲啊，可能真的会碰上什么真命天子也说不定。（作者抗议了，真是神经、脑袋进水了，这么好的男人不要，给偶好了，帅哥——作者两眼直冒爱心，真想扑过去。）

可是，好象对小梨子真有一眯眯的喜欢啊，怎么办，呜。人家只能单相思了，哪个狗屁的家伙说年龄不是问题的啊，现在就成了问题中的问题，人家好象是对他动心了，而且他那么像我喜欢的草莓冰淇淋，可是他只把我当成姐姐啊！司徒翊儿很不爽的直咬冰块泄愤。

云儿看了看主子，不禁怀疑，小姐不是挺聪明的吗，她怎么会认为少主只把她当成姐姐呢，少主都表现的那么明显，连下人都知道，小姐怎么还是不开窍啊。如果被少主知道，少主会不会气的把房子也给掀了。

“这样吧，云儿，你叫人去把那张媒婆叫来好了，反正本小姐现在闲的很。”

“啊，可是。”云儿真替少主叫屈啊，“好吧。”云儿不情愿的出去了。

［正文:第41章］

“小姐，张媒婆带来了。”云儿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很丰满，身子胖的发圆的老妇人，好似一只养肥的鹅一样。脸上的皮耷拉着，应该有六十几岁了。衣服穿的很鲜艳，好象二十几岁的姑娘一样，真是远看一朵花，近看豆腐渣。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

“这位就是司徒小姐吗？哟——长的多俊俏，多水灵啊，你瞧，这眼是眼，嘴是嘴的，瞧这五官，瞧这鼻子……”也许是张媒婆职业精神的缘故，一进门就说个不停。

“呵呵……”司徒翊儿在一旁只能干笑着。

云儿则是心惊胆战的，万一等一下少主怪罪下来，她就成了帮凶了。

“呵呵，张媒婆您先坐！”司徒翊儿看着张媒婆站着说个不停，真替她觉得累，“云儿，倒茶。”

“司徒小姐啊！不是我张媒婆自夸，不管你要什么王孙贵族，有钱的或是俊俏的，我这是应有尽有，随你挑，任你选，包君满意！”

“呵呵……”听在司徒翊儿耳里，感觉像在买菜，“外表一般就可以，有钱一点的。”

“这个没问题，我这还有画像呢，瞧这，这个是王家公子，长的不错吧，一表堂堂，还有这个，这个也不错，他的父亲还是个三品官呢……”张媒婆滔滔不绝的说个不停。

司徒翊儿一手拿着茶，边喝边听，津津有味，霎有其事的感觉。

云儿在一旁干着急，紧张的直冒汗，平时这个时候少主早回来了，希望今天少主迟点回来，要不然被撞到就完了。

“张媒婆啊！当官的就不要了，有钱一点的，比如做生意的也可以。”

“做生意的？司徒小姐真是聪明，当官的未必有钱啊，做生意才有钱呢，瞧我这糊涂的。做生意的我这更多。”说着，又介绍起来，某某家里怎么有钱，哪家公子有几座豪宅。听的司徒翊儿心里直冒气泡。

“小姐，你也累了，叫张媒婆改天再来吧！”云儿偷偷在司徒翊儿耳边低语。

“呵呵，不累啊。”司徒翊儿根本不理解云儿的好心，“张媒婆，你继续。”

“说到哪了？”张媒婆毕竟人老了，记忆力开始衰退了。

“您说孙少爷经营四家酒楼，还有呢？”司徒翊儿很有兴致的接道。

“哦，对了，孙少爷不仅有四家酒楼，还有两家布行……”张媒婆又唾沫四溅，连绵不绝的讲着。

司徒翊儿听的乐不思蜀，还不时在一旁复议几句。

§§§§§§§§§§§§§§§§§§§§§§§§§§§§§§§§§§§§§§§§§§§§

“翊翊——谁有三家玉器店啊？”门口优雅低沉的男声打趣道。

“小梨子，你回来了。”一看来人，司徒翊儿脸上漾出了阳光般耀眼的笑容。

“哟——这位少爷面如白玉，五官饱满，一看就是官像，来来，张媒婆帮你介绍个千金……”张媒婆一看来人，高兴的笑眯了眼，摇曳着身姿走向他。

“这老太婆来干吗啊？”避开张媒婆伸过来的手，曲霈离一脸厌恶。

“呵呵，你说张媒婆啊！她当然是来做媒的拉。”司徒翊儿边喝茶边解释道。

“给谁做媒？”曲霈离突然沉下脸，口气做媒？他这个当家的居然不知情。

“呵呵——”司徒翊儿娇柔地笑了笑，昵着眼问道，“你说呢？”她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回答了，毕竟找人做媒的事，她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像她这种年龄在这里好象也算老姑婆了，干吗还要这么宣扬呢。

“云儿，你说！”矛头一转，曲霈离狠厉盯着云儿。

“回少主，张媒婆是来给——给——小姐介绍——介绍——夫婿的。”云儿惊恐的声音都结巴了，她这是招谁惹谁啊，主子惹的祸，她还要垫背，这年头，丫鬟越来越难做了啊！

“介绍夫婿？”曲霈离皮笑肉不笑的看的司徒翊儿心里发毛，司徒翊儿忙不迭地直点头。

“呵呵——”司徒翊儿尴尬的清了清嗓子，有必要叫的那么大声吗。

“你行！”曲霈离诡异目光扫视着司徒翊儿。

旋即厉声道，“滚——”接着指了指云儿，“还有你！”

“奴婢这就走。”吓的云儿慌乱的跑了出去，希望老天保佑主子了。

一旁的张媒婆还一脸不识趣的样子，笑吟吟地直往曲霈离身旁靠，“呵呵——这位公子怎么发这么大的火啊？”

“啊哟——。”哀嚎一声，张媒婆被甩出了门外，她这把老骨头，只怕是真的要散架了。

［正文:第42章］

曲霈离看也不看她，粗鲁的把门给甩上了，转身瞪着司徒翊儿。

一旁的司徒翊儿看的一愣一愣的，好半晌才回过声了，呐呐的吐出一句，“你今天怎么拉？”这家伙是不是吃炸药了啊，搞的人心惶惶的，还好她胆子大。

曲霈离压抑的怒吼一声一拳挥在了桌上，震的杯子啪一声都碎了。

司徒翊儿吓的缩了缩脖子，趁他不注意偷偷往大门走去，动作小心翼翼的，只是没走两步就被一只臂膀拦住。

脱逃没成功的司徒翊儿又傻又呆的的扯了扯嘴角。

曲霈离把司徒翊儿扯到面前，压制住心中的怒火，又疲惫又无奈的看着她，真想剥开这家伙的脑袋看看，到底是什么做的。

“呵呵，你今天怎么拉？”司徒翊儿不死心的问道。

“你还说，你为什么要叫媒婆给你找夫婿？”曲霈离耐着性子，咬牙切齿的问道。

“我——我——只不过想找个夫婿，老了才不会变没人要的可怜老太婆而已啊！这有什么不对吗？”司徒翊儿眨巴着清澈的水眸看着他。

“我要你还不够吗？”

“你早晚都是要成亲的，而且我可能回不去了，总不可能在你这呆一辈子吧？”司徒翊儿脸上写满了不明白。

“你居然有想离开这里的打算！你给我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我不会让你走的。”曲霈离再也忍不住了，狂吼着，纯真的眸子冒着能把人焚烧至尽的烈焰。

司徒翊儿捂着耳朵抗议道，“你总不可能叫我一辈子不嫁人吧？”

“不准不准！要嫁也是嫁我，你死心吧，你这辈子只能嫁给我。”

“你要搞清楚啊，我比你大，而且你明不明白，你只是把我当成姐姐啊！”

“去他的狗屁姐姐，你——这猪头，你要我说几遍，我喜欢你，不想和你分开，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你明白吗？”曲霈离实在忍不住不对她发火，他喜欢她，想把她留在身边，都已经表现的这么明显了，为什么她还是不懂他的心呢。他想守住她那份微笑，那份活泼，为什么她就是不明白呢？

“你没把我当成姐姐吗？”司徒翊儿心中的疑问脱口而出，不解的看着他，还是不敢相信小梨子会喜欢她，听到小梨子说喜欢她，她还是忍不住偷笑，因为她也好喜欢好喜欢小梨子的，一想到要跟他分开，她心里好难受啊，可是他喜欢她难道不是弟弟喜欢姐姐的那种喜欢吗？

“你居然还不明白——”这个鱼木脑袋，再说下去，他真的要发疯了，真会忍不住把面前的人掐死。

曲霈离恨恨的看了司徒翊儿，甩门出去了。

留下司徒翊儿一脸的糊涂和迷茫，脑子中不断的思考着曲霈离的话。

◎◎◎◎◎◎◎◎◎◎◎◎◎◎◎◎◎◎◎◎◎◎◎◎◎◎◎◎◎◎◎◎◎◎◎◎◎◎◎◎◎◎◎◎◎◎

“小姐，少主没把你……”云儿一进房间，就很焦急的问道，眼睛还在司徒翊儿身上看来看去，想要找到什么似的。

“把我怎么样啊？”司徒翊儿摊摊手，一脸无奈。

“少主刚刚很生气，奴婢以为少主会……”云儿看到少主气的甩门出去，猜想小姐肯定是把少主给惹急了，这下府里又要不安宁了。

“会怎么样啊？不过他好象很生气也，真搞不懂他在气什么？”莫名其妙的家伙，话也不说清楚，搞的她现在一个头两个大。

“拜托——我的好小姐，少主那么生气，你居然不知道他在气什么。”云儿一副快晕倒的样子，可能全天下最服的就是她家小姐了，什么思考逻辑啊。

“他又没说，我怎么知道啊。”

“小姐，不是我说你啊，少主那么喜欢你，你居然还要找夫婿，奴婢真是服了你啊。”

“我知道他喜欢我啊，可他只是把我当成姐姐来喜欢啊？”

“小姐，你真是——”云儿感觉自己快被主子气的内出血了。

司徒翊儿一脸莫名其妙。

“唉——小姐啊！”云儿拉司徒翊儿坐下，“要知道少主可是从来没对女孩子这么好过，就是公主，他也没摆过好脸色，少主对小姐的好那可是府里丫鬟都公认的啊，谁看过冷酷的少主会有稚气的一面啊。”

“小梨子冷酷吗？脾气倒不是很好，可是冷酷也太夸张了。”

“少主的冷酷在京城可是出了名的，而且少主条件那么好，小姐不珍惜，还要找什么有钱的夫婿。”

云儿义愤填膺的替主子打抱不平，不过听云儿的口气，好象小梨子是个很可怕的人，冷酷、阴沉，没人敢惹恼他，一旦哪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惹恼了他，下场都是惨西西的。可是她怎么觉得小梨子只是个需要人保护的小孩而已啊，有这么恐怖吗?

“自从小姐来了之后，府上才热闹了起来，以前府里一片阴沉……而且听府里的丫鬟说，少主有好几家商行，好几家玉器店，反正多的十个手指头也数不完，不过到底几家我也不大清楚，小姐，那么有钱的摆你面前你不要，偏偏去找媒婆介绍夫婿，小姐是不是吃饱撑着没事干了啊。”云儿抛了个你很白痴的眼神，司徒翊儿一脸委屈，古今中外哪个小姐像她那么冤啊，被丫鬟训的哑口无言。

［正文:第43章］

已经两天没看到小梨子了，她好想——好想——好想小梨子啊！

他是不是打算不理她了?

他是不是生气了?

他不是说喜欢她吗?

难道他不要她了吗?

难道他不再喜欢她了吗?

司徒翊儿烦闷的搔搔，脑袋里想的全是小梨子，想他这两天在做什么？他为什么晚上不来她房间睡呢？奇怪！原来人都是犯贱的，以前巴不得他不要粘着她，不要跟她睡，可是现在少了他，她就睡不着觉，而且浑身不自在，这是什么原因啊?

“啊——烦死了。”司徒翊儿一把拉过被子闷住了脑袋，她不要想了，脑袋都要暴掉了。

“小姐——不得了了。”云儿慌里慌张的嚷嚷着。

“怎么拉？”司徒翊儿探出脑袋问道。

“小——小姐——”云儿跑的气喘吁吁，“听下人们说，少主刚刚带了一个很美丽的女人回来。”

“女人？”司徒翊儿飞快的爬了起来，呜——小梨子肯定是太生气了，所以决定不再喜欢我了，司徒翊儿感觉自己的内心在哭泣啊。

“他们现在在哪？快带我去。”司徒翊儿气冲冲的拉着云儿，不行，她绝对不要就这么罢休了，小梨子是属于她司徒翊儿的，谁也别想肖想。

“可是小姐——他们又出去了啊。”云儿边说边偷看主子的表情。

司徒翊儿霎时感觉五雷轰顶，像阉了的咸菜一下子瘪了下去。一脸黯然伤心的样子，却忽略了云儿那一闪而过狡黠的笑。

司徒翊儿整个早上都沉浸在曲霈离不再喜欢她的噩梦中，她以前是不是太矫情了啊，小梨子不就是比她小一点点吗？她干吗要一头载进小胡同出不来呢。

抛开讨厌的感觉，司徒翊儿又乌龟一样缩回被子里了。

“小姐，这是你最喜欢的清芳斋的桂花酥，这可是刚出炉的啊。”云儿手里捧了盘子进来。

“不要不要，全拿走。”司徒翊儿一副提不起劲的样子，她现在脑子里什么也装不下，嘴巴也不想动，她的谗虫也懒的动一下了。

云儿嘴叫浮起耐人寻味的笑意，掀开司徒翊儿被子问道，“小姐你要不要出去逛逛啊？”

“不想出去。”司徒翊儿扯回被子闷住头。

“小姐要不要吃刨冰啊，奴婢帮你去冰窖拿冰。”

“不要。”

司徒翊儿像只被遗弃的小狗缩在被窝里。

“小姐你生病了？”

“没有拉。”司徒翊儿唇瓣抖了抖，无力的回答道。

“小姐，少主回来了。”云儿有意无意的插了一句。

“哦——”

“少主在房间哦——小姐没什么话要跟少主讲吗？”云儿若有所指的看着闷住头的司徒翊儿，一脸很期待的样子。

说什么啊？有什么好说的啊？一想到小梨子不要她，她就感觉世界都遗弃了她。

“小姐要睡了吗？那奴婢先出去了。”

“恩——”

云儿轻轻掩上门，出了门云儿笑的直不起腰，她就说吗，小姐怎么会不喜欢少主呢？

心为什么这么痛？一想到别人会取代她在小梨子心中的位置，她就透不过气来，感觉心好酸好酸，好想哭啊，以后小梨子疼的人就不是她了，搂着的也不是她，晚上抱着睡觉的也不是她……

她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喜欢被他腻着的感觉，不知不觉中，她早已经被他吸引了。

不行，她决不能把小梨子拱手让给别人，他是她司徒翊儿的，身上贴了专属司徒翊儿的标志，心里想的也是她司徒翊儿。可是新时代的女性啊，她要当个为爱而战的女骑士。像是想通了什么，司徒翊儿高兴的咧开了嘴。

［正文:第44章］

司徒翊儿站在曲霈离门口踌躇着，头皮一硬，推门走了进去。

见曲霈离站在窗口，望着他的背，司徒翊儿紧张的捏着衣角，“小梨子。”

“什么事？”曲霈离头也不回。

看不见曲霈离的表情，司徒翊儿更紧张了，咽了咽口水，“我——我——”

曲霈离转了过来，面对着她，少了笑意的眼睛看起来有点严肃，专注的看着她。

我怎么会一直把他当小孩呢，司徒翊儿自我埋愿的暗想，在他面前，她忽然有一种像小学生做错事被老师逮到的感觉，手心直冒汗。

曲霈离静静的站着,漆黑的眸子深不可测，无一丝波动的情绪。

“那个那个——”司徒翊儿踌躇着，一双大眼滴溜溜的左看右看，宣泄着心中的紧张。

曲霈离故意什么也不说，等待着他要的答案，希望这家伙不要让他失望才好。

闭了闭眼睛，一副要上断头台的样子，鼓起勇气，“我——我——我也喜欢你。”司徒翊儿结结巴巴的说完，头早已垂到了胸口，脸好烫啊，微翘的睫毛遮住了她眼里的羞涩，她还是头一次这么直接跟男孩子表达爱意，静静的等着对方的反应。

“唉……”曲霈离叹了口气，温柔的抱住了她，他等这句话等的够久了，没想到这家伙终于开窍了。

窝在曲霈离怀里的司徒翊儿甜蜜的笑弯了嘴，嘿嘿，告白成功，看来我还是很有魅力的，那个没见过面的狐狸精怎么会是我司徒翊儿的对手呢？比了个胜利的手势，在肚子里狂笑三声。

曲霈离的唇边不禁露出一抹笑的弧度，呵，这就是他的翊翊，永远是这么傻气，永远是这么另人吃惊，她是他一辈子要守护的人啊！

¤¤¤¤¤¤¤¤¤¤¤¤¤¤¤¤¤¤¤¤¤¤¤¤¤¤¤¤¤¤¤¤¤¤¤¤¤¤¤¤¤¤¤¤¤¤¤¤¤¤¤¤¤¤¤

“小梨子，我们约会去吧？”司徒翊儿靠曲霈离身上，她的笑容甜的腻人，让曲霈离不禁看呆了。

“约会？”曲霈离双瞳透着不解跟好奇。

古人好象不知道什么是约会也，“约会就是情人跟情人之间独处，在很浪漫很浪漫的氛围中培养感情！”

“浪漫？”曲霈离又不明白的摇了摇头，翊翊怎么老说些他不懂的啊。

“浪漫就是……唉！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司徒翊儿直翻白眼很是无奈啊！谁叫他们有一千多年的代沟啊。

“哦——”

司徒翊儿转身对云儿说道，“云儿，你去厨房拿点糕点，等一下送到凉亭去。”拽着曲霈离的手边走边说。

“小梨子，今晚的月光好美啊！”司徒翊儿一脸陶醉的样子。

“没有月亮啊！”曲霈离看看薄雾笼罩的夜空，诚实的说道。

司徒翊儿拍着额头呻吟，一副要昏倒的样子，真是败给他了，“你就不会假装幻想一下的啊？这叫浪漫懂不懂？”

翊翊真是傻的可爱，曲霈离宠腻的看着她那不做作的动作。

“多么美的夜景啊！”

“多么美的花园啊！”

“……”

曲霈离只得在一旁使劲点头。

“云儿，你们先下去吧！”旁边站着一大群的丫鬟，让司徒翊儿觉得真不自在。

“是，小姐。”丫鬟们集体退了下去。

特大号的灯泡终于没了，总算有个空间让他们两人培养一下感情，司徒翊儿心里暗爽。

初春的夜晚凉意沁人，半明半暗的薄暮，柔和的浸润着整个花园，少了月光的点缀，在灯笼的映衬下，古色古香。

“小梨子的怀抱好温暖啊！”司徒翊儿埋在曲霈离胸脯上，偎紧他，汲取着他身上的暖意，胸臆间满是不可解的温暖。对于晚上的约会她可是酝酿了好久，古人们男女独处无非是吟诗作画，附庸风雅，这套她望洋兴叹了。如果在现代，还可以看看电影，泡泡咖啡吧什么的。不得已她只好来个花前月下，培养一下感情了。无奈天公不做媒，连个月亮的影子都没看到。

曲霈离柔和的目光停驻在司徒翊儿身上，……

小梨子的眼睛会放电也，司徒翊儿感觉一阵晕眩，他是不是要吻我了啊，司徒翊儿像似被诱惑了，渐渐闭上双眼，慢慢的把嘴唇递了上去，等待了一会儿，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司徒翊儿倏的睁开眼，曲霈离正好整以暇的看着她，嘴边挂着若有似无的笑。

嘿嘿！好丢脸啊！司徒翊儿窘了，双颊瞬间染上两抹红，火辣辣的，脑门嗡嗡作响，搂着曲霈离的手，不知道往哪摆了。她以为会来个深情拥吻呢，每每盯着那如草莓冰淇淋似的玫瑰唇瓣，她就想亲一亲，顾虑女性的矜持，生怕吓到小梨子等诸多因素，只好作罢。

曲霈离促狭的看着她，怎么会不知道司徒翊儿那点心思呢，她单纯的心思全写在脸上，想不知道也难啊，他最喜欢看她脸红的样子和害羞时那无措的动作了。

哼，居然敢笑我，我让你笑，司徒翊儿两眼闪闪发光，一个赌气，嘴唇覆了上去，两片红唇粘在了一起，曲霈离的水眸中闪过一抹诧异。

司徒翊儿示威的扬了扬眉，看你还敢不敢笑我，心里乐的像偷了腥的猫。

好玩的家伙！曲霈离眼中溺满笑意，加深了这个吻，夜幕中弥漫着着旖旎的春光。

［正文:第45章］

风柔日薄春犹早，夹衫乍著心情好。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李清照

“小姐，你今天要穿哪件衫子啊？”云儿边帮司徒翊儿绾发边问道。

绫绡阁送来了好几箱衣服，全是曲霈离命下人专门为司徒翊儿购置的，都是些质感、手感上好的绫萝。看着满屋子的衣服，司徒翊儿还真有点犯愁，女人的衣柜永远少一件衣服，可是她现在是愁衣服穿不开，每件都很特别，花色更是别致。

“头痛，这么多衣服一天一件一年也穿不完啊。”司徒翊儿嘴里抱怨着，心里还是高兴的冒泡。

“呵呵，这说明少主很重视小姐啊。”云儿笑眯眯说道，“小姐你要绾一个髻吗？”

“恩，后面一点，不要太大了，顶着很重的。”司徒翊儿对铜镜比画着，顺手挑了副薄如蝉翼的金饰递给云儿。

云儿又机灵又手巧，一下子就把司徒翊儿说的发髻盘好了。

“小姐，要哪件啊？”这么多她眼都花了，一下子没了主张，只好征求主子的意见了。

“桃红色那件好了。”司徒翊儿无所谓的说着，反正每件都好看，她可是花了好几天时间在这些衣服上面，把它们都稍微改了一下，加了点自己的构思，穿出去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桃红？”云儿愣了一下，她犹豫着要不要递给主子，这么鲜艳的衣服一般未出阁的姑娘很少穿，而且也不敢穿，小姐们一般都会挑偏粉偏淡的穿。

“给我吧！”司徒翊儿哪不知道这丫头的想法啊，她想要的就是这种独特，而且很自信的认为凭她的肤色跟气质绝对好看。

“小姐——你好有个性啊！”云儿惊叹的看着主子，跟司徒翊儿粘在一起久了，被她灌输了很多奇特的想法。知道什么叫个性，什么叫另类……

一个简单的发髻，从中露出几根辫子垂了下来。辫子上每隔一段距离别上一片小金饰，图案各式，全是司徒翊儿自己设计的，让琥珀阁老板专门定制。眉角贴梅花图案的朱钿，铜钱状的耳环。一身桃红色的衫子，袖子仿17世纪英国的公主袖，袖口是深紫色的荷叶滚边。露酥胸的领子，司徒翊儿也做了改变，在衣服里面弄了一层薄纱，领口用深紫色的荷叶滚边，用墨绿色的丝带沿领口绕了一圈，领口还绣了几朵梅花。罩着薄纱的裙摆拖曳着。不娇不媚，衬托着白皙的俏颜，让人移不开眼。

“嘿嘿——本小姐可是天天都很有个性的。”司徒翊儿得意的笑着，“小梨子说要带我去参加什么赏梅大会，当然要打扮的漂亮点啊。”她对赏梅大会倒没什么兴趣，去，纯粹是凑热闹。小梨子居然会想到带她去赏梅,还挺懂浪漫的吗。

“翊翊——好了吗？”曲霈离斜靠着门柱，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嘴角噙着玩味的笑。

“小梨子，你什么时候来的啊？”司徒翊儿兴奋的冲到他面前。

“刚来。”曲霈离扯了扯嘴角，笑的有些宠溺。他来了有好一会儿，这主仆两人一直在说话，他也不好意思打断她们，安静的在一旁欣赏着眼前盈盈含笑的人儿，一身艳丽的绣罗衣裳无损她干净的气质。

“小梨子，我们带上云儿吧。”司徒翊儿睁着晶莹的大眼瞧着他。小梨子今天真帅，银丝带束发，镶银边的黑色衫子，豹纹图案的腰带。纯真中流露着尊贵与阴邪之美，简直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那张辨不出性别的脸，美的惊人，美的另人屏吸，连女子也为之倾倒，黯然失色。

曲霈离微微点了点头，拉起司徒翊儿就走。

云儿痴呆的愣在原地，喃喃的咕哝，“少主居然同意带我去赏梅，我不是在做梦吧！”这是她的少主吗，冷酷的少主会笑，而且还答应带她一个丫鬟去赏梅。

“云儿，走啊。”司徒翊儿回头嚷道。

“来了来了。”看来不是在做梦，云儿回过神来，慌张的跟上。

§§§§§§§§§§§§§§§§§§§§§§§§§§§§§§§§§§§§§§§§§§§

弧形洞门上挂着一块古老的方形匾额，苍劲的题了“梅园”两个字。

洞门那边，“哇——”司徒翊儿不免惊愣，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好一番世外风光啊！

走在长廊上，放眼望去，成片的梅林，触拥着亭台楼阁，梅树下坐满赏梅人，有的在吟诗作画，有的在品茶对弈，有的在嬉戏欢笑……

一阵轻风吹过，片片梅花飘落，如雪般舞弄。司徒翊儿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多的梅花同时开放，一望无际，成片淡粉的，白的……布满枝头。古梅的枝干纠曲万状,苍藓鳞波，在司徒翊儿眼里，也觉得很新奇。

她迫不及待的抛下曲霈离跟云儿，跑了起来，任花瓣飘落在发间，拂过脸颊，品味着它那馥郁的浓香。艳丽的身影在粉色的世界里显的突兀，耀眼。吹落的花瓣惹的她咯咯直笑，连周围的人也被她的笑声感染了。

曲霈离温柔的看着她，视线一直捕捉着她的身影。云儿也很是高兴，看着主子这么开心，她的心也有点蠢蠢欲动了。

跑累了，司徒翊儿停了下来，呼吸甜丝丝的香气，仔细靠近看看垂下枝头的梅花，拿手指轻轻触了触花瓣，嘿嘿！说句实话，她还是第一次和梅花近距离接触。

回头望望，曲霈离和云儿还在远处，跑了过去，“小梨子，这么好玩的地方，怎么不早点带我来啊。”

“现在来也不迟啊？”曲霈离伸手拂掉司徒翊儿肩上的花瓣,眼神中满是温柔。

“也是哦！呵呵”小梨子真是体贴，要知道配置跟零部件这么完美的男朋友可是少有的啊，司徒翊儿笑歪了嘴，她也乐意被曲霈离这么宠着。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46章］

“小梨子，我们去那边看看，那边人好多啊。”司徒翊儿自然的牵着曲霈离的手。跟曲霈离在一起，她也变的越来越大胆了，曲霈离一向不在意世俗的眼光，做事由自己兴致来。牵牵小手，搂搂腰他可是眼皮也不会动一下的。

“曲少主，你也来赏梅啊？”优雅轻柔的女声，唤住了曲霈离他们，司徒翊儿打量着来人，面带羞涩，没有绝色的容貌，但气质出尘，聪慧的双眼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翠微盍叶垂鬓唇。珠压腰[衤及]稳称身。淡红双腮上带有一对玫瑰红酒窝儿，标准的官宦之女打扮。司徒翊儿觉得很想笑，原来这些官家女喜欢在脸上涂红抹绿啊，还好没真抹上绿色，要不然大白天的见到鬼了，真的很像日本艺妓的打扮。

“恩。”曲霈离恢复了严肃的表情，一脸冰冻，站他旁边都让人不觉瑟瑟发抖。

此女毫无惧意，连司徒翊儿也佩服三分，只见她从丫鬟手里拿过一卷东西，说道，“此画是小女子刚刚观梅之作，希望曲少主不嫌，能收下此画。”

曲霈离看着她，一手被司徒翊儿牵着，另一只空着的手，却丝毫没有要拿画的冲动。此女还是毫不气馁，捧着画，双方僵持着。

此女有着蓖美于愚公移山之精神，意志坚决，手丝毫没有收回去的打算。

司徒翊儿来回看着他们，云儿在一旁也傻掉了，片刻后，司徒翊儿尴尬的咳嗽一声，打破了僵局，“呵呵，我代他收好了。”接过了画。

此女见画已送出，脸上漾出了笑容，脸上那对玫瑰红酒窝儿显的有些突兀。她再仔细的看了一眼司徒翊儿，好象会意了什么。深深凝视了一眼曲霈离，像似下了很大的决心。跟他们道了声别，带着丫鬟，很大方的走了。真不愧是千金小姐，落落大方，连司徒翊儿也不禁为她折服。

曲霈离看也不看她们，牵起司徒翊儿头也不回的就走。

司徒翊儿看着曲霈离的测脸，满是疑问。

难道他没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这人是谁啊?

还有为什么要送画给他啊?

“小梨子，她是谁啊。”好奇心压的她难受及了，司徒翊儿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

“宰相之女？”

“她为什么送画给你啊？”

“不知道！”

“她是不是喜欢你啊？”司徒翊儿脑袋的警钟作响了，出余她少有的敏锐问道。

“不知道？”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不知道，难道我知道啊？”司徒翊儿不悦的挥开他的手抗议道。

一旁的云儿捂着嘴之笑。“你笑什么啊？”司徒翊儿瞪了瞪云儿。

“没没，没笑什么！”云儿忙慌乱的摇头，小姐在生气。她又不是看不出来，她可不想遭无妄之灾。

“翊翊——”曲霈离停了下来，怔怔的看着她，“干吗啊？”司徒翊儿白了他一眼，没好气的说道。

曲霈离想了一会儿，好象明白了，咧开了嘴，“嘻——翊翊吃醋了。”还不忘眨眨大眼，朝她挤两个酒窝。

“吃醋——吃醋，我吃醋不行吗？”司徒翊儿很无赖的嚷道，吃醋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啊，她也很大方的承认了。

“行，怎么不行啊？”随即又笑了起来，很满意司徒翊儿的表现，他喜欢看她吃醋的样子，喜欢她为他吃醋。

云儿在一旁又是吃惊又是好笑，吃惊的是，少主怎么一下子变了个脸，像十几岁的孩童。好笑的是，小姐吃醋的样子也太酸了点吧。

“她本来是我指婚的对象。”曲霈离随即又抛下一句，饶富兴味的看着司徒翊儿，等着她的反应。

愣了五秒之后，“什么——”司徒翊儿尖叫。

曲霈离更满意了，看来这醋吃的不是一般的多，连他都闻到浓浓的酸味了。虽然很呛人，不过他喜欢。

“呵呵，不过——”曲霈离故意拉长语调，吊司徒翊儿的胃口。

“不过什么啊？”司徒翊儿紧张的拉着曲霈离的袖口。

“不过——”曲霈离瞄瞄司徒翊儿困惑的脸蛋，说道，“嘻——被我拒绝了。”

“哦——还好还好。”司徒翊儿拍了拍胸脯庆幸道，轻蹙的黛眉也舒展开了。

曲霈离忍不住暴笑，云儿掩着嘴想笑不敢笑。

“有什么好笑的啊！”司徒翊儿努努嘴道。

“你说呢？”曲霈离的语气中有丝促狭。

“无聊的人！”司徒翊儿无法理解的耸耸肩。

¤¤¤¤¤¤¤¤¤¤¤¤¤¤¤¤¤¤¤¤¤¤¤¤¤¤¤¤¤¤¤¤¤¤¤¤¤¤¤¤¤¤¤¤¤¤¤¤¤

青石桌上摆满了各色糕点，司徒翊儿拿一块就往嘴里塞，还不忘赞叹一番。一双美目也不松懒，好奇的东瞅西看的。曲霈离优雅的品着香茗，旁边石桌几个人围着对弈，一派幽闲的景象。

“真是好棋啊！”下棋之人叹息着。

“好棋！好棋！”围观之人也赞叹着。

“……”

一旁的云儿探头探脑的看，司徒翊儿眼珠子转了转，嘴角扬起一抹了然的笑意，“云儿，你不用服侍我了，你去看棋吧。”做人主子，她也不是白做的，她会不知道云儿那点心思。

“是，小姐，谢谢小姐。”云儿高兴的欠了欠身，兴冲冲地加入围观的人群中。

司徒翊儿继续欲罢不能的吃着盘子里的糕点，那张小嘴从坐下开始就没停过。好优哉，好惬意啊！这么多糕点，这个主办方还真不吝啬也，看来也是个阔措的公子哥。

坐在她对面的曲霈离，正慢条丝理细细品位着手中的香茗，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么贵气、优雅、浑然天成，殷红的唇在茶杯上摩挲着，拿着茶杯的手指如梅花般粉嫩，司徒翊儿看的出神，忘乎所以。发现她正在看他，曲霈离黑瞳浮现一抹捉弄的笑意，他放下手中的杯子，以一副羞涩的神态注视着司徒翊儿。

“你干吗啊？”司徒翊儿语气中带着一丝紧张，心里赞叹着，嫩若凝脂般的粉颊,，含羞的双目，真是连女子都自叹不如啊。

“你这样看人家——人家我会害羞的。”曲霈离好象玩上隐了，还故意朝她妩媚的送秋波。

“啊——”司徒翊儿慌忙的垂下了头，原来被发现了自己在看他啊！

曲霈离眼底闪过异样光芒。跟翊翊在一起，永远不觉得生活会无趣。

“你——你耍我。”抬头无意间看到曲霈离笑眯了眼，司徒翊儿才惊觉。

“有吗？”曲霈离眼底的笑意犹存，而且笑的更放肆了。

“两面人，有心机，而且心眼最坏，外表看起来像小孩，其实一肚子坏水……”司徒翊儿小声抱怨着。

“你说什么？”耳尖的根本没漏听她的话，故意肃起眉毛，充满威胁的看着她。

“呵呵——没，我什么也没说！”司徒翊儿脸色大变，连忙摇头否认掉，谁知道惹他老人家不高兴的下场是什么？

她不敢再看曲霈离了。为了缓解气氛，吃起糕点来，红润的小嘴不停的嚼着，吃多了，腻了，渴了。拿起桌上的杯子一口饮尽。一旁的曲霈离摇了摇头，他还是第一次见人是这么品茶的。

“翊翊，我们回去吧，天气有点转凉了。”这已是几个时辰之后了。

［正文:第47章］

“哈哈……好舒服啊。”司徒翊儿拍了拍温热的水，唇角勾起一抹喜悦的微笑

一个能容纳三四个人的大木桶，屋顶用红色的纱缦围成一圈，罩着木桶，里面的人影若隐若现，缈曼的体态另人浮想连翩。木桶一旁的台子上，一盅檀香散发着缕缕香烟。

“用起来果然舒服。”司徒翊儿靠在木桶上，摸着上头的纹路，有感而发。木桶底部雕刻着鸳鸯戏水，桶口边缘雕了一圈惟妙惟肖的花卉，手工精致的另人叹为观止。她早就想换个澡盆了，那么小，用起来真不舒服。前几天在仓库里淘宝没想到淘出这么个宝贝，用起来比家里的浴缸还舒服，还可以在里面划水呢。

司徒翊儿得意的把她那白玉纤足抬的老高，也不管雅观不雅观了，还随手捞起水中的花瓣闻闻。玩了一会儿水，干脆一头枕在木桶边上，哼起歌来，“啦啦啦……啦啦……”

“亲亲小翊翊！我进来了。”曲霈离敲了敲门，见门虚掩着，干脆推了进去。

“咦——人呢？”房间里空无一人，“这家伙，该不会去厨房觅食去了吧？”曲霈离嘀咕一下，转身就要走，就在此时——

“啦啦啦……”从屏风后传来几声不成曲调的哼哼声。

“这是什么歌啊？”闻声他咧嘴一笑，原来翊翊无音不全啊！他走了过去——

好一幅娇艳欲滴，活色生香的画面。莹润的水珠顺着光洁的背滑了下来，羊脂玉般的纤臂有一下没一下的撩拨着水中的花瓣。微卷的湿发俏皮的挂着桶延，水珠还在滴落着。

曲霈离顿时僵住，反应不过来，像被人点住穴道的模样……

司徒翊儿还沉醉在自己的声音里，无法自拔。

许久，迟钝的神经被火热的视线刺激着，明显觉的身旁有着压抑感，僵硬的回头一看，笑靥立刻褪去，“啊——”反应过来，尖叫一声，倏的站了起来，指着来者道，“你你你……你怎么进来的。”

曲霈离浑浊的双瞳沉淀了一下，熠熠发光看着她，嘴边掠起一道优美的弧形。

“你你……笑什么啊？”司徒翊儿气的插起了腰，不对劲，对方的视线越来越火热，顺着对方的视线往下看，“啊——”一把抓起挂在桶口的纱裙遮在胸前，她拍了拍额头，仰天长叹天，啊！这是什么现象啊，她简直不活了，全被看光了。

看着司徒翊儿慌乱的举动，曲霈离的笑意加深。

“色狼——还不出去。”司徒翊儿把身体浸到了水里，希望能借着水面的花瓣遮挡一下，两只手拽着桶延紧张的看着他。

只见他原地站着不动，朝司徒翊儿眨了眨他那无辜的大眼。像似想到了什么，修长的手指优雅的一扯腰间的带子，外衣瞬间滑落。

“你——你干吗啊？”

“脱衣服啊！”他回答的理所当然，手中的动作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向。

“你脱衣服干吗啊？”

“洗澡啊！”不然你以为呢？他朝司徒翊儿抛了个香艳的媚眼。

“洗——洗澡？”司徒翊儿像鹦鹉似的重复着他的话。

“是啊，你被我看了。人家好心也牺牲一下色相让你看回来啊，而且——”

“而且什么啊？”

“而且翊翊的澡盆好象用起来很舒服，不介意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吧？”

“什么——”谬论啊！司徒翊儿紧张的提高音量，分享？澡盆也可以一起分享吗？

随着衣服一件件滑落，司徒翊儿眼睛逐渐凸出来，跳动的心快爬到了喉咙，“住手住手啊！”

“不行，人家不小心把翊翊给看光光了，说什么也要补偿一下翊翊啊！”随着最后一件衣服的滑落——

司徒翊儿双眼不由自主的顺着对方的身体部位滑落——洁白匀称的脖子——若隐若现锁骨——白而光洁的胸——结实的腹肌……快到关键部位，她闪电般的遮住了双眼，喃喃着“还好还好——差点就——眼睛会烂的。”紧张的她吐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语。

细喃根本没逃过曲霈离的耳朵，这家伙，居然说眼睛会烂，亏她想的出。如果是别的女子，早就高兴的膜拜了，搞不好还会给祖宗三代磕头谢恩，感谢这天上掉下来的艳遇。没办法，这家伙那颗脑袋瓜子是不能和常人想比的。

不对劲的安静，司徒翊儿偷偷张开手指，顺着缝隙瞄过去——

曲霈离好死不死的就站在她对面，插着双手，逗趣的看着她。

“你——你——不要脸啊。”

“嘻——”修长的腿跨进了木桶，热水“哗”的溅落在地。

“你——你——不要靠那么近拉。”司徒翊儿凶巴巴的推开他，她现在是头顶冒烟啊，她可怜的清白毁于一旦。可她又能拿这家伙怎么着呢？

“翊翊身上好香啊！”曲霈离俯过身去，凑到司徒翊儿耳边闻了闻。

“你快洗，洗了给我闪出去。”司徒翊儿横着一双美目，不悦到极点了。她只有赶紧把这死皮赖脸的家伙撵走才是，等一下被云儿或府里的丫鬟撞见就完了，她没脸见人了。

司徒翊儿转过身去，不看他，趴在桶边假寐。

安静了片刻，哗啦啦的水声，身后的人影终于有了动作。

“翊翊——”

“干吗啊？”司徒翊儿皱了皱鼻子，口气有点冲。

“人家够不到背也。”委屈的语气，柔弱的腔调。司徒翊儿的心立刻陷掉了一块，倏不知道身后的人影此刻满脸的笑意。

“算了，我把你擦背，我可警告你哦——眼睛不准乱瞄。”她算是栽在这小子手里了。

“不乱瞄，保证不乱瞄。”曲霈离信誓旦旦的说道，他是保证不乱看拉，可他没保证不正大光明的看。

气死她了，被他看光，还要像丫鬟一样服侍他，司徒翊儿心里愤愤不平，哪有人当别人女朋友像她这么吃亏的啊！

司徒翊儿转了过来，眼神依旧是清澈无比，无辜的像个孩童。她怎么觉得仿佛有什么一闪而过，难道是她的错觉吗？甩了甩脑袋，可能真是看错了吧。

“转过身去。”

“哦——”

“等一下！”司徒翊儿一把扯住曲霈离的手，这是怎么回事？盯着腕上那道触目惊心的疤痕，眉头紧皱。

看伤口应该是不久前才愈合的，结痂脱落后留下了一条淡粉的疤痕。

“呵呵——翊翊怎么拉？不就是个伤疤吗？以前不小心弄的。”曲霈离悄然把手缩回。

司徒翊儿一把拉过他的手，震惊的看着他，“你该不会？”割腕自杀？脑袋霎时嗡嗡作响。

曲霈离敲了一下她的额头说道，“不要乱想。”

“那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是啊？”怵目的伤疤，心好痛啊，司徒翊儿皱了皱眉头，抛开心中那丝痛楚。

“不小心刀子割的拉。”淡淡的一语带过，嘴角噙着一丝笑意，目光毫不掩饰的饱览着她暴露在空气中的玉肌。

“不小心？”掀起眼皮，盯着曲霈离，想要从他脸上找到一丝丝痕迹。当她是三岁小孩吗？哪有那么凑巧的事情啊，不小心会刚好割着腕上。

“快说，到底怎么弄的？”摆明了不相信，没问出个所以绝对不会罢休。

曲霈离倾身亲了她的脸颊一下，笑嘻嘻的说道，“翊翊好严肃啊，人家会怕的拉。”

“少跟我来这套，快说。”摸着被亲的脸颊，口气不容置疑，想蒙混过关，她偏不让他如愿。

［正文:第48章］

曲霈离懊恼的看着她，嘴角瞬间垮下，这家伙还真是铁了心了，打算刨根揪底啊，算他怕了她了。

“就是——上次解毒割的。”如果她没问，他根本不会讲，也不想讲，更懒的讲。

上次解毒割的?

帮莪芮妹妹解毒割的?

她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天啊！她现在才发现自己真是迟钝的可以！

轰，司徒翊儿的脑袋炸开了，怪不得上次他说他的血能解毒，怪不得他解毒之后看起来那么虚弱。而我居然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都是为了我，如果不是为了帮我，他也不用硬生生在手上划这么大的一个口子。

鼻子一酸，“呜——小梨子。”

“怎么哭拉。”曲霈离伸手拭去司徒翊儿脸上的泪水。

“都是我的错。”司徒翊儿此刻懊恼及了，止不住的眼泪啪嗒啪嗒滚落，掉在疤痕上。

“怎么会是你的错呢。”

“如果不是为了帮我，你也不会——呜——”司徒翊儿再接再厉哭的淅沥哗啦。

“呵——乖，不哭了，没事的。”

“呜——”

“再哭下去，我们都要被冲走了拉。”语气促狭，手指温柔的拭去她眼角刚冒出的泪珠，拇指轻轻滑过她浓密的眼睫，像呵护宝贝似的。

虽然梨花带泪霎是好看，可是他会心疼的。

“呜——小梨子，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你的血能解毒啊？”

“水凉了，我们先起来。”曲霈离站了起来，捡起地上的衣服披上。直到他穿好衣服为止，司徒翊儿的头都不敢抬起来，都快垂到水里去了。

“我要起来了哦，你转过去啊。”

曲霈离笑了笑照做，都这么坦呈相向了，这家伙还会害羞。

司徒翊儿慌乱的把衣服穿上，提着裙襬，跨了出来，光着脚走到他面前，“现在总可以告诉我了吧。”

“先把头发擦一下。”曲霈离拉着她坐在床上，拿起一块净身的干布，就帮她擦起了头发。

“你告诉我啊，为什么你的血能解毒啊。”司徒翊儿不死心的扯了扯他的衣角。

曲霈离停止了手中的动作，怔愣住了，眼神直视着前方，陷入自己的思绪中。司徒翊儿被他那副心魂俱失的模样扰乱了心绪。轻皱柳眉，他怎么拉？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好象很伤心的样子也，司徒翊儿双手绕到他身后，环住他的腰，头贴在他前胸，听着他的心跳声，沉默了一下，问道，“怎么拉？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尘封以久的记忆被打开了，悲伤的往事像流沙一样淹没了他。

过了好一会儿，曲霈离才回答道，“我曾身中剧毒。”

司徒翊儿倒抽了一口气，“什么？”

“我母亲在我身上下毒。”平淡的抛下一句。

“啊——”司徒翊儿震惊得张大嘴巴，大的足以塞下一颗鸡蛋，这种事情她做梦也没想过，她印象中感觉小梨子的母亲应该是个不错的母亲啊，对丈夫痴情，爱屋及屋，那肯定对小梨子也好的没话说，可是——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哦。

曲霈离低喃着，“我父亲的医术堪称奇绝，为了给我解毒，让我吃尽天下草药，久而久之，我变的百毒不侵，我的血自然也能解毒了……”他的神情有些迷茫、恍惚、呆滞，气息变的急促，“我母亲这么做也是为了留住父亲的心，我不会怪她的，不会怪她的……”

“她以为那个男人会为了他唯一的子嗣留下来，但她错了，错了……错的离谱啊，这样做只会让他离她更远，到她死，他也没回来看她……”

曲霈离依旧喃喃着，表情还是那么茫然，嬉笑的脸剥落后剩下的只有凄凉、哀伤。

“我会永远陪着小梨子的。”司徒翊儿仰起小脸看着他，认真的不掺一丝杂质。

曲霈离凝视着她透澈、坦率的双瞳，感受着她身上那股温暖的气息。眼底哀伤的神情慢慢褪去，而后把脑袋深深的埋进她的粉颈里。

“我也会永远陪着翊翊，我不会让翊翊离开我的。”她是他生命中的奇迹，跟她在一起，就感觉像呼吸一样自然，离开了她，真的难以想象……所以他不会让她有机会离开他的，一步也不行，扫去阴霾的脸扬起笑容。

“翊翊——我们成亲吧！”对！成亲，他要把她牢牢锁在自己身边。每天早上醒来第一见到的是她，每天抱着的也是她。一起生活，一起度过以后的每一天。而且他渴望每天看到她灿烂的微笑，她活泼的举动，她好奇时眨眼睛的小动作，她作怪时的眼神……

“嘎——”没听错吧？成亲？司徒翊儿僵直了身体，掏掏耳朵，他刚才说的确实是成亲也！

她那是什么表情啊？曲霈离心底顿时不冒出不高兴的小泡泡，“翊翊不想跟我成亲吗？”

司徒翊儿不禁愕然——

“我知道，翊翊从没想过要跟我成亲。”曲霈离说的有些赌气。

“呃！”她确实没想过也，成亲！两个能让她脑袋打结的字眼。

曲霈离孩子气的哼了哼，“我知道，翊翊根本不想对人家负责。”

“负责？”负什么责啊？脑袋顿时像结了蛛网似的，一团乱！

“你把人家都看光了难道不应该负责吗？”曲霈离扁了扁嘴，委屈的眼眸快滴出水来。

这什么和什么啊？司徒翊儿垮下脸，真不知道这家伙什么逻辑啊！“你不也把人家全看光了吗？”

“所以——”曲霈离拉长语调，眨了眨眼，很乖的说道，“我也会对翊翊负责的啊。”

司徒翊儿又疲惫又无奈，谁发明沟通两个字的啊？屁啊！

“我知道——翊翊根本没打算永远跟我在一起。”口气蛮横，把不悦的心情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怎么会呢？我当然想永远跟小梨子在一起啊。”司徒翊儿忙解释道，可这跟成亲有什么关系啊？脑袋像打了铅块，沉重啊！

“那好，我们立刻成亲。”愉悦的漾出笑容，声音激动的有些颤抖。

“呃——”

“你有意见？”眼神扫射着她。

哪敢啊？司徒翊儿硬生生的把话吞回去，成亲！仔细想想好象也不错哦，在小梨子身上灌上属于她的LOGO，就以避免外面那群狼女的的爪子了。

好象很满意她的回答，曲霈离抱着她来到梳妆台前，拿起桌上的木梳，帮她梳起了头发。

司徒翊儿透过铜镜注视着他，看着他在跟她的头发作战，吃力及了，“呵呵……”

“笑什么啊？”曲霈离看着她镜子中的笑靥问道。

“没拉？”憋住笑，司徒翊儿心里冒出了许多许多的感动，溢满了她的胸腔，他应该是第一次服侍别人，而且对方还是个女的。

曲霈离好不容易把她的头发梳直了，愣在了那里。

“怎么拉？”

“我不会绾髻？”曲霈离拿着梳子不知从何下手，有点无措。

她会不知道？“你拿这个绑一下好了。”司徒翊儿把一根丝带递给了他。

曲霈离接过来帮她绑了个马尾。

司徒翊儿左右照了照，虽然绑的不好，但差强人意了，可是她心里真的很开心，一个人的喜欢程度就是从生活的琐碎中表现出来。

“三天后成亲。”强势的语气不容反驳。

“啊——不要啊。”司徒翊儿惊呼一声。

“你说什么。”曲霈离眼中冰冷的寒意刺的她浑身一颤。

司徒翊儿眼珠滴溜溜一转，想了一下，“呵——不是拉，三天会不会太快了点啊，成亲难道不准备的吗？三天怎么够啊。”

“这个你放心，准备的事情让丫鬟们去忙好了，该准备的我都准备好了。”

“你都准备好了。”原来这家伙早有预谋，这些天都看不到他，该不会就在忙婚礼的事情吧。

“你有异议。”曲霈离弯腰托起司徒翊儿的下巴，阴邪的看着她，冰冻的唇边还挂着一抹未达心底的笑意。

“没没。”想说的话也吞下去了，司徒翊儿不甘心的嘟著小嘴。

［正文:第49章］

今天是司徒翊儿成亲的日子，这三天，对司徒翊儿来说，简直就是精神虐待啊！府里一些年老的嬷嬷整天在她耳边喋喋个不停，什么笑不露齿，什么坐的要端庄，什么三从四德啊……还给她送来很多的书，一看就是些什么古代男女的闺房之事，让人哭笑不得。司徒翊儿暗暗叫苦，原来还以为成亲是好玩的事情呢！

注口樱桃小，添眉桂叶浓。天啊！又看到鬼了，艳红的小嘴，嘴唇两侧的面颊上贴着一对小小的翠钿，头上还顶着一个巨大的发髻。司徒翊儿看到镜子中的自己，身子一滑，差点跌到了地上，就打个小盹的时间，人就变妖怪了。原来唐代女子成亲，都要画这种艺妓妆啊？

“你们几个出去吧。”司徒翊儿指了指身旁的丫鬟。

丫鬟们面面相觑，根本没有要走的打算，其中一个带头的丫鬟说道，“小姐，今天是大日子，我们这几个是专门留下来服侍你的。”

“你们想闷死我啊，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东西放下好了，你们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不准进来。”

“是。”丫鬟们唯唯诺诺的退了下去。

司徒翊儿拿起棉花就往脸上直擦，简直就跟抹抹布没区别。

“小姐，你这是做什么啊。”云儿连忙想用言语制止司徒翊儿的举动。

“没看到吗？我在卸装。”司徒翊儿无动于衷，脸上的妆也被她擦花了。

“等一下还要拜堂啊，小姐快停下来啊，这样要延误拜堂的时间了。”

“你要我这样进洞房啊，没把自己吓到，反倒吓晕新郎就不好了。”等一下小梨子看到不笑死才怪，跟怪物没区别啊，叫她顶着这张脸成亲，还不如干脆给她一刀了事。

“可是小姐——”

“磨蹭什么啊！来，帮我重新画上，就跟平时的一样。”她要当个美美的新娘子。

“哦——好吧。”

“小姐，你要哪副耳环啊！”

“我看看。”司徒翊儿拉开妆奁，翻了一翻，“就这副吧。”

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好了没。”司徒翊儿仅有的耐心也磨光了。

“就好了就好了。”

“人家我再也不成亲了。”

对司徒翊儿幼稚的话语，云儿只能笑笑，她这主子就是这样，任性的时候就跟小孩一样。

“好了。”

莹润的脸蛋，淡淡的双腮，鲜花般润泽的嘴唇，娃娃般灵秀的大眼。司徒翊儿很满意的看着镜子中的人儿，金丝绕的耳坠，下面垂着红色的流苏，垂下的发丝上绰了几颗珍珠。

戴上凤冠，一切就绪，“云儿，我可不可以站起来了啊。”司徒翊儿拨开红巾上的流苏抱怨着，累死了，再坐下去腰都要断了，未老先衰啊。

“小姐，你再熬熬吧，这个盖头不能乱掀的。”云儿一把拨回盖头，打掉她的手，主子真是没耐心，她站的腿都要断了，都没开口说句怨言，哪有坐的人还抱怨的啊。

屋外一片喧哗声，喜气洋洋，司徒翊儿更是好奇，想摘掉盖头看看，可是云儿在一旁督促着，她也不敢怎么造次，只能偷偷瞄几眼。

鞭炮声响起，“吉时到。”

“终于可以站起来了。”司徒翊儿高兴的蹦了起来，头上凤冠传来清脆的珠子声，花钿撒了一地。

“啊呀——我的小姐啊，小心点啊。”刚进门的喜婆吓的连忙扶住她，云儿捂着嘴直笑，对她的主子，她已经见怪不怪了。

司徒翊儿被喜婆搀扶着，轻移莲步，感觉就跟木头似的。凤冠上的流苏挡着眼睛，只看到自己的脚，真怕不小心会踩到裙摆摔个狗啃泥。

进了大厅，司徒翊儿只觉得旁边黑压压的一大片人，不时传来宾客的笑闹声，祝贺声。司徒翊儿听的到却看不到，在盖头里的脸无聊的直抽筋，还不时做做鬼脸。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送入洞房。”

旁边的宾客议论纷纷，“不知道是哪家千金啊？”

“听说当今皇帝还玉赐了凤冠霞帔。”

“玮云公主也在啊，还送了紫玉凤镯啊。”

“那可不是，连风翼山庄的庄主都送了大礼过来。”

“……”

［正文:第50章(完）］

司徒翊儿只觉得绕了几圈，弯了几下腰，又被搀扶着进了洞房。从头到尾都像被人摆弄的木偶，叫她往东就往东，叫她往西就往西，简直呕死她了。腰就像散架了一样，自做孽不可活啊，没事成什么亲啊，她像个小媳妇似的，坐在床上抱怨着，无聊的数着手指头。又饿，又累，又困，头重的提都提不动了，肚子里都开始奏乐了，眼皮慢慢的耷拉下来，没几分钟，就去跟周公下棋了。

“少主。”丫鬟门见来人，欠了欠身。

“你们先下去吧。”

曲霈离走到床边，只听到均匀的呼吸声，这家伙今天这么乖？不解的掀开了盖头，烛底凤钗明，钗头人胜轻，娇憨的睡颜，红润的小嘴还不时动一下。他情不自禁的伸手摸了摸那微红的脸蛋，眼底溢满了温柔，俯身，闻了闻，好香。

忽然，他眼眸深处闪过一丝异样的火花，漾出一抹坏坏的笑容，手指拧了一下那片嫩如凝脂般的脸蛋。

“啊——好痛。”司徒翊儿惊呼的站了起来，哪个坏蛋，她睁着睡眼惺忪的眼睛气愤的看着对方，艳红的衫子，孩子气的瞅着她。

“你干吗啊？”语气明显有点泄气，洞房花烛夜，居然被新郎给虐待，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你睡着了，人家想叫醒你吗。”无辜的眼神水灵灵的瞅着她。

“哦！”司徒翊儿刚刚那股生气的劲立刻瘪了下去。眼睛眨了眨，顿时眼前一亮，冲到了桌前，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把曲霈离晾在一旁理也不理他。

百合莲子羹，桂圆红枣汤……全都进了她的肚子，曲霈离在一旁干瞪眼，狼一样的女人。

“翊翊娘子！”

“干吗？”

“该就寝了。”

“知道拉，我这不是在脱衣服睡觉吗？”废话啊，不睡觉脱衣服干吗啊？

好舒服啊！司徒翊儿往床上一躺。

“翊翊娘子！”曲霈离站着不动，眼睛定定的瞧着她。

“又怎么拉？”

“可是人家衣服还没脱啊。”曲霈离非常委屈的瘪嘴抗议道。

“你不会自己脱吗？”

“人家想要翊翊娘子帮我脱拉！”

“你烦不烦啊？”司徒翊儿没好气的瞅着他。

曲霈离无辜的脸上透着落寞的神韵。

“好拉好拉。”司徒翊儿很不情愿的挪动着她的尊手。

只剩下白色的亵衣，司徒翊儿愣了一下，手有点颤抖，要不要脱啊？到底要不要脱啊？曲霈离好笑的看着她丰富多变的脸。

“翊翊娘子！”

“啊。”司徒翊儿双颊微赧。

曲霈离双臂环在她的腰上，温湿的唇在她耳边留连。司徒翊儿心里漾出陌生的赧然。

曲霈离轻轻弯腰横抱起了她，朝床边走去。

“你干吗啊。”司徒翊儿语气有些惶恐，吓的连忙搂住他的脖子。

手一挥，纱幔坠下，挡住了两道交卧的人影。

“啊——你干吗咬人家脖子啊。”

“讨厌，你的手干吗乱摸啊？”

“你不要乱亲啊。”

“……”温热的唇瓣盖住了司徒翊儿喋喋不休的小嘴。

衣服被褪去，肌肤在晕黄的烛光下显的妩媚动人。

淡淡的幽香飘散在空气里，暧昧的空气刺激着感官细胞。

羞涩、女性的矜持让，司徒翊儿觉得好无助，直觉往后退。

托住欲退开的颈项，垂首吻上她的额头。

温柔的手一路直下，司徒翊儿眼神逐渐迷离……

红烛摇曳，漫长的夜晚，月影、疏帘、流苏帐……房间里低喃着幸福的爱语。（上部完）

清早，一束暖意由薄纱的窗帘中透过，斜射在我的脸上，我眯着熬夜熬得红涩的双眼，望向那不屈不铙对我不断地加大温度的阳光，呻吟地轻声说："谢谢，请消失，我还不想这么早就见到你。"无力地翻过身，将凉被向上一扯，又进入了迷梦之中~~~

我叫楼曦然，是一个典型的夜猫子，平时熬夜到凌晨一、二点是常有的事，睡到自然醒，然后再做自己爱做的事儿，终日无所事事，最大的爱好是看小说，包括在[起点中文]和[小说阅读网]，都注册了自己的书屋。我有一个条件不错的家庭，没有生存的压力，自己在一处环境不错的小区独住，是一个"啃老族"。

其实，我想做一个网络作家，但是，家里人并不看好，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好在没人要我出去挣血汗钱养家，但我还是不太好意思跟家里人住一起，好在自己家有一处小住宅，虽然不大，但我住正好，千方百计地跑了出来。

我没有现下流行的美媚们的骨感和细致，粗眉但一根根眉毛排列有序，若在男人脸上绝对很阳光，一双不在不小的圆眼，双眼皮，很有精神，肉肉的圆鼻头下是一张棱角分明的性感红唇，稍厚，自我感觉属男性化，圆脸，小麦色的肌肤，佩上毛寸的发型，结实的四肢，五十岁以上的大婶儿们经常喊我"小伙子"。也是，五、六岁的小朋友们也有时叫我"叔叔"，因为我还爱穿运动休闲服。

我这付尊容，如果是另一个性别，绝对是个回头率高的阳光俊男，身边也会有各类美女向我发出暧昧的邀请目光~~~，可惜，以我现下的性别，只能是个假小子。

虽然我笑起来还是很有感染力，也有很好的沟通能力，与初次见面的顺眼的人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让别人对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推心至腹，一看就是女生，而且还是个挺和蔼可亲的有点吸引力的女生，但是我面无表情时，也是很酷的，更象男生了（这是我少数几个男、女知己对我的评价）。

我不爱上街，不去迪吧、网吧、酒吧，不吸烟，不打麻将（偶尔给朋友凑手，十有九输，一年玩不上三、四回，狐朋狗友们知道，非特殊情况不找我玩，有时我提供场地，方便吗，而且他们都不玩大的，这是我规定的），只是爱看书，所以我也想要自己写写小说，我好羡慕那些作家，他们怎么有那么多的创意，真让我心动。

我沉迷在一些言情小说和玄幻小说中，二、三个月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只除了买些补给，在旷世奇恋中体会那恋爱中的酸甜苦辣和在异世界的神奇经历。

也是，我这尊容怎么能有男朋友呢，更进一步说，我的女性知己当我是兄弟，是大树，有了问题来向我哭述，讨得“金玉良言”后瞬间消失，男性知己好一些，郁闷时会来找我，带些小酒和小菜来我这儿一醉方休，甚至烂醉如泥地在我的客厅里昏睡半宿，第二天一早再消失，比同性知己待的时间长些，在我还没睡醒时离去该干吗干吗了（其实我也有私心，也许收留他们能有谁会突然发现我的好，与我~~~嘿嘿，谁让我还是单身，不如在熟人里划拉一个），可惜，他们都当我是哥们儿，即便是神智不清，也不会越雷池一步，说自己是正常的异性恋，对我这个“兄弟”没性趣，真是悲哀呀。

因此，我在小说中沉迷，好希望自己也会“嗖”地一下，穿越时空，去古代玩一下，让这些“有异性没人性的东西们”知道我的好，让他们痛哭流涕一下下，也让我折磨一下他们。如果知道这离谱的事儿居然在我的祈祷下真的应验了，我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想了~~~，是的，我居然也离谱地老套地去了古代，真是的，俗了一把，但我还是不后悔。

不知怎么搞的，最近常做些有些奇怪的梦，好象很离奇，但又好象很真实，醒来却不记得了，只是感觉很伤感，对于我这个不知情为何物的家伙来说，真是不正常，虽然我在小说和韩剧中经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可是也只是被故事情节所感动，现实中我一直渴望的轰轰烈烈、缠绵悱恻的爱情还一直没有发生过，怎么会这么不舍与难过呢?

把知己们找了来，为了能够让他们有耐心地听我讲完，我精心地做了一桌子的菜，买了二桶葡萄酒（我的酒量不行，要是给他们买好酒的话，喝得晕头转向的，谁听我说呀……读者：太卑鄙……呵呵，没办法，这些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只能用些手段，不然我的菜都白做了，平时他们求我做，我还得考虑考虑呢）。

吃喝完毕，我的大小老婆（她们都有男朋友，以前叫着玩儿的，习惯了）和我的铁哥们老四擦了擦嘴角，打了几个饱嗝，恢复了吃饭前优雅的举止，三人眼光在互相对视后，老四在不敌我的大小老婆不

善的目光威胁下，勉为其难地开口了：“说吧，这么盛情之下必有所求之事，我们洗耳恭听了。”

“喂，不是吧，我有这么势利吗？再说了，难道就许你们把我这里当避难所吗？钦~~~”。三双眼睛一起瞭了我一眼，连头都懒得点，面目表情直接把我的疑问句变成了肯定句。

唉，人在难处，哪能不低头，我还是决定先忍了。

“你们不知道，我最近的心情非常低落，总觉得好象经过一场结局不好的爱情似的，其实只是做过的梦而已，但又不象每次那样能记得，却又象真的发生过一样，弄得心里好难受哦……你们说，这是不是预示我就要有”艳遇“了？”

“哈哈哈哈，你是不是韩剧看多了，还是言情小说看入迷了，可是，现在是春天，不是伤感的秋天，你是不是女大不中留了，就算真有人相中你了，也是个GAY！”这是我的大老婆吗?

那个以温柔可人的面目示人的大老婆？那个与男朋友生气不敢发火而来我这儿，窝在我怀里诉苦的美眉？！

“就是，就是，你就不要在那做美梦了，大姐说的对，你就老老实实地当我们的名誉老公吧，如果真有帅男看上你，把他介绍给我，我一定把他引上”正途“，免得被你污沾了，要是女的，你就不用介绍给我的，介绍给老四吧，他女朋友才把他甩了，正郁闷着呢！”

还没从大老婆的话中回神的我，张大眼睛，嘴巴也张成O形，看着娇小美艳的小老婆，她们都不是鄙视同性恋者的人呀，我们的朋友中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恋人，不是也处得挺好的吗?

突然，感觉嘴里多了点儿什么，吐出来一看，是个鸡骨头，老四在一旁不怀好意地说：“怎么样，鸡骨头好吃吧，你不要意想天开了，哥们儿，大概你就是回到古代也够呛，不如哪天我们一起去把美眉吧，有你在我身边，机会挺多的，反正你也不想总是单身吧，别胡思乱想了，做点儿有用的吧，咱们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别说我不想着你。”

天哪，我要吐血了，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亏我精心做了这么多的菜，我吐、吐、吐气，[好，别说我不仗义，我也听明白了，你们也

是不想我继续低落下去，所以故意在气我，可我这口气还是咽不下，哎，有了~~]

“那好吧，听人劝，吃饱饭，可是这心情也不是说好就好的，这样吧，为了我能更快的走出低谷，我就出门散心去了，为了我回来时的心情能更好一些，桌子、碗你们收拾吧，还有，这几天，我的心情不好，屋子里的卫生一直没打扫，为了你们以后着想，你们就委屈一下，弄干净再走吧，我先走了，Bye！”

我一边说，一边往门口走去，换上鞋，留下三个张着大嘴，也被我涮了一下的呆子们，我潇洒地开门走了。

我不担心他们不干，为了以后能继续在我这儿“打尖”，他们会很“卖力”地干革命事业的，谁让他们找错了安慰我的方式呢，我可是在他们的残害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很不容易才提升的功力的耶。

吹着口哨，在微风吹拂下，我走向小区的后角门，那里通向江边的江滨公园，环境优美，而且体育器械很多，我很喜欢去那里玩。

想当年，我也是学校体育队里一名举足轻重的选手，（注：标枪、铁饼和铅球的选手，所以才有“轻重”的说，嘿嘿……旁白：真是“名副其实”呀，吱吱咯咯，咬牙切齿的声音），谁，是谁，是谁在“意淫”我，我突然有点儿冷嗖嗖的感觉~~~，真的，当年我的身材也是很标准的，虽然大腿因为训练有点粗，但整体是很健美的，腰上一丝赘肉也没有，还有四块腹肌，一看就像体育教练，因为我很臭屁，经常穿别人没有的运动服。

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运动服饰，那时，我二姨是打篮球的，在单位球队，经常给我成套的运动服，所以好多队友说我比教练还像教练，因为教练都没有象我那样的衣服，那时，也虚荣了一阵儿。

但是，毕业七、八年了，我也越来越懒，没人督促，运动量就一点点儿地减少，在朋友们的折磨下，做菜的手艺越来越好，因此体重急速上升了十五、六公斤，腰基本上近乎于直上直下了，所以也只能穿些休闲服了，都是这些狐朋狗友害我与那些美丽时装永远分离了。

我现在有时间就去公园锻炼身体，可惜不能风雨无阻。

不想那些有的没的了，我从回忆中清醒过来，想着他们被我留在家里干活，心情好了一些，在春风的吹拂下，走到了公园大门。

正要进去，一群人在门边叽叽喳喳的不知在搞什么，我的好奇心向来高，脚下不由自主地向右一拐走了过去。

哦，是一个摆地摊的，奇怪，这里从来没有过，是什么呢？好奇害死猫，我的这一个性，让我经历了别人所不能接受的事情，让我有苦说不出地又惊心动魄的回味无穷，还是言归正传吧。

这是一个象是偏远地区的中年男人用塑料布在地上摆了个摊儿，上面放了些好象在土里掘出了奇怪的东西，听他自己介绍说，这是他们村里要盖小学教室时，在打地基时挖出来了，是什么陪葬品好象是古董，他拿进城里要卖一些，换些钱给孩子们买些书回去。

有些人在旁边指手画脚地说些什么上当受骗呀，是假货呀什么的，我看他倒不象，眼睛是最诚实的，他的眼睛是清澈的，岁月在他黝黑的脸庞上刻下了深深的几道纹，穿一身象电视剧里演的民办教师穿的衣服一样，只是有些脏了，好象好几天没有换过，正在非常诚恳地解释什么~~

我倒是从容地蹲下身，看向地上的东西。

这些东西瞧着很古老，什么都有，有的象个罐子，有的象是茶壶，还有的好象是石枕，上面都有土泥之色，林林总总的，有二十来样儿。

我正要走，突然发现他的脚边有个手镯一样的东西，我拿了起来，细看一下，真的是，古色古香的。虽然很脏，但是我不知怎么的，就想要，好象有个声音在心底说：说是它，它是你的，快拿回去，拿回去。

我这个人，不爱别的首饰，就喜欢手镯，连耳朵眼儿都没扎。

我都有好几个不是很贵的手镯和手链，还是鬼使神差地问人家，“这个多少钱卖呀？”

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这半天他说破了嘴皮子也没人问个价儿，仔细地看了看我的眼睛，认为我是认真的，感动地说：“你是第一个，没说的，我这人实成儿，你看着给吧，我就是想给娃们买着书回去，

娃们想看书都想疯了，你的心地好，是个好孩子，不给钱也成，我就是不想让人说我是个骗子，我是娃们的老师呀！”

他的浓重的乡音，诚恳的话语在瞬间感动了我，我不加思索地从兜里掏出唯一的一张钱，是50元，怕他嫌少，不好意思地说：“是不是太少了，我出来的急，没带多余的钱，不然我回去取吧。”

“不少，不少，你真是太好了，我代表娃们谢谢你，真的，你别回去取了，就这些吧，这就不少了。我本来想送给你的，要你的钱是我真的不好意思才对呀~”

我一听，马上把钱放到那双粗糙的大手上，对他说：“那就这样吧，钱你收好了，东西我拿走了，我相信你，再见。”说完，回过身儿，就往回走了。因为他的眼里已经上雾了，我不忍心让他再说些感激的话，我被他的诚恳所感动。

回到家，进了屋，发现我的朋友们已经走了，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人多干活就是快，哪象我，每回都我一人干，累得象条狗似的。

我乐颠颠儿地跑到水池，放出水就开始洗手镯了。

随着水流的冲洗，它的模样逐渐清晰了起来，是一个有活扣的镶嵌着不知名的玉石的象是白银的手镯，细小的纹路不好冲，我用牙刷打上牙膏轻柔地细细打磨后，冲净。

哇，多么精致的手工，1.5cm左右宽的镯面上，正中是一块紫色的宝石，细看有一丝莹光在里面流转，一看就不同寻常，佩上银白的金属色是那么的纯净，仿佛发出圣洁之光，让我发自内心的喜爱，象是等待了好久的东西终于回来了似的，而我对手镯的喜爱也象似源自于它~~

紫宝石是一朵四叶小花的花心，花的两边各有一尾活灵活现的鱼，那鱼身上的磷片井然有序，背鳍、尾鳍和腹鳍的曲线优美，镯面边缘是水纹，鱼眼是一颗小小的浅紫色的透明晶石，两颗小晶石将鱼立刻点活了，在张开的鱼须中间吐出两个小水泡冲向中间的小花，鱼尾后是一朵更小的菱花，之后逐渐变细，到活扣的地方时只有0.5cm左右，活扣能大能小可自由调节。

天哪，天哪，我捡到宝了，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我兴奋地带上手镯，清凉的感觉从手腕处传向全身，那个心底的声音又响了起

来，“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的爱，你快回来吧~~~”

这忧郁的声音从我心里深处传向我的大脑，兴奋的感觉顿时变得伤感起来，与梦中的感觉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我僵住了举在眼前的手腕，好像紫宝石中的莹光瞬间即逝地闪射进我的眼睛里，两行清泪随即流了下来。

我怎么了，又在做梦吗，细品一下，似乎又没有了，我的精神已经恍惚了吗?

我无解地倒在床上，从窗户向外望去，不觉间已是傍晚了，随着太阳的西沉，上玄月已经当值了，星星们也争先恐后地露出来了，我没有开灯，也破天荒的没有上网，看了一会儿的夜空后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章 到达目的地

“我不要，我是清白的，呜~~~”我悲痛的一声大喊，从梦中惊醒，可是那心痛的感觉是如此真实，使得我在清醒过后，眼泪却依然固执地流下来。

又来了，我无耐地擦掉泪水，继续躺在床上，回味着刚才的梦境。

似乎有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因为什么事而冤枉我，可是我为什么这么在乎他呢？而且在梦里，他好象是我在感情上可以依靠的人呐，似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也在梦里。

可是在现实中还没有能让我为他流泪的人呀，哎，这痛心的感觉真的是不好过，难怪他们每次都到我这儿来诉苦……

呵，我什么时候这么体贴入微了？不管了，日子还是要过的，无解的事情就先不要想了，起床了，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好天气呀，开动，我是阳光女孩呀，出去转转吧。

手机铃声响起，“喂，是老四呀，什么事？”“兄弟，别说哥哥我不想着你，有个好事要告诉你，有个登山活动要不要参加呀，有帅哥和美女耶，而且是一个月的时间，想不想冒险一下下啦？”

“真的吗，你会和我一起去吗，你快给我报名吧，具体内容来我这儿再说，白了。”哈，这是我超爱的活动啊，我体内的好奇和冒险的份

子们又活跃了起来，能让我在一段时间内不再想那无来由的事情，也是我逃避现实的一种习惯。

一周后，我们出发了，老四跟我一起，一行有三十多人由领队和登山向导带领着向目的地进军。

由于我经常会参加一些冒险活动，跟家人打了招呼后象往常一样热切地上路了。

经过两天的时间，我们乘坐着旅游大巴士来到了山脚下。

这是长白山的一个山峰，跟天池的主峰要相差很远，天然林带也很多，新绿的树叶已经长满枝头，一些早开的小野花已经开得漫山遍野，树林中偶尔有清澈的泉水流着，鸟儿们在树上欢快地唱着，也能看到小桦鼠在林间跳跃着，清新的空气被我贪婪地呼吸着，迈开大步跟在队友们身后向前前进。

这座山峰不是很高，但我们的目的地是它后面的第三座山峰，那里有一处营地，我们将在那待上半个月，那也是这附近最高的山峰，听说还有温泉哦。

而且我们吃的都是绿色食品，无公害的各种野菜及当地人准备的小吃~。说到吃，我的嘴越来越刁了，跟我其它的爱好有些分不出高低了。

经过二天二夜的餐风宿露，在我的体力达到极限的时候，远远看见营地了。

它座落于山峰的五分之一处，在一片相对平缓的斜坡上，由于不是常年有人居住，只有搭建的二排木屋，每排木屋被间隔出了六个房间，营地中间是一个篝火堆，显然是早就预备好的，左侧是灶台，那种农村常见的大铁锅和一个小一点的锅，两个锅都在冒着热汽，两个当地人正在灶前忙碌着。

“家到了，冲啊~~”我兴奋地叫着，带头跑向那里，背上的登山包也不觉的重如泰山了，队友们在我的热情鼓动下，也纷纷跟上我。

老四在我身侧一边跑着一边不满地小声嘟囔着：“疯丫头，到都到了，那么累还跑，你就不能消停会儿吗，真是的~~”

我自动将他的噪音排除在耳外，一口气冲进了营地，气喘吁吁地将包扔到地上。

由于木屋是根据地势需要建成的，所以有几阶木梯，上去是一个大平台，有走廊连接所有的房间，将二排木屋也连接一起，我跑上平台，大张四肢平躺下，喘着粗气，向天上望着，努力地大口地补充着氧气。

老四也爬到我旁边，象个累惨的小狗，伸着舌头，喘息着，瘫在一边。

稍息过后，领队给我们分配房间，基本上是自己选择和谈得来的队友搭伴，也有本来就是几个朋友一起来的，就直接在一个房间了。

象我和老四就自然在一间了。本来也是象哥们儿一样，再说如果有什么的话也不会等到今天了，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分到一起，这样下来，倒空了好几个房间。

我们选了靠近平台和木梯的把头的房间，我懒哪，当然是选最方便的了。

把包拿到房间，整理一下，才细看看屋里的陈设。好简单哪，只有一个小四方地桌，桌上有几个木杯，一个茶壶，墙上有几个挂钩，其余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在木地板上打地铺，登山包里什么都有，不是难事，安置好后，我走出房间，去了解周围环境了。

真是一处幽雅所在呀，好似世外桃源，营地不远处有清澈的山泉水流过，遍地的绿草间开着各种野花，往上去就是我们要攀登的主峰了。再向上就是蔚蓝色的天空，一望无云的，是那么的洁净的象一整块的蓝玉，那么通透，太阳懒洋洋地照向我，清新的草香偶尔夹杂着淡淡的花香的柔弱气息在我的鼻子边打转，勾引着我，让我心动地不由自主地吸着，太完美了。

我把心沉寂于大自然中，与之融合在一起，心思飘渺了起来~~~

“然，你醒醒~~”这是什么声音，这么粗鲁地打断了我的无限遐想，将微合的双眼睁开，是老四。

他居然叫我“然”？天哪天哪，发生什么大事了吗，不然，他怎么会叫我名字?

要知道，本来我的名字，个人认为非常有气质的，但是他们都说跟我本人不搭调，说我配不上这么好的名字，太浪费都不叫。不是碰

到大事，他们都自动失忆想不起来我的名字，其实是故意的。

“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你才受刺激了，好不！我都叫你N遍哥们儿了，你都不回神儿，做梦娶媳妇儿是不？不叫你”然“，你还不醒呢！”

“那你以后就叫我然吧，毕竟这么叫我，别人也好跟着叫，什么事？”

“开饭了，你不是想吃绿色食品吗？全都是，去吧。”

“哦，走吧。”我回过身，向台下走去。

为开饭方便，空地上已经摆上了一张长木桌，旁边各一条长木凳子，已经有人在吃了。

老四已经麻利地将我们自带的白钢饭缸盛上了饭菜，在空座上招呼我过去。我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开动了，有蕨菜蘑菇汤和柳蒿牙儿、婆婆丁沾鸡蛋酱，主食是白面馒头和小米稀粥，哇，我超爱的，一声不吭地大口吃了起来。

对面的两位美女看我吃得头不抬、眼不睁的，笑得合不拢嘴，我抽空抬眼瞭了瞭她们，哦，她们也是结伴来的同学组合。

“你们不饿吗？不然我替你们吃了吧，我不嫌你们的。”

“不是”，长发美女又一笑，“你的吃样好可爱哦，看你吃得那么香，好象山珍海味似的，有那么好吃吗？”

“这当然是山珍喽，而且都是野生的，不是大棚扣出来的，有机食物哎，这馒头也是手工呛面的，不是机器加工的，你们吃不出来吗？在市里是很难吃到的耶，虽然不是大鱼大肉，可是它们不没有油榨过，是对身体最好的食物，你们不是没吃过吧？”

短发美女接过话头，“是呀，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是第一次吃这样的食物，谢谢你，不然我们还不爱吃呢。你们哥俩儿叫什么名字，以后我们互相照顾吧！”

哇，真是搭腔儿有道哎，而且还没看出我是女生，这样我和老四一间房没人会注意了。

我侧头看向老四，他正瞧着长发美女发愣呢，哼，真是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不过，看在他这几天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份儿上，帮他了。

“好哇，他叫老四，我叫然，以后互相帮助吧。”

老四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知道是我给他机会了，主动上场和美女们套近乎，拉感情去了。我继续我的饭局，不再理会他们。

由于我们是下午到达，所以，吃过晚饭后，我独自回到房间，把明天要准备的物品备好，也不管老四回不回来，钻进睡袋就开始烀猪头了。

这几天，把我累坏了，不赶紧补充体力，明天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在鸟儿们欢快的歌声中，我睁开双眼，伸了个懒腰，钻出睡袋，把老四叫醒。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的，睡得那么死，连叫带打后，他也爬了起来。

一边收拾，他一边对我说：“昨天你睡得早，不知道。今天，我们先去温泉玩，你要不要下水呀？”

“当然了，我怎么能错过，这是我的最爱之一好不好，怎么可能不下去呢。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解决。”

“不是，我自己会搞定的。倒是你，别人都当你是男的，不要紧吗？”

“噢，我知道了，你还没跟美女们说明吧，怕云误会吧（是长发美女），玲（短发美女）呢，你没对上眼吧，你小子可别弄巧成拙，到时候一个也没把上。”

“知道了，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的，真是让人~~~恶心，走吧，吃饭去。”

简单的早餐后，我们就出发了。背着重重的包，还挎着一个急救包，我跟在老四的身后，他倒是很惬意，玲和云在他的一左一右，看来处得不错。

中午时分，我们到了温泉，各自换好衣服后，争先恐后地跳进了水里，嬉闹声也在了起来，还有的把吃的也拿进了水里，一边泡着一边吃着，倒是两不误码。

我正享受着，老四和玲、云他们过来了，玲给我拿来吃的，神神秘秘地靠过来，低声问道：“然，告诉我一点内部消息好吗，听说你有

两个红颜知己，而且她们处得还很好，有什么秘决吗？”

原来，老四是这么介绍我的，我抬眼向他望去，他一副任你奴役的低贱样儿，让我决定不揭穿他，给他一个看他表现的眼神后，说：“其实也没什么，大概是个人魅力吧，她们都离不开我，你是不是对我也感兴趣呀？”

“没有，没有”，玲急着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好奇。你千万别误会，我也没有歧视你的意思，真的，你相信我吧。”

“我当然相信你，而且我有她们就够了，你也别多想，泡着吧。”我可是正常的，你如果真有意思，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好呢。

老四在一边偷偷伸出一个大姆指，无声地说：“高，实在是高”。

热闹的一下午时间转瞬就过去了，为了明天大负荷的运动量，我早早地睡了。

凌晨，急行军就出发了，因为下一个落脚点很远，所以整个队伍都静静地跟在向导身后前进着。

体力不佳的七、八位妇女士们（包括我是八位）在男女们的呵护下，手拉手，肩并肩地跟上了队伍。这一刻没有了男女之别，只有团队精神在鼓舞着大家不停地前进着。

月上枝头时，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了，美女们欢呼着，倒在了地上，男士们自发地帮着她们搭起了帐篷。我的，自有奴役老四在忙着。这时，我正躺在软软的草丛上悠闲自在地望着夜空。

哇，十五了，月亮真圆哪，

第三章 古代俊男们，我来了

迷迷糊糊中，我感觉到被一道光照着，是老四吧，我抬手看了一眼夜光表，才零点呢，怎么就叫我起床了。哎呀，不是的，我被一团紫光包围着，而且越来越亮，感觉好象整个帐篷都在飘浮着，好怪异的感觉，可是心里却是好期待的，这个时候我应该是大声喊才对吧，我却不想这么做。天哪，不是我一直幻想的事情正在发生吧，哦，MYGOD！我在想什么呀，毕竟那是小说里才有的事情吧，虽然我也想，可是~~~，这手镯上的紫宝石正在发出的光怎么解释呢，头痛啊，算了，顺其自然吧，这是我的一贯作风。接着睡吧。（我想，大概只有我这么心眼儿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能睡吧）。

一阵强烈的撞击，将我震醒，发生什么事了？我手忙脚乱地打开拉链，外面已经大亮了，细看一眼，树还是那个树，草还是那个草，什么也没变吗，真是的，害得我以为会发生什么大事呢！嘴里嘟嘟囔囔地爬出了帐篷，脚下一迈，却不知拌到什么，四肢大开，扑到地上。

“噢，什么呀？是谁，是谁在乱扔垃圾！不要被我逮到，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我愤怒地大喊着。

“你是什么怪物啊，还这么嚣张，你知不知道你刚刚杀了人了。”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从我的左侧传来。

“谁在开玩笑”，我一转头，啊、、、啊，帅呀！好象《花样少年少女》里的左以泉呐，不过不是美少年型，而是成熟的俊男，脸上没有肉肉的感觉，更阳刚一些，头发也好长，几缕发丝随意垂在脸侧，一身长服，好象是古装电视里公子哥儿的样式。半躺在草地上，身上还有血迹，一双斜长的单凤眼紧盯着我。

“喂，你是在拍电视剧吧，什么名字？你这么帅，我怎么没有印象呢，不可能吧，你叫什么？”

“东方泉，你呢，小兄弟？不过，你说的话，我没听懂，你从哪来的？帮了我大忙了，我应该谢谢你，虽然你挺怪的。”

“你搞什么呢，谁怪了，我叫楼曦然，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们其他队员你看到了吗？”

“只有你一个还不够瞧，难道你还有同伙吗？”

“什么同伙，好象我们不是好人是的，我们是伙伴，是团队，你懂不懂啊，我们是登山队~~~”不是吧，我一边回答他的问题，一边环顾四周，老四怎么不见人影？“哇，哇，哇，那是什么？你都干什么了？”

“是你干什么了吧，我正差点被那个杀手杀死，你突然袭击了他，把他压死了~~~”

我已经听不到他在说些什么了，睁着不能再大的双眼，张着大嘴，一手指着在帐篷下的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怎么看怎么象个人，脸朝下扒着，一只手里还握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刀，一动不动。

“小兄弟，刚才还声如洪钟的，怎么现在哑了？不用置疑，他是你压死的，把嘴闭上吧，真难看，就算是第一次杀人吧，也不用这个样子吧，以后就有经验了。”

“什么鬼话？你才以后就有经验了呢，我可不想，杀人是要枪毙的，我还不想死呢！”终于回神的我扭头冲着他说。

在我楞神的时候，东方泉已经把我彻底地打量过了。

**********分界线**********

[真好玩，这小怪东西是从哪来的，这么短的头发，难道是从庙里偷跑出来的？不过，他倒是算救了我一命，为了他好，把他带走吧，毕竟，他这身奇装异服的，只怕会被人家当成妖精给打死。]东方泉思量着，仔细地看看这个叫楼曦然的家伙，[长得还挺俊俏的，就是黑了点，脸圆了点，不对，是整个身体都偏向于圆，不过眼睛倒是有神，嘴巴虽然凶了些，形状倒挺特别的，他身上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就是不由自主地想逗他，这跟我平时的表现可不一样，这么有趣的小东西，我把他带到大哥那里吧，让大哥也看看，说不定他身上有什么秘密呢].

**********分界线**********

在我不经意的时候，我的命运就这样被定了下来。

“那个什么然，你杀了人怎么办，要到那里去吗？不然，你跟我走吧，跟着我，你就不用怕别人要报仇了，我可是很好心的，而且还不用担心其他的事。怎么样，快点回答我，我可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叫我然，不要乱叫了啦，我就叫你泉吧，公平吧？我跟你走倒是可以，不过，你都差点儿让人杀了，跟着你能有保障吗？可别又让我杀人，我可不管！”既来之，则安之，大概我真得来到古代了，心里越想越兴奋，一点儿害怕的感觉都没有，突然站站起来，向上猛地举起一个拳头，大喝一声：“古代的俊男们，我来了！！！”

“呵呵，原来你还是个有特殊爱好的小子，不过你可不要对我动心哟，我可是喜欢姑娘呢。”泉在一边笑得有气无力的。

“说什么呢，我只是喜欢和帅哥交朋友，我也是正常人好不好，再说，我就不管你了，你自生自灭吧。”我真是的，差点儿说露了嘴，他

既然把我当成男生，那我就别解释了，毕竟人生地不熟的，这样更安全些。

“我们就走吧，然”泉说，“不过，你能帮我包一下伤口吗？不然的话，我怕我的血会流干净的。”

我赶忙把我的帐篷费力地拽到泉的这边，从里面把急救包拿出来，查看了一下他的伤口。主要是胳膊和肋骨旁的刀伤，还在流着血，腿上也有，不过不严重。我从包里拿出小剪刀，把他的衣服剪开，又拿了云南白药洒在上面，这可是我们必备的药品，又用纱布将伤口缠好，把腿上的伤也处理了。这时，泉已经痛得咬牙切齿的，不再说些气人的话来逗我了。我又把帐篷收拾好，回过身来，问他：“你能走吗？我可背不动你，我还要拿包呢。”

“我怎么能让你背呢，我自有办法。”他吹了一声口哨，我正纳闷儿呢，一阵哒哒的马蹄声响了起来，一匹黝黑锃亮的高头大马急冲过来，奔向泉。

“危险！快趴下，你这个傻瓜”，我一下扑到他身上，把自己的脑袋瓜子捂住，闷声说道：“还是要我救你呀，你还说能保护我，吹去吧！”

“痛、痛啊，你快起来吧，它是我的马，叫黑龙，你还真是个天才~~~这样就能救我吗？一起死吧，你被马踢死，而我是被你压死的，快起呀，~~”。

这下换我不好意思了，抬眼望向他，“哇，你真得好帅耶，下巴比尖，嘴巴比我小，鼻子比我挺，眉毛比我浓，不过眼睛没我圆~~~”

泉连忙打断我，“你先起来好不？我是被你压的喘不过气来~~~”

天哪，我要钻进地里去，长这么大没这么丢过人（都没这次丢得厉害），我连忙起来，想找个话题好遮羞。有了，“你说它叫黑龙，天哪，是你起的名字吧，真俗气，我帮它起个新名字好不好？”那马正在低头舔着泉亲热着，听了我的话，拿眼睛瞭了我一眼，居然不屑地冲我叫了一声，把头高高昂起来。

“什么马，这是什么马？你竟瞧不起人”，天，我立即火大了起来，站起来，用手指着它，“喂，你别认为自己很聪明就了不起，我看出来了，但是我比你更聪明，我一定要给你改个名字。”

“好吧”，泉在地上说：“它可是对别人都不加理睬的，摸一下都不行，如果你让它接受你，我就同意用你改的名字。”

“真的，说话算数”，我弯腰从包里掏也二块黑巧克力和几块奶糖，“你认为我不行吗，你看着好了。”说完，扔进自己嘴里一块巧克力，把另一块扔进泉的嘴里。当然，他有抗拒了，不过这时他很虚的，嘴巴一掰就张开了，“快吃，能增加体力的，一会儿我们好赶路。”这样，他才用力嚼了起来，一脸的怪异，不过听话地咽了下去。

我将那几块大白兔奶糖的包装纸都除掉，掌心托着向马走过去。

“喂，别说我欺负你，虽然你不会说话，但我知道你能懂我说的话。你可以选择，如果你同意改名字，这些好吃的就是你的，包你吃过还想吃。不过呢，我先把要改的名字解释一下下，我要叫你墨云。首先，墨就是黑的意思，但比黑来得要雅一些，其次，你刚才跑过来时像一团乌云一样，急促有力，你看满天的白云，只有你是黑色的，多有特点。这个名字如果你同意就吃了糖，不过如果你反悔了，我就会看不起你，还有，你要让我骑你，现在你考虑吧。”

我心里明镜着呢，一匹马怎么会抵挡住糖的诱惑呢，说这么多只是给自己找个借口，是它自己选择的，我可没逼它。

只要是马，都爱吃糖，这是老四告诉我的。果然，它闻着香甜的糖味，犹豫了一下下，就把糖舔进嘴里了，用力咀嚼，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一看就十分的享受。

“这个傻马，就这么被你给拐了”，泉低声笑着说，“好吧，愿赌服输，从令以后，它就叫墨云了。你也别得意了，快来扶我一把，得赶紧走，别再耽误时间了。”

“噢，来了”，我乐颠颠儿地跑过来，扶起了他，“那你可要真服气才行，我可是很聪明的，能看出来的。”

“知道了。墨云过来吧，我们可指着你了。”泉向墨云说道，它缓步走了过来，还有些迟疑不决，泉又笑着说：“你这个小傻蛋，这就是你的新名字，记住了。”

“我要叫它云，这样显得亲切些，叫你泉，叫它云，好像是兄弟哟。”我冲着泉说，又讨好地看向云。

“随你，扶我上马吧。”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把泉终于弄上马背，又把我的包绑在马身上，可我自己上不去了，它太高了，虽然我有165CM的高度，不过还是很费力。泉在上面，我又不能使劲拽他，我看了看四周，找到一块大石头，把云拉过去，我踩着石头终于上去了，不过，我是坐在泉的前面。

“泉哪，你坐不稳的话，就靠在我身上吧，免得掉下去了，知道了吗。”

“你还真是挺聪明的，我会的。我真的有点坐不住呢，你还挺细心的，看不出来哟”，泉这么说我，我对云说：“云，快走吧，你的主人要不行了，快跑吧”，心里说：[颠死他，不知感恩的东西].“你是故意的对不对，”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好痒，心里又有一丝不一样的感觉，“你知道往哪走吗，真是傻得可爱。”

“往哪走都行啊，反正我也不是这个年代的，到哪都一样儿”，我小声地嘟囔着。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泉把头放在我的肩上问我。

“没什么，那你带路吧，反正我无牵无挂的，到哪都行。”我的心因泉靠近而呼呼地乱跳，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还以为这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谁知道不是，可现在也不能改动了，硬挺吧。

“云，去大哥那里，快走。”

我自从出发开始，脑袋一片空白，一个字也没说过，而泉不知道是不是伤势变重了，几乎全身的重量都靠向我，没有受伤的右胳膊越来越紧地搂着我的腰，好象怕掉下去。我只好用力地扶着马扶手，还空出一只手向后摸了摸他的额头。不好，泉在发烧哎，怎么办？正在着急，云突然停了下来，我抬头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庄园，门口还有两个门卫在站岗。什么时候到的，我一直关注着泉，看来，云是非常棒的，我也不会骑马，可没觉得颠簸，一路平稳地到了。

“是这儿吧，云？”我低头问它，它打了个响鼻，点了下头。

我冲着两个门卫大声地说：“你们认不认识我身后的人？”那两个家伙正在议论我的一身怪异，听我问，才走过来看向泉，“这不是泉少爷吗？他怎么了？”

“怎么了？难道看不出来他受伤了吗？还不把门打开让我进去！”真是的，没见到我要支持不住了吗？有眼珠没眼仁儿家伙。泉的伤势让我焦急万分。他们连忙打开大门，我骑着云往里走，一边叫着：“快找人来，有个领路的行不行？”

他们迅速分开，一个往里跑去，一个在马前牵着往里继续走。才有点儿像样儿，不然，等泉好了，我一定建议他把这两个人换掉。其实，是我冤枉人家了，平时人家是训练有素的，只不过看到我这么怪的人才楞神的，这是后话。

突然，一道黑影闪过，我只觉后背一轻，泉就不见了，再一看，他已经被一个全身充满肃杀之气的人抱在怀中，他用一双杀气腾腾的厉眼看向我，“是谁干的？你快说！”

“拜托，我也不行了，先别问了，治伤要紧，泉发烧了，你先接下我啦。”我一头栽向地面，也不管能成什么样。

就在我闭眼等死时，发现没掉到地上，睁眼一看，是那个人的后背，不管了，我双手一搂，双腿夹在他的腰上，说什么也不下来了，累死我了，长这么大没这么刺激过，先歇会儿再说。

“把我的包拿下来，那里有药能退热的。”小声地向这个人说道，没办法，实在是脱力了。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在房里了，躺在一张软榻上，起身一看，那个人的后背对着我，弯着腰。即便他不是立着身，可是还是能看出来，他的身材魁梧得很，大概能有2米左右，强健的肌肉在衣料下并不能隐藏住，过肩的长发随意地用一条头巾绑住，一身藏青色长衫，足登藏青色薄靴，给人沉稳的感觉。

他似乎感觉到我醒了，回过头来，问我：“你不是有药吗？泉他现在很危险，你快找出来。”

说完回头向一位老者说：“沐大夫，你马上开些补药，好给泉熬药，这就去吧。”

这一回头，让我看清了他的脸。一双剑眉斜飞入鬓，两只龙目炯炯有神，标准的希腊鼻，两片薄唇下是方劲有力的下颌。他跟泉不一同型的，一刚一柔，却都是那么吸引人的注意力，只不过他偏于酷。

第四章 我的初吻失去了

“你在发呆吗？快找药啊，泉的状况不太好，你快回过神来”，他不耐烦地说道。

我麻利地跳下软榻，一把将放在桌上的急救包拿过来，找出退热药，来到泉的床前，伸手摸向泉的额头。滚热滚热的，泉的脸也红红的，双眼紧闭，嘴唇上的皮都已经裂口了。情况真的非常紧急。

“快拿水来”，我一只手向后一伸，等了等没动静，一回头，他正用双眼不满地看着我。

“瞧什么瞧，一会儿让你瞧个够，现在，你快去拿水来，泉如果再不退热的话，就会脱水而死了，怎么，你不满吗？听到没，快去！”

他没说什么，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去倒水了。

我倒是没多想，从瓶里倒出两片药，把泉的嘴掰开，放进去。这时，他把水送过来了，我一把接过，把泉的头抱起来，这样水会好下一些，小心地将水倒进泉的嘴里。水倒是咽下去了，可药还在嘴里，泉这时已经没有知觉了，要知道，药在嘴里是没用的。

“怎么办？”我回头问他，“泉咽不下去，你说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你这两个白色小东西真管用吗？刚才沐大夫说汤药太慢，怕时间上不行，你既然说能退热，你就想办法吧，如果不行，我就杀了你，给泉陪葬。”

天哪，怎么有这种人？我顾不上生气，皱着眉，用力地想着~~~看来只能这么办了，只有牺牲一点儿了。我张开嘴，喝了一大口水，又运了运气，为了救人，豁出去了。

头一低，吻上泉的唇，用力地把水压下去，为了怕泉不主动咽药，我还把舌头伸进去了，用力将那两片药往最深处送去。我又在泉的唇上多待了一会儿，感觉到药被咽下去后，才起身。

“没想到你能为泉做这些，看来你们的关系不一般呢，怎么泉从没跟我提起你呢？”

“这是为了救人好不好，请收回你肮脏的想法”，我不屑地横他一眼，懒得跟他费口舌。“你就是泉的大哥吧，叫什么名字，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我总不能喊你”喂“吧。”

大概是看我诚心救泉，他倒是收敛了态度，和气地说：“我叫严磊，是泉的结拜大哥，说说泉是怎么受伤的吧，希望你从实招来。”

“那可就让你失望了，你还是等泉醒来再问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开玩笑，我就算说出我是千年后的人，无意中来到这里，你想他会相信吗？百分百认为我是傻子，疯子，反正不是正常人，我才不要，等泉醒来再说吧，拖一时是一时。

这就是我的生存理念，不能马上解决的事放在一边，反正也不能解决，先做些能做的吧。

“喂，我还饿着呢，一天没吃了，你快给我上些饭菜，吃过我还要照顾泉咧。”

我不客气地说，反正他和泉是哥们儿，我和我的哥们儿也是不分彼此的，他们也应该这样吧。

这次，他倒是很痛快，出去布置了。一会儿，有个管家似的人提着食盒进来了，摆放好后就出去了。我倒是立即坐了下来，也不管菜色如何，狼吞虎咽了起来。多说五分钟，结束战斗，我一擦嘴，没沾上油。转身回到床边，泉已经有好转了，呼吸不是那么急促了，我又喂了一遍药。看着他的唇干裂得厉害，我又找出棉签，沾着水，一遍一遍地擦拭着。直到我不知不觉地倒在泉的身边睡过去了。

我在泉的旁边睡着时，严磊进来了。其实他一直在窗外守护着，只不过看我一直精心护理着泉，没有进来。老实说，他看我的举动还是觉得满怪异的，一身的古怪装扮，倍儿短的头发，奇怪的举止，对他说话的态度。还很少有人在第一次见到他时，不紧张的，泉是第一个，我是第二个。其实，我知道他是泉的大哥，那跟我自己大哥有什么区别，我没把他当成陌生人，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是泉是我第一个遇上的人，而且很对味儿，所以泉的朋友被我自动划为自己人。他不知道我的想法，当然觉得不可思议了。

他缓步踱了进来，把我往床里挪了一下，楞住了。手里传来了一股软软肉肉的感觉，虽然稍重了些，但这点重量对他来说不算什么，是什么呢？他认真地打量起来，秀气的粗眉下，圆圆的眼睛紧闭着，上翘的睫毛在眼下印上一层阴影，肉肉的圆鼻头下是性感的略厚双唇。性感，这小黑小子怎么能用上这个词呢？他不解，想到我用嘴喂药时的情景，他也不知中了什么邪，无意识地俯下身吻上去，似乎是想了解是什么感觉。我好可怜啊，就这样初吻在毫不心动的情况下失

去了两次。他的身子一僵，唇上传来的感觉竟让他向来古井不波的心湖泛起了波澜，那唇竟不可思议地柔软，让他想尽情的吮吸，他僵硬地立起身，难道自己一直没有娶亲，是因为自己喜欢男人吗？可是，自己对泉并没有这种感觉呀，对泉只有手足之情，为什么会对这第一次见到的小子这样呢？下意识地，他拿起棉签做着我做过的事情。

我伸了一个懒腰，慵懒地睁开眼睛，迷茫地向上望着，脑壳还没清醒过来，一侧头发现一双探寻的黑眼正瞧着我，好象一潭深不见底的碧水打着旋儿把我的目光吸了进去，我半天的无知无觉地看着那双眼睛。

“看来，你真得好特别，你真不怕我吗？”他性感的薄唇轻轻地飘出了一句话。

反映了一下，我才明白他在说什么，同时也想起了昨天的一切。

“啊，泉呢？”我避开他的眼光，谁说我不怕，他刚才的目光让我突生出一股不安，感觉到危险。一转身，泉就在我的身边躺着呢，我连忙用手去摸他的额头，已经不热了，但还在熟睡中。

“泉要换药了，你来帮我吧”，我故做自然地说，“把那个包包递给我，好吗？”

他无声地转身拿来了，我接过来，先把昨天处理的伤口处的绷带打开，细细地看了看，云南白药果然不错，伤口已经结痂了。我重新上了些药，换过干净的绷带，系好后，长出了一口气。

“没什么大碍了，好好休养就行了。我要走了，你照顾好他吧。”我穿上鞋子，看了看他，就要背包走了。

“你不能走，泉还没有醒过来，我不知道你们的关系，如果泉知道我没留你而怪我的话，我解释不清。你还是等泉好了再说吧，再说，泉受伤和你有没有关系，现在还不能确定，你就先照顾泉吧。”他真得开口留我了。

其实，我哪是真想走，我能去哪儿？但是，他刚才给我的感觉，让我心里没底，试试他，看他到底有多在乎泉，从而考虑到我是不是安全的，还不错。

“那好吧，看来我也只能这样了，你先出去吧，我要洗漱一下，好吃饭。”

他转身出去了。一会儿，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端着一盆水放在桌上，“少爷，您先洗着，我这就给您取饭去。”

“等等，你把少爷两个字去掉，把您换成你，或者叫我”然“都行，我不是主子，这么叫我，我听着也别扭，记住了吗？”

“可是”

“阿冬，然这么说，你就这么做吧，下去备饭吧。”他进来了，看来已经洗过了，换了身衣服，不过颜色还是一样，他望向我，“对一个下人，你到是很大方，怎么对我这么不好呢？”

“什么呀，我怎么了？”我不解地问。

“我刚才才知道你叫”然“，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对我有意见吧？”他语气平和地说，听出来不是真生气。

“我以为是什么呢，你也没问我呀，名字又不是什么值得保密的。现在知道了吧，那我叫你磊，可不可以呢？”我为自己争取平等对待，毕竟这不是我所熟悉的年代，万一说错，好改正呀。

“随你，不过我今年三十有三，你呢？”他可真是不吃亏呀，见缝插针的。

“你是做生意的吧，一身的铜臭味儿。我今年二十八了，别说，你和泉对我的态度还真是像，难怪是哥们儿呢。”

其实，我不知道，他心里也是打鼓的，看我说话随意，猜测我可能是喜欢这样，才故意试探我的。

“一起吃饭吧，昨晚你也没吃好，今天不急，好好吃吧。”

我是无所谓，见饭菜已经上来了，坐下就开吃了。清粥小菜，简简单单的，味道却很好，我也不管他怎么看我，埋头大吃大喝起来。嗯，饱了，我眯着双眼，用手摸着肚子，好象这几天都累瘦了，终于吃了个饱，脸上不经意地露出满足的表情来。磊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心里那不一样的感觉又来了，看着我的表情是那么的自然流露出来，他不禁也露出一丝的笑意。这真是个不寻常的人，率真自然得让人想把他永远留在身边。以泉的个性，想是因为这样才在那么危险时刻依赖于他吧。

“哇，你笑起来很好看嘛，比严肃时可爱多了，记得以后要常常笑才行，不然的话，你就老得快喽！”我无意中一抬头，捕捉到他那难能

可贵的一丝轻笑。

“你真的很不一样，除了泉，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大胆地跟我讲话，我和泉也是打出来的友情，毕竟我们原本都是高傲的人。”

“你们真可怜，人生就那么短短数十载，不及时行乐，开开心心地过，总是板着脸，难道这样你们的心理就快乐了吗？”我指点着他，那么活着真得好累。

“不过，你怎么看也不象有那么大，是不是在骗我呀？我看你少十岁还差不多。”

哟，忘了我现在是男人身份了，虽然，我唇边有一小层绒毛，但和男人的胡子比可差得太远了，怎么办？我急中生智道：“所以说你们不笑都老了吗，瞧我多年青，这就是心态放宽，笑容满面的明显效果，你们坚持下去也会效果显著的，继续努力！”呼，总算遮过去了，我还真能掰耶。

这时，泉突然呻吟了一声，我麻利地窜到床前，磊也是。

第五章 好象陷进‘狼’窝了

“泉，怎么样，啊？都哪疼呀，说出来，”我真的真的好高兴，泉终于睁开眼睛，看向磊。

“大哥，你看到然没有？他好特别的”

“我在这儿呢，泉，这儿呢，你没看到我吗？”真是气人，我都要爬到他身上了，他却不看我一眼，亏我这么担心他，没良心的东西。

“我知道，你再往上爬，又要把我压死了，你这么醒目，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大哥，他好玩吧，我特意把他带来给你看的。你看吧，他就是这么率性而为。”

“我已经见识到了，就知道你也是这么想，你刚醒，不要多讲话，一会儿把汤药喝了，好好调养，有什么事儿，等你好了再说吧，不急一时。”磊的语气好温柔噢，我不禁回头看向他，那浓于血的兄弟情深忽然让我嫉妒起来。

“泉，你刚才是什么意思，我怎么闻到了阴谋的气味，你们在说什么呀，我感到心里不舒服，为什么，我也要象你们那么好，行不行？”我在这个世上可是半个亲人都没有，他们让我感到了孤独。

“傻小子，你不是在这儿了吗”，泉抬起一只好手，揉了揉我的头，“果然不出所料，象小狗一样毛绒绒的，第一眼见到你时就想这么做的，你就一直陪着我吧。”

“不要碰我的头，不然我会修理你的，记住了，我最烦别人碰我的头。”我一把抓下泉的手，甩在一边，生气地把头扭向左边。

“大哥，你看吧，多好玩儿，不过他的心肠不错，脑筋也挺好的，不如让他做老三吧。”

“我也挺喜欢他的，那就这样吧，等你好了，我们喝一顿好酒。”磊居然也揉了揉我的头，还笑着说。

“我再说一次，你们谁再摸我的头，我就和他决交！”我气呼呼地说。

磊出去了，我看着泉，泉笑眼眯眯地看着我，我的气立即就没有了。我上半身趴在床上，膝盖跪在床前的踏板上，拄着下巴，对泉说：“你知道吗，你可是占了我的大便宜了，你拿什么回报我呀？”

“是什么？噢，是你救了我的命吗？你想要什么都行，你说吧。”

“不是的，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不能见死不救哇，是~~~”我突然想到，我喂他药的事不能说呀，那不成了同性恋了吗？虽然，我知道不是，可是他们都当我是男生，这样不太好，而且我并没什么感觉。“嗯，没什么，我骗你的。你好好休息就行了，不要多说话了。”

“然”，磊端着一碗黑乎乎的东西进来了，“你把药给泉喂下去吧，他要是不能喝，你就用那招喂他吧。”真是的，哪壶不开提哪壶，磊真是~~~“然，我还有事儿，你就多操心吧，我办完事再回来，泉，你一定要把药喝下去哟，你失血过多，很虚的，你要是实在喝不下去，然能用嘴喂你，我先走了。”磊做完坏，急冲冲地走了，我发誓，我看到他在偷笑，一脸的坏水。

“泉，你不要听磊乱说，来，我喂你吃药，你要乖哟，不然我打你的。”

“你叫大哥做磊，他同意了？”泉还没有从我叫磊名字中恢复过来，显然磊的话，他没听清。我窃喜，端着碗，坐在床边，用匙轻轻划着药汁，还吹着热气。

“好了，可以喝了，来，张开嘴，”我真是第一次这么服侍人，不过，看电视里古装剧里都这么喂药，就应该不难吧。

“我不要，太苦了，我从来不吃药的，你替我喝了吧。”泉居然在耍无赖，真是~~真是想像不到啊。

难怪磊急冲冲地跑掉了，原来如此。我怎么能让磊称心如意呢，我从包里拿出几块糖，为了登山时不会脱力，我事前准备了好些糖，还有一些零食。

“泉，你把这块硬糖含在嘴里，再喝药就不会太苦了，喝完之后，我还给你好吃的，保证你嘴里不会留苦味，好不好？你要相信我，磊那个坏蛋不在这儿了，你只能相信我，你明白吗？”

“你不骗我，真的”，泉居然象个小孩子，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

“来，你先试试看，”我把糖放进泉的嘴里，舀了一小勺药，慢慢地倒进泉的嘴里，紧张地看着他，不错眼珠地瞧着。

泉看着我的表情，心里偷笑着：真是好玩呀，他比我紧张多了，瞧，连嘴巴都闭得严严的，眉头皱着，好象是他嘴里苦似的。大哥刚才什么意思，是不是说然用嘴喂过我吃药，我怎么没印象，昨天昏迷时的事儿吗？应该是的。可现在让他再喂我，他一定不会干的，我倒是不介意，他的唇好吸引人呢。想个什么法子，让我重温一下呢，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呢，看他的样子不太好骗了，反正，他好象有那方面的爱好，我也不想再放他走，试试吧。而且，刚才，然自己也说我占了他便宜，应该就是吧。就这么干！

如果我知道泉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就真的要吐血了。可惜的是，我以为泉真的怕吃药，又怎么能防得了呢？

“然，还是苦，你骗我，我再也不相信你了。”泉故意有气无力地说，好加大我的同情心。

“我知道，知道，可是你的身体要快点好起来才行的，你是个男子汉耶，怎么能怕那点小苦呢，对不对？而且，如果你把这些药都喝下去的话，我有奖励的。你看，这药也不是很多，再喝一大口就没了，长痛不如短痛，不如我们一口气喝掉它怎么样？”

“你说，我们一起喝？那倒是可以考虑，可我们怎么一起喝呢？”泉抓住我话茬儿居心叵测地问，脸上还带着一脸的迷茫，用希冀的眼神引导着我简单的思绪。

“我的意思是说，我喂，你喝，这样一来就是一起喝了，而不是我们两个真的一起喝。我又没有受伤，怎么能喝你的药呢，对不对，来吧，一口气干了它！”

“可是，你喂我喝当然是一起喝了，你是这么说的”，泉自动地将中间的逗号去掉，“所以，现在你把药一口气吸进你的嘴里，再来喂我，这样我们就是一起喝了，这样我还可以考虑。”

“什么嘛，我不是这个意思，再说，你现在清醒着呢，又没有吞咽的困难，怎么可以用这个方法呢？这样是很不卫生的，那只有在非常时刻救人一命时才能用的。再说，我是个正常人哪，不如，我去找个女的来喂你好了，这样看起来正常一些。”我张大眼睛成QQ状，一脸的正经样儿。虽然，泉的唇我是有点想~~了，但是，那只能爆料我是女人这个事实，太危险了。我虽然小事上有些迷糊，不局小节，不过第六感觉还是很敏感的，毕竟认识他们的时间还太短，而且，我还要想办法回去的，不能在这里有什么牵扯的事情。

“可是，大哥这里没有一个女人，一时半会儿上哪儿找呢？”泉在心里正笑着呢，暗想这小子还不太笨，不过越是这样，我越想让他“喂”我。

“磊这里没有女人吗？那他是不是喜欢男人？”我突然觉得自己身边危机四伏，是不是表明自己是女人，这样会不会更安全些呢？“泉，其实，我是~~~”

“然，你不要乱想，大哥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真是好玩儿，也不知道你脑袋瓜子里都想些什么。大哥对男人没兴趣的，他只是不喜欢庄园里有女人，而且，他也没有娶妻，待他完婚后，他会找些女婢的。他是个正常男人，我能保证。我们也偶尔去吃花酒的，你要不要去玩儿，等我好了以后，我带你去好了。”

“不用，我可不想去。”想来他们是去妓院嫖妓了，我怎么能去，又不是找死。原来，他们这么色情，我要离他们远一些才安全。

泉好笑地看着我的表情想：真是的，看他一脸的诫备，好象陷入自己的遐想中，呵，还慢慢离开了，我们有那么让他害怕吗？长这么

大，还没见到过面目表情这么丰富的人，好象是个透明人，心里想什么，脸上都能看出来，好好笑。不过，他是从哪来的，是蛮夷部落人吗？听说，那里的人都是红头发绿眼睛的长像，他不太像，慢慢来吧。

我还在自己的想法中不能清醒。就是因为我的超粗的感情线条，我的那样狐朋狗友们才会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虽然，我有时认为他们总折磨我，但是，那只是他们的保护色，所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很强的。毕竟，他们的感情出现问题时，都来找我拆苦。但他们却是在给我上课，我还一直沾沾自喜呢，这是后话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

“然，你要去哪里？你不喂我喝药了吧，那你去把它倒掉也好。反正，我慢慢会好的，不吃药是最好的了。喂，你要撞到桌子了，快停！”泉终于忍不住了，笑得全身在不停在抽搐，因为他的伤被笑疼了。

“噢，泉，怎么了？你哪里不对吗？刚才不是好好的，怎么这样了？”我一回神过来，就见泉表情痛苦地在床上直抖，也不去想我为什么会站在地中间，连忙冲了过去。

“你到底怎么了，快告诉我，泉哪~~”

泉见有机可乘，用颤抖的声音说：“你要是再不喂我喝药的话，我可能真要死了，你别为难了，就让我死了吧，我不想勉强你。”

我不加思索地一扬头，将碗里剩下的药一饮而入，第一时间地吻上泉的唇，随着药汁的减少，苦涩麻辣的感觉在嘴里泛开，真是后知后觉呀。这一刻，我后悔得要命，为什么这么冲动呢，真是苦得要命呀！难怪泉也怕吃药的。（旁白：真是的，该耽心的应该不是这个吧。）

我皱着眉，刚要抬头，泉一把搂住我的后脑勺，把他的舌头伸了进来，还不停地吮吸着。我瞪大双眼，看着泉的眼睛，他在干嘛，给我漱口吗？我的舌头上全是麻苦麻苦的，木木的，什么感觉都没有。

挣扎地抬起头，“泉，你不用给我漱口，我这就拿杏肉给你吃，保证你的嘴里没麻苦味儿了，你先等一等啊。”我回过身，从包里拿出一袋杏肉，撕开包装，掏出一块，先扔进自己嘴里，又回来喂泉一块。

“我没骗你吧”，我一边用力嚼着，一边说：“怎么样，味道不错吧？我刚才就想，你吃完药后就给你吃它的，它又酸又甜的，正好把药味儿去掉。啊，我的嘴里终于又有感觉了，真好。舌头刚才木木的，好象不是我的了呢，~~”我低头一看，泉正黑着脸，不满地瞪着我。

“你怎么了，不好吃吗？我吃很好啊，你嚼嚼看，试试嘛。”我以为泉吃不惯这个味儿。

“那你刚才什么感觉都没有，是吗？”泉的心里这个气呀：刚才后面的动作才不是要给你漱口呢，那是热吻好不好，我还很享受呢，谁知你一开口，让我的心情急速下滑。

“能有什么感觉？木木的，麻麻的，说真的，我下次说什么也不这样做了，真是好恐怖的说。”发现泉更生气了，可我也没说错呀，他气什么呢？不想了，放一边吧。

泉把头一扭，把脸转向床里，不再说话了。

第六章 心照不宣的秘密

午后，我百无聊赖地趴在桌上，泉一直不理我，吃饭时还不用我喂，都是磊在忙。

我在暖融融的阳光照射下，几天没洗澡的身上油腻腻的，正难受得浑身乱扭时，磊进来了。

“你在做什么，身上有虫子吗？”磊有些好笑地说。

“你才是呢，你试试几天不洗澡看看。我现在觉得身上臭臭的，难过死了。原来，我每天都要洗的，衣服也每天都要换的，我要死了，让我死了吧~~”，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都怪我，是我疏忽了。里室有浴桶，我让下人准备热水，衣柜里有泉在这儿的换洗衣物，你找件能穿的吧，不过，好象都大些，先将就一下，我让人再给你做新的。”磊说完就走了。

我打开柜门，挑来挑去，选中一套白棉布的中衣。别的，我好象更穿不起来。由于我的换洗衣服到达营地后，还没有时间洗过，都已经在那几天穿脏，只还有几件内衣和塑身内衣。我把衣物包和洗浴用品一起拿到了里间房，只见一个原木浴桶在一侧的窗框下，旁边有个

小木几，上面放着麻布巾和浴刷，还有个木椅，很简单，一看就是个标准的男士浴间。我将东西放好，这时，阿冬将热水提来了。

“阿冬，你一会儿多帮我提些水放在这里好不好，我有用的。”我挺喜欢这个小伙子的，就象是邻家小弟一样，长得干干净净的，十分周正，而且一看就很单纯。

“少爷，不、不是，然，主人要我服侍你洗澡，有什么要洗的，你就交给我好了，我什么都会干的。”

“不用、不用了，我习惯自己洗的”，开玩笑，那不全露出来了嘛。“真的，你多给我送些水来，我不习惯的，你快取水吧。”我赶紧把他打发走，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坦诚的眼光。

真是舒服呀，我满足地从浴桶中迈出来，身上淡淡的浴液的香气让我的心情好上加好，头也洗了好几遍，是我最喜欢的潘婷洗发水洗的，一切完美。可是，穿衣服时，问题来了。由于我的“增肥效果”，原来34B的胸围早变成了36C了，这几天，都是穿的登山服，所以看不出来。可是，泉的衣服是棉布做的，就算我穿上内衣也是无法遮住的，我要想想办法才行。嗳，有了。我把塑身衣拿出来，把可调的带子调到最小，这样，正好可以把胸部绷得紧紧的，只是腰上的小肉肉顾不上了，胸部有点喘不上来气，不过倒是平多了，应该没问题了。我又把塑臀内裤穿上，它正好长到膝盖上三寸，把泉的上衣穿上，正好遮住了内裤。再把外裤穿上，不行，太长的，能长出半尺，而且中裆太长，想了想，不穿了，洗衣服吧。把过长的袖子卷起来，取出衣服开干，一会儿就都洗完了，因为我有洗衣皂。啊，拖鞋忘了拿进来了，不过，看这原木地板好象挺干净的，光脚出去吧。

我准备好了，推门出去，正好听到磊和泉在讨论是什么人居然会花钱请杀手来杀泉，我立刻接过话头说：“那还用问吗？不是泉的仇人，就是生意上的对手，要么就是泉死后最大的受益人，再有就是情敌了，不外乎这几方面，缩小范围吧，先从这几点下手可能比较快。”

一抬头，见他们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怎么了，见鬼了不是？我是然，把嘴都闭上，象二傻子似的，喂喂，回神了，回神了~~~”我嘴里咧咧着向泉走去。

正要坐床上，泉一把将我拽上床，把他身上盖的薄被往我身上一披，大喝一声：“围好了！”

“怎么了，我不是穿着衣服呢嘛”，我不解地问道。

“裤子呢，你不是拿进去了嘛，怎么没穿上？”泉没好气地说。

“泉，你跟我说话了，我还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呢，我正想是不是应该走了~~~”

“这不是重点，裤子呢？还有，谁让你走了？”泉的脸色好象有些发青。

这时，磊从我的肩上把那条长裤拽了下来，“这呢，你为什么不穿呢，快说吧，不然泉会气死的。”他的语气倒是没有泉那么强硬。

“哦，太长了，多这么多。”我用手一比划，就见磊双手用力一撕，“呲，呲”两声，他把多余的部分就扯了下来。

“快穿上吧，泉要吐血了。”磊好笑地冲着我说。

“泉，你怎么要吐血了，”我急了，连人带被地扑上去，还一边用手糊乱地在泉的身上乱摸，“哪里不舒服，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泉的脸憋的通红，气呼呼地说：“还不是你气的，别摸了，你在吃豆腐吗？”

“豆腐，”哦，天哪，这次我懂了，那是说我在占他便宜，我不好意思地说：“不是啦，我以为你伤势加重了呢，既然没事儿，那我穿裤子去了。”拿起磊改过的裤子，我头不抬地冲进里间。

“哈哈哈，泉，看来你对他真的不一样呀，我都几年了没看见你这么生气。我说，你不是认真的吧，你不是说想让然做老三吗？后悔了？”磊大声地笑声着泉，心里在想：怎么办？刚才，我也好动心，然的腿好象没有骨头架子，都是肉做的，虽然不是很细，却说不出来的让我盯着看。泉好象对他真不一样，我要介入吗。

泉的心里这个气呀：这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的，磊刚才看他的眼神不一般呢，虽然他有些大大咧咧，但我感觉到他是真把我们当兄弟的，可能没有防人之心。我要怎么帮他呢，如果我说然是我的，磊能明白，但是我真要然与我这样发展吗？他那么单纯，心地善良的，我不忍心啊。磊在试探我了，我怎么回答呢？

“大哥，他那么简单，没有必要让他经历太复杂的事，看他这样单纯的快乐也是一种享受，你说呢？”

“好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我们自然相处吧，我把你们俩个一样看待就好。”

磊听出泉的意思，而泉也明白了磊的含意。一切就在他们心照不宣的默许下悄然发生了，而我傻乎乎的并不知情。

日子就在我的无知无觉中一天天地过去了，泉的伤势已经好的七七八八了，而我也发现了更多更好玩的事情，关注力不全在泉身上了。每天，我都让阿冬抽空陪我在庄园里逛逛，庄园里很肃静，平时看不到什么人，大概都有各自的工作。磊特意吩咐阿冬尽量陪我，而他自己不知道在忙着什么，问泉，泉也不说，什么朋友嘛，有事都不告诉我。反正，我每天的时间安排得都满满的，没有了电脑和手机的日子，也同样精彩，作息时间正常得不得了。有时，我去找云，给它洗澡，梳理，给它糖吃，跟它处得非常好，还跟它说有机会要帮它找女朋友呢。

这真是我活到这么大，过得最充实的一段时间，如果不是发生一些变化，我真的想就这样下去吧，没想过还要回到原来的世界。俗话说，计划没有变化快，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天，我在外面疯够了，拿着在后花园荷花池里采的莲蓬，高兴地回到泉的房间。

我和泉一直在一间房里住着，不是磊不给我准备房间，而是，我已经和泉和好了，再说泉的床很大的，睡三个人都没问题。所以，我一直赖在他房间，我觉得和泉在一起会很安全的，这是我第六感觉。泉也不反对，已经有十来天了。

“泉，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很新鲜的，”我一脚跨进门槛儿，兴奋地叫着，发现磊也在。

他们的表情很严肃，好象在谈论什么大事，而且发生争论了，看到我，都有些尴尬。我除了在感情上迟钝外，其它事情都很敏感的。

“你们怎么了？在吵架？有什么事情说出来，让我给你们参考参考吧。说不定我有好主意也没准。你们谁先说说？”我走到木椅边坐下，一副你们不说，我就不罢休的架势。

磊和泉对视了一下，磊开口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查泉的事儿，已经有眉目了，我想和泉一起去办，可泉不同意。他要自己走，我不

放心，他说他也许要偷偷走。那你说说吧，看你有什么好主意。”

我仔细地观察着泉的表情，心里也暗自下了决定~~~

第七章 泉的偷袭

当泉的目光也因为我半天故意不说话，有些奇怪地看向我时，我认为时机到了。

“磊，你是不是一定要和泉一起去报仇呢？简单回答，不去可不可以？”

“不行。”

“很好。泉，你是不是认为磊的能力不足以帮你呢？”

“不是。我认为他留下来会更好。”泉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他有更需要保护的人。”

看来，泉是在担心我的安全了。我为泉的细心所感动，其实，在这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发生。只为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泉也不希望我受到伤害。我又何尝不是担心着他，对磊也是一样，感觉与他们相处，就象是和老四在一起一样的自在，随意。

“现在清楚了，你们是互相关心的，只不过现在多了个我。难道，你们没想过要带上我吗？还是认为，我不会为泉担心，也许我也能帮上忙不是吗？最好的办法是我们三人一起走。不然的话，我想，谁也走不成，而且一起走的话，互相照顾也安心。”我用非常坚定的语气说完，一副不带我走，我就自己走或者谁也别想走的表情。

泉和磊对视了半天，不得不认可我的说法。我感觉他们已经默认了，立刻跳了起来，大声地说：“太好了，快去准备东西，尽快出发。”

晚上，我躺在泉的身边，想到明天的行程，兴奋得睡不着。泉一直在闭着眼睛，不知道睡没睡着。我又不忍心打搅到他，只好不停地翻来覆去。

“有事要问吧，说”，泉终于睁开眼睛，“你这么折腾，我也睡不着。”

“泉，你和磊是不是都会武功呀？厉害吧。磊的一身肌肉一看就厉害，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到江湖上去报仇呢？我虽然

不会武功，可我也会尽量不拖你们的后腿，好不好？你陪我说会儿话吧。”

“什么叫磊的一身肌肉厉害？你摸摸我的，不错吧，我只是不露而已。你就别再意想天开好不好，快睡吧，不然明天会没精神的。”

我还是第一次用心体会泉的细心的。不过，我的手还是挂在泉的胳膊上，真的，一把都掐不动，好硬呢。可是，他又不说话了，也闭上眼睛了，任我怎么掐也不知声。我只好眯着眼睛，装睡，不知什么时候就真的睡过去了。

泉听见我均匀的呼吸声知道我已经睡熟了，侧头看向我。月光如水地洒在我的脸上，安静下来的我让泉的目光不舍得移开。一只手轻轻地抚上我的脸，柔软的触觉让他的心里也变得温暖而祥和。慢慢地，他的手指移到我的唇边，想起了上次的事，不由得抿嘴一笑。心底有个声音好象在说：亲他，亲他，再试试是不是真的有感觉。泉缓缓地将头靠过来，轻轻地吻上了我的唇。这一刻，泉感觉不到外界，只注意唇上传来的超棒的感觉，伴随着自己呼呼心跳声。这种接触也不能满足了，他用舌尖轻撬开我的唇，灵活地找到了我的舌，一丝丝麻苏苏的悸动传遍全身，呼吸忽地急促起来。

我做春梦了。我正在一片草地上快乐地奔跑着，不时地采着不知名的野花，笑着，跳着，泉在身后追逐着我。突然，泉将我扑倒在草丛上，我顿觉身上的压力加大。泉的眼睛热切地看着我，头渐渐垂下来，轻轻地吻上了我的唇。我有些不知所措了，天哪，他的舌头伸进来了，我全身僵硬地快不能呼吸了，可是，他的舌灵活地挑逗着我的，我慢慢地跟上了他的节奏，多么甜美的感觉呀！我的心叮咣一阵乱蹦，迷恋在这滋味儿中不能自拔，这种感觉是如此的真实，真实到好象正在发生~~嗯，等等，我突然清醒过来，嘴里好象真有东西，我舔了舔，和梦里的感觉一样，耳朵传来一声吸气的呻吟声，舌头也被用力地吸了出去。我拼命地想把自己的舌头拉回来，可越用力，阻力就越大。我害怕了，猛地睁开双眼，想看是谁非要抢我的舌头，我要收拾他，充满怒火的目光对上了泉那温柔似水的双眸。

那是怎样的柔情啊，令我无力地融化在其中，令我的眼睛连闭合上都不愿，心象在大海中不断地起伏，理智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良久后，我感到泉的手在我背上缓缓下移，快到臀部了，理智突

地窜了出来，手下意识地用力一推，把泉推出去。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慢慢地向床的外侧移动，眼睛一直盯着泉的眼睛，有些难以置信，泉居然偷吻我？这十几天来，我们一直相安无事的，我也一直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在泉身边的安全感，怎么会这样？我用力地摇了摇头，不愿相信这样的事实。

“你要掉下去吗？”泉一伸手将我捞了回来，“我不会再过份了，你相信我。让我搂着你就好，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但是我不后悔，不管你怎么想。”

泉用双臂紧紧地搂住我，我挣扎着不想屈服。他越来越用力，我渐渐不能呼吸了，头在他的怀里，耳边传来他呼呼的心跳声，那么有力，那么平稳，我安定下来。

“咳咳，我上不来气了。”我无力地说，“你想勒死我呀，松开了啦。”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但我说的你要记住，我不后悔我所做的一切。我不勉强你什么，你也不用回应什么，你可以像以前一样的对我，就是别不理我，能做到吗？”泉发自内心地说。

“这有点难，你知道我不会处理这些事，不过，我会想的。你还把我当兄弟吗？还对我好吗？如果不变的话，我们一直这样下去不行吗？”我不知道泉是怎么想我的，再说，我总认为我会回去的，那时的泉会放开我吗？我喜欢泉，但我不能肯定这是不是我的爱情，我还不清楚自己对泉是兄弟之情，还是男女之情。

“一切不变，好不好？我会等你的，等你对我敞开一切，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你都是我的兄弟，我们一如既往，行吗？”泉的贴心让我感动，我点点头，依在他怀里。

其实，泉刚才在我没醒之前，已经感到不对劲儿了，对我的性别已经有所觉察，刚要验证时，被我一把推开，但是心里基本上能断定我一定不是男人。这让他心里狂喜，毕竟他还没有新的爱好，虽然他在此之前已经认可我是男人的事实。事情突然峰回路转了，这让他意外地又高兴了半天。

迷迷糊糊的，泉在叫我：“还不起来呀，再不起来的话，我就不带你走了，自己走了，我要走了~~”

“泉，不要离开我，我听话，听话”，眼睛还没睁开，我用手使劲一抱，咦，真的有东西。

“什么东西？”我皱着眉将眼睛撬开一道缝儿，泉的脖子被我搂着，脸上色迷迷地，不怀好意地说：“原来这么怕我甩了你呀，那就亲一下吧，不然我可真走了。”说完，还把嘴巴撅起来，向我亲下来。

“色狼啊，看你还敢不敢？”我一巴掌将他的嘴挡了回去，他却在我手心上亲了一下。我打了个冷颤，一副好恶心的表情，推开他，下床更衣。

磊推门进来，正看见我的表情，笑着说：“我错过什么了吗？还是我来晚了？”

“你是来早了，大哥。准备好了吗？这就走吧。”泉笑着打趣道。

“不急，吃过午饭再走也不迟。我是来看看你们，顺便给然带来件东西，看看他喜不喜欢。”磊从怀里掏出一个环形的小东西。

我洗漱完毕，走过来好奇地看了一眼，“像个手镯，要送给我吗？”

磊递过来，不再说话，眼睛却盯着我瞧。我接过一看，是一个说不上来什么材质做成的手镯，花纹古朴，还有一定的韧性，我只能看出来年代很久远，而且上面镶嵌着一颗黄玉，晶莹剔透的，我立即就喜欢了。“真好看，我就是喜欢手镯，本来我有一个紫宝石的手镯，不知道啥时给丢了，正心疼呢。磊，你确定要送我的吗？”

还没等磊说话，泉先开了口：“大哥，你确定要送给然吗？”磊点点头。

“是不是很贵重？”我听出泉话里有话，不敢冒然接受，“我原来有个紫宝石的手镯，上面还有两条鱼，可是到了这里后，它就不见了。我看，磊你还是收回去吧，不然，我万一又丢了，我会心疼死的。”

“你说什么？”泉突然冲过来，抓着我的肩头，一脸的意外，又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正是我丢的手镯。

“我的手镯怎么在你这儿，就是它，你快还我。”泉和磊一脸的难以置信。

第七章泉的偷袭当泉的目光也因为我半天故意不说话，有些奇怪地看向我时，我认为时机到了。

“磊，你是不是一定要和泉一起去报仇呢？简单回答，不去可不可以？”

“不行。”

“很好。泉，你是不是认为磊的能力不足以帮你呢？”

“不是。我认为他留下来会更好。”泉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他有更需要保护的人。”

看来，泉是在担心我的安全了。我为泉的细心所感动，其实，在这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发生。只为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泉也不希望我受到伤害。我又何尝不是担心着他，对磊也是一样，感觉与他们相处，就象是和老四在一起一样的自在，随意。

“现在清楚了，你们是互相关心的，只不过现在多了个我。难道，你们没想过要带上我吗？还是认为，我不会为泉担心，也许我也能帮上忙不是吗？最好的办法是我们三人一起走。不然的话，我想，谁也走不成，而且一起走的话，互相照顾也安心。”我用非常坚定的语气说完，一副不带我走，我就自己走或者谁也别想走的表情。

泉和磊对视了半天，不得不认可我的说法。我感觉他们已经默认了，立刻跳了起来，大声地说：“太好了，快去准备东西，尽快出发。”

晚上，我躺在泉的身边，想到明天的行程，兴奋得睡不着。泉一直在闭着眼睛，不知道睡没睡着。我又不忍心打搅到他，只好不停地翻来覆去。

“有事要问吧，说”，泉终于睁开眼睛，“你这么折腾，我也睡不着。”

“泉，你和磊是不是都会武功呀？厉害吧。磊的一身肌肉一看就厉害，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到江湖上去报仇呢？我虽然不会武功，可我也会尽量不拖你们的后腿，好不好？你陪我说会儿话吧。”

“什么叫磊的一身肌肉厉害？你摸摸我的，不错吧，我只是不露而已。你就别再意想天开好不好，快睡吧，不然明天会没精神的。”

我还是第一次用心体会泉的细心的。不过，我的手还是挂在泉的胳膊上，真的，一把都掐不动，好硬呢。可是，他又不说话了，也闭

上眼睛了，任我怎么掐也不知声。我只好眯着眼睛，装睡，不知什么时候就真的睡过去了。

泉听见我均匀的呼吸声知道我已经睡熟了，侧头看向我。月光如水地洒在我的脸上，安静下来的我让泉的目光不舍得移开。一只手轻轻地抚上我的脸，柔软的触觉让他的心里也变得温暖而祥和。慢慢地，他的手指移到我的唇边，想起了上次的事，不由得抿嘴一笑。心底有个声音好象在说：亲他，亲他，再试试是不是真的有感觉。泉缓缓地将头靠过来，轻轻地吻上了我的唇。这一刻，泉感觉不到外界，只注意唇上传来的超棒的感觉，伴随着自己呼呼心跳声。这种接触也不能满足了，他用舌尖轻撬开我的唇，灵活地找到了我的舌，一丝丝麻苏苏的悸动传遍全身，呼吸忽地急促起来。

我做春梦了。我正在一片草地上快乐地奔跑着，不时地采着不知名的野花，笑着，跳着，泉在身后追逐着我。突然，泉将我扑倒在草丛上，我顿觉身上的压力加大。泉的眼睛热切地看着我，头渐渐垂下来，轻轻地吻上了我的唇。我有些不知所措了，天哪，他的舌头伸进来了，我全身僵硬地快不能呼吸了，可是，他的舌灵活地挑逗着我的，我慢慢地跟上了他的节奏，多么甜美的感觉呀！我的心叮哐一阵乱蹦，迷恋在这滋味儿中不能自拔，这种感觉是如此的真实，真实到好象正在发生~~嗯，等等，我突然清醒过来，嘴里好象真有东西，我舔了舔，和梦里的感觉一样，耳朵传来一声吸气的呻吟声，舌头也被用力地吸了出去。我拼命地想把自己的舌头拉回来，可越用力，阻力就越大。我害怕了，猛地睁开双眼，想看是谁非要抢我的舌头，我要收拾他，充满怒火的目光对上了泉那温柔似水的双眸。

那是怎样的柔情啊，令我无力地融化在其中，令我的眼睛连闭合上都不愿，心象在大海中不断地起伏，理智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良久后，我感到泉的手在我背上缓缓下移，快到臀部了，理智突地窜了出来，手下意识地用力一推，把泉推出去。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慢慢地向床的外侧移动，眼睛一直盯着泉的眼睛，有些难以置信，泉居然偷吻我？这十几天来，我们一直相安无事的，我也一直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在泉身边的安全感，怎么会这样？我用力地摇了摇头，不愿相信这样的事实。

“你要掉下去吗？”泉一伸手将我捞了回来，“我不会再过份了，你相信我。让我搂着你就好，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但是我不后悔，不管你怎么想。”

泉用双臂紧紧地搂住我，我挣扎着不想屈服。他越来越用力，我渐渐不能呼吸了，头在他的怀里，耳边传来他呼呼的心跳声，那么有力，那么平稳，我安定下来。

“咳咳，我上不来气了。”我无力地说，“你想勒死我呀，松开了啦。”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但我说的你要记住，我不后悔我所做的一切。我不勉强你什么，你也不用回应什么，你可以像以前一样的对我，就是别不理我，能做到吗？”泉发自内心地说。

“这有点难，你知道我不会处理这些事，不过，我会想的。你还把我当兄弟吗？还对我好吗？如果不变的话，我们一直这样下去不行吗？”我不知道泉是怎么想我的，再说，我总认为我会回去的，那时的泉会放开我吗？我喜欢泉，但我不能肯定这是不是我的爱情，我还不清楚自己对泉是兄弟之情，还是男女之情。

“一切不变，好不好？我会等你的，等你对我敞开一切，不管你的选择是什么，你都是我的兄弟，我们一如既往，行吗？”泉的贴心让我感动，我点点头，依在他怀里。

其实，泉刚才在我没醒之前，已经感到不对劲儿了，对我的性别已经有所觉察，刚要验证时，被我一把推开，但是心里基本上能断定我一定不是男人。这让他心里狂喜，毕竟他还没有新的爱好，虽然他在此之前已经认可我是男人的事实。事情突然峰回路转了，这让他意外地又高兴了半天。

迷迷糊糊的，泉在叫我：“还不起来呀，再不起来的话，我就不带你走了，自己走了，我要走了~~”

“泉，不要离开我，我听话，听话”，眼睛还没睁开，我用手使劲一抱，咦，真的有东西。

“什么东西？”我皱着眉将眼睛撬开一道缝儿，泉的脖子被我搂着，脸上色迷迷地，不怀好意地说：“原来这么怕我甩了你呀，那就亲一下吧，不然我可真走了。”说完，还把嘴巴撅起来，向我亲下来。

“色狼啊，看你还敢不敢？”我一巴掌将他的嘴挡了回去，他却在我手心上亲了一下。我打了个冷颤，一副好恶心的表情，推开他，下床更衣。

磊推门进来，正看见我的表情，笑着说：“我错过什么了吗？还是我来晚了？”

“你是来早了，大哥。准备好了吗？这就走吧。”泉笑着打趣道。

“不急，吃过午饭再走也不迟。我是来看看你们，顺便给然带来件东西，看看他喜不喜欢。”磊从怀里掏出一个环形的小东西。

我洗漱完毕，走过来好奇地看了一眼，“像个手镯，要送给我吗？”

磊递过来，不再说话，眼睛却盯着我瞧。我接过一看，是一个说不上来什么材质做成的手镯，花纹古朴，还有一定的韧性，我只能看出来年代很久远，而且上面镶嵌着一颗黄玉，晶莹剔透的，我立即就喜欢了。“真好看，我就是喜欢手镯，本来我有一个紫宝石的手镯，不知道啥时给丢了，正心疼呢。磊，你确定要送我的吗？”

还没等磊说话，泉先开了口：“大哥，你确定要送给然吗？”磊点点头。

“是不是很贵重？”我听出泉话里有话，不敢冒然接受，“我原来有个紫宝石的手镯，上面还有两条鱼，可是到了这里后，它就不见了。我看，磊你还是收回去吧，不然，我万一又丢了，我会心疼死的。”

“你说什么？”泉突然冲过来，抓着我的肩头，一脸的意外，又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正是我丢的手镯。

“我的手镯怎么在你这儿，就是它，你快还我。”泉和磊一脸的难以置信。

第八章 再现的手镯

“泉，是你捡到的吗？”我高兴地问道，“你能还给我吗？我真得很喜欢，我发现它没了的时候，心里好难过呢，可是，它本来是在我手腕上的，为什么会丢呢？”

“这是我的传家之宝，”泉说，“它原本一直在我家珍藏着，可是，前些天突然失踪了，我就是为了找它才出来的，谁知道半路有人要杀

我。正在我危及时刻，你出现了，还压死了那个杀手，而这个手镯突然就出现在我的怀里。我不明白，你能解释一下吗？”

我看着他，半天不出声，眉头渐渐皱了起来，心也一丝丝地痛了起来。泉在怀疑我，是的，虽然他没明说，但是他的表情是这样的，我的眼睛有些涩涩的，声音有些颤抖：“泉，你认为那个杀手和我有关系，是不是？你不用否认，你的心里有没有这么想过，如果有，那我不会解释什么，只能说我们还不够了解。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所以你想怎么样都随你，我不会反抗的，我也反抗不了。要是你能放过我的话，我准备走了，这里我不能再待下去了。在我出门之前，你决定好了就行，如果不吱声，我就当你放我走了。”

我转身不再看他，拿起早就准备好的包，缓慢地向门口走去。我强忍着眼泪，咬着唇，一步一步地离房门越来越近，心里默念：留我呀，说你相信我，说你舍不得我，我的心里好痛，越来越痛，好象要死了，我都到门口了，你真不留我了吗？

我正要死心地迈出去，一双有力的臂膀从后面搂住了我，熟悉的气味传了过来，我悬着的心一下落了下来，腿也一下子就软了，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身体也颤抖了起来，刚才故做坚强的力气瞬间被抽空了。

“对不起，我知道我伤了你的心，我怎么能这么想你呢，”泉的声音也有些颤抖，“你的出现是一个奇迹，是你救了我，原谅我刚才那些该死的话吧。我知道，你如果从这个门口出去的话，这辈子我就不可能再看到你，再和你在一起了，说你不会离开我，你原谅我了好吗？我请求你的原谅。”

我放声大哭，无法节制，嘴里还大喊着：“你要相信我，我是清白的~~~呜”，心里还是好痛的，突然，我想起类似的情景，反过身来，抬头看着泉，愣愣地一言不发。

“然，你怎么了，是我气你气的吗？你打我吧，你别不说话呀，你别吓我，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怀疑你了，你相信我好不好，”泉使劲地摇着我。

“泉，我要跟你说件事情，也许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而且，刚才的情景，我做梦做过。你不是说我怪异吗？我现在就说给

你和磊听，听过之后，你们想怎样都行。”我决定把一切都说出来，我再不说出来的话，说不定哪天我就要疯了。

“不，我不听，你不要说，我们维持现状就好，我也不再好奇了，真的，你别说。”泉不让我说。

我捂住泉的嘴，坚定地摇头，无论怎样，我必须要让他们了解事情的真像。

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口诉后，我终于闭上嘴，自己倒了杯茶，饮了下嗓子。泉和磊正在目瞪口呆地相互对视着，看来还得一会儿功夫。他们的表情我早想到了，我也不催他们，自己躺到床上。这一早上，真够瞧的，我的体力消耗待尽了，必须好好休息了，我昏睡过去，不管他们了。

嗯，睡醒了，真舒服，昨晚没睡好的觉都补回来了。抻、抻、抻，把我的懒筋都抻开吧，我在床上一阵乱扭。

“呵呵，小懒猪，睡醒了？快起来吧，走不走了？”

“谁在骂我？我要你好看！”我一脸的愤慨，把眼睁开。哦，是磊和泉，他们都在床边坐着，磊好笑地瞧着泉，一副看热闹的架式。

“你们啊”，我不好意思地说，“嗯，这么快就回神了？那你们相信我所说的吗？

就算不信，我也没有办法，实在太让人难以置信了，我不会怪你们的。“

“我说过，从今以后，我都会相信你的，虽然这件事情确实让人很难理解，但是我们选择相信你，放心吧。”泉诚恳地说，“现在，我把这个手镯送给你，既然是它把你带来的，就说明你与它有缘。”

看着泉手上的手镯，我有些迟疑了。“泉，这是你的传家宝，我不能要。谢谢你，而且这太贵重了，我怕我再丢了，还是不要了，你收好吧。”

泉看着我的眼神似乎有些失望，难道我说错了吗？我看向磊。

磊一直在旁边若有所思，见我瞅他，沉吟了一下，说：“然，泉既然送你，你就收下好了。还有，我的这个，你不是也挺喜欢的吗？一起收了吧。我们的礼物都有特殊作用的，我跟你解释一下吧。”

经过磊的解说，我终于明白泉和磊为什么要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了。泉的手镯是有不知名的神奇力量的，只是，泉一直没有见到过，现在知道原来它能穿越时空，同时也能自己找到有缘人，名字叫混沌镯。而磊送我的，居然是一把能弯曲的匕首，平时能盘在手腕上，象个手镯似的，最厉害的是，它在主人有危险的时候能主动出击，可由主人的精神力量操控，不过，它需要的精神力是很庞大的，同时，它自己也是可以认主的。虽说他们的看家宝我都喜欢，不过，我怎么能贪心地占为已有呢，这样太自私了。

“我知道了，可我还是不能要。你们先别生气，听我说，这是你们家传的宝物，是要一代代向下传承的，我也许会回去的，我不能带走你们最宝贵的东西，虽然我很喜欢。

不知道，我这么说，你们明不明白。“

“然，如果我的乾坤匕认你的话，我就是想留也留不成，你就试试看吧。”磊把它放在我手里。

手上传来一阵的抖动，突然，它自己跃起，一道寒光闪过，将我的手指割破了，然后落下来，躺在我手心里。我惊叫一声：“好疼，它跟我不好！”

磊高兴地直笑，泉却突然生气了，哼了一声，把头扭到一边不理我的死活了。

“磊，我受伤你很高兴吗？好奇怪的，那泉为什么生气呢？”我不解地问磊。

磊走过来，将乾坤匕拿起来，用上面的黄玉对着我的伤口直上地悬着，手指上流出的血珠奇异地向上飞去，被黄玉吸了进去。我张大嘴，瞪圆眼，抬着眉地直楞楞地瞅着。

“它在吸我的血，我就要被它吸干了，我要死了，泉，快来救我！”我大叫，泉似乎因为我下意识地叫他来救我，心情好了起来，踱了过来，却搂着我的肩膀不紧不慢地说：“别急，它只喝一点儿，现在它认你了，你不想要都不行了。它会自己跟着你的，而且，如果你有危险，大哥也会有感应的，能及时来救你。我来试试混沌镯是不是也认你。”

泉把那紫宝石放在我手指的伤口处，稍离开一些，只见那些小血珠象排着队地向它流去。泉的脸上笑得灿烂极了，刚才的怒气消失得无影无踪。

磊好奇地看着我，“你真是个怪胎，别人想要的拼命地要也要不到，你不想要，它们却自己找上你，而且都要认你为主。你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呢？让我好好研究一下吧。”

“开什么玩笑，你手上有个血口子你不疼呀，我可是从小就怕疼的，连耳朵眼儿都没~~~”及时地收回话，呼地深吸一口气，暗想：好险，差点说露了嘴，虽然我跟他们说了很多，但是没说我是女生，真是的，还是小心些好。

我没发现，泉在一侧正深深地看着我，脸上若有所思，心里的想法更是肯定了许多。磊看了看泉的表情，又看了看我，似乎也有些明白了什么。

“泉哪，我真的能收下它们吗？”

“当然。这是它们自己选的吧，也许是你真得和它们有缘。”泉替我把它们戴在我的手腕上，一左一右的。我高兴起来，一边摇晃着手镯，一边说：“好象真是的，我原来家乡有人给我看相，他就说我佛缘很深，可没说我有手镯缘哪。哦，他还说，我原本是带着两个手镯投胎的，我还不信呢，原来是真的。谁曾想，我居然要回到古代才能见到它们，呵呵，真好。”

其实，还有一件事他们没说，就是，这两个宝物都是他们的定情之物。不过，也没办法说，一下被选中两个，而且，在他们面前还是个男人样的千年之后的怪人，他们怎么能说，不是乱套了吗？可想而之，以前的先人们是因为不知道它们的神奇才将它们做为传宗接代的食物的。只能一切随缘了。

由于，我的意外插曲，使得我们将行程改到第二天一早。为了凌晨就出发，我们将准备好的东西都放到了泉的房间。我想和磊多相处一下，就让磊和我们一起睡，磊见泉没有说什么，就应了下来。

我晚上洗漱完毕，穿着宽松睡袍走出浴室友。这是我让磊按照我在家时穿的款式做的，很舒服的，而且磊还能我做了好些衣服呢。有不少是我自己设计的，磊对我很大方呢，把裁缝叫到家里来做，让我

自己选布料，我喜欢。（旁白：费话，谁不喜欢？那个年代好象都是这样的。作者：闭嘴，老实地看好了！）

第九章 江湖，我来了

我哼着小曲儿，轻快地向床走去，泉不悦地说："你怎么又光脚走出来了，不凉吗？"我连忙跳上床，伸了下舌头，不知道泉最近为什么突然婆婆妈妈起来了，做了个鬼脸，一扭头看见他们两个都坐在桌子旁，一点没有上床睡觉的意思。

磊好笑地看着我的鬼脸，对泉说："泉，你真是让我羡慕啊，他每天都这么让人新奇吧，看来，我对他真得用心观察呢。"泉瞪我一眼，笑了。

"你们不睡吗？明早不是要早起，怎么还不上来？噢，你们还没洗呢吧，去洗吧，快点哟。"我没心没肺地说，丝毫没有觉察出什么。

泉别有用心地说："大哥，这小子就是这么单纯，走吧，我们也去洗吧。"磊没有说什么，跟着泉去了。

我正在床上昏昏欲睡时，觉得两边都有人躺下，迷迷糊糊地说："都来了吗？快睡吧。"说完，就彻底地睡着了

由于昨天睡得早，凌晨约四点多钟我就醒了。主要是因为我感觉身上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睁眼一瞅，好家伙，泉的一只手搭在我的胸上，磊的一条胳膊整个揽住我的腰，好沉

呀，我的一条腿跨在泉的大腿上，喝，真是有够纠缠不清的。我屏住气，先将磊的粗胳膊

拎到一边，轻轻放下，呼出一口气，再接再厉地将泉的手拿开，还没拎起来，泉的手无意

之中动了动，天哪，我顿时浑身发软，他摸我的胸部，那可是处女地带呀，还没全提起的

手被我一松，又落在原地，我的全身都僵硬了。偷眼瞅一下泉，见他睡得正香，心放了下

来。昨晚洗完没有穿上塑身衣，而且，每晚泉都是很老实的，所以我后来为了睡得好些就

不穿了。刚才给我的感觉太出乎意料了，我小心地把泉的手移开，悄悄地起床，服拿到浴

室去穿了，安全些吧。

泉在我走后，把眼睁开了，用心回味着手上刚才的感觉。好柔软，真想摸个不停，不过，那傻丫头好象吓到了，没想到，还挺有料的嘛，真不错。泉正暗自傻笑着，磊闭着眼睛问："你好奸诈呀，还说想保护他，我看，你快要把他给吃了吧？"

"嘿嘿，我会负责的，不过，你不是搂着了吗？但是，爱人我还没有跟你分享过，我可不想，你怎么想的，我是要定他了。"泉轻声说，好象怕我听到。

"不知道，我只知道对他很感兴趣，我也比较为难，顺其自然吧，我只能这么说。"磊微皱着眉，心里想：我也不想与你分享，可是，毕竟你们先认识，我也不好太独断了，而且也不想破坏兄弟情。

"起来了，起来了，"我大叫着从浴室里跑出来，见他们都没动，就坏坏地一笑，突然跳上床，用刚刚洗得冰凉的手分别捂住他俩的脸，咯咯地笑了起来。泉一把将我拽倒骑在我身上，我楞住了，还没想明白怎么回事儿，就对上泉的笑眼。啊，气死了，泉在装睡，我大喊："磊，救我，我们合伙修理泉。"磊一把将泉推倒，把我搂在怀里，笑道："怎么修理呢？你说吧，我洗耳恭听。"

"还是磊好，不象泉，泉竟吓我，我们一起挠他痒，挠死他。"我眯着眼睛得意地看着泉，"哼，我们人多，你就受死吧，泉，你认命吧。"

"我怎么吓你了？"泉坏坏地说，让我一下想到他刚才摸我胸的事，我顿时脸就红了，可是又不能说，只好恨恨地说："磊，我们上，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

磊和我一起扑向泉，齐压住他，四只手一起开动，泉又不能用力挣扎，怕我受伤，只好拼命地扭动着，象一只小狗似的直求饶："放过我吧，两位大侠，我知错了，我知错了，停、快停，我不行了~~"

我笑到没力，躺在一边，"我也不行了，我没劲儿了，磊，先放过他。如果他下次再犯，决不轻饶。"磊也躺在我身边，搂着我的腰，将头放在我的肩上，轻声说："我从来没这么开心过，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磊对我有点不一样，心里犯着嘀咕，小心地说："磊，你不是有特殊爱好吧？我可是很正常的，你真的没什么吗？"磊用力一紧

胳膊，让我缩向他怀里，说：“那又怎么样？”我冲着泉叫：“泉，求你救我，磊他有特殊需要，你快救我呀！”

泉哈哈大笑，：“你现在知道厉害了吧，居然说磊比我好，说，谁更好？”

“你好，你更好，快救我！”我当然不傻，这个时候不能刺激他，否则谁来拯救我的清白？其实，我也知道磊是开玩笑的，谁让我正玩疯着呢！只好牺牲磊了。

泉一把又把我拽过来，搂在他的怀里，贴着我耳边小声说：“我也不是好东西，你跑不了了。你上当了，真正坏的人是我，小傻瓜。”

我笑得搂住肚子，趴在床上，呻吟着：“我不行了，没力了，好长时间没这么疯了，我们到底要不要走了~~~”

我没看见，泉和磊的眼神里都浮上一层担忧之色，对视一眼后，在心里都暗下决心，一定要保护好我这个没有武功的开心果。

收拾停当，我们终于出发了。云好象知道要出门了，精神抖擞地打着响鼻，我的包都在它身上绑好了。磊的马也好漂亮，全身暗红发亮的毛，没有一丝杂色，我的目光被它吸引了，不停地围着它转。云在一旁用舌头不断地舔着我，好象在吃醋。

“好了啦，云，你不要闹了，让我认识认识它吧，”我回手一推云的大头，问磊：“它叫什么名字，如果不好听的话，我想叫它流彤，行不行？”

泉笑着说：“然，看来你改名字改上瘾了呢，不过这次是用不上了，它本来就叫这个名字，你要不，再想一个吧。”

“是吗？那就不要改了，它跟我心有灵犀一点通，真是好马。”我兴奋地说。

它也舔着我的手，不象云刚见我时那么吊儿。

泉说：“看来，是大哥跟你心心相印呢，这名字是他取的，你找错对象了。”

我一回头，看见磊正深情地注视着我，我心里一动，不太自然地将头转向一边，手还无意识地摸着彤的脖子，不知说什么好。

泉过来故意缓解一下气氛，逗我说：“你这么重，还是让磊跟你骑一匹马吧，我好象搂不住你的腰。”

我果然忘了刚才的尴尬，气得往泉的肚子上狠狠地打了一拳，泉装模作样地弯下腰，笑着说：“然，你在谋杀亲夫吗？你的腰没那么粗，我向你道歉。哈哈~~”我又使劲地踩了泉一脚，冲磊说：“我们走，不要理泉了，哼！”

磊飞身一跃，麻利地跳上马背，双手一伸，轻松地将我抱上去，我双腿就势一分，跨在马背上，磊用一只手从后面搂住我的腰，双脚一磕彤的肚子，我们就飞一样地向前冲了。

迎着风，我将双臂大大地张开，上身立得直直的，眯着眼，无限遐想地大声说：“江湖，我来了，来把你搅得天翻地覆了，你接招吧！”磊在后面搂紧我，微偏着头，正好对着我向上仰的脸，有些忘情地注视着我，心想：这个小东西，怎么这么有活力，居然这么

吸引我，而且，看泉的表情，然应该是个小丫头，身上也是软绵绵的，腰上的小肉肉摸起

来，手感真是好。想到这，他的手真的在我腰上、肚子上一阵乱捏。

我低头看了看磊的手，想起泉的话，心里打鼓，“磊，我是不是真的很胖啊？在我

那儿，比我胖的有都是，当然，我也不瘦。可是，真有那么胖吗？”一回头，我的唇正好

擦上磊的唇边，我一下楞住了。磊显然也吓了一跳，可我的唇又让他想到第一次见面时偷

吻我的事儿了，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吻在上面。我吸了口气，磊就将舌伸了进来，麻苏苏的感觉从他舌尖上传了过来，传遍我的全身，我浑身一软，向旁边一倒就要掉下马

背，磊大手一搂，将我搂在他怀里，加深了这个吻。

除了那天泉的一吻外，我们一直相敬如宾，所以，磊的举动让我吃惊不小，眼睛也瞪得圆圆的，感觉和泉接吻不一样。泉是温柔缠绵的，而磊是粗广豪放的。而最吃惊的事，

我居然沉迷其中，天哪，我们那儿可是一夫一妻制呢。我的双眼迷离了起来，脑壳好象坏

掉了，不知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磊用手把我的双眼盖上，又吻了一会儿，恋恋不舍地放开我的唇，低声笑道：“没人告诉你，男人亲你时，你要闭眼的吗？眼睛瞪得这么大，哪个男人还敢吻你？”

“没有，”我下意识地回答，突然反映过来，“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在吻一个男人，你有没有搞错呀？”

磊哈哈大笑，“这才不是重点，我们这儿的人，不在乎这样的事儿，倒是你的反映出乎预料，你让我从没这么轻松过，你怎么看我的？”

嗯？这里流行这个吗？可泉已经吻过我了，我不应该再对别人有非分之想了，可现在怎么办？我的眼睛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就是不敢看磊的眼睛，紧抿着双唇，皱着

眉，这个问题让我怎么回答呢？我只把磊当成好哥们儿，和泉的事儿我还没想清楚怎么办，这下可如何是好？

正急呢，泉从后面赶上来了，笑着说：“让我追上了吧？看你们能跑到哪去。”

我急忙说：“泉，我要上你那去。”

“你不是要跟磊走嘛，怎么又上我这儿了？”泉好奇地问。

“我是想，云会生气的，而且，彤也跑半天了，应该让它歇歇了。你不同意吗？”我偷偷瞭一眼磊，怕他会生气。

磊好象看出我的不知所措，也不想为难我，对泉说：“你把他接过去吧，我扔了，接好。”说完，也不告诉我，双臂一用力，就把我甩了出去，我只来得及啊了一声，就已经

到泉的怀里了，而且还是侧身坐的。

第十章 第一次遇险

由于我是侧身坐在泉的身前，因此，泉的双臂圈着我，还要抓着缰绳，这样等于是我依偎在泉的怀里。泉倒是很高兴，可以名正言顺地吃豆腐了，可我的表情让他细看了看我。

然的唇，怎么有点肿？而且还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这么沉默，难道，被磊吻了？泉暗自思量。见我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还顺从地把头靠在他的胸上，泉肯定了自己的猜测，正要抬眼问磊，发现磊早已

跑到前面去了。泉越看我的唇，心里就越不舒服，忽然低下头用手轻抬我的下颌，用力地吻了下去。

这次不同于上次，这吻里充满了占有的欲望，疯狂而全面。我从深思中惊醒，震惊地看着泉，从他眼里，我看到的怒火和占有欲。我忽然觉得委屈，眼里不觉得潮湿起来。泉见到我的泪水就要流出来了，心里反悔起来，抬起头，把我的头压向自己的怀里。低沉地说："对不起，我又吓到你了，我知道这不能怪你，我以后会控制自己的。磊他也是真心喜欢你的，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可我心里已经有了你呀，我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不想三个人别别扭扭的，我要怎么做才不能伤害磊呢。"我小声地说。

泉的脸上露出笑容，大概是因为我说心里已经有了他吧。突然，我们听见磊大喝一声："无耻小人，这次不会放过你们了！"糟了，磊遇到危险了。泉加快速度，箭一般地冲向前。

"泉，听磊的话里好像不只一人，你在前面放我下来，我爬到树上去，不然我会拖累你们的，你全力去帮磊好了，不用担心我。"我对泉说，泉低头看我一眼，我认真地点下头。

"好吧，不过，我把你送上树去，一会儿我叫你往下跳，你就立刻跳，我会在下面接住你的，相信我。"

"唔，你快点吧，我担心磊。"

泉双腿一用力，嗖地一下跳起三丈高，把我放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让我正好坐在树杈上，我双手抱紧树干，冲泉一点头，泉就像大雁一样滑翔下去，准确地落在云的身上，云立即飞奔出去。

坐在高处，我还没有心思为自己担心是不是会摔下去，就看见不远处，磊和四个蒙面的黑衣人在打斗。磊手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看不清形状，正杀气腾腾地与那四个人战在一起。泉冲了过去，飞身从云的背上掠下，从腰中抽出软剑，加入战圈。本来，磊就已经占了上风，泉的加入加快了胜利的到来，我的心放了下来，安心地在上面观战。

这是我头一次看见人真刀真枪地打斗，以前在武打电视剧里经常看，虽然自己不会，但是我看得出泉和磊的功夫都很高。你想呀，能做杀手的人武功一定很好，不然他就被杀了，现在四个人居然打二人

都打不过，而且还狼狈地被追得满地乱跑。可见，泉和磊都是高手。只是，以他们的武功来说，不应该会有人主动愿意找他们的麻烦哪，那是什么

人呢？我们一出来没多远就遇到了杀手，看来是有人一直在监视着泉，而且知道磊是泉的兄弟，不然不会在磊家附近等我们进入圈套。一定是熟识磊和泉的人，说不定是内贼，这种可能性很大，一会儿一定要问问他们。因为我对不关心的事从来不上心，而且也不好追问别人的隐私，所以一直没问过他们的事。

这时，战事已经要结束了，地上已经倒了三个人，泉和磊都好好的，泉对磊说："大哥，你去接他，他在那边的树上，这个，我要抓个活口，看看能不能问出什么，你去吧。"

"好，你要小心。"磊骑上马，冲我奔过来，抬头看到我，说："现在往下跳，别怕，我会接住你的。"

我一咬牙，把手松开一推树干，就落了下去。突然，我发现地上有个黑衣人把手一抬，一道白光射向磊。我大喊一声："磊，小心后面！"可是，已经不赶趟儿了，我在坠入磊的怀里时，用右胳膊挡住了磊的后背，一阵刺痛从小臂上传来，还没反映过来，右手腕上的乾坤匕黄光一闪就飞了出去，射向地上的人，从他的身体中穿出又飞了回来，自己

套在我的手腕上。我只觉得脑子里、心里的热量'唰'地一下，似乎全都消失了，眼前一黑，不醒人事了。

这时，磊已经回过头，正好看见乾坤匕飞出又飞回的过程。

泉这时也往这边赶来，那最后一个人自尽了，而泉正好看见我受伤，长啸一声飞了过来。可惜，这时我已经昏过去了，不然一定为泉喝彩。

"磊，怎么样，然的伤势严重吗？"泉急切地问。

"中了暗器，应该没什么大事，不过，刚才乾坤匕自动发出，将然的精神力全部用尽，大概然一时半会儿不能醒。我们先走吧，离开这里，免得再有杀手追来，好吗？"

泉和磊带着我急速向前，快马加鞭一路飞奔。

当我醒来时，发现泉正抱着我，磊在给我包扎伤口，原来是刚才取出暗器时把我疼醒的。泉还没发现我醒了，对磊说："大哥，你轻点，然会疼的，包时小心些，别太紧也别太松~~"。

"你什么时候这么碎嘴了，这点儿小事我都做不好的话，我还能干什么？我知道你心疼然，我心里也疼，然是为我挡住暗器的，受伤的应该是我，而不是然。我真是没用，刚一出来，就让然受伤了~~"

我不能再听下去了，心里好感动，咳了一声，泉和磊一齐看向我，眼里满是惊喜交集。我笑了，轻声说："好好玩儿，你们的表情好一样，象双胞胎。"

泉用手拍了一下我的屁股，"还淘气，都受伤了还不老实，真拿你没办法。"

磊在一边没吱声，头低了下去。

"磊，你没事吧"，我看到他的头摇了摇，还没吱声，我知道，我必须将磊的心结打开，不然，磊不会再自然地面对我。"磊，你讨厌我了，是不是？"

"不是"，磊立刻把头抬了起来，"怎么会呢，你不要乱想。"

"磊，看着我，你没受伤我很高兴，高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三人中，我是唯一的累赘，我怕自己给你们带来麻烦，可是，不让我跟着，我在家里会宿食难安的。这次的事情，让我感觉自己还有点用，本来我是很自卑的，谢谢你让我找到了自信心。不论你和泉谁受到伤害，我都不会好受的，如果刚才是泉，我也会这么做的，你明白吗？我们是团队，是家人，是兄弟，我们是一体的，虽然我受点儿伤，但是却是最好的情况，我们的战斗力没有下降。我在树上想到一些事情，这应该是身边的人买凶杀人，你们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能在离开你家不远就遭到伏击，说明这个幕后的人了解泉，知道泉所有的事情，这比什么都危险，我们现在必须改变路线，出其不意地绕开，避免正面冲突。既然他们这么快就下手，说明有人不希望泉回去，泉现在要做的就是快些回去。"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我有点儿气喘吁吁的，停了下来，看了他们一眼，磊的心思果然被我引到这上面来了。"你们说，我说的有道理吗？"

"然，你让我又吃了一惊，没想到你分析的这么透彻。事情确实是这样的，"磊看着我，"我调查的这些天，这发现了这些，没想到你迷

迷糊糊的，逻辑思维这么厉害。”磊佩服地说。

“这是我看书看的，书里经常这么写，我只是借鉴一下，班门弄斧见笑了。”

“然，这么谦虚真不象你，回到原来吧，我想亲你。”泉的嘴过来了，我气得用好手一巴掌把他推出去。

泉大笑，磊也笑得开怀极了，我把头转到一边，皱着眉不再瞅他们

第十一章 逃命式旅游（一）

夕阳西下，我放目远眺，一片金黄映出一个金色的世界，一条清澈的小溪在近处缓缓流过，云和彤在溪边草地上悠闲地吃着草，溪的两边是密密树林，鸟儿们纷纷回巢，叽叽喳喳地热闹极了，远处的山，近处的草，让我的心情好好噢。

“咕噜噜”，什么声音，我回过头，问他们：“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泉忍着笑，用手摸摸我的肚子，不吱声。

我不解地低头一看，脸一红，明白了，斜横了泉一眼，瞪了他一下

泉看着我的表情，多么妩媚的眼神呀，他冲动地亲了我脸蛋一下，我马上躲闪，避进磊的怀里。

磊见我没有因为那个吻而不在理他，很高兴，搂往我，对泉说：“你就不要欺负然了，去抓几条鱼吧，我给你们烤鱼吃。”

“磊要给我烤鱼吗，”我兴奋地回头问，见磊点点头，我回过身，用脚踹了泉一下，“没听到吗？快去！”我不怀好意地冲泉说。

“我好可怜啊，我成了渔夫了，渔夫婆儿，你跟我一起去吧，不然我不去。”

“你说什么？我才不跟你去呢。”我没听出来泉的话外之音。

“你去吧，我去捡树枝好生火。你自己在这里我不放心，跟泉一起吧。”磊说。磊把我抱起来，放在泉的怀里，我挣扎着要下地。

“我的脚又没受伤，我能走了。”我不好意思地说，毕竟，刚才泉当着磊的面亲我，让我很没面子。

“怎么，什么时候脸皮这么薄了，”泉接过我，一边往溪边走去。“我给你变个戏法，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我的好奇心又上来了，眼睛放出射线而不自知，泉又瞅傻了，心想：这丫头怎么越来越瞧着顺眼了，会放电了呢。看来，还要多亲亲呀，不知道还会变成什么样?

我一看，泉又一脸的色相了，真是的，什么时候泉变成这样了呢。我把脸一板，不理他了。

走到溪边，泉轻轻放下我，轻声说：“你在这看着我，我去弄几条鱼来，不要乱走，知道吧。”

我也不吱声，看着泉边走边把腰间的软剑抽出来，找了个位置，站住不动了。我凝神注视着他，金光将他的一身白色儒服镀上一层，本就气度非凡，这下更是让人的目光不忍移开，他将剑遥指水面，一动不动，好一个玉树临风呀！突然，他快速地将剑拍向水面，随着水花的飞溅，几尾活蹦乱跳的大肥鱼也腾空而起，泉的手微微一动，剑光连闪，那鱼便并排在剑上了。我以为只有武打剧里才能有的动作，没想到泉居然也会，而且做得如此潇洒，我一脸的爱慕。

泉转身看向我，一笑：“酷吧，爱上我了吧？”

我走过去，没吱声，接过他的剑，说：“磊是让你抓鱼，不是让你串鱼，我看你应该”我用脚踢向泉的后膝盖，把话说完：“下去抓吧。哈哈哈~~~”

泉‘嗵’地倒了进去，我没想到他真被我踹了下去，反倒楞了，傻傻地瞅着泉爬了起来。泉走了上来，全身湿透了，却笑着对我说：“这下不气了吧，你瞧，你这么厉害，把我都踹水里去了，和好吧。”我才明白，泉是故意让着我的，我的心里一热，冲上去，搂住泉的脖子，高高地踮起脚尖，吻上泉的唇。

泉一楞，随之狂喜，双手搂紧我，没想到我会主动，这是第一次呀，这身衣服湿得真值得，泉热切地吻着我。这是我主动吻上泉的，所以，我的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那几次的亲吻我基本上都处于震惊之中，没有心思去认真体会，但这次不一样。我沉醉其中，怪不得泉和磊都想吻我，这种滋味真是好好耶。从来不知情为何物的我，经过二十八

年的陈酿，终于体会到了朋友们谆谆教导的内容提要是什么了。

在我快喘不上气的时候，泉把我放开了，我喘息着，低着头偎依在泉的怀里。

“然，磊的事你怎么想的，我看你对他不是一点感情没有，我们这样，磊会难受的，你想好了吗？”泉的嗓音好哑呀，喘着粗气，象是极力压制什么似的。

我抬起头，衰怨地看他一眼，真是的。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可是磊对你的感情也是真的，你不能一起要吗？我们这里虽然多是一夫多妻，可一妻多夫也是有的，只不过不常见。你考虑考虑看看。”泉柔声说。

“我们那里可是一夫一妻制的，虽然，有些人在家庭外面有情人，可是，我连一个都还没有过，一下子要我拥有两个，我的思想没那么开放，我只想一生与一位知心人相守到白头，没想过，你让我怎么想吗？”

天哪，泉在说什么呀，虽然我心里对磊也是有好感，可是，让我这么赤裸裸地回答，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没想过要和磊怎么样，连泉，我都不知道能够相处多久。我回去怎么办呢?

“我知道，可是，你看磊在那边落落寡欢的，你忍心吗？”泉又说。

我一回头，看见磊正在升火，高大的背影显得是那么的落默。他是故意背对着我们的，他一定看到我刚才吻泉了，心里也一定正在难受，我情不自禁地想起磊那深幽的双眸，性感的双唇。我的心在微疼着。

“相信我，我也想一个人拥有你，真的，可是我不能让磊没有机会就退出了。他这些年从没看上什么女人，他也是第一次动心，因你。我觉得，你应该给磊一个机会，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在你身边陪着你好不好？”泉动情地说，“你现在去陪磊吧，我把鱼收拾收拾，一会儿就过去，乖，快去吧。”泉推了我一把。

我缓慢地走向磊，心不在焉地，快到火堆时被一块石头拌了一下，“啊，”我眼一闭，来不及回神地向火堆倒去。

等了半天，没有热度耶，我一睁眼，原来磊垫在我的身下，怪不得也没摔疼呢。我刚想爬起来，磊的胳膊紧搂住我，我动不了了，抬眼向他望去，目光又陷入他的黑眸中不能自拔，痴痴地看着。

良久，磊轻轻将我的头压下，吻上了我的唇，我的心剧烈地跳着，刚刚和泉接吻的画面自动地跳出来，又陷进去，磊的双眸又浮现出来，在脑海里深情地凝神着我，我的心，乱如麻。磊温柔地放开我，轻声说："我是磊，不是泉，你不要弄混了。"

我怎么能混呢，我的泪水渐渐浮出来了，滴落在磊的脸上。

"我没有，真没有。我原本只想着有朝一日，与相爱的人携手天涯，共渡一生，从没想过会一起碰到两个，我不知道怎么做，我的心里好苦的，我怕，怕你和泉都离开我，我怕我的心会碎，我是这么个普通的人，我不敢有奢望，我怕幸福来得快，去得快，我怕会经受不住失去的痛苦。我不敢回应，我该怎么办？"我的泪越来越多，不受控制地滴落，梦里心痛的感觉又出来了，我不能自已地颤抖着。

"对不起，我不该加入进来，让你这么难过。可我控制不住不对你心动，知道吗？是你的活泼开朗，是你的天真率直吸引着我，在这个世上有无数的美女，可我三十三年来第一次动心，是你让我的心充满爱，我说过，我不要求你什么，我等你自己想通，你想怎样都可以，我永远在你身边保护你，守护你，呵护你，这样就够了。我不愿见你流泪，你不该流泪，你应该是笑的，永远笑的，做你自己好吗？"磊居然说出这么动情的话语，我真的好感动，我点点头，带着泪水笑了。

这时，泉走了过来，把我抱起来，顺手把鱼递给磊。我一摸泉的衣服，还滴着水呢，着急地说："泉，你的衣服太湿了，会着凉的。你先在这烤火，我去把帐篷支上，你别动噢。"

"你的伤不能太用力的，我来帮你吧。"泉拽过正要跑的我，他向云走过去。

在泉的帮助下，我的帐篷很快就支好了，是个双人帐篷，我又把气垫充足气，让泉把它放进帐篷里。泉好奇地打量着，我笑道："先进吧，这是我的最爱。我可是很喜欢冒险呢，你先进去换衣服吧，我去看看磊。"

我从包里把椒盐瓶和孜盐瓶拿出来，走向磊。

这时，天色暗了下来，火堆的亮度越来越明显了，火光在磊的脸上一闪一闪的，照着磊认真的脸庞。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磊真得好酷噢，而且还这么细心，我究竟何德何能竟让他对我心动。磊如果在我们的世界，一定会是天王巨星，而泉也会成为超级偶像巨星，我一定是在做梦，梦醒了，我的心也就碎了，但是不是应该沉浸于这种幸福中呢?

“你在看我看得呆住了吗？”磊侧头看向我，一笑，露出白牙。

“我来看看鱼好了没有，顺便拿了些调料，这是我们那做菜用的，我想让你们尝尝。我在家做的菜也很好吃呢，有机会，我给你们做。”我向磊晃着手里的小瓶。

“那你来教我用吧，我也尝尝千年后人们吃的味道吧。”磊和我一起动手，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第十二章 逃命式旅游（二）

“泉，快出来吃鱼啦，快点、快点，不然不给你留了，”我的大嗓门又响了起来，泉也应声出来了。

泉真是帅呀，镀金边的白纱外罩，里面是帖身的武士装，将刚柔相济得刚刚好，白色丝带随风飘荡，一双高筒的缎白面的武士靴将泉的扮相点缀得完美。我痴呆地看着他，口里咬着的鱼肉顺着嘴边向下流油而不自知。

我的目光随着泉的到来依然如故，泉笑得好得意，伸出手来揉揉的短发。接过磊递过来的香喷喷的肥鱼，斯文地吃了起来。他不再看我，认真专注地全力以赴地吃着鱼，好象那是人间美味。这一刻，我想做他手里的鱼。

磊在一旁假装咳嗽，将泉的目光吸引过来，把眼光往我身上一瞭，故意地问泉：“泉，你没吃出什么特别的味道吗？”

“没有哇，有什么特别的吗？”泉含笑地瞅我一眼，“我被某人的眼光给盯死了，什么味道也没尝也来。难道，这鱼被下了春药了吗？不然，怎么有人发花痴呢。”

“你真是不厚道，明明是你故做风流，勾引良家少女，还把过错推得一干二净的。你的心里美了吧？”磊不忍看我这样，嘲笑着泉。

我手里拿着我的鱼，无魂似的走到泉的身边，痴痴地说：“泉，我喂你吃鱼，这鱼好好吃，来张嘴咬一口，尝尝吧，可惜，没你可口。”

磊再也敝不住了，放声大笑了起来，我被惊醒了，茫然地回过头来问磊：“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出来大家一起笑吧。”

泉也忍不住了，伸出舌头在我嘴边舔了一下刚才流出的鱼油，笑着说：“鱼真香，你更香，你真是个开心果，你能安全活到这么大，真是不容易。你那个世界的男人怎么就没人发现你的好呢？我真是奇怪。”

我下意识地回答到：“能交到男朋友才怪，我那些狐朋狗友们一听说有人给我介绍男朋友，就浩浩荡荡地陪我一起去了，相中的，她们就自己上了，没相中的，就把人家贬得一无事处的，还说我天真，根本就不让我有独处的机会。再说，我也确实没看上谁，我的心一直是空的。哎，我还是个老处女呢~~~”

一阵狂笑，大笑声从我耳边响起，把我彻底地震回神了，莫名其妙地看着泉，用手摸了摸泉的额头，没发烧呀，我又回头看着磊，问：“泉疯了吗？在水里泡一下，不置于吧，磊，你快来看看他。”

磊过来却把我抱住了，搂着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把鱼肉撕下喂进我的嘴里，好笑地说：“咱们不理他，他有自恋的毛病，来，然，多吃点，你拿的调料味道真不错，以后多给我们做一些好吃的，嗯，真香。”

“是呀，我刚才怎么没注意到？真香，磊，你的手艺真棒。”我靠着磊，注意力终于回到了鱼肉上。泉也凑过来，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互相咬着对方的鱼，打打闹闹地把鱼都吃完了。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没有月亮，但星星特别的亮，密密麻麻地在天上眨着眼。晚风吹过，我摸了摸稍稍鼓起的肚子，打了个嗝，起身向帐篷走去，一边说：“我要去水里玩，一天不洗，我就不舒服，你们睡吧，不用等我。

我换好了泳装，将一件大褂披在身上，钻出帐篷，发现泉和磊都只穿着长裤，上半身都光着，奇怪地问：“你们脱光睡吗？”

“难道你想自己去水里洗吗？你有没有安全意识呀，我们当然陪你了。”泉不满地说，还走过来要搂我。

我往后一退，紧张地说：“不行，我自己去。”

“我们都已经知道你是女人了，不用再藏着了，一起去吧，我们也习惯天天洗的。”泉搂住我不放。

“你们怎么知道的，我很注意的，快说！”天，是不是我说错什么了。

磊过来，直接把我抱起来，向水边走去。我发现磊倒是行动派，也不吱声，想干什么干什么。到了水边，磊小声地说：“你的伤口不能沾水，要小心些，知道吗？”

我点点头，将大褂甩在一边，径直往水里走去，一边走还一边说：“这水好暖和，一点儿都不凉，你们也下来吧，超好的耶！”

泉和磊都愣愣地看着我，那是什么奇怪的衣服，居然露出那么多皮肤，还那么贴身，好象没穿似的。

我走到水深的地方，坐到一块大石头上，正好将肩膀露出来，这才回过头，向他们摆摆手，那只受伤的手一直高举着。

泉突然将长裤脱了下来，连内裤都没穿就冲了进来，我叫了一声，连忙用手把眼睛捂上，磊怕泉冲动，也连忙冲了下来。泉一把抓住我左手上的混沌镯，仔细地看着。我只好看着他强健的胸膛，又不太好意思地将眼光移开，却又看见磊的肌肉块。喝，跟老施有一拼，更养眼，我只好将头再向后转。

“泉，怎么了？你看这手镯干什么？有什么不对吗？”磊问，由于我的头转的角度太大了，身子向后抑了一下，磊连忙用胳膊搂紧我，我的上半身就靠在磊身上了，这时，泉说：“我刚才想起然是洗完澡后没多久就跑到我们这里了，我刚才见手镯好象亮了一下，我以为然要消失了，我害怕~~~”。

我感动地看着泉，泉怕我回去，可我早晚都要加去的，到那时，泉会怎么样呢？我不敢想下去，头也低了下来。磊无语地拍了拍我的后背，叹了口气，不知要说什么好。我振作精神，轻松地说：“泉，你不要乱想了，我们现在能在一起，我已经很满足了，你不要这样，我们现在很好这就够了呀，放开些，顺其自然吧。”

我用手撩着水，向泉泼去，又向磊泼去，咯咯地笑着。他们都配合默契地一起向我进攻。我不顾伤口，双手齐上，正高兴呢，磊突然

抱起我往回走去。我挣扎着，“我还没玩够呢，磊，放下我，让我再玩一会儿吧。”我恳求着他，他用嘴堵住我的，不论我怎么挣扎，他都不松口。泉在后面提醒着磊：“大哥，然还没准备好，你不能~~”，磊这时已经走到帐篷外，松开我的唇，对泉说：“放心吧，然的伤口沾上水了，我要给她处理一下，你也上来吧。”

我生气地看着磊，他已经把我的伤口重新包过了，我的衣服也换过了，泉也进来了，可我就是不高兴。磊见我半天不说话，没办法了，只好说：“然，我知道你喜欢水，等你伤口好了，我天天陪你泡，现在不行，明白吗？”我只好点头。

我的帐篷对于三个人来说太小了，但是我又不愿让任何一个出去，好象怕发生什么，我的第六感一向准，所以，他们俩都窝在里面。我在中间，他们都侧着身，把我夹在中间，我的薄毯勉强盖上我们三人，那是因为我们缩在一起。但我是很暖和的，累了一天，很快就睡过去了。

清脆的鸟叫声把我吵醒了，我揉揉眼眼睛，瞭起一道缝，翻了个身，咦，磊不见了，去哪了？我把头钻出帐篷一看，磊正在给马们冲洗着，他真是大哥呀，总是默默地做些事，照顾着我们，一点儿都不象我第一次见着时的感觉了，可是让人感到好温馨呢。

突然，一只手臂将我拦腰拖了回去，泉象只猴子似的，把我整个圈了起来。泉的上身赤裸，好在没象昨晚在水里那样，我把头埋进他的怀里，他揉搓着我的头，轻声说：“再陪我一会儿，然，我想就这样抱你一生。”我点点头，鼻子在他胸口蹭，听见他吸了一口气，脸被他托了出来。泉的脸渐渐地越靠越近，刚睡醒的有些乱的长发随意地在脸上贴了几缕，将泉点缀得性感极了，他缓缓地将我压在下面。我感觉到危机，眼睛开始乱瞟，就是不敢瞅泉，泉低声笑了起来，嗓音有些粗哑，“然，不要那么紧张，我只是想亲亲你，现在和你单处的机会越来越少，乖，让我好好亲亲~~”。他的脸伏了下来，唇轻柔地贴上我的，我把眼睛紧紧地夹上，一脸的紧绷。

“呵，学会闭眼了，是磊告诉你的吗？可是，你也太逊了吧，不要这么紧张行嘛。”泉在笑话我，我气愤地睁开眼睛。

“泉，你那么有经验，说，你是不是有很多红颜知己呀？还是，经常去那些花天酒地的地方胡混啊？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有爱死病什么

的，休想我理你。如果你不能一心一意地对我，我就和磊走，永远地离开你，让你再也见不到我。快点老实交待，不然的话，我抓你痒噢！”我的心突然酸酸的，想到泉对别人也这样含情脉脉的，心里就不舒服，好象失去重要的东西似的。

“我的然在吃醋呢，让我真开心，不管以前怎样，我保证以后只对你一人好。那些野花野草的，从来不在我眼里，然，你让我从心里往外地只想对你一人好，真的。来，让我亲亲，我要把你吞进肚子里。”泉急切地吻了上来，我的脑子里一热，立刻地晕头转向起来了。正在沉迷中，我忽然发现泉的身体有了变化，我虽然没什么经验，可最起码的常识还是有的，再不制止泉的话，我可就危险了，这几天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刺激的了，心里再也不能承受更多的了，我还停留在保守思想上面。不行，必须阻止他。

“泉，”我奋力地把泉的脸推出去，“你刚才说，以前的那些野花野草什么的，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呀？我很感兴趣呢。”泉的脸上充满了欲罢不能的表情，胸膛剧烈地起伏，皱着眉，我的眼神开始飘呀飘地飘起来，泉无耐地将头窝在我的颈部，深吸了几口气，平定了下心神，呻吟地说：“我知道了，然，我不会勉强你的。你也不要问那些杂七杂八的不相甘的人了，好不好。我知道，我不是完美无缺的，我已经三十了，早过了冲动的年纪了，可你总能让我无法自控。是你的中性特点吧，你让我无法不迷恋其中，我出去了，你准备准备吧，我们一会儿上路。”泉又亲了我脸一下，抓起衣服出去了。

我正在忙着穿戴时，就听见磊调侃的声音。

“怎么臭着脸出来了？看来，然没让你得逞呀，不愧是我的然，让你这个大众情人都败下阵来了。然总是能让我更佩服，更出乎意料，我好期待下次然会做出什么事来。好期待呀！”磊的话让我联想到泉在一群舞眉弄姿的花痴之间左拥右抱的场景，顿时一股气涌上心头，决定暂时不理泉了。

第十三章 逃命式旅游（三）

我钻出帐篷，默默地收起它，磊过来帮忙。打理好了一切，我和磊一起将这些绑到马背上。我突然想起件事，问磊：“我从书上看到这个年代象你们这些习武之人都有一些金创药，解毒丸什么的，真有吗？”

“是有一些，不过我看你给泉用的药末很管用的，好象比我们的药好一些，当然，我们也有带些在身上。”磊回答说，“那边有些野果，就着我们的干粮吃一些吧，我没烤鱼，想早点儿上路，对付一下吧。”

“磊，我可不是娇小姐，就算我们吃草根、树皮，你也不用担心我的，除了蛇和虫子，我没怕过什么，我能吃苦的。”我高高举起手，拍拍磊的肩头，使劲点点头，走到溪边去洗脸。

磊好笑地看着我的背影，摇摇头，“真是个好强的小东西，小小的个子，大大的心，聪明、糊涂的绞在一起，比例真失调。难道，是泉说的中性性格吗？”他自言自语道。突然，他感到有一丝杀气从树林里射出来，第一时间地向我跃过来，一边向泉大声说：“泉，快走，把马带过来，有危险！”

我正蹲在溪边洗着脸，不知怎么回事儿的就被磊突然抱在怀里，象做海盗船似的，又飞了起来，回神的时候，已经被磊抱在彤的背上了，正往前跑着。

我抑起脸，对磊说：“好好玩儿，磊你能不能再带我飞？上次，泉把我放树上时，我没来得及体会，这次也是，下次一定先告诉我，我想试试轻功到底是什么感觉？们那都是用钢丝把演员吊起来拍飞来飞去的镜头的，下次一定要告诉我噢！”

磊低头一看，顿时笑了出来，见我一脸的水珠儿，迎着东升的太阳，被照得晶光闪闪，双眼迷离的满脸幻想。一回头，见泉在后面已经跟几个杀手在撕杀起来，对我说：“你来帮帮泉吧。”

我把头往后一伸，看见泉一个人在跟四、五个人打，急喊：“快回去，泉有危险！”

“你用乾坤匕就行，”磊一点儿都不急。

“可我不会用呀？”我一脸着急，磊说：“我来帮你。”

磊把我立起来，让我双脚踩在彤背上，一手圈住我的腿，一手按在我的后背上，一股热流窜进我的体内，磊的声音传过来：“你要是担心泉的话，在心里全力想着杀死那些坏人，保护泉，谁也不能伤害他就行了，不要想别的，好，现在开始。”

这时，我正好看见一个杀手从泉的后面偷偷地跃起，一道寒光砍向他的后背，而泉并不知情。我急了，心里大喊：你不要伤害我的

泉，我要杀了你，你这个坏蛋！一道黄光从我的手腕上闪电般射出，从那人的胸前穿透后又绕着泉周围一转，那几个人就相距地倒在地上，不动了，黄光飞了回来，盘在我手腕上，一丝血迹都没有。

我杀人了！我目睹了整个过程，如果说第一次是我无意之中办成的，这一次，是我心里主动地起了杀机。我的心里默念：我要被枪毙了，我要死了，~~~。腿一软，贴着磊滑了下来。

磊一把抱住我，看见我目光呆滞，好象没有看到他，似乎透过他的身体看向遥不可及的地方。坏了，这丫头受的刺激太大了，只怕要坏事儿。他回过头来，冲赶上来的泉着急地说："泉，然她好象傻了，怎么办？"

泉与磊并肩齐趋，看了看我，问："怎么回事儿，刚才是然在帮我是吧？"

"是的，然后她就成这样了，大概没杀过人，所以受刺激了，因为担心你，所以心里动了杀机。你看怎么办好？"

"把然给我，我来唤醒她。"磊把我递了过去，泉将我与他正面对坐着，把我的双腿盘在他的腰间，把我紧紧地搂在他怀里，在我耳边低声说："小东西，然，快醒醒，我没事儿了，我在这儿呢，是你救了我，不然我现在可能已经死了。你清醒一下看看我，乖，你别吓我，你还要保护我不是吗？我们的身后可能还有杀手呢，你必须醒过来保护我呀，你不是最关心我吗？"

我耳边传来的声音，在脑海里搅动着，一丝理智从那里升起来，鼻子闻到熟悉的气味，让我的四肢猛地收紧。呵，是我的泉。我抬头一看，泉正无限深情地看着我。

"泉，你没事儿吧，有没有受伤呀？我好担心，刚才有个家伙在后面偷袭你，可恶透了，我好恨他！"我一股脑儿地说着，还想说下去，泉一低头，吻上了我，我的心神立刻转变成甜密密的，不再有杀气。过了好半天，磊的声音传过来了："好羡慕哇，然，你好偏心，难道你就不知道这样有多刺激我吗？"

我立刻与泉的唇分开了，楞楞地看向磊，脸红红的，唇也红红的，突然害羞起来，把脸又埋进泉的胸里，不再露头了。

泉不满地对磊说："大哥，我还没过瘾呢，下次换你，我也这么干。"

我的头更是往泉的怀里钻，说什么也不出来了，早上刚下决心不理泉，这会儿子却这样，真是、真是有够可以的。由于我们一直骑在马背上飞驰，虽然云很稳，但多少也会有些山路的颠簸的，我象只浣熊一样紧挂在泉的怀里。一会儿，泉低声在我耳边说："然，如果你再不松开些，我马上就要了你，你可别怨我呀。"我一惊，正好马背一晃，泉用力往前一顶，我马上就明白泉的意思了，才下去的红晕又上来了。我白了泉一眼，低声说："我要去磊那里，你这个色狼，我不要理你了。"泉轻吻我一下，"也好，不然，我有点控制不住了。"

"大哥，然讨厌我了，要到你那儿去，你接好了，我让然飞过去了。"泉用力一抛，我划出一道抛物线就落向磊的怀里。磊张开双臂，轻松地接下我，看看我脸上的红晕，把我搂进怀，让我的脸冲着里，笑着看了一眼泉的中部，摇了摇头说："泉哪，你的定力下降了呢，我记得那个叫什么牡丹的花魁在你身上用尽心思地挑逗你，你也没动摇呀，怎么然那么老实，你就不行了呢？是不是你最近太空虚了？"

"大哥，你在害我"，泉一声惨叫，"然的心眼儿好小的，你不安好心哪。你是不是想独占鳌头？那可不行，然是我们的，你可使坏。"

"我说什么了吗？我在表扬你，好不好，说你的定力一向很好的。"磊心里想：不这样，然的头会一直埋在怀里，到时大家都不自然了，岂不是没趣儿了，只好牺牲你了，对不起了。

我果然把头抬起，问磊："那个花魁好看吗？在哪儿？你带我去看看行不行呀？"泉怪叫一声，拍马冲向前，还不忘说："大哥，我去前面探路，你慢慢来，不急。"磊笑道："算你会来事儿，放心吧。"

我不依不饶地问："磊，你快说呀，到底怎么样？她是不是貌美如花，魔鬼身材，那我不是没的比喽？"

磊把我的脸抬起，诚恳地说："泉那样是对你动心，如果不是让他心动的人，他是不会这样的，我们喜欢你，不会回为别人的长相而对你背叛的。虽然，泉和我以前会有一些事，但那只是一个成熟男人的正常需要，不关感情的事。所以，泉和我现在还没有娶妻，就是因为还没有动心的人出现。而且，泉也只是去青楼吃花酒罢了，就算有什

么，也是很少的。现在，他怕你计较以前的事，说明他在乎你，你不能让他没有过去，你说是吗？”

磊平时不太说话，可是一说起来头头是道，其实，他不说我也知道，只是对泉以前的女人感兴趣，真见到了，也不见得会怎么样，毕竟，我是从未来过来的，怎么可能不明白呢。只是，磊这么说，也有他的想法。

我眼珠儿一转，对磊说：“磊，你说的我懂，不过，你虽说的是泉，怕是也为你自己说的吧？我不是真得一定要知道，但我要对你们以前的女人有所了解，不然，一但我不知情碰上的话，会吃亏的。你们不希望我有事吧？知此知彼，百战百胜。我不能什么都不知道的，那样会受伤的，只有让我融入你们的生活，我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我不要成为你们的包袱。你说呢？”

磊睁大眼睛，认真地想了想，说：“你说得不错，只有让你知道所有的事，才是对你最好的保护。好，我从头跟你说。”

磊细细地讲述着，我不时的插进些问话，心里逐渐地形成了想要保护他们的想法。以他们的武功是不用我了，但是，我总觉得在他们的身边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阴谋策划着什么。我要好好想一想。

我在磊的怀里瞑思着，眼睛无意中看见刚过的树上似乎挂着什么，用手指着问：“磊，那是什么？”磊回头一看，说：“你坐好了，我去给你摘下来。”说完腾空而起，象鸟一样地飞到那树上，挥了几下手，又飞回来了。坐稳后，递给我一个红彤彤的大蜜桃，还不忘在他身上擦了擦。

我接过来，一看，呵，真有食欲，咔嚓一口咬下去，甜美多汁的桃肉让我爱不释口地大吃起来。“咳咳，”我有点儿呛到了，磊笑着说：“慢、慢点儿，还有呢，别急，我给你留着。没见过哪个女人这么吃东西，可我就是爱看，真没办法。”我摇头，说：“你也吃，给泉留就行了，这么好吃的东西我怎么能独享呢，这叫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磊，你咬一口，真的好吃耶！”我把我吃的送到他嘴边，一点儿也没想过他嫌不嫌。磊看着我的眼，别有用意地张口就着我咬的缺口咬了下去，我的脸又红了，没想到最近总是脸红。可是，磊的用意我的明白的，一个大胆的主意在我脑子里形成了。看着磊把那口果肉咽下去，我红着脸说：“磊，我们一起吃好不好？”说完，咬了一口果肉，

把嘴送到磊的唇边，磊没想到我会这么做，高兴地把嘴都要咧到耳朵边上了，低头接过果肉急忙咽下，看着我的唇，上面沾满了果汁，正诱人地微张着，我下意识地用舌尖舔了一下，磊低吼一声，不再犹豫，火速地吻了上来。口里的蜜汁加上磊的舌一起搅拌着，磊情不自禁地一手搂紧我，一手向我的胸前摸了过来。手心里传来的柔软有弹性的滋味让磊爱不释手，我的眼也迷离神往。

也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耳边传来马蹄声，泉的声音飘了过来，："大哥，你们怎么还没赶上来，我以为你们出事儿了呢？"磊回过神来，松开我的唇，我却依然迷茫地找着磊的唇没有清醒过来。磊笑着把我的头压进怀里，不想让泉看到我的表情，好笑我。冲着泉扔过去一个桃，说："你来的也不是时候呀，给你尝尝吧，很好吃的。"

泉几口就吃完了，吧吧嘴，"好吃，在哪摘的，我去多摘几个留给然吃。"磊用手一指，泉就飞出去了。这时，磊低头说："他走了，你不用不好意思了。我现在知道泉为什么对你总是冲动，冲动是魔鬼呀，我刚才也要控制不住了，如果不是泉回来的话，我真会做出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儿来。"

第十四章 泉的家

十几天过去了，除了开始几天有杀手追杀外，由于我们改变了路线，所以一切平安。我们一路欣赏着风景，一面赶路，一点儿都没有逃亡者的意识，反倒似乎在自助旅游。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好，彼此间更融洽了，我也放得开了。我本就是外向性格，一切想开了也就不再钻牛角尖儿了。

这天，我们终于要到泉的家了。为了安全，同时也为了不让敌人摸清我们的路线，我们一直避开城镇，在山野中穿行。我有些担心泉的家人不会接受我，坐在磊的怀里有些闷闷不乐。磊细心地发现我的问题，背着泉说："然，你不用担心，泉的父母早逝，也没有兄弟姐妹，家里除了老奶妈，就是仆役、女婢，不过，你不要问泉，泉的心里一直对于父母早逝很放不开。"我看着泉的背影点点头。

这些天，因为他们都已经知道我是女生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束胸，快进城时，我磨着他们一定要停下来，找了棵大树，躲在后面把胸束上了。出来时，泉把我抱上马，我分开腿，坐在前面。泉不满地说："为什么这么坐？不是一直侧坐吗？"我白了他一眼，他就是我行

我素的，“拜托，我现在是男人打扮耶，那么坐，不是在告诉人家我是GAY了吗？你长没长脑子？”

泉不解地说：“你说什么？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和你都是男人，我被你那样搂在怀里，你说别人会怎么想？我才不想那么引人注目好不好。”我不耐地说。

“可这样亲起来比较麻烦，不方便。”泉一本正经地说，其实他哪是不明白，只是想逗我，我这个气呀，回头打了他一下

泉趁机用手故意地搂上我的胸，捏了两下，装作不知道地说：“哇，然，你的胸变小了，你给我还回来啦，我不干嘛，还回来，还回来啦。”我气得把他的手打下来，“不要闹了，你这样更让人误会了，你想让我的脸丢尽吗？”

磊笑嘻嘻地过来，趁泉不注意，一把把我抢过来，“泉，你老实些吧，小心今晚然不让你上床。”

“磊，你也欺负我，今晚，谁也别想上床。”我扭头打了磊一下。

“看来，明晚我们就可以上床了，泉，你听到没有，然答应明晚上床哟。”磊掐着我的脸蛋，得意地向泉说。

“不是啦，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乱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再说，我不理你了。”我这个气呀，虽然这些天他们都很自觉，相安无事，可真要到家了，我还真怕他们做些什么事呢。磊笑颜绽开，“你放心吧，你不同意，我们不会用强的，泉有点儿心情不好，我想让他放松放松。今晚，你会好好休息的。”我不再言语。

泉领头从后门进入他的家，这里离他的寝楼最近，磊把我送到泉的寝楼，泉去处理事情了。我被磊抱进去，因为我四处乱逛，不好好走路，磊就直接把我绑进去了。

“你先去洗洗，我们会待一段时间的，以后我陪你逛逛。听话，快去吧。”磊把我的包递给我，我只好洗去了。

待我出来时，磊不知道去了哪里，我往泉的超大床上一躺，就昏睡过去了。

伸了个懒腰，我的手碰到个东西，睁眼一看，是磊。一看他，也是洗过了，我看看天，还没黑呢，不想起来，就拱到磊的旁边，磊闭着眼，把我搂到怀里，又睡着了。

再一睁眼，天色暗了下来，磊已经醒了，正在看着我，还有手指将我嘴边的可疑液体擦掉。我有点不好意思，磊说："我给你介绍一下泉的家吧。"我点点头，对磊的细心感到很窝心。

泉是个世家子弟，父母过逝后，泉就接手家业了。他家是这镇上的大户，可以说，是因为有了他家才有这个镇的。泉的家占地很广，后门，也就是我们进来的那儿，临近一条大河，那河也是泉家的水域，有一个水上运输的产业，将南来北往的各种物品运往各地。正门处于镇上的中心地段，还有个大酒楼是泉家的。我生气地问："你不是说泉是个有点儿钱的人吗？这是有点儿吗？你在骗我。"磊笑着说："不骗你怎么行，将来你还要跟我到我家，你都到泉家了，不到我家怎么行哟。"我奇了怪了，"我们不是从你家出来的吗？""那只是我的别院，我真正的家在北面，不比泉的家小。你对钱也不感兴趣，早告诉你，你一定怕麻烦，这就是为什么泉会有危险。你的怀疑是对的，泉的身边人有问题。但是我怕泉不忍心下手，才一定要跟过来。这个二层楼没有命令别人是不敢随意进出的，你不要乱跑，想去哪，我领你去，记住没？"

"泉怎么还不回来？他不累吗？"我话音还没落，泉的声音就响了起来，"宝贝想我了吧，我就来喽。"我打了个冷战，抖了拌鸡皮疙瘩，磊笑了起来。我小声对磊说："你发现没发现泉最近好恐怖，好肉麻，好恶心的？"泉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说我什么坏话呢？"我耸耸肩，对磊伸了伸舌头，磊一笑，泉突然把我搂起来，一口将我的舌头含在他嘴里，我挣扎地打他，他越发地用力，吸起没完。我用脚踹了下磊，磊只好过来把泉拉开。

"你的真面目好可怕，我有点后悔了，我要和磊回他家去了。"我不好意思地用拳头象征性地打着泉。

"那可不行，我不是说了吗？不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在你身边，你也同意了不是吗？现在后悔来不及了。你认命吧。"泉得意地说。

我怎么可能处于下风而不回击呢？我往磊的怀里靠了靠，瞭着泉，说："我决定今晚和磊睡，你自己睡吧，泉，别说我没通知你。"

泉楞了一下，跟着说："我不管，反正你们在哪，我在哪，你赶不走我的。"

这时，楼下传来一个声音，“主子，我把饭菜送来了，可以进来吗？”

“放楼下吧。”泉转身说：“我们吃饭去吧，一切等吃完再说。”

泉拉着我的手，磊在后面跟着，顺着楼梯往下走。刚才上来时，磊抱着我，我也没来得及观察，现在倒要好好看看了。楼下是整个一个超大的空间，楼梯的位置在正中间，将一楼自然分隔成二部分。左侧是饭厅，已经摆上了一桌的菜，热气腾腾的。原木的桌椅板凳，精致的手工，一看就价值不菲。靠墙是一排的陈列柜，上面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各式酒壶、酒坛，还有各种的酒杯，窗下一张软榻，上面有一个小木桌。楼梯右侧是一个布置得豪华的会客厅。还没来得及细看，脚下一绊，差点儿滚了下去，泉叹了口气，回身把我抱起来，还不忘拍我屁股一下，扛在肩上就往饭桌走去。我拍打着泉的后背，气极地说：“淑女的屁股不能随便拍，你懂不懂啊？”泉把我直接放到椅子上，反问我：“你是吗，我的兄弟？”我反手往他肚子上挥了一拳，倒象是给他挠痒痒，我甩了甩打疼的手，磊过来用双手给我揉搓了一会儿。我不理泉了，直接吃起饭来

菜式很丰盛，味道也好，可是，我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放下筷子，我专心地看着他们吃。磊细心地看了我一眼，我装作没见到，又将筷子拿了起来，挟了几口菜小口地吃了起来。好不容易等他们吃完了，我也放下了筷子。

磊让泉去办事了，把我拉到他的房间里。楼上一共两间房，他与泉各一间，我一看，格局与泉的一样，家具也一样，只是一左一右方向不同罢了，笑着问：“这是谁的主意，是泉吗？好土。”磊把我拽到他身边，搂我坐在他腿上，看着我的眼睛，问：“你有心事，你晚上没吃进东西，是不是不合胃口。我让泉再准备一些，你想吃什么？”磊的语气肯定，根本就不要我回答，只有最后一句需要我回答。我不想回答，摇摇头。

“也许，你没想过泉和我是这种情况，出乎意料也是情理之中，可我希望你能接受。我不会放开你的手，泉也是，他现在更需要我们，我们是他的亲人，所以泉有点跟平时不一样，但是泉不会伤害你的，你能把心态放平和些吗？”

我点点头，也不出声，爬上床躺下了。磊在身后叹了一口气，知道我不是马上就能好的，也不说什么，给我盖上薄被后走了出去。

磊走后，我下了床，从窗户向外望了望，发现小楼后面是一个人工湖，一条长长的回廊从湖上盘旋而过，湖中心是一个凉亭，半个湖面上都是荷花，一些嫩绿的莲蓬耸立在其中。我心中一动，郁闷的心情有些好了。磊说这里不会有人的，那我下去没事吧。想到就做，我小跑着跑向那里。

刚到湖中间的亭子里，就听见有人从远处一边说着话，一边向我这边走来。磊不是说不能有人吗？我不愿有人见到我，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正好亭下的荷花很密集，我从矮栏翻出去，顺着亭子的支柱滑下去，悬在那里，象只猴子。本以为他们会很快地走过去，谁知，他们居然在亭上站住了，我只好坚持着。

“华少，你不是说主子回不来了吗？现在，他回来了，连磊少爷都来了，只怕事情不好办了，你还敢在这儿会面，不怕他们看见吗？”一个沙哑的嗓音说道。

“怕什么，我看见他们都在前面，这里平时没人，是最安全的了。本以为他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一定是死在外面了，谁知道又回来了。我看，还是按计划行事吧，他应该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策划这么长时间了，不能半途而废。我让你拿来的药，你拿来没有？给我，我会找机会让他醒不过来的。”天哪，我吓了一跳，手一软，顺着柱子滑入水中。

“什么声音？快看看，是不是有人，发现就杀了他。快去。”公鸭嗓说道，随即，一阵脚步声跑了出去。我刚要爬上柱子，就发现另一个人的头在上面张望着，还有向下看的趋势。我连忙深吸一口气，沉入水中。身旁的荷叶将我挡得严严的。我使劲地搂着水下的柱子不让自己浮上去，实在憋不住气了，我悄悄地将一根叶茎折断，取一段含在嘴里，将气缓缓地吹出去，又慢慢地换着气。好在，我在家时经常游泳，所以在水里也不怕。等了一会儿，我认为那人应该走了，就偷偷地露出头，谁知正好听见跑了的那个人又回来了，还问留在这儿的人：“怎么样？有没有发现什么？”公鸭嗓说：“没发现什么，如果水里有人，这么长时间也应该憋死了，大概是条鱼在玩吧。以后不能来这儿了，毕竟他们回来了。有什么事，我会去找你的。你先回去吧。”这

回，是两种脚步声一起走了。一个重些，一个很轻，不仔细听还真听不到。我正好处在回廊下，有些拢音，所以才听到的。我暗想：看来，这公鸭嗓才是主事儿的。

我怕他们又杀个回马枪，没敢马上上去。又等了一会儿，我决定游回去，这样，水面这么黑，就算有人，也不会注意的。我从亭下顺着回廊轻轻地划着水，不敢太快，只能用蛙泳悄悄地游回来，找到一处缓坡，又小心地看看周围，这才上岸。一路走走停停，时刻地小心，怕再有人闯进来，我用了比来时慢得多的时间总算回到小楼了。

我侧着身小心地闪进门里，一道黑影掠过来，一只手掐住我的脖子，一只手将我的两手反背在身后。我只反应过来将一个膝盖踢向那人的裆部，脖子上的手一紧，当时只咳了一声就上不来气了，身子一软就向后倒去。谁知脖子上的手一松，背后的手搂着向下倒的我扑到这人的怀里，一只手还捂住我的嘴，我张嘴刚要咬，耳边传来磊的声音："嘘，是我，别吱声。"

我的心顿时放下来了，双手使劲一搂磊的腰，腿就软了。磊把我拦腰抱起，发现我浑身湿透，也不问，转身向楼上走去。我这才发现，楼里没亮灯，只有皎洁的月光透进来，依稀地看到一些屋内的摆设。

磊把我抱到他的房间后，把我放了下来，一声不响地看着我。我知道他生气了，见他也不点灯，我贴着他的耳边轻声说："我发现个秘密，你不生气我就告诉你。"

第十五章 变身小卧底

磊突然将我身上的衣服撕开，我挣扎着想跑，他一把抱起我快步走向~~浴室，我不再动了。磊把我放进浴桶，将我身上的湿衣服全部撕掉，原来，这里面已经放上热水了，我脸上有些热，看来是误会磊了，他是怕我着凉。

反正没点灯，我安心地泡在水里，头向后一抑，靠在桶边，舒服地长吁一口气。说真的，刚才在湖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我还真是冷了呢。正闭目养神呢，感到水面在上升，虚声说："水够了，磊，再加就把我淹着了。"

磊轻笑，一把拽过我，坐在他腿上~~~腿上？我吃惊地张大眼睛，就着月光发现磊也坐进浴桶里了。我手忙脚乱地要爬出去，磊用

手使劲扣住我的腰，我不敢出声，拼命地想跑，磊贴着我耳边说："你要再动，我就要了你。"我马上吓得一动不动，象个僵尸。

磊叹了口气，小声说："我说过不会对你用强的，你不同意，我就不会伤害你，为什么你总是记不住呢？"我低头，不情愿地回答："我朋友们说了，男人的话永远别当真，否则吃亏的是自己。"

"这是谁说的，让我的然这么不信任我，我非找他算帐不可。"磊气呼呼地说的，过了一会儿，他大概想到，就算想找人报仇也没办法，气也就消了。想起正事，低声说："现在说吧，为什么全身都湿了？"我一五一十地把刚才的事情详细地描述了一遍。磊半天没说话，我的心里没底，怕他还生气，就讨好地说："磊，我帮你擦背吧。"磊还是不说话，只是把后背转了过来，我马上用心地给他擦起来，还卖力地给他按摩起来。我就着月光，侧头看见磊似乎是一脸的享受样儿，低声在他耳边说："你不生气了吧？舒服吧，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呀，他们都说我的手艺跟专业的差不多呢。"

磊的眼睛一瞪，横了我一眼，我委屈地说："又生气了，他们就是我的狐朋狗友哇，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生什么气嘛，容易老的。"

磊想了想，回过身来，拿起浴巾给我洗了起来。我们一直静静地，半晌儿，磊把我抱进他怀里，象抱小孩似的，还用手在我背上轻抚，象是安慰我。我知道，他这是不生气了，也就静静地靠着他，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得好舒服，我睁开眼睛，看见床顶的绣花床帐，楞了会儿，想起昨晚好象没在床上睡呀，什么时候上床的呢？一只大手压了过来，我低头一看，身上穿着睡袍呢，磊的手压在我的肚子上。侧过头，见磊还在睡着，就明目张胆地偷看着他，怎么看都养眼。用手指轻抚上他的脸，从眉往下依次地描了一遍，滑到唇边，手指突然滑进了磊的唇里。我吓了一跳，忙抽了回来。磊睁开眼，色色地说："满意吗？还入你的眼吧？我这么优秀，你是不是奖励一下呢？毕竟我昨晚可是侍候你一晚呢。赏个吻吧？"身子一翻，将我压在下面。我横了他一眼，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认了吧。磊轻轻吻了上来，用舌在我唇上划来划去，一个不留神就伸了进来，由浅入深，呼吸也急促起来，手渐渐地加入进来，我的神志不清了。我的手无意识地在磊的背上胡乱

地摸着，刺激得磊低吼一声，将我用力一压，我清楚地感觉到他和泉一样了，正不知怎么好，泉推门进来了。

“啊呀，我好象来得不是时候，不过，然说昨晚不许我陪，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应该没问题了吧？我来解救你了，然，想跟我走吗？”

磊抬起头，瞪了眼泉，又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瞅了泉一眼，有些犹豫不决地又瞅了眼磊，有些为难，不知道怎么选择。磊长吁一口气，翻身下去了，泉乐颠颠地过来抱起我，转身就走。

我在心里暗想，唉，怎么总是这种局面呢？我要发疯了，这样两边周旋着，让我自己感觉自己是个水性杨花的人，我想要一份正常人想要的爱情，从来没想过要这样啊。这短短半月之内，我就让自己陷入这种处境，虽说泉和磊对我都很好，可我总觉得对不起他们。看来，我真不是个好女人了，也不知道那些同时有几个男朋友的人是怎么过的？可我别扭死了，没想到想了好久的爱情居然一下就来了两个，难道是以前月下老人把我给忘了，现在就多给点儿补偿吗？我的心好乱呀。

泉把我放到床上，见我正若有所思，轻叹了一下，摸着我的头，“然，你的头发长长了，留长发好不好，我想看你长发的样子。”我顺手摸了摸，苦笑着说：“你太夸张了好不好，鬓角才到耳边，离长远着呢。就算长长了，我也会自己弄短的，我不太喜欢长发。”我想了想，决定把昨晚的事儿告诉泉。

“泉，你府里有没有叫华少的人？我觉得他有问题耶，还有没有一个公鸭嗓的人？我跟你说，昨晚~~~~~~”

听我说完，泉沉思半晌后说：“然，你在这里也要小心些，我不会让人看见你的，这件事我会尽快处理的，你不用担心。”

泉好像不想让我参与进来，我起身向磊的房间走去。

“磊，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我认为是可行的。”我推开磊的房门，径直走了进去。磊正在床上半躺着，在深思什么。

“我想去做卧底，这里没人认识我，不会有危险的，”我殷切地看着磊，“我想我能做些什么，如果我每天无所事事，那我就没有必要来这儿了。我不想只要你们的保护，虽然你们是爱我的，但那不是我做事的风格。”

泉跟在我后面进来，圈住我的腰，从后面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轻声说：“什么叫卧底？”

我本不想理他，但想到他也是担心我，心就软了。“就是我装成你的小厮，做你的佣人，这样，平时去府里乱转，打听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情报，也就是你们说的奸细。”

“不行，我不能同意，太危险了，”泉立刻就给否决了。

我不理他，希冀地望着磊，希望磊能明白我的用心良苦。磊盯盯地看了我好半天，正当我认为没戏了，他缓缓地点点头。我欣喜若狂，冲上去亲了他一下，激动地说：“磊，我就知道你明白。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也不会让你担心的，我能行的！”

“大哥，你疯了吗？然她昨晚就好危险，我不同意！”泉一把拽过我，双手捧着我的脸，皱着眉，动情地对我说：“我不会让你去冒险的，你不懂吗？你对我来说，是跟大哥一样重要的人，就算我死了，我也要保护你，不要你受到一丝的伤害。”

“我怎么会不懂呢？”我亲了他一下，接着说：“可是，我不要在原地等你来保护我，而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你涉入危险，我要和你们并排战斗，你们在我的心里，就像我在你们心里一样的重要。不论危险也好，痛苦也好，我们要一起承受，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累赘，尽管你的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但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我踮起脚，搂住他的脖子，“我不知道我在这个世上能留多长时间，但这段时间一定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让我去做吧，我会注意安全的。而且，你可以让我晚上回来住，这样，就不担心会暴露了。”

泉无耐地看着磊，明白我说得有道理。

磊点点头，“我们现在在明处，那些人在暗处，对我们的确不利，然说得有道理。与其我们要分心照顾然，不如让她和我们一起，只是，我们多注意一下她的安全。”

我冲磊直点头，高兴地直蹦。这件事儿就这样守定下来。

第十六章 认了干爹再卖了他(一)

第二天一早，泉让老管家陈叔到寝楼见他，我也是头一次见到泉的家里人。不知道这老管家是不是像电视剧里那样，满脸的皱纹，花

白的头发，一缕山羊胡儿，走起路来一步三摇呢？我沉浸于自已的幻想中，不觉“嘿嘿”地笑出声来。

磊在旁边看着我挤眉弄眼的样儿，好笑地过来，掐了下我的脸蛋，暗示我不可以太张扬。我冲他龇牙一笑，跑到泉的下手边，站好。

磊暗想，这丫头好些天都没这么好玩儿了，看来，我和泉的感情对她来说冲击太大了，不管怎么样，她又恢复了活力，希望这次的决定能够正确呀！

门外传来低沉的声音，“少爷，老奴来了。”

“陈叔，进来吧。”泉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缓步向前迎去。看得出，泉对于这位老管家是很重视的。

随着沉稳的脚步声，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走了进来，见泉正向他走去，赶紧加快脚步来到跟前。

我仔细打量着他，中等身材，比我稍高些，面相忠厚，皮肤黑红，但是双眼炯炯有神，透出一股精明强干的劲来，身体粗壮，结实，一看就像练过铁布衫的功夫。怎么瞧，也瞧不出我刚刚幻想的样儿来。我不禁捂着嘴，偷笑一下。

据泉说，这位陈叔是他父母健在时的家将，父母去逝后，是他忠心耿耿地守护着他，帮他打点一切，让他无后顾之忧，是他最信得过的人，早已看成是自己的亲人。

泉亲切地对陈叔说：“陈叔，这么长时间辛苦你了，昨晚，你不在府里，所以也没见到你。来，坐下说话。”

“不，少爷，老奴不能。让那些下人看见，有损少爷的威严。老奴不累，站着就行。”他语态恳切地说，“少爷让我来，是有什么事吧？”

“陈叔，这是然，是我这次回来时路上救回来的，他想在府里讨碗饭吃，你给他安排一下，就在我的楼里办事儿吧。平时，哪有需要，你就让他去帮忙，晚上回来睡，也别安排太累的活，没什么事儿让他自由活动吧。我的一切以后由他来打理，最好是随叫随到。你一会儿帮他找套衣服，领他四处转转就行了。”

陈叔诧异地抬头看了看我，心想：少爷把我找来就这事儿？这么郑重其事地说了这些，不就是不能让他干太多活吗？看来，这个小伙

子对少爷来说很重要。

“是，少爷，我这就去办。同时，我会注意不让其他人欺负他的。”陈叔微微露出点儿笑容地说。

“你办事，我放心，陈叔，你先去忙吧，一会儿来这儿找他就行。”泉被陈叔笑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陈叔走后，我跳到泉的身边，不满地说：“你这么说，让陈叔怎么看我？还什么随叫随到，什么晚上回这儿睡，我的脸都丢尽了！”

“没办法，难道要让你去做苦力吗？这样说，陈叔自然会明白我的意思，你放心吧。

我上楼把自己整理得利利索索的，蹦蹦跳跳地跑下来，想了想，应该老诚一些，清了清嗓子，脸上努力地面无表情，眼神却不经意地流露出兴奋、期待的殷切来，在门口向外张望着陈叔。泉和磊互相对视，一起挑了挑眉毛，含笑地齐向我看。

左顾右盼地，终于看到陈叔的身影了，我快步地迎了上去，亲切地说：“陈叔，您好，叫我然吧。”一把接过他手中的衣服（近乎于抢），自然地挽起他的胳膊肘儿，一起往回走。

陈叔有些不自然，不过看我一脸的亲切热情，久经风霜的老脸上不禁露出笑容来。心想：难怪少爷高看他一眼，果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我硬拽着陈叔走进门，推着陈叔坐在椅子上，又倒了杯茶送到他手上。陈叔连连摆手，推辞着。

“您喝吧，喝了这杯茶，我好求你照应我呀，有棵大树好乘凉，朝廷有人好做官嘛，您要是不喝，我这心里可没底。我一见您，就感觉好亲切呢，就像是自己亲叔叔似的。”话音一转，叹了口气，“可惜，如今，在这世上我已经没有亲人了。您要是不嫌弃，我认您做干爹好了，您同不同意？”

陈叔吃惊地看着我：“长得这么福气，居然没有亲人了？”他扭头看向泉说：“少爷，您看？”

泉瞅瞅我，对陈叔说：“您自己看着办吧，反正您为了我，孤苦一生，连个子女都没有，您要是愿意，您就认了他吧。”

陈叔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百感交集了一会儿，热切地看着我：“好，然儿，我就认你这个干儿子，谁让我们投缘呢，我一定会好

好疼你的。走，我这就带你去见识见识去，让你看看少爷和我这些年来的成果。走，咱爷俩一起去！”

“我换上衣服，这就去。”我连忙说，举了举手里的“工作服”。

“不用了，你现在是我的干儿子，不是仆役了，除了少爷这儿，其它的事你都不用做了。现在就走，我要告诉大家，我老陈有儿子了！”陈叔说完，抓着我的手就把我拽出去了。我想跟泉打声招呼都没来得及。

对于这样戏剧性的结果，磊和泉在我们走后，哈哈大笑。磊捂着肚子边笑边说：“泉，瞧见没？然比你厉害，泉吩咐完了，然还要做些事，然自己出马，不但不用做事，还找了个爹，有了个大靠山。看来，让她出去是对的，你瞧她多有活力了。我都好长时间没见到然这么有生命力了，真是好怀念呢！”

“是呀”，泉笑过说：“我好象又见到当初的然了，那么与众不同，让我第一眼就忘不了她，想把她留在身边一辈子。而且，还这么贴心，让我对陈叔的感激之情轻易的化为亲情。不然，以陈叔的性子，就算我要认他做干爹，他也决不会同意的。然，让我由心里往外的爱。”

我跟随着陈叔，想着叫什么好呢？干爹太俗，这样吧，“我叫您老爸，您说好不好？这样更亲切，行不行？”

“好哇，你这孩子真懂事，我喜欢这么叫，就这么叫了，然儿。”

“老爸，老爸，老爸”，我一连叫了好几声，想起自己的不能再见面的亲爸，两行热泪象自来水似的往下流。陈叔也感动得热泪盈眶，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咱爷俩儿就相依为命了。你放心，少爷人很好，在这府里没人敢欺负你，谁要是不开眼，我就不让他好受！”

“老爸，你跟我说说华少的事儿吧，我对他挺好奇的。”我想起这事儿来，问过泉，可泉没说。

“噢，那个败家子呀，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不是少爷心软，我早把他赶出去了。他是少爷远房的表亲，自己把家给败坏光了，跑到这儿来，说是帮少爷管家。什么管家，是来败坏少爷了，人五人六的，这府里的老人儿都烦他。”老爸说，（从这开始，就改成老爸了）。

“那这府里有什么人跟他来往得密切呢？”我问。

“没什么人爱搭理他，后院的佣人都是老爷在世时的老人儿，只有后来进来几个下人，做些粗活。象砍柴的哑巴，挑水的二狗，还有收拾菜园的张妈。再就是几个做针线的丫头了，没谁了。前院是办公事的，不许进到后院来，所以没什么人了。厨房的刘妈很好，也是老人儿，我先带你去看看。”领着我就向后厨走去。

看来，这个刘妈在老爸眼里很特别，我倒要认真看看了。

一路上雕梁画栋的，左拐右拐，我的头有点儿大了。我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记路，一般的还可以，太复杂的就不行了。在家时就是，去一个新地方，大概方向都记得，但如果楼层多了话，肯定记不住。我就这样绕啊绕的，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刘妈，刘妈，你来看看我儿子，”老爸人还没到，声音先传了出去。老远的，一扇门打开了，走出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又抬手弄了弄头发，上下看了看，没什么不利索的，这才抬头迎了上来，边笑边说：“你儿子？不是在外私养的吧？”

我仔细地看她，细眉大眼儿的，皮肤白白的，小鼻小嘴儿的，眼角有些细纹，体态丰满，看得出年轻时也是个标致的人儿。这会儿的，眼角带着笑，轻瞭了眼老爸，就看向我。我心想：这是郎有情，妹有意呀，想个办法促成这件事儿，泉一定很感激我，我帮老爸找个媳妇，以后，我和泉不在的时候，他就不孤独了。

“老爸，这就是干娘吧？好漂亮耶！您真有本事，知道我没妈，我好爱哟！”我冲过去，一把抱住刘妈，又蹦又跳的，亲切得不得了。假装看不见他们的尴尬，摇头晃脑地拥着刘妈，一使劲儿，就撞进老爸的怀里。老爸手忙脚乱地接住刘妈，刘妈白嫩的圆脸上飞红一片，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老爸瞧见那一抹红，高兴地咧开大嘴合不上了。

半晌，刘妈推开老爸，瞪了他一眼，笑骂着：“瞧你的好儿子，哪来的？一见面就乱叫人，你这个老东西，也不知羞，还笑？苍蝇都飞进去了。”

老爸得意地说：“这才是我的好儿子，知道他爸天天为啥睡不着觉。你看，这是然儿，我的干儿子。他现在在少爷那里做事，平时不用干什么，少爷让他自己玩儿。厉害吧，现在，我也是有儿子的人啦。”

“哟，那可得好好瞧瞧，”刘妈仔细地看看我，一把把我拽进屋，边走边说：“你在外面呆会儿，我们娘俩儿说会儿话。别进来呀。”拉着我的手不放，径直走进去，随手把门关上。

“丫头，你为什么这身打扮，说说，有什么苦衷，刘妈帮你。”

她一开口，倒是把我吓了一跳。还头一次有人第一眼认出我，我捺闷地问：“你怎么看出来的？泉都没认出来？”

“瞧你，眼中带媚的，虽说头发短短的，脸有点儿黑，可这嘴儿呀，眼儿的，一瞧就是女的。你叫少爷做泉，看来，你们关系不一般哪，能说说嘛。”刘妈别有用心地说，还拿眼瞟了我一下。

我是谁呀？哈！我搂着她，在她耳边轻声说：“我和泉，跟你和老爸的关系是一样的，这样说行不行？”

刘妈笑着拍了我一下，“这讨厌的小嘴，什么跟你一样，我们可没什么，你不要乱说。”

“真的，”我一脸的坏水，笑着回她：“那刚才是谁说，我们娘俩儿的，在我老爸怀里蹭了半天不出来，还说没什么，谁信！”

刘妈居然一扭腰，象个大姑娘似的，瞪了我一眼。

我乐颠颠地说：“要不要我帮你？我老爸那榆木疙瘩居然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真不是一般笨哪。我帮你，保证快、准、狠，过几天就成亲，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他榆木疙瘩？”刘妈奇怪地问，居然没反对。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就是猜的。你在这府里这么长时间，郎未娶，女未嫁的，刚才我这么说，你也没不承认，不是明摆着的吗？”

刘妈叫了一声，“上当了，你这丫头片子，往里拐我。”

“你要是愿意，我马上叫你娘，你不是占便宜了吗？”我笑着气她，“我要叫了？要叫了？”

“哎呀，你不要乱叫了，人家还没成亲，哪来的孩子，让人笑话死了。”刘妈又瞪了我一眼。

“那有什么难的，看我的。你说哪天行，咱就哪天拜堂成亲，不如，今晚就洞房花烛夜，怎么样？”我在她耳边说。

“太快了，人家没准备呢，”刘妈顺着我的话题走，一点儿都没反映过来，我就这么把她蒙了。

“那就后天，正好是个好日子，我出去准备了，你准备好嫁衣吧。”不等到她回答，我就跑出去了。第一时间，把这好消息告诉老爸了。老爸喜得发傻了，一直不回神儿，我推着他，顺着原路返回。好在没多去别的地方，不然，我还找不到小楼了呢。

磊和泉见我这么快就回来了，还带着个呆呆的陈叔，都好奇怪。我把事情一说，他们顿时笑得不行，互相取笑地说：“千万别惹然，要不，说不定啥时就让她给卖了，还得帮她数钱。”

第一天的工作，以办成一件婚事而结束，这大概是我没想过的吧。晚上，我坐在浴桶里，想着，这个婚礼怎么操办好呢?

第十七章 认了干爹再卖了他(二)

想着想着，我不禁傻笑起来，眯着眼儿，边往身上撩水，边斜吊着右嘴角，“嘿嘿”，我自语地说：“想当年，我爹妈结婚时没有我，我也没机会闹腾，这回可要好好地折腾折腾，把上次的遗憾用在这个爹身上。嘻嘻，哈哈~~”

正当我美个津儿的想着歪主意时，身边突然多个人，我刚“啊”了半声，一只手就捂住我的嘴，传来泉的声音：“你个小捣蛋，想什么这么入神？我本来以为你是故意想让我陪你一起洗澡才没往外撵我，敢情是我自做多情。说吧，你那小脑袋瓜子里在想什么鬼主意呢？”

“什么呀，我在想怎么能让老爸的婚礼让人过目不忘，与众不同，才没什么鬼主意呢。”一侧头，发现泉已经坐在浴桶里了，立刻叫了起来：“快出去，没见人家没洗完吗？一会儿再换你洗，出去了啦！”我不依地推着他。开玩笑，以现在的泉，我怎么能安心地跟他一起洗，非让他把我“就地正法”不可，他现在比磊危险多了，以前的安全感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不要，我不要嘛，”泉赖着不走，“磊说你给他洗得好舒服，那你得公平一些，我保证，我一定老老实实的，真的，你相信我。”泉一手向上举着，半开玩笑地发誓说。

“真的，你如果说话不算话，我就把磊喊来救我，到那时，你永远别想再让我跟你睡！”我威胁着，掐着他的耳朵说。

“真的，真的，来，我先帮你洗，”他赶紧溜须拍马地拿起浴巾忙活起来，而我也在脑子里继续刚才的想法。

换我给他洗了，我心不在焉地敷衍着，泉不满地说：“然，你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磊都说了，你按摩的技术非常棒，你瞧你在干什么？你都把浴巾按在我脸上了，你想把我憋死好和磊一起比翼双飞吗？”

我低头一看，乐得哈哈的，原来，我把泉的脸捏得走了形，一只手指头还下意识地在他鼻孔里挖呀挖的。连忙把手指头撤回来，不能自己地狂笑起来，“好、好笑噢，泉你好可爱呢，别、别生气，我这就将功赎罪，你转过身，我好好服侍还不行吗？”

为怕泉心存不满，我赶紧地讨好他，用心地帮他又洗又揉的，忙活了半天。好不容易，我们俩打打闹闹地出了浴室，泉又耍赖地躺在床上，说我刚才把他弄出内伤了，还得治治。

我为了晚上能安然无恙地睡觉，只好忍了，又为他做了个全身按摩，连头都没放过，把我又累出一身汗，这澡是白洗了。偷眼瞧瞧泉终于舒服地把眼闭上了，我又悄悄地回到浴室简单地冲了冲。说真的，我的按摩手法虽然不是专业出身，但我经常去那些专业的地方去体验，连我亲爹妈都叫好呢。

总算上床了，我眼一闭，瞬间就睡过去了。

我不知道的是，泉却睁开眼睛，就着月光深情地凝望着我，把凉被向上好好地拽了拽，轻轻在我额头上吻了吻，把我圈入他的怀里满足地叹了口气，心里暗想：磊是对的，这才是然，我不能用我的爱禁锢了她，她是与众不同的，即便是和磊一起拥有她，我也决不放手。想完，双手又往紧搂了搂，睡去了。

凌晨，我从一阵隐隐的疼痛中醒来，揉了揉肚子，忽然想起，是每月的那三天到了。哦，真是的，让我感到有些沮丧，好在只有三天，又不多。把泉的手挪开，踮着脚下地，轻轻地从包里找出卫生棉，到浴室里处理好，又轻轻地爬上床，缓缓地趴下，嗯，舒服多了。

泉闭着眼，把我搂过来并翻过身，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一股暖流由下腹徐徐传入。我捺闷地看了看泉，泉依旧闭着眼，却轻声地说：“好些了吗？傻丫头，不舒服就告诉我，难道我这些年白活了

吗？连这都不懂。”还在我脸上亲了一下，真让我想像不到，一直以为磊更细心，没想到泉也有这么感性的一面。我往泉的怀里窝了窝，又睡着了。

伸了个懒腰，我满足地打着哈欠从床上爬起来，看看泉已经不在身边了，就光着脚下了床，还没走到脸盆边儿，就被人从后面抱了起来。一回头，是磊，他正不满地瞪着我，让我摸不着头脑。

“还瞅，信不信我打你屁股。”磊横了我一眼，“自己是什么情况还让人提醒吗？你呀，也不知道是聪明还是糊涂。”

哦，天哪，这事儿难道还要人尽皆知不成吗？我无语仰望苍天，叹了一口气。

磊好笑地揉了揉我的头发，把毛巾（我自己带来的）弄湿递过来。

“不会吧？就为这事儿，我连洗脸都不能自己洗了？”我不敢相信地看着磊，“我今天还要忙活老爸的婚事呢，你们不能软禁我。”

“想到哪去了，”磊好笑地说：“看来，我不能对你太好了，免得你误会。你想干嘛就干嘛，快把你的小狗脸儿擦擦，吃过饭，想去哪都行，当我是什么人哪。”

我一听，把心放进肚子里。愉快地用过早餐后，哼着小曲儿就出门了。

顺着昨天的道儿，我一路无碍地来到刘妈的地段，老远地大喊：“刘妈，我来了，给我点儿好吃的吧！”

刘妈“噌”地窜了出来，把我吓了一跳。只见她脸儿红扑扑的，冲上来一把把我的耳朵捏住，连声说道：“都是你，都是你干的好事儿，我从昨晚就没消停，现在你既然主动送上门来，我就不会轻放了你这个鬼丫头。”

“哎哟，疼啊，娘，儿子没惹事儿呀，”我高叫着，心想：让人听到我是女生，那还得了，谣言不满天飞了。“什么事儿，您说，儿子我一定照办，瞧瞧您现在这样儿，老爸看到能好吗？您得注意影响啊，先放手好吗？”

一抬头，见老爸正从门里走出来，一脸的不好意思，挠挠头，想为我说情，又不知说些什么。

“噢，我知道了，怪不得说从昨晚就没消停，敢情是老爸你昨晚就把她正法了吧？不是我说呀，昨天我就说晚上入洞房，瞧瞧，现在还说什么，生米煮成熟饭了，我说老爸，这么多年都等了，怎么还这么心急如焚的。我正想来说说，昨晚我想了半宿的好主意，现在用不上了。我这是为谁愁的呢？这耳朵现在还在掐着，老爸，您这是有了媳妇忘了儿呀！”我委屈地直嚷嚷。

耳朵上的手瞬间消失了，刘妈一跺脚，脸红的象要滴血了，手一指老爸和我，气得直喘，把那丰胸颤得象要从衣服里爆出来似的。“你们这爷俩儿，没这么欺负人的，联合一起来气我，我怎么这么命苦呢？”说完，自己想明白了，又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卟哧一笑百媚生地说：“真是让我气死了。然儿，你不要乱说，他那么老实的人怎么会那样做？我是说，他从昨晚就在我这儿逼着我问，让我说想要什么聘礼。我说不要，他就不依不饶的，今儿一早又来。你说，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成亲后，再添不就成了吗？干什么这么急呢，时间也不多了。你劝劝他吧。你们爷俩真是一个样儿，磨人精。“

“嘿嘿，我不是急吗？”老爸在一旁低眉搭眼儿地说，还偷瞭了一眼那丰胸，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我晃了过去，没大没小地一拍老爸的肩，低声说：“我还以为你昨晚就上了呢？现在偷瞅什么呢？昨晚怎么不大胆点儿？”说得老爸老脸都红了，我这才饶了他，谁叫他一早就让我的耳朵被扭得死疼的，还得意洋洋地看着他的老红脸。

刘妈一看，好像爹吃儿子亏了，心里倒不忍了，过来打岔儿说：“老陈，你忙你的去吧，不用管我们了。”说完，拉着我的手就要进屋。

我在后面小声说：“心疼了？谁让你刚才那么使劲儿，现在还疼呢，你怎么补偿我？”

“你呀，”刘妈回头点了一下我的头，“你个鬼灵精儿，是我不好，行不行？你说吧，想要什么？”

“要个小弟，还有个小妹，最好是各二个才好玩。”我坏笑地说道。

“你当我是母猪哇，一口气就生那么多。”刘妈嗔怪地笑着说，转身拿过来一块红枣糕，“给，尝尝看。我刚才摸你的手好凉，这个补气

的，爱吃的话，一会儿多拿些。”

“这还差不多，有当娘的意思了。”我一边大口吃着，一边说：“昨晚没白想让你们有个与众不同、大胆刺激的婚礼，值了。”

刘妈白了我一眼，“没个正吊儿，一切有他呢，你就别忙活了，跟我说会儿话吧。刚才，你在外面那么大声说自己是儿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呀，他也不知道吗？”

“嗯，老爸不知道，你先别说，拿我当儿子吧。”我一口气吃完糕点，打了个嗝，“要水。”

刘妈好笑地倒了杯茶，递了过来。

我一饮而尽，摸了摸肚子，走到刘妈的后面一把搂住她，她比我矮上半头，双手不怀好意地圈着她腰，一边说一边往上慢慢地滑着：“刚才，老爸看你的眼神都直了呢，知道他看哪吗？”

刘妈不好意思地问：“哪儿呀，我没好意思看。”

“就是这儿。”我的手突然往上一抓，捏了她丰胸好几下，手感真好，又煊又软的，怪不得泉和磊都爱摸我的呢。

刘妈刚一叫，我“嗖”地窜了出去，一边笑着说：“我先帮老爸过过关，免得以后没机会了。”

刘妈在后面怪叫着：“臭小子，捏了你耳朵就这么报复我，看我再给你好吃的才怪。”

第十八章 认了干爹再卖了他(三)

我一口气跑回小楼，气喘吁吁地进了门，跑上楼，两个房间都转了一圈，没人。转身又跑下去，想了想，他俩能上哪呢？上前院办公了吧。正好还没去过，走一趟吧。

我平息了一下，一本正经地往前院走去。我在小楼上早就看过前院的位置，所以大致还能找到。

晃晃悠悠地来到前院。哇，真不是盖的，好壮观耶！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一路走马观花，看得迷迷登登的，早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反正是在泉家，我也不担心，随意地看来看去。

正逛得有点累时，一个声音传过来，“喂，你是谁，谁允许你在这儿随随便便地走的？快说，不然的话~~”我回头一看，是个白面书生似的小伙儿，正冲我大叫，我接过话头说：“不然怎么样呢？”

他有些吃惊，心说：没见过这人，瞧着怎么这么怪呢？看不出是男是女，像个少年，眼神又像少女，难道是传说中的双性人？不能啊，那只有传闻罢了。

“你是谁？从哪儿来？要找谁？”一连串的问题冒了出来。

“停、停，这么多问题让我回答哪个？”我连连摆手，让他停下，“我只能说，我从里院来，是管家的干儿子，来找少爷，我走累了，你现在带我去见少爷吧。愣着干什么，前面带路，快走。”

我走到他跟前，用眼神告诉他：听话，不然有你好瞧的。

大概是我的眼神太~~了吧，总之，他想了想，转身向后走去，不管我有没有跟上。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做什么的？今年多大了？有没有成亲？~~”我走在后面，嘴里不停的问。

“到了，少爷在里面。”他转身就走，一句费话都没有。

我呵呵一乐，冲他的背影怪叫道：“谢了，朋友，下次见到我别那么多问题就好。”

他唰地转过身，一脸的不可思议，颤音地说：“你刚才那么多问题，就是嫌我一开始问的问题多才这么折磨我的？”

“嗯，就这么简单。”我一抑头，再肯定地点了下头。

他愣头愣脑地看了我一会儿，突然瞬间消失。

我捧腹大笑了半天，才转过身，向身后的建筑物打量了起来。

我站在一个小月亮门前，看得出是个小角门，顺着甬道走进去，是一个青石砖铺成的大院，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三层楼，高大雄伟，它的对面是对开的红漆大门，我的正前方是一列平房，门开着，能看到里面有很多的桌椅板凳，似乎是待宾室，都是红砖碧瓦的十分气派，一些人井然有序地各司其职，似乎训练有素。

这时，我听见主楼里传出异常的声音，好象是个女人，声音妩媚。奇怪了，听来不象是谈生意的意思，语音中有股幽怨的意味。

我脚下一拐，好奇心又来报到了，也不管偶尔路过的人向我投来的好奇眼光，走到主楼的大门前，侧身仔细地听（墙角儿）。

妩媚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发嗲地说："我说了这么多，难道泉少今晚真的不来吗？牡丹可是想您想得紧呢，我这就回去备下酒席等您的大驾，您就来吧。"

泉的声音有些不耐，"我没有时间，而且也不觉得跟你有熟到这种地步，请回吧，不送。"

我一听，牡丹，这不是磊说的那个花魁吗？有意思，都追上门来了，泉还硬掰说跟人家不熟。

我轻咳一声，迈着方步走了进去，泉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我眼一瞄，看磊在泉的旁边坐着，一付看好戏的样子。我心里一转，想：一定是我刚才的笑声太大了，他们都听见了，所以泉着急地想把这女人打发掉，那不是没意思了吗？

一阵香气迎面扑来，我打了个喷嚏，抬头一看，那女人正要从我身边走过，我连忙说："姑娘，请留步。"

她站定了，侧转身看了我一眼，娇滴滴地说："公子有事儿吗？"

我低头瞅了瞅自己的衣服，穿得还满像公子哥儿的，抬头看着她说："姑娘就是花魁牡丹吗？"

她嫣然一笑，点了下头，真是千娇百媚呀。

我回头看了泉一眼，他已经有些坐立不安了。我冲他一笑，他差点儿从椅子上滑下来。

我把视线定在牡丹身上，笑着说："闻名不如见面那，牡丹姑娘的大名，在下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果然不出所料，真是人比花娇呀。"

好听的话，谁都爱听。牡丹听完，果然笑得更是卖力，勾魂的双眼斜睨着我，身体渐渐向我靠来，低声说："爷儿好面生啊，长得这么俊俏，怎么没来我那儿？请问您是~~"

"哦，我是跟泉少爷结拜的小弟，我就是从二位兄长那里听说姑娘的大名，果然美艳非凡。不如，今晚月上柳枝时，一起喝杯酒如何？"

"那好，我就恭迎大驾了，告辞了。"她又冲我一笑，如微风拂柳地飘走了。

"果真不同凡响，连走路的姿势都这样诱人那！"我感叹地点了点头，转身向磊走去。

“我累了，也渴了，腿也酸了。”我一屁股挤坐进磊的大椅子里，跟磊的大腿紧挨着，也不瞅泉。

“水来了，快喝吧，来，我给你捶捶腿。”泉主动极了。

“哎哟，这可不敢劳您大驾，我才是小厮，您这样，可让我怎么活呀？”我嘴里阴阳怪气地说，还把腿放在磊的腿上。磊识相地连忙捶起来，我对磊说：“今晚，我已经人约黄昏后了，就不陪你吃饭了。有什么事儿，我回来再说。”

我想了想，又说：“要是我不回来了，你帮我准备些首饰什么的，明天我老爸成亲，我要用的，是给小娘准备的，不可太寒酸了。”

磊只是笑，也不接话，接着给我捶腿。

泉走到门口，想了想，又转身回来，叹了口气，说：“你别生气了，我不是让她走了吗？你干嘛还要去那种地方？”

“不是你以前说过的，要带我去吗？现在，我不用你带就有人邀请我，难道不好吗？”我奇怪地问。

泉的脸有些发青，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想了半天，冲楼上喊：“天胜，下来一趟。”

蹬蹬蹬地走下来一个年青人，一身青色的儒装，面目俊朗，手里拿着个帐本，一边走一边说：“师兄，有事吗？”

“你准备些首饰，要送给刘妈的，现在就去取一些来，我马上用。”泉想了想，说：“明天，陈叔成亲的事还差什么了，那个小跨院收拾妥了吗？”

天胜想了想，说：“基本没问题了，就是不知道礼堂摆在哪好，都来多少人，用不用派发请柬。”

“不用，都是自家人，你看哪好，定下来就行。告诉佣人们来吃喜酒就好，我们自家人热闹一下就好了。”泉又说：“你先给我把首饰拿来，这就去吧。哦，对了，我给你介绍个人。”

“然，这是我师弟，叫李天胜，现在帮我管帐，有了他，我省心多了。”又回头对天胜说：“天胜，这是然，跟我一起回来的，有些事以后再说。”

天胜一听，先是怔了一下，随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点点头，转身走了。

泉过来拉我，我一拍他的手，拉着磊起来说：“我饿了，磊，我们回去吃午饭吧。”也不看泉，拽着磊就走，泉只好跟在后面，一声不响的。

吃过午饭，我小憩了一下，搂着磊睡了一会儿。

睡醒了，睁眼一看，怎么是泉在我身边呢，磊不见了踪影。我刚要下床，泉把我搂住不放，头靠着我的颈窝，无耐地叹了口气。

我的心里也不好受，想想自己也不应该发这无名之火。自己找台阶下吧，说：“首饰拿来了吗？”

“嗯，在那边。”泉有气无力地说。

“那你晚上跟我去不去？”我又问。

“你一定要去吗？”泉无耐地说，“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也一样，为这样不相干的人生气值得吗？”

“那人家都找上门来了，你说值不值得？难道要让我不战而退吗？”我不服气地说。

“根本不用战，我的心里又没有她，战什么战？”泉把我的脸转过来，深情地说：“那样的女人怎么会吸引我的目光，你不要多心。”

“可我也得打消别人惦记你的念头，不然，不是没有消停日子好过了吗？”我看着他，眼里坚定地说：“我当然知道那种女人你看不上，可我也不能让她惦记着，明白吗？我的人我自己惦记着，不麻烦别人，我没这习惯。”

“我要去给刘妈送首饰了，先走了。晚上你要去的话，一起吧。”我起身拿了首饰盒就走了。

晚上，磊和泉居然都要跟我去，我们还带着天胜，浩浩荡荡地来到醉仙阁。

牡丹一看，来这么多人，笑得越发的灿烂，象只花蝴蝶似的，在我们之间周旋。有时趁着倒酒的机会，在泉的身上乱蹭，泉一脸的不悦。

呵，欺负到头上了，怎能再忍？我装着有些醉，一步三摇地走到牡丹身边，手一颤，酒就从她胸口处倒下去了，嘴里还说："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今天我就给你浇些水吧，让你更娇艳些。"手在她胸口一顿乱摸，手一滑，顺势将她外面的罩衫给扯了，身上就剩了个肚兜儿。

牡丹怪叫一声，就想往泉的怀里穿，我炉火中烧，猛地一扑，"嗵"地一声，我们一起掉进了赏月亭外的水池中。

泉一个猛子就扎进水里，把我捞了起来，这时，牡丹的贴身丫头才反应过来，一阵狂喊，叫来一些人，七手八脚地把牡丹救了上来。

我不顾湿着的衣服，跑到牡丹跟前，一把抱住她，大喊着："牡丹，牡丹，你没事儿吧，"又突然大叫："啊，鬼呀，这是谁，怎么这么吓人呢？"

只见牡丹，发也乱了，脸上的粉也掉了，画的眉也糊成一团了，脸色苍白，嘴唇发紫，还抖得象筛糠。她象见了鬼似的，冲着我大叫："你快走，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你是个魔鬼，看见你，我就倒霉，你快走，再也不要来了！"

"啊，你是牡丹？你是牡丹！可我喜欢你呀，我还想给你赎身，把你娶回去做七姨太呢！我就住在泉家里，你一定要来看我呀，我等你，一定要来呀，不见不散！"我满嘴跑火车地说道。

牡丹头也不回地跑掉了，连鞋掉了都不顾，狼狈极了。

我扭回头，故做无知状地问："牡丹怎么了，好像受什么刺激了，不要紧吧？"

天胜用手搓了搓笑抽筋儿的脸，一手指着我说："你是个魔鬼，我可不要跟你打交道。"说完，带头走了。

磊过来，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包住我，又抱起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我有个小师妹，你看见时可不许这么胡闹，她人很好的，一定能跟你处得来。"

我多了个心眼儿，问："也是这种情况吗？"

磊笑道：“没这么厉害，不过，三师弟喜欢她。”

我没说什么，脑子里想：看来，我的情敌还不少呢。

泉一路上一声不响，回到家，从磊的手里接过我，把我放在他的腿上“啪啪”地打了我二下，我闷哼了一下，咬牙挺了下来。屁股上火辣辣的，这个疼。磊一把把我抢了过来，冲泉说：“你疯了，然是有点过火，可她身上不舒服，你这么使劲打她，会把她打坏的。”

泉闷声说：“就是因为她身上不舒服，她还这么做，万一被冷水激着了，不是得大病一场。我这次不打她，她下次不定惹出什么祸来。刚才，她掉下水时，我的心都停止跳动了。不打她，我就爆炸了。”

我本来一直憋着，忍着，不想掉泪，可听泉这么一说，眼泪怎么也忍不住了，哗啦啦的流了满脸，委屈地哭出声来，身上还一抽一抽的。

磊叹了口气，把我的湿衣服脱了下来，让人送来了热水，把我扔进浴桶里。好在是第一天，量不多，还能洗洗。洗完后，磊让泉也去洗一洗，泉走了出去。磊把我搂上床，用手在我小腹上象泉那样给我活血，又在我的屁股上摸了些消肿的药膏。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十九章 认了干爹再卖了他(四)

今天是老爸成亲的好日子，我一大早的就起来了，翻箱倒柜地找合适的衣服。磊这时走了进来，手里捧着套衣服，见我埋头在衣柜前正折腾着，把手上的衣服递了过来。

“试试看，合不合身。”磊动手帮着我一起穿戴。

“正合适耶，”我低头瞅着身上的衣服，“好漂亮，好喜庆，”我又转了一圈儿，一抬眼看见磊的衣服，“哇，跟磊的衣服是一个款式，好象情侣衫呢！”我兴奋地围着磊转了好几圈。

“磊，我象你一样那么帅吗？看你穿得好有型，我也是吗？”

“当然，你是谁呀，走吧，泉在下面等着呢。”磊拉起我的手，就要走。

我往后一挣，立在原地没动。

磊回过身来，看了看我，搂着我的肩膀说：“还生气呢，泉他也是担心你，他的心里也不好受。这套衣服是泉提前让人赶制出来的，你

就原谅他吧。”

我低下头说：“我不是生气他打我，我知道他是为我好，是有点儿不好意思见他，不知道他还生不生气。”

磊轻拍一下我的屁股，我一叫：“哎呀，好疼！人家还没好呢！”

磊哈哈一笑，亲了我一下，抱起我就往楼下走，边走边大声地说：“泉，快来看看，然还不能走呢，屁股还疼着呢！”

我红着脸，捶着磊，小声地说：“你好讨厌，人家在不好意思，你倒是当成笑话了。快放下，不然我不理你了，泉会笑人家的。”

“然这么严重吗？”泉的声音传来，我一看，已经到楼下了。泉穿着和我们一样的衣服，看惯泉一身白，突然换成和我们一样的淡橙色，突显他的玉树临风，更加俊俏，脸上还满是担忧之色。

我把头埋进磊的颈窝，不好意思抬头。

泉把我接过来，低声说：“我打得太狠了吧，原谅我吧，一定没下回了，我只是怕你再出现什么危险。”

我轻瞭一下泉，见他满脸的自责，低下头说：“也不太疼，只是不好意思看见你，不知道你还生不生气。你把我放下吧，总不能让你抱我一天，别人看到会说闲话的。”

“那我就公布真相好了，”泉低下头吻了我一下，“好久没亲你了，真想念呀。”

“不行，”我拍拍他肩膀，让他放我下来，“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这样我可不干。”

“啊，等一下了，我还有东西没拿呢，”我跳下来地来，跑上楼去。一用劲儿，屁股又疼了，只好边捂着边跑。

磊和泉在后面一起哈哈大笑，磊捶了泉一下，说：“看来，你把然打得太狠了，可别再有下次了，不然我可不干了。”

泉用手揉了揉磊打疼的地方，苦笑着说：“还下次呢，就这次，我的心都提心吊胆的，昨晚一宿没睡好，怕然不原谅我，怎么敢还有下次，别开玩笑了。”

我蹬蹬地跑下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气喘吁吁地说：“啊，走吧，不带上它，我不是白准备了嘛。”

磊好奇地问："什么东西这么重要？你昨天不是把礼物都送去了吗？"

我得意地说："这可是让老爸他们的[性]福生活展开良好开端的关键呢，我精心准备的哟！"故作玄虚地看了他一眼，带头走了。

由于婚宴要在傍晚开始，所以，我要求一过晌午就来个结婚仪式。我和他们分手各自忙去了。

我轻快地来到刘妈的小屋，哇，一屋子的人，女人，那个乱哟~~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可女人一多，那绝对是一群鸭子，叽叽喳喳的声音把我的耳朵都要震聋了。

我大喝一声："都闭嘴！"

嗯，我满意地点点头，这些姑娘、媳妇儿的立刻安静下来，愣眉愣眼儿地瞅着我。

"现在，听我的指令，都安静地干自己分配到的事儿。"我装出威严来，"化妆的事儿，谁负责？"

二位小媳妇儿举了下手，"是我们，有事儿吗？"

"你们静静地做事儿，不要高声，"我一挥手，"去吧。"

"谁负责拿东西？也举下手。"我接着问。

三只小手举了起来，是三个年纪不大的丫头，一脸的忐忑不安。

"你们现在就把收拾好的东西拿到我老爸的小院儿去，不要大声喧哗，这么嚣噪，以后怎么给你们找婆家。"我缓和下来，说"好了，现在就过去吧，到了那儿，就不用回来了，问问天胜还有什么事儿可做。"

我看了看，屋里还有一位长得秀气的姑娘，比那几个丫头看着大一些，也稳重些，走过去，微笑地问："请问美女，你是做什么的？"

她吃惊地看了看我，不明白怎么突然这么和气了，没说话。

刘妈这时看见我了，摆手招呼我过去："然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芸娘，是负责府里的制衣刺绣的主事。我身上的嫁衣就是她带人做出来了，包括你的衣服，都是她领着那些绣工连夜赶制的。"

回头又对芸娘说："芸娘，这是然儿，是你陈叔的干儿子，是个讨人喜欢的好孩子，你们多亲近亲近，这孩子也没有亲人了，怪可怜儿

的。你们一定要好好相处啊。”

“这么说，这位美女也是一个人了？”我亲热地拉起她的小手，捏了一下，真是软呐，还没过瘾，她吓得脸一红，忙把手收了回去。躲在刘妈身边。

刘妈笑着说：“然儿，又淘气了，真是不知说你什么好。她很怕羞的，不许你胡来。”回头冲芸娘笑着说：“别怕，然儿就是这脾气，惯了就好了。你把然儿当成自家兄弟姐妹的，就行了，然儿跟我也是没大没小的，大概是太久没有亲人了，太腻人。你放轻松些就好，别太在意。”

“小娘，你还真是了解我呢，”我知道刘妈这是暗示芸娘，我的身份有内情，看来她们的关系很好。

“什么小娘？”刘妈笑着打了我一下，“要么就叫娘，要么就叫刘妈，叫小娘这么难听。”

“可你这么年轻又漂亮，叫娘把你都叫老了，不叫娘，老爸又不会原谅我，说不定还要打我嘞！”我过去搂着刘妈的小腰，撒娇地说：“就叫小娘好不好？这是我想了一宿的，想叫小妈，又怕别人以为你是老爸的小老婆，还是叫小娘正经些。”

刘妈拿我没不办法，只好同意了。

芸娘瞅了瞅我身上的衣服，若有所思，低下头，不说话。

忙活了半天，刘妈的装扮终于弄好了，看看天，时辰也快到了。我让那两个小媳妇儿去把老爸找来，说是有事儿。

一会儿，老爸穿着大红大紫的新郎服颠颠地小跑着过来了。

我笑着说：“老爸，你还真是急呀？我老家有些传统的结婚礼仪对夫妻以后的生活有好的帮助哟，你要不要去做？”

老爸红着脸，连连点头：“做，一定做，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我看了看刘妈，眉毛挑了挑，刘妈也点点头。我满意地说：“那一会儿，你们就都听我的，如果有一样做不到，以后有什么事可别说我不负责呀，先说好了，是你们要求的。”

他们一起点头。

我装作很有经验地说："首先，新娘子在入洞房前，脚不能沾地，否则不利于怀胎。再有，一会儿到礼堂时，还有一些仪式需要你们互相合作才能完成，一样完不成，怕以后的婚姻生活不幸福，你们有信心做到吗？"

说完这些，看了看他们，见他们一脸郑重地点头，我的心里就开始偷笑,然后接着说："最后，我们那儿酒宴一开始，新郎新娘就要挨桌给来的客人敬酒，说些客气的话来谢谢大家光临。"

老爸想了想说："然儿，你不是说她不能下地走吗？"

"你不会抱着她吗？"我坏坏地说："你不会是不行了吧？这怎么能让小娘幸福呢！"

老爸不好意思地说："当然不是，我的身体棒着呢！可是，一直这么抱着，我怕我也有点吃不消。"

"你好笨，不会累的时候，把小娘放到椅子上吗？"我还突然灵光一闪地说："这还有个好处，就是你们敬酒时要有伴郎伴娘在后面跟着给客人倒酒，还要陪客人一起喝，每位客人都只喝一杯。你抱着小娘不用喝，这样，晚上洞房时就不会醉了，小娘也不会埋怨你了，一举两得。"

老爸一听，眼睛一亮，豪气地说："拼了，为了不喝酒，我一直抱着。"

刘妈一听，脸红得跟桃似的。

在我的鼓吹下，老爸抱着刘妈，我拉着芸娘的手（她不让，我抓着不放，没办法，我的劲儿更大些）一路浩浩荡荡地来到礼堂。

我跑到最前面，手里依然拉着芸娘不放。我得先去跟泉他们通融一下，让我的计划无障碍地执行。

第二十章 认了干爹再卖了他(五)

当老爸抱着刘妈一进来时，我高声喊："新人进入礼堂，奏乐！"一阵迎亲的古乐响了起来，虽然跟婚礼进行曲差些，但也对付了。

大家看到老爸抱着刘妈走了进来，都新奇的大笑起来。老爸以为是大家在为他们高兴呢，还频频地对大家点头示意。

磊和泉也笑得合不拢嘴，我强忍住笑意，继续着，尽管肚子里都已经笑抽筋儿了。

“接下来，请新人到台前来，由我这个媒人来为大家做一个简短的贺词。”我一脸的镇定自若，“请大家稍稍静一静，不要太热情过头了，免得耽误时间。”

大家终于安静下来，新人也走到台上，老爸依然抱着刘妈，看来，力气还有很多嘛。

我大声地介绍着：“眼前这位相貌堂堂、仪表不凡的新郎官就是我的老爸，怀里这位娇小可人、貌美如花的新娘就是大家仰慕已久的刘妈，今天是他们二位的大喜日子。在我不懈地努力下，在洞悉老爸每天晚上为啥儿睡不着觉的时候，力挽狂澜，快刀斩乱麻地为他们定下了重大决定，就是今天一定让我老爸不再孤枕难眠，让刘妈不再苦苦等待，”我抽空看了一眼台下，众人正捂着嘴强忍着笑，有的人已经在微微地抽搐了，还有的人一边捂着嘴一边擦着笑出来的泪水。

我满意地点点头，接着说：“谢谢大家的支持，一会儿我会让大家有发泄的机会的。”

老爸还以为大家是被感动的，又连连给大家鞠躬。

“在这庄严的时刻，我宣布结婚礼仪正式开始。第一项，平平安安。”我从准备好的小盒里拿出一个系了根红线的苹果，让人给我取来一个木凳，我站了上去，手抬高，拽着红线，下面坠着那个苹果。

“什么是平平安安呢？”我望了一眼台下，大家正莫名地瞅着我，“看到这个苹果了吗？这就是二位新人要一起咬的这个苹果，为什么要用线吊着呢？这说明生活是不稳定的，需要他们共同努力才能平安到白头。我数一、二、三，请二位新人一起张嘴，好，开始。”

只见老爸大嘴一张，冲着苹果就开咬，刘妈一脸的红，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我手里轻动，苹果就荡了出去。老爸收不住嘴，“啵”地亲上了刘妈的脸。大家轰堂大笑，老爸美滋滋儿地看着刘妈的红脸笑了。刘妈捶了一下他，他才反映过来，不满地说：“然儿，你怎么把苹果弄走了？”

“这个苹果是要一起吃的才有用，你一个人吃到了，不是说我小娘不想跟你平安到白头吗？你还怪我，我这是为了你好呀。”我委屈地说，老爸果然对刘妈说：“你别不好意思，这是为了咱们好呀，一起来吧。”刘妈轻轻地点了下头。

第二次，他们顺利地吃到了苹果，大家也看得津津有味。

“第二项，甜甜蜜蜜。”我拿出绑好的一块巧克力，同样地悬在他们的嘴边，“吃了这个东西，你们的嘴里都会有甜甜蜜蜜的感觉，但是，记住一点，不能让它有一点儿掉到地上，否则的话，这甜蜜就不圆满了。”

老爸这回可小心了，真怕有掉下的，刘妈红着脸把它咬上时，老爸突然往前一使劲儿，把唇紧紧地贴上刘妈的唇，把剩下的一口全吞下。大家热烈鼓掌，笑得东摇西晃的。

“第三项，早生贵子。”我把最后一个道具拿出来，悬了上去，并且说，“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粒松子象征着送子，这次要老爸把它送进小娘的嘴里，喂小娘吃。但是你要注意，这松子很滑还很小，一个不小心就掉了，你必须稳稳当当地把它送进小娘的嘴里，还要把线给解开，不然小娘把线就给吞下去了。”

前面都好做，难的是把线给解开。老爸听话地把松子含在嘴里，紧紧地吻住刘妈的小嘴，老爸的大舌头一伸进去，就把她的嘴给填满了，刘妈的双眼紧闭着，不敢看向老爸。

老爸立刻精神恍惚了，做着男人的本职工作。

这时，全场人声顶沸了，男人们哈哈大笑，小媳妇儿们捂着嘴红着脸儿的轻笑，少女们羞得用手把脸蒙上了，有些大胆的，把手指撬个缝儿偷看着。

我的眼睛一划拉，看见天胜红着脸正瞅着芸娘一个劲儿地笑，芸娘已经羞得把身儿背过去了。我心里又有了好主意。

“老爸，”我贴着他的耳朵大声说：“你快干正事吧，把线解开好继续下去呀，不然你现在就入洞房吧。”

泉和磊一直在附近，听到后又一阵狂笑。

老爸总算回过神了，把剩下的工作做完了，红着老脸问我：“还有什么？”

我清了清嗓子，高声地说：“请大家静一静，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好一会儿，笑声终于小了下来，我接着说：“请大家自愿举手报名，有愿意做伴郎伴娘的，一会儿在酒宴开始，跟在二位新人后面给大家敬酒，负责为新郎挡酒。但是，这对伴郎伴娘有可能成为下一对结婚的新人。有情投意合的，请主动上来，多多益善。如果没有，我就随便点名了。”

我看了看台下，果然没人好意思举手，正合我意。

“既然如此，我就点名了，希望大家不要误会，这是我随意点的。”我看了看天胜，他一看我的眼神，觉得事儿不好，刚要跑，我就说：“天胜，别人我也叫不上来名字，你就来吧。”

天胜一脸的不情愿，旁边的人直推他，我一看，是那天给我带路的小伙子，他正讨好地冲我一笑，双手一用力，天胜就冲出来了。

我领情地冲他一笑。

“天胜，既然你这么热情，我也不让你失望，找一个美女跟你配合。”我冲他一挤眼儿，说“芸娘，我也不认识别的美女，你跟我小娘的关系这么好，这点儿忙应该会帮吧？来，别害羞了，快上来吧！”

芸娘说什么也不上来，有几个大胆的丫头在后面把她簇拥了上来。她走到前面，用哀怨的眼神瞟了我身边的泉一眼，低头过去了。

我顺着她的眼神看了泉一眼，泉马上无辜地冲我摇头，一脸的莫名状。我冲他轻挑一下左眉，他的脸色立刻就变了，磊在一旁轻笑，泉用脚踩了一下磊，磊把头转了过去。

我心里有了谱儿，看来，又是泉的烂帐。

这时，闹了一下午，大家的肚子也都饿了，酒宴提前上桌了，泉的一声：“大家尽情地吃吧。”各种咀嚼的声音马上响了起来。

天胜喜滋滋地拉着不情不愿的芸娘跟在二位新人后面挨桌地开始敬酒。

我也累了，坐在磊的旁边，磊细心地给我布着菜。泉在一边陪着小心，不时地看着我的脸色。

我一脸看不透的表情，让泉如坐针毡。吃饱喝得了，我又起身向台上走去。向下看了看，敬酒的也敬得差不多了，后面陪酒的天胜，

小脸儿也红扑扑了，有点儿上晃了。

我清了清嗓子，大家都把目光看向我，不知道我又有什么新花样了，都很期待地仰起脸。我庄重地说："请大家先放过我老爸他们，毕竟累了一天了，为了晚上让他老人家能有精力入洞房，我为大家唱一首歌，同时也是为二位新人多年恋情献上最真诚的祝福。请老爸小娘入座歇一歇，吃些酒菜。"

虽然，我说的理由让大家又哄笑了半天，但老爸还是感激地冲我直点头，毕竟体力再好也架不住这么抱啊。

我让人把刚才乐队用的大鼓搬上台，对乐师们说："我唱的这首歌，你们都没听过，有谁能跟上，就自己发挥，我在台上自己打点儿。你们的声音别把我压下去就行。"

我把会唱的歌想了一遍，今天的嗓子有些沙哑，昨晚哭过再加上今天又说了那么多话，应该适合唱《死了都要爱》。

"诸位，我这首歌是唱给爱人的，请你们认真地听。"

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

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

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宇宙毁灭心还在。

把每天当成是末日还相爱，

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

不理会，别人是看好或看坏，

只要你勇敢跟我来。

爱，不用刻意安排，

凭感觉去亲吻相拥，就会很愉快，

享受现在，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

许多奇迹，我们相信才会存在。

穷途未路都要爱，不极度浪漫不痛快，

发会雪白，土会掩埋，思念不腐坏，

到绝路都要爱，不天荒地老不痛快，

不怕热爱变火海，爱到沸腾才精彩。

我激昂高亢的歌声消失很久，台下依然静寂一片，而我自己也沉浸在其中，不能自己地流下热泪，感到有两双目光如痴地望着我，抬起的头缓缓低下，睁眼一看，是泉和磊，他们的脸上充满感情，眼里湿湿的，时间停止在那一刻。

不知多久，第一声掌声响起，随即越来越多的加入声，汇成一片，大家都一脸的感动，双手拍得通红也不舍得停下来，我深鞠一躬，顺手将脸上的泪水抹去。

我把双手向下一压，掌声渐渐小了，我热切地看着大家，鼓动他们："各位，我现丑了，这是我抛砖引玉，在我家乡，新人的婚礼上献歌的人越多，这对新人以后的生活就越美好。我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而且乐师们的功力都非常好，不然，我刚才也不能发挥得那么好。现在，谁是下一位的献歌者呢？"

我的眼神向下一看，有些年轻人在跃跃欲试，我更加把劲儿地说："这也是展现自己的好机会，心里有爱慕对象的人千万不能错过哟！机会难得。天胜，你先给大家做个样子吧！大家鼓掌欢迎。"

一阵掌声把已经喝得小脸通红的天胜拱上台，我功成身退地下台了。

有了天胜的开头，大家都十分的踊跃，连芸娘都被推上台，唱了一首，热闹的场景一直持续到深夜。我稍早时，让老爸已经抱着刘妈回去洞房花烛了。

我又挺了一会儿，趁着大家不注意，偷偷地溜出来，一步三摇地往老爸的新居晃去。我要去闹洞房了，没有别人的参与，一个人多清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一边怪笑着，一边里倒歪斜地走着。

看到了，老爸的洞房里还亮着，喜烛还没吹，时间刚刚好。

我也知道自己喝了点酒，怕弄出动静来，我四脚着地爬了过去。好不容易到了窗户下，我慢慢站起来，用舌头舔了舔窗纱，收回舌头，眯着眼儿，从湿的一块往里望去，正好看见老爸已经光了上身，刘妈也只穿了肚兜，在床上害羞地低着头。

我仰天无声地一笑，又得意地再往里看，只见老爸已经扑上去了，突然一只手把我的眼睛给蒙上了。谁在这关键时候这么讨厌？我

把那只手拽下来，使劲儿一咬，就听见后面的人“啊”了一声，是泉的声音。老爸在屋里大喝一声：“谁？”

就听见有声音传了出来，好象要冲出来了。泉一把抱住我，一边往后退，一边说：“陈叔，熄灯休息吧。”我挣扎着说：“别听他的，老爸，灯下观美人才更好看呀，千万别熄灯！”

老爸笑骂了声：“这混小子，不知道还有什么不敢干的事儿？连老爸的墙角都来听。”刘妈小声地在一边说着什么，已经听不清了，泉把我抱远了。

第二十一章 作大劲儿的报应

我被无情地背回了每天都要回来睡的小楼，英勇的个人突击被强迫地终止了。

上了楼，泉把我往床上一扔（有点像刘备扔阿斗），站在地上喘着粗气（被我气的）。

磊看我一身狼狈，小脸儿也红扑扑的，委屈地正瞪着泉的小样儿，怎么也憋不住地笑了出来。“然，你如果对洞房特别感兴趣的话，我相信会有人主动地跟你一起研究。”

“什么呀？”我白了磊一眼儿，“谁对那事儿感兴趣了，我只是想闹洞房嘛。我们那儿电视里经常这么演的，有什么不对吗？”眯着眼睛晃了晃头，我“咣”地往后一倒，睡着了。

泉和磊都吓了一跳，赶紧过来一看，互相笑得前仰后合的，原来是酒劲儿上来，没想到这么快就睡过去了。

两人也喝了不少酒，想了想一致决定先睡觉，一起爬上床，衣服也不换，拥着我就睡了。

头疼欲裂地醒过来，口渴得要命，一侧头见泉在床边上还睡着，用手推推他，没反映。想叫他，一开口，没发出声音，原来嗓子哑了，一定是昨天太疯，暂时失声了。我用全身仅有的一点力气，全部集中在右腿上，猛地踢出去，泉“咚”地一声掉下床。

过了一会儿，泉摇晃着从地上爬起来，脸上一副谁敢把我踹下来的表情，看到我的腿还在床边上搭拉着，欲哭无泪地瞅瞅我，眉毛微挑地用眼睛询问：是你吗？

我用半开的眼皮闭了一下，回答他：正是本人。

他双手一摊，肩向上一耸：为什么?

我抬起一只手指向我的嘴，无声地说：水。

泉有气无力地挪到桌边倒了杯水，又挪回来，勉强把我扶起，喂我喝完，用眼睛问我：还要吗?

我摇了一下头，把他拽过来，又倒在床上，继续睡。

当我们终于睡好时，已经日薄西山了，屋里被夕阳的余辉映得一片橙红。

磊和泉都已经洗过了，只有我一人还赖在床上不动。心里想：再也不喝那么多酒了，本来酒量就不好，哪象他们，有功夫在身酒醒得快，不象我这么难受。

正在床上自怨自艾的，泉过来，问我："然，想吃点儿什么？"

我摇摇头，转过来抬眼看向泉，无声地开口大笑。泉的额头还红肿着，下巴也有些破皮了。

泉双手掐着我的脖子，没用力地晃着："还笑，这不都是你干的?这下好了，这脸丢尽了。"

我干咳着，一点声都没发出来。

泉一摸我的头，吓了一跳，回头喊磊："大哥，快来，然好象病了，正发烧呢，嗓子也不对劲儿，"他回头问我："哑了吧？"我笑着点点头。

磊急速地过来，在我身上一阵翻哪摸的，我摆摆手，指指放我包的柜门。磊看明白了，回身取了过来。我从里面找出感冒药，倒了二片在手心上，泉把水端过来，我吃完又翻了一个身，睡了。

泉把府里的大夫找来，给我把完脉后，拿着大夫开的单子，亲自去抓药了。磊在我身边，不停地给我擦着汗，不断地喂我喝些水。

折腾了一宿，吃的药也管用了，出了好多汗后，我的烧退了。泉和磊一夜没睡，双眼都熬得通红的，下巴上的胡茬儿也冒出了头，有些落魄的性感。

我感动地看着他们，泉用手揉了揉我那已经象乱草似的头发，逗着我："不用这么感激涕零，只好你好了以后，一起跟我们研究研究什么是洞房就行了。天知道，我都成和尚了。"

我怪笑着，正在复声的粗哑嗓子低声说："那就请说说芸娘的事吧，我正好奇呢？"

泉的表情突然怔住了，没想到我居然还惦记着这事儿，有些无耐地说："什么事也没有。芸娘孤苦无依地流落到此被陈叔看到，陈叔可怜她，就收留了她。后来发现她的绣功很好，就让她当主事了。我可没对她有过非份之想，至于她怎么想我，那不在我的控制之内。"

我看了看他诚实的表情，点点头，又问："天胜呢？"

"他是我师弟，是个孤儿，被师父捡到收为徒弟。后来，我下山后，他也跟着来了。我见他头脑清晰，办事有条理，又细心，就让他负责管帐，已经在这待三年了。"

"他就没想过要出去历练一下吗？一般的习武之人不是都笑傲江湖的吗？"我好奇心又起来了。

"他是出去过，不过是他自己回来说要在我这儿长留的。"泉说道，"我也奇怪他怎么变化这么大了呢？"

"芸娘什么时候来的？"我问。

"三年前，"泉有些恍然大悟，"难道这其中有联系？"

"你还不笨到要死，"我抬手敲了一下他的头，"你真是不关心小师弟呀，自己每天风花雪月的。"

"我哪有，"泉委屈地说："我没你说得那么差好不好，去那种地方一般都是为了谈生意，没你想得那么色情。"

我一笑，"我身上好臭，要洗个澡，快去给我放水。"

泉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放过他，傻愣地说："你的想法转得太快了吧？我都跟不上了。"

"那我就继续刚才的话题，既然你要求，我可是从善如流呢。"我不怀好意地笑着说。

"我去放水了，"泉赶快拔腿就走。

磊和我一起笑了起来。

清洗过后，我精神多了，虽说才好些，但毕竟那只是小感冒，在我原来的年代，这不算什么大病，现在只是有些乏力。不过，有个让

人高兴点儿的事，就是我发现腰变瘦了，刚才用手捏了捏小泳圈，发现小多了，真是福从祸所依呀。

晃出来，一抬眼就看见磊瞅着我在愣神儿。

这小丫头怎么这么性感了呢？磊心想。就见我那已经长到过耳的头发有几缕儿正慵懒地贴着我的腮边，还向下滴着水珠儿，后边的发脚已长到脖根儿，原本就是刻意留了几缕儿的薄薄一层发尾服帖地粘住我的颈部，脸上的小肉肉也没那么圆了，松松垮垮的睡袍随意在身上挂着，稍低的圆领上露出一节诱人的皮肤，再下面是隐隐约约的酥胸在衣下轻颤，二粒圆状物将睡袍顶了起来~~~竟是那样的让人想入非非。

我无知无觉地走到磊面前，用手在他脸上一拍，“回神了，回神了，大鬼小鬼莫进来，嘻嘻~~”

磊猛地一把将我抱进他怀里，将头靠在我的颈窝处，大口地喘了几下，“然，你不知道你越来越吸引人了吗？以后不要再这样出来了，你这是残忍的考验哪。”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还有吸引力，好笑地说：“看来，你和泉憋得时间太长了吧？这样吧，我大方一些，今晚领你们去醉仙阁爽一爽，怎么样？”

磊的手往下一拍，打在我的屁股上，“讨厌的小鬼，什么都不懂，真是那样，到时你就不会那么大方了。傻丫头，来喝药吧，这可是泉亲自熬的，快喝吧，一会儿就凉了。”

“啊，我不喝，好苦的，我才不要咧，我已经好了，不用了~~”我一边叫着，一边跑上床，爬到最里边，才回头看向磊。

磊却已经端着药坐在床边，一副看你能跑到哪去的表情。

我的眼睛向四处乱瞟，寻找逃跑的可能性。

磊大手一伸，将我的一只脚抓住往他身边拽，另一只手将碗里的药倒进他的嘴里，然后把碗往旁边一扔不管了，俯下头，把我困在他身下，嘴可疑地向我的嘴印下来。

我的头左右乱晃，一刻不敢停，还把嘴闭得严严的，奋力地抵抗着。

磊用身体压住我，把空出来的双手固定在我的脸蛋上，见我的嘴闭得紧紧的，露出一丝坏笑，双手用力一挤，我的嘴就象小猪嘴儿一样噘起来，我急得直喊："唔噢，唔噢！"没办法，只能发出这样的小猪声。

磊闷笑着，趁我的嘴有了空隙，马上将他的唇压在我的上面，舌头瞬间地伸了进来，一股中药味在我嘴里漫延开来。

我依然不屈不挠地反抗着，瞪眼看着磊，不往下咽。

磊也不着急，用舌头在我的舌尖上划着圈儿，眼里满是笑意，一副看谁能靠过谁的表情。

我绝望地闭上眼，将那难喝的药水咽了下去，还不忘在磊的软肋上掐起一点儿皮，使劲地一扭，怎么能让磊就这么如愿了呢。

"啊，"磊大叫一声，放开我的唇，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你个小妖精，这么狠，好，看谁更狠！"

他猛地将我双手向上一扣，头就俯下来，一口将我的唇叼住，狠狠地吻着，将我嘴里的苦味都给吸走了。

我的心里暗乐：还有个免费去味儿的。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有问题。磊他没有要停止的意思，还把一只手空出来抚上我的胸。不会吧，我的睡袍下什么都没有哇，谁来救救我呀？我无声地祈祷着。

就在我也要溶化的紧急关头，泉的头突然悬在了头上。我欣喜若狂，猛冲他眨着眼，暗示他快救我。

他用眼睛询问我：真要我救你？

我拼命地眨着眼睛，目光祈求着。

磊发现了我的异常，抬头回顾一下，发现了泉，不满地呻吟了一声，主动地放开我，翻身下了床。

"我发现，我们还真是情敌耶，"磊无耐地对泉说："每次都是我们互相坏事儿。"

"没办法，"泉有些幸灾乐祸地说："我可是在院外就听见你的呼救声，心急火燎地跑回来解救你呢。刚才，为什么你的叫声那么凄惨呢，不然你现在不就如愿以偿了吗？"

磊这才想起来，连忙把上衣半脱，露出我刚才掐的地方一看，有个紫豆子，对泉说："看吧，这就是喂然吃药的后果，不然，我也不会

失控了。”

泉哈哈大笑，我一脸的不好意思，原来罪魁祸首是我。我低头在磊的紫豆子上亲了一下，磊的身子一抽，吸了口气，闷声说：“小妖精，还没惹够吗？”

我反应过来，红着脸说：“谁让你们都这么色情的，我又没别的意思。”

泉凑了过来，在我耳边低声说：“那是因为你没经验，要不，现在我们就来个大团圆吧，我们可是正常的男人哪。”

我把他的脸蛋掐住，咬牙切齿地说：“想都别想，我原来想，有机会要谈个五年恋爱才结婚的。现在，已经够破格了，我可不想那么快就被吃了，这才一个多月，你就熬不住了，看来你不是我的最佳选择，我要重新考虑。”

泉揉着脸，退到一边说：“算你狠！不过，五年的时间也太长了，只怕到时我和大哥都已经不行了，不是会影响你的[性]福吗？你总得把时间缩短一些吧。”

我不再理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了。

第二十二章 初遇华少

我换好了衣服，端着小娘给我送来的红豆糕，跟他们说一声：“我去透透气。”不理会他们杀人般的目光，洒脱地走下楼，向荷花池走去。

一路慢踱地来到湖心小亭上，坐在木塌上，一边吃一边看着那一池的荷花。真是享受啊，我满足地叹了口气，无意中发现池里有鱼，把我的兴致提高许多。

我将吃剩的糕点掰成小碎屑洒向那些鱼，鱼儿们都聚集过来，我大模大样地冲它们说：“乖，别抢，都有份儿。慢点儿吃，多着呢。”

正玩着，身边传来一个声音：“你是谁，怎么会在这儿？”这声音好耳熟，我回头一看，不认识。

“那你是谁呢？我没见过你，你也是这里的人吗？”我问。

他长得倒是不丑，可我就是不喜欢他，大概是他的眼神有些猥琐，而且混身有种下流的感觉。我对第一眼没好印象的人是不会客气的。

“你连我都没听说过？”他不屑地瞅我说：“我就是玉树临风、潇洒倜傥的华少，人称东方第一美男。”他正是大言不惭哪。

我装作恍然大悟，又问：“请问，您贵姓？”

“我姓庄，庄子的庄。”他自豪地说。

“噢，”我拉长音地说：“您就是[装儿]华少呀，久仰大名，真是不[通]凡响。今日一见，果然如此，佩服佩服。”我讪笑着说。

他竟没听出来，也是，听出来就不是他了。

“那你又是谁？不知道这里不是外人能来的吗？”他反问我道。

“我是少爷的小厮，就在这院里服侍少爷。前几天，陈叔成亲我怎么没见过你呢？”我奇怪那天对他没印象。

“哦，”他撇开了撇嘴，“那个老死头子成亲，我干嘛要去？跟他又不是很熟。”

我放下心来，知道他还不知道我的身份，同时又气上心头。敢骂我的老爸，你活腻了吧，看我怎么收拾你。

“就是，就是，”我附声说：“是没什么意思，乱成一团，没什么看头。你说这里外人不能进来，怎么你还进来了呢？”

“嗯，”他眼珠儿一阵乱转，想了想：“我是少爷，难道是外人吗？你这小子真是不知道好孬。”

“哦，”我暗想：骂吧，看你是怎么死的。“那我回去找少爷，告诉他，你来看他了，我这就去。”

“哎，别、别呀，”他连忙叫住我，“不用你麻烦了，我也没什么事儿，这就走了，下次吧。”说完，就急冲冲地走了。

我看着他可疑的举动，心想：怎么回事儿？这院子是不能随意进出的，他明知故犯，一定有鬼儿。是什么呢，泉回来后每天都回来睡，那是不是就说，白天院子里没人，他是来干什么坏事的？只是没想到会遇到我，看他那样，应该还没有办成~~。

我正想着，磊在我身边坐下，环着我的腰，问：“想什么呢？刚才和华少都说什么了？”

“你看见了？”我把头向后一靠，倒在他怀里问。

“我不放心，一直在楼上看着你，见他来了，就急忙下来找你。”磊贴着我耳边说：“没事儿吧？离他远些，他不是正经人。”

我把事情跟磊描述一遍，还把自己的怀疑说出来，磊点头表示同意：“那你想到了吗？”

“这不是在想吗？”我往下滑了滑，把头枕在磊的大腿上，眼睛望着天，不出声了。

过了好久，我都有点儿困了，眼睛往回一转，无意中发现亭顶的大梁上有点儿奇怪，我又仔细地瞅了瞅，梁上多了点东西，好象是块砖头还压着什么，只露出一点点儿的头，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什么。

磊顺着我的眼神向上看，“咦”了一声，把我放下，刚要去够，我连忙说：“你看好原来的样子，一会儿照原样摆回去。”

磊赞赏地冲我点点头，轻轻向上一跃，就将它拿了下来。

原来，那砖下压着张纸。磊打开一看，脸沉了下来，一股肃杀之气迷漫在周围。我吐了吐舌头，好久没见到磊的这一面了，还真是怀念呢。

“上面写什么了？你这么生气，快告诉我呀，”我用手一拉他。

“他们要动手了，目标是泉的传家宝。”磊简单地回答着。

“有没有写是哪天？”我急忙问。

“十五的晚上。”磊把它叠好又放了回去。

“那不是还有十天了？”我惊叫，“我们得赶紧准备一下。”

晚上，我们把老爸，天胜，那天带路的小伙都找到小楼一起商量事情。老爸听完，牙咬得咯吱直响，恨恨地说：“我就知道这小狼崽子不是好东西，早把他赶出府去就好了。”

“那没用的，老爸，”我拍拍他的肩，“是敌人早就盯上了我们，就算他不在这里，别人还会想办法打入我们内部。”

他们一起点头，磊说：“我这就飞鸽传书，让我的人快马加鞭地赶来。泉，你把府里的事安排一下。”

由于我的要求，我们没有点灯，就着月光在客厅里开着秘密会议。

我对磊说："磊，你去看着那凉亭，我想，今晚会有人来取那张纸条的，如果是华少，你就别管他。是别人的话，你悄悄地跟着，看看是谁，我们好心里有数。千万小心，别打草惊蛇。"

白浩（那个小伙，现在知道名字了）用心地看了我一眼，我对着他的眼睛说："看什么看，再看，我对你也没意思。"

他连连摆手，笑着说："你的功力我早领教了，我正常得很，不会自找麻烦的。我是感到吃惊，你好象很有经验。"

我笑道说："什么经验呀，都是看书看的，书上经常这么写，我拿来借用罢了。只是加上自己的推测而已，没什么的。"

接下来，泉有条不紊地布置着府内的事。第一次看见泉这么认真专心的样子，我不禁看呆了。认真工作的男人果然很容易让人着迷。

"然，我倒是很高兴你能这么看我，但是，你得回回神，问你事儿呢？"泉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

天胜他们都"哦"的一声，都别有用意的瞄着我，一副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呀。

"你们说什么呢？"我愣愣地问道，"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

天胜鬼笑道："是呀，有很让人吃惊的事情，你不知道吗？"

我拿眼睛瞅了一下身边的泉，泉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我回头一看他们几个，心想：泉，看来是告诉他们了。

我用威胁的眼光瞪着天胜，"你有意见？"

想起我的整人招数，他连连摇头："不敢，不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算你识相，"我挤眉弄眼儿地把头伸过去，"既然如此，我就相信了吧。这样吧，作为回报，我把芸娘嫁给人好不好？"

天胜往后一缩，连声说："我晕！我求你了，你就原谅我吧。我不过就说一句你是魔鬼，你就把我灌得吐地稀里糊涂的睡了两天，这才缓过来，你就别再打芸娘的主意了。"

我眯着眼，恨声道："你还知道是怎么得罪我的吗？我有那么小气吗？"看到他点点头，我气乐了："本来，我想把芸娘嫁给你，既然你不要，那我把她嫁给白浩好了。这可是你自己拒绝的，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白浩在一旁乐颠地说："我也喜欢芸娘，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天胜气得对他说："是不是兄弟？你明知我喜欢她三年了，还敢跟我抢？"

白浩一听，乐得更欢了："宁可不跟你做兄弟，也不敢不听然的话，你就死心吧，谁让你得罪人呢。别说兄弟不提醒你，机会还有，你要把握住啊。"

天胜一听，反应过来，对我点头哈腰地说："好嫂子，你就帮帮小弟吧，我知道错了。从今以后，上刀山、下油锅、水里来、火里去，只要您老吩咐，小弟我一定两肋插刀，在所不辞。您就别逗我了，把芸娘想个法子嫁给我吧。"

"呵，嘴里一套套的，油嘴滑舌的不可信哪，"我晃晃头，"真的什么都行？"

"行，一定行，"天胜打着保票地说："我发誓，大嫂的话，我李天胜一定听，如若不然，五雷轰顶！"

我用小指挖了挖耳朵，装做受宠若惊地说："干嘛发什么毒誓？我有说不信吗？只要你听话，芸娘一定到手。"

我心想：你就是不要，我也得想办法把她嫁给你，这下倒省劲儿了。我拿眼睛瞟着天胜，不怀好意地笑了。天胜浑身一机灵。

远处的芸娘突然感到身上一冷，走到窗前把它关上。

正在这时，磊回来了。

磊坐下，喝了口水，见大家都在看他，连忙说："这回我可有大发现了。我跟着那个蒙面人，一直跟到下人房，听见他和华少的说话声，就是然那天听到的公鸭嗓，我怕他们觉察到，就赶紧回来了。那个公鸭嗓的武功很好，上次，然真是走运，也是他们没想到水里会有人的关系。"

"上次，老爸的婚礼不是所有人都参加的，是吗？"我问。

老爸说："除了华少，做粗活的有几个没去。平时，他们也不太和我们亲近，也就没勉强。"

我的心里有数了，暗暗点头，磊看到说："然，你不要乱走动，现在很危险。"我没吱声。

太晚了，大家都回去了。白浩还要把府里信得过的家丁组织好，他是家将的总管，这么大的事儿，他的压力也很大。

送走了众人，磊抱我上楼，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他抱我抱上瘾了。好在，我是个懒人，能不费力就不费力，有个这么好的轿夫，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

磊把我放到床上，也爬了上来，让我的头枕着他的胳膊，贴着我耳边说："我知道你闲不下来，但是你要答应我，不可太冒险，这几天，你老实些，敌人在这时是很敏感的，你要答应我。现在就说，不然，我不放心。"

好奇怪，磊怎么把我心事看透了，我借着月光打量他。

"快说，"磊捏住我的鼻子，"别以为不说，我就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你的脸上挂着呢。"

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儿，"好了，知道了。"

泉也上这儿挤来了，好在床够大。真是奇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居然还有定力，没犯错误，我想了想，是我那些狐朋狗友给我上的课，让我脑袋里对这事儿特别在意。尤其是大老婆说的，一旦让男人得手了，十有八九他就不会在意你了，这个说法在我心里根深蒂固，对我的影响还真是大呀。

我想到这儿，"卟哧"一笑，泉不解地在一边问："你又想到什么了？是不是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你想知道？"我蔑着他说。

"不，不想，"他连忙说："让我搂一会儿，我好想你。"

"算你识相，"我把身子向他凑了凑，闭上眼，睡了。

第二十三章 大战前的宁静

又是风和日丽的一天，我高兴地在府里乱晃着，哼着小曲儿，手里拿着最爱吃的桃子，也不分东南西北地逛荡着。

磊在家看了我好几天了，今天，我是趁着他们都不在，偷跑出来的。走在阳光下，这个美呀，看什么都顺眼，看什么都感动。不信的话，你试试在没有电脑、电视、小说、手机的房间里闷上几天，老是对着同一个面孔，虽然这个面孔是比较养眼了，那也是一种折磨呀。

咦，前面有个菜园子，正好手里的桃吃完了，去看看有什么绿色蔬菜吧。我蹦达儿地窜进了园子里，东瞅西望地看来看去。

啊，有黄瓜，我冲它跑过去。我跑到地里，弯腰开始在秧上找着嫩黄瓜，我贪心地越摘越多，想给泉和磊多摘几个回去吃。这时，一点儿也没想到拿回去怎么说，难道是梦游不成?

我的手里拿不下了，就把衣摆撩起来，这古代的衣服真好用，正好把黄瓜放在上面，还能多摘一些。我渐渐地走到菜地深处，听见有人说话，一抬头，看见一片玉米地，声音就从那里传来。

一个女人说："哑叔，都准备好了吧。"

"都准备好了，就等到日子了，到时，我们的人会来的，里应外和。"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公鸭嗓？我的心里一惊，脚下一滑。

"什么人？"从玉米地里出来一个粗布衣服的大婶儿。

我心里一转，想：一定不能慌，不然，就要麻烦了。

我脸上瞬间挂上笑容，"请问，您是张妈吧，我是刘妈派来的，想要些新鲜的黄瓜，刚才，我一路走过来也没见到人，就自己摘了几个。我看是够了，这就回去了。您在地里忙吧，不用招呼我了。"

转身刚要走，张妈大喝一声："等一等，就你一个人吗？刚才都听到什么了？"

我莫名其妙地睁大眼睛，反问她："我才到这儿，应该听见你叫我吗？我没注意呀？"

张妈的表情不善，向我缓步走来，我心想：不好，她想杀我灭口。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后面传来一个声音："然，你的黄瓜摘好没？等着要呢。"

我一回头，是白浩，我高兴地说："好了，好了，刘妈真是急，我这就回去了。"

我转身跑向白浩，从后面传来一道杀气，又消失了。我出了一身的冷汗。

和白浩走出好远，我才问他：“你怎么会来的？你好及时呀，不然，我就麻烦了。”

“你也知道麻烦了？”他冲我说：“要不是磊少不放心你，让我在暗中保护你，你以为你有那么幸运吗？”

我一吐舌头，“浩啊，能不能~~”

我话还没说完，他浑身一抖，把手一抬：“停，这件事必须上报，你要是想叫我浩，拜托不要这么肉麻行吗？”

我抬脚踹了他屁股一下，笑着骂他：“你还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呢，我还没说完，你就知道了。”

以他的武功，我是不可能真的踹着他的，可我这会儿瞅着他衣服后面的脚印正发呆呢！

他一拽我的手，“傻了？你也有傻的时候呀，真是看不出来呢。”

我异样地瞅他一眼，他又搂着我的肩膀，小声地说：“后面有人在看着，你会演戏吧？”

我恍然大悟，拿起一根黄瓜，往他嘴里塞去，一边说：“我摘这么多，还不是为了给你吃吗？你个没良心的，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一边躲着，一边笑着说：“凭你短粗胖的小腿，要是能追上我，任凭你处置。”

“哈，”我假戏真做地在后面追着他，嚷嚷着叫道：“好哇，你可说到我的痛处了，别让我抓到你，否则你死定了。”

一路笑着，一路追着，直到实在跑不动了，我蹲在地上不起来了，喘着粗气。

浩走过来，一点儿的气喘都没有，弯下腰问我：“这么快就不行了，我背你吧。”

我看了看他说：“后面的人还跟着吗？”

他看了看我，“应该是吧，怎么样，我背你吧。”

我瞅瞅衣服兜着的黄瓜，说：“不行，把这黄瓜扔了的话，不是太可疑了吗？”

他二话不说，一把抱起我就往回走。

我奇怪地看着他，他的脸上被我看出了一丝红韵，也不敢低头看我。我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他这是故意的。为什么呢？哦，我明白了，他和泉一样对我有好感了。这是不行的，我不能再惹麻烦了，那两个我还没摆平呢。

“浩，你把我放下来吧。”我盯着他的脸说。

“为什么？这样不好吗？”他还是不看我，脸上有丝不悦。

我的心里更加肯定了，说：“让泉看到会生气的，我不想他误会。”

他想了想，把我放下了，一声不响地在前面走着。

我的头好晕，怎么会这样？他应该很怕我的才是。我不想大家尴尬，说：“浩，我听到那个女人叫一个男人做哑叔，但是，他会说话，就是我听到的公鸭嗓。”

他回头富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说：“这件事必须马上向少爷汇报。”

我瞅他一眼，不知道怎么说好，那不是让泉和磊知道我不听话了嘛。

他笑着对我说：“你的表情还真是丰富啊，放心吧，我就说是我陪你一起去的，由你进去打听，这样行了吧？”

我高兴地一点头，冲他一笑，关键时候他还满好用的。

我高兴地在前面走着，一点儿也不知道，他在我身后凝视的目光里有一丝难解的情绪在里面。

磊和泉在小楼等我，脸色都不好，我抱着黄瓜，躲在浩的背后。

泉看了看我，一脸的了然，“过来，躲什么躲，又能躲到哪去？”我无可奈何地挪了过去。

磊对浩说：“浩，你说吧，别想为她开脱。”

浩一副自求多福的表情看了我一眼，平静地把刚才的事叙述一遍。

泉的脸越来越沉，我一边慢慢地偷偷地往磊的方向蹭，一边注意着泉，看到他脸上的怒气突然爆发，我“噌”地跳在磊的身上，黄瓜掉

了一地也不顾，双腿往磊的腰上一盘，双手把磊的脖子一搂，眼睛一闭，脸就靠上磊的颈窝，象个小猴子。

泉强压怒火的声音传来，有些咬牙切齿地说："我说过，我不会再打你的，你就是记不住，是不是？还敢跑？你知不知道，如果不是浩，你今天有可能回不来了？我生气，是因为你不相信我说过的话，你是自己过来，还是我亲自出马？"

我抬眼看了看磊，磊冲我挑挑眉毛。我一撇嘴，从他身上滑下来，想了想，横竖一死，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我大步走到泉跟前，本来理直气壮的，在看到他的眼神里尽是担忧后，立即气就弱了，把头一低说："我错了，让你担心了。我还没记住你说的话，现在你打我，我也没二话，我今天也害怕了。"

泉长叹一声，把我搂在怀里，揉揉我的头发，说："我怎么会舍得打你呢，上次那二下，我就后悔莫及了，我是怕再也看不见你了。不能在你身边保护你，你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

我在他怀里点点头，忽然想起了黄瓜，抬头说："啊，我特意给你们摘了好多新鲜的黄瓜，让你们尝尝的，"一低头，"咦，我的黄瓜呢？"

浩先乐了起来，从地上捡起根黄瓜，递到我眼前，我马上象献宝似的，把它举到泉的眼前。泉无力地一叹，冲着黄瓜咬了一口，也不管洗没洗。

接下来的几天，我老老实实地在楼里待着，就算也去，也是有他们两人其中之一跟着。偶尔，我想起浩，有一丝轻愁上心头。

快乐的日子果然是过得很快，明天就是十五了，磊的人刚刚赶到，磊去安顿他们了，我跟在泉的身边，不知做什么好。

"泉，明晚我要跟在你们身边，"我现在躺在软塌上，枕着泉的大腿，泉的手里拿着一本帐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看进去了。

"不行，"泉的目光依然停留在帐本上，"你在我身边，我会分心的，我让陈叔保护你，刘妈和芸娘也跟你们在一起。其他不会武功的仆人，我都安排走了，你要听话，保护好自己。别让我担心，能做到吗？"

“可我担心你们，”我有些哀怨地说：“我知道会给你们带来压力，可是，我放心不下，如果我在一边的话，有乾坤匕也能帮忙不是吗？我们还没有分开过，我的心里没底。”

我把泉的帐本拿走，起身坐在泉的腿上，搂着他的脖子，看着他。泉抚摸着我的脸，动情地看着我，良久，吻上了我。

我全心地投入其中，心里不知为何会有一丝的伤感，泉感觉到我心里的波动，温柔地吻了又吻。

明天，能发生什么呢？

第二十四章 血的代价

关键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十五的圆月明亮地挂在天上。我的心不知为何忐忑不安，胳膊一点儿劲也没有，不想让别人担心，我无语地坐在老爸屋内的窗边，抬头看着月亮。

芸娘也闷闷不乐地坐在我身边，和我一起看着月亮。

我想起天胜的事，提起精神问她：“芸娘，老爸成亲那天晚上，你没喝多吗？”

“没有，”芸娘简单地回答。

“不可能的，”我说：“敬酒的人是伴郎伴娘一起敬的，你的酒量很好耶。”我明知故问的。

“是天胜帮我挡的，”芸娘把注意力终于集中到我的话题上。

“天胜还真是有心呢，”我异样地看着芸娘，“是不是那小子对你有意思呀，老实交待，不然我可不放过你。”

芸娘把头低下，轻声地说：“不要乱讲，这不可能。”

“也许吧，”我不再往下说。

突然，寂静的夜空中传来刀剑的撞击声，“来了，”我蹭地把头伸出窗外。整个府里一片漆黑，一丝光亮都没有，只有皎洁的月光洒落下来。

我一只手抓着芸娘，一只手抓着小娘，老爸手提一把大砍刀，立在院内，全神贯注地警戒着。

打斗声越来越大，主要从小楼那里传过来，我的手越来越凉，只因为已经有怒吼声加入了进来。想来，战况是空前的惨烈，不然，双

方都不会主动发出怒吼声，显然已经是白热化了。

“老爸，”我轻声叫他：“你去泉那里吧，这里我看是没什么危险的，有你去那里帮泉，他们会更快地结束战斗的。”

我看出老爸有些焦急了，把他困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

“不行，少爷说过，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你们丢在这里不管。”老爸坚定地说。

我心想：你不走的话，我怎么走呀。

“没关系，这里不会有人来的，他们的目标是泉的小楼，你放心去吧，我把小娘和芸娘藏好就行了。”我继续地劝着他，“你看，这么半天都没人来这里，说明他们的目标明确，你的战场不是这儿，你应该去那里战斗。放心吧，我们不会有事儿的。”

老爸犹豫不决地看向小娘，小娘说：“我也担心少爷，你在这里心也不安，不如去帮少爷吧。”

老爸又看了看我们，点点头，飞似的向小楼跑去。

我把小娘和芸娘拉进里屋，把她们藏在衣柜里，又把门反锁上，告诉她们听见什么也别吱声。如果是自己人的话，会直接把她们放出来的。

把她们安排好了，我悄悄地推门出去，回手把门也锁上。从外面看，谁也看不出来这里有人，还以为是空房呢。

我一点点儿地靠近小楼，喊杀声越来越近。我从树影里慢慢地接近，尽管心里多少有些害怕，担心泉他们的心情让我不顾一切。

我看见泉他们了，我爬上身边的大树，只要能看见他们，我就不怕。多亏我原来比较淘，上树倒也还利落。终于上来了，我躲在两个大树杈之间，从树杈后望去。

老爸已经在中心处打杀了起来，一把大砍刀左砍右杀的，十分威风。白浩象精灵一样在敌人中间穿梭着，看来他的轻功非常好，一把利剑在手中上下翻飞，而天胜却挥舞着一条长鞭，方圆一丈内无人能近身。

泉和磊呢？我找着他们，就看见小楼的楼顶上正有几人在撕杀，比起下面的战况，上面更是惊险。

就听那个公鸭嗓怪笑着说：“乖乖交出宝物，我们就不杀生，虽然你们有所准备，但是，我们这次来的都不是以前的那些孬手，你们没什么胜算的。”

“费话少说，有本事来拿！”泉一个飞跃直逼向他，另一个蒙面人从后面要偷袭泉，这时，磊一个箭步冲上来，将他挡下。

越来越多的杀手飞跃起，加入楼顶的战斗，白浩也加入了进去。可是，楼顶毕竟面积小，别人都上不去了，只好抓紧机会，将下面的敌人先杀死。

我全神关注着上面的战局。

泉和磊的武功虽然好，架不住群狼多，虽然白浩的加入使战况有所改善，但是，白浩的特点在上面有些发挥得不全面。

我急得不行，这样下去，泉他们只有危险没有胜算，必须要让他们落到地面上。

这时，地面上的战局已经进入到最后了，敌人越来越少，如果泉他们下来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大获全胜。

我一回头，发现泉已经被砍了一刀，不顾一切地大喊：“下来打！快下来~”泉一愣，那公鸭嗓见机会难得，挥起一刀直劈向泉，我大喊：“我杀了你！”一道黄光闪过，从公鸭嗓的体内闪过，又划出一道线，穿过三个人的身体飞了回来，只是这样暴露无遗地将我的位置呈现出来。

我这时已经虚脱了，全身无力地要栽了下来，上次有磊的帮助，我才没有脱力，这次不行了。正在我摇摇欲坠时，好死不死的，一个杀手向我甩出暗器，一道寒光射向我的肩头，我无力躲闪，闷哼一声从树上掉了下来。

磊和泉同时大喊：“不！”二道人影向我飞射过来，但他们离我太远了，我看着他们的身影惨然一笑，心里想：泉没事了，我可以放心了。眼一黑，就昏过去了。

我不知道的是，一条长鞭这时卷上了我，将我一甩，飞向磊。

由于我的受伤让大家群情鼎沸，异常凶狠，战局已经移到地面了，泉护着我，老爸挡在泉的前面，白浩又在敌人中穿梭不停，加上

家将和磊的人，战局已经显而易见了，大家又都同仇敌忾的斗志昂扬。

在还剩下几名敌人的时候，他们奋力杀出重围逃走了。

这时，已接近拂晓了。没受伤的人打扫着战场，受伤的人被府里的大夫救治着。

我被抬回小楼，楼里倒是没什么变动。

泉不顾伤势，护在我身边，磊把我上回用的云南白药给泉包扎伤口，老爸自责地在一旁搭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一个劲儿地念叨着："都怪我，都怪我，我要是看着然儿，就不会用事了。"

"陈叔，"泉看着我，话对他说："你不要再自责了，然是打定主意要来的，这不怪你，她没看到我们没事是不会安心的。就算知道我会生气，她也会做的。我早该想到的，她是这么在乎我们。"

磊这时已经把我肩上的暗器取出来了，看到我伤口上的肉是黑的，急忙叫泉："这暗器有毒，然这次可要玄了！快把大夫找来~~"一回头，白浩早已经从窗户处飞了出去。

不到一刻钟，浩挟着大夫又飞了进来，把大夫放下后，浩吐了一口血。磊把一颗丹药递给浩，他吃下后就原地坐下，运功療伤了。

大夫仔细地看了看伤口，又把了把脉，叹了口气，泉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大声问："这是什么意思？没救了吗？你快想办法救救她，她不能死，我不许她死，你听到没有，快给她开药！"

大夫无力地说："我不知道她中得是什么毒，怎么开药？少爷，不是我不救她，是老奴没这个本事，你骂我吧。"

泉一听，红着眼睛看着我，磊在一旁也是虎目含泪，眼见我的呼吸越来越弱，泉对磊说："大哥，如果我死了，把我和然埋在一起。"说完，泉的头一低，就要吮上我的伤口，他是要给我吸毒呀。

就在这时，我手腕上的乾坤匕发出一道耀眼的强光，跟杀人时的光不同，这光把我包在里面，我的身体悬浮了起来，大家都睁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

只见乾坤匕从我手上飞了出来，那发光的黄宝石慢慢地冲着我的伤口落下，贴着它。光线越来越暗，最后终于没有了光亮，我也从半空中落下，磊飞身把我接住，乾坤匕"叭"地掉到地上。

大夫将它捡起，看着上面的黄宝石已经变成了黑色，大喜地叫道：“有救了，毒被吸出来了，被吸出来了！”

大家都围了过来，见我伤口上的肉已经变成正常的粉红色，流出鲜红的血，都一脸的惊喜。

这时，我醒来了，疼痛让我呻吟出声，“好疼，泉，磊我好疼啊~~”泉用力地摇晃我，我睁开眼睛看到了泉：“你没事儿吧，我看到你受伤了，我好怕。”我的泪水流了下来。

“宝贝，我也好怕，怕你离开我们，你知不知道，你要吓死我们了。”泉搂紧我，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磊呢？”我虚弱地问：“他没事吧？”

磊从泉的怀里抱过我，也不管大家都在看着，一口吻住我，随即又放开，怕我上不来气。

我小声地说：“告诉老爸和天胜，小娘和芸娘被我反锁在衣柜中呢，没人放她们，她们出不来。”

“知道了，然儿，你快别说了，养伤要紧，都是老爸把你害成这样的。”老爸的声音颤抖着说。

“不怪你，”我说：“是我把你骗走的，你不走，我怎么能看到泉有危险，你不要太难过，去找小娘吧，也不知道她还好吗？”

浩在一旁看了看我，无声地走了。

第二十五章 我的兼职

养伤的日子是难熬的，也是甜蜜的，让我的心情两边来回地跑。说它难熬吧，每天被人当成婴儿，要多啰嗦有多啰嗦，说它甜蜜吧，每天是宝贝，要多煽情有多煽情。我就这样被人以种种借口留在床上长达半月。其实，早没事了。

这天，我说自己头发长了，必须收拾收拾了，让两个保姆把镜子拿来，我用乾坤七在自己的头上一阵横扫，原来的毛寸又回来了，而且比原来的要酷一些。我在鬓角和发尾处留了几缕稍长的头发，有点女生样了。只是泉和磊有些不满，在我一再的怒瞪下，不说什么了，不然我就要全部扫光光。

之后，我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小楼，是自己哟，我以再不理他们为要协手段，给自己争取到了放风的权力。

去哪呢？我晃到了芸娘的绣织馆，拐上她就往前院走去。我得给天胜制造机会呀。

“天胜，有客人哦，”我还没到主楼就大叫着：“天胜，快下来，不然，我杀上去了。”

“来了，来了，”天胜小跑着下来了，“什么事？”

我把身后的芸娘推了出来，“我跟芸娘说要给你做几套衣服，让她过来给你量尺寸，你说在哪量好呢？”

天胜一看到芸娘，脸就上了一丝可疑的红色，木木地说：“上哪都行，无所谓了。”

我白了他一眼，笑了出来：“芸娘，不如你们就上楼去量吧，慢慢量没问题。”

芸娘的脸低着，小声地说：“那就上去吧。”

这两个闷葫芦，我好心急，恨不得让他们马上成亲。

我从后面推着芸娘往天胜的方向走，“哎哟”一声，装作脚一滑，把她推到天胜的怀里，天胜手忙脚乱地搂住她，一对大红脸就这么对上眼儿了。

我这个急呀，都互相瞅了一个时辰了，连个姿势都不换，我摇摇头，在旁边哼着：“二棵木头要开花了结果了，扎根在地里了。”

天胜这才红着脸领着芸娘往楼上走去。

这怎么行呢？我在心里打着草稿，以我兼职媒婆的身份，三天就搞定老爸的婚事，这次也要加把劲儿呀。

我跷着二郎腿横躺在泉的大太师椅上，晃着脚，歪嘴斜眼儿地瞅着天花板，脑袋里转悠着，他俩这么闷，什么时候才能再让我折腾一回呢？得想个速成的办法。

一声轻笑在我耳边响起，我挖了挖耳朵，边说：“谁在扰我清静？”边扭头一看，是多日未见的浩。

浩含笑地说：“你还真在懈怠呢，没见过哪个女孩子象你这样，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眼一吊，说：“有意见？你也来呀？”

“不敢，”浩摇头地说：“我又不是活够了，你可别盯上我。”

“既然你这么要求，别说我不把你看在眼里了。”我话中带话地说。

浩的脸怔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

我用手指勾了勾浩，小声问他：“让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最快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别说你不知道，你也是个男人，平常心里肯定也想过，说来听听，好用的话，我有奖励。”

浩刚要摇头，听到我后面的话，脸有些红，瞪了我一眼后，还是架不住好奇，把头凑过来问：“你又有什么新想法了，这次是谁？”

我用手向上一指，嘿嘿一笑。

“哦，天胜呀，”浩把声音低下来，蹲在椅子边，在我耳边说：“再不好意思开口的男人，喝了酒后都会很勇敢的，也会做出些正常反应的事。”

我眼一亮，冲着浩单挑一只眉还上下动了动，眯着眼不怀好意地笑了。

浩被我笑得浑身一机灵，心想：这鬼丫头，被她惦记还真是恐怖哎，我这么说，可别有什么报应啊。

这时，天胜和芸娘下来了，芸娘低垂着头，看来有门儿。

我对天胜说：“芸娘给你量了半天的尺寸了，这晌午也到了，你是不是应该请客吃饭呢？我还没出去下过馆子哪。”

浩在一边配合默契地说：“是呀，我也饿了，不如请我们一起去吧，大家也热闹呀。”

芸娘拉着我的手（自从知道我是女的，她就跟我比较放得开了），暗示我要走。

我一笑，对她说：“芸娘着急了？”她点点头。

我回头对天胜说：“你看，芸娘都心急火燎的了，快去吃吧。”

芸娘脸一红，急着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快走吧！”拉起我就往外走。

我冲浩一挤眼儿，浩拽着天胜跟着出来了。

硬拉着芸娘，我们一路别别扭扭、拉拉扯扯地来到了泉家的酒楼。

一进大门，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来，“哟，这不是浩吗？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呀？”

我一看，一位美娇娘正冲着浩甜笑，长发利落地盘在头上，只留了二缕小细辫垂在颈边，新月眉，大眼睛，高鼻梁，薄薄的二片小红唇，瓜子脸儿，小巧玲珑的身段，透露出精明能干、干脆利落的劲儿来。

浩有些不太自然，想逃的感觉，他脚步往后一退，就退到我的身后，用手在我背后轻轻一拽。

我心里有了数，好玩了，除了我，浩还有怕的人。

我迎上美女对我探询的目光，一挑眉，一挤眼儿，嘴一歪，眼神往后一溜，然后一乐，对她说：“是吗？”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轻咬着下唇，点了点头。

“美女贵姓？既然大家投缘，一起吃个便饭吧？”我冲她说。

天胜在一旁接过话头说：“这是酒楼主事梅珞珊，~~”我眼一瞪，回头说：“要说话自己起头，没问你，干什么多嘴，不知道我对美女感兴趣吗？”

“珊儿，”我冲她一笑，她对我变脸之快也感到意外，愣了一下，我接着说：“我这个人就是热心肠，不如今天你请客，大家喝一杯，怎么样？”

倒是见过场面的人，立马反应过来，巧然一笑道：“那有何难，请各位楼上雅间落座，我这就点几样拿手好菜招待，汾酒怎么样？”

我赞赏地点点头，能跟上我的思路的人很少，而且还是第一次见面，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浩，对不起你了，接招吧。

不愧是主事，一小会儿的功夫，酒菜就齐了，珊也和我们一起推杯换盏的,一会儿就熟起来了，浩还是一副警惕的样子，真是好笑啊。

我借着上茅房的机会把珊唤出来，单刀直入地问：“浩这么怕你，是不是你得罪过他呀？”

珊委屈地说：“哪有，只是有一次浩在这儿喝多了，我就把他扶到我的房间让他休息，谁知道，他就误会了，从那以后，他都不敢来了。要不是你把他带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呢！其实，我们什么事也没有，那晚，我在别的房间睡的。”

“你好笨，”我点着她的头，“看你一副精明的样子，这么好的机会都错过了。这样吧，今晚就让你生米煮成熟饭吧，过几天就成亲。”

珊红着脸说：“那怎么行，人家还是个大姑娘呢。”

“你想不想跟他一辈子，你要不要?不要我就要了？”我吓唬她，为了能快点把浩送人，我就不择手段了。

“那怎么行？”珊急道：“我都喜欢他好长时间了，你不是已经有两个了吗？把他给我留着吧。”

“那还这么推三阻四的，”我再加把劲儿，“看浩那么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水到渠成，就今晚吧，把他灌醉，我给你留下，一切看你自己的。”

她红着脸点点头。（计划成功！）

浩在屋里突然打了个冷颤，一股不好的感觉爬上心头。

这场酒一直喝到月上枝头，在我的蓄意下，芸娘已经喝得趴在桌上睡着了，浩也按照计划被我和珊灌倒了。我冲珊举起两个手指，成V状，示意她可以执行计划了。她点点头，用力把浩架走了。

我拽着天胜，天胜抱着还在睡的芸娘，一路歪歪斜斜地往家走去。

“天胜，”我大着舌头对他说：“你回去把芸娘送回房，不要回来了，就在她房里别出来就行。但是，你不能做什么知道吗？芸娘很内向的，你不能乱来呀。你只要在她房里待上一夜，过几天，她就能同意嫁给你。记住没？”

天胜还没喝到醉，红着脸问我：“这能行吗？我怕芸娘会记恨我。”

“相信我，”我拍着胸脯说：“你可以说自己喝多了，但是你又没侵犯她，她自然会对你动心的。”

正在给天胜洗脑，一回头，鼻子就撞上一堵墙，我收不住反作用力，就往后一倒，嘴里还嘟囔着：“哎哟，好硬的墙，这下可得摔疼了。”眼一闭，放弃挣扎，就等着屁股落地了。

等了半天，还没到地上，我迷迷糊糊地说：“轻功变好了？什么时候学的呢？”就觉得屁股上被拍了一下，使劲睁眼一看，是磊，正冲我瞪眼呢。

“呵呵，”我醉眼迷离地用手抚着磊的脸，“还真是阴魂不散呢，连做梦都能梦到你，佩服，佩服~~”

磊又气又好笑地抱起我，腾空而起向家飞去。

“嗯，我会飞啦，”我这时已经神志不清了，张着胳膊，吐字不清地嚷嚷着：“飞的感觉真好啊，我要唱，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磊听了一会儿，没动静了，低头一看，我已经睡着了，嘴边还流着可疑液体，无耐地摇摇头。

第二十六章 爱的初体验---心痛

清晨，我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觉得身上有些冷，拱了拱发现旁边有个热源体，双手一抱，抬起一条腿往上一骑，唔，暖和了，刚要接着睡，咦？什么东西在顶着我，好难受。

我用手下意识地一拔拉，头上传来一声呻吟，随即一翻，被人压在下面。我呼吸困难地睁开眼睛，磊呼吸急促，一脸激动的看着我。

“咳咳，”我一脸的莫名其妙，“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磊的脸有些红，声音暗哑地说：“你说呢？别说你感觉不到，是你把我惹的。”说完，还用力地顶了我一下。

天哪，我立刻反应过来，脸“唰”地红了起来，挣扎地想要爬起来，小声说：“人家老实地睡着觉，什么时候惹你啦，自己欲壑难填的，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下去啦，不要闹了。”

“然，”磊的声音带着难言的情绪，“好然儿，知不知道你自己有多折磨人，我都想疯了，让我亲一下。”

“不会吧，”我一脸难以置信地说：“我以为泉才这样的嘞，你怎么也这样了，不是受泉的传染了吧？”还用手摸摸磊的头，没热呀？

磊一把将我的手握住，还色情地送到他的嘴边亲了一下，我浑身一抖，打了个冷颤。磊呵呵一笑，盯着我的眼睛，慢慢地将我的手指一个个地吸吮着，有时还用牙轻咬一下。

好奇怪哟，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热了起来，眼神也迷离起来，磊自信地笑了笑。

磊低头在我颈上轻轻地亲吻着，“好痒，”我躲闪着，不想让他得逞。他不理会，用舌尖从颈上轻划，一直到我耳锤上，一口将其含在嘴里吸吮着。

我全身酸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迷茫地看着磊。

他对我的反应很满意，渐渐地吻上我的唇，在唇边轻描后利落地伸了进来，用心地挑逗着我的极限，我不由自主地呻吟着，双手无意识地抚摸着他的背。

咦，他没穿上衣？我刚一愣神，就被他加大力度地吻了回来，理智又沉到了最深处。啊，手感好好哦，我一遍遍的抚摸着磊的背，闭着眼享受着。

磊偷偷地将我的睡袍打开，就看到那两颗让他想往已久的大樱桃，让他食欲大开，一口咬了下去，我全身一缩，腿无助地盘上磊的腰，双手也抱住了磊的脖子，再也不能思考了。

过了好久，我终于神志清晰了，身上的异样让我后悔莫及，全身卷曲着，背对着磊，头埋在双臂之中，沮丧极了。

磊用手抚摸着背对着他的我，靠了过来，亲了下我的背，温柔地说："我爱你，然，我不后悔这么做，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你留在这里，想到你有回去的可能性，想到你有离开我的可能性，我的心就像撕裂了一样。我知道，你还没准备好，这样做你可能会怪我，我只想真实地把你拥有。"

我紧闭着眼，心里想：你当然这么想了，怎么没想，万一，有一天我回去了，身边没有你们，我怎么办？怎么跟家人说，我在古代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二行清泪淌了下来。

磊再接再厉地说："然，我不会让你离开我了，不管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我发誓。求你原谅我，好吗？我是认真的，三十三年来，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缠绵悱恻，黯然销魂，让我的心时刻地忐忑不安，我只有用这个笨法子把你留下来，那种某天醒来你就不在我身边的感觉，让我如坐针毡。求你转过来，说句话吧。"

磊那凄婉的声音让我的心好不忍，那个意气风发，举足轻重，冷若冰霜的铁汉子居然是如此的多情，煽情，为情自苦。我缓缓地转过身，磊的脸上露出惊喜，看到我的泪痕后，心疼地亲吻着。

又在床上依偎了半天，磊起身走向浴室，弄好水后，把我抱进去，一起洗了个鸳鸯浴。

从浴室里来时，已经是晌午了，磊要去找泉回来吃饭，我卷曲在床上，一步也不想走，而且也不好意思见泉。

磊看出来了，半躺在我身边，轻声说：“你以为你不见泉，他就不知道我们的事吗？那么早，他还没走呢，小傻瓜。”

“那他怎么没来救我？”我不解地问。

“笨蛋，”磊捏了捏我的鼻子，“他当然是默许了，才悄悄地走了。不管是我还是泉，你早晚是我们的人，谁是第一个，又有什么分别。他也想通了，你也别怪他，泉也担心你会不见的。”

哈，我心里这个气呀，好啊，泉你够狠！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不会轻易原谅你的。

我把脸冲床里，说：“我不想见他，包括你。你去找泉吧，让我一个人静静，我得好好想一想。”

磊叹了口气，知道我一时半会儿的不会想通，拍拍我的头，走了。

他前脚一走，我后脚就去了老爸那里，跟小娘说声想在这儿待几天，就进了客房不出来了。

小娘以为我是在和泉闹小脾气，也不理会，做了些精致的小菜和糕点给我送来就出去忙了。

我把房门反锁，躺在床上闭目凝思，可心里乱如麻，反复地想，我是不是该想办法回去了？可怎么能回去呢？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喜欢他们是一回事，可一旦真的有肌肤之亲，我不会处理呀。如果是一个就好了，偏偏一来就是两个，哪一个都割舍不掉。虽然说，在这个世上三妻四妾的很常见，但是，那些女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和别的女人分享自己的男人呢？我本身的占有欲是很强的，别的女人对泉和磊有心，我都会不舒服。烦呐、烦呐~~~

不知不觉，天色暗了下来，我也不点灯，就在黑暗中烦恼着，小娘来喊我吃饭，我也不理会，只是说不饿，要她不要管我，让我自己待着就行。

三更时分，我从恍惚中清醒过来，听到外面有泉和磊的声音，老爸正客气有礼地轻声询问泉，我为什么会这样？

磊叹了口气，说："这都怨我，是我没考虑到然的心情，太急燥了，我应该给然更多的时间，是我把她逼到牛角尖儿上的，陈叔，你要怪就怪我好了。"

泉在一边说："是我，如果我阻止就好了，然一定不会原谅我的，她对我的信任被我破坏掉了。她一定是不想见到我，所以才躲到这里。"

老爸叹了口气，小娘在一边说："既然，然儿不出来，你们在这儿也没有用，都回去吧。等她想通了，自会出来的，让她静一静吧。"

泉和磊还是不想走，被小娘一顿劝，总算是回去了。

我又陷进沉思中，其实脑袋里是茫然不知所措，跟空白一样，根本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就这样不吃不喝的，也不知过了多少天，只知道，这屋里黑了又白，白了又黑的。

就在泉和磊终于忍不住要破门而入时，我摇晃着把门打开了，我想明白了，我无法面对他们，既然无法割舍其中之一，那我就全部不要吧，我要想办法回去，我不想让自己成为不好的女人，我脑里一夫一妻制被根深地固地种在那里面。

泉和磊看到我开门走出来，大喜过望，冲了上来把我拥在中间。

我抬眼看着他们，已经没有原来的意气风发，潇洒倜傥的样子了，眼窝深陷，颧骨高耸，胡茬儿遍布。看来，这几天，他们也寝食不安，我的心又瞬间软了下来，不知他们要是知道我的决定，会怎么样?

其实，我在他们眼里也是一样，脸色苍白，面无表情，眼神飘渺，似乎感觉我已经不存在了似的。这让他们心里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定要留住然!

我看了看他们，嘶哑地说："我们走吧。"转身向外走去，几天来没进食，我的腿一软，就要倒在地上。

磊一把将我捞起，把我横抱着，低头瞅着我的眼睛，我低垂着眼，不去看他。他皱着眉，看了泉一眼，不好的预感由心头升起，无语地走了出去。

一路静默着。我将头靠在磊的胸口，那里传来磊沉稳的心跳声，不知我以后会不会留恋这曾让我安心放松的胸膛。心头一酸，两行热泪就流了下来。

我无声地流着泪，把头埋在磊的胸里，不敢让他知道，可是，身体的紧绷让磊无言地抱紧我，长叹一口气。

快到小楼时，我低声说："我要去湖心小亭。"

磊脚下一拐，走向那里。

到了亭里，我从磊身上滑下来，轻推着他们，让他们坐下。我站在另一边，背着他们，抬头仰望着月亮，一动不动。

磊和泉对视一眼，都皱起了眉，从没见过我这样，心里的不安在无限地扩大。

我平复了半天心情，不敢面对他们，望着月亮说："我知道，你们都爱我，一直对我都好，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会遇到这样的爱情。"

我顿了顿，接着说："我不怪你们，真的。我能理解你们的心情，是我自己没有走出这个心结。在我的家乡，我一直被教育从一而终，虽然，我们那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有婚外恋、有多个情人，可是我从来没有感情经历，我对这方面很陌生。是你们让我有被爱的感觉，让我有甜蜜的感觉，让我有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

我回过头，看着他们，他们似乎已经猜到我的决定了，眼里流露出绝望的目光，微微摇头，想开口说什么。

我手一摆，不让他们说，沉吟了一下说："我想单独给你们唱首歌，希望你们能明白。"

我转过身，背对着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月亮，低沉悲伤地唱起来：

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

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

也许是被人伤了心，也许是无人可了解，

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

人生际遇就象酒，有的苦有的烈，

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

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

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

干杯，爱人（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

把那往事，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

明日的酒杯莫要再装着昨天的伤悲，

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

我随着歌声的结束，迈步上到栏杆上，回转身，望着他们，不舍地说："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不敢扰乱你们正常的生活轨道。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我在擅自改变你们原来的命运。没有我，你们都会各自成家立业，有儿孙绕膝。"

我哽咽着，眼泪象水一样流着，点点滴滴落在他们的心上。他们要过来，我摇摇头，接着说："我好恨我自己，在你们都放下自己高傲的自尊时，我却这样伤你们的心，我无法原谅自己。答应我，去过自己的生活吧，忘了我，虽然我不舍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去，但我要试一试，我的家人在那边也会为我伤心，难过，我是个不孝的女儿，我想回去看看。再见了，我的爱。"

我的心里一片死寂，回家的强烈愿望在那一刻升至极度。脚往后一退，我向水面落去，望着月亮，等待坠入水中的那一刻。

那一刻竟是如此慢地到来，我不解地向下看了看，竟是悬在空中，身体被紫光包围着，那光越来越强，我找到他们的身影，看到他们脸上绝望的表情，我居然笑了出来，惨然一笑，心想：这就要回去了吗？可是，心为什么这么痛，痛得全身都在痉挛，象要裂开一样，这就是爱吗？那他们不是象我一样这么痛了吗？这么做，究竟是不是对？

我一刻，我的心不在笃定，我舍不得他们，我后悔了，我不要回去，我心乱如麻地想着，不知道的是，我身上的紫光在变弱。

我无意地回头看了一眼，二道身影腾空而来，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跟你一起走。"两双粗壮有力的臂膀将我牢牢抱住，我吃惊地看着他们，没有发现紫光已经暗淡无光地消失了。

“嗵”地一声，我们一起落入水中，冰冷的水瞬间将我们包围，还没等我反映过来，我们又飞出水面，直射向小楼。

站在房中间，衣服上还滴着水，可是没人注意它。

我傻愣地看着他们，突然冲向他们，对他们又踢又打的，嘴里还骂着：“你们是笨蛋吗？你们怎么知道是不是能跟我一起走呢，不要命了，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办？两个笨蛋，是笨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回去，怎么可以就这么草率呢？不知道我会心疼吗？”

“你也知道危险吗？”泉冷若冰霜地说：“说什么让我们过自己的生活，难道你能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吗？你有问过我们吗？你知不知道，刚才我的心都要碎了，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地说走就走，不给我们机会~~”泉突然哽咽了，二行英雄泪流了下来，一把抱住我，身体无法抑制地颤抖着。

磊低头不语，想了想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无法原谅自己，请你们好好过下去，从今以后，我不再出现在你们面前。然，请你原谅我吧，我这就走了。”

说完，他艰难地转过身，脚步沉重，头低垂着，往日那高大威猛的气势不在了，只有一个苦情人的落寞。

“不要，”我从泉的怀里挣脱出来，从后面一把抱住磊，“我不要，如果说，我的做法伤了你的心，我后悔莫及。”我抱着磊，嚎啕大哭，“就是因为舍不得你们任何一个，我才想逃避现实，才想逃回家。可是，既然现在回不去了，就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不是吗？呜呜~~不要走，我不能没有你，求你，哇~~~”

第二十七章 爱的再体验---甜蜜

我的心针扎一样的难受，像是在巨浪中要被颠覆的小船，心被纠成了一团，突然一张嘴，喷出一口血，眼前一黑倒了下去。

当我再次醒来时，磊和泉围在我身边，身上的衣服也换过了，小娘泪眼汪汪地靠着老爸，不断地抹着泪。

“磊，不要走，”我虚弱地说，“不要，我的心好痛，是我不好，我现在知道错了，体验到了你们的心痛。真的，我后悔了，我不该想要逃跑，原谅我，好不好？”

“嘘，”磊轻声地说：“不要多说话，放心吧，我不走了，不再离开你。刚才，大夫给你把过脉了，说你这三天没有进食，情绪又太激动，才伤到心脉，要好好补才行，不然会气血两亏的。”

我点点头，又大惊失色地说：“这不是说，我又要喝苦药了吗？哦，我不要了，我不要喝药，谁来救救我呀~~”

小娘被我逗笑了，脸上还有泪水，像雨打过的海棠，好娇艳，心疼地说：“然儿，真不知道你的脑袋里都装些什么，突然一下，扯得那么远，真是的。”还白了我一眼。

大家都笑了，我盯着小娘说：“我老爸真是宝刀不老呀，才几天的功夫，小娘你就被滋润得这么垂涎欲滴，让人想咬上一口。”

小娘脸一红，对老爸说：“看，报应来了吧，就知道你宝贝女儿这小嘴不饶人，都什么样了，还在这儿贫嘴。”又对我说：“我刚熬好的红糖小米粥，让少爷喂你吃一些，这就端过来。”

我感动地看了她一眼，对老爸说：“真是个好女人，老爸，你好有福气呢！”

“鬼丫头，”老爸笑着说：“那还不是你的功劳，不然，我现在还单恋呢。”

小娘递过来粥，空出手打了老爸一下：“你也开始贫嘴了，然儿既然都醒了，我们就不打扰他们了，走吧。”

泉舀起一口粥，朝我喂过来，我含着无限的歉意看着他的眼睛，眼泪又开始在眼圈里聚集。

“傻丫头，快喝粥吧，你快点儿好起来比什么都强，”泉了然地看着我，见到我把粥咽下，奖赏地亲了我一下，继续下去。

又开始了喝药的日子，我每天都想尽各种办法逃脱这种折磨，可是，每次都在打打闹闹中将药喝了下去。周而复始地，泉和磊始终都耐心十足，还渐渐把这当时是一种乐趣，不但亲口喂药，还发展到汤，水，水果等一切可行的食物。

我每次都竭尽全力地反复强调，这样不卫生，我们那儿连小孩子都不这样喂的，可惜，没人理会。

这天，我坐在窗台上，小腿冲外无聊地乱踢着，忽然看见浩在小院外走过，还低垂着头，一副没精打采的样。

我心里一喜，看来那天的计划没有白浪费，不然，我牺牲那么大，没个垫背的怎么成?

“浩，过来呀，”我兴奋地大叫，“我在这儿，快上来，嗳，不要走！啊！~~”

我看到浩一见是我，扭头就往回走，心一急，忘了是在楼上了，一使劲就掉了下去，那声惨叫就是我发现掉下去了。

不愧是浩，听见我异常的惨叫，立刻飞起，在空中转了个身，迎向我，双手将我抱住，又向上继续飞，落到楼顶。

我双手拍了拍浩，说：“浩真棒，下次再带我飞喽。”我在楼顶回顾四周，感叹一声：“啊，风景好好耶！空气好~新鲜，一定想着让磊和泉多带我上来玩。”

正在欣赏，脚下一滑，我就仰面溜下去了，双手在空中乱舞，嘴里“哇哇”大叫着。

浩及时过来，一把抱住我，把我固定在他身下，我在他的注视下，愣住了。

浩满脸矛盾地看着我，良久叹了口气，说：“你，你让我对你怎么好呢？”

“怎么了，”我不解地问：“浩有心事？说来听听，说不定我有好主意呢。”

“那天晚上，是你故意让我喝醉的吧？”浩单刀直入在问。

“嗯，”我的双眼乱转，不知道怎么回答，难道说珊没得手不成?

浩看着我的表情，心里郁闷极了，气恼地一低头，吻上了我的唇，我一惊，刚要开口说话，他趁机将舌头伸了进来，极尽温柔地深吻着。

我反应过来，奋力地拍打着他的背，眼睛瞪得圆圆的，不安地扭动着身体。

就在我要咬他的舌头时，他抬起头，难言的苦楚从眼中流露出来。我呆滞掉了，忘记跟他算账了。

又过了一阵，他放开我，起身坐了起来，我摸了摸唇，无言地起来坐在他身边。

“你知不知道，我对你的感觉不一样，”他闷声地说，也不看我，“现在，你让我不知要怎么办好了。你就这么不喜欢我吗？一定要把我送人才可以？”

看来，那天晚上，浩一定是失身了。我的脑袋里迅速地转了起来，刚才停滞的神志恢复正常了。

“浩，”我在心里组织一下语言，真诚地对他说：“我的身边已经有泉和磊了，就算你不介意，我也不接受，我不能欺骗你。我还不知道我们三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怎么能让你再陷进来呢？”

浩回过头，不解地看着我。

“我想跟你说真话，希望你不要太惊讶。”我决定告诉他真相，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你看，这就是事实。就因为这样，前几天，我和他们差一点永别了，不是你不好，是我不能再把你牵扯进来。”我接着说：“珊是真心喜欢你的，她能与你生活一辈子，为你生儿育女，你们又都是孤身一人，相亲相爱不好吗？比起我这个不知道哪天就消失的人，珊是更好的选择。”

我看了看浩的表情，有些动摇了，再接再厉地说：“我就是在乎你，怕你受伤，所以自作主张地想将珊留在你身边，爱你，照顾你一辈子。浩，相信我，被爱要比爱人容易得多，泉和磊已经在我无意中被伤害得太深了，我不能再自私地将你卷进来，那对你不公平。”

“我们永远是朋友，浩，答应我，跟我做朋友，肝胆相照的朋友，求你！”我恳切地说，眼睛热切地看着他。

“我明白，我要再想一想，毕竟这让我一时无法理解。”浩看看我，“我送你下去吧。”我点点头。

浩从窗口把我送进去就走了，我坐在床上想：是不是让珊来这儿，我亲自问问她才好？

泉推门进来，从后面搂住我，把头靠在我肩上，一只手轻抚着我的唇，酸酸地说：“他的吻比我的要好吗？让你这么回味无穷的。”

“哈，”我有些尴尬地说：“怎么可能性，我不是拒绝了吗？”突然反应过来，回头问泉：“你刚才一直在？那你怎么不出来？”

“我为什么要出来，你们在那里郎情妾意的，”泉吃味儿地说：“要是你把浩也收了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不是在积极地把他打包送人吗？”我赶紧讨好地说：“你看，我都让他生米煮成熟饭了，诚意还不够吗？这样吧，我们再举行一次热闹的婚礼，把浩和天胜一起给嫁了，好不好？”

为了息事宁人，我只好“卖友求荣”了。

“那好吧，不过你现在得赔偿我。”泉把我一下扑倒在床上，目光热烈，呼吸急促，分身突显地顶着我的柔软。

我迷恋地看着泉，这个第一眼就让我心动的男人，虽然那时还弄不清自己的感觉，但却如此信任地跟随着他的男人。

我主动地翻身将泉压在我身下，一边亲吻着他，一边颤抖着小手将他的衣服拽开，心也“呼呼”地跳着，第一次主动地脱掉男人的衣服，有些手忙脚乱的。

泉兴奋地双眼亮了起来，主动配合着我，也偷偷地把我的衣服褪了下来。“袒”诚相待后，我不知道怎么做好了。回想起磊对我做的，照猫画虎地从泉的颈、耳，一路亲吻到唇，手也在泉的胸膛上胡乱地画着，泉猛地一翻身，将我压在下面，抢回主动权。

随着泉的亲吻，我的全身逐步被点燃，他的手抚摸到哪里，哪里就变得敏感异常，两颗“樱桃”，轻易地让泉吮吸成草莓，神秘的桃源化为一汪清水。我无措地在床上翻滚，似乎在找寻什么。

随着泉的挺入，身体里的空缺被填满，在泉深入浅出的带领下，我好像飞在半空中，无意识地呻吟着，全身粉红，双腿紧盘住泉的腰。

泉被我吸引着，低吼一声，加大力度，就在我们一起爬上高峰时，一股热流冲向我的深处。

我喘息未定地躺在泉的下面，闭着眼回味着。跟磊那次,根本没有神志来感觉这样的激情，在磊的带领下，无意识地经历了初夜（虽然是在白天，但一般都这么形容不是吗）。

泉低头亲了亲我，低笑着：“我和大哥，谁更好些？要不要再一次，我还想要。”

“不要闹了，我的腰都要折断了，放过我吧，”我呻吟着，“和磊那次，我根本没精力去体验，这才是我第一次享受到什么是鱼水之欢。我得谢谢我那些朋友，不是他们看得紧，怎么会有这么甜蜜的事发生在我身上？”

泉得意在笑了，“我要告诉大哥，他没让你满足啊，宝贝，再一次好不好？”

“不要，”我奋力地推开泉，惹得他呻吟一声，原来他还没有退出来，“你这个色狼，离我远些，就知道会这样，难怪我大老婆说不能让男人太快得到你，真面目果然不出所料。”我的脚用力地踢着他，他的目光又直了，我赶紧跳下床，跑进浴室。

刚在浴桶里坐好，泉就跳了进来，嬉皮笑脸的说：“然，我服侍你好不好？”也不管我要不要，搂过我，手就动了起来。

我奋力挣扎着，嘴里叫着：“你一定没安好心眼儿，我才不要嘞。”

他把我搂进怀里，面对面地坐在他腿上，深情地看着我，我慢慢地溶化了，柔顺地将头靠进他的颈窝，闻着他身上的熟悉气味，感觉着背后温柔的抚摸，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身上的乏力渐渐上来，睡了过去。

一阵凉意将我从酣睡中惊醒，我闭着眼睛，搂紧怀里的温暖，拱了拱，还要继续睡，头上传来无耐的笑声：“你还当不当我是男人了，然？我都已经郁闷半天了，你还要睡，小懒猪，太阳晒屁股了。”

屁股上被人拍了一下，我猛地将身体一挺，直愣愣地看着泉，眼神迷茫，嘴唇半开，一副半梦半醒的样子。

泉下意识地轻哼了一下，胸部被两团柔软顶着，下面也挨得紧紧的，不由自主地起了化学变化，双眼放射出电波，含笑地说：“现在，我不介意了，宝贝，让我爱死你吧。”

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感觉到身体里来了不速之客，脸一红就要起来，泉一把拽住我的腰往下一带，我重重地坐了下去，他的兄弟被我深深地吞了进去，我们异口同声地发出了满足的呻吟声。

泉不在犹豫，含住我的舌，手在我腰上扶着，不断地律动着，激情四射的热量将身边的凉水点燃，沸腾着。

我无助地仰起头，挺立的双峰，颤抖地吸引着泉的目光，泉把嘴张得大大的，几乎将一半的峰乳吞下，舌尖不停地在顶端打着旋，一股电流将我贯穿，我情不自禁地向后仰去，“啊”地叫了出来。泉也怒吼一声，快速地把我送上云端，久久不息。

疲倦重新包围住我，在泉释放不久，我又沉睡过去。泉细心地将我清理好，把我抱上床，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然的身体还是没恢复好啊，看来不能让她太劳累过度了，做下病根就不好了。得让大夫给她开些好药好好滋补一下，不然加上磊，然的身体会吃不消的。”

我无知无觉地继续酣睡。

第二十八章 女人的阴谋

一觉睡醒，我伸了个懒腰，张开双眼，泉正睡得熟，看了看天，已是满天星斗了。摸了摸肚子，有些饿了，咦，能摸到肋骨了，小腹有些凹陷了，我美得无声一笑，身后传来嘘声：“美什么美，都瘦得可怜了，你要把那些肉肉再吃回来才行，都摸到骨头了。”

是磊，我回头瞅着他，月光在他刚劲英俊的脸上投射出几处阴影，越发地吸引人。我抬手抚摸着他的脸，迷恋地看着他，一脸傻样儿。

磊用一只手摸上我的小肚，轻柔地爱抚着，一阵“咕噜”声不适时宜地传出来，他了解地笑了。

我噘着嘴，抬手轻捶他一下，用牙咬了一下他的下巴。

“我们上楼顶吧，我给你拿些吃的，让泉睡吧。”他悄声地说，我连连点头。

磊抱着我，我坐在他怀里，手里拿着一只鸡腿和两个大血桃，在月光如水的楼顶上满足地吃着。

吃完鸡腿，我又吃起桃子来。

“唔，真甜！”我看了一眼磊，把手里的另一个桃子递过去，免得他垂涎欲滴地直看我。

他摇摇头，推开我的手，目光如炬地看着我的唇，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下意识地舔了舔唇。

“小妖精，”他俯下头，用舌尖将我唇上的桃汁舔干净，然后直接利落地探了进去。

当磊终于放开时，我已经气喘吁吁了，手上的桃也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了，夜风吹来，我打了个冷战，磊有些意犹未尽，但还是抱我飞回屋内，搂着我乖乖地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让泉通知珊和芸娘到小楼来一趟，同时把磊也赶了出去，准备了一些水果和糕点，等着她们的到来。

芸娘来得早些，几天不见，她面色红润，神态也开朗了许多，一定有我不知道的事在发生，看着她坐在那里吃着水果，我暗自怪笑。

“芸娘，来尝尝这个桃子，我昨天才吃过，好好吃，味美汁多的，对皮肤好好的。”我“殷切”地招呼她，热情周到。

“咦，芸娘的皮肤好好的，跟前几天不太一样，有什么美容秘诀快告诉我，不要藏私哦，”我别有用心地说：“面带桃花，一定是跟男人花前月下，私定终身了吧，说，老实交待，不然的话，”我用手指比划着她的痒痒肉说：“家法侍候喽。”

“然，你说什么呢？”芸娘不好意思地说，脸上飞起可疑的红云，含羞带笑地说：“不是你说的那样啦，才没有私定终身呢。”

我听出问题，用眼睛斜着她，挑起一边眉头说：“不是私定终身，那就是说有花前月下喽，到哪步了？有没有亲亲呀？”

芸娘的脸红得跟草莓似的，头低垂着，不肯再多说。

我心里有了数，看来，天胜还满听话的，不让做的不做，没说的都做了，水道渠成，我只要让他们同意由我做婚礼司仪就可以了。

正在这时，珊到了，我可不能轻易放过她，毕竟是我给她出的损招，虽然罪魁祸首是浩自己。

珊刚坐下，我就迫不及待地将她拉到另一间屋，有些话当芸娘的面不太好说。

“干嘛，”珊不解地问：“什么事这么急，让我先喝口水不行吗？”

我直接把茶壶递给她，没好气地说：“给，管够！好了没？也不说来看我，计划结果我还不知道呢，没良心的，是不是朋友？还要不要成亲？”我白了她一眼，对她不用客气，跟我是臭味相投，同我原来的朋友划等号。

她的脸居然红了点儿，看来，既成事实了。但我就是不想放过她，凑到跟前，坏笑着说：“不说明白了，下面的事别说我不管了，自

己看着办吧。”

她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说：“办成了，可就是他最近不来了，让人找他，总说忙，”她猛地抬头问：“他不是想赖账吧？”

“他敢？”我目露凶光地说：“放心吧，一切有我呢。不过，你要是不详细跟我说，这事我还真不好插手。”

珊被我给唬住了，咬着下唇，红着脸说：“也没什么了，我把他扶到我屋里后，就把他放到我床上，我就在他身边躺着。后来，他半夜醒了，就把我给~~~那样了。”

“什么样啊？”我装傻地问：“你不具体地说，我怎么帮你出头啊，现在身也失了，难道人不要了吗？”

在我的“威逼”下，珊只好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那夜，浩被灌醉后，珊也做不好什么，你想啊，男人不清醒，呼呼大睡，能搞出什么来。珊无可奈何地躺在一边，也睡着了，毕竟她也喝了不少酒。

半夜，浩睡醒一觉，才想起来看清楚是哪儿，手一搭，正搭在珊的丰胸上，无意识地捏着，感觉怪怪的，神志还没完全清醒，下意识地把珊搂在怀里。

这时，珊被摸醒了，见机会难得，偷偷将衣服结开，壮着胆子把浩的衣服也结开了。

浩喃喃自语地说：“是你吗？可知道我想你？”搂着软绵绵的娇躯，自然而然是做起男人的本职工作。

“就这样？太没创意了吧，”我撇着嘴，“珊，你是不是把重要环节给落掉了，浩太没情调了吧。要是你后悔，我可以再给你找一个，怎么样？”

“什么呀，”珊打了我一下，“你喝多试试看？他一早醒来见是我，像见鬼似的就跑了，钱袋都忘了拿，在这儿呢。”

我拿过来一看，是个绣着浩字的小布袋，里面还有些散碎银子。我一把收进怀中，对珊说：“想不想把他搞到手？”

“当然想了，”珊又犯愁地说：“可我看他好像怕我似的，都见不到影，这样就是成亲，怕也过不好啊。”

“有我呢，只要你听话，一切照办就行，”我拉着她，“走，把芸娘一起带着，去找你们的男人。”

去前院的路上，我给她们布置了任务，一切让她们按计划行事。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嘿嘿，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

我们分开行动，珊和芸娘去主楼，我在四处搜寻浩的身影。

咦，怎么看不到，我象没头的苍蝇乱转着，问过每一个从我身边经过的人，都不知道浩在哪里。无语仰望苍天，“好人”就这么难做吗?

呵！发现了，怪不得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原来在树上“蹲”着呢。

“浩，想活就快下来！”我气愤地大喊，让我白白流了这么多的“香汗”。

浩猛地打了个机灵，从斜靠的树杈上做了个垂直运动，大头朝下地栽了下来，我眯着眼，咧着嘴，嘴角下坠，露出下齿，缩着肩，等着看，泉被摔成什么惨样儿。

真是~真是好可惜呀，浩在接近地面时，一个漂亮的鹞子翻身，稳稳地站在地上，那姿势可以媲美世界体操冠军了。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浩无耐地看了看我脸上的表情，一副“内伤”的样子说：“你就那么想看我被摔得鼻青脸肿的吗？”

“不是，不是，怎么可能？”我连连摆手，坚决地否认道。

浩一副“你就是”的样子，面露狰狞地走过来，双手掐着我的脖子，轻摇着，又憋不住笑地说：“什么事，让你这么大呼小叫的，不会是少爷他们不要你了吧？”

我白了他一眼，说：“你这个乌鸦嘴，担心你自己吧。说，你是不是干什么坏事了？人家苦主都找上门来了，”从怀里拿出浩的钱袋，在他眼前摇晃着，“别说我不罩着你，人家是来还你钱袋的。只怕这时，大家都在追问苦主，你的钱袋为什么会掉在黄花闺女的闺房里了吧。”

我斜抖着肩头，一条腿还侧踮着脚，一副我都猜到的表情，将胳膊搭在浩的肩上，讨好地说：“别说兄弟没想着你，我可是第一时间来

找你的，可你也太难找了吧，居然像个猴子似的在树上蹲着，耽误这么长时间，可是你自找的。”

浩呆呆地，半晌没说话，一会儿，脸上又丰富多彩起来，又红又紫的，变幻莫测，最后把目光落在我脸上，问：“你说怎么办？”

我逗着他，“什么怎么办？你又没说出事情真相，我怎么知道你说什么？”

浩的脸，血色上涌，想了又想，放弃抵抗地说：“就是你故意把我灌醉那天喽，我、我把梅主事给、给那个了。”

“哪个了？”我故作不解地问。

“就是给吃了。”浩垂头丧气地说。

“吃了，可是，珊现在还在主楼哪，没死呀？”我看着浩越变越~~铁青的脸，故意地说：“你知道我是个单纯的人啦，不说明白，我怎么会懂？”

“你怎么不懂，我又不是没亲过你？”浩终于崩溃了，低声怒吼着说。

“你怕泉不知道，是不是？”我抬手打他的头一下，又说：“只是亲亲，有什么好怕的，让你这么紧张？”

“不是就这样啦，男人喝醉了还能干什么？你是猪哇，还不明白？”浩气急败坏地说：“就是提前做了夫妻做的事，你怎么这么笨了呢？”

“那不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吗？怎么自己忍不住先做了呢？天胜和芸娘可还是好好的，”我故意地讪笑，没办法，谁让他说我是“猪”，本来想放过他的。

“哦，你是故意的，绕着弯地骂我是自作自受，”浩终于明白了，一脸苦笑地问：“现在怎么办？你快给我出个主意。”

“真的听吗？”我要让他毫无疑义地信任我，这样才能把他“安全”地卖掉。

“只要你有好主意，让我怎么做都行。”浩信誓旦旦地说，双眼期待地看着我。

我装作眉头一皱，想了半天，突然大叫，吓了他一跳，他连忙说：“想到什么了？”

“其实也不是我想到的，”我卖了个关子说：“你刚才不是说，你提前做了夫妻做的事吗？现在，你只要把这变成真的不就行了吗？让它既成事实，不是面子里子都有了吗？你可以说，仰慕珊很久了，在喝多的情况下，不由自主地做出了平时不敢做的事，这样就可以了。”

浩苦思了半天，说：“可我对她并没好感啊，我心里是把她给当成……”“停，”我一把捂住他的嘴，“从今以后，你的心里只能有珊了，要是你不同意也成，现在就跟我去泉那儿解释吧。”

“我听，我听还不行吗？”浩有气无力地说。

这样怎么行呢？就算浩和珊成亲，也只怕面合神离的。我在心里想了想，按计划说：“这样吧，我看珊是对你有情有意的，你要是不信，我们现在去主楼听听看，如果珊是维护你的，你就要重新考虑，真心地接受珊，用心对她好。如果不是，就说明我对珊的判断不够准确，你也不用成亲了，我来处理这件事。你同意吗？”

“好，要是真是这样的话，我就认真对待她。”浩在脑里浮现出珊的玲珑娇躯来，“毕竟，她还是满让人回味无穷的。”脸上还露出色色的红韵。

我暗暗撇撇嘴，心想：浩，还真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嘞，这样就被拐了。

领着浩，向前院进军。

我们在门外倾听着里面的对话。

芸娘在追问着珊：“你倒是说说，浩的东西怎么会跑到你屋里的，不要怕，一切有少爷做主呢。千万想好了再说，不然，吃亏的可是你自己。快说呀，怎么还是不说？”

泉在一边也说：“梅主事，一切有我做主，你就放心大胆地说吧，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浩那里由我来做主。”

就听珊温柔地说：“真的没什么，我也不知道，浩的东西怎么会在我房里，我怕浩急着用，所以才亲自送来的，没别的意思。你们就别为难浩了，真的没什么。”

泉又说：“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想不到了吗？你为浩着想，我不想多说什么，可是浩能知道吗？你牺牲这么大，值得吗？”

珊娇羞地说："我不敢奢求什么，浩并不知道我的心，你们也不要逼问他什么，我只要他过得好就行了，谢谢少爷的关心。"

我回头看看浩，他正在沉思着，脸上有着些感激的表情。

我用胳膊肘儿撞撞他，嘴噘着，脸朝里一转，暗示他要像个男子汉，去做点什么。

浩终于面带笑容地从我手上拿过去他的钱袋，从容地迈步走进大厅，走到珊的面前，温柔地说："还麻烦你亲自过来送，我有时间去取就好了，这样一来，他们都知道我们的事了，你不介意吗？"

珊意外地看着浩，没想到他会这么温暖地对待自己，心里委屈，眼泪就流下来了，梨花带泪的，让人想紧紧地呵护。

浩果然没让我失望，叹了口气，把珊搂入怀里，用手轻轻的拍着她的背，不知说什么好。

芸娘也感动得掉下泪来，天胜赶紧手忙脚乱地帮她擦拭着，让芸娘又不好意思地红着脸，依偎在天胜的怀里。

泉一脸的平静，一副果然不出所料的表情看着我，我跳进他怀里，奖赏地亲了他一下，他挑挑眉，暗示我，这不够。我看看大家都没注意，轻吻了他一下。泉马上加深这个吻，不肯放过我。

好半天，我终于能重新呼吸了，红着脸偷偷一看，呵，两对情侣正在热吻，难解难分的。原来，芸娘也这么大胆了，我放心地开始筹划新的婚礼仪式了。

我清了清嗓子，四张嘴终于分开了，四张大红脸看着我，"为了能更好地安定团结，让浩和天胜能安心工作，我宣布，三天后，为你们同时举行婚礼。"

天胜用感激涕零的表情看着我，连连点头，一副迫不及待地样子，芸娘羞得又躲进他的怀里。浩一脸的意外，傻愣地瞅着我，珊冲我意会地笑了一下。

四个人的表情好好笑，我回头看了泉一眼，还是不动声色的。我眼一转，坏笑着说："由于珊是在酒楼住的，不利于商讨事宜，从今晚开始，我们三个女人在一起睡，就住在小楼里。浩和天胜本来就在一个院落里，就把那里作为新房吧，到时一起从小楼里嫁出两位新娘子。就这么决定吧，你们开始忙吧。"

我拉着芸娘和珊的小手往外走，到门口时回头看着泉的难看的脸，冲他得意地一笑，不理会他咬牙切齿地瞪着我的表情。

第二十九章 红色联盟

晚上，我们三个女人一间房，叽叽喳喳地说着悄悄话，把四个男人关在门外。

当然了，天胜和浩不放心我把他们的准新娘给带坏了，所以坚定地守在门外，泉和磊没办法，只好把他们拽到磊的房间，四个人凑成一桌，喝着小酒儿，唠着小嗑儿的，倒也在增进感情。

我们这屋，现在正在忙活着，我让芸娘和珊仰面躺在床上，把头冲外，我给她们正做面膜呢。

我用洗脸液给她们分别清理完毕，用蜂蜜加上一点蛋清和匀，细致地在她们的脸上涂上一层，不让她们随意说话，那对皮肤不好。

我对她们传授着闺中秘籍，让她们牢牢记在心里。

“提醒你们一件事，就是珊的事情一定不能说出去，尤其是芸娘。如果天胜要知道你是这么狡猾的女人，你说，他以后还能不能这么爱你了？所以，你一定要保守秘密。”

我看了看珊，说：“你，我就不用多说了，浩如果知道是你算计他的，想必，你也就没有幸福可言了。”

我拍了拍她们的肩膀，说：“这是我们三人组的秘密，知道吗？”

她们一起眨眼，表示收到。

“记住，成亲那晚，要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压在男人的衣服上，以后，他就会听你的了。千万不要忘了呀，这可是我们那儿最经典的经验之一。”为了让她们不起疑心地让我折腾个够儿，我胡编乱造着。

她们都信服地眨眼，差不多了，我再接再厉地说着：“上次，我老爸成亲时，有些仪式我都没用，怕我老爸以后会吃亏，现在，我无条件地支持你们，一定要跟我配合默契才行，知道吗？”两双眼睛眨呀眨的。

胜利！我满意地把她们的面膜清理掉，又拍了些化妆水、乳液在上面，把镜子拿来让她们照照，她们都满意地直点头。

“上床睡觉。”我一声令下，三人组合爬上床，在被窝里又把芸娘和天胜的事问了个底朝天，才放过她，睡了。

清晨的鸟叫声把我们唤醒，我们洗漱完毕，就到小娘那里去蹭早饭。至于，那四个家伙，正在磊的房间里横七竖八地倒着，昨晚喝太多了，还没醒酒。

吃过早饭，我跟老爸说，想要二条活鱼，晚上我们要在湖心小亭上吃，又让小娘帮我备好配料，就和她俩一起去了芸娘那里。

“然，你想不想在我们的婚礼上穿得漂亮些？”芸娘问着我。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我兴奋地问她。

芸娘冲我点了点头，“我给你找一套女孩儿的衣裙，你试试看。”

我在她们的帮助下，穿好了那麻烦的裙子，她们都看着我瞪大了眼睛。

“不好看吗？”我低头看了看，应该还可以吧，毕竟我这阵子瘦了好多，不至于太圆了吧。

我见芸娘的梳妆台离我不远，就想走过去，看一看。谁知，才迈出去两步，我就踩着裙角摔了个跟头儿，实打实地趴在地上，双手和膝盖都磕破了，倒在地上呻吟着。

珊和芸娘连忙扶起我，又吹又揉的，心疼够呛。

珊说：“然，我看你还是别穿女装了，虽然挺好看的，但是，你看你，根本没有女生的样子，还是男装好一些，至少不会摔倒了。”

芸娘温柔地给我包扎，说：“好可惜，然穿裙子好漂亮呢。又大方，又英气的，还有一种跟我们不一样的气质，要是少爷见到了，一定会喜欢的。”

“真的吗？”我从疼痛中挣扎出来，埋怨她们，说：“那怎么不早说嘞，我还以为很难看，才急着找镜子，现在要怎么赔偿我？”

珊歉意地笑着，：“对不起嘛，我们只是没想到你会这么好看，所以才愣住的，你就别生气了。”

芸娘想了想，说：“然，不如我给你做一条特殊的裙子，你晚上穿给少爷看，也不用走路，就像你穿的睡袍一样，直接睡觉就行的样式，怎么样？”

我眼睛一亮，幻想着泉他们看见我的样子，脸上“嘿嘿”贼笑着，惹得她们俩都笑我是“女”色狼。

我们互相嬉戏、取笑、疯癫地闹着，一点儿都没大家闺秀的样儿。看着她们的笑颜，我在心里想起我那些原来的好友们，好想他们啊，不知道是否和我一样，这么开心。

太阳要落山了，我招呼着她们，一起去湖心小亭。

在她们的搀扶下，我一瘸一拐地走着，还没到小楼，就遇见来找我的磊，看到我这样，一把抱起，怒气冲冲地问："是谁弄的？"

我举起一只包着纱布的手，可怜地说："是我，是我，就是我，"随即又一笑地说："没什么的，一点儿小伤而已。"

磊无可奈何地看着我，心疼地说："你就是不让人放心，一会儿不看着，就弄出点儿事来，真不知道是怎么长成这么大的。"说完，还亲了一下。

我用眼睛瞟了一眼她们，抿着嘴，红着小脸儿看着呢，还流露出一丝的羡慕。

我要给她们洗脑，"再看，眼睛就掉出来了。千万别羡慕，你们不知道，时间长了，这样的福气也是一种折磨，什么事都不能做，会像个白痴的。"

磊笑着用手在屁股上拍了一下，不满是说："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说的就是你，鬼丫头。想去哪儿，我送你过去。"

"湖心小亭，我要在那里请她们喝酒，你给我准备些清淡些的酒，好不好？"我搂着磊的脖子，撒娇地说。

"那我呢？你不请我吃？"磊竟然有点吃味儿地说。

我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们女人的聚会，明天，她们就要嫁人了，我为她们庆祝最后一天的单身。你们男人也可以自己去喝酒，像我们一样的。"

说笑间，已经到了小亭。老爸已经准备好我要用的东西了，我把磊赶走，动嘴做起最爱的一道菜，水煮鱼。珊在一旁动手，没办法，我的手动不了。

为了让菜不凉，我在砂锅下坐了个木炭盆，跟火锅似的，还可以不停地往里加鱼，我招呼她们一起坐下，木炭盆放在桌中间，周围还有些青菜和水果，有一大盘的呛面馒头。其实，这更像是麻辣涮。

鱼汤已经滚起来了，上面一层的辣椒和红油，一看就诱人，我冲她们示意开动，就带头吃了起来。

“呼~~哈，真是辣得过瘾，”我吃得不宜乐乎的，看着她们还没动筷，热情地说：“快尝尝，保证让你吃了这回，想下回的。珊，要是你觉得好，在酒楼里试试，一定会火的。我家乡那里，这道菜非常受欢迎的，到时酒楼要是火得通红，你就请我吃顿好的，怎么样？”

珊先尝了一口，“唔，真不错，虽然有些辣，但是很开胃呢，芸娘来尝尝，别怕辣。”

“是呀，是呀，不是准备馒头了吗？”我对芸娘说：“那就是我准备解辣的，还有水果。咦，磊的酒，怎么还没送来呢？”

“来了，来了，”我话音未落，磊的声音就响了起来，一回头，后面还有三人。

“不许你们加入，”我大叫着：“要喝，自己去弄，别跟我们掺和在一起，我们是女性沙龙，喂，喂，谁允许你们坐下的~~~”

泉也不吱声，把我抱在他怀里又坐在我的位置上。磊拿来药膏，把纱布打开，重新处理伤口，膝盖上的，也细心地重新弄了。

我一回头，见芸娘和珊已经都在各自男人的怀里坐着，脸红红的，一副幸福的样子。

我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小亭里一共就四张凳子，这下满员了，还有三个是人肉沙发。

泉好笑地揉搓着我毛茸茸的短发，轻声说：“你伤成这样，怎么能自己吃呢？我来喂你吧。”

我一低头，才发现，磊把我的手包成肉粽子似的，还“嘿嘿”地在一边傻笑，让我皱着眉，仰望着刚刚升上来的月亮，无耐地长叹一声。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把酒倒上，热闹地吃了起来。

吃了一会儿，我突然说：“你们一来，这鱼就不够了，谁再去弄些来，不然不够吃呢。”

泉把我放进磊的怀里，抽出软剑，故计重施，剑上串了三条肥鱼，回头问我：“够不够？”我连连点头。

浩走过去，将鱼接了过来，稍稍一点地，像只大鸟一样的飞了出去，一会儿，手里拿着个盆，处理好的鱼肉就盛在里面。

“我要是也有轻功就好了，”我羡慕地说：“那我就不用爬树去摘果子了，一飞，就摘下来了，多省事。”

浩笑着说：“如果我师父听到，一定会吐血的。难道辛辛苦苦练功就是为了这个吗？你呀，也只有你，才会把少爷当成渔夫，把我当成跑腿儿的。”

天胜在一边接着说：“我师兄那一招，可是很厉害的，没有十年八年的苦练，是练不成的。然，你好大牌呀，大概就是这样出人意料，才这么吸引人。师兄的命好苦呀。”

我回头看向泉，“你觉得呢？是不是跟我在一起很累？”

泉的眼里，温柔似水，轻摇着头说：“怎么会呢？没有你，我的生活不会这么精彩，也许早就死在那些杀手的手底下了，是你让我重新找到生活的乐趣，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的。”

芸娘和珊都一脸的羡慕和向往，直盯盯地瞅着我们。

浩和天胜不约而同地亲了各自的女人一口，对泉说：“少爷，你快别煽情了，你让我们很有压力，拜托，要不，你们回去亲热亲热再回来吧。”

泉果然要抱我起身，我连忙叫道：“不要上当啊！我的鱼呀，~~~”大家哄然大笑起来，忙活着吃鱼。

一直吃到三更天，大家酒足饭饱了，拖拖拉拉地大队人马，嘻嘻哈哈地回到了小楼，男生一屋，女生一屋的各自回房。

我看芸娘的脸蛋红红的，小嘴也红红的，取笑她，说：“哦，芸娘，看来，天胜的吻功不错，瞧这脸儿呀，嘴儿的都亲得这么红，你好[性]福噢！”

“然，你不要乱讲了，脸是喝酒喝红的，嘴是辣红的，”芸娘不依地用手轻打着我，“就你这么色，少爷对你才是这样好不好？”

珊也爬上床来，倒在我身边，有些大舌头地说：“就是，就是，少爷对然还真是肉麻耶。又是喂，又是亲的，自己倒没吃多少。”

“怎么，你们这是在羡慕吗？”我醉眼迷离地说：“明晚，你们就能心想事成了，如果太急的话，现在就让你们洞房好不好？”

“说什么呢？”她们一起攻击我，挠我的痒痒，我双手被包得像个粽子，毫无反击之力，在床上乱滚着，哈哈地笑着，又不甘心地用脚踢她们。

三个女人这边的嬉戏声，让另一边房里的男人们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各自在心里浮想联翩，然后，又不言而语地相视一笑，各自找地儿睡了。

第三十章 好事成双后--闪

“什么东西呀？要压死我了，”我睁开眼睛，身体一拱一拱地爬起来，回头瞅一眼，芸娘和珊睡得呼呼的，手脚还都朝着中间——我刚刚睡的位置伸着。怪不得这么压呢，我摇摇头，蹭下床。

楼里静静的，男士们大概还没醒。我的手不太方便换衣服，就穿着睡袍下了楼，走向小亭。

迎着朝阳，呼吸着新鲜空气，我漫步来到小亭上，昨天吃剩的饭菜还在，我坐在亭边的长木凳上，伸直双腿，背靠柱子，眼前的一切让我感觉好温暖，我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专注地看着一池的荷花。

“我对你真的好矛盾，”传来的好像是浩的声音。

我回头一看，果然是他。

“为什么？”我轻声地问，不想从刚才的心境中走出。

他坐下，靠着另一边的柱子，把腿也放在长凳上，我们的脚正好相对。

他缓缓地开口说：“我不知道，对珊，我现在好象是有些喜欢了，可是对你，还有些割舍不下，我想知道，在你的心里究竟是怎么看我的。”

我明白这时必须让他对我彻底死心，不然，珊以后会受到伤害的。

想了想，我直视着浩的眼睛，认真地说：“你给我的感觉你像我的死党，老四。虽然，他对我很好，但我们就好像是兄弟，是哥们儿。就算他喝多了酒，而我们在一个屋檐下，他也不会对我乱来的。他对我来说，更像是我的哥哥，我这么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

浩的脸上有些落寞，我接着说：“你在我心里也是一样，我把你当成是一家人，但不会像对待泉和磊一样，对你有的是亲情，而不是爱

情。希望我没有伤害到你，我希望我们是一家人。”

我看着他，眼里没有一丝杂念，坦诚得透明。

他把头转向水面，半天无语。

好久，他回过头，冲我开怀一笑，说：“是的，我们是一家人，谢谢你，然。你让我有了家人的感觉，我会好好待珊的，我明白了。”说完，起身走了。

呼，终于解决一件头疼的事了，我仰着脸，闭着眼，心里的压力一旦不存在了，感觉风儿都在轻抚我的脸，我美滋滋地笑了。

“原来，我的手这么有魔力呢，”头上传来磊的轻笑声，一双有力的臂膀把我搂入怀中。

我把头依偎在他的胸口，听着熟悉的心跳声，不打算这么快就回去，小声地说：“我想睡个回笼觉，磊，陪我。”

一只大手摸了摸我的头，把我放在舒适的位置后就搂着我，不再言语。

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睁开眼睛时，已经是在磊的房间里了，楼里静静的，磊在我身边躺着，正看着我。

“他们呢？”我问道，“怎么会这么静，婚礼开始了吗？”

“没有，他们都去忙了，”磊说：“看你睡得那么香，就没叫你，时间还多，再睡会儿吧。”

“磊，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我用手在磊的胸口上画着圈儿，“我想出去走走，还想去你家看看，难道你都不想家吗？”

磊有些意外，说：“然，你想去了吗？我还以为你不想跟我回去呢。”他把我的手按住，说：“你再画下去，我就忍不住了，想把你吃下去。”

我脸一红，不敢动了。这几天，磊一直没有机会跟我在一起，我可不能招惹他。

“哦，对了，磊，”我想起来还有事儿没准备呢，“你要帮我做些道具才行，你看，你把我的手包成这样，要负责哟。”

磊点点头，帮我换好衣服后，就细心地为我准备需要的道具了。在磊的帮忙下，很快就弄好了。

热热闹闹的婚礼开始了，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后，大家都默契十足，气氛高涨，由于我的伤势，司仪就由泉担任。大家一看是主人，心里眼里都热呼呼的，凝聚力成倍增长。

我这次是做媒人来至贺词，正正经经地做完本职工作后，泉就往下进行那三部曲。

大家还是乐得哈哈大笑，我又让人拿上台一个长条木凳，让磊端着二盘桂圆跟我上来。

用手向下压了压，大家的笑声平息下来，我说："现在，为了这两对新人早日开花结果，我们增加一道手续。新郎新娘要在这个凳子上相对走过，手里还要各端着一盘桂圆。要注意，桂圆不能掉下来，也不准新郎用手把新娘抱过去。谁的桂圆剩得越多，将来子女就越多。现在，哪对新人要先来呀？"

珊一脸的好奇和兴奋，看看我，冲我一挤眼儿。

"那就先由浩和珊来吧，"我让泉主持着，走下台，观看。

只见珊和浩走到中间后，因为不能用抱的，只好互相搂紧，在凳子上慢慢腾腾地交叉过，手上盘子里的桂圆还不能掉，难度很大，珊的身体一晃，差点儿掉下去。多亏浩的功夫不错，搂住珊并且平稳下来。

二人相视一笑，珊的脸红得好可爱，满脸的幸福感，看来，我这个临时起意的游戏，作用还很大呢。

在大家的叫好声中，珊和浩完成任务。天胜在一边看得心痒痒的，迫不及待地拉着芸娘上去了。

他们也是险象环生，大家齐声喊着口号，加着油，终于圆满完成任务。经久不息的掌声，让两对新人感动万分。

新人敬酒的环节到了，大家看到上次的伴郎伴娘这么快就成亲了，都相信我说过的话，积极踊跃地报名参加伴郎伴娘的队伍，居然一下出来四对，而且看来是彼此之间早已情有独钟了，真是意外之喜呀。

这次的事情让东方府里形成一个惯例，以后，每次有新人成亲都经历这些仪式，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我偷偷地把老爸和小娘找出来，把我们要走的事告诉他们，小娘的眼圈红了，不舍地说："一定要走吗？"

"是呀，小娘不要难过，磊这么长时间没回去是不行的，他毕竟是一家之主呀。不如，泉留下来，我和磊一起走好了，这里也离不开泉呀。"我劝着小娘。

"不行，"泉走到我身后，一把抱住我说："我一定要跟你们走，你们甩不掉我的。这里的一切都上了轨道，有陈叔在一旁督促，没问题的，而且现在府里的凝聚力很高，这都是拜你所赐。宝贝，你不是想和大哥把我抛弃吧？"

"说什么呢？"我打了他一下："既然你一定要跟着，我想明天一早就走，如果让浩他们知道了，一定不会痛快地走成。"

我对老爸说："爹呀，您就多费心吧，有什么大事，您就飞鸽传书吧。"

我们三人提前回到小楼，准备明天要带的东西，收拾妥当后，泉和磊拥着我躺在床上，几天没在一起睡，泉把我搂得死死的。

"泉呀，"我拍拍他的手，说："你放开一些行不行？我要被你勒死了。"

"不，不要，"泉任性地说："你故意使坏，让我们好几天没搂着你睡，我要好好惩罚你。"

"磊，救我，"我向磊发出求救信号，"不然，你别想以后能搂着我。"

磊好笑地看看我，从泉的怀里把我解救出来，轻声问我："为什么要走得那么急？我没这么急要赶回去。"

"当然要喽，"我得意地说："不然，要等到天胜他们逼我们成亲，也做那些事多糗，那是我乱编出来逗他们的，难道要让人家报仇雪恨回来不成？"

"可是，看他们那样，我好羡慕呢，"磊说："我们也试试不好吗？"

“怎么试呀？大哥，”我叹了口气说：“人家是一对一，我们是一对二，这能一样吗？”

看着泉和磊脸上都是一副婉惜的样，我想了想说：“我们那最流行旅行结婚，就是新郎新娘出门去游山玩水一段时间，回来后就是正式夫妻了，不然，咱们也这么做吧。给浩他们写封信，说一下就好。”

其实，还要举行一个仪式我没说，我还不知道能待多长时间，没有结果的事情，不想说得太明白，免得大家伤感。

他们点头同意，也只能同意了。

天刚微微亮，我们就上路了，墨云和流彤这段时间没太运动，身上都长出肥肉了。

我拍着云的马头说：“云哪，你胖成这样，还能不能跑了？”

云回头瞭了我一眼，不服气地长嘶一声，撒开四蹄领先跑了出去，依旧是那么平稳、快捷。

我淘气地站起来，泉赶紧在后面抱紧我的腿，不忘在后面打我屁股一下。我不管他，张开两手作飞翔的样子，乐得哈哈的，一点儿也不害怕，云，跑得更快了。

磊在后面追上来，说：“然，小心些，一出门就开始疯了，我现在开始担心，不知道我和泉还得遭多少罪？”

我得意地说：“现在后悔，晚了，”突然往磊的马上一蹦，喊道：“接住我！”

磊大惊失色地一把抱住我，脸色有些青地说：“你不要命了，这么危险的事，以后少做些，不然，把我吓死了，你就要守寡了。”

泉气得看了看空空的双手，歪着身向我伸过手来，要打我的屁股，嘴里还骂着我：“小混蛋，魔头，不教训教训你，下次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大哥，把然给我扔回来，我不能轻饶了她！”

我大叫：“彤，快跑哇，你跑不过云那小子吗？”

彤猛地提速，超过云向前奔驰着，泉在后面气得哇哇直叫，我乐得哈哈大笑，磊见我不知轻重，气得把我的头转过来，一口咬向我的唇。

半晌儿，他放开我，我的唇上留下深深的牙印，眼圈也红红的，真疼呀。

我含着泪看着磊说："我知道错了，下次告诉你一声，再跳过来就是了，干嘛咬这么疼呢？"

"还跳，你想吓死我？"磊看着牙印，不忍地说，想了想，又低头舔着自己的成果，渐渐深吻起来~~

阔别已久的感觉又找到了，我坐在磊的面前，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自由自在的感觉好好啊，我大概天生就是属于过这种生活的人吧，比在府里开心多了。

泉和磊看到我这么高兴，心情也跟着高涨起来，快意江湖的豪气又回来了，二匹俊马也相继地嘶叫着，一路风驰电掣地向前冲着。

第三十一章 意外之喜

黄昏时分，我们进入一处小镇，找到一家大一些的客栈，要了一间上房。我好奇地东张西望，跟在泉的身后，没留神泉进屋后停下来，一头撞在泉的后背，把鼻子撞得酸痛，眼泪都流了下来。

泉好笑地回头看着我，揉了揉我的脸，小声说："跟我跟得这么紧，晚上跟我睡吧。"

我红着脸，打了他一下，说："在马上坐了一天，我的腰都疼了，你还是跟磊一起睡吧，他比我有精力。"

磊在后面进来，没听全我们的对话，笑着问："谁想跟我一起睡呀，我没意见。"还拿眼睛瞄着我。

我一指泉，说："是他，你别误会，今晚我自己在里屋睡，你们在外屋吧。"

吃过晚饭，我缠着他们要出去转转。磊没办法，只好领着我出去，泉留在客栈里。

我走在华灯初上的街道上，兴奋地拉着磊的手，看到什么新鲜的，都过去凑热闹。一会儿，我的手上就拿着一串糖葫芦，一包糖炒栗子，磊在旁边帮我扒栗子皮。

正走着，前面围着一大群人，热热闹闹的，我冲了过去，磊摇摇头，跟过去了。

哇，是几位卖艺的人正在表演着，不少人在旁边叫着好，我也挤了进去。

由于天色渐暗，那几位正在急着收摊，一位清秀的小姑娘正在转圈收着打赏钱，一位岁数大些的男子说着客套话，意思明天还会来，谢谢各位等等的行话。

我的手向后一伸，磊递上几文钱，低声在我耳边说："我们还没看呢，你倒大方先给钱，明天，我们又不能来看。"

"可人家多辛苦，你看，都流着汗呢，说明他们现在需要盘缠，不然，你想看，人家说不定还不表演呢。"我强掰着说。

这时，人群已经走的差不多了，那领头的人耳力倒是很好，瞅了我们一眼，走过来说："谢谢这位小兄弟，但是这位兄台说得多，这钱我们是不该收的，请拿回去吧。"说完，从那个小姑娘的手里拿出一些铜钱，比我给的还要多。

我连连摆手，说："这位大哥，看你们也不容易，就不要跟我客气了。我看你们不是专门干这个的，有什么难处吗？方便的话，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上忙。"

正在这时，街那边走过来一帮人，打头的像是个公子哥儿，后面跟着的几个家人正打着横儿地走过来。

"哟，好标致的小姑娘，从哪儿来呀？"那公子哥儿走到小姑娘跟前，有些流里流气地问。

那位大哥赶紧走上前，打着揖说："这位公子，小妹是个哑人，不会说话，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你是什么东西？"旁边的一个下人冲他说，十分的无礼。

我回头看了看磊，磊冲我轻轻摇头，把我拉到一边。

这时，其他三位正在收拾东西的人一起围了过来，站在那位大哥后面，把那小姑娘挡在身后。

我暗自点了点头，心想：这些人一定不是跑江湖卖艺的。看了看磊，磊把我圈在身前，在我耳边说："这几个人的功夫都不错，吃不了亏的，我们走吧。"

我摇头不肯，站在那里不走。我相信磊的眼力，但是好奇心又占了上风，再加上有磊在旁边，心里没什么怕的。

事情已经有些僵化了，那大哥后面的几个年轻人显然有些不耐烦了，公子哥儿那边的人还在无理取闹。

“你们要是把那小姑娘留下，今天的事儿就好办，不然的话，谁也别想走。”刚才说话的那个家人放横儿了。

“这恐怕办不到，”那位大哥说，“我们只是路过贵地，并不长留，更何况，小妹身有残疾，请不要为难我们，我们这就走。”

那公子哥儿一听要走，冲后面的家人一挥手，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冲上来抢人了。

这边的人也不是好惹的，连那个小姑娘都会武功，三下五除二地把公子哥儿那群人打跑了。

那位大哥叹了口气，说：“连夜走吧，本想多挣些钱的，看来不行了。”

我冲磊一伸手，磊无耐地拿出一张银票，我乐颠颠地走到那位大哥面前，说：“这位大哥，看你们也不像是坏人，这是小弟一点儿心意，如果能帮上小忙，小弟非常高兴。”

“这、这怎么行呢？我们并不认识，这位公子如此盛情，我实在不敢当。”他推辞着。

我咬文嚼字地说了半天，心中已是不耐烦了，顺嘴说：“哎呀，你真是啰嗦，既然是缺钱，带着好几个人，还要连夜跑路，没钱怎么行呢？我又不要你们还，就当是交个朋友。不是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吗？哪天，说不定我还要你们帮忙呢。收着吧，兄弟们要吃饭哪。”

“既然如此，好，我叫徐刚，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小兄弟叫什么，日后好让我报答。”徐刚说道。

“我大哥是严磊，以后有困难时，来找我，我叫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他们很有好感。

“原来是严堡主，真是失敬。”徐刚居然冲磊客气起来。

“你很有名吗？”我问磊，磊苦笑着说：“只有你不把我当回事儿。”说完，回过头对徐刚说：“既然这样，以后有什么需要，可以去找我，我想你们知道怎么找我吧。”

“是的，”徐刚敬畏地说，“我们一定会去找阁下的，待我们办完事后，一定去。”

双方客气地再见了。

我跟着磊回到客栈，泉已经准备好热水让我去洗，我听话地进去了。

清爽地走出来后，看见泉和磊都很严肃，奇怪了，他们好长时间没这种表情了。

“有什么事吗？”我走过去，坐在磊的大腿上，拿过一个苹果吃起来。

“没什么，”泉瞅瞅我说：“今天见义勇为了，还乐善好施了呢？”

“啊，那个么，”我有些脸红地说：“都是磊的钱，跟我没什么关系。原来，磊那么有名呢，没想到啊。”

“那，你要是想到了，会怎么样呢？”泉好笑地问。

“那，我一定会躲得远远的，”我想了想说：“我可不想找麻烦。”

“大哥，”泉对磊说：“你是个麻烦呢。然都不说自己是个麻烦，还嫌你呢。”

我看着泉，问他：“我是个麻烦吗？我怎么不知道。”

“哈哈哈，还有这种人？”泉摇着头说。

“你真要麻烦了，泉，”磊在我身后说：“你这么说然，然会饶了你吗？”

我一回头，瞪了磊一眼，笑着说：“你这么说，看来是不怕我找你麻烦了，是不？”

磊用大手掐了掐我的脸蛋，说：“你说呢？”

“少来了，”我把他的手一拔拉，说：“今天，我惹的是什么麻烦，别绕圈子。”

磊没想到我突然这么说，愣了下，说：“你怎么知道你惹麻烦了？”

“那还用问，”我瞭了他一眼，不满地说：“看你不怎么高兴我管闲事，而且徐刚说出自己的名字时，你很平静，就猜出来了。你早看出他们是谁，也知道他们的事，对不对？”

“我们的然，什么时候这么聪明了？”磊亲了我一下，又说：“那你还去管？”

“我看他们人不错，面相也正派，也许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想了想，又说：“虽然我不懂武功，但是，看他们的眼睛，还有用的兵器，都应该还算可以，也许是有什么事才落难的吧。”

泉冲我点点头，说：“你猜得不错，他们是有点事儿，不过应该可以自己去做。”

我爱现地一笑，想了想，问磊：“不会给你带来困扰吗？”

磊宠爱地一笑，说：“你看我像怕的人吗？”

“我总是跟着直觉走，”我有些担忧地说：“还真有点儿怕给你们带来麻烦呢，以后我不这样了。”

磊拍拍我的头，“不要紧，真要是不可以的事，我就不让你做了。我不说话，你就看着做吧。”

“磊真好，”我亲了下磊，“我今晚跟你睡~~纯睡觉哦。”

磊也不说话，抱着我就向里屋走去。（还是这脾气）

一夜好睡，把昨天的疲劳都恢复过来了。

坐在磊的怀里，被磊抱着，舒服地吃着牛肉干——我的超爱，磊特意给我买了好多。(在我给他吃过我从家带来的之后，我就没断过它。)

我使劲地向后仰着头，看着天上的云在风的吹拂下东摇西荡的好玩儿，磊掐了我一下，“乖乖坐好，吃也不老实。”

“呵呵，”我笑着说：“我就是想看磊什么时候说，让我乖些。”

“你呀，”磊无可奈何地笑了。

我看着磊刚毅的下巴，冲动地凑上去咬了一下，有些微红着脸，反正现在是在郊外，没什么人。

磊看着我，目光有些闪烁，瞅了瞅泉，低下头深吻起来，有些压抑的情绪波动被我察觉到了，我坏坏一笑，手向下摸了一把，笑出声来。

磊果然不出所料，吸了口气，将冲出口的呻吟声压住，手在我腰上捏了一把。我得意地笑着，一副看透他的表情，磊的脸有些红，瞪了我一眼。

我正在得意，磊突然把马带住，泉也严肃起来，我不吱声了，仔细地观察着，没什么啊。

磊猛地抱起我，飞上一棵大树，将我高高地放在一个树干上，他坐在我身边。

泉小声说："是昨天那些人吗？"

我一回头，看见泉也上来了，磊一点头。

我向下望着，远远地看见有些人在打斗着，战场渐渐往这边来了。

等到过来时，我一看，果然是徐刚那些人，正被十来个人围攻，那个小姑娘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了，仗着大家护着她，没什么事，可这样一来，形势对他们来说就不好了。

我看看磊，他没吱声，想起他昨晚的话，就从怀里拿出一块丝巾，递给泉。

泉接过来，冲我挑挑眉，我看了磊一眼，没反应，冲着泉点了点头。

泉有些无耐，只好将丝巾围住脸，飞向另一棵大树，从那棵树上冲了下去。我不禁为泉的细心感动。

有了泉的加入，战事很快地结束了，徐刚那些人围在泉的周围，似乎不让泉走，泉只好抬头看向我们。

磊叹口气，抱着我飞身下去。

"好好玩儿，下次还要。"我冲磊笑着说。

磊笑了一下，拍拍我的屁股，真是的，总是爱拍人家的小屁屁。

徐刚一见是磊，很是激动，拉着大家就要给磊跪下，磊和泉连忙摆手，说："千万不要这样，相识一场不忍见你们遇难,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这就走了，后会有期。"

徐刚拦在磊面前说："堡主，不是你们帮助，只怕今天我们就要够呛了。现在，我们想从此跟着堡主，不知道堡主肯不肯收留。我们一定誓死效力，愿发誓，决不二心，否则天诛地灭。"

其他几人也同声地说。

磊有些为难，说：“我不是不相信大家，只是，我现在还有些事，不马上回去，带着你们有些不太方便。”

我接口说：“可以让徐大哥他们去你的别院等，到时再想怎么做，这样行吗？”我询问磊，毕竟是磊的事，我不知道磊是不是愿意收留他们。

磊想了一下，说：“好吧，你们就去那儿吧。知道地点吗？”

徐刚大喜道：“知道，主人，我们这就去。”

磊又说：“你们的盘缠够吗？我再给你们拿一些，路上吃些好的，还有女孩子，住得不要太差。”

徐刚连声说：“够了，够了，您昨天给的就够了，我们这就走了。”

跟他们分手后，我问磊：“收了他们，会给你带来麻烦吗？我看他们都好高兴的。”

泉笑着说：“不会的。他们都还不错，是个好帮手，你在帮磊呢。不过，磊一般是不收人的，他们能跟上磊，当然很高兴了，都是借你的光呢。你不吃醋吗？毕竟是你主张帮他们的，他们没谢你。”

“说什么呢，”我白了泉一眼，“只要对磊有帮助，不是麻烦，谢谁有什么关系，再说，我有一些计划说不定还能用上他们呢。”

“是什么？”泉追着问。

“不说，让你猜去，时机到了，我自然会说的。快走吧~~”拉着磊就走，泉在后面哇哇叫着。

第三十二章 奇异的战斗

一路地游山玩水，我也没再惹事。

这天，我们来到一座大山下，抬头向上看，只能看到半山腰处的白云浮动，根本看不到山顶，山上郁郁葱葱，给人以飘渺神秘的感觉。

我极力要去上面探险，泉和磊拦不住我，加上他们也不是哪座山都登过，所以，我们一行，三人二马往上爬，一口气爬到半山腰。

再往上走，陡坡就多了起来，于是，我们找一处平坦些的地段休憩一下。

躺在油毡布上，下面是松软的厚厚的落叶，枕着磊的腿，双脚压在泉的肚子上，头顶那密密麻麻的枝叶将天空几乎完全遮挡住，只留下细小的缝隙，透进几缕阳光，将整片树林照得斑驳陆离的。我嘴里哼着小曲儿，惬意极了。

“姑奶奶，您可怜儿可怜我吧，”泉在我脚下呻吟着：“瞧您这双小猪蹄，压得相公都喘不过来气儿了，”他动手挠了挠我的脚心儿，接着说：“我倒是不介意您用身体其它部位来压我。”

我被挠得直笑，用脚踹他一下，说：“去，娘子要洗个温泉澡，快快去找，不然，家法侍候！”

“得令~~啊。”泉猛地一起身，压在我身上，亲了一下，我还没来得及再踹一脚，他就一个倒飞，飞了出去，留下一串笑声。

“云和彤跑哪儿去了？”我一边问磊，一边坐起四下看着。

“在那边吃草呢，放心吧，它们都不会走丢的。”磊把我抱上他的大腿，“然，你歇够了吗？”

我没听出来磊的话中意思，眼睛还在找着马儿们，嘴里下意识说：“嗯，歇过来了，这里好舒服。”

磊把我的头转向他，脸微红，呼吸有些急促，探寻地看着我的眼，我一下就明白了，心“呼呼”地跳了起来~~

一切都顺其自然地发生了，当我们从热烈中平息下来时，磊抚摸着我，在我耳边轻声说：“想死我了，然还是那么让我心动，跟记忆中一样，让我入迷。我帮你穿上衣服吧，不然，泉回来会笑你的。”

刚把衣服穿上，泉就飞回来了，看着我们脸上的红韵，了然地笑了笑，一把抱起我，对磊说：“大哥，再往上走，有个温泉，你把马带上，我和然先过去了。”

说完，也不管我同不同意，起身向上飞去。

我感觉到风声在我耳边呼啸而过，可是，我还没从刚才的尴尬中过去，只好把脸埋进泉的怀里。

正在想，怎么还不到呢？就感到一股热流将我包围住，原来泉已经抱着我下水了。

“泉，我的衣服还没脱呢？”我惊叫着，接着又大笑起来，泉正手忙脚乱地给我脱着衣服，湿湿的衣服贴着身，很不好脱，他又把我弄

得痒痒的，我忘了刚才的事，也用手脱着泉的衣服，还不时地挠他痒痒。

我们在水里嘻嘻哈哈地打闹着，总算把衣服都脱下来了，这时，我倒不好意思起来了，把身体沉进水里，背对着泉。

只是，这里阳光充足，水里又清澈见底。一回头，泉正目不转睛地看我，我回头把头也沉进水里。

有双手将我托出水面，泉好笑地说："你要把自己淹死吗？"

我睁开眼睛，脸上水淋淋的，头发一缕缕地贴在脸上，张口吐出一口水来，说："谁让你那么看人家，眼睛都要掉下来了。"

泉看着我，眼里迅速起了变化，低头下来，深情地拥吻着，将我快速地又带入那让人沉迷的欲海中，久久不能自抑。

当我红着脸清醒过来时，磊已经下水了，正向我们走过来，我捂着脸，又全身沉进水里，说什么也不上来了。

有力的臂膀将我从水里捞出，磊笑道说："这么害羞，是我的然吗？"

"当然是，"啊，我上当了！反应过来，又把头埋进磊的胸膛里，磊的笑声将胸脯震得一蹦一蹦的，我不服气地用手使劲儿一掐，掐出个紫豆子。

"我还在想什么时候，你在我身上也能掐紫呢，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磊好笑地说，把我的脸抬起来，"以后，我们都在一起生活，我要你开开心心，没有顾虑地放开。这是有些难，可我们既然走到这步，那就顺其自然吧，好然儿，知道吗？"

"可我总觉得自己这样不好，好像很花心，不像正派女人，让我心里不舒服。我太封建了，是不是？"我问道。

"怎么会呢？"泉在一边靠过来说："你要真是花心，在府里就把浩收进来了，说明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只是不小心同时爱上我们两个，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有些男人三妻四妾的，不是很自然吗？想那么多干什么，我们快乐就好了。"

我点了点头，放松了心情，逐渐又淘气起来，在水里一会儿踹了下磊，一会儿踢了下泉的，他俩也都由着我闹。

疯够了，我帮他们擦着背，又把这几天的脏衣服洗干净，让泉晾上。磊帮我洗完后，我们上岸，准备在此地露营。

我们找了一处高地，下面就是温泉，把帐篷支上。磊说："在水源附近，晚上可能会有些野兽来喝水，不安全，把马也拉上来吧。"

我牵着云和彤慢慢地爬上来，把它们安顿好。

磊这时已经利落地架起火，将我们带来的肉干在火上烤着。泉也回来了，用衣下摆兜着一些野果，我好奇地走上去察看。

有几颗山梨，几串山葡萄，还有几个叫不出名字的绿果，我急急地拿起那绿果张嘴就要咬，泉一把抢过来，跃下高地，在水里洗了洗，又飞了上来，递给我，笑着摇了摇头。

我冲他做了个鬼脸，吐了下舌头，吃起那个果子。呣，真是好吃，我满足地眯起眼睛。泉，凑了过来问："好吃吗？"我连连点头，把果子递向泉的嘴，还吐字不清地说："嘞当当，搞搞之。"

泉笑着咬了一口，点点头说："是不错，这可是少见的碧螺果，非常稀有，不知道这山上还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好期待呢。"

这时，磊叫我们过去吃饭了。

睡到半夜，突然，云和彤都长声嘶叫着，不安地原地踏着蹄子，磊急忙出去了。

泉和我随后钻出了帐篷，夜空静得离奇，云和彤这时也不叫了，老实地趴在地上，好像很害怕。

磊用布条将云和彤的眼睛蒙上，马耳朵也堵上了。我走过去问："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吗？是很厉害的野兽吧，周围这么静，一定不一般。"

磊有些意外地看着我，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不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呀？"

"哦，书上说的，"我顿了一下，接着说："马是很敏感的动物，一般有大型的野兽出现时，它们都能提前感觉到。能让云和彤这么害怕的，一定是很厉害的猛兽。我说得对吗？"

磊和泉一起看着我，没说话。

"我说得不对吗？"我不解地说，"应该是这样吧。"

磊把我搂进怀里，低沉地说：“一会儿，你一定不要乱动，知道吗？在我身边老实些，我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但肯定不是一般的家伙，我要你答应我。”

泉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好像我要是说个“不”字，他马上就把我给绑上。

我笑了起来，说：“用生命开玩笑，我还没那么傻，让你们都紧张的事，我不会乱来的，放心吧。”

正在这时，一股腥臊的山风刮起，一声龙吟虎啸声传来，随即沉重的“嘭嘭”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地向水边靠过来，闷雷似的将大地都震得一颤一颤的，磊将我护在胸前，我们一齐趴在温泉上面的大石头上，向下看。

声音越来越近，好像是两只猛兽正在撕打着，向水边而来，在月光的照射下，一团白色和一团巨大的黑影纠缠着往这边来，我的心也开始紧张起来，不安地动了动。

磊低头看了一下我，把手又紧了紧，泉也过来，把我夹在中间，在我耳边说：“别怕，我会保护你的。”

我点点头，继续向下看。

它们已经到水边了，由于那儿的地势空旷，让我们看清了它们的模样。

白色的是一只三米多长的大老虎，雪白的毛皮上已经血迹斑斑，渐渐不敌对方了。

黑色的是一头四米多高的巨熊，胸口上有一团白色的护心毛，正张开巨掌，挥向那只斑斓吊眉的白虎。

白虎猛地一跳，冲向巨熊的头部，张开大嘴，露出白色的獠牙想要咬它，那熊巨掌一扫，就将白虎挡出去了，虎在地上翻了几翻，低吼一声，喘着粗气，像受伤了。

这时，一小团白色的小绒球向白虎冲过去，趴在白虎身上向那巨熊“嗷嗷”地叫着，那巨熊走过来，挥起巨掌，向那小东西打下来。

我的心里突然不忍看到这一幕，全身缩成一团，刚才看清了那小东西是一只小老虎，正不畏惧那巨大的家伙的威胁，要保护大老虎的样子让我不忍再看下去。

磊在我耳边说：“你能帮它，要不要？”

我抬头看着磊，猛点头，一脸的兴奋。

一股热流从后心传来，我有经验地把手伸出去，心里默想：杀了那巨熊，杀了它。

一道黄光瞬间即逝地飞进那巨熊的护心毛里，它仰天吼叫，将我的耳朵都要震聋了，磊连忙用手给我捂上。

一声巨响，那巨熊向后倒下，将大地震得颤了颤，我的乾坤匕也飞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就见那小老虎围着大老虎直转，还急切地叫着。

磊说：“看来，大的要不行了。”

这时，大老虎将头抬起，向我们这边看了看，并且虚弱地叫了一声。

我心中一动，就要起身下去。磊看了看泉，泉点了点头，他就抱着我飞跃下去，落在老虎的附近。

我推开磊的手，向它走去。磊和泉紧跟上来，把手放在兵器上，紧盯着大老虎。

我这时心里一点儿也不怕，好像知道它不会伤害我似的。走近一看，它的眼里好像有泪，眼神通灵地看着我，嘴里低哼一声，小老虎跑了过来。

“你是让我照顾你的孩子吗？”我突然感到它在用心跟我说话，恳求我什么。

它居然点了下头，眼泪掉了下来，我的眼泪也跟着下来了，哽咽地说：“你不能再站起来了吗？”

它那硕大的头颅又摇了摇，呼吸急促起来，用舌头舔了舔眼前的小老虎，期待地用眼睛看着我，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的心里一片伤感，难过地说：“你放心吧，只要我活着，我就会照顾它，不让它有生命危险，直到它长大能独立了，再由它自己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满意吗？”

它低吼一声，像是交待什么似的，然后长出一口气，不动了。

我伤心地大哭起来，也不顾它身上的血迹，趴在它的身上摇着它，大叫着：“你不能死呀，你的孩子还那么小，它需要你呀，你醒过来，我来照顾你们，一起照顾好不好？你的孩子好可怜哪，醒醒~~”磊和泉过来把我抱起来，我在泉的怀里痛哭着，泉无言地搂紧我，不发一言。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折腾，天已经渐渐放亮了，旭日东升将一切照得清清楚楚。

我已经停止了哭泣，将那只小老虎抱在怀里，坐在地上，靠着它的母亲。手有一下没一下地抚摸着小东西，它跟我倒是一见如故的，不知道是不是明白母亲的意思，老实地在我手上趴着.

(动力不足了,兄弟姐妹给些动力吧,今天就先传一章吧)

第三十三章 收养雪儿

过了好久，手里传来的温度让我的心神恢复过来，把小老虎举到眼前，仔细地看着它。

我的双手正好可以兜着它，像只小猫似的卷在我手上。浑身雪白雪白的，只有额头上的王字和尾巴尖上一小撮毛是黑色的，大大的圆眼，金色的瞳孔，粉嘟嘟的小鼻尖，正用粉红的小舌尖舔着，一下儿下的，朝我“呜呜”地低声叫着。

我对它说：“你妈妈把你交给我，你明白吗？”

它竟向我点点头，用舌头舔舔我的手心，又摇晃着尾巴。

“你能听懂我的话？”我诧异地睁大眼睛，“那我以后叫你雪儿吧，好不好？”

它又点点头，冲我叫了两声。

我抬头找着磊和泉的身影，见他们正在那巨熊尸体旁边忙活着什么。

我抱着雪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要把熊皮扒下来。可是，熊皮太坚韧了，弄了半天都没什么进展。

我把手伸给磊，磊一抬头，明白我的意思，把乾坤匕摘下来，冲我一笑，说：“还把它给忘了呢，谢谢你，然。”

有了乾坤匕的帮助，进展相当快，但是，那熊实在太大了，直到快晌午时分，才把整张皮给扒了下来。

雪儿大概是饿了，爬到熊肉上就开始大嚼起来，吃得身上脏兮兮的，还带着一股的恨意。

磊把熊胆割了下来，又让泉将熊掌收好，留着有条件时再做来吃。

我自觉地准备着午饭，磊和泉正忙着把熊皮处理好，好带走，忙得满脸都是汗。

我在水里把手巾弄湿，细心地给他们擦着汗。又把肉干和水果拿来喂进他们的嘴里。

我跑前跑后的忙活着，磊心疼地说："然，别忙了，快歇歇吧，我们一会儿去吃。"

我摇头说："不，没关系的，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妻子，我不累的。我喜欢这种感觉，心里好高兴。"

这时，雪儿也吃饱了，我把它放进水里，帮它清洗着身上的污垢，弄着弄着，自己也跑进水里了，跟雪儿在一起疯闹。

一直到夕阳西下，磊和泉才停下手，进到水里清洗起来。我细心地帮他们把干净衣服准备好，又跑下水，给他们擦背，做些按摩。

泉闭着眼睛说："然，今天不一样喽，好温柔体贴呢，让我的心里好感动呢，总觉得然像长不大的孩子，现在不这么想了。"

我卖力地在他肩上按着，低头亲了他一下，说："平时，你们照顾我，现在由我来照顾你们也是一样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还是，你不喜欢，只想让我欺负你？"

泉回手，把我抱进怀里，低头就吻上来，良久才放开，我红着脸捶了他一下，说："还是没累着。"

磊在一边笑着说："然，到我这儿来，我累着了，不要管泉了，让他自生自灭吧。"

我一把将泉推倒在水里，也不管他是不是呛着了，笑着跑向磊~~~

磊把火堆架起来，我用树枝串着熊肉，在火上烘烤着，还在上面洒上调料。一会儿，肉香味就飘了出来，泉从帐篷里穿出来，闻着味儿就过来了。

我回头问他："休息好了吗？等好了我再去叫你就行，你饿了吗？"

泉过来，搂着我说："我的身心都饿了，只有肉是添不饱我的。"眼睛还冲我眨眨，我踩了下他的脚，瞪了他一眼。

磊也走了过来，我看看肉好了，就拿下来递给他们。

我叫着雪儿的名字，它在它妈妈的尸体边冲我叫着，我走了过去。

"雪儿，不想离开妈妈是吗？"我问道，它的小脑袋点了点，窝进我的怀里，摇着小尾巴。

我想了想，说："那我们把妈妈的毛皮带着一起走，这样妈妈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雪儿懂事地点点头。

我把雪儿抱回火堆边，问磊："雪儿同意把它妈妈的毛皮一起带走，明天，我们再待一天，行吗？"

"这是好事儿呀，怎么不行，"磊说："我是怕你对雪儿的妈妈伤心，才没有把它的毛皮一起扒下来，要知道，那虎皮比熊皮好呢。"

我不想再多说什么，吃着磊喂过来的肉，沉默了好久。

我想起件事儿来，问磊："雪儿的妈妈怎么会跟那熊打起来呢？我在家时，经常看《动物世界》，那里的大型猛兽一般都不会主动地互相打斗，未还是我们那个世界里拍摄的真实镜头呢。而且，这两天，也没见到有其它的动物过来。"

"我想，可能是雪儿妈妈要保护雪儿吧，才和巨熊打起来，但是，雪儿这么小，可见，它妈妈刚生下它不久，体力不支，才会输的。"磊边想边说，"只是，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虎和熊，它们不应该生活在这里，应该是在很寒冷的地区，而且看着像上古的古兽，连雪儿这小东西的智力都这么高，通灵性，不一般呢。"

泉也赞同地点点头，说："我看过一本古书，上面有记载，说有一种雪虎，高大，凶猛，能活二、三百岁，数量极其稀少，而且，一般都不会让人看到。不知道，雪儿和它妈妈是不是这种虎。"

雪儿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们，听到泉的话，窜到泉的怀里，用舌头舔着泉的脸，快速地摇着尾巴。

“啊，看雪儿的反应，它在说是呢，”我惊喜地叫着，“我们好厉害，能遇到这么珍贵的动物，而且，我们还要照顾它，哦，我的心里好激动，哈哈哈~~”

吃完饭，磊说：“有这两个猛兽的气味在这里，其它的动物都不敢来的。我们今天就在水边露营吧，也不要睡在帐篷里了，就在这张熊皮上睡就行了，这可是很好的东西哟，相当的保暖。”

我高兴地直拍手，雪儿在一边乱窜着，上下地蹦着。

月儿高挂在半空中，星儿们也争先恐后地眨着眼睛，我们仰卧在熊皮上，雪儿跑到云和彤那里跟它们玩耍着，其实是雪儿在玩着可怜的马们。

虽然，雪儿还小，但云和彤本能地知道，这个小东西不好惹，所以只好绕着雪儿乱转，无可奈何地被雪儿追得到处跑。

雪儿玩得正开心，不停地将云和彤从这边赶到那边。以云和彤的速度，雪儿竟能不费力地象一团白云似的在后面追逐着。

我一翻身，趴在磊的身上，看着它们的游戏，好笑地说：“云这回怎么不吊儿了，它不是很傲吗？它也有这么狼狈的时候啊，呵呵，真好笑。”

正傻笑着，感到身下有些异常，低头一看，磊正炯炯有神地看着我，那异样的家伙正在淘气地顶着我。我好奇地说：“磊，你今天不是很累吗？而且我也累了，你不会是想~~吧，泉还在一边呢。”

磊一翻身将我压在身下，熊皮也被他一起拽过来，把我们圈在里面，低声笑着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是吃了熊肉的原因吧，身子里好像着火一下，然儿，熄熄火吧，好不好？”

“书上说，这时候应该运功把体内的热能转化成功力，你应该打坐才是，不应该来打我，”我小声说，“你看，泉好像在运功呢。”

果然，泉一动不动的~~坐在水里。

磊笑着说：“应该是吧，不过在水里运功还是头一次见到。不会是，欲壑难填吧，呵呵~~”

“我们也下水吧，然，”磊一边说，一边抱着我走向水里，“我也好想在水里跟然儿~~那个呀。”

我在磊的怀里挣扎着，不依地说：“我不要啦，泉还在呢，会不好意思的，放开我啦~~”

磊一边脱着我的衣服，一边堵上我的嘴，用他的舌头。我的话消失在他的热吻中。

在齐胸深的水中，磊停了下来，将我的双腿盘在他的腰间，我也只能攀附在他身上，这个深度对磊来说不算什么，但我一下去，就会淹没我的。

我白了磊一眼，说：“你是故意的，欺负我个儿子矮，是不是？”

“你真敏感呢？”磊咬了我一下，说：“你不是不好意思吗？在这里，不是更隐秘些吗？”说完，动情地将我抱紧，从我的唇往下，一直吻到胸，我的头向后一仰，无助地呻吟一声，磊的唇在水下找到我的最高点，点燃了我的热情。

随着磊那硕大的进入，我全身绷紧，水的压力将这感觉无限加大，敏感异常地将我拉进激情中，在磊的带领下，越攀越高，终于下意识地喊出来，磊也疯狂起来，怒吼着的岩浆冲进我的最深处。

不晓得时间的流逝，我无力地挂在磊的身上，疲软的像一团面，昏昏睡过去了。

一阵酥麻感将我从酣睡中惊醒，眯着眼睛看过去，竟是泉，咦，不是磊吗？我感到精神有些错乱，还反应不过来。

泉看着我慵懒的眼神，歉意地笑着说：“然，我试过了，可是没办法压抑住，再陪陪我吧，我要爆掉了~~”

我还没来得及想，炙热就钻了进来，将我还敏感的蜜源又挑逗起来，瞬间就进入那神魂颠倒中不能自拔。

在水的包围中，热情将它燃烧起来，飞溅的水珠儿在四周跳跃着，舞动着，不甘寂寞地吵闹着。

泉也疯狂起来，不像每次的温柔，在爆发的力量将我完完全全地彻底地轰炸下，我不留一丝余力。

在火山爆发的瞬间，我们一起大声呻吟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随即，我陷进沉睡中不再醒来~~

我感到越来越热，脚一蹬，将身上的附盖着的东西踢走，翻了个身~~咦，浑身酸疼的，四肢沉重得不像我自己的，呻吟着将眼睛撬开

一道缝儿，皱着眉，慢慢地看清周围。

我躺在熊皮上，身上只穿着睡袍，在阳光下侧躺着，后颈传来一阵痒痒，费力地伸出手，将后面的小东西抓过来一看，是雪儿。

雪儿？我的脑袋逐渐清晰起来，昨天的一切记忆浮现在脑海里，我的酸疼找到答案了。

怒喝一声："你们，给我过来，我要找你们算帐，哦~~"我趴在熊皮上，无力再继续喊下去，低声呻吟着，卷曲着四肢。

泉飞跃过来，俯下身，把我抱起来，肉麻地说："宝贝，你睡醒了？要不要我给你按摩一下~~"

我奋力挥出一掌，其实是绵软无力，拍在泉的脸上，声音有些暗哑，说："你还知道要给我按摩呀，想将功折罪吧，浑球，我的骨头都要散了，还把我放在太阳下面爆晒，想晒成肉干呀。"

"你现在好让人想入非非呀，宝贝，我这就给你换个地儿。"泉笑着说。

我低头一看，睡袍撩到大腿根，结实的双腿在阳光照射下，浮上一层红韵，光着的小脚丫脚心向上，十个圆圆的脚趾肚儿让人想咬上一口，在黑得发亮的熊皮上，这样的情景真是很诱惑人。

我一回头，咬了一口泉的胳膊，没办法，只有牙齿还有力气，泉被咬得"嗤"了一声，收回了他色色的目光。

"把我挪到阴凉处，"我无力地说，"你这个色狼，还真是~~"我羞红了脸，不再说下去。

"老婆，娘子，先让我亲一口，"泉"啵"地在我脸上亲了个响儿，才把我和熊皮一起捧着，走到一棵大树下，放在草地上，让我可以看见这里的一切，又回去拿了些野果和我们自己带来的零食，放在皮垫上，揉了揉我的头，说："你先对付一下，我去帮大哥了。好好休息吧，想我就喊我。"

看着他们在阳光下忙碌着，我的心里好温暖，这就是我爱的男人们，我是何德何能竟能拥有如此优秀的男人们来爱怜我，对我一片真心啊。

脚心痒痒的，一看，是雪儿正在舔着我的脚。

“雪儿，来，”我把它抱在怀里，拿出一片牛肉干喂它，“这个很好吃，你尝尝，比我的脚丫香多了，给，好吃吧。”

看着雪儿用力地嚼着，我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一片接一片地喂着，直到它吃饱了。

我休息够了，光着脚走上草地，这里的草好软，没有多余的小石子，踩着非常舒服，让我爱上这种感觉，索性就这样光着脚，走向泉和磊。

(谢谢亲人们的支持,一如既往喔,我会继续努力的,你们让我好感动哦!!!)

第三十四章 雪山(一)

磊一抬头，看着我愣住了。

只见我光着小脚，白色的睡袍下露出一截小腿，微风吹来，将睡袍吹得贴在我的身上，将整个曲线勾勒出来：有力的大腿尽处是微凸的神秘之地；再向上，经过平原就是高峰，随着脚步，那双峰上下颤抖着，两点凸起将睡袍高高顶起，摇摇欲坠地把人来吸引；继续向上攀爬，是一小节露出的肌肤和颈部，几缕半长的头发在风儿的吹动下，轻撩着，让人想入非非；一张英气的脸顶着毛茸茸的短发，脸上一副自然清爽的表情，与承受雨露滋润后的妩媚奇异地结合在一起，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妖娆来，似男似女，非男非女的气质竟是如此让人不愿移开双目。

我无知无觉，坦荡地走到磊的身前，奇怪地看着他，“磊，回神喽，”用手在他脸上捏了一下，“再呆下去，就要彻底傻下去了，呵呵，磊也有这种时候啊~”

冷不防地被磊搂进怀里，听着他剧烈的心跳，我疑惑地问：“又有什么猛兽要来吗？你的心跳得好快呀。”

磊在我耳边，低沉的有些压抑地说：“我们就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好不好，不想让泉以外的人看见你，就在这里搭个木屋，在这里生儿育女好不好？”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你突然好奇怪呀，说这些话。我倒是没什么意见，可是，你不是有你的责任吗？”

这时，泉也走了过来，低头在我露出的颈部深深一吻，看着那被吮出的红花笑着说：“大哥这是被你迷住了，一想到会有别的男人看见你，我的心里也不舒服呢，小妖精，什么时候这么迷人了？”

我抬头看着磊，心里好感动，踮起脚尖，吻着他，缠绵在那温柔之中不愿醒来。

好久，泉不满的声音响起来，“不公平，然，你好偏心，我也要亲亲嘛，我也要~~”

磊笑着说：“我现在发现了，有你还真是多余~~”

“大哥，是先有我的，好不好，你还真是见色忘义呢！”泉不服气地说，一把抢过我，笑着向我吻过来，我还在迷茫中，就被强吻了。

我终于喘不过气来，推开眼前的男人，愣住了，“怎么是你，我吻的不是磊吗？”

泉一脸的委屈，说：“为什么不能是我？我也是你的男人，好不好？你这么说，我好吃醋哦。”

我赶紧用手拍拍他的脸，哄着说：“乖，小泉好乖的，我给你糖吃，不闹喽~~”

磊在一边哈哈大笑，泉气恼地瞪着我，狠狠地在我脸上咬了一口，又不舍地揉搓着，脸有些绿。

我不再气他了，温柔地亲了一下，他的脸不那么难看了。

我回头看着他们一个上午的成果，那虎皮已经弄好了，雪白的皮毛让人忍不住想趴上去。咦，真有个小绒球在上面滚着，是雪儿。

我走过去，也趴在虎皮上，舒服地闭上眼睛，感受着那柔软和温馨，雪儿跑过来，用舌头舔着我，我痒痒得笑了出来。

泉和磊也过来，躺在我身边，雪儿兴奋地在我们之间跳来跳去，一刻也不停。

我躺了一会儿，说：“这么大的虎皮和熊皮要是给你们做些东西就好了，冬天时用，一定很暖和。”

泉说：“那不是浪费吗？这整张皮才值钱，可以说价值连城呢。”

“什么呀，财迷，”我捶了泉一下，说：“你们缺钱吗？再说那些身外之物怎么能比得上你们，真是的，把这些用在你们身上才最有用，

我是这么认为的。”

磊感兴趣地说：“然有什么好想法吧，说来听听。”

我想了想，说：“我想给你们各做一件披风，一顶帽子，一对毛皮鞋套，一对护膝，还能剩下一半的熊皮做皮垫子，我们晚上睡在上面，一定很舒服。”

“可是，我没听到你给自己做什么呀，”磊问道：“你这么为我们着想，我心里是很感动的，但是你也要为自己做点儿什么才行，不然，泉和我的心里会不舍的。”

“我有你们就好了，到时，我钻进你们的怀里，不是比什么都暖和吗？”我笑着说。

“然，你的想法倒是不错，可是，你会吗？”泉刮着我的鼻子说，“我很难想象,然做针线活的样子呢。”

“你少瞧不起人，”我掐着泉的脖子说：“我在家乡可是学过服装裁剪呢，不敢说大话，但是简单的我还行。等我们回去，再深加工好了，现在，我只要让你们能穿上就行。”

我指着高处的山顶说：“你们看，那上面一定是常年积雪不化，应该是极寒之地，不然的话，雪儿从哪来的？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行。”

磊亲了我一下，说：“我们的然，不简单呢，想得那么远，是想上去看看喽？我们可以绕过去的。”

“为什么？我想去看看雪儿的家乡，告诉雪儿，等它长大后，它若想回去，就可以回去的。我是这么对它的妈妈承诺的，一定要做到才行。”我急着说，雪儿在一边也冲我直摇尾巴，“呜呜”地叫着。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实行计划吧，”磊说：“要我做什么，你就吩咐吧，娘子。”

磊也学得油嘴滑舌了，我笑着打了他一下。

在磊和泉的帮助下，整张的毛皮被分割好，剩下的是我的工作。我从登山包里拿出备用的针线，将泉的一条白绸裤和磊的一条黑绸裤裁剪成长条做成带子备用。

披风最好做，将带子缝在领口处，就行了，把它们完成后，让磊和泉来试，效果真是不错。

泉披上白虎皮，挺拔的身姿与磊披上的黑熊皮，显得更加高大威猛相映衬，一白一黑将他们的王者之风更加突显，真是让我~~流口水呀。

泉过来，把我的口水拭去，得意地问："相公还可以吧，没丢娘子的脸吧？"

我自豪地笑了，"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的相公。"

我们一起笑了起来，久久不能平息。

夕阳的余辉将天地染成红橙色，夜幕降临前，我们抓紧时间，准备好一切，晚风吹来时，我们已经在皮垫上就寝了。

我缩在磊的怀里，磊身上盖着新做的长披风，真的好暖和啊。

泉盖着他的虎皮披风挨过来，说："然，你也上我这儿来试试，我的虎皮披风也好暖呢，来嘛，来嘛~~"

我伸出一只手，捂着泉的脸，向外推着，笑着气他："当然暖了，也不看是谁做的。你就死心塌地地自己睡吧，在你身边太没安全感了，一定会被吃的，我可经受不起你的热情相约。"

"那我也跟你们挤挤，"泉的眼睛转了转，"我自己睡会怕的，来，把我的虎皮也搭上，大哥，你不介意吧？"

不等磊说话，泉已经拱了进来，满足地搂着我，说什么也不出去了。

嘲笑了泉一会儿，我们也累了，雪儿偎依在我的头顶，一起睡了。

第二天，我依旧做着我的手工，泉和磊将昨天烘烤好的熊肉分割成小块装进包里。泉又出去找了好些的碧螺果，一脸汗地回来了，可见是很困难的。

到了傍晚时，我已经做好很多的东西了，除了护膝没做好。那是最简单的，我把一些碎料收好，准备明天带在路上边走边做。

泉看着我，问："这些边角余料能做什么呢？你还不舍得丢。"

我得意地说："没有用不上的。你看。这条虎尾，这么长，我可以盘成一个帽子，把长出的部分顺下来，当成围巾用。这些黑的白的小块，我可以拼成一件毛背心给自己。这么好的东西，不能浪费呀。"

泉叹服地看着我，说：“想不到，然的手这么巧，真是让我意外呀。”

“这算什么，”我看了看他，说：“等我有时间，给你和磊织一套毛衣毛裤，深秋和初冬时穿上，很暖和的。我在家时，也织过一些送给朋友，他们都很喜欢呢。”

我的思绪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以前的事，眼神飘渺起来。

“那是什么？”泉急忙把我的思绪拉回来，“你一定要给我们啊，不然，我夜夜不让你安生，知不知道？”还色色地看着我。

“知道了，”我不满地点了下他，“早知道你这样，我才不跟你走呢，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泉“嘿嘿”地笑着，十指张开，怪笑着向我扑来，我转身跑向磊，嘻嘻哈哈地笑着。

一夜好睡。

清晨，我们吃过早饭就出发了。我和磊坐在彤背上，泉和雪儿在云的背上，向着雪山进军。

这座山还真是又高又大呀，幅员辽阔，越往上走，感触越深，白云在我们脚下，空气也逐渐凉了起来，我在磊的怀里，不停地缝着，没有时间观察周围的景色。

当我们来到冰雪世界的边缘时，我的工作全部完成了。

磊和泉已经将披风披上了，我把其它的部分递给他们，满意地看着，二天来的辛苦没有白费，效果显著。

泉是一身的白，磊是一身的黑，帅气十足，我的头上是一顶虎尾帽，黑白相间的毛背心穿在身上，十分得体，也显得我更可爱了。我把自己原来的登山服和登山靴穿上，暖和多了。

雪儿兴奋地在地上跑来跑去，好像知道要回家了，一刻也不安生，突然停下来，朝我叫着，并且一边往前跑，一边回过头叫我。

“雪儿，你让我们跟着你，是吗？”我问它，它冲我点了点头，继续向前跑着。

我们跟着雪儿，策马飞奔，寒风凛冽地吹着我们的脸，磊把我转过来，与他对面坐着，我的腿盘在他的腰上，脸也被他按进怀里，还拉紧披风圈住我。

我安心地窝在他怀里，搂紧他。

在我的全身骨头都快僵硬时，彤停了下来，我直接向后一仰，躺在马身上，睁开眼睛，明晃晃的一片，让我又闭上了双眼。

磊帮我揉着身体，让我缓解一下疲劳。

过了一会儿，我缓慢地又睁开眼睛，看清了周围。我们已经是在白色世界里了，望不到头的冰川让我感觉像在天堂一样，嘴里呼出的哈气和冰凉的空气提醒着我，这不是天堂，而是白色的地狱。

我看向磊，虽然有帽子和披风，但他的脸上还是冻得通红，眉头已经成了白色的，是哈气挂上的，我心疼地用双手去捂，手心里传来冰凉的感觉，让我的眼圈红了。

“傻丫头，这点儿算什么，”磊安慰着我：“比这更艰难的环境，我都经历过，你以为我天生就是堡主吗？那是我用血换来的。别为我担心，好不好？”

“好与不好，你自己都说了，让我说什么？”我恢复过来，白了他一眼。

这时，泉过来，把头伸出，叫着：“我好可怜哪，然也帮我捂捂吧，不然，相公的脸就冻僵了。”

我笑着为他捂了捂，还亲了一下，泉有些没想到我会这么好说话，一把把我抢过去，说什么也不让我回去了。

想起这几天，我一直跟着磊，有些冷落了他，也就老实在偎在泉的怀里，任凭他又亲又搂的，温顺极了。

雪儿在地上叫着，我回头看着它，把手张开，说：“雪儿，上来吧，是不是累了？”

雪儿一纵身，就落在我怀里，泉不满地说：“讨厌的小家伙，我才有机会抱着然，你就来凑热闹，真是碍眼。”

我打了他一下，说：“你不用在那诉苦了，我多陪你就是了。以前总陪着你的时候，磊可没说什么呢。”

“是呀，是呀，”泉连连点着头说：“所以，现在倍感冷落，你要多陪我，说好了的。”

磊下了马，走向一个冰洞，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问我怀里的雪儿：“雪儿，这是你的家吗？”

雪儿连连点着头，我高兴地说：“我要进去看看。”身子向下一滑，泉刚想抱住我，我已经陷进雪里了，雪儿也跑出去了。

磊过来把我捞出来，笑着说：“急什么，我抱你多好。”

我好奇地看着磊，问：“你怎么没事？雪才到你脚脖子那儿，我却这么惨。”

磊把我横抱着，往里走，说：“那是我有轻功啊，如果不是这里的雪没人踩过，一点儿力不受的话，我连脚都陷不下去呢。”

泉把马牵着，跟在后面走着，一边说：“好深好大的冰洞啊，虎妈妈还真会找地方呢。瞧这壁上的冰墙，还能折射阳光，不会让人黑白不分，真是难得。”

我听了，也细心地看着，不发一言。

走了好一会儿，磊把我放下，我们到达雪儿的卧室了。

第三十五章 雪山(二)

我站在冰地上，整个洞都是冰，在夕阳的斜照下，一切都像是在梦境。

磊正在收拾着洞里的杂物。一些吃剩的动物尸体，在冰洞里保存完好。还有一些干草，堆成一堆儿，显然是它们的床，云和彤正在嚼着那些干草。

泉在准备晚上就寝用的东西，帐篷也支上了。

只有我，无所事事地转悠着，打量着。这里洞还真是大呀，而且外面的走廊很长，还有弯度，一点寒风都没吹进来，虽说是冰洞，但是比起外面来，要暖很多，就像北极的爱斯吉摩人住的冰屋一样。

磊拿来一些熊肉干，用内功将它热软，递给我，“吃一些吧，这肉在这么冷的环境里吃，正好。一会儿，你再吃些果子，它们在熊皮里，没冻着。”

吃过饭，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雪儿跟马们窝在草堆里已经睡了，跑了一天，它们都累了。

我也钻进了帐篷，泉早就在里面躺好了，见我进来，张开双臂，把我搂进怀里。

磊随后也钻了进来，把他的大长披风盖在我们身上，大家很快地睡着了~~

我伸了个懒腰，迷糊中感到一双手在我身上不老实在抚摸着，睁开眼睛，借着从帐篷的小窗口处射进来的光看清是泉。

我转过身，背对着他，想继续睡，发现磊不见了。

泉靠过来，小声说："大哥出去了，然，你不是说要好好陪我的吗？"

泉的双手从后面搂着我，一只攀上双峰，一只向下探到秘地。

我渐渐地喘息急促起来，泉将我的衣服轻柔地褪去，竟从后面就进了来，我呻吟着，感觉着不一样的滋味，泉的呼吸在我耳边清楚地传来，我一阵痉挛，登上高峰。

喘息未定，泉又将我置身在他身上，我无助地不知所措，只感到体内倍感充实。泉用手扶着我的腰，前后地律动着，又将我带入幻境中，随着泉一起飞翔。

再次清醒过来时，泉已经帮我穿好衣服了，搂着我，亲着，我无力地说："我投降了，泉，放过我吧。"泉呵呵直笑。

当我终于钻出帐篷时，已经快中午了，磊和雪儿回来了，手里还抓着二只兔子。原来，他们去打猎了。

磊笑着说："然，把你的乾坤匕借我，一会儿，我给你烤兔肉吃。"我把手递给他，没抬头看他，脸上的红韵让磊笑了出来，"看来，泉的功力还不错哦，然好像又漂亮了。"

我一扭身不理他，磊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说："没什么的，别生气了，我去忙了。"

我想起他们还没有围巾，就找出剩料来，细心地做出两个毛领来，用带子一系，正好遮到耳朵，正面刚好把鼻子挡上，不会再冻脸了。

我这边忙活完了，磊的兔肉也烤好了，泉也不知干什么去了，这时也回来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肥嫩的兔肉，雪儿也跟着吃，狼吞虎咽的，让我们一阵好笑。

吃饱喝足了，阳光也斜射进来了，又要睡觉了，这一天还真是快呀。（被泉占去了半天）

泉手里捧着一个冰盆似的东西进来了，说："然，你进帐篷里，我给你擦擦身子，你不是一天不洗都难受吗？"

原来，泉在外面用冰凿了一个盆，把碎冰用内功溶化成水，来给我清洗。他把毛巾弄湿，用手将它暖和过来，钻进帐篷给我擦拭着，我感动极了，真是让我没想到，他竟如此细心。

我在帐篷里感动得一遢糊涂，他们在外面也将自己处理好，挨个儿地钻了进来。我被他们拥在中间，满足地睡着了。

隔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临走时，我告诉雪儿，要记住自己的家，以后好回来，雪儿点着头，带头地跑了出去。

有了我新做的毛领，磊和泉都没有再冻脸，我也在磊的怀里，将头露出来，看着外面的冰雪世界。

以彤和云的脚力，我们一上午已经又赶出四、五百里地，加上到达雪儿的家之前的里数，这雪山的面积还真是大哟，一望无际的，如果没有落脚处，今晚，我们就要在雪地里露营了。

突然，雪儿飞跃出去，象闪电一样划过一道线，直冲向前方。我们紧跟其后，磊说："好像是雪狐，雪儿想抓住它吧。"

雪儿终于咬住那东西的喉咙，在雪地上翻滚着，直到那兽不动了，雪儿大口地吸着它的血，不一会儿，雪儿抬起头，问磊叫着。

磊问道："你是想让我把它的毛皮扒下来，是吧？"

雪儿点头，又看看我。

"你要把皮送给然？"磊有些不可思议地问。

雪儿又点点头，摇着小尾巴。

磊拿着乾坤匕下去，几下就将那兽的割了下来，一边说："果然是雪狐呢，好大个儿，真是上好的东西。难怪，雪儿追着不放。"

雪儿见皮被割下来了，冲上去大口地吃着肉，一边吃，一边抖着身上的毛，眼看着雪儿在长个儿。

等到雪儿长到一只猎狗大小，雪儿就不长了，那狐狸肉也被雪儿吃得差不多了，只留下一副骨头。

现在，雪儿好威风了，浑身的白毛又厚又长，四只利爪也粗大起来，虽然还没长大，但是已经是百兽之王的气势了，云和彤都老实在

站着，连响鼻都不打了。

我跳了下去，小心地走向雪儿，轻声问：“你还是我的雪儿吗？”

雪儿摇着尾巴，走到我身边，将头放在我大腿边，蹭着。

我高兴地扑到雪儿身上，跟它在雪地上打着滚，闹着，刚才不安的情绪消失无踪，泉和磊在一边笑着看着我们。

疯够了，我搂着雪儿的大头说：“雪儿，那只狐狸对你的帮助很大，是不是？”

雪儿点头，用头拱拱我。

“那我们再去抓一只，雪儿不是长得更大了吗？”我用手挠着雪儿的脖子。

雪儿摇摇头，我问：“没了吗？”

雪儿想了想，点头又摇头的，把我弄糊涂了。

磊在一边说：“一定是很少，或者再吃也没什么作用了。”

雪儿冲着磊直点头，我笑着说：“还是磊聪明，我没想到呢。”

正在这时，几声狼啸声从远处传来，雪儿的眼睛“唰”地亮了起来，冲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低吼，有些跃跃欲试。

磊和泉同时紧张起来，磊把我放到彤的身上，对我说：“一会儿，要是危险，你骑着彤赶紧快跑，泉和我在后面保护你，我们骑一匹马就行，你要听话。”

雪儿听了磊的话，回头不服气地看了磊一眼，吼了二声。

我笑着对磊说：“不要紧张，有雪儿在，不怕的。雪儿刚才都不满了呢。”

说话间，一群银白的大狗已经接近我们了，泉说：“这是雪狼群，足有一百多只。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些动物都是上古的猛兽，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这时，雪儿冲了出去，那些雪狼都站在原地，一只看起来高大的头狼，走出了队伍，来到雪儿的身前。

那只狼的个头比雪儿还要大上一些，似乎它们在谈判，雪儿猛地窜上去，怒吼一声，将那只狼扑倒在地上，它翻了个身，把尾巴夹了起来，冲雪儿低哼着，摇了摇尾巴。

雪儿威风地叫了一声，那头狼回头冲狼群叫了一声，从队伍里跑出来一只小狼，那只大狼带着狼群走了，走得无声无息。

雪儿带着那头小狼趾高气扬地回来了，走到我的马前，我跳下来，雪儿扑进我的怀里，爱现地冲我摇头摆尾的，我拿出肉干喂它。

泉笑着说："看来，雪儿还带回来一个小俘虏呢。"

泉提醒了我，我看向雪儿身后的小狼。一身银白的厚毛，尖尖的耳朵竖立着，脑门上有一撮像火焰似的金毛，银色的瞳孔，黑鼻头，咧着嘴，露出白白的利牙。

"好可爱哟，是个男子汉，你是狼王的儿子吧？"我问道，既然雪儿能明白我的话，它也能行吧。

没想到，它真的点了点头，雪儿回头冲它低吼一声，好像在说："这是你的主人，我没说错，她就是不一样。"

雪儿走到它跟前，它比雪儿小上一圈，应该还没长大。

雪儿拿眼睛瞪着它，它畏惧地走到我跟前，将四肢趴在雪地上，一蹭儿一蹭地挪到我的脚边，低声呜咽着。

我拿着一块熊肉干，喂到它嘴边，问它："你这是认我当主人吗？"

它咬着肉，点着头，我把手放在它头上说："以后，我就叫你银焰好不好？等你长大了，想回家时，你就回来好不好？"

它听懂了我的话，眼里竟然有了泪水，把肉咽下去，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手，这时，我感到它是真心地认我为主了。

泉在一边笑着说："然还真是有动物缘呢，第一次就把云给收服了，现在，连狼都收了过来，不简单呢。"

我回头妩媚地一笑，说："为什么不说说自己呢，还包括你，不是吗？"

磊大笑着，泉无耐地摸着鼻子，也笑了。

云和彤对于银焰的加入都不安地打着响鼻，我对银焰说："它们也是我的朋友，你不能咬它们，更不能吃它们，你明白吗？"

有了银焰的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更奇怪了，老虎和狼居然都和马能平安相处，能不怪异吗？

我们在天色暗下之前，找到一处山坳，在背风的地方，用雪堆出一圈雪墙来，抵挡寒风，把马身上盖上毛毯，也不用管雪儿和银焰，它们自己就贴着马趴下了。

我们钻进帐篷，窝在一起就睡了过去。

就这样，我们餐风宿露了三天，终于见到不同于银白世界的颜色了，让我们激情澎湃地向地平线上那一抹绿冲去。

我迫不及待地从马上跳下来，扑到草地上打着滚，咯咯地笑着，雪儿和银焰也跑过来跟我一起疯闹着，泉和磊从马上下来，躺在草地上静静地看着我疯。

玩够了，我爬到磊的身边，躺在他臂弯处，向上看着绿叶遮蔽的天空，静静地，一会儿就睡着了。

再睁开眼睛时，我已经在帐篷里了，身上盖着泉的披风。我爬出帐篷，天色已经暗了，磊在火堆上正烤着肉，雪儿和银焰在旁边流着涎水，盯盯地瞅着肉。

它们跟我们吃熟肉，吃上瘾了。不是说，人类的祖先就是从吃熟肉开始变聪明的吗?

云和彤在不远处悠闲地吃着青草，好久不见的嫩草让它们不舍得走开，一直嚼呀嚼的。

泉呢？我四处望着，不见踪影。

“泉去找果子了，说你一会儿醒来，可能会想吃的。”磊背着我，也能感觉到我的情绪波动，我吐了下舌头，走到磊的背后，双手搂住他，把头靠在他结实的背上。

就在肉烤好的时候，泉回来了，用衣服兜着什么，手里还拿着水袋，高兴地说：“然，快来喝，这山泉水好甜的。”

我迎过去，搂着泉的脖子，亲了他一下，他愣了一下，又笑了起来。

我白了他一眼，说：“你呀，累不累呀，一脸的汗，来，我给你擦擦。先歇歇，马上吃饭了。”

泉在我脸上又亲了一下，说：“不累，然高兴就好，给，喝水吧。喝完，让大哥尝尝，味道真不错。”

我喝了一口，点点头，拿到磊那里，喂他喝了一口，磊也赞不绝口。

一夜无事，睡到天亮，新的一天来到了。

(我的亲人们哪,把票猛烈地向我投过来吧,这能更好地激发我的潜力!!!)

第三十六章 马儿也成双

下山的路果然好走，雪儿和银焰在前面跑着，威风凛凛的，我们在后面跟着。

“咦，这好像是我别院的后山附近呢。”磊在我身后喃喃自语。

“真的吗？”我回头惊喜地问，“那我们不是要到家了吗？”

“没那么快，”磊笑着说：“还有很远呢。我在家中看过这里的山势，感觉很像，但要到家，以云和彤的脚力，至少要一整天才行呢。”

“那也快了嘛，”我向泉叫着：“泉，我们快到家了，哦，我的热水澡，我来了！”

大家一起笑了，至于他们心里怎么想，我就不知道了。

一路的急赶，中午时分，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下，补充一下热量。

正吃着，一阵如雷的马蹄声传来，云和彤都有些兴奋地向远处望着。

我们在一处地势稍高的山坡上，向下面的山谷一起看，一群野马从山谷那边往这边跑着，像一片云似的，流水般涌来。

云和彤都回头瞅着我们，我心里一动，对泉说：“让云和彤下去玩吧，也许能交上朋友呢。”

它俩一起冲我点头，不住地在原地踏步。

泉把马鞍子卸了下来，冲它俩一挥手，它们就疾驰而去，很快地与那片云汇合了。

我对磊说：“看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露营了。”

磊笑了笑，说：“你不是急着要回家嘛，怎么还让它们下去玩了？”

“那有什么，”我不在意地说：“云和彤也是我们的朋友，不是吗？再说，我答应过云，有机会帮它找女朋友的，这机会不好碰，就不要错过了。”

云和彤一夜没回来，大概是玩疯了。

一清早,我吃着泉给我的果子，靠着雪儿，坐在皮垫上，悠闲自在地晃着脚，银焰跟着泉他们去打猎了。

突然，雪儿全身躬起，低声呜咽着，站在我后面。

我回头一看，倒吸一口气，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蟒蛇正和雪儿对持着，雪儿发出怒吼声，虽然没有它妈妈的阵势，却也虎威阵阵了。雪儿小心地向那巨蟒走过去，我的心里万分紧张，雪儿跟它一比，简直太小了。

我左右看了看，悄悄地捡起一根一拳粗的树干，是昨晚点篝火用剩的，紧紧地握在手里，准备在雪儿不支的情况下，帮它一把。

雪儿试探地向巨蟒发动进攻，在它周围跳跃着，偶尔伸出虎爪挥向那巨蟒。

巨蟒说来也怪，只是把身子盘成蛇阵，也不进攻，对于雪儿的挑衅，只是闪躲，好像不愿与雪儿开战一样。

我本来就怕蛇呀虫子的一切软组织动物，腿打颤儿地在后面看了半天，它们也没有大的举动。要不是担心雪儿，我早跑了。

雪儿有点儿不耐烦了，大吼一声就要冲上去。我连忙喊住它：“雪儿，不要冲动，冷静下来。”

雪儿听到，慢慢地向后退，退到我身前，嘴里“呜呜”地叫着，似乎有些不满。

我仔细地观察着巨蟒，发现它丑陋的外表下，似乎用双眼在向我祈求什么，刚才高昂的头也垂了下来，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

我壮着胆子向它走近一些，雪儿紧跟在我旁边，让我的心里有些底了。

走近一看，巨蟒的身上有血迹，一条很长的伤口正流着血，怪不得它不进攻呢。

巨蟒向我伸出舌头，把大头上下点了点，像是给我作揖呢，我脑子一热，问：“你是让我救你吧，给你包扎伤口，是吗？”

它的头又上下点了点，把蛇阵打开，伤口部分全部呈现给我，还把头转到一边去，似乎知道我害怕。

我想了想，这么大的巨蟒，年纪肯定不小了，它来找我，就是信任我了，应该不会伤害我的。而且，泉有说过我跟动物很有缘，不是吗？试试看吧。

我回去从包里拿出还剩下的云南白药，又拿了好些绷带，小心地回到巨蟒身边，说："那，我现在给你治伤，你不能伤害我哟，上药时会有些痛的，你要忍着点儿，知道吗？"

也不管它是不是听懂，我蹲下身，把药散在它的伤口上，全部用掉才算把伤口勉强覆盖上。雪儿一直在一边警惕地盯着巨蟒，怕它回头咬我。

终于把伤口都包扎好了，还真沉呢，好在，它还懂得配合我，不然，我可搬不动它水桶粗的身体。

我慢慢地退回原地，雪儿也跟着退了回来，我对巨蟒说："我已经把你的伤口处理好了，你可以走了，以后要小心呀。还有，你现在不能进水里，不然，伤口会化脓的，我上的药也会掉的。"

它回过头来，冲我又点了点头，缓慢地蠕动着，消失了。

这时，泉和磊飞跃回来，银焰跑在最前面，似乎还闻到巨蟒的气味，向着它的方向就要追，我急忙把银焰叫回来。

泉和磊这时也回到我身边，都有些气喘吁吁的，磊说："我感觉到你在害怕，泉也是，遇到危险了吗？"

我奇怪地问："你们怎么知道？"

"你忘了乾坤匕和混沌镯了吗？它们跟我们都有感应的。"泉平息一下，说。

我点了点头，把刚才的事儿跟他们学了一遍。

磊有些后怕地说："幸好是找你来治伤的，要是真攻击你的话，还说不定会是什么样呢？"

雪儿在一边不服气地低吼着，看着磊，一副还有我在的表情，不满地摇晃着它的大头。

磊笑着说："有你在，也不把握，毕竟你还没长大。如果你长大了，我想，那巨蟒也不敢来惹事了。"

危机过去，大家又有说有笑的，泉忙活着收拾猎物，磊架起火，雪儿和银焰又眼巴巴地瞧着磊，希望快点儿吃到食物。

吃过午饭，云和彤终于知道回来了，不远处还跟着二匹俊马。我拍着它们的头，说："知道回来了，野够了？交到女朋友没？"

云向后一望，嘶叫了一声，一匹白马有些不情愿地向我们走过来。

待它走近一看，喝，真漂亮。全身上下一片白，一丝杂色都没有，四蹄上长有追风毛，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头顶和脖子上长长的鬃毛像烫了直板儿似的垂下来，一条长尾巴在后面来回地甩着。跟雪儿的雪白和银焰的银白不同，它是乳白色，像奶油似的，我从包里掏出糖，向它走近。

小心地把掌心上的糖递到它的嘴边，毕竟是野马，多少还有些野性的。

它低垂着头，嗅了嗅，又抬头看了一眼云，云不耐地打了个响鼻儿。它低头把糖卷进嘴里，糖的香甜让它满足地眯上了双眼。

我用手轻轻地摸摸它，它警惕地看了我一眼，并没有跟我太亲热，但是也没躲开我的手，我知道，它对我还是有戒心的。

我回头问云："这是你的女朋友吧，真漂亮，云好有魅力呢，这么快就交到朋友了，不简单哦。"

云骄傲地昂着头，我哈哈一笑。

走到彤的身边，说："彤，你的朋友怎么不过来呢？"

彤回头看了一下，转过身走向另一匹马，在它身边用头蹭了蹭，又转身回来，那匹马也跟了过来，我又赶紧拿了几块糖握在手里，准备好。

这匹马也好漂亮，一身金毛，只在脑门中间有一条星状的白色花纹，除了身上的毛色跟那匹白马不同外，其它都类似，好像是姐妹一样，但是，它身上有股傲气，怪不得彤要亲自去请呢。

我试探着走向它，把手伸出去，说："你的姐妹已经吃了我的糖，这是给你准备的，你来尝尝看，味道很好的。我想跟你交个朋友，不知道可不可以？"

它充满戒心地怒视着我，彤在一边用头和脖子在它身上蹭来蹭去的，它的眼神渐渐柔和下来，把糖卷入嘴里，香甜地嚼了起来。

磊和泉把行囊准备好了，问："现在能走了吧？"

我对云说："我们现在回家了，你的女朋友能跟着走吗？"

云瞭了我一眼，点下头，意思是：那当然，你以为我是谁。

这时，雪儿和银焰一起跑了过来，那两匹马有些惊慌失措，跑又不敢跑，刚才的气势早没了，敬畏地看着雪儿。

我拍着雪儿的大头说："雪儿，不要吓它们，它们是我的朋友，知道吧，就像云和彤一样，是朋友。"

雪儿点了点头，冲它们叫了一声。

我走过去，轻抚它们的脸，说："不要怕，雪儿是我们的朋友，不会吃你们的，放心吧。不如，也给你们起个名字，好不好？就像云和彤一样，叫着也方便。"

它们好像知道我能保护它们似的，点了点头。

我想了想，对金色的马说："你就叫金星吧，正好头上有颗星星。"转过头，对白色的马说："你就叫蛋糕吧，这是我在家时最喜欢的东西，你就像奶油蛋糕一样，让我想咬上一口。这样叫你，没意见吧？"

泉笑着接过话儿说："它们也不会说话，当然你叫什么都行喽，难道还会说，要你换个名字不成吗？你真是假大方呀。"

磊也笑了起来，我想了想，也忍不住地笑了。

磊把我抱上彤的背上，一马当先地向前疾驰，雪儿和银焰紧随其后，泉带着新加入的蛋糕和金星在后面跟着，风驰电掣地向山下狂奔。

总算看到大门了，我还没到跟前，就大叫着："阿冬，我回来了，阿冬，快出来呀~~"

门口的两个人一看是主人回来了，都向里面喊："主子回来了，主子回来了，"又回头冲磊叫道："主人，您辛苦了，欢迎回家。"

门里跑出一道人影，叫着："在哪儿呢？哪儿呢？"一抬头，看到磊已经到大门口了，连忙说："恭迎主人回府。"眼睛看到我一亮，高

兴地说："然，你回来了，太好了。"

磊笑着说："阿冬，你看到我可没这么高兴，怎么，不欢迎我吗？"

阿冬张着大嘴，愣愣地看着磊："主、主人，您笑了，您会笑？"

我乐得哈哈的，说："阿冬，磊当然会笑了，快把嘴闭上吧，不然，苍蝇要飞进去了。"

这时，老管家从门里气喘吁吁地跑了出来，嘴里还念叨着："这个阿冬，跑这么快，我的老骨头架子都要闪了，也不说等等我。啊，主子，老奴来晚了，您累了吧，快进来。阿冬，愣什么呢，还不来牵马？"

我仔细地打量着老管家，上次也没机会认识他。这才是管家的样子嘛，跟我印象中的一样，中等身材，消瘦的脸，花白的头发，戴着管家帽，正瞪着呆住的阿冬。

雪儿和银焰走上前，把管家和阿冬吓了一跳。

"严叔，没关系，这是我们的朋友们，不会伤人的，它们都跟我一起住吧。"

严叔点了点头，要在前面带路，磊说："泉在后面，马上就到。严叔先去准备酒菜吧，天就要黑了，阿冬，去让人准备热水，我们要好好洗一洗。"

磊带着我直奔他的寝室，这是我第一次来磊的寝室呢。

磊的寝室不像泉的，什么都简简单单的，十分硬朗，一看就知道，不是个享受的人。

磊见我直点头，说："这不是我的主宅，所以很简单，让你见笑了。"

"说什么呢，"我不满地说："我是那样的人吗？我很喜欢这样的布置，实用、大方，那些摆设有什么好，不能吃，不能用，只能看的，也就泉吧，才会摆上那些。"

泉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门外，也不进来，听到我说他，不服地说："那些东西不是我摆的，好不好，是陈叔一定要摆上的，说是有气势。你可不要把我想成是贪图享受的人，我可不依的。"

“哎呀，真是的，一句你不好的话都不能说呀，这耳朵还真是长呢。”我笑着把他拉进屋里，用手捏了捏他的耳朵，研究起长短来。

泉在我耳边小声说：“想补偿我的话，一起洗澡吧？”

我打了他一下，说：“就知道你没好事儿，我要跟磊一起。”

“三人一起，”泉商量着，“不然，我就不原谅你。”

“好了，”我白了他一眼，“反正，也不是没洗过，那就一起吧。”

泉乐颠儿地进里屋了。

第三十七章 故人重逢

舒服地洗了个热水澡，热热闹闹地走出浴室，严叔把酒菜已经摆好了。

雪儿和银焰，早就在桌边流着口水等着了，我把一整只鸡给了银焰，一个烤羊腿给了雪儿，都放在它们面前的大盘子里，它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泉笑着说：“然，你不想吃肉吗？”

“开玩笑，”我苦着脸说：“这些天，天天吃肉，我一见肉都有些恶心了，就想吃些青菜。再说，我好不容易瘦下来，可不能再长肉了，从明天开始，我要早起出去锻炼身体，恢复我的健美体魄！”我用力地攥紧拳头，立在耳边，一副意志坚定的表情。

磊有些不满地说：“我不是说过嘛，要你把原来的小肉儿肉吃回来的吗？现在，都摸到你的肋骨了，还要减肥，是不是我让你太有精力？那今晚，我会让你消耗大量的体力，明儿一早，你就不会有力气出去搞什么锻炼啦，怎么样？”

“不要，”我大惊失色地说：“拜托，我长途跋涉才到家耶，你不能这么折磨我，你是什么大哥呀，就会威胁人。好，我答应你，明天睡到自然醒，再去干别的，行不行？我想睡个消停觉儿。”

泉好笑地看着我们斗嘴，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快吃你的吧，大哥只是吓唬你，你也当真。今晚，你就安心睡吧。看来，你把我们当成豺狼虎豹了，还说什么折磨的，真是的，哪个女人会对相公说这种话？”

我揪着脸，用眼光从下向上地瞄着磊，看着他的脸色说：“不是啦，我不是那个意思啦，呵呵~~”磊的脸色有些好转，我溜须拍马地夹

了一口菜，放到磊的碗里，接着说：“是我最近的腰有些疼，大概是在马身上坐的时间太长了吧，绝对没有泉说的意思，相信我，一定要相信我喔。”

我说得自己都没有底气，赶紧低头吃着碗里的饭菜，跟雪儿的吃相有些类似。

泉摇了摇头说：“算你嘴硬，慢点儿吃，没人跟你抢，别噎着了~~”

真是乌鸭嘴，好的不灵，坏的灵。

我捂着嘴，用力的咳着，脸憋得通红，快上不来气儿了。

磊叹口气，把我抱到他的腿上，在我背后轻拍着，泉端来一杯水，磊温柔地送到我嘴边，我喝了一口，把气顺下去。

我脸上的红色还没完全下去，磊轻声地说：“你的腰真疼吗？是不是我们让你承受不了，以后，会注意的。”

“哦，”我猛吸一口气，脸又大红起来，说：“怎么会拐到那里去？不要多想嘛，没事，没事，哎呀，你干嘛掐我？”

磊居然在我的赘肉上掐了一把，一抬头，就被他强吻了。

磊放开我后，坦然自若地夹起菜，喂到我嘴里。

食不知味地嚼着，我不时地拿眼睛瞄着磊，心想：他怎么越来越像泉？这还是那个冷酷大哥了吗？

泉在一边看着我们，对我脸上的疑惑看得一清二楚，说：“爱之深，疼之切，大哥对你全心全意，才会这样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也这样，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不过，这也说明你以前没有爱过，想到这点，我的心里才好受一些。”

我怔忡地问泉，“我是不是让你们很难过？这么的不解风情，还让你们很担心，是不是很累？”

“不是，”磊看着我说：“你只是不知如何表达罢了。不管是泉或我，谁有危险，需要帮助，你总是不顾自身地往上冲，把我们永远放在第一位。我们就是懂，才会更疼你，而且你总是不经意地感动我们，让我们有家人的感觉，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吃饭吧，好早点休息。”

我放下心来，以前没有想明白的事，磊和泉都给了我答案。大口地吃着，不理会泉对我的吃相的嘲笑。

一夜好眠，我睡到自然醒。

伸了个懒腰，看了看身边，没人。机会难得，我快速地洗漱、穿戴，把桌上准备好的早餐匆匆忙忙地吃了几口，招呼雪儿和银焰就往外跑。

刚一出房门，阿冬就一副早料到的表情，看着我，一言不发。

我挤出笑容说："早啊，阿冬，吃了嘛。"

"少来啦，"阿冬笑话我，说："主人早就想到了，说吧，你要到哪去？我全程陪护。"

"不要这么说嘛，"我涎着脸说："大家这么熟了，给点面子行不行？你带我去找云和彤，我们去外面玩，好不好？"

"行，有什么不行的，"阿冬接着说："主人早说了，只要不是有危险的事儿，我都可以陪你去，这就走吧。"

我坐在彤的背上，阿冬另外骑一匹马跟在我身边，没办法，云不让他骑，蛋糕和金星更不用说了，还没驯服呢。

一出后门，雪儿和银焰就冲在前面，云领着那两匹马紧随其后，我和阿冬倒成最后的了。

一路狂飙，很快就来到昨天那片山的山脚下，在一处溪边，这些不会说话的朋友们才停下来，想干嘛干嘛去了。

我也不叫它们，任其自由地嬉戏。

我和阿冬骑在一棵大树上，在树荫里享受着大自然的美，惬意地晃着腿，嘴里还吃着水果。

阿冬忍了半天，终于憋不住开口问我："然，你这么急着出来，就是为了在树上吃水果吗？"

"才不是，"我又咬了一口桃说："你看，那四匹马分成两对，各自交流着感情，雪儿和银焰还没才大，在草地上疯闹着，多有活力呀！它们天生就属于天地，属于大自然，是自由的。现在，它们都在我身边，不能像以前一样了，如果再不多让它们出来放松的话，那它们不是很可怜？你骑的那匹马，你看，好像已经不会放松了，一起去自由自在地驰骋了。"

阿冬看着自己的马，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他说："怪不得主人和泉少爷都这么喜欢你，这些想法，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听人说过。你真的好特别，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儿压力也没有，你让我也很放松。"

我不再说话，陶醉在这美丽的大自然中，与之溶合在一起，感受着周围的一切。没有大气的污染，自然清新的空气将我包围，好像将我的灵魂也洗涤了一样。

忽然，一阵喊杀声传来，我睁开眼睛，小声说："是谁这么让人讨厌，扰了我的清静？"

阿冬严肃地说："然，你在树上别动，看看情况再说。"

雪儿和银焰跑了回来，在我们的树下站着，一副保护我的模样，我冲它们说："不要轻意伤人哦，要听话知不知道？"

这时，那群人已经离我们近了。

我仔细一看，竟是徐大哥他们，对阿冬说："我认识他们，是磊新收的下属。我还在想，他们什么时候会到呢，看来是有麻烦才晚到的。"

阿冬点了点头，说："我一会儿下去帮他们，你不要动，不然，主人会怪我没保护好你的。"

我说："让雪儿上去就行。"

阿冬说："不用了，雪儿太让人注目了，还是我来就好了。"

阿冬一个飞跃，划过一道弧线落向人群，大声说："什么人敢在飞龙堡区域惹事？通通住手。"

人群停下来，徐大哥惊喜地对阿冬说："小兄弟，这是飞龙堡吗？我们是来投靠主人的，不知主人可回来了吗？"

阿冬沉着地答道："主人已经回来了，命我在此恭迎各位的到来，请过来吧。"

徐大哥他们赶紧走到阿冬的身后，站好，并排地对着那些追杀的人。

从那些人中走出一位好像是领头的人，对阿冬抱拳说："小兄弟，这些人与我们有仇怨，请你开通一下，不要阻拦我们的私事。至于有

对不住的地方，改日，我家主人会与贵堡主亲自沟通的，请不要干涉，好吗？”

我在上面暗想：说话有软有硬，看来背后的人不简单哪。我是不是给磊惹麻烦了？可是，徐大哥他们是好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不帮助他们的话，他们都会有危险的，怎么办好呢？

就听阿冬说：“很抱歉，主人有吩咐，让我专程到这里来接他们，恕难从命。有事的话，请让贵主人与我家主人联系，在飞龙堡惹事，不是个明智之举，各位请回吧，不要伤了和气。”

领头的人想了又想，对阿冬抱了下拳，领着人走了。

看到他们走远，我从树下滑下来，跑向徐大哥，“徐大哥，你们终于来了，我好想你们呢。”

徐大哥一回头，见是我，也高兴地说：“小兄弟，是你，你又救了我们一次，真是谢谢你啊。”

我跑到他面前，捶了他一下，大笑着说：“说什么见外的话呢，大家没事儿吧？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我扭头冲阿冬说：“阿冬，你好棒啊，几句话就让那些人走了，我还以为得打起来呢，阿冬长大了，能独挡一面了。”

阿冬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是堡主的威名，跟我没关系啦，你不要夸大其词，让人听到不好。还有，我已经十九岁了，早就是个大人了。”

我笑着点头，又对徐大哥说：“徐大哥，你介绍介绍其他人吧，我还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呢？”

徐刚连声说：“是呀，是呀，每次都匆匆忙忙的，我现在就说。”

指着一位高大的年轻人说：“这是老二，叫徐峰，今年二十八岁，”又指着一位长相白净的稍矮一些的小伙儿说：“这是老三，叫徐葵，今年二十六岁；老四，徐吉，今年二十一岁。”那是个粗壮的年轻人，脸上还长着几颗青春痘儿。

那最小的小姑娘，被徐刚搂在怀里，向我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小妹，徐蕊儿，是我们的宝贝。我们几个都是蕊儿的父亲收养的孤儿，跟着义父学了些功夫。义父遇难后，我们相依为命，躲避仇人的追杀。”

徐大哥叹了口气，说："被主人收留是我们以前都不敢想的事，可是，这样可能给主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可我们的能力有限，为了蕊儿，只好投靠主人的保护了~~"

阿冬在一旁说："主人不是个怕事之人，既然收了你们，就知道会有麻烦的。只是，希望你们是真心诚意地投靠主人，不要有二心。"

徐大哥斩钉截铁地说："小兄弟，请放心，徐刚和兄弟们的命是主人的，誓死效忠，绝无二心，不然，愿受天打雷劈之苦。"其他人也齐声说着。

阿冬点点头，带头往回走，大家也跟着。

雪儿和银焰跑过来，我对银焰说："你去把云它们找回来，我们明天再出来玩儿，快去。"

五个人都诧异地看着我，我说："这是雪儿，刚才那个是银焰，是我的伙伴。它们不会随意伤人的，除非我受到攻击，放心吧，没事儿的。"

蕊儿好奇地问我："雪儿是老虎吗？真漂亮。"

我瞪大眼儿，看着她说："哇，蕊儿的声音好好听，我还以为你真是个哑巴呢，还难过半天呢，真是的，骗人啊！"

蕊儿笑了笑，说："没办法，坏人太多了，大哥让我装成哑巴，不是故意骗你的。"

阿冬偷看了蕊儿一眼，我看见了说："蕊儿，今年多大了？有没有情人啊？"

蕊儿红着脸说："人家才十七岁，哪来的情人？"

"哦，你是小妹妹了，"我大声说："我和你二哥一般大，我做你大姐好不好？"

他们一起吃惊地看着我，张着大嘴。

"呵呵，"我笑着说："吓到了吧，我是女生，习惯就好，习惯就好了。"

徐大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还叫你——小兄弟呢，真是的，以后，叫你什么好呢？"

“然，”我说道：“叫我然就行，阿冬也这么叫我，随便些就好，自然一点儿。”

大家说说笑笑地回到了别院，阿冬把马送回去，我领着五人去见磊。

磊一见他们到了，也很高兴，吩咐严叔备酒接风。不理他们男人，我拉着蕊儿就往后院走，一路上给她介绍着。

第三十八章 小师妹终于出现了

我正和蕊儿东拉西扯地聊着，阿冬进来找我了。

“然，主人让我来找你，酒宴已经摆好了，就等你们了。”阿冬这话是跟我说的，可是，眼睛却是看着蕊儿。

“阿冬啊，”我拉长声音说：“跟别人说话时，眼睛要看着对方才礼貌，这是最起码的，你不会不知道吧？”

“嗯，”阿冬的脸有些微红，挠着头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那我们现在走吧。”

我拉着小脸儿也有些红的蕊儿走在前面，低声问她：“蕊儿，阿冬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蕊儿小声地说，“然，你在说什么嘛。”

“我是说，阿冬很好喔，”我的情商见涨，大概是泉和磊的功劳吧。“阿冬又年青，武功又好，办事大方得体，长得也不错。最重要的是，他好像对你一见钟情呢，蕊儿不是没有情人嘛，考虑考虑看，是个好机会哦。”

蕊儿的小脸彻底红了，低头不说话。

看来有戏，这小妮子大概是动了春心了，真好，这么小就能拥有爱情了，真是让我妒嫉啊。想想我的状况，真是不能比呀。摇摇头，我叹了口气。

走到宴会厅，大家都已经落座了，府里的人基本都到了。我拉着蕊儿直到主桌上，坐了下来。

磊站起来，端起一杯酒，稳重地说：“名位，我们今天一起来欢迎五位新人加入我们的飞龙堡，从今天开始，他们就是我们中的一份子，跟我们并肩作战，为我们的大家庭共同努力，让我们欢迎他们，并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来，先干了这杯酒。”

磊一仰头，喝下那杯酒，大家也一起干了一杯。

接下来，徐刚率先起来介绍自己，其他人也依次地起来介绍着自己。

互通姓名后，场面开始热闹起来，也有人起来到别的桌上相互敬酒，最多的就是到我们这桌，徐大哥他们都在我们这儿，被敬酒的次数空前的多，再加上我第一次露面，当然也逃不过去。

我高兴地跟大家说着，笑着，喝着，不一会儿，就有点儿头晕了，脸也红得跟什么似的，舌头也大了起来，眯着眼呵呵地傻笑着。

磊一看我的样子，好笑地把我抱起来，对泉说，让他再多待一会儿，就回后院了。

我醉眼迷离地分不清东南西北，嘴里还喃喃地说："来，喝，大家高兴，我也高兴~~我的杯呢？哪儿去了~~哦，原来跑到这儿了~~"似乎是找到了，张嘴就吮了起来。

磊好笑地看着我，被我强吻的嘴里渡过来一阵的酒香。

这时，磊已经把我抱到床上了，刚要放下我，我一把搂住他的脖子，"别跑，这酒杯还会跑~~来，再喝，这晚不醉不归~~"

我迷迷糊糊地把舌头伸了进去，嘴里含糊不清地说："没了吗？我再舔舔~~倒酒啊~~"

磊被我挑起了兴致，拥着我倒在床上，憋了几天的欲望灼热起来，少儿不益的镜头麻辣上映了。

我在失去理智的同时，也本能地做出从没有过的让磊刺激非常的举动来，火辣热情地与磊纠缠在一起，让人浮想联翩的呻吟声传了出来，久久不熄。

"哦，疼、疼、疼，"我慵懒无力地呻吟着，"谁这么可恶，把我打成这样，我要报仇的~~啊，疼啊！"我冷不防地大声叫了出来，声音有些沙哑。

"宝贝，我在给你上药呢，"磊温柔的声音响起来，"忍着点儿，是我不好，下次会小心的。"

我眯着眼睛看着磊，"是你打我的？为什么？我不记得又闯祸了，哦，我的头也好痛，你也打头了吗？"

“呵呵呵呵，”磊低声轻笑着说：“不是的。你昨晚喝多了，把我强暴了，这是宿醉的头痛，至于身上的红印，是我不小心弄的，正在给你抹药呢。”

我低头一看，赤裸的身上斑斑点点的，印着不少的红花、紫花的，怪不得这么~~“不过呀，我的骨头都像是散了架儿似的，你一定还有没交待清楚的，说！”

磊有些暧昧地说：“那是我们太热情了，你看，你把我的身上又咬又挠的，都已经血迹斑斑了。然喝完酒，还真是~~让人回味无穷呢，要不是你的身体不能再负担了，我还想再来一次呢。宝贝，你真是让我惊喜呀！”

我瞄着他那让人流口水的强壮体魄，仔细看着，上面的一圈儿一圈的紫印子，瞧着好像是牙印，一道道的长条血痕好像是手指甲挠的，是有点儿惨不忍睹。

我怀疑地问：“这是我弄的？我怎么没印象。你不会是乱说的吧，怎么可能？”

磊已经抹好了药，把我轻轻地搂进怀里，脸上居然还多情地笑着，说：“不错，就是你。是你激情洋溢时弄上去的，还真让人流连呢。”

说完，还用热情顶了顶我，我瞬间明白过来了，脸一下儿就通红起来，把头埋在他的胸口，不再抬头。

磊温柔地搂紧我，在我耳边说：“然，我喜欢你昨晚的表现，好热情，好自然的把自己交给我，我现在浑身都是劲儿。不过，我下次还是小心一些，别再把你弄成这样，看着让我心疼。”

我用牙咬了他一下，也不吱声，想了想，担心咬疼他，又用舌头舔了舔。

“嗤，”磊深吸一口气，肌肉绷紧地说：“然儿，你现在不能惹火烧身，你已经承受不了了，虽然我很想。”

“什么呀，”我小声地说：“人家是怕咬痛你，才不是你脑里的那些东西呢，净想些没用的。”

正在床上依偎着，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门也被推开了。

“太阳都晒屁股了，还缠绵呢？”泉笑着说。

磊一把将薄被拽过来，盖在我身上。

泉还是看到一些，怪叫着说："哇，然的身上好~~好可爱哟，哦，大哥身上好残忍哪。然，你做什么了，这么大的手笔？让我也试试吧。"

我用手偷偷地掐了磊一下，他会意地说："泉，好了，没见然在睡着嘛。你先出去一下，我这就去，让她再多睡一会儿吧。"

我在磊的胸口上一吻，奖励他。

过了晌午，我在磊的帮助上收拾妥当，他是偷蹓回来的。

我全力无力地倒在中庭的躺椅上，望着天上的浮云，嘴里吃着磊喂的糕点，想起了家。

也不知道他们发现我失踪后，会怎么样？父母都伤心了吧，那群死党也许都在埋怨老四吧，好想他们啊~~

一脸的思念让磊注意到，并且了解地皱了皱眉，问我："然，是想家了吗？"

我点头，说："虽然，我以前经常会离开家出去玩，而且我自己也在外面住了几年，但是，我会和父母联系的。现在，就算想给他们托个梦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难过、伤心的。"

磊想了想，说："也许，我的师父会有办法，不如我们去找他吧。"

我的眼神亮了起来，急切地问："真的吗？你的师父会有办法吗？"

"我只是说，也许。"磊抚摸着我的脸说："可以去试试，我不想见到你这么忧愁，这不是你应该有的表情。我们准备一下，再去吧。毕竟，我的事还有很多，我的家先不要回去了，等我们从师父那里回来时，再顺路回家就行了。"

我感动地看着磊，这个让我无悔的男人，是那么的体贴入微，那深邃的双眸是如此多情地让我心动，不愿离开他。

有了磊的话，我安心地等待着，每天又快乐起来。

这一天，我与阿冬、蕊儿带着不说话的朋友们又来到山坡下玩耍。

自从发现阿冬和蕊儿互相有了情丝，我经常找借口把他们带出来培养感情。

看着他俩在树下甜蜜蜜地聊着，我远远地领着雪儿和银焰在清澈的溪水里给它们清理毛皮。

“雪儿，你好像又长大一些了，是不是？”我用软刷一下儿下地梳理着雪儿的白毛。银焰靠了过来，也把身子对着我，让我给它理，我笑着用另一只手给它梳理着。

雪儿点了点大头，用舌头回头舔了舔我的手，惬意地把身子向我一压，想靠着我。

它的体重将我扑倒在水里，我乐出声来，说：“雪儿，你已经胖得太多了，我抱不动你了。天天肥吃肥喝的，瞧瞧，一身肉，你现在有我沉了吧？等你再大些，我就能骑你身上了。你让我骑吗？”

雪儿听了我的话，把身子向下一趴，用眼睛看着我，我疑惑地问：“你让我骑上去，现在？你还不够大呢，不行的。”

雪儿不满地哼着，拿眼睛看着我。

我迟疑地爬上它的背，它确实又大了很多，已经有云一半的身高了，长也有近二米了。

我用双手搂着它的脖子，腿夹着它，脚刚好离地。

雪儿慢慢地走出水，稳健地走向山坡，回头冲着银焰叫了一声，就慢跑起来。

我渐渐地放下心，雪儿跑得很稳，虽然没有云它们那么平稳，但是也没有我想得那样颠簸。

我高兴地笑了起来，雪儿听见了我的笑声加快速度，银焰也窜到我们身边，一起向前奔跑着。

玩了一会儿，我怕雪儿太累，就让它把我背回去了。

我又在水里给云它们刷着毛，金星和蛋糕已经跟我很熟了，也老实地站在水里，让我为它们服务。

夕阳的余辉把一切都染成金色，我叫上阿冬和蕊儿，一起打道回府了。

我骑在雪儿身上，没办法，雪儿有点上瘾了，一定要我骑上。

“蕊儿，”我小声地叫她：“你和阿冬好像进展很大喔，是不是~~嗯？老实交待吧，不然，我让磊把他派出去，一年半载的不回来。”

蕊儿红着脸说：“你好坏喔，然。不要啦，阿冬很好的，对我也好，我、我是喜欢他，你要帮我哟。”

我点点头说：“那当然，一切包在我身上。不过，你们现在要是成亲的话，会不会太早，虽然这么小就成亲的也很多。”

蕊儿急着说：“不要，不要这么快，人家还没准备好呢。多处一段时间再说吧，我们才认识一个月，不急的。”

我心里想：都已经一个月了，时间还真是流逝得很快呢。

回到家，雪儿背着我直接回到寝室，我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正好要换呢。

一阵谈话声从书房里传来，还有女人的声音。我拍了拍雪儿的头，一指那儿，雪儿懂事地走过去，悄无声息地，雪儿的肉垫好厚的。

“大师兄，”一道女声响起，“你就跟我回去嘛，师父也想你了，其他的师兄都想你了，难道你不想我、我们吗？”

声音好婉转啊，难掩自己的用心，我想：是磊的那个师妹吧，怎么追到这儿了？

另一道男声响起：“大师兄，兄弟们是想你了，就跟我们一道回去看看吧，师父好像找你也有事儿。”

磊说：“三师弟，我近期会回去的，正好也有事儿找师父。不过，我不会跟你们一起走的，我会带着我的爱人一起回去的。你先带小师妹回去吧，我随后会到。”

磊顿了一顿，又说：“然儿，进来吧。”

我吐了下舌头，笑着说：“雪儿，我们进去吧，磊的耳朵好贼呢。”

一进屋，就看见一位身体修长，佩戴着一把短剑的俏姑娘，旁边还有位英挺的男士，身后背着双剑。

双剑？我眼睛一亮，从雪儿身上下来，走到他面前，说：“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人用双剑呢，能给我看看吗？”手不自学地抬起来，去摸那剑。

眼前一花，不见了人影，我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停在空中。

第三十九章 发现神秘的情敌

熟悉的双臂将我搂进怀里，磊笑着说：“然儿，又去哪儿淘气了，瞧这一身的湿，”一只大手在我的湿发上揉搓着，顺手拿过一条布巾给我擦着头发。

这时，雪儿的低吼声让我转头一看，它正对着刚才的年轻人叫着，好像要冲上去。那个俏姑娘躲在他的身后，正紧张地看着旁边的银焰。

磊轻声说：“雪儿回来，他们是我的师弟、妹，不是然的敌人。”

雪儿回头看了看我，走了过来，银焰也跟着过来了。

磊指着男的对我说：“这是我的三师弟，孟箫，旁边的是师妹方婉。他们来找我回师父那儿去一趟，正好我们也要回去，就再过几天走吧。我让他们先回去，你说呢？”

磊有些故意地说，还含情脉脉的。虽然这不太奇怪，但是，在第一次见面的人前，这就有些可疑了。

我微皱着眉，挑了挑左眉，眼一眯，看着磊，他有些含有深意地亲了我一下。

我狡猾地笑了，一脸肯定地看着他，他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他是怕我用对付牡丹的手段对付他的小师妹，才故意在他们面前上演恩爱的镜头，让小师妹死心。

我心里还是有些吃味儿的，一想到他为小师妹这么着想地护着她，反倒怕我欺负她，一股酸水涌上心头。

磊见我的脸色不好，急忙在我腰上掐了一把，一脸恳求地看着我，一付任我奴役的表情。

我们的反应看在他们的眼里，都吃惊地张大嘴，印象中的冷汉大师兄居然一脸的宠爱，一脸的恳求地正看着一个小伙子，还一脸的暧昧。

我从磊的怀里伸出头，看着他们脸上的可爱表情，笑了出来，心里释怀了。磊这样让他们吃惊都是为了我，这样一想，我的心情又飞了起来。

磊见我笑了，也放心在吁了一口气。

我大方地对他们说：“你们好，我是然，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听磊说过，还想着什么时候能见到呢，没想到是这么快。”

我指了指雪儿和银焰，说：“它们是我的朋友，不会随意伤人的，不如，我让它们出去好了。”

冲着雪儿，我说：“你们去自己玩吧，饿的话去找阿冬，我一会儿再去找你们玩，去吧。”

雪儿和银焰一起走了，他们也松了口气。

磊对他们说：“你们先在这里坐一下，我去给然换上衣服，一会儿就来。”抱起我，就往寝室走了。

一边换着衣服，一边瞅着磊，我也不吱声。

磊没办法，叹口气说：“我知道，你的心里不太高兴，但我是为了让婉儿死心才这么做的。你要帮我呀，宝贝。”

“我知道，”想了想，我又说：“可是心里刚才还是酸酸的。我有那么可怕吗？让你这么急着保护她。”

“傻瓜，”磊吻上我，过了一会儿，放开说：“我也是担心你，婉儿有武功，就算你对付她，她也不会怎么样。可你就不一样了，她要是出手，你就会受伤的。虽然你有乾坤匕的保护，但是，你不希望把她杀了让我难受吧。我真是希望你们能处好的，宝贝，为了我，去试试，行吗？”

我用手在他的心口上画着，不说话。

“那里没有她，”磊会意地说：“相信我，三师弟跟来了，说明他还没死心。不如你把他们搓合在一起吧。”

我满意地点头，主动吻上磊，刚穿一半的衣服又落了下来。

良久，我推开磊，红着脸说：“还有人在等着呢，你就会不干正事儿，快去吧。”

磊连忙帮我重新穿上衣服，搂着我走回书房。

孟箫看着我脸上的红，了解地笑了笑，方婉却有些敌意地看着我，显然还没死透心。

我看着孟箫说：“我叫你箫，你没意见吧，这样方便，而且显得亲切，可以吗？”

他点头，说：“那我叫你什么呢？”

“然，”我说，“我叫楼曦然，叫我然就好，虽然，我可能比你大些。”

箫说：“我今年二十八岁了，你应该比我小吧。”

“哦喔，我们一样大，”我高兴地说：“还有一个人跟我们是同年，我带你去找他吧，他也很好相处的。”

他点了点头，回头看了一下婉儿。

我对婉儿说：“婉儿，我就这么叫你吧，我和箫去找一个人，你在这儿先和你师兄聊天吧，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婉儿不可思议地点点头，没想到我会让她单独和磊在一起。

我看看磊，他冲我苦笑一下，明白我的用心。

走在路上，箫疑惑地问我，道：“你不担心吗？”

“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轻松地说：“以前没什么事，现在也能没什么事，不然，磊不会刚才那么做。那是你眼里的师兄吗？”

箫点头，说：“还真不像哎，不过，我还真没想到，师兄喜欢男人。不对呀，他也不喜欢男人呀，不然，五弟那么喜欢他，怎么没事儿？”

“谁是五弟？”我问，“是五师弟吗？他喜欢磊？”

箫有些意外地看着我，说：“你不知道吗？我们，你都知道~~看来，大师兄没把五弟当回事儿，所以没说吧。又或者，大师兄不知道五弟喜欢他的事，才不说吧。”

我不再说这个话题，有事儿回去自己问多好。带着箫，到了徐大哥他们的院落，大声地喊着：“峰，你在吗？”

峰应声出来，见我带来个陌生人，问道：“然，有事儿吗？这位是~~”

“这是磊的三师弟，今年也二十八岁，跟我们同年。”我介绍着，“他叫孟箫，你叫箫就行了。”

他俩在一边寒暄着，我继续往里走，见到葵说：“你也在啊，一起来认识个朋友吧，我新交的，是磊的师弟。”

蕊儿听见我的声音，跑了出来，后面跟着阿冬。

“阿冬，我让雪儿它们来找你，你怎么在这里呀，都追到家了。”我逗着阿冬说。

阿冬有些红着脸地说：“我已经把它们喂好了，才过来的。”

蕊儿过来拽了我一下，我了解地笑了出来，她的脸红了。

晚上，我们一大帮人热热闹闹地又在一起说笑，喝酒，泉也回来了。他这几天，去自家的分号处理一些事情，忙完后赶紧回来了。

酒足饭饱后，大家都散了，各自去休息。

泉拉着我的手，一脸的讨好，不肯放。想想，我也怪想他的，就由着他领回了房。

临走前，我在磊的耳边小声地问：“谁是五弟呀？我好奇得很呢。”

磊的脸上一抽，有些僵硬地看着我，我拍拍他的脸，笑着说：“我不急，慢慢想，过几天再说来得及。”

磊听出我话里的意思，连忙说：“我明天就详细告诉你，不用等好几天再说。你明天一定抽出时间听我说，好不好，然？”

我一笑，不回答，跟着泉走了。

泉跟我一同洗过澡后，迫不及待地把我抱上床。

我笑着说：“不会吧，泉在外面有机会，怎么没偷吃呀？难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我坏坏地把手向泉的身下一撩，他立即深吸一口气，惩罚似的在我身上咬了起来，充满情欲的声音，暗哑的说：“然儿，想死我了。你这小妖精，还担心我，怕我红杏出墙吗？别的人早就不在我眼里了。现在，我就让你知道我有多想你！”

醉人的迷乱让人沉浸其中，热情的血液在身体里奔腾，一切的一切化为热浪，将寂静的夜点燃，久久不能冷却~~

我累极地倒在泉的身上，被他紧紧搂着，喘息未定地说：“我不行了，泉，我已经知道你有多想我了，放我下来吧。”

他一翻身，把我压在下面。淘气地说：“你知道的还不够彻底，我想让你再体验一下，明早，我再给你按摩一下，好然儿，跟我来吧~~”

天哪，不是吧。我欲哭无泪地在他的带领下，又疯狂了~~紧紧地攀附着他的腰，被他有力的贯穿着，无助地呻吟，下意识地躬起身，咬向他的肩头，十指抓着他的背~~

泉也大吼一声，激情澎湃地爆发出来~~

我软软地放松四肢，陷进黑暗中酣睡了过去，身上的汗珠闪闪发光，让泉情不自禁地得意的笑了。

谁啊，一早就在我身上又揉又搓的，觉也睡得不安生。

我勉强睁开眼睛，无视泉的温柔笑脸，抬手就拍了过去，嘴里还喃喃地说着：“你这个魔鬼，就不能放过我吗？”

“然，你好无情啊，”泉委屈地说：“我是在为你按摩呢，你还打我~~呜，我好可怜啊，怎么没见你打大哥呢？”

“他也没搅了我的觉儿，我干嘛要打磊？”我气呼呼地说。

“我是怕你饿，”泉，无耐的说：“都已经快晌午了，你得起来吃些饭哪，不然，我喂你好了。”

他“噔”地跳下床，手里拿着一个小碗走过来。

我伸出一只手，无力地说：“停，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样不卫生的，怎么就是记不住。我自己来，不用劳烦你了。”

在我手无缚鸡之力时，被他强迫地喂下鸡汤，顺便，他还帮我清理一下流出的液体，将近一个时辰，这碗只有几口的汤才完全下肚。

终于出得房门了，已经是下午了，磊已经坐在躺椅上等我半天了。

见我摇晃着走向他，连忙伸出手，把我抱到怀里，让我舒服地半躺在他的身上。

我打了个哈欠，问磊：“有事儿吗？也不来救我。”

磊歉意地摸着我的脸，说：“都有黑眼圈儿了，累了吧。再睡会儿，我的事儿不要紧。”

“少装了，”我毫不领情地说：“现在来假仙儿，是不是晚了？什么事儿快说吧。”

磊小声地说："泉好几天没回来了，我要是进去的话，不是很小气嘛，一会儿，我告诉他，让他收敛些，好不好？"

我闭着眼，说："说重点。"

"嗯，"他顿了一下，说："那个五弟，是我的小师弟，比婉儿大一些。他刚来时，还很小，师父就让我带着他，入门的武功也是我代替师父教他的。他很内向，长得也很秀气，不像我，五大三粗的。可能跟我一起的时间有点长吧，他对我有种莫名的崇拜，后来我发现问题了，就跟他分开了。就这样，你要相信我。"

"那以前怎么没说呢？"我不依不饶地说。

"我认为，这没什么吧，"他缓缓地说："毕竟，他是我的小师弟，又是个男的，不想让你误解我喜欢你，是因为有这方面的爱好。你能明白吗？"

我点点头，勉强的。

"婉儿的事，怎么样了？"我又想起来眼前的事，没在眼前的，遇上再说吧。

磊想了想，说："我想让他们跟我们一起走，一路上让她明白，我是不会喜欢她的，行吗？"

我无所谓地说："随便，你觉得好就行。"

磊亲了我一下，说："然，你这么好，真让我高兴，我还担心你会多想呢。"

"我是觉得，这样，我也许会让箫有机会表现，才能引起婉儿的注意。"

"那我这就让他们准备一下，我们明天一起出发吧，好吗？"磊低声问着。

我点了点头，问："泉一起去吗？"

磊说："应该吧，他能舍得你吗？不如，你问问他吧，毕竟是回我的师门，不像别的事。"

泉正好走了过来，问："什么事儿？"

磊把事情说了一遍。

我看着泉说："泉，你要去吗？不去也行，我们尽快回来找你。"

泉看着磊，说：“大哥，我去方便吗？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我在这里等也行。虽然，我舍不得然。”

“没什么不方便，”磊想了想，说：“你是我的兄弟，是一家人，师父不会说我的。那我们一起走吧，你也收拾一下。”

泉点头，把我抱进屋，我小声地说：“我可不行了，明天还要上路呢~~”

“放心吧，”泉含笑地亲了我一下，“今晚睡个好觉，我保证。”

第四十章 牧场里的意外收获

清晨，万物欣欣向荣，我们也在朝阳的目视下踏上新的旅程。

没有金星和蛋糕，云和彤有些无精打采的，我笑着拍拍云的大头，在它耳边说：“这么快就相思了，云不是很吊儿嘛，再说，它们都不让别人骑，当然不能一起走了。放心吧，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高兴一些吧。”

云回头看了我一眼，又瞅瞅自己的主人—泉，打了个响鼻儿，把头一扭，任我怎么逗它都不回头了。

泉好笑地把几乎趴在马脖子上的我捞起来，说：“云是在生气呢，你都和我一起出来了，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

我回头打了他一下，忍不住笑着说：“云才不会像你一样呢，让你在家，你不干，一定要跟着。”

“磊，”我喊着他，“我的零食都带全了吗？”

“全了，放心吧，”磊赶上来说：“要不要到我这儿来？”

泉赶快把我抱紧，说：“不行，大哥，我才回来，你可不能跟我抢。”

箫也上来，说：“然，家里不是有马吗？为什么不自己骑一匹呢？还要跟他们在一起挤？”

我无耐地长叹一声，问道：“你看有这个必要吗？就算再有一匹马也是闲在一边，顶多背着行李，我们还要费心照料。”

他看看这两位正用目光杀他的男人，明智地说：“对啊，然就是聪明，知道也用不上。”

两位男人一起露出满意的表情，箫暗自吁了一口气。

我把雪儿和银焰也留在家里了。带着雪儿好醒目，只带银焰又怕雪儿不高兴，只好两个都不带了。

婉儿对我还是不冷不热的，看到我们谈笑风生的，一个人在后面也不上来。

我看了看箫，冲他噘了下嘴，眼神向后瞭了一下，笑了。

箫知趣地后退，跟婉儿并排走了。

我们加快速度，在傍晚时分来到飞龙堡的牧场。

我看着眼前成千上万的牛、羊、马们，嘴一直是O型地张着，放牧人都热情地跟磊打着招呼，他们都高喊着："大当家好！"高昂的声音此起彼伏的，与那些别院的人比起来，更有一股大草原上的血性汉子的磊落和豪气。

我小声问泉："他们怎么不喊主人呢？"

"那是因为，别院里的人都是仆人，是家人，大哥虽然一直不让他们那么叫，可是严叔一定要那么叫，就像陈叔一样。这里的人，都是大哥的兄弟，是伙伴，虽然大家都想叫他主人，但是，被他拒绝了。"

原来，磊在冷酷的面具下，这么感性，我暗暗点头。

跟随大家，我们一直来到牧场的主屋，在主事的带领下，我跟在泉的身边，拉着他的手，一路四下张望着，走了进去。偶尔，泉要扶下我，因为我根本不看路。

从外面看时，只觉得这是个一般的木屋，就是大一些。进到里面，才觉得不是大一点儿。

空旷的大厅，只有几张长木椅摆成几列，最中间是张长木桌，四周有几张靠背椅围着，一看，就是给主要人物准备的，磊已经在正中间落座了。

泉领着我，坐在磊的下手边，箫和婉儿也挨着坐了下来。

主事坐在我对面，好奇地看了我一眼，心想：这个小伙子，看来没什么武功，怎么还坐在泉少爷上面，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我不知道座位还有这些说道，正向对面的人打量着。

嗯，这个主事，一看就是个忠义之人，正气凛然的，四十来岁的年纪，看向磊的眼光是那么坦荡，而且面带尊敬，一点儿都不为磊的

年纪轻而小看。

他旁边的人，看着文静些，也没有那些草莽之气，应该是负责文案工作的吧，再下面，就是一些热血男儿了。

就听磊说：“马主事，这位是然，看到然就像看到我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马主事吃了一惊，连忙说：“大当家，放心吧，我记住了。”

磊对我说：“然，这位马大哥是牧场的主事，旁边是主薄王岩，再往下是分管不同的畜群的头目。”

我点点头，冲他们一笑，说：“大家叫我然就好，也别论岁数大小了，这样亲切。马大哥，我要请你多关照了。”我最后把目光转向马大哥，冲他一鞠躬。

磊满意地点点头，看到马大哥要站起来，连连摆手，说：“马大哥，不要跟然多礼，自然一些就好。”

这是，天已经黑了下来，王岩说：“大当家，篝火已经准备好了，烤全羊也已经烤上了，我们出去高兴一下吧。”

“好，”磊站起来说：“很长时间没过来了，今晚，大家就尽兴地狂欢吧，能喝酒的，只要不影响明天的事，就多喝些。走吧~~”大手一挥，拉着我的手，率先走了出去。

我回头看了看，那些人都张着大嘴，愣愣地看着磊和我，只有马大哥和王岩愣了一下后，反应过来，推搡大家跟着出来了。

我使劲地掐了磊的大手一下，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磊故意地搂了一下我的肩膀，冲我笑了一下。

他是故意的。我恨恨地踩了他一脚，回头又看了一眼大家，果然，一个个儿的，都要昏倒了，只有马大哥还算是正常，连王岩都有些吃惊了。我冲他们歉意地笑着，连连点头哈腰的，努力地笑，脸皮都要僵化掉了。

泉也过来凑热闹，大手在我头上揉搓一下，还坏笑着。

我的心情正不好，也没多想什么，下意识地飞起一脚踹向泉，泉也不躲，哈哈大笑。

我心里一阵懊悔，上当了。果然，一回头，大家又都呆若木鸡的站着，这回连马大哥都坚持不住了，我恨恨地又踢了泉一脚，反正都已经这样了，不差这一下。

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都把我看成男的了。可是，这世上男男之恋，不是也有吗？连我们那个世上都有很多的，有什么吃惊的呢？

其实，真正让他们吃惊的，是第一次看到磊脸上的温柔笑意，还有就是泉也一反以前的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的样子，居然对一个小毛头这么容忍，而且看来，我们三人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烤全羊好热闹啊，围坐在篝火边，暖暖的，有说有笑，几十人，六只羊六个烤架一起，大碗酒也端上来了，大块肉也上来了，我很快地跟这些血性汉子打成一片，在他们中间大声地说，大声地笑着。

王岩一直跟在我身边，不离左右，大概是磊的授意吧。我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来，我们也喝一碗，你都跟着我这么半天了，不跟你喝一碗，有点儿对不住你呀。"

王岩连连摆手，说："酒足饭饱了，我再也喝不下了。"

我已经有些上晃了，拉着长声说："什么吗？我也不能喝酒，可是今天这么高兴，不喝怎么行。是不是哥们儿，是哥们儿就干了它！"

旁边的汉子们起着哄说："就是，就是，小兄弟这么豪爽，王岩，你不能给我们丢脸呀，喝了它，喝了它。"

在大家的加油声中，我和王岩一口气干掉那碗酒，热烈的掌声响起来，我的酒劲儿上来了，往后一倒，就要躺下了。

咦，我迷迷糊糊地看着周围的人都在向后退着，伸出手，大着舌头说："你们要到哪儿去？来喝酒啊，怎么都往后退了，过来呀。"

大家哄笑成一片，就听耳边一个声音说："还喝呢，就这酒量，还跟人家拼酒，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的头使劲向后一仰，憨笑地说："是磊呀，你来跟我喝吗？来，喝它一大碗，多爽！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快意江湖，除暴安良~~这种生活，我想往了好久呢~~"

磊当着大家的面，张口吻了我一下，又把我扛在肩上，就往后屋走。

我还浑然不知地拍着磊的后背，叫着："放我下来，我要跟兄弟们喝酒~~我要下来啦~~"

屁股上挨了一巴掌，磊大声说：“闭嘴！再说话，我就好好地教训你，”又赶紧揉了揉，说：“听话，再喝，明天就起不来了。”

我费力地抬起头，正好看见婉儿哀怨的眼神看着我。

“婉儿，婉儿，”我大叫着，“快来救救我，快来呀，我要跟你一起睡，婉儿~~”

大家又哄堂大笑起来，婉儿的脸也羞红了，不知怎么办好，这时，箫过来，将她搂在怀里。

婉儿稍微愣了一下，刚要挣脱，箫一用力，眼神温柔而坚定地看着她。婉儿低下了头，不再动了。

箫借着酒劲儿将手搂紧，在婉儿耳边说：“这些年来，你的心里就一点儿都没有我吗？”

婉儿猛地抬头看着他，脸在火光的照射下，有些红~~

头疼欲裂地睁开眼睛，看着棚顶的原木天棚，上面的树皮还没去掉呢。

我用余光两边打量着，房间里的陈设简单极了，两个木板大铺分别在两个窗户下，看来是伙计们睡的大通铺。磊在一边搂着我，泉也横在一边，正睡得香呢。

看了看对面的大铺，哦？是箫和婉儿，正东一个，西一个地睡着。

我故意大声地咳嗽着，呻吟着（这倒是真的，一咳嗽，头更疼了）。

磊先醒过来，用手摸着我的头，轻轻的按着，小声说：“让你喝那么多酒，头疼了吧，不听话的小鬼。”

泉和箫都醒了过来，我望着箫不怀好意地说：“箫，你的手脚好快哦，进度很大呀。”

箫小声说：“然，不要大声说，我们什么也没做，都喝多了。大概是马大哥把我们都送到一个屋的吧，什么事也没有。”

我挣扎地叫着：“婉儿，快起来呀，你床上有男人！快起来呀~~”

箫大惊失色地看着我，不知所措。

磊和泉都明白了我的意思，也不阻止，任由我喊着。

婉儿睁开眼睛，揉着头说："什么事儿？我的头~~"

我大叫着："头什么头，昨天让你跟我睡，你不干，现在好，一个活生生的大男人让你搂着睡了一宿，你说，你怎么对箫负责！"

磊和泉听着我的颠倒黑白的说教，强忍着笑，用手捂住嘴，看着我胡闹。

婉儿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箫，反应不过来，傻了。

半晌儿，她忽然红着脸，瞪了我一眼，看到磊在一边，脸又白了，嘴张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

我痛苦地笑着，（头太疼了），继续着歪理，说："婉儿，不是我说你呀，你的手脚也太快了吧，我才说要你陪我睡，你马上就抱着箫睡，怎么不想想，箫是个大男人，这清白谁负责？不管怎么样，你和我睡，没什么的，我是个女人嘛，好歹是跟你同性的，现在倒好，我也必须对磊和泉都负责了。你可真是害人不浅啊，为什么不跟我睡呢？"

磊和泉已经在床上有些抽搐了，把身子卷成一团，箫也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婉儿的思想有些混乱，茫然地问我："你是女人？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没办法，只有这样了，"我又冲着箫说："箫，为了大家的清白着想，如果，婉儿对你负责的话，你是不是同意？"

箫看了看婉儿，没吱声，他有些明白了，不忍见婉儿上当。

真是白痴，亏我这么帮他~~我在心里骂了他几句，用杀人的目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把头低下了，不再看我，也不看婉儿。

这样也行啊，我心想道。

"婉儿，"我再接再厉地说："你看，磊和泉，现在多痛苦呀，你这是害了他们哪。"

婉儿顺着我的话看向他们，我痛心疾首地说："因为你的疏忽，现在，我只能对磊和泉负责了。那，现在，你是不是一个敢负责任的人，就看你的了。"

我勉强下了床，爬到婉儿的身边，抓着她的肩膀，用悲愤的眼神看着她的眼睛说：“婉儿，你是不是一个勇于负责的人，光明磊落的人，你现在就回答我，马上！”

婉儿的思绪停留在我最后这句话上，下意识地说：“我当然是了。”

“好，”我大喝一声，随即把箫的手抓起来，放到婉儿的手里，郑重地说：“现在，我就把箫交付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我跟他是同年生人，就是兄弟，把我的兄弟交给你，我很放心。你们现在出去想一下，相互沟通一下，我们还要出发呢。去吧~~”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把他们推出了门，顺着房门坐了下来，捂着头呻吟着。

磊赶紧过来，把我抱上床，泉已经在那里笑成一团了。

我踢了他一脚，说：“别笑了，你的笑声让我的头更疼了。再笑，我把你也嫁出去。”

泉深吸了一口气，把已经憋红的脸抬起来，问我：“你已经必须要对我负责了，怎么还能把我嫁出去？”

我白了他一眼，说：“我说对你负责，又没说怎么负责，把你嫁出去不就是在负责了吗？竹口木啊，你。”

“什么是竹口木，”泉不解地问。

磊在一边用手划了一下，笑着说：“笨。”

“你才笨呢，大哥，你骂我。”泉不服地说。

“不是我骂你的，”磊一指我，说：“是然，你有本事骂回去吧。”

泉看了看我威胁的脸一眼，摇摇头说：“我怕然把我嫁出去。”

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第四十一章 兵不血刃,单挑小师妹

终于，我的头稍好些，正要准备走，马大哥来说，有消息传来，雪儿和银焰从别院跑了出来。

我对磊说：“它们来找我了，我们在这儿多待上一天吧。”

“你能确定吗？”磊问着我，我点点头。

磊吩咐马大哥，“传令下去，如果见到一只白虎和一只雪狼，就告诉它们来这里找然。不要主动伤害它们，跟它们说话就行，它们能听懂。”

马大哥有听没有懂，但还是转身出去，把磊的话如实传下去。

泉领着我，在四处游荡着，我有些累，对泉说：“我想歇歇，有没有什么好地方，木床太硬了。”

泉的眼睛一亮，抱着我，飞身向一个庞然大物冲去，到了跟前，一运气，就飞了上去。

泉的手一松，我就坠了下去，我才张开嘴，就落在一片松软之中。

我惊喜地发现，我们在高高的牧草堆上，堆积如山的牧草松软而且干燥。满意地冲着泉，招了招手，拍拍我身边的位置，他一个饿虎扑食，把我压在下面。

我毫不留情地把他推到一边，身子一扭，枕在他的肚皮上，翘起二郎腿，眯着眼睛望着天。

泉轻叹了一口气，说：“然，我就不能多得点奖励吗？”

“嗯哼，”我肯定地说：“是不能，这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的，你想干什么？”

“至少让我亲一下吧，”泉不死心地说：“这里这么高，不会有人的。”

“少来，”我斩钉截铁地说：“你的作风是，吃一口、想二口，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的，不能对你松口，不然，我尸骨无存。”

“然，”泉惨叫一声，说：“我怎么在你的心里是这样的，我不要，你改过来啦~~”

下面有个声音在喊道：“泉少爷，您在上面吧，大当家请您去一下。”

“哦，真是的，”泉无耐地说：“在这儿，也能让你找到，还让不让我活了。”

我笑着踢了他一脚，他装模作样地一声惨叫，一个飞身，翻了出去，留下一句：“我马上就回来。”

我闭上眼睛，心静了下来，听着远处的吆喝声，不知不觉地昏昏欲睡。

忽然感到身边有人落了下来，我轻声说：“泉，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还真是很惬意呢，”婉儿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一看，真是她，正有些不满地看着我。

我随意地拍了拍身边，“坐下来吧，有话就说吧，我一定配合。”

她叹了口气，坐了下来，说：“你真是女人吗？一点都不像，大师兄怎么会喜欢你这样的女人呢？”

我一伸手，把她拽倒，躺在我身边，看着天上的云，说：“你看那云美吗？”

“嗯，”她也认真地瞅着，说：“是很美，那又怎么样？”

“那你想不想摘下来，自己上去试试看？”我又问道。

“这么看，有点想。”婉儿轻声地回答。

“可是，你现在躺在这草堆上不舒服吗？”我侧过身，看着她的眼睛说。

“舒服，”她奇怪地看着我，不明白为什么跨度这么大。

我耐心地说：“你看，你大师兄就像是天上的云，远离你，但是在你的脑海里，他就像云一样的美丽，让你想拥有。而你身边的箫，就像是这草堆一样，让你这么舒服地享受着，你的目光却只停留在云上。”

我看了看她那若有所思的脸，接着说：“在你身边让人感到舒服的，你从来没注意到，那天边的云虽然美，却是镜花水月。你好好想一想吧，对箫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们在你眼里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起点相差悬殊。虽然，箫并没要求你公平地对待他，他依然在你身边默默地守护着你。”

婉儿的脸上有些动容了，痴痴地看着我，过了好半天，才说：“你让我真的好意外。我原本是来跟你谈判的，早上的事，我已经明白了，但是看到三师兄的高兴劲儿，我又不忍伤害他。对大师兄，我还不死心，所以才找上你的。”

我笑着说："我们都喜欢磊，让我们一起继续喜欢他好了。但是，你一定要分清，是崇拜，还是爱。你是磊的小师妹，对我来说，就像是家人一样，我希望在我接受你的同时，你也能接受我。我用生命来爱着磊，而箫，也是这样吧，所以才可以守护你这么久。"

婉儿真诚地对我说："谢谢你，对我一丝防范之心都没有，要知道，在这里，没人会赶过来救你的，你却这么信任我。"

我笑着说："我是信任磊。他说过，你人很好的，要我一定跟你好好相处。我不是一点反击之力都没有的，但那是以你的性命为代价的。为了磊，我也不能伤害你，如果，你真的动手，我会选择接受的，我不能让磊因为我而难过。"

她深深地看着我，我坦诚地回视她，半晌儿，她说："我相信你的话，对不起，我会有这种念头。大师兄为什么会喜欢你，我想，我明白了。我下去了，大嫂。"

我高兴地笑了，冲她挥挥手。

刚把眼睛闭上，身边的草又下沉了，我问着："又是谁呀，就不能让我睡会儿吗？"

唇上熟悉的感觉深吻着我，我张开嘴，迎接挑战，眼睛依然闭着。

唇上突然一轻，气愤的声音质问我："你就不看看人吗？万一是坏人，你也不抵抗吗？"

我嫣然一笑，说："磊，这么气愤吗？泉也坐下吧，你们，我还是能分辨的。"

磊大手一伸，将我一翻，压在他的身上，我睁开眼睛，看着他，他的目光里有些伤感，我倒有些不明白了。

"答应我，"磊双手抚着我的脸，说："不管是什么人，伤害你的时候，你都要保护自己，答应我，现在。"

"可是，~~"我还没说完，磊就打断我的话。

"没什么可是，不论是什么人，包括我在内，我要你先保护自己。"磊把我的头压倒在他的胸口，我听着那心跳声，明白了。

那心跳短促有力地快速蹦着，一下儿下的，他是听到我们刚才的对话了。

泉无言地躺了下来，用手在我的后背上轻抚。

“你当我傻吗？”我打了泉一下，“拉着我四处乱逛，找到这个草堆就迫不及待地飞了上来，一定是有事。”

泉诧异地问：“你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摇摇头说，“是你让我感觉有事儿的，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能让你这样，我当然要顺着你了，你在为我担心，不是吗？”

泉猛地抬起头，冲上来亲了我一下，眉开眼笑的。

我趴在磊的怀里，一会儿就睡着了，毕竟宿醉的难受劲儿还没过去呢。

直到我睡醒了，磊才抱着我，和泉一起飞下草堆。

我的精力恢复过来了，缠着磊要去草原牧马，体验生活去。

没办法，泉和我骑着墨云奔了出去，磊还有事，走不开。

飞奔到马群，我大声地吆喝着，像那些兄弟一样，泉在后面乐得哈哈的，不时把头放在我的肩上，笑得没了力气。

正高兴地策马狂奔，二道白光向我冲了过来，马群惊慌失措地跑散了。

云倒是没什么反应，还迎向那白光。

我高兴地大叫：“雪儿，银焰，我好想你们啊~”

泉在后面说：“你怎么知道是它们呢？”

“猜的，”我笑着说：“那些马都吓走了，云不但没害怕，还迎上去，不是它们的话，怎么可能嘛。”

这时，那二道白光已经在马前停下来了，果然是雪儿和银焰。

我一跳，跳下马来，张开双手向它们迎了上去。

一人二兽在草地上翻滚着，疯闹着，泉也忍不住加入进来了。只不过，雪儿对他可没有对我这么照顾，一会儿，泉就苦笑着说：“不玩了，不玩了，雪儿就会欺负我。”

我大笑不已，把雪儿搂住，揉搓着它的大头。

玩够了，我骑着雪儿，泉在后面跟着，嘴里不满地说：“然，跟我一起骑马吧，来嘛。”

雪儿忽地加快速度，在我的指引下，冲向营地。

一进营地，没出去的人都惊奇地看着雪儿，离得远远的。我大声地说："没关系的，雪儿不伤人的。"

磊听到声音，走出来一看，笑着对雪儿说："你还真是不乖呢，不老实在家呆着，跑出来，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雪儿不服气地向磊喷出一口气，我打了它一小下儿。

磊让人把准备好的肉拿出来，我从雪儿背上下来，它和银焰就大口地吃了起来，满意地冲磊点了点头。

泉也回来了，把我抱在怀里说："雪儿这小子，敢跟我抢人了，大哥，让人把它送回去吧。"

雪儿抬起头，不屑地看了泉一眼，又低头吃了起来。

大家都被逗笑了，刚才的紧张也不见了。

晚上，一些兄弟拿着酒坛来找我，还想跟我喝酒，我刚要去，磊一把抱住我，冲他们使个眼色，他们都转身走了。

我回头皱着眉说："我要去，他们跟我是哥们儿，这说明我的人缘好，为什么让他们走了？"

磊掐着我的鼻子说："你明天又不走了？还想头疼不成。"

"我不会少喝些吗？"我不同意地说。

磊摇摇头，说："我已经发现你，不喝正好，一喝就多，喝上听时，多大的碗都敢往嘴里倒，坚决不能再喝酒。"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我噘着嘴走到婉儿身边，对她说："婉儿，咱们来喝吧，不带这些臭男人。我在泉家时，也跟芸娘她们喝过酒的，我们少喝些就行了，来不来？"

婉儿看了一眼箫，我笑着说："箫好幸福啊，她这么快就得气管炎了，现在就看你的脸色过活了呢。"

磊过来，把我抱起来直接回卧室了，对泉说："泉，快来，然再不收拾就要成酒鬼了。"

我大叫着，不依不饶地说："现在就欺负我，这责任我可不负了。"

大家哈哈大笑，乐得都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只有婉儿红着脸，被箫搂进怀里。

第四十二章 重现杀手

回到屋里，我捶着磊，还说呢，“真是丢脸到家了，我现在是一点儿家庭地位都没有了。”

磊低头把我的嘴堵上，良久，把我放到床上，动手给我脱衣服。

我叫着：“不行，我还在生气呢，不会理你的。”

泉在一边打趣地说：“哦，然的心里也这么色情啦？大哥是要让你去洗个热水澡，你的心里是不是在想些没用的啊，放心吧，那也是洗澡后的事儿。”

“热水澡？”我的眼里放射出二颗心型的电波，一副垂涎若滴的样子来，比磊的速度更快地往下脱着衣服。

磊一把抱起我，就往浴室走去，我从他颈后看去，才发现不是我们今早醒来的房间。

“换房间了？”我问着。

“嗯，”磊好笑地说：“才发现呀，不然，哪儿来的浴室。这是我在这里的专属房间，平时是不用的。昨天来得匆忙，他们还没收拾好，你就喝多了，所以才随便地找了个屋。”

泡在热水里，我满足地眯起了眼睛，手下意识地往身上撩水。一个不留神，我一下子滑了下去，双手还乱比划着。

一只大手瞬间把我捞起来，我张嘴吐出一口水，干咳着，头发也湿湿地贴在脸上，还滴着水，像个落水的小狗似的。

磊把我搂在怀里，用手轻轻地拍打着我的后背，气得笑了出来，“你还真是让人不放心呢，洗个澡也差点被淹到，我拿你怎么办好呢？”

水面上涨，泉的声音响起来，“怎么了？好像有人被水呛到了，不会吧。”

我的气息终于顺了过来，举起一只手，态度好好地说：“是我，是我，还是我，你没猜错，就是我。”

磊在我脸上捏了一下，对泉说：“这个迷糊蛋，刚才差点把自己淹死。洗个澡能把自己洗成这样儿的，还头一次见到。”

我全身无力地靠在磊的身上，冲着泉说：“失误，失误，下次一定小心。呵呵~~”还陪着小心，讨好地笑了笑。

“还下一次呢？”泉笑着摇了摇头，说：“看来，我们是一刻也不能离开你的身边，否则，你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

“不用，”我举起双手抗议，心想：那我不是没有人身自由了吗？

“谢谢关心，但我一定会小心的，就不用贴身保护了。”我偷偷地低下头，咧着嘴，做了个鬼脸儿。

磊在我耳边小声说：“再有下次，我就让你第二天起不来床，不信，你就试试看。”已经有些昂扬的小磊在下面顶了顶我的小妹。

我的脸一红，举起手发誓，“我一定小心，一定，一定。”又小声地说：“现在，能撤军了吧？”

磊好笑在把我挪开一些，拿过浴巾给我洗了起来。

我一身清爽地躺在床上，舒服地伸了伸懒腰。泉和磊，也爬上床，躺在两边，双双叹了口气。

我奇怪地看看他们，说：“怎么啦，我又让你们费心了？没有啊，我一直表现很好的。”

“不是，”泉在我耳边说：“我想，我应该再洗个凉水澡才能睡得着。”

我掐了他一下，说：“那我去找婉儿睡好了，这样，就不用你去洗凉水澡了。”

“不要，”泉搂住我，“还是搂着你睡，比较舒服。睡吧，我保证不惹你。”

疯了一天，我也累了，一会儿，就香甜地睡过去了。

两个大男人在旁边瞅了半天，无耐地相视一笑，“还真拿我们不当回事儿，睡吧，大哥，她还真睡得着。”

我精神好好地坐在磊的身前，和婉儿，箫一起说笑。

磊和泉今天都好严肃，也不说话。只有我回头冲着他笑时，磊才勉强给我一个微笑。

婉儿在一边偷瞄了磊几眼，彻底死心了。磊连看都不看她一眼，让她的心凉透了。

箫发现婉儿的情绪有些低落，与她并排骑马，伸出一只手拉住婉儿的手，冲她一笑，温柔敦厚。

婉儿转过头，笑了下，心想：然说得对，大师兄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天上的云，看得到，摸不到。三师兄才是我的良偶，这几年一直陪伴着我，不然，他在外面也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我不能再伤他的心了。

我眼尖地发现了婉儿的改变，拍拍彤，在它头上小声说："彤，跑到前面去，快点儿呀。"

彤加速地向前跑，很快地跑过一个山坳，转过一道弯，后面的人看不见了。

我向后仰着头，把磊的头勾下来，吻上他。磊用心地吻着我，逐渐加深。手也在我身上抚摸着，让我的心跳加快了。

我推开磊，笑着说："原来是欲壑难填啊，我说怎么一路上都板着个脸呢。"

磊又咬了我一下，才说："你真是个磨人精，就你睡得好好的，泉和我都没睡多少，不把我们当男人吗？"

"呵呵呵呵，"我得意地笑着，说："这是磊吗？说出这么哀怨的话来，让我好吃惊哟。好，今晚就让你如愿以偿好不好？"

磊色色地说："真的，然，不许骗人喔~"

突然，雪儿和银焰都发出"呜呜"的报警声，磊连忙把我放下来，让我骑到雪儿身上，对雪儿说："你带着然，保护她，记住没？"

雪儿懂事地点点头，背着我，就往树林里跑去。银焰也跟过来了，我对它说："你去找泉他们，磊自己会有危险的，快去！"

银焰，像一支射出的箭，飞快地跑了。

雪儿背着我，在树林中穿梭着，一会儿就来到一个高坡上，我下来，躲在半人高的草丛里，雪儿趴在我身边。

我向下看去，泉他们在银焰的带领下，正往这边飞奔，磊已经和十来个人打在一处了。

我紧张地看着磊。

只见磊大刀阔斧地与敌人战在一起，每一招每一势，都有条不紊，刚劲有力，虽然对方人多，但他一丝畏惧之色都没有，王者之风在他的身上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我悬着的心放下。

这时，泉他们也赶到了。

泉的武功看起来好飘逸，潇洒自若，一把软剑上下翻飞。

箫的套路跟磊有些相似，也属于阳刚型的，双剑左右逢源，虽没磊来得大气，但是也让人感觉好舒服。

最让我出乎意料的是婉儿，她一只手拿着那把短剑，一只手挥舞着腰间上原来系着的长丝带，像仙女一样，上下飞舞着，让我看着目不转睛。

那十几个人在四人的联手下，很快地溃败了，纷纷逃了出去。

我高兴地站起来，向下挥手，喊着："我在这儿，磊，我就下来了。"

雪儿突然怒吼一声，我回头一看，它正向一个蒙面人发动进攻，那人的武功很好，在雪儿的猛扑下，仍然有余力地看着我说："你很特别呀，你是让严磊在乎的人吗？"

我在他身上感到一股黑暗的气势，让我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转身就跑。

磊和泉，感觉到我的害怕，一边往上飞跃，一边大喊："然，跑到这儿来，快跑！"

我奋力地往下跑，那人丢开雪儿的纠缠，向我身后扑来。雪儿怒吼着在后面飞扑向那人。

我回头一看，见事不好，往旁边一滚，也没时间看什么地势了，不分东西地乱跑着，不敢再跑直线了。

慌乱中，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一处断崖边，向下一看，喝，好高！

正要往回跑，那人已经追到后面了，雪儿纵身一跃，拦在我的身前，这时，磊也离我不远，泉他们紧追其后。

我的心底有数了，努力地深呼吸，平稳一下慌乱的心跳。

“你是谁？”我大着胆子问道：“你才是那个主谋，是不是？你三番两次地派人追杀我们，就因为是磊在乎的人吗？”

他一愣，故意压低嗓音说：“没想到，你的脑袋转得还满快的吗？看来，我不是能留你了，受死吧！”

他大喝一声，腾空而起向我压下来，雪儿也飞跃上去，拦截他。

他飞起一脚，将雪儿踢出去，方向不变地冲我扑过来，一道黑影闪过来，磊在空中与他对了一掌，将他打了出去。但磊也向崖边坠了下去。

“磊，不要啊~”我下意识地往外一扑，正好抱住磊的双脚，被磊的余劲儿带了出去，向崖下滑，一股力量从我的脚脖子上传了过来。

我扭头一看，是雪儿，它正含着我的一只脚脖往上拽着，但是我们太沉了，它也跟着往下滑了。

正在千钧一发之时，磊已经收住下坠的力道，双手在崖壁上一用力，就向上飞了起来，顺势将我捞在怀里，又抓着雪儿后脖子上的毛窜上了悬崖。

这时，泉他们也上来了，磊把我们放下，就吐了一口血，盘腿坐下。

我一见，眼泪就下来了，哭着说：“磊，你怎么样了？没事吧？快告诉我~~哇~”

泉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瓷瓶，从里面倒出一粒药丸递给磊，磊服了下去，箫从磊的背后把手放在他的后心上也盘腿坐了下来。

这时，泉把我抱进怀里，擦着我的泪，说：“没事儿，大哥只是有些岔了气，不碍事的，你别哭了，大哥会分心的。”

我一听，立即把嘴闭上，身子还不由自主地抽动着，看着泉，小声地说：“你别骗我了，磊是受了内伤了吧，我在书里看过的。”

泉挤出笑，说：“还真是瞒不住你，什么都能猜到，不过，没什么事的，放心吧。”

我回头向后看了看，说：“那个人呢？”

泉说：“你们刚掉下去，他就逃走了，只怕大哥也让他受了伤，我们都赶到了，他一个人也占不到便宜。”

我点点头，专心地看着磊，偶尔还抽泣一下。

过了一会，磊睁开眼睛，看着我说："我没事了，你过来。"

我钻到他怀里，没想到，他把我翻过来，放在腿上，"啪啪"地在我的屁股上打了两下，把我疼得当时就哭出来了。

泉连忙说："大哥，然也是为了你，你就别再打了，好不好？"

磊把我扶正，看着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吗？我不是让你保护好自己吗？"

我哭着说："没想过，就想把你抱住。"

磊叹了口气，说："可是，万一我没把你带上来，你不是跟我一起掉下去了吗？傻丫头，没有我，还有泉在你身边，不是吗？你要好好活着，这样才行。"

"就是跟你一起掉下去，我也不后悔，呜~~如果是泉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把我打得好疼啊~~讨厌你，讨厌~~"

大家都沉默下来，只有我的哭声回荡在四周。

良久，婉儿流着泪说："我现在明白了，然为什么说是用生命爱着大师兄了，这才是爱情，至死不渝的爱。"

磊动情地看着我，抹掉我的泪水，笑着说："别哭了，是我不好，不该打你，认打认罚都由你。我给你揉揉吧~"

"疼，好疼~"我吸着气着说。

泉在一边说："大哥，然受了些擦伤，我给她包扎一下吧。"

磊这才放开我，低头看着。

我的膝盖上血淋淋的，是刚才下滑时磨的，胳膊肘儿上也是，但没有腿上严重。

看着磊一脸的自责，我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就是破了点儿皮，没什么大不了的。"

磊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帮着泉给我包扎起来。

第四十三章 "神仙"师父

"婉儿，好婉儿，你就教教我吧~"我持续不断地磨着婉儿，让她教我舞丝带，婉儿被我折磨得只好对磊说："大师兄，我求你了，管管大

嫂行吗？我要疯了。”

磊宠爱地看着我笑，说：“我喜欢她这样，有活力。不然的话，看到她的绷带让我心里没底。”

“天哪，”婉儿怪叫着，说：“所以，你就任由然这么折磨我？我可是你的师妹呀~”一向沉着冷静的婉儿，脸上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泉在一边不高兴地说：“我想让她折磨我，大哥还不让抱呢。你已经很幸福了，不是吗？”

婉儿用杀人的眼光瞅瞅泉，一脸的又一个精神病的表情。毅然决然地策马狂奔，箫笑着在后面跟上。

我也疯累了，横躺在磊的怀里，看着他的下巴，一会儿，就睡了。磊在我脸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我在梦里，又回到了山崖上，那神秘的蒙面人一双暗藏杀机的眼睛盯着我，四周雾茫茫的，然后，磊又从我眼前飘了起来，向着那深崖处坠了下去。我大叫：“回来呀，磊，不要呀~~”

脸上痒痒的，睁开眼睛一看，磊心疼地正在看着我，见我醒来，低头吻住我，久久不放。

我拍拍磊的脸说：“没事儿的，我没事。”

“然，我们快些走吧，好不好？”磊说。

“我没关系的，”看着磊，我说：“我在你的怀里很舒服，你不用担心我。”

我们连夜赶路，连吃的都在马背上解决，雪儿和银焰虽然善于奔跑，但也看出来疲倦了。

终于，在第三天傍晚，人困马乏之时，目的地到了。也没去跟师父请安，我们匆匆忙忙地吃了几口饭，就回屋睡觉了。

睡到日上三竿，我睁开眼睛，四处打量着。

这是天然大理石修建的建筑物。举架很高，虽然都是石头，但给人的感觉并不冰凉，反而有种大气的感觉。

我光着脚走下床，一丝清凉的感觉从脚下传来。让盛夏的炙热远离这里。

我走到窗口，从雕花的木栏向外看着。哇，一片的花海呈现在我眼前，姹紫嫣红的，各色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着。

我低头看了看身上，已经被换好了衣服，是磊做的吧。雪白的长衫直到脚面上，袖子很长，我折了几折，比了比长短，还行。

我兴冲冲的光着脚走了出去，来到那花海中，一朵朵儿地在花上闻着香气，越走越深。

一个清悠的声音传了过来，“这些花还香吗？”

我抬头一看，花的尽头有一位老人，银白的头发在头顶挽了一个髻，一身白袍有些仙风道骨，再看脸上，我笑了出来。

“哇，南极仙翁啊，你是神仙吗？”我笑着问。

他的脸红润有光泽，额头又圆又大，长长的眉尾下垂着，三缕长髯飘在胸前。虽然鬓发银白，但是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正面带微笑地看着我。

我好奇心大发，想近前看他的胡子和眉毛是不是真的，咯咯笑着跑向他。

跑到跟前，我一把抓住他的胡子，嘴里还说：“让我看看，这是真的吗？哇，是耶，哦，你真是神仙吧。问一下，我能回去吗？”

他笑着问我：“为什么要回去呢？这里不好吗？”

“好，”我看着他的眼睛说：“哦，你的眼睛是紫色的，好特别呀~~可是，我的家人还在那边，会担心的。”

他一点儿也没为我的话打乱，接着问：“如果回去后，不能再回来了呢？”

我一下怔住了，呆呆地看着他，心里乱极了。

是呀，要是不能回来了，那磊和泉要怎么办？我能舍得吗？我能承受失去他们的痛苦吗？

半晌儿，我傻傻地问：“不能一起回去吗？”

他笑着看我，不发一言。

我抬头看着天，还不能回神，渐渐地，我向后仰去，慢慢地倒在花丛中，也不说话，只是呆愣着。

良久，我的眼神从云端处收回来，正好看着眼前的花儿。清雅的花香在我的周围飘荡着，慢慢地浸入我的身体里。

我的脸上逐渐露出笑容来，轻声地说："既然长在这里，就要好好的开放，不是吗？不管在哪里落脚，心里有爱，哪里就是家，好好的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是吗？"

"师父，您怎么在这儿？我去给您请安了，没见到，才回来的。"磊的声音传来，我缓慢地从花丛中坐起来，茫然地瞅着他，思绪还没回来。

"然？"磊跃过来，一把抱住我，在我身上乱摸着，嘴里还不停地说："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呵呵呵，"一阵轻笑将磊的脸笑得通红，"磊儿知道关心人了，不再是冰冷的了，好啊，好。"

我抬手摸着磊的脸，好奇地问："磊，你的脸好红啊，发烧了吗？"

磊使劲儿地搂了我一下，说："然，这位就是我的师父。你已经知道了吗？"

"嗯？"我转头看向那老人，"师父？不知道啊。他不是神仙吗？"

"我是磊儿的师父，不是你说的神仙，不过，也许不久，我会去做神仙也不一定呢。"他捋着长髯说。

"晚辈东方泉，拜见前辈。"泉毕恭毕敬地声音传来，我好奇地走到师父面前，用手摸了摸他的衣服，说："是真人呀，我还以为是做梦呢~~"

磊一把拽过我，对师父说："对不起，师父，然儿就是这样的性格，请您原谅她吧。"

"不妨事的，"师父笑着说："我喜欢她这样的性格。你们都太严肃了，让我很无趣呢。来吧，我知道你是为了什么回来的，进屋说吧。"

我跟在师父后面刚要走，磊一把抱起我，小声说："怎么又光着脚，不凉吗？真是的。"

进了屋，师父对泉说："你是磊儿的兄弟，就随便一些吧，这里就跟自家一样的。"

磊把我放到椅子上，泉拿过来棉布袜子给我穿上，我吐了吐舌头。

“真是好怪异的组合呀，”师父笑着看我们。

磊问道：“师父，有什么不妥的，您就直说吧。是不是，我们三个~~”

“不是，磊儿不要多想，”师父想了想，说：“磊儿从小没了父母，被我捡回来，知道为什么吗？”

磊摇摇头，不说话。

“本来，磊儿是紫煞孤星转世，会孤苦伶仃一生，没有家人陪伴，也没有爱人相伴一生。”师父又看了看泉，说：“你本是早就命该绝的人，却活到现在。”

最后，师父看着我说：“你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世上，但你现在却在这里。”

他环顾一下我们，说：“你们三人，真是好怪异的组合。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然她不能在这个世上有后代，就是说，她不能为你们生下子嗣。”

我愕然地看着师父，缓缓地把眼光转到磊的身上，泪水不知不觉地流了满脸，瞧着磊，默不作声的。

磊把我搂进怀里，拭去我的泪，说：“哭什么？没听师父说，我应该孤苦伶仃一生嘛。现在，有你能陪在我的身边，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那种小事，你放在心上做什么，别哭了。”

泉也过来，说：“然，师父不是说，我本该早死了，不是你把我救了吗？我已经很满足了，有了你，还有什么好想的，大哥说的对，那种小事，我们不要放在心上。乖，别哭了，应该笑才对。因为有你，我们才这么幸福的，不是吗？”

“我想为你们生宝宝，好想。”我哽咽地说道。

“不许再提这件事，”磊决然地说：“有你，这就够了。”

师父在一边说：“真是让人羡慕啊。都说神仙好，却也有句话不是说，只羡鸳鸯不羡仙嘛，说得真好。好了，然儿也别伤心了，这样已经很好了。”

我抬头看着磊和泉，发自内心地笑了，脸上还有几滴的泪水，磊轻柔地把它抹去。

师父对我说：“然儿，有件事，我想让你帮忙。”

磊奇怪地问：“师父，然能帮你什么忙？她~~”

师父摆摆手，说：“这件事，还真就得然儿来做，别人做不来的。”

我点点头，说：“师父，有事您就说吧，我一定尽全力的。”

师父笑了笑，说：“等到发生时，你就会知道的。到时，你只要想想我的话，就知道怎么办了。”

我看了看磊，回头问：“是我想的吗？”

师父点点头，说：“差不多，我这么急把磊找回来，也是为了这件事。我先走了，你们好好在这儿玩吧，不要太拘束。”

师父走后，磊问我：“是什么事？师父和你这么打哑谜，还不让我知道，不是找我回来吗？”

我笑着摇头，不说话。

“然，你在吗？”婉儿的声音刚好响起来，我大声地回应，跑了出去。

婉儿有些气喘，拉着我的手，说：“我带你去转转，四师兄、五师兄都想见你呢。”

泉从后面走上来，抱住我说：“然，你难道不穿鞋就出去野吗？”

磊出来，说：“婉儿，我一会儿就领然出去见大家，你先去吧。”

婉儿看见磊，心里多少还是怕的，连忙走了。

我脸上不高兴地瞪了磊一眼，小声说：“我还知道你心里那点儿小心眼儿吗？哼，不就是怕我找五师弟的麻烦吗？”

磊好笑地看着我，说：“我是怕你吃亏，自己没武功，偏偏胆比谁都大。要不要先洗个澡，再出去玩呀。”

我一听，连连点头，赶忙脱衣服。

（谢谢各位支持，让我倍受鼓舞，继续支持我哦！！！）

第四十四章 阴柔的五师弟

泡在好大的温泉池里，我来回地扑腾着，从这边一踹池壁，憋一口气浮到那边，再原样飘回来，磊也不吱声，泉在一边看了一会儿后，加入我的队伍中。

我终于累了，浮到磊的身边，抬头吐了一口水在他的脸上，乐得哈哈的，说："这是谁修建的池子，真好，如果再深些，就能游泳了。"

磊笑着说："我。"

我睁大眼睛，崇拜地看着他，说："什么时候的事儿？"

磊回忆着，说："大概十六、七岁吧，有些忘了。"

"这温泉水是引进来的，还是原本就有的？"我接着问。

"引进来的，"磊把我搂过去，说："为什么这么感兴趣？你很少对身外的事这么关心。"

"不是，"我想了想，说："磊的家有没有温泉？我喜欢泡在水里，可是热水一会儿就凉了，不过瘾的。"

磊看着我，说："有一个小的，没这个大。回去后，我再建一个大的，给然玩，好不好？"

我连忙说："不用，不用了，我只是这么一说，太麻烦了，费工费力的，劳民伤财的不合算。"

泉过来，把我抱在怀里，问："然，想好以后在哪儿定居了吗？这是早晚的事。"

我看了看他，回头看着磊，说："一定要这样吗？我好像不能在一个地方定下来，不然会疯的，我是个野猴子，也没想过这个问题。磊说呢？"

"这个问题不用去想，"磊看着泉说："不管在哪儿，我们三个都在一起，在哪儿都无所谓。顺其自然吧，我觉得像现在这样也不错，然的个性也不是能呆住的。我在想，可以在我们家之间，再建个家，这样，去哪儿都不用太累，泉，你说呢？"

泉认真地想了想，点点头，说："大哥，这个想法不错，还可以依然的喜好布置一个家，我们来回走也方便。"

我看着他们，好笑地说："那很累的，好不好？从规划，制图，到人工，哪儿都累人，没事儿别找麻烦了。"

磊笑着说：“然，你可以要自己想要的家，按照自己的意思布置。你只要说，我们来做好了。”

“再说吧，”我抓起浴衣准备上去了。

换好了衣服，我跟着磊去见他的师弟们，泉也在一边跟着，雪儿和银焰在前面来回地跑着，也不闲累。

“这里，这里，然，快来吧。”婉儿在一处凉亭上冲我招手，还跑出来，拉着我的手就要走。

磊一把将我拽回来，对婉儿说：“他们都在吧，二师弟呢？”

婉儿看了看空空的手，摇了摇头，说：“还真是独占呢。二师兄没回来，他好长时间没回来了。”

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亭子里。

箫，我是认识的，冲他摆了摆手，笑了一下。

忽然感到一道很不友善的目光射向我，扭头一看，惊呼一声：“哦喔，好俊俏的小伙儿，请问，你是五师弟吧，我叫然，很高兴认识你。”

那个俊俏的小伙儿，长得很白净，怎么说呢？有点儿像韩剧《王的男人》中的那一位，瓜子脸，单凤眼儿，樱桃小口一点点，穿着类似我早上那套衣服的样式，外面还有一层薄纱罩衣。

只是，给人的整体感觉是那么的阴柔，没有多少阳刚之气，正哀怨地看着我~~的手，它在磊的大手里。

我挣了挣，磊没放手，倒是握得更紧了。

磊对我说：“这是五师弟，叫未央，比婉儿大一岁。这边是四师弟，叫藤，因为他们来时太小了，而且不记得自己的姓名，所以，师父让他们随我姓严。”

磊又对他们说：“四弟、五弟，这是然，我的爱人，希望你们能真心地接受然，把然当成我就可以了。”

我对着藤说：“你叫藤，是说你的生命像藤一样生生不息吗？”

藤睁大眼睛，问道：“你怎么知道？是大师兄说的吗？”

我摇摇头，说：“他没说过，我猜出的，就像猜出谁是五弟一样。”

藤的面相长得很斯文，身高要比泉稍低一些，没有箫来得英俊，但是让人感到很舒服。

我的注意力又集中到未央身上，走到他身边，对他说："我知道，你跟着磊的时间很长，在磊的心里，对你也是很看重的，希望我们能好好相处，我就叫你未央好不好？"

他比我高一些，看了看我，不情愿地点点头，因为磊在一边正看着他。

我瞪了磊一眼，把他推到一边，拉着婉儿说："你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我都饿了，不信，你摸摸我的肚子，都瘪了。"

婉儿笑着说："我摸摸~~"笑容僵在脸上，眼前已经空白了。

我在磊的怀里，恨恨地踩了他一脚，脸都气青了。

他是故意的，我肯定！

我马上回头看向未央，他正哀怨地看着磊，磊也不看他一眼，对藤说："四弟，准备吃的了吗？然饿了。"

藤赶紧说："准备好了，这就去吧。"说完，带头走了。

婉儿依偎着箫，正委屈呢，我对她说："婉儿，不理你大师兄，他这几天有点儿不太正常。走，我们一起走吧。"

我使劲儿地甩开磊的手，抓着婉儿的手就跑。

我们在饭桌上已经坐好时，磊和未央最后进来了。

我仔细地看着未央的脸，有些黯然，跟在磊的身后，微低着头，而磊一脸的冷漠，跟我最初看到的一样。

我看了看箫，箫冲我摇了摇头，挑下了眉。

"咦，师父不来吃饭吗？"我问婉儿，"就我们几个，人太少了吧。"

婉儿笑着说："师父一向自己吃，我们开始吧。"

我对婉儿说："婉儿，你最近经常笑噢，好美呢，比我第一次见你又漂亮不少呢。"

婉儿不好意思地说："那还不是拜你所赐，不是你，我怎么会这么开心呢。"

“怎么会是我呢？”我打趣地说：“是箫才对吧。你这么说，我会误会的哦。”

箫含笑地看着婉儿，对我说：“然，你就别拿婉儿说事儿了，她本来就好看嘛，但是，我们还是要谢谢你。”

我爱现地说：“那当然，我要的礼物需要你们共同完成才行。”

“是什么？”婉儿好奇地问我。

“洞房花烛夜呀，”我乐得哈哈的，“箫，你难道不想吗？”

婉儿的脸又低下去了，从脖颈看到一片红，箫冲我直点头，又把眼光放到婉儿的身上。

大家也都乐了起来，只有未央低着头，一言不发的。

我对未央说：“未央，你难道不替他们高兴吗？”

他没想到我会这么问，慌乱地抬起头，说：“高兴，高兴。”

看来，未央的心思根本不在这儿，在磊的身上。

“酒呢？”我看着桌上，“怎么能没有酒呢？无酒不成席，不是这么说的吗？”

藤用眼睛看着磊，不说话。

我站起来，手里拿着筷子，慢慢走到磊的身边，把筷子放在磊的脖子上，威胁着说：“磊，这酒为什么没有呢？不会是你不让上的吧，我不相信你是这种人，这怎么可能呢？是吧，磊不会是这种人的。”一只手在后面偷偷地掐着磊。

磊回手把我强行抱进他的怀里，坐在腿上，说：“我怎么能是这种人呢。藤，是不是你疏忽了，去拿些清淡的酒来，今天，我们高兴高兴。”

藤了然地笑着，起身去取酒了。

我刚要起身走，磊的大手在我的腰间一掐，在我耳边说：“你要是不坐这儿，这酒，你就喝不上。”

我坐着不动，身子挺得直直的，看着对面脸色惨白的未央，心里埋怨磊的无情。

藤拿着两坛酒进来了，对磊说：“大师兄，这是波斯的葡萄酒，可以吧。”

磊点点头，藤自发地给众人倒酒。

我端起酒杯，站起来，对大家说："各位，我今天真的好开心，因为你们是磊最亲的人，是与磊一同长大的兄弟。我为磊有这样的兄弟高兴，他把我带回来，就是想让我看到他至亲的人，虽然他不善表达。我先干为敬了~~"

一抬头，我喝下这杯酒后，对着大家深鞠一躬。再抬起头时，我拿起磊的酒杯，说："未央，这一杯，我单独敬你。"

未央吃惊地抬头看着我，大家也都看着我。

我走到未央身边，为他倒满酒，端起酒杯递到他的手里。

"未央，感谢你那么长的时间一直陪伴着磊，"我直视他的眼睛，动情地说："没有你，磊的内心不会这么丰富多彩，是你，让磊保有一颗不灭的爱心。而我，是最大的受益人，我真心地感谢你。这杯酒并不足以代表你所做的一切，但我希望这是我们友谊的良好开端。"

我又喝了下去后，看着未央。

未央的眼睛看着杯里的酒，泪水慢慢地聚集，手有些抖。

"磊的心里，一直没有忘了你，"我诚恳地接着说："你在他的心里一直都是最亲的弟弟。虽然，他在你面前所展示的，也许是冷漠，也许是严肃，但是，相信我，他最不愿你受到伤害。只是，他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而已。我替他对你说，对不起！"

未央猛地抬头将酒喝了下去，眼角的两行清泪被他技巧地用衣袖悄悄地抹去。

我在他耳边小声说："今晚，我跟你一起睡，我想听磊小时的事儿，好不好？"

未央一脸的诧异，随即点了点头。

我拍拍他的肩膀，感激地一笑，顺手把他身边坐着的箫提起来，往磊那边一推，就坐了下来，也不瞅他。

未央一脸的茫然，看着我，不知说什么好。

我笑着说："未央，来，坐下呀，难道我们只能喝一杯酒吗？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我把未央拽下来，回头瞅着大家，乐出声来，他们的表情还真是丰富呀。

不理磊的铁青脸，我招呼着大家，“来，来，来，动筷呀，我可是饿了呢。婉儿，你难道要我只喝酒吗？”

婉儿马上反应过来，热情地往我碗里夹着菜，气氛也活跃起来，都有说有笑地开怀畅饮起来。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在我刻意的胡闹下，未央也渐渐地不再拘束，小脸儿也喝得粉红的。

葡萄酒虽然好喝，但后劲儿强。

我大着舌头，指着未央的脸说：“未央，你好可爱喔，让我想捏一捏你的脸呢。你怎么这么漂亮呢，让我好妒嫉，说，你是怎么长的？”

我用双手一起掐住未央的脸蛋，往两边挣，狂笑着，又用手去揉，未央急忙把我的手拉下，说：“你喝多了，然，不要再喝了。”

“叫我，叫我，”我抓着他的衣领说：“你还是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呢，好好听，再叫，叫啊~~”

“然，”未央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真的喝多了，快别喝了，然。”

我搂着未央的肩，说：“你知道吗？未央，你让我好羡慕，知道吗？”

“为什么？”未央不解地问我：“应该是我羡慕你才对吧。”

我摇摇手指头，说：“不对~~知道嘛，从我知道有你开始，我就好羡慕你。在磊的内心最需要温暖的时候，是你，一直陪伴着他，你陪他走过青涩的少年时期。没有你，他现在肯定更冷漠，更无情，甚至于做出让他后悔终生的事来，没有你，他今天也许是另外一个人了。”

我用力地拍着他的肩膀，说：“走，我们到你那里好好谈谈，快走，不然就走不了了。”

我眼尖地发现磊去小解了，拉着未央说走就走，不理那些人正大眼儿瞪小眼儿地看着我。

第四十五章 磊和五师弟的过去

拽着未央，我的脚步有些晃，连声地问：“未央，你能不能快点儿，不然一会儿磊就会把我抓回去的，快丶快~~”

未央小声说：“你真要跟我去吗？”

“费话，”我白了他一眼，说：“我都把你拽出来了，你说呢？还是你不信任我？”

未央叹了口气，把手搭在我的腰上，脚下一用劲儿，我们就浮云流水般地飘了出去。

“好棒，未央好棒！”我用力地拍着未央的头，也不管他是否能接受，“再快些儿，再快些~~”

身旁的景物急速向后退去，看着未央被酒染上的粉红的小脸儿，我冲动地亲了他一下。下一秒，我发现自己坐在地上，未央捂着脸，愣愣地看着我。

“未央~”我拉长声说：“麻烦你，下次停车说一声，还把乘客丢在地上，很丢脸的~~”

我站起来，拍拍裤子，走上前拉住未央的手，说：“别捂了，再捂就出痱子了。你的窝儿到了吗？”

未央指了指前面，我回头一看，是个别致的庭院，院子不大，一条甬道两边都是各种花儿。

我不理未央，径直走进小院，穿过甬道，走到门前，回头说：“未央，你再不来的话，我自己进去喽！”

未央默不做声地走过来，伸手推开门，轻声说：“那就进来吧。”

我有些不走直道儿地晃了进去，也没心思打量屋里的陈设，直接努力地爬上床，说：“未央，上来吧，好好跟我说说，磊小时的事，我好想听的。”

未央站在地上，瞅着我，脸上的神情不断地变化着，终于长叹一口气，说：“你怎么能随便上陌生男人的床呢？就一点儿忧患意识都没有吗？”

“呵呵，呵呵，”我傻笑几声，喃喃地说：“未央怎么会是陌生男人呢？你是磊最疼爱的师弟，自从知道你的存在后，我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姐妹，虽然，你表面上是个男生。”

未央一脸的不可思议，冲上床，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大声说："我是个男人，你怎么把我当成姐妹？是不是故意气我的？"

"可你爱磊，不是吗？"我顺着未央的手劲倒在他的胸前，把手放在未央的心口上，说："这里，满满的，都是磊，不是吗？"

他一把推开我，有些失控地叫着："不是，不是！他已经把我抛弃了，我的心里什么也没有，没有！"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膛起伏得厉害，两行热泪像决堤的洪水，汹涌地流下来，失神地看着我。

我爬过去，把他搂进我的怀里，说："我知道，你的心里好苦，哭出来吧，这样就会好过多了，把我当成你的姐姐不好吗？"

未央一开始挣扎了一下，我用力地抱住他，不让他出去。

他停了一下，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紧紧地搂着我，悲切的哭声让我情不自禁地陪着他一起哭了起来~~

过了好久，哭声小了下来，逐渐地停了，他从我的怀里把头抬起来，吃惊地看着我的红兔眼儿，问："然，你为什么也哭了？"

"被你感动的，"我哽咽了一下，说："一个为磊用情至深的人，值得我这么感动。"

他苦笑一下，说："自从十年前，他让我独立的时候起，他对我就一直冷若冰霜了。我只是不甘心他会对我如此冷漠，而且，我也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他。"

"说说吧，"我退到床头，半躺着，对未央说："来这儿坐，我们好好谈谈吧，毕竟一个人的心里要是憋太久的话，会疯掉的。"

未央看我一眼，顺从地坐过来，小声说："你还真是个特别的女人，难怪大师兄会喜欢你，根本就是个赖皮缠儿，都不管别人是不是欢迎你。"

"那是因为你是特殊的，跟一般的情敌是不一样的，"我笑着看向他，"我总感觉你对磊不是单纯的暗恋，还有些别的，只是你们都不善表达，才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的。"

"也许吧，"他又叹口气，说："我五岁就被师父捡了回来，只记得自己叫未央，其余什么都不记得。而且特爱哭，一天到晚的，总是掉眼泪。后来，师父把我交给大师兄，让他负责我的日常生活。"

他的眼神像是飘回了过去，声音也飘渺起来~~

“那个时候，大师兄好冷漠，什么人都不理，每天就是练功，也不说话。我只记得自己像个跟屁虫，每天都流着泪地跟在大师兄后面，他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一刻也不放松~~”

“后来，师父跟我说，未央要紧跟着大师兄，不然的话，大师兄就会变成怪人，就会做出错事来。我牢记这句话，每天缠在大师兄的周围，直到有一天~~”

“我独自在小溪里玩水，大师兄在岸上练功，突然，我脚下一滑，就被水冲走了，我大声地叫着，大师兄就在岸边看着我被水越冲越远，我绝望了~~”

“正在我心里暗想，这次完了，我死定了的时候，大师兄却突然把我捞了起来，骂了声：笨蛋。从那以后，大师兄就不那么冷漠了，但也不多说话~~那时，我都六、七岁了，我在大师兄的身后跟了一年多~~”

“忽然，有一天，大师兄把我带到一个大池子里，水还是热的，说：以后就在这里玩水。转身就走了~~”

“慢慢地，我们越来越亲近了，我也能跟大师兄在一张床上睡觉了，虽然他的话还是不多，但是，比以前要好多了，直到有一天，我自己把一切都给搞砸了~~”

“那时，我已经十三岁了，正是刚刚长成人的时候，对一切都很好奇，也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一天，我半夜醒来，看见大师兄的睡容，是让人容易产生别的想法的那种样子~~”

未央扭过头，看着我，一副吞吞吐吐的样子。

“你想试试磊的唇是什么感觉，对吧，”我肯定地说。

“你怎么知道？”未央吃惊地问。

“因为~~”我看着他，突然笑了出来，“我也干过，还不错。”

他苦笑了一下，说：“对我来说，那就是世界末日。”

“我偷偷地亲上他的嘴，心也狂跳不止，怕他突然醒过来~~果然，他一睁开眼睛，见是我，二话不说，起身就走了。第二天，我就被他赶了出来，说是我已经长大了，应该独立生活了。师父也不多问，就同意了。”

“就这样？”我有些不敢相信地问，“就这样，你就被赶出来了？难道你就没解释什么吗？”

“我倒是想，”他无耐的说：“大师兄根本不给我机会，不管我怎么缠着他，他都会离得远远的。我就像是被抛弃的小狗，独自舔着伤口~~”

我吐了口气，说：“你的心里就没想过，要跟磊怎么样吗？比如，做他的爱人，跟他发生亲密的关系~~”

“没有，真得没有，”未央的脸红了起来，“我那时才十三岁，什么都不懂呢，怎么可能这么想？”

“可是，连其他的师兄都看出来，你对磊不一般，”我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儿？而且，我今天也感到你对他的感情确实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他长叹一口气，说：“是因为我发现，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你的身上吧，那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吧~~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只要他不再对我那么冷漠就好了。”

想了想，他又说：“自从那件事发生后没多久，大师兄就下山了，偶尔回来，也不跟我多说话，就像陌生人一样，这让我心里非常难受。可能，就是这样，师兄们才那样想的吧，我不确定。”

我想了想，说：“你心里有没有对我吃醋，就像情人那样的吃醋，恨不得自己代替我这个位置，想让我消失。”

“我一开始是有这个想法，”他迟疑不决地说：“但好像不全是，我更想让他像以前那样对我，而不是这样的，把我拒之门外，我想，我还是爱他的，应该是吧~~”

他看向我，一脸的担心，怕我生气。

我笑了笑，说：“你让我空紧张了一回。我还想，如果磊的心里确实对你有意的话，我就算心里吃醋，也会强颜欢笑地看着磊收了你。”

我停下来，看着未央，他摇摇头。

我接着说：“因为磊，放弃了高傲与自尊，以他现在的身份，完全没必要跟另一个男人同时拥有我。但是，他这么做了，还总是细心地感到我的心态，及时地开导我。为了这个，我就是不高兴与别人同时拥有他，也不会说出来的，只能接受，你明白吗？我爱他，就要爱他爱的人。”

未央点点头，说：“我能理解，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我感动地说：“谢谢你，未央，在磊那么伤害你之后，你对我这么大度，真的很感动。”

他红着脸，摇了摇头，说：“没什么，你接着说吧。”

“他的家人，他的兄弟，他的朋友，我都毫无疑义地接受，”我顿了顿，说：“可是，爱人，我没把握。我心里一直在想，如果，你们相互爱慕的话，我可以退出，虽然这不容易，也会伤心难过，但是，他值得我这么做。”

我看着未央，“你其实只是有恋兄情结而已，不是真正的爱情。你只是不能接受磊突然把你抛弃的感觉，你只想得到他的关爱，感觉自己有了家人后，又突然一无所有，不能理解磊为什么这么对你，是不是？”

未央低下头，想了半天，又抬起头，说：“你说的，好像有些道理，我没这么想过，脑袋里一片混乱。我要好好想想才行~~”

“未央，”我动情地说：“磊，他的心里一直没忘了你，我在酒桌上说的话，都是真的。只是，你的态度让他误解了，他知道自己不能接受你作为爱人待在他的身边，所以，他只能用冷漠的办法来疏远你。他一直把你当成是最疼爱的弟弟，你要想一想，哪些才是你真正想得到的，好不好？”

未央点点头，有些迷惑地看着我，说：“然，你好奇怪哦，如果不是婉儿说你是女人，我以为大师兄是喜欢我的，才会把你留在身边，我才会在开始对你不太友善的。”

我摇摇头，说：“未央，你是具有女性的倾向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把你当成姐妹。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不会像你这样反应的。嗯，就像一个跟哥哥原来很亲近的妹妹，在哥哥娶妻后，会故意刁难大嫂一样。”

我笑着揉了揉未央的脸，说：“你适合找个男人来爱你，真的，你有这方面的潜能，一个女人不适合你。”

屋里突然多出一个人，那天的那个人的危险气息又熟悉地向我涌来，我吃了一惊。

第四十六章 二师兄?二师弟

“二师兄，”未央一脸惊喜地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大师兄也回来了，你见到了吗？”

我吃惊地看了看未央，又把头转过来，看着那个人。

一身跟未央一个样式的衣服，大概是师门统一着装吧。一头漆黑的长发垂在肩上，自然、野性地把他的冷漠、邪魅更加突显得淋漓尽致。一双有些眼熟的斜长上翘的双目在看清我的长相后稍微愣了一下，随即隐藏起来。高挺的鼻子下，性感薄唇嵌在刚毅的下巴上面。

我在心里想：这是一个性格刚毅的人，一旦设定目标，就会执着地前进，难以搞定的特性的人。只是，为什么我的感觉这么熟悉？可他是磊的二师弟呀，我没见过他，怎么会这样呢？

他的眼睛看向未央，一丝幽怨在眼里闪过，我心里吃了一惊，有些疑惑。

“未央，想不到一见到你，就能给我这么大的刺激哟，”他的语气有些让人想到别的地方去。

“不是的，”未央轻声地解释着：“这是大师兄的爱人，我们正在聊天，二哥，你不要多想，不然，大师兄会生气的。”

“然，这是我们的二师兄，叫冷魂，”未央看着我说：“自从大师兄走后，二哥一直很照顾我。”

冷魂站在地上抱着双臂，说：“你还是把他放在第一位，是吗？即使他十年不理你，连他的爱人都能包容，是吗？”

我听出了一丝的醋意，试探着把未央搂过来，在他的耳边说：“冷魂在吃醋，他喜欢你，是吗？”

未央吃惊地看着我，嘴无意之中碰到我的脸，一股杀气涌向我，我扭头看着冷魂，他正一脸醋意地瞪着我。

我故意地亲了未央一下，眼睛一直看着冷魂，气着他，说：“怎么，你有意见？还是，你在妒嫉？也想这样？”

“然~”未央在一旁拉着我的胳膊，有些害羞的红着脸，“你在干嘛？好奇怪的，今晚真要跟我睡吗？”

冷魂大喝一声：“我不许！”，冲过来就要抓我的胳膊。

我的心里突然感受到那个蒙面人给我的感觉，让我倍感震撼，张着大嘴看着他冲了过来。

“放开她，”磊突然出现了，及时地拦住他，并把他打了出去。

“二弟，然是我的人。”磊严肃地说，挡在我的身前。

他看到磊，有些怔忡了一下，随即说：“那就管好，不要随便放出来。”

我奇怪地看着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像其他的师弟们那样相处。

未央紧张地跑下床，拦在中间，说：“大师兄，然和我之间没什么的，只是在聊天儿，真的，你别生气。”

又回过身，对冷魂说：“二哥，你那么生气做什么？然很好，真的很好，你不要这样，我很为难的。”

磊回身抱起我，冷声地说：“我的人，不用你来管，有什么事，跟我说就好。”也不跟未央打招呼，直接就走。

我努力地伸出头，冲未央说：“我明天再来找你，你要领我去玩啊，听到没？未央。”

未央一脸失神地看着磊的后背，听到我的话，茫然地说：“好的，明天来吧。”

我在磊的怀里沉默着，想着刚才的感觉，心里有些恍然大悟，想到真实性，不自觉地打了个冷颤。

磊感觉到了，双手搂紧我，说：“别怕，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有我呢。”

我看了看他，问：“冷魂为什么对你这样？其他的弟弟不会这样的，他对别人也这样吗？”

“不知道，”磊想了一下，说：“他对别人都不错，只是有些针对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追问着，刚才的想法又浮现在脑海里。

“让我想想，”磊回忆着，说：“以前，他对我也很尊重的，我说什么他都听。大概是我下山以后吧，再回来时，就这样了~~我也想不通，就不想了，反正，他只是针对我。”

我情不自禁地缩紧身子，那可怕的想法在我的脑子里扎根了，想到如果那是事实的话，我的心跳加速了，呼吸也急促起来。

“然，”磊莫名地看着我，“你在害怕，为什么？是他吗？有我保护你，没事的，我会警告他的，放心吧。”

“磊，送我到师父那里，”我说着，“我有事儿要请教师父。”

“可现在天色已晚，”磊看看天，说：“明天一早去，不行吗？”

我想了想，点点头。

太阳的余辉已经全部消失了，黑暗笼罩着大地，就像我现在的心，好像坠落在黑暗之中。

回到磊的寝室，泉已经在床上睡着了，看来酒喝得不少，连衣服都没换。

我换好睡袍后，上了床，在磊的身边躺下，第一次没在中间睡。

磊不放心地问：“然，你怎么了？是不是未央跟你说什么了？你听我解释一下~~”

我抬手捂住他的嘴，说：“不干未央的事，未央是个好弟弟，是你误会他了。”

“你们都说些什么了？”磊小声地追问着，把我搂进怀里。

“你真的误会未央了，”我在磊的耳边小声说着，“未央的心里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亲哥哥，那件事后，你就不理他了，让他没有机会解释。你只要像以前那样对他，就好了，真的，你们太不会表达感情了，才闹到这种地步。”

磊沉默了半天，说：“我会想想的，也许是我错怪他了。”

就在我昏昏欲睡时，磊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说：“然，今晚是不是陪我一下，这样搂着，我好像很难直接入睡耶。”

我把后背对着他，说：“可是，你今天表现很差，我没心情呢，怎么办？”

“没有心情吗？”磊沉吟了一下，说：“我们去泡温泉好不好？”

想了一下，我说：“那好吧。不过，我没答应什么哦~”

磊有些奸笑地说：“没问题，然要是不想，我不会勉强的。”说完，抱着我就往温泉走，连鞋都没穿。

在一片暖意的包围中，我的思绪渐渐清晰起来。

师父刚说让我帮忙一件事，冷魂就回来了，看来师父的心里早就知道一些事儿了~~我心想，明天一定要去问，是不是我多心了？不会是真的吧。

在我恍惚时，磊已经细心地帮我清洗完毕了。

我回过神，帮磊作些按摩，一边在脑海里想着事情。

磊不知什么时候回转身，跟我面对面地坐着，我的手在他胸口上一阵乱摸而不自知。

“然，你在勾引我吗？”磊充满情欲的双眼动情地看着我。

我一抬头，就掉进那漩涡中不能自拔了。

脸在磊的双手中轻轻上扬，眼看着磊的唇缓缓压下来，我的心不争气地乱跳起来，迎和着磊的节奏，随着他的舌的探入，我渐渐地眼神迷茫起来。

磊看着我的眼睛充满笑意，把双手放下，顺势向下，抚摸着被泉水泡得粉红的躯体，我低吟一声，无助地将身体靠向磊的胸部。

“嗯~磊，”我的嘴被放开了，只是，那唇正在我身上忙活着，在我的身上点燃了战火，“哦~~不要，磊~~不要这样啊，我好痒的~~”

我在磊的怀里乱扭着，躲着磊的唇，却不知道这样，让磊更是难以控制了，他猛地将我抱上池边，喘着粗气说：“然，我真的不能再忍了，对不起~~”

一记有力的穿刺，将我从迷茫中拉进现实中，一下儿下的强劲到底儿将我卷上云端，压抑不住的呻吟声将磊的热情点燃得更加巨大，疯狂主宰着我们的躯体，不断地蠕动，不断地冲击，在欲海中沉浮，不能自拔地激情推着黑暗远离我们，这一刻，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爱包围着我们~~

当我终于恢复理智时，磊在我的身上喘息未定地说：“然，为什么你就是让人总是感觉要不够呢，我想无休无止地沉沦下去~~”

“不要了，”我奋力地推开磊的上身，挣扎着，嘴里还不停地说：“你不可以这样，我明天会想不来床的~~”

勉强爬起来，去抓睡袍时，磊的眼里又点燃起火焰，腰被磊的双手抓住，一记长射，将我又钉在磊的身下，我背对着他，无力地摇着

头，喃喃地说：“求你了，我真的不行了~~”

“我扶着你，”磊的暧昧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双峰在他的手下颤动着，上身被抬起，跪在他身前，随着他的冲击摇晃着~~

我不死心地想往前爬，挣脱他的掌控，却让他更加失去理智，怒吼一声，快速地抽动将火山终于引爆了，我在瞬间失去了神智，高喊着攀上峰顶，久久不能下落~~

当一切静止下来时，我已经连呼吸都没力气了，瘫软在磊的怀里，无力的看着磊那精神焕发的脸，喃喃地说：“我要让你后悔，从现在开始，我要跟师父学禁欲的功夫，不然，小命早晚要交待在你的手上，还有泉那个家伙~~”

磊陪着小心地说：“然，好宝贝，不要这么狠嘛，我这就为你服务，保证你舒服地洗完澡，好不好？”

“少来了，”我不动声色地说：“现在想起来，晚了~~真是奇怪，你们当初那么多天是怎么熬的，怎么就没发现真实面目呢？老实交待，别说我不给机会。”

磊一边温柔地给我清洗着，一边轻声说：“想知道吗？”

“当然，我很好奇，”一副不说也得说的样子，“那时，我还觉得很安全，庆幸自己遇到好人呢~~”

“呵呵，所以现在有些后悔了？”磊笑着问，一点儿都没害怕的意思。

我用牙咬了他一下，暗示他可以说重点了。

“我每天都在你睡熟后，去冲遍凉水澡，不然，怎么能老实地抱着你睡觉？”磊好笑地看着我，为我的后知后觉暗笑不已。

“泉也是吗？”我问道，难怪，他们的表现都这么“突出”呢。

磊点头说：“那是当然，我们可是正常的男人，哪有抱着心爱的女人会心如止水呢~~就是个太监也不会什么都不做，纯睡觉吧。除非，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最爱。”

“那有不少男人招妓，是怎么回事儿？”我不服气地问。

“那只能说是发泄，做过之后，转身就忘了，”磊把我身上的水擦净，穿上睡袍，接着说：“那跟爱人在一起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爱，没有刻骨铭心，绝对没有这么投入的，宝贝，你应该高兴才对~~”

“是呀，”我漫不经心地说：“应该是，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这爱有点儿太热烈，大概是我的身体不行吧，困死了~~”腿一软，就滑下去了。

磊连忙抱起来，哑然一笑，原来我已经进入梦乡了。

第四十七章 原来如此

日上三竿，我揉着酸软的四肢，费力地爬了起来，咦，怎么就我一个人？

光着脚下地，还没走上两步，磊就进来了。

“又这样？”磊摇摇头，说：“这是石地，不是木板地，怎么也不知道先穿上鞋子，真是的，让人操心~”

在唠叨声中，把我抱上床，又拿来衣服，动手给我穿起来，我笑着说：“真是个老妈子，这么碎嘴~”

“你还敢顶嘴，”屁股上被拍了一下，磊好气地说：“以后，我要建成整个屋都有地板的家，免得你总是光着脚走来走去的。”

“我原来的家就是这样的，”我申辩着，说：“而且地板下面还有地热的，冷天都不凉，好舒服的。我都习惯光着脚走路的，大冬天在房间里只穿很少的衣服也不冷。”

磊想了想，说：“你说的，我没全听明白，到时候再问你吧。现在，你想去哪儿，我陪你去。”

“我要去师父那里，”看着磊说：“你把我送到地方就行~~泉哪儿去了？”

“他呀~”磊笑了出来，“他这几天在做驯兽工作，说是雪儿和银焰的战斗力太低，要把它们提高成高手。我看，你上次受伤，他归结到雪儿身上。这几天，雪儿和银焰被驯得见到他就想跑，呵呵~~”

我也笑了出来，泉还真是不遗余力呢。

磊带着我来到师父的住处，我仔细地观看着。

师父还真是~~高啊，一处孤峰上伫立着一座白色大理石建筑，小巧玲珑的似有仙气缭绕着。

一条粗链连接着孤峰与我们所在之地，白云在其间翻滚着，将粗链若隐若现地掩盖着。

我吐了吐舌头，对磊说：“师父还真是独特啊，那你们小时不是很难见到他？”

“不会的，”磊笑着说：“还有一条小径能绕过去，我是怕你着急，才想走近路的。师父一般有事的话，会直接过来的，有时也会传音给我们，要我们过去。”

磊抱起我，说：“你要是怕的话，就把眼睛闭上，到地儿了，我再叫你。”

我狡黠一笑，说：“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会放过吗？不过，你有把握能过去吗？毕竟我这么胖~~”

磊轻松一笑，说：“让你见识一下，你的男人有多厉害吧，抱紧了，我要过了。”

我搂紧他的脖子，好奇地张大眼睛，感觉像是一片树叶飘到那粗链上，顺势的滑了出去，平稳极了。

我伸出一只手，在云雾里划动着，脸上带着欣喜的笑，回头看着磊，会意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周围的云雾在我们的带动下，在身后留下一道翻滚的痕迹，似腾云驾雾般的感觉~~

还没过足瘾，磊在我耳边低声地说道：“到地儿了，然。一会儿，我再这样做一次，你再玩吧。”

我看着磊，雾气将他的发梢和眉毛上挂了一层小水珠儿，在阳光的透射下，晶莹剔透的，我情不自禁地亲了他一下，从他身上滑了下来。

磊却把我搂住，吻了我一下，才放开我。

我回头看向那小屋，是个左右对称的两间房的格局，门前一条由单块石板间隔出一条甬道直到我们脚下，四周都是绿油油的草地，看着好柔软。

我心里一动，把鞋子、袜子脱下来，光着脚走上草地。唔，跟我想得一样，感觉自己像林间的精灵~~我雀跃地走出几步，回头对磊说：“你就在这儿等我吧，我一会儿就出来。”

转身向那小屋跑去，一边大声地说：“师父，我来了~~”

那清悠的声音随即响起，慈祥地说：“进来吧，我已经等你好久了。”

我“呵呵”地笑着，小草将我的脚心弄得很痒，但也很舒服，三步并成二步的，我跑到门前，一拉门，就进去了。

“哇~~师父，好多的书啊，”我先看到左边的房间，四壁都是书柜，上面都是书，密密麻麻的，有些还摆在地上，可见是没有地方放了。

一张矮地桌在地中间摆着，后面是一个软座，桌上还有一本打开的书，一个香炉升起青蓝色的淡烟，清雅的檀香味儿把我包围。

师父的声音从右边传来，“怎么样？还满意吧。过来，坐下吧。”

师父坐软榻上，正微笑在看着我。

我走过去，也没多想地坐在师父身边，问：“师父等我很久了吗？”

“从昨晚等到现在，”师父点头，含笑地说：“我以为你的性格会在昨晚就来呢？看来，还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哪。”

我的脸一红，想到昨晚~~

“师父，”我摇着他的胳膊肘儿说：“您欺负人。那是磊说怕打扰您，不然，我真的来了。”

“呵呵~”师父轻声地笑了一会儿，说：“知道我托你的事儿是什么了吧，怕吗？”

“那是真的喽？”我瞪着圆眼说，“您既然早就知道，为什么不阻止？还害得泉差点死掉？”

“唉~”师父长叹一口气，说：“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的道理。我就算能阻止他一次，不能每次都做道。天意让你救了泉，这就是为什么我找你的原因。”

我摇了摇头，说：“不全明白。”

“如果泉死了的话，你说，磊会原谅他吗？”师父的眼睛看着前面，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不等我摇头，师父又说：“一定不会的。磊儿那孩子虽说个性差点儿，但却是个有情有意的人，一定会在痛苦中被折磨着。一边是亲如

手足的兄弟，一边是从小到大的师弟，你说，他会怎么办？”

我眉头紧锁，也犯了难，又点头同意师父的话。

“到那时，魂儿就是想回头，也回不了了。”师父沉重地说，“至此，他就会陷入魔道中不能自拔了。谁也救不了他了，就是我，也无能为力。”

我只能点头，说不出话来。

“但是你出现了，”师父的眼睛里升起一道希望之光，看着我，说：“你的出现打破这个僵局，让无解的一盘棋活了起来。”

我不能置信地看着师父，他接着说：“不用吃惊。你看，你本不属于这个世上，泉本该死去，磊儿要孤苦一生，因你的出现，这一切改变了。这就是玩意，就是这么神奇。”

“把魂儿引向正道吧，”师父拍着我的头，说：“虽然你没有什么高深的武功，但是你在无形中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婉儿和箫儿就是一个例子。”

我张了张嘴，找回自己的声音，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但我保证去尽全力做。只是，师父，我还能不能回去一趟，我不想让父母担心，让他们知道我平安无事就好。”

师父笑着说：“你自己有宝贝不用，还来求人，真是浪费那物件了。”

我怔了一下，反应过来，把手腕上的混沌镯显露出来，问：“是它吗？我怎么做呢？”

“你先写些什么，”师父指着笔墨纸砚说，“我再帮你吧。”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但还是写了一些我很好，让父母放心的话后，把信纸交给师父。

“你把手镯给我吧，”师父笑着说，顺手拿来一个古色古香的小木盒，把信纸放了进去。

我把手镯褪了下来，递了过去。

师父把那小巧的木盒放在手镯的圆环中间，正好放下，对子我说，“把你的双手夹住它们，全心想关父母的家，我会在后面帮你的，坐好。”

我照要求做好这些，刚把眼睛闭上，全心想着家时，一股热浪从身后传了进来，比磊和泉的热浪要大得多，但是非常平和，就像是温泉一样，把我全身都包围住宅区。

我一心想着父母，渐渐地，他们的相貌出现在脑海里，如此真实的，好像就在眼前。

父母好像老了许多，妈妈正在擦着泪水，老爸在一边安慰着她，不停地说着什么~~

我的心里一阵悲伤，一定是担心我才这样的。

突然，老爸一脸的惊奇，手里好像多了什么似的，妈也看着，张大眼睛。

我看到我刚才写的信纸出现在老爸的手里，他正在激动地读给妈听，两人的眼泪像流水似的将苍老的面容打湿。

一会儿，老爸露出惊喜的笑容来，妈在爸的怀里痛哭流涕，脸上露出安慰的神情来，一切又模糊起来~~

我睁开流着泪水的眼睛，发现磊正紧张地看着我，见我醒来，一把抱紧我，急促地说："我以为你要走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像是敲边鼓的心跳声从耳边传来，全身紧绷地对师父说："您把我吓死了，我还以为~~"

"呵呵，"师父轻笑着说："以为我把你的爱人送回去了，对吗？傻孩子，我怎么会不为你考虑呢，把然儿抱走吧。我们的事儿已经谈完了，就不要在我面前亲热了，回去随便吧。"

磊红着脸，把我抱了出来，一直走到粗链边，眼睛还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打了他一下，说："你想我们一起殉情吗？还不快点儿停下来。我不是没走吗？"

磊深吻住我，半晌儿才放开，又确定地看了看我，小声说："我还是头一次这么跑进师父的房间呢，这都是拜你所赐哟，宝贝~~"

我把他低下的唇推开，说："快给我穿上鞋子，师父不是让你回去吗？不听话是不是？"

"回去泡温泉，好不好？"磊笑容可掬地问道。

我白了他一眼，说："我要去找未央，我昨天跟他说好了的。"

磊噘起嘴，像个吃不到糖的小孩子，说：“明天再去吧，好然儿，我的心好脆弱呢。“

我看着他正在给我穿鞋的手，说：“我又不是去很久，有些事问明白就好了。很快的，你~~”

“我等你，”磊抬头说：“你要小心些，好不好？”

我点了点头，亲了他一下，说：“好的，老公。”

“什么是老公？”磊奇怪地问。

“那是我家乡对自己的丈夫的爱称，”我笑着说，“就跟你们这里的相公是一个意思。”

“再多叫几声，”磊有些赖皮地说，“你还是第一次这么叫呢，叫~~”

我受不了他的长音的折磨，连叫了几声，把他乐得眉开眼笑的。

紧紧依偎在他的怀里，我们在若隐若现的粗链上行如流水的飞渡过云海，让我又一次陶醉在其中。

第四十八章 我被绑架了

“未央，未央，”我边喊边跑进未央的小院，直接冲向屋里，张着大嘴愣在那里~~

未央还是昨晚的那身衣服，只是有些凌乱，微露出一侧的肩头。双眼通红的，似乎哭过，樱桃小嘴儿也有些肿，嘴角还有些破皮儿，正无神地看着我~~

我心里大惊，连忙冲上床，把未央搂进怀里，急着问：“怎么了？怎么了？他对你做了什么？快告诉姐姐~~”

未央的视线投射在我焦急的脸上，泪水慢慢在眼里凝聚，终于成双成对儿地流淌下来，颤抖的双唇哽咽地说：“二哥、二哥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你昨晚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他把你怎么了？”我上下地乱摸着未央，焦急地说：“是不是对你用强了？这个混蛋，我不会饶了他的，这个混蛋~~”

一道阴森森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你想怎么不饶过我呢？我倒是想洗耳恭听呢，说吧。”

是那个混蛋？我愤怒地转回头，怒视着他："这就是你对爱人做的事？你既然在乎他，为什么不用真心打动他？你这样还算是个人吗？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对待他？~~"

我越说越气愤，话也越说越快，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着，胸膛剧烈地起伏，像是要喘不过气来。

未央连忙抱紧我，说："然，你别这么激动，他~~没有得逞，真的！你相信我，我只是有些震惊，有些害怕~~你来了，我的心里好多了，不再那么冷了~~然，你快消消气，不要气坏了。"

"可是，"我回头看着未央，说："他还是做了些事儿，不是吗？他已经侵犯你了，你这个小傻瓜。"

"这关你什么事儿？"冷魂强压妒火的声音像幽灵似的钻进我的耳朵。

"关我什么事儿？"我大怒地回头瞪着他，说："好个无耻的男人，这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伤害，人神共愤！不管你出于什么用心，这种做法都让人不耻，这就是你对待爱人的方法吗？如果是，我将不惜余力，把未央从你身边带走，信不信由你！"

"你敢！"他怒火中烧地走向我，双眼狠狠地注视着我，恶毒地说："如果你这么做了，我就让他后悔莫及，才不管他是不是大师兄！"

我无畏地怒视着他的双眼，没有一丝胆怯，说："我会怕你吗？笑话，就算你想杀了我，只怕也不是那么好杀的，看看这个吧~~"

我把手腕举起来，将乾坤匕对着他，说："你有它快吗？别以为我没有武功就任人宰割，笑话！"

他仔细地看了看，说："没想到，你在他的心目中竟如此重要，连这个，都送给你了。"

他对未央说："你看到了？心里还想着他吗？是不是死心了？"

未央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说："这跟然没有关系，你让然走吧。"

"你！你~"他愤怒地瞪着未央，说："好，我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彻底死心，让你知道谁才是那个最爱你的人！"

他闪电般地抬起手，在我身上一点，我就陷入黑暗之中，只听到未央惊慌地喊了一声："不要~~"后，就无知无觉了。

当我终于从黑暗中苏醒过来时，感觉全身无力，肚子也"咕噜噜"地叫着。

费力地睁开眼睛，茫然不知何处地看着陌生的一切。

高高的房梁下面有一张大床，比起泉家的床看起来还要宽些，四周轻纱围幔，让它显得有些神秘。

地面上全部都铺着毛皮垫，几个年轻的男人正在上面半躺半卧着，那个混蛋冷魂，在他们中间卧着，旁边的人正在往他嘴里喂着葡萄，他的手里端着夜光杯，偶尔喝上一口，惬意得很。

"你终于醒了，"他懒散地说道，"饿了的话，面前有吃的，自己动手吧，这儿没人侍候你。"

我真得感到好饿，看看自己的衣服—整齐，动了动四肢—活动自如，瞧了瞧，我躺在软塌上，还好，没跟他们都在地上。

抓起面前的糕点扔进嘴里嚼了嚼，唔，味道不错。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感到胃里垫底了，也恢复些力气了，就坐了起来，双手一起忙活着往嘴里添着食物。

终于吃饭了，我满足地放下手，说了声："水。"

一个茶壶半空飞了过来，稳稳地落在我坐着的软塌上。

我也不管是哪儿来的，抓起来就喝，喝好了放下手，问他："把我带来，你不担心吗？"

"你还真是特别呢~~"他沉吟着看了看我，说："正常的反应，好像是大叫着，这是哪儿一类的蠢问题吧。"

"既然是蠢问题，我还问什么？"我撇撇嘴，反问他。

"有意思了，"他拍了身边的男人一下，说："你担心吗？嗯，你不担心，看来是我的问题蠢了。"

我拍拍手，就下了地，想了想，又把鞋子袜子脱下来，光脚踩上毛皮垫，说道："舒服，跟我想的一样。"随后在屋子里乱逛了起来。

他也不制止我，就在我背后饶有兴趣地看着，偶尔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我打量着屋内的陈设，一边用手下意识地摸摸，心里却想：他把我掠到这里，看来不想伤害我，但是也不会让我轻易地离开。不过，这倒是一个机会，看看是我改变他，还是他把我压制住。

我晃到窗边，向外看着。

咦，好像是树冠，有这么高吗？我翘起脚尖向下看。呵，真的好高！这里好像是一处断壁，下面是郁郁葱葱的树林，那高大的树木足足有五、六十米高，这里还真是~~

“想跳窗逃跑的话~”他拉长声音说：“会摔得粉身碎骨，别说我没提醒你。”

“我为什么要跑？”我回头冲他示威地说：“只怕到时，是你主动要把我送走呢，不信，走着瞧好了。”

“呵呵，”他居然笑出声了，像我说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似的，说：“你还真有自信呢？就不怕我折磨你，虐待你，对你用暴力吗？”

我问他：“你会这样吗？只怕，你不敢。”

“为什么？”他问道：“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怕他知道不原谅你，”我笃定地说：“还怕未央从此不再理你，所以我不怕。”

“这么说，我不能把你怎么样了？”他沉思后反问道：“你就不怕我用别的方法来折磨你吗？”

“那你就试试看吧，”我无所谓地说：“看看你那单细胞的脑袋瓜子里能有什么？”

“你在跟我下挑战书吗？”他走过来，用手指挑起我的下巴，说：“你这个肉乎乎的丑女人，乱蓬蓬的头发，居然有那么多人喜欢你，真是奇怪了。”

我把他的手向下拽，气愤地说：“什么肉乎乎？我已经瘦了很多了，才没那么胖了，好不好？还有，你怎么知道我是女人的？你不是把我当成男人吗？”

“没法不知道，”他低下头，暧昧地说：“在我抱了你好几天后，我怎么能不知道你是女人？”

我后退一步，贴上了墙，说：“你抱我好几天？那就是说离磊很远喽？”

他不屑一顾地往回走，显然不想回答这样的白痴问题。

我慢慢地滑下来，坐在地上，想：磊应该已经知道我失踪了，只怕现在正在往这儿找。只是，这里应该不是那么好找的，我还得多待几天。

“别想那些没用的了，”他背对着我说，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似的，接着说：“他就算找到这里，也不会那么容易的，你就死心塌地在这儿待着吧，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我打趣地说：“你可不要喜欢上我，我的心里已经没有空地儿了。”心想：既来之，则安之，顺其自然吧。

“你？”他耸耸肩，说：“别做梦了，我不喜欢女人。”

“那我也没发现你有多喜欢未央，”我试探地找着他的弱点，挑衅地说。

“你知道什么？”他猛地回身，怒气冲冲地看着我，说：“你怎么能判断我喜不喜欢他？你有什么资格？”

“凭我一见面就让未央对我哭出来，”我无畏地注视着他，接着说：“凭未央受了委屈趴在我怀里哭，他还对我说了心里话，这些足以证明，我有资格。”

他一直看着我，我就这样与他对视，一丝都不退却。

半晌儿，他叹口气，说：“你还真是胆大包天呢，都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吗？”

“我当然知道，”我笑了出来，眼睛里散发着光彩，说：“我怕不能与磊和泉他们长相厮守，我怕他们会因为我的存在受到伤害，我怕我太幸福了，而老天妒嫉我们。”

“你就不怕我对你怎么样吗？”他奇怪地看着我，问：“不怕未央在他的身边，把他夺走吗？”

“为什么要怕？”我好笑地看着他，说：“磊的心里没有未央，而我知道未央的秘密，他们不会在一起的。我对磊有信心。”

“你也不怕磊想到，你会被我怎么样了，而不要你了吗？”他不死心地问。

我摇摇头，不理他，走回软塌，躺在上面，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你怎么不回答？”他有些恼怒地问。

“这么白痴的问题，有必要回答吗？”我故意地气他。

他猛地大喘了几口气，闷声说：“要。”

我白了他一眼，说：“这是你逼我说的，不是我自愿说的，说出来以后，不可以对我发脾气，不然，我以后都不回答你任何问题~~”

他不耐地冲过来，一把抓起我的衣领，说：“啰嗦，快说重点。”

我拍拍他的手，说：“你这样让人容易误会哦，小魂魂~~不要这样啦，难道不知道什么叫绅士风度吗？”

他一哆嗦，把手放开，迅速地飘了出去，怪叫道：“你好肉麻，好恶心~~快回答问题。”

我得意洋洋地笑了出来，把他气得火冒三丈，脸色铁青的。

差不多了，我慢吞吞地说：“虽然，你对磊的态度恶劣，但那是因为未央的关系，你本意并不想把磊怎么样。你伤害泉，也只是因为泉那时是磊最亲近的人，想让磊知道最亲近的人受到伤害是什么样的痛苦。”

我细心地观察着他的表情，那里一片木然，但眼神有些闪烁，我心里有了底儿，知道抓到问题的实质了。

“可是，你想过没有？”我接着说：“如果泉真的死了，你怎么面对磊，他在你心里毕竟还占有重要位置。不要急着否认，扪心自问一下，我说的可对？”

他的表情反抗一下后，又漠然了。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又说：“真到那时，你就是想回头，只怕也不能够了。如果未央知道的话，你此生就难再拥有他了。你真得想弄到这地步吗？”

“别说了，”他大叫着，“你别说了，我不会怕的。”说完，转身出去了。

第四十九章 难以接受的囚徒生涯

我看着向我慢慢靠拢的那几位年轻人，在他们好奇的注视下，我也打量着他们。

我的眉头渐渐地皱了起来，发现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脸上、身上多多少少都有未央的影子。有的眉、眼像他；有的口、鼻像他；还有的脸形像他，但是，没有一个的神韵像他。

他们也好奇地问我："你不是未央少爷，那你是谁呢？"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我环视着他们，说："你们倒是有点儿像我认识的一个人，知道吗？"

"我们知道，"一个眼睛像未央的小伙子说，"我们身上都有像未央少爷的地方，主人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就是未央少爷的替身。"

"那你们还留在这儿？"我睁大眼睛，问："难道是不能走吗？他禁锢你们了？"

"没有，"那个小伙说，"我们都是自愿留在这里陪主人的，一旦未央少爷跟主人在一起时，我们就会自己走的。主人早就说过，我们可以自由离开的。"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我对他们很好奇。

"我叫相儿，"那个小伙儿说，"他们分别叫思儿、无儿、限儿。"他指着那三人说。

"呵呵~"我笑着说："好土，相思无限，这是他给你们起的名字吗？"

"是的，"相儿说，"但是，我们都心甘情愿这样叫。主人的心里也是很苦的，他救了我们，却救不了自己。"

"看来，你们都对他很了解呀，"我点点头，说："即使在他身边感觉不到他的真心，却依然愿意留下来，是不是？"

他们一起点头，脸上却是一副苦情人的落寞。

"这里就你们吗？"我不想再继续问下去，怕他们越发的伤感。

相儿摇着头，说："这只是主人的寝室，我们这里大得很，还有总管和服侍我们的人，一些护卫~~很多人的。"

"那我要洗澡，还要换衣服，"我问相儿，"我要找谁？哪儿有干净的衣服？我都好几天没洗漱、更衣了，好像自己都要臭了。"

"我去找总管吧，至于衣服~~这里怕是没有你穿的，我们穿的都是很~~"他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我这才注意到，他们的衣服都很通

透、养眼的那种，确实不适合我穿。

“那~”我想了想，说：“你们主人的衣服都放在哪儿？我找一套他没穿过的，不就行了嘛。”

相儿想了想，说：“主人会生气的，不好吧。”

“不会的，”我强调地说：“真的！他是我的小叔子，大嫂要穿他的衣服，还是他没穿过的，他不会生气的。快拿来吧~~去呀~”

“谁承认是你的小叔子了？”阴森的声音响起来，相思无限吓了一跳，都远离我，敬畏地看着他。

我冲上翻了翻白眼儿，说：“你是鬼呀？总是突然出现，知不知道很吓人的？我的心脏很脆弱的。”

他居然笑了出来，说：“我还真没发现~，你的胆子比谁都大才是真的，我现在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

“别，千万别，”我一副敬而远之的表情看着他，说：“麻烦你，别对我感兴趣，我对你过敏。”

“什么是过敏？”他疑惑地问。

“哦，对哦，你听不懂，”我恍然大悟地说：“就是你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虫子、蜘蛛等那些让人恶心的小东西一样，看到你，就让我浑身难受，想吐的意思，现在明白了吧。”

看着他越来越铁青的脸，我大笑着，得意极了。

他沉着脸，向我走来，我一见事儿不好，连忙跑到另一侧。

好在屋子够大，我胡乱跑着，嘴里还咯咯地笑着，说：“这就生气了，真小气，大嫂要骂你，你就要受着，不知道长幼有序吗？”

“什么大嫂？”他气呼呼地说，我见缝插针地答应一声：“哎，我听到了。”

他气乐了，看着我充满活力地在屋里乱跑的样子，心里有些温暖，下意识地说：“我可还没承认呢。”

我绕了一圈，发现跑回他身边了，大叫一声：“完蛋了，送上门了。”转身又要跑。

他一把拽过我，我收不住脚，倒在他怀里，不由自主地搂住他的身体平衡自己倾斜的身体。

他的声音这时才传来，“不用再跑了，小短腿的样子好丑的。”

我的身子一僵，抬头看着他，他的身体也是僵硬的，不可思议地看着怀里的我~~

半晌儿，他有些尴尬地把我推开，目光闪烁地说：“我又没说不让你穿我的衣服，相儿，给她找出一套来。”

我愣愣地瞅着他，他的眼光不自然地瞄向别处。

我突然笑了起来，拍着他的肩膀，大声地说：“原来，你的身体也是暖暖的，我还以为你是冰凉的呢~~”

他诧异地转过头，问我：“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是死人吗？”

“不是的，呵呵~”我笑了一会儿，才说：“你每次都板着个脸，阴沉沉的，我们那儿把这样的脸都叫死人脸。可是，你的身体还是暖暖的，有温度，说明你是一个正常人。以后，就不要故意板着脸了，我又不怕，有什么用？”

他邪气地抓着我的肩头，问：“真的什么都不怕？敢不敢试试？”

“你说话就说话，干嘛故意抓我的肩头？”我拍着他的手，那手也很温暖。

他连忙收回手，说：“谁故意抓了？”脸上居然有一丝可疑的红，一掠而过。

“喝，还不承认！”我指着他的脸，说：“我看见了，看见了。”

他回过身，说：“相儿，把衣服找出来，就把她交给未然，完事后让她回到这儿，去吧。”说完，就走了。

我哈哈大笑地看着他越走越快，得意洋洋地说：“别跑啊，你不是要让我害怕吗？”

相儿走过来，对我说：“你还真是特别呢，主人第一次这样失控哟~~走吧，我领你去找未然。”

我见到未然的一刹那，呆若木鸡地看着她，相儿跟她说什么，我都没听见。

直到她走到我跟前，叫着我，我才回过神来。

我一把拉住她，说：“未央，你怎么来了？不对啊，未央是个男人那~”

“你认识未央，”她急切地问我：“快说说，未央还好吗？我是他的姐姐呀~”

“什么？”我吃惊地看着她，说：“你是他的姐姐，那我这个姐姐不是当不成了吗？还有，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是他的姐姐，比他大三岁，当年与他失散后，就让人给卖了。”她有些伤感地说。

“别伤心了，快说你是怎么在这里的？”我怕她再难过，问着她，“冷魂知道你是他的姐姐吗？”

她点点头，说：“主人知道。当年，就是因为看到我跟未央长得太像，才把我买下的，带了回来。”

“那他为什么不带你去见未央呢？”我奇怪地问。

“我也不知道，”她摇摇头，说：“他有时来我这儿，看着我发呆，然后不说话就走。不过，他对我很好的，让我负责大小的事儿，很信任我。”

我心里明白了，冷魂这是把她当成未央的替身了，把她留在身边以解相思之苦，倒是个情痴呢。

我露出笑容，说：“你叫未然，我叫曦然，真巧啊，未央把我当成姐姐，你也把我当成姐姐吧，我今年二十八岁了。”

她点点头，对我说：“你快去洗澡吧，完事儿后，主人还要你过去呢。”

我拿过衣服，随着她走到浴室。

彻底地清洗过后，我清爽地走了出来，有些稍长的头发一缕儿缕地立在头上，特意留的几缕长的，自然地贴在脖根处。

我一边走，一边把长出的袖子挽上，光着脚，长出的裤角儿已经卷好了。

未然看着我的样子，笑了出来，说：“你这样穿，还真是~~好笑呢，走吧，我送你回去。”

跟着她，我随意地看着四周。这是一个混合建筑物，由大理石和柞木相互搭配的建筑，有一些是就着大树直接搭建在树身上的，十分有创意。屋顶有树冠的遮挡，既不容易发现，炙热的阳光也无法直接照射，整个楼阁都十分的清凉。

“这样的建筑真好，”我由衷地说：“既不破坏环境，住着也舒服。不错，真的不错。”

冷魂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既然喜欢，就在这儿一直待着，快进来吧，看看你究竟怎么样？”

未然转身走了，我推开门，刚进去一步，马上红着脸就要退出来。原来，屋里正上演着少儿不宜的镜头。

“想干嘛，”他懒散地说：“这就受不了了？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在乎呢？怕了就出去吧，只要你认输。”

“笑话，”我被激怒了，好胜心上涨，脸冲着外，说：“我是不想见你这个下流的样子，谁说我要认输了。”

“那就进来吧，”他有些得意地说：“这是我想了半天才想出来的好主意。对你既不能打又不能骂的，这可是我牺牲色相来折磨你的，看来有用得很呢。”

我一听，这是跟我叫板呢。输人不输阵，豁出去了。

我倒退着，进了房间，想着那软塌的方位，小心地一步步退了过去，试探着，用手在腿后划着~~

咦，摸到了~~我坐了下去，说：“我进来了，怎么样？”

“不怎么样？”他慵懒地说：“你要是出了这个门，就算输了，我就把你一辈子禁锢在这儿，让你见不着他。要是你赢了，你自己说要什么吧，只要我能做到的，都可以。”

“真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胜过他，让他答应我最终的目地。

“当然，我要开始了~”他暧昧地笑了出来，随即一声呻吟响起，我听出来了，那是相儿的声音。

我在软塌上卷起身体，把耳朵捂上，可那丝丝缕缕的呻吟声像长了翅膀似的，直往我脑袋里钻~~

三个时辰过去了，相儿已经变成思儿，又换成无儿了，那呻吟声依然不停，还偶尔激情四射地响亮起来。

窗外漆黑的夜，已经放亮了，我实在熬不住了，对冷魂说：“你还真是精力充沛呢，先自己玩吧，我困死了，要睡了~~”

头一歪，就进入梦乡了。

根本不知道，他这时居然赤裸地下床了，还拿过一床被子，盖在我身上，疲惫地说：“你还真能熬，再不睡，我也不行了~~”

转身走上床，也呼呼大睡起来。

就这样，我醒来时，他就上演A片给我看，我睡着时，他也抓紧时间休息。

到了第三天，我已经能神态自若地吃着东西，稳如泰山地睁大眼睛观看了。我告诉自己，这是让人恶心的，不要受到干扰，既然他爱演，就让他演好了，千万不要亏了自己的肚子。

“哎，哎，这个姿势不好看，”我往嘴里扔了颗葡萄，指点着他，“什么呀，千篇一律的，没有创意！”

“再煽情一些，叫得再动情一点儿，”我不满地嘟囔着，“说你呢，不敬业~~哎，也不知道未央要是知道你这么强壮，这么持久，会不会怕得离你远远的，哎哟，头痛呀~”

他终于演不下去了，狼狈地从床上下来，赤裸地向我走来，叹着气说：“有哪个女人像你这样？真是的，师兄怎么会喜欢上你呢？”

我用手捂上眼睛，说：“喂，穿上点儿，成不成？会长鸡眼儿的，有没有公德心啊~”

“装什么装，”他一把拉下我的手，说：“这几天早看光了，还装~~好了，我认输了，遇上你这么怪胎，真是惨呀。”

“哇，真的？”我大叫着，“不许赖皮呀，我要想想，让你做什么呢？”

我高兴地在软塌上跳起来，欢呼雀跃地蹦着~~

“啊，想到了，”我说，“你要跟磊言归于好，放弃不良的想法，认真地对待未央，不许强迫他，还要随叫随到地为我服务，就这些了。”

“就这些？”他怪叫着：“这还少啊，你想玩死谁呀~~”

“是谁说，我要赢了的话，要什么都行的？”我掐着他的耳朵，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一不小心，看到那惹事之物，连忙调转视线。

“好了，答应你了，”他把耳朵抢回来，说：“我要先把你打包送走，不然，我的耳根不能清静了。”

(最近票的增长幅度好像没有我写的快耶,写的不好吗?好泄气呀,支持我吧,这是我的处女作呀,拜托,给点动力,OK!!!!!!!!!"

第五十章 后遗症

突然，房门被一脚踹开，闪进几道人影，为首一人怒喝一声：“你竟敢这么做？我废了你~~”

我大叫一声，听出那是磊，飞身一跳，扑向他~~

冷魂趁机抓过一件长衫披在身上，一声颤抖的声音响起来，“你、你怎么能这样？”未央失神地看着冷魂。

不表他们，先说磊这边。

我骑在磊的身上，搂着他的脖子，腿夹着他的腰，惊喜地叫着：“你终于找来了，终于来了，我好想你！”

泉那哀怨的声音在一旁响起，“你就不想我吗？眼里只有大哥吗？我好命苦啊~~”

我看着泉那灰蒙蒙的脸，也不管脏不脏，伸过头，就亲了他一下，说：“想，都想，想死了，太好了，你们都来了~~我好高兴啊~”

磊的双手上下地摸了一遍，说：“这是谁的衣服？他把你怎么样了？让泉先抱着你，我给你报仇去！”

我急忙搂着他不放，连声说：“没事儿，什么事儿也没有~~真的，相信我。他刚认输，我赢了，你不要跟他翻脸~”

泉吃醋地在一边说：“你把他收了？这么为他说话，是不是他强迫你的？”

这时，冷魂的声音响起，委屈地说：“谁敢惹她？是她欺负我，好不好？师兄，把你的女人赶紧带走，我一眼都不想再见到她，现在就走~”

“不行，”我大叫着，回头说：“你想赖皮？没门。答应我的，一定要做，不然的话~~未央，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

未央正在被冷魂给紧紧地困在怀里，挣脱不了，听到我叫他，连忙说：“然，你现在就说，我、我现在过不去。快说吧~”

“我能做到，”冷魂连忙说：“我发誓，一定做到！你快闭嘴！”

我冷笑道：“我没听清，你让我~闭嘴~？是吗？”

“不是，不是，”他改口地说：“一时失误，是失误。你原谅我吧，大嫂，好大嫂~”

“哈哈哈哈~”我放声大笑，说：“你终于认我做大嫂了，好吧，我就先放过你。”

磊在一边有些看出来了，问：“然，你怎么折磨他的？没吃亏吧？”

“大嫂，我错了，”冷魂及时地插进话，告饶地求着。

我在磊的耳边小声说：“以后再告诉你，我保证。”

滑下磊的身体，我走向未央，说：“未央，冷魂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这是他特意为你做的呢，是吧，冷魂？”

冷魂连声地说：“是，是~”看着我，用嘴无声地说：“是什么呀？”

“未然，”我无声地回答他，白了一眼，骂了声：“笨蛋，猪啊~”

他挨了骂，却一脸高兴地说：“相儿，去把总管叫来，马上！”

相儿应声出去。

未央还在挣扎着，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别再费劲儿了，你自己送上门了，他还会放开吗？”

未央红着脸，说：“可是，他这个样子，丢不丢人啊~~你看看，这么多光着身的男人~~”

我一副自救的表情看着冷魂，说：“天作孽，尤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自己的过错，自己救吧，再见。”

转身刚要走，冷魂的惨声响起来，“大嫂，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做牛做马报答你，还不行吗？”

“这还可以考虑，”我收住脚步，回头说：“我先跟磊他们聚聚，你这边处理完，我再过来好了。”

我高兴地一边搂着一个地拽着，拉扯着，出了门。

一出门，发现雪儿和银焰正在和一群人对峙着，嘴里还发出警告声，十分威风。

“雪儿，银焰，快过来，想死我了~”我放开他们，跑向它们。

泉不满地在后面说：“大哥，然想谁都是想死了，我们的地位跟那两个不会说话的一样，真是泄气呢。”

磊笑了出来，说：“这才是我们的然呢~~看样子，冷魂已经被然改造过了，身上阴冷的气息也不见了，不知道然是怎么办到了？真是好奇呢~”

雪儿和银焰，一听到我的呼唤声，都飞扑过来，我一下子被扑到在地，它们的舌头舔得我满脸都是涎水，也就是哈拉子。

我奋力地推着它们，躲闪地说：“不要了，不要了，我知道你们也想我，太热情了，哦，你们太沉了，我不能呼吸了~~救命啊！”

磊他们好笑地过来，一个拽一个，让它们脱离我的身体，我笑着爬起来，对那些目瞪口呆的人说：“这位是你们主人的大师兄，没事儿了，你们下去吧。”

我坐在地上，把他俩也拉了下来，把我夹在中间，说：“让我看看，我的小男人们是不是很想我啊？”

磊把我放进他的怀里，说：“你呀，真是枉费我们日夜兼程地赶来救你，多亏有雪儿和银焰，不然，还不知道去哪儿找呢，你倒是过得很惬意嘛。”

我看着他们一身的脏兮兮的衣服，眼圈一红，就要落下泪来。

泉连忙说：“然，快领我们去洗个澡吧，我都臭了~”

磊连声附和着，抱着我就站了起来。

我果然没掉下泪，急忙领着他们向浴室走去，正好见到“相思无限”，说：“你们帮我找二套衣服，主人的就行，送到浴室里，快点儿啊~”

又回头对雪儿和银焰说：“你们跟着他们四个，让他们找吃的给你们，好不好？不许吓唬人，知道吗？”

再回头对相儿说：“它们很乖的，拿些肉给它们就行，要熟的。我们先去洗澡了~”

泡在水里，磊和泉都舒服地长长吁了口气，说：“现在知道然为什么那么爱泡水了，真的好想念呢~”

我乖巧地拿来浴巾，给他们洗着，回答着他们的问题。

洗好后，磊搂紧我，煽情地说：“然儿，让我好想啊，怎么补偿我们呢？”手开始在我身上抚摸着，惹事的东西顶着我，让我联想到冷魂的折磨，一阵反胃，“哇”地吐了出来。

磊吓得连忙拍着我的背，泉连声追问着：“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我心里自知，这是有了抵触情绪了，摇了摇头，把事情源源本本地说了一遍，末了说：“我怕是不能再跟你们好了，一想到那儿，我就恶心，压抑不住。对不起~~”

泉铁青着脸就要冲出去，我一把拽了回来，说：“别冲动，现在冷魂已经改好了，再说，是我自愿跟他打赌的。我赢了，不是吗？师父的交待也做好了，值得的。”

泉看了看磊，说：“大哥，你怎么说？”

磊想了想，说：“虽然他这么做是过分，但是，好在然把师父交托的事做好了。我们慢慢来培养吧，然只是在脑袋里强行将这种情绪灌进去，耐心地恢复一段时间就会没事的。”

我连连点头，说：“相信我，真的没什么，我保证！”

泉还有些不高兴，我拍拍他的脸说：“我知道你想我，要让你做一段时间的和尚了，真是对不住你~”

“说什么呢？”泉搂过我，说：“我不是因为这个生气。我只是生气他居然用这种方法来对付你，真是太荒唐了。”

我尽力地安服他，讨好地给他做着按摩，又这样为磊做了一遍。

直到我们感觉到饿了，才穿好相儿放在室外的衣服，走出浴室。

我们走到冷魂的寝室外，里边还断断续续地传来哭泣声，推门走进去，未央正和未然相拥着低声哽咽着。

“高兴些，高兴些，”我刻意地欢快地说着，“亲人相聚要笑才对嘛，是不是？不如大家在酒桌上喝个痛快，好不好？”

冷魂站在一边正不知如何是好，听到后高兴地吩咐下去。

磊把冷魂叫了出去，听到门外传来闷哼声，我笑了笑，心说：磊还是沉不住气了，在报私仇呢。

一会儿，磊一副没事儿人的样子走了进来，冷魂在后面跟着，一只手捂着肚子走了进来，一脸的苦味儿。

我故意地走了过去，用眼睛瞄着他捂在肚子上的手，坏笑着。

“大嫂，”他可怜兮兮地说：“你就别看热闹了，师兄一点儿没留力气，你也不说拦着。”

“我不是不想拦，”我低声地说：“谁让你得罪人呢，他正欲壑难填着呢，你认了吧~~没办法。”

他恍然大悟，说：“真的，假的，师兄也有这时候？”

“这都是你自己种下的孽，”我轻快地说：“让我轻松了许多，谢谢了~”

“大嫂，”他拉长声音，“你这是幸灾乐祸呀~~不过，未央那里，你要帮我啦，我自己不行的，他一直不理我~”

“活该，”我白了他一眼，说：“谁让你被抓到现形了，那四个怎么办？”

“他们随时可以走的，”他苦笑着说：“这应该不是问题，问题是未央一定认为我是个色狼，这才要命呢！”

“以你的功力来看，未央还真是抵挡不住哟，”我逗着他，说：“不如一起留下吧，也好互相配合，多好啊！”

“大嫂，你就害我吧，”他一脸的哀求，说：“那怎么可能，未央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接受我呢，我怎么敢痴心妄想~~大嫂，帮我啦~”

磊过来，一把抱过我，对冷魂说：“二弟，以后离然远一些，看到你，我就有气。”

我笑着打了磊一下，说：“你什么时候这么小气了？他是小叔子，想求我帮他，我怎么能不帮呢？你就别吃醋了，好不好？老公~”

最后一声，把磊叫得眉开眼笑的，不再板着脸了，对冷魂说：“什么时候能吃上？我这几天都没吃好，想在你这里多待上几天，行不？”

“行行行，”冷魂还怕我走呢，正好。

大家在酒桌上，逐渐地热闹起来，未央也不再对他的二师兄冷冰冰的了。

冷魂改变心态后，也活跃起来，尽心地做着地主之谊。泉也不再一付杀气腾腾的样子，盯着他看，我心里很安慰。

第五十一章 皆大欢喜

平安无事地待了两天，未央还是没接受冷魂，我们也就没有着急走。

我坐在秋千上，无聊地晃着，雪儿爬在不远处，在正午的阳光下昏昏欲睡。

我无意之中抬头看见“相思无限”正在楼顶沉默不语地全都低着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相儿，”我叫着，“你们下来陪我玩一会儿。”

相儿向下一看，点点头，带头飘了下来，其他三个，也跟随着，落地无声地飘了下来。

我细心地发现他们几个的眼圈都有些红，想了想，问："想离开了，是不是？"

最小的限儿，脱口而出地说："是不想走才对。"

相儿连忙看了他一眼，对我说："不是的，然。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过几天就跟主人说，要下山了。你别听限儿胡说，我们会主动走的，不让主人为难。"

我的心里一片黯然，不会不明白他们的心情的。

"不走不行吗？"我问着，看了看他们刚露出惊喜但又马上消失的表情，说："如果，未央同意你们留下来，你们是不是能真心对待他，不排挤他，待他像是主人一样呢？"

"当然能！"四人异口同声地回答，继而反应过来，一脸希望地看着我，我点点头。

"那我去试试，但是不能保证什么，"我先把最不好的结果告诉他们，免得办不成，他们倒更伤心。

"说好了，我只是去试试，你们也许最后还是要走，知道吗？"我不放心地叮嘱着。

相儿感激地看着我，说："你放心吧，反正我们已经做好走的准备了，就算不行，也不会怪你的，毕竟你是为了我们去做的，不管怎么样，都感谢你的关心。"

其他三人一起点头，一脸的感动。

我起身走向小楼，去找未央，他们四人就留在原地等我。

来到主卧室，推开门就往里进，脑袋里想着怎么跟未央说，没注意先敲门。

屋里的人迅速分开，未央一脸微红地看着我，想说什么又不好意思说，冷魂则是一副被打扰好事儿的瞪着我。

我看了看他们，穿戴还算整齐，坏笑着说："我是不是让某人很不满啊，嗯？"

"没有，没有，"冷魂连声地说，"大嫂不知有何贵干，有事请说。"

我满意地点点头，说：“既然如此，我就把未央带走了，你没意见吧？”

他一脸的不情愿，看着我，委屈地眨眼，悄悄地把未央抱紧。

我笑着说：“就一会儿，正好让你的情绪平复一下，免得~~”

“好的，大嫂，”他急切地阻止我继续说下去，看着未央，示意他快点跟我走。

我拉着未央的手，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不好意思的事儿干多了，一会儿，我说给你听。”

冷魂冲着我连连做着手势，一脸恳求。

我笑着把未央领了出去，来到一处走廊，趴在扶手上，向下看，也不说话。

“然，你怎么不说话呢？”未央终于憋不住气地问我。

“未央，你已经做好原谅他的准备了吗？”我不看他，依然向下看，免得他不好回答。

未央沉默一会儿，说：“就算是吧，这几天，他对我说了很多，而且，也正式向我道歉过了。”

“那很好啊，”我看着下面那四个沉默的人，说：“只是，有些人可能要永远离开这个家，去外面流浪了。”我一脸悲伤的表情，低沉地说。

“为什么？”未央好奇地问，“不能不走吗？是谁呀？”

我用下巴指了指下面的人，说：“他们，原来代替你服侍你二哥的人，怕你不能接受，主动要去浪迹天涯了。”

未央想了想，说：“然，你不希望他们走，是不是？”

我这才看着他，问：“未央无法接受，是不是？”

他一脸的茫然，说：“我不知道他们要走，可是，也没想过这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办？”

“未央，这几个人之前是因为长得有些地方像你，所以才被你二哥救了回来，他们本身都已经没有家人了。”我看着他，说：“这里一直被他们当成家，他们也一直知道你的存在，却心甘情愿地留在你二哥身边陪伴他，情愿做替身。”

未央的脸上有些动容，我接着说：“他们原本就做好准备，你一来就走的。只是，他们还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一直没走。”

未央看着下面的四人，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强烈的不舍的气息，皱起眉头，心里不知在想什么。

我感伤地说：“如果你不能接受他们的存在，我这就让他们走吧，好不好？”

未央抬起头，看着我，问：“然，我该怎么办？我的心里很乱，你说呢？”

我真诚地看着未央，说：“我不是你，虽然磊和泉都跟我在一起，但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吧。不过，有一点，我先给你提个醒儿，就是，你二哥他~~”

我在他耳边低声说着冷魂的“壮举”，末了说：“你一个人还真不一定能摆平他，为了你以后着想，你好好考虑一下吧。我只是不忍心让他们四人重新流落街头而已。”

未央犹豫不决，我说：“没关系的，我想，不行的话，我让磊收留他们就好了，你就不用再烦恼了。”

“我去和他们认识一下，”未央对我说：“然，谢谢你，”

我在上面看着未央与那四个苦命人溶在一起，趴在栏杆上，手拄着下巴，就那么看着~~

“谢谢你，然，”冷魂悄然地站在我身后，眼望着下面，双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还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轻声地说，“只是，我想给他们四人一个机会。他们跟你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会一点儿感情没有吧，虽然这对未央来说，不太好。”

“不管怎么样，我真心地谢谢你，”他低沉地说，“你让我重新回到亲人的身边，让我有机会与心爱的人在一起，你挽救了我。大嫂~”

我回过头来，灿烂地一笑，说：“这是你第一次真心地叫我，魂，谢谢你一直照顾着未央。磊把他伤得太深了，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心态，未央在你的保护下，还是单纯、天真地长大了。不然，只怕我会费很多的心。”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大嫂，欢迎你的加入！”他把我搂进怀里，大手在我的背后拍了拍，我也这样地做了。

突然，我被搂进另一个怀抱，磊的声音不高兴地说：“二弟，你在干什么？不知道然是我的吗？”

我好笑地回头看着磊那吃醋的脸，抬脚亲了他一下，说：“你在干嘛呢？他在真心接纳我，醋坛子，不是你想的那样啦。”

冷魂也笑着说：“没想到，师兄也有这样的时候，然的魅力还真不小呢。”

这时，未央走了回来，抬头向上看着，见到冷魂也在，沉着脸，瞪着他，不说话。

我对冷魂说：“你下去好好安慰他一下，毕竟突然要跟四个人共同拥有你，也不是好受的。”

他看了我一眼，点下头，直接飞了下去，抱起未央又飞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看着磊，说：“我也要飞，像他们那样的，到相儿那里去，老公？”

磊宠爱地揉搓一下我的头，抱起我也飞了下去，我高兴地直乐。

磊放下我，走到一边。

我独自走到相儿身边，问道：“怎么样？未央说了什么？”

他们一起给我跪下，齐声说：“谢谢你，然主子，未央少爷同意我们留下了。这都是你的功劳，我们一定好好地服侍未央少爷，决无二心！”

我连忙把他们扶起来，说：“别谢我，是未央的心肠好，我就知道他不会忍心地看着你们流浪的。只要你们对他好，我就放心了，这不是很好嘛。这样好了，我们今晚喝个一醉方休好不好？”

相儿说：“我这就去准备，我们晚上见。”

目送他们四人离去，开心的笑容在我脸上久久不能离去。

磊把我搂紧，在我耳边说：“然，我们去泡水好不好？这大热的天，不泡水好难受的。”

“好，”我点点头，看着磊的笑脸，说：“我们找山泉水泡，还凉快。把泉和雪儿、银焰都叫上，一起去，热闹一下，好不好？”

看着磊一下愣住的脸，我“咯咯”地笑着，跑向小楼，大声叫着泉，泉应声出来了，后面果然跟着雪儿和银焰。

我们浩浩荡荡地来到山腰处的山泉边，雪儿和银焰直接冲进水里，舒服地摇着尾巴，眯着眼睛，在水里打着滚。

我也要冲进去，泉一把抱住我，说：“我先下去试试水温，你再下来，别激到了。”

我看着泉把衣服脱得只剩下内裤了，才下水，急着问：“怎么样，凉不凉？”

泉笑着说，：“还可以，有点凉，不过，你下来吧。”

我连忙也脱着衣服，磊拽着我的手，说：“你也想脱成那样？万一有人来了，不是让别人看光了嘛。”

我笑着说：“我里面有内衣，就当三点式好了，没事的。”

我穿着胸衣和内裤，跑下水，泉一脸的惊喜，抱住我，说：“然，你好大胆啊，穿着这么少的衣服，不怕吗？”

“有你们，我怕什么？”我无动于衷地说。

磊也下水了，走到我身后小声说：“就是我们，你才该怕呢，一点儿忧患意识都没有的小呆瓜。”

“可是，我的心里不是还病着嘛，有什么关系？”我大胆地说，弯下腰向泉撩着水，大笑着~~

泉盯着我的胸，目光有点儿直了，磊咳嗽一声，把他的神志带了回来，他不好意思地看了磊一眼，笑了一下。

我无知无觉地在水里闹着，也跟雪儿一起疯着，一会儿，就像只落水的小狗一样。

终于疯累了，我爬回磊的怀里，俯在他身上喘息着，一会儿，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双手一按磊的胸部就想爬起来，没想到下身倒跟他贴得更严实了，磊不由自主地呻吟了一下，目光炙热地看着我~~

我下意识地舔了下唇，说：“我还是走开的好~~”未说完的话消失在磊的唇里，瞬间就迷失方向了，也不知道那心病什么时候好的，一

点儿征兆都没有的，就这样好了？

再次清醒时，我发现自己在一处花丛中，磊和泉都在身边半躺着，旁边的花朵散发着清香，也为我们遮挡着阳光，我们？

我低头看了看，衣服已经被穿好了，不过，磊和泉都光着身子，奇怪地坐起来，发现他们的衣服都在我的身下铺垫着。

我的身上一阵酸痛，吃惊地看着他们，说："一起？"

"嗯哼，"泉满足的露出笑脸，向我凑过来。

"哦~"我捂着脸，呻吟着，又趴下了，"天哪，我居然也这么做了？"我喃喃地说着。

磊笑着说："感觉自己跟冷魂那小子差不多了，是不是？"

我把脸埋进手里，点了点头，躬起背，卷在一起。

第五十二章 打道回府

由于头天晚上喝得太多，我在快晌午时才睡醒。看了看，磊和泉都不知道哪儿去了，摇晃着下了地。

洗漱完毕，我晃到二弟的寝室，想看看未央喝得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一样？

推开房门，走到大床边，低头看着~~喝！未央被吃了！

未央卷在床上还没醒呢，露出的上半身，遍布吻痕，头发凌乱地散在床上，小嘴儿肿着，眼下有些发青，连黑眼圈都出来了，可见一斑。

我上前摇着他，小声说："未央，未央，快醒醒~"

"嗯~~什么事？"未央迷茫地睁开眼睛，看是我，又闭上眼睛，说："然啊，有事儿吗？"

"你是不是被吃掉了？"我暧昧地在他耳边说，"快跟我说说，感觉怎么样？"

"喝！"他突然睁大眼睛，清醒了过来，脸随即通红，干咳一声，说："没、没什么~~就、就那样了~"

我也爬上床，拱到他身边，坏笑地说："是不是感觉吃不消啊~~说嘛，我不是早说过，你二哥战斗力空前绝后的，这回信了吧~"

未央把整个身子缩进被子里，闷声地说：“可谁想到会这样？早知道，把那四个一起叫上就好了~”

一道声音响起来，“我就说吧，师兄，你的女人一定在这儿，快抱回去吧，没看见未央已经躲进被里了吗？”

我还没等回头，就被磊抱进怀里，拍了我屁股一下，笑着说：“连睡袍都没换下，就来串门子，真有你的~，脸洗了吗？”

“洗了，牙也刷了，”我笑着看磊身后的那个人，说：“你还真是不遗余力呢，未央这样可不是我弄出来的，你少往我头上栽赃，不怕我说点儿什么吗？”

“师兄，自己女人要管好，”他不瞧我，直接对上磊，说：“不送了，门在那里，大嫂，我不送了。”

我被磊抱回了房间，泉也在，看着我摇了摇头，说：“然，你还真是直率得很呢，这么早去干什么了？”

我看着他，恶狠狠地问：“故意的，是不是？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早？”

我得意地一笑，又说：“未央被吃了，我刚才是慰问他去了，顺便提醒他，他二哥的战斗力是如何的强~~嘿嘿~”

磊把我放进泉的怀里，泉嬉皮笑脸地说：“我的战斗力很是超强的，然，你要不要试试？”

我看着他，说：“我上次跟师父说想学一些禁欲的功夫，这次回去，我就想去学。”

泉大惊失色地说：“宝贝，我已经在禁欲了，你就不要再去学了，好不好？”

我瞧着他，不说话，一脸的坏笑。

磊爬上床，把我抱在怀里，说：“也许我们可以学一些夫妻双修的功夫，那样的话，然就不会每次都累得睡着了。”

“我不学，”我看着泉从希望到失望的脸，笑着说：“那我每天不是都要在床上度过了吗？我怎么能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怎么会不讨好呢？”泉把头放在我的怀里，撒娇地说：“你不是为我们好吗？好然儿，你就考虑一下吧~”

磊笑着说：“然这么说，是不是心里有什么想法？说出来，我们听听。”

“不说，”我闭上眼睛，说：“我要继续睡了，午饭不要叫我，我不想吃。”

我搂着泉，磊搂着我，三个人在床上，一会儿，我就自然地睡着了，磊和泉~~都难受地睡着了。

简而言之，我们回到了师门，一同回来的还有未然。

我直接让磊把我送到师父那里，在云雾中又过了一把瘾。

坐在师父旁边，我拽着师父的长胡子，说：“师父，您这回可以放心了吧？”

“淘气的小丫头，”师父把拽着胡子的我的手拉下来，说：“你说吧，想要什么？尽管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来请功的。”

“师父，”我红着小脸儿，低头说：“磊和泉，让我跟您学点儿功夫，就是那种不累人的功夫~”我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根本没了声音。

“你想吗？”师父含笑地问，一点儿也不考虑人家现在的心情，这么直截了当地问。

我轻轻点了下头，说：“我也不想的，那不是不自然了嘛，可是他们一定让我跟师父说，真是的，师父在为难人家啦，我不理您了~”

“呵呵，天不怕地不怕的疯丫头也会害羞呢，”师父递过来一本书，说：“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就等你来拿了，回去看看吧。”

我一把抢过来，急忙往外走，嘴里还说着：“原来早就准备好了，师父真讨厌，故意让人家出丑的，坏师父~”

师父在后面说：“先等等，还有一本书，你也拿回去，跟他们一起研究，对你们也是有好处的。呵呵，然儿真好玩。”

我一回头，也不看师父笑话我的脸，抓过他手上的那本书，就急忙跑了出来，跑到磊身边时，脸还红着。

磊把我抱起来，准备往回走，边问我：“怎么样了，你问师父没有？”

我捶着他，不依地说：“还说，还说，不是因为你们，师父会笑话我吗？真是的。那，师父给了两本呢，让我们回去看。”

我拿起那两本书，在磊的眼皮前晃着，又打了下他的头。

磊呵呵地笑着，亲了我一下，就飞向对岸。

回到住处，我们仔细地看着，一本书是阴阳谐调的书，详细记载着房中术，还有图示。另一本则是一种内功的心法。

我拿着第二本书，问磊：“我的年纪都这么大了，还能练功吗？太晚了吧？”

磊把那本书拿来翻看了一下，说：“这主要是练习一些内息的功法，主要是配合我们要学的那本书，不然，你一点儿功夫没有，就算有书也只是学到皮毛，对实际没有大的用处。这本书主要是给你学的，也不是打打杀杀的功夫。”

“哦，我明白了，”我拿过那本书，说：“我还是先学这个吧，那本书，你们先看吧，我看了也没用。这段时间，你们就不要打扰我了，我们分房睡。”

“不要，”泉马上反对，说：“我保证不打扰你，但不要分房啦，然，就算只是搂着你纯睡觉，我也高兴的，真的。”

我安静地待了几天，就待不住了，跑出去找未央，婉儿他们去玩。

无意之中发现藤对未然似乎有好感，让我感到意外，想了想，也没什么，这山野里哪有合适的姑娘能让藤追求啊。

快乐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我们回到师门已经有半个月了。磊和泉，一直在秘密地策划什么，终于要领我回去了。

告别了师父和众位师弟、妹，我们三人二马二兽，离开了这温馨的“娘家”，起程去磊的家。

一路上，说说笑笑的，倒也不寂寞，我每天还抽出时间练习吐纳。

这一天，终于到达磊的家了，我兴奋极了，在马上不安地来回乱晃着，一刻也不安静。

“然，你不是想在马上就~~那个吧？”磊色色地在我后面小声地说道。

“乱讲，”我用胳膊肘儿拐了一下他，说：“磊，你的家真的就要到了吗？我好期待呢。”

“原来是为了这个呀，”磊长叹口气，故意取笑我说：“我还以为然要跟我来段出人意料的激情呢，毕竟我们禁欲这么长时间了。”

我不依地跟他打闹着，忽然，一道苍老的声音从前方传来，“主子，回来了，太好了，我已经等很多天了。”

我回过头，惊喜地叫着：“严叔，你也回来了？不对啊，你的头发怎么全白了？我们有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吗？”

磊在我身后笑着说：“这是严伯，是严叔的哥哥，是这里的老管家。严叔还在别院呢，没过来。”

磊对严伯说：“这是然，想必严叔已经捎信回来了，你都知道了吧？”

“是的，老奴都知道了，”严伯过来拉住马缰绳，说：“这里交给我吧，然主子，你好。”

“严伯，您老就叫我然，好不好？”我耸耸肩，说：“不然我听着，浑身不自在。”

他笑着点点头，回头冲里面喊，“小子们，都偷懒去了吗？还不出来~”

从里面匆匆忙忙地跑出三、四个小伙子，个个精明强干的，齐声叫着：“主子，您回来了，我们在准备着呢，先休息一下吧。”

磊对我说：“我来介绍一下，然，这四个是我的好帮手，分别是雷、霜、霖、露，他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

又对他们说：“这是然，相信你们已经知道她的身份了，来见一下吧。”

他们一齐过来，与我打声招呼。

雷是个结实的汉子，红黑的脸膛，一身的肌肉块；霜呢，一身长衫，手里拿着把扇子，倒像是书生气十足的私塾先生；霖是个英俊小伙，二十七、八岁；露是最小的一个，二十五、六岁，面带笑容，和蔼可亲的样子。

我跳下马，想跟他们好好地打个招呼，没想到脚下没站稳，就向彤的身上靠了过来，磊正好跳下来，一把抱住我，笑着说：“急什么，

我抱你下来多好，丢脸了不是？”

我抬头看着那四个人，他们正一脸笑容地看着我，我脸一红，随即爽朗地笑了出来，说：“我又不是第一次出丑了，没什么，习惯就好，习惯成自然嘛，是不是？”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泉也下马过来，雪儿和银焰一露面，他们倒是紧张了一下，我连忙说：“这是雪儿，那个是银焰，都是我收养的。不过，它们都能听懂人话，不会乱咬人的，放心吧。”

看着大家都在门外站着，我第一个向门里走去，嘴里还说：“磊的家，终于到了，我倒要好好的观赏一下，有什么特别的。”

雪儿和银焰，一见我往里走，抢先跑了进去，我不依不饶地追了过去，大叫着：“我要做第一个，你们给我回来~”努力地迈着小短腿，想要跑到前面。

大家在后面又笑了起来，露笑得声音最大，还说：“真是跟阿冬写得一样，好玩，真好玩~”

他们也陆续地走了进来。

第五十三章 生死一线牵

我一边追在雪儿的身后，一边走马观花地大致看着府里的布置。

一进朱漆大门，就是一个大庭院，青石铺地，四周绿树掩映；最里边，左右各有一个月亮门，通向深处；正前方，是一长溜的琉璃大厅，几个正在忙碌的人，看见我们都张着大嘴呆滞地看着，我急忙打着招呼，说：“忙你们的，别管我！”就又追随着雪儿跑向月亮门，向里继续深入。

一路上，雕梁画栋的楼阁，弯曲的小径、造型别样的假山、精致的凉亭~~让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喘着粗气，我大声在喊着雪儿：“我不行了，雪儿，快过来，背着我~~快点儿，我要累瘫了~”

雪儿听见我的呼救声，乖巧地跑回来，让我爬上它的背，在我的指挥下，向更深处进军。

其实，我哪知道什么路呀，一路地乱走着。

忽然，我听见一阵琴声悠扬地传来，拍了拍雪儿的大头，示意它去找。它懂事地背着我，向琴声传来处走去。

银焰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反正也丢不了，我也就没让雪儿背着我去找它。

转过一个小角门，来到一处花园。

远远地听到有人在嬉笑着，雪儿绕过一片梨树林，眼前豁然开朗，在鲜花丛中，有一个较大的凉亭，三位婀娜多姿的美女正在互相打闹着，别一位则是在中间的木桌上弹着凤尾琴。

我的出现，让她们停下了说笑与琴声，四双美目看着我，不知所措。

我从雪儿的背上下来，走了过去，嘴里说着："继续就好，多好听的琴声，不弹下去可惜了。"

一位看着有些娇生惯养的美女生硬地问我："你是谁？谁让你随便进来的？不知道，这里不是下人随便出入的吗？"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除了衣服上有些灰外，布料和样式还可以呀，不应该是下人的装扮吧。

我抬头轻松一笑，说："有什么关系，这里的主人跟我很熟，不会怪我的。请问，各位美女跟这家的主人是什么关系呀？免得我说错话，得罪人而不自知。"

那位傲气的美女哼了一下，说："算你有眼力，我是这里主人的表妹，叫嫣儿，黄衣的是珠儿姐姐，粉衣的是若雪姐姐，弹琴的是媚儿姐姐，我们都是表姐妹，虽然她们跟磊哥哥没什么血缘关系。"

我点了点头，说："原来是各位表小姐，在下是楼曦然，跟随堡主才回来的，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叫我然，就好了。"

嫣儿一听，轻蔑地笑了一下，说："你是什么身份，想跟我们平起平坐？你说堡主回来了，真的吗？"

我一听，感情人家没瞧得起我，转身就往回走，不想回答她的问题。笑话，我也是有尊严的，好不好？（虽然平时嬉皮笑脸的，没个正吊儿。）

"喂，你干什么去？快回答呀？"嫣儿在后面不高兴地叫着。

我也不理她，冲着雪儿摆摆手，就往外走。

雪儿先跑了出去，我在后面跟着，想顺着原路回去，问问磊，这么多的妹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告诉我？

突然，我后背一疼，不由自主地飞了出去，眼前一黑，吐出一口血，“啊”地叫了出来，摔在青石地上滚了几滚，停了下来。

雪儿听见我的声音，飞快地跑回来，站在我身前，向前怒吼着，要扑上去。

我勉强抬头看了看，见媚儿的手正把一条长丝带收回去，一脸的寒霜，冲着我说：“好大的胆子，竟然敢不回表小姐的问话，你是什么东西？”

我的气往上涌，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儿呢，“哇”地又吐了一口血，傲气让我不畏惧地瞪着她，说：“好个蛇蝎心肠的美女呀，要是这里的主人知道是你打伤我的，只怕你马上就被赶出府去。你信也不信？”

雪儿在一边长啸一声，就要冲上去咬她。

我叫住雪儿，爬上它的背，对它说：“回去，找磊，快！”

雪儿冲她又叫了一声，背着我就要回去，媚儿飞身一跃，就落在我们身前，冷冰冰地说：“想走，把话说明白了，再走不迟。否则，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那个叫若雪的美女跑了过来，挡在我面前，说：“媚儿姐姐，你不要这样对待第一次见面的这个人吧，看来他也不像是个坏人，让他走吧。”

媚儿看着她说：“你没听见这个人刚才说的吗？要是真的话，那我们不是已经得罪人了吗？为今之计，只有让这个人消失才行，怎么能让他回去呢？”

若雪轻声地说：“媚儿姐姐，你已经伤了他，不能再错了，更何况，我们又没让你伤人，也不想让堡主认为我是个刁蛮之人。”

“你这是怪我连累你了？”媚儿气呼呼地说，转向嫣儿，问：“你怎么说？”

嫣儿迟疑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你看着办吧，别出事就好。磊哥哥是很让人害怕的，我也怕他。不过，这个人是挺气人的。”

媚儿对若雪说：“你闪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若雪好像知道她的话能当真，瞅了瞅我，黯然退下了。

我高傲地对着媚儿说：“你就不怕堡主知道吗？”

她面露杀机地说：“死人会说什么？你就自认倒霉吧。”

长丝带一挥，就向我扫来，雪儿向上一窜，扑向她，虎啸声长传出去。

我从雪儿的背上跌下来，以为会躲过那丝带的纠缠，没想到它也变化了方向，又卷起了我，向半空中抛起~~

我看着离我越来越远的地面，心说：这下小命可玩儿完了。闭上眼睛，我认命地往下坠。

正在这时，我听见银焰的一声狂啸，身子被挡了一下，又向上飞起，再次下落时，被一个熟悉的胸膛抱住，磊急切的声音响了起来：“然，你怎么啦？”

我睁开眼睛，刚才受的那一记让我又喷出一口血，将磊的脸上都染红了，眼泪也掉了下来，说：“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好后悔呢？”就陷进黑暗之中。

我飘荡在一个黑漆漆的空间里，感觉不到一丝温暖，心里害怕极了，漫无边际地乱闯~~

“磊，泉，你们在哪儿？磊，呜~，我好害怕~，泉，出来呀~~”我终于号淘大哭起来，身体也好像飞了起来，越升越高~~

突然，一团柔和的光吸引住我的目光，我努力向着它飞过去，师父那清悠的声音响了起来，“然儿，快跟我回来~，跟着我，不然，你就回不来了~~”

我大叫着：“师父，等等我，我好怕呀，师父~~”

“然儿，别怕，”师父的声音继续说，“有我呢，跟着我，磊儿，泉儿都在等着你回来呢，来吧~~”

我奋力地跟着那团光，努力摆脱那黑暗的吸力，用力，用力，再用力~~

耳边传来叽叽喳喳的吵闹声，让我的眉头一皱，呻吟出声~~

“然的眉皱了，她要醒了，”泉惊喜交集的声音在我耳边爆炸了，更多的声音响了起来，我用尽全力地说：“闭嘴，吵死了~”却只有蚊子的声音那么大。

泉耳尖地听到我的话，连忙说：“都先别说话，然在说呢，静一静~”

四周终于安静下来，心口上传来一股热浪，我感觉有了一丝的力气。勉强睁开眼睛，泉焦急的脸渐渐清晰起来，我冲他一笑，只是抽动了一下嘴角。

磊的大头也伸了进来，眼里布满红丝，轻声地问道：“看到我了吗？”

我眨了下眼睛，表示看到了。

磊接着说：“你把我们吓死了，几乎没有了气息，我们不停地给你输送内力，你总算醒了。”磊的声音有些哽咽。

这时，严伯端着一碗药走了过来，说：“主子，先把药给然喂下去吧，还热着呢。”

磊接过来，喝了一口，就要低头喂我。

我用力地扭着头，不想喝，只是，头转动得不大，还是被吻上了。

我用力地闭着嘴，不肯张开，泉在一边心酸说：“还淘气，不知道我们的心都要碎了吗？”

我一听，只好把嘴张开一些，磊的舌尖先进来，随即一股药汁跟了进来，我用力地咽下去，可是太多了，把我呛到了。我无助地咳嗽着，脸憋得通红，气也有些不够用了。

磊连忙把嘴里剩下的药咽下，抬头给我抚着胸，说：“都怪我，太心急了，我小点儿口就行了。”

泉把我抱进怀里，说：“这样就容易下咽了，我刚刚怎么没想到呢？”

磊一小儿口，一小儿口地喂着我，终于把药都喝了，我皱着眉，把舌头伸了出来，泉笑着把一块入口即化的藕粉膏塞进我的嘴里，我满意地看了他一眼。

第二天，我已经能小声地说话了，但是全身无力，下不了床，磊和泉，整天在我的身边转着，我无聊地看着窗外的天空。

磊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在院里说：“行了，出来吧。”

泉起身用薄被包住我，把我抱了出去。

磊在一颗桔子树下面等着我们，已经在那里摆上了二张软塌，相对地挨着，像个婴儿床似的，不过大了很多。磊坐在一张软塌上，张着双手准备接我了。

泉走过去，把我递到他的怀里，也跳上另一张软塌，我感动地看着他们，眼圈红了起来。

磊亲了我一下，说："傻瓜，哭什么，应该高兴才是，你还在我们身边，不是吗？"

我的泪水还是流了下来，鼻尖也红着，哽咽地点点头。

泉细心地用手帕给我抹着泪，逗着我，"本来就丑，一哭就更没法见人了，活像一只红眼儿的兔子。"

我又笑了出来，又哭又笑的，让泉和磊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舒服地靠着磊的肩，向上看着，见满树黄橙色的桔子，不禁流着口水。

泉顺着我的眼神向上看去，会意地一笑，像轻灵的小鸟一样，飞了上去，翻腾着，一会儿落了下来，手里拿着好几个又圆又大的桔子，在我眼前晃动着。

我眼馋地看着，嘴里小声地说："我好爱泉哟，泉好棒~，快给我吃~"

磊笑着，小声地说："泉，别逗她了，快给她吃吧。这几天一直喝药，然的嘴里都是苦涩的了，虽然她没清醒时也被灌下药，不过那时她还没感觉呢。"

吃着泉细心地扒干净的桔子瓣儿，嘴里甜滋滋的，又跟他们小声地说笑了一会儿，我疲惫地睡着了。

看着我的睡容，磊和泉都不约而同地长叹一声，刚才跟我一起谈笑风生的轻松的样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五十四章 收服百分之五十

第三天一早，婉儿和箫来了，见到我，也没有吃惊，递给磊一个小玉瓶，说："这是师父让我们送来的，恢复然的内伤非常好的。"

我奇怪地问婉儿，"师父知道我受伤了？"

婉儿冲我点点头，说：“我们马不停蹄地赶了五天，骨头都要散了。然，你放心吧，师父的灵丹妙药很有效的。”

我突然想起来，那黑暗中的事，跟他们描述了一遍。

看着他们，我说：“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婉儿想了一下，说：“原来是师父把你的魂魄救了回来，我说呢，师父突然出现在我的院子里，把药送来，让我们一定尽快赶到这里，原来如此。”

磊把丹药倒在手心里，递到我的嘴边，说：“来，吃下吧，我给你运功化开，好早点儿好起来。不然的话，我还真怕会留下什么病根。”

我张开嘴，将它含下，不等我咀嚼便化成一股水流进了胃里。从那里升起一团热流，正来回地乱窜着。

磊坐到我的身后，将双手贴上我的后心，一股熟悉的暖暖的感觉牵引着腹内那团乱窜的热流，在体内依次流过，最后盘旋在整个腹腔，原来的丝丝疼痛，在它的抚慰下，舒服多了~~

正午的阳光从窗棂中透过，磊在身后收回了双手，长吁一口气后，把手指搭在我的脉搏上，探视了一下，露出笑容来。

“师父真是高人哪，这药效简直太好了，”磊笑容满面地说，这几天来，头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容震撼着我。

我向后一躺，眼睛依然看着他，说：“磊，以后都这么笑，好不好？这才是开心的笑容呢~”

磊低头看着我，眼睛越来越亮，亮到快滴水时，突然吻上我的唇，我伸出双臂搂着他的脖子，任他欲取欲求，沉沦在他的深情之中~~

慢慢地，四周响起了掌声，越来越密集，我们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分开了双唇，互相凝视着~~

泉不甘心地拱到我身边，说：“然，也看看我嘛，我也要，我也要。”

我笑着看着他那熬夜熬得塌陷的双颊，用手抚摸着，动情地说：“我怎么会忘了你呢，你是第一个让我动情的男人，是第一眼就决定要保护我的男人，没有你，我怎么会认识磊这个好男人呢？你们都是我的挚爱，我的生命，我永远爱你！”

我把他的头拉了下来，找上他的热唇，无限的爱意向他传达着，无止无休~~

终于，泉抬起了头，喘息未定地问我："现在，你该说说是怎么回事了吧？我不能让伤害你的人好好的活着，一点儿惩罚都没有。"

我看着他坚定的目光，有些担心，迟疑不决地看着磊。

磊点点头，说："你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决定怎么做。"

我想了一下，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我又说："那个名字叫做若雪的姑娘有阻止过，我想见见她，跟她道谢。"

"道什么谢，"泉不满地说，"她如果阻止的话，你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差一点儿就活不过来了，我看，不用了。"

我摸着泉的脸，说："至少，她争取到时间，磊才有机会把我救下，不是吗？她的功劳不可埋没。"

磊点点头，说："不错，而且若雪的说辞跟然说的，最接近，可见还是个心地不坏的姑娘。严伯，让人把她找来吧。"

过了一会儿，若雪低头不语地走了进来，往那一站，一副任人处置的样子。

我轻声地说："若雪，你过来吧，我要好好谢谢你呢。"

她惊喜地抬起头，看到我，急忙地跑到床前，声音颤抖地说："你没死？太好了，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要是我再坚决一点儿就好了，我的心里愧疚死了~"

我笑着摆摆手，说："这不能怪你，不是你，磊也不会有时间赶过来，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谢谢你，真心地感谢！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好了。"

磊也在一边接口说："不错，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吧，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

她摇摇头，说："只要你没事儿就好了，我什么也不会要求的，你好了，我就不会终生活在痛苦之中了，这是最好的要求，真的。"

我看着她至诚的脸，至诚的眼，点点头，说："我们结成姐妹，好不好？"

她吃惊地看着我，说：“天哪，你是个女的？那我的罪孽更重了，她更不该如此地对待你，我，我真是好对不起~，真的。”她的泪流了下来，哽咽着，把头垂了下去。

我伸出手，把她拉起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姐妹了，我肯定比你大，你就叫我然姐吧，好不好？若雪。”

“然姐，”她小声地叫了一声，说：“谢谢你这么宽宏大量，我一定终生不负你的情义。”

我把她拽上了床，又让婉儿也上来，把男人们赶了出去，三个女人叽叽喳喳地说着，笑着，我除了还有些无力外，已经基本上好了。

又过了二天，一切都风平浪静的，我有些疑惑，感觉到磊和泉有背着我的事，问他们，又不说。

我，婉儿和若雪在温泉里泡着水，这里虽说没有师门的那个大，但也能坐下五、六个人。

“婉儿，”我撩着水，说：“箫这几天都在做什么？也不见他的影子。”

“就是媚儿跟嫣儿的事喽~”她一下把嘴给捂上，用眼睛看着我，一脸的紧张。

我不动声色地说：“这件事儿啊，还没办妥吗？”

她疑惑地看着我，说：“你知道？”

我白了她一眼，说：“我不是你大嫂嘛，你说呢？”

她想了一下，说：“哦，那三哥还不让我跟你说，原来你都知道了，真是的。”

好啊，果然不出所料，我心里暗想。

“那现在进行到哪儿了，我还没来得及问磊，你说说吧。”我套着她的话。

“三哥说，已经通知媚儿的家人了，要他们来府里负荆请罪，至于嫣儿，正好她指腹为婚的未婚夫来提亲，马上就要嫁出去了，永不许回来。反正，她也只是大师兄一个远的不能再远的表亲而已。养了她这么多年，也算对得起她了。”

“珠儿回家了吗？”我接着问。

“她呀，已经没什么亲人了，要不是来投靠嫣儿，早流落街头了，”婉儿还没反应过来，“所以，她不敢得罪嫣儿，处处以她为首。大师兄说，有合适的人家，也把她嫁出去就好了。”

我放下心，想：珠儿也是个可怜的人，我应该去看看她。

婉儿突然大叫一声，把我和若雪都吓了一跳，我不悦地看着她，不说话。

“大嫂，”她惨兮兮地说：“你在套我的话，你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

“答对了，有奖。”我往她那儿撩了过去，笑着说：“别瞪了，再瞪，眼珠子就掉下来了，哈哈~”

她苦着脸说：“三哥吩咐我，一定不要跟你说，怕你心软。你真是害人不浅哪，大嫂！”

我笑着说：“好，好，是我不好，等你成亲时，我给你准备嫁妆好不好？”

婉儿红着脸，往我身上扑过来，说：“我让你取笑我，看我不挠得你告饶不可！”

我在她的进攻下，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急忙向若雪喊：“傻妹妹，你就看着老姐我受欺负啊，快来呀！”

若雪本来正羡慕地看着我们疯，听到我的求救声，也加入进来，一时间，池水翻腾起来，水花肆意地飞溅着，伴随着我们肆无忌惮的欢笑声，久久不能平息。

清爽地拽着她们俩，我执意地要去找珠儿。

若雪拗不过我，只好领着我，向一个小院走去，婉儿不放心，跟着保护我。

推开院门，若雪轻声地叫着：“珠儿，珠儿，是我，我来看你了，在吗？”

房门打开了，珠儿有些憔悴的脸露了出来，一看见我，马上大惊失色，就跪了下来，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我不应该，我知道我罪大恶极~”

我笑着走过去，拉起她，说：“我是豺狼虎豹呀，让你这么害怕。快别这样，你也是身不由己，我就是怕你这么想，才过来看你的。”

若雪也过来，对她说着我的好。

我径直地走进她的小屋，环视四周，发现，她的住所很简陋，看得出来，过得并不是很富足。

我回头问她："珠儿，磊他不是个小气的人，怎么你这里这么简陋呢？"

她脸一红，说："这就很好了，我本来就是勉强住进来的，这样就够了。"

若雪在一边说："你怎么还替嫣儿说话呀，你的贴补不是差不多都让她拿走了吗？还这么软弱，她都要嫁出去了，你不用怕了。"

娇横的叫声在我们身后响起，"谁在说我？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

珠儿的身子一抖，躲在若雪的身后。

我的气不打一处来，分开她们，走了出去。

"是我，怎么样？我让人说的，现在你也看到了，"我瞪着嫣儿说。

"是你！"她大惊失色地说，随即又问珠儿命令着："珠儿，你过来，怎么，这么快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珠儿低着头，从我身边就要过去，我一把拉着她，对嫣儿说："她现在是我的陪伴，有什么话冲我说，她在我的保护下。"

珠儿感动地看着我，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两行热泪流了下来。

嫣儿气得脸都变了，对珠儿说："你倒是找了个大靠山，是不是？"

我把珠儿拽到我身后，对她说："你有什么资格对她这么说？我才是她的主人。"

嫣儿气得浑身乱抖，说："你凭什么说是她的主人？她是来投奔我的。"

我走到她面前，高傲地说："就凭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你不过是借宿在我家的客人，有什么资格命令我的人？"

她似乎气得忘了我的身份，愤怒地挥起手，就要打在我的脸上。

婉儿飞跃过来，抓住她的手向外一丢，她就摔了出去，在地上滚了几滚，狼狈地爬起来，说：“好，你们等着，我这就找磊哥哥去评理。”转身就跑掉了。

珠儿在我身后紧张地说：“现在怎么办呀？堡主一定会把我赶出府了，我已经没有地方可去了。”

我回过身，拍着她的肩膀说：“别怕，有我呢。不过，我刚才说的有些过分了，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想为你出头而已。我并不想做什么主人，你不会生气吧？”

珠儿一听，惊恐万状地看着我，说：“你不做我的主人了？那我不是真的要被赶出去了嘛。”

她突然跪下，说：“主人，您就收了我吧，我什么都会做，一定会好好服侍您的，求您了。我不想离开这里，真的不想~”

若雪走过来，说：“然姐，你就收了她吧，不然她就不会安心的。我还有家人，她已经无依无靠了。”

婉儿也说：“大嫂，你身边正好没有丫环，就收了她吧，以后我们都走了，你身边也有个伴儿，不是吗？”

我为难地看着她们，说：“可是，我想把她当成妹妹呀，这样不好吗？”

珠儿流着泪水，摇着头，说：“主人，珠儿不敢高攀，只要能做主人的丫环，就心满意足了，别无它求。”

我看着她们期待的目光，说：“好吧，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不过，珠儿不要叫我主人，我听着别扭。就叫然吧，自然一些。”

珠儿想了想，说：“我就叫然主子吧，这样，我的心里会平衡一些。”

说好了，我们一起去找磊，看看事情怎么样了。

第五十五章 尽释前嫌

我们四人刚刚走近大厅，说听见嫣儿在里面的哭泣声，委屈地说：“磊哥哥，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你看，我的手都破皮儿了~”

“磊哥哥，”我故意拿着腔调走了进去，挨着磊，把身体也向他蹭着，捏着嗓子说：“她要打我，是婉儿把我救下了，不然，这会儿子，

只怕我的脸也肿了。你可要为我做主呀~”说完，白了他一眼，转身就要走。

磊推开嫣儿的手，一把将我抱进怀里，说：“我知道，你受了委屈，老公这就给你出气，好不好？”

我横了他一眼，暗示他，这还差不多。

磊无视嫣儿的目光，抱着我坐在太师椅上，把我放在他的腿上，说：“婉儿，你说说吧，照实说。”

随着婉儿的叙说，嫣儿的脸越来越青，头也低了下去，不敢看着磊那严厉的目光。

“嫣儿，婉儿说的可是事实？”磊的声音平淡但却含着不怒而威的架势。

嫣儿小声地说：“是，都是事实。”

“我本来想，你既然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把你嫁出去也就是了，”磊看着她，失望地说：“看来，你依然不知悔改，我对你似乎是太心软了。这样吧，我马上让人去跟你的未婚夫说，明天一早就把你抬走，回你的婆家办婚事吧。”

“我不要，磊哥哥，我不要嫁别人，”嫣儿叫着想扑上来，磊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她收住了脚，接着说：“我的心里一直喜欢你呀，我只想嫁给你，你不要赶我走~”

我看了磊一眼，磊对她说：“请不要叫我磊哥哥，我并没同意你这么叫，还有，明天一早，你准备好就直接走吧，我就不送了。”

“严伯，把她送回去，”磊说道，“顺便让人通知一声，明天来抬人。原先准备的东西，留下一半来。”

嫣儿的哭叫声逐渐听不到了，珠儿浑身颤抖着，有些站不住了。

我看着磊，说：“这样是不是太狠了，她毕竟是你的远亲，不是吗？”

磊亲了我一下，说：“我跟她没什么亲戚，要不是当年她母亲死皮赖脸地留下来，我才不会管呢。更何况，你受伤，始作蛹者是她，我这样对她已经是宽宏大量了，她还不知足，居然惦记我。然，这样处理你满意吗？”

我点头，说：“我倒是没什么，不过，珠儿要跟着我，我也答应了，你说呢？”

磊对珠儿说：“珠儿，你可是真心的？”

珠儿跪了下来，说：“堡主，珠儿没有过多的非分之想，真心实意地留在然主子身边，请堡主成全。”

“那好吧，”磊点头说：“我若发现你有二心，就不会有嫣儿那么好的下场了，知道吗？”

珠儿连连叩谢，退在一边，脸上露出笑容来。

我责怪磊，说：“你干嘛这么吓珠儿，她的胆子很小的。”

“我说过不会让你再受到任何伤害，”磊说：“可是，每次你都受到很大的伤害，我尽量做到万无一失。但这很难，你能理解吗？”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老公，我也不想的。”

这时，一个下人进来说：“有人递帖子进来，说王家人来接人了。主子，让他们进来吗？”

“让他们进来吧。”磊看着我，说：“然，先去后面好不好？”

我乖巧地滑下来，跟着婉儿和珠儿走进后堂，若雪却留了下来，准备作证供。

一会儿，就听泉和箫也进来了，坐在磊的旁边。

一个沉着的声音响了起来，“严堡主，不知小妹因何事得罪贵府，我特意来和解了。”声音不卑不亢，听着应该是个说理的人。

“请坐，”磊理智地说，“严伯，看茶。”

“来人，有请王小姐，有些话当着她兄长的面儿，说清的好。”

“王掌柜，虽说我们两家有生意往来，但是这件事，希望你能秉公而断，不要伤了和气。”磊不紧不慢地说，“以王兄的为人，我相信不会太糟糕。”

“哥，你来了，”媚儿欣喜地声音响起来，“快带我走吧。”

“媚儿，你先把事情从头说一遍，”那位王兄说。

“没什么，就是有点儿小别扭，别问了，快走吧。”媚儿似乎急着要走。

磊的声音响起来，说：“王小姐，事情应该不是只有点小别扭吧，当事人在这里，若雪，你把事情说清楚，一切具实说，王兄，这关系到一条人命，应该不是小事。”

王兄倒吸了一口气，厉声问道：“媚儿，你说不说？这么严重的事，在你嘴里竟只是一点儿小事？”

“这位姑娘，你就具实说吧，”王兄客气的对若雪说道。

若雪把事情从头说起，完事后，王兄半天没说话。

“啪”的一声，媚儿大叫道：“哥，你打我？”

王兄气呼呼的说：“打你，打你算轻的。倘若不是堡主，看在我们两家多年的交情上，早就把你送官严办了，还用等我来吗？你在家里蛮横无理也就罢了，现在居然闹到别人家里，我，我恨不得~”

“王兄，”磊说：“请不要冲动。把王兄找来的意思不是让你在这里教训令妹，有什么事，你们回家去商量。现在，我是想问问王兄，怎么解决这件事。要知道，令妹伤的是我的夫人。”

就听到王兄的喘息声一阵紧似一阵，过了半晌儿，无力地说：“还能怎么办？堡主说吧，我洗耳恭听。”

“这倒也让我为难呢？”磊轻笑着，说：“把王兄找来，就是想听王兄的意见。”

泉在一边说：“客气什么，她怎么伤的然儿，我们就怎么伤回来，不是很好吗？然儿在床上昏迷几天，险些没了命，要不是大哥拦着，她能活到现在吗？”

“泉，不要冲动，”磊依然平静地说：“王兄，不要听我二弟的话，他只是一时气愤。你可以继续考虑，我能等。”

那位王兄沉吟了半天，说：“一切是舍妹的不是，既然如此，我愿把全部家产奉上，至于小妹，如果堡主将她交官，在下决无二言。”

“王兄，”磊诚恳地说：“你的家产，我还没看在眼里，更何况，我爱人的性命，我也不会用钱来衡量。你的一切，是自己凭着实力才打拼下的，不是祖传下来的，我对你的为人一直都是很欣赏的。我不能这样做，这也让我很为难。”

我听出磊确实有些为难，应该是他对这位王兄很有好感。不然的话，以他的冷酷，早就翻脸了。

我走了出去，看着唯一不认识的人，他正吃惊地看着我。

我细看他，确实一副老实人的相貌，三十五、六岁，结实的身体，目光如炬，正一脸的为难之色。

磊见我出来了，连忙走过来，说："我不是让你回去吗？又不听话，是不是？"

我看了他一眼，说："这位王兄，为人很正派，是不是？"

磊点点头，我又说："依你的个性，根本不用这么麻烦，用武力解决是最快的办法，但你却不想这么做，是不是？"

磊又点了点头，不明白地看着我。

我走到王兄面前，对他说："王兄，看来，磊对你的评价很高，而我相信磊，但是，这件事又不能就这么算了，所以你也很为难。对吧？"

王兄一脸诚恳地点点头。

我看了看媚儿，她的眼里依然不服气地看着我。

我走过去，说："如果你诚心诚意地跟我道个歉，我就原谅你，好不好？你的哥哥这么为难，你也不好受吧？"

"哼，"她把头转向另一边，不理我。

我看了看王兄，他的脸色铁青，一个箭步冲上去，抬手就要打。

我连忙阻止，说："这件事，我看这么解决行不行？"

王兄连忙说："请说。"

"一切都在于媚儿有一身武功，而不知好好珍惜，"我看了看她，接着说："既有武功，就应该分清是非，不该乱伤人，而且还是对一个毫无武功的人使用。这样的人，不配拥有武功，不如废了她的武功，王兄带回去，再好好教育，这样行吗？"

王兄一脸的惊喜，说："谢谢你，我的小妹因为我不没多余的时间教育，才会这么蛮横无理，请放心，我一定会严加管教的。"

媚儿听见了，大叫着："不行，你不能废了我的武功，你这个~"她向我冲过来，王兄被气得一掌拍向她的琵琶骨，她立刻倒了下去，瘫成一堆。

我拽着王兄的胳膊，说：“你怎么把她打死了？这怎么能行？好好教育就是了~”

王兄“嘭”地跪下了，对我说：“夫人，您的心地太好了，我真是无颜以对。我只是废了她的武功，死不了的。”

他又对磊说：“堡主，从今以后，我将跟随你，请你收下我。”

磊走过来，扶起他，说：“你不要这么说，你的一切来之不易，好好珍惜吧。把令妹带回去，我们的合作关系不变，你就放心吧，这是然决定的，我尊重她。”

王兄见磊真的不收他，抱起媚儿，说：“那好吧，从今往后，我唯飞龙堡马首是瞻，永远追随。请堡主看我日后的表现吧。”

我们把他们送出去后，回到大厅上，我叹了口气。

磊抱着我，说：“怎么了，不甘心？”

我摇摇头，说：“那个媚儿如果对我说声对不起，就不会这样了。”

婉儿在一边说：“大嫂，你不要为这种人难过，她根本不知悔改，这样也好，以后就不能作怪了。”

泉在一边说：“我还是不能解气，真想杀了她。”

我说：“得饶人处且饶人，现在，她哥哥不是表示效忠磊吗？这比杀个人好多了，也不用背上一条人命，这样好。”

箫也说：“是呀，冤家易结不易解，然这么处理很好，多个朋友，少个敌人总是好事。”

我故意大声地说：“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不但认了妹妹，还收了珠儿，今晚我们喝酒庆祝吧。我好长时间没喝酒了，还有点想呢。”

泉在一旁接过话，说：“我看，然早晚成个酒鬼不可，大哥，我们可得防着点儿呀。”

大家笑成一团，连严伯都笑得哈哈的，更别说其他人了。我红着脸，打了一下泉，又踢了一脚，也跟着笑了起来。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在此深鞠一躬了!!!!!!)

第五十六章 有了新目标

这一天，我正在和珠儿无聊地荡着秋千，雪儿跑来，冲着我直点头。

“雪儿，你来找我有事？”我问着它，它冲我点了点头。

“是不是磊让你来的？”我又问，它又点了点头。

我爬上它的背，它又长大了，我把上半身结实地趴在它的身体上，搂着它的脖子，对珠儿说：“你在后面慢慢来，我先走了。”

雪儿背着我一溜小跑，把我背进书房。

一进去，好几个人就大笑了起来，泉把我从雪儿的背上抱起，婉儿说：“你真的很无聊，我看出来了。”

“婉儿？”我抬起头，一看，真的是。

“婉儿，你终于回来了~”我从泉的怀里跳下来，冲向婉儿，跳在她的身上。好在婉儿的武功不错，而我这段时间又瘦了不少，还没补回来。

我搂着婉儿的脖子，大声地说：“说，怎么才回来，我都闲得要长蛆了！”

磊过来，把婉儿从我的魔爪中解救出来，笑着说：“你这么闲，看来是我的过错了，不如，今晚我们就别再闲着了，好不好？”

“不好，”我掐着磊的脸说：“我对你不感兴趣，我要婉儿陪我。”

磊委屈地说：“完了，完了，我的然要改变兴趣，对女人发动进攻了。老三，你得小心了，婉儿要被拐跑了。”

大家又是哄堂大笑，我看了看，连雷、霜、霖、露，他们都在，好奇地问：“开大会吗？来公审我？”

露捂住肚子蹲下去了，脸也笑得红了。

“啊，露，”我大叫一声，说：“你闹肚子吗？快去拉吧，不然，一会儿拉裤兜儿子了。”

这下，磊也笑得不行了，拍着我的屁股说：“然，你竟然闲得无聊？我看，这回没人会信了。”

看着大家的笑容，我愁得皱着眉，说：“唉，真不知道你们怎么了，什么事这么好笑，说来听听，让我也哈哈一下，不行啊？”

大家又笑了起来，严伯捶着胸，说：“然主子，你还真是个活宝儿，自己没笑，把大家都逗得笑疼了肚子，真有你的。看来，我们以后再开会时，一定要把你带上，不然，真的没什么意思呢。”

我无助地看着他们，哀求地说：“哪位好心的大爷，告诉我一下，各位究竟为什么这么开心？我都要郁闷死了。”

泉把我从磊的怀里抢过来，在我耳边小声说：“今晚，跟我睡，我就告诉你。”

我奇怪地小声问：“我每天不是都跟你睡吗？”

泉也不多说，抱着我坐在软塌上，对磊说：“大哥，我们说正事吧，也该让然知道了。”

我一听，掐着泉的脸，说：“果然有事儿瞒着我，说吧，不然家法处置。”

泉好笑地看着我，问：“敢问夫人，我们的家法是什么？”

我愣了一下，说：“还没想起来，等想起来就告诉你，别着急，会有的。”

磊笑着过来，说：“我还真是很好奇呢，然居然想要家法了，不知是想定谁的罪？”

我白了他一眼，说：“当然是你的，一定是你主谋不让泉告诉我的，连他们也一样。”我一指其他人，对磊龇着牙。

大家又笑过瘾后，我们围在一张大圆桌旁，看着上面的大大的图纸。

我仔细地看了看，小声地说：“这好像是个平面图，是房子的平面设计吗？”

“咦，然看出来了？”泉看着我，问：“你觉得怎么样？”

我用手挠着下巴，也没抬头，说：“不怎么样，我在家时，经常去书城看装修的书，这样太简单了。”

周围一片静，我奇怪地抬头看了看，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说：“怎么了？我说得不对，就直接告诉我好了，我能接受的。毕竟我不是专业的水平。”

磊最先反应过来，说：“然有什么好点子吗？说来听听。”

“那你们要盖什么？”我问道，“我也不知道你们想做什么，怎么说？”

“然，你还记得我们遇到雪儿的那个温泉吗？”磊看着我，说：“我想在那盖个新楼，雪儿它们也能随时回家，离泉的家，我的别院都很近，好不好？”

“可是，那很累人的，”我忽然恍然大悟地说：“你们就是筹划这件事吗？为什么不早说？”

磊说：“我们想给你个惊喜，但是一想，还希望按照你的喜好去盖，所以不想再瞒着你了。”

我拍了一下磊的头，说：“笨蛋，我不想你们那么累，知不知道？”

他点点头，说：“我也想再修建一位宅院，而且在那里我曾经想过要跟泉和你厮守一生，那儿的风景也好，又有温泉，正好我刚把那一片山买了下来，我们就去那住，好不好？”

我皱着眉想了想，说：“我想去实地考察一下，上次在冷魂那里看到的，给我很深的感触，我觉得很好。有些大树都有上百年的树龄了，砍掉太可惜了。”

“那好，我们就去那，正好可以旧地重游了。”磊高兴地说，大家也都想去看看，一起拍着手说好。

“这么多人，我看，还是先准备好一些必备的物品吧，”我对磊说。

磊点点头，说：“我这就写信，告诉严叔在那边准备就好。”

“那我们还从雪山上过吗？”泉想起来，问道。

“然，你说呢？”磊看着我问。

“我想，上次我们不知道路，有可能绕了一些远儿，这次我们让雪儿带路，直接回到温泉那儿，应该可以快一些。而且，在冰川上行走也是很好玩儿的，就是冷一些。”我看着磊，说。

婉儿一脸的向往，说：“我听然说过，也想去见识一下。”

我想了想，说：“我们这次人多，应该坐马拉的爬犁去，快一些。”

磊奇怪地问："那是什么？"

我想起来，也许他们根本没见过，就说："这样吧，我画出一张图，照猫画虎地做出一些来，就知道了，好不好？"

大家一起点头，又说了一些准备物品的具体要求，散会了。

我从好久不曾用过的登山包时找出笔，拿来张纸，就趴在桌子上开始画。没办法，毛笔那么软，我是用不好的。

我一边想，一边在纸上画着，不知不觉到了深夜，磊和泉都在一边掌着灯，看着我聚精会神地样子，小声地说："还真得给然找着事儿做，免得喊无聊。"

我耳尖地说："说我什么坏话呢？家法侍候。"

他们相视一笑，不再说话。

终于，我完工了，把笔丢在一边，说："明天再给你们详细说，我现在困了。"头一歪，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

泉好笑地抱起我，走回卧室，磊低头看着图纸，半晌儿，也走回来，爬上床，一起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爬起来，就到书房去了。

进屋一看，大家都围着我的图纸观看着。霜低头一边看，一边点头，说："不错，不错，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兴奋地看着他，说："你能看懂？那太好了，就交给你去负责吧，好不好？"

霖笑着说："我虽然看得差不多，不过，有些还没明白。你再具体说一说吧。"

我走过去，指着说："这其实是我把马车和爬犁相结合了。你看，这是原有的马车基本构造，我把它加长一些，把原来的轮子由最底部的中间改成在车厢的中间，这样虽然把马车的车厢分割成一前一后二部分，但是车厢的高度下降了。"

我指着那改进的部分，说："我另外在车厢下面做了几个槽，把我设计的滑板随时能安装上，这个部分是活的，平时可以放在车厢里。这样，在雪地里走时，把滑板安上，车轮就腾空了，也就不会陷进雪里不能动了。"

我看着霜脸上有些明白的表情，说：“在雪地里，这样的设计比在陆地上前进的速度还要快呢。我们家乡每年冬天都会有狗拉的爬犁让我们去玩。我把它改良一下，如果在草丛深的地方，也可以用，也比轮子好得多。你看呢？”

霜低头又沉思了一下，说：“我全明白了，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我这就去别院那儿，今天就走，有什么要交待严叔的，我正好一起捎带过去。”

我吁了一口气，心想，这下好了，不用我费心了。

刚要去洗漱，又想起一件事，回头对着霜说：“有件事要请你多考虑一下，就是山的坡度不同，能不能想个办法，当上山时，车厢就会随着调节前后的车厢高度，这样，下山时，它也能调节过来，别的，就没什么了。我昨晚把这事儿给忘了。”

霜低头又想了一会儿，说：“我试试吧，心里有个想法，我在路上再多想一下，应该没问题的。”

“我的家乡有一种车子，就是能在斜坡上随意停车，而车厢会自动控制，始终车厢里是平的。但跟我说的，正好相反。我要的是上山时，车头会向上抬高，下山时，车尾会抬高。这样，坡再陡，也不怕了。”

霜点头，表示明白了。

吃过午饭，我把磊和泉叫过来，跟他们说我的基本房屋的构想，让他们明白想要的是什么。既然决定要做，那就做到最好，这是我的一贯作风。

听了我的想法后，磊看了看我，说：“然，你的脑袋里还有没有其它的想法了？”

我看了他一眼，说：“这是你一定要去做，我才说的。怕麻烦了吗？我早说过会麻烦的，叫你不要做了嘛，你又不听，我有什么办法。”

“不是的，我没这么想，”磊摇着头，说：“你上次说什么地板下有热水什么的，怎么没说啊。”

“那更麻烦，还是不要了，”我摇了摇头，说：“这里没有我们那里的特殊管子，不会腐烂变质的地热管。如果用烧的瓷管又太麻烦，不

要弄了。”

磊固执地说：“然，你把要用的管子形状画下来，我们自己有窑场，可以烧出来的。”

看着他坚定的目光，我叹了口气，爬回桌子上，继续画。

晚上，我终于画好了，一个一个地给磊解释着，有直的，弯的，还有三通管，控制开关，由于他们那个年代还没有不锈钢，我只好用瓷的来代替。

我又把对地板的要求说了一遍，还让他记住准备一些麻用来缠接口，以防漏水，虽然我画了螺旋扣，但是这样比较稳妥。

然一一记下，对我说：“这件事我来布置。你先去睡吧。”

我把他拽住，说：“明天再去也不迟，毕竟这么晚了，工匠们也要休息的。”

他这才没走，我们安心地睡着了。

(革命尚末成功,还需继续支持!!支持的票你飘啊飘啊飘过来吧~~我在这儿等着你飘来,等着你飘来看那桃花儿开!!!)

第五十七章 甜蜜的日子

第二天一早，磊就把府里的一切交给泉，匆忙地去了窑场，家里能派走了，都被派走了，连婉儿和箫也被派出去找冷魂来帮忙了。

我又闷了下来，泉倒是兴高采烈的，整日地围着我，一刻也不放松。若雪也回家去探视父母，顺便请假要跟我去温泉那儿玩。

“珠儿，”我泡在水里，想起要吃的桔子，喊着她：“珠儿，还没把桔子取来吗？”

猛然，身边多了个人，我睁开眼睛一看，是泉。

泉嬉皮笑脸地说：“然，我给你送桔子来了，珠儿去找露了，我让她跟露学骑马去了。”

我看着泉，不怀好意的笑脸，说：“故意的，是不是？”

“呵呵~”泉得意忘形地笑了起来，说：“好不容易只有我们了，然，这可是我盼望已久的机会呢。跟你独处的时候越来越少，我都可怜死了。”

想了想，好像是噢，尤其我受伤之后，他们一直都没敢打扰我的睡眠，还真是有些对不起他们。

我乖巧地钻进泉的怀里，说：“你想我了？”

泉惊喜地看着我，不敢相信我这么好说话，小声地问：“然，你不赶我走？”

“为什么要赶你走？”我含笑在亲了泉一下，说：“是我不好，没能体谅你的心，让你觉得我爱你没有爱磊的多，其实，我只是因为你一贯的开朗性格才放心地关心磊，觉得他的内心比你孤独。对不起，泉~”

泉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吻了下来，一切都在唇与唇的交流中谅解，周围的气氛也开始热情起来~~

泉的唇在我的身上逐一地亲吻着，我抱着他的头，双脚悄悄地分开，感觉差不多了，双腿一用力，就将泉的腰盘上，泉猛地抬起头，双眼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看着我羞红的脸，情难自禁地说：“然，我想~”

我迎上他的唇，吸吮他的舌尖，把身子向下一沉，那炙热就自己进来了，泉哼出一声满足的呻吟，用力顶到底，带着我深陷进火热之中~~

躺在泉的身边，用手在他的胸上乱画着，说：“泉，我们真要在温泉那里定居吗？我还想去各地走走，看看呢~”

“然，我不介意再来一次，”泉握住我的手，低头含着我的手指，又昂扬起来的“壮举”贴近我。

“我在说正事呢，”我有些不满地说，抽回手指，捶了他一下，说：“你难道连床都不让我下吗？”

“相信我，”泉翻身将我压在下面，色色地说：“我一定会让你下床的，不过，不是现在~”

他的唇和手一起开动着，将我又带进刚刚才出来的漩涡里，我只能选择与他一同深陷，午后的阳光洒在我们纠缠的躯体上，不断地继续加温~~

看着被落日的余辉映得满屋的柔美的橙色，我仰天长叹一声，无力地说：“我现在体会到了未央的痛苦，也许我把相思无限借来就好

了，从浴室转战到卧室，泉，我相信你跟冷魂的战斗力一样强，可以了吧~~我以后一定离你远一些。”

泉爱怜地为我轻揉着，温柔地说：“然，我对男人没兴趣，你是不是考虑换个样儿，不然，我很难接受的，真的~”

我的手在他的腰上使劲儿一掐，再一扭，泉长吸一口气，说：“你还有力气嘛，不如，再战？”

我放声大叫：“救命！谁来救救我？”

“哈哈哈~”泉得意地笑着，在我耳边说：“然，你没发现，你现在还神志清醒着吗？师父的书，真的很有用耶！”

我刚要张嘴咬他，想了想，还真的是这么回事。不过还是红着脸，问：“你是故意的喽？这么折磨我，是不是预谋很久了？”

“嘿嘿，也不能这么说啦，”泉涎着脸，说：“你没看的那本书早就在我脑袋里记牢了，说实话，我真的一直在禁欲，怕把你累到，担心你吃不消，累出病来。”

我感动地看着他，说：“那不是很辛苦？磊也这样吗？”

泉点点头，说：“我们都是如狼似虎的年纪，武功这么好，精力充沛的，怎么会不想呢？只是，一想到你的身体，我就不忍心，你的身体太脆弱了。”

他抚着我的脸，说：“尤其是这次受伤，让你都瘦太多了，脸上的肉都没多少了，脸色一直惨白的，我都不忍心对你做什么，不过，现在好了，瞧这小脸儿，又红润了，不是吗？”

我打了他一下，说：“这是让你弄出来的，好不好？才不是正常的红润，~”沉吟了一下，轻声地问他：“那你现在满足了吗？”

“嗯，好满足，”泉把我搂紧，说：“这是我第一次这么不遗余力，然，有你陪我说话，真好。每次，你都睡得像个累惨的小狗似的，让我的心里都好难受的，感觉自己像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

我温柔地亲了他一下，说：“都是我不好，从来没往这里想过，你打我吧，我是个不合格的妻子，老公，我再也不那么对你了，好不好？”

泉笑着说：“那我就再一次喽？”

我大惊失色地说：“我的腰好痛，哦，怎么这么疼啊，老公，给我揉揉吧~”

泉失声笑道：“害怕了？然也就怕的时候，吓你的，来，我给你好好按摩一下吧。”

我在泉的柔和的手劲下，还是不敌周公他老人家的召唤，一会儿，就跟他下棋去了。

跟泉在一起的甜蜜日子过得很快，每天除了陪他外，我都全力地织毛裤，好给泉和磊在过冰川的时候穿。

珠儿看着我忙活得起劲，也让泉又做了一付竹针，跟着我学。她真的心灵手巧的，除了比我织得慢些，倒是学得一板一眼的，上手很快。

一晃，二十来天就过去了，我的两条羊毛裤已经完工了，正在织着最后一件毛背心。珠儿也织好了一条毛裤，跟我一起织着毛背心。

“珠儿，你这么用功，织好了，给谁穿呀？”我瞅着手里的针线，不看她地说。

“没想给谁呀，就是看然主子织得好，才学的。”珠儿的话没有底气，显然没说真话。

“哦，这样啊，”我拉长声音，说：“我还以为是给露织的呢，原来不是啊。唉，露的年纪也不小了，等磊回来，我就让他给露找个好姑娘成个家吧。你说呢，珠儿？”

“然主子，”珠儿的话里有些埋怨，说：“然主子净逗我，我只是觉得高攀不上露主事，他那么年轻有为，武功又好，样样比我强得多，我~”

我打断她的话，说：“珠儿，他知道你的用心吗？”

珠儿小声地说：“我也不知道，只是前些天跟着他学骑马，才有些接触的。”

我想了一下，说：“珠儿，本来我想让你在家等我的，现在看来，你还是跟我一起走吧，你愿意吗？”

“我当然愿意，”珠儿激动地说：“我正不知道怎么开口提呢，然主子，你真好。”

“以后，你就觉得露更好了，傻丫头，”我笑着她，接着说：“有什么事，你一定要跟我说，知道吗？这样，我才能帮助你，太胆小了，就什么事也不敢做了，会错过很多好事的~”

我抬起头，看着她，说：“我就是胆子大，才会遇上磊和泉的，才有这么好的爱情让我拥有。你要有自信，这样，心爱的男人才会更爱你。”

珠儿连忙点头，一副受教的样子。

“我知道，这个世上的女人大都是规规矩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想了想，说：“就是因为这样，让男人们觉得女人都一样，所以他们就放心大胆地三妻四妾，也不用受到道德的攻击，这对女人是不公平的。想要不失去自己的男人，就要活出特点来，让他谁也看不进眼里。”

泉的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了起来，“然，那你对我不是也不公平了吗？我也想公平~”

我听着他故意的赖皮声，打了个明显的冷颤，说：“可以啊，你可以单飞，我不会强留你的。”

珠儿一见泉回来了，连忙拿起针线走了出去。

泉笑着说：“珠儿越来越有眼力见儿，不错。配上露，正好。”

我回头掐着他的鼻子，说：“你都听到了？那就是故意要找我别扭，是不是？”

泉陪着笑，小心地说：“我怎么敢？夫人，娘子，刚才是我突然脑子进水了，失去记忆了，我刚才说什么啦？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脸，说：“厚脸皮，这样也行啊？”

他看着我手里的东西，说：“你这些天一直背着我，就是弄这个？还让我给你削了竹子，连珠儿也要，这是什么呀？”

我把最后的一针织完，也不说话，动手脱起了泉的衣服。

泉高兴地说：“然，这是你主动的哦，一会儿可不能说我~”

我把他的衣服脱得只剩一件中衣时，说：“来，我给你再穿上。”

泉不依地叫着：“不要，不要，哪有这样的，不是玩人吗？然，你要折磨我，是不是？”

我把毛背心套上泉的头，说：“来，伸出胳膊，乖，试试我给你织的爱心背心，超暖牌的。”

泉听话地穿上了，我满意地点点头，他们的尺寸早就在我的心里了，果然合适。

泉甜滋滋地走到镜子前看着，说：“然，这是你说的什么毛衣吗？”

“不是，这是毛背心，把前后心都保护得暖暖的。”我笑着，把给泉的那条毛裤拿过去，说：“时间太短了，以后再织毛衣吧，来，把这条毛裤再穿上，让我看看。”

我帮着泉把外裤脱下来，刚要帮他穿上，磊的声音传来，“大白天的，泉也不放过你吗？还是我回来晚了？”

我一看，磊回来了，高兴地跑过去，跳起来，搂着他说：“你回来了？想死我了，让我抱抱~~”

磊笑着把我抱起来，直接地吻上我，我热情地回应他~~

半晌儿，泉在一边小声地说：“还真是有了新的忘了旧的，真让我吃醋呀~”

磊放开我，对泉说：“你还委屈，这段日子，你还不满足？看看，然又瘦了，一定是你让她太累了，是不是？”

泉已经把毛裤穿好了，我看着说：“真合适，磊，我也给你织好了，我去拿来。”

我捧着磊的毛裤和毛背心，走了出来，看见泉正小声地跟磊说着什么，一副鬼样子。

我悄悄走过去，磊还是听到脚步声，回头说：“你的轻功有待加强，想吓我，还早点儿呢。”

我不服气地说：“那是我一点儿都没有，好不好？说我什么坏话呢？”

磊一笑，也不回答，把我手上的东西接过去，说：“这是给我的？然，你也帮我穿上吧。”

我动手脱起磊的外衣，泉自己换上衣服，就出去了。

看着磊穿上了我的成果，满意地点点头，说：“正合适，跟我想的一样。磊，去冰川的时候，就能穿上了，好不好？”

磊含笑看着我，点点头，说：“然，我想洗澡，给我洗，好不好？”

我点点头，说：“我去拿干净的衣服，你先去等我吧。”

一心想为磊解乏的我，没有提防地在磊的刻意下，一次又一次地与他共渡销魂之事，直至月光洒下~~

第五十八章 返回别院

“然，然，醒醒好不好？”身边有人低声地叫我，身子还被晃动着。

我勉强睁开眼睛，眯成一条缝儿地看着，磊正一脸喜气地看我，见我醒来，说：“你快看看，这是什么？”

我顺势向下看，一条雪白的狐狸趴在我的身前。

“好可爱，”我用手摸着它，咦？不对劲儿！

我爬起来，将它抓过来一看，是一整张的狐狸皮。

“是上次那个雪狐！”我想起来，叫了出来。

磊笑了笑，把它拿起来，披到我的肩上，说：“我把它做成披肩，送给你，喜不喜欢？”

我低头看着，这条雪狐还真是很大呢，比一般的狐狸大很多，头和尾巴刚好搭在我的两个手腕上，将前腿和后腿分别对系上，正好固定在胳膊上。

脸侧低下，轻轻地蹭着柔软舒适的长毛，我光着脚跳下床，跑到镜子前，满意地笑着，左右地看着~~

磊走到我的身后，圈住我，说：“正合适，然，你那个黑白的背心没有袖子，这个狐狸皮正好弥补上，这下不会冻胳膊了。我的然儿真漂亮，围着它正好。”

我用胳膊肘儿拐了磊一下，在镜子里瞅着他，说：“这是昨天的谢礼吗？在我尽全力服侍你之后？”

“不是的，你不要把我想得那么糟糕，”磊低头亲了一下我的颈，让我的头一缩，接着说：“我一回来，他们就告诉我，这个做好了，包

括上回你给我们做的，都已经细加工好了。只是，我昨天太想你了，才没让他们送来。”

我回头亲了他一下，说：“我逗你的，傻瓜。我怎么会那么想~，不过，你昨天还真是~。”

“嗯，泉说你的体力好很多了，我一时兴起，就没控制住。”磊忙把我抱回床，说：“你再睡一会儿吧，我让珠儿来陪你，好不好？”

我抱住他，说：“不好，你不是想我了吗？怎么不多陪我一会儿？我也想你了，老公，来嘛，再陪我一会儿~”

磊溺爱地揉了揉我的头发，爬上来，搂我在怀里，说：“谁说我不想陪你了，我只是怕自己又控制不住，不想你太累。来，睡会儿吧。”

我躺了一会儿，开始不老实起来，悄悄地将手从磊的衣服下钻进去，灵巧地淘气起来。

“然~，”磊的呼吸急促起来，一翻身把我压在下面，在我耳边轻声地说：“小妖精，你在玩火，不累吗？”

我娇笑道：“磊不是想我了吗？难道现在不想了？”

身上的睡袍瞬间即逝，磊的硕大挤了进来，他喘息着说：“然儿，我~，”我搂住他的头，吻了上去，一切尽在不言中~~

日上三竿，我们终于平静下来，磊满足地搂着我，把头靠在我的颈边，喘息未定地说：“然真的变了，师父的书真解决问题~。”

我掐了他一下，小声说：“你跟泉说的一样，男人哪~~”

磊向下一口含住峰顶，吸吮几下后，放开说：“这就是男人本色嘛，难道然不喜欢？”

我娇羞地捶了他一下，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抱住他~~

吃过午饭后，我在后院的秋千上轻轻地晃着，看着珠儿若有所思的表情，猜了猜，决定试探一下。

“珠儿，珠儿~，”连叫几声，珠儿才反应过来，一双无辜的眼，看向我，一脸的疑问。

“回神啦，”我笑着她说：“你把织好的东西送给露了吗？”

“是，然主子，”她低下头，小声地说。

“那他高兴吗？”我追问。

“不知道哎，”珠儿的脸有些红，说：“我交给他就急忙回来了，没敢看他，刚才正想这件事儿呢。”

“笨珠儿，怎么不看呢？”我笑出声来，说：“我给你想办法吧，你在这儿等着。”

我把雪儿叫来，骑上它，小声说：“你带我去找露，快走。”雪儿快跑起来，背着我，熟门熟路地在院落里穿梭着。

“然，你要去哪儿？”好巧，正好遇见露，他问我。

“找你呀，”我故意愁眉苦脸地说，“也不知道珠儿怎么了，在后院里好伤心，我正想去问问你，她昨天不是找你去了吗？怎么会这样呢？”

“是吗？”露脸上显得有点吃惊地说，“我这就去看看，然，你自己慢慢走吧，好吗？”

我向他挥挥手，他腾空而起，向后院的方向飞去。

我拍拍雪儿的大头，说：“我们去找泉玩吧。”

终于要起程了，我兴奋得跑前跑后，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了。泉见了，一把抱住我，让我横在他的怀里。

“泉，你干嘛，我要下去，”我扭动着，看着他的眼睛。

“你再跑下去，我的眼就花了，”泉笑着说：“你要是体力充沛的话，我不介意去屋里领教一番。”

露在一边听到，了然的轻声地笑着~。

“你笑什么？”我伸出头去，瞪着他，说：“这么鬼~，说，是不是已经把珠儿给吃了？”

他的脸立刻红了起来，连连摇手说：“没有，没有~，真的。”

我看了看珠儿也有些红的脸，嘿嘿地笑着，“就算没吃吧，但也差不多了，是不是珠儿？”

珠儿没想到我会突然叫她，“啊”的惊叫了一声，脸红透了。

“珠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笑着说：“就算他把你现在吃了，我马上让磊给你们办婚事，好不好？”

“好，”露在一边快嘴地接口，珠儿却羞得转身跑进屋里。

泉和我哈哈大笑起来，若雪从院外走了进来，奇怪地问："怎么啦？然姐，你们笑什么呢？"

"没什么，若雪，"我看着多日未见的她，问："你的父母同意你跟我们走了？"

"是的，"若雪点头说，"他们让我拜托你们多照顾，说是哪天来亲自道谢。"

"没什么，不用客气，"我眼尖地看着霖从门外走过，大声地叫他："霖，你干嘛去呀？来一下，好不好？"

若雪的脸突然红了一下，有些不自然，但马上就恢复过来，我的心里一动，暗笑了起来。

"然，你叫我吗？"霖走了进来，问："有事儿吗？"

"是这样，若雪回来了，"我指着她对霖说："在路上，你就多照顾一下她，好不好？一个女孩子，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霖这才看见若雪，眼睛一亮，说："当然好，你就放心地把她交给我吧，我一定好好照顾她。"

若雪的脸又红了起来，低头不说话，好像含羞草儿似的。

我勾了勾手指，把霖叫过来，小声地说："机会给你了，要把握住哦，别说我没向着你，你要是无意，我把她托给别人好了。"

"放心吧，然，"霖瞅了一眼若雪，对我说："我心里记着夫人的好，请夫人把她交给我吧。"

一行二十多人上路了，严伯被留在家里，做后勤工作。

除了我们三人，若雪，珠儿，雷，霖和露都一起跟来了，剩下的是一些头脑灵活，手脚敏捷的年青护卫，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我们疲惫不堪地到达别院了。其实，只有我们三个女人这么累，被男人抱在怀里还这样，真是有些说不过去。

若雪和珠儿刚骑马跑了没一上午，就坐不住了，霖和露一看，借故把她们搂在自己的怀里了。

我从泉的怀里跳下来，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跑进门，大喊着："严叔，阿冬，蕊儿，我回来了！"

他们早就迎向我们，蕊儿一把抱住我，高兴地说："你可回来了，想死我了，快跟我说说，都有什么好玩儿的事？"

"别急，"我拍着她说："我给你介绍两个好姐妹，来，这是若雪，这是珠儿，她们都很好的。"

我拉着蕊儿的手，介绍着进了院的若雪和珠儿。

"这就是我说的蕊儿，你们来认识一下吧，"我对若雪和珠儿说。

她们互相寒暄了一会儿，我就拽着她们向后院走去，四个女人叽叽喳喳地转移阵地了。

泉好笑地看着我们的背影，说："女人，还真是一见如故呢，这么快就结成联盟了。"

阿冬小声说："就是，就是，没见我在一边站着吗？根本都没看我，还叫人家？"

不提这些男人，我们几个一路上有说有笑地走着，来到后花园，坐在亭上，让人送来些水果和糕点，品着茶（是她们三个在品，我在饮），说着我这些天的遭遇，若雪和珠儿不时补充着她们知道的事儿~~

蕊儿听见我差点儿死翘翘了，眼泪就流下来了，气愤地说："我在就好了，打得那个什么鬼媚儿的，满地找牙！"听到开心的时候，笑得前仰后合的，又笑出了眼泪~~

日薄西山，我们也被找去酒宴了，意外地看见未央，在冷魂的旁边坐着，霜也在。

"未央，你什么时候到的？"我冲向他，一把抱住他，还没来得及说第二句，冷魂就把他抢走了，我瞪着二弟。

婉儿从后面走上来，拉着我的手，说："然，这下你知道大师兄有多霸道了吧，他跟二哥一个样儿！走，我们去那边，我们女人一桌，多好。"

我看着婉儿，高兴地一笑，说："你也来了，等等。"我对未央说："你跟我们一桌吧，别跟这个臭男人一起了，来吧。"

未央把他二哥的手拉开，也不说话，向我走过来。

我示威地瞪冷魂一眼，哼了一声，拉着未央的手就走，不再看他难看的脸。

磊笑着说：“魂，不要管了，让然跟未央聚一聚吧，不然，她会不让你好过的，你不了解吗？”

冷魂叹了口气，说：“我刚才给忘了，然那恶魔的脾气还真是难缠呢，谢谢师兄的提醒。”

周围的人哄堂大笑，举杯换盏起来。

我们这一桌，五女一男，喝得很斯文，未央一会儿也放开了，跟我们一起说说笑笑，不像原来那样内向了。

“未央，”我贴着他的耳朵轻声地问：“你二哥还是那么勇猛吗？”

他脸红地看着我，轻轻点了下头，说：“好在有相儿他们，然，还多谢你呢，不然，我只怕每天连床都下不来。”

我笑了起来，拍拍他的肩膀，说：“不吃醋了吧，你二哥简直是机器人，天知道，他怎么就没肾亏呢？”

“你们在说谁呀？”婉儿把头凑过来，问道。

未央连忙摆手说：“没有，没有，真的没什么。”还用脚在下面碰了我一下，我了解地一笑。

大家都喝得有些晃时，磊说：“我看大家差不多了，就散了吧，有什么事儿，明天一早再讨论，好不好？”

大家都陆续地走了出去，泉过来，把上晃的我抱起来，说：“我们先走了。”

第五十九章 我的"性"福生活

我被泉，抱进磊的寝室，看见磊正在床上研究着手里的东西，大着舌头问：“在干嘛呢？”

“哦，这是芸娘让人捎带过来的，你来看看吧，说是给你的。”磊回头说。

泉把我放到床上，我一看，笑了出来，说：“是芸娘给我做的新睡袍，我先去洗澡，再试试。”

泉一听，又抱起我，说：“一起洗吧，我身上也有些粘糊糊的。”

磊拿起那衣服，说：“那就都洗吧，也好第一时间看然穿上它。”

快速洗完后，我把他们赶出浴室，说：“你们在外面等着，我穿好就出去。”

看着他们不情愿地走出去后，我从水里出来，擦干水，把那二件套的睡袍穿上。

里边是用薄薄的浅紫色的半透明的棉纱仿照我原来睡袍的样式裁剪的，胸部还绣上几朵百合花，白色的花瓣正好将透出的二点粉红遮盖住，让人浮想联翩，整个长度垂到脚脖处。

我又把外套拿来，罩在外面。那是浅橙色的锦缎，像浴衣似的对开襟，一条同色的腰带佩在腰间，下摆渐宽，有些像A字裙。长度到膝盖，底边也绣了一圈儿的百合花，与内裙相衬。

我系好腰带，低头看了看，满意地笑了，芸娘这套睡袍做得既妩媚又高贵，还很舒服，我的腰也瘦了下来，穿着好极了。

我脸上带笑地走了出去，边说："怎么样？芸娘的手还真巧呢，样式也好，我好喜欢~"

我不解地看着眼前的两个"木桩"，迟疑地问："不好看吗？不会吧~，那是我穿得不好，不佩这套衣服？"

磊最先反应过来，连连摇头，说："不是，不是，然穿这套衣服太漂亮了，第一次见你穿女装，没想到这么好~。"

泉也接着说："就是，就是，这颜色将然的脸色映衬得红润有光泽，像个高贵的公主，都让我认不出来呢~~"

我一听，开心地笑起来，说："给你们展示一下，里面的吧~"

我将外套轻轻褪到一半，露出里面的睡裙，慢慢转身一周，得意地说："怎么样？好看吧~~"

泉一把抱住我，心急如焚地说："太好看了，太吸引人了~~，然，你在勾引我吗？来吧，这就上床~~"

我不依地挣扎着，说："磊，救我，人家还没美够呢~~"

磊笑着说："然，我也有同感呢，我先出去凉快一下，再进来好了~~"

我不可理喻地看着磊走出去，才反应过来，叫着："不行啊，磊，回来救我~~"

泉笑着将我压倒在床上，嘴、手一齐动了起来，隔着那百合花咬着，手从裙下钻了进去，将我的热情点燃~~

阳光透过纱窗将屋里的一切显露出来，我看着身边两个一脸满足的睡相的男人，拽着薄被将他们露出的结实的上身盖好，迷恋地看着，觉得自己越来越色情了，用双手捂住微红的脸，缩进被窝里~~

一双色色的手抚上我的背，耳边传来泉的声音，“还入你的眼吗？”

身子猛地一翻，就进了泉的怀里，背对着泉，他的炙热贴上了我，我吸了口气，小心地看着那边的磊，大气不敢出。

泉用力一挺，那昂然就从后面滑进来了，他悄声地说：“不想磊知道吗？还怕羞？”

我用手捂住嘴，红着脸，全身紧缩了一下，却将那祸根儿锁紧，它自己在里面震动了两下。

泉深吸一口气，将要冲出嘴的呻吟声咽下，偷吃的喜悦瞬间将他带到最高处，小心地将立即增大不少的小弟抽动着，从后面半侧地看着我的红脸，动情地律动起来~~

我将薄被咬在嘴里，不敢发出呻吟声，这压抑的情欲将我推向最高点，比尽情地发泄更让我激动~~

我累极地睡着了，不知道泉小心地下了床，忙活什么去了~~

我在一片温暖中苏醒过来，身上被温柔地清洗着，背后的轻微震动传来磊的声音。

“醒了吗？马上洗好了，”磊咬了下我的肩，说：“当我是睡猪啊，还不敢叫出来，早听见了~”

我吃了一惊，猛一回头，正好对上磊的唇，他直接上嘴，将我吻得透不过气来~~

我拍着他的胸，勉强分开纠缠的唇，喘息未定地说：“我没发出声音啊，你怎么知道？”

“笨蛋，”他的手向上，握住山峰，笑着说：“你一醒，我就醒了，只是不想让你知道，看看你想干什么，没想到让泉抢先了~~”

我害羞地扭着身体，低声叫着，“你好坏，那怎么没把我救过去，白白让泉给~。我是怕你听到，才没敢动的，真是的~~”

磊嘿嘿地笑着说：“泉也不错啊，知道要准备热水给我们，知道他大哥为什么睡不着~~”

他用力一挺，分身就贯穿了我，我惊叫一声，“我还累着呢~~”就被带进溶浆中，被火热地带动起来，喘息声连成一片，让人听着心痒难耐的~~

终于将这头雄狮安慰好，我也累得差点儿折了腰，被抱上惹祸的床，趴在上面无力再动了。

磊却是满面春风的，用手给我揉着后腰~~

真是让人难以理解，怎么女人就会累得像散了架似的，男人倒可以如虎添翼似的，精神百倍，郁闷！！！

“然，过几天，我们就要辛苦了，不能再这么陪你了，你要凉解一下啊，”磊小声地说：“又是人多，又是荒郊野外的，不方便。”

“啊，”我惊喜地抬起头，一脸向往地说：“那我不是可以不用这么累了吗？太好了~~”

屁股上挨了一巴掌，磊气笑着，说：“竟然这么高兴，真是伤我的小心脏啊~，不如，我们现在多来几次，一次干个够，怎么样？”

我痛苦地呻吟着，说：“不行，我的功力还很低，跟大侠过招实在不够看，等晚辈的功力大进后，再和前辈好好过几回招儿，您看呢？”

磊笑着说：“我可不上当，那不是有一段时间要当和尚了吗？不干，我可不干~，呵呵~，跟你在一起，脑袋瓜子一定得转得快些，当初那个小傻丫头真让人怀念呢。”

终于起床了，已经是晌午了。

我骑在雪儿身上，（没办法，我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力气，）溜达到后花园，婉儿她们早等得花儿也谢了，见我过来，都一脸的暧昧。

我懒散地半躺在亭边的长椅上，看着对面同样无力的未央，相对苦笑一下，用眼睛挤了挤，一切不言中。

珠儿乖巧地拿来水果，说：“然主子，吃个桃吧，可水灵儿呢，又大又甜。”

我窝心地一笑，说：“用小刀给我削成小块喂我，珠儿真有眼力见儿，不像别人。”我白了一眼婉儿，看着她幸灾乐祸的笑脸，就来气。

“婉儿，你笑什么？”我没好气地问，“又没是没尝过，难道说，他不举？”

婉儿立刻红着脸，白了我一眼，又白了未央那笑得暧昧的脸，说：“竟往歪了想，才不像你们呢，一个个的~~”

我心里想：好，让你嘲笑我，今晚我说什么都让你尝尝滋味儿不可，明天换我来笑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是吗?

我悠闲自在地跟他们闲聊着，若雪跟蕊儿谈得很开心，珠儿一边喂我吃着东西，一边还抽空给我捶着腿，真是个好姑娘。

看看日头有些西落了，我们一群吃米的蛀虫晃到饭厅，准备用餐。

我抽空儿把箫叫到外面，小声地说：“箫，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说出来，我让磊给你找个老中医，保证不让别人知道，好不好？”

箫奇怪地看着我，问：“没有啊，你听谁说的？”

“还有谁？笨蛋。”我故意神秘地说：“那婉儿怎么还是黄花闺女呀？真的不是？”我一脸暧昧地说，随即歉意地说：“误会，误会，真是对不住，当我没说好了，我只是有些担心，没什么，真的。吃饭去吧，走吧~”

把箫拽进厅里，装作一副没事人儿似的。

吃饭时，我密切地关注着箫，见他不停地用眼睛瞄着婉儿，心里暗笑：婉儿，接招吧。

好不容易等到了月上枝头，我缠着泉去外面散步~~

泉不解地问：“然，你想去哪儿，说一下，这样乱走，什么时候回去呀？”

“嗯，我突然有事儿想找婉儿，”我装作突然想起来的样子，说：“你陪我走一趟，然后就回去，怎么样？”

泉高兴地抱起我，飞了起来，说：“早说嘛，这样快些~”

我们在贵宾院外落下，泉正要叫出声，我一把捂住他的嘴，小声说：“你带我悄悄地进去，别让人听出来，好不好？”

泉看我一脸的坏水，明白了，也学我的样子，鬼脸一露，抱着我悄无声息地走向一处悠静的角落，小心地贴着窗户停下，我们一起侧耳倾听~~

“三哥，不要了，”婉儿娇羞的声音好像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有气无力地反抗着。

“婉儿，别怕，”箫喘着粗气的声音听起来已经到了要爆炸的最后关头~~

“啊~，好疼~，三哥~”婉儿发出惊叫声，随即一阵的呻吟声响起，伴着箫满足的低吼声，让夜空也暧昧起来，蛙叫蝉鸣声好像突然静止了下来，那勾魂摄魄的缠绵悱恻的呻吟让人想入非非~~

泉那动情的眼神看了我一下，抱起我轻轻地飞了出去，像滑翔机似的，飞向我们的蜜巢~~

第二天，果然不出所料，凉亭里，半躺着三位，婉儿的眼下青青的，小嘴儿也肿着，不敢呻吟地望着天~~

我冲着未央，坏笑了一下，用眼神瞭了一眼婉儿，未央了然地一笑，悄悄地举起大拇指~~

就这样，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事，珠儿和蕊儿，若雪已经习惯成自然地把我们三个累惨的人，归结为“废人”，每天尽心地为我们服务~~

泉，磊，冷魂，箫，每天都神采奕奕地忙活着~~

我的“性”福生活，随着起程日期的到来，也终于要熬出头了。

第六十章 定下盟约

起程的日子终于到了，我谢天谢地的胡乱谢了一通，泉气得追着要打我。

我慌里慌张地乱跑乱跳着，泉在后面装模作样的追着，一路笑声跑到前门~~

“磊，磊快来救我~”我冲向正面的磊，像只猴子一样跳在他的身上，挂着不肯下来。

“泉，怎么了？”磊不解地问道。

“大哥，这丫头居然谢天谢地的盼着走呢，”泉笑着说，“好像我们在虐待她似的，我装着想打她。”

“呵呵~，”磊笑起来，说：“然这阵子是累得够呛，又有些瘦了呢，是我们让她想逃离的，不怪她。”

泉恍然地说："怪不得她这么高兴呢，我们就这么让她想逃吗？"

我朝他吐了下舌头，龇着牙，还上下咬了几下，说："还说呢，一天都不让我休息一下，谁能受得了？"

磊拍拍我的小屁股，说："泉，抱着然，我们这就走。"

泉抱着我，出了大门，直接骑上云，就往前走。

哇，我看着眼前的大队人马，眼花缭乱的。

长长的马车排成一字长蛇，足足有二十辆之多，比我画出的还要完美，霜的能力真的不是盖的。有五辆车有高高的车厢，瞧着好像能住人。其余的马车都装着各种物资，真是准备充足啊。

霜骑着马过来，问我："然，你看怎么样？"

"好，好，非常好，"我连连点头，"真的很好，比我的设想完美多了。霜真棒，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出这么多的车来，真伟大。"

霜挠了下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然，这都是你的设想，我只是改进一下而已，没有你说得那么好，你就别表扬了。"

这时，我看见蛋糕和金星，正拉着一辆马车，问泉："它们能老实地拉车吗？别发起脾气来，跑得无影无踪了。"

泉笑着说："我告诉云，让云跟它们说，拉的是你，所以，它们就听话了，而且，这段时间，阿冬也一直驯服着它们。"

我点了点头，说："我可不要一直呆在车里，我想跟你们一起，泉，行不行？"

"那有什么问题，我还担心你不愿坐在我的怀里呢。"泉心平气和地说，一点儿都不像是担心。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说："你好像并不担心呀？哦，我明白了，你是算准我不会老实地待在车里，是不是？"

他笑了笑，不回答。

我拍了拍云的大头，说："我们去前面，快走吧，云。"

墨云打个响鼻儿后，冲了出去。

雪儿和银焰，一早儿就跑在最前面，带着路。

足足有五、六十人，除了我们这些人外，还有护卫和一些工匠，我坐在墨云的身上，紧跟着雪儿它们，感觉威风极了。

一阵急行军后，晌午时分，我们来到了遇到金星它们时的那片山谷。磊命令大家在此歇息一下，吃午饭。

我独自在队伍里穿梭着，想找婉儿她们。

“然，然，我们在这里~”一声呼唤，从身后的马车里传来，我回头一看，正是她们。

钻进车厢，我发现，里面很舒服，还铺着软垫，车厢两边还有车窗，倒是挺齐全的。

在马背上坐了一上午，腰正好有些疼，也不管是谁的大腿，我一头就倒在上面，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哦，舒服~，”我这才睁眼一看，是若雪，她正看着我笑呢。

“然，你自己本来就有专人的马车，干嘛非要坐在马背上呢？”蕊儿问我，不解地看着我。

“外面空气多好啊，”我笑着说：“而且很威风，后面又有人皮沙发，虽然有些累，但是很过瘾的。下午，你们都试试，真的很好。有好温馨的感觉，好幸福的。”

她们一起羡慕地看着我，连连点头，表示下午一定要试试。

我在车上跟她们一起吃过饭后，就跑出来了，找到了阿冬，让他去通知男人们，下午各自带着自己的女人，或是心仪的女人，一起骑马。阿冬乐颠儿地去通知了。

晚上，在营地，我找到女人们，采访她们的心得。

“怎么样？怎么样？”我在她们身后追着问，抓着珠儿不放手，心知她一定会说的。

“然主子，是有些累，”珠儿红着小脸儿说：“不过，感觉是不错，就是有点羞人的。”

“傻丫头，这是增进感情最快的方法之一，”我点着那个木头脑袋，笑着说：“另一招就是生米煮成熟饭，对不对，婉儿？”

婉儿被我点到名，埋怨地白了我一眼。

我坏笑地走过去，搂着她的肩，小声说：“难道，箫没让你感觉良好？难道，他真的不举？”

婉儿猛地耸肩，把我的手甩下去，说：“就知道是你搞的坏，这下可好，夜夜不停，我的腰还酸着呢。”

“你还怨我，”我怪叫着，“我这就去找箫，告诉他，你对他有怨言，没把你服侍好。”

我转身就走，婉儿连忙把我拉着，甜言蜜语地说着好话，听了半天，我才意思一下的放过她。

篝火升起来了，雪儿和银焰叼回来的鹿、野猪和野兔，也都烤好了，大家围坐一团，兴高采烈地说笑着，一点儿也不没看出累来，可见平日训练有素。

我窝在泉的怀里，吃着他细心撕开的碎肉，看着各位女人也在心爱的男人的服侍下，羞答答的样子，开心地笑了起来。

“小捣蛋，你又干什么好事儿了，这么开心？”泉了然地笑着看我，一副瞒不过他的样子。

“你看出来了？”我眯着眼儿，说：“你看，这些女人已经慢慢地开放了，这样，我就不特别了，多好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家都这样，我才好有搞头的。明白了吗？”

泉会意地笑着，一脸的奸相，说：“那我们再热情一些，给她们做个榜样吧，怎么样？”

“停，”我立刻反应过来，笑着骂他：“你傻呀，自家的事往外张扬，长脑袋了吗？又不收费，有什么好处？”

泉想了想，说：“是有点儿亏，不如我们今晚去马车上睡，好不好？”

我摇着头，说：“我今晚跟婉儿她们一起睡，让她们来我的马车睡，你们这几个男人自己想招儿吧。”

泉哀怨地看着我，一脸可怜相，我毫不动摇。

开玩笑，好不容易摆脱“性”福生活，怎么会自讨苦吃，那我这些天盼个什么劲儿？

晚上，我们躺在车厢里，被隔成二部分，闲聊着。

我身上盖着泉的虎皮披风，身下是那毛皮垫，有些热，还没到冰川呢，泉就把我武装好了。

一脚踢开虎皮，我翻身看着姐妹们，说：“明天，我们就要进入冰川了，你们御寒的衣物都准备好了吗？那里可是很冷的，一直在车厢里，肯定会冻透的，还是在男人的怀里最温暖。”

若雪小声说：“可是，我跟霖还不太熟，这样好吗？”

“不熟，不可能吧？”我笑着说：“那晚上是谁那么含羞带笑的，在俊小伙的服侍下，吃得那么开心？”

“哎呀，不理然姐了，”若雪把身子一翻，就转了过去，嘴里嘟囔着：“说得这么露骨，真是的~~”

我坏笑着，说：“你就不怕这么说我，会跟婉儿一个下场吗？别说我没提醒你。要不，你先跟婉儿取取经，有些经验好，免得喊疼。”

“大嫂！”一声大喊，婉儿突然坐了起来，在车窗透进的月光下，双目放光的虎视眈眈地瞪着我，咬牙切齿地问：“你还听到什么了？”

我装作害怕的样子，小声地说：“没有，没有，这只是常识而已呀~，难道你真的喊了？”

婉儿“呼”地躺下，呼呼地喘着粗气，一个字都不敢说了。

若雪迟疑了一会儿，小声地说：“婉儿，你能告诉我吗？我有些害怕呀，真的~~”

婉儿突然爆炸了，“啊~”地长叫了一声，车外传来箫的担心声：“婉儿，你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我突然笑出声，说：“箫，你怎么会在外面？是不是担心婉儿没有你睡不着？”

婉儿怒不可遏地说：“大嫂！我可是你的小姑子，你都不向着我吗？”

箫在外面问：“婉儿，你受欺负了吗？”

婉儿气急了，一推车门，对着箫说：“三哥，你现在离开三丈远，就一切没事儿了。听没听到？”

“啊？哦，好的，你别生气，我这就走。”箫不解但还是好脾气地回答着，听出来是往远处走了。

我抱着若雪，把头埋在她的背上，闷声地笑着，眼泪都笑出来了。

除了婉儿，其他人也终于明白过来，一起小声的羞笑着，不敢像我那么大笑。

婉儿长长地呻吟了一声，说：“大嫂，你就饶了我吧，求你，求你，求求你，好不好？她们还是小姑娘呢。”

“除了若雪，我想，其他人就算还守身如玉，也是只有最后一道防线了，是不是呀，妹妹们？”我有些威胁的口气，让她们不好直接反对。

“看吧，婉儿，”我得意地说：“我说什么来着，都这样吧，等建好新家，把你们都嫁出去，一起来个集体婚礼。我在泉家一起办过二份，现在来个四份的，想着都过瘾。”

其他人都没出声，看来是默认了。

我想起来，问着若雪：“你要是在这边成亲，你的父母会同意吗？不如，我替霖去提亲，你说好不好？”

若雪小声地说：“我父母身边还有哥哥，上面还有个姐姐没嫁人呢，没事儿的，他们会同意的。”

我兴奋了，爬起来说：“那就这么定了，我在新家给你们都建出一栋房子来，那儿的风景很美，你们一定会喜欢的。好不好？不出声就是答应了，我数三个数；一、二、三，拍板，就这么定了。”

四女都没出声，我就这么定下了。

“睡觉、睡觉，明天还要赶路呢，”我趴下来，老实地睡了。

第六十一章 再回温泉

我们在车厢里把冬装都换上后，又都钻出来，互相打量着。

婉儿一身利落的戎装，腰间盘着丝带，短剑斜插在丝带上，长统的鹿皮靴，一件红狐披风搭在肩上，英姿飒爽的，一看就是位武功高超的女侠。

若雪也不差，紧身的红色缎面小夹袄，下面是小红布的棉靴，外罩白狐披风，红白相配，俊俏可人。

蕊儿是可爱的一身紫貂皮的小袄，下面是同色的皮裤，两把长匕首插在皮靴上，天真无邪。

珠儿就差多了，由于家境原本就不好，再加上被嫣儿苛扣，只穿着一套普通的棉衣，虽然是缎面，但是一看，就有年头了。她正有些羞愧地低着头，小脸儿有些红。

我暗暗责怪自己，为什么粗心大意地没有想到这儿。随即将我的黑白毛背心脱下来，穿在珠儿的衣服外，笑着说：“我已经有披风了，这背心用不上，你穿着吧。真好看，珠儿比我穿着好看多了。”

珠儿愣愣地看着身上的背心，眼圈红了，刚想说感激的话，我就转身冲着露大声地叫着：“露，快过来，看看珠儿漂不漂亮？”

把珠儿推到我身前，露也过来了，一脸的惊喜，说：“真漂亮，让我都认不出来了呢。”

我笑着说：“那还等什么？珠儿就交给你了，可不能冻着她呀，不然，唯你事问，听到了吗？”

露兴奋的一把将珠儿拽上马，笑着说：“放心吧，就交给我吧。”

我一看，那些男人们都已经换好衣服了，个个都是毛皮披风，只是品种不同，这就看出档次了。

泉策马过来，说：“然，上来不？”

我伸出手，泉向下弯着腰，稍一用力，我就坐在他怀里了，笑着对下面的三位美女说：“还不快找自己的男人，磨蹭什么呢。”

这时，那三个男人也过来了，除了箫，都惊艳的看着暗定下的自己的女人。

我一笑，对泉说：“未央呢，我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泉把我的虎尾帽扶正，笑着说：“当然是在他二哥怀里了，你还怕丢了不成。”

我又看了看马车，都已经安上滑板了，跟我预想的差不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

我催着泉快走，泉不舍地看着我，悄悄低下头，小声说：“先让我吻一下，我都想你了。”

我顺从地吻上他的唇，与他交溶在一处。

霖的笑声传来，“好羡慕啊，真是让人妒嫉哟~”

我伸出头，指着若雪，说：“自己怀里抱着一个，还羡慕别人，不知道那是个美女吗？傻男人。”

若雪的脸一下就红透了，白了我一眼。

霖低头沉迷地看着她的小红脸儿，情不自禁地吻上若雪的唇~。好久才抬起头，见我们还在旁边睁着大眼儿地看着，失笑地说：“干嘛，怎么还没走？”

泉回嘴道：“许你们看我们，就不许我们看你们的，有这样的不公平的事儿吗？”

我大笑的拍着手，说：“老公，说得好，说得好。”

若雪这才反应过来，呻吟一声，将头埋进霖的怀里，不再出来。

我笑着说：“不是我，你现在哪有美人抱？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霖看着怀里的若雪，笑得嘴都合不上了，连连冲我们点头告饶，用嘴向前噘着，暗示我们先走一步，他还有事儿没处理完。

泉冲他奸笑一下，伸出大拇指后，就带着我先走了。

半个时辰后，霖才抱着若雪追上队伍，若雪的脸一片嫣红，久久不去。

由于这次告诉雪儿直接去温泉，所以我们只急赶了二天二夜，在第三天黎明时分，来到了温泉。

温泉那儿已经大变样了，已经有些人在收拾野草、灌木丛了，整理出一大片的空地，好在那些百年大树都在，让我的心里好过一些。

泉看着我的表情说："你不是舍不得那些大树吗？我已经让天胜不要乱砍了，还满意吗？"

我感动地看着他，问："你早就让天胜过来了？"

泉点点头，说："不然，我们来这么晚做什么？当然是等把这里的准备就绪才好动工啊。现在是夏末了，要抓紧时间才行。"

我看到天胜了，高兴地跳下马，冲他跑过去，嘴里喊着："天胜，我好想你呀！想死了~~"

泉在后面笑着说："就不能换个词，每次都这么说，真没新意呀~"

天胜一看见我，也高兴地跑过来，不曾想我脚下一拌，就冲着他飞扑过去。

"然，你也太热情了吧，"天胜看着压在他身上的我，无耐地看着泉，说："少爷，这可不能怪我，你也看到了，是然主动的~~"

泉笑着踢了他一脚，说："什么主动，好像是然看上你了似的，"伸手把我抱起来，对着天胜说："让你准备的都好了吗？"

天胜大声地说："是，少爷，已经都准备好了。"

泉很满意地点点头，说："你辛苦了，去吧。"

冷魂终于带着未央出现了，对我说："大嫂，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请吩咐吧。"

我冲着未央笑笑，对冷魂详细地讲起了我又临时有些改动的计划。

冷魂一边听，一边惊奇地看着我，终于憋不住了，说："大嫂，你想累死我，是不是？虽然计划真的很好，但是工程量太大了，我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

我看着泉，说："不能多找几个老工匠吗？这样，每人负责一个项目，冷魂来负责全部的规划，同时动工，分批收工。先完成的，再加入到大的工程里面，会越干越快的。"

泉点头说："这个计划可行，我们带来的工匠里有不少是有丰富经验的。冷魂，你就负责把工作分配下去吧，毕竟你说的都是专业语

言，比然要好得多。”

一切就绪，我突然发现磊好长时间不见了。

我像只无头的苍蝇一样乱转着，累得气喘吁吁，爬上温泉上的高地，就是我们上次待过的那个高坡。

我趴在草丛中，逐渐平稳了气息，无聊地翻个身，吃惊地看着磊突然出现的俊脸，大叫道：“我找你都找得累死了，你干嘛去了？”

磊嘿嘿地笑着，把我搂进怀里，说：“我当然看见了，只是想确定你究竟多长时间才能想起我，才一直没出现的。”

我捶着他的胸，不依地说：“你坏，你好坏，我不干，你怎么赔偿我？”

“那还不是你一句话吗？”磊笑着说：“你想怎么样都行，我都依你。”

“真的？”我狡猾地问：“什么都行？”

磊不觉得正在上当，说：“当然，我的全部家产都给你，好不好？”

“我要它做什么？”我不屑地说：“都给我，好让我挨累吗？我才不要呢。我~~啊，再收两个美男就好了，这可是你同意的，不许反悔~~”

我咯咯地笑着，看着磊突然严肃的脸，笑够了才说：“骗你的，还真信了？有你们两个，我都累得要死，再来，我不是脑袋进水了吗？玩你呢，老公~~”

磊长出一口气，脸色缓和下来，掐着我的脸，威胁着说：“你要是敢再收男人，我就让你天天下不来床，别人根本就排不上号。你这个小丫头，敢骗我，我咬死你~~”

大嘴一张，将这几天的空虚一起惩罚在我的小嘴儿上，我无助地呻吟着，溶化了~~

工程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我每天有好的点子就跑去告诉魂，而魂就会及时地做些调整。

我主要是对我们的小楼感兴趣，磊也把跟我形容的“地热”，跟魂非常仔细地解释了一下，并把一起带来的那些管子拿给魂看了看。魂

叹着气，说：“大嫂，你真是玩死人不偿命啊，怎么会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

“这有什么，我们家乡比这高档的，有的是，我还没全说呢，”我嘟囔着，不理他们了，出去找人玩儿。

我一路找着婉儿她们，来到温泉边，看到她们正在水边洗着衣服。

我不禁有些不好意思，走上前，拿过一些衣服，也开始洗了起来。

“然主子，”珠儿一回头，看着我也在洗，急忙说：“然主子，这种小活不用你，有我们来，就行了，你快放下吧。”

我笑着说：“怎么，怕我洗不干净？没事，我什么都会干的，没什么。”

我熟练地洗着，若雪见了说：“然姐，你还真让人意外呢。我以为，以你的个性，不会干这些事儿呢，没想到，干得还不错。我刚开始就洗不干净呢，跟珠儿学了一会儿，才算是出徒了。”

我笑了一下，用力地洗着，突然想起上次的水煮鱼来，对婉儿说：“你一会儿洗完衣服，去多抓些鱼来，我们今晚来个鱼宴，好不好？保证你们下次还想吃。”

将洗净的衣服在矮树丛上晾晒好，我们就一起去温泉下面的小溪里抓鱼。有了婉儿的长丝带和蕊儿的匕首，我们很快就收拾好一大堆的鱼，人员太多了，鱼少了也不够吃。

叫来几个护卫当力工，把这些鱼用大铁锅抬回了营地。支起火，在珠儿的帮助下，我们一共用六个大铁锅同时熬着浓香麻辣的汤，一会儿，香味就飘了出去。

这时，离太阳下山已经不远了。我让人去找大家来吃鱼宴。其实，不用叫，大家闻着香味，心里早就感到饿了。

不用多说，大家各自搭伙找到个大锅就吃了起来，我们几个不停地往锅里添加鱼肉，磊见到了，说：“让这些男人自己动手吧，你们过来一起吃吧。”

我们回到磊这边圈子里，亲近的人都在，殷切的男人已经准备好喂自己女人了。

我看着大家吃得直吐舌头，却还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夹着鱼肉的样子，虽然累，但却很满足。

磊笑着往我嘴里喂着鱼肉，说："然，你的手艺不错哦，还有什么，哪天再露一手，让我们过过瘾，好不好？"

我谦虚地说："这是婉儿她们帮我的，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样吧，我明白让雪儿多打些猎物，晚上我们炖肉吃，怎么样？"

大家一致点头同意，嘴里还不停地吃着~~

(昨天手指头受伤了,五一劳动节嘛,干了点儿小活,结果~~.哎,虽然今天只能上传一章,但这可是我的血书啊,一直写到今晨二点二十三分,才完成的,望各位上帝体谅一下下,我好可怜啊~~~~~~~)

第六十二章 我们去打猎

第二天，婉儿、蕊儿和我，三个人带着雪儿和银焰去山上打猎，留下若雪儿珠儿在营地帮做饭的家仆准备好要用的东西。

我们坐在拉货的马车里，蛋糕和金星在前面拉着车，尽力跟上雪儿和银焰。

只一个上午，我们的收获就很丰富。雪儿和银焰的能力充分得到发挥，热情高涨。

我们的身后车厢里已经有二只野猪，二只狍子，一只鹿，三只野鸡，五只野兔，雪儿还在疯狂地追逐着猎物。

"雪儿，雪儿，回来吧，已经够用了~~"，我双手拢在嘴边，也不怕惊扰猎物了，大声地呼唤着雪儿。

从远处树林里，传出来银焰的嚎叫声，好像正在激烈地搏斗着，偶尔夹杂着雪儿的低咽着，我连忙让金星往那边跑过去。

转过一个弯儿，看着在林中的空地上，雪儿正死死地咬着一头野牛的脖子不放，全身的重量都压在野牛的脖子上，四只利爪勾挂在野牛的前身上，银焰正在狠狠地叨住牛嘴不放，跟雪儿一起，配合默契地想把那头足足有一千多公斤的庞然大物给拖倒。

可是，那头野牛怎么甘心束手就擒呢？奋力地想摆脱这两只猛兽的利口，想甩开它们后夺路而逃，低声吼叫着，左右摇摆不定地挣扎着，甩着头~~

银焰咬住的地方被野牛奋力挣脱的力道给撕裂开，它向一边滚了过去~~

雪儿虽然身长已经有二米多了，但是跟这头蛮牛相比，还是小很多，正奋力地与之拼搏着~~

我看了婉儿一眼，说：“你快帮雪儿一下吧，不然，雪儿有些吃力。”

婉儿早就将短剑握在手里，听我一说，一个大鹏展翅腾空而起，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头朝下地落向牛头的另一面，顺势短剑划开牛脖上的大动脉，不等血溅出来，婉儿一个燕子抄水，将身子调过来，右脚一点牛身，轻灵地又飞上天空，漂亮的在空中翻个720度旋转后，落在我身边，大气都不喘一下，好像根本没出去过似的~~

这时，那头野牛才长长的嗥叫一声，从脖子处飞喷出一道血泉，巨大的身躯缓缓地倒了下去，四肢还微微抽搐着~~

我张着大嘴，看着婉儿，一脸羡慕地说：“教我、教我、快教我~”

婉儿呻吟一声，无耐地说：“又来了，又来了，求求你不要折磨我了，我对你真的无计可施了，饶了我吧，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天真？要是有办法，师父早就教你了，根本用不着我，你的明白？大嫂~~”

我一脸失望地说：“真的没办法了吗？我好好羡慕啊！！！真想也有这样的轻功~，哇，飞来飞去的~，多爽！！！”

婉儿摇着头，感慨万端地说：“你还是看看你的宝贝雪儿打的这头大家伙吧，我们怎么把它弄上车才是正经事儿，”她把我的头用手向旁边一推，我的目光呆滞了~~

看着那巨大的身躯，拍了拍雪儿向我来邀功请赏的大头，有气无力地问着雪儿，说：“好孩子，你真棒！不过，我们现在怎么把它抬上来呀，这车里已经没什么地方放它了。再说，我们也搬不动它呀？”

雪儿回头看了看，冲着银焰呜咽了几声，好像在交待什么似的，银焰点了点头，飞奔了出去~~

我目视它的背影，反应过来，说：“雪儿让它回去找人了吗？真聪明。”

雪儿点着头，一副骄傲自满的样子，把我们都逗乐了。

反正也走不了，我们分头在这片林子里找着，看看有没有野果一类的东西可以带回去。

雪儿跟在我的身边，不放心我一个人走。也是，只有我没有武功，是个小累赘，认命吧，我骑在雪儿的背上悠然自得地东瞧西望的，倒是不累。

我突然看见一棵野枣树，上面结着青里泛红的拇指大小的长枣，在风中摇曳着，在勾引着我去摘它们。

也是，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早晚的空气都冷了很多了，看树叶有些已经泛黄了，想是近晚秋了，各种水果基本上都已经下来了，这枣应该是可以吃了。

我从雪儿身上下来，跑向那枣树，想爬上去摘，就听雪儿在后面叫了一声。

我回头一看，雪儿向我冲过来，我往后一闪，它就撞上那棵枣树了~~

“雪儿，你怎么想不开去撞树呀？”我大惊失色地喊着，刚想扑上去，看看雪儿有什么事儿没有，头上就被砸了好多下，捂着头一看，地上铺了一层的枣~~

“雪儿，你真的好聪明呀，”我高兴地大叫着，连忙用衣服下摆盛着我拣起来的大枣，还忙里偷闲地尝了几个~~

“唔，真好吃，又脆又甜的，雪儿，你也尝尝，真的不错耶~”我叫着，一脸的欣喜。

衣摆里实在放不下了，我掂了掂，足有二十来斤。把雪儿叫来，骑上它，就往回走了。

到了马车那儿，婉儿和蕊儿还没回来。我把大枣倒进前车厢里，又骑着雪儿回去兜了一下子的大枣回来。

这回，婉儿回来了，她也用衣摆兜着不少上次泉给我摘的碧螺果，正在等我们回来。

“哇，婉儿好棒啊！”我眼里只看到的那好吃的碧螺果，拿起一个，用衣服擦了一下，张开大嘴就吃上了，三、二下，就只剩个果核了。

“慢点儿吃，没人跟你抢，”婉儿笑着，不忍见我的吃相那么狼狈。

“你不知道，婉儿，”我咽下嘴里的果肉，说：“泉以前给我摘过这种果子，好好吃的，你吃过了吗？”

婉儿笑着说：“我吃了一个，觉得味道不错，就多摘了几个，多亏我的丝带够长，不然，还飞不上去呢，好高的。”

“是呀，是呀，”我连连点着头，说：“泉每次都能看出来很累，可是他看我爱吃，都摘好多给我留着呢~。好想他啊，要是他在这儿就好了~~”

“谁这么想我呀？是不是我的然儿？”泉的声音伴着马蹄声传了过来。

我惊喜地回过头，一看，真的是他！

我张开双臂，跑着迎向他，高兴地叫着：“我的男人，哦，是我想你了，想死你啦~~”

泉飞奔过来，一把将我拽上马背，笑着说：“我来了，就知道你在想我~~”

从后面传来假装的呕吐声，箫笑着说：“这才分开一上午，就这样了，真是让人恶心啊~~”

我伸出头，怒视着他，心里一转念，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含有深意地问：“箫刚才好像要吐，这会儿子又说恶心，是不是有了？不对呀，那也应该是婉儿恶心才对吧。莫非，箫是替婉儿恶心的？”

婉儿在后面听到，急忙说：“三哥，你可别乱说话，小心大嫂把你卖了，你还替她数钱呢！”

我回头冲婉儿‘开心’一笑，说：“婉儿，再说一遍，你刚才表扬我的话，我太激动了，没听清。”

婉儿大惊失色地说：“没有，没有，我什么都没说。我刚刚说什么了？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我笑着说：“你们师兄弟还真是犯同一个毛病呢，真是同心，啊？”

泉好笑地看着婉儿敢怒不敢言的表情，对我说：“然，别跟他们一样，我们的然是大度的，让他们看一看，好不好？”

我想了一下，笑了出来，说：“我真的有那么让人害怕吗？我怎么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呢？”

泉乐出了声，说：“当然，我的然当然是个十全十美的大好人，谁敢说个不字，我可不会饶了他！”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指了指让我们女人头疼的那头巨牛，说：“我们雪儿多厉害，打了这么个庞然大物给你们改善伙食。去吧，把它放在箫的马车上吧。”

“哇，这么大？怪不得银焰回去找我呢，”泉吃惊地说，回过头对着箫说：“这下，我们要是抬不回去的话，我们的女人一定会嫌我们不是男人，下来吧，还愣什么呢？”

这时，蕊儿也回来了，兜着很多的柿子，黄橙橙的，十分诱人，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美美地吃了起来，还让着婉儿~~

他们俩运足劲儿，把那头野牛终于搬上车，那车轮一下就沉进地里一小块。我们互相吐了吐舌头，赶着马车回营地了。

我坐在泉的怀里，吃着果子，说：“你得帮我把这些猎物的皮扒下来，还要分割成小块，把血水都泡出去再炖才香呢。知道吗？”

“是，娘子大人，”泉痛快地答应着，说：“把天胜，霖，露，霜，都叫上，人多好干活嘛，再说，这么多，晚上就要吃，就不能让他们吃现成的。你说呢，然？”

“好，有我的作风，”我表扬泉，还亲了他一下，以作为奖励。

有了好几个高手的帮忙，很快的，各种肉块就新鲜出炉了，被我指挥着泡进清澈的溪水里，无人工的冲刷、浸泡。

看着日头，我带着婉儿她们去看珠儿她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嗯，不错，可以让男人们把泡好的肉块拿过来下锅了，”我点头说：“婉儿，你监督着，让他们在每口锅里都要放进兔肉和野鸡肉，这两种肉跟别的肉在一起炖是最好吃的，我先把调料放进锅里。”

婉儿转身离去，我忙活着，一边还要用勺子舀起一点儿尝尝味儿。

麻辣炖飘出的香气让男人们都停下了忙碌的手，向这边张望着，一副流口水的样子。

我笑着大喊，“开饭喽，开饭喽，今晚随便吃，有的是，管够造儿！”

汉子们争先恐后地跑过来，有的还心急地用轻功飞来，让我们乐的合不拢嘴，一身的疲惫不翼而飞，张罗着，把餐具发下去。

等到大家实在吃不下去时，野牛肉还剩下一半呢，连雪儿和银焰，都老实的趴在地上，撑得走不动道儿了。不过，它们吃的是不辣的，麻辣的口味不适合它们俩儿。

我看了看大家，说：“剩下的肉放在溪水里冰镇着，明天还能吃，你们说是晚上吃，还是什么时候吃好？”

大家一致通过，还是晚上吃，比较好，可以直接睡觉休息，那才解乏。

我跟着磊回到我的马车上，感觉身上汗流浃背的，难受死了，说：“我想去泡温泉，你给我放哨，好不好？”

磊笑着说：“我们一起洗不好吗？我好长时间没跟你一起洗了，好想念呢。”

我说：“不好，我要把婉儿她们都叫上，她们今天都累够呛了，也应该放松一下，你跟其他的男人们一起洗吧，直接给我们放哨。”

磊想了想，吩咐阿冬，赶快去通知那些男人女人们。

我和女人们叽叽喳喳地泡在一处水湾处，有高大的岩石隔开男人们，草地上有雪儿和银焰，在把守着，万无一失的。

“哇，真舒服，珠儿，怎么样？”我兴奋地问着珠儿。

“真好，然主子，”珠儿开心地笑着说：“不过，那些男人们不能过来吗？万一~，那我们怎么办好？”

“放心吧，珠儿，”我坏笑着说：“如果是你自己来，那露有可能会过来，但是我们这么多女人在一起，那些男人们当然不会让别的男人看见自己女人的裸体。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大家一起来的原因，明白了吗？”

“大嫂，”婉儿笑着对我说：“你的心思都是怎么转的，居然连这个都想到了？我真是佩服啊。”

若雪和蕊儿都红着脸，说：“那要是哪个男人要我们单独来洗呢？我们又不懂怎么拒绝，怎么办？”

“小傻瓜，要是你想跟他那个的话，你就来，”我点着若雪的头，说：“如果不想，就说已经跟我约好了一起来，他就不敢这么做了。除非，这个男人不怕我整他，知道吗？”

若雪点头，一副受教的样子。

我接着说：“当然，如果你自愿，那我就管不着了，先上车后买票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了，自古有之，就不差你一个了。”

若雪红着脸，小声地说：“我没那么想，然姐。”

泡够了，我们一起穿好干净的衣服后，在这边喊着那边的男人们，一起回去了。

（至于，都是怎么个睡法，我就不多说了，各位看官自己去琢磨吧~~）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会尽快恢复速度的,争取明天就上传两章,是你们给我的动力哟!!!!!)

第六十三章 新家落成

一转眼，从到这儿的时候算起四个多月过去了，天气已经转冷了，树叶已经都开始飘落了，我们的新家已经初具规模了，只有一些收尾的工作还在继续。

我在我们独立的别墅里上下的乱跑，看看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趁着冷魂还没走，让他赶快给我加上。

整个宅院是按照我在现代世界里那种高档别墅小区设计的，最高地势的小楼就是我们三人的新居挨着温泉,与旁边的高地相邻着。往下，依次是若雪他们的新家，分为二排，共四栋，每栋是四个单元，都是小别墅的样式，独门独户的。一些大树也在其间被合理的利用。这样，除了长住的，偶尔来做客的人，也都有现成的家可以住了。

再往下，是一个综合大楼，所有的办公都在那里工作，而且，有一个超大的宴会厅，平时作为工作餐厅，有大型活动时，也可以作为会场。

继续向下，是在主通道两旁的工作间，也就是作坊。我想将芸娘的绣坊移居过来，加大工作力度，多加人手，成立一个专业的服装厂，不只是为全家人服务。这样，既能方便家人，同时还能多创收，

将只是消耗改为盈利，减轻负担。虽然，泉并不在乎这些开销，但还是很支持我的想法。

另外，还为府里的人专门盖出一片住宅区，有家室的人，可以分到一个二居室的套间。还在单身的人，都有单人公寓可以居住。有特定的人，管理这片区域。

至于马房，我将它设在离小溪不远的地方，包括那些马车和各种物资的库房，让磊把这里交给阿冬管理。也算是让他锻炼一下，有个机会展示一下能力。

我在新居的顶层的大露台上，向下俯视着，满意的点着头，冷魂从顶层另一侧的主卧门里走了出来。

“怎么样？还入我那要求高的大嫂的眼吗？还满意吗？”他笑着问我，走到我的身边。

“好，太好了，你真的有这方面的天才，”我连连点头，说：“想不想考虑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生意？我们那儿的房地产很火呢，开发商都成了大款，好有钱的。”

“嗯，老实说，我没太听懂，”他用手摸了一下鼻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哦，我忘了，”我打着哈哈地说，又详细地给他解释了一遍后，对他说：“你以后就不用再做杀手集团的老大了，（我已经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而且这也是一个正当的买卖，你和磊、泉，可以组成个大的商贸集团，就算不合在一起，互相配合也是很强的。你考虑一下，真的很好。”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说：“你要不要考虑加入，毕竟你的那些想法，一般人是不会想到的。”

“不，”我一口回绝，说：“那多累呀，我也不想做什么女强人，磊他们也许会埋怨我没时间陪他们的。我只要偶尔给你们出谋划策就好了，执行由你们来，就好。”

“你好奸诈，”他笑着说：“自己作威作福的，让我们去冲锋陷阵，为你卖命地赚钱，你好贼呀，然~~”

“那你想让未央每天出去忙碌而没有时间陪你吗？”我笑着反问他，接着说：“我的个性就像一匹野马一样，喜欢无拘无束，不然，我

在家乡也不会工作过二、三年就回家闲待着了，早成了商场女强人了。”

我看着露台旁边那随着一棵高耸的大树盘旋向下的楼梯说：“你的想法真得不错，我原来以为你会把这棵树包在屋子里，没想到，你居然是这么利用的，比我的想法要好多了。这样，每一层都独立起来，像我们那儿的防火梯，上面的树冠还非常遮阳，比温泉边的这块高地还高出半层来。”

我看了看那块高地，紧挨着我们的新居,在楼梯的另一侧，回头对他说：“你能不能在这里加上几级台阶，这样，我在顶层就可以直接去那边玩了，我想在那上面多建个凉亭，平时跟婉儿她们在那里闲聊，风景也好看。最好再建个树屋，行吗？”

“当然，你的想法太好了，我原来怎么没想到呢？”他用力地一拍头，高兴地叫了起来，像个小孩子似的，连忙跑回去，找人加工了。

磊从楼梯处上来，一脸疑惑地问我：“魂那小子，怎么那个样子就跑了？是不是你又让他吃苦头了？”

我等他过来后，依偎在他的怀里，笑着说：“我就这么让人害怕哟，真是让人伤心呢。你看他不是一脸的高兴吗？”

“是呀，所以才奇怪的，”磊搂紧我，把下巴抵在我的头上，说：“我还以为他受的刺激太大了，你的功力又上升了呢？”

我笑着用手在他的腰间掐了一把，说：“我要郁闷死了，在你的眼里，我已经是这样一个人见人怕的魔头了，是不是？”

“小捣蛋，还不让人说吗？”磊含笑地亲了我一下，说：“你还满意吗？”

“怎么你们兄弟都是一样的问话，连个样儿都不换，”我笑着说：“拜托，好孬换个词儿，也成哟~”

“不过，魂的能力还真是不错，”我低头向下看，接着说：“这么高的楼，在我们那足有五、六层楼那么高，而现在算上顶层的主卧才有四层，超好的，一点儿都没有憋闷的感觉。”

“你要不要去低层，看看我给你新建成的温泉池，很不错的哦~”他边说边抱起我，顺着旋转的楼梯向下走，一点儿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我搂着他的脖子，咬了他的耳朵一口，接着说：“怎么，听我表扬别的男人吃醋了？”

“嘿嘿~，你要是这么说，我就认了，”磊腆着脸，说：“你一会儿也要好好夸夸我才行，这可是我专门为你打造的，一定要捧场才行啊。”

我一脸的期待，点了点头。

哇，真的好让人感动的说，这真是个超豪华型的温泉池，像个游泳池一样，四周都是大理石铺地，已经清理得干干净净，在阳光的反射下，泛着荧光，与热气腾腾的池水相称，一静一动的十分和谐。

我下来，细看，大理石外都是原木的地板，脚下传来丝丝热量，我惊喜地回头问：“地热成功了？”磊笑着点头不语，深情地看着我。

站在地上，环视着四周。一个大屏风将整个空间隔开，三分之一处，是个休闲区，从大大的窗户透过来的阳光斜射在围成一圈儿的四张软塌上，中间是个四方的地桌。

我来到一处垂着长丝帘的软隔断，撩起一看，是个更衣室，里面靠墙是一排简单的衣柜，没有门，简洁大方，还细心地摆上座椅。

真的，真的让我好意外，我的眼圈儿有些红了，这一切与我的设想太接近了，自然而然却透露出豪华大气来，让一切又不简单了。

“磊，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样的？我没细说过啊~~”我回头看着磊，一脸的激动。

“怎么红眼儿了？”磊笑着用手抚摸着我的脸，说：“我感觉你会喜欢的，一直没让你来看，就是想让你惊喜一下。看来，我很成功，是不是？”

“嗯，”我有些哽咽地说：“好让人感动，真的，让我都想落泪了。”

“不要流泪，这是老公应该做的，不是吗？”磊深情地说，缓缓地低下头，吻上我~~

良久，他抬起头，说：“我们去试试水，好不好？”

我点点头，说：“当然好，不过，现在是白天，万一有人来找你，能好吗？”

磊笑着说："我已经吩咐好了，不许来打扰我，而且，我连衣服都准备好了，才去找你的。"

我打了他一下，说："你这个老狐狸，也会算计人了？真是没看出来呀，平时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都是这么骗人的吗？"

"然儿，我可是四个多月都在清修禁欲呢，"磊边说边给我脱着衣服，讨好地说："你每天都把婉儿她们几个拢在身边，以为我猜不出来什么意思吗？你每天都那么累，我也不忍心让你晚上再劳累过度了，你真的感觉不到吗？"

磊已经抱着我顺着台阶走下水，热流包裹着我们，我动情地吻上他，与他缠绵在一起，让他无限地发挥着，尽情地投入比水还热的洪流中不能自拔~~

慵懒地让磊抱上顶层，我们的大卧室时，都有些气喘吁吁的。我躺在熊皮垫上，枕着磊的肚子，说："泉是不是该回来了？走了好几天了，芸娘也该到了吧？"

"真是让人郁闷哪，然~，"磊拉着长声说："看来，我还没让你尽情累透，是不是？还有余力关心别人，我是不是应该再继续？"

"啊，不要了！"我大叫道："再来，太阳就落山了，我还要和婉儿她们去准备晚餐呢，请别害我，拜托~~"

磊笑着说："逗你的，来，睡一会儿吧，我搂着你。"

调整了一下身子，我枕着磊的胳膊，一会儿就睡过去了，磊也跟着睡了。

舒服地伸了个懒腰，发现外面已经暗了下来，我机灵儿了一下，马上爬起来，就想往外跑~~

"去哪儿？"一只大手把我轻易地又拽了回来，倒在温暖的怀里。磊不太高兴地问："那么急，做什么？"

"做什么？天都这么晚了，应该让大家吃饭了，我还没准备呢？"我又要爬起来，一边挣扎着说。

"已经送来饭了，你就吃现成的吧，"磊指了指放在另一边的托盘，说道。

我这才看到，一下反应过来，问："那她们不是知道我在跟你睡了吗？哎呀，会笑我的。"

“笑什么？我们是天经地义的，有什么好笑的。”磊掐着我的脸，说：“已经差不多要完工了，你就让那些苦命的男人们去做自己爱做的事儿吧，别再像个鸡妈妈似的，保护着她们了。我已经给他们分好房子了，乖，快吃吧。”

我想了想他们被累得惨兮兮的样子，笑了起来，说：“只要不是强迫的，我没意见。不过，我明天会去问的，如果有这样的，我一定不会原谅的。你可要为我撑腰啊，听到没？”

“是，我的娘子，”磊笑着说，把饭菜拿过来，喂着我。

我们这边甜甜蜜蜜的，吃完饭，盖着磊的披风又温存了一番后，紧搂着睡了。

另外的五个小别墅里（包括未央他们），激情火辣的夜生活才刚刚上演，各有不同地展现着，还有偶尔的呼痛声响起~~

第六十四章 意外地回娘家

最近几天，我心绪不宁，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似的，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强烈到我今晚午夜时分睡醒后，就睡不着了。

我悄悄地钻出磊的怀抱，披上我的雪狐披风，走出卧室，来到露台上，抬头看着皎洁的圆月挂在深蓝的天空中，长叹了一口气。

夜风已经很凉了，我搂紧披风，好在刚才出来时穿上一件锦缎的棉袍，还可以抵御。

我漫步地走上魂已经为我加上的台阶，来到高地上，走到那块大石头旁边，轻轻地靠在一侧，向下俯视着温泉，静静地发呆~~

手腕上传来热流，有越来越热的趋势，而且已经微微震动了，让我回过神来，低头看着。混沌镯发出越来越强的紫光，渐渐把我包围住，我愣住了，根本没察觉自己已经向温泉上方飘浮过去~~

“然，你要去哪儿？”磊那急切的声音将我唤醒，我回头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

“你要回去吗？”磊大声地喊着，有要扑过来的意思，说：“带上我，不管去哪儿，我都跟你去！”

“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我慌乱地摇着头，说：“你不能跟我一起走，泉还没回来，我们都不见，他会精神崩溃的。你要留下

来，不管我去哪儿，我都会再回来的，相信我，磊，我会回来的，一定~~”

紫光突然强了起来，看着磊焦急万分的脸，我心疼地大声喊着：“等我，我会回来的，一定，我保证~~”

身边的一切模糊了，我也昏了过去，只是在心里一直想着：我会回来的，会的~~

再次睁开眼睛，我发现自己居然在父母家里的露台上躺着，不可思议地用手捂着嘴，看了看身上，一切都好。

我站起来，想了想，苦笑着说：“想回来时，回不来，没想时，它倒让我回来了，真是事事难料啊~。也好，我这几天的心情很糟，只怕是想念父母了吧，顺其自然好了。”

“老爸，老妈~，”我轻声地叫着，用手敲打着落地的玻璃门，怕半夜三更地打扰到邻居。

门里传来老爸颤抖的声音，“是谁？是小然吗？你的魂魄回来看我们了？”

“老爸，开门，我没死，真的~”我哭笑不得地说。

门轻轻地开了个小缝儿，老爸探出头，一见真是我，两行热泪就瞬间流下来了，哽咽地说：“孩子，你跑到哪儿去了，你妈想你想得快不行了，你，你快去看看吧~~”

我冲动地拽开门，从老爸的身边穿过，一溜烟儿地跑进他们的卧室，推开门一看，老妈正躺在床上，一脸的憔悴，脸上多出了好多的皱纹，头发也花白了许多，我不敢叫她，怕把她从睡梦中惊醒，流着泪走到床前，跪了下来，手捂住嘴，无声地流着泪~~

老爸走进来，在我身后缓缓地坐下来，把我搂在怀里，我埋进他温暖的怀里，感觉又像是回到了儿时，那个曾经为了我，遮风挡风的宽阔的胸膛，不能自控地抽搐着，泪水将老爸的睡衣都打湿了。

老爸轻声说：“你这个孩子呀，连声招呼都不打，就失踪了大半年，让我和你妈的心都碎了，你要是再不回来，就怕再也见不着她了。你这个臭丫头，从小就自由散漫的，我知道你不愿意受约束，可也不能这么长时间都没个音信不是？我好想狠狠地打你一顿，又实在舍不得，唉，都怪我，从小到大都顺着你~~”

“老爸，我不是捎回一封信吗？你不是看到了吗？”我想起来，抬头小声地问。

“那是什么信？连在哪儿都不知道？”老爸掐着我的脸，说：“它突然出现，我怎么知道是你的？咦，你瘦多了，在外面吃苦了吧？这回别走了，好好在家待着，哪儿也不许去了，听到了吗？”

我苦笑一下，没回答。让我怎么回答呀？看着他那又气又心疼的脸，怎么能说出还要走的话呢~~

老妈在床上突然向半空中举起手，呻吟着：“然，回来，我的宝贝，快回来，妈想你啊，孩子~~”

我的眼泪又喷洒出来，连忙将手递到妈的手里，感觉到她的手都有些瘦得露骨了，心酸地想：这是我那个保养得年轻美貌的漂亮妈妈吗？都是我不好，让她老人家这么担心，唉~~

老妈的手紧紧地抓着，醒了过来，不敢睁开眼睛，颤抖着问：“是宝贝儿吗？我的孩子，妈的乖女，你回来了吗？”

“妈~”，我放声大哭，爬上床，拱在她的身边，搂着她说：“是我，是我，我回来了，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你打我吧~~，呜~，妈，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小然，真的是你？”妈睁开眼睛一看，就着床头灯，仔细地看着我，说：“她爸，快把大灯打开，我要好好地看看，真的是我的宝贝儿回来了吗？”

大灯亮了起来，妈起身坐了起来，用双手抚摸着我的脸，左一遍，右一遍地看着，突然失声痛哭起来，把我搂进怀里，大叫着：“真的是，真的是，我不是在做梦，真的不是做梦了~~”

我们抱头痛哭，老爸在一边也激动地陪着掉泪~~

“咦，姑娘好像瘦了，是不是吃了不少苦呀？”妈突然掐着我的后背，说：“这些原来的肉都哪儿去了？你这孩子，好好的家不待，非要出去受苦，让妈好好看看，明天给你炖些爱吃的菜，好好补补~~”

“妈，我好不容易才瘦下来的，”我从她怀里挣脱出来，心想：我还真是遗传的基因呢，思想跳跃这么大，难怪婉儿她们都跟不上呢？

一想到这儿，我的愁容就上来了，难受地想：怎么办？父母这边舍不得，那边也放不下，唉，头痛啊！

老爸看着我的表情，心里有了数，这孩子怕是动心了，可能已经有爱人的陪伴了，女儿终于长大，要飞走了~~

妈忽然看着我，问："姑娘，你这身衣服好古典啊，在哪儿买的？"

我笑着说："这么古典，当然是在古代穿回来的，我把它们送给你吧，正好，我也没带什么回来，太意外了，都没准备给你们的礼物。"

我正想如何开口跟他们说呢，正好借着这个说出来，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

"哇，好可爱的狐狸披风，是我见过最好的，"妈看着我，说："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只要看到你没事儿，妈的病就好了，什么都能接受。"

我笑了一下，说："妈，我的性格还真是随你呢，怪不得我的朋友们都说我的怪胎呢。妈，他们对我都很好，都很宠我，让着我，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认为我是骗人的，好不好？"

老爸也坐在床上，看着我，说："丫头有爱人了吧，说吧，爸已经想到了。你早晚都会嫁人的，爸早有心里准备了。"

我沉湎进那段让我欢乐又有着伤心的回忆中，动情地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爸和妈也随着我的叙说，心情上下的起伏着，脸上也露出喜怒哀乐，丰富多彩的表情，偶尔失声地轻叫出来~~

天渐渐的亮了，我也说得差不多口干舌燥了，喝了口老爸递过来的果汁，看了看他们的表情，说："我说的都是真的，只是，你们能不能接受呢？"

妈的脸上居然露出少女的神态来，一脸向往地说："真想不到，我还以为姑娘的情商根本就没从我这里遗传到，担心得要命，怕你嫁不出去呢~。没想到，居然一次就弄出二位来，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别担心，去爱吧，要不是你爸对我这么好，我也想去哟~~"

老爸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瞪了妈一眼，妈尴尬地笑着说："呵呵，玩笑，玩笑，纯粹是玩笑，别生气了，我怎么会那么做呢？是不是，老公？"

老爸哼了一声，没理她。

我看着他们的互动，想起了磊和泉，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正在思念我，还是在发着脾气，痛快地骂着我，为什么不带上他们一起走~~

老爸看着我的愁容，说："你还想回去吧，是不是？"

我看了看他，又回头看了看一脸不舍的老妈，说："我陪你们一个月，好不好？我真的放不下他们，虽然这有些离谱，但是，我~~"

老爸打断我的话，说："你想回去就回去吧，女儿大了不由娘，我们也不能在你身边陪你一辈子。听了你的话，想毕那两个家伙都是真心爱你的，虽然跟我们的社会道德有些违背，但是我们不会阻拦你的。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够了。你妈看到你安然无恙，病已经好差不多了，我知道你还活着，就足够了。放心吧，爸理解你，当初，我们也爱过，知道这种滋味。"

"爸，我~~"我哽咽地拱进爸的怀里，感动极了，又流下泪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尽量地陪着父母，偶尔跟以前的死党见个面，或者去书城买一些磊他们能用上的书，准备带回去。

我在这个月里，为父母做些我能做的事，洗衣服，做饭，为他们二老洗脚~~只要我想到的，我都去做。

妈的心里还是有些舍不得我，背着我，时常地抹着泪，老爸总会小声地劝着她，不想让她给我增添心里的负担。

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只是，闲下来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们来，眼神看着窗外，飘渺极了，好像心已经不在这里了。

那时的老爸会偷偷地躲在门后，看着我发呆的样子，悄悄地抹下涌出的泪，小心地转身走开，不想让我知道他在看我~~

而我每天深夜在梦里都会梦到泉在深情地呼唤着我回来，磊也在一边默默无言地看着我，深邃的双眼让我每每从泪水中惊醒，心酸不已。

一个月很快地过去了，又到了十五的月夜，我背着装满书的背包，穿着我在家里的休闲服，身上披着雪狐披风，还想给妈留下来~。

"我有你留下的那件棉袍就够了，想你时，就会看看它。你把这件披风带回去吧，那是磊送你的，不是吗？"妈按着我的手，不让我脱下

披风，说：“已经半夜了，邻居都已经睡了，你快走吧，别耽误时间了，我会想你的。”

“好的，妈，”我搂住妈的腰，说：“以后，要是你们突然发现多了什么，别慌，那是我在那边送过来的~”

“爸，我要走了，你和妈要保重身体呀，我会知道的。”我不舍地对爸说：“这次回来，一定是混沌镯儿感应到了妈的身体很虚弱，才把我送回来的，你要答应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和你自己，好不好？”

“放心吧，丫头，”老爸过来，将我和妈搂住，说：“你的人生还长着呢，要自己走下去了。爸和妈不能陪你一辈子，早晚你都会嫁出去的，只是没想到会嫁得那么远，我们没办法经常看到你。但是，我们会安心的在这里祝福你，过得幸福美满，去吧~~”

手腕上又亮起了紫光，爸和妈惊奇地看着~~

越来越强的光把我包围住，我渐渐地升了起来，冲着他们挥了挥手，就又陷进意识模糊的状态中，只在心里想着，我回来了~~

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泉的怀里，他正抱着我从温泉上面向我们的新家飞过去~~

“泉，我又梦到你了，”我梦幻似的，用手抚摸着泉的脸，笑了出来，“是真的，我真的回来了！”

我在泉的怀里激动地大叫着，扭动着身子，拍着他的肩膀，泉低头深情地说：“你要是再不停的话，我们就掉下去了~~”

我马上不敢动了，只是高兴地笑着，喊着：“磊，我回来了，想死你们啦~~”

泉无力地呻吟一声，说：“又是这句~，不过还真想呢，怪胎，你总算是回来了~~”

第六十五章 同病相怜的姐妹们

我们落在露台上，磊已经张开双臂等着拥抱我了。

我从泉的怀里直接被抱进磊的怀里，连声地说着：“我说过，我会回来的，看，我真的回来了吧~”

不停的嘴被磊深情地吻住了，我沉迷起来，不自觉地盘在磊的腰上，被抱进了卧室~~

当我在热流中睡醒过来时，看看外面，已经是秋阳高照了。泉抱着我，正在给我清洗着~。磊在一边看着我，不错眼珠儿的~~

“我回来了，不是吗？”我拍了下磊的脸，说：“不会走了，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泉换了个姿势，把我正对着他，让我的腿盘在他的腰上，说：“知道你不见了，你能想象我是什么心情吗？要不是大哥说你会回来的，我怕我会疯掉~~”

我用手捂住他的嘴，说：“就是怕你会多想，我才没让磊陪我一起去，更何况我也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样。泉，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你好好的健康的活着，等着我，不管以后还会有什么事，你都要答应我。现在就说！”

泉看着我坚定的目光，无耐地说：“好，我答应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好好地活着—跟你在一起。”

“滑头，”我打了他一下，吻上他的唇，让他感觉到我的爱，我的决心，是不容许他乱来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吻所带来的，是我承受不了的无比热情，在泉的怀里彻底地释放着，没有恢复过来的体力又一次地透支了~~

与他们一起缠绵到晌午，我的肚子传来一阵的叫声，泉笑着说：“一回来就让你挨饿了，我这个老公真是太差劲儿了。你们等一下，我这就去找些吃的来。”

看着泉那匆忙的背影，我感动地红了眼圈儿，磊抱着我，说：“怎么了，还想来吗？我抱你回卧室吧。”

我由着磊穿好衣服，就让他抱回了那个依然铺着皮垫的卧室。

“还没床吗？”我好奇地问：“我已经走了有一个月了吧。”

“没有你，要它做什么？”磊躺在皮垫上，把我搂进怀里，说：“这一个月，所有的事都是他们做的。泉和我，每天都在这里想着你，晚上就出去看着温泉，希望哪天你突然回来。”

“那，昨天也是吧，不然，我怎么刚醒来就在泉的怀里？”我想起来，问：“你们都不睡觉吗？”

“等过一夜，白天就会去睡了，”磊依恋地把头埋在我的颈部，亲了一下，说：“昨夜，泉突然说，感觉到你要回来了。我们就满怀希望

地等着，果然，一过三更天，那团紫光就出现了，泉就飞出去迎你了。”

我感叹地笑了，对磊说起我在家里的事儿，正聊着，泉回来了，连声地说：“这帮傻丫头，一知道你回来了，都吵着要来见你，也不想想，我们都跟你分离一个月了，怎么可能放人，被那些还算懂事的小子给拦下了。”

我笑着说：“我也好想她们的，那我出去见她们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

磊在我腰上紧搂了一下，不出话。

泉倒是一脸的不愿，说：“那可不行，我还没看够呢，怎么可能让你去陪她们？”

他顿了一下，说：“来，先不管她们了，我们先吃饭吧，我也感觉到像是要饿死了似的。”

磊笑着说：“我们这段时间也没吃多少东西，当然会饿了，真是的，像个孩子似的。”

我愧疚地看着他们，那明显削瘦的脸，把碗端过来，说：“我来喂你们，要乖乖地吃哟~。”

甜蜜蜜地吃完饭，我继续给他们说着我这一个月里发生的事，讲到爸妈那让人感动的肺腑之言，磊情不不禁地说：“真想去看看他们，这是多么伟大的爱呀，让自己唯一的女儿来这里陪伴着我们。我的丈人丈母娘真好，虽然没见过面，但我已经爱上他们了，真的，然。”

我点着头，说：“我相信，而且有机会的话，我会让师父再帮我给他们送些东西，表示我在这边很好，好不好？”

泉连忙说：“我送给丈母娘一套耳环，项链，戒指，好不好？”

磊说：“那我就送老丈人些礼物吧，送什么好呢？泉，你倒是把好送的，先送出去了，快帮我想想，我送什么呢？”

我笑着说：“急什么，等回到师父那儿时，再想也来得及。”

“哦，对了，我从家里带了不少的书过来，正好没有床，我们就先选个样式，让人做出来吧。”我从包里掏出所有的书，将家居设计的书找出来，拿给他们一起看。

看着精美的彩色插图的书，他们一致地感叹着做功的精美，着色的自然，尤其是里面那经典的家具与室内的摆放，聚精会神地看~~

我对磊说："让魂也来看看吧，我跟他说过，考虑做些正当的生意，不如就做这个吧，你说呢？"

磊笑着说："当然好，不过，等我们看过后，再让他自己去看，我可不想多个碍眼的，来打扰我们。"

我笑着捶了一下磊的胸，摇着头说："这是那个冷酷的大师兄吗？真是让人不敢置信哟~~"

"那个冷汉已经变成绕指柔了，"磊温柔地亲了我一下，说："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会变成这样，你还来笑话我。不是你的话，我怎么会这样？你快赔我，赔我~~"

看着磊像个要糖吃的小孩子，我笑的得意地说："不赔，就是不赔，不然，我大老远地来到这儿，为的是什么？"

泉在一边接着说："哦，我知道了，然一开始就没安什么好心。怪不得，第一次我见到时，她就说，古代的俊男们，我来了~。是不是那个时候就看上我了？老实交待，不然，家法从事！"

我笑着说："家法我还没想出来呢，你倒是想用了，是什么啊？"

泉不怀好意地爬过来，一下扑在我的身上，低声说："就是让你下不来床，这是我想出来的，大哥要是不反对，就这么定了。"

磊在一边笑着说："我倒是不反对，还表示支持，这就么定了吧。"

"不行，我反对！"我大叫着，说："这不公平，不公平，我不要。"

泉笑着说："我们人多，你就认了吧。"

我不依地推着泉，连声说："我定一个，我定一个，就是不许你们上我的床，这样才行，不然，谁也别想得逞。"

泉笑着回答，说："那好吧，就定两条，如果违反规定，就按照自己定下的来执行好了，这样可以了吧？"

我想了想，只好同意了。

泉一脸的坏笑，看了磊一眼，不再继续欺负我了。

就这样，我三天后才出去这个卧室的门儿，见到了一直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我的婉儿她们~~

我们在一楼的休闲室的软塌上各自以最舒服的姿势，坐着，倚着，靠着的，脸上都是一脸的倦容。

“芸娘，天胜也这么厉害吗？”我看着芸娘的黑眼圈儿问道。

“然，你看你，说话还是这么直，”芸娘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半躺着的未央，小声说：“这还有个男人呢？”

“他？”我一指未央，说：“你尽管把他当成姐妹吧，没关系的，他是我们一国的，有话直说就行。”

未央看了芸娘一眼，说：“然，你也不想想，天胜都四个多月没见到她了，这下不但见到，还夜夜搂着，能闲着吗？”

我们一起笑了出来，我有些意外地对未央说：“你好像变得比以前大胆多了，也坦率多了，变化真是大呀，我都有些不敢相信了。”

“能不大吗？”婉儿在一边接嘴，说：“他这一个月，每天都跟在别院似的，一到晌午才出现，而且都像个废人一样。再内向的人，被二哥这样操劳过度，也没力气再来装饰个性了，你没见他的黑眼圈比芸娘还大呢~~”

我有气无力地爬到未内独占的那个软塌上，把他拱到里面，说：“你这儿有些背光，我来仔细地看看~”

未央不太愿意地往里挪了挪，说：“还说别人，自己不也是吗？”

“可我比你轻啊，”我气着他，用力的挤了挤，跟他一颠一倒地挤在一个软塌里，不动了。

我原来的软塌上，珠儿自己占着，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然主子，你还是过来吧，我坐地上就行了，这地板一点也不凉，真的。”

我笑着说：“珠儿，你就在那好好躺一会儿吧，看来你是最累的一个。露那么强吗？”

珠儿的脸红了起来，低声地说：“是我的身体不好吧，有些承受不了，跟露没什么关系的。”

我突然想起师父的书来，说：“珠儿，有本书就是教你怎么能更好地服侍老公，你要不要学？”

珠儿还没说话，婉儿抢先说：“好哇，大嫂，你藏私，有这么好的东西不拿出来，让我们每天都这么累，真是坏啊~~，快拿出来！”

我眯着眼，看着婉儿说：“你用不上，这是师父因为我没有武功才给我的，你的功力那么好，还跟我抢，那不是每天只我一人累了吗？我会那么傻？”

这下，连未央都坐起来，双手掐着我的脖子，威胁着说：“你好狠哪，为了陪你，我们每天都被折磨成这样，你居然还这样对我们？”

我威胁地瞪着他，用手将他的手拽开，说：“那我去跟魂说，未央对他非常地不满意，好不好？”

未央一下子就软了，又倒下去，嘴里告饶地说：“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就让我也看看吧~。相思无限都没在这儿，我真的不行了~~”

我得意地笑着说：“放心吧，从今天开始，男人们都有的忙了，我们可以轻松一些了。”

休闲室里一片有气无力的欢呼声，让我的虚荣心暂时得到了一丝的满足。

我看着若雪，问：“你怎么半天不说话，是生我的气了吗？”

若雪摇着头，说：“怎么会呢？我也是累的，早知道，就不这么做了~~”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我看着同病相怜的姐妹们，说：“不如，我们这段时间每天都到这儿来，天也凉了，在屋里泡温泉是最好的。我也把书拿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怎么样？”

蕊儿看了看未央，说：“可他毕竟是个男人啊，怎么能和我们在一起泡呢？”

我笑着说：“没什么的，让芸娘做几套下水穿的长裙子就好了。”

“芸娘，有没有什么布料下水后不能浮上来，而是贴在身上呢？”我看着她，说：“我倒是有游泳衣，可你们都不见得敢穿，而且我就这一套。”

“让我想想~~”芸娘用心地想着，一脸的茫然。

“用麻料行不行？”我试探着问。

芸娘想了想，说：“可以试试看，它一浸水就会很沉，但做什么样式呢？”

我从软塌上起来，兴奋地说：“来，我这就给你画出图来，我可是学过服装裁剪呢~~”

我趴在地桌上，在珠儿递过的纸上用心地画了起来，一边对芸娘解释着，她边看边点头，说：“明白了，我现在就去找人做，只是，好像太露了，能行吗？”

我瞪大眼睛，说：“只是露出胳膊，已经很保守了，我们那儿，比这露得多的，你还没见过。不如，等你把这个做好后，我给你看看我们那儿的时装杂志吧，我刚好带来一些，准备做参考的，以后我们干大些，成立一个服装厂。好不好？”

芸娘看着我的放光的眼，说：“我听你的，那我先走了。这个样式很简单，晚上就能拿来。你们先在这儿等吧~~”

(大家想继续看吗?我还有好多的构想没写出来呢,还是就这样结束了?我有点儿不舍~,给我留言好不好?)

第六十六章 翘家,给她们洗脑

晚上，我们就直接围在地桌边上，坐在地板上，反正也不凉，吃着送来的饭菜。已经有厨师负责了，我们这些女人轻松多了。

芸娘手里捧着一叠的衣服进来了，说：“总算弄好了，然，来看看吧。”

我心急地放下筷子，接过来放在软塌上，拿起一件看了看，就在衣服外围了起来。

其实，就是一大块整布，在一边的中间和两边都掐上省儿，一条长带子像是上裤腰似的缝在上面。穿时，从后面双臂下兜过来，在前胸将带子交叉后向上提系在脖子后，系成蝴蝶结，就成了。

简单得就像是头些年曾流行的泰国裙。而且，由于在上边有省儿，胸部也不会裹得很紧，透不过气来，后面的臀部也不会兜得很明显，就像是晚礼服似的，长度到脚脖子上面。后面露出半个背，双肩和胳膊都露着。

我转过身，对她们说：“怎么样，除了胳膊，也没露出什么来，而且，跟男人们一起泡水，也没关系了。我们吃完饭，就下水试试吧，

好不好？”

婉儿一直在山野生活，没什么封建观念，带头说着好，蕊儿最小，也跟着说好，其他人只能无意议了，一同附合着。

我把书拿下来，让未央先看，然后给各位妹妹们讲解。我们女人先换上浴裙（我起的名字），下水去试试效果如何。

我第一个下去了，等水把裙子浸湿后，果然都贴在身上，衣料变得很沉，虽然把身上的曲线都曝露出来，但是在水里，也还好了。

我回头叫着她们，“快下来呀，还不错的，不会全飘起来，来呀~~”

婉儿好奇地先下来，发现真的不错，回头叫着其他人。

大家都下水后，气氛就热闹多了，叽叽喳喳地说着，笑着，闹着~~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这群被好不容易冷落下来的弱势人种每天除了泡温泉就是研究着师父给的书，过得惬意极了。

我抽空还和芸娘看了我的时装杂志，跟她讨论以后所走的服装路线，发誓要领导这个时代的服装新潮流。

一个月后，已经是入冬了，雪已经飘落了下来，除了温泉周围，其它的地方已经是一片白了，我们的新式家具已经摆在各自的住所里，一切都满意极了~。除了每晚各自的男人们又开始精神抖擞地床上欺压各自的女人们了（包括未央）。

这一天，我召开紧急会议，在我们的秘密会议中心（一楼的休闲室）开展声讨这些用下身思考的“男人们”~~

“说说吧，”我环视着各位垂头丧气的妹妹们，“总得想个法子，让我们抽空休息一下吧，脑袋都被灌水了？怎么没一个想到办法呢？”

未央勉强地看了我一眼，说：“就你的心思转得快，你想不出来，我们能怎么办？”

若雪小声地说：“我现在都不敢回家了，怎么办哪？”

“回家？”我的眼睛一亮，问：“若雪，你想回家了吗？太好了，我们一起陪你回去吧，顺便给你提亲，好不好？”

大家的眼睛都亮了起来，一脸兴奋地说：“好，好，我们一起走吧，离这些男人远一些，骨头架子都要散了，明天就走吧~~”

我看看重新有了精神的大家，说：“可是，现在已经下雪了，万一那些男人不许，怎么办？”

婉儿想了想，说：“我们是为若雪去提亲的，霖一定会高兴地举手赞成。这就少了一个反对的人了。”

我一点头，又大叫着：“还可以借机回师父那里，给婉儿提亲，这样，箫也会叛变他们的，这就是第二个了。”

婉儿笑着说：“把蕊儿也带上，回别院跟徐大哥提亲，阿冬就成第三个了。”

珠儿一听，有些难过地低下头，不吱声了。

我看了看她，说：“珠儿，我就是你的娘家代表，你的亲事由我来办，跟她们一起成亲，好不好？”

珠儿抬起头，看着我，眼泪掉了下来，哽咽着点头说：“然主子，你真好，总是能想到我，谢谢你，成亲后，我还留在你的身边，好不好？”

“傻丫头，你不在我身边，要去哪儿？”我笑着点了一下她的头，说：“露已经独挡一面了，你嫁过去，也有面子了。这里给你们准备好的房子，就直接做新房吧。”

我看了看大家，说：“你们谁想在这儿长住的，新房就设在这里吧，好不好？”

一群小鸡连连点着头，叽叽喳喳地又热闹起来~~

我见未央有些情绪低落，走过去，说：“怎么了？不然，你也一起成亲好了，我们那儿早就有两个男人结婚的国家了。好不好？”

未央看着我说：“我也想在这里长住，只是怕不行。二哥还有他要做的事，我怕，我快走了~~”

“小笨蛋，”我搂着未央的肩膀，在他耳边小声地说：“你二哥现在还没走，就是在考虑我给他提的意见了。也许，他也想把重心放在这里，也说不定呢。”

“真的，”未央的眼里流露出惊喜，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都没问他的吗？”我点着他的头，问。

“哪有时间说这些，”未央的脸红了起来，说：“每晚的精力都用在那儿上面了，等想问时，已经累得睡着了。”

我暧昧地看着他笑，说：“我们一起去你二哥那里，把相思无限带出来，好不好？”

“嗯，”未央点头说：“我还真是想他们了，不知道二哥为什么不让他们来？”

我心里有数，不想多说，跟大家继续刚才的话题。

当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饭时，我把这个预谋的事提了出来，果然受到除了磊和泉的男人们的欢迎。结果自然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一致通过，在三天后出发。

我又把准备嫁衣的任务交给芸娘，说好大年三十儿就举行集体婚礼。我们在那之前，会赶回来的。

这次，磊被留在家里，近年底了，有好多的事需要他来处理。本来，我想着，把泉也赶回家，让他回去处理自家的事儿，可是，他硬是说一切有陈叔，不用他回去。

就这样，泉把要给丈母娘的礼物带上，同时把磊准备的给老丈人的一块温玉做的玉佩带上，到师父那里时，好用上。

三天后，我们出发了，磊一脸的不舍，送着我们，细心地叮嘱泉，一定要把我完整，安全地带回来。

看着大家高兴的笑脸（我的同谋们），除了芸娘，冲着一大帮留守人士潇洒地挥着手，我们上路了。

雪儿在前面兴奋异常地跑着（银焰也被留在家里，成为留守一族），不时地回头催着我们，快赶上。

我们这一群人，只有霜是个单身，这是我有意地带上他，想给他一个机会。雷已成亲好几年了，只有他还是一个人，看着大家都成双成对的，也能刺激他快点下决心成亲。

一路上，我们几个同党坐在马车里。车厢里铺着厚垫，还铺着毛皮垫，我把熊皮垫盖在我们的腿上，上面放着一些零食，大家有说有笑的，十分热闹。

“哎，你们谁要是想出去，我不反对啊，”我咬了一口牛肉干，口齿不清地说。

“才不要出去吹风呢，虽然感觉挺好的，”婉儿大胆地说，“不过，一想到才有机会清闲一下，就不想出去了。”

大家都赞同的点着头。

连蕊儿都说：“可不是，婉儿姐姐说得太对了，不如，我们晚上也在车里一起睡吧，让他们都在另一辆车上去挤，好不好？”

大家的嘴里都忙着咀嚼着，但都举起手，表示通过。

在车外赶车的阿冬，把头伸进来，问：“蕊儿，你刚才在说什么？我没听清~~”

蕊儿头都不回地用手一推他的脸，说：“女人说话，男人免听，好好的赶你的车吧，别把我们给摔着就行了。”

阿冬一脸的委屈，把头撤出去，车厢里一阵的爆笑，都合不拢嘴了。

“蕊儿，”未央好笑地说：“你快要赶上然了，越来越霸道了~~”

“说什么呢？”我翻了翻白眼儿，说：“这叫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了。难道你晚上还想跟你二哥一起睡吗？那我不反对，直接把你开除这个团队。想好没？”

未央看着我的小脸儿子，说：“知道了，我又错了，蕊儿在大嫂的教育下，非常成功，已经出类拔萃，可以出徒了。真的，大嫂，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他一本正经地说。

大家又哄笑了起来，珠儿也放开心胸地大笑了起来，说：“我现在感觉好幸福哦，这是我一直希望能有的家，谢谢你，然主子~~”

我不高兴地说：“珠儿，你怎么又说谢字？人与人相逢既是缘，谈什么谢呢？只要你和露过得幸福，快乐就好，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知道吗？”

蕊儿也说：“就是，就是，然救了我们二次呢，可她从来没要我们做什么，还处处替我着想，珠儿姐姐，你心里知道就好，不要再说出来就好了。”

若雪笑着对珠儿说：“珠儿，能遇上然姐是我们的福气。说明你本不该过那种看人脸色生活的日子，你上辈子肯定做过很多的好事，才

修来的福气。”

“不对，不能这么想，太悲观了，”我不同意地说：“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像是我，谁会相信，我从千年后来到这个世上。如果我一味地自怨自哀，怨天由人的话，泉怎么会在第一眼就想把我带在身边呢？那又怎么会遇见磊？”

我看了看大家，说：“我知道你们一直受到的教育就是做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认命的女人。以后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家从父母，出门从丈夫。但是，记住一点，幸福要靠自己去争取，在无力改变周围的情况下，尽力做自己能做的事，做自己可以选择的事。”

大家都认真地看着我，一脸的思索。

我接着说：“我在不知道能不能回去的时候，选择跟着我第一眼就喜欢的泉走，他让我有种安全感，我心里知道，他不会伤害我的。在遇到磊之后，我一开始并没有对他动心，因为我那时还没这方面的经验~~”

我咬了一口果子，润润嗓子，说：“可是，当我发现我一起喜欢两个人时，我也是经过好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才下定决心跟着他们俩儿。而让我下决心的，是他们的深情无悔，在我将要失去其中之一时，我的心剧痛无比，我深切地知道，不能失去任何一个，那会让我痛不欲生。”

她们的脸上都动容了，眼睛看着我，希望我继续说下去。

“所以，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用我的生命去爱他们，尽管我没有任何武功~~”

婉儿在一边说道：“是的，就是那一次，你舍命去抱大师兄，不顾一切的与他一同坠向深崖时，让我震撼地发现你确实在用生命爱着他。”

“是的，你说的对，”我看着婉儿说：“大概就是我这种不顾一切的爱才让他们那么爱我吧。我是个一旦决定去做的事，就会排除万难地去做的人，跟我是不是女人无关。当然，前提是我必须正确地知道，我做的事是正确的。”

“所以，用心爱你的男人吧，”我环视大家，说：“不要去信命，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是我一开始说的那句

话，是最终目的。明白吗？妹妹们，包括你，未央。”

在我一路的洗脑下，我们到了别院。

严叔一看是我们，高兴的很，连声地问：“主子呢，主子呢~~”直到最后一个人下车，没见到最想见的人，失望地说：“怎么回事儿？主子为什么没回来呢？”

阿冬把严叔拽到一边，跟他详细地说了一遍。

我早拉着大家进去了，雪儿熟门熟路地在前面领头跑着，一路人马拖拖拉拉地在后面跟着~~

第六十七章 提亲

晚上，我们几个又凑在一起，一定要一起睡，连未央都不理会魂，那不满的眼神，坚持地留了下来。

看来，我的洗脑好像有些别的作用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拿着已经准备好的礼物，坐着马车，男人们则都骑马跟着，一路浩浩荡荡地来到若雪的家。

若雪的家，距离别院不是很远，一阵急行，过了晌午就到了她的家。

我们下了车，若雪走到大门口，站岗的家丁看到了，高兴地说：“二小姐回来了，太好了，老爷夫人这些天一直在念叨着，怎么还不回来呢？”

若雪问：“他们都在家吗？”

“在，在，”那个回答着，热切地给我们带着路，走进去。

我一路随意地看着，在去过了泉的家和磊的家后，我的眼光已经提高很多了。这是一个只能说还算富足的庭院，与泉家的富丽堂皇相去甚远，更比不上磊家的王者之气，但是在一般人眼里，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跟随着大家，来到会客厅，若雪已经抢先进去了，与厅上一位慈祥的老夫人相拥而泣在一起了。

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迎上来，我偷偷地将霖推上前，泉和魂对视一眼后，含笑退在后面。

简单地寒暄后，我们被让进大厅，坐在靠背椅上，喝着热气腾腾的香茶。

我坐在右手边第一个座位上，看着对面的霖，他紧张得脸上都有些出汗了。

看来，只有我出面了，好在我天性大方，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就是脸皮厚)

“这位老伯，您好，”我站起来，冲着他作个揖，说：“我是若雪认的干姐姐，叫然。一直想亲自登门拜访，无耐前些日子，家里有事，走不开，今日特意前来拜会，希望没有给您带来不便。”

若雪这才反应过来，不再哭泣了，转过身来，对老者说：“爹，这就是我说的然姐，她对我可好了。”

“然姐，你也不要太客气了，”若雪笑着说：“你这样说话，我都不敢认了，还是随便一些吧。”

我苦笑着，说：“我倒是想随便一些，可是，你一直在那儿嗥儿嗥地哭着，我怕大叔认为你受了委屈，担心他把我们都赶出去，那不是坏事了吗？我敢不客气吗？”

那位老者哈哈大笑，说：“这才是雪儿嘴里的那位然姐，不是吗？我刚才还以为是另一个呢，都没敢认。”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气氛一下就齐乐融融了。

若雪笑着说：“看来，都怪我了，是我忘了给大家介绍了。”

我笑着说：“不忙，只有一位是关键的人，需要重点推出。”

我走到霖的身边，说：“大叔，这位是飞龙堡的得力干将，严志霖，相貌英俊，武功非凡。在这一路上及在我的新家时，对若雪都非常照顾。”

霖一脸通红地站起来，给二位老人深鞠一躬，就不知该说什么了。

我连忙说：“既然大叔知道我的性子，我就不转弯抹角地说了。我们这次除了护送若雪回来探视二老外，还想为霖来提亲，希望二老能同意将若雪嫁给我这位兄弟。我是他的大嫂，理应亲自出马，如果二老不反对的话，我想过二天，就将聘礼送上门。年底就在我家成亲，不知道可行否？”

若雪的妈妈走到霖的身边，上下打量了一会儿，就笑容满面的连连点头，说："果然一表人才，老头子，你看呢？"

霖一听，连忙跪下，磕了三个头，说："谢谢您，请放心把若雪嫁给我吧，我一定让她幸福地过一生，决不负她。"

我在一边装模作样地擦了下头上根本就没有的汗，笑着说："霖哪，你早点这么干多好，瞧我这一身的汗~。我文绉绉地说了半天，你当我容易吗？"

大家一起哄堂大笑，霖的脸又红了起来，跪在那里，不知所措，拿眼睛偷偷地看着若雪，脸上的汗流了下来。

大叔上前把霖扶了起来，说："不要行这么大的礼，快起来吧。"

我在一边急忙说："霖，还不快改口，你的老丈人、丈母娘都同意了~~"

霖的大脑一冲动，大声地叫了出来："爹妈，谢谢你们的成全。我会好好孝顺二老的，一定会的~~"

若雪的脸也红了起来，冲着我说："然姐，我爹还没同意呢，你怎么~~"

"难道你不想嫁给霖了？"我故意说，"大叔都已经不忍心霖在地上跪着了，你这个准新娘子怎么倒反对起来了？这下，我可糊涂了。"

霖一听，紧张地看着大叔，一脸的恳切，又目光如炬地看着若雪，脸上一片不解。

"哎呀，不是的，"若雪见霖有些误会了，说："霖，我不是不想嫁你~~"

"大叔，"我一把将若雪拉到我的身后，说："您快发话吧，若雪已经想嫁人了。看看我们的霖，紧张成什么样了，你就快说吧，不然，若雪一定会认为您不让她嫁的。"

"你这个丫头，我总算见识到了，"大叔笑着说："黑的、白的、正的、反的，你都说了，还让我这个老丈人说什么？"

我一脚踢向霖，说："还不磕头，这次听清了？"

大家笑着看霖衣服上的大脚印，乐得停不下来，整个大厅欢声雷动~~

“这么热闹，是什么事儿呀？”一位三十上下的一脸亲切笑容的男人走了进来。

“大哥，你回来了？”若雪笑着说：“我刚刚回来，你还好吗？”

“小妹，你回来了？爹妈天天念叨着你，总算回来了，”他过来，掐了下若雪的脸蛋。

霖一下就站了起来，一脸敌意地看着他。

若雪连忙说：“大哥，这位是霖，来我们家提亲的。”

“提亲？”他笑着说：“是想娶大妹吗？”

“大哥~，”若雪不依地说：“他是跟我回来的~~”

“小子，那还不赶紧叫我大哥，还瞪什么眼？”他对霖笑着说：“看你那一脸的醋意，这个妹妹就勉强嫁给你吧。”

霖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大哥。”不知再说什么了。

若雪对我说：“然姐，这是我大哥，叫做若尘。”

我笑着说：“你好，若尘，我是然，很高兴认识你。听若雪说，你很疼她的，想必，这次小妹出嫁，你会为她准备很多的嫁妆吧，是不是？”

“你就是然，真是~~”他感兴趣地看着我，说：“还真得挺特别的，若雪回家时，一直称赞你，可一见面儿，你就让我大出血呀！”

泉悄然地站在我的身边，搂着我的腰不说话。

我侧头看了泉一眼，一笑，说：“若尘，这是我的相公，泉，这是若雪的大哥，正式见下面吧。”

若尘微微挑了一下眉，看了泉一眼，说：“你好，很早就想认识你了，现在才有机会，希望我们以后会相处融洽。”

泉笑着说：“是在知道然以前就想见我吗？那很高兴。你是若雪的大哥，也就是我小姨子的大哥，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论这个关系呢？”

“那就各论各的吧，反正也没什么血缘关系，我们各交各的，这样方便些。”若尘一脸绅士地笑着说。

我站在一边，感觉到他们之间的一丝波澜，笑着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好好认识一下吧，我就不奉陪到底，先走一步了~~”

转向走向大叔，说：“我听若雪说，她还有个姐姐在家，能不能见一面呢？”

“她今天刚好去染坊了，一会儿就会回来的~~”正说着，一声清脆的嗓音传来，“好热闹啊，怎么这么多客人呢？”

我回头看去，进来一位体态婀娜的美女，容貌长得很像若雪，但是比若雪丰满。合身的镶着毛边的锦缎棉袍将丰胸细腰裹得很让人遐想连篇，一脸的精明样儿，凤眼一撩，风情万种。

“大姐，我回来了，”若雪连忙迎了上去，抱着她，一阵撒娇。

“是小妹呀，怎么样？给我带回来个妹夫了吗？”她亲切地看着若雪，问道。

我推着霖走过去，说：“这个妹夫怎么样？还能入眼吗？”

她的凤目一转，向我看了一眼，说：“你就是然，对不对？”

我看了若雪一眼，说：“你还真是把我说得透明度很高呀，每个人见到我，都不用介绍了。”

回头对她说：“你还是先看看这个妹夫合不合意，我们一会儿再聊，好不好？”

若雪赶紧说：“然，这就是我的姐姐，叫做若凤。”

我笑着说：“你好，果真是一只彩凤呀，飞着就进来，好耀眼啊。”

“霜，你来一下，”我回头冲着霜喊，他应声而来。

“这是霜，我的二弟，就是二小叔子，是若雪未来夫婿的二哥。你们是亲属，来认识一下吧~”我把霜介绍给了她。（其实，霜跟霖不是亲兄弟，只是个借口）

若凤认真地看了一眼霜，脸有些微红，不过还是落落大方地说：“很高兴认识你，以后就请多关照我的小妹了。”

霜含笑说：“如果是别的事，我一定照办，只是，霖是我的三弟，我总不好胳膊肘儿向外拐。不如，你亲自去看看，若雪要是受了委屈，也好有人替她出头，不是吗？”

我一笑，心说：还是霜，总能体会我的用意，不用我操心~~

我回头看向泉，他已经和若尘聊上了，看起来还比较正常，我走过去，说：“介意我加入吗？要不，我先走吧？”

泉笑着把我搂进怀里，说：“你又要去哪儿？”

我看着他的笑脸，扭头看着若尘说：“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我们正在谈生意上的事儿，”若尘笑着说：“泉的生意做很大呀，我要向他学习呢。”

“可他现在十足是个妻奴，”我笑着说：“我想甩都甩不开，还爱吃醋呢~~”

泉在我的腰上掐了一下，笑着看我，说：“你倒是想把我甩开，好去淘气是不是？”

若尘站在边上，羡慕地说：“这个，我已经领教到了，还真是酸呢。”

我笑着说：“这才哪到哪呀，你还没见过更厉害的哟~”

泉小声地在我耳边说：“我要动用家法了？”

我的脸一红，白了他一眼，对若尘说：“让你见笑了，我会好好教育的~。不过，你可以放心，若雪嫁过去，决不会受委屈的。”

大家又谈天说地了半天，若尘说：“我已经让人准备好酒宴了，大家一起去喝一杯吧。”

我们在酒桌上谈笑风生，彼此之间相处得更好了。

我留心地看了一眼霜，他正和若凤坐在一处，轻声地说笑着，我放心地点点头。

若尘眼尖地说：“怎么了，刚把我的一个宝贝妹妹拐走，又惦记上另一个了？”

我笑着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不是亲上加亲了吗？这不是更好吗？”

若尘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说：“那如果再加上一层呢？”

我了然地一笑，说：“那就过了，这样正好，不是吗？”

他有些失落，不过还是笑着说：“是呀，这样是最好的，什么事都不能太过火，不是吗？”

“聪明，”我点头说：“我就是爱跟聪明人打交道，霜就是一个，我对他非常满意，他是个人才。”

晚上，我们被引进客房休息。

第六十八章 解惑

若尘细心地让我们都住在一个独院里，每对爱人都有一个房间，只有霜，老哥儿一个，自己一间房。

我躺在泉的身边，想着接下来要做的事。

“然，你~”泉的话，有些吞吞吐吐，“你看~”

“看什么看？”我转身背向他，说：“是若尘的事吧，已经处理完了，睡吧。”

“嗯，然，我~”泉挨着我，搂紧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你就是有些吃醋，对不对？”我轻声问着，说：“我不会的，有了你们，我不会再去招惹别人的，放心吧。”

这时，从相邻的房间传来未央的呻吟声，虽然很小，而且也听出是在压抑着，不过，夜深人静的，还是让我们听到了。

泉的手也不老实起来，说：“然，我好想你。你这几天故意地躲我，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笑着回过身来，说：“既然知道，还不老实地睡，我明天还有事，不能陪你，你死心吧。”

“然，我会注意的，”泉说：“然，好然儿，就让我动用一次家法吧，好不好？”

“泉，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招风？”我埋进他的怀里问道。

“谁说的，”泉生气地说：“告诉我，我去收拾他！”

“就是你，”我笑着说：“居然那么明显，你当我是傻子，是不是？”

“是吗？真的是我？”泉笑着反问道，唇在我的额头上一吻，顺势向下，一直到我的唇，才停下来，慢慢地挑逗着我~~

“泉~，”我的声音带着妩媚，轻喘着说：“坏东西，我才歇了几天？就不能让我~~”

“然，我要爱你，”泉有些急促地说，呼吸不稳地说：“让我爱你吧，我好想~~”

我默许地接纳他的炙热，全身心地投入进去，配合默契地将寒冷的夜点燃，随着他一起沉伏不定，坠落在幸福甜美中~~

“泉，你不是说会注意的吗？”我呻吟一声，被他翻身抱在身上，无耐地说。

泉不说话，只是温柔地抚摸我的背，喘息未定地继续在我的身上点燃战火，让我险些又要投降在他的柔情下~。

我不甘心就这样被他轻易地又撩起热情，回想着书上的内容，从他的唇亲到颈，又滑向耳朵后转向胸部，在那二点上，像他一样辗转地吮吸着，听到泉的吸气声~~

我得意地一笑，在黑暗中继续摸索下去，双手不停地抚摸着，听着泉强压住的呻吟声。我将头低下去，做着从没做过的大胆的举动，果然听到泉压抑不住地呻吟出声，暗哑的叫着：“小妖精~~”

我占据着主动权，挑逗着泉的最高底限，听着他动情的呻吟，不断地加大力度，在他最疯狂的时候，让他如愿以偿，瞬间被带入又一轮火热之中，不能自拔~~

从泉的怀里睁开眼睛，看着屋里渐渐清晰起来的一切，满足又得意地无声的笑了~~

泉的声音在耳边虚无飘渺地传来：“你昨夜好热情呢，然，让我好感动。”

“感觉很好，是吗？”我轻声地说。

背上传来泉轻吻的感觉，一种被重视、当成宝贝的那种甜蜜滋味涌上心头~~

我转过身，看着泉的双眼，专注而热烈。“爱你，一生一世，为了你做什么都甘愿，泉，对不起，让你必须与磊一起分享我的爱。真得觉得好对不起你，因为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接受别的女人~~”

“傻瓜，说什么对不起，”泉的双眼温柔得像是一潭春水，让我沉醉于此~。

“虽然我也想独自拥有你，可是，你本身就是个发光体，不论在哪儿，都会自然地吸引着大家的目光。只要你开心，我很高兴能和大哥

共同拥有你，真的。”泉说得我的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泉轻吻着我的泪，我看着他，沉迷在这温柔之乡不愿清醒，不由自主地亲吻着他，抚摸着让人入迷的胸肌，在上面轻轻地划着，感觉着那随着我的手指而轻微颤抖的肌肉块，听着泉的低吟声~。

由于我的主动而又一次被点燃的热情，悄然地在这个冬日的清晨里，两具年轻冲动的躯体在斜射进来的那缕缕的微光中纠缠着，翻滚着，轻声地呻吟着，尽情地挥洒着无休无止的爱，在欲海中燃烧着自己~~

在泉的帮助下，我终于穿戴整齐地被抱出了房，来到若雪的小院落里，在她的起居室里看到了另外几位“春风一度”的有些憔悴的同伙们。

“我说，”我轻咳了一下，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回去了，好准备若雪的聘礼，择日送来，继续出发。”

若雪一脸的不舍，看着我，说：“然姐，不多留几天吗？”

“不如这样吧，若雪，我让霖留下来陪你，连珠儿、蕊儿都留下来，在别院等我回来，好不好？”

“然主子，我跟着你不好吗？”珠儿着急地说。

“别急，听我说，”我喝了一口泉递过来的茶水，说：“连霜也留下来，在这边陪着霖。珠儿和蕊儿由露和阿冬陪着先回别院，帮着严叔准备聘礼，送来后，如果愿意在若雪家陪她的话，就留下来。”

“霜，我们走后，这里就交给你负责，你明白我把你留下来的意思吗？”我看着沉默的霜，说道。

“然，我知道，但是想跟着你走，”霜看着我，说：“虽然泉少的武功高超，但是，主子不在，我应该在你的身边替他保护你。”

“不，霜，”我摇着头，说：“你是这里最有经验的人，我需要你在此坐镇。至于其它的，只是想给你一个机会，能不能抓住，在于你自己，明白吗？你的责任在这儿，保护好弟妹们，你让我很放心。”

“我们会把马车带走，雪儿带走，我们六个人，会快去快回的，”我看了大家一眼，说：“就这么定了吧，我不想让你们继续这么辛苦，在家安心地做个准新娘，让我回来看见一个个儿的，都漂亮多了，好不好？”

大家见我很坚持，只好依依不舍地送别我们。

未央、婉儿和我坐在舒适的马车里，靠着那个隔断，一边闭目养神，一边闲聊着。

“未央，”我轻声地说：“魂一开始给我的感觉很冷漠，看着他就像是看着一把刀，杀人的刀。可是，我总觉得他转变得太快，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

“让他自己说不是更好吗？”未央回答道。

“他不会说的，”我用胳膊肘儿撞了一下未央，说：“他的个性跟磊差不多，不想说的时候，怎么也问不出来的。你就告诉我吧，我的好奇心一向都很高的。”

婉儿在一边说：“五哥，你就说说吧，我也好奇呢。”

“好吧，不过，可不许说出去，这里都是自家人，哪说哪了，行不行？”未央轻声地要求。

我们齐声答应。

“是这样的，”未央想了想，说：“其实，二哥一直以为我的心里对大哥是那种感情，就像他对我一样。所以，大哥不理我以后，他一直在我身边照顾我~~”

未央的眼睛睁开一条缝，向上看着车顶，回忆着，缓慢地说：“他一直以为我懂，只是心在大哥那里，不肯回应他的感情。其实，我根本就不懂。”

“他看着我难受，他也难受，就对大哥越来越不满意，以至于他想帮我，让大哥正视我的感情。”未央看了看我，说：“那时，他以为泉跟大哥是那种爱人的关系。毕竟，大哥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深交过。”

我接着说：“所以，他就派出杀手来杀泉了，却被我无意中给救了，是不是？”

“嗯，后来，他又让人在路上劫杀你们几次，是想让大哥失去爱人后，尝尝那种痛苦。”未央说。

“那他后来为什么回师门来了，他不知道我们活着吗？”我问道，一直不清楚的事情总是让人想刨根问底。

“是的，他不知道你们还活着，”未央看着我，一脸的愧疚，说：“他那时发现你是大哥最重视的人，就想除去你，没想到，大哥为

了救你，自己却掉下山崖了。他看着你想抱住大哥却一起掉了下去。那时，他就后悔了，可是，三哥他们又追上来，加上他又受了内伤，所以才走的。”

“对不起，让你受了这么大的伤害，都是因为我，”未央对我说，眼圈红了。

“不要紧的，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笑着拍了拍未央那让人想咬一口的小脸蛋，比我的还吸引人呢。

“咦，那他为什么要绑架我？”我不解地问：“他不是已经后悔莫及了吗？”

“他回去只是想跟师父认错，跟我说一声后，就要去找师父随他处置了，没想到在那儿见到你，”未央连忙说，“见到你，就知道大哥还活着，让他又陷进牛角尖了。”

“后来，你又亲了我一下，让他更生气，所以你走后，他差一点儿就把我~~”未央有些说不下去了。

“把你吃了？还一脸的磨不开肉，”我讥笑他，说道。

“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未央笑着说。

“那你知道他是怎么折磨我的？”我白了他一眼，把他做的事说了一遍，婉儿听得笑成了一团。

“他跟我说了，”未央歉意地说：“其实，他没有想让大哥受到生命威胁的想法，看到你，以为大哥是忘不了我，才喜欢你的。后来，他在你身上感觉到了那种从来没有过的温暖，才想试试你，看是什么吸引大哥那么在乎你，把家传的宝贝都送给了你。”

“所以，他就用那种非人的手段对付我？”我诧异地瞪圆眼睛，问着。

“他也一直不会温柔地对人，更何况，他做杀手都那么长时间了，”未央替他辩解着，说：“只是，他没想到你居然会那么轻易地让他认输，他对我说过，惹谁也不要惹大嫂，说你真是个怪胎。”

“哼，算他识货，”我得意地说：“不然，我一定搞得他焦头烂额~~。其实，我那时也知道他不会真的杀我，不然，还那么辛苦地把我抱去那么远的地方做什么，一刀杀了多痛快。所以，我也是心里有底，才敢那么气他的。”

婉儿说：“你真的好恐怖哦，大嫂。这样的事，也敢乱搞，真的不怕吗？”

“那是因为，他那时对我已经没有杀意了，不然，我的心里一害怕，磊就会更快地找到我的，而我也不会再大意地让他点我的穴了，直接用乾坤匕杀了他，虽然我讨厌杀人。不过，磊要求我不管是谁，只要是想伤害我，就算是他自己，他也要我先保护自己。”

“哇，大哥好浪漫啊，”婉儿感叹地说，一脸的憧憬。

“傻丫头，他这是用命在浪漫，”我点着婉儿的头，说：“有几个男人是这么浪漫的？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小笨蛋。”

终于明白了，魂对我的态度转变这么大，就是因为我让他有了家人的感觉，真心地接受我。怪不得他累得像条死狗，都没说把一切撂挑子，拍拍屁股走人呢。

突然想起来，问未央：“那泉家的那次偷袭不是魂做的喽？”

“什么？他没说过啊，他只是在路上劫杀过你们，别的没说呀，”未央把头伸出车，喊着：“二哥，你来一下。”

魂应声进来，问：“你有事吗？”

“二哥，你有没有派人去过泉家？”未央紧张地看着他。

“没有，我不是说过吗？我只在路上劫过他们。”魂不解地说。

“泉，你也进来一下。”泉也应声进来，我把事情一说，他也愣住了。

“看来，泉还真是让人给盯上了。”魂不愧做过杀手集团的老大，冷静地说。

“好玩了，这件事交给我吧，我让人去查一查，看能知道些什么。”魂看着泉，说：“现在，他们还没动手，说明还没到时机，你也先不用担心。我也不是吃素的，我们兄弟同心，一定会没事儿的。”

不知道的事，想也没用，不如静观其变吧，我们一致通过，把它交给魂。

第六十九章 遭遇狼群

当天晚上，我们六个人都挤在车厢里，好在，这是我那辆，比其他的车都大些，所以还不太挤。

第二天，我们一早就上路了，男人们也跟我们一起在车上窝着，说什么也不下车了，还把马都拴在车前，跟金星它们一起拉着，这下，速度更快了，我们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像F1赛车似的飞驰着~~

正在说笑着，箫也钻了进来，我笑着问："你怎么也进来了？那谁驾车呀？总得有人带路不是吗？"

"雪儿呀，"箫用手揉搓一下被寒风吹得有些僵硬的脸，说："速度太快了，我也受不了了。我看雪儿一直在前面领路，想起来它也去过师门，而且路线都对，就放心地进来了。"

婉儿连忙心疼地用双手给他捂着脸，说："那不早进来，还挺到现在~。看看，脸就跟冰似的~~"

我笑着说："婉儿心疼了，那我让泉去吧。"

箫笑着看婉儿的红脸，说："真得不用了，雪儿做得很好，而且跑得很过瘾。"

磊靠着隔断把我抱在他的腿上，用披风把我裹得严严的，手在里面不老实在轻轻摸着~~

魂一脸暧昧地笑了出来，也照样把未央抱在腿上，说："老三，这样更好，又温暖，又舒服，你也试试吧。"

我一听，脸就红了起来，把头埋进泉的颈窝处，用手在泉的软肋上使劲地一扭，他吸了口气，冲着魂说："什么时候这么多嘴的，让我身上多长了个小紫花，怎么补偿我？"

魂笑着说："真是对不住，不过，好事要大家分享才对嘛，不是吗？"

箫接过话茬儿，说："二哥，感觉是不错，比在外面吹冷风要好多了，我怎么那么傻呢，早进来就好了~~"

"呀，婉儿，你怎么掐我呢？"箫惊叫一声，婉儿的脸通红的，瞪了他一眼，把脸埋进披风里不出来了。

我们一起哈哈大笑，车厢里充满了活力~~

晌午时分，我们停在一处背风的山窝里补充着热量，让全速奔跑了一上午的马儿们也休息一下，吃些干草。

我先吃好了，下车跟雪儿玩了起来。

雪儿躲着我，向泉要着肉干，边跑边吃~

我把肉干拿过来，对雪儿说："在地上滚一个，就给一块。"

雪儿无耐地看看泉，慢慢腾腾地在雪地上翻了一番，张着嘴，等着我的肉干。

我逗着它，假装把肉干要放进自己的嘴里，用眼睛看着它。

雪儿白了我一眼，起身向箫走去，从他那里得到一块大的肉干，一边用力地嚼着，一边用那双金色的虎目看了我一眼，一副不吃你那套的表情~~

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噘着嘴说："笑什么笑，我真是一点儿地位都没有了，我好可怜啊~~"

泉过来，把我抱起来，将那包肉干全给了雪儿，对我说："我陪你玩，你说想玩什么？"

"打雪仗，好不好？"我的眼睛一亮，跳下来，弯腰包了个雪团，跑开几步，回身将雪团打在泉的身上，说："你可以还回来，还可以躲开，我在家时，冬天经常玩的。"

"那还不简单，你哪有胜算。"泉随手包了个雪团就打了过来，我往旁边一躲，笑着说："你不许用武功的，那样就没意思了。"

就算泉不用武功，我也是节节败退，四处奔波地躲着泉的雪团，身上，脸上都沾着雪，乐的哈哈的，气喘吁吁趴在一处雪堆里，叫着："歇、歇一会儿，我不行了~~"

泉也躺在我身边，笑着说："这就不行了，我还没怎么样呢？"

我翻个身，把他压在我的身下，说："我一身都是雪了，你还不满意，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我突然把雪灌进泉的脖子里，他机灵地打个冷颤儿，叫着："小淘气，看我怎么收拾你~~"

他一用力，我就被压在他的身下了，骑在我身上，手里抓着雪，要灌我。

我用力地捂着脖子，笑着说："不敢了，不敢了，老公，饶了我吧~~"双腿还在后面乱蹬着，努力想翻身~~

泉笑着说："你就认了吧~~"手就向下落~~

我吓得闭上眼，嘴里大声地告饶：“老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

泉呵呵一笑，俯下头~~

我正等着那冰冷的雪灌进衣服里呢，就感觉嘴里进来一个热乎乎、软绵绵的还会动的东西，把我的舌头卷住了~~

我睁开眼睛一看，泉正深情地看着我，见我瞪着圆眼看着他，抬起头笑着说：“还没学会接吻时闭上眼睛吗？”

我连忙又闭上，泉又继续地吻起来~~

大家本来一直看着我们闹着，他们在一边笑着，看着看着，竟见到是这种结局。魂和箫相互看了一眼，坏笑着也拉着自己的爱人，打起了雪仗~~

终于，在我们弱势群体的告饶声中，这场集体打斗结束了，雪儿刚才也加入了战斗，跟我一伙儿,也白费。

我挂在泉的胸前，无力地说：“唉，失败呀，我还没输过呢，这是第一次，让我累死了~~”

正在这时，雪儿突然怒吼了一声，马儿们也长嘶了起来，不安地原地踏着蹄子~~

大家快速反应地把东西收拾起来，泉把我放进车厢，说：“在里面待着，千万别出来，记住没？”

我点头，对他说：“要小心，别让我担心~~”

这时，已经能看见远处黑压压儿一片的东西向我们流了过来，魂说：“好像是狼群。”

我急忙说：“那很危险，不如快跑吧。”

泉说：“如果我们往回跑的话，这些狼会一直追着我们的，等到我们都没力气了，就只能任由它们吃了。”

“既然这样，我们就迎上去，从它们中间穿过，能杀多少杀多少，死狼的尸体会让狼群停一下的。”

泉一听，飞身站在云的身上，说：“我们在前面开路，雪儿在后面，未央和婉儿留在车上，一起冲过去吧~~”

魂和箫也都各自站在马背上，大家迎上那群，足有千只以上的饿狼群~

近了，更近了，泉的软剑已经亮了出来，用力一挥，还没到跟前的狼群里就翻起几具尸体来，看样子，跟在水里打鱼差不多~~

魂的兵器是一把黑色的长剑，泛着黝黑的光芒，也发出剑气，横扫千军地挡在最前面，一丝畏惧都没有，只有满腔的豪气~~

箫的双剑上急速翻飞，偶尔，一支剑飞入狼群，斩杀几只狼后，飞回他的手中~~

婉儿立在车厢的右边，一手把住车顶，一手舞动着丝带，那把短剑系在丝带的另一头，从容地将接近车厢的少数狼杀掉~~

我看着大家都还没事儿，就专心地看着左边的未央。

未央冲我一笑，说："不用担心我，婉儿都没事呢。"

"我怎么没见到你的武器呢？"我奇怪地问。

"就是我的手啊，"未央特意做给我看，说："看到那只狼没有？"他的大拇指和中指向上弯起，做了个兰花指，中指向外一弹，那只狼就倒地不起了~~

"哇，好棒哦！"我羡慕地叫着，"是弹指神功吗？真的有这种武功吗？我以为是武侠小说里才有的~~"

"呵呵，然，你好好笑呀，"未央轻松地说："我们都没事的，至少冲过去是没问题的，不知道雪儿在后面能不能跟上？"

我一听，急忙穿过车厢来到后面。

我趴在后车窗上一看，雪儿威风凛凛地挥动着利爪，正在狼群中威风着呢，一边将贴近马车的野狼狠狠甩出去，一边跟上马车的速度，看样子，还不算吃力。

我一直趴在后车厢里，向外看着，就见马车所过之处，群狼的尸体遍布，在雪地上留下一道粗粗的血红的印迹~~

那些还能奔跑的饿狼跟在车后追逐着我们，直到车边没有狼尸了，它们依然如故地追着，不过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慢慢不见了~~

泉他们已经钻了进来，说："还在跟着吧？"

“不会吧，不然得跟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呢？”我一回头，见他们都有些气喘吁吁的，说：“都累了吧，快歇会儿。”

他们都盘腿坐下，调理着气息，泉见我一脸的担心，轻声说：“没事，就是内力用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让雪儿去前面带路吧。”

我点头，钻出车厢，大喊着：“雪儿，雪儿，你到前面吧，给我们带路，好吗？”

雪儿从后面赶上来，冲到最前面，我们的马车又全速前进了。

我围着披风，戴着虎尾帽，坐在车前，不想进去打扰他们，看着风景，吹着冷风~~

空旷的山野呼呼的刮着西北风，偶尔响起几声老鸦的叫声，天色逐渐地阴沉了，太阳躲进乌云里~~

小风嗖嗖地刮着，越来越猛烈，大片儿大片的雪花飘了下来，像棉絮一样，被风吹着斜射到我的脸上，打得生疼。

我想将腿缩进怀里，没想到坐了半天,已经麻了，又有些冻僵了，没反映。

我身子向旁边一歪，想用手把腿抱起来，重心没掌握好，一下子就向车外栽了下去~~

“啊~！”我长叫了一声，就从飞驰的车上摔了出去，吓得把眼睛紧紧地闭上，等着落地的疼痛。

“小笨蛋，一会儿不在你身边，你就能弄出些事儿来，”泉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

我睁开紧闭的双眼，看见泉一脸的担心，笑着说：“好在有你，不然，我一定会摔疼的~。啊，马车~~”

我看着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马车，用手指着大叫~~

“别怕，你没事儿就行。”泉抱紧我，全身肌肉绷紧，向下微微一伏身，就像支离弦的箭，冲向马车~~

就在马车渐渐慢下来时，泉已经抱着我跃上了它，魂已经坐在车前，笑着说：“大嫂要下去玩吗？说一声，我让车停下来就是了，何必这么心急呢？”

我白了他一眼，说：“有我这么下去的吗？大头朝下？想气我，是不是？”

“不敢，不敢，”他笑着说：“我怎么敢惹大嫂呢？那不是自讨苦吃吗？”

“哼，”我感到有些丢脸地不理他了。

泉拍拍我的脸，说：“没事吧，怎么不进车厢里呢？瞧你，都有些冻僵了~~”

“我是怕打扰你们练功，怕你们走火入魔，”我噘着嘴说，“谁知道腿麻了，才想换个姿势，就掉下去了~。”

“傻瓜，你只要没乱碰我们，就不会有事的，”泉把我搂进怀里，用他的披风兜上我，说：“下雪了，进去不？”

“不要，我想看看，”我抬头看着雪片落下，伸出一只手去接，眼看着，它在我的手心里溶化成一滴水，一丝凉意从手心钻进身体里。

“那我就不打扰二位在这里缠绵了，”魂转身钻进车里。

泉也不说话，把脸靠在我的脸上，轻轻地摩擦着~~

我心中一动，说：“我知道你担心，吓了一跳。我没事儿，你看，不是还好好的吗？”

我将他的手拽过来，放在我的心口上，说：“看，它还在正常地跳着，泉，我还在啊~~”

“你还知道我在担心？”泉幽怨地说：“那为什么还总是刺激我呢？知道我听见你的惊叫，心里多怕吗？好在我正好收功，要钻出来找你，不然，你一定会摔坏的。”

我将他眉毛上的雪花抹掉，认真地说：“我会的，我以后一定会小心的，相信我。虽然，这确实有点儿难，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状况。”

泉看着我，低下头吻上我，缠绵悱恻了半天，才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跟来，我一点儿都不放心你，然，我想，我真的是离不开你，一刻也不想~~“

“那就不离开，我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好不好？”我温柔地说。

“嗯，说话算数，”泉不放心地叮咛了一句，“宝贝，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会对一个人如此在乎，你要对我好才行，要好好、好好、好好才行~~”

“好，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好了？”我起身把双腿分开，跟他面对面，坐在他怀里，脚在他后腰处盘着。

“我给你挡着雪，省得你的脸上都是，看着让我心疼。”我双手搂着他，温柔极了。

泉双眼一亮，一瞬间就让我知道他那高涨的情绪，用力地顶了我一下，说：“小妖精，越来越会勾引人了~~”

第七十章 师父的礼物

阴沉沉的天空下，一片苍茫的雪原上，在漫天大雪中，一辆疾驰的马车上，一对男女坐在车前，自然相拥亲吻，似乎并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

从车厢里探出一个英俊男人的脸，正出神地看着眼前的男女，一会儿，又探出一个俏姑娘，看着他们，也不动了~~

“哎哟，老五，你做什么？”一声惊叫打破了刚刚完美的画面~~

我从沉迷中惊醒，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三个人头，一脸的茫然，说：“怎么了？”~~

“大嫂，你们刚才好美、好自然、好让人感动~”婉儿一脸向往地说，转过头，看了看身边的爱人。

“是呀，婉儿，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坐在车前吧，”箫一脸羡慕地说，整个人从车里钻出来，坐在另一边，伸出手，接着婉儿。

我一脸莫名地说：“外面成了香饽饽？下这么大的雪？”

泉笑着说：“那就让给他们吧，我们进去好了。”

我还是没有明白过来，不过，依然顺从地钻进车厢里。

泉和我坐在车厢的后面，前面是魂和未央。

“泉，你倒是说说，箫他们突然要去外面，是怎么回事儿？”我追问着，不得到答案誓不罢休的样子。

“他们是羡慕我们，才一定要出去的，”泉轻声地在我耳边说，“其实，只要是相爱，在哪儿都一样。别告诉他们，让他们在外面冻着吧

~~”

“泉，你好坏哟，”我无声地笑着。

泉的手在我的身上乱摸一通，小声说：“我还有更坏的，你要不要试试看？”

“不要，我不要，”我扭着身子，向后躲着，轻声地笑着~~

“大嫂，要注意影响哪，”魂强忍住笑，压抑地说：“你还有两个小叔在这里，不要教坏弟弟呀~~”

“你还怕学坏，我这可都是跟你学的，”我反驳说：“你忘了，我可没忘，你是如何身体力行地教我的，要不要我再说一遍？再何况，我比你还差远了，是不是？”

“是，是，大嫂，”魂的态度好好地承认错误，未央憋不住，笑出声来~。

泉也不再惹我了，把我搂在怀里，说：“你先睡一下吧，今天够刺激的，等你睡好了，我们再去把外面的人替回来，免得有人说，你这个大嫂不起好作用。”

我呵呵地笑着，说：“魂哪，你这个二哥是不是该替三弟的班了呢？当然，不急在这一刻，再等会儿也行。”

“我这就去，好不好？我的大嫂！”魂有点儿咬牙切齿地问。

“未央，你看看你二哥是不是牙疼了？”我故意地问未央，“看是哪颗牙，我学过拨牙的，可能会帮上忙。”

泉和未央一起大笑起来，魂无可奈何的说：“大嫂，我这就去替老三，您放心地快点儿睡吧，不然大哥知道会心疼的。”

“你不用提你大哥来压我，”我心平气和地说：“就是你大哥在这儿，我的话也会这么说的。我既然说出口，就没什么背人的，你尽管去报告好了。”

“未央，我们出去待会儿吧，在这里会影响大嫂的休息的。”魂自动自觉的搂着未央出去了。

泉笑着说：“然，还是那个然，我今天又见到了，来，我们睡吧。”暧昧地把我压在身下。

“你也想出去凉快一下吗？”我掐着泉的脸，故意地说。

“我是你的相公，为娘子取暖是天经地义的，”泉翻身下去，把披风盖在我们的身上，接着说：“来，娘子，把我当成火盆，尽情地用吧~~”

我亲了他一下，说：“好乖，明天还让你做火盆，好不好？”

泉呻吟了一下，无耐地说：“为娘子服务，是我的天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睡吧，来，我搂着你。”

我轻声地笑了出来，安心地闭上眼睛，不一会儿，就沉沉地睡着了。

一路上有说有笑的，这一天，终于又回到了“神仙”师父那里了。

刚一进山门，就看见藤站在那里，一身的白棉袍，外边罩着白色的披风，一见我们的马车和跑在前面的雪儿，高兴地迎上来，笑着说：“师父让我在这儿等，果然等到人了。大师兄回来了吗？”

我在魂的身后伸出头，叫着：“他没回来，不过大嫂回来了，欢不欢迎呀？”

“欢迎，热烈欢迎，”藤笑着说：“师父已经在等你了，说你有事找他，快走吧。”

我缩进车厢，说：“你也上来吧，这样更快些。”

藤进来一看，说：“这是谁设计的，这么特别？”

“还有谁，当然是我们神通广大的大嫂了，”魂一脸讨好地说。

“少来了，”我白了他一眼，说：“现在才想溜须拍马，是不是太晚了？”

藤笑着看我们俩儿的表情，说：“二哥，你怎么把大嫂给得罪的？我们亲切和气的大嫂可从来没对我们说过一句重话呀。”

魂摸了摸鼻子，说：“都怨我，逞一时的口舌之快。”

未央在一边看了他一眼，对我说：“大嫂，你看二哥平时好像挺聪明的，却竟办傻事儿。就是不说，大嫂也不会看着不管的，二哥还一个劲儿地求，真是笨透了。”

我嫣然一笑，说：“还是未央会说话，好了，那就原谅你了。你可要多谢未央才行呢。”

就这样，在拌嘴声中，我们已经到了师父独居的山峰边了。

泉看着我说："我抱你过去吧，然。"

我对藤说："泉跟我一起过去，没关系吗？"

"没事，师父交待了，让泉少和你一同去。"藤笑着说。

"泉，现在可是冬天呢，你有把握吗？毕竟你第一次过这里，"我不放心地问。

泉一把抱起我，说："这么不相信老公，是不是应该打屁股了？"

在大家的笑声中，我们像云中仙子一样，飘了过去。

"师父，我进来了，"我一推门，看着师父的笑脸，说："您算出我要来吗？"

"来吧，先把你的事解决了，再说别的。"师父慈祥地说。

泉从怀里把一套珍珠首饰拿出来，我好奇地接过细看。

"哇，好漂亮，而且每颗珠子都像指肚这么大，都一般大小，泉，这很贵重吧？"我端详着，感叹地说。

"要送给丈母娘的礼物，怎么能太寒酸呢。"泉又拿出一块玉佩，说："大哥的这份，也不差到哪里去。然，你写封信，写明我们的礼物是送给二老，尤其是这块玉佩，常年佩戴的话，对身体很好的，很养生的。"

师父含笑地说："然的父母可以舍得让她来陪你们，就是最贵重的礼物，与你们的礼物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过，这也是你们的一片孝心，然儿，你就写封家书吧。"

我听话地点头，乖乖的去写了。

师父像上次一样，为我送回去这些礼物后，说："你主要是为了魂的事儿想问我的意思吧？"

我点头，说："您能接受吗？还有婉儿，我想让她在我们那里成亲，就在年底，您能去吗？"

师父想了想，说："他们都是孤儿，也终于长大了，在哪儿扎根都可以。你能真心接受他们，是他们的福气。魂的事，我早就看出来了，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受了些波折，我也不想反对什么。随他们的意吧，不用担心我。"

我笑着拽了一下师父的胡子，说：“就知道您是个通情达理的老神仙，魂还担心得要命呢。”

“臭丫头，就你敢这样对我，”师父笑着打了我一下，说：“你呀，也要小心些，多注意安全。虽然没有大劫，但是小灾小难的，还有。泉，然儿就交给你们了。”

“哦，对了，我这里有一个礼物，要送给然儿，”师父拿出一个小包，说：“下山时就穿上吧，也许有用。”

泉一脸的若有所思，看着师父，又看了看我，点了点头。

“师父，您能去我们那儿吗？您做主婚人的话，婉儿一定会高兴的。”我拉着师父的胳膊肘儿，不依不饶地求着。

“然儿，一切随缘吧，”师父笑着说：“你们可以回去了，如果藤想去的话，就一起走吧，我这里也用不上他什么，一切都有人来照顾我。”

我点头答应，跟着泉，一起回到了对面，他们还在等我们，把师父的意思转达后，大家都很高兴，藤更是。

跟大家热闹地吃过了饭，已经是晚上了。

泉和我回到磊的小院里，泡过温泉后，我们躺在床上，泉想起来师父给的小包，拿了出来。

“天啊，这是~~”他刚刚打开包，就惊喜地叫了出来。

一件金光闪闪的小背心露了出来，泉激动地看着它。

“是金镂衣吗？太小了吧，”我拿了过来，在烛灯下仔细地看着，说：“我曾在电视里看过从古代王室的墓地里找出的金镂衣，不过那都很大的，上面还有玉块的~~”

“小傻瓜，这比那个珍贵多了，这是比天蚕衣还要难得的金蚕衣，”泉点了下我的头，说：“师父对你真好啊。有了它，就不怕你再受重伤了，就算受伤，也是四肢，不会伤到性命了。”

“我在书上看过那个天蚕衣的，可以为穿着的人挡住别人的内力，还刀枪不入，是不是？”我突然想到，就说了出来。

“这比那个还要好，而且还冬暖夏凉的，对身体也有益。”泉笑着说：“师父是怕你再受伤呀，你可得到宝了，傻丫头。”

我笑着说："傻人有傻福嘛，对不对？"

泉动手把我的衣服脱下来，我说："怎么，这么心急？"

他轻轻亲了我一下，说："想歪了，我是想让你赶紧穿上看看。这么说，是不是你的脑子里也在想呢？"

我连忙把它穿在内衣的外面，还有弹力呢，而且真的感到暖融融的，笑着说："这下，我不用你这个火盆也行了，真暖和。"

泉笑着开玩笑，说："那还是脱了吧，不然，我的福利都没了，不是吃亏了吗？"

我跳下床，跑到镜子前照着，说："真漂亮，还很合身呢，就是长了点儿，都过屁股了。"

他笑得在床上直晃，说："那是保护你的丹田的，还长呢？真是笑死人了。"

我跳上床，威胁地掐着他的脖子，说："你在笑我吗，东方泉？笑我知道得太少，给你丢脸了？"

泉连忙将笑容收回去，一本正经地说："娘子，我没笑，是谁在笑我的娘子，不想活了吗？娘子，告诉我，那个讨厌的家伙在哪儿？我去收拾他！"

我一副先放了你的神情，说："好了，好了，睡觉吧。好几天没睡好了，我要睡到自然醒。"

"什么叫自然醒？"泉不解地问。

"就是谁也别叫我，让我睡够后，自己醒过来，你的明白？"我一副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儿呀，讪笑地看着他。

泉轻轻地打了自己一下，说："现世现报，罪有应得。睡吧，我的好娘子。"

我笑得灿烂地躺在他的怀里，睡得安稳极了。

## 第七十一章 月夜遇险

我们一共在这里待了两天，第三天一早，起程赶往魂的基地。一道走的，除了多个藤，还有未然，她一直没有离开，而且，已经与藤相处密切了。

我们依然在车厢里说说笑笑，加上未然和藤，车厢里这回可满员了。

“藤，要不要这次与婉儿他们一起成亲呀？”我笑着问道。

“这个么，”藤迟疑不决地看着未然，说不上来。

“未然，你就表个态嘛，”我看着她，说：“虽然，你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看你们已经处得很好了。如果一起办的话，就是五福临门了，多吉利呀~~”

未央也在一边说：“姐，你就答应吧。我四哥多好啊，再说，我也希望看到你快乐无比的生活，这比我自己还重要。你就同意吧~~”

未然低下头，想了想，说：“我怕自己配不上藤，我~~”

藤急切地把未然搂在怀里，说：“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都不知道你有这种心思~。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让你有这种想法的？”

“不是，真的不是，”未然摇着头，小声说：“我被卖进青楼过，虽然那时还小,只是清倌，为客人唱个小曲儿，说个话儿什么的，但毕竟是在那种地方待过。我，我觉得自己真的配不上你，你千万不要乱想。”

藤着急了，说：“这是什么说法？那又不是你所能掌控的，你还是个孩子时，就被坏人给卖了，那不是你的错，未然，你依然是个高贵、纯洁的女人，是我心中的女神。你看,在二哥的指点下,你的武功也学得不错,你管理的一切都有条不紊的,相信我，你所担心的不是个问题，真的。”

未然的泪水流了下来，说：“谢谢你，这一直是我心口上的痛，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女人，不敢多想会有人真心喜欢我~，但是，你的温柔让我非常感动。若是你真的愿意的话，那我们就一起跟大家成亲吧。”

未央哽咽地说：“姐姐，你的命好苦啊，我比你幸福多了，至少我有师兄们关心我，没有在那么小的时候，吃过那么多的苦~。你放心吧，四哥一定会对你好的，我相信他，也了解他。”

我吸了吸鼻子，说：“这是个让人高兴的事，应该笑才对，来，我们大家为未然和藤鼓掌庆贺吧~~”

车厢里响起密集的掌声，大家都说着祝福的话，藤也一脸的笑容，高兴地一直看着未然，搂得紧紧的~~

人多就是热闹，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离开了两天了。

这天晚上，由于已经快到魂的家了，所以我们一致同意辛苦一些，直接赶回去，应该半夜就会到达的。

我窝在泉的怀里，有些昏昏欲睡的，眼皮上下直打架。

“困就睡吧，笨蛋，”泉小声地说，把我搂紧了。

“那到家时，你要叫醒我，我想洗个澡再睡，好不好？”我强打精神地说。

泉点头，把披风围好，亲了我一下，用手轻轻的拍着我的背。

我一会儿就睡过去了。

突然，从车窗外斜射进几支箭来，穿过车窗钉在对面的车壁上，箭尾还在轻轻地颤抖着~~

魂和箫、藤瞬间就从车内穿出去了，大声地喝道：“什么人，出来吧！”

泉刚才为了保护我，将我第一时间压在身下，这时对我说：“你在车里趴着别动，万一再有箭射进来，也很难射中你。我出去看看，你听话，知道吗？”

“嗯，你去吧，别担心我。有婉儿和未央呢，”我推着他，安慰地说道。

泉不放心地又看了我一眼，冲了出去~~

车外已经传来雪儿的怒吼声和刀剑的撞击声，在月夜里听得十分的清晰~。

我慢慢地爬到未央的身边，小声问：“你们也出去吧，万一敌人的数量多，也好有个照应啊~”

就在这时，魂大喊一声：“未然，驾车回去，快点儿！”

我吃了一惊，心想：情况很糟糕吗?

未然已经钻出车厢，驾着马车向前冲了，未央和婉儿也连忙出去保护她。

我爬到后面，从后车窗里向外看，见他们四人正和十二、三个黑衣人打斗在一起，四个人背对背地结成个圈子，被敌人围在中间~~

在月光的反射下，寒光四射，夹杂着兵器相撞的清脆声和他们的怒喝声，雪儿在最中间，不断地向外猛冲，又随时地弥补四人偶尔的疏露，看来让泉驯得很成功~~

我赶紧跑到车前，把头控出来，对未央说：“你和婉儿去帮他们吧，敌人太多了，又是在夜里，我怕他们有闪失。有未然带着我先走，我们一到地儿，就让相儿他们来接应你们，好不好？”

未央看着我，有些犹豫不决。

我急了，说：“快点儿骑马回去，不然，他们会有危险的，快呀！”

未央一咬牙，飞身出去，把那几匹单拴着的马，快速地解开绳索，骑上后，对婉儿说：“我们先回去吧，骑着马去接他们，就是跑也快呀~~”

婉儿叹口气，飞上马背，对未然说：“快回去，一定把大嫂照顾好！”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对未然说：“我们要全力以赴地跑回去，好叫人来，快走吧！”

车上就剩下我们俩儿，轻了很多，金星和蛋糕使出全力，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魂的家~~

突然，金星它们长嘶了一声，随即车子猛烈地一边歪了过去，我来不及抓稳，被射了出去~~

“然~，”未然才喊出声，飞身向我扑来，就被二个黑衣人给拦下了，被迫地厮杀起来~~

我只好看着未然的身影，抱着头，认命地等着摔在地上~~

“哦~，”我呻吟出声，在地上滚了几滚，卸掉一部分的力道，但还是被摔得头晕目眩的，即使已经停下来了，我依然抱着头，把身体卷成一团，不敢出声地忍着痛~~

好不容易，把这阵疼痛忍了过去，轻轻活动一下四肢，感觉好像没骨折，也没什么大事儿，看来师父送的背心还真管用呢！

我连忙爬到身边的一棵大树后面，探出头，看着未然~。

我知道自己帮不上忙，不给她添麻烦就是我最大的帮助了。

未然手里挥动着一支银光闪闪的九节钢鞭，在身前身后挥舞得密不透风，虽然被两个人夹在中间，但也是有攻有守的，好似行云流水般的将钢鞭甩得呼呼做响，十分好看~。

我借着月光，看向马车，见一个车轮陷在一个大坑里，金星和蛋糕正努力地想把它拉出那个坑。

我从树林边缘，慢慢地向那里移动。好在，我走的这一边，是背光的那一侧，不仔细地看，还真不明显，尤其是我身上还披着泉的虎皮披风，趴在雪地上，就像个雪堆似的。

终于，我心惊胆战地爬到了金星的身边，小心地站起来，在金星的大头边冲它拍了一下，就移到车头那里，用力地向上抬着倾斜的车

辕，与它们一起用力,想把车子拽出坑~~

几经努力，在我快要支持不住时，车轮终于从坑里拉了出来，我松了一口气~~

“然，快趴下~~”未然的声音里焦急万分。

我下意识地猛地向下一趴，落地时向车辕前一滚，就钻了进去，从另一边爬了出来，回头一看，一个黑衣人刚要从那边飞跃过来，手里握着一把泛着寒光的利剑~~

我立刻回身向未然的方向跑去，把披风解开，让它滑落在雪地上~~

未然也向我这边跃起，身后还尾随着一名黑衣人~~

我看见未然只一心要奔到我这里，全然不顾身后的黑衣人正像一只大雁飞跃到半空后，头下脚上地斜冲向未然的后背，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刺向未然~~

“小心呀~，”我及时地抱上了未然，将身子一转，就把未然护在怀里，背对着那把即将穿透过来的利剑~~

未然不解地看着我，突然大惊失色，叫着：“不要啊~”

身后传来一阵刺痛，我向前一扑，“啊”地一声，叫了出来~~

未然手里钢鞭一甩，就听身后传来“卟”的一声，一声哀号响起，我回头一看，那个人已经摔在地上，未然的钢鞭头正好从他的心口上抽回来，带出一股血泉~~

我害怕地把头转过来，毕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见有人死在眼前~~

却不料，原来追杀我的那个黑衣人，已经快到未然的身后了，我大叫道：“后面~”

未然反应很快地把钢鞭向身后甩了过去，才回过身，挡在我的身前，不忘地问我：“你怎么样？”

我连忙说：“没事，你先对付他吧！”

我转身向后一退，就退到了那具尸体旁边，不留神地一脚踩到他的胳膊上，四脚着地的摔了个大马趴。

咧着嘴，我不敢叫出声，怕影响未然，关键时候，我总是能临危不乱，以前也是这样。只不过,事后想起来才会怕的~。

双手互相揉搓一下，甩了甩摔麻的胳膊，刚想爬起来，就看见眼前尸体的腰间有一个小铁盒子，伸手下意识地就把它抽了出来，刚要看，就听未然失声地叫了一声~~

我一回头，就见到未然有些踉跄地斜退到一边，左手捂着右肩，钢鞭垂在地上~~

那个黑衣人正面对上了我，我心里一慌，把手里的东西就向他砸了过去，他用剑一挡，就听见“嗤”的一声，接着那个人大叫一声，倒在了地上~~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不知所措地张着大嘴~~

未然已经奋力地冲了过来，用左手一拽我，从地上把我拉起来，一边问：“你没事儿吧？”一边拽着我，向马车跑去~~

直到我坐在车上，才反应过来，扭头问正在驾车的未然，说：“我把那个人杀死了，怎么回事儿？”

未然笑着说：“你还真是福大命大的，砸出去的正好是个暗箭盒，那人用剑一挡，正好把开关打开了，就射死了自己。只怕，他也没想到自己会死得不明不白的。然，你真的没事儿吗？你替我中了一剑呢，怎么会一点事儿都没有呢？”

我才想起来，说：“哎哟，我的后背好疼呢，你不说，我还想不想来呢~~”

未然惊慌地说：“你受伤了？快，赶快进去，我马上给你包扎一下。”

我笑着说：“没事儿的，死不了。我先给你包扎吧，你的右肩是不是受伤了？”

这时，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我听见雪儿的叫声，说：“他们回来了，你快进去吧，我给你包扎一下。”

这时，雪儿已经超过我们，直接跑到前面去了，泉也赶上来了，一个飞身，上了马车，说：“你们怎么样？我看见地上有两具尸体。”

我急忙说：“未然受伤了，我正要给她包扎呢~~”

“未然，我看看~~”藤听见了，从后面一个飞跃，跳上车，抱起未然，就钻进车厢里~~

泉早就抱着我，上下地乱摸一通，嘴里说：“你真的没事儿吗？”

他的手一碰我的后背，我缩了一下，说：“好疼！你轻点儿呀~~”

还没说完，我就被泉摁着趴在了他的腿上，后背对着他，他急切地说：“在哪儿？在哪儿？”

我连声说：“没事，真的没事儿，你忘了师父的礼物吗？”

泉这才没有在冰冷的雪夜里，在寒风刺骨的疾驰的马车上，把我的衣服给扒下来。

我突然想起来，叫着：“你的披风被我丢在地上了~~”

泉从身后将披风拽出来，说：“我看到捡了起来了，所以才以为你受伤了~。一定是当时的情况紧急，才会掉在地上的，对不对？”

“嗯，披着它跑不快，我只好把它丢下了。”我看着泉，说：“我有好好保护自己的，不过，我是被摔出车的，不是自己跑出来的~~”

泉把脸贴上我的，低声说：“只要你没事儿就好，我怎么真的会为这事儿而责怪你呢？傻丫头~~”

婉儿和未央都飞上来，说：“快进去吧，外面风大，别再冻病了。”~~

第七十二章 誓愿同甘共苦

进了车厢，藤早为未然包扎好了，正和他们一起听着未然复述着刚刚的事情。

他们听到未然说我替她挡了一剑的时候，都惊奇地看着我，一脸莫名其妙地问：“你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你难道练成金刚罩了？”

泉在一边笑着说：“她要是真有那样的功夫，我就不会这么提心吊胆的了。那是师父送给然的一件背心~”

“是金蚕衣？”未央惊叫了一声，随即高兴地说：“师父给的真是及时呀，不然，大嫂不死也要受重伤的。”

“怪不得师父让然下山时就穿上，说也许能用上，原来如此。”泉若有所思地说。

一个时辰后，我们就到了魂的家，值勤的护卫从暗处显出身影，毕恭毕敬地说：“首领回来了？”

“嗯，这里没事吧？”魂生冷地问。

“一切正常。”为首的人回答。

“让兄弟们都起来，加强戒备，一旦有动静，格杀勿论！”魂吩咐完，就领着我们往里走。

身后传来几声长短不一的哨声，不断有人从小楼里跃出，但是没有一丝动静，足见，平日里训练有素。

相儿他们已经迎了出来，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见未然的肩上包扎的白布已经被血染红了，思儿不用吩咐就快速地取来药匣子，藤动手和思儿一起，为未然重新包扎起来~~

我们坐在魂的起居室里，各自找着合适的地方坐下来。就连雪儿，也趴在毛茸茸的皮垫上，有些疲惫地微喘着气，大头也伏在地上~~

相儿端来一盆香肉来，放在雪儿的面前，笑着说：“来吧，你一定是又饿又累的，先吃饱再说吧。”

雪儿不客气地大吃了起来，咀嚼声在室内回荡着~~

魂看了看大家，说：“这应该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事件，居然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来劫杀我，应该是已经了解到我们所走的路线。看来，我们一直被人盯着呢~”

“主人，我们并没发现这几天周围有什么异常，”相儿看着魂说道。

“也许，他们还不清楚你的老窝究竟在哪儿，”我看着魂，接着说：“如果我是主谋的话，要么，是知道你的秘密基地在哪儿而觉得不足畏惧，要么，就是不知道这件事，只是单纯地想在离你们师门远一些的地方动手。”

我从泉的怀里站起来，光脚在垫子上来回地走着，又说：“如果是第一种，那就是最坏的一种情况了，说明对方的实力很强，对我们也是势在必行，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我看了大家一眼，他们都皱着眉，一脸的凝重。

“那么，如果是第二种的话，就稍微好一些，说明他们并没有完全掌握我们的实力，而且对师父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才会在我们远离时下手。不过，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准确地在路上拦截我们，我还没想明白。”我皱着眉头，一脸苦思的样子。

泉眼尖的看着我的身后，说：“然，你过来，你的衣服破了个洞，我们先去洗个澡再换身衣服过来吧。”

魂连忙说：“大家都累了，各自安歇吧，明早再来讨论就行了，我的人会在外面守护的，大家放心吧。相儿，你去安排一下。”~~

我泡在热水里，舒服地闭上眼睛，窝在泉的怀里，有些想睡了。

“然，你的后肩甲骨上有一个紫痕，疼吗？”泉的手指轻点着，我“嗤”了一声，疼得坐了起来。

“这就是你挡的那一剑吧，对不对？”泉心疼地说。

“没事儿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嘛，”我笑着说，一脸的得意，说：“我虽然没有武功，但是总能做出让人吃惊的事，能救下武功高超的人，真是让我自豪啊~”

泉动手打了我一下，说：“臭显，是不是？如果是刺向你的四肢和头，你怎么办？答应我，以后不会如此冒险了，好不好？虽然有背心保护,但你还是有危险的,不然,师父也不会说让我注意你的安全了。听未然说时，我的冷汗都下来了，好后怕的，然~”

我感动地看着他，点点头，搂着他的脖子把嘴唇凑了上去~~

泉体贴地抱我上床，说：“好好睡吧，累了一天了，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你先睡吧，好不好？”

我看着他认真的脸，点下头，把脸贴在他的胸口上，搂着他的腰，一会儿，就沉沉入睡了。

第二天，我睡到日上三竿后，才爬起来，泉已经不在了。

梳洗完毕后，我换上泉预备好的衣服，就去找他们了。

一进屋，泉就连忙过来，把我搂着，坐到软塌上，拿来早饭，就要喂我吃。

“泉，我能自己吃，”我不想看着大家一副看热闹的样子似的瞧着我。

“不行，你后背不是还疼吗？”泉不依地说，一定要喂我。

“可我的手不疼啊，又不耽误吃饭，怕什么？”我奇怪地看着他，不明白后背疼跟吃饭有什么关系。

泉有些委屈地看着我，一脸的埋怨。

“好啦，好啦，你就喂吧，只要你不烦~”，我无可奈何的说。

泉一脸高兴，细心地服侍着我。

魂在一边笑着说：“泉少还真是个地道的妻奴啊，让我们这些男人实在望尘莫及，拍马也赶不上呀。不过，然，你不是有乾坤匕吗？怎么不用呢？”

我咽下嘴里的稀粥，说：“我不想再杀人了，那几次的经历，让我感到内心很不安。我可不想变成杀人狂魔，而且，也不想让别人对我的乾坤匕知道太多。不是有句话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是不是这样说的？我的文言文不是太好。”

魂点头，说：“你的顾虑是对的，如果让敌人知道你身上竟然还有两个宝贝，不，现在是三个了，只怕会引起血雨腥风，江湖大乱的。”

“我也怕这样，那会给泉和磊带来大祸的，”我有些担忧的说，一脸的愁容。

泉坐过来，亲我一下，说：“别怕，我们也不是好惹的，为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怕。你放心吧，然，我们誓死保护你。”

“就是这样，我才怕，”我看着泉说：“我只想过平静开心的日子，不想每天被人追杀，那样，我不如回我的世界了。如果因此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的话，我怎么还能有脸待在这里？”

魂深思了一下，说：“只怕有人已经惦记上了。你们不是说，上次到泉家偷袭的人就是为了他的传家宝，只是我想，他们也许还不知道是在你的身上。你用乾坤匕已经杀过几人了，活着回去的人一定会如实上报的。只怕这次的事，也跟他们脱不了干系吧~~”

我一脸震惊在看着魂，半晌儿后，转头对泉说：“不如，我们三个人一起回我家吧，至少那里没人会知道。”

“只怕已经晚了，”魂看着泉，问：“你的父母是因为什么事，那么早就离开人世的？”

“我也不太清楚，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泉有些领悟，看着魂说：“你是说，那件事跟这件事有关联？那为什么现在才对我下手？”

“我想，一定是不能确定那东西在你身上，所以只是让人潜进你的府里，就近监视你，直到你因为混沌镯失踪出去寻找，才让人确定你知道这件事。你回来后，又一付没事的样子，让敌人认为你已经找到了，所以才动手的。”

泉想了想，说：“然，你看，这不是因为你才发生的事，你安心地待在我们身边吧。只是，我有可能会连累到你呢~~”

“傻瓜，我用乾坤匕杀过人，你忘了，在你家，只怕是已经曝露了，现在，我们同病相怜了。”我笑着坐到泉的怀里，说：“你看，这也是冲着我来的，不是吗？”

泉感动地看着我，一脸的欣慰，说：“那你不会再想走了吧？不论好坏，我们夫妻同心，好不好？”

“嗯，一定。就是让磊也卷进来了，”我歉意地说，想了想，又说：“不对，是把大家都牵扯进来了。”

我转头对他们说：“对不起，让你们无意中卷了进来。这样吧，明天泉和我就上路，尽快回去，好让磊有个准备。”

“大嫂，你不拿我们当家人了吗？”魂了然地笑了，说：“我们是家人，不是吗？那就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是怕连累我们，才想把我们甩了吧？”

大家听他这么一讲，纷纷吵着说：“大嫂，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这么热闹的事儿，怎么能少了我们？”

“当我们是病猫吗？”~~

“可是，我已经害得未然受伤了，我不想看见大家再有任何的闪失，真的，”我诚恳地说。

未然看着我一笑，说：“然，你在说什么呢？是你舍身救了我。而且我跟藤就要成亲了，你是我们的大嫂，我们这里没有外人，都是家里人，怎么会让你认为是连累我们了呢？”

藤也说：“师父让我跟你走，说明他已经预料到会有事儿发生，不然，他也会把那件宝贝送给你。大嫂，你就放宽心吧，我们本来就想

闯荡江湖的，是你为我们建了个家，你不是已经认可我们的家人身份了吗？这些见外的话，就不要再多说了。”

我眼圈儿红了起来，感动地说：“是的，我们是家人，我们就要一起面对一切，是我不好，伤了大家的心~”我的声音哽咽了，眼泪流了下来。

泉为我抹掉泪水，说：“我本来就是多活的，有了你，才让我孤独的心有了依靠，不论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然，就像你为我们做的那样，我们也会无畏地那么做。因为，我们是家人！”

“对，我们是家人！”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我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感动地唱了一句：“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幸福快乐的一家人~~”，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通过这件事，让我们的凝聚力空前壮大，彼此之间亲密无间，连“相思无限”都感觉自己与平时不同，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家人，让他们的心里都非常感动。

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五天，这五天里，魂都忙着布置什么，每天都派出去一些人，其他人也都精神抖擞地张罗着~~

只有我一个闲人，领着一只闲虎，每天在闲逛着~~

我仰面躺在雪儿的背上，双手反搂着雪儿的脖子，双腿夹住雪儿的腰，望着蓝天白云，让雪儿背着我缓慢地随意走着。

一张笑脸出现在我的眼前，泉笑容可掬地说：“然，你好像很无聊呀，要不要我陪你？”

我一松手就要坐起来，没想到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身子一晃，就向一边歪了过去~~

泉连忙抱住我，说：“没想到然也有投怀送抱的时候呀，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太让我高兴了~~”

我笑着打了他一下，说：“大忙人，怎么有时间来陪我了？”

“已经忙完了，”泉把我横抱起，转身往回走，看样子是要回卧室，说：“就让我好好陪陪娘子吧，我也好想你呢~”

我红着脸，说：“那也不必要回寝室吧？我们在外面玩，不行吗？你是不是又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知我者，莫若然儿也，”泉笑着说：“我就是那样想的。”

我一听，急忙想跳下来，挣扎地说：“我要下来，大白天的，会让人笑话的，不要，我不要~~”

泉笑着说：“已经来不及了，你看看吧~”

我回头一看，我们已经站在床边了，泉一脸暧昧地看着我，把我缓缓放在床上，俯下身来~~

第七十三章 女人的话题,也色!

天色渐暗，屋里的一切都模糊起来，泉一脸满足的搂着我，呢喃地说：“然，你越来越厉害了，不过，我喜欢！”

我轻轻咬了他一下，把头缩进他的怀里，听着他那依然急促的心跳声，胳膊用力地搂了一下他的腰，没说话。

泉的手轻抚着我的背，说：“这段日子，我好开心，真的。然，你呢？”

“我也是，”我抬起头，借着微弱的光线，看着泉那俊秀的眉目，高挺的鼻梁，薄薄的红唇，性感的下巴，用舌尖撩了一下他上下滑动的喉节，满意地听到泉的一声低吟~~

他的手放到我的小屁股上，用力一按，我就感到他那又勃起的巨大，正徘徊在桃源外，耳边传来他煽情的细语：“小妖精，总是能轻易地挑逗我，看来我还要继续努力呀~”

我轻喘着，小声说：“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我又没做什么。说得好像我是个狐狸精似的，真是冤枉啊~~”

泉一个翻身，那巨大已然滑了进来，笑着说：“是，是我的不对，娘子，给老公熄火吧，有劳了~”。随即挺身而动，上演了又一出激情火辣的双人戏~~

我只有无助地呻吟着，像一团被揉搓着的面团，无力反抗地任他随意地上下翻飞，像一只无骨的章鱼，紧紧的盘住他那健美的身躯~~

当漆黑的夜无声无息地笼罩着我们时，月儿努力地从云朵里撕开一个小缝儿，含羞地露出半张脸，将那缕缕银光洒了进来~~

“然，你饿了吗？”泉听着我肚子的“咕噜”声，含笑地问道。

“那还用问吗？从头晌午一直运动到这时，就是机器人也架不住这么操劳啊~~”我慵懒地说，嗓音都有些沙哑了。

“呵呵~”泉自豪地笑着说：“你还报怨？这说明你的男人有超强的战斗力呀，多少女人想得到都得不到呢~。宝贝，不如再来一次，然后就去吃饭，好不好？”

“大侠，饶命吧，”我有气无力地说，“再一次，我就壮烈牺牲了，你就得着当鳏夫吧。”

“哈哈哈~”泉大笑了起来，抱着我走进浴室，泡进水里，说：“好凉啊，正好可以降温了，然，你也降降吧。”

我被水一激，全力抱住泉，像个浣熊似的，小声地说：“拜托，我可没有火了，用不着这么降，就不怕我一下被彻底浇灭了，再也没火了吗？”

泉利索地帮我清洗完毕后，将我擦干，放回暖烘烘的被窝里，自己又回去降温了。

我从梦乡中被叫醒，睁开迷茫的双眼，说：“天亮了吗？”

泉在烛光中笑着说：“没用，你不是饿了吗？来，我喂你吃一些，先垫一下，明早再好好吃。”

我半靠着他，随意地吃了几口，就摇头表示不吃了，头往旁边一歪，就又睡着了~~

泉好笑地看着我，把碗放在一边，搂着我一起睡了。

当我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车厢里，身边的婉儿也睡得正香，坐起来，就见到未然，她正笑着看我。

“我们又走了吗？怎么回事？”我怔忡地问。

“我们要先回去，未央他们年底前会赶到的。”未然笑着说：“你和婉儿还真能睡呢，都快晌午了。”

我白了她一眼，说：“以后，你就不会笑我们了，你自己也会成为其中之一。到时候，别说我们一起来笑你，欺负你就好。”

未然的脸一下就红了，小声说：“真有那么严重吗？我有点儿怕呢。”

我在她耳边小声地问：“藤没对你动手动脚过吗？就没吻过你？不可能吧~~”

未然红着脸，说：“我们相处的时间还不长，怎么会那么快呢？不过，他倒是亲过。”

“哦，别急，快了，”我暧昧地笑着说：“要不，等我们回到别院，你们先尝尝滋味，如何？”

婉儿也睁开眼睛，小声说：“千万别试，不然，你会累惨的。这男人一旦得到你，没有一天会让你空闲的，每天都腰酸腿抽筋的，让你又不舍得去拒绝。未然，想过几天安生日子的话，别试。”

我笑着说：“这是婉儿的经验之谈，未然，你想听就听吧。不过，洞房花烛夜时，你也会尝到的，不如，你问问婉儿，她有经验~~”

婉儿红着脸，小声说：“大嫂，你的经验不是比我丰富吗？你怎么不说？”

“没办法，不是我不说，”我晃着头，说：“你大师兄的功力太高，我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交出一切，怎么说？”

“喝，原来大师兄那么厉害？”婉儿吐着舌头，笑着说：“大嫂，你真是好有福气呢。像我，痛得跟什么似的~~”

“真的很痛吗？”未然一脸担忧地问。

“也不全是，只有一下而已，”婉儿红透了小脸说：“更多更好的在后面，还不错啦~~”

“婉儿，你不是也跟我一起学那种功夫了吗？怎么还这么不济呀？”我不解地问。

“你不是学得比我的时间长吗？大嫂，你不也这样？”婉儿看着我，反问道。

“呸，我怎么能跟你比，我本身一点儿武功没有，”我白了她一眼，说：“我已经很厉害了，要是以前，不到二个回合，我就直接进入梦乡了。”

“婉儿，是不是箫也勇猛异常呀？”我坏笑地问婉儿。

“嗯，可能是我练习的时间还不长吧，”婉儿不好意思地说，“时间长了，会好一些吧。我已经感到比原来好很多了，只是，他好像也强了很多~~”

“傻瓜，那是人家原来都没露出实力，”我点了她一下，说：“箫还是很在意你的，以前是怕你太累了，不想太勉强你。现在，发现你功力大涨，他当然会用全力了，笨蛋。”

未然在一边听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问：“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呢？”

我笑着说：“让婉儿教你，毕竟她以后会是你的三嫂子，怎么能不管你的[性]福生活呢？跟她学吧，你们比较好沟通，我出去一下，有些饿了。”

“大嫂，你怎么跑了？”婉儿噘着嘴，看着我的背影，无可奈何地说。

我钻出车厢，看见泉正一脸笑容地看着我，手上拿着一个油纸包，说：“睡够了？来，我给你准备好吃的了。”

我坐在他身边，看着骑着马在前面追着雪儿的箫和藤，说：“他们干嘛，跟雪儿比脚力吗？”

“是呀，年轻嘛，”泉拿起一块桂花糕，递给我，说：“来，坐到我怀里，这样吃，肚子里会灌进凉气的。”

我顺从地坐在他怀里，背着风，小口的吃了起来。

“你们刚才在里面说什么了？我没听清。”泉含笑地看着我，伸出舌头舔掉我嘴边粘着的一点儿碎屑。

我的脸一红，也伸出舌头，在嘴唇周围舔了一圈儿，没发现再有。

泉的双眼一下子就亮了起来，笑着说：“你又勾引我了~”一低头，就来个法式热吻，半晌后，才放开我，我已经气喘吁吁了。

我白了他一眼，说：“总是把罪名按在我的头上，怎么就不能承认自己色情呢？”

泉好笑地看着我，说：“然，知道吗？你自己可能不清楚，这种无意之中的妩媚最是动人的，只要是个正常的男人，都不会没反应的。”

“看来，我以后只能面无表情了，”我叹息着说。

“用不着，”泉笑着说：“这样才自然，现在知道为什么有些男人一看见你就对你有好感了吧？就像浩和若尘一样，真不知道你原来怎么会没有男人注意到你呢？”

“我们那儿的男人更喜欢像芸娘那样的美女吧，”我看着泉，说：“也不对，霜和藤他们就没这样。”

“那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你是大哥的人，怎么敢有非份这想呢？在他们的心里，你是大嫂，是夫人，就算喜欢，也是那种正常的喜欢，不会有别的。”

泉撕了一块香肉，还暖着呢，喂到我的嘴边，说：“吃吧，我可是一直用内力维持着它的温度哟~”

我笑着咬了起来，说：“还真是浪费呢，居然用到这儿。泉，你的师父在哪儿呀？我只知道天胜是你的师弟。”

“我的师父可离得远多了，等以后有时间，我带你去，我也好长时间没回去过了。”泉有些怀念的说。

我点头，从他身上要下来，说：“婉儿也没吃呢吧，我拿给她吃一些，进去啦？”

泉拍拍我，把我扶起来，护着我，让我钻进车厢。

“婉儿，来吃些东西吧，”我看着未然一脸的红，笑着说：“怎么，都已经说完了？未然，心里有底了吗？”

婉儿把吃的接过去，笑着说：“谢谢你，大嫂。哪儿有那么快呀，剩下的要她自己去练了，没实际经验，有些事儿说了也是白说。”

我看着未然，笑着说：“没那么严重，你们还都好，只有一个男人，我有两个呢，不是也好好的吗？魂是最那个的，他有五个人一起服侍他呢，那才叫个酷！”

未然红着脸，说：“有几个他那样的？这几天，我看相儿他们几个每天都很疲倦的，我弟倒像是没事儿似的。”

“那是未央没加入，你没看到未央在我们那儿呢，”我笑着说：“那叫一个惨，每天晌午出现，没一次能好好坐着说话的，都是躺在软塌上，连吃饭都要喂的。”

婉儿也笑着说：“有相儿他们分担，未央就轻松多了，未然，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哟~~”

“藤，不会那样吧？”未然迟疑地问。

我坏笑着，小声说：“那就试下喽，不然怎么能知道呢！”

“不要，我还是不要了，”未然红着脸，说：“看到你们这样，我还是不想试了。”

“婉儿，你不能让未然心理上有障碍呀，不然，藤会埋怨你的。”我看着婉儿，一脸怪异地说：“你想以后藤来找你麻烦吗？”

婉儿看了看我，再看了看未然，说：“其实没有那么恐怖的，未然，我刚才是有点儿过分。真的，不如你先试一下也好。”

这时，泉在外面大声地说：“我们去酒楼吃饭吧，箫已经上去了。”

三个女人从车厢里出来，看着眼前的一切，原来是到了一处小镇，我们停在看来是最好最大的一个二层楼的酒楼前。

泉伸出手，把我抱下车，也不管后面的女人能否跟上，径直地走进了大门，直接上了二楼。

我从泉的身上跳下来，看到箫已经坐在靠窗边的一个圆桌边，有些菜已经摆上了。藤在一边摸着雪儿的大头，在地上放着大盘牛肉，足足有三斤，雪儿吃得正香呢。

我回头看着婉儿她们已经上来了，笑着说：“快来吧，吃那些干粮都要腻味死了，我想吃些青菜，喝些清淡的汤。”

大家有说有笑地坐了下来，藤看着未然，浅笑着说：“你们在车上都谈些什么好玩的事儿了，有意思吗？”

未然的脸，一下子就红透了，低下头，没说话。

婉儿看着藤，也笑着不说话，我连忙说：“没什么好不好玩儿的，就是交流一下女人之间的感悟，你们是不会感兴趣的。女人们在一起，还能说些什么？不就是那些嘛。”

吃得差不多时，楼下突然传来喧闹的声音，夹杂着小孩子的哭声，我好奇地趴上窗台，推开窗棂，向下张望着~~

(上午的电脑有点儿问题,上不来网,急了一身的阿富汗,好不容易能上来了,希望大家不要嫌太晚!!!!!)

第七十四章 路遇(一)

眼前的情景让我怒气冲天，一群十五、六岁的大男孩围着三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正在欺负着他们，而且看起来，都是一群讨饭的乞

儿。一个最小的孩子正被推搡着倒在地上，伤心地哭着，另外二个奋力地与那些大一点儿的厮打成一团~~

我瞪着圆眼，转身就往下跑，一口气跑到他们身前，大喊一声："都住手！谁敢再动手，我就让他趴在地上起不来！"

他们果然都停下手，回头看着我，见我一身富家公子的打扮，退缩在一边，用眼睛上下地打量着我。

"看什么看，没见过帅哥吗？"我语气不爽地问，看着眼前跟我差不多高的半大的乞丐，说："不知道欺软怕硬是让人看不起的吗？他们还那么小，为什么要欺负他们？"

我走过去，不太友善地拔开挡在眼前的两个，走进中间，那个哭泣的小男孩还坐在地上，脸上被泪水冲出几道水痕，将小黑脸儿弄得像只小花猫似的，一双水亮的大眼睛愣愣地看着我走到他跟前~~

我蹲下身，看着他，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不像一双男孩子的眼，被泪水冲过的脸上稍露出粉嫩的底色，他也正打量着我。

我伸出手想拉他起来，说："一个男子汉怎么可以哭呢？来，跟我走吧，我给你好吃的，好不好？"

"不好，"旁边一个小男孩一把抱住他，用敌意的眼睛看着我，说："你为什么要给他吃的，是不是想把他骗走，好卖了他，我们不用你来假仙！"

我看着这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儿，笑着说："你还真是大胆呢，怪不得刚才会那么勇猛。不过，你有的也就是冲动罢了，你保护得了他吗？你的冲动让你们陷进困境，看看你们的狼狈样子~。不过，我喜欢你的性格，怎么样，考虑一下，跟我上去吃饭好不好？我可不是每天都来呀！"

另一个走到我身边，说："你真的只是想赏我们一顿饭吃吗？"

我转头看着他，心里暗自点头，这个男孩子有点儿意思，长大也会成为让女人迷恋的美男子。

"看来，好人是不能做的，"我笑了起来，轻松地问："你看，你们三个，一共能卖出多少钱？往多了说吧，十两银子够不够？"

旁边的一个大孩子说："十两？傻子才买他们。手不能挑，肩不能扛的，五两就够多的了。"

我看了他一眼，转头对那个小美男说：“你看我像缺那点儿钱的人吗？“

他摇摇头，说：“不像。那你是真心想给我们饭吃了？好，我跟你去。”

地上的两个也站起来，说：“我们一起去，就是跑，也能跑掉一个。”

我笑着说：“好吧，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跑掉的。走吧，我在二楼吃饭呢。”

正要走，刚才说话的大孩子拦在我身前，说：“你不能把他们带走，他们是我要收的小弟。”

我好笑地看着他，说：“那他们同意了吗？如果没有，你是没有任何权力留人的。”

“嗯，我们正在商量，还没最后定妥。”他迟疑地说，想了想，又说：“我们会发展成最有实力的帮派，就像丐帮一样。”

“喝，口气倒是挺大的，”我看了看他，倒不像是个太坏的人，眼睛也清澈得很，脸上没有因为穿得太过破烂而露出低人一等的表情，一团正气的。

那三个小家伙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才不会同意呢，我们要自己闯荡江湖，谁要跟着你们，到头来，不过是个讨饭帮而已。”

“有意思，”我看了看他们，说：“三个小的上去吧，在那等我。”

我冲着旁边看热闹的店小二说：“小二，给这几个大一些的，上些肉包子，管够吃，帐记我们身上。”

那个跟我说话的大孩子，愣头愣脑地看着我，说：“你不是很生气吗？怎么还给我们包子吃？”

“你想带着兄弟打出一片天，让我很佩服，如此而已。”我转身向酒楼走去。

泉一直在门前看着我，见我回来了，也不多说话，跟着我上了楼。

才上来，就看见刚才那三个小家伙已经在埋头大吃了，婉儿他们都一脸的心酸，我心里一动，想起他们也都是孤儿，想必是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我看了泉一眼，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待一晚，好不好？”

“随你，我没意见。”泉看着我一笑，瞅了瞅那三个小鬼，说：“你想怎么样？不会是舍不得吧？”

我点点头，说：“你看他们怎么样？有没有练武的天赋？”

“吃完再说吧，”泉搂着我，走向他们。

我坐在一边，看着他们的吃相，简直可以用狼吞虎咽来形容，到了后来，直接上手抓了，让我的心顿时软得一塌糊涂，眼圈儿也红了。

泉已经定好房间了，对我说：“你先去休息一下吧，好不好？”

我摇摇头，看着已经吃完的三个小鬼，说：“你们想不想再也不挨饿了，学好武功好做个有本事的人？”

“当然想，”那个虎头虎脑的小子想都不想地说。

“只要你们跟着我，这一切就不是难事，怎么样？考虑一下吧。”我看着那个成熟一些的小鬼说，“别太快回答，我们要在这待一晚再走，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判断我们是不是好人。”

我喊了一声：“小二，你来一下。”

小二小跑过来，说：“公子，有什么吩咐？”

“你把这三个小鬼领下去，洗个澡，找些干净的衣服给他们换上，钱算在我们的头上，也给他们开间房，这就去办吧。”我和颜悦色地说，看着他们三个跟着小二走了。

“大嫂，”婉儿看着我，说：“你是不是原本没想这么做？是不是因为我们？”

“说什么呢？”我不想让婉儿他们增加心理负担，笑着说：“我觉得跟他们很投缘，而且，他们那么小，居然想不靠别人，自己去闯荡江湖，让我很感动，好像跟我一样，也那么无所畏惧。”

我们一起回到房间，各自清洗一下，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就都聚到我们的房间来了。

正在说笑，门外小二说：“公子，那三个小孩子已经来了，能进来吗？”

我走过去，打开门，看着他们，愣了一下，说：“都进来吧。”

大家看着他们走进来，也都呆了一下，说："真是想不到啊，洗干净换身衣服的改变竟然这么大，快来，这有水果，随便吃吧。"

我见他们还有些胆怯，拿了几个苹果塞到他们的手上，亲切地说："来，吃吧，别怕。自己介绍一下名字吧，我们彼此还没真正认识呢。"

"我叫龙儿，他叫虎儿，"那个小美男说，指着那个小的，说："她是我妹妹，叫叶儿。虎儿是我们后认识的，但是他人很仗义，所以这二年，我们一直在一起。"

泉看着龙儿说："你想学武功吗？过来，让我看看。"

龙儿望着我，没动。

我一笑，说："去吧，他是我的相公。我是个女的，叫然，他叫泉，还有婉儿，箫，未然，藤，他们的武功都很厉害的，只有我没有武功。"

龙儿慢慢走到泉的身边，不放心地看着他。

他笑了一下，说："我也是个美男子呢，有那么吓人吗？来吧，让我摸一下，看你是不是适合练武。"

泉的双手在龙儿的身上摸了一遍，满意地看着我，说："不错，是个练武的好苗子。然，你想怎么做？"

我把虎儿也推到他身前，说："看虎儿怎么样？"又回头对叶儿说："你让婉儿阿姨摸一下，好不好？"

婉儿本来就挺喜欢叶儿的，一听，连忙笑着说："叶儿，你过来，让我看看。"

这时，泉说："虎儿也不错，虽然没有龙儿强，也是个值得培养的孩子。"

婉儿也满意的点着头，说："大嫂，让我来照顾叶儿吧，我挺喜欢她的。"

我看着龙儿说："你怎么想的？如果你不愿意，我不会勉强你的，会给你留些钱。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决定跟我们走，三个人一起，好不好？"

叶儿见龙儿有些犹豫，连忙说："哥，我看他们都是好人，不会对我们不好的，你就同意吧。"

龙儿看了一眼干净利落的二人，下了决心，对我说："好吧，我们就跟着你们走。不过，我们可不做苦工。虽然我们现在都小，但是长大后会很有用的，决不会白吃饭的。"

我笑了笑，说："我可没想让你做仆人，我还不是虐待孩子的人，再说，我们的家也不缺下人。你们先跟我回去，到家时，再安排吧。"

我让他们回房间休息去了，说好吃晚饭时叫他们。

大家一起看着我，等着我自己说出目的来。

我笑着说："他们不可爱吗？我是真的喜欢他们的。"

婉儿看着我说："大嫂，你一定还有别的目的，就说出来吧。我对你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快说吧。"

"好人难做呀，"我叹口气，说："我就一定得有目的才能做事儿吗？我只是不忍心看着这么小的孩子流浪而已。以后，我还会这么做的。"

大家见我不说，也不勉强，都回去休息了。

泉搂着我，躺在床上，说："然，你心里还是有些想法的，是不是？"

我看着他，说："说我一点儿想法没有，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与我的想法比起来，让他们有个好的环境生存下来，比任由他们自生自灭来说，这一点就微不足道了。是不是？"

泉想了想，说："那是。他们能不能存活下去，还真是个未知数。不管你怎么想，这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选择。"

我点头，说："我也没别的坏想法，只是觉得我们以后一定会有更大的局面，与其到时再增添人手，不如现在就自己培养些人才。我可不想再发生哑叔那样的事情。"

泉动容地看着我，说："然，那次的事依然对你的影响这么大吗？"

"泉，不是的。我只是未雨绸缪而已，"我看着他，轻声地说："我想，我们培养一些有资智的孤儿，一来，是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学些东西，长大后愿意留下来的，我们就让他们做些事；二来，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会最可靠，反正他们是没有亲人可依靠才

去流浪的。虽然，我也有一些的私心，但是，对于那些流浪的小孩子来说，这是让他们生存下来的最好办法，不是吗？”

泉一脸赞同地说：“是不错，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我想让他们为我们培养这些孩子，”我坏笑地说：“又不想让他们知道是在免费为我服务。不然，都由磊和你来教，岂不是没有时间来陪我了吗？你们本来就家大业大的，已经好忙了，不能再增加你们的负担了。”

“然，你好奸诈呀，”泉笑着说：“不过龙儿，我还真想带在身边呢。他是个好秧子，一定能成大器的。”

“那好办呀，”我一脸的算计，说：“先让天胜教他入门，反正你们是一个师门的，内功心法都一样。打好底子后，你再教不就好了~~”

泉笑着亲了我一下，说：“被你惦记着，真的好可怕。然，我永远都不负你，一直在你身边守护你，好不好？”

“怎么，怕我的报复？”我挑起眉，斜视着他，一脸的诡异。

“我是真心实意的，相信我，”泉一脸的讨好，说：“我是你的亲亲老公呀，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是不是？”

我笑着打了他一下，说：“相信你，我不信你谁呀？你可是让我第一个心动的男人呢~~”

第七十五章 路遇(二)

一夜无事，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继续赶路了。

我们三个女人和三个孩子正在车厢里说笑着，突然马车停了下来，泉大声地问着：“你们想干什么？不知道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吗？”

我钻出车厢一看，是那些大孩子，有十二、三个。他们一见我，都跪下，那个打头的说：“我们也想跟着公子走，带上我们吧。我们都不是坏人，真的。我们也都是孤儿，是怕受别人欺负才结成伙儿的。”

龙儿也钻了出来，那个人一见，连忙说：“不信的话，您问龙儿，我们真的不是坏人。”

我看了龙儿一眼，龙儿懂事地说：“他叫铁拳，虽然有些性格，倒也不是个坏人。他也挺苦的，还罩着一些流浪儿。昨天，是他们一定要我们入伙，我们才打起来的。”

铁拳一听，急忙说：“我是怕你们太小，被地痞们欺负，不是诚心要打人的，对不起。”

我看了泉一眼，泉笑着说：“随你，想怎么做就做吧，有我呢。”

我感动地一笑，回头对铁拳说：“你带着几个信得过的兄弟到飞龙堡的别院来找我吧，不过，你的兄弟要你来做担保。我只信任你，明白吗？我在那儿等你三天，如果你能赶到，说明你还有些能力，我会安排你们的。我给你一些钱吧，好不好？”

“不用了，公子，”铁拳高兴地说：“您能收留我们，就已经是最大的恩惠了，我们一定能找到的。我们先走了，再会！”

铁拳起身招呼着那些小兄弟，呼啦啦地跑掉了。

我笑着说：“倒是个坦率的人。龙儿，你昨天才被他欺负了，今天为什么还替他说话呢？”

龙儿看着我，说：“我也读过三年的书，明白一些道理，知道你能收养我们，不只是因为我们只是可怜而已。我不想让你认为我是一个挟龇必报的小人，而且他确实不坏。”

我拍了拍龙儿的头，说：“我没看错你，你以前的家也是个不错的家庭吧，有没有练过武？”

龙儿有些难过地低下头，说：“我爹是个读书人，我娘会些武功。本来，我们一家人过得挺好了，可是，有一天，娘叫我带着妹妹出去玩，说不要再回来。我晚上带着妹妹偷跑回来，就发现他们已经死了，我不敢在家里逗留，就带着妹妹流浪了~~”

我的眼圈红了，心酸地把叶儿抱过来，说：“别怕，以后有我呢，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再让人欺负你们，好不好？”

叶儿突然哭了起来，抱着我，不放手。

婉儿和未然也都流下泪，哽咽着，一脸的难过。

我拍拍叶儿，说：“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哭了，我们要笑着生活，记住，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能支配它，懂了吗？”

连婉儿都一起跟着点头，虎儿在一边说：“我们有家了吗？”

我笑着说：“是，我们有家了。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记住了吗？”

我像个发光体一样，在朝阳的照射下，一脸的坚定，一脸的自豪，大家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声声不息~~

有了这三个小鬼，我们也没急着赶路，主要是，铁拳他们是徒步走的，我们走太快，他们一定不会在期限内赶到的。

这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小村落，眼前的一切让我的心里很难受。

十来户人家，几条瘦狗在其间乱窜着，破败的茅屋，只有升起的缕缕青烟，让人感觉到还有人在这里生存着。

还没等进到村里，就看见路边的树杈上倒挂着一个小孩子，脸上冻得红通通的，稚嫩的声音问道："你们要进村子吗？还是别去了，那没有什么吃的可以让你们吃饱。"

我看着他，在树上直晃荡，连忙说："你快下来吧，多危险呀，别摔着。"

他咯咯一笑，从树上直接掉了下来，我刚"啊"了一声，他就已经翻身站在地上了。一双露出脚指头的破棉鞋看来像是捡到的，大了好多。身上的棉衣也是千疮百孔的，正笑着看着我，一脸的吓唬人的样子。

他长着一双圆眼，虽然瘦小，但是精神头倒是十足，见我看着他，一笑，轻轻一跳，就跳上了马车。

我回身向婉儿伸出手，说："还有肉干没有了，给我一点儿。"

婉儿递给我二块，我拿在手里，对他说："想要吗？"

他警惕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肉干，伸出舌头舔了下嘴唇，说："这是肉吗？我第一次见到。"

我一听，就把肉干塞到他的手里，说："都给你，吃吧。"

他拿着肉干，看了看我，说："我要拿回去，你们跟我一起进村吧。我给你们带路，不过，村里没什么好东西，都是穷人。"

他跳下车，跑在前面，看到雪儿，高兴地说："好大的猫呀，真漂亮。"

雪儿看了他一眼，把头转向一边，不理他。

我笑着说："它叫雪儿，是只老虎，你叫它—猫，它当然生气了。"

他淘气地一笑，带头跑进村子，向一间最破的茅屋跑去，大叫着：“爷爷，有肉吃了~~”

我们跟在后面，也走了进去，边走边摇头，看着摇摇欲坠的屋顶，四面透风的窗棂，半挂着的房门，叹息着。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屋子里传出来，“你又去偷吃的了吧，小丘，村里人都穷，不要再这样做了，快送回去。”

“爷爷，这是别人送我的，不是偷的，再说了，村里谁家有肉吃呀？”小丘委屈地说。

我在院子里接过话茬儿说：“是我送给他的，老人家，能进去吗？”

“快请进吧，”一阵干咳声伴随着传来，似乎有透不过气来的样子。

泉小心地把那扇“门”打开，我低头走了进去。

眼前一酸，我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一个小土坑上，一床露着棉絮的破被盖在一位骨瘦如柴的老者身上，小丘正趴在坑边，手里拿着那两块肉干，眼巴巴地看着老者，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胸。

我走了过去，低下头，看着他，说：“老大爷，这肉干是我送给小丘的，放心吧。”

“好人哪，好人，”老者想竭力地坐起来，却怎么也起不来。

我急忙用手按住他的肩膀，说：“快躺下，别勉强。”

“小丘，你去外面打点儿水来，”老者打发小丘出去了，看着我不说话。

我想了想，说：“您想说什么，尽管说好了，小丘已经出去了。”

“你是个好人，小丘不是我的亲孙子，我就要不行了，你能带走他吗？他是个好孩子，真的。他的父母被一群坏人杀死在村外，我从外面回来时，捡到他，那时，他才六岁。”他喘着粗气说，想一口气说完。

我急忙说：“您放心吧，我会照顾他的。我给您找个大夫吧？”

“用不着了，我已经不行了，”他艰难地摇着头，说：“就是因为放心不下他，我才强挺着，村里的人都穷，没人能收留他，你就带他走吧，我、我谢谢你啦~~”

他长吁了一口气，不动了。

小丘手里拿着个掉渣的木碗走进来，见了他这样，随手一丢，跑上去摇晃着，嘴里连声喊着：“爷爷，你怎么了？”~~

我流着泪，看了身后的泉一眼，泉走上去，把小丘抱起来，顺便将那破被拽起来，盖在老者的头上。

我出了屋，抹掉脸上的泪水，对正在看着我的三个小家伙说：“我们又多了一个家人，一起欢迎他，好不好？”

这时，小丘的哭声引来了几位同样一身补丁的村民，纷纷问着。

泉拿出三锭银子，说：“谁是村长，请站出来好吗？”

一位老人走了出来，泉走过去把银子放在他的手上，说：“小丘的爷爷刚过世，这是埋葬他的钱，请你代为操办了。剩下的，就给大家分了吧，贴补一些家用。我们是小丘的家人，才找到他，就带着他回去了。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好吗？”

那位村长看着手里的银子，颤抖地说：“这么多的银子呀，好的，好的，你们放心地走吧，一切有我呢。”

带着哭闹的小丘，我们心情沉重地离开了那个让人心酸的小村落。

我用棉布把小丘的花脸擦干净，找了一件相对短一些的棉袍给他穿上，说：“小丘，你爷爷把你交给我了，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你再也不会挨饿了，来，这是龙儿，虎儿，叶儿，他们也是跟你一样，刚成为我的家人，以后要互相帮助才行，知道吗？”

小孩子就是好相处，一会儿的功夫，他们四个就熟悉起来，小丘也慢慢地有了笑容。

到下一个小镇上，我为他们每人都添了些衣服，小丘洗干净后，也是个让人喜爱的孩子，就是瘦得多，一问，才知道只有八岁，比叶儿还小一岁。最大的是龙儿，已经十一了，虎儿十岁。

有了他们几个小的，车厢里更热闹了，男人们都不进来，只有女人和孩子，我被吵得钻出来，和泉坐在车前，看着风景。

泉把我搂进怀里，我挣了一下，他笑着说：“怎么了，有了孩子不要老公了？”

“说什么呢？”我白了他一眼，坐着没动。泉把披风捂严，说：“你要是一路就这么收下去，我们家里就是收容所了，还想吗？”

“随意吧，”我叹口气，说：“每次，我的心情都很难过，一时半会儿的平静不下来。不过，我看小丘有点儿功夫底子，是不是？他那么灵巧。”

“嗯，我正想呢，由浩来照顾他，是个不错的主意。你说呢？”泉笑着看我，一副鬼胎的样子。

我点头，笑着说：“你越来越像我呢，不错，我也这么想过。”

“那是，我们夫妻同心嘛，是不是？”泉得意地笑了起来，还偷袭地亲我一下。

一路走走停停，这一天，终于来到若雪的家了。

第七十六章 回家的感觉--真好

走进会客厅，若雪的父母已经坐在厅上了，除了若尘不在，大家都在。

珠儿跑到我跟前，笑着说：“然主子，你可回来了，想死我了。”

泉在一边说：“珠儿，你连这句都学到了，这可是然的口头禅呢，见到谁都这句，真是跟什么人学什么样啊。”

我笑着回头白了他一眼，说：“你好像很不满，是不是？”

泉摸了下鼻子，退到一边，不说话了。

若雪的父母带头笑了起来，大叔说：“这下，我可是一点儿都不担心若雪嫁过去会受气了。”

大家又笑了起来。

龙儿带着小鬼们走了进来，都躲在我的身后，不动了。

我看着若雪他们说：“这是我收养的小鬼，龙儿、虎儿、叶儿、小丘，还有，这是藤和未然，你们只听过名儿没见过人，这下能对上号了。”

藤笑着说：“大嫂，你的介绍还真是有特点呢。来吧，我也来对对号吧，这是若雪，那是珠儿，你是蕊儿，都对吧？”

大家又笑了起来，气氛一度高涨，我对藤说："还有若凤，你不认识吧，来，这是若雪的姐姐，认识一下吧，未然，你也进来。这是未然，未央的姐姐，对上号了吧？"

一阵爽朗的笑声传了进来，若尘翩翩走了进来，笑着说："为什么每次我都不在场，太不公平了！然，你是不是算好我不在，所以才来的？"

"我要是真会算，现在你也不应该回来呀，是不是？"我笑着走过去，抬手捶了一下他，说："亲家，你想跟我抬扛，是不是找错人了？这是给你的忠告，要记住—那就是一定不要跟女人抬扛，尤其是一个嘴不饶人的女人！"

若尘笑着揉了揉我捶着的地方，一副受教的样子说："现在知道了，我还是离你远一些的好。"

我点点头，说："孺子可教也，好好记住吧，非常有用。"

泉走过来，笑着搂过我，说："你不怕他给若雪出的嫁妆少吗？那我们不是亏了？"

我笑着说："怕什么？应该怕的人是他，他妹妹嫁到我们家，你说，他不赶紧讨好我，能行吗？"

大家热热闹闹地来到酒宴上，这回人多，一共坐了两桌。龙儿他们也放开了，活泼起来，跟着蕊儿身后乱跑~~

吃过饭，我们又说笑了一会儿，就去休息了，明早就动身回别院，若雪也跟回去。

第二天，我们告别了若雪的父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返回了别院。

严叔看见我们都回来了，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跟前跟后的张罗着，看到还有小孩子，更是高兴，连声说："这都多少年没小孩子了，真热闹。阿冬也长大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好玩了，来，我带你们找好吃的去。"

我抽了个空儿，单独把霜找了出来，看着他笑，也不说话。

霜有点儿不好意思，说："然主子，你就别看我了，我会那么笨吗？"

我笑着说："那就是说，已经得手了？"

“没有，”他红着脸说：“不过，再有些时日，应该差不多了。你也知道，凤儿她不像若雪那么单纯，她可是很精明的。”

“不错嘛，已经叫凤儿了，比我想得要好，”我点头称赞他，说：“霜果然是最了解我的，跟你说话，就是省心。不过，过二天，会来一些小伙子，比龙儿大一些，你费心看着，有合适的留下来，训练成护卫吧，他们毕竟大了一些，不知道习武能不能行？”

“放心吧，就算有过了年纪的，还有雷，他的一身横练功夫也是很强的，我会挑一些适合的，送回主宅，让雷去训练。”

“霜，表扬你的话，我就不说了，”我笑着说，想了想，说：“如果有合适的，选几个让魂去训练，我想增加一些特殊的人才，明白吗？”

霜点头不语，我满意地走了。

在我们回来的第二天，铁拳带着小兄弟们到了，一身的风霜，一看，就吃了不少苦，有些人的脸上还有些青肿。

我皱着眉，说：“是什么人欺负你们？说出来，我们飞龙堡的人也敢动！”

铁拳感动地说：“没关系，如果不是我后来打出飞龙堡的旗号，只怕还走不到这里呢。真的没什么，我没晚吧？”

我点头说：“没晚，还提前一天呢。霜，他们就交给你了。”

霜点头，走过来，说：“你们暂时就跟着我，我会找机会看看你们的实力的，走吧。”

铁拳看我一眼，我点头示意他跟着走。

又待了二天后，我们才起程回温泉。现在已经是腊月初了，也应该回去了。

一路上顺顺当当的，二天急行军后，我们总算是平安到家了。留守在家的人，在见到打头阵的雪儿先跑回来了，都欢呼着出来迎接我们。

磊站在最前面，一脸强压的沉稳，在见到我的那一刻，一切都溶化了，我高兴地冲到他身前，跳在他的身上挂着就不下来了。

磊压低嗓音，微微颤抖的在我耳边说：“小妖精，你总算回来了~~”我不顾大家都在，冲动地吻上他，身边响起如雷的掌声~~

磊看了看泉，笑着说：“这里就交给你了。”说完就抱起我，像只巨鹰腾空而起，飞回了我们的爱巢。

泡在久别的温泉里，我舒服地随意游了起来，变化着各种姿势，磊只是贪恋地看着我的身影，等着我玩够了，再回到他的身边，就像这次的远行一样~~

我从水里潜到磊的身前，双手一抓想吓他，没想到，被磊的大手一拽，就浮了上来。我张嘴吐出一口水，喷在磊的脸上，哈哈地笑了起来。

磊看着我的笑脸，轻声地说：“就是这张笑脸，让我每夜都在梦里看到，支持我一直等在家里。你可知道，这种相思最是难耐？”

我动容地看着眼前这个铁血汉子，痴迷地说：“你可知道，我也想你。尤其是离家越近，心里就越迫切地想见到你，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来~~”

我双臂搂抱着他，缓缓地吻上他的唇，双脚在他的身后勾住，主动的挑逗着，与他那瞬间爆发的热情在温水里抵死缠绵着，任凭风浪起~~

翻江倒海后，我软绵绵地趴在磊的身上，他躺在地板上，身底铺着软垫，双手在我的背上不停地爱抚，由上至下~~

我情不自禁的也缓缓地抚摸着他那健壮的身躯，双唇由上至下地轻吻，不放过一寸肌肤~~

“哦~，然儿，你歇过来了吗？~”磊浑身肌肉紧绷，像健美冠军一样的肌肉块强劲地展露出来，压抑的声音伴随着急促的呼吸，在我突然的吮吸下，如我愿地发出呻吟~~

在磊的强势下，又一轮的古老韵律在空旷的浴室里响了起来，两具充满活力的年轻躯体刚柔相济，配合默契地弹奏着动人的旋律~~

我微眯着双眼，羞赧的坐在磊的身上，还在滴水的那几缕已经留至过肩的长发随着律动将晶莹的水珠点滴在颤抖的双峰上，清纯的红脸上带着一丝妩媚，正动情地吟唱~~

磊的目光灼热，看着那诱人的蜜桃，猛地坐起身来，含糊不清的喃喃自语道：“小妖精，~~”一口叼住粉红的桃尖，另外一个被他的大

手握住，不断地揉捏着，闲下的另一只手搂紧我的小蛮腰，加大力度地狂飙起来~~

我在这么强劲的攻击下，下意识地向后一挺，瞬间进入白热化状态，无法抑制地呻吟着冲上峰顶，盘旋在高空中不愿降落~~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又浸在温暖的水中，身后传来磊低沉的细语，“醒来了？马上就洗好了。累了吧，我们上去吃些东西吧~”

我想抬手反搂着他，苦笑一下，说：“胳膊都抬不起来了~，磊，你感觉好吗？”

“好，好得不能再好了，”磊轻吻一下我的耳朵，笑着说：“太美好了，然，你让我又一次感到惊喜，想就这么一直下去，不问世事了~~”

“那可不行，我可受不了，”我浅笑地回眸看着他，在那刚劲的下巴上一吻，轻声说：“我又厉害了吧，让你疯狂了吗？”

“疯狂，我想就这样下去，”磊将我转过来，横抱着我，说：“等待煎熬的结果竟让我如此喜悦，我不介意还有下回了~~”

磊抱着我，走出水池，在我身上披上一件浴衣，就向多出来的一个旋转楼梯走去。

我惊奇地看着，问：“什么时候多个它？通向哪儿的？”

“你走后，我发现从我们的寝室走外面的楼梯下到浴室太麻烦，就在这里多加了个楼梯，直接通到寝室，这样，我们随时都可以像现在这样，去哪儿都行，省去穿衣戴帽的麻烦了。”磊溺爱地看着我，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

我的眼睛一亮，说：“磊，想不想来个刺激的~~”

他一脸兴奋，随即说：“还是不要了，你太累了，下次吧~”

我坏笑着在他身上转换一下姿势，搂紧他的脖子，将双腿盘在他的腰上，脚在他身后勾住，看着他懵懂的神情，得意地一笑，小声说：“继续走啊~”

随着磊的脚步，我低头亲吻着他颈部敏感的部位，舌尖轻撩着，听到磊吸气的声音，那又快速昂扬的巨大贴上我的蜜源，不请自入~~

磊惊喜地看着我，用力向上一挺，直抵最深处，目光如炬地看着我轻咬的下唇，伸出舌尖来解救那被虐待的红唇，调整着脚步的节奏，带着我一起深陷进另类的刺激中~~

终于来到了寝室，我们都已经渐入佳境中，直接倒向特定的大圆床上，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高昂的呻吟又响起~。

这一次，我直接昏睡过去~~

一双温暖的手将我从睡梦中叫醒，我睁开迷茫的双眼，发现天已经黑了，看着眼前的磊，笑了出来，说："我又睡着了，真是没用啊~"

磊笑着说："是我不好，让你太累了，来，喝碗燕窝粥吧。"

我坐起来，身上的棉被滑落了下来，我急忙将它拽住，提到胸口上，不安地看着磊那又亮起来的双眼~~

"别怕，我不会像只恶狼似的扑向你，专心喝粥吧，呵呵~"磊笑着舀起一勺粥，喂到我的嘴边。

我吐了一下舌头，张开嘴吃了起来~。

吃完后，我发现屋里的光线怎么这么柔和，一点儿不像是烛光。

我四下打量着，一回头，看见床头两侧各有一颗发光的珠子，正散发着荧光，吃惊地回头看着磊，张着嘴~

"这是夜明珠，你的嘴闭上吧，不然会流口水的，"磊笑着把碗放到床头柜上，钻进被窝里，说："好吗？看，还能盖上呢。"

他抬手将一个半圆形的滑盖一拨，屋里就暗下来一些，只有另一个珠子发出光了。

我凑过去，仔细地看着，笑了出来，说："这跟我们那的小收理箱差不多，不过，你能做出来，还真的让我吃惊哟~"

我回头看着磊，却发现他的目光直直的，正看着我的~胸~？

我低头一看，连忙缩回被里，原来不经意间春光外泄了。

磊轻笑着，说："还怕我看吗？你的每一寸肌肤都在我的脑海里，抹也抹不掉了。宝贝儿，你越来越让人着迷了，我看你越来越有料了，是不是我们的功劳呀？"

我红着脸，呸了他一下，不好意思地笑了出来，说："我也感觉好像是又大了，真的有关系吗？"

"当然，来，让为夫的再接再厉吧，"磊色色的坏笑着，双手从被窝里向我伸了过来，我连忙躲开，嗤笑说："不要，再大就会让婉儿她们笑的，已经够了，你走开啦~~"

他把头钻进被窝里，闷笑着说：“不够，多大都不够，来，乖啦，听话，过来~”

第七十七章 久违的"性"福生活

我竭尽全力地在直径足有三米的超大圆床上躲避着磊的魔爪，在被窝里乱爬着，压抑不住地笑着~。

终于感觉抓到床边了，我急忙钻出来，想爬出去，跳下床。

猛地，双脚被一双大手抓住了，磊笑着说：“看你还能跑到哪儿？”就被拖了回去，我挣扎着想抓住床边不放手，嘴里告饶地说：“放过我吧，求你了，我才回来呀~”

双腿被用力一分，磊色情地说：“既然你喜欢这儿，那就在这儿吧~”

那无休无止的热情又闯进来，我下意识地躬起腰，他一把将身上的被甩在一边，身后那颗剩下的夜明珠发出的荧光斜射在我的半个背上，与磊的身影遮挡住的另一半在律动中隐约交替着，让他更加昂愤地不断冲击着，视觉的加入让磊疯狂起来，我只有无助的呻吟着~~

当一切终于平静下来时，我一动不动地瘫软在床上，磊将剩下的夜明珠盖上，在黑暗中爬到我的身边，把我搂在怀里，喘息未定地说：“然，我明白你想要这圆床的意思了，随便在哪儿睡，都是床头，是不是？”

我无力地说：“拜托，我可没那么想，我们那儿最流行的就是这种床。是你把它做成这么大的，真是超炫的~浪费呀！对了，泉呢？”

“小别胜新婚，他怎么会来打扰我们呢？”磊的手还在不老实地淘气，笑着说：“他在楼下的单间睡呢。”

我已经无力思考了，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日上三竿，我躺在一楼的休闲室里，看着我的会员们，除了未然，一律撂倒~~

我无语仰望着苍天，说：“又开始了吗？我们的[性]福生活~”

“唉，大嫂，”婉儿认命地叹口气，说：“跑了一溜十三通儿，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我已经认了~~”

芸娘比我们好一些，笑着递给我一个装着黄橙色的冻柿子的小木碗，在我的手里放上一个小勺，说：“来，可甜了，吃吧。”

“喂我，我没力气~”我耍赖地笑着，张开嘴等着她喂我。

芸娘温柔地喂着我，说：“然，想个办法吧，不然，我们每天都这么累，姐妹们会吃不消的。”

“我也想呀，”我无耐地叹口气，说：“我是最水深火热的一个，可是，没想到呀。我也急，虽然感觉是挺好的~，嘻嘻~”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脸上都浮现出想起来什么的神情，一片的潮红。

嘴里吃着冰冷甜美的柿子，我的脑袋里飞快地转着~~

“哎~，不如我们定个家规吧，怎么样？”我眼睛一亮，坐了起来。

大家一致地看着我，一脸的希冀。

“我想定一个纯女性的会员制度。”我一边想，一边说：“就是我们成立一个女性沙龙，隔几天一聚，我把二楼整个一层空出来，晚上就说有活动，都在我这儿睡，每个人都有一张单人床。”

若雪想了想，说：“只怕不行吧？我们只是睡觉，男人们能同意吗？”

我皱着眉，想了半天，说：“不如，我教你们打麻将吧。来，蕊儿，你去找个木头来，我说你来做，做个样品后，让阿冬用白玉石给我们做个成品。快去吧，快点儿回来。”

我告诉若雪用小楷书写着所用的字，并把它们一个一个地用剪刀分割好，让手巧的珠儿画出条和圆筒，一切就绪，蕊儿也回来了。

我把乾坤匕摘下来，递给蕊儿，让她把木头分割成大小相同的小块，把准备好的条、饼、万等小纸片贴在上面，让蕊儿照猫画虎地刻出来，又做了二个色子。

工程实在太大了，婉儿和未然也加入进来，这下快多了。

我和芸娘、若雪，一起负责把刻好的木块上色，太阳将要西沉时，总算完工了。

我简单地讲了一下玩法，让她们实习了一会儿，天色暗了下来，我对蕊儿说：“你用布把这些兜回去，让阿冬照样找工匠做好，连上面的颜色都要一样，而且不能掉色。还要做个木匣子来装它们。嗯，直接做二副吧，另一副要淡绿色的，一定别说做什么用的，知道么？”

“哦，我忘了，还要做两个四方的木桌，八把靠背椅子，来，我画出个图样来，你把图纸交给阿冬。”我动手画着，若雪问：“为什么是八把椅子？”

我边画边说：“还有没到的姐妹，四人一组，一副麻将，多出来的，等人够了，就又成一桌了。”

把图纸交给蕊儿，我直了直腰，说：“散会吧，会议内容要保密，记住了吗？”

我想了想，说：“芸娘，你还要辛苦一些，做些舒服的靠垫和坐垫，这样，我们玩一夜的话，也能好过些。”

大家连连点头，一脸高兴地走了。

我从新楼梯上到二楼，看了看，还好，没什么多余的家具，不用太费事了。

哼着小曲，回到了四楼，半躺在贵妃椅上，手里拿着一颗磊为我特意保存的碧螺果，满意地吃了起来。

“这么高兴？”泉手里端着个托盘，走了进来，问：“什么事儿呀？看你一脸的春风得意。”

“哦，我要成立一个女性沙龙，就是我们几个女人的组织，没有你们男人的事儿。”我笑着说，不理会他有些变色的脸，说：“你们每天那么忙，我们这些女人也不好总让你们来陪，男人嘛，还是忙些正事的好。这样，我们也不会无聊了，多替你们着想啊，你一定要支持我呀~”

泉听完后，笑着说：“我还以为是什么呢？你把她们都组织起来，当然好。我一定支持你，放心吧。”

我追问道：“真的？我们定一些规则，一定要遵守的。”

“好啊，连这个都想到了，”泉走过来坐下，说：“来，吃点东西吧。”

“不知道磊会不会支持我呢？”我暗笑泉已经进了圈套，再接再厉地说。

“大哥嘛，一定也会同意的，”他亲自喂了我一口饭，说：“放心吧，先吃饱再说。”

我咽下食物，问：“你昨晚自己睡，能睡着吗？”

泉的脸一下子红了，想了想说：“还好，反正睡着了。”

我把托盘拿过来，自己吃了起来，逗着他，说：“真的？就没听到什么别的声音？”

“咳咳，”泉尴尬地清了清嗓子，一脸不自在地说：“还好吧，也没什么。”眼睛四处乱飘着，越来越红的脸，让我笑了出来~。

我几口吃完饭，将托盘放在一边的地桌上，坐到泉的腿上，双手搂着他的脖子，感到大腿边那因为泉的遐想已经挺立的热源体，了然的问：“再回答一遍，真的直接就睡了？”

泉气急败坏地笑了出来，无耐地低声在我耳边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就一定要我说出来，我听着你的呻吟辗转反侧地睡不着，自己解决问题吗？”

“嘻嘻~，”我的手悄然向下，灵活的动着，小声说：“你还真能忍呢，怎么没上来？”

“我独享你那么长时间了，大哥等了这么久，怎么能不让他尽兴呢？”泉的呼吸急促起来，说：“然，你歇过来了吗？”

“没有，”我逗着他，说：“那怎么办？你能忍住吗？像昨晚一样？”

“哦~，小妖精，那你还撩拔我，”泉看得出来，在极力地压抑着，把我的手拿开。

我坏笑着，说：“可我想这样，好玩儿嘛。”

泉一脸难耐地看着我，讨好地说：“然，男人是不能随便挑逗的，后果很严重。”

“那就是说，随便哪个女人都会让你激情难耐了？”我装作生气地说。

“别生气，只有你，我才这样，”泉哄着我，说：“大哥不是说过嘛，那个什么花魁的，用尽手段都没让我失态过，难道你忘了吗？”

“什么这样那样的，好像在说绕口令似的，”我得意地笑着，悄无声息地解开泉的衣扣，说：“我定的制度，你一定会支持我，并且遵守的，是不是？”

泉看着我的动作，一脸高兴地连连答应，说：“放心吧，我一定支持你。然，好宝贝儿，来吧，你这个小磨人精儿~~”

我诱惑着他，肆意地在他已然赤裸的上身点燃着火焰，顺势向下，将他脱得一丝不挂，“嘶~”他深吸一口气，迷恋动情地看着我的忙碌~~

我又一点儿一点儿的爬了上去，看着泉已经迷离的双眼，发现原来掌握主动权是这样的美好，让我非常有征服感。

跨坐在他的腿上，不等我有所举动，泉自动自发、轻车熟路地闯了进来，像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连我的衣服都没全部脱掉，只来得及将睡裙撩起，褪下底裤~~

当一切回归原点时，泉长长吁了一口气，恢复神志地问我：“然儿，你是不是把我绕进圈套里了？”

我睁开还残留着情欲的双眼，舔了下唇边，慵懒地问：“怎么了？后悔了？我做得不好吗？”

泉站起来，我连忙夹住他的腰，发现他还没有退出去，就想滑下来，不料他却抱紧我，向大床走去。

昨晚的那一幕，一下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泉~，我~”双腿一用力，将他夹紧~。

泉吃惊地又动了一下，一丝喜悦浮在脸上，“然，感觉不错哦，宝贝儿，跟上我，~”狂野的泉又一次再现了出来，像一位驰骋沙场的将军一样，张狂又野性地长发随着他的节奏帅性地飞扬着，俊雅的脸上尽显勾魂摄魄的魅力~~

夜，无声无息地笼罩四野，房间里只听到让人心动迷惘的销魂声~~

良久之后，我们倒在大床上，气喘吁吁地相拥着，我抬手将一颗夜明珠露出来，泉诧异地看着，转而一笑，说：“看来，我们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大哥也没空儿闲着呀。”

“你那边还有一颗呢，”我指着另一个圆球说。

“就这一个刚刚好，”泉支起一只胳膊来，另一只手轻抚着我的脸，温柔地说：“这样柔的光线下，看你最美。然儿，我有没有说过你越来越吸引人？越来越野性，大胆，自然，尤其是激情时，看着你就是一种享受~”

“可我总会老的，不是吗？”一抹轻愁上眉头，我担心地说：“只怕那时，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也许，那时你会发现其他更年轻的女人的好，这话就说给别人听了~~”

“小傻瓜，那时的我也老了，”泉笑着说：“更何况，你现在就比我年轻多了，到时，我头发花白，满脸鱼尾纹时，你只怕就看不上我了，早收了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了~”

我乐得哈哈的，说：“有哪个小伙儿会看上一个老婆婆？泉，等我们老时，我们三个人再找一处世外桃源，只盖个简单的茅草屋，远离尘世。那样，就算我们的牙齿掉光光，也不会有人笑话的，好不好？”

“好，”泉的双眼像是看向遥远之滨，一脸的向往，说：“我们就找一个一年四季开花的海岛，大哥和我每天出海捕鱼，你在家里洗衣种菜。傍晚，我们回来，吃着你准备好的饭菜，然后一起去看海，好不好？”

我看着泉，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感动极了。

泉转头，看到我的泪，诧异在抹去，说：“我想得不好吗？还是你嫌日子太苦了？”

“傻瓜，我是太幸福了，”我抬手抚摸着他的俊脸，笑着说：“不知道为什么，你那么一说，我的心里就好感动，恨不得明天就老去。”

他动情一笑，将我搂紧，我们紧密接触，没留一丝空隙，却没有往常的冲动，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感受在我们双目中流淌融汇成一片海~~

第七十八章 创办学校

五天后，我想要的东西都到位了，二楼的改建工程也完工了。

我把书房移到三楼，雪儿和银焰，由于一直在阿冬那边跟墨云它们在一起玩的，现在也不用回来了。

整个二楼，分成二部分。一半是麻将室，能轻松的放四张桌子，现在摆着二张麻将桌，桌子上方各有一颗夜明珠垂挂下来,墙边有软塌和矮柜,依然有些空旷；另一半，是个休息室，里面有八张单人床，分成二排，床头都靠墙而立。床边都有床头柜，左右墙壁各有一颗夜明珠，方便极了。磊对我真的是太~支持了，让我都有些愧疚了。（想到最终目的）

为了不影响楼上的休息，我特意安上两扇门，做好隔音措施。

整个下午，就在我的言传身教下，会员们经过实战磨合后（用银子打成像火柴棒粗细的银条，金子打成同样的微型金条，十根银条=一根金条，一两银子能做十根，赌注不大，意思一下），不论输赢，大家的情绪都高涨起来。

用过晚餐后，我们第一次的活动就开始了。

因为我是老大，所以，我给她们每人发了五十根银条，五根金条，是免费的。如果谁要是输完，对不起，拿银子来买别人赢去的，我的免费经费只提供第一次。

大家的枕边风早已经吹过，都放心的坐下来玩了。

婉儿、若雪、未然、蕊儿，为首发阵容，我和珠儿、芸娘在一边侍候局，端茶倒水，削个水果。没事儿的时候，各自坐在一家旁边看牌，支个招儿什么的。

我虽然教会她们了，但是却一点儿都不想上场，原因无非是以前的战果太失败，对此根本不感兴趣。要不是看她们实在太累，我真不想教这个，毕竟赌是最容易上瘾的，像我这么洁身自爱，能远离赌博的人，实在太少了。（有点儿厚脸皮了，对不住各位，抱歉！！！）

开始时，大家都还有商有量，笑容可掬的，付钱的痛快，收钱的高兴，时间一长，输得多的，就有些不高兴了。

我看到这样，重申了一下规则，郑重声明，如果哪位赌风不正的话，开除会员资格，永不录用。不能因小失大，坏了姐妹之间的感情，不然，我会永远不许再玩麻将。

大家见我一脸的严肃，还是第一次看我板着脸说话，都小心翼翼的，又恢复了开始时的热闹。

我安心地吐了口气，心想，要是因为这个，破坏安定团结，那就得不偿失了不是？一定要整顿秩序，不能坏了家风。

在我的严正声明后，没有人再因此斗嘴了。

近三更时，蕊儿先败下阵来，将五十根银条输完，我没让她继续玩，下来观摩学习，换芸娘上场。

过了三更，我让有些困了的人去休息室睡觉，还能玩的，继续。不过，我一再强调不能硬撑，有的是床，该休息时，就要去睡觉，不

然，我们的活动不是没有意义了吗?

我和蕊儿，还有后下来的婉儿，一起去休息室睡觉了。躺在床上闲聊了一会儿，笑着说些，那些男人还真沉得住气什么的，就各自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睡到自然醒时，起身下到一楼去泡温泉。在休闲室里吃过午餐后，我又拉着她们去温泉边的高地上堆雪人，打老虎，打爬犁等一些户外活动，增强大家的体力。

最热闹的活动就是打爬犁。大家坐着木制的爬犁滑下坡后，还要拉着爬犁再上去，经常是爬到一半时，就会不小心地又滚下坡，浑身都是雪，但是却都快乐无比地大笑着~。让那些不放心的男人们站在我家的露台上，笑弯了腰。

不知什么时候，那些男人也按捺不住，加入了进来。这下子就更热闹了，男人的腿上坐着各自的女人，要是摔倒了，就抱在一起滚下坡。往往到达坡底时，还会上演一出热吻的镜头，让大家都饱了眼福。

日薄西山时，我们都累得再也走不动了，男人们倒是兴高采烈的，抱着我们去会餐了。

第一次的女性沙龙活动以男人们的加入结束了，但是大家都热切地盼望着下一次活动的开始。

龙儿那四个小鬼每天都来我家玩水—在知道我这儿有室内温泉后。让女人们的母爱精神得到充分发挥，我看着小鬼们整天除了吃，就是玩的，原本菜青色的小脸儿也都红润起来，但是感觉这样继续下去不行。

在我们那儿，这么大的孩子早就上学读书了，这样浪费时间可不好。

我与磊和泉商量过后，在多出来的空房子里找出一处僻静且适合做学校的院落，让龙儿他们也迁进去住。

又让人把已经在此长住的有小孩子的家人找来，告诉他们把孩子送来，我会找先生统一教他们识字，平时在学校吃住。

大家都很激动，尤其是那些忠心耿耿的从泉家和磊家跟随过来的家仆，对于自己的孩子有机会识字而且我还承诺有练武天赋的可以学

武，都感动得眼含热泪地看着我。

我奇怪地问："怎么了？我以为你们都会高兴的，让孩子们学习不好吗？"

厨娘李嫂因为曾跟我一起做过饭，熟一些，抢着说："然主子，我们是太喜出望外了。我自己都大字不识一个，而且又是自己带着个孩子，从来没奢望过小孩儿能有机会上学堂，还能习武。您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真的~~"

大家一起附和着，一脸的真诚，我释怀了，笑着说："这有什么，只要小孩子能认真学习就好。不过，你们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不要舍不得，我会对不认真学习的孩子严加管教的。"

大家都说让我放心，知道是为他们自己好，让我放手去做。

我满意地点点头，说："你们都带着孩子去学校找未然，我让她负责那里的一切，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只要大家努力去工作就好，你们的孩子就交给我们。能放心吗？"

男男女女们异口同声地说："放心，然主子，您也放心，我们都会更努力的。"

开完会，我漫步走到学校，看到我的会员们正带着一些年轻的家仆紧锣密鼓地张罗着，一个个的脸上因为有正事要做，都精神焕发，洋溢着活力~~

我开心地笑了，心想，这么多的免费老师，真是便宜死我了，嗯，还要多加一些客座老师，比如天胜、霖、露、阿冬，还有那些偶尔回来的，嘿嘿，都让他们来免费教~~

芸娘看着我站在那儿傻笑，走了过来，说："然，想什么呢？瞧你，这是什么表情？"

"呵呵~，"我搂过她，冲动地亲了她一下，让她的脸顿时红了起来，我笑着说："芸娘，这么累，你还好吗？"

"好极了，"芸娘看着我，说："然，我觉得你不像看来那么大大咧咧的，要知道你这样做，真是让人想不到呀。我是因为以前家里条件还好，爹娘疼我，才请先生教我识字的。一般穷人家是上不起私塾的，尤其是做仆人的。你看，这些还没有孩子的人都乐颠儿地干得起劲呢~"

“那就好，你再辛苦些，等忙完这些，我想让你给孩子们统一做些衣服，就像我们那儿的学生制服一样。”我想了想，说：“我们一起研究一下样式，这就算是为我们的服装厂下的第一批定单吧，虽然是没钱可赚的。”

芸娘高兴地说：“太好了，这些孩子太有福气了，然，我越来越佩服你了。不过，少爷和磊少，都这么支持你，也让我很感动，可以看出他们有多爱你。”

这时，那些家仆都领着自己的孩子过来了，还有一些在主楼办工的人，也把孩子送来了。

未然主动过来，手里拿着簿本依次地写好登记册，有条不紊的，十分熟练。

我看着那些孩子，也都一脸的兴奋又紧张，跟在父母身边，向四处好奇地张望着。

我走过去，让家长继续在未然那里登记，把孩子们集合起来，一共有十七、八个，其中还有个四、五岁的小不点儿，我笑着抱起她，说：“你叫什么？是谁的孩子呀？”

“我叫妞儿，是李嫂的女儿，五岁半了，我能上学吗？”她睁大圆眼，红苹果似的圆脸上，小嘴儿紧张地抿着，头上梳着两个羊角辫儿，看着我，一脸的渴望。

我笑着回头看了李嫂一眼，她正紧张地看着我，不知所措。

“行，当然行，”我轻轻地亲她的小脸蛋一下，说：“学校里多大的孩子都能来。不过，学习可是个苦事，你能做好吗？”

“能，我能，”她一本正经的点着头，说：“我娘说了，学好本事，长大就有出息了。”

“好，那我就收下你，”我把她高高举起，又落下，反覆几次，妞儿就高兴的天真无邪地笑了起来，清脆的笑声在四下回荡，那些原本有些紧张的大孩子们都放松地跟着笑了出来。

“龙儿，你们也过来，”我看见他们四个正在另一边向这里看着，想过来又有些犹豫的。

听到我的话，小丘第一个跑了过来，站到我的身边，抬头看着我，和我怀里的妞儿。

我把妞儿放下来，对小丘说：“你来照顾她，好不好？她太小了，你能做好吗？”

小丘看着比自己还小的妞儿，笑着点头，抱了她一下。

我站直了，让孩子们都站好，说：“在学校里，你们要叫我校长，不要叫主子，明白吗？对教你们知识的先生，不论男女，要叫老师。在学校里，要听老师的话。如果有谁淘气，不好好学习，我就会严厉批评，实在不行的，我就要开除他。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平时与同学们相处，要和和气气的，不许因为种种原因，欺负同学。记住了吗？”

我这番话是很严肃地说的，也是给旁边的家长们听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嘛，先定下大纲，以后再慢慢加内容就好了。

不论大人还是孩子，都连连点头，未然也在一边点头笑着。

我对家长们说：“如果你们放心的话，我让孩子们都在学校吃住，这样方便统一管理。还有，就是不论你们在府里做什么工作，我都不许你们看不起什么人，知道吗？这种风气，我也不会充许在孩子们中间传播的。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处，大家能不能做到？”

“能，能~”一片欢呼声响起，我发现自己还非常善于鼓舞士气呢~~

家长们登记完，都陆续地走了，未然拿着花名册点着名儿，我向后退，随意地坐到屋外的走廊上，双腿乱晃着，看着未然把年纪差不多大的孩子归到一起，一共分为二部分。

若雪悄然在我身边坐下，轻声地说：“然姐看什么呢？”

我回头看着她，说：“若雪，有了这个学校，大家会很辛苦的，你怕吗？”

她嫣然一笑，说：“这样好啊，我们女人也有事情忙，就不会每天无所事事的嫌日子难熬了。然姐，这些都会花很多钱的，你真的要全部免费吗？”

“当然，他们的父母都在府里工作，是我们的家人，虽然我们会付薪水给他们，但是他们从早到晚都没有时间来管自己的小孩子，这些孩子长大后也会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做这些事。”我看了看笑得开心的孩子们，说：“虽然我不知道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们以后能做什么，但

我可以给他们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能不能掌握，就看他们自己了，你明白吗？”

若雪看着我，若有所思地说：“然姐，我现在觉得你好高大耶，怎么回事？”

我哈哈一笑，说：“不过，你们这些老师我可是没有薪水给你们的，还愿意吗？”

“说什么呢？然姐，”若雪笑着白了我一眼，说：“你让我们都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让我们觉得自己也是很能干的，这样就足够了。知道嘛，霖对你都好佩服呢~”

“难道，他以前就不佩服我？”我故意地挑剔说。

“不是啦，”若雪笑着打了我一下，我开心地笑着~~

第七十九章 泉的发明!?~~

“哦，好累耶~”我四肢大开地趴在我的大床上，闭着眼睛哼哼着，感觉全身都要散了。

在半梦半醒之间，感觉到后背上一双大手正轻柔地疏通一身的疲惫，我依然如故地闭着眼睛，只有嘴角微微上翘~

“舒服吗？”磊轻声地说，“别装了，美得嘴都合不拢了。”

我猛地一翻身，说：“谁说合不拢了，不是闭着嘛~，哎，你的手放在哪里呀？”

磊笑着说：“是你自己送上来的，可不是我主动要求的。”

我看着磊的左右开攻的大手，抬起一只脚顶在磊的胸前，把他支开，说：“现在不是了。你不是很忙吗？怎么有空来看我？”

他好笑地把我的脚丫挪走，躺下来，搂着我，说：“瞧你说的，好像我是来串门的，诚心气我，是不是？”

我一翻身，趴在他的身上，说：“马上就到年三十了，婉儿她们一起拜堂的事，安排得怎么样了？我这边也忙，没顾上问你。”

“放心吧，都差不多了，”磊想吻我，我连忙挡住他的嘴，说：“通知能过来的人，都通知到了吗？我好想小娘和老爸，还有珊儿他们的。不过，老爸走不开吧？”

“嗯，陈叔好像是过不来，不过，浩他们能过来，还有我那边的几个。我想再找几个丫头来，府里是不是缺人手了？”磊边说，边亲吻着我的手心，我觉得好痒，连忙收回来，笑了出来。

磊一翻，又将我压在身下，我连忙说：“我还要找两个正宗的教书先生，毕竟我们这些女人没什么实际经验，暂时还可以，长期的可就不行了。”

“好，好的，夫人，现在我们办正事吧，”磊低下头，热情地吻着我，这几天他一直忙到深夜才回来，怕打扰我睡觉，都在三楼安歇，没上来。

我也想他了，积极地回应他，小手悄悄地钻进他的衣服里，游动着点燃燎原之火，磊急切地脱掉我们全部的衣服，一个俯冲，闯进那还有些干涩的禁地，我情不自禁地“哎呀”一声，叫了出来。

“对不起，宝贝~”磊连忙不敢再动，心疼地说：“我把你弄痛了吧，是我太心急了，对不起~”

我笑了一下，说：“这才说明你真是太想我了，对不对？不过，我可不想有被强暴的感觉。磊，我爱你~”

“宝贝儿，我也是，”磊伏下来，轻轻地含住那已经挺立的樱桃，细细地品尝起来，一只手也攀上另一座山峰，轻轻地揉捏着，我的眼神立即涣散掉了，充满了情欲，脸上染了一层红润，微张的双唇里轻轻飘出让人心动的呻吟声，双腿自动地盘上他的腰~~

磊试着动了一下，见我没有不适的样子，放心地渐渐加大力度，越来越疯狂，如暴风骤雨般地向我进攻着~~

我只好尽全力跟上他的节奏，很快就迷失了，无意识地呻吟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下意识地躬起腰，将双腿蜷缩在胸前~~

磊看着我那诱人的模样，一气呵成地同我共赴极限，怒吼着释放出炙热的岩浆~~

我侧趴在磊的身边，他正给我揉着后腰，看着我的困样儿，笑着说：“睡吧，我再给你揉一会儿，晚饭让泉送回来，好不好？”

我往他身边挤了挤，将一条腿跨在他的腿上，用力地搂了搂他的虎腰，枕着他的胳膊，一会儿就睡着了~~

我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手一抡，就听见一声惨叫，吓了我一跳，立刻精神了，睁开眼睛一看，泉正趴在床上呻吟呢~

“泉，你怎么了？”我急忙爬过去，奋力地把他翻过来，用手摸摸他的额头，“没发烧呀？你身上哪儿不舒服吗？”

泉苦笑着，拉我的手向下摸去，小声地说：“摸错了，是这儿，你刚才差点儿没把它打折了，那可就影响你的性福生活了~~”

我红着脸，呸了他一下，说：“还是你不好，我在睡觉，怎么就那么巧，打到它了？说，你是不是在一边没安好心？”

“冤枉啊，我是想叫醒你，好吃饭，”泉委屈地说：“谁知道你翻个身，也能打到它，我不管，你要负责看看，它要是不能用了，你就赔我。”

我好笑地问他：“请问，我怎么赔偿呢？我也没有。不然，这样吧，让你变成跟我一样的女人吧，反正磊的精力充沛，我们做姐妹吧~”

“啊，不要~”泉呻吟一声，拽过我的手，说：“你好狠呀，来检查一下，看看它还能不能用了，好不好？”

我看着他那耍赖的笑脸，和他看着我那赤裸裸的眼神，顺从地躺下，小手伸了进去，轻柔地抚摸着，在一片柔和的珠光中，妩媚地勾引着他~~

终于吃上晚饭了，我边吃他喂来的饭，边抱怨说：“这饭来张口的日子也不好过呢，体力消耗也挺大呢~~”

泉含笑在看着我，轻声说：“吃完饭，我再陪你洗个热水澡，好不好？一定让你感觉到舒服，让你爱上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宝贝儿，我这几天可是纯睡觉呢，搂着你不能行动，你可知道我多痛苦吗？”

“既然如此，那你晚上也到三楼去睡吧，好不好？”我瞟了他一眼，不动声色地说。

“那不行，”他一口否决掉，嬉皮笑脸地说：“然，我最近表现这么好，是不是应该奖励什么呀？”

“你是说~”我瞄着他，故意装作想不到的样子。

“然，吃饱了吧？”泉心急地看着我，见我一点头，马上抱起我，就往楼下走，边走边说：“我这几天也忙些事情呢，你一会儿看到就知道了~”

“哇~，泉，你是怎么想到的？”我睁大眼睛，看着多出来的好几个不同款式的懒骨头原木沙发，它们在原本空旷的浴室和休闲室里看似不规则地摆放着。

我跳下来，连跑带颠儿地挨个坐着，又躺下试试，笑着问泉：“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这样的沙发？”

“喜欢吗？”泉笑着跟我挤在一张原来挺宽松的沙发上，搂紧我，说：“我们一起看你带回来的那些书时，我就发现你总是盯着看这些奇怪的椅子，只不过，我才有时间弄这些。看你的样子，好喜欢，是不是？”

我连连点着头，说：“我在家时，就好喜欢的，你也知道我很懒散，能坐着就不站着，能倒着就不卧着的。泉，谢谢你，我真的好喜欢的~~”

泉笑着说：“我让芸娘做一些厚垫，铺在上面的话，就跟你书里那些样子差不多了。然，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好奇地问：“是什么？”

泉暧昧地在我耳边说：“你没发现这些沙发都被我加宽了一些吗？两个人在上面紧紧拥抱最合适，我们试试吧~”

我刚要说不，泉就已经挤了进来，笑着说：“我早有预谋的，为什么不穿衣服就下来？然，你不觉得很好吗？”

我的一条腿被他抬起，放在一侧的矮靠背上，他用力一顶就到底了，我瞬间投降，臣服在他的身下，呻吟声又起~~

一连换了两个沙发，我告饶地求他放过我，提醒他，我们主要是来洗澡的，不要耽误正事~~

终于泡在热水中了，我全身放松地浮在水面之下不深的位置上—他的双手在我身下兜着，让我赤裸裸地曝露在泉的色眼下~~

“然，虽然这样我很满意，也很养眼，但是那些没试过的沙发，你不觉得有些可惜了吗？上去好不好？”他终于忍不住了，色色地说。

“不可惜，一点儿都不可惜，”我闭紧双眼，无力地说：“是你，是你破坏掉我的原本单纯的喜欢，你让我一看见它们，就感觉到浑身不对劲儿。讨厌的泉，色情的泉，把我的喜欢还回来，快赔我~”

“啊~”我突然被转了个90度，跟他面对面贴在一起，他把我的双腿一分，不知道已经挺立了多长时间的硕大滑进了秘道里，我恼怒地看着他，他却无辜地看着我，说：“你太吸引人了嘛，这不能怨我~”

泉抱着我，一步一步地走上台阶，又一步一步地走向他没试过的新款，我又开始陶醉进去了，紧紧地攀附着他，任他欲擒故纵地挑逗着我~~

不甘心的我，竭力地想将主动权抢回来，强打精神，与他战在一起，真的可以用昏天黑地来形容了，状况空前未有的惨烈~~

当一切回归自然时，泉也终于喘着粗气，一动不动了。

“呵呵~”泉傻笑着，搂着我，头窝在我的脖子上，把我弄得痒痒的。

“你傻掉了？”我连眼睛都懒得睁，凭感觉张嘴咬了他一口，“怎么了，快说！”我不耐烦了。

“然，没想到你的后劲这么足，真是让我深感不安哪。”泉随意地亲了我一下，说：“万一哪天你的功力大涨，只怕我得和大哥一起上，才能摆平你了，呵呵~~”

我恼羞成怒地抬起脚，用尽全力，将他踢了出去，“嘭”地一声，泉摔在地上。

泉哈哈大笑起来，躺在地板上也不爬起来，扯开嗓子大叫：“大哥，你下来吧，然要谋杀亲夫了！！！”

话间刚落，磊就飘了下来，见到泉的样子，笑着说：“怎么啦，然嫌你没尽心尽力吗？”

泉又笑了起来，说：“大哥，你帮然洗洗吧，我真的没力了，笑死我了，我先上去歇着了~”

磊看着他真的走向楼梯，说：“泉，你看来真的好累，脚步都有些飘了~~”

“哈哈~，问然吧，我真得要去歇着了。”他连头都没回。

磊回头看着我，我没好气地噘着嘴，他笑着说：“怎么啦，真的是泉没尽心吗？不能啊，泉的实力我了解呀~”

“你也来气我，是不是？”我的眼圈红了，哽咽地说：“他的话，你也信？你没看见我都要累死了吗？明明就是他一定要的，现在却来怪我，我再也不理他了，哼！”

磊一见我真的生气了，连忙过来，抱起我，说：“走，我们去泡温泉，有什么委屈跟我说。我刚才听见你们挺好的呀，怎么这会儿子就风云突变了呢？”

泡在水里，在磊的再三追问下，我把刚才的经过复述了一遍，说：“你说说看，我这么尽心尽力，到头来，他却那么说我，我真的不理他了，真的！”

磊好笑地看着我，说：“也许泉没有别的意思呢，只是他的话让你误会了。我不是在替他辩解，真的，他那么说是没顾及到你的心情，大概他头一次这么竭尽全力，是高兴才这么说的。然，你就别生气了，一会儿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我噘着嘴，不说话，也不看磊。

磊叹口气，动手给我洗了起来，知道我的倔强脾气，一时半会儿的，不会消气，也就不多说了。

抱我上楼路过三楼时，我说：“我要在下面睡。”

磊又叹口气，也不反驳，走向那个他睡了几晚的客房，把我放在单人床上，说：“你想在这儿，就在这儿吧，我先上去了，有事叫我。”

我也不说话，钻进被窝里蒙头就睡。

磊无耐地走上楼。

第八十章 滑冰

我正蒙头躲在被窝里暗自委屈，忽然感到有人掀开被子钻了进来。

我连忙把眼泪抹掉，闷声说：“磊，我想一个人待着。”

一个热乎乎的身体靠了过来，泉的声音传来：“然，你生气了？”

我一听，连忙往床边上躲，也不吱声。

泉叹气地说：“真不理我了？别躲了，这可不是那个大床，别掉下去。”

他的乌鸦嘴真准，话音才落，我的“啊”了一声，就向下掉，他急忙用手搂住我，把我捞了回来，低声笑了起来。

我气得一扭身，把他的手拽下去，背对着他，还是不理他，心想：笑、笑，让你笑个够吧，看我理你才怪！

“然，”泉无可奈何地轻声说：“你真不理我了，再也不理了吗？我不是故意的，只是开个玩笑，我发誓，真的。”

泉的手又伸过来搂我，我躲无可躲的，只好任由他搂着，只不过全身紧绷，不肯让他搂进怀里。

我感觉到泉在轻吻我的背，一点儿一点儿的，不放过一处，细密的小碎吻，情不自禁地让我想起了，在若雪的家里度过的那一晚，心酸的眼泪又流了出来，不想让他觉察到，死死的咬住被子~~

泉又轻声地说：“难道我们刚刚幻想过的那老去时的日子，就要因为我的无心之语化为无有了吗？然，我爱你，真的好爱，难道一句话就能抹杀掉我对你的爱吗？”

他用力一搂，我就回到他的怀里了。

泉的手抚摸着我的脸，感到还有湿度，低声下气地说：“看来，我的宝贝让我气得够呛哟，你打我吧，咬我也行，只要你能消气，不要不理我就行。然儿，跟我说句话吧，你这样一声不响的，我心里没底呀~~”

我想了想，刚才可能真的是我误会他了。只不过是对于他那无休无止的索要心里有气，才会这么误会的吧。算了，听他这样求我，我的心里实话实说，也不好受。

“那你答应我，以后我说不要的时候，你不能再勉强我，”我小声地说，在他的腰上掐了一把，听到他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要不是你把我累成这样，我怎么会听到那句话就生这么大的气呢？都是你不好。”

“是，是我不好，”他好脾气地承认错误，说：“是我不好，没照顾到你的心情，本来就已经挺累的，还尽心尽力地陪我，都怪我。以后，我一定听话，好不好？”

雨过天晴了，泉开心地搂着我，说：“我们上去吧，大哥还担心着呢，然儿？”

我小声说：“磊会笑我的，我都说以后不理你了。”

“小笨蛋，就是大哥告诉我，你在生气，让我赶紧下来哄你，”泉抚着我的背，笑着说：“不然，我还不知道你生气了呢。答应我，不管以后有什么事，都直接跟我说，不许自己偷偷躲起来哭，知道吗？让你受委屈，我的心里好难过的。”

“嗯，”我小声回答，说：“那我们就上去吧，不然，磊也睡不着觉的。”

当我悄悄地钻进磊的被窝时，他的左右手一分又一合，就把我搂进怀里了，笑着说：“和好了？小淘气也有掉泪的时候呀~”

泉在后面也钻进来，笑着说：“大哥，你可别再提了，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哄好的。是我不好，让然这么累，还说气人的话让她伤心，哎呀，都怪我。”

我在磊的怀里找到舒服的姿势，轻声说：“你别担心了，没事了，我也累了，睡吧，好不好？”

磊的大手拍拍我，泉也凑过来，大家安然入睡了。

第二天，当我睁开眼睛时，我叫了一声，泉还留在屋里，听到了，连忙过来，急切地问：“怎么了，怎么了~~”

我看着他，说：“我的眼睛一定是肿了，像个水灵灵儿的桃子，是不是？我在家时就这样，晚上一哭，第二天就见不了人，难看死了。怎么办，我今天还有事呢？”

泉看着我的眼睛，说：“是像，呵呵，你形容得还挺贴切的。别担心，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我看着泉推开与露台相连的门，走了出去。

一会儿，他高兴地拿着一包东西回来了。

“来，我给你冰敷一下，一会儿就能好了。”泉靠着我，侧着身，将他用手帕包着的雪团轻柔地在我的眼皮上来回的滚动，说：“怎么样，是不是舒服多了？”

“嗯，我在家时会用冰袋来冰一下。这里也没有冰箱，我就没想起来，忘了现在是冬天了。”我安心地享受着泉的温柔，说：“泉，谢谢

你。”

“说什么谢，以后再说这个字，我就打你的小屁股了，记住了吗？”泉装作生气地说。

“是，老公，”我笑着说，“不过，夫妻之间该说的，也要说的，不是吗？”

“那就多说爱我吧，”泉咬了我一下，说：“这个，我爱听。”

“嘻嘻，我偏不说，”我气着他，笑着说：“我还爱听呢，不过，要是天天不停的说，我怕我就会烦了。”

“真是个怪胎，没听说哪个女人怕听男人说爱她的，”泉好笑地说：“只有你一个，真不知道你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就这一个，你才这么爱的，不是吗？”我自信满满的说。

“是，就是，”泉小声说：“就是这样才郁闷呢，你要把我的心折磨碎了，小坏蛋。再也不许不理我了，昨晚上，我好紧张呢，真的怕你再也不理我了~~”

我精神焕发地来到学校，听着耳边传来的朗朗读书声，满意地笑了，信步走进去，看着中庭空旷的大院，想着：是不是应该做些让孩子们玩的器械？

阿冬领着雪儿和银焰，散步到这里，见我独自站着傻笑，过来问：“干嘛，想什么这么开心？”

我回头一笑，见到雪儿，高兴地揉搓着它的大头，又拍了拍跟上来撒娇的银焰，对阿冬说：“我想给孩子们添些锻炼身体的器械，你来得正好，走，到未然的办公室，我们一起研究。”

我趴在未然的桌子上，一边画着简略的图纸，一边跟阿冬解释着我的最终目的。一口气画出来好几样，有双杠、单杠、木马、爬杆，还有女孩子爱玩的秋千，对阿冬说：“大概意思你明白了吧，你也可以做一些练功夫用的简单的器械，像十八般兵刃都可以，不过要用木头做，不能让孩子们受到伤害。好不好？”

阿冬点头，说：“我明白了，然，你还有事吗？”

我想了想，说：“我想让你们有时间来教孩子们一些功夫，不过，现在还用不上你们，让婉儿和未然先教基础就好了，等到天气转暖，看情况再定吧。”

阿冬走后，我又和未然仔细地商量着一些具体工作，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什么的。

我看着未然，说："我想再找两个真正的先生，不是信不过大家，只是想把你们解脱出来一些，不要太累了。你们只要负责一些专业性的科目就好了。像是唱歌，弹琴，这个若雪拿手；还有学武，你和婉儿先教着，让他们都入门再说。有合适的，你留心一下，重点培养。再就是女红，这个让芸娘和珠儿来做，蕊儿呢，就负责带领孩子们锻炼身体，专门设这个课。把这些科目跟找来的先生教的主科穿插开，每上六天的学，就休息一天。"

未然笑着问："这些都是你家乡那边孩子学的吗？"

"比那些少多了，"我笑着说："不过我多加了个女红，让男孩子也学，能让他们更细心一些。对了，若雪的字很漂亮，让她再加一个书法课，这是很陶冶情操的一门课，也很重要。"

"知道了，然，你自己不想教什么吗？"未然看着我，说："你能忍住吗？"

"呵呵，还是你了解我，"我笑着说："我打算教他们学游泳，学滑冰，做一些有益健康的游戏。啊，我要去找泉，让他帮我做滑冰的冰刀，到时，我们大家一起玩。如果冬天过去了，就玩不上了。"

我心急火燎的跑了出去，身后传来未然开心的笑声~~

一切从实际出发，我只要想到的都会去做或者让人帮我去做。

三天后，一个溜冰场建成了，泉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带着孩子们和我的姐妹们一起来到溜冰场，我先把简易的冰刀绑在靴子下面，给他们做着示范，然后又滑向冰面，如行云流水般的滑了一大圈儿后，回到他们面前。

看着大家兴奋的笑脸，我让龙儿先上来学。仔细地给他讲解着，着重说着如何用力，看到龙儿点头，就让他去试试。

龙儿在摔了N个跟头后，终于有些模样了，能向前滑行不再摔跟头了。

蕊儿心急地冲上来，没想到直接摔了个四脚朝天，大家都笑了起来。我连忙滑过去扶起她，说："你本身就有武功，只要协调好，没问题的，放心吧，再试试。"

一会儿，蕊儿就比龙儿滑得好了，高兴地叫："快上来吧，好玩着呢，快呀~~"

大家看见她这么快就滑得很好，把龙儿刚才的惨痛经历忘得干干净净，都冲了上来。

这下子可热闹了，大大小小的像下锅的饺子一样，在冰面上翻滚着，这个刚爬起来，那个又摔下去了，虽然都摔得龇牙咧嘴的，但是热情依然不减，欢声笑语的热闹极了。

我拉着个爬犁，上面坐着最小的妞儿，在冰面上穿梭在一群不倒翁之间，妞儿高兴地直拍手，咯咯地笑着~~

突然，小丘向我冲过来，嘴里大叫着："快拉住我，快！"我一笑，用个巧劲儿将他的力道化解开，在冰面上转了几圈儿后，稳稳地停了下来。

"你想干什么，小淘气？"我笑着问他，这个孩子就像我小时候一样，又大胆又淘气的，我很喜欢他。

"我想坐在妞儿的身后，好不好？"他一脸向往的看着我。

"去吧，坐上去，抱好妞儿就行。"我笑着说。

"耶，好耶！"他高兴地想要爬上去，没想到有些高兴过头了，一下子趴在冰面上，周围的人见了，都哈哈大笑起来，他红着小脸小心地爬起来，坐到妞儿的身后。

我们在冰上玩了一个下午，看看孩子们都露出疲惫不堪的样子来，我让未然带着他们回去了，说好明天上午的表现要是都好的话，下午还来玩。孩子们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和其他人留下来收拾冰刀。

正要走，泉带着男人们走过来，说："然，你好偏心，为什么不教我们玩呢？这么有意思。"

"啊？"我愣了一下，才说："你们也要学吗？你们的武功都那么高超，上去试试吧，没准不用学就成呢。"

女人们都热心地教着各自的男人，冰面上又热闹起来。

这时，未然看见我们没回去，找了来，正好藤没人教呢，看到未然，高兴地笑着，说："你总算来了，看看，就我一个孤家寡人的，没人理。"

未然温柔一笑，走上前，拉着藤向冰上走去，说：“我也不穿冰刀了，这样教你更方便一些。”

我在冰上倒滑着，双手拉着泉，细心地给他讲解着，泉一会儿就领悟到了重点，跟我一起在冰面上像对比翼鸟一样自如滑翔着，与他含情脉脉的样子让大家羡慕不已，都努力地练习着。

当大家都练得差不多时，磊回来了，一看见这么好玩，童心萌动了，也冲了上来，我和磊，一左一右的将他护在中间，他在摔了一个跟头后，很快地掌握了要领，与我们一起玩得开心极了。

直到月上枝头，大家才尽兴而归，说好明天继续。

第八十一章 招聘

这一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一大早的，我兴冲冲地爬起来，就往学校走，珠儿在后面跟着，手里拿了一大包的糙糖，还有一些干果和果脯。

“然主子，等等我呀，”珠儿有些气喘地跟在后面说，“瞧急得什么似的，孩子们都在那儿呢，也跑不掉~~”

“我就是急嘛，珠儿，来，我拿着吧，”我回头伸出手，说：“给我吧，看你累的，怎么不见体力上涨呢，每天的工作量和活动量都这么大的。我看若雪可是比以前强多了，身上也丰满多了，不再像那个娇滴滴的温室小花儿了。”

珠儿的脸一红，说：“我也不知道，最近好像是差点儿了，还爱困，总觉得睡不够似的~~”

“呵呵，嘻嘻~”我怪笑着，看了珠儿一眼，说：“你不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了吧？”

“您说什么？”珠儿一脸的纳闷儿，说：“是什么啊？”

“没什么，”我暗自有了主意，说：“来吧，把东西给我，反正也快到了，就慢点儿走吧。”

一进院，正在单杠上玩儿的小丘就看见我了，大叫一声：“校长好！”说完，像个小猴子一样，窜到我的跟前，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手里的包，说：“是好吃的吧？给我尝尝吧~”

我笑着敲了一下他的头，说：“其他孩子都起来了吗？”

“嗯，都在洗漱呢，我最快！”他的小胸脯一挺，看着我，一脸讨好的模样让我笑了出来。

我们一起走到餐厅，看见有些孩子已经在餐桌边坐好了，我就把那个大包放到长桌上打开，说：“今天是小年，所以我给大家带了些好吃的。不过，不许乱抢，要让大家都吃到才可以，尤其是要照顾小弟小妹们。好了，自己来拿吧~”

我欣慰地看着孩子们懂事的一个个排着队，依次地走上前，拿到自己想吃的、爱吃的零食后，又高兴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上。虽然都兴高采烈的，但是没一个会打乱次序。

我冲着未然点头说：“大家都辛苦了，虽然学校办的日子还不长，但是看到孩子们这样懂事，我们没白忙，未然，你真的很有能力。”

未然一笑，说：“婉儿、蕊儿、珠儿、芸娘、若雪她们都很棒的，让我省了很多的心，。然，你很有威信力，让孩子们对你说过的话，记忆犹新，都很自觉的遵守纪律。我们也在你的身上学到不少呢~”

我哈哈一笑，说：“我们就不要在这儿自吹自擂了，总之一句话—我们是一家人，快乐的一家人！”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孩子们的童音加入进来，汇成一片汪洋大海—爱的海洋。

正在说笑间，雪儿跑了进来，看着我，一个劲儿的点头，把后背转向我，回头用眼睛看我，小声的呜咽着。

我问它：“磊找我有事吗？”

它点头，抖了抖身子。

我骑到它的背上，对她们说：“我先走了，一会儿再来。对了，你们也吃些糖，应个节气。”

雪儿背着我，快速的飞跑着，我夹住它，随着它的节奏自在的双手张开，笑着对它说：“雪儿，你又长大不少，跟你的妈妈差不多了吧？要是没有那只雪狐，只怕你现在就跟银焰那么大，那我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待遇了。”

雪儿回应了我一声，加快速度，像是让我看看它的能力似的显摆。

雪儿把我直接背进主楼的接待室，刚一进去，就听到不少人的惊呼，我抬眼挨个看过去，看见有七、八位年轻的姑娘，还有三位书生气十足的男人。

磊过来，把我抱下来，说："你来看看，这是来府上找活的人，你有相中的，就留下来吧。那三位先生都是你想找的老师，你挑两位留下吧。其余的，都是来做奴婢的，你看着留吧。"

我看了看磊，说："你认为合适的，直接定下来就好，一定要我看吗？"

磊看着我，含有深意地说："我相信你的眼光和直觉，你想留的，我一定留下。"

我看着他的眼睛，心想：一定有事儿，不然，他不用我来这一趟。

我回过头，仔细地看着眼前的三位先生，问："你们有谁原来就是做私塾先生的，做过几年，在哪儿做过，请在纸上给我写个详细的资料，包括自己的一些个人情况，好不好？请到那边桌上写出来，交给我。"

其中之一仔细地看了我一眼，我回视过去。一看，是个白面俊逸的书生，虽然穿着长衫，不过，我就是感觉到他跟另外两位不同，有些太沉稳了，看着我的目光也不是像别人那样惊奇。

他见我注意着他，连忙低下眼睛，转身走向桌子。

我回头看向磊，他对我满意地一笑，微点了下头。

我又走向那群姑娘，她们一见我走过去，连忙站了起来，我说："都坐下吧，我想跟你们谈谈，都放松就好。"

"你们的家里人都是做什么的？有谁识字的？挨个的说说吧。"我尽量和颜悦色地说。

通过了解，有三人是孤儿，在别的人家做过丫头，但是签的期限到了，又不想继续留下，就出来自己找工作了。有二个是刚没了丈夫，婆婆嫌她们是丧门星，被赶出家门的。她们怕我也这样想，都低声哭泣了起来。~~

最后一个，长得倒是挺秀气的，比我高一些，但是我同样感觉到不对劲，我冲她一笑，说："你怎么没说什么呢？是不是担心我不留你

呢？”

她轻轻一笑，说：“夫人，我识字，小时跟着兄长读过几天的书，我想，您需要这样的丫头留在身边吧，刚才您不是问过了吗？”

我不动声色的看着她，心想：不简单呢，没有一丝的紧张，虽然说做出低声下气的样子来，但绝对不是那些普通人。

我向下看了看，一双露出的手虽然白皙，但是却不像是女人的手，再向下看，一双脚也好像大了些。

我冲她一笑，说：“那我就留你在我的身边吧，走，我带你去跟磊说一声。”

我自然地拉起她的手，感觉到她身体僵硬了一下，随即放松下来，跟着我走出了来。我的手指尖轻轻地在她的手心里挠了一下，她马上吸了口气，我一笑，把手撒了出来，顺便摸了下她的手指，感觉有些老茧，硬硬的。

磊看着我，脸上有一丝的不悦，说：“你决定了？”

我笑了一下，说：“你不是相信我吗？这个，留在身边了。学校那里需要二个打扫卫生，晚上陪孩子们住的，就挑那二个成过亲的吧。芸娘的绣坊需要两个小工，其余的，你安排吧。”

这时，那三位先生拿着写好的材料走过来，我直接把纸交给磊，说：“这些，你存档吧，三位都留下吧。这就跟我去学校一趟吧。”

磊在一边说：“我也陪你过去吧，好不好？我还没时间去过呢。”

泉从外边走了进来，说：“到哪儿去，我也要去。”

“我正想着怎么没看见你呢，真是不能太惦记呀，这么快就回来了。”我笑着说。

“说什么呢？”泉过来，搂着我的腰，说：“你怎么过来了？”

我冲着那些人一抬下巴，说：“磊让我来选人，就来喽。”

我想起来，问：“三位先生，自报家门吧，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呢？”

“你不看我们写的吗？”那位让我注意的年轻人，问道。

“看就有用吗？”我笑着看他，接着说：“如果都是假的，看它就没必要了，是不是？更何况，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就从你开

始吧，好不好？”

他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说：“我叫唐清风，今年三十二岁。”

我看着下一位，那是个典型的书生，有些紧张地说：“我、我叫尚庆云，二十六岁，中过秀才。”

“不要紧张，难道你教孩子们时也这样？那我可就辞退你了。”我亲切地说。

他轻笑了一下，说：“不会的，我教书很有经验的。”

“那就好。”我看着第三位，笑着说：“你也别紧张，说一下吧。”

“我是高恒，三十六岁，是个落地的举人，家里原来的几亩地因为我一直读书，也卖了。是个穷困潦倒的读书人，就这些了。”我看着他，说：“没什么家人了吗？”

他爽快地说：“没了，都不在了。虽然是个读书人，却不懂得经营，一无所有的。”

我点头，看着他虽瘦但还有精神的样子，说：“只要先生尽职尽责地教育那些孩子，我保证先生能满意。至少吃穿不愁，不用担心生计了。如何？”

他用心地看了我一眼，说：“夫人的意思在下明白了，一定尽心尽力，决无二心。”

尚庆云在一边说：“夫人，为什么不对我这么说呢？”

我看了他一眼，说：“高先生已经看破一些事情了，而我需要这样的人才为我培养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你还不适合长期留在一个地方，你应该再出去闯荡一下，能明白吧~”

他低头想了想，抬起头说：“谢谢夫人，我明白了。”

我笑着看着比我高的那位姑娘，说：“你呢？”

“我叫季敏，”说完就低下头，不再吱声了。

“呵呵，我问的简单，你答得也痛快，好，”我笑出声，说：“我们一起走吧~。哦，磊，你就不要去了，有泉陪我就行了。”

磊不放心地看了我一眼，对泉说：“你守着她，别离开。”

泉在我们之间看了看，笑着说：“放心吧，大哥。她想淘气，也得看我同不同意呢。”

我白了他一眼，叫着：“雪儿，过来。我们回去了~”

雪儿走进来，自动地停在我身前，等我骑上去。

高恒看着尚庆云说：“夫人既然能让老虎进来，你就没必要紧张了，走吧。”

我看着镇定的唐清风和季敏，心里一动。

出了门，我让雪儿稍快地向前走着。泉在一边拉着我的手，自在的就像是随意散步一样，丝毫不受影响。

我回头看了一眼，高恒和尚庆云已经落下了，在后面小跑着赶上来。唐清风和季敏在雪儿身后跟着紧紧的，一点儿事儿都没有。

到了学校院外，我从雪儿的身上下来，等着高恒和尚庆云的到来。唐和季都一直跟到这里，连一丝气喘都不没有。

当高恒两人赶到时，已经呼吸急促了，等他们平息一会儿后，我说："在这里，孩子们都叫我校长。你们就直接叫我然，就好了。高先生，我直接叫高大哥，好不好？"

他连忙说："不敢当，夫人叫我的名字就行。"

"高大哥，没关系的。哦，庆云，敏儿，这么叫你们行不行？"我看着他俩说。

他们一起点头，说："我们就叫你夫人吧~~"

"然主子，"珠儿从门里走了出来，看到这么多人，吃了一惊，说："嗯，不进去吗？"

庆云说："那我跟她一样，叫你然主子吧，行不行？"

我看着他急于想融入这个环境的样子，点点头。

唐清风在一边，不解地问："夫人，你忘了我吗？"

"清风，这么叫你，行吗？"我笑着说："因为你比我大一些，但是我只想这么叫你。"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我也叫你然主子吗？"

"你要是愿意，叫我然也行。"我爽朗地一笑，说："其实，有很多人直接叫我然的，只是珠儿一定要叫我然主子，没办法。"

泉过来，搂着我，说："进去吧，未然也要出来了。"

我看了他一眼，一笑，走了进去。

(最近的票数为何增长得这么慢,是不是本人的功力下降了?各位好朋友请给予最友善的指点与批评,在下——我,会虚心接受的,谢谢了!!!)

第八十二章 问题人物

“未然，来，认识一下，”我看着未然，介绍着：“这是高恒，尚庆云，唐清风，我们的新老师。”

“三位，这是副校长未然，一直负责具体工作，是我的得力助手。”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又对未然说：“你们自己谈一下吧，看怎么安排合适。如果可能的话，把珠儿替出来，减轻姐妹们的压力。”

未然点了点头，对清风多看了一眼后，又看了看我身后的敏儿，说：“她呢，你怎么没介绍？”

“哦，这是我的丫环，季敏，也才来，我想把她留在我身边。你有什么想法吗？”我看着未然的表情，心想：她不是跟我想的一样吧?

“然，我看，还是让敏儿留在我这儿吧，”未然看着我，平静地说。

我一笑，“没关系，我想让珠儿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就让她在我身边吧，以后再说。”

未然看着我坚定的表情，想说什么，想了想却没说。

珠儿站在旁边听到我的话，着急地说：“然主子，我没事儿的，真的，您不要我了？”

“傻珠儿，怎么会呢？”我笑着说，“一会儿，你跟我去一下前面，我找大夫给你号下脉，看看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了，好不好？你就安心地休息吧。”

清风在一边说：“让我来吧，我对此有些研究。”

“哦？”我感兴趣地看着他，说：“请问，你还有什么特殊的技能，也顺便告诉我一下，好不好？”

“也没什么了，”他笑了一下，说：“我家是世代相传的医术，虽说不是什么名家，但是一般的病症还是没问题的。”

“好呀，珠儿，来，”我把珠儿的手腕拉起来，放到我的手心上托着，说：“你来试试看，和我心里想的是不是一样？”

“你这是在考我吗？”清风一笑，沉稳地用二指搭上珠儿的脉搏上，轻眯起有神的二目，微抬起头，看向远处的天空，其实是在用心地感觉着珠儿的脉动。

一会儿，他含笑对我说：“她这是有了身孕，才显示出脉象，只有二个月，不能太累了，好好调养一下，没什么大问题。”

“哇，太好了，”我高兴地跳了起来，围着珠儿转了好几圈儿，嘴里直嚷嚷，“我就说嘛，珠儿你有些不对劲儿，跟我猜得一模一样，珠儿要当妈妈了，太好了~~”

珠儿的脸一下子就红透了，连忙把我拽到一边，小声地说：“然主子，快别喊了，我还没成亲呢，大家会笑的。”

未然走过来，说：“珠儿，恭喜你，真让人高兴。”

珠儿有些尴尬地看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笑着说：“傻丫头，再有几天不就成亲了吗？放心吧，大家都会高兴的。你现在就去找露，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快走吧，让雪儿送你。”

雪儿在一边不太满意地看了我一眼，趴在地上没动。

珠儿红着脸，说：“不用了，我可不敢骑上去，还不如走的安全呢，那我去了。”

这时，孩子们下课了，一出来就看见我，都高兴地叫着：“校长好，校长好，”虽然有些乱，但是却能听出来，个个真心喜欢我。

清风看着我与孩子们热情地打着招呼，脸上露出一丝诧异之色。

未然在一边看得清楚，不由得皱了皱眉。

若雪她们也走了出来，我把珠儿的喜讯告诉给她们，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转移到未然的办公室，都坐下来，互相认识一下。

聊了一会儿，孩子们上课的时间到了，若雪和婉儿回去教课了，芸娘也回绣坊了。

我对未然说：“你安排一下，高大哥他们的事情。晚上，我们为他们接风，顺便，我们姐妹聚一下。哦，对了，我让磊安排两个刚来的新人做些杂务，顺便晚上在这里住，也好照顾孩子们，你们就不用再这么辛苦了。”

未然点头，笑着说：“也没什么，孩子们都很乖的。”

高恒在一边说：“我可以在这里住，陪孩子们好了。”

庆云一听，也说：“我也在这儿住吧，跟高大哥是个伴儿。”

清风听了，一笑，说：“那我要是不在这儿住，不是很奇怪了吗？算了，我们都住下来吧。”

我笑着说：“怎么，听说这里派了两个美女，所以这么积极吗？我虽然很开放，但是也不会允许乱来的，不能让孩子们受到污染呢。”

高大哥一笑，说：“那就让那两个女人不要在这里睡，把工作做好，就走吧。这样，也方便些。”

我笑得哈哈的，说：“开玩笑的，那两位主要是陪女孩子睡的。你们就跟男孩们在一处吧。我让未然给你们准备好单间，男孩子都淘气，你们多费心吧。”

说笑了一会儿，见大家也都熟了起来，我就带着敏儿往回走，泉也跟着，寸步不离的。

敏儿一直很沉默，不多说话，问到头上时，也是简单的回答，我对她越来越好奇了。

回到我的家，我对敏儿说：“你晚上不用在这儿睡，我们也不习惯，我会让人给你安排住宿的问题。你先去熟悉一下环境吧，最上面是我们的寝室，你自己去吧。”

敏儿吃了一惊，问我：“然主子，你信得过我？”

“你有什么让人不放心的吗？”我反问她，说：“你既然想留在我的身边，自然就会好好对我的，不是吗？”

她看了看我，点头上去了。

泉搂着我，说：“我们去转转吧，好不好？”

我点头，说：“抱着我，不然我不去。”

泉哈哈一笑，不费力地抱起我，说：“你在撒娇吗？然，让我亲一下，一下就好。”

“不要，走了，”我拍着他的脸，说：“我还有事呢，走吧，去找磊。”

来到磊的办公室，（自从建好新家，有些名称就被我改过来了。）磊看着我，不悦地说：“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干嘛还那样做？”

“就是知道，才这样做的，”我从泉的身上下来，根本不拿他的冷脸当回事，径直走过去，坐在他的腿上，接着说：“这不是躲就躲得掉的事儿。魂那儿有消息捎来吗？我想让思儿男扮女装过来帮我。他的扮相应该不差，你说行吗？”

磊看着我，问：“我没跟你说过什么呀，你怎么知道魂跟我有联系的？”

“笨蛋，魂没跟我们回来，我还猜不出来吗？”我亲了磊一下，说：“你以为不让我知道，对我来说就安全了吗？清风和季敏都有问题，说明敌人已经有所行动了，虽然不能说明他们俩儿是一伙儿的。”

“对了，魂也应该往这边赶来了吧？马上就要过年了，”我看着磊，得意地笑着，说：“你呀，就是太大男人了，以为把我保护好就行了，还对我封锁消息，是不是我让你觉得我很傻，很容易上当的。”

磊连忙讨好我，说：“不是，我们的然多聪明，不用我说，就知道问题在哪儿，是不是，泉？”

他居然想把泉，也拉下水。泉一脸的委屈，看看我，不出声。

“好了，好了，”我笑着打着圆场，说：“你把思儿安排过来就行，让他辛苦一些，帮我留心敏儿，我让敏儿去跟那些家人住在一起。思儿也委屈些吧，把他们安排在一处。”

泉笑着说：“为什么是思儿？换个女的不好吗？”

“敏儿也不见得是个女人，”我看着泉，说：“你以为我没发现敏儿的问题吗？思儿的扮相一定比他好，放心吧。”

“还真是不能小瞧你呢，”磊看着我，说：“那你还去拉敏儿的手，你知道我当时有多气吗？”

“我一开始只是怀疑，又不是真的一眼就能确定，”我拍拍他的脸，说：“我一拉敏儿的手，就发现问题了。虽然手指修长，但那绝对是男人的手指，没有女人的柔软，手指还有老茧。跟我们走时，我特意试了试，清风和他都有武功，还不错呢。”

泉笑着说：“怪不得呢，把高恒和尚庆云倒是累够呛。然儿，没想到你也有心计了？”

“喂，你什么意思？”我瞪着他，问：“难道我呆头呆脑的就好，你就更爱我了，是不是？”

“冤枉啊，”泉马上发现自己又说错话了，凑过来，贱笑着说：“我们的然是最聪明的，只不过，我没想到你会不动声色地暗藏心机。然，你这招真厉害。”

我呸了他一下，说：“你就硬掰吧，算了，我大人有大量，就原谅你了。”

“磊，珠儿有身孕了，我想给她派个手脚勤快的小丫头在她身边，好不好？”我看着磊，说：“这可是我们姐妹中第一个怀孕的，我想让宝宝安全健康地生下来。”

“好，这有什么，”磊溺爱地亲了我一下，说：“这点小事，你自己做主就行了，不过问我。”

“我可是没什么事瞒你，”我斜睨他一眼，说：“我对你完全坦白，这是我的原则。”

磊苦笑地看着我，说：“知道了，夫人，以后我一定什么都不瞒你，你就放过我吧。”

我满意地点点头，跳下来，说：“是不是该吃午饭了？对了，我们晚上为高大哥他们接风，你安排一下。我想在学校的餐厅举行，不相干的人士就不要来了。”

他笑着说：“那是说我喽？好吧，谁让我做错事呢。我们去吃饭吧，去公共餐厅吗？”

我点点头，说：“就当我去抽查一下，看看伙食好不好。”

我端着餐盘，跟在大家的身后排着队，去打饭。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举，把学校的那一套搬出来，只是餐盘是木制的。

轮到我打饭了，看着排成一列的各式菜盘，挑了几样青菜，又舀了一勺米饭，我就走回了磊和泉坐的那桌。

认识我的人都跟我点头示意，我也面带微笑在回应他们。有不少还是跟我们从建房开始就在的老熟人，看见我也来这里吃饭，都感到很亲切，不过，他们没有声张。

跟磊和泉，一边吃着，一边聊着，气氛很好。整个餐厅里，虽然人很多，但大都低声交谈，没有大声喧哗的。

我吃了一口呛拌的黄豆芽，点点头，对磊说：“味道不错，每天都换样吗？”

他点头，说：“基本上有八样菜，晚饭比较丰富一些，早餐清淡一些。”

我想了想，说：“晚上如果吃的肉太多，对身体健康并不好。我们那儿讲究早上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虽然大家的习惯都是晚上吃得好一些，不过，也别太强调了。顺其自然吧，对了，我们可以鼓励大家早上起来做些运动。”

我看了看他们俩，说：“你们，我怎么没发现什么时候练武功呢？”

“我们都是一大早就起来出去练一下，你一般都睡着呢。”磊笑着说，“是我们让你太累了，以后多注意。”

我的脸一红，说：“那以后，我也起来，看看你们练功也是好的。”

当我们走出餐厅时，身后突然响起如雷的掌声。我奇怪地回头一看，大家都高兴地看着我，异口同声地说：“夫人，欢迎常来，谢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怔忡了一下，开心地笑了起来，冲他们摆摆手，走了出去。

磊含笑地看着我，说：“我发现，你现在的影响比我还大，在他们的心里，你更重要呢。考虑一下，你来当家吧，好不好？那样，我就可以偷懒了。”

“你看我像是那种为了责任把一切都扛在肩上的人吗？”我噘着嘴，说：“我呀，天生是个自由散漫的人，像一匹野马，不能有半点的约束。你就认命，好好赚钱给我花吧。我可是很费钱的，你要有能力养我哟，不然，我就跑了。”

泉连忙接过话茬儿，说：“跑我那儿去吧，我不介意养你，现在就走，好不好？”

磊笑着踢了泉一脚，说：“你想的倒是美，我就是把所有的产业都卖了，也够我们花个几辈子了。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别想把我甩了。”

我们一路上嬉笑怒骂地疯闹着，好长时间没这样随意了，我一直笑着，看着他们，心里感觉好幸福。

第八十三章 设个小圈套

晚上，我们在学校的餐厅举行欢迎仪式，孩子们比我们还兴奋，新来的照顾孩子们的阿姨也到了，就是那两个被赶出家门的女人。

孩子们坐了二张长木桌，我们大人坐一起，都是说说笑笑的，十分热闹。

妞儿吃了一半，跑到我的身边，仰着小脸，看着我。我一把抱起她，放到我的腿上，说："妞儿，想我了？来，吃什么，校长喂你吃，好不好？"

妞儿笑的好灿烂，指着红烧肉，说："肉儿肉，我要吃肉儿肉。"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我夹了一块肉，喂给她，说："香不香，跟娘做的比，哪个好吃？"

她咀嚼完咽下后，说："娘做的好吃，还要。"

我笑着说："还要？不是没有娘做得好吃吗？"

妞儿回头看着我，说："还要，没吃饱。"

我也不吃了，专心地喂着妞儿，脸上一直挂着笑，很开心。

这时，李嫂走进来，看见妞儿坐在我的腿上，连忙走过来，说："然主子，妞儿不懂事，让我来吧。"

我笑着说："没事儿，妞儿很乖的。李嫂，你的事儿都做好了？不放心妞儿，是吗？"

"也不是，我想来看看，这里有没有事儿做。"李嫂笑着说，伸手把妞儿抱了起来，说："我看看是不是有能帮上忙的地方。"

"李嫂，妞儿说你做的肉好吃，那你以后就在学校做事吧。"我笑着说："正好，今天又多了两个姐妹，你们三人，负责学校的杂务，好不好？不过，这儿的孩子多，只怕是累一些。"

李嫂高兴地说："太好了，然主子。其实您做的菜也很香呢~。放心吧，我一定把孩子们的伙食弄得好好的。"

我点头说："你跟阿冬说一下，今晚就在这儿住吧，正好把妞带在身边。"

李嫂高兴地出去找阿冬了。

清风看着我，问："然也会做饭吗？真是想不到呢，哪天再做一次吧，让我们这些新人也尝尝味道，不知道行不行？"

蕊儿不服气地说："然做菜好香的，建房时，她经常带着我们一起给大家做饭菜的，你不要以为然什么都不会做。"

我一笑，说："蕊儿，要是我做的不合清风的口味，你说再多，也不能证明我的手艺好啊。这样吧，明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吃一顿，怎么样？正好有李嫂帮我。"

若雪也高兴地说："好呀，然姐，我还真想你做的菜了呢。那我们吃什么呢？"

"你说呢，"我笑着问，"我还没想好吃什么呢。老实说，我做一些家常菜还比较拿手。但是，有些东西这儿是没有的，所以做不出来的。"

若雪想了想，说："就上回的鱼宴，好不好？"

"好是好，但是太辣了，孩子们吃不了。"我想了一下，说："我给孩子们做炒饭好了，再配上土豆炖牛肉这样就行了吧。"

又吃了一会儿，我看孩子们有些累了，就散了，让他们早些休息。

我们姐妹又集合起来，一起到我家接着聚会。

麻将局一成，四个好战分子就已经上场了。我和珠儿、芸娘在一边看着，给她们服务。

一过二更，我就赶着珠儿去睡觉，让大家又笑了一通。

未然一边玩着，一边问我："清风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个敏儿给我的感觉也不太好。"

我想了想，说："清风嘛，给我的感觉还可以，虽然他肯定是有什么目的，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至于那个敏儿嘛，我已经让思儿来帮我了，到时你们别露馅儿就好。他是男扮女装，来当我的小丫环。别笑，别笑，要是露馅儿，我可是不客气的。"

我看着笑成一团的姐妹们，装作严肃地说。

"对了，我想问你们，"我坏笑着，说："只有珠儿有孕，你们没谁一起怀上吗？难道你们的男人都有什么问题吗？"

婉儿红着脸，说："你难道想看着我们一起大腹便便不成吗？"

我奇怪地看着她，说：“这有什么？我们家又不是养不起，多生几个，一起长大多好，热闹。”

婉儿说：“我们一直很注意的，不想那么早就有孩子。只是不知道露是怎么想的，大概也没想到珠儿会这么快就有了吧。”

我看着芸娘，说：“你都成亲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也没有呢？”

“我也不想那么早就要，”她轻笑的说：“天胜有个办法，每次在我后腰上轻轻一点就没事了。”

“你们哪，”我叹口气，说：“我想生还没机会生呢，你们却这么浪费，唉~”

玩到三更，我就张罗着休息，明天还要去学校呢。没玩够的，明晚再来，正好后天就是休息日，只要各自的男人允许，明晚玩一宿都行。

第二天，一切照旧。

我在温泉里洗好泡过瘾后，才漫步逛出家门。

一出门，就看见敏儿正向我这里走来。我连忙叫住，问：“敏儿，你要做什么去？”

“然主子，我正想去问问您有什么事要我做呢。”敏儿低姿态的说，一脸的温顺。

“那正好，我们晚上去学校做饭，你跟我一起去准备一下需要的材料吧。”我伸出手想拉着她的手，一起走。

她向后一退，巧妙地躲开，站在我的身边，说：“好啊，我正好不熟悉府里，哪儿还都找不到呢。”

我看了看她，笑了一下，说：“敏儿，我和珠儿也是经常手拉手的走，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你就放松一些，好不好？”

敏儿的脸有些红，低声地说：“然主子，不是的。我只是~~”

我心里暗笑，想：我当然知道你不能跟我手拉手了，就是试探一下而已。

“敏儿，没关系。”我笑着打断她的解释，说：“日子长了，你就知道我的脾气了，走吧，不知道你都会做些什么呢~~”

我们一路走着，就来到主楼的餐厅。

“夫人，您有什么需要吗？”负责的大厨师一见我，连忙从后厨里走出来。

“哦，是郑师傅呀，我想准备一些材料晚上在学校做着吃。想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菜~，哦，对了，我昨天晚上让李嫂以后在学校负责做饭，你这边能忙过来吗？”

“没事的，夫人，李嫂在那边帮忙，我们这里也省事多了。”郑师傅没想到我还征求他的意见，又是摇头，又是摆手的，忙着解释。

“呵呵，郑师傅，叫我然就好了，”我笑着说：“我们也是一起打拼过的伙伴呢，就不要那么生疏地叫我夫人了，我听着好别扭。”

郑师傅的老脸一红，说：“是，是，夫~然主子，我就这么叫您吧。哦，您看，今天的菜色都在这里，想要什么，我给您包好送过去就行。”

“不用了，你们忙吧，没见我带了个帮手吗？”我笑着选了一些要用的，打好包，交给敏儿拿着，跟大家告别后就出来了。

忙了一个下午，我们早早的就开饭了。

孩子们的饭桌上摆着我精心做的炒饭，用玉米粒、鸡蛋、腊肉丁、胡萝卜丁，做配料炒出的饭，看着就让人有食欲。还有土豆炖牛肉，呛拌三丝，一道冬笋土鸡煲，孩子们吃得狼吞虎咽的，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我们大人围坐一桌，吃着麻辣鲜香的鱼肉火锅，还喝着葡萄酒，热闹地说笑着，只是把珠儿赶到孩子们那边去吃营养餐了。

高大哥吃得过瘾，连声地说：“然，你的手艺真不错，怪不得若雪直夸你，真的名副其实。”

我笑着说：“我也就是做一些家常小菜罢了，那些讲究的菜式，我是不行的。”

清风也笑着说：“来，然，我敬你一杯，为了昨天的失礼向你道歉了，干杯。”

我举起杯，与他碰了一下，说：“你慢慢会发现我还有其它的长处。好久没喝酒了，来，干了它。”

未然看着我，担心地说：“然，你的酒量不太好，别喝多了，明天会头疼的。”

我笑着说："没关系，高兴嘛，有高大哥他们的加入，学校会越来越好的，来，大家一起干一杯，明天不是休息嘛。李嫂，明天你就多辛苦了，来，我也敬你一杯。"

我喝得高兴，忘了红酒的后劲足，左一杯，右一杯的干起没完没了。不一会儿，脸就红了起来，头也有些沉了。

"敏儿，你怎么不喝呢？"我举着酒杯，看着身边的敏儿，说："来，我们也喝一杯。你既然想在我身边，就不要总想着上尊下卑的那些没用的东西。像珠儿那样跟我相处是最好的，来吧，喝了它！"

我抬手，又将杯里的酒一口饮完，看着敏儿的酒杯，说："喝了它，喝了我们就是姐妹了，不喝它，我就让你去服侍别人了~。就是清风吧，我把你给他，好不好？"

清风连忙说："敏儿，你还是把酒喝了吧，我可不想一来身边就多个女人，好像我有多风流似的。"

在大家的起哄声中，敏儿把那杯酒喝了下去，脸一下就红了起来，我笑着说："原来敏儿的酒量还不如我呢，怪不得不敢喝呢~。"

两坛酒喝完后，我看着大家，说："等年三十儿，婉儿她们成亲时，我们再好好喝个过瘾。孩子们都已经去休息了，我们也散了吧，走吧，李嫂费心带着她俩儿收拾一下吧。"

我有些上晃地走出餐厅，未然和婉儿她们也跟了出来，我把两条胳膊分开搭在她俩儿的肩膀上，笑着说："婉儿，你大嫂有些不走直道了，嘻嘻，你多受累吧~~"

"让你少喝些，就是不听，"婉儿边嘟囔，边挽着我的腰，说："走吧，我们送你回去好了~"

我回头对敏儿说："你直接回去睡吧，不用管我了，明天不用太早来找我，在府里熟悉一下，别到时还分不清哪儿是哪儿的。"

走到婉儿他们家时，我说："你们都回去吧，上面就是我的家了，我能自己走的，放心吧，我没喝醉呢。"

婉儿和未然她们都看着我，互相又看了看,我说得也是，上面没多远就是我的家，就都放心地回去了。

我随意地走着，没有直接回家，走到温泉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抬头看着月牙儿，看着看着就躺在石头上，不动了。

“然主子，你睡了吗？”敏儿小声地在我身边叫着我，我心想：果然来了，敏儿，你还真是~~

(各位好友的留言,我每天都认真的看,谢谢你们的建议,我会考虑的.还有的朋友提出宝贵的意见,我都虚心接受,我也感觉到问题所在了.我会继续努力的.看我的吧——加油!!!)

第八十四章 有惊无险,到年三十儿

“是谁？”我睁开眼睛，看着敏儿那冷漠的脸，在月光下还挺明显的呢。

“然主子，你怎么在这儿躺着呢？”她语音里不带一丝温度的说出这样关心的话，让我的心里升起大事不好的感觉。

我缓缓坐起来，看着她的双眼，好似无意的问她：“敏儿，来，跟我一起坐吧，我们聊一会儿好不好？”

她依然站在那里，全身散发出一种冷若冰霜的气息，虽然不是杀气，但是双眼看着我的感觉就像是看着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让我的心底也开始冰冷了起来。

我用双手交错地揉搓着双臂，努力让自己缓和下来，强颜欢笑地说：“敏儿，我突然好冷，你能不能过来搂着我，两个人抱在一起会暖一些的。”

她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愣了一下，随即缓慢地走过来，手轻轻抬起来，有些犹豫不决地看着我，我感到一丝杀气透进我的身体。

“敏儿，如果你会武功，会不会在我危险的时候保护我？”我的大脑突然不经思索的冲动地说出这句话来。

敏儿的手停了下来，杀气随着她变幻莫测的眼神消失了，但是依然冰冷地看着我。

我站起身，走向她，坦率地看着她的眼睛，说：“你有武功吧，一定也很高。珠儿跟我一样，不懂什么武功，所以我想找一个会武功的人跟在我的身边。虽然你来的时间尚短，但我选择信任你，你应该能感觉得到。不然的话，你想你能留下来吗？磊是不会让你轻易就留下来的。”

她向后退了一步，说：“那你为什么要留下我？”

“就像我说的，我愿意相信你，”我跟进一步，接着说：“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底细，但是看到你第一眼时，我就想把你留在身边，我~”我猛地向下弯腰，张嘴就吐了出来，红酒的后劲将我最后的清醒彻底瓦解掉~~

敏儿上前一步，扶住我，我感觉不到她的冷漠，全身一软就靠在她的身上，回头冲她双眼迷离地一笑，说：“把我送回去吧，我真的多了~~”

敏儿看着我闭上的双眼，脸上的表情不停地变幻着，终于在我全身重量都靠上她时，叹了口气，弯下腰，抱起我，走向我的家，脚步沉重~~

我头疼欲裂地睁开眼睛，皱着眉头，看着眼前正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我的泉，小声地说：“你很高兴看到我这样，对吧~”

泉好笑地用双手在我的头上轻柔地按着穴位，无耐地说：“这是你在耍酒疯吗？在酒醒之后才发作？”

“我记得我好像坐在大石头上的，怎么回来的？”我看着他问。

“是敏儿把你抱回来的，你没印象了？”泉依然细心地给我按摩，轻声地问。

“是吗？”我低声下气地问，不敢太理直气壮的，毕竟是我多喝多了，底气不硬嘛。

“然主子，您不记得了吗？”敏儿的脸突然出现，一脸审视的意味，见我直盯着她，又连忙低下头。

我闭上眼睛，昨晚的一切模糊地想了起来，但是究竟是怎么说的，有些想不起来了。

我轻轻摇头，说：“哦，想不起来了，真是的~。敏儿，我有说什么过分的话吗？”

“然主子，您真的想不起来了吗？”敏儿的脸上有些放心的意味，追问了一句。

我又想了想，看着她问：“你告诉我吧，是不是我真的耍酒疯了？”

“没有，您也没说什么，真的，就是吐了，然后我就把您送回来了。”敏儿的神态轻松多了。

我点了下头，对泉说：“我要去洗澡，你陪我好不好？”

泉回头对敏儿说：“你先去吧，这有我呢。”

日子在等待中平稳地度过，转眼就到了年三十儿了，我一早起床，忙着翻着衣服，不知道穿什么好。

芸娘手里捧着一叠衣服走了进来，说：“然，我特意为你做了一套女装，你试试好不好看。”

我一回头，惊喜地说：“我正找着衣服呢，太好了，不过，我怕又摔跟头，那多丢脸呀~”

芸娘温暖一笑，说：“我想到了，所以参考你给我的那些书，做了些变动，你穿上再看吧。”

在芸娘的帮助下，我穿戴整齐后心急地走到镜子前照着。

“好漂亮的衣服，哇~，”我在镜子前前后左右地照着，细细端详。

里面是白色贴身的半长的暗花锦缎棉裙，垂到膝盖上面，下面是一条同色同料的紧腿的七分裤，脚上是一双橙红色的小棉靴，跟上身的橙红色的小马甲相衬，马甲边与靴子边都有一圈毛茸茸的白毛边。

这套衣服不但让我更加突显活泼清爽，而且还增添了不少女性柔美的气质，我连声地表扬着芸娘：“这衣服做得太好了，你真有这方面的天才，芸娘，太谢谢你了，太好了~”

泉笑着从外面走进来，说：“这么激动，然，是什么~~天啊，这是我的然吗？我都不敢认了。然，真的是你？”

我看着镜子里的泉，笑着说：“不是我吗？那我走了，太伤自尊了，我去找磊~”

“谁找我，”磊一推门，走了进来，一见我也张大嘴，愣了一下，反应过来，笑着说：“走，跟我走，正好把泉甩了~”

泉大叫着，说：“不行，我只是太吃惊了，然穿女装这么漂亮，早知道，早让她穿了，太后悔了~”

芸娘笑着说：“以前然穿裙子时摔伤过，所以一直不想穿女装。不过，以后我会用心给她多做些好穿戴的衣服，我先走了，你们慢慢来，时间还早呢。”

我看着磊和泉，笑着问：“是衣服好看还是我好看哪？”

磊笑着说："当然是我们的然好看了，衣服也漂亮，不然怎么能把你的独特气质展露出来呢？"

泉看着我，跟磊说："大哥，我们是不是应该给然添着首饰来点缀一下呢？"

磊连连点头，说："我就是回来给然送好东西来的，不过，这是魂送的，我再去找些适合然的，一会儿就回来。泉，你先把这个给然带在手腕上。"

我好奇地看着泉把一对做工精细的手镯套在我的手腕上，不解地问："我不是有两件宝贝了吗？不用再戴了。"

泉笑着说："这是个掩盖体，是专门把你这两个宝贝藏起来的好东西，这里有活扣，用时一打开就行了。魂的心真细呀，连这个都想到了，比我细心。"

我低头一看，原来是两个中空的手镯似的半圆环，像普通的金手镯一样，上面也雕琢些花纹，正好包住我原有的两个宝贝的外面，由几个小节组成，活扣一扣上，就浑然一体根本看不出这里面还有内幕，而且做工考究，看来是费心费力才制作出来的。

我笑着说："这下，我不用再掩着藏着了，太好了！"

这时，磊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小圆盒走过来，打开它，从里面拿出一个镶嵌着一颗大红宝石的项链，说："来，我给你戴上它，这可是好东西~"，戴好后，又拿出一个像个头饰的东西给我戴在头上，说："来，到镜子前看看，喜欢不？"

我看着镜子里的我，头上是用珍珠串成的一圈的头链，中间是一颗比项链上小得多的同料红宝石，有指肚大小，宝石周围是一圈小钻石包围，还垂下几缕小细链，上面也镶着细小的闪亮的钻石，轻轻一动，就像金步摇一样，摇曳生辉，脖子上是相似的设计，只不过把珍珠换成一色的黄钻，正在我的白衣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我迟疑地转过身，看着他们说："我觉得我戴它们不合适，太贵重了，而且我怕弄丢了~~"

磊笑着说："怕什么？我们一直也没送过你什么首饰，我看你戴着很好看，是不是泉？"

泉连连点头，说：“然，真的很好看，等我们回我那儿，我再送你一些，免得让大哥说我小气。怎么一直没注意这事呢？然，你不是生气才不想戴的吧？”

我一听，连连摆手，说：“我本来就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可不想要，还要费心看着它们。你看我这个性，也不适合戴呀，泉，磊，我真的不想要这些让我费心的东西。”

他俩一起笑了起来，互相笑着说：“看来，我们还找了个省钱的老婆，是不是应该偷着乐呀？不过，也不能太寒酸了，然，你就先戴着吧。要是真不喜欢，以后可以不戴，只有庆典或大型活动时才戴，这样行了吧？”

我点头，说：“那好吧，其实，我只是不想费心保管它们。不过，它们真的好漂亮，磊，是不是很贵重啊，我看，随便一颗黄钻都已经好值钱了。”

磊笑着不回答，搂着我对泉说：“我们出去吧，礼堂已经布置好了，早点儿热闹一下，我们晚上早些回来，这可是然第一次在我们这儿过年呢，我们多陪陪她。”

我笑着说：“是让我多陪陪你们吧，这些天你们也是太累了，我就多陪你们吧。反正婉儿她们都去洞房花烛了，也不能来陪我，对不对？”

磊用力地搂了我一下，笑着往外走。

走在路上，一路上遇到的人都惊奇地看着我，个个都说我漂亮，让我美得合不拢嘴。（女人哪，就是虚荣心太强了，像我这样的一直低调生存着的假小子，也不能完全免疫，骨子里也一样希望有男人来夸，真是~唉！！！）

磊小声地在我耳边说：“思儿已经到了，一切按计划行事，你可别高兴得给忘了就行。把嘴闭上吧，一个鸡大腿都能塞进去了。”

我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恨恨地瞪了磊一眼，小声说：“让我美一下，你就这么不爽呀？你是不是怕别人看上我呀？放心吧，你这个大堡主站在这儿，哪个男人敢打歪主意。我就是想，也没机会，不是吗？”

磊笑了出来，说：“想到哪儿去了？我是怕你把嘴咧得太大，一会儿收不回来，那不是麻烦了吗？哈哈~”

看着他开心地笑着，我也笑了出来，管他呢，只要磊高兴就好，今天是除夕，就要有好心情不是吗?

快到礼堂时，高大哥和清风他们也来了，我们打着招呼，清风异样地看了我好几眼，不过，我正高兴着，还没发现。

我们一起走进了大礼堂，就是原来的主楼餐厅布置成的，里面已经闹哄成一片了~~

第八十五章 热闹的集体婚礼(一)

一进大厅，就见大家看着我，有些发愣，我笑着说：“怎么，都不认识我了吗？”

芸娘笑着说：“然，怎么样？我就说你穿女装漂亮吧。看看大家的反应，效果显著吧~”

珊突然跑出来，大叫着：“哇，是然，真的是然！”她一把抱住我，高兴地直蹦，说：“你变得好漂亮，我都认不出来了。快说，你是不是把我都忘了？”

我也搂着她，笑着说：“怎么会呢？我真得好想你，不过最近的事太多，也没时间回去呀。对了，浩那小子对你好不好？要是不好，我帮你休了他，再给你找个好男人，不要他了。”

浩苦笑着走了过来，说：“然，你好偏心哪，怎么说也是我们先认识的，不会刚一见面就要把我们夫妻给拆散吧。你就是这么对待我这个兄弟的？太伤我的心了，呜~”

看着他装模作样的样子，我放开珊走到他面前，用力地捶了他一下，说：“怎么了？我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嫁给你，你要是不能让她幸福，我就立即给她找个新好男人！你当我说笑呢，兄弟，别说我不罩着你，喂，你到底有没有让我的好妹妹[性]福啊？”

我特意地加重那个关键字，一脸坏笑地看着他，他连忙说：“这个问题，你应该问当事人才对吗？毕竟她是最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在大家的哄笑中，珊红着脸白了一下他，对我说：“然，不理他，没个正形儿。我听芸娘说，你们在这儿又有新花样了，要教我哦~”

我笑着说："那有什么问题。要是你老公同意的话，我们今晚玩个通宵都行。啊，不行，婉儿她们今天都去洞房，我们的人凑不全了，明天吧，明天一定玩。我可给你们都准备好新居了，也不说早来两天，真是的。"

这时，未央走过来，说："我在那儿等了半天，大嫂也没过去，只好我亲自出马了。大嫂，你这样打扮真好，让人眼前一亮，大哥的脸上都要笑开花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也乐了出来，磊还真是~这样呢。

我笑着对未央说："思儿呢，我好想看看。"

一个俊俏的姑娘静静地走了过来，低声说："然主子，我在这儿呢。"

我仔细一看，可不正是思儿，一身女装的打扮好清纯，小巧的樱桃嘴儿一点点。

"哇，思儿好漂亮呢，"我四下张望，说："敏儿，敏儿你在哪儿？"

敏儿从一个小角落里走了过来，说："然主子，我在呢，有什么事要我做吗？"

"敏儿，这是思儿，我给你找的伴儿。"我拉着思儿的手，对她说："来，你们认识一下，你来的早，要照顾她哦。晚上，你们一处睡，也好有个人聊天儿，要是不习惯的话，就在你房间旁边找个单间，去吧，你们互相熟悉一下吧。"

敏儿的脸上怔了一下，有些不是滋味的，随即笑着对思儿说："那好吧，我们就多亲近一下吧，走，我先带你去我坐的那边。"

我笑着看着思儿跟她去了，回头对珊说："走，我们要上楼看新娘子们去。未央，一起来吧，让他们男人在下面好了。"

推开房门，就看见一屋子的美人，个个穿着大红的新娘服，正互相审视着，看有没有不妥的地方。

我回头对珊说："看，我厉害吧，一起嫁出去五位美女，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婉儿她们一见是我，都惊喜地说："哇，然好漂亮！"

"是呀，都不敢认了~"

“天哪，这是我的然姐吗？”

我笑着说：“没想到吧。来，有个新姐妹，你们不认识呢~”

珊一走过来，她们异口同声地说：“你就是珊吧，见到你真高兴~”

珊愣了一下，笑着说：“我什么时候成名人了？这好像是然的专利吧，真让我受宠若惊呢。”

婉儿笑着说：“快来吧，大嫂早就说还有个美女叫珊，成天念叨呢。我是婉儿，既是然的小姑子，又是她的三弟妹。”

若雪接着说：“我是然姐的干妹妹，名字叫做若雪。我身边的是珠儿。”

珠儿温柔地说：“欢迎你，珊，然主子一直盼望着你能早点儿到呢。”

珊感动地回头冲着我一笑，说：“然，这些姐妹多好啊，怪不得你回不去呢，连我都不想回去了呢~”

我上前搂住她，说：“来，这是未央的姐姐，未然。你看看，她们姐弟长得像不像？”

未然一笑，看着珊，说：“这下，我们可全了。你别走得太早，我们好好聚一聚~”

蕊儿在一边等得不耐烦，冲过来说：“还有我呢，我是蕊儿，最小的一个。珊姐姐，你真的好美，难怪然总是念叨你呢。”

未央在一边看着未然，心情有些激动，看着她说：“姐，你一定要幸福哟，你今天好美丽，我为你感到自豪~。”

那几位正在一边热闹地说笑，我回过头，看着未然姐弟感人肺腑地相拥在一起，也有些情绪失控。想了想，我大声地说：“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谁也不许流泪，都要笑，我去看看新郎官怎么还不上来，再不上来，我就取消婚礼了！”

就听见箫的笑声传来，“大嫂，你还是饶了我们吧，我们不是已经来了吗？快，兄弟们，快把你们的新娘子抢走吧，不然，大嫂一句话，今晚的洞房花烛就成泡影了~”

我一听，笑着说：“算你及时，来吧，快抱起你们的新娘跟我下楼吧。要听我的指令呀，不然，后果自负。”

我第一个跑出房门，悄悄地把感动的泪水抹去，“噔噔”地跑下楼梯，大声地说：“大家静静，新人要入场了！”

大堂里顿时鸦雀无声，我满意地点头，清脆地喊：“欢迎第一对新人，青梅竹马的恋人—箫抱着他的最爱，婉儿小姐闪亮登场，鼓掌欢迎~”

我带头拍着手，大家都热烈地使劲拍着巴掌，看着箫缓缓地抱着婉儿走下来，向着主席台走过去。

我又接着说：“第二对，一见钟情的前世今生的情侣，藤与他的恋人未然，隆重出场~”

未然红着小脸儿，害羞地低下头，一丝精明强干的女强人的架势都没有了，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

“下面是英俊潇洒的霖和他的知心爱人若雪，有请上场~”我的话音还没落下，就听身后有人高呼着：“若雪，我们在这儿呢~”

我一回头，看见若尘站在我的身后，看着若雪激动地摆着手，霜搂着若凤站在他的身后，霜看着我得意的笑~~

我一笑，回了个收到的表情，又扭头用胳膊肘儿一撞若尘，坏笑着说：“喂，你送来多少嫁妆？我还以为你是心疼了，不敢来了呢？”

他苦笑着说：“我哪敢不来呀，你放心吧，你一定会满意的。”

我笑着说：“我满意不满意不要紧，你送的这些嫁妆也都是若雪用，我又用不上。不过，好不容易有个能收到嫁妆的机会，不利用岂不是浪费了~”

若尘笑着说：“那你还放弃另一次能收到聘礼的机会？”

我笑着说：“谁说我放弃了，你很快就又要嫁出一个妹妹了，你快准备好第二份的嫁妆吧，可别又让我催。”

他好笑地说：“知道了，你快忙你的吧，有人在瞪你了。”

我一回头，看见露正瞪着我，一脸急不可耐的表情。

我吐了吐舌头，连忙高声吆喝着：“现在，我们欢迎最幸福的准爸爸准妈妈上场，他们就是有最有行动力的露和温柔贤惠的珠儿，热烈欢迎！”

大家哄堂大笑，有些年轻人还高叫着：“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

我笑得搂着肚子就蹲了下来，还擦着乐出来的眼泪~

若尘伸出我扶起了我，在我耳边笑着说：“这就是露瞪你的后果，是不是？我算怕了你了~”

我回眸一笑，说：“那就好，知道我的厉害了吧？小心些，别说我没提醒你~”

不看他含有深意的眼神，我回头用最大的声音喊（没办法，大家都太热情了，还没恢复过来呢），“最后一对，也是我们这次集体婚礼中最年轻的一对，年轻有为的阿冬正抱着活泼可人的蕊儿，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最有勇气的这一对上场！！”

礼堂的气氛在这一刻上升到最高点，我也拉着珊，让着若尘走到主桌那边。

刚要在磊的身边坐下来，被他用力的一揽，就坐在他的腿上。

我不解地看向他，挑了挑眉毛，他赶紧在我的耳边小声说：“我好羡慕啊，我们也上去成第六对，好不好？”

我笑着说：“不要，那泉做司仪岂不是太委屈了？再说，现在大家不是都叫我—夫人了吗？”

磊一脸的不甘心，说：“可是，我想热热闹闹地明媒正娶，想让我们也有个轰轰烈烈的婚礼，不行吗？然，我也要~”

我好笑地看着他难得一见的撒娇，笑着说：“好吧，等我们的事情都办完了，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时候，我再好好考虑一下，行不行？”

磊不死心地追问：“真的，然，你答应我了？”

我点头就是笑，把头靠在他的胸口，心里默念：我答应你，到时如果我们都平安无事，我就让你心想事成，磊！

我看着台上的泉，大方得体地主持着，和大家一起笑得开心极了~。

一回头，看见若雪的父母正一脸担心地看着若雪，笑着走过去，说：“您二老放心吧，这是我们府里的规矩，只会让新人们更好更亲密无间，让他们留下一个值得回忆的情景，到老了的时候回想起来，还一脸的笑容，开心的不得了，这不是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吗？”

霜在一边对若凤说："凤儿，我们也一起成亲就好了，你看，多让人羡慕啊！"

若凤红着脸，笑着说："那时，我们认识得时间还太短嘛，人家怎么好意思那么急着嫁呢~"

我一听，对大叔说："您看，您的大女儿也要留不住了，着急嫁呢，要不然，让他们也上去得了，好不好？"

若凤一听，连忙拉着我，说："我可没那么说，你让我的父母一下子就嫁掉两个女儿，好狠的心呀，我才不干呢！"

我笑着说："那好吧，也不急在这一刻，反正你也跑不掉了，就让你先蹦哒几天吧。"

霜在一边含笑不语，一脸的深意，看着我不出声。

我的心里一转，回头对大叔说："大叔，您刚才可是听见了，若凤说不在今天一起嫁，那就是说，她已经认可嫁给霜了，要是二老认为霜的人品没什么毛病，我们就直接定下这桩婚事了，等到您们回府时，把我准备好的聘礼一起带上，好不好？"

大叔看着我一笑，说："然儿呀，你好狡猾呢，才娶了一个，又惦记上另一个，要是我们家再有一个女儿的话，岂不是也让你惦记上了？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办吧，我看霜这孩子也挺好的，你这下可满意了？"

"满意极了，大叔，跟您老谈话，就是爽，干脆利落，不像某人，"我一回头瞧见若尘，正看着我笑，我冲他作了个鬼脸，说："看什么，某人说的就是你！"周围听清的人一起笑了起来。

霜站起来，冲我作了一揖，说："多谢夫人成全。"

我笑着说："谢我做什么，还不去谢谢你的老丈人、丈母娘？快去改口呀~"

霜连忙走到二老面前，双腿一跪，脆声地叫了一声："爹妈，我给您们磕头了。我一定对凤儿疼一辈子，不让她吃苦受累的，请二老放心。"

大叔满意地扶起他，笑着说："我放心，有然儿这样的主子，是你们的福气，你们要好好尽力呀。"

我笑着看若凤，她的脸被我盯着瞧得不好意思了，白了我一下，说：“看什么，没看过美女呀？”

我好笑地说：“美女看得多了，没见过这么自夸的美女，若凤，你是不是太~那个了？再说，你应该谢谢我才是，我已经把你们的新居都准备好了，你就在这儿住吧，别回去了，不然，霜会害相思病的。”

若凤的脸一下子红透了，小声说：“你这么大声说干嘛，怕别人不知道呀？我怕了你了，行不行？”

我嘿嘿一笑，回头冲着霜举起了两个手指成V状，暧昧地笑了一下。

第八十六章 热闹的集体婚礼(二)

我高兴地回去磊的身边，他笑着又搂我坐在他的腿上，说：“你又干了什么好事？我看霜高兴的那个样子，平时的沉稳劲儿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我得意地说：“那是，也没看是谁出马，有我，一切搞定。我呀，又让我们家多了一个媳妇儿，你说我厉害不？”

磊溺爱地亲了我一下，也不顾这么多人在看着，说：“我就说嘛，这个家让你当算了，你就是不听。”

我拍了他一下，说：“你这么大方做什么？不然，你也上台去表演好了~”

我一抬头，看见新人们正在进行着第二项，已经没有巧克力了，就用一块花生糖来代替。因为不能掉在地上一点点，他们都小心翼翼地把双唇对上以后才用力地一咬，看得台下的人都热血沸腾了，异口同声的叫着好~。

我也激动起来，兴奋的给他们加油，一边笑得捂着肚子瘫软在磊的怀里，坐不起来了~

清风也笑得合不拢嘴，问：“这是从哪儿传来的规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真是太让人意外了~”

天胜正好坐在他的旁边，指着我说：“就是然喽，这么古怪的事情当然是她想出来的。”

“怎么会？”清风看着已经笑瘫的我，问：“你看她不是也笑成那样，好像比谁笑得都厉害~~”

“一点儿没错，”天胜笑着说：“我就是这样成亲的。看到台上的情景，又让我回想起自己，说老实话，心里好感动呢。就是到老了，只要一想起当时的场面都会依然如故地笑出来。然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不管她如何淘气，搞笑，都让你无条件地去真心爱她，接纳她，感觉她就是你的家人，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

清风看着窝在磊怀里的我，轻声地说：“是呀，虽然我来的时间不长，但是也感觉出来了，你说得太对了~。”

我无知无觉地傻笑着，没感觉到还有一道目光正盯着我看，是那个神秘的敏儿，一脸的深思，探索地想在我的脸上挖掘什么似的~

思儿小心地在旁边观察着，一边跟大家一样欢笑着~~

礼堂里的气氛真叫一个高潮啊，叫好声，鼓掌声，笑声混在一起，我笑得脸都红了起来，无力地靠在磊的怀里。

磊情不自禁地低下头，看着我的笑脸，说：“然，我想~”

我抬起一只手，捂住他的嘴，笑着说：“别想，这么多的人，我可不想跟那些新人争风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胆、开放了？”

磊笑着说：“你呀，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你怎么知道我想什么？”

我笑着在他的腿上一动，小心地贴着他的热情，低声说：“你自己感觉不到吗？还要我再动动吗？”

磊连忙按住我，说：“别动了，一会儿，只怕我想站都站不起来了。”

我妩媚地一笑，说：“一会儿，他们敬酒时，你还要抱我，把我抱得越高越好，现在，我先走开一会儿，免得你到时出洋相儿，好不好？”

磊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快点儿回来，别让我等太久。”

我点头起身，走到雷的那桌，看着他旁边的一位三十出头的少妇说：“这位就是雷家的嫂夫人吧，我是然。”

雷连忙站起来，说：“夫人，我还想着一会儿就带着内人过去看你呢，倒叫你先过来了。”

那位妇人也起身含笑地说：“夫人，您就叫我锦娘吧，让您先过来，是我们失礼了。”

我笑着说："哪儿那么多的礼数，今天的人太多，太热闹了，你别在意被冷落就行。哦，对了，雷，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吗？多在这儿住些时日，不用急着回去，我们姐妹还要好好聚聚呢。"

雷笑着说："没问题，夫人，您回去坐吧，主子向这边看呢。"

我回头看了看，磊看见我正看着他，连忙示意让我回去，我摇摇头，又走向徐大哥那桌。

"徐大哥，对婚礼还满意吗？"我笑着对其他三位点头，问着大哥。

"满意，满意极了，"徐大哥感动地说："能看到小妹这么幸福，又有这么隆重的婚礼，我觉得地下的义父有知，也会含笑九泉。然，谢谢你，不但在危难之中解救了我们，还让我们最担心的小妹嫁得这么好。我的嘴笨，就不说那些肉麻的话了，总之，我们兄弟会尽心尽力地为咱们飞龙堡效力的。"

我笑着说："徐大哥，说哪里的话。我是对徐大哥你们一见如故，才想结交的，再说些客套的话就见外了。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不是吗？对了，你们一直在别院，想不想过来？还是算了吧，等我们有更好的计划再让你们好好地一展长才吧，别心急，好不好？"

徐大哥点头，还没等说什么，葵就急着说："然，你放心吧，只要有用得上我们兄弟的，尽管开口，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哥儿四个一起点头，看着我，我高兴的点着头，说："那就多在这儿玩几天，已经给你们准备好房子了。好吧，我回磊那里去了，多喝点儿，高兴嘛！"

我向磊那边一看，连忙赶回去，新人都已经开始敬酒了。

我人还没到就大喊一声："婉儿，先住手！"

婉儿拿着酒壶被我吓得愣在那里，一脸的不知所措，呆滞地看着我，张着嘴。

我笑着说："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杯酒要有特别的敬法。来，磊，按计划实事。"

磊笑着抱起我，对箫说："对不住了，老三，夫人的命令最大，你就接招儿吧。"

大家都好奇地看着我，不知道我又搞什么，兴致勃勃地看着。

我对婉儿说：“这杯酒叫做高高在上，要是你成功地给我倒上酒，那以后箫就会乖乖的听你的话，你的家庭地位就像这敬酒的名称一样。但是，你只能让箫抱着你，不能用轻功或者是踩着其它东西，明白了吗？快点吧，时间长了，我可不等了。”

婉儿一听，用眼睛示意箫，快点儿抱她，箫认命地抱起来，笑着说：“大嫂，你这不是让我做一辈子的妻奴吗？”

我笑着说：“怎么？觉得委屈？你可以不抱，反正过日子的是你们俩儿，究竟谁当家作主，大家心里都有数，我这可是给你一个名正言顺的好机会，你可不要错过哟~”

大家听我这么一说，齐声笑了起来，天胜在一边溜着缝儿，说：“就是呀，箫，你还装什么，难道想把新娘子惹火，你今晚就别想洞房花烛了，快抱吧~”

大家笑得更加厉害了，箫红着脸，说：“好啦，天胜，你就别五十步笑百步了，你不也是这样？”

我看着婉儿要够到我了，连忙说：“磊，再高些，再高些，快呀~~”

磊用一只手托着我的脚，另一只手扶住我的腰，笑着说：“再往上，你就站不住了，就这样吧。”

我看着婉儿说：“我就这样了，你想招儿吧。”

箫将婉儿一举，让她双脚踩在自己的双肩上，说：“婉儿，站稳了，这样应该可以了。”

我噘着嘴看着婉儿得意地给我倒上酒，不情愿地被磊放下来，看着磊说：“我要好好练练平衡能力，下次我也站在你的肩膀上，那就没人能够到我了。”

磊好笑地说：“然，你想让我当一夜的梯子呀，那他们还要不要洞房花烛了？”

大家哄堂大笑，我也笑了，说：“还真是不行呢，好吧，婉儿，我祝你们早日开花结果，[性~]福美满过一生。来，我就干了这一杯喜酒。”

婉儿红着脸，说：“好好的贺词，你偏要作怪，真是没个大嫂样儿。”

大家听她这么一说，才反应过来，我刚刚的咬文嚼“字”，都暧昧的笑了起来，我笑着说：“婉儿，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是正正经经的说着贺词呀~”

婉儿“哎呀”一声，就躲进箫的怀里，不好意思再露脸了。

有了我的打样儿，那些年轻人都跟着学，还变出其它的花样，这下子，可把五对新人给累够呛，个个都埋怨我，却是一脸的笑意。

我还卖乖地说：“喂，有没有良心呀？我这可是为了你们后半生的幸福着想啊，等你们老时，这可是最幸福的回忆了，怎么就不识好人心呢？”

清风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的身边，低声在我的耳边说：“你就不怕他们报复回来？”

我转头看着他，笑着说：“就算想报复回来，也要看我是不是给他们机会呀，再说，”我的脸色暗淡了一下，“我能不能有这个机会让他们报复回来还真就说不好呢~。算了，不说这个了，免得把你听糊涂了。”

清风一脸的高深莫测，说：“谁说我听不明白，好了，不说就不说吧，这大喜的日子，就应该高兴是不是？”

我一笑，说：“来，咱们痛快地喝酒，那天不是说好了嘛，来，我给你倒上，干杯！”

清风痛快地跟我喝了一杯，说：“然，你让我很意外，真的。来，我再回敬你一杯~”

我爽快地又跟他喝了一杯，说：“其实，我的酒量不好，但是我就是敢喝，管它呢，明天的头要疼，是明天的事，我们今晚要尽兴，好不好？”

清风看着我，只笑不语的，又倒上一杯。

这时，若尘走过来，说：“然，我还没跟你喝过呢，来，我敬你一杯。”

我回过头，笑着说：“来，若尘，这位是清风，也是位高人，你也来跟他喝一杯。”

若尘看着清风，笑着说：“是高人吗？那就一定要喝一杯了，对不对？我是若雪的哥哥，来，我们干一杯吧。”

清风笑着说："为你心里所想的，我也要喝这杯酒，那我就不客气了，干杯！"

我看着他们俩儿，说："没我什么事儿了，是不是？那好吧，我去跟别人喝吧~"

若尘一拉我，说："别走啊，我好不容易才窜过来，怎么你就要走了？磊和泉已经被人围困住了，不喝个痛快淋漓的，一时半会儿是过不来的，你就好好的喝吧，我守着你。"

清风在一边轻笑着说："放心吧，还有我呢，怎么说我也是这个家的一员，虽然是个西席先生，但总应该尽到家人的责任不是。亲家就不用那么费心了，来，我们喝酒吧~"

我不解地看着他们，一回头，看见高大哥，连忙说："高大哥，来，到我们这来喝酒，热闹着呢~"

高大哥跟庆云一起过来，说："真是热闹啊，我第一次跟这么多人过除夕，然，谢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来，我也敬你一杯吧~"

我笑容可掬地跟他干了一杯，说："高~大哥，我~也好高兴，来，喝~，今夜不醉不归~"

清风看着我的红脸，轻轻地摇了摇头，一只手悄悄地扶住我的腰，说："你的酒量还真不是一般的差呢，这才几杯呀，舌头就不利索了。"

我强硬地说："这是什么酒呀？要是葡萄酒，我能喝好多呢~。这酒太辣了，我的胃里像着火似的，快给我来块冰。"

清风浅笑着夹起一口青菜，说："来，一口气喝好几杯，谁也受不了，吃口清淡的菜，垫垫底儿。"

我的头有些晕，也没多想，就着他夹菜的手，把那口菜吃了下去，还不忘的说声："谢谢。"

清风含笑看了我一眼，说："我送你回去吧，你好像有些多了。"

我一摇头，逞强地说："开~什么玩笑，我还没喝好呢，咦，未央哪去了，我要跟他喝，未央~"

我转身去找人，却撞上一堵墙，连忙叫着："好硬的墙，撞得我好疼！"

就听见磊笑着说："喝了多少呀，怎么喝成这样了？然，看清楚，是我。"

我一抬头，揉着鼻子，说："那你为什么要撞我？"

磊溺爱地搂住我，说："来，我看看，把你撞成什么样了？~"

清风悄然地退开了，神态自若的继续和若尘他们喝酒去了。

第八十七章 除夕夜(一)

磊搂着我，说："我们回去吧，你好像喝多了。"

我嘿嘿地笑着说："不要，我还能喝呢，对了泉呢，哪儿去了？"

"在那边呢，"磊用手一指，说："大家都说让他下回还做主持人，都抢着敬他酒喝呢。"

我笑着说："我也要去喝了，你自己回去吧。"

磊叹口气，说："娘子，你不是说好今天早些回去的吗？"

我回眸一笑，说："是吗？我不记得了~"转身就跑，听到大家在后面的笑声，我得意地说："哈哈，没有人证，我就可以不承认了~"

四处乱窜着，突然看到马大哥和王岩正在跟徐大哥他们喝酒，我脚下一转，就走到他们那儿，说："马大哥，我正想找你们呢，王岩，来，我们再喝，上次没喝够，这次补上。"

王岩笑着说："然，我可不敢跟你喝，你看你身后，有什么？"

我一回头，就见到磊的笑脸，不高兴地说："怎么，你想管着我，是不是？"

磊陪着笑脸，说："没有，我怎么可能那么做？我是想，万一你有用得着的地方，我也好就近伸把手，或者替你喝杯酒什么的，绝对没有不让夫人喝的意思，对不对？王岩。"

王岩连忙说："是，是，是，大当家的就是这个意思，然，我们不如换种酒喝好了，我的酒量不是很好，行不行？"

"行，那有什么不行的。"我压低声音（其实并没小多少）说："我的酒量也不好，我们换葡萄酒好了，那种酒我还能喝多一些。嘘~，别告诉别人，让他们去喝那辣人的酒吧~~"

磊和他们一起看着我的酒颜，听着我的酒语，好笑地连连摇头，让人给我们换酒去了。

我重新坐下，也不管原来是谁的位子，直接叫着：“磊，我还饿着呢，要吃那个，就是那个，对~”

磊温柔地坐在我的旁边，夹着我点的菜，细心地喂着我，说：“好吃吗？换个样吧，这个鱼肉丸子不错，来，尝一尝。”

马大哥和王岩都张着大嘴，呆若木鸡地看着磊~。

徐大哥笑着说：“快把嘴闭上吧，一会儿下巴掉下来可就不好安了。这的的确确是你们的大当家，别怀疑了，他这样不是有人情味儿多了吗？来，我们继续喝酒。”

我招呼着王岩，“来，你这回该跟我喝了吧？别婆婆妈妈的，干杯！”

王岩看着磊，苦笑了一下，跟我干了一杯后，对磊说：“大当家的，这可不是我想喝的~，你就不要再瞪着我了。”

我一扭头，一脸的酒意，对着磊咬牙切齿地说：“大当家，你在这里坐会儿，奴家我要去别的地方转转，就不用你费心跟着了，好不好？！”

我一起身，抓过来一小坛的葡萄酒，拿着酒杯说：“这酒，我可得拿着，不然，喝别的酒，一会儿该醉了~”

磊笑着看我，说：“还行，还知道把酒拿着，好吧，去喝吧。”

我随意地在大厅里转悠着，看到芸娘被一群姑娘围着，就走了过去。

“芸娘，你在干嘛？”我挤了进去，搂着她问。

芸娘的小脸儿也红扑扑的，笑着说：“这些小丫头，小媳妇儿的，正灌我喝酒呢。”

那些女性同胞一看到我，立刻将矛头指向我，抛弃了芸娘，叽叽喳喳地说：“然主子，您也得跟我们喝一杯呀，我们可是早就想跟您喝酒呢~”

我开怀大笑道：“来，都把酒满上，对了芸娘，我要的孩子们的新衣服做好了吗？”

“做好了，”芸娘点头说：“是大家卖力的结果。”

“那好，来，我敬大家一杯，”我豪气地说：“以后，我会让你们更忙的，不过，也会让你们更有成就感的。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我们有，”像下饺子似的声音乱七八糟地回答着。

“好，我们干杯！为了更好的明天！”我抬头一口气干了这杯酒后，说：“芸娘，你明早来找我，我们给孩子们送新衣服去。”

我又对着大家说：“姐妹们，加油！我知道你们是最棒的。还是单身的，看，我们有好多的棒小伙儿，只要你们安心地努力工作，有中意的人，就跟芸娘提。我给你们做主，不过，前提是人家对你也有意，知道了吗？”

不少的小姑娘都红了脸，低头笑了。

我又晃出来，只要有跟我打招呼的，也甭管还能不能想起来名字，就跟人家热情地干杯，不一会儿，我就有些头晕目眩了。

我嘿嘿地傻笑着，随意地坐了下来，看着大厅里热闹的人群，想起我在现代那相依为命的老父母，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一边笑着，一边抹着泪水~~

旁边有人递过来一方手帕，我也没看是谁，拿过来就擦了起来。

“然主子，您不是高兴嘛，怎么流起泪来了？”敏儿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

我笑着扭头看着她，说：“是啊，我是高兴。敏儿，陪我出去走走吧~”

我摇晃着站起来，敏儿连忙扶住我，思儿在一边也跟上来，我对思儿说：“你告诉磊他们，我出去吹吹风，一会儿就回来，有敏儿陪着我，不要紧的。”

思儿有点儿担心地看着我，说：“然主子，我也陪你去吧。”

我笑了一下，说：“没关系，思儿，你去吧，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我半靠在敏儿的身上，走出大门，迎面吹来的寒风夹杂着雪花扑在我的脸上，冰凉的，好刺激。

我打了个冷颤，向敏儿的怀里缩了一下，说：“哇，下雪了，敏儿，你看，这雪花飞得多自在呀~。我好想变成它们飞回去，看一眼爹娘啊。”

敏儿好奇地看着我，问：“然主子还有爹娘吗？”

我笑着打了她一下，说：“我又不是石头缝儿里蹦出来的，怎么会没有爹娘呢？”

我抬头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伤感的说：“可惜，我是变不成它们了，呵呵，敏儿的爹娘呢，还能看到吗？”我的泪水流了下来，连忙用刚才的手帕胡乱地抹着。

敏儿有点儿动容地看着我，伤感地说：“我也看不到他们了，然主子，你的心里也不全是快乐的，是不是？”

她抢下手帕，细心地给我擦拭着，说：“我以为然主子是个天生快乐的人呢，没想到还会看见你的眼泪。”

我看着她，无耐地笑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不管是好还是坏，都不能抹灭，但是，我选择让自己开心快乐地继续生活下去。不管有多少不开心的事，我展现出来的都是快乐，我希望也能带给大家快乐。”

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敏儿的脸在雪花飞舞之中有一刻竟是那样的孤寂，那样的无助，我冲动地一把抱住她，低声地说：“敏儿，开心起来好不好？不管你以前有过什么样的过去，现在，你在我的身边，就要放弃那些好不好？跟我一起开心的生活，不去想了，永远忘了它，虽然这很难。”

敏儿专注地看着我真诚的眼睛，让我第一次感到她的真实情感，她小声地说：“我还能那样生活了吗？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我用力地摇着头，说：“你错了，你有选择的权力。我对若雪她们说过，当你不能改变你周围的环境时，你就要做你能选择的事，过你想过的日子，这样子，老了以后才不会后悔。敏儿，你能的，你试试好不好？”

她的脸上好像想起了什么，一阵的扭曲，身子不由自主地轻颤着，下意识地想从我的怀抱里挣脱出去。

我用力地搂紧她，一边摇晃着她，一边大声地说：“敏儿，醒醒！你在我家，在我身边，不要去想那些不愿意回忆的过去，忘了它，忘了~~”

敏儿从回忆中惊醒，震惊地看着我，喃喃自语道：“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不能~~”

“你能行的，敏儿，相信我，”我一脸的诚恳，说：“好好活下去，让自己不后悔在这世上走一回，好不好？你要相信我，嗯？”

敏儿迟疑地把我推开，过了一会儿，恢复平静地说：“然主子，外面冷，我们进去吧~”

我泄气地长吁一口气，说：“好吧，敏儿，记住我的话，我是真心的。”

有气无力地走进大门，蕊儿正好看见我，一把抓住我的手，说：“然，你跑到外面去了？怪不得找不到你呢。哇，外面下雪了，我们也出去玩吧~”

磊过来，给我扑了扑身上的雪花，看着我的脸，说：“怎么了，不开心？发生什么事了？”

我摇摇头，看着蕊儿说：“你是不是应该入洞房了？怎么还在呢，阿冬没把你抱回去？”

蕊儿红着脸，说：“天还没大黑呢，回去那么早做什么？然，我们出去玩吧，好不好？”

我看着磊，说：“我们的年夜饭还包饺子不了？不然，我们先去玩会儿吧。”

磊看了看我身后的敏儿，想了想说：“那我让人给你放烟花好不好？”

我高兴地说：“哇，真的吗？太好了，让孩子们都来玩吧，好不好？”

磊回头吩咐着，又看着我说：“你不是喝多了吗？还能行吧。”

我笑着说：“那你就抱着我喽，难道你也喝多了？”

磊轻松地抱起我，回头对大家说：“有愿意出去看烟花的，就一起来吧，想继续喝酒的，自便好了。”~~

我窝在磊的怀里，泉也紧挨着我们，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跟着大家一起抬头看着五彩缤纷的各式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与飘洒的雪花竞相开放~~

孩子们的加入让大家的情绪高涨，还有些年轻气盛的小伙子手里拿着二踢脚用燃着的粗香头点着放，震耳欲聋的，孩子们乱窜着，天真活泼地笑着~~

我捂着耳朵笑着往磊的怀里钻，咯咯地笑个不停。

这时，泉手里拿着一些穿天猴儿过来，说："然，你来试试，这个不危险的，快来~"

我的好奇心又冒了出来，从磊的怀里下来，接了过来，说："我小时候也放过，不过这么多年都没再玩过，还有点怕呢~"

我有些怕怕的伸出一只手，把那个让人恐惧的小东西远离到我的最远处，对泉说："你来点吧，快呀，我有些怕~"

泉好笑地走近，轻松地点燃它，就听"嗤"的一声，那小东西已经从我的手上窜了出去，升到半空中"啪"的一声爆炸了。我高兴地跳了起来，说："真好玩，我又找到童年的影子了~~"

蕊儿看见我也加入了，也不顾自己的新娘装扮，一身大红的衣服上蹦下穿地跟着玩了起来，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进来，欢声笑语连成一片~~

我玩累了，回到磊的身边，他搂着我，在我的耳边说："然，我第一次感觉到过年是这么的有趣，拥有家人的感觉是这么的温馨，你让我活得今生无悔。然，我爱你~"

我温柔地看着他，拉着他走到一棵大树的后面，用双手捧着他的脸，深情地说："我爱你，磊。你让我在这个世上感觉到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此。是你让我拥有这些快乐的，有了你的宠爱，我才会这么幸福。吻我~"

磊欣然的吻上我，这一刻，只有我们的心在交融~~

第八十八章 除夕夜(二)

泉那委屈地声音传来，"好啊，你们都不带我，跑到这儿来温存了，我不干，然，你得赔偿我~"

我笑着放开磊，一把搂过他的脖子，逗着他，说："小丈夫，你吃醋了？来，老婆大人也亲亲你，小乖乖~"我一连在他的唇上亲了好几下，笑着说："怎么样？赔得够多的了吧？"

泉噘着嘴，耍赖地说：“不干，你在敷衍我，我也要那种热情似火的~~”性感的双唇就压了下来，我温柔地接纳~。

他终于满足地放开我，笑着说：“这还差不多，大哥，我们回去吧。”

磊刚要点头，我急忙叫了起来，说：“不行，我还没玩够呢！再说，我们一会儿还要包饺子，吃完饺子就回去，好不好？磊~”我拉长声音摇着磊的手~~

磊看着我的样子，说：“然撒娇的时候还真不多，泉，我们就陪她玩个尽兴吧，好不好？”

泉揉着我已经落满雪的头发，说：“瞧瞧，都湿了，可别着凉了，然，我们回大厅吧，去包饺子，一会儿大家好吃，行不行？”

我笑着把湿湿的头发往他的衣服上蹭着，说：“这不是擦干了嘛，好了，我答应你，一会儿就回去。我们堆雪人吧，好不好？”

不等他回答，我就跑了出去，找到原本就有的一个大雪堆，把手插进冰凉的雪里，弄出一个雪球，又在已经落了很厚的雪地上滚着，拍圆，对泉笑着说：“看，头做好了，下面再弄一个大的做身子就好了。”

泉看着我冻得通红的小手，跑过来说：“这个大的我来吧，你在一边看着就好。”

我笑着说：“那好吧，我进去一下，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连跑带颠儿地喘着粗气，跑进后厨，郑师傅看着我问：“然主子，您有什么需要吗？”

我笑着说：“没事，我找点东西用用，你忙你的吧，一会儿我们还要包饺子不是吗？”

我挑了一根胡萝卜，又拿了一个小木盆，在里面又放进二个小个儿的土豆，想了想，又挑了几个大红枣，才跑了出来。

“泉，你弄好了吗？”我跑到原地，站在那儿喘着气，磊过来把我手里的小盆接过去，心疼地说：“跑那么急做什么？本来就喝了不少的酒，摔倒了怎么办？”

我努力平息着呼吸，说：“没事儿，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

泉回头问我：“好了，你看行吗?”

我走过去，看着那圆墩墩儿胖乎乎的雪人笑着说：“好极了，磊，把我的东西拿过来。”

我把胡萝卜插在雪人面部的中间当它的鼻子，上面按进二个圆土豆，又在鼻子下面把那几个红枣安好，最后把小盆扣在头上做它的帽子。

我拍着手退回来，笑着说：“像了吗？”

泉笑着说：“有点儿像了。”

我想了想，把身上的橙红色的马甲脱下来，围在雪人的身上，对泉说：“你给我弄个树枝来，要有分叉儿的，当它的胳膊，快点哦~”

泉看了看四周，斜飞上去随即又落下来，从树上带下一团雪雾，泉一个斜跃，从那下面利索的逃脱出来，却把正好跑来的龙儿和虎儿给浇了个严严实实的，他们哇哇大叫着，像两个小雪人似的从那团雪雾里走了出来。

我笑得肚子都疼了，弯下腰说：“有捡钱捡东西的，没见过还有捡雪的，龙儿，你们好有意思呀，哈哈~~”

龙儿嘟着小嘴儿走过来，说：“校长，您就别笑了，我的脖子里都好像进雪了呢~”

我一听，连忙站起来，细心地给他扑打着雪，笑着说：“你们怎么跑来了，还那么及时？看，我们的雪人好不好？”

虎儿早就跑到雪人前面了，笑着说：“校长也像我们一样爱玩呀，这雪人胖乎乎的好可爱，我去叫他们来看。”

说完就一溜烟地跑了，只留下一串笑声。

龙儿忽闪着大眼睛看着我，说：“校长，您真好。我都好几年没这么开心幸福了，我真高兴那时决定跟着您回来。真的，我一点儿也不后悔。”

我笑着拍拍他的小脸儿，说：“龙儿只好把学问学好，武功学好，做个有用的人，我就高兴了。不过，你要做好心里准备，练武可是一件吃苦的事儿，你能坚持住吗？”

“能，我能，”龙儿一脸认真地说：“不论多苦多累，我都能做到，您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欣慰地点点头，说：“那好，等过完年，我就让天胜叔叔单独训练你，你今天说的话，我会记住的。”

泉走过来，笑着说：“你先学一些入门的基础，以后我会亲自出马的，你可要说到做到呀。”

龙儿看着泉，欣喜若狂地说：“您亲自教我吗？太好了，刚才您那一飞真漂亮，我想学。”

泉严肃地对他说：“想跟我学，必须先跟天胜叔叔学好基础，如果你学得不好，我是不会教你的，明白吗？”

龙儿点点头，一脸的坚决。

这时，虎儿带着孩子们跑过来，看见我们的雪人，嚷嚷着也要堆雪人，连大人们也跟了过来，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全民运动：堆雪人。

磊让人把防雪灯都挂上，雪夜里一片光明，雪花打在灯笼布上沙沙作响，磊把我搂紧，敏儿和思儿懂事地站在我们的身后打着伞。

我看着大家玩得这么高兴，想再出去玩。才一动，磊就把我拽回来，说：“你的头发都湿透了，帽子也没戴，别出去了。你明天还想起来给孩子们发红包不了？”

我一脸的跃跃欲试，回头看了看磊，还是无耐地站住了。

又看了一会儿，郑师傅找了过来，问：“主子，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包饺子？”

磊看着我说：“然，我们进去吧，你不是想包饺子吗？走吧，好不好？”

我看着郑师傅顶着大雪的样子，连忙说：“走，走吧，我们进去吧。”

磊吐了口气，说：“还好，我还怕你没玩够呢，来，我抱你进去吧。”

我们清洗完手，就和厨师们一起开始包饺子了。不一会儿，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人多好干活呀，这饺子说包完就包完了。

吃着香喷喷的饺子，我努力地狼吞虎咽，一点儿当家主妇的样子都没有。

泉笑着用手帕给我把嘴边的油擦掉，说：“慢点儿，管够吃，瞧你，像没吃过似的。来，吃这个，我都凉半天了。”

我笑着看着他，也不回答，吃着他夹过来的饺子，一脸的幸福。

在座的女士们都一脸的羡慕，纷纷看着身边的各自男人，暗示着~。

浩一边不敌珊的眼力攻势，给爱妻夹着饺子，一边对泉说：“少爷，你就不能回家以后再这样殷勤行不行啊？这可是伤了一大批男人的自尊呢，看看这些女人的面部表情吧，您让我们以后的日子可是难过得很呢~~”

不少男人都点着头，一脸你是男人中的异类的表情看着泉。

泉洒脱一笑，说：“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也有怎么去爱的自由，这就是我的表达方法，你们不必学我，那不是虚假了吗？我是自然真心地这么做，也想这么做，跟你们没什么关系。你们做好自己就行了，干嘛一定要跟我学呢？”

那些男人齐声吁了他一声，魂在一边笑着说：“可是泉，你让这些男人的压力加大了，看见然那么幸福的表情，哪个女人能不羡慕？你呀，真的太刺激他们了。”

清风淡然地说：“羡慕是正常的，如何表达爱，是要有自己的方式的。女人羡慕归羡慕，不过，要是男人都像他那样做的话，也就没有什么可羡慕的必要了。泉，做你自己就好了。”

泉笑着说：“还是有明白的人存在呀~。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磊在一边笑着不说话，只是深深地看了清风一眼。

我依然如故地吃着泉夹来的饺子，没有一丝的愧疚感，对姐妹们说：“你们不用羡慕我，也许自己的男人有跟别人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你们要多体会，就会明白了。快吃吧，还有人要洞房花烛呢，春销一夜值千金，可得抓紧时间呀~”

看着红了一片的小脸儿，我得意地笑了起来。

泉笑着看着我，问：“然哪，你总是这样直接坦率呀，不过，我喜欢。”

大家一起笑了起来，我不解地问：“我说错什么了吗？书上不是都这么说的吗？”

磊笑着一把揽过我，放在他的腿上，说：“对，书上是这么说的，然也没说错。他们笑，是因为他们的脑袋瓜子里都想些不正经的东西。我们不理他们，你吃饱了吗？我们回去吧~”

我点头说：“饱了，不过，我还想请不入洞房的姐妹去我们的家泡温泉，好不好？”

磊一下子怔住了，随即笑着说：“好，只要她们的相公说没问题，我就没什么问题。”

我看着那些男人，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雷看了磊一眼，说：“然主子，我们都是今天才赶到的，又玩了一整天，就别麻烦您了。明天，等我们休息好了，一定去打扰，好不好？”

那些男人一听雷这样说，也纷纷地跟随着，我无耐地看着姐妹们，说：“你们也这么想吗？我还想玩个通宵达旦呢~”

锦娘温柔大方的说：“是呀，然主子，相公说得对。您今天也累了一天，我们明天再聚也好。”

我依依不舍地说：“那好吧，我先走了，明天我们好好玩一下。对了，明天一早，我要到学校，晌午在我家聚会好不好？”

她们连声答应着。

磊含笑地抱起我，对雷满意地点下头，就转身走了出去。泉在后面说：“来，没喝够酒的，我们继续喝，该洞房的就回去吧。哦，箫，你们赶紧走吧~”

身后的大厅里传出来一阵的笑声，我看着磊说：“你干嘛先抱我出来，听，大家在笑我们呢。”

磊笑着说：“那不是笑我们，如果我们没先走的话，你说箫他们能好意思走吗？我们是为了他们着想才这样做的，不是吗？”

我想了想，点头说：“好像你说得是这么回事儿，可是，我总觉得怪怪的，是我喝多了吗？”

磊笑着看着我，说：“你想先泡水吗？我们直接去一楼吧，好吗？”

我看着他，一笑，倦意悄然爬了上来，窝在他的怀里闭上了双眼~~

第八十九章 清风

泡在温泉里，我憋了一口气，将头沉入水中，四肢放开漂浮在水面上，用心感应周围的一切~。

身边的水不停地摇晃，我感觉有人游了过来，心里一笑，马上划动四肢，在水里呼出多余的废气，将头伸出水面，吸进新鲜的空气，游了出去。

磊在我的身后笑着说："小淘气，我看你往哪儿跑？"

我回头一看，他正向我游了过来，连忙向前加快速度。

在池子里转了两个弯儿后，我就被磊活捉了。我不服气地挣扎着，磊笑着说："然，你不知道这种时候，女人越是挣扎，对男人的诱惑就越大吗？宝贝，我们也来一次洞房吧~"。他有力的臂膀抱紧我，缠绵地吻上了我。

在热气缭绕的水面上，我们深情相拥，自然亲吻，随着水花的四溅，一幅旖旎的醉人画面呈现了出来，令人一听就热血沸腾的呻吟声在空旷的浴室里洒落四方，水中的我们无知无觉地沉醉于此~~

良久后，泉穿着浴衣从楼梯上走下来，半敞的衣领露出诱人的胸肌，漆黑的长发颓废又顽皮地跳出几缕垂在额前，贴切地将他的慵懒性感地展露出来。

他一手支在扶手上，半倚着魅惑地轻笑说："好让人喷血的画面呢，不介意我也一起来泡泡澡吧？"

磊笑着说："就知道你早就回来了，居然能忍住这么长的时间才露面。不过，然明早还要去学校，你可不能让她太累了~~"

泉飞身一个鱼跃，完美无缺地像跳水冠军一样扎入水里，我正找着他的身影，他突然从我的身前冒出头来，脸上水珠儿滴落着，长发整齐有序地紧贴在后脑上，笑着说："担心我呢，真让我感动~"

我抬起一脚抵在他的肚子上，将他踹了出去，笑着说："担心？我是在想，你要是直接晕过去不更好吗？没想到，你又钻出来了~"

泉抓着我的那只脚，邪恶地说："那好吧，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了~，小娘子，看老公的厉害~"一个劲挺，就攻陷了我的城堡。

磊笑着说："你悠着点儿，我先上去了。"

我伸手想把磊抓住，却被他一把拽住，将我顶到池壁上，坏笑着说：“想跑？我今晚可是喝了不少的酒，然儿，你就认命吧~”

我瞬间就被征服了，也不知道磊什么时候上去的，只能无助地呻吟着，被他予取予求的任由摆布~~

半梦半醒之间，我翻了个身，将腿搭在一边，随即一只大手抚上我的后腰温柔地轻揉着，耳边是磊的细语：“累了吧，我给你揉一下。想起床吗？天已经亮了，你不是还想去学校嘛~”

我睁开朦胧的双眼，喃喃地道：“这么快就天亮了，真是的~。哦，我还没睡够呢，唉，苦命的人哪~”

磊把我整个翻过来，让我趴在床上，他坐起来细心地给我按摩着，说：“那就再睡会儿，我去吧，好吗？”

我无力地说：“不要，我已经答应孩子们了，就要亲自去。不然，以后怎么教育他们？磊，帮我穿衣服吧，我得起床了，一会儿芸娘就会来了。”

在磊的帮助下，刚穿好衣服，芸娘就在露台的门外说：“然，你起来了吗？我来了~”

我笑着说：“快进来，你来得还真是时候呢。”

芸娘的身后跟着敏儿和思儿，她们的手上都捧着厚厚的一摞衣服，笑着说：“我还以为你起不来呢？还行，能走了吗？”

磊手里拿着湿手巾过来给我擦着脸，说：“就好了，稍等一下。”

芸娘看着磊，说：“磊少还真是细心呢，我家少爷怎么不见了，是不是让然给赶出家门了？”

我生气地说：“还用我赶，他早就自觉地出去了~”

芸娘笑不可支地说：“看来，少爷昨晚是没侍候好然了，不然，这起床气怎么那么大呢~”

我红着脸瞪了她一眼，就听见泉的笑声传来，说：“谁在说我的坏话呢？怪不得，我的耳朵直痒呢。”

他手里托着食盘，看着我说：“快来吃早饭，挺清淡的，味道不错。”回头看着芸娘说：“起得这么早，是不是天胜昨晚喝多了？”

芸娘红着小脸儿，说：“少爷，我也没敢说什么，你就不要拿天胜说事儿了，好不好？”

泉哈哈一笑，说：“那你一早就把我的然惹得不高兴，我还不许说句话吗？好了，马上就好，你们再等一下吧。”

我随意地喝了几口清粥，就放下碗，说：“我的红包呢？快给我，我要走了。”

磊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布包，说：“都包好了，每个红包里都有一个小元宝，你发下去就行了。”

我接过来，笑着说：“那我走了，你们也吃饭吧。走喽~”

我和芸娘在前面走着，敏儿和思儿在后面跟着，思儿笑着说：“然主子，看两位主子都当你是小孩子来疼，还真好玩呢。”

我回头一笑，说：“不然怎么办呢？他们爱这么做就做吧，不给他们表现的机会，他们会埋怨我的。反正，我也挺喜欢的，就由他们去喽。”

敏儿看了我一眼，把头低下去，默默无言地跟着。

我看了她一眼，说：“敏儿，我也给你们准备了红包，一会儿回去，就给你们，我刚才给忘了。”

敏儿猛地摇头说：“我不要，然主子，真的。能在你身边，我就很高兴了，不用给什么红包的，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我也不回答，笑着走在前面，一会儿就看见学校的大门了，有些孩子已经在门外等我了。

在孩子们热烈的簇拥下，我们来到餐厅，平时这里就当作礼堂用。

芸娘在一边点着孩子的名字，一边把相应的衣服放在我面前，我在衣服上面放上红包，送给每一个点到名字过来的孩子，对他们说着鼓励的话。

忙活了好一阵，才让每个孩子都高兴地穿上新衣服，手里拿着红包，七嘴八舌地说着拜年的话，大家都欣慰地看着焕然一新的孩子们。

高大哥也笑着说：“这换上统一的新衣服，看着就是不一样了，然，你的想法太好了。”

我谦虚地说：“哪里，我这也是学来的。磊的师兄弟们就有统一的着装，看在眼里就觉得舒服，大家说好就行，没白忙。”

我看着大家说：“这大过年的，也不用上学，不如一起去玩吧，好不好？高大哥也去吧，可好玩了。我们下午还有事，有你带着孩子们，我也放心。”

孩子们先跳了起来，高兴地说：“我们去滑冰，打爬犁好不好，校长？”

我看着他们点头，笑着说：“走喽，一起玩去啦~！李嫂，你们也一起去，人多热闹，走吧。”

我们在冰面上嘻嘻哈哈的玩着，高大哥和清风他们看着好玩，也加入进来，庆云在摔了N个跟头后，坐在冰上呻吟着不起来了。龙儿主动滑过去，教着这位年轻的老师基本要领，鼓励着他再试试。

我依然拉着爬犁，妞儿坐在上面跟我一起在大家中间穿梭着，笑着~~

蕊儿带着一些大一点儿的孩子在高坡上打爬犁，笑声也是一串串儿的，有不少的府里的年轻人被吸引了过去，场面也十分的热闹。

我玩了一会儿，感觉有些累了，就让小丘陪着妞儿继续玩，我滑到边上坐在一个雪堆上放松地半倚半靠着，看着大家继续玩。

清风不知什么时候滑了过来，坐在我的身边，笑着说：“怎么了，这么一会儿就累了？这不像你呀。”

我扭头看着他，说：“没什么，你学得倒是快呀，一会儿就滑得这么溜儿了。”

“也没什么，掌握好力道就行了。”他细心地看着我，说：“我给你疏松一下筋骨吧，看你好像真的太累了，好不好？”

我迟疑了一下，说：“不用了，你去玩吧。我们一会儿就回去聚会了，你还要费心照顾孩子们呢。对了，一会儿去吃午饭，然后让小家伙们睡个午觉再玩吧。过了十五再开始上课就行了。让他们玩个够，你说行吗？”

清风看着我，问：“你决定就好，干嘛问我？跟高大哥说一声就行了嘛。”

我笑着说："跟谁说都一样。你在这里待得还好吗？还能待多久？"

他愣了一下，又笑着说："为什么这么说？我说要走了吗？"

我捶了他一下，说："别打哑谜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心里没数吗？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目的，但你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也不会长期地待在我这里。我说的对不对？你不用回答，总之，只是你不是来伤害我们的，我也不想知道那么多。什么时候你待腻了，跟我说一声，我好送你。"

清风有些动容地说："你还知道什么？我刚来的时候，你就这么想的吗？所以才跟高大哥说留他的话，而没对我说？"

我好笑地看着他，说："干嘛，在吃高大哥的醋吗？我什么也不知道，只是感觉你是冲着我来的，对吗？我的第六感还是挺灵敏的。不过，这段时间，我觉得你对我已经改变看法了，相信我的为人你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我才想挑明了说。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不想你再费心地探查我。让你开心地度过在这里剩下的日子，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这就是我的目的。你考虑一下，好不好？"

他深深地看着我，我一脸坦诚的对视着他，轻松地笑着。他看了我好久，终于浅笑着说："虽然我清楚地知道你的为人，但是却不想就这么离开，怎么办？我不想离开你。"

我看了看他认真的脸，说："待到你想走时再走吧，别的，我不能答应什么。"

他意有所指地说："真的不行吗？你再考虑一下，别这么快就否决掉，你并不了解我。"

我伸出一只手，说："交个朋友吧，朋友对我来说也很重要，你也看到了，我对朋友们有多看重。"

他低头不语，看着我的手，好久过后才把他的手放上来，说："我只能答应你先做朋友，别的不敢保证。"

我的肉乎乎的小手在他的修长有力的大手里显得是那样的娇小玲珑，我咯咯地笑出声来说："我第一次觉悟到我的手竟是这么小。回去一定跟磊的手比一下~~"

他用力的攥了一下，手指在我的手心里轻划，说："就没有其它的感觉吗？"

"有什么？"我好笑地问："有些暖，有些大，还应该有什么呢？"

他叹口气，站起来，用力地拽起我，小声地说："有时候跟你说话，还真是伤心呢。走吧，再去玩一会儿吧~"

我自然地跟随着他，笑着说："能解开个心结真好，感觉轻松了好多。要是我的那些狐朋狗友们知道我交到这么多的帅哥，不知道是不是会骂得我狗血喷头，说我不够讲儿，也不说介绍给她们认识。"

他不解地看着我，问："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

我回神一笑，连忙说："没什么，没什么，我在自言自语呢，你就当我犯病了。"

"啊？"他更是疑惑地问："这又是什么？什么是犯病了？"

"呵呵，"我笑着说："都说了你不懂，就别问了。对了，我教你倒滑吧，你那么聪明，一定一学就会。"

我细心地给他讲解着，还做着示范动作，一边说："明白了吗？你试试。"

他跃跃欲试地像我原地一转，不想一个趔趄就要摔个跟头。

我的手猛地一抓他，却把自己也带歪了，毕竟不是相等的体重，就听到"嘭，哦"的二声，我趴在他的身上，他结实地倒在冰上，那二声，是他的头磕到冰上后，又疼得叫出声来。

我立即笑了出来，说："你以为自己聪明就可以不用练了吗？吃苦头了吧，活大该，应该再摔得狠些，好让你长记性。"

他苦笑着说："小姐，要不是你扑上来，我也未必会摔倒，好不好？要不是怕你摔疼，我至于牺牲这么大，当肉垫吗？你还捡笑？"

我吐了吐舌头，笑着说："对不起，我马上就起来啊~"

他小声说："不起来也没关系，这样也挺好的。"

我打了他一下，说："你就美吧，怎么就没把你摔晕过去呢？太浪费了！"

突然，我凌空而起，我大叫着："我会轻功了，瞧，这才是无师自通！"

磊好笑地在我的身后说：“娘子，你看看你是怎么飞得吧~”

第九十章 磊，吃醋了

“哇，磊，”我回头看着他，高兴地说：“你回来了，太好了~~”

“想我了吗？”磊笑着说，“那我们回去吧，好不好？”

“好，我正好也累了，不过，我们还是先下去吧。”我看了看下面说—磊坐在一个大树干上，怀里抱着我。

“好，娘子发话，相公就要听从，”磊突然亲了我一下，抱着我飘了下去。

我看了他一眼，心里有些奇怪，不过，还是先弯下腰，想把冰刀松开。

磊扶住我，单腿点地的蹲着，让我坐在他立着的那条腿上，说：“我来吧，你坐稳了就行。”

我皱了一下眉，想了想，笑着说：“好吧，磊，回去我有话问你。”

“好，我洗耳恭听。”磊简练的回答让我的心里肯定了刚才的想法—他有心事。

我抬起头，刚想告诉婉儿她们一会儿去我家，就看见清风坐在冰面上，一脸的沉思，正看着磊出神。

“清风，你再坐下去会着凉的，快起来吧。”我冲着他大声地喊着~。

我突然感觉磊的身上紧绷了一下，又马上放松了，手顿了一下后，又像没什么一样，继续刚才的动作。

我的心里一动，故意大声地说：“清风，你告诉婉儿她们一会儿去我家玩，好不好？”

清风点了下头，站起来，平静地滑走了。

我仔细看着磊的面部表情，居然平静无波。但是，这样倒让我更加肯定，磊在吃醋，他刚才一定是看到我趴在清风的身上，才会飞过来抱起我~~

磊沉默地把冰刀放在冰场边，抱着我就往回走，往日温柔的笑意消失无踪，代替它的是一脸的若有所思。

我坐在床上，看着磊在地板上来回地踱着步，绕得我的眼都花了。

我无力地就势躺在床上，双腿在床边乱踢着，轻声地说："磊，过来，我想让你抱我，我困了。"

磊听到我的话，迟疑了一下，走过来，坐在我的身边，叹口气说："那好吧，我陪你睡一会儿，好不好？"

我一拽他的手，将他倒下来的身子抱住，说："你有心事，说吧~"

磊把头埋进我的胸口，闷声说："没有，你别乱猜了。不是困嘛，快睡吧~"

"磊，你在吃醋，对不对？是我不好，让你误会了，对不起~"我轻柔地抚摸着他的脸，小声地说。

磊坐起来，伸手把我的靴子脱下来，把我抱到床里，拥着我，手无意识地轻抚我的背，沉吟了一会儿，说："然，我们还不清楚清风的底细，还不知道他来我们家的目的，要是你对他有好感的话，我们先弄明白这些事后，你再做决定，好不好？"

我坦然自若地看着他，说："我对他没有特别的感觉，至少现在没有。我只是教他滑冰时不小心才摔倒的，你不相信我吗？我想把他当成朋友来看待，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我感觉他不是个坏人。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磊苦笑了一下，说："然，我没有不相信你。我只是不相信他对你，就像你对他一样。我同样是个男人，能明白他的想法，只要你愿意，我不会干涉的，真的。我爱你，就要爱你的全部，爱你所爱的人，不只是泉。"

"磊，我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难过呢？你这是在说，如果有别的女人对你有好感的话，我也应该爱屋及乌，对不对？"

我有些伤感的说："我做不到，你的家人、朋友，我可以无条件地接受，去爱他们。但是，你的女人，我不能接受。我做不到你这样的宽容大度，所以，你刚才说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感到庆幸，你是个一点儿醋意都没有的男人。"

磊突然吻上我，狂野而专注，独裁又霸道，万般无奈的感觉都蕴含在其中~~

好久，他抬起头，一脸的苦涩，说："谁说我不吃醋？不然，我刚才就不会那样做了。然，我只是希望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我都会纵容的，就算是我的心里不开心，也不会让你为难的。"

"傻瓜，我不要你这样，"我笑着说："我要你真实坦白的把心里话告诉我，就像我不会接受你的其他女人一样。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女人存在的话，我想，我会走的，再也不回来了~，真的。"

"不会的，不会有这种事的，"磊连忙说："然，我只要你一个就够了，再多再好的女人，也不会让我心动。你不要离开，好不好？我一听这句话，心里就好恐惧，真的，再也不要说了，答应我~"

"那你也答应我，不论我做什么，你都要相信我，"我亲了他一下，说："就算我做了什么在你们眼里是出格的事，你都要相信我，不能怀疑我。"

磊深情地看着我，说："当然，我会记得的。"

我笑了出来，说："不过，你吃醋的样子，我好喜欢，真的。开始时，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心事呢，后来才发现你是在吃醋，还是个闷骚型的大尾巴狼~，呵呵~~"

磊居然有些磨不开了，红着脸说："你还笑，不知道我下那个决心费了多大的劲儿吗？没良心的小妖精，看我怎么收拾你，居然笑我~~"

他的双手一起在我的身上挠痒儿痒，我笑着满床的乱滚，嘴里告饶说："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磊不依地问："不敢什么了？你这样回答，我可不上当。"

我喘息未定地说："不敢，不敢不笑你~~"。我起身就想跑下床，被他一把拽了回来，压在了他的身下，恼羞成怒地笑着说："我就知道，你的话中有话，果然不出所料，你还真是歉收拾，好，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我狂叫道："不敢了，这回真的不敢了，真的，真的，老公，饶命吧！！"

磊猛然用力抱紧我，像是要把我揉进他的身体里，我勉强叫出来，："你要把我勒死好再找一个女人，是吧。"

磊稍稍地松了一下，小声说："要是能把你真的融入我的身体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做的，让你一刻也别想离开我。"

“嗤~，好酸哪。”我用手假装捂着腮说：“我的牙快掉了，磊，你来接着~~”

磊没多想地说伸出手来，我哈哈大笑着，抹着笑出来的眼泪。

我狂笑地看着他，他这才反应过来，不甘心地在我的身上胡乱的揉搓个不停，嘴里还咬牙切齿地笑着说：“好，你这个小妖精，越来越会捉弄我了，这回我决不轻饶！”

我无处可逃地在他的身下笑着，挣扎着，气喘吁吁地求他：“磊，求你了，不要啊，我不敢了，这回真不敢了，好老公，我要喘不过气来了~~”

“看你还敢淘气不了，”磊笑着倒在一边，双手搂紧我，小声地说：“宝贝儿，我真想带你走得远远的，让别的男人都看不到你，真的。不如，过完年，我们三个再出去走走吧，想不想？”

我欢呼一声，说：“太好了，我也有点儿待够了~。不过，磊，我怕我们一出去，就会给你们带来危险的，我有这个感觉，所以，我尽量给自己找事情做，不想闲下来。”

“那好吧，我在这段时间里把一切安排好，我们就走。”磊纵容地一笑，说：“有危险怕什么？也许，我们还能有所收获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然，你怕吗？”

“跟你们在一起，我什么时候怕过？”我挑着眉，豪气万丈地说。

这时，婉儿在门外说：“大嫂，我们都来了，能进来吗？”

磊坐起来，说：“都进来吧。”

我笑着说：“老公，我不陪你了，请您老人家自便吧~”

他笑着走向婉儿她们说：“好了，我也不敢打扰你们的聚会了。让思儿去准备些零食，你们好好玩吧。对了，还是先吃午饭吧，然早上就没吃多少。”

婉儿笑着说：“放心吧，大哥，我们还能饿到大嫂？真是想不到，大哥会变成今天的模样，真是让人伤心~”

“婉儿，你在说什么呢？”我狞笑着走向她，说：“你对他这副样子很不满意，是不是？”

“喝，大嫂，千万别误会，”婉儿连忙陪着笑地说：“我是说呀，大哥变成这样，还不是多亏大嫂的努力？看到大哥如今的体贴入微，是

想起他原来的冷冰冰的样子时让我们好伤心呢，未央，对不对？”

我怪笑着说：“算你转得快，还把未央拉进来，得了，谁让我是大嫂呢，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

我看了看，锦娘也在，笑着说：“你别见怪，我们就是这副没个正形的样子，习惯就好了。来，我们去二楼吧。”

一群女人嘻嘻哈哈地下到二楼，我看着她们说：“原来学会的，先教给后来的姐妹吧，我去取些黄白之物，就回来。”

蕊儿笑着说：“然，你快些回来哦。”

我领着敏儿和思儿去三楼，拿好赌金后，想了想，说：“你们去取些吃的来，要那种比较方便的，最好是随手一抓就能吃的，再拿些水果，快点儿回来就行。”

看着她们走了，我下来给新加入的姐妹发第一次的免费赌本。

未央过来坐在我的身边，说：“然，我们去那边谈天，好不好？”

我一愣，笑着说：“好，那边有休息室，我们去吧。”

我们各自坐在一张床上，未央看着我，沉吟了一下，说：“我们发现些问题，我想，你已经有所觉察了，可是，我不清楚你的想法。能说说吗？”

我倒在床上，伸了个懒腰，轻声地说：“顺其自然吧，清风应该对我没有生命威胁，至于敏儿，我感觉到她对我很矛盾，我正在努力感化她，希望能有用。她也是身不由己，我是这么想的。”

未央叹息了一下，说：“敏儿的身后，就是策划的主谋，应该不会轻易解决掉的。至于清风，他的来历还不是很清楚，但好像跟敏儿身后的人有所牵连，只是，敏儿不一定知道，他们之间没什么联系。”

“未央，过完年，磊说想出去走走，”我侧身支起一只胳膊，看着他说：“这样，也许能加快事情的进展，也会带来危险，但是，我也想尽快解决这件事。”

“这样啊，”未央皱着眉头，看着我，一脸的关切，说：“然，你决定了吗？一定有会危险的，那我让二哥也做些准备。你说得没错，与其说我们在明处等着挨打，倒不如主动出击，把背后的黑手引出来，也许，还能把泉的家仇也报了呢~”

“真的有关系吗？”我连忙爬上未央的床，坐在他的身边，一脸紧张地说：“先别让泉知道，不然，我怕他会冲动，那就得不偿失了，知道吗？”

未央连连点头，说：“你放心吧，二哥早就想到这点了，我们过去吧，别让她们觉得奇怪。”

我点头，恢复一下面部表情，镇定自若的和他走回去。

看着姐妹们兴高采烈的笑脸，我欣慰地笑了出来，大声地问：“都学得怎么样了？能玩了吧，先实习一下，一会儿吃些东西就能正式开战了。”

敏儿她俩也回来了，我招呼着大家随意，好在我多摆了几个软塌，各自找个地方就吃了起来。

我把准备好的，给敏儿和思儿的红包拿出来，递给她们，说：“都拿着，这是给你们准备的，不许不要。今天是大年初一，讨个吉利，自己想添什么，就去置，别替我省钱。”

思儿高兴地收下了，敏儿看着我递过来的红包，低声说：“然主子，我不能要，真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

我强硬的把那个红包塞进她的手里，说：“我不是说了嘛，不许不要。来，拿着，要是少，我以后会多准备一些的。”

敏儿抬起头，看着我，又一次让我看到她真实的表情，犹豫了半晌，她还是收下了，也没说什么，默默地退到一边。

我笑着说：“这就对了嘛，来，你们也吃一些，都忙了半天了。过来呀，别不好意思，我这儿没那么多规矩，思儿，你先来。”

未央在一边笑着说：“你这样的主子还真是不好找呢，她们俩有福了。敏儿，你不要这样，真心对你的主子好就行了。”

我笑着说：“什么是主子，我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正好遇见磊。如果敏儿也在这种家庭中长大，说不定她就是个大小姐呢。我们都是父母的孩子，没什么高低之分，我想让大家都平等相处。”

我不看敏儿一脸触动的表情，笑着说：“大家都吃好了吧，我们开始玩吧~”

（又有不少人给我留言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当然，我的故事并不一定讨每个人的喜欢，不过，只要是给我留下一言半语的，我都真

诚的感谢，接受，继续哟~~~）

第九十一章 黑寡妇(一)

每天吃吃喝喝的，一晃儿就过了十五，我们也按计划出发了。

这次随行的只有思儿和敏儿，加上我们三人，简单易行。

早在初八，该走的我们都已经送别了。家里面是这么安排的，一切商务交给天胜，阿冬管理内院，学校就由未然管理。

坐在泉的身前，我仰天长笑，高呼："哇，我又出来了，唔，好清新的空气，哦喔，好美的景色哟~"

泉好笑地在我身后说："然，空气嘛，倒是清新得寒冷，可是你说的美景就是眼前光突突的树吗？怎么看，也不像是美景啊？"

我双手叉腰，一副母夜叉的八卦样儿，说："我说是美景，它就是美景，不是也是。我若说它不是美景，是也不是，你的~~明白？"

磊笑着看着我们，说："泉，你想想，然都已经快两个月没出家门了，当然是看哪儿都美，就算现在有条流浪狗路过，她也会说，哇，好可爱的小狗呀~。对不对，然？"

我双眼笑成月牙儿状，点着头说："知我者，磊也。泉，你要是再惹我生气，我就要去磊那里了，你考虑好。"

突然，一只毛茸茸的小松鼠从一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正巧被我看到，我惊叫一声："哇，好可爱的小松鼠呀~"

这下，连敏儿都跟着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思儿抹着笑出来的眼泪，说："主子，你还真是了解然主子呢，说得太准了，真是神了。"

我自己也笑得乐不可支的，咯咯地笑着说："我是憋得太久了，你们就当是一个傻大姐儿在说胡话好了，再说了，让你们多笑笑，增加肺活量不也是好事儿一桩吗？"

敏儿看着我，浅笑着，脸上的表情也不像刚来时那样阴沉了，已经开朗多了。

由于我们这次没想急着赶路，所以四匹马，五个人，以能在傍晚前赶到下一个城镇为主，在路上随意地走着。

这次的目的地就是泉的家，我想回去看看小娘和老爸，而且也是想引蛇出洞。

第一天，我们平安无事地到达一个小镇，顺利地入住一个看着还不错的酒楼，要了两间上房后，我们就先各自回房洗漱了。

刚过完十五，街上很冷清，也没什么好看的，我只好安心地在房间里用餐，睡觉，累了一天的腰也应该放松放松了。

我趴在床上，闭着眼睛，拉着长声说："我的腰~~啊，哪位好心人来给我按摩一下~~呢？"

磊悄声地坐过来，轻柔地给我按着，小声地说："第一天就累了，早知道，带辆马车出来就好了，你就可以在车里休息了。"

"唔~，我不要，"我一边享受着，一边说："好不容易出来了，我才不要再憋在一个小车厢里呢。我没事儿的，磊，你别担心。不过，我们这么做，会有用吗？"

"我也说不好，不过，第一天应该没事儿吧，"他把我抱向床里，说："然，你早些睡吧，明天还要赶路哟，乖，我搂着你，好不好？"

我点头，窝在他的怀里，一会儿就睡了过去。

睡得正香时，突然感觉自己腾空而起，睁开迷茫的眼睛，耳边传来泉的嘘声，"别说话，有情况。"

我一下子就精神了，张大眼睛向四周看着，可惜，一切都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

突然，窗户被打开，一阵寒风吹进来，随即一道黑影从外面飞跃进来，好在月亮十足的圆，借着月光，我依稀地看到二道黑影在屋里打在一起，只能听见拳脚带动的风声和刀剑相撞的清脆的金属声~~

我浑身肌肉紧绷，努力想看清哪个是磊，有没有事儿~。

泉把我护在身后，感觉到我的紧张，用一只手反搂着我，轻轻地拍了一下。

等待的时间总是感觉漫长的，也不知过了多久，就听见一声闷哼，一道黑影从窗户飞了出去，另一道高大的身影紧随其后地追了出去。

泉连忙走到窗口侧着身子向外张望了一下，又回到我的身边，小声说："大哥追出去了，我也想出去看看~"

我连忙说："你快去吧，我去找思儿。"

泉看了我一眼，从窗口飞出去，我摸黑打开房门，走到隔壁，思儿的房间，轻轻敲了一下门，门应声打开，思儿低声地说：“是然主子吗？”

“嗯，”我轻轻地应了一下，就被思儿一把拽进房间。

思儿随手关上门，小声地说：“我听到你们屋里的声音了，来吧，我带你到我床上，敏儿在里间呢。”

我躺在思儿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悄声地问：“思儿，敏儿还在吗？”

“在，你睡吧，他们一回来我就叫醒你。”思儿不再说话，在寂静的夜里，只听到我的呼吸声，思儿的呼吸声极小，几乎没有。

不知什么时候，我终于熬不住了，酣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是在泉的怀里睁开眼睛的，一看清是他，我高兴地说：“你回来了，磊怎么样了？”

磊的声音从旁边传来，说：“我没事儿，你担心了吧。”

我一回头，看着他，说：“你没受伤吧，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收获？”

他一摇头，说：“我感觉像是个女人，武功还不错，昨晚应该被我打了一掌，受点儿内伤。不过，她轻功挺好的，我跟到一处宅院后，突然不见了，想必这附近有敌人的据点。”

我笑着说：“你们没事儿就好，既然第一天就能遇到敌人来袭，说明我们已经成功引起敌人的注意。好了，我们准备走吧。”

磊笑着揉了揉我的脸，说：“然，你的双眼又有精神了，浑身焕发着活力，看来，你就是个不能安分的小捣蛋呀~”

“嘿嘿，”我得意地笑着说：“现在后悔了？晚了，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认命吧，小子！！”

他轻轻拍了我一下，说：“没大没小的，老公比你大好几岁呢，居然叫我小子，你是不是找打呀？快哄我，不然，我就家法侍候了~”

我的脸一红，说：“好了，小子，对不起！我们还有正事呢，没功夫领教阁下的家法了，再见~”

我从床上爬起来，一看，是我们昨天的房间，看来，是他们回来后又抱我过来的。

准备好一切，我们又上路了。

在宽阔的官道上，我们四匹马并排走着，反正道上的人也少，几乎没什么人会在大正月赶路，除了我们。

我依然坐在泉的怀里，不过，今天是横坐的。泉双臂紧搂着我，把披风也拽严，我有些昏昏欲睡的，直点头。

忽然一阵马蹄声从后面传来，泉把马带到一边，让开道。

那马蹄声在跑到跟我们并排时，突然慢了下来，一道委婉的女声响起来，“哟，这不是严堡主嘛，真是幸会呀。不知道，还记得小妹吗？”

我从泉的怀里探出头，正想看是谁，却看见敏儿的脸有些惨白，一脸的僵硬，正盯着那个人的背影有些发呆，随即又强硬地把头转向另一边，低下头，不再看那个人。

就听磊冷淡的说：“原来是黑玫瑰黑三娘，有事吗？”

“哟~，瞧您说的，”那个女人一身的黑，黑锦缎的棉袍，黑披风，胯下一匹黑马，只是没有墨云来得矫健。

她接着说：“不知道堡主是否方便在下跟您一路随行呢？是这样，我这次只身上路，正愁行单影支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不知道是否太冒昧了。”

我刚要冲口而出，泉一把捂住我的嘴，对我摇了摇头。

我不解地看着他，但还是点头，把他的手拉了下来。

就听到磊依然如故地说：“只怕是不方便，我与黑姑娘并无深交，这样走?br />

第九十二章 黑寡妇(二)

我嘴里吃着泉细心给我去了壳的栗子肉，连连点头地说：“好吃，又香又甜的，泉，你也吃一颗~。好吃吧？~”

泉笑着说：“是你的这一颗特别好吃。然，我还要一颗。”

我听话地又喂他一颗他自己才递过来的栗子肉，说：“费这二遍事儿干嘛，我的手又不是兰花指，难不成是带着香气的？泉，你好好笑

哦~”

磊一脸的严肃，丝毫不为我们所动，不知道是不是白天板脸板成习惯了。

我拿着一颗没去壳的栗子，在手心里攥着，笑着说：“磊，你也吃一颗吧，可香呢。”

我把那颗栗子塞进他的嘴里，笑着看他的反应。果然，他想都没想就咬，“唔，”他诧异地看着我，随后就笑了出来，把带壳的栗子吐了出来，笑着骂道：“你这个小捣蛋，是不是我没动用家法，所以你就想找打，过来，让为夫的好好教训你一下。”

我咯咯地笑着跑向泉，坐在泉的腿上，对他说：“谁让你一副铁面人的样子？真好玩儿，栗子的味道如何？”

磊看着我，张开双手说：“来，到我这儿来，我都一天没抱到你了，快点儿。”

我刚要过去，门外有人扣门，说：“堡主，我可以进来吗？是三娘啊。”

我挑着眉，无声的悄声说：“你的艳遇来找你了，堡主。”

磊皱着眉头瞪了我一下，叹口气，走过去准备开门。

泉连忙抱起我，小声说：“我们回房了，你自己应付吧。让思儿把饭打到房间里，我们就不出来了。”

磊无耐地说：“好吧，逍遥去吧，留下我一个~。”

泉低声地笑着，抱着我进了里间。

我安静地吃着泉为我去了壳的栗子肉，还有水煮花生，头枕着他的腿，躺在床上，仔细地听着外屋传来的谈话。

“三娘，不知道有什么事？”磊依然如故的冷淡。

“哎哟，堡主，”三娘声音好蛊惑人心，娇声地说：“我想请堡主去吃个便饭，以答谢堡主一路的照顾之情，就是不知道堡主肯不肯赏光呢？”

磊有些不耐地说：“那就不用客气了，三娘请回吧。在下并没有尽到什么照顾，谈不上答谢。再说，二弟与我同行，只怕也不方便。”

“那就一起吧，”三娘笑着说：“连那两个奴婢都带上。这样，堡主该不会再拒绝了吧？”

“还是不用了，我已经让人传饭了，”磊的话锋一转，说：“三娘，你说什么，在下听得到，没有必要靠得这么近，你说是吗？”

我一听，就想冲出去，泉一把按住我，轻轻地摇了挑头，我一脸的不是心思，五官都纠集到一起了，含怨地看着泉。

泉浅笑着低下头，亲了我一下，用手指把我紧皱的眉头舒展开，又喂了我一颗花生米。

这时，思儿在门口说：“主子，我让小二把饭菜送进来吧？”

“好，进来吧。”磊又说：“三娘，不好意思，我的饭菜已经送来了，你的好意在下心领了。”

“那，堡主不介意三娘讨扰一餐吧，”三娘轻笑着说：“您也知道，这出门在外的，就怕单身一人，连吃饭都没有胃口呢~”

“我倒是不在乎一顿饭，”磊淡然的说：“三娘如果不嫌弃饭菜不好，就随便吃些吧。”

“思儿，你们也一起吃吧，”磊说。

“主子，我们也叫了些饭菜，就回去吃吧，”思儿体贴地问：“泉少在哪儿，要我去找吗？”

“不用了，你回去吃饭吧。”磊说完就走了进来，一脸不高兴地看着我们。

我一笑，拉着泉走了出去。

三娘一见我们从里间走了出来，脸色变了一变，随即走到泉的身前，媚笑道：“原来东方公子在里间呢，请恕不知之罪。公子不介意三娘不请自来，混顿饭吃吧？”

泉儒雅地说：“三娘又岂是缺顿饭之人，不要客气，我们一起用餐吧。”

三娘笑着转向磊说：“瞧，东方公子就是招女人的爱，难怪江湖人称多情公子呢，说话就是让女人容易心动。不过，说来也怪，我却对冷煞神君情有独钟呢~”

我好笑地看着泉，挤下眼儿，说：“多情公子，听着怎么像花花公子呢，是不是让很多女人既心动也伤心呢？”

泉一笑，聪明的没有回答，却拉着我的手在圆桌边坐了下来。

三娘看着我的眼神有一瞬间，竟有些嫉妒，却似昙花一现般无影无踪，走到磊的身边，将玉手轻搭在磊的手臂上，俏丽地一笑，说：“堡主，我们也入座吧~”

磊无痕地将身子一转，巧妙地把她的手甩掉，坐了下来，说：“既知冷面煞神的个性，就应该想到这些~。三娘，你不是想吃饭吗？坐吧。”

我有趣地看着三娘的脸变了又变，终又笑着坐了下来。

我佩服地暗自点了点头，心说：这三娘还真是个人物呢，这样也能待下去。

拿起筷子刚要夹菜，泉和磊几乎同时往我的饭碗里夹了一块滑溜里脊，我一笑，刚要说谢谢，就见对面的三娘的脸色一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一股子的冷气。

我打了个冷颤，泉连忙用手一搂我，说：“在路上是不是冻着了？”

我看着他一笑，摇了摇头，低下头吃起饭，几口就吃完了，放下筷子，看着磊。

磊看了我一眼，说：“想出去走走，是不是？”

我点头，看着旁边的泉，泉了然一笑，把碗里的饭一口吃完，对磊说：“大哥，我们出去随便走走，晚饭时回来。”

磊点头，说：“小心些，泉。”他的眼睛却是看向我，我也点了点头，跟着泉走了出去。

我们在大街上手拉手的随意走着，泉像是无意问我一样，说：“然，你刚才怎么了？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

我看着路边的小摊，轻松地说：“没什么，只是那个什么黑寡妇的，好像对我不是很友善。她刚才瞪了我一眼，好冷的。”

泉沉吟着说：“大哥让她跟着，想必是有深意的。然，你就离她远一些，她在江湖上是个心狠手辣的毒娘子。虽然我们不用怕，但要是她来阴的，我们还是小心为上。”

我点头说：“我知道，所以我也不多说话，免得得罪她，给我们惹麻烦。泉，你为什么叫多情公子？”

泉苦笑着说：“然，你就不能不提这个吗？这只是我以前行走江湖时的一种保护色，虽然说有一些女侠跟我有些往来，但是我对她们可是有礼有[距]的，没有一丝过分之举。除了一些青楼女子，我会有些适当的逢场作戏，真的，然。”

“哦~，是呀，我当~然~信~了。”我好笑地看着泉有些变色的脸，接着说：“泉，你领我再去一次青楼，好不好？那次还没尽兴，就回来了，真的没过瘾。”

泉仰望苍天叹了口气，转过头说：“不去，然。我真的不能再带你去那儿了~”

我呵呵笑着说：“骗你玩呢~，傻瓜，不过，你现在想带我去哪儿玩呀？”

泉瞪大双眼看着我，咬牙切齿地说：“很好玩儿吗？嗯？然，你在惹我发火是吗？~”

我笑着气他，边跑边说：“嗳，对喽，你好聪明呢，来抓我，来呀~”

我在街上乱跑乱钻着，好在交叉的路口很多，还有些羊肠小道，我在其间穿梭着，像个淘气的小男孩儿似的。

泉在我的身后不紧不慢地跟着，好笑地看着我，活力四射的样子，让他又想起了刚认识我时的情景，也就含笑地任我疯癫地跑~~

终于累了，我喘着粗气蹲下身，感觉到泉已经走到我的身后，就猛地往后一倒，耍赖地笑

[柳暗花明:第一章 庙堂重生]

我悠悠醒转，头痛愈裂，身下感觉冰冷生硬。缓缓睁开眼睛，一缕刺眼的阳光从紧闭的庙门镂空雕花中泄进来。定睛一看，不禁为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是一座荒废的庙宇，庙堂内所有东西都笼罩在厚厚的尘埃中，屋角布满蜘蛛网，两侧的四大金刚彩漆剥落，显得斑斑驳驳，中间的神像已经倒塌。地上满是废弃的椅子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这儿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里？再低首看看，天哪！我穿得是什么？脚穿淡蓝色绣花鞋，内穿对开侧身打结的丝衣，外罩一件淡蓝色的长裙，头发好长。这是我吗？记得我好像刚刚要过街，迎面疾驰来一辆汽车，然后只听到一声“嘎--”，就失去了意识。谁给我换上这身装束？谁把我带到这里来的？这是怎么回事？满脑子充满了疑惑！

我起身打开紧闭的庙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荒凉破败的小园子，杂草丛生。庙堂后侧，是一片倒塌的房子。四周有不少参天大树，空气异常清新，不时还传来“啾啾”的鸟叫声！再向前走一会，有一条小溪，依山势而流淌，清澈见底。坐到一块石头上，手鞠一捧冰凉沁骨的溪水，洗洗脸，迎面吹来一阵微风，人一下清醒了不少。现在首要是找到下山的路，然后再想办法。

当日，我便以野果充饥，以溪水解渴，以小庙为中心，向外探路。无奈我是个路盲，绕来绕去，总是围着小庙转，怎么也找不到下山的路。加之身体疲乏，遂决定明日再继续！可是，当天夜里，正准备休息，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惊醒了我。

“砰、砰、砰--”谁？我的心不禁一紧，“嘣！嘣”乱跳起来！这半个多月，可从没有见过一个人，难道……？我凝神屏息、侧耳倾听房外的动静，却又什么声音也没有。或许自己听错了？

正准备躺下，又听到仿佛有什么重物从门上滑落的声音，心不禁再次揪成一团！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看看，否则今晚别想睡得着了！

于是我蹑手蹑脚地摸到门边，透过门上的镂空，就着天空中皎洁的皓月，向放外望了望，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开还是不开？犹豫了半

晌，最终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我颤颤兢兢地打开门！

“晃当”一声，一团白东西软软地倒在了我的脚上，我只觉浑身毛骨悚然，心都快蹦出来了，不禁尖叫出声，“啊--”，张慌地转身撒腿就跑。“咦？”感觉后面那团白色似乎没有什么动静，不由得放缓了脚步。小心回头瞧了瞧那团白色，还是静静的。心下有些奇怪，便蹑手蹑脚地往回走，边走边探头观察。待到近前，仔细一看，我才长吁一口气，竟然是个人！此人年龄二十上下，剑眉，鼻梁挺直，双眼紧闭，喉部有着明显的喉结，可以确定是个男的，身穿一件质地上乘的白衫，不过早已破烂不堪，满身血污，头发很长，右手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剑。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我伸手探探他的鼻息，还有气！救还是不救？想了想，最后还是决定将此人弄进屋。于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其挪到我的床上（一堆干草上）。

我用清水给他洗了洗脸。然后撕开他的外衫，解开他的里衣，只见身上布满横七竖八，触目惊心的伤口，看情形应该是锋利的刀剑所伤，估计此人应该是被追杀！不知救了他，会不会惹来麻烦？可现在人已经救了，也容不得我多想。用清水为他搽拭完伤口，自己也累得紧！我瘫坐在地上，背靠香案，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已经是艳阳高照，晴空万里。看了看昨夜来的陌生人，依旧紧闭双眼，可是面色潮红，探探额头，滚烫！估计是伤口感染引起发烧了！我以前在孤儿院内，曾经和园内的医生学过一些中草药方面的知识，记得白芨是可以收敛止血，消肿生肌的，不知这山林中是否有。我遂到山林里面去碰碰运气！四处翻检一阵，好在运气不赖，找到了少许！我将其除去残茎及须根，洗净，置沸水中，煮至无白心，除去外皮。大部分放在园子里晒着，准备研粉用，小部分直接切片碾碎。我将白衣人衣服解开，在伤口上放上这些白芨。就这样，我原本当日继续探路的工作变成了照顾这个陌生来客，为其洗伤口，上药，喂水。

就这样，过了两天，不知道是药起了作用，还是自身抵抗力强，反正他醒了。

这日，我正在为白衣人搽拭身体，不小心触碰到了伤口。他微皱眉头，轻轻“唔”了一声。醒了？我停住手，望向那苍白如纸的俊颜。他睁开了狭长秀气的双眼，想用手撑起身体,却因为牵动伤口而疼得倒

吸口气.我忙伸手扶助他。他侧头上下打量着我,如寒星般的眸子有着几分警觉，几分诧异。

“谢谢!你，是谁？”

我见他满脸的戒备，笑盈盈地对他说道，“我叫柳云昔，你几天前昏在了庙外，刚才我正为你上药呢!”说罢，低下头，继续为他清理伤口，敷药！

“哦。谢谢！”他轻舒了口气,防备之心少了几许。待药换完，扶他起身坐好，用手指了指盛放在盆子里已经洗净的野果，和颜悦色地说道，“估计饿了吧？这儿有一些新鲜的野果。”他瞧了瞧盆里的果子,又抬头望了望我,点了点头！

待我将盆、药收拾干净，再度回到庙堂内，见盆内的果子原封不动，而他双手搭在膝盖上交握着，似在沉思什么，心下便有些不爽！好心当成驴肝肺,难道怕我害你不成？遂自顾自地坐在他对面，抓起一把野果，两眼朝天，故意大声地嚼起来，“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刺耳得响彻庙堂。他似乎看出了我的怒气，不好意思地冲我微微一笑，用手指捻起一个果子，优雅地吃起来。

突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偏过头，好奇地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当即怔愣一晌，稍适，方回身，淡淡地说道，“我受了伤，之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他伸过来准备捻果子的手一下停在了半空，抬眼狐疑地瞧着我，“不记得了？”

我点点头，瞥了眼若有所思吃着果子的他，随口问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是哪里？”

话一出口,正往嘴里送果子的他一下停住，待一口果子吃完,方慢慢说道，“天宝三年。天启国京师。”

我一听，双目圆瞪，正嚼着果子的口不禁大张，“啊？”

他看着我惊诧不已的模样，不禁问道，“姑娘，怎么了？”

“哦！没，没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我立马扯开笑容，问他。

“秦如风！”

又过了两天，他好多了，便天天打坐，估计是练功之类吧。我们偶尔也聊聊天，但是说得不多。他这人有些奇怪，常常会趁我不注意，用他那深幽的眸子注视我，但是好像又不是在瞧我，因为他的眼睛没有焦点，非常迷茫，好像在遥想着什么。

这天，我在小溪边清洗刚刚摘下来的野果，远远看到了一个黑衣人和几十个兵士。忙躲到一块大石后面，小声嘀咕，“怎么这里还会有人呢？难不成是追……”心下一阵懊恼，当初怎么就救了他呢？唉！当务之急，只好赶快跑！

我扔下果子，急匆匆地跑回小庙。一冲进门，喘着粗气，对正打坐的秦如风张慌地说道，“外面来了好多人，估计是追你的！要不，咱们赶快跑？”

秦如风一听，微蹙双眉，略一思量，站起来对我说道，“别慌，你先待在这里，我去看看！”说完，他提起长剑，向外面奔去。

我在庙里待了一会，便跑出去找秦如风。结果，在小溪边看到了让我诧异的情景。

那黑衣人领着一群人恭敬地跪在秦如风面前，“属下李东参见王爷，属下保护不力，望王爷恕罪！”虽然相处好几日，可此时才注意到秦如风身上透着股王者的威严和贵气。那黑衣人，中等身材，非常魁梧，粗眉大眼，扁平鼻子，给人很坚毅的感觉。

秦如风，不，现在应该叫“王爷”，背着双手，眼中满是审量地望着黑衣人，好一会，方才问他，“事情查清楚了吗？”

“回王爷，一切都查清了。是张虎泄漏了王爷行踪，已经被属下解决掉了！其余追杀的人也全部被干掉了。属下和原平刘县令带人分头搜山，行了三日，今日终于找到王爷。由于山路崎岖难走，马上不来，都在山下。请王爷启程！”

秦如风点点头，“嗯。”却并未挪步，而是转过头，语气柔和地对我说，“云昔，走吧！”说着，竟然握住我的手。他这是做什么？还未待我回过神来，他已经牵着我往前走了。

李东侧着头满是惊异地瞅着我，正好对上我打量他的目光。他迅即撇过头，恭敬地待秦如风前行！这山是少有人来的，一路青草高及膝盖，树木参天，郁郁葱葱，林里昏暗不堪，阳光只能从树隙间照到

青苔上，形成淡淡的斑驳的光影。这种山林，我向来没有方向感，以前探路，走着走着就走回去了。

继续又走了大概一个多时辰，终于来到山下。一望而去，黑压压的几百号人，还有不少马匹和一辆马车。他们一见秦如风，立刻跪下，一起朗声喊着，“卑职（末将）参见王爷，卑职（末将）来迟，请恕罪！”秦如风黑黢黢的眼睛环望一下众人，轻挥一下手，冷冷地说道,“免礼！”

看着这辆两匹马拉的半人高马车，外罩蓝布，两侧有小窗，同色布帘，我正琢磨着如何上，是用手撑着跳上去？还是……？一个小兵走过来，拿来一个踏凳。我踏着凳子，上了马车。秦如风在我对面坐下。

走了没有多久，马车不再颠簸，估计上了古人所谓的官道。掀开窗帘，朝外望去，一马平川，道路两旁种了杨柳，嫩绿的枝条随风摇摆，景色瞒怡人的！

我紧抿双唇，双眼咕溜溜地转，心下筹划：这会出了山，可是我身无分文，接下来应该如何是好呢？所谓：囊中羞涩,英雄气短！更何况我一个小女子？我一下扫到了坐在对面的秦如风，灵机一动，或许他能帮我解决呢？

此时秦如风一脸倦容，正闭目休息。我故意轻咳几声，“咳咳！”

秦如风也不睁眼，只是轻轻抛过来几个字，“有什么事情，说吧？”

“嗯，我也算救了你吧？”我盯着他，尽量用和缓的语气，字斟句酌地说道。

秦如风微微点头，然后又从口中扔给我两个字，“继续！”

还继续？难道这么说，他还不明白？见他装懵，我有些气恼，一撇嘴，干脆直接挑明，“那你是不是该谢谢我呢？”

“你想要什么？”秦如风此时用探询的目光看着我。

“我？要银票！”我立刻将早已想好的东西脱口而出！

“是吗？”秦如风拿起小几上的兰花盏，呷一口茶，回味了片刻，方才问我。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

秦如风搁下茶盏，淡然地说道，“身上现在没有，和我一起回府拿吧！”突然，马车停了。这是怎么回事?

只听李东说道，“这是睿王的马车，还要查验？”

秦如风一掀帘子，露出半个头，冷冷的话语便飘了出去，“李东，怎么回事？”

那小军官，一看是睿王，忙跪下，声音发着颤回道，“卑职给王爷请安，前几日宫里遇袭，此次奉曹丞相之令严查过往车辆搜查可疑人等，对王爷有冒犯之处，请王爷恕罪！”

“哼，那本王我也是可疑人吗？”秦如风沉下脸，森然地问道。

一句抢白，那小官只是如捣蒜般不停磕头，“请王爷恕罪！请王爷恕罪！”

“哼！”秦如风“哗”地放下帘子，继续闭目休息。车马继续前行。他是王爷，进城还遇到骚扰，看来他这王爷当得不怎地。

马车又行了一会，便停下了。只听李东大声说道，“王爷，到了！”，并且恭敬地打帘，迎候秦如风下车。

［柳暗花明:第二章 初进王府］

眼前的王府，巍峨壮观。门前立着一对一人多高的大石狮，门上有匾额“睿王府”。两扇厚重的朱漆大门上镶满了金钉，两个口衔金色圆环的狮子头。

这时，从门里小跑出来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白面团似圆脸，细眯眼，中等身材略微有点发福。一见秦如风，便行礼，“奴才赵远拜见王爷。”

“免礼。把云昔安排到兰苑住下，好生伺候！”

刚才他不是答应给我银票吗?怎么这会儿变成了让我住下了呢？我忙对秦如风嚷道，“哎！你……”未等我话说出口，他已经大步流星地走远了！我狠狠地瞪着秦如风远去的背影，心中暗自嘀咕：这算什么？不过，现在我身无分文，他愿意提供免费食宿，好像也不错！先住下再说！

这时，我回头打量那个赵总管，他正侧过头来打量我，不知为何，那对眯缝眼一下瞪得好大，嘴里轻轻发出“啊！”的一声。估计发觉自己有些失态，忙敛了那份惊讶，对我说道，“小的是王府总管，以

后有事找小的便是！”我暗自呐闷，为什么见了我的人，都是那种惊异的目光呢?

“赵总管客气了。”我向赵总管点点头。

我随着赵总管穿过了几个厅房，沿着花园边的游廊，七穿八绕，来到一个雅致的园子，粉墙黛瓦包围着，只有一扇拱月门可供进出。进得门去，映入眼帘的满是浅绿色的兰花，花形别致，尤如蝶儿展翅欲飞，衬以轻柔挺拔的深绿色叶子，幽香引人的芳蕊清香四溢，太美了！

“姑娘稍适歇息，一会我安排人过来侍侯姑娘沐浴更衣。”一转眼，他已经离去。

园中有一幢两层的结构精巧、碧瓦雕檐的楼阁，门和窗皆是镂空雕花。走进屋子，一层有个大厅，上得二楼，只有一个大房间。推开房门，只见门边放置一个黄花梨木六足高面盆架，靠墙放了一张雕着兰花的大床，淡雅朴素。窗前放置了个条桌，桌下摆放着一把红木理石面鼓凳，旁边放置了一个贵妃塌。整体给人感觉格调清雅。

赵总管办事效率极高，一会就领着一行人鱼贯而入。赵总管指着身后一个乖巧伶俐的女孩，对我说，“姑娘，这个丫鬟留下来服侍你，她叫小桃。”我循声望去，那小女孩十二三岁，一双大眼扑闪扑闪，见我打量她，对着我浅浅一笑，我也点头回笑。

赵总管又用手指了指身后一行人所捧之物，对我说道，“这些是为姑娘准备的。另外，已经吩咐人为姑娘准备洗澡水了。”

“谢谢！”眼睛不由向赵总管身后那一溜人所捧东西望去。有白色丝织衣服，有外裙，还有一些首饰，反正只要是一个姑娘日常里用得着的都有，心中不禁暗暗赞叹这赵总管的心细如发。

“衣服是夫人上月新做的，是王爷吩咐特意送过来的。”赵总管特意对我解释。

我一听，忙说，“请总管将衣服送回夫人，并代我向夫人道歉！另外，这些首饰也烦请一起送回吧！”既然衣服是夫人新做的，必是极喜欢，夺人所好非我的做为。再说，我对那些东西也不是很讲究！

赵总管见状，忙劝说，“姑娘不必如此，夫人听说姑娘救了王爷，很是感激，也说这些权当见面之礼。”

我见推辞不过，便对赵远说道，“请赵总管代我向夫人道谢。衣服我收下，首饰还是请总管带回去，如此贵重之礼,我受之有愧。”

“那小的就不勉强了，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让小桃来找小的。”他恭敬地施了一个礼，带着那一溜人退下了。待人走净了，我问小桃，“姑娘，今年多大？”

“小姐叫我姑娘岂不是折刹我吗？小姐叫奴婢小桃吧！奴婢今年十三了。”说完一抿嘴，咯咯地笑起来。边说边开始收拾东西。

我顺手拿起桌上夫人送过来的淡蓝色的丝织长裙。淡蓝色的软缎，触手即感滑腻，以针代笔，以线作墨，绣出朵朵栩栩如生的兰花。这定非常品。我对丝织品，刺绣之类谈不上非常精通，但是也有一定造诣。在孤儿院里时，有个待我特好的孙阿姨。她的母亲精通蜀绣，却一直找不到好的传人。一次偶然机会，认识了我，恰巧我也真想学一门技艺以便日后好谋生，所以顺其自然，便拜师学艺，一学十年。

“哇！小姐，这可是京城最有名的织绣坊之作。”小桃兴奋地说着。

“这织绣坊很有名吗？”

“当然了，京里连乞丐都没有不知道织绣坊的。他们一年只织十二件衣服，一月一件。除非是皇上，其他人都得排队，而且不是有钱就能买到，对于买的人有资格限制的，要么位列九卿，要么得有让织绣坊的坊主叹服的一项技艺，如：弹琴，作诗，甚至于茶道都可以。”

听她说得神乎其神，有了几分好奇，我试探地问她，“这坊主是个才艺双绝的女子吧？”

小桃抿嘴一笑，“错！据说是个如仙人般的美男子！传言他是当今曹相的义子呢！不过，我是没有见过！”说完，遗憾地摇摇头。

“那男子也会刺绣？”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他会不会，奴婢可不知道！”

如此多才多艺之人，还是美男子，而且还可能会刺绣，不禁让人有点好奇。正想着，有人在外禀告，“洗澡水已经备好，请沐浴。”沐浴过后，我便躺到了贵妃塌上休息。心里想着：一，要尽快要到银

票；二，以后我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刺绣或者是个不错的选择？说不定还可以会会那神秘男子。

“小桃，待会帮我找赵总管要一些丝线，几个绣针，一个绣绷。”

“小姐要绣东西？”小桃探询地看着我。

“嗯。”

“奴婢一会去找赵总管。”

我这时才想到自己到了这里，还从没有照过镜子呢!我坐到梳妆台前，铜镜中出现了一个清秀的女孩，如出水芙蓉，清新怡人，不是很漂亮，但是那种超脱烦尘的气质确实让人过目难忘。这是我，又不是我。因为以前的我脸上有一块深红的胎记，可是这张脸却雪白无暇，虽然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用过午膳，休息了会。小桃已经找来丝线等。我便开始筹划绣个什么做为样品以便能让织绣坊收我。思来想去，最终决定绣一副三异绣“芭蕉熊猫与文君听琴”（所谓三异绣是指绣品正反面图形各异、颜色各异、针法各异）。

样描得差不多了，唤来小桃，“可知道夫人住哪里？”

“奴婢知道。”

“夫人既然送礼过来，我理当去拜谢她！”心中想着这夫人不知长什么样，反正无事，去瞧瞧未尝不可？

说罢，小桃便引我去了夫人的园子----“梅园”。

一路上，小桃吹捧着他家主子的园子。“小姐，睿王府的花园虽然不及皇上的御花园，在京里可也是闻名的，这全是王爷亲自设计的。”

“你家王爷设计的？”我不禁有些好奇。

“这整个王府都是呢！”小桃一脸神气地继续道来。

“是吗？”我随口应承了句，眼睛却不由自主开始仔细观摩这花园。只见循廊渡水，一步一景,还真是别致!

梅园在花园西北角的一个两进的两层楼阁。四周种着梅树。花已经谢了，可梅树虬曲苍劲嶙峋、风韵洒落，梅枝清癯、明晰，或曲如游龙，或披靡而下，也是甚有观赏之处。梅，冰肌玉骨、独步早春、凌寒留香。夫人如此喜欢，是否人如其花？正想着，已经进了房子的

第一进，一位穿着绿色裙子，鹅蛋脸的女孩看到我们，走上前几步，问道，“你们是谁？来这里作甚？”

小桃忙迎上去，“这位是柳小姐，来拜见夫人。奴婢是兰园的小桃。”

“你就是那位救王爷的柳小姐？”那位绿裙女孩边说边斜眼打量我。

“嗯，烦请通告一下，民女柳云昔来拜谢夫人。”我对她说道。

不一会，我便由被引进了客厅。夫人端坐于一把黄花梨透雕靠背攻瑰椅上，年龄不大，估摸也就二十上下，相貌普通，眼神却甚是尖锐。我盈盈对其郑重施了一个礼，“民女柳云昔拜见夫人！”

“免礼。”口气庄重，威严十足，实在不像一个二十岁的女子。

“民女今日来谢谢夫人昨日所送衣物！”

“不用。不知柳姑娘今后有何打算？”

我一怔，这么快就赶我走？好歹我对你老公还有救命之恩呢！更何况，本来就不是我想来，是你老公硬拉我来的。不过面上微微一笑，对她说道，“暂时还没有，这里住着还挺不错！有了打算，我会立刻来禀告夫人。”

夫人一听，一惊，抬眼正视了我一会，似不敢相信这乡野女子竟然如此大胆。

过了半晌，夫人方缓缓说道，“那柳姑娘就好好待着吧，有事可以来找我！”

我瞥了她一眼，盈盈笑道，“多谢夫人！”

第二日睿王卧室

秦如风斜靠在床上，目送前来把脉的太医出去了，才将头转向立在旁侧的李东，“李东！上次山上遇袭，突然出手援助的黑衣人，你去查查是谁？”

“是！”

“昨日让你查的事情如何？”

“芳婷公主，嗯，一切安好。”说到这，不禁抬头看了看秦如风的脸色，见没有异样，方继续说道，“不过……”

“但说无妨！”秦如风淡淡地应着，两眼却迷茫一片，思绪早已不知飞向了何处。

“不过属下以为芳婷公主好像有点不对劲，具体怎么不对劲，属下也说不清楚。”李东迟疑地说道。

秦如风并没有接话，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深思中，好一晌，才缓缓回神，“你派人去查查柳云昔的来历，另外再派人监视她，看看她和哪些人有接触！”自己意外遇袭，然后黑衣人相助，继而死里逃生，便遇到一个貌似芳婷的柳云昔，这些似乎太巧了，实在不得不让人生疑！

“是！属下立刻去办！”

“和你说了不知多少回了，就咱们兄弟俩，不用立那么多规矩！”说到此，秦如风口气缓和起来。

“王爷对属下好，属下明白，可是规矩不能破！”李东坚持着。每次睿王一谈到这个问题，都是以如此而告终。

李东并没有走，站在那里，迟疑地看着脸色苍白的睿王秦如风，嘴动了动，却什么也没有说，可是心里还在踌躇。秦如风似已经觉察到了，微叹一口气，“李东，你是不是想问本王，既然怀疑那女子，为什么还要让她住下，是吧？”

李东一听王爷说到自己心头上，脸一红，低下头诺诺到，“是！”

“我、芳婷和你三个一起长大。我和芳婷之间的事情，你是知道的。这几年，你，包括府里所有人都不提芳婷，怕触及我心事。连我自己也以为忘了，可是看到柳云昔，却发现……”说到这，秦如风的思绪飘向了那让自己十分留恋的日子。初春，在一片梅林中，梅花疏枝缀玉、缤纷怒放，有的艳如朝霞，有的白似瑞雪，有的绿如碧玉。在那飘着阵阵暗香的梅树下，一个身穿鹅黄色裙子、有着一双清澈如水般纯净眼睛的女孩，指着朵朵梅花，回头娇俏地嚷着，“如风哥哥你看多美的梅花！你给我摘一朵带上好吗？”

[柳暗花明:第三章 初遇]

从夫人那里回来后，我多次找秦如风都没有见到，只好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绣那幅“芭蕉熊猫与文君听琴”。

大约过了两三天，差不多绣了一半，几种颜色的丝线短缺了，便唤来小桃，“你看能不能再找些丝线来？”

“是，小姐，奴婢这就去。”说完，便匆匆离去。

趁着这会儿时间，我躺到贵妃塌上闭目休息，一会竟悄然入梦。

---

睿王府书房

“李东，要密切注意曹丞相那边的动向!”此时睿王秦如风一手拿着白色丝绢，一手拿着一把通身散发着阵阵寒光的利剑，正专注的搽拭着。

“是！”

秦如风停住手,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李东,“那黑衣人查得如何了？”

“回王爷，暂时还没有头绪！”

“晃--”秦如风把剑插回剑鞘,放到桌上，转身慢慢踱到窗前。房外阳光明媚，姹紫嫣红，彩蝶偏飞。

“可查到柳云昔的来历？”

“嗯，回王爷，目前还毫无头绪。”李东紧皱双眉，面露难色。

“嗯，那她最近在做些什么？”秦如风又问道。

“回王爷，柳云昔刚进府去拜见了一次夫人，时间不长，然后来找过王爷几次，就再没和别的人有过接触。”

“嗯,好了，你下去吧。”秦如风专注地听罢李东的回复，淡淡地说道。

“是。”

李东一躬身，大步地走出了房间。步出房间后，回身掩上门，正准备离去，一声叹息从房里传出。

---

兰园

“碰碰碰-”，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将我惊醒。我迷糊地揉了揉惺松的睡眼，“请进！”

“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一只软底白靴优雅地跨了进来，靴子纤尘不染，淡蓝色的袍服衬得白靴非常耀眼。能穿得如此雅致的人，王

府里恐怕除了秦如风没有第二个人了。我起身施礼，“民女柳云昔拜见王爷。”

“免礼，你怎么知道是我？”

“噗哧”，我抿嘴一笑，瞟一眼他，娇嗔道:“在这府里能穿得如此优雅的人，除了王爷还有谁？”

秦如风没有吭声，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用那双深幽的双眼注视着我。他脸色依旧苍白，可已没有刚见时那满脸倦容，下颌也没有那么棱骨分明了。

我见他眼神有些异样，忙岔开问道，“王爷，那日你答应的事情呢？”难得找到他，今日送上门，赶紧提出。

“过两日吧！”秦如风环顾着房间，随口敷衍道。

难不成他想赖帐？我瘪瘪嘴，瞅了瞅正在房间里转悠的秦如风，闷声说道，“嗯。我近日想离开王府！”

秦如风收回目光，诧异地问我，“离开？为什么？”

“嗯。我另外还有些事情，所以准备离开！”我和他非亲非故，干嘛老待在他这里。

秦如风灿若寒星的双眸注视了我一会，淡淡说道，“我既然答应过，自然不会反悔，再过些日子，我会放你走！”

放我走？这句话好些奇怪！他莫不是要扣押我？可我是救了他，又不是害了他，怎么会这样呢？心中很是懊悔,当初真不该和他一同回王府。心下暗自想定或许哪日可以溜走？斯时，秦如风慢慢走到我身后，伸出双手抚上我的双肩，扭转我的身体，低沉而霸道地说道，“抬起头来！”

我低着头，暗自思度，这是做什么？不等我想明白，秦如风已用一只手捏住我的下颌，轻轻上扬，我被动地抬起头，和他相视而望，“你究竟是谁？”他凝视我的那双眸子充满了探究。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了。”总不能告诉他我是一缕孤魂，来自千百年后另一个国家吧。

“是吗？”秦如风不置可否。

“信不信随你。”我一扭头，生硬地躲开他的手。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园外树上的鸟儿在“啾啾”鸣叫。

突然，秦如风抚在我肩上的手伸至我的腰际，一下揽紧我，俯下头狠狠地吻住我的唇。我脑子“嗡”的一下，他……他怎么可以吻我？我猛地用力推开秦如风，愤恨地瞧着他。

这时，恰巧小桃回来了。我深吸几口气，镇静一下自己的情绪，对小桃喊道，“小桃，你回来了？”

“是，小姐，你要的丝线都找到了。”小桃抬起头欢快地扬扬手中的丝线，正好看到我身后的秦如风，忙施礼，“奴婢参见王爷！”

“免礼！”

秦如风见小桃回来，便到房中转悠，一眼瞥到我放在床上绣了一半的刺绣，“你在绣什么？”

“绣着玩的。”

秦如风信手拿起来，瞧了瞧，“还不错。”

“谢谢夸奖。”其实心里寻思他估计不懂，男人怎么会懂这些个，不禁想到织绣坊那个神秘男子。

一天后，终于绣好了。虽然材质非上品，但是也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看着自己的作品，心里还是挺开心的。

“小姐，你绣得真好，可以与织绣坊的媲美了。”

“小桃，今日我俩女拌男装去外面逛逛，你知道织绣坊在哪里？”

“就在前街。小姐想……”小桃恍然大悟。

我笑着点了点头。

街上真是热闹，有杂耍的，有表演猴戏的。我和小桃东逛逛西瞧瞧，一路流连忘返。只可惜身后有两个尾巴，据说是为了保护我，不过我估计是秦如风怕我溜了。

不一会，我们来到了一座两层高的楼前，金壁辉煌。门前没有我想象的商贾云集，反而，门可罗雀。我抬头仰望门额，挂一块黑底金字的横匾“织绣坊”。我拉着小桃走上楼前高高的几级台阶，一脚刚跨进大厅，一个紫衣白净的小童走过来，手微抬，礼貌地问道，“两位姑娘是来订衣的？”

“我找你们掌柜的。”我客气的答道。这时，一个坐在角落里，身材矮胖的中年男子抬了抬眼，漠然地瞅了我一下。

“请问有何指教？”那紫衣童子看了看胖男子，回头继续问道。

“我想见见掌柜的！”我礼貌地对他说。

“我们掌柜的不在，姑娘请回！”说罢，紫衣童子礼貌地做出了送客的姿势！

狗眼看人低！不过我今日既是来寻差事的，自然不能意气用事。正想着如何是好？小桃见我碰了软钉，已经插口，“我家小姐可是睿王府的贵客，怎可如此怠慢？”

“小桃，不得多嘴！”我打断小桃。不过机缘巧合与秦如风相遇，非亲非故，干嘛拉上他？

这时，角落里的胖男子一听小桃的话，炯炯的目光一下射了过来，满脸堆起笑容，和蔼地说道，“鄙人姓王，是这里的掌柜。”

“王掌柜。”我盈盈走上去，轻施一个礼。

“请坐。”王掌柜殷勤地请我坐下。

“上茶！”紫衣小童忙转身准备茶水。

“王掌柜不用客气。今日前来，想请王掌柜的看看这副绣品。”说罢，便双手呈上自己的“芭蕉熊猫与文君听琴”。

掌柜郑重接过，仔仔细细看了起来，“这绣品形象生动，色彩鲜艳，富有立体感，短针细密，针脚平齐，片线光亮，变化丰富，只是丝线质量非上品，影响了绣品整体效果。姑娘此绣品何来?”

“承蒙夸奖，此乃自己所绣！”我略一躬身。

“那你此来为何？”王掌柜扭过头来恭敬地问我。

“我想在织绣坊寻一份差事。”

“寻差事？”王掌柜瞪圆那双细眯眼，声音猛地提高八度。

我瞧着他惊奇的神情，认真点点头。

“在下有不解之处，请姑娘赐教！”王掌柜定定神，恢复常态。

“王掌柜请说！”

“你既是睿王府贵客，为何又想到我们小小的织绣坊谋一份差事呢？”

“这……”

王掌柜见我一脸难色，“既然你有难言之隐，小的也不再勉强。不过可能你有所不知，我们织绣坊虽然小，可是客人或是王公贵戚，或是朝廷命官，所以对绣工要求非常高。要进织绣坊的需要经过十二次考试。这些考试能通过的人，一千里面最多不超过十个。即使通过了考试，还得经我们坊主面审，只有他同意了，方才可以进入织绣坊。不过姑娘这情况特殊，如果姑娘放心，不妨将你的绣品留在此处，待有机会我禀呈我们坊主。不知姑娘意下如何？”

“也好，那就麻烦王掌柜了。我三日后再来！”

我们刚出织绣坊，小桃便走到我旁侧，挽着我的胳膊，小声地问道“小姐，要不我们再去哪里逛逛？”小桃难得出来一次，很是留恋外面的热闹。想想那么小的孩子天天待在清冷的兰园也怪难为她的，于是冲她点点头。

我们刚刚走下织绣坊的台阶，只听“吁--”一声，我不知道被什么撞了一下，扑倒在地。小桃忙过来扶我，并关切地问我，“小姐，你没事吧？”

“走路不长眼哪？”一个清秀的紫衣小童呵斥道。

我面前不知何时停了一辆马车，马车由由两匹通体雪白的马拉着，车子是淡紫色的。这时一温和低沉的男声传了来，“紫梨，不得无礼！”帘子一掀，一个温雅绝伦，飘逸出尘的男子探出头来，只见他发束白玉冠，身着紫色宽锦袍，若美玉雕成的俊颜带着一抹雍容浅笑，“姑娘，可伤着你了？”

我瞥了他一眼，人长得还不错，就是下人太无礼，估计这人也不怎地，遂淡淡地说了句，“没有！”便携着小桃离开了。

[柳暗花明:第四章 遇险]

遇险

明日是我与王掌柜约好的日子，不管有没有音信，我都要离开了！趁着今日无事，我信步来到莲池畔，顺着莲池上的曲桥，来到那金壁辉煌的小亭。由于已至初夏，莲池中绿荫如盖，水下凉生，满眼翡翠之中，镶嵌着点点珠红白玉。一阵微风拂过，幽香缕缕，使人顿觉神清气爽。不禁想到周敦颐的《爱莲说》，我记得最清楚的便是“予

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不觉随口吟出。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世上有几人能做到？”一温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扭头一看，便立刻认出是那位在织绣坊前见过的翩翩公子。只见他还是一身紫衣，正戏谑地瞧着我。想起在织绣坊前他的马车撞了我，便言语生硬地对他说，“公子，对不起，我不认识你！”说罢，也不睬他，依旧欣赏池中的莲花。

那公子也不生气，只是慢慢走到近前，“姑娘，在下夜浮生，我觉得我们在哪里见过。”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向旁侧挪了几步，讥讽他道，“我是草民布衣，公子乃贵人，我们怎么可能见过？”

夜浮生听了，对我的话付之一笑，依旧思索着。忽然，他眼睛一亮，似想起什么来了，笑着对我说，“姑娘，是在下管教不严，在下代我家那无礼小童向姑娘赔罪了！”说罢，向我作揖赔罪。

看着他又是赔罪又是作揖，我也不好再冷眼冷色，望着这位温文尔雅的夜浮生，撇嘴一笑，“夜公子客气了！夜公子来这里是找王爷的吧？”

“是，在下有事见你家王爷！”夜公子轻声答道。

我瞥了一眼夜浮生，立马正色道，“夜公子可能搞错了！我只是府中一客人而已。”

夜浮生一听此话，眼中闪过一抹不易觉察的笑。此时，我方知他是有意试探，一瘪嘴，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姑娘，那日去织绣坊，不知所为何事？”夜浮生慢慢踱到我身边，温文有礼地问道。

“我是想去织绣坊找份差事！”

夜浮生从怀中取出一块丝绸，轻轻摊开在手中，笑盈盈地问道，“这可是姑娘所绣？”

我接过，定睛一看，正是我那幅“芭蕉熊猫与文君听琴”，心下高兴异常，不禁喜形于色，“怎么会在你这里？”话一出口，便恍然大悟，“你，莫说就是……”

“正是在下！”夜浮生微笑着点点头。

想到刚才自己的言行,有点讪讪的,红着脸，悄悄抬眼瞅了瞅夜浮生，小声支吾地对他说,“呃,夜公子,刚才如有冒犯，还请多多谅解！”

夜浮生莞尔一笑,“姑娘客气了！不知何时可以来？”想想这夜浮生如此有名，却又如此谦和有礼，不禁对他有了几分好感。

本因为刚才的事情，我都不好意思再提差事的事情，现在见他主动提及，心里一阵欣喜，忙说，“明日便可！”

“好，明日在下在织绣坊恭候姑娘！”

“那谢谢夜公子了！”言罢，我屈膝向他行了一个礼。将那幅刺绣收起，转身准备离开！

刚刚走到曲桥上，只听后面一声，“姑娘！”遂回身，见夜浮生已经从小亭中追了出来。

“夜公子，可有什么事情？”我好奇地问他。

“不知姑娘可否将那幅刺绣送给在下？”夜浮生柔声问我。

“这……”一副刺绣本也没有什么，只是我一个女子赠予一个青年男子，好像不太妥吧?

“姑娘，请不要误会，在下觉得姑娘绣得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实在喜欢得很！”夜浮生言辞恳切地解释。

想着他刚同意我去织绣坊，解决我一个大难题，心中一下释然，“夜公子如不嫌弃，就送给夜公子好了！”我将那幅刺绣递给夜浮生。

“谢谢姑娘，明日见！”夜浮生伸手过来接那幅刺绣。就在这时，我好像觉得身后有什么不对劲，于是一转身，便愕然地看到莲塘边站着的秦如风。只见他一身白衣，定定地站在那里，一双幽黑的双眼深不见底，不带一丝情绪。我回头看看夜浮生，他的脸上还是挂着招牌般的微笑。好像这阵势不大对劲！三十六计，走为上！

我忙向秦如风施了一个礼，“民女拜见王爷！”

“免礼！”声音冰冷，让人听了在这初夏也觉寒彻入骨。

虽然，之前有要赵总管代为转答，但是能当面谢谢，自然最好。于是便屈膝再对秦如风行一个礼，“民女明日离开王府，特向王爷辞行！谢谢王爷这么久以来对民女的照拂！”

秦如风听罢，脸色更加阴沉，“嗯。”

“民女告退！”说罢，便头也不回地匆匆离去。

---

睿王府凉亭

“夜公子，你名彻京师，怎有空屈尊小王府底？”秦如风冷冷地讥讽着夜浮生。两人保持着刚才的姿势，远远地站着。

“来找王爷谈笔生意！”夜浮生笑着，淡淡地说道。

“生意？哼！本王从不做生意，既没本钱也没兴趣！”秦如风直接拒绝了。

夜浮生畅然一笑，“王爷别急，或许王爷会有兴趣也说不定呢？”

“夜公子，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那恕本王无礼了，送客！”不知为何，秦如风今日态度生硬之极。

夜浮生见秦如风似在气头上，笑了笑，也不再说什么，只是走过秦如风身边时，轻轻地在其耳侧诡秘地私语，“王爷山上遇袭，在下对王爷的救命之恩，好像还没有谢过在下呢？是否改日一聚？”秦如风一听，狐疑地瞧着侧身而过、挂着抹浅笑的夜浮生，呆愣不语。

初夏的夜晚，圆月已经爬上了树梢，照得园里清明透亮。我手捧一杯香茗，坐在碧盈飘逸的兰花从中，清风夹杂着兰花的幽香拂过，让人觉得舒爽怡人！

夜渐渐深了，凉风习习，虽已初夏，但仍然感到阵阵寒意，遂回房歇息了。半梦半醒之间，嗅到一股非于兰香的甜腻香味，不一会便沉沉的睡去。

---

睿王府花园

皓月当空，莲池的菡萏沐在这银色的月光下，显得安静恬淡。一阵微风吹过，池水漾起千层漪涟，塘里的莲花，夹杂着池底泥土的清香也轻轻地摇曳着自己优美的身段。

秦如风皱着眉头，背着双手，在这莲塘边徘徊了已有一个多时辰。终于，他似做出了什么决定，足尖轻轻点地，身形已掠起三丈有余，在莲塘上如蜻蜓点水，几个起落便到了莲塘对岸，往兰园去了。

忽然，一个黑影如飞鸟般从兰园墙头掠过，稳稳地落到了兰园外。睿王身形一闪，躲到假山后，见一个高瘦的黑衣人，背着一个黑色的大袋子，轻轻几个起落，径直来到莲塘中央的小亭内。那黑衣人丝毫没有注意到附近那双正窥视着他的烁烁眼睛，轻轻放下那大口袋，解开袋子，里面竟然是个年轻女子。只见那女子双眼紧闭，似在昏迷中。由于距离稍远，看不真切，但从身形秦如风已经可以断定那个女子应该是柳云昔。黑衣人将柳云昔从口袋里拖出，又从袋中取出一块大石头，用绳子将石头捆在柳云昔身上，绑好后，竟将柳云昔抱起来走到亭边，一手抓住柳云昔双脚，将柳云昔倒着慢慢放入水中，直到其全部没如水中才放手。完事后，那黑衣人足尖点地，飞上屋宇，离开了睿王府。

黑衣人一走，秦如风立即从刚才他站的位置跃入水中，此处是莲塘最深处。他深吸一口气，潜入塘底，开始搜寻柳云昔。秦如风几次三番潜入，却一直没有找到柳云昔，渐渐面露急色，他再一次深吸气，潜入水中。过了好一会，才见他双手抱着柳云昔，“哗”一声冲出水面，稳稳地落在亭顶。秦如风甩了甩面上的水，低下头关切地望了眼怀中的柳云昔，向自己的卧室飞奔而去。

---

睿王卧室

秦如风将柳云昔放到床上，为她扯过被褥盖上。自己也在床边坐下，一只手轻轻搭在其腕处，当探到其微弱脉象，方才稍舒了口气，刚才凝重的脸色渐渐舒缓下来。

“来人！”秦如风大声唤道。

“在！”门房外当值的侍卫答道。

“快去把李东找来！”

“是，王爷！”

柳云昔面色苍白，双眼紧闭，嘴唇乌紫，由于中了迷香，刚才闭水又太久，所以一直昏迷不醒。秦如风起身走到几案边，从笔架上取了笔，提笔疾书起来。

“属下李东参见王爷！”

秦如风搁下笔，唤道，“进来！”

李东显然刚匆匆从床上起来，头发胡乱匝了一下，还有些凌乱，腰带随便扎着，衣领没有整理平整。他一跨入房间，见到浑身湿淋淋的秦如风，又瞅了瞅床上的柳云昔，眼波掠过一丝惊异，迟疑一下，忙躬身问道，“王爷深夜召见，不知有何吩咐？”秦如风看看他，低沉地说道，“今夜，柳云昔被人给沉到莲池里了。你去查查这件事到底怎么回事？”

李东听到柳云昔被沉到池底，顿时满脸惊愕，“是！属下这就去办！”

“等等！现在你先去兰园，把小桃唤过来。另外找人按桌上的药方去拣药。天亮后，去告诉赵总管，柳云昔走了。”

“是！”

秦如风一挥手，“去吧！”

“属下告退！”李东躬身退出。

“来人！”

“在！”门外值勤的侍卫不知王爷为何深更半夜唤李东，心里忐忑不安，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准备热水！”

“是！”

秦如风坐在床边，深情脉脉地望着昏迷的柳云昔，心中却有些迷惑！他伸手将她冰凉的柔夷握在手中，低语道，“你会没事的！你会没事的！”

专注的秦如风已经完全忘记自己还是一身湿漉。“奴婢小桃见过王爷！”

秦如风松开柳云昔的手，将其轻轻放回被子里，刚才那满脸柔情顿然消失，又恢复那一贯的淡定，“进来！”

“你用热水为云昔搽拭一下，然后给她换套衣服！”

说罢，头也不回地步出房间。

［柳暗花明:第五章 醒来］

睿王卧室

待我醒来，已经不知是什么时候了。一睁开双眼，便吓了一跳，只见床头坐了一个人，斜靠着床柱。

“谁？”我轻呼一声。仔细一看，竟然是秦如风。心中呐闷我怎么会和他在一起？

秦如风微微摇摇头，睁开惺松的睡眼，勾下头，用手为我理了理被角，轻柔地问，“你觉得怎么样？”

我瞧了瞧他，“头还有些昏！”

许是看到我的诧异，秦如风说道，“待你好后，我再向你解释！我叫小桃进来，服侍你起身。”

目送着秦如风步出房间，方环顾屋内，床角放置一副四扇屏风，屋子中间有一张圆桌，四张椅子，墙上悬挂着一把剑，这是哪里？

“小姐，你醒了？”小桃走进来，欣喜地问我。

“嗯。这是哪里？”我迫不及待地问小桃。

“回小姐，这是王爷的卧室。”

“啊？”我一听，目瞪口呆。

小桃扶我起身坐好，解释着那日的情形，“大前天夜里，奴婢睡得死死的。半夜，李侍卫过来唤醒奴婢，叫奴婢来王爷卧室，奴婢那时还纳闷呢。到了这里，一进门，奴婢就傻眼了，小姐你昏迷在床，浑身湿漉漉的，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王爷吩咐奴婢为小姐搽了身，换了衣服。”

“我睡了那么久？”

小桃为我理理靠枕，点点头，“小姐一直昏迷发烧。昨儿晚上才稍好。小姐现在可想吃些什么？小米粥如何？”

我颔首表示同意，眼见小桃要出门为我熬粥，忙叫住她，“小桃，我想见见王爷！”

小桃回头浅笑，“是，小姐，奴婢去通告一声，不过你是该谢谢王爷，小姐发烧这几日是王爷一直守着你！”说罢，掩上门出去了。

秦如风守着我？为什么？“砰砰砰——”

“请进！”

秦如风吟笑而入，他已梳洗一番，换了身浅蓝色宽袖锦袍，素雅清意。

“云昔，你觉得怎么样？”

“还好！”

秦如风走到床侧，坐了下来，幽深的眸子望着我，严肃地问道，“云昔，你可得罪了什么人？”

“我？”我不大置信地看着一脸认真的秦如风，稍一思量，随即摇摇头，“没有！绝对没有！”来这里，就被他变相软禁，正愁怎么逃呢，怎么可能得罪谁?

他见我一脸茫然，一手撑着下骸儿，一手环胸，,若有所思地在屋里来回踱着,好一会才说道，“那可就有些奇怪了！”

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气氛有些怪异，我心下疑惑不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嗯,是这样,那夜我偶然路过兰园，看到有人背了一个袋子从兰园出来，遂跟着那人，结果那人来到莲塘边，打开袋子从里面拖出一个人来，就是你，绑上石头，扔进莲塘最深处。我将你救了起来。事情就是这样。”秦如风扼要述说了那夜的情形。

我头“嗡”地一下一片空白，茫然不知所错，半晌回神，再一次向他确认，“有人想杀我？”

秦如风点点头。

我抬眼审量了一下秦如风的神情，不像玩笑，自己方思前想后将自己来这里接触的所有人都过了一遍，慢慢对秦如风说，“来这里，接触的所有人只有你，你夫人，小桃，赵总管，另外还有……”我不知是否该说出夜浮生，私下觉得应该和他没有关系。

“还有夜浮生，是吧？”秦如风冷冷的说道。

“是！”我有点莫名其妙地瞟了一眼突然变得冷若冰霜的秦如风。

秦如风见我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便柔声嘱咐我，“你好好休息，其他的就别管了！另外，不管那人因为什么原因想害你，但是既然在我的府上，那么就和我有关，你暂时不能离开，就做我的书童吧，叫‘云儿’！”

未等我发表意见，他已经转身离开了。

“等等！”

秦如风回头悠悠一笑，“云儿，还有何事？”

因为感激他救命之恩，还谢谢他这么多天来对我的悉心照料，我迎着他如点漆般的眸子，轻声说了句，“谢谢你！”

他笑了笑，步出了房间。

接下来的日子，秦如风每日都来看我，极是体贴，或陪我一起吃饭，或陪我聊天。我心下对他颇有些感激！

休息了大概十天，身体逐渐康复，我便搬出了秦如风的卧室。

这个园子是一个四合院，有正屋，偏厅，卧室，书房，藏书阁，甚至厨房也有，真可谓麻雀虽小，五脏具全。秦如风的园子，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能进，所以我安心地在这里做着所谓的书童。他不在时，我乐得自由自在。园中还有一张石桌，四张石椅，天气晴朗时，我便坐在那满园兰花中，嗅着幽幽兰香，看书，喝茶，很是懈意！这种日子虽然舒适，但是过了几日，我就开始烦了。

这日早晨，暖暖的阳光，水清叶翠，我正在园里石桌前看书，其实什么也没有看。我喜欢的书就那么一两套，反反复复看了几遍，觉着实在没意思。昨儿，百无聊赖中抽了本棋谱来看。瞧了瞧，实在看不明白，正要放下，就听秦如风在背后招呼我，“云儿，好早！”

我瞪着书，没好气地回了句，“嗯。”

他径直走到石桌边，弯下身子，好奇地探过头来，“云儿，看什么这么入迷？”

“棋谱！”

“你会下棋？”

“不会！”我摇摇头。

“那你如此专注地看棋谱，为何？”他谑笑道。

我看着他满脸讽笑，想想自己银子没有到手，还弄得一身麻烦，而且自那事后，只能待在这个小园子里，看到那么一小片天空。想着这些，气就没来由地不打一处来，撂下书，对着他狠狠地说道，“秦如风，反正被害的人是我，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我要求离开！”

“离开？”秦如风敛了笑，冷冷地对我说，“那件事情一天未查清，你一天不能离开！”

我顿时气得咬牙切齿，超起手指着他，忿忿嚷道，“你……”

他白了我一眼，径自坐下，弹起琴来，把还伸着手的我晾在一边。

“你……哼！”我气鼓鼓地坐下，头撇向一边，懒得理他。

说实话，秦如风琴弹得确实不错！琴声奇古透润，婉转悠扬，犹如清冽的泉水一点点地浇灭了我心中的怒火，不经意间抬头望了望正专心抚琴的秦如风，他如玉般的手指在古琴上偏飞，神情于优雅中有闲静，清雅中有真挚，静远中有高风。不知何时琴音已经停了，秦如风面带讽笑，戏虐地说道，“云儿，你觉得这曲子如何？”

我觑了他一眼，见他有些样样自得的样子，故意说道，“我是觉得这琴不错！”

秦如风呵呵一笑，反问我，“是吗？”

我一扬眉，昂了头，大声说道，“那是自然！”

以后，除了谈离开这个话题，我们相处还算融洽！不经意间，心里竟然对他产生了好感！

睿王府书房

秦如风坐在案几前，拿起案几上的薄胎兰花盏，送到鼻尖下闻了闻，然后小呷一口，含在嘴中润了片刻，才慢慢吞咽下。回味了一阵，放下茶盏，才抬头对站在面前的李东问道，

“柳云昔那事查得如何了？”

“这……”李东摇了摇头。

秦如风站起来，慢慢踱到窗前，沉声问道，“那沐家血案呢？”关于娘的死因，他撤查了很久，前些日子，方才有了些眉目，似乎和二十年前的沐家血案有关！

“回王爷，这沐家乃前朝一大世家，后来不知为何，不再涉入朝政，以经商为主，成为全国最富饶的沐州的首富。二十年前，一夜之间，沐阳全家被害。此案多年未破。久而久之，便不了了之了，再也无人提及！”李东将这几日他查获的消息简明扼要地对秦如风汇报，心里却一直呐闷王爷为何突然关心起这个案子来了。

“就这些？”秦如风蹙了蹙眉，语气轻缓但蕴涵威严地问道。

李东听出秦如风的不满，忙走上前一步，补充道，“还有一点，不过是传言，不知道当说不当说？”虽然自己对毫无查证的事情，向来不会随便告诉王爷，但是今日见王爷对这沐家极有兴趣，于是决定将这传言也一并说给王爷。

秦如风点点头，向李东投来鼓励的目光。

“这沐阳极得前朝皇帝信任，传说是前朝皇帝的私生子，而沐阳当时离开朝廷，目的是为了保护前朝的一个大宝藏。”

“嗯？这消息从何而来？”秦如风侧头，向李东投来不大置信的眼光！

“这个传言是属下让追风堂的兄弟帮着在江湖上打探到的。”前几日王爷急令其打探沐家消息，李东想到通过官府肯定了解寥寥，便联络了追风堂在京城的分堂主，让他帮着了解消息。虽然所获不多，不过总归不负重托，还是了解到了一些消息。

“那后来这个宝藏如何了呢？”

“自从沐家被杀后，一切随着沐家的消失而杳无踪迹！”

“嗯，这几日我要回追风堂见师傅。你不用跟我同去，留在京城，盯着这件事。”秦如风决定回追风堂向师傅了解一下这沐家的事。

李东乍一听到秦如风要回总堂，却将他留下的话便瞪大了双眼，赶紧跪下，诚恳地说道，“王爷！你一个人前去，属下实在不放心！请王爷让属下陪同前往！”秦如风的武功得自追风堂风老堂主真传，可是自从山上遇袭后，李东便开始谨慎小心，不论秦如风到哪里，李东都陪伴在侧。

“不用了！我自会小心！”秦如风见李东下跪恳请，眼波里闪过一丝赞许，对李东的忠心他是很有信心的。不过，此次因为他要带着一个人一起走，有李东在旁，不太方便。李东见秦如风态度坚决，知道已无回转余地，因此不再强求，“是！请王爷放心，属下一定小心行事！”

秦如风抬手轻轻一挥,李东退出了房间.他边走边琢磨着王爷今日的话。

睿王的四合院

夏日炎炎，酷热难耐。

虽然已是黄昏，斜阳夕照，但是热度一点未减，一丝风都没有，房间里更是闷热如蒸笼，浑身汗浸浸，粘哒哒。我让小桃找人来将一张躺椅放置在房前通道处，然后自己睡在椅上纳凉。自我病好后已有一段时间了，对于上次被沉湖之事，秦如风一直未再提及，心中筹划不管上次那事有没有结果，自己这次一定要走！打定主意，便唤来小桃，“你去看看王爷在不在？我想见他！”

“是，奴婢这就去！”小桃话音刚落，便响起了秦如风那温和的声音，“云儿，有什么事吗？”

我扶着椅子扶手，撑起身子，见到秦如风满眼含着笑意，迈着和缓的步子向我走来。此时，想起“人面桃花相映红！”可惜，这里只有兰花，虽然无相映红之效，可是也称得秦如风优雅俊逸。一时只顾欣赏，竟忘了回答他的问话。

转眼间，秦如风已经走到近前，见我不回话，揶揄我，“云儿，可是在想别的什么人？”

我回过神来，羞红了一张脸,对上他那两颗如晶莹剔透如黑水晶般的眼珠，它们是那么深邃，那么让人捉摸不透。

“如风，一个月过去了，虽然事情并没有结果，但是也没有再出现什么意外，所以我一定要离开！”

“云儿，怎么了？在这里不好吗？”秦如风勾下头，关切地问道。

“不是，只是我希望能靠自己养活自己！”其实，还因为自己心中对他有了好感，而他现在已经妻妾成群，所以悬崖勒马是上策！

“自己养活自己？”他用鼓怪地目光注视着我，“好新奇的想法！莫不是有什么其它原因吧？嗯？”说到后来，秦如风的声音变得异常不悦。

我扬头望着沉着脸的秦如风，不知如何解释，这个时代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秦如风见我沉默不语，一下变得冷若冰霜，用寒浸浸的眸子瞅着我，“你是去织绣坊吧？”

我微颦双眉，一脸错愕，心中诧异他是如何知道这回事的呢?

秦如风见我一言不发，以为我默认了，狠狠地对我说，“你现在是我的书童，没有我的同意，你不能离开！今日准备一下，明日和我一起出门。”

言毕，抬脚离开了。余下我一个人站在夕阳下。

［柳暗花明:第六章 出行］

第二日，天朦朦亮，小桃便将我唤醒，给我穿上一套粗布衣裤。

梳洗完毕，正要唤小桃上早膳，却见从门口走进来一位鹤发童颜的老者，身形比秦如风略矮，背微微有些驼，不过走路还是瞒利索，不过这里什么时候来了这么位老人呢?

“老先生，请问您找谁？”我忙走过去搀扶那位老者落座，并轻声问道。

“我是……，咳咳——”老人声音苍老，话才说了一半，就开始咳嗽。我忙倒了一杯水，让他润润喉。那老者颤巍着伸手过来接杯子，我细细观察那双手，沟沟壑壑，饱经风霜，像老树皮般粗糙，当下以为这定不是谁假扮的。可是当我一抬头，抓住了老者正在观察我的眼神，如此凌厉，没有老人通常有的薄薄水雾，而是清晰透亮。心下便拿不准这是怎么回事了?

这时，恰好小桃进来，我指着老者，忙问，“小桃，你知道他是谁吗？”

小桃摇摇头，正准备跑出去问，这时见那老者仰面哈哈大笑，我和小桃莫名其妙地望着他。老者笑了好一阵，才转头，用那低沉的声音戏谑地说，“云儿，你认不出我了吗？”

我心下大惊，称我“云儿”，只有秦如风，只是这模样，再仔仔细细端详老者的面容，果真与秦如风轮廓相似，才颤声问他，“你，你果真是……”

老者笑着点头示意。

“可，可……”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述，易容术，小说里见过，但是双手，声音要更变，是很难的。

“不信？那我让你看看胳膊上的疤痕，如何？”秦如风见我仍是不信，挽起胳膊，让我看上次山中遇袭时胳膊上一个刀形疤痕，虽然后来用了药，但是仍然有浅浅的痕迹。我一看，刀形疤痕仍在，只是肌肤不再是如玉般，而是充满了皱褶，显示皮肤的衰老。

我点点头，心中仍然疑虑重重。小桃更是莫名其妙。这时，门外响起了李东的声音，“属下参见王爷！”

秦如风挥手让他进来。

“一切准备妥当，王爷随时可以上路了！”此时，我才真正相信老者就是秦如风。

“吃下这药！”秦如风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瓷瓶，倒出一粒白色药丸，递给我。我颤抖着手，接过那晶莹剔透的药丸，心里害怕得很，是不是吃下这药，就变成秦如风那样，要是变不回来或者他不给我解药，我该怎么办，我可不想这么快就老了。

秦如风看到了我眼中的疑虑、慌张、恐惧，他走到近前，抬起手，轻轻抚弄我的一头青丝，劝慰我，“别怕！这药只有十天的药效，过了十日，云儿还是会恢复如常的。”

我看着他射向我的柔情目光，一闭眼，将药咽了下去。

“一个时辰后，你就会变得如六十岁的苍老妇人，十日后，药效便会消失！这是为了路途安全，别怕！”秦如风柔声对我说。

“去哪里？就我们两个？我可保护不了你！”为何不多带些人，万一遇到歹人，我可是无能为力的！

秦如风见着我一脸诧异，并且认真的神色，禁不住笑开了，“去哪里，到了自然就知道了，至于你保护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狠狠地白了一眼展开笑颜的秦如风，本是有些气恼，可是当看到他笑得满脸菊花，心中浮起一丝心念，要是老了，有他陪伴，携手共度夕阳西下的美好时光，实在让人神往。唉，我这是怎么了？

秦如风见我脸色阴晴不定，以为我还担心，“别怕，要是不能恢复，不是还有我陪着你吗？”

本是句好心劝慰的话，让此时的我觉得刺耳异常，恼怒地说，“不用！”说罢，头也不回地充出了房间。秦如风莫名地怔在那里。

李东为秦如风找来了一辆简陋的马车，因为是普通老夫妇，所以也没有请车夫，由秦如风驾车。怕正午天气太热，我和秦如风早早地出了门。由于是早晨，凉风悠悠，阳光也不撒泼，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我坐在马车里，撩开车帘，探出头，好奇地问他，“我们这是去哪里？”

“见我师傅！”

“为何要我同去？”他见师傅与我何干？

“为了更好隐蔽！”见他答得言简意赅，一点多的信息也不透露，心中很是失望。

正要放下车帘，看着秦如风驾车如此熟捻，不禁问道，“你堂堂一个王爷，怎么会驾车？”在我印象中，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连自己穿衣穿鞋都一直不会，直到成为平民后方才学会，他这个王爷好像完全不是那样。

秦如风呵呵一笑，打趣我，“你以为我只会吃饭？”

“嗯！差不多吧！”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娇贵，我在师傅那里学艺十余年，师傅一直将我当成普通人来对待！”

“学些什么？武功？”对武侠小说中的各种武艺，我艳羡不已，只可惜自己不会。不过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日后真学得时候，却完全是在另一番情景之中。

“剑术、医术等等！”

秦如风边手握缰绳驾车，边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就这样，两个时辰过去了，由于时值仲夏，又已近正午，炽烈的阳光无遮无拦地倾泻。道路两边地杨柳叶子都晒得焉焉的，躲在浓阴深处的知了，高一声低一声的嘶鸣，更让人感到闷热难挨。马车里燻热如同蒸笼，我将车帘卷起，还是没有一丝风，汗如雨下，只好不停地搽着汗，坐在前方驾车的秦如风，似乎感觉到了我的难耐，回头对我说，“就到了！”

一转眼间，我们到了第一站齐镇。

说是镇，其实也就是一条街。不过还是瞒热闹，街上人来人往，有挑剃头胆子的，扛磨刀凳而的，耍猴戏的，卖新鲜桂花的，各色商

贩都在沿街叫卖。由于街道狭窄，秦如风将马车停在了街口。他下了车，将车停稳，回身将我扶下车。我们就近走入了一家小饭馆。

环顾饭馆，店面不大，摆了五张桌子。不过由于已过了用饭的时间，所以饭馆里面人不多，清清静静的。饭馆地面虽然是土质的，但还算洁净。我伸手触了触桌椅，没有油污，便和秦如风拣了个靠窗的位置对面而坐。说是窗，其实就是沿街开的一个四方洞而已。刚刚坐定，小二便一手提茶壶，一手拿着两个杯子，乐颠颠跑了过来。他满脸堆着笑，殷勤地为我们沏上茶，问道，“两位客官是吃饭还是喝茶？”

“吃饭。两碗米饭，一盘牛肉，一碟拌黄瓜，一碟拌茄子。”秦如风对着小二吩咐道。

“好咧！客官稍等，一会便上来！”说着，一溜烟的跑到后面厨房去了。

不一会，小二已经送上饭来。秦如风不动声色地仔细观察了小二，然后又从怀里取出一根银针，试了试菜、饭，最后连茶也试了，确信无毒，才收好银针，用茶水将筷子洗了两遍，才递给我，“吃吧！”我这时才明白他是怕有人下毒，心里不大以为然，瘪瘪嘴，吃了起来。他冲我笑了笑。

我们正吃饭，一阵粗旷的吼声响起，“小二，三斤好酒，两盘牛肉，……”背门而坐的秦如风，仿佛根本没有听到般，继续悠然自得的夹菜，吃饭了；而我，可没有他那么好的定力，忙不迭得抬头瞅向门处。只见从门外走进来五个人，每人身上都带着武器，或是剑，或是刀，年龄大约在三十至四十之间，三个穿短打的，模样粗鲁，尤其是刚才那个叫饭的，生得面阔身肥，一双粗眉紧压在两只鼓眼上，两耳招风，上唇翻翘，乍一看，活脱脱一只黑猩猩。另外两个，生得斯文些，一个生得白白净净，一副儒雅之像，另一个比较黑，一双小眼睛老眨巴个不停，让人觉得此人很是狡颉。

估计他们看我们是一对老夫妇，也不避讳，几人坐下后便开始大声聊起来。

“陆兄，此次你们去哪里？”黑猩猩粗声粗气地问白净面皮。

“去追风堂！”

追风堂？我心一惊，忙转过头来，望向秦如风，他向我微微摇了摇头。我遂低头继续吃饭，只将两耳竖得尖尖地，专注地听他们谈话。

“追风堂？发生什么事了？”

“据传两天前，风老前辈中毒昏迷不醒！”白净面皮若有所思，缓缓地说道。

秦如风一听，正夹菜的筷子一下停在了半空，脸色一下沉了下去，稍一顿，又继续吃起来。

这时，黑猩猩象咆哮的狮子般大吼，“谁这么大胆？想风老前辈一生正直磊落，我在十年前还受他恩情得以转危为安！究竟是谁下的手？我李江虽非名门名派，但是此次定要帮风老前辈报仇。”

小眼睛眨巴眨巴眼睛，迟疑地问白净面皮，“不过，这追风堂素来不要外人参杂堂内之事，此次为何……”

“这次是风老前辈大徒弟张逸向江湖各大门派发出帖子，邀请各派派人去！”

“这……，可是有点蹊跷了？”小眼睛不解地望着白净面皮。

“是有点，不过据帖子上说此次是其师弟，就是现在的睿王所为，所以希望各门派都能去主持公道！”

啊？秦如风对师傅使毒？怎么可能？两天前，我们还在睿王府里呢！一定是搞错了或者根本就是有人嫁祸！我目瞪口呆，秦如风似陷入了沉思般，根本没有听到一样。

黑猩猩蒲扇般的大手一拍桌子，“啪”的一声巨响，仿佛要把小饭馆给震塌了般，“这个背师忘义之人，此次定要将他碎尸万断，为风老前辈报仇！”说罢，转头粗声粗气地对另外两个短打吩咐道，“咱们先去追风堂，然后再去办咱们自己的事情。”那两个短打见黑猩猩说了，忙齐声应道，“好的！就听大哥的！”

正上菜的小二一见黑猩猩气势汹汹的模样，立即面如土色，小心翼翼为他们摆好饭菜。一转身，便不知跑到哪里去躲了起来。连掌柜的也躲到柜台后面去了。

这时，小眼睛接过刚才的话茬，仍是不可置信得问白净面皮，“这睿王生得俊雅清逸，自小跟随风老前辈学艺，据说深得风老前辈真

传，而且和风老前辈师徒情深，怎么可能做这种事？莫不是弄错了？”

白净面皮答道，“是有些奇怪，不过据送帖人说，这是追风堂不少兄弟亲眼所见，当时大师兄张逸出门办事未回，后来回堂知道此事后，立即向各大门派发了帖子！”

“哦！这就有些奇了！”小眼睛继续说道。

“那睿王现在何处？”

“不知道，追风堂各堂都在搜寻他！”

正听着，说话声停了。只见那几个人惊异地瞥了我们一眼，低低地曲曲曲了几句，然后见那黑猩猩拿起搁在条凳上的刀，大摇大摆走了过来，“老儿，你们在偷听咱们说话，是吧？”

我一愣，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被发现了？但很快我便否定了这个念头。因为现在的秦如风是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怎么看都和那俊雅清逸不沾边，估计是他们震耳欲聋的声音、凶狠的态度，小二和掌柜吓得浑身抖斗，而我们竟然平静如常，头都没有抬一下，觉得我们有些可疑吧。

那黑猩猩走到桌边，眼珠子瞪得如牛卵子大，高声喝道，“小老儿，老子和你说话呢！”说罢，竟用手中的刀猛的敲了一下秦如风的肩。秦如风装做不会武功，任其用力敲下，由于一侧受力过大，猛地摔倒在地，手上的筷子、碗也落到了地上，米饭撒了一地。我刚刚放松的弦不禁又绷紧了，忍不住“啪”地放下手中的筷子，差点要脱口责骂那黑猩猩了，可是眼角余光瞟到其余四人正警惕地瞧着这边，正犹豫，秦如风见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忙用苍老的声音大叫一声，“啊！”他这一喊，我顿时清醒了，强压住自己愤愤的心情，用无辜的眼神瞧了瞧黑猩猩，又瞧了瞧秦如风，然后巍巍巅巅地走过去，慢慢扶起倒在地上的他。

黑猩猩见我俩如此，声音也不再那么凶，口气软了下来，对我们嚷道，“小老儿，为何不睬咱？”

我迟缓地掸弄着秦如风衣服上的泥土，而秦如风瞅着黑猩猩，用更大的声音吼着，“小哥儿，你说啥？我听不清楚。再大声点，好吗？”

其余四人见我们一个聋子，一个既哑又聋，放松了戒备。那白净面皮更是劝到，“算了，李兄，看他们又聋又哑，不会是什么探子，咱们吃完饭赶紧上路吧！”

一会，他们吃完饭，结帐离开了。

秦如风见他们离去，也结帐携我离开。上了马车，柔声问秦如风，“你的肩如何了？”

秦如风摇摇头，“没事！”

继而神色凝重地对我言道，“云儿，看来情势危急，我们这几日得多赶赶路程了！”

由于秦如风急于赶到追风堂，不再走平坦的大道，尽抄崎岖不平的小路，车也不像刚出京师时那样赶得不紧不慢，而是让那辆简陋的马车风驰电掣般奔跑，在马车里的我则被摔得东倒西歪。我想估计用不了几日，自己就会和这马车一起散架的。当时以为自己已经算是很倒霉了，完全没有想到倒霉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呢！

今日是出行的第七天，原本要十天的路程，我们只用了七天，明日就可到追风堂了。在客店用过饭，本来非常疲累，可是躺到床上，却辗转反摺，怎么也睡不着。看看外面月光如练，便步出房间，来到客店的园子里。抬头仰见一轮欲圆未圆的明月挂在幽邃的天幕上，似轻纱的薄云时而飘忽过来，遮住那圆月。想着自己这些日子来的境遇，禁不住长叹一声，“唉！”正待回房，却瞥到树下仿佛有人。谁？有些好奇，便轻轻走近，仔细一看，竟然是秦如风。他背靠着大树，席地而坐，一手搁在膝盖上，支着下巴。我拍了拍他的肩，低低地唤了声，“秦如风！”

他仿佛刚从梦中醒来，微一怔，待看清楚是我，嘴角扯出抹笑，问道：“云儿，怎么不去睡呢？”

我在他身边坐下，摇摇头，惆怅地说道，“我睡不着！”不知是不是因为明天就要到追风堂了，心里始终有些忐忑不安。

他轻轻拍了拍我的手，柔声宽慰道，“没事的！”

我望着漆黑的夜幕下那明亮的圆月，扯着地上的小草，好奇地问他，“你知道是什么人要和你过不去吗？”

他宛儿一笑，“到时候就知道了。”说着，他已经站了起来，伸过手来。我拍了拍手上的泥土，扶着他的手站起来，问他，“要是你抓住他，会怎么样？杀了他？”

他一扬眉，觑了眼我，冷冷地说道，“你说呢？”

我看着他一脸的冷俊，心下一阵寒。

［柳暗花明:第七章 进追风堂］

时值正午，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地面，树木、地面、房屋，仿佛全都要被烤焦了般。再赶半天路，就应该到追风堂总堂了。

马车在一家店前停住了，我向外探了探头，匾额上写着“鋈来客栈”，今日为何要在客栈用午饭呢？我便问正准备扶我下车的秦如风，“今日为何在此用午膳？”

“傍晚就到了，不用赶那么急，中午在此好好歇歇！”秦如风向我解释。

“哦！”可是心里却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客官，打尖还是住店？”一个小二迎了上来，个子不高、精瘦精瘦的。

“打尖。”

小二将我们引到一个僻静的位置，用手中的布掸了掸桌椅，恭敬地问秦如风，“客官，要什么茶？”

“碧萝春！”

我和秦如风喝着茶，不一会小二便上好了饭菜。

用过饭，秦如风又唤道，“小二！”

小二不知在店堂何处，只听到他远远地应声，“客官，有何吩咐，小的这就来！”

待他跑到近前，秦如风对他吩咐，“再来两碗凉绿豆汤，一碗加糖！”

“好咧！两碗凉绿豆汤，一碗加糖！”

我好奇地问秦如风，“今日这是怎么了？”在外用餐那么些日子，也没有见秦如风如此繁复！

“今日太热，消消暑！”秦如风笑一笑。鬼才相信他的话，莫不是他要玩什么花样?

说话间，小二端来两碗碧绿的绿豆汤，秦如风递给我一碗。

我呡了一口，润在口中，只觉唇齿留香，可是因为刚才他递碗姿势的异样，便也不吞下，举手佯装搽汗，将其悉数吐到了袖子上。然后一撅嘴，对秦如风娇嗔道，“这碗太甜了，要不找小二换一换？”

秦如风瞅了瞅我，有点不情愿地说道，“那好吧！”

趁着秦如风转头吩咐小二，我迅速将两碗绿豆汤掉了个。待他回头，我似不在意的说道，“要不，算了吧!将就一下也行！”说着，便将一碗绿豆汤一饮而尽！

秦如风见我出尔反尔，有些怀疑。我怕露陷，忙摇摇头，努力睁了睁眼睛，又用手使劲揉了揉，然后故作慌张地说，“头怎么有些昏呢？”

秦如风默不作声，只是淡淡地瞧着我，我暗自猜度：哼，果真没有猜错！于是，假装支持不住，趴在桌上，酣然入睡了。

---

秦如风怜惜地望着昏睡的柳云昔，用手抚了抚她乌黑柔顺的发丝，柔声说道，“云儿，等我回来！”说罢，从怀中取出银票、一些碎银和一封信放到柳云昔枕边，然后走到窗前，回头望了望她，纵身跃到了园子里。骑上小二替他买来的马，朝追风堂疾驰而去。

不到两个时辰，秦如风便到了离追风堂最近的小镇。追风堂位于小镇南面，他现在在镇的北面，要到追风堂必须穿镇而过。为了避免被人怀疑，离镇还有一里多路时，他便弃马步行，向小镇走去。

这小镇以前是个小村子，后来因为有了追风堂，才慢慢发展衍生成一个镇。前几日，由于追风堂老堂主遭到意外，所以镇上也明显感到气氛紧张，不再象往日般热闹、繁华。茶馆、酒厮、店铺都门可罗雀。这几日，由于追风堂邀约来了不少江湖各大门派之人，这生意才稍微好了些。秦如风在追风堂生活了十余年，对这小镇也是异常熟悉。他走进一家小酒馆，要了碗茶，坐下静静观察周围的情形。由于担心被认出，中午出发前，对面貌又进行了易容，现在看来他眼窝深

陷，形销骨立，满下巴胡子拉碴，身上的裤褂也都是皱皱巴巴的。没有谁会想到这是俊雅的睿王了。酒馆内坐了几桌人，从衣着来看，有两桌追风堂的兄弟，有三桌外地人，估计是应邀而来的。他们虽然窃窃私语，但是秦如风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听说风老堂主昏迷了十天了！”

“听说他大徒弟本就擅长医术，用了不知多少药，都不见老堂主醒来。估计性命堪忧了！”

“是啊，可惜风老前辈一生光明磊落，怎么就被那不肖的徒儿给害了呢？唉！”

“那睿王可是找着了吗？”

“好像还没有，即使找到，也还是要押送官府，他是王爷的嘛！”

“唉，现在这世道！”

秦如风眉间已皱成了‘川’字，大师兄医术和他在伯仲之间，如果他都没有能力，那师傅岂不……？想着这，便有些迫不及待去看看师傅到底如何了？他掏出一块碎银放在桌上，立刻朝追风堂走去。

追风堂建在泡水河边，占地约六十余亩，水之上下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室，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竖者为石，疏密相间，错落有致，是座有名的园子。斯时天色薄暮，高槐垂柳尽挂余晖，本是让人陶醉的美景，可是现在的秦如风却无暇欣赏。

大门外站了一溜佩剑的追风堂弟子，由于老堂主出事，各个神色凝重。所有人无拜帖是不能进的。秦如风一瘸一拐地走向大门。

“老汉，你到此作甚？”一个佩剑的追风堂弟子见秦如风走到近前，忙上来询问。

“俺呀，……”，秦如风猛咳了几下，才叹气继续说道，“俺十年前受过风老堂主恩惠的方老汉，最近听说风老堂主中毒了，所以想来看看。”

“老汉，请回吧，我家堂主现仍在昏迷，张师兄吩咐凡有探望之人都请回，待堂主病情稳定之后，再说！”

“可……，可俺不仅仅是探望呀。”秦如风瞧了瞧那弟子，继续说道，“俺有祖传解毒方法，想给风老试试，说不定有效呐！”

那弟子一听，傲然地瞅了瞅面前这位有些邋遢的老汉，略带鄙夷地说道，“想我大师兄，医术在江湖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如果无能为力，你那啥方法也不用试了。”

秦如风见他不同意，急急地继续嚷道，“你让俺试试行不？”

那弟子正色道，“我家堂主非寻常人，怎么能让你试试？”说罢，便不再理他。

秦如风见他不睬自己，便开始不依不挠地和那人纠缠起来。一会抹泪，一会嚷着，那人被他缠得莫奈何，终于软了口，不耐烦地对秦如风说，“老汉，你在此等候，容我去请示我家大师兄。”

秦如风对用这种办法进堂，本来也只是试一试，没有报太大的期望，见那弟子愿意去禀报，倒还是有些意外。

候了一会，那弟子出来，径直告诉秦如风，“不行，大师兄不允！老汉，请回！”

秦如风见得到如此回答，也算自己意料之中的事情，正准备转身离去，只听身后传来厚润洪亮的声音，“慢着！”秦如风一听，便知道是追风堂总管苏远。他本已迈出的脚停了下来，回头望着气宇轩昂的苏远，远远地喊了句，“叫俺？”

苏远缓步走了过来，边走边审视这个显得倔犟的老汉。刚才听说了门口来了一位自称受过风堂主恩惠的老汉要帮风堂主解毒，心下产生疑窦，觉得此人来得突兀。当他看到这个老汉，心中更觉得此人可疑，虽然他外表显得老迈，可是那眼神，清历有神，与他外形不符。他走到秦如风近前，低沉而略带严厉地问道，“老汉何方人士？”

“俺是齐镇的！”秦如风对着苏远，一躬腰，恭敬地回答。

“嗯，离这里不近哦，你赶了几天路呢？”苏远看似随意地和秦如风扯起话来。

秦如风忙伸出手指，对着苏远比划了下“八”，说道：“俺心急，坐马车，赶了十天路！你看这脏的！”说罢，还拉拉自己皱皱巴巴的衣裤。

“哦。听说你十年前受过风老之恩？”苏远不急不徐得问着。

“十年前，俺家里糟了匪，俺闺女被强人抢到了爆龙寨，是风老帮我把闺女救了回来。俺闺女现在已经嫁人了，这次就是她听夫家说

的。非要俺赶来，看能不能帮忙呢！”这件事，秦如风曾听师傅说过此事，此时便将它用上了。

苏远见秦如风答得滴水不漏，便开始有些相信秦如风了。

“听说，你有办法解毒？”苏远细细观察着秦如风的神情。

“嗯，俺家里祖传的，以前家里也是行医的，后来因为战乱，就没有做了。现在老了，又没有本钱，就在镇里替人看看病。”

“是吗？那你先给我看看如何？”说着，已经有人抬来张桌子，两张椅子。

秦如风坐下，认真地替苏远把脉，思考了会，对苏远说，“脾虚肝旺,阴虚和气虚，心气不足，最近您忧思过重，劳累过度，饮食偏寒，是吧？”

苏远心里一惊，这老汉说得和前几日来的郎中诊得一模一样。最近，因为老堂主中毒，忧虑异常，而张逸又执意认为一定是秦如风所为，向武林各派发放帖子，十分忙乱，这一下就病了。苏远重新打量了老汉一眼，想着张逸既然说老堂主如果再昏迷下去，估计就没有希望了，不如让这老汉试一试，说不定有希望呢？所谓病急乱投医，此时的苏远才深切体会这一句话的含义。

“走吧，就让你去为风老试试吧？”说罢，让秦如风前行。

秦如风完全没有料到苏远会同意他进去，心下推测师傅中毒恐怕比较严重，否则苏远怎么会这么轻易相信一个陌生人呢？想到此，心情沉重不已。

苏远在后跟着秦如风，刚刚走了几步，便使了七成功力向老汉袭去，可是见他好像完全不知，在快要接近老汉身体时，才收掌。此时，对这老汉有了几分信任。客店

待听到秦如风越窗而出，我急急掀开帐幔，读起信来。

“云儿，你在此等我，若我五日内未回，你就自己走吧！如风”

哼！你不让我去，我还偏去！胡乱将信塞回信封，走到床边，取过枕边的银票和碎银，数一数，他还真是大方，足足有两千两银票，一百多两碎银。我将银票贴身放着，碎银纳入怀里，一阵风似的冲出了房间。

“小二！”

“来了！客官有何吩咐？”

“将园子里那辆蓝布马车卖了，帮我买只好骡子，要温驯些的！多余的银子再帮我买个斗笠、一只皮水袋！”我言简意赅地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好咧，小的这就去办！”

驴子太小，走得也特慢，马倒是快，可是我不会，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骡子。骑骡子，应该不会太难吧？

一袋烟的功夫，小二牵来一匹黑骡，骡子背上驮着我要的东西。

“客官，水袋已经灌满了，这是剩下的银子。”小二堆着笑，哈着腰，将几十两碎银递了过来。

“知道追风堂怎么走吗？”

“客官也去追风堂？最近去的人可多了。”说罢，在地上为我指画如何走。

“还有什么事情吗？”

我摇摇头，顺手扔过去一个银角子。

“要是有事，叫小的就好！”小二哈着腰，笑眯眯地对我说。

这时，我才仔细打量那头黑色的骡子，见它体魄雄壮，毛色光亮如绸缎。看着这体形似马的大骡子，心里只是后悔，真该要匹驴来！我先用手轻轻抚摸骡子的头，它只是眨巴眨巴自己的大眼睛，感觉它还算温顺，便轻轻在它耳边说，“骡子，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了，你乖乖地载着我，我会对你好！”它又眨巴眨巴眼睛，还叫了两声，仿佛它已经听懂了。我心下以为这骡子真乖，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我拉住骡子的缰神，便翻身而上，可还没有等我坐稳，它竟然上窜下跳的将我摔了下来。我“嘣”的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疼得我泪花直冒。我狠狠地瞧着骡子，卖了它，换驴？这匹黑骡子，没搭理我，优哉游哉的走到鲜嫩的青草旁，啃起青草来，偶尔歪着脑袋看看在一边咬牙切齿的我，乌黑的大眼睛里还露出一丝嘲讽。

看着它那样，心里气不打一处来，就不信自己还骑不上它了。我淌着汗，勇敢地不断重复上骡，摔下，又上骡，……在我被摔得七荤八素，几近绝望之时，终于稳稳地骑了上去，刚刚抹了抹汗，还没有等我露出胜利的微笑，它已经两腿翻花，“得得得”地奔起来。我身子

一仰，尖叫一声“啊——”，赶忙抓紧缰绳，夹紧骡子，殊不知这骡子反而更加狂野地奔起来。我不再敢夹紧，只是死死抓住缰绳，就这样奔了一会，终于缓了下来，我也不急，由着它慢慢在路上走着。炎炎夏日，树木，道路都被晒得焉了吧唧，只有知了在树上不停地叫着。

[柳暗花明:第八章 意外邂逅]

秦如风随着苏远走进了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得追风堂。穿过游廊，跨过亭台水榭，七弯八拐，来到了师傅的卧室前。一路上，戒备森严，五步便有一个追风堂弟子守卫。正当他们要迈进房间，只听见远远处响起一声高喝，“慢着，苏总管，这是什么人？”

苏远眉一蹙，那本已经跨进房间的脚，又收了回来，放回了房外地面上。“张逸！这是我找来的郎中。”苏远指了指身后的秦如风，对张逸说道。

“哦！”张逸应了几句。然后迷着眼，缓缓地向苏远和秦如风走来，边走边打量着这邋遢的老汉。张逸,自视甚高，一见老汉，心里压根不信这老汉会什么医术。苏远连这种老头也当成郎中，看来他已经乱了阵脚。想着想着，不觉嘴角隐约现出了一抹笑意。苏远领着秦如风进入房间。

秦如风一跨入房间，便看到昏迷在床的师傅，脸色青灰，面颊消瘦，双眼紧闭，嘴唇发乌，一看便知病情危重。心情禁不住更加沉重了，眼眶不禁有些红了。

苏远狐疑地瞧着秦如风，不动声色地说道，“老汉请！”

秦如风认真为师傅把脉，只觉其脉象微弱，心又沉了几分。

而苏远满怀期望的看着秦如风！

秦如风号完脉，又仔细检查了师傅的唇、舌，不见异常，又仔细翻看师傅身体的各个部位，唯一特别之处便是身体局部出现红肿。秦如风检查完后，基本断定师傅一定是中了什么不知名的慢性毒药。他回身，问苏远，“烦请总管向俺说说风堂主是如何中毒的，行吗？”

苏远点点头，向秦如风慢慢道来，“堂主喜食荞麦，他二徒弟秦如风十二天前来探望并送来一些孝敬堂主，第二日，堂主便吩咐用其做早膳，用过之后便照常处理堂内事务，到中午，竟然开始有些发冷。起初堂主以为是年龄大了，有些伤风，也不在意，可是过了一天，便

开始食欲减退，不思饮食，堂主便给自己开了些药服用。可是情形依旧不见好，十天前便昏迷不醒了。”

秦如风一直待在京城，这一定是有人易成他的模样将有问题荞麦送给师傅，可师傅本就是易容高手，极少有人能骗过他的。为何这次……于是，他继续追问苏远，“那堂主亲自见的睿王吗？”

“哦，那倒没有。睿王来得匆忙，说有公务在身，只坐了一盏茶的功夫，便走了。而堂主和我当时因为出门处理事务，并不在堂内，是堂主大徒弟张逸见的睿王。”苏远详细地向秦如风解释当时的情形。

“哦！”秦如风心下已经一切了然，不过此时最要紧的是为师傅解毒。

“可否为我准备一些热水？”秦如风问苏远。

“好的！”苏远便向下人吩咐去了。

偷着这个空，秦如风从怀中取出雪莲玉清丹，用手掰开师傅的嘴，给他服下。虽然目前不知道师傅中了何毒，但是雪莲玉清丹至少可以用来缓解一下。

苏远这时走进来，问秦如风，“老汉，你不是有祖传解毒之法吗？”

“诶，老汉这就给老堂主试试。”秦如风向苏远恭敬地回道。

说罢，秦如风用热水净了净手，便取出摞银针，向师傅的几个大穴位依依插去。秦如风见师傅病情危急，也不管苏远是否会识破，使出兰花百针法为师傅护住心脉，避免毒性进一步扩散，以便争取时间寻求解毒之法。苏远瞧着秦如风娴熟的插针技巧，心下推测这老汉非寻常人，且手法有些象追风堂失传已久的兰花百针法，这针法他只是听风堂主说起过，虽然堂内有记载，可是由于其使用力度很难掌握，所以极难练成，至目前，他还没有见堂内有人使过。当自决定将老汉留下，看看他究竟是谁。

秦如风为师傅针灸完后，额上已布满了密密的汗珠。他用手袖稍稍搽拭一下，难过地对苏远说，“堂主所中之毒奇异，在下祖传解毒法也不能奏效，实在遗憾，现在我能做的也只是为老堂主护住心脉而已。”

苏远听秦如风这么一说，眼中满是失望，“好吧，老汉先下去休息吧！”

---

原本只要两个时辰的路，因为我骑着骡子慢慢溜，结果至夜幕降临，圆月中天挂，才到了离追风堂最近的小镇。街道狭窄，店家差不多都关门了，偶尔从门缝里透出丝微弱的光亮。

我牵着骡子，走到一家插着“来来客栈”旗子的店面前停住了，轻轻敲门，“有人吗？”

等了好一会，才听到里面有了响动，我忙提高嗓门，大声问，“有人吗？”

里面传来慵懒，似还在昏睡般的声音，“做什么的？”

“投宿！”

隔了好一阵，门终于开了。小二见我一个老婆婆，也就不再那么小心翼翼的了，让我进了门。

我对小二说道，“一间上房！”

由于劳累，我一沾床，便呼呼大睡起来。

客栈

当我早上醒来，已经日上三杆了。

我坐在床上，掰着指头算了算，今日是服药第九天了，快要恢复原形了。因此，决定去镇上逛逛，顺便买套男装。这镇虽然小，但是一应日常所需，吃、穿、住、行、医，倒是都齐全，而且所售货品档次高低俱有。我购了套上等白丝男装，便回客店取了斗笠，骑了我的黑骡，往追风堂方向去了。

行了半个多时辰，便到了追风堂。今日，我原本就只是打算来探探情况，所以只是在树林里，远远地望过去，见门口站了一溜持刀或剑的男子，个个神色凝重。白晃晃的阳光映照着黄色琉璃瓦的大屋顶，高高的红色围墙，院内郁郁葱葱的树木已经将枝条探到了围墙外。院子旁侧有一条河，正好穿过我所在的这片树林。我牵着骡子来到了河岸边。由于阳光照射，河面粼光闪闪，岸边密匝匝地长满了高槐垂柳。这里守卫众多，我如何能进这追风堂？我将身子探出堤岸，

向河下游瞧了瞧，虽然园子在河侧也建了高墙，不过看来没有什么守卫，或者我可以沿河游到下游，再翻墙而入，可是一来，这高墙足足有三米多高，我不会飞檐走壁，如何能越墙，二来，即使进去了，我又怎么才找得到秦如风？殊不知，我进追风堂可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地形不熟，道路不明，还不是如瞎子般乱闯？待了半个时辰，我实在是一筹莫展，便骑着骡子“得得得”的溜回客店了。

今日是我来这里的第四天了，我恢复原来的模样。这几日，我每天都在客栈冥思苦想如何能进那追风堂，几近达到茶不思，饭不想，辗转反侧，夜夜难眠的地步。其实，我也知道即使进去了，也不一定能帮忙，可是不跨出第一步，焉知自己走不好第二步呢？俗语不是说，万事开头难嘛！正当我千愁百转之时，遇到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

这日早晨，我正在用早饭。

“小二，一碗豆浆，一个馒头，一盘小菜。”

“好咧，客官稍等，马上就来！”

我低头专心地吃着自己的早点，不知何时，怎么觉得店里面安静得很，抬起头来，看见门口进来了一男一女。那男子正是夜浮生，他身穿紫色锦袍，温润如玉。那女子，眉目如画，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两弯淡淡蛾眉，柔和的鼻翼，一张樱桃小嘴，实在是个难得的美人。夜浮生来此做何？难道也为了秦如风的事情？这美女不知是陪夜浮生出门呢还是为了秦如风而来的？思及此，心犹如褶皱了般，有点不舒服！转念一想，如果他们能光明正大地进追风堂，自己何不与其同行呢？想到此，忙站起来，对着夜浮生，挥挥手，“夜公子，可认识在下？”

夜浮生循声望了过来，满眼疑惑，“不知公子是……？”夜浮生旁侧那女子淡淡地瞥了我一眼。

“在下姓柳！”我忙不迭地自报家门。

“柳公子？”夜浮生不大置信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我忙将周敦颐的《爱莲说》吟诵了一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夜浮生听罢，眼中闪过一丝意外，笑眯眯地走了过来，“是，是，差点认不出来了！”那美女也随着他一起袅袅挪挪地来到我的桌前。

“介绍一下，这位是玉姑娘。”他指了指身边的美女。

那美女估计是听了我刚才背的几句文，还算不俗；一改刚才淡然的态度，竟低下头，露出白皙的脖颈，温温宛宛地欲对我施礼，我忙扶住她，“玉姑娘，不必多礼！”

夜浮生吩咐了早膳，便邀玉姑娘一起落座，这才转头问我，“柳兄，最近在做些什么？”

由于对夜浮生并不了解，因此我便敷衍道，“做了一段时间书童。”

“书童？”

“嗯。”我点点头。

夜浮生玩味地瞧着我，意味深长地问道，“不知在下可否问一下，柳兄怎么会来这里呢？”

我微微一笑，冲夜浮生说道，“夜公子又为何来此呢？”

夜浮生仰面一笑，继而对我说，“既然目的地相同，何不同去？”

我宛儿一笑，淡淡地说，“好啊！我非常愿意与夜公子同行！”心里却暗自高兴，不管夜浮生什么目的，反正我现在能光明正大进那追风堂了。至于其他的，走一步是一步了。

用过早饭，我与夜浮生、玉姑娘一同往追风堂出发了！

［柳暗花明:第九章 有惊无险］

上了马车，我拣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斜倚着靠背，开始细细打量马车。此车从内至外，一应物什皆为浓淡深浅的紫色。紫色乃高贵且神秘的色彩，非寻常人所能驾驭的。而夜浮生竟然能将其搭配得相得益彰，实数不易，这说明主人是个色调高手。估计这夜浮生才情应该不亚于秦如风吧？

玉姑娘慵懒地倚着软枕，坐在我对面，似在专注地思考着什么，如嫩葱般纤细修长的玉手缠绕着她乌黑的秀发，黑白相间，霎是迷人。而夜浮生上了车，竟径自坐到我的旁边。我诧异地睃了他一眼，心下琢磨：他这是在玩什么？他似觉察到了我的惊奇，抛了个顽皮的眼波过来，一抹笑容浮现在脸上。我白了他一眼，小声嘀咕一句，“有

病！”他也不生气，只是冲我璨然一笑！虽然，我承认那笑的确有刹那芳华，使天地黯然失色的魅力，不过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只是漠然地瞧着他。

下了车，由人引进追风堂。一路上，亭台水榭，红亭白塔，流水淙淙，叶间莺啭，真是近山黛掩神仙窟。一路上却不见什么人。我暗自思度，前几日来，守卫森严，今日怎的如此？难道他们已经抓住秦如风了？正纳闷，已经来到追风堂的主楼前。该楼已经被追风堂弟子围得水泄不通，黑压压一片，一阵“乒乒乓乓”的刀剑声和争吵、呵斥声从里面传来。秦如风出事了？我的心揪成一团，下意识地掂起脚尖，向内探头！玉姑娘也是脸色刷白，浑身颤抖，一双美目满是焦虑，向楼内死死地盯着。

正当时，夜浮生轻轻拍了拍我的肩，对我耳语道，“柳兄，不要担心！”我恼他多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冷言道，“我有吗？”他不在意地笑了笑，然后走到追风堂众弟子前面，找到一个似头目之人，与他交谈了几句，那人立刻点点头。“刷”一下，众弟子让开了一条一人多宽的甬道，让我们进入了主楼。我当下奇怪，这夜浮生不就是个织绣坊的坊主吗？怎么到哪里，都有恁般多的能耐？看来此人瞒复杂的嘛！

还未跨入大厅，只听见一男子温厚却又有几分虚伪的劝说声夹杂着“乒乒乓乓”的声音从里面传来，“师弟，我们一起长大，我还不了解你吗？可是当时好几个人都可以证明是你，你让我如何是好？”

“哼！是吗？”秦如风冷笑的声音，如触摸到隆冬腊月冰凉彻骨的河水般，让人不由得寒颤。从来没有想过秦如风也有这么可怕的一面。

话音刚落地，我们已经在大厅门口站定。这厅足有七楹之大，中间两排圈椅中坐满了气度不凡之人，估计这些人应该是所谓的各门各派之掌门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此次各门各派只是见证，所以众人并无动手相帮之意。

厅中，秦如风手持一柄泛着寒光的利剑，身形矫捷地向左一侧身，持剑的手臂向上一挥，剑在空中划出美丽的银亮色的弧线，挑开了那男子向他当胸刺来的一剑。秦如风狠历地说道，“师兄要下杀手吗？”

那男子邪邪地一笑，“怎么会？只要师弟放下手中的剑，师兄自然不会为难你！”

秦如风冷笑一声，阴冷地说道，“哼！”说着，他的手用劲向外一扬，竟然将那男子的剑挑落在地。那男子愕然地怒视秦如风，当下运气，就要使出绝招——黑风掌。厅内已经蕴涵着一股杀气腾腾的气氛！

“慢！”夜浮生手一抬，朗声喊道。他浅笑着，款步进入了大厅，如仙人下凡般，众人都不由得为之震慑。不过从他的轻妙的步履看来，估计轻功甚是了得。秦如风的师兄显然被这声高喝给镇住了，正要推出的手掌停在半空，不知是应该继续，还是应该收回。他侧过头来，狠狠地将目光射向夜浮生，好一会，终于硬生生地收功，将手放下！秦如风此时也侧头望向门边，看到夜浮生以及身后的我和玉姑娘，本有些阴冷的目光一下变得犹如山泉般清冽，几分欣喜，几分意外！

“在下夜浮生！”夜浮生对众人作了个揖，对那男子说道，“在下为堂主中毒之事而来，张逸，现在的确有人能证明秦如风当时却是在京城。”夜浮生款款一笑，顺手指了指玉姑娘，继而又有些诡异地对众人说道，“而且，我还将送货之人也带来了！”送货之人？看来夜浮生是来帮助秦如风的了！不过上次在莲池边，从当时两人情形看，并不友好，夜浮生为何此次下大力气帮秦如风呢？想着，便将探询的目光望向夜浮生，此时他刚好瞥向我，回我以玩味地一笑，似乎在告诉我，等着吧，待会还有好戏！

张逸一听，脸色顿时变得刷白，眼光中满是恼怒，厉声对夜浮生喝道，“夜浮生，何出此言？”

夜浮生瞟了眼张逸，桀然一笑，竟似未将其放在眼中般，将头转向玉姑娘，低声对她说道，“玉姑娘，请说！”

玉姑娘娇羞地点点头，未语已是面颊红霞飞，粉嘟嘟的面庞更加惹人爱怜。她轻启珠唇，如黄鹂婉转歌唱般的声音缓缓道出缘由，“因为王爷这阵子一直待在春阁楼里，所以他不可能离开京城！”柔和的语气却透出坚定！

刚才有些慌乱的张逸现下已经恢复了镇定，慢慢踱到玉姑娘面前，用凌厉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她，颇有些摄人的气势，而玉姑娘反而

一改刚才的羞涩、娇弱，用她那双水汪汪的杏眼坚定地迎着他的目光。

“众人皆知师弟易容术了得，你怎么就能断定那人一定是他呢？”张逸不死心地追问玉姑娘。

玉姑娘对着秦如风羞涩地一笑，温宛地说道，“玉儿当然能肯定那却是王爷无疑。因为玉儿与王爷相好已经有两年了，王爷时常在春阁楼留宿，玉儿对王爷非常熟悉！”秦如风乍听此言，颇感意外，不过他关切的目光却射向我，几分无奈，几分焦灼。站在旁侧的我，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几多苦涩，几多尴尬。虽然，明知秦如风已经妻妾成群，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听到他和另一个女人的暧昧，还是让我觉得有些难过！泪盈满了眼眶，我尽量昂着头，避免泪水滑落，可是终于忍不住，一滴泪珠还是从眼角溢出，顺着面颊滑落了下来！我拭了拭面颊的湿润，将头撇向旁侧！虽然我尽力掩饰，可是未曾想到还是被人发觉了我和秦如风之间的那份若有若无的情义，竟而成为我日后生活的转折点！

张逸霎地脸部紧绷，愤恨的目光如刀般射向玉姑娘，他双唇紧抿，双拳紧握，恨不得将眼前这个柔媚的女人捏碎了不可！不过，稍适一下，张逸变了脸，恢复了常态，笑呵呵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好，那就好！师弟，看来师兄是错怪你了！”说着，走到秦如风身旁，抬手想拍拍他的肩以示友好！这张逸变脸速度之快，让人着舌！

秦如风不着痕迹地避开了张逸的手，淡淡地一笑，“是吗？师兄！”张逸“嘿嘿”地笑着以掩饰自己的尴尬！

“夜浮生，你说的送货之人呢？”秦如风撇开张逸，径自问夜浮生。

“哦！王爷不提醒，我差点忘了！”夜浮生郝然一笑，轻轻拊掌，“啪！啪！啪！”

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个紫衣小童，面容瞒熟悉，我略一思忆，是织绣坊前呵斥我的那个紫梨！他身形不大，身手却异常矫健，背了个大口袋，走起路来，非但没有负累之感，而且异常轻盈！

“公子，人带来了！”紫梨恭谨地给夜浮生行了个礼！

夜浮生微微颔首，手一扬，“打开吧！”

紫梨听令，立刻躬身利索地将缚在袋口的绳子解开，然后将口袋向下一扒，里面竟然是个男子，一身白衣，头发有些凌乱，嘴里塞着

白绸，面容甚似秦如风。紫梨将其口中的白绸一扯，喝道，“说！”

众人都觉得甚是奇怪，开始议论纷纷，不知这人和风堂主中毒有什么关系。那男子畏缩地打量了一下众人，不知看到了谁，眼神一下变得慌乱，忙低下头，垂眼支吾地说道，“我，我……”

就在这时，一位追风堂的弟子从外面小跑进来，对着厅角的一位气宇轩昂的男子耳语了几句，那男子脸色立时变得欣喜起来，低低说了句，“好吧，我们马上过来！”接着那中年男子走到秦如风身边，叽叽咕咕说了几句，秦如风眼睛立下发出精光，对着那人点点头。然后转过头来，对众人有些抱歉地说道，“嗯，对不起，家师病情有些变化，请大家先下去休息，明日再继续！”秦如风又将目光投向夜浮生，说道，“夜公子，可否将这人交给我？”

夜浮生宛儿一笑，“好的！”

秦如风唤来两个亲信，将那人带了下去。他本已起步准备走，可似又想起了什么，竟放缓了脚步，回头瞧了瞧我，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急急地和他师兄以及刚才那个中年男子一起往后院去了！

［柳暗花明:第十章 异风突起］

望着秦如风离去的背影，一丝酸楚在心底逐渐弥漫开，虽然仍有几缕牵挂，但是理智告诉自己必须离开了！

趁着众人不注意，我沿着来的路匆匆行去！沿着游廊走了一会，有个三岔口，来时因为有人引领，且当时一颗心全悬在秦如风身上，根本没有在意是左拐，还是右弯，现下对着两条完全相同的路，竟然茫然无措。正在犹豫时，见右边路上来了一个貌似追风堂弟子的人，忙紧走两步，尚未待我启口询问如何出府，那人却先开了口。

“是柳公子吧？”

我暗自呐闷：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心里“咯噔”一下，难不成……那人十分机敏，见我并没有立即否认，立刻便认定我肯定就是柳公子了。他一伸手，做了个请的动作，言语恭谨有礼的说道，“柳公子，在下刘宾，请公子这边走！二师兄让柳公子先住下，好好歇息！”

秦如风几次三番强留我，这次莫不是又要……唉！前几日真应该不理会他的安危，拿到钱，立即走人，干嘛跑这里来趟这混水？心下懊恼不已！我对着刘宾赧然一笑，略一躬身，婉转说道，“你家二师兄

真是好客，不过在下有事，必须先行一步，请代为转答多谢他的盛情邀请，改日再来拜访！”我对他作了个揖，转身欲走。

我刚抬起的脚尚未着地，刘宾已似一阵风般刮到了我的面前，不依不挠地伸手拦住我的去路，不愠不火地说道，“柳公子，请别为难小的！”

他这不咸不淡的言语，恭敬的举止反而将我心中的怒火撩了起来，却又如欲待喷发的火山而又被堵住了出口，只能让火热的岩浆闷在肚里汹涌翻滚。我狠狠地瞧着一脸平静的他，恼怒地轻叱道，“你要用强吗？”

“小的不敢，公子是二师兄的贵客！”

我憋闷着，硬生生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那要是我不呢？”

“请公子不要为难小的，有事公子还是当面和二师兄说吧！”刘宾见我有些动容，口气软了下来，低低的语调竟然有几分哀求，让我也不好再为难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重重叹口气，“唉！，走吧！”

我随着那人往后园的客房行去，没走几步，便遇到那温文尔雅的夜浮生。一身白衣的他，挂着他贯有的温雅绝伦的笑容，迈着和缓的步子从茂密的树荫下走出来。夜浮生用温和低沉的声音对我说道，“柳兄，你在这里？让我一阵好找！”

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找我做什么？我余怒未消，正愁没有地方发泄，刚好那倒霉的家伙撞了上来，当下便硬生生地对夜浮生嚷道，“你找我做什么？”

夜浮生温雅地一笑，和缓地说道，“谁惹柳兄生这么大的气？”

我瞄了眼他，也不答话，继续跟着刘宾往客房走！

夜浮生脸皮倒是不薄，我如此冷言冷语，他倒当没有发生般，还主动继续和我搭讪，“我过几日会离开！不知你有何打算？”

他的话一下引起了我的兴趣，今个儿太阳估计从西边出来了，他怎么关心起我来了？我瞥了他一眼，冷冷地说道，“这和你有关系吗？”

夜浮生言辞恳切地对我说，“别误会！我是想着既然你已经离开睿王那里，如果没有什么打算的话，不如还是去我织绣坊吧！”

我睃了他一眼，婉转回绝，“我最近打算去四处看看，一时恐怕去不了！”心下却思量：这夜浮生究竟打了什么算盘？爱惜人才？哈！不可能！他织绣坊还会差那么一个绣工？

“哦？那么巧？正好我也要去织绣坊各地分店看看，不如同行？”夜浮生温和地对我说道。

“不好意思，我怕会误了夜公子的事，而且我喜欢单独一个人。”开玩笑！我这还没有从一个笼子里钻出来，干嘛又让自己掉进另一个？

夜浮生对我的话付之一笑，继续说道，“不碍事，再说我想柳姑娘估计也需要一个向导吧？”

我粲然一笑，断然回绝他，“我可请不起你夜公子做向导！”请你夜浮生？我可没有那么多钱，而且看他样子，一定是风月场所遍游之人，和他同行，光那一群女人的唾沫都能把我给淹死！

夜浮生微微一笑，“没有关系，我非常愿意免费为柳姑娘效劳！”

说着，已经到了客房门口，我跨进房间，转身郑重地对夜浮生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没有兴趣！”说罢，“砰”一声，把门关上，毫不客气地将浅笑着的夜浮生晾在门外！

坐在床上，冷静地想着：我可没有那么自恋，会以为自己有那么抢手，他们如此刻意接近我，一定另有原因，为什么呢？心中竟有些好奇，这和前阵子要杀我的人有没有关系呢？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切顺其自然吧！一轮明月挂在晴朗的夜空下，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院落里几颗古树的枝叶反射着细碎的银白色的光芒，远处黑簇簇的峰头像一团团起伏不定的乌云。这是追风堂一个僻静的院落。靠着园子的围墙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异常的枝繁叶茂，部分枝条已经将头探到了墙外，在外墙壁上落下了斑斑驳驳的影子。院里草丛中不时响起一阵阵清脆的蟋蟀叫声，本是一种祥和宁静的气氛，可从屋内漫散出的昏黄光晕忽明忽暗，使周围产生一种诡异的气氛。

一个黑影轻轻纵身，稳稳地落到了梧桐树上。从头至脚由黑色衣物包裹着，只露出一双闪着灼灼寒光的眼睛。他手一扬，精准地抛出了两枚黑色的暗器。它们在黑夜中迅速飞向守在屋外的两名青衣男子，轻轻吻上他们的颈侧，两人还来不及发出叫喊，已经瘫倒在地。那黑影警惕地四下张望一下，确信再没有其他人，方一个飞鹏展翅，

轻轻地落在了园子里。未作任何停留，象兔子般矫捷、无声无息地窜到了窗户下。他将手指放在口中轻舔一下，然后借着指尖那抹湿润稍微一用力，将纸糊的窗户捅了个洞，接着从怀中取出一只迷香筒，轻轻一提气，向屋内吹入一些甜腻的迷香。稍待一会，一只透着些许狠历的瞳仁小心翼翼地透过那个小孔朝屋内望去，确信床上的人昏睡不醒，才猫着腰溜到门边，从怀中拔出一把薄如纸的泛着凛冽寒光的匕首，轻轻挑开门茬。他又谨慎地回头望了望园子，才悄悄将门推开一条缝，一闪身，进入了屋子，蹑手蹑脚地向床边走去，映在墙上的身影显得张牙舞爪，好似横行的魔鬼。那个黑影紧握的匕首，寒芒四射，映射着屋内摇曳的烛火，泛起淡淡黄色光晕，有种嗤血的感觉。黑影望了望床上躺着的人，阴鸷地笑了笑，那笑容在昏黄的烛火下显得分外狰狞，只见他一抬手，朝床上昏睡之人的心脏狠狠刺去！

狠历刺下的匕首，在昏暗的床帐内划出一根银亮的弧线，夹着一道肃杀的劲风向床上躺着的白衣人袭去。就在那一瞬间，床上那人迅即地向床内一翻身，手轻拍一下床，身子坐了起来。这突如奇来的变化使得黑衣人一惊，眼眸中掠过一丝慌乱，很快再次起手拼命朝白衣人的胸部猛刺下去。白衣人身形向侧一倾，躲过向心脏刺来的锋利匕首,然后右手探出，迅猛地抓住黑衣人握匕首的手臂，一跃，稳健地落到了黑衣人身后。黑衣人当下运气，顺着白衣人顺时针旋转半周，转到白衣人身后，提起左掌向白衣人后背猛袭过去。说时迟，那是快，“嗖”一声，一柄长剑从窗外掷入，直直地刺入黑衣人左肩，“嗤”一声，长剑穿肩而过。

“啊!”黑衣人惨叫一声，他还未来得及拔出长剑。白衣人已经反手点中了黑衣人的穴位，然后猛地扯下了黑衣人的面罩，冷冷地说道，“张逸，原以为你不会那么蠢，没想到还是来了！”

“刘宾！你！”张逸心下骇然，额头已布满了密密的汗珠，脸色由白转红，由红转青！假冒秦如风之人早已被推下悬崖，可是忽然夜浮生又带了个人来，让自己踌躇不已，心下焦躁，特别是今日师傅竟然醒转，为了以防万一，最终还是决定冒险前来试探一下，没有想到原来这一切都是早已布好的局！

“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秦如风迈着不急不徐的步子走了进来！一脸冷俊，双唇紧抿，唇角略微下弯，给人一种狠戾的感觉。他

慢慢踱到张逸面前，寒眸冷浸浸地瞧着张逸，说道，“你还有什么话可说？”那鬼魅的声音犹如如清晨的薄雾般缥缈，但又是那么的彻人骨髓，让人颤栗不已！

“哼！成王败寇！随便你！”张逸也算是有血性的汉子，到了此时，反而昂起了头，闭着眼睛，掷声道。

秦如风微眯眼，抬起手，用手指在长剑上轻轻一弹，“嘣”一声，银色的薄刃泛着烛光在墙上映下微亮的光影，这轻微的颤动使锋利的剑刃亲吻着张逸肩上的肉，引来张逸一阵钻心的疼痛，殷红的鲜血浸透了黑色的夜行衣，在衣服上绽出美丽的小花。张逸忿恨地抬眼，喷火的双眸似要将秦如风嗤灭般。

“哈哈哈！”秦如风仰头一笑。那笑声如利剑般划破了沉寂的夜空。然后,他迅捷地一伸手，解了张逸的穴道。然后一转身，背对着张逸，森然说道，“你走吧！下次再见，便是你赴黄泉之时！”

张逸不大置信地瞧了瞧秦如风，微一怔，接着咬紧牙关，迅猛地拔出穿肩而过的长剑，用怨毒的眼神瞅了瞅他，一闪身，奔出了园子。

刘宾望着张逸离去的影子，欲言又止。

“念在同门面上，此次放过他！”秦如风似听到了刘宾的心声般，淡然地向他解释。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师傅不忍杀张逸！

“不过，你一定要派人好好监视他，稍有异动，格杀勿论！”秦如风慢慢从口中吐出几个字来，那轻细如丝的声音透着阴狠，让站在旁侧的刘宾竟然有些瑟瑟！

“王爷，事情可办完了？”夜浮生挂着邪魅的笑容，如妖魅般从外面飘了进来，

秦如风卸去了刚才的狠历，眼眸中不带一丝情绪，冷冷的字语轻轻从口中蹦出，“夜浮生，你要什么？”他背手，昂立，一股君王身上才有的威严，从他身上渐渐弥漫开来！

夜浮生微微一笑，眼波中闪过一丝诡异，在秦如风耳畔低语道，“王爷，或许我们可以做笔交易？”

“交易？”秦如风眼波掠过一丝疑惑，侧头仔细打量着莫测高深的夜浮生，细细咀嚼着这两个字。

此时，刘宾已经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房间，出门前，并轻轻将门掩上。

差不多一个时辰后，秦如风和夜浮生一同出了房间，只听夜浮生似不经意间问道，“柳云昔……”

秦如风如被针刺了般,立即用带着寒光的精亮眸子,深深地注视夜浮生，冷冷地说道，“你别碰她！”说罢，迈着大步出了园子。刘宾回头瞥了眼夜浮生，快速跟着秦如风离开了。今日我本来要求见秦如风，可是转告的人回话，他今日有事！我只好在屋里发呆，百无聊赖间，竟然和衣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夜幕下，月光如练，如银的月光泄满大地，一个身形瘦高的黑衣人，轻轻跃到柳云昔窗外，用一根细细的铁丝般的东西，轻轻在窗缝间捅了捅，窗茬便“咯嘣”一声被挑开了。他轻撑窗栏，轻轻一纵身，进了屋内。黑衣人径自走到柳云昔的床边，一伸手，点了柳云昔的睡穴。然后一俯身，一探手，将柳云昔横抱在怀，飘出了房间。

［柳暗花明:第十一章 长生］

追风堂第二日清晨

昨夜秦如风心中总觉得有些不踏实。天刚朦朦亮，便踱步到柳云昔房外。

两个值守的弟子无力地斜倚着门，昏睡在地。自己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紧篡着双眉，心犹如大石落入湖中,“扑通”一声直沉入底，他的大脑此时失去思考的能力，一片空白，身体下意识地冲向门边，迫不及待地跨过那两名昏睡的弟子，提掌运劲，用力推那扇从里面叉住的门，“晃啷”一声，门开了。

屋内空无一人，但柳云昔身上那若有若无的清新气息，她的靓影、她的娇声却似还在小屋里回荡！秦如风颓丧地坐在床沿，长叹一声！

痛彻心扉，犹如当年芳婷订婚之时，今日的她不是昔日那个她，可今日的她又是昔日那个她，秦如风眼中的痛苦、沮丧渐渐变成了痴狂！

“刘宾，夜浮生可还在追风堂？”秦如风失神、沮丧的眼光一下又恢复了锐利，他阴沉着脸，声音犹如从深井中传出来的，冰冷，深

远。柳云昔一个人是走不了的！

“回堂主，今日一早夜公子就离开了！”刘宾抬眼，瞅了瞅浑身散发着阵阵寒威的秦如风，谨慎地回到。虽然，仪式尚未举行，但刘宾已经称秦如风为堂主了！

“嗯。”秦如风听了刘宾的回话，不由得微睨了眼刘宾，然后继续说道，“你一会到书房来，我有事交与你去办！”夜浮生，我秦如风可是低估了你的胆量！

“是！”

追风堂上午举行了庄重的仪式，秦如风正式接任追风堂堂主之位。

张逸，因心怀不轨，为夺堂主之位，不顾师徒之情，师兄之谊，毒害堂主，陷害师弟，即日起逐出追风堂！

成王败寇，秦如风更加深刻体会权利的作用！

一身白衣，冷俊的面容，寒眸深深地望着远方！风堂主看着眼前自己的爱徒，却似一个陌生人，一缕忧思上了心头。马车中

雨淅淅沥沥下着，细柔的雨丝密密地斜织着，打在马车上，犹如叮叮奏响的乐曲。

夜浮生慵懒地斜倚着软垫，已经卸下人前那温文尔雅的面具式的笑容，淡淡的望着眼前的柳云昔。她，肤若凝脂，眉若远山，唇如樱桃，长且卷翘的睫毛，在眼睑处留下两道疏密均匀的阴影，她姿色仅算七分，不过她的娇俏、可爱，却是让人记忆犹新！谁让她的命运如此呢？想着，夜浮生眉宇间隐现出一丝无奈。他从小几上取过一只小瓷瓶，拔开塞子，慢慢将其送到柳云昔的唇边。他的指尖轻轻抚上她的唇瓣，微凉却又那么柔软，滑腻，稍一用力，将她的唇、齿挑开，缓缓将那瓷瓶中殷红若血，却又透明清澈的液体注入柳云昔口中。待瓶中再也滴不出一滴红珠般的液滴，夜浮生才轻轻撩开车帘，车外细雨如断珠，马蹄踏在坑洼不平的路上，溅起朵朵白色的水花！一丝凉意袭来！他顺手将瓷瓶扔了出去，“啪”一声，瓷瓶摔得粉碎！那声音即使在这潺潺雨声中，还是显得那么刺耳！那尖锐的声音竟然让夜浮生的心有所触动，犹如一丝微风吹皱了平静的湖面，他自己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略一收神，将手指凑到嘴边，稍一用力，咬破指

尖，将自己的血滴进柳云昔的口中。这还是他第一次用自己的血做为药引！不管如何，柳云昔的生死以后将和自己紧密相连了！

雨已霁，夕阳的余晖仍然散发着炙热的温度，热烘烘地蒸烤着湿漉漉的地面，烘烘热气夹杂着泥土、芳草的气息扑鼻而来，让人觉得窒闷出不过气。

我缓缓睁开眼睛，夜浮生浅笑着的面庞便映入眼帘，心中立即大惊，用眼瞟了瞟四处，是夜浮生的马车！我慌忙坐了起来，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完整、一丝不乱，心中搁下了一块大石。我抬头，用警觉的目光注视着夜浮生，恼恨地问他，“这是干什么？劫持？”

夜浮生眸中闪过一丝笑缕，拿起小几上的梨花盏，呷口香茗，在口中细细品润。他漠视我的问话，继续慢条斯理地吃茶，使我心中顿时如火上浇油般，让刚才的怒火燃烧得更旺，真恨不得冲上去摔掉他的茶盏，撕下他的那张笑脸！我的双拳握紧，强压住怒气，提高嗓音，再次叱问他，“夜浮生，回答我的话！”

夜浮生此时方放下茶盏，语气平和的回答道，“差不多吧！”

“为什么？”我不禁有些奇怪，好像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他劫持的呀？

“不为什么，因为仰慕你呀！”夜浮生戏谑的瞧着我，语气轻佻的说道。

我气咻咻地瞅着他，眼光如利剑般狠狠地射向他！为什么呢？我坐在那里，搜肠刮肚，冥思苦想。我孤身一人，又无钱势，和我真正有接触的人只有秦如风一个人，莫不是因为他？

思略停当，我恨恨地盯着正谑笑看着我的夜浮生，一字一顿地说道，“因为秦如风？”

夜浮生轻抚手掌，“啪啪啪”，“没有想到柳姑娘，还真是聪明！”

我嘴角一扬，冷笑一声，“只可惜你打错了算盘，要是真因为秦如风，不如去绑了那玉姑娘来得有用？”

“是吗？”

我白他一眼，冷冷说道，“不是吗？”秦如风和玉姑娘的关系可比我和他近得多！

夜浮生淡笑不语。

好一会，他又轻轻地对我说道，“不管如何，以后你将与我为伴！”

虽然声音细若藕丝，却响彻我的耳际，穿透了我的心，忙问他，“你，什么意思？”

“我已经给你服下了‘长生’，而且是以我的血为药引！”

“长生？”

“我生命遇到危险，你将会奋不顾身地救我；你将为我而生，为我而死！”

什么？那，那我不成了死士？夜浮生的死士？我浑身颤栗，这温雅绝伦的人此时看来犹若恶魔，为什么？为什么要对我下如此狠手？

我此时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疯了般猛扑向夜浮生，歇斯底里地喊道，“为什么？夜浮生，为什么？”他并不躲闪，任凭我拼命地摇晃着他的双肩。

待我发泄了一阵，浑身无力时，夜浮生才抛开我的双手，如炬的目光如鹰隼般盯住我，冷若冰霜地说道，“以后你会知道的！”我呆呆地望着他，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而且我已经给你注入了我三成功力，这‘长生’能将其增长至五倍，以后我会教你招式！”夜浮生继续说道。

晶莹的泪珠顺着紧闭的眼角流了下来，我颓丧地瘫坐在马车中。自己犹如落在波涛汹涌的大河中的溺水之人，被无力的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中。既然不能杀他，与其为他利用，替这个恶魔般的人做死士，莫若自己一死了之，或许还能回到自己的时代。我抬眼，瞥到夜浮生身旁的剑，一把取过！长剑出鞘，寒光一闪，我毫不犹豫地将它对准自己的心脏，可是该死的手，突然变得无礼，心中仿佛有个声音：你怎么能自杀？你的主人还需要你呢！“晃当”一声，长剑落地，我绝望地哭泣着。

夜浮生静静地注视着我，淡淡说道，“没用的，你最好还是合作些！”树林里

我坐在篝火旁，呆呆地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树枝在其中被烧得“吡吡卜卜”乱响！

“吃些东西吧！我活着，你就不会忍心自己饿死的！”夜浮生递过来一个兔褪，对我讥讽地说道。

我望着他递过来的兔褪，外皮略焦，干香四溢，心里却暗自忖道：既然已经与他生死相系，莫如和他谈谈条件，至少自己还可以挽回一点！我接过那兔褪，沉声说道，“要我帮你也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三件事情！”

“你以为你还有资格和我谈条件吗？”夜浮生一挑眉，冷笑道。

“你以为呢？虽然我已经服下你的‘长生’，可是那并不代表我一定会配合你完成你想做的事情！”夜浮生还是太小看我了，虽然我手无缚鸡之力，而且屡次被人算计，可是不代表我那么容易被人利用！

“是吗？”夜浮生不以为意地反问我。

我诡异地笑着，对夜浮生说道，“你的仇家不会少吧？比如，现在只要有人来杀你，而我却不做挣扎，只是为你挡剑，你说我不是很快就会脱离你的掌控了吗？那么你的计划不就……”

夜浮生侧头认真打量我，一个字一个字从口中吐出，“柳云昔！看来我低估了你！”

“是吗？”

夜浮生思量一阵，才缓缓开口，“除了解药，我都可以答应你！因为，此药无药可解！”

我望着夜浮生，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

“什么都可以？”我诧异地问他。也不知可信不可信，至少有所挽回吧！

“嗯。”夜浮生点点头。

“不过我暂时还没有想好，待想好时，再说吧！”

望着疏朗的星空，秦如风现在不知在做什么？心中对秦如风竟然有些思念！

［柳暗花明:第十二章 夜半，醉梦］

几天后，我和夜浮生到了凌州，至其别舍下榻。

别舍不大，可是精巧玲珑，背靠青山，房前小河流水淙淙。小园芳径，绿草茵茵，短篱修竹。如果不是因为和夜浮生一起，我倒觉得此处是休闲、隐居的绝佳之地。

夜浮生将我领到一间小巧别致的房间后，便离开了！房间内陈设雅致，朴素、大方却又透露出不凡的品味。打开房间的柜子，却有一整柜深浅各异的蓝色女装。我心下惊异，差不多同时，便断定必是其妻妾或者相好之物！我这人有点洁癖，加之对夜浮生的讨厌和憎恨，当下便觉得有些恶心。正要去找他，却未料到他已经站到了我的身后。

我慢慢踱到窗边，外边恰好有一棵茂密的梧桐树，撑起一片浓浓的树荫，轻叹口气，缓缓转过身体，闭上双眼，指着那一柜子的衣服，淡淡地对夜浮生说道，“不管这些衣服是谁的，请把它们清理干净，免得我瞅着恶心！”

“我的别舍从来没有女人住过！”说着，夜浮生走到那些衣服前，用手轻轻拨弄了几下，回头对我悠悠一笑，“这些衣服都是专为你而备的。不喜欢吗？”

心中一惊，为我？我不大置信地注视着夜浮生。这人好奇怪！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反正我不会接受！我对他摇了摇头，淡然说道，“我不需要！更何况我只是你的死士，用不着这么花枝招展！”女为悦己者容，我为何人而容？

“可是，我喜欢！”夜浮生畅然一笑，慢慢吐出几个字来。

我白了他一眼，心中忖道：此人不可理喻，而且似乎有些变态！撇下夜浮生，我独自出了别舍，去附近集市买衣服去了。看着柳云昔离去的背影，夜浮生浅笑着的脸上，不经意间有了缕落寞绽现在嘴边！

“主人，曹相遣人来了，在书房候着呢！”紫梨此时在门口恭谨地回禀道。

“嗯！”夜浮生慢慢向书房走去。

夜浮生一跨入房间，便见曹七翘着腿，漫不经心的坐在椅子上，心下略微有些不悦，微蹙了下眉。曹七三十多岁，瘦高个，尖嘴喉腮，一双眼睛异常精亮！

“夜公子，你别来可好？”曹七似很随意地打量了一下夜浮生，言语中有着些微妒意的说道。

“托义父的福，还不错！”夜浮生坐到案几前，双手交握，一双眼睛却不看曹七，只是盯着自己的手。

曹七的自尊心被夜浮生这有些蔑视的态度给刺痛了，但是旋即他便压抑住，狡慧的一笑，问夜浮生，“你应该知道我所为何事而来吧？”

“此次并无所获！”夜浮生摇摇头，手指随意地瞧打着几面，“得得得”的响。

“是吗？不过你却助他得了堂主之位！”曹七语气淡淡，却透出一股不容忽略地警告和威慑！

“是，可是那并不影响义父的计划，反而为除掉他，制造了个良好的借口而已！”夜浮生冷笑一下，对曹七反唇相讥道。

“你！”曹七有些气结，如果不是因为夜浮生还有些本事，主子哪里容得他那么猖狂？不过，既然主子近来对他疑心加重，那么自己也不恼他一时，哼！

“可还有什么事情？”夜浮生和曹七，向来不对盘，义父不是不知道，此次他派曹七前来，莫不是他有些怀疑自己了？

“另外，主子让我问你，你是不是带走了秦如风身边那酷似芳婷的女子？”

“是！”这不过三两天的事情，消息竟然传得如此之快！

“那么主子让我问你，你准备做何处理？”曹七一板一眼，一字不漏地重复曹子恒的话。

“我，留着她，自然有用。回去向义父转告一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以性命担保断不会误了义父的大计！”夜浮生斩钉截铁地说道。

“是吗？主子早已预料到！不过为了保险，主子让我给你一剂药！”曹七递给夜浮生一盒药，然后叮嘱他，“主子有话，一定要她服下！一月之后，我会再来！”说罢，一闪身，离开了！

夜浮生缓缓打开曹七留下的药盒，惊呆了。

红色锦缎盒中放着一粒大小如鸽卵、莹莹洁白如雪的药丸。这药，夜浮生太熟悉了，这是自己研制的。它叫：贪恋。此药，以男子血液为药引，服药后，不见异常，但是一个月后便发作，发作时，欲火中烧，如若不解，最后便难耐而死，而解，也只能由提供药引的男子与其交合方解，但是解之后，犹如木偶，完全听从那男子的命令。为了那一月一次的欢娱，那女子必须完全服从那男子的命令。如此周而反复！而且服用了此药的女子将终身不能生育。

夜浮生沉重地将药盒搁在案几上。柳云昔房间

夜半，一个身穿玄衣的男子，轻轻挑开窗户，跳进了房间。如水的月光泄了进来，将他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犹如鬼魅般，无声无息地飘到柳云昔床前。他掀开帘帐，坐到床边。今日晚膳时，他故意在饭菜中放了‘迷睡’。

此刻柳云昔沉睡如婴儿般，柔嫩的肌肤吹弹即破，如樱桃般的红唇娇艳欲滴。她是美的，可是比她美千万倍的女子，自己也从没有手软过，此时为何心中竟有些不忍?

夜浮生似乎想到了什么，无意间散发着些许柔情的双眸一下变得有些狠历。他伸出手，用冰凉的手指熟练地翘开她的樱唇，另一只手揭开瓶盖，将殷殷血红的药引缓缓注入她口中，鲜红的药引在光线暗淡的房内看起来竟然呈现黑紫色，称着她如雪的肌肤，似一条要吞噬掉柳云昔生命的毒蛇般，显得异常恐怖。看着看着，夜浮生的指尖竟然有些微微发颤。他尽力控制好心绪，迫使自己恢复镇定，然后从怀中取出药盒，将药捻在手中，缓缓向柳云昔口中送去。

他看着柳云昔，初遇时，她的惊惶；亭中巧遇，她的巧笑倩兮；再次邂逅，她的机敏；马车中，她对自己的狠狠目光，一幕幕浮现在夜浮生的脑海中。此药下去，她便成了行尸走肉，再也不能与自己对言了！她便没有思想，没有感情了！夜浮生迟疑了，已伸至柳云昔口边捻着药的手，缓缓收了回来，停在半空中。不，不能手软！夜浮生本已收回的手又凑到了柳云昔的嘴边。如此反复多次，夜浮生知道自己对她终究是下不了手的，重重叹口气，收回了手，将药放回药盒，纳入怀中！

他望着柳云昔，思呐着自己的心：见过的女子，有谁不为自己动心，就连秦如风的玉姑娘也是一样，可是偏偏她……但是自己偏对她

下不了手，是因为自己心中那不甘，还是自己真有些……曾经游戏于万紫千红之中，从不曾让一丝残香留心；除了仇恨，自己几曾在意过别的？可是现在……唉！他想不明白！

夜浮生重新放下帘帐，悄无声息地飘出了房间。夜浮生重重叹息过后，良久，我方才敢睁开双眼。

自从上次秦如风客栈给我下药后，我都异常小心。今日晚饭，见他只吃粥，不怎么吃菜，心下就有了丝疑虑，所以一回房，便用手指将其硬生生全部扣出。待晚间，早早睡觉，一切如猜测般！夜浮生果然半夜来光顾我的房间。

他，想要做什么？又要给我下药？既然来了，他为何又迟疑了？

唉！听到他那重重的叹息声，心中怎么会有了分感触？或许他也有苦衷？心中本是恨他的，这难道是‘长生’的效果？翌日清晨园中

夜浮生手握长剑，身姿矫捷，似在跳着最魅人的舞步，却又招招带着些许狠历，朵朵美丽却又至人死地的剑花在他周围绽放，寒芒包裹着他，眼神却又如清冽的山泉般澄净，整个人显得飘逸、出尘又极具杀伤力！我站在树下看着看着，思绪却飘向了初遇秦如风的古庙。那时，秦如风也是手持长剑的！眼神逐渐变得空洞、迷茫！

正神游，夜浮生的话将我从梦中惊醒，“你来试试！”

我定睛一看，他已经停了下来，并将剑递了过来，“试试！让我看看你的悟性如何？”

我狠狠地瞧着夜浮生面无表情的脸，眼眸深澈，看不出一丝心绪，“我不会！也不想学！”他无非是怕我死得太容易了，破坏了他的计划罢了！

夜浮生幽黑的眸子闪过一阵寒光，注视了半晌，有些发狠地对我说，“你以为我没有办法让你学吗？”

“那你可以试一试！”我倔犟地觑了眼夜浮生，口气强硬地回答他。我最讨厌别人强迫自己！更何况，象他这般使这种狠毒的方法迫使我就范，尤其让我厌恶！

“你以为我不会吗？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所以你最好还是听话些！”夜浮生语气严厉地警告我。

“你！你是个魔鬼！”我气得浑身颤栗，双手不住发抖，内心犹如奔腾不息的浪涛般翻滚！

夜浮生的眼眸中映照着我无助、却又无可奈何的身影，他的脸上掠过一丝震惊，身子轻颤一下，尔后竟缓缓放下长剑，对我说，“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说罢，转身离开了！凌州别舍

自那次后，我不再闹了，所有的心情都深深地藏了起来，每日只是专心地和夜浮生学习剑术、轻功等等。

夜浮生应该算是个好老师。他为我详细讲解、示范每一个动作，耐心纠正我的每一个招式。换个人，估计会因为有个如此敬业的好老师而感到幸运，可是我非但不觉得高兴，甚至看到他，就有些恶心。

夜浮生每夜都会来我的房间。不知是否因为现在学了武，变得特别敏感，每晚他来时，我都会醒。起初，他拿着药来。后来，他就只是每晚都来坐坐，有时一个时辰，有时两个时辰。刚开始，心中特别反感，要下药，就下药，干嘛没事天天半夜往这里跑！可是后来来的次数多了，渐渐感受到他的孤独和内心不为人知的沉重，心里不禁想着，他，一定有着很深重的心事。看着觉得他飘忽来去的背影，是那么邪魅，那么孤独，不知不觉间，内心对他的反感渐渐淡化，如初春冰冻着的湖面，有了一丝丝裂痕！差不多有二十来天了，我已经掌握了两套剑法，轻功也还将就。感觉有些倦！

这日午膳，我抬眼瞧了瞧正优雅地吃着粥的夜浮生，对他说，“下午，可否休息一下，我想出去走走！”

夜浮生仿佛没有听到般，只顾喝着粥，待一碗粥喝完，方才抬眼望了望我，和缓地对我说，“来了这么久，也没有带你去凌州逛逛，不如今日一同去？”

我瞪了他一眼，难道就不能让我清净一会吗?

饭后，夜浮生和我一同出了门。

进了凌州城，才发现它竟然河湖交错，水网纵横，小桥流水、古镇小城、田园村舍、如诗如画，真是美极了！

留连美景，让我一时忘却了心中的不快！我高兴地看看这，瞧瞧那，欣喜溢于言表。夜浮生笑眯眯地瞧着我。湛蓝的晴空下，金色的

光芒笼罩着又是一派温雅的夜浮生，使其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光晕，诱人迷魅的笑容，让我一时恍惚，真有些分不清楚这个是他还是马车中那个是他?

正在怔愣间，夜浮生找来了一艘“乌蓬船”。这“乌蓬船”船身轻盈，船蓬乌黑。

“上船吧！”夜浮生伸手过来，意欲牵我上船。

我淡淡地看了看他伸向我的手，又抬头瞧了瞧面带微笑的他，眼眸一转，自己已经纵身跃上了船。我独自一人径自走到船尾坐下，留下伸着手的夜浮生一人站在岸边。他讪讪地笑了笑，自己轻跃到船头坐下。

待我和夜浮生坐定后，头戴黑色毡帽的艄公，便以脚开始划船。

碧绿的河水，“吱嘎吱嘎”的划船声，蔚蓝的天空，又勾起了我无限心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片刻的欢娱不能让我忘却夜浮生给我带来的痛苦！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状态让我心中实在烦闷得很，真有些快疯了！有时候心里真有些想一死了之，可是，死，对于我，实在是有些奢侈！对秦如风那份依恋已经被这段时日的变化给冲淡了，但是内心却还是对他有一丝期盼，此时自己的心情，犹如溺水的人看到了漂浮在水面的一块浮木，不管这浮木是否适合自己，只要让我脱离目前的景况就好！却无暇顾及他是不是自己所需的！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河边的楼阁已经挂起了红红的灯笼，它们映照在缓缓流淙的蓝绿色河面上，如一颗颗落入烦尘的红色宝珠，清逸、暖人！楼阁中喧闹的人声、觥筹交错的杯盘碰撞声使得河面显得越发静谧，我的心也随之越发黯然！

“我们去佳味楼吃饭，如何？”夜浮生温和问道。

“随便！”去哪都一样，除非不和他在一起！

“那走吧！”

我和夜浮生上了岸，朝佳味楼走去。可没有走出几步，迎面而来几个衣着华丽的青年男子。其中一个宽额，圆眼的男子对着夜浮生大声招呼道，“嗨！夜兄，几时来的凌州？怎么不打个招呼？”

夜浮生微微一笑，那笑如三月的春风般柔和、温暖，却又有种与人保持一定距离的感觉。“陆兄，近来可好？在下刚来没几日，本想忙过了，就去找陆兄呢！”夜浮生礼貌地客气道。

“今天我们去飘香楼月娥姑娘处喝花酒，不如夜兄一同去？”陆公子盛情邀请夜浮生。我心里想着：真好！夜浮生这瘟神赶快和他一块去，省得我瞧着心烦！而且，瞧夜浮生，也定是常常流连于花丛中的人，相信他一定会去！心中不禁有点喜悦！可是，万没想到夜浮生竟然拒绝了！

“陆兄，不了，今日确实有事，改日再去！”夜浮生婉言回绝他。

“那怎么行呢？这么久未见面，怎么能说走就走？再说，月娥还时常托人问我，夜兄怎么不来了？要是知道今日我见了你，没有把你叫去，可不会恨死我？”说罢，回头对同来的几个男子说道，“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

“夜公子你一定得去！”同行的人起着哄！

“这，……”夜浮生有些为难地瞧瞧我。

这样正中下怀，我忙似有些遗憾地应承，“唉！夜公子，既然如此，那你就去吧！在下自己一个人也没有关系！”说罢，一溜烟，跑开了。

---

佳味楼

我要了几样小菜，一壶酒，独自坐在二楼的一件雅间内自斟自饮起来。重重心事，或许酒能消愁？

极少饮酒的我，未至酒阑珊，便已经醉入梦间了。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吟着李白的诗，我应该是醉着的，可是心却更加清明了。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我趴在桌上，无助地哭泣着，轻轻抽动的臂膀在那一堆酒壶和杯盘间显得有些单薄、无力！

——以往，在这莺歌燕舞的场景，夜浮生总是独占鳌头，诗词歌赋，让人敬佩不已。卓越丰姿，翩翩风度，让女子一见倾心。可是，今日不知为何，他却心不在焉。从筵席开始，便一直闷头喝酒。

夜浮生总觉得今夜心慌慌的，遂起身告辞，“陆兄，在下实在有些事，改日再续！”

“夜兄，怎么这么早就告辞呢？这可不象你！”陆公子见夜浮生起身告辞，有些诧异。没等陆兄话音落地，夜浮生已经离开了房间。

夜浮生从飘香楼出来，便施展轻功，往别舍行去。

别舍内房间皆漆黑一片。柳云昔，没有回来？夜浮生轻轻飘入柳云昔的房间，看到房内床上空空如也。夜浮生眼神闪过一丝慌乱，心骤然一紧，她去了哪里？

向来淡定从容的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慌，只因为柳云昔的未归！

夜浮生差不多将凌州城找了个遍，也未见柳云昔的踪影！他有些颓丧，难道她真得离开了？

在佳味楼，他找到了她，她正趴在桌上，满桌的狼藉，地上倒着几个酒壶。

夜浮生，心一下安然。

柳云昔满脸酡红，呢喃低语，却听不清其所云！

他搁下银子，轻轻抱起她，往别舍去了！

夜浮生用手轻轻推开房间门，“吱呀”一声。柳云昔，似被静寂夜中这轻轻的开门声给惊醒了，她满眼迷蒙，清澈的眼眸蒙着一层淡淡的水雾，眼波横转，似醒似醉，娇媚地问道，“你终于来了？”

夜浮生一愣，不知她是在醉梦中还是清醒着，遂谨慎地回了句，“嗯！”

“抱紧我，好吗？”柳云昔柔媚诱惑地呢喃低语着，珠唇微启，如熟透了有些裂开的樱桃般，显得异常诱人。

夜浮生看着眼前的美丽女子，脸颊绯红，双眼迷离，一头乌发如黑色瀑布般悬垂在脑后，散发着阵阵幽香，衬映着她因为醉酒而有些

粉红的肌肤，让他真有些不知所措。她，只是他想利用的人吗？她只是他的死士？还是因为他……

自己的心，想不明白，可是此时此刻心中却只想拥紧她！夜浮生双手一紧，将柳云昔紧紧纳入怀中，似希望将她揉进自己的身体般。而此时，她却在他的耳畔呢喃低语着，“如风，你终于来了！如风！”

夜浮生顿时犹如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人一下清醒了过来。他脸色一沉，将柳云昔放到床上，步出了房间。

［柳暗花明:第十三章 贪恋（一）］

追风堂

“堂主，属下已经查到夜浮生的去向了！”刘宾恭敬地对秦如风说道。

秦如风用冰冷的眸子望着风尘扑扑的刘宾，威严地问道，“在哪？”秦如风自从柳云昔离开后，就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双眼布满血丝。大半个月来，一直没有柳云昔的消息。今日，乍听有了消息，心下有些欣喜。

“他们在凌州夜浮生的别舍！”

“好，去准备一下，立刻出发！”秦如风坚定、不容置疑地发出了号令，眸中闪过一丝霸气和凌厉。

---

凌州别舍

待我醒来，红日已高三丈透！

我记得自己昨夜做了个梦，梦到秦如风来了，紧紧地抱着我，他来带我离开！或许是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吧！

梦阑珊，空悲切！既然醉梦不能让我忘怀痛苦，那又何必再逃避？我不禁自嘲一下，事在人为，或许一切不象自己想得那么糟糕呢？

今日许是自己起晚了，在园中我没有见到夜浮生如往常般等我习剑。我也落得清闲一天。

晚膳时，我正吃饭，听到门外响起了匆匆的脚步声，知道夜浮生回来了！我低着头，斜睨了一眼夜浮生跨进门的脚，鞋面有些许尘土，仿佛刚刚从外归来。我迟疑了一下，想着是否主动和他招呼，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首先自己不用讨好他，而且如果他有事找我，自然会主动告诉我。这些，或许就是从和夜浮生大半个月来的交往中学到的，和他绝对不能动怒，那样只能犹如拳头打中了一团棉花，所有的力量都幻化不见了，唯一的办法只能动脑！故而，我继续低头吃饭。房内静悄悄的，似乎连根针落地都能听到般！

夜浮生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见我半天不理他，终有些沉不住气，淡淡地对我说，“饭后，到我书房来，有事和你谈！”

他会有事情和我谈？莫不是为了他夜半想给我下药的事情？我抬起头，冷冷地看着有些满脸倦容的他，微微点点头。夜浮生站在雕花菱格窗前，手撑窗栏，面向花园，似在欣赏园中美景。我正准备轻叩门，他似乎已经察觉到我的到来，语气低沉地说道，“坐吧！”

我依旧站在门口，口气冷漠地问他，“夜浮生，什么事情？”

他叹口气，缓缓对我说，“明日曹七要来！”

“曹七？”不认识！他来不来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心中忍不住冷笑，对夜浮生嘲讽道，“他来，和我有什么干系？你夜浮生摆宴迎接他便是，用得着知会我么？”

夜浮生转过身来，一抹苦涩的笑容绽放在他脸上。他顺手指了指几案上的红色锦缎盒子，自嘲地说道，“是吗？看来是我自寻烦恼了？早该把这药给你服下？”

我瞥了一眼那盒子，毫不领情地回道，“你不是每晚都来吗？我还好奇你为何直到今日还没有给我服下呢？”他会有那么好心？鬼才会相信！

夜浮生眼眸闪过一丝惊异，似乎完全没有料到我竟然会知道他夜夜来我房里！

我慢慢走到几案前，缓缓拿起那锦盒，轻轻打开盒盖，只见其中有一颗大小如鸽卵、晶莹剔透的白色药丸。那玉白色的药丸在昏黄的烛火下，映照成淡黄色。我用指尖轻轻抚摸那光洁的药丸，滑腻，圆

润，真美！这不知又是什么恶毒的药，越是拥有美丽外表的东西，其毒性或许更强！

我惨然一笑，转过头，诡异地问夜浮生，“还有什么药是你夜浮生不能给我服下的？”反正，景况已经这么糟糕了，难不成还能更糟？

夜浮生沉默不语，只是深深地注视着我。

“或者，我应该自己主动将它服下？”我似毫不在意地问夜浮生。今日夜浮生找我来，早已猜测到是和这药有关系。

我将药丸拿起，似欲放进口中般。夜浮生见状，眸中闪过一丝焦急，他迅猛地一个弹指，不知是什么东西打中了我的手腕。一吃痛，我手一松，药丸掉到了地上。看着滚落在地的萦白药丸，心中有些呐闷，这到底是什么药,竟然让夜浮生都会不忍心下手，我侧头，看着森然不语的夜浮生。

夜浮生慢慢走了过来，一躬身，将药丸拾起，捻在手中，细细把玩起来。

他一边把玩，一边问我，“为什么？”

“你不是一直很犹豫吗？不如我帮你解决了！反正，我已经这样了，难不成还能更痛苦？”我讥嘲他。

夜浮生对着烛火，仔细瞧那药丸，“你可知道这是什么药吗？”

“哼，我怎么会知道你那些卑勒的药呢？”我冷然地说道。心中暗想：如果我知道，还会被你暗中算计！

“卑勒？或许吧。这药叫‘贪恋’。”

“贪恋？”

“是，它以男子血液为药引，服药后，不见异常，但是一个月后便发作，发作时，欲火中烧，如若不解，最后便难耐而死，而解，也只能由提供药引的男子与其交合方解，但是解之后，犹如木偶，完全听从那男子的命令。为了那一月一次的欢娱，那女子必须完全服从那男子的命令。如此周而反复！而且服用了此药的女子将终身不能生育。”

“嘶——”，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世上竟然还有这么狠毒的药。不知是什么人研制出的？又拿多少人的性命做了试验？我看了看药，又抬头看了看夜浮生。莫不是他？

“是，是我研制的。”夜浮生淡笑着告诉我。

我看着淡笑的夜浮生，觉得他实在可怖！不禁有些毛骨悚然！我下意识地往后缩，慢慢往后退步！

“我，很恐怖？”夜浮生注视着我，浅笑着问道。

我只是定定地看着他，心里恨不得一个箭步飞出这别舍。

“或许吧。”他点点头，继而说道，“这药是曹七拿来的，他禀呈曹相的意思要我给你服下。明日，他便会前来测试你是否已经服下那药！”

“曹七？曹相？这一切是为了什么？”那么上次将我投湖的，或许也和他们有关？我真是想不明白，这是落到了什么样的世界，自己又没招谁惹谁，干嘛这么些人要和我过不去！

“曹七是曹相的二总管，至于原因嘛，”夜浮生稍微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和你这脸有关系！”

“这脸？”我莫名其妙，声音有些发颤地问夜浮生。

“是！因为它很像一个人的！”

“谁？”

“芳婷！”

“芳婷？她是谁？”

“你以后自然会知道的！”夜浮生将话题嘎然而止！

脸！脸！怎么我这么倒霉错投入到这具身体中？因为它，卷入了那么多麻烦，现在死也死不了，那么我就毁了它？我要毁了这张脸！我有些歇斯底里了。

“那好，那我毁了它！”我大喊一声，顺手拿起案几上的剑，朝自己脸上划去。只感到冰凉的剑锋就要刺破我的面颊。

“你疯了吗？”夜浮生一个箭步奔了过来，起手一把夺下我手中的长剑，将它扔到地上。“当啷--”，长剑坠地。

他狠狠地看着我，“你以为你毁了容就没有事了吗？他们一样会找到你！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他们？你不是也一样吗？你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互相算计，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我牵扯进来？为什么？”我泪眼婆娑地望着夜浮生。

夜浮生慢慢走过来，轻轻将我揽进怀里。我无助地靠在他怀里，低低得饮泣着，如潮的泪水润湿了他的衣衫。待我情绪稳定后，夜浮生和我面对着坐在案几旁。

他神色严肃地对我说，“曹七明日就到！只有两个办法，一：你就装作被下了药，完全听从我的指示；二：杀了曹七。”

“杀了曹七？你不是曹相的义子吗？”我诧异地看着夜浮生。我记得小桃给我介绍织绣坊时曾经说过织绣坊主好像是曹相的义子！

“我，本姓沐。”夜浮生缓缓对我说着他的身世，“二十年前，一次意外，全家便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而这次意外多多少少和曹相有关系。所以，我后来便认了曹相为义父，借此机会调查那次意外！”他轻描淡写地述说了他和曹子恒的关系。想着深夜中重重叹息的夜浮生，我想事情远非他说得那么简单。

“那你认为哪个办法好？”

“自然是第一个，因为现在我还没有到和曹子恒翻脸的时候，而且曹七武艺高强，不过我担心你受不了！”夜浮生蹙了蹙眉。

我想起他刚才说的‘贪恋’，不禁面红耳赤。

“为什么？为什么要救我，并告诉我这些？你如果给我服了那药，不是一样能利用我吗？”

夜浮生苦笑一下，无奈地说道，“明日见机行事吧！”

“那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给我服下‘长生’吗？这和秦如风又有什么关系？”

转瞬，夜浮生眼眸升起一阵寒光，“以后有机会，你会知道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谢夜浮生，还是应该恨他！曹丞相既然有心害我，即使今日没有和夜浮生在一起，他还是会找到我！那么此次夜浮生救了我，我应该恩怨抵消吗？我不知道！彷徨的内心却犹如春天来临，冰结的湖面竟然有些开始解冻了！

明日，将会怎样？一缕忧思涌上心头！

［柳暗花明:第十四章 贪恋（二）］

一整晚，我的心一直“砰砰”跳个不停，所有的神经都被昨夜的事情牵扯、拉动着。我躺在床上数绵羊，从“一”数到“一千”，又从“一千”数到“一”，反反复复，总是睡不着，好不容易捱到东方鱼肚发白，

彤彤红日升起，便起了床。待梳洗完毕，携了剑，破天荒第一次到园里主动练剑。记得以前，武侠小说中不是常说：心剑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吗？虽然明知自己水平相差甚远，还是希望能借此平静一下自己忐忑不安的心！

我挥舞着长剑，挽出朵朵美丽的剑花，夏日轻薄的衣衫似蝴蝶般翩然飞舞，心里默念：心剑合一！心剑合一！可越是抑止想法，心中杂七杂八的念头就越是此起彼伏的不断冒出，心反而更加杂乱。唉！我想自己是不能做到的，终于颓然地停了下来，呆呆地望着园中的小草。

感觉身后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我轻声问道，“夜浮生，是你吗？”

“还是第一次看你主动习剑？”夜浮生揶揄我。

回头一看，他一身紫袍，称得皮肤白里透粉，如春天的桃花般。看着他神清气爽的样子，心里嘀咕着：站着说话不腰疼，反正要被害的不是你！我扔给他一个白眼，瘪了瘪嘴，也不搭话。

夜浮生笑意盈盈地向我走过来，温润地对我说道，“你以那么短的时日，能做到现在这样程度已经很不错了！”

他委婉地说了一大堆，不就是说我不怎么练剑吗？刚开始，心里因为对夜浮生的反感，所以对学武之事颇有抵触，其实净下心来想想，在这无枪无炮的时代，学武其实瞒有用的，一来强身，二来可以很好保护自己，免得被居心叵测之人算计。想到这，我不由得回眸瞥了眼夜浮生。他脸上温软的笑容没了，一双如夜空下幽深湖水的眼眸，那么深澈，那么让人琢磨不透。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男性气息和射向我的灼热目光，我有些不自在，忙往旁挪了一步，以尽量平和的语气问他，“曹七什么时候到？”

“估计下午吧！”

“哦！”

“到时候，我会给你用一点催情剂！”夜浮生眯着眼睛，嘴角噙着笑，轻轻对我说。

“什么？你……”我瞪大眼睛，一下提高嗓门，对着夜浮生喊道。

“那你说不用的话，你会有那表现吗？”夜浮生凑过头来，低笑着对我说。

“我……哼！”我气鼓鼓得盯着夜浮生，心里却有点发虚。

“别担心！只是用那么一点点！”夜浮生面带微笑，用手指尖给我比划着，“不过，如果你从未用过的话，那么会……”

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谁没有事情会去服那种东西？再说，我还没……

“会怎么样？”我迫不及待地追问他。

“会比较难受！不过我会给你服用寒冰丹，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比较难受是什么意思？”我不大明白，遂问夜浮生。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夜浮生故弄玄虚地回答。看着他那幅幸灾乐祸的模样，估计没有好事！可是，事到临头，我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了。

“那你到时候不准……”我面红耳赤地对他说道。

“我可不敢保证，再说到时候，说不定你还希望我……，要不你还是服‘贪恋’吧？”夜浮生戏谑地说道。

我肺都差点被他气炸了，一手指着夜浮生，气咻咻地说道，“你！你要是敢碰我，我，我就告诉曹七真相，然后最多让他杀了我！”

“是吗？”夜浮生脸上的笑容凝固了，脸色逐渐由晴转阴。

我也不顾夜浮生是否高兴，立马斩钉截铁地回答他，“是！”

夜浮生脸上刚才凝固的笑容这会也忽悠一下全消失了，只是用冰冷的眸子注视着我。我横了他一眼，继续舞剑!

好半晌，夜浮生才以沉缓的口气继续对我说，“曹七十分精明，今日这关即使过了，明日他还会让你杀人，以此测试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服了药！”

“啊？杀人？”我猛地停了下来，双眼圆瞪，难以置信地看着夜浮生。我连小狗死了，都要伤心好半天，这会子还让我杀人？心里对今日这出戏实在有些气馁！

“是！”夜浮生点点头，语气坚定地对我说。

“算了，你还是让他杀了我吧！”我摇摇头，有些泄气地说道。又是催情剂，又是杀人，为了避免贻祸别人，不如自己死了干净！而且，到这个世界，我就没有安生过，说不定死了就能回到我以前的时代也不定呀？心里竟然对死充满了期待！

“死？你以为那么简单？”夜浮生语气低沉地对我说道，眼神也变得凌厉起来。

这凌厉的眼光非但没有震慑住我，却将倔犟的我心中积久以来的怒气一下又撩拨了起来，我忿然地对夜浮生吼到，“简单？死本来就很简单，是你非得把它弄复杂了，是你硬把我变成你的什么死士。为你生，为你死，难道你就不能让我解脱，非得折磨我？”

和他相处这么久，还从没有看过他生气，今日夜浮生竟然眼眸喷火，额角青筋暴露，似火山一触即发的状态。他紧握拳头，尽力控制了一下，才讥嘲地说道，“死士？哼！以我夜浮生的武功修为，江湖上还没有几个人能近我的身，至于死士，就凭你那三脚猫功夫也配？挟制秦如风，没有你，我一样能做到！你太高估你自己了！”

“你！那你为什么给我服‘长生’？为什么要折磨我？”我被他不屑的语气，轻蔑的神情给气昏了头，一阵风般扑了过去，挥舞着拳头垂打着他。虽然，夜浮生曾说过我的内功是他的两倍，不过我根本不懂得如何使用，有和没有都一样。

夜浮生一只手便轻易得将我的双手反抓在背后，一双幽黑的眼眸望着我，眼波掠过一丝难过。

“和我在一起，真的就那么痛苦吗？”夜浮生低沉地问我。

我气咻咻得迎着夜浮生的目光，想着初见时，他的温文尔雅；想到马车中，他的狡颉；想到夜里，他的鬼魅；想着凌州城内，他笑眯眯陪着我逛街。我将头撇向一边，冷冷地对他说，“夜浮生，请放开我！”

夜浮生慢慢松开手。我转身跑回了房间。晚膳后，曹七还没有见到踪影，我心存一丝侥幸，或者他不会来了？悬在半空中的心仍然没有放下来，我焦灼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烛火下，影子随着来回走动的身体，在屋内来回移动，杂乱、狂舞，挠得我更加心烦！

斯时，夜浮生快步走了进来，在我耳畔低语说道，“曹七来了，在书房！一会就过来！”

死，我不怕，可是就怕生不如死，受尽折磨。我心下不禁有些胆怯，如点漆般的眸子在烛火下显得更加莹亮，怯懦、焦虑一览无疑。夜浮生许是看出了我的担心，伸手握住我有些微颤的手，安慰我，“别怕！有我在！”

我感受着他覆盖在我手背的温暖，心下竟然有了片刻的安宁，略微迟疑了一下，点点头。或许应该相信他?

夜浮生从怀里取出一个瓷瓶，从中倒出一粒如绿豆般大小的红色丸子，用指甲在手心里将其掐了一小半递给我。

我双手冰凉，手心冒着冷汗，手指有些僵了，好不容易才捻起那半粒药丸。我看了看那点大的红丸，又看了看夜浮生，他正用镇定、宽怀的目光凝视着我。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一闭眼，将药服下！

“待会，等曹七见过了，我会给你服下寒冰丹，它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不过这之前你得装作……，不能让曹七发现破绽。”夜浮生轻声对我说道，并用眼瞟了瞟已经羞红了脸的我，“你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身上已有些微热的感觉，额角冒出了细细的汗珠。

夜浮生黑黝黝的眼睛瞅瞅我，转身离开了。刚到门口，就听到一个陌生的男子口音戏谑地说道，“不用麻烦夜公子，小的自己过来了！”

我傻傻地站在那里，身子越来越热，体内似燃了一把火，灼热难耐。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是好，只是紧抿双唇，咬紧牙关，极力忍耐着。

夜浮生领着曹七踱进了房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曹七，人高瘦，尖嘴喉腮，眼睛特别精亮，咕噜噜地转，给人很精明、狡诈的感觉。

“她，发作了吗？”曹七慢慢向我走了过来，似看到羔羊的恶狼般两眼放光。

“你自己看吧！”夜浮生淡淡地说道，眉眼间隐约有种厌恶的神色浮现。

曹七用他那满是欲望的眼光，细细打量着我。估计因为药起作用了，我身体此时已如燃烧得熊熊烈火般，炙热难耐。我的意志已经濒

临溃败的边缘，浑身发软，身子有些无力地向后靠到了几案上。双眼渐渐开始模糊、清澈的眼眸如浸在甘泉中的黑珍珠般莹亮、水灵，却又满带欲望，脑子昏昏沉沉的。

“脸颊绯红，皮肤泛着红晕，额角冒汗，双眼迷离，是欲火中烧的表现！”曹七边说边伸手过来抚摸我的面颊。

看着他越来越近的手，我心中一阵厌恶，本想抬手打开他肮脏的爪子，却发觉手发软，根本无力抬起。他刚刚碰到我面颊的指尖却让我感觉到了一阵清凉，如炎炎夏日吹来的一阵凉风般让人舒爽不已。此时，我仅存的意志被这轻轻的触摸给完全溃决掉了，不禁轻轻呻吟，“嗯！”那声音让我觉得自己很淫荡，屈辱的泪水溢出了眼眶。

差不多同时，夜浮生眉头紧狞，厉喝一声，“放开她！”

曹七愣了一下，慢慢收回手，略带酸意地对夜浮生说，“夜浮生，便宜你了，这么个美人，说不定还是个雏儿呢！”说罢，转身准备离开。临出门，曹七回头用狠厉的眼光看着我，然后对夜浮生说道，“人，我已经准备好了，明日早上在花厅等着！”目送着曹七渐渐远去的背影，夜浮生缓缓走了过来。斯时，我除了热，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觉得自己快要被烧着了，再是什么也不顾，胡乱的撕扯着自己的衣服，轻声呢喃着，“我，我好热，好难受！”那声音极娇媚诱人！

夜浮生从怀里拿出枚桂圆般大小的萦白药丸，用手轻轻送入我的嘴中。他冰凉的手指触碰到我的唇瓣，顿时我觉得此处的热火仿佛被他浇灭了般，便对他轻声呼唤，“抚摸我吧，我，我好热！”夜浮生本已经收回的手僵在半空中，他深幽的眸子定定的注视着柳云昔。夜浮生看着她媚眼如丝，香腮绯红，红唇娇艳欲滴，衣衫因为撕扯有些微乱，如羊脂玉般的肌肤露了出来，因为药物的作用它们泛起了红晕，颈窝处美丽的锁骨似在招引着自己。夜浮生感到有些口干舌燥，体内的欲望开始升起，眼光越来越灼热。不！现在不是时候！他一下将刚才的欲望给压抑下去！

我双腿发软，已经有些站不住了，体内欲望叫嚣，看着面前的有些出神的夜浮生，便将身体靠了过去。未待我靠近，夜浮生已经一个打横将我抱了起来。

感触到他有些微凉的身体，我觉得身体舒服了不少，便嘤嘤低语，“抱紧我！抱紧我！”

夜浮生炙热的眼眸凝视着我，却没有进一步动作，只是将我放到床上，点了我的穴，让我动弹不得。然后，他放下帘帐，背对着我，在床外侧，打起坐来。

不知是不是寒冰丹起了效果，我恢复了些神志，身体已经不似方才那么热了。

我见夜浮生背部的衣服全湿了，便悄声问他，“你，你也觉得热？”

“你不要以为曹七那么容易被骗，他一定还在附近！没事，你最好能继续叫着！”夜浮生没好气地低低对我说道。

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遂问他“叫什么？”

夜浮生回过头来，双眼冒着火，有些气地说道，“就当我现在在打你，知道了吧？”

“哦！”我好像明白了。然后，我便打开嗓门，大声、凄厉地叫唤着，仿佛自己正在受着残酷虐待般。惨烈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夜空。

可是，没想到这惨绝人寰的叫声没把曹七引来，却引来了一柄长剑。

［柳暗花明:第十五章 贪恋（三）］

我正努力地叫着。突然，“嗖”的一声，一柄寒光凛凛的长剑划破帘帐，直冲夜浮生当胸刺去。

夜浮生向侧一闪，低喝一声，“谁？”

“是我！秦如风！”秦如风的声音冷冷地飘了过来，如隆冬吹过的刺骨寒风让人不由得一阵寒颤，手中的长剑继续挥舞着，剑过，连躺在床上的我也能感到阵阵劲风掠过。没几下，帐幔便破碎不堪了。夜浮生一翻身，冲出了帐帏。

“如风？”我有些期盼，有些激动，又有些尴尬。

秦如风瞧了瞧衣衫不整的我，狠历地对夜浮生呵斥道，“你对她做了什么？”

夜浮生促狭地一笑，“王爷，你不是都看到了吗？”

秦如风铁青着脸，当下便挥舞着长剑，向夜浮生发动攻势，招招凌厉,欲致夜浮生于死地，而我却感到那散着凛冽寒芒的剑不是刺向夜浮生，却像是刺向了我！内心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揪心！这就是‘长生’?

情急之下，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曹七，只是大声喊道，“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话一出口，便想起了刚才忘到九霄云外的曹七起来，心中暗叫：糟糕！

“哈哈哈！”曹七那尖锐刺耳的笑声在窗外响起，在这漆黑的夜色下显得可怖！

这突如其来的笑声让房内交手的两人停了下来。夜浮生白了秦如风一眼，埋怨道，“王爷，你来得可真是时候！”秦如风此时心下有些明白了，刚才怒气冲冲地神情淡化为安然、镇静，眉宇间一丝眷恋和柔情涌了上来，如和煦春风般柔柔的目光射向了我。

话音刚落地，曹七已经拊着掌，踱进了房间，“好啊！好啊！夜浮生，你这戏演得还真精彩，如果不是睿王殿下，险些竟将我骗过了！”

随着曹七进入房间的还有十来个或拿刀、或拿枪的行武之人，看样子，他们功夫不低！

“主子正愁如何解决睿王您哪，正好，今儿个你也来了，莫若让小的送你们一同上路，主子一定会分外高兴的！”说罢，曹七狰狞的一笑，嘴角一扯，“上！”

那十来个人“刷”地一下，将秦如风和夜浮生团团包围在中央！不过，他们二人倒是神色自若，没有一丝怯敌的心绪。

秦如风镇定地环顾了一下房内的人，轻蔑地一笑，“嘘”轻吹一声口哨。不一会，门外又涌进来几个黑衣人，从衣着和神情看，应该是追风堂的弟子。

曹七见情势有所变化，脸色微变，眼睛咕噜一转，立刻纵身向我飞了过来，

说时迟，那时快，夜浮生已经足尖点地，飞抢到曹七的前面，拦住他的来路，和他厮杀起来。

秦如风此时一个飞身，一个旋转，已经奔到我的面前。他伸手解开我的穴道，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云儿！”

“如风！”这一个月来，魂牵梦萦的人来了，他是我梦中期待的于危难之中救我的人。我紧紧搂住他，头靠着他宽阔的胸怀，嗅着他特有的兰草般的馨香，热泪盈框。他用手轻轻摩索着我的秀发，劝慰我，“没事了！没事了！”我仰头泪眼迷蒙地看着一个多月不见的他，瘦削了不少，整张脸显得棱骨过于分明，双眼布满血丝！秦如风低下头，在我耳畔轻语道，“云儿，跟我回去！”这句话一下惊醒了犹似在梦中的我。回去？还回得去吗？且莫说我服了长生，即便没有，和他回去后，做他的第十八房抑或第十九房妾？这不是我能接受的！而且，说实话，我内心深处并不十分相信他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就能爱我深到什么程度，我并不十分相信爱情，它太虚无缥缈了！我犹豫不绝地眼神、表情让秦如风看出了端倪，他略微蹙了眉，正要说什么。这时我不知为何心一下揪得很紧，感觉到夜浮生有危险，忙撇头寻望他。和曹七交手的夜浮生似有些分神，竟然露出了个空档，曹七的剑向他胸部刺去！

我大叫一声，“不！”然后，下意识地猛推一下秦如风，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道将我的身体向夜浮生方向推了去，机械地运气，聚集全身力量于掌中，向曹七背上猛击过去！

只听“嘣！”一声，曹七身体晃动了一下，握着剑柄的手缓缓地松了，正要刺向夜浮生的长剑“晃啷”一声落到了地上。他慢慢地转过身子，嘴角溢出缕殷红的鲜血，惊恐地说着，“你！你！”话未说完，曹七便轰然倒在了地上。

我见曹七死了，一下便懵了，脑子一片空白，呆呆得站在那里。瞪着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看倒在地上的曹七，又瞧瞧自己的手掌，呢喃着，“我杀人了？我杀人了？”

就在这时，两个随曹七来的人看见曹七被我击倒在地，立刻向我扑了过来。夜浮生见状，忙将我拉到自己身后。一个持枪的人挺枪向夜浮生刺过来，这一枪对准他的小腹，来势极是狠辣。夜浮生右腿横跨，伸出左掌抓住枪头，撇断花枪。旁侧一人见其左臂伸出，一刀砍下。夜浮生右手腕一翻，夹手已将单刀抢过。夜浮生单刀展开，寒光闪闪，如风似电，那两人很快便鲜血四溢，做了刀下鬼。

此时，夜浮生方回身，一手温柔地揽着我，一手轻轻地抚着我的头，勾下头，柔声问道，“没事吧？”

我此时已经清醒过来，仰头迎上他关切的目光，轻轻摇了摇头。

如风？秦如风呢？我心里“咯噔”一下，忙扭头望向秦如风，他正用寒浸浸的眸子打量着我和夜浮生，一只手还捂着我刚才猛击的胸部。

夜浮生似也已经注意到了秦如风的异样，放下手，嘴角噙着抹笑，意味深长地看着秦如风！

“我……”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启口解释。

“你们全都出去！我要和这位柳姑娘好好谈谈！”秦如风威严地命令道。

夜浮生看了看我，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还是随着其他人一起步出了房间。

“柳云昔，你藏得真够深的！本王实在没有想到你的内功竟然如此深厚？”秦如风冷冷地对我说。

“我……”秦如风因为刚才的事情产生了误会，既然已经无法和他回去，莫若就让他误会下去，或许这是了结这段孽缘的最好方法！

“夜浮生把你这颗棋子调教得很不错嘛！本王山上遇袭，接着他就安排你这个貌似芳婷的柳云昔出现，刻意接近本王，甚至不惜用苦肉计，让本王倾心于你，接下来，你们又使出欲擒故纵的招数，让本王牵挂你，是吧？”秦如风愤恨地对我说。

“是。确实如此！没有想到被王爷一眼就看穿了！”我咬牙，硬生生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来，心却如刀绞般疼痛，晶莹的泪花充盈眼眶，忙背过身体，尽量不让秦如风察觉！

屋内一片沉寂！但是我可以感觉到秦如风内心因为欺骗而产生的汹汹怒气和对我的极度失望！

好一晌，秦如风缓缓对我说道，“柳云昔，本王给你两条路，一：和我回去，念在你尚未做出对本王不利之事的面上，我可以对过往的一切既往不咎，待你如同以前；二：从此你和我恩断义绝！”听得出来，秦如风对我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地让步和妥协，于他似乎已是极其艰难的了。可惜，我和他无缘！我银牙一咬，狠心对他说道，“不用

了！王爷！你请回吧！”莹莹的泪珠似断线的珍珠般滚落下来，心中犹如翻江倒海般滚动。

秦如风显然被我的话震惊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干脆地拒绝了他，稍一怔，旋即冷哼一声，“哼！”然后大步跨出了房间。即便如此，当他和我错身而过时，他的眼波中闪过的那丝失望、那缕伤心，深深地触动了我，久久地留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听着“得得得”的马蹄声渐行渐远，心中那份委屈也渐渐扩散开来，终于忍不住，捂着脸，“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不知何时，夜浮生来到我的身后，轻轻拍了拍我，“别哭了！”

我抹了抹脸颊上的残泪，摇摇头。虽然不舍，虽然蒙受了重重委屈，但是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而且是自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已经准备好了，咱们现在赶紧走吧，待天明，就迟了！曹子恒的人很快便会来的！”

我转过身，望着夜浮生，郑重地对他说，“我和秦如风之间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而曹七也是我杀的！所以你还是自己走吧！”

夜浮生双眉紧拧，对我淡淡地说道，“你以为这样很英勇，是吗？”

“我不需要你的怜悯，而且现在我对你而言，不过是一张废牌而已！”

夜浮生淡笑一下，反问我，“怜悯？我是那么慈悲的人吗？”他略顿了顿，叹口气，“我倒希望自己真的只是将你当作一张牌而已！”

我诧异地望着夜浮生。

“算了，别闹了！赶紧走吧！要不，真来不及了！”夜浮生伸手过来牵着我就要往外走。

我摔开他的手，摇摇头，坚定地对他说，“我是绝对不会和你走的！”

夜浮生温雅地一笑，“那你是要我动手了？”

“随便！”我冷冷地回答他。

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嘈杂的人声、脚步声。

未等我搞清楚怎么回事，夜浮生已经揽住我，从窗口飞了出去，跃上马，拉紧缰绳，朝别舍后的山上奔去！

只听到身后响起一阵叫喊声，“追啊！快追！”

［柳暗花明:第十六章 风回路转］

夜浮生一手握紧缰绳，一手扬鞭，策马疾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山路不过丈余宽，马儿在其上急速奔驰，如风驰电掣般，让我不由心惊肉跳。远远的“追啊！快追！抓住他们！”的声音夹杂着马儿奔跑的响声在山谷回荡！

说实话，夜浮生的骑术相当不错，马儿不仅行得稳，而且基本是在靠着峭壁这侧急行，虽惊，但并无险！行到半山腰，望着山路两旁，一侧是陡峭的山壁，一侧是万丈深渊，我的心平静下来，暗自思度：我极厌倦被人暗中算计、利用的生活，既然生无可恋，那么或许这就是我的归宿呢?

打定主意后，我遂对夜浮生大喊道，“放我下去！”

正专心驭马的夜浮生，被我这句话给惊愣了，他不解地问我道，“你要做什么？”

我冷笑一声，讥讽他，“肉盾不就是现在用的吗？”

夜浮生仿佛没有听到我的话般，不搭理我，只是将握鞭的手紧紧环住我，继续夹紧马腹，催马前行。马儿如离弦的箭般飞驰向前。我一咬牙，使出吃奶的劲掰着他环住我的手臂，可是那胳膊却如生了根般，丝毫不能松动半分。我气急，疯狂地在马背上闹着，用指甲在他胳膊上又抓、又挖，又掐，嘴里拼命地叫嚷着，“放下我！放下我！”或许是我的闹腾，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马儿此时受了惊吓，疯也似的朝一条小路上奔去！夜浮生待要再勒马返回，后面已经响起了“快啊！他们上了死路，快追！”的叫喊声。

不一会，眼见前方已无路可走，只有一小块平地。夜浮生忙松了缰绳，揽住我跃下马。那疾驰的马儿却因为收缰不住，长鸣一声，坠下了山崖！那凄咧的长鸣在山谷中久久回荡！

后面追赶的人见状，忙都收僵停了下来，以半弧形将我和夜浮生围在那块平地上。

一位面上有一触目惊心的深红色刀疤的人“嘿嘿”的笑了几下，慢慢朝我们走过来。边走边讥嘲，“夜浮生，没想到你竟然会为了一个女人被判你义父？将这个女人交给我，你和我一同回去向你义父解释清楚，或许他老人家会放过你也不定？”

夜浮生宛儿一笑，“那要是我不呢？”

刀疤狰狞地说道，“那我可就要不客气了！”说着，已经抽出了明晃晃的刀！只见他手一挥，“上！抓活的！”后面的人慢慢抽出了兵器。

“慢！”我手一扬，大声对刀疤喝道。

“可是改变主意了？”刀疤狞笑着对我说。

夜浮生握住我的手，低喝道，“云昔，别胡闹！”

我暗自使劲摔开他的手，走上前一步，对刀疤凛然说道，“曹七，是我杀的！”

“你？哈哈哈哈！”刀疤仰天大笑，“就凭你？”

我斜睃了他一眼，讥嘲地说道，“哼！连曹七都被我一掌击死，你？”侧头鄙夷地打量了他一番，语气轻蔑地对他说，“估计半掌都用不着吧？”

“你！”刀疤顿时气得涨红了一张脸，朝我扑了过来。

我朝侧轻轻一跃，与夜浮生保持了丈余的距离，与刀疤打起来。

没几个回合，我便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崖边。夜浮生似已经察觉我的意图，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气定神闲，焦灼毫不掩饰地现于脸上，飞身朝我跃了过来，想要拉住我。可我一闪身，躲过刀疤横砍来的一刀，就在夜浮生快要抓住我的一瞬间，身体向后一仰，落下了悬崖。

“云昔！”夜浮生痛彻心扉的喊道。“嘶”一声，由于他赶来不及，只抓住了我的一片衣角，握着那破碎的衣角，心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撕心裂肺，眼中满是凄楚、悔恨。突然，他一个纵身，也跃下了悬崖。

耳边“呼呼”的作响，双眼再一次深深地望着苍翠的青山，蔚蓝的天空，白色的云朵。死，并不可怕，而且于我而言，更是种解脱！可是怎么才能死，却非常艰难，还得精心算计，真累！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嘣”，我的身体好像被崖壁上的什么东西挂襻了一下，闭上双眼，忍受着背部传来的钻心疼痛，心中不断告诉自己，“快了！一切都快结束了！”身体急剧加速下降，就在这时，突然一只手牢牢握住了我的手臂，那分坚定，那份不舍，震惊了我！谁？是谁？我睁开眼睛，眼前的人让我错愕不已。夜浮生！竟然是夜浮生！他一个飞旋，将我紧紧搂在怀中，脉脉深情地注视着我！

“嘭”一声，我们已经坠到了崖底。没有期待的乱石，只有湍急的河流。肆虐的河水惊涛拍浪，朝下游呼啸而去，时而卷起阵阵漩涡。夜浮生抱着我，在河水中沉浮。我本就不喑水性，几口水喝下去，便失去了知觉！

当我再次醒来，已经躺在了树林里。深邃的夜空，点点繁星，忽闪忽闪的。

换了别人，我此时或许会感激涕零，可是他，却让我的心矛盾不已。望着熊熊燃烧的篝火，淡淡地问他，“你对这儿的地形很熟悉，是吧？”

“你就是这样认为的？”夜浮生嘴角一扯，一抹苦笑浮现在脸上。

“难道不是吗？”我反问他。他会为我背叛他义父？不可能!他一定另有打算！

夜浮生轻叹口气，对我说：“随你怎么想！”略微顿一顿，沉声说道，“你为什么不告诉秦如风实话？”

怎么说是我的事情，和他有关系吗？莫不是怕我和秦如风断了关系，坏了他的计划？我一脸冷漠地望着他！

“因为长生？”

我冷冷地蔑视他一眼，实在懒得理他！不过，夜浮生却好像误会了，以为我默认了，竟而告诉了我一个让我惊诧不已的事情。

“知道秦如风为什么一直将你留在身边吗？”他莫测高深地说道。

不错，我也一直在思虑这个问题，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不禁用眼角微瞄了瞄他！

夜浮生捕捉到我的那尾余光，料到我有兴趣，于是便继续说道，“芳婷是先皇的义女，和秦如风是名义上的兄妹，可是他们两情相悦！不过芳婷最后嫁给了赵彬！而你长得几乎和芳婷一模一样！”

此番话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我目瞪口呆！虽然，之前也怀疑过，但是绝没有料到自己竟然是别人的替身！我不禁嘲笑自己真是可笑之至，竟然还为他而心动，为他敞开心扉，对他牵挂不已！心如刀割般疼，思潮激烈彭湃，可是面上尽力保持平淡，不能让夜浮生瞧了笑话，于是努力压抑自己的心绪，不露一丝情绪，淡淡地对夜浮生说道，“这和我有关系吗？”可是，交握的手还是不由自主地握紧！

夜浮生瞅了瞅我的双手，笑了笑，另叉话题，“我要为你清理伤口！”

“伤口？”这时，才觉背部异常疼痛。

“你被峭壁上的枯树枝给挂伤了！”

“不用！”我一口回绝他。兔死狐悲——假慈悲！

“伤口会感染！”夜浮生关切的对我说。

“折磨我，不是你最大的乐趣吗？”我冷眼瞧着夜浮生，讥讽他。我不相信他会有那么好心，不知道他又会玩什么花样！

“折磨你？”夜浮生眼波掠过一丝嘲讽，摇摇头，无奈地说道，“那是折磨我自己！”

我莫名的望着夜浮生，他的话语让我琢磨不透！

我和他一路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向沐月山庄行去！一路上，他呵护体贴，弄得我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又在打什么坏主意。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对他大嚷道，“夜浮生，你又在打什么主意？”

夜浮生见我怒目娇嗔，又好气又好笑，戏谑地说道，“在下目前还没有想起来，待想到时再告知，不知意下如何？”

我白了他一眼，就再也不睬他，继续赶路！经过半个多月的跋涉，我们终于到了沐月山庄。

沐月山庄

自那次后，我和夜浮生都尽量回避过去，只着眼于眼前。虽然，我心里还是对他存有一丝戒备，可是他待我却一直温存体贴，倒弄得我好像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他每日认真教我武学，我也潜心修习，尤其是剑法，竟然有些醉心其中了。有时，也一起喝喝茶之类。

黄花满地，白柳横坡。树头红叶偏偏，疏林如画。

泛着银光的剑在空中舞动着，朵朵银花在周围绽放，凛冽的剑气划过的每一处，片片红叶飘落！曼妙的白色身影，一个回转，红叶漫天飞舞，乌黑的长发在空中飘散成一个黑色瀑布，美得令人窒息！她的长剑在空中划下一道美丽的弧线，一纵身，剑光划破了天际。

夜浮生来了好一会了，就这么静静地瞅着柳云昔，从坠下悬崖那一刻开始，自己便清楚，心中是再也放不下这个外柔内刚，善良又倔犟的女子了！“啪！啪！”夜浮生拊掌，粲然笑道，“云昔，进步不小！”

他今日也是一身白衣，斜倚着红色的枫树站着，温雅绝伦地冲我微笑，真有些美轮美奂！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和我一起跳崖，反正自那事后，心中对他的反感和厌恶在渐渐淡化！

我对他回眸一笑，“这得多谢师傅教导有方！”说罢，收剑朝他轻快地走去！

“师傅？你好像还没有敬师徒之礼哦？”夜浮生哂笑道。

“那我现在就给你行礼，可好？”我嫣然一笑，对夜浮生说道。

说话间，夜浮生已经走到近前，轻声唤我，“云昔！”

我仰头望着他犹如夜空下沉静湖水般的幽深眸子，脸庞似发烧般滚烫，心中竟有些惴惴不安，忙低下头掩饰自己的窘态。

“云昔！我……”说罢，竟一把将我拥进怀中，宽阔的胸膛、坚实有力的手臂紧紧裹住我！

他低倾着头，在我耳畔温柔低语，“云昔，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

“我……”我轻轻推开他，眼波闪过一丝慌乱，一丝彷徨。其实，这两个多月来他对我的好，我也不是不知道，但是由于以前的过往，我实在不知如何回答！

“你还是忘不了他，是吧？”他失望地说道，脸上掠过一缕惊异、一缕难过。

“我，我不知道！”我张慌地对夜浮生说。秦如风，仿佛是很久远以前的人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忘掉了，可一经提起，心中却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难过！

夜浮生缓缓转过身，微叹一口气，低沉地说道，“准备一下吧，过几日我们要去见他！”言毕，踏着满地的红色枫叶独自离开了！

看着他落寞的身影，心中竟有一丝心疼！

［柳暗花明:第十七章 重回追风堂］

在一个秋高气爽、云淡风轻的日子，我随着夜浮生登上了马车，向追风堂行去！

夜浮生生活方面极是讲究。即使出门，也绝不肯委屈半分。从茶叶、茶具至面巾、靠背都精挑细选，一定都得是自己满意的方可！虽说心中有些觉得他过于挑剔，不过有档次的东西，比粗制滥造的，不论从品质还是感觉上都要好不少，使人用起来舒服不少！当下心下却暗惊：富贵真是侵蚀人，自己这么快便有些依恋这些身外之物了！难怪这些古人为了富贵、权利而尔虞我诈，相互算计！其实，在自己的时代不也是如此吗？人的本质都是有些贪恋舒适、享受的吧！对他们的行为多了一分理解！思及此，竟然想到夜浮生，他在这场争战中，是为了富贵还是权利呢？从这些日子和他的接触来看，二者都不像，抑或还有别的原因？我不由用探究的目光注视着对面而坐的夜浮生。他正用一只精巧的勺子从一个瓷罐中取出特备的清冽山泉，接着将其注入一个精巧的壶中，准备烧水泡茶。将水备好后，他又从一个特制的竹篮中取出一些松炭，舔入炉里，将火烧旺！因为以前和他一起喝茶，大多是一切都已准备停当，这还是第一回看他自己煮茶！见他泡个茶，也那么繁琐，真让我有些受不了，我不以为意地对他说道，“泡个茶，你也忒多讲究！累不累呀？”

夜浮生宛儿一笑，细心给我解释道，“这密云龙一定要用玉泉山的泉水泡！茶水，茶水，一是茶，二是水，有好茶而无好水，沏出的茶汤必定就不是正味。而这泉水必得用松炭来烧，因为松炭性温火慢，泉水方可煮得透些！”

一袭话毕，便知他是个品茶的行家，而我的外行话无疑显出自己学识的窄浅，出了这么个臭，我不禁脸颊绯红，有些讪讪的，再也不多言。

一会，水煮沸了，夜浮生取出一个玲珑锡罐，然后细致地做着掌泡，点汤、分乳、续水、温杯、上茶一应程序。茶倒好了，他递给我

一杯。看着洁白的梨花盏里，盛着半杯碧绿的茶汤。茶汤冒出的热气，袅袅的飘着，用轻盈的舞姿幻化而去，实在太美了，真有些不忍喝了。

“云昔，尝尝如何？”夜浮生明澈的眼眸掠过一阵暖暖的笑意，殷切的邀请我品尝！

我将梨花盏送到鼻尖底下闻了闻，清雅的茶香扑鼻而来，那香味仿佛能将人的灵魂也一齐净化了般清灵馨香。小呷一口，含在嘴中润了片刻，再慢慢吞咽下去，不由得暗自赞叹，夜浮生真是个中高手！以前，我并不会品茶，喝茶如牛饮，和他相处这些时日来，因为他的喜好，故而教会我不少！我嫣然一笑，对他说道，“这茶入口又绵又柔，咽下后，又有清清爽爽的香气浮上来，美味至极！”

我的一番赞扬使得夜浮生脸上第一次绽放出发自内心的真切笑容，若三月的阳光般温暖人心，我能感觉到他和我在一起是开心的！夜浮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相识、相知时的方式，或许我会爱上他！

我的一番呆愣，引来夜浮生的好奇，他语气轻和地问道，“云昔，想什么如此痴迷？”

他的话顿时将我从神游中牵扯回现实，想着刚才的胡思乱想，脸不禁有些红了，嘴角勉强扯出抹浅笑，灵机一动，总算找出了个话题来搪塞他，“我在想，你是织绣坊坊主，不知刺绣技艺如何？”

夜浮生又续了杯茶，忍俊不禁地对我说道，“你以为呢？”

想象着夜浮生手拿绣花针，在绣绷上穿针引线的模样，我不禁“噗哧”笑出了声，转而打趣他，“一定技艺高超，不知可否让我见识一番？”

夜浮生知道我在戏弄他，佯做生气的瞪了我一眼，“经营织绣坊，就一定得会刺绣吗？不过，我这里倒有一个绣品，可以让你瞧瞧！”说罢，从怀里取出了一块丝绢，递了过来！

这丝绢好眼熟！我将丝绢接至手中，还能感到由于其被贴身而揣，所浸染的夜浮生的体温，淡淡的暖意从指尖传到我的心，使我的心一丝震颤。摊开一看，竟然是自己绣的那幅“芭蕉熊猫与文君听琴”，我惊讶万分，不禁脱口问道，“你一直随身带着？”

夜浮生点点头，深邃的眸子中流露出如月光般的温柔。我迎着那抹柔情，却不知如何做答，只好故作随意地将丝绢递还他，头撇向窗外，淡淡地说道，“不过是一副普通的绣品而已！”刚才那暖人心脾的和谐气氛顿时烟消云散，只感到周围空气渐渐凝滞！虽然我不敢看他，但是仍然感受到他心底漫漫氲开的浓浓苦涩！

几天之后的黄昏，我们便到了追风堂！来之前，夜浮生给我化了妆，扮成他的小童。

下得车来，望着熟悉的门庭，心中有所感触：世事弄人！前后两次来此，不过几个月，可是心境却完全不同了！一时感慨，竟站在那儿发楞！也不知夜浮生叫了我多少次，我方醒悟过来。捕捉到他淡淡的笑容中那抹不易觉察的酸楚，心中竟然有些不忍，忙对他说，“刚才下车有些晕眩！”说罢，紧走两步，随着夜浮生进了追风堂。待安置停当，便一路七绕八弯，随着他到了一处屋宇前。远远地便听到从里面传来莺歌燕舞的声音，略一踌躇，看了看周围值守和带路的追风堂弟子，我恭谨地对夜浮生说道，“小的就不进去了！小的在此等候公子！”说罢，我还郑重地对着夜浮生行了个礼。夜浮生回头望了望低头行礼的我，淡淡地笑了笑，说道，“好吧，你就在此等候吧！”

夜浮生进了屋宇不一会，便见到里面鱼贯而出一列千娇百媚的歌女。想必秦如风正在消遥做乐吧，他过得可真是燮意！心中竟有些落寞，因为他的悠游自在？我不免自嘲一下，这就是虚荣心在作祟吧！再说自己在他心中即便不是夜浮生的线人，也就是个替身，何苦再自寻烦恼！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正想着，从屋里又娉娉婷婷地走出来一个若天仙般的美女，仅仅瞧了侧面，便认出来那是玉姑娘！因为怕被认出，我忙低下头，笔直笔直地站着。不知为何，她一下瞥到了站得远远的我，面上的盈盈笑意一下敛了，惊诧得望着我！略一迟疑，并未走到近前，而是向花园去了！不知她是否认出了我，心里一阵叨扰，转念一想，即便认出，也没有关系，反正秦如风已经将我和夜浮生划到了一块，更何况今非昔比！

这次出来，夜浮生并未告诉我此行的目的，我也并没有问他。半个时辰后，夜浮生和秦如风估计已经谈完了，一群美女又袅袅挪挪的进去了。屋内再次响起了婉转悠扬的歌舞声，见这阵势，一时不会

完，遂请屋外值守的追风堂弟子代为向夜浮生转答我先去休息了！然后，我便回房歇息。

睡了一阵，人迷迷糊糊醒来，感觉肚子“咕咕”地叫个不停！于是，出了房，准备去找点吃的，现在歌舞应该结束了吧，莫若顺道去问问夜浮生何时离开？自从我学会轻功后，就再也懒得一步步挪了，一来全当练习，二来施展轻功，行得也更快！几个起落，我便到了夜浮生的房外。

“砰砰——”我轻扣了几下门。

“进来！”夜浮生不变的温润声音从里面传来，不过今夜话音里却微带醉意！

我推门而入，一股浓浓的酒气扑鼻而来，让我不禁倒退了两步。放眼望内，夜浮生面色酡红，醉眼微眯，一个人倚坐在圈椅里，正自斟自饮。认识这么久，还没有见他如此醉酒过，心下有些担心，忙走到近前，用手按住他正要继续斟饮的酒壶，柔声轻语问他，“怎么了？谈得不顺？”

他眼睛盯着酒壶，摇了摇头，“很顺利！”说着，便将酒壶从我手下抽出，又为自己满满地斟了杯酒，然后举杯一饮而尽！待一杯下肚，方才缓缓说道，“我明天就走！”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怔愣在那里，他却误会了，径自自嘲地说道，“放心，只要我不想死，别人奈何不了我！”

这下我算明白了他的话！我呆呆得瞅着醉醺醺、面色赤红的夜浮生，心里不禁想着：曾经，自己不是一直想离开他吗？一直期望摆脱他吗？可是真正当他说出来时，自己却怎么觉得揪心的难受和不舍呢？是因为习惯他的体贴、温存，还是因为他这举动损伤了自己的自尊？我想不明白，可是内心那抹痛楚却渐渐弥漫开来，眼里涌进一阵又一阵的酸涩。

夜浮生见我不吭声，继续边喝边说，“我明日走之前，会对秦如风解释上次的事情！”

他这回的话彻底激怒了我，本来也就是一颗火星，经他这么一撩拨，便真如星星之火燎原了。我忿恨地瞧着夜浮生，胸膛急剧起伏，脸色刷白，冷言相讥，“解释？解释你给我服了‘长生’？还是解释你为

什么和我一起坠崖？你觉得我有用，就抢来下药加以利用，没有用了，就赶紧把我扔给别人，是吧？”

夜浮生一听，准备斟酒的手一下停在了半空，醺醺醉眼惊愕地看着我。

我气咻咻地继续说道，“你是怕我和秦如风没了关系，就没用了，这次带我来追风堂，就是想将我送回秦如风处，是吧？可是，我是人，我有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不是一样东西，随便你们扔来扔去！”说到这里，我再也不能忍住眼角夺目而出的湿润，悠地冲出了房间！

“云昔！云昔！”夜浮生呼唤的声音在后面远远的响起！

我和夜浮生却都未发觉此时正有一只耳朵，将我们的话悉数听了去！

扔下酒壶，仓惶追出的夜浮生痛楚的望着柳云昔飞离的背影，心底那抹揪人的酸涩慢慢蕴开了！原本以为，虽然她心里有他，而自己也曾伤害过她，可是只要告诉了她他为什么执着于她的原因，而自己只要将她留在身边，真心以待，假以时日，她必然会为自己敞开心扉，不求占据她整颗心，只要有自己一席之地，也就足矣！可是无论自己如何做，她终究还是放不下他，那么莫若自己成全他和她！虽然，自己对她的眷恋让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非常艰难，但是只要她开心，即便为她带来欢乐的不是自己！结果没有想到，却让柳云昔对自己的误会加深！或许，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咎由自取吧！若知道今日这局面，自己当初无论如何不会给她服下那该死的“长生”！

“唉！”夜浮生重重叹口气，沮丧地步回房间，继续喝酒。可是，喝着喝着，一个念头却从心底冒出，她刚才因为自己要独自离开而起的激烈反应，不正说明了她对自己的在意吗？想到这里，夜浮生的心情一下由阴转晴，欣喜不由得在心中宕开，暖暖馨意充斥着整个人，当下便扔了酒壶，冲出房间，找寻柳云昔去了！一气之下，我便施展轻功，如大鸟般，几个飞滞，出了追风堂，到堂外的小树林里收拾我纷乱的心绪。

待情绪不那么激动后，冷静想想：自己或许真有些喜欢夜浮生了！正思虑间，忽然瞧见一个黑影从不远处掠过，向追风堂去了！谁？心下忍不住有些好奇，于是提气纵身，远远地跟着！

此人身形高大，轻功甚是了得，而且对追风堂一定非常熟悉，只见他一跃，上了追风堂沿河的高墙，如鹏鸟轻盈展翅飞翔般，几个起落便到了追风堂的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前。这里我没有来过，甚是疏落，却又不敢跟得太近，怕被发觉。那黑影足尖点地，轻轻一跃，上了二楼，一个闪身，竟然不见了踪影。

我稍犹豫了下，最终还是一提气上了二楼。穿过亭台，进入了一条长廊。楼内没有灯火，一片漆黑，此长廊有二十来米长，两侧全是房间。幸好今夜月色甚好，如羊脂玉盘的圆月当空悬挂，银色的月光洒满大地。我将手指在口中蘸湿，捅破糊纸，借着从窗中射进的月光，向房内张望着。这里仿佛是追风堂的藏书室一类，一摞摞的书整齐地搁在书架上。我蹑手蹑脚地一间间房子找寻着，可是直到我找完长廊两侧所有的房间，都没有见到那黑衣人。正有些沮丧，却发现长廊尽处向左一拐，有一扇不大引人注意的小门，此刻虚掩着。我正准备用手轻轻将门稍微推开些，以便看清里面的状况，却不料从里面传来了一声低低的惨叫声“啊！”

[柳暗花明:第十八章 娇梦垂成]

那一声低低的惨叫，如一把利刃猛地划过肌肤，吓得我心惊肉跳，立刻缩回了正准备推门的手，整个人打了个激灵。此时想躲，却无处可躲；退，长廊过长，未等我出廊，此人一出，自己反而更加被动，而且此人夜半抹黑进入，八成不会是个好人，莫若就在长廊拐角处给他个措手不及。权衡好，自己立刻转身，一个箭步躲到了长廊拐角处贴墙而立，屏息凝神，警觉地侧头察看动静！就在此时，门“哧”地一下被拉开，一个身形高大，全身黑衣，连面部也蒙着黑布，只露出一双眼眸的男子张慌地夺门而出。就在他刚好跑到拐角处，准备拔腿逃离时，我出其不意地一个扫堂腿，那男子未料及此处会还有一人，一下向前一个趔趄。未等他站稳，我已经一阵风般欺到他的后背，‘飕’的就是一掌，猛击他背部。他扭身左传，躲过我袭去的一掌，一个回身，两手回兜，虎只相对，一双眼眸闪烁着惊惶和阴兀。然后他左掌虚探，右手就往我左胸袭来。我胸口微缩，也不退避，右拳直击对方横臂手肘，嘴里也没有闲着，大声喊道，“来人啊！快来捉贼！”对方见状，急于逃离，便使出绝杀技，狠历的招式如风如雨般向我袭来。我当下小心翼翼，将夜浮生教我的一咕脑全使出来，

见招拆招，遇势破势。不知不觉间，我和那黑衣人已经从长廊斗到了二楼平台上，人影飞舞，拳脚越来越快，因为我毕竟实战甚少，逐渐便处于下风了。不过，此时追风堂弟子也来了不少，那黑衣男子见人越来越多，趁我一个闪神，向我背部猛击一掌，顿时感到自己肋骨仿佛都被震碎了般，撕心裂肺的疼痛从后背传来，只觉喉头一阵温热，一口腥血喷了出来！我不由向前一个踉跄，那男子见有了空档，提气转身欲跑。就在这时，一只手伸了过来，将我扶住。我抬头一看，竟然是秦如风！那些追风堂的弟子那边厢已经上前将黑衣人围住，黑衣人见脱围困难，从怀中取出一个不知什么东西的暗器，向地上一扔，便烟幕四起，呛人鼻息的味道便四处弥漫开了。当大家回神，那男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云儿，没有事吧？”秦如风那熟悉的低柔话音响在耳畔。他双手扶住我的肩，勾下头，眼眸中流露出温柔、真切的关怀。我望着这曾经让我牵挂、留恋的人，不知为何，此时却感觉特别陌生，轻轻摇摇头，伸手就想抛开他扶住我的手。

没有料到，秦如风却手臂一紧，将我揽进怀中，就要吻了下来，他的亲昵动作非但没有让我觉得温馨，反而让我有种芒刺在身的感觉，手上加了三分力，一把将秦如风推开。斯时，感到一道氲着淡淡哀愁的眸光正在注视着我，我一扬头，看到夜浮生那如沉沉夜色般深邃的双眸正瞅着我和秦如风，他扬头，眼帘微合，摄人的苦涩、苍凉浮现在脸上，一转身，轻轻飘走了。我的心却如被人挖出了胸膛拿在手中措捏般疼，我想自己是明白了自己的心，也明白了他今夜为何要那么做了！

秦如风诧异地看着我，扭头回望身后，却什么也没有，继而对我软语温存道，“云儿，你还生我的气？当时你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

他的话语让我收回了翩牵的神思，淡淡对他说道，“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即便没有这些事情，你我也是不可能的！”

秦如风双眉一拧，刚才的温软一下消失殆尽，冷然问道，“为什么？”

他的一脸冰冷让我感觉到自己其实从未真正了解他！而且有些事情，也应该说明白以做一个了断了！我淡然问他，“我要的是一个全心全意的爱，你能给吗？”

秦如风漠然、惊异地瞧着我！在他们的时代，男子三妻四妾就如吃饭、穿衣般再平常不过，而对于如秦如风这样的皇室，更是避免不了！不管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政治因素，总之妻妾成群再所难免！

“你这是借口！是因为他吧？”秦如风眼眸寒浸浸地看着我，一丝戾气悄然从眸中逸出。

周围的空气似乎因为他那一脸寒霜而快要凝结了，而我也感到一种透骨的寒栗！眸光一暗，心中怅然，秦如风的痴狂、固执让原本可以好散的结局也没了，重重叹口气，继而对他轻语道，“这和夜浮生没有关系！纯属你我二人之事！而且我所言非虚，句句真言！另外，我还想劝你一句，别总认为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珍惜现在拥有的吧！”说罢，我转身欲离去。

“站住！”秦如风霸气而满夹怒气地喝道，“你什么意思？”

我淡然一笑，说道，“王爷是聪明人，难道还需要我说明吗？”顿了顿，我问道，“王爷，不去看看是否短少了什么？”从贼人出现，到离开，秦如风似乎并不关心，他是早已预料到了，还是本来就是他设的局？不管是哪种情况，那黑衣人今夜去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如果是秦如风设的局，那么他是为了试探谁呢？而追风堂内又藏了什么呢？心中不禁疑窦丛生。不管如何，现在自己应该去找个人！也不等他再说什么，已经纵身飞得老远了！第二日清晨

夜浮生步出房间，准备离去！他刚刚跨出房门，却意外发现了正迈步前来的秦如风，心下好奇今日秦如风怎么会来送行？从昨夜的情形看，秦如风似乎已经知道事情真相了！是来看自己的笑话？还是又有什么别的事情？他当下绽放出招牌似的淡笑，眸中闪过一抹嘲讽，淡语相问，“王爷这么早？来为在下送行吗？实在荣幸！”

秦如风微微一笑，不期然，脸上却悄然逸出一阵阴骛，冷冷说道，“是啊！茬临离别，本王再来看看夜公子！”

夜浮生看到秦如风一脸阴霾，自己本来心绪就不好，也就懒得再和他继续虚情假意地客套，一言不发地往堂外走去！到了追风堂门外，夜浮生回身望了望朝阳中金壁辉煌的追风堂，暗想昨日来时的情景，眉心不觉间慢慢聚拢，心中荡起淡淡酸楚，眼波中漾起一波波的不舍，一咬牙，转身，头也不回地径自朝马车走去！

夜浮生一掀开车帘，赫然看到了车里似乎睡着个人，心中暗惊：谁？正要开口呵斥，立刻想到身后的秦如风和他今早的神情，当下便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眸中掠过一丝狂喜，撼人心魄的喜悦在胸中荡漾，整个车子此时仿佛都漾起阳光般灿烂的气息。掀帘的手，此时由于内心激动竟然有些微颤动，他尽力压抑住自己的心绪，不动声色地登上马车，放下车帘，对着车外说道，“启程！”

看着酣睡的柳云昔，夜浮生的眼眸中飘散出阵阵温柔的目光，如柔柔月色，如轻轻晚风，撩人心魂。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变得如此惆怅，如此因情而哀伤，一次自做主张差点错失心中的最爱！一次！一次就够了，今生自己绝不再放弃！不觉用指尖轻抚她有些凌乱的如黑色紫檀般的云鬓，柳云昔却似被惊扰了般，头微微一侧，继续梦着周公！看着她娇庸如睡莲般洁逸，如芙蓉般娇艳，怜爱之情从心底如泉水般汩汩涌出，不由得倾身俯下，准备吻上她粉嫩的面颊。

感受到他温热的气息欲来欲近，我一个翻身，向侧躲开了，嘴里由不住地‘咭咭咭’笑个不停！其实，从他上车时，就已经醒来，只是想看看他会怎么样！此时，终于忍不住露了陷！夜浮生见我的神情，知道我刚才是在戏弄他，伸过手来挠我的胳肢窝，嘴里嘻笑道，“好啊！现在你还会戏弄人了！”我最是怕痒，边躲边向他讨饶，可是直到我快要笑得断气了，他方才饶过我。

由于刚才笑得过度，一时还没有喘过气来。我边喘着气，边用手肘支起上身，不期然对上他散着幽幽深情的眼眸，眼波交汇处阵阵柔情弥漫开来。我的心“砰砰”直跳，脸颊滚烫，看着他越来越近的俊颜，不由得闭上眼睛。夜浮生将我一个旋转，抱入怀中，他温热的唇已经如羽毛般轻轻落到了我的唇瓣上。他的吻温暖而柔软，细腻而温存，唇齿间细细的辗转纠缠，让我的大脑渐渐变成了空白，只是生涩地回应着他，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眷恋，这或许就是自己要的吧！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放开我，软语问道，“云昔，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还以为你……”

他的话让我想起昨夜他要将我留在秦如风处的事情，心中恼怒，故意瞪眼，用手猛地推开他，撅着嘴，佯做生气地说道，“哼！你答应我办三件事情，这一件还没办，就想赶我走？”

夜浮生盈盈笑意如花般在脸上绽放开来，用手又将我揽进怀中，在我耳畔呢喃着，“对不起，我以为你……”

“你以为……要是再以为什么，我就真走了！”对于他的自做主张，我真有些哭笑不得！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说着，细密如雨般的吻又轻轻落了下来，沿着耳后，颈项，到了锁骨，让我一阵舒麻！可是，因为昨夜所遇的黑衣人，心中疑惑从从，忙脖颈一缩，轻轻避开他，柔声说道，“夜，别闹！我有事情要问你！”

夜浮生停了吻，抬起头，在我耳畔低语道，“是关于昨夜的事情？”

“嗯！”我点点头，继而说道，“我觉得最奇怪的事情是秦如风从出现至我离开，对那来偷窃的黑衣人似乎并不感到惊奇和意外，而且也并不关心那小屋子里面是否有东西短缺！”

夜浮生淡淡一笑，对我说道，“追风堂内或许藏了什么东西，连秦如风也想得到却又未能得到吧！”

“什么东西？你知道？”夜浮生的话仿佛他已经知晓昨夜不过是个局，而且知道秦如风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我不由得侧脸回望一脸莫测高深的他。

他紧了紧揽在我腰际的手，轻声抚慰道，“知道多了，对你没有好处！时候到了，我会告诉你的！”虽然对他的一番话，心中略有不满，可是也知道他完全是为了我好，也就不再和他计较了！

不知是不是因为刚才的一紧，我的背部又传来阵阵刺痛，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嘶”。

“怎么了？”关切和焦虑溢于言表。

我摇摇头，强笑道，“没有什么，只是昨夜和黑衣人交手时，不小心中了一掌！”

“让我看看！”话音尚未落地，他已经将手搭在了我手腕处，看着他悉心、认真的神情，一阵馨意在心底蕴散，有人关心，真是好！

稍一会，夜浮生方对我说道，“还好！伤不算重！”说着，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倒出一粒晶莹剔透如翡翠般的绿色药丸，送到我的嘴边！我瞧了瞧他手中的绿丸，心里想着：他的药还真多，而且还都特

别好看，不过从认识起，就没有给我服过好东西，于是半真半假地对他嗤道，“不会又是什么长生短命之类的吧？”

他用幽深的眸子瞥了眼我，知道我因为以前的事情心中对他还有些芥蒂，对我说道，“还不信我吗？那我先服，可好？”说着，就把那粒美丽的莹绿送入了口中，一下咽了下去。

虽然我对以前的事情也还做不到一点不介意，不过此时是真和他开个玩笑，没有想到他那么认真，心中有些不忍，忙宽慰他，“我信你！刚才不过玩笑一下！”继而对他嫣然一笑，“你喂我，好不好？”

此时，夜浮生方展颜笑了，又取出一粒药丸，慢慢送入口中，然后俯下身，吻上我的樱唇，用舌将药丸度到我的口中。待他要继续，我肚子却很煞风景地“咕咕”的叫个不停。此时我方想起从昨日傍晚开始，便只吃了一些点心，还尚未吃过饭，遂娇嗔道，“夜，因为你，我从昨日傍晚至今，一颗米都未下肚，你说怎么办？”

“你一直没有吃东西？”夜浮生惊诧地问道。

我白他一眼，瘪了瘪嘴，没好气地说道，“你昨夜倒是莺歌燕舞，我一个小仆，谁来管我？”

“那你先吃些点心，一会到了前面镇上，再吃饭，可好？”夜浮生温言问我，语气中满是关切，如初春的阳光使人暖融融的！

“点心？”我一听他提点心，禁不住“噗哧”一下笑出了声，哂笑道，“你车里能吃的，昨夜早就全下了我的肚子了！我要你给我煮茶喝！”

夜浮生温润的一笑，动手给我煮茶了！看着他忙碌，想起他还没有说我们行程的方向，于是问道，“我们这是去哪里？”

他边忙乎边对我说，“我们先去见见织绣坊坊主！”

“织绣坊主？”我惊惑，莫名地问道，“不是你吗？”

他停下手中的活儿，宛儿一笑，淡淡的说道，“还记得上次我们一到凌州，当夜曹七便到了的事情吧？”

我点点头，莫非他怀疑自己身边有奸细？于是接过话头，对他说道，“莫非你怀疑身边有……”

他微微眯起眼睛，摇摇头，冷冷说道，“不是怀疑，而是确定！”

“确定？那人是谁？你怎么知道的？”心下好生奇怪，这两个多月来，自己一直和他在一起，他是如何知道的?

“你见过那人，在追风堂的厅内！”一抹戾笑浮现在夜浮生脸上。

我努力回想当日情形，当时好像有个紫衣童子，立刻恍然大悟，“是紫梨？”

夜浮生沉着脸，点点头。

“他为什么要出卖你呢？”虽然第一次见到紫梨，因为他的口气不善，便对他印象不好，可是当日在追风堂见他对夜浮生的态度甚为恭谨，这使我很难相信他会出卖夜浮生！

“见了，不就知道了！”夜浮生诡异地一笑，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为我沏茶！

[柳暗花明:第十九章 心结]

一路上，夜浮生和我十指相缠，并肩而坐，车内漾起一波一波的柔情蜜意，我们不时相视而笑，任沉默如歌，静谧悠扬！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我们便到了荠洲。在马车中，夜浮生带上了人皮面具。本来他要我也带一副，可是想着是用‘人皮’制成的，心里就恶心得想吐。我死活不愿，夜浮生迫于无奈，只好给我戴上一个带面纱的黑色斗笠！他如此小心，不知是为了避免被曹子恒的人发现，还是另有原因，我不得而知，也懒得问！

我们并没有去客栈投宿，而是沿着荠洲城的窄街小巷，拐进了一个僻静的胡同。这条胡同，人迹罕至，只有几户人家，但是都房门紧闭！只有胡同尽头的那个院落的门口点了两盏灯笼。马车就在这个小门前停了下来！夜浮生牵着我下了马车，门口侍立着的两个威武的黑衣人一见他，立刻恭谨地跪下行礼，口中朗声道，“属下见过庄主！”

夜浮生淡淡的吩咐道，“起吧！”无意间散发出的威严气势震慑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心里暗自琢磨着：夜浮生真是一个多面人，我是否真的了解他？心中不由划过一丝隐忧，如流星划过夜空，短暂却那么让人难忘！

略瘦的那个黑衣人立刻起身，走上前一步，微微向前倾身、低头，对夜浮生恭顺地说道，“属下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

“嗯！”夜浮生面无表情，冷冷地应了一句，脚却未停，依旧温柔地牵着我继续往院子里走！

“另外，那……”瘦黑衣人还想说什么，只见夜浮生左手一抬，他忙住了口，只是静静地在后面跟着。

夜浮生将我领到一间小巧别致的房间后，眉眼间含着清浅的笑意，温润地对我说道，“云儿，一路劳累，你早些歇息吧！”

从刚才的情形看，我想他一定是有一些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心里充满了好奇，究竟什么事情要瞒着我呢？难道是紫梨的事情？我当下绽放出如花笑嫣，温宛地对他点点头。他随即俯下身子，用双手轻轻捧住我的双颊，在我的额上映了一个轻柔、温软的吻。然后，又嘱咐了几句，才踱出了房间。

见他出了门，我立刻将门叉了，用被子、枕头伪装成人正蒙头大睡的模样，然后便准备从窗户翻出去。突然，我嗅到一股清幽的香味，忙屏息在房里寻找香味的来源。结果，在门角发现了一小拄香。看着这香，更坚定了我去看看究竟的愿望！

园子并不大，我很快便找到了夜浮生他们所在的房间，用蘸湿的手指在窗户的糊纸上捅了个洞，从洞口向内张望！夜浮生已经换了一身黑衣，此刻正慵懒地坐在圈椅里，忽明忽暗的烛火闪烁着，将他的脸庞分割出诡异的弧线。他将案几上的梨花盏送到嘴边，啜了口清茶，润了润，放下茶盏，才淡淡地问道，“人在哪里？”声音轻如羽毛，却又透着一股让人不容忽视的阴寒！

“在织绣坊的荠洲别业！场子那边此刻正由月他们在清理！”一个黑衣人回道。

“嗯！走吧！去会会这织绣坊主！”夜浮生一字一顿地说道，不经意间，嘴角绽开出一抹邪魅的笑容，丝丝缕缕的寒意就这么随着散开。或许，我已经习惯了他一脸温润，此刻乍见他这副面孔，不禁打了个寒颤！

因为怕被夜浮生发现，待他们跃上房顶，行了几步，我才远远地跟上。穿城行了大约小半个时辰，终于在荠洲城北的一座雅致的园子里停了下来。到了园子门口，已经有几个黑衣人在门外等候，其中一个身形娇小，似个女子，但因为距离太远，看不真切。他们行毕礼后，又诺诺地对夜浮生回了几句，然后一起进了园子。

我并没有随着他们从正门进入，而是围着园子绕了一圈，最后选择从园子有些荒凉的东北角进入。这里好像是柴房或者下人居住的地方，陈设简陋，不过还算干净。我从园墙跃入，感觉到周围静得有些异乎寻常，正准备沿着回廊去园里最宏伟的正房，却嗅到空气中似有一股若有若无的血腥味，一种不好的预感瞬间划过胸臆。我循着那丝淡淡的味道在漆黑的园子里找寻着。没行几步，我便明白了为何自己觉得这个园子不同寻常，那是因为“人”！这个园子，从我进入至今，没有看到一个人，只有无尽的夜色笼罩着这个怪异的园子！随着血腥味越来越浓，我觉得越发毛骨悚然！终于在一个似是柴房的门后，找到了腥味的源头！

我深吸几口气，镇定一下自己有些惶恐的心，颤抖着双手将门推开了一条缝！弥漫的血色瞬间染红了我的瞳仁，浓浓的腥气盈满我整个胸腔，我不由得倒退几步！屋内全是死人，他们横七竖八地叠躺着！从衣着看，似乎都是些仆役、丫鬟之类！不过，从其体格、肌骨看来，这些人都是练武之人，非寻常下人！他们都是颈动脉被堪堪划破，一条细细的血痕蜿蜒盘旋在颈边，似一条从地狱来的专门侵噬人生命的毒蛇般！看来，刚才那黑衣人的清场，必是指这个了！我的心不由沉重起来，深叹口气，心里思虑着：即使紫梨背叛夜浮生，那也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这些人顶多算是一群走狗，夜浮生用得着将这些人全部斩尽杀绝吗？虽然这些人也并非一定清白无辜，可心里还是觉得夜浮生这么做有些过分了！不忍多见那血腥场面，我惶惶然离开了柴房，向正屋急速行去！

正屋周围并没有见到黑衣人，我提气跃到屋顶，然后如壁虎般紧紧贴在西北角的屋檐下，从窗户缝隙向内探望，此处正好可以看到屋内众人的表情和夜浮生的侧面。他们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在这死寂的黑夜中，还是足以让房外的我听清楚了！

夜浮生坐在一张大大的太师椅上，噬血的笑意噙在嘴角，邪魅的双目精光流射，投向面前跪着的一个清瘦、秀气的青年男子。此人必是紫梨无疑！只见此时他披头散发，神色张慌，眼眸中透露出一抹慌乱、一缕恐惧，还有一丝对生的渴望。八九个黑衣人分立两侧，其中确实有一个女子，容颜娇美，从她注视夜浮生的眸光中无意流露出的温柔和敬慕来看，她对夜浮生绝不仅仅是属下对主子的感情那么简

单！角落里还躺着几个衣着艳丽的似歌妓之类的女子，不过看情形，死了应该不到一个时辰！

“你难道不知道背叛我的下场吗？”夜浮生如绵密冬雨般阴冷入骨的声音夹杂着森冷的气息幽幽响起。

紫梨脸色煞白，在昏暗的烛火下，泛着黪人的青色，双唇没有一丝血色，苍白如纸，额上已经渗出密密的一层汗珠，他差不多是完全趴扶在地，浑身如筛糠般抖个不停，颤声对夜浮生乞求道，“公子，真的不关小的事情，是姓曹的老贼以小的家人为要挟，小的迫于无奈啊！求公子饶命，求公子饶命！”

夜浮生清彻刺骨的眼光如鹰隼般牢牢盯向紫梨，“是吗？不过，据我调查，你好像是个孤儿吧，而且并无任何亲戚！不知你这家人从何而来？”

紫梨一听，脸色瞬间变得蜡黄，豆大的汗珠“啪嗒啪嗒”一颗颗从额上滴落到地上，脱口而出的声音，已经略带哭腔，“公子饶命，公子饶命，是小的一时糊涂，请公子饶命！”边说边“咚咚咚咚”地用头撞地，给夜浮生磕头，青石砖上的殷殷血迹幻化成朵朵梅花！一抹无奈从心底冉冉升起，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夜浮生紧抿的双唇缓缓漾开，如雪原上绽放的腊梅般，眼底却是一派的沉沉雾霭，泄露不出半分的情绪。他端详了紫梨一会，方才冷冷地对他说道，“我给你两个选择，”夜浮生说到此，顿了顿，微启眼帘望了望紫梨，此时紫梨两眼放出一丝欣喜，仿佛看到了生的希望。看着紫梨的表情，一抹腥腥笑意缓缓爬上了夜浮生的嘴角，“是挑断手筋、脚筋，服用‘缠绵’呢？还是毁了容貌，服用‘七情’呢？”

话音尚未落地，紫梨的眸中刚才的那抹欣喜一下全部湮灭在无尽的恐惧、怨恨当中，他此时狠狠地咬了咬牙，竟然抬起头，用怨毒的目光注视着夜浮生，忿然说道，“是，我一直嫉妒你，跟了你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你的阴影之中，到了哪里，你都那么光彩夺目，而我，永远都只是你的一个卑微仆从！不管我怎么努力，都赶不上你！我恨你，只有让你消失了，我才不用再生活在你的光芒下！恰巧这个时候曹子恒给了我机会，虽然明知他是利用我，但是我依然不愿放弃，这是我唯一的机会！虽然失败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只请公子能

念到我为你效力多年的面上，给我一个痛快！”说到最后，一缕哀伤在嘴角缓缓溢出！

他的话似乎有些震动夜浮生，一抹不易觉察的惊讶掠过夜浮生的眼眸。他微微叹口气，闭上双眼，轻轻一挥手，对着一个黑衣人，淡淡说道，“送他上路吧！”

紫梨一听，恭敬地给夜浮生跪下磕了个响头，对夜浮生说道，“谢谢公子！”

一把乌黑的匕首在紫梨颈侧轻轻划过，乌光一闪，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又消逝了！虽然紫梨有向曹子恒通风报信，但是他的临终之语让我觉得其实他也是一个挺悲苦的人，心越发沉重起来，犹如千斤大石压在心头般，不觉重重叹口气，“唉！”虽然之前也知道夜浮生绝非一个普普通通的温雅之人，但是让我亲见他的冷酷，心中还是瞒难接受的！

“谁？”那黑衣女子用凌厉的目光注视着我所在的方向，一把薄如纸的利刃已经向我飞来。我忙向侧一闪身。差不多同时，夜浮生厉声叱喝道，“住手！”随声而起，一个暗器迅速向匕首飞去。那匕首“嗖”地一下深深地插入了檐柱！看着没入大半的匕首，实在有些后怕，刚才要是稍有迟缓，此刻恐怕已经命归黄泉了，一丝寒意悄然爬上后背！此女不仅武功了得，而且手段毒辣！

“云儿，进来吧！”夜浮生语气柔缓却又充满无奈地对我说道。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跃窗而入。那八九个黑衣人据以惊讶的眼神望着我，尤其那女子冷冷的目光中满含着敌意！

夜浮生无视众人的惊讶，淡淡地吩咐道,“你们先出去吧！”那些黑衣人恭谨地向夜浮生行了礼后，鱼贯而出！“你终究还是来了！”一抹无奈缓缓在夜浮生嘴角漾开，“没有想到你武功精进得如此迅速！如果不是那声叹息，连我也不知道你在外面！”

我冷冷地瞥了眼他，又将目光投向地上已经逐渐开始僵硬的紫梨，语气沉重地说道，“你不觉得自己太残忍了吗？”

夜浮生用幽深的眸子深深地注视了我会儿，缓缓说道，“是！我或许是很残忍，但是你要知道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他的话惊醒了我，之前自己的思想似乎有些狭隘，略一思忖，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不错！可是我一时还是无法接受！而且，我也不明白他和曹子恒之间到底有什么过节，非得相互杀戮？从以前点滴中，我多少知道曹子恒绝非良善之辈，而且他位于宰相之位，与他对敌，恐怕九死一生吧！我主动伸手抱住夜浮生，将头依在他怀里，低语近似哀求地说道，“夜，既然曹子恒以为我们都死了，而你今日也解决了紫梨，以后别再做这些了，好吗？夜！”一个人孤清惯了，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一旦拥有了别样的温馨和关怀，对于曾经的孤清便产生了惧怕！

夜浮生身子一僵，继而揽住我，用下骸儿轻轻摩索着我的头，“云儿，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唯独这件事情不行，我必须得报仇！”

“报仇？”我抬起头，莫名地望着夜浮生，隐约感到似乎一切才刚刚开始！

他眼眸迷茫，似在回忆什么，好一会，才沉重而坚定地说道，“当日在凌州，我不是告诉你我家出了意外吗？其实，那是曹子恒暗中指使人将我沐家三百余口人一夜之间全部杀害！如果不是当时凑巧奶妈带我去后山玩耍，迷了路，误了回程，现在连我也不会活下来！所以，我必须要报这个仇！”

虽然，夜浮生说得轻描淡写，但是我可以想象那一定是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并且给年幼的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仇恨的种子在他心中早已生根发芽，而且在以后的日子中，为了报仇，自己不惜认贼做父，多年苦心经营，现在要他放弃是绝计不可能的！可是，报仇毕竟不能换回亲人，而且冤冤相报何时了？更何况，对于死亡和血腥，我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厌恶和恐惧！

我心乱如麻，不知该说什么。想了想，还是轻轻推开了夜浮生，对他说道，“对不起，我想一个人待一会！”说罢，纵身离开了！

夜浮生望着柳云昔离去的背影，一抹苦涩的笑容缓缓爬上了嘴角，谁又是天生喜欢杀戮呢？但是那冲天的火光，凄厉的喊声，让任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免落泪，更何况是年幼的自己，而且那些死去的人全都是自己最亲的人！自己的心早已变成了石头，可是她却让已坚如磐石般的心，不知何时开始有了变化，有了那么一点点柔软！而且，自己竟然对她产生了份眷恋和依赖！希望她能理解自己！希望！

一个瘦高的黑衣人再次走了进来，望着出神的夜浮生，轻轻说道，“庄主，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我们该撤了！”

夜浮生缓缓点点头，说道，“好吧！”

待他们一行回到下榻的园子，夜浮生立刻去了柳云昔的房间，可是房内空无一人，他的心不由揪成了一团！难道她走了?

我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心绪，于是向荠洲城外的荠山飞奔而去！来得时候，注意到荠洲城外有一座大山，夜浮生告诉我那是荠山，而且荠山顶的日出，十分美妙迷人！

虽是初秋，但是夜半的山顶却让人感到刺骨的冷。凛冽的山风“呼呼呼”地刮着，而我似一片落叶，仿佛要被夜风吹到空中般，不过这却让我的头脑有了几分清醒！放眼望去,寂寥星空下，是一片静止的山势般起伏的云海，在茫茫的夜色下,象黑魆魆的山峰。我心中的结绕来绕去，非但没有解开，反而让自己更加心烦！最后，我索性将心中的烦恼抛到一边，抬头仰望疏朗的夜空，专心数起天上亮闪闪的繁星！

不知不觉间，深蓝的天空一点点亮起来，几乎跟视线平齐的帷幔似的云彩淡淡地镶上了一道美丽的金边，灰蓝的云层中艰难地露出一丝、一瓣的“脸”，憋得红彤彤的。云海渐渐地层次分明起来,那些距离较近的云彩开始不安分地翻滚和流动。我慢慢走向崖边，想象着要是自己能变成一只小鸟，自由自在地在空中翱翔，那该多好！

“兄台，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你为何却要寻短见呢？”低沉的男声传入耳际！

我不由回头一望，一个瘦高的青年男子站在我身后不远处！他有着小麦色的肌肤，面容威武英俊，一脸正气，看来应该是个军官之类的吧！不知是因为这人功夫甚高，还是因为自己心烦意乱，竟然直到他说话，我方才发觉他的存在！许是因为我穿着男装，他对我以兄台相称！

我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说道，“你怎么知道我要寻短见呢？”

那男子一听，顿时恍然，忙歉然赔礼道，“对不起，在下还以为公子你……”

我摇了摇头，说道，“没有什么，我不过是慕名来看荠山的日出罢了！”

此话似乎引起了那男子的兴趣，他走上前来，和我并肩而立，有些欣喜地说道，“在下姓赵，也是慕名荠山日出，此次路过，专程前来观望这美景！”

“哦。”我淡淡回了他一句。之后，我们谁也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天空中的太阳！它颤抖着，挣扎着，猛地一跳，终于脱开了云层，喷薄而出。它是那么柔和温暖，润泽如玉，就象初生的婴儿，安静甜蜜地躺卧在大片的云层和茫茫林海之上。天色越来越亮,云海逐渐变得洁白,和它们投下的阴影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对比.天边帷幔的金边也越来越颜色生动,慢慢就变成了金黄色。日出真美！

或许因为是陌生人的缘故，我竟然鬼使神差地向他提起自己心中的纠结，“赵兄，你对杀戮怎么看？”

他猛地将目光从日出的美景中收回，惊讶地望了会儿我，好一晌，才说道，“如果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安宁、和祥地生活，即使再不愿意看到血流成河的场面，也必须痛下杀手，这样的杀戮再所难免！如果是为了一己私欲而乱杀无辜，这样的杀戮必将遭到天谴，绝不能做！”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不愿意看到血腥和杀戮，夜浮生难道就很喜欢吗？虽然，他并没有告诉我曹子恒为什么杀了他全家，但是那几百口至亲的死亡一定是无辜的，而且据曹子恒这行径，估计现在也不会干什么好事，不论是为了那些无辜的冤魂，还是为了现在的人，除掉曹子恒，好像都非坏事！更何况，既然我心中有了他，那么就应该理解他，支持他！道理原本浅显，可是爱专牛角尖的我却绕了半天，如果不是眼前这位的话，我还不定得想多久呢！纠结一解，顿时心花怒放，一下便宛儿笑开了！

看着忽然又笑意盈盈的我，赵公子一下明白了，对我说道，“兄台的心结可是解开了？”我对他点点头，看着正气凛凛的他，心中不禁想到他杀人的场景会是什么样呢?

望着有些怔愣的我，他朗声笑了笑，“兄台，在想什么？”

我脸一红，慌忙找了个借口以掩饰自己的窘态，“没什么，就是肚子有些饿了！”

“哦！那简单！在下随身带有熟食、干粮和酒！不如我们就在这山顶，一边享受这美景，一边把酒言欢，如何？”

不知是因为喜欢他身上的正气，还是被他的爽朗感染了，我干脆地点点头，“好啊！”

我和赵公子，就着熟食、干粮，喝着酒，海阔天空、天南地北地聊着，不知不觉间，已经夕阳西下了！我一下想起来，昨夜走得时候，可没有跟夜浮生说，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

我忙站起身，对着赵公子作了个揖，抱歉地说道，“赵兄，对不起，在下还有事，先告辞了！”说完，一溜烟地往山下跑去！

“兄台贵姓？”赵公子在身后高声问道。

我忙回头，对着他喊道，“在下姓柳！后会有期！”

［柳暗花明:第二十章 亲密无间］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一如初升的朝阳，西去的落日也是那么的火红。红彤彤的太阳周围，飘着缕缕的晚霞，是那样的灿烂，那样的绚丽多彩。荠山顶矗立着一位身姿挺拔的男子，远远望去，犹如一座雕塑般，在这柔和的余晖下，沐上了一层金黄，周身泛起金色的光晕。他似乎还在回味着今日与他畅谈一整天的柳公子，实在没有想到在这荠山顶能遇到一位一见如故的朋友，真是难得！回想着柳公子谈笑风生，畅所欲言的模样，很是有趣！就是这柳公子长得太秀气、太俊俏了！转念一想，要是她是个女子的话，说不定自己……想及此，他不禁觉得自己有些好笑，柳公子怎么可能是个女的？！正在此时，一声“将军”打断了他的思路！

“将军！”一个校尉恭恭敬敬地在那男子身后对其行礼，并振声喊道。

“唔，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赵彬平淡而威严地问道。

“京里又来催了！”校尉小声回道。

“知道了！”赵彬淡淡地应了，但是并未挪步，而是继续在这如画的美景中梳理着自己的思绪！自己十多岁便随父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先皇念及自己的功勋，当然也有笼络的意思，将最疼惜的公主——养女芳婷，许配给自己！订婚四年多，由于战事不断，直至几个月前才完婚。成亲当日还未及见面，又被征调远方。虽然自己远离京城，但是对芳婷公主和睿王之间的事情还是略有所闻！若说自己一点不介意，那是假的！但是，不管是他还是芳婷，对自己的婚姻都是无法主宰的！既然如此，无论是因为什么，自己都必须善待她！思绪整

理清晰了，赵彬不由起步下山了！我一路飞奔，正要进城。却见城门处多了不少官兵，而且盘查甚严，心下骇然，难道夜浮生已经出事了？正考虑该如何是好，一位清朗的少年从暗处向我奔了过来，低声对我说道，“跟我走，庄主在城外等你！”定眼细看，似乎有些面熟，好像那夜在织绣坊的大厅见过，稍一迟疑，还是随着他一起行去！大约半个时辰后，我们到了一处荒芜的院落。

园子里漆黑一片，只有花厅中灯火通明。刚刚拐过回廊，还未进花厅，就听到了夜浮生温润却又含着些微焦躁的声音，“不用劝了，你们分头离开吧！我明日再走！”

“庄主！”几声恳求茵茵响起！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因为我而耽搁了行程？我不由加快了脚步，一只脚尚未跨进花厅，屋内的人似乎都已经注意到了我，皆回头以冷冰冰的目光注视我，弄得我浑身不自在！坐在厅中上位的夜浮生眼底眉间全是担忧、焦虑，脸上的神情也颇为疲惫，乍一见我，眸中立刻划过一片激越。

好像这件事情也是自己不对，双眼不敢直视夜浮生，有些心虚地望着地面，纳纳地开口道歉，“嗯，对不起，我……”

“你们先下去吧！”夜浮生打断了我的道歉，淡淡地吩咐道。

那群人一个个出了花厅，从我身旁而过，虽然都没有说什么，但是我感到了他们的不满！那女子更是狠狠地瞪了眼我。

待所有人都离开了，我慢慢走入花厅，想着该如何解释，刚要开口，人却已经被一股劲猛的力道带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中。

“还以为你走了，我……”夜浮生在我耳畔呢喃低语，同时密密的热吻落到了我的颈间、耳际，今夜的吻不似往日般的温软、轻柔，而是热烈又充满激情！

“不会的！夜，我不会离开你！”我柔声抚慰着他，没有想到自己在他心中会是那么的重要！

感受着他湿润而充满热力的亲吻，我犹如被雷电击中一般，一股热流不可阻挡地传至整个身心，他的吻如火焰般点燃了我，整个身子仿佛要被他的热情燃为灰烬；他的吻又如大海上的浪涛般，一泼泼地

向我袭来，将我掀至浪的尖峰！此时此刻，我只感觉阵阵玄晕，如大海中想抓住那根唯一的木板般，不由自主地紧紧环住了夜的腰……

待我清醒，已经躺在一张床上，衣衫褪尽，身上感到一阵微凉。夜浮生温润如玉的俊颜就在我的正上方，他不发一言地看着我，眼底仿佛有两簇火焰正在燃烧，只是被他看着而已，我就已经能感受到里面的灼热，感受到这因我而起，充满氤氲的情欲。我不由得脸发热、心狂跳，身体也禁不住微颤起来。

他热切的眼光不住地打量着我的身体，从上到下，最后停驻在我白皙、高耸的乳峰上；在他灼热目光的注视下，那两粒粉红色的蓓蕾变得更为突起，充满了诱惑，让他不由得凑嘴过去，将其中一粒含进口中，用舌头细细品尝着它的滋味。我只感到全身酥麻，炽热难耐，破碎的呻吟终于忍不住溢出了口，“嗯～～呃～～！”

此时，他的手指已经悄然探入了我的紧窒，我吓得本能地夹紧双腿，身躯向上缩着，试图躲避这异物的侵扰！夜浮生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恐惧，俯下身子，吻住我的耳珠，柔声低语，“云儿！别怕，放松！”他此刻声音因为欲望而变得有些沙哑，却让人感觉极是性感，他的软语温存使我终于按耐住剧烈跳动的心，放松了身体，静静感触着他的爱抚。随着他手指的律动，我的情欲逐渐高涨，爱液从秘穴深处汩汩流出，小腹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似乎等待着什么将它填满！我不自觉地弓起身体，主动吻上了夜浮生突出的喉结。他的粗喘更甚，终于按捺不住，抬高我的臀部，将自己的炙热硕大，温柔而坚定地挺进了我的身体。我感到了一种撕裂般的疼痛，晶莹的泪花从紧闭的眼角溢出，正要尖叫出声，却被他随即而来的亲吻封在了喉中。

帘内一片春光旖旎，娇媚的女性嘤咛呻吟和着男性的低喘声奏出一篇魅人的华丽乐章！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第二日的黄昏了！

床边的凳子上整齐叠放着包括肚兜、罩衫至外裙一整套衣物，而且全是水蓝色，这必是夜浮生为我准备的！我一件件穿上，待穿戴齐整后，不禁揽镜自照，人本七分，被这一湖水蓝映衬，竟有了九分，不禁暗叹夜浮生的搭配技巧！直至现在我依然不会梳时下女子的发髻，只好用一根同色的丝带简单地在脑后束了个马尾了事！

正在梳理间，夜浮生已经含笑跨进了房间！

“云儿！什么时候起的？”我回眸一笑，对夜浮生说道，“刚起！”说着，他已经走到近前！

他轻轻揽住我的肩，轻声问我，“云儿，可还好？”想起昨晚，我的脸顿时羞得通红，微微点了点头。未等我回身，他竟然已在我的面颊上轻轻咬了口！

“哇！”我不禁轻叫出声，狠狠地瞧着戏谑的看着我的夜浮生，说道，“干嘛咬我？”

“红红的，像个熟透的苹果，忍不住就……”他嘻笑着说道。

我瘪了瘪嘴，白了他一眼！他伸过手来，牵着我，向房外走去，同时温言说道，“好了！不闹了！现在我们去用晚膳，之后，必须得出发了！”

我点点头，随着夜浮生出了房间。

饭后，我们登上了马车，准备出发！此刻，我方才发觉此次不仅仅是我和夜浮生，还有两位男子，一位身材魁梧，年龄和夜浮生应该差不太多，另一位是那个引我来此的清朗少年！不过，没有见到那位对我恨意斑斑的女子！

夜浮生拥着我在马车中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说着！不知不觉话题便聊到了我失踪的那日！

“我那天不辞而去，是不是耽搁了行程？”我满含歉意地问道。

“嗯，你知道，我们毁了曹子恒在荠洲的织绣坊，这不算是小事。原本应该尽快离开，可是总不见你回来，我只好派人四处找你，差不多将荠洲城翻了个底朝天，可还是找不到你。我想你应该不在荠洲城内了，但是又不知道你去了哪里，眼见天亮，只好到这个园子里来等你！怕你回来了找不到我，又派人去城门处候着你！天色渐渐暗下来，可还是没有你的音信，我以为你一定生我的气，走了，可是还是舍不得离去，不过终于让我等着你了！”夜浮生边说边抚弄着我的长发。说至最后，不由得低下头，温柔地亲吻我的鬓角。

我如沐浴在三月的阳光中般，心中涌起阵阵暖意！同时，歉疚也如春风般吹皱了我的心湖！我忍不住问道，“要是我没有回来呢？”

夜浮生摇了摇头，轻声叹道，“我不知道！”拥着我的手不由紧了紧，有些霸道地说道，“以后，不许再这样了！”

我望着他幽幽深眸，忍不住乖乖地点了点头！刚点完头，觉得有些不对劲，好像当初也不全是因为我的错吧，不由颦眉，娇嗤道，“那你以后也不准什么事情都瞒着我！我要和你在一起！”这是我想通后，最想和他说得话，原本昨日就该说，可当时被他的热吻给抛到了九霄云外！

他一听我的话，露出了发自内心的欣慰，“云儿，你……”

我用手调皮地刮了一下他的鼻尖，郑重地说道，“嗯！”

“你前夜离开后，去了哪里？”夜浮生似不经意间随口问道。

我一听他提及，立刻便眉飞色舞地和他说道，“哦，那天离开后，我去荠山顶观夜色，看日出去了！那日出真美！”边说边回想着那金色的如诗如画的美景！

“哦？那日出怎么看到了夕阳西下？”夜浮生漫不经心地问道，声音里夹杂着一股淡淡的火药味。可是神经有些大条的我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还兴致勃勃地说道，“哦，后来遇到了一个男子，也是来观日出的！我就和他一起在山顶聊天来着！那人还真搞笑，看我一身男装，便口口声声的称我兄台！”想着那日那人，虽然英挺威武，不过很有些迂腐，不禁“噗哧”笑出了声！

咦？怎么有些不大对劲呢？笑声尚未止住，已经感到气氛有些冷凝，一瞥夜浮生，一脸黑线，他好像生气了？

“然后，你们还喝了酒？是吧？”夜浮生垮着脸，冷冷的话语夹含着浓浓的醋意！

想着自己在山顶欢畅饮酒，他在那边为我担惊受怕，不禁吐了吐舌头，既不感点头，也不敢摇头，只是眨巴着眼睛望着夜浮生！

夜浮生霸气地低喝道，“云儿，以后不许了！”

我好像还没有嫁给他，怎么就管得这么严了？说话还没有超过十句，已经说了两个“不许”！我不由撇了撇嘴，有些不满地小声嘀咕道，“还没嫁给你呢！这么多规矩！”

夜浮生见我有些生气，刚才的霸气一下没了，他勾下头，低声对我说道，“云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不忍心再逗他，嫣然一笑，娇嗔道，“知道了！夜，你现在对自己怎么这么没有信心了呢？哪里还是那个众人眼中的‘神仙似的美男

子’？”说到最后，故意加重语气，半真半假地讥嘲他！

“哦？原来你在逗我！”说着，已经挠起我的胳肢窝来。我忍不住娇笑连连，低喘不已！玩闹了好一阵，我向他问起织绣坊来！

“夜！织绣坊到底是做什么的？”虽然以前听小桃谈起过，但是从这次看来，仿佛不止是经营衣服那么简单吧？

“织绣坊，名义上是经营丝绸、布匹、衣服，实际上它是曹子恒手中一个收罗人才、打击异己的重要组织，同时，也是曹子恒搜刮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夜浮生简明扼要地对我述说道！

“曹子恒位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应该很富裕了，怎么还需要这么多钱财？”我不解地问道。

“人的贪欲是很可怕的！”夜浮生意味深长地说道！

“嗯。那我们现在去哪里？”

“咱们去截获曹子恒另一个财富之源！”夜浮生诡秘地说道。

曹府书房

窗外阳光明媚，万里晴空。房间左侧是一排落地棱花窗，右侧墙上挂了一副大的水墨山水画。屋子中央放着一个大的案几。几上摞了一大堆公文。一位面色红润，长髯，两鬓已夹杂着些白发的中年男子坐在案几后，一边看公文，一边不时用笔批注回复！这位男子便是天启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曹子恒。曹子恒两朝元老，手握重权，门生遍布全国，就是当今圣上也对他礼让三分，凡是他票拟的公文，从没有被驳回的。

“砰砰砰--”

“谁？”曹子恒停住手中的笔，抬起头来，锐利的目光射向门。

“奴才陆子善拜见老爷！”

“进来！”曹子恒威严而低沉地说道。

陆子善三十多岁，面上有一触目惊心的深红色刀疤。一进门，他立马跪下行礼。曹七死后，这陆子善便成为了曹府的二管家。

曹子恒搁下手中的笔，冷冷地问道：“有什么事情？”

“嗯，昨夜荠洲送来了消息，……”陆子善说到此，心里开始斟酌如何遣词造句，能将曹子恒的怒气降到最低！

“说吧！”

未待陆子善考虑好，曹子恒已经催促了！陆子善咬了咬牙，直言说道，“织绣坊的紫梨在收帐回程途中，在荠洲被杀了！荠洲织绣坊所有人等全被灭口！”

“啪”曹子恒猛拍桌案，立站起身，汹汹怒气袭上眉宇！他在房间急切地来回踱步，尽力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低沉问道，“那所收的帐款呢？”

“全部不翼而飞！”

“不翼而飞？那可是整整一年的收入，几百万呐！”曹子恒有些气急败坏地问道，“谁？谁做的？谁敢动我曹子恒的东西？”虽然，曹子恒这么多年也积累了不少财富，但是因为树大招风，平时排场惯了，而自己出手又甚为阔绰，花销甚大。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最近急需往西边送一批东西过去，所以才急着让紫梨去各地织绣坊收款，而且还派去了那么多的顶尖高手，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出意外！可是，偏偏就出了事！看来，只有靠另一个了！曹子恒的眉毛紧紧拧在了一起！

陆子善惶恐地跪在曹子恒面前，唯唯诺诺地答道，“目前，还不知道！不过作案的人手段毒辣，而且干净利落，显得训练有素！在江湖上，有这个胆量，又有这个能力的，恐怕除了……”陆子善最后几个字并未说出，但是曹子恒已经全然明白他的话意！

“你是说睿王？”曹子恒森冷地问道。此刻，他眯起眼睛，一道如寒冬绵绵雨雪般阴冷的目光射向陆子善！

“属下也只是猜测！”一触曹子恒冷厉的目光，陆子善不由哆嗦了一下，忙低下头。

“你先下去吧！”

“是！奴才告退！”陆子善行毕礼，准备退下！

他刚刚走到门口，曹子恒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严厉地唤道，“回来！”

“不知老爷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赵彬何日回京？”

“就这几日吧！”

“嗯，一切按计划行事！”

“老爷还有什么事吗？”

曹子恒摇了摇头，手一挥。

“那奴才告退！”陆子善躬身退下！

曹子恒一个人静静坐在书房，暗自思虑着！自己上次暗杀秦如风未果，此时他接管了追风堂，竟然就敢和自己叫板，想要对付我曹子恒！哼！就凭小小追风堂？简直荒唐至极！秦如风！秦如风！想着想着，曹子恒不觉嘴角狞笑了一下，眼波掠过一丝凶狠！

［柳暗花明:第二十一章 慰然］

赵府

赵彬的府邸在京城莲花街上。这里原来是前朝一个王爷的府邸，由于赵彬的父亲在天启国建立时，立下了不小的功勋，所以先皇将这个王府赏给了赵家，并封其父亲为护国公，世袭三代！赵家本就枝叶稀疏，人丁单薄。自从三年前，赵彬的父亲弃世后，诺大的府邸就只有赵彬和他的老母，以及不多的一些下人居住，显得空落落的。加之赵彬常年驻外带兵，他老母更是甚感孤清。好在几个月前，赵彬成了亲，虽未圆房，但是芳婷已经在赵府住下了。老母来信中，几番夸赞，甚是喜悦！

赵彬刚到莲花街口，便远远瞧见府前张灯结彩，挂着红灯笼，一派喜气洋洋！门口一溜排站着府里的下人，方管家恭敬地垂手立在石阶下，等候赵彬。他细长型的脸，肤色黝黑，这与他早年随赵彬父亲南征北战有关。赵彬从没有将他视为下人，本想让他在府里颐养天年，可是他死活不干，于是，赵彬便让他做了赵府的管家。

正想着，马儿已经到了府前。赵彬利落地翻身下马。方官家已经用他那苍老的声音喊道，“奴才方威拜见少爷！”边说边就要跪下行礼。

赵彬一个箭步抢上前去将其扶住，恳切地说道，“方伯，和你说了多少次了，不用这样！”

“礼不可废！礼不可废！”方威不顾赵彬地劝阻，仍然坚持要行礼！两人正纠葛着，一声和善的老妪声音响起，打断了两人。

“彬儿！”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妇在一位娇俏的女子搀扶下，从门内走了出来。

“娘！”赵彬三步并作两步，跨上石阶，上前扶住自己的母亲！

赵彬的母亲抬眼仔细瞧着自己唯一的儿子，有些浑浊的眼睛此刻噙满了泪水。好一晌，方才缓缓哽咽地说道，“彬儿，娘怎么瞧着你又瘦了呢？”话未说完，已经老泪纵横了！

“娘！儿子身体硬朗得很！您可还好？”赵彬看着母亲因激动而泪流满面，心中一百个心疼！自己常年在外，对母亲敬孝道的时日甚少，每次回来，母亲都是如此！不觉间，赵彬抬手用衣袖为母亲拭了拭面颊上的泪水！

“你看咱们娘儿俩光顾着自个儿了！来，彬儿！见过芳婷公主！”赵彬的母亲用手拍了拍搀住自个儿的那位娇俏女子。

成亲当日，还未来得及掀开盖头，赵彬就奉旨出征了！他并不知道芳婷长得什么样，此时经母亲一提，忙侧目望去！这一望，定时让赵彬呆愣当场，面上的笑容立刻凝固了，眼眸中满是诧异！芳婷公主长得怎么和荠山顶的那位柳公子如此相象呢？

“彬儿！你这是怎么了？”赵彬的母亲见儿子傻愣愣地站在那里，遂不解地问道。

赵彬经母亲一问，方回神，忙对着芳婷行礼，“赵彬见过公主！”赵彬对这些日常的繁文缛节甚是生疏，虽然他身为护国公，但是芳婷乃公主，以君臣之礼相见，显然不妥，以夫妻之礼呢，又怕芳婷不高兴，左右为难，所以才想出这么模糊的话语！

芳婷见赵彬很是拘谨，对着他嫣然一笑，轻声说道，“夫君不用多礼！芳婷既然嫁至赵家，就是赵家的媳妇，不再是什么公主！”言毕，就袅袅挪挪地准备对赵彬行夫妻之礼！

赵彬见芳婷如此随和、亲切，心下不禁有些欣慰，眼见她要行礼，忙探身向前，扶住芳婷，有些惶恐地说道，“公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虽然芳婷谦和，但是自己不能由着她如此，否则此事万一被传入宫中，皇上不定得怎么想了！赵家虽然有功于朝廷，但是俗语说功高盖主，自己虽无此心，但是为了避免闲言碎语，一直以来谨小慎微，哪还肯给人留下口舌？

芳婷妩媚地瞥了一眼赵彬，娇嗔道，“夫君，你怎么还称公主呢？”

平日威武、爽朗的赵彬此时却象个大姑娘似的，一张脸涨得通红，喏道，“呃～，呃～。”憋了老半天，才好不容易从牙缝中挤出两个字来，“娘子！”

赵彬的母亲展颜一笑，“好！这就好！这就好！”

笑罢，赵彬和芳婷扶着母亲进府了！芳婷一路对赵彬的母亲陪笑着，眼波却不由瞥向了她旁侧的贴身丫鬟珠儿，那得意的眼神似乎在向珠儿述说着什么！第二日清晨

赵彬按日常习惯，卯时起床练武。完毕之后，赵彬静静地站在松树下，暗暗思虑起来，传言芳婷不是和睿王情深义重吗？当时和自己订婚之时，睿王还在先皇面前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迫于皇威，芳婷才不得不应下这门亲事，可从昨日回府至昨夜圆房，芳婷都表现得谦和有礼，对自己虽然谈不上恩爱有加，但也算相敬如宾！难道她想通了？还是另有原因？再者，为什么她和柳公子相貌如此相近？想着想着，脑海又浮现出荠山顶的一幕！

“夫君！”一声娇媚的呼唤打断了赵彬的思绪。

“娘子，怎么起得如此早？”赵彬忙转身，客气地问道。

“你不是也很早吗？”芳婷嫣然一笑，继而对赵彬问道，“在想什么？如此出神？”

“呃，没什么！”赵彬脸一红，敷衍地说道。

芳婷却似乎觉察到什么，轻轻走近赵彬，挽住他的胳膊，将头倚在赵彬肩上，轻声说道，“嗯，夫君在想什么，婷儿知道！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婷儿现在既然嫁到赵家，就生是赵家人，死是赵家鬼！”

芳婷的一番倾心表白，让赵彬很有些感动！虽然他面上还是淡淡的，但是心潮却波澜起伏，既为了芳婷的明事理，也为了芳婷的忠贞！他轻轻将手从芳婷怀中抽出，双手紧紧揽住芳婷，两人就这么久久地默然相拥！

良久，赵彬轻声问芳婷，“婷儿，你可有兄弟？我是指你同父的兄弟？”

芳婷不解地看着赵彬，心里却盘算着：他怎么会问起这个问题？略一思忖，芳婷摇了摇头，有些凄楚地说道，“婷儿爹娘早逝，幸而义

父念及爹爹为朝廷效力多年，好心地收留婷儿，否则……”说道最后，已经眼圈微红，亮晶晶的双眼似乎蒙上了一层水雾！

赵彬看着芳婷孤苦无依的模样，不禁有些动容，宽慰道，“婷儿，以后就由我赵彬来照顾你吧！”

伏在赵彬怀中的芳婷欣慰地点了点头，眼波却不经意间露出了一抹狡黠！

我、夜浮生，还有另外三位男子当夜一起在山林留宿！因为至目前为止，夜浮生并没有向我介绍那几位的姓名，只好如此称呼！我，自然舒舒服服地睡在马车里，他们只好在外以天为穹，以地为席，以树为枕而睡！

睡至后半夜，呼呼的冷风将车帘掀起，股股寒风涌进马车，将我冻醒了！心下有些担心夜浮生，于是将车里两床他为我准备的垫褥取出！我抱着垫褥，下了车，向不远处夜浮生他们歇息的地方轻轻走去！时值初冬了，寒凉的山风抚起淡蓝的裙裾,我感觉到一丝彻入骨髓的寒冷。

篝火已经熄灭，夜浮生身下铺了张白色单子，身上却只搭了件罩衣！另外三个人，都盖着薄被！心中不禁叹道，夜浮生虽然平时看来对下属冷冷的，其实心底对他们还是瞒好的，难怪他们对他如此忠心耿耿！我将两床褥子放下，铺开一张，轻轻为他盖上！正要将第二张也为他搭上，眼角余光却瞄到睡在夜浮生旁边的那个清朗少年。虽然他身上盖了薄被，但是仍然抵不住夜半的凛冽寒风，脸色苍白，手脚有些瑟瑟地缩着，于是将第二床褥子为那个少年盖上！反正自己在马车里，总比夜浮生在外面好些，于是我又折回马车里，将自己的被子抱了出来，小心地为夜浮生盖好，又为他捻了捻被子，方转身离开。然而，此时却听到身后有响动，回头一瞧，夜浮生醒了！他猛然坐起，就要拔剑，看着他警觉的模样，我轻声戏谑道，“夜公子，我要杀你，现在都不知道杀了几十次了！”

夜浮生一听是我，有些讪讪地笑了笑，“不知怎么，最近的警觉降低了不少！”

我撅着嘴，蹲下身子，挽着他的胳膊，在他耳畔娇嗔道，“你还不如夸我功夫好呢！”

夜浮生温情地吻了吻我的面颊，无意中瞄到了身上的被子，蹙拧双眉，埋怨道，“云儿，你怎么把褥子、被子都拿来了？”他顺手过来想模摸我的手。怕他担心，我赶忙一缩，可还是让他触到了我冻得犹如冰块的双手。他用那如湖水般深幽的眸子静静地、深情地注视着我，弄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我忙对他嫣然一笑，“不过是帮你盖了床被子嘛！再说，我一到冬天，手就这样！真的！”

他佯做生气的瞪了眼我，然后将我的两只手合握在他双手的掌心里！一阵阵暖意从手上传遍全身，犹如冰天雪地中乍见了一簇篝火，虽然面上还是恬静如湖水般，可是心中真有些感动！

“你再睡一会儿吧！”我劝道。

“不了，咱们回车上说说话！”夜浮生掀被起身，并将自己盖的被子和褥子为另外两人盖上。然后揽着我，回到了马车上。待夜浮生和柳云昔离开后，那个睡在夜浮生旁侧的少年睁开了眼睛，晶亮的眸子望着身穿蓝衣的女子，回想着当日在荠洲织绣坊她和庄主间的对话，似乎有些明白了庄主为什么对她如此倾心！我突然想到那日领我去园子找夜浮生的少年，虽然明知道他也只是因为夜浮生才会在城门等我，但是心中依然觉得应该当面向他道谢，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那日唯一没有向我表示不满的人，心中不禁对他有些好感，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表示谢意，一方面因为没有机会，另一方面也怕夜浮生多心！而且，自己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于是我似不经意地问道，

“诶！你还没有告诉我外面那三个，他们叫什么名字呢！万一有事，总不能‘喂’，‘喂’乱叫吧？”

“那少年叫沐清影，魁梧的叫沐尘，另外一个叫沐英。”夜浮生一个个地介绍着。

“他们怎么都姓沐？”我有些不解地问道。

“因为他们都是沐月山庄的呀！”夜浮生爱抚地摸了摸我的头。

“他们都称你‘庄主’，那你为什么偏偏姓夜，而不姓沐呢？”我好奇地望着夜浮生，随口问道，

夜浮生重重叹了口气，眼眸犹如一池深潭般深不见底，几多烦恼，几多惆怅！他好一会不出声，只是用手摩索着我的长发。

看着他那么沉重的样子，心中有些不忍，没有想到自己无意中一句问话引来了他满腹的心事，忙又开话题，问道，“其实，你暗地里对他们挺好的，为什么平时那么冷冰冰的？”

夜浮生似乎觉得我的话有些好笑，敛了方才的怅然，宛儿一笑，“冷冰冰，就不好了？你这什么想法？”说着，用手指宠溺地在我的鼻尖轻轻刮了一下，继而对我解释道，“他们是下属，在他们面前，我必须要保持一定威严，否则如何号令行事？”

听着，好像在理，可是我还是不太喜欢大家在一起，默然相对的样子，所以我不死心地说道，“可是，你不觉得大家在一起乐融融的，更好吗？”

夜浮生用古怪的眼神瞧着我，我不禁有些发虚，心底反复琢磨着刚才自己说得那不到二十个字，好像没有错啊？

“你想怎么做，我不管，可是我对他们的态度不会变！”夜浮生一字一顿地说道。

瞧着夜浮生似乎有些不高兴，我撇了撇嘴，暗暗想到：唉，其实那些都是他的人，好像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自己是不是有些多管闲事了？

[柳暗花明:第二十二章 别扭的小弟]

第二日，我们还是在崎岖荒野的山路上行进着！虽然有些奇怪，但是也没有问夜浮生，我想如果他愿意告诉我，自然会说。更何况，我心底觉得虽然他对我很上心，但是我却从来看不透他！譬如现在，他闲适地坐在我对面，嘴角吟着一丝雍容闲适的浅笑，一双漆黑如墨玉的瞳眸，透着沉静的暖意，带着淡淡的笑意，让人恋之、近之，却又如大海般深不见底。我缘何做此想，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既然他说织绣坊是曹子恒的一个财富之源，那么在荠洲，仅仅是杀了紫梨那么简单？我不相信！可是，夜浮生没有说，我也不便问，淡淡的隐忧不经意间浮上心头，如缥缈晨雾，如袅袅轻烟，似有似无，却又真实存在！希望这仅仅是自己多心了！

这日傍晚，我们在一片山地上歇息，吃晚饭。说是晚饭，那三个人不过是吃着随身携带的干粮，而夜浮生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吃，只是

喝了一杯自己煮的茶。因此，我对夜浮生盈盈一笑，“今日我为你准备一餐晚饭如何？”

夜浮生眸中涌起一缕诧异，一抹惊喜，轻勾嘴角，谑笑道，“云儿，你会？可别忘了，这可是在荒郊野外哦！”

我对他眨了眨眼睛，信心满满地说道，“等着吧！”说着，已经出了马车，朝沐英他们走去。

“可以帮个忙吗？”我客气的对他们说道。

正在吃干粮的三人，猛一听到我的声音，绽出各异的神色。沐尘正咀嚼地嘴顿时停住了，眉头紧皱，双眼有丝不悦；沐英，老成持重，面色淡淡的，眼角微扬；沐清影，最是可人，立刻放下手中的干粮，清澈的双眸如一汪碧水般，注视着我，似乎在询问有什么事。

看着沐英和沐尘的神情，估计是因为那天的事情对我还有些不悦，因而我低下头，对着他们，诚恳地说道，“那天的事情，我很抱歉！让大家费心了！”说罢，对着他们轻轻施了个福！

他们先一诧，继而扬眉瞪眼，满脸惊异，三人面面相觑，还是沐英老道，立刻起身，对我客气地说道，“不必如此！不过还是多句嘴，以后有事，烦请及时告诉庄主，以免他担心！”

瞧着他郑重的模样，我认真地点头示意，心下却暗笑：绕来绕去，还是为了夜浮生！

“不知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沐英问我。

“哦，没有什么，我本是想请你们帮忙，烧顿晚饭，这么老吃干粮，谁都受不了！”浅浅笑意盈于面上。

“没有问题！那我和沐尘去打点野味来！”

“好！好！”我忙应声答道，双眼却仿佛已经看到了焦香的烤鸡般溢放精光！其实，说来说去，我做这顿饭，一来，的确因为夜浮生挑剔不肯吃东西，二来，想试着改善和大家的关系，三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讨厌点心、干粮了，可又做不到如夜浮生般不食人间烟火，于是只好自个儿动手。不是吹的，我的烹调技术还不真不赖！在孤儿院时，常常去厨房帮忙，嘿嘿，名义上帮忙，其实是想吃些厨房师傅做的特别美味！结果，一来二去，自己也就成了半个厨师，不过因为生性有些懒惰，平日里难得动手！

眼见沐英和沐尘已经去打野味了，我便回头招呼沐清影，“和我一起去拾些干树枝来，可好？”沐清影的脸一下变得如西下的夕阳般通红！瞧着他这害羞的模样，心中不禁觉得他真有些好玩，还没见过如此羞涩的男孩！也不等他答应，自己一个人已经朝前走去。我边拾着干树枝，边和沐清影闲聊着。

“嗯，那日多谢你领路！”我真诚地说道。

“没有什么！”他轻轻摇了摇头，继续拾着树枝。

“那晚，大家好像对我都有些不满，你为何……”我有些好奇地问道。

“嗯，因为在荠洲织绣坊厅内你和庄主的交谈，”沐清影顿了顿，继而说道，“我都听到了！”

“你听到了？”一丝不悦掠过心田，如明澈的蓝天中浮过一片乌云。难道那夜，他在外偷听?

他有些张皇地解释道，“别误会，我不是有意的，那夜他们都去处理善后事宜，只有我守候在厅外，所以无意中……”

“哦！其实也没有什么！”拥有一双那么清明眼睛的人怎么会呢?心中一下释然！

沐清影直起腰，纳纳得在我身后站了好一会，似乎挣扎了半天，最后才从牙缝中迸出几个字来，“你，不会和庄主提起吧？”

看来他对夜浮生挺怕的，想着他未语面先红的模样，突然灵光一闪，一个念头跃入脑海。

我对他桀然一笑，问他，“你今年多大？”

沐清影不明状况地看着我，清澈如山泉般的眼眸满是惊奇，好半天，才答道，“刚满十八！”

“哦？我也十八，不过过几天，就满十九了！你认我做姐姐吧！”我扬头，虐笑着对他说道。其实，我不知道这具身体到底有多大，随口胡诌的。

“不行！”他斩钉截铁，一口回绝了我。

他这回倒是答得瞒快，看不起我？我不满得瞪着他，气恼地问道，“你是瞧不起我？”

“不是！”

“那为什么？”我索性扔了树枝，走到他身旁，穷追不舍地继续追问他！

他也将树枝扔到地上，瞅了眼我，冷冷地说道，“庄主会不高兴的！”

原来如此，我展颜一笑，扬扬眉，对他说道，“这，你不用担心，我去和他说！”有这么个清朗、俊异的弟弟多好！

“还是不行！”他昂着头，两眼望天，象只别扭的大公鸡，依旧不肯松口！

我蹙眉，紧抿双唇，不依不挠地问道，“为什么？你不喜欢有个姐姐吗？”这人还真是不给面子，我好不容易开个口，就被他如此拒绝了，看来不拿出杀手锏，他是绝计不肯的了！继而，我一脸坏笑，促狭地说道，“你要不认我做姐姐，我就回去说你欺侮我！”言毕，还顽皮地眨巴眨巴眼睛！

“你！”他被气得脸红脖子粗，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气咻咻地盯着我！

看着他被气得肺都快炸掉了，我反而觉得更有趣，如花笑嫣得意地在脸上绽放，满脸地志在必得！

我和他就这样僵持了一会，谁也不肯退让！最后，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终于从牙缝中挤了几个字出来，“你，就一个小姑娘！”

哈！原来如此，他觉得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所以绝计不肯认我这小姑娘做姐姐！我不禁捧腹大笑，边笑边用手指着他说，“你别瞧不起我！我的功力比你们庄主还高一倍呐！”

“不可能！”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一脸的难以置信！

“信不信随你！反正我这姐姐是当定了！”说罢，抱起干树枝，往回走！没走多远，便见夜浮生如清莲临风般飘然而至，如环玉相扣般清越的声音悠悠响起，“云儿，怎么去了那么久？”

我对他媚然一笑，“刚刚花了些时间认这个弟弟！”顺手指向身后的沐清影！

夜浮生如和煦春风般的浅笑仍然噙在嘴角，可是眸光却透出了如秋风般的肃冷，越过我，射向了后面的沐清影！

“你别怪他！是我逼他的！”我娇笑着，向夜浮生解释道。

夜浮生一脸探究地望着我，清冷的声音如丝般传入耳际，“为什么？”一边说，一边轻轻揽住我的腰际，慢步往回走。

“我，从小就没有亲人，有个弟弟多好？”心中颇有些开心，因为自己今日找了个弟弟！

“那我呢？”夜浮生嘴角一勾，玩味地浅笑缓缓爬上面颊。

我觑了他一眼，反问道，“你说呢？”虽然，我和夜浮生有了肌肤之亲，可是说实话，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更何况与我偕老之人必须是心与身绝对只能由我一人拥有！而他能做到吗？

夜浮生清浅地一笑，灿若星辰般的眼眸看不出一丝情绪！沐英和沐尘打回来两只野兔，而且已经清理干净，并搭好了烤兔子用的木架。

沐清影利落地往篝火中添加干树枝。我则跑到夜浮生的车里四下翻腾，葱、姜、蒜是没有，不过终于不负众望，还是找到一些酱和酒！

兔子都已固定在两根木棍之上了，我将它们架于木架之上，利用高窜的火苗烤着，不时将其移出火堆淋上酱和酒！夜浮生坐在我身旁，温柔而静谧的微笑着，静静地瞧着我，眸中涌出阵阵馨意。

“看他们熟练地手法应该都会吧？为什么老吃干粮？”我瞧着沐英他们刚才驾轻就熟地手法，应该都会，不知为何宁愿顿顿啃干粮。

“懒得弄吧！”夜浮生淡淡地说道。

我瘪了瘪嘴，心里琢磨着恐怕是因为你不发话，别人不敢这么折腾吧！

一会，兔子便烤熟了，焦黄的外皮，香飘四溢，我已经垂涎三尺了，抿了抿嘴，将一泼一泼涌出的口水猛吞回去！夜浮生娇宠地瞧着我一脸的馋相，撕下半只，将剩下的扔给了沐英他们！

夜浮生撕了一个腿，又将它吹凉了，才递给我，“看你馋得，吃吧！”

“你不吃吗？”我撅着嘴，有些不悦地看着他。自己忙活了半天，他一点不领情！

“这不是在吃吗？”夜浮生细细地将兔子肉一点一点撕下来，慢慢咀嚼着！

我已经饿得不行了，捧着兔褪，大块多邑！待我征服完那只兔褪，侧眼望去，才发现他只吃了一半不到！

“怎么？味道不好？”我有些呐闷地问道。

“不是，只是我一向不喜荤！”夜浮生笑了笑，淡淡解释道。

“哦！”恬静如镜的心湖忽地吹起一丝微澜，和他相处那么久，竟然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真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吗？还是一直以来，因为他刚开始对我的卑勒，我就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他对自己的疼爱？我觉得看不透他，可是自己又何曾费心了解过他呢？我望着夜浮生柔如春水般的眼眸，歉疚地说道，“对不起！”

夜浮生伸手搂住我的肩，亲昵地在我面颊上轻柔地吻了吻，然后在我耳畔呢喃道，“没关系！再说这好像也是你第一次主动提出为我做啊！”

如兰气息，简单话语，却让我心绪难宁！那日之后，我和沐英他们相处越发融洽，偶尔还玩笑几句！没几日，我们便在一山谷处停驻下来。当日傍晚，荠洲那瘦高男子，据夜浮生介绍，他叫沐雨涧，也带着另外一些人来了，其中包括那对我极不友善的女子。当夜，我们便一起在那里夜宿。

夜幕渐渐降临山谷，万籁俱寂，却让人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柳暗花明:第二十三章 魅舞］

是夜，玉盘般的圆月堪合在深蓝色的夜幕中，如明珠般光华四射，清浅的月光洒满大地，偶尔有一抹如透明轻纱般的薄云拂过明月。

山谷背风处整整齐齐地躺着一群露营之人。在山谷附近的一个山坡上，一个长身玉立的男子背手而立，那紫色身影显得那般高大不可仰视，如山岳般伟岸泰然，而笼着的那层凉薄的银色月光又给他增添了一抹孤寂、仿若整个天地，只余这一个背影！他身后跪着一位男子，屈膝、伏身，那份恭敬，仿佛正在膜拜自己最崇敬的神邸般。

“庄主，有句话，属下不得不说！”沐清涧发自肺腑，诚挚地说道。

“但说无妨！”一个如泉水般清凉，又如春风般轻柔的声音悠然响起。

“成大事者，必须放下儿女私情，不能为情所动！”沐清涧铿锵有力地从口中吐出几个字来！

虽然沐清涧的声音不大，但是那十来个字，却如一颗颗蛮石，各各皆击中了夜浮生的要害，他不禁身子一僵，背握的双手竟然有些微轻轻地颤动！心湖荡漾，让原本就有丝丝微澜的湖面，犹如扔下了几颗大石般，漾起更大更多的圈圈涟漪。

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维持着各自的姿势！寒冽的夜风吹拂着，二人的衣诀随之飘扬，发出“呲呲”的声音。

过了好一会，夜浮生慢慢转过身子，他的眼眸中吟含着皓月清冷的浅辉，亮如镜湖，又平静无波。他淡淡地开口说道，“我，自有分寸！”声音轻巧如鸿毛，却又透着种让人不可忤逆的威严！

“是！”

夜浮生抬手，轻轻一挥，“下去休息吧，我再待一会！”

“是！”沐清影起身，又看了看夜浮生，才转身离开了。

夜浮生一个人屹立于山坡之上，翘首望着空中的皎洁，目光缥缈，似在看那清幽朗月，又似落向那遥远、苍茫的天际，唇际忽掠过一抹浅笑，寒冽如夜风，苦涩如枯林朔吹，犹带一丝夜色的深沉，那么的寂寥、无息，那么的无奈、苍凉！第二日,天阴沉沉的。黄昏时分，大家将停驻的山谷清理干净后，相继埋伏在各自的位置上！此谷型似一个大漏斗，进口甚小，只容一车而过，两侧为陡立如镜般光滑的峭壁，有十几丈高，待过了十余丈之后，才为开阔的平地。想来，夜浮生一定是经过精挑细选，多次堪察之后才选定此地的。由于夜浮生和我，轻功和武功最好，所以在入口处的峭壁之上趴伏着，而沐清涧带了一些人在狭长甬道的末端，成扇型的地方潜伏着，我们静静地等待猎物进网！

一阵轻如蚊呐，细如丝竹般的马蹄声，吆喝声随着劲风吹向山谷，昭示着行动即将开始！虽然，我功夫还不错，可是毕竟是第一次

参与此类伏击，心中七上八下的，握剑的手不由捏紧，手心渗出了层毛毛细汗，夜浮生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紧张，将我紧握剑柄的手轻轻纳入自己掌心，一份犹如雪花般纯净的馨馨暖意由手背传遍四肢，流入心田，让我感到一种安然和舒畅。侧首，四目相望，眼波交缠，荡出无限情意，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车队如条蜿蜒长蛇般在旷地上缓慢前行，我们屏息凝神，静待它的靠近。车队前由一位身着盔甲的军官领头，后有大概二十辆车，每车大概有四个兵士，另外，队伍中间还夹杂着十来个或佩刀或持剑的护卫！看来曹子恒自荠洲之后，对这批运送的货物十分谨慎小心，不仅派出了正规军队押货，还另外安置了高手护卫！

车队行至入口处，那领头的军官抬手，阻止了车队的继续前行！他仰望入口处的地形，眼色疑惧，似乎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味！就在这时，一个身着宽袖长袍的白胖男子驾马来到了他的身旁，眉心撺成一团，有些不满地问道，“李将军，怎么停了？”

“刘大人，我觉得此地地势险要，如果有人在此埋伏，我等一旦入了这甬道，则十分危险！”李将军边说，边用手为刘大人指画地势！

刘大人不以为意地顺着李将军挥指之处瞥了两眼，尖声叱道，“不行！难不成退回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李将军顿了顿，仰望了一下昏暗的天空，想了想说道，“刘大人，现在天色已晚，莫若等明早再过此谷，如何？”

我不由望向夜浮生，他微微摇了摇头，给我递了个眼色，示意继续观察！

“不行！今夜必须赶路！否则延误了曹大人限定的期限，唯你是问！”刘大人语气强硬地说道。他断然拒绝了李将军的提议。

“那如果出了事呢？由你担待？”李将军毫不示弱，提高嗓门大声反问道。

“哼！堂堂一个将军，让你押批货物，都如此胆小？”刘大人鄙夷地打量了李将军一眼，不屑地继续说道，“还要你这个将军做什么？再说了，后面我还带着十多个顶尖高手！不信过不了这个山谷！”说罢，手一挥，大声喝道，“走！”

刘大人终于不顾劝阻，领着队伍向前行进。李将军无奈，随队押后。我和夜浮生不禁相视而望，露出了会心的一笑，鳖已入瓮。

待车队行了大半后，夜浮生和我互递一个眼色，他抿嘴长啸，那一声清啸直入九霄，那一声清啸声传百里！这破空而来的啸音让甬道中众人全都呆愣当场，忘了继续前行！未待他们回神，我和夜浮生已经纵身而下！沐清涧他们也应声而动！霎那间，甬道内喊声四起，响彻山谷！

夜浮生直取那李将军而去，掐断车行的后退之路，而我则落入甬道中间，刹那就被那些携刀带剑的高手给包围了。

那些人见我一个女流之辈，眼中溢出轻视之色，他们先上四人，将我团团围住。那四人差不多同时亮出兵器，不约而同向我直刺而来，我右手一扬，长剑出鞘，如破海而出的蛟龙般，直窜云霄，手腕翻转，寒光一闪，风声飒飒，剑锋一划，在空中亮起银色的弧线，如虹炫目，与刺来的刀剑相碰，发出“叮当”的声响。围攻的四人似想一招取我性命，是以此招均挟以千斤之力，非但未被我的长剑挡住，反以更大的力量直刺而来，我深知这些人功力不低，技艺不凡，所以借着这一碰之力，腾空而起，足尖轻点峭壁，翻身、旋腰、再次从高而下，直扑四人而去，如狂龙扫空，势不可挡，剑尖精准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人最脆弱的地方——颈间袭去，在那柔美脆弱之处轻轻划出致命的美丽血花，像朵朵盛开的绚烂罂粟花！我手中的长剑一划，一点，再轻轻一划，再一点，身手之敏捷，人未及地，四人手中的刀剑已经“当当当当”地全部相继落地；尚未发出一声哀鸣，人已似片片秋日枝头的枯叶般，刺骨的晚风吹过，轻轻飘落于地！一切的动作都是那么云淡风轻，似在翩然起舞，却又如此摄人魂魄，让人颤栗不已！此刻，我觉得自己似乎真是一个很好的死士！如此残戾的杀人，竟然能做得如此优雅而不着血腥，夜浮生可实在是个不错的老师！

那十来个所谓高手，不到半柱香的功夫，便被我全部解决掉了！不知是不是因为有了所谓正义的幌子，杀了人，虽然还是让我有些心潮翻腾，但是已经能做到面上平静如秋水！可是，心中却冒出一个疑问，夜浮生截获曹子恒那么多金银财宝，仅仅只是因为报复吗?

那边厢，所有兵士及两位大人俱已被解决掉了，夜浮生和沐清涧两人正在私语着什么，其余人等着手开始清理现场！

喧嚣已过，山谷又恢复了贯有的宁静，刚才的厮杀似从未发生过般。待现场清理完毕，我们便将所有的尸体全部处理干净，所谓干净，就是用“烟消云散”将其全部化为一汪明晰的清水，渗入芳香的泥土中，不留一丝痕迹！第二日清明，沐清涧便携着二十辆车离去了！我，夜浮生，沐清影，还有那个女子一起骑马朝另一个方向出发了！

自山谷一战，那女子注视我的眼神中那斑斑敌意少了不少，看来她也是个爽朗的江湖儿女，不过眸光中偶尔露出的一丝幽怨，毫无遮掩地泄漏着她的心绪！见她对我友善了不少，我便故意稍微落于夜浮生之后，将沐清影挤到后面，和她并肩而行，主动答话！

“我叫柳云昔，你叫什么名字？”我绽放出柔如春水的微笑，和悦地问道。

她侧目，冷凝地说道，“沐灵月！”如雪般空灵透明的肌肤，蛾眉黛如远山，小巧柔和的鼻翼，轻抿的红唇，让整个人看来如傲雪挺立的红梅，冷艳而孤傲！

“其实，你若多笑笑，肯定更美！”我对她轻声称赞，不顾她一脸的惊愕，拍马去追前行的夜浮生！

马儿刚跑出几步，我轻轻勒住马，回眸朝沐清影一笑，朗声说道，“哎！你现在该认我这个姐姐了吧？”

沐清影一张俊颜顿时羞得如晚霞般红彤彤的，黑如墨漆的眼眸忿忿地瞪着我，极不情愿地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来，“认就认！”

待我追上夜浮生，他对我调笑着说道，“沐清影这弟弟看来是当定了！”

看着夜浮生温雅如玉的脸庞，抛去一个潋滟眼波，融入他那海一般深，星一般亮，春一般暖的目光中，得意地说道，“那是！”

当夜，我们便在一个小镇上歇息下了！

[柳暗花明:第二十四章 往事追忆，曲曲柔肠碎]

风飘飘，雨凄凄，点点滴滴，到天明。

秦如风又是一夜无眠！他倚着软垫，坐在圈椅里，思绪又不禁如蔚蓝天空中的云朵，飘到了遥远的从前，无边的惆怅如清晨的浓浓迷雾般笼罩着心湖！春光明媚，池水湛蓝，如落入烦尘的宝石般。池边种了两行排列整齐的杨柳，微风拂过，空中柳絮翻飞如蝶舞！树下站了一对璧人。那女子，乌云叠鬓，眉蹙春山，眼颦秋水，肤若脂玉，腮若桃花，一点晶莹红樱桃，延颈秀项，纤腰娉婷似柳枝！那男子站在女子身侧，如玉树临风，翩迁仪容，耀若明珠。那女子便是皇上义女，芳婷公主；而男子，则是二皇子秦如风。

“如风哥哥！”芳婷眼眸掠过一波忧虑，如黄莺呖呖的声音满透着关切和焦灼，“我都知道了！”口中说着，已经伸出她白玉似的柔夷，握住了秦如风因为长期练剑而略有薄茧的手！今日，芳婷获悉大哥已经被父皇诏立为储君，便匆匆赶来见秦如风。

秦如风嘴角微微一勾，一抹如青橙般苦涩的笑容悄悄爬上嘴角。这个结果，原本预料之中，可是当它真变成了事实，还是不啻一波风浪，在心海中卷起了千堆雪。他素知这同父异母的兄长的禀性，自己横溢的才华，只会换来更多的猜忌，曾经的抱负，曾经的梦想只能化为一腔泡影。

芳婷瞅着心绪千回百转的秦如风，轻轻扑到了他的怀中，头依偎着他的胸膛，羞红着一张小脸，恳切地说道，“如风哥哥，你还有我呀！”那声轻语似在承诺，又似在表明心际。

秦如风听了这话，百感交集，万千情绪一齐涌上心头，千言万语，半个字也不能吐出，他只是静静地望着她。良久，他伸臂环拥住芳婷的纤腰，并轻轻拍了拍她，沉缓地说道，“婷儿，别担心，我没事的！”

没曾想，却有一双眼睛将紧紧依偎的两人全部看了去！秦如风被派远行后不久，父皇便宣布了芳婷和赵彬订婚！自此以后，芳婷就一直闭门不出，整日以泪洗面。这日，她依旧坐在床角，天蓝色的衣裙称得她原本白皙的肌肤更显苍白。她紧咬着下唇，莹莹珠泪盈满眼眶，大颗大颗地泪珠滑落下来，双手死死绞着一张娟帕。

秦如风获悉芳婷订婚的消息后，当下便如五雷轰顶，心潮起伏，似掀起惊涛骇浪的大海般难以平静！他日夜兼程地往京城赶，一到京师，尚未去见父皇，便直接冲到芳婷这里来了！他此时，一脸倦容，

雪白的衣袍起着褶皱，下摆和靴子上还全都溅满了黑色的泥浆，或大如铜钱，或小如针尖。一进门，便望见坐在床角的芳婷。两个多月不见，原本的杏脸桃腮此时变得苍白、凹陷，下巴尖尖的，一双大眼睛深陷下去，满面泪痕，眼周泛起淡青色，使得那双眼睛在她的小脸上显得异常突兀！看着如梨花带雨般楚楚可怜，又如此憔悴、无助的芳婷，秦如风比剜了自己的心还要疼，芳婷，在他心里，已不仅仅是妹妹，更是知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伴侣！芳婷望着自己魂牵梦萦，日思夜想的人，那么一下地出现在眼前，先是怔了一下，几个月来的委屈一咕脑全部冒了出来，再也顾不得什么仪态，双手掩面，“哇”地一下伤心地哭了起来，欲绝的伤痛,自肺腑肝肠如流水般倾泄而出。他缓缓走到床边，在床沿坐下，轻轻将芳婷揽进怀里，轻声安慰道，“婷儿，别急！事情毕竟还没有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我去求父皇，或许还有一丝转机，也未可知？”其实，这有几成把握，自己都拿不准，三分？五分？可是不管如何，他都不会轻易地放弃，纵有千难万阻，他也一定要娶她为妻！本来，准备此次远行结束后，便向父皇禀明自己和芳婷之事，虽然二人有兄妹之名，但是并非真正的兄妹，想来父皇不会不答应，没曾想……芳婷一听此话，身子一愣，慢慢抬起头来，用一双水雾朦朦的眼睛瞅着秦如风，眸中绽现出一丝希望。秦如风用手指轻轻为芳婷拭了拭泪，柔声宽慰道，“相信我！”他面上平静无波，可是心却越发沉重起来，事情如此突然，偏偏在他不在京师之时订下来，不免有些蹊跷，难道是故意的？自己似乎正踏上一条荆棘丛生的万难险途！“父皇，儿臣求你了！”秦如风仰头看着自己的父皇，苦苦哀求道！

秦坚望着秦如风，摇了摇头，有些沉重地说道，“你，为何不早些来告诉父皇？现在诏令一下，芳婷下嫁赵彬便是板上钉钉了！”说罢，长吁口气！

秦如风见父皇不应允，向前膝行几步，紧紧抱住父皇的双腿，有些哽咽地说道，“他们还没有成亲！如何不能挽转呢？父皇，儿臣和芳婷自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在儿臣心里，早将她视为此生不渝的爱人了，儿臣恳请父皇成全儿臣和芳婷！求求你了，父皇！”

秦坚轻轻抚摸着秦如风的头，语重心长地说道，“孩子，诏命一出，岂能收回？更何况，赵家乃国之栋梁，为我朝立下赫赫功勋，如

果对赵彬和芳婷之事出尔反尔，天下人会如何想？更何况，不论怎么说，你与芳婷也是兄妹，所以你和芳婷欲结连理之事，今生是绝无可能了！孩子，你是深明大义之人，想必你能理解父皇的苦衷！”

秦如风见父亲话已说得如此通澈，料知事情已经不能挽回，可是还是忍不住想再求求父皇，他悲切地喊道，“父皇，……”泪水从他紧闭的双眼中溢了出来，顺着脸颊向下滑落！

“行了！不必再说了！”秦坚坚决地打断了秦如风的话语！“砰砰砰”一阵敲门声响起，惊断了秦如风的思绪。他收回神思，将冰寒的目光射向了房门，冷冷地说道，“进来！”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光彩照人的玉姑娘端着一只盘子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娇柔柳腰一折，柔声说道，“玉儿拜见王爷！”今日，玉儿还是按常，为秦如风送来了自己亲手做的莲子八宝粥和几样小点心。

秦如风瞅了瞅玉姑娘，淡淡地说道，“搁下吧！”说罢，便不再理她，径自望向窗外！

“是！”玉姑娘已经习惯了秦如风这冷冷淡淡的表情，从认识之初起，他便如此！虽然，明知他心中有别的人，可是她相信凭着自己的姿容和慧心，即便不能打动他，至少也能在他心里留下一席之地！可是，时至今日，还是无甚进展，他非但尚未碰过她一下，连笑脸也少有！即便偶尔有些亲昵行为，也只是因为在场面上，不得不做戏给别人看！

她轻叹口气，搁下盘子，转身向房门走去，临出门前，又幽怨地回望了一下秦如风，樱唇合欹了几下，终究还是忍住了，一脸失望地离开了房间！

房内又恢复成一片宁静，只有屋檐水“滴滴答答”地从高处坠落到石阶上的声音。秦如风的思绪又回到了过去！钩月挂于柳枝上，清清浅浅的银辉洒下来，万物似覆霜般清明，又似胧纱般，虚妄！

秦如风背着一个不大的包袱，伫立在柳树下，焦灼地望着小径尽头的拐角处！今日夜半，是芳婷和他约好私逃的日子，可是时辰已到，却未见芳婷！他只好在树下焦躁地来回踱着！

秦坚乍听芳婷和秦如风准备私奔的消息，觉得实在难以置信！秦如风，自幼聪慧过人、乖巧懂事，绝不会做出这种荒唐事情来！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一面派人稳住芳婷，一面率人前来一看究竟！刚刚拐弯，便见秦如风背了个包袱，在树下徘徊着，似在等什么人。一见此情景，他便知晓消息所言非虚，顿时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大步朝秦如风走去！

秦如风远远望见父皇率人从小径尽处拐出，心里“咯噔”一下，父皇怎么会知道的？不管如何，出逃失败，父皇如何处置自己，并不重要，关键是芳婷和他以后再要见面都很难了，更休提其他的了！霎时，心似沉入了大海般！他缓缓地双膝下跪，匍匐在地，口中一字一顿地喊道，“儿臣恭迎父皇！”

秦坚眼眸喷火，怒视着秦如风，愤怒地喝道，“混帐东西，竟然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说罢，手用力一挥，“啪”一声，打了秦如风一个响亮的耳光！

秦如风脸上立刻火辣辣地疼，他一动不动地，只是一声不吭地恭谨伏跪在地。

秦坚用手颤抖着指着秦如风，满含汹汹怒气地说道，“原以为一番劝导必能让你放弃妄念，没想到你……早就耳闻你行为不端，朕还不信，于立储之事，时有悔意！今日看来，朕是立对了！”稍顿了顿，他问秦如风，“你还有什么话说？”

“儿臣无话可说，只是此事全是儿臣一个人的主意，与芳婷无关！”秦如风语气沉缓地说道。心下已经明白了，从立储至芳婷订婚，一切都是有人预谋好了的，自己浑然不知地一步步堕入了这预先设计好的圈套里！

秦坚怒火难平，胸膛急剧起伏，狠狠地看着秦如风，宣布道，“睿王行为不检，着在睿王府禁闭，没有诏令，不得外出！”话尚未尽吐，秦坚已经感到心急胸闷，两眼发黑，待勉强支撑着说完最后一个字，竟支持不住，晕了过去！

“父皇-，父皇-！”“砰砰砰”，又一阵敲门声响起！

“进来！”秦如风微拧眉头，冷冷说道。

一个追风堂弟子推门而入，朗声说道，“堂主，师傅请你到他房间去！”

“知道了！”

秦如风又坐了一会，方往师傅风扬房间去了！秦如风跨进房间，见到风扬依旧坐在床上，脸色虽然苍白，但是已经没有了前些日子那黪人的青色，眼神锐利，看来恢复得还不错！

“师傅！今日感觉如何？”秦如风边问边向床边走去。

“唔，还不错！”风扬笑着，对秦如风说道。

秦如风在床边坐下，伸手握住风扬粗糙、满是褶皱的手，轻声问道，“师傅，不知有什么事情？”

风扬用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秦如风的手背，沉吟半晌，方说道，“我此次中毒甚深，且时日不短，虽然暂时脱离危险，但是已经深入骨髓，不知还能活得了多久了。有一事，我穷极一生，都未能查彻明白，希望风儿能了却我的心愿。”

“师傅！”秦如风听到风扬如此说，不由有些动容，伸出另一只手，紧紧环握住师傅的手。

“生死有命，孩子！”风扬宽慰道。沉吟片刻，他缓缓说道，“这件事情是关于我的女儿，风翘紫，”说至此，他停住话头，望了望秦如风，说道，“她是你娘！”

秦如风一听，顿时惊呆了，禁不住脱口问道，“我娘？”

风扬点了点头。

那么多年来，从没有人在自己面前提过亲娘，全没有想到她竟然是师傅的女儿！当下心潮彭湃起伏，手不禁有些微微颤抖，但很快便压抑下自己内心的激动，镇定地问道，“那师傅您也就是我嫡亲外公了？”

“嗯，是的。你娘江湖出身，按理不会和贵为太子的你爹认识，可是他们却偏偏相识了，而且感情甚笃。你娘自从跟了你爹后，便很少再参与堂内之事，可是在你娘诞下你之后不久，江湖上出了一件大案，并且风闻此案为追风堂所为。这件大案便是二十年前的沐家血案。你娘一直自持武艺高强，独来独往，当时竟然背着我，且不顾你爹的劝阻，执意孤身一人去调查此事！因为此事，你爹气急败坏，亲

自带人去找你娘，结果都未能将你娘劝回去。你娘执意坚持调查，期间曾给我寄来一封信，约略说了说安好之类的话。之后，便杳无音信。我派遣堂内弟子四处寻找，可是你娘却如蒸发了般，再也没有找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暗中查彻，终于在前段时日，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你娘的失踪可能和暗香楼有关。风儿，此事希望你能在师傅有生之年查澈清楚！”

娘失踪二十年了？为什么父皇从没有提到？也从不曾找过娘呢？秦如风向师傅郑重地点点头，心中则早已乱如麻，各种疑窦丛生。

[柳暗花明:第二十五章 防不胜防]

第三日傍晚，我们到了枫洲，下榻于悦来客栈。

我刚梳洗完毕，正准备喝点茶润润喉，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

“请进！”

夜浮生满含笑意，推门而入，“云儿！收拾好了吗？”话音未及地，一片如晚霞般明丽的紫红映入眼帘！

“差不多了！”我边说，边不由自主地打量起他来。

夜浮生今日显然是刻意修饰了一番，换了一身紫红色织金锦便袍，袍边绣以黑色宝相花，腰间束黑色锦带，发束白玉冠，脚登黑缎粉底暖靴，似踏祥瑞降临人间的仙人般飘逸、出尘。我一边上下大量着他，一边打趣道，“夜，今日装扮得如此隆重，怕不会只是陪小女子吃饭吧？”

夜浮生对我赧然一笑，乌黑的深瞳如夜空中的繁星般璀璨，“晚上和我一起去见个人，如何？”

我是最讨厌应酬的，听到此，不由微蹙双眉，有些不悦地问道，“谁？在哪里？”

“百花坊，那人……”夜浮生如流水淙淙般悦耳的声音悠悠传入我的耳际。

我听到“百花坊”几个字，心下便明了他并非真心想让我一起去，不过怕我知道了不开心，才告诉我，而且既然与人约在在那里相见，必是男子无疑，既然他能表现得如此磊落光明，自己何不大方些，遂

嘴角一勾，笑眯眯地走到他身边，亲昵地用手挽住他的胳膊，娇声道，“枫洲城挺不错的，晚上我想去逛逛，你就自己去吧！”

夜浮生听了，不由侧目望过来，眸中闪过一丝怅意，伸出纤长的手指将我额前垂下的碎发轻轻捋到耳后，温宛地对我说道，“那我让沐灵月晚上陪着你！”

明明不想我去，待真顺了他的意吧，又偏偏不快！没想到，夜浮生也有提得起，放不下的时候！我望着夜浮生，微微摇了摇头，轻声说道，“不用了！一会我自己去找她！”

“好吧！”夜浮生接着从怀里取了两张银票出来，塞到我手中，歉疚地说道，“今晚我就不能陪你了，喜欢什么，自己去买！”

“嗯，知道了！”我点点头。

他轻柔地吻了吻我的头，便步出了房间！

不知是不是因为几日来旅途奔波劳累，本来只是歇息一下，不想竟然真睡着了。待我再次醒来，天已经全黑了！感到肚子有些饿，便起身去找沐灵月一起吃晚饭。我们下榻时要了四间上房，可是沐灵月和沐清影的房间在长廊尽处。不知是因为宿客之人都出去了，还是因为夜寒天冻早早歇下了，总之整个客馆显得清冷、沉寂。长廊顶挂着两盏灯笼，幽暗的烛火忽明忽灭地散发出昏黄的光亮，那淡淡的黄色光晕弥漫在狭窄幽深的长廊中，显得那么鬼魅、阴森。整个长廊回荡着我踩着楼板向前走的“咯吱咯吱”的声响，虽然细微，但在此时却显得极其刺耳，每一声都震颤着我的心弦！我由不住加紧步伐，急步走到那两间相隔的房前，因为不知道沐灵月住哪一间，所以我将挨着的两间房都敲了一遍，奇怪的是两个房间内皆无人回应。沐灵月许是没见着我，便自己去吃饭了吧！正要走，却听到一间房内好像有动静，我的心不由一紧，立刻驻足侧耳倾听，周围一片静寂，只有远远传来地寒风如狼号虎吼般“呼呼呼呼”刮着的声音。我想恐怕是因为这气氛自己有些神经过敏了吧，也就不放在心上，自己去客栈店堂内用晚饭了。随便点了两个小菜，草草用完，便准备出去逛逛！

今夜是个阴沉的夜晚，如一笔最浓的墨挥了下来，既无繁星，也无皓月。寒风呼啸，将地面的枯叶、白日繁华留下的垃圾一起卷向空中，漫天飞舞，扬起冬夜最撩人的舞姿。夜风拂过脸庞，如刀割般，身子似纸鹞般要飘向空中了，彻骨的寒冷通体而发。街上冷冷清清，

一个人也没有，店家均打烊歇业了。一片肃杀、萧瑟的冬景打消了我出去闲逛的兴致，直接回房休息了。

不知是不是因为刚才睡得多了，现在躺在床上毫无睡意，正在百无聊赖之际，突然想到夜浮生在百花丛中会不会左拥右抱呢？即便知晓是逢场作戏，一股浓浓酸意由不住在心底渐渐蕴开！想着，便已经跳下床，换上夜行衣，越窗而出！我直接向城内不多的几处灯火通明的地方寻去，不一会便找到了百花坊。

这里并无一点萧瑟之意，反而门庭若市、繁华喧嚣！大红灯笼高悬，门前飞盖云集，坊内华灯碍月，几位打扮得异常妖冶的女子，极力绽放她们自以为最美的笑容，在门口迎候往来进出之客。她们那粗陋的笑脸被红灯笼散发出的幽红暗光一映称，反而显得如鬼怪般邪异、丑陋，让我看着觉得一阵反胃！耳边不时传来百花坊里男子淫亵的欢笑声和女子扭捏做作的娇媚声。我不由驻足，心里真得很怕看到夜浮生在这淫邪、欢酒场合中的样子。可是略一思忖：倘若他真是那般人，早些明晓，不是更好？又何必自己欺骗自己呢？想定后，我便绕到百花坊后园墙外一条僻静无人的胡同，从此处跃墙而入。

这里非但没有我想象中的艳俗，反而清雅幽幽。数楹修舍，一片苍苍翠竹遮映，夜风中纤细的竹枝随风摇曳，枝叶拂得哗哗作响，似一边歌唱一边长袖善舞的婉媚女子在寒寂冬夜跳着最柔美魅人的舞蹈。若非我知晓这里是百花坊后园，真要以为进了哪位大隐于市的高人住处。舍内有几点飘忽的烛火，昏黄的光芒从屋内传出来，在这寒意深深的夜晚，在这雅意浓浓的园中，让人产生几点温馨、几丝暖意。我不禁好奇，谁在这粗俗之地修此清逸的居舍呢？不禁躬身悄悄走到窗下，将窗纸捅个洞，向里张望，却发现了让我惊异之人！里面坐着的人竟然是沐清影！他和一个男子环桌而坐，不过并未交谈。这个男子，高鼻深目，皮肤雪白，似我以前时代的白种人。桌上有一些酒菜，两人基本没动。他，怎么会在这里呢？正呐闷，却清晰地听到了夜浮生的谈笑声，转眼，他已经和另一个高鼻深目、气度不凡的男子从里间走了出来。沐清影和刚才和桌而坐的男子立刻起身恭立！

“那后会有期！”夜浮生对那男子作揖说道。

“好的！有消息，自会告知！”那男子也回礼说道。

见他们似快要出来了，而此行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我便回身，从院墙下跃出。

许是因为夜浮生和自己心中所想，所期盼的一样，欣慰的笑意情不自禁从心中溢出，渐渐漾到嘴边，漫到眸中。我漫步走在百花坊后园墙外的小胡同中，浮思翩牵，回忆着和夜浮生过往的种种甜蜜，想到开心之处，不禁轻笑出声，完全沉浸在自己甜蜜的回忆里，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有一个人正暗暗跟着我。刚刚拐出小街，竟未注意到前面有棵大树，一不小心，额头碰到了树干。我抚着撞得生疼生疼的额角，不禁暗笑自己的痴傻。刚要起步，却听到了身后传来一股异乎寻常的深冷肃杀的寒意。我下意识地向后一仰身，“嗖嗖嗖”，两枚暗器贴面飞过，一只擦鬓角而过，“刷刷刷”地齐齐没入了树干。好险！一阵寒意悄悄爬上背脊，方才若稍有差池，现在已经不知身在何方了！我一扬身，猛地回望，一个娇小的身影一闪即逝，消失在深邃的夜幕中！是她？我不由骇然失色，怎么会呢？可是，刚才那身影的的确确是她的呀！或者，自己眼花了？我转身看那树里的暗器，这暗器非三柄飞刀，而是三枚梅花镖，心下狐疑自己是不是弄错了？待细细观察完飞镖没入树干的深度，插入树干的角度之后，我已经基本确认刚才那人是谁了！不过，她惯常使用的是飞刀，今日为何是梅花镖呢？不论暗器用什么，但是我已经确信无疑射镖之人非她莫属！心中不禁怒火丛生！腾腾怒火让我将刺骨寒风、阴冷的冬夜已经完全忘怀！一边拔出一枚梅花镖，一边寻思她为什么会对我下手。为了夜浮生？不太可能，即便她真心有意于他，也还不至于与我拔刀相向吧？抑或还有别的原因？不过她这么做，难道不怕他知道？抑或他本来就知道，故意安排的？应该不会，一来夜浮生知道我功力高于她，若真心取我性命，断不会派她来；二来，撇开和夜浮生的个人感情不说，他好像也没有理由要我的命，即便从当初让我服下“长生”的初衷来看，自己活着绝对比死了对他有用！那么她为什么要杀我呢？无论如何，这事得由我自己来处理。一片暗黑的阴霾在心中散漾开来！我拿着那枚镖，回了客栈，敲响了沐灵月的房门。

“谁呀？”如寒冰般清冷，又略带些睡意的女声从房内传出！

“我，柳云昔！”我暗自压抑怒气，朗声在门外喊道。这人还真能装，如此伎俩竟然想骗我？其实，自己之所以仅仅凭着对那黑色身影

的一瞥和细查飞镖手法便断定是她，也是因为在荠洲织绣坊前她的身影让我惊诧，实在没有想到其中会有个女子，因而多瞧了几眼，后来她对我飞出的那刀又让我后怕不已，因而对那手法记忆深刻！

“有事情吗？我已经睡下了！”沐灵月在房内慵懒地说道。

“嗯，我有事要和你谈！”我沉声说道，一股摄人的气势随声而出，冰冷的语气比这冬日的寒彻还要刺骨三分！见她仍无开门的意思，我冷笑道，“你最好现在开门！否则，待会就是你的庄主来叫你了！”

从刚才沐灵月声线传来的力度，我断定她其实就在门后。于是手上运气，轻轻在门上映了一个稍微凹下去的手形出来以示警告！

不一会，门“吱呀”一下打开了！沐灵月一身白色的衣裤，似刚从被窝里出来，神情有些倦怠地望着我，莫不是经历了刚才一幕，真要以为她一直在房里睡觉呢！她倚门而站，将我挡在房门外，冷冷地说道，“有什么事情，说吧！”

见她如此，我不由绽放了一个异常柔美的笑容，轻声说道，“沐姑娘，你睡得可真香啊？”

她瞥了眼我，冷言讥讽道，“你的事情，不会就是特意来问我睡得香不香吧！”

我嘴角一勾，漾出一个邪魅的笑容，用力推开她，径自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被窝，一片冰凉。看来，刚才我的推断没有错！

“柳云昔，你的癖好还真怪，半夜闯进屋来摸别人的被窝，莫不是来看我被窝里有没有人吧？”沐灵月慢慢踱到我的身后，讥讽地说道。

既然她敢半路袭击我，必有不怕夜浮生知晓的理由，而且她见我闪过飞镖后，直接来找她，一定猜测到我不会告诉夜浮生，所以就敢如此桀骜不逊！我心中不禁冷笑，哼，现在刀都架到我脖子上了，再不反击，怕就被人当作鱼肉了！

我对她回眸一笑，手中已经如闪电般将那枚梅花镖向她掷去，她没有接，而是身子向左一偏，“吭”一下飞镖射入了门框！

“下回，换个别的玩法！这手法伤不了我！”

我朝门外走去，与她擦身而过时，猛地一手抓住她右臂，她伸出左手欲将我搁开，我已如影子般迅捷地飘到她身后，右手掰住她右

肩，左手加力，将她右臂猛地向后一带、一提，她的右臂已经托臼了！

望着她面庞顿时刷白，额上冷汗直冒，我冷厉地说道，“看在夜的面上，只此一回，下次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俗语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沐灵月毕竟是夜浮生的手下！

感到有道异样的目光向我射来，我双眼瞥向门口，只见沐清影静静地站在门外！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听到了多少？我眼光稍微向下一瞥，看到他手里拿着两枚梅花镖！梅花镖？难道是他的？他在这件事情中起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背对门站着的沐灵月，仿佛也注意到了身后有人。她猛地回头望去，待看清是沐清影时，轻轻长吁口气的声音私有若无地传到了我的耳畔。

我睃了睃沐灵月，又用眼角余光瞄了眼沐清影，才放开她，飘出了房间，在长廊视沐清影不存在般，径直回自己的客房去了！

[柳暗花明:第二十六章 心痛神驰]

沐清影趁着柳云昔与他错身而过的瞬间，将那两枚梅花镖飞快地揣进了怀里。待柳云昔离去后，他沉步走进房间，来到沐灵月身旁，一手抓住她的肩，一手握住她的右臂。沐灵月将已经疼得有些变形的脸撇了过来，丰润的双唇似纸般苍白无色，一双黑幽的瞳仁沉静无波地望着沐清影。他却并没有抬头，只是麻利地将她的右臂轻轻一抬，一送，沐灵月托臼的胳膊就归位了。他斯时方眼帘微启，瞥了眼正用左手揉着右肩的她，淡淡地说道，“不要再有下次了，否则，我一定会阻止你！”平静的语气却难掩随之喷薄而出的坚定！

听到这话，沐灵月左手蓦得听了下来，脸色一沉，眸光一冷，凌厉的眼波立即如一柄冰刀般向沐清影射去，随即有些不阴不阳地说道，“哼！看来你也被那妖媚女子给迷惑住了！哦～”沐灵月似想起了什么似的，故意拖长话音，同时嘴角微微向上一弯，一抹讥讽的笑容在脸上绽放，“我还忘了，她可是你新认的姐姐呢！”

沐清影的脸顿时红得如熟透了的柿子般，两簇火苗在双眸中燃烧，双手不禁紧握成拳。他定定地瞪着沐灵月。看得出，沐清影在尽

力压抑住自己的怒火。

沐灵月瞄了他一眼，继而不依不挠地冷哼道，“难道我说错了吗？”

好一晌，沐清影才一字一顿地说道，“你是老庄主的女儿，大家尊敬他，自然会爱护你，可是，你不要太过分了！”

沐灵月脸上那讥讽的笑容一下僵住了，眸中渗出了一抹难掩的痛楚。沐清影的话无疑触到了她内心最脆弱的地方，揭开了她以为已经完全愈合了的伤疤，让那伤口再一次鲜血淋淋。

许是察觉到自己的话有些重了，沐清影的眼光不由柔和下来，嘴唇张阖了几下，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出，顿了顿，转身朝房外走去。可是，沐灵月那凄楚的眸光在沐清影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让他感到深深地愧疚。到了门边，他终于还是停了下来，背对着沐灵月，轻声说道，“刚才的话，我说重了，对不起！你早些休息吧！”说罢，为她关上了房门。沐清影正要回屋，却感觉到一束寒浸浸的目光射向自己，让他周身不自在。他下意识地停住了正开门的手，蓦然回首，寻找那目光的源泉，却发现夜浮生正在走廊中间注视着自己。

夜浮生从外回来，便去找柳云昔，但房内无人回应，便以为她已经休息了。刚刚回屋，却听到了她从走廊另侧步回房间的脚步声，心中甚觉奇怪。若是和沐灵月聊天，那脚步声应该是轻盈、欢快的，可是为何现在听来却那般沉重、杂乱，似心绪难宁之状，难道发生了什么？他不禁开门，朝沐灵月那边望了望，发现房门大开，屋内的烛光从敞开的房门倾泻出来，形成了一片稍亮的光影。他纵身飘了过去，不经意间却听到了沐灵月和沐清影的对话。

沐清影在耳侧清晰地听到了夜浮生用一丝声线传来的冷冷话语，“沐清影，你应该有话对我说吧！”这声音如寒冰入髓，如钢丝透脑，让他打了个激灵。很显然刚才自己和沐灵月的对话，夜浮生全都听到了。他轻叹口气，如流风吹起的雪花般轻轻飘向夜浮生，二人一起回了夜浮生的房间。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沐清影出来了，径直朝沐灵月的房间走去。他用手指轻扣房门，“砰砰砰”！

“谁？”沐灵月警觉的声音从房内传出。

“沐清影！”

“什么事情？”刚刚上床歇息下的沐灵月不禁蹙眉，有些不悦地问道。

“庄主要见你！”

沐清影简短地话语无疑似巨石落湖般，在沐灵月心中激起层层涟漪，心湖当下微波荡漾。她不由坐起身子，难道他知道了？一定是柳云昔！她略微思忖了一会，起身穿好衣服，开了门，随着沐清影来到夜浮生的房间。夜浮生坐在椅上，似在专心地把玩着自己拇指上戴着的碧绿玉扳指。晶莹通透的碧玉在昏黄的烛火下，更加莹润、温宛。手指轻轻抚上那扳指，一阵沁人心脾的寒凉从指尖传来，却非但没有让夜浮生感到冰寒，反而让他的头脑更加冷静，思维更加清晰。

待沐清影领着沐灵月进屋来，夜浮生不由用眼角余光瞥了眼沐灵月。白皙的面颊，蛾眉淡扫，丰润的樱唇，乌黑的双眸映着点点烛火，似两颗黑水晶般。不过，此时蕴籍着丝丝怒意。经这一瞥，他才猛然意识到，沐灵月已经不再是那个满脸娇俏、刁蛮，似人偶般可爱的小女孩了。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长成了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细算一下，明年初她就该满十五了！

“你，今晚去了哪里？”夜浮生头也不抬，淡淡问道。

沐灵月从未见夜浮生如此冷然地对自己说过话，眉间心上隐隐的怒意被他轻飘的话语陡然撩拨了起来。她狠狠地白了眼夜浮生，言语激越地说道，“哼！那狐媚女人不是都告诉你了吗？”

不知是因为不想过多涉入夜浮生个人感情之事，还是因为沐灵月的话，沐清影脸上有些不自在，他小声说了一句，“要不属下先告退？”说着，他就要往外走！

此话一出，夜浮生猛地抬眼，一道肃冷的眸光射向沐清影。只听夜浮生冷喝一声，“站住！没有我的允许，今晚谁也不许跨出这个房间半步！”话音如春日晨曦的薄雾般轻淡，却又透着股让人无法违逆的威严气势。

沐清影正要迈出的腿收了回来，背对着夜浮生，默默地站在那里！沐灵月显然也被夜浮生这声断喝给震住了，撇向一边的头不由转过来，有些惊诧地望着夜浮生！

“坐下！”夜浮生冷冷地说道。

沐清影拣了个门边的凳子，挨着椅边，坐了下来。

待沐清影坐下，夜浮生才转过头来，对沐灵月淡然问道，“为什么？”

沐灵月倔犟地昂起头，不以为意地说道，“开个玩笑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说着，偷偷瞄了瞄夜浮生的神色，见无甚波动，想着过往夜浮生对自己的好，不由放大了胆，似嗔似怨地小声嘟哝了一句，“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

夜浮生原本沉静如水的面色陡然一变，站起身子，缓缓走向沐灵月。

屋内静悄悄的，只有烛芯烧得“噼噼啪啪”的声响，袅袅轻烟合着飘荡的游丝在空中盘旋、纠结、缭绕。

夜浮生走近沐灵月，用种摄人心魄的眼光望着她。不知是因为夜浮生那魄人的气势，还是沐灵月有些做贼心虚，她瞟了眼夜浮生，忙垂下眼睑，用那浓密的睫毛挡住了她的心绪。须臾，夜浮生方才狠历地说道，“开个玩笑？那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为何要用沐清影的梅花镖，而非你惯常用的飞刀；第二，为何要从后出其不意射镖，而且每一镖都射向她的关键命脉呢？”

沐灵月未料到夜浮生竟然问得如此细微，心中更是料定报告之人非柳云昔莫属，妒意、恨意如迢迢春水般在胸中不断蔓涨。她略一思量，说道，“临行前，清涧师叔嘱咐我，因为柳云昔乱了庄主的心神，要我设法让她离开庄主！”

“设法让她离开？”夜浮生眼波中掠过一抹惊愕，不过转瞬即如闪电般消逝了，黑黢黢的双眸又变得如两汪深潭般沉静。他眉梢一挑，眼角一斜，微带怒意地说道，“所以，你就在镖上浸了那三步之内必然毙命的‘见血封喉’，是吗？”说着，将刚才从沐清影那里得来的两枚梅花镖扔到了沐灵月脚下。“当啷”，飞镖清脆落地的声音如把锋利的匕首深深划过屋内另外两人的心，二人皆异常震惊。沐清影实在没有想到镖上竟然有剧毒，刚才如果自己稍不小心，那……，想到此，不由打了个寒颤。而沐灵月也完全没有料到夜浮生会得到那镖，并轻易看出了镖上做的手脚，头不禁微微低了下来，额角、手心冒出层密密的汗珠。

“抬起头来！回答我的问题！”夜浮生缓声说道。那声音轻轻飘来，却又如从地狱传来般鬼魅，勾人魂魄。

沐灵月寻思片刻，仰首与一脸冷俊的夜浮生相视而望，眸光满含幽怨和嫉恨，对他说道，“是，我就是想除掉她！”

夜浮生定定地看了沐灵月一会，轻吁口气，微合眼帘，淡淡问道，“为什么？”其实，他斯时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只是他心底还是有些不相信，曾经烂漫如花，纯真可爱的灵月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清逸哥哥，”沐灵月对夜浮生轻声唤道。这一声轻柔深情地呼唤，一下拨动了夜浮生的心弦，他的手不由自主轻颤一下。很久了，没有人称呼过他的真名了。这名字勾起了夜浮生太多的心事，他极力压抑住自己奔腾的心绪，尽量保持面上的平静。而沐清影也暗暗吃了一惊，沐灵月怎么叫庄主“清逸哥哥”呢？难道庄主就是“沐清逸”？

“清逸哥哥，从我一出生，你就一直很疼我。只要是我想要的，你都会帮我弄来！我生病了，你会守候在我身旁，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伤心了，你会想尽办法逗我开心，清逸哥哥，难道你都忘了吗？”说至此，沐灵月停住了话头，双眼似蒙了层水雾般，迷蒙地望着夜浮生。过往的点点滴滴一幕幕在夜浮生的脑海中浮现，他轻轻摇了摇头。

“我自那时起，便深深地喜欢上你了！清逸哥哥，还记得你在我父亲临终前的许诺吗？你说，一定会好好照顾我的，难道你忘了吗？”沐灵月有些哽咽地说道。此时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一头扑进了夜浮生的怀里。

夜浮生不着痕迹地将她轻轻扶起身，柔声宽慰道，“灵月，我没有忘！你说的一切，我都没有忘！”

感到夜浮生的疏离，沐灵月脸色一变，话音一转，顿时由深情款款变得忿恨不已，脉脉深情的目光也随之变得满是怨毒，“那么为什么自从那个柳云昔出现了之后，你便不再关心我、注意我了？满眼里只有她？”

夜浮生无声地轻叹口气，柔声解释道，“灵月，最近我是有些疏忽你，我很抱歉！但是，你要明白，对她，和对你，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情！”

“不同的感情？”沐灵月顿时心动神摇，竟有些站立不住。

“是！我一直把你当作自己亲妹妹般疼爱，保护。不管将来如何，我都一定会谨尊自己的诺言！”夜浮生言简意赅地表明自己的心意。虽然这些话对此时的沐灵月来说有些残忍，但是如果当断不断，那必将反受其乱。这件事情说来，也是自己疏忽了，还一直以为她仍然是那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丝毫没有察觉沐灵月的异样情思，如果早知道她对自己怀着这样的心思，自己一定早早告诉她了，免她泥足深陷，今日做出这种事情来！

“妹妹？妹妹？”沐灵月感到心痛神驰，泪水如断线的珠子般，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

“是的。”夜浮生望着泪流满面的沐灵月，心中有些不忍，可是他明白此时绝不能心软，否则就一错再错了！沐灵月此时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如溃决的河水般源源不断地流淌，她掩面哭泣着，奔离了房间！

夜浮生望着沐灵月离去的背影，长吁口气。他回身坐回椅子里，又沉思片刻，方说道，“沐清影，明日你带灵月回山庄吧！”他边说边拿起一只杯子，缓缓沉声道，“回去带句话，该做的，我沐清逸绝不会忘记，请大家放心，但是……”他说到这，用眼眸扫了一下沐清影，才狠狠地说道，“如果再有谁敢动云儿，便如这只杯子般！”余音尚在耳畔，手中的被子已经化为齑粉。他手一松，白色如细纱般的齑粉纷纷扬扬散落到了地上。

沐清影看了看地上的粉末，又望了望夜浮生，恭谨地说道，“知道了！属下告退！”

夜浮生又望了望沐清影，方颔首表示同意。

待沐清影离开后，夜浮生慢慢踱到窗前，轻轻推开窗户，让冬夜的寒凉涌进屋来，凛冽的朔风放肆地盘旋着，吹掀了他的衣襟，吹动了他渺如烟尘的思绪。他眉宇间淡淡的哀愁，如过山的晚风般，孤单的身影，如舞着夜色的精灵，任思绪与夜雾袅袅的升腾。屋内沉寂如水，只有“呼呼呼”的寒风猛烈地刮着。

[柳暗花明:第二十七章 生死与共]

回房后，洗漱完毕，我便躺在床上准备安寝，可是今夜的一幕幕不断在脑海中浮现，心如填塞了块大石般，憋堵得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正在这时，隔壁响起了低低的交谈声，本也不甚在意，可是当听到一个娇冷女声提及“那狐媚女人……”时，我不由紧颦双眉，屏息凝神，侧耳倾听他们的谈话。随着他们对话的一步步深入，我的心情也随之而变得起伏不定，真可谓“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

待沐清影出门，我的心绪早已千回百转，万般滋味同时涌上了心头，心中郁积的无限感慨随着幽静寒夜中那一声轻轻的叹息而飘散到房间的每个角落，连那幽暗如豆般的烛火也似感染了我心中的那份惆怅般变得更加暗淡！今日，若是我对沐灵月做出这般事情来，夜浮生会如待她般宽容地待我吗?

一会，门外响起了细微的脚步声，我想是夜浮生来了吧！遂起身穿好衣服，点燃半支白烛。蜡烛一亮，幽黄的清光迅间流布斗室，冲去一屋的黑暗。我走到门边，取下门茬，缓缓将门打开！屋内昏黄的光线从门缝中泻了出去，在夜浮生孤寂的身影上投下一丝光影，随着门缝一点点变宽，他整个人逐渐映入了我的眼帘。此时，他已经取下了平日带着的人皮面具，略微有些苍白的俊颜在昏黄的烛光映照下，泛着淡淡的光晕，显得温润如玉，墨如点漆的双眸似星辰一样晶亮，不过眼底却掠过抹深深的苦涩和无奈。斯时，万籁俱寂，在这静寂的黑夜中唯有彼此的呼吸发出似有若无的声音，呼出的如轻纱般的淡白色水气在空中交汇，似我们胶着、纠缠的心事。

“进来吧！”那声音缥缈如烟，却隐含着我难掩的哀愁。

待夜浮生进来后，我轻轻掩上房门。正待回身，却感到身后一阵凉风袭过，下一瞬，夜浮生已经从后紧紧将我揽进了怀中，感受着他坚实的拥抱，温厚的胸膛，如兰的气息，此时却没有了往日的温馨，反而让我心思烦乱。

“今晚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夜浮生在我耳畔柔声问道。虽然语气和缓、柔润，如缓缓流淌的清澈溪水般，但对我的抱怨之意也毫无遮掩地随之而出。

我轻轻挣开他的怀抱，径直走到桌边坐下。无视他惊愕的目光，只是低头为自己倒了杯凉茶，然后举杯一饮而尽。屋内一片沉寂，悄

然无声。万千言语，不知从何说起，我只是专注地看着那轻微跳跃着的烛火，它淡蓝色的焰子在宁静的空气中摇曳，像河风拂动满怀心事的姑娘的一束长发。心中难解的惆怅随着不断流淌的浓稠烛泪而深深氤氲开来，涨满了胸中的每一处间隙！一缕淡淡的阴霾在彼此的心中隐现！

原本不告诉他，是因为怕他为难。我，就是我，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属于沐月山庄。我和沐月山庄的人有了牵扯和瓜葛，完全是因为他，而他和沐月山庄实为一体，所以我不希望夜浮生在我和沐月山庄之间两难。可是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已经没有意义了。虽然他最终还是让沐清影回去警告了他的属下，但是从这件事情本身而言，他终究还是偏袒了沐灵月！因此，从现在的情形看来，我说与不说，已经无所谓了。

面对我的沉默无语，夜浮生嘴角一勾，绽放出一抹悲哀、艰涩的笑容，苦涩的话音传入我的耳畔，“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瞥了眼他，自嘲地一笑，暗黄烛光下的身影如冬夜里皎洁的月光般寂寥。我淡淡地反问他，“相信你什么？”

“你以为是我让沐灵月做的？”他带着抹讥嘲的笑容，慢慢走向桌边。

他如山泉般清冽的声音却让我嗅到了点点恼怒和曲解，本就不宁的心，一下似卷过一片潮汐般，波涛汹涌，不禁嘴角一扬，讥讽道，“若是取我性命，你定不会让她来袭击我，因为你知道我的武功比她好，怎么会做出那样的蠢事？”自凌州之后，我和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互相冷嘲热讽、言语相讥了，一种陌生感在我和他之间油然而生，原本相亲相近的两颗心当下如隔了座大山般，产生了隔阂。

许是感到了这异样的变化，夜浮生又回复一贯的温宛，柔声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以为我会偏袒她？”说话间，夜浮生已经走到了桌边，在我身旁坐了下来。

此时，烛火由于烛芯过长而摇曳得越来越厉害，屋内所有东西的影子也随之摇摆起来。我取过桌上的剪刀，将其凑到火焰上，轻巧地将燃得过长、有些倒垂的烛芯剪去，烛光小了很多，可是不再摇摆。待看到它恢复了刚才玲珑安稳的样子后，我方淡淡地说道，“刚才，我并没有睡，你们的谈话我都听到了！”

此话一出，夜浮生眸光悠悠一晃，一道意味深长的波光投向我，他似乎明白了这一切的缘由。他慢慢起身，在房内来回踱着，似在思考什么，良久，才沉声缓缓说道，“云儿，我明白你是在怨我处理沐灵月太轻了，是吧？”

我盯着暗幽的黄色烛火，深深叹口气，说道，“若今日是我对沐灵月做出这种事情来，你会如待她般待我吗？”

夜浮生闻言，一脸错愕，似乎从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般，微合眼帘，沉思片刻，对我温言道，“云儿，你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冷笑道，“你不要回避，只需要答我，如果是我对她做了这事，你会如待她般待我吗？”或许，我有些不可理喻，但是从我原来所处的时代来看这件事情，沐灵月至少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而且就算当时我躲过了她飞来的三镖，但是若我握着那镖时，稍有闪失，依然会命丧她手。她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夜浮生不仅没有一句责骂，反而柔声宽慰，虽然他言明，待她如妹妹般，而我原也没有打算因为此事而要取沐灵月的性命，可是看到他待她如此宽容，还是不由想到今日换做是我，他会这么做吗？

夜浮生见我就此穷追不舍，不由紧拧眉头，一丝不悦在眼波中掠过。他寻思半晌，终于愧然说道，“云儿，这件事情，我的确对不起你！”

虽然早也料到他待我绝计做不到那么宽容，可是真真由他亲口说出时，还是不禁黯然神伤，心底涌起的酸涩填塞了心中的每一根脉管。我微合眼帘，缓缓站起身子，慢慢走到窗边，映在雕花窗楹上的单薄身影透出淡淡的憔悴。我缓声说道，“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短短一句话，如拨弄心弦奏出的般，每一个字都是那么艰难地从牙缝中挤出来的。

夜浮生对我清婉地说道，“云儿，别这样，你听我说！”边说，他已经走到我的身旁，轻轻将我的身子掰过去，郑重地对我说道，“云儿，你听我解释！沐灵月，是沐月山庄的前任庄主，也就是我师傅的女儿。我师傅对我，不仅有救命之恩，而且养育了我。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今日的我！所以，云儿，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听完他一番情深意切的话语，自己已经完全能理解他今日的苦衷。而且如此看来，今日他已经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我！可是，理解

归理解。如果，我的心能更狠一点，对他的在意少一点，或许我会给沐灵月一点惩罚，以泄心中的怨气！可遗憾的是，以上两点，我都做不到！而且，从今夜他们的谈话中，我隐约预感到将来他或许还有更多的事情，需要我去理解，去违背心意地接受！这，或许就是爱的代价？我不知道！我只希望一份简单、平淡的爱，在一起时两个人能开开心心就好！而现在，我每每违背心意来持续这份感情，这是爱吗？我不知道！抑或我们原本就不适合在一起？我有些茫然。再者，与他息息相关的沐月山庄已经将我视为了他的障碍，虽然今日他用自己庄主之位而警告、压制了下来，但是他已经面临左右为难的境地了。既然如此，我和他分开不啻是一种好的选择！

想定之后，我一咬牙，仰首望向夜浮生，对他说道，“夜，或许我们这份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虽然强抑激动彭湃的心潮，保持面上恬静无波，但是轻颤的话音还是泄漏了我的心绪。

话一出口，夜浮生的脸色随之大变，双瞳顿时黯然下来，眼底流露出一弧让人不敢正视的心痛和难过。我忙垂下眼帘，清楚地感觉到他握着我肩臂的手有些微的颤抖。其实，我的心也如刀割般疼，但是如果我们真得不适合在一起，早做了结不论对他还是对我而言，无疑都是最好的抉择！于是，我转过身，望着雕花棱窗，狠下心，继续说道，“所以现在应该及时纠正这个错误！”

“云儿，你这是要和我一刀两断，是吗？”夜浮生悠悠的话语从身后传来，低沉而鬼魅，似从阴曹地府传来般，让我的心不由哆嗦了一下。

“不，云儿！我不会让你离开我！不管那是不是错误，也不管你愿不愿意！”夜浮生坚定地说道。

墙上他黑色的影子显得魔魅诡异，突然那影子一下向我靠近，未待回神，一丝钻心的剧烈疼痛从我的颈项上传来，似被咬破了般，接着他从怀里取出了一个瓷瓶类的东西，我忙转身阻止，就在那一刹那，他已经迅猛地拔开了瓶塞，头一仰，白皙的脖颈在昏暗的光晕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那么地一如既往，毫不犹豫。他已经将瓶中的液体一饮而尽了！

“你这是做什么？”我握住他的手，惊诧地问道。

他嘴角吟着邪魅的笑容，款款说道，“我以你的血为药引，服下了‘长生’！”

我攒紧眉头，心疼得瞧着固执的他，不解地问道，“‘长生’？为什么？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如果，我因为那件事情对你还有一丝埋怨，在荠洲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了。而如今分手，完全和那些过往没有一点关系，你又何苦如此呢？”

“我知道！可是我希望今后能与你朝夕相伴，生死与共！即便你不愿意，就算用这样的方法，只要能将你留在我的身边，我就在所不惜！”

他的真诚表白无异于惊涛拍岸，卷起千重雪，我的心为之巨震！虽然我以为真正的爱，是心灵的相约，是不需要用药物来维系的，它是一个灵魂与另一个灵魂相碰撞产生的火花。可是此时，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了！我只知道，眼前这个执着的男子对我情深似海，虽然方法有些偏激，可是无论如何，我和他今后都将血脉相连！

夜浮生那像大海般深情、像浪花般热烈的目光灼烧着我，让我随之而燃烧，整个人仿佛要熔化掉了，身体里也燃烧起一股火焰，浑身的血液渐渐沸腾了……天地间，万物已经不存在了，仿佛只剩下我和他，两个原本远离、孤独的身影，此时逐渐融合到了一起。我轻轻地仰起头，双手攀上他的脖颈，第一次主动吻上了他的双唇。

纠缠的身影，狂热的激吻，抵死的缠绵诠释了我们最狂野的激情，弹奏出了一曲妖媚撩人而激狂的旋律！时光在此刻凝滞，画面定格在相拥的身影上，

随着时光的尘烟飘散，所有的一切都将被忘记，只愿此刻永远清晰，

不论将来悲欢离合、岁月悠悠，只愿此刻是魂梦中最深刻的回忆，深植于心，

不论将来沧海桑田、物换星移，只想拥抱住眼前的幸福，

就算在这瞬间死去，也无怨无悔！即使在睡梦中，夜浮生还是紧紧搂着我，他的怀抱很温暖、舒适。望着身边气息细绵、沉稳，依然熟睡的他，我不由低下头，轻吻了他的额角。不想，他搂住我的手臂一下收紧，下一刻，温热、柔软的双唇已经覆上了我的，唇齿间细密

的辗转，似一个巨大的漩涡，将我和他深深地卷了进去，身体已经不复存在，意识在空中漂浮，唯有口中那如山泉般甘甜清冽的感觉真实存在！

直到两个人都气喘吁吁，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分开。

一路行来，我都还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遂问他，“夜，我们去哪里？”

夜一边摩索着我的长发，一边说道，“我们去暗香楼！”

“做什么？”我不禁有些好奇，无缘无故到暗香楼去做什么。

“暗香楼楼主五十大寿，我们去祝贺一下！”夜浮生清幽地一笑，对我说道。

“祝寿？”我有些莫名其妙地问道，满眼地疑惑直直射向他。

夜浮生诡异地一笑，微眯双眼，对我说道，“云儿还是瞒了解我！我们当然不只是去祝寿，还要去找一样东西，另外再确认一件事情！”说至最后，声音逐渐变得冷厉！

我想我明白了他将要做的事情，既然无从逃避，那么只好伴随他，坚定不疑地走下去！我俯身，将头趴在他的心口上，任乌黑的长发铺洒在他的胸膛，静静地倾听他坚实的心跳，那每一声有力地搏动似乎都在为我的生命注入更多的勇气和力量！曹府书房

原本几天前就应该到的货物，时至今日仍然杳无音信，曹子恒心中不禁有些暗暗着急起来。他前日派陆子善去接货，今日无论如何都应该有回音了。

曹子恒背着双手，在房中来回踱着，等待着陆子善的回来。虽然他的步伐仍然方正有序，可是那紧紧攒在一起的眉头，还是泄漏了他此刻焦灼的心情。

“奴才陆子善拜见老爷！”今日，陆子善浑厚的声音听来却有着一丝怯怯的感觉。

“进来！”曹子恒威严地喊道。

一进门，陆子善立刻恭谨地跪下行礼。曹子恒有些不耐烦地一挥手，说道，“起吧！事情怎么样了？”

“嗯，是这样……”陆子善支吾地说道，他实在不知应该如何回禀，因为事情太奇异了！

“到底怎样，快说！”曹子恒急切地说道。

“送货的车、人都消失了！”

曹子恒的心当下便如落了冰窖般，脸色一沉，眉梢一扬，双眼圆瞪，森寒地问道，“消失？什么意思？”

“他们半个月前从泰州出发，在墨山谷之前，还有人看到他们，但是过了墨山谷，就不见了！”陆子善边说边小心翼翼观察着曹子恒的神色。随着他脸色的越发阴沉，陆子善的话音不由越来越低。

“不见了？你没有去墨山谷找吗？”曹子恒厉声喝道。

“奴才派人去墨山谷搜了个底朝天，可是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就像蒸发了般，全都无影无踪了！”陆子善唯唯诺诺地陈述着。

到陆子善说完，曹子恒再也按捺不住，“啪”的一声，狠拍了一下面前的案几，几上的茶盏，毛笔都猛地跳了起来。陆子善见此情形，不禁浑身打了个寒颤。

曹子恒一脸怒容，大步地在房内来回走着，身形随着激越彭湃的心情而如风般在屋内来回飘动。陆子善的眼珠也随着他晃动的身影而左右转动。就这么，过了小半个时辰，曹子恒逐渐平静下来，步履回复了井然。他方沉声问道，“张逸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

陆子善长吁口气，利落地回道，“回老爷，已经差不多了！”

“好！让他准备行动！”曹子恒狠戾地说道，同时眼波掠过一丝狡黠，一缕阴狠。

## [柳暗花明:第二十八章 鸡血镯（一）]

这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飒飒寒风呼啸着。春天，这里是个山抹微云，芳草碧连天的地方，可是现在因为隆冬的到来，没有了那纯净清新的碧绿而显得荒芜苍凉。依山有一座占地百余亩的黛瓦白墙大宅院，其布局方正，井然有序，不过此时显得有些冷寂、清落！院旁有几棵大树，原本繁茂的枝叶现在只剩光秃秃的枝条了。枝头上最后的一两片枯叶在萧瑟北风中做着苦苦挣扎，在风中孤独地飘摇，欲落未落、摇曳飘零的身姿构成了这黑夜中最瑟瑟的一幕。

追风堂成药制作坊就坐落在此。追风堂一直以来以开药堂、悬壶济世为本，经营药材为辅，以此两项做为追风堂最大的经济来源，以

维持堂内众多弟子的生计。由于追风堂或多或少的皇家关系，它的药材销量占全国二分之一。它所销售的药材既有生药材，也有成药。追风堂的成药全都是在此地制作而成。然后，待每年年初，将这些成药分批运往全国销售。成药因为选料上乘，制作精细，药效好，所以相对生药材而言，价格十分昂贵，通常是有钱人或有一定品阶的高级官员才能买得起，所以成药通常只在全国最繁华的几个大城市的分堂才有售。虽然所售不多，但是它所带来的收益差不多是追风堂一年收入的四分之三。

远远地，一个黑色身影从山上奔了下来，如猎食的野豹般迈着敏捷而坚定的步子向大宅院奔去。到了院子旁边，他并没有急于越墙而入，而是回头四下里瞧瞧，接着沿着院墙悄无声息地绕到了一棵大树旁边，一纵身，如展翅的鹏鸟般，稳稳地落在大树的一个枝桠处，由于此时大树光秃秃的，没有往日浓密的树荫遮挡，那身影将矫捷的身子一舒展，立即似枝桠处又长出了一个分支般。稍待一会，见没有动静，那黑影熠熠有神的双眼如猫眼般散发着凌厉、警觉的眼波，迅即向四周扫射一遍，再次确信无人，立刻一个迅捷地翻身，黑影已如猫般轻轻伏在了院墙上。接着，他一提气，如燕子般轻盈地掠过一片楼台屋宇，驾轻就熟地避过院内值夜的追风堂弟子，最后在此院最大最宏伟的楼阁近处的一个廊柱后停了下来。

这幢楼阁并非为谁的居住之所，而是追风堂成药的储存地。因为成药从制成到发运，还要经过检验，包装等一系列工序，所以必须有一个干燥、通风的场所妥为存放。这幢五层六角型小楼便是应势而造的。为了避免大地的潮湿，此楼地基为一个丈余高的石台，一楼仅有三尺余，其内填入各种防潮材料，二楼才开始真正存放各种成药。楼层愈高，存放的药材愈贵。六角型小楼的六边都有一个小窗户，除了下雨时，通常都开着，以让成药保持通风！窗户上挂着一串串似珠帘的东西，这并非日常的珠帘，而是有着除湿功效的特制窗帘，而且如果有人妄想从窗户进入楼内，它便会发出“铃铃铃铃”清脆悦耳的响声，院内追风堂弟子立刻便知道有人来盗取药物。每层楼，唯一能进出房间的通道便只有门。这些门除非进出药物，一般情形下，它们都是上了锁的。同时，小楼外日夜皆有三个人巡视，这三人一人戊守小

楼两边，呈三角形排列。所以，一般的盗贼要想从此盗取成药，或者对成药作鬼，实非易事！

此时是丑时，也是人最容易发困的时候了！虽然，守楼的三个人刚刚换防一个时辰，但是仍然有些困倦，加上天寒地冻，都不免将身上的衣服裹紧，棉帽的护耳也放了下来，双手蜷抱着自己的兵器，即便如此，仍然不停地瑟缩发抖。正在这时，那个黑影朝其中两人中间处的石基轻轻掷去一小块泥土，那土块拍击到石基上，发出“啪”的一声闷响，然后落入了花园中。虽然拍击声在凄凄刺骨冷风中显得并不清亮，但是仍然惊觉了正困冷交加的守卫，他们不约而同地朝声响处跑去。黑影迅速利用这个空档，足尖点地，敏捷地在空中一个翻身，已经落到小楼下无人戊守的一个视角盲点处，然后一提气，如大雁般，腾空而起，最终落到了小楼的五层楼上。黑影左手一拍阑干，身形一个旋转，落入了阑干内侧。他立即猫下腰。此时，隐约听到楼下弟子的对话声。

“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不是听错了？”

“可能吧！小心些！”

“嗯，知道了！”

待周围又重新恢复一片寂静之后，楼上的黑影才慢慢向此层的小门移去。到了小门处，黑影一手拿着块白布包住那锁，一手从怀里掏出一把特制的钥匙，轻轻将其塞入锁孔内。他熟练地拨弄了几下，只听“嘣”一声闷响，锁轻轻弹开了。他并未立刻掀门而入，而是静静地蹲着，竖起耳朵，倾听周围一切可能的动静，待确认没有引起惊动后，方轻悄地推门而入。待关好房门后，那黑影站直身子，眼光如狼般凶猛、凌厉，嘴角一勾，一缕狞笑在脸上漾起。他缓缓地解下自己身后的包袱，一手从内拿出了六盒药，其包装，药型、药色、药味与桌上的成药一模一样，另一只手从桌上原有的药中取出六盒塞入包袱内，然后将其刚刚从包内取出的药混入了桌上摆放的几十盒药中。待一切停当后，他眸光一寒，从牙缝中迸出几个字来，“秦如风，咱们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随着话音吐出，他的拳头也不由得握紧了，骨节发白，关节发出“可崩”的响声。略一收神，他又躬下腰，轻巧地掀门而出。黑影依样锁上小小门，一纵身，来到阑干外，足尖一点，他

矫健的身影已经傲然伫立在了小楼顶端。稍一停留，黑影便如苍鹰展翅般飞向空中，转瞬间，身影已轻轻飞到了楼阁最近的一处屋宇上。他一落到屋顶，便从怀中取出把锋利银亮的匕首，回身斩断腰际上系着的寒蝉丝。此丝只要一断，便会迅猛地缩到源处，而当白昼一到，在阳光照耀下，一个时辰内，它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又一次回头望了望小楼，然后迅速朝院外奔去。暗香楼楼主的生辰在正月二十三，还有一个多月的时日，所以我和夜浮生并不急于赶路，加上还有十来天便是新年了，所以我们决定就在离暗香楼所在沧州最近的隶洲度过。在隶洲，夜浮生有别院。我们到的那一日，别院已经收拾停当。院子不大，但是瞒素净雅致的。这段时日，可以说是我和夜浮生在一起以来最开心的日子，我们白日或添香并立观书画，或一起习剑练武，寒夜或挑灯猜谜，或剪烛闲聊，俏语娇声萦绕屋内，温馨甜蜜充满房间。我们同床共衾，相拥而眠，极尽缠绵悱恻之能事！我想，这样的生活才是我真正所期望的，而不是那种整日提着脑袋，在刀尖上行走的日子；这样的夜浮生才是我心目中喜爱的他，而不是那个为报仇扭曲了本性的杀人如麻，冷酷嗜血的夜浮生。有时候，夜半醒来，看着身侧的他，我会会心地一笑，有时，我又会担心这美好时光是否是场梦，一丝忧虑掠过心田。如果这真的是梦，我愿自己栖息在这美梦中，永远不醒。

细思来，我和夜浮生好了以后，好像还从来没有为他做过什么，想想自己会的好像也只有刺绣了，于是决定做一个香囊送给夜浮生。

这日，早晨醒来，我偎在他的怀里，一边用手指轻轻绕弄着他如黑缎般光泽、柔韧的长发，一边婉媚地说道，“夜，今日我要出去买些东西！”

夜浮生不以为意地说道，“天这么冷，你要买什么，告诉下人一声，不就行了？”

我一撅嘴，对他撒娇道，“不，我一定要自己去！”

夜浮生眼眸闪过一丝诧异，有些不解地问道，“为什么？”

我诡秘地一笑，对他娇俏地说道，“不告诉你，到时候就知道了！”我希望能给他一个惊喜！

他看着我，温情地笑了笑，一边用手轻轻抚摸我如白藕般的胳膊，一边有些歉然地说道，“今日，我就不能陪你去了！庄里会有人

来！”

我的心“咯噔”一下，虽然那事已经过去十多天了，可是一听到沐月山庄有人要来，还是有些疙疙瘩瘩的。我迟疑了一下，点点头，不再说什么。

他感觉到了我的默然，软语宽慰我，“事情都过了，他们不会再伤害你了！”

我嘴角一弯，向他绽放了一个如冬日暖帐中盛开的桃花般娇美的笑容，可心里还是难以真正释然。

夜浮生一翻身，温热、散发着诱人男性气息的身躯覆上了我的，一种亲昵无间的感觉油然而升。他俯下头，用舌轻巧、熟练地添弄着我的耳珠。我承认他在这方面是个高手，没经几番挑弄，我便开始有了感觉，禁不住轻声呻吟，“嗯～”

这时，他方才放开耳珠，在我耳畔温宛地抚慰到，“有我在，没事的！”

我微启眼帘，有些迷蒙地望着他，他那深邃的双眼射出的坚定信念和广袤如大海般的深情给了我无比的信心。我不由放松了刚才有些紧绷的心，对他点了点头。他见我如此，方再次将柔滑的双唇落在了我的耳际，从耳际处沿着脖颈、锁骨、胸部，一路吻了下去，他那如羽毛般轻柔，如三月的春风般温软的吻，柔柔的舔舐，让我轻颤不已。两个紧紧交缠着的身影在喘息中、呢喃里达到了极乐的颠峰！街上十分热闹。由于将近年关，商铺门口都挂起了喜庆的大红灯笼，门上张贴了各式各样红底黑字的新春对联，所售货品也大都是和年货相关的一些东西，如：年糕、糖果、水仙花、橘子、灯笼，各种精美年画、鞭炮等等。熙来攘往的人们不论有钱没钱，都在忙碌着採辦年货，脸上洋溢着幸福、喜悦的神情。

以前在现代，每逢过年，就只是孤儿院里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包饺子吃，现在看到那么多各色吃食，各种新年货品，觉得很有些兴奋，一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时代过年，二来，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和夜浮生一起过年，心里不禁有些喜滋滋的。我先去买了自己所需的针线等制作香囊所需的一应物什，然后便在街上闲逛起来，看看这，瞧瞧那，觉得这也有意思，那也好玩，不知不觉间，已经买了一大堆东西。正准备往回走，突然一家古雅、别致的首

饰铺吸引了我的注意。虽然，我对首饰之类并没有太多的狂热，但是对这时代女孩子的首饰还是有些好奇，想着，便不由自主地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跨进了铺子。

铺子里的货柜、货架皆为竹制的，看起来雅致、朴素。其上陈列的各式各样首饰，晃眼看来，五彩缤纷，琳琅满目，让我目不暇接。于是，我将自己的一大堆东西搁在了铺内的门边处，慢慢瞧了起来。

这时，一个乐呵呵地小伙计忙不迭地迎了上来，满脸堆笑，热情地招呼我，“这位姑娘，你需要点什么？”许是见我披着长发，而没有梳发髻，所以称呼我为姑娘。

我一怔，摇了摇头，冲他幽淡地一笑，轻声说道，“我只是想看看！”

那伙计听后，依旧笑容如故，客气地说道，“姑娘请慢慢看！”说罢，又去招呼店里的其他客人了。仔细看过一遍后，发现铺里陈列的所有首饰，也不过是些银制或玉制的簪子、镯子、项链之类，而且做工一般，有些甚至还比较粗糙。我边看边下意识地瘪了瘪嘴，又微微摇了摇头，失望之意毫无遮掩地溢于脸上。想着，也没有什么新奇的玩意，我便转身朝门边走去！

正当我弯腰，准备提起东西离开时，一个略有些苍老，却底气浑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姑娘，请留步！”

叫我？不会吧！我直起身子，环顾四周，除了一个老婆婆，店里再没有一个年轻女子了！

“姑娘，我叫的就是你！”

循声望去，一个穿着考究、长髯的老者从店内一个隐蔽的小门后走了出来。我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位老人，心下已经开始盘算起来，首先，这老者我不认识；再者，假使他是店里掌柜的或此铺老板，我不欣赏他的货品，好像也不用特意叫住我吧？那么他有什么事情呢？

“姑娘，鄙人姓刘，是这小店的掌柜！”刘掌柜嘴角噙着笑，迈着稳健、沉缓的步子向我走来。虽然他长须白发，但是从他矫健的步伐、硬朗的身板，熠熠有神的眼睛看来，他八成是个练家子的。几分警醒于我胸中升起。

我和婉地问道，“刘掌柜！不知有何贵干？”

刘掌柜款步走到近前，用一种探究的目光注视着我，似想将我看透般，我坦然地迎着他极具穿透力的目光。相视一阵后，他嘴角一弯，一抹莫测高深的笑容浮现在脸上，意味深长地问道，“姑娘可是对本店的首饰不满意？”

我桀然一笑，故作歉疚地说道，“刘掌柜多虑了！我对这些本不在行，只是一时好奇而已！刚才若有冒犯，请刘掌柜多多海涵！”说罢，我便准备离开！

刘掌柜提高嗓门，阻止道，“姑娘留步！”

看来这刘掌柜今日是粘上我了。我不禁微一颦眉，有些不耐烦地问道，“刘掌柜，不知还有什么事情？”

“姑娘，在下并无恶意。只是因为既然本店陈列的货品皆入不了姑娘的眼，在下便想请姑娘观赏一样东西，不知意下如何？”刘掌柜和善地问道。

这刘掌柜真有些奇怪！为何执意要我观赏那件东西呢？而那件东西到底又是什么呢？我思量一番，不禁越想越觉得蹊跷。去还是不去？斟酌一阵，还是决定随他去看看再说！

我遂畅然一笑，对刘掌柜说道，“我实在是一个门外汉，如果刘掌柜不嫌弃，愿意让我一睹芳物，我不胜荣幸！”

刘掌柜宛儿一笑，长袖一挥，说道，“请！”

刘掌柜在前领路，我尾随他从小门跨入了后园。

这后园的建造、布局、装饰皆与前方小铺的风格完全不同。此处雕梁画栋，画堂朱户，典雅秀逸，似大富人家的深宅大院般。园里没有什么人，加上冬季花草树木零落，使得园子看起来清冷肃穆。沿着抄手游廊，绕了几个弯，便来到了一间正厅前。厅内正中放置了一座巨幅屏风，很是显眼。刘掌柜微笑着对我说道，“姑娘，请稍坐！”

我对他浅浅一笑，然后不动声色地在一个梨花圈椅里坐下。待我坐定后，他便向正厅的后间走去。

我此时环绕厅内，一应家具俱为紫檀木的，一般的首饰店怎么可能有如此规模？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遂不禁起身在屋内转悠起来。突然，我察觉到屋里除了我的呼吸之外，还有呼吸声，从此人吐呐细、匀、绵、柔看来，其武功不弱！我不由蹙眉，细细掂量后，发

现此人武功应该在我之下，对付他，我还是绰绰有余的，于是心下一宽，怡然自得的在屋里逛游一番后，闲适地回到了座位上！

“姑娘，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刘掌柜爽朗的声音再次响起。人随音至，刘掌柜已经手捧着一个精制的红色方盒，回到了大厅。从他小心翼翼的样子，足见此物的贵重！

我含笑，向他微微欠了欠身子。

刘掌柜在我的对面坐下，谨慎地将那个红色锦缎盒子放到了几上。他轻轻掀开盒盖，盒内绷着雪白柔滑的丝缎，内放一只鸡血玉镯。我只是轻轻一瞥，心下已经大惊，此玉镯血色鲜红如初升的太阳，若流若散，纹络鲜红清晰，似有着根根相连的血丝，在白色锦缎得衬映下，更加莹润温宛，通透幽淡。鸡血玉本就是玉中之冠，而此玉镯绝非寻常的鸡血玉制成，而是其中的极品，不到千年以上，绝没有这样的成色。

我漫不经心地说道，“好像还不错！”

刘掌柜眼帘一启，一道精光向我射了过来，虽然只是一刹，却还是让我捕捉到了。我心下一凛，更加确信其中必有怪异！

“姑娘，可有意买下？”刘掌柜笑眯眯地问道。

我嫣然一笑，故意不知深浅地问道，“多少钱？”说着，随意地拿起手镯，在手中把玩着，似在玩弄一个寻常普通的玩具般。对面而坐的刘掌柜看在眼中，神色有些紧张，担忧之心溢于眉宇间，估计怕我失了手吧！我嘴角一翘，促狭的笑容一闪而过！

刘掌柜伸出五个手指，精明的眼珠一晃，扫了眼我的脸色，方对我说道，“伍仟两！”

我立刻大惊失色，仿佛没有见过什么世面般，吐了吐舌头，骇然地问道，“这么贵？”

刘掌柜缓缓点了点头。

我见状，忙摇了摇头，说道，“太贵了！我买不起！”

刘掌柜畅然一笑，说道，“姑娘嫌贵，价钱可以再谈嘛！”

我见天色已经开始昏暗下来，心里想着自己出来那么久了，不知夜浮生现在有多担心，而且我想见的东西已经见到了，于是对刘掌柜说道，“不用了！刘掌柜的出价与我能付得起的，相差实在太远，所以

不必谈了！而且，天色已晚，我得告辞了！”说罢，也不再和刘掌柜客套，起身准备离开！

刘掌柜迟疑了一下，稍后方起身，做了个请的姿势，笑着对我说道，“既然如此，在下也就不勉强姑娘了！”言必，领着我，出了这间离奇的首饰铺！

[柳暗花明:第二十九章 鸡血镯（二）]

出得小店，天已经全黑下来，街上的店铺几乎都关门了，原本热闹非凡的街道此时显得清冷、萧索。弯弯的月牙，细细的，就像一片薄薄的纸剪成般，轻轻地贴在深蓝深蓝的天空上。

我边走，边回想着今日下午的奇遇。这鸡血镯到底有什么来历？那刘掌柜为什么执意要我看呢？厅内隐身的人又是谁呢？各种各样的疑惑充满了我整个脑子，我将下午的每个细节都反复推敲了几遍，还是不得要领，如同进入迷宫般,又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我无意间垂眸，发现自己正缠绕长发的双手，顿时惊觉：咦？我下午买的东西呢？糟糕！全忘在首饰店了！虽然钱不多，但是那些皆是我极喜欢，而且精挑细选的！我心中不免一阵懊恼，沮丧之意尽现于眉宇间！想着，顺手摸了摸怀里的物什，好在制作香囊的东西我是随身放的！忽然，眼睛一亮，灵光一闪，我莫若以此为由，再回小店探探?

我立即扭身准备回首饰店。刚一转身，发现前方远远的地方，一个黑影如闪电般一晃即逝。朦胧的月光下，那鬼魅的身影在地上划出一道邪恶、幽森的阴影，似妖怪般。有人跟踪？看来刚才自己是太执着于思索了，竟丝毫没有察觉到！心当下一沉，哼！竟然想跟踪我？一弧狡黠的笑意在眸中掠过。面上仍保持未察觉般恬然，原地顿了几脚，然后向侧一个箭步，躲入了旁边的小街里。我紧贴壁角，在此处静待兔子入网。跟踪的那人估计因为一下不见了我的行踪，前行的步伐遂变得急促起来，他跑跑停停的脚步显现出他正在附近寻找我的踪迹。我不禁冷然一笑，想和我玩，你还嫩了点！

天空中那淡黄淡黄的月牙似害羞的姑娘般此时扯过一片冷灰色的薄云遮住了自己，显得隐晦而神秘。夜色骤然变得浓重深沉，街道一片昏暗，恍如鬼域，没有月色的天空是如此的空洞，好似洪荒巨兽般

无情的吞噬着一切。四周悄寂无声，唯有那人轻踏在青石板上发出的声音传入耳际。随着声音由远及近，我不由屏息准备出击。

眼见一只脚蓦地进入眼幕，我迅捷一个侧身，“哗”地一下给来人一个漂亮的扫堂腿。这出乎意料的一扫是那人始料未及的，他不由向前一个趔趄。我趁此，抬起手肘，运气猛击他的头部，没两下，那人便晕过去，瘫软到了地上。

这时，弯弯的月牙已经似顽皮的女孩般撕掉了蒙面的薄云，露出了可爱的小脸，清浅的月光洒向地面，笼在月光中的万物仿佛都蒙了层白霜般，泛着银色的清光。我冷然地瞧着面朝下趴在地上的身形，觉得似有些眼熟，我抬脚一勾，将他身体翻转过来，定睛一瞧，原来是店中那个小伙计！看来那首饰店还真有些可疑！现在回去告诉夜浮生？算了，反正今夜我只是想探询一番，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忖定之后，我将那个小伙计拖到一个僻静处，径自往首饰店行去！到了首饰店前，我一提气，双足点地，人已经如燕子般轻盈地飞上了屋顶！下午，因为刘掌柜领引着进这后园，虽觉得肃穆、幽僻，但还不甚觉得有什么奇异。斯时，从高处鸟瞰，才发现此园布局精妙，错综复杂，似迷宫般，绝非寻常的花园！心中有些骇然！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向园内行去。我如蜻蜓点水般轻巧地掠过一片屋脊，向园内唯一的光亮之处飞去！到了近前，才发觉此地就是刘掌柜引领我来的大厅。

诺大的大厅内只有一丛微弱的烛火，火苗轻微地跳跃着，使得烛光随之变得忽明忽暗，幽暗的光晕弥漫了整间屋子。两个清晰的人影映在窗上，一个棱角分明，清晰俊朗，昂扬着头，显得尊贵、威仪，另一个长髯消瘦，从他微向下低倾的身子看来十分谦卑、恭顺。他们的剪影在摇曳的烛火下，都散发着股诡异、隐秘的气息！

我轻轻一跃，身子在空中矫捷地一个翻转，双脚已经稳稳地勾住了屋檐，人已经如猴子捞月似倒挂在了檐下。我双手攀着厅外的廊柱，凝神细听房内的交谈。

“少主，那姑娘似乎的确不识此物！”刘掌柜的声音悠悠响起，老沉的声音满带着恭谨！

屋内静寂了一会，方响起一个沉稳、清朗的年轻男子的声音，“我明日一早回沧州，向老太爷禀报此事！你在此地继续监视她！”想必此

人必是下午暗中观察我的那个隐身人。沧州？难道和暗香楼有关？

“是！少主！”刘掌柜利落地答道。

“下去吧！”

眼见刘掌柜要出来了，忙攀着廊柱象条蛇般无声无息地滑了下来，敏捷地一翻身，如兔子般轻轻一纵，已经藏到了园里一座大的假山后。其实，此刻我完全可以离开，但是由于对那所谓少主的好奇心，使我留了下来！

细微的脚步声渐行渐近，那脚步声稍适停留，方再次渐渐远去。待脚步声离去后，我沿着回廊如离弦的箭般“嗖”地一下溜到了大厅外。此刻，厅内烛光依旧。我慢慢直腰，将右手指放入口中，用蘸湿的手指轻捅一下窗户纸！正准备向内探望，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刚才捅窗户纸的手指瞬间变得如茄子般青紫、如葡萄般肿大，万针穿刺般的疼痛从指端传来，而且这种情况正逐渐向整根手指蔓延！心中暗叫：坏了！着了这人的道！再也无暇顾及什么少主，忙敏捷地一跃，重新回到花园，一提气，纵身飞上屋顶！这毒着实厉害，才一会的功夫，我的整只右手已经变成似鬼戾的魔爪般，青黑、肥肿，皮肤绷得紧紧的，泛着紫亮紫亮的光泽，更糟糕得是它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而且不知为何，我开始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自体内而发。我想自己要是再不走，估计就再也走不出这个园子了。我忍着钻心地剧痛和如堕入万年冰川般的森森寒意，迅速逃离了那个园子，向夜浮生的别舍奔去！

不知是不是因为我运了气的缘故，那毒扩散得异常厉害，没有行到一半的路程，我半只右臂已经完全变了模样，似粽子般被衣服紧紧裹住，有小腿般粗大，皮肤紧涨，似随时都会破裂般，疼痛已经如万箭穿心样从右前臂传来，渗入骨髓的寒冷渐渐布及全身，牙齿格格作响。我紧咬牙关，抬起左手，最后一次运气，迅即点了自己的几处大穴将自己的心脉护住。然后沿着街道，扶着墙，跌跌撞撞的往回走！豆大的冷汗不断冒出，大颗大颗地顺着面颊滴落，鬓角差不多全湿了，头发粘成一绺一绺的。我的神志也开始有些混乱，两眼昏花。我摇了摇头，努力睁大眼睛，尽力支撑着继续向前走！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移动着，每一步似都要耗尽我全身的力气般，挪一步，要停下来喘息好一会，才能再次前行一步！就在我濒临晕厥边缘时，前方出现了一个人影，心猛地一沉，如掉入了万丈深渊般。谁？如果是小店的人，那么这回自己肯定完蛋了！我强自镇定地站直身子，拼尽全力瞪着来人。待他及近，方看清竟然是沐清影，长吁口气，紧绷的弦一下松懈下来。我虚弱无力地对他轻呼一声，“救我！”说罢，四肢一软，两眼一黑，人便晕了过去！今日，沐清影随着沐清涧到了隶洲。在别舍见过夜浮生，谈了一个月后暗香楼之行的诸般准备之后，已经差不多晚饭时间了。夜浮生并没有立即传饭，而是继续和沐清涧闲聊着。由于两人辈份皆较沐清影高，所以他不便插话，一直默默陪坐在侧。不过，他的心却如蓝天中漂浮的朵朵白云般早已随风飘向了远方。他这次来，想找个机会为上次的事情向柳云昔道歉，虽然事情非他所做，但是那镖毕竟和他脱不了干系。自从上次回去后，这事一直悬在心中，总有不吐不快的感觉。至于为什么，他自己也没有想明白。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屋内已经掌灯了。虽然夜浮生表面还是气定神闲的，和沐清涧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但是他隐约闪现的焦灼眼神泄漏出他内心对柳云昔的挂念。此刻若不是沐清涧在场，他早就冲出去找她了！自从发生了上次的事情后，夜浮生就非常注意在沐清涧面前尽量不过多表露出对柳云昔的爱恋！随着时间一点点地流逝，夜浮生微蹙双眉，心中已经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般，但是面上还是尽量保持平和，不露一点焦灼。沐清涧何等人物，而且看着夜浮生长大，自然早看出了他的不安，偏偏夜浮生又隐匿不说，很明显这不安一定来自柳云昔。不过，既然夜浮生不提，自己也就装作不知。沐清涧依然找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和夜浮生聊，夜浮生此时已经没有兴致再说下去，只是“嗯”、“啊”地敷衍回应他。沐清涧明显感觉到夜浮生比之前，这情网似乎陷得更深了，如此纵情，势必会坏了大事！一丝隐忧如流星般划过心田。到了后来，连沐清影也看出了夜浮生的心不在焉，心里也随之开始担忧柳云昔了！

又等了一会，依然不见柳云昔回来，夜浮生便吩咐用饭。心里暗自打算，赶快用完饭，支走沐清涧，好去找柳云昔！三人各怀心思，静默地用过晚饭，就各自回房了！

刚回房，夜浮生便叫人去将沐清影找来。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可是柳云昔依然没有踪影，夜浮生攒紧眉头，抿紧双唇，背着手，在房中来回踱着步子。她会去哪里呢？正寻思间，突然感到似有尖刀狠狠划过心脏般，一抹刺痛荡然于胸！不对！她一定出事了！夜浮生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那恐慌自血液中无形延伸弥漫，如水波般一圈一圈地漾开，遍布全身脉胳神经。

“砰砰”一阵轻扣房门的声音悠然响起，打破了沉沉夜色的宁静，也暂时平抚了他纷乱的心绪。

“进来！”夜浮生平日淡定的声音，此刻变得烦躁不安。

“吱呀”一声，沐清影掀门而入。

他对夜浮生恭敬地行个礼后，朗声说道，“属下沐清影见过庄主！不知庄主有何吩咐？”

“现在你和我一块出去，”夜浮生说至此，稍微停顿一下，清冷的目光扫了一眼沐清影，方继续说道，“找柳云昔！”

“是！”沐清影一躬身，不带一丝情绪地回答道。

夜浮生再次望了望沐清影，方出了别舍。两人一东一西，分头找开了。沐清涧望着夜浮生和沐清影走出别舍的背影，沉重地叹口气！

明月如钩，遥挂长天。清辉流泻，疏影横斜。树下，沐清涧仰望弯月，似在向上天寻求解决之法，又似在慨叹情为何物，竟然让原本坚毅冷酷的夜浮生变得如此儿女情长？古有“子胥沈江”，“比干剖心”，若能成就大业，牺牲自己又何足挂齿？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得帮夜浮生做出抉择！沐清影在街上寻觅了好一阵，依然没有柳云昔的踪影，就在他将要放弃之时，前方一个娇小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原本有些失望的心随着那身影的出现而变得如云开见日般畅快起来！定目细瞧，他感到似乎有些不大对劲！

清幽的月光下，那女子面色苍白如纸，两鬓的发丝湿漉漉地粘在一起，似两片浓墨般，衬映得她脸色更加惨白无光,就像云母一样！她右臂肿胀着，似充气的球般怪异、突兀！她单薄的身子似一阵风就能吹走般。虽然自己和柳云昔接触不多，但是只要瞄一眼那绝美如画的脸庞，虽然现在有些扭曲变形，但是还是可以立即断定此人必是柳云昔！正当他准备开口询问，柳云昔已经艰难地从口中挤出两个字。那

一声微弱的呼唤震颤了他的心田！救她？救她？她究竟怎么了？沐清影脑子“嗡”地一下，变成一片空白，只想着冲过去，看看她究竟怎么了，尚未待他及近，柳云昔已经如纸偶般无力地倒在地上了。

银色的月光下，柳云昔蜷伏在地。白皙的脸庞此刻带了缕青气，在朦胧的月色下，闪烁着晶莹夺目的青光，似刚从地府来的女鬼般！她双目紧闭，嘴唇发乌，人已经完全昏迷过去了。她那异样的右臂让沐清影惊骇不已！她中了什么毒，竟如此厉害？整个手臂似萝卜般粗大，右手已经呈现了紫黑色。沐清影来不及细思，一把将她抱起，却感到了从她体内散发出的深入骨髓的冰冻与寒意，浑身一阵颤栗。

柳云昔若一朵盛开的昙花般，随着静静流淌的时光，而逐渐凋零！感受着她渐渐微弱的气息，看着她渐渐泛青的脸，沐清影使出全力，一阵疾风般朝别舍飞奔而去！

在荠洲。她一身黑衣，称得肌肤如羊脂玉般白皙细腻，双眸如月般皎洁，清澈的不带一丝杂质，水晶般让人陶醉，似堕入凡间的精灵般。她和夜浮生之间的争执，让他对她刮目相看，没有想到她竟然与他有相同的想法！

在山林中，月光如冰凉的湖水般安静地倾泻而下。夜风带着冷冷的气息而来，吹散了月影，吹去了婆娑树影凝冻一地的斑斓。她如仙子般轻轻飘来，为大家添衣加被！那微微上翘的嘴角，恬静的挂着浅浅的笑，是一抹永不逝去的温柔，羽化成似水的玲珑。

在树林间，她如个粉色的玩偶般娇俏可爱，时而巧笑倩兮，时而双手叉腰，怒目圆瞪，用尽威逼利诱，软磨硬缠之能事，定要他叫她姐姐！

一切的一切晃若昨日，可现在，她却变得无声无息、柔弱无力了！生命之花正渐渐枯萎！

不，她不会有事！沐清影感到一丝焦心和忧虑，一丝伤痛，仿若当年娘迷离之时的感觉！刚到别舍前，就碰到了夜浮生！由于绕了大半个城，依然没有柳云昔的下落，夜浮生不免有些沮丧。月光下，孤单的身影带着几分憔悴！他内心感到一波一波的似剜心般的疼痛不断袭来，腿脚竟有些站立不稳了，他能感应到柳云昔现在情况极为不妙！正百般焦虑之时，看到了迎面奔来的沐清影！他怀里抱着个女子，头、手似一个断线的人偶般无力低垂着！

“云儿！”夜浮生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那苍然、凄绝的喊声包含着无尽的悔恨、无尽的痛苦和无尽的愤懑。随着那声大喊，炙热的鲜血，自他喉间激射而出，在空中化作朵朵艳丽、凄美的桃花。那惊心动魄的呼唤震颤着苍穹，震颤着大地，连月亮似乎也不忍看见他的悲伤，而悄然躲到了乌云之后，天地万物为之而感慨，可是他最希望能有感应的人却没有给他任何回应，任那哀恸的呼唤静静地湮灭在深邃的夜色中。

夜浮生此时完全没有注意到沐清影脸上同样忧心的神情，只是从他手中一把抱过柳云昔，紧紧地紧紧地搂在怀中。她原本粉嫩的脸颊现在一片黪人的青灰，丰润娇艳的双唇现在如纸般苍白，如初寒夜露，碧水琼浆般的双眸此刻紧闭着，妖娆抚媚的身躯已经如寒冰般没有一丝热气、那惨厉、可怖的右臂更是让人触目惊心！看着这一切，夜浮生紧抱着柳云昔的手不禁有些微的颤抖。还不到半天，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夜浮生难以置信地望着她，从不知泪为何物的他，一滴晶莹似珍珠般的泪水从眼角溢出，沿着他清俊润白的面颊缓缓滚落，痛彻心扉的哀伤掏空了他所有的意识和理智！

“谁干的？是谁干的？”夜浮生如野兽般疯狂地吼道。这声如神啸狼嚎般的凄厉咆哮夹杂着他积聚于胸的满腔愤怒此时一起喷薄而出，如利剑般划破沉寂的夜空，久久地久久地回荡着。从来都是温文尔雅、淡定从容的俊雅面容此时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双眸喷射着一簇能燃尽万物的红莲火焰，它如鹰隼般牢牢盯住沐清影，浓浓的腾腾杀气自内而发，渐渐向四周氤氲开，整个人如嗜血的恶魔般！

沐清影望着激越、动容的夜浮生，摇了摇头，轻声说道，“我见到她时，就这样了！庄主，现在救治要紧！”

沐清影一语惊醒了梦中人，夜浮生立刻如脱缰的野马般朝房间飞奔而去！不知多久，我终于又恢复了意识。身体没有难耐的疼痛和寒栗之感，可是仍感觉全身酸痛无力。眼皮沉重，我蓄力，勉强睁开双眼，满目熟悉的紫色，我知道自己安全了，这时感到一阵眩晕，忙闭了闭眼。再次睁眼，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瞳，那剑眉下如璀璨流星般明亮的双目向我投来丝丝缕缕的怜惜和焦虑。他满脸的倦色，我知道这回又是他救了我。自己每次面临危难之时，都是他救我于危难之

中，让我起死回生！我为今日自己的轻率、任性而愧疚，于是努力扯动嘴角，对他微微一笑，虚弱地说道，“夜，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夜浮生摇了摇头，伸过右手，用略带薄茧的手掌爱怜地抚摸我的额头，有些伤感地说道，“云儿，你吓坏我了！”微凉的手，在我温热的额头上带来一阵阵冰凉的触摸，却让我的心产生丝丝甜意！

我颤颤巍巍地伸出左手，用手指轻轻抚平他那微皱的眉间，对他说道，“这不是没事了吗？”看着他凝重的样子，便故作轻松地调笑道，“你大仇未报，我怎忍心拉你共赴黄泉呢？”

“云儿！”夜浮生百感交集地唤道。他捧起我的左手，轻轻用它摩索着自己的面颊。一滴温润的水珠浸湿了我的指尖。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动容的夜浮生，我忙宽慰道，“夜，别这样，我以后一定小心！”本来想制造一点轻松气氛，无奈自己笨嘴拙舌，弄得他反而更加伤感。

夜浮生点点头，对我柔声道，“云儿，你现在好好休息吧！”说着，就要将我的手放回被子里。

他这一句却让我猛然想到今夜那人说的他一早启程之事，忙对夜说道，“夜，我现在有事要告诉你，晚了，怕来不及了！”

夜浮生一听，凝重地问道，“是你今日中毒之事？”

我点点头，接着详详细细地将今日的事情告诉了夜浮生。

他听完后，神情一凛，对我说道，“云儿，你放心休息，一切由我来处理！”说罢，为我捻好被子，便步出了房间。

望着夜离去的背影，我再也支持不住，昏昏然睡了过去。

两个时辰后，夜浮生终于步出了柳云昔的房间。虽然满脸都是深深的疲惫和倦意，但眼神中却流露出喜悦之情。此刻，沐清影方确定柳云昔安然无恙，他一直七上八下的心终于舒然了。

“那属下告退！”沐清影对夜浮生说道。

“你现在立刻去城中最大的药铺给我把这几种药找来！”说着，夜浮生递来一张雪笺。

沐清影接过笺纸，朝上一扫，这些药全是他熟悉的，都是解毒奇药。他遂立刻躬身道，“是！属下这就去办！”说罢，他转身欲走。

“等等！去把沐清涧叫到书房来！”

“是，庄主！”

一柱香的功夫，沐清影提着一个大口袋回到了别舍。刚到门口，已见夜浮生和沐清涧站在了门口，身后有两匹绝尘千里驹，似要出行般。

他快步上前，朗声说道，“庄主，药已经备好了！”

夜浮生取过药包，就着门廊上的灯笼，细细瞧了瞧药，确认无误后，方对沐清影说道，“情况紧急，我和沐清涧连夜去沧州！”他这时从怀中取出一张笺纸，递了过来，继续说道，“明日照这个药方，为她煎药，服用一个月。一个月后，你再和她一起去沧州！”

沐清影完全没有料到夜浮生会将自己留下，怔愣当场。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夜浮生看着怔在那里的沐清影，问道。

这一问让沐清影一下回过神来，他接过药方，恭顺地回道，“哦，没有！”

夜浮生用疑惑的眼神望了望沐清影，迟疑一下后，终于上马和沐清涧离去了！

[柳暗花明:第三十章 阴晴不定]

我在午后暖暖的阳光中醒来，那如同娇巧温婉女孩般的阳光透过雕花窗格流泻进来，在地上撒下朵朵、片片浅金色的花朵，为清幽、冷寂的房间带来一抹柔情、一缕欢快。我专注地看着那一地缤纷流影，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愉悦感。身体已经没有什么不适了，肿胀怪异的手臂已经消肿了，不过还是略微有些泛紫。

坐在床上掐指一算，今日已经是阴历二十九了。这次过年，将会是我有生以来最开心的一次了，因为能和自己最最珍爱之人共迎新春，不再孤寂、落寞。思及此，我不由浮想翩牵，仿佛已经看到夜浮生和我共剪窗花的身影，耳畔已经回荡起我们同放爆竹的欢声笑语。想着想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温馨之意漫于眉眼。起初那懒懒的阳光这时也仿佛热烈起来，带来一室的温暖。我起身特意挑了一条水蓝色的月华裙，外罩一件浅蓝色的对襟袄裙，深深浅浅的蓝色交相衬映，如漂浮着洁白云彩的蓝天，如透射着阳光的深海。望着镜中的自

己，在这深浅各异的蓝色衬托下，更是眉目如画，若三月盛开的桃花般娇艳！我一边梳妆，一边温馨地继续浮思联翩。这时一阵轻扣的门声悠然响起，惊扰了我。一定是夜浮生来了！我顿时喜上眉梢，手中继续梳理着长发，头也不回地喊道，“请进！”

“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一阵清冷、刺鼻的寒气随着被掀开的门一咕脑涌进了原本暖和的房间，使人感到微微寒颤，但也带来一丝清爽的气息，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我嘴角一翘，娇嗔道，“夜，怎么这会才来看我？”身后没有应声，也没有跨入房间的脚步声，心中暗暗生奇，不由回眸一瞥。这一瞥，我不禁傻眼了，正梳发的手也不知不觉中停了下来，门口哪里有夜浮生的影子，站着的分明是沐清影。他一身黑衣，手持一个托盘，盘上盛着一只碗，一道如清水一样明净的眼波射了过来，一缕惊诧，一点尴尬。此刻的我早已羞得无法自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慌忙低下头继续梳理长发以掩饰自己刚才的冒失。

稍适，沐清影快步走了进来，将托盘放到桌上，然后就转身准备离开。听着他迅速向房门迈去的脚步声，我急迫地抬起头，叫住了他，“你……，呃，等等好吗？”他正要跨出去的腿停在空中，稍顿，才缓缓收了回来，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我的问话！

我搁下了刚才的窘迫，向他缓步走去，诚恳地说道，“沐清影，昨夜，谢谢你了！”

“不用！那是我应该做的！”他淡然地说道。

原以为夜浮生会派沐清涧和沐清影去沧州，可是见到沐清影在此，一种不妙的预感隐隐浮现于心底，如干渴的沙漠旅人见到了天边的山泉，却隐约感觉那只是海市辰楼般，失望之意悄然在胸中氤氲开来，连我自己似乎都未觉察。我有些不甘心地追问道，“你知道夜浮生在哪儿吗？”

沐清影不带一丝情绪地说道，“庄主昨夜去沧州了，他让你在此好好休息，一个月后和我一起去沧州。”

他的声音如藕丝般轻细，却又如此具有穿透力，使我最后的一丝希望像肥皂泡般破灭了。浓浓的沮丧如晨曦弥漫在阴沉天空中的蔼蔼迷雾般笼了我整颗心，深深的无奈和失望在脸上尽现。其实，我也明白，暗香楼一事对夜浮生而言极其重要，而他留下我，估计一来因为我中毒刚解，二来恐怕是想迷惑暗香楼的人，以为我们依然还留在隶州吧！虽然我能理解，但对他竟然在除夕之前离开我，径自去沧州，还是有些许意外，心中梗梗，难以释怀！

“趁热，把药喝了吧！”许是感受到了我不佳的心境，沐清影清冷的声音中有了一丝暖意。

“嗯！”我点点头，有些木然地往回走。沐清影略一迟疑，径自走出了房间。

我走到桌边，向桌上托盘内一望，一只洁白如玉，轻薄似纸般的细瓷碗内盛着黑糊糊的药汁。看着那碗药，我不禁皱紧眉头，刚才满腹的惆怅现下被这黑糊糊的药汁给搅到了九霄云外。那晶莹、可爱的玉白更称得药汁黑幽、可憎。袅袅升起的热气夹杂着浓浓的药味在空中幻化出怪异的舞姿。我从小就讨厌喝中药，每喝，必吐，所以我尽量服用西药，必须服用中药时，都尽力找药丸似的中成药，可现在没有这些可供选择，而且这碗药想来必是夜浮生为我开来以辅助解毒之用的。想了想，一咬牙，端起药碗，可刚一凑近鼻子，我立即觉得肚内似翻江倒海般，一阵恶心。我只好再次搁下，望着那药兴叹不止。思量一下，自己此时反正也好了不少，今日莫若倒了吧！我遂端着药碗，悄悄走到了房外，站在廊上，四下里望了望，确认沐清影不在，手轻轻一斜，药汁便似一簇深棕色的瀑布般倾奔而下，此时我方觉得

它美丽异常！那药汁落在泥土里，掀起一股白色的似烟非烟，似雾非雾的热气，它娉娉婷婷地回旋、缭绕着，渐渐融入寒冽的空气里，不见了踪影。我只顾扬扬自得的欣赏着自己的得意之作，一时忘了手里的碗还保持着倾倒的姿势。正在这时，感到一阵肃冷的寒光射向我，猛一抬头，发现沐清影正站在拐角处。我刚才的如花笑嫣一下僵住了，今天怎么这么倒霉？一丝懊恼闪过心田，我瞥了眼他，吐了吐舌头，拿着碗，一溜烟地跑回了屋。

还未待我坐稳，沐清影已经站到门口了。我象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般，耷拉着头，用手指轻轻描着衣襟的花纹，不时用眼角余光瞄瞄沐清影。他面容冷俊，一丝怒意毫无遮掩地泻出来。

我不以为意地小声嘀咕了句，“一碗药，不用这么生气吧？”

沐清影紧咬下唇，怒视了我一会，方掷声问道，“一碗药？你知不知道我今早几时起来给你熬的药？你可好，一咕脑给全倒了！”

没有想到这沐清影脾气还瞒大，虽然此事本来也是我不对，但是我的确吃不了这苦兮兮的药汁，更何况我压根不知道他为这药忙乎了一早上。我勾着头，静默无声地等他发泄完了，方抬起头，扯动所有面部神经，满脸堆笑地轻声说道，“沐清影，对不起。”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走过来拿起药碗，一阵风似地出了房间。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里暗自庆幸，自己今日终于逃过一劫！可是没有想到沐清影如此不依不挠，一个时辰后，他端着托盘，又回到了房间。

天哪！他怎么又去弄了一碗来？我紧皱眉头，有些绝望地对他哀求道，“能不能不吃这药？我从小一喝药，就吐！”

他一听，“噗哧”一下轻笑出声，紧绷的面部一下柔和了，冷冷的目光变得如春日的阳光般温暖，又如清泉般明澈，可他就是不松口，依然坚定地对我说道，“不行！”

我一翻白眼，夜浮生怎么把他留下来了？

我皱皱鼻子，一股让人恶心的浓烈药味扑鼻而来。我紧拧眉头，可怜巴巴地仰望一脸沉静的沐清影。见他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模样，瘪瘪嘴，说道，“我真要吐，到时候别怪我弄脏了你的衣服！”说罢，又瞥了眼他，见他巍然不动的模样，百般无奈之下，只好用手捏

紧鼻子，一闭眼，将药不停地往嘴里灌。咦？这药味怎么这么怪！继续！天哪！甜死我了！可是，我也不敢停，直到一碗药全部倒进口中，忍住那让人反胃的感觉，方才撂下药碗，来不及搽拭嘴角的余汁，就双手叉腰，蛾眉倒竖，对他气鼓鼓地大喊道，“你要甜死我呀！”

此话一出，一丝顽皮的笑容爬上沐清影的嘴角，他一扬眉，反问道，“这回，不是没有吐了吗？”

诶？好像是！虽然也体会到他的一番好意，不过看着他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心有不甘！于是乎摆出一副不善罢甘休的样子，用手指着他，吼到，“你……你就是这么待你姐姐的？”关键时刻，还得拿出辈份来，否则这小鬼头以后不知怎么捉弄我呢！

他一听，敛了笑，冷冷地瞅了我一眼，拿起托盘，走出了房间。

我一边用绢子擦着嘴，一边暗自呐闷：好像应该生气的是我才对，怎么他反而变了脸呢？傍晚，我正在屋里描香囊的花样，沐清影走了进来，冷然地问道，“在哪里用晚饭？”

这句不着边的话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搁下笔，茫然地望向他，“在哪里用晚饭？”

沐清影垂眸，浅浅的红晕爬上了面颊，他欲言又止地说道，“下人都回去过年了！今天的晚饭，……”

我完全没有想到下人都回去过年了这茬，经他一说，愧疚自心底涌现，“哦！对不起！我完全忘了！晚饭我来做吧!”虽然以前手艺不错，可是到了这个时代就再也没有做过了，现在感觉甚为生疏，不过弄顿饭，应该还是没有问题！说罢，我就准备往厨房去！在与沐清影擦身而过时，猛地想起我好像还不知道厨房在哪里呢！遂停住脚步，侧头问身边的沐清影，“你知道厨房怎么去吗？”

沐清影一听，倒吸一口冷气，没好气地对我讽道，“小姐，晚饭，我已经做好了。只是因为就我们两个人吃，所以特意来问问你，希望在什么地方用晚饭！”

他言语中暗含的讥讽让我面红耳赤！不过，好像我忽略了什么！哦！对了！他竟然会做饭！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有些不置信地问道，“你，会做饭？”

沐清影白了我一眼，嘴一撇，有些不满地说道，“别小瞧人！我会的，还多着呢！”

我一听，顿时对他挤眉弄眼地说道，“看来，我这个弟弟是没有白认！”心中一副拣了大便宜的感觉，想着上次树林里他梗着脖子生气的模样，不觉笑出了声。

沐清影似乎猜到了我为什么自顾自地暗笑，脸“腾”地一下红到了脖子根，气恼地问道，“快说！在什么地方吃？”

他能做出什么来？估计就大杂烩之类吧！心里一副看好戏的准备，遂敛了笑，柔声说道，“那就去花厅吧！”我到了花厅，一望桌上的菜，不由倒吸口冷气，对正盛饭的沐清影惊讶地问道，“这，这全是你做的？”

他瘪了瘪嘴，不屑地睃了我一眼，说道，“这有什么？随便弄的！”

“啊？你随便弄的，就这么，这么好？”他一句轻瞄淡写的回话让我瞠目结舌！

他也不再理我，径自坐下，拿起竹箸，扔了句话给还站在门边发楞的我，“你还吃不吃？”

“要吃！要吃！”说罢，眨眼间便跑到桌边坐下，再次细细欣赏这一桌美味。

一盘松鼠桂鱼，桂鱼昂头翘尾、色泽金黄，形似松鼠，一盘鱼香炒蛋，淡黄色的鸡蛋，称着几丛嫩绿的菜叶，绿黄相间，清新可人，一盘油炸果条，色呈淡黄，一股似有若无的香甜味悠地钻进鼻子，这一定是香蕉果炸。还有一钵文思豆腐，它淡黄的浓汤中红色的火腿丝与白色的豆腐丝、黄色的金针丝济济一堂，偶尔也冒出几根褐色的香菇丝，色泽美观而淡雅。看着这些菜，我想今日沐清影这一下午可是忙乎了好一阵，想着刚才的话，觉得他还真有些可爱，一抹不易察觉的笑隐隐闪过嘴角。菜讲色香味三者俱全，这前两者都极佳，就不知这味如何？我瞥了眼似正专心吃饭的他，却发现他正用眼角的余光偷瞄我，暗暗一笑，开始举箸，品评他的菜肴。

先尝一口松鼠桂鱼，微眯眼，细细品味，这鱼肉入口鲜嫩酥香，甜中带酸，不错！手艺绝对正宗！再瞄一下沐清影，从他握箸停住的

手，可以看出他正在等着我的评价！我装作没有注意到般，又用勺子舀了一勺文思豆腐。这一勺中，有汤、有豆腐、有火腿、有金针菇，将它们一股脑送进嘴里，浓汤清香宜人，豆腐丝柔嫩爽滑，香菇丝松软香嫩，金针丝有嚼劲，悠长的香味犹如水中的波纹，在口中一圈圈漾开来，越来越大，越来越远，让人回味无穷。

我这时才放下勺子，夸赞道，“没看出来，你厨艺这么好！敢得上御厨了吧！谁教你的？”

刚才尚满脸得意的他，此刻在光影离合之间，泛起层朦胧的哀伤，沉吟片时，方闷声说道，“我娘！”

我想他恐怕是因为临近年关，却不能与娘共迎新春而伤怀吧，于是劝慰道，“你今日要不就回家陪你娘吧！我一个人没事的！”

此话一出，沐清影脸上那朦胧的哀伤愈发浓了，逐渐向四周扩散开来，填充了房间的每个角落。感受者那摄人的哀伤，我心想自己一定又唐突了，可是话已经出口，如泼出去的水般是绝计收不回来的，只好低头继续吃饭！

稍过片刻，沐清影才沉声说道，“我娘，早去了！”

一番好意，却因为自己的冒失，勾起了他满目的伤心，我愧疚地说道，“对不起！”

沐清影垂下眼帘，长密的睫毛在烛火映射下，在眼睑处投下一抹浓密的阴影，掩饰着他此时的心情。片刻后，他摇了摇头，淡淡地回了句，“没什么！”

为了缓和沉闷的气氛，我对沐清影说道，“明天是年三十了，我给你包饺子，咱们好好过一个新年，如何？”

兴许体会到了我的一番苦心，他敛去一脸的伤心之色，在嘴角漾起抹如春风般清新的笑容，“好的！”

不知为何，这次中毒后，总觉身体偏寒，时时都似沉浸在冰窖般，通体没有一丝热气！在床上，辗转反侧，想着前日夜浮生还和我欢声笑语、同床共衾，而今，衾凤冷，枕鸳孤，斜月半窗思无眠！刻骨铭心的相思随着漏箭地不住移动而越发绵延不绝！无奈之下，索性披衣，信步走到园中，赏观今日的月色。

寒夜自凄，风林成韵。明月如钩，清质悠悠，澄辉蔼蔼。如乳如缟的月光，似流水般从当空倾泻而下，使得天空象清水般明净澄澈，大地如凝积了层白雪般。沉浸在这洁白月色中的树木、房屋皆似蒙了层霜般，泛着淡淡的银光，给人种凄清的感觉。望着那一地班驳、稀疏零落的树影，不禁吟道，“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只是不知此时远在沧州的他是否和我心有灵犀，能感受到我的曲曲柔肠和如春水般迢迢不断的相思。

[柳暗花明:第三十一章 除夕]

想着今日还得去重新购买过年的物品，早早便起床出门了。

天阴沉沉的，乌云密布，云气氛氲，如搓棉扯絮般。瑟瑟寒风如龙吼般漫天呼啸，刮在脸上如刀割般疼。我披上天蓝色羽绉面白狐狸皮的鹤麾，朝别舍外行去。刚出大门，便瞟到街角处有两个人迅即向后一缩。我抿嘴淡然一笑，继续向集市行去！一切尽在预料之中！原本也推测暗香楼会寻我，却没料到他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找到我！想想那夜，小伙计被我撂倒，尔后我虽然中毒，但是能确信当时并无人跟踪，而他们只凭我的相貌，就能在一天之内，在诺大的隶洲城里，找到我的住处，不得不使我想到其在隶洲势力之大。看来，以后的日子得多加小心了！可是，既然它们在隶洲根基如此深厚，却只是跟踪我，而没有对我下手，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到“放长线，钓大鱼”吧！想看看我幕后之人，倒底是谁？哪料夜浮生棋高一招，留下我继续蒙蔽他们，自己却早已奔沧州而去！凭夜浮生对暗香楼的了解，这一切他怎么可能不知？他必是早已算定暗香楼不会对我和沐清影怎么样！话虽如此，可在他运筹帷幄之时，自己却又一次成了他的棋子。如果之前他知会我一声，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会再所不辞，更何况只是做他的诱敌之饵呢？可是这一切却偏偏是由自己推测出来的！？再说，世事难料，谁又能百分之百地算定所有事情呢？如果不是因为有维系血脉相连的长生，我现在真地会非常怀疑夜浮生对我的感情！想着我和他的纠纠葛葛，不禁深深长叹，心中的惆怅如天空中的浓云般蔼蔼于胸。因为今日是年三十了，集市上的货贩已经比较少了，不过货品还是比较齐全。任由身后两个尾巴的跟随，自己只专心挑选过年的东西，之后便往回走！路上又顺带捎了两个大大的烤

红薯，做我和沐清影的早餐。回到别舍，我拎着东西直接朝花厅去了！刚至厅口，圆桌上堆着的大大小小的纸包便一下迸入了眼帘。沐清影也去买年货了！我刚搁下手中的东西，准备瞧瞧他都买了啥。这时，沐清影清朗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哪儿去了？”沐清影端着一个托盘走进了花厅！

我对他回眸一笑，“买年货去了！”说着，顺手翻检桌上的纸包。有炒得香喷喷，略有些破口的栗子、乳白细嫩的桂花酥糖、火红娇艳、晶莹透亮的冰糖葫芦等等吃食，另外还有些橘子、苹果、瓜子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咦？怎么和我买的一模一样？启眼狐疑地望向他，却无意中瞟到了他刚刚放下的托盘，里面放着一碗药和一只估计有斤把重的烤红薯！啊？连早餐都一样？

我欣喜地问他，“你也喜欢这些？”我最喜欢吃这些零食，每回我嗑这些，夜浮生都会笑我像个孩子一样，弄得我颇为扫兴，只好草草收场。这回，我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快朵颐了！更何况，全都是双份！我眯起双眼，想象着自己尽情享受那干香甜糯的栗子、松软甜脆的酥糖，还有那甜中有酸,酸里透甜的冰糖葫芦，不禁有些垂涎欲滴了。

瞧着我一副陶醉的模样，沐清影不以为意地揶揄我，“就些零食，有这么夸张吗？”

我冲他扁扁嘴，不客气地回敬道，“那你别吃，我一个人全包了！”给你下个小套，看你还敢嘲笑我？

他白了我一眼，不假思索地说道，“我买的，为什么我不吃？”

见他终于还是掉入了我布置的小陷阱，不由昂然自得地一笑，冲他讥道，“承认了吧！你也很喜欢吃这些零食！刚才还笑我？哼！”

正递药过来的沐清影此时方知上了我的当，红晕蓦地爬上了他俊白的面庞，如熟透的苹果般。瞧着满脸红霞飞的沐清影，我忍俊不禁地笑出了声！在我的娇笑声中，沐清影落荒而逃！望着他逃离的背影，不禁想到：逗他，还真是件极好玩的事情！我一边寻思着，一边灌下了那碗甜苦异常的药。以前逢到新年，便和孤儿院的老师一起剪窗花。虽然，有段时间没有剪了，可是对其剪法，还是记忆犹新！略想了想，便左手拿纸，右手持剪，剪起了窗花。随着手中剪刀发出的轻轻“咔擦”声，纸屑如春末的落红般纷纷扬扬地飘落一地。在红纸的左旋右转之间，一只可爱的喜鹊便站在弯弯曲曲的树枝上，枝上开着

几朵小小的花，喜鹊张着小嘴，好像正在欢叫！轻轻摊开这刚剪好的一对“喜鹊登梅”，兀自欣赏起来！自我感觉还不错！看着栩栩如生的“喜鹊登梅”，我的自信心激增！顺手又取过两张红纸，剪起“年年有余”来！

一时屋内静悄悄的，只有剪刀的咔嚓声和红纸回旋的声音，剪着剪着，我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从前，不由欢快地唱起小时候老师教的一首民歌：银剪剪嚓嚓嚓，

巧手手呀剪窗花，

莫看女儿不大大，

你说剪啥就剪啥。

啊儿哟，

祖祖辈辈多少年，

开许多少愁圪瘩。

不管风雪有多大，

窗棂棂上照样开红花。

银剪剪嚓嚓嚓，

巧手手呀剪窗花。

奶奶她喜呀妈妈夸，

女儿就像画中画。

啊呀哟，

一扇一扇红窗花，

映出一代好年华。

老辈的嘱咐女儿的爱，

红红火暖暖千家，暖千家。余音缭绕，我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专注地剪着窗花。待“年年有余”剪完，觉得有些累了，于是搁下剪刀准备休息一会儿。正在这时，蓦地发现沐清影正站在门口，用他那莹亮如黑水晶般的双眸深深地注视着我！

也不知道他几时来的，想着自己刚才还用那五音不全的嗓子自顾自地唱着歌儿，脸不禁羞得通红，忙低下头，拿起剪子继续剪窗花！

沐清影也不吭声，径自走进来，很有默契地取过桌上摊放着的已经剪好的窗花，往窗边走去！对他是否会贴窗花，我很是好奇，遂停住了剪子，斜眼瞄他。只见他在窗前站了会儿，选好了窗花将贴的位置，便熟捻地贴了起来！从他贴窗花娴熟的手法，妥帖地将窗花搭配到适宜的窗户上，知道他对这是极在行的。

我不禁有些好奇地问道，“你也会剪窗花？”

他轻声说道，“会一点，以前家里每逢过年都会剪！”轻淡的话音里隐隐含着一点点似有若无的忧伤！

他贴完我已剪好的窗花，在桌旁拣了张凳子静静地坐下，也拿起把剪子剪了起来。一种祥和、安宁的气息渐渐在屋内氤氲开来。“咔嚓咔嚓”地剪子声和着如歌的静默交织成一曲温馨、淳朴的乐曲，在屋内悠悠回荡……待一切弄得差不多了，沐清影似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认真地对我说道，“早上我出去的时候，看到门口有些形迹可疑之人！”

我冲他扬了扬眉，微微一笑，说道，“有人给我们看门，没什么不好！”

他狐疑地眼光攸地射了过来，“你也看见了？”

“岂止看见了！他们还陪着我逛了一早的市集呢！”我促狭地说道

“他们是不是就是那夜给你下毒的人？”沐清影严肃地问道。

我边收拾着桌上的年货，边向他点点头，“差不多吧！反正他们是一伙的！”

沐清影听了此话，锁了眉头，就要往外走！

我忙喝道，“你哪里去？”

他恨恨地说道，“我去结果了他们！”说着，就已经如燕子般翩飞出了房间！

我忙足尖点地，纵身一跃，向沐清影追去，并急切地喊道，“别去！”

他似没有听见般，全力向舍外奔去！情急之中，我使出十成功力，身形如闪电般窜到他身后，迅猛地伸手抓住他的胳膊，叱道，“沐清影，我不准你去！”

他怒意汹汹的目光刷的如刀子般射了过来，气结地问道，“为什么？”

如瀌瀌雾霭般的凄愁又一次在心间氛氲开来，一抹苦涩的笑容爬上了嘴角，无奈地说道，“你去杀了他们，不就坏了夜浮生的障眼之计吗？”

沐清影眼波一转，怒意如潮汐般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满目的疑惑！

我继续向他解释道，“夜浮生留下我，本就是为了迷惑他们，让他们以为对鸡血镯有兴趣之人依然在隶洲！”

话一出，他似惊天霹雳般，难以置信地望着我，硬生生地说道，“不可能！”

我苦涩地一笑，怅然说道，“确实如此！他就是让我做这个鱼饵，吸引他们的注意，然后自己再在不经意间，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的致命一击！再者，若那夜我中毒之事，他们并未发觉，你现在去势必打草惊蛇，而如果中毒之事他们已经知晓，现在必然期望知道谁是幕后之人，所以于你我二人而言，目前无疑是安全的。至于我中毒这笔帐，……”说至此，一个主意从脑海中冒了出来，我微眯双眼，诡秘地说道，“过些时候，再算也不迟！”随着我层层递进、明晰的劝解，沐清影的双眼又逐渐恢复为如碧波般清澈、明亮的样子。

他凝视着我，坚定地说道，“我会保护你的！”

沐清影的武功还不如我，此时此刻却能对我说出如此诚挚的话语，无疑让我颇为感动。他质朴的话语如一颗石子般打破了我平静的心灵，在心湖中激起一抹水花，荡起丝丝涟漪。我想每一个女子在遇到危险时，都会非常希望自己的爱人能对自己说出这句简单的话语。可惜的是，夜浮生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甚而还亲手将我推到这危险的境地，虽然他有他的理由，有让我不得不理解他的苦衷！一抹如冬日浓雾般的凄楚从心底升起,肆意地弥漫着,占据了我整颗心，却又久久无法消散！

看着面前这真诚的少年，我微微一笑，“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看着沐清影低眉垂眼望向自己的胳膊，我心里不禁犯疑，他怎么了？微一低头，才发觉自己还依然抓着他的胳膊，我的脸立刻如发烧般滚烫，手如触电般收了回来。为了掩饰自己的窘迫，忙转身说道："我去整理东西了！"说罢，一溜烟地跑回花厅了！午饭后，我在房里绣香囊。因为今日早、午两顿都是吃红薯，所以肚子早早地便开始咕噜咕噜地叫个不停！此时，眼睛也有些酸涩了，就搁下香囊，去找沐清影一起准备晚饭。刚到门口，正要举手叩门，房门却从里面打开了。沐清影从房内出来，见我站在门外，满脸诧异，不由问道，"有事吗？"

我拍拍肚子，笑着对他说道，"肚子唱空城计了！来找你一起去做晚饭！"

他用手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我也是！正准备去找你呢！"

我一听，嘴角一弯，笑道，"那走吧！"

他瞅了眼我，咧嘴一笑，有些羞涩地应道，"嗯！"

"咱们晚上吃什么？"我侧目，问他。

"我买了几天的菜，品种多着呢！你去了，自个儿选吧！"他清朗的声音里隐含了一丝得意！

"要不，咱们今晚就吃饺子吧？"

沐清影听到我的提议，立刻瞪圆双眼，嗓门提高了八度，大声问道，"那怎么行？饺子要半夜子时吃！取"更岁交子"之意！你懂不懂？"

我一瘪嘴，气恼地嚷道，"我怎么不懂？"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就是"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

"你知道，干嘛还要把饺子当晚饭？"他有些不解地问我。刚说完，似又想起了什么，神情一变，闷声问道，"是不是我做的菜不合你胃口？"

我白了眼他，没好气地说道，"就俩人，弄一堆，你累不累？大不了我们现在吃一次，子时再吃一次，不就得了！"

他此时方知误解了我，脸色由阴转晴，面颊上甚至有了些许红晕。

想着他刚才闷闷不乐的样子，我又补充道，“你厨艺好，饺子陷你来准备！我负责揉面！如何？”

他微点了点头，向厨房快步走去。我揉好面，待它醒得差不离了（就是把和好的面放在盆子里用湿布盖着放一会，叫醒面），便开始擀面。我先将和好的面团，用擀面杖压扁，然后将其缠在擀面杖上，双手轻压，然后在案板上来回滚动，边擀边撒面粉，以避免面团粘黏，面团随着擀杖不停滚动。这时沐清影已经备好了饺子陷，走了过来。他一望我，便咧嘴仰面大笑起来，爽朗的笑声如空谷回音,快乐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无瑕。

我莫名其妙地瞅着大笑的他，心里嘀咕着：有什么可笑的？恨恨地睃了眼笑得面红耳赤的他，习惯性地用手撩了撩额前的碎发，继续擀面。没想到，这么一撩，沐清影笑得更加剧烈，已经支持不住，捂住肚子蹲了下去。

看着捧腹大笑的他，心中不禁有些恼怒，我立刻双眉微颦，言语生硬地质问他，“有什么好笑的？”

他待缓过口气，才抄手指着我的脸，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你的脸……”刚说了一半，又开始“哈哈哈”地笑个不停！

我的脸？我用手摸了摸脸，没有什么呀？突然，我看到手上满是如雪般洁白的面粉，恍然大悟！一定是刚才擀面时，不小心弄花了脸！看着大笑不止的他，一簇怒火腾地在心底窜起。我气恼地撅起嘴，抓起把面粉，一纵身，身形已经如惊鸿般骤然掠起，冲着沐清影来了个“仙女散花”，顿时面粉似雪花般漫天飞舞。他没有料到我会来这么一手，呆愣一时，待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沐清影的头发、面庞全覆上了面粉，雪白一片，只有一双乌黑如墨玉般的眼睛在闪动着。我不禁仰面大笑，银铃般的笑声响彻了整个房间。

我边笑边对他啐道，“哼！看你还笑不笑！”

沐清影似乎被我的突然袭击给惹恼了，就势抓了两把面粉，身形似陀螺般回旋腾空，然后双手一掷，面粉似雨点般连绵不绝地向我飞来。

我口里“咭咭咭咭”地笑个不停，身形已如腾空嬉戏的游龙般“忽悠”一下矫捷地闪到了一旁，接着一扭身，抓起面粉，一个优美的飞

旋，那面粉便向他挥洒而去。细白的面粉在空中划过一道眩丽如缟般的洁白光影。

沐清影敏捷地向后一仰身，躲过了扑面而来的面粉。我手中却不停，接连着几把面粉如漫天花雨般向他袭去。结果，刚一挺身的沐清影被兜头洒了一头、一身的面粉。望着整个一雪人似的他，我实在忍不住了，弯着腰，哈哈大笑起来！

不知为何，沐清影这回没有再继续攻击我，只是气咻咻地横了我一眼，继而拍打着自己身上的面粉。

想来，虽然他嘲笑我在先，不过好像是自己先挑起的争斗，我遂止了笑，对他说道，“别生气，过了年，我教你武功，如何？”

他顿时涨红了一张脸，气呼呼地嚷道，“谁要你教？”

听着他如刺般的话语，恍然明白自己的话伤了他男子汉的自尊心，遂诮笑道，“我说错了，对不起！不是教，是切磋切磋，如何？”

他这时脸色才缓和下来，低着头嘟哝了句，“随你！”

望着沐清影气恼的模样，我不由轻笑出声。深夜子时，在一片“噼噼啪啪”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迎来了新年！

“喂！你怎么不过来放烟花？”沐清影对着我大声喊道。

我摇了摇头，对他解释道，“哦，我打小就害怕这些，远远看，就好了！”

沐清影一撇嘴，揶揄道，“这也怕？就一个小姑娘！”

我对他做了个鬼脸，继续站得远远地看他放着各式各样的烟花。朵朵绚丽多姿的烟花在深邃的夜空中绽放，如同水晶石般靓丽夺目。它又是那么的瞬息万变，时而如朝阳的柔光般浅黄，时而如寒霜般银白，时而又如翡翠般洗绿，时而又似三月的桃花般粉红，让人目不暇接！

沐清影开心地放着爆竹，不时回头冲我微微一笑，那笑容纯净如天山顶上的初雪，清新似花香淡盈，像一缕春风一样抚过我的心湖。和沐清影在一起我很开心，这种开心是我到了这个时代以来，从没有过的，它如天山雪莲般纯洁无暇，可以让我完全忘却和夜浮生在一起时不得不面对的那些让我讨厌和恐惧的杀戮和血腥，也没有那些有意无意的利用、算计和阴谋，我可以真正纯净、简单地生活！斯时，我

不由想起苏东坡的一句词，“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江海寄余生这样消遥解脱的生活，我就不奢望了，只愿将来有一日，能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筑一间茅屋，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境，让我能闲适、简朴地度过后半生，便心满意足了！

正在我幽思不断之时，“啪”一声震响在我耳边响彻，一股呛人的火药味扑鼻而来，我下意识地捂住双耳，“啊，啊”地尖叫不止！这声声尖叫立刻引来了沐清影如孩童般无邪、如阳光般灿烂的笑声。抬眼望去沐清影正一手持香，一手指我，开怀大笑着！我此时明白了刚才一定是沐清影在使坏！

“沐清影，看我怎么收拾你？”我施展轻功，身形如幻影般闪动,急速向沐清影飞了去。

他见状，忙也提气，如飞絮般向前飘忽，不时还回头挥舞着手中的鞭炮，笑道，“来呀！来呀！我手里可有鞭炮哦！哈哈哈！”

本有些气恼的我，被他欢快的笑声感染，心境一下也豁然开朗起来，遂缓了步，随着他大笑起来！一时间，嘹亮爽朗的欢声、清脆悦耳的笑声夹杂在一起，随着渐起的夜风在院内回荡！我想不管怎样，起码我现在是快乐的。即便这份快乐只如今夜的烟花般唯有瞬间的灿烂芳华、缤纷绚丽，但是至少我曾经拥有过！

原本以为孤清、寂寞的除夕，却因为沐清影，变得热闹、快乐！

[柳暗花明:第三十二章 寒冰彻骨]

第二日，用过早饭，我便开始和沐清影一起练剑。待练过一阵后，便大概清楚了他的功力和剑术水平。虽然我习武时日不长，但是根据过往的经验、夜浮生传授的知识以及阅览过的那么多武学书籍来看，沐清影应该是个练武的好料！不过他的内功修习不知是否因为无人指点，还是传师之人对其不尽心，有一点偏颇。而剑术呢，招式凌乱，每一招也不是很到位。我很奇怪他的师傅是如何教授他的。

回花厅喝茶休息时，我按耐不住自己内心的疑惑，径自问道，“沐清影，如果不介意的话，可否告诉我你的师傅是谁吗？”

正举起杯盏准备喝茶的沐清影愣了一下，握盏的手蓦地停在半空，稍顿，才继续举杯，啜口热茶，搁下杯子后，方对我说道，“我来沐月山庄前，是邻近的一个老武师教我，后来到了沐月山庄后，大家有空时，就指点指点我。更多的是我自学的！”

他淡淡的语气，隐约透露着一丝不悦，让我感觉出他和沐月山庄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些微妙。我心中暗暗称奇，不由趁着举杯泯茶之际，斜眼瞄了瞄沐清影。虽然他一脸平静，可双眸却似两汪碧潭般幽深，不时有凝重、有自卑如幻影般在他眼中迅即掠过，最终那眼神归于一片迷茫……

从我认识沐清影以来，他或象碧空般清朗，或如千山寒雪般无暇，或象孩子般羞涩腼腆，可是从没有这样的表情。如此纯净的少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让他的心底有了沉重的心事，甚或还有一点点自卑呢？时光如河水般静静流淌，屋内悄然静寂，唯有萧萧寒风深深叹息的声音……

好一晌，他方收回缥缈的眼神，拿起杯盏，泯口茶后，恬静无波地问道，“怎么想起问这呢？”依旧是那清朗的声音，却敛了往日的阳光气息，多了一些警觉。

我不由微启眼帘，正对上他射过来的复杂眼波，有几分狐疑，几分忿忿，甚至还有一丝敌视。我遂微微一笑，说道，“想知道谁有福气收下你这么个资质绝佳的徒弟！”

沐清影一听，垂眸，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声说道，“我哪里是什么资质绝佳，不过肯下苦功罢了！”

此语一出，我心头一凛，看来他的武功多半是自学的了！沐清影资质如此好，而夜浮生一身修为颇高，无论他或者他的师傅为何不指点他呢？难道他们之间……我不禁有些踌躇，不知是否应该指点沐清影的武功了。

我的武学由夜浮生亲传亲授，即便他与我之间并无师徒之礼，但是也有师徒之实。俗话说“法不传六耳”，在没有他的许可下，本是不能将其所传之学随便述与他人，可是因为半个多月后的那事儿若仅凭我一己之力，胜算难定！或者放弃？不！那么指点沐清影？细细寻思，其实我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是担心沐清影和和夜浮生或者沐月山庄之间有什么过节，若我贸然指点，怕夜浮生责怨我。但是转念一

想，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至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沐清影是非常淳朴、真挚的，而且是个值得我信任的人，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我想即使夜浮生知道了，只要告诉他理由，他一定能理解我！

梳理清楚自己的思绪后，便开始考虑如何婉转、不着痕迹地将夜浮生教我的内功心法告诉沐清影，略思索了一阵后，灵机一动，便有了主意！

我对他笑了笑，语气谦虚地问道，“我前阵子看书，对所谓‘心剑合一、周身一家、内外相合、松散通空’一直无法理解透彻，不知你怎么看？”在说到“心剑合一”等口诀时，特意放缓语速，一字一顿地慢慢说道，我想他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话语一出，狐疑之色在沐清影脸上绽现。随着口诀缓缓道来，沐清影面上的狐疑渐渐转化为惊讶，那浓浓的惊讶之色如隆冬晨曦的雾霭般在他眼眸，眉宇，甚至嘴角弥漫开来。待我话音落地，他再也忍不住了，脱口问道，“你……”

未等他说出，我便打断他的话语，阻止道，“你不明白就算了，当我没有问！”

沐清影定定地望着我，那复杂的眼神中有一抹感动，一抹惊异，还有一抹不解，我冲他幽淡地一笑，继续喝起茶来。

待一杯茶喝尽，我拉上沐清影又开始练剑。我慢慢地按套数一招一式地使出全套剑法，他极其聪颖，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边强记套路，一边拆招。一个时辰很快就过去了，看着沐清影眉目间已经渐露疲惫之色，速度已经开始有些迟缓，遂收了剑，对他娇俏地说道，“我肚子饿了，咱们去弄午饭吧，明天继续！”

沐清影有些恋恋不舍地望着我，似乎想说什么。我笑眯眯地走过去，轻轻拍一拍他的肩，语气柔和地劝慰道，“一口吃不了大胖子，走吧！”

我一语中的，沐清影润白的面庞上红晕如波涛般漾起，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小声应道，“嗯。”以后我们每日卯时起床，用过早饭便习剑。下午和晚间，沐清影便自己消化揣摩早间所学，而我便继续绣我的香囊。日子就这么一点点地在指间悄然逝去，生活非常平淡，却又是那么惬意，让我感到安然、舒心。沐清影的内力和剑术也在突飞猛进地进步着。多少个夜晚，我从梦中醒来，还能依稀听到他在院中

练剑的“刷刷”声，在每一个飞舞，每一次旋转中，我知道他的武功正在进步。渐渐地，每一个飞扬如行云流水般自如，每一次跳跃旋转是那么地云卷云舒，流利娴熟的剑法是那么酣畅淋漓。我想自己的判断没有错，他的确是个练武奇才，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非常聪颖、勤奋。就在一切进展得似乎顺利地有些让人难以置信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这日是正月十三，园中的几株梅树已经花开满枝了，那似有若无的清香萦萦绕绕于院内，沁人心脾！枝上的红梅有些已经开得盛意恣肆，如云蒸霞蔚般眩目夺彩，有的刚刚轻揭面纱，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只露出了半张脸，微吐鹅黄花蕊，有的还在含苞待放。梅花瓣上点点晶莹剔透的露珠，在冬日慵懒的阳光映照下，反射着灿烂的光芒，称着黄玉般的蕊，与红宝石般的花朵相得益彰，更添清丽出尘的风韵。

午后，我和沐清影在梅树下一起练剑。我身子一纵，在空中半旋，身子一扭，手腕翻飞，便向他使出一招“万梅怒放”，凛冽的剑气划过梅枝，殷红如宝石般的花瓣如雨般飘落。在这漫天红雨中，一柄银亮长剑似蛟龙出海般向他袭去，在他周围筑起一道银色光影。沐清影身子一侧，轻起长剑，手臂一挥，使了个“彩虹横贯”，一条美丽、闪耀的银白弧线在空中划过，飘忽、不带一丝痕迹地化解掉我的攻势。锋利银剑隔挡间，发出“铿铿”的摩擦声。看着交错着的长剑，我赞许地对他微微一笑。正要使下一招，突然心如刀绞般疼痛，我忙收剑，捂住自己的胸口。

沐清影见状，立刻也收了剑，一个箭步跃到我的近前，幽黑的眸子满含着担忧和焦虑，关切地问道，“你怎么了？”

这时，绞痛消失了，刚要长吁口气，一股深入骨髓的寒彻又猛地从心口散发出来，瞬间如闪电般传遍我四肢百骸，那感觉极似中毒当晚。还未待我缓过劲来，一种心慌无力的感觉又从胸口传出，我迅即地以剑撑地，支持住已经有些站立不稳的身躯。我死死地握住剑柄，似在大海中溺水的人抓住了只浮木般，只是用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握紧那柄剑。原本挺直的剑身，现在因为承重而弯曲了，形成一道银色的亮丽光弧，在灿烂阳光的照映下，发出银寒的光芒。

沐清影扔掉手中的长剑，手足无措地站在我的身旁，满脸焦急地望着我，口中不断重复着，“你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

我望着他已经变得有些急切、恐慌的双眼，艰难地从牙缝中挤出两个字来，“我冷！”虽然，只是两个字，却已经用尽了我所有的精力，整个人如被抽空了般，脑中一片空白，唯有一个大大的“冷”字在脑海中浮现，而且越来越大，它似滔天海浪，又似无底的黑洞，渐渐将我吞噬。此时，我再也支持不住，两眼一黑，身子轻忽如秋日的落叶般轻轻飘落，就在要怦然触地时，一双有力的大手扶住了我。之后，便失去了意识。这是早春时节，蔚蓝的天空如琉璃般明净，几朵似纱幔般的白云在空中漂浮，柔煦、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给人一种舒懒、闲适的感觉！院落中几株虬曲苍劲的梅树，清癯的梅枝枝头点点、簇簇的娇艳抹红，显示了春天的来临。梅树下，黑衣少年抱着一位身着淡蓝色袄裙的少女，那清俊的黑色、妩媚的蓝色，与树上的红梅交相辉映，一切如画般谐美，如夏日的菡萏般清丽脱俗。

一切本应是那么的美好，可细细瞧那少年的神情，却发现他如墨玉般幽深的双眸中满是仓惶，急切。那惶然无助的样子，似一个迷失方向的孩子般，又似一只遇到强敌的柔弱兔子般。他怀中搂着的少女，双眼紧闭，如玉般白皙细腻的肌肤此时泛起了一丝青色，饱满的双唇如雪笺般苍白，头、手无力地下垂着。

沐清影手指探到柳云昔鼻前，感到了一股微弱如游丝的温热气息，刚才紧绷的心弦不由稍稍放松！现在该怎么做？柳云昔这情形极似中毒那夜，夜浮生不是已经为她解了毒，她怎么会又再次发作呢？难道还有夜浮生都未知的毒药？自己虽然略识得一些草药，但是对医术却是一窍不通！而且据此情形，这种病症一般的大夫是绝计诊治不了的！此时，他感到怀中的柳云昔越发冰凉，整个身体如万年冰川般寒彻入骨，所散发出的森森寒意越来越浓。空气已经凝结成粒粒冰珠，自己的心、自己的血似乎也都被这冰寒给凝冻，停止了跳跃和奔流。沐清影的神色越发凝重，黑幽、清澈的眸子满含痛惜。

沐清影仰头，乞望空灵洁净的蓝天，眼中满是彷徨、哀恸，他茫然无措地喊道，“我该怎么办？”无助、凄伤的乞求声划破了宁静、清澈如蓝宝石般的天空，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只是如风般静静消逝在空中，不留一丝踪影……

沐清影紧阖双眼，无力地垂下了自己的头，他此时非常痛恨自己，痛恨自己的无能，眼睁睁地看着柳云昔受苦，却什么也做不了。一丝浓郁的伤恸从心底油然升起，渐渐在胸中氤氲开来。无意中，他触摸到柳云昔冰寒的肌肤，那从指尖传来的寒意瞬间如电流般传遍全身，让沐清影有了几分清醒。不！现在不是自怨自艾的时候，目前能帮柳云昔的，只有自己，自己一定得做些什么！他深吸几口气，努力让慌乱的心神镇定下来，开始静静地思索自己此时应该怎么做！他陡然想起了柳云昔曾经说过“反正他们是一伙的”！一伙的？一个主意在他脑海中出现。

沐清影抱着柳云昔，如风驰电掣般向她的房间奔去。将她轻轻放到床上，扯过床上的被子为她盖上后，便快速地离开了房间！沐清影带上自己的梅花镖和长剑，临出门前又取过一个大大的斗笠带上，便向别舍外行去。快要到门口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又折转身，向院内正对街角的围墙处奔去。到了墙根，他足尖点地，轻轻一跃，上了墙头，蓦然看见那两个监视他们的人。由于半个多月来，并没有什么异动，那两人便开始放松警惕了！此时，他们正蹲在墙角闲聊着什么，完全没有注意到沐清影的出现。

沐清影嘴角一弯，一抹冷笑在脸上漾开。随着这冷笑地绽现，一枚镖“嗖”地如闪电般向其中一人的太阳穴飞去！原本正蹲身闲聊的一人连惨叫也来不及，身子一歪，便倒地而亡了。另一人立时吓得目瞪口呆，怔愣当地儿。待回过神来，正要逃跑，却被从墙头飞下的沐清影拦住了去路！

“想要活命吗？”沐清影对着已面如土色的那人冷厉地问道。

“想，想！小的只是刘掌柜派来监视你们的，啥也没做！真的！求大爷饶命！求大爷饶命！”说着，已经跪倒在地，头如捣蒜般磕个不停！

沐清影鄙夷地看了眼趴跪在他面前的那人，沉声说道，“想要活命，就带我去见你们刘掌柜！”

那人一听，立刻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口里忙不迭地应道，“好的！好的！小的这就带你去！”

沐清影走近一步，提起长剑，在那人眼前晃了晃，狠声喝道，“要是敢耍花招，小心我手中的剑！”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那人忙讨好地躬腰说道。

“走吧！”说罢，两人一前一后地步出了胡同。我再次醒来，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床上！身上已经没有什么不适感了，只是还有些寒凉！

窗外，皓月皎洁玲珑，如水银般的澄辉透过棱花窗泄进屋来，在地上绽现了朵朵似银霜般的花儿。望着地上那错杂的缟白，不禁寻思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呢？努力回想，渐渐有了一丝头绪！记得，下午自己在和沐清影练剑，接着……，接着就发冷，然后就晕了过去！那情形甚是奇怪！极似上次在首饰店内中毒的情形！暗自有些呐闷：既然夜浮生能放心离开，那就说明当时他已确信为自己解了毒！可是今日的情形又如何解释呢？他是真的不知情呢？还是……不！不会！我不应该怀疑他！他一定是真的不知情！看来，原本准备离开隶洲时再去首饰店的事情得提前了！

思虑好一切，便起身去找沐清影！我径直朝沐清影的房间走去。

“砰砰砰～”房内没有人？去厨房了？

待我将厨房、花厅都找了个遍，依然没有沐清影的踪影时，我的心便犹如坠入了万丈沟壑般深深地沉了下去，一种不好的预感在心中隐现！我提气，飞至他的房间，“晃当”一下推开房门。房内空空如也！他出门了？再细细一察，发现他的长剑不见了！沐清影由于惯用飞镖，所以平常外出，从来都是只带飞镖，不带长剑的，除非……糟糕！他一定是看到我发病，找他们要解药去了！从下午至现在，少说也有三个时辰了，他迟迟未归，看来一定出事了！我的心猛地揪成了一团，那痉挛的疼痛深深地侵袭着我！我不由握紧了拳头，一种从未有过的杀欲在体内渐渐升起，随着滚热暗黑的血液奔腾汹涌至全身……

我急急地奔回房间，换了一身夜行衣，并在长剑上卒了“见血封喉”后，就准备带着长剑向首饰店奔去。临出门，又想到夜浮生的书房内还有一袋备留的毒镖，又折回书房，将其拿上。无意中瞅到柜角还有一瓶“烟消云散”，也将其一并纳入怀中，这才向首饰店狂奔而去！

[柳暗花明:第三十三章 夜闯虎穴]

我施展轻功，不一会便到了那家小小的首饰店前。此时，店门紧闭。我一纵身，跃上了房顶。

今夜，如玉盘般的皎月堪合在深邃的天幕，如水银般的月光从九天倾泻而下，使得屋顶、树木都似蒙了层白霜般，泛着淡淡的银辉！我猫下腰，将身形隐在房脊后，小心翼翼地向后园望去。院内依然漆黑一片，唯大厅处有几点忽明忽暗如豆般的烛火，昏黄的光晕从内泻出，远远望去似幽冥之光般，显得诡秘、阴森！这里为何无人把手呢？难道自己推测错了？不会！从沐清影去而不返，便知道此处必有蹊跷！那么是个陷阱？哼！即便今日这里是个龙潭虎穴，我也进去定了，而且还一定要救出沐清影！我不由握紧手中的长剑，又摸了摸怀中的毒镖，向大厅纵身跃去！

到了离大厅较近的一处屋顶上，我便停步，伏下身子，细细观察周围的情况。此厅建在花园中央，仅有一层，左右两侧无窗。前侧有两条蜿蜒的抄手游廊可以通达，回廊中间是花园，有一些假山，一个小水池。大厅前侧共有四个人，分列于左右。我悄悄沿着回廊外围，绕到了大厅后侧。此处，只有一片茂密的竹林，在如乳如练的月光下，竹林里有了兴许的银辉，不过非但未让林里显得清明，反而更似鬼魅般森幽、诡异！一阵飒飒寒风吹过，纤长的竹枝随风凌乱狂舞，发出“哗哗”的声音，似在唱响战斗即将开始的号角！

我正准备奔入竹林，一个疑问从脑中冒出，为什么此处没有人呢？莫非就是为了引诱我从这儿进入大楼？略一思忖！我又折回了大厅旁侧，将身子紧贴墙壁。微一探头，发现那两人正目不转睛地望向前方。我暗暗从怀中掏出两枚毒镖，略一运气，两枚毒镖便如离弦的箭般迅猛地向两人的太阳穴飞去。靠近我的那人还未待明白怎么一回事，月光下散着乌黑暗光的毒镖已经迅猛地没入了那人脆弱的穴位。此时，那人的额角仿若绽放出了一朵勾人的罂粟花，那丝丝殷红血迹便是妖人的花瓣，而那花蕊就是那幽黑的毒镖！可惜，这魅人的花朵随着那人的轰然倒地而一并坠落、枯萎，本似红宝石般鲜红的花瓣也逐渐变成残败的暗红！另一人刚注意到这一切，正想呼喊，另一枚毒镖已经深深割破了他的喉管。刚想反身回奔，身体已似片枯叶般飘落到地上。我冷然地瞧了眼倒地的两人，迅即将目光一转，扫向另一侧的两人。他们似乎注意到了这边有些不同寻常，向这边望了过来。待

看清一切，立刻大喊，“有贼！快来抓贼！”这突兀地高喊，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打破了刚才院内似死水般的平静。

我就地一滚，将身子隐到了游廊的廊柱后，身子微略一侧，两枚镖如天际的流星般朝跑过来的两人飞速袭去。随着“啊”、“啊”两声一高一低的惨叫，二人一前一后交叠着扑倒在地！他们“嘣”、“嘣”闷声倒地的声音和手中的刀“晃当”、“晃当”的落地声交错着，奏响了他们奔赴黄泉的悲歌！

这时，刚才一片空荡、悄寂的院子，瞬间被一群人给充塞了，约略一数，大概有二十来个！游廊过于狭窄，不利于施展，我足尖点地，纵向园子中央。那一群人，也随即围了过来，他们或拿刀，或持剑。我冷冷地望着他们，缓缓抽出了长剑。长剑出鞘，寒芒四散，在如霜的月光下，它更显凛寒！

我沉静地望着他们，暗中运气，似要挥剑出击般。突然，身子如轻燕般点地腾空，同时左手如闪电般纳入怀中，身形一旋，淡蓝裙裾在空中翩翩飘飞，整个人犹如化蝶飞天般！还未等他们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一把毒镖夹杂着彭湃的气劲如天女散花般向他们袭去。随着一声声惨叫，传来接连不断的“扑通”、“扑通”倒地声！我刚一触地，便立刻挥出长剑，剑气如虹，剑影如电，手臂一转，一招“气扫千军”便向剩下的不足十人使了去！银亮的长剑如幻影般在空中划过，形成一片银色的光弧！锋利的剑尖轻轻吻触着他们脆弱的脖颈，似个跳着勾魂之舞的幽灵般，所到之处，没有一个魂灵能逃脱掉它的魔爪，尽悉被吞噬……

我就近抓起一具尸体，朝大厅飞去！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待到了大厅前，我手臂一挥，用那具尸体将大门撞开了！在大门“晃啷”一声被撞开的同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只一米多高的大铁笼从厅顶落下。我心下暗惊，刚才幸好自己多了个心眼，否则此时我便只能如笼中困兽般了！眼光越过铁笼，恍然看到一个黑衣人被五花大绑地捆在厅内的楹住上，乌黑的长发披散着，遮住了那人大半个面孔！从那瘦削的身形来看，郝然就是沐清影！握剑的手不由颤抖起来，心如刀割般疼！汹汹怒意一霎，在胸中急剧膨胀，似要涨破整个胸腔般！

“清影！”我大呼一声。可是黑衣人依旧低垂着头，一动不动。沐清影死了？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心中涌起前所未有似潮水般的恐慌！

不！他不会离开我！他说过要保护我的！沐清影可爱的身影，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如山泉般清冽的眼眸瞬间在我脑中不断闪现！他一定没事！一定没事的！我立刻越过铁笼，疯也似的朝黑衣人飞去！

在还有一步之遥就要到达黑衣人身边时，我突然意识到了有些不对劲！刘掌柜呢？对！怎么没有见到刘掌柜呢？我心中一惊，嘎然收脚！那黑衣人似觉察到我猛然地止步，迅即抬起头，同时右臂一挥，一股极有力道的劲风向我袭来！坏了！中计了！我身形向侧一闪，可为时已晚，一把轻薄如纸的匕首已经直插入我的左肩！

我微一蹙眉，也顾不得疼痛，立即咬紧牙光，手臂一挥，一个“白虹贯日”破空而出，划破了原本昏黄的一室幽幽光晕。那黑衣人还未来得及躲闪，寒剑已经亲吻上了他的额头，留下了一丝鲜亮的红色吻痕……

剑尖轻点，那人便如一滩烂泥似地萎倒在地。

随着他倒地声起，一阵“哈哈哈～”洪亮、苍老的笑声在大厅内悠悠响彻！笑声未及地，一身白衣的刘掌柜已经从屏风后缓步走了出来！他边走，边拊掌说道，“姑娘，好身手！当日，老朽竟然没有看出来！”

我也不理他，一咬牙，径自将几乎完全没入的匕首迅猛地从肩头拔出。登时，鲜血四溅，点点如梅！我似未看到般，不以为意地将匕首随手扔在地上，然后冷厉地对刘掌柜说道，“少废话！人呢？”

刘掌柜捋了捋骸下的长须，宛儿笑道，“姑娘，不要着急嘛！”说着，已经踱到了圈椅里坐下！然后，徐缓地从怀中掏出了一个靛蓝色锦盒，将其放到几上。那小小蓝盒在幽黄的烛火下，发出幽森的光芒。

“姑娘！今日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不仅放人，还赠送解药！”刘掌柜一边说，一边打开了锦盒。白色的衬里中放置着一粒淡蓝色的莹润药丸，

我幽淡地一笑，反问道，“是吗？”据此看来，沐清影一定是不肯回答他的问题，所以才被扣下，转念一想，这不也说明了他现在并无性命之忧吗？心下顿时长吁口气。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刘掌柜肃容说道。

“你也配称君子？”我有些鄙夷地瞧了眼他，径自反问道。

刘掌柜低首捋了捋胡须，丝微尴尬地一笑，“呵，呵！”继而仰首望着我，问道，“姑娘，沐清逸现在何处？”

沐清逸？不就是夜浮生吗？我此时方恍然大悟，当日刘掌柜让我看鸡血镯，就是为了查找夜浮生的下落。可不知这鸡血镯和夜浮生有什么关系呢？

刘掌柜见我静默不语，眼波一转，“不瞒姑娘，你当日所见的鸡血镯，乃前朝宫中的遗物！至于它为什么又和沐清逸扯上关系，只要姑娘告诉我，人在哪里？我一定详加解释！”

“刘掌柜误会了！我刚才只是在想我认得那么多姓沐的，可单单没有你要找的沐清逸！心下正懊恼呢！”我淡笑着对他说着，心中却暗暗惊叹：这刘掌柜心思细敏，察言观色极是老道，稍一疏忽，便被他瞧了个破！

他把指关节捏的嘎嘎响，似乎在极力隐忍着，片刻后，方才干笑道，“是吗？看来姑娘是不肯合作了？”

我嫣然一笑，摇头说道，“我的确是很想回答刘掌柜的问题，可我确实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什么沐清逸，又何从知晓他的下落呢？我当日只是一时好奇，才贸然来这里偷瞧，结果中了毒！说来，是我咎由自取！我弟弟年轻气胜，跑来惊扰刘掌柜，实在抱歉！不过，请刘掌柜看在他年纪小的份上，此番放过他一马，不知意下如何？”

“哼！”刘掌柜眸光一沉，阴戾地冷笑道，“姑娘，不要在我面前演戏了！当日我们在厅内谈话，的确没有发觉房外有人。可是，第二日，查验窗户纸，发现其破损，才知昨夜竟然有人来过！而且此人中了这‘青紫葱茏’之毒，还能全身而退，武功必是不若！我迅即派人在隶洲查找姑娘，结果倒是没有费多少功夫，仅仅一天，便找到了姑娘！”说至此，一丝得意之色在刘掌柜脸上闪过！

我心中对此也有些好奇，遂问道，“我也很是佩服刘掌柜，竟然能在一日之内，便在诺大的隶洲城内找到我！”

刘掌柜一听，桀然笑道，“姑娘很是会说话！想我刘战虽然不才，可是在这隶洲，有谁敢不买我的面子，别说找一个人，就是一只猫，一只老鼠，只要我说一声，就不怕找不到！”

看来，这刘战在隶洲很有名，今日如果能救出沐清影，定要将其毁尸灭迹，否则我和隶洲即便今夜能出得了这首饰店，也逃不出这隶洲城！我暗自庆幸今日带了“烟消云散”来！

刘掌柜望了眼我，继续说道，“这些日子，没有动你们，是因为一来想看看你们幕后倒底是谁，抑或就是我要找的人，那么就……”说到这，他停了话头，精亮的眸子向我望了过来，一抹狠戾在其中一闪而过！稍适停顿，他继续说道，“二来，还不清楚你们的实力，三来，还不确认倒底是不是姑娘你中的毒！不过，今日一切都已经了然了！可让我遗憾的是，依然没有找到我想找的人！”

我淡然地一笑，说道，“我不明白刘掌柜的意思！”

他脸色一沉，右掌猛拍一下椅子的扶手，人蓦地站了起来！随即，“哗啦”一声，他刚才坐下的椅子已经变成了一堆木头碎片！

这是给我下马威吗？太小觑我了！我漠然地瞥了眼那堆碎片，对他冷笑道，“刘掌柜，你这是做什么？”

刘掌柜狠声喝道，“姑娘！你别再装了！”说着，向我缓步走了过来。

他边走边说道，“当日你中了‘青紫葱茎’之毒，没有死，而能活到今日，必有高人为你解毒！而能解此毒之人，只有沐劲风！可是他早就不在人世了！那么又是谁为你解的毒呢？只能是一个人，就是沐劲风的徒弟--沐清逸！不过，可惜的是他却不知，今日的‘青紫葱茎’已经被我稍稍修改了一下！姑娘，不妨告诉你，如果没有解药，你恐怕活不过此月！”说及此，他停了下来，冷厉地笑了笑，继而说道，“另外，从你今日的剑招来看，是纯粹的‘落花流水剑’。姑娘可能有所不知，这‘落花流水剑’是沐劲风所创，素来以狠辣诡异著称，虽然姑娘的招式飘逸、婉柔有余，可老朽却绝不会失察！而且，当年沐劲风曾订下门规，非沐家之人，绝不传授！姑娘，现在你可还有什么话说？！”

听着他的话，我暗自盘算着：这刘战既然能一眼就瞧出我剑法的缺点，那么他对“落花流水剑”应该是极其暗熟的。看来，今日只能智取了！

刘战见我一脸的静默，以为我心思松动了，遂微笑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姑娘，说罢！”

我却出乎意料地对他云淡风轻地一笑，“要是我不呢？”虽然，我还没有想出对策，但是即便来个两败俱伤，也绝不能泄漏夜浮生的半点信息！

“那就不客气了！”刘掌柜狠历地说道。

只见他缓缓从腰间取出了把软剑。我定睛一看，竟然是寒霜剑！此剑，我在书上曾经看到过！它剑身光泽耀眼，轻薄如纸，柔韧有余，剑刃锋利无比。此剑出鞘，便有丝丝寒气绕在周围。据书上记载，此剑铸成之时，连下了数天的大雪也突然停止，天际现出少有的晴朗。这时，灵光一闪，我想自己已经知道该如何对付刘战了！

刘战摆出一个大鹏展翅的样子，长剑高举在脑后，那双像剑一样锐利的鹰眼紧紧逼视着我，似乎企图在气势上占据上风。我毫不退缩，双腿一分，前弓后箭，像树桩一样稳稳地扎在地上，手中立持长剑紧守门户，目光如电般盯视着他。

突然，刘战襟袖飘动，似御风而来，手中晶亮柔韧的软剑，散作漫天剑雨，一招“寒霜剑”的“芙蓉夜雨”飘飘洒洒向我袭来。据书上记载，“寒霜剑”以其凌厉、多变为名！而这“芙蓉夜雨”是“寒霜剑”中极有特色的一招。

我冷冷一笑，双脚用力一弹，身体斜飞而出，剑尖如闪电般在空中划了一道圆弧形，一招“神龙戏水”，化解掉刘战这来势汹汹的攻势！待足尖着地，立刻腰肢如杨柳般轻卷，脚上加力，“嗖”地一下滑到刘战身后，一招“鲤鱼反水”向他背心刺去。刘战双脚点地，身体腾空而起，双足在楹住上一点，身子如箭般向我飞来。他手中的长剑一挥，一招“霓虹花语”向我袭来。“嚓嚓嚓”向我连刺六剑！我向右一腾挪，一招“蝴蝶穿花”回挡了刘战的来袭！

剑影如山，剑芒如星！

白衣飘扬，剑气横扫，芒影吞吐，寒气汹涌！

蓝衣飞舞，银虹灿烁，如雪凤耀天，如狂龙扫空，气冲霄汉！

银龙相撞,火花绚丽，震天绝响！

轰……

“啊”！一声惨叫，刘战从半空坠落，重重地摔在地上，发出“嘣”的一声巨响！

“你！你竟然会云破……”话未说完，一口鲜血从口中如柱般喷出！随着这喷涌而出的鲜血，刘战也从这个世界消逝了！

“云破月影”不属于落花流水剑法，乃是“寒霜剑”中的绝招，我也是新近才练成！在看到刘战亮出寒霜剑时，我便想：今夜我一直使的是“落花流水剑”，而刘战也以此认定了我是沐家之人，有了这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便一定以为我只会“落花流水剑”，绝对想不到我还会“寒霜剑”，所以我一直用落花流水剑和他交手，待对峙到关键时刻，才出其不意使出这招“寒霜剑”的绝招，扰乱他的心神，最终以巧取胜！如果今夜真要和他继续硬对硬的话，以我目前的状态，再打下去，保持平手都难，更别说赢他了！

激战方过，一阵眩晕向我袭来，忙手扶楹住。待站定后，低首一瞧，袄裙的左肩至左胸，全被鲜血染红了，鲜红、暗红交织着，胜似春日娇艳似火的红海棠，估计刚才的眩晕就是因为失血过多的缘故吧！我忙点穴，暂时止住了血。然后，将几上的解药纳入怀中，又从地上拾起寒霜剑，将其缠入腰间，便开始寻找沐清影了。

“沐清影！沐清影！”声声轻柔的呼唤在暗森幽怖的房间内悠悠响起，又悄然无息地消失在一片幽暗的婆娑光影之中……

他不在这里？难道已被送往沧州了？刚舒缓下来的神经不禁又绷紧了！正准备出厅找找时，却突然注意到屏风后的一块地板似乎有些异样。我轻扣那块地板，其发出的声音和其他的确实有些不同，它下面仿佛是空的！我连忙运气，用剑撬开了那块地板。一道深窄的阶梯郝然映入眼帘，它蜿蜒而下，通向地底！我回身取过几上的烛火，然后沿着狭窄、陡峭的阶梯往暗道深处行去！随着我拾阶而下，楼梯发出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这轻微的响动在窄小的空间内回荡，使得原本阴森的暗道，更添一份诡秘的气息。拐了三个弯之后，终于到达暗道底部。一扇小门出现在眼前！

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清朗声音从小门内传出，“云昔，是你吗？”

这声轻轻的问话让我似夜行人终于见到了光明般，心下一阵欣喜。我忙搁下烛火，用力撞开了那扇厚重的小门。

“嘣”一声巨响，门开了！房内烛火如豆，光晕幽昏，……

沐清影被绑在一根柱子上，赤裸的上身布满了触目经心的伤口，它们象条条嗤血的红蛇般，缠绕着他整个上身！我觉得那些伤痕似乎不是被打在他身上，而是鞭在了我的心头！我整颗心都似在滴血般，眼泪不受控地簌簌地流了下来，“清影！”呼唤间，我已经奔到他身边，“刷”地砍断绑缚着他的绳索，扔掉长剑，一下抱住了他微凉的身躯。

沐清影身子一怔，略微迟疑了下，也缓缓抬起手臂，将我轻轻拥在了怀里。

氤氲的幽黄烛光，紧紧相拥的身影，……

温暖结实的怀抱，轻轻的饮泣，……

晶莹的泪珠，顺着面颊滑落，浸润了他的伤口，……

“兹！”沐清影倒抽口冷气，我忙抬起头，问他，“很疼！是吗？”

他轻轻摇了摇头，温柔的眸光满含痛惜地瞅向我的左肩，心疼地问道，“你怎么样？”

“没事！”我摇了摇头，眼眸却不由自主望向他身上那些血肉翻飞的伤口，胸中满是难以名状的疼惜和歉疚！

沐清影静静地望着我，如黑水晶般莹亮的眸中充满了犹豫、灼热，还有一抹淡淡的哀愁隐含其中，“我，很没用，是吧？解药没拿到，还累得你冒险来救我！”说罢，扯扯唇角，咧开一抹苦涩到了极至的笑意!

我摇着头，哽咽地对他说道，“不！不是这样的！在我心中，你是勇敢的、真诚的！你是最值得我信任的！”

他深深地注视着我，那眼波满含复杂的心绪，有愧疚，有疼惜，有深情，还有一丝冷俊，……

好一晌，他方缓声对我说道，“我没你想得那么好！”

“不！你就有那么好！”我固执地说道！此时，泪水又止不住地似断了线的珠子般从眼眶中流了出来！

他轻轻抬起右手，润白的手指在烛火下如玉般莹透，似蝉翼般轻柔地抚上我的面颊，为我拭去脸上的泪水。那轻轻地、微凉地触摸，让我的心有了一丝震颤，平静的心湖激起阵阵涟漪。就在这时，夜浮生温润、翩翩的身影在我脑海中猛然闪现！我的心顿时一阵慌乱。

天！自己这是在做什么？我似触刺般，忙收回手臂，挣脱了他的怀抱！不敢抬眸注视他那泛着浓浓哀伤的目光，径自转过身，深吸几口气，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我这是怎么了？我一片茫然，心乱如麻，……

沐清影的手依然停在空中，手指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他落寞的身影在壁上显现，……好一晌，他收回自己的手，默默地走向屋角，拾衣穿上，然后轻声对我说道，“咱们走吧！”

这声轻轻话语惊醒了沉浸在烦乱思绪中的我，忙低声应道，“好的！”说着，弯腰拾起地上的长剑，迈着有些纷乱的步子向外走去。

周围静悄悄的，只有一阵或细翠、或沉缓的脚步声在房内悠悠响起，它们交织着，错杂着，极似现在我们各自复杂的心绪，……

因为今夜用“烟消云散”抹去了所有痕迹，所以一时不会有人察觉到刘战和他手下的死亡，顶多以为他们莫名地失踪了。因此，将首饰店处理干净后，我们依然回到了别舍！夜无眠，泪烛冰凝，灯花空老，我信步园中，仰望深邃的夜空。

夜幕黑沉沉的，象一匹上好的黑丝绒，没有卷舒轻云，也没有闪动的星光，只有那明黄明黄如玉盘般的皓月静静地挂在天角。我细细沉思今日的一切。自己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会和沐清影……想着今日猜到沐清影去找解药，我内心焦虑；想到他可能出事，从未有过的杀意自体内冒出；在大厅以为他永远离开我时，心中涌起的恐慌是从未有过的；在暗室中见到他时，心潮的彭湃起伏，也是心境一向平和的我少有的，这些都是在情形危急的情况下不由自主地发生的！我想，这个可爱、纯净的少年在我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位置！可是一个月前，我还和夜浮生在这个别舍里过着“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的日子呀！难道是因为自己本性易变吗？我扪心自问：自己不是个感情随便之人，一个人一旦深植于心，是很难再从我心中抹去的，一份感情，只要发生，我也是难以轻易放弃的。细细算来，我和夜浮生相好已经有大半年了！我们在一起时的欢笑、柔情，他对我的温柔、体贴，至今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多少次，我陷入危急之中，都是他挽救了我。因为我，他不惜和养育他的沐月山庄发生对峙！为了留下我，他不惜服用“长生”！他对我的这份深情厚意，比海深，比天高，日月可鉴！我想自己是爱他的，不管他对我有多少次利用。想及

此，思及今日，一份愧疚在心中渐渐弥漫！可是，我也欺骗不了自己的心！我和沐清影在一起时，真得是很开心，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纯净的快乐！这种简单、闲适地生活，正是我的梦想！而夜浮生，他生存在古代，且又经历了那惨绝人寰的灭门之灾，于他而言，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阴谋、算计和杀戮不算什么，甚至还是完成自己计划极其正常的必要手段，可是做为一个现代人的我，却不习惯也无法忍受自己每日和这些为伍！或者这也和我闲适懒散，没有太多野心的性格有关吧！可是，事已至此，我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此时的我像个迷了路，站在十字路口的小孩，惶然不知哪个方向才是自己正确的选择！第二日，原本是元宵佳节，可是因为昨日的事情，我们只是在别舍内包了些汤圆吃，就算过了节了！

不知是不是因为那日流血过多，回来后我一直觉得人有些飘忽忽的，脚着地，如踩到了棉花上般。连续躺了五日，方才有了些许好转。经历了那事后，我和沐清影之间，反而不似从前那样随意了，加上距离去沧州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渐渐都开始有意无意地尽量相互回避，非到必须情况，连话都少说了！

转眼间，已是正月二十二日，我们不得不启程了！一路上，沐清影和我都默默不语，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任由马儿慢慢行去，因此直到二十二日傍晚，方才到达沧州。

[柳暗花明:第三十四章 彷徨]

天霁齐开，缺月挂梢头，银辉如水流泻！

距离沧州城仅有一里多路了，我基本理清了思路。不管将来我和夜浮生是否能继续走下去，自己绝不能对不起他！毕竟他有恩于我，而且对我情深义重！所以，在我和夜浮生之间的关系没有完全处理清楚以前，绝不能将沐清影牵扯进我和夜浮生原本就有些裂痕的感情中来,而且既然我喜欢沐清影的纯净、真诚，既然他在我心中已经悄悄有了位置，自己就更应该如此！否则，不仅伤了爱自己的人，也会伤了自己！

繁杂心绪，梳清理晰之后，心中顿时犹如云开见日初！神思一敛，方注意到天色已晚，若待画角声断，便进不了城了！我不由握紧手中的缰绳，同时侧头，对沐清影唤道，“快些！否则城门要关了！”说罢，夹紧马腹，一扬鞭，策马向沧州城行去！

沉思中的沐清影，此时仰头，望了望夜空中的弯弯弦月，也驱马放蹄，跟了上来！

顿时，两匹白马，蹄下生烟，凌空飞腾，如腾云驾雾般在路上疾驰！由于春寒料峭，夜意深沉，沧州街上依然如隆冬时般空寂清冷。我和沐清影纵马向约定的客栈驰去！拐过街口，“鑫鑫客栈”那恢宏的匾额便映入眼帘！看着匾额，想到即将见到分别已久的夜浮生，我的心无端地蹦得快了起来！

料是听到了骤止的马蹄声，客栈的小二已经迎了出来！

“两位客官，请进！”说着，已经牵着马儿向侧门而去！

马蹄触地，发出缓散的“得得得”声，在静寂的街上，显得那么清远、幽荡。那每一次触踏，每一声响起，都似敲在了我的心坎，让我原本有些紧张的心，更是一阵比一阵紧！我不由自主地望向沐清影，却正好对上他射向我的幽深目光。

无言地相视而望，眼波纠缠交绕间，心绪已千回百转！明知不合时宜，目光却眷眷难分！

正在无语相对之时，一阵“得得得”的马蹄声破空而来，那由远及近的清脆声音打破了长街的沉寂静谧，让我不由回眸一望！

一匹白马在长街上逐月而奔，若乘云而来！马上那紫色的瘦削身影，是那么熟悉，却又有些陌生！在朗朗澄辉之中，在深深夜幕之下，它是那么焦灼不安，那么寂寥孤独！

正在我踌躇是否该先启口招呼之际，夜浮生已经到了近前，看来仆仆风尘，眸中满是疲惫和焦忧之色！他紧勒疆绳，夹紧马腹。骏马扬蹄长嘶一声，在客栈门前停了下来！

他利落地翻身下马，走到近前，一把将我揽进怀中，微颤的声音泄漏出他此时激越的心情，“云儿！你终于来了！发生什么事了？怎么才到？”

以前感觉是那么温馨、安适的怀抱，此时却让我有些不自在的感觉，我遂轻轻挣脱他的环拥，扯了扯嘴角，绽出一抹笑意，“没什么，就是我最近不太舒服，所以启程迟了些！”

我的轻挣让夜浮生微怔，转瞬看到我身后的沐清影，便一下释然，以为我只是忌讳沐清影的存在才不愿与他过于亲近！

夜浮生矗立在我的面前，用那双如墨玉般的眸子脉脉深情地望着我！一阵寒冽的夜风吹过，轻轻撩起我额前的碎发！那些随风而起的发丝，挠着我的面颊，正想举手拨开，他却已经伸出纤长的手指柔缓地帮我将它们捋到了耳后！那轻缓、纤柔的触摸，使他的双眸漾起了款款似火浓情！望着他有些灼热的目光，我却不敢与他对视，忙垂眸说道，“咱们进去吧！”说罢，我径自拾阶而上！悄然顾盼，沐清影已经不见踪影。我不由怅然长叹，自己应该尽快做出了断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微愣一晌，夜浮生追了上来，手臂自然地伸了过来，轻轻搂住我的腰。那轻搂依旧是那么温柔，那么充满了珍惜和爱怜，可是轻触的一霎，我却没有如往常般柔情依依地顺势靠向他，而是身子微僵！在未见到夜浮生以前，我以为自己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情绪！现在看来，自己实在是过于高估自己了！

夜浮生许是也感觉到了我的异样，不由驻足侧目！那惊诧的目光让我有些心慌意乱，忙用笑语加以掩饰！

“你到哪里去了？为何如此疲惫？”声音依旧如空山鸣泉，可那故作轻松的语调却泄漏了我此时的心绪！

夜浮生轻轻将我的身子掰过来，与他面对而站！他晶亮如黑水晶般的双眸，没有一丝怀疑，全是焦虑、疼惜和担忧！

“云儿，你怎么了？”他温情地问我。

他温雅地询问，柔情的目光，让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我只好阖上眼帘，微微摇了摇头，“你可用过晚饭？”

他摇首示意！

“咱们去用晚饭吧！”此时，我确实有些饿了，而且面对夜浮生的极度的信任、漫漫柔情，心中既有愧疚，又有些不忍，想及上次他用那么偏激的方式也定要将我留下，真有些为难了，不知该如何启口与他分携之事！

夜浮生见我一再回避，也就不再坚持，只好无奈叹道，“好吧！”进得大厅，一眼瞧见厅角独坐桌旁的沐清影！他双眼迷茫，手中拿着样东西，手指无意识地反复摩索着它，似在沉思着什么！

桌上摆放了四菜一汤，荤素搭配，既营养又皆是我喜爱的！自从首饰店那夜之后，我的胃口越发不好，他常常变着法子为我烹制各种美味佳肴，可是我依旧用得极少！虽然，他从没有说什么，可是他每次收拾盘碟之时的失望神情却悄然透露出他的殷殷关切！不过，这无言的关怀，却让我更加疏远他，因为我怕自己无力承负！可是，今日他明知夜浮生在场，为何却完全不避嫌地悉数点了我喜欢的菜呢？真有些匪夷所思！不过，我确信他绝对不是故意的！或许是因为他关心过切而失了分寸？

夜浮生似乎也察觉到了桌上菜肴皆是我平日的所爱，眼光有些疑惑地望了望沐清影，又望了望我！

我对夜浮生宛儿笑道，“今日一天我都没有怎么吃东西！现在真有些饿了！咱们快吃吧！”说着，已经走至桌边坐下，径自举箸，开始吃了起来！夜浮生随后也坐下吃起来！

我低头，大口大口地把拉着饭，大夹大夹地吃菜，似乎真是很饿，吃得很香的样子！实际上，我味同嚼蜡，食之无味，不过是想尽早结束这尴尬、微妙的场面！他们俩似乎都不太饿，皆细嚼慢咽地优雅吃着！其间，一片静默，……

用过饭后，我们各自回房歇息了！洗漱完毕，我独坐桌前，手捧一杯香茗，沉思着夜浮生和我的过往！清幽的茶香，糅合在袅袅升腾的热气中，盈满于室！碧绿的茶汤，在幽黄光晕中，显得莹润澈明，如翡翠般碧绿的叶片，倘徉在其中，时而几片纤窄的嫩叶旋转着漂浮而上，……

未见到夜浮生时，我思绪清明，意向坚定，可是待见到他，我却犹豫不决了！夜浮生待我的恩情、爱意，纵青笺万叠，也难写微茫！可是，分歧和隔阂却又无法化解和消除！我实在有些拿捏不定！而且，一席晚饭，让夜浮生不由得将我今日的不同寻常，联系到沐清影身上！如果今日再仓促与他提出此事，按夜浮生的强势和偏激的性格，定不会放过沐清影！再者，明日暗香楼的事情，对于夜浮生而言，很是重要！他为此已经筹划那么久了！细细思虑，还是以为此事应该再慎重审度一番自己的心，切不可草率决定！

许是因为芯烧短了，桌上的烛火摇摇曳曳地飘忽不定！我取过一根银针，轻轻挑了挑烛芯，火苗立即窜了个猛高。就在这时，响起

了“砰砰砰”的叩门声！我想自己等的人终于来了！

“进来吧！”淡淡的话语难掩我的无奈和惆怅！

“吱呀”一声，夜浮生推门而入！由于最近几个月，他一直带着人皮面具，因而面色越发苍白，那双眼睛也更显乌黑明亮！此时，他那双精亮的眸子中散发出的缕缕哀愁，让我不敢正视！一种揪心的疼在心底涌现，随着那哀愁的渐浓而越发剧烈！

我起身走到几案边，取过一只杯子，又从茶罐中取出撮茶叶投入其中！正准备侧身，从小炉上取过茶壶，为夜浮生沏茶，却未料到他已经从后将我揽进了怀里！我的心因这突然的一拥而有些微震颤，手中的杯子差点失手落地！

他双手环拥着我的腰，面颊摩索着我的鬓角，在我耳畔柔声问道，“云儿，你倒底怎么了？人瘦了这么多，脸色也那么苍白？”

不可否认，夜浮生本身是个极有魅力的人，加上自己毕竟还是爱他的，所以他轻柔的摩擦，温情的话语，如兰的气息，一下就让我心跳加速，一颗原本平静的心似个发动机般因此而迅猛运转起来！

我试图掰开他的手臂，没料却带来他更加紧密的拥揽！我轻叹口气，只好搁下茶杯，双手轻怕他的手背，劝道，“夜，别这样！我没事！”

他温热的气息喷吐到我的脸侧，让我不由面红耳赤！我忙延颈侧头，试图化解掉这暧昧的气氛！

夜浮生显然未料到我竟然会回避他的亲昵，人一下有些微的呆愣。紧固的拥抱依旧，可是明显感觉到他刚才那满满的柔情正在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冷凝的氛围！

他双手从腰际抽出，指尖无意中碰到了我腰间缠绕的寒霜剑，我的腰也随之轻触，而略微一僵。他稍适迟疑，沉缓地将我转过身，双手抚上我的双肩，有些愧然地问道，“云儿，是不是因为我将你独自留在隶洲，而生我气了？”殷殷关切，萋萋歉疚，毫无掩饰地从他墨玉般的眸中如水倾泻！

“夜，我没有生气！真的！”我淡淡地说道。

他见我语气淡然，似在极力回避，一抹忧伤掠过眼眸！他垂下眼帘，慨然问道，“那今日你为何对我如此冷淡？神情如此闪烁呢？”说

罢，微启眼帘，一道凌厉的目光射向我，探究着我内心深处的想法！

在我面前的夜，目光一向温情脉脉，从未有过如此极具威慑的探射！这突如其来的一望，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忙勾下头，力图撇开他搁在我肩头的手，逃离这近距离的相视对峙！

夜立即暗中加力，双手如钩爪般牢牢扣住我的双肩！我也暗中运气用右手摄住他的手腕！他见我真地运气与他较量，有些恼怒，脸色骤然阴沉了下来，手上的力道迅速加大,同时内力疾吐，似定要将我控制住般！见他如此，我不禁有些急了，右手突然放开他的手腕，向前一伸，朝他左肩袭去！他见我出招，眉宇间乍现一片骇然，双手一下从我的双肩脱滑！可是，由于刚才运力过大，这一脱滑带着八分的余劲，再一次撕裂了我左肩还未完全愈合的伤口！一阵钻心的疼从我左肩袭来，我忙微颦双眉，抚住左肩！热粘的鲜血缓缓渗出，浸湿了我的内衣，感到一片粘连！

刚才还由于怒意斑斑而双唇紧抿，鼻翼急促张合着的夜浮生，见此情形，立刻变得满面惊愕，急问道，“云儿，你怎么了？”说着，一个箭步抢了上来，将我扶住！

我摇了摇头，轻语道，“没什么，就是扯到伤口了！”

“伤口？这倒底怎么回事？”夜浮生惊问我。

望着满目关怀和急切的夜浮生，“夜，刚才很抱歉！”

夜浮生摇摇头，温宛而又迫切地回道，“没什么！云儿，你快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将袄裙撩开一角，抽出缠在腰间的寒霜剑，递了过去！银剑如条沉睡的蛟龙般，虽然不带一丝凛气，可昏黄烛光下，那柔韧锋利而又寒芒四射的剑身轻微地颤动，已经昭示了它暗藏的无穷威力！

夜浮生接过长剑，就着烛光详加审视了会儿，方抬眼，问道，“寒霜剑？”

我点点头，稍微梳理了一下思路，便向他缓缓叙述起正月十四日的情形，“那日，我和沐清影在园中练剑，突然感到一阵冰寒，极似中毒当夜的症状，……”

夜浮生听至此，极感意外，眉宇间弥漫着愕然和难以置信，“怎么会呢？当日我明明已经……”

我清浅地一笑，“别急！你听我继续说！”接着，我便将后来沐清影去首饰店寻解药，结果被抓，我又去营救他之事向夜浮生娓娓道来，不过隐去了暗道中那段！

听罢，夜浮生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良久，方缓缓说道，“云儿，我很抱歉！既为由于自己的疏忽致使你再次饱偿中毒之苦，也为自己竟然让你独自去面对这因我而起的危机！但是，请你相信我，离开之前，我……”

“夜，我相信你！”虽然在事发之后，我并非立即排除他的怀疑，而且即便相信时，也更多的是因为长生之故，但无论怎样，对他，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信任！

“云儿，你禀性善良，自从跟了我，非但没有过上舒心、安定的日子，反而还被迫卷入这些谋杀和算计之中，让你时时违拗本心地做着这些你所不愿和极其厌倦的事情，甚至还让你经常面对死亡的威胁！云儿，委屈你了！”

夜浮生其实是极了解我的，他心知我，只不过他有很多自己迫不得已的苦衷和无奈，所以常常不得不做一些或许连他自己也不愿的事情！他深切期望我的理解和接受！我应该如何抉择呢?

夜浮生斯时继续说道，“或许是我太自私了！你知道我自幼失去双亲和家人，虽然师傅待我极好，却还是填补不了我内心的孤寂，后来渐渐长大，也学会了将自己内心的这份孤寂和脆弱一起深藏于心底，变得越发冷酷和坚狠！可是没想到，上天让我遇到了你，你的出现，让我原本阴云密布的生活中有了一缕灿烂的阳光，让我感受到了如春风般的和煦和温暖，原本如坚冰般冷冻的心，渐渐溶化，心灵深处那份孤寂和脆弱皆因有了你的存在而慢慢消逝！只要想到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心便特别安祥！因此，我才会不顾一切地希望你时时刻刻留在我的身边！也因此而让你涉入了这些杀戮和阴谋之中！云儿，我很抱歉！”

他坦诚的话语，让我感慨万千，心下顿时风起云涌！从外人看来，他是一个那么坚强和霸势的男人，可是他的内心却也有脆弱的一面，而这却只愿我知，也只在我面前展现！不得不说，他对我非常的信赖，而且将我视为其极其亲近的人！否则，他绝对不会这么说！原

本就有些动摇的心念，此时更是如被滔滔江水冲击的大堤般塌陷溃决！

我微倾颈项，将头倚在他宽厚、坚实的肩头，柔声说道，“夜，别这么说！”

他将手中的寒霜剑搁到案几上，然后拥住我，与我并肩而立，边用下骸儿柔缓地摩索着我的头，边沉声说道，“你怨我吗？”

怨他？没有！即使在我坚定地想和他分手之际，也从没有想过抱怨他！桃花潭水深千尺，却还不及他对我的恩情、爱意一分深！而且，他在感情上，从未对不起我，要说也是自己负了他！

我轻轻摇了摇头，“怎么会呢？”

他迟疑一晌，方缓声问道，“那你，……，会离开我吗？”

这突如其来的一问，让我不由一愣，波光流转，却不知如何做答！我不想骗他，可是如果我照实说，他一定会伤心的！而且，世事难料！未知的事情，谁也说不清楚！寻思片刻，慢慢说道，“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或许有一天，你会厌倦我或者觉得我没用，想离开我也不定呀？”

夜浮生转过身，将我紧紧拥在怀里，由于情绪的激越，他的声音变得有些低沉暗哑，“云儿，不会的！我永远不会厌倦你！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从第一日到沧州，我就开始后悔将你留在隶洲了！我夜夜都思念难眠，日日都掰着指头算日子，从未感觉过时光流逝得竟然如此缓慢！我时时都在期盼着你的到来！这几日，我都去从隶洲到沧州的必经之路上等你！直至月上中天，望断天际，也始终没有你的踪迹！今日我等了一个下午，还是没有看到你，心里急得快疯了！不知道你出了什么事情？正准备回来收拾一下，连夜回隶洲找你！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在客栈前见到了你！云儿！我想你！我真的很想你！”说着，细密而又缠绵的热吻已经如雨点般激烈地落到了我的耳际、脖颈！

感触着他濡湿、温软的吻，体内似乎有一簇簇火苗升起，身体觉得炙热难耐，一双手不由环住他紧实的腰！他一双温软的双唇，渐渐下滑，来到我的颈根，舔舐着我的锁骨！衣襟的微移，扯动了已经有些干涸的伤口，一丝疼痛传来，我不由轻声叫道，“唔！”这微微的疼也让刚才头脑已经有些昏昏然的我，有了丝丝清醒！

夜浮生抬起头，满含愧疚地说道，“弄疼你了吗？！”

我摇了摇头。

夜浮生关切地问道，“我为你换药吧？”

想着脱衣换药，我不禁面色羞红，低声婉拒道，“不用了！我，……我今日有些累了！”

夜浮生见我的窘态，蓦地明了了我的心思，微笑道，“知道了！我保证什么也不做，只是抱着你，好不好？”柔婉的语气，暗含一丝孩子般撒娇的气息，让我难以拒绝！

我望着他满脸的深情、满目的渴望，想了想，还是颔首同意了！

夜浮生环住我的双手松开了，搭在我的腰结上！

我连忙覆上他的手背，淡柔的温热从我微寒的手心传来，让我的心有了一丝悸动，“夜，我自己来吧！”

“云儿，别动！相信我！”温柔的声音充满了磁性，让我有瞬间的恍惚！

我抬眼望向他，只见那双黝黑的瞳仁里充满了如大海般深阔的眷恋之情，在这氤氲的光晕里，更显得情意绵缠！他纤长的手指牵住蝴蝶结的一端，轻轻一拉，如春日蓝色蝴蝶般的腰结立即松散，化为一条飘逸纤柔的长绫。他长臂一扬，那澄碧如海般的腰带便从腰间抽离，在空中轻舞飘扬，如飞云流水，卷起弯弯水蓝色的波涛！他手指一松，刚才还昂扬飞舞的腰带，此刻便柔缓无声地轻轻飘坠于地，……

没了腰带的束缚，袄裙微敞，露出了白色的中衣和中裤。雪白的中衣左肩处一小片已经被染红了，鲜血已经凝固，成暗红色，似雪地里艳开的簇簇红梅！娇嫩的粉蓝肚兜在衣襟口露出了一小角，在一片雪白和如花般的暗红映衬下，那抹如蔚蓝天空般澄净的蓝色，更显清丽、出尘，引人注目！虽然，我和他已有肌肤之亲，却从未象现在这样般，我不由羞得满面通红，有些手无足错！

夜浮生静静地凝视着我，本有些疼惜的目光此时逐渐灼热！虽然，他承诺过，可他毕竟是个健康的青年男子，在自己爱的女人面前，有欲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有些后悔答应他了！

他双手轻捋微敞的衣襟，向两侧一掀；外裙从我的身上滑落，坠落于地，形成一从淡蓝、清丽的花朵！然后他一个打横，将我抱了起来，向大床走去！

走到床边，他似捧着一个易碎的琉璃人般，小心翼翼地将我放到床上，并扯过被褥为我盖好！继而放下幔帐，方才回身准备了一盆热水，并从我的包袱中取来药膏！

他侧身坐在床边，掀开被褥，十指如蝶般翩飞，解开了我中衣的束带！手指捏住衣襟，缓慢地将已经与伤口粘连在一起的中衣一点点一点点地剥离！撕扯的疼痛从左肩传来，让我不由闭上双眼，紧蹙眉头！

“云儿，忍着点！”他拧紧眉头，心疼地劝慰我。

当那粘连的中衣终于从肩头剥下，看到我左肩上狰狞可怖的伤口，他的眸光闪过一片惊诧和痛惜，久久无法移开！

他爱怜地注视着我，一边轻柔地用热水为我清洗伤口，一边歉疚地说道，“云儿，都是我的错！我没有保护好你！”

他的柔婉话语，拨动了我的心弦，让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微颤！待上完药，一切弄妥之后，他信守诺言，真得只是紧紧地将我搂在怀里！

他亲吻了一下我的额头，尔后柔声说道，“云儿，睡吧！”

“嗯！”

厚重的幔帐，隔阻了朗朗的澄辉！帐内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我枕着他坚实的臂弯，嗅着那熟悉的幽淡气息，象只小猫般安静地窝在他怀里！

从我们认识以来，他从未向今日般深剖其心地和我坦诚交谈过，说实话，他这些诚挚的话语，可谓句句都敲击到了我的心上！其实他十分了解我，也非常能体会我心里的苦！再想想自己对他，似乎自私的人应该是我！我静心暗问：自己和夜浮生的感情虽然的确有些间隙，但是如果没有沐清影的出现，我会迸出和夜浮生分离的想法吗？恐怕我骗不了自己！那么自己今日对他的拒绝，也真得只是因为劳累吗？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一想到他对我的坦

诚、他对我的信任、他对我的疼爱，歉疚便会在心底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起！

不知是不是因为自己今日赶了一天的路，不一会我便睡着了！

夜半，睡意朦胧中，却似乎听到了他深深的叹息！梦中？现实？我分不清楚！只是那声叹息是那么的哀伤和无奈，久久地在我耳畔回响，我的心也随之揪成一团，疼痛不已……

[柳暗花明:第三十五章 红袖门]

我在窗外晨莺的婉妙轻歌中醒来！眼帘一启，瞟到垂幔的一侧已经挂在铜钩上了，些许阳光从紧闭的雕花窗缝隙中涌了进来，丝丝缕缕的，在空中形成束束尘光。

眼瞳一转，发觉夜浮生早已醒来，正默默地注视着我，双目所倾射出的甜蜜情意，充盈满帐，似要将我湮没！迎着他的眸光，感受着他温热的轻揽，我不由面颊微烫，心也“扑通扑通”地乱跳起来！我赶紧垂下眼眸，“夜，今日你如何安排？”

他眸光一暖，面上绽放了缕欣慰的笑意，“云儿还是瞒关心我的嘛！”说罢，扬手轻抚上我滑润的额头，柔声说道，“别担心！我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

轻声的询问，当时只是为了叉开那让我心跳面红的情景，绝非有意关心他！可他却如是想，让我羞惭不已，不由微启眼帘，注视着他那双黑黝黝的眸子，手轻轻抚上他俊白的面颊，幽叹道，“夜，我不值得你付出那么深厚的爱！”

夜顺势握住我的手，缓缓将其送至唇边，一边如轻触蝉翼般温柔地吻着，一边低语道，“可是，我觉得值！”

愧意，顿时如滔滔江水般，川流不息地在我心中奔涌，我猛地抽出他轻握的手，紧紧环住他结实的背脊，颤声说道，“夜，别对我这么好！”

贪嗤着他温热的气息，紧拥着他宽厚、坚实的胸膛，无限的眷恋如波波春水般迢迢不断地自心底油然而生！

他一手紧揽我的肩臂，一手轻轻抚弄着我的长发，那么温润地一下又一下，似怕我一忽攸就会如淡烟陡然消逝般，想真切地将我留下，又怕我违了心意！

良久良久，我们就这么静静地相拥着，……

“云儿，待会我送你样东西！”夜浮生柔声说道。

我心下暗自忖道，他怎么突然想起送我东西来了？遂问道，“好好的，送我东西做什么？”

他笑了笑，说道，“我喜欢！”柔声低语难掩他一贯的执意！

我瞄了眼他，见他笑意盈盈，面上也婉笑，“是什么？”心中却有些忐忑不安，不知会不会是定情之物，如果是，自己接与否?

“待会你看了就知道了！”他吻了吻我的鬓角，起身穿衣回房了！临出房门，又回头嘱道，“再休息会儿，一会过来！”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沐清影便起身了！梳洗过后，便遵循清涧师叔昨夜的叮咛，来找夜浮生了！

他轻扣房门，一阵脆生生“砰砰砰”的声音在静寂的长廊内悠悠荡起！转而，便似飞烟般悄然隐没在长廊的沉静中！这么早，夜浮生会去哪里呢？蓦地，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眼睛不由瞥向隔壁柳云昔的房间，心头似被重拳袭击了般痛彻不已，原本如空谷甘泉般清冽的双瞳一下变得黯然失色，似两粒无光的碳球般！他迈着缓重的步伐走向廊栏！

彤彤红日蓬勃而出，似个大火球般悬于天际，将其周围的云彩映照得五彩缤纷、绚丽夺目！沐清影凭栏而立，静静地望着那万紫千红的朝霞！随着时间的流逝，姹紫嫣红的朝霞渐渐褪去，柔和的阳光开始耀眼起来。沐清影隐在屋檐的阴影之中，清俊的脸庞上有着抹似有若无的伤悲和酸涩，那微皱的眉心恰似他心中纠缠着的心结！

“吱呀”一声，夜浮生掀门而出！他看到了廊上凭栏而立，正专注地望着远方的沐清影！想着昨日晚间的一切，他的心似被银针扎了般刺疼，并随之而猛地收紧，瞬时有一股如寒冬般冰彻的光芒在眼中闪过！稍稍停驻一下，他轻轻掩上门，慢慢向沐清影踱去！

沐清影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忆中，丝毫没有发觉夜浮生的到来！他眉宇间淡淡的哀愁，迷茫的眼神向夜浮生泄漏了他此时的心境！看到沐清影如此，无奈如隆冬厚重的浓雾般在夜浮生心里渐渐弥漫开来，他不由深叹口气，让自己憋闷的心得以一时的舒缓！

夜浮生在沐清影的身侧停驻，倚栏而立！

“你的伤怎么样？”夜浮生如淡烟飘雾般轻幽的声音中满含关切！

沐清影被耳畔这悠然响起的问候硬生生地拖回到现实中，他稍微一怔，然后侧头，望向夜浮生，满眼的疑惑，不时掠过丝丝的漠然！

夜浮生见状，只是用深邃、关怀的眼光注目着他，再一次问道，“你的伤如何了？”

沐清影一脸淡然，将自己的目光又投向远方。稍适，方回道，“谢谢庄主关心！已经没事了！”这句满含恭谨的回话明显将夜浮生刚才制造出的亲切氛围破坏殆尽，冷凝的气息在两人之间缓缓氛氲开来！

夜浮生面上依然宁静如水，可是他撑扶着廊栏的手却因为沐清影这句话有了丝微的缠抖。

两人就这么如雕塑般宁静矗立，各自想着心事，……

半晌过后，还是夜浮生打破了这宁静，“进屋吧，我和你谈谈今晚的安排！”

“嗯。”沐清影点了点头，随着夜浮生进了房间。我又歇了会儿，待梳洗过后，便去找夜浮生了！

来到房外，正要敲门，门却一下从内打开了！沐清影的面庞蓦然映入了我的眼帘！对于在此遇见他，我完全始料未及，一茬的呆愣，连举起准备敲门的手也忘了收回来，双目只是深深地注视着他！

沐清影显然也为这巧合而十分意外，握着门扇的手，停滞了，一双如墨玉般黑黢黢的眼眸怔怔地望着我。四目相视，眼波交绕，在空中织成一张密密柔柔的网……

转瞬，他眸光一暗，低首说道，“早！”然后绕过我，回房了！

在他与我错身而过时，身上所散发的淡淡干净气息，丝丝缕缕盈入鼻腔，让怔愣的我有了一丝清醒！此时我方意识到自己的手依旧停在半空，忙收了回来。波光一转，见夜浮生正坐在房间正中的圆桌旁，右手紧握茶盏，停在当胸，一双如碧潭般幽深的双眸正定定地注视着自己！

我忙垂下眼眸，静静地站在门边，似个等着宣判的罪人。

夜浮生搁下茶盏，“云儿，进来吧！”淡淡的语气隐透着一丝哀伤。

我讪讪地点了点头，走进房间，在他身边坐了下来。这时，我才注意到桌上放着一只红色锦缎盒子。

夜浮生探手取过盒子，递给我，“云儿，送你的！”

我望了望他，又瞧了瞧锦盒，叹道，“夜，我……”

他另一只手拍了拍我放在腿上的手，“云儿，什么也别说，你先看看喜不喜欢？”

我轻叹口气，点了点头。那声叹息似空中的浮云般幽淡，却加重了房内凝重的气息！

我接过盒子，丝绒的盒面带来良好的触感，心下当即断定此物必然价值不菲。我并未立即打开，而是用手指轻轻地摩索起盒面来，随着指尖的来回移动，原本挺立的细细绒毛一会向左倾，一会向右倒，泛起片片光泽！这会是什么呢？

我轻摁盖上的小钮，盒盖猛地弹开了！一对上等的羊脂玉镯静静地躺在盒中。它们洁白柔嫩，色纯而无一丝瑕癖，犹如千山白雪般萦润晶莹。手触玉镯，只感到滑润细腻而又冰凉，那抹凉意自指尖传入我的身体，又似闪电般传到了我的心。此时，一句古语乍现脑海，“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我现在该如何是好？不觉一时呆怔！

夜浮生见我既无喜悦之情，也没有立即取出手镯带上，眉宇间，眼眸中尽泄浓浓的失望之意。

我原样盖好盒子，放回桌上，轻声问道，“夜，怎么想起送我如此贵重的东西？”

夜浮生起身，缓缓走到窗边，掀开了窗户。灿烂的阳光从开启的一扇窗格中奔入，使原本有些阴暗的房间立刻明亮起来！

夜浮生凭窗而立，在明媚阳光的映照下，他落寞的背影在地上投下了纤长、孤单的阴影。

“云儿，在我心中，只有你，才是最贵重的，是无价的！”夜浮生柔缓的声音却给人一种坚定无比的感觉！

我心头一凛，当下胸中便如浪潮奔涌，不由微阖眼帘，“谢谢你！”他的意思，我已经很明白了！如果一个多月前，他给我，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份珍重的礼物，不是因为它的价值连城，而是因为那对玉镯暗隐的盟誓！这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期望我留在他身边，而是他

给我的爱的承诺，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诺言！可是，而今的我却有了一丝踌躇！

“本来早想送你一副，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夜浮生淡淡的语气暗含丝丝遗憾！

我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婉转说道，“夜，我想……”

未待我说出，夜浮生已经打断了我的话，“云儿，先放你那儿吧！如果不喜欢，以后再……，还我！”

短短的两句话，说出来却是如此的艰难，似用尽了他所有的心力般。我的心也为之一震，愧疚、眷恋一时都在心中涌现，随着不停翻动的心绪，而越发糅合紧密，分不清彼此了！

半晌，夜浮生打破房内的静寂，问道，“云儿，你身体如何？要不，晚上别去了！”

或许因为自己在感情上愧对了他，所以当听到此话，我想都没想，立刻答道，“我没事！”

见我如此，他方淡淡地嘱咐道，“那你回去好好休息吧！晚上跟着我就行了！”

平淡的话语隐透的陌生感让我第一次感觉，自己仅仅是他的一个属下而已，心不觉有些微黯然！不过，这在我做出决定前，不啻是一种最好的状态！我遂答道，“嗯！”稍迟疑，我还是拿上了那只锦盒，回房间了。

待将今夜出行需要的东西整理妥当后，我闷在房内，闲极无聊，加之心绪繁杂，索性出门去看看沧州著名的苍翠湖了！一来，可以散散心，二来，因为来沧州路上听沐清影刻意夸奖过它。

此湖，坐落在沧州城外北面，据说湖光山色，水天相接，美丽异常！孰料刚出城门，却意外地瞧见了追风堂的刘宾，我忙勒马转向，避开了他！不过，心下却不免狐疑，刘宾为何来此？难道也是为暗香楼楼主祝寿？可是暗香楼既然和曹子恒关系密切，那么刘宾此行是个人行为？还是代表秦如风来的？如果不是，那他来沧州做什么？转念一想，这些和自己好像关系不大，遂将其扔在脑后，往苍翠湖行去！

一路询问，一个时辰后，我便到了苍翠湖！一望无边的湖水，幽蓝而神秘，在夺目的阳光的照耀下，湖面上水波潋滟，波光鳞鳞，仿

佛在跳动着千万个小太阳。湖水轻缓的拍打着水岸，波浪一波一波的涌来。由于经受着湖水的常年拍打和冲刷，湖边的石头已经被磨的浑圆了，拣起一颗丢下湖里，溅起一朵白色的小小浪花，仿佛是这美丽的景致上的点睛一笔。远处是山色空蒙，青黛含翠。我席地而坐，看着眼前的美景，不觉有些如痴如醉了，原本杂乱的心也被此感染，渐渐舒缓平静，暂时忘却了那些纠结的情丝，……夜浮生静静地站在窗边，望着窗外初吐新芽的大树。

寒冬已过，万物复苏，柳摇新绿，嫩黄的新叶在枝头三三两两的冒出，鸟儿在树上欢快地“唧唧喳喳”的鸣叫着，那么清脆、悦耳！靓丽的春色并未让夜浮生有丝丝喜悦，他甚至有些恼这撩人心思的春景，不由掩上了窗户！这时，一阵叩门声响起。

“砰砰砰～”

“进来！”

沐清涧神色庄重地推门而入，“庄主，伍泰来了！”

夜浮生点了点头，“嗯，让他进来！”说着，他已经走回桌边，坐了下来。

沐清涧朗声应道，“是！”说罢，回身走至门外。然后略微倾腰，手臂一扬，做出一个请的姿势，“伍泰，庄主有请！”

一个身高八尺有余、满脸须髯的男子走进了房间。他一进门，躬身行礼道，“属下伍泰拜见门主！”伍泰乃紫谰国人，在紫谰国原本也是个世家子弟，后来由于父亲得罪了紫谰当朝右丞相乌汗而被惨遭杀害！在他为父报仇，刺杀乌汗时，一时失手，刺杀非但未成功，自己还险些被杀死。幸亏他遇到了当时在紫谰国做生意的夜浮生，夜浮生不仅出手相救，还教他武功，并答应时机成熟时，会替他报仇！因此，伍泰对夜浮生感激不尽，认为他对自己有再造之恩，遂对他忠心不二。

夜浮生微微倾身，虚扶一下，“坐吧！”

“谢谢门主！”伍泰恭谨地回到，然后挨着门边的一张椅子虚坐了下来！

夜浮生端起茶盏，泯了口清茶，待香茗在口中含润片刻，咽下后，方对伍泰问道，“路上不大好走吧？”

伍泰倾身回道，“是！近来边疆吃紧，到天启国的道路都被封锁了！属下是绕着道，才过来的！”

“嗯。”夜浮生微微颔首。

“这回来，属下将红袖门去年所有的帐目都带了过来，请门主过目！”伍泰必恭必敬地朗声说道。

红袖门是夜浮生在紫谰国建立的一个组织。当年他经营织绣坊时，利用各种关系，将生意扩大到了与天启国毗邻的紫谰国。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便在紫谰国建立了红袖门。一般人看来，红袖门是个大商号，生意主要涉及绸庄、药材和妓院，可实际上它是一个组织严密、等级分明的新兴门派。当然，一切得以顺利发展，和紫谰国的二皇子诺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过几年的发展，红袖门已经遍布整个紫谰国！夜浮生以往每年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会呆在紫谰国。过去因为忌讳曹子恒，夜浮生既便在紫谰国，除了一些特别重要的场合露个面，红袖门对外一应事务通常都由伍泰出面打理。夜浮生不在时，红袖门更是交由伍泰全权代理。遇到重要的事情，伍泰会飞鸽传书，向夜浮生请示！去年由于天启国这边曹子恒有所异动，形势趋于紧张，夜浮生才未能成行！

“帐目你一会交给清涧吧！”夜浮生淡淡地吩咐道。

“是！另外，上次门主派人送来的二十车货物，属下已经依照门主的意思交给诺尔殿下了。此行之前，诺尔殿下让我带话给门主，他和左相都非常感谢你，并问门主什么时候再去紫谰？”伍泰那似碧潭般绿幽幽的双眸满含期望！几个月前，夜浮生在墨山谷截获了曹子恒二十车货物。这二十车金银珠宝，本是曹子恒要送给紫谰国大殿下让儿和右丞相乌汗的！夜浮生一转手，便以他自己的名义送给了紫谰国的二殿下诺尔和左丞相起泰了。

夜浮生一边低首把玩着手上的玉扳指，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紫谰现在局势如何？”

“大殿下让儿和二殿下诺尔现在对皇权的争夺，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已经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朝中分为两派，以右丞相乌汗为首的一班朝臣支持大殿下，以左丞相起泰为首的支持二殿下。”

“那皇上呢？”

“目前，还看不出来。不过，最近乌汗提出紫谰疆域辽阔但多是沙地、大山，而天启富饶，且新皇刚登基，现在应该趁机起兵，征服天启。皇上已被说动，并同意了乌汗的建议，封让儿殿下为征远大将军！让儿殿下，还立了军令状！看来，他们是志在必得！所以，诺尔殿下非常着急！”伍泰说到最后，已经失去了刚才的平和，语气变得激越，似乎也非常担忧此事！

夜浮生抬眼瞄了瞄伍泰，一道如隆冬寒风般肃冷的目光意味深长的扫过他。

伍泰此时方知自己刚才有些失态，忙垂下眼帘，一动不动地坐着，不敢再多说什么！

夜浮生深邃漆黑的双目精光流射，一抹阴戾的笑意缓缓爬上唇角，“看来诺尔对你挺不错啊？”

伍泰立刻神色大变，忙“扑通”一下双膝着地，匍匐到了地上，那澄绿的眼眸似打破平静的湖水般，惊起道道惶恐的波澜，“属下对门主绝不敢有二心！只是这乌汗与属下本就有仇，见他此次似胜算在握之态，才对此事过于关切！”

夜浮生缓缓取下手上的玉扳指，放在掌心细细抚弄一番，继而不带一丝情绪地问道，“这只玉扳指不错吧？”

伍泰见夜浮生陡然问起玉扳指，有些不知所错，忙点头应道，“是！”

还未待伍泰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夜浮生已经运气一握，扳指化为了齑粉。他手掌微微一斜，翠绿的粉末纷纷扬扬地飘洒到了地上，“我能造就它，也能毁了它！”如绵密冬雨般阴冷入骨的声音，在房内幽幽地响了起来。

伍泰斯时方明白夜浮生的用意，大颗大颗的汗珠从额头冒出，“属下明白了！”

“嗯！”一抹浅浅的笑意漾上夜浮生脸庞。片晌过后，夜浮生才继续说道，“起来吧！回去转告诺尔殿下，让他宽心，我自会为他安排妥当！至于你的仇，既然我承诺了，就一定会办到！”那声音轻细如藕丝，却又坚定无比。

伍泰起身，却再也不敢坐下，只是恭顺地站立一旁，“谢谢门主！另外，门内的那几个奸细，已经按照门主的意思处理妥当了！”

夜浮生点点头，继而语气森冷地说道，“好！对门内的弟兄，还是那句话奖惩分明，但是倘若谁敢做出背叛红袖门之事，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属下知道！”

夜浮生又泯了口茶，褪去刚才的一脸冷酷，温和而又关切地对伍泰说道，“你们的外形与此地之人迥异，今日下午便启程回去吧！路上小心些！解药，一会清涧会给你！”凡是加入红袖门之人，入门第一条便是立下“永远忠于红袖门，至死不渝”的重誓，同时服用一种叫“诱惑”的慢性毒药。服下此药之人，每隔一年，必须要服一次解药，逾期不服，将毒发身亡！但是这解药并不能彻底解毒，只能延缓生命一年。如此周而复始，因此入了红袖门的人每年都必须服药一次！不过，因为夜浮生对待属下向来恩情有加，所以凡是愿意加入红袖门的人，基本上都会心甘情愿地服下此药！

“是！”

夜浮生慢慢站起身，走到伍泰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说道：“叫上同来的几个兄弟，中午我们一起吃个饭！既算为你们接风洗尘也算为你们送行！”

伍泰忙躬身谢道，“多谢门主！”说罢，却也没有立即告辞，而是站在那里，嘴唇张合了几下，似有什么话想说却又不敢说！

夜浮生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心下已经明了他想说什么，淡定地问道，“菲姬，最近如何？”菲姬本是紫谰国一个官宦之女，无奈家门不幸，致使她沦落风尘。上回夜浮生去紫谰国做生意之时，本是去袖香院宴请几个极其重要的往来商客，却恰遇其挂牌开苞。夜浮生见她姿容绝艳而又热情可爱，便花了大价钱为她赎了身。虽然夜浮生并未明言定要菲姬以身相许，但是菲姬见夜浮生是个翩翩公子，而且又肯为其赎身，早已芳心暗许！在柳云昔出现之前，夜浮生并不介意在紫谰国多一个红颜知己，可是如今的他却对此失去了兴致！

伍泰刚才有些踌躇的眼神一下变得如清水般彻亮，“属下已经将她安置妥当，每月例银也都按时送到！这次出门前，菲姬还让属下带话

给门主，说她会一直等着门主！”说至此，那澄绿的眼眸掠过一丝黯然！

虽然仅仅一瞬，却让敏锐的夜浮生给抓住了，一个主意在他脑中灵机闪过。他微微一笑，对伍泰说道，“你要多去看看她！”

伍泰一听，忙回道，“是！属下遵命！”

夜浮生见伍泰愣头愣脑的模样，知晓他并未明其含意，遂又加深一句，“你，今年还未娶亲吧？”

伍泰此时方明白了夜浮生的意思，先是一惊，似乎不敢相信般，满眼的疑惑。夜浮生对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他方才确定刚才自己的确没有听错，惊喜之色绽现在眉眼间。虽然，伍泰早就有意于菲姬，奈何她怎么说也算是夜浮生的人，所以他只好将那份心意深深地隐藏在心底。此时，见夜浮生有意将菲姬送了给他，自是狂喜万分，忙跪下叩谢，“多谢门主厚爱，伍泰愿为门主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夜浮生淡淡一笑，“希望在我下次去紫谰时，能喝到你们的喜酒！”

“是！”

夜浮生手一挥，“去吧！”

“属下告退！”伍泰躬身行礼后，退出了房间。

［柳暗花明:第三十六章 静夜，涌动（一）］

一整天，我都静静地坐在水波荡漾的湖边。潋滟波光，如黛远山，并没能让我完全忘怀近日来的恼人心绪，还是不由想起了自己和夜浮生、沐清影之间的纠葛。我和夜浮生之间的感情之所以有间隙，主要原因还是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我喜欢平淡安宁的生活，可是夜浮生却要为了责任、恩怨而选择血雨腥风的日子。如果夜浮生能换个生活方式，我会萌生与他分离的想法吗？绝对不会！突然，一个以前从未有过的念头在脑海中突现！改变后的夜浮生还是我心中爱着的夜浮生吗？而且，正如在隶洲那样，即便夜浮生能放弃报仇，放弃现在的生活，他的敌人能放过他吗？如果他们不能放过夜浮生，那我能撇下他而去过自己的生活吗？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已经明白了：那就是自己以前的思路过于自私和狭隘了！这个想法如一点火星般再

一次点燃了我对夜浮生的歉疚感，那感觉顿时如袅袅轻烟在心中渐渐弥漫，充盈了我整个胸腔，它虽然轻轻淡淡，却萦久不散！而沐清影，他在我心中有了位置，恐怕主要还是因为和他在一起度过的那个月是那么的祥和和温馨，而这种生活正是我的梦想。因此，我对他的感情，更多的应该只是因为他圆了我到这个时代以来，一直期望实现的梦！甚或可以说是，他让我，找到了在过去时代，平静生活的感觉吧！至于，我对沐清影的感情倒底是什么，我还是没有想明白，但是隐隐察觉那和对夜浮生的爱似乎有些不一样！

夕阳西下，天边浮现出一片如火般绚烂的晚霞，火红色的霞光映照在水面上，给整个水面染上了一层金红色。眼见天色不早，我骑上马儿，回沧州城了！由于中午没有吃饭，到客栈时我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所以，一回房间，便抓出我昨日在来沧州的路上买的花生米儿，坐在桌边，一把一把地吃了起来。

正在我吃得狼吞虎咽之际，夜浮生温润的声音在身后轻轻响起，“云儿，今日去哪里了？”

想着自己包着一嘴的花生米，两腮帮子高高鼓起，形象绝对不会好看，刚才还觉得是美味佳肴的花生米，现在却让我感觉无比讨厌！我张慌地准备咽下那该死的花生米，孰料因为回房后只顾着饿了，水也没有来得及喝一口，所以那满嘴的花生米怎么也吞不下，一着急，花生米儿是下去了，可我也因吞太快了，没被噎死，梗得象肠子打了结，难受得要命！

夜浮生一边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一边为我倒茶，“云儿，慢着点，慢着点，怎么象个孩子一样？”责怨的声音里满含着爱怜！

我一把接过他递过来的茶杯，一仰脖子，一杯茶水一饮而尽。

稍适一会，等缓过劲来，我白了他一眼，不满地嗔道，“那怎么了？我喜欢！”

他温雅地一笑，如三月的暖风拂过，让我的心感到一阵温暖。自到沧州后，我们之间还是第一次有如此和谐之态，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他似乎也有同样的感应，一时怔怔地望着我！

目光的相撞，让我的心一下快速跳了起来，忙低头没话找话以掩饰此时我的羞涩，“找我有事？”

夜浮生顿时敛了刚才的微笑，脸色一沉，眸光一暗，不满地问道，“没有事情，就不可以来看你了吗？”

看着他由晴转阴，我才意识到自己这句本是极随意的问话却引来了他的不满，忙低头玩弄手中的杯子，以避开他有些恼怒的神情。夜浮生，从来都不是一个小气、多心的人，今日如此，想必和早上我没有痛快地接受那付镯子有些关系吧！既然如此，我也不想解释或辩白，那样只能引来更多的争执！

一时，屋内一片沉寂，一种冰滞的气息在我俩之间氤氲开来，……良久，夜浮生一声幽幽的叹息打破了这静寂，“云儿，对不起！”如习习秋风般伤感的声音里隐透着深深的无奈。

寥寥几个字却如颗颗坚硬的铁块般重重地砸到了我的心上，浓浓的疼惜如隆冬的雾霭般在胸中渐渐弥漫。我搁下杯子，转过身，与他面对而站。

夜浮生那原本如蓝天般澄澈，如山泉般清明的眼瞳，此时涌现一片如烟花般的落寞，如滔滔江水般的惆怅，我不由轻抚上他微皱的眉心，哀婉地说道，“夜，在我心中，你一直都是那么坚毅、刚强，从来不会如此的多愁善感！”

夜浮生一把握住我的手，将它紧紧地贴在自己的面颊上，有些激动地说道，“不！云儿，我没有你想得那么坚强！我也有彷徨、无助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对你，你象一个降落人间的精灵，在我面前总是如游丝般飘忽不定，虽然近在咫尺，可当我伸手想抓住你时，你却又从指间悄悄溜走，变得如梦幻般虚无缥缈。云儿，我该拿你怎么办？”

我轻柔地抚摸着他温润如玉的面颊，“夜，别这样，好吗？我会心疼的！不管将来如何，你永远都是我心中最出色，最优秀的男人！”

“云儿！”夜浮生那双如黑水晶般的眼眸此时有些水蒙蒙的，更显晶亮，如滔滔江水般的浓情爱意一波波从中涌出，向我袭来。在他似火的眸光注视下，在他如兰的幽淡气息包围中，我感到心已经似小鹿乱撞般“嘭嘭”狂跳起来。

他缓缓将我搂进怀中，正要吻上我的双唇，一阵“砰砰砰”的敲门声将这温情暖意给破坏殆尽。我忙推开他，面红耳赤地急步走向窗边！

夜浮生有些不悦地唤道，“进来！”

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属下沐清涧见过庄主！”

感到一道异样的目光射了过来，我微一侧头，眼波一转，见沐清涧正用一种探究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我不禁疑惑道：今日他是怎么了？

这时，夜浮生问道，“有什么事吗？”声音虽然轻柔如蚕丝，却又让人无法回避。

沐清涧忙收回目光，恭谨地回道，“庄主，晚饭已经备好！”

夜浮生点点头，“你们先吃吧，我们一会就到！”不带一丝情绪的声音暗含着丝丝不可忤逆的威严！

“是！”沐清涧躬身行礼后，退出了房间。待房门掩上后，夜浮生方走到我的身边，柔声说道，“云儿，把随身的东西整理好，换身衣服，待会吃了饭，咱们就退房！”

“好的！”说着，我来到桌边，正准备取出包袱内的一套玄色劲衣，突然想到今日夜浮生不是晚上行事吗？为何一身雪白呢？遂停住了取衣的手，满目疑惑地望着他，不解地问道，“夜，你今日为何不穿夜行衣呢？”

夜浮生宛儿一笑，“云儿，真是心细！你怎么知道我未穿？”说着撩开了衣角。

我定睛一看，原来他将一身黑衣穿在了里面，而外罩一身雪白的劲衣。想着刚才他说的饭后结帐之事，顿时明白了他的用意，遂嫣然一笑，“夜，你行事真是缜密，连这些细枝末节都考虑得如此周到！我真是佩服！”

夜浮生淡雅地一笑，“云儿，你要知道！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一步行错，满盘皆输，所以我必须将可能的一切都考虑到！”

我扯了扯嘴角，慨叹道，“你活得真累！”

他有些怅然地说道，“云儿，所以我更希望你能陪着我！”一抹无奈而苍凉地笑容爬上他的嘴角。

我稍适迟疑，继而装作没有听到般，拿着两套衣服，往屏风后走去！

待换了衣服，整理好东西后，便随夜浮生去大厅吃饭了！刚进大厅，便一眼瞧见沐清涧在靠墙的一张桌边坐着等我们，却并未见到沐清影！想来，他是有意回避吧！想着，过去大家在一起的和睦，被我给搅得灰飞烟灭，顿时有种犯罪般的愧疚感！

用过晚饭、结完帐后，我随着夜浮生来到了客栈的后院。

刚一跨进后院，便瞧见沐清影站在一株大树下，身子轻轻斜依在树干上。

这时，绚丽夺目的晚霞已经褪去，天边只剩一些灰蓝色的云彩。他抬头仰望，似乎在沉思着什么。

“清影，在想什么？”夜浮生温文尔雅地笑着问到。

清影？我还从来没有见到夜浮生如此亲热地唤过沐清影，不觉诧异地望向他。

这一声轻柔的问候将沐清影从沉思中硬生生地拉回了现实！他稍一怔愣，非常恭敬地回到，“庄主，可以上路了吧？”还是那朗朗的声音，但是那特别的恭谨，让人产生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这时，连沐清涧也察觉出他们之间的问题，不由用眼瞄了瞄夜浮生，又看了看沐清影。夜浮生依然淡笑如故，可是我却明显感觉到他握着我的手有丝丝的僵硬。再望向沐清影，他已经走到了他自己的马旁，并用高大的马身挡住了自己。

此时，我忽然想起在隶洲和沐清影谈起他的武功时，感觉到的他和沐月山庄，或者更确切地说和夜浮生之间微妙的关系。沿着思路，想着我和沐清影、夜浮生这几日的纠葛，想着今日二人的怪异，我心头猛地一惊,一个念头闪过脑海，我在他们二人之间的犹豫不决，是让他们的关系本身向着更坏的方向发展呢？还是我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被利用的对象？想到此，我背脊寒意阵阵，手心冷汗直冒！不！不可能！沐清影是那么单纯、可爱的一个人，绝对不会那样做！不会的！

最后，还是沐清涧打破了后院此时死水般的沉寂，朗声说道，“庄主，咱们启程吧！”

夜浮生点了点头，然后牵着我走到了马边。待我上了马后，夜浮生也翻身上马。斯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连行程都还不知道呢！忙问

夜浮生，“我们这是去哪里？”

“出城！”说着，夜浮生已经勒紧缰绳，一夹马腹。手臂一挥，马鞭高高扬起，继而重重地抽到马背上，发出清脆的“啪”一声！那匹雪驹立时撒开四蹄，如离弦的箭般向院外奔去！

我们三人也相继随着他一起骑着马儿奔出了后院，向城外行去！斯时，天色虽有些暗淡，可是白日的繁华还未完全褪尽，还有一些小商客和路人。由于我们四人皆白衣白马，所以一路行来，甚是扎眼，引来路人纷纷侧目，我想这恰恰就是夜浮生要的效果吧！

我们一直向南行进，直至沧州城南外十里远的一片树林中，才停了下来。晴朗的深蓝夜空下，嵌满了忽闪忽闪眨着眼睛的星星。树林中，虽然因为春芽刚吐，枝叶并不繁茂，但是依然显得漆黑一片。

我们将马匹和随身物品藏好，脱下身上的白色劲衣后，便在树林深处席地围坐。夜浮生从怀里掏出一张图纸，将其铺在地上，在我和沐清涧举着的两根烛火下开始讲述今晚的行动！

夜浮生抬眼望了望我们三人，继而严肃地说道，“暗香楼，府邸宏大，结构错综复杂，大家一定要小心！我和清涧，在这一个月来，已经掌握了个八九分。所以，今夜清影跟着清涧。云儿，你跟着我！”稍适停顿，继续说道，“今夜，我们的目标就两个人。一个是暗香楼楼主陆剑锋，另一个是他唯一的儿子陆允祥。清涧，到时候你们去找陆允祥，找到后把他带到陆剑锋卧室！而我们直接去找陆剑锋。咱们丑时出发！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我们三人皆摇了摇头。

夜浮生见状，一边收拾图纸，一边吩咐道，“那好！现在都去好好休息会儿吧！”

我正要起身，去找棵大树靠着小眯一会，夜浮生握住我的手，“云儿，别走！”

或许因为今日在苍翠湖，换了个思路去考虑夜浮生的处境，虽然自己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但是我已经不再固执自己以前的想法。所以，当他的手轻轻覆上我的手背时，我竟然有种如和煦春风般暖暖的感觉，它们随着沸腾奔涌的血液而扩散至我的四肢百骸，让我感觉无比坚定！这时，我想起上次在墨山谷和他一起劫掠曹子恒货物时，也

曾有过这种感觉！这久违的感觉让我对夜浮生顿时产生种如奔腾不息的江水般绵绵不绝的眷眷不舍之情！

我对他嫣然一笑，“夜，怎么了？”

夜浮生牵着我的手，温雅地说道，“陪我去走走，好吗？”虽然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但是他那如淙淙流水般的声音中暗隐着丝丝疲惫。

我有些疼惜地说道，“你今日似乎很累？”

夜浮生有些开心地说道，“经我的云儿这么一问，再累，现在也没感觉了！”说着，如羽毛般轻柔的吻落到了我的手背上！

我白了他一眼，撇了撇嘴，劝说道，“你还是去睡一会吧！”

他摇了摇头，轻声说道，“我睡不着，你陪我坐会儿，好吗？”

我点了点头，“嗯。”说罢，我俩起身朝不远处一棵大树走去。我倚着夜浮生的肩，一边在他的衣角上随意划着，一边有些好奇地问道，“夜，今日你怎么会这么累？”

夜浮生柔声说道，“早上见了个人，下午又看了一大堆帐！”

我停住了在他衣角上划着的手指，抬起头，有些不解地问道，“既然有那么多帐目需要过目，那么你为什么不找个人帮你呢？一个人，多累？”

夜浮生握住我搁在他衣角上的手，温和地说道，“我也想，可是，要找个可信赖而又非常合适的人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轩了轩眉，有些不大置信地问他，“有那么难吗？沐月山庄那么多人，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夜浮生细细地为我解释道，“云儿，首先这些帐目，和沐月山庄并没有关系，所以即便庄中真有适合的人也不适宜让他们涉入。再者，至目前为止，我在沐月山庄中还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顿了顿，他又继续说道，“其实，合适的人选，也不是没有，只是……”说到此，他停了下来。

听他只说一半，心中有些疑惑，遂扭过头望向他，却发现他也正瞧着我，隐约感到他殷殷期待的目光。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低下头，字斟句酌地说道，“夜，再给我些时间，让我再想想，好吗？我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既然，要做出决定，我需要将一切都想清楚！

夜浮生有些无奈地说道，“好吧！那我等着你的答复！”

我抬起头，诚挚地对他说道，“夜，谢谢你！”

夜浮生微阖眼帘，幽幽地轻叹口气，双手将我环进怀中，轻语道，“云儿，别这样说，那会让我感到生分！”

他温柔、哀伤的话语让我的心犹如被人重重地拿在手中捏了一把似的有种抽紧的疼，一种特别想抚慰他的冲动油然而生。

我情不自禁地抱住他，轻轻地来回抚摸着他的背脊，温宛地说道，“夜，别这样！”

我们就这么紧紧地相拥相依着，不容一丝一毫的间隙在我们之间存在，相互都能感受到彼此真切的心跳。此时，我们是那么的亲近，心灵是那么的相通，……很快，时间便到了丑时。我们便带上随身物品，施展轻功，向沧州城出发了！

暗香楼府邸在沧州城北，所以我们首先得进城！

一柱香的功夫，我们便到了沧州城外。

我正呐闷如何翻越这几丈高的城墙。夜浮生已经弯腰拾起一块小石子，然后手臂一扬，向临近城墙顶部的一个突起处扔了去！

只听“啪”一声，然后一股拇指粗的绳子从那里“咕噜噜”缓缓地滑了下来。

我睁大双眼，惊叹地望着那绳子，赞许道，“哇！我真佩服你！什么时候放上去的？”说着，那绳子已经滑到了面前。

夜浮生拉住绳子，一边用力试着，一边得意地一笑，“能让你佩服的，还多着呢！这些是早就布置好了的！”

我白了他一眼，娇嗔道，“夸你一句，尾巴就翘天上了！”话音刚落，猛然想起沐清影，忙住了口，余光悄悄瞄向他，却发现他似乎没有听到般，只是自顾自地仰望着城墙！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刚才和夜浮生调笑时，心中对沐清影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感！按理说，沐清影对我也不错，若我对他的感情是爱的话，那么为什么我和夜浮生在一起说笑、一起拥抱、甚至一起同床共衾时，自己怎么从始自终对他没有一点愧疚感呢？即便在初来沧州那晚，在沐清影面前，和夜浮生有些暧昧时，依然没有愧疚

感，仅仅只是不自在呢？看来，我对沐清影的感情的确不是爱！可那又是什么呢？

正在我怔愣间，沐清涧和沐清影都已经上了城墙。

夜浮生轻轻拍了拍我的背，“云儿，想什么呢？”

这猛然将我从刚才的沉思中惊醒过来，忙应道，“哦！没什么！”

“那上吧！”夜浮生将绳子交到了我的手里。

我攀着绳子，蹬着城墙，上了城楼！因为这个位置是值守士兵视线的四角，所以我们的行动并未引来什么麻烦！

夜浮生最后上城墙，待到顶后，他稍稍探出身子，用匕首将绳子割断，然后领着我们向城内暗香楼的府邸行去！

［柳暗花明:第三十七章 静夜，涌动（二）］

暗香楼的府邸坐落在沧州城东，占整个沧州城的五分之二。暗香楼既非皇亲国戚，也非官宦之家，在富庶的重镇沧州有如此大的面子，和当朝丞相曹子恒有莫大的关系。因为这暗香楼楼主陆剑锋和曹子恒是同门师兄，所以前几年暗香楼扩建府邸，为了为其腾挪地面，沧州太守的官邸都从城东迁到了城西。

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我们便到了暗香楼外。高高的府墙顶，直插了一排密密麻麻的锋利竹片。夜浮生贴着墙角站立，然后双足一点地，身子立时如火箭般腾空而起，在墙顶两指宽之处稍一借力，便跃入了府邸。我们三人也随之纵入了暗香楼。

原本镶嵌着无数点点繁星的朗朗夜空，现下浓云密布，深邃的夜幕如泼了浓墨般漆黑一片。府内长廊中、花园内还依旧挂着写有“寿”字的大红灯笼。它们随着渐起的袭袭夜风而左右摇曳，内置的烛火也因此而忽明忽暗。远远望去，不似贺寿之喜庆灯笼，而似簇簇来自地狱的催命长灯，让人产生种鬼魅幽森的感觉。今日是暗香楼楼主陆剑锋的五十大寿，因此除了当夜值守之外，合府上下皆欢庆畅饮，因而此时整个暗香楼皆处在沉沉的醉梦中。唯有那似有若无，似蚊呐般此起彼伏的鼾声时断时续地传入我们的耳际。

夜浮生领着我们跃上房顶，驾轻就熟地避开了府内当夜的值守，几个起纵后，在一处正屋前停了下来。此处与府中其他房屋分隔甚

远，独立一处。夜浮生回身向沐清涧递了个眼色，并用手指了指南面。沐清涧立时会意，点了点头，然后带着背了个包袱的沐清影朝南行去。

待他们二人离去后，夜浮生又用右手食指向我指了指那间正屋，又指了一下我和他。我立刻明白此处便是陆剑锋的卧室，遂向他微笑着点了点头。他也回我以温雅地一笑，黑黢黢的双瞳掠过一抹如阳春般温馨，如涓涓细流般绵缠的柔情。我和夜浮生来到了正屋门前。门廊上悬挂着的大红“寿”灯，散发着如凝血般幽红、昏暗的光晕。夜浮生缓缓抽出长剑，明晃晃的银剑在朦胧的红光中散发着阵阵蚀骨的寒芒。他将剑轻轻插入门缝，然后手腕微微抖动，没几下便只听“磕碰”一声轻响，门茬被挑开了！稍待一下，见周围并没有什么异动，他回头对我使了个眼色。我颔首，随他进了屋。

夜浮生和我一前一后无声无息地穿过了前厅，到得卧室。房间不大，却有些蹊跷，因为它的大小似乎和从外面看来的占地面积多有不符，想来此处必有密室或夹层之类。房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床，两张圈椅，一个小几，靠墙处有一个很大的衣柜。

我和夜浮生来到床前。夜浮生示意我站在床侧，自己轻轻掀开了幔帐。随着幔帐掀开一角，夜浮生神色大变，身形一闪，万丛如雨般的银针密密麻麻地从帐内射出。夜浮生似乎被银针射中，只见他手捂面颊，惨叫一声“啊！”那声凄厉的叫声似一条长鞭般重重地抽在了我的心上，心顿时似痉挛般收紧地疼，脑子“嗡”地一下变成如纸般一片空白，一切的思维都停止了。

“不！”我大叫着，一个箭步扑到了夜浮生的身边。

正要俯下身，看看他伤势如何，却见他睁开了一只眼睛，向我眨了眨，未待我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一阵“哈哈哈”森怖奸诈的笑声在衣柜后响了起来。我顿时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暗暗长吁口气，面上继续故作伤心状，低头垂泪，却暗暗移开了一点，以灵便夜浮生待会出手！

衣柜的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了。一个个子中等，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想必这就是陆剑锋吧！他身后跟着一位个子瘦高，凤目轻挑，给人一种邪傲之感的青年男子。这位一定就是隶洲首饰店中刘战称呼的少主了！两人志得意满地从内秉烛而出，

陆剑锋见到倒地的夜浮生，双眸精光流射，一脸狞笑地说道，“我的丝柔针滋味不错吧！”

说时迟，那时快，夜浮生已经迅猛地扔出了两枚暗器，它们如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般飞速朝陆家父子奔去。陆剑锋眼见情况有变，眸光一沉，此时退回去已经不可能。只见他眉心一拧，迅捷地伸出手臂，用右手的食指、中指一夹，那枚射去的飞镖被他硬生生地夹在了指间。而陆允祥却没有那么矫捷的身手和深厚的功力，只好举臂长袖一挥，力图用袖子挡去那飞镖，孰料他终究慢了半拍，那枚镖已生生嵌入了他的右肩头，只听他低叫一声，“啊！”

陆剑锋正想将夹住的飞镖扔回来，听到陆允祥的叫声，忙收了手，关切地问道，“孩儿，你怎样？”

陆允祥脸上刚才扬扬自得的神情此时幻化为一脸的惊怒，双眼中燃起两簇熠熠火苗，似想将我和夜浮生焚为灰烬般。他摇了摇头，一字一顿地说道，“没什么，皮肉之伤而已！”这话似说给陆剑锋听，却分明是向我和夜浮生示威！说着，他已经取出了肩头的镖。

夜浮生此时已经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轻轻取掉面罩，淡定从容地望着陆家父子！我也随之起身，揭下面罩，立于他身侧！

陆允祥瞅着我的眼睛突然一亮，然后俯首对陆剑锋说道，“爹，这个女子便是孩儿上次在隶洲见到的那个！”陆剑锋听罢，微微点了点头，并用冷厉的目光扫视了我一番。

陆剑锋嘴角一拧，抄起右手指着我们，狠狠地喝道，“大胆狂徒，竟然敢私闯暗香楼！”他顿了顿，放下手，用如黑豹般阴鹫的眸光扫射了我们一遍，继而冷笑道，“本可让你们死得痛快一些，看来……”

夜浮生云淡风轻地一笑，打断了陆剑锋的话，“我劝陆公子别再轻举妄动，否则……”声音如渺渺烟雾般轻淡，却又如寒冰般彻冷入骨，让人不由寒栗阵阵！

陆剑锋刚才满脸的冷笑蓦地一下凝固了，色厉内荏地问道，“你什么意思？”虽然，声音力图保持刚才的威势，那丝微的颤音还是泄漏了他内心的恐慌！陆允祥更是神色大变，他抿紧双唇，眼睛死死地盯住夜浮生，尽力保持镇定！

夜浮生嘴角一弯，一抹如寒雪中独自开放的红梅般傲然的笑容在脸上绽放，“也没什么，就是我在镖上淬了点‘七步倒’而已！”

陆剑锋倒吸一口冷气，一缕惊惧掠过他的眼眸！而陆允祥此时已是面如土色，失声叫道，“爹，救……”

陆剑锋已经镇定情绪，神色凝重地拍了拍陆允祥的左肩，转而望了望我们，仰头笑道，“狂妄小儿，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他止了话头，如刀剑般锐利的眸光射了过来，狠声说道，“只要我大呼一声，便有成百上千地人来将你们拿下！剁成肉饼！”

夜浮生一听，宛儿一笑，“那请呀！”

此话一出，陆剑锋的脸顿时涨得如茄子般紫红，他气咻咻地用手指着夜浮生，如狂狮般低喉道，“你！”

夜浮生一双眼睛如鹰般凌厉狠绝地盯着陆剑锋，冷冷地说道，“你不敢！因为今日府邸内满是江湖上所谓的赫赫有名之人，所以你不敢轻易惊扰他们，怕他们知道了你二十年前的丑行！怕知道你堂堂暗香楼主，竟然做过那猪狗不如的恶行！怕知道你二十年来夜夜恶梦之源！怕他们夺取你手中藏匿的所谓宝藏！更怕曹子恒知晓你那么多年来竟然瞒着他私藏着那副丝绢！”夜浮生如碎冰般冷厉的声音在屋内幽幽响起。

陆剑锋显然被夜浮生的话给震惊了，只见他双目圆瞪，满是惊诧，稍待片刻，又幻化为如滔滔江水般源源不断地汹汹怒意。他鼻翼急速地张缩，有些歇斯底里地怒吼道，“你是谁？”

夜浮生微笑道，“陆楼主，别着急，咱们坐下来，慢慢聊！”说罢，他又对陆允祥肃冷地说道，“陆公子，我所言非虚，你最好还是站着别动，否则到了七步，即便华佗在世，你也难再起死回生了！”言毕，夜浮生轻抬手臂，向陆剑锋做了个请的姿势。

陆剑锋眼光一凛，就要拔出他随身的佩刀。

夜浮生萧森地望着他，铿锵有力地说道，“陆楼主，我劝你还是少运气，否则就再也见不到你生命中最后一轮日出了！”

陆剑锋双眉紧蹙，握着刀柄的手拳得紧紧的，骨节都有些发白了！想陆剑锋这二十年来，不说呼风唤雨，可也算顿一顿脚，旁人也得抖几下，不敢正视的堂堂暗香楼楼主，在江湖上怎么说也算是个说

一不二的人，何时受过如此要挟？今日被夜浮生一再地胁迫，早已气得肺都快炸了，如果不是把柄被握，怎能如此忍耐！可此时，陆剑锋再也按捺不住，咬牙切齿地喝道，“你倒底是谁？想干什么？”

夜浮生瞥了瞥陆剑锋，“陆楼主，这个月来，内功精进不少吧？”

陆剑锋登时神色大变，额头渐渐冒出一层密密的细小汗珠。

夜浮生瞧着他的模样，一抹嗤血的笑容缓缓爬上他的嘴角，“我说对了，是吧？”那声音细如丝竹，却如鬼魅般森邪异常！

夜浮生缓缓走到了陆剑锋身旁，“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吧！那是因为你中了毒！早在一个月以前，我便在你暗香楼的所有水源处投了药。至于名字，恕我不能告知。此药，发作周期为一个月，对不会武功之人，并无害处，可是对于你这样武功深厚、习武勤奋之人，……”说着，他上下打量一番陆剑锋，继续说道，“却是剧毒！刚开始，它会让你内功增进迅速，可是到了最后一日，每运一次功，便耗散一回你的内力，五次之后，必死无疑。如果你不运功，或许能活到明日中午。不信，你可以试一试！”说罢，夜浮生如轻烟般幽淡的一笑，慢慢踱向了圈椅。我当下明白了夜浮生在我受伤那晚为何急于赶往沧州了！

陆剑锋拔出大刀，眼瞳中攸地闪过一缕如千山寒雪般的冰冷。就在这一瞬，陆剑锋已经暗中运足了内力，只见他手臂一扬，迅猛地将大刀挥向了夜浮生。空中顿时显现出抹银色光影！而夜浮生却似没有察觉般，依旧坦然缓步向前，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狂跳不止，似要迸出嗓子眼般！

就在这时，夜浮生以一招“蓦然回首”矫捷地转过身子，同时抬起右手，托住陆剑锋正要挥下的前臂，让那即将砍下的大刀蓦地停在了离自己额头还有一寸远的地方。那把刀在两人之间缓慢地来回移动昭示着二人内力的较量。从始自终，夜浮生一直保持着一脸的从容淡定，甚而还有一抹似有若无的浅笑挂在嘴角，而陆剑锋却似糟了重击般面色逐渐变得蜡黄，神色越发紧张。随着刀的渐渐回移，陆剑锋已经牙关紧咬，眼中渐渐露出一片骇然。突然，陆剑锋眼中的惊惧之色如浓云密雾般陡然骤升，而一缕如月色般温柔，又如万年冰冻般寒彻的笑容在夜浮生脸上乍然绽现，随着那抹笑容如花般盛开到极至，夜浮生已经猛然伸出另一只手向陆剑锋当胸袭去，陆剑锋出手一横，只

听“嘣”一声，夜浮生依然淡若自定地站在远处，而陆剑锋却向后踉跄了几步，方才站定！夜浮生此时对着陆剑锋温文尔雅地一笑，“陆楼主，咱们还是坐下来，好好聊聊，或许可以考虑放过你儿子！”说罢，用眼角余光瞄了眼陆剑锋旁侧的陆允祥！

陆剑锋双眉倒竖，双拳紧握，喷火的眸光怒射着夜浮生，整个人似火山即将喷发却被封住了出口般，憋涨一时。旋即，他敛了所有的怒火，无奈地忿恨低喝一声，“哼！”之后，方才迫不得已地走到圈椅旁坐了下来。可是，起步之前他右手那个很小的轻回动作，却没能躲过夜浮生的眼睛。夜浮生立马丢了个眼色给我，然后慢慢踱到椅旁坐了下来。

我从腰间迅即抽出寒霜剑，那柔韧而寒芒四射的剑身在空中如银蛇般摇头摆尾。那软剑光洁、寒意四射而有些微晃当的剑身在昏黄如豆般的烛火映照下散射出点点如晨曦露珠般耀眼的冰寒光影！

差不多同时，陆剑锋父子都嘴大张成一个“O”。只听他们倒吸口冷气，惊惧地问道，“寒霜剑？”

我婉媚地一笑，一边用两指轻轻抚弄那冰凉的长剑，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一个手下败将的，不过因为它还算柔韧，也算锋利，因而将就用着！”

陆剑锋有些气急地问道，“刘战呢？”

我这时已经走到了陆允祥身旁，也不搭理陆剑锋，而直接用长剑指向陆允祥的脖颈。陆允祥上身略微向后一倾，左掌迅捷地向我袭来。我身子一侧，手腕一转，那柄软剑已经精准地抵住了他的颈动脉。

陆允祥蓦地停住了向我挥来的左手。

我冷声呵斥道，“把镖给我！”

他迟疑了一下，缓缓伸出右手，将刚才紧握在掌心的两枚飞镖交了出来。

我一把夺过飞镖，此时忽然想起上次他对我的暗算，不由眯眼阴冷地瞧了瞧他，“陆公子，想多活一会，最好少动一些！”

陆允祥的脸立时一阵红一阵白，瞧了瞧我，继而有些颓丧地垂下了头。

这时，我才不紧不慢地对陆剑锋说道，“哦，不好意思，我已经先一步将刘战送到阴曹地府去了！”

陆剑锋一听，挥起蒲扇般的大掌朝小几上一拍，然后指着我，怒喝道，“你……”

夜浮生伸手轻轻拍了拍陆剑锋的肩，淡然说道，“稍安勿躁，陆楼主！”

沐清影和沐清涧估计因为在那边没有找到陆允祥，斯时一起来到了陆剑锋这边。他们跨进房间，瞧到陆家父子，长吁口气，然后冲夜浮生点了点头，便分立于门两侧。

陆剑锋此时意识到自己已如一只被废了利爪的老虎般，只好敛了刚才的霸势和怒意，如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般，四肢瘫软地蜷在圈椅中，无奈地叹道，“有什么话，问吧！”

夜浮生冷厉地瞅着陆剑锋，“今日原本要问你两个问题，可第一个你已经答了，所以不用问了。”

陆剑锋立即恍然大悟，惊问道，“你是沐清逸？”

夜浮生用如秋风般肃冷的目光瞄了瞄陆剑锋，“你说呢？”那声音如从地狱里传来的般邪魅阴戾。

陆剑锋一听，满脸地惶恐不安，搁在椅子扶手上的手有些微地颤抖。

夜浮生目睹到陆剑锋的恐慌后蔑然一笑，“没想到你也会有害怕的时候！”稍顿，继续说道，“我现在问你第二个问题，丝绢在何处？”

陆剑锋仰面大笑，“哈哈哈！”那笑声凄厉而伤悲，震慑了屋内每一个人！

夜浮生用萧森的目光扫了扫陆剑锋，“笑什么？”

陆剑锋冷然嗤笑道，“痴人！都是痴人！那不过是张白丝绢，却让世人你挣我夺！可笑之至！”

夜浮生轻蔑地瞄了眼陆剑锋，眉毛一扬，含笑对陆剑锋说道，“既如此，何不给我呢？”

陆剑锋眼波忽地闪过一丝凌厉和一点疑惑，继而他用探究的目光注视了夜浮生良久，方低首遗憾地说道，“那丝绢我确实得到过，可是不久就被追风堂的风翘紫给盗走了！”

夜浮生沉下脸，冷冷地瞥了眼陆剑锋，不以为意地问道，“是吗？”说罢，向沐清影递了个眼色。

沐清影走到几旁，取下了身上背着的黑色包袱。随着那包袱在几上地落下，一片“哗啦”声响起。那包袱里似装着一些硬物般。

正在沐清影要解开包袱之时，陆剑锋突然眸光一寒，眼中闪过两道虎狼般的凶光，他已悄然从凳子下抽出一把锋利无比、薄如纸笺般的匕首。他手腕一翻，猛地向沐清影刺了过去。惊见此变，我睁圆双眼，心似揪紧了般疼，情急之中，大喊道，“清影！”

这突如奇来的一袭，使得沐清影躲闪不及，眼看就要被刺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夜浮生已从椅子上如闪电般跃了起来，大叫道，“小弟，让开！”说着，他手臂一伸，迅猛地将有些怔傻的沐清影推到了一边。这深情的一呼，让陆剑锋也惊诧一瞬！而沐清影也在夜浮生这强力一推的作用下，向后踉跄了几步。看到沐清影站定的背影，我本紧揪的心一下舒然！

小弟？我原本混沌迷蒙的脑子被这声“小弟”给一下梳理锝如玉石明镜般清明，恍然明白了自己对沐清影的感情，那是一种亲情，是姐姐对弟弟的感情，而不是爱！等等，夜浮生怎么唤沐清影“小弟”呢？

尚未待我想明白，陆剑锋已经将那把利刃“嚓”地一下几近全部没入了夜浮生的左后肩，沾满了鲜血的匕首尖从前面穿出，那红亮的匕首在浓墨般的夜行衣衬映下，如条吞嗤生灵的银红毒蛇般，异常触目惊心。陆剑锋习武几十年，即便不用内功，他的硬功也是极厉害的！那深深的一刺让我将刚才的怔想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那匕首似乎不是刺到夜浮生的肩上，而是直直地戳入了我的心房，我的心顿时鲜血淋淋，一种刀剜般的疼随着心脏内喷薄至全身的血液瞬间传遍全身，“夜！”沐清影一见此情此景，并没有立即上前协帮夜浮生，而是身子略微一僵，稍一迟疑，终究还是举步向前，可似乎又想到了什么，迈出的腿又收了回来！看到这种状况的沐清涧，按耐不住，迅即提气向夜浮生飞奔过去！

陆剑锋眼见一招得逞，一丝狰狞的笑容爬上他嘴角。狞笑间，他已经迅猛地拔出了匕首，并再一次向夜浮生背心处狠历地刺去！这时，沐清影似终于决定了什么，一步跃到了陆剑锋的身后。而此时夜浮生已经从容地来了个“神龙摆尾”，转过身子。陆剑锋对夜浮生这迅捷地转身始料未及，稍一怔愣。同时，他也瞟到了身后的沐清影和与他还有一步之遥的沐清涧，正准备侧身转换一下自己腹背受敌之势，却没料就在这一刹那，夜浮生已经运足全力，一招“雹石滔天”向陆剑锋当胸袭去，随之而去的还有一股霎冷、威猛的劲风。而同时，沐清影也坚定地伸出双掌，从后猛击陆剑锋的背心！

“砰”一声，似陆剑锋胸骨脆裂了！只见他双目鼓凸，似要掉出来般，嘴角溢出一缕殷红的鲜血，正要刺下去的匕首悠然停在半空。“晃啷”一声，随着匕首落地，陆剑锋仰面缓缓向地上倒去，就在身体逐渐

坠地的过程中，一抹阴险的笑容在他嘴角绽放，他用有些僵硬的手指指着夜浮生，断断续续地说道，“你……也……”话未说完，他已经“嘣”地一声轰然倒在了地上。

“爹～”陆允祥惨烈地大呼一声，就要跨步奔了过去！我忙用长剑紧紧抵住他的颈部，双眸死死地盯着他，沉声喝道，“陆允祥，怕死，就别动！”

陆允祥梗着脖子，眼中喷射出似毒蛇般怨恨的光芒，丝丝血痕从他颈间缓缓溢出，似条条红色蛆虫般挂在他颈间。稍一愣，他“哈哈”地仰天长笑起来。那狂傲不羁的笑声，让我的心有些莫名的发毛，不由自主重新打量起由于激狂异常而满脸通红的陆允祥，强自镇定地厉声叱道，“陆允祥，你笑什么？”

“呵呵”，陆允祥渐渐止住了笑声，脸上浮现出似哭还笑的怪异表情，“今日既便我们父子都死了，也还划算！”说到此，他抬起手臂，用手指着夜浮生，忿恨地吼到，“因为有他为我们父子陪葬！”

顿时如翻江倒海般的愤怒和杀意席卷了我整个人，我狠声呵道，“陆允祥，你什么意思？”

他嘴角一翘，颊边漾起丝丝阴险的笑容，“因为他中了‘七脉生烟’之毒，此毒无药可解，七个时辰后他便将七窍流血，毒发身亡！”

此话如晴天霹雳般震慑了我，一阵万箭钻心般的疼痛如迢迢春水般不断向我袭来，似锥心蚀骨的黯然凄痛随着狂奔怒卷的血液而传遍周身，泪水一下如汩汩泉水般涌满了我的眼眶，大颗大颗的泪珠似断了线的珠子般从面颊上滑落！我斯时悠地明白了自己与夜浮生早就紧紧地系在了一起，不是因为长生这种外物因素，而是我们的心灵早被红线死死地拴在了一起！如果夜浮生今日去了，即便没有长生，我也绝不独活！不论他上穷碧落，下黄泉，我都一定要陪着他！

正在我打定主意与他同生共死之时，没料想夜浮生却一脸从容淡定地走了过来，有些不以为意地说道，“陆允祥，你以为这小小毒药能奈何我吗？”

我乍然一听，惊诧不已！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已经踱到我身边的夜浮生，虽然见他一脸沉静如水，并不见有何中毒之兆，可是一颗心仍然七上八下地忐忑不安。

陆允祥一脸惊惧，神色惶恐地吼道，“不可能！那匕首上明明有毒！前日，还是我亲手放的！”

夜浮生拍了拍依然泪眼婆娑的我，然后侧首对陆允祥淡然说道，“忘了告诉你！我自幼每日以毒为食，早已是百毒不浸之身了！”那声音如淡烟流水般轻柔、似云鹤般闲雅，却又是那么不容忽视，那么极具穿透力！这轻轻一语，似将陆允祥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抽掉了般，他颓丧地低下了头。

斯时，夜浮生为自己点穴止了血，方转过身，温宛地对沐清影问道，“小弟，你没事吧？”

自和夜浮生共同击毙陆剑锋后，沐清影一直用那双如碧潭般清明深澈的瞳仁怔怔地望着夜浮生，万般心绪纠结，却又被深深地掩藏在那两抹望不见底的沉静中。这时，夜浮生那暖切的问候一下将刚才深藏的千回百转的心情给拉扯出来，原本如秋水般恬静的眼瞳中陡然乍现出惊，喜，莫名不解，甚至冷然各种情绪，它们绾合成一束复杂的目光，直直地射向夜浮生。两人对视良久，他方有些生硬地答道，“没事！”不过，此次没有再唤夜浮生庄主，这细微的变化，让夜浮生脸上浮现出一缕如晓曦般暖暖的笑容。我迷惑不解地望着二人，心中疑窦丛生，侧目望向沐清涧，似乎一切了然于胸的样子，不惊不诧！

夜浮生褪去一脸的笑意，回身，一脸寒霜地问陆允祥，“陆允祥，我再问你一次，丝绢在何处？”

陆允祥闭着眼，昂着头，一副毅然决绝的样子！

夜浮生如浮云般清幽地一笑，随即意味深长地说道，“我可以给你解药，如果你告诉我丝绢在哪里的话。”夜浮生故意拖长的尾音，让陆允祥不由微启双眸，一丝生的希望如星星之火般在他眼中悄悄燃起。

他垂下头又沉思片刻，方缓缓对夜浮生说道，“在密室的夹层中，不过确实只有半副。听爹说，另外半副自风翘紫来过后，就不见了！直到死，她都没有说出另外半副丝绢被藏在了何处！”

夜浮生对沐清涧和沐清影吩咐到，“清涧、清影，你们随他去密室取丝绢！”说着，从怀中取出了两枚解药。

沐清涧躬身答道，“是！庄主！”说着，他走到了夜浮生身旁，接过夜浮生递给他的解药。就在他接过解药的一刹，夜浮生垂眸，右手

微微晃了一下，似向沐清涧做了个什么手势！沐清涧立即点点头，然后转身向陆允祥走了过来。

沐清涧拔出匕首，用其顶住陆允祥的后背，“走！”

陆允祥手一摊，冷冷地说道，“解药先给我，否则……”

沐清涧蔑了他一眼，狠声说道，“你放心，我不会让你走满七步的！拿到丝绢，我立刻给你解药！”

陆允祥眸光一转，依旧踌躇不前。

这时，沐清涧冷然说道，“陆允祥，你现在还有资格讲条件吗？如果你听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否则……”

陆允祥又略微思虑了一下，方举步向密室走去！沐清涧、沐清影随着他走进了密室！

这时，我再也按捺不住，猛地一头扎进他怀里，双手环抱住他，哽咽地问道，“夜！你没事？”

夜浮生深情地望着我，用略带寒意的纤长手指似触摸透明蝉翼般轻轻地为我拭去面颊上的残泪后，方柔声劝慰我，“云儿，我没事！”

我将头伏在他胸前，静静地倾听他的心跳，那每一次搏动依然是那么强健有力，一直悬在半空中的心才渐渐落了下来。可我依然不大放心地问他，“你确定？”

夜浮生吻了吻我的额头，如冬日阳光般暖暖地一笑，“我保证！”

他的笑颜，他的话语，让我刚才全身紧缩的毛孔此时一下舒缓。一丝发自内心的安然笑意在我脸上绽放！

这时，脑中又突现刚才夜浮生急呼的那声“小弟”，我微颦双眉，有些吃惊地问他，“你刚才怎么称呼沐清影小弟？”

夜浮生淡笑着说道，“他本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不过话音中却隐含了一抹苍然！

可是我却觉得好像有些什么不对，正要继续问下去，只听从密室内传出陆允祥闷声惨叫的声音，“啊！”接着一阵轻微的由远及近的脚步声悠悠响起！

这时，我只好止住念头，逃离了夜浮生的怀抱。

一转眼，沐清涧已经拿着一块有些微微发黄的白色丝绢和那只鸡血镯走了出来！

沐清涧躬身说道，“庄主，东西都找到了！”说着，将东西递给了夜浮生。

夜浮生一把接过来，将两间东西细细看了看，方郑重地将其纳入怀中。

这时，沐清影已经领着另一个人走了出来。

沐清影对着夜浮生踌躇了一下，似在斟酌什么，稍适方说道，“嗯，我们在密室里发现了他！”说着，指了指身后的人！

我定睛一看，竟然是刘宾！

夜浮生也一眼认出了刘宾，他温文尔雅地一笑，慢言轻语道，“刘宾！想不到咱们竟然会在这里见面！”

刘宾一听，满脸顿时如熟透了的樱桃般殷红。

夜浮生手轻轻一扬，“快松绑！”

待沐清影为刘宾解了绑在身上的绳索后，刘宾立即抱拳谢道，“多谢夜公子搭救！”

“你这是来贺寿？”夜浮生轻声细语中暗含一丝讥讽。

刘宾犹豫了一晌，诚恳地说道，“实不相瞒，因为老堂主病危，王爷脱不开身，派小的借此次贺寿之名来查看一下王爷的亲娘风前辈的死因！昨日刚到沧州，本想今夜来探察一番，没料到，却糟了陆剑锋的道儿！”

夜浮生点点头，“哦！正好我这有些东西，送给你家王爷！小弟，将刚才的包袱拿过来！”

许是因为夜浮生那声“小弟”的缘故，沐清影立刻沉下一张脸，生硬地将刚才的包袱交到了刘宾手里。夜浮生的温言软语，沐清影的一脸寒霜，让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似乎不那么简单，抑或还隐藏着些其他的什么。

刘宾刚一触包袱，似感到些许异样，忙诧异地问道，“这，这是什么？”

夜浮生如清水般淡淡一笑，“看看，不就知道了？”

刘宾将包袱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副散乱，残缺的人骨，另外还有一副手镯和一根杈子，“这……”

夜浮生略有些沉重地说道，“这是风前辈的遗骨，被埋在陆剑锋的后院，我也是刚寻到不久，正好给你家王爷带去！”

刘宾疑惑地问道，“夜公子，你如何能断定这副骨骸是风前辈的？”

夜浮生指着包袱内散乱的骨骼，慢条斯理地说道，“这副骨骼从形态看，是一副女性骨架，从其骨骼断面看，死亡时间大约超过十年，更重要的是，那根杈子上依稀有些模糊的字迹，隐约可见‘赠翘紫’几个字样！因此，我断定这一定是风前辈的骨骸。”

随着夜浮生清晰有理地层层分析，刘宾逐渐释然，眼眸中甚而掠过一抹惊喜。待夜浮生言毕，他立刻走了过来，向夜浮生庄重地行了个大礼后，方诚挚地说道，“刘宾在此带王爷，也带风老堂主谢过夜公子！”

夜浮生虚扶一下刘宾，客套道，“刘宾，不用如此多礼！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刘宾起身后，继续说道，“此番夜公子真是了却我家王爷的一大心愿！我回去禀告王爷，改日再重谢夜公子！”

夜浮生清浅地一笑，应道，“代我向风老堂主问好！我处理完事情，定去看望他！”

“刘宾定为转达！”说着，他收拾好包袱，向我们抱拳，“那就此告辞！后会有期！”

我们回以礼，“后会有期！”

待刘宾离开后，我们按照老规矩清理掉尸首后，一起离开了暗香楼，向城外树林行去！

[柳暗花明:第三十八章 命运的作弄]

此时，天已经有些朦朦亮了。我们一行四人按照来路返回沧州城南外的树林里。

沐清影似乎刻意躲避我们，一到我们藏匿马匹和包袱之处，便和沐清涧一起走到一边清理物什去了！

从包袱中取出夜浮生和我的外套以及外伤药后，便向静坐一侧的夜浮生走去。

夜浮生斜倚着大树，双眼微阖，似在小憩，想着这两日他原本就甚为疲劳，加之今晨又受了伤，实在不忍打搅他，可又担心晨曦寒意深深，湿气过重，怕他着了凉，遂将他的外袍展开，准备为其盖上。正在这时，夜浮生睁开了双眼，两束警觉的目光从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中射了出来。瞧见是我，脸上立即绽现出如三月春风般柔煦的盈盈笑意。

他将我手中的外袍搁到一旁，然后拍了拍身边的草地，柔声说道，“云儿，过来，陪我坐会儿！”

我挨着他身边坐了下来，并关切地说道，“夜，我给你上药吧！”

夜浮生温柔地揽住我的腰际，轻声说道，“不了！这里不方便，待傍晚到了雷州再说吧！”

想着今日还有整整一天的颠簸，心中实在有些放心不下，遂再次劝道，“夜，还是先上药吧！今日可要赶一天的路喔！我怕……”

这时，从不远处传来了沐清涧恭谨的声音，“启禀庄主，一切收拾妥当！可以启程了！”

“好的！我们马上过来！”

随后，待换好外袍，我们便一起走向马匹停驻之处。远远望去，沐清涧牵着马儿在等着我们，而穿着一身淡蓝色外袍的沐清影骑着白驹，在不远处溜达着。那片如天空般空灵纯净的淡蓝身影，在苍翠的树林中，在深棕色的树干衬映下，是那么的单薄，加之其与我们的刻意疏远，更显寂寥！我真想走过去，和他说几句什么，却又不知说什么才好。在没有弄明白自己的感情以前，在自己的感情处于迷惑之时，我似乎给了他错误的暗示，特别是在隶洲首饰店暗道中，想来自己都觉得有愧，可是从始自终，他都没有对我说过任何有关感情的话，自己又去对他说什么呢？而且，他和夜浮生之间的微妙关系，更让我不得不停驻，只能将那份愧疚和关怀深埋在心底！我们一行四人马不停蹄地急行一整日，至下午申时，方到雷州，并在城内最大的客栈--“悦来客栈”住下。

待回房将随身物什，略微收拾一番，便拿着外伤药，往夜浮生的房间走去！

到得房外，见房门紧闭，举手正要叩门，房内却意外地传来如冰封千年的寒雪般冷彻入骨的声音，原本准备敲门的手一下疆住，停在了半空。

“为什么要救我？”沐清影？他在和夜浮生说话？可怎么用这种口气？

“因为你是我弟弟！”夜浮生那如环佩碰撞般轻悦的声音从房内传了出来，特意加重的“弟弟”两字，清楚地表明了沐清影在他心中的地位！

沐清影如深秋寒风般肃冷地哼了一声，反问道，“弟弟？”那刻意扬起的音调明晰地表现出了他对此的怀疑！我慢慢地放下了手，暗暗思忖：这几日来，夜浮生对沐清影一直都友好、亲切，即便过去，也是暗暗地充满了关爱，可为什么沐清影对夜浮生的态度一直如寒霜般呢？难道他们之间真有什么过节？抑或……

正在我思绪辗转之时，只听沐清影讥讽道，“你是想为你娘赎罪吧？”

夜浮生幽幽地长叹一声，“就算是吧！”虽然仅有短短四个字，却毫不掩饰地露出如冬日霭霭迷雾般浓浓的苦涩，而且还隐约有一丝无奈杂糅其中。虽然只听了片言只语，但是凭着我对夜浮生的了解，我想他们之间的事情绝不会那么简单！

沐清影忿恨不已地质问夜浮生，“你以为这样做，就能一笔勾销掉你那毒蝎心肠的娘对我娘所做的一切吗？”那声音仿如簇簇燃烧的火焰，似要将夜浮生吞噬、燃尽般！

“清影，你……”沐清涧沉厚的声音急切地响了起来。他似乎想说些什么，却被夜浮生厉声喝止了，“清涧！”

“清影，你走吧！”稍适，他缓慢而又艰难地说道，“带着……，带着云儿一起走吧！”虽然声音如袅袅香烟般缥缈又如藕丝般轻细，却象大棒般给我来了个当头重击，我立时惊愣不已，手不由拳得紧紧的，胸膛急剧起伏！夜浮生这是做什么？

“你以为这样做，我就会忘记过往的一切，原谅你娘，感谢你吗？”沐清影咬牙切齿地喝问夜浮生。

“我只希望你能安宁、平定地生活！希望你和……，和云儿，能快乐！”夜浮生断续地话语，微颤的声音。清晰地表明了他内心彭湃的心潮和深深的哀痛！

“庄主，你……”沐清涧再次忍不住插嘴道，他似乎极力想说些什么！

“清涧，不得多嘴！”夜浮生沉声叱道。

“不，今日我一定要说！”沐清涧坚定地说道。

“清涧！你……”夜浮生还想再次喝止沐清涧，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只听沐清涧说道，“清影，你和你娘都确确实实错怪庄主和他娘了！”

此话犹如一点火星溅到了干草堆里般，立即在沐清影心中燃起熊熊烈火，“错怪？难道不是他娘将我娘赶出府的吗？难道不是他娘把我娘卖到青楼的吗？”那声声怨愤、凄痛的指责似利箭般直直地刺入了每个听者的心。

“你娘确实是由他娘设计弄出府的，但是你娘被卖到青楼，的确与他娘无关！而且他娘之所以要设计、陷害你娘，也是因为你爹要求她这么做的！”沐清涧字斟句酌地道出个中关系和原委！

“不可能！你们以为我会相信这些编造出来的花言巧语吗？”沐清影不假思索地否认了沐清涧的话，并铿锵有力地反问道。

夜浮生长叹一声，继而说道，“唉！原本我不打算告诉你这些。如果，如果能让你一直平静、安宁地生活下去，就算让你恨我，恨我娘，一辈子也毫不在意！可是，既然清涧今日提了出来，我也就……”

未等夜浮生说完，沐清影毫不领情地茬道，“别在那里惺惺作态，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会相信的！”

沐清涧深幽地叹息一声，“今日我便以长辈的身份向你述说这段往事！”说至此，他略微停顿了下。稍适，方才继续说道，“当年，你娘是太子殿下最宠爱的一个姬妾。可不幸的是，他们生在了一个即将败落、倾覆的王朝！殿下眼见大势已去，自己是不得不与王朝共存亡

的，可他却不忍你娘年纪轻轻就随他命归黄泉，所以他便和清逸的娘——太子妃商量，要她以嫉妒之由，陷害你娘蛊惑殿下，将你娘赶出了府邸。当时，殿下其实已为你娘做好了所有安排，并派人将你娘送回她的家乡。可谁也没有料到护送队伍行到半路，竟然被人截杀。那伙人虽然留下了你娘的性命，却丧尽天良地将她卖到了边陲小镇的青楼里。待老庄主获悉消息之后，便派人极力搜寻你娘的下落，无奈当时硝烟四起，人心惶惶，一直没有线索。直到7年之后，方才有了消息，可惜你娘已经……老庄主便将你接了回来！”

这一段娓娓叙述对于沐清影而言，如电闪雷鸣般让他惊忪不已，只听他如狂狮呼啸般低吼道，“不可能！你说爹很爱娘，那么他当时为什么不去找她？所以这一切根本就是你在为他娘开脱！”

“你娘离开后不到半个月，京城便围陷了，太子殿下和太子妃都自杀了！”沐清涧沉重的声音，简短的叙述，勾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朝代的变迁，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我，就只似看历史般，可是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来说，却是段无比沉痛的经历！在多年之后，一经提及，他们仍然哀痛不已，并不由深切缅怀丧身其中的亲人！

过了会儿，房内响起了一阵蟋蟋嗦嗦的声音。稍后，只听夜浮生有些伤感地说道，“清影，这是爹临终前留给你娘的信，现在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

屋内无声无息，如轻烟般悄然，如潭水般静寂，……

稍后，屋内传来沐清影呢喃低语的声音，“不！我不信！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小弟，可这确实是事实！”或许是深感造化弄人，夜浮生这时的声音听来也特别地惆怅和凄伤！

沐清影疯狂地喊叫着，“不！我不信！我不信！”随着他那激越、歇斯底里的声音响起的还有他“咚咚咚咚”的脚步声。

我忙闪到一旁，这时门一阵风似地被打开了。

沐清影右手紧紧地捏着一张有些发黄的白色纸笺，低着头从房内奔出来，朝他自己的房间奔去了！

略微思虑一番，我转身走进了房间！夜浮生转过身，似乎想对沐清涧说些什么，刚启口唤道，“清涧，……”眼角的余光却瞄见了站在

门口的我，原本有些哀伤、暗淡的眸中悠地闪过一道意外的光芒，“云儿？”

沐清涧这时也回首望向我，射来的目光中没了昨日的异样、探究，却充满了好奇，甚至有些惊异！旋即，他回身恭敬地说道，“庄主，那属下先行告退了！”

“嗯，下去吧！”夜浮生背着手，颔首示意，身形却慢慢再次转向了窗外。白日里灿烂、金光四射的太阳，此时已经失去了那耀眼的光芒，似一个红彤彤的圆盘般镶嵌在淡灰色的天空，周遭的天色由于它的存在而有些微的泛红。

夜浮生静静地仰望着那轮火红，淡淡地问我，“云儿，你都听到了？”

想着刚才他的安排，一丛怒火悠地从心底冒起，上一辈的恩怨和他们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即便夜浮生真有对不起沐清影之处，也绝计不应该用我来补偿他对沐清影的愧疚之情吧！想着自己刚才还为他的伤牵肠挂肚，而他却将我当作弥补他内心歉意的礼物了，不由冷冷地说道，“夜公子，谢谢你的安排！”

夜浮生似遭了重击般，身体一颤，背握的双手有轻微的颤抖。转瞬，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猛地回身，有些不置信地问道，“云儿，你在生气？”满目的期待，不时闪过一丝丝的惊喜，嘴角微扬，一抹若有若无的笑容挂在了嘴角！

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昂起头，有些愤懑地叱道，“我正高兴呢！不知夜公子给我和我弟弟多少遣散费！”

夜浮生展颜欣喜地笑道，“云儿，我以为你……”说着，他已经快步来到了我身边，张开双臂，就要将我揽进怀里。

我出手一挡，上身向侧一倾，腿下一加力，整个人已如泥鳅般溜到他身后。夜浮生身形一旋，已经转了过来。我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他，忿忿地说道，“夜浮生，你可真本事，我还没嫁给你呢！现在就动辄把我拿来送人！且不说，你并没有对不起沐清影，根本用不着歉疚，就算真有，你怎么能用我来补偿你的歉意？我是东西，可以让你随便拿来馈赠吗？”

夜浮生急迫地解释道，“不是！云儿，你误会了！”说着，他两只手如鹰爪般死死地扣住了我的双臂。我一边极力挣扎着，一边恼怒地瞪着他，“夜浮生，你放开我！”

“不！我不会放开你！”夜浮生坚定的语气不容丝毫的逆许。

我瞥了眼固执的夜浮生，毫不客气地指责道，“你这人真是奇怪！刚才既然让我走，现在又干嘛如此顽腻地强留我？”

夜浮生手臂一环，想将我搂进怀中，而我立即撑起双手，隔在胸前，尽力保持着我们之间的距离。他一边和我较着力，一边柔声说道，“云儿，你误会了！刚才我这么做，是因为我以为你是由于小弟，才不肯继续留在我的身边，所以……”

他的轻柔话语如一缸清水般，一下浇灭了我心中的熊熊怒火。我明白自己是错怪他了，酸痛和疼惜如汩汩泉水般不断从心底涌现。

我渐渐收了力，轻轻抚上他苍白瘦削的面颊，“夜，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夜浮生一边用面颊摩索着我的手，一边柔声说道，“云儿，你是我最心爱的人，清影，他是我最亲的弟弟，我对你们任何一个都狠不下心来，而你们俩性情都是那么单纯、善良，所以我想着既然如此，何不成全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来面对这一切吧！”

夜浮生的宽容，夜浮生的爱，如芒刺般深深地贽着我的心，千言万语一时纠结于胸，却不知从何说起，只觉胸中憋闷不已，唯有借助最炙热的吻才可以将其消解。我一下踮起双脚，环住他的脖颈，极尽热情地吻着他的唇，极尽狂野地用舌在他口中舔卷着，他也尽情地回应着我，一浪接一浪的晕眩，一个又一个的漩涡席卷着我们，……

在快要窒息时，我们方万般不情愿地放开彼此。

我环着他的腰际，低语道，“夜，我想离开你，表面上是因为清影，其实那只是我的错觉！说实话，和清影在隶洲那个月，我过得十分恬静、快乐，我一时真以为自己……，可是这些天我静静想来，那是一场误会，自己对清影只是一种姐弟的亲情，之所以自己会那么留恋那个月的生活，更多的是因为我一直以来对那种生活的极其渴望！”

夜浮生一边柔顺地轻抚着我的背，一边慨然叹道，“云儿，我知道委屈你了！”

我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不！是我太自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即便你能放弃这些仇恨，别人也绝计不会放过你！所以，我已经决定了！”说着，我轻轻挣脱了他的怀抱，从怀里取出了那两只羊脂玉镯！

夜浮生用那双如黑晶石般的眼眸默默地注视着我，一波波如秋水般的柔情蜜意不断射出！

我深情地望着他，缓缓伸出了双臂。

他轻轻握住我的手，一抹暖意从指尖传来，随即手背微微一凉，一只玉镯已经套在了我的手臂上！

两只光洁、莹润的玉镯，从今以后，将幻变为夜浮生的双手，长久地牵着我，不论天涯海角，都将和我在一起。

这不仅仅是他对我的诺言，也是我对他的许诺。

紧密相拥的身影，驱逐了之间可能的每一分距离，近得能听到彼此的心跳。

“夜，我可以问你些问题吗？”我搂着夜浮生，迟疑地问道。

夜浮生一边用手摩索着我的长发，一边爱怜地说道，“云儿，和我还如此客气？”

虽然问的事情和我关系不大，但是终究按捺不住内心极大的好奇心，所以我还是字斟句酌地问道，“从你们刚才的谈话，我觉得你应该不是沐家的子嗣。既然如此，你为何定要替他们报仇呢？还有我记得清影曾经告诉我，他今年只有19岁，而沐家被害已经是二十一年前的事情，根据刚才你们所谈，沐家应该是他娘离府之后的事情，那时你爹已经……，他又怎么会是你弟弟呢？”

夜浮生梳理着我长发的手蓦地停了下来，“云儿，你心思真是细密，没有一丝一毫能瞒过你！”说罢，一抹苦涩至极的笑容缓缓在嘴角漾开。

“夜，对不起，我……”心中有几分疑虑，几分愧疚，不知自己是不是因为好奇心过重，而探涉到了他内心的伤痕，撕揭了他不愿示人的伤疤。

“没什么。当年，在京城将要被围陷之时，沐家用自己的孙子和当时刚刚一岁的我进行了交换，保全了我的性命。而后来，也不知是谁

走漏了风声，江湖上兴起什么沐家保存着前朝的大宝藏，最终导致沐家上上下下几百号人一夜之间全部被杀害！所以，我有责任为他们报仇！”夜浮生有些沉重地说道。

至此，我明白了夜浮生要为沐家报仇的原因，心中的疑团被解开了，可另一个谜团又涌现出来，“宝藏？”

听到我的问话，一丝嘲讽的笑意在夜浮生脸上绽现，随即他向我解释道，“其实，沐家并没有什么宝藏，只有我和一份名单而已！”

他每多说一句，我心中的疑团便增加一个。我不由问道，“名单？”

夜浮生点点头，然后松开了环住我的手，从怀中取出两幅泛黄的白色丝绢。其中一副稍大的，正是今早凌晨在暗香楼找到的那块。

我狐疑地望着那两块丝绢，“怎么是两块？”

夜浮生一手拿着丝绢，一手牵着我，走到了床边坐了下来。他将两幅丝绢轻柔地展开，将它们静静地摊在床上。

我定睛一看，这两块丝绢原来是由一大张整的撕成的。可是，这块小的，今晨陆允祥不是说一直没有找到，那么夜浮生又是怎么得到的呢？

正在我呐闷间，夜浮生已经为我释疑道，“这块小的，被风翘紫吞进了肚子，所以陆家一直没有找到。当前几日，我发现风翘紫的尸骨时，便找到了它！”

我点点头，继续疑惑不解地问道，“可这明明就是两幅白色丝绢，和名单有什么关系？”

“名单上罗列的就是我父亲培养的一批死士的名字，它们全部是用隐形药液书写的，需要用特殊的显影药液浸染后，方能显现出来！所以，一般人看来，它们就只是两块白色丝绢，没有丝毫用处！”夜浮生望着那两张白丝绢缓缓地说道。

随着时光悄然地流逝，曾经如冰雪般洁白的丝绢已经渐渐泛黄。它依然如故地守护着它的主人付与它的使命，任由沧海桑田，任由万物变迁。殊不知，多少人，为了这副丝绢，为了它所一直保守的秘密，断送了他们如花般的生命。

我不知道夜浮生的父亲当初培养这些死士是做何目的，可是不论他当初出于什么想法，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它的意义还存在吗？而夜浮生努力找到它，仅仅就只是因为它是他父亲为他留下的吗？我心中不由惨然一笑，其实我已经隐约能感觉到夜浮生的目的了，可是现在我不想去考虑这个问题。不管将来怎么样，至少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或者说在他还需要我的时候，我是绝计不会离开他的。

“至于清影，你推测得对。实际上，他只比我小一岁。去年你问他，之所以他要说18岁，主要还是在于他对我娘的怨恨，和对爹的不满！”夜浮生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将手轻轻覆上他的手背，劝慰道，“夜，清影娘的事情，不是你娘的错，和你更没有关系，你不用那么自责！我相信等清影冷静下来，一定会理解的！”

一席话让夜浮生眼底呈现一片朦朦水雾，他微怔一下，点了点头。

见他有了丝丝释然，我方继续说道，“而且我认为对清影而言，现在最急切希望知道的应该是当年倒底是谁截杀了他娘的护送队伍，并将他娘给卖了的！”

夜浮生赞同地颔首一下，沉声说道，“这件事情，我也查彻了很久，却没有丝毫线索！”

“别着急，或许会有转机也不定！”我宽慰道。其实，事情已经那么久了，真要查明，实非易事，一切只能尽人事了！

夜浮生无奈地点了点头。

这时，我想起夜浮生尚未上药，忙柔声说道，“夜，我给你上药吧！”

夜浮生一听，双眸中顿然射出波波如阳光般的馨馨暖意，一抹灿烂的笑容爬上了他的嘴角，……待打来热水后，我便开始为夜浮生换药了！

将夜浮生的外袍、夜行衣一件件脱掉后，露出了雪白的内衣，不过左肩的前后片都浸染了一大片已经干涸了的暗红色血迹，仿似樱花的万点落英，让人产生凄绝之感！丝丝血腥味钻入我的鼻腔，让我心中的立即涌起一股似青桔般的酸涩，万千疼惜如溃决的黄河之水般一

下汹涌到我的胸腔，不觉间泪水又一次盈满了我的眼眶。我第一次感到从来都是那么坚强、刚毅的夜浮生也会受伤，也会需要人来关爱！我为自己过去对他的疏忽，更为自己前些日子的自私和与他的刻意疏远而感动深深的歉疚。

夜浮生似乎感到了我的哀伤，扯了扯嘴角，漾出一丝如暮灯般温馨的笑容，“一点小伤，没事的！”说着，他已经用右手解开了衣带。

我垂首拭了拭眼角的湿润，应道，“嗯。”说着，已经站到他身后，为他轻轻褪下了右侧袖子。由于出血时间长，而且一直没有上药，伤口已经和衣服紧紧地粘在了一起，我只好一点一点地将其剥离。那丝丝的轻扯，点点地剥离，不似在为他褪下血衣，却似在剥我的皮般，我只觉心似被无数银针扎着般疼，那不争气的眼泪又悄悄从眼角溜了出来。

待将内衣脱下，原本已凝结的伤口已经再次被撕裂了少许，点点殷红的鲜血从狰狞地伤口处冒了出来。看着似孩儿咧嘴般的伤口，看着源源不断渗出的鲜血，看着那离心脏仅有寸许远的刀伤，我心头一酸，泪水又似断了线的珠子般不停地滚落下来。我一边上着药，一边抹着泪。

把药上完时，我早已忍不住了，一把丢开药膏，从身后环抱住夜浮生，身子紧紧地贴在他微凉、紧实的后背上，成串的泪珠顺着面颊，滑落到夜浮生的后背，点点的温暖，丝丝的湿漉，浸润了他的后背，也浸润着他的心……这几日，雷州城城防调度频繁，茶余饭后听客栈内的人说是因为沧州暗香楼楼主失踪，大批前去贺寿之人也中了毒，所以现在沧州城以及附近的城镇均加派了守兵！由于怕多生意外，我们都尽量少出门。只是沐清影自那日之后，一直未归！虽然他留有书笺说离开几日便回，但是我和夜浮生都甚是担心！可是因为夜浮生有伤在身，而我需要留下来照顾他，所以只好沐清涧一人出外去寻沐清影！直到第五日，我正准备再去看看他回来没有，却没料到他却来我的房间找我了！

沐清影站在门边，用那双如山泉般清冽的眼眸深深地注视着我，眼底一片云雾缭绕。虽然仅仅两日不见，他却憔悴了不少。想想这两日，他一定不好过，认定了十多年的事实，暗恨了十多年的人，一日之间，却全变成了泡影，一切只是因为无奈，一切只是源于命运的作

弄，不经过一番深重的思虑，实在很难接受！我心下不由哀叹一声，既感于命运的不公，也叹于沐清影起伏、艰涩的生命历程！

好一阵，沐清影方踌躇着说道，“我……，找你有点事情！”

他一语惊扰了正思绪翩牵的我，忙应道，“哦！我也正想去找你呢！这几日你去哪里了？”

沐清影望了我一眼，有些哀伤地说道，“我去给娘上坟去了！刚回来！”稍顿，他垂下眼帘，缓缓说道，“对不起，我过去对你好，其实是为了报复……，报复我哥，所以……”说罢，他转身，离开了房间！

他的话让我一时诧异不已。对我好？报复他哥？略一思忖，方明白了他的话。虽然我只是将他当成自己的亲人，可是完全没有料到他竟然会亲口说出是因为想报复夜浮生，才……想想沐清影素日的性情，想想前几日的事，我极怀疑他这番话的真实性有几分！

想定之后，我忙追了出去，大声唤道，“清影，等等！”

正急步走着的沐清影，稍一迟疑，还是停住了脚，背对着我，站在廊上。

“不管过去如何，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待你，将你视为我的弟，……不，视为我的哥哥！”我坚定地对他说道。

一听此话，沐清影的身子猛地一震，稍适，他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开了！

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想着他刚才的话，我不由深叹一声！

还有半个月，沐灵月就要满十五岁了，而今年是她及笄之年，所以沐清影和沐清涧准备先回沐月山庄去为她筹备！而我和夜浮生将先往追风堂看望风老堂主，然后再赶回沐月山庄为她庆贺！因此，第二日我们便分头出发了！

［柳暗花明:第三十九章 印符（一）］

夜浮生和我骑马急行了三日，在第四天的中午方到了靖州。此城距离追风堂总堂仅有半天行程。

夜浮生和我策马驰行，来到了城内颇具名气的“鋈来客栈”。这是我第二次来这客栈，上一次是在去年夏天，和秦如风一起来的，当时也是去追风堂总堂，也是中午打尖！可没有想到今日故地重游，已是

物事人非。不过，当初的一切已似过眼云烟，只是在高悬的黑底烫金匾额下，似浮云般轻轻地飘过脑海，心中没有异动，没有起伏，因为我的心中已经有了真爱！不过，我在想如果有一天，秦如风有难，我会出手相救吗？应该会吧！毕竟他也算有恩于我！而且如果没有他，我也不会认识夜浮生，更不可能和夜浮生走到今日了！

正在我怔愣间，店内的小二已经笑容可掬地迎了出来，“两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

夜浮生已经利落地翻身下了马，“打尖！”我忙敛了思绪，随着他下马，往客栈大堂内走去。

一跨进大堂，熙熙攘攘，哄杂不堪的交谈声、杯盘交错声不绝于耳。夜浮生微皱了皱眉，拍了拍前行引路的小二，问道，“还有包间吗？”

小二立即笑着，躬腰说道，“有！客官，这边请！”说罢，引领我们穿过嘈杂的厅堂，向通往二层包间的楼梯走去。

正在我们穿绕于桌间，走向楼梯时，一句低沉的交谈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风老堂主，唉！终究没有逃过这一劫啊！”

我犹如被刺扎了手指般，猛然一惊，急行的脚步不由放缓了下来，并用目光搜寻那声音的来源。

环顾四周，发现说话人是身侧桌边的一个四十来岁，面色暗红的男子。他满面愁容，看来对风老堂主极是敬重，对风老堂主的过世，甚是惋惜！这时，另外一个长髯，面色有些发黄的男子淡稀的眉毛一狞，接话道，“唉！快吃罢！咱们行快些，说不定还能赶上送风老堂主最后一程呢！”

夜浮生似乎也注意到了他们，瞥过之后，恰巧对上我投向他的目光。我们相视而望，却并未停留，而是一直朝楼上的包间行去！我托着茶盏，望着淡绿飘香的茶汤，望着其中沉浮不定的嫩绿茶尖，不由思绪翩牵。风老堂主，于我，是陌生的，所以听闻他的过世，我想到更多的是秦如风的感受和处境！虽然我和他最后一次谈话有些不愉快，但是平心而论，他一直以来待我也算不错！此时，他最敬重的恩师过世，我理当去吊唁一番！而且，老堂主过世，必然会在追风堂内

引起震荡，加上当初他师兄张逸那件事，我想目前秦如风的处境是比较危险的！虽然，追风堂堂内之事，我不一定能帮得上忙，可是去看看心里还是会安然一些。

正在我怔想之间，夜浮生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只听他不急不徐地说道，“云儿，你不用担心！秦如风不会有事的！”

我一下轻启眼帘，双目担忧地望向夜浮生。只见他一脸恬静，看不出任何情绪。

我有些吃不准他刚才说那句话的意思，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还是谨慎地解释道，“夜，你别多心，我，……我当初在山上破庙醒来时，是秦如风带我下山，后来我被人沉湖，又是他救了我，所以……”说话的同时，我的眸光一直关注地射向夜浮生，可是见他越发平静、淡然，心下不由暗暗着急，口里越发语无伦次，不知该如何说了，极怕越描越黑！

这时，夜浮生蓦地微启眼帘，一道笑意盈盈的目光射了过来，“云儿，我是那么没信心的人吗？”说罢，嘴角扬起一抹似有若无的浅笑。

我顿时明白他刚才一直在戏弄我，遂一撅嘴，故意恨恨地瞪着他，似嗔似怨地说道，“我刚才还在想自己的眼光不会这么差吧？”说罢，一缕抑止不住的娇笑绽现我的嘴角。

夜浮生一听，脸上也漾起一抹如阳光般明媚，如月光般轻柔的笑容，……待用过午饭，我们便启程朝追风堂总堂行去！一路上，不时看到有或骑马，或坐车的人也朝追风堂行进！

傍晚时分，我们便到了离追风堂总堂最近的那个小镇。镇上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白色的孝布，灯笼换成了白底黑字的，人们皆戚容满面，衣服也基本上是黑白两色。镇上过往行人颇多，差不多都是来吊唁的。

我和夜浮生本就一身素衣，所以也就不用另外更换衣服了。在镇上备好一份“整贡”之后，便骑马往追风堂去了！

到得追风堂，只见堂外空地上整整齐齐地停满了各式车辆、马匹。有追风堂弟子专门照应。大门外排站着两列追风堂弟子，皆披麻带孝。不时，一丛丛的人从大门内出来，又有一队队人从外面进去。可是，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肃静异常，没有一丝嘈杂之声，没有一

点混乱之迹。所有人皆沉浸在悲恸之中。看得出，风老堂主一生德行高洁，备受人们敬重！而且，秦如风也将所有一切安排得极为妥帖。

我们刚刚翻身下马，便有追风堂弟子走到近前，沉声问道，“请问二位是来吊唁的吗？”

夜浮生点了点头。

那弟子一边牵过我们的马匹，一边朝堂外大门另一侧，人头聚集等候之处扬了扬手，极礼貌地说道，“二位请那边稍候，因为吊唁的人太多，所以须得排队等候！”

我和夜浮生拿上贡品和随身的一个包袱，便向等候处走了去。我们刚走过大门，快到排队处时，一个人从我们身后紧跑了过来。我们不由回首一望，结果是刘宾。

他冲我们作了个揖，说道，“夜……”

夜浮生手一扬，对刘宾使了个眼色，又微微摇了摇头。我立时明白夜浮生是怕人多嘴杂，暴露他的身份。在刘宾呆愣不知所错之时，我跨前一步，对他回礼，并沉重地说道，“刘宾，我们本是打算前来探望风堂主，未料想……”说罢，不由哀叹一声，并呈上了早已备好的贡礼。

刘宾忙接过贡礼，将其交给身后的追风堂弟子，然后手一伸，客气地说道，“柳姑娘，这边请！”说着，前行引路，领着我们向堂内的灵堂走去。

估计是因为吊唁人多，而且怕大丧期间出现意外，所以追风堂内戒备森严，差不多五步便有一个追风堂弟子在守卫。刘宾一边走，一边向我们解释道，“王爷已经几日几夜没有阖眼了，昨夜才去休息，今日可能会晚一些，你们先去灵堂，尔后再引领你们去见王爷！”

夜浮生淡然地回他，“刘宾，不用客气，若不方便，明日再见也不迟！”说着，我们已经来到了灵堂前。

灵堂设在上回来过的主楼里。进得灵堂，堂内正中挂着一副白色幔帐，上书一个斗大的黑色“奠”字，前设有一个供桌，桌子中间设有一只香炉，摆放了一些祭品，还放着一盏油灯，两侧还燃着两只婴孩儿手臂粗的蜡烛。幔帐的左右两边高挂挽联，左侧写着“良操美德千秋在”，右侧悬着“亮节高风万古存”。堂内从幔帐至门前的两侧均挂满了

白色的祭幛。灵堂内烟雾缭绕，满目的白麻，满耳的哀泣哭声，让人的心情越发沉痛、悲伤起来！

灵堂内右侧首位跪着一位一身重孝的年轻女子。定睛一看，竟然是玉姑娘。她今日一脸素净，可依然那么美目如画，盈盈泪眼，含珠带雨，在白色麻衣衬映下，更显清丽脱俗。玉姑娘一边垂首烧着纸钱，一边应承着来吊唁的女宾。按理说，这位置应该跪着的是秦如风的夫人呀，为何是她在此呢？心中不禁暗暗生奇！而且见她梨花带雨，似极伤心的样子，不禁暗自思忖：她和风老堂主有多深的感情，至于如此伤心？恐怕更多的是因为秦如风的缘故，而在此做做场面吧！左侧首位空着，旁侧跪着一群估计是追风堂内堂主之类，个个满面哀伤之色！

我接过追风堂弟子递来的香，三叩首之后，将香插到香炉内，便走到了玉姑娘的身侧。烧过几张纸钱后，低声劝她道，“节哀吧！”

一直似沉浸在哀痛之中的她蓦地抬起头，一脸惊诧地望着我。我哀叹一声，拍了拍她的肩，转身走出了灵堂。

房外，夜浮生和刘宾已经在等着我了！我快步走了过去，脑海中却一直闪现着玉姑娘那惊诧的双眼。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再见秦如风了！一方面，因为从现在看来，追风堂一切井井有条，之前的担忧是多余的了，另一方面，因为亲人失去，悲伤是一定的了，别人再怎么安慰，也无济于事，一切得靠时间来将它渐渐冲淡，更何况我见到秦如风又能说些什么呢？想定之后，我对正要起步前行的夜浮生说道，“夜，我就不去了！”

夜浮生一听，不由回身望向我，眸中闪过一丝异样！

我轻轻握了握他的手，低语道，“这几日，我太累了！想早些休息！”

夜浮生想了想，方点头柔声说道，“好吧！那你先去休息，一会用饭时，我再来叫你！”

我点了点头，随着刘宾唤来的一个小丫鬟向客舍处走去。说实话，累是真的，不过不去见秦如风，更多的是怕面对的尴尬。毕竟，上次我离开追风堂时，和秦如风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争执，而且是以不打招呼，蓦然消失的方式离开的。

孰料越是想躲开，却偏偏越发躲不开。刚刚穿过了花园，拐上石桥，却猛然望见秦如风从桥的另一侧走了过来！近一年没见，秦如风消瘦了不少，眼窝深陷，下颌儿棱骨分明，许是因为近来老堂主，加之其过世的打击，眉宇间尽是疲惫、憔悴之色。

前行的小丫鬟立刻躬身行礼，“奴婢见过王爷！”

秦如风整个人似在梦幻中般，只是愣愣地望着我，慢慢走了过来。

我当下踌躇，是以江湖之礼拜见堂主，还是以正礼来拜见王爷呢？正在思量间，秦如风已经走到了近前，口中深情地呼道，“婷儿？”微颤的话音，泄漏了此时他起伏的心绪。说话间，他已经微启双臂，环拥过来，似想将我搂进怀中般。

料知他是错认了人，情急之下，我忙低下头，屈膝向他施礼，“民女柳云昔拜见王爷！”

秦如风当下如梦中惊醒般，刚才微启的手臂僵在了半空。稍愣，他故作拍了拍袖子，将双手慢慢地背到了身后，默不做声地站在我面前。

无奈之下，我只好提高嗓门，大声重复了一遍，“民女柳云昔拜见王爷！”

稍适，他方淡淡地吩咐道，“免礼！”

这时，我方起身，垂首对秦如风说道，“王爷，民女惊闻老堂主过世，特来吊唁！”

秦如风轻叹一声，“这半年来，你过得如何？”如浮云般轻淡的话语中隐含着丝丝缕缕的关切！

半年？我怎么觉得有很久了呢？心下立即掐指一算，从上次分别至今，恰好半年整。想着他将分别的时日记得如此清晰，心中不由“咯噔”一下，可惜我不是芳婷，否则的话，定会很感动的！

我恭谨地回道，“托王爷的福，一切安好！”

秦如风点了点头，又继续问道，“你一个人来的？”高扬的尾音，不大置信的语调，暗暗泄漏了他心中的疑虑。

从他刚才的话语看来，似乎并不知道我和夜浮生在沧州的事情，想来定是刘宾省略了吧！想了想，我还是如实说道，“和夜浮生一起来

的！”

秦如风立时冷声说道，“你们一直在一起？”威严又带一丝如冰雪般寒冷的声音，显出了他心中的不悦！

这时，我抬起一直低垂的头，迎着他如夜星般清亮，如秋月般冷浸浸的眸光，朗朗地回道，“是！”其实，我倒不是有意挑衅，只是觉得我和谁在一起，是我自己的选择，和他并没有关系；更何况我和夜浮生好，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秦如风立即被我的话给激怒了，他紧抿双唇，一片烟雾缭绕的眼眸深深地望着我，不时有一丝阴戾之气从其中掠过，刚才背握的双手已经放到了身侧，且拳头紧握。

想着这时正是他师傅大丧之时，心中不由有些后悔，可也不想再多说什么，遂躬身向他行礼道，“民女告退！”说罢，也不待他同意，径自朝石桥下走去。

那小丫鬟行礼告退后，忙跟了上来，将我引到了客房！

这几天，由于整日赶路，加之前些日子照顾夜浮生，我也是真得有些疲倦了！到了客房，便合衣躺下，不一会，就睡着了！夜浮生坐在书房雕花棱窗下的圈椅中，等着秦如风的到来。他习惯性地抚摸着手上的玉扳指，滑腻、轻寒的触感给他带来丝丝警醒！他总觉得今日追风堂有一点异样，虽然他已经将今日所经场景琢磨过多遍，可是一时就是弄不清楚这异样究竟在何处。他不得不再次将傍晚进堂到现在的一切在脑海中又过了一遍。突然，他明白了自己忽略了什么！苏远！追风堂的总管——苏远，今日并未出现！按理说，老堂主过世，做为追随他多年的苏远，怎么说也应该为其守灵吧？可今日非但没有见到他，灵堂上连他的位置都没有留存，这不得不令人生疑！难道他已经被秦如风……应该不会！一来，苏远武功绝不在秦如风之下；二来，苏远在追风堂内声望仅次于风老堂主——风扬；三来，时值风扬大丧之时，做为他的外孙，徒儿的秦如风此时绝对不会做杀戮之事。那么，他去了哪里呢？抑或被秦如风看押起来了？如此看来，秦如风或许还没有拿到他想得到的东西！

想着，夜浮生不由拿起茶托，用茶盖轻轻拂去汤面上的零星浮叶，轻啜一口香气袭人，碧绿如翡翠般的茶汤。刚放下茶盏，便见秦如风跨进了房间。

秦如风一进门，就瞥见坐在窗下的夜浮生，想着刚才柳云昔的话，心中又掀起了汹涌波涛，虽然他极力克制，但是眸光中还是隐隐泄露出冰冷刺骨的寒意，一张脸也下意识地垮了下来。

夜浮生望着一脸寒霜的秦如风，略一思索，便料知了他不悦的缘由。想了想，还是起身，对秦如风作了个揖，一脸肃穆地说道，“王爷，别来无恙？在下惊闻老堂主过世，特赶来吊唁！”

秦如风也不接话，只是阴着脸，用如苍鹰般凌厉的目光扫射着夜浮生。夜浮生扬起眼帘，淡定从容地迎着秦如风寒栗、摄人的目光，一脸的沉静，嘴角甚至还挂着抹似有若无的笑容。

夜浮生那如轻雾般缥缈的淡笑似飓风般在秦如风本有些不平的心潮中卷起惊涛骇浪。秦如风的眸光立时变得如刀剑般向夜浮生射来，一簇簇火苗在他的眼底跳动。自上次柳云昔离开后，秦如风就持续派人暗中搜寻她的下落，不过一直音信渺无。虽然，他知道她不是芳婷，但是因为她实在是太象婷儿了，甚至可以说和婷儿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心中一直对她有种割舍不下的感情。而且，他和芳婷今生是无缘了，即便近在咫尺。如果能将柳云昔留在自己的身边，即便只是一个替代，至少也能稍微抚慰一下自己凄绝的心！可至今日，连她，连她也……想着她和夜浮生在一起，那感觉就仿若婷儿背叛了自己般，不禁怒由心生。

夜浮生见着一会怒意腾腾，一会呆愣愣的秦如风，不由揶揄道，“王爷，不过半年不见，不至于如此想念在下吧？”

秦如风一下敛了心中所有的意绪，垂眸，淡淡地说道，“夜公子，请坐！”说着，他已经走到了几案旁的另一张圈椅里坐了下来，泯了口刚沏上的香茶，继而说道，“夜公子在沧州，收获颇丰吧！”

夜浮生宛儿一笑，说道，“说到这，王爷还没有谢我呢！”

秦如风搁下茶盏，沉声说道，“沐清逸！”说到此，他停住了话头，侧首，冷冷地注视着夜浮生。

夜浮生似早已料知一切般，只是淡然地望着秦如风。

秦如风见夜浮生面上并无设想中的惊诧，心中略略吃惊，暗自思量：夜浮生这人实在不简单，看来得重新审度此人！不过，他面上却敛了刚才的冰霜，和缓地说道，“我娘当年就是因为查彻你沐家血案而

失去了性命，所以你归还我娘的尸骨，只能算还我娘当年的那番情义，再者夜公子沧州之行也并非特意为我娘报仇，而是另有所图，并且已经如愿以偿！”

夜浮生一听，桀然笑道，“如此说来，倒是在下一直欠着王爷了？”

秦如风宛儿一笑，继而沉下脸，狠声说道，“是，你现在还欠着我！”

夜浮生心中已经约略猜到秦如风的意思，斯时敛了笑，如墨玉般黑亮的眸子死死盯住秦如风，其中渐渐射出丝丝戾气。稍适，他缓缓从牙缝中迸出两个字来，“是吗？”

秦如风立时抄起手，指着夜浮生，厉声喝道，“是！因为你拐了我的人！”

夜浮生用狠历如魔鬼般的目光静静地望了会儿秦如风伸在面前的手指，然后眼波一转，脸上乍现一抹嘲讽的笑容，“你的人？”

四目相对，如针尖对麦芒，两人互不相让，浓浓的火药味渐渐在房内弥漫开来，空气中似乎都能闻到那呛鼻的气息了般！稍适，秦如风缓缓放下了他指着夜浮生的手，起身在房内若有所思地来回踱了会儿，慢慢说道，“夜浮生，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在沧州得到了丝绢，可是没有印符，它就毫无用处！”说到此，秦如风停了下来，一双狭长的凤眼微眯，观察着夜浮生的表情！

夜浮生只是云淡风轻地笑着，用那双似碧潭般的深眸淡定地望着秦如风。心中却暗自忖量：秦如风对印符、丝绢了解得如此清楚，难道风扬已经将一切向他合盘托出了？想及此，夜浮生的一颗心不由蜷成了一团。但是他转念一想，如果风扬将一切都已经告诉了秦如风，那么刚才秦如风就应该直接指明自己的身份，而不只是直呼“沐清逸”这个名字了！看来，这一切应该是秦如风自己查到的，而且至目前，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一切梳清理晰之后，夜浮生的心不由舒展开来。

秦如风见从夜浮生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而话已出口，此刻只好继续说道，“莫若我们谈笔交易吧！只要你能将云儿还我，我可以给你印符！”

夜浮生如繁星般晶亮的眸子冷冷地扫了秦如风一眼，继而不动声色地垂眸，啜了口茶，沉思片刻，方抬眸，对秦如风郑重说道，“印符，我的确想要，可是绝对不会用云儿来换！”

夜浮生清明、坚定的话语，让秦如风背在身后的手有了轻微的颤抖，也拨弄了秦如风的心弦，使之发出丝丝颤音。他没有料到夜浮生会断然拒绝他！秦如风又缓步踱回圈椅中坐下，饮口澄绿的茶汤，含润片刻，吞下后，才故作遗憾地说道，“看来，夜公子只好与印符失之交臂了！”

夜浮生淡然一笑，不以为意地说道，“是吗？不见得吧？”

乍听此言，秦如风正将茶盏送至嘴边的手蓦然顿了一下，接着面不改色地轻泯一口。

秦如风这细微的一顿，并没有逃过夜浮生敏锐的眼睛。至此，夜浮生基本可以确定秦如风并没有得到印符。做为追风堂掌堂之信物——印符，新任堂主秦如风竟然没有得到，看来风扬的确是个忠信之人，他并没有忘记自己二十几年前曾经发下的誓言！而且，秦如风之所以在没有得到印符的情况下，和自己谈这笔交易，不过是想玩离间计，一旦自己同意，他便立刻会去告诉云儿！如此看来，明日想要离开追风堂，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

秦如风放下茶盏，脸色一沉，狠历地说道，“那就得看看你有没有本事从我这里盗走它了！”

夜浮生宛儿一笑，说道，“那就请王爷拭目以待吧！”

秦如风一下被夜浮生这油盐不进的态度给激怒了！他立时双眉紧拧，眼底喷出熊熊怒火，似要将夜浮生化为灰烬般。眨眼间，他已经一侧身，手如幻影般伸出，将几案上那杯刚沏的滚烫新茶连着茶托，茶盏和茶盖一齐朝夜浮生扔了过去！

夜浮生身形一闪，稳稳地接住那杯茶，漫不经心地轻轻将其放下，然后对秦如风笑道，“王爷，不想谈谈曹子恒了吗？”

夜浮生如叮咚山泉般清越的声音如倾盆而下的大雨般，悠悠浇灭了秦如风刚才满腔的怒火。秦如风渐渐敛了所有的情绪，恢复一脸的平静。半个时辰后，夜浮生慢慢从书房内走了出来，边走边淡笑着对

身旁的秦如风说道，“王爷，请回！在下另有要事在身，明日一早便告辞了！”说罢，对秦如风作揖告辞！

秦如风微笑着说道，“好！大丧之际，宾客众多，恕我明日不送了！”

客套之后，夜浮生径自朝客房行去，而秦如风转身回了书房！

待夜浮生离去，秦如风立即派人找来刘宾。

“属下刘宾见过堂主！”刘宾躬身行礼道。

秦如风一脸恬静无波，双眼如苍鹰般阴鸷地瞅着夜浮生离去的方向，冷声说道，“今夜，你亲自去给我盯住柳云昔，稍有差池，提头来见！”

刘宾乍听此言，猛地一惊，抬眸瞄了瞄一脸阴沉的秦如风，继而低首，恭谨地回道，“是！”

秦如风挥了挥手，淡淡地说道，“下去吧！”

刘宾行礼，铮声说道，“属下告退！”说罢，退出了房间！

［柳暗花明:第四十章 印符（二）］

一觉醒来，依然头昏脑胀，睡意绵绵。不知为何，最近总是特别渴睡，而且极易疲倦！朗朗如白霜般的月光从敞开的窗户中泄了进来，在帐内投下一片银辉！正想阖眼继续休息，朦胧中，却瞄到床尾帐幔上似有一个纤长的男性侧影，心一惊，是谁？难道是……我忙霍地一下睁开了眼睛，手也悄悄摸向了枕下的寒霜剑。自从和夜浮生走到一起，参与了那些杀戮之后，我也渐渐养成枕下藏剑的习惯！稍微一定，我猛地抽出了寒霜剑，随着我身子一转、一挺，那寒芒四射的银剑，似螭龙般轻摆，手臂一扬，它在空中划出了一道亮丽的银弧。转瞬，它已经抵住了那人的脖颈。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坐着的竟然是夜浮生，他正用那双如黑水晶般黝亮的眼眸定定地注视着我，如春水般绵延不绝的疼惜之情从中不断泻出！

刚才悬于半空中的心一下落了地，不由长吁口气。这时，我才注意到身上盖着的被子，想着夜浮生的体贴，心里顿时如喝了蜂蜜般甜滋滋的。微一扬首，对夜浮生笑道，“夜，来了一会了吧？怎么不叫醒我？”说罢，我搁下长剑，挪了挪身子，倚进了他的怀里！

望着一地如乳如练的澄辉，感触着从后背传来的阵阵暖意，心中产生了种特别温馨的感觉！真希望时光就此停驻，让我永远地依靠着、拥有着这坚实、温暖而又宽阔的胸膛。多少次，当我或疲累，或惶恐之时，只要一贴近它，我的心就会重新变得特别安祥、特别坚定！

夜浮生环拥着我，一边摩索着我的双手，一边轻声说道，“云儿，你什么时候养成了枕下藏剑的习惯？记得在凌州时，你可没有！”那如丝竹般轻幽的声音在房内缓缓响起，它犹如一阵狂风，将刚才一室的温馨全都吹卷到了九霄云外！一抹淡淡的哀伤在房内如雲霓般逐渐氛氲开来！

他的一语轻言，拨动了我心中的琴瑟，缓缓奏出一曲似落叶般悲伤，似青果般苦涩的乐章。一个生活安定，问心无愧之人，是绝对不会有这习惯的！什么才会有？只有那些心里缺乏安全感，只有那些手上沾满鲜血，只有那些每日提着脑袋，在刀尖上行走的人，才会有这习惯！

自从和夜浮生在一起后，我的一双手，渐渐从熟捻于绣花针在丝绸之中来回穿梭，到现在熟练自如地使用长剑杀人，在这逐渐变化的过程中，我的心也逐渐沦丧！沦丧？或许有些过了！但是从不忍心杀一只鸡，到现在杀人如吃饭般，不管顶着什么样的正义名号，总之确实是杀了人！而且，我杀的人中，真的就是每个都该杀吗？独自一人时，我常常扪心自问，每每都以惶惑不安而收场！答案其实不言而喻，只是自己不敢正视！然而潜意识却是无法控制的，夜夜的恶梦就是明显的例证！只是，我从来不对夜浮生提及这些罢了！

我敛了思绪，故作轻松地说道，“现在非常时期，自然要小心些！”言毕，扯了扯嘴角，尽力绽放出一缕灿烂的笑容！

夜浮生幽幽地深叹一声，慢慢将我的一只手放到了唇边，温软的吻如羽毛般轻轻地落到了我微凉的手背上，随之而来的，还有他如兰的温热气息，那阵阵暖意从手背如电流般迅即地传到了我的心田，让我的心有丝微轻颤。

夜浮生将我的手含握在掌心里，愧疚地说道，“云儿，你不用骗我！虽然你从不说，但是夜里我听着你惶恐地惊叫，就知道你内心的恐惧！”

夜浮生是理解我的，是懂我的！虽然，之前是因为怕他担忧才不说，然而，现在我却觉得没有必要再说了！因为我俩心灵的沟通和交流已经不需要再用言语来表述。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已经能将一切清晰表明了！

我们就这么坐着，任时光流逝，任静默如歌飞扬，……

良久，夜浮生迟疑着问我，“云儿，你……，你后悔吗？”依旧如环佩相扣般悦耳的声音，却因为那丝丝犹豫，而有些顿挫。

“后悔？”我有些不大明白地问道。

夜浮生站起身，慢步踱到窗前，望着如天鹅绒般深蓝的夜幕下悬挂着的弯弯明月，缓缓说道，“云儿，如果换做几十年前，我，还算地位尊贵，能给你安定、幸福的生活。而如今，这身份，带来的只能是无尽的追杀。和我在一起，必然是整日提心吊胆，时时刀光剑影。我想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这样的生活！”稍微顿了顿，他继续说道，“所以，云儿，你后悔和我在一起吗？”说罢，他不由长叹一声！那声轻轻的叹息，最后悄然消逝在静谧的夜色中！

今日的夜浮生为何会突然提起这个问题，略一沉思，突然想起今日下午他见过秦如风，更或者他已经知道我也遇到了秦如风，那么他现在如此说，便不难理解了！

不过，于后悔这个问题，以前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要说从来没有后悔过，那是假话！特别是在刚开始和他在一起时，对他，真是恨之入骨！可是，在我逐渐了解他，认识他以后，就再也没有后悔过了！从记事起，我便孤独一人。自小，便尝尽了人间的冷暖，看尽了世态的炎凉。虽然渴求一份真情，却也深知这是可遇不可求之事！直至我意外地来到这个时空，才真正找到这份深情，这份爱！而且这番深情厚意，不论在哪个时空，都是万千难求一的！所以，我不后悔选择和他在一起！更何况，有得必有失，所以对他所说的那些，我不是不在意，而是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去接受和适应！

在我怔想间，夜浮生一直深默不语，只是抬首仰望夜空，可是紧紧抓住窗棂的双手却泄漏了他此时的心绪！我穿上鞋，悄然无声地来到他的身后，双手一抄，紧紧环住他紧实的腰。

“夜，我爱的是你，无论你是一个亡命天涯的囚徒，还是富甲一方的贵介公子，我爱的只是你，只是你这个人，和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关

系！”我紧靠着他坚实的背脊，低声深情地述说着。

那蕴涵着我一腔真情爱意的轻柔话语，似电流般，让夜浮生的身子微微一怔。稍适，他缓缓转过身，将我揽进怀中，如迷雾般浓厚的柔情蜜意从他如墨玉般的眼眸中缓缓泻出，渐渐包裹了我的人，也包卷了我的心。心底的火苗，灵魂深处的炙热，因它而渐渐浓烈！

正在我有些神思恍惚中，只听他坚定地说道，“云儿，嫁给我！”虽然声音纤细如丝，可是却透露出一股不容违抗的霸气！

我的脑子立即“嗡”地一下，变成一片空白。嫁给他？不可否认，我是爱他，可是婚姻，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说爱是一种迷幻，是一种纯感情的东西，那么婚姻就要现实得多，它不仅涵盖了爱情，还包含有更多、更复杂的成分在内！如果说爱里面，就只有我和他，那么婚姻中就不仅仅是我和他了，虽然我孤身一人，但是他身后却还有沐月山庄！想着上次在枫洲之事，心就忐忑不安！更何况，虽然我对庄主夫人之位没有什么兴趣，可是要嫁给他，那是必须面对的，而且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善于为人处事，如果真成了亲，一切应该去如何面对，我真是没有一点信心！

见我迟迟没有任何表示，夜浮生慢慢敛了刚才的柔情，一脸肃严，十分认真地问我，“云儿，你爱我吗？”

我收了刚才的心绪，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夜浮生手臂一紧，将我紧紧地拥在怀中，那紧密的拥揽，似要将我揉进他的身体里般，我的心不由“砰砰”狂乱地跳了起来。他微一低头，在我耳畔低声呢喃道，“云儿，既然你爱我，就嫁给我！”

他温热的气息软软地拂着我的耳际，他结实的身躯亲密地接触着我的，这一切让我有些意乱情迷，在他温润话语地倾述中，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可是心灵深处的担忧却似个黑洞般渐渐扩张，越来越大。特别是想起沐灵月那双怨恨的眼睛，我的心就不由加速跳动，不知道将来等着我的会是什么！一抹淡淡的忧愁在内心深处酝酿开来！可是现下，我已经无暇顾虑这些了，只是激烈地回应着夜浮生如雨点般落下的狂热亲吻，……

直到快要窒息，我们方才不得不气喘吁吁地分离。天外一钩新月，楹窗爱人相拥，……良久之后，夜浮生搂着我的腰际，柔声说道，“云儿，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告诉了清涧关于‘长生’的事情！”他

简洁的话语，试图消解我刚才心中的疑虑！可是，他说的只是我忧虑的其中之一。

见我依然没有吭声，他继续缓缓说道，“至于灵月，她很快也要嫁人了！而且这次及笄之礼，我之所以要办得那么隆重，也是希望她能明白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很多事情，不能再象以往那样，那么任性妄为了！”

夜浮生详明的解释，已经基本上完全消解了我的心结，可是乍闻沐灵月嫁人，我不禁惊诧不已，忙问道，“灵月嫁人？上次的事情，我都已经忘了！如此匆忙将她嫁人，这……”希望不是因为我的缘由，否则我会于心不安的！

夜浮生见着我一脸的诧异和焦急，宛儿笑道，“云儿，别担心！灵月，自小就许了沐家的世交唐家的长孙唐晓生，只是因为后来唐家家生变故，方才失了音信！前阵子，我已经派人将那唐晓生找到，并带回了沐月山庄！”

“哦！”我点了点头。

想着沐灵月对夜浮生用情也算深厚，虽然这是她父亲为她订下的婚约，可不知她会否接受这突然从天而降的未婚夫婿，而且即便她接受，也不知那唐晓生何等人物，会不会委屈了沐灵月？不过，转念一想，夜浮生办事向来稳妥，而且从上次的事情来看，他对灵月也极是宠爱，绝计舍不得委屈她的。既然夜浮生已经将那唐晓生接到沐月山庄，那么一切应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内心对那唐晓生还是有些好奇，遂问道，“不知唐晓生这人如何？”

夜浮生想了想，说道，“唐晓生，是一个生意奇才，且心地纯良，是个不错的人！不过可惜的是，此人不会武功！”

不会武功？沐月山庄里连厨房的老妈子都会一点拳脚，这唐晓生要做山庄大小姐的夫婿却一点武功不会？沐灵月真能接受？我不大置信地问夜浮生，“灵月的意思呢？”

夜浮生似想起了什么，微微蹙了蹙眉，片刻后，方说道，“这可由不得她！这婚姻大事，向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如今父母均不在了！我这做哥哥的自然要替她拿主意！更何况，这婚约原本也是她父亲为她订下的！”

看来，沐灵月对这门亲事定是一百个不愿意了！如果真照夜浮生那样，以家长的威严强迫她接受，以沐灵月那么刚烈的个性，以后不知会闹出多少乱子，而且即便灵月真得迫于压力勉强接受了，将来也必难有幸福可言！唯一的办法，只有让那唐晓生主动出击，去真正虏获灵月的芳心，让灵月心悦诚服地接受他，才是上策！思定之后，我白了眼夜浮生，嗔道，“看不出你还真有些‘封建家长的作风’啊！”

“封建家长？”夜浮生有些莫名奇妙地问我。

这时，我方想起这词是以前的时代相对于古代创造的名词，夜浮生定是难以理解，遂换了种说法，“就是说你很主观！”

夜浮生瞄了眼我，不以为意地说道，“主观？难道我这样做不对吗？”

我微笑一下，回身搂着他，耐心地解释道，“不是不对！可是你想过灵月的感受吗？比如突然有一天，家人将一个素未谋面，没有一点感情的陌生女子带到你面前，告诉你她是你的未婚妻子，你会做何感想？”

夜浮生垂眸，沉思片刻后，缓缓地回道，“我，断然不会接受！”

见他似乎有些开窍了，我遂微笑道，“那就是了！所以灵月一时不愿意，也是人之常情！而且对于婚姻大事，还是要她自己心甘情愿地接受，将来才会幸福！就如鞋，只有真正穿的人，才知合脚不合脚！”

夜浮生上身稍微往后倾了些，然后以一种惊诧的目光将我从上到下认真打量了一番，才缓缓问道，“云儿，你对这些怎么懂得这么多？”

我撇了撇嘴，笑道，“我懂得还多着呢！”

夜浮生微微笑了笑，问我，“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想了想，我宛儿一笑，对他说道，“一切保密，你交给我就好了！不过，之前，我要见见唐晓生！”

夜浮生点了点头，“没问题！”

这时，我方觉得肚子有些饿了，撒娇地问道，“夜，你用过饭了吗？”

夜浮生揽着我，一边往圆桌走，一边宠溺地对我说道，“饿了是吧？我给你带了一些点心过来！”我用着点心，不经意间抬头，望见了

耀动着的烛火！那摇曳、烁动着的火苗一下勾起了我的心事，让我蓦然想起今日下午遇到秦如风的情景，一丝淡淡的隐忧不觉爬上了心头。

“云儿，在想什么呢？”夜浮生边问边递过来一杯茶水。

不知为何，心中那份隐忧逐渐浓密起来，总觉得要出什么事似的！此刻，经他一问，不觉脱口说道，“夜，我们明天一早走!”

或许是我过于急迫的口气让夜浮生产生了缕缕疑惑，他不由微启眼帘，一道精光在眸中闪过！寻思片刻，波光一转，眼眸中已经渐渐漾出缕缕似轻烟般若有若无的哀愁。

我想他定是误会了，轻幽地深叹一声，继而起身，走到他的身边，无视他迷惑的眼光，径自在他腿上坐了下来。我双臂揽着他的脖颈，在他耳畔呢喃轻语道，“夜，在我心中，只有你！”说罢，依着他平日吻我的样子，亲吻起他的耳珠，不时，将它轻轻含进嘴里，青涩地细泯慢舔起来！渐渐地，他的呼吸开始急促、粗重起来！我也感觉到了他身体的变化！

正当我要继续吻向他的颈项时，夜浮生却一把将我推开了。我诧异地望着他，心一沉，嘴一撅，有些不满地问道，“夜，你难道不想我吗？”自从隶洲分别后，我们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再一起了！

夜浮生镇定片晌，方重新将我抱入怀中，并在我耳际柔声说道，“云儿，我想你！非常非常想！可是，现在不是时候！”

虽然之前我也并没有想过真的要和他在此地在一起，可是此时见他如此认真地说着，而且似乎还话外有话，不觉疑窦丛生，遂不解地问道，“不是时候？”

夜浮生点了点头，轻声对我解释道，“嗯！你看看外面，便知道了！”

我怀着满心的疑虑，在门窗边走了一遭，方明白了夜浮生的话！我所在的客房在此楼的二层，向下一望，楼下三步一人，五步一岗，守卫得严密程度堪比皇宫了！门外也有四个追风堂弟子在守卫着！更夸张的是，刘宾竟然亲自守在门外！想想，现在的刘宾可是追风堂的总管了，夜半不休息，竟然来为我看门！这秦如风也真够看得起我！

这时，夜浮生也走了过来，揽着我的肩臂，轻声说道，“我刚来一会，他们就到了！”

我不觉深叹一声！淡淡的悔意，浓浓的无奈随着这幽幽的一叹从心中喷薄而出，并渐渐在空中弥漫开来！

夜浮生紧了紧我肩上的手臂，宽慰道，“既来之，则安之。我想应该还有办法的！”

听得出，夜浮生一时也还没有想出好的逃离办法，这么说不过是为了安慰安慰我！其实，凭着我和夜浮生的功夫，要想离开追风堂也不是难事！只是时缝风老堂主大丧，刀剑相见，实为不妥！

正在我们一筹莫展之时，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大呼，“走水了！走水了！”

我和夜浮生不由相视一望，丝丝疑虑在我们交错的眼波中产生，怎么会有如此凑巧的事情呢？我们来到窗边，只见追风堂东北角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大批追风堂弟子朝那边奔去，包括我们楼下的部分弟子。这不由更加深了我心底的猜疑。难道有人帮我们？

这时，夜浮生已经熄了蜡烛，拿上了包袱，并将我的寒霜剑递了过来，对我轻声说道，“云儿，走！”

我接过长剑，随着他翻身跃上了屋顶。几个起落之后，我们便出了追风堂，来到了堂外的树林中。正在我们要继续前行时，一个蒙面的黑衣男子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那男子摘下面罩，对我们作了个揖，躬身说道，“在下苏翱，特奉家父之命在此恭候夜公子！”

苏翱？何许人？想着刚才出来，一路顺畅，定是有人特意放了我们！难道就是这苏翱安排的一切？

夜浮生用一种摄人的寒芒打量了苏翱一番，方沉声问道，“你父亲是谁？”

苏翱恭谨地回道，“家父便是追风堂前任总管--苏远！”

夜浮生点了点头，继续问道，“他在何处？”稍顿，他眼底突然闪过一道如古井寒潭般凌厉魄人的锋芒，“而且既然他要见我，为何不亲自前来？”如深冬凛冽的寒风般冷厉的声音在幽密、暗黑的树林中悠悠响起，不由让人一阵寒栗！

可苏翱却依然镇定自若，“家父就在十里外的青青山上！之所以没有亲自前来迎候夜公子，一来因为他自风老堂主过世后，身体一直欠佳；二来，也是因为秦如风一直派人在找他，家父实在不便露面！此次，听闻夜公子在追风堂，忙让在下前来接迎！”

夜浮生并未立即做出任何表示，只是用探究的目光注视着苏翱，似要将他看透般！而苏翱却一片坦然，面对夜浮生的探询，没有一丝慌惧和忐忑。

片刻后，夜浮生缓缓说道，“刚才的一切是你和刘宾安排的吧！”

苏翱一听，爽朗地一笑，“是，也不是！”

“刘宾？”我不由脱口惊问。虽然之前想着追风堂内定是有人协助我们，不过却万万没有料到竟然是刘宾！他素来极忠心于秦如风，为何会……难道他是两面三刀之人？想着，不禁面露鄙夷之色！

这时，苏翱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解释道，“协助你们离开的的确是刘宾，不过你们来追风堂的消息却不是他递给在下的！而且，他也不知道家父就是苏远，更不知道家父要找夜公子！”说到此，他转向夜浮生，继续说道，“他今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夜公子在沧州于他有恩，他让在下带话给夜公子，今夜藉此，还夜公子的救命之恩，此后两清了！更何况，他这么做，还另有它因，那就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堂主再过于痴缠和执拗！”说到最后，苏翱的眼光不由又转向了我，且眸中闪过一道好奇的目光！

想着他最后的那些话，我不由面红耳赤，忙垂下了头。

夜浮生微启眼帘，墨如点漆般的双眸掠过一丝不悦，继而冷声问道，“你父亲可给了你什么信物？”

苏翱一听，忙从怀中取出一只镯子，递给夜浮生！

定眼望去，竟然是只鸡血镯！怎么又是鸡血镯？记得刘战说此物乃前朝宫中遗物，那苏远怎么会也有一只呢？难道它们本就是一对？从从疑惑如深海中的气泡般渐渐浮了上来！

夜浮生对着月光，将那只鸡血镯细细审视了一会，方点了点头，说道，“苏公子，请带路！”说罢，将鸡血镯纳进怀中，牵着我，向青青山行去！今夜，秦如风一直在灵堂守灵。眼见沙漏已经指向二更

天，便准备回房歇息了。刚出灵堂，却突然听闻有人大呼“走水了、走水了”。

秦如风立即拧了眉，不悦地叱问身旁值守的一个追风堂弟子，“去看看，怎么回事？”

那弟子忙躬身应道，“是！”说罢，朝火光冲天，人声鼎沸的东北方跑了去。

半柱香的功夫，那弟子折回，对秦如风恭谨地回道，“回禀堂主，东北角的一间柴屋不知为何，起火了！现在火势已经得到了控制！”秦如风接任堂主之时，便宣布只要是追风堂弟子，只需称呼他堂主即可，不用再尊称王爷！

一直在长廊内来回踱步的秦如风点了点头。不过，他心中却对这火的起由有些怀疑，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起火？遂停住脚，对那弟子吩咐道，“刘宾在什么地方？”

“刘总管今夜不是去守卫柳姑娘了吗？”那弟子小心翼翼地回道。

柳云昔？大火？秦如风乍然明白了刚才的一切是怎么回事。他忙提气，如幻影般朝柳云昔住的柳楼飞奔而去！

柳楼楼下有弟子三人，楼上有两人，加上刘宾，共六个人！

秦如风一言不吭，冷冷地扫射了众人一眼，径自走上了二楼。

刘宾和两个追风堂弟子乍见秦如风，立刻跪下行礼，说道，“属下拜见堂主！”

秦如风用如秋风般肃杀的寒光瞄了瞄跪着的几人，冷冷地问道，“刘宾，里面的人怎么样？”

刘宾恭敬地回道，“回禀堂主，柳姑娘一直都在休息！”

秦如风点了点头，沉吟道，“去把门敲开！”

刘宾一听，抬眼，犹豫地望了望秦如风！他不是不知道堂主对柳姑娘的痴心一片，可是自从沧州一行之后，他明白了柳姑娘心里有的只有夜浮生！即便堂主再优秀，再尊贵，再对她一往情深，也只是一厢情愿！所做的一切也只能是徒劳！既然如此，何苦再强留呢？他明白堂主的苦、堂主的难，可是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希望堂主能过得开心些！

秦如风冷然地打量着面前踌躇不前的刘宾，暗自忖道：今日下午，和夜浮生一袭谈话，他已知晓柳云昔一直和夜浮生在一起！那么上次沧州之行，刘宾定是看到了柳云昔，可是他却对自己隐瞒不报！想着那事，再看看眼前如此迟疑的他！秦如风不由怒由心生，眼波一转，一道如刀剑般狠厉的目光骤然射出。

刘宾看到秦如风渐起的怒意，不由垂下眼帘，朗声回道，“是！”说罢，刘宾起身，走到门边，敲响了柳云昔的房门！

“砰砰砰！”

“砰砰砰！”

随着敲门声的响起，秦如风的心也似被一股外力给揪住了般，缩得紧紧的！随着敲门声过后的静谧在如水的沉夜中出现，秦如风的心也渐渐越沉越低，似坠入了万丈深渊般！一种不好的预感，如雾中看花，已经若隐若现于秦如风的胸间！多次敲门未应之后，秦如风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对刘宾喝道，“把门撞开！”

“是！”说罢，刘宾用力“嘣”地一声，将房门撞开了！

秦如风一把拨开刘宾，心急火燎地大步跨入了房间！房内空空如也，窗户大开，哪里还有柳云昔的影子！此刻，秦如风心中的怒气顿如滔天巨浪翻滚般汹涌不断，他转过身，眼眸中射出如冰刀般冷寒锐利的目光，胸膛急剧起伏，双拳捏得紧紧的！

稍微控制了一下自己的心绪后，他方抄手指着刘宾，厉声喝道，“刘宾，夜浮生给了你什么好处？”

刘宾一听，忙双膝跪下，郑重地给秦如风行了个稽首礼，朗声回道，“刘宾，从始自终，都对堂主，对王爷忠心耿耿！”

秦如风冷笑一声，问道，“忠心耿耿？那我问你，柳云昔去了哪里？今夜的大火又是怎么回事？”阴冷如绵密冬雨般的声音在房内悠悠响起，虽然纤细如丝，可又是那么的让人不容忽视！

刘宾沉吟片刻，方镇静地回道，“今日，属下派了二十九人守卫柳楼，楼下二十五人，楼上四人，加上我，总共三十人！不到戌时，我们便来了！房内一直没有动静，刚才听闻‘走水了’，属下想着柳姑娘应该已经休息了，所以就派了二十四人去救火！不过，属下敢保证从头至尾，房内的确没有听到任何响动！”

刘宾的一席话后，秦如风的脸色更加阴沉，只听他冷厉地叱道，“那照你的意思，不仅大火和你无关，而且连柳云昔的离开也和你没有关系了？”

刘宾继续伏首，恭谨地回道，“属下不敢！柳云昔的离去，的确是属下失职，可是属下绝对没有背叛堂主！”

秦如风阴戾地凝视着刘宾，慢慢踱到了房外的长廊内，对其余两人，冷冷地问道，“刚才他所说的，可是属实？”

那两名追风堂弟子忙叩首，回道，“刘总管所说句句属实！”

秦如风依然有些不大置信，继而对其中一位有些怯怯的人追问道，“是吗？”

那人忙诚惶诚恐地回道，“是！我们一夜都守在此处，房内确实没有丝毫响动，而且刘总管自始自终都在此处守卫，片刻都没有离开过！”

秦如风沉默不语地注视着那人，心中却暗自忖道，虽然自己对刘宾的确有些怀疑，可是经过一番审问之后，并未看出任何破绽！更何况，夜浮生这人本就诡计多端，他要安排今夜的一切也不是难事！再想想刘宾素日的忠心，心头所剩无几的一点疑虑最终也被消除掉了！最后，他终于慢慢踱回刘宾身旁，缓声说道，“错怪你了！起来吧！”“谢谢堂主！”说罢，刘宾起身立于旁侧！

秦如风转身对身后的另外两名追风堂弟子说道，“你们也起来吧！”淡然的声音中毫不掩饰地泄漏着浓重的疲惫和无奈！说罢，又回身，对刘宾吩咐道，“这里不用再守了！待会儿，你去柴房看看，今夜的大火倒底是怎么回事？”

刘宾恭谨地对秦如风应道，“是！属下立刻就去柴房！”说着，转身就欲离去！刚走出几步，似又想起了什么，又回身，对秦如风说道，“夜深了！也请堂主尽早回去休息吧！”

秦如风微微点了点头，手一扬，“你们先去吧！”秦如风矗立在长廊内，目送着刘宾他们渐渐远去，不由深叹一声！

他并未立即离开，而是又慢慢踱进了柳云昔的房间。人去楼空，可是依然有一股似有若无的淡香钻入鼻腔！云儿和婷儿不仅长得像，连身上的气息也一样，她们都甚少用香粉之类的东西，可是身上却永

远都有股淡淡的清香味！正因如此，他才更加分不清自己对云儿的那份情意，倒底是因为婷儿才有的，还是自己本就爱上了她！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此次与云儿相见，他有种非常明显的感觉，那就是自己和云儿之间的距离已经很远了！虽然，明知如此，可是自己还是无法割舍！他不由想起与云儿相识、相知的过往！

与她初见，她那么温柔、羞涩地为自己清理伤口；

在兰苑，她那么清灵，秀美；

被沉潭救起时，她又是那么的羸弱，那么的苍白无力；

小院听琴时，她是那么的娇俏可人；

在追风堂大厅，乍闻玉姑娘的话时，她泪盈满眶，是那么的委屈，那么的楚楚动人。

想着这些，秦如风不由缓缓走到了桌边，坐了下来。他尽力深深地呼吸着，似想将房内残存的丝丝缕缕的气息全部吸进自己的体内，将它们永远地留在身体里，留在自己的心中。

桌上有一只用过的杯子，其中还依然残留着一点茶水！秦如风不由举起杯子，将其放到鼻下嗅了嗅。淡淡的气息，分明证实了这一定是刚才云儿饮过的。他不由用手指轻轻地抚弄起来，虽然杯壁冰凉，可此时却让他觉得这似乎就是云儿那柔软的唇瓣。抚弄了一会儿，他一仰头，将杯中的残茶一饮而尽！

稍适，秦如风轻步踱到了床边，慢慢坐了下来，轻柔地抚摸床单，抚摸那半掀的被子！由于佳人早已离去，它们都已经完全凉了下来。秦如风用纤长如玉的手指来回地摩索着，丝滑的缎面，细密的织棉，给指尖带来了良好的触感，这让秦如风感觉它们似乎还残存了点点云儿的温热体温，他不禁想到，这一定是她刚才睡过的！一想到她在这里甜美、安祥地躺着，秦如风的心就颤动不已！他痴迷地望着那床，最后竟然缓缓地躺了下来，并将刚才半掀的被子盖在了身上，静静地体味着周遭的一切！

原本，他以为自己会很快忘掉她。可是，一次次地分离，非但没有将自己对她的思念冲淡，反而在再次重逢时将那份浓浓的思念引得越发强烈！上次，她离开时，如果，如果自己及时告知她自己的一切，她会离开吗？她会爱上自己吗？

可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她的心似乎已经再也不会回到自己的身边了！她的心里只有……想到此，秦如风不禁握紧了拳头，一下坐了起来！是他，是他将云儿夺了去！杀了他！自己一定要杀了他！

此刻，秦如风眼眸射出两道似寒冰般萧冷，似猎豹般凶狠的目光。他掀被，下了床，悄寂地步出房间，轻轻将房门掩上后，向楼下走去！

静谧深邃的夜幕下，一抹白色身影，似鬼魅般，轻轻飘离柳楼。远远望去，它是那么的邪魅，又是那么的孤独！

［柳暗花明:第四十一章 印符（三）］

原想着十里路，不过一袋烟的功夫就可以到了。谁想知这十里路全是崎岖陡峭的山路，我们翻山越岭，爬坡下坎，大约一个时辰后，终于来到一个陡峭直立的绝壁之下。

这时，苏翱停住脚步，对夜浮生说道，“夜公子，家父便在这山顶！”说着，他向上指了指那峭壁的顶端。

顺着他手指之处，仰头望去，只见一座高约几十丈，四面光滑，壁面垂直的峭壁。它与其说是座山，莫若说是块长方形的立方体。想要爬上去，似乎绝无可能。不过细瞧之下，发现壁面并不是全如镜面般平滑，而是每隔几步远，就有一点点凹陷。想来，这些凹陷，便是登上这峭壁的佳径吧！苏远选择此处为藏身之地，不得不说是比较安全的。不过，不知水源和食物是如何解决的，遂问道，“苏公子，这里的确是个良好的藏身之处，不过水源和食物是如何送上去的呢？”

苏翱一面仰望着山颠，一面慨然说道，“此处是家父几十年前便寻觅好了的！不知他是不是早已预见到会有这么一日，所以很久以前便做好了准备！食物预备了两人半年的，饮水也是通过山背处的竹管引的上去，一般人难以发现！若此处被围，只要水源不断，坚守个半年没有问题！”

我点点头，不过心中却有些好奇：这苏远难道有什么仇家，否则为何做出这样的安排呢?

刚才一直默言不语的夜浮生，此刻幽幽地说道，“难为他想得如此周到！”语必，一声似有若无地叹息从他口中悄然溜出！

听来，似乎夜浮生一切均了然于胸，不由侧首望向他。只见他一脸森幽，眼神缥缈，似在回忆着什么，又似在展望着什么！不过，细细看来，那飘忽的眼底却涌动着各种波绪！

今夜的另一只鸡血镯，苏翱的慨谈，夜浮生的解释，似乎又隐示了一个关于前朝的秘密！沧州之行，如果能解释为是为沐家报仇的话，那么这次就绝计不是为了报仇而来！夜浮生的身份，死士的名单，似乎都暗暗隐示了他最终的目标！心底深处那份模糊的隐忧如抽丝拨茧般越来越清晰，我的心也随之变得越发沉重！这份沉重，不是因为惧怕失败，而是因为想到他成功的那一天即是我和他的分离之日！

正在怔想间，只听苏翱说道，“夜公子，柳姑娘，咱们上去吧！”

夜浮生微一颔首，牵住我，随着他一起走向峭壁。

苏翱率先提气，纵身，手脚如蜻蜓点水般在那点点凹陷处轻轻掠过，整个人如敏捷的猿猴般迅捷地向顶峰跃去！一眨眼的功夫，他便攀到了顶峰！

随后，我和夜浮生也相继上了山顶！苏翱躬身，作了个揖，“夜公子，柳姑娘，请稍候！”说罢，向茅屋走去！

这时，我方打量起这里来！这山颠之处是一片开阔的平地，中间建有两间黄泥墙的茅屋。此时，房门半掩，楹窗半支！昏黄的烛光从半开的窗户内柔和地泄出，在房前洒下一片半明半昏，交相辉映的幽黄光影。房内忽明忽暗的烛火，显示它已经燃灼多时。看来，苏远一直在等候着我们的到来！转眼间，苏翱搀扶着一个中年男子走出了茅屋。这中年男子，想必就是苏远了！只见他身形瘦弱，宽大衣袍似挂在衣架上般，在时而拂过的微微山风中，高高扬起。细看面颊，其眼眶深陷，眼圈发黑，脸色苍白，双颊凹陷，嘴唇发乌，给人一种形销骨立的感觉！不过，眉眼似乎还是有些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约略一想，我第一次去追风堂时，在大厅内与他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可那时他是气宇轩昂，丰姿卓越的！不过半年光景，变化怎的如此之大？心下不由暗暗吃惊！

苏远在距离夜浮生几步远之处，停了下来！由苏翱扶着，慢慢屈膝跪到了地上，苏翱见势，也随着跪了下去。

苏远与夜浮生既非师徒关系，又非父子关系，他下跪行礼，只有一种可能——君臣关系！苏远也是前朝遗臣？心中不由惊诧不已。

斯时，只见苏远庄重地左手按着右手，拱手于地，同时头也缓缓至于地上，向夜浮生朗声说道，“末将苏远，见过殿下！”那恭敬、朗朗的声音中透含着几分苍老，几分憔悴，却掩饰不了苏远对夜浮生的那份尊崇！

之前的猜测果然不差！可是，如果他是前朝遗臣，那么风老堂主呢？这和追风堂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个疑惑如茶汤中的片片嫩芽，渐渐浮至水面般浮上了心头！

我侧首望向夜浮生，只见他那如碧潭般幽深的双眸定定地凝视着苏远，其中不时闪过几许慨然，几许深重，然而它们很快便湮没在眼底那一片雾气缭绕中，让人看不清他此时的心绪！

稍适，夜浮生敛了所有的意绪，一双眼眸恢复为如山泉般清明，他稍稍一俯身，扶起了苏远，同时温和地说道，“不用行此大礼，唤我庄主即可！”

这苏远既是前朝遗臣，而能几十年不变节，对早已覆灭的王朝遗孤还依然忠心耿耿，实在难得！所以也难怪夜浮生会百感交集，亲自躬身扶起他！和夜浮生在一起这么久了，还是头一遭见他如此！

苏远起身后，对夜浮生说道，“庄主请！”

夜浮生点点头，牵着我，向燃有烛火的那间茅屋缓步走去！随后，苏翱搀着苏远也步入了房间！房内陈设简陋，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张凳子，但是极其整洁！

苏翱扶着苏远在下位坐定之后，便去沏了两杯茶置于桌上！

苏远手臂轻扬，“庄主，请用茶！粗茶陋饮，望庄主莫要见怪！”

坐在上位的夜浮生微微摇了摇头，淡然说道，“莫要如此客气！”说罢，举起茶盏，泯了一口茶汤！

这时，苏远回身对苏翱说道，“把包袱拿来！”

苏翱走到床边，从床侧的暗格内取出一个白色包袱，将其递给了苏远。

苏远一脸肃穆地接过包袱，然后用手肘撑着桌沿，微颤颤半支起身子，约略倾身，郑重地将其呈给夜浮生，“庄主，这是追风堂的印符

和风将军临终前留给您的两封信！”

追风堂的印符？怎么会在这呢？苏远又为何将它交给夜浮生，而没有给追风堂现任堂主秦如风呢？谁是风将军？莫非便是风扬--风堂主？难道他也是前朝遗臣？这一切倒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心头不由疑窦从从！

夜浮生并没有立即伸出手臂，只是沉静地望着那只白色包袱！他那如墨玉般黝黑晶亮的眼眸似两个乌黑的幽洞般，将所有的情绪都深深地埋藏了进去。稍适，他方缓缓接过包袱！包袱内有一个暗红色的檀木长方形盒子，其下压放着一只信封！

夜浮生沉静地注视着那只盒子，同时抬起手，用指腹如羽毛般轻柔地来回抚摸着那硬实、光滑的盒面。暗红色的盒面因为保护良好而滑腻非常。在昏幽暗黄烛光的沐浴中，在萦白手指的衬映下，盒子显得异常肃穆、高贵，盒侧的开关，更是金光闪闪！那紧扣的开关，幽静地闭合着，似个卫兵般，庄严地守卫着盒内的印符！

他凝视一阵后，缓缓摁下了开关！“砰”一声，盒盖弹开，一个黄铜做的虎形符印静静地躺在盒中。在昏黄如豆的烛火映射下，它散发着森秀、暗金的光芒！夜浮生慢慢将那铜符取出，放在左手掌中，若有所思地用右手指细细地摩索了会儿那印符！随着印符表面的起伏，他的手轻微地上下波动着，所形成的缓柔曲线，似他此刻幽深的思绪！

本就有些跳跃的烛火因为一直未剪去烛芯，而开始左右摇曳！壁上的影子因此而有些微地晃动！屋内一片沉寂，只有烛火发出“哔哔卜卜”的声音，沉寂的气息在空气中渐渐漫漾开来，……

良久后，夜浮生停住了手，发出了幽幽地一声长叹，继而抬眸对苏远说道，“难为你们了！”说罢，将印符放到桌上，将盒底的那封书笺取了出来。

他展开那淡黄色信笺，满脸沉静地阅览一遍后，便将其和印符一起搁回原处，并合上了盒子！然后，他又取出檀木盒底压着的那信封，将其中的信笺拿出，细细地读了起来！

虽然我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为何，可是从他越发凝重的神色，从他阅此信比读前一封信时间更长，情形更加细致、认真来看，此信虽

然没有第一封重要，未放入盒子，但是它似乎比第一封更能让夜浮生心绪起伏！

仔细地览过两遍之后，夜浮生方才将信笺原样叠好，慢慢放回信封中，接着怅然说道，“风将军所托，我定会铭记在心！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我定会饶他一命！可是，如果我失败了呢？他会放过我吗？”

面容一直沉静如水的苏远一听此话，面上立时红一阵白一阵，似有些微尴尬，又有几许愧疚！

夜浮生淡淡地一笑，对他说道，“你也不用歉疚！既然我已经答应了，必然会言必行，行必果！你且放心！”说罢，一抹无奈而又极至苦涩的笑容在他脸上绽放。

从他们的此番对话中，我依稀有些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如果风将军就是风堂主的话，那么夜浮生言辞中指的“他”必然是指秦如风了！而夜浮生说的失败之事，必然是指我心中已经约略猜到的那件事情了！以前，我从没有想过夜浮生和秦如风有一天会生死对峙！现下，这个问题不期然地被提出，而且似乎是一件极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事情！我平心静气地问自己，假若真有那么一天，我会站在哪一边？毫无疑问，我会站在夜浮生这边，但是我又真能忍心看着他杀掉秦如风吗？我不知道！可是如果秦如风要杀掉夜浮生地话，我定会奋力救他，而且如果不能救他于危难，那么即便没有长生，我想自己也一定会陪着他共赴黄泉！

苏远沉默片时，突然抬起眼帘，一道坚定的目光从眼中射了出来，“庄主，属下只有犬子一人。虽然不才，可是也略会些拳脚，属下在这里便将他交给庄主，让他为庄主鞍前马后，出一分薄力！”

夜浮生嘴角一弯，一缕云淡风轻的笑容在他脸上漾开。稍后，只听他温雅地说道，“不必如此！你们能做到现在这个地步，我已经非常感激了！即便提出一点条件，也是理所应当的！”说罢，不徐不急地将桌上的包袱重新结好！

听闻夜浮生拒绝了自己的提议，苏远现出一脸的惊愕。随后，他黑黝黝的瞳仁里掠过一道欣然的眼波。细观苏翱，震惊之余，眉宇间，满是失望之色，甚而嘴角都有些垮了下来！

夜浮生收拾好包袱，泯了口茶，似轻描淡写地向苏远问道，“你气貌变化为何如此之大？记得去年见你时，还依旧神采熠熠呀！”

苏远微启眼帘，深叹一声，“风将军过世之后，我哀恸欲绝，加上堂内变化极大，所以……”

夜浮生却并未立即启口，而是缓步走到苏远身边，伸出手臂，探向苏远的手腕，似要为他把脉！

苏远却并不领情，脸色一变，立即躲开了夜浮生的手。夜浮生那只本想为其把脉的手僵驻于半空！乍见此变，我也不由侧首，吃惊地望向苏远！

苏远似乎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唐突，忙垂眸，低声诺诺道，“我没有病！不劳庄主费心了！”

夜浮生注视着苏远的眼眸中立即射出一道萧冷的光芒，嘴角微微上扬，一抹冷凝如寒霜的笑容在面上缓缓绽放开来！他缓缓收回手，慢慢转过身子，踱向窗边！

苏翱走上前一步，扶住苏远的胳膊，急切地说道，“爹！你为何不让……”

苏远立即撇过头去，双目怒视苏翱，暴喝道，“闭嘴！这儿没有你说话得份！”说罢，摔开苏翱扶着他的手臂。

夜浮生背着双手，沉静地望着窗外。片晌过后，方沉缓地说道，“你，很清楚自己身体的状况，而且也知道是谁下的毒吧！”那声音似从古井中传出的般森幽、冷寒！

乍闻此言，苏远身子一震，一时似坐立不稳般。我忙跨前一步，伸手想将他扶住！他却冲我摇了摇手，“不打紧！”

此刻，苏翱却有些忍耐不住，忿忿地叫道，“爹，原来你早知道！他是谁？为什么不告诉我？”

夜浮生沉吟片晌，方说道，“你既然舍得将自己的性命都给了他，为何又要将符印给我呢？”

苏远眸光一暗，点点哀伤从其中闪过。稍待一会，他扶着桌子站起身子。苏翱没有走上前来扶苏远，只是用那双燃着熠熠火苗的眸子，愤怒地望着他。我忙扶住苏远！他颤颤巍巍地前行几步后，放开了我的手，恭谨地跪在了夜浮生的面前，哀恸地说道，“庄主，苏家几

世皆为轩辕家的臣子，即便今日王朝不在，苏远也绝不敢有二心，所以完成风将军的遗愿，将符印交给庄主，是苏远责无旁贷的任务和神圣的职责！可是，他，是风将军唯一的外孙！风将军于苏远有再造之恩，今日即便他不是为了符印而给苏某下毒，而是要苏某立即自尽于他面前，苏某也绝不敢有半句怨言！”那消瘦、巍颤的背影，那拉长、细弱的影子，在昏黄的光晕中，相互衬映，犹显苍凉、无奈！

轩辕家？记得夜浮生曾经说过他是前朝太子遗孤，而非沐家亲子，那么估计轩辕才是他真实的姓吧！

屋外，强劲的山风已起，它们猛烈地呼啸着，将半掩的门猛然吹开，发出“砰”地一声巨响！冷厉的山风争先恐后地钻进屋子，虽说已是春天了，可还是让人感到一种透彻骨髓的寒意！夜浮生沉寂地站在窗前，他的衣炔随着刮起的山风而飞舞飘扬，发出“呲呲呲呲”的声音，……良久，夜浮生缓声沉沉地说道，“要是我要你活呢？”

“这，……”苏远不由抬起头，面有难色地望向夜浮生的背影！

此刻，夜浮生转过身来，微一倾身，将跪在地上的苏远扶了起来，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以为，你这样做，他会承你的情吗？”

乍闻此言，苏远不禁微启眼帘，一双有些水雾朦朦的眼眸惊诧地望向夜浮生，他似乎从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稍后，他缓缓垂眸，脸色渐渐黯然下来。

夜浮生见状，料想苏远的内心已经有所触动，遂继续语重心长地开导道，“苏远，在你决定将印符交给我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选择！更何况，你为风扬效力多年，多次帮助了秦如风，也算还了风扬对你的恩情，你又何苦如此呢？”说罢，便扶着苏远，走回桌边坐了下来。

可是有一点我不甚明白，既然秦如风知道苏远带着印符，为何不直接抢了去，而是下毒呢？难道他在风堂主过世之前，便早已窥知一切？那么上次去追风堂，夜半黑衣人的诈窃，就是秦如风为了印符而刺探当时健在的风堂主——他的师傅？亲外孙，爱徒，为了印符，而试探自己的外公，师傅，亲人之间都如此勾心斗角，和外人不知怎样了，想来真有些不寒而栗！思及此，我不由暗暗庆幸，自己离开秦如风是一个多么正确的选择！虽然夜浮生也有狠历的一面，可是，对自己的亲人，对有恩于自己的人，他从来不会这么做！

苏翱一听，不由沉声说道，“原来是他下毒害了爹！我定不会放过他！”说着，他眼中射出了两道如利箭般锐利的光芒！

苏远一听，立刻回头，叱道，“放肆！”

苏翱立时涨红了脸，双唇紧抿，倔犟地盯着苏远。在苏远狠历的目光下，苏翱逐渐敛了激越的情绪，松开了紧握的拳头。

此时，夜浮生幽缓地说道，“苏翱，可还有休息之处？”

苏翱略一回神，对夜浮生恭敬地回道，“隔壁还有一间房！”

夜浮生点了点头，缓步踱到我的身边，对我柔声说道，“云儿，你去休息一会吧！我要为苏远解毒！”

我点了点头，随着苏翱步出了房间！到得房间，便合衣躺到了床上。兴许是因为一夜未睡，而且又赶了那么远的路，不一会我便沉沉地进入了梦乡！苏翱将苏远扶到床上躺下后，夜浮生开始为他把脉，解毒！大约忙乎了一个时辰之后，方将苏远体内的毒清解掉！

夜浮生拭了拭额头的汗珠，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递给苏翱，“每日服一丸，坚持服用一个月，便没事了！”

苏翱接过药瓶，躬身说道，“谢谢庄主！”

夜浮生侧首，对虚弱地躺在床上的苏远说道，“你好好休息吧！”说罢，举步向房外走去！此时，已经有些朦朦亮了，不过今日的天气似乎不佳，天空中浓云密布，灰沉沉的。

夜浮生慢慢踱到了崖边，他似在等人，又似在欣赏风景！他悄静地望着远方的峰峦叠嶂，葱郁山林，在晨曦如纱似烟般的薄雾缭绕下它们若隐若现，似害羞的少女般！

不一会，夜浮生听到身后响起了细微的脚步声，遂轻声问道，“你父亲睡了？”

苏翱应了一声，“嗯！”随即，他猛地跪伏在地，恭敬地说道，“庄主，请收下苏翱！”

夜浮生沉吟一会，方淡然说道，“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那声音细渺如丝，却又毫无遮掩地透射出一股魄人的威严！

苏翱直起身子，昂然地说道，“一来，苏家世代皆效忠于轩辕家族，二来，庄主救了家父一命，三来，庄主仁善，德行高洁，所以苏翱愿为庄主效忠，至死不逾！”

夜浮生慢慢转过身子，垂眸，意味深长地打量了苏翱一番，方冷声说道，“我，有我的规矩，如果你真心想效忠我，必得答应一个条件！”

苏翱抬起眼帘，坚定地对上夜浮生那威严的目光，“别说一个条件，就是十个，一百个也在所不辞！”

夜浮生萧冷地瞄了瞄跪于地上的苏翱，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倒出一枚红色的药丸，沉声说道，“要效忠于我，就必得服下这药丸！”说到此，夜浮生望了望手心里那枚如血珠般殷红的药丸，继续说道，“此药周期为一年，一年时限一到，我会给你服解药，不过它不是清除你体内的毒素，只是将毒素延缓一年发作。就这样，周而复始，年复一年，若你有朝一日背叛了我，再得不到解药，便会毒发身亡！”言毕，将手掌沉缓地伸到了苏翱的面前！

苏翱略略思虑一阵后，一把取过了药丸。他一仰头，将其吞了下去！那坚实的脖颈在空中划出的优美弧线，显示出了他坚定不移的信念！

这时，夜浮生仰头一笑，说道，“不错！不愧是苏门之后！此番考验，你算过了，以后你便是我沐月山庄的一员了！”

乍闻此言，苏翱黑黢黢的眼眸不由掠过一片惊诧。稍后，只听他不解地问道，“考验？”

夜浮生微笑着点了点头，解释道，“刚才你服的不过是一枚增加内力的药丸罢了，说那么多，不过是想考验考验你罢了！不信，你试一试！”

苏翱半信半疑地回道，“是！”说着，试着运了运气！继而，一抹惊喜在他脸上绽放！

夜浮生扬了扬手，说道，“起来吧！我回去后，会立即派人来接你们父子二人！这些时日，好好照顾你的父亲！”

苏翱欣喜地向夜浮生躬身行礼后，方有些激动地回道，“谢谢庄主！”

夜浮生轻轻摇了摇手，淡淡地说道，“回去照顾你父亲吧！”说着，向柳云昔休息的房间走去！

[柳暗花明:第四十二章 沐月山庄]

待我醒来，已是正午，晨曦浓密的腻雲早已没有了踪影，金灿灿的阳光普照大地，淡淡的暖意渐渐腾起！可能由于睡眠不足，醒来时我太阳穴疼痛欲裂！轻轻按压片晌，不经意间，却瞄到夜浮生正合衣靠坐在床尾，眯眼打着盹儿，那细绵沉密的呼吸，暗示他还依旧沉睡在梦乡！想着他已经有一天一夜没有阖过眼，我的心便如被剜了一块般疼得无法用言语叙述！我悄悄起身，将他为自己盖上的被褥覆在了他的身上！望着他日渐消瘦的身子，望着他瘦削的面颊，我不由思绪翩牵！他的出身，是不由他选择，他的责任，是二十多年来，众多依旧忠于前朝的人付与他的！虽然我心底以为这些所谓的义务，并没有意义，因为大江东去浪涛尽，随着时光长河的流逝，逝去的便已经逝去了！想要挽转，实在很难！因为于百姓而言，更多的只是关心自己能否安居乐业，于谁来当政，他们其实并不在意！既然，现在百姓能安定地生活，又何苦再起兵戈呢？可是，夜浮生或许不会这么想，那些忠于前朝的遗臣就更不会这么想！我不能说他们狭隘，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所接受的思想就是如此！所以假若夜浮生真要决定拼死一博，我都会尊重他的想法，会陪着他一直走下去，无论是刀山火海，还是龙潭虎穴！

我沉静地注视着甜睡着的夜浮生，不知是不是做了什么美梦，他的嘴角竟然渐起一缕似有若无的如千山雪莲般纯净的笑意！夜浮生在对待属下时，恩威并重，对待敌人时，阴戾狠觉，对亲人时，拳拳爱心，对我时，却又柔情万分，可是从来没有过这般纯洁、空灵的笑容！其实，我觉得夜浮生也算是个性情中人！在我看来，他所背负的那些责任、那些义务，都是他父亲、他爷爷的那些忠臣给强加的，如果他能卸去这些沉重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可以活得很轻松，很快乐，不用象现在这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处处处心积虑！想着这些，看着他那似孩童般的馨馨笑容，看着他越发消瘦的面容，我心中不由升起一种特别想疼惜他的感觉，不由微倾身子，用手撑着床栏，俯下头，轻轻吻上了他的面颊！

就在我的双唇覆上他苍白消瘦的面颊时，夜浮生却蓦地睁开了眼睛，那乌黑黝亮如黑水晶般的双眸，先是闪过一丝惊异，继而一抹发自心底的甜甜笑意从其中泻出！望着他近在眼前，如山间小溪般澄澈的眼眸，我却有丝微尴尬，怎么看都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免有些

采花贼的嫌疑，忙垂下了眼帘，不知这个偷吻是应该继续呢，还是应该打住，面上渐渐滚烫起来！许是察觉到我的犹豫不绝，夜浮生微微一笑，一下伸出双臂，将我搂进怀中，继而手臂一旋，我已经倒进了他的怀中。他低下头，那如棉柳般柔软，如春风般温暖的双唇轻柔地覆上了我的，稍稍吸允一番后，便用舌轻轻顶开我微闭的牙关，探进了我的口中,时而缠绵缱绻地吸吮着我口中的津液，时而如蛇般灵活地翻卷着，掀起的阵阵漩涡将我一次次地卷了进去！我觉得自己仿似浮在浪尖上的小舟，时而腾跃在浪峰，时而沉溺于海底，……

在我意乱情迷之时，夜浮生却悄然放开了我，身子微微后仰，有些痴迷地望着我！望着他那渐渐有些灼热的眼神，我却很快清醒了过来，有些恼怒地瞪着他！既然知道此地不宜，为何还要那般地逗弄我，想着不由挣脱他的怀抱，扭转身子，气恼地背对着他！

夜浮生却缓缓将我的身子掰过去，促狭地对我一笑，“想不到我的云儿也有想偷吻的时候！”

听到他的打趣，我的脸腾地一下如发烧般火辣辣的烫！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一咬牙，翻身准备跳下床，跑开去！

夜浮生却猛地从后圈住我，笑着说道，“云儿，开个玩笑，别生气！”

我却一下回身，揽住他紧实的腰，蓦地咬住他的耳珠，细舔慢含起来！他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忙想侧首躲开，我立刻以一种极娇媚的语气在他耳边撒娇道，“让我吻吻你嘛！”他蓦地僵了一下，继而放松了本已紧紧抓住我上臂的手，任由我沿着耳际深吻下去。我尽力依着他平日吻我的方式，轻柔地吻着他的颈项，直到来到他的锁骨！我拿出当年舔舐冰激凌的耐力，细细地添弄着他的颈窝，听着他的呼吸渐渐粗重，感到他的身子似想旋转，将我放倒到床上时，忙出其不意地放开他，一个箭步跑开了！我边向房门跑去，边回头望着正故作恼恨瞪着我的夜浮生，咭咭地笑着打趣道，“原来我的夜也有把持不住的时候！”

夜浮生狠狠地注视着我，随即暗自镇静一会儿，方佯做生气地叱道，“云儿，看我怎么收拾你！”说着，已经笑着，跑了过来！

我忙掀门，准备向房外跑去！就在我启门的一刹，却猛然望见站在门外的苏翱，他举着手，似正要敲门般。我忙敛了笑意，有些尴尬

地瞧了瞧他！夜浮生想来也看见了苏翱，蓦地停住了脚步，淡淡地问道，“有事？”听着他极力保持平和无波的声音，想着方才，不由暗暗想笑，忙低了头，绕过那进退两难，有些怔愣的苏翱，跑出了房间！

这时，只听身后的苏翱已经恢复如常，对夜浮生恭谨地说道，“庄主，午饭已经备好！用过之后，趁着天色尚早，属下好送你们一呈！”

用过午饭后，苏翱便送我们下了峭壁，翻越了几座苍翠的山岭之后，又沿着一条河行了大约一个多时辰后，在黄昏十分，方到了一个小镇！他为我们订好客栈，又为我们备办好以后行程所需的车马后，方才向夜浮生告辞离开！我和夜浮生歇息一晚后，第二日便启程回沐月山庄了！因为距离灵月的生日还有十天，时间相当宽裕，所以我们一路且行且留，原本只要四天的路程，我们竟然花了八天时间。在第九天晌午，才到达沐月山庄！因为早已得到下人的传禀，所以我们的马车尚未到达沐月山庄的大门，沐清涧他们就已经带着一大队人在门外迎候夜浮生了！

马车刚停，便已有下人搬来踏凳，并轻轻打起了车帘！夜浮生微一探身，沐清涧便领着众人，躬身，朗声说道。“恭迎庄主回来！”

夜浮生淡淡地点了点头，随即下了马车！他却并未立即挪步，而是微一侧身，待我下得马车后，牵住我的手，方迈步向正厅走去！

虽然，于夜浮生而言，这是极正常的举动，但是对于不了解我们之间情形的一般人，却不由侧目！立时，我感到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望向我，有惊诧，有排斥，有冷漠，甚而还有点点敌视！我心中不觉有些莫名其妙，虽然我并不是要众人都一定得接纳我，可是他们之中一部分为第一次见面，还有一部分也就是上次在墨山谷时晃了一眼，并无深交，何至于如此呢？莫非有人……这时，我蓦然想到了沐灵月！莫非是她？我的心顿时如坠万年冰川般寒彻不已，一种不好的预感在心中隐现！

不过，还好在其中我看到了沐清影，刚才紧皱的心稍稍舒展了一些。定睛一瞧，他虽然消瘦了些，可是精神还不错。正在此时，他忽然也抬起了眼帘，用那双依然如清水般明净的眸子悄悄望向我，不料想却恰与我射向他的关切目光相撞。他稍一愣，向我点了点头，我也冲他微微笑了笑！这时，我忽然意识到今日似乎没有看到沐灵月，遂一边随着夜浮生继续向前走，一边搜寻起她来。环顾一周，却并没有

发现她的影踪！心中不由有些担心，她去哪里了？或许她在正厅等着？夜浮生似乎也注意到了这点，不由双眉微蹙！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算做沐月山庄的一员，至少他们并没有接纳我。而且，从今日隆重的迎接，众人肃穆的表情，我觉得他们似乎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要禀告夜浮生。同时，我感觉到除了清涧、清影等和我稍熟的几人外，其他人并不欢迎我的参与。斟酌思量一番后，还是觉得自己离开为妥！遂轻轻捏了捏夜浮生的手。他微微一怔，随即侧首，用探询的目光注视着我。

我用手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正厅，然后微微摇了摇头。他却摇了摇头，继而又紧了紧握着我的手，似乎告诉我不用担心，一切有他在！我之所以不进正厅，倒也不是因为胆怯，而是不想因为自己而让夜浮生为难！可是，此时见他固执己见，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随着他跨入了正厅。

进得大厅，夜浮生在上位坐了下来。我却没有依他的意思坐到右首位，而是拣了门边的一张椅子坐下！清涧等进入正厅后，依次坐了下来！其余人等也依序分列在左右侧的椅子后面！

待大家坐定之后，夜浮生瞄了众人一眼，继而将目光投向了坐在左首位的沐清涧，“灵月呢？她的及笄礼预备的如何了？”虽然声音平和，却暗暗泄露了他对灵月的点点关心！

沐清涧立刻欲起身，夜浮生见状，手微一扬，“清涧，不用多礼，坐下说！”

沐清涧身子一侧，对夜浮生说道，“是！谢谢庄主！”稍顿，方才说道，“明日的及笄礼一切皆已准备妥当！只是……”说到此，他不禁停住了话头，似有难言之隐般。

夜浮生刚才一直微蹙的眉头立时拧成了一团，只听他有些忧心忡忡地问道，“是不是灵月出了什么事？”

沐清涧微微低头，略一思忖，终于还是抬眸，对夜浮生说道，“属下回到沐月山庄的当日早晨，灵月小姐已经离开了。她留下一张字条，说她去……，去……”说到这儿，他不禁又有丝微的踌躇。沐清涧素来忠恳，爽直，今日为何如此犹豫不绝呢？我心中不免暗暗思量起来！难道灵月去的地方有什么问题吗？

夜浮生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脸立即阴沉下来，慢慢站起身子，灿若繁星的眼眸攸地掠过一缕冰彻入骨的寒霜，“说，她去了哪儿？”那声音似从枯井中传来般缓慢而低沉，却又暗含一种让人不敢违逆的威严！

沐清涧寻思片刻，站起身，走到大厅中央，躬身说道，“她去靖州了！”说着，从怀中掏出了一张巴掌大的纸笺，递向了夜浮生！

夜浮生走前几步，将其接到手中，瞟了一眼后，方问道，“靖州？她去靖州做什么？”说话间，他已经沿着大厅中间的甬道缓步踱向了厅口，并用一种摄人的寒芒，打量着厅内的众人！那寒波掠过之处，人们皆低首，没有一个人敢直视他的目光！

沐清涧低首说道，“不知道！属下这几日也问过几个平日与灵月小姐亲近的人，不过他们都说不知！”

灵月去了靖州？她为何而去？为了游赏观光？可是那里既无名山大川，也无名胜古迹。那为了访友？也不象！从未听夜浮生提及那里有沐家的什么亲友，那她为何而去呢？突然，脑海中闪现出了三个字--“追风堂”，难道灵月是去追风堂？她去那里做什么？

夜浮生迈步走了几个来回后，方一字一顿地问道，“你们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那狠戾的声音如匕首般划过厅内每个人的心，众人不由皆埋头，噤声！

夜浮生走回坐位，轻轻将后襟一扬，坐回椅子中，稍后嘴角轻扬，一抹不以为意地笑容在脸上绽放，只听他淡淡地吩咐道，“清涧，去把灵月的丫鬟，奶妈，全都带来！”

“是！”

半袋烟的功夫，沐清涧领着四个丫鬟，一个中年妇女，走进了大厅！不知是因为极少出现在这种场合，还是因为惧怕夜浮生，进来时，她们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战战兢兢的样子！

她们在夜浮生面前，怯生生地跪了下来，差不多同声呼道，“奴婢见过庄主！”

夜浮生将刚才捏在手里的那张纸条轻轻地搁至桌上后，瞟了瞟面前的几人，方沉声说道，“都抬起头来！”

那几人皆畏缩地微微抬起头，惊恐地瞄了眼似笑非笑，满目如秋风般寒冽的夜浮生后，忙垂下了眼帘！

斯时，只听夜浮生问道，“灵月小姐，去靖州了？”

“不知道！”

“是！”

齐声的“不知道”中却突然冒出了一个惊慌的“是”。

夜浮生站起身，慢慢走到刚才那应“是”的红衣丫鬟面前，冷声问道，“采月，你怎么知道的？”

采月趴跪在夜浮生面前，从那有些哆嗦的背影便可以料知她必是清楚灵月此行的目的的。不过，她却并没有坦言，而是颤声说道，“那日早晨，奴婢本是去服侍小姐起床的。可是，奴婢在门外敲了多时，都不见小姐唤奴婢进去。因为小姐自从上次回来后，一直闷闷不乐，经常还独自一人在房内垂泪。自那个唐公子来了后，她更是极不开心，奴婢怕小姐出事，所以便去找人将门撞开了。谁知，屋里哪还有小姐的踪影。预示，奴婢立即去禀告了沐总管。”

夜浮生听必，立刻意味深长地追问道，“那纸条是你发现的了？”

采月点了点头。

夜浮生不动声色地继续问她，“那你是在何处发现纸条的？”

采月想了想，说道，“在桌上！”

夜浮生又问道，“你确认？”

那轻扬的声音，探询的口气，让采月产生了几许疑虑。只听她立即回道，“让奴婢好好想想！”略一思忖，她又改口道，“好像是案几上！”

夜浮生又用不大置信地口气问采月，“是吗？”那冷凝地问话，让采月又改变了主意，只听她又惶恐地改口道，“不，好像是在桌上！”那颤抖的声音，似乎预示着采月的心理防线正在一点点一点点地溃决！

夜浮生此刻眉头一攒，厉声喝道，“倒底在哪儿？”

采月整个人一下似筛糠般剧烈地抖着，大颗大颗的汗珠从她额上落下，她用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向夜浮生分辩道，“庄主，奴婢忘

了！”

夜浮生望着快要瘫软下去的采月，冷笑道，“忘了？看来你是不肯说实话了！”说至此，他抬头，环顾了一下厅内的众人，狠狠地说道，“不要以为你是灵月最喜欢的丫头，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说至此，他回过头，对恭立一旁的沐清涧吩咐道，“把她拖出去打四十大板，然后卖到香艳楼去！”

“是！”说罢，沐清涧手一挥，从厅外进来了来两个人，他们几步走到了采月身旁，一把拖起瘫伏在地的她，向厅外走去！

见夜浮生动了真格，采月立时面如土色。她一边挣扎着，一边失声大喊，“庄主饶命！庄主饶命！我说！我全说！”那哽咽的哭声，蓬乱的鬓发，让我有了丝丝不忍！

夜浮生冷冷地笑了笑，手轻轻一挥，采月又被拖回了大厅！

采月趴跪在夜浮生脚前，断续地哭着说道，“纸条是灵月……，灵月小姐前一日临睡前交给奴婢的！呜呜呜～。她告诉奴婢，第二日一早便……，便装作一切不知情的样子，照旧来服侍她。呜呜呜～，在……，在没有看到她时，便，便去通知沐总管！然后，然后将纸条交给沐总管！”

“还有呢？”夜浮生一脸肃冷地继续问道。

“灵月小姐还说，说，她这次是去查一个人，让奴婢千万不要，不要告诉庄主！如果，如果庄主问道，便……，便象刚才那么说！小姐，小姐还说她，她会在生日那日赶回来！”采月低着头，哽咽着继续说道。

夜浮生此时脸已经完全垮了下来，嘴角微微向下弯着，似刀剑般锐利的眼波嗖地射向了采月，“查谁？”

刚刚敛了哭声，微启眼帘，望向夜浮生的采月，在与夜浮生蓦然对视后，忙垂下眼帘，有些怯怯地说道，“小姐，小姐没有说。不过，不过，好像，好像是个女的。因为自上次回来后，奴婢就常常见到小姐努力地练功。有时候，又坐在房里，忿忿地自言自语，说什么‘就是她，是她，抢走了……’”说到此，采月不由止了声，悄悄偷眼望向夜浮生。

刚才一脸冰霜的夜浮生此刻有些缓和，他似乎已经明了了一切，深叹一声后，微一沉吟，方说道，“继续说吧！”

采月见状，方继续说道，“然后，在唐公子被接来之后，小姐更是愤怒异常，经常大发雷霆，动辄打骂奴婢们。后来，有一日，有一日，……”说着，采月不由又抬眼望向沐尘身后的一位青年男子。那人满脸络腮胡子，看来是个粗爽之人。

夜浮生也顺着采月的目光冷冷地瞥了瞥那男子，稍适，收回目光，对采月说道，“继续说！”

采月咽了咽口水，有些畏惧地小声说道，“沐柳公子从外面回来，似乎给小姐带了什么消息，然后奴婢就听小姐说道，‘我要亲自去一趟，看看那姓柳的……，姓柳的贱人倒底什么来历’。”

她一边说，一边微微抬起头来，惶恐地斜着眼睛瞟了瞟我。虽然她最后的几句说得声音极低，如蚊呐般，可是因为整个厅内一片鸦雀无声，而那“贱人”两字又极突兀，所以那效果依旧如平地惊雷般，引来厅内众人侧目！我感到自己顿时成为了这厅中所有目光的焦点，那些射来的目光中，大部分是赤裸裸的表示着恨意，似为灵月不平，尤其是那沐柳的眼波，斑斑怒意，毫无遮掩地泄了出来。少数则是全然的好奇，沐清涧等几个与我有些相熟之人，则表示出几许同情。真正担忧我的，恐怕只有沐清影吧！我不由苦笑一下！之前，我就有些疑惑沐灵月对夜浮生那么长时间的感情，怎么可能因为夜浮生一夜促谈，便放手呢？更何况，沐灵月的个性那么要强，更不会轻易放弃！再加上近来夜浮生又将唐晓生接到了沐月山庄，那沐灵月自然会将一切都归咎于我的头上。看来，明日的及笄礼，于我而言，将是段难熬的时光了！或许我可以躲开？不过，我想夜浮生是绝计不会同意的！

夜浮生低垂着眼帘，若有所思的静矗片晌后，方缓缓迈步走回椅子坐了下来！他思虑半晌，方抬起眼帘，巡视一遍厅内的众人后，说道：“三日后，我和云儿成亲！清涧，你今日便开始筹备吧！”

三日后？我不由暗暗生奇，夜浮生为何赶得这么急呢？略一寻思，便一切了然于胸了！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来许是想彻底断了沐灵月的念头，二来恐怕是担心秦如风会利用沐灵月来要挟他，而我会去委屈求全吧！因为他知道我最是不希望他因为自己而使他面临两难的境地！心底不由漾起抹抹如莲子般苦涩至极的感觉！及此，我不由想

到这次和夜浮生从追风堂逃脱的事情！按说，秦如风贵为王爷又相貌英俊，且多才多艺，文武双全，什么样的女子找不到呢？单说那玉姑娘，便比我美了不知几倍！更何况，我于他，不过是个替代罢了！若他真那么痴爱芳婷，何不去找她，又何必一直以来苦苦纠缠我？既然那么多世俗的牵襻，那么多名利的桎梏，使得他不敢去找她，那为何不放下这段情呢？可他偏偏又放不下，最后搞得自己活得累不说，让别人也跟着烦！

沐清涧似乎也感到十分意外，惊诧地望向夜浮生，稍愣一下，方低首应道，“是！”

而厅内众人惊愕地望了望夜浮生，随即不约而同地又全都将目光投向了我，满是是鄙夷之色，那感觉就像在说你终于苦心积虑、费尽心思地攀到了庄主。不知是不是我多心了，我怎么都觉得那感觉象是我过去的那个时代中一个贫家女找到了一个身家万贯，才貌双全的金龟婿的感觉。我承认夜浮生的确出色。不过，要是我真想攀高枝，还不如找秦如风，好歹是个王爷，至少能让我过一种平淡、稳定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我爱夜浮生的话，此刻我绝计不会坐在沐月山庄里，更不会去忍受他们这些鄙薄的目光！可是，即便为了夜浮生，我得忍受，可是也不代表我怕他们，遂索性扬起头，冷傲地接受着这些人的注视！不知是不是因为那份昂然立首地自信和股子里的幽淡起了作用，那些让我如着芒刺的眼光，渐渐少了！

忽然，沐柳大步走到夜浮生面前，双膝跪下，上身匍匐在地，言辞恳切地说道，“请庄主收回刚才的话！灵月小姐……”夜浮生如寒星般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如北风般萧冷的寒芒，虽然他面上依旧恬静无波，可是却让人感到一股腾腾怒气已经悄然升起！

斯时，只听沐尘厉声喝道，“沐柳！还不退下！”循声望去，只见他双手紧扶椅子，向前倾身，双眉紧蹙，看来他也察觉到了夜浮生情绪的变化！

沐柳立起身，侧首，对沐尘喊道，“不！叔叔，今天我一定要说！”那高亢的声音，急剧张合的鼻息，黝黑眼底汹涌波动的各种意绪，都分明表示今日的沐柳是不惜得罪夜浮生，也定要将胸中之言一吐为快了！

此时，夜浮生满眼都弥漫着如冬日晨雾般浓浓的怒气，他双唇紧抿，右手死死扣住桌衔，深静地望着眼前的沐柳，稍适，方听到他冷冷地从口中吐出了几个字：“让他说！”这几个字似颗颗冰雹般砸到了在场的每个人心中，让人不由心生怯意！

沐柳稍怔一下，扬首，大声说道，“这回这事儿，是属下帮灵月小姐办的！灵月小姐自上次回来后，一直不开心！后来，属下从她的言谈中渐渐了解到她和庄主，还有那姓柳的女子的事情。”说至此，他回首狠狠地瞄了瞄我，然后继续说道，“属下就出去帮小姐打听那姓柳的女子。后来，隐约打探到一点消息，了解到她曾经在睿王府待过一段时间，便回来告诉了小姐。小姐几日前，便亲自去靖州了！这就是全部经过！庄主，灵月小姐和庄主自幼青梅竹马，她对庄主的一片痴心，沐月山庄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更何况，当年老庄主过世，他将灵月小姐托付给了庄主，庄主此刻怎能另娶他人？”

随着沐柳话音落地，厅内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本就因为近来常带面具而脸色苍白的夜浮生此刻脸色已经变成如万丈山颠上经年累月的积雪般白得几近透明，甚至还有些许泛青。他额上的青筋直突突地冒了起来，如碧潭般幽深的双眸里满是簇簇燃烈的火苗，那熊熊的怒火似要将沐柳吞噬般。刚才右手紧扣的桌衔，此刻已经断裂，被他紧紧握在手中。不知是因为断裂处参差不平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用力过猛的缘故，丝丝殷红的鲜血从指缝间泄出，似条条红色的丝虫般。渐渐地，它们会聚到一块，凝聚成一滴，似颗红泪般悬在他的手上。在一番不情不愿地挣扎后，那滴血终于无奈地落到了夜浮生雪白的外袍上。它一沾染上那白色丝绸，立即似千山寒雪中盛开的一朵傲立红梅般在衣襟上缓缓绽放开来。

虽然，之前我也想到过夜浮生和我成亲，必然会遇到麻烦，却绝计没有想到会遭到如此强烈地反对！若不是早前夜浮生告诉了他对灵月的感情，此时我或许真会误会他是一个多变，忘恩负义之人了！

沐清涧虚坐在椅子边上，神色担忧地望着沐柳，似想起身劝解，却又怕再次激怒夜浮生般，一副欲起未起的模样！那边厢，沐尘已经站起身子，他几步走到夜浮生面前，猛地跪倒在地，埋首说道：“属下管教不严，请庄主恕罪！”

此时，夜浮生已经压抑住刚才的万般怒气，紧握着那块残木的手松了些，不过双眼依旧如鹰鹫般牢牢地盯着沐柳。稍适，只听他冷冷地抛出一句话，“沐尘，你退下！”

沐尘一听，略一迟疑，只好退回原位。而沐柳却因此而打了个激灵。

稍顿，夜浮生才沉声问道，“沐柳，你可说完了？”那低沉的声音中暗含一分如狼般的狠历。

沐柳斯时已经不敢再抬起头，只是垂着头，闷声应道，“是！”

夜浮生眉毛一轩，嘴角略微一上弧，冷笑道，“刚才，你不是挺英勇吗？此刻怎么怕了？”

沐柳依然埋着头，一言不发！

夜浮生收回注视着沐柳的目光，环视一周后，一脸肃严地说道，“我和灵月，是兄妹，现在是，将来也是。不管今后如何，我自会一如既往地照顾好这个妹妹！你们可听明白了？”

他那最后特意压低的声音，包含着一股特别摄人的威严，让在场的人不由都垂声答道，“是！”

夜浮生随即又补充道，“今后，如果谁再提起此事，便如这只桌子！”言毕，他已经将右手中的残木扔到了桌上，然后手掌一启，接着手袖忽地向上扬起，在空中卷起一抹白色的波浪，转瞬，手掌已经狠狠地击到了桌上。随后，只听“哗啦”一声，一张檀木桌子已经变成了千百块碎木，散落一地。

斯时，厅内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稍适，只听众人齐声应道，“是！”

夜浮生似乎依旧没有让沐柳起来的意思，他微微眯眼，望了望身前跪着的沐柳。方似不经意般淡淡地问道，“沐柳，唐晓生是你打伤的吧！”

一路行来，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唐晓生的信息。此刻乍闻夜浮生的话，我不禁呐闷不已，夜浮生怎么会明了唐晓生被伤之事？难道是因为夜浮生在大厅内没有见到唐晓生，又经历了刚才的一幕，故而有此猜测？

沐柳此时哪里还敢吭声，只是全身伏在地上。看来，夜浮生在沐月山庄中，的确是极有威望！虽然，沐柳为了沐灵月之事，一时情绪激越，言语激突，可是，真有事儿了，他却绝不敢推诿。想来，此人虽然有些鲁莽，却是极爽直、忠心的！

沐清涧，沐尘，沐英几人神色也俱紧张起来，三人对望一下，沐清涧率先起身，走到夜浮生面前，跪下求情道，“沐柳伤人，是属下失职！”

“哼！”夜浮生冷哼一声，继而扬眉，目光萧冷如秋风般地瞪着沐柳，“那么说我的猜测是真的了？”

此时，大家方明白刚才不过是夜浮生的猜测。我想恐怕他们当初是想瞒着夜浮生，不过因为夜浮生方才坚肯的语气，而误以为他早已知晓一切，便上前求情吧！说实话，若要论心思，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玩得过夜浮生！至少在我见到的人当中，是这样！不过，幸亏他待我倒是真心一片！

此刻，沐尘再也坐不住了，忙跨前一步，跪倒在地，“沐柳莽撞，伤了唐公子，是属下平日管教不严！”

话音未落，沐英也跪了下来，求情道，“此番沐柳伤人，实属不当，望庄主能念在他平日为沐月山庄多有效力的份上，饶他一回！”

厅内众人见到他们三人跪下，也纷纷趴跪在地，齐声说道，“请庄主饶他一回！”

夜浮生不以为意地瞥了眼伏跪在地的众人，云淡风轻地一笑，“我还没有说怎么样他，你们就如此齐心协力地为他求情？”虽然语气如清水般平淡，可是那暗含的讥讽之意，让人听来却如着芒刺般！我想，他们此番求情，估计会物极必反吧！

这时，只听他对众人宣布道，“沐柳打伤唐晓生，罚禁闭三个月！沐尘管教不严，罚禁闭一个月！”

“谢谢庄主！”沐尘和沐柳叩首说道。

稍顿，夜浮生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们瞧不起唐晓生。所以眼见他被沐柳所伤，大多数的人心中恐怕是幸灾乐祸！你们以为不会武功，便一无是处？”说到此，他起身，在厅内来回踱了几番，才又语重心长地说道，“实际上，很多事情不是靠武力就能解决的！就拿维持沐月山庄的开销来说吧。若不是我在外经营生意，哪里能够维持庄里每月那么诺大一笔开销？就靠山庄的那几亩田？且不谈你们有几人去种过，便是拿出五谷来让你们分辩，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分清楚！是！我是庄主，自然应该解决你们吃穿住行的问题，可是你们又有谁想过帮我分担一些呢？”

夜浮生的一袭话，让在场的众人羞惭不已，不禁皆将头垂得更低。

这下，我明白了在沧州时，夜浮生为何对那么一堆的帐目亲历亲为了！

斯时，只听他继续说道，“唐晓生，和灵月的婚事，是师傅在时，便订下了的。此事，清涧，沐英，沐尘几人都是清楚的！虽然，唐晓生不会武功，家道变落，可是他在生意上是个奇才。来庄里之前，他在琉璃坊，一年能为琉璃坊带来几百万的收入。这番本事，你们谁有？”

“属下无能！让庄主费心了！”众人齐声说道。

夜浮生深深地叹息一下后，说道，“罢了！你们将我这番话记在心里，以后好好待唐晓生就行了！”

稍过片晌，夜浮生缓缓踱到沐清影身旁，轻轻扶起他，继而对众人说道，“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一下！沐清影是我亲弟弟，即日起，由我亲自教授他沐家剑法！”

沐清影难以置信地望向夜浮生，那双如黑水晶般的眼眸似浸在了山泉中般有些水润，莹亮。稍适，方听他说道，“谢谢……，谢谢哥！”

夜浮生拍了拍他的肩，慢步踱回椅子坐下后，手轻轻一扬，疲累地说道，“你们都下去吧！清涧，沐英，清影，你们三个人留一下，其他人都下去吧！”待众人都离开大厅后，夜浮生又对沐清涧问道，“唐晓生，伤势如何？”

沐清涧微一倾身，回道，“幸亏救治及时，已无大碍，不过因为伤了骨头，估计至少得躺上三个月！”

夜浮生侧耳细听之后，微微点了点头，嘱咐道，“好好照顾他，晚些时候，我去看他！”

“是！”沐清涧垂首，应道。

夜浮生紧接着说道，“清涧，待会你去准备一下，如果明日灵月没有回来，过几日秦如风一定会送消息来的！”稍顿，他似怕沐清涧不放心般，又补充道：“放心吧，灵月不会有事！既便秦如风真得扣下灵月，他的醉翁之意也不在酒！”说罢，他不由望向我，眼眸中射出一波波的担忧之意。

“是！”

深叹一口气后，夜浮生又说道，“清影，你待会去找一个和云儿身形、体态差不多的女子，相貌差一些都没有关系！”斯时，我更加确定自己在他心中的位置，心中不由掀起阵阵如潮汐般的海涛，它们极似我此时深深触感的意绪，不觉间，眼里有了几许湿润。

沐清影眼波一转，望了望我，方应道，“是！大哥！”

“沐英，今日你带几个人，去趟青青山，将苏远父子接到沐月山庄来！”夜浮生对沐英吩咐道。

沐英立刻站起身，对夜浮生躬身说道，“是，庄主！属下这就去准备，即刻便启程！”言毕，就转身向厅外走去！

眼见沐英就要步出大厅，夜浮生似想起了什么，又抬头，对着沐英喊道，“等等！”

沐英遂转回身子，垂首问道，“不知庄主还有何事吩咐？”

夜浮生对他说道，“苏远，伤势初遇，你用我的马车去接他吧！”

沐英略一怔，继而回道，“是！”说罢，步出了大厅！

此刻，夜浮生方对沐清涧和沐清影说道，“你们也下去吧！”

“是！”言毕，二人也相继向厅外走去！诺大的正厅中空荡荡的。刚才的喧嚣，紧张，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如浮云般轻淡地拂过了，不留丝丝痕迹，留下的只有相视对望的我和他。他眼眸中对我的疼惜和我瞳仁中散射出去的对他的理解，感动，随着眼波的交缠、激撞，毫无遮掩地泄到了空中，渐渐弥漫至整个大厅。虽然我们皆静默不语，但是彼此都已经完全读懂了对方心灵最深处的脉动，……

好一晌，夜浮生才轻幽地唤道，“云儿，过来！”

我轻轻走到他的身边，缓缓蹲了下去，轻柔地捧起了方才渗血的手掌。粉红的掌心内满是木削，有些已经深深地直插进肉里，有些微微嵌合在掌心中，那粉色的掌心，白色的木削，殷红的血丝，暗红的血伽交相映衬，郝然一副绚丽的图画，可是这份绚丽却让我的心如刀割剑捅般难受，不觉间，心头一酸，眼泪已经如断线的珠子般滚落了下去，它们顺着我的面颊，滑落我的颈项，浸湿了我的衣襟。

夜浮生伸出左手，如羽毛般轻触我的面颊，为我拭去面颊上的泪水。可是，我的泪水却因为他这柔柔的一触而更加汹涌，它们已经簇成了两行弯弯小溪。

夜浮生这时俯下身，用手指捋了捋我额前的碎发，低声说道，“别哭！我没事！”

我放开他的手，双臂一下环住他的腰际，将头俯到他的双腿上，有些哽咽地说道，“夜，我让你为难了！”

夜浮生一边摩索着我的头发，一边柔声宽慰我，“怎么会？是我委屈你了！”

我摇了摇头，闭上了双眼，却无法阻止泪水地不断流淌，只好任由它们流过我的面颊，滑过我的嘴角，流到他的衣袍上。我细细地品尝着那点点泪水带来的咸涩，那感觉极似我和夜浮生的感情历程。

不断流出的泪水浸湿了他的大片衣袍，可是非但没有让我感到湿凉，反而让我觉得更加温暖，因为它们让我更好地感触到了夜浮生温热的体温。那阵阵暖意抚慰着我的面颊，也抚慰着我的心，……

[柳暗花明:第四十三章 羞辱]

今日是沐灵月的生日，又恰逢其满十五岁，整个山庄布置得一片喜庆！

山庄被清扫得一尘不染，家具，地面皆光可鉴人。长廊内，厅房外都高高地悬挂起一溜大红色的灯笼。花园内的树木，灌木从，矮树上都或挂，或插，或放着形势各异，色彩缤纷绚丽的剪纸。大厅内也早已根据及笄礼的需要，撤掉了所有的凳子，换上了跪垫。可是庄内众人脸上的神情，非但没有一丝喜色，反而皆忧心忡忡的！因为，今日的主角——沐灵月直到现在还渺无踪影！

正厅内阒寂无声，大家都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静静地等候着沐灵月！虽然大家皆静默不语，可从他们眉宇间隐隐泻出的焦灼之色可以看出，众人都为沐灵月地迟迟未归而感到十分地担忧。夜浮生刚开始还镇静自若，随着时光地不断流逝，他的双眉也悄然微蹙起来，如深潭般幽黑的眼眸中不时掠过一抹抹的焦虑。看得出来，这份忧虑纯粹是因为沐灵月的安危而起，虽然他昨日轻描淡写地对我说过沐灵月并没有危险！

一个时辰悄然逝去，沐灵月依然没有回来，夜浮生的眉头已经紧紧攒了起来。厅内等候的众人，有的开始坐立不安，有的交头接耳，有的紧锁眉头，有的哀叹不已。渐渐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或抱怨，或斥责的目光赤裸裸地射向了我。

平心而论，沐灵月此次出门，却也是因我而起，对于她的迟迟未归，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我索性闭上眼睛，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心里暗暗忖道：如果一切真是按照昨日夜浮生地预测来发展，那么我会义无返顾地去追风堂找秦如风，即便这会导致我和夜浮生地终身分离！因为我很明白沐灵月在夜浮生心中的位置！如果因为我，而让沐灵月有了丝毫损伤，夜浮生既便不会怪我，可我们之间也会因此而悄然筑起一道隔阂。与其如此，不如……想及此，我不由悄悄斜眸打量起夜浮生来，看着他紧锁的眉头，一脸的愁云，更加坚定了我刚才的心念。可是，那如海般深厚的眷眷不舍之情如银河坠地般在心中陡然涌现，那份肝肠寸断的感觉席卷了我整个人，……正在思忖间，我乍然听到外面响起了高喊声，“小姐回来了！小姐回来了！”

这个消息无异于平地惊雷，让正厅内的每个人都惊愣当场，大家都不由面面相觑！

一直愁眉紧锁的夜浮生乍闻这消息，也不由侧首，也眉毛一扬，张大双眼，难以置信地望向我。我对他点了点头。这时，一个下人已经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大厅。

“庄主，小姐……，小姐回来了！已经到大门口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此刻，夜浮生终于展颜笑了，欣喜地说道，“好！我们这就去门外接她！”说着，已经拉起我，向门外奔去。

正厅内的众人这时也全都眉开眼笑，一边起身向外走，一边嘤嘤嗡嗡地议论着。夜浮生和我到得大门时，沐灵月刚下马车。几个月不见，她瘦了不少，圆圆的脸盘变成了一张瓜子脸。望着沐灵月那尖细的下骸儿，夜浮生握着我的手有了一瞬的僵硬。

这时，沐灵月攸地抬眸，猛然瞥到了出门相迎的夜浮生，顿时喜笑颜开，那双水灵晶亮的大眼睛微微一弯，娇艳如樱桃般的红唇轻轻一咧，如潮般的笑意便在脸上绽现，似春日的桃花般妩媚，又似夏日的海棠般艳丽。可是，转瞬，那如花笑嫣便全然凝固了！刚才的柔情蜜意一下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如钢锥般的冷凝。本欲起步跑向夜浮生的脚硬生生地收了回去。

沐灵月紧抿双唇，狠狠地凝视着我，片晌，讥讽道，“清逸哥哥，想不到你在外面还有如此美貌如花的红颜知己！早说，也省得我跑一趟。今日我满十五，正好请了她来做及笄礼的女宾！”说罢，她回身对车内喊道，“你出来吧！”

及笄礼，通常由女子的母亲主持，因为灵月爹娘均不在人世，而她又无至亲的女性长辈，所以只好由夜浮生这个做哥哥的来主持，而女宾，本是及笄女子的至友，可是灵月根本没有什么女性朋友，所以按照夜浮生的意思，是由我来做。这一切，都是昨日便商量妥当的。可是此刻听到沐灵月另请了女宾，且貌美如花，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由屏息凝神地望向马车！那簇簇眼波中，有好奇的，有幸灾乐祸的，只有极少的几人露出了担忧之色！

于及笄礼女宾，我倒无所谓。可是听闻红颜知己几个字，我的心顿时如万千银针戳刺般疼痛难耐，手也不由自主地僵硬了起来！虽

然，我强自镇定，既未侧头望向夜浮生，也尽力保持一脸的恬静无波，只是定定地望着马车，可是我明显地感到夜浮生握着我的手紧了不少！他是怕我误信沐灵月，还是因为真得在外另有佳人？

稍适，一双如莲花般的玉手从车内缓缓伸了出来，紧接着是一段如鲜藕般雪白粉嫩的手臂，眨眼间，一位婀娜多姿，双眼蒙着黑布的雪衣女子从车内探身出来，缓缓下了马车！

从那女子一探身，我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待到她下得马车，我已皤然醒悟，她是玉姑娘！玉姑娘？她怎么会来这里？是秦如风故意派她来的？还是她本就和夜浮生真得有些什么？此刻，我陡然回想起去年秦如风携我回追风堂时，夜浮生不就是和玉姑娘同来的吗？想到此，我还真有些疑惑了！可是，转念一想，即便真有什么，那也应该是和我在一起以前的事情，我有什么可计较的？刚才冒起的点点疑虑一下烟消云散了！

沐灵月淡笑着，虽然如春风般柔煦，却让人感到一种暗藏在背后的冷厉。她为玉姑娘揭掉了面上的黑布后，用一种挑衅的眼光瞄了瞄我，随即说道："玉儿姐姐，咱们进去吧！"说罢，径自拖着玉姑娘走了过来！

玉姑娘含笑站在马车旁，如荷花般婷婷玉立。细眼一瞧，今日的她想来是刻意打扮了一番，只见肤如凝脂，眼蹙秋水，眉含春山，面若芙蓉，一身雪衣极合体，既显妖娆体态，又素洁淡雅。在沐灵月的牵引下，她轻移盈盈莲步，如仙子下凡般飘了过来！

看到她，向来对外貌不甚在意的我竟然有些嫉妒，甚而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也在胸中如烟如雾悠然漫起。不觉间，我轻轻退后一步，悄悄地想抽出刚才一直被握在夜浮生掌中的手。可是夜浮生似察觉了般，反而加大了力度，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侧眼望去，他一张脸绷得紧紧的，双眸似冰彻入骨的寒潭般，冷幽地目视着款款而来的两人。在场的众人一见玉姑娘那国色天香的美貌，眼中不禁射出一波波的惊诧，有的人甚至倒吸冷气。当他们注视到夜浮生那一片寒霜般的面孔，忙垂首恭立。

玉姑娘步到大门时，蜂腰轻轻一折，一双美目瞟了眼夜浮生，继而含笑说道，"玉儿见过夜公子！"那声音如空山鸣泉，又如百鸟朝凤般婉转悠扬。

夜浮生垂眸，用如鹰隼般阴戾地目光瞄了瞄玉姑娘，讥讽道，“你可真够忙的！前几日还在追风堂内披麻带孝，当着女主，今儿个又赶着来这儿，充任女宾！”那如绵密冬雨般阴冷的声音悠然响起，虽然话音已毕，可那缭绕的余音已经足以让在场的每个人轻颤不已！

玉姑娘脸上的娇笑一下凝固了，丝微的尴尬乍现于眉眼间。转瞬，她已经又是笑意盈盈，娇媚地说道，“夜，你如此说，真让玉儿羞愧难当！不说去年，你花重金将玉儿从春阁楼赎出，便是念着你当日待玉儿的一番恩情，玉儿也应该前来恭贺呀！”说罢，秋波一转，千般妩媚，万般娇柔，在玉姑娘身上，脸上绽现。

明知她所言皆是过往，可是那亲昵的神情，暧昧的话语，还是如晴天霹雳般，郝然打蒙了我。我全身所有的血液，一下都冲向了头顶，此时只觉大脑不断闪现着夜浮生和玉姑娘相依相偎的身影，虽然自己不断告诫自己这是以前的事情，不要介意，不要介意！可是，我的手还是不由自主地抖个不停，心如刀绞般疼，眼眶中盈满了温润的泪水！

夜浮生狠狠地盯着玉姑娘，刚才寒彻入骨的双眸此时满是熠熠燃灼的怒火。站立一旁的沐灵月幸灾乐祸地瞥了瞥我，自顾自地拉起玉姑娘，向正厅走去！

在场的众人觑了觑远去的沐灵月和玉姑娘，又望了望僵立在大门的夜浮生，不知该如何是好！

沐清涧眼见夜浮生气噎当地，忙挥挥手，对众人说道，“进去吧！大家先进去吧！”说罢，率先向大厅走去。其余人见此情景，赶忙随着他陆续离开了。

此刻，我已经稍稍梳平了一些自己方才激越起伏的心绪，眼见众人离去，遂对夜浮生说道，“咱们进去吧！”虽然尽力保持声音的平静无波，可是那话音中轻微的颤动，还是泄漏了我的心情！

夜浮生一把将我揽进怀中，焦虑地望着我，急切地说道，“云儿，你听我解释，……”

经他这么一说，我刚刚抚平的心湖不禁又荡起波波涟漪，心头一酸，一滴泪珠悄悄滑出了我的眼角。我忙掰开他的手臂，背转身子，有些哀伤地说道，“什么也别说了，进去吧！大家都等着你呢！”说

罢，独自向正厅走去，可是我分明感到了背后有一双凄痛，焦灼的眼睛在一直注视着我。

在这个时代，男子三妻四妾，都如家常便饭般，更别说，此刻的玉姑娘不过提及了他们以前的事情而已。这一切，在沐月山庄众人眼中，是件极平常的事情！如果，夜浮生因为这而滞留在此，向我辩解，那些人不知又要怎么说了。虽然我不会介意，可是如果我要继续和夜浮生走下去，就不得不顾及这些。快到大厅时，夜浮生追了上来，不由分说地拽住我的手，无视满厅人惊愕的目光，径自拉着我向厅内的正位走去！

我和夜浮生毕竟尚未成亲，所以按理是不能坐到夜浮生的正位旁的。我忙试图掰开他的手，可是他却不理不顾，一只手如鹰爪般狠狠地扣住我的手腕。无论我怎样运气使力，都无法挣脱，只好由他拉着向前走！走到坐位旁，夜浮生对我低声说道，“云儿，你若不想我当众抱着你，就乖乖地给我坐下！”

一直挣扎不休的我听闻此言，不由收了功，惊诧地望向夜浮生！他却瞥都没有瞥我一眼，不由分说地拉我坐了下去，同时昂首对恭立一旁的赞礼吩咐道，“开始吧！”

淙淙的琴曲奏响，如悠悠泉水；香炉里升起淡蓝色的香雾，袅袅地飘散在空气中……

因为沐灵月刚刚回到山庄，故而一到大厅，便前往便厅换采衣去了！此时，她梳着双鬟髻，身着采衣，走进了大厅。她一进大厅，一眼瞥见了和夜浮生一同坐在正位的我，适才还有些得意的眸光一下变成了从从怒火，似要将我燃嗤尽般。稍顿，只听她大喝道，“慢！”

惊闻她这一声高喊，奏乐不由停了下来。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夜浮生许是猜测到了什么，只见他眉头紧攒，眼光如锋利的刀剑般向沐灵月射去！许是他极力压抑着心中怒气的缘故，握着我的手不觉间加大了力道，疼得我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沐灵月缓步走了过来，用手指着我，怒意斑斑地质问道，“柳云昔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那高昂，激亢的声音毫无遮掩地表露出她的极度不满！

夜浮生缓缓站起身，冷冷地回她，“我和云儿两日后就要成亲了！她是你的嫂嫂，自然有资格坐在这里！”清冷的话语中暗含着不可违逆

的威严。

说话间，沐灵月已经走到了近前，她垂下眼眸，鄙夷地瞥了瞥我，冷笑道，“嫂嫂？那我来问她几个问题，若答得满意，我便唤她一声‘嫂嫂’！”

我仰首望着一脸不屑的沐灵月，心里料想：今日她是不让我难堪，定不会罢手的了！可是，已到此时，也由不得我退缩，索性站起身，一脸闲静从容地望向她，淡淡地说道，“问吧！”

沐灵月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番后，方蔑笑道，“好！第一，我且问你，你是何方人氏？双亲何在？”

她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我一时还真是不知该如何答她，说我本就是另一时空来的孤魂野鬼？还是编造一通？

正想着，沐灵月已经缓步走到了大厅中央，大声地叱问道，“答不出来了？哼！”稍顿，她继续问道，“第二，去年你本一直和睿王在一起，为何突然离开？而你又是如何离开的？第三，你和睿王在一起时，根本不会一点武功，为何短短半年时间，武功修为就变得如此高？”

这些问题，全是关于夜浮生对我下狠手的事情！我该怎么办？明明白白地答，还是缄口不言呢？想着，不由侧目望向夜浮生！

正在怔愣间，只听夜浮生大声喝道，“够了！灵月，你太过分了！”

沐灵月猛地扬头侧目，恨意斑斑地瞪着夜浮生，大声吼道，“我过分？”停顿片刻，只听她狠狠地说道，“你是沐月山庄的庄主，你成亲，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是沐月山庄的事！沐月山庄是我爹留下的，难道对于庄中之事，我没有一点发言的权利？更何况，我现在不过是问她几个问题，你就如此喝骂我？”由于沐灵月的特殊身份，她此刻激烈的语气，忿恨的眼波，极度不满的质问，竟然让在场的大多数人眉眼间均对她表露出深深的同情！

夜浮生墨如点漆般的双眸闪过一缕惊愕，似难以相信这些话竟然是从他一直钟爱的妹妹口中说出的，随后，其中漾起了一抹抹的哀恸，看着让人有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此刻，我真是后悔答应和夜浮生成亲。不是因为我不想嫁给他，而是实在不愿看到他如此为难！可

是，现下不是后悔的时候，而是应该想办法让沐灵月明白自己已经在不觉间被人利用了！想着，我瞟向了坐在一旁的玉姑娘，只见她似笑非笑地瞅着夜浮生和我，一副看好戏的模样。刚才觉得貌若天仙的她，现在在我眼中，怎么看，都似巫婆般，丑陋不堪！

这时，只听沐清涧说道，“灵月，你实在太无理了！快向庄主道歉！”

可是，在场的众人大部分都已为沐灵月的话所动，他们皆沉默不语，直愣愣地盯着沐灵月和夜浮生。沐清涧刚才一语，无异于孤掌难鸣！

沐灵月直直地走到我的面前，用她那双喷火的眸子赤裸裸地盯着我，“柳云昔，你回答不上来了，是吧？那让我来替你说！”说着，她转过身子，面对众人，一边用手指着我，一边高声说道，“她，于去年三月，蓦然出现在离京师不远地一座荒山古庙，在那里遇到了睿王。她和睿王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多日，并且她还亲自为睿王净身，换药，有了肌肤之亲。睿王见她还算老实，便将其带回王府，并让她住进了兰苑。”说至此，她不由搁下刚才高举的手，回身望着我，一抹狞笑在她嘴角绽放。

我静静地望着她，看着那抹狞笑在眼前放大，心已经如万箭攒过般剧烈疼痛起来。虽然，经历了上次她杀我之事，可是在我心中她还是瞒可爱的，只是性情有些偏激。然而，今日的她，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她一定是疯了！或许，这正是因为她有些偏激的个性导致的吧！想来，她是沐月山庄的小姐，从小到大，周围的人皆是如众星捧月般呵护着她，从没有谁会让她不满意的。今时今日，我抢了她最心爱之人，她这么做，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这时，只听她忿忿地说道，“然后，睿王又带着你前往追风堂见他师傅！在那里，你又看上了我清逸哥哥。于是，你不惜抛弃你的旧爱--睿王，不顾廉耻，凭着你那仅有的一点姿色，夜半勾引了我清逸哥哥，骗得他带你离开了追风堂。”

我直直地望着眼前不停张合的嘴，那句句不堪入耳的话，如把把锋利的匕首般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血液在体内疯狂地沸腾，汹涌，满腔的怒气随着奔腾地血液而盈满全身每一根毛管！我望着那张已经有些扭曲的脸，一字一顿地冷声说道，“我如何离开的追风堂，你可以

问你清逸哥哥。而且既然如你所说，我都攀上了睿王，又为什么还去勾引你清逸哥哥呢？要知道，睿王不论外表，才学，都绝对不会输于你清逸哥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何况，他还贵为王爷！”我想自己也一定是失去了理智，竟然口无遮拦地比较着夜浮生和秦如风！

沐灵月薄唇一咬，狠历地说道，“这不用问，分明就是你勾引了我清逸哥哥！至于你为何要离开睿王，这正是你的高明之处，因为睿王早已妻妾成群，而我清逸哥哥却尚未婚娶。而你野心勃勃，无法容忍自己仅仅给人做一个小妾，所以你就骗得清逸哥哥输送功力给你，还传你我们沐家绝学——落花流水剑！你以为这样，便可以爬上沐月山庄庄主夫人的位置了？”

我惊惶地望着沐灵月，满目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万千的委屈，如溃决的潮水般宣泄到了我的胸腔，奔腾到我的四肢百骸。

夜浮生一张原本苍白的脸此刻已经被气得涨得通红，脖颈上的根根血管也因为过于气怒而清晰地暴现。他愤然地指着沐灵月，暴喝一声，“沐灵月，你疯了吗？你给我闭嘴！”

沐灵月狠戾地瞥了眼夜浮生，吼道，“我不过说了事实，你就如此暴跳如雷？”稍顿，她转过头，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对我叱道，“可怜那睿王对你还一片痴心，我要是你，就回到他那里，给他做个小妾，因为做妾，已经是太抬举你了！今天，我就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你这个外表纯洁，实则肮脏不堪的女人的真实面目！让大家都知道你是个来历不明，水性扬花，不忠不洁地贱人！”说罢，她转过身子，狠狠地怒视着夜浮生。

自小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有被人这般羞辱过，更没有如今日这般当着一百多号人，被如此不堪地辱骂！虽然，沐灵月所言不实，可是这种事情，又如何能分辩清楚！因为我和秦如风共处一室为他换药，在王府借宿，和夜浮生夜半离开追风堂，这一切都是真的，包括后来他教我剑法，传我功力也都是真的。现在，即便我分辩自己和秦如风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也从未勾引过夜浮生，甚至从来没有窥觊过庄主夫人的位置，可是又有谁会相信呢？更何况，即便夜浮生将事实都说出来，就能让时光倒流，让刚才的羞辱似从没有发生过吗？

我脑子一片木然，耳旁充斥着沐灵月那些恶毒的叱骂声。在众人皆专注地瞧着夜浮生和沐灵月时，我已经木然地离开了大厅，悄然走

出了沐月山庄。我只是傻愣愣地向前走着，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何方，也不知道何方才是我的容身之处，……

[柳暗花明:第四十四章 嫉恨]

“啪！”一声巨响，夜浮生猛地挥起手掌狠狠地扇了沐灵月一个耳光！

一个鲜红的五指印清楚地显现在沐灵月的脸上，转瞬，那半张脸已经高高肿起，丝丝殷红的鲜血从沐灵月的嘴角溢了出来，那一缕殷红，在白皙瘦削的小脸上，在红肿的五指印衬映下，显得那么触目惊心！

沐灵月用那双噙满泪水的大眼睛愣愣地望着夜浮生！自出生以来，别说打了，就是重话，夜浮生也没有对她说过，从来对她都是呵护倍至，疼爱有加。为了柳云昔，他不仅第一次骂了她，也第一次打了她。沐灵月一边用手捂着脸，一边万般委屈地望着夜浮生，哽咽地哭道，“你……，你竟然打我，为了这么个贱人，你竟然打我？”

一向温文尔雅、淡定从容的夜浮生，今日已经被沐灵月的狂妄，无知和愚蠢气得肺都快炸了，多年来被教育得心绪要深藏的理念，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双眉高高扬起，额头的青筋直冒，一双已经被气红了的双眼怒视着沐灵月。他紧握着拳头，体内的怒火已经燃到了极至，似能将天地熔化了般，它们随着殷红的热血疯狂地奔泻到了全身每处毛管，烧灼着他每一根神经！

在场的众人，都吓得惊呆了！既惊诧于夜浮生的火冒三丈，也惊异于沐灵月地被打！虽然沐灵月今日言辞的确有些过分，可是谁又知道她说得不是真的？大家虽然闷头不吭声，可是那眼神中，表情里还是明明白白地表现出猜忌和疑虑。

看到沐灵月高肿着的脸，溢着鲜血的嘴角，满眶的泪水，夜浮生心底泛起了丝丝悔意，可是那缕悔意和疼惜随着沐灵月的那声“贱人”地吐出而顿时荡然无存，它们似流星般在心头仅仅一划即过。

稍顿，只听夜浮生气咻咻地说道，“沐灵月，如果你硬要说谁勾引了谁，那今日我可以告诉你，是我勾引了云儿。是我，趁着她夜半熟睡之际，将她从追风堂内摞走的。她的一身武功，也是我逼着她学

的，包括成亲，也是我要求的！所以，沐灵月，你不要侮辱云儿！你如果有任何不满，就冲着我来！”说着，他用手戳了戳自己的胸膛。

沐灵月此刻再也支持不住，嘴一瘪，“哇”地一声痛哭出声，泪水如决了堤的河水般从眼眶中奔涌而出。她双手捂着脸，转身就要向外跑去。

夜浮生眼见沐灵月要跑出大厅，厉声喝道，“站住！今日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能离开！”

沐灵月一听，一下僵在当地，不知是不是因为被夜浮生的威势所震慑，她哭泣的声音骤然停了，原本要举步奔跑的脚不由也收了回来。她垂着头，掩着面，站在那里，低低地饮泣着。

夜浮生极力平缓了胸中的怒气后，举步走向刚才一直似在看戏的玉姑娘身后，继而出人意料地一把抓住玉姑娘高耸的云鬓，微眯着双眼，用一种似能透射万物般的锋锐寒芒打量着玉姑娘面上每一点细微的表情，“说！今日是谁派你来的？”那声音轻如丝竹，却又透着一种摄人魂魄地狠历，如寒冰入髓，让玉姑娘不由打了个激灵。

玉姑娘抬起她那双剪水瞳，泪眼婆娑地望着夜浮生，楚楚可怜地说道，“夜，你弄疼奴家了！奴家不明白你的意思！”那娇滴滴，柔媚的声音，听来让人骨酥心摇。

夜浮生眉头一皱，收紧了抓着她发髻的手，不耐烦地喝道，“你别在我面前演戏！快说！”

玉姑娘头微微后仰，白皙如雪的脖颈勾画出一抹靓丽的弧线，因为身子有些后倾，她雪白丰满的胸部高高挺起，那欲露微露地半球，刺激着在场的每个人的眼睛。那一刹，夜浮生似乎也被迷惑了般，眼睛似不由自主地瞥向了玉姑娘胸前的丰满。

就在这时，玉姑娘突然伸手，翘起了她纤长的小指甲，直直地向夜浮生脸上刺去。在场的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愣当场。沐清涧立时大喝，“庄主，小心！”说罢，就一个箭步向这边奔了过来！一直垂首啜泣着的沐灵月听闻沐清涧的惊喝，猛然抬起头来，惊见此变，吓得惶然失措，脸色大变，连哭泣都忘了！

说时迟，那是快。夜浮生已经头一侧，躲开了那近在眼前的芊芊如玉葱般的手指，然后抄起右手，猛地死死扣住了玉姑娘正要第二次

袭来的手腕。他一边用手如鹰爪般死死地钳住玉姑娘纤细的手腕，一边如鬼魅般阴冷地笑道，“哼！这种小伎俩能骗得过我？”说着，左手向玉姑娘左手小指狠狠一弹，点点黑色粉末便从那血红色的豆蔻之下飞散开来，那飘扬在空中的乌黑粉末，将那美好的艳红豆蔻称得更加鲜亮刺眼！

玉姑娘眼见袭击失败，一张俏颜立时花容失色，“夜公子，饶命！夜公子，饶命！这都是王爷让我干的！”

夜浮生不以为意地望了望玉姑娘，冷冷地问道，“是吗？”他相信秦如风有可能会派玉姑娘来杀自己，却不相信秦如风会告诉灵月那些话，因为他明白秦如风绝计不会如此羞辱云儿，不管秦如风对云儿是真爱还是仅仅将她看成芳婷的替代。

玉姑娘泪流满面地哭道，“是，是王爷让我来破坏你们，然后乘机杀了你！真的！我说的全是真的！”

夜浮生左手腕一抖，一把薄如蝉翅般的银亮匕首已经从袖口处划了出来。他握住匕首，反手一扬，那匕首便直直地抵在了玉姑娘那吹弹即破的面颊上。这时，只听他狠历地说道，“那么说，那些话也是他教你说的了？”

玉姑娘用她那双若秋水碧波般的眼眸惶恐地望着夜浮生，不觉间，她尽力向后扬着，力图躲开那冰凉锋利的薄刃。

夜浮生怒喝道，“说！”

玉姑娘迟疑一下，点了点头，怯声说道，“全，全都是……，是王爷说的！”

夜浮生手一沉，将那匕首狠狠地压在玉姑娘那如桃花般娇艳的粉面上，“看来你是不肯说实话的了！那么，只好可惜你这娇美的面容了！”说着，一抹森冷如鬼戾般的笑容在脸上绽现。

玉姑娘一听，顿时全身哆嗦个不停，“别！夜公子，别！我说！我说！”

夜浮生放缓了手上的力道，不屑地叱道，“再有一句谎言，休怪我无情！”

玉姑娘哽咽地说道，“那日沐姑娘来追风堂，王爷……，王爷因为堂内出了事，没有时间见……，见她，便让奴家……，奴家去见了沐

姑娘。王爷听闻沐姑娘是夜公子……，夜公子的妹妹，便暗示奴家，最好趁着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杀了你！至于那些话，一部分是奴家从平日王爷断续的谈话中了解的，一部分是奴家编的。王爷并不知情！”玉姑娘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已经仿似蚊呐般轻不可闻。

沐灵月惊闻此言，张大眼睛，难以置信地望着因为胆怯而勾着头的玉姑娘！

夜浮生狠历的望着面前这个貌若天仙，却心如蛇蝎的女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云儿并没有得罪过你？”

玉姑娘抬眼怯怯地瞄了瞄夜浮生，踌躇半晌，方小声说道，“柳姑娘的确未伤害过奴家，只是因为王爷一直倾心于她，甚至她留宿过的房间，都要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却不肯碰奴家一下。奴家跟随王爷这么久了，却从没有走进过王爷的心，他心心念念的只有柳姑娘。所以……，所以……”说至此，玉姑娘已经不敢再说下去了，只是低垂着头，豆大的汗珠从额头缓缓冒了出来！

“所以你就编造出那些恶毒的语言，利用灵月的无知，来羞辱云儿，以泄你的私愤，是不是？”夜浮生气愤地大吼道。

玉姑娘此刻哪里还敢应声，只是垂着头，任由汗水浸湿她乌黑的云鬓，弄花她的粉妆。

夜浮生回头对沐清涧吩咐道，“清涧，去我的书房把案几上那盒药拿来。另外，再去牵一只公猪来！”说着，他转回头，目光凌厉地瞪着玉姑娘，沉声说道，“当日若不是念着你待我一番情意，即便真要利用你，也绝计不会花重金赎了你。想不到，你不知好歹，反而恩将仇报！哼！今日我要让你这个狠毒的女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说罢，他扬起左手锋利的匕首向玉姑娘被他紧扣在手的左腕袭去，转瞬，玉姑娘那如玉般的美手已经被卸掉了一只。

玉姑娘还未来得及哼一声，人已经痛晕了过去。接着，夜浮生眼都未眨一下，又卸掉了她的右手。夜浮生冷厉地瞄了瞄地上的那双美手，又望了望玉姑娘鲜血如注的双腕，继而清浅地一笑，抄手为玉姑娘点穴止了血。

沐月山庄，一直被夜浮生视为家一般，对山庄的所有人，他都看作为自己的亲人般，从来都希望能很好地保护他们，所以在沐月山庄中，他极少表露出自己狠辣的一面。今日乍现，厅内众人皆目瞪口

呆。虽然，他们都知道夜浮生一向威慑逼人，却从没有见到他用如此辛辣的手段惩治人！

这时，沐清涧已经一手拿着一盒药，一手牵着一头雄壮、肮脏的公猪走进了大厅！斯时，一股股难闻的恶臭立时溢满整个大厅，让在场的人都作呕不已！

夜浮生右手一扬，点了玉姑娘的穴，让她醒转过来。

玉姑娘悠悠睁开双眼，只觉双腕剧痛，不由放眼望去，却只见一双光秃秃的手臂，双手已经掉落在了地上！她的双眼立即惊吓得鼓突起来，如潮水般的惊惧之色从中奔泻而出，“啊！”那凄厉的尖叫声响彻了整个大厅，久久回荡不去。

夜浮生似乎异常讨厌那刺耳的声音，微皱眉头，猛地点了玉姑娘的哑穴。

沐清涧此时已经走到了他的身边，并打开了药盒，一枚萦白药丸放置在其中。夜浮生一手取过那药丸，轻轻捏在手中，他细细地望了望，继而对玉姑娘说道，“这药，名叫贪恋！至于效用，一个月后你便知道了！”他那似魔鬼般阴森可怖的声音骤然在大厅响起，让在场的每个人都不觉毛骨悚然！玉姑娘更是吓得如筛糠般抖个不停！

此刻，玉姑娘拼命地摇着头，双唇不停地张合着，似极力还想说些什么。夜浮生却早已没有听她再辩解的心思，微一倾身，捉住玉姑娘的下骸儿，然后向沐清涧递了个眼色。

玉姑娘见事情似乎已成定局，立时闭紧牙关，抿紧双唇。沐清涧得令后，立刻跨步上前，用力撬开了玉姑娘紧闭的双唇。夜浮生手指轻轻一弹，那枚晶莹剔透的药丸便已经滑进了玉姑娘的口中。由于那药丸沾水即融，所以还未待玉姑娘反应过来，它已经溶化殆尽。

夜浮生回身，用匕首将刚才沐清涧牵进来的那只公猪割了个口子。然后，他对沐清涧喝道，“清涧，把她带过来！”

沐清涧一把抓住玉姑娘的长发，将她拖了过去。虽然玉姑娘拼力挣扎着，然而此时的她无异于胳膊想拧过大腿般，一切力气均为白费。沐清涧将她拖近公猪后，便将其头死死压向那喷着血，臭气熏天的公猪。丝丝腥臭的猪血射进了她的口中。

夜浮生满意地瞧着这一切，淡淡地说道，“清涧，够了！给公猪止了血，然后派人将它和这个女人一起送回追风堂！注意，要将今日堂上的话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说给秦如风听！想必，睿王会满意我送给他的这个礼物！”说着，一抹森冷、邪魅地笑容在他脸上缓缓绽现！

沐清涧看了看手中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云鬓散乱的玉姑娘，躬身回道，“是！”说着，他一挥手，已经走来了两个沐家弟子。

夜浮生走到瘫软成一团的玉姑娘，不屑地嗤道，“你的下半生就和这公猪为伴吧！”

玉姑娘一听，不由吓得屁股尿流，裙缛湿了一大片。此刻，她似还想哀求什么，可是，她身后的两位沐家弟子早就不耐烦了，一把拖过她，并牵着那头公猪，朝厅外大步走去。

夜浮生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冷漠地望着逐渐远去的玉姑娘。

半晌，他方收回目光，想着刚才的一切，一抹失望、寒心的感觉涌现心头！自师傅过世，刚刚十五岁的自己便接过了沐月山庄庄主之位。七年来，自己呕心沥血为山庄打点一切，从吃饭穿衣，到传授技艺，自己莫不竭心尽力，可是到头来，却落得这番境地。临到关键时刻，竟然只有清涧一个人站出来！想着，他不由漠然地瞥了瞥跪伏在地的沐月山庄上上下下一百多号人。这些人，他们或是跟随师傅多年的人，或是师傅的族人，一直以来，他们依仗自己的资历，虽然表面尊敬自己，实则另有它想，以为师傅有恩于自己，自己养护他们似乎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任事似乎都应该尊崇他们的意思！而自己对他们稍加严厉，似乎便是忘恩负义，可是眼下这种情形，如果自己继续放任他们下去，估计以后只有看他们眼色行事了！师傅于己的恩情，自己自当铭记在心，可是这并不代表自己会任由这些人过于张狂！思虑间，一道如冰刀般寒锐的光芒从夜浮生眼眸中掠过，深深寒意，腾腾怒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它们如浓雾般渐渐弥漫开来，似要将整个大厅冷凝了般！

这时，夜浮生又想起了沐灵月，不由放眼望去，只见她羞愧难当地站在那里，似想说什么，却又不知如何说起般，只见双唇张合了几下，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夜浮生冷冷地瞥着沐灵月，心里暗自忖道：自己待她如亲妹妹般，而她却如此妄自尊大。虽然，她年幼无知，为人利用，可是她对云儿说话时的那份狠毒，真真让自己难以相

信，这就是自己宠溺多年的妹妹？寻思间，一抹痛心疾首的哀伤射出了夜浮生晶亮乌黑的瞳仁！这时，一个模糊的主意在脑海中隐约突现！可是他转念一想，现在不是自己详细考虑这些的时候，眼下最紧要的是应该好好宽慰一下云儿！刚才，灵月的那些指责，自己其实都能帮云儿辩护清楚，只是因为顾忌那些事情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以后复仇和复业的计划，所以自己才没有立即言明！可是，万万没有料想到灵月竟然如此过分，最终因为自己的迟疑和灵月的狠历，致使云儿遭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想着，万般的愧疚如潮水般在心头涌现，他不由敛了刚才的思绪，回转身子，望向正位！

这一望，夜浮生的心立即如坠万丈寒渊般冷彻不已！正位上哪里还有柳云昔的身影！他立即似失去了心神般惶恐不已，一张脸完全垮了下来，只听他失声喊道，“云儿？”眨眼间，他已经张慌地转过身，又环望了一遍大厅，当确定云儿的确不在时，他整个人似被掏空了般失魂落魄地怔愣当场！转瞬，他疯也似地冲出了大厅，同时焦灼地大喊道，“云儿！云儿！”众人还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一片白影已经从眼前一闪即过。

“云儿！云儿！”那一声声焦急、凄痛地呼唤响彻整个山庄，深深地拨动了在场每个人的心弦，心灵地剧烈震颤让众人面面相觑，从没有想过夜浮生会有如此哀恸的一面。随着夜浮生地逐渐远去，那声音也越来越轻渺，可是却更加清晰地久久回荡在众人耳畔！那缭绕地余音让人更加震撼，更加铭记难忘！

沐灵月更是不敢相信似的，起身追扑到了门边。她双手扶着门柱，难以置信地望着夜浮生急切，仓惶地背影，她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再挽回夜浮生的心了。她原以为可以借着今日对柳云昔的一击，让夜浮生回心转意，从现在的情形看来，她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为人利用，不仅毁了自己在夜浮生心中的形象，还揉碎了他的心，甚至连他把自己当作妹妹的那份情意也毁之殆尽了！心中难以名状的悔恨和委屈，化作晶莹的泪珠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她低低地抽泣声，在沉寂，悄静的正厅里，轻轻回荡，……

沐清涧立即清醒过来，忙对还呆愣当场的众人喝道，“还不快去找柳姑娘！”

此刻，众人似从梦中惊醒了般，忙翻身起来，向厅外跑去！

沐清涧回身望了望依然饮泣不止的沐灵月，略一迟疑，转身奔出了大厅！我茫然地向前走着，也不知自己走了多远，来到了一片山林中。此刻，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皓月当空，静静地挂在如浓墨般深邃的夜空中，如水般的月光倾泻下来仿似银河坠地，树木，草丛皆似蒙了层白霜般清亮寒冽。渐起的夜风，拂扰着幽密、茂密的树林，响起了一阵阵“沙沙沙”的声音，似悠扬的歌声，可是此刻的我听来，却若阵阵凄厉的哭声，它们扰拨着我心中的琴瑟，奏起了一首哀伤的乐曲！那颗原本就有些寒凉的心，此刻已似被晾在冷冽的夜风中般更加寒彻不已！

今日正厅上发生的一切，依然清晰在目，沐灵月那狠毒、霸道的声音还在耳畔回响。其实，沐灵月的羞辱固然让我难堪，可是我的委屈更多地来自夜浮生的缄口。我和他之间的一切，他最清楚不过！虽然他也有阻止，可是却没有站出来为我辩护，任由我被沐灵月羞辱！这是最最让我伤心之处！我的爱人，我愿为他上刀山，下火海之人，就是这样地待我？虽然我也隐隐猜到夜浮生当时没有明言的缘由，虽然我也知道在一个男人有三妻四妾的时代，能做到象夜浮生这样，已经难能可贵了，可是浓浓的失望之意还是不由盈满了我整个胸腔，充斥了我整个人！或许正如以前那个时代里的一句话形容的那样，爱情是女人的全部，却只是男人的一部分。可是，无论怎样，我的一颗心已经碎成了千百片，我不知道它还能不能复原，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即便复原，那伤痕还是会清晰地存在，它将一直在我心底暗藏着！

此时，我感到腿脚有些酸软了，于是寻了一棵大树，倚靠着，坐了下来！

“身后的朋友，你也跟了这么久了，不累吗？”我背倚着大树，望着淡黄色玉盘似的圆月，轻声说道。

刚开始，我并不知道身后有人，待心绪渐渐宁静下来，方才察觉，所以也不知这人是什么时候跟上我的。不过，从这人的步履来看，应该是个男性，而且轻功不错！起初，我还有些担心，不过后来看到他总是不紧不慢地跟在我的身后，并没有进一步地行动，警觉的心也就放松了下来！

身后那人迟疑了片晌，方踏着杂草，枯枝，慢慢向我走了过来。那稳健的脚步声，在轻寂、幽森的树林中，是那么清晰，这似曾相识的声音轻轻地敲击着我脑海中的记忆，一个清癯、真诚的身影在我脑海中浮现！我的心猛地一惊，难道是他？我不由侧头探望，一道修长的身影在一地如银的澄辉中，缓缓向我移了过来！此时，我已经确定他的的确确就是自己刚才猜测的人！

我轻幽地长叹一声，“清影，是你吗？”那轻幽的话语，淡若似无的叹息，在静谧的树林中，在清幽的月影里，显得那么深重，无奈！

“是！”沐清影熟悉清越的声音悠悠地响了起来！说话间，他已经走到了我的身旁。

我淡淡地笑了笑，拍了拍身旁的草地，“坐下吧！”

沐清影犹豫了一下，还是在我身旁坐了下来！

我垂首，一边拨弄着身旁茂密，青郁的小草，一边问他，“你，怎么来了？”

半晌默然之后，沐清影轻声说道，“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

如山泉般清明澈越的声音，虽然轻淡，可是却如鼓锤般重重地撞击了我的心鼓，引来我心鼓的剧烈震颤！我侧眸，望向他！今夜月光异常澈亮，所以他的表情清晰在目！依然是一脸的恬静，可是眉宇间，唇颊间，暗暗隐示了一份坚定，那清明幽亮如两颗宝石般的乌黑眼眸中毫无遮掩地透露着深厚的真诚！

“虽然我不清楚那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大厅上也无法帮你说什么，但是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他诚恳地宽慰着我。

诚挚的话语，坚信不移的神情，触动了我心灵最深处的那份痛楚，不了解的人尚能如此信任我，知情之人却没有为我辩解一句，一天以来的委屈，如洪水猛兽般一下全都涌上了心头，它们幻变成千万滴泪水，似迢迢不断的春水般，不尽地流淌着，……

沐清影缓缓地抬手揽住了我的肩，轻轻拍着我的肩臂，我此时再也忍不住了，扶着他的肩，失声痛苦起来！他一直默不吭声，只是用那柔缓地轻拍无言地抚慰着我。

一时之间，幽静的林中响彻着茂密树叶拂动的“沙沙沙”声音和我哀恸，凄婉的哭声，……

不知是因为今日走得太久了，还是因为哭得太累了，不知不觉间，我竟然睡着了。沐清影轻轻地揽着熟睡的柳云昔，静静地坐在树下，细细地品味着这和她难得的相处之时。虽然，他明白自己此刻这样做有些趁人之危，虽然，他明知自己和她今生有缘无份，但是却依然不愿也不舍拿开自己拥着她的臂膀。因为他想多给她一些慰藉，一些温暖，……

今日，大厅上发生那些之时，自己眼见柳云昔万般委屈，却无力相帮，心犹如热油煎着般难耐而痛苦。在众人皆注目大哥和沐灵月时，自己却悄然发现她默默地离开了大厅，自己毫不犹豫地跟随在她身后。虽然，自己不能做些什么，可是，依旧希望能在她最伤心之时，给她一份慰藉。以柳云昔的性情，她刚才那么悲伤地哭泣，想来不会是因为沐灵月的羞辱，估计和大哥的缄口不言有关吧！大哥那么爱柳云昔，他为什么会那么做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沐清影用幽静地眸光沉沉地望着柳云昔，她那俏丽瘦削的脸颊依然有滴滴莹润的泪水，它们在清明的月光映照下，泛着莹亮的光芒，似颗颗玉珠般。他不由抬起手，轻柔地为她拭去脸上的残泪，那柔滑的轻触，让他不由想起了在隶洲时的情景，想起了他和她的欢笑，想起了她为了救他而身受重伤，想起了在暗道中时她扑到自己怀里的情景，他的心绪久久不能平复，可是事过境迁，它们只能成为自己心灵深处一份弥足珍贵的回忆！在悄无人际的时候，自己轻轻地将它们取出来，细细咀嚼，静静地思忆，……

[柳暗花明:第四十五章 离开]

至黄昏时分，沐清涧才带着众人回到了沐月山庄。这一日，他们基本上将附近的小镇，山岗，河边都搜了个遍，却没有找到柳云昔的丝毫踪迹。然而，夜浮生却还没有回来。沐清涧一面派人去找夜浮生，一面自己亲自守候在大门旁，焦躁地等待着夜浮生的回来。

皎月当空，银辉流泻，方才有一个寂寥、孤独的身影如鬼魅般向依旧灯火通明的沐月山庄轻轻飘来。

一直等候在大门处的沐清涧远远望见了夜浮生，忙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地跑了过去，“庄主，你可回来了！”随着奔至近前，他定睛

望去，夜浮生一脸的颓丧，眉宇间尽现疲惫之色，眼眸中不由自主地泄漏出抹抹淡淡的哀愁和揪心的愧疚。

夜浮生和自己是一块儿长大的，从小到大，夜浮生向来都是英气勃勃，淡定从容的！可孰知，今日的他却变得如此低迷，如此动情易感！看来这心一动，情一发，便害人不浅！他真有些后悔上次在枫洲应该自己亲自去，一时大意，让灵月去办，非但没有成功，反而弄巧成拙，让两人走得更近，让夜浮生更加泥足深陷。时值今日，已经无法挽回，只有寄希望于夜浮生早些醒悟，斩断情思或者柳云昔能回来，真正理解夜浮生，助他一路走下去。

夜浮生似刚从幻梦中醒来般，驻足抬首，蓦然望见沐清涧，他那双若寒星般的眼眸立即闪过一片焦急之色。随即，他急迫地问道，“云儿可找到了？”

沐清涧沉重地摇了摇头，“我们将附近找遍了，都没有发现柳姑娘的任何踪迹！不过，十里外的苍浪山我们还没有去找过，今日天色已晚，明日一早我便带人去那里看看！”

夜浮生深叹一息后，缓缓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往山庄行去。今日他一直自责不已。早上，自己真是被沐灵月气极了，如果当时稍微多注意一些云儿，如果当时自己毫不犹豫地为云儿澄清事实，一切都不会是这样的！可是，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两人一前一后刚刚行至二门处，便望见一脸焦灼，双眉紧颦，来回踱着步的沐灵月。

沐灵月一见到夜浮生，立刻眼睛一亮，双眉舒展，如一只小鸟似的扑向夜浮生，“清逸哥哥！”那欣喜，激越的声音暗射出她刚才内心的深切焦虑。

夜浮生身形向侧一闪，躲开了沐灵月，却也没有立即离开，只是冷冷地瞅着她。

沐灵月立时僵愣当地，举起的手停在了半空，双眸中先是掠过一缕失望，继而泄出一波波的委屈。她望着一脸冰霜的夜浮生，诺了诺嘴，继而垂下头。稍适，她思虑一番，似下了决心似的，跨步上前，双手抓住夜浮生的胳膊，怯生生地说道，“清逸哥哥，对不起！”说着，尽力做出一副可怜兮兮地样子，用一双凄楚不堪的大眼睛望着夜

浮生！她不相信疼爱她十几年的哥哥会真得能狠下心，再也不理自己了！

夜浮生漠然地打量了沐灵月一番，随即不带一丝情绪地说道，“别叫我哥哥！我没有你这个妹妹！”说罢，他撇开沐灵月抓住自己的手。

沐灵月见夜浮生无论如何都不肯原谅自己，心头一酸，嘴一瘪，噙着泪，哽咽地说道，“我都说过对不起了！还要怎么样嘛？”

夜浮生用若寒霜般的眸光瞥了眼沐灵月后，狠声喝道，“对不起？对不起就能收回你今日厅堂上的话？对不起就能找回云儿？”说罢，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去了！

沐清涧望了望沐灵月，迟疑片时，最终也随着夜浮生离开了！

沐灵月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院子里，皓月下，她娇小的身影显得那么纤弱、单薄，又是那么孤独，无依。她望着夜浮生逐渐远去的背影，大颗大颗的泪珠又一次落了下来。那滴滴泪水，在如乳如练的银辉照耀下，在白皙面颊的衬映下，泛出清冽寒薄的光芒。她抬手，尽力抹去那渐渐已似小溪般的泪水，孰料那泪溪却越抹越流淌得更急！想着夜浮生对自己过往的关爱，疼惜，想着他刚才的冷狠，原本对柳云昔稍稍有些淡化下来的怨恨之情一下若滔滔江水般迅即地涌上心头，并随着奔腾的血液，而在身体里肆意流动，它们充斥到她周身的每个毛孔，每根神经。随着思绪辗转，沐灵月原本娇俏的脸竟然有些扭曲、变形了！

行到书房外，夜浮生对身后一直跟随着的沐清涧淡淡地说道，“清涧，你下去休息吧！”那极力保持淡然，平静的声音中还是不由自主地隐射出丝丝疲累和无奈！

沐清涧望着夜浮生孤单，憔悴的背影，想了想，还是回到，“是！”随即，转身离去了！他刚走几步，又不放心似的回头望了望，见夜浮生进了书房，方放心地离开了！早春的山林中，薄雾弥漫，晶莹透亮的露珠安卧在树叶上，小草上。在一阵阵湿寒之气的侵袭中，我悠悠地醒了过来。谁料想，醒转后，扑鼻而来的不是林间清新的空气，而是一阵浓浓的烤兔香味。定睛一瞧，沐清影穿着一件白色中衣，正在不远处静静地翻烤着一只兔子。他专注地望着那只已经烤得七八成熟的兔子，时而熟练地转动一下树枝。我正准备起身走过

去，无意中，眼眸却瞄到自己身上正盖着他的外衣，想着昨日的情景，脸一下羞得通红。我定定神，拿起衣服，起身走到了他的身旁。

沐清影一边继续烤着兔子，一边对我轻声说道，“衣服穿上吧，早晨冷！”

我望着只着了件中衣的他，想了想，还是将衣服披到了他的身上。随即，我对他柔声说道，“我没事！”

话音一出，他转动树枝的手蓦然停了下来。稍适，他一边继续翻烤着兔子，一边淡然地说道，“坐下吧！快要好了！”

我点了点头，在他身边找了块石头，坐了下来！想着昨日他的暗暗跟随，无言的宽慰，踌躇半晌，我轻声对他说道，“昨天，谢谢你了！”

沐清影从架子上取下已经烤熟了的兔子，晾在一旁。然后，他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对我说道，“没什么！沐灵月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被大哥宠坏了！”

他那原本准备安慰我的一番话语，殊不知，却勾起了我的心事！想着昨日的一切，我的心又开始隐隐作痛。思来想去，我决定暂时不回去了！这倒不是因为我怕沐灵月或沐月山庄那些人，也不是因为我对沐灵月昨日那些话有所顾忌，而是想重新思量一下和夜浮生的感情！好在寒霜剑，我一向随身带着，加上身上还有一些银票，独行一段时间，想来也不是难事！

思量间，沐清影已经撕了一只兔子腿递了过来。我接过那只兔褪，对他说道，“吃完了，你回去吧！”轻柔若春风般的声音却透出了我的坚定！

惊闻此言，正准备撕下另一只兔褪的沐清影立刻停住手，一脸惊诧地望着我，眸中射出股股不可思议的目光，“你要离开？后日不是还要和大哥成亲吗？”

成亲？在这事以前，我确实决定嫁给他。即便将来有一天自己可能会离开，可是自己还是要和他成亲，因为至少我可以拥有一段甜蜜的回忆，至少我曾经是他的妻！这样，方不妄我们一番深情苦恋。虽然，至目前，我依然相信夜浮生还是爱我的，可经历了昨日的一番事情以后，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成亲这件事情！

寻思一会，我字斟句酌地对沐清影说道，“你回去转告你哥，我一切都好！至于亲事，……”稍适，我垂眸，低声说道，“再说吧！”言毕，我便再也不坑一声，只是专心地吃着兔肉。虽然沐清影手艺确实不错，将兔子烤得皮酥柔嫩！然而，此刻它们在我口中却犹如嚼蜡般！

沐清影默默地望着我，那双如碧潭般深邃的眼眸中看不出一丝情绪。片时，他方收回眸光，撕下一只腿，吃了起来！

四周一片静谧，只有篝火燃烧地噼噼啪啪的声音，其间偶尔夹杂着小鸟“啾啾”地鸣叫声，它们仿似沉寂的湖面上扔下的小石子般，让原本有些沉闷的气息有了几许生动。

沐清影若有所思地用完一只腿后，方缓声劝解我，“云昔，首先，我认为你根本不必介意沐灵月的话，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者，大哥那么爱你，昨日他之所以那么做，想来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更何况，当时事情只进行到一半，你便离开了，至于之后是什么情况，你并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认为你至少应该回去将情况了解清楚后，再做决断！”

他诚挚的话语若冬日的阳光般淡淡的温暖着我的心！我一面勾着头继续吃着，一面审度着他的话。说实话，我并没将沐灵月的话放在心上，因为离开夜浮生，我和沐月山庄就没有一点关系了，他们如何看我，我根本不会介意！至于他说的另外两点，我不是没有想过，只是我认为：沐月山庄，对于夜浮生而言，无疑是他的家。他和沐月山庄无异于血脉相连的关系。对于沐灵月，他更是如此，上回沐灵月差点杀了我，他不是连句重话都没忍心说她吗？昨日不过是一番羞辱，他又能对沐灵月怎样？如此看来，回不回去，都一样！想定之后，我抬首，凝视着沐清影，淡淡地问道，“假若你是夜浮生，会认为是我重要些呢？还是沐灵月和沐月山庄更重要？”

沐清影双手搁在膝头，用那双澈明清亮的眼眸深深地注视着我。好一会，他才从口中吐出了一个字，“你！”声音轻若丝竹，却透露出一股无比坚定的信念！

在沐清影郑重、诚挚的凝视中，我不由垂下眼帘，将一切又重新思量一番，稍后，方对他说道，“好！那我听你一次，回去看看再走！”

沐清影点点头，可是他那深幽若墨玉般的眼眸中却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哀伤！说实话，我不大确定，因为那只是若流星般一划即过!或许是我眼花了？我这样告诉着自己！

我们吃完以后，沐清影便前行领路，出了山林，向山下行去！夜浮生静静地坐在书房的窗下，身旁的小几上盛着刚沏的香茶。那幽幽的茶香随着袅袅升起的轻烟，渐渐盈满于室。他举起茶盏，轻啜一口香茶后，转身推开了窗户！立刻带着缕缕寒气的清新空气便从窗户涌了进来，冲淡了方才一室的茶香。那丝丝寒气，加上茶汤的入口，原本有些头昏脑胀的夜浮生一下有了丝丝清醒！他望着窗外摇着新绿的柳树，吐着花骨朵的桃树，李树，不由有些怅然！春意昂然，景色怡人，可是心中的爱人却因为自己的过失而离去！而且，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她身在何方！

昨日，疲惫一天，本就有些憔悴，加上又一夜没有合眼，此刻的夜浮生不仅双眼布满血丝，而且那眉宇间，神情中的疲累之色，已若腻雲般浓浓漾开！昨日，他深思熟虑一夜，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所以天一亮，便派人去将沐清涧找来！

“砰砰～”

那清脆、短促的敲门声，在悄寂的晨曦中显得异常响亮！夜浮生立刻止了思绪，收回望着窗外的目光，回首对着房门轻声吩咐道，“进来！”

“庄主，不知有何事吩咐？”沐清涧一进门，就问道。今日一早，夜浮生便派人来找自己，想必定是有什么异常紧要之事！

夜浮生勾下头，举盏泯口茶汤，含润片刻，吞下后，方说道，“清涧，午饭后你去将全庄的人都召集到大厅，我有事要宣布！”

沐清涧一听，立即抬眸望向夜浮生，丝丝疑惑从那双向来恭顺的眼眸中射了出来。他迟疑片晌，方垂首，回道，“是！”说罢，转身向门外走去。

正当沐清涧就要掀门而出，夜浮生突然又开口喊道，“清涧，等一等！”

沐清涧忙收回正要跨出门的脚，转身躬首问道，“庄主，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交待属下去办吗？”

夜浮生打量了会儿垂首恭立的沐清涧，方缓缓说道，“清涧，我先和你说一说吧！你也好有个心理准备！”说到此，他停住话头，抬头打量了一下整间书房之后，缓缓说道，“我决定将整个沐月山庄交给沐灵月！一会便当众宣布！”

沐清涧一听，立刻双膝跪下，“庄主，请三思啊！”说着，他已经膝行几步，跪到夜浮生的身前。随后，他诚恳地说道，“柳姑娘，的确是个好女孩，她的离开，固然可惜，可是庄主不能因此而一蹶不振！因为庄主是轩辕家的后代，庄主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啊！”

夜浮生淡淡地苦笑一下，继而不以为意地说道，“清涧，你说的，我没有忘记！从我记事以来，师傅，你，还有那些已经过世的前朝遗老们，便不停地告诉我这些！恐怕我想忘，也忘不掉了！”说罢，他深重地长叹一声，似想将心中长期以来背负的那些重担给暂时卸掉般，可是没料想，那声叹息非但没有带来片晌的轻松，反而使房内的空气更加凝重，压得夜浮生似乎快要憋气般，他不由缓缓转过身子，将头微微探至窗外，以此来让自己憋闷的心有所缓解！

“那庄主为何要将沐月山庄交给沐灵月？”沐清涧不解地问道。

夜浮生耐心地解释道，“昨日的情形，你都看到了！我也就不再多说！这么些年来，我极力地守护、照顾他们，现而今似乎都变成了我理所应当做的了。而且你也看得出他们依仗自己的资历和与师傅的亲族关系，似乎并不怎么待见我这个庄主。再者，你心里也明白真要到了关键时刻，这些人中也没有几个能派上用场的！更何况，没有他们，我一样能做到我该做的事情！另外，对于灵月，她已经成年了，也是该她历练历练的时候了！”

一袭条清理晰的解释后，沐清涧便深澈地体会到了夜浮生对沐灵月的良苦用心，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只是，自己呢？多年以来，他都以夜浮生为马首是瞻，夜浮生这时突然要离去，自己真有些措手不及！想了想，他对夜浮生说道，“庄主，属下还有一事想问！”

夜浮生转过身，倾身扶起了沐清涧，同时用那双深幽似沉沉夜色般的眼眸细细打量着沐清涧。眼前的这个属下，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却因为常年操劳，而双鬓有些斑白。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己忠心耿耿，为自己鞍前马后不停地奔波。想着，夜浮生不由有些感慨万千！沐清涧想要问什么，夜浮生其实早已明晓，遂直接说道，“清涧，你要

问什么，我明白！虽然，我不再是庄主了，可是除了清影，还是希望能够带你，沐英和沐尘一起走！不过，这自然要先征得你们的同意！”微颤的语音，微激的口气，分明显示出夜浮生此刻有些不舍的心绪。

沐清涧一听，立刻又要跪下去，却被夜浮生硬生生地扶在半空。

“不要多礼！”夜浮生诚恳地说道。

此刻，沐清涧的双眼有了点点热湿的感觉。稍微镇定一下，他铿锵有力地说道，“属下愿意永远追随庄主！”

夜浮生嘴角一扬，一抹欣慰的笑意在面颊上绽放开来！稍适，他笑着说道，“去吧！完了，准备一下，我们后日一早启程！另外，记得派人通知一下沐英！”

沐清涧一听，猛地失声问道，“后日一早？”难道庄主这么快就忘掉柳姑娘了？一丝疑惑在心头涌现！想着，沐清涧不由眉头微蹙，双唇微抿！

夜浮生见状，不由仰头长叹！那深重的叹息将室内刚刚有些轻悦的气氛又变得哀婉不已！静默半晌，他方说道，“你是在想我为何不再等云儿了，是吗？”

沐清涧见夜浮生一下就猜到了自己的心思，脸不由腾地一下红到了脖子根！稍后，他红着脸，点了点头。

夜浮生阖上眼帘，沉吟半晌，缓缓说道，“明日若再无音信，她便不会再回来了！”说罢，一抹苦涩至极的笑容在他嘴角绽放！想着柳云昔永远地离去，夜浮生的心便似被刀割般疼痛异常。想来这刻苦铭心的疼，今后将一直伴随着他，并让他终身难忘！

一时，二人皆沉默不语，各自想着心事！不过，从夜浮生身上散发出来的那抹哀伤气息，渐渐氛氲到了整个房间，让一向沉稳的沐清涧都有了些许感染，他原本平静的心绪犹如春风吹皱了的湖面般有了点点波动！

好一会，夜浮生方启口说道，“去吧！”

“是！”说罢，沐清涧转身出了房间。用过午饭后，夜浮生缓缓步出书房，向大厅走去！刚走了一半，却见沐清涧行色匆匆地迎面而来！

夜浮生不由有些好奇地问道，“清涧，何事如此匆忙？”

沐清涧忙停住脚，忧心忡忡地回道，“属下早上去通知众人，却独独不见了清影！去房间一看，似乎一夜未归！”

一夜未归？难道清影昨日……想着，夜浮生不由抬头望向沐清涧，却正对上沐清涧望向他的目光，两人眸光一触，相互便已知晓对方心中的猜测竟然和自己一样！可是，二人的心情却完全不同。沐清涧见柳云昔似乎还有回来的可能，一丝隐忧在心中浮现，眉头不由微皱，而夜浮生却因为这意外的消息，有了一丝惊喜，它们毫无遮掩地在他的眉眼间显露出来！可是，一天一夜了，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呢？难道……想到此，他的心不由揪成了一团，可是转念一想，他觉得自己似乎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若他们真要离开，在雷州时，便早已走了！他的心不由渐渐舒展开来，可是依然有些微的紧绷，让他不能完全放下心来！

这时，沐清涧又问道，“庄主，是否将沐尘和沐柳一起叫到大厅？”

轻声的问语扰断了夜浮生的思绪，夜浮生收神，思忖一下，说道，“叫上一起去吧！”

“好的！”说罢，沐清涧转身向沐尘和沐柳禁闭的房屋走去！半个时辰后，沐月山庄的所有人都来到了大厅。经历了昨日之后，乍见今日又是全体聚集，大家都有些诧愣不已，不由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着。当见到前几日被夜浮生宣布紧闭的沐尘和沐柳也来到了大厅，刚才还只是时有若无地议论声已经变成了一片“嗡嗡嗡”的声音，大家都猜测着今日所为何事。沐灵月最后来到大厅。不知她是因为昨夜没有休息好，还是因为哭得太厉害的缘故，她的双眼有些肿。她一进大厅，便立忙垂首，拣了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悄悄地坐了下来！

坐在偏厅的夜浮生见众人皆已到齐，遂起身走向了大厅。

他一跨进大厅，厅内纷纷的议论声立时全部消失了，变得一片静寂。他缓缓踱到正位上坐下，环望一遍众人后，沉声说道，“今日召集大家来，是想宣布一件事情！”

众人一听，立时屏息凝神，专注地望着夜浮生，目光中满是期待！经历了这几日的争突，他们似乎很想知道夜浮生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夜浮生淡然地望了望众人，继而又用满含关切的目光射向一直垂着头的沐灵月，稍顿，才朗声说道，“今日，当着大家的面，我将庄主之位传给沐灵月！后日，我会离开沐月山庄！除了清影之外，清涧，沐尘，还有沐柳，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跟着我走！”

此话，犹如平地惊雷般，震惊了大厅内的每个人。大厅立时如炸开了的一锅粥般，唧唧嗡嗡地议论不停！联想这几日来的情景，刚刚还有些迷惑的众人似乎一下都明白了夜浮生为何突然宣布放弃庄主之位的缘由了！

这时，一个二十来岁，愣头愣脑的男子站了起来，突兀地问道，“庄主，沐家有恩于庄主，老庄主更是养育了庄主，现在庄主怎么能够因为一个女人就撇下沐月山庄上上下下两百来号人呢？”

夜浮生一张脸立时阴沉下来，旋即只听他冷笑道，“庄主？你这口气，这质问，是把我当成庄主吗？”稍顿，他用如冰雪般的寒芒扫了扫厅内的众人，继续说道，“沐家有恩，我沐清逸不会忘记！以后，沐月山庄每月的开销，我会按时派人送银两过来，至于其他的，我便不再管了！”说到此，他用若锋利的刀剑般凌厉的目光瞄了会儿方才问话的那个青年男子，稍顿，继续说道，“至于我是不是为了一个女人放弃这庄主之位，你管不着，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无权过问！因为从刚才开始，我便不再是你们的庄主，所以这也就成为了我个人的事情！我没有兴趣在这里和你们讨论！”

惊闻夜浮生将庄主之位传给自己，沐灵月立时如被五雷击中般，怔傻当地，此时，她才略有些回过神来。听闻夜浮生上述一袭话后，她起身，缓缓走向夜浮生。沐灵月想着守护了自己十多年的哥哥，此刻竟然要离开自己，不由惶恐不已，似将失去主心骨般。她心疼地望着一日之间似乎憔悴了不少的夜浮生，哽咽地问道，“清逸哥哥，你怎么这么狠心？你不管我了？我已经道了歉了呀，难道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我是你最疼惜的妹妹呀！”那梨花带雨，楚楚可怜的模样，那凄楚的声音，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免为之动容。大厅内一下变得安静异常！

夜浮生望着泪眼迷离的沐灵月，心似被针扎般，一丝不忍划过心头，可是一想到昨日沐灵月对柳云昔的那份狠历，想到她的莽撞，夜浮生又硬起了心肠。

他对沐灵月的话似乎充耳未闻般，只是继续对她交待道，“至于你的婚事，既然你坚决不肯嫁给唐晓生，我遂去征求了唐晓生的意见，他已经同意和你解除婚约！人，我会带走！不过，因为他现在伤势未愈，不便移动，所以可能还会暂时在沐月山庄住一段时间，希望你念在我的面上，好好待他！”

听着夜浮生这番宽厚的离别话语，沐灵月心头一酸，不由泪盈满眶。想到夜浮生地即将离去，想到在他们共同度过了十多年的沐月山庄中再也见不到夜浮生了，她便觉得自己一定会疯了的！想着，沐灵月便不顾一切地扑向了夜浮生，似希望尽自己这最后的努力，极力挽留下夜浮生！

沐灵月跪在夜浮生的面前，双手紧紧地抱住他，同时一面摇着头，一面伤痛不已地哭道：“清逸哥哥！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

沐灵月那凄厉、哀伤的哭声似一把厉刀般深深地划过夜浮生的心，看着跪扑在他怀里的灵月，想着过去十多年来他们共同度过的时光，想着她以前的娇俏可爱，他真有些忍不住了，差点想收回自己刚才的话！但转念一想，灵月今日的依赖、霸道、狂妄和无知，正是因为自己以前对她过于娇纵才造成的！若自己再这样下去，岂非害了她一生？更何况，自己也骗不了自己的心，自己对她仅仅只有兄妹之情，所以既然自己不能保护她一辈子，那么就应该让她锻炼锻炼！想着，他不由缓缓伸出手，想扶起沐灵月！我和清影展了轻功，行了大半天，回到了沐月山庄。

进得山庄，却发现庄内一片鸦雀无声，而且一个人都没有看到！正在呐闷间，却听闻大厅那边似乎有声音传来，遂径直向大厅走去！

到得大厅附近，想着又要和夜浮生相见，心中不由七上八下的。没有见到他时，我对离去的想法是非常坚定的，可是时下我不由担心，若见了面，我还会那么坚决吗？可是眼下到了近前，已经由不得自己再后退了，心头不禁有些后悔答应沐清影回来！

身旁的沐清影对踌躇不前的我轻声催促道，“走吧！”

我犹豫一晌，点了点头，然后和沐清影一前一后拾阶而上。厅内隐隐传来的哭声，让我有些惊诧不已，不觉间加快了脚步！

待我站到平台上，疑惑地望向大厅内时，却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夜浮生坐在正位上，双手轻拥着扑在他怀中的沐灵月，双眸低垂，怜惜地望着她。而沐灵月也环抱着夜浮生的腰，异常伤心得哭着。

这一幕无异于五雷轰顶般，震慑了我整个人。我的心顿时如被人从胸中掏了出来，并扔在地上用脚使劲跺了几脚般，那疼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真真让我肝肠寸断！我的精、气、神似全都被抽掉了，人只是虚妄、木然地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地望着相拥的两人！

这时，听到厅内传来低低的议论声，“庄主肯定是被那妖女迷惑了！”

“就是！否则他怎么会那么狠心地待灵月小姐呢？”

那此起彼伏的声音，让本已木然地我，更加痛不欲生，我的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泪水攸地一下盈满了眼眶，顺着面颊不断流淌。

沐清影对厅内的这般情景也非常意外，怔愣一下，忙回身急切地宽慰我，“云昔！别急！”

此时，我一下清醒了过来，忙极力镇定自己那似惊天骇浪般的心潮，同时用手抹去了脸颊上的泪水，脑子若启动的马达般飞速地运转起来。那小声的议论，暗示了夜浮生昨日似乎并没有为我辩明，或者至少没有辩明清楚，而且沐灵月那般羞辱我，现下他反而还和她一副生离死别的样子。既然如此，我还留下来做什么？可转念一想，即便我真要走，也得将一切说明白，否则我便真得成了他们口中的妖女了。虽然我不在乎，但是不能辜负了沐清影这一日一夜来的慰藉，至少要让沐月山庄的人明白我是怎么样的人，也不妄沐清影昨日的一番苦心！想着，我立即起手，迅猛地点了沐清影的穴道，让他怔怔地站在那里！正要起步，我又点了沐清影的哑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希望他不要再插手这件事情了！

此刻，厅内的众人也因为沐清影刚才的那声劝慰而回过头来，惊诧地望着厅门。

夜浮生也因为那声话语抬起了眼眸，他那双黝黑的眼眸中先是闪过一抹惊讶，继而掠过一片惊喜。他忙一把推开沐灵月，向厅门奔了过来，“云儿！”那清越、亲昵的声音分明地透射出此时他心中的喜悦！

沐灵月被夜浮生撇开后，有些不知所措地转过头来，待发现站在门外的我，刚才还凄楚，伤心的双眸立即射出两道怨毒，忿恨的光芒！

我深吸两口气，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了大厅。待行至中央，正遇夜浮生跑了过来，然而我却并未投入他的怀抱，而是身形向侧一闪，躲开了他想拥住我的双臂。他立即惊愣当地，稍适，他缓缓放下了举在半空中的双臂，有些尴尬地望着我，那双曾经射出波波柔情的似黑水晶般的眼眸泛起阵阵疑惑，接着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忙说道，“云儿，你听我解释！”

我摇了摇头，凄伤地对他说道，“不必了！”说话间，泪水又充盈了我的眼眶。

夜浮生忙走上前来，抓住我的胳膊，急迫地说道，“云儿！”

我撇开他的手臂，强压下那翻腾起伏的心绪，环望一番众人，冷笑着说道，“虽然我不过是你们口中的妖女、贱人，可今日还是要借此地一用，简单地说两句！”

不知是因为众人对我提到的内容感兴趣，还是抱着继续看好戏的心态，反正我的一袭开场白之后，没有一个人反对我继续说下去。虽然，我没有望向夜浮生，但是依然感到了他射向我的两道惊异的目光。

既然夜浮生不顾及我的感受，我现在又何必再顾及他的想法！想定之后，我大声地继续说道，“自从我踏进沐月山庄以来，你们就一口咬定是我勾引了你们的庄主！虽然，我并不稀罕这里，可是既然来了，既然已经被你们百般议论，那么今日还是要澄清一些事情！”说着，一抹讥讽的笑意爬上了我的嘴角！

我回身，淡然地望着正用如秋风般萧冷的目光望向我的沐灵月，“灵月小姐，你不是坚信是我勾引了你清逸哥哥吗？那你最好听清楚我接下来的话！”稍顿，我一边向缓缓走向她，一边说道，“你清逸哥哥在追风堂劫走我，是因为他需要我做他的死士！你明白吗？仅仅是死士！然后，他趁着我尚未清醒之时，以自己的血为药引，给我服下了‘长生’。”其实，夜浮生对我过往的利用和伤害，在我心中已经逐渐被他的柔情和爱意给抹淡了，我以为自己都已经将它们忘记了！可是，至今日，从心底深处翻出来，我竟然还是有些难过！

说到此，我不由回头，哀伤地瞥了瞥夜浮生。他只是深幽地望着我，可是即便如此，我还是在他脸上捕捉到了那一闪即逝的难堪和愧疚。如此看来，我方才在厅外的猜测是对的，夜浮生并没有道出真相！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枫洲的事情，一缕哀婉的情绪袭上我的胸间，若硫酸般浸嗤着我的心，今时今日，倘若是我侮辱了沐灵月，夜浮生会象待她般待我吗？答案显而易见！想着，我不由回过头来，对沐灵月继续说道，“所以，我从未窥视过什么庄主夫人的位置，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说罢，我回身望向夜浮生，望向这个曾经让我愿意与之白头偕老的爱人，往日的欢乐，往日的情意，一幕幕地在脑海中闪现，想着即将的分离，大颗大颗地泪珠又落了下来。虽然我万般不愿，千般不舍，可是我想这将是我们最好的结局！虽然，一路行来，诸般艰辛都过了，可是我真得有些累了，或许是我太自私。然而，做为一个女人，不管是在过去的时代，还是眼下的时代，期望自己在被人侮辱时，自己的爱人能帮自己说一句话的要求，应该不算过分吧？即便他有再多的苦衷，可是，难道一句话也不能帮我说吗？什么心心相印，什么海誓山盟，到了关键时刻，却是如此？我的心此刻真似被搁到了寒极之处般，凝结成了一个冰块！想着，我已经缓缓褪下了双腕上的羊脂玉镯。握着那对玉镯，慢慢走向了一直凝视着我的夜浮生。

或许是我过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竟然对周遭的一切已经全然忘记了！就在我离夜浮生仅有几步远时，他却突然猛地扑向了我！他搂着我，旋转半圈之后，就听到了“嗖”地一声闷响，一把飞刀已经郝然插入了夜浮生的右背！

[柳暗花明:第四十六章 洞房花烛夜]

一缕殷红的鲜血从夜浮生的嘴角溢了出来，飞刀深深地没入了他的右背，在右前胸露出了半根小指那么长的刀尖。原本银亮的刀锋，因为浸润了鲜血，而呈现光亮银红的色泽，似嗤血的鬼灵般幽静地矗立在那里，汩汩鲜红的血液从伤口处冒出，浸湿了他雪白的外衣！

我紧紧地抱住夜浮生，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夜！”

“庄主！”说着，沐清涧和沐尘也已经飞也似地奔扑了过来！

夜浮生似根本没有发觉自己受伤了般，只是关切地问我，“云儿，你没事吧？”

我噙着泪，点了点头,有些哽咽地说道，“夜，你又救了我一次！”

凝望着眼前这个让我不知该爱还是该狠的人，我的心又一次紧紧地揪成了一团，浓浓的疼惜之情似冬日的迷雾般在我胸中缓缓弥漫开来。在我准备与他分离时，他却又一次救了我，他用自己的身躯为我挡住了这意外飞来的一刀！一时之间，心中便似打翻了的五味瓶般，各种意绪一起涌上，它们疯狂地交织着，分不清彼此！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继续坚定着刚才的信念，还是应该再一次为他留下！我似个迷路的孩子般，彷徨地站在三叉路口上，不知如何抉择才是我正确的选择！

夜浮生轻轻摇了摇头，“不！云儿，我这是在救我自己！”说罢，他扯了扯嘴角，一抹如春风般柔煦的笑容在脸上绽放开来！

他那柔缓，虚弱的话音猛地提醒了我，我忙将手中握着的那对玉镯纳入怀中，约略检查了一下伤口，发现并没有伤及肺部，不由长吁口气，一直紧绷着的心此刻稍微有些舒缓！我起手拔出了他后背的飞刀，然后迅捷地点了他几处大穴，为他暂时止住出血！

将夜浮生的伤弄妥后，我方抬眸，望向沐灵月。她此时正双目圆瞪，难以置信地望着夜浮生，刚才抛掷飞刀的手还依旧停在半空！想来，她刚才定是想趁我不备，从背后杀了我，谁料夜浮生却奋不顾身地扑过来救了我，结果那把原本投向我的飞刀最终就直直地插入了夜浮生的后背！

我狠狠地望着呆愣一时的沐灵月，双手不由紧紧拳握在一起，一股无法抑制的腾腾怒意在我体内油然而生，它们随着滚热、暗黑的血液奔腾汹涌至全身，……

夜浮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忙轻声唤道，“云儿！”

这一声轻呼非但没有减消我一点点怒意，反而却唤醒了刚才怔愣一时的沐灵月！她一下恍然明白了自己方才做了什么，疯也似地奔过来，口中凄厉地喊道，“清逸哥哥！”那声音，如斩冰切雪，如凤鸣九天，有着不尽的伤心，无尽的悔恨！

我冷冷地望着飞扑过来，紧紧抱住夜浮生的沐灵月，厉声喝道，“沐灵月，你给我放手！”那狠历似魔鬼的声音，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是从我的口中发出来的！

沐灵月却似没有听到我的话般，只是死死地抱住夜浮生，哭喊着，“清逸哥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想杀你！我……，我……”说至最后，她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了！

望着抱着夜浮生，痛哭流涕的沐灵月，我不由火冒三丈，方才在体内叫嚣着的怒意此刻无异于火上浇油般，猛然焕得老高，它们疯狂地燃嗤着我的理智。

这时，夜浮生微阖眼帘，难过地说道，“灵月，你实在太让我失望了！”

夜浮生那低沉的声音扣击着我的心弦，也敲响了沐灵月的。沐灵月抬起她那双泪眼婆娑的双眸，对夜浮生哀泣道，“清逸哥哥！再原谅我一次！我不是故意的！再原谅我一次，好吗？”

夜浮生斯时，垂下了眼眸，半晌沉默不语！

看着夜浮生似乎又一次要为她所动，看着沐灵月故作的那幅凄楚可怜的样子，我脑中仅存的最后一丝理智也荡然无存了！我猛地一把推开夜浮生，然后一边用手指着他，一边气咻咻地喝道，“夜浮生！你给我听着！”

我这蓦然猛推，可能牵扯到了他右胸的伤口，他立即微蹙眉头，忙用手捂住那早已红成一片的右胸。随后，

夜浮生似乎才确信刚才那高喝、猛推竟然是我发出的，他不由惊愣当场，一脸惊讶地望着我，那双若碧海般深邃的眼眸中泻出一波波似春水般迢迢不断的惊异！

望着那一片暗红、鲜红浸染着的右胸，几许不忍，几许疼惜涌上心头，可是它们很快便被我胸中熊熊燃烧的怒火给吞嗤尽了！我不顾一切地狠声说道，“不管之前，你是怎么想的，可是现在，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么和我走，要么留下！”

夜浮生似乎还不能适应我这陡然的变化，只是用那双幽黑似深潭般的眼眸定定地注视着我，沉默不语！沐灵月，似乎也被我这突然一变弄得有些迷妄，她错愕地望着我。不过，旋即，她脸色一变，继续

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用一种依依不舍、极其凄楚的眼光望着夜浮生。

夜浮生的迟迟不语，让我的心若掉入了无底的黑洞般，不断下沉，不断下沉，……那不争气的泪水又一次涌上了眼眶，我忙紧阖眼帘。可是，不经意间，一滴泪水还是悄悄溜了出来！

我想答案已经明晓了，不由黯然垂眸！爱上他，是我自己的选择；他做出今日的选择，我也无权指责他。因为他有他的立场！在这场爱情中，没有谁对，也没有谁错！如果硬要说谁对、谁错的话，那也是我自己错了！明知不合适，却偏偏还是爱上了这个原本不应该爱上的人！我的心已经被这场爱弄得支离破碎，我不知道今后的自己还能不能再爱，或许正如曾经听到过的一句话形容的那样，刻苦铭心的爱，一生只有一次！虽然，我的这一次最终以失败告终，可是我依然不后悔，毕竟我曾经爱过！想着，我不由又一次泪眼婆娑起来，在满眶的泪水中，我最后一次恋恋不舍地望了望我最深爱的人，然后缓缓转过身子，抹尽那满颊的泪水，伤心地向厅外走去！

正在这时，却听到夜浮生柔声说道，“云儿，我的心意，你难道还不明白吗？”那如淙淙流水般清越的声音，无异于一颗炸雷般，让在场的每一个人，让自以为成功了的沐灵月，让正心痛神驰的我，惊异不已！

我不由停住脚步，咽下滑进双唇，微微有些咸涩的泪水，继而冷冷地回道，“夜公子，我不明白！”如果，他方才毫不犹豫地说出此番话的话，或许我可以说自己完全明白他的心意。可是，经历了那么一段沉默之后，才说出如此摸棱两可的话，我想自己不能说读懂了他的心思！

夜浮生撇开沐灵月，大步走到我的身旁，缓缓牵起我的手，脉脉深情地凝望着我，和声说道，“云儿，从我送你那对玉镯时起，便已经将你视为我的娘子了！”温和的声音，却透露出一股勿庸置疑的坚定！

我抬眸，凝望着夜浮生，心中暗忖道：他最终没有让我失望！他那越发瘦削、苍白的脸颊，他那紧抿的薄唇，他那似碧潭般的眼眸，甚至他胸膛中正跳动的心，一切的一切都依旧，他还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夜浮生！久违的爱意又一次回来了，它们重新给我注满了新的活力，又似星星之火般又一次点燃了我刚才已经有些枯萎的心！可是，

随即我便又想起他方才的迟疑，心里不禁“咯噔”一下，或许是我有些小气吧！可是，和夜浮生在一起这么久以来，从来没有要求过他什么，今日就让我任性一回吧！想着，我不由嗔道，“不！我要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或许是因为心境的变化，脱口而出的声音竟然似撒娇般，娇媚无比，让我自己都不由吓了一跳！

一向闲雅淡定的夜浮生竟然破天荒地第一次红了脸，原本苍白的面颊泛起了淡淡的一层红晕。他诺了诺嘴，似乎难以启口般，一双若山泉般清冽的眼眸中射出一丝丝尴尬之色。

稍适，他讪讪地唤道，“云儿！”

我受了那么多委屈，而今让你说一句话，都那么难吗？我白了他一眼，一撅嘴，赌气似的说道，“为难就算了！”说罢，一甩手，转身故作要离去般。

夜浮生忙拉住我，无可奈何地说道，“好，好！我说！”

厅内众人表情各异，有的满面愁容，似为沐灵月惋惜，有的一脸平静，似完全不关己事般，有的却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酝酿半晌，夜浮生阖上眼帘，朗声说道，“我夜浮生今日愿意和柳云昔一起走！”那清朗若风吟的声音中透着无比的执着。

此刻，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绪，“哇”的一下大哭起来，这两天来的委屈、难过顿时似开闸泄洪般一咕脑地全冒了出来，它们随着泪水一起流淌出我的身体，……

夜浮生轻轻地搂着我，温柔地拍着我的背，柔声宽慰道，“云儿，是我不好！让你受委屈了！”他低婉、深沉的抚慰似催化剂般，使我满腹的委屈变得更加浓烈！我忘情地哭泣着，……

一时间，厅内幽静一片，只有我哀婉、凄伤的哭声在轻轻回荡，中间却若隐若现了几声似沐灵月咬牙切齿的声音，……

宣泄过后，想着刚才沐灵月背地里向我射来飞刀，这一屋子里没有一个人吭一声，我的心就寒浸浸的。大家无怨无仇，这些人怎么就这么恨我？这么想我死？还有那个疯子似的沐灵月，为了夜浮生，她对我多次痛下杀手。今日若不是看在夜浮生的份上，我非得杀了他们不可！可是，他们和夜浮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为了他，我不得不隐忍。适才在体内汹涌的怒火又一次袭上了心头，可是我的心却又似

将要喷发而被堵住了出口的火山般憋闷不已。于是，我抬起头，对夜浮生撒娇道，“夜，咱们走！”

夜浮生微笑着点了点头。随后，我们相拥着，向大厅外走去！

刚才，一直默然不语的沐灵月此刻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吼道，“我不许你们走！”

听到沐灵月疯狂地喊叫声，心中竟有了丝丝欣喜，我正愁没处发作，她却偏偏要撞到这枪口上！看向夜浮生，他也微微颦眉，脚下却不停，随着我继续向厅外走去！于是，我头都懒得回，只是冷冷地抛出了一句话，“沐灵月，今日你清逸哥哥可是自愿和我走的！”言语中，故意强调着“自愿”两个字，就是存心想气气沐灵月！

虽然我并未回身看她的模样，不过已经隐隐能感到沐灵月被气得不轻，稍顿，只听她疯也似的喊道，“为什么？清逸哥哥，这是为什么呀？”

不等夜浮生回话，我立即回眸，冷厉地望着沐灵月，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来告诉你为什么，那是因为我比你懂得如何爱人！”说话间，沐灵月一双幽黑的眼瞳中渐渐射出了从从绝望而凄伤的光芒。

说实话，她走到今日这个地步，也不能全怪她，夜浮生多多少少得负些责任。想着，那么一瞬间，我的心中竟然对这个多次想杀我的人产生了一缕同情。不过，它随即似流星般一划即过。我再一次望了望沐灵月，扭转头，和夜浮生一起跨出了大厅！

就在我们刚刚步出大厅时，身后的沐灵月竟然威胁起夜浮生来！

“沐清逸，你今日若敢跨出沐月山庄一步，我便和你恩断义绝！以后，你也将再也不是沐月山庄的人了！”那狠戾、冷酷的声音在大厅内悠然响起！

沐灵月和夜浮生相处了十多年，却一点也不了解他！对夜浮生，可以给他选择，却绝对不能威胁！我侧头，打量一眼夜浮生，他原本微蹙的眉一下拧成了一团，原本还有些缓慢的步伐，一下变得紧促起来！他坚定不移地向庄外走去！我想，沐灵月这番话，已经将夜浮生心中对她残存的最后一丝疼惜给抹尽了！

这时，沐清涧、沐尘也赶了出来，他们解了沐清影的穴道后，便随着我和夜浮生一起向庄外走去！

可是，我们刚走了几步，就听到沐灵月在厅内尖利地喝道，“我现在以沐月山庄庄主的身份命令你们，将他们拿下！”

本来，为了夜浮生，对沐灵月，我已经退让到了极至，可是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苦苦相逼，既然如此，那么今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忙将夜浮生交给身旁的沐清影，然后迅捷地抽出了缠在腰间的寒霜剑！那银光闪闪，寒芒四射的长剑若游龙般在空中摇头摆尾一阵，方才渐渐安宁下来！不知是因为大厅里的人和他们有些血脉关系，还是因为看到我抽剑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他们都忧心忡忡地望着我。我气恼地白了眼他们后，没好气地说道，“你们别担心，我不会杀了他们！不过教训一下，还是必要的！”说着，我已经提气纵身，来到了大厅门口！

夜浮生似有些不放心般，忙说道，“清影，你也去！”我冷然地环望了一下大厅内似起未起，有些犹豫的众人，缓缓摆出了一招“锦帷初卷”。

沐灵月暴躁地催喝着众人，“上！快上呀！”

在沐灵月多次三番地催促下，已经有几人缓缓地站了起来，慢慢地抽出了长剑，傲慢地向我走来！

我淡淡地一笑，不等几人走近，便双足点地，腾空跃了出去。立时，我整个人如轻燕般在空中飞舞，同时我手腕一翻，长剑一旋，剑尖立即如闪电般在空中划出了一个银色的光环，未等几人明白过来，一招“落红万点”已经向他们袭了去！这一招原本是一出毙命，绝无活口的，可是因为此刻只能教训教训他们，所以长剑着点便由脖颈处变到了腰间，锋利的长剑迅捷地轻轻一挑，一人的裤带已经被割断了，他的外裤迅速地垮了下去！

“啊！”那人立即羞愤地扔了长剑，两手提着自己刚才垮下的裤子，涨红了一张脸，恼怒地望着我！

转眼间，来袭的五人都被我恶作剧地挑断了裤带！

他们都羞惭了一张脸，愤恨地望着我。看着他们一副气愤难当，恼羞成怒的样子，我不由“咯咯咯”地轻笑出声！这是我跨进沐月山庄以来，最最开心的一刻！

见此情景，沐清影也不由฀弯双眼，一咧嘴角，笑开了花！那爽朗的笑声若空谷鸣泉般，和着我的娇笑声，响彻了整个大厅，……

一见此景，厅内的众人皆气恼地站了起来，似想教训我和清影般。我淡定地扫了扫他们，继而提高嗓门喊道，“夜浮生，向来对诸位恩重如山，且今日，原本也只是我和沐灵月之间的事情，所以希望你们不要插手，否则，我就不会象刚才那般手下留情了！”说至后来，我刻意压低了声音，一股冷狠、阴戾的气势随着话语一起喷薄而出！本来刚才我挑断那些男子的裤带，对他们而言，已经是极大的羞辱了，更何况因为今日碍着夜浮生的面子，顶多只能给他们一点眼色，所以我也只准备点到为止！

原本已经有些义愤填膺，准备扑过来与我恶斗一番的众人，听了我的一袭话后，有些不由停住了本想起步的脚，开始重新权衡起来，有些人甚至索性坐了下去，渐渐地，众人都回到位置上坐了下来，前日在堂上因为沐灵月而顶撞了夜浮生的沐柳，踌躇半晌，缓缓走到沐灵月的身旁，疼惜地望着她，轻声劝到，“灵月小姐，要不算了吧！既然庄主心意已绝，你又何必再苦苦相逼呢？”我想沐柳定是真心喜欢沐灵月的。只是，可惜沐灵月从来都没有发现，或许她知道，只是不会在乎罢了！

沐灵月怒气腾腾地喝道，“闭嘴！你给我滚开！”

沐柳一闻，立时脸涨得通红，似一只熟透了的茄子般，讪讪地走到一旁，坐了下来！看着沐灵月又一次伤害了一个真心关爱她的人，看着爱护她的人，一个个离开她，只余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说实话，我心里真觉得她有些可怜！

沐灵月环望一下众人，冷声叱道，“好！你们不帮我！那我自己来解决这个妖女！”说着，她已经拔出了长剑！

转眼间，她已经似离弦的箭般迅猛地向我飞来，那凌厉，寒锐的长剑，似条狠毒的银蛇般直直地刺向我的心口！

我侧身一旋，一招“轻花飞舞”，灵巧地躲过了她袭来的一剑。随即，趁着她因为惯性还向前冲去的空档，手臂一扬，寒霜剑立即似蛟龙出海般，破空而出，继而我手臂一横，一招“绿阴满地”，便使向了沐灵月！锋利无比的寒霜剑一下轻吻上了沐灵月的头部，由于我手腕

的劲道拿捏得异常准，所以只是轻柔地削去了她一片青丝，却丝毫没有损伤到她的头皮。乌黑的青丝顿时若轻烟般袅袅飘坠，又若瀑布般柔缓地滑落。

沐灵月一回身，见到地上的青丝，立刻双目圆瞪，愤恨地注视着我。待她还有些不置信般摸了摸自己的头部后，发觉果真有一片短茬时，一双眼睛瞬间便气得通红！她疯狂地举剑向我袭来，那凌乱的步伐，破碎的招式，非但近不了我的身，还暴露出无数的弱点！今日，若非她是夜浮生的妹妹，我肯定一剑结果了她，而且仅需要一招！无奈，我明白她在夜浮生心中的地位，虽然此刻夜浮生因为气头上，和她毅然决绝，可是若我今日真杀了她，待他平静下来，还不知怎么恼我呢！若我不在乎他，也就罢了，可是，偏偏我又深爱着他，所以，今日还是只能点到为止！

想着夜浮生的伤势，我也实在懒得再和她纠缠下去，几招过后，削去了她一头青丝，仅余寸许的短茬！为了避免她继续阻拦，我索性点了她的穴道！沐灵月直愣愣地站在那里，望着一地的青丝，铁青着一张脸，羞怒至极地圆瞪着一双眼睛恨视着我！

我幽幽地一笑，威吓道，“沐灵月！今日削去你一头青丝，是为了教训你昨日对我的羞辱！至于你两次想杀我的帐，先记着！倘若你不自量力，还要以卵击石的话，即便是和夜浮生撕破脸，我也不会再放过你！”轻柔的声音中蕴涵着一股冷狠地威慑之势！

“我不会放过你的！”沐灵月大吼道。

我嫣然一笑，不以为意地说道，“随时恭候！”说罢，我抛下一厅目瞪口呆的人，和沐清影一起出了大厅！沐月山庄外，停着四辆马车！沐清涧，沐尘牵着三匹马，等候着我和清影！

想着方才沐灵月对我暗下一刀时，这两人也是缄口不言，心中不由有些气恼！可是因为这两人是夜浮生最忠臣的属下，夜浮生离开还要带着他们，二人在夜浮生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所以，虽然有些不满他们，可我也不能做什么，只好恨意斑斑地望着他俩。他俩似乎也明白我的意思，立即有些羞愧地垂下了头！

在沐清涧的指引下，我上了第一部马车。随后，我们便一起出发了！上得马车，见夜浮生正微敞着上衣，坐在小几旁。几上放着一盒莹绿的药膏，盒盖已经打开，旁侧还有一小盆清水，他似乎准备上

药！我忙走过去，接过他手中的白毛巾，跪坐到他身后，为他清洗伤口。

或许是因为这几日经历了太多太多，猛然间，我和他又一次独处，却有些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好半晌，夜浮生有些支吾地问道，“云儿，咱们明日还……”

我明白他指的是成亲的事情，可是因为想着昨日堂上之事，心中还是有些疙疙瘩瘩的。此刻，见他提起，一时也真不知该如何做答。所以，我只是默默地为他上着药，却一言不吭。

夜浮生见我沉默不语，遂问道，“云儿，你还生我的气？”若环佩轻扣般的声音中毫无遮掩地泻出了他内心的丝丝紧张！

平心而论，夜浮生今日与沐月山庄的决绝，不能说完全和我无关，他能做到如此，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寻思片刻，轻声回他，“没有！”说话间，我已经为他上好了药。

他轻吁一口气，随即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开心地说道，“那一切依旧！”

我迟疑了半晌，方答道，“嗯！”

车内一片静寂，唯有车外马鞭轻轻鞭笞在马背上的“啪啪”声，马蹄踏地的“得得”声和车轮“咕噜咕噜”地转动声交揉着，清晰地传了进来，在我们耳际响彻，……

为了打破车内沉寂的气息，我随口问他，“后面三辆车装的是什么？”

夜浮生一边轻抚着我的长发，一边笑着说道，“两辆车是我日常用的一些东西，另外一辆，是唐晓生坐的！”

这下我可是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唐晓生和我们一同离开，这不难理解。因为经我早上一折腾，夜浮生绝计再也放心不下将他留在沐月山庄的！可是唐晓生不是还和沐灵月有婚约吗？而且我和沐清影离开也不过一袋烟的功夫，沐清涧他们怎么如此迅速地就打理好一切了呢？

夜浮生见我满脸的不解，遂向我解释道，“即便你不回来，我也打算明日便离开！”稍顿，他便将昨日我离开之后，至今日我回来之前发生的一切细细地向我叙说了一番。

一袭话语之后，我不禁有些百感交集。看来，是我误会了夜浮生！虽然，最终我和他和好如初了！可是，我不得不承认其中自己也有一些责任。经历此番，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凭着自己对他的了解，对他行为的判断与他最终做出的选择竟然开始发生偏差了！这是因为自己对他成见颇深呢？还是因为他正在悄悄改变？一时之间，我也弄不明白！不过，我一想到以他的身份、地位，在厅堂之上，当着曾经的属下，亲口说出是自己勾引了我。我就忍俊不禁地轻笑出声！夜浮生在很多事情上，都极老道，可是在感情上，有时却有些幼稚！他的话，换做是采花大盗之类说出，或许有人信，可是他说出来，谁会信？这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后来我回去时，厅内那些人称我是妖女了！

夜浮生望着低笑着的我，紧了紧拥着我的手臂，微笑着问我，“云儿，笑什么呢？”

我娇媚地瞥了眼他，嗔道，“笑你傻！”

夜浮生一听，不禁瞪大眼睛，莫名奇妙地问我，“我怎么傻了？”

我娇笑着，半讽半怨地啐道，“有你那么说话的吗？你勾引我？也不想想你是何等丰姿卓越的人，向你投怀送抱的人都络绎不绝，还需要你去勾引人？这话说来，谁信？怪不得我回来，听那些人说我是妖女！”本是无心地话，却没来由引起了我对当日玉姑娘对他说的亲昵话语，一张脸不由由晴转阴，嘴也微微嚼了起来！

夜浮生似也察觉了般，忙解释道，“云儿，过去，我是曾有些荒唐，但是自从有了你后，我……”

这番话，其实不用他说，我心里也明白，只是一时有些不舒服罢了！见他如此认真地解释，反倒觉得自己有些小气了，忙笑道，“知道！逗你呢！”

夜浮生见我笑了，也展颜笑道，“就知道我的云儿最好了！断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我白了他一眼，狠狠地说道，“以前可以不计较，以后就绝对不行！”

夜浮生宠溺地亲了亲我因为狠狠地而有些微皱的鼻头，柔声说道，“知道了！”

我不解气地继续说道，“还有，要和我成亲，就只能娶我一人！”

夜浮生想都没有想，似早做好了心理准备般,立即回道，“那是！那是！本人惧内，绝不敢有二心！”说罢,他戏虐地笑开了!

或许因为他回答得太毫不犹豫了,我的心中非但没有喜悦之情,反而隐隐泛起了一丝忧虑,不过,转瞬,它便若闪电般一晃即过!随后,我冲他做了个鬼脸，不满地问道，“我有那么凶吗？”

夜浮生稍微后倾，然后双目圆瞪，掐着嗓子，学着我的口气说道，“夜浮生！你给我听着！”

提起刚才，我就生气，遂白了眼他，微带怒意地叱道：“那还不是被逼的！”

夜浮生见我有些气鼓鼓的，忙亲了亲我的面颊，继而哄慰道，“知道！是我委屈了你！”稍适，他又似颇有感触般，诚挚地补充道，“云儿，其实，你比灵月原本也大不了几岁，可是和我在一起，却从来都是你理解和容忍我，而我却很少象待灵月般宽容地待你！”

他温存的话语，一下说到了我的心坎上，道出了我心底最深处的那层委屈，我不由垂下眼帘，把玩自己的手指，以掩饰自己彭湃起伏的心绪！

夜浮生双臂圈紧我，在我耳畔柔声说道，“云儿，我会尽力的！”

虽然他说得极含蓄而又模棱两可，可是我却明晓了他的意思。相爱的人要长久、和睦地相处下去，是不能试图去改变对方的，所以我也并不期望夜浮生就此改变，不过，只要他有这份心，我就心满意足了！想着，我不由抬首，柔声说道，“夜，谢谢你！”

夜浮生开心地一笑，随即倾下头来，接着，一阵细密、缠绵的热吻就若雨点般落了下来！他那温热的唇，淡幽若兰般的气息，还是那么熟悉，我热切地回应着他，……

大概行了半日，我们方在一座别致的小院前停了下来！此处虽然雕梁画栋，树荫茂密，繁花似锦，却没有一点俗艳奢华之感，反而雅意无穷。

第二日，我和夜浮生，便在沐清影、沐清涧和沐尘的见证下，在“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中，完成了我们简单却极温馨的婚礼！

是夜，我穿着一身大红的喜服，头盖一张喜帕，静静地坐在床边。虽然我和夜早已有了夫妻之实，可是今日毕竟是我俩的新婚之夜，所以我的心情依旧忐忑而紧张，双手不停地绞着衣角，原本滑腻而平整的喜服，被我弄得皱皱巴巴！我想要是夜浮生再不回来的话，这身衣服恐怕就要支离破碎了！我的衣袖中藏着年初为夜浮生做的香囊，本来早就想给他，可是因为一直很忙，遂耽搁至现在还在我手中！

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在房外响了起来，随后只听“吱呀”一声，门轻轻地被掀开了！我知道是夜浮生来了！原本“突突”地跳个不停的心，此刻更是犹如小鹿乱撞般，似快要迸出胸膛一样！

夜浮生轻步走到床边，他并未立即掀开喜帕，而是抚着我的手，对我轻唤道，“娘子！”

若春风扶柳般柔缓的两个字，敲击到了我的心坎上。为了“娘子”这两个字，为了这个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极容易唤出口的，最普通不过的称呼，我和夜浮生却经历了不知多少艰辛，才得以换来！

乍闻之下，原本应该高兴的我，却不由热泪盈框。不经意间，一滴泪珠从眼角悄悄溜了出来！我忙起手拭去面颊上的湿润。

这时，只听夜浮生低声问道，“云儿，你哭了？”

我摇了摇头，反手握着夜浮生的手，柔声回道，“没有，我是太高兴了！”

夜浮生轻轻抽出被我紧握着的手，无言地拍了拍我的肩。稍适，他方缓缓抬起手，慢慢揭开了我头上的喜帕。由于时间仓促，房内并未进行很繁复的布置，只是在墙上贴上了大红的喜子，案几上燃着一对婴孩儿胳膊粗细的大红蜡烛。它们无言地燃烧着自己，静静地淌着泪，似在为我们喜极而泣般！它们高兴之余，在房内悄然洒下摇曳、氛氲的黄色光芒。

夜浮生，在一身喜袍的衬映下，在淡黄色的光晕沐浴下，越发显得得风采绝伦。他深静地注视着我，波波柔情，万般爱怜似潮水般从他黝黑若墨玉般的双眸中涌出，若滔天巨浪般不断向我袭来。

在他就要倾身吻下来时，我蓦然想起了香囊。忙低声唤道，“夜，等等！”说着，我已经从袖中取出了那只花费了我近一个月时间，精心

绣制出的香囊。

我将那只香囊紧握在手中，稍微平复了一下自己益发紧张的心情，羞怯地低垂下头，将它递了过去，“夜，送给你的！”

夜浮生敛了刚才的心绪，欣喜地望着那只香囊，“云儿，送我的？”

我举目凝视着一脸喜色的夜浮生，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烛影摇红，今夜许是因为喝了些酒的缘故，他苍白的双颊上竟然有了些许的红晕，若沉沉夜色般深幽的双眸，在昏黄的烛光下，竟然如繁星般泛着熠熠的晶亮。

夜浮生象孩子似的，将那只香囊看了又看，方小心翼翼地纳入怀中。许是因为刚才的兴奋，直到将香囊放好后，他才发觉我正用一种柔媚、诱惑的眸光注视着他。

他深情地唤道，“云儿！”那暗哑的嗓音，眼底逐渐炙热的火苗，均暗示着他渐起的欲望。我俩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在一起了，想着我和他即将又一次亲密无间地相拥相搂，我不由羞涩地垂下了头。

夜浮生轻轻地为我褪去凤冠霞披，为我脱下一层层的衣服，直到只剩下一件大红色，绣有鸳鸯戏水图的肚兜时，方才住手！

那春夜微微的寒意，让只着肚兜的我不禁打了个激灵。此刻，我的头脑清醒了一些，发现他正衣衫完整地站在我双腿间，灼灼的望着我欲露还遮的身体，不由有些不好意思，忙抬手想蒙住他的眼，却被他制住。

夜浮生低哑着嗓音，要求道，“云儿，别动，让我好好看看你！”

那火热的目光抚过滑过我每一寸肌肤，使我觉得自己浑身无力，整个人似乎都要随着他那炙热的眼神一起燃烧起来般!

“美人如玉，肤若凝脂!云儿，你最近似乎丰满了不少！”许久，他性感的声音才再度响起，同时他修长的手指似蜻蜓点水般轻柔地划过我的曲线，引来我无法控制地,像触电般地不停颤栗。

听到“丰满”二字，我心下不禁有些不安起来，忙问道，“夜，我长胖了吗？”谁料脱口而出的声音魅惑无比，极尽挑逗之能事！

夜浮生一边优雅地褪去自己的衣衫，一面摇头说道，“不，纤侬适度！”

他的赞誉之词，在我耳中听来，却是全然地安慰，望着他结实有型，匀称有致的身材，我竟然有些自卑，不由收紧双腿，向床内退去，试图用双腿和双臂挡住自己的身体！

孰料，这下意识地举动，却引来夜浮生暗哑地问话，“云儿，知道你这个样子有多诱人吗？”说话间，原本火热的目光更是猛烈地燃烧了起来，犹如凤凰涅盘前的那大火般，似要将我吞噬殆尽！

他的这句话一下让我想起了沐月山庄那些人说我勾引他之事，立时一个主意冒出了我的脑海！我立时向他抛去一个媚眼，那潋滟波光悠然对上他灼热的目光，他不由倾身下来，试图抱住我。

我却出其不意地一下推倒了他，然后趁着他尚未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时，已经迅捷地点了他的穴！随即，我冲他媚笑着说道，“夜，那就让我勾引你一回吧！”

向来是运筹帷幄，将一切掌控在手中的夜浮生，似乎极不习惯如此的被动，他竟然有些急促的说道，“云儿，不要闹！把我的穴道解开！”

我妩媚地冲他一笑，已经轻启双手，缓缓解开了脖颈后肚兜的系带，随即那抹鲜红从我雪白的身体上一下轻柔地滑落到我的腿间，轻遮半掩着我的身体！

夜浮生看出了今夜的我是不会那么听话的了，索性屏息，用深幽的眼神注视着我，似乎在说，我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

我倾下身，先是伸出舌，轻轻的舔抚着他长长的睫毛、挺秀的鼻，然后却故意绕开他的双唇，吻上了他突出的喉结，性感的锁骨。我极力学着他吻我的样子，舔嗤，吸吭着，待听到他渐渐有些沉重的呼吸，方放过那里，一路向下吻去。

看着他胸前樱红的乳头，我不禁抬起头，有些好奇地问正用幽深，炙热的目光望着我的夜浮生，“我要是吻你这里，你会有感觉吗？”

夜浮生一听,立刻微蹙双眉，微带怒意地轻叱道，“云儿，不准胡闹！”

想着，每次他亲吻我的时，我都会轻颤不已，心中实在想试试他会是什么感觉，而且反正今日要做，就做彻底，故而全然不理会他的

怒意，执着地低下头，将那红点猛地含在口中，然后学着他平日待我的方式，时而用舌轻轻拨弄一下，时而又用牙轻咬一下。那颗红点，渐渐也神奇地硬了起来.看着它的变化,我不禁惊喜地喊道，“看!它也会硬哪！”说话间,只顾着开心了,却全然没有注意到夜浮生越来越粗重的呼吸！

玩了一会，我又继续往下攻城略地。他的那个早已经兴奋起来，昂然挺立着。说实话，和他在一起那么久了，还没有好好研究过，所以我想也没想，就一把将那昂扬握在了手中，然后翻来覆去地看着。我一直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平时不大的它，到了这个时刻，会一下变得那么大？一时间，我已经全然忘记自己是在洞房花烛夜，竟然有些在上生理课般的感觉。我握着它，时而轻抚，时而微弹，研究了半天，也没有弄明白，唯一的结果便是它虽然有点丑，可是触感实在不赖！

这时，只听夜浮生强自镇定，有些哭笑不得地说道，“你这是在研究身体哪？”那沙哑的声音，因为无奈的语气，听来竟然更觉性感！

此刻，我猛然醒悟现在可是我和夜浮生的洞房花烛夜！于是，忙抬起头，冲他吐了吐舌头，然后恶作剧般套弄了几下，便放开那丑丑的东西，准备翻身睡觉了！说实话，搞了半天，我也真得有些累了！谁知，我刚刚翻过身子，夜浮生竟然一下抓住我的胳膊，转眼间，他温热的身躯立即覆上了我正趴着的身子。

“啊！”感觉到夜浮生的不同往日，忙想解释，可惜话尚未出口，已经在夜浮生狂野而猛烈地轻吻下，变成了一串娇媚诱人的呻吟，它们似催情剂般，让夜浮生不由猛地扣住我的腰，抬起我的臀，从后面直接进入了我的体内，尔后用力地抽动了起来！

在那亘古、原始的律动中，在娇媚的嘤咛和粗重的喘息中，我和他竟然同时达到了极乐的巅峰，……

我们这甜蜜而温情的生活仅仅过了两天，便在沐英的到来下结束了！他非但没有带来苏远父子，反而带回了一个惊天的消息！

[柳暗花明:第四十七章 苦涩]

这日早晨，我们正在大厅用早膳。突然，隐约听到远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得得得”的马蹄声。渐渐地，那马蹄声越来越响亮，似乎是向着我们的别舍行来，它似鼓点般敲击在厅内每个人的心上。厅内的

所有人都不由放缓了用膳的速度，举箸夹菜的，手停在了半空，咀嚼的，嘴不再阖动，端碗低首刨饭的，抬起头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是何人来了？正呐闷间，原先的马蹄声在别舍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高亢的马嘶长鸣的声音，随后房外便响起了一阵紧促的“咚咚咚”的脚步声。我们不禁都侧头，将疑惑的目光投向了厅口！

转眼间，沐英的身影便出现在了厅门外！我不由抬眼仔细打量起他来！此刻，沐英眉宇间满是疲惫，嘴唇干裂，一副风尘扑扑的样子，身上的衣服还是出发前的那套，原本的洁净、熨整现下已经变得有些微的皱折，在衣襟和袖口处甚至还有一点点污渍，裤脚，鞋子上满是已经干涸的黄色泥点。看情形，他似乎一直在忙于赶路般，难道苏远出事了？

沐英跨进大厅，立即向夜浮生躬身行礼，“庄主，出了一件大事！”虽然沐英口中说着是出了大事，可他的声音却平和缓沉，不带一丝焦灼，这让原本以为苏远出事了的我不免生出几丝不解来。

夜浮生抬眸觑了觑沐英，随后缓缓地搁下了手中的碗箸，沉声说道，“沐英，用过早饭了吗？”

“回庄主，属下还不曾用过早饭！”沐英低首回道。

夜浮生指了指自己右侧的空位，对沐英不急不徐地说道，“那就坐下来边吃边说吧！”

转眼间，下人已经备好了碗筷。沐英一仰头，将一碗粥灌下肚后，舔了舔自己那稍微有些湿润了的双唇，对夜浮生恭谨地说道，“那日，属下遵照庄主的意思，前往青青山，接苏远父子。到了青青山，见到苏远父子后，他们却告诉在下，暂时不能启程。因为追风堂出了事！现任追风堂堂主，也就是当今睿王，因为追风堂的成药毒死了朝廷命官，被官兵带走了！虽然名义上是协查，但是苏远却觉得睿王此行凶多吉少，所以他让属下立即日夜兼程赶回来，向庄主通告，并请庄主设法营救！另外，我出发时，苏翱已经去打探他们的行进路线了！这几日，应该就会有消息送来！”

秦如风出事了？而且凶多吉少？夜浮生会出手相救吗？我不知道秦如风与夜浮生之间倒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凭着前几日秦如风派玉姑娘来暗杀夜浮生，凭着夜浮生掌握着秦如风迫切想得到的追风堂印符，想来秦如风若度过此次危机之后，必不会放过夜浮生！而

现在秦如风惹上了官司，加上去年在凌州别舍时曾听曹七提到曹子恒想除掉秦如风，此行估计秦如风真是如苏远推测的那般难逃一死的。若夜浮生想一举除掉秦如风，此时不失为一个绝好的机会！虽然，夜浮生曾经答应苏远，若有一天他和秦如风对峙的话，会放过秦如风，可是现在秦如风的命悬一线，却与夜浮生毫无关系。只要他不出手，或即便出手，只要没有真得成功救出秦如风，他便可用借刀杀人之计，除掉秦如风！细细盘算一番，我觉得夜浮生似乎不会出手救秦如风！

沐清影、沐清涧、沐尘、沐英，都抬眸望向夜浮生，满眼地征询，等待着夜浮生的定夺！

夜浮生没有立即表态，只是缓缓站起身，若有所思地在房内来回踱了会儿步！好一晌后，他方和缓地说道，“秦如风，咱们定是要救的，关键是得想明白如何能做到既不能被人发觉而又要安全地救出他！”

乍闻他的话，我不由大惊，下意识地睁大了双眼，定定地望向夜浮生。沐清影他们也是一脸的迷惑，不解地望着夜浮生。夜浮生环视了一下大家，才耐心地解释道，“你们是不是很奇怪，既然前几日他要杀我，此刻我为何还要救他，而不借此机会除掉此人，是吧？”稍顿，他才又继续说道，“首先，秦如风在整个对付曹子恒的计划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且，苏远于我也有恩，既然他开口相求，我怎么能拒绝呢？”

虽然夜浮生并没有说出他对付曹子恒的计划具体是怎样的，但是他详尽的述说已经多多少少地释解了厅内众人起初的疑惑，大家不由都点头示意。唯沐英还有丝微的诧异，他于是轻声问身旁坐着的沐清涧，“睿王想杀庄主？”

沐清涧便将前几日在沐月山庄内发生的事情，包括夜浮生毅然离开沐月山庄，全都详详细细地向沐英复述了一遍！沐英听后，双手抚膝，缓缓垂下了眼帘。

稍顿，沐清涧又拾起刚才的话头，对夜浮生问道，“可是，我们如何做到既不能被人发觉而又要安全地救出他呢？”

夜浮生听后，双眉紧锁，一手抚着下骸儿，一手环抱于胸前，整个人陷入了沉思中。寻思片晌后，他似乎已经想出了对策般，但是随

即他脸上便绽现出了一抹若有若无的别扭之色。稍后，他便摇了摇头，继续深思起来。可是，这回他却一直愁眉不展，似乎再也想出良策般。稍适，他微启眼帘，一双若碧潭般深邃的眼眸凝视着我，一波波的为难之意从中射出，直直地投向了我。

不知为何，看着他射来的波光，我产生了种预感，似乎此次营救会和我有关系。夜浮生和我相视片刻后，又垂下了眼帘，开始在房内来回地踱起步来，同时一缕淡淡的苦笑在他面颊上隐现。方才浮现于我心中的那份预感越来越强烈！对于秦如风，我视之为朋友。可是由于他一直以来的执拗和霸道，让我们原本可以更和谐些的关系变得很有些别扭。特别是这次在追风堂围守我之后，我更是将他视为洪水猛兽般，躲之都来不及！虽然秦如风过往对我照顾有加，而且也曾经将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可是他还有刘宾，还有李东，倘若他真有什么危险，想必这些人定会救他的，用不着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可是，现在夜浮生提出秦如风在其对付曹子恒的计划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物，他一定要对秦如风出手相救，那么若他需要我，即便我再不情愿，为了夜浮生，我也只好帮助他去营救秦如风了！

想定之后，我遂抬头，正要问夜浮生，他却似下定了什么决心般，终于停止了脚步。他抬眸望着我，沉吟半晌后，才徐缓地说道，“这件事情，还得好好筹划一番！用过饭，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沐清涧等人乍闻此言，不由面面相觑，稍后，他们似乎明白了什么，望了望我，便便埋首继续吃饭。见此情形，我一下明白了夜浮生恐怕已经想出了营救之策，或许因为和我有关，所以要先单独和我谈谈吧！那么倒底是什么样的计策呢？我带着满腹的疑问，继续用着早饭。

这时，夜浮生似又想起了什么，只听他补充道，“另外，你们以后也别再称呼我庄主了，从来我都视你们为兄弟，大家也就不用拘泥，便唤我姓名即可！”

谁料沐清涧、沐英和沐尘竟然同时放下碗筷，对着夜浮生躬首行礼，异口同声地恭谨说道，“属下不敢越矩，还是称呼庄主为好！”

夜浮生见状，也就不再坚持。用过早膳后，沐清涧他们几人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大厅。夜浮生待下人将一切收拾停当之后，方将我一

把拉了过去，抱入他的怀中，有些无奈地说道，“云儿，想必你也猜到了这次救秦如风和你有关系吧！”

我望着夜浮生一脸的歉疚，柔声宽慰道，“夜，你说吧！没有关系！”

夜浮生抬起手，抚摩着我的面颊，愧疚地说道，“云儿，我不舍得，也不放心你去！可是，现下这样紧急的情况下，一时实在找不到更加合适的人选，所以只好委屈你了！”

我点点头，温宛地说道，“夜，我明白！”

夜浮生深叹一口气后，才缓缓道来，“我想只能用掉包计！在他可能遇到危险前，给他服下能暂时闭气的药，让他假装暴病身亡，然后用一个假的秦如风去替换。可是此计若要成功，得有三个条件，第一：得有个人能以合情合理地理由接近秦如风，以便行事；第二：还得找个熟悉秦如风的人！对于秦如风的相貌，我比较熟悉，这不是难事，关键是象秦如风这样身份的人，若真是途中暴病而亡，官府必然要验身，查明死亡的原因，那么这时若不能很好地掩饰他身上的特征，便很容易暴露！所以还得找一个对秦如风身体比较熟悉的人才行！第三，此人还必得能得到秦如风的信任，让他服下那暂时闭气的药！所以，此次营救行动，非你莫属！”说着，夜浮生不由抬眸望向我，眼底竟然划过一丝醋意！

虽然那醋意只是若闪电般一晃即过，可还是被我捕捉到了！说实话，虽说我能理解夜浮生让我去救秦如风的苦衷，但是心头还是有些不悦！可是，看到他眼底的那份醋意时，我的心中不禁泛起了丝丝甜意，因为我觉得夜浮生还是在乎我的！然而，这又让我不由想起以前为秦如风换药的情景，虽然当时是因为为了救他性命，可是现下由夜浮生婉转提及，我还是有些难为情，忙垂下了眼眸。

一时间，厅内一片静寂，似乎连呼吸声都能听到了般，……

好一晌后，我方抬起头来，正视着夜浮生有些歉意的眼眸，诚挚地回答道，“夜，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救出他的！”虽然如此，可是不知为何，心底还是泛起一阵阵似青橄榄般的苦涩，它们缓缓漫上了我的喉，泛入了我的口中。

夜浮生深深地凝望着我，眼底一片盈润，那双似黑水晶般的眼眸中射出一抹抹感触良多的波光。我轻轻揽住他的背脊，将头埋入他的

肩头，默默地感受着他的温热，他的气味，……

夜浮生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更紧密地拥揽着我，似捧着一颗宝贝，怕丢了般，又似很感动，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一样。两天后，沐清涧和沐尘便找来了一具男尸。听闻消息后，我和夜浮生一起来到了大厅。

到得大厅后，我仔细瞧了瞧这个男子。此人的年龄和秦如风不相上下，也就二十来岁的样子，他的体型、外貌，和秦如风竟有七分相似，据清涧他们说他是暴病而亡！虽然外表上没有看到任何的伤口，而且也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和暴病而亡十分吻合，不过我心中却有些不大置信，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凑巧的事情？一丝隐忧浮现心头。

夜浮生推了推正在怔愣间的我，柔声问道，“云儿，怎么了？”

我忙敛了思绪，含着笑，摇了摇头，对他说道，“没什么，咱们开始吧！”说罢，沐清涧他们便褪去了那男尸的衣服！

夜浮生递给我两瓶药水，对我解释道，“这是一种特殊的药水，可以根据需要，可以进行浓淡的调配，涂在人身上，不仅可以模仿人身上的体症，而且既便沾水也不会退色！”

我点了点头，顺手接过那两瓶药水，将其放到尸体旁。然后，将其倒入了两个盘中，尔后又拿起了搁在尸首旁的几只专用笔，开始凭着对秦如风当日受伤痕迹和体痣的记忆，为那具男尸画起形体特征来，包括痣、疤痕等等。一切绘完之后，我似不经意间翻看了一下这个男子的手掌。此人掌心竟然也有握剑和持笔的手茧。看来，此人必是他们精心挑选的！心中不禁有些佩服沐清涧的办事效率，竟然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与秦如风如此相似的人！可是，刚才隐现的那丝忧虑也再次涌上了心头！为了报仇，夜浮生不惜杀害无辜，那么如果有一天，报仇、复业和我之间只能选择一个时，他会怎么做？从此次营救秦如风的情形看，似乎答案不言而喻！想着，一股浓浓的失望之意若决堤的洪水般涌入了我整个胸腔，充斥了我整个人，……

夜浮生似乎明白了什么，蓦然侧目，深幽地望着我。我瞥了眼他，不由幽幽地长叹一声。这声深重的叹息静静地宣泄出来，可是我原本沉重的心情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似巨石压上了心脏般，不仅越发沉重，而且还憋闷不已，似要无法喘息了般！这是因为这个男子仅仅由于长得象秦如风，便飞来横祸，无辜殉命呢，还是因为夜浮

生的不择手段？我说不清楚！可是有一点我很明白，那就是自己的心绪随着思虑地深入，越发混乱起来，若一团乱麻般。我想自己需要一个人安静安静！

我侧首，对夜浮生轻声说道，“夜，你给他进行面容的伪装吧！”说罢，我缓步向大厅外走去。

夜浮生忙追了上来，一手拉住我，关切地问道，“云儿，你没事吧？”

我扯了扯嘴角，尽力绽现出一抹微笑，尔后柔声对他说道，“夜，我没事，就是有些累了！你去忙吧！”说着，绕开了他，继续向厅外走去。

我静静地步出了大厅，走进了花园。虽说并未回眸，可是我能感到夜浮生那双一直注视着我的目光，它们似两道探射灯般，射向了我的后背，可此时我却无心去思索它们的含意，因为我整个人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了。我独自坐在花园的石凳上，双眼专注地望着园里开得绚丽多姿、五彩缤纷的各种鲜花。人的生命，极似这美丽的花儿般，十分的短暂和珍贵。可是，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此时，我不由想起在荠山上遇到的那位赵姓军官的话来，记得当时他说“如果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安宁、和祥地生活，即使再不愿意看到血流成河的场面，也必须痛下杀手，这样的杀戮再所难免！如果是为了一己私欲而乱杀无辜，这样的杀戮必将遭到天谴，绝不能做！”当时，因为听闻此言，想着夜浮生是为了对付那残害沐家几百口人的曹子恒，才对荠洲那群人大开杀戮，而且事实上，那些人也的确是曹子恒的爪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方才坚定地站在了夜浮生一边。尔后，在墨山谷，在隶洲，单说那些人或押运那么多金银珠宝，或毒害别人，不说全都该杀，至少也有一多半是为非做歹之徒。那么，杀了他们，虽然我内心依旧有些惶惑，可是我毕竟能说服自己，为了夜浮生能顺利报仇而继续帮他杀人。可是，而今这人，与夜浮生无怨无仇，只是因为酷似他要救的秦如风，他便将那人杀害，岂不早已背离了我当初愿意帮他的初衷了吗？然而，按照夜浮生的个性，即便我指责他不对，他依然会坚持己见，再者，就像他说的那样，若秦如风不是被既不能被人发觉而又要安全地救出的话，势必会影响他的报仇计划！夜浮

生，是我的爱人，我不想他难过，可是见到有人因为他的报仇而无辜殉命，我的内心也无法真正安宁、平静！俗语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看来，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错踏入了这个情路，最终弄得自己现在左右为难！

怔想间，沐清影已经悄无声息地走到了我身旁，只听他轻声问道，“云昔，在想什么？”

他的轻声问语猛然惊扰了我翩牵起伏的思绪，我蓦然抬起头，望向站在我身侧的沐清影，微笑道，“没有什么，坐吧！”

沐清影坐下后，便静静地拿起一颗放在石桌上的棋子把玩起来。稍适，他停了手，微微测眸瞥了瞥我，嘴唇张了张，似又拿不定主意般，又勾下了头，继续玩着手中的石子。

我看着沐清影一副踌躇的样子，琢磨着估计他是想问救秦如风的事情，故开诚布公地问道，“清影，你是想问救秦如风的事情，是吧？”

沐清影见我清明地说破了他的心事，脸一下红到了脖子根，似一只熟透了的茄子般。稍适，他嘴唇呐了呐，又沉吟片晌后，方小声说道，“是，我听清涧沐英说你要扮作书童，去救秦如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笑了笑，对他说道，“是啊！”

沐清影见我亲口认可了，猛地抬起双眸，不解地望着我，焦急地问道，“为什么？是不是哥要求你去的？”

虽说我一直知道沐清影对我不错，可是此刻见他将关切之情尽现于脸上，我不禁有些疑惑起来。

或许感觉到自己有些失态，沐清影忙垂下眼帘，静默片晌后，方用平和的口气继续说道，“我不知道哥是怎么想的，但是即便是他要求的，你也可以不去啊！你知不知道此行有多危险？我听说以前曹子恒就曾经想害你，若你此去，身份一旦被那些押送官兵识破，就凶多吉少了！更何况，那秦如风，多次对你心怀不轨，虽然他现在被官兵押送回京，但是他毕竟是个王爷，和当今皇上是亲兄弟，倘若消息有误，而你又特意去接近他，难保他不会……”说到最后，他那双澄澈如蓝天般的眼眸中满是急切之情！

我拿起一枚棋子，不知怎么，竟突然想起了当初夜浮生接近我的目的。那时，他不过就是将我当作一枚棋子罢了！如果说，当初我是被迫的，现下自己却是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力，因为我爱他！想着，我不由苦笑着说道，“不，这件事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和夜没有关系！至于你说的那些危险，我心里都非常清楚！”

斯时，沐清影双眉已经紧紧地拧成了团，刚才急迫的心情又一次难以抑制地冒了出来，“你不用骗我！对你，对我哥，我都非常了解！这件事一定是哥要求你这么做的！”

听着沐清影急迫、直白的话语，我的心不知怎么，竟然紧紧地揪成了一团！正在此时，我突然感觉到身后似乎有什么人来了。自从那日沐清影和我一起回到沐月山庄后，虽然夜浮生并没有问什么，但是我还是隐约感到他似乎不太喜欢我和沐清影过多得在一起！为了避免误会，为了阻止沐清影继续说下去，虽然明知他是一番好意，我还是一咬牙，冷冷地瞥了眼他，故意回道，“我去营救秦如风，不管此行有多危险，也不论秦如风怎么待我，既然夜都能放心我去，想来必然不会有什么意外！再者，为妇的不是有‘三从之义’吗？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现在他是我的夫君，此事虽由我提出，但是他也同意了！我自然以他的话为命是从了！”

沐清影一听，整个人一下似被什么刺中了般，怔愣当场。他惊诧地望着我，那双清澈若山泉般的眼眸顿时暗沉下来，眼底那抹难掩的哀伤毫无遮掩地射了出来。稍适，他微阖眼帘，难过地说道，“对不起，是我多事了！”

看着他哀寂离去的背影，我的心有丝丝不忍。可是，他说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不管如何，我都已经深陷其中了，又如何能够轻易自拔呢？除非我放下一切！可是，我能割舍下夜浮生吗？将来，我不知道，至少现在不行！

此刻，我方回头，竟然发现了夜浮生远去的背影！我不知道他听了方才的话做何感想，只是那抹寂寥、孤独的背影，深深地嵌映入了我的脑海，久久难以忘怀！当日下午，苏翱的消息就送到了，我便扮成书童的样子，随着夜浮生他们一起出发了！我们沿着苏翱提供的路线图，行进了三日，便在宓州城赶上了押送秦如风的队伍。当下，我

便和夜浮生他们分开，独自步行着，去接近那些护送秦如风的官兵了！

［柳暗花明:第四十八章 营救（一）］

夜色如水，清辉宣泄，万物似蒙了层白霜般，显得淡寒，清冷。

秦如风他们投宿在宓州最大的客栈--“福来”客栈。此时，客栈外高悬着黄色的灯笼，幽黄，摇曳的光晕笼着阶前的几坪地。整个客栈似乎已经被全部征用，外面有十来个兵士守卫着，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这重兵把守的样子似乎是拘押了一个朝廷重犯！可是，他们为何又偏偏投宿在最好的客栈里呢？我不由有些迷惑！细细分析一下，一切似乎又一目了然了！首先，不说追风堂所售成药毒死朝廷命官这件事情本就有些蹊跷，即便追风堂的成药真有问题，在证据没有明了的情况下，用得着要一个王爷亲自回京协查吗？这一切只能说明一件事情，此事从头至尾都是有人早已暗中设计好了的，想藉此暗害秦如风！可是，谁又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加害一个王爷呢？恐怕只有权相曹子恒敢这么做！更或许这本也就是皇上想除掉秦如风的一个阴谋也不定呀？否则曹子恒即便为权相，也未必真敢如此！所以他们才会以拘押朝廷重犯的规模来护送秦如风进京了！可是，秦如风至目前毕竟还是个王爷，即便他的追风堂所售成药真的毒死了朝廷命官，只要一天没有定罪，一般人也绝对不敢怠慢他，所以他们才投宿在“福来”客栈吧！

想定之后，我径自向一个似那群守卫官兵的头儿的男子走去。待至近前，我哈着腰，堆着笑，极小心翼翼地对那军官说道，“军爷好！军爷好！小的，可否向您打听点事儿？”

那军官一扬眉，双眼鄙夷地瞥了瞥我，冷冷地喝道，“滚开！哪里来的刁民？”

我忙从怀里摸出几两碎银，然后满脸挤着笑，谦恭地说道，“军爷，辛苦了！”

那军官一把抓过我手中的银子，掂量了几下，却也不说话，只是冷冷地瞅着我。

我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忙又从怀里掏出一些碎银，恭谨地递了过去！

此刻，那军官方才将所有的银子纳入怀中，尔后有些不耐烦地问道，“有什么事儿，说吧！”

我忙躬着腰，字斟句酌地说道，“小的柳云，曾是睿王爷的书童。小的听说睿王爷出了事儿，便急急地赶来，想见见王爷！不知王爷是不是住在这儿？”

那军官闻言，立即开始用一种探询的目光上下打量起我来。良久之后，他方缓缓点头道，“睿王的确住在这里！不过，要见他，得经过总兵大人同意方可！”

我一听他这话，知道见秦如风有戏，忙掏出一锭银子，恳求道，“那麻烦军爷帮小的想想办法！谢谢军爷！谢谢军爷！”

那军官接过银子，看了看，又瞅了眼我，才抛下三个字，“等着吧！”然后，转身向客栈内走去！

斯时，我的一颗心似擂鼓般，忐忑不安。既怕不能见到秦如风，又怕被人识出女相，露了陷！我焦灼地在门外徘徊着！一袋烟的功夫后，那军官随着一位剑眉星目，瘦长脸的中年将领走了出来。一见到我，那总兵便用若秋风般凌冽的寒芒静静地打量我。

我立时跪下，低眉顺眼，恭谨地说道，“小的柳云，见过总兵大人！”此次前来，为了不被人发觉我是女子，特意束了胸，并且将自己的耳眼也用特殊的材质补了。如果不仔细观察，绝计看不出我是个女子！

那总兵踱步到我近前，围着我慢慢转了好几圈，细细地观察了好一阵，方缓缓地问道，“听说，你是睿王的书童？”低沉的声音中毫无遮掩地泄漏着他内心的疑惑！

我恭顺地答道，“回总兵大人，小的去年在睿王府当过一段时间的差。后来，小的娘病故，方告假回家！因为睿王以前待小的不错，这回见王爷出了事，想来看看王爷，如果方便的话，还想留下来照顾照顾王爷！”

那总兵点点头，“嗯。你可知道王爷出了什么事？”

我一怔，忙应道，“这……，小的不太清楚。只听说好像是什么药出了问题，要王爷协查！”

那总兵冷冷地笑了笑，“你知道的，还瞒多的嘛！”稍顿，他猛地大喝道，“说！你倒底是什么人？”那声音森冷若冰窖般，我的心不由有些颤栗。

我用一副惶惑不安的样子望着一脸冷然的总兵，颤栗不安地回道，“小的……，小的真只是王爷的一个书童！小的不明白总兵大人的意思！”

那总兵扯了扯嘴角，一抹阴狠的笑容爬上了他的面颊，“看来你是不肯说实话了！来人！把他拉下去，打四十大板！”

这可如何是好？我的心不由“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镇定！镇定！从装扮来看，我应该没有被识破，那么这位总兵此刻的暴喝，恐怕一来，是为了试探，二来，是因为想着一个小小书童，如何知道的那么清楚，心下有些怀疑吧！

我忙扑倒在地，不停地磕头如捣蒜般，苦苦哀求道，“求总兵大人饶命！求总兵大人饶命！小的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这时，上来了两个士兵，架起我，就要往旁侧走，我一边拼命地挣扎着，一边声泪俱下地恳求道，“总兵大人！小的真是睿王的书童！求总兵大人饶命！”

那位总兵一扬手，那两位士兵住了手。他轩了轩眉，不以为意地问道，“是吗？”说着，他缓缓踱了几步，一边用若冰刀般寒厉的眼光打量着我，一边问道，“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睿王爷出事了？又是如何知道行进路线的？”

我操手使劲抹了抹脸上的泪，然后膝行几步，跪到总兵面前，用颤颤兢兢的声音回道，“小的，原本应该在家为娘守孝三年。只是，当日离开的时候，王爷吩咐过，要小的一年期满，便回去。小的先是回京里找王爷，结果得知王爷在追风堂。后来，小的便赶到追风堂。谁知，到了一问才知道王爷出了事。小的便一路打听着，赶到了这里！”

总兵听后，静默良久，正要说什么，身后却传来了秦如风微带怒意的声音。

“本王，现在还是王爷吧！难道一点行动自由都没有了？”

“请王爷体谅，小的只是当差的！有什么事情，和总兵大人说吧！”

我抬眼一看，见秦如风正站在客栈大门内不远处被几个兵士拦着！想来，这是我接近秦如风的唯一机会了吧！我忙起身，一副久别见着主子的模样，踉跄着跑了几步，一下扑倒在睿王面前。

见此情形，秦如风似完全没有料到般，只是怔怔地望着我。

我向秦如风丢了个眼色后，便抱着他的双腿，哽咽地哭道，“王爷不认识小的了吗？小的是您的书童柳云呀！”

秦如风立时会意，伸手握住我的手臂，缓缓将我从地上扶了起来。他用那双灿若繁星的眼眸深深地凝视着我，目光中有感动，有惊异。对视片晌，他和声说道，“难为你在这时还能想到本王！”那慨然的声音，似全然不是在做戏！

我故作伤心状，抹了抹泪，然后悲泣地说道，“王爷，小的听闻您出了事，想着来见见您可好？若是方便，还想继续留在您身边服侍您！”

秦如风拍了拍我的肩，怅然说道，“想不到你竟然还有这份心！”

这时，那总兵走了过来，冷喝道，“不行！曹相有令，谁也不能……”

秦如风一听，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他微微皱了皱眉，不悦地打断那位总兵，“李大人，此案未有定夺前，本王还是王爷，难道留下一个书童都不行？再者，此案水落石出后，若与本王无关的话，你今日这般待我，不怕到时候本王面陈圣上？”

李总兵一听，不免踌躇起来。他双眉微蹙，双唇紧抿，握着大刀的手，不由松了又紧，紧了又松，似有些拿不定主意般。这时，刚才门口的那位军官上前一步，对李总兵耳语几句。李总兵听了后，凝重的脸色渐渐缓和下来。他又沉思片晌，方对我威严地叱道，“今日，看在睿王面上，就让你随行几日，但是进京前，必须离开！”

我忙点头哈腰，卑躬屈膝地应道，“谢谢李大人！谢谢李大人！”说着，我偷偷抬眼，望了望秦如风。

秦如风瞟了瞟我，然后淡淡地说道，“柳云，跟本王来吧！”

我点点头，恭顺地答道，“是！王爷！”进入房间，掩上门后，我紧绷的神经才舒缓下来，悬着的一颗心也才真真实实地落了地。

我刚刚长吁一口气，秦如风却猛地回身，张开双臂，想将我揽入怀中。

我向旁侧一闪，淡然地说道，“王爷不用对我心存感激！今日我来，全是因为我夫君想救你！”

秦如风一听，似被电击了般，身子猛地一颤，难以置信地望着我，好半晌，方回神，“你夫君？你成亲了？”

我瞟了瞟他，走到桌边坐下后，轻声回道，“是！我和夜浮生几日前，已经成亲了！这次我来，也是因为他的缘故！”

秦如风双手立刻拳握成团，一张脸刷白，似碧潭般的眼眸里燃起了两簇熠熠火苗。他咬着牙，狠狠地盯了我好一会，才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来，“你，真够蠢！”

不知为何，他的这句话莫名地撩起了我心中的无名怒火，将对他过往的一切不满都撩拨了起来。我猛地举首抬眸，气咻咻地望着他，“王爷！请不要侮辱人！”

秦如风闻言，立刻仰天哈哈大笑起来。待笑声4渐歇，他斥责我道，“难道我说错了吗？只要是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来，他是在利用你！”

我微微颦眉，双手紧扣着，胸膛急剧起伏，极力压抑住心中渐起的滔天怒意后，才不悦地说道，“王爷，还是担心一下自己吧！至于他是不是利用我，和你无关！”

秦如风紧抿双唇，忿忿地瞄了瞄我，“知道他为什么救我？”

我白了他一眼，正想回叱他，这时突然感觉自己有些口干舌躁，加上胸膛内起伏的恼怒，更有种嗓子快要冒烟的感觉！余光瞟到桌上的茶壶，我为自己倒杯茶，然后一饮而尽！此刻，那温热的茶汤灌入肚内，浇润了我的口，我的喉，也稍微平缓了一下我心中的不满，一种清凉的感觉油然而生！稍顿，我才回道，“因为你是我夫君报仇计划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秦如风莫测高深地笑了笑，“就这些？”

我轻启眼帘，直直地凝视着他，“难道不是吗？”

秦如风注视了我一晌后，方缓缓说道，“还因为我是他夺权复位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张牌！”

对于夜浮生的复位、夺权，我其实早有心理准备。包括此次他要救秦如风，我也暗暗猜到定是和之有关系！可是现在由秦如风明确提出，我的心不由一凛。然而，我却不想被秦如风看出任何端倪，故淡淡地答道，“那又如何？”

秦如风见此并不能打动我，便进一步追问道，“记得当初你在追风堂时曾经告诉我，你要的是一份全心全意的爱，现在暂且不提他若失败了会如何，若他成功了，他能给你吗？”

他的话似一把锋刀般，一下刺中了我心底最深处的那份柔弱，我不禁有些恼怒地望着他，“这是我和我夫君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王爷，你还是想想自己这回如何脱身吧！”

秦如风不以为意地一笑，“如何脱身，我一点不急。夜浮生只要想夺得皇权，必不会对我见死不救！倒是你，白白被他利用一番！而且……”说着，他竟然将目光投向了我的腹部。

我气恼地瞪着秦如风，冷言讥讽道，“王爷，你不用费劲心机挑拨了！我和我夫君是十分的恩爱。至于你，恐怕才是最可怜的人吧！没有勇气，也没有胆量去追求自己的真爱，偏偏又放不下，只好一味地找我这个替身！”

秦如风脸色一下变得铁青，若夜色下的黑丝绒般的眼眸死死地盯着我，一抹凄楚，一抹痛彻心扉在眼底若流星般一划即过！

好半晌，他方冷笑着说道，“他爱你？”稍顿，他继续沉声说道，“一个男人，若真爱一个女人！是绝对不会忍心让自己心爱的女人与他一起受苦，一起面临危险的！你和他的事情，这些日子我也知道了一些。且不说他当初为什么要给你服下长生？单说你们在一起后，他都对你做了些什么？除了教会你武功，便是让你不断帮他杀人！从荠洲，到墨山谷，到隶洲，他对你除了不断地利用，还有什么？你想想，当初我被张逸诬陷时，我是怎么对你的？”

秦如风的话似一支铲子般，将原本深埋于心的那些隐忧，那些苦楚，都一咕脑地给掀了出来，它们若雪片般不断充斥着我的头脑。我有些失控地喝道，“够了！他再怎么利用我，至少，为了我，还能与沐月山庄脱离关系，这比象你让人来羞辱我好了不知百倍！”

秦如风咬着牙，恨恨地说道，“我的确是让玉姑娘去暗杀他！但是，绝没有想过羞辱你！我秦如风也是个敢说敢做的男人，若我真有！就绝不会否认！你以为他真是为了你，才离开沐月山庄吗？我告诉你，夜浮生离开沐月山庄，根本原因是为了避免有朝一日他失败了，不会连累沐月山庄，不会再捣二十年前，沐家一夜之间被血洗惨剧的覆辙！”

秦如风的话若晴天霹雳般，震傻了我整个人，我的脑子蓦地“嗡”一下变成一片空白。这回，之所以在沐灵月闹过那么一大场后，我还是同意和夜浮生成亲，主要还是因为我以为他既然能为了我和沐月山庄脱离关系，说明在他的心中虽然看重报仇、复业，但是我还是占据了一定份量的！可今日被秦如风这么一说，原先的爱意、柔情和牺牲全都变了味！我定了定神，敛了内心起伏的心绪，极尽平静地说道，“王爷，这是你的想法，不代表夜的！”

秦如风却置若罔闻地继续打量了一下我的腹部，淡淡地说道，“看你这身子，恐怕差不多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吧！”

身孕？我一时心下大惊，仔细想想，自己的月事好像的确有一个多月没有来了！而且，虽然最近没有呕吐之类的症状，但是身子的确有些发胖，而且特别嗜睡，乏力！

秦如风抬眼，望了望我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继续说道，“如果他心里真有你，还会让你来吗？”

我垂下眼眸，冷言反驳他，“王爷，你真会空穴来风！”

秦如风不以为意地笑道，“是吗？那你敢不敢让我为你把脉？”

我白了眼他，冷冷地说道，“没有必要！我的身体，我清楚得很！”

秦如风瞥了瞥我，“你不要忘了！我和他同样都精通医术，不过他是研究如何害人，而我是研究如何救人！你想想，我都能看出来，他是你的夫君，难道还能看不出来吗？”

我诺了诺嘴，还想再说什么，却不知再如何辩驳。我微阖眼帘，轻叹一口气，“王爷，这些与你无关！”稍适，我叉开话题，简明扼要地对秦如风陈述了一下营救计划，“我们已经找了一个和你差不多体型、相貌的人，并且将他伪装得和你一模一样。从明日开始，你便假

装发病！三日后，在方州，我会给你服下暂时闭气的药，骗过外面那些守卫，待到了晚间，我们便用掉包计将你救出去！”

秦如风并未对计划提出任何疑义，只是问了一句，“那你如何脱身？”

原本对他颇为反感的我，此刻有了一丝感动。我垂下眼帘，把玩着桌上的杯子，淡淡地说道，“这你不用担心！我会和你们一起走！”

秦如风沉思一晌，方点了点头。

“天晚了，你早些安寝吧！”说罢，我起身走向床边，准备为他铺床。

秦如风随着我走了过来，轻声说道，“不用了！你回房休息吧！”

我点了点头，离开了他的房间。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都无法入睡，耳畔不断回响着今夜秦如风的那些话！我平心静气地将夜浮生和我的一切过往在脑海中过了几遍，心底不得不承认秦如风的话不是一点没有道理。其实，有些事情，我早已知晓，只是自己不肯承认，一直欺瞒，哄骗着自己罢了！不过，我依然丝毫不怀疑夜浮生对我的爱，只是这份爱在报仇、复业的面前，便显得脆不可击罢了，否则他也不用和我成亲了！想着，我不由又想起了秦如风提到我怀孕的事情，双手轻轻抚上自己的肚子，这回救出秦如风后，我定要找个郎中给我瞧瞧！可是，想到此，我又有些踌躇，倘若真有了，那我该不该主动告诉夜呢？抑或还是等夜自己看出来呢？

［柳暗花明:第四十九章 营救（二）］

由于秦如风昨夜临睡前已经服下了一种特殊的药物，第二日早起便开始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本是来侍侯他洗漱的我，忙跑去通告了李总兵！李总兵立即派人找来郎中为秦如风把脉，可是那郎中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言是路途劳累，心思忧郁，导致气血不畅，寒毒侵身！李总兵当下便有些怀疑，又派人将宓州城大药房的所有郎中都请了来，一个个分别为秦如风症治了一遍，最后结论竟然完全相同！此时，李总兵无计可施，虽然还是有些疑惑，但是也无可奈何！

我对满目猜疑，犹豫不绝的李总兵说道，“大人，王爷身体欠安，可否休息一日？”此实乃试探之举，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担心那李总

兵因此而延误行程，坏了夜浮生预先设定的计划，要知道那具替换的男尸虽然已经特殊处理，但是时日一长，难免生变！

李总兵阴戾地睃了我一眼！那目光似冬日雨雪般阴冷！他尚未启口，旁侧那位昨日在门外守卫的军官已经大喝道，“你算什么东西？敢在总兵大人面前，指手画脚？来人！”说罢，已经有两个兵士跨进了房间！

我连忙双膝下跪，磕着头，惊惶失措地哀求道，“小的爱主心切，一时忘了规矩，求总兵大人看在王爷的面上，饶了小的一回吧！”

总兵打量了我一眼，才不徐不急地说道，“看在你对主子忠心一片的份上，这次就算了！不过，行程是绝计不能耽搁的！”说到此，他停住了话头，又思虑片晌，“这样吧！我就破例让你坐上王爷的马车，随行照顾吧！”

眼见一切顺利，心底不禁有些欢喜，于是故作颤颤兢兢状，低头叩谢道，“谢谢总兵大人！谢谢总兵大人！”一路上，秦如风背靠着马车静静地坐着，腿上搭着一张薄毯，面色泛着病态的潮红。他有些吃力地张口呼吸着，额头的冷汗似颗颗黄豆般密密地冒了出来！虽然明知这是药物的结果，我还是不由对他动起了恻隐之心。忙从车内那桶原准备煮茶的泉水中，打了一小盆，绞了一张干净的毛巾，轻轻地为他拭去满额、满脸的冷汗！

正当我专注地为他擦拭时，秦如风却用他那双若黑色水玉般的眼眸深深地凝视着我！那若黑色丝缎般的眼底时而掠过一片迷离，一片茫然，时而又闪过一道炙热！在他目光的变化中，刚才心底的那份怜悯一下烟消云散，我撇了撇嘴，取下了拭汗的毛巾，低头在盆内清洗着。

秦如风此刻已回过神来，似无事人般，有气无力地对我说道，“云儿，记得……，记得第一次咱们见面时，好像也是这样！”

他这是做什么？回忆过去？我可没那份心思，抬眼，冷冷地白了眼他，继续勾着头，蹲在小盆前，专注地清洗着毛巾。待洗净后，绞干，递给了他！

秦如风接过毛巾，又细细地擦了擦汗，方将毛巾平展开，整齐地搭在小几衔上。

这时，马车突然来了一个急刹，我腿下一滑，身子猛地向前倾，忙伸手想扶住马车，可是为时已晚，由于冲力的作用，我已经双膝跪进了面前盛着水的盆中，还未待我站起来，马车又猛地开始急行起来，我整个上身立刻又被向后抛去！由于双膝的作用，那小盆立刻直立起来，盆内的水全泼到了我的双腿上。

因为启程时本就极仓促，而且当时考虑着就两三日，所以并未准备换洗的衣裤！此刻，这么一折腾，我只好气恼地干瞪着湿漉漉的双腿，一筹莫展！本就已经极其狼狈不堪了，偏偏秦如风还挂着一抹似有若无的谑笑，直直地瞅着我水淋淋的裤子，我不由恼羞成怒，可那满肚子的怒火又不能对着他发，只好将气全撒在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盆子上了！我一把抓起那盆子狠狠地扔向马车的角落！

“晃啷”一声，盆子碰到车壁，落了下来，然后随着马车的颠簸，又滚回了我的脚下。我忿恨不已地瞅着那该死的盆子，一运功，起掌向盆子压去！那精致的铜盆立刻变成了一张澄黄的铜皮！

秦如风拢了拢身上盖着的薄毯，不咸不淡地说道，“若不嫌弃，可以换上我的！”

我恼怒地白了他一眼，然后躬着腰，走到角柜处，取出了一张干毛巾！

我背对着他，卷起两只裤脚，准备用毛巾擦一擦褪，却不期然听到了秦如风低喝，“别动！”

我莫名奇妙地回眸望向秦如风。他正死死地盯着我的小腿，一张脸变得刷白，没有一丝血色。我垂眸，看了看自己，没觉得有什么异样呀！转瞬，猛然想起上次他在追风堂强留我的事情，我一张脸立刻似发烧般滚烫，冷冷地横了他一眼，然后一把抢过他身上的薄毯，围住自己的双腿，咬牙切齿地低声质问道，“你不知道非礼勿视的道理吗？”要是在以前的时代，这其实算不上什么，但是放到现在，而且是在秦如风的目光下，我就不禁怒由心生！

秦如风眸光一沉，郑重其事地地问道，“说！你左侧小腿处那月牙形的伤是怎么来的？”

我没好气地回道，“不知道！”我的孤魂飘入这具身体，但是这具身体主人以前是谁，她身上的伤是如何来的，我怎么会知道？再说，

因为那月牙形的疤痕在腿后，平时也极少注意到，今日若不是秦如风提及，恐怕我还一直不知道呢！

秦如风这时似什么病也没有了般，双手撑住马车，一个鲤鱼打挺，猫着腰，站了起来，向我走了过来！我惊诧地望着他，心里暗自忖道：他要做什么？正在我呐闷间，秦如风已经不期然地伸出右臂，向我围裹着的薄毯探来！我忙伸出右手，扣住他的手腕。他手腕一翻，手指已经钳住了薄毯的边沿。我忙用左手紧紧地抓住薄毯，同时送开抓住他手腕的手，幻变为拳，向他胸膛处击去。秦如风立即抬起左臂，左手若鹰爪般牢牢地握住我向他胸部击去的右拳。

我咬着牙，一边运气和他拉扯着薄毯，一边奋力挣扎着被他含握的右手。我不断加力，他也不断加大手上的力道,同时内力疾吐。正较量到关键时刻，他却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一下收了所有的内力，蓦地放开了夹着薄毯的手指，我虽然已尽量收力，可是薄毯还是因为惯性的作用，被来不及收回的手臂掀过了头顶。

就在这时，秦如风的右手已经若鹰爪般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左脚踝。我立即扔了薄毯，化掌为刀，向他后背狠戾地砍去，同时抬起右腿，踩向他的右臂！秦如风身形向侧一闪，同时放开我的右手，伸向我的右脚踝，我赶忙收腿。秦如风的左手却突然改变了方向，点了我的穴！

我半躬着腰，金鸡独立地站在那里，羞愤不已地瞪着低下头，仔细地瞅着我左腿的秦如风，狠狠地小声说道，“秦如风，你要做什么？快放开我！”

秦如风对此置若罔闻，只是专注地观察着我腿上那月牙形的疤痕！良久，他方举首望着我，眼瞳中不时掠过一片凄痛和惊惶，“回答我，你倒底是谁？”

我气急败坏地低喝道，“我是柳云昔！已经说了不知多少遍了？还有必要再重复吗？”

秦如风似受了什么极大的打击般，惶惑地摇了摇头，有些失神地喃喃道，“不可能！不可能！怎么连身上的疤痕都一样呢？”

我的心立刻“咯噔”一下！难道我进入了芳婷的身体？不会有那么凑巧的事情吧！可是，若不是的话，那么秦如风的话又如何解释呢？而且如果这具身体真是芳婷的，那么现在赵府的芳婷又是谁呢？这会

不会和以前曹子恒想害我有关呢？一个个的疑惑似水泡般不断在心间冒了出来！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推敲这些，对我而言，目前最急需解决的是解了被点的穴道，遂忿忿地对秦如风低声说道，“秦如风！快解了我的穴！否则……”

秦如风头也不抬，只是腿一伸，轻轻一勾，我便仰倒下去！在身子快要亲吻上马车时，他双臂优雅地一扬一探，稳稳地将我搂在了怀中！我羞愤难当地瞅着秦如风，低吼道，“秦如风！快放开我！”

他却似没有听见般，依旧抱着我，静静地凝望着，眼波中满是坚定不移地决然，其中绞着一抹痛彻心扉的凄楚！他沉吟片晌，方坚决地轻声说道，“我一定会弄清楚的！”说罢，他便将我轻轻地抱往马车里的干燥处，并为我盖上了薄毯！之后，便不再搭理我，任凭我怎么叫嚷，他都不肯为我解开穴道，只是自顾自地沉思着什么！

两个时辰后，穴道自动解了，我本要挥掌向他再次袭去，无奈已经到了歇息地，只好忿忿不已地就此作罢！第三日傍晚，我们到了方州。用过晚膳，我服侍秦如风洗漱完毕后，正准备回房！秦如风却已经趁着我不注意，关上了房门！

我心下不由一沉，恼怒地喝道，“王爷，这是做什么？”

秦如风似终于下了什么极大的决心般，一脸郑重地对我说道，“云儿，别误会！我只是想和你谈谈！”

我淡淡地回道，“王爷，今日亥时便要服药了！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

秦如风摇了摇头，坚定地说道，“不！我必须现在就和你谈！”

我无言地深吁一口气，想了想，不悦地回道，“好吧！有什么话，你说吧！”

秦如风又沉吟半晌，方对我说道，“云儿，坐下吧！”

我踌躇片刻，还是拣了桌旁靠门的位置坐了下来！

秦如风踱回桌旁，坐下后，方继续说道，“云儿，咱们做笔交易如何？”

我一听，眉心立即皱成了团，心下暗自忖道：这些人，怎么动不动就是交易，人难道不能生活得简单点吗？

秦如风不理会我的气恼，自顾自地说道，“我可以帮夜浮生夺得江山，可是有一个条件！”那铿锵有力的声音隐隐露出他内心坚定不移的信念！

乍闻此言，我心下大惊，蓦然抬眼，不置信地盯着秦如风，见他一脸肃然，怎么看，都不象是在开玩笑！我低头想了想，微笑着对他说道，“王爷，我最讨厌交易！而且，王爷又如何能肯定我的夫君对江山有兴趣呢？更何况，不谈王爷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算王爷有朝一日真能夺得皇权，而又能让王爷愿意用江山换的东西，想来价值不菲，而我一穷二白，如何能付得起？所以，交易免谈！”说罢，我起身，准备离开！

自从那日秦如风看了我腿上的伤痕后，我都尽力避免和他接触！因为按照秦如风执拗的个性，倘若我真是进入了芳婷的身体，而我现在又嫁给了夜浮生，这难免不会加剧他们二人之间的矛盾！

秦如风立即若光影般，一下闪到了我的面前，他双臂前伸，将我圈在了一个不大的空间内！

我勾下头，恼恨地望着秦如风的手臂，羞愤异常地警告他，“王爷，请让开！否则，我要动手了！”说着，我的双手已经紧紧地拳握在了一起！

秦如风不以为意地说道，“咱们把话谈完，我立即放你走！否则，你若叫喊，甚而动手，就算让外面的兵士误会我有断袖之癖，我也不会让你离开这个房间！”

看来，自己还是太轻信秦如风了！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后，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秦如风这才继续说着刚才的话题，“说到对夜浮生的了解，恐怕没有人能比得过我！对于皇权，我能不能得到，你大可不必担心！至于，我提的条件，你恰恰就能满足！至于交易，不妨听我说完了，咱们再谈！或许你会改变刚才的主意！”

我垂下眼帘，暗自思忖道：他会要什么呢？说实话，我心底深处，根本不相信世界上会有什么东西能让一个男人心甘情愿地用至高无上的皇权来换取！说不定，他的一堆话，就只是一个阴谋呢？毕竟，现在秦如风提的这个交易，于我看来，极荒诞、可笑！

秦如风用那双若黑水晶般黝黑晶亮的眼眸凝视了我一会，全不理会我的尴尬和忿恨，竟垂下头，凑到我的耳畔，轻声说道，“知道我的条件是什么吗？”随着那森魅似从地狱里传来般的声音传入我的耳际，还有他温热的鼻息！

我忙撇开头，冷冷地盯着他！

秦如风深幽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要你！”

那三个字若巨石般深深地砸入了我的心湖，让原本平静的湖面漾起了阵阵涟漪。我不是什么天姿国色，而且，已经嫁人，更何况，还可能怀上了孩子，即便我是夜浮生的妻，在夜浮生的心目中都不一定有江山重要，更别提其他男人了！我想，秦如风之所以这么提出来，只有两个可能，一：他怀疑我就是芳婷；二：他谈的交易根本就是一场骗局！

我狠狠地瞅了眼他，“哼！收起你这些骗人的把戏吧！”

秦如风起手，伸向我的下骸儿！我忙狠狠地扣住他的手腕，微带怒意地喝道，“王爷！请自重！”

秦如风望了我一眼，缓缓放下手，沉声说道，“我所言非虚！”说到此，他不由垂下眼帘，用目光瞟了瞟我的腹部，又继续说道，“即便

你有了他的孩子！”

趁着他不注意，我忙起手，运了八成力，化手为刀，狠历地向他后背砍去！秦如风忙一侧身，挡住了我砍下的手掌！

此刻，我抓住这个空档，一闪身，奔到了门边，对垂手而立的秦如风说道，“王爷，告辞！”说罢，我就准备开门而出！

斯时，秦如风低喝道，“等等！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听闻他的话，我正准备开门的手不由顿在了半空，迟疑一下，我还是抚上了门，准备掀门而出！

秦如风忙启口说道，“云儿！我就站在这里说！”

想了想，我终于停下了已经抚着门的手，冷冰冰地催促道，“快说吧！”

稍顿，他沉缓地对我说道，“云儿，我和你谈的交易是真的！另外，你可以想想，现在大局已定，江山是姓秦的，早已不是轩辕家的了！夜浮生目前手上的牌不多，而且就算有，可他毕竟没有一支真正训练有素的军队，他想要夺取江山，难度极大，无异于以卵击石！其二，目前天启国国泰民安，虽然曹子恒霸权，朝政也有不少吏治弊病，可毕竟人们能安居乐业，夜浮生若此刻起兵，将会破坏百姓安宁平静的生活，导致民怨沸腾！退一步而言，就算他真得夺取了皇位，若不能成功稳固政权，必然又会有成百上千的野心勃勃者，起兵反戈，这样势必导致整个天启国四分五裂，那么天启国千千万万的百姓将面临战争的灾难，他们将流离失所，无数的妇孺将失去他们的丈夫、父亲，而变成凄苦的孀妻孤子。其三，紫谰国一直对富饶的天启国虎视耽耽，若天启国一乱，他们势必趁机出兵，侵略我天启国！”

他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特别是他所言百姓将面临战争的那些话！当下，我便心潮不停地翻滚，掀起阵阵汹涌的波涛！此刻，我不由想到我的夫君——夜浮生，他在考虑复位时，是否也考虑过天下的百姓呢？想着，不由又回眸望向正用诚挚的目光凝视着我的秦如风，心里暗自忖道：自己是否应该重新认识一下秦如风！或许，他也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的讨厌？至少，从他为天下苍生考虑这一点来看，秦如风也算是个有责任心，有良心的人！或许也正因为此，他虽然内心对芳婷一直念念不忘，却也不敢有任何行动吧！因为毕竟芳婷的夫君是掌握重兵的赵彬！倘若秦如风稍有不慎，便会怕招致赵彬的反叛！心

底不由有些同情起秦如风来！但是反过来一想，既然他为了江山，能割舍至爱，而今又怎么可能真得进行这笔荒谬至极的交易呢？而且从秦如风对苏远下毒的事情可以看出，他也绝非善类！即便他的话句句在理，我也难以说服自己完全相信他！想来，这笔所谓的交易是一场阴谋的可能性更大些！

秦如风见我沉默不语，以为我心有所动，又继续说道，“可是，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我愿意帮他获取政权，避免再起战争！云儿，好好考虑考虑吧！我会等着你的答复！”

我回头又望了望秦如风，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沿着长廊，拐了一个弯，便到了我的房间。我似平日般，照常推门而入，因为心里有些烦乱，故而头也未抬，直接回身掩上房门。

就在这时，突然感觉身后似乎有人！虽然，那气息似有些熟悉，可是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暗中运气，一阵风似猛然回身，同时起掌若闪电般向那人猛烈地击去！

那黑衣男子向侧一闪，对我轻呼道，“云儿！是我！”

夜浮生那熟悉、温和声音传入了我的耳中，可是不知为何这却让我想起秦如风提及我怀孕的事情，心下不禁漫起一丝丝的怨恨之意，我想也没想，便冷冷地问道，“怎么这么早？”

由于屋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看不清夜浮生的表情，可是依然能感觉到他的惊讶和怔愣！内心惶杂不堪，若狂风骤卷，若劲雨横扫，我也懒得理会他，径自走到桌边，用桌上的火石，点燃了一只白烛！瞬间，淡黄色的清辉盈满房间！还未待烛火稳定，夜浮生已经一个箭步冲了过来。

“扑”，他一下吹灭了我刚刚燃起的蜡烛，有些不悦地叱道，“云儿！难道你想暴露吗？”稍顿，他似乎尽力平息了一下内心的不满，放缓声音，对我轻语道，“万一士兵经过，发现你房内有第二个人，我们之前的努力不是就前功尽弃了吗？”

那吹灭的烛芯，散发着一缕缕淡缈、袅娜的轻烟，其中夹含着一股呛鼻的气息，让原本气闷的我有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心中原本悠悠燃着的簇簇怒火，此刻一下若被浇了汽油般，熊熊燃烧起来！可是，我知道，此刻不是和他吵架的时候，所以我极力压抑住那渐渐燃灼得越发剧烈的怒意，尽力平和地说道，“有什么事情？”可是，那平和的

声线中还是隐约泄漏出我内心的不满，四周的空气似乎也因此开始变化，……

夜浮生沉寂一会，走到我的近前，轻轻将我拥进怀中，柔声问道，“云儿，你怎么了？是在怨我吗？”

我撇开他的双臂，淡淡地说道，“没有！只是有些不舒服！”既然他问起，不如借此试探一下他，倒底是真得心中没有我，而没有注意我怀孕，还是他早已看出，只是的确真如他所言，因为情况紧急，而不得不让我来，却又怕我担心，所以没有告诉我?

夜浮生静默半晌，握住我一只手，缓缓问道，“云儿，秦如风和你说了什么？”

忽然，我觉得我和他非常陌生，隔阂之感顿生，一切都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和秦如风有什么关系？如果，之前，夜浮生告诉我怀孕的事情，即便他还是坚持要我来，我还是会依他所言行事！可是，他有必要瞒着我吗？或者，这只能怨我自己太粗心了！

我甩开他的手，气鼓气胀地低吼道，“他和我说了什么，一点不重要！关键是你如何对我？到了这个时候，难道你还想瞒着我？”说着，我扭过身子，凝视着面似一脸平静的夜浮生，哀凄地问道，“我问你，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我怀孕了？只是因为怕我知道后不愿意来救秦如风，所以宁可瞒着我？”说到此，我的心头一酸，泪水盈满了我的眼眶。我抬手抹了抹似泉水般汩汩涌出的热泪，哭着说道，“夜，我们是夫妻，是夫妻呀！我承认，自己是有些粗心，没有注意，但是你精通医术，现在秦如风都看出来了，难道你还会不知道？除非你心里从来都没有我，从头至尾都只是利用？”说到此，双眼的泪水已经似泛滥的河水般流出眼眶，顺着面颊，绵延不断地滑落！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激越的情绪，有些失控地抓住夜浮生的胳膊，死命地摇着他，悲泣地质问道，“你说话呀！是不是？是不是？”

夜浮生一把将我揽进怀中，双臂似铁,紧紧箍着我的腰！我双手奋力地推攘着，身子拼命地挣扎着，口中狂乱地低喊着，“放开我！放开我！”

夜浮生却似根本没有听到般，只是固若金汤般牢牢地圈住我，同时探下头来，在我耳畔深情地表白，“云儿，我爱你！我爱你……我是真心的！”

我一听，整个人似被电流击中了般，不由轻颤不已。可是这句话依然不能完全排解我心中的疑惑，于是我阖紧眼帘，有些微怒意地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夜浮生一边轻柔地舔舐着我面颊上的泪花，一边低语道，“对不起，云儿！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确……，的确有些私心，可是在你临行前，趁你不注意，我已经给你服下了安胎剂，而且我差不多每晚都会来看你。你一离开，我便开始悔恨不已！在看到你费劲心思，蒙骗那些军官时，我的心似刀绞般疼！我当时差点控制不住自己，想扑过去了！云儿，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说着，他已经吻上了我的双唇！那热烈而疯狂地激吻，那滚烫的唇舌，那灼热的气息，渐渐平息了我若暴雨来临前翻腾不已的心海，舒解了我心中的怨恨！

这几日，我每夜都能感觉到有人进入我的房间，不过只是远远地看着，却从未走到近前，开始我以为是那些军士有些疑心我，故而来试探罢了！哪里想到竟然是夜浮生！他这么夜夜来看我，想必这几日休息得一定不好，心底对他的那份疼惜，蓦地又冒了出来。我不由紧紧搂住夜浮生，有些心疼地说道，“夜，辛苦你了！”

夜浮生轻轻地舔舐着我面颊上的残泪，低语呢喃道，“别这么说，云儿！是我对不起你！”

暴风雨后，一片舒朗！

我闭上双眼，专注地感受着夜浮生的亲吻和抚弄，不经意间，一声呻吟竟然破口而出，“唔～”

体内的欲火渐渐灼烧起来，想着此时此地，我混乱的头脑一下清明起来，忙摁住了夜浮生轻抚着我背部的手，柔声说道，“夜，别！时辰该到了！”

夜浮生恋恋不舍地放开我，一边轻轻抚摸着我的面颊，一边低语道，“云儿，你现在从走廊过去，给秦如风服药，记着将房间的窗户打开，然后亥时一刻，我会从房顶过去，清影他们一会会带着那具男尸过来！掉包之后，我们便撤！”

我沉思片晌，对夜浮生说道，“夜，要不我留下来断后吧！否则那些官兵会起疑心的！”

夜浮生想都没有想，斩钉截铁地拒绝道，“不行！你必须和我们一起走！”

我握住夜浮生轻抚我的手，柔声劝道，“可是，若我们一起走，那些官兵见秦如风死了，我这个书童也失踪了，必然会疑心有人掉了包！那我们之前所做不是白费了吗？”

夜浮生收紧放在我腰间的手，坚决地说道，“就算他们怀疑，也无可奈何，只好哑巴吃黄连，因为人是在他们押送的过程中出的问题！所以你没有必要留下，更何况，即便真是会有被识破的危险，我也绝计不会同意你留下！”

我望了望夜浮生，见他执意如此，只好应道，“好吧！那我现在就过去了！”

夜浮生松开了揽着我的手，低声嘱咐道，“小心些！”

我点点头，转身向房门走去！这时，我蓦然想起了那日秦如风看到我腿上伤痕的事情，于是，又回身问道，“夜，你以前见过芳婷吗？”

夜浮生轻轻走到我的身边，“在她大婚前，我曾经见过她一面，你俩长得的确一模一样！可是，你们的神情、气质，却全然不同！”

这时，脑海中不由闪现出那日秦如风的话：“不可能！不可能！怎么连身上的疤痕都一样呢？”此刻，越想越觉得颇有些蹊跷!

夜浮生对着怔想着的我，诧异问道，“云儿，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问题？”

我敛了思绪，对夜浮生笑了笑，“没什么，就是突然想起来了，随便问问！”说罢，开门步出了房间，尔后掩上房门向秦如风的房间走去！我进入秦如风的房间后，将早已准备好的药，递给了坐在床边的他。他接过药，毫不犹豫地将其一仰而尽！我望着没有丝毫迟疑便服下药的秦如风，有些好奇地问道，“你以前服过此药？”

秦如风摇了摇头，“从未见过！”

此话撩起了我心中的迷惑，追问道，“那你为何这般爽快便服下药了？你不怕我们为了报你上次暗杀的仇吗？”

秦如风抬眸，怔怔地望了我一会，沉声说道，“你来之前，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就算夜浮生真得愿意放弃复业，杀掉我，你也绝计不会

看着他加害我的，即便他是你的夫君！”说到最后，他的声音竟然有一丝轻颤！

我的心不由“咯噔”一下，其实，在青青山的时候，我就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假若两人对峙，我可以陪着夜浮生死，却也拿不定主意，是否会看着夜浮生杀了秦如风！这并不是因为我对秦如风有什么余情，而是因为他毕竟救过我，而且没有他，我便没有机会和夜浮生走到一起！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是不忍心看着他被夜浮生害死的！因为怕被秦如风看出心事，忙垂下眼帘，淡淡地反问道，“是吗？”

秦如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难道不是吗？”

我撇了撇嘴，“王爷，躺好吧，一刻钟后，药效将会发作！”说罢，我走到窗户旁，将其打开！

一刻钟后，秦如风便真得似死了般，没有了呼吸！我静静地坐在桌旁，等待着夜浮生他们的到来！此刻，不禁发现一个问题：既然待会儿要一起撤走，那么夜浮生为什么还要我让秦如风服下那闭气的药呢？

这时，夜浮生、沐清影和沐清涧他们背着那具尸体，从房顶下到了房间。我忙敛了思绪，趁着沐清涧和沐清影为秦如风和那具男尸调换衣服的空档，和夜浮生一起将房内一切可能的痕迹悉数抹掉！由于那具尸体虽然死亡时间已经有三四天了，但是因为夜浮生对其进行了特殊的处理，所以除非极其顶尖的仵作，一般的极难辨认出来！

之后，我们便携着秦如风，一起离开了客栈！

［柳暗花明:第伍拾章 营救（三）］

回到夜浮生他们下榻的客栈，将一切安顿停当后，我便和夜浮生一起回房歇息了！

烛火静静地燃烧，澄黄明亮的火苗，幽蓝的焰心，闪耀着，跳动着，冲净一室的暗黑，带来淡幽，朦胧的光晕！我和夜浮生在床上相拥相倚，他坚实臂膀的紧紧拥揽，让我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我举首，望向他，想从他脸上读出那份异样的缘由！可是，由于他尚未取下面具，所以面部表情显得了无生气，只能从那双耀动着昏黄、熠动烛苗的眼眸中阅到一些端倪！若丝般绵延不绝，若海水般深厚宽广的无限柔情和眷眷恋惜之情，不断从那两颗似明珠般晶亮，似墨玉

般黝黑的眼瞳中泻出，不时还有一抹忧恐若流星般一划而过，那曾经澄白若雪般的眼白，布满了鲜红的血丝，它们密密麻麻地交织着，让整只乌黑的眼瞳似浸在淡红的血水中，那点漆黑，那片淡红，那密密血丝相互交相辉映，使得黑色更纯净、深邃，红色更加触目惊心！

望着眼前的夜浮生，想着他今日的话，我有些明白他这几日的心境了。虽然，他已经向我道歉；虽然，他已经告诉我夜夜都来看我，可是我心灵深处，依然无法原谅他的自私和对我的狠历，之前没有和他多做计较，一来，那时不是争论的时候，二来，我和他毕竟已经成亲，结为了夫妇，有些事情不能过于计较，正如一句俗语说的那样：婚后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便如此，可是心底那份怨气，依然跃动，若幽灵般悄悄折磨着我的心，特别是想到肚子里的孩子，那份怨气便化作一根沾了辣椒水的皮鞭，无情地鞭笞着我的心，我的人。平日里，夜浮生就寝前是一定会摘下这人皮面具的，今日却一直戴着它，虽然我已经依稀明了原因，然而还是执拗地抬起手，摸向他的脖颈间，试图一把揭下这掩饰了他所有表情的讨厌面具！

夜浮生忙握住我的手，柔声阻止道，“云儿，别！这几日忙于赶路，没有时间修面，见了……”

我一撅嘴，撒娇道，“那有什么，你是我夫君呀！”说着，不顾他的阻拦，手一扬，将那人皮面具揭离他的面孔！随着面具的揭离，我心中的怨气也似洪水般一下倾泻而出，它们全部揉合进那手臂的轻扬中！原以为，这样，我的心便会舒畅起来，谁知当我看到他的面容时，整个人猛然惊呆了，之前的怨气是消失殆尽，可是接踵而至的那份嗤人心魂的疼，更深彻地折磨着我的心，直让我肝肠寸断！

几日不见，夜浮生瘦削的面庞竟然有种几近皮包骨的感觉，颊面颧骨隐现，苍白的面色泛着淡淡的青，下骸儿布满了胡碴，眼眶深陷，眼周满是黑色的眼圈！这哪里是我曾经初见的那个丰神卓绝的夜浮生！我诺了诺嘴，想劝慰他几句，却又不知从何道起，毕竟怀了身孕的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秦如风的也是我，他再怎么忧心忡忡，再怎么焦虑，也只是为了自己，他的彷徨，他的迷茫，不外乎是两难割舍罢了！他舍了我，还有获取江山的希望，而我却只有他！此刻，心头刚刚涌起的那份疼惜，似迷雾，似浮云被清风吹散了般一下烟消云散！我原本抬起，准备抚上他面颊的手，不由停在了半空，垂眸想

了想，还是收了回来，沉谧片刻，淡淡地说道，“睡吧！”言毕，我无视夜浮生的凝望，阖上眼帘，做困倦、昏睡状。

虽然我紧闭双眼，夜浮生那憔悴，焦灼的面容还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它似浓浓的硫酸般深深地浸噬着我的心，我的身，我的灵魂！虽然他对我的爱含杂了不少外在的成分，远远不及我对他的纯净，可是我想自己还是不忍心看到他这样的。这时，不知为何，我的脑海中竟然闪现出秦如风今日的话来！想着，我不禁踌躇起来，自己是否应该帮夜浮生做出选择，让他不再面临进退维谷的僵局呢？当然，我无意责怨夜浮生，毕竟他自幼便受到那些遗老遗臣、受到他师傅的教诲，那些复仇、复业的观念与他相伴随行二十多年，已经深深扎根于他的心底，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要让他放弃，或者改变，都是很难的！而且，正象秦如风所言，如果夜浮生一直怀有复业之念，并且朝这目标不断逼近，无论将来是否成功，将来都必然会伤及众多无辜的生命！既然如此，如果能牺牲我一个，成全所有人，让无数的无辜生命能免于一场浩劫，我又为何不可以去试一下呢？即便那交易可能真得只是一场骗局！但是，我真能割舍下夜浮生吗？真得能在做这一切的同时，保护好我的孩子吗？我不知道！

在沉沉的深思中，我渐渐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

柳云昔似婴孩般恬然安静的睡着，不知梦到了什么，脸上竟然呈现出一抹澄净、甜美的笑容！看着甜睡的她，那份几日来一直缠绕于心，不断折磨着自己的愧疚又涌上了心头，夜浮生不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自从云儿离开，去营救秦如风后，自己的内心便没有一刻的安宁和坦然！虽然与云儿相识的初衷便是为了自己的计划，可是自和她相好，到近日与她成亲，自己依旧在有意无意地不断利用着她，甚至为了让计划不外泄，不惜牺牲云儿的名誉，然而，对这一切，她却从没有抱怨过一句，只是默默地遵循着自己的话，甚而不时还会反过来柔声抚慰自己！利用？自己一直不愿承认的两个字，第一次清晰地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中！之所以不愿承认，是因为一将它们运用到云儿身上，即便是在内心悄然述说，自己也会羞愧难当！每每想到此，自己

便赶忙将其模糊过去，可是经过这回，即便无地自容，自己也必须得承认这个事实！云儿，她是自己的妻，她怀了自己的孩子，而自己竟然还……

想着，夜浮生又有些汗颜，下意识地低首，抬起右手搓揉了一下自己的额头。眼角的余光蓦地瞥到柳云昔安然的睡容，他不由侧首凝望她！这时，她的笑，她的温柔，甚而她生气的样子全都迸入他的脑海，思忆中，一抹淡淡的微笑悄然爬上了他的嘴角！往昔的一切不断闪现，夜浮生的心中不由漫起一丝甜蜜！想到两人情浓之时，他情不自禁地倾下身，轻轻吻了吻柳云昔的面颊！不觉间，他的心里涌起了几天来第一次出现的那种安适和舒心的感觉！

这几日，是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在长达几天的时间中，自己的脑子没有被那些复仇、复业的事情而占据！不论是用饭，骑马，脑子里，耳畔边，都充斥着柳云昔的音容笑貌！想到她可能会出现危险，心中便突现一股想去将她抱回来的冲动；想到她和对她一直念念不忘的秦如风在一起，想着自己的至爱要在那些兵士面前对秦如风极尽体贴的照顾，一丛嫉妒，便在心中油然而生！从来不知嫉妒为何物的自己，第一次感受到，便被那难以抑制的妒火给折磨得生不如死，一颗心似被扔进了滚热的油锅中般，受着痛苦地煎熬！正因为如此，云儿离开的当夜，自己才会不顾一切地去了他们下榻的“福来”客栈！向来，自制、谨慎，将复仇和复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自己，竟然第一次出现了如此冲动的举动，第一次在行动中出现了儿女情长，割舍不下的行为！那夜，虽然只是远远地瞧了她一眼，可是忐忑不安的心还是有了一丝安稳！回来之后，依然久久无法入睡，只好坐在桌前，独伴残灯，形影相吊，直至东方泛起了鱼肚白。经历了这一夜，才发现在内心深处自己对云儿的依恋有多么的重！看来，自己对她的爱，对她的情，已经完全超乎自己的想象，达到自己无法控制的程度！那么多的第一次让自己不得不将自己早前一直回避的问题从心底揪出，进行慎重地思虑！

自己自小便被师傅和那些遗老遗臣不断教导一定要复业，一定要将原本属于轩辕家的江山夺回来！在长期的熏陶和浸染中，这似乎已经成为了自己理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必须履行的义务！自己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可是，自从看了风扬的信，坚定的信念犹如一片

坚厚的冰面有了一丝裂缝般，产生了丝丝松动！朝代的更替，必将带来社会的震荡，甚至招来战火的纷飞，这必然导致无数无辜……无辜？想到此，夜浮生不由心下大惊，暗暗思忖：从来都以是否能达到目的为终极目标，从不考虑其他人的自己，怎么会有这个念头？自己这是怎么了？细细回想一下这一年来的情景，自己似乎正在变化，原先的狠戾、冷酷正渐渐消失，在行动中，自己已经尽量减少伤及那些无辜的可能，沧州那次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因为云儿？此刻，夜浮生才惊觉柳云昔对自己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很大的，不觉间，自己正在随着她而变化！想到此，他又不由想起成亲前，云儿说的那句“要和我成亲，就只能娶我一人”的话来！虽然当时自己面上毫不犹豫地承诺了，可是心底却差不多同时漾起了一缕隐忧！若真复业了，云儿的要求显然是不能办到的，云儿虽然面上柔弱，可是这类问题，她是绝计不肯答应的，待一切成了定局之时，她必定会悄然无声地黯然离去！离去？从这几日的情形来看，便很清楚：自己绝计无法忍受她不在身边的！可是，若自己想留下她，就不得不放弃复业！然而，这样也就完全背离了师傅和那些长者多年来的教诲！而且，在认识云儿以前，生活对于自己，就是复仇和复业，成日里不断地算计。然而，有了云儿后，自己便感受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生活！特别是自己和云儿在隶洲的那段日子，更让自己一直留恋不已！今夜，第一次，自己不禁想问自己，究竟哪种生活才是自己真正喜欢，真正想要的？在云儿和复业之间，自己倒底应该如何选择？

----------－－－----------

第二日，待我醒来，夜浮生已经不在身边了！宽大的床上，只有我一个人，显得空落落的，那份空荡也浸袭了我的心，我不由撑起身子，将帘帐掀开一角，探出头，轻呼道，“夜，在吗？”

轻呼的声音若一颗石子投入了无底洞般湮没在房内深深的静谧和沉寂中！我无言的叹息一声，随之而出的还有心中蓄积的那份抑郁和怅然！

坐在床上，胡思乱想一阵后，便起身洗漱！随后，便坐在桌边，开始梳头，就在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

正梳发的手不由放缓下来，我回头望向房门，夜浮生正含笑从外走了进来，“云儿，起来了？”

我点点头，手上依旧握着梳子慢慢梳理着长发，眼睛却不由上下打量起他来！今日，他穿了一身寻常的粗布蓝色长衫，头上戴了一张淡蓝色的方巾，由于又戴上了人皮面具，看起来就是一个相貌平平，寻常人家的公子！

夜浮生一边踱步向我走来，一边说道，“云儿，我为你易容！”说着，他已经走到了我身旁，倾身从桌上的包袱内，取出了易容的用具。

我不禁停下手，回眸不解地望着他，“易容？”既然已经将秦如风救了出来，而且我也换回了女装，还用得着吗？

夜浮生莫测高深地笑了笑，缓缓解释道：“咱们虽然救出了秦如风，但是要想出这城，却还必须得再下一番功夫！”说到此，他一边开始动手为我易容，一边继续说道，“这李总兵，是曹子恒的心腹！其人心思缜密，疑心颇重！这一回，他们着手将秦如风押送回京，名义上是协查，不过据我对曹子恒的了解，估计他实际上是以此为由，置秦如风于死地！不过，虽然如此，即便他真得获得了当今圣上，也就是秦如风同父异母哥哥的认可，可也不能随随便便，暗地里就将秦如风处死，毕竟秦如风也是王爷，若师出无名，必遭到置疑，难以服众！所以，他们必然要将他先押回京师，进入曹子恒的地盘后，再想办法！可是，而今，秦如风竟然在回京途中，莫名死去！不论死了的是不是真的秦如风，都和你这个凭空而出，又莫名消失的书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今日早晨，李总兵发现一切，必定会有所猜疑。一：若死了的真是秦如风，虽然李总兵有押送失职之责，可是只要他能抓到你，便能顺利向曹子恒交差！因为你杀死秦如风，简直就是帮曹子恒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麻烦！甚而，连当今圣上兴许也会在心底感激你！二：若死了的不是秦如风，那么必然有人掉包，而这内线必是你这书童，只要有你在手，便不愁找不到真的秦如风！所以，今日出城，他们搜寻的重点必然是你这个书童！”

他一袭条清理晰的分析之后，让我明晓他的一番苦心，可是心中依旧有些不解，遂问道，“夜，有三点，我还是不明白。一：曹子恒为何几次三番要杀秦如风，二：你方才为何说若死了的真是秦如风，当今圣上也会感激我？三：既然他们搜寻的重点是我，昨夜你为何还要我让秦如风服下那药呢？”

夜浮生一边继续着手上的活儿，一边说道，“人是贪婪的，虽然曹子恒现在也算权倾一时，万人之上，可终究还是在一人之下，况且如他久居高位，体会到权利带来的巨大乐趣，加上本心对权利又极其渴慕，产生夺位之心，是预料之中的！可是，他想夺位，第一个，必须要除掉的就是秦如风！因为当今的皇上，平庸、无才，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可是秦如风就不同了！他睿智、机警，文韬武略，样样在行，所以很自然地，秦如风就成为了曹子恒的心腹大患，成为他夺位路上的一个颊角石！”说到此，他顿了顿，眸光蓦然出乎意料地扫向我的双眼！

我坦坦荡荡地与他对视而望，“夜，继续呀！”说实话，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夜浮生如此称赞一个人，我想若不是他和秦如风立场不同，说不定两人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夜浮生收回那探询的目光，又继续说道，“正因为秦如风的出色，才招来当今圣上的猜忌，为了自己皇权的稳固，他必然也视秦如风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之不快！”

此番话，让我有些迷惑不解，情急之中，不禁问道，“他们不是亲兄弟吗？难道他不顾念亲情了？更何况我觉得若不是他们苦苦相逼，秦如风是绝不会有夺位之心的！若秦如风真有此心，他一定趁着当年新皇登基之时便已经动手了！”

夜浮生猛地停住手，认真地打量起我来！

我这时才意识到刚才不觉间自己在言语间竟然透露出了对秦如风的恻隐和惋惜之情，想来必是因此导致了夜浮生的疑惑！我忙垂下眼帘以躲避夜浮生疑虑重重的目光。说实话，我其实也只是就事论事，不过不得不承认，与秦如风相处几日，加上与他的几次谈话，我的内心对他的反感还是有所改观，所以才会在情急之下，在言辞中有所流露！

夜浮生凝视我良久，方撇开方才的不解，无奈而苦涩地说道，“亲情？难道你没有听过‘最是无情帝王家’这句话吗？为了权利，人的本心早已泯灭！为了能稳稳地坐在那权利的颠峰，什么兄弟，父子，全都可以不顾！”

其实，以前在历史书上也看到过这些无情厮杀，可是而今真真切切地放在面前，还是让我的心不由阴恻寒凉起来！我举首，认真地问

道，“夜，如果你是当今皇上，你会这么做吗？”

夜浮生似乎全然没有料到我会问这个问题，人一下呆愣！寻思片晌，他方郑重地回道，“以前，我一定会；现在，我不知道！”

我望着他澄澈若山泉般的眼眸，迎视着他诚挚的目光，心下暗自度道：他对我句句真言，并无欺瞒！然而，我现下，是应该高兴他这变化呢？还是应该为他那句不知道而忧虑呢？

怔想间，夜浮生已经为我装扮完毕，揽镜一照，镜中出现了一个脸色蜡黄，颧骨高昂，双眼浮肿的女子，刹那间，连我自己都差点以为那不是自己了！心中不由暗暗赞叹夜浮生高超的易容术来！

夜浮生又一把拿起我手中的梳子，一边为我梳理，一边接上刚才的话题，“李总兵是相当熟悉秦如风的！一个人，无论如何易容，可是他的举止、气质、神情，特别是眼神，是绝计无法遮掩的，凭着李总兵对秦如风的熟悉，若只是易容，万一在城门盘查时两人相遇，是极易被识破的！”说着，他已经开始动手为我挽髻了，虽然，手法有些笨拙！

从镜中，看见他垂眸，专注地忙碌着，丝丝甜意袭上了胸！稍顿，我继续问他，“那你不怕那李总兵识破你我二人？而且，照你这么说，今日我们如何能将秦如风运送出城？”

夜浮生头也不抬地回道，“李总兵，对你我二人并不熟悉，所以我们只需易容便能蒙混过关！至于秦如风，他服用的那闭气药，本身能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他的外形，今日我们扮作扶柩归乡的普通夫妇，便可将其带出城！”

“扶柩归乡？”对于这个提议，我觉得颇为令人费解！

夜浮生点了点头，似读懂了我眼中的疑惑般，对我解释道，“对外便称他是你叔叔！”说话间，他已经为我挽好了发髻！

我侧身，有些不置信地望着他，“叔叔？”秦如风外形看着和我们差不离，称他是我叔叔，鬼才会相信！

夜浮生淡笑着，“是呀！”

我忙对他说道，“他那样子怎么看，都不象我叔叔，说是我哥哥，或许还有人相信！若以叔叔相称，必然会被人识破！”

夜浮生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你待会去看看，一切便明了了！”

我疑虑不解地望着笑意深深的夜浮生，点了点头！蓦然间，想到夜浮生刚才提到的那药会在能在一段时间内改变的外形的事情，似乎有些明白了一切！

易容完毕后，夜浮生又在我的脖颈，耳后，手臂，双手都涂上了一层透明的药液。干了之后，我露在衣服外的所有肌肤便呈现出一种与脸色相同的蜡黄色！看着这蜡黄，不由想到腹中的孩子，不知这药液对孩子是否会有害？于是，我忙忧心忡忡问道，“夜，这药对孩子会不会有影响？”

夜浮生宛儿一笑，抚慰道，“云儿放心！孩子不仅是你的，也是我的！”说罢，便拉上我，出去用早饭了！用过早饭后，夜浮生领着我来到了秦如风待的房间！

掀门而入，一只暗黑色的棺木立即突兀地映入了我的眼帘！它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显得那么凄悲！那纯黑的色泽，方整的外形，让人看来有种肃穆，哀凄之感！虽然，明知道是做戏，可是我的内心，还是被这气氛感染了，有些凄凄然！

夜浮生牵着我，走到了棺木前，稍一用力，将棺盖推开一些，以便我能看清秦如风此时的容貌！

我跨步上前，垂首定睛一看，不由大惊！虽然外形还是依稀有一两分相似，但是若非夜浮生之前告诉我他是秦如风，我真会以为是一个陌生的老人！此刻，莫说假称秦如风是我叔叔，便是说他是我爷爷，相信也没有人会置疑！

秦如风静静地躺在棺木中，头发灰白，脸色青灰，双眼紧闭，手、脖颈和脸部的皮肤皆似老树皮般粗糟而又皱纹满布！

看此情形，不由想起一年前秦如风携我去见他师傅时，也是服用了一种药，然后便成为了一个老人，十日后方恢复！不知此药时效多长？遂随口问道，“夜，这药效有多长？”

夜浮生却并未答话，我不由有些奇怪，抬眸望向他，却发现夜浮生正用他那双灿若繁星般的眼眸凝视着我，簇簇火苗，点点醋意，不断从中涌出！这时，我猛然意识到，自己方才无心的一句问话，许是让他产生了误解，忙主动牵起他的手，柔声说道，“随口问问！”说罢，便举步向外走去！

哪知，夜浮生却一下趁势将我拉进怀中，紧紧地搂住我，霸道地说道，“云儿，你是我的妻！人是我的，心里也只能有我！”

夜浮生待我向来温宛，仿佛这还是头一次如此的强势，原本我最讨厌这种霸势的，可是对他今日的话语，却没有一丝反感，不仅如此，心中甚至还有些许高兴！我遂笑着，揶揄他，“知道了！一句随意的问话，怎么就引得你如此大翻醋瓶？”

夜浮生有些讪讪地垂下了眼帘，不过，转瞬，他又抬眸，固执地问道，“那又如何？”

我微笑着劝慰道，“好了！我知道了！咱们走吧！”

夜浮生点点头，牵着我步出了房间！

在走廊内，我们遇到了沐清涧和沐英！他们一见夜浮生忙躬身行礼，“属下……”

夜浮生手一扬，“你们钉好棺木，便出发吧！”

沐清涧和沐英立即躬首应道，“是！”说罢，他们便向秦如风待的房间走去，而夜浮生和我则向客栈的后院步去！夜浮生牵着我来到后院，便登上了预先准备好的马车！待沐清涧他们钉好棺木，打理好一切后，便一同出发了！同行的，还有沐清影，沐英和沐尘，他们都扮成了夜浮生的家奴，骑马而行！秦如风所躺的棺木，盛放在我们后面的一辆马车内！

一路行来，或许因为不论从装扮，还是外形，皆极普通，所以并未引起路人过多的注意。不过，正如夜浮生所预计的那样，城门果然设置了严格的关卡，而且还张贴了我的画像，出城的所有人都必须经过一番严厉的盘查之后，方可放行！然而，幸运得是我们出城时，并未遇到那个李总兵！虽然那些官吏对我们严加盘查，甚至撬开棺木，对棺内的秦如风也查验一番，不过最终还是没有瞧出什么破绽！

我们顺利地出了城门之后，便向禹州行去！

[柳暗花明:第伍拾壹章 嫂嫂]

当日深夜，我们到了禹州。虽然急行一日，不过由于夜浮生在马车内为我垫了厚厚的褥子，所以一路行来我也不觉颠簸和劳累！进得

禹州城，我们并未去客栈投宿，而是在城西的一座小巧、雅致的院落内宿下了！

第二日早晨，待梳洗过后，我和夜浮生便一起往花厅，准备用早饭了！

进得花厅，秦如风的身影便映入了眼帘！他身穿一袭淡蓝色的外袍，优雅地坐在花厅的棱花窗下，品着一杯香茗，似乎在等着我们一起用早饭！他的容貌已经完全恢复，或许因为昨夜休息得不错，看起来神清气爽的！

正饮茶的秦如风微启眼帘，抬眸望了望我们，又垂下眼眸，续饮一口茶汤，含润片刻，方搁下茶盏，视夜浮生为透明人般，径自扭过头，对我诚挚地说道，“柳姑娘，本王此番能脱离险境，全有劳姑娘仗义，挺身相救！本王在此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说罢，他竟站起身，对我作了个揖！

秦如风这是唱得哪出戏？我诧异地望着他，不知该如何是好！瞥了眼夜浮生，发现他正淡笑着，似毫不在意般，只是静静地看着秦如风，不过被他握着的手却感到了一股收紧的力道！

秦如风故意当着夜浮生的面，称呼我为柳姑娘，其用意之明显！倘若我不严加声明，岂不让人误会我和他的关系有什么异样？更何况，不论夜浮生对我有多少利用，他现在毕竟是我的夫君，虽然他并未表现出过多的不悦，可是我却不能坐视秦如风的无端挑衅和可能的名誉侮辱！于是，轻启眼帘，正色道，“王爷，不用客气！若真要言谢，应该谢谢妾身的夫君，此次若非有他出谋划策，妥当安排，凭着妾身一己之力，实在难以救出王爷！”

秦如风一听，一张脸红一阵白一阵，旋即他敛去那份尴尬，云淡风轻地一笑，“于他，不用言谢，因为我和他是互惠互利！”说着，微抬眼角，睃了夜浮生一眼，继续说道，“夜公子，你说我说得对吗？”

夜浮生放开紧握着我的手，手臂向后一伸，随即一圈，紧紧地揽住我的腰际，尔后，他方深情地凝望着我，含笑回道，“是吗？”

秦如风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一丝忿恨爬上了他的面颊，刚才澄澈若清泉般的眼眸中现在熠动着两簇火苗！望着他俩明争暗斗的模样，我无言地轻叹一声，“吃饭吧！”说罢，便拉着夜浮生，向圆桌走去！

桌上备置了小米粥、莲子粥，还有几样轻淡、可口的小菜，它们或青绿葱郁，或红黄相间，色泽夺目，而又相得益彰，让人不由食欲大增！凭直觉，我猜测这些应该全都是沐清影备的。因为，它们都是我平日里最喜欢的！

这时，夜浮生已经为我盛了一晚小米粥，递了过来！我冲他抿嘴一笑，随即双手接过碗，细细地喝起粥来！夜浮生又为自己添了碗粥后，才搁下勺子，对一直静坐在旁、注视着夜浮生和我的秦如风戏谑道，“王爷，怎么还不动手？难不成还等着人来服侍你？”说罢，一抹似有若无的，带着一点淡淡讥讽意味的笑容在夜浮生嘴角绽放！

秦如风横了夜浮生一眼，抓起夜浮生刚才搁下的勺子，也舀了一碗小米粥，然后低首用了起来！

平日，由于沐清涧等几人坚守着他们自己的所谓规矩，一般不和夜浮生与我一同用餐，但是沐清影却是一直和我们一块用的，不知今日为何不见他的影踪？藉此，又勾起了几日前我和沐清影在花园中的对话来！这几日，每每想及我那日过激的言辞，心中不免有些愧疚！本想找个机会，向沐清影解释一下，可是又碍着夜浮生，所以一直踌躇不绝！

夜浮生的柔声问语打断了我的思路，只听他柔声说道，“云儿，怎么不吃菜？这些可都是小弟亲自做的！”

我一边漫不经心地举箸夹了一些青菜，一边似不经意地随口问道，“是吗？”

夜浮生一面用公用筷子为我布菜，一面解释道，“难道你没有尝出来？因为我们来得突然，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厨子，于是小弟便自告奋勇为大家准备早饭！”

我拿捏不准他有何用意，不由侧目，扫了他一眼，见他一脸淡定地为我夹菜，似没有什么异样，心下便思虑是不是自己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怔想间，感到一道揣摩，迷惑的目光射了过来，我忙循望过去，见秦如风正细细地打量着我们！我白了眼秦如风，淡淡地说道，“刚开始不觉，多品几口，好像是！”吃一口菜，又继续说道，“既然他那么辛苦，你怎么不叫他来一块吃？”

夜浮生似已经用完了早饭，他搁下筷子，接过下人递来的茶，漱了漱口，又净了净手，才缓缓回道，“我本是叫他一块来的，可今日不

知为何他坚持要和沐英他们一块，我也只好随着他了！”

我勾着头，闷声应道，“哦！”难道沐清影因为前日的话还在生我的气?

就在这时，秦如风也已经用完了，他起身走回窗下，捧起刚才的茶盏，泯了口香茶后，不阴不阳地说道，“说来，本王还是瞒佩服夜公子的！”

夜浮生嘴角一扬，若袅袅轻烟般浅笑着踱到窗前的小几旁，与秦如风相对坐下后，微笑着问道，“哦？”

秦如风一边用手指轻扣案几，一边轩眉，揶揄道，“既然柳姑娘口口声声称你为夫君，可是你还能在明知她身怀有孕的情况下，不惜让她冒着生命危险，来营救本王！这种做法，就是本王也做不到，就凭这点，难道本王还不应该佩服你吗？”说罢，他轻启眼帘，瞄了瞄夜浮生，又瞧了瞧依旧坐在桌边用着早饭的我！随即，一抹哂笑缓缓爬上了他的嘴角！

夜浮生依旧笑着，一双眼眸，若暗夜流光却又波澜不惊，只是细细望去，他的嘴角有些僵硬！

望着气噎当场的夜浮生，我本想帮他说些什么，可是启口却发现好像根本无从相帮，只好又闭上了嘴！秦如风今日虽然意在挑衅，可是所言皆是事实！

一时之间，我们三人静默不语，屋内如一潭死水般沉寂，空气都由于夜浮生和秦如风之间的僵持而开始有些冷凝，……

就在这时，房外响起了一阵稳健的脚步声，那笃实有力的踏地声在我听来，相当的熟悉，我忙回眸望向门外。

透过厅门右侧棱花窗格，我看到沐清影匆匆行来的身影。他一跨进房门，若秋水般幽寂的眼眸便对上了我的，目光相撞。稍愣，他冲我点了点头，便勾下头，径自走到夜浮生面前，“哥，外面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刘宾，另一个自称是……”说到此，他扫了秦如风一眼后，又继续说道，“是睿王的家仆，叫李东！清涧他们正拦着，不知……”说着，他不由抬起头，用探询的眼光望向夜浮生！

夜浮生点了点头，唤道，“让他们进来吧！”稍顿，他又抬起手，向沐清影招了招，“小弟，过来，见过睿王！”

沐清影迟疑一下，跨步上前，微一倾身说道，“沐清影见过睿王！”虽然言辞恭谨，可是连最起码的揖都没有对秦如风做一个！

秦如风不动声色地打量了沐清影一番后，淡淡地说道，“你，是夜浮生的弟弟？”若轻风般的声音中透着一丝不置信！

沐清影垂眸思虑一下，方回道，“是！同父异母！”说罢，不再理睬秦如风，径自转身，对夜浮生说道，“哥，那我出去了！”

夜浮生凝望了沐清影片晌，似想起了什么，淡淡地说道，“还没有问候过你嫂嫂，怎么就急着出去了？”

此言一出，若一颗巨石投入了平静若镜面般的湖水中一样，在原本沉静，甚而其中的空气都有些凝滞的花厅内，惊起了丝丝波澜。

沐清影身子顿时一僵，望着夜浮生，怔愣一晌！

我也难以置信地望向夜浮生，而他此刻正举起茶盏，勾着头，泯着清茶！

夜浮生对沐清影的猜疑，恐怕不是一日两日了！虽然，我和沐清影之间的确没有私情，可是就凭着当日在苍浪山我和沐清影独处一夜，尔后一同回去，做为一个深爱自己妻子的男人，心里没有一点疙瘩，我想那是绝计不可能的！再者，前几日在花园中夜浮生又听到了沐清影和我的谈话。更何况，自我和夜浮生成亲以来，沐清影又一直都避讳称我为“嫂嫂”！细细想来，这一切都难免不让夜浮生产生猜疑！如此看来，夜浮生要沐清影称呼我“嫂嫂”的用意，便不言而喻了！虽然，夜浮生此番心境，此番做法，无可厚非，可是他用得着非得当着秦如风的面这么做吗？他如此做法，是为了强迫沐清影当着外人的面认清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还是为了不让精明的秦如风察觉出什么端倪？

想着，我有些不满地望了望夜浮生，就在此时，余光瞟到秦如风，他正挂着淡笑，一副看好戏的模样，望着沐清影，夜浮生和我！我不由颦起了双眉！

此刻，沐清影已经转过身来，背对着夜浮生和秦如风站着！他的脸若孱雪般惨白，那双澄澈若清泉般的眼眸只是直直地注视着我。我也抬首，深深地注视着沐清影！望着他眼底那份交织着的凄伤，不由

想起了我和他过往的一切，特别是那几次在我最需要人安慰时，他静静陪伴着我的情景！

在隶洲，夜浮生名义上是留下我养伤，实则是让我迷惑暗香楼的刘战，他却诚挚而坚定地对我说道，我会保护你的！

在沐月山庄，当夜浮生为了不让计划外泄，即便沐灵月用极其恶毒的言辞羞辱我，也不明言，帮我洗脱罪名，我无助地离开时，也是他暗中跟随我，宽慰我，最后劝解我回到沐月山庄！

几日前，在夜浮生为了自己的计划而在明知我怀孕的情况下，还瞒着我让我去营救秦如风时，也是他急迫地阻止我！

经过雷州之后，沐清影还是一如既往地暗暗关心着我，起初我以为他这么做必是出于一种类似于兄妹之间的感情！可是，在苍浪山那一次之后，我才隐约觉察到他心底的想法似乎与我之前设想的有些迥异！时值今日，看到沐清影这般情形，那份猜测便确定无疑了！且不提沐清影现在名义上是我的小叔，就算撇开这层关系，即便我和夜浮生的婚姻将来真得没有善终，我也不可能接受沐清影！因为不论夜浮生对我的爱中夹杂有多少的算计和利用，我对他的万般深情已经无法挽转，正如覆水难收！今生今世我的心已经全给了他，再也容不下第二个人了！所以，在今时今日确定沐清影确实对我怀有那份心意之后，自己便不能再那么自私地安享沐清影对我的关怀了！即便，沐清影做这一切是无所求，自觉自愿的，可是我不能在明知无以为报的情况下，还心安理得的接受他对我的关心！虽然，在我不开心，或者有难之时，我也的确希望有个人能陪在我的身边，可是那个人应该是我的夫君——夜浮生！不过，让我遗憾的是，每每在这些最需要他的时刻，他却不能陪伴在侧！然而，这一切是我自己的选择，既然决定了，就应该独自承担，又怎么能自私地拉上沐清影？如此思虑一番，虽然心底依旧觉得夜浮生今日这番做法有些过分，可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或许这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再拖泥带水下去，只会让沐清影陷得更深，将来伤得更痛！想定之后，几日来充盈于我心的那份愧疚，幻变成了一份坚定，一份对夜浮生支持的坚定！方才心中对夜浮生的那份怨愤也似被大雨冲刷了一番般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蕴籍于胸似冬日迷雾般浓浓的无奈，……

好半晌，沐清影缓缓向我走了过来，有些艰难地启口说道，“嫂～嫂，好！”

我淡定地冲他微微点了点头。

稍顿，沐清影阖紧眼帘，头也不回地对夜浮生说道，“哥，没事，我先出去了！”

夜浮生此刻才点点头，“去吧！”

沐清影又瞥了眼我，才迈着有些沉重的步伐走出了花厅！

随着沐清影脚步声的渐渐远去，花厅内又恢复到方才如欲雨天空般的沉闷不堪，加上方才的一幕，不禁让我产生了种将要窒息的感觉！此刻，我也差不多用完了早饭，眼见李东等要进来了，忙藉此借口告辞，“夜，你们有事慢慢谈！我先回去休息了！”

夜浮生含笑点了点头！刚刚走下花厅前的石阶，便听到身后有人追来，我回头一望，见是夜浮生赶了上来！

“夜，有什么事？”我微笑着问他。

夜浮生摇了摇头，轻声说道，“就是有些不放心你！”

我笑着对他说道，“我没那么娇气，这不是好好的！你去忙你的吧！”

夜浮生牵起我的手，紧紧地握在手中，若海水般深情的双目静静地凝望着我！

在他深情目光的注视下，我竟有些不好意思了，忙羞涩地问道，“夜，你这是怎么了？”

他却似没有听到我的话一般，自顾自地柔声说道，“云儿，我在乎孩子，更在乎你！”

我含笑回道，“知道了！去吧！”

他点点头，又望了望我，方恋恋不舍地转身往花厅走去！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下不由暗自思忖：夜，我知道你在乎我和孩子，可是若把我与孩子和你的复业大计，和江山相比，你又在乎哪一个呢？不知为何，一抹凄苦陡然涌上了心头！那份苦涩虽然若轻烟，若晨曦的薄雾般淡缈，可是却久久萦绕于胸，难以散去！

回到卧房，我休息了一会，却又觉得闲来无事，有些百无聊赖！虽然，夜浮生告诉我怀孕前三个月，胎象不稳，所以最好减少运动，可是，我也不能吃了就睡，睡了就吃吧！想着自己似乎已经有十来天没有练剑了，于是取出寒霜剑，到花园里练起剑来！

---

夜浮生和秦如风隔几而坐，静品香茗，不过心下却各自想着心事！

这时，房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秦如风和夜浮生不约而同地一起搁下了茶盏，望向门外！

秦如风想着在自己危难之时，刘宾和李东依然对自己忠心耿耿，而且还为自己的安慰如此焦灼不安，早先的疑虑此刻荡然无存，一阵欣慰之意涌现心头！不觉间，他的眉眼舒展开来，似松了一口大气般，整个人也轻松起来！

夜浮生却紧蹙双眉，暗自思量着：从脚步声看来，李东和刘宾两人似有着非常紧迫和焦虑的心事，但是，他们二人既然是在得到自己传去秦如风安然无恙的消息后赶来的，为何还表现得如此忧心忡忡？难道京城或者追风堂出了什么大事？

二人正思虑间，刘宾和李东已经跨进了花厅。一进门，他们二人见着秦如风安然地坐在窗下，一直悬吊在半空中的心终于落了地！虽然，之前已经得到了夜浮生的消息，然而在没有亲眼见到王爷前，他俩都还是有些担心！

随即，他们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秦如风面前，躬身行礼，“属下拜见王爷！”

秦如风手一扬，“免礼！辛苦你们二人了！”

二人又一起恭谨地说道，“属下无能，没有保护好王爷！请王爷恕罪！”

秦如风摇了摇头，慨然地说道，“别这么说，在这个时刻，你们还能对我忠心一片，已实属难得！去见过夜公子吧！”

二人回道，“是！”说着，一侧身，对夜浮生作揖说道，“李东（刘宾）见过夜公子！”

夜浮生淡淡地点了点头，嘎口清茶，不紧不慢地问道，“你们是不是给王爷带来了什么消息？”

二人皆是一愣，双目中充满了惊异！不过，他们并未立即回话，而是相视而望，似在迟疑：消息是否应该当着夜浮生的面向王爷禀告！

秦如风那双似子夜黑丝缎般的眼眸中此刻也是猛地掠过一抹惊讶之色，旋即，他微拧眉头，沉声说道，“夜公子，不是外人，说吧！”

李东此刻方跨步上前，垂手立于秦如风旁侧，恭谨地说道，“由于紫谰国再次挑起事端，边疆战事颇为紧张，所以赵将军六日前又前往青镛关了！临行前，属下有幸见到了他！虽然赵将军看起来精神还不错，可是……”说到此，李东不由止住了话头，似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继续说下去。

秦如风瞟了他一眼，有些不悦地说道，“说吧！别支支吾吾！”

夜浮生毫不在意地一笑，然后勾下头，把玩起手中的扳指。

李东面上立即有些讪讪地，他忙低首，继续说道，“属下发现他人瘦了不少，而且面色和指甲都有些发青！”

闻此信息，秦如风立即锁紧眉头，陷入了深思之中！若李东所察无误，那么赵彬必然是中毒了！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他不禁猜测：难道曹子恒已经动手了？看来，眼下最紧要的事情便是赶往青镛关，确认赵彬是否中毒！倘若赵彬的确中了毒，那么他便命悬一线！而目前战事又紧，难保疆域不受侵犯！再者，国内曹子恒现下又蠢蠢欲动！凭着皇上的能力，是难以驾驭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的！一旦局势失控，天启国便命运堪忧了！想着，他的眉心不由拧成了团！

这时，刘宾也跨前一步，对秦如风说道，“王爷，离开追风堂第二日，张逸便回来了！他俨然一副堂主之势，并且大量调动堂内四处的弟子，似乎将有什么大的行动般！”

秦如风听罢，自言自语地重复道，“张逸？张逸？”几日来，一直徘徊于心，让自己绞尽脑汁也百思不得其解的成药中毒事件，此刻一下若云开雾散见到阳光般，豁然开朗起来！张逸对追风堂极其熟悉，加上他今日这番举动，不难断定成药中毒事件必是他所为！可是，他调动人马，不知所为何事？突然，秦如风脑中灵光一现，倘若将赵彬

中毒和这联系起来，那么一切似乎便极容易理解了！一切皆是曹子恒在后面暗中策划！张逸的所作所为，必是配合曹子恒的谋反！想及此，秦如风不由站起身，在房内来回踱了起来！

静坐一旁的夜浮生一直专注地把玩着玉扳指，全然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超然之资！

这时，沐英走进了花厅，他瞄了一下秦如风等人，径自走向夜浮生。

秦如风斯时停了步，双眸凌厉地上上下下打量起沐英来！刘宾和李东则面面相觑，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沐英走到夜浮生身旁，倾下身，在夜浮生耳旁若蚊呐般低语一阵！

夜浮生一边慢慢抚弄那光洁、滑腻的纯白玉扳指，一边沉思着。半晌后，他才吩咐道，“让他先去休息吧！我待会再去见他！”

沐英立即躬身回道，“是！”说罢，便步出了花厅！

待沐英离去，夜浮生方举目，望着秦如风，淡淡地问道，“王爷，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明明是一件忧关天启国命运的大事，在他口中，却似乎变成了一件家常事情般！斯时，他的声音轻柔若春日的细雨和风般，他的神情淡然自若似在讨论天气般！

秦如风回眸，意味深长地凝视着夜浮生，那份专注和探射，似想看透他的心，看透他的灵魂！夜浮生挂着一抹若薄云般轻淡的笑容回视着秦如风！

秦如风似被夜浮生那抹淡笑给激怒了般，恬静似两汪湖水般的黑眸里渐渐闪耀起两簇火苗，双唇紧抿，盯了夜浮生片刻后，缓声说道，“夜公子可有何良策？”

夜浮生笑了笑，略带嘲讽地回敬道，“在下全仰仗王爷，自然听王爷的了！”

秦如风顿时怒由心生，他忿忿地瞅着夜浮生，冷声喝道，“夜浮生，不要过分了！你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夜浮生不以为意地瞄了秦如风一眼，毫不客气地对秦如风叱道，“所以王爷说话也别绕圈子！”

秦如风横了夜浮生一眼，然后气愤地冷哼一声，“哼！”

夜浮生淡然地笑了笑，尔后端起茶盏，嘎了口香茶！

刘宾和李东抬首，有些莫名地望了望互相打着马虎眼的两人，忙又垂首恭立！

秦如风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缓缓说道，“明日咱们一起去青镛关吧！”稍顿，他侧首对刘宾吩咐道，“你回追风堂，暗中监视张逸，一有异动，随时用信鸽向我报告消息！”

刘宾立即跨前一步，躬首应道，“是！”

秦如风又扭过头，对李东说道，“你和我一起去青镛关！”

李东立刻躬身应道，“是！”

这时，夜浮生的声音又悠悠地在房内响起，似从天外传来般，有些缥缈，却又十分真切！

“王爷，刘宾即便能监视张逸，可是若张逸真有异动，他能控制得住局面吗？既使他能飞鸽传书给远在万里之外的王爷你，恐怕那时王爷也只能鞭长莫及，抑或只好疲于奔命，结果左右难以两顾吧！”说罢，夜浮生不由蔑然地笑了笑。

秦如风并不是没有想到这层，只是一时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而自己又必须得前往青镛关，因为赵彬实在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时，“苏远”两个字一下迸入了秦如风的脑海，随之而起的还有一丝淡淡的愧疚，其实与其说是愧疚，莫若说是悔恨，悔恨当初为何那么鲁莽，竟然为了印符而对其下手，以至于今日需要用人之时，无人可用！

这时，秦如风不由转念一想，夜浮生此刻为何会提出这个问题呢？他不由用究寻的目光望着夜浮生！他一边凝视着夜浮生，一边暗暗忖道：莫非他有了合适的人选？抑或夜浮生找到了苏远？立时，秦如风的心便若坠入了万丈深渊般，胸中阴云密布！若夜浮生真得找到了苏远，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得到了印符！夜浮生若有了印符和苏远这两张牌，他手上的砝码就又多了一个追风堂！那么离他获取皇权的目标显然就又进了一步！而自己此时手上的牌只有赵彬！且不提赵彬和自己本就有些过隙，就算没有，赵彬此人忠于的也只是天启国，而不是自己！思虑至此，秦如风的心不由愁云笼罩！突然，在那厚重的愁云后，闪现了一丝阳光！秦如风此刻想到了柳云昔，那是自己最后的

希望！若她答应了自己的交易，那么自己和夜浮生，谁能笑到最后，就很难说了！如此看来，自己现在不仅应该拉拢赵彬，还应该多在柳云昔身上下些功夫！想起柳云昔，秦如风又不由想起了芳婷！当初，自己能为她放弃一切，不惜私奔，只求得和她长相私守，可是她不仅泄漏了消息，致使自己禁闭，事后还托人带信，以江山社稷为由，让自己今生断了所有的妄念！思及此，如潮的凄痛和哀伤一下同时涌现，它们无情地冲刷着秦如风的心！他有些痛苦地阖上了眼帘，蓦然间，几日前马车内的情景又蹦现，柳云昔和芳婷虽然性格迥异，可是为何她们的相貌，包括身体特征、疤痕等又那么相似呢？世间即便有长相相同的两人，那也一定是双胞胎，可是从未听说过婷儿有胞姐或胞妹？更何况即便是双胞胎，也不可能连疤痕都一样呀？然而，若柳云昔就是婷儿，那么现在赵府的芳婷又是谁呢？倘若那个是假的，而赵彬又确实中了毒，那么一切便不难解释了！可是，婷儿她又是怎么离开赵府或者皇宫，出现在京郊山林中那座荒弃的小庙中的呢？而且，她为何又执意否认自己是芳婷，坚称自己是柳云昔呢？她又为何会性情大变，且抛弃和自己十几年的情意，执意嫁给夜浮生呢？重重的谜团撞击着秦如风的心，让他如坠迷宫般，惶惑而不知所措！

刘宾一听，脸上不由现出一份尴尬之色！思虑一阵，觉得夜浮生所言虽然有些不中听，可是却句句实言！因而，原本还想申辩一下的刘宾便打消了念头，只是垂首恭立，静待秦如风最后的定夺！

望着脸色阴晴不定、失神沉思的秦如风，夜浮生轻唤，“王爷！”

这声轻唤将秦如风拉回到现实，秦如风忙敛了所有的思绪，问夜浮生，“夜公子所言，本王也不是没有思虑到，只是苦于无人可以担当此任，不知夜公子可有合适的人选吗？”

夜浮生微笑着对秦如风说道，“有是有，就是不知王爷可会屏弃前嫌？”

秦如风一听，心下便肯定夜浮生提到的人必是苏远无疑！当即笑道，“过往的一切，已经烟消云散，更何况，在本王心中，本也是极敬重他的，当时所为，实属一时糊涂！若非夜公子出手相救，使他转危为安，本王定会悔恨终生！现下，他既安然无恙，本王希望能当面向他谢罪！”

夜浮生不以为意地笑了笑，旋即说道，“谢罪就不必了，因为他现下不在这里！不过，他的儿子在，明日让刘宾和他一同回去吧！”稍顿，他又继续说道，“王爷，那么一切就这么定了！我们明日出发！”

秦如风颔首示意！

之后，夜浮生离开了花厅，去见刚至的苏翱了！苏翱刚梳洗妥当，正坐在房间内等候着夜浮生！见到夜浮生跨进房间，忙起身，恭谨地说道，“属下苏翱见过庄主！”

夜浮生一扬手，示意苏翱免礼。然后，他拣了苏翱对面的一张兀凳坐下后，方微笑着问道，“你父亲身体怎么样了？”

苏翱立即双膝跪下，诚挚地对夜浮生说道，“家父已经痊愈！”说着，一边叩首，一边继续说道，“此番多谢庄主的救命之恩！”

夜浮生微一倾身，虚扶一下，“大家都是自己人，何须行此大礼？”

待苏翱起身坐下后，夜浮生对他关切地抚慰道，“这些日子，实在辛苦你了！”

苏翱一脸肃然，恭敬地起身躬首说道，“这是属下应该做的！再说，也是家父请求庄主搭救秦如风，所以真要说来，应该是属下代家父向庄主言谢才是！”

夜浮生听罢苏翱至情至理的一席话后，眸光中不由露出点点赞许。稍适，夜浮生才肃严问道，“追风堂的事情，想必你也听说了？”

苏翱点点头，“听闻张逸现在在追风堂以庄主自居，大肆地调动人员！”

夜浮生继续说道，“所以，明日你和刘宾接了你父亲后，三人一同回到追风堂，监视张逸的一举一动！若有异动，飞鸽传信给我！”

苏翱立即应道，“是！”说罢，苏翱似有什么话，想说又不知当说不当说的样子，诺了诺嘴，却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出口！

夜浮生见他一副犹豫不绝的样子，不由问道，“有什么话，尽管直说！我一直视你为兄弟！”

苏翱在夜浮生一番鼓励后，方吐出了自己的真正想法，“庄主，属下以为庄主应该把握这个大好时机，向追风堂所有人等昭示庄主才是真正的追风堂堂主！”

夜浮生笑了笑，详尽地解释道，“你的心意，我明白！只是，一来现在我分不出身回追风堂，二来若此刻我宣布了自己是追风堂堂主，无异于打草惊蛇！你要知道张逸不过是一颗棋，他背后的人，才是近来一切事情的真正操纵者！”

苏翱经夜浮生一点拨，顿时明白自己思虑的不周，脸一下若熟透了的茄子般，稍适，他愧然地说道，“属下见识实在浅薄！”

夜浮生淡笑着说道，“不要这么说！我一直觉得你不错！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我！”

苏翱立即起身，躬首说道，“属下必忠于庄主，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夜浮生点点头，然后站起身，对苏翱吩咐道，“好好休息吧！有事通知我！”说罢，他步出房间，找柳云昔去了！

---

兴许是因为怀孕的原因，我练了一个时辰，便有些疲劳之感，遂径直走到花园的石凳上，休息起来！刚坐下，便望见夜浮生从花园西北角穿廊而入，含笑向我走了过来！

他走到近前，将我抱到他的腿上坐下后，一手揽着我的腰，一手宠溺地点了点我的鼻子，有些不悦地责怨道：“云儿，你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个时候，还练剑？”

我吐了吐舌头，忙叉开道，“夜，忙完了？”

夜浮生点了点头，面露难色地柔声说道，“云儿，明日我得和秦如风一同赶往青镛关！将你留下，我不放心，可是此去路途遥远，且一路颠簸劳顿，若一起去的话，我又担心你……”

青镛关？那不是天启国和紫谰国疆界相邻之处吗？为什么去那里？从从疑窦顿生！不过，不管去青镛关的原因何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此行必然和曹子恒夺位有关！斯时，我又不禁想到，曹子恒想夺位，夜浮生利用此而达到自己报仇的目的不难理解，可是他又如何利用此来达到自己复业的目的呢？我不得而知！可是，我想两者必然是有一定关联的！既然如此，我就一定得和他们随行，方可见机行事！拿定主意后，我双手环住夜浮生的脖颈，在他耳畔轻语呢喃

道，“我不想和你分开！”说着，心中不期然地涌现了一抹酸楚，在我以为，恩爱的夫妻，本应该是坦诚相对，而今我和夜浮生却暗地里各自斗着心思，我不想给自己找借口，说自己多无奈，可是我很明白这样的婚姻生活完全不是我想要的！可是，我又割舍不下眼前这个我至爱的男人！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不觉间，一声叹息破口而出！

见方才的话并未打动夜浮生，他依然有些犹豫不决，我便索性将头靠在他的颈窝里，撒娇道，“夜，我没有那么娇气！再说，我可以做马车呀！更何况，身旁还有你这位医术高明的夫君陪伴在侧！你想想，如此一来，还有什么可担心的？”说到此，我稍作停顿，暗地里观察了一下他的神情，这回似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他的眼眸中那份踌躇少了不少，遂又宕开一步，继续说道，“若你狠心将我留下，万一我有什么事情，那时可就真是呼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了！而你又不在我身边，说不定我和孩子就有一个三长两……”说到后来，我竟然真得有些哀伤起来，不觉间语气变得悲婉、凄绝！

夜浮生一把揽紧我，急切地打断我的话，“快别胡说！云儿，你不会有事的！明日，咱们一起走！”

见他同意了，我方转悲为喜，笑着冲他点了点头！

夜浮生又补充道，“可是，你一路得听话！”

我忙欢快地应道，“是！”

“还有，以后不准偷偷儿练剑了！”

“嗯”

“还有……”

那么多“还有”，那么多规矩，从来不知道夜浮生还有这么唠叨的时候，忙用嘴封住他又要张开的双唇，用力地吻了起来！

他还未吐出口的话，被我硬生生地封在了口中，不得不咽了回去！转瞬，他的舌便开始热烈而狂放地与我的舌纠缠、交织起来，……

［柳暗花明:第伍拾贰章 青镛关］

第二日天刚朦朦亮，我们便上路了！除我坐马车之外，众人皆骑马驰行！

一路北行，大约过了十来日，我们便到了距离青镛关最近的一个小城-寒漠城了！昨夜听夜浮生说，出了寒漠城，便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对于草原，我全部的理解只停留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水平，想着能亲见一番真正的草原，不禁兴奋不已！出了城，我忙撩起马车右侧箅窗上挂着的帘子，放眼望向窗外。虽然南面此时早已是仲春时节，翠柳低垂，姹紫嫣红，可此地却还全然是一番初春的景象！丽日明艳如洗，湛蓝的天空，若宝石般空灵，朵朵若纱幕般的白云漂浮不定。期望的大草原完全没有影踪，只有一片初生的嫩草！它们在略显枯寒、荒凉的大地上刚刚冒出寸许！遥望天地相接之处，是一抹略灰的幽蓝，它无端地勾起了我心底的种种忧烦，让我原本就因未能如愿见到草原有些不畅的心泛起阵阵淡淡的忧郁和无限的寂闷！我不由探手窗外，想掬一捧柔媚的阳光，以驱散内心的阴霾，孰料非但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反而在料峭春风的抚触下，更觉寒薄！寒意似顽皮的孩童般争先恐后地挤进马车，从脖颈间钻进我的衣袍！虽然我早已经换上了冬日的夹袍，却依然难抵那浸入骨髓的彻冷，身子不觉哆嗦一下！我不禁缩回探出窗外的手，准备放下帘子！蓦然间，却瞥见在泛着淡淡青翠的枯黄、空阔的大地上似有点点白色，在金色的阳光下，极耀眼！心里不由嘀咕，这些究竟为何物呢?

随着马车的前行，那点点白色渐渐清晰起来！定睛一看，不禁有些骇然，它们竟然是一堆堆的森森白骨！它们支离破碎，十之八九只是人体的一个部分，或手臂，或腿骨，或头颅！此时，不由想起了一首曹操的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望着这满目的悲凉，我不禁惆怅万分！这时，随风传来几声若有若无的乌鸦“呱~~呱~~”叫的声音。循声望去，几株枯树映入了眼帘！枯树上停满了黑黢黢的乌鸦，在马蹄声，马车行进声的惊扰下，它们全都突地飞向天空！举目仰望，它们漫天飞腾，其上空，甚至还有几只秃鹫在不断盘旋。垂眸望向枯树，发现附近还散乱着不少齐整的尸首，虽然衣服上浸染着干涸血液的暗黑，不过从样式上可以依稀看出，有的与我们相同，有的相异，估摸这些人恐怕是在最近的战斗中才变成孤魂野鬼的吧！他们身下的土地，在其躯体内流出血液的浸染下，在那浓稠、滚热、鲜红血液干涸、冷凉后，变成了一片暗黑！尸首身旁，还有一些泛着冰寒银光的或刀，或枪之类的兵器！在金色阳光的映射下，在那血肉模糊的尸首和大片暗黑的辉称下，那些兵刃更

加耀眼、触目，并且还有一股自内而外的森冷气息从其向周围不断扩散！那夺目的光芒似在为它们的主人诉说冤情，发泄妄死之愤！看着这些由于战争而丧命的戍边兵士的尸身，想着他们远在家乡，对他们殷殷思念的妻儿家小、年迈双亲，我内心漾起阵阵荒寒、惨烈之情！斯时，蓦然觉得自己过去是多么狭隘和幼稚，原先缠绕自己内心的那些苦闷和抑郁，和这些比起来，是何其渺小！它们不外乎是个人的儿女情长罢了！虽然，我没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宏愿，可是若我接受秦如风的交易，便真能减少一场战争，为无数家庭带来亲人团聚，天伦之乐，我也是甘愿做的。更何况，只要夜浮生坚持所谓复业大计，我和他必然将走到咫尺天涯的地步，虽然我和夜浮生这一年来的共度光景，不论欢乐、痛苦，不论笑声、泪水，都历历在目，缭绕耳畔，虽然每每想及与他分离，便恋恋不舍！想着，我不由顺手摸了摸一直揣在怀中的两张纸笺。它们何以被我如此珍藏，那是因为它们是夜浮生亲笔提了名的。我和夜浮生举行了古代的婚庆仪式，可是毕竟没有我过去时代若结婚证书之类的见证，心中颇为遗憾！遂新婚第二日，便缠着夜浮生在两张空白的凤笺上提了名，原本打算再提上自己的名，然后自制成我和夜浮生的婚书，可是后来因为秦如风的事情，全被耽搁了！如今看来，或许有朝一日，它可以派上另外的用场吧！

“云儿！怎么了？”本在斜前方的夜浮生许是见我一直打帘观望，有些担心，故而松了马缰，放缓速度，行至我乘的车旁。

我摇了摇头，笑道，“没什么！有些闷罢了！”

夜浮生宽慰我，“忍忍吧！再行个半日，便到青镛关了！”

我点点头，然后放下帘子，继续闭目休息！我们又行进了大半天，至黄昏时，方到青镛关。待马车一停，我便自个儿跳下了马车！

一马平川的地势，至青镛关就结束了，之后便是绵延不绝的崇山峻岭，那青黛色的山峦在夕阳的余晖中，若水彩画中的浓墨般黑黢黢的！据夜浮生说，青镛关是从天启国到紫谰国的唯一坦途，素来为戍守的重要之地，无论对天启国，还是对紫谰国而言，定为必争之地！不过，从今日路上有紫谰国人的尸首看，这里或许是前不久才被天启国重新夺回的！如此看来，这里的守将或许才换过！想着，我不由举目细细望向那孤独伫立于一片苍茫、雄峻群山前的青镛关！即便在那

么多高耸入云的大山前，它依然透露出一种巍峨、坚定的气势！它的城墙高约几十丈，均用长方形的巨大石垒成，那泛着微青的大石，在如血残阳下，泛着淡淡的金红色光芒！

“云儿！怎么样？”夜浮生和秦如风略微交谈几句后，向我走了过来！

我笑着回道，“还好！夜，我们如何进城？”虽然时辰尚早，可是城门已经关闭！

夜浮生用手轻轻揽着我的腰际，与我并肩而立，“秦如风想办法！咱们等着吧！”

我点了点头，目光不由投向秦如风。今日他许是怕走漏了自己已经逃逸的风声，故而易容成了一位中年男子！此刻，他正对李东吩咐着什么！李东听毕，躬身行礼后，向城门走去！到了城门前，他仰头，对着城楼上的兵士大喊道，“我是睿王府的李东，与你们赵将军是旧识，现专程前来看望他，请打开城门！”

戊守的一名将领，回道，“你可有通行的关堞？”

李东高声回道，“没有！此行纯属私人探访！”

那将领又问道，“那么你有什么信物吗？”

李东思忖一下，回道，“没有！”稍顿，他继续道，“烦请开门，我真是有事来探望他！”

那将领略微考虑一阵后，回道，“对不起，城门开阖这样重大事情得有赵将军首肯，现在你既无关堞，也无任何信物，只好烦请你稍微等一会，容本将禀告赵将军之后，再为定夺！”

李东无奈地怅叹一声后，点头应道，“好的！”

赵将军？好熟！低头尽力在自己的脑海中搜寻一遍，猛然记起自己在荠山观日出时遇到的那位仿佛也姓赵，当时看来他仿佛也是一位军官什么的！不会是他吧？转念一想，不由哑然失笑，天下姓赵的军官，多了去，世上怎么可能有如此凑巧的事情？

“云儿！笑什么？”夜浮生紧了紧抚在我腰间的手，有些好奇地勾头问道。

我摇了摇头，余光瞥到夜浮生和我的亲密姿势，忙轻轻撇开他放在我腰际的手，诮笑道，“别这样！否则，别人会以为你有断袖之癖

呢！”这次出行，为了路上方便，我也换了男装！

夜浮生非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紧密地拥揽着我的腰际，“那又如何？只要是你，我无所谓！”

我白了眼他，啐道，“没正经！”

因为已近边关，认识夜浮生的人极少，故而他没有再带面具！此刻，他嘴角一扬，绽放出开心的笑容，我不由也被他浓浓的笑意感染，冲他笑了起来！

这时，方才和李东对话的将领又回到了城楼，只听他扬声喊道，“赵将军问你，离京前，你可曾见过他？”

李东立即回道，“是！时间是三月初四下午，在京城柳街的宏望茶庄！”

那将领点了点头，对李东说道，“好的！可以放你进来，不过其他人不行！”

李东一怔，回头望向秦如风，见秦如风点头认可后，方回道，“好的！”说罢，他一个人向城门行去！“哄”，大门徐徐打开了，不过仅仅是一条缝而已，李东一闪身，走了进去！

望着城楼上精神抖擞、赳赳轩昂戊守的兵士，我不由侧首，对夜浮生叹道，“这赵将军治军严谨，行为谨慎，应该颇有本事吧？”

夜浮生点了点头，旋即又满脸凝重地补充道：“而且此人还极为忠心！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将！”言辞之间，一股浓浓的遗憾不禁溢于言表！

我瞥了眼夜浮生，不再多言一语！

一袋烟的功夫后，大门再次打开了！李东和一位军官领着一小队全副武装，手持明晃晃大刀的兵士从内走了出来！

待至近前，李东冲秦如风点了点头，然后说道，“大哥，这位是李参军！”秦如风微微点了点头。随即，李东指着秦如风，对身旁的李参军介绍道，“李参军，这位是我的大哥！”

李参军审视了秦如风一眼后，点点头。

李东又指着旁侧的我、夜浮生和我们身后的沐清涧、沐清影等几人，说道，“这几位是我大哥的朋友！”

李参军侧过头来，冲我们微微颔首！我和夜浮生也冲他点头示意！因见夜浮生对那赵将军颇为关注，所以自己也对赵将军的这位手下多多留意了几眼！此人，方脸、粗眉，浑身散发一股昂扬的气势！面对号称上司的旧识，没有一丝奉承、陷媚之色！心下不由对那治军、识人、选人的赵将军多了几分好奇和好感！

一番介绍之后，我们便随着李参军一起进入了青镛关！这青镛关，虽然是两国相通的要隘，但是实际上也是一座小城。街道不宽，两侧修筑了整齐的一排面街的房屋。不过，现在皆房门紧闭，且门上、地上均有丝丝、片片的血迹和一些人们仓惶出逃或者无端遭袭后留下的杂物，破衣，它们在夕阳余晖的笼罩中，是那么孤凄、悲凉，极似他们主人的悲惨命运。不时，有一两只乌鸦在房顶停留，“呱～，呱～”地鸣叫着！我的心一下若压了块大石般，憋闷得透不过气来！四周悄然无声，唯有车马行进和足踏石板的声音在耳畔轻轻回响，在狭窄的甬道内悠悠回荡！

又拐了两个街口后，来到了一座两层高的楼前，其外有不少士兵把手！举头仰望，发现此楼的匾额上竟写着“金福茶庄”。想来，这里便是赵将军设立的临时府邸吧！

到得大厅，李参军回身，对我们客气地说道，“请稍等！”说罢，他便走向厅角的楼梯，然后拾阶而上向二楼行去！

斯时，我环顾了一下空荡荡、了无生气的大厅，它的大小估摸能容纳百十人，中间放着一张太师椅，两侧列放着两行椅子，极似一个临时的议事厅！厅内除了这些椅子纤尘不染和椅子所围的一片地面洁净外，周围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看来，此时战事颇为紧张！想着来路时遍山布野地白骨，不由沉重地深叹一声！

“云儿，坐下休息一会吧！”夜浮生侧身，对我柔声说道。

我点点头，回身拣了张椅子坐下了！

片刻之后，楼梯上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它们在这岑寂的大厅内萦迴回荡，敲击着厅内每一个人的心，我们都不由侧目望向楼梯口！不过，并没有见到那位赵将军，梯口出现的依然是李参军，不过此时他神色非常凝重！下得楼梯，他走到李东面前，客气地抱了抱拳，“将军请你们兄弟俩楼上一叙！”

李东点点头，旋即又回身望了望秦如风，然后才随着李参军一起向楼梯走去！“庄主，这……”沐清涧跨步到夜浮生身旁，轻声问道。

夜浮生双目专注地凝望着秦如风他们的背影，头也不回地冲沐清涧摆了摆手。待他们的身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尽处时，夜浮生才收了目光，开始在厅内来回踱了起来！

一柱香的功夫后，厅内又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这回又是谁呢？我们不由皆侧首，探望楼梯口。出人意料的是，这回下来的竟然是李东！

李东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夜浮生面前，作了个揖后，恭谨地说道，“夜公子，我大哥有请！”

夜浮生抬眸，凝视李东片刻，方回道，“好！”

不过，李东却并未立即举步前行，而是侧身，对我说道，“柳公子，请一起上去！”

夜浮生微蹙眉头，满目疑惑地瞄了瞄李东，却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我不解地望着李东，问道，“你不会弄错了吧？”同来时，我们已经商量妥当，皆以柳兄对我相称！不过，李东此刻为何要我一同上去？

李东非常肯定地回道，“这是我大哥吩咐的！绝对没错！”

李东此番话让我陡然明白为何要我上去的缘由了！秦如风既然向我提出了交易，必是希望我参与一切，以便尽快做出决定吧！想着，我不由微微颦起了双眉！略一沉思，我点点头，随着李东和夜浮生一同向楼上走去！二楼并不像一楼那般宽敞，它被隔成了一个个小巧的房间。经过一溜紧闭的门房后，我们拐进了一个较大的房间！

房间左侧靠墙处放置了一座屏风，之后摆放了一张大床！正对门的窗下设置了一只案几。案几旁，对着门处搁置了一座兵器架，架上插了一把长柄大刀，旁侧的墙上也挂着一把随身的佩刀！秦如风此时坐在案几前的兀凳上，一脸的严峻！床上坐着一位青年，想必就是赵将军了吧！而方才的李参军则侍立在床侧！虽然赵将军半坐在床上，且双眼紧闭，头侧向床内，但是依然能看到他脸色灰青，唇色苍白，似乎有中毒的迹象，而且或者因为战事紧促，他的神情很是疲惫，眉宇间尽是憔悴！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力挺直着身板！见此情

形，我不由对他悄然升起一抹敬慕之情！刹那间，不知为何，我竟然觉得这身影似乎有些眼熟。然而，那缕隐隐的猜测立即若流星般一闪而过！

赵将军察觉到了我们的进入，慢慢转过头来！我一下目瞪口呆，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情？这个赵将军竟然真是当初我在荠山顶观日出时遇到的那位赵姓军官！

赵将军睁开眼眸，正要冲我们点头示意，蓦然间他的目光猛地凝聚到我的身上，若黑丝绒般的眼底，立即掠过一片惊异之色，旋即他失声喊道，“柳兄？”

此声一出，我立即成为房内几人眸光的焦点！秦如风眉头微狞，双目微阖，用一种意味深长地目光审视着我！夜浮生惊异地回望着我，似乎在无言地质问我，何时认识赵将军的？思虑片晌，我解释道，“我和赵将军在荠山曾经有过一面之缘！”

夜浮生眼波一转，似想起了什么，立即一脸黑线，他望了望我，又瞅了瞅赵将军，方缓缓说道，“他，就是那日和你饮酒聊天的陌生男子？”

我点点头，低声应道，“正是！”

秦如风见状，刚才紧蹙的眉头舒展开来，似送了口大气般，用一种玩味的目光瞅着我和夜浮生。

赵将军莫名不解地望望我，又瞟瞟夜浮生！

此时，我想起当初在荠山顶时，他和我的对话，虽然时隔大半年，可是依然缭绕耳畔！想着，不觉对于自己并未向他道出实情有些愧疚，忙解释道，“赵将军，对不起，上次由于仓促，没来得及向你解释，其实我本是女子，只是为了路上行来方便，才扮作男子！”说着，我指了指身旁的夜浮生，“这位是我的夫君！”

赵将军点点头，不过若碧潭般的眼眸中还是闪过一片稍纵即逝的惊奇之色！转瞬，他方平静无波地对夜浮生说道，“你们称我赵彬就好！此行的目的，方才睿王已经对我大致讲过了！看来，曹子恒的谋反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只是，目前紫谰国在边境囤积重兵，即便我身无病恙，也实在脱不开身！”

秦如风这时接过话头，对夜浮生说道，“赵彬的情形大致和我们来之前估计得差不多！他确实中了毒！而且时日已久，已深入骨血！”

夜浮生一边点点头，一边专注地观察着赵彬的面色。

秦如风又继续说道，“据我看来，也不是没有救，只是此地缺医少药，所以请你上来，一同想想办法！”

夜浮生宛儿一笑，“想来，王爷也是有用得着夜某之处，否则又怎会请夜某上来呢？”说罢，径自走到床边，在床衔坐下，为赵彬把脉！

秦如风有些不悦地微微皱了皱眉，不过随即，他便抹去了那丝气恼，恢复了一脸的恬静！

待把过脉，夜浮生一边看着赵彬的手，一边缓缓说道，“此毒名叫‘紫榴’，是一种极其厉害的慢性毒药！它取紫榴花的花蕊，经过晒干、研磨而成！这种紫榴花，生长在高山上，非天启国所有！”

秦如风和赵彬听后，不由相视而望，转瞬，他们俩眸光一闪，似乎一下明白了什么！

夜浮生微微颔首，继续说道，“你们猜测不错！据我所知，曹子恒的确是和紫谰国的右相乌汗有所勾结，今日这番重兵压境，想必也是乌汗为了配合曹子恒谋权篡位而下的一招棋罢了！”

赵彬点点头，说道，“是说呢！我还一直有些呐闷：半年前，我大败紫谰国的沃耳泰，将他们赶回边境一百多里，当时双方曾立下盟誓，以后互不侵扰！怎么不到半年，他们就毁弃盟约，卷土重来了呢？”

秦如风接过话题，“显然这是曹子恒想借刀杀人！利用紫谰国，除掉赵彬！”

夜浮生抬眸，对赵彬说道，“请伸出舌来！”他一边仔细察望，一边对赵彬说道，“此毒有个特点，就是必得循序渐进，经过较长的时日，方可达到你目前中毒的效果！而且它有着一种淡淡的幽香，若加入普通的饮食中，是极易被察觉的！所以，必得有味道较为浓烈的东西进行掩饰！因此，我推断，你府上，想来定有曹子恒的亲信！”

赵彬脸色立时沉下来，方才晶亮的眸光一下黯然，我想他心底估计已经有几分猜度了吧！不过，令人奇怪的是，秦如风眼眸却一亮，似乎猛然明白了什么。旋即，他侧目，莫测高深地注视着我！

夜浮生检查过后，勾下头从怀中取出袋银针，继而对身旁的李参军说道，“请准备一盆清水!”说罢，他回头对赵彬继续说道，“所以，即便今日我为你解了毒，你也必须封锁消息，继续装病！”稍顿，他又有些遗憾地说道，“正如秦如风所言，此毒已经渗入你的骨血，今日即便解毒，我也只能保证你十年之内，没有生命危险！之后，就难说了！”说至最后，夜浮生的声音微微低沉，一抹伤感之情毫无遮掩地泄漏出来！说实话，夜浮生对自己的属下和沐月山庄之外的人向来是有些冷酷的。第一次看到他竟然对非亲非故之人怀着如此的同情和屡屡露出遗憾之色，想来在夜浮生心里对赵彬必是非常看重的！这时，我突然忆起方才在关外时夜浮生对我说过的话，不由转念一想，他这是真情流露，还是只是想收服赵彬？我不禁侧目，细细观察起夜浮生来，却看不出丝毫做作或者虚情假意之色！

赵彬面色平静地听毕夜浮生的话后，沉思片刻后，慨然回道，“夜公子能为我挽回十年的性命，我已经感激不尽！十年，对于赵某而言，足矣！”

赵彬言辞坦然，我心底却有些伤感。虽然我和他仅有一面之缘，但是从接触的点点滴滴来看，我觉得他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他忠君，报效国家，却为奸人所害！奸人？抑或本就是皇上的意思？怕他手握重兵，将来居功自傲、桀骜不训，日后难以控制！想着，我的胸口若塞了一大团棉花似的，噎闷不已，心中若阴云密布般，越发沉重起来！

这时，李参军已经端着一盆清水回到了房间，他将其放置到案几上后，依旧退立一旁！按说，他完全可以吩咐一个手下预备的，可他却亲历亲为，想来恐怕是担心走漏风声吧！

夜浮生犹豫片晌，启口慎重地说道，“夜某因为生意的缘故，在紫谰国，也认识几个皇室中的人。现下情形，夜某愿意走一趟，说不定能帮上一点忙！”

秦如风若黑水晶般的眼瞳立时向夜浮生射来一道凌厉、惊讶的目光，他侧目细细审量着夜浮生！赵彬听罢，抬眸凝视夜浮生片晌，又寻思片刻后，方郑重地点头应道，“我目前伤势未愈，不能出兵迎敌！若夜公子能用和平的方式化解此番战争，那是最好不过！否则，我怕

时日耽搁，皇上性命堪忧啊！”虽然据我了解赵彬和夜浮生相交不多，可是我听得出他的言辞中，声音里，却满是对夜浮生的信任！

夜浮生对赵彬回道，“既然如此，我明日启程！贱内便托付……”

当日，秦如风在和我谈及交易时，言及夜浮生虽然手上的牌不少，可是他并无正规军队！此时，见着夜浮生如此热心地帮忙，我不禁暗暗思度，他真得是出于一片真心吗？抑或他有其他目的？或者我的想法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是以我对夜浮生的了解，没有一定的目的或者好处，夜浮生绝对不可能主动提出的！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再者，这半个月来，我对夜浮生和我的感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虽然从种种迹象表明，夜浮生有复业之心，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曹子恒位高权重，若夜浮生想扳倒他，手上希望多有一些可利用的牌，也不是不可能的呀？更何况，从夜浮生和苏远那次青青山的谈话中看来，虽然夜浮生的父亲，还有夜浮生的师傅，包括沐清涧等都希望夜浮生能复位，可是夜浮生却并从没有明确表示过！抑或我一直以来，都错怪他了也不定呀？我和夜浮生行至今日，经历了不知多少磨难和挫折，在不是百分之百肯定的情况下，我不能因为猜测夜浮生想复业便轻易地做出任何决定！而这次，说不定就是一个机会？想着，我不由打断他的话，坚定地说道，“不！我要和你一起去！”

夜浮生侧首，有些心疼地劝解道，“云儿，此番路途险恶，而你又身怀有孕，……”

我毫不犹豫地打断他，“夜，你不用劝我了！我一定要和你同行！”

夜浮生凝望我片时，方无奈地点头应道，“那，好吧！”稍顿，他对李参军说道，“烦请安排一下贱内和我楼下的几个朋友去休息！”

李参军立刻点头应道，“是！”旋即，他扭过头，对我说道，“夜夫人，请！”

想来，夜浮生要为赵彬解毒，不方便我在场！于是，我冲夜浮生点点头，方随着李参军退出了房间！

[柳暗花明:第伍拾叁章 新摩城]

用过晚饭后，夜浮生又去和秦如风、赵彬他们商量事情了！由于一路车马劳顿，我甚感疲惫，所以早早地便上床歇息了！睡意朦胧中，习惯性地想躲入夜浮生温暖、坚实的怀抱，没料想却扑了空！下意识地探手摸一摸旁侧，竟然空空如也！这份空落让本还有些迷糊的我陡然清醒过来！之后，我再也无法入睡，索性披衣起身了！

是夜，既无皓月，也无繁星，天空若水彩画泼墨般漆黑一片。小城因新遭劫难，刚刚经历了一场战火，人烟稀少，岑寂、悄然！从窗户向外望去，一片暗墨中唯有几从忽明忽暗的烛火在幽幽燃灼，也就是因为这几点光明才让人知晓这里并非一个荒无人迹的死城！飒飒夜风卷着微微的寒意从半开的窗户处涌进了房间，它似少女冬日冰凉、滑腻的柔夷般，轻拂着我的面颊，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点点彻人心扉的寒凉！我不由裹紧了披在身上的夹袍，却还是难抵北方夜晚的寒浸！

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若有朝一日，我当真离开夜浮生，不知会有多少个难以入眠，夜夜挑灯，静待晓风晨霜的日子！可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也反反复复设想，自己是否能因为自己对夜浮生的爱而甘愿陪着他待在那若樊笼般的宫殿中，是否能忍受和其他众多、于他而言有着各种各样利用价值的女子共享他？一次次地设想，没有让我渐渐接受这种设想，反而让我更加清明：若真有这么一天，那就真得只能是我和他情断义绝之时！

“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一个人轻轻跨进房门！

又“吱呀”一声，门被轻轻掩上，紧接着“晃啷”一声脆响，门茬扣住了房门！

我知道，是夜浮生回来了！因为房间的窗户并未正对房门，所以他并未能立即看到我！

虽然夜浮生并未发出任何声响，可是背对着他的我却能感到他轻巧的脚步。行了几步后，他轻幽若淙淙流水般的声音在房内悠悠响起，“云儿，你怎么还没有睡？”

他走到我的身后，轻轻将我拥入怀中。那温暖而厚实的胸膛紧紧贴着我的后背，让本感到有些寒冽的我有了点点暖意。那熟悉而温馨的暖意不断从我的背心处传来，慢慢扩散至四肢百骸！这一刻，心底猛然涌起了对这怀抱的无限眷恋！那浓浓的眷恋，若滔滔江水般绵延

不绝！我一阵风似地回身，紧紧搂住夜浮生紧实的腰，柔声倾述：“夜，没有你在身边，我睡不着！”

夜浮生收紧了揽着我的手臂，并抬起另一只手，亲昵、温柔地抚摸起我披散的长发，那每一下的轻抚，每一次从他指尖传来的丝丝冰凉，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我的爱怜和疼惜。许久之后，他愧疚地轻语，“云儿，让你受苦了！”

我摇了摇头，“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再苦，于我，也是甘之如饴的！”

夜浮生紧紧地拥着我，唇轻柔地吻着我的发丝，我也更加紧密地贴着他温热的胸膛，静静地倾听着他坚实有力地心跳！我们相拥相揽，任夜风吹拂，任静默飞扬，……

好一晌之后，夜浮生扬起头，一边用下骸儿摩索着我的头顶，一边柔声说道，“云儿，因为两国交战，所以明儿我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到紫谰国的京师--新摩城。”

我明白夜浮生这是在委婉地劝我不要固执己见，坚持与他同行，可是除了想确定他真正的心思之外，我也是真得不舍与他分离！所以虽然明晓，却依然装做糊涂，含糊地点了点头！

见我沉默不语，夜浮生也不再劝我，他沉静片晌，拍了拍我的背，“云儿，早些休息吧！”

我点点头，回身掩上窗户后，便和他一块回床歇下了！

不知为何，上床后，今日黄昏与秦如风、赵彬的谈话没来由地又跳入了我的脑海，我越琢磨越觉得颇为蹊跷！其缘由有二：一，夜浮生在紫谰国，倒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能让他在如此危急关头在秦如风和赵彬面前，做出如此承诺？他的目的又何在？二：不论夜浮生在紫谰国有多么深厚的关系，也不论他的血统曾经如何尊贵，现在的他毕竟仅是天启国的一介平民，无官无爵，若想以平和的方式解决这场现已呈剑拔弩张势态的争战，仅凭私人交情，我以为肯定是行不通的！那么赵彬和秦如风若就这么让我和夜浮生启程了，只能说明他们根本不信任夜浮生！可是，从今日赵彬的态度来看，似乎又全然不是这样！我辗转思虑，不知过了多久，才迷迷糊糊地睡去！第二日，我们化装成一支普通的商队，启程向紫谰国进发！同行的，除了沐清涧、沐英、沐尘和沐清影之外，还有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人，那就是-

-李参军！至此时，我忐忑不安一夜的心，终于落了地！心里不由暗暗赞叹赵彬的心细如发和对夜浮生的信任！不知为何，斯时心里一下迸出了个词——惺惺相惜，不知用来形容赵彬和夜浮生妥当与否？怔想间，我们已经出了青镛关，绕过大道，踏上了坎坷不平的山路！

我们翻越了不知多少座崎岖陡峭的高山，走了不知多少蜿蜒险峻的山路，在茫茫一片、绵延不绝的山峦间不分昼夜地行进了整整三日，才越过紫谰国封锁的边境，来到车马可通行的道路上！不过，此路依然是在大山上，壁仞边开辟的盘山窄道。我们沿着此道又走了半日，才下了山。

白日里金灿灿的太阳，此时变为一只金红色的圆盘，柔缓地挂在天际！一条若玉带般的河流穿过那似上等绿丝绒般的平原，静静地流向远方！清澈的河水在红黄色残辉的映射下，泛起万千粼粼波光，似无数金丝落入了银河中般，它们随着缓缓流动的河水一块涌向前方！我们一直沿着河流前进，渐渐地，美丽，若繁锦般的晚霞敛去，只余天际一抹抹蓝灰，似薄雾般的烟霭迷朦地笼着清澈的河水，绿色的田野和黛青色的远山，一切似梦似幻！

据夜浮生说，因为紫谰国境内大部分是联绵不断的崇山峻岭，平原不多，加上紫谰国内唯一的河流也是穿过这几块平原而过，所以紫谰国大部分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且主要的城市也全都建在其上！正因为紫谰国多山脉，且大都寸草不生，所以紫谰国资源匮乏，也因此对富饶的天启国十分渴求，甚至虎视耽耽！多年来，因为紫谰国内部争乱不断，所以紫谰国的当政者虽有扩张的野心，却也分身乏力！也因此，两国的商人互通有无，生意往来不断！这样，也就将本来只是一个关隘的青镛关变成了一个商贾云集的繁华境地！可是，因为近年来，由于紫谰国内部渐渐稳定，所以侵略天启国之心又渐起，开始时不时的以小股兵力进行骚扰！由于两国关系渐渐紧张，所以来往于边境的商人渐少，这样也就造成紫谰国内一些物资开始匮乏，特别是药材和绸缎！天启国一些不怕丢性命的大胆商人，成功走一趟，其获利将是以往的十倍不止！

行进一个时辰后，我们终于抵达了一座小城。许是因为紫谰国唯一不缺的便是石头，所以此城几乎可以说就是一个用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块建筑而成的石城！从城墙、城楼到城内的房屋，街道，四处都铺

筑着石块！又因为房屋全是由石块垒成，并未象天启国的房屋那样用木材建成，加之紫谰国地处北面，所以城内的房屋大都仅在壁面一人高处开一个半尺见方的石洞做为窗户！紫谰国的人都高鼻深目，雪白的皮肤！男子通常穿着衣裤，女子基本上都着裙子！裙子上身收紧，下身宽大，有点象以前时代的连衣裙，不过它们都长及脚踝。其色泽倒是大红、大紫，极其艳丽！虽然，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可不知为何，却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里，而且凭着直觉，我认为这里的人很是淳朴、善良！

当夜，我们投宿在一家干净、整洁的小客栈内！不过，让我有些不解的是，沐清涧和沐清影并未宿下，而是立即换乘马匹，继续向北行进！

第二日，我和夜浮生，还有李参军、沐英和沐尘，才启程向紫谰国的京城--新摩城行进！因为第一次来紫谰国，我很是兴奋，故而将车帘高高卷起，十分欣喜地观赏这异域风景！我们沿着昨日的那条河流继续北上，因为地势一马平川，又有轻歌细语地河流陪伴，倒也风光旖旎！两日之后，我们顺利到达了新摩城！

[柳暗花明:第伍拾肆章 诀别]

用过晚饭，夜浮生又陪了我一会后，就出门了！虽然他并未道明为何而出去，可是从他郑重地着装，便可推测今夜之约，必非比寻常！想着此行多有疑惑，且夜浮生在紫谰国还有其他身份--门主，故而对今夜他的行踪十分好奇！于是，我立即回房，换上夜行衣、戴上面罩后，跃上房顶，施展轻功，追了出去！

由于我对新摩城一无所知，遂只好沿着今日来时的这条巷子，先行出去再说！幸运的是，我刚至巷口，左右一探，便远远地望见夜浮生乘坐的马车正在右侧的街道上不紧不慢的行驰！我悄悄地尾随其后！

马车拐了两个弯，又行了一袋烟的功夫后，才在一座富丽堂皇、灯火通明的宅邸前停了下来！微略一瞧，心中便断定此处绝非寻常之地！因为，宅门外、缭墙顶，皆有紫谰国兵士守候。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门前那两只汉白玉雕的霸下。霸下，乃传说中龙的四子，它身似龟，头似龙，传说女娲就是用其四足撑起被共工撞塌的天空。由

于霸下好负重，所以民间便寓意其能为人挡灾煞减祸害，有镇宅兴家的作用，可福泽庇佑众生。不过，我倒是极少看到将其塑在门前的！这里倒底是什么地方呢？细细思虑一下，不由猜度这恐怕还得从霸下入手！因为，若这只是寻常的富贵之家，那么应该是塑貔貅之类，而这宅的主人却偏偏将霸下，龙的儿子，塑在门前……龙的儿子？这时，我恍然大悟，这宅邸的主人莫非是皇子？想着，抬眼缆略一下守卫兵士的服装，皆不象我在出青镛关时，从山顶鸟瞰与天启国对峙的那些紫谰士兵的！不知为何，我的心蓦地一沉，似坠入了无底的深渊般只是不停地下落下落……一种不好的预感若雾中花般在心底若隐若现！我现在应该回去，若没事人般继续呆在小楼中等着夜浮生？还是应该继续深入，一探究竟呢？心中似有两个人般，进行着猛烈地唇舌交战，他们激昂地争吵，搅得我的脑子似要爆炸了般！远处的灯火映照着我的身体，在地上拉出纤长的影子，我茫然地停驻在阴暗的角落里，不知该如何是好？沉思好一晌，我终于还是决定摸入府邸，将长久以来困扰在心中的疑惑都弄个水落石出！逃避，毕竟解决不了问题！

我绕过前门，从宅邸侧面的一处僻静地，跃入了府邸！躲过府内巡视的兵士后，便开始一间间的找寻！虽然这座宅院瞒大，但是因为每间房都不小，所以房间倒也不是很多，仅花了不到半个时辰，我便找到了夜浮生他们所在的房间！

此处是花园深处，在一片参天大树的掩映下，显得十分幽寂、隐蔽！房外有几个守卫的兵士，我从侧面无人处跃上房顶，倒悬在靠近窗户处的屋檐下，专注地倾听着房内的谈话！交谈的语言，我完全听不懂，想来应该是紫谰国的语言吧！不过，从声音来看，其中一个温和的男声必是夜浮生的，另一个低沉、极富磁性的男性嗓音估计是这府的主人吧！因为语言不通，我不知所云，听了一阵后，只好无奈地准备放弃！就在这时，那低沉嗓音突然转换为天启国的语言！

“夜兄，上次送的那对霸下，可起了不小的作用！我按着你的指点，小心翼翼地行事，谦恭地处世，现在连父皇都开始夸我敦厚、纯善！这以退为进之计算是成功了一半！”那男子有些沾沾自喜地说道

“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夜浮生客气地淡淡回道。

“夜兄，这‘进’又如何行事呢？要知道，此次那边可是立了军礼状，一副志在必得之势！若他真得胜而归，那么这太子之位……”那男子略微有些焦灼地问道。

“诺尔殿下，放心！他得胜，是没可能了！”夜浮生不以为意地劝道，稍顿，他意味深长地进一步地说道，“现在，要做的便是想办法让他败得无地自容、丧失颜面！”

“丧失颜面？”诺尔不解地问道。

“对！这，诺尔殿下也不用担心，夜某自有办法！另外，这里有封信，诺尔殿下找人模仿让儿的笔迹书写一遍，待让儿战败，便出具给皇上，那时太子之位对诺尔殿下而言，便若探囊取物了！”夜浮生莫测高深地说道。

一阵“蟋蟋嗦嗦”的纸页声后，诺尔殿下便欣喜若狂地赞道，“好计！好计！”稍顿，他又压低声音，补充道，“现下，……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只要夜兄此次助我成功，他日夜兄复业之时，我必将调集兵马十万，供夜兄随意差遣！到时候你我二人……”

“……”夜浮生低低地回了一句！

我却若失聪状，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一颗心，若触电般颤栗、惊惧不已！我终于明白夜浮生为何要那么热情主动地提出来紫谰国了！什么平和的方式解决战争，全是一派谎言！他只是想利用此来和诺尔交易，以为自己复业、复仇时增添一块砝码罢了！他的这种做法，和曹子恒，有何区别？我觉得今夜的夜浮生不是我心目中的夜浮生！是他变了？还是我此刻才真正认清他？我来不及细思，此刻心中唯一的念头便是：若要天启国能有一片平和的景象，自己便必须得接受秦如风的提议，即便他的交易真是一个障眼之计，一个骗局！可转念一想，若真如此，便意味着自己将背叛自己的夫君，想着，过往和夜浮生恩爱、快乐的时光又在脑海划过！一点点眷恋若小溪般悄悄涌现，然而，很快它们便被青镛关外无数的森森白骨给取代了！正在我心潮起伏，思虑辗转时，一阵“哈哈哈哈～”的笑声从房内传了出来！它们，于我而言，是那么的尖锐、刺耳，似一根竹棒般疯狂地搅着我的胸膛，引来阵阵厌恶、恶心之感！我心中最后的一丝犹豫荡然无存，略一定神，跃上房顶，展开轻功，若飞燕般迅即地离开了诺尔的府邸，往住宿之处奔去！

回到住处，我立刻找出那两张书写了夜浮生名字的凤笺，将它们轻轻地搁放于案几上，接着取过几上的小杯，将其内的清水缓缓注入砚台后，然后按腕运指，开始磨起墨来！秦如风提出交易时，虽然未明确提及要我和夜浮生解除婚约之意，但是其言辞之中的暗示清晰可察！现下，既然要接受交易，必得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若我休夫，在这个时代，于一个男子而言，被妻所休，将贻笑天下！虽然我和夜浮生因为想法的差异，不得不分道扬镳，可俗语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所以我宁愿是他休了我！怔想间，一股清香袭人的墨汁香侵入了我的心脾！定睛一看，一砚发亮的浓墨已经郝然在现！

我拿起几上的毛笔，模仿着夜浮生的笔迹，开始书写一式两份的休书！虽然，休书的腹稿已经打好，可是落在纸上，却是那么艰难，每一笔，每一划，不似写在纸上，却似用刀刻在我的心上般！字，没有写几个，我的心已经鲜血淋漓了！我和夜浮生能结为夫妻，不知经历了多少磨难，可是今日的诀别，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不觉间，泪水盈满了我的眼眶，又悄悄溜出了眼角，顺着面颊，攸地滑落，滴在凤笺上，浸湿了笺纸，花了我刚刚写下的字！我深吸一口气，抹去面上的泪水，想阻止它继续不断地滴落，没料想，余光却瞥见那和着泪水的凤笺，心头反而一酸，泪水又成了两簇小溪！在昏黄若豆的烛火中，在无言地悲泣中，我终于写完了这份不足百字的休书。

不知怎的，今夜的一切又缭绕耳畔，我不禁想起了纳兰·性德的《蝶恋花出塞》，虽然我知道对于一个笃定要夺取天下之人，一首词，没有任何用处，但是我依然对夜浮生抱有一丝幻想，希望他能以此警醒！遂又取过一张纸笺，提笔写下了那首词！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

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青镛关外满目遍野的白骨又浮现在眼前！我深深地叹息这些因战争而失去性命的人，他们不仅连青冢都没有，而且或许死亡的信息，都无人为他们传送回乡！他们远在家乡的妻儿或许直到现在还殷殷期盼着他们的回去！妻儿？我不由想到了自己腹中的孩子！我一边轻柔地抚摸着自己的腹部，一边满含愧疚地叹道，“孩子，原谅娘！”抚摸

间，一抹冰凉从腕间传来！我俯首凝望，那轻寒的凉意是从那对若丝缎般滑腻、若千山寒雪般洁白的玉镯上传来的！注视着那对玉镯，夜浮生和我往昔的一切过往又一次涌现脑海，泪水若开闸泄洪般淌了出来，它们滑过我的嘴角，溜入了我的唇，一丝丝咸涩从口中传来！我紧阖眼帘，一咬牙，褪下了那对玉镯！我将它们放在手心里，眷眷不舍地抚摸一阵后，终于一狠心，将其轻轻地搁在了案几上！尔后，我收拾了一些自己平日用的暗器和一点干粮，带着寒霜剑，连夜离开了新摩城！

[柳暗花明:第伍拾伍章 肝肠寸断]

皎月当空，清辉流泻，树木、房屋、路面皆似蒙霜覆银般，泛起一层晶莹、寒薄若秋水般的清光！白日里繁华、喧嚣而略显拥挤的道路，此时空寂无人！忽然，一阵马蹄“得得得”声，车轮辗转前行的“噜噜”声在寂寥的街上悠悠响起，打破了方才的沉寂！

夜浮生眯着眼，疲惫地倚坐在马车里！不知为何，从诺尔府邸出来后，太阳穴便“突突突”地跳个不停，他抬起手臂，食指、拇指用力地摁压着穴位，疼痛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剧烈地疼了起来，好似有人用锤子在击打着太阳穴般！夜浮生索性掀开窗帘，任微带寒意的夜风轻幽地钻进马车，那淡淡的寒薄，北地特有的干燥气息，给他带来一点点清醒！今日和诺尔密谈一夜，诸般事宜算是都安排妥当，所有的事情也都按照自己预计地那样正顺利进行着！只待明日自己引李参军见过左相起泰，双方谈判之后，便可启程回去了！谈判结果，毫无疑问将以失败告终，可是，这个过程却是必不可少的！

“吁～”车夫拉紧缰绳，让马车稳稳地停在了大门外！他利索地跳下马车，在车前放置好踏凳后，对着马车内轻声唤道，“门主，到了！”

夜浮生淡淡地应道，“嗯！”他又静憩一会儿，才缓缓下了马车，向府内行去！一进门，一股淡淡的秀澹似柳叶，清凉似寒雪，柔滑似裙裾飘飞般的幽香，便不期然地溜入了夜浮生的鼻子！他知道这是后院种的那些紫榴花盛开的芳香！紫榴花香，是夜浮生最喜爱的，他不由自主地深吸一口气！当初，自己之所以对云儿上心，除了因为她的善良和可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缘由就是因为她身上有着股似紫榴花

香的气息！想起柳云昔，夜浮生便情不自禁地绽放出一抹开心地笑容，方才微拧的眉头，不由舒展开来，心里也泛起一阵甜滋滋似蜜糖般的感觉！再过几个月，自己就要做爹了！想着，他不禁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欣喜地向卧室走去！

许是因为已近午夜子时，园里十分幽阒！一阵夜风吹过，夜浮生的衣袂随风飘动，发出“呲呲”的声音！这细微若蚊呐的声音猛地打破了一院的寂静！远远望去，卧室的窗口黑洞洞的，似黑夜神的嘴般狂放无忌地大张着！以往，云儿也有因为自己回来太晚，而早早安寝的时候，可是今夜夜浮生却感觉到一丝异样，他的心不由“咯噔”一下，刚刚舒展的眉又紧拧了起来！虽然离卧室只有几丈远了，夜浮生还是迫不及待地提气，若阵风般向卧室飘去，同时心下不断安慰自己，云儿怎么会有事？一定是自己太在乎她，太多虑了！

到得卧室，夜浮生一把推开房门！房内冰凉冷寂，云儿身上那种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气息不见了踪影！一种不好的预感若蛟龙出海般陡然升起，似滚热的油泼在身上般无情地煎熬着夜浮生的心！方才还兀自镇定的心一下慌乱起来，他大声喊道，“云儿！云儿！”微颤的声音若抛入无底洞的石子般悄没声息地湮没在一室的黑暗，一室的幽寂中！

夜浮生若闪电般忽悠一下奔到床边，他慌乱地摸了摸床，空落落的！干爽的被褥整整齐齐地叠放着！这么晚了，云儿会去哪里呢？她会去哪呢？夜浮生此时若热锅上的蚂蚁般焦灼不安，他攒紧眉头，急促地在房内来回踱着！在一起那么久了，云儿从没有过深夜不归，更何况现在在他乡异地的新摩城！除非被人劫持？想到此，夜浮生的心猛地揪成了一团！但转念一想，云儿武功颇高，若想劫持她，就是自己恐怕都得费一番力气，而现在房内一切整齐有序，没有一丝搏斗的迹象！那么云儿……

怔想间，习习晚风从洞开的房门涌了进来，几上的纸笺被掀得“唰唰”作响！这轻妙地声音，一下引起了夜浮生的注意！今日傍晚离开时，自己并未用镇纸石压住纸笺，而此时的声音清晰地表面几上的纸笺定是用什么东西压住了！夜浮生忙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案几旁，摸出火石，打燃了桌上的蜡烛！

幽黄的澄辉若奔涌的江河般，一下流布满室，冲走满屋的黑暗！就着昏幽的烛光，夜浮生瞥了眼案几！这一瞥，让他立即倒吸一口冷气，一颗心似扔进了磨盘般被碾得粉碎！夜浮生瞪着双眼，难以置信地望着案几上那对羊脂玉镯和两页写了字的纸笺！云儿离开了？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他颤抖着双手，缓缓拿起那两页纸笺！

第一页纸笺，自己非常熟悉！这是成亲第二日，柳云昔要自己签上了姓名的空白凤笺！不过，此时上面郝然书写着“休书”二字！看到这，夜浮生浑身奔流的热血立即凝冻了，他整个人似掉入了万年冰窖般冰寒凛冽！他脸色苍白，双目圆瞪，满脸惶恐地注视着那纸笺，“有妻柳氏，性暴戾，善妒，无贤德之品，且多有过失，正合七出之条，因念夫妻之情，不忍明言。现为夫者夜浮生，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照。夜浮生”当读到最后，他的声音变得若冤魂般哀戚，他的俊颜变得若蔷薇般凄绝，他的心心若万箭攒过般剧痛不已！

夜浮生紧紧地拽着那张纸笺，仰头哀嚎道：“云儿，为什么？为什么？”那惨烈若厉鬼的声音划破了静谧的夜空！

稍适，夜浮生才恍然想起似乎还有一张纸笺，他忙垂首，细细地览读起来！这张空白纸笺上只有一首词！待他读完后，方才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一下便有了答案，不过更深的无奈和疼惜也似滔滔不绝的河水般源源不断地涌现心头！看来，今夜云儿是将一切都听了去，所以才会模仿自己的笔迹写下那份休书！以前，对于这种情况，自己也不是没有想到过，可也正因为如此，自己才一直尽量避免和云儿谈及这些，谁知……夜浮生颓丧地撑住案几，抚着额头，深重地长叹，“唉！”看来自己必须在两者间做出选择了！可是，眼下最要紧的是先要将云儿找回来！她孤身一人，又身怀有孕，倘若出了什么意外，……他不敢继续再想下去，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吞噬着他的心，他整个人！

夜浮生稍稍平定了一下自己的心绪后，将两张纸笺搁置在桌上，然后对着房外大喊道：“来人！来人！”

不一会，两个下人便小跑着来到了房外！

“门主！不知有何吩咐？”

夜浮生一边来回在房内踱着，一边吩咐道，“去！立刻把伍泰给我找来！”

“是！”说罢，二人急惶惶地奔向院外，朝伍泰的住处跑去！

二人刚走不久，沐清影就出现在了卧室外！他本已经歇下，迷糊中却似听到了夜浮生哀恸的叫喊声，翻身准备继续睡，但是，夜浮生那凄痛的声音却在他耳边久久回荡，缭绕不绝！自上次夜浮生要自己当众称唤柳云昔为嫂嫂后，自己便尽量回避和柳云昔的接触！然而，心底终究还是放不下柳云昔！又权衡一番后，他还是起身穿戴停当，向夜浮生和柳云昔的卧室行来！起初只打算远远看看，可是当听到夜浮生对下人的吩咐后，他便不再踌躇，径自走向卧室！因为他知道一定是出了事情，否则夜浮生绝对不会连夜找伍泰！

夜浮生忧心忡忡地在房内来回踱着，等待着伍泰的到来！不经意间，却瞥到沐清影正伫立在门外，似个幽灵般悄无声息地站在那里，用那双亮若繁星，幽若深潭的眼眸静静地凝视着自己！他们对视凝望，却都沉默不语！

良久，还是沐清影率先打破了一室的沉谧！

“哥，出什么事情了？”淡淡的话音，听不出任何情绪！

夜浮生摇了摇头，淡然地说道，“天晚了，去休息吧！”声音一如既往的若和煦的春风般，可是一种疲惫、沮丧却毫无遮掩地隐现其间！

沐清影非但没有离去，反而径自走进了房间！他瞥了一眼空洞洞的床，沉声问道：“倒底出什么事了？”

夜浮生猛地抬起眼帘，一双墨如点漆的眼眸精光流射，他凝望沐清影片晌，有些不耐烦地叱道，“这和你没关系！你，现在可以回去休息了！”

沐清影似没有听到夜浮生微带愠怒的呵斥般，冷然地环望一下房间，骤然间，他瞥到了案几上的羊脂玉镯，心头不由猛地一惊！他身形一闪，来到案几前，垂眸一瞥，一颗心立即似被无数银针扎般疼痛难耐！

“休书？”他一把抓起桌上那张被水浸过而有些凹凸不平的凤笺，难以置信地惊问道。

夜浮生斯时已经若幻影般飞到了沐清影的身旁，他迅猛地探出手，想夺回被沐清影拿去的纸笺。沐清影身子一侧，然后若泥鳅般从夜浮生腋下滑了出去！

“放下！”夜浮生恼怒地喝道。

沐清影匆匆瞄了瞄休书后，微启眼帘，质问道：“你休了云昔？”澄澈若清水般的眼眸掠过一片惊异和愤怒！

夜浮生见沐清影已阅过凤笺，颓唐地停下了脚步，沉重地深叹一声后，悠悠地反问道，“我说没有，你信吗？”

沐清影迷惑地望了望夜浮生，然后勾下头，就着烛光，仔仔细细地将休书研读一遍后，方抬眸对夜浮生说道，“你还想狡辩？你的笔迹，我熟悉！这封休书百分之百是你写的，特别是那签名，除了你，绝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楷书！”稍顿，他有些气愤地喝问道，“哥，为什么？这一切是为什么？”

夜浮生俊眸一黯，冲气咻咻的沐清影摇了摇头，无奈地说道，“既然我说了，你不信！那么我也不想再多做解释！待找到云儿后，一切便清楚了！”说罢，嘴角勾起一个苦涩至极的笑容！

沐清影愤怒地盯着夜浮生，气呼呼地指责道，“云昔不在了？因为你休了她，是不是？”说着，沐清影已经跨到夜浮生的面前，双目因为恼怒而血红，他怒喝道，“云昔对你，多好！为了你，她做了那么大的牺牲！自从和你在一起，云昔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吗？她整日里陪着你，不是越货，就是杀人！她放弃了自己做人的原则，只要你喜欢，你想，她便会不顾一切地满足你！你还要她怎么样？”

夜浮生本就烦躁、忧虑的心一下被沐清影的话给撩拨得怒火灼灼燃烧！他一字一顿地狠声说道，“沐清影，你记住云儿是我的妻，我怎么对她，是我和她之间的事！你无权过问！”

沐清影听罢，先是一怔，随即狠狠地说道，“是吗？今日之前，或许我是无权过问！可是，今夜之后，我就有！因为你已经休了她！”稍顿，他似一下想起了什么，恼怒地举手指着夜浮生，叱问道，“夜浮生，云昔现在怀了你的孩子，而你却如此对她？你怎么做得出来？你的良心何在？”

夜浮生“啪”地一下打掉沐清影指着自己鼻子的手，歇斯底里地吼道，“休书不是我写的！不是！”

沐清影望了望有些失控的夜浮生，又垂眸瞥了瞥手中的休书，冷冷地反问道，“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夜浮生阖紧眼帘，哀伤地申辩道，“真的！我是爱云儿的！我怎么会休她呢？”说至最后，脱口而出的每一个字都似在剜他的肉，割他的心般！

沐清影不以为意地冷笑一下，“爱？”稍适，他哀伤地说道，“过去，我也一直以为你很爱她！在隶洲，她告诉我你对她的利用，我还不信！现下看来，所言不差！”说至此，他抬眼轻蔑地瞥了眼夜浮生，然后叱问道，“倘若你真爱云昔，现在为何不去追她？”

夜浮生一听，怔愣当场！他何尝不想不顾一切地去追云儿，可是他现在不能离开！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他去做！

沐清影望着呆立当地的夜浮生，失望地摇了摇头，“早知如此，在雷州，我就应该带她走！在沐月山庄，我就不该劝她回来和你成亲！”说罢，沐清影转身，大步流星地向房外走去！临出门前，他又停住脚步，头也不回地郑重说道，“夜浮生，若云昔有什么意外，我不会放过你！”

沐清影的话似一根蘸了辣椒水、带毛刺的皮鞭般，狠狠地抽打着夜浮生的心！待沐清影说完，他的一颗心已经鲜血淋漓、伤痕累累了！他痛苦地望着沐清影远去的背影，颓丧地瘫坐在了几案前的椅子里！一袋烟的功夫后，一个青年男子骑着马出了新摩城，向天启国的方向疾驰而去！

一个时辰后，红袖门各地分部都接到了命令--连夜在紫谰国境内寻找一个天启国的女子！自从红袖门建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此大动干戈，兴师动众！

[柳暗花明:第伍拾陆章 不求回报的付出]

我驾着马车，沿着河道急行了两个时辰后，到了一座小城。不过我并未进城，而是在其附近找了一个普通的农家歇下了！据今夜的情形看来，夜浮生在紫谰国是有一定势力的！为了避免他找到我，出行前，我还是进行了简单的易容，化妆成了一个其貌不扬、矮胖若冬瓜

般的中年妇女！对于易容术，我虽然并未正式学过，可是在夜浮生长日来的熏陶下，还是略知一二！

从新摩城出来，心中似有一根竹片搁在胸前般梗得慌，不时一两滴温热的清泪窜出眼眶，可并未再泪如雨下。夜浮生和我这样的结局，心中其实早有所料，不过是自己一直在逃避罢了！到我在农家柴房休憩时，心境已趋平静！

第二日，天刚朦朦亮，我就赶着马车上路了！沿着涓涓流淌的河水，走了不到一个时辰，突然看到前方出现了一个骑着马飞奔而来的人影！那马儿若腾云驾雾，若狂风飙扬，迎面急驰而来！定睛一看，那矫捷的身影竟然是我极其熟悉的！我忙撇过头，似览望远方般！待马蹄声越来越大，我的一颗心揪成了一团，浑身的寒毛也竖了起来！沐清影怎么会在这里？难道是夜浮生叫他来的？我斜眼瞄了瞄沐清影，他风尘扑扑，发髻有些零乱，一脸的焦灼，双眼专注地望着前方，根本没有注意到我这个相貌平平的中年妇女！转眼间，他已经若离弦的箭般从我身旁一晃即过！随着马蹄声渐渐远去，一颗悬吊在半空中的心也落了地！我长吁一口气，继续驾着马车向青镛关行进！沐清影为何会出现在此，我不知道！但是，这回无论谁再来为夜浮生充当说客，我都绝计不会再回去了！一味的纠缠和逃避，只能让自己伤之更深！倘若在枫洲时我能快刀斩乱麻，何至于弄到今日的地步？

一柱香的功夫后，身后又响起了一阵“得得得”的马蹄声！那急促的，一阵紧似一阵的声音，猛烈地敲击着我的胸膛，我的心立即似小鹿乱撞般“突突突”地跳个不停！我颦紧眉头，暗自忖道：这回不知又是谁呢？随着马蹄声渐近，一颗心愈来愈紧张！我极力压抑住自己回头一看究竟的想法，端着身子，尽量平稳地驾着马车，可是，手上的马鞭却不受控制似地一鞭紧似一鞭地鞭笞在马屁股上！两匹马儿猛然受惊，皆仰天长嘶，旋即纵蹄狂奔，马车立刻若一阵疾风般向前飞驰起来！

“啪”、“啪”、“啪”，一声声狠历地鞭笞声从车后传来！旋即，后面的那马立刻奋蹄而起,“得得得”的马蹄声若擂响的战鼓声般，又若疾风骤雨般激昂地响了起来！

至此，我已经知晓身后那追赶我的人是谁了！转瞬，沐清影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我的左侧！

“云昔，快停下！”他焦急地喊道！

我一面狠狠地抽打着马儿，一面高声喊道，“我不会回去的！你别想再劝我！”

沐清影侧首，提高嗓门，冲我吼到，“云昔，快住手！这样会出事儿的！”

我一手牢牢地握住缰绳，一手扬起马鞭，不停地打着马儿！那马鞭若夏日的暴雨般又快又猛地落在了马屁股上！两匹马儿疯了般向前奔驰起来！

“除非你立刻掉转马头回去！”我大喊道。

“云昔，我不是来劝你回去的！”沐清影急迫地解释道。

我的心不由一凛，不是？那他来做什么？思量中，缰绳一不小心滑出了我的手心！两匹脱缰的骏马若光电般向前狂飙！换在平时，这根本算不得什么，可是，而今的我于此却有些惊恐！如果现在我立即纵身越到马背上，倘若能控制住马儿，也就罢了；倘若马儿因此而野性大发，更加狂烈地急驰起来，我该如何是好？

“云昔，你现在怀着孩子，不可……”沐清影话说了一半，猛然间注意到了我车驾前那两匹马竟然已经脱了缰！他不由急切地大吼一声，“云昔！小心！”

怔想间，感到一阵劲风从我左边刮来，转瞬，一双坚实有力地臂膀紧紧地抱住了我！在空中，若游龙般旋转一圈后，稳健地滚落到了地上！不过，自始自终，我都被紧紧地揽在温暖的怀抱中！翻滚一阵后，终于在离河流不远的岸堤边停了下来！

坚定地环抱，似捧着一个极易破碎的玻璃娃娃般异常小心翼翼！一阵阵夹含着干净、阳光味道的温热气息悠悠地喷在我的面颊上，悄悄地萦入我的鼻！我垂眸望着沐清影近在眼前的俊颜，脸一下若发烧般滚烫！沐清影一张俊白的面容转瞬也若熟透的茄子般，他慌忙松开了手！我向侧一翻，就地滚了几圈后，然后一个鲤鱼打挺，猛地站了起来！

沐清影也一骨碌地站起身子，待稍稍平定一下心绪后，缓缓走到我的身旁，轻声问道，“云昔，你没事吧？”

我摇了摇头，“谢谢你！我没事！”犹豫片晌，我还是启口问道，“清影，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在你哥身边吗？”一想起夜浮生，我的心就似刀割般疼痛不已！

沐清影静默片晌，从牙缝中迸出几个字来，“我说过我会保护你的！”

我怔怔地望着沐清影那双真诚的黑眸，不知如何做答！他，似一个精妙的琴手，一下拨动了我的心弦，奏出一首感人肺腑的乐曲，我的心为之一动！恍然间，一下明白了他为何会孤身一人出现在这里！他的这番心意，我何以为报？我又如何承受得起？

思虑片刻，我阖上眼帘，一咬牙，冷声拒绝道，“不用了！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说罢，举步准备离开！

沐清影见状，猛地抓住我的手，焦急地劝解道，“云昔，你不要固执！”

我猛地摔开他的手，回眸，狠狠地叱道，“我的事情，不要你管！”说着，我扭过头，又要抬步向前走！

沐清影不依不挠地追了上来，挡在我的身前，急迫地喝道，“云昔，就算我多事！可是，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想想！”

沐清影的话似一根铁仵般猛烈地敲击到了我心底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它深深地刺痛了我！孩子？是啊！我的孩子？我的手不由自主地轻抚上了自己的腹部！如果说在这场婚姻中，我承受的一切磨折，都是咎由自取的话，那么孩子却是无辜的，他不应该承受那么多的磨难！不觉间，心头一酸，泪泪热泪似泉涌般盈满我的眼眶！怔想间，一滴泪水滑出了我紧阖的眼角，顺着面颊，流入了我的嘴，丝丝咸涩若苦涩的丁香花般在口中绽现！

沐清影一把抓住我的手，诚挚地说道，“云昔，对不起！我不是有意伤你！”稍顿，他又继续说道，“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我知道你心中的苦，可是我什么也帮不了你！”

我用力地挣开了被他含握着的手，哽咽地说道，“别说了！这和你无关！”说罢，背转身，抬起手，轻轻拭去眼角的泪水！

沐清影却不理不顾地继续说道，“不！如果，当初在雷州我带你走；如果，在沐月山庄，我不劝你回去，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

我极力压抑住自己彭湃起伏的心情，略带哭音地哽咽着，“清影，别说了！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沐清影走到我的面前，坚定地摇了摇头，“云昔，你不用劝我了，这件事情不论怎么说，我都是有一定责任的！”稍顿，他继续说道，“我知道你要回天启，可是此番路途险峻，就让我留下来照顾你，算我赔罪，好不好？”

望着他若点漆般黑黢黢的眼眸中闪过的固执和坚定不移，望着他若黑丝绒般眼底不时掠过的一片片忧伤，我无奈地叹道，“清影，你这是何苦呢？这件事情，从头至尾，都和你……”说至最后，我已经不知该如何劝解他了！

沐清影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他双唇张阖了几下，却终究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只是用那双若碧潭般深幽，若山泉般清澈的眼眸幽幽地凝望着我！稍顿，他似终于下定了决心般，垂下眼帘，涨红着一张脸，有些羞怯地说道，“云昔，我不求你心里有我，只希望能一直陪在你身旁，就……”那声音清幽若丝竹般，于我，却似一声闷雷般！

终于，他还是说出来了，可是，一切都无法挽转，我既不可能因此而转变心意，也不可能因此而离开那些过往的是非，他如此不管不顾地付出，注定将是一场错误！我，已经因为一个错误，走到了如今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他又何苦如此？想着，我忙打断他，“别说了！”激越、高昂的声音，让我自己也大吓一跳！

沐清影惊诧地望着我，嘴唇诺了诺，最终并未坚持继续说下去！

我沉重地长吁一口气后，垂下头，绕开面前的沐清影，径自向前走去！稍愣，沐清影大步跟了上来！我们谁也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赶着路！行了几里路后，刚才那受了惊吓的马儿便映入了眼帘！它们正悠闲地倘徉在河岸边，时而抬头回望几眼，似在瞧主人是否赶上来了；时而又俯下头，吃几丛青翠的嫩草；时而又伸长脖颈，探头至河水中，饮饮水！看着这闲适、温馨的情景，心情不由转好，虽然婚姻失败了，可是毕竟还有孩子陪伴着我，心境顿时若暮霞霁雨般，虽然已近黄昏，却因为有了满天绚烂的晚霞，而又一次美妙起来！不管秦如风是否真心交易，不管将来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为了孩子，我一定要快乐地生活下去！

待我坐定后，沐清影扬起马鞭，驾着马车，向青镛关行去！一夜过去了，虽然夜浮生已经动用了红袖门差不多所有的人去寻找柳云昔，可是直至东方泛起鱼肚白，依然没有查到丝毫踪迹！柳云昔就似人间蒸发了般，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昨夜起，夜浮生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在圈椅里，等候着柳云昔的消息！他和柳云昔过往的一切，又一次在脑海中闪现，对此时的夜浮生而言，曾经的欢乐、温馨似一把把刻刀般狠历地戳着他的心，曾经的利用，似一根根皮鞭，猛烈地鞭笞着他的心，曾经的伤害，似浓硫酸般腐蚀着他的心，他的人！一夜间，他的一颗心变得支离破碎，惨不忍睹！那种撒心裂肺，肝肠寸断的感觉，让夜浮生曾经风神俊采的面容一下苍老了十岁，满头的青丝染上了银霜，鬓角花白！随着漏箭一点点的移动，他的心若堕入了无底的黑洞般越沉越深，只是不停地下沉！按说，云儿离开最多不超过两个时辰，红袖门几万人，无论怎样，也应该能找到她的下落了！除非云儿铁定了心不想再见他，而易了容！想着，他的心又开始一阵阵抽痛起来，那愈加剧烈的疼痛，使他觉得心似要停止跳动了般！斯时，师傅语重心长的教导，爹的苦心安排，遗老们殷殷期盼的目光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的耳畔！夜浮生的内心掀起了滔天巨浪，万般海潮，那激烈的拍击，使他头痛欲裂，他猛地紧紧抓住自己的头发，大声哀嚎道："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那凄厉、惨绝的吼声，似冤鬼在哭嚎，又似野兽在咆哮，它撕破了晨曦的静谧，为原本绚丽的朝阳涂上了浓重的蓝灰色，使得明媚的春光染上了一抹忧伤和哀恸，……

[柳暗花明:第伍拾柒章 夜袭（一）]

为了躲避夜浮生的追踪，我让沐清影尽量拣荒僻、渺无人烟之地走！虽然饮水并不短缺，但食物却因此成了问题！由于考虑到我身怀有孕，沐清影半路上向一个农家购置了一些锅、碗之类的器具和调料！每顿饭他都不厌其烦、煞费苦心地煮汤给我喝，并且为了尽量做到荤素搭配匀当，他除了打些猎物外，还挖些野菜，采些蘑菇！看着他每到用餐时，便似蝼蚁般忙得脚不沾地，我的心就似被针扎般一阵阵疼，一潮潮的负疚若溃堤的洪水般不断涌起，不停地冲刷着我的心，我整个人！这时，我每每希望能用分担他一些事情而减轻自己内

心的负重，可是屡屡都被他严辞拒绝了！每当这时，我内心的愧疚感便成倍地增加！和夜浮生的感情，已经使我若掉入了丛丛藤蔓般，非但无法摆脱那些过往，那些纠葛和那些关系天下苍生的巨大利害，反而被那些烦尘琐务一步步纠缠得越来越紧；而此时沐清影对我的这份好，无意又在不断紧固的藤蔓上增加了一股强有力的劲道，将我缠得更加紧密，让我都快喘不过气来！我那颗本已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心变得更加负累！好几次，我都想夺下沐清影手中的锅、碗，对他大喝一声：我不要你对我这么好！你走！你走！可是，我却始终都无法启口，因为我不忍心伤害他！在矛盾、哀伤的交织纠葛中，我们终于翻越了重重迤逦蜿蜒、险峻崎岖的山路，在七日后的黄昏到了离青镛关最近的一座山脉！

片片绚着丝丝金光的晚霞染红了天空，似着火般，红彤彤的一片！它像是一条“五彩带”洒下了天空般搭成了一座座五彩的天桥。脚下，缤纷绚烂的红色云海不停地翻滚、涌动着！西边的天宇中，落日正在无数道红霞拥抱中慢慢地下沉！

这是我第二次站在山颠，观赏绚丽、灿烂的夕阳！第一次，是在荠山，当时我和夜浮生还……怔想间，夜浮生和我刚刚走到一起时的温馨和缠绵又在眼前闪过！往昔的诸般美好和甜蜜，对如今的我而言，无疑似一支支催人泪下的乐曲般，再次使我泪流满面！

“云昔，你……”沐清影犹豫着轻声问道。

我摇了摇头，抹尽面颊上稳热的泪水，尽力平静地说道，“我没事！”稍顿，我又继续说道，“清影，我打算今夜偷袭紫谰大军的营地，然后再回青镛关！”

沐清影一听，若晴日雷劈般惊愕不已！稍顿，他走前一步，诧异地问道，“云昔，为什么？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吗？”

从他急迫、焦虑不安的声音中看得出，他是真心担忧我的安慰！在这个时代中，对我最真诚的就是沐清影了！所以，我也不准备对他隐瞒自己的想法，遂转过身子，坚定而镇静地凝望着沐清影忧心忡忡的眼眸，固执地说道，“清影，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这么做有多危险，但是我必须这么做！”

急切中，沐清影一下握住我两只胳膊，有些愤怒地问道，“你爱不爱你肚子里的孩子？你怎么不为他想想？”

我阖紧眼帘，有些艰难地解释道，“我，或许不是个称职的娘，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

沐清影一边若鹰爪般牢牢地扣住我的胳膊，一边一字一顿地问道，“那你给我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我暗中运气，若拂去身上的落英般，轻轻撇开沐清影紧握着我的手后，转过身子，望着渐逝的霞光，缓缓地说道，“因为我要去劫紫谰国的大皇子让儿！”

“让儿？”沐清影迷惑不解地问道。

我点点头，沉声说道，“夜……，你哥曾经答应赵彬会和平解决这场战争，不过据我所知，那只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罢了！而我能想到的可以实现这个诺言的唯一方式便是擒获让儿！”

话音一毕，周围顿时静默如烟，……

暮霭四合，山风渐起，衣袂飘扬，发出咧咧作响的声音，……

“他那样伤你，你还……”沐清影若落花般轻幽的声音在我耳畔悠悠响起！

我淡淡地回道，“不！他并未伤我！不过，我之所以这么做，却并不是为了他，而是，……”说着我勾下头，双手轻轻抚摸着自己至今尚平坦，然而却已有一个生命蕴育其中的腹部，沉吟片刻后，继续说道，“而是为了我的孩子！”

不论是我，还是夜浮生，双手都沾满了血腥！我不敢说我杀的人都是该杀的，夜浮生就更是！虽说之前，还能以正义的旗号来平抚自己暗自惶恐的心，那么这一次夜浮生的行为就真得没有任何借口了！我无法左右他的行为，却能控制我自己！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考虑到能让许多无辜的人不用妄送性命外，更是希望能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件好事，让上天看在我这个做母亲的良苦用心的份上，不要让我和夜浮生所造的孽将来报应在我的孩子身上！以前，我是个无神论者，可而今在度过一段视人命如草芥，杀人如麻的日子后，在经历了和夜浮生的悲欢离合后，我的内心开始惶惑，开始惊惧

不安！上天于我，怎么惩罚，都没有关系，那是我应受的！可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满天的星宿升起，似水中之月般的静谧又一次悄然漾开，……

良久之后，沐清影缓缓说道，“那我陪你去！”

我想都没想，立刻毫不犹豫地断然否定了他的提议，“不用！我一个人能行！”

沐清影也不依不挠地跨前一步，站到我的面前，他用那双若繁星般璀璨的俊眸深深地凝望着我，毅然决然地说道，“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会让你去！”稍顿，他狠声补充道，“不要忘了！而今的我武功并不比你逊色，想制伏你，不算难！”狠狠的声音中透出无比的坚定，似能穿透万物般！

第一次，沐清影第一次如此坚狠地威胁我！我心头一惊，猛地抬眸，惊讶地望着一脸执着的沐清影，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当初在凌州的夜浮生，不禁伸手指着面前的人，失声喊道，“你……”话未说完，我只感到一阵眩晕，眼前金光闪耀，所有的事物都模糊了起来！

沐清影抢上一步，伸手扶住站立不稳的我，忧心忡忡地问道，“云昔，你怎么了？”

我撇开他的手，摇了摇头，“我没事！”说罢，我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坐下闭目休憩，只待夜幕完全降临！因为下山需要大约两个时辰，所以一到戌时，我便和沐清影启程向山下行去！不过，沐清影却并没有沿着夜浮生当初领我们上山的路行进，而是另选幽僻小路下山，并且他似乎对这崎岖小径还异常的熟捻！当下，我不禁暗暗生奇！

想了想，我还是扯了扯他的衣角，轻声问道，“清影，你对这里，似乎很熟？”

沐清影前行的脚步一顿，身子一僵，不过却并未止步，回答我，而是继续迈步前行！

幽密、静默的山林中，只有我和沐清影轻巧的脚步声在轻轻回荡，不过他的步伐却从方才的井然有序变得有些凌乱！我们又行了一段路后，在一个拐角处，沐清影猛然停下来，并霎地转过身来！

一不留神，差点撞进了他的怀里！我慌忙向后退一步，待站定后，才略有些尴尬地问道，“清影，怎么了？”

沐清影用那双黝黑若墨玉，水澄若晶石般的眼眸凝望我好一晌后，才幽幽地说道，“我曾经在这里，在青镛关生活了十二年！”那声音如月下碧潭般杳然幽深，似从幽冥中传来的般！

我的心蓦然一惊，似被强大的电流击中般震颤不已！原来，原来清影的娘就是被卖到了此地！其实，我早该想到的！斯时，一抹浓浓的悔恨似腻雲稠雾般涌现心头！我歉疚地对沐清影说道，“对不起，清影！我……”

沐清影摇了摇头，打断我的话，怅然地说道，“没什么！一切都过去了！”可那若山泉般淙淙的声音中却难掩一份沉重和无奈！

我望着静伫一旁的沐清影，不知如何劝解这因我一句无心的话而牵起的深重、哀伤的情绪！他眼神迷茫地望着远方，思绪早已似被一叶扁舟载着般，在劲风的吹拂下，飘向了遥远的过去！

良久，沐清影才似梦呓般喃喃地说道，“过去，我将这一切都怪罪在他娘身上，所以对他，也恨之入骨！”虽然声音似从梦境中传来般缥缈，似藕丝般纤细，却透着一股难以名状的忿恨和难以想象的哀恸！

稍顿，他又继续沉重地说道，“不过，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若真得要怪，只能怪祖父的昏庸无能！倘若不是因为他专宠小人，使得纲常败坏，又怎么会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百姓揭竿而起？又怎么会有那场战争？娘又何至于落得如此悲惨的命运？”

话音落地，我的思绪顿时若春风中飘扬的柳絮般翩牵飞舞，当时烽火四起、哭天喊地、沙场血战的情景蓦地仿若眼前，……

四周悄寂无声，万籁俱寂，唯有隐约的呼吸声，才让人知道此处尚有生命的存在，……

“云昔，咱们走吧！”

沐清影清明若泉水般的声音惊扰了我的心绪，我忙敛了神思，点头应道，“嗯！”说罢，我们开始继续赶路！一个多时辰后,我们便下了山。远远望去,绵延不绝，方圆几里皆是紫谰国大军的营帐，我不禁有些犯愁：这么大，如何才能迅速找到让儿呢?

沐清影看着我愁眉不展的样子，思虑片晌,方沉声说道，“别急！跟我来！”说罢，便提气向敌军的营帐奔去！

我们猫着腰，在营地外，转了会儿后，拣了个冷僻之处，跃进了营地！此处的帐篷简陋，且少有兵士把手，只有不间断巡逻的兵士会经过！看来，沐清影对紫谰国扎营，布营，似乎还略有些知晓，否则如何知道选择此地进入呢？怔想间，沐清影拉了拉我的衣袖，然后指了指右侧！旋即，他便准备起身，从我们藏匿的阴暗角落中奔出！

突然，一阵似有若无的饮泣声从左侧传来，那声音若仙乐般婉妙,却又哀凄悲绝不已！我忙一把拉住了正要离去的沐清影！

沐清影不解地回望我，我遂指了指左侧!他立刻会意,便与我循着那哀伤的哭泣声行去！

绕过几个帐篷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哭泣的来源所在--一座小巧而十分简朴的帐篷！正当我们想一探究竟时，一个天启国的中年女子带着几个兵士从远处急步走了过来！此处怎么会有天启国的女子呢？怔想间，沐清影已经一把拉住我，闪向帐篷后侧的背光处！

刚刚藏好，帐篷内便响起了对话声！

“姑娘，咱们现在就是一个贱婢，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由不得自己了！”这女声，略微有些沧桑和哀重，想来定是刚才那个中年妇女！

“滚！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为了苟且偷生，竟然和那些紫谰狗一起加害我们天启国的女子！你的良心何在？你去告诉他们，就算死，我也绝对不会答应！”婉转悠扬似百灵鸟般的声音里满含着忿恨和激越！我不由有些敬佩和喜爱这个素未谋面的女孩来！

“哼！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要不是让儿殿下看你还有几番姿色，早就将你扔给那些饥渴了几个月的士兵了！”那恶毒的声音中满含轻蔑和恼怒！听着，我不由握紧了拳头，不觉间，骨节开始“咯咯”作响！身旁的沐清影拉了拉我的衣袖，摇了摇头！我阖紧眼帘，无言地深叹一息后，冲他点了点头！

斯时,只听那中年妇女继续道,“死？你吓唬谁呀？”说罢，只听“啪！啪！啪！”三个掌声后，帘帐被掀起，接着一阵笃实、重重的脚步声在帐内响起！

那女孩似受了什么惊吓似的，惶恐地喊道，“你们！你们要做什么？”稍适，只听她张慌地尖叫道，“不要！不要！”凄绝、恐惧的喊声尚未落地，一阵布片撕破的声音便在帐内响了起来，紧接着便是一阵“呜呜呜”的呜咽声！

那凄厉、惊惧的喊叫声，似一只待宰的羔羊在被屠杀前发出的哀嚎般，那衣服破碎的声音，似阵阵凄惨的悲歌，我“霍”地一下站了起来！沐清影忙拉住我，狠命地摇了摇头！我忿恨地瞪着他，心中的怒火似能将他燃尽般！沐清影却不依不挠地死死地扣住我的手臂，镇定地盯着我！

正在我和沐清影剑拔弩张之时，帐内却并未响起我以为的厮打或者痛苦地喊声，而是传来了一阵器物、家具被搬离的声音！我当即不由疑惑起来，难道是我想错了？

“哼！”那中年妇女冷哼一声后，掀帘步出了帐篷！

随着重重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帐内变得悄无声息，我不由有些担心起来！

目送那中年妇女走远后，我立刻拔步朝帐篷前面溜去！原本还十分小心翼翼，怕帐前有兵士守卫，结果微微探头一瞧，却发现帐外出人意料地并无一人把手！犹豫片晌，我还是抬脚走向帐幕外，将身子微微一倾，手指轻轻一扬，帐帘便被掀开了一条细缝！探头向内窥视一眼，发觉帐内空无一人，只有一个麻袋！地上尚燃着一支烛火！正自呐闷，一阵似玫瑰花般甜腻的香气忽悠一下涌入了我的鼻！我心中“咯噔”一下，暗叫不好，忙将身子向后一扬！

“云昔，怎么了？”跟在身后的沐清影关切地问道。

我摇了摇头，“帐内有迷香！”说罢，我已经屏住鼻息，冲进了帐篷！

待将迷香掐灭后，沐清影蹲下身子，将麻袋口紧紧拴着的绳结解开了！孰知沐清影向袋内一瞥，他那张清俊的面孔立时变得若熟透的番茄般通红通红的，手似触刺般一下收了回来，人也似一只弹簧般，蓦地立起身子，迸到了老远！

我莫名其妙地望着沐清影，不解地问背身站着的沐清影，“你怎么了？”说着，我索性将麻袋口拉起来，勾下头朝内瞧了起来！这一瞧，

我方明晰了一切！

袋内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不过此刻她全身赤裸，双眼紧闭！

我取下身上的包袱，从中取出了那套前几日我扮成中年妇女时穿的蓝布衣服为她换上后，为她点了穴，方才对沐清影轻唤道，“清影，没事了！”

怀中的女孩悠悠醒转，她清澈若黑晶石般的剪水瞳划过一片片惊吓、畏怯之色，口中惶恐地喊道，“你们，你们……”

我连忙捂住她的嘴，柔声解释道，“姑娘，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救我？”女孩不大置信地望望我，又瞅瞅一旁的沐清影！

我点点头，“刚才的，我们都听到了！”

女孩一听，艳若桃李的面容顿时划过一片委屈、惊恐之色，转瞬，她“哇”地一下，掩面大哭起来！

我忙揽住她，柔声劝解道，“别哭！别哭！”说着，我抬眸望向沐清影，他似颇有感触般，满怀同情地望着那女孩！望着他有些飘忽不定的眼神，我知道他又想起了曾经的过往，陷入了哀伤的往昔回忆中！

待她哭泣一阵后，我轻声说道，“姑娘，我姓柳，你可以叫我云姐姐！”说着，我又指了指身旁的沐清影，继续道，“他姓沐，不知你怎么称呼？”

她抬起眼眸，略带哭音地怯怯说道，“姓陆，以前大家都叫我珠儿！”说着，她又垂下眼帘，啜泣起来！

我拍了拍她的后背，温和地问道，“珠儿，你可知道让儿在哪个营帐？”

珠儿摇了摇头，不过稍适，她抬眼瞧了瞧我，旋即垂下头，红着脸,低声说道，“不过……，不过，他们待会本就是要将我送到那个什么让儿那里去！”

“哦？”这个意外的线索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大脑立刻似飞速旋转的涡轮般运转起来！

沐清影似一下就瞧出了我的心思般，立刻鼓着双眼，瞪着我，斩钉截铁地说道，“云昔，你想都别想！我绝不同意！”

我定定地瞅着沐清影，一字一顿地说道，“那你可有更好的方法接近让儿？”

沐清影先是一怔，随即不死心地继续劝道，“那不一定非得你去呀？我们可以跟着她呀？你不要忘了，你现在……”

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微颦双眉，对他郑重地说道，“我的身子，我清楚得很！不用你担心！”话一出口，我便后悔了！其实，沐清影也是一番好意！我又何必……

沐清影听罢我的话，脸色立时刷白，若碧潭般深邃的眼眸中掠过一片悲伤，不过，转瞬满眼中又盈满了厚重的焦灼！

我轻叹一声后，和声解释道，“清影，你想让儿那里必然是重兵把手，若不借此机会接近让儿，就算我们能找到让儿的营帐，也无法进去！即便进去了，只要让儿大呼一声，我们就前功尽弃！非但不能掠走让儿，还可能全都落入敌手！”

沐清影一听，微阖眼帘，深重地长叹一声后，无奈地回道，“好吧！”

珠儿惶惶不安地仰头望着我们俩，不解地问道，“你们在说什么呀？”

我柔缓地为她捋了捋鬓边的碎发后，微笑着说道，“我和沐哥哥今夜来就是想劫走让儿！所以……”

话未说完，珠儿一下恍然大悟，“所以云姐姐准备扮作我去那个让儿那里，然后……”

我笑着，对她点了点头！

斯时，珠儿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似的，急切地对我说道，“可是，云姐姐，那样多危险啊，万一……”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柔声宽慰道，“珠儿，别担心！云姐姐武功好得很！”说罢，冲她微微一笑！

正在这时，帐外传来了嘈杂的说话声音！

“快点！别磨蹭！让儿殿下等得不耐烦了！”

“是！是！”

我忙将珠儿从麻袋内牵了出来，并催促道，“清影，快！”说罢，我迅即地钻进了麻袋！

沐清影踌躇一下，一咬牙，还是走了过来，将麻袋口松松地扎了起来！

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响起，我想一定是沐清影他们离开了营帐！

［柳暗花明:第伍拾捌章 夜袭（二）］

待沐清影他们离去后，我蓦然想起自己还穿着一身夜行衣，赶紧手忙脚乱地将其脱下！刚刚弄妥，帐外便传来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从其杂碎、轻重不一的程度可以清晰地辨别出，来的应该是两个人！

“哗”，帐帘被掀起！两人叽里咕噜地交谈几句后，一人向我走了过来！

稍适，只觉袋口一紧，旋即，麻袋便被提了起来，在空中旋转半圈之后，“嘣”一声，我便被重重地摔在了一个人的背上！因为担心孩子受伤，在撞上那人后背时，我忙用双手死死挡住自己的小腹！

就在这时，一只手猛地袭上了我的臀部。本就因为方才的重撞有些不悦的我，顿时火冒三丈，满腔的怒火若烈焰般熊熊燃烧，我猛地抽出了一只捂住腹部的手，隔着麻袋，牢牢地钳住那只袭来的魔爪！那人似乎完全没有预料到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整个人顿时一颤，稍后，他一边使劲地扭动自己的手，想将其从我掌中拔离，一边愤怒地骂着！他喝骂不止的声音和拼力的挣扎，蓦然提醒了我自己目前的处境，忙将方才燃起的怒火硬生生地压下去，同时缓缓松开了手！

谁知，刚松手，那人便忿恨地向我背部猛击一掌！顿时，我的五脏六腑若翻江倒海般颠三倒四了，一阵恶心反胃的感觉向我袭来！我连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待缓过劲后，便若只发了疯的猫般，对背着我的那人，又抓又咬又踢！虽然我现在不能运气反击，但是不代表我就会任他恣意妄为！

那人吃痛不过，对另一人大喊，转眼，我便被卸下了肩头！他们两人抬着我，继续前行着！

不一会，他们停住了脚，其中一人语气极恭谨地说了几句！

静默片晌后，一个威严而有些低沉、浑厚若洪钟般的男音便悠悠响起！我想那便应该是紫谰国的让儿吧！

抬着我的那两人听毕让儿的吩咐，立即谦卑恭顺地应了一句！稍后，他们便抬着我，掀帘进入了营帐！没行几步，那两人手一松，只听“扑通”一声，我便似个货物般，被重重地扔在了地上！

正在我疼得龇牙咧嘴时，一人已经将紧束袋口的绳索解开了，方才窒息憋闷的感觉立刻消失，我不由深吸一口气！未待我缓过劲来，一只胳膊已经探了进来，它狠狠地抓住了我的长发，将我“攸”地一把拖出了麻袋！

我一边奋力地抓、掐着那只手臂，一边大声地喊着，“放开我！放开我！”

那人也不松手，只是扬起另一只手臂，狠狠地照着我的面颊大挥起来！

“啪！啪！”两声巨响后，我的双颊便火辣辣的疼，双眼冒着金星，一丝淡淡的腥甜味涌上了喉头！我捂住面颊，忿恨地斜着眼，望着那个抓着我的士兵！那士兵正想张嘴，冲我呵斥，让儿却已率先对他冷冷地吩咐了一句什么！那士兵听后，愤懑不已地瞅了瞅我，稍适，终于放开了抓着我的手！他和另一个站立在侧的士兵必恭必敬地对让儿躬首行礼后，悄寂无声地退了出去！

方才之所以那样表现，是因为我知道珠儿是个烈性女子，这让儿对其垂涎三尺，倘若此时一下表现得过于恭顺、服帖，容易引起让儿的怀疑！就在这时，一个想法蓦然惊现脑海，我的背脊立时冷汗直冒，心也若落入隆冬冰河中般寒彻不已！先前匆忙间想出和珠儿掉换以接近让儿的主意，可是却忽略了一个天大的问题，那就是让儿似乎见过珠儿，此刻我在没有易容的情况下，匆忙和她掉换，必然被他识破！可转念一想，现下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无论如何也由不得我再另觅它法了，唯有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

“抬起头来！”让儿低沉地对我吩咐道。

犹豫片晌，我抬眸，冷冷地白了让儿一眼后，将头撇向了一旁！余光却开始细细地打量起这个今夜我想掠走的对象--紫谰国的让儿皇子！

他有着小麦色的肌肤，方正的脸庞，下骸儿长满了浓密的大络腮胡子，一双眼睛似铜铃般大，鼻子扁翘，双唇厚实宽大！从面相看，他应该是个极勇猛的人！从其坐高来看，他个子应该不高，不过非常魁梧！此刻他正挺直腰背，端坐在紫檀木的矮几后，用那双冷俊若深秋寒霜，幽深若月下碧湖般的眼眸静静地瞧着我，其中不时掠过一抹抹探究！

看来，今夜倘若想以武力制伏他，无异于独脚走钢丝--太冒险，且胜算微乎其微！唯有智取，方是上策！另外，从目前情形来看，还不能确定他是否有识破我！也许，他已经察觉，只是不愿打草惊蛇，想看看我下一步究竟想怎么办，也未可知?

片刻后，让儿垂下头，自斟自饮一杯酒后，拍了拍桌子，沉声唤道，“过来！陪我喝酒！”

喝酒？真那么简单？还是另有用意？或者酒中有什么其他的蹊跷？心下吃不准，故冷凝地瞄向让儿。

斯时，让儿正一手撑着案几，一手握酒壶，垂着眼帘，缓缓地向几案上的一只金罇内注入若山泉般清澈明净的醇酒！

帐内一片静谧，仿若月下幽寂的湖水般，酒液“汩汩”倾倒的声音，若湖侧禅院内的钟声般，催促着我尽快做出决定！

让儿手臂一压，壶嘴一翘，接着胳膊轻移，又是一抬，壶嘴微低，矮几上另一个酒罇中也被斟满了！旋即，他将酒壶重重地礅在了矮几上以后，慢慢抬起他那双晶亮，不时闪过莹莹绿色光彩的眼眸，森然地瞪了我一眼后，撩了句狠话，“不要忘了自己现在的身份，更别忘了自己现在身在何处？”

这句模棱两可的话，让我的心蓦地一惊！难道他已经发觉？可转念一想，不论他有没有识破，在目前这么远的距离下，想制伏他，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走到近前，才是唯一的选择！想定之后，我起身走到矮几旁，跪坐下来！

让儿用凌厉、精明若飞刀般的目光上下打量我一番后，缓缓举起了案几上一只盛满酒的杯子，冷冷地凝视其片晌，方慢慢地递了过来！斯时，一股浓郁若玫瑰花般的甜腻香气悠悠钻入了我的鼻！

我微启眼帘，抬眼望了望他那双若碧水秋湖般的绿眸，又垂眼瞅了瞅那只酒罇，踌躇片刻，终于将其接了过来！同时，抚着膝盖的左手也微微一抖！旋即，两只浸了麻沸散的暗镖已经悄无声息地滑到了袖口！

我慢慢抬起左手，故作似想双手举杯般！就在左手将要碰触到罇壁的一刻，我的手臂突然一斜，方才那两只暗镖已经落入了我的掌心！斯时，让儿也蓦地抬手，抓起了几上的另一只酒杯，向我的大穴掷了过来！就在这一瞬间，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扔出了那两只飞镖，它们似离弦的箭般飞向让儿！一只飞镖与让儿扔过来的那只酒杯猛然相遇！它们热烈地亲吻后，擦着我的膝盖骨，直直地落到了地上。杯内醇香清澈的酒液倾撒一地，微微的凉意从我的腿下传来，差不多同时，帐内便弥漫起一股浓厚的酒香！而另一只镖直取让儿的大腿，之所以选择这个部位，是因为我以为让儿既然向我的大穴投杯，他一定以为我射镖也会取同样的部位，假使我出其不意地选择一个无关紧要的部位，必然让他措手不及，防备不利，那么击中的胜算便会大一些，而且因为镖上本浸有麻沸散，所以取哪一个部位都无所谓，只要能插入他的身体内，便万事大吉！

让儿眼见酒杯被打落，立即抬手，准备接住射向他的飞镖，可是蓦然发现第二只飞镖并未奔向他的大穴，而是取道向他的腿部袭去！他一下瞪大双眼，满目惊异地凝视着那镖，转瞬他手臂一划，若幻影般一下挥向他的大腿，可是由于方才的迟疑，在他接近大腿的一刹那，暗镖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他的大腿！

说时迟，那时快，我右手一抖，轻轻一弹，第三枚浸了麻沸散的暗镖已经以闪电般的速度飞向了让儿！这枚乌黑发亮，若黑色幽灵般的暗镖直取让儿的大穴！

由于麻沸散的作用，让儿手臂不再那么灵活，他有些僵硬地举起手，可是，转眼，他眸光一沉，似乎明白了自己已经着了道儿，要想接住那飞镖，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连忙张开口，准备大叫！然而，就在这一瞬间，那枚暗镖已经不偏不倚地点中了他的大穴，且不轻不

重地划破他的衣服，微微插入了他的身体内！他那声大喊再也没有机会出口，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弥漫着浓浓酒香的营帐内！

斯时，方才抓成一团的心稍稍舒缓！我不由长吁口气！稍适，方对大张着口，怒目相视的让儿宛儿笑道，“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不过想让你去青镛关走一趟罢了！”说着，我走向方才装我的那只麻袋！将其中自己的夜行衣取出，穿好后，将麻袋从让儿的头上套了下去！正在捆扎中，帐外突然响起了说话的声音！

麻沸散：即：现在的麻醉剂，在西元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其由华佗创制，后被华佗用以行剖腹术！

［柳暗花明:第伍拾玖章 夜袭（三）］

这时，我才匆匆扫了眼让儿的营帐！帐内除了几案上的一支烛火外，在营帐四周的六个高台上，还各自放置了一支烛火！我立即吹灭了几案上的烛火，并将右手纳入怀中，掏出了一把飞镖！转瞬，我已经双足点地，身子若陀螺般旋转着，腾向空中，同时，右手轻弹，一枚枚散发着乌黑黝亮光芒的飞镖射向了那六枝烛火！随着“嗖～，嗖～，嗖～”几声后，帐内的烛火全被扑灭！无声无息地着了地后，我立刻若夜猫般悄悄地溜到了帐口，屏息凝神静静地等待着帐外的来人！

奇怪的是，我突然发觉外面交谈的三人中有一人的声音竟然极似沐清影！可是那个念头立即被我否认了，并且若投入奔流不息的河流中的小石子般一下消失不见了踪影！

怔想间，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在帐外响起，并且从步履的不同声音可猜测到：帐外似乎是有两个人同时离去！

就在这时，帐外那人提高嗓门，对着营帐大声地喊了句什么！虽然不明白其话意，可是从那恭谨的语气看得出，他似乎是想进帐禀报什么！不过，那声音却再一次让我心疑不已！难道真得是沐清影？可是，他怎么会说一口如此流利地紫谰国语？又怎么能和门外的守兵如此熟落地攀谈呢？斯时，沐清影在山上对我说过的话又一次窜入我的脑海，响彻我的耳畔：我曾经在这里，在青镛关生活了十二年！

思虑间，帐帘已经被高高地撩了起来！来人似乎被帐内一片漆黑给惊愣了！借着帐外火把的暗光，隐约可见那身着紫谰士兵服的身子猛地一僵！虽然身形和声音都酷似沐清影，可我依然不敢掉以轻心，立时侧身紧贴着帐壁，右手紧紧握着一把明晃晃，如纸般轻薄的匕

首！那只银亮的匕首，若嗜食生命的怪灵般蠢蠢欲动，准备随时扑向那闯入这暗黑的生灵！

正如预料的那样，那人并未转身大声呼叫，而是侧过身，对着我匿身的方向，轻轻唤道，“云昔！是你吗？”

方才七上八下的心终于稳稳地落了地！我一边向装让儿的麻袋走去，一边对沐清影轻声问道，“你怎么这身装束？”

跟在我身后的沐清影静谧片晌，才低声说道，“我……，我不放心你！刚好碰到一个要来换岗的士兵，就……”

他的话敲响了我心中的木鱼，一声更甚一声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他于我的这番情意，今生我是欠定了！只是，以沐清影的个性，倘若让他知道我将答应秦如风的交易，必是强烈反对，甚而还极有可能告知夜浮生！想着，一抹若蓝色大海般的悲伤和浓重的无奈涌上心头，席卷了我整颗心，整个人！我不由无言地深叹一声，……

沐清影却全然没有注意到我哀伤的心绪，一把接过我已经捆扎好的麻袋，迈步向帐外行去！

他将帘帐掀开一条缝，窥探一番，确认无人后，方回头唤道，“云昔，咱们走！”

我们绕过夜巡的士兵，找到珠儿后，一起从来时的地方跃出了营帐，向青镛关行去！可是，没行多远，便听到紫谰军的营地内喊声四起，马嘶长鸣，燃耀着的火把迅速地移动着!

我的心顿时一沉，糟糕，一定是被发现了！想着，我不由放缓了脚步！虽然这里离青镛关不过两里来路，但是倘若一起走，必然还是一个都逃不掉，唯有……犹豫半晌，我终于停止了前行的脚步。

沐清影立刻察觉到我的异样，回身对我焦灼地说道，“云昔！你要干什么？”

我对怔立一时的沐清影和珠儿坚定地说道，“快！你们快回青镛关，我去引开敌人！”说罢，不等沐清影反应，已经提气飞出了丈许远，直奔紫谰军营！

“云昔～，云昔～”沐清影焦急地喊叫声在身后悠悠响起，猛烈地拨动着我的心弦，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去，……我奔回

紫谰军的营地，在方才珠儿待的营帐内，找出一些旧衣、破布之类的东西，并将其伪装成了一个极大的包袱！

稍后，我便背着那只大包袱，在灯火通明处来回跑动！转眼间，一些听到喊声慌乱奔出来，衣着尚未整理妥当的士兵便瞧见了我！他们立刻大声高喊！旋即，如潮的敌人便向我这边涌来！

我立即提气，纵身向营帐外陡峭险峻的大山奔去！可是，行出不到几丈远，那些骑着高头大马的士兵便追上了我！

估计他们以为我背上的是让儿，所以并未唐突地冲我放箭，只是骑着马，大声威吓着！我一边不停地飞奔，一边将手探入怀中，掏出一把毒镖！听着渐近地“得，得，得”响亮的马蹄声，我的心一沉，身子轻扭，迅捷地向那些赶上来的士兵射去一把飞镖！“嗖～，嗖～，嗖～，……”后，立时惨叫不断，一群士兵应声倒下马。那惨烈的叫声划破了如水般深沉的夜空，也激响了紫谰士兵的愤怒和战斗的心念，只听他们更加响烈地鞭笞着坐骑，疯也似地向我追来！

放在平日，我根本不会将此放在心上，可是对于而今怀孕的我，却不由有些隐隐地担忧！一丝后悔的意念闪现于胸，不过旋即它便消失在那旷野彻响的马蹄声、鞭笞声中了！

我不断地掷出飞镖，随着追兵越来越多，我的镖也用得差不多了！斯时，蓦然抬首，发现自己竟然迷了路，不仅没有能找到上山的小径，反而被困于一座几十丈高的峭壁下！可是此时再想回转或者改变方向，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了！无奈之中，我只好将那大包袱紧紧捆扎在身后，然后两腿一分，若树根般稳稳地扎在当地，同时缓缓抽出了寒霜剑！明月皎皎，澄辉清清，若银霜般的月光撒照在大地上，峭壁上，使它们如抹上了一层白乳般，清寒却又洁白无暇！

那些紫谰追兵见我已经无路可逃，不由勒马停了下来！他们摆出扇型的阵势，若铁桶般将我围个水泄不通，并且一步步地向我逼近！

这时，阵前一个将领厉声喝道，“大胆狂贼，还不将让儿殿下放下？此时住手，或许还可以考虑给你一个全尸，否则定把你碎尸万断！”

那狠戾、狂妄的声音让我不禁怒由心生！我嘴角一扬，冷狞地笑了笑后，不以为意地说道，“想要回你们的让儿，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说着，我已经举起长剑，摆出了一个“蔷薇卧枝”的姿势！之

所以选择这招，是因为它看似平淡，实际上不仅可紧守门户，且出招迅猛！

那将领双目如炬，狠狠地瞅了眼我后，便拍马而来，同时手中的长枪已经轻轻一晃，一招“游龙嬉戏”若电闪雷鸣般迅捷地向我袭来！

我轻扬手臂，同时手腕一翻，银剑若蛟龙般在空中一旋，一招“气冲霄汉”便使了出去！他方才狠历地一击立刻被我轻妙地化解掉了！

就在这时，我猛然注意到左侧天空竟然一片通红，似云彩烧着了般！心下不禁疑惑道，这是怎么回事？就在我出神的瞬间，银亮的枪头已经若狠历迅猛地野豹般一下奔入了我的右胸！我慌忙抬起左手死死地握住枪头，同时右手一挥，准备砍断那长枪！孰知，就在那一刹那，一股若翻卷的海浪般强劲无比的力道从长枪传来！我立即提气，与之较量！

就在我和那紫谰将领进行着无比艰苦的内力较量时，不知是谁，大呼一声！那将领一下分神，我未及收回的力道一下将长枪带了出来！顿时，一阵剧痛从我的右胸传来！那将领也被这汹涌的力道一震，一时不稳，摔下了马！未等着地，他便对身后的士兵大喊一句！那些士兵顿时惊愣不已，其中一些人似极不情愿般，还申辩不止，那将领立时暴喝一声！那些士兵被他这猛然大喝给镇住了！稍作迟疑，其中一位副将大喊一声，那些紫谰国的追兵立刻掉转马头，朝烈焰如火龙，浓烟滚滚的左侧飞奔而去！

细细一思，我顿时恍然大悟，一定是紫谰大军的粮草被人点燃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让那将领在此时调走那些士兵呢？是谁在暗中帮我？一时难以悉解谜底，不过，那紫谰将领之所以遣走那些士兵，只有两种可能：一来，估计那将领瞧着我只是劫走让儿，并未立即杀他，想来我定然不会立即要让儿的命；二来，他对拿下我十拿九稳!

怔想间，那将领已经拔出了随身的佩刀，手臂在空中不停地上下挥动，夹着阵阵劲风的亮闪闪的大刀若骤雨般向我猛烈砍来！我迅疾地侧身躲避，在他稍微喘息的一瞬，立刻足尖点地，在他光亮的大刀上一顿，飞向他的后背，同时手臂一旋，一招“梨花飘雨”向他使去！他猛然侧身，手臂一横，手腕向外一转，一招“长虹贯日”将我凌厉的攻势化解掉，同时死死地压住了我袭去的长剑！他一边暗中运气，使

劲地压住我的寒霜剑着，一边恨恨地骂道，“臭婆娘，竟然敢烧我粮草！”说着，一股若长河贯注般的内力猛然向我袭来！

我连忙提气，使出十分的力道迎抵着这来势凶猛地冲击！可是，不知是因为方才受伤的缘故，还是因为此刻大力地运气，一阵剧烈的疼痛从我的小腹传来！我的心立即若坠入万年冰潭般，寒浸浸的，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孩子”！

分神的瞬间，我一下茬了气，竟然走火入魔，只觉体内汹涌如潮的真气四处乱窜，周身血脉似要膨胀暴烈般！那紫谰将领立刻注意到了我的变化！他立即收力，狞笑着看着急剧难受的我！

斯时，两股巨大的真气在体内相遇，它们似电闪雷鸣般猛烈地撞击，我只觉胸口似被千斤重力猛击了一下般，一股鲜血涌上了喉头，只觉喉中一腥，“哇”一下，一大口鲜血若红雨纷飞般立时喷涌而出！就在这时，耳畔又一次响起了沐清影亲切而熟悉的呼唤：云昔！云昔！那声音虚无缥缈，似从梦中传来的般！我想，这一定是自己的幻觉吧！思虑间，我只觉眼前一黑，人已经失去知觉，软软地倒了下去！

［柳暗花明:第陆拾章 晴天霹雳（一）］

我仿佛坠入了一个变化莫测的幻境中，四周漆黑一片，没有一丝光亮，一会雨雪交加，冰雹乱打，寒冰彻骨，让我体内的血液仿佛都将凝结了般，一会又若被投掷到地心里，股股热浪不断袭击着我，似要将我烫熟了般！我拼命的狂奔，疯也似的寻找出口，可是黑茫茫一片，无论我跑向何方，最终都回到了原地！随着体力大量的耗费，身体的愈加疲惫，心中的恐惧、痛苦和绝望若冬日晨起的迷雾般越来越厚重，它们似硫酸般无情地腐蚀着我的心！一会，我又仿若堕入湖水，若漂浮在湖面的飘萍般，身体不断沉落，虽然我竭尽全力向上游动，尽力浮出水面，可是湖底却似有一个强大的吸盘般，将我的身体不断向下吸附，我的身体不受控制、持续不断地向下掉落！就在冰冷的湖水淹没了我的鼻，使我无法呼吸，将要窒息时，不知从何处伸来了一只手臂，他猛然抓住我，坚定不移地将我拖离那神奇的湖水！我，若在黑漆漆的夜行路上见到了一丝光明，在直坠峭壁时蓦然抓住了一根树枝般，立刻伸出双手紧紧地攀附着那只有力的臂膀！这时，我仿若又回到了方才那神秘浩瀚的境界，方才那有力的臂膀变成了一

条似幻似仙的光明之途，我不顾正忽冷忽热，备受煎熬的身体，用劲最后的力气放腿狂奔！可是，刚走到一半，那指引我走出那魔幻世界的道路一下消失了！世界又变成一片黑暗！斯时，我仿若又回到了那神秘的湖水中，那只坚实的手臂消失了，我被湖底那强大的吸盘猛力地吸引着，直往湖心而去！我的希望破灭了，一颗心似被冰冻了般，再也没有一丝热度！随着心的寒凉，我整个人陷入了昏迷！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逐渐恢复意识，然而只觉眼皮沉重，若有千斤压顶般，怎么也抬不起来！我心里着急得不得了，若无数蚂蚁爬般焦灼不安！稍后，我竭力镇定下来，屏息凝神，集聚自己所有的力气，放手做出最后一搏，这回我才终于艰难地睁开了双眼！

一顶雪白、洁净却有些粗陋的纱帐映入了我的眼帘，同时，一股略微有些霉烂、潮湿的气息悄悄盈入了我的鼻！几上燃着一支白蜡，昏幽、暗黄的烛辉轻轻扬扬地洒在帐幔上，房间里，由于物障的遮掩，形成了或明亮，或漆黑的交相照映！我眼珠一转，蓦然瞟到床前竟然坐着一个人，定睛一看，心下不由暗惊，竟然是秦如风！他正趴着床沿，沉沉地睡着！

我怎么会在这里？记得晕倒前，我好像是在一座峭壁前，当时……我努力地在记忆的海洋中苦苦搜寻！突然，一道灵光闪现，仿似夜色深沉的大海上猛然闪过一道耀眼夺目的闪电般，我蓦然想起自己最后、最清晰的感觉，似乎是来自于小腹的剧烈疼痛！我立即若从艳阳温暖的春日堕入了寒冰彻骨的隆冬，心，血似乎都失去了温度，情绪也似脱缰的野马般狂飚起来，我不禁一边抚着我的小腹，一边失声喊道，“孩子！我的孩子！”

沉睡中的秦如风被我张慌的喊叫声惊醒了，他睁开有些惺松的睡眼，迷迷糊糊地瞧了瞧我，“云儿，你醒了？”说罢，他摇了摇头，慢慢支起身子！

我若背触芒刺般一下坐了起来，一把抓住秦如风的肩，惶恐不安地问道，“秦如风，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怎么样了？”

秦如风用那双幽深若谷的眼眸凝望我片晌，方一边轻柔地抚上我方才抓着他双肩的手，一边和声说道，“云儿，孩子没事！”

孩子安好的消息，让刚才揪拧成一根绳似的心似得到了蜜液的滋润般，又缓缓舒展开来，恢复了它原有的活力！我不由长吁口气！就

在这时，我蓦然反应到现在我和秦如风的姿势似乎有些暧昧，忙垂下头，轻轻地将手从他掌下抽离！

秦如风的手掌却猛然一紧，似只鹰爪般将我的手紧紧握住！我使出了吃奶的劲，怎么也无法挣脱，不由有些气恼，抬眸恨恨地瞅着他，正要斥责，却听他悠悠地说道，“云儿，他对你就这么重要？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和孩子的性命也要帮助他？”

秦如风若个精妙的琴手，信手轻弹,便拨响了我内心最高昂激越的琴弦，引出了我无限的心事！这次惊险的经历，让我现下想来还后怕不已，不是因为自己对死亡的胆怯和懦弱，而是因为差点失去自己的孩子！对于自己这么做值得与否原本非常笃实坚定，可是现下却变得甚是疑惑！虽然我这么做绝对不是为了他，可是好像也没有必要告诉秦如风！想定之后，我瞥了瞥秦如风，冷冷地说道，“王爷，这好像和你没有关系吧？”

秦如风一怔，面上陡现一丝不易觉察的惊讶和哀伤，旋即便若流星般一闪即逝！稍后，他诚挚地对我说道，“云儿，过去我一直怀疑你就是芳婷，所以不顾一切地想将你留在身边！特别是在上次看到你小腿上的疤痕后，更是深信不疑！所以，才向你提出那笔交易！可是，从这次之后，我开始真正相信你过去的话，你的确不是芳婷！”说着，他松了紧握着我的手，缓缓站起身子，踱到窗边，静默半晌后，才缓缓说道，“因为，芳婷没有你这番勇气和魄力！她，似一朵温室中的花儿，那么娇美，那么柔弱，却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而你，却似长在丛林中的蒲公英！”

我不由苦笑一下，淡淡地反问道，“是吗？”

其实，我何尝不想找一个安宁的港湾，慵懒闲适地栖息，可是现实不允许！在我没有陷入爱情前，没有出现这样一个能让我深爱，而又能为我撑起一片天空的人；在我遇到他，陷入爱情后，他却又不曾给过我！不是他不能，而是他有太多的，比爱情，比我更重要的事情，要他去做！他分身无力，我爱他，理解他，当然只有改变自己！蓦然间，我一下深刻体会到一句俗语：人是在环境的逼迫下一点点成长，一点点变得坚强！然而，这份坚强，是用无数的泪水和辛酸换来的！不觉间，浓浓的悲哀和无奈涌上心头，若细密的织网般，紧紧地笼罩着我的心，我的人！

秦如风沉重地深叹一气后，有些悲伤地说道，“不知怎么回事，最近我总梦见芳婷，每次她都哭泣着，含泪凝望望着我，却又一言不语！”稍顿，他转过身，带着有些恳求的口气说道，“云儿，帮我一个忙，好吗？”

秦如风仿佛还是第一次用如此诚恳的口气对我说话，我不由微启眼帘，认真地打量着他！他说的帮忙，恐怕是和芳婷有关吧！芳婷，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我以前便略有所察，但是完全没有料到能重要到让他放下身段来找我帮忙的地步！古语有云：红颜多薄命，痴情空余恨！在一个三妻四妾的时代，贵为一个王爷，能有如此的心性，也着实不易！我无言地哀叹一声后，想了想，终于点头同意了！

秦如风却有些惊异地问道，“你尚未听我说完，便如此爽快地应承，不怕我设置圈套？”

我喟然长叹后，淡然说道，“能让王爷如此深情动容的事情，必是和芳婷有关！且不说王爷过去有恩于我，单单看王爷这一片痴心，我又怎会让王爷失望呢？”

秦如风深幽地注视我一晌后，垂眸，轻声叹道，“云儿，你既聪明又善解人意，而且还胆识过人！”稍顿，他垂下眼帘，慨然说道，“说实话，我有些羡慕他！”

他？想到夜浮生，一抹至极的苦涩便缓缓弥漫于我的心间！

这时，秦如风点头说道，“云儿所言不差，这个忙的确和芳婷有关，我是希望你能帮助我查明芳婷倒底是否还……，还……活着？”

我对秦如风点头道，“没有问题！我一定尽力！”思虑片刻，我眼波一转，瞅着秦如风，郑重地说道，“这回王爷又救了我，我尚无以为报，帮王爷这个忙，就算还王爷的情了！”

听至此话，秦如风恬静如波的面上蓦然出人意料地闪过一丝凝重，虽然只是一瞬，可是或许因为我太过敏感，依然被我捕捉到了！我的心不知为何猛地“咯噔”一下，一种不好的预感霎地在心中升起，若蛟龙出海般破空而出！

我微颦双眉，追问他，“难道不是你救了我？”

斯时，我猛地想起在昏迷前，似乎听到了沐清影呼唤我的声音！难道是沐清影救了我？可是即便我误会他，秦如风也不至于显现出凝

重的神色吧？难道沐清影出事了？顿时，我若掉入了冰冻深厚的河流中，浑身颤栗不已！

我极力压抑住内心的凄惶和恐惧，镇静地问道，“清影在哪里？是不是他救了我？”

秦如风身子一僵，幽黑若月下深湖，晶亮若天上繁星的眼眸蓦地掠过一片迟疑和哀恸。稍适，他对我淡淡地说道，“是沐清影救了你！”犹豫一下，他又继续说道，“他，很好，不过受了些轻伤！嗯，现在正休养！”

他闪烁的言辞和吞吞吐吐的口气，让我实在难以相信，心中的猜疑更甚！我的心若一张破了洞的丝锦般，那份深藏心底的惶恐就似那个洞，在丝锦不断地被搓揉和撕扯中，那个洞越来越大！怔想间，我的手不由轻颤不止，我拼尽抑制住自己似暴风雨来临前彭湃激越大海般的心绪，艰难而严肃地说道，“秦如风，请你告诉我实话！”

秦如风垂下眼帘，沉思片晌后，缓缓说道，“云儿，你现在伤势未愈，而且还身怀有孕，不能过于激动！有些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便无法再挽转，还是保重自己的身体和你的孩子更为重要！”

我的情绪至此再也无法控制，似将万物都能吹刮起来的龙卷风般！我立时失控地对秦如风大喊道，“告诉我！清影倒底怎么了！快告诉我！”说着，便想移动双腿，跳下床，扑到秦如风身旁！

可是，就在这时，一个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它若平地惊雷般，让我怔傻当场！！

我发现自己的双腿，仿若不是自己的般，没有任何知觉！此刻，我再也顾不得什么礼仪，一把掀开被褥，难以置信地望着自己的双腿，疯也似地喊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说着，我已经抡起拳头，狠命地垂向自己的双腿！

可是，无论我怎么用力地敲打，都没有一丝疼痛从双腿传来！我悲恸不已地望着那已经似不是自己的双腿，凄惶地抚摸着它，哀伤地喃喃自语道，“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不觉间，热泪盈满了我的眼眶，似两簇小溪般顺着面颊滚落！咸咸涩涩的泪水滑入了我的唇，刺激着我敏感的味蕾，也触动了我神经中最脆弱之处！

蓦然间，晕厥前那种忽冷忽热的感觉仿似又袭上了身，一丝猜测陡现脑海，双腿失去知觉，难道是因为我走火入魔？我抬起眼帘，凄惶无助地望着秦如风，无比哀伤地问道，“告诉我，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了？沐清影怎么样了？”

秦如风缓缓走到我身边，在床沿坐下后，双手抚着我的双肩，疼惜地说道，“云儿，你要挺住！”稍顿，他沉重地说道，“这事，我原本是打算等你好些，或者等……”说至此，他不禁面露一丝难色，稍适，他方继续说道，“可是，既然你已经猜出些许端倪，我不妨直言相告！只是，你得答应我，不要过于激动！一定要好好的！好吗？”说着，他抬手，轻轻为我捋了捋了额前的碎发！

沐清影一定出事了！无比的哀痛和悔恨，若滔天巨浪，若狂风暴雨，无情地洗刷着我的心，那种强烈的痛楚，仿似被狂卷的巨浪不断狠历地拍击着般！我不禁抬手抓住秦如风的双臂，拼力地摇动着他，大声喊道，“你告诉我，快告诉我，清影怎么了？他倒底怎么了？”说着，我已经泪流满面，全身颤栗不止地哀伤哭泣起来！

秦如风一脸肃颜，沉痛地说道，“沐清影他，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顿若五雷轰顶般，整个人都傻了！我呆呆地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稍适，脑海中蓦地闪现出沐清影在让儿帐内的身影，它还是那么鲜活，那么真切！我茫然无措地重复着，“不可能！不可能！我刚刚还见过他！他怎么会就去了呢？秦如风，你一定是骗我的！是不是？是不是？”说着，我又用力地摇晃起秦如风来！

秦如风郑重地摇了摇头，凝重地说道，“云儿，我没有骗你！这是真的！”

望着他一脸正色，我的一颗心若被剜了般，疼痛不已，又若被弃置于寒天雪地中般，冷冻若冰，可是我依然不相信那个真诚、常常在我或痛苦，或艰难时默默守候在我身旁的羞涩少年，就这么去了！我对着秦如风歇斯底里地吼到，“我不相信！你一定是骗我的！我要去见他！我要去见他！”说着，我奋力地一摔，挣脱了秦如风的手，费力地用双手撑着床沿，极力想下床！可谁知撑住床沿的手一下滑脱，“砰”，整个上半身一下摔出了床，重重地撞上了床桓！立刻，我觉得眼前金星乱冒，五脏六腑似被重力击破了般，鲜血若泉水般从喉

头喷薄而上，涌出了口！血泉四溅，落在地上，若春初怒放的红梅般，凄厉而绝艳！

“云儿！”秦如风抢上前来，一把扶起了我！

我噙着泪，颓丧而痛苦地望着那双不争气的双腿，双手拼命地乱捶，乱打着，“我要去见清影！我要去见清影！”

秦如风拍了拍我的肩，柔声安慰道，“别哭！我送你去！”说着，他弯下腰，探出双臂，猛地将我抱了起来，缓缓向房外走去！

［柳暗花明:第陆拾壹章 晴天霹雳（二）］

下了楼，穿过大厅，沿着回廊拐过一个弯，便到了一座静僻、雅洁的花厅！花厅右侧有一间冷僻、清幽的房间。

进得房间，没走几步，便郝然看见屋子尽头的雕花床上平躺着一个青年男子！那熟悉的眉眼、轮廓，那一模一样的衣着、头巾，让我差不多立刻就认出来他必是沐清影无疑！

我坐在床沿上，静静地凝望着沐清影恬静的面容，怎么也无法相信他已经永远地离我而去！因为，他的神态那么安祥、那么平和，仿佛只是睡着了般！

我颤着双手轻抚上沐清影的手背，一片冰凉的感觉从我的掌心，指尖传来，那触手的僵硬，让我有依稀地惶惑，可是心底依然残存着最后一丝希望，依旧幻想着沐清影只是睡着了！我摇着他的手，柔声唤道，“清影，醒醒！我是云昔！清影，醒醒呀！”

可是，无论我怎么呼唤，怎么摇动，沐清影都紧阖双眼，抿紧双唇，任由我哀伤的呼唤在如水的夜色中，在如烟的静默中无声地湮灭，……

我不死心地扑到了沐清影的身上，用劲自己所有的力气晃动着他，可是他依旧不回应我，只是冷冰冰、无声无息地躺在那里！渐渐地，翻涌不断的心绪变得若惊涛骇浪般，我满含悔意和哀恸地凄厉哭喊着，“清影，你醒醒，我是云昔！清影，你醒醒，不要不理我！清影，我错了，原谅我！清影！”

凄厉的哭声，划破了静谧的夜色，打破了青镛关深夜的幽密和寂寥！苍茫天地，似被我的凄悲所震撼，也似在为沐清影哀泣般，不禁风云变幻，浮云遮月，狂风大作，疾雨飘扬！

“哗啦啦”的雨声，和着我哀恸的哭声奏出一曲极尽哀婉，无比凄绝的悲歌，……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方才稍稍平息一点点自己悲痛欲绝的心绪，止住自己的哭泣，哽咽着问道，“清影，他是怎么死的？”从沐清影有些发黑的双唇，我隐隐觉察他应该是中毒而亡！是谁杀了他？是谁？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断！方才无比哀绝的痛苦，现下渐渐幻化成了一股威力强大的腾腾杀气，它们随着暗黑浓稠，奔流不止的血液而汹涌到我全身每个细胞，每根神经！

秦如风满脸凝重地说道，“前夜子时，城门外骤然响起高声喊叫着‘开门，快开门，快叫秦如风来’的声音，守城的士兵不知缘由和来人底细，未敢轻举妄动，便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值夜的副将！副将立刻登上城门观望，无奈夜黑、灯火昏暗，看不出来人是谁，便大声询问。来人回答，‘我是沐清影，我们劫了紫谰国的让儿来’。这时，副将方才觉得事情重大，忙禀告了赵彬！赵彬立刻找来我一同商量！可是，……”说到此，秦如风面有愧色地垂下了头，稍适，方才抬起那依旧闪耀着一丝负疚，如墨玉般的黑眸，继续说道，“可是，因为青镛关距离紫谰国大军太近，同时因为考虑到沐清影前几日不是和夜浮生、你一同去紫谰国了吗？现下又怎么会突然夜半背着让儿来找我，而且时值深夜，我们怕是陷阱，便有些犹豫！商讨半天，终于还是没有决定是否开门！最后，我想起来青镛关前夜浮生要沐清影当着我的面，叫你嫂嫂的情形，便想着或许是你叫他来找我？又或者……，最终，我决定还是上城门一看！无奈天色太暗，瞧不清楚，思虑再三，为了以防万一，最后还是决定让李东冒险从城楼下去探探究竟如何！结果，在城下果然看到了一个大口袋，旁边还有一个十三四岁、瘦瘦弱弱的女孩儿！她断断续续地将一切告诉了李东，并打开麻袋让李东瞧了个清楚，至此我们才确信的确是劫了让儿！可是，那时沐清影已经不见踪影，据那女孩儿告知是去救你了！我忙和赵彬点兵出关去营救你！我们刚出青镛关，便瞧见紫谰国大军粮草储藏处火光冲天，浓烟四起，略一推测，想来必是你或者沐清影烧了粮草，我便和赵彬兵分两路，我去紫谰大军营帐，赵彬去紫谰大军粮草储藏地。在紫谰军营，我没有看到你或者沐清影，抓住一个紫谰士兵，问了半天，才说出方才有人劫走了让儿，并指出了他们追去的方向！我便骑马飞奔那里！到了那里，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地上躺着一个紫谰国的将领，已经死去多时，你，蜷卧一旁，身旁还躺着沐清影！我上前一

看，发现你还有气息，只是气脉混乱，似走火入魔了！而沐清影，已经只有出气的份了！他，看见我来，虚弱地睁开双眼，对我说道……”说至此，秦如风那双若子夜般黝黑的双瞳里掠过一丝丝哀恸和敬佩！这，在秦如风眼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特别是对陌生男子！一丝异样划过我的心田，不过它却若飞鸟掠过激扬起伏的湖水般，在现下哀伤悲绝的心湖中，是那么微不足道，那么难以引起注意！

稍顿，他才缓缓说道，“沐清影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来得及为你打通经脉！随后，他摸出了一块玉佩，让我转交给你，说这块玉佩是他娘留给他的，他希望它以后能代替他保护你！说完，他就……”说着，秦如风从怀中掏出了一块雕工异常高妙、质地上乘的汉白玉佩！

沐清影在隶洲别舍时那坚定、诚挚的话语，那清澈若山泉般的晶亮眼眸，又蓦然映现脑海！我一下明白了秦如风方才的那一丝敬佩和哀恸缘何而来，方才心底的那份异样又宛回心田，若凌空闪电击中顽石般，一颗心已经碎裂成了千百块！我阖紧眼帘，颤抖着双手，缓缓接过那块洁白无暇的玉佩，紧紧地握在了手中！若滔滔江水源源不绝的悔恨、愧疚和凄伤涌现心头！我不住地颤抖着，却再也哭不出一声来！整个人似被压住了喷口的活火山般，唯任所有的悲伤在我体内不断地奔涌，狠历地煎熬着我的心，我整个人！

这时，秦如风又继续说道，“我当时非常呐闷，紫谰国那将领既然已经被沐清影杀了，他又怎么会去了呢？我细细察看他的身体，又查验了那紫谰将领的刀，方才醒悟：原来那紫谰将领的刀上抹有一种叫‘殉命’的毒药。这种毒药，对于常人似强身的补品般，对于练武之人却十分可怕，中了此毒，只要一运功，便会在半个时辰内毒发而亡！我想，跟在夜浮生身边多年的沐清影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他为何还要不顾一切地运功呢？我为你把脉后方明晓一切！云昔，你体内高深莫测的内力，因为不是你自己习练而来，所以你对它的驾驭能力就比较弱，也就是说你比通常的练武之人，更容易走火入魔。而且，一旦走火入魔，这股强大无比的内力，便会显现出非常强的反作用力，对你的身体造成威猛无比的伤害！当时，倘若不是沐清影及时为你护住心脉，替你疗伤，你现在何止双腿麻痹、内力尽失？恐怕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日了！说实话，换做是我和芳婷之间遇到如此情形，我也很难如他般做出这样的选择！”

听罢秦如风的话，我整个人一下呆若木鸡！刚才涌现的森森杀气，此时又幻化为无尽的悔意和愧疚，它们若浩瀚大海般淹没了我的心，又似一把把利剑锐刀，无情地砍剁着我的心！我抚着沐清影，万般悔恨地喊道，“清影，是我杀了你！是我杀了你呀！”

秦如风轻抚着我的肩，宽慰道，“云儿，别自责了！我想沐清影在最危急的时刻，能在自己的性命和你的生命间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一定不希望你如此伤心难过，如此悔恨愧疚！”

我摇了摇头，“你不明白！如果不是我，他不会死！他会活得很长很长！他会非常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说着，两行热泪似开闸的河水般不断地涌出我的眼眶，顺着面颊无声无息地流淌，它非但没将我体内的悲伤和歉疚带离身体，反而随着它为我带来的味觉和触觉刺激，激起了我内心更多的哀伤和愧意！

秦如风深叹一息后，劝慰我，“云儿，你现在毕竟是有身孕的人了！而且，你内伤未愈，情绪太过激动，怕会使其加重！”

内伤？身体？倘若不是想着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想着我的生命早已不是我一人所有，今日恐怕我就会自刎于沐清影的灵前了！其实，就算我死，也难以弥补我的过错！若不是我一意孤行，若不是我依持自己高深的内力和卓绝的武功，若不是我过于骄狂，若不是我思虑不周，没有想到秦如风和赵彬在深夜是难以开关，沐清影怎么会陪着我去冒险？又怎么会为了救我而送命呢？想着，我不由又失声大哭起来！

秦如风轻轻地拍着我的背，劝解道，“云儿，节哀吧！”稍顿，他似又想起了什么，沉思片晌，缓缓说道，“昨日李参军已经送来消息，这几日他们便会回来了！”

他的话无疑似一根闷棍，蓦地敲醒了一直沉浸在悲痛中的我！我敛了悲伤的心绪，缓缓扭转头，正色道，“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秦如风满脸疑惑地问道，“什么事？”

我垂下眼帘，徐徐说道，“请你替我保守秘密，不要将我双腿麻痹和孩子尚在的事情告诉任何人，特别是……，夜浮生！”

秦如风乍闻，满目惊诧，怔愣一晌，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说至此，他想了想，又继续说道，“你虽然现在因走火入魔而双腿麻痹，

可是并不是一点复原的希望都没有，而他精通医术，且你这身内力全由他传导给你，若由他诊治，恢复的可能性极大！再者，……”

双腿，是否还能恢复，于我，已经不重要了！没了双腿，我还有一双手，一样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可是，若让夜浮生知晓了一切，且不说他本就一心复业，爱情和我，在他心中永远是第二位，在现在的情形下，我，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只能成为他前进路上的一颗颓角石；更何况，就算没有这层，我又怎么忍心拖累他呢？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活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只是可惜了沐清影，生生地陪着我，妄送了性命！想着，我一咬牙，断然打断他，“我和他已经不是夫妻，所以没有必要告诉他，也不想因为自己现在的情形，让他怜悯！更何况，腿是我自己的，想不想恢复也是我自己的事情！”稍顿，一咬牙，冷冷地说道，“秦如风，我答应帮你查明芳婷的事情，那么你现在答应为我保守秘密，就算交换吧！”

秦如风寻思片晌，终于点了点头。

我喟然长叹一声后，沉痛地说道，“我想单独和清影待一会！”

秦如风无言地拍了拍我的肩，沉声说道，“好吧！一个时辰后，我来接你！”说罢，便步了出去！

我凝望着没有一丝生气的沐清影，往昔的一切又闪现眼前！

那个清朗、羞涩的少年，

那个在山林中梗着脖子和我斗嘴的少年，

那个诚挚地对我说“我会保护你”的少年，

那个和我祥静地剪着窗花的少年，

那个燃放爆竹、逗我开心的少年，

那个明知自己功力有限，还不顾一切地去为我寻找解药的少年，

那个默默地坐在我身旁，在我最脆弱时，给我宽慰的少年，

他永远地闭上了他那双澄澈如泉水般的晶亮眼眸！他，仿若降临人间的精灵般，悠悠地，若浮云，若过翼，一去无迹！

我再也不能和他斗嘴，再也尝不到他为我精心烹制的饭菜，再也听不到他全心全意为我的诚挚话语！想着，我不由仰望窗外黑漆漆的苍穹，在心底大声喊道：上天，若是因为我杀人太多，你想要惩罚我，就全冲着我来，为何要那么不公平地对待清影？他那么年轻，才

刚刚二十一岁呀！想着，我又一次泪如雨下，一颗原本就伤痕累累的心再一次被无限地愧疚狠历地鞭笞，变得鲜血淋漓，破碎不堪！

上天使我苟延残喘，而我也无法清爽地，不带任何牵挂地离开人世，因为还有太多的牵襻萦绕着我！今生我所有的情，所有的爱已经全给了夜浮生，唯有许愿来生，报答沐清影了！说实话，这样的许愿和回报是有些苍白无力的，毕竟无论如何，沐清影再也不能复生了！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些尚苟活于世间的人！然而这也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因为我去不能去，归无所归！

想着，我一把紧紧地握住沐清影的手，对沐清影郑重地说道："清影，今生你对我的深情厚意和我亏欠你的救命之恩，这一世，我是无法回报了！只愿来生，我们能再次相遇，我将用自己全部的爱，全部的血和泪来偿还你！清影，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说着，我俯下身，轻轻地吻了吻沐清影的额头，并咬破中指，在其右侧的脖颈间点了一颗红印！希望来生能以此印鉴做为我们的相识之约！

在无言地哀泣中，天色渐渐发白，初升的朝阳冉冉升起，绚丽的朝霞映满天空，新的一天来临了！可是，于我而言，却再也不会有新的一天了！

［柳暗花明:第陆拾贰章 相见，无奈］

旭日初升，阳关灿烂，柳吐新绿，繁花初绽！可是，在我眼中却全成了一片暗淡、忧郁的蓝灰！万物在渐渐消失，天地间唯有沉浸在哀凄、悲绝和负疚中的我和失去生命力，无言静躺在床上的清影，我的思维停止了，脑中一片空白，只是岑寂、凄恸地望着仿若只是安然熟睡中的沐清影，……

不知过了多久，秦如风一声轻轻的问候，将我从无尽的悲伤和浮翩的过往追忆中唤醒，硬生生地拖回到了现实中！

"云儿，对不起！方才，一不小心睡过了！"秦如风歉疚地说道。

我有些木然地抬起头，凝视着面前站着的的秦如风，只见他那双乌黑闪亮若星子般的眼眸中充满了愧疚！须臾，我方梳理好自己的思绪，敛了所有的心情，淡淡地摇了摇头，"没关系！"

然而，此刻的我却突然醒悟到一个事实：今后的我，将若一个婴孩般，一切吃喝拉撒，一切出行移动，都将不得不依仗他人，否则，只能象一个动物般匍匐在地通过双手的爬行，才能完成！想着，一抹难以隐藏的深切悲哀突现于心！斯时，我也真切地明白了这样的情形，恐怕才是上天对我最深痛、最残酷的惩罚！可是，我也无法真得因此而放弃生命，且不谈孩子和夜浮生的缘由，只要单单想到就我这半条命，也是沐清影用他年轻的生命为我换回的，我便必须逼迫自己尊严地活下去！

怔想间，秦如风已经走到了我的身旁，一把抱起了我！我缓缓侧首，深静地望了他一眼后，启口说道，“这些日子麻烦你了！”顿一顿后，终于垂首呐言，“谢谢你，秦如风！”

秦如风身子一僵，若深潭般幽渺、清俊的眼眸注视我半晌后，诚挚地说道，“撇开你和芳婷相似的缘故，只是想着你上次冒险营救我，想着你的肝胆侠义，想着你的痴情纯善，就算照顾你一生，我也是甘愿的！”

立时，我若六月看到飞雪，若隆冬见到闪电，若白昼望见繁星，若夜下日月同现，一颗心不由巨震不已，我徐徐抬起头，冷冷地拒绝了他，“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不需要！”

一个残废之人，一个怀有身孕的妇人，能有如此际遇，应该感激涕零才是，而我非但不感激，竟然还断然冷冷地拒绝！或许在旁人看来，真有些不识好歹！然而，我却有我的理由：一来，现在的我，满心只有沉重的负疚和哀悲，其他的已经不是我能考虑的了；二来，恩情和爱情，毕竟是两码事，更何况，秦如风对我的感情，恐怕他自己也没有弄明白，所谓当局着迷，旁观者清，据我看来，他对我其实更多的只是欣赏；最后一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不管我和夜浮生之间有多少分歧，可是我的心却只若磐石，虽然明知是一个错误，然而已经覆水难收！

秦如风一怔，有些歉疚地自嘲道，“对不起，好像现在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说罢，一抹无奈而苦涩至极的笑容爬上了他的嘴角！

我也不想再多做解释，淡淡地瞟了他一眼后，再也不多说一句！

说话间，我们已经跨入了大厅！

正在这时，厅外的街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杂碎、匆忙的脚步声！听来，仿佛是有五六个人向茶庄走来！什么人会在这么早急行来此？难道是夜浮生他们回来了？不会如此凑巧吧！然而，人却还是不由自主地侧目，循望厅外！

转眼间，未待秦如风穿过大厅，几个身影已经显露在高高的门槛后！定睛一瞧，我顿若万箭攒心般痛楚不堪！那份生生的疼痛，无尽的酸涩，来自于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来自于那熟悉而又惊异的面容上的满头如雪银丝！是的，那是夜浮生，那狭长的凤目，那英挺的鼻子，那薄薄的双唇，都是夜浮生的！可是，今日的他，身形瘦削，神情憔悴，眼窝深陷，而且他已经不再拥有一头青丝，那曾经与俊白面容相映的墨黑已经变成一片银白！那抹触目惊心的雪白是由千万根银丝映叠而成的！

这一刻，我想自己之前对夜浮生对我和他之间感情的看法，有了点点转变，或许他并不是如我以为的那样，将我和爱放在复业之后，或许他是将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否则，他又怎么会若今日般银丝苍苍，满鬓飞雪呢？一抹入髓的疼由方才便已经碎裂不堪，伤痕累累的心间，再一次汹涌漾起！

夜浮生定定地僵站在那里，那双仿若黑色水晶石般的眼眸掠过一片片阴沉沉的浓云，有哀伤，有惊异，有难言的酸楚，万般情绪只是若走马灯，若幻影般，迅疾地飞掠而过！

想着夜浮生的两难，想着夜浮生的身不由己，在紫谰国听闻他和诺尔对话后涌现于心的那些怨愤，顿时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无限地眷恋和不舍，无尽的疼惜，但是，眨眼间，它们便全都转为无比坚定地与之分别的信念了！

我无视进来的夜浮生，李参军和沐清涧等人，轻轻地将头倚进了秦如风的怀中！斯时，沐清影的离去，当初与夜浮生的诀别，都闪现于脑海！不觉间，如泉的热泪已经盈满眼眶！我忙阖紧眼帘，然而还是无法阻止泪水从紧闭的眼角悄悄溜出，大颗大颗地顺着面颊的滚落！为了不让夜浮生发觉，我只是将头更紧密地靠向秦如风温暖的胸膛！

秦如风似一下明白了我的用意，忙十分默契地紧紧搂抱着我！

静默中，大厅的空气，渐渐冰结、冷凝，似能将厅内所有人冻结了般！众目相视中，我渐渐成为了一个众矢之的！我感到仿若所有的人都在唾骂我是个水性杨花，不知廉耻的人，我感到自己似乎在被万人鞭笞般！可是，这也正是我所想要的结果！想着，我抬起双手，轻柔地圈住秦如风的脖颈，温柔而亲昵地对秦如风说道，“如风，我累了！”声音虽然轻柔，若蚊呐，若丝竹，可在悄寂若轻烟般的大厅内，无异于平地惊雷，让在场的人更加惊诧不已！他们的眼眸中，流露出缕缕嗤之以鼻的蔑视！而夜浮生只是一脸难以置信地望着我和秦如风！

秦如风一愣，稍适，他抬眼望了望夜浮生后，便垂眸，对我柔声说道，“好的，我们这就回去！”说罢，撇下厅外的那一群人，抱着我，大步流星地跨上楼梯，往我的卧室走去！

当秦如风一背转身后，如潮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地流淌下来，它们滑进了我的嘴角，立即丝丝苦涩从口中传来，随着神经，传至我的心，传遍我的身，它们从我的脸颊滚落，浸湿了秦如风的衣衫！大片的湿润，在凝重的空气中冷却，在肌肤的接触中，为我带来一片片的冰凉！秦如风轻轻地将我放到床上后，慨然长叹道，“云儿，你这是何苦？”稍顿，他继续劝说道，“虽然，我和夜浮生在某些问题上，是怨家对头，可是此刻我想公道地说一句，沐清影的死，其实既不怪你，也不能怪夜浮生！夜浮生当初对你做一切，不外乎想用你对付我，因为他知道芳婷是我永远的痛！可是，在利用中，他也算是对你付出了真情，否则绝不会有今日的情形！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倒底发生了什么，可是我以为他绝计不会想到你会和沐清影去劫持让儿，更不会想到你会因此而走火入魔！倘若知晓，以他今日的满头银发，必是……”

本已经心烦意乱的我，在他淳诱的声音下，在他真切的言语间，更是心潮澎湃，起伏不平，我硬生生地打断秦如风，“不要说了，我这么做，并不是将沐清影的死怪在他身上，更不是想用此来报复他，……”说至此，我将头扭向了床里，拭去眼角的残泪后，轻声说道，“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请你不要插手！”

秦如风冷凝地注视我片晌，似乎想起了什么般，森寒地悠悠问道，“你，莫不是想他断了对你的念头，一心复业吧？”

他的话若萧瑟深秋的寒风，也若隆冬冰冻的河水般，让我浑身寒颤不已！我猛地侧头，愤怒、森冷地凝望着秦如风！

我这么做，不排除有他所提到的想法，但更多的是因为，第一，我虽然爱夜浮生，却也知道因为我们对生活的最终追求不同，即便我将他强留在身边，或者迫他改变心意，就算将来我们勉强在一起，也会将我们曾经的痴爱全部埋葬在无尽的争执和埋怨中，第二，以夜浮生的心机和能力，夺取天下，若探囊取物，现今沐清影已经因为我的狂傲而妄送性命，让我的心负疚不堪，我已经害了一个人，更不想因此再耽误夜浮生，更何况，我现在身有残疾，又如何忍心拖累夜浮生一生？我希望自己独自承受这一切！

秦如风见我冷冷地望着他，以为我因他说破了我的心事而恼羞成怒，嘴角一扬，幽幽地轻笑一声后，淡然地说道，“想不到他当初设定为我的弱点的你，今日竟然变成了自己的软肋！”说着，他不由仰头“哈哈哈”大笑起来！

看着激狂、亢奋，笑得面红耳赤的秦如风，我不由怒由心生，虽然他所言不差，可是却让我听来刺耳不已！我气咻咻地操手指着门，呵斥道，“秦如风，你给我出去！出去！”

秦如风敛了狂放不羁的笑，颇有感悟地说道，“害人终害己！害人终害己！”稍顿，他狠狠地瞄肋一眼我，扔了一句重话给我，“即便他一心复业，鹿死谁手，也难说！”说着，他又瞄了瞄我那无力瘫软的双腿，有些憾色地说道，“可是，即便他输了，我觉得他也够值了！”

他字字珠玑，每一个字都似一颗蛮石般，重重地敲打着我已经脆弱不堪的心，滔天愤怒若万丈海浪般疯狂地席卷着我的心！此刻，我若疯狂的泼妇般冲秦如风怒吼道，“出去！你给我出去！”话未说完，我只觉胸口一闷，喉头一腥，鲜血若汩汩泉水般从口中喷薄而出，只见白色被单、中衣上，红点四溅，犹若冰极寒雪之地绽放的万点红梅般！旋即，眼前一黑，人已经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悠悠醒转！缓缓坐起身子，放眼望向窗外，只觉暮色沉沉，烟霭迷朦！早晨明媚的阳光已经消失，空灵澄净的蓝天变为淡淡的灰蓝，如火般绚丽绯艳的晚霞在天际热烈地燃烧，将周围灰蓝的天空渲染成片片灰红！略带寒意的习习晚风，从大开的窗户涌进房间，吹拂着我的头发，轻抚着我的面颊！那丝丝凄凄轻风，浓丽的余晖晚景，让我恍然间忘记

了所有的一切，仿若又回到了自己初到这个时代时的情景！一切的伤悲、恸心，纠葛顿然全部消失，好像全都没有发生过一般！那短暂的忘怀，让我心境澄澈、安宁！无奈，好景不长，转瞬，我便被“吱呀”开门的声音，从幻梦中硬生生地拖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

一阵矫捷、沉稳的脚步声在空幽、岑寂的房间内轻轻地响起！那曾经熟悉的声音，让我不用探头回望，便也能猜到来人必是秦如风无疑！

我静默无声地坐在床上，既未启口招呼他，也未侧首凝视，似根本不知他来了般，双目只是专注地望着灰红的天宇，望着若烈焰般的红霞！

秦如风站在床边，注视我好一晌后，方在床沿边缓缓坐了下来！他垂首沉思，踌躇片刻后，才徐徐开口诺诺道，“云儿，对不起！我……”说着，他已经用手按住了我放在被褥上的一只手！

我看也不看他，抬起另一只手，冷冷地将他放在我手背的手轻轻拂去，犹若撇去手背上的一抹尘埃，一抹污秽般！

秦如风又望了望我，终于垂下头，愧疚地向我道歉，“云儿，对不起！我……，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一提到他，便……”

我扭过头，漠然地望着秦如风，不带一丝情绪地问他，“你有什么事情，快说吧！”

秦如风一怔，随即缓缓说道，“他已经知道了一切！”

我的心立时若被万伏雷电击中了般，惊颤不止，那剧烈地颤动，让我差点坐立不稳！稍后，我耗尽所有的心力，勉强压抑下那波澜起伏的心潮，沉声问道，“你全都告诉他了？”

秦如风摇了摇头，“我告诉他你小产了，并照你的意思隐瞒了你的伤势！”

“谢谢你！”我淡淡地回道。

“他很难过，想见见你！”秦如风沉吟半晌，方对我缓缓说道。

有情奈何缘偏浅，

万般痴情碎红尘。

落花有意水无情，

唯有独自飘零远！

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我会终身难忘！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可是，正因为对他怀着这份广袤若草原，深厚若大海般的爱，我才更不愿意与之再见！想定之后，我坚定地摇了摇头！

秦如风沉吟片晌，终于点头道，“那好吧！”说着，他便起身向门外走去！

没走几步，秦如风似又想起了什么，折转身，走回床边，极温柔地说道，“云儿，我让人准备了鸡米碎肉粥，一会你用一点吧！”顿了顿，他又说道，“珠儿想见你！”

提起珠儿，我又不由想到沐清影，想到那夜我们在紫谰军帐内的情形，不觉间，一滴热泪又滑出了眼眶，顺着面颊滚落！

我垂首，轻轻拭去那抹湿润，静思片晌，方答道，“算了，萍水相逢，何必再见！麻烦你派人将她送回家乡吧！”说着，我从枕下抽了一张银票，递给秦如风，“这，拿去送她做路费吧！”珠儿见我，无非是想感谢我的救命之恩！可是，我当初救她，原本只是想利用那个机会接近让儿罢了！附带之举，何足言谢?

秦如风将我的手缓缓推了回来，郑重地说道，“我会安排妥当的！”说罢，便向房外走去！

我望了望秦如风离去的背影，又瞅了瞅尚捏在手中的银票，思虑片晌，终于不再固执，将银票收了回来！毕竟，今后的我，需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

谁知，刚至门口，秦如风又一次转过身，他冲我桀然一笑，“云儿，待会儿我送你样东西，保证你喜欢！”

我微启眼帘，凝视着满心欢喜的秦如风，婉转地拒绝了他，“谢谢你，不用破费！”

秦如风人一僵，方才满脸的笑意顿时凝固了，沉默半晌，他方悠悠地说道，“我自己做的，而且，对你很实用！”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不知是因为重伤未愈，还是这几日过于疲倦，没多久，我竟然睡着了！正睡得迷迷糊糊，门外一阵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的争吵声将我吵醒了！

[柳暗花明:第陆拾叁章 似锦繁英空飞落]

还未待我睡意全消，方才的争执声已经被“霍霍霍”，“嚓嚓嚓”激烈打斗的声音给取而代之！那强劲“呼呼”做响的掌风，“嘣嘣”闷声隔挡的声音，暗示着房外交手的两人皆不是泛泛之辈！是谁在此处交手呢？难道是……猜测间，房外突然传来了一个低沉、阴狠的男声！

“秦如风，你要考虑清楚这样做的后果！”

虽然它只若闪电雷鸣般在我耳畔一划即过，但是我却差不多同时就认定那是夜浮生的声音无疑！然而，那口吻、语气却非常陌生，因为它失去了我平日熟悉的若和煦春风般的柔和和若泉水淙淙流淌般的悦耳，变得似冬日绵绵细雨般阴冷，若魔鬼般狠历！

我的心猛地一抽，似钢钻刺过般，有种撕心裂肺的疼，既为夜浮生此刻的固执痴心，也为我俩有缘无份的恋情！可是，事已至此，已经难以挽回！而且，即便有解决之法，那也得他付出超常的代价，那是我不忍不愿的，同时，也是他难以割舍的！我之前做了那么多，既然都无法让夜浮生死心，那么莫若来一个明确的了断！我想，于此情形，快刀斩乱麻会是最好的解决良策！更何况，此事毕竟是我和夜浮生两个人的事情，完全没有理由让秦如风夹杂其中！想着，我不由喟然长叹！

略一思忖，我悠悠唤道，“如风，让他进来吧！”

话一出口，门外交手的声音“嘎然”而止！默然片时后，门“吱呀”一声，被掀开了！

夜浮生定定地站在门外，一双若墨玉，若碧波般的眼眸深凝地注视着我，万般悔恨，无限痛惜，若泛滥的河水般不断从中涌出，毫无停息地射向我！秦如风静静地站在夜浮生身后，一双灿若繁星的眼瞳幽静地凝视着我，不时瞟向夜浮生！

我望着夜浮生那形销骨立的身影，望着他那憔悴至极的神情，胸中不由漾起一潮潮酸涩，它们深深地浸袭着我的心，我的人！不觉间，泪水若汩汩不止的泉水般又涌入了我的眼眶！我忙扬起头，极力平息自己难以名状的心绪，缓转一下满目的热泪。

稍适，我冷冷地望向夜浮生，启口淡淡说道，“夜公子，这么急于见我，不知有何贵干？”

夜浮生一听，身子霎地一僵，一抹抹揪心的哀恸立时从他眸中宣泄而出，弥漫至整个房间！我仿佛已经能嗅到那哀恸的酸涩气息，心不由为之一颤！

好一晌，夜浮生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幽深地凝望着我，一言不吭！

既然无话，又何必再见？虽然满腹的眷眷不舍，虽然我希望此刻时间能停滞，让我再多看几眼我心中最最深爱的人，可是我也明白继续下去，恐怕自己难以再控制方才深埋在心底，似翻腾岩浆般的各种思绪，遂一咬牙，狠声说道，“既然夜公子无事，那就……”

未等说完，夜浮生已经打断我，“云儿，难道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那哀婉、深切的声音若碧落哀鸣，若泣血杜鹃！

他的话似一个擎天巨棒将大地敲了一个洞般把我刚刚平息的心又捅了一个巨大的破口，方才深埋心底似滚动不止、灼热不堪岩浆般的心绪一下冲天而出！它似翻天巨浪般，狠历无情地拍击着我的心，淙淙热泪若迢迢春水般不停地流淌，我忙阖紧眼帘，却无法阻止它的继续！方才笃实的心，一下变得游离不定，坚强的意志行将崩溃！就在这一瞬间，眼角余光却蓦然瞥到了床尾不知何时放置的一双精致可折叠的木杖，我立刻从哀凄、犹豫不决的情绪中脱拔而出，清醒地回到了现实！

我抹尽面上的泪水，一狠心，冷凝地说道，“夜公子，从那份休书起，你我便情断义绝了！”说至最后，刻意强调的四个字，似颗颗巨石般重重地击在了我的心上，使其鲜血淋漓、血肉模糊！

夜浮生紧抿双唇，阴冷地凝视着我，刚才满目的哀悲和疼惜斯时已经烟消云散，他那双若秋水，若寒潭般的眼瞳中不断漾出波波若千山寒雪，若万年冰川般的冷彻和冰凝！我感到房内的温度似在急速下降，快要凝结成冰了般！

相视良久，他方敛了所有的情绪，古井无波的冷眸斜睨眼我后，转身大步离开了！

他的离去是那么悄寂无声，那么落寞，若孤鸿过影，若片雪飞天，……望着夜浮生悠然消失的背影，心中方才所有的情绪陡然全都冒了出来，我猛地双手蒙面，低声地抽噎起来！懊悔、遗恨、无奈而痛苦的泪水，似奔涌的江河般，源源不断地流淌着，它们冲刷着我的脸颊，也冲刷着我的心！

秦如风走进房间，反手掩上门，慢慢踱步到床边！他沉吟半晌后，轻声宽慰我，“云儿，别哭了！”

云儿两个字，似一颗警醒石般，让哀凄的我恍惚间又以为是夜浮生在柔声宽慰我，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我蓦地抬起头，却发现面前坐着的竟是秦如风，刚刚萌生一丝希望，一点曙光的心又重堕黑暗之中！我不由冲着秦如风暴喝道，“不准叫我云儿！不准！”说罢，我又捂着脸，哀伤地哭泣起来！

秦如风一怔，沉寂片晌后，悠悠地问道，“休书，不是他写的吧？”

那轻幽若环佩相扣，若玉珏相碰的声音，本是极其悦耳，可此时我听来却无疑似平地惊雷般！我猛地抬头，有些诧异地望向秦如风！秦如风却站起身，缓缓踱到窗边，背手而立！

一时间，房内岑寂幽幽。渐起的晚风习习吹进来，轻拂着秦如风的衣袂，那白色的衣襟随风飘扬，似偏偏起舞的精灵，那灵美幻化的舞姿，似在无言地表述着秦如风此刻纷繁复杂的心绪！

良久，秦如风方深幽地问道，“那份休书，可是你为了接受我的交易而准备的？”

终于，秦如风还是猜到了！不过，那都是我之前的想法了！自我经历沐清影的离去，知晓自己身有残疾之后，心中的想法便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想得，必然要有所付出，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早餐，而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拿去做任何交易了！更何况，经历了这次沐清影的离去，我的心已经如死灰槁木般！天下何其之大，人何其之多，我一个芊芊弱女子，做何再管那些与己无关之事？当初，倘若不是因为自己的固执和所谓的善心，沐清影又怎么会为了我妄丧性命？想着，无尽的悔恨又若浓雾般重新涌现，沉沉地包裹着我的心！

斯时，秦如风却出人意料地说出一句话，让我错愕不已！

“交易依然有效，只要你愿意！”平静若镜湖般的声音暗透着一股无比的坚定！

我惊愕地望着秦如风，片晌之后，不解地问道，“为什么？”

秦如风转过身，注视我片刻，却沉然不语！

之前，秦如风的交易若说还能解释，那么现在他这么说，确实让人匪夷所思！毕竟，现在我和夜浮生已经没有了关系，我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利用价值，现在若想通过交易来利用我钳制夜浮生，无疑已经若痴人说梦了般！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继续交易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当然，我不会天真地以为他会真得爱上我！然而，不论是何原因，我已经不关心了！因为我实在不想再在这种勾心斗角，相互算计的环境中继续生活下去！待查明芳婷的真相后，我便会离开这一切的是是非非，至于他和夜浮生的争斗，那已经不是我能再过问的事情了！想定之后，不等他开口，我便低声回道，“不必了！”

秦如风乍听，眸光猛地一暗，一抹苦涩至极的笑容悄然爬上了他的嘴角！稍适，他的眸光不期然瞥向床尾的那双精致可折叠的木杖，“刚才拿来时，你睡着了！”稍顿，他又继续说道，“本为你做了一副轮椅，不过想来你现在不会用，便又为你赶制了一副木杖！”说着，他的目光又瞟向床前几案上早已经凉透了的鸡米碎肉粥！

我垂下眼帘，淡淡地回道，“多谢了！”

秦如风缓缓走了过来，一把端起几上的鸡米碎肉粥，沉吟片晌，淡然劝道，“你现在需要补充营养，别因为行动不便，便减少饮食，那样会伤了孩子！”说罢，他径自向门外走去！

望着秦如风离去的背影，我不由恨然长叹：秦如风，我终究不是你的芳婷，你又何苦再徒毫心思？

无奈春雨无情意，似锦繁英空飞落。秦如风每日都亲自为我端来一日三餐，并且做到顿顿不重样，餐餐荤素协配！想着他一番苦心，一颗本已伤痕累累、哀恸消魂的心不由有些负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若说起初我还有些怀疑他或许别有用心，那么在近一个月无微不至地服侍后，恁多猜疑，便早已烟消云散！除了必须他回避之时，其他时候他都基本上陪在我身边！除了每日必要的治疗之外，他竟主动、悉心教我弹琴！因为毕竟怀着孩子，过多的哀伤和悲凄，对孩子

不利，所以我也想藉此稍稍舒散一下自己的心情，以免自己过久地沉浸在那些哀伤中，遂也专心致志地学习起来！

我们很少交谈，一个只是聚精会神地学，一个只是一心一意地教，有时夜以继日，有时甚而几日几夜！在平心静气，专心致志地学习下，我竟然能粗略地谈一些简单的曲子了！在静默地轻弹中，表面上我似乎已经忘却了过往的一切，但是，我心里却明白，它们只是被我深深地埋藏在了心底，它们将是我今生永不可揭示的伤疤！它们，在我忘我习琴间，在我沉浸在婉转优美的乐曲间，若池鱼冒出水面，若鸿雁悠然飞过，不期然随着指尖地拨动，琴弦地鸣彻，悄悄宣泄！

夜浮生，自那日之后，再也没有见过！秦如风不提，我也尽力地淡忘着他！虽然，明知这么做，只是徒劳，因为夜浮生的音容笑貌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际，我的胸间，它们是不可磨灭的痕迹，将伴随着我整个后半生！它们，将是我记忆深处最值得珍藏的东西，似颗颗珍珠般，虽然它们并不是所有的都珠圆玉润，莹洁无暇，但是，于我而言，却弭足珍贵！它们，将是我年老之时，独自坐在夕阳下，唯一可珍视，可咀嚼的东西！当然，其中还有我今生的最痛——沐清影，他是我这段生活，难以或缺的部分！

这日，练了一会琴后，我觉得有些累了，遂将那把秦如风送我的琴搁置至床前的几案上，准备歇息一会！这几日，秦如风来得少了！虽然，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但是从他越发严峻的神情，可以猜到情势越来越紧张！可是，我却连问的兴趣都没有，因为这些与我无关！谁料，正待我喝了一会茶，想小憩一下时，秦如风却来了！“云儿，今日感觉如何？”秦如风掀门而入，温和地问道。

我抬眼瞅了瞅一身白衣的秦如风，点了点头，“还行！”

秦如风缓步走到床边，在床沿坐下后，和声说道，“明日，我们要启程回京了！”

我蓦然一惊，迟疑片刻，恬静无波地应道，“嗯。”

我淡漠的表情显然让秦如风有些惊诧不已，他眼瞳微睁，双目满是疑惑！稍顿，他不解地问道，“这一个月已经过去了，你为何不问问沐清影是否安葬？为何不问问让儿如何了？为何不问问……”

听到沐清影几个字，我的心又若被刺猬刺了一下般，猛然收紧，一阵彻入骨髓的疼痛袭上了胸！我的手不由轻颤，一不小心，差点失

手将尚握着的茶盏打翻在地！

稍适，我缓转一下心情，故作不以为意地一笑，“能做的，我已经做完了！至于沐清影，……”说至此，我的心又一次若被皮鞭抽笞般，疼痛至极！原本平静若一条直线般的声音陡然变成了一条起伏不定的曲线般！

稍顿，我徐徐说道，“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会在有生之年，一直为他祈祷，也为自己的罪孽而忏悔！”说至最后，那份难以述说的沉重和愧疚让我的声音变得细若蚊呐！同时，若海般深厚的悔恨又涌现心头！

听着，秦如风不由悲声长叹，“云儿，你变了！”稍适，他恢复了平静的声音，继续对我说道，“让儿，已经回去了！双方签署了互不侵犯盟约！另外，军中已经传遍赵彬阵亡的消息，明日我们就会扮作军士扶枢回京！”

其他的，不用他说，我也能猜到：他们必是使了一个掉包计，用沐清影的尸身化妆成赵彬，而赵彬将易容为沐清影，一同赴京！至于兵马调动，想来这一个月都已经安排妥当！那么我，以什么身份同行呢?

秦如风似乎已经看穿了我的心思，一边为我的盏中续茶，一边缓声说道，“你，得受一点委屈了！因为对外，你只是个受伤的小书童，所以只能乘坐一辆简陋的马车！”稍顿，他又宽慰道，“不过，你放心，我会将里面的一切打点好，保证尽量舒适！”

我抬眼，瞅了瞅低眉垂眸的秦如风，沉吟半晌，终于发自内心地对他说了句，“谢谢你！”

秦如风一听，提壶的手不由一僵，兀地停在了半空！他悠悠地抬起眼帘，深幽地凝望向我！

正在这时，我却感到有一束冰凝若极地寒柱般的眸光正森幽地射了过来！秦如风似乎也感到了，我们不约而同地望向房门！

[柳暗花明:第陆拾肆章 往昔情意今日恨]

不知何时，一身紫衣的夜浮生已经来到了门外，悄寂地站在那里！他面颊凹陷、脸色苍白，双眼有非常明显的浓黑眼圈，眼睛里血

丝密布，若一张红丝网，那若碧潭般的黑眸在其映衬下，更显熠熠有神，不过，此刻却似遭遇隆冬般，满是若霜若雪的冰寒！

夜浮生阴冷地盯着我，狠戾地说道，“秦如风，你现在可以出去了！我要和贱内单独聊聊！”那不带一丝情绪的声音，低沉而鬼魅，若从地狱幽冥中传来的般！

在他那冷寒若雪山之巅的眸光下，在他那邪魅若夜鬼、阴沉若寒冬飞雪的声音中，我不禁打了一个激灵！凌州别舍时的感觉，那我以为自己早已忘记的感觉，又一次清晰地回到了身边！他曾经的温文尔雅，往昔的柔情蜜意，斯时在我脑海中消失殆尽，一丝恐惧陡然升起，若冰河上的一条裂缝，正在缓缓延伸，不断向四周扩展！

秦如风坐在床边，冷冷地望着夜浮生，一动不动！说实话，我心底其实也是希望秦如风能留下来的！当然，这无关于什么男女之情，只是期望在我恐惧和无助时，有个人能陪在我的身边！

夜浮生见秦如风没有丝毫离去的意思，目光一沉，那若天上闪星般的眼眸立刻变为若风雪交加的暗沉天空，若暴风雨来临前的大海般！他一边缓步走进房间，一边狠声说道，“秦如风，你现在最好立刻离开！”

秦如风一听，眼眸中悄然熠起一丛怒火，它们在他那黑丝绒般的眼底灼灼燃烧，一点点剑拔弩张的感觉正悠悠而起！空气中似乎都已经弥漫起缕缕呛鼻的火药味！

夜浮生斜睇了秦如风一眼后，邪邪地一笑，“睿王爷，你别忘了，现在我们虽在青镛关，可是只要我一封信，便可在顷刻间将这里的一切毁于一旦！更别说，你和赵彬，还有追风堂，现在实际上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说着，他已经走到了近前！

忽然，我眼前一花，一抹红紫一滑而过，同时，一阵淡淡的如兰馨香和着一股清风也扑面而来！这久违的香气，若一丝引线，牵动了尘封的记忆，让我回想起了自己和夜浮生过往的一切！曾经的甜蜜，又涌现心头，不过旋即它们便幻为无限的哀伤和无奈！转瞬，手中已经空落落的了，方才握着的杯子不翼而飞！抬眼望去，杯子已经被夜浮生钳在了手中！

我面上尽力保持着恬静无波，幽幽地望着正扬着脖子喝着盏中茶汤的夜浮生！待一饮而尽后，他方鬼魅地一笑，旋即，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一把夺过了秦如风兀自还提在手中的茶壶，优雅地为自己再续一杯！

莹绿若翡翠，清澈若山泉的茶汤从洁白晶莹的壶嘴缓缓流泻而出，注入了精巧的白瓷杯中。那悠扬美丽的曲线，那若泉水叮咚的声音，构成了一幅生动、优美的场景！三双眼瞳皆专注地凝视着这一切！

突然，壶嘴一扬，碧绿的茶汤顿然消失，眨眼间，只听“晃”一声重响，茶壶已经被重重地礅在床前的几案上！夜浮生轩了轩眉，云淡风轻地一笑，“倘若王爷，对秦家的江山，还有一丝眷恋的话，最好不要把我惹急了！”声音若丝竹轻响，若天籁婉妙，却字字如雷，重重地敲击着在场的每个人！

秦如风微微一愣，思虑片晌，缓缓地站起了身！

方才对秦如风萌生的那丝期盼，此刻若肥皂泡般破灭了！蓦然间，一个熟悉的身影，一双澄澈若山泉般的眼眸，幻现在我的眼前！

斯时，我陡然明白在这个世界，真正能在我恐惧、无助时，全心全意陪伴在我身旁的人，只有他--沐清影！只可惜……想着，我不由轻轻握住了他留给我的玉佩，同时，丛丛哀伤若浓云翻滚般涌现于心！

秦如风静伫当地又踌躇须臾后，回眸深深地凝望了我一眼后，终于扭过头，大步地离开了房间！

夜浮生目送秦如风离去后，徐徐地掩上了房门！稍适，他方回身，深幽地注视着我！不过，眼瞳中已经抹去了方才的阴冷和邪魅，取而代之的是揪心的伤痛和哀凄！

“云儿，别再这样了，好不好？”夜浮生低婉、哀伤地说道。

他那哀婉的声音，凄痛的神情，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不由为之一震！可是，心中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沉吟一时，我沉静地问道，“夜公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那冷漠的语气，不带一丝情绪的声音，让我自己都惊讶异常！

夜浮生一怔，旋即快步走到床边，一把抓住我的双肩，激越地说道，“云儿，不要用这样的口气和我说话！不要！”

望着他痛心疾首的样子，任是铁石心肠，此刻怕也是化为了一滩秋水！我的心若狂风暴雨中的大海，滔天巨浪，席卷翻腾！往昔的一切，从凌州别舍，至青镛关的所有过往，皆又一次清晰地闪现于我的脑海！曾经的欢声笑语，曾经的柔情蜜意又回到了我的心间，一度坚实的心理防线几近崩溃！泪水若断线的珠子般不停地从我的面颊滑落！

夜浮生圈紧了揽着我的双臂，那紧固的拥抱仿似想将我纳入他的身体般！他一边热烈而狂野地吻着我的耳际，一边低语道，“云儿，我可以放弃复业，只要你能永远留在我的身边！”

他的话若晴空霹雳，若六月飞雪，让我震惊不已！这一句轻轻的许诺，曾是我长日以来暗自期盼的，曾是我梦寐以求的！今天，今天，我终于听到了！此刻，若云开见日，一丝灿烂、明媚的阳光从云隙间泻出，给我冰寒、阴沉的心带来了一丝温暖，一点惊喜！

我抬起婆娑的泪眼，沉静地凝望着夜浮生，颤抖着举起手，轻柔地抚上他那已近似皮包骨的面颊，那早已失去当日俊异神采的脸！心中似打翻了五味瓶般，百味交揉，百感交集！

然而，一切已经晚了！我的爱，我怎么忍心拖累你？怎么忍心让你为了一个残疾的我，而放弃你多年来的苦心追求，放弃你即将垂手可得的江山呢？

就在这时，夜浮生一句轻柔的话语，似一声闷雷般，震得我脑中一片空白，呆傻当场！

“你这招着实厉害！”

一种不好的预感在心中悄然升起！我莫名地望着夜浮生，不解地问道，“什么意思？”

夜浮生抬起头，幽静地瞅了我一眼后，缓缓松开了环拥着我的手！

稍适，他沉声说道，“当初，你在新摩城，留下那首词和休书，便清楚地向我表明你不赞同我的做法，更是向我说明若我要取江山，便必定会失去你！对吧？”

我思忖半晌，终于点了点头！

夜浮生拿起几上的茶盏，啜了口茶，嘿然良久，方说道，“接着，你便和小弟，……”说至此，他平静的声音中隐隐蕴起一抹浓浓的哀恸！

稍顿，他又继续说道，“劫了让儿，想来你是在听了我和诺尔的对话后，才这么决定的吧？你这样做无异于是在我两难取舍的选择中，在你这一侧增加了一块极重的筹码！”

听着夜浮生越来越不对味的话，仿若和暖的春日转眼变为了肃杀、萧瑟的深秋，我渐感阵阵寒瑟！

夜浮生瞥了瞥我，有些醋意地说道，“然后，你在我来之后，便刻意与秦如风保持亲密的姿态！这一步步，你事先都计划好了的吧？起初，我还有些不解，直至听到你上次对我说的话后，方明了一切！”

听至此，我顿若坠入了万丈寒潭般，浑身颤栗不已！原来，在夜浮生心中，我竟然是这样一个心机深重，为了逼迫他放弃复业，而不惜假意和他人欢好，甚而不惜牺牲对自己最好的人性命的人！浓重的悲哀和失望，仿若腻雲笼日，仿若暴雨倾盆，在我心间攸地漾起！

我难以置信地凝视着夜浮生，凝视着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心里不由怀疑他还是不是我心中的夜，是不是我至爱的人！怔想间，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剧烈颤抖起来！

我忙十指紧扣，极力掩饰住自己彭湃的心绪，浓厚若棉胎般的哀凄和难过，待心境平缓一点后，才一字一顿地反问道，“夜浮生，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吗？”

夜浮生一怔，方才的哀伤霎地烟消云散，他有些恼怒地质问道，“难道不是吗？小弟为了救你而丧命，一个月了，你没有去看过他一次！我和你夫妻一场，你却不惜伪造休书，要离我而去！为了劫得让儿，甘愿冒着失去生命和孩子的危险！分开不过几日，你便和秦如风出双入对，且在大庭广众之下，搂搂抱抱！更甚而，日夜相对，琴瑟和鸣！如果你不是为了逼迫我在复业和你之间做出选择，对这一切，你如何解释？”稍顿，他满目愤然地盯着我，继续说道，“我平生最恨的便是自己的亲人对我耍弄心机！换做别人，早已恩断义绝，不过，对于你，是特例！因为事情已经出乎意料地发展到了我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立时若五雷轰顶，若闪电强击，脑际一阵轰鸣，眼前闪现着夜浮生忿然、气恼的神情，耳畔回响着他的声声抢白，一颗心渐渐破碎成了千万片，整个人若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般，虚软无力！

我阖紧眼帘，颤声说道，“夜公子，我想你是误会了！”顿一顿，蓄起体内所有的力气，尽力平静地说道，“我从未想过逼迫你放弃复业！离开你，是因为我厌倦了和你一起亡命天涯的生活，厌倦了那种整日里在刀尖上行走的动荡日子！再者，你……”说着，我故意轻蔑地瞄了瞄他，随即不屑地说道，“说得好听，是前朝遗孤，说得难听，就是乱党余孽，而秦如风地位尊崇，且他的才学也不亚于你，虽然他现在暂时蒙冤，可不管怎么说，他毕竟还是当今圣上的亲弟弟！这，是你不可比的！而且，跟着他，我还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更何况，在临危处难之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保护我，让我免于危境，而你对我，却只有处处时时的利用，甚而不惜在明知我有孕在身，还让我孤身独闯龙潭！就凭他对我的这份心，选择他，也是勿庸置疑的！”这一袭违心的话，似滴血、凝神而成的般，让我肝肠寸断，痛彻心扉！

夜浮生身子猛然一震，一抹抹凄痛和震惊，从夜浮生那双若西岭寒雪般的明眸中射出！他冷凝地注视我良久，方狠声问道，“这是你的真实想法？”

我一咬牙，重重地点头应道，“是！”

夜浮生哀伤地瞥了眼我，颤声问道，“那么你之前的那些话，……”从他那耀若天上繁星的眼眸中，我看到了残存的最后一丝期望！

未等他说完，我立即斩钉截铁地说道，“之前的话，全是骗你的！”

夜浮生一听，黑眸一暗，若两颗炭石般，无尽的哀伤和难过顿时涌现，不过，旋即，又全都没入了那两汪深潭中！旋即，一波波肃杀、森冷的寒气，从他黝黑的俊眸中射出，那透骨的寒气似能将我冰结了般！

他阴戾地瞪了我良久后，方狠声说道，“你想要的，我也可以给你！”稍顿，他又沉声补充道，“而且，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地位尊崇！”说罢，一扭头，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望着他大步流星离去的背影，我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那曾经因为有了爱而变得暖煦的心，又一次冰冻起来！可是，我也彻底摧毁了自己在夜浮生心中的一切，一颗心若大石压住了般憋闷，又若万箭攒过般痛彻骨髓！

斯时，只觉体内血气向上一涌，胸口一窒,喉头一腥，“哇”地喷吐出一口暗红的热血。血点四溅，落在洁白的被褥上，宛若朵朵雪地红梅！转瞬，我眼前一黑，人已经失去了知觉！

[柳暗花明:第陆拾伍章 花开花落自凄凉]

在“叮叮铃铃”、“得得得”的车马行进声中，在轻微的摇晃间，我缓缓苏醒！眼帘一启，一片朴素的蓝灰映入了眼帘！这是在哪里？稍一定神，方兀自猜测此刻应该是在奔赴京师的路途上吧！转眼间，昨日夜浮生忿恨的神情，阴冷的话语又浮现脑海，萦绕耳畔，似剜心掏肺般的疼痛又一次袭上了胸，不觉间，泪水盈满了眼眶，既为了夜浮生对我的曲解，也为自己亲手撕碎了夜浮生对我的最后一丝情意！轻轻抹去溢出的热泪，然而，还是有些许已经悄然滑进我的双唇，涩涩的咸，在口中缓缓漫开，正如我此刻的心情般！

一阵低噎饮泣后，闷涩的心情方稍稍舒解一点！我艰难地撑着车壁，慢慢坐起了身子，这一个极简单的动作，却似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待我坐直身子，整个人似已经濒临虚脱了般！我无力地靠着车壁，大口地喘气！此刻，我醒悟到自己的内伤在一次次激越的情绪促进下，在无尽的哀伤和悲凄中，恶化了！不过，显然还不至于死，否则夜浮生应该能感觉到，并立刻察觉我的异样！

缓过劲后，我开始打量起这马车来！虽然它的制作和布置都极粗陋，可是那厚厚的垫缛和被子，那陈于角落几案上的茶壶、杯子、点心和几下的带盖瓦罐，清晰地表明了秦如风的体贴和细心！我不知他是真心所为，还是出于愧疚！然而，不管怎样，我还是应该谢谢他的！

我双手撑着褥子，一点点将身子挪到了几案旁，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好不容易爬到了小几旁！爬？有些让我无地自容，却也是此刻我真实的写照！这么痛苦地活着，是我不愿的！我是一个懦弱的人，至少从现在看来是这样！真的，在内心深处，我是那么的渴望结

束这不死不活的生命！死亡，于我而言，是一种最快乐的解脱！可是，偏偏我不能死！那份渴求，终成了我最奢侈的幻想！无论如何艰难，我都要活下去，为了孩子，也为了清影，更因为自己的生命早已和自己的至爱紧密相连了！想着，心头一酸，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若两簇小溪般，淌于我的面颊！

拿起茶壶，为自己斟了一杯凉茶后，和着咸涩的泪水，一饮而尽！那丝丝凉意，微微的咸，淡淡的涩，从口中直传至五脯六脏，让我哀凄、沉痛的心，有了一点点清明！既然选择了，再大的委屈也得承受，更何况，这样的抉择，即便让夜浮生恨我入骨，而我心底事实上也是甘愿的！毕竟，优秀如斯的他应该有更广阔的人生，守着我，毕竟不会是一个男人的梦想！因为，男人的世界应该是在天地间，而不是在女人身边！这，似乎是亘古不变的定例！从古至今，皆是如此！爱上他，我不后悔，走到今日，我也甘愿，我唯一的恨，唯一的愧，便是清影的离去！烦乱、哀伤的心绪让我没有一丝胃口，那碟精制香诱的点心，在此刻的我看来，犹若白蜡般！

我又喝了一杯凉茶后，便徐徐挪至车窗边，轻轻地将帘子一角掀起！

明媚的阳光，一望无际的草原！而我，却没有丝毫欣赏的兴致，只是静静地感触着和煦清风若柳絮般轻柔地拂触，深力地吸着夹在清风中的点点青草芳香和淳朴的泥土气息！这一刻，让我忘记了所有，心灵空净澄澈！可是，转瞬，风止香消，我又回到了现实中！

喟然长叹一声后，正要放下帘子，却感到了一道惊异目光的凝望，循望过去，正对上了一双灿若明珠般的黑眸！它让我想起了一双永远也无法再睁开，却永久地映在我脑海深处的，若山泉般清明，若千山雪莲般纯洁的眼眸！定睛一看，面容也极其相似，脑中立时闪现了三个字--“沐清影”！就在这三个字差点脱口而出时，我恍然明白，他不是他！因为他周身，特别是眼眸中那股斑斑正气和威严，是沐清影所没有的！略一回神，我方明悟这个沐清影是易容后的赵彬！

看着他深幽惊奇地注视，察觉他刻意送了缰绳，放缓了马速，与我乘坐的马车并驾齐驱，一丝惊异陡现心中！不过，转瞬，我便明白了这一切的根源--我面上的残泪！方才只顾着自己的心绪，却望了依然挂于颊上的滴滴泪水！我忙放下了车帘，无声地拭去那昭示着自己

哀恸心绪的痕迹！午间，我们到了寒漠城！扶枚兵众在一间小店内匆匆用过午膳后，便又启程了！秦如风没有来找我，不过，倒是让一个小二为我送来了一份饭菜！而我，一来因为行动不便，二来也是怕让夜浮生他们瞧出端倪，便一直躲在那辆小小的马车里！因为出恭不便，所以基本上也不敢喝水，餐也用得极少！虽然，有些担心腹中的孩子营养不良，可是我也真真是无可奈何，心中唯有期盼这长途跋涉快快结束！

过了寒漠城，路途变得崎岖，坎坷，车辆颠簸不堪！幸好，秦如风为我铺了厚厚的褥子，否则恐怕不到一个时辰，我便会在这简陋的小车里散成千百块碎骨了！一路急速行进，到得夜深之时，方在一片山林间驻营！

车马喧嚣，人声嘈杂，好一阵后，外面方渐渐安静下来！不到一袋烟的功夫，车隙间便悠悠飘进股股袭人的肉香！那诱人的香味勾起了我久远的记忆！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在野外露营；那一次，是我竟然在相交近半年之后，才发现夜浮生竟然不食荤腥；那一次，我硬逼着沐清影唤我姐姐！过往的欢声笑语又一次在耳畔回响，我的心，我的人仿若又飞回到我眷恋的过去，我深切怀念的美好往昔！

夜色沉寂如水，远处宿营地人们低语交谈的声音，在凉凉的晚风时而吹过时，悄然飘入我的耳际，仿若蚊呐般！就在这时，一阵脚踏枯枝的“吱呀”脚步声悄然响起，从起初的似有若无逐渐变得清晰，它不似踩在地上，却仿若踩在我的心上！谁？那陌生的步履声，绝对不是秦如风的！我不由全身一紧，浑身的寒毛似乎都立了起来！

“柳云昔，我是李东！”

我不由长吁口气，轻轻掀起窗帘，探首车外！

深邃若泼墨般的夜空下，繁星无数！远处熊熊燃烧的丛丛篝火，散发出澄亮的光芒！众人三五成群的围坐在一起，不时交头接耳几句！蓦然间，一种冷清孤寂的感觉在我心间陡然升起！或许，我应该慢慢习惯这种形影相吊，茕茕孑立的孤冷，因为它有可能将是我今后生命的主旋律！

抬眼一望，李东已经走到了近前，他拿着一条似兔腿的东西！

李东望着我，轻声说道，“王爷让属下送一条兔褪过来！”

我微微点了点头，客气地说道，“谢谢你！”说着，已经探手窗外，接过了那条烤得焦香的肉腿！我慢慢得品用着那只兔褪，细细地思虑起这一年多的经历！偶然地机缘，让我来到了这个时代！短短一年时间，便让我经历了太多的爱恨情仇，我觉得好累！不是没有想过回去，只是首先我不知怎样才能回去！再死一次？我不敢冒这个险！尚有它法？我不得而知！其次，即便有，心中也着实放不下这的一切，至少现在还割舍不了！

怔想间，一阵凉薄浸人的夜风突然拂过我的面颊，让我不由打了个激灵！循望而去，秦如风已经打起了车帘，正准备跃上马车！那双若黑水晶般的眸子深深地凝视着我！

我沉静地瞅了眼他，淡淡地说道，“谢谢你！”说罢，低首，就着几旁小木盆中的清水净了净手，准备抚琴！不知为何，方才虽然只是匆匆地一瞥，却让我感觉到今夜的秦如风有些异样！

手指轻轻拨动琴弦，“嘣”一声，直入云霄，划破了夜色的静谧，惊得树上早已栖息的鸟儿“扑腾扑腾”飞了起来！指尖正要拨响下一个音符，秦如风却一把摁住了琴弦，只听“嗡”一声闷响！

我注视着秦如风修长却骨节分明，若玉雕成般的手，静默半晌，方头也不抬地说道，“有什么话，说吧！”

夜色岑寂宛若碧波，山林间特有的清新气息，在万籁俱寂，在焦香散去之后，逐渐显得浓烈起来！它们从车隙间钻进了马车，盈入了我的鼻，为我带来了一丝生命的气息！

好一晌，秦如风有些心疼地问道，“云儿，你怎么吃得这么少？”

轻轻地问候，拨响了我的心弦，心下一酸，万般委屈和无奈涌上心头！我面上装作似没有听见般，手指沿着琴弦轻柔地滑动，一丝真切的触感从指尖传来！这真实的感觉，让我明晓自己尚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斯时，秦如风一把握住了我的手，幽幽地问道，“云儿，你生我的气了？”

一丝温暖从手背传来，可是这份温暖不是我期望的，它是那么的陌生，让我如触芒刺！我忙一下抽出被他含握着的手，尽力恬静无波地回道，“你有你的立场！我理解！”

秦如风一怔，稍适，有些愧疚地说道，“对不起！”

我摇了摇头，“你为我做得已经够多了！”哀怅一声后，又继续说道，“再说，那毕竟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秦如风深叹一息后，温言劝慰道，“云儿，你不能再激动了，必须绝对静养，否则你双腿恢复的可能性便愈发渺茫了！”

自己内伤的加重，早在预料之中，所以此刻听他提及，并不惊诧！我淡然地回道，“没有性命之忧，便无碍！”

秦如风似乎被我这种漠然的态度给激触了，他一把握住我的双臂，满目痛惜地望着我，“云儿，别这样！别这样！”说至此，他慢慢阖紧了眼帘！

秦如风紧固地抓握，让我的双臂生疼生疼！不知是因为他的情绪触动了我心底的哀伤，还是因为那来自臂膀的疼痛，不觉间，一滴泪水从眼角溜出了眼眶，顺着面颊滚落到了手背上！那凉凉湿湿的感觉，又一次搅动了我心中的悲哀和痛苦，胸间一梗，万般心绪漫了上来！

这时，秦如风微启眼帘，满含痛惜地凝望着我，真切地说道，“云儿，在我心中，你是温宛可人的，你是伶牙俐齿的，你是活泼可爱的，却从没有这般心如死灰，形若槁木的样子，看着你如此，比剜了我的心还难受！云儿，虽然我做不到你是我的唯一，却可以保证你是我的最爱！云儿，嫁……”

我使劲全力，摔脱他的双手，拭去颊上的泪水，毫不犹豫地说道，“秦如风，你为我做的，我谢谢你！可是，我很清楚，你对我的感情，有欣赏，有怜悯，有同情，唯独没有爱！”说至此，我缓了语气，徐徐说道，“因为你的爱，已经全给了芳婷！不过因为我长得貌似芳婷，才让你产生了那样的错觉！更何况，我也不爱你！”说至最后，我的声音已经低得只有自己才听得到了！几许愧疚，还是几许感动，我不知道，只知此刻这句话有些难以述说！

秦如风急急地辩解道，“云儿，……”

我闭上双眼，冷冷地打断他，“王爷，若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要休息了！”

秦如风怔在当地，深静地凝望我片晌，终于缓缓地离开了！刚下马车，他又打起车帘，回头补充道，“我不会放弃的！”说罢，转身离去了！

四周又恢复了一片宁静，而我的心却再也无法保持幽寂无波！这是是非非，情感纠葛，何时能结束？爱，我不想再碰触，只想平静地生活！待查明芳婷一事后，无论如何，我得设法离开了！

[柳暗花明:第陆拾陆章 山重水复疑无路]

接下来的两日，我们都在客栈投宿！为了避免被人察觉伤势，每次都待大家去用餐后，秦如风方才匆忙赶来，将我抱下车，送至房间！自那晚后，我基本上不和秦如风多言一语，除非迫不得已！

我以为赴京的日子会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孰料在赴京的第四日，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虽然，那黑影只若孤鸿一瞥，却深植于我的心，让我久久难忘！

这天，我们还是依例包下了城中一间最大的客栈！车马俱停在客栈后院，大家全都去大厅用晚饭了！我，依旧静坐在马车里，等着秦如风的到来！虽然我有拐杖，可是用其行走起来，依然十分不便且极缓慢！倘若用轮椅，无疑更是告示所有人我双腿的残疾！这样，如何还能瞒过夜浮生？无奈之余，唯有枯等秦如风了！

通常，秦如风会在大家离去后，一柱香的功夫，也就是大家用餐的时候，来接我！可是，今日差不多过了一个时辰，依然不见他的踪影！我心里不由暗暗有些焦急起来，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

护柩的兵众，分坐在十来张桌子旁，静静地用着晚饭！秦如风，赵彬、夜浮生、李东、李参军和沐清涧等几人坐在大厅中央的一张圆桌旁，享用着晚膳！不过，一向优雅、闲适的秦如风，此时却有些心不在焉！他神色焦急，坐立不安，似有什么事情般！本来，他早应该离开，去后院接柳云昔了！孰料，今日夜浮生不知是有意刁难，还是吃错了药，定要他留下来一起喝酒！

夜浮生拿着竹箸，不紧不慢地夹了一片鱼，慢慢地放入口中，细细地品味起来！待一口下肚，方意犹未尽地含笑对秦如风说道，“李

兄，这玫瑰鱼片，做得着实不赖！入口清香，口感细腻，非常不错！来，来，尝一尝！”

原以为几杯酒过后，夜浮生便会作罢！谁知他却越发来了劲，非但没有一点歇止的意思，反而更加热情地劝菜斟酒起来！

秦如风恼恨地瞅了眼夜浮生，冷冷地拒绝道，“谢了！在下没有兴趣！”说着，搁下筷子，便欲起身离开！

凝噎分离，温馨淹荡，铭心痛楚！

蓦然相见，恩情决绝，肝肠寸断！

一个月来，光是想想云儿和秦如风在一起鸾凤和鸣，夜浮生浑身的血液便若沸腾了般，汹涌流淌！嫉妒，宛若巨浪狂潮般无情地拍击着他的心，吞嗤着他的理智和冷静，脑海中只剩无尽的狂念疯欲！

夜浮生一把拉住秦如风的胳膊，不咸不淡地问道，“李兄如此匆忙，不知有何要事？莫非又去陪你的小书童？”说着，一抹酸涩、忿恨之情悄然隐现那两汪乌黑的漩涡之中！

这一席讥言讽语，虽然声音极轻，却足以让大厅内所有的人都听到！话音落地，几个不知好歹之人，便忍不住轻笑出声！

本因有些醉意而双颊通红的秦如风，一张面庞立即似只熟透了的茄子般涨得通红，狭长的凤目微眯，恼怒地瞪着夜浮生！好半晌，方缓缓说道，“正是！在下有此癖好！不知夜公子可有兴趣？”说着，一只手已经伸向了夜浮生的面颊，貌似要轻抚般，但是精通上乘武学之人一眼便看出，此刻秦如风那似极轻柔的抚摸，其实已经化掌为刀，直直地坎向了夜浮生的颈部！

看着剑拔弩张的两人，一旁的赵彬，忙拉住夜浮生，“哥，罢了！饮酒本是乐事，既然今日李大哥有事，莫若改日再续？”

夜浮生一边隔挡着秦如风的掌，一边将凌厉的目光攸地射向赵彬，思忖半晌，才徐徐放下手，缓缓收了内力！稍适，方宛儿一笑，“既然李兄有事，在下也就不再勉强！”

秦如风怒意斑斑地横了夜浮生一眼后，拂袖而去！

望着秦如风离去的背影，赵彬踌躇半晌，方似自言自语般轻声呢喃道，“为何每次用饭他都如此行色匆匆？”

这一句似极不经意地轻语，若块大石落入平静无波的湖面荡起了丝丝涟漪般，让此桌依旧在坐的所有人，不由惊诧不已！

夜浮生细细地品味着赵彬这句极有深意的话！斯时，前几日和柳云昔争执的对话又响彻耳畔！他再一次将那日的话从头至尾细细咀嚼一番！蓦然间，一个惊天的疑惑在他脑海闪现！

从初识至成亲，云儿应该知道经过爹当年的苦心安排和自己多年的精心布置，夺位已经易如反掌，倘若她真是贪图荣华富贵之人，又为何会在此时离自己而去呢？再者，自青镛关启程后，从未见过云儿和大家一起用饭！原先，自己以为必是云儿不想见自己，而刻意回避。可是，现下想来，却觉得有些不对劲！倘若云儿真是蔑视自己而一心选择秦如风的话，为何还要躲避众人呢？而秦如风每次一到用餐便行色匆匆，之前自己也不是没有注意到，只是那时自己完全沉浸在哀愤和痛恨之中，并未对此细想！现在，将这些联系起来，细细一思虑，便越发觉得事情有些异样！难道……，其中另有蹊跷？

此刻，一抹恐慌和不安由心底悄升！先前被气愤、嫉妒蒙蔽的心，仿若一块积满尘埃的水晶般，在此番思虑下，晃若被雨水冲刷了般，变得澄澈而又明亮！夜浮生举目望向赵彬，赵彬只似什么也没说过般淡淡地回望着他，不过，筷子却似无意般指向后院！

夜浮生猛地放下筷子，若幻影般一下闪出了大厅！

---

正在我焦灼不安之时，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传入了我的耳际！那逐渐清晰、笃实的声音，让我心中有了一丝喜悦！我微微打起车帘，从缝隙间向外一瞟，秦如风熟悉的身影映入了我的眼帘！不过，定睛细细一瞧，却发现他满脸的愠怒！

转眼间，秦如风已经来到了车前，随之而来的还有一股浓烈的酒气！

我微微颦起双眉，有些疑惑地问道，“出什么事情了？今日怎么饮了那么多酒？”

秦如风深幽地凝望着我，一言不发，稍适，他双手一探，已经将我紧紧地搂在了怀中！

望着他那若黑色丝绒般的眼底渐起的熠熠火苗，我的心不由“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既不敢轻举妄动，也不敢多言一语，极怕此刻一点点不适宜的举动或言语，惹恼了现下微带怒意和醉意深深的秦如风！

因为我们一直向南行进，而时节已至春末，身上的衣服皆有些轻薄！隔着薄薄的衣料，我感触到秦如风滚烫的双掌紧贴着我的肌肤，让我尴尬不已！平日，秦如风都极其注意，尽量用双臂揽着我，手掌是极少这样毫无顾忌地触摸我的身体的！

微启眼帘，正触上他那若墨玉般的眼眸里如熊熊烈火般的炙热，我极力镇定地说道，“秦如风，送我回房！”

秦如风充耳不闻，只是俯下头，热切地注视着我！他灼热的呼吸，悠悠地喷到了我的脸上，我下意识得扭转头，冷言道，“送我回房！”

突然，秦如风头一低，火热的吻便若疾风骤雨般落了下来，那滚热的唇，疯狂地亲吻着我的面颊，沿着耳际，一路下滑！

我的脑子“嗡”地一下，一片空白！稍适，我回过神来，扬起手，“啪”地一声，扇了秦如风一个极其响亮的耳光，同时气咻咻地喝道，“秦如风，你疯了吗？”

或许因为方才用力过猛，一掌之后，自己晃若刚刚登了万丈高山般，觉得异常疲累、虚软，胸口憋闷不已，我连忙张大口，拼尽全力地喘着气！

秦如风抬起头，有些难以置信地瞅着我！好一阵，秦如风的眼眸才恢复了往昔的明澈和光彩，他满含愧疚地道歉道，“云儿，对不起！对不起！”

望着他赤红的面颊，听着他柔声谦语，想着他近日来对我的好，心不由一软，静默须臾，待缓过劲后，方抬眸，冷冷地瞥了眼他，“送我回房！”

秦如风嘴唇张阖了几下，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沉吟片晌，他终究什么也没再说，只是无言地抱着我往客房行去！

就在这时，我眼角的余光却瞥见后院的西北角里，似有个黑影般，忙侧目细望，却发现那里空空如也！心下不由有些疑惑，难道是我眼花了？

---

深蓝色的夜空中，堪合着一轮若玉盘般的皓月！如乳如练的清辉，轻轻扬扬地洒到大地上，万物似覆银蒙霜般！枝繁叶茂的大树，在渐起的凉爽夜风轻柔地吹拂下，发出细微的“挲挲”声！一个黑影，蓦地一下从花园中悄无声息地腾空而起，若子夜的舞者般，矫捷地跃入了客栈二楼的一间客房内！

进得房间，那黑影立即若灵巧的猫般一下窜到了床边！他撩起幔帐，借着从窗户射进来的皎洁月光，凭看着床上熟睡的柳云昔，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在心间油然而生！熟悉，是因为这面庞，这眉眼，这轮廓早已深深地镌刻在自己的心灵深处，陌生，是因为它已经瘦的还没有自己的巴掌大了！曾经，如三月桃花般娇艳的脸庞，现在只有一片惨白，在清辉下，泛起隐隐的青，看起来，仿若刚从阴曹地府归来的鬼魅般；那曾经娇艳欲滴，仿若熟透樱桃般的双唇，只剩一抹没有血色的灰白！一丛揪心的疼在他心底缓缓漫开！

稍适，那黑影迅捷地伸出手，点了柳云昔的睡穴后，才缓缓在床沿上坐了下来！她随意搁在被外的胳膊，失去了往昔的丰润萦白，变得细瘦干涩！他静静地凝视着她，若滔滔江水般的怜惜又涌现心间，同时勾起了他对甜蜜往昔的回忆！

云儿，一直像个孩子般，睡梦中，总喜欢打被子。每每一到夜间，自己总是习惯性地紧紧地搂着她，只要她稍有异动，自己便会为她捻捻被子！而今的夜晚，没有了她的相伴，总觉得空落落，一种从未有过的孤清之感常常伴随着自己！尤其是在那夜深人静，冷月悬空之时！

想着，他不由握住她的手，想将其放入被下！谁知，刚刚一握，一抹彻骨的冰凉便出人意料地由指尖传来，并且迅捷地若闪电般，随着奔涌的热血传至四肢百骸，让自己寒彻不已！他的一颗心立即若坠入了万年寒窟般，冰颤冷凝！她的手怎么会这么凉？一种不好的预感陡现心间！

顺手捏了捏她身上的被子，他不由惊诧不已！现在时节已至夏初，而她竟然还盖着春初才用的厚实被褥！而且，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她的手还若隆冬寒雪般冰冻浸人！这是怎么回事？她的气色不好，原先自己还以为只是因为小产，可是如今看来，却绝非寻常！

他立刻反手扣住了她的脉搏！气脉一把，惊喜、心痛竟一时同现，一颗心若天崩地裂般巨震不已！惊喜，是因为发觉他和她爱情的结晶——孩子依然安在；心痛，是因为她的脉象极其微弱，生命体症不似一个十八岁的女子，倒似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且有非常严重的内伤！他惶惑不安地摇了摇头，难以置信地瞅着柳云昔！怎么可能这样？怎么可能？

稍适，他又一次为其把脉！一次，两次，……，直到第五次，他方颓然地歇手。虽然他依然不愿意相信这一切，但是事实却让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一丛愧疚，晃若山间小溪，悄悄流淌于心间！他伸出双臂，疼惜地将她揽进怀中，愧疚地在她耳畔轻声呢喃道，“云儿，为什么不告诉我？”

虽然，怀中的她，现在瘦弱不堪，可是那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浓浓的眷恋和深深的爱意，又若潮汐般涌上心头！就在这时，一个念头若长空破月，惊现心间！按说，秦如风也是精通医术，且武功卓越，为何他没有为云儿疗伤呢？难道情况还不止如此？斯时，他的一颗心若坠入无底黑洞般，不尽地下落！

他忙不迭将柳云昔扶起，开始运气，将自己的内力缓缓注入她的体内！就在内力注入她体内的一瞬，向来从容淡定的他竟然一下方寸大失，惶惑不安！虽然，一切在他预料之中，却又在他想象之外！她的丹田处一点真气都没有,空荡荡的！她竟然内力全失？震惊之余，忙收了大半的内力，只输了半成内力进去！可是，这内力一进入她的体内，他才发觉她的身体情况，比他刚才发觉得还要糟糕不知多少倍，她腿部经脉竟然全部堵塞！刹那间，他一下明白了青镛关重见时，她为何要缩于秦如风的怀中！小弟去了一个月，她为何没有去看过他一次！重逢之后，她为何执意拒绝再见自己！自己答应和她共隐江湖时，她为何还要出言羞辱自己！一切的一切，只是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知道这一切，只是希望不拖累自己，只是希望自己能全心全意地奔赴那权利之巅！她忍辱负重，她受尽千般委屈，而自己竟然，竟然还那样的曲解她！似狂风暴雨般的悔恨和愧疚，疯也似地冲刷着他的心！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震颤不已！

他连忙收功，一把抱住了柳云昔！倘若不是因为她还有丝丝微弱的鼻息，真会以为她已经永远地离自己而去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

和惧怕，袭上了心头，若飒飒秋风，若鹅毛飘雪，吹拂着他的心，让他寒栗不止！不觉间，一滴晶莹的泪水缓缓地落下，在澄辉映射下，仿似暗夜中的明珠般，泛着寒薄的银光！转瞬，它无声地落到了她雪白的衣上，浸湿了她的衣，形成了一只铜钱大的湿润！

紧密，紧密，再紧密地拥揽！他想用自己的体温让这冰凉的身躯获得一丝温暖，有一点生的气息！可是，无论怎样，她的身体寒凉依旧！那丝丝冰冷，隔着轻薄的衣服，传至他的身体，仿似一根根芒刺般，让他惊痛异常！可是，他非但没有一丝放开的想法，反而更加用力地揽着那娇小、瘦弱的身体，……初夏的夜，已经有些短暂了！夜浮生刚为柳云昔疗完伤，天色已经泛起了鱼肚白！他从怀中取出一枚萦白的药丸，为其服下，又万分眷恋地环拥了她一阵后，才起身离开！走到窗边，他又依依不舍地回望她一眼，凝视半晌，才一咬牙，跃出了房间！

---

今日醒来，我觉得神清气爽，这是自受伤以来从未有过的！而且，口中还泛着点点清香！这香气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努力地在记忆的脑海中搜寻。猛然间，恍然忆起，在隶洲中毒醒来时，口中似乎也有过这样的味道！这时，我下意识地深呼吸一下，不知为何，一种熟悉的气息，一种内心非常渴慕的气息，在我鼻间漾起！我不由心头一凛，难道夜浮生来过？稍适，我便毫不犹豫地否认了这个想法！他，怎么会来呢？他对我，现在恐怕是恨之入骨了！想着，不由惨然一笑！日有所思，夜有所想！或许是自己心灵深处，是太过思念他了吧！咫尺天涯，相爱却不能相守，终究是我心中一份难逝的遗憾，一道永难愈合的伤痕！

我的伤势非但没有进一步恶化，反而还在渐渐好转！虽然双腿依旧没有知觉，可是明显感到精神状态好多了，而且食欲也大增！不过，于此，自己却没有对秦如风提及片言只语，因为我不知道这真是归功于他每日的精心治疗，还是源于自己每夜那与夜浮生重逢，再续前缘，再度佳期的好梦！其实，在内心深处，我总觉得这一切似乎和那日恍然若见的黑影有关，隐隐觉得这或许真得和自己日思夜想的人有些联系！可是，自己却不断地告诉自己这是不可能的！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地奢望罢了！

以后的路途，依旧平平静静，却不知为何，让人感到一种憋闷窒息的紧张，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柳暗花明:第陆拾柒章 烟雨苍翠一点红]

晓阴无赖似穷秋，惨惨天穹云凄凄！

距离京师数十里，急行的车马突然停驻！

我好奇地轻轻掀开车帘，远远望见平坦的官道两侧列有身披麻衣，腰佩明晃晃大刀，手持亮澄澄长枪的兵士！他们肃穆伫立，面露哀戚！队前几名披盔带甲的将领傍马而立，皆愁云满布，哀容不胜！

尚未行至近前，李参军率领护柩众人，翻身下马，单膝下跪，谨声而道，“末将李灿参见王将军！”

立首于队前的那位身材矮壮，面色红黑的将官肃严地微微点了点头，“一路辛苦了！曹丞相在前方迎接，请随我来！”说罢，便率领众人跃马而上！

李参军躬首回礼，“是！”说罢，回身走到马侧，就要准备出发！

正在这时，王将军似一下想起了什么，勒转马头，对着正要前行的李参军吩咐道，“曹丞相有令，京师禁地，除了亲近随从，其他一律驻扎城外！”

李参军一听，忙垂首应道，“是！”

为了避免被曹子恒及其亲信认出，此回进京，秦如风、夜浮生、李东，包括我全都易了容！此刻听闻该令，似早在他们预料之中，秦如风和夜浮生偷眼互望一下后，便随着李参军一同前行，其余千多兵众皆停驻当地！

又前行十来里，便遥见一位面庞红润，气宇威严的中年男子着一件素色，当胸绣有一只仙鹤的常服，威慑地凝望向我们！

尚有百来步，李参军翻身下马，率领众人恭谨地伏跪行礼，“末将李灿参见丞相！”

曹子恒垂眼瞥了瞥跪于面前的众人，点了点头，“微臣奉圣谕，前来恭迎护国公赵彬之灵柩！”说罢，抬步向棺木走来！

按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应该沉稳如泰山崩于面前不眨眼，孰料此刻行径却让人有种急不可耐之感！

他走到黑色棺木旁，细细打量一番后，严喝一声，“启棺！”

李参军微一愣，旋即起身，率沐清涧等，缓缓地打开了棺盖！

曹子恒探首一望，眸光中掠过一抹凌厉，稍适，他微吐一息，沉痛地说道，“赵将军乃国之栋梁，此番惨遭不幸，实在是天启的一大损失！”说着，竟然微低下头，似痛不胜言状！

春末的京郊，本应是和风日丽，此刻却阴惨惨，狂风大作！“呼呼呼”地风响，彻入耳畔，大家都凝眸，看着曹子恒不遗余力的表演！

稍适，曹子恒似缓过情绪般，微启眼帘，对李参军说道，“前阵子，他母亲因病去世，尚未来得及通告，谁知他又……”含语一晌，继续道来，“他母亲本也是一品诰命夫人，此番莫若同以国葬之礼安葬他母子二人！”

一语仿若冬日惊雷，跪伏在地的赵彬身形也猛地巨震！

“盖棺！”

曹子恒一声令下之后，长长的队伍便出发，徐徐进城了！护送灵柩的队伍，直奔赵府！刚至莲花街口，便见道侧树上，挂着白花，挽着白绫！行至赵府门口，一位披麻带孝，容颜惨白的清丽女子，领着合府上下候于门前！

待车马一停，李参军纵身下马，对着那女子垂首恭语道，“赵夫人，将军已至，望节哀！”

赵夫人一听，轻噎着，扶着一名丫鬟，迈着碎步，走向棺木！

秦如风和赵彬皆斜眼，冷冷地打量着她的一举一动！

待至棺侧，她似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哀恸心绪般，一下扑到棺木上，樱唇一启，“郎君啊！”说着，长袖一挽，似啼血杜鹃般哀凄不已，悚动众人！

若不是先知些事情原委，恐怕此时的我，也会为其哀婉长叹！

须臾，她似哀恸难当般，一下晕了过去！扶着她的丫鬟忙不迭地喊道，“夫人！夫人！”

李参军在和赵彬等暗暗相望一眼后，上前一步，对管家说道，“莫若先扶夫人进去休息！将军生前，待我等恩重如山，我等想留下，为将军守灵七日！”

那管家踌躇一晌，点头应道，“既然如此，多谢了！”说罢，已经吩咐下人将夫人扶入后院，同时抬棺入府，着手布置灵堂！

我，因为行动不便，此刻又无可迟疑，遂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由秦如风抱入怀中，向偏厅走去！

不过，我却感到了一双凝视的目光，蓦然回首，竟对上了夜浮生微带醋意的眸光！心头竟然一凛，暗自有些奇怪，为何他那若子夜般的眼眸里少了之前的森冷呢？难道……尚未来得及细想，秦如风已经一拐，跨入了偏厅！

一袋烟的功夫后，沐清涧等才来到偏厅，不过身后却跟着方才的那位管家！待其进入偏厅后，便顺手关上了厅门！

此刻，赵彬缓缓去掉面上的易容之物，沉声问道，“陆总管，瞧瞧我是谁？”

那垂首而立的管家抬首一瞥，顿时满面惊惧，稍愣，他方喏道，“将军，怎么才回来呀！老夫人……”话未说完，已经老泪纵横！

赵彬眼圈一红，哽咽地吩咐道，“家母一向身体健朗，为何会突然过世？前后情形，细细道来！”

陆管家神情一敛，缓缓说道，“半个月前的一日下午，小的出外办事，一回来，便惊闻老夫人猝然昏迷！忙请来养斋堂的刘先生！可是，尚未待刘先生到府，老夫人就……，就……”

赵彬眉头紧蹙，质问道，“事后，刘先生怎么说？”

“因为老夫人已经过世，夫人便没有让刘先生进园！”陆管家回道。

赵彬一闻，神色立即骤变，似想起了什么，忙喝道，“去把夫人请来！”

“慢！”我身旁的秦如风却立即喝道。稍顿，他缓缓续道，“先把珠儿找来！”

陆管家愕然地瞅着秦如风！斯时，赵彬也不解地侧目望向秦如风，稍适，他终于点点头，吩咐道，“就这么办！”

待陆管家出去后，秦如风才释惑道，“有了证据，方才十拿九稳！再说，一切，夜公子不是都已经布置好了吗？”说着，嘴角一勾，意味深长地瞄了瞄夜浮生！

夜浮生只是淡然一笑！

秦如风收回目光，柔声对我说道，“云儿，我来为你恢复容颜！”说着，已经从怀中摸出了把梳子，起身走到了我的身后！

我下意识地抬眸瞥向夜浮生，却正对上他深幽的眸光！四目相对，仿若丝缕相结，千回百转中，情愫重生！

秦如风却似无事人般，轻轻地拔下了我髻上的簪子！我似木头人般，僵直地坐在椅中，在夜浮生酸意斑斑的目光中，静静地任由秦如风在我头顶十指翩飞！

虽然，所费时间不长，于我而言，却若百年，让我难耐！

秦如风为我梳好头后，又走到我身前，取过李东准备的热毛巾，便要为我洗去脸上的易容之物！

斯时，夜浮生冷不丁地扔了一句话，“何劳王爷动手？莫若在下代劳！”说着，已经站起身，走了过来！

夜浮生今日的举动着实令人费解！我瞄了眼他，又瞅了瞅惊愣当场的秦如风，一把接过毛巾，淡淡地说道，“我自己来吧！”此时，绝计不是纠葛感情的时候！

斯时，蓦然瞥到赵彬那高深莫测的注视，我的脸顿时一烫，忙慌张地收回目光，匆匆洗起面来！

方洗尽面上的遮饰之物，厅门便猛然响起了“砰、砰、砰”清脆的敲门声！

众人相望一眼后，秦如风和夜浮生缓缓落座，赵彬才开口吩咐道，“进来！”

“吱呀”一声后，厅门被缓缓掀开！一个形容乖巧的丫鬟落入眼帘！她弯腰行礼后，怯声声地问道。“奴婢珠儿见过李参军！”说着，不由偷偷抬眼瞟向我们！

突然，她的杏眼圆瞪，满目惊惧，转瞬，便惊吓地叫道，“鬼！鬼！”喊着，便想回身就跑！

沐清涧一把抓住她的胳膊，轻轻一掷，将其扔进厅内后，“嘣”一下关上了房门！

珠儿惊吓地望着我，瘫软当地，失语喃喃道，“小姐，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

秦如风一听，紧拧眉头，出人意料地一下握住了我的手！那紧固地掌握，仿佛怕我溜掉了般！我微微挣扎了几下，不过转念一想：既然决定断绝夜浮生一切念想，现在莫若将计就计！想着，不由安静下来，任由秦如风亲昵、紧密地握着我的手！

“这倒底怎么回事，从实招来！”赵彬瞅了瞅我后，冷冷地对吓得面无人色的珠儿喝道。

筛糠般抖个不停的珠儿一听，忙惊惶道，“奴婢说！奴婢说！”稍顿，她缓缓说道，“在小姐将要出嫁前夕，曹府的总管曹七派人找到了奴婢！以奴婢爹娘要挟奴婢，逼迫奴婢暗害小姐，并说他有办法能不让别人察觉！奴婢想着小姐自小待奴婢的好，终究下不了手！结果，在出嫁的前夜，曹七另遣来一个丫鬟，将我迷昏！待我醒来，便已临近上轿的吉时！这时，奴婢忙去小姐房间探望，却发现另有一个与小姐有七分相似的女子端坐桌前！奴婢当时心下一惊！那女子见状，遂径直告诉奴婢，从今以后，她就是芳婷！倘若奴婢将此事说出去，她便指认奴婢为同谋，并且还要将奴婢的爹娘处死！”说着，珠儿已经泪容满面！

抽噎一阵后，她抬眼望着我，继续说道，“小姐，奴婢真是逼迫无奈，小姐，奴婢对不起你！此番罪过，奴婢不敢求小姐原谅，只望小姐能看在奴婢服侍你多年的份上，让奴婢得个全尸……”

赵彬打断她的话，“后来呢？”

珠儿稍敛情绪，带着哭腔继续说道，“之后，就是假的小姐，便嫁给了赵将军！”说着，她斜眼瞄了瞄赵彬，又道，“她知悉将军喜饮桂花茶，便吩咐奴婢每次在为将军备茶时，加入一些紫色的粉末！”说至此，她惶然不可言状，“不过……，不过奴婢真得不知道那是什么，奴婢也不敢问！眼见将军身体日渐亏损，奴婢便暗中减了份量！”稍顿，她又回道，“虽然，她有些许怀疑，可是此刻刚遇将军出征，她也没有来得及证实！”

秦如风追问道，“那你可知芳婷在出嫁前日倒底经历了什么？”

我抬眼，瞅了瞅一脸冷然的秦如风，暗自忖道：秦如风，真真也是个痴心人！恐怕他注定要一片痴心妄落尘了！感到一束幽深的目光，心下知道是谁，却若不知般，连余光也不曾扫去！

珠儿有些狐疑地望了望我，颤声说道，“详情奴婢不知，只是听闻仿佛被送到了郊外一座荒山寺庙！”

至此，一直以来，深埋心底的那从猜测终于被证实了！

我低垂着头，却能感受到从从目光都射了过来！我无从解释，因为说了，也不会有人信！现在，脑海中，只想着如何支走众人，我方才好伺机离开！

就在这时，偏厅的门又一次被敲响！

李参军警觉地问道，“谁？”

“追风堂刘宾在外求见李参军！”

刘宾？他怎么会来此？怔想间，李参军已经回话，“唤他进来！”不一会，门外响起了“咚咚咚”的脚步声！转瞬，刘宾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厅门处！待他一进入房间，立即掩上厅门，旋即跪下行礼道，“属下刘宾见过王爷，见过夜公子！”

刘宾，乃追风堂的人，现下施礼，同唤秦如风和夜浮生，让人不由看出两点：一：追风堂已在夜浮生掌控之中，或者严格地说应该在苏远地严密控制下；二：此人心依旧忠于秦如风！

秦如风点点头，视夜浮生若空气般，径直问道，“事情进展如何？”

刘宾抬眼望了望夜浮生后，才缓缓说道，“曹子恒已经布置妥当，午时便要动手！”

午时？离现在不过一个时辰了！

厅内众人一听，神色不由都有些紧张起来！稍适，秦如风和夜浮生相视一眼后，说道，“那么现在咱们去解决掉那假芳婷，便行动吧！”

众人听罢，皆点头应可！

斯时，秦如风却依旧紧握着我的手，他思虑片晌，侧首对我柔声说道，“我不管你是芳婷，还是柳云昔，一定等着我！”

在他若大海般深情的目光下，恍然一瞬，我竟然有种不知自己倒底是芳婷还是柳云昔的错觉，只是怔怔地点了点头！

秦如风又紧了紧握着我的手，才缓缓站起身，随着前行拎着珠儿的李东，向门外走去！

一直幽冷地凝视着我和秦如风的夜浮生又深深地望了眼我后，方才随着秦如风向门外走去！

赵彬行过身旁，也抬眸幽幽地凝望了我一眼后，方离去！待众人离去后，厅内空荡荡的，唯有我一人独坐，静静地思虑着自己该如何离去！不过，就在我出神地怔想时，刘宾却出乎意料地又回来了！他手中还有一把轮椅！

他恭谨地对我行礼后，说道，“公主，这是王爷让属下准备的！”

公主？稍一回身，方醒悟大家此刻或许都以为我便是芳婷！秦如风为我准备轮椅，我是知道的，可是为何留下刘宾？莫非是秦如风想让他监视我？想着，不由冷冷地问道，“王爷特地留下你，守着我？”

刘宾宛儿一笑，“是，也不是！”说着，也不待我同意，将我抱了起来，然而他也并未将我放入轮椅，而是径直向厅外走去！

我羞愤异常地望着他，毫不留情地叱道，“刘宾，你这是做什么？”

刘宾歉然说道，“公主，莫生气！”稍顿，他继续说道，“王爷，的确让在下保护公主，可是在下也明白，公主现在的心，已经没有了王爷，所以在下准备送公主离开！”

我冷冷地望着刘宾，不置信地问道，“你，会有如此好心？再说，你现在真放了我，不怕秦如风要了你的命？”

刘宾一听，苦涩至极地一笑，“无论公主走与否，我都难以两全！既然公主心下也是想走的，莫若让在下当个随从！或许此番能让在下全身而退！”

听罢这席含糊其辞的话，我不由狐疑不已！怔想间，他已经抱着我，跃过了墙头！

墙外是一条僻静的小巷，一辆轻便的马车停在中央！刘宾将我放入马车后，便狠狠地抽笞着那两匹马儿！奔驰的马儿，载着我们飞快地向城外行去！

三日后，我们到了一处幽僻的山庄！无论我如何问刘宾倒底怎么回事，他都只字不提！

又隔了两日，终于来了个让我意想不到的人！他为我释解了一切疑惑！

[柳暗花明:第六十八章 残月如钩心难释]

这日黄昏，我坐在花园中，静赏如血残阳，葱郁晚照！园中曲桥上悬着的那两杆落日，将它最后的余晖洒向静如镜面的池水！一阵微风拂过，泛起粼粼波光！池旁柳阴中隐着半缕轻烟，朦朦胧胧！

正在我欲坠入这幻美好景时，突然一双手轻抚上了我的双肩！轻柔的触摸，仿若碰触一只易碎的瓷娃娃般！那丝丝缕缕熟悉的淡幽香气，悄然盈入了我的鼻，它仿似一根引线般，牵动了我心灵深处所有的各种情绪，它们若翻江倒海，若云滚河泻，交织着，掀起了滔天浪花！我的身子不由颤抖不已，泪水若两簇小溪般，沿着面颊，淌了下来！

好一晌，我方控制住自己的心绪，颤声哽咽道，“夜，……”千言万语，此刻却不知从何说起，只觉心头似塞了块大石般，沉重而激越！

夜浮生一把将我捞入怀中，用他那双似黑水晶般澄亮的眼眸深情地凝望着我，如兰的气息，似有若无地喷在我的面颊上！在他炙热的目光中，温热的鼻息笼寓下，我的心似小鹿般乱撞，新婚时忐忑紧张，而又甜蜜的心情重新回到了我的心间！

“在你心中，江山比我重要！”夜有些不满地嗔道。

我愕然地望着他，稍适，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垂下头斜眼瞄了瞄他，才幽幽说道，“复业，不一直都是你的梦想吗？”

夜浮生俯下头，温热、濡湿的双唇贴上了我的耳际。转瞬，若细雨般密集，若柳絮般柔煦的吻便落到了我的脖颈，沿着锁骨一路下滑！他一边深情地吻着，一边细语道，“可是，我不是说过吗？在我的心中，只有你是最贵重，最无价的吗？”

“即便残疾如斯的我？”我有些不自信地追问道。

夜浮生用狂野、热烈的亲吻给了我勿庸置疑的答案！

一切尽在不言中！为迷雾笼着的两颗以为相隔天涯的心，雾散日出，才惊觉原来其实近在咫尺！

我热烈地回应着他的热吻！他充满魔力的双唇，每到一处，便在那里点燃一丛火焰，渐渐地那从从火苗汇聚成一团巨大的欲火，烧得我炙热难耐！我仿若浪尖上的一叶扁舟，随着起伏的浪花，翩牵不定，……

忽然，一丝冰凉从后背传来，为迷乱的我带来一丝清醒！定睛一瞧，自己已身无寸缕，躺在床上！

夜浮生优雅地褪去自己的衣衫，缓缓将他火热的身躯覆了上来！那紧实、温热的躯体，为略感寒薄的我，带来一丝温暖！

我心底一直隐藏着的对那份温暖的贪慕立刻若泉水般汩汩涌出，我立即紧紧地环抱着夜浮生紧实的腰身，用劲全力，似想将他纳入自己的体内，想永远地拥有着这份馨馨暖意！

夜浮生似感觉到了我的热烈和主动，抬起头，用熠熠燃灼的火眸凝视着我！

我喘息着，手一抬，拔下了夜浮生冠上的簪子，取下了他的发冠！他那一头若白雪，若银霜的发丝，披散下来，仿若一匹素缟，又若瀑布般！它们映衬着他因为情欲而有些微泛红的面颊，更显飘逸！

我抚弄着夜浮生的长发，柔声说道，“夜，我爱你！”相识至今，仿佛我从未有主动启口对他如此真诚地表白过！

夜浮生身子一僵，稍愣，若疾风骤雨般的亲吻落了下来！它们烧灼了我的心，也点燃了夜的，……激情过后，我静静地缩在夜浮生的怀中，一边用手指绞着他的银发，一边轻声问道，“刘宾如何会听你的？”

夜浮生握住我的手，柔声说道，“我告诉他如果他帮我这个忙，自己便不会和秦如风争夺江山！否则，……”

我心头一震，好一晌，都说不出一个字！

绵细的呼吸成为了静谧的帐幔内的主旋律，……“那么你是如何脱身的？”思虑半晌，我字斟句酌地问道。

说实话，我心底还是有些想知道秦如风最后如何了，毕竟他对芳婷的那份心，也是让我感动的！可是，我却也不忍在夜浮生面前，直

接提起！

夜浮生桀然一笑，“在进京之前，我已经让追风堂几万弟子，在一个多月时间中，或扮作普通商客，或装作寻常游客，分散地进入了京师！曹子恒，表面上胜券在握，其实已经如瓮中之鳖！当我们处理掉了假芳婷，赶入皇城时，皇上已经被曹子恒毒杀了！”稍顿，他瞄了我一眼，继续说道，“你想要的答案，现在应该有了吧？”

见心思被说破，我的脸顿时若发烧般滚烫，忙垂下眼帘！稍顿，方呐呐道，“秦如风对芳婷的心，着实让我有些感动！不过，可惜我不是！感动之余，真心希望他能得到些什么！”

夜浮生紧了紧揽着我的手臂，缓缓说道，“我明白！其实，芳婷之下嫁赵彬，实乃由嫉妒秦如风的皇上和心怀不轨的曹子恒合谋策划的！并且，在秦如风想携芳婷私奔时，他们以秦如风和他师傅要挟芳婷，逼着芳婷向秦如风的父皇说出了一切！另外，此回我方知道，当年半路劫虐小弟娘的人，竟然也是曹子恒！”

想着沐清影，我不禁又有些思绪翩牵，神游至往昔！

正在这时，夜浮生蓦地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有些茫然无措，不知如何回答？

“云儿，你倒底是不是芳婷？”夜浮生静静地凝望着我，眼眸中露出丝丝期盼！

我踌躇半晌，终于坦诚道，“是，也不是！”稍顿，我缓缓说道，“我，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孤魂野鬼！可是，身体却是芳婷的！或者，换句话说，我现在是鬼魂附体，而重生！”

夜浮生惊诧地瞪着我，良久，方回过神来，思虑片晌，郑重地说道，“云儿，不论你是谁，我都爱你！只是……”

我凝望着夜浮生，不解地诘问道，“只是什么？”

夜浮生憋足了劲，终于鼓起了莫大的勇气，“你不会有一天蓦然消失吧？”

我一怔，稍适，苦涩至极地一笑，“我不知道！”

夜浮生灿若繁星，充满惶惑的黑眸顿时黯然失色，他有些失望地撇过了头！

我忙撑起上身，吻住他的双唇，极力地吭吸着！起初，有些冷淡的他，在我热切地激吻中，渐渐有了回应！我用舌轻轻挑开他的唇齿，在他的口中卷起一丛丛浪花，掀起一个个足以吞没我们两人的漩涡！

待我们都快窒息时，方恋恋不舍地分离！银丝牵连，仿佛我们绵长不绝，眷眷相恋的情意！

我抚着夜浮生的面颊，幽幽地说道，“夜，我是真的不知道！不过，就算能让我回去，我也绝计不会离开！因为我舍不下你！”

夜浮生深情地注视了我半晌，忽然，他一下抬起手，捧住我的头，又一次激烈地和我热吻起来！

那缠绵不绝的吻，那紧密的拥抱，让我们忘忽了所有，忘记了周遭的一切，……不知为何，刘宾并未若我以为的那般离开，而是留了下来！半个月后，苏远、苏翱、沐清涧等也都来了！他们和夜浮生细谈了一整晚！我没有问夜浮生详谈内容，想来或许还是和秦如风有关吧！

夜浮生每日除了为我治疗双腿外，便与我坐在花园中品茶，做诗，弹琴！偶尔，也听我说说我以前时代的事情！每次听到那些，他便一副听神奇传说般的模样！我不想勉强他，毕竟于他而言，这些是难以接受的！日子就这样平淡而温馨地过着！我的腿，在他悉心治疗下，终于有了些感觉，虽说依然无法行走，但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线曙光！

几个月后，我们的女儿终于诞生了！夜浮生视之若掌上明珠，真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拿在手里怕丢了”，可是我却一点高兴不起来，因为女儿长得实在太象我了！一丝隐忧在心底悄然滋生！

夜浮生似乎也看出来了，他不断劝我莫要多心。可是，我想他心底恐怕也是和我一样的！因为好几次他竟然也如我般彻夜未眠，虽然我们彼此都作熟睡状！

谁知，在女儿满月的那天，我长久以来的担忧终于变成了现实！这日，因为女儿满月，遂置办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准备大家高兴一下！孰知，就在筵席要开始的前一刻，门外突然想起了车马喧嚣的声音！那嘈杂的响动，分明地显示了来人之多！抱着女儿，坐在桌旁的我，心不由一下收紧了！

片晌之后，门外又恢复了一片宁静！转瞬，一个身着明黄色龙袍的身影缓缓地步入了花园，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那熟悉的面容，清癯的身形，让我的心不由“咯噔”一下！终于，他还是找来了！

秦如风迈着沉稳的步伐，徐缓地登上了石阶！

一个月不见，他面容变得苍白，瘦削，一双若繁星，若墨玉般的眼眸定定地凝视着我！他踱着方步，缓缓步入了花厅，径直向我走来！厅内众人，皆坐视他的进入，并未起身见礼！

秦如风也似众人若无物般，只是用那双宛若碧潭般深邃的眼眸凝望着我，幽幽地问道，“为什么不等我？你不是答应了我的吗？”

秦如风在我面前，并未称“朕”，怕是想重续前缘吧！虽然，于他那份心意，我甚是感动，可是我终究不是他魂牵梦萦的那个人！

瞅着深幽注视着我的秦如风，我不由长叹一息！将怀中的女儿递给身旁的夜浮生后，回身淡淡地说道，“请皇上恕民妇腿脚不便，无法下跪行礼！”稍顿，我续道，“民妇夜柳氏见过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秦如风身子一僵，稍适，他敛了深情而深幽的眸光，用一种凌厉的目光瞪向我身旁的夜浮生，狠狠地说道，“你胆子不小！竟敢拐走朕心爱之人！”

夜浮生抱着女儿，云淡风轻地一笑，“是吗？”说着，他深情地瞥了眼我，继续说道，“你爱不爱她，我管不着，可是有一点勿庸置疑，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娘子！”

秦如风一听，那本幽冷的眸子立即燃起两簇熠熠火苗，他忿恨地瞅着夜浮生，冷喝道，“夜浮生，即便她是你的娘子，又如何？今日，我便在你面前，硬要了她！”说着，秦如风重重地击了三掌，“啪！啪！啪！”

眨眼见，如潮的御林军，涌入了山庄，他们持刀拿枪，虎视耽耽地望着厅内的我们！

望着气得火冒三丈的秦如风，望着这一院子剑拔弩张的御林军，我的心不由“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夜浮生沉缓地将孩子递给我，慢慢站起身，挡在了我的身前，“清涧！你们保护夫人！”说着，已经缓缓摆出了准备动手的架式！

秦如风冷凝地一笑，“素来悉闻夜公子武艺高强，今日便让朕见识见识！”说着，他也横跨一步，准备出招！

这时，一个将领跨进了大厅，抢说道，“陛下，让小的……”

他话未说完，便被秦如风一阵森冷地大喝给打断了！

“滚开！这是朕的私事！”说罢，秦如风已经迅捷地向夜浮生当胸袭去一掌！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只听到一声清朗的大喊，“陛下！”

那似曾相识的声音，让我不由探首望向门外！

赵彬，清俊的身形，映入了眼帘！他迈着大步，跨进大厅，缓缓跪了下去！

秦如风一怔，徐徐收了手，气咻咻地问道，“赵彬，你有何话，快说？”

赵彬的喊声，既然能让已经出手的秦如风收手，不由让我萌生了安全逃离的期望！我不由将期盼的目光射向赵彬！

他似乎也感到了我注视的目光，斜眼瞄了瞄我后，对秦如风言辞恳切地说道，“陛下！夜公子夫妇，于此次平叛是有功的！不论夜夫人倒底是谁，陛下若在此时，对他们下手，难免会引起非议！而今，朝局不稳，内忧外患，为了天启江山，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呀！”

秦如风怒意斑斑地盯着赵彬，双手不由自主地握紧了！他抿紧双唇，森冷地瞅瞅赵彬，又瞧瞧夜浮生，好一晌，静默不语！

火药味十足的空气，似经历了突如其来的风霜般，陡然冰结，……秦如风思虑片晌，方对夜浮生缓缓说道，“好吧！朕可以放过你！可是，现在你必须休了她！”说着，秦如风抄手指向了我！

夜浮生冷冷地望着秦如风，毫不犹豫地说道，“不可能！”稍适，他继续说道，“就算死，我也会和她在一起！”

秦如风一听，方才压下去的怒意又“腾”地一下窜了起来，双目重新燃起了熊熊怒火！

望着气得脸色铁青的秦如风，想着往日他对我的好，想着他对芳婷的一片痴心，我心头不由一软，幽幽地说道，“秦如风，你为我做的，我十分感谢！只是我真得不是芳婷！而且，我的心也早已给了夜！你又何必苦苦强求呢？”

秦如风身子一怔！须臾，他沉声问道，“你心中，对我就没有一丝情意？”

我抬眸，直视着秦如风有些哀恸的眼眸，郑重地点了点头！

秦如风哀痛地阖上了眼帘，转瞬，他仿似着了魔般，一字一顿地说道，“即便如此，我也绝对不会再让你离开！”

此话仿若一枚重磅炸弹般，让我震傻当地！方才心底对他的同情，此刻顿时烟消云散！

夜浮生狠狠地望着秦如风，冷冷地说道，“秦如风，不要以为这里只有你的人！”

秦如风一听，有些惊诧地问道，“你，什么意思？”

夜浮生宛儿一笑，“你此番前来，带了伍仟人！而这里，也有追风堂的三千人！你说，此时两番对决，无异于用你的矛，攻你的盾！试想想，结果会如何？”稍顿，他极有兴趣地说道，“我倒是颇有兴趣，莫若让我们拭目以待？”

虽然夜浮生说得极轻巧，似一切皆在他掌控之中般，然而，我却从他手心中渗出的细细汗珠感觉到，此时他无疑在使用空城计！

秦如风一怔，踌躇半晌，方说道，“好！我可以放过你们，但是，必须留下你们的女儿！”

“秦如风，你太过分了！”情急之下，我不由喊道。

夜浮生思虑片晌，终于艰难地启口说道，“好吧！”

虽然明知此时情况危急，夜浮生同意，也是迫不得已，可是心中依然似被乱刀割般，疼痛不已！不觉间，泪水已经盈满了我的眼眶！我下意识地紧紧搂住我的女儿，对秦如风哭道，“秦如风，你就如此狠心？定要我们母女分离？”

秦如风深深地凝望着我，哀恸地说道，“那么你知道看着你和他在一起，我的心又是如何的疼吗？”稍顿，他又言辞哀切地补充道，“看

着她，至少能让我感觉到你曾经的存在！否则，我的日思夜想，无疑宛若梦幻般虚空缥缈！”

这个结，是我无法解的死结，这样的结局，或许是最好的结局！

泪水似泛滥的河堤般，不断从我面颊滚落，我已经泣不成声，只是拼尽所有力气搂着我的女儿，搂着我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女儿！

赵彬站起身，慢慢走了过来，郑重地对我说道，“把孩子给我吧！我会将她抚养成人的！”

望着赵彬肃严的神色，我缓缓地松了手！就在他接过的刹那，我又一次不舍地紧紧搂住了女儿，和着咸涩泪水的吻，若雨点般的吻，落到了她娇嫩的脸庞上！

她，许是也知道了即将和她的亲生爹娘分离般，突然嚎啕大哭起来！那声声凄厉的娇哭声，让我肝肠寸断！

赵彬一咬牙，不由分说地夺过了我的女儿！

此刻，我再也按捺不住哀痛欲绝的心绪，声泪俱下地喊道，“为什么？为什么？”

夜浮生瞧了女儿一眼后，一把抱起我，带着厅内的众人离开了！

马车在路上风驰电掣地飞奔着，那“得得得”马蹄声似雨点般急促地在耳畔响起，车子的帏帐、帘布高高扬起！带着夏日丝丝热气的风儿，从卷起的车帘，吹了进来！闷热的车内，非但没有因为这风儿地侵入产生丝毫的凉意和舒爽，反而让我越发憋闷、难耐！特别是想着方才还怀抱在手，刚刚满月的女儿，现在竟然离开了我，心头便若压了巨石般喘不过气来！

我知道若非形势所迫，夜浮生绝计不会如此做，毕竟女儿是我们两人的骨血！然而，随着马车渐行渐远，我心中对女儿的思念如春草般萋萋刬尽还生，那种血肉分离的疼，似逐渐沸腾的油锅，又似一把锋利的尖刀，它们和那绵长的思念糅合在一起，无情地煎熬着我的心，我真想化作幻影，幻为狂风，去秦如风那里夺回我心爱的宝贝！

我紧紧地抱着夜浮生，将头深深地埋在他的怀中。泪水若泛滥的河水般，不断涌出，它们浸湿了夜浮生胸前的大片衣衫！那凉凉的湿润，抚触着我的面颊，我的心，也随着它紧贴的夜浮生的肌肤，透入他的体内！那份凉湿，似这闷热马车中的意外入侵者！我和夜浮生紧

紧相拥，似希望用更紧密地拥揽，温暖那份凉凉的湿意，挤走这个不速之客！可是，无论如何，它却依旧真实地存在，就如女儿与我们分离一样，成为了难以变更的事实！与女儿的分离，对于我和夜浮生而言，无论沧海桑田，无论世事变迁，它都将是我们心底一份刻骨铭心的遗憾，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它将长久地伴随着我们！

夜浮生无言地抚弄着我的背，轻轻梳理着我的长发，那轻柔的抚摸，似想抚平我心中因此而产生的重重褶皱，接合我心底因此而产生的根根裂痕！感触着夜浮生来回地轻抚，静享着他的慰藉，我那撕心裂肺的疼，有了点点好转！这时，一点点冷静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难过，难道夜浮生不吗？他此刻的心境，恐怕比我好不了多少！

我抹尽眼角的泪水，擦干面颊上的残泪，抬起眼眸，望着一脸凝重，眉宇间凝着浓浓哀愁的夜浮生，轻声说道，“夜，我没事！”

夜浮生凝望着我，若墨玉般的眼眸中漾起浓浓的疼惜和伤感，恍然间，一丝欣慰从其中一闪即过！良久，他抬起手，轻轻拢了拢我额前的碎发，哽了一晌，方说道，“对不起！当时的情形……”

我忙用手捂住他的嘴，“夜，别说了！我能理解！”说着，一股如青桔般的酸涩又涌上了我的心头，梗得我似要断了气般！刚刚止住的泪水又一次若断了线的珠子般不停地滚落！

夜浮生心疼地将我的头揽进他的怀中，一边轻柔地抚摸着，一边柔声安慰，“别哭了！云儿！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倘若当初我不是一意孤行，倘若当初我早一些了解情况，今日也不会……”

我摇了摇头，“不！夜，不是你的错！”稍顿，我努力压住心中的酸楚，抬起头，“没事！以后咱们还可以再生好多好多的孩子！”说罢，竭力裂开双唇，想挤出一点笑容。斯时，却发现面部肌肉仿似僵硬了般，什么表情也做不出来！

夜浮生怔怔地望着我，坚定地点了点头！

其实，再多的孩子，也弥补不了女儿的离去！因为她毕竟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而且她是沐清影用生命换来的！可是，多说无益，徒增伤感！我们一路往北，向紫谰国行去！

夜浮生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从用饭至穿衣！除了每日必须的治疗和按摩之外，我们或猜谜，或弹琴！日子平淡却温馨！放下了复业

和仇恨之念的夜浮生，渐渐恢复了他的本性，温文尔雅，风度翩翩！虽然，赶路辛苦，可是因为生活有规律，而且不再动那么如多的心思，他的身体逐渐健朗起来，面色也不再苍白如纸！我的身体，在他悉心照料下，也恢复了不少！虽然，腿还是不能行走，可是已经能稍微做一些简单的动作了！

我和夜浮生都不再提及女儿之事，可是我知道其实我们谁也无法排遣她带给我们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和无尽的忧愁，只是因为我们都不想对方难过，所以将将那份伤痛深深地埋藏在了心灵深处罢了！

然而，我想自己却不如自己想象的那般坚强，因为夜夜我都会梦见女儿的身影！万里无云，阳光普照，我牵着女儿在大草原上散步，一面给她将故事、唱歌谣！

突然，天色阴沉下来，乌云密布，烈风吹拂！

我正要蹲下身，将女儿抱入怀中，女儿却不见了！我难以置信地望着空空如也的手，望着空荡荡的身侧，张慌地大喊道，“宝贝！宝贝！”

可是，那凄伤、焦急的喊声，随着渐起的狂风，消失在空旷的原野上，湮没在疾风的“呼呼呼”声中！我四处奔跑，心急如焚地找寻着我的女儿，但是入目之处，唯有荒芜的杂草和低沉沉的天宇！

渐渐地，我的心开始绝望！我的女儿不见了，她再也找不到了！

就在这时，突然一个稚嫩的声音，又为我已经变得晦暗的心带来了一丝阳光！

“娘！娘！”

我回身一望，女儿正挥舞着胖乎乎的小手，从草天相接的远处向我奔了过来！她那张似红苹果般的小脸上绽放着纯真的笑容！

女儿！我的女儿！我张开双臂，向她狂奔过去，“宝贝！”

女儿的身影，越来越清晰！

就在她将要投入我的怀抱时，她身后突然窜出两个蒙面的黑衣人，他们猛地伸出手，捉住了我女儿幼弱的肩膀，“回去！谁让你到这里来的！”厉声呵斥的声音，震傻了我的女儿，也惊吓了我！

转瞬，女儿开始拼命地挣扎，她蹬着两只小腿，挥动着两只小胳膊，凄厉地哭喊着，“娘！娘！救我！救我！”

望着无助哭泣的女儿，我的心若刀绞般，我奋进全力地向女儿跑去，可是那两个黑衣人，却似狂风般，转瞬便飞到了遥远的天际！女儿的身影，已经模糊成了一点，只是她悲伤、凄惨的哭喊声，久久回荡在我的耳际！

我凄怆地高喊着，“还我女儿！还我女儿！宝贝！宝贝！”这副场景，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梦中！这恶梦，每每都会以我痛彻心扉的大哭而告终！每当我夜半哭醒时，夜浮生便会静静地搂着我，伴着我直至天明！虽然，他从不说什么，可是我知道女儿的离去在他心中也和我一样，若剜了心，掏了肺般！那种空洞洞、若绞割般的疼，在夜阑人静时，常常来到我们的身边，钻入我们的心田！

女儿的离去，是我们魂牵梦萦多年的痛！

第一部结束，有兴趣请继续欣赏第二部：《蘭心有期》

【穿越时空爱情类】皇后重生　作者：走走（很好看地～～）（完结）

正文一、魂归夜海

夜空一片漆黑，月亮从海中升起，往轻波细浪上抛洒了散金碎银，继而渐渐升高、月华流动，呈现一条条银带瀑布，倾泻到这慢慢行驶的轮船上。

我倚着轮船的扶栏，迎着徐徐吹来的海风，欣赏着海天一色空空的蓝，慵懒地舒展着四肢，心里是说不出的舒畅与惬意，原来“海上升明月”“月光如水水如天”的意境便是如此地美妙。自从外公将他那家大得不像样的公司交给我打理以后，我便许久没有这么悠闲的时光了，每天不停地开会听报告，每天不停地安排工作检查工作，像只螺旋一样不知疲倦地转着，转着。。

“姐，我正在四处找你呢，你竟然躲到这里来了！”一个轻轻柔柔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来。

我回头，表妹晓柔正笑意盈盈地走过来。

“姐，舒服吧，你每次都只顾着忙工作，这次如果不是人家哀求你，你还不肯出来呢？”晓柔依偎了过来，抱住我的手臂，撒娇着。

“很舒服，谢谢我们家的宝贝儿！”我亲昵地捏着她白皙柔软的小脸蛋，这个娇滴滴的小表妹在家里最受宠，连一向粗枝大叶的我都想方设法不让她受一点点委屈。或许这世上有些女孩天生便注定是被保护，就像晓柔，往往看到她第一眼便不由自主地心生怜意；可是也有些女孩天生便充当着保护者的角色，就像我，自从父亲有了婚外恋，自从我和母亲搬回外公家，我便像一只老母鸡一样保护着生性柔弱的母亲……

一条瘦高的身影的突然出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一愣，继而寒着脸转向晓柔：“柔，他怎么在这里？”

晓柔看见瘦高的男子，白皙的小脸闪过一丝莫名的慌乱，无措地咬著下唇，闭开我疑惑的眼光。

瘦高的男子将我身边的晓柔拉进他的怀里，吊儿郎当地笑着说：“表姐，我当然是跟着我的女朋友过来。”

我忍着气，冷冷地说：“上船前你似乎忘了跟我打个招呼！”我对晓柔交的这个不学无术的男朋友全无好感，全家人也都反对他们的交往，可是晓柔却像所有的女孩一样犹如花蕾羞闭、含情脉脉，初恋让她一夜之间全都绽放，那样的美丽动人让我根本来不及去阻止也不忍心阻止。

“表姐，你这么凶，难怪没有男人敢要你！”瘦高男人放开怀中的晓柔，撕皮笑脸地靠了过来，“表姐，其实你长得还是挺不错的。”

听了这话，我像吞了十几只苍蝇一样恶心，尽量不去看那张丑恶的嘴脸，“你可以呆这上面，但是别出现在我眼前。”

“由不得你了，”瘦高男人收起笑脸恶狠狠地说，我头皮发麻，他的一只手已经用力地捂住我的嘴，另一手抱住我，我使劲挣扎却是徒劳。

“快！”瘦高男人向晓柔催促着，晓柔匆忙将早已经准备好的胶布贴住我的嘴。

为什么？我放弃了挣扎，死死地盯着晓柔，无言地质问着。

晓柔避开我的眼睛，声音颤抖地喃喃着：“姐，你也别怪我，怪就怪爷爷吧，我才是他的内孙女，他却将公司给了你这么一个外人，你死了，公司就是我的了……”

原来又是为了钱，纵横商场几年，讹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事情我并不少见，可是我却始终料不到，一直在算计我的人竟然是我疼爱了十几年的小表妹，这世间啊，人心难测，真情难寻！

“砰！”我娇小的身躯在海面上划开一道优美的弧线，在落入海的那一刻，我看见皎洁的圆月泪流满面，或许那是飞溅的海水……

正文二、天堂或地狱

世界时无尽的黑暗，我在这无边的黑幕中穿行着，我像是被重重的黑暗所密裹，从内心萌发出的恐惧困扰着我。我害怕黑暗，因为害怕黑暗，我每晚睡觉都会点着一盏米黄色的小灯才能入睡，记得八岁之前我是不害怕黑暗，而且经常在黑暗中玩捉迷藏。但是在我八岁生日的那个晚上，父亲没有回来，母亲发了疯将我锁进黑咕隆咚的地窖里，然后疯狂地寻找父亲。那个晚上没有一丝光线也没有一丝声音，世界是黑暗的也是沉寂的，我像是瞎了也像是聋，第二天从那个地窖

出来后我大病了一场，病好后父母的婚姻也终于走到了尽头，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害怕黑暗了。

现在的黑暗就像八岁那个晚上的黑暗让我害怕，我自感步履维艰，挣扎着前进许久。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丝微弱的亮光，我欣喜地向着这丝亮光跑去，当亮光越来越强的时候，我竟然隐隐约约听见凄凄凉凉却压抑着的哭声。

一个年轻女子低声呜咽着，“娘娘，您醒来啊，让冬儿替您去……”

另一个尖声细语的声音哽咽着说，“冬儿，我们娘娘福大命大不会有事的，娘娘她人那么好……”

其间，又穿插着一个女子怪声怪气的声音，“这皇后位置如果空了下来，肯定就是我们蓉贵人的了！”

女子话音一落，尖声细语的声音气愤地呵斥着：“金儿，你怎么能讲这么大逆不道的话，平时娘娘对你那么好，你……”

“小竹子，不要再讲了……”

好吵啊，吵得我的头乱得像一团麻，我昏昏沉沉地失去了知觉。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当我醒来时，周围是一片寂静，一个打扮得像拍古装戏的女子靠在床沿睡着了，年轻娇美的脸庞上是未干的泪痕。

我坐起身好奇地打量周围，为面积仅数平方米的小室，窗明几净几案左首是玉如意，右首是铜暖炉，墙壁上还挂着几幅对联。整个布局和谐，装饰清雅，颇具古色古香，仿佛是走进了古代女子的暖阁中一般。我疑惑了，难道我是上了天堂，可是上天堂的人不都是好人吗，我可不敢自认为好人，虽然我还不至于虐待动物但是我看见蚂蚁搬家什么的也从来不会绕道而行的，或许这是地狱打得广告吧，一般来说广告总是要打得夸大，才能吸引人们来选择。

“娘娘，您醒了！”趴在床沿睡觉的女子突然跳起来，欣喜若狂地大叫，“娘娘，您真的醒了！”

我认得这个声音，是那个自称要替什么娘娘死去的冬儿，不过我什么时候变出她的娘娘了，这我倒是糊涂了。

刚想问冬儿，一个身着长褂瘦小的男人跌跌撞撞地冲进屋里来，对着我喜极而泣：“娘娘真的醒了，小竹子好担心啊……”声音哽咽住了，一双白皙的手捂住脸哭出声来。

看见一个男人比女人哭得还娇柔，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男人怎么比我在泰国看见的人妖还人妖啊。

“奴婢去给娘娘端吃的！”“奴才去给娘娘端热水，不，还是先给娘娘宣太医！”……

我疑惑地看着冬儿、小竹子两人乱成一团，心中的疑云越来越大。

正文三、我是皇后

掉入时空的书，我看得并不少，光是那部《寻秦记》我便翻了好几遍，但是穿越时空似乎得达到一个极限的光速，可是我掉入海中也能达到这个光速吗，或许是恰好掉入海中的一个疾速的漩涡中了。反正不管经过是怎样，结果都是我掉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中来，在这个可以说是古代的地方，而我竟然是这个国家的皇后。

皇后哟，在电视上的皇后可都是一副母仪天下尊贵的仪容，并且身边都是有一堆奴才前呼后拥。可是我附身的这个皇后却有一张脱俗秀气的小脸，仿若弱柳扶风的身段，一点都没有皇后威严的气势，倒是像娇滴滴又楚楚动人的邻家小妹，而且身边服侍的就只有一个奴婢冬儿外加一个太监小竹子。

一整天我都在消化着这个皇后凄惨的身世，皇后原名刘雪仙，乃当朝尚书刘易之女，为偏房所生，刘雪仙与其母同样生性柔弱、胆小怕事，所以在家中备受冷落。两年前在一次宫宴上机缘巧合被先皇钦点为太子妃，便成了当今皇后，原以为是飞上枝头做凤凰，但刘雪仙并不受皇上宠爱，加上性格柔弱，皇后的称号便是名存实亡，经常受宫中嫔妃的欺凌。几天前，皇后去向太后请安时竟然失足跌进御花园的水池中，这么惊吓虚弱的皇后便一病不起。

“这蓉妃后台硬不硬啊？”我惬意地啃着美味的点心，有一搭没一搭地问身边的冬儿，这蓉妃在宫中最受宠却也是最会欺凌皇后的人，最让我心里琢磨的是皇后落水时她竟然在旁边，我得打听清楚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奴婢不明白娘娘的意思！”冬儿小脸蛋上堆满疑惑。

“就是”，我沉吟着怎么说，“比如蓉妃的家人什么的有没有在朝为官的？”

“当朝宰相便是蓉妃的舅舅，听说朝中许多事情都由他管！”冬儿轻拭着茶几上我遗留的点心沫渣。

“那个金儿又是蓉妃的什么人？”我顺手又抓起桌上的葡萄吃，当皇后还能免费享受水果宴真惬意。

“她以前是蓉妃的丫头，后来蓉妃让她过来服侍娘娘您！”

服侍我，恐怕是监视我吧，而且死丫头竟然诅咒本姑奶奶死，看我怎么收拾你。我阴阴一笑。

冬儿出神地望着我，半晌语气凄凉地问：“娘娘，您真的什么都忘了吗，就连您吃东西的样子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说着说着竟然掉起眼泪来，一旁的小竹子眼圈也红了。

我不耐地挥挥手：“跟你们讲好几遍了，我只是临时失忆了，以后遇见什么人时你们悄悄提醒我就行了。但是，”我语气转为严肃，“我失忆的事情，你们敢泄露半句，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冬儿、小竹子慌忙点头。

我满意地笑了，这两个跟班倒是忠心耿耿，看来我这当皇后也进入角色了，反正就当是演古装电视过过瘾好了。还记得在父母离婚的那天，茫然无措的我曾经遇见一个老人，他对我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也让我一辈子都受益的话：“孩子，你一定要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莫测！”我是一直在努力地适应着，让自己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成一个独立的守护着懦弱的母亲的女孩，让自己从一个普通的女子变成一个肩负着几万员工的公司管理者，现在也要让自己从一个现代人变成一个古代人。这个世界是变化莫测的，而我只能选择去适应

正文四、

养身体的几天里，我仔仔细细地跟冬儿两人了解了宫里的一些情况，而也没有什么人来打搅，我也乐得清闲，不过看来这个皇后确实是当得窝囊，不管是病了还是病好了都没人来看望一下。

这日清晨,我一觉醒来,呼吸着有别于现代的清新的空气,全身的细胞开始积极地跳跃了,病恹恹的娇体里头的活力缓缓地舒展开来.

"冬儿,我们去外头逛逛。”我一边手忙脚乱地套着古装一边冲着冬儿大声嚷嚷。

冬儿慌忙走过来帮忙，“娘娘，您的身体不能吹风啊！”

“没事，多出去呼吸新的空气对身体有益无害，快点！”我兴奋地催促冬儿恨不得立刻飞出屋去参观一下古代的皇宫。

冬儿无奈地侍侯我梳妆，临出门又将披风给我披上，引着我向御花园走去。

御花园里的冬天早已经匿迹，百花斗艳，蜂蝶扰攘，鸟儿啼鸣，空气中全是春日蒸腾的潮湿幽香。我站在百花之间，闭着眼睛去感触这蕴含生机的温暖的空气，风轻悄悄绵软软地轻拂着我的脸，那美妙的感觉无不让我怦然心动。

“娘娘，这里风大着！”身后的冬儿小心翼翼地提醒。

我睁开眼，笑着道：“这风，我喜欢！”我忍不住迎着风舞动起自己的身躯，长长的衣袖随风摆动，原来人世间最轻盈最美妙的舞姿，不是那种排编后的舞姿，也不是那种受过专业训练的舞姿，而是那种随心所欲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快乐与舒适的舞姿。

“奴婢见过皇上！”身后传来冬儿惶恐不安的声音使我停住舞步。

皇上！我吃惊地转身，只见一个身着金黄袍的年轻男子定定地看着我，俊朗的脸隐隐透着一丝内敛的威严，随同他身后的几个太监冲着我行礼：“奴才见过皇后！”

我回过神来，冲着年轻男子低了低身子：“臣妾见过皇上！”

皇上黑亮沉静的眸子有一丝失望飞快地闪过，瞬间即逝。他没有再看我一眼，淡淡地丢下一句：“起来吧！”随后带着一群太监消失在曲折的宫廊中。

这么一个小插曲把我踏青的心情全磨灭了，我有些怄气地冲着冬儿叫：“我们回去！”

一路上，我憋着一股莫名的火气，这个皇上也太漠视人了，亏我还跳了那么优美的一段舞让他欣赏，而且也太不体贴了，他的结发妻

子皇后病了那么久竟然也没有一句问候。

回到自己的宫苑时，竟然发现主位上坐着一个美艳惊人的女子，丰盈盛开的兰花指挑着桌上的葡萄小心翼翼地送进自己的樱桃小嘴中，不时还用丝巾轻轻擦拭着嘴角。

“奴婢见过蓉妃！”冬儿冲着那个妖媚女子行礼，神色竟然比见到皇上时还慌乱。

原来是蓉妃，竟然反客为主了，我心里冷笑着，不发一语。

蓉妃看见我进来也没有起身，连连娇笑着：“姐姐的身体好了，妹妹真的好开心！”

我冷笑道：“姐姐还以为妹妹不开心呢，妹妹现在坐的这个位子可是姐姐的，姐姐想问妹妹你是不是很想取代姐姐坐上去啊！”

蓉妃愣了好半天似乎料不到我会这样回答，笑容僵硬地移动着水蛇一般柔软得腰身到旁边的位子上，眼神疑惑地上上下下打量我。

我没有坐上去，而是吩咐旁边的小竹子：“小竹子，把椅子打扫干净，哀家坐的地方不喜欢别人碰！”

“你什么意思？”蓉妃娇美的声音仿佛撕裂了一般，不可置信地问。

我大大方方地坐上去，平静地说：“姐姐只想让大家知道皇后这个位置是姐姐坐的，而妃子呢自然是应该坐在自己该坐的地方还要行该行的礼，这宫里的规矩可不能乱了，妹妹你说是吗？”

蓉妃被我的一席话惊得说不出话，一屋子安静得听得到针掉的声音。

我安安静静地喝茶，在商场训练了两年的纹丝不动还真的很有用。

片刻，蓉妃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堆着一脸的娇笑说：“姐姐，你是病糊涂了吧，竟然警告起妹妹来了，告诉你，”突然蓉妃脸色一变，语气凶狠，“凭你，不配！”

“不配！”我狠狠地将手中的茶杯往地上一摔，语气冷冽，“别忘了，哀家是皇后，是先皇亲自钦点的皇后，只要哀家是皇后，哀家就有管理后宫的权力！”

破碎的茶杯混着茶水，满眼的狼藉，我突然有些心疼那个茶杯，如果留着，说不定很多年以后被考古家挖出来便是价值连城的古董了。

“你……”蓉妃脸色青一块白一块，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蓉妃带着一群奴婢走后，屋子里竟然还站着个娇媚的女子，我疑惑地盯着她。

“金儿，你这些天跑去哪里了，娘娘正等着你侍侯呢！”小竹子一边气愤责问那女子一边给我上茶。

金儿看着悠闲喝茶的我，大惊失色，慌忙跪下道：“奴婢一直不知道娘娘已经醒来。”虽然语气低微，脸色却毫无半丝卑谦。

我呷着茶，淡淡地笑，不语。

金儿看见我没有什么反应，便站起身准备往外面走。

“金儿，谁让你起身了？”我冷冷地道。

金儿疑惑地看着我，我面无表情地盯着她，她重新跪下来，眼睛却毫无顾忌地甚至带着不屑地盯着我。

我没有看向她，却向一旁的小竹子道：“小竹子，以后你准备一把剪刀，把那些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看的奴婢的眼珠给哀家挖出来，免得我看见了心里不舒服。”

“喳！”小竹子谦恭地应道。

地上的金儿脸色煞白，慌忙低下头。

我冷笑：“金儿，今晚你就给我在外头跪两个时辰，小竹子，你盯着。”

“喳！”

“娘娘，你不能这样处罚奴婢，奴婢没有做错什么！”金儿着急地立起身，激动地大叫。

我盯着她，寒着声道：“哀家病在床上，你身为奴婢不但没有在旁侍侯着反而四处乱跑，凭这个哀家就可以罚你，还是你说哀家连罚你这样一个奴婢的权利都没有！”我转向小竹子，道，“多罚她一个时辰，竟敢顶撞我！”

“喳！跟咱家出去！”小竹子兴奋地将金儿拖出去，看来这个金儿平时肯定没少狗仗人势欺压小竹子他们。

被拖出门的金儿回过头怨恨地瞪我一眼，我突然后悔了，刚才怎么突然心软了没有罚她跪上一天，不过来日方长，这丫头再嚣张我肯定要给她更多颜色看看。

屋子又重新恢复了一片寂静，冬儿静静地又悄悄地打量着我。

我忍不住笑出来了，站起身来敲敲冬儿的头，“你看够了没？”

冬儿慌忙低头，小声地说：“娘娘，冬儿从来没有看见您像现在这么厉害，以前您都是……”声音越来越低，哽咽住了。

“慢慢说！”我轻轻拂着她的背，从冬儿那凄切的表情不难想象得出她们主仆两人以前过得都是怎样的日子。

冬儿颤声说：“冬儿以前在老爷家时便经常看见娘娘您偷偷地哭，进了宫后您的眼泪从来没有断过，如果可以冬儿真的愿意代替娘娘您受所有的委屈……”

“娘娘，您真的像变了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小竹子低声说，“以前您每次见到蓉妃都很害怕，有时候蓉妃的声音一提高，您的眼眶都红了。”

我饶有兴趣地问下去：“那当我见到皇上或是太后时，都是怎么样的呢？”看见他们为难的脸色，我鼓励他们，“说出来，我不怪罪你们！”

“您只要一见皇上或是太后，您讲话都结巴了，”小竹子偷偷观察我的脸色，看见我依然很缓和，便继续说下去，“甚至有的时候您都紧张得打嗝了，所以您每次看见太后或是皇上都要绕道走的！”

“哈哈！”我抑制不住地大笑，一个本该母仪天下的皇后却像只小兔子一样紧张地躲藏着，真的是说不出的滑稽，我笑毕同情地说，“她真的很可怜！”看见小竹子和冬儿疑惑的眼神，我赶忙说，“我是觉得以前的自己很可怜啊！”

“娘娘，您会想起过去的事情的！”冬儿轻声安慰，又接着说，“不过，现在的您挺好的。”

我无所谓地笑，这样的我确实挺好的，一直这么坚强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相信眼泪，只相信自己。也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曾傻傻地

以为老天爷会帮助自己，每天被欺负了就会藏在被窝里偷偷地哭，但是慢慢地我明白了，眼泪永远都无法将自己带出困境，而只有相信自己，只有自己的努力才能将自己带出困境，就是这样的信念，才让我在外公众多的内外儿孙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外公的接班人。

正文五、

金碧辉煌的宫苑里，我领着冬儿，轻移碎步，向坐在整中央的一个衣着高贵已年近古稀的妇人鞠躬行礼。

“臣妾给太后请安了！”

“ 起来吧！”妇人苍老的声音在寂静的宫苑下分外威严，她一双眼不经意间与我相触，那眼神里有一种凌厉的冷，仿佛雪天的冰棱。

我心里忍不住一惊，难怪以前的皇后会那么害怕太后，就连我看见这个老妇人都不免紧张，那阴鸷的目光令我不由地想起自己那个严厉的外公。

太后淡淡地问：“皇后，听说前一段日子你身体微恙，可否恢复了！”

我笑笑让自己镇定下来，不徐不疾地回答：“谢太后的关心，臣妾身体已完全恢复！”心里却很无奈地自嘲，这个皇后都快病死了，还说什么微恙。

“听说昨日蓉妃去探望你了？”仍是慢条斯理略显一丝慵懒的问话。

“回太后，妹妹昨日确是探望了臣妾，妹妹真的是有心了！”

过于镇定的答话似乎让太后冷凝的眸光出现了一丝无法辨别的疑惑，但是那样的疑惑却掩饰得很好，几乎是不能发觉，我突然佩服这个老妇人隐藏情绪的功夫，那可是我得再修炼个十几年才达到的那种稳如泰山任何事都不为所动境界。

这时一个太监跑进来，恭恭谨谨地向太后叩首：“太后，皇上与蓉妃过来了。”

太后微微点头，这时宫殿外走进一男一女，男的俊朗，女的艳丽，恰是皇上与蓉妃，“儿臣给母后请安！”“臣妾给太后请安！”

太后殿内的太监宫女也齐口，“奴才见过皇上、蓉妃”，“奴婢见过皇上、蓉妃”。

看来这蓉妃的面子比皇后的还大，我进来时都没有一个人请安，她却有，我这个皇后还真当得有名无实，我心里自嘲着。还记得五年前，我第一次接手外公的公司时，公司中的元老对年轻的我不信任，对我下达的命令不屑一顾，可是那几个月里我硬是将一个部门扭亏转盈，元老们对我刮目相看，那一刻我深刻地理解了一个人要在这个社会站得住脚一定要凭自己真正的实力。

“这不是姐姐吗？”蓉妃嗲声嗲气的声音打断了我的神游。

我微微一笑，不理她，转向皇上，“臣妾见过皇上！”皇上转头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继续与太后寒暄，一旁的蓉妃得意洋洋地靠着皇上坐下，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离去好还是不离去，也找了个椅子坐下。

太后与皇上似乎寒暄完了，蓉妃突然发出一声轻轻的呻吟，蹙起蛾眉，并用手轻轻按住另一只手，我才注意到她的一只手上竟然缠着纱布，我疑惑着这个女人在搞什么鬼。

这时，皇上似乎才忆起什么来，转向我沉声道：“皇后，朕听说昨日蓉妃去探望你时，被你故意用茶水烫伤，可有其事？”

我惊讶地盯着蓉妃，那个女人嘴角涌现一丝得意又恶毒的嘲笑，这个女人，昨天那个破碎的茶杯起码距离她有两米远怎么飞得到她身上，不过现在我也百口莫辩，我也不分辨，只是淡淡地道：“皇上，若臣妾说没有这回事，皇上是否相信？”

皇上很明显地一愣，疑惑地盯着我，我大大方方地迎视着他的眼光。这时，蓉妃嗲柔地声音插了进来：“皇上，臣妾真的好疼啊！”

我心里哀叹着，这个女人的手段也太做作了吧，我只能赌一把了，看她是否真舍得把自己弄伤了来嫁祸我。我似笑非笑地转向蓉妃道：“妹妹，不如把纱布拆下来，让姐姐看看你伤得有多严重，姐姐那边还有较好的膏药。”

这话一落下，蓉妃笑容突然一僵随后又娇声道：“太医吩咐过这伤不能见风。”

蓉妃脸上那一闪而过的慌乱并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五年的商场磨炼让我收获最大的便是学会察言观色，只有懂得察言观色，才能在那每个人都带着面具的商场上立于不败之地。我冷笑着：“姐姐只是怀疑妹妹并没有受伤，随便包着一条纱布来瞒骗皇上。”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声音能够造成这么大的震撼力，但是从众人脸上那种仿佛见了鬼的表情，就连一直保持纹丝不动的太后脸上都出现了一丝决裂，我可以猜出性情大异的皇后给众人带来了怎样的惊疑。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出来，以前的皇后遇到这种情景时，颤抖着瘦小的娇体，捂面落泪，语不成句，而绝对不会像我现在这样冷静地分辨，也或许是因为这样，蓉妃才会这样粗枝大叶地欺上瞒下。

“臣妾没有！”蓉妃慌乱的声音更加证实了我的说法，皇上眯起眼，平静无波的脸开始酝酿一股怒气。

我暗笑，这个女人还是修炼得不够啊，在这后宫里就像商场上，每一步都要精心策划，并且要策划得天衣无缝，只有那样才不会让你的对手找出的漏洞来，我特意柔着声音催促着：“妹妹，有没有，拆开了自然就知道了！”

蓉妃扑通地跪在太后与皇上面前连连叩首，哭着道：“臣妾不是有意要欺瞒太后与皇上，而是臣妾实在噎不下这口气，昨日臣妾去探望皇后时，皇后竟然开口训示臣妾，还惩罚奴婢金儿……”

宫殿中的人们瞪着大小眼，毫不掩藏怪异的眼光盯着我，疑惑的情绪一波又一波地从脸上流过去。

我无视众人的眼神，认真地道：“回太后、皇上，臣妾身为皇后，职责便是管理后宫，而蓉妃身为妃子不守礼节自然该训，而金儿身为奴婢竟然不善职守自然该罚，这后宫的规矩不能乱了，臣妾也是想管好这后宫，让皇上不用为这后宫的琐事缠身，能够专心处理国家大事！”

一席理直气壮地话说得蓉妃哑口无言，殿内的太监宫女紧张地低下头，我迎视着皇上，他那双深沉的眼睛除了藏着疑惑更多的是震惊……

正文六、

那天从太后殿中回来后，宫中便仿佛被捅破的蜂窝，闹轰轰的，宫内关于我的传闻四处乱窜，什么鬼附身，什么扮羊吃狼等等。

面对这样的轰动，我依然静悄悄地过自己的小日子，每天睡觉、吃饭、游园，我发现自己真的好久没有过这么惬意的生活，虽然这样的生活会让人颓废会让人失去斗志，但是处在这样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时代根本不知道哪天自己会突然消失掉，便忍不住有了那种得过且过的念头。

宫道中，冬儿跟在我身后，一路遇上谦恭问安的太监宫女。冬儿愤愤道："娘娘，他们都在您身后偷偷地瞟您！"

我哑声失笑，淡淡道："不理会便是了，继续走，太后那边正等着问安！"

风突然大了起来，我微微打了个颤，冬儿道："娘娘，冬儿回去给您拿件披风，您先走！"

我点点头，待冬儿走后，我凭着记忆沿着宫道继续走。半晌才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路，心里哀叹这皇宫真不是普通的大。向太后问安的时辰似乎已经过了，我索性慢吞吞地瞎逛。

最后，我停在一个气势磅礴的宫殿前，这个宫殿似乎不同于其他的宫殿，所有的摆设很巧妙地将宏伟与优雅结合在了一起，我忍不住迈步进去。

殿中所有的摆设都颇具匠心，书案上摆着一些黄皮本本似乎是奏折之类的，我愣了一下，难道这里是皇上的书房，但是又克制不住自己往那高高的书架那边走去。

从殿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惊住了我，我慌忙藏进书架后面去，层层叠叠的书本将我很好地隐蔽住。

一个男人熟悉的声音低沉地在空寂的殿中响起："打探得如何？"我听出这个声音是皇上的。

细细的嗓音谦恭地回答着："宫中关于皇后的传言特别多，奴才听说……"他们竟然在讲我，我一惊，屏住呼吸仔细听，"自从皇后落水之后，皇后不但言语行举不同寻常，连吃东西的习惯也改变了……"

“小桂子，你说一个人落水以后，性情会大变吗？”皇上的声音淡淡地响起。

“奴才不知道！”细细的嗓音惶恐地说，“奴才听说皇后似乎忘记了很多东西！”

“忘记了很多的东西，不会连自己的喜好也忘了吧？”皇上喃喃地沉吟着。不会啊，我在心里好笑地回答。

“退下！”

“喳！”

半晌，殿内似乎只剩下一个人的脚步在踱来踱去。我进退不得，只好在书架后面的空地无聊地坐下来，不知不觉靠着书架打起瞌睡来了。

迷迷糊糊中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阴森森地盯着自己，我迫使自己睁开朦胧的睡眼，这一睁眼，竟然正对着一双冷凝的眸子，我吓得差点大叫，镇定下来竟然发现皇上半俯着身低头盯着我。

看见我醒来，他别开眼，淡然道：“起来！”我乖乖地起身跟着他转出书架。

龙塌上，皇上高高地坐着，我只能站在下面仰视他，感觉自己像个接受审讯的罪犯。

“你怎么在这里？”皇上的语调没有丝毫的波澜。

我刮尽肚肠实在找不出合适的理由，便照实回答：“臣妾迷路了，误进了这个宫殿！”

“迷路？你身为皇后竟然迷路！”问话的人毫不掩藏疑惑与责备的口气。

我坦然地面对他的眼睛，淡然道：“臣妾这两年极少踏进皇上的宫殿，迷路并不足为奇，”想了想又忍不住咕哝了一句，“说不定皇上也忘了臣妾的宫殿在何方了！”

“你是在谴责朕这两年极少去你宫殿吗？”皇上似笑非笑地挑起眉，语调平缓。

我心里大叫不好，怎么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竟然忘了自己与皇上是有夫妻之名的，万一他真的跑来我的宫殿，我岂不是要……我连忙干笑两声：“臣妾不敢，臣妾只是觉得这皇宫挺大的，皇上日理万

机，所以完全不用来臣妾的宫殿，而且很多妃子妹妹的宫殿离臣妾的要近些。”

说到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恨不得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逃之夭夭。

皇上从龙榻走下来，踱到我面前，倾身靠向我，俊朗的锐目盯着我，我连忙后退，他忍不住失望地说：“你还是在怕朕！”

我假笑：“皇上是九五之尊，臣妾自然是敬畏皇上！”

“就因为这样吗？”他紧盯着我。

我别开眼，微微点头。

皇上忽然撇开嘴，嘴角勾出一抹玩味的笑痕：“但是现在的皇后却让朕觉得不是那么简单！”

我怔怔地望着这个男人，脑子里一片混乱……

正文七、

一连几天我都在担心着皇上会突然出现，不过我发现我的担心有点多余了，放下心来我又开始大大咧咧地享受我的皇后生活。

这日，我又领着冬儿四处乱晃，拐进一处偏僻之地时竟然隐隐约约地听见一些凄切的呜咽声。

这宫里头怎么会有哭声，我疑惑地盯着冬儿，冬儿小脸上露出恐慌，急声道：“娘娘，我们去别处逛。”

“这是什么地方，哭声是从哪里传来的？”我站着不为所动。

“是，是冷宫，娘娘我们快离开这里免得沾了晦气！”冬儿快急出泪来。

我不满地瞪了她一眼，硬拖着她往哭声的方向走去，越走下去越冷清，连花草树木似乎都感染了这附近的凄凉稀稀疏疏地生长着。

“站住，你们什么人，竟敢闯冷宫！”一个太监看见我们，立刻拉着尖尖细细的声音大声叱喝着。

“你瞎了你的狗眼，没认出这是皇后吗？”冬儿跟着我一段时间，胆子也练大，愤愤地大声嚷嚷。

太监慌忙向我叩首：“奴才不知道是娘娘，娘娘恕罪啊！”

“起来吧！”我向他示意他身后的庭院，“让哀家进去！”

“这，这……”太监犹豫着。

“快点！”我厉声道。

“是！娘娘，让奴才护着你，免得她们伤到您了！”太监慌忙在前头开路。

走进这个庭院我愣住了，满眼的萧条荒凉，枯叶迎着风在空中不停地盘旋着，盘旋着。三三两两的女人枯坐在石凳上，一样凌乱的头发一样呆滞的眼神一样的面无表情，还有一些女人看见我们进来痴痴呆呆地笑着、凄凄切切地哭着。我面对眼前的境况愣住了，这样的环境不用说关一辈子，光关上一天，我都会疯掉。

“这冷宫有多少人？”我呆呆地问。

“回娘娘，这几个冷宫加起来，有两、三百人！”太监恭谦地回答。

离开冷宫，我愣愣地坐在自己的宫殿里发呆，我在思索着如何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替这些女人谋一条生路，或许这会让我惹祸上身，但是我本来就不属于这个时代，就算死了也不觉得遗憾啊！

接下来的一些天，我开始忙碌开了，找不同的侍卫宫女太监甚至官宦了解各种情况。这种忙碌让我觉得昔日的活力与斗志又回来了。

这日宫道上，一缕晨辉映在天边。我急匆匆地走着，冬儿小跑着跟着嚷着：“娘娘，您慢点！”

稍后，我揪出管事的李公公，大声命令道：“带上这里所有的宫女太监跟我去冷宫。”

“娘娘，您这是做什么啊？”李公公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跟我走，少说废话！”我斥道。随后带着一大部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往冷宫去。

进入冷宫，冷宫中的女人见到这么多人进来，惊慌得四处乱窜，宫中乱成一团。我皱着眉，咬咬牙，大声叫喊：“宫女们，把庭院收拾干净，不许跟着乱窜，现在太监们把那些女人给我赶进屋中去！”

太监宫女们虽心怀疑惑，但看见我严肃的表情，便乖乖地照着我的话执行。一切就绪，我开始重新将这冷宫中的女人重新编属。首先是将已经疯了的女人锁进比较偏僻的冷宫中，接着便是犯了错的妃子

与宫女，最后留下的便是一些前朝的妃子宫女以及其他。忙活了一天，我差点嗓子都哑了。

冷宫终于看起来不那么杂乱了虽然仍有那么一丝的萧条。而冷宫中的女人似乎看出我没有什么恶意，也不再那么惊慌了。

女人们慢慢地聚集到我的身旁来，其中一个女人怯生生地问："您真的是皇后？"

我微笑着点头，大声地说："我是皇后，所以我要尽自己的所能来改进你们的生活，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话语一落，前头的女人跪下来后头的女人也跟着跪了下来，浩浩荡荡地高呼："皇后千岁千千岁！"

回到我宫殿中，已经是傍晚，一看见我，小竹子哭丧着脸道："我的好娘娘啊，总算盼到您回来了，太后那边已经来人催了您好几趟了！"

"知道了！"我打起精神带着冬儿、小竹子前去太后那里，看来又有一场战要打了。

太后内宫，我默不作声地站着，气氛有点让人窒息。

太后深高莫测打量着我，皇上面无表情地坐一旁，站着的蓉妃幸灾乐祸地冲我笑。

"皇后，你可知道你今天做错了什么事？"太后慢条斯理地开口。

我恭恭谨谨地垂头："谨听太后教诲！"

"教诲？"太后苍老的声音冷冽，"整个冷宫被你闹翻了，你闹出这么大的事来，哀家还怎么教诲你？"

"回太后，臣妾今天只是将这个冷宫整顿了一番，当然臣妾无意间惊动了太后皇上。"我低缓地述说。

太后目光阴鸷冷峻，冷冷地道："你说应当如何处罚你？"

我轻描淡写地回答："就罚臣妾移居冷宫吧！"

话一落下，宫内所有人冷静的面具全摘了下来，太后愣得说不出话来，一直默不作声的皇上挑起眉，惊讶地问："你怎么想去冷宫？"

"因为臣妾计划让冷宫的人都能够自力更生，"看见皇上百思不得其解的样子，我浅笑盈盈，"臣妾打听过，这冷宫一年的开销并不小，

如果臣妾想方设法让冷宫中的人自力更生，便可以为国库节省不少开支。”

“你真的可以做得到？”皇上直视着我，毫不掩藏疑惑的口气。

“可以！”我自信满满地回答，“我看过冷宫中的土壤比较适合种植，还有冷宫中的女人琴棋书画无不精通，臣妾打探过，也问过朝中的官员，他们都纷纷证实民间或其他族对宫中的刺绣及书画等都非常感兴趣，如果臣妾将冷宫中的人的刺绣销出宫外，不但能够解决她们自身的开支问题，说不定还能够增加国库……”

蓉妃打断了我的话，不屑地说，“姐姐说得可真好，可是我们这皇宫竟然要拿冷宫中的女人的东西来卖，传出去还不笑死人啊！”

我没有理会蓉妃的挑衅，认真地盯着皇上说：“皇上，您是愿意在宫中养一批废人，还是愿意物尽其用、人尽其能呢，这开支虽小，但对各地的灾民边疆的将士却能起很大的作用！”

宫内又陷入一片寂静，皇上沉思着，俊朗的脸许多复杂的情绪交织着，所有的人都静悄悄地不敢惊动他。

半晌，他抬起头，目光炯炯地盯着我，道：“朕准许你，但是朕给你半年的期限，若半年没有成效，朕自当处罚你！”

“多谢皇上！”我开心地差点跳起来，朗声道，“臣妾不会让皇上失望的！”

仰头的瞬间，我对上皇上那双明亮的眸子，他眼中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我心跳突然慢了一拍，慌忙别开眼，一旁的蓉妃愤愤地盯着我。

正文八、

有了皇上的许可，我便放胆执行自己的计划，我定为冷宫重生计划，定了这个计划后，冬儿还大叫这个名起得太没有诗意了，我狠狠踹了她一脚，这么严肃的事情竟然要跟风花雪月有瓜葛。

冷宫内，我有条不紊地配备着人员，第一步，将擅长刺绣、书法、画画等的女人编出来，另外又分别将擅长厨艺、养花、养鱼、种菜的女人全编出来，根据每一个人的特长分配了任务；第二步，我从宫中或民间找来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对她们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训，比如找一些菜农亲自传授种菜的方法；第三步，主要是针对那些犯了

重大罪的妃子宫女，让她们实行一帮一，分别照顾已经疯了的女人。除此之外，我实行了奖惩制度，冷宫已经划分了几个等级，平时表现优秀者可以一级一级地跃进，而表现差的一级一级地降落，并且每隔一段时间，我都组织一些比赛，优胜者可以得到奖励，比如允许探亲、游皇宫等等。

曾经有个名人说过，人生只要有了目标，便是拥有了生命。在这个冷宫里，我把一种人生的目标带给了这群女人，她们有了竞争有了追求，就仿佛一股活力灌输进了她们的生命中。而她们脸上那种呆滞木讷的表情慢慢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活力，而那个原本死气沉沉的冷宫也开始恢复了生命力。

一连三个月，我几乎都泡在冷宫里，有时候吃饭睡觉都呆在那边，皇上时常派人送来一些点心或衣裳什么的，我每次想亲自道谢，忙起来却又忘了。

其间，我终于见到冬儿经常提及的刘雪仙的父亲刘尚书及其大哥。

面对刘雪仙的父亲我还是恭恭敬敬地说了声："父亲大人好！"

刘尚书却似乎不领情，不耐烦地斥责我："你放着好好的宫殿不呆，却去冷宫瞎闹，和你额娘一样天生的贱命！"

我的笑容也隐去了，寒着脸不作声。

这时，刘雪仙的大哥粗鲁地嚷着："真不知道我们家怎么出了你这种没用的丫头，造孽！"

"说够了没，说够了给哀家滚出去！"我怒斥，"哀家是皇后，容不得你们这样无礼！"

父子两人悻悻地里去，离去时小声咕哝着："那个丫头果然像他们说的，不一样了！"

刘家父子的出现只是这段时间中的小插曲，而真正的困难便是转变这些女人认命的思想，可是这种早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思想根本无法转变，我只能想方设法地以一些激励的方式激活她们的斗志。

三个月过后，宫中传来消息，我们冷宫第一批刺绣、书法等等在宫外大受欢迎，而返回的第一批银两便足够供我们几个月的开销。消息一传来，宫中上下都轰动了，冷宫中的女人抱在一起激动地哭成了

一团，我也是兴奋地热泪盈眶，仿佛又回到那年在现代几个月里我硬是将一个部门扭亏转盈后的心情。

当天，冷宫中大肆庆祝，吸引了不少后宫的妃子宫女跑过来，冷宫已经不像冷宫了，反而像热宫，太后与皇上也分别派人送来赐品。

宴会上，我喝得有点醉醺醺的，冬儿小竹子将我搀着回宫，而我的宫殿中竟然坐着几个月不见的皇上。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费劲地睁着醉意朦胧的眼睛问他。

“朕怎么不能在这里呢？”他含笑柔声道，从冬儿手中接住摇摇欲坠的我。

我想挣扎，那双大手却紧紧地扣住了我，下一刻我便昏昏沉沉地失去了知觉，梦中总感觉到一股温暖的气息紧紧地包围着自己。

正文九、

宿酒的第二天，起来时已是午时，头痛得像爆炸一样，“冬儿！”我烦躁地大叫。

“娘娘，您醒了！”冬儿喜滋滋地跑了进来，脸上笑开了花。

“起来了！”我狐疑地看着她，今天有什么好事这么开心吗，“笑什么？”

冬儿笑得更甜腻了，“恭喜皇后啊，今天皇上起身时还嘱咐冬儿不许吵醒您呢！”

皇上？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他昨晚在这里过夜，那么……我慌忙低头检查，舒了口气，贴身的衣服还在，看来他昨晚没有乱来。

梳妆后，我急匆匆又往冷宫赶，冷宫的女人早已经起身工作了。一看见我进来，一堆女人笑嘻嘻地行礼：“恭喜娘娘啊！”

这又是什么状况啊，我又开始发懵了，“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一个年长的女人开心地笑着说：“娘娘，我们大家都知道昨晚皇上在哪里过夜了！”

“是啊，是啊，我们都替您开心呢！”“娘娘啊，您还是多陪陪皇上吧，我们这边您不用那么劳心了！”“是啊，是啊，皇上疼娘娘，我们心也甜啊！”……

女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我哭笑不得，这皇上没事干吗给我添乱啊！

这时，小竹子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娘娘，皇上，皇上下早朝了，正找您呢！"

找我？我狐疑地跟着小竹子走，不理会身后那群女人嘻嘻哈哈的笑声。

在我的宫殿内，皇上那金黄色的身影正背着手踱来踱去的，不时抬头望望门外，看见我时竟然还迎了出来。

"你怎么又跑出去了，不多休息一会？"皇上一看见我便开口呵责。

"哦！"对他突如其来的关心，我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反应了，是该解释还是该说谢谢啊。

他定定看了我一会，俊脸上的线条突然柔和了起来，笑着说，"跟朕去用膳，你太瘦了，抱起来一点肉都没有！"说完便牵着我的手往宫外走。

一直等坐在饭桌前，我还回不过神来，不知如何应对这男人突如其来的柔情。在现代活了二十几年也曾碰触过爱情，但是那种爱情总是与物质、利益等建立起来，分了再找，找了再分，爱情在那个年代就像是游戏一般。面对皇上，我不能不说自己不会动心，他的俊朗他的威严都让我怦然心动，但是皇上的爱情却要和很多个女人分享，他又能给我怎样的爱情呢，是像顺治爷的生死相随还是像乾隆的随处留情呢？

"你想这样看着朕到什么时候呢？"皇上含笑着打断我的思绪，他灼亮的眼透出一道诡谲的亮痕，我才发现自己竟然盯着他看了好久，我慌忙垂下头去拼命往嘴里塞饭。一旁侍候的宫女太监竟然捂着嘴偷偷笑，我脸更热了。

用完膳，皇上牵着我往御花园散步，一路上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

"朕记得有一次看见你在这里跳舞！"皇上突然停住脚步，倾身低头靠向我，柔声道。

我的身后是花丛，我无路可退，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 臣妾跳得不好！”

“不，跳得很好，让朕一直都抹不去那个身影！”皇上轻轻地把我拥进怀里，叹息着道，“这两年来朕从来没有去看望你，你怪朕吗？”

靠在他的怀中，我身体僵硬却不敢挣扎，嘴唇掀动半天只吐出一句：“臣妾不敢！”

皇上低头看我，哑声道：“我们重新开始好吗，朕想重新认识你，你也重新开始认识朕，好吗？”

我张大眼，不可思议地盯着低声下气的皇上，心里突然有一丝无法名言的感觉，这个尊贵的男人愿意屈尊降贵将自己放在和我一样的位置，那我又有何不可呢。靠在皇上宽厚的怀中，我轻叹出声，如果沉沦就让我们一起沉沦吧，不管未来也不管结局如何！

正文十、

那天以后，我便很少有机会去冷宫，有时候过去了，还有被冷宫的人笑嘻嘻地往外扔，边扔边说：“皇上传出话来了，要和皇后培养感情，所以我们不能再占用皇后的时间了！”我无何奈何，只好乖乖走人，幸亏这个冷宫的运作已经像一个公司一样上了轨道了，我便把冷宫中的事务全权交给几个年长的妃子打理，偶尔也过去一趟实地考察情况，而更多的时间都是泡在皇上的御书房陪他批奏折。

御书房，灯火明亮，龙榻上，皇上聚精会神地批着奏折，我优哉游哉地啃花生翻着半知半解得古书。

“八皇叔要从边疆回来了！”皇上放下手中的奏折，轻叹着，俊郁的神情掠过一丝忧心。

八皇爷朱明安的传闻我听过很多人提过，屡次率军亲征，血战沙场，巢灭叛军，权倾朝野，皇上对他是又爱又恨，爱他的能力恨的野心。这种心情我能体会，每一个公司的老板都能够体会，一个能力强的人可以让你的生意蒸蒸日上可是他却会自立门户让你的生意一落千丈。

我站起身抚摸他蹙起的眉心，左搓右揉，仍然不甚满意，皇上好笑地拉下我的手将我轻拥入怀，下巴轻轻地靠在我的头上，低缓地叙

述着："八皇叔是朕从小崇拜的人，文武双全，小时候他常常带朕骑马涉猎，教朕读书写字，那段日子真的很开心。"

"那现在呢？"我抬起头轻声问。

"现在，"皇上俊朗的脸上闪过一丝痛苦，"朕听说他拉帮结派，并且暗地招兵买马！"

"哦！"我皱起眉头，沉吟，"对付这种臣子，只能悄悄地削权，可以从他身边的结党开始着手。"

"聪明的丫头，"皇上撇开嘴笑着说，"朕确实也这样做了，但是不能急啊，只能一步一步来。"

我抬着头，不满地噘起嘴，"你比我聪明多了，哪用我瞎操心！"

皇上宠溺地笑笑，低下头，他吻上我的唇，绵密深长地辗转吮吻，一吻结束后，我昏头转向早就忘了自己在生什么气，每次他总是聪明地用这个方法堵住我的气。

日子平平淡淡地流逝着，我却感觉日子一天比一天美丽，或许拥有了皇上那份太美太美的情感，美得我甚至无法用心一一装载，而让它流露在我的脸颊上，刻下绯红的印记。恋爱中的女人总是无端端地多愁善感，心情在敏感中忽高忽低，就算我曾经是一个女强人，偶尔的小女人心态也会让我无端无故地因为一些小事同皇上吵得不可开交，可是他总是宠溺地笑着包容地笑着。一开始对我的无理取闹下人们惶恐着，冷宫的人担忧着，后宫的人开心着，全以为皇上会龙颜大怒，后来看见皇上没反应便也习以为常。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诗人会赞美爱情，因为为情所困也是一种美丽。人生，无论是壮硕的还是轻弱的，只要有那么一刻为情所牵，人生，多多少少就有了温存的回忆。而当你发现身边有一个你爱的人同样爱着你的时候，那种幸福满溢着，溢得令你忘记身处何方。晚上我不再点着灯睡觉，因为时时刻刻有一个温暖的怀抱伴着我进入梦乡，那股熟悉气息让我不再害怕黑暗。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我伸展着懒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冬儿对我不淑女的举止习以为常也没有再絮絮叨叨地念着，一边手脚伶俐地帮我收拾一边笑着问："娘娘，您是否准备去御书房？"

我想了想，摇摇头：“听说八皇爷今天回来，皇上他们肯定在御书房议事，我出去四处走走。”

梳妆完毕，我拒绝了冬儿的跟从，随意地在皇宫内四处乱晃。

随后，我步入花园中，凉风习习，凉亭中传来低低的对话声。

“主子，这里风大，我们还是回去等王爷吧！”一个苦苦哀求的女声。

“不，我还是在这里等着，他回来了！”一个宛若黄鹂优雅动听的女人声音，这样的声音让人不禁浮想联翩，这样动听的声音是来自怎样一个动人的女人，我忍不住向凉亭走去。

刚走近，一个奴婢模样的女子向我大声地呵斥，“站住，你是什么人！”

我却恍若末闻，着迷地看着那个坐在亭中的女子，白里透红的皮肤闪着柔嫩的光泽，触感像丝绒一般舒服，眉目如画，娇艳欲滴的樱唇唇角微微上扬，浮着梦一般的笑意，阳光下的她，竟找不到一点瑕疵。“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我搜尽自己所有懂得形容一个女人的词却始终找不到恰当的。虽然在宫中我也是阅女无数，可是这样美的女子却甚少，蓉妃虽美但是却太妖媚，可是这个女人的美却是一尘不染，就仿佛天仙下凡。

“你究竟是什么人，见了我们八王妃也不行礼！”奴婢模样的女子不耐烦地说。

我回过神来，原来是八皇叔的王妃，早就听冬儿他们说八王妃如何如何美，却没想到会美得这么令人心旷神怡。我笑笑，谎道：“我是新进宫的秀女，每见过八王妃，多有得罪！”

奴婢模样的女人不屑地皱皱眉：“原来是新进宫的，难怪什么都不懂！”

“好了，葶儿，不得无礼。”一直默不作声的王妃轻斥，待葶儿退到一旁后，柔声道：“妹妹，你别介意，我这丫头性格直了！”

我不在意地笑笑，说：“王妃，我可不可以进去休息一下。”

“妹妹进来！”待我走进亭中，王妃指着桌上各式各样的点心，微笑着道：“这是我亲手做的一些点心，妹妹尝一下吧！”

看着桌上五颜六色、精美的点心，我垂涎三尺，毫不客气地大块朵颐。

葶儿盯着我不满地嘀咕："这可是王妃亲手做给王爷的！"葶儿突然对着我的身后激动地嚷嚷，"王爷！王妃，是王爷！"

王妃匆忙站起身，我也站起身转头看。

一个高挺的男人踩着稳健的步伐过来，侧看脸上的线条像刀雕出来似的，轮廓分明。两道刚强的浓眉下是一双炯炯星目，挺若山岳的鼻梁配上性格的唇，五官看来很明朗，不过那一双精明的厉害的眼却让我不喜欢，总觉得有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原来这就是八王爷朱明安。

"王爷，臣妾见过王爷！""奴婢见过王爷。"主仆两人一前一后地向来人行礼，我悄悄地退到一边去默不作声。

"嗯！"八王爷微微点了点头，面无表情地问王妃，"你怎么在这里？"

"臣妾在这里等着王爷，这是臣妾专门替王爷准备的点心。"王妃指着桌子上点心，一双秋水明眸充满期待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八王爷不经意地皱了皱眉，语气仍是淡淡地："不用了，你先回去！"

话一落，王妃身体略略僵硬，一张绝美的脸苍白着，半垂的长睫毛掩盖着无限的失落，这样的哀怨落入我眼中我都忍不住心声怜意，八王爷却视而不见转身便要离去。

天生的保护欲促使我忍不住开口，"王爷，留步！"所有的人都惊讶地看着我，八王爷冷冷的眼光却让我打了一个寒颤，我一鼓作气地说着，"王爷，王妃不顾风寒在这里等您并且不顾辛苦亲手为您做了这些点心，就凭着王妃这片心，您是不是应该同王妃坐一会？"

八王爷两眼紧盯着我，目光阴鸷冷峻，语调却轻描淡写地问，"你是谁？"

"是宫里新来的秀女，不懂规矩，王爷别与她计较！"不等我回答，王妃急急地回答。

八王爷不发一言，只是走进亭中坐了下来，王妃主仆脸上都是放着幸福的光芒。我心里暗叹了口气，这是怎么一对夫妻啊，这个时代

男尊女卑的思想真的是根深蒂固了，不过我的皇上恋人可都是与我平起平坐的，想起皇上我心一惊，今天出来已经好久了，皇上肯定又要将整个皇宫掀翻来找人。

“王妃，我得回去了！”盯着桌子上的点心，我忍不住抓了几个狼咽虎吞进肚子里。

“妹妹别急，再坐一会，你脸上都是渣沫！”王妃看着我忍不住掩嘴偷笑，对面的八王爷深邃的眸子闪过一丝玩味的笑意。

我胡乱地用袖子抹抹了脸，结果王妃主仆笑得更凶了，我也可以想象得出自己的脸成了什么样子，我不在意地笑笑。

八王爷轻皱着一双剑眉，语气带着苛责：“一个女子最重要的是容貌，你却这样地糟蹋。”

我抓着点心，不经意地回答着：“我不觉得啊，一个女子最重要的并不是容貌，有时候可能是生命、理想、追求、爱情、亲情、友情等等，比容貌重要的东西还有很多。”我看了看脉脉含情地望着八王爷的王妃，笑着说，“就像王妃啊，如果用她的容貌来换取王爷一生一世的爱，她肯定愿意！”

这一席话，说得王妃娇靥羞红、玉颊生晕，楚楚含羞的模样令身为女人的我都忍不住心动，八王爷却只是淡淡扫了她一眼，继而开口：“但这世间却没有一个女子不喜爱胭脂水粉、丝绸珠宝。”

“女子为悦己者容也不为过啊，”我笑吟吟地说道，“但是当生命中出现了更重要的东西时，容貌便不再重要，已为人妇或人母的女子为整个家庭日操夜劳，任由美貌消褪，那便是她更看重家庭。”

八王爷没有再说话，我飞快向他们告辞便离去，一个沉稳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你叫什么名字？”

“雪儿，冬天的那种雪啊！”我扬着声音……

正文十一、

御书房，灯火明亮，一个挺拔的身影半靠在榻上聚精会神地看着书。

我蹑手蹑脚地走近他身边，两只手蒙住他的眼睛，怪声怪气地叫：“猜猜我是谁？”

榻上的人苦笑着放下书，道：“除了朕的皇后，还有那个家伙这么大胆的！”

我松开手，笑嘻嘻地爬到他身边，撒娇地说：“试试你有没有背着我偷腥！”

皇上轻轻地将我拥入怀中，似无可奈何又深情款款地低声道：“朕除了皇后，谁都不要！”

我嗤笑着在他怀中滚动，空气中弥漫着属于两个人的温馨。

过了一会儿，皇上突然把我从怀中拉了出来，有些严肃地问：“你是不是很多时候没有去向太后问安？”

听了这话，我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将头重新埋进他的怀中，闷闷地回答：“我害怕见到太后啦！”

这倒是实话，每次看见太后那双阴冷的眼睛我总是不寒而栗，不由自主地想起以前看过的一部电视剧上太后的对白“哀家能坐到今天这个位置，唯一的办法便是踏过所有敌人的尸体！”。而且每次去向她问安时，她总会轻描淡写地说着，身为皇后便应该有气度，不能独占皇上，而让嫔妃们独守空房，嫔妃们多次向她诉苦什么的。每次听这些话，我便火冒三丈，这后宫中本来便是各凭本事，我凭什么要退让。

皇上轻抚着我的长发，口气不再强硬，更有些纵容：“她是朕的母后，该有的礼节还是不能少的，下回朕陪你去！”

“嗯！”我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这次八皇叔回来竟然给朕出了个难题！”皇上突然话题一转，沉吟着。

“难题？”我好奇地从他怀中探出头来。

“是啊！让朕给他找一个叫雪儿的秀女！”

看见皇上蹙起好看的眉心，我忍不住心疼地左搓右揉，一边不在意地道：“你就给他啊，一个秀女而已！”

“但是，朕派人找遍了这宫中所有的秀女，都找不到他所说的雪儿。”皇上烦恼地看着我。

难道，这个雪儿是……

我心虚地笑笑，“那就别找了，反正就一个秀女，没什么大不了的。”

“嗯！”皇上托着下巴，嬉皮笑脸地对我说，“不过这个雪儿是谁，朕倒是有兴趣看一看！”

一听这话，我心情大变，虽然明知道这个雪儿会是自己，还是忍不住大呷干醋，二话不说飞快地跳下榻。

皇上慌忙拉住我，急道：“爱妃，朕只是说看看她，没有其他的意思！”

“那你去看啊，现在就去！”我挣开他的手，委屈地吼起来，忍不住将触手可及的东西扔向他，当然不舍得扔他重东西。

“爱妃，你听朕说！”皇上一边手忙脚乱地闪躲着一边哀求。

“我不听！不听！”我越扔越起劲，一时间御书房满地狼藉。

这时，闻声进来的一个新侍卫惶恐地大叫：“护驾，护驾！”却被一旁的侍卫长捂住嘴，骂道：“你找死啊，皇上和皇后在玩耍，你添什么乱！”“可是，可是……皇上被打……”可怜的新侍卫委屈地闷叫着。“习惯了就好！”侍卫们全退到门口津津有味地欣赏这场人间大战。

我的气慢慢消下来，看着狼狈的皇上，我想笑眼中却眼中含着泪，多美的爱情，不同的时空里我收获了一份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爱情，在这美丽的爱情中我粉身碎骨也无怨无悔啊。

正文十二

这日，皇宫中热闹非凡，张灯结彩，人们一脸的喜事洋洋，竟比过年还喜庆。

只有我一人是愁眉苦脸地扶着头顶上仿佛千斤重的金冠，哭丧着声音对身边的人说：“我可不可把这个金冠给摘下啊，好辛苦啊！”

屋中的人全部紧张起来，惶恐地围着我转，七嘴八舌地劝着，“好皇后，您就忍一忍，今天是您的寿辰！”“皇上可是第一次亲自过问寿辰的事！”“皇后，今天有很多臣子甚至守边疆的一些将军都特意赶回来给您贺寿。”……

我头昏脑涨，一言不发，这又不是我的生辰，是刘雪仙的生辰好不好，我却要替她受这个活罪。

这时，皇上走了进来，人们立刻噤口，他挥挥手，人们全退出去。

他走到我身边，轻轻将我拥入怀中，柔声问：“怎么了？”

“我讨厌过这么辛苦的生辰！”我嗤哼着。

皇上轻轻将我的身体掰过来，充满怜惜地道：“但是朕想补偿你，你进宫这么久，朕从来没有替你过生辰，朕真的很内疚！”

“好啦，好啦！”我无可奈何地点头，想起什么来，我笑吟吟地仰着小脸道，“今天既然是我的生辰，你得许我一些事！”

“说，朕一定答应！”

“今天你不许说‘朕’，要改称‘我 ’”。

“朕，不，我答应！”

“我不要叫你皇上，叫你的名字！”

“好！”皇上很爽快地回答。

“不过，你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啊？”

皇上眯起眼，平静无波的脸开始酝酿一股怒气：“你竟然不知道我的名字！”

“我每次都只听见人家叫你皇上！”我小心翼翼地陪着笑，无辜地答道。

忽然，皇上将我横腰抱起往床边走去，一边走，一边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地吐出口：“我这就让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最后的结果是我知道了皇上的名字叫朱政文，但自己的脖子上也被种了一圈草莓，走出房门的时候，太监宫女们看到我的脖子时便躲到一旁去偷偷地笑。

我使劲拉扯着衣领，愤愤地向皇上低吼：“朱政文，你让我今天怎么见人。”

皇上却充耳不闻，脸上还挂着恶作剧成功的笑容。最后，我还是在宫女们的帮助下换了个高领的衣服才敢出门。

金碧辉煌的宫殿，四处都是臣带来贺寿的琳琅满目的珍玩，豪华奢靡至极，我忍不住皱眉。

皇上牵着我坐上主位，接受百官的礼拜，“吾皇万岁，皇后千岁！”我骄傲地望着身边的男人，身上散发的威严的气势让我感觉到自己得到的天下最强的男人的爱。

嫔妃百官纷纷上前祝寿，我笑吟吟地接受着。

当边疆的几个将军上来祝寿时，人们安静了，因为他们的贺礼竟然是敌军首领的头盔，我与皇上也愣住。

为首的将军，朗声道：“这是边疆的将士们让臣们给皇后带来的贺礼，将士们说了，这一仗如果没有皇后与冷宫的支持，恐怕不会赢得这么快，所以这个功劳是皇后的！”

一席话说得我激动万分，说得百官连连点头，接过将军们的贺礼，我感慨万分，我只是做了那么小的一件事，却赢得这么多人的尊敬，真的是问心有愧。我颤声道：“这礼物哀家收下了！另外，哀家也要送你们一份礼物，”我站起身，指着满地的珍玩珠宝，豪气万丈地说，“今天哀家收到的所有贺礼除了这个头盔之外，全部归军饷所有！”

所有人都愣了，不可置信地盯着我，许久，将军们回过神来，慌忙跪下，激动不已：“臣等代所有的将士叩谢皇后，愿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愿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百官齐叩首，声音响彻云霄。

一只温暖的大手轻轻地牵住我，我抬头，看见皇上那双深情款款的眸子……

接下来又是接连不断的贺寿，我始终微笑着。

蓉妃领着几个妃子过来，酸溜溜地说：“妹妹给给姐姐贺辰来了，姐姐今天可真是出尽风头了！”

我淡淡地笑点点头，不想和这个女人计较，只要她不再宫中惹事生非，就由着她自生自灭好了。

刘雪仙的父亲刘尚书也过来，谄媚地道："臣给皇后娘娘祝贺！"

我看着他那副讨好的丑恶嘴脸，忍不住皱皱眉，道："如果你还当我是女儿，就把我额娘照顾好了！"

"是，是，臣一定一定！"刘尚书惶恐地点着头。

冷宫的女人也特许出现，领头的女人诚心诚意地向我叩谢着，冷宫的女人们还献上自己的拿手艺技。

一时，席间觥筹交错，人们谈笑风生。

忽然，门口一个太监细细的高声："八王爷，八王妃到！"这声音竟然让席间瞬间恢复了寂静。皇上不悦地盯着门口，我皱着眉，八王爷的晚到明摆着就是不给皇上和我的面子。

门口出现一个挺拔壮硕的男人和一个纤腰柔美的女人，男人正是八王爷，他的嘴角含着一丝淡淡的自信得笑意，身边的王妃可以看出她精心地打扮过，娥眉淡扫，朱唇轻点，浅浅的胭脂遮住了苍白的脸色，却掩不去眼角眉梢淡淡的忧愁。

八王爷走进来之后，并没有直接走上前来，反而一路向两旁的官员们问候着，身边的王妃始终低垂着睫毛。

皇上眼中的眸光越来越冷凝，拳头掐得死紧，我悄悄轻抚着他的手，直到八王爷向我们走来时，皇上的怒气也在我的安抚下慢慢地按压下。

八王爷微笑着走过来，道："臣给皇上、皇后……"忽然，他的话止住了，死死地盯着我看，他身边的王妃也跟着抬头，看见我时，身体僵硬住了，脸色苍白。

"八王爷！八王爷！"一旁的太监低声地叫唤着。

他却充耳不闻，宛若身在梦中，对着我喃喃着："雪儿，我的雪儿，我寻了这么久，终于寻到你了！"

周围一片寂静，只剩下一片不大不小的抽气声，我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皇上冻若寒霜的眼睛晃来晃去。

是夜，我的宫殿内，我低垂着头，旁边是面无表情的皇上。

“你和八皇叔认识？”冷冷的问话。

“是！无意间撞到的，当时还有八王妃！”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你并没有告诉朕，八皇叔满宫廷疯狂地找雪儿时，你也没有告诉朕，你……”皇上突然将声音提高了，恼怒地对我低喝，“如果不是今天，你要瞒着朕到什么时候！八皇叔是怎么样的人，你知不知道！现在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八皇叔一直在找的人是你，全天下的人都在看着笑话着！”

第一次看见他这样对我怒喝，我委屈地想掉泪，却又硬生生地忍住，嘴巴却硬是反驳着：“难道我要事事都向你禀报，又不是我逼八皇叔找我，笑话，你就关心你的面子，你陪着你的面子过好了，不要理我……”

“你，你简直不可理喻！”皇上阴沉着脸，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古代的夜晚和现代的夜晚真的很不一样，在现代只能透过透明的玻璃窗仰视夜空，但是那样的夜色总是被都市的霓虹逼得暗淡无色，只留下喧嚣后的万家灯火，而古代的夜色却是清澈得令人心旷神怡，可是这样清爽的夜晚却让我觉得寒冷。我倚在窗前，窗外，夜深，月光冷如水，我却始终等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娘娘，您该歇了！”冬儿走进屋小声对的我说道。

我点点头，冬儿手脚麻利地侍侯我上床。

“别熄灭！”我淡淡地制止住冬儿熄灯的动作。

“娘娘，太亮了您会不会睡不着？”冬儿疑惑地问。

“留着灯吧！”太亮会睡不着是因为始终有皇上温暖的怀抱，可是今晚不会有了，这样的黑暗会让我害怕．我躺在床上却没有睡意，床上仍遗留着皇上熟悉的味道，今晚，他会在哪个寝宫留下他的味道呢，想着我的心竟然痛如刀割，忍不住泪流满面，原来爱情也是这么伤人的东西。

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个人爬上床来，轻轻地亲吻着我的脸，我睁开眼，只见皇上趴在我的面前，一双深邃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我，看见我醒来，苦笑着叹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好？”

我搂着他的脖子，轻唤道：“政文！”

“嗯？”

“我想这样叫你，政文，我爱你！”

“我也爱你！”

正文十三、

虽然我是拼命躲着与这个八王爷见面的机会，可是这种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参加的家宴上还是得见面。

浮靡奢侈的家宴，皇太后高高坐在主位，我与皇上坐在右边，对面便是八王爷与八王妃。

八王爷肆无忌惮地望着我，一双黑眸热烈而深情，八王妃一双美目却是哀怨地盯着我，这忧伤竟也是说不出得美丽动人，一热一冷的两束目光弄得我坐入针毡，皇上脸越来越阴沉。

“雪儿，听说你前一段日子曾溺水，身体可有大碍？”八王爷语气中大胆而直白的关怀，听得我心里发毛，我偷偷看皇上，他俊脸上的线条僵硬着。我握住他的手，温柔地看了他一眼，他的怒气慢慢地压制了下来。

我假笑着：“多谢八皇叔，我没有事，而且皇上那段时间可是对我关爱有加，我自然就回复得快！”我故意加重关爱有加，并且重重地掐了皇上一把，表示对他那段时间的对我不闻不问的不满。

皇上很无辜地看着我，我得意地冲他眨眼。

八王爷看见我们在眉来眼去，脸色开始微微不悦。

皇太后仍是正襟危坐，深高莫测地盯着我们一言不发。

“皇后，臣妾那次没认出您，所以冒犯了您，”这次是八王妃轻启樱唇，温温柔柔地说，“皇后，您和传闻中的皇后不大一样。”

柔柔绵棉的声音说得我心都舒了，八王爷眼睛却仍是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真不知道八王爷是怎么想的，都说美女爱英雄，自然英雄也爱美女，可他怎么就对我一见钟情，看来我的沉鱼落雁更胜一筹了，我不禁有些轻飘飘。不过轻飘飘的同时也没忘回话：“八王妃传闻中的皇后又如何？”

“恕臣妾直言，传闻中的皇后，胆小如鼠，丢尽皇室颜面！”

好家伙，骂人不吐脏话，而且依然温柔得令人舒坦，我眼尖，看见身边的皇上与一旁的宫女太监都不由自主地微微点了点头，胳膊都往外伸了啊！

我微微一笑，“这诸多传闻亦虚亦实，世间别有用心的之人如此，我身为皇后自然也是防不甚防。所以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今日一见，八王妃自然也就知道我与传闻中皇后正好相反，不但胆大心细，且能不辱皇室颜面！你们说是不是？”我转回身狠狠地盯那几个太监宫女。他们慌忙点头应着。

一旁的皇上对我的自吹自擂的一脸的好笑，我这次是在桌下重重地踢了他一脚，他哀嚎一声，人们不禁奇怪地望他，我无辜地埋头大快朵颐。

回到寝宫，皇上狠狠地踢着椅子，愤愤地咒骂：“八皇叔实在是欺人太甚！”

我赶忙从身后抱住他，安抚他的怒气：“你不能跟他生气，这个时刻动一发而牵全身，不可以轻举妄动。”

虽然，我平静着，但是想起八王爷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神，我仍是觉得全身不对劲，哪里不对劲却说不出来。其间有太多令人费解的东西，虽然我对自己的容貌有自信，但是能让一个万人之上一人之下，而且阅女无数的八王爷一见钟情，却有点怪异有点不合常理。

皇上反手抱住我，将头埋入我的发间，闷闷地说：“朕一见到他看你的那种眼神，朕就很不爽！”

“笨蛋，只要我的眼中有你就行了，你还管别人的眼神。宫中那些嫔妃每一个看着你的眼神不都是仿佛想将你生撕活吞的，我还不是每天都不爽着！昨天，那个丽妃对你抛媚眼.....”

我刚开始还是笑嘻嘻的，后面就开始阴沉着脸，提起他那一堆成群的嫔妃时，忍不住就要呷醋，这当皇上的怎么就这么多女人啊，以前是跟对手公司抢市场免得哪天不小心市场被割，现在是跟这些女的抢男人免得哪天不小心这男人也被割了，我那个累啊，真不是说的。

皇上好笑地望着我皱在一起的脸，忽然就吻上我的双唇，我挣扎着发声：“我还没有说完呢！”

“去床上说！”男人打横抱起我，大步向龙榻走去。

正文十四、

御花园内，席开百桌，满桌令人食欲大增的佳肴、种类繁多的菜色，穿着优雅的宫廷专属乐工们演奏的悠扬小曲，一批批容貌秀丽、舞艺绝伦的歌舞伎翩翩起舞。

正位上，皇上一袭金色于白丝绣出的华袍，头顶象徵皇帝的黄金日冠，工整的五官，说不出的卓越非凡；一旁的我头戴金冠、正襟危坐，时而与皇上悄声细语，时而向官员微微一笑；低下，百官觥筹交错，谈笑风生。

皇上悄然执起我的手，满意地柔声道：“朕已经迫不及待让邻国的使者见识到朕的皇后，如此识大体如此母仪天下！”

我忍不住娇笑，轻轻拍掉他的手，嗔道：“你就会逗人家开心，明明知道这个金冠快将我的脖颈压断了！”

我不满地用手扶扶了金冠，皇上望着我充溺地笑，手又悄悄地握了过来。

这时，一个太监慌慌张张地跑到我们身侧，抖着声用仅我们能听得见的声音小声说：“皇上，邻国使者转到向八王爷府中去了！”

闻言，皇上脸色大变，勃然大怒，我慌忙将他准备拍桌的手按住，向他努努嘴示意席下依然浑然不知谈笑风生的百官。

皇上极力克制地深吸口气，平抚狂涌上来的怒气，可是额头的青筋还是隐隐跳动着，他低沉沙哑的道：“太不将朕放在眼，这口气朕怎么吞得下去！”

我冷静地摇摇头：“我们尚不知他的实力，万万不可以轻举妄动，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以静制动。”

皇上沉下脸，闷着头一声不响地喝酒，我担忧地望着他。

正当席下百官为邻国使者迟迟不来而有一些骚动，这时太监细细的嗓音拉开了：“使者及八王爷到！”

几个身着异服的使者陆续地进来，一旁跟着气闲神定、满脸笑容的八王爷，八王爷嘴角带着一丝嘲弄的笑意挑恤地望皇上一眼，又将目光定在我身上，皇上目光阴鸷冷峻，冷冷地盯着他们。

为首衣着华贵的使者，大跨步上前，率着众人单膝跪下，叩首："我等叩见皇上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千岁！"

皇上淡淡地抬手，却不语。我瞟了他一脸不打算开口的表情，便只好开口："你等远道而来，辛苦了！皇上念你们这份心，设宴为你等洗尘接风，皇上与哀家在此等候你等许久，不知你等是否有事在路上耽搁了？"说到最后，我语气忍不住带着一丝嘲弄。

使者慌忙又叩首："我等惶恐，让皇上皇后在此等候，见谅，见谅！"

皇上脸色恢复了一点平和，太监便带着使者陆续入桌。

酒过三巡，为首的使者捧出一个雕刻异常精美的盒子，走出来，对着皇上朗声道："这是我国带给贵国皇帝的见面礼！"

手一扬，木箱掀开，刺眼的光芒让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用手挡住手，随后这光芒竟然慢慢地消失，只见盒子里一条钻石项链，星星点点的钻石抽象雪花形状的不规则排列，呈现晶莹剔透的自然美，尤其令人瞠目结舌是那项链的坠子形状就像泪珠，而那坠子更是由十六颗状似泪珠的小钻石组成，这小钻石带着清新的颜色，令人不由想起森林仙子。纵使一个多么不会欣赏项链的人，都会感觉这条项链的价值是如何得不菲。

使者满意地看着每一个人脸上露出惊艳的表情，继续娓娓说道："这是我国珍藏的几大宝物之一 ，价值连城。相传远古时期，有一对相爱却不被祝福的男女，为了逃避族人的反对而相约私奔，不幸的是，这个男的却被抓住，女人为了寻找爱人历经千辛万苦，当终于找到这个男的时，女人却累得在男人的怀中死去，男人跟着殉情，两人的泪落在这条项链上，融合成了十六颗泪珠。所以就有一个传说，当一个男人亲手为他的爱人带上这条项链，那么即使是天涯海角，这对有情人都终会寻到彼此。这条项链还是有疗伤与增强体质的作用....."

在场所有的人都不禁被这条项链这个凄凉的故事所吸引住了，连一向对首饰不大感冒的我也移不开自己的眼光。

“收到贵国这么贵重的礼物，请替朕向贵国主上道谢！”皇上已经收回目光，最先恢复了镇定，含笑着道。

太监走过去接受礼物时，使者却没有松手，而是抱着盒子跪下：“我国需得皇上一个承诺，方可将此礼物送出！”

正文十五

太监走过去接受礼物时，使者却没有松手，而是抱着盒子跪下：“我国需得皇上一个承诺，方可将此礼物送出！”

一个承诺？我稳住了对这项链的心神恍惚，疑惑不解地望向皇上，他同样深锁着眉头沉思地望着地上的使者，沉吟道：“什么承诺，你说？”

使者抬起头，朗声道：“希望皇上将一巴掌大小的国土换这项链！”

众人哗然，一时，百官低头交耳议论纷纷。我心中警声大作，以我在商场纵横几年的经验，没有一个商家愿意做亏本生意除非这笔生意有更大的利润，那么这个使者背后又有怎样的比这价值连城的项链更有价值的目的呢？我不禁忧心万分地看向皇上，皇上也同样犹豫不决地看着我。我再看看低下一直默不作声的八王爷，他的嘴角始终挂着一丝淡淡的笑意，仿佛对一切都成竹在握，我心中的疑惑更深了。

皇上挥挥手止住低下的纷杂，疑惑地望着使者，不可置信地问：“你真的只有一巴掌大小的国土！”

使者毫不犹豫地点头。

低下的不少官员纷纷低呼：“请皇上答应，请皇上答应！”低下，八王爷与使者迅速地交流了一个愉悦的眼神。

“那么.....”皇上紧锁着眉毛，沉吟半晌，“朕答.....”

忽然，我灵光一闪，飞快打断皇上的声音：“等一下，先别答应！”

所有的声音都消逝了，所有的人都不可思议地望着我，席下一片静默。

我镇定自若地向身边的太监低声交代了几句，太监跑下去，一会跑回来将一样的东西递给我。

我笑意盈盈站在众目睽睽之中，将手中的东西摊开——一张手绘的羊皮地图，我将巴掌放在羊皮卷上，对着使者讥讽道：“这个巴掌的国土大小如何？”

低下一阵抽气声，我一个小小的巴掌便将整个国家几乎一半的国土给掩住了，纵使这条项链如何价值不菲，皇上一个承诺付出的代价更是无法想象的惨重的。

皇上脸色铁青，“砰！”的一声将桌子都掀起了；百官愤恨地盯着使者，一些急躁的官员已经恨不得冲上去；乐工歌舞伎们惊慌失措地尖叫四处乱窜；使者跪在地上，身子颤抖，头上不断地冒着冷汗；八王爷脸色阴沉，望着我的眼神少了一丝夸张的热烈，反而多了一份若有所思。

看见场面有些失控了，我慌忙走上前，笑吟吟地大声道：“这也只是哀家的猜想，哀家想使者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我将目光投向不断抹着冷汗的使者，温和地道，“使者，哀家说的对不对？”

使者早已惊慌得不知所措，看见有台阶下，便慌忙叩首，颤声道：“是，是，绝对没有这种想法。这‘泪痕’便是贵国的，没，没有什么承诺了！”

“这可不行！”我扬扬手示意身边的太监，太监将装着满满泥土的盒子递给使者。我指着盒子冷冷道，“这便是我们实现的承诺，这些是我们的国土，比一巴掌还多！”这一手，将百官的怒火熄去一大半，百官带着敬佩的目光仰望我。

使者低头叩谢。

席下静默半晌，突然不知道谁领着头跪下，高呼：“皇后，千岁千千岁！”声音惊天动地。

一只大手握住我的手，我抬头，皇上含着笑，自豪而含情脉脉地望着我，我骄傲地冲他笑笑；再低头，落入八王爷那双深邃内敛的黑眸中，我望向他扯开一抹讥讽的笑意.....

明月晴朗，晚风习习，我的寝宫内，静无声息。

“还在想今天宴会的事啊？”我悄然走近倚着窗户而立的男人，轻轻从背后抱住他，靠在他身上。

“今天幸亏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只是，”皇上转回身子，将我拥入怀中，叹息着，“八皇叔的做法让朕心寒！”

“唔！”我的头埋在他怀中，闷闷地出声，“真没想到八皇叔会是邻国的走狗！”

“不是，他不是那种人！”淡淡却笃定的声音。

“不是？”我抬头，半信半疑。

“朕了解他，他不会是邻国的人，但是，”皇上深锁着眉头，沉吟着，“他只是想趁这件事引起两国交火而趁乱起兵，朕怀疑他的兵力已经储备充足！”

“那他怎么还没有叛乱？”我不解。

“在等时机，在等朕的行动，只要朕一动，他便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叛变！”

闻言，我陷入沉思中，这八皇爷对我怪异的态度，难道也是对皇威的一种挑衅，也是想逼着皇上先乱阵脚。我心中的不祥之感慢慢地扩大。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朕的百姓便将陷入水生火热之中，朕不忍啊.....”皇上悲痛地低喃着，脸上全是满满的忧虑。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的！”我吻上他的唇，吻上这个至情至性的男人，这一份真性情让我更加爱恋着。

皇上按住我的头热烈而放肆地需索，舌头与舌头激情地交缠着。

衣服褪去一半，我感觉到脖子一凉，愕然地发现脖子上多了一根项链，是“泪痕”。

皇上吻着我低喃着：“这条‘泪痕’会让你永远在朕的身边，不管是天涯海角，你都会回到朕的身边！”

我摸着“泪痕”，含着笑点头.....

正文十六、

夏日的午后，艳阳高照，满耳蝉声。

殿内，太后庸懒地靠在软榻上，半眯着双眸，缓缓说着：“最近这宫中关于皇后的传闻可多着，褒贬参半，这皇后对冷宫还有邻国使者

一事功劳最大，但是这宫里的人都说宫里头的事情都是皇后说了算，连皇上都不敢吭半句。”

太后语气顿了顿，本来昏昏欲睡的我和皇上又强打起精神，相视苦笑一下。

太后不满地斜睨了我们一眼，闭目养神，嘴巴却仍旧蠕动着：“皇后你身为六宫之首，该当的责任自己也知道，这皇上.....”

“这皇上宠幸三宫六院是理所当然的事，身为皇后也应该大度点，而且传宗接代一事也不能延误.....”我悄悄贴到皇上耳边，将太后千篇一律的话一字不漏地背出来，简直不逊色于同声机。

“扑哧！”皇上忍俊不禁，想捂住嘴已经来不及了。

太后睁开眼睛，冷厉的眸光让我吓得缩了缩头，“皇上你这是取笑哀家吗？”

皇上连忙起身，温顺地回答：“儿臣不敢！”

太后仍旧不悦：“ 皇上你固然可以宠爱皇后，但也要有一个度，这宠爱过分了有害无益，自古红颜多祸水，难保哪天祸国殃民！”

闻言，皇上的笑容在脸上飞快地隐去，冷冷道：“朕的皇后对江山是有功无过，何来祸水之谈，儿臣等先告退！”

皇上无视太后铁青的脸，拉着我便走，我回头看见太后全身透着阴森森的怒气，不禁又缩了缩头。

刚踏出殿，便遇上迎面而来的八王爷与八王妃，我与皇上微微一愣。

“臣参见皇上、皇后！”“臣妾参见皇上、皇后！”对面的两人走过来行礼。八王爷嘴角噙着懒散的笑意，锐利的幽眸深不可测；八王妃绝美的娇颜仍是幽幽怨怨的。

皇上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们，抓着我的手一直不放开。

八王爷盯着我们紧握的手，眼眸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依旧含着笑道：“皇上和皇后的感情可真令人羡慕！”

皇上冷笑着，讽刺道：“八皇叔与八王妃的感情也不错啊！”

八王爷笑笑却不回话，从我们身边经过，颇有深意地望了我一眼，淡淡地道：“这江山与皇后孰轻孰重，若让皇上选择的话，皇上会

选择什么呢？”

“永远不会有这样的选择出现！”皇上冷冷的掷下一句话，拖着我便离开。

一路上，怒气冲冲的皇上越走越快，被拖着的我上气不接下气，我终于爆发出来：“停住！”

皇上站住脚步，看见气喘吁吁的我，心疼地拉入怀中。趴在他怀中，我好不容易才把气息给理顺了。

“你又生什么气啊？”我没好气地冲他嚷嚷。

皇上不语，只是抱着我的手越来越紧，力道之大，彷佛要将我整个人都融进他身体里似的。

半晌，才从头顶幽幽地传出他的声音来：“朕绝对不会让这种选择出现！”

“扑哧！”我忍不住笑出来，抬头看见他忧郁的双眼，便止住了笑，认真的说，“我怎么能与江山相提并论，我只是你一个人的，江山却关系着天下人，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选择，你一定要以江山为重，否则我不原谅你，天下人也不会原谅你，你自己也不会原谅自己.....”

“别说了！”皇上打断我的话，坚定地说，“朕一定要守护着你！”

“傻瓜！”我笑着揉揉他的脸，眼中却含着泪，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听到有一个人对我说要守护我，风风雨雨的人生里我总是一个人摔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摔，始终是孤独着。即使再坚强如我这样一个女孩，还是一直渴望着等到一个人对我说一声，让我来守护你！

“朕绝对不会让你出任何事！”皇上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低喃着。

我靠在他怀中，安抚着：“我不会有事的，别忘了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柔柔弱弱的皇后，我懂得保护好自己，而你要守护好自己的江山.....”

风暖暖地吹来，吹散一片花香，两个相依的人儿却久久不愿分开，凝重的身影仿佛预告着命运已经出现的残缺。

夏季已经匿迹，而秋天带着沉静的姿态悄悄地走入宫中。

宫中依然平静如初，只是朝中政局却略显纷乱。八王爷已经明目张胆地拉党解派，朝中官员人心惶惶摇摆不定，而最耐人寻味的便是

具有势力的李宰相也就是蓉妃的舅舅依然不动声色。

倒是蓉妃一脸得意洋洋地过来向我炫耀，她的舅舅对皇上来说是多么重要，我对她不理不睬，依然静静地看着局势变动。不管我表面是如何稳如泰山，内地却暗暗焦急着，再看看皇上每天阴沉的脸，更是让人焦虑万分。

一日，秋高气爽，我一如往常去向太后请安。这次等着我的，竟然不是太后滔滔不绝的教诲，而是一间暗无天日的密室。

正文十七、

一日，秋高气爽，我一如往常去向太后请安。这次等着我的，竟然不是太后滔滔不绝的教诲，而是一间暗无天日的密室。

“啪！”密室的门重重地被锁上。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甘心地冲着密室外面无表情的太后怒叫。我积心处虑地防备着蓉妃与八王爷，却没想到会栽在这个老太婆的手中。

太后对我的怒气无动于衷，冷冷地答道：“皇上如何宠你，哀家管不着，但是危急到江山社稷，哀家却不能坐视不理。哀家与蓉妃商量好了，只要你一除，她便会劝说李宰相站在皇上这边，而且你也是哀家牵制八王爷的一颗棋子！”

“死老太婆，咒你早日死去！”我怒气冲冲地破口大骂，“皇上向你要人，看你怎么交出来！”

“你何必乘口齿之快！皇上那边，哀家可以找出一千种说法！”太后寒着脸，语气阴森森的，“当初你落水时，便是哀家所为，至今也没人来向哀家讨说法！”

“是你干的！”我惊愕了，这个老女人果真阴险，果真是踏着敌人的尸体爬上来的。

“当初那个你太软弱，不配当一国之母，今日的你却是祸水，不可不除！”太后狠狠地掷下这些话，拂袖而去。

当夜，夜黑雾浓。几个太监将我灌了蒙汗药，便丢上马车。一路上，我昏昏沉沉，睡了又醒，醒了又睡，清醒的时候只知道自己身在马车内，旁边有两个丫头仔细地照顾着。

再次从昏沉中醒来时，竟然发现自己躺在舒适的床上，明媚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这是哪里啊！”我头痛欲裂，忍不住虚弱地呻吟着，却发现声音沙哑得吓人。

“你醒来了！”一双大手飞快地搀扶住我滑下床的身体，我软绵绵地趴在手的主人怀里。

我愕然抬头，却落入八王爷一双愉悦含笑的眸子中，我想推开他，却发现全身无力。

“给我东西吃吧！”我有气无力地吩咐，胃空得连质问他的气力都丧失了。

八王爷向一旁的侍女挥挥手，一会儿热气腾腾的粥便送了进来。我半靠在床上，八王爷一勺一勺地喂进我嘴中，喂之前还放在自己嘴边吹几下。这男人令人费解，我一边不动声色地喝着粥，一边盯着动作温柔的八王爷，身体虽没力气，脑袋里却转了许多个弯。

吃饱喝足，我舒适地躺回床上，沉着脸开始向八王爷发问。

“这是什么地方？”

“是远离京城的一个地方，我秘密购置的一个府颐。”

“你带我来这个地方干什么？”

“将你关起来！”

废话！我愤愤地瞪了他一眼，他却只是笑而不语，我只好问其他的问题。

“太后怎么愿意将我给你？”

“我用自己四分之一的兵力来作为交换条件！”

我愕然，他怎么会舍得拿兵力来交换我，难怪老太婆会毫不犹豫地将我扔给他。

“你可真舍得，你可别跟我说，是因为你喜欢我，这是很冷的笑话！”我讽刺着。

他含着笑，深邃的黑眸深不可测，一只手却玩弄着我披散在枕边的头发。我懊恼地用手扯却扯不出来，刚想破口大骂，这时，门外却匆匆跑进来一个随从。

“爷，京城有消息.....”随从看见我瞪大着眼睛，一下子就住口了，小心翼翼地看着八王爷。

八王爷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淡淡地吩咐道：“讲下去！”

“是！”随从恭顺地应着，“京城传来消息，近日皇上因皇后失踪一事，一怒之下将太后软禁起来并将蓉妃打入宗人府，还派人搜查了爷您的几个住所，不过不知为何却封锁住皇后失踪的消息。”

自然是为了我的安危着想，那个傻瓜现在肯定是急得如锅上的蚂蚁，只是不知道我们何年何月才能相见了。我摸着脖子上的“泪痕”，不禁有些感伤。

“退下！”八王爷挥手将随从退下后，目光炯炯地盯着我，问，“在想什么？”

“在想你这样做，能得到什么？”

“能得到你的心，我的雪儿！”话音刚落，便在我脸颊上落下一个轻吻。

待我回过神来，人已经走出门了，只留下爽朗的笑声。我使劲擦着脸颊，牙齿咬得紧紧的。

正文十八、

第二天，我的体力也恢复了，我下了床，便在窗边伸伸懒腰，闭着眼睛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一时间倒也是心旷神怡。

“你能下床了！”身后响起欣喜的声音。

这声音立刻将我的好心情抹得一干二净，我闷不做声地回床上坐好，眯着眼冷冷地斜睨走进来的八王爷，一身锦布青衣，英姿勃勃，满面含笑，隐隐带着一股威严，和皇上有着几分神似。想起皇上那个小冤家，我又在心里大叹特叹。

“在想什么？”八王爷靠近我，好脾气地问。

“在想怎么回到皇上身边！”我冷冷的回答。

八王爷的笑容瞬间敛去，语气冷峻：“你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

“你想关着我多久，你究竟想干什么？”

八王爷用手指轻挑起我的下巴，缓慢而清晰地回答：“关着你一辈子，一直关到你交出你的心！”

我冷冷地将他的手拍下去，讥讽地笑起来：“我可不敢自不量力，王爷当初眼中那么热烈的爱意真的是夸张得虚伪，你那么做的原因恐怕是想逼皇上自乱阵脚,让你名正言顺地起兵吧！”

“哈哈！”八王爷爽朗地大笑，笑毕，却目光灼灼地盯着我，“雪儿，你真的很聪慧。不过本王当初的目的确实是如你所说，但是后来却对你动了真情.....”

“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是皇后？”对他的告白我是无动于衷，不慌不忙地打断他的话。

“那倒不是，那日遇见你，确实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秀女，便想将你讨过来。但是这宫中我的耳目众多，不多时便查出你是皇后而且深得皇上宠爱，我便顺势而下。只要皇上被嫉妒冲昏了头而暴动，我的起兵便是名正言顺了！”

“你的如意算盘打的还真响！”我嘲弄着，心里恨得牙痒痒。

“但是，”八王爷贴近我，俯下身子，目光闪烁，“本王唯一没算到的是你，你每次总是能够让皇上的怒火压下去并且能够化险为夷，而且我被这样的你一点点地吸引着，一直吸引得令自己失去了理智，让我毫不犹豫就拿兵力去换取你.....”

我戒备地望着他越往下倾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挪，厉声道：“你可不能乱来！”

“我一定要得到你的心！”他声音低沉，却字句铿锵有力，一只手紧抓住我不放，另一手则紧紧扣住我的后脑，令我不得不仰首，迎向他近在咫尺的鼻息。他的唇压在我的唇上，热烈而放肆地需索，我毫不犹豫地狠狠地咬下去。

“你.....”他抚着滴出血的唇，意犹未尽地盯着我的唇。

我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镇定地说：“你不是要得到我的心吗，那好，只要你得到我的心了，我的人便是你的，但是现在你不能逼迫我，否则我们都没有好处！”

“可以！”八王爷爽朗地大笑起来，“哈哈，这样的你正是我喜欢的，不论什么时候都能这么冷静地谈条件。”

“变态！”我小声嘀咕着，内心却有一丝不安。

窗外，秋风乍起，一地金黄的落叶，说不出得刺眼。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一连十几天，八王爷几乎天天都会过来向我报道，虽然不强迫我什么，但是一些轻浮的动作却是躲不过去的。我发觉他眼中的急躁已经越来越明显，我心里更加不安了，还能再拖到什么时候。

这日，来得竟然不是八王爷，而是八王妃。那个女人纤细的身体站在门口仿佛风一起便摇摇欲坠，美艳无伦、绝世倾城的容颜宛如罩上寒霜，眼睛哀怨而阴森地盯着我。她仿佛一个艳鬼一般轻飘飘地飘到我身边来，我看得头皮发麻。

“你这个下贱女人！”她娇声怒斥着，狠狠地甩了我一耳光。

“你打我！”我怒气冲冲地盯着她，这些日的新仇旧恨统统涌了上来，想也不想便冲上去揍她。

“你下贱！”“你管不好自己的丈夫，还怨别人！”.....我跟八王妃纠缠在一起厮打着，女人能用的武器全都使上了，叫骂、咬人、指甲抓、撕头发.....女人的泼辣被我们发挥得淋漓尽致。

几个侍女慌里慌张地拉开我们，却拉不开，反而被推得倒一地，撞得屋子里的东西东倒西歪。

“啊！我的脸！”忽然八王妃凄厉地一声惨叫，全部的人都呆愣不动了，傻呆呆地盯着八王妃绝美白皙的脸上多出来的几条又红又深的血迹。

我也吓傻了，手不由自主地往后放，那血迹竟然是我长长的锋利的指甲的杰作，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毁了我的脸，我要杀了你！”八王妃提起桌上的一个大陶瓷，一步一步走向我，脸上是嗜血的凶狠。

“救命啊，救命啊！”我吓得抱着头乱窜，被逼进墙角时，只能缩着身子，嘴里狂乱地大叫。

正文十九、

“救命啊，救命啊！”我吓得抱着头乱窜，被逼进墙角时，只能缩着身子，嘴里狂乱地大叫。

“住手！”“啪！”在一个严厉的声音响起的那一刻，同时陶瓷声音响起来。

四周一片静穆，我却没有一丝疼痛，睁开眼却发现自己被圈在一个胸怀里，而抱着我的八王爷此刻正痛苦地皱着眉，血慢慢地从他的头上流出来。

他的身后，八王妃痴愣着，眼泪却从那空洞的眼睛中滚落出来，她凄凉地喃喃着：“为什么？为什么？”

八王爷一脸阴鸷地转回头，可是看见八王妃脸上的伤时，也愣了一下，淡淡地吩咐：“来人，带王妃下去疗伤！”

侍女们将僵硬的王妃带了出去，屋内一片寂静。八王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不作声。

“那个，你头上，流血了！”我指着他流着血的头，瑟瑟地开口。

“你来给我抱！”他将我抱起，放在床上，此刻的我根本就不敢反抗了。

侍女送来药箱，我跪在床上，小心翼翼地替他包扎起来。

“你毁了八王妃的脸！”他淡淡地开口，声音里没有一丝波动。

我手一抖，飞快地将纱布打了个结，底气不足地回答：“那个，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想起那张倾城倾国的脸多出的伤痕，连我都忍不住心疼，更别说别人，只是现在又没有整容的技术，这脸恐怕是毁定了。

“怕了？”他挑起我的下巴，细细地打量着。

“嗯！”我诚实地点点头。

“那么给我一个吻，我就不追究这件事！”他指着自己的唇，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我的怒火又被燃了起来，可是想起八王妃那张流血的脸，硬生生地又压了下去。就吻一下吧，就当吻只小猫小狗，而且就算不吻待会还是免不了被他轻薄，我咬咬牙，皇上，对不起了。

我紧盯着他的唇，飞快地轻啄一下，他却似乎早有准备，按住我的头，绵密深长地辗转吮吻，一直吻得我透不过气来。

一吻结束，我恨恨地抹擦自己的唇，愤愤地瞪着他。

他愉悦地舔舔自己的唇，低沉沙哑着声音："雪儿，我已经越来越不满足这么一个吻了！"

不安的感觉在我心中冉冉地升起.....

虽然不安着，但是日子还是得过着，人也总要活着，寻死觅活可不是我的长处。我吃饭，洗澡，睡觉，日子过得像猪一样安逸。八王爷也同意让我在府中游荡，我趁机将府中的地形记得一清二楚，只是这里的守卫森严连苍蝇都不容易飞进来，想要逃出去，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只能放弃自己的逃跑计划。

这几天倒是没看见八王爷过来，听侍女说是去给八王妃找大夫去了，这两日便回来，我倒是希望他永远都不要回来更好。不过，八王爷还是回来了，一身风尘出现在我面前。

"那个，王妃的脸能治好不？"这次倒是换成我先开口，不过声音却虚得很。

八王爷摇摇头，直接便躺倒在我床上，一脸的疲倦。

我远远站着，不敢走过去。

"过来！"八王爷淡淡地命令着。

我犹豫半晌，还是决定先不惹这个心情不好霸王，只好苦着脸走过去，一只大手猛地将我扯入他的怀中，霸道地囚住。

"放手！"我奋力挣扎着。

"安静点，这几天王妃为了一张脸已经吵得本王头昏脑涨了！"八王爷低吼着，抱着我的手更紧。

我气不打一出，愤愤道："我知道这事是我的错，你也不能整日拿这事来要胁我啊！"

"要挟你？"八王爷俯身将我按在床上，怒道，"我几时要挟你了，你的冷言冷语我都忍了，你伤了王妃我也不说一句不是，我宠你，爱你，你却说我要挟你！"

他眼中阴光一闪，恨恨地吻向我，手也开始不规矩地探入我的衣服内。

我拼命躲着他狂怒的乱吻，一边拳打脚踢，一边失控地大叫着："你放开我，放开我，我只要皇上，只要皇上！"

"你....."八王爷恨恨地将我拎起丢到一边，阴沉着脸怒气冲冲地离去。

"皇上，政文，你这个王八蛋，怎么还不来救我！"我疯了一般将屋里的东西全砸在地上，嘴里叫骂着，眼里却挤不出一滴眼泪，胸前的"泪痕"却冰凉凉的。

正文二十、

当夜，夜深雾重，寒风刺骨。

躺在床正准备入睡的我，突然听见外头一片惊慌的呼声："捉刺客，捉刺客！"，杂乱的脚步声将床都震得抖动了起来。我慌忙跳下床冲到窗口去看，可惜只看见许多束飞快晃动着的火光。

刚想转身，却发现一把明晃晃的剑架在我的脖子，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在我的头顶响起："别叫，否则要了你的脑袋！"

凛人的剑气逼得我几乎停止了呼吸，第一次被这样冷冰的东西架在脖子，想不害怕也难，我吞了吞口水，声音却微微发抖着："我不叫，保证不叫，你先把剑放下！"

剑终于离开了我的脖子，我不安地摸了摸头，感觉到自己的头还安然无恙地挂着，终于舒了口气。

转回身子，一个穿着白衫脸上蒙着白布的男子，露在外面一双幽深明亮眸子警惕地打量着四周。我有些好笑，怎么刺客不都是全身黑装打扮得吗，怎么他却不一样。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一只手臂上，鲜红的血流溢出来将他四周的袖子都染红了。

我移动脚步，他飞快地将剑又挂到我脖子上，厉声道："你想干什么？"

我深吸了口气，拼命忽略脖子上的剑，"给你找纱布包扎一下伤口！"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如果这个刺客是来杀八王爷的，那更是我的朋友。

他幽深的眼睛犹疑地打量我半晌后，终于再次放下剑。

我赶快找出药箱，他一声不响地由着我将他袖子撩起。看见那又深又长的伤口，我强忍着作呕的感觉，小心翼翼地替他上药包扎。

处理好伤口，外面骚动的脚步声，让我们都不由自主地一颤，而且这脚步声似乎离我的屋子越来越近。

“我们来谈谈条件，我能帮你逃出这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蒙面人，既然等不到皇上的援救，我只能自救，而这是我逃跑的最佳机会，这个蒙面人既然能够进得了这个王府，便肯定有过人的能力。

蒙面人惘若未闻不吭一声，一双明眸不屑地扫我一眼，然后深思地打量着四周。

“ 别看了，这府里守卫森严，你武功再高也逃不出去的，尤其你现在受了伤，除非，”我顿了顿，成功地将蒙面人的眼神拉回到我身上，“除非你将我捉来当人质，我可以配合你！”

蒙面人轻笑出声，不屑地说：“我要将你捉来当人质，并不需要你的配合！”

“别忘了，我的命也在我的手上，自杀还是有很多种方法的，如果在你捉我时我死了，恐怕你也会死在乱箭下，”我慢条斯理地说，当然我不会真的笨得去死，“另外我对这个府中的地形了如指掌，带你出去并不难！”

一席话倒是让蒙面人愣了愣，半信半疑地望着我，我暗喜，谈判第一步成功，谈判第一步，告诉对方结果能给他带来的好处。

“你有什么要求？”蒙面人一双眸子狐疑地盯着我。

“只要你带我出去，这对你来说并不难！”

谈判第二步，给对方开出他能够接受的要求。

蒙面人轻皱着好看的眉头，沉吟着：“只是我担心，你这个人质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这你放心，只要我在你的手上，府中的人绝对不会动你半根毫毛，我不会害你的！”

蒙面人看见我自信满满的样子，终于微微点了点头。

谈判第三步，一定要让对方看到自己的自信与诚意年。不过，究竟我能不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连我都说不准，只能赌一赌这个八王爷对我的重视程度了。

杂乱的脚步声似乎在我屋子周围停住了，四周一片寂静。这时，八王爷略显慌乱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雪儿，雪儿！"

"王爷，快.....救我啊！"我故意颤抖着声音，趁着这个时刻慌忙往自己的怀中丢了一些值钱的东西。

蒙面人有些匪夷所思地盯着我的动作，我狠狠踹他一脚，他回过神来，赶忙将剑重新挂在我的脖子上。

门打开了，蒙面人将我架出去。庭院里一片明晃晃的火光，侍卫们团团将我们围住，还有许多侍卫半跪着身子举着弓箭对准我们。蒙面人架着我一步一步地前进，八王爷紧张地一步一步后退。

"王爷，救我啊！"我哭丧着脸叫，心里却笑出一朵花来。

八王爷一向稳如泰山的脸难得挂上一丝慌乱，声音微微颤抖着，却无比威严地怒喝："你将雪儿放了，我放你走！"

看不清蒙面人什么表情，但是却听到他戏谑的声音在我耳边低语："看来你这个人质还是起到作用了！"

我在心里翻了几个白眼，表面却仍装作瑟瑟发抖的样子。

这时，对面竟然响起一个愤恨而尖利的声音："给我射，射死他们，不许让他们跑了！"那不是八王妃是谁，带着白色头纱看不清她的脸，却能想得出她的表情是怎样地狰狞。

眼看几个弓箭手举起手中的弓，八王爷阴沉沉地怒吼："谁敢射，我杀他全家！"

所有的人噤若寒蝉，一动不敢动。倒是蒙面人开了口，冷冷的："给我一批快马，否则这丫头的头就没了。"

八王爷转身去吩咐，两眼仍是紧张地盯着我，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忽然心里有些感动，在这个世上，恐怕除了皇上，最重视我的人便是他了。

一匹牵过来，蒙面人抱着我便上了马，一群弓箭手眼睁睁地看着马飞奔，却不敢放箭。八王爷气急败坏的声音在身后焦灼烦躁地吼着："追，给我追，将雪儿给我安全带回来！"

这时，蒙面人早就在我指点下，骑着马飞快地冲出王府。

正文二十一、

不到在马上奔驰了多久，终于在一片幽深漆黑的山林中停下，蒙面人将我带进一个阴冷潮湿的山洞里。

“唰！”微弱的火光终于让这个山洞多了一点生气，我舒了口气，终于松开了从刚才就紧紧抓着的蒙面人的袖子。

黑漆漆的洞口吹一阵刺骨的寒风，我不由打了个喷嚏，忍不住缩了缩头。

蒙面人静静看了我一眼，慢条斯理地说：“今晚只能先在这里避一避，为不引起追兵的注意，不能点太大火，你只能委屈一下！”

我哈着手，瑟瑟地点头，随便找个干净的地方坐下，蒙面人也跟着坐下，洞内一片寂静。

“你进王府打算刺杀谁？”半晌我决定打破这份寂静，也想解除自己心中的疑问。

“王妃让我毁一个女人的容颜，我不肯！”蒙面人轻描淡写。

毁容，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是毁我的容，我有些后怕地摸摸自己光滑白嫩的小脸，这个时代的女人要想荣华富贵，要不就得出生富裕否则就是有一张娇美的脸蛋，这两样都没有就死翘翘吧。

突然看见蒙面人一双眼睛在火光下诡异地盯着我，我的舌头忍不住打结：“那个.....那个你毁了没有？”

“没有，我可以杀一个女人但是绝对不毁一个女人的脸，”蒙面人上上下下打量我，眼神仍是诡异得很，“那个女人不会是你吧？”

“怎么会呢，呵呵，”我心虚地干笑两声，“王妃肯定是要毁比她漂亮的女人的容颜。”

打死也不能承认是自己，万一他反悔了，我这张闭月羞花的脸不就毁了，那还了得。

“确实，你的容貌及不上王妃的十分之一！”蒙面人似笑非笑地挑起眉头。

虽然这话让我的自尊很受伤，但是我决定选择忽略，继续问道：“你与王妃是什么关系啊？”

“以前两家是世交，”说完这话，他突然冒出一句，“最毒妇人心，果真不假！”

我略一思索，便猜出来了：“你不愿帮她这个忙，所以她才会大喊‘刺客’将你暴露出来！”

蒙面人微微点点头，似乎不愿再多谈，我也聪明地选择闭嘴。

夜更深了，四周寂静一片，洞口的风更加刺骨，我缩着身子瑟瑟发抖，不多时手脚便都麻木了，喷嚏一个接一个不断。

蒙面人微蹙剑眉盯着我，突然向我招手：“过来我身边！”

“你想干什么？”我抱着胸，戒备地瞪着他，孤男寡女在一起果真容易出事，这世上哪有坐怀不乱的男人。

“如果你不想冻死，最好过来我的怀里取暖，”蒙面人嗤笑一声，揶揄着，“放心，你的身体激不起我的兴趣！”

我犹豫半晌，最终抵挡不住这刺骨的寒冷，还是走向他。

走近蒙面人，他双手将我裹入怀中。我不安地靠在他宽厚的胸脯上，果真是暖和了许多，手脚也开始恢复了知觉，只是躺在一个陌生人的怀里总是有些异样的感觉。

我抬起小脸，恰好落入蒙面人一双黑亮有神的眸子中，我忍不住伸出手探向他脸上的白布，他略一犹豫，竟然也没有阻止。

白布扯下时，一张立体的五官刀刻般俊美得可以颠倒众生的脸庞出现在我眼前，微弱的火光下，可以看见他迷人的嘴唇此时噙着一抹带有调侃色彩的笑容。我忍不住吞了吞口水，这么俊美的男人简直是迷死女人不偿命。

“那个，”我好不容易将自己从这蛊惑人心的男色中拔出来，问，“有没有情敌要毁你的容颜啊？”

他一愣，似乎没料到我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半晌才慵懒地笑着回答：“有很多，但是打不过我。”

“哦，那我也要去学学武功，这样才.....”我正打算滔滔不绝地讲，忽然看见他玩味的笑意，立刻打住话，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不等

于间接承认王妃要毁容的人是我吗，我恨不得咬下自己的舌头，赶忙换话题，“可以问问你贵姓贵名吗？”

“段清狂！”

“贵庚？”

“噢！.....25。”

“家住何方？”

“南方。”

“家中可有兄弟姐妹？”

.....

一问一答，慢慢地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日疲倦不堪的我终于被睡意击倒。

夜漫延着，朦朦胧胧中，我感觉到似乎有什么湿润柔软又很温热的东西轻轻地碰触我的脸颊，又飞快地离去，那是错觉吗.....

翌日，天朦朦亮时，我便被段清狂叫醒，我刚要不满地咕噜几句，看见他凝重的脸色便咽了回去。

他凝神聆听半晌，微蹙剑眉：“官兵已经搜查到这里了。”

我也学着他，屏住呼吸仔细聆听，可是还是感觉外面一片寂静，我奇怪地道：“我怎么什么也没听到啊！”

段清狂挑挑好看的眉头，调侃道：“等你练到我这种内力的时候，就可以听到了！看来这王爷对你满重视的。”

“我说了我这个人质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我大言不惭。

段清狂又笑出声了来，一张俊美的脸在迷人的笑容中，更是令人心悸目眩，我忍不住看痴了。

笑毕， 段清狂望着洞外雾蒙蒙的山林沉吟着道：“看来只有我去将他们引开了，这样我们才能安全，雪儿你先呆在这里。”

“嗯！”我知道目前这是最好的办法。

段清狂转身便想离去，又回头，递给我一把精美的匕首，严肃地吩咐：“这个你拿着防身，这山林不安全，不要四处乱跑，等我回

来！”

“我一定等你回来！”我接过匕首，回答。

段清狂深深看了我一眼，突然飞快地在我的脸颊上落下一个点水的蜻蜓般的轻吻，笑嘻嘻地说：“这是我救你的报酬！”

趁我呆愣的时刻，人便像一阵风一般飞跃离去，白色的身影融入山林的迷雾之中。

即使是白天，这山林的雾依然是久久无法散去，我有些惴惴不安地在洞口翘首远眺，可是除了白茫茫一片仍是白茫茫一片，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

寂静的空气飘来隐隐约约的对话，“大伙，仔细搜，八王爷说了找到.....雪儿姑娘的，重重有赏，.....不要放过每一个山洞.....”

竟然还是搜到这里来了，看来是无法等到段清狂回来。我深吸口气，咬咬牙毫不犹豫地冲出山洞。

为了不引起士兵的注意，我轻手轻脚往浓密的树丛中钻，越钻越深，浓浓的雾包裹着我，我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啊！”脚下一空，我似乎踏入了深不可测的悬崖。

身体轻飘飘地浮动着，脑中飞快地闪过皇上忧郁的眼睛，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是无边无际的白茫.....

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落在简陋的屋子里的一张小床上，床上躺着一位脸色苍白的秀丽姑娘，破破烂烂的衣服上竟是点点滴滴的血迹。

“痛！”姑娘抚着痛不欲生的头，虚弱地呻吟开来。

“谢天谢地，姑娘，你终于醒了！”苍老的声音惊喜地叫唤起来。

“这是哪里？”姑娘茫然地打量这四周，把眼光投向眼前两个年迈而憨厚的夫妇。

“这是老夫的家，前两天我与老伴在山下捡到姑娘时，姑娘全身是血，似乎是从山上摔下来。大夫都说姑娘伤得太重了，可能没救了，没想到姑娘命硬，还是熬过来了。”

“你们是谁？”

“老夫叫刘老根，这是我的老伴！”

“那我是谁？”

……

正文二十二、

我叫刘忘儿，慕容山庄的一个丫环，其实我本来不是叫这个名，原本的名字我也记不起来。在一年前，刘老爹与刘大娘在山下捡到奄奄一息的我，我被救活了，却失去了所有的记忆，刘老爹便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刘忘儿，无儿无女的他们收我为养女。

一个没有记忆的人活得很可悲但是也很单纯，可悲是因为在你的脑海中搜索不到任何属于过去的快乐与痛苦，当你试图去回忆时，脑袋里却是一片空白，而单纯却是因为一个失去记忆的人犹如初生的婴儿，不用把自己纠缠在回忆里。

虽然这样重新的活着，很让我困惑，可是我却没有绝望，或许是本性使然，即使当我意识到自己失忆时，我也只是很平静的去面对毫不惊慌，这样的心态让我猜测以前的自己肯定是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只有一个历经风雨的人才如此坦然地面对生活的变化莫测。

我是慕容山庄的一个丫环，是因为刘老爹与刘大娘也是这个山庄的下人。

当人们告诉慕容山庄的庄主是武林盟主时，我很茫然地问：“盟主是什么，是不是指饲养很猛的那种野猪的人？”

所有的人目瞪口呆地望着我，然后猛然爆笑出来。好心的人才告诉我盟主是武林中武功最厉害的。

望着人们的狂笑的脸，有那一刻，我怀疑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我舒服地深呼吸着，这新鲜的空气总是令人心旷神怡。

“忘儿姐姐，林总管让你去帮忙啦！”甜甜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冬儿娇憨甜美的笑容。

“好！这就去！”我含着笑随她走。

“听说这两天庄主要回来，听说这些天客人会很多，我还听说不久就要有武林大会.....”冬儿抱着我的手臂，一张小嘴像麻雀一样不停地叽叽喳喳着。

这时，一个相貌温和的中年人出现，大声呵斥：“冬儿，你还不快去忙活！”

“是，林总管！”冬儿吐吐可爱的舌头，一溜烟就不见了。

“忘儿，你跟我来！”林总管转向我慈祥地笑笑。

“是！”我跟着林总管走。

跟着林总管走进一间小小的书房，书房里一个年轻的男子看见我进来憨憨地笑起来：“忘儿，你来了！”

“涛哥早！”我笑着打招呼。

林总管坐下，缓缓地说：“过两天，庄主便要回来，而且再过不久便是武林大会，这庄中事便多了，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帮手，要盯紧着点不要出乱子，尤其是忘儿，你对庄中的事还不熟，所以阿涛要帮着点，今天你们.....”

交待完后，林总管便出去了，我趴在案几上查看着这庄中下人的名单。

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放在我面前，我抬头，涛哥笑笑讷讷地说：“忘儿，这活虽多，但是你也别累着了！”

“谢谢，我不累！”我感激却也带着特有的生疏。

这些天来，涛哥对我的态度，我不是傻瓜自然也看得出，干爹干娘也多次暗示，但是我总是装聋作哑，这没感觉的事是勉强不来的。

涛哥是个好人，这庄里的人很多都是好人。刚进庄时，大伙便注意到我几乎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拿，但是怜惜我失忆便也不责怪。后来，又慢慢发现我的特长似乎在另外一方面，比如能够合理地安置着下人安排工作等等。林总管便将我调到他身边辅助他工作，我的特长就更加突兀了，每样经我管理的工作总是有条有序，这让林总管省心了不少，每天乐呵呵地逢人就吹挖到一块金子。

处理完手中的活，我又像往常去找李药师。

“来了！”胡须花白的李药师继续着手中的活头也不抬，淡淡的。

“是的！”我笑笑，对他冷漠的态度毫不介意。

听刘老爹说当初便是请医术高明的李药师去替我诊治的，所以也算是我的半个救命恩人。不过，这李药师医术虽了得，但是却丢三落四，草药在屋里乱堆着，每找一样都得翻遍整个屋子。所以我便经常过来替他整理药材，这似乎又是我的一个特长，总是能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整理得有条不紊，而且能够清清楚楚地哪种放哪里。有时候李药师记不得了，就差人找我，简直把我当成了活的记事本。

“缺了些当归，明天你替我买些回来！”李药师依然是面无表情。

“是，明天我一早就去！”

翌日，艳阳高照，车轮滚动的声音，在路上节奏而规律地响着，搭配着两匹骏马喀喀答答的马蹄声，默契地形成一种韵律的节拍，车外执着鞭的是一个车夫。

传说，慕容山庄富甲四方，究竟有多富有，有人说是富可敌国，也有人说金银珠宝数不胜数。究竟慕容山庄有多富，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即使是卑微如我这样一个丫环出入也可以像平常人家的小姐一样搭乘马车。

去的路上，忽看见烈日下南麓踽踽而行着一条孤独的人影，二十四、五的年岁，颀长的身躯透着斯文儒雅的气息，像是饱读诗书的书香子弟，清俊的五官异常秀气，只是脸色却苍白得有点吓人。

“停车！”我让车夫将马车停下。

飞快地跳下车，我三步并作两步扶住那个摇摇欲坠的清秀公子，担忧地说：“这位公子，你恐怕是中暑了，先到我的马车上休息一下。”

“谢谢！”清秀公子细声细语地向我道谢。

我连忙扶着他上车，让他舒适地躺下，手却轻巧地解开他的领子。

“姑娘，你.....你干什么？”清秀公子慌乱地揽住我的手。

“扑哧！”我失笑出声，这书生怎么这么庸儒啊，呆子一个。我把他的手甩开，笑道，“只是解开让你容易呼吸，难道我还非礼你不成！”

清秀公子有些狼狈地别开脸，白如玉的脸上闪过一丝窘意。

我忍不住好笑，这男子怎么比姑娘还腼腆啊。我将水袋递给他，让他灌了几口水，发现他的脸上还是没有一丝血色，不禁担心地抚抚他的头，很冰冷。

我轻皱起眉头：“公子，你身体很虚弱噢！”

“嗯，在下的身体从小便是这样，姑娘别担心！”他细声细气地问答。

“哦！”

他又呐呐道：“在下占了姑娘的马车，会不会很不方便？”

“呵呵！”我忍俊不禁，细细端详他线条柔和的五官，秀气清雅，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纤细，鲜少看见如此清秀雅致的男人。

我的笑声让清秀公子有些狼狈，看见他那小家碧玉般的表情，我忍不住扯出一抹促狭的笑意：“公子，刚才本姑娘摸过你的头，你是不是应该以身相许啊？”

他睁大眼，错愕得说不出话来，清秀的脸上白一片青一片。

看见自己的捉弄成功，我笑得更大声了。

“嘣！”马车不小心颠了一下，我一时抓不住便往前倾下去，恰巧便倒进清秀公子的怀中，而更巧合的是我撞着他的脸，他的唇与我的唇.....撞在一块儿了。

四目愕然相对。

我有些狼狈地从他身上爬起来，他也坐起身来，一时空气难堪得吓人。

“那个.....”清秀公子有点尴尬地嗫嚅道，嗓音低细到几乎听不见。

“闭嘴！”我凶巴巴地冲他吼。

清秀公子窒了窒，不敢再开口。

这时，车夫停下马车，冲我们喊：“姑娘，到药铺了！”

清秀公子讷讷出声：“姑娘，在下就在这里下了！”

“嗯！”我没好气地扫他一眼。

看见他苍白着脸下车，我忍不住又喊住他，递给他一个水袋，放柔声音：“这个水袋你带着路上用，别在烈日下行走，中暑了没人救你。”

“多谢姑娘！”仍是轻声细语。

“呆子！”我冲着他的背影嘀咕。

也不知道他听见没有，背影顿了顿，又走了.....

正文二十三、

两天后，庄主慕容勿离回来了，林总管领着所有的下人迎接。

当天一群人马走进来时，为首的男子三十左右，英俊的五官中刻划着绝对的坚毅无畏，傲慢冷硬在漠然的眼眸深处若隐若现。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经常被下人提及的庄主。这是一个放在任何地方任何人群中都无法令人忽视的人，他周身无形中散发出来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逼迫与压窒感，好像他一直就是高高在上，一直就可以随心所欲的驱使别人一样，倨傲而且横霸。

这冷漠的男人只跟林总管淡淡地含含首，便带着一路人马进去。当他一离开，我清楚地听到人们不约而同的长长的吸气声。我不禁有些好笑，感情见到这个庄主时，所有人都忘了呼吸了。

一路上，冬儿两眼发亮，像发花痴一样喃喃着：“一年不见，庄主更英俊了！”

“扑哧！”我忍俊不禁，有些好奇地问：“冬儿，庄主一向都是这么冷冰冰的吗？”

“不是！”冬儿皱着可爱的小鼻子，沉吟着，“听那些在庄里服侍了几十年的人说啊，好像是二十多年前吧，庄里出了大事，庄主才会变成那样的。”

“大事，什么大事？”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很悲惨的事情！”冬儿摇摇小脑袋。

“哦！”

望着远方，我有些感伤，这世上每个人背后都藏着或多或少的故事吧，有些故事激动人心有些故事不堪回首，那我的故事是怎样的呢？我忍不住摸了摸藏在自己领子里项链，这一条仿佛泪痕一样的项链应该也藏着我的许多故事吧，只是这些故事却被我失落了，每次摸着这条项链，我都觉得自己遗失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记忆。

小小的书房内，微风徐徐。

林总管背着手，含笑望着我，缓缓地说："这次庄主回来，对庄中的大小事务都比较满意，这功劳我给你记着，回头你过来领赏钱！"

我笑笑："林总管看得起忘儿，忘儿已经很开心了。这赏钱您就帮我给刘老爹吧，每次我给他他都不肯收。"

"好！"林总管赞赏地点点头，"这几日我领你去见见庄主，看能不能帮你讨个副总管当当。"

见那个冷冰冰的男人，会不会将我冻成冰块啊，我有些微愣。

林总管却没注意我的反应，继续说："这庄中的事交给你来处理，我也放心，不过再过两个月便是武林大会，所以这些日子武林中人便会陆陆续续而来，这招待客人方面你盯紧点，别丢了我们慕容山庄的颜面....."

从书房出来，我飞快地往厨房走去，那里刘大娘正忙碌着。

"娘，我来帮你！"我接过刘大娘手中的碗。

"不用，你一边坐着，细皮嫩肉的，伤着了可不好。"

刘大娘连忙将碗夺回来，我只好一旁坐下看火。

"忘儿啊！"刘大娘一边洗着碗一边唤我。

"唔！"我从神游中回来。

"忘儿，你也老大不小了，寻个人家吧，阿涛这人又老实又憨厚....."

"娘，忘儿不嫁，就陪着你们！"我急急地打断她的话。

刘大娘停下手中的活，有些严厉："怎么能说不嫁，一个姑娘家留来留去留成冤家，"看看发愣的我，口气又软了，"娘也知道你是想等

着一天能够恢复记忆，但是你也不想想这万一，万一这记忆恢复不了，那怎么办，爹和娘还急着抱外孙呢！”

看着吃力地擦锅的刘大娘，我心头酸酸的，干娘说得又何尝不是，我过去的记忆似乎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或许我真的是一辈子都记不起来了，而干爹干娘也老了，我这样耗着他们也放心不下。

“娘啊！”我低低地唤着，“我都听你的！”

“真的！”刘大娘欣喜地放下手中的活。

我点点头，“娘，我先和涛哥订婚吧，等忙完这一阵再说。”

“好，好.....”

翌日，我与冬儿一出门便撞上涛哥，这大个子汉子一看见我便嘿嘿笑出声来。

“涛哥。”我冲他笑笑。

“忘儿妹子，这是俺娘.....”涛哥一只手腼腆地挠挠头，一只手递过来一只钗子，憨憨地笑着，“俺娘让俺给你的，挺适合妹子你的。”

“谢谢，涛哥！”我有些无奈地接过钗子，不等他再说什么，飞快地说，“我还有事，先走了！”

我拖着冬儿离去，冬儿回头看看涛哥，又看看我，疑惑地说：“你干娘说得都是真的啊，你真的同意嫁给涛哥了。”

我苦笑着点点头。

“可是我觉得涛哥配不上忘儿姐姐你！”冬儿小声嘀咕。

我有些黯然地摸摸项链，冰凉凉的，仿佛是泪水。

正文二十四、

这是个晴朗的好天气，暖暖的阳光懒懒地洒落一地柔和的光影。

林总管领着我向议事厅走去见庄主，刚走进厅里，便听到谈话声，林总管示意我小声，领着我在一旁安静地站着。

高高坐在主位上，浑身着冷森气息的慕容勿离用低沉而冰冷的声音说着：“刘庄主，我闭关这些日子，武林中发生的大小事情，我的护手墨维已经跟我讲过了，不知道你有什么补充的。”

被称作刘庄主的人恭恭敬敬地起身，朗声道：“回盟主，这武林中的事数魔教最令人头疼之外，便是朝廷的一些小动作。”

“小动作？”慕容勿离面无表情，声音仍是冷得令人发颤。

“我也有听说一些，”这次出声的是一个面容娇艳，盛气凌人的侠女，我记得她叫风丽艳，冬儿说她常常跑来庄中以庄主夫人身份自居，所以很惹下人讨厌。

此刻，她正洋洋得意地侃侃而道，“一年前，也就是庄主出庄闭关的时候，朝廷的探子插遍民间，最近开始转移到我们武林中来。”

“确实如此！”刘庄主也点点头，“前些日子，我在自家庄中便抓过一个朝廷的探子，只是他咬着牙死都不肯说出目的来。”

“有这等事！”慕容勿离目光冷冷地扫向一旁的护手，语气凌厉，“墨维！”

“手下在，”一男子走出来，恭谦地低头，“手下也查到其事，并且得知这些朝廷探子是为了寻找某个人，具体是什么人手下一时还没查出来，这些探子一年前便在民间分布着，似乎是一无所获，近些日子才开始转移到武林中来。属下还得知，这些探子分为两批人马，一批是皇上的，另一批是八王爷的.....”

当听到“皇上”二字时，我心头一悸，贴身的项链竟然有些滚烫。

“哦！”慕容勿离半眯着眸子沉吟着，“既然朝廷只是为了找人，对我们武林也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这个人，能够让皇上与王爷同时找的，似乎也来头不小。你继续注意这件事情！”

“是！”墨维退到一边去。

这时，慕容勿离才注意到低垂着头站着的林总管与我，语气仍是冷冰冰的：“林总管，有何事？”

林总管领着我上前行礼后，恭敬地道：“见过庄主，这位便是忘儿姑娘，前些天小的便向庄主推荐忘儿姑娘担任副总管一职，不知道庄主的意思如何？”

不等慕容勿离回答，刘庄主便在一旁轻蔑地说：“一个姑娘家，做什么副总管，看你长得还有点姿色，不如跟着本庄主回去作妾。”

林总管有些急了：“这忘儿姑娘是庄里长工阿涛的未婚妻，如何能作妾，忘儿虽是姑娘家，但是这管理庄中大小事的能力却不输男儿。”

我不禁暗幸，幸亏是答应了涛哥的婚事，否则做这个色迷迷的老头的妾室，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刘庄主还想说什么，却被慕容勿离冷凝的眸光给咽了回去。慕容勿离缓缓而道：“既然林总管觉得可以，那她必然有过人之处，就按你的意思吧！”

“谢庄主！”林总管领着我道谢，便准备离去。

“站住！”这个急促的声音竟然发自风丽艳身旁的一个俏丽姑娘，我眼前一闪，一直悬挂在腰间当成饰品的匕首鞘竟然落入那个姑娘的手中。我愕然住了，这个匕首鞘是我被捡回来时就在身上了，因为很精致，所以我就拿来当饰品用。

那个姑娘紧握着我的匕首鞘，仿佛见了鬼一般，两眼发直，脸色发白，头激动地摇晃着，嘴里喃喃：“这不可能，不可能！”

“怎么了，娜珍？”风丽艳奇怪地凑过去看，只看一眼，第二个见鬼一般的人也立刻出现，脸色大变，剑出鞘，下一秒便挂在我的脖子上，怒气冲冲，“我问你，‘多情浪子’段清狂是你什么人？”

虾米？我被凛人的剑气惊吓得一时讲不出话来，更别说回答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在场的人听到这个名字时，脸色都微微一变。

“段清狂是你什么人？”冰冷无情的语气来自慕容勿离。

我终于从镇定了下来，坦然地迎着慕容勿离充满杀气而阴森的眼睛，一字一顿却清清楚楚地回答：“我不认识他！”

“不认识，笑话，”林庄主阴冷冷的笑着，“段清狂是魔道的第二把手，你会不认识他，带着他的匕首，便证明你也是魔道中人。”

我还没张口，娜珍就激动地冲到我跟前，狂乱地大叫：“你说，你怎么会有他的匕首，他怎么会把匕首给你，说啊，你回答.....”

我被这个彻嘶里底怒吼的疯女人轰得头晕脑胀，风丽艳慌忙放下剑，抱住娜珍焦虑地安抚：“娜珍，你不要这样啊，那个负心汉一直都是在利用你对付我们正派，你怎么还是看不开啊.....”

慕容勿离寒着脸简短地向身旁的人吩咐几句，随后，两个疯女人被带了下去。

“林总管，我想知道这个女人的来历！”慕容勿离脸上宛如罩上一层寒霜。

林总管抹了把冷汗，恭谨地开口：“这姑娘叫忘儿，是刘老爹与刘大娘在山下捡回来的，医好后，姑娘就失忆了，所以忘儿的身份大伙也都不清楚。”

“我看着失忆也是假的，这摆明了就是魔道的奸细，说不定这刘老爹刘大娘什么的也是奸细。”刘庄主斜睨着我们，冷言冷语。

“这.....”林总管急了，“手下可以保证刘老爹他们绝对不是奸细，他们在这府中已经几十年了。”

“刘庄主，希望你能够用一下常人的思维，如果我是魔道的奸细，我就不会这么招摇地带着他的匕首鞘，跑来这里告诉你们我是魔道中人，也只有白痴才想得出来。”我厌恶地盯着刘庄主，冷冷道。

“你敢侮辱我，我非杀了你。”刘庄主恼羞成怒，一剑便向我刺来。

我还来不及眨眼叫喊，一条更快的身影已经将刘庄主的剑弹开。慕容勿离冷若冰霜的声音响起：“刘庄主，别忘了这是慕容山庄。”

刘庄主苍白着脸，垂着的剑微微颤抖。

我抬头，落入慕容勿离一双深不可测而且令人胆寒的眸子中，他突然沉声问：“你不会武功？”

我这才发现自己的手被他紧握着，抽又抽不出来，抿了抿唇回答：“不会！”

他放开我的手，挥挥手，一个随从将我带出去。

正文二十五、

我坐牢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我被一个随从丢到这个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已经过了一天一夜。所以当随从将我从牢中带出来时，明晃晃的阳光让我产生了严重的视觉混乱。

随从将我带进一间宽敞的书房里，除了正中间最醒目的慕容勿离以外，旁边还站着墨维等一群随从。

我静静地站在他们面前，坦然地迎着他们的视线。

慕容勿离冷哼一声：“刘忘儿，这短短一天，就有几十个人为你向我求情，上到总管随从下到厨师婢女，甚至连不问世事的李药师都亲自来向我求情，”他的脸更寒了，“虽然你不会武功，收买人心的功夫却了得。”

“多谢庄主赏识！”我依然沉稳从容地迎着他冷凝的眸光，心里却因那么多替我求情的人而感动着。

“你怕不怕死？”他突然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怕！”

“那你跪下求我放你一条生路，我便不杀你！”

我二话没说就跪了下来，慢条斯理、不卑不亢，很机械地说道：“请求庄主放忘儿一条生路！”

旁边的人看得一愣一愣的。

“这是求？”慕容勿离冰霜般的脸飞快地掠过一丝愕然。

“忘儿已经用了‘请求’二字。”

“你这‘求’还真有异于常人！”

“请问庄主决定如何发落忘儿？”我微拧着柳眉，直视着慕容勿离。

慕容勿离盯着我沉吟半晌，沉声命令：“你来我身边当我的贴身婢女。”

虾米？我脑袋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倒是一旁的墨维急急地道：“庄主，这姑娘身份不明不白，怎么能留在庄主身边？”

“所以我要将她留下来弄明白为止！”

慕容勿离的眸子冷光一闪，墨维不敢再多说。

“你有什么意见！”慕容勿离阴沉着脸看着欲言又止的我。

“那个.....”我为难地咬咬牙，急不可耐地开了口，“请问庄主附近有没有茅厕，可不可以让人带我过去，我没来过这里？”老大，人有三急，我已经被关了一天一夜了。

慕容勿离如同冰霜般的脸猛然出现了许多黑线，墨维与随从们张口结舌地瞪着我。

一场风波下来，副总管的职务自然是轮不到我，而我变成慕容勿离的贴身丫环，每天跟前跟后，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不过幸运的是这一场风波并没有让身边的人对我的态度有什么改变。

做了丫环，端茶倒水，这些活自然是免不了，尤其是很多客人的时候，我几乎是忙得团团转。

我小心翼翼地端着茶走进书房，一进去，所有的讲话声立刻停止了，很多只眼珠骨碌碌地跟着我转，气氛诡异得很，我若无其事地挨个添水倒茶，完毕了，就静静地立一旁。

“慕容大哥，你怎么能留着这个丫头，这个丫头极有可能是魔道中人。”风丽艳首先沉不住气，冲着我怒目而视。

我闲闲瞟了她一眼，继续当我的木偶。

慕容勿离面无表情，对着众人说：“我们继续讨论围剿魔教的事，刘庄主你来讲讲你的计划。”

刘庄主扫了我一眼，犹犹豫豫的，在慕容勿离目光的压迫下，只好继续讲下去。

不过众人却听得心不在焉，不时向我瞟几眼。原来是怕我这个奸细，我冷笑着。

我听得乏乏的，好不容易刘庄主难听的魔音终于结束了，结束之前，他还加上了一句：“盟主，那个死丫头已经听到我们的计划，一定要想办法封住她的嘴，否则这计划就无法成功了。”

这话让我心里又冒火，忍不住冷冷地回了一句：“就算我不说，你的狗屁计划也成功不了！”

“你说什么，臭丫头？”一旁的郭庄主已经抢在刘庄主前挥起手中大刀怒喝，可是接触到慕容勿离冷凝的目光，愤愤地把刀放下。

“说，为什么不会成功？”慕容勿离转向我冷冷地说。

“白痴才会选择黑夜来围剿魔教，跑到人家的地盘去，本来就是不利于你们，还要笨笨地选择晚上，”我冷嘲热讽，看着刘庄主火冒三丈的样子暗爽，“还有郭庄主性格暴躁让他去埋伏还没见到敌人就蹦出来了，还有陈道长胆小怕事让他带队冲锋恐怕一见到敌人就抱头乱窜，还有这个刘庄主色胆包天让他潜入魔宫你们就不怕他一见到美女连祖宗姓什么都忘了，还有.....”

我对着一屋子的人滔滔不绝，所有的人脸上是青一片白一片，一双双冒火的眼睛几乎可以将我点燃。

只有慕容勿离脸上还是没有半点表情地向我发问：“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作战自然应该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与地利你们自己去探讨，但是这个人和我倒是有得说，郭庄主虽然性格暴躁但是骁勇善战适合带队冲锋，陈道长虽然胆小怕事但是谨慎细心可以埋伏，刘庄主虽然是色了点但是在这布阵上的能力却是不可否认的，还有.....”

这一次我的滔滔不绝，让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开始脸色好转，被点到名的人甚至一脸的欣喜，没点到名的一脸期待。

待我说完，慕容勿离半眯着眸子，沉声问：“你怎么懂这些？”

我笑得神采飞扬：“这和管理庄里的下人是一个道理的，像阿秀虽内向但是很认真细心，所以我让她来管帐本；像阿金好吃懒做但是警惕性高，所以我让他去看门；像.....”

屋子里的人一听，我竟然是拿出管理下人的那一套，一张张得意洋洋的脸飞快地垮了下去，又开始对我怒目而看。

倒是慕容勿离从头到尾还是一个表情，只是阴冷的眼中多了一抹深思。

正文二十六、

午后，阳光明媚，凉风阵阵。

书房内，慕容勿离舒适地躺在卧椅上看书，浑身仍是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势。

我守在他身边，渐渐就不耐烦了，重力从左脚换到右脚，再从右脚换到左脚。

慕容勿离似乎感觉到我的烦躁，放下手中的书，盯了我一眼，淡淡地开口："你先回去，晚上再过来！"

"是！"我一得令，立刻像箭一样冲出书房，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慕容勿离一双变幻莫测的眸子紧盯着我。

晚上，我乖乖地出现在慕容勿离面前。

"走！"慕容勿离看也不看我一眼，便走出书房。

我紧跟在他身后。

拐了几个弯，突然来到一个状似悬崖的地方，低下深不可测，可是对面的树林却依稀可见。

我惊恐地后退，不可置信地盯着慕容勿离，他不会这么惨无人性要把我丢进去吧。

没等我问话，慕容勿离竟然大手一伸，揽住我的腰，运气离地。我吓得闭上眼睛，还来不及惊呼只感觉到呼呼的风从耳边而过，等我双脚触地时，我已经软瘫在他的怀里，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悬崖的对岸。

"好，神奇啊，你怎么做到的！"我兴高采烈地惊呼。

"走！"慕容勿离面无表情地扶我站好，带着我继续走。

幽幽怨怨的琴声从寂静无人的树林中传出来，我忍不住死死抓住慕容勿离的袖子，他皱着眉头回头看我一眼。

“那个，我怕跟丢了！”我心虚地干笑两声。如果他将我丢在这鬼地方还不如一脚将我踢入悬崖算了。

慕容勿离的脚步骤然停住了，我从他背后跑出来，这一看也惊呆了。

清澈如水的月光下，一个白衣女子纤纤玉手轻抚着琴弦，眼波捎春，黑发如云，绝美的容貌灵动剔透，月色轻笼在她的脸上，镀上了一层温润似玉的光辉，她那透明的眼睛里，有一片湖泊，沉浸着伤感与忧郁，使得她如仙似幻、超凡脱俗。

“仙女下凡！”我有些吃惊得合不拢嘴。

“不是仙女，是魔教教主‘血手’的未婚妻水月心。”慕容勿离向那个白衣女子大步迈去。

水月心看见我们走近，吓得瑟瑟发抖，慕容勿离却毫不怜惜，挥起一巴掌便甩在水月心白雪凝肤的脸上，清清晰晰地印上五个指印。

慕容勿离残酷地冷哼着：“虽然她是教主的未婚妻，喜欢的人却是段清狂，水性杨花，我捉到她时，她便是在等着段清狂。”

水月心不敢吭一声，捂着脸小声地呜咽起来，美女哭起来依然是无损她的丝毫姿色，反而是多了一份楚楚可怜，简直是我见犹怜，真是不公平。

“你不觉得应该反应一下吗？”慕容勿离有些困惑地盯着蹲下来欣赏美女哭相的我。

“哦！”我很合作地递给水月心一条手帕，安慰地拍拍她的肩膀，然后说，“美女，你哭起来也很美！”

“这就是你的反应，一点怜惜都没有？”慕容勿离有些啼笑皆非。

“那应该怎么反应，第一，我不是男的；第二，女人一般对比自己漂亮的女人都没有好感。”我好笑地站起身，闲闲地瞟他一眼。

慕容勿离的嘴角有些微的抽动：“你跟我是一样的人。”

“不一样，你是庄主我是奴婢，你会武功我不会，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我正儿八经地回答。

“哈哈！”慕容勿离竟然纵声大笑，一张脸犹如瞬间融化了冰山。他的笑声却让山林的小鸟惊吓得四处乱飞，我忍不住皱着脸捂住耳朵。

回去的时候，我终于看清慕容勿离抱着我是怎样飞过悬崖，即使脚着地了我还是有点后怕着。

又拐了几个弯，我正打算与慕容勿离分道扬镳，他却一把拦住我，声音沉沉的：“你是我的贴身丫环，应该先服侍我入睡。”

我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他进他的卧室。

“脱衣服！”冷冰冰的命令。

我反射性地抱住自己的胸，戒备地盯着他。

慕容勿离的嘴角又有些微的抽动了：“我是说脱我的衣服！”

“哦！”我才明白自己会错意了，忍不住有些难堪。

靠近他，有些手忙脚乱地解开他的衣服，脱到只剩下贴身衬衣时，他还是没有叫停的意思，我只好硬着头皮脱下下去。

“咦！”当男人健美的胸膛出现在我面前，我忍不住吞了吞口水。慌乱中，我的手指便碰触到他的赤裸裸的胸膛，他微微地颤抖。我抬头，便落入一双深沉的眸子中，一阵男人纷乱的气息吹拂到我的脸上。

我慌慌张张丢下他的衣服，落荒而逃。

正文二十七、

一连几天，侍奉慕容勿离左右的我只要无意间抬头，便能碰触到他若有所思的眼光，这频繁的次数连跟在他身边的墨维和林总管似乎都感觉到了。

这天，林总管将我拦住，温和地说：“忘儿，你与阿涛的婚事也应该商讨一下。”

我有些无奈地点点头：“我寻个时间和阿涛说说。”

林总管眉开眼笑：“午后，我让阿涛找你。”

我苦笑着点头。

午后，等慕容勿离小息的时候，我到约定好的地点见阿涛。

“涛哥，我来了。”我淡淡地叫唤着面前坐立不安的男子。

“你来了！”涛哥开心地跳起来，挠着头不好意思地笑着。

我笑笑：“涛哥，这婚事你看着订个日子，通知我一声就行了，我干爹干娘会帮我准备的。”

“嘿嘿！好的！”涛哥憨憨地冲我笑。

一时，两人都无语。

好一会，涛哥才红着脸，嗫嗫嚅嚅着说：“妹子，我可不可.....抱你一下！”

我愣一下，盯着眼前这个即将成为自己丈夫的男子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终于还是点点头。

“真的！”涛哥开心地笑着，紧张地说，“那我抱你了！”

我又点点头，浑然不知这一幕完完全全落入身后一双阴鸷冷峻的眸子中。

当涛哥伸出双手准备将我拥入怀中时，突然一阵狂怒的风将涛哥扫得老远。我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一切，全身散发着寒意与怒气的慕容勿离，躺在地上流着血呻吟着的涛哥，还有随后而至的同样张口结舌的林总管与墨维。

我回过神来，想都没想便冲慕容勿离破口大骂：“你这个疯子！”

慕容勿离一双眸子更加冷森而无情，有如两柄无形的利器，凌厉得像要穿透人心般。他一大步将飞奔向涛哥的我抓住，扔到自己的肩上，迈着大步怒气冲冲地往卧室走。

一路上，我疯了一般地在他肩上挣扎，嘴里乱叫，完全不顾他寒如霜的脸。

路上的奴才婢女惊慌失措地躲避，一些胆小的婢女干脆直接晕了过去，而在庄中做客的武林人士纷纷跑出来，目瞪口呆地看着一切。

一进卧室，慕容勿离便将我扔到床上，按住惊慌的我，俯下脸，湿濡温热的唇旋即紧紧堵住我的惊呼，他的吻又狠又霸道，他的舌死死地锁住我的舌头，一直到我快喘不过气来，他才离开我的唇。

我呆愣地望着他，已经想象不出一个正常女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正常反应，是大骂他一场还是大哭一场，但是绝对不会有一个女人像我

这样傻傻地问一句："你喜欢我？"

这下轮到他呆愣了，寒着脸匆匆离去。

好不容易梳理好自己的情绪，我匆匆忙忙往李药师的住处赶去。

一路上，碰上不少随从婢女，个个神色怪异地望着我，就仿佛是外星人出现，我忍不住在心里哀叹。

李药师的住处站着不少人，林总管，刘老爹，刘大娘，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全都担忧地望着躺在床上的涛哥。

看见我进来时，冬儿首先盯着我的唇，大呼小叫："忘儿姐姐，你的唇！"

我心虚地捂住红肿的唇，可是看见人们了然的眼光，便也知道是多此一举了。

"涛哥，有没有大碍？"我担心地凑过去。

李药师瞟了我一眼："伤得很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

我有些内疚地垂着头，屋子的人神色各异地盯着我，似乎想盯出一个破洞来。

倒是林总管紧锁着眉头，道："忘儿，你这门婚事还是取消了好。"

我飞快地点点头，心里头有些无奈却也轻松了不少。

五天了，我掰着手指数了数，我已经五天没再走进慕容勿离的书房或卧室，也五天没见到他。这几天，我便窝在厨房里帮刘大娘做些小事，刘大娘倒也没有追问我什么，只是好好一门婚事吹了，她心里似乎也窝火得很。

其实在厨房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经常愣愣地坐在火炉旁呆呆地守着火，望着旺旺燃烧的火，脑袋里一片空白。厨房里的人也习惯了我的空闲，即使是厨房里忙成了一团，杂乱成一团，也不会叫上越帮越乱的我。

这天的厨房依然很乱，吵嚷声，杂乱声，叫骂声，唯独我安静地端坐在火炉旁，掰着手指算着已经五天没有见到慕容勿离了，我承认

我很失落，被人夺走一个吻后，又被抛弃遗忘。

那么专注想着事情的我，竟然没有注意到闹哄哄的厨房突然间鸦雀无声，一直到我被拥入一个宽厚的怀抱中，我倏然惊醒，转头：竟然是慕容勿离。

慕容勿离傲慢冷硬的脸竟然有一丝隐约可见的憔悴，冰森的眼睛望着掉入他怀中的我，却带着浓浓的灼热。厨房中所有人都变成了造型奇异地雕塑，僵硬地保持着原先各式各样的动作，表情却全一个样，眼睛瞪得仿佛死鱼球，嘴巴张得可以塞进一个鸡蛋。

还没等我欣赏够这些雕塑，慕容勿离便俯下脸，在我的柔唇上狠狠地铺上他的唇，炽热地辗转吸吮，一直吻得我头晕脑涨，他才停止下来，极富磁性的性感嗓音在我耳边响起："我想我是.....喜欢你！"

虽然我已经被吻得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但是还是能抓得住最后一丝理智，趴在他的身上喘着气问："你的重点是'我想'还是'喜欢你'？"

他一阵错愕，随后一把将我打横抱起大步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大声地说："是喜欢你！"

这是他的表白吗，我知道这不是自己的错觉，光看见厨房里人们匪夷所思的表情，我知道自己已经麻雀飞上枝头做了凤凰。

正文二十八、

这件事给我的感觉是，我的本性是一个唯利是图、爱慕虚荣的女人。一炷香的时间内，庄中上上下下便人人皆知，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婢女将高傲的庄主俘虏了，"庄主为婢女痛打长工"，"庄主亲临厨房对婢女表白"等等各种各样的版本在庄内庄外炒得轰轰烈烈。

不否认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走到哪里人们眼中的敬佩、羡慕、嫉妒都让我陶陶然，我喜欢这种高高在上、备受瞩目的感觉，似乎这天生就应该属于我的。

我还是慕容勿离的贴身婢女，依然倒茶添水，不过特权就是倒茶给他的时候，我也可以喝，但是这些我还是不满足，可以利用的资源我是不会浪费的。

午后，阳光明媚，慕容勿离闲闲地半靠塌上，闭目养神。

我小心地蹭啊蹭，蹭到他身边，不过听力敏捷的他眼睛都不睁一下，伸手一揽，我便准确无误地落入他的怀中。

我温顺地躺在他怀里，向他的眼睛用力吹气，吹啊吹，那双幽深而有神的眸子终于睁开了。

“庄主啊，我有件事求你哦！”我露出一个可以说有点谄媚的笑容。

“说！”仍是简洁又冰冷得可以冻伤人的语气。

我暗地里摇摇，这个男人没救了，抱着自己喜欢的女人都能够这么冷，如果以后一辈子陪在他身边，我会不会被冻成冰块啊。

“可不可以，让我当副总管，而且这次武林大会的事情几乎是我负责了，如果就这样半途而废，很不好的。”我哀求地望着他。

“你喜欢当总管？”他的语气还是不带一丝情绪。

“只是想替你分担一下庄中的事。”我假假地笑。

打死都不能说，是那种可以指挥人的快感极大地满足我的虚荣心，而且这副总管的薪酬是我现在薪酬的一倍，女人可以没有男人但是不能没有钱，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可以！”慕容勿离闭上眼睛，抱着我的手却没有松开。

“还有啦！”我推推像冰块一般的他，“给我画各门派的门主的画像还有与名字对上号。”

“让墨维画！”

“哦！”

我把眼光投向一直守在一旁的墨维，像影子一般安静的人。

不过这次这个影子般的人却用怀疑的眼神盯着我，再用怀疑的语气问我：“忘儿姑娘，你拿这些画像干什么？”

“检查时候用得上，武林大会那么多人，如果单凭一张英雄贴，魔教的人随便都可以混进来，但是有了画像，就可以让守门的对号入座，而且我决定了，每一个领头的人都得清点自己的弟子，我要让这次的武林大会万无一失.....”

我滔滔不绝地说一大堆，不过恐怕要打动固执的墨维真的有点难，他还是冷漠地盯着我。

“你去给她画！”慕容勿离睁开眼，淡淡地吩咐。

“可是.....”墨维看见慕容勿离骤然变冷得眼神，立刻又把话吞了下去，点头：“属下这就去办！”

我不满地嘀咕：“这个墨维这么只听你的话，我.....”

慕容勿离似乎受不我的聒噪，一转头，便用唇将我的话堵了回去。

当了副总管，我便开始变得忙碌，可是那种斗志却将我的热情之火点燃了，我每天都是活力四射地在庄中窜着。

不过我说过我是很懂得利用资源的人，我用自己的权力，减少刘老爹与刘大娘的工作量。最痛快的便是借口庄中住房有限将风丽艳和娜珍这两个女人丢到庄中最偏僻的角落去了，免得看见她们那种令我不舒服的仇恨的目光。

慕容勿离从来不干涉我的工作，即使风丽艳和娜珍哭哭啼啼地找他投诉，他也只是寒着脸一言不发。我忙碌之余也不敢忘了找他，唯一一次因为太忙了没去见他，他怒气冲冲地找来。

这天晚上，天空挂起很多星星的时候，我拖着疲倦的身子回自己的住处，竟然意外地发现一向早早入睡的刘老爹刘大娘拿着香，对着月亮拜了又拜，两人的脸色都很肃穆。

正文二十九、

这天晚上，天空挂起很多星星的时候，我拖着疲倦的身子回自己的住处，竟然意外地发现一向早早入睡的刘老爹刘大娘拿着香枝，对着月亮拜了又拜，两人的脸色都很肃穆。

“爹，娘，你们在拜什么？”我走近他们，奇怪地问。

刘老爹扫了我一眼，叹了口气，就走回屋，刘大娘拉住我，摇摇头：“别问你爹，他心情不好！”

“娘，什么事可以讲给我听吗？”我更加疑惑。

刘大娘拉着我坐下，仰望着月亮，眼里滚出混浊的老泪：“今晚是老爷与夫人的忌日，二十五年前，老爷与夫人双双身亡。”

“为什么？”今晚竟然是慕容勿离爹娘的忌日，难怪今日看见慕容勿离有些怪怪的。

“我不能说。”刘大娘拍拍我的手，慈祥地盯着我，“庄主以前是个很活泼的孩子，自从老爷夫人去世后便变成这样了，忘儿，你在他身边后，他似乎开心了很多，或许他真的是喜欢你的，虽然你们的身份有别，但是怎么做，你自己要好好想！”

刘大娘说完，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屋了。我一个人仍呆呆地望着月亮，那个月亮似乎化成了慕容勿离那张冰霜般的脸，突然想起，这些天他常常问起一句话：“忘儿，你喜欢我吗？”而得到的结果总是我嬉皮笑脸的回答：“我正在酝酿感情呢！”他哭笑不得却又很失落。

在他冰冷的背后有怎样的一颗心呢，我突然很想知道。我倏然起身，向着慕容勿离卧室的方向跑去。

皎洁的月光下，孤零零地站着一个沉重的高大的身影，是慕容勿离，

“勿离！”我轻声唤着，第一次叫唤他的名字。

那个背影微微地抖了一下，却没有回头。

“勿离啊！”我叹息一般地低唤着，冲过去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他。

慕容勿离的身影僵硬着，他犹豫了一下，转过身将我拥入怀中。

我抬起头，他那张孤傲的脸上全是无限的凄楚，刚毅的眉梢逸泄无尽的孤寂，那样的神情莫名地牵动了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勿离！”我踮起脚，毫不犹豫地吻上他的唇，他加深了这个吻，我将两条藕臂缠上他的颈项，热情的响应他，于是，吮吻迅速加深，四片唇贴得更紧密，两人的呼吸逐渐沉重迫切了起来。

等我回过神来，自己已经身在床上，慕容勿离健硕的身躯紧紧地压着我，热吻一直延着我的脸滑到脖颈，刷过我裸露的每一寸肌肤，又酥又痒的感觉，舒服得像羽毛在轻搔着，令我沉迷。

他轻轻褪去我的衣服，只剩下一件贴身肚兜时，突然他“咦”的一声，惊叹：“这项链真精致！”

听到“项链”二字，我莫名地一激颤，猛地将身上的男人给推开。

慕容勿离错愕地望着我。

“我.....不要.....我！”我低垂着头匆匆忙忙将衣服套上下床，紧张得语无伦次了。

慕容勿离一把将我的身子又揽回怀中，紧紧地，用性感沙哑的嗓音低喃："别走，今晚陪陪我，我不碰你！"

我犹豫了，望见那张有些冷傲有些神伤的脸，忍不住就点点头。

慕容勿离抱着我躺在床上，眼睛却定定地盯着窗外的月亮，久久无语。

"勿离！"我的小手忍不住就拂上他的脸，柔声问，"可以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吗？"

慕容勿离将我的小手包紧自己温暖的大手中，轻声说："想我爹娘，二十五年前的这个晚上，他们丢下我走了。"

"他们怎么.....去世的？"我小心翼翼地问。

"我爹将我娘杀死后，然后自杀！"

我的嘴巴一下子吃惊得合不拢了，慕容勿离紧紧地握着我的小手，继续说着："我爹是武林盟主，在我记忆中我爹娘相敬如宾。在我十一岁那天，有一个晚上爹娘吵得很厉害，我隐隐约约听明白了是娘背叛了爹爱上了一个魔教中人，并且为那个魔教中人生了一个孩子。那天晚上爹一怒之下一剑刺穿了娘，我当时冲了过去，爹拔出那把剑又刺向我，然后再拔出剑刺穿自己。后来爹娘都死了，我却被救活了。"

我飞快地撩开慕容勿离的衣服，结实的胸脯上有一道隐约可见的伤口，我心疼地抚摸着这个伤口，即使肉体上的伤愈和了心灵的伤何时才能愈合呢。

"你恨你爹吗？"我望着他，轻声问。

慕容勿离黝黑的深眸带着复杂的情绪望着我，缓缓地回答："曾经恨过，很恨很恨，但是现在我不恨，我能体会到他爱有多深恨有多深的感觉。"

慕容勿离俯下脸，在我的柔唇上轻轻印上他的唇，温柔地吻着，一边吻一边低声喃喃着："被最爱的女人背叛的感觉，生不如死，所以宁愿选择死....."

我被他有别于平常的温柔弄得情迷意乱，残存最后一丝思绪便是想问问他，如果女人被男人背叛了，又应该怎么办，不过应该是得不到答案了吧。

第二天醒来时，天已经蒙蒙发亮，慕容勿离健壮的手臂将我紧紧地囚在怀中，而他身上散发出来那股极端深沉犷野的韵息令我沉迷。我忍不住好笑，这个男人连睡觉时都是这么霸道。

我抬起头轻轻吻上慕容勿离沉睡中的脸庞，这脸庞少了平常那份冷酷的样子，散乱的黑发垂落在额前，反而有点像一个受伤的男孩。

我是不是爱上他了？我望着他沉思着，却理不出一个答案来，但是我确定自己是喜欢他的，可是每次当决定把自己的心完全交给他时，却有一种莫名的茫然与失落阻碍着我。

“醒来了？”性感沙哑的嗓音轻轻地在我耳边响起，慕容勿离一双幽深的眸子，带着些许的灼热紧盯着着我。

我点头，突然一个天旋地转的大翻身，我便被慕容勿离修长健硕的身躯结压得牢固不能动弹，随后便是一个炽情而热烈的吻.....

“庄主，属下有事报告！”墨维急切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该死！”慕容勿离匆忙结束了这个吻，悻悻地从我身上爬起来，低声咒骂着。

我有些好笑，迫不及待想看见墨维吃鳖的表情。

果不其然，门打开后，墨维看见床上几乎是衣衫不整的我，目瞪口呆，自然是明白自己出现得不合时宜，我冲他挤眉弄眼，他冷汗直冒。

“什么事？”慕容勿离挡住墨维的视线，不悦地问。

墨维回过神来，飞快地说道：“属下今早巡逻时，发现庄中有五名长工的尸体，是死于魔道教主‘血手’的掌下。”

“‘血手’闯入庄中，竟没人知道！”慕容勿离语气骤冷。

“属下失职！”墨维头低得更厉害。

“水月心还在不在？”

“在！”

“下去，多派些人手，我不想武林大会有意外出现！”慕容勿离声音冷厉。

“是！”墨维慌忙退出去。

慕容勿离坐回床上，眯着眸子，沉思着，我不敢打搅他，整理好衣服便离去。

正文三十、

武林大会迫在眉睫，一连几天，我跟着林总管跑上跑下，忙碌着住宿、食物、门检等等一堆杂七杂八的事，涛哥早就被调开，人手不够就更让我们忙碌，我只好把负责大会安全的墨维暂借过来。墨维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助手，却对各门派的人了如指掌，甚至连喜好等方面都知道。这些看似不重要的信息对我来说，却又很大的作用。

武林人士陆续而来，不多日庄外庄内便人满为患，这盛大的气势让我不得不感慨慕容勿离这个盟主的号召力。

武林大会当日，风和日丽，大厅内，各门各派的门主分成两排坐着，不时低头交头接耳着。

慕容勿离身着深蓝色衣衫，高高地坐在主位上，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众人，全身散发出的气势，让人察觉出他深不可测的力量，而那力量中更蕴箩了令人胆寒的冷酷无情。我站在他旁边不时添茶递水，趁别人不注意，也偷偷喝两口。

“各位！”慕容勿离仍是酷着一张脸，声音浑厚，众人立刻鸦雀无声，“欢迎各位赶来慕容山庄，慕容山庄有招待不周之处，还望各位包涵！”

“盟主客气了，我们被招待得很好，哈哈！”一个老大粗首先站起来，朗声道。

这时一位老庄主站起身：“盟主真的是有心了，我这把老骨头最吃不惯硬饭，庄中人竟然就给老夫准备了软饭，这真是令老夫感动。”

又有一些庄主纷纷起身。

“在下喜欢吃荔枝，住宿内便摆着很多荔枝。”

“在下喜欢茉莉花，这瓶中就专门插了几束茉莉花。”

……

纷纷杂杂的吵嚷声终于在一个光头和尚的声音下结束：“盟主，贵庄对我们的招待真的是无微不至，比以往任何一次的招待都好！”

慕容勿离点点头，向我投去一个赞赏的目光，我骄傲地冲他笑，身体都感觉有些轻飘飘了。

这会上无非是谈一些武林中的大小事，因为不懂所以我兴趣缺缺，不过谈得最多的还是魔教的事情，教主‘血手’至少被提名一百零二次，‘多情浪子’段清狂也至少被提名一百零一次，大提我也听出了个头绪。

魔教教主‘血手’，姓名不详年龄不详，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神出鬼没，传闻个性冷酷绝情又孤僻怪异，杀人不眨眼，暴烈狠毒得令人心惊胆寒。功夫是深不可测，杀人的时候一双手会变得通红，人称‘血手’。

魔教二把手‘多情浪子’段清狂，人如称号风流倜傥，而且俊美得令所有女人为之疯狂，四处留情，却也是心性狠毒、杀人不眨眼，若得罪了他非得赶尽杀绝。

魔教已经盛行几百年，势力一直与正派相当，可以说是作恶多端。自从慕容勿离当盟主后，便一直计划着如何铲除魔教。

为何‘多情浪子’段清狂的匕首会在我身上，难道以前我也是他的情人，我不会这么没出息吧。我出神地想着，习惯性地呷着手中的茶.....

“这次武林大会，我有事要宣布。”慕容勿离冷酷的声音盖住了许多声音，他缓缓地说，“我决定娶魔教教主‘血手’未婚妻水月心为妻！”

虾米？我一时消化不了这个消息，含在口中的茶“噗！”全喷在慕容勿离一张酷脸上。

在场的人都止住了呼吸，不敢置信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盯着，茶水顺着慕容勿离的俊脸慢慢地滴下来，一滴、两滴。是一掌将这个婢女击毙，是一剑刺穿，是折磨致死，还是碎尸万段，所有的人都惶恐地屏息等待着第一声怒吼出现，连我都头皮发麻，不由地猜测着自己难堪的死相。

哪知，在过了有如一世纪之久后，结果会是那样：慕容勿离用手轻抹了一把脸上的茶水，徐徐的抬眼瞥了那个喷着他的婢女一眼，然后扬起一抹浅笑，一抹足于瞬间融化了他那张冰山般的脸的浅笑，而且这笑意一直延伸到眼睛里，柔柔地荡开。

一时间所有的人都消化不了这种情景，张口结舌，“叮当！”一些人的茶杯掉在地上，“铿锵！”一些人手中的剑掉在地上。

一旁的武林记事官飞快地在竹卷上“刷刷”地记下：“武林奇事：被怀疑缺少微笑经络的盟主慕容勿离今天对着一个喷他满脸茶水的婢女露出一抹倾倒众生的笑容，众人皆惊。”

傍晚，一切归为宁静，凉风习习。

花园内，我懊恼地捶打着自己的脑袋，今天真够糗的，竟然出了这种洋相，全怪那个花心鬼慕容勿离，说什么要娶妻，害得我洋相大出。

我只顾着自艾自怨，却没注意一个身影走近我，直到我落入一个熟悉的怀抱中，我才惊醒过来。

“放开我！”我气恼地挣扎着。

慕容勿离仍是紧紧地抱着我，脸上甚至露出今天那种令人心悸的浅笑。

“笑什么？”我更加火大。

“你在吃醋，为我吃醋！”慕容勿离的嘴角抽动得更厉害。

“没有！你随便娶哪个都不关我的事。”我别开眼，免得看见他就冒火。

慕容勿离手指挑起我的下巴，声音里带着一丝欣喜：“丫头，你能为我吃醋，我真的很开心，我还以为你不知要酝酿感情酝酿到何年何月。”

原来今天是以为我吃醋才不冲我发火，可是一个要娶妻的人跟我讲这些有什么用。我冷冷地拍掉他的手，神情淡漠：“庄主，虽然我只是一个丫环，但是我绝对不愿和别人分享一个男人，我宁愿嫁给涛哥这样的男人，粗茶淡饭也过得了。”

“你.....”慕容勿离眼神骤冷，一把将我甩开，怒气冲冲离去。

正文三十一、

我和慕容勿离冷战许多天，每次见到他，我都是绕道而行，我这心里的怨恨啊，减都减不了。

被男人抛弃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失恋的悲痛我还可以忍受得了，可是这庄中人看我时，那目光中所带的怜悯与同情，却深深刺痛我的灵魂，这种感觉很熟悉却也很陌生，让我难受异常。

这天在路上，还被风丽艳与娜珍两个女人给拦住了。这次慕容勿离娶亲最难过的莫过于风丽艳，最幸灾乐祸的莫过于她。

“这不是忘儿吗？听说慕容庄主两天后就成亲了。”风丽艳扭着婀娜多姿的腰肢，张着红嫣的朱唇，斜睨我，讽道，“怎么，这被庄主玩腻了的丫头还有脸在这里东晃西晃！”

我没有回话，而是环顾四周，这时，看见墨维的身影慢慢向我们靠近。

我才冲着风丽艳灿烂一笑，慢条斯理地说：“风大小姐，你也说我是丫头啊，既然是丫头能跟尊贵的庄主玩玩也不错啊，不像有些女的，连给庄主提鞋的机会都没有，还来这里嘲笑我，哼哼！”

“你说什么，这个贱丫头，我杀了你！”风丽艳火冒三丈忿然咆哮，一张娇美的脸大变，剑出鞘向我砍来。

我早就料到这个蛮横跋扈的女人吵不过就会拔剑，早就箭一般冲到走过来的墨维背后躲起来。

风丽艳的胸脯因为愤怒而急遽的起伏着，用剑指着墨维，怒吼：“你让开，我今天非杀了这个丫头！”

墨维依然是纹丝不动，抱着拳，肃道：“风女侠，这是慕容山庄，请你克制一下！”

“我们还是走吧，别闹了！”娜珍拉着风丽艳，苦苦哀求。

“你.....”风丽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跟着娜珍离去。

等两个女人走远了，我才从墨维身后走出来，大大舒了口气。

“谢谢哦，”我转向墨维道谢，又接着问，“你现在去哪里？”

“庄主正在接待贵客，我正赶过去。”

“贵客，什么贵客？”我好奇了，这什么贵客能让慕容勿离亲自接见的啊。

“这我也不知道，”墨维瞟了我一眼，道，“忘儿姑娘想知道就自己过去看好了。”

说完就走，走了两步，突然回过头来说：“忘儿姑娘，你还是去见见庄主吧，他惦着你。”

惦我为什么不来找我，我心里嘀咕着。不过还是抵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跟着墨维去见什么贵客。

议事厅里传来两个男人的笑谈声，我端着茶忍不住止住脚步。

“这八王爷，您的来临真让蔽庄蓬荜生辉。”慕容勿离的声音。

“哈哈！慕容庄主太客气了！”这个低沉的男音很陌生，可是却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是一种很令我不舒服的感觉。

“八王爷，远道而来，应该不是只为闲聊吧，不知道.....”

“慕容庄主可真是快人快语，这次本王来确实是有一事相求。”

“何事？”

“找一个人！”

“找人！”慕容勿离略显惊讶的声音，“不知八王爷如此大费周章是为了找何人？”

“一个姑娘，一年前有一武林人士将她从我府中掳走，后来便下落不明，她叫雪儿。”

雪儿？男人沉重的声音震得我手一抖，手中的茶盘便摔了下来，烫得我忍不住低呼。

议事厅里一阵寂静，这时墨维走出来，担心地问：“没事吧？”

“没事！”我轻声回答，将手悄悄往身后藏。

议事厅里又响起八王爷与慕容勿离的谈话声。

“看来这个姑娘对八王爷很重要！”慕容勿离淡漠的声音。

八王爷凝重的声音：“很重要！有人跟本王讲，曾在武林大会上见过面貌相似的姑娘，所以本王想求助于慕容庄主。”

“这个忙，我自当会帮！”慕容勿离沉吟着，“过两日便是我成亲之日，八王爷先留下参加，说不定可以寻到你说的雪儿姑娘。”

“这个敢情最好，哈哈！”一阵豪爽的笑声震得我的心脏又哄哄地跳起来。

我推推墨维：“你进去吧，我先回去了。”

正文三十二、

夜幕慢慢降临了，星星就那么稀稀疏疏、零零散散的几颗，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眠。

“谁！”我低呼，一条矫健的身影闪电般从窗户窜了进来，并且飞快地捂住我的嘴。

“唔唔！”我拼命挣扎着，死死地盯着压在我身上的男人，淡淡的月光下，我依稀辨出是慕容勿离，他寒着脸指指隔壁屋子，那里住着刘大爹和刘大娘。

可惜为时已晚，刘老爹与刘大娘担忧的声音已经传来：“忘儿，有什么事，是不是有贼？”

两个老人执着油灯冲了进来，光线将我的屋子照得一片明亮。这一看，两个老人就呆愣在门口了，张口结舌：我的床上，他们最敬爱的庄主以一种异常暧昧的姿势趴在我身上。

“这个，那个.....”刘老爹可怜得结结巴巴讲不出话来。还是刘大娘反应快，一把将刘老爹往外扯，还不忘丢下一句：“你们继续，继续！”

门又给带上了，慕容勿离一张冷傲的脸带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尴尬。

“你来这干什么？”我狠狠地想将身上的重量推开，可不管我怎么用力都不管用。

“今天有没有烫伤？”慕容勿离答非所问，捉着我的手细细地检视，看见我通红的一小片，浓黑的剑眉挤到了一起。

我白了他一眼：“你来就是问我这个问题，问了就快走！”

慕容勿离一声不吭，湿濡温热的唇旋即紧紧地堵上我的唇，并顺着我裸露的肌肤慢慢地移动，酥痒得我全身软弱，没有半点力气。

好不容易结束了这个吻后，慕容勿离才将头埋入我的秀发里，闷闷出声：“丫头，我想你！”

甜言蜜语，我才不吃这一套，我将头别到一边，冷言冷语：“花容月貌的水月心你不想，会想我这个小丫头？”

慕容勿离却不动气，将我头掰了过来，认真地说，“丫头，这个婚礼的主角会是你。”

“不要拿我来开玩笑了，庄主！”我冷哼着。

“信不信由你！”慕容勿离将我囚在怀中，淡淡地说，“今晚，我要在这里过夜。”

“你别闹了，快走！”

我用力推了推他，他却纹丝不动，仍是紧紧地抱着我，仿佛一辈子都不愿意放开.....

两天后，我终于领悟到慕容勿离那句话“丫头，这个婚礼的主角会是你”的涵义了。

慕容勿离婚礼那天，天还没有发亮，便有一群女人将我从床上抓起来，拔光我的衣服丢进水里然后剥下我的一层皮，再给我套上红得发亮的新娘装戴上一身沉甸甸的饰物。

被一群女人摆弄着的我早已经是头昏脑涨，分不清东西南北，嘴里无意识地低吼着：“把慕容勿离叫来，把他给我叫来。”

折腾了好一阵以后，慕容勿离终于出现，穿着一身新郎装，喜气洋洋地走过来。

他无视我一脸的怒气，便将我抱起来，声音愉悦地道：“我的新娘，今天可真是漂亮！”

“怎么回事，水月心在哪里？”我冷冷斜睨着他，“慕容庄主，你还想同时娶两个妻子不成？去做你的大头梦。”

“丫头，你，我是娶定了！”他声音低沉，却字句铿锵有力。

“我如果不答应呢？”

“那你要怎么样才答应？”慕容勿离将我放在他的大腿上，闲淡地问。

我也不挣扎了，慢条斯理地说：“第一，你要保证一辈子不碰水月心！”

“可以！”他没半刻的犹豫。

我倒怔愣住了，如果不碰她，那娶来做什么，当花瓶摆放啊，我接着说：“永远不许风丽艳踏进慕容山庄。”

“可以！”他还是一口答应，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好，我要你拿银两来补偿我，”我数着手指头，“青春补偿费，名誉破坏费，辛苦费.....总共一万两。”

“给，这是五千两，剩下五千两以后给你！”他从怀中掏出几张银票，面无表情地塞给我。

我倒是有些摸不着头脑了：“我还有很多条件呢！”

“通通答应你，不过，现在我们得去拜堂了！”

慕容勿离拖着我就往外走，还不忘给我加上一条红布盖头，我怔愣得像木偶一样被他牵着走。

正文三十三、

藏在盖头中的我，什么都看不见，只听见周围闹哄哄的贺喜声。一条红布牵着茫然的我，红布的另一头便是慕容勿离，一个媒人搀扶着我慢慢地走着。

“一拜天地！”喜庆的声音高高地盖过哄闹声，我稀里糊涂地拜了下去。

“二拜.....”

“拜不下去了！水月心，我要带走！”突然一个年轻明朗的男声打断了喜庆的声音，四周一片诡异的寂静。

“‘多情浪子’段清狂，恭候你多时了，这‘血手’怎么没出来！”这是慕容勿离的声音，字字如冰。

‘多情浪子’段清狂？我忍不住想掀开盖头，可是一只手抢在我前面就将盖头掀开了，慕容勿离冰冷而得意的声音：“不过让你失望了，今天的新娘不是水月心。”慕容勿离声音一落，许多带刀的武林人士便从四周纷纷涌了出来。

我好奇地打量着站在面前的俊美男子，浓眉凤眼，白面如玉，挺直的鼻子，嘴角微微往上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放荡不羁的笑意，一身白色的衣衫更显出他的风流倜傥、潇洒脱俗。

这样的人会是一个大魔头吗，我倒觉得周围每一个人都比他更像个魔头，一大堆问号在我的脑袋绕来绕去。

“是你！”段清狂却漠视着周围的一切，盯着我欣喜地叫出声。

声音刚落下，出手如闪电，我便落入他的怀中，身旁大意的慕容勿离竟没来得及拦阻。

“放下她！”慕容勿离傲慢冷硬的脸上竟然出现了一丝决裂，剑出鞘，却站着纹丝不动。

“哦！”段清狂低头看了看怀中的我，露出一抹了然的笑意，那笑容弄得我眼昏目眩，这世上怎么有这么俊美的笑容，难怪那么多女人会迷上他。

不过我发誓我绝对不会迷恋上他，因为此时他的剑已经架在我光滑的脖子上，凛人的剑气让我觉得脸上冷冰冰的，心跳的速度也加快了。

段清狂对着众人慵懒地笑着，用温和得很腻人的轻快声调说：“放我走，否则这美人的头就不见了。”

一些武林人士一看只是一个丫头，根本就不予理会，继续提剑向段清狂小心翼翼地挪过来。

“都给我站着不动！”慕容勿离冷厉的声音喝退了所有的武林人士，他冷冷地盯着段清狂，“把她放了，我将水月心交给你，且放你走！”

“庄主！”周围一片不可思议的惊呼声，死死地盯着我，那怨恨的目光几乎可以当场将我碎尸万段。

段清狂戏谑的声音在我耳边低语：“看来你这个人质又起到作用了！”这话怎么听得这么耳熟，我皱着眉头却怎么都想不起。

段清狂架着我一步一步往后退，突然一个男人浑厚而欣喜若狂的声音将人们的注意全夺去了过去：“雪儿，雪儿，真的是你！”

我被刀架着头不能转，只能眼珠拼命地往旁边斜睨，竟然是那个一直低头喝闷酒的八王爷。雪儿，是叫我吗?

“都别动！她若伤了一根汗毛，我将你们满门抄斩！”八王爷冲着周围的人厉声大吼，望着我的神情比任何人都夸张，仿佛是一只饥饿多时的野兽寻觅到食物时激动得想生吞活剥进肚子里，我看得毛骨悚然。

所有人都呆愣住了，我更是茫然不知所云，所有的脑细胞瞬间都停止了运动，忍不住就问了：“八王爷，你认识我吗？”

八王爷凝重的脸夹着一丝痛楚，踉跄地倒退两三步，声音有些微的颤抖：“雪儿，你真的那么恨我，恨到让你想忘记我？”

望着八王爷悲痛欲绝的表情，我瞬间有一种很深的内疚，歉意地说：“我失忆了，请告诉我，我们有什么关系？”

“失忆？”八王爷盯住我的眸光掠过一抹幽阁的火焰，甚至是欣喜的笑意，“本王是.....你是我的未婚妻！”

虾米？ 我愣住了许多问号排成列队——走过来再走回去、走过去再走回去，走过来再走回去.....，在场的所有人更是张口结舌怀疑的目光刺穿着我，慕容勿离冰冷的脸阴云密布，只有我身后的段清狂嗤笑一声。

这时，出尘脱俗、宛若天仙的水月心被带了出来。娇媚的容颜，柔美的纤腰，瀑布般飞泻的秀发，眉间若有若无的撩人心魄的忧愁显得楚楚可怜，轻易地夺取了在场许多人的眼球，人群中不由的发出惊艳的抽气声。不过慕容勿离、八王爷等人的眼光依然是紧紧地锁在我的身上，似乎生怕一眨眼，我便飞走。

“水月心给你，你放了你手中的丫头，我保证你安全，我一诺千金！”慕容勿离开口，字字如冰，冷凝的眸光简直足以把段清狂冻成千年寒冰。

段清狂却笑得神采飞扬：“慕容勿离，原来你也有弱点，而且这个弱点不小心被我捉到手中。武林盟主的承诺我当然相信，只是，我对手中这个丫头的兴趣更大些，水月心就留给你，我下次再过来取。”

“狂，救我，救我啊！”一旁的水月心闻言瘫倒在地上呜咽着，哀哀怨怨、娇啼哀怜的表情更是令人心疼，圣人见了都几乎要崩溃掉。不少怜香惜玉的武林人士盯着我的眼神怨恨更深了一层，连我都有些汗颜，这么个美女竟然换不下一个丫头，简直是有违天理。

可是段清狂对水月心可怜兮兮的求助却视若无睹，架着我一步步往外走， 顺手点了我的睡穴，我毫无知觉地倒在他怀中。

正文三十四、

我醒来时，依然是在段清狂的怀里，不过不在慕容山庄内，而是在一条幽静的小径上。眼睛一扫，四周竟然是围着许多官兵，我敏锐地捕捉到四周浓浓的杀气。

“醒来了？”段清狂俯下头望着我，依然笑得气定神闲，似乎根本不把这四周的人放在眼中。

“公子，请把手中的姑娘交给我们，我们就放你走。”一个为首的中年人沉稳从容地缓缓而道。

段清狂斜睨着他，笑笑：“我不放，这姑娘在我手中，量你们也不敢拿我怎么样！”

“你们是谁的手下，八王爷的？”我看见他们一身官服打扮，忍不住就开口。

“不是，皇.....”中年人顿了一下，向着我恭恭敬敬地说，“我们家主子便是送给您项链的人。”

项链？我摸了摸脖子上的项链，不由自主地问：“那他.....好吗？”

“好，只是我们家主子一直惦挂着您，所以让属下们四处寻找您！”

“那我是他什么人？”

中年人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仍是很恭谨地回答：“您是主子的妻子！”

妻子？我惊讶得下巴差点就垮了下来，段清狂望着我笑得有些调侃的味道。

不过这么僵持着，似乎也不是一回事，我向中年人挥挥手：“你回去跟你主子说，我很好，等我记忆恢复了，自然会回去！”

看见中年人还是一动不动，我动气了：“我现在是人质，你不想看见我的头被别人坎下来吧！”

中年人立刻向后示意，士兵们让出一条道，段清狂拖着我优哉游哉地走出去，我忍不住又回头对中年人说：“回去跟你主子说，不要担心我，我自己会照顾自己。”

四周一片寂静，段清狂拖着我在小径上，缓缓地走着。

“为什么我的身上会有你送的匕首呢？”我微拧着柳眉冲着前面的段清狂道，这个问题一直压在我心里。

段清狂回过头来望着我，一张俊美无比的脸带着一丝诡谲的笑意，答非所问：“你还想回慕容山庄吗？”

“那当然，我自然是回去那里，今天是我成亲的日子。”我抿了抿唇。

“丫头，你不会看不出今天慕容勿离和你成亲，只不过是在利用你来捉我吧？”段清狂挑挑好看的眉头，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但是他毕竟是娶我了，而且是光明正大地娶我！还用水月心来交换，足以说明他对我是重视的。”我在劝服他也劝服自己，不过口气有些虚虚的，白痴都看得出今天这么一出戏全都是为了将‘血手’‘情场浪子’两人引出来，亏那个慕容勿离还理直气壮地说婚礼的主角是我。这中受骗的感觉，让我心里有些恼怒。

段清狂嘲笑着摇摇头：“你别傻了，如果不是为了捉我，他会跟你成亲吗？就算他喜欢你又怎么样，你跟他身份有别！笨丫头！你还是被利用了！”

“你算是我什么人，在这里指手画脚！”我恼羞成怒，冲着他便吼。

“我是.....你是我未过门的妻子！”段清狂笑得仿佛一只大灰狼一样可恶。

虾米？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我怎么又多了一个未婚夫，我究竟被指婚了多少次又被嫁了多少次！

正文三十五、

我被段清狂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山上，院子里头，除了我，还有两个照顾我的丫头：杜鹃和牡丹。不过这两个丫头对我的照顾虽是尽心，对我的脸色却不z怎么好。

从段清狂的嘴里，我知道自己身世的版本是这样的：我雪儿有着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貌，八王爷对我垂涎三尺便将我禁锢在王府中，恰巧有一天风度翩翩、拥有绝世武功的段清狂夜探王府，顺手将我救了出来。在逃亡的山洞里，两人互生情絮，在那个浪漫的夜晚里私定终身，那把匕首便是定情信物。

知道了这个版本后，我匪夷所思，当初的自己怎么会这么有眼无珠，竟然会被段清狂的外表所吸引。当我把自己的想法很诚实地表达出来，段清狂听后，那受伤得略显夸张的表情简直把那两个丫头的心都弄碎了一地，我深刻地体会到男色的可怕之处。

段清狂每天早出晚归，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有时候半夜三更被他的狼吻惊醒来。我对这个轻浮的花花公子简直恼怒到了极点，可是却又无可奈何，谁叫我打又打不过人家。

这天晚上被他的轻吻弄醒后，我忍不可忍，冲着他大吼："你知不知把别人从睡梦中惊醒是件罪大恶极的事情啊？"

他嘻皮笑脸："我只是想和我亲爱的未来娘子亲热亲热！"

大色狼一只，看我怎么整你，我心里暗骂。

我半斜起身，朝他勾勾手指，露出一个自认是妖媚的笑容，大色狼果然就扑了过来。

"人家只是想你白天能够守着人家啦！"我娇媚地在段清狂耳边吐气，声音故意娇滴滴地，连自己听了都想作恶。

段清狂受宠若惊，露出一抹倾倒终生的笑容，俯下头，轻咬着我的耳垂，慢慢地扭转着，声音性感迷人："丫头，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体会不到你未婚夫的魅力呢。"

"人家想你啦！"我一边嗲着声音一边暗暗作呕。

男人果真是猴急的东西，一爬上我的身上就狂吻，吻得我一脸都是冰冷冷的口水。

我暗暗忍着，心里默念着，一定要准，一定要准。

等段清狂似乎已经被情欲冲昏头的时候，我膝盖狠狠一顶，恰好就顶在男人最硬梆梆却又最脆弱的地方。

"啊！"段清狂惨叫一声，抱着下身滚到地上。

两个丫头闻声冲了进来，慌忙扶住段清狂离去。

一大早，杜鹃就阴沉着脸找我，厉声道："你真是不知好歹，公子为了你，每天早出晚归，只为了将追踪你的人引到其他地方，你却这样对他，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牡丹也冲了过来，冲我大骂：“真不知道公子怎么会看上你，那么多女人喜欢公子，把公子当成宝贝，公子却为了你每天东奔西跑，狐狸精一个。”

我沉着脸，一声不吭，将门甩得惊天动地，便跑出去，两个丫头在我身后冷哼着。

一条清澈的小溪旁，我冲着缓缓流淌的溪水，气恼地大喊：“气死了！气死了！”溪水依然流淌着，根本不理会我。

看看四下无人，我脱下衣服，便滑入水中，冰冷的水在我光滑的肌肤上流淌着。

“舒服了！一身的火气都被降了！”我惬意地玩弄着清澈溪水。

突然，一双手从被背后抓住我，我一惊吓，脚下一滑，人便沉入水中，“救命啊！”我一张口，水便往我口里灌。

耳边，一个轻柔的男声叹息般地响起：“怎么是你啊！”

我昏昏沉沉地醒来，一个眉清目秀的公子正伏下身子，温润的唇铺在我的嘴上狂吐气，我怔愣得没来得及反应，四目相对，公子惊恐地离开我的嘴，我的眼睛再往下移，他一双手正按在我仅遮着一条衣裳的胸脯上。

“流氓！”我狂怒，向他狠狠地甩了一耳光。

公子傻愣愣地盯着我，捂着印着五个红红的手印的脸，结结巴巴：“我是.....你溺水了，我.....只是救你。”

我一愣，匆忙套上衣服，语气还是凶巴巴的：“如果不是你从背后吓我，我会溺水吗？”

公子无辜地垂着头，轻声：“我真的不知道姑娘也在水里。”

我疑惑地围着他转几圈，抚抚下巴，沉思着：“我似乎见过你。”

他点点头，轻声道：“是见过面，那次在下差点中暑了，是姑娘让我上了马车。”

“是你，那个呆子！”我惊呼出声，竟然是我在慕容山庄买药的路上遇见的一个书生。

他似乎也不恼，仍是轻轻柔柔地笑着：“在下范柳原，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柳忘儿，但是你怎么在这里，家在哪里？”

范柳原慢吞吞地指指山下的小村庄，轻轻细细地回答：“我家在山下，我上来采药。”

“采药！你！你不是书生吗？”我怀疑地打量着他，秀秀气气的文弱书生模样－－看样子连根草也拎不起来。

“我是书生，但也略通医术，虽然我身体看起来文弱，但是这爬山采药还是可以的。”

范柳原的声音温温柔柔的，比最娴静的大家闺秀还轻柔，一看就知道是超好欺负的老实人。我眼睛骨碌一转，便开口了：

“那你经常上山吗？”

“经常！”

“好，呆子，你听着，你今天非礼了我，所以我命令你以后隔天就上山来陪我聊天。”

“这.....”

“有意见吗？”我插着腰，凶巴巴地盯着他。

“没有！”范柳原苦笑着摇头。

“我回去了！”

我拍拍屁股走人，心情大好，以后无聊的时候，终于有个人可以让我尽情地欺负了，段清狂和那些丫头武功太好了，老是爬在我的头上作威作福。

正文三十六、

日子很宁静，段清狂还是半夜三更回来偷袭我，然后惹得我一段臭骂。白天我躲开两个丫头，跑去找范柳原聊天，不过很多时候都是我在叽里呱啦，他在一旁，有时候看书，有时候发呆，最多是冲我笑笑点头然后摇头。这种生活过得太无聊太空虚了，我感觉自己都快被腐烂掉了。

溪水缓缓地流淌着，周围一片寂静。

“无聊啊！无聊啊！”我的哀叹搅乱着这片寂静。

我一边哀叹一边偷偷地瞟身旁的范柳原，范柳原仍是纹丝不动地盯着他手中的书，一张清秀雅致的脸淡漠得很。

“我很无聊！”我一把将他手中的书抢了下来，冲着他大吼大叫。

“我知道！”他淡淡地挑挑眉毛，仍是无动于衷。

“什么叫我知道啊？”我嗓门提高了许多，“你就不能帮忙想个办法啊？”

“你可以看书，采药！”

“看书，采药！无聊死了！”我瞪大眼睛，看他每天拿的那些孟子孔子的书，还有采一些莫明其妙的药，还不如让我跳溪死去。

“我不觉得无聊！”

我灵光一闪，笑得有点谄媚：“呆子，带我偷偷下山，好不好？”

范柳原睁大眼，错愕：“这样的话，你家人会担心的！”

这呆子，骗他我家人是守山的，他还真的信了。

“偷偷溜下去，再上来！”

“不行，我不能让你家人担心！”

范柳原又拿起另一本书有滋有味地看，气得我在一旁牙咬咬。

迫使我做了下山决定的是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眠。

段清狂又蹑手蹑脚地溜进我房间来，轻声在我耳边叫唤着：“雪儿，雪儿！”

我懒得理他，继续装睡，还故意发出梦呓的声音。

“小丫头，睡得真香！”段清狂轻轻地在我脸上落上一个轻吻，自言自语着，“丫头，过几天，我们就回去，回魔教去，教主答应我不杀你，回去后，我们就成亲.....”

段清狂出去了，我在他背后偷偷睁开眼睛。成亲？我有些微愣，虽然每天都会有段清狂的轻吻，但是他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而我的忍耐也仅限于此，可是当他的妻子，尽一个妻子的责任却让我望而却

步。段清狂真的很俊美，俊美得令人动心令人着迷，可是却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如果要嫁，我情愿嫁给慕容勿离。

我坐起身子，暗下决心，我要下山，我要去向慕容勿离讨个说法，究竟对我是真心还是假意，否则这疑惑憋在心里也不好受。

两天后，我领了个包袱就去找范柳原，看见我像往常一样出去，那两枝花朵——牡丹和杜鹃，根本对我不理不睬。

我在心里恶恶地想：等段清狂回来，看不见我，两枝花肯定就变成草了，谁叫你们平时对我那么恶毒，我才不同情。

溪水旁，范柳原还是专著这他手中的书。

我将包袱狠狠向他丢去，“走，我们下山！”

范柳原错愕了：“你，下山，不行！”

“不行！”我气唬唬地大叫，“呆子，如果你不陪我，我就自己下去，说不定我走错路了，踩到什么蛇啊蜘蛛啊，这命就没了！”

我瞟着范柳原，他最吃这一套，果然他连苦笑都挤不出来了：“好，我陪你！”

“转过身去！”我笑着命令，“不许回头！”

过了一会儿，范柳原转回身看着我错愕地讲不出话来。

“好看吧？”我拍拍身上的男装，这可是我偷偷拿段清狂的衣服改装的。

“你这是.....”

我笑嘻嘻的：“我长得这么漂亮，当然得女扮男装，否则被色狼看中了，你这个文弱书生怎么保护我。”

范柳原怔了怔，表面平静无波，眼底却飞快掠过一抹笑意。

“你笑我！”我恼怒地大叫。

“没有！没有！”范柳原连声否认。

正文三十七、

山下的集市热闹非凡，人来人往，各种各式的摊令人眼花缭乱。

“忘儿姑娘，你想去哪里？”一旁的范柳原细声细气地问。

“去慕容山庄！”我头也不回，继续一边走一边玩弄着摊子上的玩物。

这时，两个年轻的乞丐跑过来，拉着我们哀求：“两位公子爷行行好，给小的点银两花花！”

范柳原手已经往袖子中伸了，我一把拉着他就走，一边走一边教训：“那两个乞丐有手有脚，自己可以去工作讨生啊，跑来当乞丐，你以后都不许给钱他们。”

“可是.....” 范柳原讷讷出声。

“你钱多哦！”我两只眼珠往四处转了几圈，然后拉着他便冲向一个卖糖葫芦的小女孩，“我教你应该怎么把钱花出去才有意义，花在劳动者的身上，而不是好吃懒做者的身上。”

“小姑娘，给我两串糖葫芦！”我在那个小女孩身边伏下身子递过去一锭银子，笑盈盈地说。

小女孩递过来糖葫芦，皱着小脸小声说：“您可不可以给碎银，我没有钱找您！”

“不用找！”我笑嘻嘻地指指身后的范柳原，“这银子都给你，否则那个大哥哥也要扔给乞丐。”

小女孩开心地跳起来，冲着我说：“谢谢姐姐！”拿着钱蹦跳着离去。

姐姐？我与范柳原面面相觑，范柳原一双清澈的眼睛上上下下往我身上扫来扫去，然后一抹笑意慢慢地在嘴角扩展出来。

“不许笑！”我没好气地把一串糖葫芦往他嘴里硬塞。

范柳原苦着一张脸咀嚼着糖葫芦，半天出不了声。

在热闹的集市晃阿晃，我乐而忘返，夜幕悄悄地临近了。

一直在我身边安安静静呆着的范柳原轻声催我：“忘儿姑娘，我们得先找个客栈投宿！”

“好吧！”我恋恋不舍地跟着他走。

走到一条巷子里，竟被几个龌龊的男人给拦下，为首的男人嬉皮笑脸地说：“两位公子，我们兄弟几个想借点银子花花。”

我戳戳范柳原悄声说："看来是打劫了，去财消灾，给他们吧！"

范柳原很听话地把袖中的银子全倒出来，细声细语："我们就这些银子，全给你们！"

"哈哈！两位公子果然是明人！"为首的男人纵声大笑，这时他身后的一个男的贴到他耳边低语几句。"哦？"为首的男的一双猥亵的小眼往我身上转几圈，淫笑着，"这是个母的，我怎么就没看出来。"

我吓得往范柳原身后躲，范柳原推推我，轻声说："你快跑，我先拦着他们，你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我毫不犹豫拔腿就跑，身后传来叫嚣与哀号的声音，我捂着耳朵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跑。

等我带着几个官衙来到巷子时，那几个龌龊的男人已经不在了，只有范柳原鼻青脸肿地坐在地上。

客栈内，我坐在床上小心翼翼地给范柳原擦红药水，他不时痛得皱皱眉毛，却不吭一声。

"呆子，痛不痛啊？"我担心地望着他。

他很诚实地点头，澄澈的瞳眸柔和依然。

"都是我害的，对不起啊！"我垂头丧气。

"不关你的事，你不用内疚！"范柳原慢吞吞地说。

我跳起来，拍拍他的肩膀，痛得他又紧皱眉头，我赶忙收手，大声地说："为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从明天开始，我决定不欺负你。"

范柳原眉梢又轻轻挑了起来，依然无言。

得不到他的反应，我很无趣地继续给他抹药水，我一只手抬起他光滑的下巴，一只手小心地替他擦药水，我纤细的手指慢慢地在他的清秀白皙又略显红肿的脸上滚动，轻轻滑过他线条柔和的五官。范柳原有些腼腆地低垂着眼帘，那睫毛又细又长，秀气异常，我不禁有些呆愣地看着他。

"你在看啥啊？"轻轻柔柔的问话。

"数你长长的睫毛。"我的手抚上自己的下巴，晃着脑袋。

"有多少？"范柳原柔和的眼瞳浮上一抹困惑。

“左边上睫毛71，下睫毛54；右边上睫毛67，下睫毛65。”我一本正经地回答。

“是吗？”他勾着食指摸了摸自己的睫毛，有些疑惑。

“不信自己数数。”我依然认真。

他走到铜镜前，“怎么数啊？”

我连招呼都没打就离去，留下范柳原呆子一只对着铜镜独自苦思不已。一出门我便忍俊不禁笑得前伏后倒，这哪有人能把睫毛数得清楚的，这呆子捉弄起来可真好玩。

正文三十八、

赶了两天路，终于临近慕容山庄了。

集市的一家酒楼内，我吃饱喝足后，摊在椅子上，手习惯性地把玩嘴角下方的一小绶胡须。这两天为了行走方便，我不但裁了得体的男装，还贴了胡须，总算是掩饰了女儿家的身份。不过范柳原每次看见我一抖一抖的胡须，总是露出想笑又不敢笑的很怪异的表情。

“呆子，再过半天就到慕容山庄了！”我玩弄着胡须，冲着范柳原开心地欢呼。

范柳原一声不吭，只是安静地望着我，那双清澈的瞳眸竟然闪过一丝很复杂的情绪，让我心微微一颤，我赶忙别开眼。

这一别开眼，竟然看见全身带着孤傲冷酷气息的慕容勿离带着一群人走上了酒楼，他那双寒冽的黑眸随意一扫，酒楼内的人竟走了一半，酒楼老板一张脸兴奋与痛苦奇异地交织着。

这些天日夜兼程只为了见慕容勿离一面，可是真正见到了，我反而犹豫不决了，我设想着两种可能性：第一种，他爱我，那我就得继续那个婚礼，可是我至今还是理不清对他的感情，这样嫁过去总觉得有些别扭；第二种，他不爱我，只是在利用，那么我回去只是自取其辱，对于自尊心强的我是绝对不允许的。

不过慕容勿离与墨维的对话声，却让我竖起耳朵来。

“有没有忘儿的消息。”慕容勿离严厉的声音带着一丝焦虑，听得我心里很舒爽。

墨维低垂着身子，恭谨道：“我们的人已经跟上段清狂，相信不久便可以找到忘儿姑娘。”

慕容勿离点点头，沉吟着：“我们一定要在八王爷之前找到忘儿，真没想到他要找的人竟然是忘儿。”

“庄主，属下还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是.....”墨维有些吞吞吐吐。

“说！”

“就是，就是，忘儿姑娘.....是皇后！”墨维吃力地吐出几个字后，不由地拭去一把冷汗。

“啪！”清脆的碎声，一只茶杯竟然在慕容勿离紧握的手中粉身碎骨，同行的随从不约而同地发出清晰可辨的抽气声。

皇后？我手一抖，手中的茶杯就滑了下来。正对着我的墨维奇异地我瞟来一眼，剑眉轻轻挑了挑。

“有没有事？”范柳原慌忙冲了过来，抓起我的手检查，白如玉的小手，竟然是通红的一片，他的眉头皱得挤在了一起。

我不等他再发话，抓着他便跑，一直跑到一座山顶上才停下来。

我气喘吁吁地对范柳原说：“这山.....就是.....我干爹干娘捡到我的.....山。”

“你想干什么？”范柳原轻轻蹙起眉宇，轻声问。

“我要找回自己失去的记忆！”我一边说一边在浓郁的山林中小心地探着，并且越探越深。

范柳原突然有些紧张地拉住我，一向平静无波的脸有一丝慌乱：“不要去找什么记忆，这样子的你不是过得很好吗？”

“你在说什么？”我狠狠地将他推开，愤愤地低吼，“你懂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失去记忆后的心情，那是一种失去最重要的东西的难过，还有生活在不安与疑惑中，我是谁，我爱过谁，我属于谁，我是谁的未婚妻，谁的妻子，这些谁来解答？”

范柳原望着我的一双清澈的眼睛漾满忧郁，轻轻地叹了口气，将我放开。

一整天，我都在这浓雾包裹着的山林中探来探去，范柳原静静地跟在我身后一声不吭。

“啊！”我脚下一空，心提了起来，身子便倾了下来。身后的范柳原慌忙抓住我的一只手，使劲往上提，将我拉了上来。

范柳原苍白着一张脸有些责备地盯着我，我坐在地上一言不发，痴痴呆呆地而空洞地望着莫名的远方。

“你没事吧？”范柳原蹲下身小心翼翼地将我扶起来，仔细地检查我全身上下。

“呆子！”我颤抖着声音，不可思议地喃喃，“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突然抱住范柳原的脖子又哭又笑，“我是皇后，我是皇后啊！”

闻言，范柳原一张细致干净的脸木然，那双柔和的眼睛却交织着复杂错乱的情绪。

是的，我恢复记忆了，在那生死系于一丝的时刻，我想起了自己的前尘往事，我想起了自己是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在倍受欺凌后努力使自己强大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管理者，我想起了自己被那个自己最疼爱的表妹杀害，我也想起了我与皇上的爱情，也想起了八王爷的专制。

正文三十九、

幽静的小径上，我与范柳原静静地对峙着。

“你一定要回皇宫？”范柳原望着我轻声细语地问。

“那里有我爱的人，我当然要回去！”我只顾沉淀在自己的回忆中，没有看见旁边的范柳原低垂的眼帘下清澈的眼睛中一闪而过的忧郁。

“我陪你上京城！”范柳原徐徐抬起双眸，目光依然清澈，依然柔和。

我沉吟着：“可是我怎么样才能见到皇上呢！”

“我可以帮你！”

“你帮我！”我好笑地挑挑眉头，调侃地盯着范柳原，“等你考上状元，然后与皇上见面时告诉他，你认识我？”

“在京城，我认识一个武功很高的人，他可以帮你！”

“真的？”

“真的！”

“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喜欢你！”

范柳原的语声非常非常轻，风一吹就……散了。

当天，我与范柳原便匆匆赶往京城，日夜兼程，我终于病倒在半路，心急如焚的范柳原将我抱入客栈，这一住便是几天。

病刚好，我便想赶路，一向对我百依百顺的范柳原这次却固执得吓人，我只能依着他再休养几天。

寂静的晚上，客栈内，我懒洋洋地半靠在床上，皱着小脸盯着手上碗内那黑糊糊的药，范柳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无奈地叹了口气，苦着脸将药往嘴中灌。

范柳原看着空空的碗露出一抹满意的笑意，我有些气呼呼地转过身不理他，想着便怄气，生病的这段时间，一旦扯到与我身体有关的事情，性格温和的范柳原脾气便大得吓人，一向骑在他头上作威作福的我竟然被逼得对他言听计从，而且每次我还被逼得心里甜滋滋的，我真没想到自己也有被虐待狂的倾向。

“范老爷，范夫人，我给你们送水果来了！”一听这爽朗的女音，我便知道是老板娘的声音，几天下来，我们与她也混熟，不过她总自做主张将我与范柳原归为一对，我解释累了也就懒得再抗议。

范柳原对着老板娘轻轻地笑笑，接过她手中的篮子，拿出一把刀子轻轻地将水果皮拭去，然后切成一小片一小片放进盘子里。一连串的动作说不出得细致与优雅，我与老板娘竟看呆了。

半晌，老板娘才回过神来，若有所思：“范夫人，你相公对你可真细心体贴，你病得这段时间，他天天亲自煎药天天给你喂饭，这样的相公可真是百里挑一的。”

我听了这话，竟不由自主地点头。 范柳原端着盘子递给我，柔和的瞳眸带着一丝笑意。

我触及他的眼眸时，脸竟然有些热了，我掩饰地轻咳一声，转向老板娘说：“老板娘，你有什么事吗？”

“噢！”老板娘恍然回神，笑着说，“是这样的，我有一远方亲戚来探我，可是我这客栈实在是腾不出屋子来了，所以便想到二位，你们夫妇俩要了两个屋子，不知道能不能腾出一间来。”

“那个.....恐怕不行。”范柳原呐呐出声。

我盯着范柳原，沉吟了一下，拍拍老板娘的手：“我们可以把屋子腾出来，你用来招待你亲戚吧！”

“谢谢两位了！”老板娘乐呵呵地离去。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范柳原两人，一种尴尬的气息悄悄地在我们周围流动着。

“这晚上，怎么办？”范柳原盯着我慢吞吞地问。

“你和我一起住！”我笑笑。

范柳原错愕地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喃喃：“这.....不大好，你不怕.....”

“没有关系，你打地铺！”我笑盈盈地打断他的话，心里有些好笑，像范柳原这样的老实人，恐怕只有被欺凌的份，怎么可能对我怎样。

晚上的空气带着些许凉意，我躺在床上反侧难眠，坐起身一看睡在地上的范柳原身上只盖着一件单薄的被子，敞开的窗户吹进的凉风轻轻地卷起他被子的一角，这一幕让我的心微微一抽动。

我咬咬牙走下床，拖起地上的范柳原，虎着脸：“你给我到床上去睡！”

范柳原愕然地睁开眼，清秀的脸上一片茫然。

“到床上去睡！”我加大了嗓音，“如果你也冻病了，谁来照顾我。”

范柳原乖乖地爬上床上，躺下，轻柔的长发慢慢地拂过我的脸，他身上温暖的气息竟让我有那么一刻的恍神。

床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范柳原紧闭着的细长的睫毛，挺秀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倾听着他发出安稳而均匀的呼吸声，心里有一些东西柔柔地散开。

这个个性温驯的男人带给我感觉总是有很多的感动与温柔。八王爷、慕容勿离、段清狂的爱带着太多的占有性，在感情上我无法与他们站在同一个位置，他们总是高高地俯视着我，似乎在告诉我，拥有他们的爱，我是多么的幸运多么的不可思议。

可是范柳原的爱却不同，他的爱就是默默的体贴与细心，知道我喜欢吃切片的水果便默默地切成片，知道我喜欢空气流通便默默地打开窗；他的爱还有太多的包容与付出，即使是多么地不堪也护送着我，将我交给另一个男人。

如果没有皇上的存在，如果我在遇见皇上之前，我遇见了这个温柔的男人，我会爱上他的。

“呆子啊，对不起！”我小声低喃着，轻轻地在范柳原紧闭的嘴唇落上一个吻。

我摸着脖子上的“泪痕”，轻叹一声，背过身，闭上了眼。

在我背过身的那刻，身边的男人睁开了眼睛，那双清澈的眼睛里藏着人世间最难解读的复杂的情绪.....

正文四十、

意料之外的是当我们到达京城之后，半夜三更，便有一个身手非凡的黑衣人冲到我的房内将我拎走，一边像拎小鸡般拎着我一边阴森森地说是呆子让他来的。

我在半空中张牙舞爪，大呼小叫：“大叔，让我向呆子辞行！”

黑衣人苍老而阴厉的声音从蒙布中传出来：“不用理会那个呆子了，他已经睡死了。”

“大叔，你是呆子的父亲？”我好奇地问。

“他父母死了！”冷冰冰的声音。

“那你是他的亲属！”

“他没有亲属！”依然是冷冰冰的声音。

我选择闭嘴，我坚信这个冷冰冰的黑衣人与温顺的呆子肯定是毫无血缘关系。

不过黑衣人果真是厉害，轻而易举地便躲过皇宫守卫森严的侍卫，将我丢在我的寝宫门口。临走之前，还递给我一支竹子，吩咐我找他时用得上。

再一次回到自己的寝宫，恍然若梦，我迷迷糊糊地走进自己的寝宫，竟然发现榻上躺着一个男人，是皇上。

我坐在榻上，痴痴地望着这张熟悉却又略显憔悴的俊朗面孔，手轻轻地在他脸上抚摸着，浓黑的眉毛，挺直的鼻子，还有厚厚的嘴唇，我的心酸酸的鼻子也酸酸的，眼泪便滑了下来，一滴两滴滚落在他的脸上。

皇上黝黑黝黑的眸子睁开了，痴痴地望着我，手小心翼翼地抚摸我的脸，轻声叹息着："皇后，朕又梦到你了，感觉好真实啊，朕想你！"

这个傻瓜，我笑着伏下身，印上自己柔软的唇，缠绵而炽热地痴吻着，男人的手轻车熟路地将我的衣服褪尽，在我赤裸的身上印上一个又一个深情的热吻。

当他滑入我体内时，那种真实而熟悉的感觉令他惊愕地停住，不可置信地望着我。我笑出了泪，重重地咬他一口："傻瓜，我真的回来了，不是梦！"

"不是梦！"他狂呼一声，在我身子里发泄着最深情最炽热的思念。

激情过后，皇上一遍又一遍来回抚摸着我，时而又紧紧地抱着我，仍是不可思议地喃喃着："朕的爱妃真的回来了，回来了。"

"我想你！"我深情地印上自己的吻。

"我也想你，想得发疯！"

那一夜，我们久久不能寐，互相诉说着离别的思念之苦，用一次又一次的肉体激情倾诉着彼此的爱恋。

天蒙蒙亮时，我与皇上才相拥入睡，迷迷糊糊中，一个太监匆忙的脚步将我们惊醒。

太监尖尖的声音焦急地高呼着冲了进来：“皇上，皇上，惠妃要生了，要生了。”突然看见我从帘子内伸出头，结结巴巴地说不出来，“皇.....后，皇后。”

我沉着脸，一字一顿严肃地问：“把你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

“是，.....是惠妃要生了！”太监冷汗直冒，舌头打结。

我转过头冷冷地看着皇上，皇上一张俊脸煞白。

宫道上，我寒着脸匆匆地走着，皇上跟在我身后紧追着哀求道：“爱妃，你听朕的解释！”

一路上，太监宫女全惊慌失措地跪拜下去：“参见皇上、皇后。”在我们身后互相低声地交头接耳着：“好久没有看见皇后”，“皇后终于出现了”！

当我走近惠妃寝宫时，里头传来一个女人一声接着一声悲惨的叫声，寝宫外的太监宫女看见我时，全骇然倒抽气，慌里慌张地跪下叩首。

皇上死死地盯着我，咬咬牙，狠狠道：“朕这就将他们母子二人赐死！”

“够了，你闭嘴！”我冲着他怒吼。

突然婴儿响亮的哭声传了出来，接生的宫女抱着婴儿眉开眼笑地冲出来，大声说：“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喜的龙子！”

皇上脸上却无半点欢喜，只是忧伤地盯着我。

接生的宫女看见我时，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跪下，颤抖着声音：“奴婢参见皇后！”

“把孩子给我吧！”我伸出手，将孩子接了过来，像一个肉团一样的婴儿，眼睛眯成一条线，望着婴儿我突然很伤感。

我抱着婴儿走进惠妃的寝宫，一个女人疲倦不堪地躺在床上，苍白的脸带着一丝初为人母的幸福。看见我抱着婴儿走进来时，突然惊骇地瞪大眼睛，全身激烈地颤抖，惶恐地挣扎着跌倒在地上，声泪俱

下："皇后，求你，求你饶过这婴儿，孩子是无辜的，求你饶过他吧！"女人一边哀求着一边不断地在地上重重地磕着头，头上磕出的鲜红的血印着一张苍白无血的脸是说不出得凄凉，我竟说不出话来了。

得不到我的回答，女人抬头哀求地望向皇上，皇上却冷冷地别开了眼，不吭一声，女人绝望地趴在地上掩面而泣，一声又一声悲怆的哭声引得我手中的婴儿也跟着哭闹个不停，旁边的宫女也小声地饮泣开来。

看着这一幕，我突然有些哭笑不得，似乎现在该哭的人应该是我吧，虽然我心里不痛快，但是却还不至于向一个初生的婴儿下手。我苦笑地摆摆手："你起来，我不伤害你们！"

"谢谢皇后，谢谢皇后！"女人跪在地上拼命的叩首，皇上脸上却更加阴郁了。

正文四十一、

一连几天，皇宫丝毫没有因为皇子的降生而有半丝的喜庆，反而有些沉重。宫女太监们都是人人自危，全部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与皇上的脸色行事。我没有让皇上再踏进自己的寝宫，虽然从冬儿小竹子的嘴中得知，皇上只是一次酒后宠幸了惠妃，可是埋在我心中的疙瘩却如何都消不去。

我的出现，朝野上下自然是欢喜一片，只是在欢喜之后，却又藏着隐患。八王爷叫嚣着，若不交出皇后，兵戈相见，即使是以卵击石也在所不惜。

那些日子我整日徘徊在冷宫里，那里有一些谈心的女人可以解解闷，皇上也整晚徘徊在冷宫或我的寝宫门口，远远的不敢靠近。

冷宫的女人们看着皇上憔悴的身影于心不忍，一个接着一个来劝解我：

"皇后，皇上对你的感情天地可照日月可鉴，您就原谅他吧！"

"皇后啊，我进宫历经三朝却从没见过这么痴心的皇上！"

"皇上每天在这里守着，看得我们的心里也不好受，皇后您就原谅他吧！"

.....

每一个人的劝解都如刺般刺穿我的心，我干脆选择避而不见所有的人。

我的心境日复一日地烦躁着，这日在宫中闲晃时，竟然晃到了太后的寝宫。略一犹豫，我还是走了进去。

昔日高高在上的老妇人竟显得有些憔悴苍老，咄咄逼人的气势再也无从寻觅，她看见我时，只是淡淡地道："你还是回来了！"

我有些恍惚，有些不习惯她的变化，嘴里却咕哝了一句："我是回来了。"

太后望着我笑得有些落寞，叹息道："你不应该属于这里，这皇宫不适合你。"

我苦笑："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适合这个皇后的位置。"

太后淡淡地瞟了我一眼，沉吟道："哀家也承认你是个很好的皇后，可是你没有皇后的胸怀，所以你不适合当皇后。哀家当了先皇十五年的皇后，管理着后宫粉黛三千，"她的声音顿了顿，有些难言的苦涩，"先皇是我唯一爱着的男人，可是我是皇后要领帅后宫，所以我必须忍受着自己爱的男人宠幸别的女人。做一个好的皇后，母仪天下，就要牺牲很多，甚至是自己的感情。可是我听说，你只是因为一个后宫女人所生的孩子而没日没月地折腾着皇上。"

看见我沉默不语，太后突然轻笑出声，很干涩的笑声："我的儿子真的很爱你，爱得忘记了自己是皇上，可是他是皇上的事实却是无法改变的。八王爷虽然只是我的小叔，可是他也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的性格得不到的东西绝对不会罢手，而他看上了你……"

"别说了！"我冲着那个老妇人狠狠地吼，"你只是想劝我离开你的儿子，不是吗？做梦！"

我拼命跑出她的寝宫，太后幽幽的声音在身后传来："他是皇上，他也有他的责任……"

肃穆的政殿内，百官跪伏在地上诚惶诚恐地高呼着万岁，依次站在两排。

我缓缓地从帘后走出来，站在百官面前。

"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百官叩首。

皇上惊愕出声："皇后，你怎么来了？"

我挂上一抹笑意，转身盈盈地跪下，仰头望着高高在上的皇上：“皇上，臣妾请求废后！”

百官错愕，一片惊人的静默，几个大臣走出来，叩首：“万万不可，万万不可，皇后毫无过错，不能废后。”

“不能废后！”百官异口同声，惊天动地。

我站起身来，望着百官，心潮澎湃，动情地说：“哀家自认为是一个好的皇后也一直努力地做一个好的皇后，管理繁杂纷乱的后宫，给予皇上最开心的生活。皇上受美色所诱，我动之以情；皇上为国事操劳时，我出谋划策、分忧解难；皇上震怒失态时，给予他理智.....皇上是一国之君，所以作为妻子的我也努力使自己母仪天下，”我顿了顿，继续说，“但是我却也是一个带给国家隐患的皇后，以我为借口，皇上与八王爷即将兵戈相见，即使这一仗皇上打赢了，但是战争带给国家的灾难是无法想像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生灵涂炭，我不愿我这一生背负着这么多的罪孽与冤魂，希望你们能谅解哀家的一片苦心。而我与这江山社稷相比，轻如鸿毛，如果哀家放弃这个位置，能换来国民安生，这也值得。”

“皇后！老臣等不知道该讲些什么！”大臣们百感交织激动得说不话来，殿内传来一些官员低低的饮泣声，每个人的眼圈都有些通红。接着便是一阵又一阵响彻云霄的声音：“皇后千岁，千千岁！”

“朕不准！”皇上突然从龙椅上冲了下来，痴狂地抱住我，颤抖着声音大吼：“朕不准，朕的皇后只有你！”

朝野上下百官肃然，悄无声息。

“皇上！”我提高嗓音严厉地打断他的话，狠狠地将他推开，“臣妾心意已决，皇上请下圣旨吧！”

我硬着心肠，看也不看皇上一眼，便匆匆跑出宫殿。

宫道上，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几个宫女太监小心翼翼地向我行礼，我失态地大吼：“滚啊都给我滚！”

宫女太监们吓得四处逃窜，惊惶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到我的耳中：“惠妃给皇上生了个龙子，皇后不高兴，小心别惹她.....”

我心烦意乱，不坐石椅、不躺草地，直接就躺在宫道，大刺刺地四肢张开，两眼发直地盯着天空。很多宫女太监看见我这副模样，都

惊慌失措地绕道而走。

不知道躺了多久，一个身影挡住了我上方的光线，一双手将我抱了起来，皇上低着头忧郁而伤感地望着我。

“皇上，放我走吧！”我靠在他怀里，低喃着。

“不，不可能！”皇上惊恐地叫唤着，紧紧地将我抱住，勒得我生疼生疼，“朕绝对不让你走！”

“皇上！”我苦笑地抚摸着他的脸，“其实，我们都是同样一种人，在我们心中，爱情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比爱情重要的还有责任、理想、权力、自由，所以当我们失去彼此的时候虽然很痛苦却不会死掉。在你的心中，责任、权力比我重要很多很多，而在我失去你的爱情时，我也同样活得很好，甚至差点爱上了其他人.....”

“不是的，不是的，”皇上有些濒临崩溃的状态了，痴痴地叫唤着，“皇后，你是在恼朕是吗，朕立刻就去把皇子赐死，如果皇后还不满意，朕就也不要这皇位了，我们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只有我们的地方生活，好不好？”

我笑了，眼中却含着泪花：“你别傻了，你是皇上，从小生活在皇族中，权力早已经是融会在你高贵血统中挥之不去的痕迹，失去爱情你不会死，但是失去权力你却会疯掉。所以当你知道惠妃怀上你的身孕时，你明明知道那是对爱情的背叛，你也没有逼她将孩子打掉，而是留了下来，那是因为你知道那是你的责任，你身为皇上肩负着传宗接代、开枝散叶的责任。而我不是一个胸襟宽广的皇后，这一切在我心中，”我指指自己的心，眼泪掉了下来，“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抹灭的伤痛，我已经无法再面对我们的爱情。”

皇上没有再讲话，只是痴呆地望着我，随后将头埋在我的发间，闷闷地哭出声，仿佛一个孩子，毫无顾忌地哭出声。远远的，许多嫔妃宫女错愕地望着我们。

那一夜，我与皇上都没有入睡，一遍又一遍疯狂而炽热地在彼此熟悉的身体上倾诉着人世间最深情的爱恋与悲伤。

正文四十二、

第二天，天蒙蒙发亮时，皇上竟已不在我身边，我心里不知为何莫名其妙地冉冉升起一种不祥的感觉。

这种不祥在一个太监焦虑而惊慌的脚步声中得到了证实，太监惊慌得说不出话来了，只会指着御书房的方向："御.....书房，御....."

我没等太监把话讲完，拔腿便向御书房冲去，御书房内围满了太医，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说不出的骇然与慌乱，而他们围着的龙榻上，皇上安安静静地躺在着，一动不动。

"他怎么了？"我几乎听不到自己飘忽的声音，脚仿佛生根一般迈不动半步。

"皇后，皇上.....他服毒了！"一个老太监瑟瑟出声。

"服毒了！"我发疯一般将他的衣服拎住，厉声，"说，怎么回事？"

太监的脸色早已死白，颤抖着指着桌上一张纸，结结巴巴："那是皇上.....留的！"

我冲过去抓起那张纸，皇上一行熟悉的字迹："皇后，失去爱情朕会死去！"纸轻飘飘地从我手中滑落下来，皇上，难道这就是你表达爱情的方式，这就是你对我离去的抗议吗?

我转过身，冲着所有的太医咬牙切齿地吼："一定要救活皇上，否则哀家让你们全体陪葬！"

太医们瑟瑟发抖，却不敢疏忽诊治，时而看诊时而交头接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的心情愈来愈纷乱与焦虑，我几乎要失去理智，冲动得想拔出一把利剑，将这里所有的人全刺死，包括皇上，包括我自己。

要死大家一起死，我愤愤而绝望地咒骂着。

这时为首的一个太医走上前，低垂着头："皇后，经诊断，皇上中的是一种'七香草'的毒药，这种毒药毒性无比....."

"别讲废话，告诉我怎么医醒他！"我寒着脸冲着太医怒吼。

太医窒了窒："只能用千年白莲解毒，但是这种白莲千年盛开一次，不易寻到！"

"不易寻到，也要给我寻到！"我死死地盯着床上那个一动不动的男人，"没找到解药之前，他是否有生命危险？"

"暂时不会，但是会沉睡不起！"

“下去！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给哀家把解药找出来！”我沉着声厉声吩咐。

所有的人都退下了，御书房内静悄悄的，死一般的沉郁。

我在皇上的身边坐下，眼泪忍不住就滑了下来：“你这个懦夫，你用这种方式在折磨我，我恨你，我恨你，恨死你！你的爱情这么自私，这么自私的爱情休想将我留下，只要你醒了，我就离开，跑到一个你永远都找不到的地方！”

我趴在像死了一般的皇上身上，纵声大哭。

皇上中毒的消息，虽然我极力封锁，可是接连好多天没有早朝，这消息依然是不翼而飞，朝中上下人心惶惶。

这些日子，我的眉头越锁越紧，心情也越来越沉重，一边加派人手四处寻找解药，一边派人密切地关注着八王爷的动向，一边还要控制着朝中政局的变动。可是一连些许天，寻找解药的事非但毫无着落，八王爷那边的行动却越来越明显了，我心里暗衬，这一仗是非大不可了。

终于，与八王爷的战争在一个萧条的初冬的日子里一触即发，这个日子寒风刺骨，凉气袭人。

政殿内站着满满的官臣，每个人都忧心重重，脸色都十分凝重，看见我出现在大殿的一角时，立刻叩首膜拜：“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起身吧！”我镇定自如地站在众目睽睽之下，朗声道，“今日，哀家来便是与众大臣商议八王爷叛乱之事，这战不大恐怕不行了，要打我们就必须打赢！”

殿下的官臣开始议论纷纷，举荐将军人才的官臣也接连不断地出列：

“八王爷已在长安城外驻扎，望皇后速速派兵！”

“臣举荐李将军为大将军！”

“臣举荐陈将军为大将举！”

“皇后，这八王爷估计有四十万兵马！”

……

我紧锁着眉头，静静地听了好一会的议论后，心里也有了个底，挥挥手，沉声道：“陈浩陈将军请出列！”

这时一个英姿勃勃、目光炯炯有神的中年人走出列，肃然而立：“臣在！”

我暗暗点头，这样一个沉稳从容、具有大将风范的人确实是领兵作战的好人选：“哀家命你为元帅大将军，率领大军出城平叛！”

“谢皇后，臣自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目光扫视着众臣，声音一次比一次坚定：

“荣王出列，命为副元帅！”

……

待我的声音止住了，众臣又叩首膜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我挥挥手：“你等先退下，陈浩将军你跟哀家过来！”

略显空寂的御书房内，空气却有些压抑。

我紧盯着站在面前的中年人，沉声问：“陈将军，你跟哀家说实话，这场战你有几成把握？”

“回皇后，”陈浩将军缓慢而艰难地吐出，“七成！”

“七成，哀家要的是十成！”我紧锁着眉头。

“皇后！”陈浩将军语气凝重，“近年，虽然皇上不断扩张兵力，但八王爷也不甘落后，所以在这兵力上，我们仍是有一定的差距。”

“将军，你先回去吧！让哀家想想！”

“是！”

正文四十三、

龙榻上，皇上仍是静静地躺着，毫无知觉，一张俊朗的脸此刻毫无半丝血色。我坐在他旁边，一遍又一遍轻轻抚摸着他的脸，心酸酸的，喃喃自语着：“皇上啊，你让我怎么办是好，你真的想让我成为惑主妖国的女人吗？你真的想让我成为千夫所指的千古罪人吗？……”

“皇后！”一个太监匆匆地跑了进来，道，“太后让您过去见她一面。”

“好！”我收起满腔的伤感，匆匆离去。

太后的寝宫内，空旷得吓人，太后愣坐在椅子上，呆滞的脸没有丝毫的表情。

“臣妾见过皇后！”我行礼。

“坐吧！”太后徐徐地抬起眼，淡淡地说。

“谢太后！”

坐下后，一时间，我们竟无语，我想这世间，我们属于最奇怪的一对婆媳，不断地怨恨着、算计着。

“太后，你找臣妾有什么事？”我清清干涩的嗓子。

太后从怀里掏出一块兵符递给我，面无表情地说：“这是我当初从八王爷手中拿到的，或许这些兵力对你起到作用。”

我怔愣，随后又狂喜，自己怎么就忘了当初八王爷曾经拿兵力来同太后交换我的事呢，最后又疑惑：“太后，你答应把这个给臣妾？”

太后起身背着我，语气叹息般：“现在朝廷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你了，哀家为的只是这个国家还有皇上！”

不管为了什么，我也忍不住心存感激：“多谢太后！”

太后转过身奇异地看我一眼，没有再讲什么，疲倦地挥挥手让我出去。

我满心欢喜地从太后寝宫中走出来，脚步都轻快了不少。

这时身后一个凄切而哀求的声音止住了我的脚步：“皇后，皇后，求你救救皇子，求你救救皇子，奴婢给你磕头了！”

我错愕地盯着一个陌生的宫女模样的女人，女人脸色苍白，眼神慌乱不安，拼命地往地上叩首，我疑惑地问：“你是谁，起来说话！”

女人仍是跪在地上，慌乱得语不成句：“皇后，救.....皇子，我是皇子的奶娘.....您去看看惠妃.....她整天抱着皇子自言自语，不让奴婢喂奶.....皇子已经饿得哭了一整天了。”

“你跟我来！”我匆匆向惠妃寝宫走去，自称奶娘的女人惊喜地跟在我身后。

在惠妃寝宫的门口，我愕然地止住了脚步。门坎上坐着一个头发凌乱、衣裳不整，目光呆滞的女人，正是惠妃，她抱着一个婴儿喃喃自语着，时而笑着时而哭着，婴儿在她怀里陶陶大哭，哭得声音都已经撕裂了开来。

“这怎么回事？”我将一个跪在附近的太监抓住，质问。

“回.....回皇后，”太监瑟瑟出声，“自从皇上中毒以后，惠妃便变得有些奇怪，有时候说皇后您要杀她了，有时候说她的孩子保不住了，这两天就更奇怪了，死死地抱着皇子，不让我们靠近，皇子都饿得哭不出声来了。”

我愣愣地望着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心里是说不出滋味来，低声向几个太监吩咐了几句。太监们点头，小心翼翼地靠近惠妃，然后，两个太监猛然冲过去按住惠妃，另外两个慌忙抢下婴儿，最后婴儿安全地落入奶娘的怀中。

“把孩子还给我，孩子还给我.....”被太监死死摁住的惠妃凄厉地大叫着，拼命挣扎着，仿佛一只受伤的母兽，激动得吓人。

我轻叹了口气，吩咐：“将她关进疯人宫里，慢慢疗养！”

“是！”太监们费劲地将哭闹个不停的惠妃拖走。

四周又恢复了寂静，婴儿也不哭了，安安静静地躺在奶娘的怀里有一下没一下地吸吮着奶水，小小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我盯着那个婴儿看了许久，才对奶娘说：“你抱着皇子跟我走吧！”

“是！”奶娘喜滋滋地跟在我身后，我带着她往冷宫的方向走去。

冷宫的女人们全错愕地盯着我的身后，我身后是一个抱着婴儿的女子。

我接过奶娘怀中的婴儿，把他放入为首的女人手中，摸摸孩子细嫩的肌肤，恳切地对她们说：“这是皇子，皇上唯一的骨肉，这孩子我就交付给你们了！”

“皇后！”女人们惶恐不安，“这怎么使得！”

我有些伤感地笑着说：“这一仗，输赢是个未知数，你们答应我，万一这仗打败了，皇宫易主，你们一定要用自己的生命为皇上保存这

唯一的命脉，你们带着他远走高飞隐姓埋名，将他抚养长大成人，这算是我拜托你们的了！”

“皇后！我们答应！”冷宫中的女人哭成了一团，哭得我鼻子也酸溜溜的。

“我走了，如果这仗打赢了，我会再来看你们！”我毫不犹豫地转身出了冷宫。

身后是一片惊天动地、感人沛骨的哭声，女人果真是水酿出来的动物。

正文四十四、

大殿内静得出奇，所有的官员都屏住呼吸脸色凝重，焦急地望着殿外雾蒙蒙的一切。风悄悄地鼓动着他们轻盈的官服，于是，那瑟瑟抖动的宽大衣袖，就成为了此时死气沉沉的潮湿空气中惟一的一线自由。官员的身后，我不安地跺着步，掌心内的汗越积越多，这些天的成败便在今日一役了。

“报！”一个士卒高声呐喊着跑入，浑身被汗水浸透，“元帅.....大将军.....率领三十万大军.....出城，我将士.....牢记.....皇后旨意.....为江山百姓站.....为皇上皇后.....”

“说现在的战况！”我焦虑地打断他的话。

“是，敌兵.....已被赶出城外几十里，无法入城。”

众官员脸上的神色松了许多，我仍是皱着眉，命令：“再探！”

又等了许久，第二士卒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脸色苍白得令人心惊：“皇后，不好了，不好了！”

“说！”我手脚都有些微微地颤抖了。

“八王爷的军队中，多出了一批武林人士，武功非凡，我军根本抵挡不住！”

“什么？”我骇然倒抽气，颤声问，“武林与朝廷素来无交情，怎么会参与进来？”

“属下也不知，为首的似乎是武林盟主！”

“武林盟主？”我咬牙切齿，狠狠地咀嚼着四个字，“慕容勿离！”

我的脑中激昂着愤怒的火花，而胸口充塞的也全都是暴烈的空气，什么理智、冷静，早就被熊熊的怒火焚烧成黑烟一团了，我猛然抽出一把剑，大吼：“哀家现在就出城去会会慕容勿离！”

“请皇后三思啊！”一群大臣匍匐在地挡住我的去路。

“让开，统统给我让开！”我激动地怒吼。

“皇后，您三思啊，这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万一伤了您，我们如何向皇上交代啊，而且这一来恐怕也乱了军心！”为首的大臣忧心重重地劝说。

我无言了，垂着剑木然而立，终于重拾了冷静。

再过了很久，这次进来的不是士卒，而是敌方派来的使者。

“什么事？”我沉稳冷然地问。

使者随意地行了个礼，挂着得意洋洋的笑意，轻蔑地扫着众官员，然后说：“我们八王爷让我传话给皇后，一个女人终究只是一个女人，这战场始终是男人的天下。还有王爷说了，他仍像当初一样爱着您，只要您愿意，他当了皇帝之后，皇后的位置还是您的，谁都抢不走！”

使者的话仿佛一颗真正的核弹，轰然一声，所有的官员脸色苍白无血，望着我的眼神有怀疑、哀求、绝望.....

“是吗？”我反而轻笑一声，提着剑慢慢的走向使者。

只见我手中的剑一挥，剑光一闪，使者惨叫一声，那剑已经准确无误地削去了使者的一只耳朵，使者痛苦地捂着流血的耳朵哀嚎，不敢置信地盯着我。

我冷笑，双方交战不杀使者并没有说不伤使者，这是对你的话动摇人心的惩罚。

“回去跟你王爷讲！”我强忍着对地上那只耳朵的恶心，阴森森地吐着字眼，说不出得冷酷，“哀家与这王朝共存亡，有哀家在一天，八王爷就休想登上这个王位！”

使者捂着耳朵灰溜溜地跑出去，鲜红的血在大殿上划出一条长长的血迹，同时，我听到众大臣们不约而同地松气声。

“报！”这次跑进来的士卒一脸欣喜，我们的心情也随之而兴奋激动起来。

“说！”我扔下手中剑，急忙走上前。

“这次又多了一批武林人士，”士卒飞快地说着，我的脸由晴转阴，“这一批武林人士帮助我军击退八王爷的攻势，使我军缓解了压力！”

“这批武林人士又是什么人？”我紧追着疑惑地问。

“是武林魔教中人！”

“段清狂！”我脱口而出，内心充满了感激，思及当初我还曾经那么狠心地踹过他一脚，我又不禁内疚了，只是我怎么都没想到他会过来帮我。

两天后，御书房内，冬日萧条的气氛似乎在整个屋子内弥漫着。我疲倦地靠在椅子上，有些迷茫地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屋内几个大臣的脸上也挂着若隐若现的倦意，似乎都或多或少地被我的情绪所感染。

“这多少天了？”我将目光收回望向身边的李宰相，这李宰相是以前与我争风吃醋斗得不可开交的蓉妃的舅舅，以前我最怀疑的人便是他，现在最依赖的也是他，他可是说是个高瞻远眺之人，又是能把这朝廷中大小事物看得一清二楚的人，所以皇上才那么器重他。

“回皇后，两天半了！”李宰相轻声回答。

我起身跺步到他面前，沉声说：“李宰相，你告诉哀家，任凭两军对峙相持不下带来的后果会是什么？”

李宰相缓慢而艰难地吐着：“朝廷纷乱，人心惶惶，生灵涂炭！”

小样的，还给我吐四字的成语！

“所以！哀家，”我转回身去，背着他们慢吞吞地说，“要出城！”

“万万使不得啊，皇后三思！”大臣们又异口同声地反对。

“哀家已经四思了，”我转过身大声说，看见他们担忧的眼神，又缓缓道，“哀家心意已决，谁都不许再说！”

正文四十五、

出城时，我是乔装打扮，只带着一个贴身侍卫还有李宰相，当我们出现在陈浩将军的军帐里，可以想象得出他大吃一惊的表情。

“皇后，你.....你怎么来了？”陈浩惊慌得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

“哀家来，自然有哀家的道理！”我笑笑，“你还是把现在的战况跟我说说！”

陈浩恭谨地将我带到座位上，摊开一张地图详细地讲解，一阵谈话后。

我紧盯着他问：“我们有没有把握打赢这一仗？”

陈浩放下地图，沉重地回答：“没有太大的把握，就算打赢了，恐怕伤亡的数目也是不计其数。”

“听说，”我沉吟着，“八王爷有武林盟主的帮助，这可是真的！”

“是，”陈浩犹豫地看了我一眼，还是鼓起勇气说下去，“恕属下直言，这武林盟主似乎是冲着皇后您来的。”

我默不作声，这我也猜出七八分来了，只是自己一直不想去相信这一场腥风血雨，我会是导火线。

陈浩看见我脸色黯然，又说：“不过，武林魔道也来相助我军，似乎，”陈浩看着我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下去，“似乎也是冲着皇后您来的。”

我冲他苦笑，“这成也我败也我，对吧？”看见陈浩一脸的尴尬，我也不想再说什么，转移了话题，“段清狂在不在军中，哀家想见见他！”

陈浩向身边一个侍卫挥挥手，侍卫转身便去找人。

有些意想不到，我与段清狂会是在这种情况下再次见面的，军帐里，所有的人都退下，只剩我与段清狂面面相觑。

“皇后！”段清狂俊美的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真没想到你是皇后！”

“我是不是皇后，有什么区别，在你从八王爷府中将我掠去时，你就应该想到我的身份并不简单！”我淡淡地说。

“当时我也猜到，只是，”他迷人的眼睛闪过一丝忧郁，轻轻地叹息着，“只是我一直在欺骗自己，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这样你才不会从我身边走开。”

这样的段清狂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每一次见到的段清狂总是挂着一丝慵懒迷人的笑意，语气也总是开朗轻快，可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段清狂除了忧郁还是忧郁，难道真的是我伤害了他吗?

可是这样的伤感让人真的很窒息，我故意用一种看怪物一样眼神的瞪着他，“喂、喂！叹气这种事不太适合你啦！”

段清狂愣了一下，俊美的脸上慢慢露出一抹明朗的笑容， 仿佛阴天里的阳光拨开乌云蓦然射下万道光芒，足以使周围的一切倏然生色。

“对嘛！这样才像你嘛！”我差点被那抹笑容摄去了七魂六魄，半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这一次段清狂没有笑，一双摄人心魂的明眸紧紧地盯着着我，邪魅的俊颜表情变幻莫测，我在那种视线下连呼吸都忘了。

我倒退一步，他前进一步，我再倒退一步，他再前进一步.....终于，我大跳起来，低吼："段清狂，你想怎么样？"

"雪儿，你喜欢我吗？"他俯下脸紧盯着我，沙哑的嗓音有如丝绒般柔和。

我急冻三秒钟，"我，"我第一次有结结巴巴说不出话的情况，犹豫了半晌，还是硬下心肠来，"段清狂，我承认你很迷人，我甚至也会被你所迷惑，但是，但是，那不是爱情，我不知道怎么讲，感觉就是不对，你懂吗？"虽然这话很伤人，虽然他可能会一气之下再也不会相助我军，但是我始终不愿意去欺骗他。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段清狂迷人的眸子黯淡了下来。

我咬咬牙，接着说："有时候爱情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在你看不见的时候，在你摸不着的时候，就遇上了，那么自然那么不可思议那么不由自主，而爱上一个人，你就愿意为他生为他死愿意为他牺牲你的一切....."

"就像你和皇上的爱情，对吗？"他急躁地打断我的话。

我略一犹豫，点点头。

突然，段清狂俯下脑袋深深地吻上了我的唇瓣。

我惊咦一声，忙挣扎着要推开他，他却抱得更紧了，双臂好似铁箍似的紧紧地箝制住我的身躯，双唇则辗转地倾泄出他的炽热。

直到我差点被吻得窒息而死的时候，段清狂才放开我。

我高高举起的手竟然久久都无法落在那张俊美如天人却感伤得如丧考妣的脸上，他哀伤地看了我一眼，转身便离去。

我猛然忆及我要问的问题，冲着那个背影大叫："你为什么愿意来帮助我？"

一个幽幽的声音自那个离去的背影传出："因为有一个人告诉我，爱一个人便应该用一切的办法让她过得快乐....."

我呆愣在原地，久久没有过神来。

等回过神来时，便看见李宰相与陈浩一左一右地站在我身旁，脸上的神情很复杂怪异。

“你们都看到了？”我冷冷地问。

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但是两人的脸色却承认了一切。

“把你们看见的都给我忘掉，还有明天哀家要跟着陈将军出兵！”我继续冷冷地说。

两个木然的人立刻回过神来，脸色大变，异口同声：“万万不可！”

陈浩飞快地说：“皇后，这战场上刀剑无眼，您还是.....”

“哀家主意已决，”我望着两个都比我高了一个头的大男人，凝重地说，“万一我真的像你们说的，出了事，你们答应我，一定要努力为皇上寻到解药，一定要守护好皇上。”

“可是.....”

我没有再等任何一个人说话，转身便离去。

正文四十六、

第一次见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也第一次站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我才明白在现代没有硝烟的商战上，所有的阴谋险诈显得那么文明而优雅。站在真正的战场上，一切都是那么原始而赤裸裸的厮杀，是肉与肉的相博，是血与血的相拼，在这样的战场上只有人与人之间的残酷与无情。

硝烟弥漫，鼓声震耳中，两队浩浩荡荡的大军面对面对峙着，中间空出一块很大的空地，而我就那样脱离军队缓缓地走向那片空地。

“皇后，您回来！”陈将军、李宰相苦苦哀求着，却不敢动手拦阻，甚至段清狂也没有下马拦截，只是愣愣地盯着缓缓移动的我。

我缓缓地向那片空地走去，冬季的天气，寒气袭人，风也很大，吹来阵阵的血腥味，将我身上的白衣裙摆子轻轻地卷起再放下，如果这只是一片单纯的空地，或许我又会像遇见皇上的第一天那样，在这里迎着风随心所欲地翩翩起舞。可是现在不是一片单纯的空地，在我的对面，空地的边缘站着浩浩荡荡的军队，军队的前头，两个我又熟悉又陌生的男人高高地骑在马上——八王爷与慕容勿离。

当我走到空地的中间停住脚步时，所有的鼓声都停止了，士兵将士们都鸦雀无声，只是用很匪夷所思的目光望着我，慢慢地等待着我的下一个动作，偶尔马啼叫的声音竟然在这空旷的边野显得格外刺耳。

不过我却没有动作了，只是木头一般站在空地上，冷冷地看着对面的两个男人，这两个人的表情同样的冷酷无情却也同样纷乱复杂，而他们身后的人的表情更是是教人拍案叫绝的精采丰富，疑惑困扰，瞬间惊愕，不敢置信，不知所措.....我发誓这辈子从没见过如此各式各样的表情。

这样僵持着，八王爷与慕容勿离互相怪异地望了一眼，以一种令人惊叹的速度跳下马，然后向我走来，我冷笑着，终于你们还是沉不住气了。

当他们走到我面前时，我突然仰起头，扬起一抹自认为是最灿烂无比的笑容，柔柔地问："王爷，你爱我吗？"

八王爷一愣，错愕之后，定定地凝视我，笃定地说："我爱你！"

慕容勿离站在他身后一张俊脸略微僵硬，黑色的眼眸，有一层我看不透的灰雾，我没有再看他一眼，继续轻柔地问八王爷："王爷，你爱我爱到什么程度？"

"爱到愿意为你牺牲一切！"他盯着我，每一字，缓慢地从口中吐，那深情的眼神让我的心也有了一丝抽动。

我突然抽出一把匕首，八王爷错愕，本能地倒退几步，我却笑了，笑得很灿烂，那把匕首的锋利不是指向他，而是指向自己，然后狠狠心，往自己的身子便是一刺。

一片骇然的倒抽气声，人们仓皇失措地盯着我的肩膀，那里插着一把匕首，鲜红的血飞快地溢出来，迅速地染红了我身上雪白的衣裙。

"雪儿！""皇后！"很多声惊慌失措的声音冲向我，叫声、吼声、喊声交织成一片绝望的悲戚。

"都站着不动！"我仍是清醒的，冷冷的怒吼着，一只手仍紧抓着匕首，所有的人都僵硬了，脸色煞白。

我的眼睛里牢牢地死盯着一脸慌乱而痛楚的八王爷，冷冷地说：“王爷，你觉得痛吗？心里是不是很痛很痛，你爱的人受伤了，你是不是觉得痛不欲生？”

“是，雪儿，我痛，雪儿你快停手，我带你去疗伤。”八王爷欲靠近我却不敢，一张脸紧张得几近崩溃的边缘。

我在赌你对我的爱情，八王爷，我是拿我的命来赌了。我缓缓地低述着：“八王爷，你是不是觉得心像被撕裂了一般，痛不欲生，当你爱的人受伤了你觉得痛，那你知不知道你带来的这场战争，多少人为所爱的人而悲痛欲绝，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知不知道你有多残酷地伤害着别人。”

“求你了，雪儿，我退兵，立刻退兵，你不要伤害自己！”八王爷痛楚地哀求着。

我突然扬起一抹毫无笑意的笑容，右手匕首再次猛然地用力往自己身上更深地按下去，热血又一回的四溢飞溅，人们的脸色更加惨白了，我笑着说：“八王爷，你的痛与天下人的痛比起来又算什么，你的这场战争让多少人卷入痛苦的漩涡，多少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与爱人，你却只为了一个皇位，即使你坐上了这个皇位，你能够心安理得吗，那上面沾满了多少人的鲜血！王爷，如果我的死能够唤醒你的一丝对天下人的怜悯心，那么我愿意死你的面前！”

“雪儿，别说了，求你，别说了，我什么都不要，不要皇位不要权力，只要你活着，好好地活着！”八王爷沙哑颤抖的声音充满着巨大的悲痛。

我笑了，这场赌局，我胜利了。我突然转过头去看慕容勿离，那张苍白得吓人的脸带着浓浓的痛楚，当触及我的眼神时，那双一向冷傲寒厉的双眸，竟然带着祈求与悔意。

慕容勿离，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啊，你不择手段地来伤害我，当发现我受了伤害，你却开始后悔，这一切是否太晚了。我猛然拔出匕首，那喷泉般而涌的鲜血伴着人们惊慌骇然的惊呼声响起，我用沾满鲜血的匕首狠狠地将自己的一片裙子割下，冷冷地说：“慕容勿离，我们的关系如此断袍，恩断义绝.....”

来不及再看那张绝望的脸，我眼前一黑，便倒入身旁的八王爷怀中，八王爷痛不欲生的叫声和无数悲恸的声音成了我最后的意识.....

正文四十七、

世界是无尽的黑暗与空寂，我又开始在这无边的黑幕中穿行着，无声的恐惧紧紧地跟随着我。我是在怕什么，怕这世间的什么，是怕这自私与伤害的世间吗？为什么每一个人总是为了得到某一样东西而不顾一切地自私地伤害着别人？八岁那年，母亲为了她可悲的爱情那么狠心地伤害着她唯一的女儿；还有表妹为了金钱不惜亲手将我推入茫茫的大海中。而在这个时代，我同样逃不开那样的伤害，皇上利用我的爱情伤害着我也伤害着自己，我却用八王爷与慕容勿离的爱情同样伤害了他们也伤害了自己，这世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伤害与无奈？

当我再次醒来时，竟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屋子里，八王爷满脸倦意地靠在我身边，似乎是睡着了，均匀而平稳的呼吸声轻拂着我的脸。

我第一次看见熟睡中的八王爷，明朗的五官，脸上的线条像刀雕出来似的，轮廓分明，即使在睡梦中仍紧锁着眉头，这样的他看不见平日的凌人盛气，反而像一个受伤的大男孩，是我让他受伤了吗，即使在梦里，我也让他受伤了吗？

前一刻我们还是生死相搏的敌人，这一刻我们却躺在一起，真是说不出得奇怪。我直觉想挪动身体，却拉动了肩膀上的伤口，痛得我忍不住倒抽口气，这口气却惊醒了身边的人。

“你醒了？”八王爷疲乏的脸上露出一丝欣喜，而他的语调奇异地温柔沙哑。

我点点头，喉咙干涩，一时间发不出声音。

他坐起身，摸摸我的额头，松了口气地自言自语：“终于退烧了！”

“水！”我费力地吐出字来，身子却动都不敢动，一动那种刺骨的痛便钻心般袭击着我。

他果真听话地起身去拿杯子，可是走到我跟前时，他却将杯中的水往自己的嘴中灌，然后埋下头迎着我错愕的眼神在我的唇上印上自己的唇，温热的茶水顺着他双唇的间隙慢慢地滑入我的嘴内。

我又惊又怒地盯着他，半天只能发出一个字来：“你.....你.....”

“你昏迷的那段时间，我都是这样喂水的，你没办法自己喝水！”八王爷笑着斜睨我，振振有词。

这话让我差点两脚一蹬气绝身亡，我竟然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他轻薄了那么多次，而且还是理直气壮地轻薄着。

“你可以找一把小勺子喂！”我狠狠地出声，只是沙哑的声音却毫无凶狠的气势。

他恍然大悟般点点头，又起身离开，这次手中多了一把小勺子，他小心翼翼地一小勺一小勺将水送到我的口中。我倒是疑惑了，狐疑地瞪着他，有些不敢相信眼前如此温顺的他，是否是自己的错觉?

“怎么了？”八王爷低沉的声音慢吞吞地响起。

我回过神来，低声咕哝：“这次你用了多少士兵将我换回来的？”

“咦？”他皱起自己的一双剑眉。

“上次你用四分之一的兵力将我换回来，这次应该也不少吧？”

他轻笑出声：“你的思维总是出人意料，不过，这次我不费一兵一卒！”看见我不相信地挑挑眉头，他又说，“你一倒下，我就抱着你冲进自己的军队里，只是我也奇怪陈浩怎么不冲过来抢人。”

我倒不奇怪，在我随军之前，我就吩咐陈浩，如果八王爷愿意退兵，即使是我死了，他也不许动一下，不过，这么说八王爷是退兵了。

看见我变幻莫测的眼神，八王爷伸出手轻抚上我的脸颊，压抑而低促地说：“兵我退了，你也要答应我不许这样伤害自己，这次如果不是你身上带着‘泪痕’起到很好的疗伤作用，恐怕连神仙都.....救不活你！”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了，眼神里的恐惧与懊悔让我有些呆愣竟然忘了逃避他的轻抚，也让我清楚地意识到面前的男人对我用情之深，这样的深情让我下意识地想逃避。

“我.....我想回皇宫！”我垂下头，小心翼翼地吐出声。

我等待着他的第一声怒吼，可是等了许久，却似乎悄无声息，我抬起头，八王爷望着我的一双幽深的眸子，流露着一股深沉的痛楚，我慌忙又低下头，心中升起一股没来由的酸涩……

许久，只听见一声悠远而绵长的叹息，低沉的声音带着一丝无奈：“你先安心在这里养病，等身体一好转，我立刻把你送回去！”

我闻言惊愕地抬头，脱口而出：“为什么？”

“为什么？”八王爷苦笑地望着我，脸色哀伤，“你还问我为什么，我已经爱惨你，比我自己以为的爱你还多，当你刺向自己时的那一刻，我这辈子第一次体会到心如刀割的感觉，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我仍是不寒而栗，我宁愿那把刀是刺在自己的身体上，或许这样还能减轻我的痛楚！”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吐出这三个字，当吐了以后，我自己也愣怔了。

八王爷也一愣，轻抚我的手慢慢地划到我的胸口，停在那里：“雪儿，你是我遇见最善良却也是最残忍的女人，而我偏偏爱上这样一个女人。”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说不出一句话来。冬天的阳光暖暖地照进屋子来，晃得我觉得好恍惚。

正文四十八、

我终于意识到受伤带给自己的不便了，虽然伤的是肩膀，可是只要我动一下身子，那痛便钻心刺骨地蔓延全身，而我偏偏睡相极差，每晚都被痛醒许多遍。

这次半夜又被痛醒过来，却被床前木然而立的黑影给吓了个半死，正要呼叫，嘴却被一只手飞快地给捂住了。

“唔唔！”我动又动不了，只是嘴巴闷闷地叫着。皎洁如水的月光下，我只看见来人黑衣黑裤，还有蒙着黑布的上方一双冰冷阴寒的眸子紧紧地盯着我，有那么瞬间我以为是慕容勿离，心脏都少跳了一节拍，不过，他说话后，我知道不是慕容勿离了。

“是老夫！”黑衣人冰冷而苍老的声音，让我辨别出，是范柳原找来帮助我回皇宫的那个黑衣人。

“大叔，你怎么来了？”他一松开我的嘴，我就不可思议地叫出声来。

“是你的那个呆子托老夫来看你伤得怎么样了！”

“呆子，他好吗？”我有些怅然地问，或许这辈子我与呆子再也无法见面了。

“好得很！”黑衣人敛下眼，冷淡地说，“一个没用的呆子废物，不值得你去挂心！”

“不许你这样说他！”我狠狠地瞪他，愠怒。虽然我经常欺负范柳原，但是别人欺负他，我却很不舒服。

我却因为怒气冲上来，一阵剧咳，伤口也痛得我要死不活的，黑衣人慌乱得想拍拍我，手却停留在半空僵硬了半晌又放下了，凝望我的眼眸中有一抹我不了解的深沉。

“你果真是心地太好了，为了天下人，连命都不要了！”黑衣人眯着眼望着我，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与讽刺。

我按着好不容易平息了下来的胸口，自嘲地笑笑：“为了天下人？你把我想得太伟大了！如果不是在这场战争中我有间接的作用，如果我不是皇上的妻子，就算天下人死光了，我的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我不喜欢欠别人，也不喜欢背负太多的罪孽！”

这下他反而无语了，只是专注地盯住我，炯炯的双眼，像黑潭那样深。

许久，他才又淡淡开口：“听说皇上中毒了，不知道需要什么解药？”

闻言，我的伤口又是一阵熟悉的痛，一直痛到了内心深处，忧郁地说着：“太医说需要千年白莲，但是我已经派了数人去寻找却一直没找到。”

“千年白莲！”黑衣人眯着眼喃喃自语，沉思片刻，突然他眼睛一亮，“老夫好像见过！”

“真的！”我激动地想抬起身，突然一阵刺骨又钻心的剧痛使我忍不住哀嚎出声来，“啊！”

“你有没有事！”黑衣人紧张地抓住我的手，他没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我也根本没注意到他语气里带着强烈的关心，他责怪地说，“你不要激动啊，我只是说好像看到，没有说绝对看到！”

我已经痛得说不话来，而屋外远远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让我意识到是惊动了八王爷了。

“你快.....走！”我痛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咬着唇，吃力地吐着字。

黑衣人犹豫半晌，终于不舍地放开我手，却突然问了一句：“如果皇上死了，你会怎么样？”

“我也.....会死！”我笑得苦涩。

“老夫会帮你找千年白莲的！”黑衣人丢下一句话，飞快从窗户跃出去。

他前脚一走，满脸慌乱的八王爷便匆匆忙忙地冲了进来。

“怎么了，雪儿！”人还没出现，紧张慌乱的声音便已经出现了。

“痛！”我皱着小脸，想在床上打滚却不敢动，只能掉着泪拼命地咬着唇，我在内心已经不下一千次地后悔自己怎么那么舍得将自己刺得那么深，那可是我自己的肌肤，现在这样没日没月地折磨着我。

“雪儿！”八王爷抓住我的手，紧张得手忙脚乱，却不知道该如何帮我，只是一味地冲着屋外的随从狂吼，“快，快，将医师找来，快！！”

一群人围着我折腾了将近半个时辰，我的痛楚才慢慢地消逝去，昏昏沉沉地便又昏睡下去，我的手始终紧握在八王爷的手中，而他的手印着我深深的带着血丝的指甲痕。

迷迷糊糊中，总是有一个低哑沉重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说着：“雪儿，雪儿，你是在折磨我啊！”

而我的梦中，一遍又一遍地出现那个黑衣人带着千年白莲缓缓地向我走来.....

正文四十九、

窗外冬天的阳光暖暖的，我却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唯一在蠕动的便是我的嘴巴。坐在我床沿的是八王爷，一只手拿着一碗粥，另一只手舀出一勺子，放在自己的嘴边小心翼翼地吹了吹，然后才慢慢地送到我的嘴边。

虽然伤中的我所有大小事都有侍女打理，可是喂东西这件事八王爷却从来不假借他人之手，我也不忍心剥夺他这唯一的乐趣，也乐在被不可一世的王爷服侍的满足感之中。

我拉下眼帘，望着那只拿着勺子的大手，大手上是深深的被我在疼痛中抓出来的指甲痕，我不禁一阵内疚，我再抬眼却看见他盯着我的眸光带着一丝迷蒙和灼热。

我慌忙避开眼睛，掩饰着自己突如其来的尴尬，佯怒道："有什么好看的！"

"你很好看！"八王爷一只手轻抚上我的脸颊，用他一贯低沉的嗓音，沙哑地对我说。

对他的轻浮的动作，我一时间竟然气不出来，反而有点哭笑不得，不用照镜子也知道，在床上躺了多日的我，头发缭乱、脸苍白得像鬼一样，这也叫好看，我真怀疑这男人的欣赏水平有问题。

不过此刻我却想起了另一个女人，八王妃，那个在与我厮打时，不小心被我毁容了的女人，"王妃，她.....好吧？"我小声地问。

"她，"八王爷收回他的手，眼神暗了暗，"她每日躲在苑中，不肯见人！"

我内疚地敛下眼帘，低声咕哝："当初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没有怪你！"

"你爱她吗？"我莫名其妙地问了这么一句，问出口后，恨不得将自己的大舌头咬下来。

八王爷怔愣了一下，才缓缓地回答："爱过，也可以说是迷恋过！"他眯着眼睛，"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我那年二十五岁，满腔热血对爱情充满期待的年龄，而就是那时我见到了她，"八王爷突然望着我，话题一转，"你知不知段清狂与王妃是堂兄妹？"

我惊愕得下巴都垮了，"他们.....是堂兄妹？"

"嗯！"八王爷点点头，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着，"那天，王妃便是与他的堂兄站在一棵梨花树下，风一吹，白色梨花轻飘飘地落在他们的发上、肩上，那一刻，我几乎以为自己见到了天人，那种美简直是超凡脱俗....."

在八王爷的叙述下，我似乎也看见了那么一副美不胜收的画面，可以想象，一个绝色美女外加一个绝色美男出现在漫天飞舞的白色梨花下，任何一个人见了都会神魂颠倒，尤其是像八王妃这种百年才得

一见的绝色佳人，而我至今见到的美女中，只有魔教“教主”的未婚妻水月心有得一拼。

“你说的我都相信，但是我却没有看见你眼中对她任何的爱意与迷恋！”看见八王爷说得津津有味，我忍不住一针见血地道出来。

八王爷望着我似乎想起什么而突然笑了出来，答非所问：“雪儿，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脸上沾满了渣沫，活像一只小花猫，可是那个时候说的一句话却让我深深地认同，”他顿了顿又说，“你当时说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不是容颜。我还想再补充，一个女人要让男人爱上他，光靠容颜只能换来失败。当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相处久了，一年、两年、一辈子，即使再美若天仙的女人，男人看多了也只会觉得很平常.....”

“这是因为男人是喜新厌旧、花心的动物，所以很多男人会将自己的下堂妻休掉，或娶一堆妾室回来！”我恼怒地打断他的话，愤愤不平地控诉。

“你说的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我想说的是，当一个男人真正地爱上一个女人时，他爱的不是女人的容颜，而是女人的性格、思想。”

我还是有些不服气：“这些恐怕只是借口，八王妃是你的妻子，是不是因为她的容颜消退，你才会不再爱她，你这样的感情难道不是朝三暮四吗？”

他静静听完我的话，依然耐心地说：“当初的我太年轻了，所以不懂爱情是什么，将迷恋当成了爱情。爱情可能是一辈子的，迷恋却只是瞬间，只是对容貌的瞬间喜欢。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下的王爷，我本不缺少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但是我缺少一个妻子，作为男人也有很疲倦的时候，所以每个男人都需要有一个好妻子在他身边，”他低下头瞪着我，眸色深沉，“辅助他，安慰他，在他最低潮的时候给他鼓励，在他最颓废的时候点燃他的热情，就像皇上拥有了你.....”

我愣住了，我一直以为在这种时代，所有的男性一律都是男人沙猪主义，女人只要呆在房子里绣绣花发发呆，男人回来的时候就给他温温床便可以了，便是尽到了一个妻子最大的责任。可是八王爷今天的一番话却令我的思想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不可一世又霸道如同八王爷的人都有这种想法，可想而知其他人的想法了。

“想什么？”一只宽大带着些许粗糙的手又抚上我的脸，低沉的声音问着。

我的眼珠跟着那只手骨碌碌地转着，没好气地叫：“你别摸我的脸了，皮都被你擦破了！”

那只手从我的脸上转移到我的发间，这下任凭我怎么转眼珠都跟不上了，为了避免自己拉伤伤口，我只能干瞪眼：“王爷，你很闲啊，每天都来陪我，朝廷应该有不少事需要你处理吧！”

他低笑，凝视着我的眼睛，微微眯起：“我们很少这么心平气和地聊天，我只想多呆你的身边，或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最后一句略带伤感的话让我一时语塞了，有些慌乱地避开他的眼睛，投向窗外毫无意义的风景。

修养一些时日之后，我终于可以下床了，虽然伤口还是隐隐作痛，但是总算是不用像个木头一样摆在床上了，我心里计划着怎么向王爷提出回皇宫的要求。

这是下床走动的第二天，我才在屋里转悠了一圈，却像跑了一千米一样累得气喘吁吁，我怀疑自己的体能就像一个古稀老人一样退化了。

我坐在椅子上休息了一阵，然后便愕然地发现门口出现了一个肉球，这个肉球小心翼翼地向我挪过来再挪过来。我吃惊地看着一个5、6岁的小男孩站在我面前，粉妆玉琢的小脸蛋胖乎乎的，让人忍不住要上去咬一口，而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骨碌地转着，说不出有多精灵可爱。

正文五十、

我坐在椅子上休息了一阵，然后便愕然地发现门口出现了一个肉球，这个肉球小心翼翼地向我挪过来再挪过来。我吃惊地看着一个5、6岁的小男孩站在我面前，粉妆玉琢的小脸蛋胖乎乎的，让人忍不住要上去咬一口，而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骨碌地转着，说不出有多精灵可爱。

我们大眼瞪小眼，半晌我才会过神来，用平生最慈爱的声音问他：“小家伙，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小家伙紧握着小拳头，胖乎乎的小脸蛋涨得通红，稚声稚气的声音带着一丝怒意：“你就是那个迷惑我父王的狐狸精，你就是那个让我娘亲整日哭的坏女人？”

狐狸精？坏女人？ 我在脑中打了几个弯，反应过来后只觉得哭笑不得，看来这小鬼是八王爷传宗接代出来的成品，而他的额娘自然是给他灌输了不少不良思想。

我调动自己体内所有的泪腺挤出两滴泪水，然后装出一副楚楚可怜：“你看姐姐像一个坏女人，你这样说姐姐，姐姐很伤心！”

小家伙愣住了，洁白如银的牙齿紧紧地咬着自己的下唇，不知所措地望着我。

我心里狂笑，脸上仍是装得很可怜的样子：“姐姐真的好可怜啊，姐姐受了那么重的伤，你不但不安慰姐姐，还过来讲姐姐的坏话，姐姐，呜呜.....好伤心啊！”

“呜呜.....”我捂脸佯哭，眼睛偷偷从指缝中去瞟眼前的小家伙，小家伙脸涨得更红了，仿佛被火烧了一般，头却越来越往下垂。

“扑哧！”门口传来男人忍俊不禁的笑声，让我与小家伙不约而同看过去，八王爷一脸强憋不住地笑意，向我们走过来。

走到我面前，他责备地瞪我一眼：“你怎么下床了？”我没有回答，只向他示意他身后的小家伙，小家伙带着一丝惧意与欣喜盯着自己的父亲。

八王爷回过身望着小家伙，沉着声音责问：“朱宇靖，你怎么跑来这里玩了？”

小家伙的头越来越低，只是咬着唇不吭一声，微微颤抖的身体却暴露出他心中的惧意不浅。我不忍地冲八王爷说：“别吓到孩子了，他只是听说这里有个貌若天仙的姐姐，所以好奇地跑过来瞧瞧！”

八王爷望着我，失笑出声，突然弯下身，将我横抱起来走向床，我惊骇地挣扎，他沉声吼：“不许挣扎，拉动伤口，你还得再躺一个月！”

这话果然起到恐吓的作用，我乖乖地让他抱，那床我真的是躺怕了。

他将我放在床上，我望着他，小心翼翼地说："我的伤已经好了，我是不是可以回....."

他似乎料到我接下的话，突然就俯下头来，湿濡温热的唇紧紧堵住我的话，热烈而放肆的需索让我感受到他的不舍、恐惧、伤感与爱恋，我从抗拒到内疚又到无奈，我低叹了口气，闭上眼默默地接受他的热吻.....

"咦！"突然一个稚声稚气又很突兀的声音响起。

我惊吓地睁开眼，王爷也僵住了，我们脸对脸，唇对唇，四目相对，错愕地盯着对方。

半晌，八王爷仿佛火烧屁股般飞快地从我的身旁弹开，对着身后一个好奇地瞪大眼睛的小鬼气急败坏地怒吼："你怎么还在这里？"

小家伙吓得哇哇大哭，边哭边委屈地说："父王只亲亲姐姐，从来没有亲亲娘亲也没有亲亲靖儿.....呜呜.....父王从来没有....."

"这....."八王爷哭笑不得，骂也不是说也不是，有些头痛地抚着太阳穴。

我忍不住觉得好笑，柔声唤那个小鬼："靖儿，过来姐姐这里！"

小家伙犹豫了一下，哽咽着慢慢向我走来，走到我床边，我轻轻地牵起他柔嫩的小手，柔声说："靖儿，是个男子汉，男子汉是不掉眼泪的，"小家伙抽了抽鼻子，倔强地不让眼眶中的眼泪掉下来，我笑着说，"靖儿，真的是个男子汉了！"我瞟了旁边的八王爷一眼，接着说："靖儿，你要记得，以后你一定要娶一个你喜爱的妻子，而且只能娶一个，否则不但爱你的人会受到伤害，你爱的人也会受到伤害！"

小家伙似懂非懂地点头，乌黑明亮的眼睛带着一抹困惑，而八王爷闻言却若有所思地望着我，眼眸中有一抹我不了解的阴影。

我看向八王爷，狠下心，继续刚才的话题："王爷，我的伤已经好了大半，我想明日便回皇宫。"

八王爷脸色僵硬，不吭一声，坐下身伸手轻轻地抚摸我的脸，眼中眸光阴合，像黑洞那样深沉复杂，小鬼站在一旁困惑地一会看看我一会看看王爷。

许久，才听见八王爷沙哑伤感的声音："我还是留不住你！"

我避开他的眼睛，心情酸涩复杂。

“明日我就通知人过来接你回宫！”看见我欣喜若狂的表情，八王爷眼睛一暗，又说，“但是，今晚我们必须一起住！”

正文五十一、

“不可以！”我闻言大叫，激动得想跳起来，八王爷慌忙按住我，否则我又得在床上再多躺上一个月了。

“我只是想和你多呆一些时间，只是这么小的要求！”

他哀伤痛楚的神情瞬间地勾引起我该死的同情心，而且还伴随着内疚与酸楚。

“可是，可是.....”我嗫嚅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突然看见身边的小鬼，眼睛一亮，指着那小家伙大叫，“今晚，我还要他一起住！”

“好吧！”八王爷无奈地答应，还不忘懊恼地瞪小鬼一眼，似乎在无限懊悔着自己怎么生了一个多余的小鬼出来。小家伙被他老爹瞪得莫名其妙，头都快垂到了胸口。

夜幕降临时，八王爷期待，我无奈，而最开心的莫过于那个小家伙。

小家伙一爬上我的床便在上面欢快地打滚，嘴里还兴奋地大呼小叫：“我可以和父王一起睡了，可以和父王睡了！”

八王爷沉着脸站在床边双手交叉抱在胸口，两眼冷冷地瞪着床上又跳又滚的小鬼。我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喝着药，好笑地望着那一对相貌神似、脸色迥异的父子。

等我喝完药，八王爷沉声喝住蹦跳的小鬼：“靖儿，你安静一点，躺好！”转身将我抱起放在床上，轻轻地在我的脸上落下一吻，然后躺在我与小鬼的中间，将我们隔开来。

看见小鬼一脸的懊恼与压抑不住的兴奋，我心里有些不忍，拉拉王爷，小声哀求说：“不要这样对他，你也亲他一下嘛！”

“不要！”八王爷撇了一眼小鬼，翻身背对着小鬼，别扭得很。

我挑挑眉，贴在他耳边说：“如果我说，只要你亲小鬼一下，我愿意乖乖地让你抱一个晚上，你愿不愿？”我心里暗衬，反正不管我同不同意，他的手和身子还是会粘过来的，还不如成全一下那个小鬼。

八王爷凝视我半晌，转过身飞快地在小鬼柔嫩的小脸上擦了一下，又迅速地翻身向我，并将我小心翼翼地拥入怀中。

“咦！”小鬼不可思议地轻呼一声，坐起身子，斜身不可置信地望着我们，小小的脸蛋憋得通红，眼睛瞪得特大，眼眶却有些泛红。

我轻柔笑着，伸出手怜惜地拍拍小鬼的脸蛋，这小鬼和当初的我一样，对父亲有一种神圣的敬慕，对父爱有一份特殊的向往，可是我们的父亲却同样吝啬于施舍那一份爱。

“靖儿，安静睡觉！”八王爷不满地责备。

“嗯！”小鬼乖乖地躺好。

毕竟是个小孩子，闹累了，不大一会便发出平稳而均匀的呼吸声。

“他睡着了！”我轻声对八王爷说。

八王爷用自己的脸颊轻轻地摩擦着我的脸颊，语调奇异地温柔沙哑：“如果他是我们的孩子，多好啊！”

我突然想起皇宫里那个孩子，如果那个是我与皇上的孩子，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令人无奈的事了。

突然一只大手粗鲁地将我地脸掰到一边，与八王爷放大的脸面对面，他的声音有些愠怒：“不许想起他人，今晚的你完完全全属于我！”

这男人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我盯着他似笑非笑，他的怒气慢慢地从脸上消逝掉。

“王爷，”靠在他的怀里，我忍不住问出一个一直憋在自己心里很久的问题，“为什么你对皇位总是放不下？”

“因为那个皇位本来就应该属于我！”

“咦！”我发出一声那个小鬼最喜欢发出的惊讶声，果然是被那个小鬼传染了。

八王爷望着我的眸子有些迷离，似乎已经神游到很遥远的地方去了：“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皇是这个世上最强大最厉害的男人，我从小便崇拜着他，而我的母妃是他宠爱的女人，虽然我母妃在宫中也只是他一名普通的妃子。父皇从小便对我寄予厚望，精心培养我，甚至，在驾崩之后，”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将皇位传给我！”

“可是！”我错愕了，“遗诏上是现在皇上的父皇啊！”

“那是我的三哥！”他接过我的话，继续缓缓地述说着，“这宫中虚假的东西那么多，做一份假遗诏也并不困难，而且当初的我手中没有兵权，除了忍根本毫无他法，后来，”八王爷苦涩地笑着，“我母妃郁郁寡欢而死去，而我想方设法强大自己，使自己能与皇位上的人抗争！”

我有些沉闷了，原来在王爷的背后有这么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我却只看见他最残忍的一面。“你还会起兵吗？”我闷闷地问。如果再一次起兵，我又应该怎么做呢？

“不会了，其实在作战那段日子里，我自己也产生了一种厌倦与疲倦感，我无数次地想着，即使这场战争将皇位归还给我，我是否能够心安理得地坐上去，坐上去了以后又能得到，那也不过是一个虚名，我现在的权势与地位与皇上也相差无几，而且，”八王爷自嘲地说，“当初，我母妃就看出我的不甘心，临死前就嘱咐我，不许窥视这个皇位，安分守己地当自己的王爷。其实，起兵的那段日子里，我后悔了无数次。”

“原来，你早就有了退兵的打算，我还以为真的是自己的那一刀逼退你的！”我挫败地垮下小脸。

八王爷低笑出声，五官硬朗的线条也被柔化了，他习惯性地轻抚我的脸蛋：“如果没有你，我或许永远都不会退兵！”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你的那一刀，让我知道自己发动了一场多么愚蠢的战争，也让我体会到了自己所爱的人即将离去的痛不欲生，那种痛刻骨铭心。”

“这么说，你永远都不会发动战争了？”我放下心来，心情也开朗了。

他苦笑：“就算我想发动，恐怕也没有哪个将领士兵情愿听我的指挥了，谁知道哪一刻，你又跳出来拿刀子逼退他们！”

“扑哧！”我失笑出声，不好意思地说：“我以后才不做那种傻事呢，痛得要死不活的，”然后又认真地说，“不过你说话也要算数，不许再发动这种战争了！”

他凝视我的眸子有些黯淡，苦涩地说：“在你的心中，你永远只会为皇上担心！”

我愣住了，突然又笑了，心里酸酸的滋味流过，我主动贴近他，轻声说：“我也为你担心！”

“雪儿！谢谢你！”八王爷俯下头，灼热的嘴唇印上我润湿的唇，深情地辗转吸吮.....

温暖的气息中，我第一次如此心酸地渴望夜能够漫长一些.....

正文四十九、

窗外冬天的阳光暖暖的，我却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唯一在蠕动的便是我的嘴巴。坐在我床沿的是八王爷，一只手拿着一碗粥，另一只手舀出一勺子，放在自己的嘴边小心翼翼地吹了吹，然后才慢慢地送到我的嘴边。

虽然伤中的我所有大小事都有侍女打理，可是喂东西这件事八王爷却从来不假借他人之手，我也不忍心剥夺他这唯一的乐趣，也乐在被不可一世的王爷服侍的满足感之中。

我拉下眼帘，望着那只拿着勺子的大手，大手上是深深的被我在疼痛中抓出来的指甲痕，我不禁一阵内疚，我再抬眼却看见他盯着我的眸光带着一丝迷蒙和灼热。

我慌忙避开眼睛，掩饰着自己突如其来的尴尬，佯怒道：“有什么好看的！”

“你很好看！”八王爷一只手轻抚上我的脸颊，用他一贯低沉的嗓音，沙哑地对我说。

对他的轻浮的动作，我一时间竟然气不出来，反而有点哭笑不得，不用照镜子也知道，在床上躺了多日的我，头发缭乱、脸苍白得像鬼一样，这也叫好看，我真怀疑这男人的欣赏水平有问题。

不过此刻我却想起了另一个女人，八王妃，那个在与我厮打时，不小心被我毁容了的女人，“王妃，她.....好吧？”我小声地问。

“她，”八王爷收回他的手，眼神暗了暗，“她每日躲在苑中，不肯见人！”

我内疚地敛下眼帘，低声咕哝：“当初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没有怪你！”

“你爱她吗？”我莫名其妙地问了这么一句，问出口后，恨不得将自己的大舌头咬下来。

八王爷怔愣了一下，才缓缓地回答：“爱过，也可以说是迷恋过！”他眯着眼睛，“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我那年二十五岁，满腔热血对爱情充满期待的年龄，而就是那时我见到了她，”八王爷突然望着我，话题一转，“你知不知段清狂与王妃是堂兄妹？”

我惊愕得下巴都垮了，“他们.....是堂兄妹？”

“嗯！”八王爷点点头，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着，“那天，王妃便是与他的堂兄站在一棵梨花树下，风一吹，白色梨花轻飘飘地落在他们的发上、肩上，那一刻，我几乎以为自己见到了天人，那种美简直是超凡脱俗.....”

在八王爷的叙述下，我似乎也看见了那么一副美不胜收的画面，可以想象，一个绝色美女外加一个绝色美男出现在漫天飞舞的白色梨花下，任何一个人见了都会神魂颠倒，尤其是像八王妃这种百年才得一见的绝色佳人，而我至今见到的美女中，只有魔教“教主”的未婚妻水月心有得一拼。

“你说的我都相信，但是我却没有看见你眼中对她任何的爱意与迷恋！”看见八王爷说得津津有味，我忍不住一针见血地道出来。

八王爷望着我似乎想起什么而突然笑了出来，答非所问：“雪儿，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脸上沾满了渣沫，活像一只小花猫，可是那个时候说的一句话却让我深深地认同，”他顿了顿又说，“你当时说一个女人最重要的不是容颜。我还想再补充，一个女人要让男人爱上他，光靠容颜只能换来失败。当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相处久了，一年、两年、一辈子，即使再美若天仙的女人，男人看多了也只会觉得很平常.....”

“这是因为男人是喜新厌旧、花心的动物，所以很多男人会将自己的下堂妻休掉，或娶一堆妾室回来！”我恼怒地打断他的话，愤愤不平地控诉。

“你说的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我想说的是，当一个男人真正地爱上一个女人时，他爱的不是女人的容颜，而是女人的性格、思想。”

我还是有些不服气："这些恐怕只是借口，八王妃是你的妻子，是不是因为她的容颜消退，你才会不再爱她，你这样的感情难道不是朝三暮四吗？"

他静静听完我的话，依然耐心地说："当初的我太年轻了，所以不懂爱情是什么，将迷恋当成了爱情。爱情可能是一辈子的，迷恋却只是瞬间，只是对容貌的瞬间喜欢。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下的王爷，我本不缺少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但是我缺少一个妻子，作为男人也有很疲倦的时候，所以每个男人都需要有一个好妻子在他身边，"他低下头瞪着我，眸色深沉，"辅助他，安慰他，在他最低潮的时候给他鼓励，在他最颓废的时候点燃他的热情，就像皇上拥有了你....."

我愣住了，我一直以为在这种时代，所有的男性一律都是男人沙猪主义，女人只要呆在房子里绣绣花发发呆，男人回来的时候就给他温温床便可以了，便是尽到了一个妻子最大的责任。可是八王爷今天的一番话却令我的思想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不可一世又霸道如同八王爷的人都有这种想法，可想而知其他人的想法了。

"想什么？"一只宽大带着些许粗糙的手又抚上我的脸，低沉的声音问着。

我的眼珠跟着那只手骨碌碌地转着，没好气地叫："你别摸我的脸了，皮都被你擦破了！"

那只手从我的脸上转移到我的发间，这下任凭我怎么转眼珠都跟不上了，为了避免自己拉伤伤口，我只能干瞪眼："王爷，你很闲啊，每天都来陪我，朝廷应该有不少事需要你处理吧！"

他低笑，凝视着我的眼睛，微微眯起："我们很少这么心平气和地聊天，我只想多呆你的身边，或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最后一句略带伤感的话让我一时语塞了，有些慌乱地避开他的眼睛，投向窗外毫无意义的风景。

修养一些时日之后，我终于可以下床了，虽然伤口还是隐隐作痛，但是总算是不用像个木头一样摆在床上了，我心里计划着怎么向王爷提出回皇宫的要求。

这是下床走动的第二天，我才在屋里转悠了一圈，却像跑了一千米一样累得气喘吁吁，我怀疑自己的体能就像一个古稀老人一样退化了。

我坐在椅子上休息了一阵，然后便愕然地发现门口出现了一个肉球，这个肉球小心翼翼地向我挪过来再挪过来。我吃惊地看着一个5、6岁的小男孩站在我面前，粉妆玉琢的小脸蛋胖乎乎的，让人忍不住要上去咬一口，而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骨碌地转着，说不出有多精灵可爱。

正文五十、

我坐在椅子上休息了一阵，然后便愕然地发现门口出现了一个肉球，这个肉球小心翼翼地向我挪过来再挪过来。我吃惊地看着一个5、6岁的小男孩站在我面前，粉妆玉琢的小脸蛋胖乎乎的，让人忍不住要上去咬一口，而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骨碌地转着，说不出有多精灵可爱。

我们大眼瞪小眼，半晌我才会过神来，用平生最慈爱的声音问他：“小家伙，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小家伙紧握着小拳头，胖乎乎的小脸蛋涨得通红，稚声稚气的声音带着一丝怒意：“你就是那个迷惑我父王的狐狸精，你就是那个让我娘亲整日哭的坏女人？”

狐狸精？坏女人？ 我在脑中打了几个弯，反应过来后只觉得哭笑不得，看来这小鬼是八王爷传宗接代出来的成品，而他的额娘自然是给他灌输了不少不良思想。

我调动自己体内所有的泪腺挤出两滴泪水，然后装出一副楚楚可怜：“你看姐姐像一个坏女人，你这样说姐姐，姐姐很伤心！”

小家伙愣住了，洁白如银的牙齿紧紧地咬着自己的下唇，不知所措地望着我。

我心里狂笑，脸上仍是装得很可怜的样子：“姐姐真的好可怜啊，姐姐受了那么重的伤，你不但不安慰姐姐，还过来讲姐姐的坏话，姐姐，呜呜.....好伤心啊！”

“呜呜.....”我捂脸佯哭，眼睛偷偷从指缝中去瞟眼前的小家伙，小家伙脸涨得更红了，仿佛被火烧了一般，头却越来越往下垂。

“扑哧！”门口传来男人忍俊不禁的笑声，让我与小家伙不约而同看过去，八王爷一脸强憋不住地笑意，向我们走过来。

走到我面前，他责备地瞪我一眼：“你怎么下床了？”我没有回答，只向他示意他身后的小家伙，小家伙带着一丝惧意与欣喜盯着自己的父亲。

八王爷回过身望着小家伙，沉着声音责问：“朱宇靖，你怎么跑来这里玩了？”

小家伙的头越来越低，只是咬着唇不吭一声，微微颤抖的身体却暴露出他心中的惧意不浅。我不忍地冲八王爷说：“别吓到孩子了，他只是听说这里有个貌若天仙的姐姐，所以好奇地跑过来瞧瞧！”

八王爷望着我，失笑出声，突然弯下身，将我横抱起来走向床，我惊骇地挣扎，他沉声吼：“不许挣扎，拉动伤口，你还得再躺一个月！”

这话果然起到恐吓的作用，我乖乖地让他抱，那床我真的是躺怕了。

他将我放在床上，我望着他，小心翼翼地说：“我的伤已经好了，我是不是可以回.....”

他似乎料到我接下的话，突然就俯下头来，湿濡温热的唇紧紧堵住我的话，热烈而放肆的需索让我感受到他的不舍、恐惧、伤感与爱恋，我从抗拒到内疚又到无奈，我低叹了口气，闭上眼默默地接受他的热吻.....

“咦！”突然一个稚声稚气又很突兀的声音响起。

我惊吓地睁开眼，王爷也僵住了，我们脸对脸，唇对唇，四目相对，错愕地盯着对方。

半晌，八王爷仿佛火烧屁股般飞快地从我的身旁弹开，对着身后一个好奇地瞪大眼睛的小鬼气急败坏地怒吼：“你怎么还在这里？”

小家伙吓得哇哇大哭，边哭边委屈地说：“父王只亲亲姐姐，从来没有亲亲娘亲也没有亲亲靖儿.....呜呜.....父王从来没有.....”

“这.....”八王爷哭笑不得，骂也不是说也不是，有些头痛地抚着太阳穴。

我忍不住觉得好笑，柔声唤那个小鬼：“靖儿，过来姐姐这里！”

小家伙犹豫了一下，哽咽着慢慢向我走来，走到我床边，我轻轻地牵起他柔嫩的小手，柔声说：“靖儿，是个男子汉，男子汉是不掉眼泪的，”小家伙抽了抽鼻子，倔强地不让眼眶中的眼泪掉下来，我笑着说，“靖儿，真的是个男子汉了！”我瞟了旁边的八王爷一眼，接着说：“靖儿，你要记得，以后你一定要娶一个你喜爱的妻子，而且只能娶一个，否则不但爱你的人会受到伤害，你爱的人也会受到伤害！”

小家伙似懂非懂地点头，乌黑明亮的眼睛带着一抹困惑，而八王爷闻言却若有所思地望着我，眼眸中有一抹我不了解的阴影。

我看向八王爷，狠下心，继续刚才的话题：“王爷，我的伤已经好了大半，我想明日便回皇宫。”

八王爷脸色僵硬，不吭一声，坐下身伸手轻轻地抚摸我的脸，眼中眸光阴合，像黑洞那样深沉复杂，小鬼站在一旁困惑地一会看看我一会看看王爷。

许久，才听见八王爷沙哑伤感的声音：“我还是留不住你！”

我避开他的眼睛，心情酸涩复杂。

“明日我就通知人过来接你回宫！”看见我欣喜若狂的表情，八王爷眼睛一暗，又说，“但是，今晚我们必须一起住！”

正文五十一、

“不可以！”我闻言大叫，激动得想跳起来，八王爷慌忙按住我，否则我又得在床上再多躺上一个月了。

“我只是想和你多呆一些时间，只是这么小的要求！”

他哀伤痛楚的神情瞬间地勾引起我该死的同情心，而且还伴随着内疚与酸楚。

“可是，可是.....”我嗫嚅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突然看见身边的小鬼，眼睛一亮，指着那小家伙大叫，“今晚，我还要他一起住！”

“好吧！”八王爷无奈地答应，还不忘懊恼地瞪小鬼一眼，似乎在无限懊悔着自己怎么生了一个多余的小鬼出来。小家伙被他老爹瞪得莫名其妙，头都快垂到了胸口。

夜幕降临时，八王爷期待，我无奈，而最开心的莫过于那个小家伙。

小家伙一爬上我的床便在上面欢快地打滚，嘴里还兴奋地大呼小叫："我可以和父王一起睡了，可以和父王睡了！"

八王爷沉着脸站在床边双手交叉抱在胸口，两眼冷冷地瞪着床上又跳又滚的小鬼。我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喝着药，好笑地望着那一对相貌神似、脸色迥异的父子。

等我喝完药，八王爷沉声喝住蹦跳的小鬼："靖儿，你安静一点，躺好！"转身将我抱起放在床上，轻轻地在我的脸上落下一吻，然后躺在我与小鬼的中间，将我们隔开来。

看见小鬼一脸的懊恼与压抑不住的兴奋，我心里有些不忍，拉拉王爷，小声哀求说："不要这样对他，你也亲他一下嘛！"

"不要！"八王爷撇了一眼小鬼，翻身背对着小鬼，别扭得很。

我挑挑眉，贴在他耳边说："如果我说，只要你亲小鬼一下，我愿意乖乖地让你抱一个晚上，你愿不愿？"我心里暗衬，反正不管我同不同意，他的手和身子还是会粘过来的，还不如成全一下那个小鬼。

八王爷凝视我半晌，转过身飞快地在小鬼柔嫩的小脸上擦了一下，又迅速地翻身向我，并将我小心翼翼地拥入怀中。

"咦！"小鬼不可思议地轻呼一声，坐起身子，斜身不可置信地望着我们，小小的脸蛋憋得通红，眼睛瞪得特大，眼眶却有些泛红。

我轻柔笑着，伸出手怜惜地拍拍小鬼的脸蛋，这小鬼和当初的我一样，对父亲有一种神圣的敬慕，对父爱有一份特殊的向往，可是我们的父亲却同样吝啬于施舍那一份爱。

"靖儿，安静睡觉！"八王爷不满地责备。

"嗯！"小鬼乖乖地躺好。

毕竟是个小孩子，闹累了，不大一会便发出平稳而均匀的呼吸声。

"他睡着了！"我轻声对八王爷说。

八王爷用自己的脸颊轻轻地摩擦着我的脸颊，语调奇异地温柔沙哑："如果他是我们的孩子，多好啊！"

我突然想起皇宫里那个孩子，如果那个是我与皇上的孩子，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令人无奈的事了。

突然一只大手粗鲁地将我地脸掰到一边，与八王爷放大的脸面对面，他的声音有些愠怒：“不许想起他人，今晚的你完完全全属于我！”

这男人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我盯着他似笑非笑，他的怒气慢慢地从脸上消逝掉。

“王爷，”靠在他的怀里，我忍不住问出一个一直憋在自己心里很久的问题，“为什么你对皇位总是放不下？”

“因为那个皇位本来就应该属于我！”

“咦！”我发出一声那个小鬼最喜欢发出的惊讶声，果然是被那个小鬼传染了。

八王爷望着我的眸子有些迷离，似乎已经神游到很遥远的地方去了：“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皇是这个世上最强大最厉害的男人，我从小便崇拜着他，而我的母妃是他宠爱的女人，虽然我母妃在宫中也只是他一名普通的妃子。父皇从小便对我寄予厚望，精心培养我，甚至，在驾崩之后，”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将皇位传给我！”

“可是！”我错愕了，“遗诏上是现在皇上的父皇啊！”

“那是我的三哥！”他接过我的话，继续缓缓地述说着，“这宫中虚假的东西那么多，做一份假遗诏也并不困难，而且当初的我手中没有兵权，除了忍根本毫无他法，后来，”八王爷苦涩地笑着，“我母妃郁郁寡欢而死去，而我想方设法强大自己，使自己能与皇位上的人抗争！”

我有些沉闷了，原来在王爷的背后有这么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我却只看见他最残忍的一面。“你还会起兵吗？”我闷闷地问。如果再一次起兵，我又应该怎么做呢？

“不会了，其实在作战那段日子里，我自己也产生了一种厌倦与疲倦感，我无数次地想着，即使这场战争将皇位归还给我，我是否能够心安理得地坐上去，坐上去了以后又能得到，那也不过是一个虚名，我现在的权势与地位与皇上也相差无几，而且，”八王爷自嘲地说，“当初，我母妃就看出我的不甘心，临死前就嘱咐我，不许窥视这

个皇位，安分守己地当自己的王爷。其实，起兵的那段日子里，我后悔了无数次。”

“原来，你早就有了退兵的打算，我还以为真的是自己的那一刀逼退你的！”我挫败地垮下小脸。

八王爷低笑出声，五官硬朗的线条也被柔化了，他习惯性地轻抚我的脸蛋：“如果没有你，我或许永远都不会退兵！”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你的那一刀，让我知道自己发动了一场多么愚蠢的战争，也让我体会到了自己所爱的人即将离去的痛不欲生，那种痛刻骨铭心。”

“这么说，你永远都不会发动战争了？”我放下心来，心情也开朗了。

他苦笑：“就算我想发动，恐怕也没有哪个将领士兵情愿听我的指挥了，谁知道哪一刻，你又跳出来拿刀子逼退他们！”

“扑哧！”我失笑出声，不好意思地说：“我以后才不做那种傻事呢，痛得要死不活的，”然后又认真地说，“不过你说话也要算数，不许再发动这种战争了！”

他凝视我的眸子有些黯淡，苦涩地说：“在你的心中，你永远只会为皇上担心！”

我愣住了，突然又笑了，心里酸酸的滋味流过，我主动贴近他，轻声说：“我也为你担心！”

“雪儿！谢谢你！”八王爷俯下头，灼热的嘴唇印上我润湿的唇，深情地辗转吸吮.....

温暖的气息中，我第一次如此心酸地渴望夜能够漫长一些.....

正文五十二、

夜还是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天，天一亮，我欲起身梳妆打扮。

一从王爷健壮的臂膀中钻出来坐起身，八王爷便也坐起身，轻轻地从背后抱着我，声音带着初醒的沙哑喃喃道：“雪儿，我真不想放你走！”

“别闹了！”我把这个不可一世的男人当成了大孩子一样，转过身温柔笑着安慰地拍拍他的头。

八王爷啼笑皆非，一张原本阴沉伤感的脸也忍不住露出无何奈何的笑意。

这时，八王爷的身后露出一张睡意朦胧的小脸蛋，眼睛半睁半闭地看着我们，似乎在苦苦地思考着自己怎么会在这里。

我好笑地看着那个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的小鬼，忍不住在那张可爱的小脸上印上一个早安吻："小鬼，起来，姐姐给你穿衣服！"

正在为我那个早安吻微有怨言的八王爷看见我拿起那个小鬼的衣服，吓了一跳，慌忙抢了过去，一边给小鬼穿上，一边责备："你身上的伤还没好，怎么能替他穿衣服！"

我含笑望着那对父子，高大的父亲手忙脚乱笨拙地为儿子穿着衣服，而儿子依然是一副搞不清状况的样子，呆头呆脑地任由父亲摆布，有那么一瞬间，我有些恍惚，仿佛那是自己的丈夫与儿子，而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妻子与最慈爱的母亲。

我没想到来接我回宫的人会是段清狂，一张俊美依然的脸带着一丝隐约可见的憔悴，一双原本有些发愣的眼睛在看见被八王爷抱出来的我时，发出奇异而明快的光芒。

段清狂冲了过来，想从八王爷手中接过我，八王爷却看也不看他一眼，依然紧紧抱着我走向马车，我却憋不住问了："段清狂，怎么会是你来接我呢，李宰相他们呢？"

他答非所问，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我来接你回宫！"

这话，让我放心了，是接我回宫就好，我就怕他又一次将我掠走，那回宫的日子就遥遥无期了。

八王爷小心翼翼地将我放入马车中，看着我，眼眸中有一抹十分深沉的痛楚。我凝望着他，心痛起来，小声地说："以后，你经常来宫中走动，我们还是可以见到面的！"

八王爷一言不发，只是很突然地抬起我的下巴，然后很狂恋很炽热地吻了下去，一直吻到我喘不过气来，才放开我，深深望了我一眼，决然地转身离去。

望着八王爷的背影，我心里万般滋味，忍不住轻按住胸口，回过神来，便落入段清狂冒着熊熊的妒火的眼中，我心中叫苦连迭。

车轮滚动的声音，在路上节奏而规律地响着，搭配着两匹骏马喀喀答答的马蹄声，默契地形成一种韵律的节拍。车子里头分据两旁，各坐在一边的，自然是我和段清狂。

我优哉游哉地靠在早已准备好的软垫上，闭目养神，尽量不去看段清狂那张阴森中带着愤怒的脸。

“喂！”段清狂终于沉不住气，拿着摺扇的手，用力地敲了敲我身边的窗框，声音夹着一丝怒火。

我慢吞吞地张开眼，慢吞吞地坐起身子，慢吞吞地张开口：“有事？”

“你.....”段清狂俊美的脸气得有些扭曲了，却还是飞快地靠过来将我的身体扶住，声音有些紧张，“你别乱动，你的伤怎么样了？”

“好了！”我故意挺挺胸口，伤口却有些隐隐作痛了，痛得我倒吸了口气。

段清狂的脸瞬间煞白了，急忙将我搂进他的怀中：“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

“不可以！”我尖叫一声，慌忙护住自己的胸部，开什么国际玩笑，那个伤口正好在我的胸部上方，哪里是说看就看的。

“八王爷可以看，我就不可以看！”段清狂阴沉地盯着我，俊美的脸被妒火烧得一塌糊涂。

我急忙否认：“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让他看过！”那些日子换药都是经过侍女之手，不过我毫无意识的那些天，他是不是看了，我就无从得知了，想到自己有可能在人前袒露自己的胸部，我的脸都忍不住热了。

段清狂盯着我静静看一阵，突然一只手快如电般在我后背轻轻一按，我的四肢僵硬住了，一动也不能动。

我惊吓得大叫一声，火冒三丈地破口大骂：“段清狂，你这个该死的家伙，你点了我什么穴位，我不能动了，你他妈的给我点开，否则我.....”

段清狂皱了皱好看的眉头，毫不犹豫又点了我的另一个穴道，将我的话硬生生地塞了回去，我变成了哑巴。身不能动，口不能说，我

只能瞪大眼睛狠狠地诅咒他，如果眼神能杀人，他肯定是粉身碎骨无数次了。

一双大手小心翼翼地将我的衣服褪下，一层两层，我拼命转动着眼珠跟着那只手在移动，白洁光滑的肩膀，清晰可见的乳沟，往下一点便是丑陋结疖的伤口。不能再褪下去了，再褪下去，我非杀了段清狂不可。幸好，那双手的动作嘎然而止。

好半晌，段清狂的视线才从我的身上又缓缓上升回到我的脸上，触及我怒气冲冲的眼睛，反而露出一抹犹如浮光流水般优雅漂亮的笑容，我又很没出息地被迷得神经恍惚。

等我回过神来时，我的伤口传来冰凉凉的感觉，只见段清狂拿着一瓶不知名的药水小心翼翼地抹在我的伤口上，看见我疑惑的眼神，他浅笑盈盈："这药水能让你的皮肤不留下任何伤疤，你也不想自己这光滑的肌肤上留下伤疤吧！"

上完药，他才将我的穴道解开，恢复行动力与语言功能的我，却气得说不出话来，闷着声重新靠回软垫上去。

这时马车上的情景奇异地反了过来，原本满脸怒容的男子优哉游哉地欣赏着路边的景色，原本一脸惬意的女人柳眉倒竖、龇牙咧嘴。

正文五十三、

在热闹的京城中，马车走得很慢，可是我的身体仍是受不了这颠簸，才不过一炷香的时间，我便感觉伤口的痛又发作了，脸上的血色迅速地褪了下去。

"怎么了？"段清狂神色慌乱地将我放入怀中，语气说不出得焦虑。

"下车休息一下，再走！"我痛得咬住下唇，难受地趴在他怀中，欲哭无泪。

"好！好！前面就是酒楼，雪儿，你再忍一忍！"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段清狂紧张得一张俊脸都扭曲，恐怕见到的人会以为是他受伤而不是我。

马车在酒楼前停住了，段清狂突然把一顶垂着白纱的毡帽戴在我头顶上，我不解地问："怎么回事？"段清狂一言不发，突然拦腰抱起

我，跨下马车，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抱着我大步地迈进酒楼。

“啊！”“咦！”“哦！”.....酒楼内发出各种各式的惊叹声，这惊叹让我恨不得钻进地下去。即使是在现代，段清狂的这种行为也可以算得上是作风前卫了，更别说是在古代是怎样的惊世骇俗、伤风败俗。

段清狂神情自若地将我放在椅子上，然后贴着我坐下。从四周透过来得无数尖锐的目光让我终于体会到头上这顶毡帽的巨大作用，我将脸上的白纱摁得更紧了。

邻桌的几个老夫子一边摇着花白的脑袋一边忧伤地叹息着：“世风日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段清狂不耐烦地瞪了他们几眼，几个老夫子脸色暗淡满脸哀伤离开酒楼。

“好一点了没？”段清狂将目光牢牢地锁在我的身上。

“嗯，没事了！”我扫视着四周，发现我们已经成了酒楼中的焦点，男人们的眼光带着好奇与探索，而女人们的眼光，嘿嘿，我望了一眼邪佞俊美的段清狂，这家伙对那些女人的目光不屑一顾，不过女人们惊艳的眼光却是恨不得冲过来咬他一口，还有妒忌的眼光却是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

段清狂体贴地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递过来，“喝点热茶！”

“喂！”我在用手顶顶他的胸口，问，“你是不是经常这样抱着女人进酒楼，否则怎么这么镇定！”

“只抱过你，”他淡淡地说，“其他的女人只要我一个眼神，她们自动会跟上！”

口气狂妄得不行了，不过我倒是相信他有这种本事，换成我，这样的帅哥打个眼色，我也要倒贴过去了，嘿嘿，女人以色为天。

酒楼的一角热闹非凡，一个中年人站在略高的地方，眉飞色舞、口水四溅地讲着，低下许多人喝着茶听得津津有味。

我忍不住指指那个中年人，问段清狂：“那个是什么人？”

段清狂淡淡扫了一眼，回答：“是说书的。”

“说什么书啊，我们去那里听听！”

段清狂依言将我移到附近的座位去，这下说书人的声音一清二楚地传到我的耳中：

“.....话说，这皇后可是花容月貌，有沉鱼落雁之美有闭月羞花之颜，不但是皇上对她死心塌地，连八王爷、武林盟主甚至魔教中人也对她是痴心一片，这皇后的美简直是天人一般.....”

怎么越听越像是在描述我呢，我疑惑不解地看向段清狂。

段清狂喝口茶润润唇，慢条斯理地对我说：“自从你那次逼退八王爷后，这民间便四处传颂着你的丰功伟绩，说书的将你的事编成故事，写书的将你的事编成小说，作曲的将你的事编成词谱，甚至普通百姓家里也供奉着你以保全家平安.....”

“咦！”我愕然得下巴都垮了，不可思议地问，“他们又没有我的画像，怎么供奉啊？”

“有些人将你的画像画成观音或仙女下凡，也有一些直接在牌上写上你的名字.....”

“太恶心了！”我听得鸡皮疙瘩都起了，飞快打断他的话，“感觉像是人们在供奉着我的灵位！”

我的声音一落，段清狂的脸色突然阴沉得恐怖，一双明朗的眸子里夹着一丝浓浓的惧意，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或许战场上我流血的那一幕在他的心里依然是挥散不去的阴影。

我伸手握住他略带冰冷的手，柔声道：“别这样，我现在不是好好地坐在这里吗？”

他一声不吭，反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脸色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突然，说书的人伸手向我们这一边指过来：“你们问我皇后有多美，那么大家就看那一边.....”

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看向我与段清狂，我们同时一僵，面面相觑。

说书的声音仍继续着：“.....大家看到那位公子了，那位公子可以说像是天人，而我们皇后比这位公子更是略胜一筹，那美是比天人还天人.....”

“扑哧！”我抽出手，捂着嘴大笑个不停，边笑边颤抖着说，“如果他们真的看见了皇后的相貌，还没有你的十分之一，恐怕要痛扁这个大话的说书人一顿了。”

“好了！雪儿！”段清狂有些无奈地盯着我，半晌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一笑可不得了，仿佛万丈阳光突然照耀进酒楼来，世间万物都显得黯然失色，只剩那么一个明艳的笑容。说书人的声音少了一个节拍，弹琴的掉了一个节奏，喝茶的拿着杯子停留在半空中，抹桌子的伙计的抹布跑到了客官的脸上，而客官老半天回过神来才雷霆怒吼。

更别提坐在段清狂身边的我，早就让这一笑勾去七魂六魄，晃过神来，喃喃道：“北方有佳男，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男难再得！”

“雪儿！”这声音带着一丝怒意。

我悄悄吐了吐舌头，谄媚地笑着：“听书，好听得很！”

说书的人还在继续着：“话说，这天，寒风刺骨，皇后一身白裙飘飘，出现在众将士的眼前，那可不是一个美字了得的，人们惊艳得说不出话来，连马也停止了啼叫.....”

胡扯！那天的马叫得最大声了，我暗衬。

“.....这皇后就这样站在众将士的面前，浑身洁白一尘不染，宛若仙女下凡.....”

我听得忍俊不禁，恐怕不像仙女反像女鬼，这说书人还真能吹得天花缭乱的。

“.....皇后就这么一站，八王爷与武林盟主便惊艳得跌下马来.....”

“哈哈！”我抓着段清狂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不知道八王爷与慕容勿离听到这个版本脸会不会气得绿掉。

“好了，雪儿，别笑得这么厉害，小心伤口！”段清狂好笑地扶住我东倒西歪的身体。

我抹了一把眼泪，说：“我们回去吧！”

段清狂点头正想弯腰将我抱起，突然一个清脆带着点娇柔造作的声音响起：“公子，刘雪梅见过公子！”

我与段清狂同时愕然地抬头，一个十六、七岁左右的姑娘带着几个随从挡住我们的去路。这姑娘眉目如画，唇不点而朱，秀丽的姿容显得清丽，腰身若柳，一身价格不菲的衣裙更衬出她的迷人风韵，唯一的缺憾便是她那双在浓密睫毛下的滢滢明眸带着一丝富贵子女常有的任性与蛮横。

此刻刘雪梅目不转睛地盯着段清狂，那眼光令我忍不住想起饿狼碰到羔羊时的饥渴，看来段清狂是碰上女色狼了。

段清狂淡淡扫了她一眼，弯下腰又将我抱起，刚迈步，刘雪梅身后的随从一字排开挡住我们的去路。

“公子，你想不想知道我刘雪梅是什么人？”刘雪梅鄙视地瞟了一眼段清狂怀中的我，又抬起来笑盈盈一脸期待地望着段清狂。

“不感兴趣！”段清狂连看都懒得看她一眼，抱着我就打算走。

“本姑娘可是刘尚书的女儿，当今皇后的亲妹妹！”

正文五十四、

“本姑娘可是刘尚书的女儿，当今皇后的亲妹妹！”

这一句话成功地将段清狂抬起脚快速地收回，他吃惊地看着怀中的我，我却以一种比他还吃惊的表情回望他，我竟然有一个妹妹，应该说是刘雪仙的妹妹。刘雪梅得意洋洋地看着我们，似乎很满意收到这种效果。

“怎么回事？”段清狂贴到我的耳边小声问。

我苦笑，摇头：“我也不知道！”

“既然是你的妹妹，你自己搞定！”段清狂将我放回位置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我只好转向刘雪梅，轻声问：“姑娘，不知道你找这位公子有什么事？”

刘雪梅轻蔑地扫我一眼，依然紧盯着段清狂：“公子，我想邀请你去我刘府中小住几日！”

“姑娘！”我再一次提高嗓子，“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讲！”

“你！”刘雪梅对我不屑一顾，冷哼了声，“你算什么贱东西，凭什么要本小姐同你讲话！”

怎么会有这么任性刁蛮的女的，我也火大了：“我替这公子拒绝了，他不稀罕你的什么刘府！”

闻言，刘雪梅勃然大怒，一耳光就挥过来，可是还没等耳光落下，她高举的手已经被段清狂抓住了，段清狂脸色阴沉，如五只铁爪的手指狠狠地掐着刘雪梅的一只手臂，痛得她脸色苍白，惨叫不止。几个随从慌忙冲了过来，可是那三脚猫根本顶不过段清狂的一只手指头，片刻就躺地上哀号连天。

“放了她吧！”我碰碰段清狂，再抓下去，恐怕这个自称我妹妹的姑娘手就断了。

刘雪梅解脱后，一边痛苦地捂着自己的手，一边拉着嗓音恶狠狠地尖叫着：“你们等着，等着，本姑娘会让你们知道得罪本姑娘的后果！”

我透过白纱冷冷地看着她，沉声说：“我就不信这京城连王法都没有了！”

“恐怕是没有了！”“这刘尚书可不是能得罪的人！”“可不是，上次得罪了他们的那户人家还不是被弄得很惨！”“兄台，少说几句！”邻座几个男人低声咕哝的声音隐约传到我耳中，我的眉头紧锁了起来。

“刘府不会放过你们的，你等着死吧.....”

刘雪梅狂妄地话还没有说完，突然从酒楼外冲进来一批官兵，为首的李宰相看见我与段清狂时又惊又喜，连滚带爬就跪在我面前叩首，上气不接下气：“皇后，恕罪，是臣失职.....段清狂.....知道臣等欲迎接皇后回宫，竟抢先了一步.....让皇后受惊了.....”

这仿佛一颗真正的终极核弹，轰然一声，瞬间惊动了整个酒楼。周围的反应是吓人的，人们惊呼声连连，甚至有人抽气声此起彼落身不由己的倒退而绊倒椅子声音。然后便是一阵乱七八糟的叩首声与呼声四起：“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都起来吧！”我挥手扬声，抬头望望段清狂，他一张俊脸有些僵硬，很别扭地转到了另一边。我暗笑，原来这家伙是偷偷跑来接我的。

再看刘雪梅，双眸暴凸，眼珠子差点掉出来，张嘴想说话又因为太震惊而失去声音，半晌才颤抖着低喃：“皇后？你？姐姐？”

我头痛地抚抚头，总不能众目睽睽之下说自己不认识妹妹吧！

“姐姐，你不记得梅儿了吗，我是你妹妹啊，还有父亲和大哥一直念着您呢！”这刘雪梅变脸的速度还真快，从鄙视过渡到谄媚，过渡得又自然又天衣无缝。

我望着她的眼神越来越冷，不知怎么就想起自己现代的表妹来，那种表里不一的女人，我冷冷地笑着：“你刚才不是说得罪你会有什么后果吗，哀家倒想知道得罪你有什么后果！”

闻言，李雪梅毫无愧色，反而贴向我，抬起脸嘟着小嘴，撒娇着说：“姐，您别生气，人家不知道是您嘛，您可是最疼梅儿的！”

我冷笑着，看来以前的刘雪仙最吃她这一套，可是现在的我却不是刘雪仙，继续沉着声问：“如果不是哀家，而是一般百姓，你是不是就决定给他一个很不好的后果？”

“那当然！就算我放过，爹和哥哥们也会呕不下这口气的。”刘雪梅甩着头，一脸的理所当然，得意洋洋地说，“谁不知道，我们刘家在京城的地位，掐死一个平民就像蚂蚁一样简单，谁敢得罪我们刘家，当然这全是因为姐姐你，”她一脸谄媚又贴了上来，一双眼睛还不时瞟瞟我身边的段清狂，“姐姐，那个男的是谁啊？”

我凝望着刘雪梅，一颗心慢慢地寒了下来，刘府的一个小姐就已经在这京城耀武扬威，便可想而知刘尚书几父子的所作所为了。

“姐！”刘雪梅见我沉默不语，想碰碰我，可看见我冷冰冰的样子，又忍住了。

我没有看向她，反而将目光投向一旁的李宰相，严厉地问：“李宰相，这刘府是不是经常在京城犯事！”

李宰相低着头，一声不吭。

“李宰相！”我提高了嗓音。

“是，”李宰相细若蚊子般的声音，“皇上说了这只要不闹出人命来，都可以不予追究！”

刘雪梅突然兴高采烈地插进一句：“姐，皇上可真宠着您，难怪爹和大哥都说有姐在，只要不是天塌什么都不怕！”

“啪！”一个茶杯被我狠狠摔在地上，我气得全身颤抖，这群人竟然是打着我的招牌四处胡作非为的。段清狂慌忙抓住我的手，紧张地

检视着，周围的人吓得大气不敢出。

“哀家现在就让刘府的天塌下来！”我恨恨地吐出几个字。

“姐！”刘雪梅怀疑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可是一看见周围的人脸上诧异的脸色，不可置信地又大叫，“姐！”

我看也不看她，冷冷吩咐：“把她给我拖回刘府，让人好生看管着！”

几个士兵立刻将刘雪梅连拉带拖出去，“姐，我是你妹妹！你怎么这么狠心，你不能这样对我.....”刘雪梅大声尖叫着。

等这噪声消失后，我又望向一旁李宰相吩咐：“你给哀家把刘府所犯过的事情一清二楚地查出来，该办的全部依法办了！”

李宰相只是恭恭谨谨地垂头站着，没有应也不敢拒绝。

我静静地看了他半晌，突然明白了他心里的顾忌与犹豫，接过一杯茶呷了口，淡淡地问：“李宰相，你的侄女蓉妃是因为哀家才打入天牢的，你怪过哀家没有？”

宰相慌忙在我面前“扑”地跪下叩首，急道：“臣不敢，而且这是臣的侄女罪有应得，与皇后没有任何关系！”

我轻笑出声：“既然李宰相是个明理之人，哀家自然也不是个不明事理之人，若刘府证据确凿被查办了，那也只是他们咎由自取，哀家又怎么怪到你的头上！”我突然提高声音，对周围围观的百姓大声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刘府，希望大家与官府合作，对刘府举报有功者重重有赏！”

突然，李宰相在地上重重地磕了个响头，诚心诚意地说：“臣领命！”我与李宰相对视了一眼，我知道在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疙瘩与猜忌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我心里暗衬着，也是时候将蓉妃放出了，让她到民间做回一个普通的女人。

“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不知道谁领了头，周围的百姓都高呼着跪下，里三层外三层，场面是空前的壮大。其间还穿插着激动的对话声，“听说，皇后下令查刘府！”“太好了，这刘府可真的是十恶不赦！”“皇后真的好英明！”.....

在这激动人心的高呼中，我又一次心潮汹涌，满怀豪情壮志，能享受到这么多人的敬佩与爱戴，真的不枉走此一生，也不枉我从几千年前跑来这个陌生的时代。

我起身欲迈步，突然一双手将我横抱了起来，我落入段清狂一双亮灿灿的眼眸中，他贴到我的耳边悄声说："你总带给我很多的惊奇！"

段清狂抱着我，大步迈向马车，一路上匍匐在地的人们纷纷自动让出一条路来，恭敬地目送着我们的离去。

窝在段清狂温暖的怀里，我感觉到自己两腮发烫，心里不住哀嚎着，恐怕这民间又要多出两个故事，一个是"绝世男子抱着皇后进出酒楼，"另一个便是"皇后大义灭亲！"。这一刻，我甚至能想到说书先生的版本：

".....话说，皇后出现某酒楼内，虽然皇后面貌隔着一层白纱，却仍是美得那个叫惊天动地，各位可知道皇后为何不以真面目示人，那是皇后宅心仁厚，若以真面目示人，恐怕这酒楼的人全体惊艳而身亡，这皇后可是为了大家着想....."

正文五十五、

龙塌上，静静地躺着一个男人，俊朗的五官，略显苍白无血的脸此刻安详而平和。

我的手轻轻地在他脸上抚摸着，浓黑的眉毛，挺直的鼻子，还有厚厚的嘴唇，我的心酸酸的鼻子也酸酸的，眼泪便滑了下来，一滴两滴滚落在他的脸上，可是这一次他却没有像上次那样醒过来将我拥入怀中，而仍旧是静静地一无所知地躺着。

皇上啊，你是我来到这个陌生世界里，第一个让我信赖的人，第一个给我让我尝到爱情美好滋味的人，第一个让我真心真意去爱的人，可是现在的你却是最让我痛心。皇上啊，你要我拿你怎么办是好啊，我叹息着。

这时，一个人走过来贴近我坐下，我回头，身后的老妇人虽贵气依存但形容憔悴，竟是太后，她看见我的目光只是淡淡地瞟了一眼，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榻上的皇上。现在的她，完全没有昔日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咄咄逼人的气魄，只是一个身心忧患的可怜的母亲，而这一刻我竟然也忘了同她行礼。

“你身上的伤没事了吧？”太后淡淡地向我问话，眼睛却仍盯着皇上。

“没事，谢谢，.....太后关心！”我有些不适应她突如其来的关心，从认识到现在，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她，而这样的她让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应对。

我们陷入一片令人窒息的静默中，两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锁在榻上的男子身上。

许久，太后又缓缓地开口，“这次辛苦你了！”

“不辛苦，太后，”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太后，问了一个自己一直很想问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喜欢我，那次落水以前你不喜欢我，落水以后你更不喜欢我，为什么？”

太后将视线从皇上的身上转到我的脸上，凝视了片刻：“那之前我是不喜欢你，之后却是怕你，因为你的存在，让我看到了皇上身为一国之君不应该产生的爱情，爱情对一个普通人来讲那是最灿烂辉煌的美丽，对一个君王来说却是最致命的毒药。我费尽心思就是担忧你们的爱情有一天会毁了彼此，但是.....”她没有再说下去，只是走近皇上，伸出手温柔地替皇上掖掖被子，如同这世上所有普通的母亲一样的慈爱。

“你也知道皇上是因为我才自杀的对吗？”我黯然泪下，虽然皇上的中毒的内情官员百姓不知晓，但是主掌后宫多年的太后是怎么也瞒不住的。

“他是个傻孩子，他只是在用这种手段留住你，而不是真的想自杀，如果真的想自杀他就不会选择能找到解药的‘七香草’，而是任何能当场致命的毒药。”

“可是他好自私，”我含着泪气愤地叫出声，“用这样的手段来留住我，真的自私透顶了。”

太后苦笑着，怜惜地望着皇上，“他是一个皇上，天底下任何东西只要他开口便能送到他面前，偏偏你能让他患得患失，虽然他拥有后宫三千粉黛，却不知情滋味，而唯一一个让他初尝爱情的你却要离他

而去，他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挽留。而你，”太后逼视着我，“你又何尝不自私，当着他的面告诉他，你要离开，硬生生地将他的心撕成两半。”

我愣住了，瞪大泪眼：“你是在劝我留下，与他同归于好？”

“不！”她摇摇头，“我希望你离开，等他醒来后你就离开，这段时间朝中大小事也离不开你，你还是得先留下一阵子。”

我有些糊涂了，这个女人一下子让我留下，一下子又让离开，更过分的是把我当成处理朝廷事务的工具。

太后继续说，“我希望你离开，但是最好悄悄地离开，而他只要知道你还在这个世上，他便不会放弃一丝希望来找寻你，而这样的他会好好地活着，就像当初我将你送出宫那样，他虽然会活得很痛苦但却很平静，身为一个皇上失去了自己最致命的爱情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很好的事。而你，”太后望着我，锐利的目光仿佛看到我的内心身处，“你是个占有欲很强而且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女子，所以皇后这个位置对你也只是一种煎熬，不是吗？”

这话让我的脸寒了下来，我冷哼着：“太后，您说了这么多，无非还是在劝我离开，上一次我就是那么听话才会让皇上躺在这里，你以为我还会再一次轻易被你说动吗？”

“这天下人都知道皇后你是最有主张的女子，哀家可没有说动你的本事！”太后嚯地站起身，沉着脸便离去，临出门突然又幽幽地丢下一句话：“你如果真心地爱他，就离开他！”

四周静悄悄的，我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任由眼泪肆无忌惮地流着，我摸着皇上的脸倾诉着：“皇上啊，你快点醒来吧，只有你醒了，我们才能共同守护我们的爱情，否则这爱情恐怕.....”

深冬的寒风刺骨，大雪纷纷扬扬，天地白茫茫的一片，让人的心情说不出得苍白。

御书房内，我怒气冲冲地对着地上垂头跪着的几个将士大声怒吼：“你们这群废物，朝廷白养你们这群人，寻找一朵千年白莲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却两手空空而归，.....”

几个将士苍白着脸大气不敢出，也说不清是因为害怕还是寒冷而瑟瑟发抖着，额头却挂着几滴冷汗。

整个御书房内回荡着我略显的尖锐的吼声，甚至伴随着一丝令人难受的撕裂。等我的声音终于停顿下来时，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递到我眼前，我接过去抬头，段清狂一张俊俏无比的脸上带着一丝阴郁，我苦笑，怎么自己就忘了段清狂正巧入宫来看我，在他面前这泼妇形象却被我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声音慢慢地平静了下来，恢复了平日的沉稳冷然，问地上跪着的人："寻找千年白莲的事究竟进展如何？"

一个将士颤抖着声音回答："回.....皇后，臣.....已经查知千年白莲的.....下落了！"

我眼前一亮："继续说！"

回话的将士紧张地添了添干裂的嘴唇，努力将声音平稳下来："'千年白莲'俗称'千年雪莲'，只有常年积雪的天山才有此莲花，而且千年开一次，下官已派不少人去天山，只是.....只是都是有去无回！"

我心一紧，慌忙问："他们是不是.....都死了？多少人？"

"是！"将士脸色黯然，点头，"少说有几百人！"

我捂住嘴使劲使自己没有失声叫出声来，却觉得自己的眼眶有些发涩，几百条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几百个人家在哀痛与绝望中度过这个漫长的冬天，冬天过完了他们心头的痛这辈子又怎么消散得去。我虽狠心却不是无情之人，即使我身处的位置永远能看见一条条生命消逝着，可是我真的无法令自己不难受。

窗外依旧是白茫茫的一片，我无言而毫无焦距地盯着窗外的某一处，心潮涌动，御书房内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开口打断我的思绪。

许久，我突然走到将士们的面前，咬咬牙轻轻地吐出："你们辛苦了.....把士兵们都撤回来吧！"

"啊！"将士们不约而同地抬头，不敢置信甚至是匪夷所思地盯着我。

正文五十六、

“啊！”将士们不约而同地抬头，不敢置信甚至是匪夷所思地盯着我。

“不许撤！”女人苍老而威严的声音。这时，太后带着几个宫女走了进来，这个妇人一身金光闪闪、雍容富贵，又恢复了往日高高在上的姿态，走到我的面前，目光扫到一旁的段清狂，透着阴森森的凌厉，“撤了士兵，皇上怎么办，还是皇后因为美男相伴，便想看着皇上就这样长睡不醒？”

“请太后说话自重！”我从来没有这么愤怒地把一个一个字咬牙切齿地吐出来，“我有本事让你解除软禁，也有本事让你再次被软禁！”

太后脸色僵硬，却不甘示弱，冷笑着：“那也得让皇后你说出一个让哀家心满意足的理由来！”

“我没有任何理由！但是我只知道一个道理，将士士兵们同皇上一样是一条条生命，他们失去生命的时候，他们的亲人依然也会痛不欲绝，这种悲痛绝对不比你还有我少！”我盯着皇后平静地说。

“他们的命怎么能同皇上比，皇上是人上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后你太多虑了！”太后轻蔑地扫着地上的将士，讥讽道。

“我主意已定，太后您就别多说了！”跟一个古人大谈人权，似乎是对牛弹琴，我也太天真了。

太后暴怒：“皇后，你别忘了皇上是因为你才.....”

“太后！”我厉声打断她的话，迷起眼，冷冷地说，“我自有主张找到解药，太后你回寝宫歇着！”

“你.....你最好给哀家找出解药，否则哀家有你好看的！哼！”太后甩着袖子，怒气冲冲地离开。

御书房又恢复了平静，可是刚才剑拔弩张的气氛仍是停留着，久久未散去。

看见我的脸色开始好转，一个将士瑟瑟地说：“皇后，臣们必当尽力寻找解药，请皇后不必为其事与太后.....不开心！”

我摆摆手，苦笑：“这不关你们的事，”望着跪在地上仍是紧张不已的将士，我的口气缓了下来，有些伤感，“你们让士兵们撤回来，回家好好与亲人团聚。还有对于牺牲的士兵，哀家会安排人将银子等送分别送到他们的家中。你们也是辛苦了，回家去见见亲人吧！”

“皇后！”几个将士感动不已，在地上重重地叩首着，声音微颤，“您能这样为士兵们着想，臣等已经是感激不已不敢有太多的奢望，臣等愿意为皇上皇后寻找解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哀家让你们撤兵！”我的声音又一次提高了。

“是！”将士们窒了窒，“但是皇上.....”

“传令全国各地，寻能者，能采摘千年白莲进献皇宫者，高官厚禄金银珠宝任选！哀家相信天下之大，总会有哀家能找到的人。”我在心里暗暗补充着，而且，这为荣华富贵而死的人，也不关我的事，死多少就死多少。

“谢皇后，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将士们领命欢欢喜喜地离去。

这时的雪开始变小了，我走到窗前，伸出双手，接住轻如羽毛的雪，雪落在我的手心，化了，又有一片落下，再化，再落.....

我的双手突然被抓进段清狂温暖的大手中，他迷人的眼睛责怪地瞪了我一眼，将我冰冷的手放在嘴边哈哈气，轻轻地细吻，温热的唇很快让我的手恢复了知觉。

我没有阻止他的动作，只是有些发愣地盯着他，他脸上温柔的表情竟让我想起范柳原那个呆子，然后又想起黑衣人，又想起黑衣人给我许下的承诺。我对着段清狂毫无意识地喃喃：“他是否找到了.....”

“谁！”段清狂停止了细吻，却仍握着我的手，疑惑地望着我。

“一个黑衣人，”我有些恍惚，声音有些迷离，“是他带我回宫的，他答应我，替我找到千年白莲！”

“你说什么？他替你找千年白莲！”段清狂的语气有一丝急迫，抓着我的手加了几分力道。

“是！”我回过神来，奇怪地望着他，“你认识他吗？他武功很好，去天山应该没有问题的！”

“该死！”段清狂咒骂一声，俊美的脸闪过一丝忧心，“武功再高，去天山也是九死一生！”

我僵硬了。

段清狂脸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放下我的手，转身便离去.....

正文五十七、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我的心在等待中煎熬着，在无助中等待着，在孤寂中等待着，等得花儿也皱了面，等得连那个 " 等 " 字都形销骨立了。

我撤走了自己寝宫周围的侍卫，每日每夜等待着有一天那个黑衣人大叔从天而降，等待着他与千年雪莲的出现，而缤纷的雪花总是伴着失望轻盈飘来，小心地划破天幕无声无息落入凡间。

站在寒冬的冷风中，漫天的雪花正纷纷扬扬地包裹着这座寒冷的皇宫，也包裹着日渐憔悴的我。

" 雪儿，你不会也想化成这雪花吧 ?" 八王爷出现在我的面前，低沉的声音笑语着，可是这笑意却没有蔓延到他的眼中，那双深邃的眼睛盛满了担忧。

" 你怎么来了 ?" 我抬头，想笑却眼中涌出泪水，几时我也变得如此脆弱，难道真的是等待将人的意志也磨损了。

一只温暖的大手轻轻地抹去我脸上的泪水，八五爷俯着头深深地凝视着我 :" 我来向太后问安 ,顺便来看看你，”应该是来看我顺便看看太后，可是这样的谎我也不愿戳破也不敢去戳破。

看见我不语，他怜爱地摸着我冰冷的脸，语气故作轻松 :" 听宫中人讲，你每日都守在寝宫外，伤刚好，不能再冻坏身体，你可不是真正的雪花 !"

我抬起泪眼，悲悲戚戚地看着面前的男人，幽幽地说 :" 王爷，答应我好好的管理朝政，还有把皇上唯一的孩子照顾好！ ”

八王爷浑身一颤，手在我的脸上僵硬住了，突然用力地将我拥入怀中，强壮的臂弯将我勒得喘不过气来 ," 雪儿，你不要吓我，皇上会醒来的，你要坚强 ...”

我无言地望着雪花纷纷扬扬，飘落在我们的身上，天地间雪白的一片 .

夜色一片漆黑，床上的我有些不安地辗转着，接连不断的噩梦让我昏睡了又醒来，醒来又昏睡 ..

" 皇后！皇后 !" 寝宫外太监尖细而激动万分的声音划破了这皇宫寂静的夜空，吓得我猛地从原上弹坐起来，余留的一身冷汗让我以为又

是一场噩梦。

刚想躺下，我寝宫的门硬生生地被撞开了，一个太监连滚带爬着进来，上气不接下气："皇后...千年雪莲...出现。。。在。。。”

没等他的话落下，我已经箭一般冲出了寝宫。

御书房内，许多人目瞪口呆地望着衣裳不整的我，然后又飞快地垂下头，一旁的宫女慌忙将披风给我加上，我却浑然不知，两眼痴狂地盯着段清狂手中的盒子。

那是千年雪莲，即使我从没有见过千年雪莲，可是静静地躺在盒子中的神圣而纯洁的莲花，白净得像雪，透明得像冰。此物只应天上有，可是却那么真实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不可置信，我欣喜若狂，我疯了一般又哭又笑地大叫出声："太医，太医，快，快传太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心急如焚地跺着脚，不安地跳望着被太医团团围住的龙榻，几次欲冲过去却又硬生生地刹住脚步。

好一会，一个老太医眉开眼笑地跪到我的面前："恭喜皇后，半个时辰后，皇上便能醒来！"

能醒来了，我脚一软，多日的疲倦与紧张似乎在这一刻终于松懈了下来，在我瘫在地上之前，一双有力的大手将我扶起来，我抬头，对上段清狂一张俊美依旧却略显疲倦的脸。

"谢谢你帮我找到解药！"我突然内疚地发觉自己刚才只顾着皇上，竟然忘了给恩人道谢，而这时候竟不知道该说 些什么好。

段清狂放开我，语气有些沉重："不是我找到的，是他，我只是在山下找到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将千年雪莲找到了，但是他身上的伤。。。”

段清狂声音止住了，我却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呆愣地问："他，他是谁？"

没有得到回答，段清狂一向明亮的眸光有些阴合，像黑洞那样深沉。

我突然想起什么，猛然冲向自己寝宫，如果我没有记错，在我冲出寝富的那刻撞到的一个浑身漆黑的人便是他。

我的脚步在自己的寝宫外停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背着我木立的黑衣人，黑衣人面对着我的寝宫不知道在想什么，孤绝冰冷而令

人发寒的气息在他周围无形中扩散开来 , 可是这样的气息却让我莫名其妙地觉得很温心。

昕见我的脚步 , 黑衣人缓缓地转过身来 , 在看见我的瞬间 , 微微一愣。

" 大叔 !" 我激动地冲过去抓住他的手 , 泪眼朦胧 , 他那宽大的黑袍让我看不见他是胖是瘦 , 可是他黑布上那双深陷进去的眼睛却让我感觉到他明显的憔悴。

" 你怎么来了 , 皇上醒了没 ?" 他不着痕迹地挣脱我的手 , 依然用没有任何感情的声音问我。

我却没有回答 , 只是愣愣地盯着他的双手 , 那双手遍布了伤痕 , 如果我没记错那双手曾经比我的手还光滑 , 我突然想起段清狂的话“ 武功再高 , 去天山也是九死一生 !", 难道 ...

思及这里 , 我猛然抓起黑衣人的手将他的袖子撩起 , 只见白?的手臂上 , 无数条又深又宽的伤口宛若丑陋的蚯蚓在蠕动着，说不出有多吓人。黑衣人冷漠地扫了我一眼 , 想将我推开 , 我却将他抓得更紧 , 最后干脆抱着他的手臂纵声大哭 ,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大叔，为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呜 ...”

黑衣人有些狼狈地挣开我的手 , 声音有一丝慌乱 :" 这是老夫与呆子之间的约定 , 你不用放在心上 , 快回去 !"

" 大叔 ...呜 ...这世上大叔 ...对我最好了 !" 我哭得更厉害了 , 语无伦次 , 仿佛一个找到了回家的路的孩子一般 c

" 你 ...你先别哭 ...

黑衣人无奈地任由我哭个够 , 一块衣袖很快被我的眼泪浸泡了。

这时 , 一个太监慌慌张张地冲了过来 , 看见黑衣人先是尖叫了一声 , 被我瞪了一眼 , 才抖着声音飞快地报告 :

“皇后，皇上醒了！ ”

" 醒了 !" 我兴奋地蹦起来 , 眼泪也顾不得擦干 , 转身便跑 , 边跑边回头冲着黑衣人叫喊 ," 大叔 , 等我回来 , 等等我。。。”

正文五十八、

阳光暖暖的照射着大地 , 可是这样的温暖却走不进御书房内。

御书房的地上跪着一排脸色苍白、瑟瑟发抖的彻医 , 我在龙榻前转了几圈 , 转过头又冲着地上的人恕吼 :" 你们这群废物 , 再治不好 皇上的眼睛 , 统统拿你们喂狗 ...

" 爱妃 , 别动怒 !" 皇上起身摸索着走过来 , 我慌忙冲过去 , 他准确无误地将我搂入怀中。

" 你才不要乱动呢 !" 我填怪 , 转身沉着声对地上的御医说 ," 下去 !"

御医们旁惶恐慌即谢后陆续退下 , 只有一个御医仍旧跪在那里 , 我不禁有些好奇 , 问 :" 你还有什么事 ?"

御医的讷讷出声 :" 臣有一法可以清除皇上身上的余毒 , 只是 ..."

" 说 !" 我急切地叫出声 , 却没有注意到抱着我的皇上身体一僵。

" 只有寻一处至冷至热、至阴至阳的地方 , 运功为皇上驱毒 , 方可让皇上恢复视力。 "

" 这真的可以 !"

" 臣有九成的把握 , 只是这种地方和能为皇上运功的人不好找 !"

我开心地反抱着皇上 , 欣喜若狂地大叫 :" 皇上 , 听到没有 , 你的眼睛有救了 !" 皇上脸上却没有丝毫笑意 , 只是更加用力地抱住我

一连几天 , 我全心全意地派人寻找能清毒的合适地方与人选 , 可是总是不甚满意 , 于是想起黑衣人与段清狂来 , 只是我却不好意思向 他们寻求帮助 , 那个皇上苏醒的晚上 , 我太过开心而忘了与黑衣人约好再见面的事 , 等记起来时已经是第二天 , 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 黑衣人 , 就连段清狂也没再见过。现在再寻求他们的帮助 , 会不会太唐突了点 , 只是为了皇上我也顾不了太多。

夜静悄悄的 , 我睁开眼睛 , 看了一眼熟睡的皇上 , 小心翼翼掰开他抱着我身体的手 , 轻轻下床 , 蹑手蹑脚走出寝宫。

走到空无一人的地方 , 我拿出那根黑衣人给我的竹子 , 用力一吹 , 竹子发出怪异的声音 , 一柱香时间 , 黑衣人从天而降。

" 什么事 ?" 寒夜中黑衣人毫无情绪的声音显得更加冰冷阴寒。

我忍不住窒了窒 , 声音细若蚊音 :" 那晚对不起 , 我太开心了所以忘了去找你 ..." 看见黑衣人依旧是无动于衷地木立在那里 , 我鼓 起勇

气又说 ," 我想问问大叔 , 能否找到至冷至热、至阴至阳的地方 , 为皇上清除余毒 !"

黑衣人低头想了片刻 , 淡淡地点头 :" 有 !"

" 真的 !" 我兴奋地跳到他身旁 , 拖住他的袖子 ," 大叔 , 求求你 , 带皇上去那个地方运功清毒 , 好不好 ?"

黑衣人又是淡淡地点点头。

" 太好了 !" 我欣喜若狂得差点抱着他转上一圈。

黑衣人深沉的黑眸闪过一抹我不了解的情绪 , 突然又定定地盯着我的背后 , 我的身后 , 皇上由一个太监搀扶着仓促地向我们走来。

" 皇上 ,

" 我飞奔过去 , 双手紧紧抱住皇上 , 狂喜地大叫 ," 大叔答应我给你运功清毒 , 大叔 , 就是那个找到千年雪莲的人噢 , 他好

厉害的 ...

,,

我叽里呱啦说了一堆 , 才发现皇上的脸色有点不对劲 , 惨白得吓人 , 我紧张了 , 上上下下地检查 :" 皇上 , 你哪里不舒服 ?"

皇上却将我的手收入怀中 , 没有聚焦的眼睛盯着我一字一句地吐出 :" 朕不答应清毒 !"

我错愕地呆愣住了 , 看看皇上 , 又看看黑衣人 , 黑衣人却淡淡地将目光挑开 ," 为什么 ?" 半天我才找到自己的声音。

" 因为 ," 皇上的手突然大剌剌地抚上我的胸口 , 声音低柔 ," 为了朕皇后曾经受过那么重的伤 , 朕也愿意为皇后瞎掉自己的眼睛 !

,,

这是什么是理由 , 我死死地盯着皇上 , 那张俊脸上闪过一丝舒心的笑意 , 我的心慢慢地寒了下来 , 难道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将我锁在他 的身边。我飞快跳离皇上的怀抱冷冷地又问了一遍 :" 你愿不愿意治眼睛 ?"

" 只要皇后在身边 , 朕就算瞎了也无所谓 !" 深情而笃定的回答。

" 啪 !" 一个清脆的巴掌声在寂静的皇宫内显得格外得刺耳 ,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 黑衣人愣了愣 , 太监的眼珠差点掉了出来 , 皇上捂 着红

了半边的脸半天回不过神来 , 在场唯一一个冷静的人便是我。我冷冷地盯着皇上 , 声音寒 冷:" 皇上 , 如果你想用这种手段来将我留 在你的身边 , 那么 , 我鄙视你 , 这就是你自私的爱情 , 就算你瞎一辈子 , 你也休想留住我 !"

说完 , 我毫不犹豫转身就走 , 一阵寒风迎面而来 , 刺骨得寒冷。

寝宫内 , 倚着窗我有些发愣而无意识地盯着在海黑的夜风中乱晃的树枝。突然 , 一攻大手轻轻地将我带入宽厚而温暖的怀抱 , 我没有回头。

一个带着磁性声音贴在我的耳边温柔地轻语 :" 朕都听爱妃的话 , 爱妃就不要生朕的气了 !"

每次都这样 , 我心里咕哝着 , 心里的怨气却烟飞云散了 , 嘴上却不肯软下来 :" 自私鬼 !"

" 朕是自私鬼 !" 叹息般的声音让我忍不住一愣 , 回过头来 , 看见皇上的眉头忧郁地轻皱着 ," 朕以为只要自己瞎了就能永远将你留 在身边 , 却没有意识自己的自私伤害着你 !"

皇上说着俯下脸 , 在我软滑的唇上轻轻印上他的唇 , 我忍不住将两条藕臂缠上他的颈项 , 热情的响应他 , 于是 , 吮吻迅速加深 , 呼吸 逐渐沉重迫切起来。

好不容易结束这个吻 , 皇上低嘎沙哑的声音喃喃地响起 :" 朕宁愿皇后是以前那个胆小如鼠的女人 ,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光影照人 , 朕 就可以永远将她藏起来 , 不用这么患得患失了。 "

我哑然失笑 :" 那样的皇后 , 你会喜欢吗 ?"

他想了想也忍不住笑了 , 诚实地回答 :" 不会 !"

" 那现在这个呢 ?"

" 喜欢 ! 很喜欢 !"

他搂着我躺下 , 深情地吻着我的脸颊 , 酥酥麻麻的感觉很舒服 , 这吻很快便滚烫开来。

" 皇上 ,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 , 你会死吗 ?" 我享受着他的吻 , 无意识地问。

他浑身一颤 , 修长健硕的身躯便压了上来 , 脸色有一丝惧章却很坚定地说 :" 朕不会让你离开 , 朕也不会死去。朕死了 , 你会痛苦 ;

朕瞎了 , 你也会痛苦 , 朕永远不会让你痛苦。 "

我感动地抱着他脖颈 , 喃喃 :" 你这个傻瓜 , 总算是懂得怎么爱我了 !"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腼意 , 小声说 :" 刚才那个大叔走的时候 , 对朕说 , 朕瞎了 , 最痛苦的是你 ," 顿了顿又说 ," 就像朕知道爱妃受 伤的时候 , 朕也是心如刀割。 ,,

" 大叔一定拥有过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 "

" 朕不管其他人 , 朕只知道联与爱妃拥有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 ..."

温柔的声音消失在唇齿中 , 烛光摇晃 , 越来越急的喘息声 , 给温暖的寝宫增上炙热高温。

正文五十九、

几天后 , 黑衣人把我与皇上从宫中带了出来 , 带到一座山中。站在山下仰望 , 如同利剑直插云天 , 当黑衣人将我们带上绝顶时 , 环顾四周 , 如同立身在雷汉中 , 让人心中凛然而恐 , 高高在上 , 脱离了人寰。

最令我惊讶的莫过于在这里看见了段清狂 , 一袭自衣如雪 , 丝巾自带 , 柔柔的长发在寒风中飞扬 , 完美而无可挑剔的俊脸上挂着一丝 懒散的笑意 , 俊美卓绝 , 飘然如仙。即使我看了无数遍这张面孔 , 可他的俊美却每次都令我心悸目眩 , 我暗衬 , 幸亏皇上没见过段清狂 , 否则这醋可就即大了。

" 段清狂 , 你怎么在这里啊 ? 难道大叔是你的父亲啊 ?" 我冲着段清狂开心地大呼小叫 , 能在这里见到他 , 我的心情变得异常愉悦。

段清狂古怪地看了我与黑衣人一眼 , 不吭声。

皇上在听到段清狂的名字时 , 却慌忙将我藏在身后 ," 盯 " 着段清狂 , 怒气冲冲地责问 :" 你就是将肤的爱妃两次掳走的人 ?"

" 应该说是从王爷和慕容山庄将她救出来 !" 段请狂闲闲瞥了他一眼 , 目光又锁在我与黑衣人的身上。

" 肤说你是掳走便是掳走 !"

" 我说救就是救 !"

我实在听不下去他们关于掳走或救的辩论 , 无奈地摇摇头 , 拖着黑衣人便钻入旁边的洞中。进了洞内才发现这里温暖如春 , 起卧的物 品

应有尽有，而洞的深处又有一个小洞，我好奇地钻进去，片刻就惨叫着冲出来，吓得那三个人仓皇地冲过来。

"我没事！"我慌忙奔过去搀扶住跌跌撞撞摸索过来的皇上，又向那两个人努努嘴，道，"那个小洞还真的是至冷至热，只是人的身体怎么能受得了！"刚才进去片刻，我一会儿被冻成了冰棍，一会儿又被炜成了红猪，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地方，只是这样的地方皇上与黑

衣人是否受得了。

触到我疑惑的目光，黑衣人淡然地对我说："运功的时候，我们都感受不到洞内的温度！"

闻言，我大大地舒了口气，一旁的皇上含笑着捧起我的手放在嘴边轻吻了下，笑道："爱妃，你就会替联瞎操心！"

黑衣人的目光淡淡地移开，段清狂却是又妒又恨地瞪着皇上。

我们山洞的生活正式拉开了，为了避免干扰所以没带任何人过来服侍，所有事情都是我们亲劳亲为。白天大多的时间，黑衣人都带着皇上进小洞内运功清毒，我与段清狂在外头抓鱼采野果做饭。

在我做饭的第一天，所有的人看到香喷喷的饭菜时全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简直像见到鬼一样。

"爱妃，这真的是你做的？"皇上惊呼着，不敢置信地将饭菜放在鼻子边闻了又闻，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是啊，全都是我亲手蚀的！"我得意洋洋地笑着，除开这古代的火炉我不会用之外，其他的可都是我做的，我至今都想不通怎么在慕容山庄的时候自己怎么就忘了做这些家务活，归结起来应该是自己的潜意识里特意将这些给忘了。

"可是，你怎么会做这些呢，你从小不都是娇生惯养的小姐吗？"段清狂皱着好看的眉毛，目不转睛地盯着碗中的饭，似乎想研究出什么来。一向与段清狂不对盘的皇上也赞同地冲着我点头。

娇生惯养的小姐吗，我苦笑着，在父母离婚入住外公家的那年，八岁的我便揽下了所有的家务辜，手上磨出的茧子直到我进入公司后还是消逝不掉，似乎无时无刻在提醒着自己所付出的辛苦。

我用力甩甩头，似乎想将以往的一切都忘掉，笑嘻嘻地大叫着，"天生的！我可是天底下最冰雪聪明的女人！"

闻言 , 段清狂与皇上不约而同地摇头苦笑 , 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 好吃吗 ?" 我望向另一旁一直沉默不语的黑衣人 , 含笑间。

黑衣人没有回答 , 只是埋着头扒饭 , 一会饭碗便见底了 , 我会心一笑接过他手中的空碗又添了一碗饭。

我一边扒着饭一边好奇地打量着黑衣人 , 他真的太神秘了 , 连吃饭时脸上还蒙着黑布 , 也不知道难不难受。我实在忍不住开了口 :" 大叔 , 你可不可以把脸上的黑布摘下来啊 , 这样吃饭好辛苦的 ?"

一阵静默 , 段语狂与皇上都错愕地放下碗 , 段清狂嘴角啃着一丝玩味的笑意 , 黑亮的明眸来回在我与黑衣人的身上扫来扫去 , 皇上歪 着头竖起耳朵。

黑衣人也放下碗 , 看都没看我一眼 , 冷冷地开口 :" 老夫的面容奇丑无比 , 男的看了必须自挖双目 , 女的看了必须嫁给老夫为妻 , 老 夫劝皇后还是不看为好 !"?

有一片惊人的静默 , 两秒钟后 , 我猛然爆笑出来 , 边笑边说 :" 你的台词太老套了 ...跟小说写的 ...一样 ...

,,

" 你是在嘲笑老夫吗 ?" 黑衣人有些恼羞成怒 , 至少他的声音听起来是有点。

" 爱妃 , 你少说两句 !" 皇上担忧地捂住我的嘴 , 一边慌位冲着黑衣人道歉 ," 前辈 , 您别怪她 , 她是无心的。 "

我无所谓地将皇上的手拉下 , 虽然与黑衣人相处不久 , 我却能感觉得到他对我的善意 , 也自信他不会伤害我 , 不过毕竟他是我们的恩 人 , 我也不能太过份了 , 我笑着道歉 :" 大叔 , 您别生气 , 我没有嘲笑您 !"

黑衣人一声不吭拿起碗继续执饭 , 段清狂无趣地玲哼了声 , 只有皇上在我的手心里轻打了一下 , 笑骂 :" 就你最调皮 !"

洞外的天气依然是冷得彻骨 , 可是洞内却四季如春 , 而且这个洞东拐西拐迂曲延伸成一个狭长的地道 , 这四面都是山石的地道也没有什么可探险的，我兴趣缺缺。唯一让我感兴趣的便是洞内的天然温泉，砌着条石，热气阵阵，雾霭缭绕，没事我就领着段清狂跑来这边溜达。

坐在渴泉旁的条石上 , 我垂着双脚轻拍着跳跃的泉水 , 手托着腮眯着眼 , 望着身旁惬意地躺着闭目养神的段清狂 ," 喂 , 段请狂 , 大 叔究竟是谁 , 是不是你们魔敦的人 , 说不定就是那个神秘的‘血手 ', 对不对 ?" 。

段清狂眼睛都不睁一下 ," 小姐 , 你的这个问题已经问了第六遍了 !"

" 可你是第六遍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 我气恼地重重地捶打他 , 他却转过身不理我 , 我无趣地自言自语 ," 不过 , 他应该不是‘ 血手 ', 他武功虽好 , 但是人也很好 , 听说那个‘血手 ' 可是杀人不眨眼的 , 连妇蔚幼子都不放过 , 所以论证可知大叔不是‘血手 ', 但 是大叔究竟是谁呢 ?"

" 我倒有个办法知道他是不是‘血手 ', 你去将他的蒙面拉下 , 看他朵不杀你就知道是不是 !" 段清狂突然坐起身 , 咧开嘴 , 似笑非笑 对我说。

" 你想害死我啊 !" 我气结 , 想起黑衣人那阴森森的眼睛不禁打了个寒颤 , 恼搭地低身用手百起一把水就往段清狂身上截。

" 喂 ! 雪儿 !" 惊得段清狂跳起来大叫。

我却玩上痛了 , 开始拼命向他泼水 , 像落汤鸡的段清狂不但俊美依旧而且还有一种出水芙蓉的迷人。

" 你 ! 好啊 !" 段清狂突然跳下水来 , 一把将我拉下水。

“唔！”我闷呼一声，人便跌坐在水中，全身湿透了，闹得我站起身大叫：“该死，我全湿了！”

半天却没有等到段清狂的回应，我抹了把脸上的水珠，好奇地望向他，却只看见他的表情有着说不出的奇异，而眼神如两团烈火在烧，看起来是那么地激狂,热烈,我顺着他的视线往自己身上瞄,才发现自己的衣服湿透后,丝料贴身处肌肤若隐若现,曲线毕露.我脸

一热双手抱胸慌慌张张就想爬出温泉 , 一双大手却从身后将我紧紧地抱住。

" 放手 ! 段清狂 !" 被迫贴着他温热的躯体 , 我不禁又惊又慌 , 挣扎着叫唤。

" 如果 ," 男人低嘎而沉闷的声音轻轻地在我耳边响起 ," 我也像他一样为你吃下毒药 , 像他一样瞎了眼 , 你会不会也这样地照顾我?"

我全身一僵, 放弃了挣扎 , 慢慢地回过身 , 向那张健美卓绝狠狠地甩了一巴掌 , 咬牙切齿地喊出声 :" 我会恨你一辈子 !"

正文六十、

随着巴掌声响起 , 我的泪水却如断线的珍珠慢慢地接落下来 , 为什么这些男人总习惯用爱情与内疚来将我锁在身边 , 却不知道这样爱 情的表达方式只会让我心痛。段清狂呆愣地凝视着我 , 一双明眸问过痛楚、辛酸、幸福 ...所有复杂的感情全汇织在其中 , 他突然更加用 力地抱住我的躯体 , 用唇吻去我脸上的泪。

" 放开我 ! 我是皇后 !" 我怒吼着 , 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

段清狂放开我 , 痛苦地望了我一眼 , 走出温泉转身便离开。我无力地跌坐在条石上 , 心中一团乱。

一个无月的夜晚 , 繁星满天。洞外黑撞撞的一片 , 洞内的石壁上挂着四颗拳头般大小的夜明珠 , 散发着耀眼的银光使整个山洞亮如白 昼 .

我在小洞的门口不安地踱过来又踱回去 , 这皇上与黑衣人今天一早进去小洞内便没出来过 , 害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 雪儿 , 你安静些 , 晃得我头都晕了 !" 段清狂倚着石壁 , 悠闲地斜眼着我。

我跑到他身边 , 有些紧张地问 :" 段清狂 , 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事啊 , 我们进去看看吧 !"

段请狂情阳散漫地笑着 ," 只要你进去 , 他们立刻就出事 !"

" 你 !" 我气结 , 这家伙从来没有吐过一句好话。

【推荐此帖给好友】

主题：Re:Re:［转贴］★★★皇后重生★★★?

preorder [preorder@sohu] 发表于2006-06-20 11:53:04 [回复] [发留言] [送礼物] [投诉此帖] [ ]

" 出来了 !" 没等我骂出口 , 段清狂努努嘴向我示意身后 , 同时 , 洞门开关的声音响起。

我回头 , 只见皇上直直地向我走来 , 准确无误地向我走来 , 身后跟着略带疲倦的黑衣人。

我张目结舌，我不敢置信，我捂住差点失声叫出的嘴，直到皇上温暖的大手怜爱地轻抚我的头，我才找到了自己激动万分的声音：皇上，你...你看见了！

皇上嘴角带着一丝宠固的做笑，柔声说："朕能够看见了，只是眼前的东西很模糊！"

"可是你看见了，看见了！"我靠在他的肩上，喜极而泣，心中一块石头此刻放下了。

"对不起，都是朕的错，让爱妃为朕担心了，朕该死！"皇上将我拥入怀中，内疚而怜惜，用唇吻去我脸上的泪。

不知道什么时候，黑衣人与段清狂已经离去，只留下我与皇上在洞内耳鬓厮磨，皇上边吻着我边轻喃着："这是爱妃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朕要把眼睛治好，只有治好了朕才能看到朕最心爱的皇后...

"嗯！"我闭着眼睛，舒心地感受着男人浓浓的爱意。

而在甜蜜中享受的我们却听不到洞外的一席对话：

"看见自己心爱的女人躺在别的男人怀里，你会是什么感受？"

""

"是不是和我一样心如刀割，可是你却要选择这种方式来爱她！"

""

"你还是不肯告诉她你是谁，你不说我来替你说！"

"你只要说出一个字，我就废了你！"

日子一天比一天开心，皇上眼睛好转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黑衣人说只要再花上一段时间皇上的眼睛便可以痊愈了，这话让我开心地拄着黑衣人转了一圈，看得段清狂下巴都垮了下来。

山林中冬天早已经匿迹，春天悄然无息地来临，万象回春，鲜花斗艳、蜂蝶扰攘，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地滋生繁殖着，蕴含生机的气息在空气中慢慢地蒸腾着。

趁着黑衣人与皇上又进去小洞的时刻，段清狂领着我在山林中悠然地逛着，一路上野花缤纷、青草新嫩，大自然丰厚的馈赠让我心旷神怡。

" 樱桃 , 樱桃 !" 我拉扯着段请狂兴奋地又蹦又跳 , 前面是几颗已经结果的樱桃树 , 满树的樱桃鲜红欲滴 , 叫人垂诞三尺。

我乐得忘乎所以 , 走上前去采搞起来 , 一边捕一边往嘴里送 :" 啊 ! 好吃啊好吃 !"

段清狂宠腻地望着我 , 迷人的明眸洋溢着浓浓的笑意 :" 慢点吃 , 还有很多 !"

樱桃将我的两个腮帮子挤得鼓鼓的 , 我还来不及吞进肚里 , 手里的又塞进了嘴里 , 树上的很快又到了手里 , 一不下心呛得我又翻眼又 抹脖子。

段请狂又好气又好笑 , 慌 ' 贮给我捶背 , 半天我才 顺过气来。

我吐了口气 , 将手中的几颗樱桃塞进段清狂的嘴里 , 他张口 , 含下几颗樱桃又飞快地轻咬我来不及缩回去的手指。

" 喂 !" 我收回手 , 不满地瞪他一眼。

" 哈哈 ," 他轻笑出声 , 突然伸出手牵住我 , 边走边说 ," 雪儿 , 如果我们两人一辈子生活在这里 , 一定很幸福的 !"

一辈子 , 好漫长啊 , 而我的下半生真的是在那个像个大鸟笼一样的皇宫中度过吗 , 我有些微怔失神。

山洞内 , 我抱着一堆新采的野花开心地向黑衣人与皇上跑去 , 段清狂不紧不慢地跟在我身后 , 双手抓着满满的樱桃 , 俊美的脸上带着 一丝无奈的苦笑。

" 扑 !" 鲜花蔽目之下 , 一个台阶让我四肢大张地摔在地上 , 手中的鲜花抛起来 , 花瓣乱飞 , 一时间 , 我满身满头满面都是花 , 连出气 的鼻孔也被一朵花儿堵着 , 狼狈极了。

跟在身后的段清狂慌得把手中的樱桃一扔就冲过来 , 可是一看我的情形就哈哈大笑起来 , 皇上走近一看也放声大笑 , 就连黑衣人也闷笑出声。

" 抉我起来 !" 我没好气地冲着笑得东倒西歪的两个男人大吼 , 段清狂与皇上憋着笑一左一右将我扶起来。

我在遍地狼藉的鲜花中挑出几朵尚完整的鲜花 , 越过皇上与段清狂向黑衣人走去。

" 大叔 , 这是我送给你的 !" 我将花递到黑衣人的手中。

他微微一愣，伸手接过鲜花，盯着手中的花朵，幽深的眸子闪过一丝我不明了的复杂的情绪。

" 大叔，谢谢你这样帮我 !" 我真诚地说。

" 老夫没有帮任何人 !"

黑衣人怜冷地丢下一旬，站起身便离去，手中依然紧捏着我的鲜花。

夜已经深了，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再看身边的皇上已经睡熟了，呼吸声平稳而均匀。我有些失神地盯着他俊朗的脸看着，心里有一 种莫名的烦躁，索性起身走向洞外。

走到洞口，竟然意外地看见黑衣人背对着我木然而立，呼呼的山风掀动了他的黑色衣衫飘飘欲飞，黑发拂动。

" 大叔 !" 我轻唤着，走向他。

听到我的叫声，他慌忙将手中的东西塞进衣袖内，动作迅速得令我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

我疑惑地问 :" 大叔，你怎么还没有休息 ?"

" 这话应该是老夫来问你 !" 冷泳协的声音。

我毫不介意地靠近他，迎着有些寒得刺骨的山风，俯视着山下稀稀疏疏若隐若现的灯火，闷闷地说 :" 我睡不着，大叔我们聊聊天吧

,,,

黑衣人不吭声却也没有离去。

" 听段清狂说 ," 我指着山下，自顾说着 ," 今晚山下在过节，很多人都带着假面具游玩，谁都猜不出对方是谁，呵呵，很有趣 !"

" 你想去玩 ?" 黑衣人淡淡地扫了我一眼，问道。

" 想啊，我从来没有玩过 !" 我托着腮，出神地盯着远方。

黑衣人突然转身便进洞里，片刻，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之前又出现在我面前，他的脸上黑布不见了，脸上带着一个仿造关公的面具，他 将手中一个面具递给愕然吃惊的我，道 :" 我们下山去 !"

" 大叔，你真好 !" 我心花怒放，欢跃雀跳。

黑衣人又是一声不吭，一只手揽住我的腰，展开轻功，朝山下奔去。

山下的集市中，人山人海，灯火眩目，几乎人人的脸上都带着一副面具，或狰狞或恐怖或有趣，热闹非凡。

我目不暇接地盯着街道两旁各式各样的灯笼，还有不时迎面而来的生动有趣的面具，人来人往，我一不小心便被挤得跌到一边去，一 只大手及时而有力地将我牵住。

" 大叔 !" 我低声唤着。

走在前面的黑衣人却没有回头沉默不语地牵着我继续走。

正文六十一、

我有些失神呆愣地盯着两只交织握着的手，仿佛这世界的一切都在这里停止了，我看不见身边的人群也听不到身边的杂音，我的世界似乎

只剩下这么两只交织在一起的手。

我的手被皇上、被慕容勿离、被八王爷、被段请狂牵过无数次，可是却没有此刻让我如此恍惚。恍惚之中，似乎又回到很多年前的现代

，父亲牵着年幼的我在游乐园带玩着，惊公主般漂亮的我开心地蹦蹦跳跳，父亲的手暖暖的，很大很大，紧紧地抓着我的小手，父亲的笑是那么亲切，而旁边的母亲笑得那么满足。

望着黑衣人宽大的背影，循着他坚定的步伐，我心中升起一股安心的感觉，这种安适而宁静的感觉，自父亲离开我们母女后，我再也没 有感受过。

走到人群稀疏的地方，黑衣人放开我的手，我心里一阵失落，忍不住又去抓他的手，这一松一抓，有样东西从他的袖子中滑落，我一看

，竟然是我送给他的那几束鲜花，只是已经开始枯萎了，我心里涌出难言的滋味，原来刚才在洞口他看的便是我送他的鲜花，而他是那么在意我送的东西。

黑衣人仓皇地捡起地上花，重新塞进袖子里，避开我的眼光，声音里有一丝慌乱 :" 我们回去 !"

" 大叔 !" 下一秒，我做了一个连自己的吃惊的动作，双手从他身后紧紧地环住他。

他全身一僵 , 我也一愣 , 来来往往的人看见这一幕都停下来指指点点。黑衣人突然转身揽住我的腰 , 展开轻功 , 朝山林中奔去。

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林中 , 黑衣人停下脚步 , 我奇异地抬头看他 , 却什么都看不见 , 只感觉到他拉开脸上的面具 , 然后迅速地 , 他俯下头 , 寻觅到我的后 , 灼热的嘴唇压在我润湿的唇上 , 不断辗转吸吮 , 他的温舌滑入我的口中 , 与我的舌头纠缠交织。

一阵晕眩、迷乱和心慌疯狂的席卷了我 , 灵魂如同脱离肉体 , 轻飘飘的浮在缥缈的幻境 , 紧紧的贴着面前的男人 , 攻手死命的攀住他

, 像溺水者攀住救命浮木似的。良久 , 我软倒在他的怀中 , 他环抱着我 , 暖暖的 , 甚至皇上 , 都不曾给我这么温暖安心的感觉 , 可现在却如此奇异而突然地袭来。

随后 , 黑衣人将我送到洞口 , 放开我 , 带着面具的脸看不出任何的表情 , 语气淡淡地说了一句 :" 对不起 !"

在他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 , 我委屈的泪水莫名其妙地接落出来 , 抬手摸摸自己的唇 , 上面还残存着他的温度 , 什么时候我竟然也有了少女的心怀 , 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吻而掉泪。

" 爱妃 , 爱妃 , 你在哪里 ?" 皇上焦虑而仓皇的声音由远而近。

我慌忧抹干眼泪 ,冲了进去。

春天中午的阳光暖暖的 , 我机械地打理着午饭。

两天了 , 我微锁着眉头 , 托着腮呆愣地望着一蹿一蹿的炉火 , 这两天来 , 我明显地感觉到黑衣人在躲着我 , 除了一起吃饭外 , 他就不 曾出现在我面前。

那个夜晚 , 那个吻 , 那么深刻地刻入我的心中 , 以为睡一觉便可以忘 , 可至今仍是历历在目。如果说对八王爷的心动只是因为感动 , 对段清狂的心动是因为爱美之心 , 对慕容勿离的心动是因为虚荣心 , 那么对黑衣人的心动又是为什么呢。

" 是恋父情结 !" 我拍拍自己的大腿 , 喃喃着 , 又自言自语低声咒骂自己 ," 我水性杨花、我不知廉耻、我花心、我下贱 , 我爱的人是 皇上 , 只爱皇上 , 我怎么可能喜欢一个大我那么多的大叔呢 ...

可是心里怎么那么烦躁啊 , 我气恼地甩手 , 这一甩便甩到旁边的柴木上 ," 痛 !" 我吃痛得蹦得老高 , 一看一根刺竟然毫不留情地扎 进我柔

嫩的手指里。

突然 , 面前一股疾速的风 ,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 , 自己受伤的手竟被紧紧地抓在一双大手里 ," 该死 !" 严厉的声音在我的头上响起。

我抬头 , 只看见黑衣人聚精会神地盯着我的手 , 一双剑眉紧凄在一起 , 紧跟着我手指一阵痒痛 , 那根刺竟被拔了出来 , 黑衣人从怀中 掏出一瓶药水小心翼翼地给我的手指涂上 , 一系列动作完毕后 , 他才放下我的手。

黑衣人对上我的目光 , 四日相对 , 竟都有些呆愣。他的眼神幽暗而深邃 , 仿佛有种强大的电力 , 我呼吸一窒 , 心突然跳得很厉害 , 我 感到眼前的一切仿佛都消失、地面崩塌 , 只剩他的眼神缠绕着我 , 将我逼得喘不过气 ,

" 爱妃 , 你怎么了 , 肤听到你的叫声了 ?" 皇上急切的声音及时地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气氛。

我含笑迎上去 :" 没事 , 只是手指不小心被扎了一下 !"

" 让朕看看 !" 皇上搂住我 , 怜惜地将我的手放在嘴边一边看一边细细地吻着。

我回头 , 黑衣人的身影已经消失 , 只留一瓶药水仍旧静静地躺在炉坑上 , 我的心不知不觉涌出一股难言的滋味。我踮起脚 , 吻上皇上 的唇 , 彼此缠绵地吸吮 , 或许这样才能消除我心里头的不安与慌乱。

山中的用品所剩无几 , 段清狂打算下山去采购 , 经不住我的软磨硬缠 , 三个男人终于答应让我下山 , 只是得易容 .

于是我易了一个以前与范柳原在一起时所易的相貌 , 一套男装 , 然后配上曾经让范柳原想笑又不敢笑的一小缕胡子 , 我说话的时候胡 子便很合作地一抖一抖。我的样子让皇上与段清狂笑得东倒西歪 , 我偷偷瞟了一眼黑衣人 , 他幽深的眸子里也飞快地闪过一抹笑意 , 然后

换上一抹沉思。

看见段清狂正在烦恼着不知道易什么容 , 我眼珠一转 , 笑嘻嘻地靠近他 :" 你就化女装好了 , 肯定是仙女下凡 ! 不过肯定有很多人这 样 ," 我故意挂上一丝淫笑 , 贴近段清狂 , 轻他地勾起他的下巴 ," 小娘子 , 我们去快活快活 !"

段清狂哭笑不得，气恼地扫掉我的手："我七尺男儿身，让我扮女装我还不如死了！"

皇上又好气又好笑地将我拖到自己的怀里，惩罚似地在我的脸上轻咬了一口，笑骂："竟敢调戏其他的男人，太不把朕放在眼中了！"又抬起头望着段清狂，笑道，"不过朕倒是赞同爱妃的建议，你扮女装肯定适合！"

"好啊，扮女装，遭非礼的时候，本少爷保护你！"我兴奋地跳起来大叫，段清狂一张俊脸布满了黑线。

不过，最终段清狂还是死都不愿扮女装，只随便易装成一个普通的柴夫便带着我下山。

山下，白天的市集比夜晚更加热闹非凡，人来人往，叫卖声四起。

"我们过去那边买东西。"段清狂扯扯我的手，指着街道的另一边。

"不要拉呀，两个男人在街上拉拉扯扯像什么话！"我赶忙拍掉他的手，环顾四周发现没人注意到我们的动作，我安下心来，又说，"我们分头去买东西，一个时辰后在这里碰头！"

"不行！"段请狂想都不想就拒绝。

"我说行就行，"我双手叉腰，大声地说，"这样我们的动作可以快些，再说现在我是一个E陋的男人谁会对我怎么样，再说，"我

贴到他耳边低声说，"我要去买些女性用品，总不能带上你吧！"

段清狂易了装的脸还能隐约看见一丝燥红，半晌，他才讷讷开口："那你小心点，一个时辰内一定要赶到这里！"

"安啦！"我兴奋地融入人群中，段清狂无奈地望着我的背影摇摇头，转身也离去了。

好久没有这么自由自在地逛街了，我仿佛一只飞出了笼子的小鸟，这里转转那里看看，心情说不出得愉悦。突然间想起黑衣人来，我 停在一个摊子前买了一个香囊，卖香囊的老太婆笑着打趣："公子是送给娘子的吧！"我笑笑，将香囊揣在怀中。

走到一酒楼旁，竟看见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围着一个摊位时而欢呼时而叹息，我按捺不住好奇心，借着自己个子较小的优势使劲钻了

进去。这一钻便钻到一对年轻的男女身边，男的浓眉大眼、英俊不凡，女的艳丽耀眼、风姿飘逸。

看见我从他们身边钻出来，那男子淡淡扫了我一眼，那女人却不满地瞪一眼，我缩缩脖子抱歉地笑笑。那对男女又将眼光放在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摊主转动着手中的三个倒扣着的碗。旁边的人面红耳赤地叫唤着："刘备！""张飞！""关羽！"

正文六十二、

看了半天，我终于看出眉目来了，三个碗中分别倒扣着刘备、张飞、关羽的牌子，周围的人只要压对中间那个碗下扣的是谁的牌子便可以赢钱，这三分之一的机会却让人们连连输去了手中的银两，旁边那一对男女更是输了不少。

旁边的艳丽女子咬牙切齿，不服气地低吼着："我就不信这次还不是刘备，总不可能每回都那么巧！"年轻的男子没有吭声，只是紧 锁着剑眉，似乎也在思索着。

我哑然失笑，肯定是摊主在出老千了，在现代的电视电影上都是这么拍的，只是摊主动作之迅速让人找不出一丝破绽，我开始在脑海 中搜集以前在电视电影上看到的出老千的镜头，突然灵光一闪，我露出一抹胸有成竹的笑意。

"姑娘，把钱全压下去啊！"我碰碰那个艳丽女子。

她嫌恶地白我一眼，不理我，旁边的男子瞟了我一眼。

"姑娘，你的胆子不会越赌越小了吧！"我笑着抚抚自己嘴角上方几根可笑的胡须。

被我这么一澈，艳丽小姐果真是涨红了脸，将手中几锭大银子全丢在刘备的画像上，大叫："刘备！"摊主兴奋得眼睛一亮，乐得嘴 巴合不拢："姑娘，想好了，这就开了！"

"等一下！"我抓住摊主那只即将挑开中间的碗的长勾，我慢条斯理地对着吃惊的摊主说，"我不从这里开，我要开另外两个碗！"

然后众目睽睽之下，我挑开左边那个碗，是"张飞"，右边的碗，是"关羽"，我含笑盯着面色苍白、大汗淋滴的摊主，道："这中 间的碗就不用挑开了，肯定是刘备！"

" 哥 , 我们赢了 !" 艳丽女子兴奋地拉着身边的男子大叫大嚷 , 男子却将若有所思地目光放在我身上。

我接过摊主通过来的银两全放进艳丽女子的手里 , 笑着说 :" 姑娘 , 小赌怡情 , 大赌乱性 , 姑娘还是少赌为妙。 "

兄妹俩跟着我挤出人群 , 年轻男子抱着拳朗声对我说 :" 公子 , 这次是你帮我们兄妹俩赢回银两 , 何不与我们共饮两杯 !"

" 好啊 !" 我想了想便点点头 , 随着他们进了酒楼。

一进入酒楼幽静的雅座 , 艳丽的女子便迫不及待地问我 :" 公子 , 你说说这是怎么赢的 , 怎么我压了几十回都不是刘备 ?"

一旁的男子望着我 , 沉吟道 :" 我猜想中间那个碗里根本就没有刘备 , 而是张飞或关羽 , 我刚才一直怀疑摊主在要骗术 , 只是他的动 作太快了 , 我没办法看清 , 幸亏公子你想出这个妙计来。 "

我玩弄着嘴角上方好笑的胡须 , 点点头 , 得意洋洋地说 :" 本少爷只不过略施小计 , 摊主看你们出手大方 , 自然是坑你们 , 你们每次都压刘备 , 摊主自然早就将三张牌子中的刘备藏起来换成了其他的 , 只是你们没注意而已。 " 不过说来应该感激我现代的电视 , 若非没有 在电视上看过这么一幕 , 任由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这样的妙计来。

" 这个摊主实在太过分了 , 我这就去砸了他的摊 !" 艳丽女子愤愤不平 , 风风火火就要出去。

" 回来 ! 不许惹事 !" 男子呵斥着 , 艳丽女子一脸的不甘心。

我日甲着茶 , 慢条斯理地说着 :" 姑娘不必冲动 , 这骗人与被骗本来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 , 而且赌场上若无骗术也不成赌场了。,,

" 公子所言极是 , 不知公子贵姓 ?" 男子爽朗地笑着。

" 兔贵姓刘 , 听你们兄妹俩口音似乎不是本地人 ?" 我打量着他们身上价格不菲的衣服 , 总觉得他们的身上气质虽高贵却又不同于一般官僚仕宦的子女 , 我皱着盾头想半天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兄妹俩飞快地交换了个眼神 , 男子又笑着回答 :" 我们兄妹做生意路经此地 , 所以逗留几日。 "

" 噢 !" 我也不好追问人家 , 便随意地在四周扫描。

这一别开眼，竟然看见全身带着孤傲冷酷气息的慕容勿离带着一群人走上了我们这上面的雅座。我一愣，怎么两次易装都能碰上慕容勿离，而且都是在酒楼遇上。

" 公子 !" 艳丽女子的声音唤起来，见我没有回神，又加大嗓音叫唤，" 公子 !"

" 啊 !" 我吓得手中的杯子一抖，滑落的杯子在我手中蹦了几蹦才被我抓在手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幸亏这杯子是空的。

紧跟在慕容勿离身边的墨维突然望了过来，两眼紧盯着我皱起一双浓眉，突然就向我走来，我心悬到了喉咙上。

“公子, 我们似乎见过面 ?" 墨维走到我的面前，目不转睛地死盯着我，似乎想盯出一个洞来。

我心里暗暗叫苦，这墨锥认人的功夫是一流，所以慕容勿离才专门派他搜集江湖的大小事。我假笑两声，粗着声音 :" 公子恐怕是认 错入了，在下与两位堂兄妹做生意刚刚路经此地 !"

那两兄妹挑挑眉，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

那两兄妹挑挑眉，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

墨维疑惑地看看那对面生的兄妹，又疑惑地望了我几眼，犹犹豫豫地说 :" 可能是在下认错人了 !"

我抹了一把冷汗，飞快起身对那两对兄妹说 :" 你们先坐着，堂哥我下去买点东西。 "

不等他们点头，我起身就走，忙中生乱，竟与低头端着茶水的伙计撞了一个满怀，这一撞可不得了。我跌坐在地上，头上的帽子竟被 伙计的手勾了起来，一头如瀑布般的秀发竟散了出来。

" 呀 !" 人们错愕地盯着我惊呼，我可以想象得出自己的滑稽，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硬生生地告诉了人们我的女儿身，而脸上却贴着两绺可笑的胡子。

我狼狈地爬起来，慌忙抓起帽子就跑，却重重地撞上一堵肉墙，抬头，只看见慕容勿离低着头，铁青着脸，一双深不可测的眸子紧盯 着我。

突然，我的嘴角上面一阵痒痛，两绺胡子被狠狠地扯了下来，慕容勿离狂喜又暴怒地将我紧扣入怀中，忘情地叫唤出声 :" 忘儿，是你 ,真

的是你 !"

我被他结实的胸口闷得揣不过气 , 只听见旁边有许多人在惊呼着 :

" 盟主 , 她便是皇后 !"" 皇后啊 !"..

" 哥 , 是皇后 !"" 抢 !" 是那对兄妹的声音 , 接着便是一阵刀剑的激烈的打斗声还有人们惊慌失措的声音 , 而我自始自终被塞在慕容勿离的怀中 , 直到我呼吸不了昏迷而去 ...

再次醒来时 , 只感觉到身上凉凉 , 一只手在我的胸口附近游移着 , 睁开眼 , 竟发现自己的上身衣服褪去一半 , 而慕容勿离略带粗糙的大手在我曾经受过伤的地方抚摸着。

" 走开 !" 我又羞又气 , 用尽力气将他的大手推开 , 迅速整理好衣服 , 戒备地盯着慕容勿离。

" 那伤口还痛吗 ?" 慕容勿离寒着脸 , 声音却带着一丝忧心。

" 不劳慕容庄主费心 ," 我冷笑着 , 讽刺道 ," 这伤口有一部分是拜庄主您所赐 !"

他站起身 , 背对着我 , 声音寒冷 ," 我说过 , 被最爱的女人背叛的感觉 , 生不如死 , 所以我会先杀死我爱的女人 , 然后再杀死自己。"

" 我没有背叛你 , 而我本身就是皇上的女人 , 只不过那段时间失去了记忆。 " 我淡淡地道出一个事实。

他突然转回身 , 手指轻挑起我的下巴 , 盯着我的深沉黝黑的眸子冒着熊熊的火焰 , 我毫不示弱地盯着他 , 半晌 , 那团火焰慢慢地淡了 下来 , 他声音依然冷酷 :" 以前的一切我都不予追究 , 我们的婚礼依然要继续完成 , 而你从今以后只能属于我一个人 , 你不许背叛我 , 否则我会杀了你。 "

追究 , 你有什么权利来追究我 , 我冷笑着说 :" 继续婚礼 ? 慕容庄主 , 难道你又想用我来抓段清狂 , 这次我倒是确定他会专门来救我”。

慕容勿离目光骤冷 , 冷傲的脸上酝酿着浓浓的怒气 :" 这些日子你是不是都同他在一起 ?"

" 是 !" 看着慕容勿离的怒气被我引起 , 我竟然有一种变态的快感 , 不过暴怒的狮子还是挺吓人的。

他突然深吸了口气 , 硬生生地将怒火压了下去 :" 我说过以前的一切我都不予追究 , 从今以后你只能属于我 , 还有我们成亲的日子定在明

日 !"

话一落下 , 人便离去了 , 我托着腮皱着眉头 , 他好像没有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 , 不过我的回答也只等同于放屁 , 看来明天我可以第二次做新娘了 , 也算是过过新娘子瘾 , 我苦中作乐地想着。

正文六十三、

不过我这个第二次做新娘的计划是被打乱了 , 当夜幕容山庄陷入一片混乱中 , 火光攒动。我愕然地站起身 , 却被冲进来的慕容勿离吓了一跳 , 他寒着脸抱起我便飞奔出去 , 身后跟着一群人。

可是我们的去路却被一群人给拦住了 , 我终于看清是怎么一回事了。拦住我们去路的是黑衣人大叔 , 而他身边是段清狂与八王爷 , 还有许多拿着火把的人 ,这时慕容山庄内的人团团地将我们围住。

" 大叔 , 快点救我啊 , 我不要成亲 !" 我兴奋地大叫着 , 慕容勿离脸一沉 , 一双手紧紧地勒着我的腰身 , 紧得我忍不住吃痛叫出声。

黑衣人犹如恶魔般的寒冽眼神紧盯着慕容勿离, 令人发寒的气氛在四周无形中扩散开来 , 他浑身恐怖的杀气 , 像魔鬼的双手紧紧的扼

住所有人的喉头 , 连我第一次看见这样陌生又熟悉的黑衣人时 , 都忍不住心里发颤。

" 放开她 !" 黑衣人阴森森的语气在这种气氛里显得更加阴冷。

" 放她 ?" 慕容勿离冷笑着 , 冷傲的脸上有一丝怪异 ," ‘血手 ' 你终于出现了 , 不过我绝对没想到你会来抢我心爱的女人。 "

" 血手 "? 我愕然地睁大眼睛 , 大叔真的是那个传说中冷酷无情杀人不眨眼的魔敦敦主 , 我倒觉得他是那么亲切 , 虽然他总是对我冷冰冰的 , 可是我却能感觉得到他那颗温暖的心 , 如果说冷酷无情我倒觉得慕容勿离更胜一筹。

可是下一刻 , 我便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 只见黑衣人的双手突然变得通红, 红得像火 , 红得像血 , 只见他身体在周围的人群里慢条斯理的走动着 , 似乎故意慢镜头般享受着杀人的快感 , 手一伸 , 一具具尸体在他的身旁倒下 , 而倒下的尸体匪夷所思而痛苦地瞪大着眼睛 , 手里依然保持着举刀的动作。

我看得毛骨悚然 , 我终于明白了 , 为什么江湖都说 " 血手 " 恐怖可怕得惊人 , 光他冰冷阴寒犹如恶魔般的气息足够吓掉人的三魂七魄,

而他的身手又是如此不可思议的迅速而狠毒 , 杀人时那么毫不犹豫那么冷酷无情。当看见他的手开始伸向一边的以前对我照顾有加的林 总管时 , 我忍不住大叫出口 :" 住手 , 大叔 !"

黑衣人的手突然停在林总管的胸前三公分左右 , 然后慢慢地放下手 , 手中的血色渐渐退去恢复正常。所有的人愕然地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看黑衣人又看看我。林总管睁开眼睛半天回不过神来 , 段清狂也是满脸的错愕与怪异 , 慕容勿离若有所思地望着我。周围一片怪异的寂静 , 只听见 " 啪啪 !" 的烧火声。

" 怎么了 ?" 这怪异的情形让我不安地在慕容勿离的怀里动了动。

他没有回答我 , 只是两眼冷峻地紧盯着黑衣人 , 倒是身边的墨维低喃着 :" 这江湖中有两件不可能的事 , 一件是让武林盟主露出做笑, 另一件便是从‘血手 ' 的手中救下他要杀的人 , 而第二件比第一件还要难上加难 , 因为他是连妇孺幼子都下得了手的魔鬼 , 可是你却让 两件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了。除非 ...

" 除非他跟我一样爱上了你 !" 慕容勿离苦涩地接过墨维的话。

爱上我 ? 我张大嘴巴 , 却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我的身上 , 我看看黑衣人 , 接触到我的目光 , 他迅速地别开眼。

" 狂 , 你来救我吗 ?" 幽幽怨怨、如歌如泣的声音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气氛也夺取了大半人的注意力 , 楚楚可怜的水月心被拖到我的身边。

慕容勿离一手抱着我 , 一手将水月心拖起来 , 对这黑衣人冷道 :" 你的未婚妻 , 我归还给你 , 你别打我未婚妻的主意 !" 水月心看见 黑衣人的那一刻 , 花颜失色 , 浑身颤抖不已。

黑衣人是 " 血手 ", 那水月心是他的未婚妻 , 明白这一切 , 我突然觉得心里闷得发慌。

慕容勿离提起水月心 , 暗运真气 , 像球一样将扔给黑衣人 , 黑衣人不但没有伸手接 , 反而挥挥手 , 水月心向一边落去 , 那颗姣美的头颅重重地砸在一块硬石上 , 鲜红的血四溢飞溅 , 柔美的脸此刻因为痛苦而扭曲在一起 , 混合着喷泉般的血 , 显得说不出得狰狞与可怕。

我捂着嘴 , 忍着一阵又一阵突然往上涌的恶心感 , 闭上眼睛不敢去看这残忍的一幕 , 此时此刻我终于深刻地体会到了江湖流传着 " 血 手

" 的惨无人性。

" 看好她 !" 慕容勿离将我推给一旁墨维 , 低声吩咐 , 一步一步向黑衣人走去。

黑衣人却和段清狂交换了一个眼神 , 突然就向墨维与我这边袭来 , 周围的随从与武林人士全都紧绷了起来。这时 ,- 群宫兵也冲了进 来团团围住慕容勿离, 庭院内一片混乱 , 刀剑声, 惨叫声接连不断而起。

不同的手伸向我 , 此刻的我非但不是墨维的筹码反而成了累赘 , 没一会 , 我便被转到不同的人手里 , 像篮球一样被传来传过去 , 我被传得头晕脑胀。最后我落入黑衣人的怀中 , 他深深地望了我一眼 , 慕容勿离的急躁声音冲了过来 , 黑衣人将我提起 -丢 , 吓得我心惊胆颤 以为水月心的悲剧要重演了 , 可是他却准确无误丢入八王爷的怀中。

八王爷抱着我翻身上马边飞奔离去 , 身后是慕容勿离犹如受伤的野兽般狂暴的怒喊声 ..

八王爷带着我飞奔到一所空庙前 , 止住了马 , 将我抱下马 , 我双脚一软却瘫倒在他怀里。

" 怎么了 ?" 八王爷担忧地握住我冰冷的手 , 让我靠在他宽厚的胸膛上 .

" 呵呵 , 可能是受惊过度 !" 我半认真半开玩笑 , 不过 , 刚才黑衣人杀人那一幕确实历历在目 , 一种彻骨的寒冷又袭上我的心头来 , 我 忍不住紧贴着八王爷。

" 雪儿 , 看你的脸色这么苍白 , 肯定是受了很大的惊吓 !" 八王爷怜爱地抚摸着我的脸 , 温暖的手慢慢地暖和了我的脸 , 他的语气突然 有些沉重 ," 这江湖本来就是用血铸成的 , 雪儿你不适合那里 , 可你却偏偏惹上了江湖黑白两道最厉害的人。 "

" 那皇宫适合我吗 ? 我还不是惹上你与皇上两个最厉害的人。 " 我苦笑道 , 这世界哪有地方是天生为你量身定做 , 还不都是让人去适应环境然后慢慢地想尽办法地改变环境 , 再或者是走投无路的时候 , 绝然地离开这个环境。

" 雪儿 , 你总是让人觉得不安 , 也让自己如此不安 !" 人王爷突然收紧双臂 , 让我更加贴近他。

不安，是的，我的心是这么的不安着，还记得在现代的时候与心理医生聊过天时，心理医生曾经说家庭离异的孩子都会有一种不安感，总是全面戒备着周围的环境是否在变化着。而身在皇宫那种变化莫测的地方，我更加不能心安。

良久，黑衣人与段清狂终于赶来将我带走，八王爷伤感却也无奈，只是久久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山洞内的皇上早已经是坐立不安，看见我出现在洞口，又惊又喜地抱住我，激动得语无伦次："朕，好担心，担心，爱妃，朕好怕你有事!"

"我好好地在这里啦！"我回头，黑衣人与段清狂己没有了踪影。

一连几天，山洞的生活似乎依旧没有什么改变，可是我与黑衣人却有意无意地躲避着对方，连段清狂与皇上都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

热气阵阵、雾霭缭绕的温泉旁，我坐在条石上，一双小脚有一下没一下无意识地拍打着底下的水。段清狂走近我身边，挨着我坐下，我没有理睬他。

"你在躲着他？"段清狂皱着好看的眉头，斜身盯着我。

不说也知道这个他指的是谁，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像是对他说又像自言自语："他杀了很多人！"

"可是你让他停手的时候，他停住了，你知不知道，从来没有能够救得了他要杀的人，可是你做到了，足以说明他对你是...是多么的 重视。"段清狂有些苦涩地把最后的一句话说出来。

我无动于衷，淡淡地说："他连自己的未婚妻都杀了，难保哪天也会把我杀了！"

"那是水月心该死，他不杀我也会杀！"段请狂俊美的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怒气。

我错愕地停下拍水声。

"水月心是前任教主的侄女，前任教主是血手的师傅，临死前给血手与水月心订了婿，水月心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水月心，但是师命难违他便同意了这门亲事。谁料水月心是那么无耻的女子，她找上了我，"

正文六十四、

段清狂顿了顿，又说，" 我是魔教的第二把手，她以为我为了教主之位愿意与她合作除去血手，却没想到我与血手情同手足，不可能为了区区一个教主的位置就自相残杀。 "

背后竟然有这么多的故事，我愣愣地说不出话来，有时候世间的对错真的很难辨别。

" 我与血手杀人不眨眼，那也是从小被灌输的，在我们的思想中只有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八个字。 ,,

我硬生生地打了寒颤，脱口而出 :" 你们这样好残忍 !"

段清狂俊美的脸上闪过一丝受伤，却嬉皮笑脸地贴近我说 :" 那么雪儿姑娘是不是很害怕啊，说不定哪一天我先奸后杀。 "

我好笑地拍打他贴过来的脑袋，说 :" 你生得这般俊美还是小心点，说不定哪天我将你先杀后奸了 !"

段清狂装模作样地做出害怕的样子，然后无奈地叹气摇头 :" 你这女人的脸皮真厚，这话都说得出口。 "

" 呵呵 !" 我笑起来，刚才有些沉闷的气氛一扫而空。

" 他爱你 !" 段语狂定定地望着我，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我一愣，抬头望天，天是没有，只有石壁。

" 你也爱他，对不对 ?" 段清狂紧跟着又说了一句。

我站起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便离去。身后，段清狂呆呆的一动也不动地看着潺潺流动的泉水。

当天晚饭时，四人围着桌子默默地用餐着。

用完饭，黑衣人放下碗，抬头对我也对着大家说 :" 明天我再运功一次清一次毒，大家便可以离开这里了 !"

说完转身便离去，段清狂望着我，皇上也望着我，我只是沉默不语拼命地往嘴里塞着饭。明天便走了，其实我知道离开这里也是这两天的事了，因为皇上的眼睛差不多完全复明了，可是听见黑衣人用那么平静的语气说出来，我的心却很难受，难受得令我窒息。

晚上，我开始收拾我与皇上的行李，放进去又拆开再放进，来来回回，终于发现自己一直在走神着，手只是无意识地忙碌着，我干脆停下手。

皇上一旁沉默不语地盯着我，看见我终于把行李丢到一边，突然一把将我揽入怀中，低声祈求着："爱妃，我们要回皇宫了，你可不可 以开心一点，朕以后会常带你出来，我们每年都出来避暑，你喜欢去哪里朕就带你去哪里，好不好？"

我将头埋在皇上的怀中，心里却不知道是怎么一种滋睐，我也说不清楚自己是舍不得离开这里，还是舍不得其他的东西。

夜已深了，又是我的难眠之夜，听听身边皇上平和的呼吸声，我蹑手蹑脚地爬下床，走出洞口，一出洞口便看见黑衣人木立在那里，黑衫飘飘。

看见我走近他，他微微一愣却没有吭声，手中的东西迅速地藏入衣袖内。

"把那些花瓣给我！"我伸出手，我知道他藏起来的东西肯定是我那天送给他的鲜花，恐怕现在只剩下几片枯萎的花瓣了。

他静静地掏出一块包裹着的布，我慢慢地把布打开，里面躺着十几片枯萎的花瓣，我抬起眼帘，他有些狼狈地将眼睛别开。

我拿出一个香囊，小心翼翼地将花瓣塞进去，仔细地封好，然后递给黑衣人，他接过去，幽深的眼睛有一点亮光。

我们默默对视了良久，他突然从怀中掏出一支竹子，声音有些苦涩："这是段清狂的竹子，你有事，一吹他便会出现。"

"为什么不是你？"我没有将竹子接过去，只是愣愣地望着他，难道他是想从今以后与我断绝关系了吗，思及这里，我的心猛然一阵抽痛，痛得彻骨。

他没有回答，只是将竹子塞进我手里，转身便离去，我却跨出了一步，挡在他身前，我们静静对视着，突然他望向我的身后，眼中间过一丝怪异情绪，我跟着他的视线回过头，却看见皇上站在洞门口，愣愣地望着我们，我一愣，黑衣人闪过身飞快地离去。

皇上一声不响地牵着我回洞内，突然他将我紧紧地抱住，双臂好似铁箍似的紧紧地箝制住我的身躯，灼热的双唇颤抖而炽热地辗转地倾泄着他的狂热与不安...

皇上也感觉到什么了是吗，才会那么不安，而我才知道在山下的那个晚上我竟然把心遗落在了黑衣人的身上，那么突然那么不可思议那

么让我无法控制。

突然身上一凉 ,衣服褪尽 , 皇上已经滑入了我的体内 , 我叹息着翻上他的脖子 , 就让这一刻的激情将所有的一切都忘掉吧 ...

次日风和日丽 , 黑衣人与皇上一大早便进了小洞内 , 我哼着无名的歌曲 , 给他们做最后一顿饭。

段清狂像鬼魅一般悄然无息地走近我 , 俯下身 , 俊美的脸在我的眼前来了个大特写 , 他不满地抱怨着 :" 以后不能这样每天见到你了 , 你反而还开心得起来。 "

我好笑地推开他的脸 , 欢笑着 :" 你这张俊脸我看久了 , 你就不怕我看腻了啊 ?"

段清狂露出一丝桀骜不驯又狂傲的笑容 :" 我这张脸可说是天下无双的 , 怎么可能看得腻。 "

" 那么天下无双的第一美男子 , 你可不可以去给天下无双的美女去摘一些樱桃啊 ?" 我笑嘻嘻地将他推出去。

他哭丧着脸离去 , 在他的身后我的笑脸隐去 , 我望向紧闭的小洞门 , 心里头一阵抽痛的伤感 , 我猛地甩甩头 , 又开始忙碌着饭菜。

不一会洞口传来脚步声 , 我笑着迎出去 :" 段清狂 ,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 樱桃摘了没 ?"

我一抬头 , 笑容在我的脸上僵住 , 站在洞口是一脸阴沉冰冷的慕容勿离还有墨维与不少武林人士。我吃惊地一步一步地往后退 , 却不敢惊叫担心惊扰了洞内的人。

慕容勿离突然掀开坑上的盖子 , 热气腾腾的饭菜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 他盯着我的深沉 , 黝黑的眸子冒出着熊熊的妒火 , 又痛心又冷酷地低 吼 :" 你还给他们煮饭吃 ,忘儿 ,我说过你再一次背叛我 ,我会杀了你 !"

他真的会杀了我 , 他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誓言 , 我苍白着脸盯着犹如受伤的狂乱的野兽一般的他。他欺身上前 , 一只如铁爪般的大手掐住我的脖子 , 一字一顿咬牙切齿地吐出来 :" 忘儿 ,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他们在哪里 , 说 ?"

" 不知道 , 真的 , 我不知道 , 他们一早就去市集了 !" 我对着他叫着 , 慕容勿离半信半疑 , 手中的力道却加重了不少 , 我感觉到呼吸都 有些

困难了 , 对着他张牙舞爪 , 拼命挤出几滴泪水 , 可怜巴巴地哀求 ," 我没有骗你 , 勿离, 勿离, 我没有背叛你 , 我是属于你的。 "

脖子一松 , 我脚一软差点瘫在地上 , 慕容勿离及时将我抱住 , 一双幽深的眸子复杂万分地凝视着我 , 我虚弱地冲他笑笑 , 老天爷 , 我总算把这条小命捡回来了 , 虽然手段有些下流。

慕容勿离俯下头 , 可是唇还没有贴近我 , 一股带着杀气的狂风突然向他袭来 ,他慌忙回身应对 , 旁边的人都惊呼出声 :" 血手 !"

我连滚带爬地逃出慕容勿离的怀抱 , 黑衣人慌忙将我接住 , 下一秒又把我推入皇上的怀里 , 小心翼翼地护在我与皇上的面前。

" 幸亏你们出来了 !" 我抹了把冷汗 , 皇上紧紧地将我搂在怀里 , 一声不吭。

慕容勿离死死地盯着皇上怀中的我 , 目光犹如两柄无形的利器 , 妒嫉而痛楚地冲我怒吼 :" 忘儿 ,你又一次欺骗了我 , 背叛了我 !"

带着内力的怒吼声震得我一阵心烦意躁 , 皇上连忙将我的耳朵掩住。声音刚落 , 慕容勿离狂怒地向我们刮起掌风 , 黑衣人一边小心翼翼地护着我们 , 一边应付着慕容勿离。

这时 , 段清狂听见声音也匆匆地赶回来加入乱仗中 , 这时我才知道皇上竟然也有一些三脚猫功夫对付一般的江湖人士竟然也绰绰有余。

最惊险最激烈的莫过于黑衣人与慕容勿离, 两个武林黑白道的老大武功不相上下 , 在半空中交织在一起 , 我看了半天只看见两卷狂风在乱舞着 , 没看出什么结果 , 反而让我头晕目眩。我挫败地坐在地上 , 不时有些血溅到脸上 , 我就擦一下 , 不时有剑啊刀啊滚到我这里 , 我就捡一下。

这时黑衣人与慕容勿离突然全停止不动了 , 仿佛雕塑一般 , 旁边的人仍是激烈地打斗着根本没有顾及到他们 , 我好奇地研究这两尊雕塑 , 半天才研究出来他们是在斗内力。我突然想起来黑衣人才刚为皇上逼完毒 , 这会不会受影响啊。

正文六十五、

再仔细一看黑衣人果然是居于下方 , 额头上冷汗直冒 , 身体微微晃动着。我方寸大乱 , 想也没想就捡起一把剑向慕容匆离冲了过去。

" 雪儿 !" 皇上与段清狂同时大骇地叫唤 , 可是已经来不及 , 我的剑已经刺向了慕容勿离, 慕容勿离受这么一刺激突然狂吼一声全身的内力都爆发了出来 , 震得黑衣人踉跄着后退数步吐出一滩黑血 , 我更是可怜 , 像落叶一般被卷起 , 在以为会被重重地砸下去的那一刻 , 又有两股柔力托着我落地 , 竟不伤半毫。

远处 , 皇上与段清狂仍旧在打斗之中 , 根本不可能分身托住我 , 只有眼前的慕容勿离与黑衣人 , 我惘然地坐在地上 , 慕容勿离护着伤口缓缓向我走来 :" 忘儿 , 你一次又一次地背叛我 , 我却一次又一次狠不下心来杀你 , 这一次 ," 慕容匆离突然拔出插在身上的剑指着我 , 痛楚地叫唤着 ," 忘儿 , 我最后一次给你机会 , 我问你 , 你爱不爱我 ? 只要你说一句不爱 , 我就杀了你 , 然后再和你一起死 !"

虾米 ? 用死来逼迫我 , 我头皮发麻了 , 我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 ," 我爱你 !" 我轻声吐着 , 眼睛却是看向黑衣人 , 黑衣人一愣。

这时段清狂与皇上同时攻向慕容勿离, 身后的墨维等人却缠住他们两人 , 黑衣人慌忙将我抱起来 , 提气往洞外飞奔 , 慕容勿离紧跟着飞身出来。在一高崖处 , 黑衣人看了看低下的潺潺流动的深水 , 突然嘱咐我 :" 你将眼睛闭上 !"

我听话地闭上眼睛 , 黑衣人突然抱着我跃身一跳 , 我听见呼呼的刺脸的风 , 然后便是 " 扑 !" 的一声 , 冰冷的水灌入我的鼻中口中 , 突 然温热的唇封住我的口不断地送气 , 我想睁开眼睛却睁不开 , 下一刻我跌入重重的昏迷中 .....

醒来时 , 我竟然躺在一张干净的床上 , 我奇怪地打量周围 , 突然一张干净清秀的脸大特写地出现我的面前 , 我吓了一跳 , 叫出声 :" 呆子 , 怎么是你 , 大叔呢 , 黑衣人呢 ?

我面前的不是范柳原是谁 , 细致干净的脸 , 清澈的眸子 , 用轻声细语的声音说着 :" 他将你送到我这里就走了 , 你昏睡了一天了。 "

" 走了 ! 他走了 !" 我低声喃喃着 , 心里苦涩 , 他还是走了 , 他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吗。

范柳原端起一碗粥舀起一勺子喂到我的嘴边 , 我推开摇摇头 :" 我不想吃 , 没胃口 !"

" 一定要吃 !" 范柳原却不依不饶 , 声音虽温柔却带着不可抗拒的命令。

我苦笑 , 怎么就忘了范柳原虽对我百依百顺 , 可是遇到有关我健康的事情却固执得吓人 , 我皱着脸喝完一碗粥。

喝完粥后 , 范柳原满意地笑着收拾碗筷 , 我却抓住他的衣角 , 哀求地望着他 :" 呆子 , 告诉我 , 怎么找他 ?"

" 我也不知道怎么找他 , 他说他不喜欢让人找到他 , 所以忘儿你也别去找他 !" 范柳原细语着。

" 他是你什么人 , 你们不是认识吗 , 怎么可能找不到他 ?" 我急切地摇晃着范柳原的衣角。

范柳原别开眼 :" 我与他只有一面之缘 , 所以真的不知道怎么找。"

我放开范柳原的衣角 , 掩面而撞 , 为什么黑衣人要在我对他产生依赖产生眷恋的时候 , 那么决然地离去 , 硬生生地将我的心挖去了一角

范柳原轻柔地将我的头放在他的肩上 , 轻声说 :" 忘儿 , 你要忘了他 , 他是站满鲜血的恶魔 , 他不是你应该找的人 , 等你身体好些 , 我就将你送回宫中 ...

我狠狠地推开范柳原 , 打断他的话 :" 我不许你这样说他 ," 看见范柳原错愕的表惰 , 我放低音量 ," 我不想回宫 , 呆子 , 你带我回家

范柳原震惊得差点将手中的碗筷丢下 , 小声地问 :" 不回宫 ? 带你回家 ?"

我点点头 , 我的心已经遗落了 , 回去又什么用 , 当初是为了爱情我才会留在宫中 , 如今那份爱情淡掉了我回去又有什么意思 , 我就像太后曾说过的我是一个在爱情里占有欲很强而且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女子 , 所以皇后这个位置对我也只是一种煎熬。而我真的应该像太后所建议地那样悄悄地离开 , 而皇上只要知道我还在这个世上 , 他便不会放弃一丝希望来找寻我 , 而这样的他会好好地活着 , 就像当初太后将 我送出宫那样 , 他虽然会活得很痛苦但却很平静 , 身为一个皇上失去了自己最致命的爱情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几天后 , 范柳原带着我回到他的家 , 我一直以为他的家会是一间简陋的小屋子 , 却没想到是一所优雅别致的小庭苑 , 里面只有一对年迈

的夫妇在打理着，看见我被领着回来，两个老人震惊得目瞪口呆，我可以猜得出这是范柳原第一次将女子领回家。

不过我却发现两个老人对温和的范柳原敬畏有加，对我也是非常尊敬，我忍不住暗叹，这范柳原对下人礼数方面的严厉。

"你有什么职业啊，就是以什么为生啊？"虽然我呆在古代不少日子了，可是一些噘口的语句还是绕不过来。

"有一家祖辈留给我的饭馆，过些天我带你去看看。"他轻声答道。

不过我一直没有心情去看他的饭馆，一有空我就易个装去打探魔教教主"血手"的消息，可是听到的无非是什么"血手"与武林盟主迷上当朝皇后的小道消息，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血手"的下落，我终于再一次体会到"血手"的神秘。

两个月后一件事终于让我死了找寻"血手"的心，那天我竟然在范柳原的书房内看见了我送给黑衣人的香囊。

我抓着香囊怒气冲冲地质问范柳原："为什么大叔的香囊会在你的身上？"

范柳原窒了窒，讷讷出声："那天大叔将你送来时，你的身上便有这么一个香囊，所以...我就偷偷地藏起来！"

我又失望又伤心，狠狠地将香囊扔出书房，范柳原飞快跑出去将香囊拾起小心翼翼地把灰尘拂去。大叔连我的香囊都留下，他是真的下定决心与我断绝关系了，我趴在书桌上哭得天昏地暗，范柳原默默地守着我，澄澈的瞌眸藏着复杂的情绪。

当夜，我抱着一大壶酒敲开范柳原的房门。

睡眼朦胧的范柳原看着我与一大壶酒，人都被吓醒了一大半，"这...忘儿...你...喝酒？"他结结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陪我喝酒，我心情不好！"我气汹汹地推开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开始往碗中倒酒，然后仰头豪迈地将一碗酒一到而尽。

范柳原看得一愣一愣的。

"快点！陪我喝！"我冲着他就吼，他乖乖地坐下来，一边喝着酒一边静静地望着我。

" 喝 !" 我倒着自己的碗又倒着他的 , 哈哈大笑着碰杯 , 看见范柳原一小口一小口地喝 , 我不满地大叫 ," 大口 , 你一定要比我先醉 , 否则有你好看的 !"

范柳原只好苦着脸跟着我一碗又一碗地灌着酒 , 不久 , 一大壶白酒便被我们喝去一大半 , 我们都有些醉意朦胧了。

" 呆子 , 你怎么变成了好多个人了 ?" 我笑得东倒西歪。

" 你不也一样 ?" 范柳原搀扶我起来 , 却又同时摔了下去。

我抱着头 , 忽然大哭 :" 呆子 , 为什么大叔不要我了 , 是不是他不喜欢我 , 是不是我太丑了 !"

" 不是 , 不是 ," 范柳原摇头晃脑 , 贴到我的耳边 ," 我告诉你哦 , 是 ...是因为他太喜欢你 , 所以他啊自卑 , 他觉得自己杀了那么多人 , 会玷污了 ...你 , 他又怕自己情不自禁 ...

" 你怎么 ...知道 ?"

" 因为我是他 ..."

" 你是他什么 ..." 我摇着酒 , 大叫着 ," 来 , 我们喝 , 继续 ...喝 ...喝。 "

片刻 , 一壶酒竟全入了我们的肚子 , 我趴在范柳原身上打着饱晴 , 费劲地睁着眼睛 , 双手掐着他的脸 , 摇摇头再摇摇头 , 为什么我身下 的人一会儿是大叔一会儿又是呆子啊 , 我傻笑着 ," 呵呵 ...呆子 ...呵呵 , 不对 ...是大叔 !

我摸索着身下的人的双唇边咬边喃喃 :" 大叔 , 我喜欢你 , 你 ...不要走 , 陪 ...我 ..."

身下的人似乎挣扎着 :" 忘儿 , 走开 ...走 ...开 !"

" 嘘 ! 大叔 , 小声点 ! 不要让人听见。 " 我把手放在嘴边摇了摇 , 然后用力撕下自己的衣服再撕下他的衣服 , 整个人便贴了过去 ..

正文六十六、

我的脑袋沉甸甸的 , 四肢麻软无力 , 难受得要命 , 我费力地睁开眼睛 , 明媚的阳光格外刺眼。

突然一只光溜溜的男人的手臂从我赤裸的胸部滑了下来 , 下一秒 , 范柳原熟睡着干净淡雅的脸落入我的眼中 , 昨晚的一幕断断续续地回

到我的脑中 , 老天 , 我真的把范柳原给强奸了。

" 啊 !" 片刻 , 房间里突然响起我惨绝人圜的尖叫声 ..

长方形的饭桌上 , 我与范柳原面对面地坐着吃早餐 , 气氛却有些怪异得吓人 , 两个老仆人偷偷看范柳原又偷偷看我。我抬头时 , 范柳原低头 ; 范柳原抬头时 , 我低头。

终于 , 范柳原开口了 , 声音虽小却很坚定 :" 我会对你负责的 !"

" 不用 !" 开什么玩笑 , 一次醉酒后的乱性也需要负责 , 那么现代的男子还不都哭死。

" 我说了我会负责 !"

" 不要 , 本来昨晚是我强奸了你。 "

我的话刚落下 , 旁边的两个老人下巴垮了大半 , 范柳原白皙的脸上涌出一团红潮 , 却冷声命令着 :" 你们下去 !"

两个老仆人出去后 , 我们大眼瞪小眼。

最后这件事在我的坚定还是不了了之 , 但是我与范柳原之间的相处却多了一份说不清的尴尬。

两个星期后 , 面对着一桌子的美味佳肴 , 我突然捂着嘴干呕了起来。

范柳原张着嘴 , 筷子落了半只。两个老仆人又惊又喜 , 飞奔而去 , 片刻将一个大夫给抬了回来。

我怀孕了 , 我摸着还没有一点迹象的肚子 , 心里有些难言的滋味 , 跟了皇上那么就都没有怀上一胎, 而与范柳原的一夜情却种出一个果来 , 这精子与卵子的结合度真是奇特 , 也只能说我与皇上是有缘无份。

" 孩子 , 我要嫁给你父亲吗 ?" 我抬头问天 , 这些天范柳原除了每天给我灌几大碗鸡汤外 , 便是提成亲之事, 我却矛盾至极。

" 还是这样决定吧 !" 我拿出一块硬币 , 自言自语 ," 如果是正面便嫁, 如果是反面便不嫁 !"

我将硬币捂在手里好一会, 然后抛起来 , 趴过去一看 , 愣住了 , 再抛一次 , 又愣了 , 我不服气又抛一次 , 还是愣了。

" 孩子 , 这是你的选择吗 ?" 我轻轻地拍拍肚子 , 喃喃自语 , 走出房门。

身后，硬币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那是正面。（偶的疑问：那时候有硬币么？不过反正是小说，呵呵）

我慢慢地挪向范柳原的房子，推开门，范柳原呆呆地坐在窗前，手中拿着书，眼睛却有些呆滞，不知在寻思着什么。

" 呆子 !" 我叫唤着。

他回过头来，冲过来搀扶住我 :" 你怎么出来了 ?"

" 呆子啊，我来向你求婿，你答应不 ?"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他一阵错愕之后，便慌不择地欣喜地点头。

" 如果我告诉你，我心里还有另一个男人，你要不 ?"

" 要 !"

" 如果我告诉你，我曾经是别人的妻子，你要不 ?"

" 要 !"

" 如果我告诉你，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而是来自几千年以后的世界，你要不 ?"

" 几千年以后 要 !"

我抱着范柳原的脖子，又哭又笑 :" 那我们找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开一个小饭馆，然后成亲，好不好 ?"

" 好，都依你 !"

我笑了，这是我的孩子替我做的选择，抛了三次硬币全都是正面，或许我吃过没有父亲在身边的苦，我的孩子害怕了。

一个民风纯朴的小镇，一间不算大的小饭馆多了一对老板，几个伙计热情地招呼着，许多人都好奇地跑进来凑热闹。

店内，我不满地推推身旁的范柳原，问 :" 你怎么有这个小饭馆，而且还这么快地找到伙计了 ?"

范柳原拉拉我的手，轻声细语地回答 :" 我不是讲过，我有个饭馆是我祖辈留给我的，伙计也是一直都在的，" 突然他低下身，有些

腼腆地问，" 我们已经搬来这里了，我们可以成亲了吧 ?"

" 死呆子 !" 我用手指戳戳他的胸脯，嚷道，" 过两天啦 !"

范柳原开心地笑着，眼中的柔意慢慢地散开。

两天后，庭院的空地内，很安静，只有我和范柳原两人。

" 一拜天地 , 二拜高堂 , 夫妻对拜 !" 我与范柳原拜了几拜 , 便算是仪式完成了。

屋子内 , 我们喝完交杯酒后 , 我浅笑盈盈 :" 呆子 , 以后你就是我的相公了 , 而我呢 , 我是你娘子哦 !"

范柳原没有讲话 , 只是静静地望着我 , 眼神怪异得令我觉得少有的难堪。

我想喝酒掩饰 , 他的手已经将酒杯夺下来 , 俯下脸 , 便在我软滑的柔唇上轻轻印上他的唇 , 我立刻将两条藕臂撞上他的颈项 , 热惰地响应他 , 于是 , 吮吻迅速加深 , 四片唇贴得更紧密。衣服褪尽 , 他炽热的眼睛令我无处可逃 , 只能羞涩地任由他摆布。

一阵激情过后 , 我疲惫地趴在范柳原赤裸的胸脯上 , 有气无力地戳戳他硬梆梆的胸脯说 :" 看你那么文弱的样子 , 还以为你那个不行, 谁知道会这么厉害 , 我快被你累死了 !"

不过累是累 , 顾着我肚子里的宝宝 , 他的动作却温柔得让人感动。

范柳原捉着我的手 , 内疚地说 :" 对不起 , 是为夫太冲动了 , 小宝宝不要怪爹噢 !" 他轻轻趴到我的肚子上喃喃着

我含笑抚摸着他的头 , 或许我真的替我的孩子找了一个好父亲。

这小棋的生活真的很平淡 , 而小镇上的人也很纯朴 , 这饭馆本来就是老字号 , 我来了之后更是经营得有声有色 , 我也从来不运用现代 的一些经营手段 , 只是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

不过小镇上 , 也会有一些惹事生非的好事之徒 , 总被我的几个伙计结赶跑了。这时 , 我才发现这些伙计都有些武功。

我拖着范柳原一旁咬耳朵 :" 你从哪里找到这些伙计的 ?"

" 一直都在的 !" 范柳原一脸的莫各其妙。

" 呆子 , 你没看出来他们有武功阿 !"

" 那又怎么样 ?"

" 你真是呆子一个 , 万一他们贪图钱财 , 先把你杀了 , 然后霸占你的店和娘子 , 怎么办 ?" 我恨恨地敲了一下他的头。

范柳原窒了窒 , 讷讷出声 :" 他们应该不会吧 , 他们看起来像好人。 "

" 先看看再说了 !" 我没好气地说。

不过不久确实还是打消了我的担忧 , 这几个伙计手脚勤快 , 招呼客人也很热情 , 而且比较老实厚道。

在饭馆中 , 人来人往 , 小道消息也比较多 , 而最被人们乐谈得无非是 " 皇后深明大义救国家教民于危难中 ", 还有 " 武林盟主与血手

同时迷恋皇后 " ‘皇后是狐狸精 " 等等事件。但是身为话题中主角的我却不理会这些 , 虽然有时候听到血手的消息时还是会怦然心动 , 但是更多的是过着自己平平淡淡的生活 , 还有管教那个书呆子相公。

“相公，你怎么又坐在这里了 ?" 我站在一桌子面前 , 低头盯着正在对着几个地高谈阔论孟子孔子老子的范柳原 , 我脸上带着笑 , 眼中却冒着火。

范柳原缩了缩头 , 飞快向那几个书生告辞便跟着我走。

离开了那几个书生的视线后 , 我火冒三丈地掐着他的耳朵 :" 我说过让你去买些酱料回来 , 你却给我坐在那里吹牛 , 气死我了 !"

" 娘子 , 娘子 , 轻点 , 轻点 !" 范柳原歪着脖子 , 苦着脸哀号 , 几个伙计见惯不怪地闪开。

一会儿 , 范柳原又蹑手蹑脚地溜到书生堆里 , 几个书生调侃着他 :" 范兄 , 你家的母老虎又发威了 , ‘妻管严 ' 啊 !"

范柳原只是狼狈地笑笑。

才怀孕六个月 , 我的肚子便撑得像一个大西瓜一样 , 怀孕真的让人又辛苦又烦躁 , 范柳原也吃够了我臭脾气的苦头。他怕我辛苦不让我管店里的事 , 我便经常坐在树下乘凉着 , 与一些三姑六婆聊天着 , 范柳原一会儿拿水过来一会儿又拿水果过来 ,忙得不亦乐乎。

" 你相公可真疼你 !" 甲姑婆喃喃着 , 眼中的羡慕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乙姑婆酸溜溜地 :" 范夫人 , 你相公生得这么好看 , 你还是要小心点。 "

丙姑婆也点头 :" 就是就是 , 这男人啊 , 都是一样的花心。 "

丁姑婆红着眼 :" 我相公就是在我怀孕时候 , 娶了个小妾回来的。 "

越听我越不安 , 到了晚上 , 我将范柳原压倒床上 , 恶狠狠地问 :" 说 , 你在外边是不是有女人了 ?"

正文六十七、

范柳原柔和的眼瞳浮上一抹困惑 , 急急地道 :" 娘子 ,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

我冷笑着 :" 你已经三个月没有碰我了 , 难道是因为我怀孕变丑了 ?"

" 没有 !" 范柳原安下心来 , 苦笑 ," 你的胎儿不是很稳 , 所以不能行房事, 不过 ," 他邪邪地一笑 , 轻咬着我的耳垂 , 沙哑地说 ,"胎儿已经稳了 ,为夫可以履行职责了。 "

被咬到敏感点的我一阵颤栗 , 稀里糊涂又被某只大野兽给吃了 ,不过他吃得很温柔也很小心。

十月怀胎 , 我躺在床上痛得死去活来 , 一个小女娃终于 " 哇哇 " 从我肚子里跑了出来。

范柳原激动万分 , 抱着我又哭又笑 :" 谢谢娘子 , 你让我又有了家人 , 娘子 , 我爱你。 "

那时我累得虚脱 , 衣裳凌乱 , 一脸的汗水跟泪水 , 整个人像被溺过水一样 , 丑得跟鬼有得比 , 这辈子没这么狼狈过。可是听到他这么说 , 感情瞬间把理智给掩埋了 , 我决定给他生更多的孩子 , 我愿意继续被溺水…

范柳原对像只肉球的女儿是爱不惜手 , 整天 " 宝贝 , 宝贝 " 地叫个不停 , 我干脆给女儿取名为 " 范贝贝 " 。我把脖子上的 " 泪痕 " 摘下来给女儿带上 , 范柳原一愣 ," 这是皇上给你 , 你怎么 ...

" 呆子 , 你还想这‘泪痕 ' 将我带回皇上身边啊 ?" 我含笑 , 出神地盯着女儿脖子上的 " 泪痕 ", 虽然这 " 泪痕 " 的传说有点虚幻 , 但确实是救了我好几次 , 也是我与皇上曾经的爱情的见证。

范柳原将我拥入怀中轻吻 :" 娘子 , 你与女儿是我今生的最爱 !"

我安心地躺在他怀里 , 作为女人啊 , 我拥有了这么多 , 应该是足够了。

女儿满月时 , 家里竟来了两个老人 , 当初捡我回慕容山庄的刘老爹与刘大娘 , 我又激动又开心 , 抱着两位老人哭成了泪人。

我疑惑地看向范柳原 , 他轻声说 :" 我知道你一直想着你干爹干娘 , 所以就把他们接来了。 "

" 谢谢 !" 我感激地望着他。

他只是笑着抱住我悄声说 :" 要感谢的话 , 今晚就让你相公多要几次。 "

" 死呆子 !" 我嚼道 , 这书呆子讲话越来越不正经了 , 都不知道是不是我教坏了他。

一整天 , 我都在与两个老人寒喧着 , 刘大娘抹着泪 :" 忘儿啊 , 你这孩子真叫娘挂心啊 , 还以为你有个三长两短。还有庄主天天找你 , 回庄就喝闷酒 , 人都瘦了一圈。 "

" 他身上的伤 , 应该没事吧 !" 我曾经刺了他一剑 , 那一剑肯定是伤他伤到了心里。

" 身上的伤没事 , 只是他真的是对你 ..." 刘大娘叹息着。

" 娘 , 您别说了 , 我不想再想以前的事情了 , 而且我有了相公还有一个女儿 .....

我们三人的眼光全落在不远的地方 , 明媚的阳光下 , 范柳原开心地哄着怀里的女娃 , 小女娃发出可爱的 " 咯咯 " 笑声 , 我忍不住露出 一抹温柔的笑意。

" 你这孩子 ," 刘大娘转回头 , 看着我 , 也笑了 ," 你幸福就好了 , 这娘也不说什么了。看来那个男人对你也很好 !"

" 娘 !" 我像个小女孩一样躺在刘大娘怀里撒娇 ..

我的女儿一天长大了 , 这小家伙长得就像一具晶莹剔透 , 精雕而成的水晶娃娃 , 而且又精灵古怪 , 不但是她爹和姥姥姥爷疼到骨里 , 就连伙计们还有客人都抢着抱她哄她 , 看得我都吃味。

范柳原对女儿简直是宠上了天 , 害得我常常因为吃女儿的醋而找借口跟他吵架 , 不过每次他总是轻轻柔柔地笑着 , 我想发火都不知道往哪里出了。而且他还懂得利用女儿 , 哄着女儿 :" 亲亲娘亲 , 让娘亲不生气 !" 女儿乖巧地波一个吻后 , 我的气也消了 , 范柳原才轻轻地 抱着我再给我一个温柔绵长的吻。

其实我是幸福的 , 常常看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快乐地打闹着 , 也常常在半夜醒来看着范柳原那张清秀而柔和的脸 , 我就觉得幸福在我身

边溢得满满的，溢得令我觉得这个世界都是美好的。可是这种平静的幸福在我女儿两岁以后嘎然而止。

那天，范柳原跟着他的书友们只是高谈阔论; 女儿晃着两条肉腿在客人中间晃来晃去，不时逗得客人们开心地笑出声,我忙碌地记着账，不时抬头招呼客人；伙计们也是忙碌着。很平常的一天，平常得令我意识不到危险在向我贴近。

这时，几十个人冲进店里来，店中一片混乱，为首的女人停在我面前，娇笑着："刘忘儿，娜珍说见到你，我还不信，果真是你，竟然 来到我们风家的地盘了！"

我愣了愣，才认出站在我面前长相娇美的女子竟是风丽艳，以前狂迷恋慕容勿离的一个女人，冤家路窄怎么就遇上她了。

风丽艳大笑着，怨恨地盯着我："你这个女人，让慕容庄主将我逐出慕容山庄，令我风家在江湖上颜面尽失，我一直苦苦地寻着你报仇，上天终于让我找到了！"

范柳原抱着女儿站到我身旁来，另一边，我的几个伙计已经与凤丽艳带来的人打了起来，只是他们人多而且个个身手不凡，伙计们慢 慢地落了下风。

"你先带女儿走！"我悄声对一旁的范柳原吩咐，可是他惘若未闻，依然一动不动。

"难怪全世界的人都找不到你，原来你躲在这里与一个野男人生孩子！"风丽艳一脸的鄙视。

"这事跟我相公孩子无关，你放了他们，随便你怎么样都可以。"我咬着牙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你死到临头了，还管他们！将他们全带回去！"

风家内，椅子上坐着旁边站着的全是满满的带着刀剑的武林人士，我苦笑，这可真是插翅难飞了。

"你便是当朝的皇后？"高高坐在太师椅上的老人声音威严却又带着一丝不可置信。

我不语，这不是废话吗。范柳原抱着孩子神情自若地哄着，让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我也在心里咕哝，这呆子肯定是无知才这么胆大。

" 爷爷 , 就是这个狐狸精 , 勾结魔教的人迷惑我们的盟主 , 害得我们风家在江湖颜面尽失 !" 风丽艳指着我恶狠狠地叫嚷。

我无奈地望天花板 , 如果我真的是狐狸精就好了 , 就不会这么轻易被抓来。所有的人都上上下下地打量我 , 想从我的身上找出狐狸精的踪迹 , 不过很失望。

" 你究竟是谁 ?" 老人又严厉地问了一遍。

我盯着他 , 冷冷地回答 :" 老爷爷 , 你自己也看到 ,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 有间普遍的饭馆 , 还有一个书呆子相公与一个可爱的女儿 , 那你来说说看 , 我究竟是谁 ?"

" 咯咯 !" 女儿在范柳原的怀里挥动着胖乎乎的小手发出一阵笑声 , 我宠溺地抓抓她的小手 , 范柳原温柔地看看我又看看女儿。

太师椅上的老人似乎有些犹豫了 ,挥挥手 , 吩咐 :" 先将他们关起来 !"

" 爷爷 !" 风丽艳不满地大叫。

老人却不理她 , 有几个人将我们带下去。

阴暗潮湿的房间里 , 我与范柳原、女儿依偎在一起。

我望着范柳原 , 内疚地说 :" 呆子 , 都是我连累了你 !"

" 傻瓜 , 你是我娘子 , 怎么说这种话 ?" 范柳原将我轻拥入怀中 , 突然贴着我的耳旁 , 犹犹豫豫地问 ," 娘子 , 如果我瞒你一些事情 , 你会不会不原谅我 ?"

" 只要不是你在外头有另一个女人 , 我都可以原谅 !" 我失笑出声 , 都什么时候了 , 生死未卜 , 这呆子还担心这些 , 不过真的很可爱。

不大一会儿 , 有人将我拎了出去 , 范柳原一张白皙的脸阴沉得吓人。

庭院内 , 风丽艳摇头摆脑 , 像只骄傲的孔雀一样站在我的面前 , 啧啧出声 :" 你这个女人还真是天生的狐狸精相 , 连我爷爷都不肯杀你”。

我翻了个白眼 , 这快作古的老头怎么可能迷上我 , 还是不是为了你们风家留条后路 , 我一死 , 别说这朝廷 , 光是江湖黑白两道就有你们 吃不了兜着走的 , 这女人真是白痴。

" 你那是什么眼神 , 对我不服气 ?" 风丽艳不满地掐住我的下巴。

" 服气 , 我怎么敢对风大小姐不服气。 " 我换上谄媚的笑容。

不过这似乎没用 , 风大小姐已经抽出剑 , 对着剑妩媚地吹了口气 , 自言自语着 :" 对付狐狸精我该从哪里下手呢 , 对了 , 应该从她的脸”

明晃晃的剑突然指在我的脸上 , 懔人的剑气让我的心跳几乎停摆。

正文六十八、

我欲哭无泪，脸被毁了比命丢了还恐怖，这次是死定了！

但出人意料之外的，那利剑在即将碰触我脸蛋前的那一霎那募然定住了，风丽艳转过头去，娇艳的脸孔突然扭曲，在倒下那一刻惊惧地呼叫出声："血手，你是血手！"

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人们个个一副惊怖欲绝的表情瞪着我面前仅隔着风丽艳尸体的距离的黑衣人，寒冽的气息在他周身流转，紧紧的攫住所有人的心神。黑衣人一只手抱着我的女儿，另一只手通红，红得像一团火，而风丽艳的背心处有一个巴掌，仿佛是被火烧焦一般恶心。

"大叔！"我激动地叫唤，再次见到黑衣人让我又惊又喜，只是奇怪我女儿怎么在他手里，我往他的旁边寻找却没有看见范柳原。

一个声音颤栗着道："是血手，魔道教主，大家上！"那个"上"还没有完，黑衣人便已经穿插在刀光剑影中，我捂着嘴，可是眼前什么都看不清，只觉得黑衣人像是自幽冥的鬼魂般，飘忽着一抹蒙胧的影子悠然穿梭在凌厉的围击之中，每飘过一处，那处便倒下一片尸体。

当我眼前全是惨不忍睹的尸体时，黑衣人也停止了飘动，不可思议的是我的女儿仍乖乖地安稳地睡在他的怀里，小脸挂着甜甜的笑意。

客厅那边也传来激烈的打斗声，一个熟悉的声音焦虑地叫唤着："雪儿，你在哪里？"

竟是段清狂的声音，我开心地又蹦又跳，大喊："这里！这里！"

段清狂像阵风一样冲了过来，将我抱了个满怀，看见我身边的黑衣人微微一愣，将我放开。

"走吧！我带你出去！"段清狂轻声对我说。

我却没有跟着他，焦虑地四下寻找："呆子呢，我相公呢？"

段清狂扫了黑衣人一眼，黑衣人淡淡地将眼睛别开，段清狂抓住我，好声安慰："别急，你相公，我们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了。"

正准备走，却被几十个人团团地围住，为首的是风丽艳的爷爷。

老人咬牙切齿地骂道："血手，你这个魔头杀了我们这么多人，就想走？"

"我们已经大发善心没有将你们风府赶尽杀绝了，这可是你们上辈子积的阴德！"段清狂俊美的脸上带着一丝不屑一顾的笑意，闲闲地斜眼着众人。

"娘亲，贝贝要娘亲抱抱，爹爹黑黑的，贝贝不喜欢！"黑衣人手上的我的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过来，摇晃着小手嚷嚷着，我顿觉好笑这小鬼怎么把老爹给认错了，刚想过去接住女儿，可是人却整个怔愣在那里。女儿晃动着小手竟将黑衣人脸上的黑布给扯了下来，黑衣人也呆愣了，似乎也料不到自己脸上的黑布会被一个两岁的小女娃给扯下来。

风家的人都呆愣了，直愣愣地盯着黑衣人那一张年轻干净、清秀淡雅的脸，似乎都料不到传说中武功深不可测的大魔头竟是如此年轻又如此斯文。另一边我捂着嘴踉跄几步瘫倒在地上，吃惊得发不出一丝声音。

黑衣人的脸竟然和范柳原的脸一模一样，不，应该说那个我朝夕相处的让我认为这世间最软弱最善良的范柳原就是黑衣人，而我的枕边人竟然是这世间最残酷无情最凶狠毒辣的血手，而我的相公我的呆子就是那个让我爱上却又离我而去的黑衣人大叔。

"娘子！"范柳原声音细细柔柔的，担忧地想将我拉起来。

"你走开！"我惊惧地盯着他那只纤细修长的手，这只手不知道有多少个黑夜白天温柔地游动在我的身体上，竟然又是这只手粘满了无数人的鲜血。我终于明白了范柳原怎么会那么巧地出现在我面前，怎么会有一个武功莫测的黑衣人在我的身边保护着我，怎么会那么轻易就变出一间饭店，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范柳原是我见过最温柔的男人，竟然也是最凶残最会演戏的男人。

"娘子！"范柳原轻轻地唤我，柔和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受伤。

"血手！偿命来！"老人苍老而暴怒的声音冲过来。

范柳原将女儿递给我，转过身脸色阴沉望着风家的人，带着段清狂卷入一片厮杀中，片刻，庭院中惨叫声四起，血流成河。

当最后一具尸体倒下时，一个人跑了上来，恭谨地对范柳原说："教主，还有些人跑了了！"

"赶尽杀绝！"范柳原阴森森地吐出几个字，阴沉肃煞的神情、狠厉蛮横的目光，让他就像一只狂野冷酷的荒漠野狼段，好似随时准备为了生存而展开杀戳行动。

我惊惧地盯着他，范柳原，你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面孔?

范柳原的视线转到我这边时，突然又变成了我平时熟悉的温柔的样子，轻轻细细的声音："娘子，我们回去吧！"

我看也不看他一眼，抱着孩子跌跌撞撞地跑出去。紧跟在后面的范柳原焦急地叫唤着："娘子，别跑啊，别跑啊！"段清狂拦住他，"还是让我去！"说完，段清狂追上我。

幽静的小径上，段清狂默默地跟在我的身边，一会望望天，一会看看地，一会瞧瞧我，一会瞟瞟我怀中的女儿。

终于，他开口了："范柳原是血手！"

"我知道！"

"范柳原是黑衣人大叔！"

"我知道！"

"范柳原是魔教教主！"

"废话！"我跳起来，柳眉倒竖，杏目圆瞪。

他抱着后脑，望着天，又说："那你知不知道他是慕容勿离同母异义的弟弟？"

我愣住了，记得慕容勿离曾经对我说过他的母亲与一个魔教的人生了一个孩子，难道那个孩子就是范柳原。

"当年，范柳原的父亲爱上了武林盟主的女人，并偷偷生下他，那个女人死后他父亲也跳崖身亡，很凄美很令人感动的爱情，可是却留下他们的孩子也就是范柳原承担着所有的痛苦与...耻辱。"段语狂眯着眸子，俊美的脸有一丝忏悔，"我还记得小时候，因为他是私生子，所

以魔教里的大人小孩都欺负他，嘲笑、唾骂甚至殴打他，那个时候我也欺负他，"段清狂指指额头，"有一次，我还将他的头给砸破了。"

我狠狠地瞪他一眼，竟然这样欺负我的呆子。

"当时我们的教主没有传人，便从我们之中选拔了几十孩子来培养，我与范柳原都在其中。"段清狂迷人的眼闪过一丝痛楚与无奈，我静静地听着，不敢打断他的回忆，"那年，我们这些孩子全被投放边去魔教最阴暗最险恶的森林中，每十个小孩一组，我们不但要面对野兽的攻击还要面对对手的暗杀，因为最后只能有一组人活着出来。"

我越听越觉得像很久以前看过的那部电影，写得便是一群特工为了生存在森林中互相残杀，只是这是古代版的。

"在森林中，我们遇见最惊惧的一次便是撞上一头黑熊，当时黑熊冲着我奔来，我吓傻了，其他的孩子都惊慌失措地躲起来，只有范柳原举着剑狠狠地刺向黑熊，我的命被他救了下来。"

段清狂的声音轻描淡写，我却似乎看见幼小的范柳原瘦弱的身体站在高大的黑熊的面前，那一脸的惊惧与绝然。

"最后从森林中出来的只有我们这一组，我们十个人那么开心地拥抱着、欢笑着，却不料悲剧根本没有结束。教主递给我们十个人每人一把剑，告诉我们这群人中最终只能留下两个人，我们颤抖着却不能抗拒，那是我生命中最激烈最残忍的厮杀，曾经共患难的伙伴为了生存拼得你死我活，最后只剩满身是血与伤的我与范柳原。那年，我九岁，范柳原八岁！"

"你们的教主疯了！"我不可思议地喃喃。

"那以后范柳原变得很沉默很内向可以说是很封闭，人们从他的身上只能感觉到阴冷、冷酷、无情、残忍！"段清狂忽然想起什么，嗤笑出声，"不过他面对你时可真是温柔得腻人，那样子的他简直是另外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他，就像一只野兽突然变成兔子。”

竟然这样形容他，我也忍不住笑了，笑后却觉得心里有些抽痛，我刚才怎么会嫌弃范柳原的手上站满鲜血呢，当知道黑衣人是杀人不眨眼的血手时，我还不是没有嫌弃，或许是心里一下子无法适应他这种差异性太大的改变。

"我说了这么多，你会原谅他吗？"段清狂默默地看着我。

六十九、

我点点头"谢谢"我真诚的向他道谢.

"如果你选的是皇上，我依然会不屈不挠的追求你，但是如果这个人是范柳源，我会选择放手."看见我不解的抬起头，段清狂露出一个倾倒众生的很忧伤的笑容，“我觉得你是一个半园，而范柳源是另一半，很巧合便组成了一个圆，很完美也很和谐。他能让你开心，而也只有你能让他打开心扉。”看见我露出白齿，他不满的叫嚷，“喂，雪儿，你别笑啊，我是形容的很诗意啦！”

我依然笑个不听，心里有一种从未有的舒坦，我与范柳源真的是那么一半圆，一直在寻找着对方，不管他是书呆子还是黑衣人或是血手的时候，我都那么突然而毫不犹豫的爱上他，而我爱的人一直都是同一个人，还有比这更令人开心的事吗？”

段清狂望着我也笑了，然后讲目光落在我怀里的小女娃身上，嬉皮笑脸的说：“雪儿，你说我这大的娶不成，小的总可以让我娶了吧？”

我白了他一眼，笑骂“你想打我女儿的主意，就不怕我相公找你麻烦啊？”

段清狂一张俊美的脸跨了下来，一边跟在我身后一边逗着我女儿，我干脆讲这团肉球丢给他，可怜他手忙脚乱的抱着肉球紧张兮兮。

屋里，范柳源痴痴呆呆的盯着手中的香囊，看见我进来，有些惊惶的起身，却不敢向我走过来，只是目不转睛又带着祈求的望着我。

这样的范柳源任谁都想象不出他的冷酷无情，狠厉蛮横的血手事同一个人，要不是我亲眼目睹，真不敢相信这事真的，几乎怀疑事错觉了，我又想起段清狂“野兽变兔子”的论点。

我一声不想的走到床边收拾行李，范柳源慌慌张张的冲过来抓住我的手，声音慌乱不安“娘子，我知道你恨我怪我怨我，当初我真的不是故意骗你的，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你，那次在溪变相遇也不是偶然，我是去杀一个女人，可是没想到那个女人是你。娘子我不敢跟你讲自己的身份，我怕你会嫌弃我，我好喜欢跟娘子在一起，看你甜甜的笑容，看你撒娇的样子。所以我易装成黑衣人大叔，这样可

以远远的守护这娘子，可是我却情不自禁，忍不住对娘子你…娘子你不要走，好不好？”

我沉默不语，推开他的手，继续收拾东西。

他低着头垂着手，还是继续轻声说着“我不敢告诉娘子我是魔教教主，我的手沾满鲜血，我怕娘子不喜欢跟我在一起，可是我真的不惜黄做教主，我只喜欢陪在娘子身边，每天陪着娘子聊天，陪女儿玩耍，真的很幸福……

声音渐渐低了下来，我回头，范柳源一双澄澈的瞳睦充满绝望与痛楚，我突然不忍心了，小声的嚷嚷：“你这个呆子，你没看见我也在收拾你的东西吗？”

范柳源又惊又喜，突然紧紧的抱住我，不敢置信的问：“娘子，你是说……”

“我是说我们一起走，你血洗风家这么大的事，我们还能呆在这里吗？”我没好气的推开他，“这里是呆不下去了，我可不要同你回魔教，只是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好，”我头痛的揉揉头。

范柳源笑嘻嘻的又搂住我，轻声细语“娘子，你别担心，一切都交给你相公。”

我疑惑的听着胸有成竹的范柳源，他却笑而不语。

我知道魔教的势力很大，却没想到会大到延伸到了商界，甚至不属于我朝的——突厥汗国。

坐在通往突厥族的商队的车上，我危险的眯起眼睛盯着依然神情自若的抱着女儿的范柳源：“请问教主大人，这商队是不是你的下属？”

范柳源抬起双目，目光清澈：“他们是专门为魔教筹措银两的商队之一”

我想想也是，那么大的魔教要吃要喝，总不能每天都去打劫吧，我又皱起眉头苦思：“这突厥汗国的可汗叫什么来着”

“伊利可汗”范柳源轻轻柔柔的接了过去。

“就是”我一拍大腿，当初我在宫中听到这个名字时，便想到现在的伊利牛奶，笑了整整一上午，吓得身边的宫女冲出去喊太医。说起来，那条泪痕项链还不是他们送来的。

商队行走了数日，除了精神抖擞的范柳源和窝在他怀里的范贝贝还是活崩乱跳外，我们个个都是腰酸背疼，满脸倦容。

“这里休息一下”范柳源心疼的看着我向外边吆喝。

有人飞快过来搀扶我下车，虽然这些人都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但是看到领头的首领对我们恭敬犹如，所以也尽力的讨好我们。

“夫人，您有什么事吩咐的吗？”商队的首领跑过来必恭必敬的问我，接触到范柳源冰冷的延伸，又惶恐的低下头。

“没事，你忙你的”我很形象的伸了个大懒腰。

我的前方后方左方右方全都是无边无际，起伏不定的草地，满眼的青色枯燥的不行了，不过总比之前满眼的沙漠好多了，我暗衬。

“累不累”范柳源怜惜的搂住我，细声细语的问。

“相公，我们两人走走！”我说着，很没良心的把他怀里的女儿一脚踹给商队里的人，这个亮度三千瓦的灯泡大大的破坏了我们两人的世界。

范柳源笑着拦住我暗运轻功，不出片刻，商队便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啊！”这天地间除了青色便剩下我和范柳源两个人，我开心的又蹦又跳。

范柳源静静的看了我好一会，突然就讲我扑到在草地上，又酥又痒的吻便落在我身上，舒服的像羽毛在轻搔着，我又笑又叫。

突然几个女人的尖叫声有远而进，范柳源飞快的将我的衣服拉扯好，抱着我冷冷的看着不远处。那里，几匹像狗又像狼的东西追赶着三位姑娘，姑娘们惊惶失措的尖叫着，其中一个全身火红的姑娘不时回头向那几匹东西挥动鞭子，但是却更加引起野兽们的野性来。

“相公，救救他们吧！”我紧张的盯着奔跑的姑娘们，其中一个姑娘被绊倒在地上，像狗又像狼的东西冲过去狠狠的咬了她一口，那两个姑娘手忙脚乱。

“不救！”范柳源问问柔柔的盯着我，语气却淡然。

“你！”我气的跳出他的怀，眼珠一转，突然向那三位姑娘身边奔去。

还没等我接近那人与动物，只见眼前一晃，所有的声音瞬间都结束，那些像狗又像狼的东西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三个姑娘目瞪口呆，而范柳源已经回到我身边，轻轻的拦着我的腰。全身火红的姑娘走在我们面前："谢谢公子救了我们，我叫阿利雅"

她的脸，眼，嘴只对着范柳源一个人，我却吃惊的认出来，她竟然是我在市集时遇上的那对在赌博的兄妹中的艳丽姑娘，只不过她此刻穿着异邦的服饰，而她没有认出我来，想想那天我的真实面目自始至终都被塞在慕容勿离的怀里，她认不出来也不足为奇。

我第一百零一次后悔救了阿利雅，也第一百零二次后悔让她与我们同车。

此刻一下车，她便贴在范柳源的身边叽里咕噜滔滔的说个不停，看的我心里的嫉火直网上冒，早知道她这样就应该让她被野兽撕个粉碎，最好是先把她那艳丽的脸蛋给撕烂。不过范柳源的表现倒是让我满意，他惘若未闻，一心一意伺候着他手中的女儿。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这个女人这么明目张胆的勾引我的丈夫了，跳到他们中间狠狠的将阿利雅济开，拉着嗓门大叫："不好意思，我相公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尤其是女人。"

所有的认都奇怪的朝我们瞧过来，阿利雅气的杏目圆盯，柳眉倒数却不敢发作，只是换上一副温柔的样子含情默默的望着范柳源，我没好气的白了她一眼。

范柳源抬起眼望着我，柔和的睦子闪过一丝了然的笑意，我忍不住脸上一热低下头，自己这醋缸也打的太明显了吧。

突然，范柳源抬起我的下巴，俯下脸众目睽睽下，众人张口结舌下，我愕然的睁大眼下之下，他就温柔的吻上了我的唇。范柳源对我大胆而宣誓性的吻让阿利雅安分了不少，至少一路上没有明目张胆的纠缠他。

临近突厥汗国大都时，阿利雅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我犹豫了一下，也就答应了，我实在不想范柳源与这魔教有任何的牵连了，而且阿利雅虽然很讨厌但认却不坏，于是我们离开商队跟着阿利雅走。

70.

大都门口，一群士兵恭恭敬敬的迎接我们进去，这时我才知道阿利雅竟然时伊利可汗的女儿，而那天与她一起赌博的男子便时可汗唯一的儿子，这么巧的事都被我遇上了，我与范柳源虽觉得意外却没有觉得多大的吃惊，毕竟我们两人的身份如果摆出来也四挺吓人的。

阿利雅自暴身份后，高高的骑在马上得意洋洋的斜睨着我们，等着看我们目瞪口呆的表情，却只看见范柳源神情自若的哄着手中的女儿，而我闲闲的修理着自己的指甲，她一脸挫败咬牙切齿差点气的从马上跌下来。

阿利雅领着我们去见她的兄长，阿木杆也就是那天我遇见的那个浓眉大眼，英俊不凡的男子。阿木杆没认出我来，豪爽的笑着同我们打招呼。然后，阿利雅拉着阿木杆走到一旁叽里咕噜用一种奇怪的语言交谈着，她一会指指范柳源一会指指我，阿木杆跟着她的话时而望望我们时而皱眉时而摇头。

他们讲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是从他们的表情，我猜测他们在交谈的内容如下：

“哥，我看上那个男人。”

“不行，他有妻子！”

“那有什么关系，找认把他妻子给给剁了就行了。”

“这…那他女儿怎么办？”

“一起剁了。”

“这……”

我把我猜测的内容一五一十的传述给范柳源听，他忍俊不禁轻轻地将我拥入怀中，细细柔柔地翻译给我听：“阿利雅告诉阿木杆事是我救她了，并且说我是空手辟死几匹狼，阿木杆不信，说有机会找我比试比试。”

我一听，嗅大了，没好气地轻捶他：“你懂突厥语，竟然也不讲给我听。”

范柳源搂着我含笑不语。

这时，阿木杆走了过来，豪爽地笑道：“谢谢二位救了我地小妹，二位如果不嫌弃就在这里住下，我会找人好好招待二位地！'

这个豪爽俊朗地男人很让我喜欢，我自然是欢喜答应，范柳源没有反对，便跟着我住下。

翌日，休息一晚后，我精神抖擞，神情气爽，终于告别了一路上地灰头土脸。这时，有下人来传告我们阿木杆殿下设宴宴请我们，于是我拉着范柳源带着女儿便去。

席上，酒过三盏，阿木杆放下酒杯，笑着望着我与范柳源，朗声道：“不知二位有何事到我们突厥国来啊？”

阿利雅也疑惑地盯着我们，当然眼球地大半是放在范柳源地身上。

这真话是不能讲了，只能随便编个故事了。我眼球咕噜一转，抓着酒杯拖着下巴，一副故作回忆地模样，声音憋地幽幽怨怨地：“话说，江苏有刘家富甲四方，而刘家有一女儿年方十八，花容月貌，上门提亲地认踏破了门槛，这女子也就是我偏偏中意一个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地穷书生，也就是他。”我指指身边地范柳源，拼命地挤出几滴泪水，声泪俱下，“可是我家人闲贫爱富，根本不同意我与他在一起，我们几经磨难终于结为夫妻，我地家人却依然没有放过我们，我们只好逃亡，最后逃来这里，只可怜我们地女儿跟着我们吃了不少苦……呜……

我假装掩面而泣，一旁地范柳源哭笑不得，却很合作地跟着我一会摇头一会叹息，更合作地是他怀里女儿突然哇哇地哭开来，我偷偷冲他吐了个舌头。

虽然富家女与穷书生私奔地故事很落俗套，但是却是最能说服别人，果然，阿木杆脸上有些沉重，而阿利雅地眼珠红了，旁边地几个侍女偷偷地揩着泪水。

这时，一个高雅大方地女子牵着一个5.6岁地小男孩走了进来，冲着阿木杆弯弯身便做到阿木杆地身旁去，含笑望着我们。

”这是我的嫂子，乌拉珠！嫂子，那便是我提到的救命恩人，”阿利雅双方做了介绍。

乌拉珠点头向我笑笑，我也连忙回礼，阿木杆的脸色却淡淡的没有什么变化。

看见我不解的望望阿木杆又望望乌拉珠，阿利雅悄悄的贴到我的耳边说：“我哥与嫂子的感情一向不太好！”我斜睨了这阿利雅一眼，自从知道我私奔的身世后，她对我的态度似乎和善了不少。

范柳源怀中的肉团却蹦跳起来，指着对面的小男孩稚声稚气的说：“爹爹，贝贝要同哥哥玩。”

小男孩困惑的看着我们，又抬头望望自己的父亲。

“去陪妹妹玩，照顾好妹妹.”阿木杆大笑着“孩子最能玩到一块去了！”

还没等阿木杆话落下，我的女儿范贝贝早就晃动着两只胖呼呼的小脚，跌跌撞撞的冲向那个小男孩，小男孩一时没有注意，便被贝贝撞翻在地上，又被胖呼呼的贝贝压了个正着，旁边的侍女慌忙讲他们扶起来，我们这些大人全笑成一团。

笑毕，阿，木杆突然望着我与范柳源问：“你们有没有听到关于你朝皇后的传闻，可否告诉我啊？”

我与范柳源一愣，飞快的交换了个眼神。

阿利雅心直口快的说：“

我哥哥对你朝的传奇人物皇后可是恭敬犹如，只要见到你朝的认都会问问关于皇后的消息。”

阿木杆目光炯炯得望着我们，乌拉珠却一脸黯然，垂头出神的盯着手中的酒杯。

我清清嗓子，轻描淡写“关于皇后的传闻无非是什么狐狸精，迷惑武林盟主，魔教教主之类的，没什么好说的。”

阿木杆突然狠狠的掷下酒杯，面露怒气“她不是什么狐狸精，她是这天气第一奇女子！'

我窒了窒，转头看看范柳源，他却对阿木杆含笑赞同的点点头。我无所谓的耸耸肩，反正被认崇拜也是很爽的事，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轻碰阿利雅，低声问：“你哥哥怎么对我朝的皇后那个那个啊？”

阿利雅笑得花枝招展：“说起来，我哥第一次吃鳖就是因为那个皇后，当时我哥有一条叫做泪痕的项链，他可是爱不释手，可是为了能骗取你朝的国土，他忍痛割爱，却不料，哈哈，那皇后可真是聪明的要死，我哥什么都没得到，赔了夫人又折将，”阿利雅无视阿木杆的窘

意，又接着说："后来，我哥好不容易才劝服他的好友八王爷起兵造反，谁知道又被那个皇后的一刀给化解了，而且八王爷还和皇上同归于好，我哥被可汗训的狗血淋头，你说我哥气不气，但是却又不得不服输，他对那个皇后可真是又爱又恨！”

“噗哧！”我也忍俊不禁，原来自己还间接影响到突厥汗国来了。

阿木杆不好意思的嘿嘿两声，低头就喝酒。

“还有哦！”阿利雅贴到我身边，又说“我和我哥都见过那个皇后哦！”

“咳咳！”一口茶在我的喉咙里来不急往下咽，呛的我剧烈的咳了起来，范柳源慌忙轻捶我的背，好不容易顺了口气，我在两兄妹的脸上扫来扫去，小心翼翼的问“你们见过她，她长的什么模样？”

阿木杆晃动着手中的酒杯，低吟着“当时我们见到的是易过装的她，她的聪明让我为之折服，只是她的真面目我并没有看到……”

“就是好可惜”阿利雅接过话大叹，“我可是听说皇后美若天仙，所以把黑白道最厉害的认都迷的神魂颠倒，可惜没有看到。

突然一直沉默不语听着我们谈话的乌拉珠突然冒出一句来“那个皇后，是不是叫忘儿？”

“嫂子，你怎么知道？”阿利雅惊奇的瞪大眼睛。

“他”乌拉珠乌黑的大眼睛盯着身边喝酒的阿木杆，幽幽的说“他晚上说梦话的时候说的。”

阿木杆拿着酒杯的手微微一颤，我们全别开眼吃饭，气氛沉闷了下来。

风和日丽的日子，阳光普照着一切。

房门前，我挡住兴冲冲往里边冲的阿利雅，双手叉腰，不满的质问“阿利雅小姐，请问你找我们又什么事？”

“我哥哥邀请你们去比武场”阿利雅对我说着，呜溜溜的眼睛却拼命的往屋里望去，寻找着范柳源的身影。

我头痛的揉揉额头，哀嚎“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老是纠缠着有妇之夫啊？”这话我说的够直白了吧。？

阿利雅却没有一丝愧意，反而大大方方的承认“我就是喜欢他，所以我要和你竞争”

我气的翻翻白眼，怎么碰上作风这么大胆的姑娘，我在现代的时候，都没有碰到哪个女的这么说的，嗨，我要抢你老公啦！

71.

宽敞的练武场上，旗风飒飒。阿木杆骑在马上英姿勃勃，而一身火红的阿利雅也是光彩耀人，英姿飒爽，我忍不住赞叹。

见我们走进，阿木杆飞快跳下马，豪迈的笑道“范公子，我们比试比试如何？”

“不”范柳源摇摇头，淡淡的吐出一个字。

见阿木杆有些呆愣，我砰砰范柳源的手臂，柔声道“相公，你就答应他去比划比划嘛”

范柳源抬头看着我，不语。

我轻皱着鼻子，“你就当是给我表演，我想看，可以了吧。”

“好”范柳源轻轻柔柔的答应了，“我是给娘子表演的”

阿木杆若有所思的望着我们，我裂开嘴冲他笑笑。

一会范柳源和阿木杆走入场中，我与阿利雅，乌拉珠等人战在台上观看。

“你说，他们谁会赢？”阿利雅用手臂碰碰我， 一双美目跟着场下的人转来转去。

“废话，当然是我相公”我没好气的白了她一眼。

“那可说不定，我哥那么健壮，说不定是我哥赢。”

“闭嘴，你吵死人啦。”我不耐烦的对她低喉。

我们的眼光全被场下的两个男人吸引住了，阿木杆高大魁梧，英姿勃勃，范柳源玉树临风，斯文淡雅，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却又很奇异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他们的比试很简单，分别骑着马射中远处靶子上铜钱般的中心。

“哥，加油，加油！”我身边的阿利雅又蹦又跳，激动的拉扯着嗓子又叫又嚷。

这该死的女人，刚才才说喜欢我相公，现在却倒到她哥那边去了。我不甘示弱，跳的比她还高，叫得比他还大声“相公，加油，加油，一定要赢他！”

阿木杆捶锤胸膛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范柳源望向我揉揉的笑着。

阿木杆首先出场，

他挥挥手衣服一甩，露出健壮的臂膀，结实的肌肉，引得场上场下的女人性的惊天动地的叫声。我两眼一番，这又不是比健美，还跑来现现几块肉，阿利雅咯咯的笑个不停，乌拉珠却只是静静的盯着场下的两个男人，乌黑明亮的眼睛藏着一丝爱恋。

只见，阿木杆骑在飞奔的马上，自信的笑着，轻轻的搭箭拉弓，瞄也不瞄，一拉手，“嗖”的一声，正中靶子中心，又伸手从箭囊里抽出一支箭，拉弓上弦，正中，再一支，正中……

如雷般的掌声在厂内响起，阿利雅兴奋的又跳又叫，乌拉珠也抿着嘴轻笑，爱恋的目光跟着场内的那个男人转动着。

“我哥赢定了！”阿利雅骄傲的像只孔雀。

可惜是没有尾巴的臭孔雀，我心里咕哝着，又白了她一眼，“我相公还没有出场呢”

话是这样说，心里却不是很有底，我的目光紧紧的跟着骑在马上的范柳源，突然范柳源的马飞奔了起来，可是却不是向场内跑去，却是向我们站台飞奔过来，准确的说是向我飞奔来。

一片惊呼声中，我落入范柳源熟悉的怀中，马一转头，便向场内飞奔而去。

好浪漫好刺激，可是也好羞人啊，众目睽睽之下，我窝在范柳源的怀里，又喜又羞，这呆子的举动总是那么出人意料。

“娘子，你不是想赢这场比赛吗？"范柳源低低柔柔的声音在窝耳边响起。

我点点头，范柳源让我靠在他的怀里，突然搭箭拉弓，可是这箭搭了三支，这弓卧在我的手中，范柳源抓住我的手，只听嗖的一声，三支箭同时如同疾电般射了出去，三支箭同时准确无误的正中中心。

场内一片空荡的寂静，所有的人都是张口结舌的模样，许久才爆出一片惊呼声来。

”范公子，你果然是好手！阿木杆骑着马过来，豪迈的笑着。

他跳下马，范柳源也抱着我下马，阿木杆开心的拍着范柳源的肩膀，哈哈大笑，”“我今天总算是遇到对手了，我太开心，咱们去对饮几杯。”

我也在一旁笑眯眯的望着他们，突厥人喜欢以武功来交朋友，这阿木杆是被呆子的武功折服了。

这时，阿利雅也飞奔过来，一身火红的衣服像一团太阳，她气喘吁吁的盯着范柳源。

“怎么样，我说了会是我相公赢的”现在轮到我像只骄傲的孔雀，不过这是开屏的孔雀。

“不算，不算，那弓是放在你手中的，”阿利雅不服气的跺着脚，大声嚷嚷。

“那好，再比一次，哼”我冷哼着，跑去拿箭。

经过阿利雅身边时，她竟然恶意的伸出脚，“扑”我被绊倒在地上摔了个四角朝天，头被旁边的铁器磕出血来。

正在和阿木杆说话的范柳源闪电般冲到我身边，小心将我扶起来，看见我头上的血时，一张平

正在和阿木杆说话的范柳源闪电般冲到我身边，小心将我扶起来，看见我头上的血时，一张平和淡雅的脸瞬间变的阴沉肃煞，他抬起头，死死的盯着阿利雅，拿目光充满了阴冷，同他血洗风家时我看所看见的那种眼神一摸一样，我的心提到嗓子门上来了。

阿木杆和阿利雅盯着突然周身流传着寒烈气息的范柳源，不约而同踉跄的后退了几步，阿利雅摇着手，结结巴巴的说“我真的…真的不是故意的，只是想开玩笑。”

“只是开玩笑马？”范柳源阴森森的声音传到两兄妹的耳中时，他们硬声声打了个寒战，连我都觉得周边的阳光变得寒冷了许多。

“呆子”看见范柳源抱着我的大手突然有些变色了，我慌忙将他的手藏在怀中，哀求“呆子不要，我没事，真的没事了”

我惊惧的搂着他的手，心里哀嚎着，他不会因为我的一点小伤而大开杀界吧。

可是，范柳源的脸色依然很阴沉，眼中的狠蔰仍是没有散去，随时都是一只伤人的野兽。

我暗叹一声，突然拉下他的头，众目睽睽之下，众人目瞪口呆之下，吻上他的唇，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我的脸皮得训练得厚些。

一吻结束，范柳源脸上得阴森退去，眼睛也柔和了，他抱起我大步离开草场。

练武场得插曲让阿利雅安分了些天，可这姑娘好了伤疤忘了疼，没几天又开始跑来纠缠范柳源，不过范柳源对她得态度比以前还冷淡，害的我都在心里暗暗为阿利雅摸了把冷汗，哪天范柳源不小心又从兔子变成野兽，将她咯嚓了也不一定，

庭院内，阿木杆，阿利雅还有阿木杆得儿子陪我们东拉西扯。

我家得范贝贝一看见阿木杆家得小帅哥，眼瞳都放大了不少，快速从他老爹身上爬下来就冲向小帅哥，看的我心里不住哀嚎，这小妞长大后肯定时色女一个，还好人家阿木杆得儿子小时小了点脾气却超好，所以被贝贝给吃得死死得。

阿木杆将我拉到一旁说悄悄话，他指指靠在树下闭幕养生得一连平和得范柳源，悄声问“我觉得你相公不是一般人，你那个什么富家女与穷书生是编造得吧？”

“是编造得，你不会是担心我们连累了你们，想把我们敢走吧？”我淡淡得瞥了他一眼。

他生气了，用力得拍着胸膛，恼道“你将我阿木杆看成什么人了，我阿木杆怎么会是那种无情无义之人？”

就知道他会这么说，我好声安抚他“别生气，开开玩笑”

“你相公对你得感情很不一般，阿利雅恐怕你在做白日梦了”阿木杆盯着不远处扶着腮含情默默得望着范柳源得阿利雅，好看得浓眉忍不住皱在一起。

提起他得宝贝妹妹我忍不住又好气又好笑，其实拿姑娘心地不坏只是这作风上让人有点吃不消。

“那天，如果不是你拦着他，他真得会杀了阿利雅，对不对？”阿木杆似乎又想起那天得情景，脸色有些惊惧。

“你还是看好阿利雅，别让他惹到我相公，我不一定每次都拦得住，”我边说边向相公走去。

“我很羡慕你们得感情”

身后，传来阿木杆若有所思得呻吟，我会心一笑。

我们四人围坐在草地上，另一便两哥小娃娃又笑又闹，不时贝贝又撞进范柳源和我得怀里怀快得笑闹个不停。

“范公子，这些天我们父汗设宴，你们也来参加，好不好？我父汗一直想答谢你们，阿木杆目光炯炯得盯着范柳源。

范柳源柔和得睦子却一直看着我，我点点，他也点点，

像只标准得应声虫。

阿利雅盯着我们，一双美丽得大眼睛咕噜路得转着，我心里暗暗戒备，不过，兵来将当水来土掩，

看谁怕谁。

72.

宴会当日，为了表示对突厥国的尊敬，我与范柳源也换上他们的民族服装，我看看范柳源，他看看我，忍不住相视一笑。而贝贝也穿着一套他们的服装，看起来是说不出的可爱，她摇晃着两条小腿又去找她的小帅哥去了。

“娘子，你真美！”范柳源温柔的盯着我，他的睦子，时而柔和时而清澈时而幽深。

我心里甜滋滋的，嘴上却故意责骂：“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贫嘴了？”

范柳源笑着拦住我的腰身，往宴会厅走去。

突厥汗国的宴会别开生面，四处洋溢着民族的风情与音乐舞曲，来来往往挂着一堆叮叮当当装饰的侍女穿越在宴会当中，更是填了不少的生趣。

我与范柳源坐在阿木杆和阿利雅的下方，兴趣却却的看着他们来来回回与各种官员敬酒，我无聊的坐在一边把玩着身上的饰物，却感

觉到又一束眼光放在我们身上，范柳源也感觉到了，我们都同时抬头寻觅，却看到一个突厥人目不转睛的望着我，时而自言自语时而摇头，看见我们抬头却又低下头继续喝酒。

“你认识他吗？”范柳源砰砰我，低声问。

我眯着眼睛盯着那个突厥人，只觉得有点眼熟却一时又想不起来。

这时，伊利可汗向我们走来，这中年人有着阿木杆一样高大魁梧的体形神似的面孔，不过币阿木杆多了一些威严的气魄，应该是当可汗当出来的。他笑着向我们举起手中的碗，朗声道：“范公子，范夫人，救了小女，这杯酒是可汗我敬你们的！”

“可汗，客气啦！”范柳源也端起酒，可酒刚触到他的唇，他平和的脸上闪过一丝奇异的表情，犹豫一下，把碗中的酒一饮而尽。

另一边阿利雅盯着范柳源的空碗笑得花枝招展。

范柳源坐下，突然贴到我的耳边悄声说“娘子，我的酒被下了春药”

“拿你还喝”我吃惊的瞪大眼睛。

“当时是可汗敬酒，不能不喝，再说”一只手滑到我的腰上，范柳源的语气有些暧昧，“有娘子在身边，所以我不怕”

我头痛的盯着那边笑得欢快的阿利雅，这女人连下春药这种手段也拿出来了，不过她没想到范柳源这么快就能觉察出来，只是今晚害苦我了。

“公子，殿下请公子到外边谈话”一个侍女走到范柳源面前恭敬的说。

范柳源拉着我边起身，侍女却把我拦住，“殿下说，这是只有两个男人的谈话。”

范柳源却不理会，推开侍女，拉着我便飞快往外走，路上遇到贝贝还有低头给她擦拭裙子的小帅哥。突然听到身后传来阿利雅的声音，还没等我开口，范柳源拦着我的腰身便往树上跃去。

稍后果然看到阿利雅风风火火的冲出来，她看了看周围，气汹汹的问身边的侍女“你不是说看见他们往这边走吗？人呢？”

侍女低声呐呐“奴婢是看见他们往这办来的。”

“饭桶，一点小事都做不好，煮好的鸭子都飞。”

树上，我忍不住偷笑，我的相公什么时候变成她的鸭子了。

阿利雅突然抓住一边的贝贝，焦急的问“好贝贝，你看见你爹娘了吗？告诉阿姨！”

“他们飞飞了，爹抱着娘飞啊飞啊，飞了他们飞了，”贝贝摇晃着胖乎乎的小手，嚷嚷着。

左一个飞，右一个飞，飞的阿利雅满头小鸟，她放开贝贝，气急败坏的吼“我还跳呢，他们飞”

小帅哥不满的瞪了阿利雅一眼，牵着贝贝便离开，阿利雅左看右看，也一脸挫败的离开了。

“人走开了，呆子”我小声说着，却没有响应。

我奇怪回头，却看见范柳源望着我的眼神越来越怪异，而且她身上的温度也越来越高，他温热的唇突然压向我。

我惊呼出声：“不会吧，相公你忍一下，这是树上…呜呜…这是树上……呜呜……”

第二天，天发亮时，身旁的范柳源已经起身穿衣服了，我却腰酸背疼起不来身。

我不满的盯着范柳源，他依然像平时一样精神抖擞。他转过身，看见我凶巴巴的眼神，便将我抱起，轻声说“娘子，昨晚让你累了，你好好休息下，我去看看贝贝。”

“昨晚是谁让我累成这样的，”我咬牙切齿。

范柳源抱歉的笑笑，在我脸上落下一个轻吻，便离去，留下我一个人在床上长吁短叹。

午后，我终于从床上爬了起来，梳洗一遍也跟着出门，刚迈出房门，便与风风火火的阿利雅撞了个正着，两人摔在一起，我的五官挤在一起，她肢体错位的摊在地上。

我没好气的冲她嚷嚷“我跟你这个女人果真是范冲！”

阿利雅躺在地上苦苦的呻吟着“我也觉得，我好不容易摆脱了父亲的成亲大论，跑来这里找你，却这样，呜呜……”

“找我什么事？”我刚抬脚迈过她准备出门，却又回过头。

“我问你”阿利雅从地上跳起来，瞪大了美睦，“昨晚你相公回来没？”

我眼珠一转：“没有啊，你问这个干什么啊？”

“那你知不知道他昨晚在哪里住了，”阿利雅小心翼翼的看着我。

我耸耸肩，摊着手，“不知道，可能是在哪个侍女身边过夜了”

“在侍女身边”阿利雅高分贝的叫着。

我摸摸震的发懵的耳朵，白了她一眼，“这有什么奇怪的，他以前在我家就同不少的侍女上过床，有时候还逛逛妓院。”

"这你也受得了!阿利雅不可置信的 看着我 。

“唉”我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有什么办法，我都已经与他有一个女儿了”

“天啊，本姑娘真是瞎了眼，怎么会和你争这种花心的烂男人。”

突然看见阿利雅怒气冲冲的看着我的身后，我回头，只看见抱着女儿的范柳源哭笑不得的站在那里。

我从他身边走过，伴了个鬼脸。

阿利雅从他身边走过，狠狠丢下一句“恶心的男人！”

然后阿利雅亲密的挽着我的手臂，笑眯眯的说“我决定不跟你争这种花心的男人了，而且我要给你介绍我们突厥族最好的男人。

以后的日子里，阿利雅果真是遵守诺言不再缠着范柳源，只是每天带我去见各式各样的猛男，看的我都快吐了，我向范柳源求救，他这次是很没良心的呆在一旁看好戏。

这日，阿利雅又兴冲冲的跑来找我，一边扯着我一边叫：走，快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是不是什么猛男啊？我捂着头哀嚎，老天，让我死了算了。

”不是，不是是个老人。

老人，我惊跳起来，火冒三丈，我怎么说也是花容月贸，你要把介绍给一个老男人?

范柳源也愕然的抬起头。

不是，我是说我们去看一个老女人，一个很神秘的巫婆。阿利雅神秘兮兮的说。

我很没出息的被阿利雅拐着去看 一个老的掉牙据说有一百多岁的老人，范柳源不放心也跟着过来。

在一座古老的房屋里，我见到了那个所谓很神秘的老女人，说他神秘其实就是她所处的地方神秘，不过当她睁开那双锐利的眼睛扫向我们时，我忍不住往范柳源身边靠。

她真的很神秘哦，上次她说我会看上一个有妇之夫，然后会变成那个女人很重要的朋友，当时我还不信呢，现在相信了，阿利雅在一旁叽里咕啦。

可是没人理会她的聒噪，只见那个神秘的老女人从乌黑的袋子里掏出一根竹筒递给我，说“你将会碰上一次大劫，这根竹筒里的纸条可以助你作出决定，但是大劫前，千万不要打开，否则只会突增烦恼，”说完又闭上眼睛。

江湖骗子的把戏，我嘲讽道“那你来算算我之前遭遇过那些大劫”

老女人眼睛没有睁开，只是幽幽的说“不是这个空间的人，我算不出她的小劫来，而唯一能算的到的就是这个大劫。

我一愣，范柳源全身一僵，将我紧紧抱在怀中。

老女人突然有说：这有劫与无劫本是上天注定的，你遭此劫后一生便能平安，你们只要相信相爱的人总能在一起，就足够了。

我们推出那个小屋，阿利雅滔滔不绝的说着：她最喜欢故弄玄虚，听都听不懂，不过她好灵验的。

范柳源紧紧的握着握的手，一声不响，我也沉默不语。

73.

这个如同平日的清晨，阳光明媚，屋里弥漫着温馨的气息。

我抱起女儿，一边替她更换衣服，一边跟范柳源说话：相公，你看这小贝贝越来越胖了。

”嗯“范柳源没多大在意的应了一声，从背后抱着我，将自己的头深深的埋在我的脖子里细细的种草莓。

”贝贝“我按住幌来幌去的女儿，不满的对她说：贝贝，你再这么胖，小心以后没人要你。

贝贝摇头晃脑玩弄着自己的小手指，稚声稚气的说：有哥哥要，哥哥说要贝贝长大了做她的新娘子。

我哭笑不得，这小鬼，还真有本事，才这么点大，就有阿木杆家的小帅哥跟她求婚了，想当年我这么大的时候可是连男女都分不清的。

不久，相公我盯着光溜溜的贝贝，小心翼翼交换着身后的男人，你看贝贝是不是有什么不同?

范柳源抬起头随意的瞟了女儿一眼，“嗯长胖了”然后埋下头继续再我的香颈内种草莓。

“不是你再看看她的脖子，她的脖子”我努力使自己的声音显得镇定。

范柳源终于认识到事情的不对颈了，与我面面相歔贝贝脖子上那条足以说明我身份的项链泪痕不翼而飞了

贝贝你的项链呢，我激动的摇着女儿。

项链？贝贝瞪大一双澄澈的眼睛，歪着小脑袋“贝贝洗澡，和哥哥洗澡”

还洗澡我都快被她给气疯了，当初真不盖把项链给她，真是个小惹祸经。

“娘子，别怪她了，赶快收拾东西走，”范柳源比我平静的多，但已经开始飞快的收拾行李。

我也赶紧放下贝贝，收拾东西。

我们领着行李，抱着贝贝，刚迈出门口便撞上迎面二来兴冲冲的阿木杆和阿力雅。

“范公子，范夫人我真要找你们呢？”阿木杆的人还没到，爽朗的声音已经先到了，他走进突然看见我们手中的行李，大吃一惊“你们怎么要走了？”

“我与夫人已经打扰你们多日，我们商量还是今日与你们辞行而去。范柳源抱着双拳，淡淡的回答。

阿木杆挠挠头，怎么这么巧，贵朝的八王爷来访我们突厥国，而且不知为何要与你们见一面。

八王爷怎么以来了，我与范柳源同时微微一惊。

突然，一阵豪迈的笑声传了出来，领着一群随从的伊利可汗迈着稳健的脚步向我们走来。

高大的伊利可汗走到我们面前，停住笑声，却仍使止不住的满脸笑意，他对阿木杆朗声说：儿子，让我来告诉你八王爷为什么要见他们，他是为了见他心爱的女人，不，应改是想见见他们的皇后，对不对。说道最后一句的时候，伊利可汗的目光炯炯的放在我身上，笑里藏刀一句一字的说：尊敬的皇后，欢迎你来我们突厥汗国做客。

“皇后“阿木杆，阿利雅不约而同的惊呼出声，目瞪口呆的望着我。

这下我的身份是藏也藏不住了，知道了这一层，我反而冷静下来，冷冷的望着伊利可汗，讽刺道，：可汗，果然是料事过人，这都被你看穿了。

^哈哈，过奖了，伊利可汗哈哈大笑，不久前我汗国的使者说再宴会上见到一个与皇后一摸一样的女人，我还半信半疑，不过你女儿身上的泪痕足以说明一切。

我懊恼的抿着唇，原来当日在宴会上对着我又自言自语有摇头的突厥人竟然是当日出使我朝又被我羞辱了一顿的突厥使者，可信当时我的注意力被范柳源中春药的事吸引着，否则今日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事发生。

那可汗你究竟想怎么样？我直视着伊利可汗，直截了当的问。

想怎么样？伊利可汗笑眯眯的望着我，一脸的算计：我想知道当你们的皇上知道他的皇后与另一个男人在我汗国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会用什么来与我交换。

竟然想用我来逼迫皇上，我危险的眯起眼睛冷冷的盯着伊利可汗，只是这个时候不能硬碰硬，我感觉道身边的范柳源已经散发着浓烈的寒冷气息，慌忙按了按他的双手，冲他摇头，范柳源看了我一眼抱着女儿退道一边。

伊利可汗回过头向着身后拍拍手掌，然后又对我笑道，“皇后，我还给你带来了你的故人，我就不打扰你们叙旧了。

可汗领着人离去，一个高大的身影冲过来将我抱了个满怀，硬邦邦的胸膛把我的鼻子都压扁了一截，抱着我的男人激动的低喉着“雪儿，你真的在这里，在这里

八王爷，我抬起头，有些怀疑的交换，我头顶上方那张男人的脸，说是男人的脸还不如说是大猩猩的脸，那密密麻麻的胡子把大半脸都给遮住了，不过那却是是货真价实的八王爷。

雪儿，真的是你。八王爷仍是不可置信的盯着我，低下头，脸贴着我的脸摩擦着。

那尖利的胡子扎的我吃痛的叫出声来，挣扎着跳出他的怀抱，我偷看了一眼范柳源，他脸上一脸祥和。

屋内，我们几个人以各种各样的姿势站立着。

哥阿利雅上上下下的大量着我，声音是空前的激动，传说皇后不是美若天仙吗？她怎么还没我好看？

我两眼一番，这女人讲话怎么这么直白。不过，阿木杆没有理她，只是有些呆愣的望着我，目光说部出的复杂。

不过，那两兄妹还引不起我的主义，让我担忧的是旁边那两个面对面站着的电光火石一触即发的大男人。

你是血手，你是魔教教主，八王爷盯着范柳源，目光咄咄逼人，声音低沉而冰冷。

血手，他是血手！那对兄妹又惊叫出声，眼珠再一次承受不了压力而蹦跳出来，

范柳源不语，没有看对面的男人，柔柔的目光一直落再我身上。

你好大的胆子，不但血洗风家，还带着皇后私奔。八王爷得不到回应，语气更加的愤怒了。

可是我怎么听出来里面还有一丝的羡慕和懊恼。

是你没胆，范柳源淡淡的回了一句却足以另八王爷暴跳如雷。

可是奇异的是八王爷暴怒之后却又慢慢的被一丝颓废的表情给代替了，他苦涩的笑着，本王却是没胆。

范柳源怜悯的看了他一眼，没有出声。

这下倒是我看不懂了，这些男人有时候真是令人费解的动物，反正是比池中的青蛙难研究多了，不过想想，也就是八王爷和皇上其实是属于同一种人，有太多放不下的责任与权利，根本不可能无牵无挂的同范柳源一样带着我私奔。

不过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逃出突厥汗国，阿木杆和阿利雅倒是成了我们最好的同盟军，尤其阿木杆知道我是皇后，那态度积极的让我吃不肖。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通往贵朝的马队已经被父汗全面封锁了，就算是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一声大汗淋漓的阿木杆气喘吁吁的跑过来对我们将，目光一动不动的停留再我们身上。

阿利雅托着腮，皱着鼻子，大叹我也帮不了你们了，我跟父汗求情磨的双唇生泡，可是他是铁了心要软禁你们。

一屋子的寂静，八王爷和范柳源也忍不住皱起眉头，我也头痛的扶着头，没有马队就算武功再好也走不出那一大片的沙漠与草地，所有人中只有那个惹出祸来却一无所知的贝贝笑得欢快。

姐姐，你有没有什么办法？你可是最聪明的皇后噢！自从知道我是皇后后，阿利雅便套近乎喊我姐姐，不过他的话中总是藏着挑衅与怀疑。

我懒得理睬她，只对着一旁的阿木杆问：你说你父汗全面封锁了同往我朝的马队，那么通往其他地方的马队如何？

我的话似乎让所有的人都灵光一闪，阿木杆欣喜的跳起来，大呼小叫：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通往其他地方的马队，父汗根本就不理会。

那么我虞智的笑着，我们就转车，突然看见所有的人都挑气眉头来，我才发现自己连现在的术语都用上了，连忙说：我是说，我们可以先去其他地方，再从其他地方转移回去。

所有人都赞同的点点头。

喂，阿利雅用手臂轻碰我佩服的说：我现在相信你是真正的皇后了。

我不满的白了她一眼，我本来就是货真价实的皇后嘛然后望着众人继续沉稳冷静的说：目前最要紧的是我们怎么离开这里。

阿木杆懊恼的垂下头，我和妹妹被父汗监视着，我们都出不去。

我知道找谁帮忙了，阿利雅突然跳起来，拍着手掌叫：我去找嫂子，哥我们走。

阿木杆犹豫了一下，望了我一眼，我含笑不语，兄妹两便离开了。

不大一会儿，兄妹两又回来，阿利雅手舞足蹈，兴高采烈的欢呼着：嫂子答应帮我们，她说明日便会出宫，让你们化妆成她的随从与侍女，

阿木杆没有开口，脸上的神色却有些呆滞，我走到他跟前，悄声说：乌拉珠是哥好妻子。

阿木杆抬头望着我不语，可是眼中对我的爱慕与渴望却没有消退。我笑笑，总有一天阿木杆会明白对我的爱慕只是一种虚幻的感情，而真正值得爱的人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我走向另一便的八王爷，用手抓抓他满脸的胡须，笑道：大爷，您脸上的胡须也该剃掉了，都能把人吓死了，怎么逃亡啊。

我要你给我剃，八王爷粗糙的大手缠上我的小手，声音是说不出的轻柔，而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我。

我犹豫一下，看向范柳源，他将眼睛别开，继续逗着他怀中的女儿。

走吧，我牵着八王爷到里屋。

待他坐定后，我拿起小刀开始，小心翼翼的将他满脸的胡须剃去，一边剃一边心里酸酸的想着，八王爷他为了赶来突厥国看我一路上肯定吃了不少苦，否则也不会这么狼狈。

剃完，我将一面铜镜递到他面前，怎么样，是不是很干净，我笑着问他?

他没有看着铜镜而是痴痴呆呆的望着我，沙哑着声音低喃着：雪儿，你更美了，美的让人窒息。

这倒是真的，铜镜中的我，因为生了孩子后显得更加丰瞍迷人，而脸上撒发着女性的光辉与幸福甜蜜交融再一起更是令人离不开眼睛，现在的我女人味十足。

八王爷两条粗壮的手臂突然缠上我的腰身，男人的浑厚的气息瞬间卷住了我，而他灼热的嘴唇霸道的压在我湿润的唇上。

我吃惊的用力推他，但在他强壮的胳膊的箍制下却徒劳无功，我睁大眼睛，我的目光便与他那充满痛楚而眷恋的目光交织在一起，心里微微一抽痛，便失去了反抗的意识，任由他疯狂的玧吸着我的唇，似乎要吸玧出他多年的思念和深入灵魂的爱恋。

我闭上双眼心里内疚的想着，就让我也放纵这一回，即使是已经为人妻为人母。

次日，在乌拉珠的帮助下我们顺利的逃了出来，并找到阿木杆安排好的马队，而范贝贝这个小鬼竟然哭闹着要找他的小帅哥，范柳源只好点了她的睡穴。

这个小色鬼的脾气还真不知道像谁，这个时候还念着她的小帅哥，我不满的嘟囔着

像你啊，范柳源轻笑，眼中嘴角 全是浓浓的柔意。

我却做贼心虚，脸上青一片白一片。

范柳源将我拥入怀中，轻轻细细的说：娘子能在我身边，我就很满足了。

我感动的回报住他，另一边八王爷飞快的别开眼，脸上是藏不住的失落。

突然，八王爷惊叫：阿利雅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定眼一看，混在马队中一个亮丽的女子不是阿利雅是谁。

阿利雅笑得花枝招展，眼睛却一眨不眨的盯着我：我想跟姐姐一起，所以就来了。

看着她那故作天真的无邪笑脸，我头皮一阵发麻，心里闲过一丝不祥的预感。

我不祥的预感果真是正确的，从上马车的第一天开始，阿利雅就纠缠着我逼迫我说以前的丰功伟绩，比以前她纠缠范柳源还让我痛苦百倍。

八王爷看着我哭丧着脸，忍俊不禁，说：她的缠功是最厉害的，以前我都大叫吃不肖。

一旁的范柳源抱着贝贝低声下气的哄着，可是这小搔货还是哭闹的要见他的小帅哥，我看的火冒三丈，拎起贝贝就往阿利雅的怀中丢去，气乎乎的叫以后你来照顾他。

阿利雅刚想抗议就被我恶狠狠的吼回去：你敢不照顾她，我就一脚把你踹下车去，阿利雅缩了缩脖子，不敢再说什么，耐着性子哄贝贝。

我开心的大笑，这下总算是轻松了，不但摆脱了阿利雅的纠缠还给贝贝找了哥免费的保姆。

范柳源含着笑，双手捧着我的一只手放入嘴中轻轻的吻着，突然，靠垫内的另一只手也被一只温暖的大手给抓住了，紧的让人生疼，我转过头，八王爷炙热3的眼神紧紧的盯着我。

我无语望天，天是没有，只有一颠一抖的棚盖。

颠簸了数日，终于安全的回到了八王爷的府中，我蓬头垢面，灰头土脸比黄脸婆还黄脸婆。一下马车，范柳源无视周围人的眼光，横腰抱起虚弱的我便跟着八王爷走进早已经为我们准备好的房间。

修养了一天，我便生龙活虎了，神情气爽的陪着八王爷他们用膳，再看看另一边贝贝又缠上八王爷的八岁的儿子朱宇靖，一张嘴甜的像蜜糖一样靖哥哥，靖哥哥的叫个不停，而朱宇靖似乎也对水晶哇哇般的贝贝爱不释手，把自己心爱的玩具全都般了出来。

我看的忍不住又摇头又叹息，贝贝这么小就懂得哄小男生，长大了还得了。

八王爷若有所思的望着那两个小鬼，目光炯炯的投向我，笑道：不如将你的女儿贝贝许配给靖儿怎么样?

我一愣，突然又想起段清狂要娶小的趣语，忍不住笑出声来，这小贝贝已经被三个男人给定了，比我还吃香，不过我还是摇摇头，这孩子的事情我不能现在就给定了。

看见王爷有些失落，我又笑道：孩子的感情就让他们顺其自然发展，万一他们长大后不中意对方，那样之后酿成遗憾。

八王爷沉默不语，却默认了我的话。

落花缤纷的庭院内，我与范柳源悠哉游哉的散着步。

呆子我挽着范柳源的手臂，依偎着他轻轻的问你说，我们下一站该去哪里呢?

范柳源却没有回答，只是目不转睛的盯着前面的一颗数，只见他暗运掌气，一阵疾风便将大树摇晃了几下，一个人被从树上抖了出来，那个人在半空潇洒的翻了个身，双脚着地，我定睛一看，竟然是段清狂。

段清狂你怎么在这里，我又惊又喜拖着范柳源冲了过去。

段清狂无趣的挠挠头，这里怎么说都是我堂妹夫的王府，我自然是想来就来。

我才响起段清狂与八王妃是堂兄妹关系，不过还是很不给面子的笑话他，是吗，段大公子不用扮白衣人夜袭王府了?

段清狂也响起很久以前夹持着我狼狈的逃出王府的事来，脸上青一片白一片冲过来，双手狠狠的掐我的脸蛋，吼不许提这个事。

他瞟了一眼旁边的范柳源，放开我，望着范柳源淡淡的问：你们要不要回魔教?

范柳源没有回答，只是柔柔的看着我，段青狂也看着我，我不知道看谁，只好看向天。

突然传来阿利雅高分贝的呼喊声，我脸色一边，慌忙推段清狂焦急的说：你快躲起来，快!

段清狂一脸的莫名其妙，站着没动。

来不及了，我哀嚎着，果然看见阿利雅冲了出来，看见段清狂时，发出一声尖叫，接着两眼冒出许多红心来，全身触电般一哆嗦，人便花痴般粘上段清狂。

段哭丧着脸，瞪大迷人的眼睛哀怨的睨着我，我无奈的向他耸耸肩摊叹手，表示我已经提醒你了，只是你反应太慢了。

两日后我与范正打算向八王爷辞行，八王爷却拖住我，脸色有些凝重说：有个人想见你。

我全身一僵看向范，他也微微一愣。有些苦涩的望着我，看来他也猜出时谁要见我了。

我垂下头苦笑，有些时候桃花运太旺了，未必时好事。只是我真的很想见见那个人，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75.

当夜竟下气了多日不见的倾盆大雨，雷电交加明黄耀眼。

我们终于见到了八王爷所说的人，他欣长的身子坐立不安的在厅内踱步着，头戴皇冠，浓眉紧缩，带着天生的威严，身穿龙袍，脚穿龙靴，英俊不凡。

当看见我出现时，他的一双明目似喜似怒，声音激动而不可置信的叫唤着：爱妃，朕终于见到你了。

我远远的的站定，不敢走进，虽然知道终有一天会面对皇上，可是当真的面对时，面对生死都能够沉稳冷静的我此刻却有些惊惶失措了。

爱妃，皇上轻换着，我仍旧没有动，脚仿佛生了根，而他也是一动不动只是痴望着我，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几步却像几千年那么遥远。

厅外时噼里啪啦的雨声，屋内的气氛有些许的窒息，四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小女娃全都沉默不语，而所有人的眼光都放在我身上。

跟朕回宫，沉默了许久，皇上还是沉不住气了分快的奔向我，握住我的肩膀，深情而祈求的命令者。

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范，他柔柔的望着我，眼中洋溢的温柔足以让我融化掉，而女儿也安稳乖巧的躺在他的怀里，眨巴着大眼睛望着大人们。

皇上顺着我的目关望上范，脸色瞬间变得阴暗，语气冷冰冰的对他道：你便是拐走我爱妃的魔教教主，当初扮成黑衣人接近我的爱妃，并且抢占了我的爱妃，你可知罪。

范惘若未闻一声不坑，而眼中除了我还是我。

来人啊，将着逆贼给我拉下，皇上暴怒的大吼一声，厅内跳出很多侍卫。

住手，你们退下，我挡在范的身前，冷冷的将侍卫呵斥了回去，我道不是担心武功高强的范会被捕，只是不想看见有人流血。

爱妃，皇上看着我，又怒又气，

皇上，他没有拐走我，是我主动勾引他，是我强奸了他。

当我会后一句话吐出来时，噗正在押着茶的八王爷和段惊的把口中的茶全都喷了出来，范白皙的脸上露出一摸红潮。

皇上苍白着脸，后退了几步，突然又冲过来，紧紧的抓住我的肩膀，两眼逼视着我低吼：你是在怪朕与惠妃生了一个孩子，所以才这样报复朕，是不是，你告诉朕，你只是在报复朕，对不对?

不对，我狠狠的摔开他的手，也跟着吼出声：我不是报复你，我告诉你，我爱范，我只是在跟着我的感觉走，有时候感情这东西是很奇妙，就像当初我会爱上你现在爱上他一样简单，我爱他，很爱他！

厅外震耳欲聋的雷声轰得人心惶惶的，我僵愣了一下，也跟着跑出去，跑到厅口处回头望了一眼范柳原，他冲我点了点头，我拔腿就 冲入雨中。

" 皇上 !" 我找到全身湿透缩在角落里的皇上，他的皇冠歪到了一边，头发一直滴着水，样子是说不出得狼狈，丝毫不像一个君主反而 像一个耍赖的孩子，可是看着这样的他，我的心反而是说不出得痛，当一个男人真正地爱上你的时候才会为你呈现出最脆弱的一面。

皇上突然站起身来将我扑到在草地上，炽热而疯狂地吻住我的双唇，雨像细韧的鞭绳一样抽打着我们，而我的嘴被封得紧紧地，而不 知是雨水还是泪水还是口水顺着他的双唇一直流入我的口中。

"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选择他，而不是朕?" 他离开我的唇，狂乱地叫喊着。

" 因为你是皇上 !" 这个理由就足够了，皇上的身份是一生一世都无法改变的，而这样的身份使我们的爱情永远都无法开花结果的，爱上皇上会让我负起太多的责任与不安，而这些都让我疲倦，让我无法轻轻松松地去爱一个人。

" 爱妃，跟朕回去，让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从新开始 !" 皇上深情地望着我。

我含笑地轻轻抚摸着他俊朗的脸不语，如果在我没有爱上范柳原以前，如果在我没有体会到范柳原的温柔以前，如果在我没有感受到家庭带给我的幸福以前，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但是现在的我已经是范柳原的妻子、范贝贝的母亲，我对他们的感情已经不是爱情那么简 单，而是溶有太多的亲情，割舍不断的亲情。

得不到我的回答，皇上绝望地趴在我的香颈内闷声大哭，我反手抱着他，一个男人的泪水会让人心痛，尤其是一个万人之上的男人的泪水。

庭院内，皇上的回宫的轿子已经停在那里了，看见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迈向轿子，我猛然从他的身后紧紧地抱住他，深情而慌乱地低哺："答应我，你要好好的，一切都好好的，不要让我心痛！"

皇上转过身将我拖入怀中，"朕答应你，但是你要记住你是朕唯一的皇后，朕等着你回心转意，朕等着你回来！"

他猛然推开我，绝然地迈向轿子。

望着远去的轿子，我的泪水不知不觉滑落了出来，一项手轻轻地拦住我的腰身，我抬起头，落入范柳原一双柔和的睦眸内。

屋内，我换好衣服，范柳原手忙脚乱又是为我端鸡汤又是为我擦拭头发。

我好奇地望着他身上同样湿漉漉地衣服："你快去换衣服啊，你的衣服怎么比我的还湿啊？"

"你在外面淋了多久，他也跟着你淋了多久，他就担心你找不到皇上反而被淋出病来！"段清狂靠在门上，闲闲地斜睨着我们。

"呆子，快去换衣服！"我又好气又好笑，将范柳原推到屏风后，又扔给他一套衣服。

段清狂望着我问："皇上被你说服了？"

"那自然，我张嘴连死人都能被说服！"我得意洋洋地晃着脚，喝着爱心鸡汤。

"那你是不是也安慰一下我这颗受伤的心灵啊！"段清狂装出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我向他翻了个白眼，不理他。

他讨了个无趣，突然就靠近我，我身体往后仰戒备地盯着他放大几倍的俊脸，他贴到我的耳边，小声而戏谑地说："血手真的是被你强奸的啊，当时你怎么强奸他的，透露一下？"

我一愣，突然身边一阵狂风，只见段清狂像落叶一般被扫出了门，连潇洒的动作都忘了摆一下，便狼狈地跌坐在地上，而房门当着他的面重重地给甩上。

范柳原收回掌风，贴着我坐下，将笑得东歪西倒的我拥入怀中。

" 他好可怜啊 !" 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戳着范柳原的胸膛，这呆子惩治人的办法都这么有趣。

范柳原柔和地望着我，那眼中满满的爱意让我的心又开始甜滋滋的，我靠在他的怀中，闷闷地问 :" 呆子，我去找皇上，为什么你不拦住我 ?"

" 如果你真的跟着他走，那也是有你的理由，只要你幸福，我便开心了 !" 范柳原轻声说，手中抱着我的力气却加大了，仿佛想将我揉入他的体内一般。

" 呆子 !" 我无奈地摇头叹息，这男人总是令我哑口无言。

" 你刚才说 ...你爱我，是真的吗 ?" 范柳原将我从怀中拖出来，小心翼翼地问。

这呆子，我的态度都这么明显了，他还问一遍，我别别扭扭地叫着 :" 我爱呆子，爱那个笨蛋呆子 !"

" 我也爱你，娘子 !" 范柳原叹息般轻柔地说着，低下头来，润厚的双唇毫无误差地印上我的唇，他的舌尖撬开我的双唇，进到我的口 中挑勾嬉戏，我叹息一声，瘫软在他的怀里，他一手抱住我一手拉下纱帐 ...

屋内，红烛泪洒，芙蓉帐暖，两颗痴恋的真心紧紧地交缠在一起 ...

几天后，我跟着范柳原和段清狂回魔教，当第一次踏入魔教的那一刻我惊呆了，即使我见惯了皇宫的金碧辉煌、雄伟壮丽、肃穆森严 ,却忍不住为魔宫所惊叹，而随行的阿利雅更是看得忘了合拢嘴巴差点便有几滴口水滑了下来。

正文七十六、

如果说皇宫满目的金黄色显得雍容富贵，而那么魔宫只能以奇异鬼魅未形容。进入魔宫需要经过长长的迪道，这通道阴暗而诡异，而当你适应了这黑暗的时候，眼前突然一片奇伟瑰丽，视觉上强烈的反差让人禁不住惊呼出声，而当再努力地睁开眼一看，眼前竟然是一片 五光十色的景象，整个魔宫都变幻着美丽如梦绚丽的颜色。而最令人惊叹的是数根粗大的柱子上竟然镶着无数额各式各样的宝石，那宝石 射出五彩缤纷的光芒，燎入眼目。

我死死地盯着那些宝石，口水也差点捅了出来，没想到呆子会这么富有，竟然把宝石这么随便地镶上去了，也不怕被别人挖走几颗，我可是下定决心临走前挖它几颗揣在包中，看看阿利雅的表情似乎也是这么想的。

范柳原从进入魔宫的那一刻开始，整个人又变成那个传闻中全身散发着阴冷气息的血手，只有低头看向我时，脸色才变得温柔，看得段清狂与阿利雅暗暗称奇。

魔宫中密密麻麻肃立着许多奇装异服的人，每个人都恭敬地低垂着头，噤若寒蝉，最令我奇异的是，当我们从这些人身旁走过时，竟然感觉不到他们的呼吸声，好像是紧张得连呼吸都忘了。

范柳原拉着我走向最高而且显得无比瑰丽的宝椅，当他带着我坐下去时，密密麻麻的人 " 扑 !" 的一声整齐有序地跪了下来，异口同声，震撼人心 :" 恭迎教主回宫，教主千福永享, 寿与天齐 !"

" 起来 !" 范柳原的声音阴冷而威严，身上散发着更加令人胆颤的气息。

我直愣愣地盯着他，第一次感觉到他不是呆子而是魔教的教主。

感觉到我的目光，范柳原望着我露出一丝温柔得腻人的笑意，可惜低垂着头的所有人都看不到这抹笑意。

我们还是在魔宫中住了下来，魔宫中的人知道我是教主夫人时，那表情除了怀疑还有惊异更多的是鄙视，这鄙视可让我气得七窍出烟，我连皇上都抛弃了，他们竟然觉得我配不上他们的教主。

我明显觉得对我有故意的是一直服侍在范柳原身旁的那四朵花：金花、银花、铁花、铜花，这四朵花自然是女的，而且一个比一个长得妖媚，虽然在范柳原面前对我恭敬有加背里却很不屑我，我心里暗暗计划着怎么将这四朵花撵走。

看见我呷醋呷得厉害，段清狂又摇头又叹息，说 :" 在血手的眼中，除了你与贝贝是女人外，其他的都不是女人，不，应该说不是人，男人女人在他的眼中都不是人，只是一个存在的生物而已 !"

一旁的阿利雅不服气，气呼呼地叫 :" 那我是什么，我不是女人吗 ?"

段清狂不耐烦地白了她一眼 , 嘴巴恶毒 :" 你根本不是人 , 怎么可能是女人 ?"

阿利雅气得又是跺脚又是摆手 , 我乐得在一旁看好戏 , 这段清狂虽说经常被女人纠缠 , 却没有一个女人比阿利雅更厉害的 , 害得他每次看见阿利雅都只能绕道走。

一大早 , 我撇开范柳原 , 迷迷糊糊便一头撞在硬梆梆的柱子上 , 害得我吃痛地大叫一声 , 叫过之后 , 我叉开始研究柱子上五光十色的 钻石 , 兴奋地叫嚷着 :" 好多钻石啊 , 都是真钻也 , 恐怕每一颗都是价值连城 !"

" 你在这里做什么 ?" 随着一个严厉的质询的女声响起 , 四大花也就是金、银、铁、铜花出现在我眼前。

我才发现自己抱着一根大柱子自言自语着 , 样子非常傻冒。我赶快放开柱子 , 用手整了整自己的头发 , 毫不示弱地盯着她们 :" 我在这里做什么 , 并不需要向你们报告 , 别忘了我是教主夫人 !"

" 教主夫人 ? 我们倒觉得你是个下贱的女人 !" 被称为金花的女人斜睨着我 , 一脸的鄙视。

" 下贱 , 可惜你们教主偏偏喜欢上我这个下贱女人 !" 我得意地冲她们笑。

" 你胡说 !" 年龄最小的铜花激动地叫出声 ," 教主喜欢的是我们银花姐姐 !"

" 铜花 , 你闭嘴 !" 显得稳重些的银花怒声喝住铜花。

铜花委委屈屈地低喃着 :" 本来就是 , 那日你递什么东西给教主时 , 教主露出一抹笑意 , 教主对着你笑 , 大家都知道教主是从来不对我 们笑的 !"

就一抹笑意有什么了不起的 , 他对着我还天天笑呢 , 不过这话听起来却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 我希望你能离开教主 , 你配不上他 !" 一直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的铁花突然看着我说。

我冷笑 , 刚想再说什么 , 突然看见范柳原向我飞奔而来 , 四朵花不约而同地垂下头默立一旁。

" 娘子 , 怎么跑来这里了 ?" 范柳原搂住我 , 柔声间。

我向他努努嘴 ," 在和你的四朵花聊天 !"

" 聊天 !" 范柳原冷冷地瞥了那四朵花 , 转向我轻笑 ," 娘子 , 你跟她们聊什么天 ?"

我轻描淡写地叙述着 :" 金花说我是下贱的女人 , 铜花说你喜欢银花 , 铁花让我离开你 !"

范柳原的脸随着我的话越来越阴沉 , 全身肃杀阴冷的气息让旁边四朵花忍不住蚀微颤抖 , 只听见范柳原一声冷唱 :" 来人 , 将她们全投入死池 !"

虽然不知道死池什么地方 , 但是看见四朵花苍白着脸 ' 惊惧焦恐地瘫倒在地上瑟瑟发抖 , 上牙打下牙发不出声音来 , 我也能想象得出那真的是个很不好的地方。

眼看四朵花就要被人拖下去 , 以 " 人之初性本善 " 为做人本性的我大发慈悲 , 喊住他们 , 然后不满地对范柳原说 :" 你这么快就将他们处死不会是想欲盖弥彰吧 , 还是你真的喜欢那个什么银花 !"

铜花一听这话 , 立刻扑在地上磕着头 , 哀声连连 :" 教主 , 您不是喜欢银花吗 , 你那次还对她笑了 , 教主你怎么忍心将我们投放死池 ,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 让我们死了算了。 "

这女人怎么这么天真 , 想救她都难了 , 我扶着头哀嚎。果然看见范柳原的脸阴沉得更加吓人 , 而语气阴森森地问着 :" 银花 , 本教主 什么时候向你笑过 ?"

" 是那次 , 那次奴蝉 ...奴蝉将两绺胡须整理好给 ...您 ...您就冲奴蝉笑了 !" 银花跪在地上全身颤抖 , 眼睛始终不敢抬起来。

" 噢 !" 我恍然大悟 , 这胡须便是我易装时的道具 , 被范柳原像宝一样收藏着 , 只可惜两朵花却会错意 , 把范柳原对着胡须的笑当成了 对银花笑 , 我就说嘛 , 对我一心一意的呆子怎么可能红杏出墙。

" 将她们全丢死地 !" 范柳原瞧也不多瞧她们一眼 , 冷冷地吩咐着 , 然后将我拥入怀中。

" 你敢 !" 我跳出他的的怀抱 , 气汹汹地冲他吼。

所有的人都惊愣住了 , 四朵花甚至忘了自己即将变成死花的事 , 目瞪口呆地望着我。

范柳原有些错愕，慌忙伸手抓我，我却一把拍掉他的手，双手叉腰："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听你的！娘子！"范柳原将我抱入怀中，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声音轻轻柔柔的。

这声音听在四朵花的耳中却更加令她们心惊胆战，匪夷所思地盯着范柳原脸上的笑容，那眼神比见到鬼还吃惊，不约而同地捂住失声叫出声的嘴。

"那好，我要她们活着，但是不许踏入魔宫一步，随便她们去哪里都可以！"我指着那四朵变色的花大声地说。

"把她们扔出魔宫！"范柳原转向四朵花时，脸色一变，又恢复了那副残酷无情的样子，连我都不得不佩服他变脸的速度。

四朵花被打发后，我开始给范柳原与我挑一些贴身服侍的丫头，我专门挑了一些姿色平庸而且看起来比较老实巴勒的女人，不过这魔宫中美女易找丑女难觅。

段清狂看见我苦恼的样子啼笑皆非，没好气地说："像水月心那样的美人，血手都看不上眼，你担心什么，而且这宫中随便抓个女的就 比你漂亮，你防也防不住！"

我淡淡地瞥他一眼，突然大叫："阿利雅，段清狂在这里！"

"唰！"的一声，段清狂消失得无影无踪。

范柳原轻笑着拥我入怀中，宠腻地捏捏我的鼻子："我有娘子一个就足够了，娘子还担心什么？"

我哀叹着："这美女太多了，而男人又很花心，"我恶狠狠地说，"真想将你的眼睛给毒瞎！"

"如果娘子舍得，我也不反对！"

竟然学会将我一军，我垂头丧气，这眼睛是毒不了了，我只能孤军奋战。

77.

不过我的担心果然是多余的，自从那四朵花被我撵走后，着魔宫中一向不敢打教主主义的女人门更加循规蹈矩了，看的我满意的不行了。

而且这宫中四处流溢着神秘没测，高不可攀的教主，只要又教主夫人在旁边便会有野兽变成兔子的传说了，所以这宫中的人见到我的时候比见到范时脚还多抖了几下。这传闻传到我耳中时，我狠狠的踹了段一脚，而范却毫不在意的抱着我轻柔柔的笑着。

但是日子又显得无聊了，连女儿贝贝也吵着无聊，虽然这宫中的小帅哥也不少，但是因为贝贝时教主的掌上明珠，所以那些小帅哥见到她时怕比爱多，所以这个小色女便整天吵着要见她的靖哥哥，也就是八王爷的儿子。

呆子，我们带着她去八王爷府溜达一圈吧，女儿吵的实在不行了，我只好抱着她找范流源，这在魔宫比在皇宫最大的好处便是随手都可以出去。

那明天走吧，范柳源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又在女儿脸上亲了一下。

突然一条身影站到我的身后，在贝贝嘟起的小嘴上重重的波了一个，段清狂嬉皮笑脸得意的笑着：雪儿你女儿的初吻可是我的了。

一阵狂风刮起，范柳源怒气冲冲的挥着掌冲向段清狂，段狼狈的躲闪着，头发被掌风刮的乱七八糟。

我使劲的擦拭着女儿的小嘴，然后又亲亲她的小嘴，不住的念叨着：贝贝，那个色朗的吻不算，你的初吻时娘亲的。

小贝贝似懂非懂，眨巴着大眼睛望着范跟段飞来非去，兴奋的咯咯笑个不停。

次日，一进王府，八王爷见到我们又惊又喜，而贝贝早已投入她的靖哥哥的怀中去了。

来看我了？八王爷也不介意范柳源在一旁，伸出手便爱怜的摸着我的脸。

是啊，我当然是来看看我的大哥了，我笑着拉下八王爷的手，拖着他一边走一边大声的说着，而大哥二字我特意的强调着，

八王爷的眼中闪过一丝的苦涩，却也满脸笑容的跟着我走。

我有些内疚的望着他，虽然明白他的爱意，我却无法将自己割成两半，所以在进魔宫之前，我干脆认他做大哥，也让我们不明不白的暧昧关系有个了断，而干兄妹这个关系让我们相处起来也更加自然。

在王府中住了几天以后，八王爷来找我，脸色有些奇异的对我说：皇上要选秀女，那你进宫一趟！

选秀女？我错愕的睁大眼睛，范柳源也是微微一愣，我们面面相歔。

再一次进宫，恍然若梦，一切都那么熟悉却又陌生，一路上，认出我来的太监宫女都大吃一惊又都恭恭敬敬的跪下叩首。

走入御书房，便看见皇上有些呆愣的盯着一堆画纸，我环顾着四周，这里的摆设，依旧，只是物是人非，当初与皇上欢闹的一幕幕竟然历历在目。

皇后，皇上走了下来，将我拥入怀中，叹息的叫唤着。

我一恍惚，似乎又回到了过去，与皇上爱过狠过的日子竟然也如此怀念。

我回过神，轻轻的推开他，笑道：皇上，您不是让我来挑选秀女吗?

皇上俊朗的脸上闪过一丝痛楚，嘴里却故作轻松：是啊，朕想找皇后给点意见。

桌上摆着一叠厚厚的图像，我走过去一张一张慢慢的翻看，这些图像上的女子个个花容月貌，或许天底下所以美丽的女子都在这画纸上。

而皇上拥有着天底下很多的美丽女子，而皇后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我的心里涌出难言的苦涩，说不清是嫉妒还是悲哀，或是无奈。

这个不错，这个也不错，这个也行，我慢慢的挑选着，一张张的翻开，却久久没有听到回应，我忍不住转过头，却看见皇上痴痴呆呆的盯着我，幽黑的睦子如火焰般燃烧着。

我屏住呼吸，轻声呼唤：皇上。

他似乎幌过神来，将视线移到我手中的图像，低声问：选好了没。

可以了，我将手中的图像递给他。

他翻看着，却有些心不在焉，因为我发现他拿着的画像是倒立着的，我也不作声，没有提醒他，他将画像丢回桌上，淡淡的说：都可

以，很美。

那我告退了，我起身便走。

一只手臂猛地将我拖入男人的怀中，皇上沙哑的声音在我耳边低喃着，你难道就不愿意多陪朕一会吗?

皇上，我用力挣开他的桎梏，转过身，却看见他一脸的悲哀与绝望，我忍不住心一阵的抽搐。

他慢慢的跌坐在地上轻喃着：朕选秀女，朕一位只要天下的美女摆在朕的面前，朕就可以忘记你，可是朕做不到，朕走到每一个女人面前时，看见的都是你的身影，你的笑容你的声音在朕的脑海里怎么挥散都挥散不去，朕真的很努力的忘记你，朕真的很努力了。

皇上，我慌忙抱住他用力吹打自己脑袋的双手，你不要这样啊。

皇后，你告诉朕怎么办，皇上抬起头绝望的盯着我，那眼神让我的心也跟着颤抖。

我苦笑着抱住他的头，老天啊，如果爱情是这么的折磨人又何必不应该相爱的人相爱了。

良久，一阵惊惶失措的脚步惊醒了我们，一个太监跌跌撞撞的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皇后，八王爷说贝贝…贝贝…出事出事了。

贝贝出事了，我触电般身体一僵，拔腿便飞奔，皇上也紧跟着我们跑出去。

八王爷府内，每个人的脸色都有些凝重，范柳源的脸上也是阴沉密布，看见我时第一次没有向我露出温柔的表情，八王爷低头咒骂着自己的儿子，段清狂脸上慵懒的笑意也拢去，而阿利雅皱着眉头捂着用白沙包裹着，隐约可见的的血丝的手臂。

贝贝怎么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颤抖了。

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八王爷狠狠的推着一脸惊吓而不住抽搐的儿子。

靖儿怎么了，我拉着小宇靖的手?

贝贝被抓走了，小宇靖呜咽着。

我脚一软，身边的皇上即使将我扶住，我推开皇上，继续问面前的小男孩：贝贝怎么被抓走了?

贝贝说要吃糖葫芦，我就带她去买，然后又一个女人抓住她呜呜哭声更大了。

阿利雅接过话，我当时见他们没有回来就出去找，结果看见一个全身白衣的女子抓着贝贝，我便过去抢，结果技不如人，贝贝没有抢来，自己却受伤了，姐姐对不起。

阿利雅说着眼眶都红了，我慌忙安抚她：这不关你的事，你的伤有没有事，还有你有没有看清那个女子的脸?

阿利雅摇摇头，我没看情那个女子的脸，她带着面纱，只记得她一身白。

我突然方寸大乱，范柳源走过来轻声安慰我：别担心，贝贝不会有事的，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我抓着她的衣服，眼泪直往下掉，我现在才明白，孩子真的事娘身上的一块肉，再冷静再绝情的母亲碰到自己孩子出事了还是忍不住害怕担忧。

传令下去，封锁城门全面搜索一个白衣女子和一个三岁女娃，皇上已经沉声向一旁的侍卫吩咐。

八王爷和段清狂也询问着一批批打探回来的人，却都是失望的摇头。

怎么办怎么办，我靠在范柳源的怀中，只会掉眼泪，第一次感觉道自己竟然是这么的脆弱。

范柳源抱着我，轻轻的拍着我的背，却不知道无何安慰，所有的人都担忧的望着我。

几天过去了，皇上，八王爷已经动员了所有的人，回来的消息却只是那个女人再哪里再哪里出现，却因为孩子在她手里不敢硬碰硬。

不小心又被她给溜走了，我一脸几天食不知味，不过确定孩子一直还安全着，心也放了些。

休息一下把，看见那个呆立在黑夜中的我，范柳源心疼的将我拥入怀中。

睡不着我叹息着。

你眼圈都黑了。

你还不是，都成熊猫了，我们是熊猫夫妻，我苦中作乐。

睡觉，范柳源不等我抗议，打横抱起我就走向床。

正文七十八、

" 你要陪我睡 !" 我将他也拖入被褥中 , 范柳原抱着我便闭上眼睛。

我朦朦胧胧中感觉到身边的范柳原轻微地动了一下 , 而且身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 我睁开眼睛 , 他突然捂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 , 我只 能干瞪着眼。

没多久 , 窗户突然跃进一条黑影 , 范柳原飞快离开床跃向那条黑影 , 黑暗中我只听见一阵打斗声 , 慌忙爬起身将油灯给点亮。

" 慕容勿离 !" 当灯光照到那个黑影人时 , 我惊呼出声 , 那一脸冷傲的人不是慕容勿离是谁。

两个男人都微微一愣 , 晃动的身影却没有停止 , 反而越打越激烈 , 屋子的东西全被砸坏了 , 把八王爷他们全都惊醒了起来 , 统统跑了过来。

" 别打了 !" 我在一旁大叫 , 却起不到任何作用 , 我心一狠 , 便冲了过去 , 两个男人的掌在离我身体三公分的时刻同时硬生生地收住。

" 娘子 , 有没有事!"" 忘儿 , 你疯了 !" 两个一前一后担忧的声音分别响起。

" 别打了 , 你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 我冲着雨个男人大吼。

慕容勿离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 范柳原虽然没有吃惊却也微微一愣 , 两个男人冷冷地打量着对方 , 那眼神中的阴冷竟然有些神似。

" 我没有一个杀人不眨眼 , 而且强占了我妻子的弟弟 !" 慕容勿离冷冷地说着 , 眼睛却有些痴恋地在我的身上来回转动着。

范柳原只是冷哼一声 , 没有说话。

我急了 , 对着慕容勿离就大叫 :" 你曾经对我说过 , 虽然你弟弟是你母亲和魔教的人生的 , 但是却是你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 所以你很想找到他 , 你一直把攻占魔教作为目标 , 便是因为你想寻到自己的弟弟。还有你 ," 我又冲着范柳原怒吼 ," 你也别骗人了 , 你经常出现 慕容山庄附近 , 根本不是为了救水月心 , 而是为了见你哥哥 , 而且你一直不敢接受我 , 有一半便是因为你哥哥也喜欢着我 , 对不对 ?"

两个男人被我说中了心事，两张脸白一片青一片却都有些动容，我叹了口气，这两个男人都喜欢把心事与感情深藏在内心的深处，若非我曾经与他们有过亲密的关系，恐怕这辈子都没人知道他们在想着什么。

我放低了声音，继续说："怎么办，你们自己想好了，黑白两道的障碍你们自己跨过，还有我只是一个女人也不值得你们拼得头破血流。”

"砰！"我狠狠地关上门，丢下他们两人面面相觑，反正是打架还是和好都不关我的事了。门外的观众也只好悻悻地跟着我离开。

过了很久，久得我靠在八王爷的肩上睡着了，直到八王爷轻拍我的脸，我才惊跳起来，再看前面站着慕容勿离和范柳原两人，看他们 头发凌乱、衣裳破烂应该是狠狠地打了一架，可是现在又同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却有些搞不懂了，难道还要我来当裁判不行。

慕容勿离深邃的双眸深深地凝视着我半晌，才对范柳原说："因为你是我的弟弟，所以我才将我最心爱的女人让给你！"

范柳原别扭地别开眼，咕哝着："她本来就是我的娘子！"

第一次看见范柳原别扭的样子，我的嘴角不由得微微抽搐，强忍住笑，不过听见慕容勿离那句"弟弟"时，我却明白他们的心结终于解开了，这样的结局让我心存感动。

我第一次这么真诚地望着慕容勿离说了声："谢谢！"

慕容勿离望了我一眼，又将眼别开，一张冷傲的脸上痛楚与无奈奇异地交织在一起。

片刻他突然又转过脸来，对着我与范柳原说："江湖上流传着血手的女儿被挟持，难道是你们的孩子？我今晚便是来探个究竟的。"

我与范柳原都黯然地垂下头。

"我知道是被谁挟持的！"

"是谁？"这下子是很多人异口同声地惊呼出声。

"娜珍！"慕容勿离吐出两个字。

"娜珍？"我茫然地瞪大眼睛，慢慢地想起那次在慕容山庄中，一位俏丽的姑娘看见我腰间挂着段清狂的匕首时，突然间变得很疯狂。

幕容勿离的脸色有些凝重 :" 娜珍是凤丽艳的堂妹 , 那次你们血洗风家的时候 , 惟有她一个人逃脱了 , 这次应该是回来报复的 !"

我踉跄地倒退几步 , 八王爷慌忙将我扶住 , 范柳原也是脸色煞白。

" 怎么找她 , 你能找到她吗 ?" 我冲到慕容勿离面前 , 抓着他的手急切地问。

" 我想想办法 ! 她不是个狠心的女孩 , 不会对孩子下手的 , 这点你们放心 !" 慕容勿离好言安慰 , 可是我的脑中一片空白。

又是几天过去了 , 我除了呆呆地坐在窗前便不知道做什么了 , 而男人们全往外面跑 , 可是带回来的消息却都不乐观。

这日，我恍惚地出了王府，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走着走着累了就坐在地上休息。突然有那么触电般的激战，我跳了起来，稀里糊涂凭着感觉便向一所农舍走去。

“贝贝，要爹爹，要娘亲！“我突然听见贝贝熟悉的哭闹声 , 激动地撞开门 , 果然看贝贝坐在床上哭闹着 , 而旁边一个年轻的白衣女子手忙脚乱地替她擦拭着泪水。

看见我冲进来 , 那个女子吃惊地跳起身 , 拔起剑便指向贝贝 , 玲玲道 :" 果然是母女连心 , 连这里都找到了 !"

我慌忙后退几步 , 哀求 :" 我不走近 , 你把剑放下 !"

那个女子放下剑 , 充满浓浓的恨意的眸光让我打了个寒颤 ,

" 我知道你叫娜珍 , 我想知道你劫持我的孩子究竟是为了什么 ?" 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了下来。

“为什么？哈哈！“娜珍仰天凄厉地笑着，痛楚地说：”你问我为什么，血手杀了我们风家多少人，有我父母，我爷爷，我堂姐，还有我弟弟，风家几十条活生生的生命瞬间消失了。”她怨恨地盯着我，“只有我因为走访朋友逃过了一劫，可是我宁愿自己也死在那里而不是活着受罪，唯一支撑着我活下来的便是复仇，我要向你们夫妻复仇。我一直偷偷地跟着你们夫妻 ,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个机会 !"

我咬着牙 , 这女人的恨意我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了 , 换成了我是她可能也会这样疯狂地报复 '" 那你想怎么样 ?"

娜珍咬牙切齿：“就算我杀了你们所有人都不够赔偿我全家人的命，但是我不像你们这么狠心，贝贝很可爱我也舍不得杀死，但是我

要你们夫妻死，当我的面死掉，给我们风家陪葬，只要你们死在我面前，我立刻放开贝贝，否则我还是会狠下心杀死贝贝！”

得到这个明确的答案时，我反而定下心来了，深吸了口气，努力地笑着点头："好！我们约个时间与地点！"

离开小屋，回到王府时，一群坐立不安的男人全冲了过来又惊喜又愤怒地向我怒吼："你怎么出门也不说一声，让我们担心！"

我笑笑，推开他们便回房，范柳原跟着我也回了房。

“娘子，你去哪里了？"范柳原轻轻地从后面环抱住我。

我笑笑，摇着头说："没事，我很好，呆子，你先出去，我想安静一下！"

范柳原担忧地望了我一眼，很听话地出去。

我痴痴呆呆地坐在房子里，这个生死关头怎么做选择啊，孩子很重要，我与相公的命也很重要，真的是教人左右为难。

我突然灵光一闪，翻出在突厥汗国时，那个神秘的老女人递给我的那支竹筒，抽出里面的纸，打开一看，几行字："从何处来回何处去，真心无视空间阻隔！"

我一愣，又笑了，反正老天爷已经把什么都安排好了，我只是杞人忧天而已。

"哈哈！"我突然大笑起来，几个男人全都冲了进来，惊吓地望着，那眼神简直是以为我受打击过重而神经失常。

"走！我们吃饭喝酒去！"我一手抓着一个男人便往门外走。

一张大大的长桌上，摆着许多各式各样的饭菜，还有香气袭人的浓酒，我拍着桌子，大声地对那几个有些傻愣的男人大声说："放心，我没有受刺激过度，只是最近大家为了贝贝的事情都身心交瘁，所以我想放纵一下，否则这压力过大真的会让我们崩溃的！"

男人们一听，全部放下心来，只有范柳原低着头脸上还是有些沉重。

正文七十九、

我挨个挨个地给他们倒酒，边倒边说："今天，我们大家不醉不归，一定要给我喝醉噢！"

酒过三盏，我摇摇晃晃地来到皇上面前，笑嘻嘻地捏着他的脸，说："皇上，你是我呢，来古代认识的第一个男人，所以呢，我敬你一杯！"

"什么叫来古代，你是朕的皇后，一直都是，永远都是！"皇上哈哈大笑着，一杯酒便下肚了。

"第二杯，我敬八王爷！"我搂着八王爷宽大的肩膀，豪气十足地拍着，"我们也算是生死与共了，哈哈！"

带着醉意的八王爷将我拥入怀中狠狠地亲了一口，沙哑地说着，"我不想做你的大哥，我要做你的情人！"

"不可以！"我推开他，晃到段清狂的身边，在他俊美的脸上轻薄了一个，说，"你真的好美，比我还美，我好喜欢美男子的！"

段清狂清醒得很，慌忙扶住摇摇欲坠的我，笑道："你这女子可真让人吃不消！"

另一边一直将酒当成水喝的慕容勿离早已经是醉得不省人事了，趴在桌上喃喃自语着："忘儿，忘儿，我的忘儿，我忘不了你！"

我将他的头拼命地抬起来，大吼："笨蛋，大笨蛋，你当时应该赶快把我娶了，这样就不需要忘记了！"

然后狠狠丢下他的头，就毫无顾忌地爬上范柳原的大腿上，边喝边说："呆子啊，你有福气啊，这里就你是赢家嗅！来我们喝酒！

"别唱那么多！"范柳原一直都没有碰过酒所以最清醒的便是他了，动手就抢我的酒杯。

我不满地跳下他的身，便往八王爷怀里钻，八王爷喝一杯又喂我一杯，我抱着他又哭又闹。范柳原紧盯着我，杯中的酒一小口一小口地行为往嘴里送。

没多久，除了范柳原外，所有的男人全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嘴里一会喊着酒一会喊着雪儿啊忘儿的，我爬在在男人们的身上滚来 滚去，哈哈地笑个不停。

不过我的意识并没有被酒精全部麻痹，我挣扎着爬到皇上的身边，趴在他的耳朵边低喃着："皇上啊，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噢，我不是原先的皇后，那个皇后她死了，我只是从几千年后跑来的，哈哈，所以我懂很多东西，皇上，你要把我忘了，彻底忘了，因为我就 要回去了，哈哈，我要回去！"

" 啪 !" 身后范柳原手中的酒杯落在地上滚了几个滚。我也不知道皇上是否听得见 , 但是他的眼中却滚出几颗豆大的泪珠。

突然 , 一双手臂将我横抱起来 , 范柳原盯着我眼中闪着痛楚与责备 , 我拍拍他的头 , 柔声说 :" 我会带着你回去的 , 所以你不用担心."

范柳原一言不发抱着我便向屋内走去 , 脸色阴沉得吓人 , 狠狠地便撕烂了我的衣服 , 重重地将我压倒在床上 , 然后很猛烈地我的身体 内穿刺。床上 , 我的呆子又从兔子变成了野兽 ...

一阵激情过后 , 我趴在范柳原赤裸的胸膛上原原本本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 从皇后重生到我们的相爱还有贝贝失踪再到遇上娜珍 , 很漫长的一个故事 , 范柳原却静静地听着 , 他的手留恋地在我身上游动着 ...

***

清晨的风很凉爽 , 尤其是悬崖附近的风更是大了些。

" 爹爹 , 娘亲 !" 贝贝在娜珍的怀里不安地挣轧着 , 娜珍疯狂而仇恨的目光紧紧地盯着站在悬崖边的我与范柳原。

" 呆子 , 你说我们死后 , 真的能够找到彼此吗 ?" 我笑着问范柳原。

" 能够 !" 很笃定的回答。

这时远处突然传来很熟悉的叫声 ," 雪儿 !" 这是人王爷与段清狂," 皇后 !" 这是皇上 ," 忘儿 !" 这是慕容勿离 ," 姐姐 !" 这 是阿利雅。 ?

我皱起双眉咕哝 :" 我明明把他们灌醉了 , 怎么这么快就醒来了 ?"

范柳原冲着我柔柔地笑 , 眼睛却贪婪地跟着哭闹个不停的贝贝移动着。

我突然发觉其实范柳原比我还疼爱贝贝 , 如果说贝贝是我从肚子里挤出来的 , 那么贝贝则是范柳原一把屎一把尿拉扯长大的。

" 呆子 , 你放不下贝贝吗 ?" 我叹息着。

" 她还这么小 , 如果没有父母在身边 ..." 范柳原的声音突然哽咽了。

我将头靠进他的怀里 , 柔声道 :" 呆子 , 别担心贝贝 , 她不会像你以前那样的 , 八王爷他们会像你我一样疼爱着她 , 而且她知道我们是 为她而死她也不会怪我们狠心丢下她的 ..."

范柳原沉默不语看着我，眼中的担忧却消散了不少。

我想这会是世间最奇异的事情，一对相爱的夫妻，妻子在那里劝说着自己的丈夫，老公啊，快死啊，我们赶快死去，死了就上天堂了。

八王爷他们呼唤我们的声音越来越近，我把一顿药丸丢入范柳原的嘴中，又丢了一颗在自己的嘴中。

突然想到什么来，我靠在他的怀中大笑起来，边笑边说："呆子，你在床上的时候总是能够兔子变成野兽！"

范柳原有些哭笑不得，宠腻地点点我的鼻子，柔声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想你的兔子与野兽，"他也轻笑出声，"不过也只有像你这 么奇异的女人，才会让我爱得这么彻底！"

毒药在我们的身体内慢慢地发挥作用了，我指着范柳原大叫："呆子，你的脸青得像一片草！"

"你的脸红得像猴子的屁股！"范柳原也不甘示弱，轻声细语地说。

我们同时看向娜珍，她突然凄厉地大叫几声，然后把贝贝丢到一边，猛然向我们冲了过来，范柳原带着我一闪身，娜珍便跃入深不可测 的悬崖中。

范柳原抱起贝贝，贝贝咯咯地笑个不停指指范柳原与我，稚声稚气地说："爹爹青，娘亲红，青，红！"

我吐出了一口血，眼前的一切开始模糊了，嘴里还笑着说："贝贝，你可要乖乖的！"

范柳原伸手抱住摇摇欲坠的我，又用柔力将贝贝送到安全的地方，他紧紧地抱着我，一步一步地向悬崖边走去，身后是很多很多急切而激动的呼唤，可是这一切我都听不见了，我用手摸着范柳原的脸吃力地说："呆子，我们会再见的，一定能够再见的！"

一抹舒心的笑容慢慢地在我的嘴角散开，而我的眼睛闭上了，身边的一切都变得遥远。

人的一生中，会有无数次的心动，可是那种生死相随的爱恋却只有一次，这爱恋里不会掺杂着内疚、不安、同情，只有幸福与感动，而 一生之中拥有了这样的一次爱恋便足够了...

****

再一次醒来时 , 我竟然躺在浓浓药水的现代医院里 , 可是我的脑海中一片空白 , 总觉得自己遗忘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 却怎么都想不起来。憔悴的母亲看见我醒来 , 欢喜得又哭又笑。

我的身体慢慢恢复了 , 才从母亲的口中得知 , 在我落海后恰好被渔夫们救起来 , 表妹晓柔与其男友因为证据确凿而被逮捕 , 可是我却

因此躺在医院做了将近一年的植物人。

" 那公司怎么样了 ?" 我念念不忘外公交给我打理的公司。

母亲吞吞吐吐 :" 被一家台湾 企业合并了 !"

看见我脸色黯然 , 她慌记安慰 :" 不过那家公司知道你能力了得 , 所以留了一个经理位置给你。 "

一个月后 , 我身体终于完全恢复了 , 家里的积蓄因为医治我而花得所剩无几 , 为了生计着想 , 我终于还是决定去那家公司上班。

临出门时 , 母亲担忧地望着我 :" 孩子 , 我听说那个台湾老板脾气很坏 , 经常对手下发火的。 "

" 没事, 你女儿天不怕地不怕 !" 我笑着安抚着母亲。

公司门口 , 我踏着最职业化的脚步走进去 , 一层两层 电梯在十五层停住了 , 远远地便听到一间办公室里传来男人狂暴的声音 ,几个人抱着资料狼狈地跑出来。

在总裁的门前 , 我深吸了口气 , 敲敲门 , 然后推门进去。

" 范总裁 , 您好 , 我是……? " 我的声音噎住了 , 那个徐徐转回身的男人 , 颀长的身躯透着斯文儒雅的气息 , 线条柔和的五宫 , 秀气清雅 , 一双清澈的眼睛藏在金丝眼镜内 , 一个戴着眼镜的范柳原。

" 呆子……? " 突然所有的前尘往事都回到了我的脑海中 , 我落着泪 , 下一秒眼前一黑 , 一项有力的手紧紧地将我抱住 ....

正文　　不是结局的结局

一层两层 电梯在十五层停住了 , 我踩着轻松的脚步迈出脚步 , 远远地便听到一间办公室里传来男人狂暴的声音。

两个员工抱着资料低着头从我身边经过 , 悄声议论着 :" 范总裁 , 看起来那么斯文 , 怎么脾气这么坏 !"

一个新来的秘书将我拦住 :" 小姐 , 你不能随便闯进来 !"

我轻笑，怎么国外出差一个星期就有人不认识我了。

这时一个经理模样的人跑了过来，看见我惊喜得简直是中了头奖一般，笑得馅媚："您终于回来，快去救救火吧！"

新来的秘书有些目瞪口呆，经理模样的人冲着他低吼："这是我们的总裁夫人！"

新来的秘书冷汗直冒，有些结巴了："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

"没事，好好干！"我无所谓地笑笑，向总裁办公室走去。

身后，经理模样的人贴在新来的秘书耳边轻语："我们赶快去欣赏总裁大人从野兽变成兔子的过程！"

"咦！"

办公室的门打开了，一个男人居高临下地望着沙发上的几个人，阴沉肃煞的神情、狠厉蛮横的目光，吓得沙发上的人坐如针毡。

"老公！"我淡淡地冲着男人唤一声。

男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温柔腻人，脸上的柔意一直从眼角漫延到嘴边，仿佛刚才的凶残只是众人的幻觉，沙发上的人全都大舒了一口气，冲着我堆着满脸谄媚笑容，笑得简直就像是妓院里的老鸨。

男人走了过来，抱住我，轻声细语："老婆，你现在才回来，我好想你！"俯下头，便在我的唇上轻轻地印上他的唇，温柔而绵长地吻着。

沙发上人陆续地贴着墙蹑手蹑脚地溜出去，门外两个很细小的对话声，

"经理，我明白你说的野兽变成兔子了！"

"你还是不明白，等一下就明白了！".

这个吻结束后，我狠狠地掐住范大总裁的耳朵，怒气冲冲地大吼："范柳原你这个呆子，这一个星期，你时时刻刻给我打电话，吵得 我连工作都影响了。,,

范柳原裂着嘴，歪着头，苦着脸，轻声哀求："老婆轻点，轻点，我只是太想你了！"

门外又响起很细小的对话声：

"经理，我明白了，野兽变成兔子！"

"嗯！"

柳原开着跑军以最快的速度将我带回家，我们相拥着进电梯，一进入电梯，他便猴急地抱着我热吻，手也不安分地在我的身上游动 着。这时，电梯停住了，两个女人走了进来，看见我们正吻得不可开交，尴尬地愣在那里进退不得，我一把推开范柳原，冲她们笑笑。

电梯又往上爬，我和范柳原走出电梯后，一个女人羡慕的声音轻轻地传来："范先生和太太都结婚七年了，感情还是那么好！"

舒适的卧室内，我与范柳原缠绵地交织在一起，男人带着沙哑与激情的声音一边又一边地在我的耳旁响起："老婆，我好想你，快想得发疯了！"

半夜三更，突然门外传来六岁的儿子急促的敲门声，压在我身上欲火焚身的范柳原没好气地大吼："有什么事？"

我好笑，穿上衣服爬下床去给儿子开门。

门一开，儿子便冲到我怀中，大叫："妈咪，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古代，还遇见一个叫范贝贝的女孩。"

我一愣，心提到嗓门，摇晃着儿子急急地问："说，你都梦见些什么了。"

儿子奇怪地瞟了我一眼，继续说："一个叫范贝贝的女孩，比我大一些，她长得很漂亮，她说有好多叔叔疼爱她，有一个叔叔是盟主还有皇上八王爷及突厥的可汗，她还说突厥的可汗与八王爷都抢着要她当儿媳妇，他们的儿子为了抢她，还狠狠地打了一架，不过她说她喜欢她干爹，以后要嫁给干爹。"

"干爹？叫什么名。"我和范柳原同时瞪大眼睛，

儿子抓着头想了半天："好像叫什么浪子什么清狂的！"

"怎么可以，段请狂比她大那么多，我要去杀了这个段清狂。"范柳原火冒三丈地跳起来，大吼。

儿子也蹦起来："爹地，我也要去，我喜欢那个姐姐！"

我抚着下巴哀叹，这两父子都急疯了，还自以为身在古代呢。不过只要女儿幸福，嫁给谁，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她会像我一样幸 福的…

（全文完）

皇上，月圆接我回宫

作者：可以然

被逼着跳入河中，却一跳跳到了古代。结果却意外的当上了皇后，于是她便开始了她在

皇宫中的生活。究竟等待她的命运将会怎样呢，是幸运、还是悲剧……

第一章 我——林雅雅

天高气爽，再配上微微的徐风。

今天是个令人愉快的好天气，最起码我是这么想的。

正当我享受着这免费的初春气息时，一个从我身边走过的男生指了指我，悄悄地对身旁

的人道：“看啊，那个就是林雅雅了。”

刚说完便听到一声低低的惊呼，“不愧是淑女，笑都笑的那么可爱！”

…… ……

“唉——”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身影，我重重的叹了口气，无奈的摇了摇头。

没错，林雅雅就是我啦。可是什么淑女不淑女的我可真的担当不起，况且还是学校公认

的第一淑女！

哦，我真的好郁闷啊。虽然这个称号蛮好听的，而且也挺让人有自豪感。女孩子嘛，当

然希望自已能受到男生的好评喽。可是比起自由，我还是觉得自由比自豪感更重要。

要不是因为我妈，我才不会变成这样子呢！我皱了皱眉头苦恼的想。

“啊，你要问我为什么啊？”

唉，一言难尽啊！

总之简单的说就是因为我老妈嫁给了那个，我特有钱的老爸。

本来嘛，有钱倒并不是什么坏事。可是有了钱就必须要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比如仪态

、言行举止啊，那就不好了。

你说吧，自从我当了什么千金大小姐以后。一天到晚就只听见：

“雅雅啊，你现在已经是大小姐了。平时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许举止。要有内涵，别

做出有失身份的事！”

唉呀，我每天光听这句话就受不了了，更何况还要故意做成老妈所说的“有家教”。

每每听到别人用夸赞的语气对父母说：“你女儿，真是个有家教的孩子。”

我不知道是太高兴过头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有种想哭的冲动。

我想老妈啊老妈，你为什么非得这样对我。你自己做个有“内涵”的人就可以了，为什

么偏偏得拖上我呢！

我可你亲生的哎，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

～～

“不自由啊，不自由，真的很不自由——！”我走在小路上拼命的呐喊着。（心里）

忽然一声尖锐而且极度刺耳的刹车声，在我的右耳边响起。

妈呀，吓得我手一松。书本便哗啦啦的全部掉了下去——我耳朵快聋了。

我愤怒的回过头去（直差七窍冒烟了！）。

谁大白天的这么白痴+缺德的在校园里骑摩托车，而且还随便在人身后乱急刹车。幸亏我

身体健康，没有那个什么心脏病。要不然我不立马上天堂找上帝才怪。

要知道我的命可是很值钱的！千金大小姐哎，可不是什么大马路上随手一抓就一大把的

那种哎。（作者：抱歉，各位看官抱歉。本人绝对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望各位看官大人

有大义、心胸宽广、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要介意啊。呵呵！！）

“你——”我指着摩托车上的人惊呼一声。

我回过头，不看不知道，一看原来是李武镇李大富豪家的败家子。名字叫——李万财。

哈哈，李万财。好土的名字哦，真不知道他爸在为他取名字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大概是希望

他能和他一样拥有万贯家财吧！

还是叫李大公子吧，免得说出来我就想笑！李万财，真的好土啊。

言归正转，我回头一看是李大公子。心里想怪不得车都开到校园里来了呢，还不是有几

个钱显摆吗。

我看着李大公子道：“李大公子，你开车就不能小心点吗，我吓了一跳你知道吗？”说

罢还有心有余悸的拍了拍胸口。

“啊，原来是我们家雅雅啊！”李大少一看是我，立即由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转换成一

张笑脸，笑嬉嬉的从车上跳了下来直往我这奔。

看忽然转一副热情的样子，我有些皮笑肉不笑的道：“不是我是谁啊。”

什么你们家雅雅啊，说话怎么这么恶心啊。

“怎么没吓着你吧，雅雅！”他关心地道。

我呕，“雅雅”？雅雅是你叫的啊。

“没事！”看着他热情澎湃的样子，我慌忙挥了挥手，我还真的受不了他这个样子。

“书掉了，我帮你捡吧。”看着地上的书他笑着弯下腰去。刚才骑车的时候，正在想能

不能碰到她，谁知真让他给碰到了，看来他和她还真是有缘啊！

“啊，不用了，我自己来。”

“那个……”他吱唔的抬起头，拎起从水中捞起的书，一脸受挫的样子。把他书弄坏了

她不会生气吧！

“啊，都怪你啦！”我一把夺过书。啊，湿了，湿了，全湿了。我的书啊。

“你……”我抬起头怒视着他。

气死我了，今天怎么这么背啊！不行了，我忍不住了，我要发火了。

可是当我看着他一脸无辜表情的时候，想发火，又不能发，我想我真的拿他没办法。

算了算了，为了我那亲爱的爸爸妈妈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干脆

把书一丢。然后勉强的挤出一丝笑容道：“不要了，反正都湿了。也用不着了。”

说罢转身就要走，再在这里多呆一分钟我都怕我会被气死的。

“再见！”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憋了一肚子气，还要硬装出一副有礼貌的样子。

这该死的家伙！

第二章 被迫跳水

“雅雅，等一等我。”刚刚走出教室便看到李大少站在花坛那边喊我。

“找我有事吗？”我看着他暗暗的想，早上才把我的书给废了，现在还想把我的什么东

西给废了啊。

“这些书都是还你的。”他拿出几本书塞给我。

“这个——”我翻了翻，没有水渍。疑惑的指了指书问“新买的？”

他不好意思的笑了笑点了下头说：“雅雅，早上把你书弄湿了，怕你没有书用，就去新

买了。”

“那谢谢了！”不就一本书吗，还什么还啊！我无聊的翻着书，正翻着，忽然从书中掉

出了一个东西。

“咦，这是什么？”我弯腰捡起地上的纸细细的看到，只见上面写着“雅雅（收）”。

我的信？而且还是粉红色信封！！？

信拿在手里，我的心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李万财啊李万财你可千万别说这是你的，你

难道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含意吗！

那家伙一见我手中的信，立马用他自以为是很真诚，很深情的目光望着我（才怪）。

然后握住我的手道：“雅雅，我爱你。请你做我女朋友吧！”

“什么！！？”一句话像是晴天闪雷一样，轰的一声在我脑中崩裂开来。

不会吧，我们才见过几次面啊？加上这次不算，连带着早上的一面，我们总共才见过四

次面啊！（一次本校门外的偶遇，再就是李武镇的宴会，还有我爸办的宴会。）

李大少啊，你再怎么追女生，也不能追到我头上来吧。

光你一个花花公子的头衔我就受不了了，更何况我每次见你都要倒霉。现在你居然说你

喜欢我！

我——我还真是背啊我！

“雅雅，雅雅……”看着我木纳的样子李大少摇了摇我。他不会太高兴了吧，想我那么

帅她一定是高兴的反应不过来了。

“啊！”我一下子从想像中清醒过来。

看着他寻问的眼神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雅雅，以你爸和我爸在商业上的地位。我们可是天赐的一对，金童玉女唉！”他自以

为是的继续说道。

“雅雅，你就答应我吧！自从我那天在宴会上看到你起，我就被你深深的吸引了。你的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那么的优雅，那么的尊贵。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也就只有我才

可以配得上你。”

“雅雅，没有人比我更适合了！”

……

呕，狂呕。这家伙怎么这么变态啊。

再他的一阵魔音摧残之后。我痛苦的想晕过去。可是我没办法让自已晕过去，又舍不得

打晕自已。想来想去，还是三十二计—走为上策，实在受不了，先避开他再说吧！

于是我拔腿就跑，逃吧，逃吧！但愿他不要跟过来。

可是事情哪像我想像中的那样好，那家伙见我跑，不死心的立马追了上来。一边追一边

还不忘对我的耳朵继续摧残。

“雅雅，别跑啊！”

“雅雅，你跑不掉的，还是做我女朋友吧。”

……

可怜我一个女孩子哪跑得一个男人呢。眼看着他都快追上来了，偏偏前面又出现了一条

池塘。

我想啊，这学校也真他妈的没事找事做。好好的干嘛挖一个池塘啊。（作者：“你是淑

女，不可以说脏话！”雅雅为难的道：“我也不想啊老大，可是真给那家伙给逼急了嘛，更

何况是一句脏话呢。不要生气啊。”作者：“好，我大人有大谅，这次就不追究了，不过下

不为例啊。”）

走投无路了，我回过头看了看李万财，又看了看池塘。委屈的指着池塘对李大少说：“

你别过来了啊，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天知道我可是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待遇。

呜呜～～为什么我每回遇见他，都要倒霉呢。

“雅雅，别逗了。你又不会游泳。还是乖乖做我的女朋友吧！”李万财笑着追了上来。

笑话，就她那几下子也敢跳水，以为我李万财不知道啊。

我看着他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我的大脑迅速思考着，天哪，这光遇见他就够倒霉的了

，这要是真做了他女朋友。那我启不是更背！说不定连躲在家里也会航空失事，直接把我给

压死得了。

“算你狠！”我对他说了最后一句。然后心一横，眼一闭。跳了下去。

第三章 这里是古代吗

“啊，救命，救命啊！”我在水里拼命的挣扎着，想我家那游泳池可真是浪费了啊。一

直说要学会游泳的，可怎奈我就是不敢下水。怕啊，记得小时有一次掉水里去，差点没把我

给淹死。

唉，神哪！希望我这次也能福大命大，不要做个落水鬼啊。

“小姐，小姐！”一个女孩子用力的把我从水中拽起来。

我蹬了几下发现我还没死，然后就直直的看着眼前的这个女孩，我想她就是我的救命恩

人吧！

她梳着发髻，那种古时候才有的发型，穿着丝绸制的衣服。盯着我是满脸的惊慌。

看着看着我不禁想哈哈大笑。这人还真怪，难不成她还有打扮成古人的癖好？不过还是

得谢谢她的救命之恩啊，要不然等那个李万财来救我，我恐怕早就命丧黄泉了。

“谢谢你救我啊。”我满脸真诚的对她说。

“谢我什么？”那个女孩听后一脸疑惑的看着我。小姐今天怎么了，好好的谢我干什么

？

我大大的一个笑脸，然后道：“谢你把我从水里救起来啊，不然我非淹死了不可。”

真是个谦虚的人啊，等我告诉了我老爸，非得重金谢谢她不可，现在这个社会像这种见

义勇为不图回报的人可不多了！

“小姐，你说什么啊。洗澡也能淹死啊。”女孩奇怪的冒出了一句。

“洗澡？”

听她这么一说我脸一红，这才注意到自己此刻正坐在澡盆里。不过怪了，我怎么跑到澡

盆里来了呢，明明跳池塘里去了啊！我满头雾水的望了望她，又望了望自己。

“小姐，洗好了没有？”女孩没有理会我的嘀咕。

“你叫我。”我看着她郁闷的指了指自己，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小姐？

“当然是你啦！”她回答道。

我一惊，“我什么时候成了你小姐了啦。”

“我从小就服侍你了，你不是小姐是谁啊。”她望着我不可思议道。

那就怪了，我看着她想。在二十一世纪怎么还有从小服侍大的丫环呢。

我环视了一下四周：罗纱帐，紫砂壶还有纸窗、洗澡用的木盆……这——这到底是哪啊

？

“小姐，穿衣服吧，老爷还等着您呢！”正思索着那个女孩拿过几件衣服走来。

“老爷？”我更糊涂了。小姐，老爷都出来了，难不成我跑古代来了？

“小姐——”女孩拿着衣服，睁着一双大眼睛示意我穿上。

“哦。”我接过衣服，又看看了周围的一切，心里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我不会真的跑

到古代来了吧？

当我穿好那套难缠的古代的衣服后，坐在铜镜前看着镜子里的我，我想我的大脑真的快

短路了。镜子里的自己婉如从古画中出来的女孩似的，虽然样子没有变，可是那衣服，那头

发——真是青丝长发、明眸动人。这一切不都是古代的样版吗，难不成我这次跳水，一跳居

然跳到古代来了？

这真是不可思议啊。跟做梦一样！

做梦！！！

我眼前一亮，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想八成是在做梦吧，要不然好好的怎么跑古代来呢。

可是话说回来了，我是跳水啊，又不是闲着没事干在家里睡觉，哪来的梦做啊。

女孩看着我对着镜子发呆，忙问我怎么了。我刚想说我是从二十一世纪来的，不是她家

的什么小姐。可是一想跟她说了也没用，她不会明白的，搞不好还会觉得我脑子不正常。

“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我对着镜子问道。既然不想来都来了，那就先搞清楚自己是

谁。

“小姐，是不是考我啊。”那女孩歪着头道。

“嗯！”我点了点头算作回答。

“小姐叫林雅雅！”女孩很快的回答。跟了小姐这么多年我怎么可能连这个都不知道呢

，小姐这个问题好奇怪哦。

“那你叫什么啊？”没错，我是叫林雅雅。她怎么眼我一个名字啊。

“我是小丫。”不是一个好听的名字啊，那像小姐的名字，雅雅—雅雅，就是好听。

“小丫——”

“嗯。”小丫边为我梳头，边重重的应的一声。

“小丫，你知道不知道我怎么来的啊。”我抬起头。

“什么怎么来？”她疑惑的问。

“就是那个——”算了还是别问了，反正问她也问不明白，你能希望她答出你想要的答

案吗?

想罢我转过头对她道：“都准备好了，该干什么啊。”

她看着我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惊呼了一声：“老爷刚才就要见你呢，我差点忘了！”

“好，那我们快去吧！”我点了点头。就让我去见一见他吧，不是说是我爹吗？我想从

他那里一定会了解到不少事情。

第四章 我要做皇后（上）

“到了，小姐。”小丫走到一个厅堂前止住了脚步。

“哦。”我迷糊的应了一声。

被小丫带着在走廊里七转八拐的走了老半天，搞得我头都快晕了。

虽说我家那房子、地产已经算大的了，那别墅、游泳池、花园都是在别人的一片献慕之

中，属一级的。可是如今我这个古代里所谓的爹呢，比我爸牛多了。那宅子、亭院、花园简

直是大的吓死人。

有钱人哪！！

“不简单，我这个所谓的爹绝对不简单。能在这古代里拥有像这样的家产豪宅，肯定不

是一般的人！要不然是达官贵人，要不然就是巨贾之类的。不过，真像这样的话那我这个爹

是大官，还是巨贾呢。”我在心里默默的嘀咕着。

“老爷，小姐到了。”小丫提前一步向屋内走去，她要先进去通报一下。

看着我走了进来，正做在大堂中的男人挥了挥手道：“你们都下去吧。”

说完，那些站在他身边的人连同小丫便一同向屋外退了出去。

我趁此空档偷偷的打量了面前的这个人。

一脸威严的样子，身上穿的是锦袍马褂，而且还长着很长的胡子。年龄嘛大概是刚过中

年。

说他像是刚过中年，是因为他比我老爸看起来要大一点，但又不是大很多。（我老爸呢

刚好是人过中年人。）

正思量着的时候。那个人指着椅子对我道：“雅雅啊，坐下再说。”

我走过去坐下，在接受了一番目光洗礼后。我心想该不该礼貌的问候一下这个人呢，可

是——如果要问候的话，那我该怎么问候呢？有点为难啊！

难不成说：“你中午吃过了没有！”（作者：“我晕，你这人是什么逻辑啊！”雅雅：

“我跟他又不熟，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要不然你建议一个？”“什么！”爹这时候插了

进来，气愤的道：“女儿跟爹还叫不熟？”…… ……两人开始争吵！ 半响过后作者：“别

吵了，再吵小心我把你们封杀！”刚说完便看到两人如兔子般的向远处狂奔，只留下一脸奸

笑的作者！）

唉呀，算了还是不要讲了，俗话说沉默是金嘛。

先看他说什么我再应答吧！

刚想到这便听到他说道：“雅雅，自古男女成婚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的。如今

你姨妈已经和爹商量过了，决定要送你进宫。”

“进宫？”干什么啊，我疑惑的问。该不会让我去当秀女吧，那可不行啊。若要真当了

秀女那我来这里不是要老死在皇宫里面了吗，我没这么惨吧！

“雅雅，你先听爹说。爹送你进宫，不是做妃子。爹绝对不会让我们家雅雅受委屈的，

此次进宫呢，主要是完成你和皇上的大婚。知不知道你就是未来的皇后？ 。”

他顿了一下看着我一脸不相信的样子，接着道：“唉，你娘走的早。爹呢，又总是事务

在身，没照顾过你。这么多年让你就这么一个人孤零零的，缺了娘爱又缺了爹爱，爹现在心

疼啊！雅雅，爹只想把最好的给你，你知道吗？”

说着说着眼圈一红，他有愧于她九泉下的娘啊。

我看着他伤心的样子，想天下父母心，谁能不疼爱自己的儿女，不为他们操心的呢。可

又想，他不会在说糊涂话吧！送我去做皇后？我可不记得有谁说过，在古代想做皇后是件容

易的只要跟人说一声就可以了的事情啊！

“皇后？”我诧异的着看着他。

“是啊，你姨妈早就为你打算好了。虽然我们雅雅从小就失去了娘的关爱，但是你姨妈

是很疼你的。尽管她身在宫中不能常与你见面，但总隔三岔五的带我问候你一下。如今这婚

事，也是由你姨妈一手主办的。”爹缓缓道来。

“姨妈？”吐了一句我暗暗想到，这姨妈本事还真是大啊。这皇后说是谁当就谁当啦！

呵呵，不愁以后被人欺负了，找姨妈撑腰就可以了。

怎么说这次能来古代也是次机会，要好好玩一场。及时行乐最重要嘛！

那个爹看着我一副兴奋的样子，道：“多亏你姨妈了！以后到了宫中，有什么事就对姨

妈说。你姨妈一定会给你作主的，想那些妃子也不敢对你怎么样。”

说完抚一抚胡子，看着我接着道：“先去吧，准备准备。呆会你姨妈会派人来教你宫中

的礼仪的。”

“哦，别忘了在这个半个月里要好好的学，半个月后你就要出稼了！”临出门时他不忘

提醒我道。

“谢谢爹！”我郁闷的拍了拍头向门外走去。怎么这样就当上了皇后啦，不会是脑袋秀

逗了吧！不过运气也算是不错的啦，要知道当皇后总比当秀女强！

第五章 我要做皇后（下）

金銮大殿上

“周公公，事情办的怎么样了？”坐在龙椅上的男子，一脸威严的对着下面，俯首低腰

一太监打扮的人问道。

“启禀皇上，属下已查清了。”被称为周公公的人答道。

“说！”

“是！”

周公公弯了下腰，接着道：“要立后的人选，是明派王林城生的独生女儿——林雅雅。

而这立皇后之事，也都是由太后一手安排的。”

“明派王？”皇上望着周公公若有所思的想。

这林城生是先皇在位时，因在朝中功绩甚大，特封赐为明派王的。而他的夫人安婉云则

是太后的亲生姐姐。如今这婚礼就这样定了下来，况且又都是由太后一手操办，那么其中一

定有所关联。难不成为了巩固地位?

“是明派王。”周公公答道。

“她女儿是何许人。”皇上恢复了面无表情继续问道。

“启禀皇上，居人说这林雅雅可是明派王的掌上明珠，明派王对她是十分的宠爱。一般

人还从未见过他女儿是何许样貌。不过因这次立后之事，太后特派人把她的画像送了过来。

”周公公说罢从怀中拿出一幅画像接着说道，“明派王女儿——林雅雅的画像在这里。”

然后走上前去在皇上面前小心的把画像展开道：“这位就是林雅雅了！”

皇上接过画像仔细的看了看。

而这画像正是林雅雅前几日坐在荷花池边，郁闷自己怎么一来古代就要结婚的时候画下

的。所以很容易就能让察觉到，她眼神中显露出来的不耐烦。

“去跟太后说朕同意了！”深深地看了一眼画像，皇上抬起头忽然向周公公道。

他倒要看看他们想玩什么花样。

“这，皇上先前不是说不同意，怎么此刻……”周公公面露诧异之色。

这宫中都知这太后与皇上一直不和，只要是有关于朝中大事，都是不轻易答应的。而此

次太后丝毫未征询皇上的意见，就断然决定了皇后人选。皇上理应坚决反对才是，怎么这么

快就答应了呢！

见周公公没有动身。

皇上面有怒色道：“去传朕的旨意就可以了！”

～～

我坐在床上，确切的说是坐在皇宫里的床上。因为今天是我成亲的日子——与皇上的婚

礼。

很惊讶吧，不过经过我这近半个月的折腾，虽然婚礼还是要举行的，但我还是有所收获

，因为我终于弄明白了我此刻的身份。

以下呢是就我调查结果：

她呢也就是我此刻身在古代的我，是明派王的女儿，与我同名也叫林雅雅。是明派王—

—林城生的掌上明珠。

三岁的时候失去了娘亲，已致深爱娘的爹悲伤过度。便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公务上，很

少照顾到我。直到有一次，我的姨娘也就是当今太后看到我一个人孤单凄楚的样子。于是心

疼的把我爹喊去大骂了一顿，自此林城生才发觉到对我的亏欠，一直说要对我弥补。

可是无巧不成书啊，正在这个时候皇上居然到了要立后的年龄。

所以姨娘就和爹在一起商量了一下（没经过我本人同意！），就决定了我的终身大事—

—立我为后。

一来是因为我一旦进了宫，便可以由姨娘权权照顾，不怕我一个人孤苦怜丁，没人疼爱

。这二来嘛当然是因为我本人有足够姿质进宫当皇后。用我爹的一句话就是，“也就只有我

们家雅雅才配得上做皇后。”

呵呵，光听这句话，我就特——特——特喜欢我这个古代的爹。

不过回头一想，也觉得满伤自尊的。

唉！（重重的叹了口气）

想不到我如此聪明，活泼，可爱的林雅雅。居然沦落到令人可怜，令人同情的不得不为

我办婚事的地步。真是极大的悲哀啊！

（作者：汗！）

第六章 初见皇上

“小丫。”我偷偷喊道。

……

没人回答。

“小丫。”我再次喊道。

……

还是没人回答。

“小丫！！！”

…… ……

哎，怪了。小丫跑哪去了?

不是说好了，进宫时把小丫也带上的吗，怎么这时候跑哪去了。这小丫也不知该怎么说

才好，要她的时候总不见她的人影，不要她的时候她却偏偏赶都赶不走。算了还是我自已来

吧！

说罢把头的上的“帽子”（凤冠）给摘了下来。

什么凤冠霞帔嘛，重死人了，顶了一天，脖子都快被它给压断了！

“哎哟！！”我摸着我可怜的脖子呻吟了一声。然后我左摆，我右摆；我左踢一脚，我

右踢一脚，运动运动一下！不过，这婚是怎么结的啊，结得我身体都快散架了。

“咕噜、咕噜……”我摸着直抗议的肚子，环视了屋子四周，想还是先找点东西垫垫底

再说吧。

环视一遍我两眼放光的盯着桌上的美食不放，“有了！？”我走过去拿起东西就往嘴里

塞。

饿死我了！说真的从小到大我还真的没饿过肚子呢，想不到今天为了这个无聊的婚礼饿

肚子，真的好冤啊，这饿肚子的滋味可真的不好受啊。

唔——我拿着手里的这个像是沙淇玛的糕点，拼命往嘴里塞，边吃边想这个好好吃哦。

可是吃了一会又忽然觉得它这东西太甜了。（作者皱了皱眉道：“有的吃就不错了，还

嫌东嫌西的!”）

吃到五分饱的时候，忽然想起妈妈一天到晚叨唠的：“淑女吃饭要细嚼慢咽！”然后闷

闷的坐到椅子上喝了口水。想也许再也听不到妈妈对我的叨唠了，不知道她发现我不见的时

候，会不会想我啊。

唉！我皱了皱眉，把最后一块糕点放进口里。

忽然一声阴阳怪气的声音毫无征兆的在我耳朵响起：“皇上驾到！”。我连忙捶了捶胸

口，拎起一旁的水壶就往嘴里灌。天哪，差点没噎死我！

“咳咳……”是谁在那鬼叫啊，声音怎么这么变态！

（太监：“我声音有那么恐怖吗？我还觉得蛮有味道的！”说罢还清了清喉咙! 作者、

雅雅与一干人等听毕全体呕吐！！）

正当我庆幸自已没被吓死的时候，皇上进来看到的场面却是：一片狼籍的桌面，站在桌

子旁死命咳个不停的我，另外还有扔在地上的凤冠霞帔。这一切的一切活像是经历了什么大

灾难似的。

我心虚的朝床旁边挪了挪，不用看也会知道皇上是什么样的表情。肯定是一脸的惊愕。

想到刚才——，我就觉得不好意思。毕竟我算得上是淑女，如今却做出这样的事，真的一点

形像都没有了！

一时间空气像凝固了般，我们彼此都保持着安静的气氛。

不过其间他却是一直盯着我，看得我全身发毛。后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终于被他看

的受不了了，才忍不住道："刚才，嗯，那个——"我小心的看了看他，指了指桌子接着道

："有点饿了，所以……"

"吃饱了？"他看着我语气冷冷的说。

"饱——饱了！"我小声的回答。不知道怎么搞的看到他就是有点怕，虽然皇上也没什

么大不了的。可是感觉上他不太欢迎我，听说他跟我姨妈的关系不太好。那么我是姨妈指定

的皇后，他不会——

想到这我仔细的看了看他，难不成想找我碴？看他那一脸冷漠的表情，感觉好冷啊。可

是我又没做错什么事情，他凭什么找我麻烦啊。

"有事吗？"我试探性的问了一句。没事就赶紧走，免的我站在这里尴尬！

"有事！"

"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只是——。"他顿一下继续道："恭喜你一下！"

“……”

“……”

“什么意思啊？”半晌才反映过来，恭喜？恭喜我什么啊。

他看扫了我一眼，嘲讽的道：“如你愿成了皇后，可真是可喜可贺啊！”

说罢，还未等我听出什么意思的时候，他话锋一转冷冷的道：“不过我首先得警告你一

下。别以为你有太后可以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了。别忘了还有我，假如有一天

。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我同样可以废你。到时候，别怪我无情。”

然后面无表情的走了出去。

尽管和她初次见面，他想对她温柔一点。可是不知道怎么的，一见到她这话就出来了，

也许是受母后的影响吧！

“啊！”这算是什么意思啊，威胁我吗？

我气愤的看着他的背影，这叫什么话，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还要废了

我？你以为你是谁啊，皇上就了不起了，我还不想当了呢！

我跑过去，对着他的背影。“砰”的一声就把门给关上，混蛋走了更好。拽什么拽啊，

离我越远越好，这种人我还懒得理。

我郁闷的往床上一倒，想今天真是个疲惫的一天啊！

第七章 初吻

门外

“该死的，在我面前居然这样放肆！”只是警告了她一下，她居然敢把门给摔上。

转过身看着身后紧闭的大门，他气愤的折了回去，用力的朝门上拍去。

“把门打开！”

什么还敢回来，看着“咚咚”只响的门，我一翻身从床上坐起。

开门！我才不会给你开门呢。

哼，我选择保持沉默！想罢，我把头钻进枕头接着睡。

“开门，把门打开。”门外人不死心继续拍到。她居然不开门？这是不是他听错了，她

居然不开门哎！

“烦死人，你怎么还不走啊。”我在屋内对着门口大喊。拍几下就走人算了，干嘛老在

门外拍。你不想睡觉我还想睡觉呢，要知道我可是累了一天了！

“什么？”门外的人大火，她居然说他烦！

“你，林雅雅，快给我把门给打开！”皇后没做几天就这样嚣张，以后还了得。我今天

非要把这门给打开。

“我才不会接受你的命令。我劝你别敲了，我绝对不会开门的！”

反正我就是不开门，凭什么命令我，就算你是皇上又怎么样。我还是皇后呢，咱们平起

平坐，我不受你这种命令。

“什么？你再说一遍！”皇上气急败坏道。

“我—绝—对—不—会—把—门—打—开—的！”我拉长音道。

不是说了我有人撑腰吗，我今天还就是有人撑腰来着。

看你怎么开门！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门外人停止敲门。

“否则我就撞门了！”这一次他是真的生气了，今天若是连她命令不了的话，那已经在

这个宫里她启不是无法无天了！

算了不跟你说了，反正劝你也没用。你想敲就敲吧，我是无所谓的啦。

别以为我林雅雅表面上是一副柔柔弱弱，任人欺负的样子。其实我比任何人都不好惹。

别说你这个皇上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算是对我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也没那福份去

享用，说不定哪天我就回家了呢，到时候也带不走任何东西。哼，我索性窝在床上不说话，

无所谓啦！

许久，屋内仍未有动静。

“该死的！”皇上低咒道，然后抬起腿，用力的朝门踢去。

随着“砰”的一声，门就这样倒了下去。

听到这一声想，我腾的一下从床上弹起。

看着倒在地上的门，心想这古代的门也太不牢固了吧，就这么轻易的被人给一脚踢开啦

，也太没安全感了吧！

你说这让我以后怎么放下心睡觉啊！

紧接着看到的就是满脸怒容的皇上，他铁青着脸向床边走来。看着他的尊容，我当时心

里就咯噔一下，往床上一倒，想这下完了。

他不会杀了我吧，皇上即使是杀了人也是不会犯法的，真要那样，那我启不是冤枉死了

！

“哼，我想要进的房间，还从来没人敢阻止我。”他走上前来愤愤地道，这种情况他还

是第一次遇见，而且还是她让他见识到这种场面。

“没听见，没听见。”我闭着双眼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默念道。

“这么大的响声你也睡得着啊。”好像知道我心里害怕似的他嘲讽的道。

“没听见，没听见。”我继续默念。

“哦，还真睡着了。继然是睡着了，那也就有用打招呼了。我就直接来吧。”他自言自

语道。

说罢，便感觉到有人凑了上来。我条件反射的向旁边滚了过去，惊慌的对着他道：“你

想干什么啊！”

“你说我想干什么呢？”他把脸凑了上来，眯起眼玩味的注视着我。

“我——我怎么知道！”我挣扎的往旁边让了让。

然后看着我们之间的距离，脸一红尴尬的道：“你冷静一点啊，千万不要冲动。”

“是吗？”他看着我脸红的样子，便又往前凑了一点似笑非笑的道：“我倒不这么认为

。你都是皇后了，那么两夫妻间的事有什么冲动不冲动的呢。良宵一夜值千金啊，我们可不

能浪费了。”

啊，我咽了咽口水怯怯的盯着他，干笑了两声道：“对不起，我对我刚才的事以示歉意

。可以吗。”

我真笨啊，干嘛非要跟他呕气，这不惹火自焚吗我！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了。”看着他不为所动的样子，我用力的点了点头，希望能让他

相信。我可不想跟这种人发生任何关系，我还要回去，还要看一看爸爸，看一看妈妈呢。

“你觉得现在道歉有用吗！”他忽然伸出手捏着我的下巴，细细的看了我一眼道。

靠着近在咫尺的芳唇，他忽然有种想亲一下她芳泽的念头。

“啊！”我疑惑的看着他，什么意思啊。都跟你道歉了，还想怎么这样啊。

“想道歉吗？”看着她疑惑的表情他问。

“嗯！”被他捏着下巴，我勉强的点了一下头。如果现在道歉有用的话，道一下歉也没

什么大不了的。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呵呵。

听到我的回答后，他看着我。脸上忽然荡出一丝笑容，然后低下头吻上了我的唇。

天哪，我目瞪口呆的看着他。

这，这——这可是我的初吻啊。

离开了我的唇，他看着我瞪大的双眼在我耳边轻声道：“这就是你惹我生气的代价。”

“你……”我颤抖的指着他，心中莫名的像有什么东西在滋长。

“你怎么……”我有点心跳加速的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天哪，这都发生了什么事了

，难道我的初吻就这样被这个男人给夺去了！他可是后宫佳丽三千的啊，色狼皇帝！

想到这我嫌恶的擦了擦嘴。我可不想重蹈覆折，做个怨妇啊。

第八章 规矩真的很重要吗

“小丫，你昨晚跑哪去了？”我看着小丫满脸疲惫的样子，关心的问。

大清早的打什么哈欠啊。

“小姐。”小丫刚说了句便连忙改口道：“不，是皇后娘娘。没干什么，奴婢昨晚一直

在门外守候着呢。”

“是吗？”我怀疑地看了看她。

这不是分明在骗我吗！昨天晚上叫了她那么多次，根本连她的人影都没看到，还说一直

在门外？说谎！

“是，娘娘！”小丫微微有些不自然的回答道。

“那我昨天晚上喊你，你怎么不理我。”我装作不再意的问了她一句，看你怎么回答！

“啊，那个。奴婢当时一定没听见！”小丫结结巴巴的解释道。

“这样吧！”我温和的朝她笑了笑，试探性的道：“不管什么事，只要你说出来我一定

不会怪你的。嗯……说不定我还可以帮你解决呢。”

小丫迟疑的望了望我，犹豫不决的样子。最后却还是道：“娘娘，真的没有什么。也许

是昨天太忙了，所以……”

昨天晚上的事她实在不好说，她只能隐瞒小姐了！

看着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狐疑的打量了她一眼。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不过是什么

事呢，我努力在大脑中搜索着。不过很快否决掉了心中的疑问，小丫和我一样是头一次到宫

里来。一个人也不认识，能瞒我什么呢。难道……

我再次细细打量了她一眼。心里想，不会是看到昨天晚上我和皇上——

想到这里我再次打量了她一下，思量着她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毕竟除了这个，我实在想

不出她到底瞒着什么事情。

算了，不想了，脑子都疼。都是昨晚某某人害的。不就一个初吻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些外国的女人还天天被人吻来吻去的呢！

“小丫，把我那对紫玉耳坠拿出来。”想罢我指着发愣的小丫道。

今天是要去见太后的，爹不是说过了吗，太后就是我姨娘。那个很疼我的姨娘，所以我

要穿得漂亮点。

“娘娘，是这个吧。”过了一会，小丫拿着一只锦盒给我道。

我接过锦盒，看着那摆在盒子中央的坠子：晶莹剔透，长长的坠子下面镶嵌着精致的紫

色玉滴。真是个异常精致的东西！

记得当时爹拿给我看的时候，我别提有多高兴。不由得想起送这个玉坠的表哥，说起这

个表哥，我还真没见过他，只知道他叫李文中。

哎，真不知道他怎么找到这么漂亮的耳坠，不过现在这东西已经是属于我的了。呵呵！

有机会一定要谢谢他。

“小——皇后娘娘。好漂亮啊！”小丫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小丫，以后不要再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的叫了。听得还真不舒服，还是叫我小姐吧。

”我看着她别扭不顺口的样子道。

“这样不好，皇后娘娘。你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小姐了，应该喊您皇后娘娘的！”小丫

连忙摇摇头否决道。她现在已经不是小姐了，身份有别，她不能这个喊的。

“叫我小姐不好吗？”我抬起问道。

“不是。”

“那是为什么啊？”我疑惑了。

看着我疑惑的样子，小丫认真地道：“这是礼数，皇后娘娘。这是里皇宫，不是我们以

前的王府了。”

“规矩真的那么重要吗，比人还重要吗？”我默默地道。

记得当初还没有进宫的时候，姨妈就派了个嬷嬷到王府。说是什么专门来教我宫中的礼

仪和规矩的。每天都是把不必要的转化为必要，不麻烦的转化为麻烦。整整让我痛苦了一个

多月才把她给送走。

然后在送走她的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个被囚禁了很久的小鸟，从笼子里放还

自由的感觉。空气是清新的，景色是优美的。连爹也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几岁似的，心中的那

种压抑也莫名的解放了。

唉，自由真的很重要啊。

第九章 这真的是太后?

小尼带着我去见太后，在经过了漫长的徒步行走之后。我终于看到了那三个救命似的大

字“静闻殿”！

因为我听小尼说太后就住在“静闻殿”里。

小尼呢，是太后的贴身侍女（这是后来太后跟我说的，不过说的时候，小尼都已经变成

了我的贴身侍女了）。

小尼本不叫小尼的，只是她的名字有些难记，所以我就简称她为小尼。呵呵，我想她不

会介意我这样给她乱起名字吧！

太后知道我昨天才进宫，所以对宫中的路一定不认识。所以她就特地让小尼来给我领路

。想来我这个姨妈真的很关心我哦，连这个都想到了！

小桥流水，阁楼亭宇，庭院花园……

看着这繁华的有些金碧辉煌的皇宫。我忽然间发觉宫里的人似乎都特别讲究排场，荣华

富贵、一步登天，每个人都像是在争相展示着什么，不甘落后。

也许他们终会有失去的那一天，但却硬是要在失去的那一天前，拼命的留守，拼命的挣

扎。

或许正是如此，她们才会摆出那种居高临下、高傲十足的姿态。殊不知在这一切繁华的

背后，终逃不过的是这殁落的命运！

就像《风云雄霸天下》中的一句话：成也风云，败也风云！

我默默的驻立在殿前，忽然间觉得有些沮丧。对待未来完全是个未知数，假如——如果

留在了这里了，我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生活？我还能否适应这后宫中的纷纷争争，能否好好

的活着呢？

我茫然的转过头望了眼小丫，望着她那一眼深藏着的无奈，忽然间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

上原来只是个孤立的单体罢了，没有人能理解我，也没有人能帮得了我。

唉，我甩甩头走了进去。

柳月丹凤眼，虽已年过中年，但因为保养得当，也并未让人发觉她的年华消逝。沉静的

启齿轻声一笑，已是我许久未见的温柔。

“妈！”我看着屋内静坐的女人，一瞬间激动的有些发怔。

这是妈妈吗，是她吗？还是我幻觉？可是如果是幻觉，为什么她又会如此真实的出现在

我的面前呢！

也许是看到我立在门前不动，诧异的神色。太后缓缓的走了过来，握着我的手道：“雅

雅，姨妈早就想见你了。”

“姨妈？”我慢慢的咀嚼着这两个字，思绪一下子放飞开来，才想来我是来见太后的。

可是她怎么——，我默默的注视着她。感觉被握着的手好柔软好柔软！忽然间觉得心里

面暖暖的。

“来，做下！”姨妈牵着我的手坐了下来，然后笑吟吟地道：“雅雅啊，姨妈这一阵总

盼着呀盼着呀……现在总算是把我们家雅雅给盼来了！来，让姨妈好好的瞧瞧。”说罢仔细

的打量着我，然后又转为不满面容道：“唉，怎么瘦了啊，是不是不习惯宫里的生活？”

这孩子总是让人放心不下！

看着她的笑容，她关心的语气，我想她是开心吧！

爹说姨妈是最疼雅雅的，雅雅是姨娘一直放不下的人。如今我当了皇后，想来姨妈是比

任何人都要高兴的。

可是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久久的看着她！

她的一举一动，她温和的笑容，甚至她的面容都跟我脑子里的——她是那样的相似。

她是——妈妈？还是如她所说的——我的姨娘？

我开始有些糊涂了。

“妈妈！”我轻声的嘀咕了一句。

当我说出这一句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她能够干脆的答应我一声。从无原无故的来到这

个世界起，家已经离我的世界越来越远了！

“雅雅，刚才说什么啊。”姨妈奇怪地望着我。

看着她奇怪的样子，我掩饰住心底的失望道：“哦，姨妈，你像我娘吗？”

我是不是太傻了，她怎么可能是妈妈，她们不过是相似而已。

“姨娘和你娘当然像了，你娘可是姨娘的姐姐啊！”姨娘浅浅的笑着抚着我的头，笑嗔

地道：“真是个傻丫头！”。

“哦。”我默默的低下了头，没有再说话。

“雅雅——”太后忽然定定的望着我问道：“听说你昨晚和皇上发生争执了？”

这是不是真的，怎么一来就和皇上发生了矛盾呢！

“啊，嗯——”我结结巴巴的看着她，心里道：怎么这个他也知道啊。

“为什么？”

“那个……”我看着姨妈问的眼神，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难不成说我不喜欢皇上?

不行，这个是坚决不能说实话的，要不然她还不知道怎么去掇合我们呢。

第十章 芸妃

正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外面传来一声：“皇上驾到、芸妃娘娘嫁到！”

“他们跑来干什么？”我当时心底就纳闷道。

然后便看到皇上从门外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低垂着脸的女子。不过虽然低着头，

但我仍然可以感觉到她是个漂亮的女人。

呵呵，漂亮的女人！不都说后宫佳丽三千吗，皇上的女人一定是有一定风姿的美女吧！

不过正在我专心盯着那个美女，看她到底长的怎么样的时候。小尼在我身后轻轻的推了

我一下，我抬头看了一眼姨娘。

看着她暗示的眼神，便微笑的起身走上前去，微微朝皇上一福身道：“见过皇上。”

虽然规矩是有点不太懂，但还没不懂到无知的地步。这点暗示我还是能够明白的，怎么

说我也不是那种笨人。

皇上扫了我一眼，面无表情的道：“皇后免礼！”

说罢便走上前去对太后道：“孩儿见过母后。”

我站在他身后，很顺便的看了看面前的这个女子。此时她也不再是刚进门时的那样低垂

着脸，他先是对着太后福了福身，然后又对我着我福了福身，温婉的道：“芸妃见过太后，

见过皇后娘娘！”

芸妃？我细细端详着她的容貌：瓜子脸，柳月弯眉，樱桃小嘴。

啧啧！

我在一旁暗叹道，果然是个美女啊。

还有，我注意到她的皮肤。她的皮肤看着就觉得很细腻，白晰的皮肤里带着不知是画上

去还是她自有的一种淡粉红晕，让人看着就有种摸一摸冲动。

有道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啊！

“咳、咳……”

正当我专注的欣赏着那个芸妃的时候，太后对着我干咳了几声。这孩子今天是怎么了，

直盯着她看什么呢！

我抬头一看，见大家都定定的看着我，眼神里满是诧异的样子。这才恍然大悟，刚才看

芸妃看的太入神了，以至于没有注意的大家。

“呵呵！”我对大家干笑了两声，然后坐回原位尴尬对太后道：“这位就是芸妃吧。”

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刚才的一样子一定像是孩子见了糖般，两眼放光吧。

“哦， 这就是芸妃了。”太后回答道。

听姨娘这一说，我再次拿眼偷偷瞄了她一眼，然后调侃的说道：“唉呀，真是个漂亮的

妃子啊！——”

“谢皇后娘娘夸奖。”芸妃似乎没有料到我会这样说，神情有些窘迫的回答。

看着她微红的脸，我忽然间有些不好意思，刚才那样直直的看着她，简直像是个色狼一

样。（作者：“不，不是色狼是色女！”雅雅：“再此我郑重声明一下，我没别的意思只是

欣赏，纯粹欣赏而已。”）

“听说你是皇上最喜欢的人吧。你——”我扫了扫皇上又扫了扫芸妃，她是和皇上是一

起来的，想必是个备受皇上宠幸的妃子吧。电视上不都是这么放的吗，只要是经常在皇上身

边的，就都是受宠幸的人。

我后面的话还没说完，便看到皇上“扑哧——”一声把刚喝下的茶全给吐了出来。

瞅瞅太后也大张着嘴愣愣的盯着我。

于是我硬生生的把最后一句“你以后可要照顾好皇上，他我就交给你了！”给吞了下去

。

“没事吧？”看着大家我难堪的张了张嘴，心想该不会知道我是随口胡诌的吧。不过今

天是个什么日子，怎么我每说一句，都换来一冷场啊。

“没事。”皇上擦了擦嘴道，随及为了掩饰现场的尴尬对太后道：“母后，最近身体还

好吧。听太医说您前阵子身子不舒服啊！”

不舒服？听皇上这么说，我抬头朝姨娘望去。只见她温和的脸上闪过一丝憔悴，徐徐地

道：“让你操心了，我呢已无不碍了！”

“太后。”一直没说话的芸妃满脸关心道：“芸妃带了一支千年人参，希望给太后您好

好的补养补养身体。”说罢，身后的丫环便递上了一只锦盒。

太后也没推托只是淡然的道：“让芸妃破费了。”

随后小尼看了看径直走上前去收下了礼物。

千年人参哎我瞪着眼望过去，从小到大还没见过这么珍贵的人参呢。虽说人参对于我来

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可是生长了千年的人参。

哦，千年之久了！

第十一章 父亲的心

一觉睡醒，已将近是晌午了。我懒洋洋的从床上爬起，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其实当个皇后也不错啊，最起码像我这样，日子过的倒是别提有多滋润！什么事都不用

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作者：“不包括杀人、放火……”）。这简直就是种享受嘛，难怪

别人都想当皇后呢，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啊！（作者：“别把你单纯的想法套在别人身上，我

快受不了了！”雅雅一脸不耐烦地道：“你能不能走开啊，烦死人，真是啰嗦的可以了！”

说完便溜之大吉，这个作者她可不是好惹的，先逃再说！）

走出门外看着明媚的阳光，蓝蓝的天空，柳，桃花——

春天是个一派繁荣的世界。

“雅雅！”老远就看见明派王，也就是我爹朝我这边走过来。

“爹，进来吧！”我立直了斜斜的身体迎了上去。

林城生看看我没有说话，走了进来。

“小丫去泡杯茶。”吩咐完小丫，我满脸微笑地走到爹身边道：“爹，你怎么来了？”

“哦，刚上完早朝，来看看你。”说完抬头向我问道：“雅雅，在宫里还习惯吗？”

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在这个人心险恶的后宫里，她会受这种生活。

“谢谢爹，雅雅过的还可以。有姨娘照顾，爹您就放心吧。”我看着她关心的表情安慰

道。

前面我已经说过，自从他被姨娘提醒了一下。他总想补偿这些年来对我的疏忽。对我百

般宠爱，又千依百顺的。简直是拿我当成他这后半辈子必须做的工作一样，只是他这样的对

我好，让我的心里不好受。

毕竟也就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并不是她的女儿。就连他女儿是否还存在这个世界上都不

敢肯定，如果他的女儿因为我而不幸的话，我会一辈子愧对他的！

不过回头一想，如果在现实社会中，我的爸爸也能有他这样的悔悟之心，该有多好啊。

一天到晚就是忙啊忙，忙些什么呢？还不是赚那大笔大笔的钞票。所以说跟这个明派王

一样，根本不管我。

哎，真那样，就算他以前对我再怎么不好，我也会原谅他的。不过，就算有，也没机会

了吧，我已经在那个社会消失了吧！

哎，心里开始有点郁闷了，看着他关心的样子，对我这么好，你叫我该怎么去报答你啊

。

“雅雅，有什么事只管跟你姨娘说，别放在心里啊。”林城生像是我被人欺负了似的一

个劲的提醒着。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一定要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不然的爹会觉得愧疚的。

我默默的看了看他的脸，也难怪他一再的提醒我，在这个后宫里妃嫔们之间的勾心斗角

，每天都会有无数的悲剧悄悄的上演着，你说怎么能让人放心的下。

“爹，你女儿可是皇后哎，有谁敢欺负我啊。”我嘻笑道。

“是，我女儿是皇后。不过你可要小心啊！”忽然脸色紧张了起来，接着道：“在这宫

中不要相信任何人，除了你姨娘！”

“呵呵！我知道了。”我轻松的回答。

爹什么时候变的这么婆婆妈妈的了，不用你提醒我也知道，在这宫中是任何人都不能相

信的，只能相信——自己。电视上都是那么讲的！

“这几天皇上对你怎么样啊。”沉默了半晌，爹悄悄的问道。听说第一天就和皇上发生

了争执，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女儿以后启不是——

“还好。”我听他这话一出立即垂头丧气地回答。

怎么都这么关心这个问题！

“哦，那就好。”看着我不自然的脸色，他也就没有再问下去。其实要怪的话也是怪他

，怪他没有给她找到幸福。

“爹，最近朝中有什么事吗？”见他没有再问下去，我长长的吁了口气。

也许从小就跟爸爸关系冷淡吧，所以现在虽然有个这么爱护我、关心我的好爹爹，我还

是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

“是有些事！”他思虑片刻，放下手中的茶口气沉重的道：“雅雅啊，爹这次来只是想

看看你在宫里过的习惯不习惯？其他的爹也就不多说了。”

“知道了？”我乖巧地回答。

“雅雅！”爹轻唤了一声。

“什么事？”看着他一脸认真的表情，我问。

“那，这个给你。”爹从怀中掏出一只锦帕递给我。

我接过他手中的锦帕，打开一看却是一只金钗。不过虽是个发钗而已，但钗上的蝴蝶却

是栩栩如生般的振翅若飞。让人不得不佩服打造此物的工匠，手艺是多么的精巧。

我奇怪的拨弄着手中的金钗。正欲开口问，便听到爹深沉的声音。

“雅雅，这是你娘生前留下的。你娘生前最爱带的就是这支金钗了，现在我把他转交给

你吧！爹已经收了这么多年了，也该交给你了。”

“爹还有事要找你姨娘商量，以后有机会再来看你吧！”说罢便起身走了出去。

我站在他后面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忽然间发觉他已经不再是个年经的明派王，不再是那

个世人们所称谓的明派王了。在他那明派王的身份下，分明藏着一颗为儿女担忧的心，一颗

属于父亲的——心。

第十二章 身边的这些人

看着爹的离去，我静默的坐在屋子内。百无聊耐的望着屋外的小尼，望着小尼一步步的

教导着小丫宫里的各种规矩，而此刻小丫也一脸受教似的不停点头。

是啊，对于宫中的一大堆规矩，我们是一点都不懂，只有虚心求教了。好在姨妈把小尼

调派给了我，还有两个小太监——小真和小启。

其实他们都不大，小尼十七八岁的样子，而这两个太监呢，则是十五六岁的样子。小真

略比小启高一些，不过小启一看就知道是个老实的孩子。

我想如果换成现代来说，她们都该还是个上学的孩子吧。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告他们，这

是在雇用童工?

另外至于不能回到现在世界的事，经过这一阵子，我也想开了。

既然不来都已经来了，能来这那我就一定会有回去的一天，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

。

因为通过我的思索后的结果是：不能回去的原因主要是时机问题，说不定现在是时机成

就的话，现在就可以回去了。要不然明天，或许几天后，再或许……总之只要时机成熟，我

就能够回去了。

所以呢，随遇而安吧。正好趁这个大好时机，来个还古旅游！

呵呵，就过我的舒坦日子吧，何必去为那些乱七八糟的不关我的而事烦心呢。

想着想便见小启从外面跑了进来，然后在我面前停住恭敬地道：“皇后娘娘，太后让您

今个中午去她那用膳。”

“知道了。”我朝小启摆摆手，去吃饭，那不正好，一个人吃饭无聊死了。

“皇后娘娘，有什么事要吩咐？”不远处的小尼见我立起身，忙到我身前问候道。

“也没什么事，就想知道你都教小丫些什么东西。”我甩甩袖子慵懒地道。

“当然可以，只是怕主子您听不惯。”

“没关系，反正也是随便听听嘛。”我微微一笑走了出去，然后回头对跟在身后的小尼

道：“来吧，小尼。你们说你们的，全当我是个旁观者便是了。”

“那。”小尼略微迟疑了一下道：“皇后娘娘，就请听吧！”

不过她心里却在想，这个主子还真有点怪，平常说话、做事完全就不同于别人。

走了门外她便面对着小丫缓缓的道：“这做奴婢的：一、一定要忠心，不能对主子怀有

二心，不能做有损主子的事。当然这做法也各有不同，只是一定要时刻谨记着这‘忠心’二

字。第二、要时时注意主子的需求，知冷知热，凡事都要做到细心并且体贴入微。第三、…

…”

这些都是她当奴婢这么多年的经验，也是奴婢的本职工作！

“小尼，你真是个聪明伶俐的人啊。”我看着她夸赞道。

看着小尼细心的样子，想不愧是太后身边的红人、贴身丫环。这么懂事明理，而且还聪

明伶俐，这让谁有了也会当他是难得的人才。不过好在姨娘疼我，就这样白白得了个人才。

如果是我的话，我才舍不得把他给任何人呢。

小尼被我这么一说满脸羞容，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是主子抬举奴婢了，否则哪有

奴婢的尽职呢！”

她该不会是第一次受到人夸奖吧，我想。

“小尼你可别谦虚了。”我微笑的指着我们家小丫无奈地道：“我们小丫何时才能像你

这样通情达理呢！”

说完又对着小丫皱皱眉假装失望的道：“小丫，你说是不是啊。”

其实小丫也不算差，只是她性子太冲。做什么事都欠缺思考，遇事还爱耿耿于怀，还有

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胆小怕事。

说起这些，我早在明派王府就发觉了。记得那次我偷偷跑到那个据说，供着我那个所谓

的娘的灵牌房间里。一不小心把那个香炉打翻了，本以为我和小丫你不说我不说。这事跟没

发生一样，和我没关系。

可是谁知道我爹把她喊过去还没开口问，那个死小丫就吓得把什么都招了。还好爹也没

说什么，不然我非得再上一堂枯燥的政治课！

不过怎么说呢，每个人与每个人是不可能相同的。如果让她像小尼一样，那她也就不是

原先的那个小丫了。

小丫听我这么一说，沉默的低下了头。

我和小尼看着她懊恼的表情，会心的相视一笑。并没有注意到小丫懊恼的表情下一闪而

过的妒火中烧，不过就算她是妒忌的又怎么样，她确实做不到像小尼这样的周道与细密，而

且妒忌也是人之长情。

第十三章 太后的厨艺

静闻殿中

“哇，姨娘这些都好好吃哦！”我箸着筷子，瞪着满桌的美味兴奋的叫道。

真的没的白来，这么多好吃的，要是早知道的话，我早就跑来了。

“慢点，慢点。”

姨娘似乎很高兴的又夹了一块鱼片放到我的碗里，然后道：“雅雅啊，只要你爱吃就好

了。”

“姨娘，这些都真的是你做的？”我放下筷子指着满桌的菜有些不相信地问。太后不是

身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怎么有这么好的厨艺?

“是啊。”姨娘点点头，也就只有她才会尝到她做的菜。

“哦，那我以后可要天天来你这里吃饭。”说完我从桌子上夹了一块不知道是什么动物

的肉，往碗里放。

心想这样我以后就可以天天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而且还能天天跟着太后在一起，不用

再怕一个人会闷了。

自从见了这个长相和妈妈一模一样的姨娘以后，我就特别的依赖她。也许是因为她和我

妈妈实在是太相似了吧，又或许是因为她对我的宠爱，简直像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在她这里我可以任性的像个孩子一样！

哎，我一边吃一边叹息道。为什么我妈妈就没她这么宠我呢?

该不会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上天特地安排了这个如此关心爱护我的姨娘！我突发奇想。

“好，姨娘还怕你不愿意来这呢。”太后看着我吃的那么开心，笑着道。

“说定喽！我可是认定你这个白吃白喝的地方了。”我充满警告的提示道。

呵呵，你跑不掉啦！

“雅雅啊，上次姨娘问你的话你还没说呢。”太后忽然转了个话题问道，上次那个问题

她觉得还是问清楚比较好，这关乎她的幸福。

“什么啊。”我装做不知道的问道。

“就是，你是不是和皇上闹矛盾了？”

怎么好好的又忽然问到这个问题上了呢，真是……

“哦，那个。”

我看着她询问的眼神，顿了一下然后放下筷道：“那是个误会，都是因为雅雅不好，前

些天总觉得身体不适，所以皇上……”

“所以那天皇上来了又走了。”一我口气说完，然后偷偷的瞟了她一下。

对不起，为了让你放心，我只得说谎了。但愿你没看出来我的心虚，我总不能直接跟你

说，我和皇上不和吧。

“雅雅，你不舒服怎么不让太医看一下啊。”

我看着她要传御医的样子，慌忙制止住她，干笑着道：“只是小病而已没什么大碍的，

我想过几天就好了。”

“那可不行，万一就这么耽搁了病情，严重了怎么办啊。”她不依，既然都进了宫，她

就有责任照顾她，这样姐姐她在地下也会安心的。

说罢拉着我的手，“雅雅，你从小就失去了娘，就只有姨妈可以照顾你了！”

“姨娘，我真的没什么！”我抽回了手。

如果太医真让你叫来了，一看我什么毛病都没有，那你叫我该怎么解释给你听啊！

我抬头看着太后，看着她一脸关怀的样子，笑着拥过去，乖巧柔顺地道：“姨娘，雅雅

知道姨娘是最疼雅雅的！雅雅呢，也是最爱姨娘了。你看这样好吧，假如我今晚回去还是觉

得不舒服的话，明天就一定让太医给看看，好吧！”

“姨娘，可以吗，姨娘——”看着她还是有点不放心的样子，为了让她彻底打消这个念

头，我又摇了摇她胳膊撒起娇来。

“好、好，我们雅雅都不在乎，我这个做姨娘的还能怎么说呢！”脸上装做是生气的样

子，她无奈的摇了摇头。她是一看到她这样撒娇，心就软起来了。

“谢谢姨娘。”我高兴点了点头。看来这招对她来说是用对了。

“不过等会回去的时候，把那个千年人参带上。多补补身体，你看你这瘦的。”太后抚

抚我紧接着道。

“千年人参？”不会是芸妃送的那个吧，我暗想。

“看你见外了，我这多着呢，不是芸妃送的那个。”太后像是看出我心思似的笑了起来

。

我脸一红道：“姨娘，你说什么呢，我又不是说不要。”

不就是个人参吗，我又不是没吃过，只不过没见过千年的人参嘛。

“呵呵，快吃饭吧，不然要凉了。”太后愉快的笑了起来。

我看着她开心的笑，我紧紧的握住了手里的温暖。想她真的不是妈妈啊，虽然她们是这

样的相似，几乎是一模一样。

可是她比起妈妈来是如此的亲切与慈爱，而且还好疼好疼我！

“别望了，快吃饭吧，又不是没见过。”太后脸板了一下，然后又恢复了笑容。在宫里

这么久了，她还真是头一次这么高兴，想想也就只有她才会让她感到这样的欣慰。

“嗯。”我拿起筷子再次吃了起来。

第十四章 荷花塘

我看着池塘里的荷叶，想正如朱自清的散文《池塘月色》里描写的荷花：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

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

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

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些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

子本是肩并肩密密的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

，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如今真正置身于这荷花池塘旁，大概也就如同当年的朱自清一样，唯有对这满塘荷花的

赞美之声了。

只是这荷花并不是我的最爱，我最喜的是兰花。

喜欢那句“吐气若兰”！

记得汪国真曾经说过：一个清高的人，要么吐气若兰，要么气质若竹，要么心净如水，

要么才情如海。

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我是个清高的人，或者是什么气质若竹啊，心净如水啊，才情

如海的人。我只是实实在在的佩服那些“吐气若兰”的女子，佩服她们身上所具备的这种气

质。

我前面说过从小到大，妈妈一直都要我做个淑女。而我所理解的淑女类型，也就是这种

“吐气若兰”的人才能真正这样称谓了。

而我所做到的淑女表现，其实只是我本身的一种模仿与做作，而非她们身上所天生展现

的吐气若兰、柔情似水。

当然我这么说也算是扯远了。

自从我在太后那尝到了她那高超的厨艺后，我几乎把我所有的时间全泡在了姨妈的“静

闻殿”里。

虽说我是皇后吧，但是一个人却是整天无所事事的。我原本想后宫里的事，一定都会全

部落在我肩上，可是谁知我却是整日闲的要死，该要处理的事不是太后帮我处理完了，就是

小事都让小尼给搞定了。不过我倒也是顺心，正好什么事也不用管，一个劲的过我的悠哉悠

哉日子，别提有多遐逸。

不过这偶而独自一人静静的呆着，像这样看看荷花，增长增长情商也是蛮不错的。

“真道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我不禁对着荷花吟诗道。

这是宋朝诗人《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的后两句。

“好一句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身后忽然传来一声赞赏之声

。

我转过身一看，却是皇上站在亭下用欣赏的眼光注视着我。

守候在一旁的小尼万万没想到这时候皇上来了，忙下跪道：“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听着小尼的话，我微微别过头没有理会眼前这个高傲的男人。自从上次被他夺去了初吻

，我想还是不要跟他说话，免的不经意间就惹到他了，我可不想跟你有什么关联。

他见我不说话，自顾自的走了上来，看了一眼荷塘又道：“果然是：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看来这杨万里的这句诗用在这样的景色下果然恰到好处。”

真烦人，我侧过脸瞟了他一眼，便懒懒的从石凳上立了起身，准备离开这儿。等走的假

山旁边的时候，回头一望正对上他奇怪的眼神。心想着以后都要让他对样，免的他还以为自

己皇上很了不起似的，想着想着不禁微微一笑，拐了进去。

正自己乐着的时候，小尼赶了上来诧异的道：“皇后娘娘，您怎么见了皇上也不理啊。

”

“我这样做会受到刑罚吗？”我停下脚步回头问，我不记得这样会受到什么刑罚?

“不会。”小尼想了一下，宫里是没有这种刑罚。

“那就对了。”我投给她一个微笑道。

既然我什么都不会受损失，那我干嘛跟他那么礼貌啊。结婚那天我们的立场就已经很明

白了，不是吗?

“啊，皇上。”小尼听着听着忽然又惊叫了一声。

“朕头一次遇到一个见了皇上后不但不理，还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的人。”这时候背后

传来了一声。

我平静的转过身，定定的望了一眼。心里想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你是第一个！”他玩味地道。

第一个让他另眼相看的女人。

“无所谓喽！”耸了耸肩我平静地道。

“你说朕该不该另外增加一条律法啊。”看着我平静的样子，他有些意外的道。

“你是皇上，你决定就可以了。”你是皇上你最大，你想增加就增加，想减免就减免。

“你好像对朕有意见？”他仔细的看了看我道。

为什么对朕这么排斥，难道是朕的冷漠吓着你了?

“你是皇上，我哪敢啊？”我微微白了他一眼，皮笑肉不笑的回答。你不要乱说啊，我

们可是井水不犯河水的。

“那……”他指着我微笑的没有再说下去。

越跟她说话，他越觉得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与众不同，那种与别人格格不入的姿态。

第十五章 妃子们

他这笑，让我忽然有些晕炫，我看着他俊秀的面孔下，一脸捉摸不透的笑容，想谁说皇

帝都是些七老八十，面目不堪的人。

摆在我面前的这个皇帝怎么就这么帅呢！

只是2秒钟以后，我眨了一下眼有些遗憾的看着他。

可惜我跟他是没有可能的，甭说之前他对我的冷漠与嘲讽。就单说他是个皇上吧，后宫

佳丽三千啊，我可不希望自已跟怨妇一样，和一大堆女人争风吃醋抢一个男人，然后到最后

再变成妒妇，见谁咬谁。

哎，一个字“惨”，两个字“悲剧！”。

“咳，咳……”想到此我连忙打断了他的话，干咳了几声道：“对不起，我还有事，先

走一步。”说完便急急忙忙地往回走。

笑话，我可不要做这样的女人，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刚走了几步觉得有些不对，于是别过头一眼看到了站在那不动的小尼。

我摇了摇头低叫道：“小尼，发什么愣，快走啊！”

小尼被我一叫，“哦”的一声跟了上来。她看着皇上和皇后娘娘在一起的样子，简直就

是天生的一对，所以就不由的看的出神了。

看着小尼跟了上来，我再次瞟了一眼皇上，英俊的脸上，他正含笑的望着我。我连忙转

过头，心里忽然涌上了一股莫名的思绪。

我这是怎么了？我不安的摇了摇头。

“这不是皇后娘娘吗，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芸妃笑着走上前来。

刚避开皇上，便看见眼前的这几个女人。

当然其中一个便是芸妃了，而其它的人……

芸妃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轻笑着指着身旁的女子介绍道：“这位是红妃，这位——。

”

“皇后娘娘，我是彩妃！”一个相貌清秀的女子从中走出来道。

“我是翟妃！”

“我是……”

……

见都各自介绍完了，芸妃这才问道：“皇后娘娘不是一惯和太后在一起吗，怎么今天这

么好的雅致到我们这里来啊？”

“哦，我听说这里的荷花正是盛开的时候，所以特地来看一看。”我简单的道。

“哦，那当然漂亮了，这可是皇上特地为芸妃修建的。”那个自称是翟妃的人出口道。

“可不是，要说这皇上对芸妃可真是宠爱有加啊。就说上次芸妃生病的时候，皇上那个

是担心的，整天往芸妃那跑，更别说是修建一座荷花池了。”彩妃似乎有点吃醋的样子也站

了出来道。

夸的越多越可能让皇后不高兴，皇后不高兴了就一定会把芸妃当成敌人的。哼，有了皇

后，她倒要看看芸妃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我看了看彩妃清秀的面孔，暗笑道：一会恐怕就要热闹了！

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啊，刚一见面就开始互相炫耀了。

如今这么多人……

“哦，芸妃啊，那还真是沾了你的光啊。”我看着似乎有些自豪的芸妃淡淡道。

不过听着像是炫耀的话，恐怕是别有一番暗示在里面的，芸妃你可要小心喽。

“哪里，你别听他们瞎说，不过是皇上错爱罢了。”芸妃依旧是一脸腻死人的笑容，眼

神里却是一闪而过自豪。

虽然她也觉得她就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可是到了皇后面前，总不能太张扬了！

我眨了眨，暗想不会是看错了，不过很快满脸堆笑着道：“芸妃，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

，你又何必这么谦虚呢。”

“那还真是让你见笑了。”芸妃一脸的不好意思，不过心下里却在听了皇后这话后，越

发的有些骄傲，皇后又怎么么样，终有一天这后宫将还是她芸妃的！

不好意思?

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我看着她虚伪的表情忽然间察觉到。

在她那满脸的笑容下，分明藏着一股敌意，别人也许看不出来，但对于我来说，却明显

的感觉到这股敌意。从小到大，因为家里多金的原故，爸爸专门找人对我们进行了防范训练

，其中就有一项察觉外人不善的训练。

如今我在她的眼神里分明看到了对我的不善与敌视。

“皇后娘娘，听说你第一眼见到芸妃，就夸耀她长的漂亮是吗？”彩妃瞅了瞅芸妃不相

信地问。

我避开芸妃的视线，转身向小尼道：“小尼，你那天也在场，你跟她他说说吧。”

老天啊，看着这些女人都盯着我，而且都是些虎视眈眈眼神。我都快受不了了，这样让

我待在这里，我非要脱层皮不可。

“皇后娘娘是夸耀芸妃娘娘美貌！”小尼似乎没料到我会让她来回答，当着众妃子的面

小声的嗫嚅道。

“哎哟，姐妹们你们就不取笑我了。”直等着小尼的话说完，芸妃才装作极度难堪的样

子朝众妃子笑道。

……

第十六章 成为朋友

当我从那一堆的妃子间走过的时候，小尼忽然叫住我，说要问我一个问题。

我点了点头算是默许。

“皇后娘娘，你和别的人不一样。”她开门见山地道。跟了这个主子还没几个月的功夫

，她就觉得这个主子真的是很怪啊。

我有些疑惑的看了她一眼，反问道：“我和别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不都是一鼻子两只眼的吗，难道我比别人多了一只眼？

“我也不太清楚，只是觉得你的心特别的沉静，看什么事情都似乎是平平淡淡的。宫里

的那些妃子们巴不得能见着皇上一面，甚至处心积虑的要去讨好皇上。而你呢，见到皇上却

就跟没见着一样，好像这一切都跟你没关系似的。”

“哦，是吗？”我淡淡地道。

“小尼，真的有些搞不懂你了！”她真的不懂她在想什么？

我看着她眼神里尽是疑问，一脸迷惘的样子，笑了起来。

其实从到了古代以后，我就很少跟别人谈到我的心里话。无论是在以前的王府，还是在

这人心险恶的宫里，我始终缺少的都是一个可以说真心话的人。

如今忽然遇到一个说出这种话的小尼，我想她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小尼了。她已经不单单

是一个宫女，更是一个可以让我信任的人了，也就是——朋友！

“想不到聪明的小尼也会有不懂的时候啊，知道为什么吗。”我轻笑着走到一旁的石椅

前，扫了扫上面的灰尘然后坐倒道：“因为，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是一个人。所以你当然

弄不懂我在想什么喽。”

再看看她还是一脸茫然的样子，我止住了笑道：“小尼，我想你真正奇怪应该是我刚才

为什么那么平静吧。”

小尼听后微微点了下头，她难道一点都不吃醋吗?

“其实也没什么，皇上对他们是好是坏，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再说了我都已经是皇后

了，又何必跟她去斤斤计较呢? ”我看着她道。

其实我想真正跟她说的是“爱”。

只有当你还没有产生爱的时候，你才不会去在乎对方做了些什么，对方是否背叛了你！

换句明了的话就是，我不喜欢皇上，又何来的吃醋呢。

其实想想她们也挺可怜的，她们的本性并不如此，也许是你想像不到的善良，又也许...

...只是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全是被这个危机四伏、勾心斗角的后宫所逼迫的。

她们终极一生，所要的大概也就是希望皇上能好好的爱他们一场，以或是贪心的想做个

皇后罢了！

而如今我却这么不费吹灰之力，轻轻松松的坐上了皇后的这个位子，他们能不忌妒吗?

他们只能爱一个人，一生也都牵系在这个男人身上，尽管这个男人并不一定会爱她们。

命运让她们不管这个男人爱不爱他们，不管他们是年轻，还是容华逝去，她们的一生都注定

要守候在这个坚牢一般的后宫里直到死去的那一天。

我叹息了一声，侧过脸扫了小尼一眼。

她没有说话，只是眼神里满是疑惑，似乎还是没有弄清楚。我想如果她能明白的话，她

也就不算是个古人了，最起码她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毕竟站在她面前的是个与她完全不

同年代的人。

“小尼，我已经拿你当成我朋友了。”我一脸认真的对他说。

“朋友？”小尼异常惊讶的看着。

“嗯。”我点点头。

“可是……”身份差别这么大，她们能成朋友吗?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我打断了她的话道：“我没有开玩笑，我是真的认定了你

这个朋友。虽然你会觉得你只个侍女，而我呢是个皇后，我们之间怎么会成朋友呢。但我真

诚的问你一句：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静静的看了我好长时间，小尼一脸感动却又十分郑重的回答道：“我愿意。”

我微微一笑，快乐的牵起她的手。呵呵，我有朋友了！

第十七章 宣妃的儿子

“雅雅啊，你想不想跟姨妈学。”姨妈忽然问道。

正埋头苦干的我一听，抬起头茫然的问：“学什么啊。”

“当然是学做菜啊。”看你这么爱吃的样子，你可以学一学。

“不想。”我摇摇头。好好的学什么做菜啊，想吃的话往你这一来，不就有了。麻烦！

“真不想学？这做菜做的好，可是能锁住一个人的心哦！”姨娘看了我一眼，故作高深

的道：“难道你就不想把皇上的心给锁住？”

“啊！”她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皇上。

要我做菜给她吃，做梦！再说他真要是想吃的话，那些妃子恐怕早就争先恐后的摆在他

面前了，我又何必跑去插上一脚呢。

“你不怕皇上被别人给抢走？”见我有了一点反应，太后连忙趁热打铁的道。

“我才不学呢，皇上他爱喜欢谁，就让她喜欢谁。关我什么事！”我满脸不屑的道。

“啊，那个——”话一出口我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失了口，慌忙解释的向太后道：“那个

，我是说，是说——。”

我眼一转道：“哦，皇上不是有那么些个顶级大厨吗，我何必特意去学呢？”

“你刚才说什么？”太后似乎没有听我的解释，而是吃惊的问我上一句。刚才她说什么

皇上他爱谁，就让她喜欢谁，她这是什么思想啊。

我低下头悔悟地道：惨了，怎么千不该万不该，把这给说出来呢，真是……

最后抬起头干笑了一声，装傻的摇头，“我刚说什么了？我刚才好像没说什么啊？你说

我刚才说什么了？ 。”

太后似乎被我弄糊涂了，定定的看了我片刻。

“说什么糊话呢，你做的能和厨子做的一样吗！这就要看你的苦心了，想当年太上皇还

再世的时候，我就是凭这个栓住了他一辈子的心，只是可惜啊！”

太后忽然神情悲伤，连声音都变的有些哽咽的说道：“只可惜我那皇儿死得早，才刚出

世便夭折了，不然也都该有你这般大了吧！”

“啊，那皇上她是您……”我疑惑的问。

我一直以为皇上是姨娘的儿子，怎么他原来不是姨娘的儿子啊。

原想他还算是我表哥，现在看来他连我表哥都不算是了？那么，我们之间——就没有血

缘关系了！

那……我忽然间为他不是姨娘的儿子有些暗自高兴。

不行，我连忙打断这种思绪。

我干吗这么关心他跟我是不是有血缘啊，有又怎么样啊。

可是，我眉头微皱了一下，如果有的话我们之间就是有血缘了，听法医说近亲是不可以

结婚的哦，我眨了眨眼睛想着。

“他是宣妃的儿子。”太后没有注意到我的表情，继续的说道。

我甩了甩头，想我这是怎么了。姨娘正在那为她早逝的儿子悲伤，我在这想什么血缘不

血缘的，遂关心的问太后：“宣妃呢？”

“她也去逝了！”皇上一出世，便难产而死！

“哦。”我愣愣的点了点头。

想不到那个皇上也挺可怜的，刚出世就失去了母爱。

“唉！”我重重的叹了口气，偶然的往窗外望去，才恍然发觉天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掀开

了神秘的黑幕。

“姨娘，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我侧过脸对太后道。

太后听完瞅了瞅窗外笑道：“哎呀，怎么这么快天都黑了啊。”

说罢喊了身旁的侍女吩咐了几句，才转过头对我道：“雅雅啊，先别急着回去，用过膳

再走也不晚啊。”

“可是，小尼刚刚回去了，我一个人怕走迟了不认识路。”我面露难色。

“没事，等会我让小图子跟着你不就行了吗。”

“不好，这么晚了我不想麻烦你！”我推托道，自从进宫以来，已经够麻烦她了。

太后见我不愿意留下来，眼神忽然间黯淡了下来。

我看着她失望的样子，忽然间有些不忍心独自离去。

“好吧，吃完饭我再走。”我勉强说道。

其实我也很想和姨娘一起吃饭，也许她跟我一样。

每当一个面对着满桌的饭菜，就算是再好也会觉得没有胃口。心里寂寞的很，总想着若

是有个人陪着我一起吃饭该有多好啊。

所以我才天天往这里跑，好吃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却是——这里有个人会陪着我一起

吃饭！

第十八章 晚归

吃完了饭我独自走回寝宫的路上，看着周围的一切，我不禁暗暗忧伤了起来。

自打一进宫我就明白了，别人都是说皇宫里是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富丽堂皇。可

是他们唯一不知道的就是——寂寞，宫里人的寂寞！

在这宫里是最能感受的就是寂寞的滋味，仅仅是一个时辰的有人相伴，也比那黄金白银

、珍珠玛瑙都要重要的多。

你看看那宫殿梁楼，哪一座不是尽显着毫无生气的悲凉，不是谁与谁的地位高，更不是

谁与谁的身份尊贵就可以摆脱的。

是心灵最深处的孤单与寂寞，那种没有任何依靠，任何关怀的孤单与寂寞！

我苦笑的立在走廊上，想着这一切都是在这个宫里无法摆脱的，连我也包括在内。只是

好在我还有希望——回家的希望。

想罢，抬起头望了望前面的路，再次迈开了脚步。

“怎么还找不到回去的路？”我暗自嘀咕着。

来来回回已经在这里走了很长时间，在这个漆黑沉静的皇宫里，我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

能找到回去的路?

而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我——迷路了！

现在我真的开始后悔了，干嘛非不要小图子给我领路，硬要自已走。好了，现在迷路了

吧，真的很笨啊你！

“哼……哼……”正暗骂着，忽然一阵呻吟身传进了我的耳朵，我转过头朝后面探了一

下，这声音好像男女之间的……

想了想，不禁面红耳赤。

连忙向前奔，这可真是件让人尴尬的事。

正在我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一个我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

我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身体便直直的向前摔去。顺带着撞倒了摆在一旁的花盆，

于是随着“砰”的一声，我连人带盆的跌倒在地上。

而原来屋子里的声音也随着“嘎”然而止，倒换上我在那里“哎哟”的苦叫声。

我趴在地上叫苦不迭，泪水直在眼眶里打转。

脑海里就只有一字——痛！

“哎哟，痛死我了。”我趴在地上半天不能动弹，真是祸不单行啊。

我郁闷，迷了路不说，居然还摔成这样，我是不是跟这皇宫犯冲啊！

“谁在那儿！”一声斥吓声在不远处响起，然后便有人朝我这儿走了过来。

“是、是我。”我龇牙咧嘴的叫道，我可不想被人当成是贼而毒打一顿。

“深更半夜的你一个人呆在这里干什么？”那个人像是认出了我似的道。

我勉强的抬起头一看，皇上！

天哪，怎么会是他啊，我暗自痛苦。这种狼狈的时候，怎么正好被他给遇见了。

“你没看到我摔倒了吗？”我有些生气的叫道，都快痛死了。

“严重不严重？”说罢蹲了下来，关心的查了查伤口。

我看着他关心的样子，忽然想起刚才的那阵呻吟声，遂耳根一红厌恶的制止道“你不要

碰我啊，不要碰我！”

心里道：刚才的声音是不是他弄出来的？可是如是他，他怎么这么快就走出来了？又假

如不是他，那是谁啊。在宫里做出这种事，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哎，还是不想了，自身都难

保了，哪有空想别人的事情！

“伤的不轻啊，要赶快处理才行！”他没有理会我，径自的要把我从地上抱起来。

这么晚了还在宫里乱跑，万一把腿摔坏了怎么办！

刚才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一看到他要将我抱起来，我条件反射的推开他，没好气的

道：“不要碰我，我自己能起来！”说罢还试图的从地上爬起来。

他看着我一脸拒绝的样子，忽然脸色一冰。强硬的把我抱到了怀里，一句话也不说就往

前走去。

她真的就这么讨厌他吗？

我本想挣扎，却越挣扎他抱的就越紧，最终我还是无奈的选择了放弃。

待在他温暖的怀抱里，看着他俊逸的面孔，我忽然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那是

我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安全感。

就这样被他抱着，不一会便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他小心的把我放到了床上，不

久就见他拿着纱布、药走了进来。

为我小心的洒上药，然后又细细的缠上纱布。看着他清理伤口时异常认真的样子，我忽

然间有些不适应。

生平头一次让一个男人这么近的接触自己，却没想到居然会是他。一个我从一开始就划

清界限，井水不犯河水的人。

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个冷漠的人，可是现在他还是个冷漠的人吗？一个冷漠的人会因为你

的摔倒而扶你起来吗？一个冷漠的人会这么仔细的为你清理伤口吗？

恐怕答案是：那是绝对不可能！

第十九章 留下来

伤口处理好，他才微微皱着眉头开口道："深更半夜的还在宫里瞎转什么，看你居然摔

成了这样！"

"我也不想，只是不小心迷路了。"我摸着腿小声的解释着。

"朕看你这腿没几天是好不了的，这几天就留在朕这吧。"

"啊，在你这？"我指了指这个房间不确定地道。

"怎么了？"他用疑问的眼神看着我。不愿意啊，这可是别的妃子们想都想不到的！

我看着他干笑了一声，道："我还是回我的寝宫吧，在你这我怕打扰到你休息。"

表面上这么说心里却小声的嘀咕着：跟你孤男寡女的同处一室，你不怕我还怕呢。再说

了这万一传到别人的耳朵，别人还不知道会怎么说我呢。

像芸妃还有上次遇到的那些个什么翟妃啊，彩妃啊的，他们一定非把我当仇人看待。同

为女人，这女人的忌妒之心啊，我是最清楚了。

“就这理由。”他反问。

我点了点。

“这不算是理由，朕不允许。”我又没嫌你打扰我，你倒嫌起来了。

“为什么？”我着急地问。

这理由怎么不算理由啦。

“因为朕已经的绝定了，所以你必须服从。”他一副不容拒绝的口气道。

“又没有经过我同意，我不会服从。”我直视着他倔强的道。

看，又在那摆权威了。

他看着我脸色一变，冷冷的道：“朕已经决定了。”

“我跟你又没关系，你干嘛要我留在这，我要回去！”我气急败坏地说。

哪有人这么专横的，只是你决定就行啦，我还没决定呢。

“你是朕的皇后，怎么没关系。朕要你留下来服侍朕！”看着她一脸坚决的样子，他不

禁有些生气，他是她的皇后，留在这里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想要她，她就必须服从他。

服侍他？他该不会想要把我……我怔怔的瞪着眼睛望着他。

“我不要，我不……”我正欲开口反驳，忽然唇上一软。

我被他一把拥入怀里封住了嘴唇。

“唔——”我用力的推开他，深吸了一口气，使劲的擦嘴。

他又一次吻我，吻了我?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响，他这是在干什么，皇上就可以这么随意的轻薄人了吗。吻我，他

居然没经过我的同意就可以吻我！

“朕希望你留下来。”他温柔的注视着她。他是真的开始对她动心了，这个与众不同的

女人。

“你……”看着他深情的目光，我忽然间有些不由自主的泄了气。我这是怎么了，听他

说出这样的话，我的心里居然还会有一丝窃喜。

我对他不是应该坚决反对、异常排斥的吗?

难道我喜欢上了他?

不会的，不会的！这绝对不可能，我早就说过他是皇上了。他皇上有后宫佳丽三千，他

皇上是见一个爱一个的人，他皇上对谁都不会用真心的。

我绝对不会喜欢他的，也绝对不能喜欢上他的。

我绝对不要跟一大堆女人去抢一个男人，也绝对不想跟那些女人去争，更不愿意做下一

个受到冷落的皇宫怨妇。

而且我还要回家，回我二十一世纪现代化的家。

我要的是自由，是真爱！

我愣愣的看着他，可是为什么我都这么长时间了，还不能回去呢。我要等的这个时机到

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年迈终老的时候?

若要真是那样的话，都已经是临近死亡的人了，那我还要去干嘛呢。

见父母?

恐怕他们早已是化作黄土的故人了。

我有气无力的低垂了头。

第二十章 养伤

无聊的依靠在床上，看着天花板打发着时间。皇上一早就上早朝去了，走的时候还警告

我，叫我不能到处乱跑。可是他以为我神仙啊，就算是我想乱跑，但我这腿也不允许我乱跑

。搞得我现在一个人在这里无聊的要死，如果要是我没回古代的话，想打发时间那还不是件

容易的事，随便是上上网，还是看看VCD也比现在好多了！

不过，昨天晚上一晚可都没发生任何事情，虽然是躺在一张床上。不过他比我想像中要

好的多，还是信守了他的诺言。

他说：如果你不同意，我绝定不会碰你。

正思索着，他却走了进来。

黄袍马褂，盘束的头上戴着皇冠再加上他英俊的外貌，显得他整个人都英姿飒爽、风流

倜傥的样子。

其实我挺喜欢古代人的穿着与打扮，犹其是他们那一身轻纱罗绸，让人看着就觉得无比

的洒脱与飘逸。

“一个人在想什么呢？”他看着我思索的样子问。刚才一下早朝他就急着回来，为的就

是想看看她在这里有没有乱跑，有没有觉得无聊，有没有……

我摆了摆受伤的腿，道：“想我这腿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好，一个人呆着好闷啊。”

“那朕就陪着你，有朕陪着你，你就不会闷了。？”他体贴的道。

我怀疑的扫了他一眼，口里道：“那可不一定哦！”

跟你再一起会有什么好玩的事啊，还不如我睡觉呢。

“那怎么样你才会不闷呢？”他温和的露出笑容遂用询问的口气道。

我一寻思，我和他能有什么玩的?

打游戏？这又没有电脑；看电影？这又没有电视；那玩什么呢?

下棋！望着桌上的棋，我的眼神一下子定住了，没办法跟这种老古的人在一起，也就只

能玩这种老土的东西了。

可是，如果下棋的话，问题就又出来了。那就是有关于下棋方面，像什么围棋、象棋之

类的我都不太会，唯一会的也就只剩下五子棋了。

这古代有这种下法吗?

“五子棋会不会？”我问，先问一问再说，不会再想别的吧。

“五子棋？什么啊。”他没听说过有什么五子棋啊。

果然不会！可是，我只会这个了。

“我教你！”我提议道，好在我今天心情不错，有那个闲情逸致教你。

反正教别人五子棋也不难，拿着围棋上的东西。照着方格走，横竖直只要连成五个就算

是赢。

于是在我一步一步的指导之下，没几分钟他便会下了。怎么样我这个老师还不赖吧！

我们分清好黑白棋子，就这样开始了“争战”。

---

看着棋盘上相连的四个白子，我暗暗庆幸他先前没有发觉。

想到此，我故意装作很无聊的开口道：“哎呀，光这样下一点意思都没有。”

他放下了一枚黑子，抬头道：“那你说怎么样才有意思呢？”

我看着他那枚掉队的黑子，不禁喜上眉梢，脸上却还是不动声色的道：“这样吧，从现

在开始。如果你下输了，你就要满足我一个愿望。同样，如果我下输了的话，我也满足你一

个愿望。好不好。”

说完在心里偷偷的想：真笨，都到这地步了还没发现。不过就算你发现了，也无所谓，

我那四个白子可是势不可挡的。

呵呵，皇上嘛，不宰你宰谁啊！我赢定了！

“好。”只要你高兴就好。

见他一答应，我立刻欢喜的大叫道：“皇上，你输了。”说完还不忘把最后一颗白子放

上，让原来一排的四个变成了五个。

他仔细的望了望，“看来朕还真是输了。好吧，你说你有什么愿望？”

黄金白银？我又用不着；衣服首饰？我更是不缺了；权力地位？不、不、不我都是皇后

了，权力地位已经够大的了。可是，那还要什么呢，除了这些我好像没什么需要的了。我偏

着头想。

“我想不出来，你就先欠着我一个愿望吧。”我思索了半天无奈地道。

“你难道不想要些珍珠首饰之类的，这些不都是你们最喜欢的。”他看不懂似的提议道

，芸妃她们通常想要的都是这些了。

“我都已经有了，不想要了。”我道。一大箱子的首饰看着我都眼花，别说是用了，我

怕我这辈子都用不完！

“那衣服呢？”

“算了你还是别说了，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我老实的道，在这皇宫里，我一个皇后

，什么东西没有啊。

“这样啊！”他从我身上收回异样的目光，推了棋子道：“那朕就先欠着你吧。”

第二十一章 妃子到访（一）

“皇上，你不要对不我这们好。”我认真的看着道。

在这里养伤的几日，他总是天天的陪着我，然后事事又都顺着我。我喜欢吃什么，或是

不喜欢干什么，他都十分的惯着我。我头一次发觉原来皇上也可以是这么温柔的，也头一次

发觉皇上原来也不是每天都那么忙的，至于那些历来的妃子们为什么不懂皇上的温柔，或是

没有时间和皇上在一起，我想那也是他愿不愿意抽空的原故。

可是他这样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我怕我会一不心就爱上了他。我很矛盾，不想爱他，也

宁愿不要去爱他。我知道我是不能爱上他的，虽然我名义上是他的皇后。可是我不会是他长

久的妻子，我还会回去，回到未来的现实生活。

我们终究是要离别的，既然都注定了要离别，我们又何必去产生爱！这样到头来，只会

让我们彼此都受到伤害。

“为什么。”他深深的看着我，她是他的皇后他难道不能对她好吗?

我避开他的眼神，良久才淡淡的道：“因为我回应不了你对我的关心，也不值得你去关

心。”

“朕不允许你这么说，你是朕的皇后，值不值得要由朕说了算。”他一脸认真的望着我

道。

“今天也该回去了，你看我这腿也好了。”我转变话题的道，我不想跟他再说下去，再

这样说下去我怕我会深陷泥沼而往下跳的。

“是朕这没你那好吗？”他想挽留。

“不是。”我摇摇头。

“你是皇上，日理万机，朝里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我不想因为我而影响到你。”我

低着头轻声的撒谎道。

“你这是在关心朕吗？”他忽然有些笑意的问，她是关心他的。

见我低着头不说话，他站了起来道：“好了，既然这样朕就先送你回去吧。”

“皇后娘娘，您回了！”

刚一进门便见到小尼和小丫满脸笑容的向我请安。

“这两天我不在，寝宫一切都还如常吧？”我有些心不在焉的问。

刚才在路上，听到宫里面的人都在议论我这几天呆在皇上那里。看来这件事在宫里已是

传的沸沸扬扬了吧，我想以后的日子恐怕不好过了。

那些皇上的妃子们听到我回寝宫的消息，一定会上门找我碴的。

完蛋了，那些女人可不好对付啊，我又不善常和别人斗心计，到时候恐怕一定会被他们

整死的！

“皇后娘娘，您怎么了？”小尼看着我脸一会转晴，一会转阴遂关心的问道。

“哦，没什么！”我连忙从想像中恢复过来。

说罢坐到桌子前，闷闷的拿起苹果端详起来，不过心里却在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好歹我也是皇后，难道还能怕了她们！

刚想到这里，门外便响起小真的声音：芸妃娘娘、翟妃娘娘、红妃娘娘、彩妃娘娘……

到！

随后便看到她们一大群的妃子，带着极度“热情”的笑脸走了进来，一旁的小启子看了

一眼一脸无奈的低下了头。

我放下苹果，不禁微微皱了皱眉。

果然是说曹操曹操到，而且一来来了这么一堆，看来不好办哪！

不行，还是先给她们一个下马威，要不然被她们认为我是好惹的，那我这以后的日子还

怎么过啊。

“皇后娘娘，听说你前几天腿不小心摔伤了。所以我们几个姐妹特地来看望你，希望没

有打扰到皇后娘娘你的休息啊！”芸妃摔先开口道。

“哦，哪会呢？你们能来倒是令我这澎壁生辉啊，我还怕你们会嫌弃我这寒舍呢。”我

虚伪的客套道。

“小丫，给妃子们上茶端点心！”我朝小丫吩咐道，说完侧过脸对芸妃她们道：“妃子

们别客气啊，坐吧。”

不过说的时候我也没动过身，依旧是保持着她们进门时的坐姿，似乎她们在我眼中什么

也算不得。也不能说是我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以为自已是皇后娘娘就了不起了。我这样做

只不过是想给她们一个小小警示，目的是让她们知道：我是皇后，容不得她们在我面前撒野

。

“谢皇后娘娘！”那些妃子们也不笨，脸色稍变一下，不过立马又回复了过来，恭敬的

道。

我举眼望去，虽然她们的脸色变的有些快了些，只是一闪退过，但是都被我清清楚楚的

放进了心里。

其实光听也知道她们都是我上次在荷花塘边遇到那些妃子们，不过那个站在最后的一个

妃子倒引起了我的注意。低眉顺眼，远远看去倒是个柔情似水的女子，颇有些“气质若竹”

的味道。

见我一直看着她，她像是感应到了什么似的也抬起头望了我一眼，然后很快便害羞的低

下了头。

看着她下的头我心里却暗想着，这个女子真是有气质啊，怎么上次在荷花塘边没看到呢

？

第二十二章 妃子到访（二）

正想着的时候，芸妃忽然向我问道：“皇后娘娘，芸妃有句话想问你，只是怕问了皇后

娘娘您会生气。”

“有什么事，你就问吧。”我语气淡定的道。

“听下人说，皇后娘娘这几日都是在皇上那儿过的，不知道皇后娘娘您怎么说啊。”她

看了看我，依旧是那张笑脸。只是表情下有些许期待，期待我否定，期待我不回答。

说罢她身后的妃子们都一致的朝我点了点头。

终于进入到主题上面了，我微微扬了扬唇，而后扫视了众人一遍才语气若有若无地道：

“众妃子我们都是共同侍奉皇上的，至于我是否在皇上那里有什么问题吗？”

芸妃们似乎没料到我会这样反问，表情有些不自然的道：“皇后娘娘，别误会。我们也

只不过是想知道传言是真是假罢了。”

“是啊，是啊……”众妃一听也纷纷咐喝着芸妃出声道。

“哦。”我悟自的点了点头，拿了一块点心放入口中咀嚼了几下。看着大家都紧紧地盯

着我，遂又拿了一块点心朝她示了示道：“这点心不错，你们都尝尝啊。”

看着她们有些惊讶的样子，我有些好笑的擦了擦唇继续道：“是不是不喜欢吃？若是那

样的话就彻了吧。小丫。”我朝身后叫道：“拿些妃子们爱吃的，既然人都来了，也不能亏

待了妃子们啊！”

“是。”小丫点了点头从身后走了出。

“姐妹们，我来皇宫时间也不长，什么规矩事情的也没你们见识的多。以后也就烦劳妃

子们多多指点了，至于做的不好的地方，也希望孔子们别放到心里啊。”看着小丫出去，我

笑着道。

真是无奈啊，对着这么多人从头到尾都在说着恶心的话。我怎么居然连这种都能说出口

啊，果然是环境改变人类！

“皇后娘娘哪里话，都是姐妹一场客气什么啊！”还是芸妃反映的比较快率先替众人开

了口。

看来这芸妃在宫里算是厉害的人物，这么多妃子一个个都被他治的服里服气的，可不能

小看她了。我心下暗道便开口道：“是吗，皇上有你们这些妃子还真是福气啊！”

不过在说的“妃子”的时候我故意加重了这两个字。

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很起作用的，就比如说我是皇后，而你们是妃子。好听点说你们

是妃子，要说难听点的话，你们也不过是人家的玩物而以。

居然还要在我面前摆架子，有本事你们找皇上问去啊，都一窝的跑到我这里是什么意思

。别说我跟他没关系，就算跟他真有个什么关系又关你们什么事！

“皇后娘娘，你这样说也太抬举我们了！那，我们还有事就先不打扰皇后娘娘你休息了

，改天有空的话，我们在好好的聊聊啊。”芸妃是笑着立起身来，然后朝一旁发愣的妃子们

微微使了使眼色道。在这种场合就是傻瓜也可以感觉到她们是不受欢迎的，她还是先走吧！

众妃子一见遂纷纷告辞。

看着她们离去的身影，我伸伸的吸了口气笑着对站在身旁的小尼道：“怎么样，唬的她

们一愣一愣的，我这样做算是立足威信了吧。”

小尼道：“皇后娘娘，唬是唬到了，可是您刚才的架子摆的也可真够大的，你不怕她们

气着她们啊！”

“怕什么怕，所谓：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不装厉害点，她们还以为我是好欺负的，

天天上我这儿来找碴怎么办？对着她们一次就可以了，要是天天见到，那还我还不被整死啊

！不过也别说，看到她们在我眼前耀武扬威的样子，我就不爽。”我道。

“皇后娘娘，你这是不是在吃皇上的醋啊。”小尼露出一丝笑意道。

“吃醋？你觉得像吗？”我反问。

笑话，他有什么醋给我吃的。我还没到那种妒妇的地步，而且也不想步她们的红尘，为

了一个不一定爱自己的男人，争风吃醋也太不值得了。

“算了不说这个了，小尼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正问着忽然想起了刚才注意到的那

个女人，那个站在门边上的人。

“皇后娘娘，什么事，只要小尼知道的一定回答。”小尼放下手中的茶水糕点道。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刚才在那一大堆的妃子中，有一个站在最后穿着淡黄色衣服

的女子，你知道她是谁吗？我好像上次在荷花塘边也没看到过她？”

“站在最后，淡黄色衣服——”小尼沉吟地想了起来。

想了一会她才抬起头道：“那应该是毕妃吧，毕妃一般都很少出门的。”

“毕妃？”确定？

“嗯，肯定是毕妃。皇后娘娘，你怎么突然问起她来了。”小尼疑惑的问。毕妃一直都

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皇后娘娘怎么忽然问起她啊。

“没什么，只是刚好看见了，随便问问而已。哦，我这两天都没去太后那边陪她，不知

道她身体怎么样了？小尼啊，下午我们到太后那边去吧。”一直被皇上留在他那里已经几天

都没见着她了，嗯，有些想她了。

“是，皇后娘娘！”

第二十三章 任何人不见

下午我和小尼来到了静闻殿，走到门口的时候却被一个人给拦了下来。我抬头一看原来

是太后身边的小图子。

看着他我正欲开口问为什么拦住我，他却先开口道：“皇后娘娘，太后吩咐任何人也不

见。”

任何人不许见？姨娘怎么忽然任何人都不见呢，不会生病了吧。

我奇怪的看着他，然后指了指自己道：“这任何人不见，也包括我在内吗？”

小图子你可千万别说我也包括我在内啊，前一阵我可是天天都往这里跑的，你不会眼神

这么差，连我的都不知道吧！

“是，皇后娘娘。”他低下头肯定地回答。

“小图子，还不快去跟太后说一声，太后怎么可能不见我们皇后娘娘呢！”小尼在一旁

一脸不相信地道。以前跟他认识的时候，也没见他这么笨才几天没见的工夫，就不认识我们

家皇后娘娘了。

“皇后娘娘，小图子说的都是真的，太后说了不见任何人，特别是——”说到这他看着

我便没有再往下说。

我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便道：“小图子，你往下说吧，我不会怪罪你的。”

“太后说不见任何人，特别是皇后娘娘您。”他低着头，声音越说越小。

“为什么？”看着他起说越小的声音，我疑惑地问。

姨娘，姨娘，我的姨娘啊，你怎么连我都不见啊，而且还跟别人特别交待……

“皇后娘娘，这，这我也不知道，只是太后就是这样吩咐的。”

“怎么可能呢，是不是你听错了。”小尼也忍不住道。要说这太后不见皇后娘娘那才怪

了！

是啊，连小尼都觉得不可能！姨娘再怎么不见任何人，也不可能不见我啊！我是什么人

，她可是最疼我的！

“皇后娘娘，太后的的确确是这么说的。”小图子一脸肯定地道。他确实没有听错，太

后那天就是这么跟他说的，而且还一再重调他不要忘了。

“好了，我知道了。不过能不能麻烦你进去说一下，说不定，她会见我呢。”我看着他

认真的样子，想他也没理由跟我撒谎啊。

“嗯，这个。”他有些为难的看了我一眼，然后道：“我怕太后会怪罪下来。”

“没事的，太后要是怪你不还是有我吗！”我看着他。你就进去说一下不就可以了！

“可是……”他站在门前还是没有动。他不是不想进去，只是太后真的是这么说的。

“既然这样，那就算了。”我看着他为难的样子，想姨娘也许真的是这么吩咐下来了。

他也只是照主人的命令办事，我还是不难为他了！

哎，我想姨娘如果真的不见我，那她肯定有她不见我的理由吧。算了，我还是过几天再

来看她吧。

于是我拉着小尼便回了寝宫。

刚走到寝宫，便正好碰见爹站在门外。

我道：“爹，找我有事吗？”

爹看了看我，微笑着道：“也没事，只是爹听说你前阵子腿受伤了，所以特地来看看你

。”

“哦，你看好了，一点事都没了。”我在他面前走了几步。

“怎么受伤了呢，以后可要小心点啊。”爹一脸关心的道。

“知道了。”谢谢爹的关心。

“爹。”我看着他，忽然想到刚才姨不见我的事，于是转向他问道：“爹，刚才我去见

姨娘，不知道姨娘怎么了，她不见我。”

“不会吧，你姨娘你怎么会不见你呢？”爹似乎有些不相信的道，好好的怎么不可能不

见雅雅啊！

“真的，不过也许她不见我有不见我的理由吧。”我道。

爹点了点头，像是赞许我的想法。

“爹，王府里一切都还好吧。”我关心地问道。

爹，就只有我这一个女儿，现在王府里少了我，不知道他一个人在王府里孤单不孤单。

如果娘没死就好了，起码他也有个伴啊。

对了，想到这里我忽然兴奋的看着爹。

爹看我一直看着他，而且还一副兴奋的样子，有些不解地道：“雅雅，怎么了，爹有什

么让你好看的？”

“哦——”我从他身上收回了目光道：“没什么爹。”

可是心里却在想，爹一个人这样太孤单，干脆我就做一回媒人，给他找一个老婆吧！呵

呵。

要找个漂亮的，不过不知道爹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是温柔的？稳重的？还是淑惠并且

持家有道的？

我看着他坐那喝茶的样子想：不知道娘是怎么样的女人啊，听姨娘说她是因为我而难产

死的，虽然我知道我并不是爹亲生的女儿啦。可是我这个不是他女儿的女儿听了以后，还是

觉得有些对不起爹，好好的一对恩爱夫妻就这样被拆散了！

哎，要尽快找一个，这样才能让他早一点快乐起来。

我看着他暗暗下了决心。

爹，你等着我会给你找一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老婆！

第二十四章 让我吻你？

“皇上，你怎么又来了？”我看着面前的皇上道。

“朕不能来看你吗？”他看着我满脸不耐烦样子反问。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觉得你朝中事务烦忙，怕耽搁你的事情。”我如此道

。可是心里却是盼着他能早一点走，爹的“终身”大事还等着我去办呢。而且我实在不想再

跟他见面了，我甚至是躲着他，因为我真的很怕自已会情不自禁。

明知道没有结果，我不能一错再错，把自已深陷情感的漩涡里而不能自拔。

“皇上，你还有没有事啊。”我抬头问道。

“你找我有事吗？”他有些高兴的道。

“没有，只是我还有事要办。所以，所以就时间——”我看着他一脸不乐观的样子，没

有往下再说。

“什么事，让你连朕都没工夫理。”他有些生气的道。

“哪有啊，好了好了既然你有空，我们就下五子棋吧。”真难办，想不见他都难。

不过，我看着眼前的棋盘想，还是跟他保持点距离的好，免的让那些妃子们有什么联想

。要不然，天知道就我那点摆摆架子，他们还能否当回事。

俗话说：狗急也会跳墙的，要是把她们看眼红了，什么狠毒的事，她们可都是能做出来

的，到时候恐怕我是没那种智慧去化险为夷的。

要知道我可不想早早的就死在这里，我还要回家的。如果早死了，那我启不是亏大了。

我还年轻，还有好多好多美好的事物都没享受过呢，就比如说爱情吧。

我还没尝过爱情的滋味呢，我可不能就这样早去了。

哎，想到这我悲哀的摇了摇。

老天啊，你可千万别让我很惨啊，否则我会天天诅咒你的，要知道我说到做到的。

“雅雅，我就叫你雅雅吧！”正想着的时候，皇上看了我一眼道。

“哦，你说吧。”我打断了自己想像，看了一眼棋局道。

“雅雅啊，还按不按照你上次玩的那种规矩？”先问一问。

“什么规矩啊。”我疑问。

我没说过玩五子棋还有什么其它的规矩吧。

“就是输赢后的愿望！”他解释道。

“啊。”我一听连忙看了看棋局，只到确定没有输的迹象，才放心地道：“那当然可以

啦，我记得你还欠我一个愿望呢！”

“确定了？”他看着我刚才的样子道。真的确定了？

经他这么一说，我又再次看看了棋盘，半天后再次确定没有什么“诡计”后放心的点了

点。

别以为你是皇上就了不起了，平常都听你的，可是到了这棋盘上，可就全得听天了。要

知道我可不是那种你想赢就赢得了的人，五子棋可是我的强项哎！

“好！”他有些高兴地道。

“不知道你这次赢了会有什么愿望啊。”放下了一个棋子我随口问道。

“哈！”他笑了一声，面向我将手指放在唇上道：“秘密！”

我看着他那幅样子，微微皱了皱眉道：“什么秘密不秘密的，我首先声明别要太贵重、

太难得的东西，否则我没办法实现你的愿望啊。”

“这不用你担心。”他再次笑了起来，他要的东西她一定有。

笑，有什么好笑的，现在我就让你输的想哭！想罢，我拿起一枚黑子重重的放在棋盘上

。

“输了，输了？”手刚放下他忽然道，他可是只等着她放这一颗子呢。

输了，我瞪大眼睛愣愣的看着他，然后往棋盘中看了看。

像是我不知道似的，他在一旁指着棋盘中的几个黑子道：“看看，这是三三禁手，对不

对？”

我看了看，一拍桌子，可不是吗！刚才那个棋子一放，居然没注意，成了个三三禁手。

真是粗心啊！

“是输了，说吧，你要什么？”看了半天我将棋盘一推无奈地道，谁叫俺们是输了呢，

既然输了就要认帐，我可是从来不跟别人赖皮的。

“那我说了。”他有些不怀好意地道，希望说了你不要耍赖啊

“说吧。”

“嗯，朕的愿望就是要你亲朕一下。”他一脸坏坏的笑道。

我一下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指着他就叫：“叫我亲你——”

“嗯——哼。”他确定地点了点头，他就是这么说的。

“能不能换成别的啊。”良久我坐倒在椅子上，忽然改变语气道。

色狼，居然叫我亲你。不行，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我只有这一个愿望！”他一脸无奈地道。

“你，你骗人。”我激动。

“你想耍赖吗？”他反问。

“我不想，只是……”我有些为难地道。

谁说我要耍赖啦，只是你这个要求也太难了点吧！

“那就快点为朕实现吧。”他笑眯着眼道，他可是很期待的！

“那个——”我站在那里实在不想动，亲他啊，要我亲他！

“如果你真要耍赖的话，朕什么都不会说的。”他一脸无赖地道。

“谁说的，不就一个吻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亲给你看！”我看着他那副样子生气地

道走过去，然后在他的脸上亲啄了一下。

可是谁知道我心里有一万了不乐意啊，这个家伙居然能提出这么无赖的要求，我真是服

了他了。哎，不过谁叫我输了呢！

第二十五章 文盲

一看见前面的那个眼熟的身影，我立马反应过来，暗叫了一声——皇上！我连忙向旁边

的草丛窜去。

自从上次输了棋被迫吻了他以后，我到现在只要一看见他就想躲。

本来和他倒也是相安无事，你当你的皇上我当我的皇后，我们之间完全就是井水不犯河

水。可是不知道怎么了，大概是从腿好了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忽然间就变了，变的异常的热

情。

没事就来光临我这个皇后寝宫，说什么怕我一个人闷。

天知道我一个人会闷吗，最多也就是无聊而以。如果要他来陪我，我怕我真是怕我吃不

消啊，那些后宫妃子们那种虎视眈眈的样子，看了都会让我退避三舍，更何况他现在天天来

找我！

老实说你来就来吧，可是我真不想他带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说是什么宝贝？原本倒也

挺好奇的，想知道他除了送些珍珠宝石的以外，还能送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给我。

可是你们知道吗，当我兴致勃勃地往那一看，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那些据说是宝贝的东西，都是些还没有完全完善好的发明。像那个叫什么“千里眼”的

，明明就是个望远镜；那个叫“清清楚楚”的，明明就是放大镜。

哎，这些就不多说了，其实我不知道这样对他是好还是坏。我只知道我想躲着他，最好

是躲的越远越好。

也许，也许我是爱……

我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躲在草丛里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才从草丛里跳了出来。虽然是看着他走了，可是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的往回望去。

正望着一个没注意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上。等转过头一看才知道是我撞到人了，经过我

刚才的一撞，地上便瞬时多了几个卷轴散乱的摆着。

“不小心碰着皇后娘娘，还望皇娘娘恕罪！”拿卷轴的人一见我连忙跪下道，他没想到

在这里居然撞见了皇后娘娘。

“没事。”我看着他道。

其实做皇后就是这样，有时候明明就是你本人做错了事，可是一但发生了，结果都是别

人做错了！像这样，明明是我撞到他，应该我向他道歉，可结果却是他反向我道歉！

看着他不安的起了身，我扫了扫地上的一副画：朝阳初升，微风轻拂着争妍开放的牡丹

，蝴蝶相伴，轻盈纷飞。

“好一副牡丹图啊！”我心下一惊，捡起地上的卷轴不禁说道：“这是你画的吗？”

“小人不才，谢皇后娘娘夸奖！”那男人低着头谦虚地说道。

“是吗？”我这才注意到他，中等身材，脸清瘦而又有些苍白。

“我觉得你画的很好，这个画的是什么？”我说着准备打开另外的几个卷轴。

“书法！”他道，是他没事时随便写的。

“书法？”我看着他嘀咕了一声，然后低下头打开来看。

的确，其它的卷轴都是他所谓的“书法”。可是，我仔细的瞄了瞄，问题就这样出来了

：上面的字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啊！我当时心里就有一种感觉：晕！

我两眼发呆的盯着卷轴，心想：我林雅雅，该不会一下子变了个文盲了吧?

天哪，这恐怕是我见到的最令人可笑的事情，想我堂堂的一个高材生，居然在一瞬间变

成了个大字不识的草包了，这让人能相信吗！

“皇后娘娘，你怎么了？”正想着的时候，只听那个男人在一旁叫道。

皇后娘娘脸色怎么忽然变得这么难看。

“哦！”我呆愣了一会，然后回复平静道：“没什么。”

“嗯，你叫什么啊？”我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道。

可是心里却还在想刚才的事，是啊，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知道这里是古代，古代的

字跟现在的字不一样。可是我就是接受不了，因为那样的话，我不就真成了个文盲了吗?

“小人姓李，名临句，是皇宫里的一名画匠。”没有发觉我刚才一瞬间的无奈，他老实

地回答。

“画匠啊。”我淡淡地道，怪不得画的这么好呢！

“皇后娘娘，您觉得这书法怎么样？”他忽然问，看皇后娘娘这样子，不知道她将会怎

样的来评价?

“啊，书法。”我有些结巴地看着他。怎么问这个，我不认识字啊！

不行，如果让别人知道了我不认识字，我这个皇后还怎么当啊。而且我的身份也会因此

受到怀疑的，我的身份受到怀疑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

所以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不识字！

“嗯——”想到这我假装很认真的看了看画，然后用肯定的语气道：“写的很不错，字

法苍劲而又有力。”

“谢皇后娘娘给小人的评语。”他有些高兴的看着卷轴。

“那我还有事，这个还给你吧。”我连忙将卷轴拿还给他。

头有点痛，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要回寝宫，这事情我还要好好的想一想。

第二十六章 荷花宴

回到寝宫还没有坐住，我就喊小尼给我拿了几本书。

静静的看着摆在桌上的几本书，我心里紧张的不得了。很想立刻就打开证实一下结果，

但还是胆怯的没有去打开。

担心、紧张与不安一下子全涌入了心房，我想如果我真成了个不识字的人，我该怎么办

？没理由让一个高材生落得个文盲还不会担心！

就这样坐在那思索了半天，最后终于狠了狠心，深深的吸了口气慢慢的伸出手小心翼翼

的翻开第一页。

“啊！”我尖叫了一声，悲愤的把书往地上一摔，心里把李万财的祖宗十八代都问了个

遍。都是你个死人害我变成了这个样子。我现在是有家不能回，有好日子不能过，偏偏跑到

这儿来当个什么文盲！

“李万财你等着，如果有一天我能回去，我非整死你不可！”我咬牙切齿恨恨地想着。

“皇后娘娘，刚才芸妃差人把这个送来了。”正想着小启了走了进来把一封信摆在桌上

。

“这是干什么？”我看着桌上的信对小启问道。

“芸妃说要你一定要去。”小启道。

我定了定心，拿起桌上的信看到。

这是什么啊？我看着信上跟鬼画符似的字，头痛的想！

“把信读给我听一下，我头痛。”我摸着头对站在一旁的小尼喊道。

不认识字真是件麻烦的事情！

小尼拿过信看了看，然后说道：“皇后娘娘，芸妃说今天下午她会在荷花塘边举办荷花

宴，希望你能参加。”

“荷花宴？”我呐闷的道。

“皇后娘娘，你刚刚来还不知道。芸妃每年都会在荷花盛开之时在荷花塘边举办一场宴

会，叫荷花宴。而参加的荷花宴的娘娘们，都会带着她们以荷花为主题做的新式点心去赴宴

。”小尼看着我缓缓地道。

“那我去赴宴，不是也要带些点心去吗！我不会做东西啊。”我有些无奈地道。

真麻烦宴会就宴会喽，带什么点心啊，想吃叫厨子做不就行了！

“对，不过这也不劳烦皇后娘娘费心，小尼这就给您去准备赴宴用的点心。”小尼轻松

地道，这还不是件小事，她今天一定要皇后娘娘带的点心别有天地！

荷花塘边一片热闹的景象。

一边是盛开的满塘荷花，一旁是一个摆了各色美丽而又诱人的点心展台。

看着展台上的点心，我高兴的对小尼道：“小尼，做的很不错哦，谢谢你了。”

“谢皇后娘娘夸奖。”小尼谦虚的答了一句，而后把目光望向不远处的展台。

展台上的点心大多数都是粉红色系列，正似那塘中的粉红荷花。而小尼做的却是别出心

裁，碧绿色的一圈外围，中心地方摆放着一枚好似含苞欲放的荷花。整个点心都是以绿色为

主，然后再配上一抹淡粉。

嗬，这就让我们做的点心有种清新脱俗、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小尼，你有没有看见太后啊。”我在人群里寻来寻去也没看到姨娘的身影，在这样的

一个宴会中，太后她应该也会来参加的！

“皇后娘娘，我也没有看到太后，不过以往芸妃办的宴会她都会准备很多点心来参加的

，怎么这次没看到她呢！”小尼看着人群同样疑惑地道。

“是啊，去看她也一概不见任何人，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我忽然有些不安的道。

“因该没事吧，太后她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所以没有来成。皇后娘娘您就别担心了！

”小尼看着我不安的样子安慰的看着我。

“也许吧！”我有气无力地道。

也许是自己太敏感了，总觉得像是要发生什么事情似的。

“皇后娘娘，你是第一次参加荷花宴，不知道觉得这宴会办的怎么样。”正和小尼聊的

时候，芸妃走了过来。

我看着她一身的粉色，微微扬了扬唇道：“很不错，平常宫里也挺冷清的，办些宴会正

好可以让大家热闹热闹。”

“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每一年都会举办这样宴会。”芸妃轻笑地道。

“不过也麻烦你了。”我看着她客气地道。

“只要大家开心就好，让我多办几次也不觉得麻烦。”客套的说了一句，她便转过身面

对着展台上的点心，有些虚情假意地指着小尼做的那道点心说：“我想那个与众不同的点心

，就是皇后娘娘您带来的吧！”

“是的，还不知道合不合大家的口味呢。”我挤了挤笑容看着点心，心里却道：那么好

的点心我都还没试过，让你吃了还真是浪费了。

而后看着她轻翘着兰花指，拿过一块点心吃了起来。看着她有滋有味的样子有些可惜的

想：芸妃你最好别吃，万一吃坏了肚子，可就糟蹋了小尼的一片苦心了。

“嗯，皇后娘娘这点心还真不错，你也吃一块吧。”一块点心吃完她夸赞的说。

“好吃就多吃点吧！”我慢不经心的看向一旁的妃子们。

正看着忽然听到芸妃低低的呻吟了一声，然后便见她满脸痛苦的蹲坐在地上。周围的妃

子们见此景，连忙都围了上来。

“芸妃你怎么了。”我处在正中央，看着芸妃煞白的脸色不由担心地问。

不会这么准吧，刚咒了一句就立马应验了，今天老天爷怎么这么好说话啊！

“我、我肚子痛！”芸妃有气无力瘫倒在地上。

第二十七章 中毒

“快传御医！”不知是谁在这个时候喊了一声，于是不久便见几个太监带着御医匆忙的

向这边赶了过来。

“芸妃怎么了？”待御医细细的把过脉以后，众人关心的问。

“回娘娘们，芸妃似乎是中了毒！”御医面色难堪地道。

“中毒?”听罢御医的话，大家全者惊讶的叫了出来，彼此站在那面面相觑，在她们心里

都是一个大大问号。

中毒，好好的怎么会中毒呢？而且还是在吃了我的点心后才发生的，莫不会是……我站

在一旁,忽然间有一丝不详的预感涌上心头！

“御医，依你所言可否能找出这中毒的原因？”摇了摇头甩开脑子中的胡思乱想，我看

着整个混乱的场面，人心惶惶的样子，想作为皇后的我应该是时候平定一下。

御医听后怪怪地看了一眼，然后抚了抚胡须对众人道：“依我所看，芸妃娘娘这是食物

中毒。老臣刚刚问过芸妃娘娘，她说她只是吃了皇后娘娘的点心后就觉得肚子疼。不知——

”

他这话还没有说完，众人的目光便一下子全落到了我的身上。这御医的言外之意，不就

说是皇后娘娘下的毒吗！

怎么可能呢，我有些瞠目结舌的看着御医，又望向大家。

虽然众人都没有明说，但那眼神分明就认定了是我下的毒。想到这里我的心一瞬间就凉

透了半截，这下我可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不是我下的毒。”看着众人七嘴八舌的样子,我不禁有些气短的说。

明知道这时候解释是没有人能相信的！刚才芸妃确实是一吃完我的点心就肚子疼，这些

都是大家有目共睹事。可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就一概的默认这是我下的毒吧。

正当我面对着大家猜测的目光而不知如何开口的时候，一声“皇上驾到！”瞬时打断了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众人纷纷跪下。

“有人传朕说芸妃中了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脸色有些僵硬地对着众人说，刚才

正在和王丞相处理国事，突听这边发生了中毒事件，他便立即赶了过来。

“回皇上，是皇后娘娘下的毒！”彩妃瞄了我一眼，然后语气坚定地道。御医都说是食

物中毒，而芸妃从宴会到现在也就只吃了皇后娘娘的点心，所以一定是她！

说罢，众人也都肯定的点了点头，她们也如彩妃那样想的。

“是你？”他不太相信的望了我一眼。

“不是我！”我看着皇上再一次解释道。

“不是你是谁啊，刚才芸妃都没事，就是吃了你带来的点心后才倒下的。”还未等皇上

开口，翟妃便冷言冷语的叫道。

“你有什么解释？”皇上没有理会大家的质问，语气平静地道。他不相信她会这么做，

他要听她的解释！

“皇上，怎么能是我下的呢，虽然芸妃她是吃了我的点心不错，可是这也不能证明我带

来的点心就有毒啊。更何况，我也不可能当着众人的面去害她，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明说这是我下的毒吗？”还好皇上给我解释的机会，我这才娓娓地道来。

虽然我不是那种很聪明的人，但最码这点常理我还是懂的，这肯定是有人想栽赃嫁祸！

“也许你就是依照这点才有恃无恐下了毒呢？”翟妃摇了摇扇子轻描淡写的道。说这话

谁相信，就算不是你下的又如何，反正大伙早就看你不顺眼，想将你除去，这下正好！

被她这一说，本来还有些听了我的话后还有些怀疑的人，这下又都重新肯定了是我下毒

的事情。

“是吗，那我还真是“聪明”的可以啊？”我看了看众人苦笑的摸着头脑，想我这脑子

何时变的这么聪明了啊。

不过你们这些女人也真是够捕风捉影的，妒忌我也不用这么添油加醋吧，搞不好我就这

样被你们给害死了

“好！”沉默了半晌见大家依旧是那副怀疑的样子，我忽然有些生气的大叫道：“你们

都认为这毒是我下的，那我就把这剩下的点心吃下去，以此来证明这毒不是我下的。”

说罢还未等大家反应过来，就拿起展台上的那盘点心，看了眼皇上见他也用疑问的眼视

看着我，心想都认定了是我下的，我再解释也没什么用。于是恨恨地在众人的目光中，吃完

了所以点心。

笑话，这毒怎么可能是我下的，倒是你们想害我吧。

“好了，都吃完了。现在……”我话没说完，肚子忽然间就如刀搅般疼了起来。

我捂着肚子在脑子中回想着：这倒底是怎么回事，肚子怎么这么疼呢，难不成这点心真

的被人下了毒？那又会是谁呢？

“小尼你……”我紧皱着眉头扭过头看着小尼头。

“看，刚吃完就毒发了不是！”妃子们看着我痛苦的样子都有些幸灾乐祸的说道。

“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我没有下毒！”小尼惊慌失措地扶住将要瘫倒的我。

“可是为什么……啊——”疼痛忽然间有如排山倒海般向我袭了过来，我眼前一黑，便

什么也不知道了。

隐约中只听到那声焦急的“雅雅！”

我想我不会就这样死了吧！

第二十八章 没有结果的中毒事

“皇上，你说这人是谁呢，为什么要这么害我啊？”我躺在床上看着一旁的男人道。

不可能是小尼做的，不但因为她没有理由去做，更是因为我相信她、信任她。不过展台

上的点心，明明是我自己放上去的。而且放上后我和小尼也都一直在那看着点心，没见有什

么人碰过。到底会是谁呢，怎么做的这么神不知鬼不觉？

“不要想那么多，好好休养你的身体，这件事朕会派人调查清楚的。”皇上看着我关心

的道。

我深深的看了他一眼，乖乖的躺了下去。看着他放心的要走，心里忽然间有些复杂的感

觉，幽幽地道：“皇上，你为什么相信不是我下的毒，你难道就那么肯定？”

正欲迈出的脚停了下来，他转过头微微笑了一下说道：“因为你是朕最深爱的女人，所

以朕相信她是最善良的！”

是的，他应该要相信她的！

“是吗。”我有些感动的看着他。

“嗯。”他重重的点了点头，然后打开门走了出去。

看着他一转身消失的背影，我被他刚才所说的话感动的一混糊涂。如果我不是身在古代

，如果他不是皇帝。我想面对这样的一个男人，我想我会死心踏地的爱着他，然后和他牵着

手走进礼堂……

中毒事后，宫里的每个人都是谈“毒”色变，整个皇宫里都沉浸在一片忐忑不安之中。

虽然皇上已经为我澄清了这件事完全是有人恶意陷害，但大多数人还是猜疑着是不是我下的

毒，不过毕竟都是些猜测，还没有人敢当面宣扬这就是我做的。

同样因为一直找不出真正的元凶，所以这次中毒事件也就这样不了了知了。

细想，如今也就是只有皇上一人相信我，其他人就是连那朝中大臣们也都用怀疑的表情

对着我。不过有一点倒是令我欣慰，那就是皇城外的平民百姓们，都坚决不相信那毒是我下

的。一来嘛，这恐怕是因为我爹明派王深得民心的缘故；这二来，不是正应验了那句：群众

的眼睛是雪亮的吗。

呵呵，还是得感谢广大人民群众啊，我林雅雅再此保证绝对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厚望，

努力做好皇后，整治后宫让皇上能够安心的管理朝政！

这天因为身体好了一点刚好能下床，于是我便打算着要不要出去走走，再这寝宫里面已

经闷了好几天，也该去外面透一透气了。

正散着步便看到了前面静静驻立在假山旁的人，我仔细一看这不是前一阵碰到的画匠吗

，叫什么——李临句。哎，他怎么跑到这里画画来了？想到这我不禁疑惑地走了上去。

“画什么呢。”看着他全神贯注的样子轻轻地道。

“皇后娘娘？”他抬头一看是我连忙把一旁的画卷了起来。

“拿来我看看。”我看着他手忙脚乱的腋着那幅画不解地道。

不就看幅画吗，干嘛这么神色慌张地要藏起来啊。

“皇后娘娘！”他一听我要看刚才的画，更加心慌意乱，吱吱唔唔了半天才说了一句：

“这没、没、画什么。”

“真的吗？我不相信。”看着你那副六神无主的样子，白痴也知道那幅画肯定有什么见

不得人的东西。

对了我不是要好好整治后宫，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以皇后的身份，命令你拿过来给我看看！”想罢，我忽转一脸严肃地对他命令道。

然后便见他心不甘的拿出了画。

看着他老老实实的把画交了出来，我收起了严肃的面孔有些好笑地对他说：“不就一幅

画吗，干嘛这么紧张啊，又不是不还给你。”

“毕妃！”话刚说完我，我便脱口而出，一打开画我地眼直直地落定了在那画中的人。

他苦着脸望了我一眼，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嘴里直含糊着道：“请皇后娘娘恕罪！”

“这画是……”我奇怪的望着地上的李临句，想说却又止住了。

第二十九章 纯洁的爱情

“你喜欢她？”两人同时沉默了半晌，我对着他指了指画中的毕妃，冷不丁的冒出这样

的一句话。

“啊。”李临句完全没有料到皇后娘娘会忽然这样问，一脸惊愕的仰起头这就么直直瞪

着她。这话是他听到的吗，还是他的错觉。

“说啊。”我看着他一脸惊愕的样子，一副早已知道的表情。

呵呵，你就意外吧，皇后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这要是换成谁听了也会非常非常的吃惊！

不过我就是要做这个例外。

“皇、皇后娘娘。”他望了望我一副全在意料之中的神情，这才缓缓地道来。

原来他跟毕妃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只是后来毕妃被家人送进了宫，而他也因为毕妃的原

故才来这皇宫做了一名小小的画匠。虽然明知道他跟毕妃是不可能有结果，但彼此的爱都已

深深埋进了心里，无法忘怀、无法割舍。

“只要能看到她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看了眼画像他缓缓地道，可惜自进宫以来他从

未有机会见上她一面，只怕他们是有缘无份吧。

“那毕妃是怎么想呢？”仔细的看了他一眼我问。

恐怕也就只有在这个古代，才会找到像这样俗的爱情，不过也算是纯洁的爱吧！只是千

万不要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单恋一场哦！

“我相信她和我一样，这个就是她进宫前送给我的。”他从怀出掏出了一只淡黄色的荷

包。

我拿着荷包回忆起初次见毕妃的时候，她穿的就是淡黄色衣服，也许她是最爱淡黄色的

吧！

“你真的很想见她一面吗。”看了两眼我把荷包递还他。

他一听愣愣的看着我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想见的话，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等着。”我说罢转身要走。

“皇后娘娘，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在背后疑惑地问，皇后娘娘这话是真的吗，她要

帮他。这可是大逆不到的事，她居然说要帮他！她是随口说说的吗?

“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毕妃，只是为了这份纯洁的爱情。”淡淡的丢下一句话我便

向远处走去。

站在毕妃的寝宫前，不经意的看到满脸费解的小尼。

我轻笑着道：“小尼怎么了，又有捉摸不透的事情了？”

“皇后娘娘，这李临句如此可是大逆不道，罪该当死啊。”她听皇后娘娘说了李临句和

毕妃的事，不禁惊讶的要死，这种事情皇后娘娘居然说了帮忙，这真的让她——

“为什么？”我问。

“他这是……”小尼看着我一眼，遂垮着一张脸道：“皇后娘娘，你还是直接跟我说了

吧，反正我是永远也弄不懂你在想些什么。”

“小尼，你仔细想想如果去除了毕妃已是他人之妻，你不觉得她和李临句才应该是一对

吗。可是你看他们现在的人生呢，不是幸福却是一场悲剧！他爱毕妃，毕妃也爱着他。可是

我们的皇上呢，他爱毕妃吗？”我看着小尼摇了摇头，满足地道：“是的，皇上他不爱毕妃

。既然他不爱毕妃，又何必让他阻碍着李临句和毕妃的爱情呢。相爱却不能再一起，这该是

多么悲哀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我想帮帮他们。何必为了那没有丝毫人情可说的律法，而让他们不能在一起

。而且这样也浪费那最珍贵的爱情啊？”我看着小尼一脸认真的说着。

每次看到毕妃，都会想起那个叫“吐气若兰”的词。从第一眼见到她我喜欢上这样的一

个女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不像芸妃她们因为比她自己好而妒忌的那种感觉。

不过说起芸妃，我倒想知道她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奇。

为什么那盘点心偏偏就只有她一个人吃呢，而且至今都找不到真正的元凶，这一切是不

是都太巧了一点。难不成是有人蓄意已久，这样说倒也觉得合情合理，虽然皇上并没有亲口

说他是宠爱芸妃的，但是从皇上对芸妃的一再放纵就可以看得出他是多么的受宠。所以——

所以有些人看着忌妒，于是就要下毒去害她！不过就算要害她，干嘛要嫌疑放在我身上的，

而且花费了那么多的功夫不让人发觉？她这不是在拉我下水吗！

不会是直接针对我吧！一个念头忽然从心中跳了出来。仔细想想这的确有可能，芸妃是

吃了我的点心后才中毒，点心是我做的，那么大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下的毒。然后我就会

被含冤入狱，再接着我就会死——？

“皇后娘娘，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小尼担心的问。

“哦，没什么！我们进去吧。”我顿了一下，拍了下脑袋道。

现在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吧，总是疑神疑鬼的，自已都快被自己给吓死了。该不会被

那些妃子们给传染了，不会没多久我也会成为那个挖空心思的、费尽心机的妒妇了吧！

哎，林雅雅啊，你就一边去悲哀吧你！

“皇后娘娘，你怎么来了。”毕妃从室内迎了出来。她一向不与人接触的，怎么好好的

皇后娘娘跑过来要见她呢?

“也没什么事，只是刚才碰到了一个画匠。那个画匠说他认识你，所以我就索性过来看

一看你。”我开门见山的对她道。

“画匠。”她有些不解的说，来见她难道就为了要跟她说一个画匠?

看着她不解的样子，接下来我就是跟毕妃谈论着那个李临句。刚开始我怎么说她都不承

认与他认识，毕竟人心险恶更何况是宫里的妃嫔争斗呢，所以我也不怪她这样隐瞒。再后来

在我的一番爱心渲染之下，她才勉强承认了。

“我已经答应了让你们见一面。”端起桌上的茶确良轻啜了一口，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堆

话，现在还真有点口干舌燥了。

“可是，这……”毕妃看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做梦也想见李临句一面。可是她不懂

，这个皇后为什么要这样的帮她。如果这要是别人的话，别人绝对会让这点成为她的死穴，

然后顺便威胁她。可她反而却要帮助她，难道就只是像她说的那样，简单的为了纯洁的爱情

?

第三十章 狐狸的尾巴

“临句！”刚走到假山旁便见毕妃激动的跑了上去，然后再跟李临句来了个大大拥抱。

不会吧！看着两人热情的样子，这时候换作是我在一旁一脸的惊愕。

都说古代的人是很保守的，可是他们怎么当着我的面就“亲热”了啊。（作者：雅雅啊

，拜托你眼瞪大点，拥抱能叫亲热吗？）

我看着他们喜悦的表情，想，罢了罢了还是走吧，别在这做个灯炮了。

临走前还不忘吩咐小尼在这里看着，要是有什么人来了，就提醒他们一下。免的他们说

话太投入了被人给当场看见，到那时候就算是我想帮他们也没折了。

回头再看了他们一眼，我一甩身上的鸡皮疙瘩一溜烟跑了出去。一对恋人被拆散了这么

长时间，我就不在这打扰他们了，就让他们好好倾诉一下吧。

“这不是皇后娘娘吗？”我正跑着却被人在身后叫住了。

“是你啊！”我回去头一看原来是芸妃。

“皇后娘娘，你为什么要给我下毒。”芸妃一开始就气势汹汹的质问我道。

“你误会了，那毒不是我下的。”我愣愣的看着她，慌忙解释。

“不是你，难道会是我自己啊。”她看着我依旧不肯罢休，满脸不相信的说。

“这……”我被她这一问给问住了。

可是这的确不是我下的，我干嘛要心虚呢，想到这里我脸色一板道：“芸妃，你还没资

格这样责问我，我说过不是我做的就不是我做的。如果你觉得这个答复你还不满意，你完全

可以去找皇上给你评理，别在我这里出口伤人。”

“哎哟，皇后娘娘发威啦。哼，要不是因为皇上帮着你，你能站在这里吗，恐怕你早已

是个死人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不是因为太后，你能当做上皇后这个位子吗。”她见我

不吃那一套遂一翻脸狠狠的道。

“哼。”我冷冷的笑了笑没有理会她，心里却在想：看看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吧！

早知道小样你忍耐不了多久的。

“芸妃要知道这话 让皇上听到了，不知道皇上会怎么办啊。”沉默了一会，我一脸玩味

的看着她说道。平常见你斯斯文文的样子，想不到全都是装出来的。

“哼，你认为皇上会相信你吗。”她看着我尖声尖气地道。

“那倒也是啊。”我表情忧郁，扯了扯手绢很配合地道。

“你……”她有些生气的看着我。

“别你什么你了，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可就走了，我可没工夫在这陪你瞎胡闹。”我语气

一转，看着她无所谓的道。

表里不如一的人我从来都是懒得跟她浪费口舌！

“你、你等等。”她见我转身欲走，连忙挡住我的去路。

“还有什么事吗，芸妃！”被她挡住了去路我看着她冷冷地道，不过说到芸妃的时候我

故意加重了“芸妃”两个字。

要知道你只是个妃子，何必在我面前自吹自擂。真是无聊，碰上这样的人真是没办法。

“哈哈——”她见冷冷地样子，忽然诡异地笑了起来道：“你想是谁在害你吗？”

“谁啊？”我奇怪的望了望她，难不成她知道了？可是她知道了干嘛不说呢，害我被大

家误会！

“如果我要是说那是我做的呢？”她忽然狠狠的瞪视着我。没错就是她做的，这只是她

的一个计谋而已，只是她万万没想到皇上那么偏袒她，她不但没有让她受到罪名，反而让皇

上更加疼爱她，她真是恨死了她！

“你？”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一脸怀疑。

“不相信吧，所有人都不会相信的。可是那就是我做的，为的就是要让你——死。”

“你疯了你。”我看着她原本还白净的脸上，露出狰狞样子大叫道。

“哼，要不是因为太后，我恐怕早就是皇后了，哪轮到你现在在这里对我大声叫喊，你

这个位子本来就是我的！”当初连皇上都没有拒绝她要做皇后的事，可是那么可恶的太后，

居然处处阻挠以至于她没有做得成皇后。

我心下一惊，这还是我第一次见过的那个美丽动人的芸妃吗，还是我心目中那个皇宫佳

丽三千之中的一个漂亮女人吗？想不到就这样的一个漂亮女人，骨子里居然那样的阴险，那

样的心狠手辣。她到底有多想做皇后啊，为了要做上皇后，有毒的点心她也敢吃！这一切也

太恐怖了吧，原本只有电视上才会有的情节居然被我亲身经历了一回！

我忽然有些庆幸，以前只能光看着那些好人就这样被算计，在电视下干着急。如今——

嘿嘿，芸妃算是你倒霉，偏偏碰上了我。要知道我可不是一般人物，想这样就让我发火，然

后去打你，好让你去跟皇上哭诉是吧。告诉你没门，我才没那么笨呢。

“算了我走了啊，这一切就当我没听见。”我看着她爱理不理地道。

想气我？今天我就把你给气死。

“你该气愤的啊。”看着我一副淡淡的样子，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谁像你这么心胸狭窄啊。”说完这句话，我便转身就走。

哎，就算是你说了又怎么样，我又没证据来证明，你说了只能让我从现在了解你这个人

，从而开始防着你。

“我要你死！”她忽然恼羞成怒地跑了过来，重重的将我往后一推。

原来我此刻所处的地理环境正好是池塘边，而经她重重的一推，我猝不及防的落入池塘

里！

“啊——”我被她重重的推力，直直的向一边的池塘里倒下去。

“救命、救命啊！。”我在池塘里挣扎着喊道……

第三十一章 指证（一

我曾经说过我不会游泳，被她推下水后我无力的在水中折腾着。在挣扎了几下无效后，

我脑中的意识便越来越模糊。上次因为李万财跳水的结果：不但是没有死，还意外的跑到了

古代。那么这次呢，不知道这次我还能发生奇迹——回去吗？

这一切都是个未知！

芸妃是笑着离开的，看着我生命即将终结，她满足地转过身摇曳着她那杨柳身姿，在我

的眼前渐渐的远去，然后像空气般消失了。我想她是快乐的吧，因我如果我死了，那么她就

是这后宫的最大赢家，梦寐以求的皇后之位她都将轻易得到。

唉，权力啊权力，到底有多少了人为了你负出了一切乃至一生？

记不得过不多久，也记不得是怎么样上了岸，在我胸腔中最后的一点水从口里吐出来的

时候。我满脑子想的不是我还活着，而是芸妃！

惊讶、意外、出乎意料？是什么力量让她不顾一切的要致我于死地，难道——仅仅是为

了这个皇后之位？

我有气无力的躺在床上，看着因为担心而满脸焦急的毕妃。她是怎么知道的，不是和李

临句在约会吗？希望没有因为我打扰了她们，在这个封建社会她们之间的爱情，也许真的很

需要我的帮助才能画上完美的句号。

“雅雅，好些了没有？朕一听说你落水的消息便立刻赶了过来，告诉朕在落水之前，到

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见我睁开了眼睛，她温柔的理了理我的头发，一脸关怀却又急切的想

知道答案。

“还好。”我对他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轻声地道。

呵呵，想如果芸妃知道我还活着的话，她会是怎样的一种表情：是惊慌失措、心慌意乱

还是魂飞魄散？

真想她现在就在这里，她应该知道什么叫做后果吧！

“没事就好。”他有些放松地道。

小尼从门外端着一碗药见我醒了，一脸高兴地走上前道：“皇后娘娘，你终于醒了，小

尼担心死了。”

“怎么我睡了很长时间吗？”我看着一屋子里的人这才道。

“那天从水里救出来以后，你足足睡了两天，皇后娘娘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都

怪小尼没有好好保护你。小尼觉得自己好内疚，好内疚，如果那天我没有……”

“小尼这不关你的事情，你不用自责。”我打断了她的话道。

这跟你根本就没有关系，要怪就怪芸妃吧。

“可是……”小尼自责地道，她确实没有保护到主子！

“好了小尼，皇后既然都说跟你没关系，你就不要再这么自责了。来，把药给朕。”皇

上接过小尼手中的药道。

“谢皇上，谢皇后娘娘！”小尼感激的退了下去。

“雅雅，能告诉朕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片刻工夫后皇上将空碗放下道。

“如果我说是被别人推下水的，你相信吗。”她看着她的眼睛静静的道。

因为你，所以我被别人推下了水。想想这个皇后被我当着也蛮可惜的，明知道不能与她

相爱，却偏偏独自霸占着他。要知道我现在所处的地位在古代算是明媒正取的那种，相当于

大老婆！

“谁这么大胆，你告诉朕那个人是谁。”皇上一听满脸怒气。

“对我这皇后位之虎视眈眈的——女人！”我看着她忽然冒出来了这样的一句话。

不知道要不要跟他说啊，如果说了宫里恐怕又不安宁了。

“启有此理，是谁？”他语气重重的问。若他知道是谁的话，非要将他来九族！

“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过是你的那些妃子错不了。”我看着他有些错溜溜的道。

妃子、妃子古代的男人怎么都那么讨厌啊，一个皇上用得着那么多的女人吗。你倒不觉

得有什么不妥，可是我们这些女人就不好受了。就比如我吧，简直是深受其害，仅仅因为我

是个皇后，就成了大家的眼中钉、肉中刺。

“雅雅，你说是谁？”皇上指着眼前一大堆的妃子们道，他今天绝对不会轻饶任何人。

“啊！”我惊讶的看着这群女人，想这皇上不会动真格了吧，这么短时间就把妃子们全

招来了？不过我的魅力也不致于这么大吧，也太给我面子了，我只是这样说了一句，他居然

……

哦，我没做梦吧，我眨了眨眼睛看着——

其实宫里的妃子大多都被他叫了过来，彩妃啊、翟妃啊甚至连芸妃也静静站立在人群之

中。芸妃看着我一副惊恐万状的样子，脸也吓的毫无血色。我忽然间觉得这一切都是那么的

讽刺，想当时推我下水之后她是那副的洋洋自得的样子，而如今在这事情即将败露之时居然

是如此的惊慌失措，这难道不是一种鲜明的对比！

芸妃啊，芸妃不知道你现如今悔悟了没有。我其实也算是个善良的人，我也不想你因我

而受伤。可是现如今……

想罢我深深的看了她一眼走了上去。

第三十二章 指证（二）

“是芸妃？”皇上见我站在芸妃身旁久久的看着她，想不会就是芸妃吧！

“嗯——”我点了点头，然后看着大家不可思议的眼神，我扫视了她一眼又淡淡的抛出

一句：“不过不是她，那个人跟她倒是蛮像的。”

“皇上，算了吧我不想追究了。”转过身，抿了抿唇道。

平静的说出这句话后，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这话是我说出来的。以我这种有仇必报的人

来说，像芸妃这种挖空心思来害我，我一定会趁此机会给她点颜色瞧瞧！而如今我却忽然改

变了这种主意，因为现今的我在也不是以前的我，我的回忆以及我的过去都已经不再是属于

我个人的了！

身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许多事情都让我不得不重新来思考。我的人生、我的未来，这

一切都再也不是我所能掌控的人生。而对于——她我没有那么伟大的能去原谅她，只是不想

因为我的原因让历史少了这样的一个人而已，即使她终究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想到这我忽然间有些豁然开朗，面对未来我有种释然的感觉。过去就过去了吧，既然没

有死又何必去追究什么呢。

“为什么？”皇上颇为不解的注视着我。

“因为我想给她一个机会。”其实这样说不过是个借口而已，我从未想过要给她一次机

会，我也并不是那种大度的人。我只是不想有任何事情跟我有关联，也不想任何事情的结果

跟我有着实质上的联系。

于是就这样，我的落水与上次的中毒事件一样，都以一种不明不白的结局草草结束了所

有人的猜测。

宫里面也很快恢复了以往平静的生活，只是令我费解的是我与姨妈之间便再也没有了任

何联系，以往的来来往往就如同人间蒸发一样不存在了。

我静坐在屋前默默的想着。姨娘那紧闭的大门隔住了我的所有思想，它是那么的让人捉

摸不透，捉摸不透地让我有些坐立不安。

“皇后娘娘，芸妃要见您。”正思绪着的时候小丫走了进来道。

我看了一眼小丫忽然想起许久没跟小丫对过话了，自从进宫，我们便再也没有了以往了

默契。想罢我朝她微微地点了点头，示意允许。

“芸妃见过皇后娘娘。”芸妃一进来便礼貌的福了福身。

“别客气，坐吧。”我挥了挥手让她坐了下来。

她安静的点了点头，气氛就这样陷入了尴尬的僵持中。

…… ……

“咳，芸妃找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啊。”我干咳了一声首先打破僵局道。

“嗯……”芸妃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却是沉吟的没有说话。

“小尼、小丫还有小启你们先下去吧，有事我再喊你们进来。”看着她的眼神，我心领

神会的将屋子的人“清”了出去。

“皇后娘娘，上次的事真的很抱歉，我当时真的是太偏激了，所以……”见了屋内只剩

下我们两人，她一脸后悔地道。

“我是专程向你道歉来的，谢谢你那天给了我一次机会。”

“那件事我也没放在心上，过去就她过去吧，只是希望你能真心改过才好。”我漫不经

心的扫了她一眼，如果你真的能改过自新那当然是最好的。不过如果你还是一心想致我于死

地的话，那么在下一次我绝对不会手软，就算冒出改写历史的罪名我也一定会让你尝尝惹我

的后果！

“芸妃以后一定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绝对不会辜负皇后娘娘对我的期待。只是皇后

娘娘，你真的会原谅我，不会将此事跟别人说吗？”从惶惶不安的“指证会”上回来以后，

她直到现在也不改相信皇后娘娘没有说出她。

“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要是说的话，那天那么好的机会不说何必要留到以后！”我

有些生气的看着她。

“请皇后娘娘恕罪，芸妃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因为一时担心，所以才想向皇后娘娘问

清楚。以前都是芸妃的错，妒忌心太重。”芸妃似乎有些害怕的看着我，幽幽的解释着。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过着，也许一个人犯了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有没心去改

正。尚若你去改正了，那么未来还是属于你自己的。临走前我意味深长的对她说：“既然事

情都过去了，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多留点时间诚心的去改过，我相信未来的你比现在更好

。”

其实不光是说给她听，更多的也是在说给自己听的。不管别人犯的错有多严重，严重的

是你没有给他机会去重新做人！

目送着芸妃远去的身影，我深深的吸了口气。如今所有的误会都已解决，那么我也该要

去做件有益的事——帮我找个后娘了！

第三十三章 出宫（一）

看着明媚的太阳，我伸了伸懒腰。

今天不能够再睡懒觉了，因为我要为我爹找个老婆。现如今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

去找爹，然后了解他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有了这个范围，找起来撮合的机率也就越大。

吩咐完小尼，我就早早的坐在的亭子里等着爹的光临。因为不能够出宫，所以也就只得

盼着爹能早点下过早朝，这样我就能跟他见上一面了。

“爹。”坐在亭子里老远就看到了爹往我这个方面走来。

“爹，快坐下，站了这么长时间累了吧。”看着跟前的爹我热情的扶他坐下。

林城生安安稳稳的坐下后，然后看着我热情的样子纳闷的问道：“怎么我们家雅雅今天

这么高兴啊？”

“嗯，没什么高兴的事。”我孝顺的给他揉了揉肩膀。

“那你找爹有什么事啊。”他微侧着脸问道。一下早朝便被小尼领着往这边来，不知有

什么事这么急着找他。

“就是想问一问你有关于娘的事。”我不动声色继续揉捏。

“问吧，爹知道的一定告诉你。”

“娘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爹一生中最爱的人便是娘了，知道了娘的为人，那么爹喜欢

什么样的女人也就解决了。

“你娘啊。”他微微顿了一下道：“你娘她是个善良而又温柔的女子。”

“还有呢？”接着往下说啊，说的越详尽越好！

“还有，还有什么啊，我觉得就这一句已经够了。”

“哦。”我有些失望的应了一句。

善良、温柔？我在心里暗暗惦量着。算了有就不错了，还怕他一个字都不说呢。

“小尼，能不能让小启给我们两套衣服啊？”刚送走爹我便对小尼道。

“皇后娘娘，你要他们衣服干嘛？”小尼一脸疑惑的看着我。

“我们用得着。”我对她道。

“他们的衣服，我们会有什么用啊。”小尼一听更加不解，就他们那身太监服，我们哪

里能用得着啊。

“你说呢。”我看着她，怎么聪明的时候那么聪明，笨的时候那么笨啊。

“啊，皇后娘娘你不会……”小尼一听我这么说像是知道了似的叫道。

“嘘——”我一把捂住她的口四处张望了一下小声地道：“小声点，让别人听见了就麻

烦了。”

“可是，可是皇后娘娘若是让皇上知道了，我们就会更麻烦的！”小尼一脸难为地道。

昨晚听她说起这事的时候她没在意，想不到她居然真的要那样做！

“只要我们小心一点不被他发现不就可以了。”我满脸不在乎的道，不就出个宫吗，以

我的聪明才智这还不是小事一桩。

“可是，这样实在太冒险了。皇后娘娘，我们难道非了出去吗？”她不想出去啊。

“你也不想想，如果不出去找，在这宫里我怎么找啊？道你说你能给我找一个？”我眨

眨眼望着她。

“我可找不出来。”她哪里能找得出来啊，她才不过是个丫鬟罢了。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出宫找，如果你想事情成功的话，那么你就一定要配合我。不然的

话，后果你也知道。”

“是，是我一定配合皇后娘娘。”她听我这么一说一个劲的点头。

于是就这样女扮男装的穿上了小启子给我们准备的衣服，向目标走去。

士兵甲道：“有什么事。”

“出宫。”我压低了声音道。

士兵乙：“请出示你的令牌。”

我将身上的令牌递了上去。

士兵乙接过令牌仔细看了看，然后对着我道：“这是皇后娘娘的令牌，不是出宫的令牌

。”

好，软的不行我就跟你来硬的，说罢恶狠狠地斥责道：“知道是皇后娘娘的令牌还不让

路，皇后娘娘让我出宫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让你们俩给担搁了，就算你有一百了脑袋

也不够你掉的！”

“这……”士兵乙有些迟疑的看着我。

“怎么了，连皇后娘娘的路你也敢挡。”我趁热打铁继续吓唬道，看你让不让路，你以

我这皇后娘娘白当的啊。

“大人，你要出宫便出宫吧，他新来的不懂事，还请大人多多见谅。”一旁的士兵甲像

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人，眼见场面如此僵持，再说皇后娘娘哪里能随便得罪的人，遂走上前陪

着笑脸道。

“哼，算你有眼光。”我把令牌装入怀中，一边是满脸气愤的埋怨着，一边却是推了推

愣在一旁的小尼。真是的都说有我在，一定会没问题的，怎么还怕成这样子。

第三十四章 出宫（二）

“真没白出来，以前一直被憋在宫，这么热闹的地方怎么早些不发现呢？”看着熙熙攘

攘、一派热闹的大街，想今天不会正遇上赶集市了吧。

本来还以为这古代的大街没什么好逛的，可是真正在这大街上转了一圈。我才知道以前

的想法是错误的，摆摊的摆摊、耍玩艺的耍玩艺，想不到这里还蛮热闹的。

“皇后娘娘，哦不是少爷。这里这么多人，要找到一个温柔且善良的人该如何寻找啊？

”眼看着在这大街上都走了半天，小尼环顾着四周人来人往的大街，有些着急地问。

“这个不用你担心，我自有办法！”我胸有成竹地道。

“什么办法啊。”她一脸的不明白道。

“秘密。”我朝她神秘的眨了眨眼睛。

“少爷，连我也要保密啊！”她有些失望的撅了撅嘴。

“我可不是故弄玄虚哦，不过只是现在时机未到，不能让你知道。”等着吧，等会你就

知道了。这事是要看机遇的，要找个温柔而且善良的人不是光看看就能找到的。看表面现像

是没用的，我们要找的是真心。

漫步在大街上一眼便看到街角的乞丐，年纪很小约有十二三岁的的样子，污衣垢面的半

倚在墙边。我细细看了看便走上前，道：“小兄弟，明子号大街上有一个元府，你认识吗?

”

“明子号大街，元府——我、我认识！”见我对着他说话，愣了半天他才怯怯地道。

“好。”我朝他温和的笑了笑，从怀中掏出一只锦盒交给他道：“那能不能把这个锦盒

送到这个地址，先给你五两银子，等送到了必然还会有人给你五两银子。”

“啊。”他有些不相信的看了看锦盒。只是光送到就可以拿到十两银子?

“可不可以啊。”说罢让小尼给了他五两银子。

“嗯。”接过银子他用力的点了点头，然后拿着锦盒就要往街前跑。

“哎，等一下。”见他要走我连忙拉住他道：“等会送到了，你就跟他说我们在光耀楼

等他。还有一会你也跟他一起来。”

“嗯。”

“你要跟他一起来，别忘了！”我提醒道。

今天的主角可是你，少了你我这台戏该怎么唱呢！

“知道了。”他头也不回的道。

目送着他远去的身影，想：要做的铺垫都已经准备做好了，接下来就要去光耀楼等了。

早在来之前我就跟小启、小真他们那打听清楚了，这京城里最大、最有名的酒楼就要属

光耀楼了。

来到光耀楼捡了个最好的位置，既是整个酒店的热闹中心，又紧紧临近街道。倾听着左

邻右桌的轻声细语，放眼望去整个大街的景象又都一目了然。

吩咐完小二准备一桌饭菜，我便平静的坐在桌子旁。虽然不是特地来这吃东西的，但既

然是个有名的酒楼，那么东西也一定有它的独特之处。来都来了，可不能不尝一尝。

“少爷，我真的搞不懂你要干什么哎！我明明是出来找人的，你干嘛要找个小乞丐送东

西，而且最重要的还要他也跟着一起来？”小尼奇怪的道。

“当然是为了找人啊。”我看着她道。

“找人？我们一直在这里闲坐着，能找到什么人啊。”她忍不住问道。

“不急，我有我的打算！”我意味深长的看了他一眼道，说罢漫不经心的向外面看去。

心想：他们也应该要来了吧！

正看着便见街道上远远走过来两个人，一个一身月白长衫手上还拿着一把折扇，另一个

则是先前见到的那个乞丐小弟弟。

来了，后娘征选活动即将上演！

“再这里，再这里。”看着他们一上楼我便朝他们招呼道。

“你是？”穿月白长衫的男子仔细的打量了我了一眼，便手执长扇问道。

“表哥！”我指了指耳朵暗示道。

温文尔雅，一副书生气质！这个就是送我耳坠的表哥吧。

“雅雅表妹？”看到她耳角的眼洞，他一脸吃惊地道。

“嗯。”我笑了笑，默认的点了点头。

“你不是在宫里吗，怎么出来了？”身份都弄清楚后，他不解的问。

“不瞒你说，想我一个皇后怎么能出宫呢，所以这次是偷偷跑出来的。”

“可是你这样做——”

“表哥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不过不出来也都出来了，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我找你出来呢，是有事想请你帮忙！”我打断了他的话道。

“什么事？”他问。

“表哥，你想我爹身边就我这一个女儿。现在我也出嫁了，爹身边便一个人也没有，我

想府里那样空荡荡的他一定很孤单。所以我想找个能陪伴在爹身边，而爹又喜欢的人。”我

看着他缓缓道来。

“这也是，不过你只要跟我说一声我可以帮你找，何必要冒险亲自跑出来呢！”

“那毕竟是爹的事，所以我想亲自找！”

第三十五章 出宫（三）

这样和表哥聊了一会，一转头正好碰上小尼焦急的目光，我想今天的工作要真正开始了

。

第一步，当然是要找到一些试龄人士来参加这次“选拔”，如果没有人的话要我怎么选

啊。

不过这个艰巨的任务，理所当然的就要由表哥来完成。本来今天找他来呢，就是要解决

这个最难的问题。

说罢我侧过脸问了问他的意见，他点了点头表示可以完成。

第二步，既然要进行选拔，那么就要有一个适合的场所。这个呢我也已经想好了，那就

是以——表哥的元府为选拔场所。

再次侧过脸问问他可不可以，他再次点了点头。

“好了两个最重要的环节解决了，那么后面的第三步就要该由你来完成了。”说罢我把

目光放在了乞丐小弟弟的身上。

乞丐小弟弟望了一望大家，在确定了我这话是对他说的后，他才一脸茫然地道：“我，

我能做什么啊？”

“你过来我跟你说。”我用手指了指，然后在他的耳边悄悄的说了几句。

说罢见他肯定的点了点头，我便满意的对大家道：“好吧，就这样说定了。不过表哥你

时间有点急哦，我们会在下午的时候去你那。”

“好，那我就先走了。”表哥点了点道告辞。

就这样他们两人忙他们的去了，我和小尼则因只负责下午时选出人就可以了。而下午离

现在还早，于是我俩便在大街上转了转，然后又去听了一场评书。不知不觉下午的时光便这

样的来临了，伸了伸坐了一上午的腰我们便朝表哥那走去。

来到元府门外正寻思着表哥能否找到人，因为在这么保守封建的社会里找一些女子来选

拔真的就很难。

刚走上前便有人早早守侯在了门前，跟着那个家仆刚进门，便见院子里站着不少人。看

了看都是女子，心下便知这些都是表哥找来的人，可不知他用了什么方法找到这么多人?

走进堂屋便见表哥守在那里，我微微一笑道：“表哥，等多久了。”

“哦，来啦。人都给你找好了，接下来的就交给你吧！”见我准时过来，他遂也微微一

笑道。

“最后还有件事要你帮忙。”我松松衣服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也怪麻烦他的，找了这么些女子，然后还要用他的房子，现在——

“说吧。”他看了我一眼满不在乎地道。

“帮我找一间离前院较远的小屋，要中间有小径的那种。另外那个乞丐小弟弟呢？”我

寻视了四周道。

“这个没问题，至于那个小乞丐呢我去叫他过来。”说罢他转身走了出去，想是去准备

我要的房间吧。

“公子。”他没走多久，便见那个乞丐小弟弟走了进来。

“乞丐小弟弟，给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我看着他和声询问道。

总这么喊别人乞丐小弟弟、乞丐小弟弟的总觉得有结太不礼貌了。

“我、我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我从小就没爹没娘，大家都叫我小乞丐，你也叫我小

乞丐吧！”他看着我有些疑惑我为什么要问他的名字。

孤儿，我重新看了他一眼。我从小就是娇生惯养，饭来张口的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怎样

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往往一些成年人都受不了这种生活，而他一个小小乞丐到底是怎样过完

这一天又一天？

“那我可不可以给你取个名字？跟我姓就叫林文怀吧，”我道，没爹没娘的不能连个名

字也没有。

“林文怀！”他看着我低低的重复了一遍，然后有些激动似的重重点了一下头。林文怀

，他终于有姓有名字了。

“好，文怀啊不说了，你就照我早上说的去做吧。”抬眼看见表哥立在门旁，想房间应

该都准备好了吧。

于是我便也起身随着乞丐小弟弟朝门外走去。

元府一个偏僻的小屋内。

我百无聊赖的倚靠在桌子上，要善良、要温柔，可是为什么看了好些个人了怎么都没一

个人能通过，难道是我给的条件太苛刻了？

“皇后娘娘要不要叫下一个进来啊。”小尼看着我一脸不耐烦的样子轻声地道。

“叫我少爷！”我提醒了她一句，然后直直了身子接着道：“嗯，那个就让她进来吧。

”

“是。”小尼听后走了出去。

半晌过后便见小尼领着名女子迈了进来，我随意的扫了他一眼道：“你就先做个自我介

绍吧。”

刚说完便见文怀趴在窗前对我摇了摇手，我一见忙暗暗的对他点了点。这边表面上却还

是对那少女轻轻笑了笑，然后眼神便瞄向了窗口。

文怀见我微微点了点头，便双手交叉的晃了几下，晃完后便一溜烟跑了出去。

双手交叉！

哎，看来又是一个不及格的人。

想罢我干咳了几下打断了她的话道：“你可以回去了。”

“为什么？”那个女子奇怪的问道。

“小尼。”我没有看她而是对小尼道。凡是让文怀双手交叉的人都是不合格的人，既然

连我这善良一关都没过，那么长在漂亮再温柔又有什么用呢。

小尼一听便默默地领着那女子向外走去，虽然她也不明白皇后娘娘为什么还没等人自我

介绍完便觉得不合格，但是在经过几番问候都无结果后，她也就麻木了。

第三十六章 出宫（四）

眼望着小尼又带进了一个人，然后在我的吩咐中又默默的领着走了出去。从始至终一个

眼神就让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如果说是这是一种默契，还不如说一整个下午我都是这样，连

别人介绍都没完就急着让别人走呢。

看着送走了这最后一个人，可是留下的却一个也没有。表哥实在有些沉不住气的上前问

道：“雅雅啊，这么多人难道你觉得一个适合的都没有吗？”

都整整一个人下午了，他实在弄不懂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没有。”我朝他摇了摇头极度失望地道。

本来以为今天可以大有收获的，可惜一点也没有。

“不会是长的不够漂亮吧？”表哥看看我，然后一脸不可至信地道。选了这么多人，居

然一个人都不满意。

“哪有，我才不是那种光看外表的人。其实今天来的人论姿色那是没的说，可是比起人

品来她们就真不很不怎么样。”我皱了皱眉解释道。

善良、善良，她们连我这最简单的一关都过不了，我若是真找了他们给爹，这不是在害

我爹吗？

爹的终生大事我岂能这样马虎！

“可是少爷，我们一连看了一整个下午，你连人家的自我介绍都还没说完，就直直的请

别人走，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人品不好啊！”小尼在一旁也忍而不住的道。

“看，这才问到重点上了！其实不管我了不了解她，她的人品才是我要看的重点，也就

像你所说的那样，人品好不好不是光看一眼就知道。因为一个人的品质，跟本不是光靠肉眼

就能看得出来，不过今天——”

我半眯着眼望了小尼一眼，见她正睁大着疑问的眼睛盯着我，才满足地继续道：“今天

我给这次选拔设了一个连你们都不知道的试题，所以从她们一进来我就知道他们是否通过。

”

抓了抓头，小尼满头雾水地道：“试题？什么试题啊。”

“那就是文怀啊。”我朝文怀挤了挤眼笑道。

今天可全靠文怀了，没有他我哪能知道谁合格谁不合格呢？

“文怀？”小尼与表哥听我这话一说，纷纷将寻问地眼光放在了文怀身上，这试题和这

个乞丐有什么关系啊？

文怀尴尬的看了看大家，然后不好意的笑了笑道：“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试题啦，我只

是按照少爷的吩咐在每个刚进来的人面前都假装摔倒一次，然后又装作摔的很疼似的坐在地

上哭。等到她们都进了屋子后，我便趴在窗子前给少爷做两种手势。如果她们过来扶我或者

哄我的话，那么我的手势就是这样。”说罢伸出右手将拇指和食指弯曲成O型——其实这个手

势就是OK的意思。

“如果她们没有理我的话，那也么我的手势就是这样——”接着以上的话，他又将双手

转换为交叉。

“我明白了，原来你早就做好了打算，要在查看前先试探一下那些人的人品。”听了文

怀的话表哥沉想了一下道。这个办法就连他们都没有想到，更何况是那些参加的人呢，所以

她们的文品、性格理所当然的就暴露无遗。

“嗯，那些女子进来后他们说了什么我都没注意，我留意的倒是窗外文怀要给我的暗号

。若是拇指和食指弯曲成O型那么就是通过了，如果他双手交叉那么就是没有通过。有了这个

暗号，我的心里就有了数。”我接着表哥的话说道。

“怪不得那些人话还没说完，你就要让她走，原来在早先就被你给考住了。”想了想皇

后娘娘一整天的胸有成竹，小尼这才恍然大悟的说道，想不到皇后娘娘居然这么聪明，连这

种试探法她都能想得出来。

“对，可是那么多人却没有一个去理睬文怀，这不得不让我失望啊。”我点了点头有些

沉重地说。试探是这么试探的，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不成我出的题太难了？也不是啊，

我看那些大的公司招聘人才的时候，不也是这样而招到了他们理想中的人吗。

看来这要找个善良的人，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反正最起码今天是找不到了，就算以

后找的话也要看能否有机遇了。

想到这我向表哥告辞道：“表哥，今天就到此为止吧。而且我们现在也该要回宫了，出

来都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宫里有没有人发现。”

今天出来的事也办完了，我看还是先回宫再想别的办法。

表哥看了看有些留恋的叮嘱道：“回宫后在宫里万事小心，有什么事情不要像这样私自

出宫，只要你跟我说我一定会为你办好的。”

只要说了他必会全力以付的。

“知道了。”我道。

跟他就此道了个别，我和小尼便朝皇宫走去。

第三十七章 宫门

“小尼，今天你家‘公子’是不是英姿飒爽、风度翩翩啊。”看着即将要回宫了，我头

一昂胸一挺调侃的对小尼说道。

“是啊，不过还是先把这衣服换上吧。”小尼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把一套太监的衣服

递给我。她们都出来这么久了，不知道皇上发现了没有?

“拿过来吧。”我有些不忍心的把衣服脱掉。

以前只有在电视上才可以看到女孩子男扮女装，想不到如今我也能这么亲身体验一次。

可是这样也太快了吧，才穿了那么几个时辰就没得穿了，要知道我还没有穿出感觉呢！

等到衣服悉数换好以后，回头看了看刚才还穿在身上，现在却被扔落在一旁的衣服，感

慨的叹了口气向宫门走去，自己还真有点不舍。

来到宫门口，远远的就看见了守卫在门口的卫兵。深深的吸了口气和小尼相互对视了一

眼，便齐步向门口走去。

“请出示令牌。”看了看我们一士兵挡住路口道。

“给。”我压了压嗓音从怀中掏出令牌。

那士兵拿过我的令牌看了看，然后举着双手小心翼翼的将令牌递交给了站在对面的一位

士兵。

“哎，皇后娘娘的令牌也能有假的吗？”看到这我把眼使劲的眨了眨，心里疑惑道：给

个令牌需要这样小心谨慎吗?

说罢我向那个正看我令牌的士兵瞧去：帽子戴的异常的低，看不清楚脸。看到这我又随

意的向他的衣服一扫，没什么特别跟别的人穿的一样。可是怎么觉得他的样子怪怪的呢，我

看着他想。

也许是我盯着看他太久，他像感觉到什么似的伸出了手把帽子压低了低。

我看到他这个动作当时就想：这人怎么这么害羞才多看了两眼用得着这么吗，正欲张脸

笑，猛然间眼神不由自主的瞟见他伸出的右手，以及手背上的那道伤疤。

这伤疤——

我当即凝住了笑意愣在一旁，如果她没记错的话，皇上的手上好像也有一个和这一模一

样的伤疤，而且还同在一个右手上。

当时记得他还跟她说过，说那是他小时候爬树时不小心划伤的！

难道说他是——

“皇上！”我暗自嘀咕了一声，说罢拉着小尼就要往外跑，他怎么忽然出现在这里啊！

“都到了宫门口，你还要往哪跑啊。”后面的“士兵”忽然沉声道。

果然是他，不管了先跑了在说。反正不是给当面捉住，以后的借口多着呢。我心下这么

一想便加快了脚上的步伐。

“我说这是要往哪去啊？”眼见她不但没有丝毫悔改的意思，反而还想跑。他遂快步跑

上前去挡住了她的道路。

“啊，碰上你真的好巧哦！”看着前面被挡的去路，我抬起头满脸讨好的笑道。

心下却恨死了自己，刚才为什么不早点发现，为什么不跑快点！

可是他怎么这样啊，不就出了下宫干嘛故意装成这样。

“都在这等了你一天才等到你，的确是很巧啊！”他口气颇为讽刺的道。大清早的听芸

妃说皇后出宫他还不相信，可是当他被芸妃拉着到了她的寝宫，才他知道她是真的出宫了，

一个招呼都没打就私自出宫了！

“啊，呵呵。”我看着他干笑了两声，可是心里却明白我这笑恐怕比哭还难看。

“说吧，这么长时间去哪了。”看着我的笑容他丝毫不领情的问。

“没，没去哪啊，只是散步的时候不小心走太远了。”没办法现在只能狡辩一番了，希

望能蒙混着过完这一关。

可是他这么精明的人她能蒙得过去吗？她有些怀疑了！

“散步能散一整天吗，更何况——”他指了指我身上的衣服极度轻描淡写地道：“我可

没听说过散步还要穿这成样？”

居然都被他当面逮住了，她居然还敢在那睁着眼说瞎话，她以为他是白痴吗？

“你问我吗？这、不对啊，我明明是在散步的啊，怎么穿上了这衣服啊？”我瞪着眼看

着他打哈哈道：“皇上，我也不知道了，要不你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呢？”

“事到如今还不跟说实话，你——。”他面色异常难看地道。

“可是如果我说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我看着他难看的脸色泄气地道

。

只不过是出了一下宫嘛，用不着给我这样的脸色吧。

“你还跟我讨价还价！”他的脸更绿了！

“我没有。”我否决。

“这都还没有。”如果这都不算是讨价还价，那么他就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讨价还价”

了。

“我只是想知道。”我满脸无辜的看着他暴跳如雷的样子。

想他这次是真的生气了吧，从来都没见过他对什么事有这么生气的。

“那个对不起，我是瞒着你了出宫，要不然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做，可以吧！”看着他被

我气得半天没说话，我有些过意不去的对他道歉，毕竟我该先向他征求一下意见在出去。

其实他做皇帝的也挺不容易，不光是朝政等着要他打理，就连那后宫他也要照顾。平常

在朝中已经有很多烦恼的事情了，而我这个当皇后又来个私自出了宫——

唉，天下沧生、黎民百姓全都要维系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或许这个重担压在他的身上也

太过于沉重了！

第三十八章 突变（一）

“雅雅，你知不知道当朕发现你出宫以后有多担心。你一个女孩子贸然的出宫，万一遇

到了对你心怀不轨的人怎么办？你知不知道宫外面是多么的危险，连朕出去的时候都会有防

不胜防的事情发生，更何况是你一介女子呢！

其实这些倒还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个皇后，皇后你明白吗，就是皇宫妃子们都希

望能爬上的位置！平常在宫里有朕维护你、保护你，所以没有敢去伤害你。可是假如你出宫

的事情的让那些早就眼红着你的人知道了，她们还不知道要怎样去害，到时候你要朕如何去

救你？朕也不是怪你，只是如果你出了什么事，你叫朕怎么办！”

回到寝宫回想起皇上刚才的话，真到想不到那些看似皇宫女子间的勾心斗角，在皇上的

眼里却是这样的清楚而明白，原本他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能点明！

我知道他这是为我好也知道他是关心我，因为我早就知道他在刻意的维护我，从上次的

中毒事件就可以看得出来。想到这我本该是感动的心却忽然异常的不安，我想我们彼此之间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爱上对方了！爱情，我们之间产生了——爱情！

爱情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发生在我们这样的两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身上，其实就是一种

错误，一场彻头彻尾都不该犯上的错误。

“皇后娘娘，你说芸妃怎么知道我们出宫了？”小尼看着我沉思的样子问道。

“芸妃！”我看着她低吟了一声。

是啊，芸妃怎么会这么了解我这儿的一举一动？难不成她在我这里安了眼线，要不然就

是派了卧底？

唉，她怎么就不能安份点呢，要说我已经给过他一次机会了。不过如果真是这样，那我

还真得要好好查一查了，虽说我这并没有什么事情能给她抓到把柄，可是整天生活在别人的

监视一下，一点自己的隐私都没有那就不好了。更何况还是芸妃她给安的，这倒是个蛮大的

隐患。

有一话不是说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就是如果她芸妃要是想害我的话，还怕找不

到理由?

“小尼帮我去看一看我这里有没有新来的。”我朝小尼吩咐道，不管有没有眼线还是得

先排除一下在说。

“是，皇后娘娘！”小尼听过吩咐便下去查了。

我看着她走了下去，想太后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如果说她是有什么心事所以才

不见任何人的，可是都这么长时间了，她怎么还是闭门不出的，而且还不让别人见她！

事到如今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蹊跷，她该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要不然怎么连我也不愿

意见呢?

这样想来我便立马起身，我要去静闻殿，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见姨娘一面。

“皇后娘娘，你真的不能进去！”静闻殿门外小图子满为难道。

“小图子，你就让我进去吧！今天我无论如何也要见一见太后，不然我的心里安定不下

来！”我推搡着小图想硬冲进去。

“皇后娘娘，您这不是在为难我吗，这要是让太后知道了我——”小图子阻拦着道。

“小图子，我现在就用皇后的身份命令让开。”推搡了半天仍见进不去，我口气严肃地

道。

如果姨娘没出事，她怎么会这么长时间都不见任何人呢！

“皇后娘娘，太后真的没事，还请你回吧！”小图子继续阻挡着。

“你到底让不让！”我看了看他语气重重道。我今天还就非要进去不可！

“这——”他看着我犹豫不决，毕竟这是皇后下的命令。

“这是谁在外面叫嚷的这么大声啊。”正当我和小图子对恃的时候，从屋子里传出了这

样的一句话。

然后便见太后一脸冰冷的从屋内走了出来。

“姨娘。”我惊喜地叫道。

总算是见着她一面了！不过看她这样子她没事吗?

“嗯。”她站在门前面无表情的应了一声。

“姨娘你没什么事吧，前一阵我找了你好多次你为什么不见我啊，是不是小图子没有跟

你说啊！”没有理会她的面无表情，我自顾自地问了起来。

“没有，我能有什么事啊，倒是好好的让你给打搅了。”听罢她一脸不高兴地道。

啊，我诧异的看着她，这才注意到她对我的敌意。只是这还是姨娘吗，只是想看看她有

没有出事，怎么他对我这和冷漠样——

“有事吗？”正当我诧异的时候她淡淡道，似乎很不耐烦的样子。

我一愣遂即反应过来，笑了笑道：“也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那就请回吧！”她冷冷的丢下了一句话便“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

“可是姨娘——”我正欲阻止，便看着面前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只留下我欲言又

止的站在门前。

面对着“砰”的一声被关上的门，我的呼吸也一下子静止了。姨娘何时变得这么冷漠了

，冷漠的让我开始害怕失去她。那么想见她一面看她是否安好，没想到结果却是这样的让人

意外，意外的让我快接受不了。

第三十九章 一片好意?

满是失落的从静闻殿回到寝宫，刚要进门便见小尼跑过来道：“皇后娘娘，芸妃来了正

在里面等着您。”

“芸妃，他来干什么？”我奇怪的问。

小尼没有说话只摇了摇头，见罢我满怀疑惑的走了进去。

“芸妃见过皇后娘娘。”芸妃见我走了进来，微笑的福了福身。

“不要那么客气，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淡淡道。

“其实也没什么事，听人说你想给你爹找个夫人？”客套了一句，她单刀直入地道。

我看着她微微吃了一惊道：“你怎么知道的？”

这事除了我寝宫里的几个下人知道，其它的人我没对任何人说过啊。她怎么知道的？而

且知道的这么清楚，难不成她真的在我的寝宫里安了眼线？我用怀疑的眼光看了看她。

“这——，芸妃也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只是不知道皇后娘娘找到适合的人没有，如果

没有的话，芸妃倒想给皇后娘娘介绍介绍。”芸妃看着我的猜测，忙解释道。

“不会有陷阱吧。”冷不丁的冒出这样的一句话。

你能有这么好心，该不会想挖个陷阱让我跳进去吧！

“这，这芸妃绝对没这样想过，只是想对上次推你入河的事将功赎罪罢了，还望皇后娘

娘你能给芸妃这次机会。”见我的猜测她有些激动的解释着。

“如果没有就好，不过这事就不用你费心了，我自己会处理好的！”

不论你是怎么样知道的，也不论你到底安了什么心，这事我还是自己办的好，免的多生

事端。

“皇后娘娘你也不用这么客气，至于我找的人皇后娘娘喜不喜欢我那也算是我尽了一番

心意，还望皇后娘娘能够见她一面啊！”感觉到我不欢迎她似的，她有些黯然失色。

看了看他黯然的神色，想人家毕竟都改邪归正了。况且也是出于一片好意，我又何必这

样给人家个冷板凳呢？想到此语气遂缓和道：“既然这样，那我有机会再见见吧，毕竟是你

的一片好意，我也不好拒绝。”

“那皇后娘娘择日不如撞日，我要给你介绍的人刚好就在我的寝宫里，我们不如现在就

去看看吧，也好早日了解了皇后娘娘你的一桩心事啊！”听罢，她一脸希翼地对我说道。

“啊，现在就去啊。”我看着她有些奇怪地道，这女人翻脸怎么比翻书还快，刚才还是

一脸的不高兴，现在居然转变的这么高兴，这事有什么值得她高兴的？

“当然，皇后娘娘不会嫌弃我的眼光吧！”见我面露为难，她遂又黯然失色。

“哪会呢，既然这样那就去看看罢。”算了算了看着她那样子，我也不好说什么，若让

人看了她那样子还不知道会不会说我欺负她呢。

说罢便跟着芸妃出了门。

临走时暗问小尼查的怎么样了，小尼摇了摇没说最近寝宫里根本没有新来的人。

听了她的话，我望了望前面的芸妃，有些茫然。如果说不是新人，那就是我身边的人？

来到芸妃的寝宫，我不禁暗暗吃了一惊。原本以为她再受到皇上的宠爱，也不过还是个

妃子罢了。可是真正来的她这地方，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极尽奢侈。

刚一进门便是满眼的金碧辉煌、眼前锃亮的感觉。待走进一看，却见里面的布置更是精

致，不是虽是如此的极尽奢侈，但却丝毫未让人觉得俗气。

见我睁大着眼睛看着这里的一切，芸妃不知是自豪还是自歉地道：“我这里的布置不太

好让皇后娘娘见笑了，皇后娘娘随便坐吧！”

此话一出我便立即恢复了表情，随便找了个椅子坐了下去冷淡的道：“那个人呢，我想

现在就看一看。”

嘴上是这么说，可是心里却暗暗地想：就这样还算布置的不好，这不是在跟我瞎掰扯吗

。想我一个堂堂的皇后寝宫都没你这好，还跟我说不好，这不明显刺激我吗！

想到这我不禁又有些生气，有些酸。不知道她跟那个死人皇帝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了，竟

然会让她奢侈成这样子。这个死色狼皇帝，连我都没这种待遇。

好，等下次碰到他一定要好好问清楚，是该要摸一摸她的底细与景了。孙子兵法中不是

有这样一句话：叫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虽说她现在是有改过的心不错了，但我总觉得这种只不过是种假像，像过眼云烟一样总

会有烟散的时候，忍不住的就是有一种担忧谅在心底，挥之不去。

正想着突见外面走过一名女子，猛一看是那种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人。当然这并不是说

她长的有多美，只是她身上所流露出的那种自然而然、泰然处之的气质让人一看就忘不了。

试问这天下众人当中，能有几人能有这种气质！

想到这忽然觉得世界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公平，想那个李万财明明是个花心大萝卜一个，

而上天却偏要送给他那么一副好皮。要不然他怎么能追上那么女孩，追不上那么多的女孩它

就还能今天甩着明天甩那个的吗。没人让她甩他还能成为一个自以为事的人来追我吗，不追

我，我就能跑到这里来了吗。天哪，我想我前世是不是欠了他似的！

哦，说起这个我想你们可能有些不明白。因为前面我并同有题起过李万财的样貌，不过

话是这么说他李万财长的还真不算难看。想想都能称的上我们那个学校的校草级的人物，你

说他能长的不帅吗？不过可惜他那好面孔，太花心了。还有那个名字，哎，真叫一个俗！

第四十章 虚惊一场

看着面前的女子，我叹了口气：不过想归想，就算是我在这里恨死了他李万财，也于事

无补我照样还是回不去的啊。

“皇后娘娘，是不是不满意啊！”芸妃看着我独自在那长长的叹着气，脸色有些不自然

的问道。

见芸妃一脸猜疑的看着我，我才恍然回过神忙道：“哦不是不是，很好很好。”

真是的，刚才光顾着在那里想李万财，倒把这正事给忘了。

“皇后娘娘她是芸妃的表姐，叫馥敏，以前因为有病在身所以一直没能够出嫁。”芸妃

指着她给我介绍道，说罢拉起她走到我眼前道：“皇后娘娘，因为表姐很少与外人接触，所

以难免会有些害羞，还请皇后娘娘见谅！”

“馥敏见过皇后娘娘。”芸妃说完她微微的福了福身道，不过她的声音听在耳里却圆润

而清亮。

“哦，不用那么客气，我想芸妃已经把事情都跟你说过了吧！”我静静的看着她道。

说罢便见她微微的点了点头。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们就来说说我爹吧。我爹——”我正欲开口说芸妃便料到我欲

说什么似的打断了我的话道：“皇后娘娘，这个我表姐都很清楚。”

“是吗？”我眼神对上她问。

“嗯。”她低着头矜持的点了点头。

“今天我还有事，等过两天我让你和我爹见一面，后面的事可就要看你啦。”我意味深

长的看着她起身道。

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多说了，只是你这人嘛倒还不错，就是不知道你人品如何。上次表哥

给我找了那么多人都没一个人能过关，所以你我一定要试一试，虽然心里觉得你并不是那种

人，但说你和芸妃的关系吧就让我不太放心。算了先就这样办吧，至于你就等着让我试一试

你吧，不过到时候可别让我失望啊！

说罢便跟芸妃匆匆道了别，一路上满脑子都在想该用什么方法来试探这个馥敏。走着走

着便见前面亭子里的两个人，细看原来是李临句和毕妃。

呵呵，私下偷会了吧，要不是我啊你们哪有机会见面。不过你们也太疏忽了，就你们两

个一男一女的独自呆在亭子里，也不留个人看着外面，若是让人撞见了可怎么办。

心下这么一想便见皇上正从另外一头向这边走来。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我一见此景心下

大叫——不好，这要是让皇上看见了——

立在马路上看了看亭子里临句和毕妃，又看了看亭子拐弯处的正往这走的皇上。

哎，幸亏中间隔着绿林带，要不然后果是很严重的啊！

想到这我说时快那时快的就对着那边的皇上叫道：“皇上！”

说罢跑了过去，途中经过亭子的时候使劲的朝他们俩人挤了挤眼。

意思是皇上来了，快点离开这里。

还好他们俩人倒也挺聪明，见我喊了皇上又见到我暗示的表情，便明白了皇上已经在这

附近。

“雅雅。”皇上有些高兴的看着我，他没料到我今天居然会主动喊他。

“皇上，你要去哪啊？”看着李临句和毕妃安全的离开，我这才放下了心中的石头，回

过神对皇上道。

“没什么事，雅雅今天怎么对朕这么热情啊。”他看着我热情洋溢地道。

“我热情吗，跟平常还不是一样。”

“不一样！”他重新看了我一眼道，以前没有主动过。

“怎么不一样？”要不是因为他们两个我都准备避开了。看到他真的有种矛盾的感觉，

很想一直陪在他身边又觉得这样做不好。

“你不会爱上朕了吧！”他意味的深长的看了我一眼道。

“啊。”我有些吃惊的看着他，然后脸一红吱吱唔唔地道：“也许吧。”

“不是也许，是——是。不过就算你是骗朕的，朕也高兴，因为朕会把它当成真的来看

。”他看着我异常认真的道。

“我看是你爱上我了吧。”我看了他半天才怔怔地道。

这难道这就是皇上的表白！

想着想着心里不禁有些甜蜜，属于恋爱中的女人才有的甜蜜。

“这——，如果朕说朕爱上了你，你会说你爱朕吗。”他紧紧的盯着我不放。

被他这么一问我的脸不禁又红了几分，连我自己也糊涂了。恍忽间跟着点了点头道：“

雅雅也爱你。”

“真的吗。”皇上看着我激动的说。

听了到吗，她说她爱我！

“嗯。”我抿了抿唇微微的点了点头。

第四十一章 生活变的开始出乎

“毕妃啊，你们怎么也不小心点啊，要不是我刚好从那里经过，你说今天要是被皇上看

见了，那——”说到这里我重重的摇了摇头然后叹了口气没有再往下说。

在毕妃的寝宫里，我在那滔滔不绝的说着不久前刚发生的事情。我一片苦口婆心的告诫

着她毕妃，其实要说我是在告诫她也是不对的，更多的是在对我自己的警戒。此刻我的心里

是异常的矛盾却又是极度的不清醒。

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保持到最后居然变成了一发不可收拾。我现在就像是个受到惊吓

的小鹿，站立在心灵的端口走不能走退又不能。

我再也无法保持先前的平静，我冷静不了我那颗早已陷入了爱情的心。只要一见到他，

我的心就会砰砰的直跳，就会情不自禁的打破我一直努力制造出的防线。

拍了拍头，我无奈地闭上了眼想：这下我可完了，居然爱上了他一个堂堂的皇帝。

毕妃看着我一脸的懊恼、垂头丧气的样子，语气里尽是歉意的道：“对不起，对不起。

皇后娘娘你别这样了，为了我而让你担心成这样子，我这心里真的不好受。”

“只要你知道就好了，下次千万不要再就样疏忽大意，你要是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也帮不

上你们的忙。”看着她一脸后悔的样子，我心下一软道。

等到从毕妃那里出来的时候，刚一出门便撞上了正往这边来的小尼。

看着她神色慌张的样子我道：“小尼，出什么事了，这么慌张？”

“哦，皇后娘娘终于找到你了，太后、太后她正在寝宫里等你呢！”看到我她伸伸的吸

了口气才缓缓的说道。

太后！我心里一惊道：“那快回去吧。”

说罢便跟着小尼急匆匆的走向寝宫。

一路上想的都是那次静闻殿门前太后对我的一脸冷漠。一直都不见任何人，这会儿怎么

突然要找我呢?

“雅雅，见过太后，让太后久等了。”看着她没有温度的脸我怯怯道。一踏进这寝宫我

就感觉到一丝不安，此时我原本冷清的寝宫里，除了一些不太重要的妃子们，此刻都早已静

静的守候在了里面。

话刚说完便见十几双眼睛，一刹那的全盯在了我的身上。那眼神里满是幸灾乐祸、隔岸

观火的意味，不过这些对来说倒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其中还夹杂着姨娘冷酷的目光。

我心里暗自嘀咕着，这姨娘、到底是怎么了？她说过她是最疼我、要好好保护我，怎么

现如今和着大伙一起来欺负我，难道说过的话真的可以不算数吗。

太后率先开了口，冰冰冷冷的就是一番责问：“皇后，哀家听闻你昨日私自出宫，不知

道有没有这种事情啊。”

想着想着听到了太后的这番话，我一时站在那里踌躇着不知该怎么说。

私自出宫，她怎么知道的?

“不说话就等于是默认了！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正是如此我们后宫也有后宫

的规矩。你身为一个皇后，不以身做责处处做个榜样，倒是学会了私自出宫了。像你这样拿

后宫规矩当摆设，置规矩而不顾，你将如何能群领好这一整个后宫，更如何能在天下人面前

母仪天下！”见我没有说话，她没有好气的训斥道。那语气里满是责备的味道，是对我丝毫

没有亲情可言的冷淡。

虽然上次已经领略过她对我的冷言冷语，可是真正面对着她的时候我还是万分的吃惊。

我不相信也不敢去相信，因为这是我从没有想到过的结果。

以前那个对我万般疼爱与宠爱的姨娘哪去了？那个陪着我聊天给我做美味佳肴的姨娘哪

去了？那个曾经对我说：雅雅啊，姨娘会好好疼你的保护你的、的姨娘哪你去了？那个我认

为是我这一辈子后盾、依靠、支柱的姨娘哪去了——

一瞬间觉得天旋地转、脑子里乱糟糟，整个世界似乎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

眼睁睁的看着太后以及那些来看热闹的妃子们，经过了一番批评与“批评”后一个个从

我眼前离开。

“闭门思过！”屋子瞬间空了下了，我颓废的做倒在椅子上。

我静默的想着这句从太后嘴里轻吐出来的话慢慢咀嚼着。

“雅雅，没事吧。”这时皇上走了进来拥住我问道。刚才的一切他都看见了，他看着她

苍白的脸有些心疼握紧了她的手。

“皇上，没有人再为我撑腰了！”看了看他我像是找到归宿般拥入他温暖的怀抱，然后

有些哀伤的道。

“朕都知道了，就算没有了太后不是还有朕在吗，朕会给你撑腰的！”看着我无精打采

的样子他眉一皱一丝心疼落入了心底。他也有些惊讶，这太后什么时候开始针对她了呢?

“可以吗？”我微微抬起头直直的看着他的眼睛，希望能从他的眼里找出一份永恒，可

是在看到的一瞬间我又放弃了。他深邃的眼睛就如同那深不见底的山渊，让我遥远找不到彼

岸。

“也许终有一天你也会和她一样不再为了我坚持了！”我放开他走到窗前看着夕阳西下

的残败满是失落的道。

我本不是个伤感的人，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忧郁。可是现在我却变的那样的伤感和忧郁，

在我还没来到这个古代异地的时候。我只是个无忧无郁的人，虽然偶而的，会有为自己的做

作而烦心，但那并不会成我为生命中长久的烦恼和负担。

可是现在全变了，生活不再是以往的自由。变的就像是站在一片地雷区里一样，每走一

步都是细细掂量，每走一步都是谨慎。

我的心里很沉重，原本是要里来个免费的还古旅游，可是旅游没做到的却把自己折磨的

身心疲惫。

第四十二章 生活变的开始出乎

一切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正如前面所说的生活在我这里变的开始出乎意料。

在以下的日子里太后像是完全忘记了她以前对我说过的话，动不动就往我寝宫里一坐，

然后就宣布着我要闭门思过几日。不过这也倒好，总不至于像电视上面放的那些人那么惨，

什么严刑毒打、禁闭之类的。

不过是个闭门思过而已，我一索性便整日的在寝宫里埋头大睡。

一切的一切让我想逃避，也许只有在梦里等待才是最短暂的！

后来在迷迷糊糊的睡觉当中听说李临句出宫了，因为皇上不让他在宫里。

我想皇上也许是看见他和毕妃俩人私会了，只是没说出来罢了。他李临句也算是幸运的

，因为古往今来凡像他这样被发现了都会要受到很严厉的处罚，什么满门抄斩、灭九族都是

有可能发生的事！

当然毕妃知道了以后也来找过我，梨花带雨的在我寝宫里哭了很长一段时间。末了便静

默的走了，也许是奇怪我的无动于衷，又也许仅仅是她心里的痛苦已在我这里发泄完了吧。

只是她不知道自始至终一句话不说的我，却有一句话最想对她说。

我想对她说：“毕妃我会让你出宫的。”虽然只是一句话，但那却是我对她的一个承诺

，一个我会让它实现的承诺！

因为我希望他们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只是觉得在此刻说出这番话怕是不适合的，她怕是

消化不了我对她的允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她一个妃子想出宫去怕是永远都不可能

的。

像这样的一个后宫妃子，从她们一进宫起，就一生都是要归属在这后宫的半片天空里。

她连同那些我不认识的妃子们都只不过是这皇宫的一件附属品罢了，一个展示皇门贵族的财

富与地位的附属品！

其他的，芸妃也来过这几次，来的时候还带着她的表姐馥敏。我躺在床里像只冬眠的蛇

一般，无意中看到她一脸的泰然处之，我微微咬了咬唇心底掠过一丝丝的无奈。曾几何是我

不都是像她一样看什么事都无所谓，一副泰然处之的样子。可如今一切都变了，这一切都像

是往事一般在我眼前消失的无影无踪。

轻叹的再次看了她一眼以后，我恍惚的点了点头。也许我是答应了吧，又也许我是不想

管了，万事随缘！她条件又合适又愿意嫁给我爹，我又何必因为她与芸妃的关系而刻意阻拦

呢？让她去吧，连我自己的事都管不好又哪有资格去约束别人呢！

不过如果我早知道这样随便就答应了的事，在以后居然促成了一个阴谋的得逞，酿成了

无可挽回的大错，我想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看了看外面明亮的天色，我头一沉又睡了下去。

睡吧，睡吧，这该是个很不错的蜕变过程。等着我的思想活跃，等着我心理上能够真正

接受这一切的时候便是我重头再来一天。

我要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我要想清楚，我林雅雅不是那种受

了一点挫折就会自暴自弃的人。

眨眼日子就这样一晃眼过去不少时日，我也想的开了。

不过在这闭门思过的日子里，皇上倒没少来过。看着我萎靡不振的样子，他总是心疼的

要我振作起来。

我看着他关怀备至的面孔，也没了以往的冷淡。一个女人不论是现代都市的女强人，还

是古代温婉可人的大家闺秀，都是需要一个男人去爱自己、关心自己的。当然我也不例外，

更何况还有什么理由比我爱上他更重要的呢。

无所谓啦，我都想了。虽然搞不好哪一天我们就要时光分离，但是如果真要分离，大不

了到时候我连带着他一起回现代！相信我老爸老妈那么开明的人，一定不会介意我给他们找

的这个女婿的。

呵呵，想到这我不禁心里美滋滋的，嘴角也不觉的上扬。

正笑的欢时皇上从外面走了进来，见我咧着嘴自顾自的在那里笑便道："雅雅，有什么

事值得你这么开心？"

我一看是皇上，笑意更浓道："还不是因为你喽！"

"朕，朕好像什么都没做啊。"他不相信地说。

"当然是你喽，本来嘛倒没感觉。可是直到最近我才发现，你是我的贵人哦。"我看着

她疑惑的表情，决定跟他开个小小的玩笑。

"在这宫里谁不知道你皇上是最爱我一个的，那些嫔妃虽然一个个都想害我，可是怎么

奈何我魅力大，皇上都被我迷住了，她们想比都比不了！呵呵，想我这么有福气，我还不偷

着乐吗？”我看着她头一昂一脸自豪的道。

他看着我趾高气扬的样子，上前抱住我，贴着我的脸仔细的看了看，一脸配合地道：“

朕看着这魅力还真是不可挡啊，把朕都给迷住了！”

他宠她，他溺她，他喜欢看着她笑的样子，她的笑让他有种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是吗，我看看迷在哪了。”听他这话一说，我有意的在他身上四处瞅了瞅。

“在这里。”他看着我寻找的眼神，朝自己胸口指了指满眼笑意的道。

在心里！

“还有呢！”我指手画脚地说了一句。

“还有哪？”

“这里。”我指着他的头道。

说罢怕他不明白又补充道：“你要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什么啊？”见我说到这里半天都没有往下说，他问。

绝对不可以想别的女人！我在心里默默地说道。

想不这里不禁暗暗叹了口气，可能吗?

他一个皇上，后宫佳丽三千，他想爱谁就爱谁，爱完了一个还有无数个等着他爱的人。

像他这样的皇上，他能自始至终只爱我一个人吗?

第四十三章 矛盾

一个人独自散漫在花园里，看着满园的茂盛。我想日子过的真快，来的时候还是春天，

可如今一转眼都已经是快要到秋天了。

记起晌午时分爹问我馥敏的事，我一笑道：“自从雅雅离家后爹就一个人，怕你孤单所

以想为你找个人陪伴左右，只是如果爹不愿意那也就罢了。”

到最后临走的时候他没拒绝也没答应，我想爹的苦心我明白，怕我为他担心所以就默许

了。只是他是否会真心去容纳，我想那也就看馥敏是不是真的值得爹去爱了。

正静静的走着，忽见前面亭子里做了一大堆人。出于好奇我便蹑手蹑脚的凑了过去，亭

子里坐着几个人有说有笑的。

仔细看了看正对着我这个方向坐着的是芸妃，她左边的应该是彩妃，右边是翟妃。可是

这倒没什么，大多数她们都是在一起的。但是最令我惊讶的是背对着我而坐的那个人，单从

背影看就知道她是太后没错，可是她怎么和她们有说有笑的呢?

---

“姨娘，芸妃是什么人？”我问。

“芸妃？雅雅，芸妃这个人姨娘不好说，不过你以后最好不要跟她太接近了。”姨娘警

惕的跟我道。

“为什么？”我奇怪的问。

“总知姨娘这都是为你好，我怕你跟她走的太近的话会发生“意外”的。”她有意的将

“意外”两个字加重了音量。

---

我在脑中不断回想着她所说过的话。如果按照她这样的说法，她应该是不喜欢芸妃，也

正如此她不会跟她有太大的接触。而如今……

“谁？”

我躲在一旁正暗想着，忽听见芸妃在亭子里叫道。

眼睁睁的看着亭子里的人像是惊觉似的都朝我这边看来。心下道：不好，不会是被发现

了吧！

正想的时候从不远处走出了一个侍卫打扮的人，一脸的神色慌张还没到近处就直叫着：

“求太后、娘娘们恕罪，求太后、娘娘们恕罪！”

“你是谁，为什么要在这么偷看？”看了看眼前的这个人，太后厉声责问道。

“是啊，为什么？”我在一旁也小声嘀咕了一声，完全忘了自己跟那个侍卫一样是在偷

看。

“我……”那个侍卫吞吞吐吐的跪在亭前说不出话。

太后一看遂又呵斥道：“还不将实话说出来，到底是谁指使你来这的！”

是啊，谁这么无聊指使你来偷听？我再次嘀咕了一声。

“属下不敢说，属下怕说出来会——”

“说出来，哀家饶你不死！”

“是、是皇后娘娘派属下来的！”那侍卫突冒了一句，语气坚定而突兀。

我？我在树丛后不可思议的指了指自己。这人说话怎么也不打草稿，我什么时候派你出

来的啊。你搞清楚我都不认识你好不好，我派你出来的?

我再次看了看那侍卫坚决的样子，忽然间像是料到了什么似的重重地跺了一下脚，他、

他一定是想陷害我。

我气急败坏的站在树丛后面，真恨不得立刻冲出去抓住他问个清楚，你这不是在害我吗

！

“皇后娘娘，你们三个随哀家一起去找她问个明白，她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太后重

重的拍了一下桌子一脸严肃地说道。

啊，要找我。

我一听连忙转身欲从树丛后退出来，还是先回去再想应对地计策吧。

可是——天意弄人啊，我的脚还没有完全跨出去就被什么东西给绊住，而且还好死不死

的向树丛这边倒去。

“哗啦”一声，我倒在众人面前。

“皇后娘娘！”、“你”于此同时即听见亭子里的惊呼。

不用说这“皇后娘娘！”一定是芸妃、彩妃她们的叫声；而这一声“你”则一定是太后

叫出来了。

天哪你为什么要这么捉弄我啊，看着底下的树根我闭着眼倒在地上。

“你，哀家正欲去找你，你倒是送上门来了。”迟钝了半天太后才冷冷地说道。

听她这么一说我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

“太后，那事不是我做的，那个人我都不认识。”看着她怒视的眼神连忙要撇清关系。

“皇后娘娘，你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啊，当初明明是你吩咐我监视的。”话刚说完，那个

侍卫便一脸不可至信的看着我哀求道。

我看着他一脸无辜的表情，想：装的倒挺像的，几乎都能假戏真做了。如果要不是这事

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恐怕也会相信你说的话。可是如今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你让人怎

么相信啊。

“事已至此，皇后你还有什么说的，难道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哀家还能冤枉了你不成！”

看着这个场面太后意味深长地道。

“你，你给我说清楚，这是谁指使你来诬陷我的。”听了她的话，我一急指着跪在一旁

的侍卫就大声的责问道。

“皇后娘娘，明明就是你吩咐的。”那个侍卫惊恐的看着我。

“你还睁着眼睛说瞎啊你！”一句话说的我心里的火“叭”的一声燃开了，跑上前去甩

手就是一巴掌。你这个王八蛋，到了这时候了还想陷害我。

陷害谁不好，居然陷害到我头上来了。我就算是再没权没利，皇后这个头衔我还是顶着

在，别以为太后现在不是我靠山就以为我是好欺负的！

第四十四章 矛盾激化

那个侍卫被我打的一愣，睁大着眼睛直直的看着我。大概是没有想到一直文文静静、话

不多的皇后娘娘居然会这么激动，而且还动手打人。

“看什么看，我打的就是你。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得把话说明了，否则就算太后能饶得

了你，我也绝对饶不了你。”我咬牙切齿愤愤不平的瞪着他：“哼，你是说实话啊，还是五

马分尸、满门超斩、灭九族！你自己可要想好了，别到时候说我没给你机会！”

受太后和那些妃子们的气和冤屈也就算了，如今连你这种小人物都开始敢跟着算计我了

。我要是再不给你脸色，以后还不知道把我欺负成什么样子呢。

“皇后，够了没有！。”猛然间太后怒发冲冠地叫道，她指着跪在地上的侍卫面朝我厉

声说：“你在哀家眼前还要作戏到什么时候，这次的事大家都是有目共睹。你说你不好好留

在寝宫里思过，搞这些干什么？当然你不承认也就罢了，居然还在这里大声嚷嚷着，这成何

体统，宫里的规矩你懂不懂，哀家看你是越来越胆大包天了你。”

“啊，太后您别太生气了，气大伤身。再说皇后都说这个侍卫她不认识了，也许这真是

我们误会她了呢！”芸妃扶着太后坐到石凳上，看了我一眼假情假意地劝说了一句。

“你也不用替她说好话，什么误会？人证物证俱在，哀家还会误会了她不成。哀家看她

是仗着有皇上宠着她，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太后听了芸妃的话后，愤然而起再次怒斥道。

“好，到这时你还不实话是吧。”我没有理会太后的斥责，指着那侍卫再次恨恨地道。

既然事情都是他给搅出来的，就要从他身上结束。我不想跟任何人解释，也不想跟任何

人争论，如今看来就算是我想，也只会越描越黑罢了！

“皇后娘娘，我……”他仿佛受了莫大的冤屈似呜咽着。

“来人哪，给我把这侍卫拖出去斩了。反正留着这条狗命也没有用，看着我还生气。”

看着他还是低着头一副打死我也不说的表情，我气不打一处来！没有理会太后的误会，我直

接吩咐道。

什么仗着有皇上宠爱不宠爱的，我还不相信我堂堂的一个皇后还治不了你这个侍卫。我

今个还就狠狠心，看你说不说！

话刚落，那侍卫就趴在地上不停的磕着头，满脸惊慌地叫：“求皇后娘娘饶命，求皇后

娘娘饶命！”

“你到底说不说实话，说出来我就饶了你。”看着地上瘫成泥似的他，我沉声地问道。

“皇后娘娘，你就饶了他罢，你这样做——”芸妃求情着说道，隐隐的神色有些不对的

看着场中跪着的侍卫。

“芸妃娘娘，救救属下吧，芸妃娘娘，救救属下吧！”那侍卫一见芸妃出来替他求情，

忙转过身对着芸妃就是磕头。

我没有说话，面无表情的盯着芸妃，意思是你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话！

芸妃被我这一看，话也不说慌乱的别开了眼神，心神不定的站到太后身旁。

眼看着那侍卫就要被带出去，太后“啪”的一声再次重重的拍了桌子，脸色凝重的站了

起来冷冷地道：“没有哀家的命令，谁也不能将他带出去！”

“这——”那几个看了看太后，又看了看我迟疑的呆在原地，不知道是该听太后的命令

还是要听我的命令。

此时场中一片寂静，连那侍卫求饶的声音也停止了。大家面面相觑的看着我和太后，也

许此刻再乎的并不是有没有误会我，而是那个侍卫会不会被斩首！

这最后的结局，该是我和太后的较量吧！

看着那几个下人停止了动作，我再次命令道：“都还愣着干什么，拉出去！”

如果就这样被太后给制止住了，那么我以后在宫里还怎么过啊。这不光是关乎着我的清

白，还有我以后在宫里的威信！

好，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那几个下人一听便欲拉着那侍卫往下走，还未走两步便听到太后也在此刻下了命令。

“哀家说过了，没有哀家的命令，谁也不能将他带出去！”沉沉的声音回荡在亭子周围

，势必要坚持到底。

话音刚落那几个人又停了下来。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下心底的怒火，满脸铁青地对那几个道：“今天我说了算，再不将

他拖下去的话，你们的结果和他一样！”

“你——”太后直直的看着我说不出话。

“还不走，都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

看着他们站在那还不走，我没有理会太后的不满，最后一次警告道。

“是。”眼看结局已定，那几个人头一低接受了我的命令，然后拉着那个侍卫就要往下

走。今天他们可是真正见识了皇后的威力了。

“啊，不，太后饶命，太后饶命啊。”那侍卫挣扎着求饶着。

我静静的看着他，摇了摇头。想：死到临头了你还要维护那个主谋吗？如果现在再不说

出来你恐怕真要掉脑袋了！

正摇着头，忽一声“皇上驾到！”传了过来，接着便见皇上神色匆匆的向这边走了过来

。

第四十五章 答案不重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人还没到便见他问道。

“皇上，我看你要好管教管教你个皇后了，简直是无法无天！”太后迎面走了上去极度

不满地说道。

“求皇上饶命，求皇上饶命，奴才冤枉啊！”那侍卫一见皇上来了，就像是遇着救星似

的趴在地上一直的求饶道。

“皇后，事情何必弄的这样僵呢，你看这——”了解了前因后果后，皇上看着太后面露

难色的对我说道。

“不行。”未等他落音我便拒绝道。

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想挽留的局面都没有了，我不能就这样放弃了最后的真相！

太后一听一脸鄙夷的说道：“皇上你看看，连你的话她都当耳连风，我看这还有什么规

矩王法了！”

“皇后就到此为止吧！”皇上看着我和声地劝说道。

“不行。”看了看了隐忍的表情，我依旧坚持着说道。坚持就是胜利！

“不行也得行，我不能放任你这样为所欲为。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你还有一

点点皇后的样子吗？做错了事情你就承认，朕一定会原谅你的，可是你为什么非要弄成这个

样子呢，难道你还嫌这后宫不够乱的吗！”他看着我一脸坚持的样子终于有些火大的说道。

好好的说说不行，非要把局面弄成这个样子干什么？朕都放下架子劝你了，你还是不听

，你这是让朕颜面何存！

“不行，不行，不行！”我对着他大声的叫了出来。

你到底是相信我还是不相信我，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就要跟我一样的坚持住。你以为

我不想听你的就这样算了，我也是骑虎难下！尚若我今天不逼着他说出真相，你想我以后在

宫里还怎么过。什么我命令他监视的，他都说的那样的肯定，如果不逼出事实，谁知道那不

是我吩咐的？

话刚说完，全场的人都愣住了，都不可至信的看着我。谁也没想到我居然敢违背皇上的

意思，他可是皇上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上啊！

“你们怎么还不动，还想我提醒你们几次啊。”我冷冷的看着那几个人道。若你们一开

始就听我的立马就将他拖下去，说不定真相早就大白了。

我想此刻的我应该是个恐怖到了让人害怕的地步，想不到为了他这个小小的侍卫，我居

然变成了这样一个不到目地誓不罢体的人。这多让人讽刺啊，说好了不跟这后宫有任何关系

的，可是如今却深陷入了这可怕的泥泽。

哎，到底是环境改变了人类，而不是人类改变环境啊。

看着即将拖下场的侍卫，我咬了咬唇意味深长的看着他，我就不相信你是那种连命都不

想要的人。

“皇后娘娘饶命啊，我说实话，我说实话。”看着连皇上都不能挽回自己的性命，他只

得六神无主的哀嚎着要说出真相。

性命对他来说是重要的，如果一个人连性命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未来呢！

“说吧，是谁指使你来陷害我的！”我微微一笑拦了下了那几个人，淡淡地道。

其实他能说出这样的话，那么答案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的了。我只是在想为了你一个无

足轻重的答案而坚持了这么久，我到底值不值！

“是，是芸妃要我这么做的！”他看了一眼芸妃吱吱唔唔了半天满脸才无可奈何的道。

话刚落便见芸妃气急败坏冲过去指着他地道：“你胡说，我什么时候指使过你的。”然

后一脸愁眉苦脸地跪在皇上面前道：“皇上，不是我指使的，芸妃是冤枉的！”

“也许是冤枉的吧，一个人在临死前说的话怎么能信呢？”我深深地看了眼皇上，看着

他一身龙袍马褂，然后转过头吩咐道：“放了他吧，此事我一概不予追究。”

我怎么忘了呢，他是个皇上，高高在上的皇上。他有他的威信和他的江山，紧急关头还

是他的权力最重要。而我呢，我又能想他怎么样呢，难道能让他放下一切和我在一起吗?

哎，能做上皇后就已经能让人偷着笑了吧，我只不过是个坠入时空的女人罢了，没有那

样的资格也没有那样的未来。

事情忽然转折，看相大白。见此，太后一甩袖子重重的哼了一声离开了。

皇上看着我欲言又止的张了张口，最终头一甩也无语的走了。

我一个人静静的驻立在空无一人的亭子里，许久才静默的离开了。

宫里又瞬间的回复了往昔的平静，只是表面上如此，背地里却是暗石急流，一副暴风雨

来临前的宁静。

第四十六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静静的听着小尼在那不停的说着宫里面对我的传言。

大家都在传言：说这后宫以后可是皇后的天下了！一个厉害的连皇上的面子都不给的女

人，这后宫还用的着说。

末了瞄见小丫从门外走了进来她便问道：“小丫，你昨晚去哪了，怎么没见你回房间啊

？”

听语小丫有些惊慌的看着我和小尼，结结巴巴的站在那儿说不出话来。

我细看着她惊慌的神情，觉得是该让她说一说了，这并不是一次两次深夜不归。一个女

孩子家的更何况还是身处古代的女孩子整宿不归，是该要问清楚。若不然真发生了什么意外

，责任也在我们啊。

我张口正欲问还未开口，便见小图子冲了进来道：“皇后娘娘，太后和芸妃来了。”

太后、芸妃，难道是为了昨天的事？我心下暗想着便见她们两人走了近来。

“不知太后找我有什么事？”坐了良久都不见她们说明来意，我不禁有些奇怪的问。没

了来势汹汹又何来质问？

“没什么事，只是希望皇后娘娘你能离开这皇宫。”这次太后没说话，倒是芸妃心平气

和率先开了口。

看了眼坐在对面的太后，双目微闭、一脸平静的像是赞同芸妃这么对我说话似的。我一

惊，想你不会帮着外人来拆我台吧，不过很快又忧伤的想，她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疼我的姨娘

了！

“不知芸妃何来这样的话？我一直在这宫里好好呆着，为何要离开呢，难道是——”我

有些嘲讽的笑。

“其实也没什么，只是顺太后的心意觉得你这样的人做皇后不适合，不能群领后宫。”

没有理会我满眼的嘲讽，她依旧是虚情假意地笑道。

“是吗。”心底谅过一丝不安，但脸上却还是笑眯眯的看着她又瞄了眼太后道：“我倒

不这么认为，我呢倒觉得自己挺适合做皇后的。不说这群领后宫，就是这朝中的大臣们也对

我算是满意的了！”

顿了一下我对着太后道：“太后你说是不是啊？”

太后一听双眼微睁看着我，面色冷冷的有些警示地道：“我看皇后你还是放弃皇后这个

位子离开皇宫吧。”

“哼哼——”我有些好笑道：“让我放弃皇后的位子出宫去，你们也该拿出个说服我的

理由吧。就这样在我这里说上两句话就想让我出宫，别说我不答应了，就算是这个世界上的

任何一个人碰着了也同样不会答应！”

“理由，你想要个理由就问芸妃吧，她会给你满意的理由的！”太后满不在乎的看了我

一眼道。

“其实理由说不说也无所谓，我只是希望你能自己离开这里，也算是为了你的家人和你

的未来着想！”接过太后的话芸妃缓缓的说道，那表情透露着一种自定和心有成竹。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真是要谢谢你的提醒了，不过这离宫呢现在还不是时候。只是

你也不用急，等到我过腻了这种生活我自然会离开这里。”我皮笑肉不笑的答道。

当着我的面就要我离开，你以为你是谁啊，要我来就来要我走就走?

“真要是那样的话，皇后娘娘你可别后悔啊。虽说我肚里已经怀了龙种，但我可不会仗

着肚子里的龙种来威胁你离开的。办法我有的是，只是你可别怪我事先没给你机会！”见劝

说不行，她遂脸色一变狠狠警告道。

“谢谢你的提示，我会铭记于心的。”我有些不高兴的道。撒野都撒到我头上来了，别

以我一直让着你，你就能一而在再而三的得寸进尺了你。

芸妃一听恨恨的看了我一眼满是窝火地道：“太后，我们走。”

看着姨娘默默的跟着她欲走，我火一大。姨娘啊姨娘！你什么时候成了她芸妃的靠山了

，对我冷言冷语就不说了，可是你怎么也不能和着她一伙来欺负我啊。

“姨娘，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了，你难道忘了你以前对雅雅说过的话吗，你说你

会保护我，你会爱的。我是雅雅啊，雅雅啊——”我对着她就是大叫。将我这段时间藏在心

里的疑问完都喊了出来。

“啊。”她被我这一喊愣在了原地，一脸目瞪口呆的看着，然后立在那里像是艰难的回

忆着什么。姨娘？这声姨娘她怎么这么熟悉，可是为什么脑子里一点印象都没有。

“太后，别理她我们回去吧。”芸妃一听转过身来，看着太后愣愣的立在那，神色异常

的样子连忙就拉着她往回走。

“姨娘，你难道忘了吗，我陪你散步，陪着你聊天，陪着你用膳。这一切的一切你难道

都忘了吗？”看着姨娘被动的往外走，看着她看了看芸妃又回过头愣愣的看着我，我不禁心

痛的再次呼喊着。

如果连你都不想记起我，我还会有什么依靠。

“雅——雅？”被芸妃拉着往外走的她，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低低的叫了一声，然后又

痛苦的摸着头双眼迷茫的看着我。

芸妃一听此话出后，匆忙的拉着太后往外走，然后看着我气急败坏地道：“皇后，喊什

么喊，别喊了。”

“我们回去！”芸妃锐利的盯着了眼太后说道。

被她锐利的眼神一看，太后便忽然木纳地道：“回去，回去——？”

第四十七章 失身

看着她们离去的背影，原本还激动的我不禁暗暗冷静了下来。

为什么姨娘对芸妃的话这么言听计从？就算她再有什么把柄握在芸妃手里，也不可能失

去了一个做太后的威严与威信啊。

难道说姨娘不是原来的姨娘？可是刚才为什么那么一喊，她会有那种迷茫的表情，这种

表情分明是失去记忆时的迷惑啊。所以这样说她不是原来的姨娘，好像也说不过去。那如果

她还是原来的她，她怎么会失去对我的记忆呢？难道她——

正猜测着便见皇上走了进来，有些醉意像是刚喝了酒似的。

他一见我便走过来，深深地抱着我有些落莫地说："雅雅啊，为什么你不能让朕安心呢

，为什么你总是让朕放失望呢！"

被他紧紧的拥在怀里，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便微微的推开他淡淡道："也许我永远都

是令你失望的。"

我真的很想一直都做你的皇后，可是一当我想起芸妃说她已经怀了你的孩子的时候，我

的心就会不舒服。也许就算我已经成古人了，但我潜意识里还是未来世界的思维和想法。我

是妒忌吧，又或许是种无奈。我爱上的男人，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

被我微微的推开，他像是有些意外注视着我，然后低下头强硬的吻上了我的唇。

"你干什么？"我推开他的吻有些惊慌的看着他。

"朕要你！"轻吐出几个字他继续吻了上来。

"我不要！你以前说过的，只要我不答应你就不碰我的，你怎么能就话不算话呢？"我

心下一颤，挣扎着要摆脱他拥抱。

林雅雅你要镇定，你要镇定。你不能跟他发生任何关系，你眼前的这个男人不是属于你

的男人，这个男人有他的女人，有他的孩子，有他生活中所有的一切。

话刚落他的动作顿了一下，看着我一副坚决拒绝的样子，他遂又有一些恼火地道：“我

等不了了。”说罢毫不犹豫的吻了上来，着了魔似的在我身上不停地索取着。

不要，我使劲挣扎着，挣扎着……

可是当我身体里刹那间传过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疼痛时，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爱到了尽头伤害的还是自己！

～～

“雅雅，这——”他看着我泪流满面样子轻声地道。

我无助的看着他酒醒后的样子，无语的将脸埋进枕头里。此时此刻面对着他，我不知道

我还能说些什么。

“雅雅，朕不会辜负你的。”看着我无语的埋在枕头里，良久他将枕头抽去紧紧的拥住

我，坚定却又带着深深地内疚。

被他紧紧的拥着，我不禁悲从中来，嚎啕大哭，“你为什么要喝酒，为什么要神志不清

，为什么又这样，为什么，为什么？”

“雅雅。”他放开我静静的看着我，满眼尽是悔意与心疼，“雅雅，朕以后再也不这样

伤害你了，朕发誓！”

“雅雅！”他看着我依旧只是哭泣，重重的晃了我一下然后郑重的道：“请你相信朕！

”

“相信你？”我抽咽的看着他。

相信你，相信了你又能怎么样，难道相信你芸妃肚子里的孩子就不你的了，难道相信你

这事就不会发生？

“雅雅？”他认真地看着我。

“你走吧，让我一个人好好的静静。”我停止了哭泣回答。

“好吧。”他无奈的起床穿衣走了出去。他知道在这时候道歉是没有用的，他只想让时

间来证明，证明他是爱她的。

看着他从屋内消失，我有气无力的倒在床上。这该是我接受的现实吗，还是我必须接受

这个现实，我出神的望着房顶。

“皇后娘娘，小尼可以进来吗。”小尼站在门外焦急的叫道。

“进来吧。”我有气有无力地道。

“皇后娘娘，你没事吧？”看着床上破碎的衣服小尼惊恐地道。

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是不是皇上他——”

“小尼，你不要问了，我没事！”我失神地道。

“可是皇后娘娘，你都这样了，皇上他怎么能对你这样啊！”小尼满是不平的说道。

“我说了，你不要问了，我没事！”我对着他大叫了一声。我现在不想听到“皇上”这

两个字，不想！

“是，皇后娘娘。不过你还是先把这碗汤喝了吧，这是皇上刚才吩咐的！”

我看了眼小尼，这才发现她原来是端着东西进来的。

“你端下去吧，我不想喝。”我挥挥手拒绝。

“皇后娘娘，你还是喝了吧，这样会对你身体好一些的。”

“我没事不需要喝这个。”

“你还是喝了吧，小尼看着你这样子好担心啊。”看着我拒绝小尼一脸忧郁地劝解着。

第四十八章 纸条

终耐不过小尼的苦苦哀求，我闭起眼头一扬将整碗汤喝了下去。

如果今天不把它喝了，她一定不会停止唠叨的。

小尼见我把汤喝完了，脸色一变有些小心翼翼地看着我道：“皇后娘娘，我想跟你说件

事，希望你不要太吃惊啊！”

“什么事？”我有些心不在焉地问。

“太后病倒了。”

“你怎么知道的？”

“静闻殿那边的人传过来的，说是今早上太后从回去后就脸色不对，后来就不知怎么晕

过去了。”

晕了，好好的怎么晕了呢。我看着小尼着急的问：“太医怎么说的？”

“太医们查了半天都没查出原因，不过他们说太后并不会有什么危险，只不过要昏迷一

阵子。”小尼看着我焦急的样子回答道。

“是吗，那我得去看一看。”听到她没有危险我才放心地道。

想起早上姨娘迷茫的表情和芸妃拉着她硬要走的情景，真的有些后悔那时就这样让她被

拉走。这事一定是芸妃做的，她肯定给姨娘吃了什么，要不然怎么太后对她千依百顺的，她

一向都是姨娘讨厌的人啊。

迷药！对，一定是芸妃给姨娘下了迷药。我怎么早没想到呢，这个芸妃真的是太可恶了

，连太后她都敢动手！

不行，我要去看看姨娘！

“可是皇后娘娘，你的身体？”小尼看着我担心地道。

“你不用担心，我没事！”身体上的痛哪比得了心里的痛呢！

来到静闻殿见里面站了不少人，见我走了过来都欲俯下身。我摆了摆手对他们道：“都

免礼吧！”

“谢皇后娘娘！”众人谢道。

“太后怎么样了，还是昏迷着吗？”我走到床连看着躺在床上的太后，问道。

“是。”

“那好，你们都先下去吧。”我淡淡的吩咐。

几分钟后人都退了下去，我静静的挨做在床前，看着太后苍白的脸。心里不禁悲痛起来

，轻抚着她的眉、她的眼……

一点一滴，都是脑海里，那个陪我一起长大的妈妈，抚育着我、教育着我、爱护着我…

…一切都是这样的熟悉而又让我陌生的遥远。

“妈妈，虽然知道你不是我的妈妈，只是相似而已，可是请你让我喊你一声“妈妈”吧

！”我苦笑的看着她轻轻地低喃着。像是眼前的这个人就我妈妈，像是我从来没离开过她一

样。

妈妈，也许我是真的回不去了，永远都回不去了。我早该知道从我来的这里的那一刻起

，我就注定了要永远的留在这里。

妈妈，你知道吗？我想家了，真的！没有比现在更想家。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可是妈妈

这里不是我原来的世界，不是我想要的世界，它不属于而我也更不适合它。你知道的，妈妈

我真的不想再在这玩下去了，我想回家，想离开这里。

妈妈，妈妈你知道吗——

我看着她紧闭的双眼，趴在她的床前大声的哭了起来。

从静闻殿里走出来的时候已是夜幕降临，茫然的站在小径上我不想回寝宫。我想那个灯

火通明的房间里一定守候着一个人，一个我不想见到的人。

正徘徊着忽见前而走过来一个人，待走近一看原来是芸妃。

我看着她意外的表情淡淡地道：“不知芸妃你这么晚还有什么事啊。”

我这样一说她倒没理我，高傲的跟孔雀一般昂着头从我眼前走过。

“太后的事是你做的吧。”我对着她的背平静的说道。

她一听背颈一颤遂停下来道：“我最后劝你一次，你最好放弃做皇后这个位子，否则连

累到你爹就不好了。”

“哦，连那明派王你都不放在眼里，我倒真不知道你这么厉害啊！”我看着她不可一世

的语气嘲讽的笑道。

“哼，不信你就等就瞧！”狠狠的摔下一句话，她便挺直了腰背向远处走去。

我站在她背后，望着她摇曳远去的身影，正望着忽见一个白色的东西从她身上飘了下来

。

“这是什么？”我捡起地上的纸条看了半天。

看着纸条上蝌蚪似的小字，我暗自叹了口气。

真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个文盲。其实想着想着就觉得悲哀，前面说过了，我林雅雅是什么

人——高材生！可是如今这来到了古代，却没落成了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这命运还真是给

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抖了抖手中的字条，无奈的塞入怀中的锦囊。

芸妃，有机会再还给你！

第四十九章 初遇振撼

疲惫的站在寝宫前，我想做为一个人，一个女人你的第六感是最正确的，因为此刻皇上

真的在我的寝宫里守候着。

看着她微微有些欣喜的样子，我则是面无表情的走过去，虽然我的心告诉我这个人是不

能够得罪的，就因为他是皇上，拥有生死大权的人；可是我现在不想去管他是什么人！

“雅雅，你是不是还在生朕的气。”他直直的看着我说道。

“生什么气？”我头不抬装作不知道冷漠地问。

“你……”

“皇上你不用说了，我不想听。”我尚未等他说完便打断道。

“朕知道是朕不对，可是你要听朕的解释啊。”他看着我坚决面孔焦急要解释。

我举起手一口回绝：“我说过了我不想听！”

“可是——”

他话还没说完，外面便跑进来一个人看到皇上便直直的跪下道：“皇上，王丞相有急事

求见，正在御书房等候！”

“他有没有说是什么事？”皇上看着他问。

“这，属下不知。”

“好，你去告知丞相朕马上就到。”

待那人退了下去后，皇上回过头久久的看了我一眼，看着我依旧冷淡的面孔，无奈叹了

口气道：“朕去看一下，处理完再来跟你解释。”

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默默的等着。只是说过了再来的，可是等了一夜都没见到他的身

影。看着天亮我微微咬了咬唇，皇上本想给你机会让你好好解释的，可是你却让我空等了一

场。也许老天真的准备安排我离宫了，即使我自己不愿意，却也像姨娘所说的那样：“我看

皇后你还是放弃皇后这个位子离开皇宫吧！”

“皇后娘娘，不好了；皇后娘娘，不好了……”正想着的时候小尼焦急的声音便在屋外

响了起来。

“不好了，不好了！”她看着我平静的面孔一个劲的喊道。

“到底是什么事，慢点说。”收拾了一下心情我安抚地道。

“明派王被关进天牢里，说什么叛国。”

一句话把人说得笑起来！叛国？这怎么可能呢，我爹怎么可能叛国呢。

“皇后娘娘，是真的，昨天晚上就被打入天牢了。”小尼看着我一脸不相信的样子着急

的解释。

“真的？”我还是有些不相信的问。怎么可能呢，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叛国啊，女儿

都是皇后了，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而且就算他想叛国也会跟我提前泄露一点，不可能我一

点都不知道的啊！

“是真的，今天早上宫里面传的沸沸扬扬的都在说这事呢！”小尼一脸肯定的点了点头

。

“不会吧，要知道叛国可是会满门超斩的！”我看着她认真的表情不可至信的叫道。

“这——”

“不行，我得去天牢看看。爹怎么可能叛国呢，一定是有人想陷害他。”一想到陷害我

站马站了起来，一定是芸妃，一定是她！昨天晚上她还说我若是再不离开这里，否则会连累

到我爹的。芸妃你真是欺人太甚了，连我爹你都不放过啊！

我咬牙切齿的往天牢走去，正走着忽见到不远处的芸妃。真道是：不是冤家路窄啊！我

满眼怒火的盯着她，心里早把她祖宗十八代问了个遍。

“你真卑鄙！”我撇过头冷冷地道。

我真想不到这么漂亮的女人，心肠居然会这样的恶毒，我现在连看她一眼都觉得恶心，

难怪都说最毒妇人心呢。

她没有再乎我嫌恶的表情，妖艳的笑了笑道：“早要你放弃的，可是你偏偏不听我的话

，这可不能怪我卑鄙哦！”

“是吗，你早就准备好了！”

“你说呢！”望着我气愤的面孔，她嘲讽的笑了起来。

“你——”我看着她得意妄为的样子，忽然冷静了下来。

想我怎么能这样就被她弄生气了呢，不就是希望我走吗，何必这么大费周章的呢。

“哎！今天早上我本想放弃的，可是你这样，让我又不能放弃！”我忽然想笑，笑上天

为什么这么爱和人开玩笑，不负代价，拿人的生命当赌注的玩笑呢。一切都是天意，想不到

皇后这个头衔，居然会有这么多人虎视眈眈。

想到这我淡然的看了她一眼，甩甩衣袖朝天牢走去。

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刹那间的轻松了起来，该我的终究是我的，不该是我的任我再怎么

努力、鱼死网破也还是不是我的！既然这样我又何必去勉强呢，她想要就给她吧，不过要看

她能否要的起！

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既然你是下的局，那么必然能够找到破绽。

第五十章 天牢探望

“奴才参见皇后娘娘，不知皇后娘要来……”那牢房里的人见我纷纷都跪下道。

“都免礼吧！”我看着众人忙打住道：“带我去见明派王！”

“皇后娘娘，皇上吩咐过不允许任何人见明派王！”一名侍卫看着我小心翼翼地道。

“皇上，哦正是皇上让我来看看他的。我想你们也知道明派王他就是我爹，所以皇上特

地让我过来看一看。”我看着他眼睛一转道。

“啊，这。”那些人听后不知道如何是好，一边是皇上的不允许任何人，一边是皇后娘

娘说的皇上特许，这到底——

“你们是不相信我的话，还是不相信皇上的话啊。”我看着他们严肃的道。若不是因为

不想跟你在这里担搁时间，想早一点见到我爹，我才懒得跟你在这里骗人。

“哦，我们这就去吧。”那人一听连忙带着我向牢房里走去。听说这皇后娘娘呆厉害着

呢，他可不想这样得罪了她。

随着一声“唰拉”的铁锁声，我透过侍卫的身影看到了我想要见的人。

“爹。”我看着面前的人轻声呼唤。

这还是我前几天见到的爹吗？才一夜的工夫他那散乱的头发下，隐藏的是多少的落魄和

心酸啊！本已消瘦的面孔如今又陡添无尽的憔悴，沉静的眼神里满是掩饰不了的焦虑、不安

以及疲惫。看着，看着我的心也随着隐隐作痛。

“爹。”我再次深唤了一声。本来听到小尼说出爹被关在大牢里我还不相信，可是如今

真正的看到了，他却是这样的情景！

“啊，雅雅。”静坐在牢里的林城生迟钝的看了我一眼后才迟钝的反应过来，他久久的

看我了半天，才惊愕的叫了出来。

“爹。”我满脸忧伤的走过去，抓住他的手痛心的叫着。

“雅雅，你怎么来了。”看到我站在牢前她有些羞愧的看着我。只是那声音里满是嘶哑

，满是无措。我想此时此刻她不愿意见的便是女儿了吧，虽然他是很想见女儿的，可是如今

这种样子只会连累女儿的。

“我一听到消息就来了，我来看看你。爹，你没事吧！”站在爹面前这么久我终于忍不

住哭了起来。

“我、我没事，只是——只是让你担心了！”他看着我嗫嚅着垂下头，然后又颤抖的摇

了摇头。

“爹，都是我连累了你，要不是我……”我边哭连自责地道。

“这怎么能怪你呢！”他一听打断了我的话，激动的道：“都怪爹，怪爹没用，不但没

能保护到你，反而还让你这么担心，我、我愧对你九泉之下的娘啊！”

我看着他内疚的样子，忽然间心如刀割。

我忽然间非常非常的恨皇上，恨他是非不分，恨他信错小人。更恨他间只凭借着一封信

就可以相信我爹是谋反的。不分清红皂的就要将爹打入天牢，枉费我爹一直对他忠心耿耿，

却落得如此下场。

“爹，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我斩钉截铁地道。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我都要救你出来！

“雅雅啊，你不要做傻事啊，爹知道你为爹好。可是爹都这把老骨头了，也没什么好怕

的，倒是你还年轻你还有将来，爹不想因为我而让你傻事啊。”见我一脸决然的样子，他像

是猜出了什么似的，满面痛心的劝阻道。

我看着他心痛的样子心下一软安慰道：“爹，我不会做傻事，我只是去求皇上网开一面

！”

是啊，如果皇上答应了最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我也决不能做视不理。

想我虽非爹真真正正的女儿，可是我却早已把他当做了我亲生爹一样，他对我的疼爱，

对我的保护，时时刻刻我都是铭记于心。如今爹有难我不能放下他一个人不管，更何况这事

也因我而起，我就更不能不管了。

爹，算是我为你尽一份孝心吧。

想罢我深深看了他一眼，转身就往外走。

“雅雅，你不要做傻事啊。”爹在后面有不放心的说道。

“嗯。”我点了点。

“雅雅——”

“雅雅——”

一声声苍凉而无力地叫喊声，响彻了整个牢房，“雅雅”“雅雅”就这么一声声的回荡

着，久久不能停息。

我久久的驻立在大牢门前，看着眼前是那么的光明而光明而温暖，而身后却是那么的黑

暗阴沉。仰起头对着天空静静的笑着，阳光明媚的让我有些刺眼，我闭上眼低下头却已是泪

流满面。

爹，我不会让你这么冤枉的！

我要去找皇上。

第五十一章 死刑

失落的回到寝宫，去找皇上了可是他不见我。为了爹能够平冤，我硬是在他的门前站在

整整一天，我希望他能出来见我一面。其实我并不是那种死皮赖脸的人，只要他肯出来跟我

说一声，我绝对不会强求他的。

“明派王，已判死刑，今日午时斩首示众。”

刚坐下便听到小尼传来的消息，我忽然间六神无主，倒抽了口冷气，颓废的瘫倒在地上

，连哭都忘了。

小尼见我大惊失色的样子，慌忙拉住我，一边不停安慰着我。

“怎么办啊，怎么啊。”我颤抖的握着手中爹送给我的金钗。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

空荡荡的。

“皇后娘娘，你要冷静点，冷静点。”耳朵传来小尼呜咽的安慰声。

我恍惚的看着小尼，心如刀绞般，眼泪迷糊了双眼。握紧了金钗我想我一定要冷静下来

，如今爹就我一个人了，如果我再像这样手足无措的话，那爹就更没有希望了。

暮的我站在了起来，我要去找皇上，求他网开一面。

“皇上，拜托你让我见见皇上，我要见一见他。”我用力的推搡着侍卫，希望能够挣脱

他们的抵挡。

领头的侍卫一边阻挡着我的前进，一边十分为难对我说道：“皇后娘娘，皇上说了不见

任何人，您、您还是请回吧！“

“不行，我要见到皇上。皇上，你出来啊，我求求你看在我面子上网开一面吧，皇上…

…”

“皇后娘娘，您——”

“皇上，我爹是冤枉的，他不可能这么做的啊，皇上！”看着天色已经不早了，而我依

旧被拒在门外，我心急如焚，爹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皇上，为什么你就不肯出来

见我一面呢，为什么你要这么狠心的对我啊。皇上，你真的就这么绝情吗！

“皇后娘娘，你别这样了，你再这样皇上他也不会出来啊。”看着我着我拼了命似的要

进去，那个领头的侍卫一脸不忍心的劝慰道。

“皇上，你出来，你出来！”我声嘶力竭的对着紧闭的大门叫道。你出来见我一面啊，

我求你了，如果你再不出来的话我爹他真的没救了，我不想看着他离开我啊。

“为什么你就不肯见我一面呢！”我无力的瘫在地上。

皇上都已经下了圣旨了，他已经决定我爹要死了。那么我现在求他又有什么用呢，我一

个女人能求得了他吗！这是多大的讽刺，我怎么这么傻，傻到忘了生杀大权一直都是他所给

的！

如果我没有救得成爹，如果爹因为我而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他都不再了，这世

上还有人还有像他一样无私的疼我，爱我，保护我？

“哈哈——”我忽然笑了起来，笑的眼泪都出来了。笑的这边好一阵都回荡着此起彼伏

的笑声。那笑声诡异而尖锐，悲切、沧凉、无奈、凄楚——

是啊，他若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呢。

“皇上，我永远都会记着你对我爹的残忍，终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爹是冤枉的，终一天你

会后悔你的绝情！”我冷冷的笑着，对着天空发出了我最后的誓言。

说罢我转身就走，这一切是你逼我的，别怪我疯狂。

“啊！”随着一声尖锐的叫声，我连带着前面人一同向地面摔去。

我摔在地上定睛一看，原来是芸妃啊！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我霍一下从地上站起来，脸色一变道：“好啊，芸妃，我正准备找你呢！”

芸妃揉了揉胳膊从地上立起，满不再乎地道：“唉，我还当谁这么胆大走路都不路，原

来是皇后啊，难怪了！”

“明派王午时斩首，他都要死了，你活的倒还真是悠闲啊！”我满眼冒火地瞪着他。

她轻瞟了我一眼虚情假意地笑道：“真没想到皇上他居然相信了，我还以为他会看在你

的面子上迟些下圣旨呢，原来他还是不太相信你啊！”

她今天还真是高兴啊，皇后的位子他举手可得。

“你——。”我气的牙齿打颤，真恨不得杀了她。

“哎。”她看了我一眼，道：“就算你现在求我也没有用，可惜你来迟了。早跟你说了

，可是你却不听，现在——恕我也无能为力了，皇后娘娘！”

“你，可恶。”我激动的跳上前就往她脸上扇了几巴掌，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到了这个时候还在这说风凉话。

“你、你居然敢打我，你——”芸妃捂着脸吃惊的看着我。

“你什么，我爹要是死了你就得给他陪葬！”我一把把她推倒在地，恶狠狠地道。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会加倍奉还！我可不是什么吃素的人，别说是你我敢报

复，就算是他皇上我也照样敢报复！

“你——敢！”她被我这一推有些生气道。

“我怎么不敢了，他皇上来了我照样敢！芸妃啊芸妃，你以前怎么阴谋诡计的要害我，

要至我于死地，我都忍了。可是如今你连我爹都敢惹，我林雅雅到底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啊，让你这样一而在再而三的要害我！”我气势汹汹的质问道。

“我，我——”她跌坐在地上，吓得说不出话来。

我看着她样子更气，一把扯下头上的王冠摔给她道：“难道就是为了这个，为了当你的

皇后？好，你不是想当皇后吗，我给你当，你戴上我给你当啊！你以为我想当皇后啊，这皇

后我都当腻了！”

第五十二章 刀下留人

“住手！”正当我把凤冠摔在地上，火大的骂着芸妃的时候，忽然一声盛怒的大喝在我

背后响起，然后还未等我反应过来，我便被一股强劲的推力给推到了一边。

我被这强劲的一推，毫不及防的向前面的石桌反撞去。“砰”的一下，我被摔的七荤八

素倒在石桌旁。

愣坐在地上忽然感觉头上有什么东西从我眼前流过，然后头痛的厉害。我颤抖的伸手摸

了一下额头，看着手中的血皱了皱眉头——流、流血了。

“皇上！”忽听到芸妃欣喜的娇媚声。

我抬眼望去，哼，可不是皇上吗？看他那一脸冰冷却又有点无措的样子，是不是非要看

到我这么狼狈的样子他才开心啊。

“皇上，你可要替我做主啊。”芸妃粘在他身上面露无辜的哭诉到。

“雅雅，你倒底要闹到什么时候你才安心啊！”他面带怒色的说道。

我从鼻子里重重的对他“哼！”了一声，费力的从地上爬起来，踉踉跄跄的走过去将地

上的凤冠捡起，爱理不理的将凤冠慢慢的戴在头上，然后以异常快的速度狠狠的扇了芸妃一

巴掌。

我想要闹到什么时候，这是我想要闹的吗？什么时候你把爹放了我就什么时候停止。

芸妃被我这重重的一巴掌扇过去，“啊”的一声摔坐在地上。

“皇上！”她异常委屈的看着皇上。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我狠狠地对她喊道。

“你——”皇上看着高叫的样子，有些火大的走到我面前。

“干什么，想打我吗？”我冷笑着迎了上去。

“你，你为什么非要这样！”看着我的冷笑，他颤抖的垂下手痛心地道。

“我没的选择！”我直直的对上他的眼睛没好气地道。

“我没的选择你知道吗，我那么苦苦的求你，你连见我一面都不肯，你难道真的想要我

看着爹死吗！他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人，如果，如果他——”

正想着忽然然间觉得头晕目眩，晕头转向。我抚着头用力的甩了甩，摇摇晃晃的好想就

这样睡下去，好累，好累啊，眼前的景物渐渐的模糊了起来——

“雅雅、雅雅——”看到了我的不对劲，皇上一下子跑上前抱住我焦急的叫着，然后扭

过头对旁边的太监道：“快去叫御医，快去叫御医！”

“我不用你这么好心！”我挣扎着站了起来。

我、我我没有空跟你们再这个聊天，我要去救我爹——

～～

抹了一把汗，仰头看了看正午的太阳。正午快到了，快到了，我心里焦急如焚。爹，你

一定要等我，女儿来救你了！女儿来救你了！

“时辰已到，带犯人林城生上场！”随着一声呼喊，我一眼便看到不远处的爹被两个人

挟着渐渐的往法场走去。

“皇上有旨，刀下留人！皇上有旨，刀下留人！——”我眼看着垂着头，毫无生气的跪

在木桩前慌忙朝场中大喊到。

看着爹我的心里暗喜：爹，你看我来救你了，我没有来迟，还没有来迟啊。

场中一片吵闹声，人人都看着我高举着圣旨跑了过来，有的是高兴的想，明派王终于有

救了，有的人则有些沮丧的看着明派王，想真是白来了一场！

“皇上有旨，刀下留人！”我走过去，看了眼执行官冷冷地道。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执行官见了我的圣旨，和着众人就一起跪下道。

“奉天承誉，皇帝召曰：因事出有因，今日特赦明派王林城生无罪——”我打开圣旨站

在众人面读道。

“雅雅，这是真的吗，皇上他——”林城生一听面露喜色的问道。

“爹！”我看了看他眉头皱了皱，连忙走过去小声地在他的耳朵说道：“我们先回去再

说！”

现在一定要赶快离开这里，在这种地方多呆一秒都是危险。

“哦，好—好！”爹点头。

见此我以最快的速度解下他身上的绳索，然后拉着他就往前走。

“雅雅，慢点，我们走这么快干什么！”他看着我着急的样子，不明所以的问。他不是

被皇上赦免了吗，为什么她的脸色那样的不对劲。

“爹，你就听我的先快点离开这里。”我意味深长地道。

我已经跟小尼事先商量好了，我主要将我爹从法场上救回来，然后按事先约定好的在城

门口集合。想我这样周密的计划一定会安全离开这里，即使有芸妃的人再场也不敢阻拦我的

，因为这可是皇上的圣旨。

话还没说完便见不远处赶过来大队人马，隐约的走在前的那个女人好像是——芸妃。

我心里暗道一声，不好！随即拉起林城生就跑。她怎么来了?

没跑多远，便见芸妃的人大喊到：“皇后娘娘刚才宣读的圣旨是假的，快追！”

“啊，雅雅这是怎么回事！”林城生看着身后越追越多的人焦急问。我不是被皇上赦免

的吗，怎么圣旨是假的?

“爹。”喊了一声，我面色凝重的打开圣旨对着林城生道：“爹，对不起，这圣旨是假

的，你看！”

“啊，雅雅啊，你——”林城生看着毫无字迹的圣旨大惊失色道。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爹我不能睁睁地看着你死。”我无奈的看着他。

如果你死了，我留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

第五十三章 死不过是场解脱

“雅雅啊，你真是太傻了，爹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做傻事吗，可是你现在。”林城生看着

我忽然老泪纵横，神情异常悲伤地道。

“爹我为你做的只能是这么多。”看着他老泪纵横的样子我不禁有些伤心，不但没有把

他平安的带出去，反而还让他因我而痛心，我真的一点用都没有。

话刚说完便见前面忽然横出一条河。

河？我大惊失色的愣在那里。仰起头望了望天，悲哀地想：不是都说天无绝人之路的吗

，可是为什么到了这个紧急的关头还要让我们面对着无路可逃的命运呢？难道老天爷，你真

的要我后悔一辈子吗！

“雅雅，都是爹连累了你。”林城生看着前面凭空横出的河，满怀伤痛的自责道。

“爹，你不要这么说！”我转过头劝慰地道。

“可是——”看着周围越聚越多的士兵，林城生更是自责。

“爹！”我努力的让自己镇定住，我绝对不能慌，爹的未来还掌握在我的手上。到此我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看着身旁的林城生，小心地缠扶住他。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人，我直直的朝人群中的皇上看去。皇上，只有你那唯一的一线希望

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太失望了！

“雅雅，只要你跟朕认个错，朕对你今天的事既往不咎！”对视了半晌，他率先开了口

。他实在没有料到，她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情。

“那我爹呢，他你能赦免吗？”我仍旧是直直的看着他，语气凝重地道。

“林城生！他不能。”他扫了眼林城生断然拒绝道。

“因为他叛国吗？”

他点点头，没有说话。

“除了那封信，皇上你仔细想想我爹他叛国能对他有什么好处。我爹一生都为你朝驰骋

沙场,为你们先皇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到如今，他还有何理由要将他辛辛苦苦的战果

拿去奉献给别人。也许这样问了你会说他即使有了这些，他还是有不满足的地方。可是皇上

你要知道我是皇后娘娘，但同时也是他的女儿，就算他再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他女儿是当

今的皇后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呢。名誉、地位、权力、金钱我爹他都不缺少，试问一下

他的人生都这样的圆满了，他还有什么理由什么原因要去叛国？爹他是被人陷害的，你好好

的想一想！”我看着他缓缓道。

“这个朕也考虑过，朕也不相信明派王会叛国，可是信上面的印章的确是他明派王的印

章，真假无误。试问一个将军的印章就等同于他的生命一样重要，它怎么会毫无原由的印在

上面呢。单凭这一点朕就否决你刚才所有的话！”

“那你是坚决不过我爹了！”我看着他冷冷地道。

“我也很想相信他是被人陷害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既然都没得商量，我们也没什么话可说了。”

“雅雅，你不要再一错再错了，朕——”他话还没说完，“咻”的一声从他的背后忽然

冒出一支箭，箭头直指着明派王，然后林城生应声而倒。

“不——”我瞪着眼看着倒地的林城生大声地叫道。

“爹，爹你怎么了。”我激动的抱住倒在地上的林城生。

“雅雅，都是爹连累了你，你跟皇上认个错吧，我相信他会原谅你的！”

“不，不是你，是我，都是我——”我看着他心里有着难言的痛苦，泪水象断了线的珠

子似的止不住的落了下来。

“雅雅，不要哭了，爹知道你孝顺。雅雅，记住以后没有了爹，你要好好的活着，不然

爹在九泉之下也会过不安的。知道吗，雅雅。”他颤抖的为我拭去眼角的泪水，忽然有些欣

慰的笑了起来。他可以去见她娘了，守了一辈子他将要和她娘见面了！

“爹，爹，你怎么了，爹——”我看着着他渐渐涣散的眼神，使劲的摇着他。爹，你不

能死啊，我还没有孝顺够你呢。爹，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

“雅雅——”林城生轻唤着我的名字，然后手渐渐地垂了下去。

“爹——”我抱住他长唤着。

“爹啊，爹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啊。爹，爹。我是雅雅啊，爹——”

“雅雅——”良久皇上有些愧疚地看着我。

我一听立刻激动起来，一下子站了起来道：“我爹死了你开心了，他是冤枉的，他是冤

枉的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们非要他连死了都要背下叛国的罪名，为什么你们就

不肯相信他，难道他一生忠诚还不换不来你们一点点的信任吗？”

“雅雅，跟我回去吧，这事我会查清楚的，事情都这样了你就不要再坚持下去了，好不

好？”他心平气和地劝说道。

“是我倔强？”我好笑的看着他。“他都死了，他死了我还跟你回去干什么。早在假传

的圣旨的时候我就想好了，如果爹死了，我也要陪他去。”

“你不要冲动，朕不怪你的，朕会原谅你的！”他满脸担心的站在对面焦急地道。

“不用了，我不需要你的原谅！”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向前面的河跳去。

“雅雅——”一声长啸在岸边响起。

我窒息的落下水，整个一生如同电视般浮现在眼前，我的富豪爸爸妈妈、我的校园生活

还有李万财带我跳水的过往——

我想我林雅雅这辈子注定是要死在水里，不过我没有后悔，死不过是场对于人生的唯一

解脱！

第五十四章 大难不死

我努力的睁开眼睛，蓝天白云、青草绿水……

我还活着吗？

我艰难的爬上了岸，衣服湿漉漉的粘着身体，让我极度的不舒服。等到站立在岸边的时

候，望着周围的一切。溪水流逝、鱼儿的欢跃，我忽然鼻子一酸，流起了眼泪。

我想我还没死吧，因为死是不会感到悲伤，同样也不会流泪的。妈妈说过人死了之后就

什么也不知道了，人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人死了是种解脱。无论是恩仇情爱都一样随着风

飘散了，无论是悲欢离合都一样没有感觉，可是如今我的悲伤却如同洪水般袭击了整个心灵

。我能清楚的感觉我的心在痛，在流血——

我什么也没有了，我的世界随着我跳水的那一刻起就预示着永远都不属于我了。从此在

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我再也没有了依靠，连最后的一份亲情也陪伴着爹闭眼的刹那间磨灭。

为什么一切都会变成这样的呢，我只不过想挽留我最后的一份亲情，为什么最惨的全都

是我。我做错了什么，让老天爷这样的处罚我，我只是想救他啊——

我掩面而泣，老天真的很不公平，那么好的一个人也不放过。

我失落落地走在街上，街上还是如上次出宫一样的热闹，只是看风景的人心情变了，变

的没有那么轻松。从河边上来以后我就在思考，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报仇。爹就这么含冤而死

，我想我是该要帮他回复清白。

只是那个皇宫太冷太绝情，我连踏进去一步的勇气也没有。

“哎，我们快过去看看皇榜吧，皇后娘娘的事你们听说了没有？”正走着的时候看到前

有一个穿棕色衣服的人对身旁的人道。

皇榜？我的事？我有些疑惑的跟着他们一起来到了城墙边。

“皇后娘娘因不慎落水，下落不明。如若有知情者，请速回报，皇上将有重赏。”先前

那个穿棕色衣服的人这时候指着皇榜读道。

“我听说皇后娘娘是跳江而死的？”一旁的人听了有些疑惑的道。

“可不是吗，皇后娘娘就是跳江而死的。听我的一个亲戚说：皇后娘娘是为了救明派王

，假传圣旨，谁知道后来却被人发现。结果在逃跑的路上明派王身中冷箭而死，皇后娘娘因

此悲痛欲绝遂跳入江中。”那个穿棕色衣服的人接着他的话道。

“啊，这是真的吗？”一旁的人有些吃惊的道。

“此事确实是真的，当时明派王要斩首的时候，我的那个亲戚就在现场。听说当时虽然

皇后娘娘她假传圣旨，但皇上说了只要皇后娘娘承认错误的话便对这件事既往不咎，可是皇

后娘娘拒不承认错误，结果——。不过说起来我倒想起一件事来，朝廷一直都说明派王叛国

，这事我可真不相信。想他一个堂堂的国舅爷什么权力啦、地位啊、名誉他都有了，女儿呢

也这么孝顺，他有什么理由去叛国啊。你们说是不是啊！”说罢见众人纷纷点头才满怀有叹

息地道：“哎，想不到皇后娘娘如此重情有义，为了救自己的爹连皇后都不愿意当了。”

我听着这些人的话，心里忽然有些温暖。连那些毫不相关的老百姓都说爹是被冤枉的，

我还能什么不满足的呢，他们相信我爹是冤枉的啊。

唉，我忽然有些黯然。想着九泉之下的爹，我暗道：爹，你听到了，百姓们是相信你的

。

“姑娘，我看你是从外地来的吧？”正当我无精打采的站在人群后面的时候，一个人来

来回回的扫了我几眼，然后推起满脸的笑容走上前来问道。

被他这一问，我才注意到他。中等身材，尖耳猴腮的脸上满眼放着精光，一看就不像是

个好人。原本异常失落不想理会他，可是低下头瞅了瞅自己，才发觉此刻的自己还真的像是

一个举目无亲的他乡异人。（虽然是好料子做的衣服经水一冲，早已是皱巴巴的样子，再加

上满脸的沮丧与失落一看就是个落魄的人！）

“这位大哥，小女子我是从南边老家来的。”我胡诌地道。只是他若追头我从南边的哪

来的，我就不好说了。按理说那边是有济南、杭州的也不知道在这古代的时候叫不叫这个名

。

“看你这样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吗？”那个男人一听我真是从外地来的，忽然

间显的异常的热情。

我看着他那双滴溜溜只转的眼，心想这人一定不怀好意，遂试探性地道：“既然这位大

哥心肠这么好，小女子也就实话实说了。”

那人一听我开口，装作一脸大方的道：“姑娘仅管说，大哥我能帮得着的地方一定帮你

。”

听着他这话一出口，我才恍然大悟，骗子这人绝对是骗子。于是脸眉头一皱道：“小女

子本是南方人氏，只因家中父母在不久前双双离开人世，唯留下小女子一人在这个世界上，

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后遵父母临终遗言来这京城投靠姑父，谁知——”

说到这里我看了看他顿了一下，见他急于知道的样子才面露悲痛之色道：“谁知，当我

来到这京城之后才得知我的姑父早在数年之前就已经去逝了。呜呜——”说到这里我连忙用

手巾将脸捂住。我站在那里前俯后仰的，外人不知道的还以我悲痛欲绝正伤心着呢？可有谁

知道我捂在手巾里笑的龇牙咧嘴的样子。

我绝对不是故意的，我是真的忍不住想笑的。我万万没有想到电视上这么老套俗气的镜

头都让我给碰到了，呵呵，看我今天怎么整死你！

第五十五章 耍骗子（一）

可是刚笑了几下，心情又沉重了起来。林城生的死对我的打击真的很大，在这个古代世

界也就只有他才是最无私爱我的，可惜我没能力为他做上一点奉献。

“姑娘别伤心了，这么说来这世上也就只你一人了？”正当我低着头悲哀的想爹的时候

，那个男人走上来轻声问。

“嗯。”被他这一问我才反应过来，如今我这个皇后已经流落民间了。爹走之前我答应

过他要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既然跳水都没死那我就要好好的活着，我答应过他的！

遂回过神看着眼前这个可恶的男人，我点了点头一脸感激地道：“大哥，你的心肠真好

啊。”

心肠好的我想扁你一顿，心肠好的想害我。就像芸妃一样，我和她本没有关系、无怨无

仇，可是她却将我往死里逼。

不行，我要让你为你的想法付出代价，从现在起谁要是敢再惹我的话，我一定加倍奉还

，我不能再一直的心软下去，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他被我这么一说，脸色有些不自然的笑着道：“那是，那是我心善可是这里出了名的。

”

他奶奶的到现在还骗我，我有些气愤的看着他。我林雅雅长的就真那么像是容易被人欺

负的对象吗？你个小样，别以为这点小伎俩就能蒙得着我。

“呵呵！”我忍住心中的气愤，假装着冲他傻傻的笑了笑。

心里思量着等会怎么将他往死里整，我一向爱憎分明的别怪我整你，你自找的！

“不过大哥啊，我已经几天没吃饭了，你好人做到底能不能带我去吃点东西啊？”想了

想我话锋一转可怜地道。

“那没问题，跟我走吧，我不会饿着你的。”那男人一听笑嘻嘻的转过身就要带着我走

，心里美滋滋的想，看她长的这样，哇噻我要发财了！

我一看他笑逐颜开的样子，就知道他已经在想把我卖了以后数钱的感觉。眼珠一转我便

跟了上去。

走着走着，眼看着过了一家又一家酒楼他都没停的意思。想他该不会想找个小摊随便应

付我吧，不行不能让他打乱了我的计划。我暗自思量着，正想着忽见前的大街，我便道：“

大哥，我们朝那边走吧，那边挺热闹的！”

“我带你去吃饭，去那边干什么？”他不满地道。

“我只是想看看。”我一下子垮了脸无辜地低喃着。

“嗯，好好我们看看吧。”他看着我无辜的样子，心想煮熟的鸭子还能飞了不成。

于是就这样我带着他向大街上走去，然后很无意的带着他站在了光耀楼的门前。

“大哥，我想在这里面吃饭！”我向里探了探头然后舔了舔嘴唇像是很馋嘴的样子道。

“这里？”他一脸不确信的看着我问道。

光耀楼？这里可是京城里最大的酒楼哎，酒菜那么贵我都还没进过这里呢！

“嗯！”我确信的点了点。当然就是这里，我找的就是这里。记得上一次出宫时在这里

吃的菜还真是不赖。

“我们还是去别家吧！”他望了望里面犹豫地道，他真的是消费不起！

看你这样子就是消费不起，不过今天我就要在这里吃饭，你越是犹豫我就越认定了这里

。

“大哥，你放心我只要几个馒头就好了。我也没别的意思，我只是从没见过这么豪华的

酒楼，所以，所以想在这坐坐。如果真能在这里坐坐的话，我想我这辈子算是值了。”我看

着他再接再励的继续灌迷药。最好是现在就晕头转向，我好逃跑。不过现在就算是能有逃跑

的机会我也不会跑，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骗人的后果。

“那，那我们就在这里坐坐吧，不过就只是几个馒头啊！”他看着我犹豫了半天，才勉

强的点了点头。

如果只是几个馒头的话，那还不是什么问题。

“大哥，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从小到大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好心肠的人呢。你好心一

定会有好报的。”我满面微笑的夸赞道。

先好好的给你夸赞夸赞，等会厉害的还在后头呢。

进了光耀楼不一会便见店小二将馒头端了上来，我看着馒头心下暗想：不愧是京城最大

的酒楼，速度就是不一样。

我拿了一个馒头咬了一口，然后看着旁边一脸不情愿的骗子谄笑着道：“大哥，你看今

天天气这么好，你要不要来点酒啊。”

“不用！”他摇摇头否决。

我扫了他一眼，不喝酒？你要是不喝酒的话我下面的计划怎么进行啊，来这最关键就是

要你喝酒的啊。遂堆起满脸的笑容道：“大哥，你不会是不敢喝酒吧。我娘说了，一个男人

要是不喝酒的话，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啊。”他好奇地问。

见他问话了，我笑了笑放下馒头一字一句地道：“不、是、男、人！”

“什么？谁说我不是男人了。”他听后有点恼羞成怒地道。

“我又没说，只是你连酒都不沾实在是让人怀疑。”我意味深长的看了他一眼。

第五十六章 耍骗子（二）

“好，我今天就证明给你看。”他看着我脸一红，遂转头叫道：“小二，给我上一坛酒

！”

“啊，大哥一坛酒怎么够啊，少说也要喝两坛才行啊。”我连忙在一旁补充道。

“两坛就两坛！”他不服气看的看了我一眼。

“好，大哥有胆量。”我嘴角一扬，眯起眼大声道：“小二，给我们上两坛酒！”

眼下这第一步，激将法成功，而这第二步嘛还需要努力。

半晌过后。

“大哥，你醉了吧。”我看着他笑着问。

骗子听罢脸一板，连忙摇摇头道：“我怎么会醉呢，再喝。”

“大哥，如果你喝不了的话就别喝了，我不会跟别人说你不是男人的。”我将不是男人

四个字重重的说了一遍，满脸不再意的将他的碗盛满。

“我不是说了我没有醉吗，你看。”他看着我不服气的举起碗一仰头喝了下去。

“好酒量，再喝一杯。”我夸了一句，然后将碗盛满。

“我喝！”他一仰头遂又将酒喝完。

……

“大哥，你醉了吗？”我试探性的看了看他。

他一听立马坐了起来，缓慢的摇了摇头将刚才的空碗递到我面前，口齿不清地道：“没

、没有醉，再来。”

“好。”我暗笑着将碗再次盛满。

“小二！”我将碗递给骗子，回头道。

“来了，客官有什么吩咐？”店小二听了立马跑上前来恭敬地问道。

“再来一坛酒。”我豪爽地道。

“好，客官马上来。”

说完以后我回头看了看那骗子，只见他将那碗喝下去，头一歪倒在了桌子上。

“大哥，大哥？”我双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呵呵，没反应。我看着他醉倒在桌子前不禁在心里高举了一个V型手势。第二步成功！

不过我看着他烂醉如泥的样子，想不成功都难。我刚才整整给他灌了两坛子酒，他能不

醉吗。

“客官，酒来了。”正在这时店小二提着一坛子酒走出来。

“好了放这边，不过现在给我上一桌最好的酒菜，记住要最好的啊。还有给我准备一套

衣服，也是最好的。”我看着他吩咐道。

“不知是女装还是男装啊。”他问道。

“女的，就是我要穿的。”我看着他不再意地道。

“好，马上就到。”他一听转过身向后面走去。

见他一走，我连忙将盘里的馒头放进袋子里，系紧然后小心的拴在那个骗子的腰上。刚

做完这些动作，那些酒菜也一个一个的摆上了桌。

我看着桌上的菜不禁暗自乐开怀，上次来这里吃的时候差不多吃了我几百两银子。眼下

这一桌子的菜恐怕也要上几百两银子吧，不过这次我可不会再付了，由他付——我指了指那

骗子笑了笑。不过就算是要我付我也付不起啊，假传圣旨前我也没料到我会跳河，所以身上

一点钱都没有装。

“大哥，这次你可要好好的反醒反醒，别让我白教训你一场。”我轻轻的拍了拍那骗子

嘀咕道。人嘛贵在要有自知知明，别就想着成天不务正业的骗人，就算你想骗人吧你也该要

好好的想个聪明点的招，就你这点小伎俩骗别人倒还可以，可是若想骗我，那你就是自找苦

吃，活该我教训你！

吃了半天，摸着饱饱的肚子我道：“小二，把那件衣服给我啊。”

“是。”那小二将衣服递给我了。

我站了起来看了看衣服，淡蓝色的还不错。于是接过欲走——

“这位客官，您还没有结帐呢。”那店小二拦住我道。

“哦，忘了告诉你，等会他醒了你让他结帐吧。”我指了指醉倒在桌前的骗子道。

“可是这——”小二仍旧拦着我不让我走。

“怎么了，怕他没钱？”我生气看着他问。早知道你不会这么轻易的让我走的，幸亏我

早做好了准备！

见他挡着我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大步走到骗子跟前，伸手拉了拉他腰间的袋子（刚

才在里面装了几个馒头的袋子）道：“仔细看看这袋子，我大哥有的是钱。怎么样我能走了

吗？”

“可以，可以。”那店小二一看那个袋子鼓鼓的以为里面装的全是银子，遂连忙点了点

。

“哎，对了让我大哥好好的睡会，他有点累，一会再叫醒他吧。”走到走口的时候我见

店小二要叫醒他的样子补充着道。

若让你现在叫醒，那不全泄露了吗?

第五十七章 安静的生活

出了光耀楼我长长的舒了口气，然后头一转向明子号大街元府走去。

流落民间了吧，我有些茫然的想。眼看着家也回不了，皇宫呢听了就气。我想我只能去

元府找我那个所谓的表哥，这次又该要麻烦他了。

来到元府的看着紧闭的大门，我有些疑惑走上前的叩响了门板。

奇怪，大白天的关什么门！

叩了半天才见一位老伯开了门，那老伯一见我便问我要找谁。

“找你们家少爷。”我轻声地道。

他一听遂打量了我一番才道：“小姐，对不起我们家少爷今天概不见外人。”

“概不见外人？为什么？”我不明白问。

“这我还是不说了，不过小姐今个您还是请回吧，过几天再来！”老伯有些隐晦地道，

说完瞅了我一眼便欲将门合上，他觉得这个姑娘他好像见过。

“老伯，等一下。”我见状连忙将门挡住，心平气和地道：“老伯，要不你进去告诉你

们家少爷，若他听后还是不愿意见我的话，那立马就走。你就说有个叫林雅雅的人在门外等

候，可不可以？”

“那，好吧！”那老伯想了想答道。

“谢谢你了，老伯。”我微笑着看着他走了进去。

“雅雅！”老伯走后，我在门外还没站上片刻，便听到一声惊喜的声音在门内响起。然

后便见表哥站在了门前，还是上次的那一身月白长衫。

“表哥。”我低低地叫了一声，看着他惊喜的样子忽然间有些伤感。在这个世界上除了

林城生，我也就只剩下他一个所谓的亲人了吧。

“表哥，为什么不见人呢。”跟着他走进屋子里，我忽然抬起头问。

“这——”他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

“希望你不是因为我。”我抬头看进他的眼睛深处，默默地道。

我总是让关心我的人受伤，就像姨娘，就像爹——

“雅雅，我看着你没事的样子就放心了。”把我带进屋子里他才安然地道，说完看见我

失落的样子眉头皱了皱道：“雅雅，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别太伤心了。”

我轻轻嗯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了。

“雅雅你以后有什么打算，还回去吗。”彼此沉默了半天，他才开口问道。

“回去？我回去干什么，回去看那个处处勾心斗角的后宫，还是看那绝情的皇上？”我

听了他的话苦涩的笑了笑。

我不是不回去了。

“这——”他看着我犹豫的想说什么。

“表哥，你不用劝我了。我知道你是为我一片好心，可是如果你真的为我着想的话你就

不要再跟我提这些了。其实早从我救爹的那一刻起，皇宫就在我生命中彻底断离了。”我看

他犹豫的样子尚未等他开口便打断道。

其实他想说什么我都知道，只是我和他早已没有了接点，早已脱离了轨迹。虽然心痛的

厉害，但是这已经是我最大的退让了。

爹是因为他死的，既然我还没有勇气去恨他，那么就让我学会遗忘吧，遗忘了就不会觉

得惦记，遗忘了就不会疼，遗忘了也就遗忘了！

接下来我就安安静静的住进了表哥的元府里。

我默默地打理着窗前的花圃，每天我都会不停的给他们浇水、除草、施肥，然后看着日

渐娇嫩的花圃我会觉得欣慰和满足。

我总是尽量的不去想以往的事，我总是保持着我微笑的样子。有时候一觉睡醒，看着我

还是在这个古代世界里生存的时候，我总是自怜的坐在镜前努力的学着微笑。微微扬了扬唇

，微笑着看着镜子里满脸忧郁的灵魂，久久的直到我的眼睛开始生涩的想闭上。

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平平淡淡的过完这段日子，安安静静的——没有勾心斗角、没有牵

肠挂肚、没有惦记担心，更没有悲欢决择。一直等，等到我能回去的那一天……

只是偶尔空闲下来的时候，我会一个人静静的对着天空发着呆。尽管我一直都让表哥帮

我隐瞒着我还没有死的消息，但京城里还是流传着我没有死的消息。我想在他们老百姓的心

里，宁愿相信我被神仙救了，或是奇迹发生救活了我，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不愿去相

信我死去事实。不过我从另一方面想，一个人的人生带上点传奇色彩也未必是件坏事。最起

码证明了我在人们心目中还是有点地位，只是可惜了自己在位时没能为他们真心做上点实事

，要不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觉得有愧于他们。

表哥看着我日日的消沉的样子，不禁有事没事的都来转一转，顺便说一说京城里最近发

生的事。

皇上没日没夜的寻找着我遗踪，还有皇后的位子一只空着……

等到我安静的听完表哥对我说的这些时局时，我总是流畅的笑了笑，仿佛那是我听过的

一个又一个故事。

流畅的笑容，是的我如今已经能够流畅的笑出来了，虽然笑的有些空洞，但那算是我这

辈子最后的一种笑容。

第五十八章 中秋佳节

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佳节。

住在元府里也有一段时间了，其实一直都是很安静的。只是当表哥说晚上带我去看花灯

的时候，心莫名的有些高兴。也不知道为什么，本以为像我这样，已经没有什么事是令我高

兴的，但当时的心情的确可以用“雀跃”来形容。

也许是期待这里八月十五的花灯吧，我想那应该是个热闹的场面，就像是他们所谓的赶

集市一样。

来的时候在宫里过了半年有余，虽然仅仅是几个月而已。但却像是在我的生命里过了好

久好久，悲欢失望，这比我前半生十几年经历下来的都还要多的多，也可以说这几个月改变

了我的一生……

我答应过爹要好好的过着的，只是好好的过着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是开开心心的

过着每一天，还是安安份份的过好每一天？只是这两种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一项很难的任务

，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无忧无虑，我也不再是以前那个单纯的女孩了。

“雅雅，我们去看花灯吧！”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表哥站在窗前微笑地提醒。

我看着他微笑的温柔，整理好心头的思绪迎了上去。他就像是我真正的大哥哥一样，这

段时间真是麻烦他了。

来到熙熙攘攘的大街，灯光如炽，映照着整条大街上都是亮堂堂的一片。其中叫卖声、

吆喝不断，热情而满情希望，就连我这个正在当中行走的路人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快乐。不过

比起小贩们因为生意好而产生的快乐，那些一个个穿梭在花灯下或一群一群谈笑风生，或是

一对一对的缠绵，则更显得快乐。因为那是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是幸福，是团圆，是美满。

此情此景我不禁抬头望去，心底暗想：好是好只是这一切都是不属于我。想完便静静的

凝视着头顶的夜色：皓月当空，白玉盘似的月亮静静的挂在半空中，显得格外的指皎洁，格

外的美丽。只是不知道月亮有没感觉，其实也不希望这是有感觉的，因为一但有了感觉那么

等待他的终将是一片痛苦。

“雅雅，是不是今晚的月亮格外美丽啊？”表哥见我一直抬着头看天上的月亮不禁笑道

。

我别过头，冲他微微一笑点了点头。今晚的月亮是格外的美丽，只是看月亮的人心情不

一定是格外的美丽。金秋佳节，可是真正的金秋佳节应该是属于团圆的人，只是那些不团圆

的人也就只能是“每逢佳节倍思节！”空怅惘一番了。

“雅雅，什么都不要想，想多了只会多生一份愁绪的。”表哥像是看出我心思一样劝慰

的说了一句。

对视了他一眼，我扯开话题的指着不远处的一圈人淡然的道：“那边好多人，我们过去

看看吧。”

说罢两人便走了上去。

等到走上前的时候正好听见身前的一个男子对身旁的人问：“童兄，你可曾答得出来啊

？“

顺着他的视线我看到了那个被为童兄的人，他抚了下头不确定地道：“我想是‘三’吧

。”

“‘三’？不太像！”问话的那个人摇了摇道。

我看着两人沉思的样子，抬起头朝灯谜看去。只见精致的花灯上面贴着一张纸条，纸条

上写着一行字。只是到底是什么字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现在算是个文盲。

“表哥，什么灯谜啊！”我退了出去问表哥。

表哥听后上前一步，抬着头读道：“打你两拳头，踢你一脚头，说你不成人，去叫你娘

来。（打一字）。”

“打你两拳头，踢你一脚头，说你不成人，去叫你娘来。”

我在心底重复了一片，只是思索了半天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字，于是我侧过脸疑惑的说：

“表哥，你想出来了没，什么字？”

“打一字？”表哥听后思索了片刻，然后拍了下手中的折扇看着我道：“因该是‘海’

字！”

“海？”我不明白的看着她。

“前两句的‘两拳头、一脚头’你可以把它象形成了一个‘氵’旁，第三句的‘不成人

’将‘人’字一变形，与第四句会意出的‘母’字结合成了个‘每’，四句正好拼出这个“

海”字。”他缓缓地解释。

话刚说完便见一旁设灯谜的老者儒须夸赞道：“这位公子真是聪明，此谜底答案正是‘

海’。”

“来，这是个小礼物，请收下。”说罢从柜子底下拿出一只小木梳。

“这，雅雅送你吧。”表哥接过木梳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好啊，谢谢你。”我笑着拿过木梳夸赞：“表哥，你真聪明！”

表哥看着我开心的样子收起扇子轻敲一下我的头温和地道：“你不也很聪明。”

“我聪明吗。”我看着他忽然有些眼睛有些生涩。

如果我聪明的话，芸妃就陷害不了我；如果我聪明的话，爹就不会因为我而死；如果我

聪明的话，就不可能让自己的下场这么惨。这所有的所有的一切，不正是应变自己很笨很没

用造成的吗！

第五十九章 再次遇见

就这样花灯也看不下去，表哥看着我一直沉重地不说话，怕我面对着这么喜庆欢乐的场

面受不了，于是决定要送我回去。我摇了摇头道：“我没事，我只是想找个地方坐一坐。要

不然我去那边坐会，你在这边看看吧。”

其实并不是不想回去，只是不想扫了表哥的兴。这么些日子以来总是让他一顾的照我的

心意走，我觉得怪对不住他。更何况因为我的存在而让他感情上出了点问题，今天中秋佳节

就让他和他的佳人独自相处一会吧，也好让他们的误会解除。至于他们感情的起始缘由我也

不细说了，毕竟那是他的事，跟我没有多大的联系，而且我现在心烦的很只想找个地方静一

静。

“我还是陪你吧？”想了想表哥不放心地道。

“真的不用了，我就在前面的亭子里坐坐。”我拒绝地道。

离开了表哥，我一个人孤单的朝亭子走去。走着走着忽然撞到了一面肉墙上。于是在我

抬头的一刹那我看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想见到的人。

“雅雅！”他十分欣喜的叫了一声，然后像是害怕失去一样紧紧地抱住我。

“皇上！”于此同时我也意外的看着他，然后一把推开他的拥抱。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还要让我遇见。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不但没有松开，反而更紧的抱住我，良久他才道：“这里不是说话

的地方，去那边吧。”

于是我便怔怔地被他抱着带进了一个亭子里。

站在亭子里，站在亭子里他的怀抱里。原本这个怀抱应该是个让我感到温暖，感到安全

的怀抱，可是现在这个怀抱算是什么呢？是未来，还是过往？

“雅雅，朕终于找到你了！”他忽然看着我笑了，憔悴的脸上带着一种满足带着一种欣

慰。

他却实很开心，因为她真的没有死！

我看他的笑，看着他的满足，忽然恨他，十分的恨他。一切都是因为他，我才会落得如

此下场，一切又都是因为他，爹才会含冤而死。

刹那间以前的一幕幕又都重新在我的眼前展开……

我想忘记的，我每天都会去学着微笑，都会去学着遗忘。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很努力去遗

忘了，可是——

可是为什么上天还要让我再次遇见他呢，我泪眼朦胧的仇视着他，我哭着道："你还来

找我干什么，想我看我失去爹的痛若吗，想看我一个人孤单单的笑话吗！"

"雅雅，对不起。"看着我悲伤的样子，他有些黯然的说道。他没有这个意思，他怎么

可能会这么想呢，他只是爱她啊。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对不起，你是皇上，我怎么敢让你跟我道歉呢？"我嘲讽地道。

那天我是那样的苦苦哀求，你有犹豫过吗。

"别这么说，我知道你恨我，恨我没有放过你爹。可是你也要站在我的立场考虑考虑，

当时……"他想解释。

"别说了，别说了。"我一下子打断了他的的话，捂住耳朵我使劲的摇着头。

"别说了，我不想听，不想听。"我哭着让自己不去看到他，不去听他的解释。人都死

了，我要解释有什么用，难道你说一句对不起，爹就能活过来吗。

"雅雅，你冷静点，你冷静点好不好。"他一把抓住我激动的看着我，直到我一动不动

他才放下手，缓缓地道："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只是希望你能原谅我，我承认我当

时是有些冲动，可是如果你当时听了我的话，事情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我瞪着他，不可思议的看着他。

都是我？我忽然冷冷的笑了，“是啊，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你也不会那么冲动，如果

你不冲动的话，我爹也就不会死了，结局也不会这样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痴痴的笑着，林雅雅，难道造成今天这一切的你难道也没有一点点责任吗！

“雅雅，我、我不是我这意思，你误会了。”皇上看着我一脸焦急地道。怎么越说越说

不清楚！

“那是什么意思？”我冲他大喊。

人都死了，我就算没有误会也没什么好说的

“雅雅，什么都不要，跟我回宫好吗？跟我回宫吧！”他看着我忽然深情握着我的手。

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像哀求她一样的哀求过别人，他只要她跟他回宫，别的事他什么都不计

较。

“我不要！”我甩开他的手痛苦的摇着头。

“过去都让他过去吧，你知道吗？母后因为知道你的失踪，都病入膏肓了。你跟我回宫

吧，朕会好好的补偿你的。”握住他的手，他不想放开，他害怕这样一放又会让他们永别。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我无助的捂住脸抽泣。

“雅雅，你难道就不肯原谅我吗，你是我的皇后啊！”皇上看着我一脸悲伤地道。

“以前的皇后早就在落入水的那一刻起，死了，你知道吗！”我呜咽的望着他道。

虽然我能原谅你，但过去的一切都不可能再回复了！

“雅雅，你听着，朕爱你，朕不能没有你。你知道吗，当你绝然的跳入河中的时候我都

快崩溃了，这多么天，我没有一天过的安稳。我想你，想你的一言一笑，想你对我冷漠，想

你对我的调皮，可是你却因为朕而——。”他看着我顿了一下，然后道：“雅雅，你伤心，

你失望，朕比你更伤心，更失望。因为朕再乎你，朕不能没有你！”长长的说出了这句话，

他炽热的看着我，像是一辈子也不愿意失去我一样。

第六十章 再次遇见

“算了吧，一切都是不能挽回的了，你觉得你这样我爹会活过来吗。我原谅你，就算是

我原谅了你，那么谁来原谅我，我让谁来原谅啊。”我看着他炽热的眼神，痛苦的说。

是的，我不能原谅我自己，如果不是因为我忽然跑到这个时代，如果不是因为我忽然进

宫，如果不是因为我而当上了皇后，如果不是因为我她芸妃也不会想尽办法来害我，那么爹

也不会死了。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我逃脱不了责任的，原谅不了我自己！

“皇上，我们不要再说了好吗，除了翻旧帐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抬起头深

深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苦笑着转过身抿了抿嘴：“我走了，请你不要再找我。”

“雅雅，请你不要这么对朕，你再给朕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再来一次好吗？”他看着我

的背影，尽乎哀求地道。

他不想失去她，他真的很爱很爱他。

“……”我无语的背对着他，看着前面灯火通明，人来人往。

“雅雅——，雅雅——”

我也想，只是一切都成为往事了——

泪水一瞬时间像断了线的珠子般落满了我的整个脸颊，模糊了双眼，模糊了这喧嚣的本

来就不属于我的大街……

昨天已经过去，今天也不再是今天。我知道我很爱你，只是你和我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就让这一切都成为往事吧，既然相爱不能够在一起，那就让我们一起把他当成往事，这样

最起码我们还可以剩下回忆——

我哭着回到了元府，表哥看着我泪流满面的一样子，焦急地抓住我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雅雅，你刚走后我便不放心的去找你，可是在亭子里等了半天也没见到你的身影。你

去哪了，碰见谁了？”他直直地看着我担心地道。

我擦了擦泪水，看着他担心的样子隐瞒着道：“我没事，只是忽然触景生情想爹了。”

“真是这样吗？”他认真的看着我，然后走上前轻轻的擦掉我眼角的泪道：“不要再伤

心了，你知道如果你伤心的样子被你爹看到的话，他会担心你的。你这样总是把自己封闭起

来，连我也会担心的。”

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忽然想避开他。我匆匆的回到房间，合上门对着镜子静静的看着

。越来越害怕和表哥在一起了，虽然他依旧是很温柔的呵护着我，依旧是那副如阳光般暖暖

笑容。可是他看我的眼神变了，那种看着我的眼神越来越炽热，越来越迷醉，而我被他看着

的心也越来越担忧。

其实回忆起这段和表哥相处的日子，他的温文而雅，他的风度翩翩。他无疑是所有女孩

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甚至于没有爱上别人以前，我所向往的男朋友就是他这种类型。只是我

爱上别人了，虽然是没有结果的爱情，可是爱过了以后我便不想再爱一次了。

我害怕他会爱上我，害怕他会开口对我表白，更害怕他对我表白后我们连亲人都做不成

，那么到时候我真的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第二天无精打采的看着花园里的花，昨夜一宿都没有睡着。一会儿想到爹临走前的忧伤

，一会儿又想到皇上，翻了翻身又想到了表哥的眼神。总之我不知该如何是好，脑子就是乱

糟糟的，总是一张张面孔浮现在眼前。

“皇后娘娘！”正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

我愣愣的转过头一看，原来是小尼。

“小尼！”我奇怪的看着她，她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皇后娘娘，终于找到你了，我还以为你——”小尼说着说着不禁眼圈一红，眼泪也随

之落了下来。

“好了不要哭啦，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待在这吗。”我拉过她安慰的擦去眼角的泪水，罢

了我奇怪地问：“小尼，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哦，我是听小图子说的。”小尼止住哭泣回答。说罢见我满脸疑惑的样子，连忙解释

道：“其实我也不清楚是太后让小图子告诉我的，然后我问小图子怎么知道的，小图子说是

皇上昨晚告诉太后，太后就让他来通知我，问我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哪。”

“你说了没有？”我有些焦急地问。

“我当时就想你肯定在这里，不过我没有告诉他。”小尼看着我道。

“没说就好。”我放心地道，忽然脑子一转连忙道：“小尼，你刚才说是太后，太后吗

？”

“是啊！”她点了点头。

“她，她不是——”我疑问。

“哦，皇后娘娘。我忘了告诉你，太后自上次那场病好了以后，又恢复了记忆。”

“恢复记忆？”

“是啊，不过皇后娘娘，太后虽说病是好了，可是她的身体还是不太好。听小图子说，

太后她总是念叨着你，愧疚她神志不清的时候对你那样，还有……”小尼不停的说道。

“皇后娘娘，你还回去吗？”良久小尼将太后的状况说完以后，她忽然抬起头认真的问

。

“以后别叫我皇后娘娘了，皇后娘娘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了。知道吗？”我静静地

道，然后看着她还是不明白的样子道：“不回去了，那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可是——”

“小尼我不在你们过的怎么样。”我打断了她的话道。

所有关于宫里的事我都不想过问，因为她已经从我的生命里彻底消失了。

第六十一章 不能原谅的还是我

“皇，不小姐。那天我遵照你的吩咐将毕妃送出宫以后，便在宫门口等你。可是我在那

左等右等的一直见不到你的人影，于是我便回到宫里看能不能碰上你，然而当我回到宫里以

后才知道你跳水自尽的事。我当时乍一听你不再人世的消息，不禁失声痛哭。你明明说你会

到宫门口和我会合的，可是你却……”小尼说着说着便又哭了起来。

“毕妃怎么样？”记得当时我在后宫里和打芸妃的时候，因为皇上的涉及，我晕了一阵

。醒来时便见毕妃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看着她一脸落寞的样子我忽然想起我曾答应过她要

让他和李临句在一起的。于是我在临走的时候问皇上是否还记得欠我一个愿望，皇上点了点

头说是。

“那希望你能让毕妃出宫，我知道你不喜欢她，于其就样还不如放她自由。”我是看着

他的眼睛问的。因为这恐怕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了，如果现在不做的话，那么将来也许就

没机会了。

“好。”他低下头沉思了半晌点了点头。

“她，我想她已经和李临句去山东了吧，李临句说是要带毕妃回他老家去的。”小尼没

有注意到我的沉思老实的回答道。

“哦。”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我出神的看着远方。

正想着便见一女子走了过来，我扫了一眼便知道她是芳悦——喜欢我表哥的人也是真正

和表哥是一对的人。

“你好。”她似乎看到我也在注意她。

“有事吗？”我看着她温柔地道。

我应该让表哥喜欢上她，她和他才是一对的。

“哦，也没什么事，只是想问你一件事！”她直直的看着我有些犹豫地道。

“说吧。”我抿了抿嘴安静让她坐过来，我知道她接下来会说什么？

她坐下眼神犹疑的看着我才道：“雅雅，你是不是也喜欢你表哥？”

“这，你是什么意思？”我看着她假装听不懂似地问。

“没什么只是想问问你。”

“哦，表哥他对我这么好我当然喜欢她啦，况且我也就只剩下他一个亲人了！”我说着

说着脸垮了下来。该来的终究是会来的，逃避不是办法，我想该要找机会跟表哥明示一下。

“雅雅，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只是如果不说出来的话我会——”芳悦看着

我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开口道。

“芳悦姐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你喜欢表哥嘛，你放心表哥她喜欢的只有你。你们一

定会再一起的，我保证。”她话还没说还我便打断着道。

我不想听到她说出让我敏感的话。

“哦。”她看着我沉默着不再说话，一会便无趣的走了。

看着她的背影小尼走过来道：“小姐，我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刚问完了一个，又来一个问我问题的人，我想为什么我总是在被问当中呢

。

“就是你从王府带过来的小丫，我发觉她有点怪。”

“她怎么了？”我忽然转过头问。是啊，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过小丫了，这个丫头以

前在寝宫的时候就总是没影，也不知道一天到晚忙些什么？

“那天我在宫门外没等到你以后，我就想先去宫里看看，结果在荷花池边碰到小丫鬼鬼

祟祟地从芸妃房里出来。我们一直都跟芸妃水火不相容的，怎么她去芸妃那干什么？”小尼

缓缓道来。

“算了吧，她还能干什么，也许不小心撞到芸妃那去然后害怕的跑出来了吧！”我看着

她疑神疑鬼的样子好笑地道。

哎，我看小尼也被我传染的疑神疑鬼了！

“是吗？”小尼不太相信地道。

“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去看看我打理的花园吧！”我看着她思索的样子，拉着她走

到花园前想让她看看我这段时间照顾的花。

站在花园前，没看一会，小尼轻声地看着我道：“小姐，你真的不回去了吗，你不知道

你失踪的时候，皇上他有多焦急。虽然大家都说你一定是——，可是皇上根不相信，他连宫

里的侍卫的都派出去了，没日没夜的找寻着你，你现在——”

“嘘，不要了！”我面对着她微微扬了扬唇，用手比了个停止的姿势。就让我们静静的

看一看这些自由美丽的花吧，别的我什么也不想听。

等转过头看着眼前的那片园圃的时候，我还是禁不住落下了泪水。

说过要遗忘一切的，可是遗忘到了最后反而成了刻骨铭心的牵挂。到底要不要原谅他，

从昨晚起我就一直问我自已这个问题。其实原谅他是很容易的一件事，那只要你够宽容，可

是原谅他我自己呢？从始至终我唯一不能原谅的还是我自己，过不了的还是我心底里的这道

坎，过不了，也许一辈子都过不了！

第六十二章 番外翻——皇上的

当我从宿醉的睡梦中醒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她的泪水，那个在我心里面最重要的女人

——林雅雅。

看着她伤心的样子，看着她因哭泣而红肿的双眼，我一时之间很无措。我很懊恼，懊恼

自己昨夜被酒迷晕了大脑，懊恼在不清醒的时候去找她，更懊恼自己伤害了她。

可是即使这样的懊恼着自己，我却从没有后悔过自己这么做，甚至因为这样做了而沾沾

自喜。因为从这一刻起她就是我的女人了，我拥有了我从所再乎的女人了。我知道我是这样

的自私，没人知道我有多么的爱她，从我见到她的第一眼便深深的爱上了她。

可是事情有时候并不像你预料中的那样，当我等待着她能原谅我的时候，我却收到了王

丞相递给我的信。那是一封明派王林城生写给别国的信，信里面还有他的印章。

我看着血红的印章忽然想起了她的眼泪，想起了她的眼泪我忽然有些犹豫了。我想她听

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一种表情，她该是会恨我的吧。可是我最终下了圣旨——捉

拿明派王的圣旨，因为我是皇上，高高在上的皇上。尽管我也不相信明派王会这么做，但为

了百姓，为了上面不可磨灭的证据我还是这样做了。

我是皇上，我第一次感受到无能为力的沮丧。对不起，雅雅我在心底深深地道着歉，然

后圣旨就这样从我手中晃眼地递了出去。

我无力的坐在龙椅上，外面是她撕心裂肺的声音，每一声都是那样的绝望，那样的悲切

，也深深痛入到我的心扉。我忽然间觉得自己很无力，第一次觉得心里面空荡荡的。

我轻扶着龙椅轻声的对自己说：雅雅，朕不对起你！朕以后会补偿你的。

“皇上，我永远都会记着你对我爹的残忍，终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爹是冤枉的，终一天你

会后悔你的绝情！”这是她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然后她便离开了。

许久看着屋外没有有动静，我轻启门扉走了出去。回想起她临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我有

些担心地跟了上去。我害怕她会出事，害怕她会做傻事，如果这样的话，我会心痛！

然而当我在花园里，看着她额前的鲜血时，我忽然间有些迷茫又有些清醒。那是我推的

，是因为我才伤到了她。于是我心痛的拥住她，拥着依旧不肯罢休的她。看着她凄楚样子，

我毫不犹豫的答应她要放毕妃走，毫不犹豫的答应她让她从我眼前走过，因为我能做的也就

只有这些了。

可是如果我知道她下一步要做什么的话，那么我当时坚决不会放她离开。可是我当时却

不知道，我当时放着她从我眼前离开了。

结果她就真的从我眼前离开了，永远的离开了。

“雅雅，如果你要愿意跟我回去的话，我一定不会怪你，就算是你不肯承认你犯的错我

也一样会原谅你。我不怪你，我真的不会怪你的。”我站在河前无力的想着，想着她绝然跳

入河中的神情，坚决而又无奈。

雅雅啊，一直以来我都想对你说我爱你，只是因为我是皇上所以一直都没有说出口。可

是现在，现在即使我想说出口恐怕也没有机会了。雅雅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离开

我，你这么离去了你让我怎么办。

记忆是昨天的，怀抱已经冰凉。我独自一人留守在她的寝宫里，屋子里一切过去的摆设

，只是这里的人却消失了。

自从她跳河起，我没日没夜的派人出去找寻。她没死的，她一定没有死，我相信她不会

死。

有时候在她的寝宫里，躺在她曾经睡过的地方，迷糊睡着的时候，我会梦见她。梦见她

对我抿嘴微笑，在我面前嫣然快乐的笑着。那种笑容是那样的美丽，却又是那样的容易消失

。我看着她嫣然的笑容，不禁触手想去挽住什么，可是当我伸出手时，她的笑脸却又忽转变

为泪容满面。

“皇上，我爹是冤枉的，我爹是冤枉的！”她痛哭着对我说，泪水布满面孔，然后轻洒

落入我的掌心。然而还未得我走上前去，她便朝着河边跑去绝然的跳进入水里，很快的河面

便消失了她的踪影，只剩下我一人驻立在河边苦苦的叫着，还有那握在掌心的泪水。

“雅雅！”直到这时我从梦里面醒来，看着屋内的摆设，我忽然间觉得心里面空荡荡的

，忽然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他我是那么的孤独，忽然间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想她。想她的一言

一举，想她的调皮，想她对我不予理睬，想她对我的大喊大叫。

我是真的很爱你，你知道吗，雅雅！

第六十三章 无药可救

小尼又一次回了宫，带着小丫搬了一大堆的东西回来。看到我皱着眉头，她有些尴尬的

说怕我在这里过的不习惯所以都带了出来，说完拉着小丫就去收拾房间。

看着两人消失的背影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这两天我一直在思量着一个问题，如果说小

尼能够轻易出宫我倒还可以放心。可是如今连小丫也跟着出来了，这倒让我开始不放心了。

那皇宫是什么地方，它是你能随便进出的地方吗？想想这恐怕是皇上暗中默许的，他现在应

该知道我住在这里了吧。

正思量着忽然有些目眩，看着眼前细心打理的花园，难受的坐倒在藤椅上微微喘了喘气

。

也不知道最近是怎么了，总是觉得头晕目眩、心口喘不过气，每天都是无力的靠在藤椅

上消耗时间。也许是最近发生的事太多了吧，以至于情绪也不太稳定，没有精力。

“表妹，怎么了？”刚坐下没一会表哥关心的问道。

我看了看他担忧的表情，笑了笑道：“也许是最近心情不太好，所以总觉得自己不太舒

服。”

“雅雅，让不要大夫看一看，你最近总是消消沉沉的，让大夫开几贴药吃吧！”看着她

苍白的脸色，他有些担心的道。

看她最近憔悴的样子，还是请大夫看看最好！

“不用了表哥，谢谢你，我只是心情不太好，并没有什么事的！”我能有什么事，比起

最近发生的事我有比这更难受的。

“雅雅，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看着我坚定的样子，他忽然有些迟疑的道。

“有什么你尽管说吧！”我想他今天来找我恐怕就是要说这个的。

“皇上他早上找过我，他、他知道你在我这里了。”他这才说出来。

“知道了？知道就知道了吧，反正迟早他都会知道我在这里。”早就料到了，只是没想

到他会这么快找上表哥。

“……”

“我想宫里都知道了我还活着的消息吧，但愿除了皇上以外没有人知道我在你这里。”

沉默了半晌我失神地道。

如果连那些人都知道的话，那么我恐怕只能选择离开这里了。

“放心，宫里的人除了知道你还活着之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表哥接过话正色道，他

和皇上都清楚，为了她的安全他们不有泄露她住在哪。

“但愿永远都不知道。”想到这我从藤椅上站了起来，脑子中一片乱不知道在想什么，

总这么坐着也不是办法。

走着走着忽然间心痛难忍，胸腔里一股热血便“噗”一声从嘴里吐了出来，接着便觉得

眼前忽然灰蒙蒙地一片，我不禁踉跄向一边倒去。

“雅雅，你怎么了！”表哥见此景连忙冲上来，接住了快要倒到地上的我。

“我——”说着说着不禁又吐出了一口血。

……

“我想这位小姐是中毒了！”大夫仔细把了把脉这才说道。

“中毒？”表哥、小尼听到后都吃惊的叫道。

“啊！”我晕晕的躺在床上听到后不禁也倒吸一口气。中毒！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忽

然间中毒了。

难道是芸妃！这个念头第一时间在我脑中跳出来。可是不对啊，我仔细寻思的一番又否

定了这种想法。我已经不在皇宫里，她连我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怎么能害到我呢！

所以她要排除，可是如果不是她的话，那会是谁呢?

“这是一种慢性的毒，药性虽非强烈之物，但顾及服用的量来说，时间只要一长的话，

就可以导致人死亡。不过一般来说像这位小姐这种症状，应该是服用的时间不长。”大夫看

了看大家抚了抚胡子说道。

我抬起头瞄了眼表哥，看他一脸焦急的样子，我摇了摇头。看样子也不会是他，再说了

他对我那么好干嘛要害我啊。

那是谁呢？我开始疑惑起来！

这时候表哥开口问那位大夫道：“照你说应该没什么大碍吧！”

“这——”大夫被表哥这么一问沉头吟道。

“大夫怎么了？嗯，我们出去说吧！”看到大夫不自然的表情，表哥望了望躺在床上的

我小心的拉着大夫朝角落里走去。

“大夫，她到底怎么样了？”站在角落里表哥一脸焦急的问。

“这、我实话实说吧！像小姐这种毒，虽然服用的时间不长且属慢性毒，可是我也仅能

看出她中的是毒，却没办法为她解毒。自我行医二十年，还从未碰到这种毒药，请恕再下无

能为力！”大夫这才面色沉重地道。

第六十四章 回去吧

我躺在床上虽然虚弱的一点力气也没有，可是看着两人面色凝重的从我房间里退了出去

，我甚至想将他们挽回的力气也没有，仅仅是一声呼唤也无法从喉间透出。

正想着一股鲜血在胸腔里翻涌，不禁一口口的对外吐着血。才一瞬间便将眼前渲染的一

片嫣红，浓重的血腥味冲刺着我的每一根神经。我想我应该要死了吧，这种被淘空一切的感

觉，这种要被撕裂身体的疼痛，让我感觉到死神在一步一步的向我临近。他微笑、他快乐，

仿佛多收一条性命都能满足他的的成就感。

我甚至看到眼前高高隆起的土堆，荒草蔓延一片清冷的空气，触目所及的墓牌上似乎记

载着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也许它曾经辉煌过，可是如今它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字迹——林雅雅

！

只是真的要这样死去吗？在这个不属于我的世界死去？

眼前的亮光渐渐黑暗，我无力的掉入睡眠里。

*******

“李群海你给朕说清楚，她到底怎么了？”皇上坐在龙椅上一副不相信的神情。

她中毒，她好好的怎么可能中毒呢！

“皇上，属下说的都是事实。皇后娘娘吐了好多血然后就昏迷的不醒人事，后来我等元

中文离开后，问那个探过病的大夫。从那大夫口中得知皇后娘娘身中巨毒，并且此毒他从未

见过一时之间无能为力。而且皇后娘娘——”李群海说到这里面色犹豫的停了下来，他是皇

上暗中派去保护皇后娘娘的侍卫。

“而且什么，快说！”皇上一看他停了下来，焦急的问道。

“而且皇后娘娘的毒若是再不能解，恐怕以皇后娘娘的体质撑不了多久了。”接下了话

他缓缓的回答道。

“撑不了多久，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毒就解不了，给我把宫里的太医统统传来，我就

不相信这么多人没一个能治不好。”他说到这里面色凝重的开始吩咐起来。

雅雅，你等着朕不会让你有事的，朕一定会救你的！

*******

“小丫，我睡了多久？”我从昏昏沉沉的睡梦中醒来，看着守在小旁的小丫无力地问道

。

“小姐，你还好吧，你都已经睡了三天三夜了！”小尼看到我醒来没等小丫开口，便又

高兴又担心的跑过来说道。

“三天三夜！”我捂着疼痛的胸口，三天三夜，我睡了这么久吗?

我好像只记得自己在黑暗里来来回回的跑着跑着，忽然一不小摔倒在地上，然后就开始

不停的吐血。看着地上刺眼鲜红，我想停下来，可是无论我如何努力我都还是不停的吐不停

的吐，仿佛要将我整个身体里的血都吐出来似的。

“小姐，喝药吧！”立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小丫，不知道什么时候端着一碗乌黑的汤

药道。

“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虽然难受的可以，但是看着这黑不溜湫的东西我实在是喝不下

去。

“小姐，你还是快喝了吧，这可是太医们给你开的方子。”小丫径自舀了一汤勺也不管

我答应不答应的送了上来。

“太医？”太医不是宫里的吗，难道说皇上知道了?

“小姐，你中毒的事皇上早就知道了，这几天你昏迷的时候，皇上差不多把宫里的太医

都传来了。人来人往的，只有今天还算是清静了一些！”小尼看着我疑惑的表情补充道。

“小姐，我看皇上真是的很担心你，虽然这样但又怕你见到他会受到刺激，所以这两天

他一直都在门外守候着你。”小尼安心地道，说罢还往外弩了弩嘴似乎想证明皇上还在外面

。

“小丫，你把药端出去吧，看这样子我实在是喝不下去，更何况能不能好我自己心里面

最清楚。你们两都出去会吧，我想静一静，不过出去以后不要跟任何人说我醒了，我不想受

到任何打扰，知道吗？”我看着小丫和小尼沉静的吩咐道。

见此小尼和小丫只得无奈的走了出去。

她们没走一会门便被吱呀的打开了，直觉告诉我一定是他——皇上。我闭上眼降装昏迷

的样子，人都要死了难道非要让他看到我这颓废的样子。

我不想让任何人可怜我，也不需要任何人的可怜。

******

当我推开门看到她安静的躺在床上，我的心不禁开始隐隐的痛起来。无论我请了多少人

，无论是太医还是民间的大夫，都说无法救愈。

雅雅啊，我深爱的女人，你为什么总是让朕这么心痛？难道说这是上天给我的一种处罚

，处罚我那时的不够明智，处罚我没有相信你吗？

可是雅雅啊，你总该给我一次机会吧，你不能就这样将我一个人留下来，虽然你不承认

，可是你还是我的皇后啊，是我一生中最深爱的女人啊，雅雅！

雅雅，我还等着你原谅我，等着你和我一起回宫。

*******

我静静的躺在床上，床前是他炽热的眼神。我知道他在想什么，知道我中的毒，知道我

就算不会死也不能够长相厮首。也许有人会说我笨，说我傻的可以，这么好的男人我应该要

收下。可是那些过往的离合，你真的可以毫无介意的原谅他，真的可以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过吗？如果真的能那样的话，那么我是该好好的努力了，起码不能让我爱的人为我而自责。

“皇上。”我躺在床上轻呼了一声，眼圈有些发涩。

原谅他、不原谅他，总在心底矛盾着。

“雅雅，你醒了。”他似乎有些高兴的走过来。

“皇上，你还是回去吧，宫里面一定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处理呢。”回去吧，不要再这里

浪费时间了。你是皇上，那才是你的生活。

第六十五章 意料之外的小丫

“雅雅，让朕陪陪你吧。”见我这样说，他的眼神忽然间黯淡了下来失落的地道。他还

以为她不会再拒绝他了呢，可是她还是那样的拒绝了他。

……

“皇上，我原谅你了。”彼此间沉默了良久，我开口道。

想了很久觉得他也没做错什么，要怪就怪他是个皇上吧，高高在上的皇上。其实有时候

觉得，当别人说皇上是如何的主宰着别人，还不如说是权力如何主宰着别人。做为皇帝来说

他所能主宰的只有别人，而他自己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

“为什么？”他不明白的看着她。

她说她原谅她了，他应该高兴才是，这是他等了好久好久的话的了，可是为什么当他真

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反而觉得不安呢。

“没为什么，只是我想通了。错不在你，也不在我，在这里。”我看着指了指胸口，淡

然的一笑。

错就错在我们相爱，错就错的我太在乎你，所以才会把自己弄的这么惨。其实只要我想

开一点点，我一样可以活下去。

“既然这样，那你就和朕回宫吧。朕希望你能答应，因为不管你原不原谅，你一样还是

朕的皇后！”他直直的看着我郑重地说道。

是我永远的皇后！

“算了吧，都病成这样了，就算回去了，我也活不了多久。要知道我这么原谅你只是因

为我不想你因为我而内疚，这是我不想看到的。”能不能活我自己最明白，只当这是个借口

吧。

“这样证明你还在乎朕，既然你还是在乎朕的，你就要坚强起来，当作是为了朕好吗?

不管怎么样朕都不会让你死的，你放心吧，雅雅，我会为你找到全天下最好的大夫的！”他

看了我一眼，毅然的走了，他要为她找最好的大夫，他要让她起死回生！

看着轻轻叩上的门，我伸伸的叹了口气。

其实我不笨也不傻，谁下的毒我虽然不清楚是哪个，可是我清楚的知道，能不露痕迹下

的了毒的，那他肯定是我身边的人，是我不会怀疑的人。

只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害我，他的理由是什么?

哎，看来恐怕这又是芸妃布下的眼线吧，而且是个高明的眼线。怪不得我的一举一动她

都会那么清楚呢，原来她还是早有预备了。

真的该要跟她彻底清清老帐了，否则我这样一味退让只会让她得寸进尺。

皇上走后我便一直在床上昏睡，为了找出真正下药的人，整整一天都我都尽力让自己一

动不动的躺在床上。

不过总算老天爷没辜负我的努力，在我看到眼前这个鬼鬼祟祟往我药里洒药粉的人，我

确定了自己先前的猜测。

“小丫，我放什么东西呢？”对着她的背影我冷冷地道。

她先是一愣，转过头神色慌张的看着我冷冷的面孔道：“没、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吗，我还以为是什么毒药呢？”我嘲讽的道。

小丫啊小丫，我做梦也没想到居然是你下的毒！从来到这个世界起，我见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你，相信的也第一个是你，可是没想到就是你背叛了我！

“不、不是。”她结结巴巴的道。

“不是？不是那是什么？小丫，你老实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不是你做的？如果你有什

么苦衷你说出来，你不能这样啊。你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小丫，不是那个要害我的小丫！”我

忽然生气的大叫道，看着她霎白的面孔，连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么虚弱的我怎么会叫出这么大

声音来。

那种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出卖的感觉，真的很难受。

“好，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也没什么隐瞒的了。”她忽然诡异的笑了笑道：“毒是我

下的，是芸妃让我这么做的。我想你也一定很奇怪芸妃她为什么会这么清楚你要做的事情吧

，那些都是我告诉她的，我一直是她在你身边布下的眼线。”

“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一字一句的问。

“你还记得我进宫第一天吗？”她忽然问。

第一天？我在脑中思索了半天道：“你那晚没真的没回来！”

“是的，我的确没有回来，因为那天晚上我不小心闯进了芸妃的房间里，然后又不小心

的将芸妃的手镯摔碎了。”小丫回忆着说着，脸上的表情似乎说明她至今都后悔当初闯进了

芸妃的房间里。

“然后芸妃以此来威胁你！”威胁你出卖我。

“当时她也不知道我是你身边的丫头，所以也没怎么威胁。”小丫淡然的回答道。

她当时的确吓的不轻，在这皇宫深苑里一个身为丫鬟的人打坏了主子最喜爱的东西，那

是可以自行处罚她是生是死的。

“其实这也不能怪我，我本来并不想伤害你的。要怪就只能怪小尼吧，都怪她一来就得

到了你的欢心，都怪她让你开始不注意我。后来我很气便接受了芸妃对我的吩咐，因为芸妃

答应过我会把小尼弄出宫外去的。”小丫咬牙切齿的道，她至今都恨着小尼。

第六十六章 相信不相信

“到底还是因为忌妒两个字。”我忽然有些好笑的道。

芸妃是如此，她也如此，看来这忌妒真是让人丧失了本性。

“小姐，既然一切你都知道了，那么你就别怪我心狠。要怪就怪你太聪明这么早发现了

我，否则我或许还会让你多活几天。”小丫忽然面色狰狞的走的床前。

“杀了我吗，你难道不怕被人知道吗？”我看着她轻松的道。

“芸妃娘娘说过了，只要你一死，她就会给我一笔钱，然后让我远走高飞。”她阴冷的

走过来，双手用力的掐住我的脖子。

“你以为她会让你简单的这么离开吗？”我忽然好笑地道。

“她会的，她一定会的。我为了她做了那么多事，她不会不信守承诺的！”小丫放在我

脖子上的的手有些颤抖。

“荷花宴上的毒，是她让我在小尼做好的点心里下的；你的出宫，你寝宫里的一举一动

都是我禀报的，甚至连你爹的死我也事前就知道的，还有你劫持刑场的事，假传圣旨的事也

是我通知她芸妃。这一切如果没有我，她芸妃怎么可能安安稳稳的坐在皇宫，这一切如果没

有我，这一切都不可能成功的。我为她做了这么多，她不能说话不算话啊！”说到这里她颤

抖的手这才平静下来。

“小姐，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会好好安葬你的，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小姐。”小丫的手

上一使力掐向林雅雅的脖子上。

“你、你——”我被她用力的掐着，渐渐的感到一阵窒息。想不到来这个世界的时候，

第一个见到的是她，最后见到的也是她。

只是不知道我这一死是否能回到现代，记得以前的小说上面都是这么说，这该不会就是

我要等的机遇吧。只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讽刺啊。

“你干什么！”正当我快没有气的时候，一声大喝声在门外响起。

“雅雅，你没事吧！”表哥一把将小丫推到一旁，拉起我连忙问道。幸亏他来的及时不

然……

“没、没事。”我伸伸的吸了一口气才答应道。

又是一场化险为夷，好像我在这个世界里总是死不了似的！

“小丫？小丫呢？”见我没事，表哥这才回过头去找小丫。可是这一眨眼的时间她早已

经跑了，速度还真快啊！

“不用找了，她就算逃走了，也不会再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了！”我缓和了一下气息闷闷

地道。

就算她能从我这里逃走，她能逃过芸妃吗？在我这里我不会对她怎么样，可是等她一逃

到芸妃那里，那么她也就活到头了。我相信芸妃会这么做，也肯定芸妃会这么做。一旦当事

情败露以后，唯只有杀人灭口才可以永绝后患，只有死人才不会出卖任何人！

“雅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丫她怎么——”表哥看着我疑问道。小丫从小到大都跟

着她，怎么这会居然要害她？

“毒是她下的！”没有看他我淡然的道。

刚说完胸腔里又一股热血涌了上来，便又开始往外吐血。只是这次似乎与以往不一样的

是，我连鼻孔都开始流血了。

“雅雅，雅雅！小尼，小尼快去找大夫！”表哥一看我不停的流血，手忙脚乱的边扶着

我止血，边焦急的往外大喊着。

“啊，小姐！”听到屋子里的叫声，小尼径直冲了进来。一见我血流不止的样子，急匆

匆的往外屋跑去，太医们都被皇上安排在外屋。

不一会便见到太医们小跑进来，一个个都神色紧张的围过来，把脉的把脉，诊断的诊断

——屋子里瞬间乱成了一团。

我无力的躺在床上，虽然血是被太医们止住了，但胸腔里的血还是尚未完全退去。看着

周围有些模糊的身影，我直到现在才开始真正担心自己的毒。

“太医，你实话告诉我，我身上的毒怎么样了，解不了吗？”许久，看着渐渐安定下来

的太医们，我平静的问。身上的疼痛一次比一次疼痛，血也一次比一次流的多。我感觉到我

的毒已经开始彻底发作了，剩下的时间也日渐不多了吧。

“这——”太医们迟疑的看了看我坚定的表情，才犹豫不决地道：“皇后娘娘，眼下此

毒已经进入您的五脏六肺，若在三天之内还是找不到下药的人，我怕娘娘您——”

“下药的人？”正说着表哥插话道。

小丫，雅雅刚才说这毒是小丫下的！那么只要找到了小丫——

“那你们还不快去找，如果三天之内还是救不了皇后话，你们统统给朕死！”正当太医

们解说的时候，皇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前，面色铁青地对着众人发火。

太医们走后，表哥便带着皇上出了外面。两人站在门外轻声细语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只

见到皇上在一旁听着听着脸色便变了，变的极为阴暗。

“雅雅，朕想你一定知道小丫为什么这样做，而且你也一定知道她现在在那里？”两人

说完后，他便径直走过来问我。

她一定知道小丫在哪里！

“她现在恐怕已经死了。”我透过他望向门外，妃绝对不会留下一个她认为是个隐患的

人。

“死了，是谁幕后指使的？”到底是谁？

“小丫一出事就死无对证，我说了你会相信吗？”我定定的看着他。如果我说是芸妃，

只怕你不会相信。

“相信，只要你说出来朕就相信！”我相信你永远相信你！

“芸妃！”看着他坚定的神情，我忽然道。

想不到就算是出了宫，她还是不肯罢休，也许只有死人她才会相信吧。

第六十七章 小丫死了

大清早便听到了小丫死的消息，小尼说他们在城外枫树林找到了小丫的尸体。

我一听本来还有些高兴的心情消失了一大半。死了，死了一切就不存在了；死了，王府

里的生活、皇宫里的生活就只剩下一段回忆，可有可无的回忆。

想了想便又听到小尼说已经找到下毒的人了，只是解药还在配制中。

“那个下毒的人没有吗？”我一听奇怪的问道。配什么解药啊，直接找那个下毒的人要

不就得了。

“有是有，只不过被他弄丢了。”

“啊，这也会弄丢。”我不可至信的看着她，看来这个下毒的人也不怎么样嘛，连解药

都会弄丢。

“小姐，你不用担心，太医们一定会配制出解药的！”小尼肯定的道。

“我当然不会担心，只是你怎么知道的？”你该不会说你也是早上听说的。

“元大人告诉我的，还有小姐，你知道吗？这毒原来一直是芸妃在幕后指使的，我真弄

不明白小丫怎么会为她做事！”真想不到芸妃这么坏，总是这样一而在再而三害我们家主子

。

“哦，是吗！”看着她一脸惊奇的样子，我顺水推舟装作一副刚知道的样子。

“元大人好！”我话刚说完便见小尼叫道。

“小尼这药你拿去熬熬，用慢火细熬啊。”元文中拿出一包药交给小尼道。

终于配制出解药，雅雅这回应该没事了。

“好的，我这就去。”小尼接过药便往外走去。

“表哥你来啦。”我看着他笑了笑道。

“雅雅解药已经有了，你一定要好好的休养身体，否则落下了什么病根，表哥会担心的

。”他走过来温柔的抚了抚我的头道。

“我会的。”我看着他点了点头。

“表哥，芸妃她——”沉默了半晌我问道。

不知道皇上是用什么办法让芸妃承认的，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芸妃不会轻易承认的。

“这，雅雅，等病好了以后我再告诉你吧。”表哥看着我眼神闪了一下才道。

“为什么？”我疑惑的问。

“没为什么。”他答了一句，然后伸手抚了抚我的头发，良久才迟疑地问：“雅雅，如

果你好了，你会和皇上回宫吗？”

“回宫？”我看着他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道：“不知道，这一切都离我太遥远了，

我不想想这个问题。”

“雅雅，如果说我——”如果说我喜欢你。

“表哥，等我病好了，你该送我什么东西！”我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连忙止住道。老

天啊，我不想听到他下面的话，我害怕他会说喜欢我。

“雅雅，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被打断了话，他深深的看了我一眼道。

迎面传来的炽热让我不得不摇了摇头。

“原来你还是要和皇上回宫的。”他看着我拒绝的样子淡淡地道。

“我不会。”我连忙否绝道。可是天知道在我说出这话的时候，心莫名的痛了起来。也

许我是真的想和他回宫吧，只是不想承认罢了。

“那雅雅我——”

“表哥，我头有些痛想一个人静静，可以吗？”我再次打断他的话，心里十分紧张。也

不管他是什么表情，我一翻身背对着他，我不想把这仅有的一层纸捅破。

“好吧，那你先休息吧！”站在一旁看着她阻隔的背，元文中有些失落走了出去。

为什么你要这样逃避，你应该早就察觉到我对你的心。是你对我没有感觉，还是你一直

都未曾放开过……

“表哥，谢谢你这些日子对我的照顾，谢谢你！。”人将走出去的时候我翻身，面对着

他道。

表哥不管怎么说，我真的很谢谢你。在这个世界里你是我唯一剩下的亲人，也是最后一

个无私关怀我的人。我知道你喜欢我，可是我却又不能接受你，因为我害怕失去你。在这个

没有亲人的世界里，我只剩下你最后一份的亲情。而这最后一份的亲情，是我最想保留的！

他停下脚步回头疑惑地看了我一眼，“谢谢？”他茫然地道。

“表哥我送你件东西吧！”我微笑的看着他，伸手从枕下将锦囊拿了出来。

解药都有了，我想明天就该走了吧。为了保留住这最后的一份亲情，我要离开。还有皇

上以及整个宫里的人都知道了，我更应该离开了。

第六十八章 水落石出（一）

“为什么？”他走了回来奇怪的看着我将锦囊打开。

从锦囊里将那支金钗拿出来，那支爹给我的娘的遗物。看了看，钗上的蝴蝶还是原来的

那样栩栩如生，还是原来那样的振翅若飞。

“表哥这是我娘留下的东西，也是我最重要的东西，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希望你能好好

的保留。”我依依不舍的将钗递给他，心里想：表哥，你要好好的保重，原谅我不能接受你

。

“这是什么？”表哥接过金钗后，看了看我的锦囊指着道。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了看锦囊，原来他指的是锦囊里的一张纸条。

“哦，我从芸妃那捡的纸条，说要还给她的，都忘了。”

“表哥，你要看看吗？”我望着他的眼神道。嘴上是问他想不想看，其实心里明白是自

己想看。只不过因为不识字的原因和不能告诉他人自己不识字的原因，所以不能明说出来。

不过回头想想今后“离家出走”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大字都不识一个怎么在这个世界上

生存啊。

“拿来我看看。”李文中见是芸妃身上的东西，便决定要看看，说不定里面还有很重要

的证据。他拿过纸条看着看着，越往下看他的脸色越难看，直直的瞪着纸条足足有半晌。

想不到这个芸妃居然如此蛇蝎心肠，怪不得一直找不到隐匿着的“证人”，原来都是她

一手谋划的。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露，如今有这个在手，明派王叛国的案子终于可以真相大

白了。

“表哥，上面写了什么？”看他一直盯着纸条，也不说话我有些着急的问。写着什么啊

，看这么长时间？

“雅雅，你终于可以还你爹清白了。”他扬着手中的信高兴地道。

有了这个纸条，她芸妃就算是想抵赖都抵赖不成了。

“我爹，这纸条？”我不相信的问，就这一张纸条能还的了他的清白吗?

“能，一定能。”他看着我不相信的样子坚定的点了点头。说罢转身就往外走，刚走到

门口的时候才想起来我还一脸疑惑的等着他说原因，于是侧过头笑着道：“雅雅，你等着，

我这就找皇上去，你等着我的好消息！”

*******

喝了小尼熬的解药，擦了擦嘴吩咐道：“小尼，收拾收拾东西我们离开这。”

“收拾东西，小姐我们离开这里干什么啊？”小尼被我这一问，奇怪的看着我。

“小尼，如果说我要离开这里，脱离和这里的任何关系，你愿意跟着我吗？”我深深的

看了她一眼。如果不答应我也不会生气，毕竟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无法干预。

“如果小姐真的要这么做，就算是到天涯海角我也一定伴随着你。只是小尼不明白你为

什么要离开这里，我们在这里不是好好的吗？”小尼不明白的看着我。

她想不明白皇后娘娘在想些什么，虽然她知道皇后娘娘心里想着很多事，关于皇上，关

于元大人，关于这里的一切——

但是她觉得皇后娘娘好可怜，那么善良的人却还是遭受到别人的陷害，爱皇上却又不能

和他在一起。

“该要走了，知道吗？”

如今毒是解了，可是皇上以及后宫里的人都知道了我在这里，再在这留下去也不是个办

法。更何况我已经和皇上没有关系了，这样和他牵牵扯扯的我怕走的越迟越割舍不了对他的

感情。我是爱他的，可是原谅他已经是我最大的退让了。我该走了，该要寻找我回去的路，

仅管这条回去的路很难，但回到现代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已经是为我自己继续活下去所找

的最后一个理由了。

“可是小姐，你身体这么虚弱我们不能等你好了再走啊。”她想拖一阵，实在不行的话

，她就去找元大人。她不是为了自己，她只是希望皇后娘娘能够快乐起来。

“没关系，离开这里的力气我还是有的。”说完，我用力的从床上爬起。

“小姐，你又何必这样呢，你都原谅了皇上，为什么还要离开呢。”小尼一把拉住我，

满是担心的道。

皇后娘娘你为什么这么傻，明明是喜欢皇上，为什么还非要离开他呢。更何况皇上他也

爱你，而你又爱他，这不是——

“小尼我能原谅他，是因为我还爱着他，所以我不忍心看着他不快乐。但是我能原谅他

，却原谅不了我自己。”我不禁有些伤心地道。

爱他，爱他，爱他——

我清楚我有多么的爱他。可是——

“小姐那都是你自己太过自责了，你已经尽力了，你已经做的最好了。”小尼看着我伤

心的样子道：“我相信王爷他根本没有怪你，他希望你能幸福起来，希望你能快乐！可是你

这样实在在太傻了，皇上他那么爱你，你应该给他一次机会，同是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啊。

”

“小尼，你说的话我会好好考虑的，只是我还是要离开这里。如果将来我想清楚了，我

会回来给自己一次机会！”费力的从床上坐起，我郑重的道。

给他一次机会，同是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

第六十九章 水落石出（二）

“元文中，事情查的怎么样了？”看着站在身前的男人，皇上开了口问。

“启禀皇上，我已经查过了，根本没有馥敏这个人。”元文中道。

“没这个人？没这个人那这纸条是怎么来的。”皇上对着他抖了抖手中的纸条。

微风吹着纸条小小的翻了一角，只见上面写着几行字：

芸妃娘娘：

芸妃娘娘，我已经成功的把明派王林城生的印章拿到了手，并且也把你给的叛乱信盖上

了印章。这几天我将会把他递交给王丞相，相信只要王丞相一禀告皇上，那么明派王一定会

背上叛国的罪名。不过还请娘娘放心，此事奴婢做的十分小心，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

馥敏启上

自从昨天看了这张纸条后，他一刻也没安下心。他一直回想着那些天的事，那天王丞相

递交上来的信。想起雅雅一直都说自己冤枉了明派王，难道他真的叛错了？这该死的芸妃！

“皇上你先不要着急。”元文中看着皇上不乐观的面孔，走过去道：“虽然馥敏这个人

没查到，但是馥敏这个人却是真实的存在着，只是她并不叫馥敏，“馥敏”只是她一个代号

罢了。”

“那此人可曾找到？”他要确确实实的查清楚！

“刚开始在宫里没找到馥敏这个人，我想了想于是便找到了以前在明派王府做管家的丁

正长。据丁正长说明派王在生前的时候确实认识一位叫馥敏的女子，而且这女子在林城生出

事以后就未曾见过。问他这馥敏是何许人，丁正长说她是芸妃的表姐。可是据我所知芸妃并

没有什么表姐，我问小尼，小尼说馥敏就是芸妃介绍给皇后娘娘的。于是我照着小尼的描述

将馥敏这个人的画像画了出来，依据这画像我找到了这个人。”

元文中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转过身对身旁的人道：“将人带上来。”

于是不一会便见一个女子被带了上来。

“王兰，见到皇上还不下跪！”人带到了现场，元文中冷冷地道。

“啊，民女王兰见过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被叫做王兰的女子一听吓得连忙跪

倒在地，脸上也因为害怕而吓的面色苍白，全身瑟瑟发抖。

“王兰，信上所写的属不属实！”居高临下，皇上冷冷地看着她，语气中夹杂一丝将要

爆发的怒气。

“皇上，这是、是民女写的，是芸妃娘娘让我这么做的。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底下

的王兰见被这一问，看着皇上威严的面孔吓的跪在地上不停的磕头。

“饶命，你既然做了这样的事，难道就没想过后果吗？”饶命，你让朕怎么饶了你！

“来人，从冷宫里将芸妃立即带过来！”想也没想他命令道，芸妃啊，芸妃，朕真的没

有想到，这一切居然都是你做的，你居然还有这样的计谋。原本朕还看在你爹的面子上，饶

你一命，可是如今看来，就是朕想饶你都不可能了！

“皇上，你原谅臣妾了！”人还没上来便见芸妃高兴的叫道。

自从让皇上知道了皇后的毒是她所下的，便将她打入了冷宫。她知道皇上是看在她爹的

情面上才放过了她，她原本以为自己一辈子都要呆在那样的地方。可是想不到这么快他就传

她了，这难道说明他原谅了她？想想这些日子在冷宫里的日子，她真的永远都不想再回到那

个鬼地方了，那里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

“芸妃你可来了！”元文中看着芸妃高兴的样子冷冷地道。她还有时间高兴，若不是因

为她，雅雅怎么会到这地步，若不是因为她，雅雅怎么会那样——

她和雅雅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真是最毒妇人心，想不到外表如此漂亮的一个人

心肠里居然这样的狠毒，难怪人常说：最毒妇人心！

芸妃经他这一说才注意到皇上那张面无表情的脸，往下一看她不禁失口道：“王兰！”

就算是背对着她，她也能认出来。她是王兰，她就是王兰！

“很不错，你还认识她！”皇上看着她一脸吃惊的样子缓缓地道。

“皇上，这——”看着周围人的表情，芸妃这才知道怎么回事，张口还欲解释着什么。

“芸妃，你不用解释了，朕只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最后一个为什么

，他几乎是吼了出来。这么多年了，他从来没有生过这么大的气，就连抓到要刺杀他的人他

也没有生过这么大的气。

“既然都知道了，还有什么说的呢！没错这是我做，下毒、诬陷……所有的所有都是我

做的！为什么？因为我恨她，凭什么她能做上皇后，凭什么她能得到你的宠爱。以前她没来

的时候，谁不说你是最宠爱我芸妃的。可是自从她来了以后，这一切都变了，每当我听着宫

里的人说着你是如何的宠爱她，每当盼不到你却又听说你去她那里了，每当我看着你一次又

一次纵容她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难爱，我妒忌，我咬牙切齿，我恨她。是她，是她

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夺走！”知道了一切都被揭穿了，她歇斯底里像发了疯般的叫道。

她恨她，她恨她，她恨她夺走了她的一切！

第七十章 水落石出（三）

收拾好东西，我一个激灵抖了一下，心里纳闷着是谁在诅咒我。

“小姐，你等一会，我出去一下马上就来。”小尼看了我一眼虚弱的身体若有的所思地

道。

“你去吧，快点啊。”我坐到床上吸了一口气道。拍了拍大腿，思量着：都几天了这身

体恢复的怎么这么慢，若不因为这身体，早在几天前我就走了。

——————————

“元大人，我可找到你了，小姐她坚决要走啊。”小尼气喘吁吁的站在元文中面前。

前两天小姐就说要走的时候，她好不容易才说服小姐多留两天。可是今天早上一起来，

她就坚决要走，一点时间都不给耽搁。没办法她只得找小姐的表哥想想办法，不是她不想走

，而是她实在不忍心看着皇后娘娘和皇上就此分别。

放下为明派王澄清的案档，元文中抬起头问道：“坚决要走？她要去哪啊？”

“我也不知道，小姐说走到哪算哪、随遇而安。元大人，你快过去看看吧，小姐那么虚

弱的身子我怕她受不了。”

“她这是在干什么啊。”意识到小尼并不是在开玩笑，他眉头一皱起身道：“走，我去

看看。”

---

“小尼，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刚走到门口，小尼便听到我不耐烦的叫声。

“我找东西去了，不过总算是找到了。”小尼如此说着，心里却在想元大人能否打消皇

后娘娘离开的念头，她希望元大人能留住她！

“雅雅，干什么呢？”小尼刚想完便见元文中迈了进来。

“表哥？”我看着从门外出现的笑脸，连忙将手中的包袱甩到背后。

“没什么，正休息呢。”我撒谎。

“既然没事就好，雅雅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要听吗？”将她一切的动作都收入眼底，

他不露痕迹地道。

“什么好消息。”我有些奇怪的问，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称得上是好消息的消息吗？

他听了我的话笑了笑走到床边道：“雅雅，皇上还你爹清白了。”

一句轻轻的话吐出后，我的心底闪过一丝激动，但很快又冷静了下来。清白？我爹还能

有清白的一天？皇上不是一直都不相信？清白什么叫做清白？

“雅雅，是真的！你爹的事是我一手彻查的，幸亏有你那张纸条，否则就算再过多久我

也查不出来。”表哥看着我一脸不相信的表情解释道。

“芸妃的那张纸？那只不过是我捡到的，会有什么用？”我好笑地道。

“谁说那是张废纸，你知道那张废纸上写着什么吗？”那可是重要的证据！

被他这一问，倒问住了我。看了看他我有些结巴巴地道：“我没看过，虽然在我这里但

因为那不是我的东西，所以我没看。”确实纸上写着什么我都还清楚，但那是我不认识上面

的字。现在不能让他发现我不识字。

“那你现在看看吧！”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条准备递给我。

“我不要。”要真看了那不是露底了吗。说罢看着他不明白的表情解释道：“没有经过

别人的同意，随便看别人的东西是不好的。那个，要不是你读给我听吧，我是听说的总比我

亲自看的好。”

（说罢，头顶一群乌鸦飞过，作者道：“我没让你这么说，你怎么乱说话呢！”雅雅一

看作者上场，立即掐着腰一脸气愤地道：“来的正好，我正想找你算帐呢。你说你好好的非

把我弄成一个文盲干什么，若不是因为这样，我我用得着这么惨吗！你这个罪魁祸首！”作

者：“我这还不是因为你——”话还没说完便被林雅雅打断：“你给我闭嘴！”）

林文中有些摸不着头脑的瞪了他表妹一眼，然后一脸茫然地道：“好，既然这样我就读

给你听吧。

‘芸妃娘娘：

芸妃娘娘，我已经成功的把明派王林城生的印章拿到了手，并且也把你给的叛乱信盖上

了印章。这几天我将会把他递交给王丞相，相信只要王丞相一禀告皇上，那么明派王一定会

背上叛国的罪名。不过还请娘娘放心，此事奴婢做的十分小心，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知道的。

……”

“什么——”还没听完我就腾的从床上跳了起来。

老天，我怎么、怎么这么笨啊，明明就能救得了爹的，可是却还是眼睁睁的看着他走了

。我真是太可恶了，这么重要的证据我居然到现在才知道。还有那个叫馥敏的，看她那纯洁

的样子原来心里面却是这么的肮脏，馥敏馥敏馥敏馥敏馥敏——我要杀了你！

“雅雅，你别激动！”看着我目露凶光，表哥连忙拉住我。

“可恶，可恶！芸妃你等着我一定要找你算帐！”我一把甩开表哥在屋子里气的直跺脚

。臭女人、坏女人、该死的女人！

“小姐你——”小尼看着我在屋里咬牙切齿的样子，有些害怕地道。

看来小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生气，本来连床都下不了，而现在却气的直跺脚。

第七十一章 灰色对白

正气的直跺脚的时候，猛的向前像撞到了一个人。我抬头看去，看到的是一张俊秀的面

孔。“皇上！”我有些心跳加速地叫。

“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是不是元文中，如果是他的话朕可以帮你教训他哦？”皇上

调侃地道。

看他那微微上扬的嘴角，他今天心情不错。原本因为明派王的事雅雅一只跟他处在冷战

之中，虽然她嘴上说是原谅他了。可是他知道明派王一日还不了清白，他和雅雅之间就不会

有和好的一天。而现在……他终于可以没有丝毫顾虑去追她了，追到她真正原谅他的一天。

“元文中，他——”我怎么会生表哥的气呢，我是——

我好笑的转过头去看表哥，可是才这一转眼的功夫，表哥他跑哪去了，还有小尼也不知

道什么离开了，奇怪！

门外

“元大人，你为什么拉着我到外面啊！”站在门外小尼一脸不高兴地道。皇后娘娘现在

还没有完全康复，现在又那么生气，万一——，她必须要时刻守候在她的身旁。

“你还是去把她的包袱收起来吧，我看她一时也不会离开这里的。”李元中没有看她，

侧脸望着远处叹了叹气道。

仅管看着表妹和皇上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感到很失落，会觉得不开心。可是为了表妹能

够笑起来，能够开朗起来，他还是觉得这样值得。他们本来就是一对，他只个不该插进来却

又插了进来的人罢了。

屋内

“你找我有什么事？”回过神看着他一脸的笑意，我心不甘地道。

“你是朕的皇后，朕找你还需要理由吗？”他欲上前抱住她道。

我转身避开他的拥抱，背对着他摇了摇头道：“我是不会和你回去的！”

“雅雅，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现在你就给朕一次机会，给朕一次改过的机会可以吗

？”双手并未停留在它要停留的地方，他放下手叹了口气道。

“我不回去。”我再次重复。

不会回去的，那已经不是属于我的地方。

“那好，如果你坚决不回去的话，那朕就在这里等，等着你要回去的那一天。”

看来一时之间想和她和好，也不太可能。不过好在他有时间，他会等着她原谅的一天。

“皇上，你就算再等多久也不会有那一天的。”我回过头看着他坚持的表情，慢慢地缓

和了语气道：“皇上，你明不明白，虽然我是皇后，但我们之间是不适合的。我们天差地别

，我们不是生长在同一片天空下的人，也不是能在同一个环境下生活的人。”

“只要朕觉得我们适合就可以了。”他认真地道。

“皇上，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皇上，我们不一样的。你是皇上，高高在上撑控生

杀大权的人；是真命天子，是所有百姓的希望，是一个国家的象征。而我呢，我只不过是一

个女人，一个追求平淡生活，追求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女人。而如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

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我面对的将是整个后宫，整个皇宫的禁锢生活，整个天下的苍

生百姓。我跟着你我会觉得累，因为你不是属于我一个人。跟着你我更不会觉得快乐，因为

我要处理和以前一样无以计数的忌妒和陷害。皇上，我喜欢，爱你，可是我更爱我自己，因

为如果没有了我自己我何来的去爱别人，何来的等到未来。”

一番话说下来，我的泪水又情不自禁的流了下来。那种惊心动魄、明争暗斗的生活我真

的过不来的，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人生只要有一次就已经够了，我没有那好的智力和

心理去承受去面对，一次都不想！

他看着我哭泣的样子，不禁有些心慌的抱住我，良久他才缓缓地道：“雅雅，是朕让你

为难，是朕让你伤心，也许这一切都是朕的过错。”二十多年了，他从未像今天这样觉得自

己做上皇帝是种错误，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无奈、悲哀。

皇位，皇位，想到这普天之下都想做的这个位子，居然成了他和她之间跨越不了的牵拌

、隔阂。

靠在他宽大的肩膀上，靠在他温暖的怀抱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的往下落着。许

久都未曾靠在他的伟岸的肩上，许久都未曾感受到这样的温暖和踏实。可是——

闭上眼紧紧的抱着他。如果可以相依到永远，她宁愿就这样抱着他直到永远，海枯石烂

，天崩地裂。

想到这里心却又莫名的痛了起来，泪水也再次泛滥起来。为什么明明可以和他共患难，

而自已却要去逃避；为什么明明幸福就在眼前自己不去抓住，却是要往后退？为什么，为什

么，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够再一起！

第七十二章 刺客

我一个人无神的靠在窗前。昨天那场对白后，自己还是眼睁睁的放着他离开，虽然看着

他孤单的背影，她的心很痛很痛，可是她还是忍住阻止的声音。一切都结束罢，他是皇上，

他有他的生活，她不该去扰乱这种生活。

也许是想的太出神了，居然连眼前什么时候冒出来的蒙面人都没有发现。

蒙面人自来了以后看着眼前这个一直发着呆的女人，心里想：这是芸妃口中所说的阴险

狠毒的皇后吗。可是看着她那忧郁的面孔，他怎么也看不出她像是那种人。

“咳、咳！”想了一会，他决定先问问她是不是，虽然他是来杀人的，可是如果错杀人

那就不好了。

正想着忽被几声咳嗽声打乱，放下眼仔细看了看眼前这个人。一身黑色夜行衣，脸上蒙

着的三角巾上正有一双细眼盯着她。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刺客吗，我好奇的想。

“你怎么不怕我？”两人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那刺客奇怪的开口问道。

她傻瓜还是白痴啊，见到他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刺客居然一点动静也没有，难不成被吓傻

了。可是也不会啊，他有那么吓人吗？

“我为什么要怕你？”为什么要怕你啊，虽然我不是很聪明，但是我知道皇上一定会派

大内侍卫保护我的，就凭你还想杀我，别说是门了连窗户都没有！

“因为我是刺客，我要杀你。”那个人一脸不满意的道。

“我知道你是刺客啊，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我好笑地看着他。

“什么问题啊？”他有些戒备的看着我问。

“很简单的，我就是想问你杀一个人能拿到多少钱？”我可是很想知道的，不知道做一

个刺客赚不赚钱。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晕，她居然问他这个，他是刺客唉，她怎么——

哎，不过这次杀他确实拿不到钱，怎么说呢，谁叫芸妃是她的老相好呢，更何况她肚子

里还有了她的骨肉。

“那你不想说就算了，你有什么事吗？”我看着他好心的提醒道。看来这个刺客也不怎

么样，属于弱智的那种。

“我问你，你是林雅雅吗？”被她这一问，他才想起来他是来杀人的。

“林雅雅？你确定是林雅雅？”我一脸认真的问道。

心里却想，他是来杀我的，是谁让他来杀我的？

“确定。”他口气硬了起来。这个丫头是不是在装白痴啊，他今天来就是要杀了这个皇

后，好让她的芸儿在宫里安安全全的！

“是谁让你来杀她的？”我问。先跟你装装傻，看看你会不会说。

“这跟你无关，你知道不知道，知道的话快点说！”他有些不耐烦的道，想不到真是个

白痴！

“你能不能跟我说啊，反正我又不认识。更何况我嘴很严的，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你

就跟我说一说吧，我很想知道的，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他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他……”

话还没说完便听到一声“住嘴”，于是我立即闭嘴静止。

“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个人。”看着我静止下来，他开口道。

“哦，如果你要问孙雅雅的话我还认识，可是要问起这个林雅雅嘛，我倒不认识哎。”

算了反正也问不出个所以然，还是快些送你走吧。

“真的不认识？”他不太肯定地问。

“要不你把地址留给我，我要是碰到叫林雅雅的人，我去那找你好不好！”我随口道。

跟你没的说，我还是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吧。

看着他准备离去，我欲放心的关上窗子。忽然一声“雅雅！”从屋内传出。

看着那刺客回转头，我心底暗叫一声不好，连忙要将窗子关上。

窗子还未关上，便见那刺客“砰”的一声一剑过来挡住要关上的窗子，冷笑地道：“林

雅雅，关什么窗子啊！”

“啊，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林雅雅！”我不禁解释道。皇上啊皇上，你怎么早不来晚不

来，偏偏这个时候跑来，这不是害了我吗！

话刚说完便见皇上走了进来，看到这一情大惊地叫道：“雅雅，你——”

“还说你不是，刚才差点就被蒙混过关了！”刺客用剑抵住我的脖子道。

“你是谁，快放开他。”皇上在一旁焦急要往这跑。

“别过来，再往前一步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说罢将剑往我脖子上示了示。

“你弄错了，我真的不是你要找的那个我。”看着在一旁干着急的皇上，我只得勉强的

道。看来让他救我是不可能的，只能找机会自救了。

“不是你，还会是谁？皇上都来了，你说除了你还会有谁！”刺客不满地道。

“这、这——”被他这一说我不由地向皇上看去，正看着忽见他手指动了动，眼神向窗

外闪了闪。我一看便心神领会地抬起手指着窗外道：“啊，你快看那边！”

那刺客不明就里的朝窗外望去，而在他往外看的同时，皇上一下子窜了上来，一把抱住

我，手一挥便将刺客的剑打翻在地。

扒在他的怀里看着被抓住的刺客，我长长的吁了口气，看来我的决定是没有错的，跟着

他我永远都是惊心动魄日子。

第七十三章 明了

“都怪你，要不是你的那一声，他早就已经走了。”长的吁了口气后，我看着他责怪道

。

我差点小命就没有了。

“是啊，如果不是朕——”他看着我感慨地道。

这不值得他反醒吗，这不正是像她说的那样，她和自己在一起面对的是永远止尽的忌妒

和陷害。

“启禀皇上，那刺客已经招了！”正说着一名侍卫跑进来道。

“是啊，是谁指使的！”他一转脸上的感慨面无表情地道。

“皇上，据刺客所说是芸妃娘娘！”

“芸妃！”听到这他的表情不禁冷凝了起来，芸妃都快要被他叛下死罪了，想不到她连

死之前都还在算计着要害她。这个女人，这个女人真是让他心寒啊！

“是，还有一件事，奴才不知道该不该说！”侍卫有些迟疑了起来。

“说！”他沉吟地开口。

“据那个刺客的口供，他说——他说——”

“尽管说，朕恕你无罪！”

得到了一句肯定的赦免他才放心地道：“他说芸妃娘娘怀有他的孩子！”

“孩子！”我和皇上一听同时叫了出来。

“你、你是说芸妃肚子里的孩子是那个刺客的！”率先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看了看皇上

问。

芸妃她居然骗我说，是皇上的！

“是！”那侍卫一脸无措的点了点头。

“雅雅，看来你好像早就知道了！”听了我的问题，皇上道。

“还没出宫前，听芸妃说过，她说她怀了你的孩子！我当时一听，还以为你和她……”

我有些吃醋地停止的话语。

“你先下去吧！”皇上朝侍卫扫了一眼，然后看着他离开后转过头对我道：“这芸妃真

是让朕心寒啊，以前因为她爹的事，我一直都不想跟她去计较着什么，可是如今这一切的一

切，真的让朕很失望！”

“也许她自己也不想这样，只是后宫的权力斗争让她变成了这样而已。”

“可是这——，雅雅，你不恨她吗？”

“她？唉，我怎么可能不恨她呢，如果不是她——”我看着皇上止住了口，旧事就不要

再提了吧。

她一次次的这样至我于死地，倘若不是我命大，总死不了，不然就算我有九条命，也经

不起她这样的折腾！看来这皇宫还真不是每个人都能呆的地方。

“唉——，也许是天意吧，总之身在这个世上就有你不得已的事情！”一句话结束了所

有的事情，我想等到明天皇上来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吧！

————————

背着包袱再次回望着整个城市，叹了口气道：“小尼我们走吧！”

“小姐，我们真的就这么离开了吗？”小尼有些不舍地看着。

“真的要永别了！”我看着她幽幽道。

“小姐！”

“不要说了，快走吧！”我径直向林子里走去，多看一眼都是一种不舍，多看一眼都是

一种依恋，可是不舍又怎么样，依恋又怎么样，这终究不是我能生活的地方。

“雅雅！”在林子中走了一阵，忽听背后传来的叫喊声。

“小姐，有人喊你！”小尼有些高兴地道。

“谁？”我皱着眉头看着远处骑着马飞来的身影！

“雅雅！”那身影来的近处，下了马焦急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皇上，你怎么来了？”我有些吃惊的道，我没有跟别人说过啊。

看着小姐一副吃惊的样子，小尼有些好像的避开了两人。小姐是没和别人说过，不过如

果有她在的话，那她当然会让皇上知道喽。

“雅雅，你真的就这么忍心丢下朕一个人吗？”没有理会我的吃惊他有些伤痛地道。

若不是小尼及时的跑过来告诉他，他现在可能都已经失去了她。

“我——”我也不想的。

“雅雅，朕是真心爱你的，你难道就不能再给朕一次机会吗？”将她拥入怀里，他深情

地道。既然都原谅了他，既然事情都已经真相大白了，为什么你还是想逃避呢！

“我——”我也爱你，我不禁哭声了出来，被他的痴情感动了。

“雅雅，朕决定退位！”看着我他沉默了良久，郑重地道。

“退位！”我一惊叫了出来。

退位，他要干什么啊，皇帝当的好好的退什么位啊！

第七十四章 结局

“对，昨天听了你的话，朕回去想了很久很久。如果不是因为朕是皇帝也不会让你这么

为难，而如果让你从朕生命里离开的话，朕又不愿意。所以朕想来想去，决定退位。这样我

们就可以过你要的平凡的日子，我们永远的在一起！”他缓缓地道。

爱江山更爱美人，如果没有了她，我要这江山何用！倒不如陪着她浪迹天涯海角，天天

看着她的笑容。

“可是——”我有些不相信的看着他，他真的为了我连皇帝都不做了？

“雅雅，朕是真心的，从第一次见到你，这一辈子朕都不能没有你，你知道吗？”他看

着我深情地道。那一次看着她的画像，他几乎认定了她就是他的皇后，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

，可是他知道——她就是他生命中的女人。

“皇上。”听着他的话，我感动的抱住他，他是爱我的，他是爱我的——

他为了我连皇帝都不要做，这能证明什么，我难道不是证明了他的爱已经全都给了我，

这难道不是证明了我们的爱情！

“雅雅，我们重新来过好吗？”他拉住我手满是深情地问。

“好，只是皇上。”我有些为难道。

“怎么了？”他有些紧张地问道。她不会还是不原谅他吧！

“没什么，只是我不想你退位。”看着他紧张的样子，我依偎在他的肩头轻声地道。

是的，我虽然不喜欢皇宫里的生活，可是我也不能自私的剥夺了他的权利。况且我想了

想，做皇后娘娘也不错啊，威风十足，虽然有些危险。但我相信从此以后，皇上一定会更加

保护他，支持她的！

想着想着我忽然感觉到心里满满地，好幸福好幸福的感觉。想来毕妃和李临句再一起，

恐怕也是这样的感觉。

“雅雅，那、那我们回宫吧！”看着我就这样简单地答应了，他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她原谅他！他好高兴啊。

“不行！”我忽然拒绝道。

“为什么不行？”他被我这一说，脸色又紧张起来。

我看着他被我搞的一惊一乍的样子，有些好笑地道：“皇上，月圆接我回宫！”看来他

是被我给吃的死死的了，以后不怕你不听我的。

“月圆，为什么非要等到月圆的时候啊！”皇上表情有些不自然地道。她不会还是没有

原谅我吧！要不然为何非要等到月圆的时候！

“因为在我的家乡里，月圆代表团圆和好的意思。我和你回宫，难道不算是团圆和好的

意思？”我戳了戳他的肩膀口气不好地说道。

没办法只是乱说说的，天知道我也不想这么说的，可是因为某人（这个某人是作者！）

非要我这么说，作者最大嘛，我也就只得这么说了！居说是作者起的名字就叫做《皇上，月

圆接我回宫》，所以我才非得这么说！

林雅雅愤愤地想着！

———————

“永临，永馨，你们等一等！”我看着前面飞奔的两个身影不悦地叫道。这个不用介绍

了，这个坏东西，永临呢是我的儿子，那个小的呢就是永临的妹妹。两个一天到晚就是疯，

没一该能安静下来。

“雅雅，让他们两个玩去吧，来尝尝我给你做的新点心。”太后拿着一盘点心放到桌子

上道：“雅雅，姨娘上次听你说蜂蜜、蜂蜜的，于是我就想如果用蜂蜜代替糖会是怎么样呢

，所以啊就做了这个呢，吃一块！”

我随放下手中的手帕拿了一块放入口中然后埋怨地道：“姨娘，放多了，太甜了！”

听到我这样埋怨你们不要怕她会生气啊，她啊是不会生怕的，自从我回宫以后，她啊对

我好的不得了，简直比对她新生女儿还要好。

“啊，是吗？”她一听不相信的拿了块放入口中嚼了几下，然后笑了笑道：“好像是放

多了，不过你等着啊，我这就去重新做一次，一次不会太甜！”

说完端着盘子就跑了出去。

“你们两个给我快点回来，不然我发火了啊。”看着姨娘走了出去，我对着外面的两个

身影大叫道。这两个小东西，为什么总是让我这么费心，好累啊。

“雅雅啊，你这样会吓到他们的！”一旁的皇上看着两个孩子垂着头走了进来，心疼地

道。

“都是你宠的，要不然他们怎么连我的话都敢不听。我跟你说，以后你要是再护着他们

，晚上就不要在我这里睡觉，去你那些个妃子们那里！”我语气不佳地道。

“啊，不会吧！”他可不敢到妃子那去，要不然她又该离宫出走了。

“你看看会不会！”我拿眼斜视着他道。

佳人独宠

作者：许蜓

第 1 章

“菱儿呀，爷爷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啊！这个故事还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听他的曾曾祖父讲的，现在呀，爷爷就将这个故事讲给你听，好不好呀！”白旗南看着自己的孙女，不禁想起了在自己怎么小的时候，父亲给自己讲的故事。

“好耶，菱儿最喜欢听故事了，爷爷，你快点讲呀！”白菱一听有故事可以听，顿时催促老人快点讲。

“好，爷爷这就讲给你听。说起来呀，还非常巧合呢，故事里的女主人翁还是跟你同名的女孩子呢？只不过呀，你呀今年才八岁，而她是十八岁。”

“真的吗？爷爷，那你快点给我讲讲嘛！”白菱摇晃着白旗南的肩膀催促道。

“好了，爷爷这就说了，相传在很多年以前，有这么一个世外桃园，它的四面环海，在那里有一个国家，叫做火焰国。在火焰国中有一个国宝，叫做火焰镯，它是国母的象征，实际上它的作用就是判断佩戴者是不是有资格成为皇后，如果它认同的话，火焰镯会变小到适合佩戴人的手腕，如果不适合的话，火焰镯就会自动地从佩戴人的手上脱落。火焰镯对他们是非常地重要，因为历年来啊，只有皇后可以为国王生下王儿。火焰国的国王已经三十了，还没有找到皇后的合适人选，这不禁让大臣们非常地着急。于是呀，他们就请国师为国王占卜一卦，算算到底他们的皇后在哪儿，什么时候国王才会成亲。国师立即就为国王占了一卦，卦象说是国王会在他三十岁这一年成亲，并且一生中会有五位公主和两位王子。大臣们心里欢喜之余也有许多忧患，国王已经三十了，可是皇后仍然没有找到，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呢？大臣们压根就安心不下来，这国王一天不成亲，他们就着急一天。一天夜里，国师发现天有异像，皇后人选就要出现了！于是这个国王就出去找了呀。”

“接下来呢？他有没有找到呢？”白菱焦急地问着。

“接下来，就是你要睡觉了，小孩子应该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要听故事明天再听，知不知道？”白母直接打断了这对祖孙间的谈话。

“妈！你真是的。”白菱只能不情不愿地离开了爷爷的房间。“爸，你也早点休息吧，别太累着了。”白母说完后就离开了。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不幸就这么发生了。白菱更是没有想到她的这个故事没有机会听完了，因为在第二天，她从学校回来之后，就听说她的爷爷已经回老家去了，白菱当时还吵着嚷着要去老家，在白母生气的毒打了一顿之后，这才作罢！

时间飞逝，转眼间白菱已经十六岁了，长大成人了，在这一天白菱看到了自家的族谱，也知道了一点自己祖先的事情，他们生活的岛国就叫做火焰国，白菱想起爷爷讲的故事，这才知道了为什么爷爷会知道得那么详细了，原来是这个原因。在看到白家族谱之后，白菱当天夜里作了一个梦，梦里有个像火一样的女子在叫自己的名字，然后一团火焰就向自己扑了过来。因为这场诡异的梦，白菱再也没有看白家的族谱，久而久之，事情就被白菱一点点的淡忘了。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两年，白菱已经18已经岁了，别看她才18岁，但是她却在诸多方面展现了她与众不同的天赋。从小由于长得就非常的漂亮可爱，参加了不少电影电视剧的拍摄，白菱还从小学习了跆拳道、柔道等等。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年方18的白菱，竟然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医学博士学位，还非常善于改造机械，被人誉为“天才少女”。

这一天，白菱因为给奶奶买药耽误了时间，为了赶上母亲四十五岁的生日party，车速骑的是飞快，后面跟着的警车也开得飞快。白菱知道这么一路跑回家自己等到了家准有一大堆的罚单等着自己。可是为了节省时间，白菱还是加大了马力，行使得更加快了。而车速极快的白菱在拐弯路口为了躲避迎面而来的大卡车，不甚撞到了栏杆上，连人带车的就这么被弹到了空中。大卡车司机以及追赶白菱的警察一见这样的情况，连忙停下车想着找到伤者送去医院救治，可是找遍了事故地点周围近百里的路，就是没有发现任何人影。白菱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失踪了。

☆☆☆☆☆☆☆☆☆☆☆☆☆☆☆☆☆☆☆☆☆☆☆☆☆☆☆☆☆☆☆

“陛下，国师求见，他说有要事相告。”忙了一天，好容易审批完所有奏折的龙鹏霄刚要就寝，门外却来了小顺子的声音。怎么晚了国师有什么事情非要在这个时候禀报？就不能等到明天再禀报吗？

“宣！”龙鹏霄虽然不悦但也只能打消就寝的念头，召见国师。

“陛下，大喜事呀！在我火焰国内出现异象，异象显示皇后就要出现在我国境内！陛下，这是个多么让人兴奋的消息呀！”国师非常激动地说出今天占卜所得到的结果，盼了这么多年，皇后终于出现了，难道不让人兴奋？

“是吗？”龙鹏霄的睡意顿时消失的一干二静，什么自己命中注定的皇后出现了？自己没有听错吧？

“没错！微臣真的要贺喜陛下了，星象显示皇后会在她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跟陛下相遇，而皇宫戒备深严，所以微臣建议陛下立即出宫去寻找皇后。”国师显得非常的兴奋，没想到今晚占卜竟然会有这样好的结果，真是令人高兴呀。

“那么好吧！朕就依国师所说，朕明天就出宫寻找皇后，找到后即刻回宫，朕会带上火焰镯来测试一下。那么国师啊，明天要烦劳国师暂时地处理一下朝中事务了。”龙鹏霄高兴不已，自己不但盼到了等了多年的机会终于出现了，终于可以出宫到处去转转了，皇后呀皇后，不论找不找得到你，朕可都要好好的谢谢你了。你不出现朕怎么可能有机会放下这些烦人的奏折，去民间游历一翻，过过老百姓的生活，真是一件大快事呀。

“是，陛下。只是陛下你根本就不知道皇后有什么样的特征，哪里能够找的到呢？总不能遇到任何一位姑娘都用火焰镯试试吧，所以即便陛下您遇见了认不得也是枉然，不是吗？所以陛下，老臣这里有一锦囊是为了陛下而准备的，当陛下遇到一个今年年方18，而且不是我国人的女子时，或者是陛下遇到了喜欢的人的时候，不妨打开看看，卦象中显示的皇后的特征，老臣已经都写在里面了，老臣希望陛下喜欢的人正是皇后，这个锦囊老臣希望陛下能够好生保管。还有一点陛下，如果在四个月内找不到皇后的话，或者不能让她爱上陛下心甘情愿的留下的话，那么她就会回到她原来的地方，从此不再出现，那么陛下你只能够考虑皇族中的其他人延续我国的命脉了。”

“朕明白了，国师你先退下吧，朕想一个人静一静。”龙鹏霄怎么也不曾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如果不能够让她心甘情愿的爱上自己留下来的话，她只能停留四个月，这么短的时间真的够吗？算了不够就算了，大不了让皇妹生个继承人就是了。都是皇族血脉应该没什么分别的。

“老臣还有一句要说，陛下，皇后她在十八岁时有一劫，此劫有血光之灾，凶多吉少，陛下千万要记得呀。

国师在说完后，就立即离开了。而龙鹏霄则兴奋不已地难以入眠。

☆☆☆☆☆☆☆☆☆☆☆☆☆☆☆☆☆☆☆☆☆☆☆☆☆☆☆☆☆☆☆

次日，龙鹏霄在没有任何人的陪同下，离开了皇宫。龙鹏霄思索了一夜觉得乔装打扮成了一个侠客最为保险了，装扮成商人怕引起贼人的歹意，装扮成书生又怕无端被人欺侮了去，想来想去还是装扮成一个侠客妥当一点，再说了自己自幼学习了一身的武艺，不扮成侠客还扮成什么呢？似乎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选择了。

一身侠客打扮的龙鹏霄手拿着从不离身的扇子踏上了自己未知的旅程。龙鹏霄出了宫就一直向西行，小的时候听父皇说过，最美的风景都在西边，西行应该有机会好好欣赏一下锦秀的江山。只是还没有走多远，龙鹏霄就遇到了自己生平的第一次抢劫。看着围着自己的一群人，龙鹏霄不免哀叹自己的运气不好，怎么刚刚出宫就碰上这么一件事情，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点惹人怨了。

“小子，乖乖的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老子我掏出来，我们只是劫财不愿伤人的，但是不合作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领头的人颇有架势地挥着刀对龙鹏霄吆喝道。

“想要我身上的钱，可以呀，不过你们可得问问我手里的这把扇子，看看它同不同意！”龙鹏霄扇子一个飞旋正中说话人的胸口，借着反弹的力道有弹回到龙鹏霄的手里

“敢打你老子，今天老子就陪你好好的玩玩，兄弟们都给我好好的站着，看看老子怎么收拾这小子。”于是一群人就围着两人绕了一个圈子，龙鹏霄站着不动却也让对方近身不得，仅仅一把扇子就让对方不得越雷池一步，可是龙鹏霄总是这么着，惹得对方发起狠来了，不顾

一切的就向龙鹏霄劈了过去。就在这个时候从天上飞速地掉下了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不是别的什么正是莫名其妙消失不见了的白菱。

“喂，底下的人，接住呀！”白菱拼命地叫着，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如果没有人接住自己，不跌死也会跌他个半身不遂的，那还不如死了的好。

龙鹏霄听见声音直接的反应是闪到旁边去，不过有人就是慢了一步，让白菱压个正着。白菱在发现自己安全着陆了，这才停止自己的尖叫声。

“哎呀，这地怎么是软绵绵的呢？还凹凸不平的，我到底是跌到了哪呀？”白菱正在疑惑的时候，感觉到似乎四周的人都盯着自己，难道自己身下坐着的不是地而是别的什么东西？白菱迅速地一个弹跳，就发现自己刚刚觉得软绵绵的原来是个人呀！

“寨主，你怎么样了？”一群小喽罗立即推开白菱，打算看看自己的当家人到底怎么样了，这不看还好，一看呀，吓了一跳，人已经死了，就连脑浆都出来了。一群人见寨主已经死了，顿时乱了起来，毫不留情的就向白菱扑杀过去。“哎呀，怎么能够怪我呢？是他自己不禁压嘛跟我有什么关系呀，你们到底讲不讲道理呀！”白菱虽然是这么说着，但是动作却一点也不马虎，不一会儿功夫所有人就被白菱给摔了个晕乎晕乎的。

“怎么还打不打了呀！”白菱看到一群人都被自己给打晕了，多少气势就有的嚣张了起来。

一群人面面相觑的看了看，最后一起抬着他们老大的尸体跑了。龙鹏霄在一旁看得非常分清，眼前这个人的招数非常的奇怪，有人向他攻过去，她一律的以非常诡异的手法将人从他的肩膀上摔出去。龙鹏霄好奇地打量起白菱来。眼前的人留着一头只及耳际的头发，身上的穿着与一般的人家大有不同，更是奇特的是她手上带着的东西，怎么从来就没有见过呢？看他的打扮似乎不是这里的人，而且看他的身材非常的瘦弱，个子也不是很高，但是为什么他就可以将比他重了不知多少倍的人摔出去呢？

在龙鹏霄打量白菱的时候，白菱也在打量着龙鹏霄，刚刚一场混战，没有注意到四周的环境，没想到居然还能发现长相如此英俊的男子，真是难得耶，特别是拿着扇子身着古装的样子更是好看。等等？

古装？白菱讶意地直盯着龙鹏霄瞧，难道是自己在做梦吗？白菱连忙看了看自己周围的环境，如此翠绿的树木，如此碧蓝的天空，如此清新的空气，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记得自己是发生车祸被卡车给撞飞了，只是为什么自己会从那么高的空中摔下来呢？

“小兄弟，这次真的要多谢你了。龙某在此遇上了抢劫，如果不是你的突然出现的话，恐怕在下跟他们难免会有一场苦斗了。”龙鹏霄见白菱一直盯着自己，连忙开口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呢？”白菱一看周围的环境，心中就大叫不妙，在台北已经很难看到这么一大片苍翠的树林了，这里根本就不是台北。

“这里是火焰国的国都焰城，难道你不是焰城的人吗？”龙鹏霄很是奇怪，怎么他的打扮奇怪，就连说话也怪里怪气的呢？

“这里是火焰国？那么你知不知道中原现在是那个皇帝当政啊？”白菱没想到只有在小说力才会发生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自己未免也太过于幸运了吧？

“中原？我不知道什么中原不中原的，小兄弟，莫非你要去中原？”龙鹏霄不懂怎么会有人问这种问题呢？龙鹏霄见对方久久不回答于是就追问道：“小兄弟？你要打听中原干嘛？”

“没什么！我只是听我师傅说我如果能够从空中摔下却侥幸不死的话，就能够找到去中原的路，看来师傅对我说的根本就不是真话。”白菱回过神来连忙答道。他叫自己什么来这？小兄弟？白菱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打扮，怪不得会被人误认为是男的了，一头比男生还要短的头发，还有这身中性衣服，在加上自己这张脸，真是怪不得了。白菱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感谢自己的父母为自己生了一张宜男宜女的脸，如果不是自己长得有点像男子，现在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一个女子要想在这么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年代没有任何历史记载的小国家里活的好好的，要比作为一个男子要难得多了。

白菱再三地看了看眼前男子的穿着以及这四周的环境，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被弹出摩托车的一刹那发生了时空逆转，来到了这个不知名的朝代。

“是吗？哎，对了怎么你的衣服那么的与众不同呢？还有为什么你的头发只有那么短呢？据我所知火焰国的人是不允许剪发的，只有佛

门弟子次允许剃发的呀！”龙鹏霄好奇打量着白菱的穿着跟打扮，看他的衣服虽然应该很方便，头发很短在夏天应该不会太热，但是就这样子出来不是有的太惊世骇俗了吗?

“实际上我就是个刚刚还俗的小和尚。我从小是个孤儿，在寺庙长大，前不久有人找到了寺庙说是我的亲生爹娘，我就被他们领了回去，可是谁知道他们将我领回去就是为了逼我成亲，我不愿意，就逃了出来。又总想去中原看看，才偷偷的去问了师傅该怎么走，没想到师傅居然也没有说真话！至于这衣服嘛，实在是为了能够方便逃走才设计成这个样子的，方便我跑啊！”白菱在吱吱呜呜了半天之后，才断断续续的回答。白菱发现眼前男子的气质给人一种养尊处优的感觉，出生一定非常的高贵，有着帝王的霸气，却又给人一种让人愿意亲近的感觉。如果自己可以跟他结伴同行的话，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噢！你是逃婚逃出来的？”龙鹏霄听他这么一说，不禁想到了自己的无奈之处如果父王母后还在的话，自己恐怕也不会没有办法的接下这个皇位的。

“是呀，我本是佛门弟子，六根清净，但是家人硬逼我还俗成亲，还俗我尚且可以同意，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偏偏让我娶妻，我是无论如何都要逃的。公子我身无分文，你我可不可以跟着你走呢？你是要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好不好呢？”白菱在想方设法的要留在龙鹏霄身边，主意还想了不少，一个不成还有第二个方法。只是白菱怎么也没有料到龙鹏霄会答应地那么爽快。

“愿意，当然愿意！一路上没人陪伴也甚是孤单，跟你做做伴也好。这样吧，我们就以兄弟相称，我叫龙鹏霄，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名叫白菱。”白菱直觉反应就说出了真名。

“白陵吗？好名字呀！那我就称呼你为陵弟吧！不过你要跟着我的话，这身打扮也太惹人注意了，还是换一身打扮吧。再走一段路就到了市集，我给你添置几件衣服，换上一般的衣服也就不会惹人注意了。”跟他称兄道弟的一起走，如果朝中派人找的话，也比较好躲避。宫里的那些奏折就让国师去操心去吧，没有玩个够本自己是决不回去

的！于是白菱就这样变成了白陵，跟着龙鹏霄一起开始了未知的旅程。

龙鹏霄跟白菱来到了一个名叫千举城的地方，听说是因为这个城是建国以来出现举人最多的地方。两人来到千举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了一个服饰店，只是龙鹏霄怎么也没有想到白菱居然不会穿，不是穿反了就是穿倒了，最后没有办法，龙鹏霄是一件一件的递给白菱教他该怎么穿，折腾了大半天，白菱总算是会穿了。

龙鹏霄看到走出来的白菱的时候，不由得呆住了，刚刚只是注意到他的打扮奇特，根本就未曾留意他的长相，没想到居然让自己有一种惊艳的感觉，仅仅是衣服有所改变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差了好多。

“大哥，我这身打扮帅不帅气啊？”白菱见龙鹏霄久久没有出声，难道自己穿这样的衣服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吗?

“很好看，跟刚才简直就是判若两人。”龙鹏霄总算是回过神来了，为什么自己会觉得惊艳呢？就算在好看的男子也不应该让自己觉得惊艳呀?

“真的？你一直不出声我还以为自己穿这个样子让你觉得不伦不类呢？”白菱没想到自己可以穿到上千年前的衣服，这种高兴的感觉暂时让白菱忘记了忧愁。白菱对着龙鹏霄嫣然一笑，这又让龙鹏霄呆愣住了。

明明是个男子，为什么自己会觉得他的笑给自己一种非常妩媚的感觉呢？脑袋是不是有了什么问题呀？龙鹏霄不得不这么怀疑着，要不然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少年自己总是觉得他是个女的就好了呢?

☆☆☆☆☆☆☆☆☆☆☆☆☆☆☆☆☆☆☆☆☆☆☆☆☆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龙鹏霄越来越注意白菱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了。不知不觉中龙鹏霄跟白菱已经一起相处了半个月之久，在这半个月里，龙鹏霄越来越觉得白菱的深不可测。每一天他都可以带给自己惊喜，每一天都让自己庆幸认识了这么一个人。如果白陵能够为朝廷效力的话，自己就可以轻松多了，也没有必要每天都要看奏折看得厌烦不已了。有了他，国库至少每年可以多增加五分之一的收入。只是唯一让龙鹏霄心烦的是为什么自己会越来越关心起白菱的一切了呢？甚至为什么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微笑自己总会就得他甚是妩媚动人呢？为什么明明是个男子汉自己怎么总会将他假想成是个女子，设

想他换上女装将是如何的一翻风景呢？对于自己的心境龙鹏霄是越来越不明白为什么了。

“陵弟呀，你以前真的只是个和尚那么简单吗？你怎么好象什么都会呢？经商这似乎不应该是和尚应该会的吧！”龙鹏霄对于白菱那日的话开始有的怀疑了，想了许久终于问出了口。

白菱一听就马上意识到了龙鹏霄开始怀疑起自己所撒的谎，连忙解释道：“实际上，这也没什么，如果你有一个希望你继承家业的爹娘的话，就知道了。他会整天的让你看书，让你听他讲那些他自己的从商经验。如果整天正夜的让你见不到人，唯一解闷的工具就是书的时候，你也会跟我一样的。”白菱知道现在还不是说出实情的时候，就算告诉他他也不会承认的，就算告诉他这些都是学校教的基本，这让他根本就不能理解，说不定还把自己当成了间歇式的疯子呢？现在也只能用一般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解释来敷衍搪塞一下了。

“是吗？我想就算我生活在你的环境中，也不可能会那么多，陵弟你应该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不过呢？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小秘密，所以如果你不愿意说的话，我也不会勉强你的，你要告诉我的时候，你一定会说的！”龙鹏霄知道白菱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说真话，刚开始的时候，或许还不觉得但是半个月相处下来，龙鹏霄切实地明白了这一点，白陵绝对不是像他说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还俗的和尚，他肯定还隐瞒了不少的秘密。有些事情就算教的再认真，没有实际的去做他个三年五载的，根本就不可能懂得的，但是他懂，而且可以说非常的精通。白陵啊白陵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哪里呀！大哥实在是太谦虚了，我只不过天资比较聪颖罢了，其实真的没什么的。”白菱真的觉得很累很累，眼前的龙鹏霄太过于精明，他似乎就在专门逮自己的破绽似的，不停地在试探着自己。应付这种人比改造机械可是难多了。

“陵弟，你也太会说话了！对了，陵弟呀，刚刚看你似乎对客店的老板说了些什么，是不是有什么麻烦呀？不妨告诉我，也能帮帮忙嘛！”龙鹏霄想起刚刚白陵将老板拉到一边去说话，似乎不想让自己知道这到底又为什么呢？ 。

“真的没什么，只是我好象有点伤风感冒罢了，我写了个方子让店家给我熬出来罢了，实际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哥你就不要担

心了，还是早点去歇息吧。”白菱总不能告诉他因为自己是女子，所以才会让店家准备一桶洗澡水，想来想去只好谎称自己是生病了。

“是吗？陵弟，你还说没有什么瞒着我了，这会就让我发现了一样，你根本就没有告诉我你还懂得医术。”龙鹏霄见白菱紧张了起来，不由得哈哈直笑。“我是那么斤斤计较的人吗？既然身体不舒服，我们明天就停下来休息休息，顺便也能看看周围的景色，钓钓鱼，陶冶一下情操不也是件好事吗？好了，你也早点休息吧！”龙鹏霄见白陵愣在哪，更是笑得开心。直到步入他自己的房间后，还能听见他的笑声。

白菱刚刚收拾妥当，店小二已经将水给送来了，白菱怕隔壁的龙鹏霄起疑，在店小二离开后，还演了一出戏。

“这个老板那么快就把药给熬出来了，也不知道火候到底足不足。”白菱说完后，又等了一会儿，在确定隔壁的龙鹏霄没有对自己起疑时这才准备沐浴梳洗。

白菱从小就有个习惯，在洗澡的时候就是喜欢唱点歌或者背点诗什么的，这次白菱在洗澡之前还再三的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干这种事情，可是习惯就是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掉的事情，当天晚上，白菱洗着洗着就想到了一首宋词——秦观的鹊桥仙，正在兴头上的白菱也就忘了自己现在根本就不是在家里，居然吟诵了出来：“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落？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白菱在这边是边吟边洗，而隔壁已经就寝的龙鹏霄无意中听到白菱所吟的诗作，不禁兴奋起来，这虽然不像一首诗，但是却巧妙的把男女之间的感情描写的如此的透彻，这难道是白陵的作品吗？写的真的是好呀！龙鹏霄兴奋不已地起身着衣打算跟白陵好好的研究一翻，于是就急切地敲起白菱的门来。

“陵弟，开开门，好吗？你刚刚所吟诵的是什么呀，显然不是诗，那是什么呀，将男女之间的情感是描绘得非常透彻呀！”龙鹏霄这一敲门，让正在洗澡的白菱顿时记起自己身在何处，不由得慌了起来。真是的还提醒自己来这不要背什么东西，也不要唱什么歌，现在好了居然把人给引来了，这下该怎么办呢？白菱匆匆忙忙地跳出澡盆，穿起衣服，就手忙脚乱地将洗澡盆藏了起来，待一切妥当了，这才去应门。

“来了，大哥有什么事吗？”听到龙鹏霄不耐烦的敲门声，白菱连忙把门打开，就见龙鹏霄已经做好了要踢门的准备。

“陵弟呀，怎么要了这么长的时间呢？”龙鹏霄见门开了，连忙放下自己抬得老高的脚，开口问道。龙鹏霄抬头看到白菱的头发上还有水滴不断地向下滴，不知道为什么脑海中竟会浮现出出水芙蓉这个词。龙鹏霄猛地摇了摇头，陵弟明明是个男子，为什么自己总是胡思乱想呢？

“没什么，只是喝完药觉得时间尚早就洗了洗头发，刚刚洗完而已，让大哥久等了真是对不起啊。不知道大哥深夜来访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刚刚小弟所吟的词而来吗？”白菱稳定了心情这才开口道。

“词？不错，大哥我正是为了你刚刚的那首词而来，不知道那首词是出自何人之手呢？那诗句营造的意境真是妙极了。”龙鹏霄不禁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那首词出自何人之手，我也不明白，只是我爹总是会对我娘背这首词，我今天也只是偶尔想到这个才吟颂出来的。打扰了大哥真是过意不去。实际上我只是想明白为什么人们会有那么多的七情六欲，为什么爱恨情愁这样的让人参悟不透罢了。我总是吟诵这首词就是为了了解为什么世人会为情所困！”白菱想了又想觉得最好转移龙鹏霄的注意，要不然他万一要深究起来，那么不知道为了一个谎言又要撒多少的谎话来圆谎呢！

“那真是很可惜了，陵弟呀，你就一点印象都没有吗？”龙鹏霄知道白菱并没有对自己说出实话，看他吞吞吐吐的样子似乎在竭力地想隐瞒着什么。

“真的是记不得了，真是不好意思，让大哥失望了！大哥说它的意境很好，那么大哥是否能为我指点一下呢？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深陷其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为情而苦？看破红尘就真的有这么难吗？”白菱故作不解地向龙鹏霄求解，只希望能够分散龙鹏霄的注意力。

“你是个一心向佛之人，有点不大理解是自然的，你不知道人世间有多少的痴情男女就为了这个情字而活呀！有人为了亲情，有人为了爱情，还有的人为了友情而活着。这些人呀，你可能都不大了解，我

们还是来说说你刚刚读的词吧。‘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多么好的一首词呀，描写的难道不美吗？”

听到这句词，白菱就想起了当年自己学的时候，所怀有的意见，虽然让老师批评了一顿，但是直到如今想法却仍然一致，于是就开口道：“两情若是长久时，有岂在朝朝暮暮，的确是够凄美的。它会这么写我想呢？那分明是他们没有那个福气待在一起，聚少离多，这才想出来的，讲明了，这就是为了给自己安慰打气而已。”

“陵弟，你的想法好象太偏激了点，不会你就有这样的经历吧？但是你又说你是个一心向佛的人，应该不可能有这样的感触才对！”龙鹏霄对于白陵的想法觉得非常的疑惑，一个从小立就当和尚的人根本就应该有这样的感想才对，再说了它不是说自己是六根清净吗？为什么会这么回答呢？想来想去看来他真的不是个和尚，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当然不是我有这样的经历啦！我只是瞎猜的！”白菱一听到龙鹏霄有此一问，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情绪失态。

龙鹏霄察觉到白菱眼中一闪而逝的慌张，不禁更加地加深了自己的怀疑。不过他既然不愿意讲明实情，那么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才对，自己还是不要在深究了。龙鹏霄见白菱的脸色的确不是很好，这才想到早些时候，白菱就说过身体不舒服。连忙开口道：“算了，不谈这个了，时间也不早了，陵弟你的身体不是很好，我还是回房去了，你也早些歇息吧！”

待龙鹏霄离开后，白菱终于松了一口气，还好，暂时躲过去了，真是庆幸呀，那个龙鹏霄真的不好应对，看来日后还是要小心一点。

☆☆☆☆☆☆☆☆☆☆☆☆☆☆☆☆☆☆☆☆☆☆☆☆☆☆☆☆☆☆☆

鸡啼声声，一天又来临了。白菱明明早早的就醒了，原本想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的，不过想到昨天谎称自己是得了风寒，白菱不得不睁着眼等隔壁房间有了动静，这才起身。

“陵弟，睡了一觉，感觉有没有好一点？”龙鹏霄梳洗完毕刚想去叫白菱起床，就看见白菱正好推门而出，于是就开口问道。

“好多了，只是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而已，已经不碍事了。”白菱忙着跟龙鹏霄说话，一个不留神，脚底踩到了自己的长衫，眼看着整

个人就要栽了下去，龙鹏霄在旁边及时地拉了一把，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力道过猛了点，白菱整个人改了个方向，扑进了龙鹏霄的怀里，还让龙鹏霄后退了几步。

白菱以稳住身子就立即从龙鹏霄的怀里跳开了，不过龙鹏霄还是闻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清香，龙鹏霄不禁搞不懂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怎么好好的一个男子，自己愣是觉得他的身上有着一屡清香呢?

“当心点，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我看肯定是陵弟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在这小镇住下，你好好的在客栈里呆着，我就到处去转转，如果有什么好的风景，有什么稀奇的事情，等你病好了我再带你去看看，怎么样？现在我们先下去吃早饭吧！”龙鹏霄说完话就径直率先下了楼，根本就不容白菱拒绝。

“大哥，我真的没什么的，你还是让我跟着你吧，一个人呆着客栈也怪无聊的。”白菱可不想一个人待在客栈里，让自己一个人待在准会闷出病来的。

“陵弟呀，你身体不好应该好好的休息才对，不应该跟着我乱跑的。”龙鹏霄说虽然是这么说，但是看到白菱整着一双眼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不出让他失望的话来。“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算了，你要跟就跟着吧，不过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告诉我！”

“太棒了！我有什么不舒服一定会说的，大哥你就放心好了。那我们就快点吃吧！”白菱一得到龙鹏霄的同意，连忙催促龙鹏霄快点吃，就怕过会时间龙鹏霄会反悔。

龙鹏霄在吃完饭后，正打算带着白菱四处去逛逛，就听见有人敲锣打鼓的在说些什么。“那边看起来很热闹，我们去看看吧！”龙鹏霄跟白菱走近一瞧这才发现原来是回春堂的馆主被人给下了毒，这告示就是说如果有人能够治好他，他可以要求馆主做任何的事情。

“陵弟，我说你要不要去试一试呢？”龙鹏霄看到白菱似乎有的跃跃欲试，连忙开口道。

“试当然想试，不过我想先四处看看！长这么大，我还没有逛过这样的集市呢，我想先看看。”龙鹏霄见白菱这么也就只好先四周看看了。

“那好吧，我们就先到处逛逛，然后再去。”龙鹏霄带着白菱逛了许多的地方，但是白菱最感兴趣的还是古玩店。

“陵弟，你似乎对古玩很感兴趣呀，怎么以前是不是对这些也有研究呢？”龙鹏霄见白菱仔仔细细地察看着古玩店里的小玩意，不禁好奇地问道。

“以前我呀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个东西，不过这里的不同耶，这可是至少上千年的老古董呀，值钱的很！这辈子没见到那么多的老古董，当然兴奋呐。如果我能有这么一个古玩店呀，我这一辈子就不愁吃喝了！”白菱是高兴地有点得意忘形了，竟然将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什么上千年的老古董，这些最多就是三四年的历史，怎么会是千年的老古董呢？”龙鹏霄的一句话，立即让白菱吃了一惊，自己怎么将心里的话说出来了，还不知道呢？

“是吗？”白菱拍拍自己的脑门，不好意思地对龙鹏霄笑了笑。

“算了，陵弟，你看了半天有什么特别想买的东西吗？如果有的话，我送你！”龙鹏霄看白菱爱不释手的把玩着这些个小玩意，似乎想买，于是就开口了。

“不用麻烦了，实际上到现在也没有一件是非常想买的，我只是好奇才四处看看的，真的什么也不想买！”白菱立刻阻止了龙鹏霄掏钱，自己吃他的，用他的钱已经太不好意思了，哪能还用人家的钱买东西呢？万万不能，要不然这人情可就欠大了。

“不想买就算了。时候也不早了，你还要去‘回春堂’吗？”龙鹏霄的提议让白菱想起了早上看到的那个告示。

“走吧，还是去瞧瞧，小弟懂得一点医术，前去看看或许也能帮上什么忙呢！”白菱立刻同意了龙鹏霄的建议，两个人就立即去了回春堂。

不过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看到的会是这翻的景象，回春堂显得非常的萧条。好像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似的。“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显得这么萧条呢？好象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来过似的。”白菱非常的不解，就拦下一个路人仔细的询问了一下，哪里知道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来给回春堂的馆主治病的个个都摇头说让馆主准备后事回春堂的人基本上已经都走光了，就只乘下几个小学徒还在。

“我们还是进去看看吧！不管我能不能治好馆主的病，不过我还是想去试试。”白菱不由分说地就将龙鹏霄拉了进去。

“哎，哎，哎，你们是什么人呀，如果是来看病的话，请去别的地方，我们这里没有大夫了，快走吧！”白菱跟龙鹏霄没走多远就被一个小童给拦了下来。

“我们不是来看病的，我们是来看看回春堂的主人的。舍弟多少懂点医术，我们想试试。”龙鹏霄拉住又差点摔交的白菱，连忙回答道。

“是来医治我们老爷的吗？那么就随我来吧！”白菱跟龙鹏霄在小童的带路下，走了好长一段距离，终于到了馆主的住处。

“师傅，有人说是来给你看病的。我已经将他们给带来了。”在小童通传之后，白菱见到了回春堂的主人，没想到人已经变得憔悴不堪，骨瘦嶙峋。

“恕老夫无能为力，不能亲自向两位讲述我的病情了，就由我家小童给两位说说吧！”老馆主十分艰难地说完了几句话，人就喘了起来。

“先别忙，我想先看看老馆主的脉搏，如何？”白菱给老馆主把了把脉，发现老馆主的脉搏已经非常地微弱了。

“小童，你们老馆主到底是怎么回事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他的脉搏微弱，眼球发暗，舌苔颜色也不正常，甚至是他的呼吸似乎都受到了阻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白菱对老馆主进行了个比较全面的察看，这才向小童问起事因。

“老馆主，他是在去赴不久前的一个医者会回来之后就渐渐地变成这个样子的，老馆主也直到他自己是中了七虫散的毒，那是有七种毒虫的毒汁炼就而成的毒药，馆主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七种虫子。就算知道了倘若不知道配制时的比例，解药根本就配不出来。”小童连忙回道。

“是吗？我不相信。据我所知，配制方法虽然很多，但是从应该可以从老馆主中毒到毒发的时间可以推断出什么比例大，什么比例小，当然从馆主的中毒症状也可以大约推断出配药者到底用了哪七种虫子。为什么就没有人尝试着为老馆主配置解药呢？”白菱详问了许多的问题，小童虽然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白菱要问这些问题，但是还是很合作地一一作答了。龙鹏霄就这么看着白菱忙来忙去的，发现白菱的有

些举动也甚是让人不解。虽然疑惑，但是龙鹏霄明白这个时候不应该受到干扰，要不然思绪中断的话，想再继续就很难了，所以龙鹏霄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白菱忙进忙出的，并不打扰他。

白菱在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推敲，分析了每种配置方法的可能性。最后，作了得到了一个结论。从药效的发作时间上，以及老馆主所受到的折磨看来，这个配药的人应该非常的残忍，他不让中毒的人迅速死亡，而是让他受尽折磨之后，再慢慢地死亡。所以在他的配药的选择上就不会选择那些毒性剧烈，沾上一点就会死的那种毒虫，而会选择那些毒性较为缓慢，但是却可以让中毒人深受折磨。这样推断起来就排除了不少，在加上有的毒虫相生相克，不可以放在一起，这样一来就只乘下大约三种组合，白菱仔细的观察了老馆主的脸色、呼吸、已经手脚四肢的颜色，甚至还查看了老馆主的眼球，也简单地测了一下老馆主的心跳速度。在综合了多方面的资料后，白菱算出了两个毒药的配制，也让小童炼治了两颗解药。

“老馆主，这里是我配制的两颗解药，我作了很多的分析，发现这两种解药的方法最有可能。老馆主你要不要从其中选一颗服下，这由你自己来选择了。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白菱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将解药配了出来，交给老馆主后，心情顿时轻松了不少，现在他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他的造化了，听天由命了。

“这是你配的药？你居然在那么多种可能中配制出最有可能的两种毒药的解药，真是后生可畏呀。”老馆主捧着手里的两颗药丸，心情是激动不已，自己原本已经是个等死的人了，没想到一个素未平生的人居然为自己作到这种程度，而自己呢？却悲观沮丧，放弃了希望，一心直等死，真是惭愧呀！自己再怎么说自己也是个大夫，真的不应该不努力就放弃了。

“老馆主，我才疏学浅，真的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望你能够见谅，接下来就要看你的造化了。”白菱回答道。

“多谢了，不论你的药有没有效，老夫都非常地感谢你们。”老馆主很艰难地向白菱拱手相谢。

“老馆主不要客气了，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还有事，就不打搅了，告辞了。”龙鹏霄见白菱非常疲累的样子，连忙准备离开。

“那么，老夫就不挽留了。童儿，送客人离开。”老馆主在白菱跟龙鹏霄离开后，盯着两颗药丸直发愣，其中一个是解药，另一个是毒药，自己有勇气去选择吗?

第 2 章

翌日清晨

龙鹏霄跟白菱正在客栈内吃早餐，却见回春堂的小童，找上门来了。

“两位公子，小的已经找了你们好长时间了，没想到你们会住在这么远的客栈，真是好难找啊！我家馆主叫我来请二位。”小童急急忙忙地刚把话说完，就气喘嘘嘘地摊坐在了凳子上。

“哦？你们馆主要见我们？”白菱不解他的邀请所谓何来呢？难道是昨天自己配的药让他的毒提前毒发了吗?

“童儿知道是什么事吗？”龙鹏霄见白菱沉默不语，连忙开口问道。

“馆主不让说，他就让我一定要找到你们。”小童坐了好一会工夫，才有气力回话。

“大哥，既然老馆主想再见我们一面，那我们就去见他一面又有何妨呢？只是不知大哥今天是不是有什么计划，如果不方便的话，我一人前去也行的。”白菱见龙鹏霄皱起了眉，怕是有什么不方便，连忙说道。

“陵弟说的是什么话呢？我陪你走一趟就是了。小童你先歇息一会，待我们用完早饭就去，可好？”龙鹏霄多少明白一点白菱是不愿麻烦自己，不过既然结伴同行，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的。倘若回春堂的馆主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有自己在的话，自己也可以保他不会出事。还有昨天白菱的表现真的仍自己惊讶，今天如果自己不去的万一错过了什么好戏的话，恐怕是后悔莫及了。

大约一柱香后，白菱跟龙鹏霄两人就跟着小童来到了回春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白菱总是觉得一样的环境却透露出与昨天截然相反的气氛，似乎不再那么死气沉沉的了。

“两位，你们终于来了，老夫让小童请你们来，就是想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昨天登门赐药的话，老夫我可能真的只能含恨九泉

了。”两人刚刚坐定，就见由人搀扶的老馆主走了出来。

“这么说，老馆主你的毒解了？”白菱顿时反应了过来。

“不错，这都要谢谢你了！若不是你的话，老夫恐怕根本就不会好，请你受我一拜。”说着老馆主就要跪下，白菱连忙上前拦了下来。

“老馆主，你怎么能这么做呢？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呀！你的告示上说的很清楚，只要治好了你的病的话，就可以让你做任何一件事，那么我就拜托你一件事，我们之间不就两清了吗？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对我的！”白菱想到自己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不知名的时空，如果这里有能人异士可以将自己送回去的话，那就太好不过了。

白菱见老馆主毫不迟疑的点了点头，于是便继续开口道：“那我就说了，我想请你帮我一些精通天文地理的人，寻找一些能人异士，不知道老馆主能否办到呢？”白菱就想着要找到这么一个人可以帮助自己回自己的时空，虽然呆着这里又龙鹏霄帮助自己，但是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

“老夫一定会尽力而为的，你就放心吧！”老馆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要求会如此的怪异，但是还是满口答应了下来。

“那就好，我们就以一年为限，一年之后，我会再来回春堂。不论找不找得到，一年就是我们约定的终结时间，哪怕你没有找到那么我们也同样是两清了！”白菱定下一年为限，心里刚觉得轻松了些，就想起自己刚刚居然忘了龙鹏霄的存在，这样一个精明的人一定会对自己怀疑的，哪可怎么办呢？

龙鹏霄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未发一言，但是却非常仔细地听着，当他听到白菱要找熟知天文地理的人，还要找那些能人异士，普天之下恐怕国师是最最合适的人选，自己倒是可以介绍给他的，只是他为什么要找这样的人呢？龙鹏霄猛然想起自己第一次遇见白菱时的情景，他是从天而降的，周围根本就没有什么高大的树木，也没有什么悬崖峭壁，那么他是怎么陡然出现的吗？难道这个跟他要找像国师的人有关吗？但是自己所要寻找的人是个女子呀？但是如果真的有关的话，那么他以前对自己说的他的背景不就是谎言吗？龙鹏霄虽然思绪纷飞，但是整个人表面上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大哥，老馆主他说是要招待我们，让我们住到他家去，大哥你的意思呢？”白菱的一句话，把龙鹏霄的思绪都打乱了。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们本来就没有打算在这里常待，到处转转后，就要离开的，实在是没有必要住进来。”龙鹏霄连忙拒绝。

“老馆主，不是我不答应，实在是我们就快要离开这个小镇了，实在没有必要打扰你们。”白菱连忙回绝，只是心里面总是有点不安。刚刚大哥为什么会出神呢？莫非是想到了什么或者是发现了什么吗？白菱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从龙鹏霄的脸上看不出什么来，为什么自己会认为他在生气呢？

老馆主再三挽留，白菱跟龙鹏霄在用完午饭之后，才得以离开回春堂回到客栈。白菱一路上就在推测龙鹏霄心里会怎样揣测，思索着应对之策，左想右想觉得自己还是最好对他说实话，要不然除了失去他的信任之外，日后自己必定会因为撒谎而难以自圆其说，假如自己能够得到他的谅解的话，说不定有他的帮助可以事半而功倍呢。不过回到客栈后，不等白菱坦诚，龙鹏霄就将自己关在屋内，任人怎么叫就是不开门，不见任何人。白菱知道自己如果再不解释恐怕会来不及，在别的其他之下办法，白菱只能考验一下自己的运气了，心一横决定从窗户钻进龙鹏霄的房间。

☆☆☆☆☆☆☆☆☆☆☆☆☆☆☆☆☆☆☆☆☆☆☆☆☆☆☆☆☆☆☆

白菱不得不庆幸自己以前非常重视自己身体的柔韧性，要不然想够到隔壁的窗户把子，稳稳地蹲在了窗户台上面，恐怕根本不可能，白菱稳住了自己的身子，这才腾出一只手敲了敲窗户。

龙鹏霄这抬头一瞧呀，吓了一跳，怎么白菱会蹲在了窗户台上呢？

“大哥，你生气了？为什么敲门不开呀，害的我必须爬窗户才能进来。你就行行好，开一下窗户，放我进去吧！”白菱见自己引起了龙鹏霄的注意力，连忙开口道。这么叭在窗台上真的不是很安全。

“你，这是干什么嘛！你——”龙鹏霄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自己正在气头上，他就不能待会等自己气消了，在从门口走进来，自己自然会给他开门的，干嘛要现在爬窗户呀！龙鹏霄正想说些什么，就见白菱在窗户台上叭不住了，眼看就要掉下去了，连忙开了窗户，将白菱拉了进来。

“你是不是想吓死我呀，你不知道那么做很危险吗？”龙鹏霄见白菱又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只能先压下火气，先听白菱说：“说吧！为

什么要爬窗户进来，我生我的气，干你什么事呢？”龙鹏霄想到刚才的那一幕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冷汗直冒，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那可如何是好呢？

“大哥，你不要生气嘛，我知道你多少已经猜出了一些，实际上我并不是存心想骗你，实在是我的经历太过于离奇了，恐怕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的。”白菱见龙鹏霄背向自己，多少心里有了一些顾忌。

“遭遇是不是离奇，这要在你告诉我之后，你根本就不曾告诉我任何东西，我当然不知道啦！”龙鹏霄生气不已地说道。

“大哥，你不要生气嘛，我说还不行嘛。”白菱将龙鹏霄推坐到桌边，这才继续开口道。“我也知道实际上你多少也猜到了一些。是，我的确没有对你讲实话，但是我也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啊。我根本不是你们这里的人，我更不是个从小就当和尚的人，或许你不相信我将要说的但是这的的确确是真的。我来自几千年以后的时代，我们那的人有的人喜欢短发，有人喜欢长发，我正好是个喜欢短发的人，所以我从小就不留长头发，所以我的头发才那么短，根本就不是因为我是个和尚。至于我的穿的衣服在我们那里是非常普遍的，根本就不足为奇，可是对你们而言真的是太惊世骇俗了，还有啊我们那里的经济、科技等等都比现在要好的多。我们那里的人不问男女都可以上学，读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甚至有的人会念到研究生，博士，更甚至是博士后。而我也是这样读过来的，只不过我读书的时间比一般人较短一点。到现在我已经是经济学硕士，医学博士了，对机械方面我也很精通的。这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似乎什么都会，其实我也有不会的呀，我们那里虽然有各式各样的武术，不过根本就跟你们的差了好多，我们就不会什么点穴，也不会轻功，练武人有的内力就跟别提了，照你们的话来说，我们那个时候的武学是只具其形却无其神。”白菱尝试着向龙鹏霄解释自己的来历，希望他能够相信自己的话，要不然要自己不停地撒谎就为了圆一个谎言，真的是很累很累的一件事情。

龙鹏霄听白菱说了一大通的话，但是却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这怎么可能嘛。就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简直就是在胡编乱造。“陵弟不是我不相信你的话，但

是这真的让人很难相信的不是吗？”龙鹏霄根本就不愿意去相信，直觉得白菱仍然在说谎。

“大哥你是要证据是吧？我有证据的，就是我来的时候，穿的衣服，就算你找遍了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不可能找到跟它一模一样的布料，在你们这里还没有什么牛仔服。”白菱想了个半天想到了自己来的时候穿着的牛仔服。

“一件衣服可以证明什么？除了那个，你还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呢？如果你不能证明我根本就很难相信你。”龙鹏霄不相信白菱的说辞。

“有的一定有的，让我好好的想想。”白菱捧着脑袋呆呆地想了半天终于又想到一样东西，拿出了来到这里后就收起来的手表，这才又继续说道：“喽，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有的手表，只不过我的经过了我的改装，增添了一些功能。你好好看看吧！”

龙鹏霄无法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东西，这个小小的东西竟然容纳了许多的东西，里面的那些个还在移动的是什么呀？圆圈周围的那些个按钮又是什么呀？“这个到底是什么呀，怎么会如此的奇特呢？”

“这个就是我们那里的显示时间的工具，它叫做手表。最短的那个是时针，最长的那个是秒针，还有一个就是分针，一小时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秒针移动一格就是一秒钟的时间。我的手表跟一般的又有所不同因为我给它装添了一个微型的太阳能储能系统，只要它接收到太阳光，它就可以把太阳光的能量吸收一部分供它运作，还储蓄一部分能量以备无光的时候使用的。周围镶嵌的是代表12小时，因为在我们那里把一天的时间分成24小时，为了让夜里能够看清楚时间所以我的这个是夜光的，夜里也可以看个一清二楚的。它除了可以查时间外，还可以查日期，您看看这不是显示着2198年6月23日吗？这个应该能够证明我真的是来自几千年以后的时空了吧！”白菱向龙鹏霄讲解这手表的用途，龙鹏霄也仔细地观察着眼前这个说是叫手表的东西，总的看起来是个圆形，但是背面却有一个长方形的附坠物，表面上还有几个按钮，龙鹏霄一不小心碰到了表面上的一个按钮，顿时从长方形中射出了一只银针。

白菱见银针向自己射了过来，连忙弯腰避了过去，险些就被射中了。“大哥你可千万不能乱动，刚刚我就差点被射中了，如果不是我反

应快的话，我现在可能已经倒了，根本就不可能跟你说话了。我没有跟你说我虽然学历很高但是却当了一名警察，这银针里含有麻醉药，为了方便捉拿人犯我才将这个手表改装成这样的设计的！”白菱怕龙鹏霄又按下别的什么按钮连忙开口道。

“警察？麻醉药？这又是什么东西？”龙鹏霄不听还好，一听更是模糊。

“我们那的警察跟你们这的捕快差不多，麻醉药跟你们的那个蒙汗药的效果是大同小异，这些都是我们那的东西，告诉你也不会懂的。”白菱见龙鹏霄的神色似乎有点相信了自己的说法，连忙趁热打铁，解释地更加买力了。

“你说的我是真的不是很懂！不过我相信我们这里是觉得没有这样的东西的。”龙鹏霄看着眼前的东西开始有的相信白菱刚刚说的话了。

“那么大哥，你是相信我说的话了吗？”白菱甚是高兴地问道。

“不能说是全部相信，但是我开始有点相信你说的话了。”龙鹏霄认真地看着白菱双眼觉得他并没有说谎，一个人再怎么善于伪装，他的眼睛还是会出卖他的。而白陵的眼神非常的坦诚，他是真的没有说谎，只不过他似乎还有点隐瞒，他的眼神告诉自己他只说了一部分并没有全部说出来，但是又有何妨呢？他能够对自己坦白地说出自己的来历，就说明他很看重自己，只是他似乎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不便言明，相信日后他一定会说的，自己还是不要强求的好。

龙鹏霄沉默了许久，白菱也只是默默地看着龙鹏霄，没有出声打破这种气氛，直到龙鹏霄再度开口：“我知道你还有些话没有讲明，不过我也不强求你一定要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秘密，似乎也不错。等到你愿意告诉我的时候，再说吧！”

“Thank you very much!大哥，你真是个好人！”白菱高兴地扑到龙鹏霄身上在他的额头轻轻一吻，这一吻让龙鹏霄顿时手足无措。

“你刚刚说的是什么？为什么会亲我的额头？”龙鹏霄不知道为什么白菱明明是个男子，被一个男子亲吻，自己居然不怒反喜，难道自己有断袖之癖不成？龙鹏霄下意识的不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倒是对刚刚的那句话的意思很想弄清楚。

“我亲你是我们那里表示感谢的一种方法，至于Thank you very much!的意思就是非常感谢的意思啦！”白菱没想到自己会做出自己习惯性的动作，幸好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否则自己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们这里毕竟跟你们那里不同，入乡随俗，你还是别用你们那里的感谢方法吧！”感谢就要亲对方的额头，今天是自己，如果那天陵弟感谢的对象成了别人，难道他也要这么作吗？一定不可以！龙鹏霄想到这种可能性就觉得心中不悦。

龙鹏霄突然想到另一件事情，既然他的来历可以是假的，那么他的名字跟性别呢？龙鹏霄连忙开口问道：“陵弟，你老实地跟大哥说，你是不是不叫白陵这个名字，还有你是不是女子？”

“我的确是叫白菱没有错呀，至于我的性别我当然是个男的，难道大哥还有验明正身吗？”白菱觉得还是瞒着自己的性别为好，在好的人难免不会起歹意，不是自己不相信他，实在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虽然自己属于太平公主一族的，但是自己的这张实在是太出色了，还是不说为妙。

“那倒是不必了！”他是男的那么自己曾经几次闻到的清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男子汉身上怎么可能有女子的清香呢？难道真的是自己出了问题？难道自己至今对女子不感兴趣是因为自己有断袖之癖吗？龙鹏霄真的有点茫然了。

龙鹏霄听着白菱的解释，看着眼前前所未见的东西，真的不得不相信白菱的说法。“陵弟啊，你是怎么来到这的你知不知道？”

“这个我不知道，虽然我们那里比这里的技术发达，经济繁荣，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未解的谜团，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还未知的领域。不过我想可能是这个样子的。那天我骑着我的摩托车，车速真的是太快了，又跟迎面而来的大卡车撞了个正着，可能在那个时候发生了时空的逆转，我才会来到这里的。”白菱尽可能的向龙鹏霄解释，希望他能够明白自己之所以骗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那么你是不是很希望回去你的时代，你告诉我这些是不是也想我帮帮你的忙呢？你大概还想通过我，找些能人异士帮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将你送回去，对不对？”龙鹏霄毕竟是一国之君，即便在听到了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之后思绪依然是那么井井有条的。

“如果我说不想，实际上那是骗人的，不过我之所以决定说出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真的不想在骗你了，你是我来到这里碰到的第一个人，而且还对我这么好，我骗你心里也不好受的。”白菱听了龙鹏霄的话，连忙辩解着。

“我看呢？为了圆谎而一直撒谎，你是觉得这个样子太累了吧。”龙鹏霄调侃道。

“大哥，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嘛！”白菱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是怎么知道自己的想法的，难道自己的想法都写在了脑袋上面，一看就知道吗?

“好了，不闹了！我相信你的话，只是既然我已经知道你是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么我要知道你们那里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以后你每天都要跟我讲一点，说不定有一些好的思想我也可以上奏给皇上，改善一下现在老百姓的生活。”龙鹏霄相信了白菱的话，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不禁想起了自己离宫之前国师对自己说的话。会不会是皇后跟陵弟是同一个地方来的人呢？国师说只有四个月的时间，那么是不是说陵弟也只能陪自己四个月的时间呢？也就是说自己有一天终究会与他分开。思及终有一天会分离，龙鹏霄心里就有点不舍，不禁埋怨起白陵为什么不是个女子了！如果是的话，他就有可能是自己未来的皇后，那么或许就可以不要分开了。

“好是好，只是有一个麻烦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为什么你的手那么不规矩呢？让你不要乱动的嘛，你干嘛还要碰那些按钮呀！”白菱说着就觉得自己的眼前变得模糊起来，趁着稍微还有点意识，白菱连忙开口道：“大哥，我要晕倒了，麻烦你把我送会房间，我不睡到明天我是不会醒的啦，所以你千万不要担心啊……”白菱还没有撑到把话说完，就见他已经睡着了，任凭龙鹏霄怎么叫唤就是不醒。

龙鹏霄看着白菱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觉得白菱的睡相也甚是妩媚，这么一个人为什么不是女儿身偏偏是个男子呢？龙鹏霄意识到自己又在胡思乱想，连忙将白菱抱起，打算送他回房，只是龙鹏霄怎么也没有料到白菱居然非常的轻，轻得就像一个女孩子。龙鹏霄抱着白菱又发愣了起来。不知道过来多久，龙鹏霄才将白菱送回他自己的房间，然后就立即离开了，仿佛后面有什么追兵似的。

☆☆☆☆☆☆☆☆☆☆☆☆☆☆☆☆☆☆☆☆☆☆☆☆☆☆☆☆☆☆☆☆☆☆☆☆☆☆☆☆☆☆

龙鹏霄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有拿起了白菱所说的手表端详，可是看了半天不得不佩服这种巧夺天工的设计，简直是妙极了。龙鹏霄在研究完手表后，又打量起自己见白陵时他所穿的衣服，龙鹏霄只是毫无目的的四处乱翻居然翻到了一个证件，上面有不少自己不认识的东西，可是龙鹏霄非常肯定一点自己那性别一栏的的确确写着女，也就是白菱他是她，是个女的。龙鹏霄先是非常的高兴，照这样看来，白菱很有可能会是自己未来的皇后。不过随之而来的是非常的怒气，没想到在自己再三的追问下，他还是对自己撒了谎。

“陵弟是个女子，她为什么要瞒着自己呢？”龙鹏霄不由得有一股子冲动去摇醒白菱让她好好地解释一下。不过最终龙鹏霄还是忍了下了。

“白菱啊白菱既然你不愿意不告诉我，那么我就看看你到底要干些什么吧！”龙鹏霄对着白菱的照片愤怒不已地说道。为了让白菱不会发现自己已经知道了她是个女孩子，龙鹏霄将一切都放回了原位。不过龙鹏霄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到第二天白菱来叫自己的时候居然是一身女装的打扮。

原本龙鹏霄认为白菱身着男装的时候，已经是个英气十足的公子了，已经够让自己惊艳的了，没想到眼前的身穿女儿装的白菱竟然是个美不胜收的俏佳人，柳叶弯眉，一双晶莹剔透的大眼，挺翘的鼻子，一张樱桃小嘴，活脱脱的就是个美人胚子，如果再有一头亮丽的长发的话，肯定会更加的迷人。不过昨天既然瞒着自己为什么今天又会作这样的打扮呢？龙鹏霄真的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了

“怎么惊呆了？是不是觉得很惊讶呀，一个男人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实际上我是个女孩子哦，不错吧，惊呆了吧，我昨天瞒着你就是要给你惊喜的！我呀看见自己在镜里的影子，差点认不出来，没想到我穿起你们这的衣服还满不错的。”白菱绕着龙鹏霄转了一个又一个圈，还没从惊喜中恢复过来。

龙鹏霄看着白菱在自己身旁不停的转圈，真的很难相信眼前的人就是白菱，变化也太大了。“还真是看不出来，你穿起女装来并不比穿男装差。”龙鹏霄仔细地打量着白菱，真的非常漂亮。

“那是当然我本来就是女孩子嘛，当然是穿女装好看啦！”白菱好容易从惊喜中缓过神来，就看到龙鹏霄不停的打量自己，不免有点疑

惑。“大哥，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呢？怪怪的。”

龙鹏霄怎么也没有想到白菱居然就是因为想给自己一个惊喜才瞒着自己的，这个小女子的思想还真的是奇怪！“我？没什么，能告诉大哥你今年多大了？”龙鹏霄无意中想到了国师的话，未来的皇后，今年18岁，不知道她今年是不是18岁呢？

“大哥，你不知道在我们那里有这么一句话——不要问女人的年龄，不要问男人的工资。不过你不知道这些，我就告诉你好了我今年18岁了，是不是已经是老姑娘一个了。”白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怎么问但是非常高兴的白菱还是回答了。

“真的是18岁？我还以为你只有14、15岁呢？”十八岁，不是这里人，这些都符合，但是会是她吗？龙鹏霄真的非常希望是她。

“是呀，怎么了？是不是被我这张脸给骗了？我妈说呀我这是张娃娃脸，很难让人猜出年龄的，所以你要猜错了也没什么”白菱不懂为什么知道自己是十八岁，他就开始失神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想到了我要找的人，她今年也刚刚好18岁，不过我看了你穿女装的样子，真不知道是不是该让你换回男装，如果你身着女装的话，你的样貌太出众了，一路上我怕会有人向我抢亲呢？如果我人还没找到就惹上什么不必要的麻烦，那可就糟了。”龙鹏霄见白菱追问连忙答道。

“我不要再换回男装了，穿女装多好看呀！如果大哥你真的还担心的话，我可以带着面纱呀！好不好嘛。大哥！”白菱就怕龙鹏霄不要自己了一个人走了，连忙开口求道。

“那也只能先这么办了，让我现在丢下你，心里还真有点担心。”龙鹏霄在还没有什么想到更好的办法的时候，也只能这样办了。真是的这种情况为什么国师没有预料到呢？龙鹏霄顿时想起了临行前，国师说的话：当你遇到一个今年年方18，而且不是我国人的女子时，不妨打开看看，卦象中显示的皇后的特征，老臣已经都写在里面了，希望陛下能够好生保管。对了，国师交给自己的锦囊呢？龙鹏霄慌乱地就想找寻锦囊，却见白菱正蹲在自己面前看着自己。

“怎么了？大哥终于有反应了，我都蹲在你面前大半天了，你怎么没有感觉到呢？”白菱真的不懂，刚刚还好好的，现在这是怎么了？

“哦？大哥可能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可是龙鹏霄的理由却让白菱非常的怀疑。

“大哥，你要知道你刚刚才起来呀，你怎么会很累呢？难道昨天我昏倒了之后大哥有去别的地方玩乐了，没有带上我？”白菱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不是，可能是你昨天说的事情太让我惊讶了，大哥是一夜没睡好，再加上有点担心你，根本就无法入睡。哪里是独自出去玩了，你呀竟在那瞎说。”白菱一听龙鹏霄这样说，连忙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好啦，我回房，大哥再去休息吧，到午饭的时候我在叫你。”

龙鹏霄见白菱离开了，连忙回房找出自己的行李东翻西找的，终于在包袱的最底层找到了国师给自己的锦囊。龙鹏霄迫不及待地打开锦囊，却发现锦囊中这样写着：陛下，您既然会打开这个锦囊那么就应该碰到了让您注意的人了，其实皇后根本就没什么其他的特征了，老臣之所以有此一说，只是希望告诉陛下，一切就让它顺其自然吧，当您动心的那一刻您的心会告诉你，她到底是谁。另外囊中有一个能解百毒的救命仙丹，当危难之时或许可以帮助皇后度过难关。

真是的，老国师竟然跟朕开这样的玩笑，什么锦囊嘛，根本就是一点提示都没有。龙鹏霄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期望也有落空的一天。龙鹏霄想了有想，最后还是没有想到什么好主意，似乎一切只能够像国师说的顺其自然了。

☆☆☆☆☆☆☆☆☆☆☆☆☆☆☆☆☆☆☆☆☆☆☆☆☆☆☆☆☆☆☆

天还蒙蒙亮的时候，玩了个尽兴的龙鹏霄就跟白菱两个人离开了小镇，两个人又开始了他们的旅程。在这一路上，龙鹏霄仔细地观察着白菱的言行，心里面对白菱所说的话，也越来越相信了。大概也只有那样的时代才会培养出白菱这样的人吧。只是龙鹏霄还是会感觉到白菱她真的是与众不同，应该不会有太多人向她一样居然对如何赌博都很精通，恐怕很难找到像她这样的人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把话讲开的原因，白菱渐渐地恢复了原有的个性，越来越多话起来，这不刚安静了一会的功夫，白菱又开口了：“大哥，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坐马车呢？为什么不骑马呢？那样不是更方便吗？你找起人来不是也更快吗？”

“原本我是顾虑到你初次离家想四处转转，做马车慢，而且你还可以沿路欣赏风景，现在我又知道你是个女孩子，未必会骑马，你不是说在你们那里交通工具基本上不是摩托车，就是汽车吗？我还以为你不会骑马的，现在既然你会骑马，那么我们就买两匹马。我们各骑一匹，如何？”龙鹏霄一听白菱会骑马，连忙答应下来，整天里坐在马车里，地方有小，真的有点不舒服，能够骑马，当然是在好不过了。

白菱一听实际上是为了自己，不禁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因为自己连累他人真的不是自己希望的，实在是无心之过。不过有件事情一定要问明白，于是白菱开口道：“可是大哥我好像没有说我会骑马呀！为什么要买两匹马？我是想让你带着我骑一匹马呀！”白菱得到机会连忙开口解释，自己有不会骑马干嘛要买两匹马，那不是很浪费吗？

白菱刚说完就见龙鹏霄十分怪异地盯着自己，不由得有嘟起了嘴，难道自己错了吗？自己只是实话实说啊！

“好了，别嘟着一张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又没有怪你，真是的干嘛不高兴呢？我先买马，再教你骑马不就好了吗？”龙鹏霄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见到白菱不高兴自己竟然有那种冲动希望尽一切力量让她快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哥，真的对不起，没想到我又要拖累了你的行程，要不然我还是一个人走吧，我还有些资本，兴许可以找到一个工作也说不定。”白菱见龙鹏霄这样说，心里面还真有点过意不去，人家对自己这么好自己现在却在设计他，似乎不太应该。

“不行！你要是一个人走，出了什么事的话，那么大哥知道后，会懊悔死的，所以你不要再说什么自己一个人走的话！”龙鹏霄一听白菱有自己一人独行的想法，慌忙阻止。她是很有可能是自己的未来的皇后，自己对她也多少有那么一点动心了，这个时候说什么也不可以让她一个人独行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的话，自己真的会后悔死的！

“瞧你紧张的，我是逗你呢？我一个人才不会走呢？虽然我有不少的手艺，但是我没有钱，没钱就可能饿肚子，你是知道的，每顿我都要吃好多，如果让我过那种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呀，我才不干呢？”白菱见龙鹏霄紧张得太过火了，知道玩笑开得太大了，连忙解释道。

“真的是玩笑吗？”龙鹏霄不甚确定地问道。这会不会是她不愿自己干涉才这么说的呢？

“是，玩笑啦。大哥怎么了那么严肃，是不是我的玩笑开得太过了。如果是那么真的是对不起了。”白菱见龙鹏霄担心的样子，不由得激起了一种疑惑，为什么他对自己有可能离开他，独自一人会那么的担心呢？原本是萍水相逢的两个人，他为什么会对自己如此的关心呢？难道他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理由吗？

“是玩笑就好，待会儿，等我们到了下一个小镇，我们先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再挑两匹健壮的马……”龙鹏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马车外响起了不寻常的尖叫声，龙鹏霄立即意识到马车外一定发生了什么，连忙示意白菱不要出声静观其变，马车内顿时静了下来。

第 3 章

“老大，里面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是不是里面根本就没有人呀！”白菱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马车外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蠢蛋，如果没有人那车夫干嘛要赶的那么急呢？你真是笨死了，简直就是个猪脑袋，我怎么会带你来抢劫呢？老子准是脑袋出了问题。”

“是是，老大就是老大，就是比我强，怪不得我姐姐总是夸老大呢。”

“知道就好，还不快点将车门给打开？有没有人不是一看就知道了吗？在这里罗嗦有什么用啊！”龙鹏霄感觉到车外的两个人最多也只是会点拳脚功夫，但是武艺造诣应该不深。听到有人要来掀车门，龙鹏霄示意白菱不要出手，让他来应付。

于是当车门就给打开的时候，龙鹏霄对着来人就是一脚，人顿时被踹离马车老远的，龙鹏霄随即就跃下了车，白菱也跟着跳了下去。白菱只见拦路抢劫的两个人把龙鹏霄给围了起来，对方一个是高个子，长得黑黑的，看起来还有点愣头愣脑的，另外一个看起来比较瘦小，但是双眼炯炯有神，应该比较精明一点。

“老大，里面有人耶，一个女子一个男子，女的蒙着面纱，不过看那身段就知道长得一定很好看。”长得黑黑的男子率先开口道。

“呆子，我们要的是银子，管他们谁长得漂亮，那关咱们什么事呀！”瘦小的那个挥着刀，转向龙鹏霄吆喝道：“你们两个给我识相一

点，我们只是希望你们能够留下买路钱，不想伤人。合作一点，赶快交出来，我们也好把你们的车夫放下来让你们离开，要不然的话，我就要打开杀戒了！”龙鹏霄还真有点想大笑的冲动，没想到离开皇宫以来短短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自己就先后遇到了两次抢劫，第一次因为白菱的奇特出现结束，不知道这次又会怎么样呢?

“大哥，我好怕呀，我们居然又遇到了抢劫。”白菱不问龙鹏霄对自己直使眼色，依然走到了龙鹏霄的身边。

“你怎么了？难道又有什么新花样？”龙鹏霄跟白菱相处了那么长的时间，多少了解白菱根本就不是个懂点害怕的人，现在她这么说肯定又是有什么鬼主意了。

“大哥，我想让你看看我们那里的武学，我可是学了十几年了。今天我的手正好痒痒，你就为我指点一二吧！”话音刚落，白菱对准个子比较高大的那个攻了过去，低身闪过了劈来的一刀，接着一个过肩摔将人给摔了出去，只见人就这么刚巧的撞到了树上，被撞晕了。

“呀，你趁人不备算什么英雄好汉！”白菱解决了一个就见另外一个拿着剑向着自己嚷道。

“我是女子，当不了英雄好汉，我不在乎！再说了对方你们这些抢劫的人干嘛要遵守游戏规则呀，”说着白菱上前就是一腿，正中男子的前胸。

男子被人踢了个正着，当他刚要反击的时候，就发现龙鹏霄的扇子已经抵在了他的脖子上。“大爷饶命呀，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们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男子连忙求饶道。

“大哥，你干嘛出手嘛，我打的正是兴头上呢？”白菱一见两人都被擒住了，不由得埋怨道，筋骨还没有活动开呢？就玩完了，真是没意思。

“一个女孩子，打打杀杀的有什么好的，居然还怪我扫了你的兴致？”龙鹏霄不再跟白菱多言，抽了男子的腰带将两个人结结实实地捆扎好，这才开口问道：“你们是哪里的人，为什么出来打劫？以前是不是打劫了很多人？”

男子一听连忙开口道：“我们是前面那个村子里的村民，之前我们是一次劫也没有打过，这是我们第一次抢劫，没想到居然栽了，我说

的话是真的！不相信的话，你们可以问问黑子，他可以作证的。只要你们愿意放了我们，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就算是去要饭也不敢了！求求大爷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家里都还有老父老母要养活啊！”

“是吗？既然你们都还上有高堂，为什么要抢劫？”龙鹏霄见他的样子也还算老实，可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想到打劫呢？

“大爷呀，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原本也是奉公守法的农民，每年就靠庄稼地里的那一点粮食过日子。但是就在十几天前，从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奇怪的东西，那个东西看起来是铁做的，但是它居然会动，还会说话。跟个妖怪似的。我的黑子就是太怕那个东西了，没那个胆子去田里耕作，播种的时间已经过了，我们这一年的收成算是完了。原本我还不会出来打劫的，偏偏我娘承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我为了给她老人家治病，几乎借光了亲戚，但是我娘的病还是没有起色，没有人再愿意借钱给我，眼看着我娘的病是一天不如一天，我才壮起胆子来打劫的，我说的真的是实话，大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啊！”龙鹏霄听了他所说的话如果是真的，只是初犯，又是为了重病在床的老娘，自己似乎应该把人给放了。可是就在龙鹏霄打算为两人松绑的时候，白菱却开口了。

“我们怎么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我要你带我们回你的家！如果我们看了觉得你说的是真的，我们就放了你们。”龙鹏霄不知道为什么白菱要这么做，但是知道她肯定有她的理由，也就没有阻拦。

白菱熏醒了昏倒的黑子，又让他们各自服下一粒药丸，这才将两人松绑开口道：“刚刚我给你们服下的是我自制的毒药，如果没有我给你们的解药的话，你们就别想活着见到明天的太阳，所以你们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招，知不知道？快的带路！”

“知道！我们这就带路。”两人合力将马车夫放下后，龙鹏霄跟白菱两人坐在车上跟着两人来到了一个小村落。龙鹏霄跟白菱让车夫在村口等着，就跟着男子来到了他的家。

“喽！瞧见没有那家就是我家了！我只求你们待会见了我娘千万不要向我娘提起我抢劫你们的事情，我怕我娘会受不了打击，万一病情加重的话，我就成了千古罪人了。”男子低声地恳求道。

龙鹏霄一听男子的要求，并不是过分，也就答应道：“你放心好了，只要你说的属实的话，我们就一定不会为难你的，更不会对你的

母亲提这件事情的！”

“好，那么你们就随我进来吧！”男子推开房门，率先走了进去，白菱跟龙鹏霄连忙跟了进去。

“娘，孩儿回来了。孩儿没用，我根本就借不到钱给您治病！我明天在想想别的办法，或许能弄点钱给您看病。”男子一进门就看见自己娘正眼巴巴地望着门口，心里不禁觉得酸酸的。

“我儿回来了，回来就好呀，借不到就算了，娘这把老骨头死了就死了，可就是剩下你一个人了。娘实在是放心不下来啊，哎，都是娘不好，是娘没有能耐就连给你讨房媳妇的钱的没有，娘真的对不住你呀！”龙鹏霄跟白菱刚一进门就见人家母子俩抱成一团，哭在一起，心里不由得相信了几分。

“儿子，是不是娘看错了我们家怎么会有人来呢？”老人哭着哭着，无意中看到了龙鹏霄和白菱两个人。

“大娘，我们是今天你儿子他新交的朋友，听说你病了，所以就来看看，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龙鹏霄见他们家确实贫寒，老人也的的确确重病在床，也就不打算在追究下去了，看到自己子民过着这样的生活，龙鹏霄不禁觉得是自己没有能力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自己这个国王当得真的是一点都不称职。

“我是跟我大哥一起来的，大娘你得的是什么病呀，碰巧我会一点医术，让我看看好不好？”白菱见人家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困难，自己身为一个医者，救死扶伤是自己的天职，能帮就帮一把，也是应该的，思及这些连忙开口道。

白菱给老人把了把脉象，发现了什么，又看看了老人的舌苔，听了听老人的心跳声，在作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白菱皱起了眉头。老人似乎得的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最好找到老人平时最担心什么，对症下药，应该就可以痊愈了。但是如果找不到的话，也只能开一些能够调节患者心情的药了，但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而且那也太慢了。照这家的经济情况看来呀，病还没有治好，人就很可能已经饿死了。这该怎么办呢？白菱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找到老人的担心之处才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怎么样？我娘她到底怎么了？”男子听白菱懂医术起先非常的高兴，但是看到白菱的眉头越皱越深，不由得慌了起来。

“我们可以出去谈吗？”白菱希望找到老人的心病在哪，那样的话才好医治。

“好的！”男子在安抚好老母之后，就跟白菱走了出去，龙鹏霄也随即跟了出去。

“你娘的病完全是心病，你找到她最担心的是什么吗？她是因为什么事情一病不起的？”白菱没等那男子开口，就抢先说道。

“我娘最担心什么，那当然是没给我讨房媳妇呗，不过就算我娘再担心她也没有病倒过。我娘是从知道这年的收成没有的时候就一病不起的。都是我不好如果我当初能够胆子放大一点，说不定今年的收成还有希望，我娘也就不会病了。”男子懊恼不已地直啪自己的脑袋。

“你能带我去看看你的田吗？我想这个原因就在你们家的地上面。”

“好好，只要能够治好我娘的病，你要我干什么都行。黑子咱们走吧！”于是白菱跟龙鹏霄两人就被领到了他们家在山头上的那块地。

“就是这里了，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就在十天前莫名其妙地就出现了那个东西。”男子指着那个奇形怪状的东西说道。

龙鹏霄一见眼前的东西，顿时傻眼了，这个东西跟白菱拿给自己看过的手表比起来，更加的奇怪。龙鹏霄是困惑不已，但是白菱的反应却大大的不同。白菱看着眼前的东西，真是高兴不已，怎么会是自己的电脑机器人雪儿呢？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怎么可能呢？不会是自己眼花了吧，雪儿应该好好的待在家里，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呢？雪儿怎么可能那么凑巧地也遇到时空逆转，出现在自己面前呢？这一切真让自己难以相信。白菱高兴不已地跑了过去，龙鹏霄防备不及只能担心不已地跟在白菱身后。

“雪儿，雪儿？真的是你吗？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居然会出现在这里，太让我不可思议了。”白菱的出现让原本处于静止不懂状态的雪儿立刻动了起来。

“指纹比对完毕，你是主人，雪儿终于找到了主人！雪儿真的好想好想主人！”雪儿被触动进行了一连串的审核，最终确定了白菱的身份，就听到雪儿居然从生硬的机器合成声，转变成一个小女孩的声音，而机器人本身也在发生变化，由一个像木桩一样的造型，变换成

一个小女孩的样子，整个人看起来就跟一般的小孩子一模一样。龙鹏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自己是怎么也不会相信刚刚的那个东西居然变成了一个小女孩。

“雪儿，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呢？就算是科技再发达，也不可能已经研究出了时空转换器了吧！”白菱对于雪儿会来到这里非常地好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主人的哥哥把我带到了中国的一个寺庙，寺庙里有个和尚，他把我送到这里来的，他说我会对你有帮助的，所以就让我来了，不过我也不能够久待，他说凡是由于时空逆转弹到其他时代的人只能在待上四个月，四个月之后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就必须回去，因为我是在主人莫名其妙失踪后的第四天被送到这里来的，在这里有耽误了十一天，所以主人我只能再待在这里110天。”听雪儿这么说，白菱知道自己待在这里的时间也不会超过四个月，那么自己不就还乘下三个半月的时间吗？反正自己是要回去的，不如利用这段时间欣赏一下古时候的美景，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白菱兴奋地转头对龙鹏霄开口道：“大哥，你看呀！我又找到了一样可以证明我身份的东西。她叫雪儿，是我花了四年的时间才改造完成的电脑机器人。当时我试了好多种材料就为了让雪儿能够像个正常的小女孩的样子，更甚至我为了让雪儿能够防水，还给她的系统作了许多的调整。雪儿的电力来源也是太阳能，是不是呀雪儿？”

“是呀，主人！主人那两个叔叔他昏倒了耶！”雪儿发现在见到自己的时候，那两人就眼睛一翻晕倒了，不知道要不要紧？

“是吗？先不问他，来，雪儿，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救了我的龙鹏霄哥哥，以后呀他说的话，你都要听，知不知道？”白菱拉着雪儿走向龙鹏霄，就见此时的龙鹏霄呆呆地看着他们走来，还没有从刚刚的震撼中恢复过来。

“进行扫描存储，正在工作……扫描完成！龙哥哥你好！主人承蒙你的照顾了！”龙鹏霄呆呆地看着雪儿，不知道自己该作何反应。

“好了，雪儿去叫醒那两位叔叔，待会跟我们走好吗？”得到命令之后，雪儿就领命而去了。而此时的龙鹏霄才稍微回过一点神来。

“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被吓到了，真的很对不起，我没想到我会在这里遇到她，我一时之间有点忘形了，真的非常对不起。其实雪儿

你大可以把她当成一个小女孩就可以了，她只会对你的话言听计从就像一个非常听话的小妹妹一样！”白菱见龙鹏霄呆呆愣愣的样子，连忙开口道。

“我没事的，只是太震惊了，过会就好了。如果不是知道你的身份，你的年代的东西都是那么的奇怪，兴许我不仅仅是吓一跳那么简单，可能跟他们一个样呢？”龙鹏霄虽然有点惊讶，但是倒是还能够接受了。既然那个时候有了像手表那样奇怪的东西，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东西似乎也就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

“真的？那么我们走吧！雪儿好了没有？”白菱见龙鹏霄这么一说也就知道虽然他非常惊讶，但是却无关紧要，不会有什么事的，也就放心了。

“好了，主人！”龙鹏霄转过头就看见那个叫雪儿的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捆绳子，把两个人都捆在了一起，然后又将两个人背在了身上，看她的样子似乎还非常的轻松，龙鹏霄看到此不禁佩服起白菱来，她居然可以造出这样的东西，真的是不简单呀！

龙鹏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山的，但是等他意识到的时候，人已经回到了那男子的家。而这个时候，那两个人已经醒了，而似乎对雪儿也丝毫没有恐惧的样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哥，你终于回神了？大娘的病已经一下子好了不少了，我看呀，她很快就会好了，这天已经晚了，我们是不是找个客栈，休息一下，顺便吃顿饭呢？”听到白菱这么一说龙鹏霄不禁感觉到饿了。于是两人就立刻了男子的家，带着雪儿打算找一家客栈休息一下。

龙鹏霄在询问了当地人才知道，整个村子只有村尾的一家小旅店，又见白菱跟雪儿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于是龙鹏霄打算自己先去定下房间跟饭菜，让她们在后面边走边聊。白菱一听龙鹏霄的打算没有异议地同意了，于是龙鹏霄就率先离开了，这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有不少的人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呢？

龙鹏霄在小旅店里定下了两间房，让人炒了几个小菜，安排好一切之后，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白菱她们的踪影，就在他打算回头找找的时候，就见刚刚抢劫自己的男子向自己跑来了。

“公子，不好了，刚刚有一伙人不知道为什么将跟你一起的那位姑娘给捉走了，还有那个小姑娘虽然逃脱了，但是也不知道去哪了。那

位姑娘原本还占上风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洒了一种药粉之后呢，姑娘她就不行了。”男子慌里慌张的好容易才将事情的经过讲完了，正打算问问怎么办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眼前根本就没有人。

☆☆☆☆☆☆☆☆☆☆☆☆☆☆☆☆☆☆☆☆☆☆☆☆☆☆

龙鹏霄慌乱的原本打算到最近的衙门，以自己的身份调动一些人去寻找的，不过就在龙鹏霄来到村口的时候，居然看见雪儿向自己招手。

“龙哥哥，你走错了方向，如果你向左走，只能是越走越远，根本就追不到的。”雪儿见龙鹏霄走错了方向，连忙开口道。

“雪儿？你怎么会在这里？”龙鹏霄原本是不大敢接近雪儿的，要不是现在是关键时刻，最紧要的是要先找到白菱，恐怕根本就不会理雪儿。

“主人见苗头不对就让我一个人先逃出来，找你来帮忙的。主人之所以这么做肯定就是他怕你呢瞎找，耽误了救她的大事！龙哥哥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呢？真是的，你刚刚就差点走错了，我真怕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好我跟踪了那些人知道他们把主人带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替你带路好了，我们一起去救主人，龙哥哥你现在跟我来吧！”龙鹏霄心想救人要紧，至于这个雪儿对自己的行为可以稍后再说，等救出了人，再好好的教训她一顿！

龙鹏霄跟着雪儿，走了好一段路程，终于到了一座山下。根据雪儿的提示，白菱就在山上面。龙鹏霄很是怀疑地看着雪儿开口道：“既然你知道准确的地点，你干嘛不去救你的主人，还要来等我呢？”

龙鹏霄没想到雪儿给的回答居然是这样的，“真不知道，你是不是很蠢的一个人呢？我是通过种种迹象看出你是喜欢主人的，我这是给你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给你英雄救美的机会，这都不懂，真是的！如果你不要的话，告诉我好了，我现在就去救，你呢就待在这里等我！”雪儿生气的不等龙鹏霄回答，自己就先走了，害得龙鹏霄只能在后面苦追。

“你给我停下来，你这个样子去不会太莽撞了吗？”

“你这个人真的是很笨的人耶，你难道以为像我这样奇奇怪怪的东西，你们这里多的是吗？真是没头脑的人，我懒得跟你说了！”根本对

龙鹏霄的劝说置之不理的雪儿，在冲出去后不久，就见它又冲了回来，只见它的后面跟着好多人在追。

“看见没有，雪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我将人引走，你去救我家主人，然后我们在这里会合，现在分头行动！”龙鹏霄刚听清楚，雪儿就从自己眼前呼啸而过，不久就看见有许多人追来了，龙鹏霄连忙藏了起来。等那群人离开后，刚要起身耳边就又传来了雪儿的声音。“哎，我又回来了，看你这愣头愣脑的样子，我还是看着你的好，至少主人获救的几率大了一半。”龙鹏霄还没搞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已经被拉着进了山。

龙鹏霄走了好长一段距离，终于发现了一个山寨，刚要去打探一下，就听身边有声音传来：“就是这个山寨，我探测到他们将主人带到这里的，就是这个地方没错的！现在寨里没什么人在，趁现在赶快将主人就出来，待会我也给你讲讲好话，夸夸你！”雪儿见龙鹏霄犹豫不决的样子，就将他给挤出了藏身的地方。

“干嘛犹豫不决的，要英雄救美就要果断一点，祝你好运啊！”龙鹏霄就听到这么一声，接着只能一切靠自己了。龙鹏霄刚准备打探一下情况，就见自己周围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大群的人，手里拿着兵器，心里顿时一惊，怎么出现了这么多人，自己怎么没有发觉呢?

“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山寨的，快说，不说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一个看起来像是个领头的对着龙鹏霄喊话了。

“我呀，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抓那位姑娘呢？她应该跟你们无怨无愁的吧！”龙鹏霄见自己被人发现了，索性就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吆喝？敢情，你是跟那个小姑娘是一伙的，走跟我们去见寨主去！”眼看了众人就要攻向龙鹏霄的时候，龙鹏霄倒是没有让人逼的，直接走了进去。

“老大，你看这个人是跟那个女的是一伙的，现在我给您带来了。”龙鹏霄被人推着进了门之后，就见到白菱被人绑在椅子上，人似乎是昏迷的，他们到底对她作了什么?

“好好，干的太好了！”在寨主的示意下，众人安静了下来，就见人来到了龙鹏霄的身边。

“那个小姑娘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我只能问你了，说为什么要杀死我的弟弟？”寨主提起龙鹏霄的衣领，开口道。

“寨主的弟弟？我根本就不曾见过他，如何可能杀死他呢？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嘛！”龙鹏霄简直就是一头雾水，为什么人死了会找到自己的头上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

“你还敢狡辩，我胡山作了这么多年的寨主，还没见过你这种人，作过的事情居然不承认。来人呀，让人来认认！让他死也作个明白鬼。”在胡山的示意下，有一个小喽罗去叫人了，一见来人，龙鹏霄总算是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这些人跟自己出宫后遇到的一群土匪是一伙的，那时候白菱压死了一个人，难道那个人就是他的弟弟？这可就麻烦了。

“是他没有错的，只不过当时是两个男的，那个女的长得虽然像，但是性别好像不对。”龙鹏霄一听来人这么说，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平衡了许多，看来不是自己一个人判断失误，分不清白菱性别的还不是就自己一个人。

“听到了没有，我弟弟就是因为你们才死的，至于那个女的就算跟她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她跟另外一个男子应该有关。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胡山见龙鹏霄似乎还不是愿意承认的样子，命人拿着一把刀，架在白菱的脖子上。

“你到底承不承认呢？你如果执意狡辩的话，那么就别怪我无情了。”龙鹏霄见到这样的场面不禁哀叹自己也有受制于人的一天。“这位大哥，你的兄弟的死实在是不能怪我们的呀，你知道他的死因是什么吗？他是被人压死的，你说如果他自己反应灵敏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死的，所以他的死绝对不是我们的责任，再说的压死他的又不是我，您干嘛要跟我们作对呢？”龙鹏霄尽量解释，希望可以让对方的情绪稳定下来，可谁知道龙鹏霄不说还好，说完之后，胡山的心情是更加的恶劣了，情绪也变得更加的不稳定。

“你真是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竟然还在狡辩，你以为我是白痴一个会中了你的计吗？”胡山生气的将刀子架在了龙鹏霄的头上。

“你知道我平生最恨什么吗？我最恨有人威胁我，你居然敢把刀架在我的头上，简直就是活腻了！”龙鹏霄硬是将自己的脖子凑了上去，

胡山一惊连忙将刀拿开了。不愿受制于人的龙鹏霄趁这个机会随即将自己的佩剑拔出来攻向了胡山。

白菱在一阵阵的打斗声中缓缓醒来，刚睁开眼，就看见龙鹏霄正在跟一群人交手，眼看就要败下阵来。白菱刚要上前帮忙，却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绑在了椅子上，眼见龙鹏霄越来越危险，白菱连忙对着自己的背后的椅子直磨蹭着，索性他们捆白菱的绳索并不是很结实白菱蹭了一会后就解开了，就在此时龙鹏霄已经到了几近落败的地步。白菱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白菱趁着别人没有注意的时候，瞧瞧的躲了起来，随即拿出装有麻醉针的手表，仔细地观察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应该是头头的一个人，白菱拿起手表瞄准了那个人就是一射，可是有谁会料到就在那一刻龙鹏霄跟胡山换了个位置，于是龙鹏霄中了针，龙鹏霄还没有意识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人就已经晕了。白菱一见自己射错了人，心里虽然担心，但是并没有乱，趁着胡山为龙鹏霄的晕倒而高兴不已的时候，白菱再次瞄准了胡山，这次胡山在晃了两晃之后，也晕倒了。

一群喽罗们，见刚刚还好好的老大竟然也无缘无故的晕倒了，正在犯愁的时候，有人注意到白菱不见了。“不好了，那个女的不见了，刚刚的事情肯定是她搞的鬼！快点找到那个女的，说不定老大就能醒了！”

众人连忙看向捆绑白菱的椅子，果然是椅子人不在了，一群人连忙一哄而散，到处去找白菱了。没有一个人想到白菱可能就藏在大厅里，厅里顿时只乘下晕倒的两个人。白菱见人不见了，连忙扶起晕倒的龙鹏霄打算离开，只不过还没有走远，就他听到有人这样喊道：“快呀，人都跑了，快点追呀，人就在前面了。”白菱听着声音越来越近，心里正犯愁的时候，雪儿及时出现了。

“主人，快点上来，躲在这里没人会发现的，等他们都放弃找了我们再离开。”白菱连忙将龙鹏霄先扶了上去，自己随后也爬上了去躲好，就在这个时候山寨的人发现自己把人给追丢了，连忙更是起劲地直向前追，根本就不曾想到白菱他们就躲在他们山寨的大树上，等人都离开了白菱跟雪儿两人这才扶着龙鹏霄离开山寨。

第 4 章

“哎呀，真是千钧一发呀，真是虚惊一场啊！”白菱扶着龙鹏霄好容易来到了一个小镇的附近，眼看离小镇越来越近了，但是白菱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连忙让雪儿将照亮灯给熄了。两个人扶着龙鹏霄这才又慢慢地向小镇走去。

白菱扶着龙鹏霄走了好一会，终于来到了小镇，在小镇里东转西转的好容易找了一个客栈，定了两间客房，看龙鹏霄还是昏迷不醒的样子，就打算先在店里住下，到底要怎么办等到龙鹏霄清醒之后再作打算。一心只担心龙鹏霄的白菱，根本就不曾注意到自己在刚进店门的时候，就被人给盯上了。

白菱仔细地给龙鹏霄诊治了一翻，在知道他除了被自己的麻醉针射中，别的根本就毫无损伤的时候，终于缓了一口气。白菱在等待龙鹏霄醒来的时候，让店小二按照自己写的方子，去熬了药，打算等龙鹏霄醒了之后，就给他喝，让他补补元气。

只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总之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白菱跟雪儿正打算好好的聊聊的时候，就被一群衙役给强行地待到了衙门，而龙鹏霄却被好好地送进了小镇上最好的酒楼，得到了最好的照顾。

☆☆☆☆☆☆☆☆☆☆☆☆☆☆☆☆☆☆☆☆☆☆☆☆☆

“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将我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将我给待到衙门来，我应该没有犯什么罪吧！”白菱非常地不服气，今天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自己总是那么的倒霉呢？自己受罪就算了，居然还连累大哥，自己真的是该死！

“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吗？真会睁眼说瞎话！哼，要想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等明天我们大人审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现在先给我好好地带着吧！”白菱被人待到衙门，未经审讯就押入了大牢，根本就没有给她申诉的机会。

“主人，你不要担心啦，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一定会没事的！”雪儿见主人如此伤心只能尽自己所能地安慰白菱，只是似乎并不起什么作用。

龙鹏霄被人移入酒楼之后，当地的地方官也立即地来到了酒楼，等了大约一个半时辰的时间，龙鹏霄之才悠悠转醒，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有人敲门了。

“微臣陈数豪拜见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龙鹏霄一听门外传来的声音，猛然清醒了过来。记得刚刚自己晕倒了，难道是他们救了自己?

“进来！”龙鹏霄等到人进来后，连忙将房门关好，不知道白菱是不是在附近，如果在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呢?

“你是怎么找到朕的？”龙鹏霄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行踪是什么时候让他们给知晓的。

“今天，微臣无意中见到了一位姑娘，扶着陛下，神色慌里慌张的，微臣觉得不对劲，这就派人将那两个女的给抓了起来，同时将陛下接到这里来的。”看着眼前的陈数豪，听着他说的话，龙鹏霄不听还好，听了之后更是气愤。原来这些人是怎么找到自己的，白菱救了自己，却无端的引来一场牢狱之灾，自己当时怎么会起用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的呢？龙鹏霄不得不怀疑当时自己是不是昏了头了！这样的一个 毫无判断力的人，怎么可以为一方父母官呢?

“你将两个姑娘，抓到哪去了？”龙鹏霄想到白菱此时可能正在无助的不知所措，心里就十分的担心。

“微臣已经将那女子，抓了起来，押在大牢里面。”陈数豪见龙鹏霄神色不对，顿时意识到自己可能办错了事，连忙紧张地开口回答。

“好，现在你就给我到大牢里蹲着去，在那之前先将她们给我完好无缺的给我送到这里来，一切等明天再说。”龙鹏霄不知道自己如果再看着眼前的人，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只能先将人给支走。一切等自己冷静下来再说好了。

“是是，微臣这就去办，这就去！”陈数豪慌张地离开了，龙鹏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将自己的身份坦白呢？有生以来龙鹏霄第一次感到非常地迷茫。

白菱被人无缘无故的抓进大牢还没有想到为什么呢？白菱有被人莫名其妙地给放了出来，还带到了一个非常豪华的酒楼里。在酒楼里白菱意外地见到了龙鹏霄，这发生的一切让白菱稍微有点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多半应该是跟龙鹏霄的身份有关系，抓自己的人应该就是认识他的人，多半是以为自己把他给怎么了，也不看看自己是这种人吗?

“白菱，你还好吗？我不知道他们会这样将你抓起来，真的对不起，让你受惊了！”龙鹏霄见到白菱安全的回来了，悬了许久的心终于是放了下来。

“我什么也不想说，也什么也不想问，你如果真的想告诉我什么你自己会说的，如果你不告诉我也一定有你的理由。我并不勉强你说出来。只是我可不可以提一点小小的要求呢？”白菱知道龙鹏霄一定有他的秘密，自己就算追问的话，他也未必会全部的告诉自己，还不如等他自己开口的好。

“哦？你真的不追问吗？”龙鹏霄不明白以自己对她的了解她应该是个什么事情都要追查清楚的人，怎么会什么都不问呢？

“当然，我白菱虽然不是什么君子，但是我说话还是会讲信用的，说不问我就绝对不会问的，除非你要告诉我！”白菱甚是严肃的答道。开玩笑，如果仔细追查起来，发现是自己的失误射中了他，他还不找自己算帐？

“不错，我主人一向是说话算数的，所以我家主人说不追问就不会追问的！”雪儿连忙附和道。

龙鹏霄见白菱严肃了起来多少也知道她是绝对不会追问的了，也就暂时的先放下心来了。要不要说，自己还是考虑一下吧。“那么你要什么要求呢？只要是我能力所能做到的，我会尽量地办到的。”

“要求吗？我只有一个，我希望你能够叫我菱儿，可以吗？我的家人和朋友都是这么叫我的，你从知道我是个女孩之后就总是不叫我，这让我觉得不是很舒服。”白菱不想龙鹏霄总是以‘你’称呼自己。

“只是希望我叫你菱儿？这有何难呢？我就叫你菱儿这下就可以了吧！”龙鹏霄见白菱如此的慎重，没想到居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对呀！就是这么简单，你以为会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吗？怎么可能呢？我受你的照顾那么多，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事情，不就是一次牢狱之灾吗？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怎么会放在心上呢？”白菱不希望事情再追究下去，反正也没什么好处，还不如就这么算了，倒也不错。

龙鹏霄顺了白菱的意，也是帮了自己一个忙。按照种种迹象表明她很有可能就是自己未来的皇后人选，国师说要顺着自己的心来，出

来这么久了，跟自己有缘的只要白菱一人，况且自己对她有十分的关心，甚至可以说比较喜欢吧，喜欢她的出人意外，喜欢她的与众不同，更喜欢她的才情。如果按照这些判断的话，她应该就是了。一旦她是的话，自己必须要让她心甘情愿地留下来，这样的话，跟她多套点近乎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坏处。

“好了，既然你不生气了，那么我们就去好好吃一顿吧，你一天也够累的了，从早上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吃那怎么可以呢？还是去吃点东西，也好休息休息！”龙鹏霄见白菱脸色好了不少，这才有心思注意自身的饮食了。

“从早上忙到现在，什么都没吃。你不说还好，一说呀还是真觉得饿了。走，我们现在就叫点好吃的，慰劳一下咱们的五脏庙吧！”心情好了不少的白菱拉了龙鹏霄就走，害得龙鹏霄只能连忙跟上，堂堂一国之君让人这样拉着走，这能好看吗？

☆☆☆☆☆☆☆☆☆☆☆☆☆☆☆☆☆☆☆☆☆☆☆☆☆☆☆☆☆☆☆

龙鹏霄刚跟白菱吃完饭，正准备梳洗一下就要睡觉的时候，却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这么晚了，什么事情不能明天在说吗？”龙鹏霄没什么好脾气地开口道。

“客倌呀，实在不是我要吵你的，实在是陈大人他说一定要见你，说是有什么紧急密信要交给你。”一听店小二这么说，龙鹏霄就是再又不悦，也只能见见陈数豪了。

龙鹏霄见陈数豪进来了，连忙嘱咐道：“隔壁就住着人，你给我小声一点，还有下次如果要见我，就称我为龙少爷，明白吗？”

“是是，微臣明白。微臣这次打扰实在是因为这封密信，这封是国师飞鸽传书送来的。”

龙鹏霄倒是非常地惊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怎么国师会这么心急地要给自己飞鸽传书？龙鹏霄打开一瞧，这下不禁有点高兴也有点忧愁。国师已经算出皇后已经出现在自己的身边，这么一来的话，也就间接的指明了皇后实际上就是白菱，白菱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可是国师在信上说明乐她居然私自离宫，甩掉了自己的侍从现在下落不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这让自己怎么办呢？真是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当年父王母后慎重的将小妹交给自己照顾，现在倒好了，把人给搞丢了，这可怎么办呢？万一出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自己怎么向先皇母后交代呢？

“飞鸽传书给国师让他暗地里多派些人手去寻找明乐公主，还有告诉国师朕要找的人已经找到了。好了，先下去吧！再有任何事都等到明天再说。”龙鹏霄心烦意乱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真是麻烦的事情都让自己给碰上了，好容易找到了白菱正打算计划一下怎么谋取她的欢心，偏偏这个时候一向乖巧的小妹居然出了事，到底是怎么了，好好的她怎么会离宫出走呢？

龙鹏霄怎么也睡不着，小妹离宫出走，这还不算太棘手，但是如何让白菱爱上自己而自愿留下来，这真的是太难了。她是个非常聪慧又有毅力的女子，为了能够重回她自己的时代，她是绝对不会让任何事情阻挡她回去的。自己到底该怎么做呢？龙鹏霄一整夜就这么睁眼想着问题，根本就无法入睡，好不容易刚要睡着，偏偏有传来了敲门声。

“大哥呀，都已经日上三竿了，你怎么还没有起来呀，是不是不舒服呀？”白菱看龙鹏霄比平时晚了近半个时辰起床，连忙敲了龙鹏霄的门打算看个究竟。

“来了，菱儿呀，你先等会，我待会就好了。”白菱听他这么一说也就不再叫了，只是说道：“那好，那我就先下去了，待会你一定要下来呀！”

白菱下了楼，点了几个小菜，跟点心，正在等龙鹏霄下来的时候，就看见昨天抓自己的那些人好像跟着一个人向这个地方来了，白菱看到那些人就有点生气，自己好好的也没有惹他们，居然无缘无故的遭到了牢狱之灾想想就不甘心，还是报复一下心里舒服一点，于是白菱的报复计划实施了。

“两位小姑娘，真的对不起呀，昨天的一场误会让你们有了一场牢狱之灾，在下真的是过意不去。”陈数豪发现白菱她们端坐在大厅里，想起昨天皇上谈到她时候的紧张的样子，多少明白她在皇上心中还是有些地位的，这样的人自己还是不能得罪，连忙上前道歉。

“你是什么人呀，我可不认识你，你何必向我道歉呢？我只不过是个毫无轻重的小女子，怎么担当得起大人的道歉呢？”白菱想起昨天自

己莫名其妙坐的牢就觉得冤枉，语气也就不是很客气了。

“话不能这样说的，你是龙少爷的人，我实在是因为一场误会才会那样坐的，你当时一幅鬼鬼祟祟的样子，实在是不得不让人怀疑呀。”陈数豪没想到白菱不领情，话也就不再客气了。

“你说我鬼鬼祟祟的，好哇！”白菱眼角瞄到龙鹏霄已经快要走到楼梯拐弯处，连忙大声地哭了出了。“你们欺负我，就因为大哥不再吗？我根本就没有招你们惹你们，你们干嘛这个样子对我呢？雪儿你说我是不是很命苦啊！”

“主人，你不要伤心了，等龙哥哥来了，我就告诉他是他们欺侮我们，让龙哥哥为我们评评理！”雪儿一见白菱这个样子就知道主人准是有想整人了，连忙开口道，就怕龙鹏霄离得远听不到。

龙鹏霄刚下楼，就听见有人在哭，寻声望去，却看见一大群人围着白菱跟雪儿，而哭的却是白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就是一会的时间吗？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怎么了，菱儿？哭什么呢？一个姑娘家的，哭哭啼啼的样子像什么话，快点别哭了！”龙鹏霄掏出一块手绢让白菱擦擦眼泪，调过头来就问陈数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陈数豪还没有开口，白菱就抢先开口了：“大哥呀，他们说我只不过跟你挂着一个边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要不是沾着你的光，他根本就不把我看在眼里。大哥你说我怨不怨啊？”白菱一见龙鹏霄就扑到他的怀里一阵嚎啕大哭，哭得龙鹏霄是满心的不舍，什么都没想就将白菱搂在怀里，好生安慰着。

“雪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是跟着你主子的吗？怎么会让她受委屈呢？”龙鹏霄责备雪儿道。

“龙哥哥这个不能怪我，这都要怨他们，见到他们主人才生气伤心的！”雪儿一听自己受了责骂，连忙将矛头指向了陈数豪他们。

“陈数豪，你说到底是怎么了，菱儿怎么会哭得那么伤心呢？”白菱原本只是装哭的，但是想到自己竟然来到这么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有什么亲人，有家却归不得，越想就越伤心，居然真的哭了起来。这一哭就无法收拾了，哭得是龙鹏霄手足无措，更让陈数豪摸不着边。

“龙少爷，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为什么哭，我实在是不知道呀！”陈数豪看着龙鹏霄越来越严厉的眼神，紧张得直发抖。

“菱儿，来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了？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龙鹏霄得不到答案，只能问仍然哭闹不止的白菱了。

“他们说我鬼鬼祟祟的，看起来就不是好人，我哪一点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了呀！”白菱哭着哭着险些忘了自己正在干什么，连忙回过神来答道。

“看你哭的，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没必要吧！快别哭了，那么大的人了，还在大庭广众之下，哭鼻子真是不好，快点把眼泪擦擦，一个大姑娘家家的，哭成这个样子好看吗？快别哭了，待会大哥带你跟雪儿四处转转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好看的东西，好不好？”龙鹏霄不知道陈数豪这次来是为了什么事，不过现在自己是什么也顾不得了，任何事都等到安抚了白菱之后再说吧。

“好，我不哭了。我才不要因为这些人坏了大哥的兴致呢？来我点了几样小菜，我们先吃早饭吧！”白菱说是这么说，但是还是非常不甘心地狠狠地瞪了陈数豪一眼。

白菱跟龙鹏霄在一旁吃饭，陈数豪琢磨了半天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把话说出来，便开口道：“龙少爷，你昨天吩咐的事情，我已经办妥了，只不过有一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陈数豪的话，还没说完呢，就被白菱给截了下来：“你这个人呀，就是不好，不知道应不应该说的话，就不要说出来，这都不懂吗？”

“菱儿！”龙鹏霄阻止了白菱继续说下去，示意陈数豪继续说下去。“民间有一种传言，说是龙小姐是为了怕她的嫂子没了，想帮忙找找，这才离家出走的。”

“荒唐，我妹妹不可能是因为这种原因就离家出走的。”龙鹏霄没想到民间竟然有这样的传闻，怎么可能呢？

“大哥，你妹妹失踪了吗？我居然不知道还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的过意不去。”白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如果是的话，自己就不会一直拖累他了。

“也就是最近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需要自责的。她一向就那么任性，实在不能怪你的。”龙鹏霄见白菱担心的样子真的是不舍到了极点，真是的为什么明乐她会离宫呢?

“可是如果不是我拖累了你的行程的话，说不定你早就找到人回去了，你妹妹也就不会离家出走了，不是吗？”白菱越见龙鹏霄安慰自己，就更觉得自己对不起他。

“没的事，这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真的不用自责。如果你真的想帮忙的话，就帮我找找吧，或许托你的运气，我们可以找到我要找的人，甚至找到我的妹妹也说不定呢？”龙鹏霄见白菱有开始自责了连忙开口道。

“大哥，我们还是不要在这里久待了，还是早点起程吧，说不定可以快的找到你要找的人跟你妹妹呢？”白菱在知道龙鹏霄出来并不是仅仅是游山玩水，还有其他的事情，也就不希望因为自己再耽误他的时间了，于是开口建议道。

“好吧，菱儿这么体贴，我又怎么好不领情呢？就这么办，吃完饭我们就起程。”龙鹏霄同意了白菱的话，再待在这个地方，有那么一大群人跟着，就算自己有再好的计划，也好实施，还是尽早离开的好。“陈数豪，麻烦你为我们挑选出最好的两匹马，待会我要用！”陈数豪领命后就立即带着人离开了，白菱才得以安安静静的吃了一顿早饭。

☆☆☆☆☆☆☆☆☆☆☆☆☆☆☆☆☆☆☆☆☆☆☆☆☆☆☆☆☆☆☆

在白菱他们离开小镇之后，不知不觉得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了，龙鹏霄要找的人似乎音讯全无，就连龙鹏霄的妹妹也没有任何消息。白菱来到这个异时空快有一个半月了，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白菱发现自己的心情是一天天的在发生变化，从原先的非常着急地要回去，现在居然一点也不急，只希望快的帮龙鹏霄找到他要找的人，找到他的妹妹，甚至于希望离别的日子永远不要到来。对于自己心情的变化白菱是越来越担心了。

“菱儿，今天我们找了许多地方了，你也该累了，我们先歇歇吧，找个地方吃个饭，补充一下体力再走怎么样呢？”龙鹏霄本身是不怎么累，但是看白菱明明已经很累了，却还在硬撑着，不禁觉得心疼。龙鹏霄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是短短的一个半月时间而已，为什么自己

会对她产生这样的感情？看到她不开心，自己会想尽办法只为了让她展颜一笑。看到她疲累的样子会满心的不舍。这种感情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自己是一点也不知道，或许是在自己刚刚遇到她的第一面，或许在发现她的与众不同的时候，但是等到自己发现的时候，这种感情已经很深很深了。

“好啊，歇歇也好！那里就有一个小树林，我们就到那去歇歇吧！”白菱向四周看了看，发现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小树林，树木苍翠，枝繁叶茂的，休息一下应该不错的。

龙鹏霄跟白菱找了一个大树，在树阴凉刚刚坐下，雪儿正打算给白菱捏捏背，有个人跌跌撞撞地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之中，随后又有一群黑衣人追了过来。

一群黑衣人将人给围了起来，其中有个黑衣人开口说道：“裴峰云，你老实点把信给我交出来，要不然我们就杀无赦了！”。

“哼，我裴峰云就算是死也不会将这封信给你们的，你们就别妄想了！”裴峰云用剑撑起自己开口道。

“好好，倒是很有骨气，我就让你留一个全尸！兄弟们给我上！”就在一群人打算群起而攻之时，龙鹏霄轻轻一跃，跳进了包围圈。

“各位，那么多人打一个人不是好汉的所为吧！”龙鹏霄的出现让裴峰云傻了眼，陛下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

“又来了一个送死的！兄弟们给我上，把他们一块解决了。”不知道是谁喊了这么一句话，就见所有人都攻了上去，这让白菱非常的担心，这么多人打他一个人就算武功再好还是不行的，万一出了什么事，这可任何是好呢?

“雪儿说我们该怎么帮帮他呢？”白菱这是呢喃自语，不过雪儿却走上前去，直接地将那些挡了自己路的黑衣人一个个地给扔了出去。“龙哥哥，主人让我来帮你，你带那个叔叔到我身边来好了！”龙鹏霄以为白菱既然让雪儿来帮自己，也就一定有必胜的把握，于是就扶起裴峰云闪到了雪儿的身边，裴峰云不相信一个小女孩子能够抵挡得住他们的攻击，可是裴峰云却发现那些人在那个小女孩的面前似乎是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只不过是一会的功夫，那群黑衣人已经是死的死伤的伤，根本就没有反击的能力。

“陛下，千万要留活口，是他们将公主给捉了！”裴峰云的话音还没有落就见那群黑衣人纷纷服下毒药，死了！

“龙哥哥，他们都中毒死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活着的！”雪儿检查了每个黑衣人发现他们除了被自己打死的都是中毒而死的。

“陛下，你叫他陛下！”白菱原本是担心龙鹏霄是不是受了伤才连忙赶过来的，没想到却听到龙鹏霄是国王的事实。一时之间白菱真的是震惊不已。

“菱儿，不问什么事情，我待会给你解释，现在你先来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了？要不要紧？”白菱见龙鹏霄担心的样子，似乎这个人非常的重要，也就只好憋着自己的怒火，先给裴峰云检查伤口。

白菱给裴峰云仔细的检查了一边，对龙鹏霄说道：“他的外伤倒是不是很重，重的是内伤，我们那里只知道治外伤，不知道如何治内伤，我也只能先帮他把外伤治好了，内伤就只能交给你了。”

白菱接着又叫来了雪儿，“雪儿，你来的时候，有没有带止血药和绷带呀？”

“主人，这些东西，雪儿当然会带的！”只见雪儿打开自己储存室，找出了止血药跟绷带交给白菱，然而可怜的是裴峰云，就连受了那么严重的伤都没有晕倒的人，居然在看到雪儿打开胸前的储存室的时候晕了过去。

“哎，又是一个给雪儿吓倒的人！不过晕了也好省了我不少的麻烦。”白菱把药研磨成粉末洒在了裴峰云的伤口上，不一会功夫血就完全止住了，白菱又将绷带缠紧后，就领着雪儿离得龙鹏霄远远的。

“那个人的外伤我已经都给他包扎好了，如果我料的没有错的话，我在给他换三次药，他的外伤就可以痊愈了，乘下的就是你的事了，反正他是你的子民，跟我没什么关系了！”龙鹏霄一听白菱说的话，就知道她生气了。

“雪儿，你在这里好好的看着这位叔叔，我跟菱儿有事要单独谈谈！”龙鹏霄想把雪儿支开，跟白菱单独地谈谈，偏偏白菱开口了：“雪儿，你陪着我去散散心，让他们这对主仆在一起！”

“主人，雪儿到底应该听谁的呢？你说雪儿应该听龙哥哥的话，那么雪儿就该去照顾那位叔叔，但是你是主人听你的就应该陪你去散

心，雪儿到底给怎么办呢？”电脑毕竟是电脑，雪儿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就见她的眼睛已经开始闪烁不定了。

“你去照顾那位叔叔吧！”白菱在雪儿快要死机的时候，改变了注意。

在雪儿离开后，龙鹏霄拉着白菱走到了一边，打算好好的谈谈。

第 5 章

龙鹏霄看着白菱就是不出声，只能开口道：“菱儿我知道被人欺骗的感觉并不好受，我也被你骗了一次，我当然知道那种感觉了，可是菱儿你有你的原因，我也有我的苦衷呀！”

龙鹏霄见白菱还是在那嘟着一张嘴，气鼓鼓的样子，只能继续说道：“我知道你应该生气，但是你应该能够体谅我吧，我如果当初就说我是当朝皇上龙熙皇帝，你会怎么想呢？会不会认为我是在以一种身份在压着你呢？话又说回来了，实际上我也没有可以隐瞒你什么，是你从来就不曾问过我是什么人，不是吗？如果你真的有心想知道我的事情的话，你向任何一个人问起他们都会告诉你火焰国的国王名叫龙鹏霄。关于这一点我并没有撒谎！”

龙鹏霄在说了那么多之后，还是不见白菱有所反应，受不了的将白菱拉到自己身边，面对着自己，摇晃着白菱开口道：“菱儿这不公平，我可以原谅你，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呢？我受不了你对我这么冷漠，你知不知道？菱儿你倒是说句话呀？”

龙鹏霄这一摇倒是让白菱回过神来了：“大哥，你不要在摇了，我实在是装不下去了！你看我这个样子像是生气吗？我只是逗逗你，没想到你居然会上当，火焰国的国王也会上我的当，我高兴都来不及呢？怎么会生气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猜你一定是个是个王孙贵族，没想到你根本就是皇上。现在看来你当时给我的感觉，跟你的气质的确像个皇上。”

一听白菱这么说，看到白菱在自己眼前笑的那么开心的样子龙鹏霄这才意识到自己是上当受骗了：“好啊，菱儿学会耍我了？”

“哎呀，大哥，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存心想骗我的，既然不是我又有什么好生气的呢？再说了你说的对，你根本就没有说谎，只是我不了解你们国家的情况，要不然，我早就知道你是国王了，所以我怎

么会生你的气呢？不过大哥当皇帝的不是都会有许多奏折什么的吗？你怎么会有空子出宫呢？难道你真的是为了找人吗？”白菱不禁好奇起来。

龙鹏霄觉得既然白菱已经问起了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于是就说道：“实际上我这次出宫，实在是因为我国国师卜了一卦，说是天现异像，国母已经出现。国师还说国母她并不是这里的人，今年年方十八，会跟我相逢的。你是知道的皇宫戒备深严，一个女子要想闯皇宫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所以为了寻找国师所说的人，我就独自出了宫，打算一边游历我国的大好河山，一边寻找这个人，可是没想到现在已经出来有一个半月了，国师说的人我没有找到，明乐公主也就是我的妹妹居然失踪了。一切真是乱的可以了，偏偏国师还说我只有四个月的时间找到她，还要让她心甘情愿的为了我而留下来，要不然她还是会回去她自己的地方去的。现在我是一切都是毫无头绪，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菱儿，你很聪明能不能帮我想想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白菱听了龙鹏霄的这些话，脑子顿时混乱了起来，他说的事情怎么那么耳熟呢？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过似的。

“菱儿，你说你不是我们这里的人，那么那你的观念看来，我应该怎么办呢？”龙鹏霄见白菱久不吱声，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自己说了些什么是的，连忙又问了一遍。

“你说你要找的人，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又是十八岁，那你可以盘查一下，最近有没有从边境进入的十八岁的女子不就可以缩小不少范围了吗？”白菱按照常理觉得这个办法最是可行了。

“菱儿，我难道没有告诉你我们国家是个四周环海，而且海岸上常年有大雾弥漫，就算是本地人出海的话，不是老手，还有可能迷失在大雾力里呢？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可以进入我国境内的嘛！”龙鹏霄恍然大悟似的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这件事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自己怎么就愣是没有提到呢？

“什么你们这里四周环海，那么就是说你们这里只是一个跟大陆隔离的一个岛国喽？”白菱这才发现这里根本就不是自己以前所认为的什么中原上不知名的时代，原来这里根本就是个跟大陆向隔离的一个小岛国。

“是呀，所以呀，我觉得除非她是跟你一样是从天而降的，才有可能。”龙鹏霄引领着白菱，希望她能够意识到自己就是他要找的人。

“是呀，跟我一样呵，十八岁，不是这里的人，这……”白菱及时地停了下来，照这么看来好像自己就是符合的人呀，可是怎么可能呢？“对了，你知不知道她还有什么特征吗？有特征就好找了！”白菱急切地问道。

“特征？国师已经算出她已经出现在我的身边，在我身边的人除了你以外根本就没有其他人，难道国师会认为是你的那个雪儿吗？想来想去国师所指的人应该就是菱儿！”龙鹏霄直截了当地对白菱说道。

龙鹏霄的一句话让白菱的心情顿时乱了起来，怎么会是自己呢？这也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吧！“应该不会吧，已经出现在你身旁的女子也未必就是我呀，你或许还会遇到其他的女子，不是吗？说不定是在我们逛街的时候碰到却没有注意的人呢？”

龙鹏霄见白菱这样不愿承认，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逼得有点紧了些，才让她对这件是如此反感。“好吧，你不愿意承认，我不逼你，但是我相信那个人一定是你，因为只有你是我到现在为止觉得如此与众不同，让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如此的心甘情愿。好了，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回去吧，说不定裴峰云已经醒了呢？”龙鹏霄说完就踱步往回走，白菱只能默默的跟在龙鹏霄身后。

☆☆☆☆☆☆☆☆☆☆☆☆☆☆☆☆☆☆☆☆☆☆☆☆☆☆☆☆☆☆☆

当白菱跟龙鹏霄回去后，裴峰云依然没有转醒，最后龙鹏霄决定就在树林过上一夜，打算明天等裴峰云醒了再说。于是四人只能在野外过夜，一整夜雪儿都守护在裴峰云身旁，白菱就跟龙鹏霄围在火堆旁，龙鹏霄显得是心事重重的，白菱却显得异常的兴奋。

“哎，大哥，我跟着你也快有一个半月了，这还是我们第一次露宿野外，这滋味呀，还真够新鲜的。”白菱摆弄着火堆，心情还算是愉悦地开口道。

“你呀，是什么都感到新鲜，真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们那个时代的通病，还是就是你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一般人都会觉得挺害怕的，没想到你倒好，还觉得挺新鲜的，真不像个姑娘的所为。”龙鹏霄见白菱高兴的样子也就暂时的忘了自己的烦恼调侃道。

“我的那个时代，我还真不知我哪天才能够离开这里，回去我自己的时代。”听龙鹏霄这么一说，白菱不觉得消沉了起来，茫茫人海自己能不能找到人帮自己回去呢?

“怎么不高兴了，是不是大哥提起你的伤心事了，为了自己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觉得难过？”龙鹏霄见白菱刚刚还好好，只是自己的一句话就把人弄得不高兴了，真是恨自己这张嘴，要是能少说一点不就好了吗?

“实际上也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别人想求都求不来的机会，我给碰上了，应该高兴才对！”龙鹏霄见白菱这样自我安慰，真的恨不得自己没有生这么一张嘴，怎么尽是惹人不高兴呢?

“都怪我，我怎么尽捡一些不高兴的事情提呢？”白菱见龙鹏霄的样子，这才意识到自己有点失常了。“大哥，时间也不早了，我有的困了，你也早点休息吧！”白菱不想在想那些个烦人的事情，连忙开口道。

白菱早早地就睡了，可是龙鹏霄却是看着白菱久久无法成眠，这天晚上，白菱作了一个梦，梦到了自己小的时候，爷爷还在世的时候，给自己讲的故事。就在白菱梦正憨的时候，却传来了龙鹏霄急切的声音。

“菱儿，你该起来了。太阳已经照到你的屁股了，还不起来，就成懒虫了。”在龙鹏霄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在太阳初升的时候，唤醒了白菱。

“好，我这就起来。”白菱虽然醒了，但是刚刚做的梦却仍然残留在脑海里，为什么自己会梦到小的时候，爷爷给自己将的故事呢？什么火焰国、火焰镯、皇后、国王、国师的跟自己应该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为什么自己会梦到呢?

“快点吧，都什么时候了，刚刚裴峰云也醒了，我们可以出发了，我怕昨天的那些人有会派人来，我们还是动作快点！”龙鹏霄为了昨天的事情担心不已，甚怕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真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可就不妙了。

“好好，我这就出发！”白菱虽然心中有疑惑但是却没有说什么，爬起来就跟着龙鹏霄出发了。

在路上，龙鹏霄了解到了一些事情。原来明乐离宫出走之后，第一站就到了鹰堡，不知道为什么不让裴峰云跟随，反而让他在附近的一家客栈住了下来。然后过了不久明乐突然来到裴峰云所住的客栈交给了他一封信让他一定要交给自己。裴峰云原本打算带着明乐一起逃的，但是寡不敌众裴峰云负伤而逃，而明乐则被人给抓走了。虽然裴峰云逃了但是却一直有追兵。

“陛下，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公主，我怕以公主的性子我们去迟了的话，公主会选择死也不让您为难的！不让火焰国的子民遭受劫难的！”裴峰云的话刚完，白菱就顿时叫了出来：“等等，你说火焰国子民，也就是说这里是火焰国，怪不得我就是觉得昨天的梦很奇怪呢？大哥这个火焰国不会还有一个火焰镯吧？”白菱原本还没有想到那里不对劲，现在终于是想到了原来这里是火焰国，跟梦中的国家同名呀！

“火焰镯？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应该不知道才对的，火焰镯是我国之宝，它是一国皇后的信物，因为只有真正的皇后才能佩戴火焰镯，不是火焰镯选定的女子是没有资格成为皇后的！”龙鹏霄对于白菱知道火焰镯一事虽然惊讶，但是仍然照实回答了白菱的问题。

“你不要告诉我，如果火焰镯没有认定的主人，你就会一生不娶？”白菱希望龙鹏霄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事与愿违，偏偏龙鹏霄很是惊讶地点了点头。

“你不要告诉我今年你正好三十岁！”白菱的话虽然让龙鹏霄感到奇怪，但是龙鹏霄仍然是点了点头。

“天呐，爷爷在我小的时候讲的故事居然是真的。”白菱停下脚步失神地呢喃着。

“菱儿什么是真的？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走了呢？”龙鹏霄走了好远才发现白菱根本就没有动，还停在原来的地方。到底是怎么了，一向积极的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没没什么，我们快点走吧！”白菱一听到龙鹏霄的叫声，立即意识到自己又闪神了，连忙跟了上去，现在不管自己要怎么办，一切还是要先等离开这个危险之地再说。

走了大约有两个时辰后，终于到了一个县城。一行四人怎么也没有料到在城门口等待他们的居然会是国师。

“老臣参见陛下！”国师的突然出现让龙鹏霄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意外，他应该待在宫里为自己处理朝中事务才是，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呢？龙鹏霄非常的疑惑不解。

“国师？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龙鹏霄诧异地问道。而身旁的白菱却低声对龙鹏霄呢喃道：“大哥，这个人是谁呀？你认识他吗？”

“他是我国国师，已经是三朝元老了。我火焰国的国师是继承性的，都是由上一任国师把国师的位子跟能力传送给下一任国师，而在称为国师之后就没有了名字，他在火焰国里的身份就只有一个国师。”白菱见龙鹏霄久久没有作答，就在快要放弃的时候，龙鹏霄却悄声在白菱耳旁解释道。

“那你的国师卜卦很准吗？”白菱很怀疑，这种东西有它的可信度吗？

“能够称为国师的人都是尽得商人国师的精传，作为国师就应该具备预测吉凶的能力，你说国师卜的卦准不准呢？全国没有人卜的卦能有国师准了，所以国师卜的卦是全国卜卦最准的人，是个卦卦皆准的人。”白菱听了龙鹏霄的回答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失神的白菱不慎地踩到了自己的裙摆，眼看就要跌到的时候，龙鹏霄直觉的反应就是使劲地拉住白菱，不过龙鹏霄用力过猛了，白菱整个人有被龙鹏霄拉进了怀里，这让白菱觉得非常的尴尬……

“菱儿，你以后可要小心一点，看着点地面别有跌到了。”龙鹏霄边将白菱扶正，边开口道。

“我知道了啦，我以后会小心的！”白菱原本就不好意思，被被龙鹏霄这么一说就立即低下了头。

“陛下，老臣在此要恭喜陛下，找到国母了！”国师一看见白菱，随即就笑开了怀，果然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陛下就已经找到了国母，看来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如果在能够把国母留下来，在度过国母的十八岁大劫，一切就皆大欢喜了。

“国师，你说朕找到了国母了，难道你认为菱儿就是我的皇后吗？”龙鹏霄讶意地问着国师道。

“不错，老臣不敢打诳语，她的确是我国的国母。”国师见龙鹏霄十分诧异的样子，难道他还不知道国母已经在自己身边了吗？不会

吧，陛下应该早就受到自己飞鸽传书了才对呀?

“菱儿，这下你不能在否认了吧，连国师都这么说，那么朕的猜想就没有错，你的的确确就是我未来的皇后。”龙鹏霄转向白菱兴奋地开口道。

“我不知道什么皇后不皇后的，我也绝对不会是你的皇后的，我要回到我原来的时代，我不会一直待在这里的，我一定不是你的皇后，不是的！”他说的话一定是假的，那个国师说的话也是假的，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白菱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甩开了龙鹏霄的双手，突然地跑开了，雪儿立即追了过去，龙鹏霄原本也是要追的，但是却被国师给拦了下来。

“陛下，这是你与国母命中注定的分离，现在陛下就让国母冷静冷静吧，命运会让你们再次重逢的，老臣保证最多不会超过半个月的，陛下跟国母一定会再相逢的。老臣以为陛下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公主。在公主失踪的时候，我就为公主占了一卦，发现公主似乎能够牵连到国母的命运，虽然公主好国母不一定会好，但是一旦公主出现什么差池的话，那么国母的性命也就有危险了。所以请陛下还是先确保公主的安全吧！”国师见龙鹏霄一心只关心白菱，连忙点出了其中的厉害关系。国师的话让龙鹏霄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先救出明乐，才可以来解决自己跟白菱之间的情感。

“国师，你这次到来到底所为何来？”龙鹏霄不明白国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难道单单是因为要告诉自己这个吗?

“实不相瞒，不久前，老臣夜观天象，发现我国的国脉正在承受着危险，而代表国母的星座越来越黯淡，国母必须经历她的十八大劫了。”国师的一翻话让刚刚感到心安的龙鹏霄顿时有焦急了起来。

“国师，既然你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还不让朕去追她，反而要她一个人离开，这不是增添她的危机吗？”龙鹏霄不明白国师到底是打的什么主意呀。

“陛下，老臣已经说过了要想国母平安地度过她的劫难，那么就必须要确保公主的安全。老臣实在是放心不下，才会赶到这里来，朝中的事情，陛下就无须担心了，老臣都安排妥当了，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国师的话让险些慌了手脚的龙鹏霄渐渐地冷静下来。

☆☆☆☆☆☆☆☆☆☆☆☆☆☆☆☆☆☆☆☆☆☆☆☆☆

“裴峰云，你把情况仔仔细细地在说一遍，到底明乐怎么会被绑架呢？”为了早日能够找到明乐的下落，龙鹏霄刚进城就忙着调查了起来。

“陛下，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原本我是在巡夜的时候，发现公主居然翻墙打算偷溜出宫，我原本想大声高叫的，但是公主却说如果微臣要是叫一声她就从宫墙上跳下去。陛下宫墙是非常高的，公主爬都那么辛苦，如果跳下去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微臣真的是担当不起的，所以我最后只能跟着公主离开了皇宫。原本一切也是好好的，但是有一天晚上公主慌慌张张地把这封信托付给微臣，吩咐微臣一定要面呈陛下！微臣以为公主可能是无意中发现了什么秘密才会被人绑架的！”裴峰云拿出了自己誓死保护着的一封信交给了龙鹏霄。

龙鹏霄打开信封，取出信，没想到看到的居然是一个惊天的阴谋。“国师，你来看看，明乐写的事情有可能吗？”明乐说北方的鹰堡里的人正在策划一个如何夺权的阴谋。

国师在看了信之后，久久没有说话，整个人似乎是呆住了，不知道过了多久，这才开口道：“陛下，老臣实在是不敢妄加推断，鹰堡的堡主秦鹰豪是公主的未婚夫，而且他们不久就要成亲了。如果陛下一直没有成婚的话，那么他跟公主所生的孩子当中必定有一人会成为继承人，但是国母已经出现，那么就是说陛下绝对不会在他的孩子当中挑选继承人。按照这样的推断的话，公主在信上所说的也并不是不可能。但是众所周知，秦鹰豪的为人应该不会是这样的人才对。公主的这封信让老臣真的是不知道该不该相信。”

龙鹏霄听了国师说了一大通，但是说跟没说基本上没什么区别，于是有让裴峰云谈谈他的意见。

“陛下，微臣来自南方，素来就不甚了解鹰堡，不过民间有这样的传说，说是鹰堡的只出忠士烈女。如果民间的传闻是真的，那么公主就有可能不是被鹰堡的人所绑架，可能是那些打着鹰堡的旗号在干坏事的人绑架了公主。”裴峰云看了自己拼死保护的书信居然是这样的一封信，顿时矛盾重重，从小自己就把鹰堡作为自己的人生榜样，如果鹰堡的真的在计划着谋权夺位的话，那么自己真的是太失望了。

“好了，国师，朕决定不问是不是跟鹰堡有关，朕都要去鹰堡探探虚实。你认为怎么样呢？”龙鹏霄的话刚说完，就见国师有开始卜卦了，不一会的功夫，国师就开口了：“陛下，卦象显示你的此次出行，并没什么血光之灾，应该是可行的，陛下不妨去一趟鹰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好，既然国师这么说的话，那么裴峰云明天你就随朕一起起程去一趟鹰堡吧！”龙鹏霄一见国师赞同这次的行程，就打算今天稍作准备就立即起程。

当龙鹏霄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次日的凌晨时分。龙鹏霄模模糊糊地想到自己要起程去鹰堡，整个人顿时清醒了过来。“明乐啊，明乐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哥哥马上就来找你来了。”正当龙鹏霄对着自己喃喃自语的时候，就听到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陛下，您起来了，昨天睡的还好吗？”龙鹏霄猛然回过头来却看见自己的贴身太监小顺子。

“小顺子？你怎么会在这里呢？这不是朕在做梦吧！”龙鹏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看见的一切，应该还在宫里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陛下，这不是在做梦，国师算出了陛下会遇上麻烦，所以奴才早就跟着国师大人寻陛下来了，昨天遇到了陛下的时候，奴才正在为国师办点事情，没能及时地来伺候陛下。所以奴才今天早早的就在这里等陛下了。陛下，您是不是要梳洗一下？”小顺子见龙鹏霄呆呆地愣在那里，只能出声提醒道。

“你是说你是跟着国师来的？真没想到国师居然想得是那么周到，竟然还把你给带来了，这阵子，没你在身边还真有的不习惯呢！”龙鹏霄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小顺子来了，倒是自己去鹰堡的时候，就不会让他觉得自己是有疑而去的，真的是太好了。

“是的，如果不是有国师的命令，不问怎么着，奴才也不敢私自出宫啊！陛下，刚刚国师来过，国师请您快的准备，不久就要起程了！”小顺子想起国师交代的事情，连忙说道。

“朕，马上就好了！小顺子，你让国师先等着，半柱香之后，准是出发！”龙鹏霄一见时间不早，也就连忙忙了起来，现在可不必往日，必须得快的了。

第 6 章

白菱在慌乱中离开了龙鹏霄，等到心情平静下来之后，虽然有点后悔，但是仍然决定找一份工作，让自己不至于饥一顿饱一顿的，可是一个不会任何手艺的女孩子根本就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出于形势所逼，白菱只能再度女扮男装，带着雪儿到处的找工作，希望可以养活自己。这一天，白菱看见一个告示，说是春满堂要找一个管帐的先生，白菱就和雪儿自告奋勇地去了，不去不知道，去了才真的吓了一大跳，只是应征管帐的，居然就有大约三十个人要跟自己争这份工作，不过虽然惊讶，但是这可一点都没有难倒白菱。

“各位，我们春满堂是鹰堡的一个产业之一，现在我们要招收一个管帐的先生，只要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十轮的考核，考核通过的我们就会录用，如果你们的表现出色的话，说不定我们掌柜的还会将你们推

荐到鹰堡去做事，所以请大家要认真地对待！好现在就请我们掌柜的出第一道题目。”在众人殷切地目光之下，就见来了三十个仆人，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大摞的账本，分别放在了每个人的桌子上，就在这个时候，掌柜的说话了：“这里有一模一样的四十本账册，只要谁能够在半天的时间内把这些账册算完而且没有出错的话，就算是通过了第一轮的比赛。这里有算盘跟笔墨纸砚，诸位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白菱看到眼前的笔墨纸砚，心里多少有点佩服自己当年的明智，如果当年不是自己对书法很好奇的话，可能根本就不会拿毛笔，跟别提用它来作算数了。

别的人的算盘打的是响响的，可是就只有白菱一个人提起笔在纸上演算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原本对白菱不屑一顾的掌柜的也不得不注意起白菱来，在别人刚算了一两本账册的时候，白菱就已经算了一半的账册，而且速度是越来越快，接过白菱在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了完成了账册的计算。掌柜的不信白菱没有错误，可是当他让人拿来正确的结果时傻了眼了，原有的管帐的速度已经够快的了够准的了，没想到他居然比他更快更准。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通过第一轮的人，只乘下了十五人了，跟白菱竞争的人少了一半。通过第一轮的人还要在夜里参加第二、三、四轮的角逐，为了让人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于是所有通过比赛的人可以在春满堂就近用餐，也可以免费的住在客栈里，于是原本可能流落街头的白菱跟雪儿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雪儿，今天晚上，我还要参见别的角逐，你就早点休息吧！”白菱边吃，边交代雪儿道。

“主人，难倒你就真的打算当个管帐的吗？为什么要离开龙哥哥呢？他对我们那么好，我们为什么离开呢？”雪儿不明白人类感情的错综复杂，更不了解一个天才的博士居然愿意当一个默默无闻的管帐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雪儿，咱们要想回去自己的时代，就不能靠别人。我们只能靠自己懂吗？不懂也就算了，晚上你好好的检修一些东西，然后再好好的睡一觉。”听了白菱的语气，雪儿经过分析知道主人生气了，自己还是少惹她为妙，要不然主人一个不高兴了，把自己给拆了，那可就太得不偿失了。

在白菱用完饭，大约半个时辰之后，有人通知他，下一轮的比赛即将开始，白菱将雪儿安排妥当之后，就来到了比赛的地点，这次掌柜的又给了每个人一本账册让他们在一个时辰之内跳出账本中的作假的地方，至少要找到其中的十五处，这可就有点让白菱为难了，自己对这里的市场的价格呀，根本就不是很了解，要想在这个环节胜出的话，可能要有点困难了。白菱在掌柜的说完比赛的规则后，立即提出了疑问。

“我想知道在这里面有没有掺杂了一些关于价钱方面的问题呢？”白菱的提问让掌柜很难回答，于是只能说了一句话，无可奉告。白菱从掌柜的口中得不到答案，只能凭借自己的知识，对账本作了一个大清查，最后白菱找出了十八处作假的地方，顺利的通过了第二轮的比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白菱都顺利的通过，白菱的表现不得不让掌柜的惊叹，本来自己要重新的征兆管帐的就是本来的管帐的人由于比较的出色，自己打算把他推荐到鹰堡里面去做事，现在看来白菱的实力比原先的管帐的更加强，自己是不是应该把白菱推荐到鹰堡去呢？

比赛是一轮一轮的过去了，白菱一路过关斩将，等到了第九关的时候，所有应征的人就只有白菱一个人了，而且表现的还非常的出色，白菱的过于出色让原本打算去鹰堡的那位管帐的先生，自愧不如地自愿地将机会让给了白菱。于是白菱就这样被春满堂的掌柜的推荐到了鹰堡。

☆☆☆☆☆☆☆☆☆☆☆☆☆☆☆☆☆☆☆☆☆☆☆☆☆☆☆☆☆☆☆

十天之后，白菱带着雪儿到达了鹰堡。两人刚刚熟悉鹰堡的环境，就听说不久陛下就要驾临鹰堡，鹰堡的上上下下都欢喜地忙碌了起来，就只有白菱一个人觉得自己即有惊喜又有点不高兴，刚刚才放开没有十天的功夫又要见到龙鹏霄白菱虽然高兴，但是想到随之而来的麻烦就不禁头疼起来。真是的，不是说他的妹妹，明乐公主失踪了吗？他怎么还有闲功夫来到这里呢？

“白管事，堡主让你快的到大厅里去，堡主说你是难得一见的一个管帐的先生，能力非常的强，陛下就要召见你，白管事你快的随我来。”白菱在书房里，正在整理账本，就在这时候，一个小家丁突然出

现，不由分说地就拉着白菱就走，白菱根本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事的时候，就被带到了大厅。

“来来来，白管事还不快见过陛下？”鹰堡堡主秦鹰豪见白菱愣在那里没有反应连忙催促道。

“草民白陵见过陛下，堡主！”原本还对白陵不是很在意的龙鹏霄听到白陵的声音，顿时注意了起来，这个声音多么像菱儿的声音，可是有可能吗？龙鹏霄怀疑地立即抬头却只见到白陵黑黑的头顶。

“你叫白陵？朕也认识一位叫作白陵的人，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呢？”龙鹏霄盯着白菱的头顶开口道。

“草民不知道！”白菱心里顿时一突，难道他已经认出自己了吗？

“朕刚刚听秦堡主说你的数学非常的好，是吗？”龙鹏霄就这么看着白陵，总是觉得他应该就是菱儿。但是为什么她不认自己呢？难道她还是不知道应该面对事实了吗？

“只是一般而已，陛下真的是太抬举草民了。”白菱怕龙鹏霄会认出自己，故意地压低了声音，但是白菱的这种刻意的行为更加地让龙鹏霄怀疑了。

“是吗？朕突然觉得对着头顶说话，感觉非常的不好，你可以抬起头来吗？”龙鹏霄的一句话让白菱退无可退，只能抬起了头，这下终于让龙鹏霄看清楚了白菱的长相，顿时龙鹏霄就愣住了。

“没想到你不但名字跟我认识的人一样，就连长相都非常的相似，这天下还真的是无奇不有啊！”龙鹏霄的这句话让本来就知道不好的白菱意识到了他已经认出了自己。既然他已经认出来了，自己也就没必要再装下去了，白菱干脆就是豁出去了，直接上前一步走到龙鹏霄身边的位子坐了下来，对龙鹏霄开口道：“龙鹏霄，你也真的是太过分了，我已经千方百计地要躲避你了，怎么你还是可以找到我，算了我也不躲了，一切就交给命运，如果真的是命中注定了，那么我就认命了！”

“大胆，你怎么可以这样地放肆！”秦鹰豪完全没有想到情况会发展到眼前的这个样子，对于白菱的不敬行为连忙责骂道。

“无妨！菱儿，既然你认了朕，是不是代表你不会在逃避了？”龙鹏霄急切地追问道。

“我是完全地认命了！”白菱不知道为什么明明今天的龙鹏霄精神非常地好，为什么自己会感觉到他实际上过的并不好，似乎还消瘦了不少。

“好好，既然是这样的话，小顺子带她下去换了这身衣服，顺便也让她把雪儿带来，朕要跟她们好好的聚聚！”

白菱跟着小顺子找到了雪儿，两个人都换回了女装，适当地进行了一定打扮后，出现在小顺子的眼前时让小顺子顿时愣住了。怪不得陛下会对她牵肠挂肚的，这样的长相就连有第一美女的公主，尚且还差她几分。公主已经是够美了，没想到眼前的女子更让人有着一种出尘飘逸的感觉。

“两位请随奴才一起回大厅吧，陛下怕是等急了！”小顺子回神后连忙开口道。

“是吗？他等着急了，那么我还偏偏要慢慢地磨蹭呢！雪儿你知道日本的妇人一般怎么走的吗？”白菱问着在自己身后的雪儿。

“当然知道了，主人是想这么走回去吗？”雪儿看白菱的眼神就知道又要有人倒霉了，而这个人必定是龙哥哥无疑了。

“不错！公公，我跟雪儿这就走，你不要着急啊！”白菱跟雪儿十分一致地踩着标准的日本女子步子，不但如此走得还很悠闲，就这么着，原本最多是十分钟的路程，白菱跟雪儿愣是走了将近半个时辰，等到龙鹏霄觉得不耐烦打算自己去找的时候，白菱跟雪儿终于来了，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呀。

虽然白菱跟雪儿出现的晚，但是她们的出现还是让不少的人给惊呆了，这么一个国色天香的大美人，怎么会是白管事呢？这也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吧？最最感到震慑的是秦鹰豪，眼前的女子就是自己最新招揽来的管事，这怎么可能呢？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居然是个女子，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在秦鹰豪非常震惊的时候，只有龙鹏霄一个感觉到的是自己是不是捅了马蜂窝了，要不然为什么菱儿会故意地拖延时间来表达她的怒气？

“雪儿，还记得龙哥哥吗？”雪儿改变了一下造型，一头长发披在肩上，记得起初见到雪儿的时候，还是一头非常簿短的头发，怎么不过短短地近十天的不见，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雪儿当然还记得龙哥哥，只是对于你的评价有了一些更改了！龙哥哥的受讨厌度增加了三个星，你的可恶度也增加了三个星，总之呢？对你的评价是非常地糟糕！”雪儿不会撒谎，只能照实回答，尽管白菱在一旁拼命地打手势给雪儿，可是雪儿就是不予理睬！

“那么龙哥哥成了雪儿讨厌的人了，是不是？”龙鹏霄从雪儿对自己的评价就知道了最近这十天里，白菱真的是对自己太反感了。

在雪儿又要回答龙鹏霄的问题时，白菱开口了，直接地就让雪儿先离开了大厅。龙鹏霄见从雪儿口里得不到什么信息了，也没有进行阻拦，龙鹏霄的种种异常地反应给让秦鹰豪非常地吃惊。

“陛下，白管事她是个女的，而且陛下早就看出来了，是吗？”秦鹰豪见龙鹏霄跟白菱显得很熟的样子，前思后想总觉得好像龙鹏霄早就知道白菱的身份似的，要不然龙鹏霄应该不会对一个陌生人如此地退让三分，就算她是个难得一见的绝代佳丽。

“朕跟菱儿她是出于偶然才会遇到一起的，甚至是重逢更是意外，大约十天前我们刚刚分手，没想到居然会在这个地方相遇，朕可真是托了你们鹰堡的福了。”龙鹏霄虽然已经知道白菱身着女装的样子是无比地俏丽，但是没想到换上宫装，她会更加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秦堡主，小女子会女扮男装去应征管帐先生，没想到会被人推荐到鹰堡来，小女子真的是很对不起堡主！”白菱比较尴尬地对秦鹰豪说道。

“没事，既然是陛下的朋友，那么就是我鹰堡的贵宾。快的请坐！”秦鹰豪见龙鹏霄对白菱还忍让三分，觉得这个女子一定是来历特殊，连忙回道。

“多谢堡主的不怪之罪！”白菱没想到秦鹰豪会这样说，倒是让白菱更是觉得不好意思了。

“菱儿，跟朕分别之后，过的怎么样呢？”龙鹏霄见白菱对秦鹰豪礼遇有佳对自己却是一幅爱理不理的样子，不由得开口打断他们的谈话。

“跟陛下分开之后是小女子过的最开心的一段时间。”白菱的话对龙鹏霄而已无疑就是在火上浇油，使得龙鹏霄越来越不能冷静，就在龙鹏霄忍不住要发怒的时候，国师来了。

“陛下，秦堡主，老臣有事来晚了！”白菱见到来人是国师，什么也没有说就想离开，只不过白菱刚刚走了没有几步就被国师给叫住了：“陛下，老臣有话要跟白姑娘单独谈谈，不知道陛下是否允许呢？”

龙鹏霄正愁着怎么把白菱跟秦鹰豪给隔离开，一听国师的要求就立即答应，白菱只能不甚情愿地跟了过去。

☆☆☆☆☆☆☆☆☆☆☆☆☆☆☆☆☆☆☆☆☆☆☆☆☆☆

“国师大人，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白菱不知道自己对他存在这么大地敌意为什么他要叫自己到这么个隐秘地地方来单独谈谈呢？

“白姑娘，既然你让老夫直说了，那么老臣就开口了！”国师顿了顿，见白菱似乎没什么反应，继续开口道：“你不愿意，老夫称呼你为国母，那么老夫以后就以白姑娘称呼你好了，毕竟我们都在鹰堡待在难免地不会碰面。实际上，老夫之所以离京来到这里，不单单是因为公主被劫的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你知道你明确你未来的选择。白姑娘该是你正视你的命运的时候了，摆在你眼前的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你可以在约莫两个月后回去你自己的时代，还有一条路，这就是留下来为了我国陛下心甘情愿地留下来。但是不论是哪一条路，你都会在最近遭遇你的十八岁大劫。白姑娘不问你是否相信老夫所说，但是老夫言尽与此，希望白姑娘自己好好地想想！”

白菱在国师刚刚说完后，就开口了：“国师，你千方百计地想让我留下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对这件事情这么重视，你可以告诉我吗？”就算龙鹏霄不娶自己，就算他娶不到妻子又怎么样呢？她还有妹妹不是吗？干嘛好像自己的去留决定国家生死存亡似的！

“白姑娘，实不相瞒，老夫很早就为了我国的命运卜了一卦，我国的命运跟姑娘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如果姑娘愿意留下来的话，那么我国至少还有上百年的国运，但是如果姑娘决定离开的话，那么陛下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只为了能够跟你走，那么我国的气数也就进了。”国师说出了自己隐瞒多时的秘密，这个秘密自己不曾对人提起，就算是对龙鹏霄也只是说陛下可能没有子嗣。

“国师，我不懂，就算你说的会发生，龙鹏霄跟我走了，但是这又跟火焰国的气数有什么关系呢？国王没了，你们就不能让龙鹏霄的妹

妹坐上女皇的位子吗？”白菱觉得国师说的也太悬呼了。

“白姑娘，老夫这样说自然有自己的理由，这其中的原因等你看到了公主明乐的时候，你应该就会明白了。”国师说完之后就离开了，就算白菱在身后再三地追问，国师仍然是没有停下脚步。

白菱看着国师渐渐远去的身影不禁猜想起明乐公主到底是怎样的人，为什么国师会对自己怎么说呢？白菱一个人独自一人待在院子里思索着国师的话，由于思索地太过于入神了，就连龙鹏霄坐到了她的旁边都没有感觉到。

龙鹏霄见自己坐在白菱身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白菱就是不理睬自己，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呢？一开始龙鹏霄还有耐心等，但是等了好久之后，终于龙鹏霄不愿意再被忽视，忍不住地开口了：“菱儿，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不理我呢？难道还在生我的气吗？”

龙鹏霄突然之间出声，吓了白菱一大跳，他是什么时候坐到自己身边的？白菱惊吓不已地开口道：“龙鹏霄，你是猫科动物吗？走路都没有声音的吗？吓我一大跳！”

“真的没有声音吗？那么一定是我多年练功的结果吧，只是什么是猫科动物？”龙鹏霄听到这个陌生的词就知道这又是她那个时代的话。

“你问我什么是猫科动物？告诉你也没有什么用，我还是不要说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白菱惊吓之后这才想到他不会听到刚刚国师跟自己的谈话了吧！

“我？有一段时间了呀！一个人待在这里干什么，是不是刚刚国师又说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话了？你完全可以不要理他的，如果他的话让你不开心的话，那么我希望你忘记他所说的话，因为不愿意你不开心，我希望你能够开心的生活，如果真的有一天你说你要回去你的时代，只要你开心，我真的不会阻止你的！”龙鹏霄发现白菱的神色有点不对连忙说道，就怕国师又说了什么话，要是再把人给气跑了怎么办呢？

“我想一个人静静，我先走了！”白菱听了龙鹏霄的话又有点不是滋味，从到这个地方来自己就一直是他在照顾这的，如果是在自己的时代，这样一个对自己关心爱护的男人，只要他对自己求婚，自己就一定会嫁，可是在这里却让自己不知道如何决定。

“菱儿，我不出声好不好，我只要这样的看着你就好了！”将近十天的分别里，虽然大部分地时间都是在赶路，但是只要一停下来自己就会想起她的一颦一笑，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天，但是就是这十天让自己不停地意识到自己对白菱已经不是喜欢可以表达的了，自己对她的动心似乎是更甚了。

“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都会被我遇到呢？我为什么会那么幸运呢？别人想求也求不来的机会，我却遇上了，真是幸运啊！你说呀，我怎么就这么幸运呢？”白菱对着龙鹏霄叫道。

“菱儿，你不要这个样子，只要不出意外，再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你就可以回去了。如果你非要回去的话，就算是我翻遍整个国家，我也会给你找到可以送你回家的人。所以菱儿你不要不高兴好吗？”龙鹏霄见到白菱这个样子有着说不出来的心疼。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好，那么我还可以非常坚决地离开你。可是你对我这么好，你让我到底该作怎样的选择？”白菱哭闹地锤着龙鹏霄，为什么自己要作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让自己在家人与爱人之间，作个选择呢？自己刚刚想到了什么？爱人？怎么可能呢？白菱猛然推开龙鹏霄，调头就跑。龙鹏霄一个不及防备被白菱推了一下，就这么摔倒了，只能看着白菱从自己眼前跑开了，到底是怎么了，刚刚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间就跑了呢？龙鹏霄真的不明白了。

白菱心慌不已地想跑回自己的房间，好好的静静，但是却在门口被人给拦了下来。

“你就是白姑娘吧，陛下已经把你的房间安排在了他的隔壁，所以请您收拾一下，随我来吧！”小顺子奉命在等白菱回房，传达口谕，只不过，他现在遇到的是心情极差的白菱，难得跟他说的白菱，不由分说地就把小顺子一个过肩摔，摔了出去，等小顺子爬起来的时候，就听到碰的一声，门当着他的面关了起来。

“哎哟，这个白姑娘下手怎么这么重啊！她还不搬，这怎么办呢？”小顺子原本还想要说服白菱搬家的，但是就在他爬起来打算再接再厉地时候，白菱开口了：“如果你还想摔一下，你就继续待在！”

白菱的这句话，让小顺子毫不犹豫地跑了回去，向龙鹏霄禀告了白菱的所作所为，原本以为白菱会被龙鹏霄好好的惩罚一下的，可谁

知道却听到龙鹏霄这么回答：“既然今天她不要搬，那就算了，明天再说吧！”

“啊，陛下，就这样子吗？”小顺子没想到自己居然得到这样的答案，这种抗旨的行为是要杀头的，怎么这么轻松就算了？

“啊，就是这个样子，难道你让朕惩罚她吗？朕这十天来就一直在担心她过的好不好，今天见到她好好的朕非常的高兴，心情非常的好，朕为什么要惩罚她呢？再说了，朕当时就让你想方设法地让她愿意搬，朕不怪罪你没有完成任务就很不错了，怎么你还想自动领罚吗？”龙鹏霄明白小顺子在想些什么但是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的，就算她对自己有多么地放肆，自己仍旧是无法怪罪于她，这或许是自己爱上她的缘故吧。

小顺子听了龙鹏霄的话，什么也没说的伺候着龙鹏霄更衣休息一切都妥当之后，小顺子就退下了，而龙鹏霄虽然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现在自己已经知道了菱儿的下落，担心多少是少了一点，但是明乐呀，你到底在哪呢？

☆☆☆☆☆☆☆☆☆☆☆☆☆☆☆☆☆☆☆☆☆☆☆☆☆☆☆☆☆☆☆

秦鹰豪在人人都应该熟睡的时候，悄悄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间，转动了自己书房的砚台的方向后，有一面墙打开了，秦鹰豪一个人走了过去，只不过秦鹰豪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所有一切举动都被雪儿给发现了。

原本雪儿应该是待在白菱的房间的，但是由于雪儿在大厅的表现让白菱非常的不高兴，于是雪儿就被白菱赶了出来，只能孤零零地坐在花园里边。就在这个时候，看见秦鹰豪鬼鬼祟祟地打着灯笼，悄悄地向他的书房走去，反正没事做的雪儿，也就这么跟了过去，反而意外地发现了秦鹰豪的秘密地下室。

雪儿见秦鹰豪走了进去，也就跟了进去，只不过雪儿毕竟是个机器人，不了解掩饰自己的行踪。在刚刚跟进去后，就被秦鹰豪发现了。

“谁？到底是谁？”秦鹰豪很讶意竟然有人跟踪自己，而自己居然现在才发现。

“你是在问我吗？我是雪儿啦，我是跟着主人来到鹰堡的！”不会撒谎的雪儿非常诚实地回答了秦鹰豪的问题。

“雪儿？你为什么要跟踪我呢？”秦鹰豪拿灯笼一照，才发现跟踪自己的居然是个小女孩，应该很好对付的。

“我只是想知道你三更半夜的是不是睡不着，所以来地下室做事而已，而我可不可以帮忙呢？雪儿一个人坐在花园里真的是太无聊了。”雪儿没有发现秦鹰豪对他的防备，仍然非常诚实地回答道。

“你叫雪儿吗？既然你已经发现了，那么我就无论如何地不能让你离开这个地方！”刚说完秦鹰豪就向雪儿发起了攻击，只不过秦鹰豪对雪儿太轻视了，以至于雪儿非常轻松地闪开了。

“你想不让我走，这是不可能的，主人如果知道我没有好好地听她的话，她一定会更加生气的，所以我一定要回去花园的！如果你不想让我帮忙的话，就不要打算囚禁我！”雪儿想到被白菱发现后的种种可能经受的事情，立即决定快的离开这里。

“想跑？没门！”秦鹰豪虽然很讶意雪儿的反应，但是仍然没有放弃要把雪儿困在这里的决心。秦鹰豪一个轻跃就站着了雪儿的面前。雪儿不停地作着分析，最后发现自己必须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打败眼前的人，否则自己很可能会因为没有电而关机，到那个时候，自己肯定会被他给困在这么个地方，没有太阳，那么自己就不可能有能量冲出去。

雪儿既然打定了主意，就立即改变了自己地造型，从原本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机械性少女，这种转变将秦鹰豪给完完全全地给震住了。雪儿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飞起来就是重重的一脚，把秦鹰豪给踢得离自己老远之后，雪儿把握住机会以百米冲刺地速度冲了出去。

秦鹰豪被雪儿重重地踢了一脚，撞到了墙上，发出巨大的声音，而这个时候，从地下室里跑出来一名少女，女子慌张地跑到了秦鹰豪的身边。“豪哥哥，你怎么样了？你千万不能有事呀，要不然我也不想活了。”

“傻瓜，你哥哥是什么人，是能被人给轻易打死的吗？”秦鹰豪在女子的帮助下站了起来，看着眼前的女子开口道。

“哥哥，都是我不好，如果我能够正常一点，你也不会为了我不得不把大嫂给囚禁起来。都是我不好，为什么我会跟别的人不一样，竟然会有这么一双紫色的眼睛跟这头白色的长发，都是我拖累了你。”原来女子是秦鹰豪孪生的妹妹秦莹莹，从小出生的时候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她一直被秦家的人视为不祥的人，被人关在这个密室里，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自从秦父秦母过世之后，就只有秦鹰豪一个人知道妹妹的存在，但是不久前的一天，明乐公主无意中见到了秦莹莹，当时就把秦莹莹当成了妖孽，说是要告诉龙鹏霄这件事，而秦鹰豪为了让明乐不能说出去，不但威逼说如果明乐透露这件事让龙鹏霄知道的话，他们鹰堡就兴兵夺权。不料秦鹰豪随便说说的一句话，明乐却当真了，竟然偷偷地把他要夺权的事情写成了一封信交给了裴峰云，这也就是为什么秦鹰豪要囚禁明乐，还派人追杀裴峰云的原因。

“快别这么说，莹莹，你除了头发跟眼睛的眼色跟我们不一样而外，你几乎是个完美无暇的女子，是他们的无知还苦了你。是哥哥无能不能保护你！”秦鹰豪真的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深深的内疚着，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就因为人们的无知，到现在已经二十二岁了，居然还不曾踏出过这个地下室，她是多么的无辜啊！

“可是，如果不是我连累了哥哥，哥哥又怎么会把最爱的嫂嫂给囚禁起来呢？”每每想到这里，秦莹莹就不禁就得自己与其这么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但是如果自己真的这么死了，那么哥哥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白的浪费了。

“莹莹，这个真的不是你的错，如果明乐他真的爱我的话，就应该接受你，因为你是我的妹妹！”听了秦鹰豪的这句话，躲在一旁的雪儿再也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真是太感人了，我雪儿从来就没有被这么感到过！”雪儿的这一出声，就见秦鹰豪一个空中翻腾就来到了雪儿的面前。

“你会变身，现在又变成小女孩的样子了？”秦鹰豪见到又恢复成原来样子的雪儿不禁想到了刚刚的那一幕。刚刚她居然变成了那种怪模样，比起她来，莹莹根本就不算什么，为什么她可以活在阳光下，而自己的妹妹却要过这种见不得人的生活呢？秦鹰豪不由得越想越气起来。

“原来这个密室的秘密就是她，现在我知道了，也就没有必要再待下去了，再见了！”雪儿在秦鹰豪又要攻上来的时候，立即跑开了，这次没有任何的犹疑。

“可恶，我一定会找到你的！”秦鹰豪见雪儿轻轻松松地就离开了，不禁生气的大吼起来。

“豪哥哥，不要生气了，生气对你的身体不好的！反正只有她在堡里，你就一定能够找到的！”秦莹莹见秦鹰豪气愤不已的样子，连忙开口劝道。

“等我找到她，我一定饶不了她！”虽然秦莹莹不停地劝着，但是秦鹰豪仍然是气愤的不得了，自己一堡之主要是对付不了一个小女孩，传出去怎么得了呢?

第 7 章

鸡啼声声，鹰堡的佣人们已经起床准备工作了，白菱被自己的梦境给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只能早早地就起来了，打算去晨跑一下，梳洗完后的白菱一大开门，就看见雪儿呆坐在门口。原本以为白菱还要有一个多小时才会醒来的雪儿，见到白菱开门高兴地不得了，终于可以进屋了，虽然自己是个机器人不知道困倦，但是能够待在温暖的屋子里，始终是个诱惑。

“主人，你醒了？雪儿是不是可以进屋了？”雪儿一见白菱开了房门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雪儿？难道昨天晚上你就待在外面吗？我只是说说而已，你怎么就这么不知道变通呢？还不快点进来？”白菱没想到昨天自己心情不好随意说的一句话，居然让雪儿在外面待了一夜，机器人就是机器人不论你如何的改进，它总是不会像人类一样思考。

“实际上，雪儿也不是一整夜都待在外面，雪儿曾经到过一个地下密室，不过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在那里雪儿见到了一位白发紫眼的姑娘。”雪儿不敢隐瞒连忙交代了昨晚自己的行踪。

“什么？雪儿你是说你看见了一位白发紫眼的姑娘？是不是真的？”白菱非常地讶意，在这个地方怎么会有外国人存在呢？火焰国不是四周环海，基本上没有人能够通过那道自然防线吗?

“当然是真的，就在堡主的书房下面的地下室里，那个女的还说是她的原因才连累了堡主，让堡主逼不得已地把大嫂给囚禁了起来。”雪儿觉得自己的话受到了置疑，连忙说道。

“是吗？雪儿，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就算是龙鹏霄提起也不可以，知不知道？”白菱非常地疑惑但是敏感地意识到这件事很可能是跟明乐公主的事情有关，这个甚至很可能是龙鹏霄来到这里的原因所在。

“雪儿明白！”雪儿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机器人就是有这么个好处绝对不过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只是执行命令。

“好了，那么你就在屋里好好的待在，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充电知道吗？”白菱再三嘱咐之后就留下雪儿一个人走了，就在白菱走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小顺子就来到了白菱的住处。原本小顺子是来宣召白菱的，但是白菱不在，再也不敢空手而归的小顺子就把雪儿带去见龙鹏霄了。

☆☆☆☆☆☆☆☆☆☆☆☆☆☆☆☆☆☆☆☆☆☆☆☆☆☆☆☆☆☆☆

“陛下，白姑娘不在，只有雪儿一个人，陛下要召见吗？”原本兴致勃勃地龙鹏霄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感到一阵失望。

“让雪儿进来吧！”没有白菱，从雪儿身上也能够套出点什么来。有了这个想法的龙鹏霄心情稍微有了一点点好转。

“龙哥哥，你一大清早的，就要找主人到底有什么事吗？”雪儿的问话让龙鹏霄顿时不知道该怎么作答，难道要告诉它自己是因为想每时每刻地守在白菱的身边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龙鹏霄连忙转移了话题。

“雪儿呀，知不知道你家主人去了哪里？”白菱一大清早的就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难道她是在躲我吗？龙鹏霄非常地怀疑。

“雪儿不知道，不过从主人走的时候的打扮看来，主人是想晨跑一下，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雪儿见龙鹏霄问话地急切的样子也不觉得认真起来。

“是吗？小顺子你再去菱儿住的地方等着，她人回来了让她来见朕！朕等着她一起用早膳！”龙鹏霄听到雪儿这么分析连忙让小顺子回去守株待兔。

白菱离开了自己的住处之后，就绕着鹰堡的大院跑起步来了。在跑步的时候，一直是想着自己昨天晚上做的梦，为什么自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梦到小的时候爷爷给自己讲故事的情景呢？思索中白菱就这么一圈有一圈地跑着，就在白菱跑完整整三圈，打算好好的休息一下就回去的时候，国师出现在了白菱的面前。

“白姑娘，何苦呢？你必须要面对你自己的命运的！”国师地突然出声让白菱吓了一跳。

“国师大人，你跟龙鹏霄是不是一个样啊，你们都是猫科动物吗？走路都没有声音的，吓死我了！”白菱不住地抚着自己的胸口，刚刚自己好像要把心脏给吓地跳出来了。

“白姑娘，老夫只说一句话，说完就还你安静！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相信你会是我朝的国母，勇敢地去面对你的未来吧，去试试火焰镯吧，它会告诉你答案的！”国师讲完后，就转身离开了，但是白菱却没有什么心情再跑下去了。

白菱毫无目的的四周转悠着，心里想着自己是不是应该听从国师的话去试戴火焰镯呢？白菱充满了迷茫，就在白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被经过的小顺子发现并拦了下来。、

“白姑娘，原来你在这里啊！咱家都找了你快半天了，陛下要召见你，让你陪膳呢。”小顺子没想到自己居然在半路上就遇到了人，这次的运气倒是不错。

“用膳，他没人陪就不会用膳了吗？我不去！”现在心正乱着呢，谁有空去陪他用膳啊！

“大胆！怎么可以这么说呢？这么说是要置你个一下犯上之罪的！陛下召你陪同用膳是你的福气，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小顺子怎么也没想到白菱居然会如此的大胆，对陛下的旨意居然一点都不放在眼里。

“是吗？要置我的罪？好，我就亲自去跟他说去，看我会不会被治罪！”白菱本来心情就不是很好，听小顺子这么一说，顿时改变了主意，去就去，自己就偏不信，他龙鹏霄会治自己的罪！

“白姑娘请随我来！”于是小顺子带着白菱回到了龙鹏霄在鹰堡所住的聚鹰阁。

龙鹏霄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白菱的踪影，正打算自己亲自去找的时候，白菱一个粗鲁的一脚把门给踢开了。

“你是什么意思啊，要我来陪你一起用膳，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啊，你有功夫，我还没有功夫陪你吃饭呢！”龙鹏霄还没有开口，白菱就先声夺人地开骂了。

“菱儿，你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呢？朕应该没有得罪你吧！就算你不愿意为了朕而留下，但是我想我们成不了恋人，但是我们应该可以成为朋友吧！朕之所以召你来一同用膳，实际上最主要还是跟明乐有关，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朕找你来只不过是想让你想想办法仅此而已啊！”龙鹏霄没想到白菱会有怎么大的火气，连忙开口道。龙鹏霄对待白菱的态度再度让小顺子跌破了眼镜，小顺子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国之君居然会如此的委曲求全。

白菱没想龙鹏霄会这么说，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这种状况自己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他居然不再坚持退了一步，那么自己是不是应该跟他保持着朋友关系呢？

龙鹏霄见白菱久久没有开口，急切地开口道：“菱儿，你不会拒绝我的这个小小的请求吗？朕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感情的事情，朕是绝对不会勉强的。”

龙鹏霄的一翻话让白菱不得不改变了自己对待他的态度。“如果，你真的只是想跟我成为朋友的话，朋友怎么也不嫌多，我很高兴有你这个朋友！”

“既然我们是朋友，那么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陪我好好的用膳，朕想随便跟你谈一些事情。”龙鹏霄一听白菱这么说，连忙接口道。

“好！”白菱虽然极不愿意，但是也只能坐了下来。

龙鹏霄在白菱坐下后，就打发小顺子离开了，屋里只留下了他们两个人，还要一个机器人雪儿。气氛沉闷了许久，最后龙鹏霄率先打破了沉闷的气氛。

“菱儿，你知道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一切都是跟这封信有关，你看看吧！”龙鹏霄拿出了裴峰云拼死保护的那封信递到了白菱的手上。

白菱打开一瞧，就大为吃惊，照信上说的，那么鹰堡的堡主秦鹰豪不是就是明乐公主的未婚夫吗？那么明乐也就是雪儿说的那个女子的大嫂，换句话说，真的是鹰堡堡主囚禁了明乐，但是理由似乎并不是信上所说的。

“怎么，菱儿为什么你的表情会这么凝重呢？你不要向坏处想，实际上情况可能不是像明乐信中所写的那个样子，说不定是什么误会才会造出这个状况的发生的。以我对秦鹰豪的了解，他应该是个衷心爱国的人，不可能是个小夺权的人。”龙鹏霄见白菱越来越严肃，连忙开口道。

“雪儿，你来告诉他昨天晚上你看见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白菱不敢确信自己的判断是不是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是让他来自己判断吧！

“是的，主人！龙哥哥，雪儿就将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你，昨天呢，我因为被主人罚不能回屋，所以我就到处地转悠，结果当我在花园转悠的时候，我发现堡主一个人夜深人静地悄悄地去了书房，当时我也是无聊，就跟着去了，但是我却发现了一件事，那就是……”雪儿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听到跟看到的一切，这让龙鹏霄感到了事情的复杂于蹊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秦鹰豪还有个双胞胎的妹妹，再说了明乐跟秦鹰豪的感情一向就非常的好，为什么明乐从来就没有提到过鹰堡还有一位小姐呢？这里面似乎透着一股蹊跷。

“大哥，我想你现在的心情一定很乱，我跟雪儿就先走了，你一个人好好的想想吧！”白菱见龙鹏霄出神地想事情，也就不便打扰，带着雪儿两个人就告辞了。

在白菱走后许久，龙鹏霄才回过神来，却已经不见了白菱的踪影，龙鹏霄在知道了鹰堡里居然还一位小姐，不禁觉得事有蹊跷，思量再三还是决定先跟国师商量一下在作决定，于是龙鹏霄立即传召了国师。

☆☆☆☆☆☆☆☆☆☆☆☆☆☆☆☆☆☆☆☆☆☆☆☆☆☆☆☆☆☆☆

国师知道自己被传召之后，未敢有任何怠慢，立刻就来到了聚鹰阁。当国师正准备行礼的时候，被龙鹏霄给拦了下来。“国师免礼！朕

召你来实际上是跟您商量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朕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朕想听听国师的意见！”

“陛下，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您急召老臣呢？”国师很是好奇，如果是为了国母一事的话，陛下不可能是如此神态，但是又是什么事情让陛下如此的紧张呢？

“国师，朕想问你，鹰堡是不是还有个秦莹莹，秦鹰豪的孪生妹妹？”龙鹏霄也不绕弯子，直接开门见山的问道。

“陛下？你怎么会知道的呢？”国师非常的讶意，鹰堡还有一个秦莹莹是鹰堡的秘密，陛下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么说来，国师知道秦莹莹的存在？那么国师是不是也知道明乐的失踪也是跟她有关系呢？”龙鹏霄甚是讶意的问道。

“老臣的确知道秦莹莹的存在，但是老臣真的不知道她会跟明乐公主的失踪有关系，至于老臣为什么知道秦莹莹的存在也是因为老臣多方打听的结果。当年老臣为秦夫人把过脉也算过命，命中她会有一子一女，个个都会生长的很好，所以当听说秦夫人只顺利的产下一子，女婴不幸夭折的时候，老臣就派人多方打探，因为秦夫人所生的女孩对我火焰国的命运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果然老臣在一年之后，探听到了实情，女婴因为生来就有一头雪白的头发，一双紫色的眼睛。怕女儿会有杀身之祸的秦夫人只能作了这样的安排。”国师想起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一切都历历在目，就像这些事情是发生在几天前一样地鲜明。

“秦莹莹会跟我国的命运扯上什么关系，朕实在是不明白了？”龙鹏霄不懂为什么她会跟火焰国的命运相连系到一起，不由得疑惑地问道。

“陛下，秦莹莹她是陛下能不能成功的留下国母的一个重要的筹码。”国师见龙鹏霄一再地追问只能说了出来。

“你是说跟菱儿有关？国师你明明知道菱儿根本就不可能会留下来，她甚至都不愿意承认她是我未来的皇后！”龙鹏霄听到这里，只能苦涩一笑。

“陛下，您应该没有忘记火焰镯吧，只要是火焰镯认定的主人，就是国母，只要想办法让她试带就行了，火焰镯一旦认定了主人，除非

新的主人出现，否则火焰镯是会跟着她一生一世的，这样一来，她就算是逃避也逃不开了！”国师的一翻话让龙鹏霄顿时茅舍顿开，对了只要用火焰镯让菱儿戴上，一切就好办多了。

“国师不说朕倒是险些忘了，想办法让菱儿戴上火焰镯就好办多了。”龙鹏霄不禁拍手称是，龙鹏霄正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的时候，顿时想起来自己召国师来的本意，自己原本是想知道秦莹莹是不是真的存在，她是不是跟明乐的失踪有关系的，怎么谈着谈着就谈到这里了？

“国师言归正传，秦莹莹的存在是不是跟明乐的失踪有关，这个问题真的让朕非常地困扰，朕真的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能知道明乐的下落。国师你是不是有什么高见呢？”龙鹏霄想到自己的原意连忙开口道。

“陛下，这件事情只能让国母来办，因为对秦莹莹的未来只有国母可以改变！”国师直接地告诉龙鹏霄，一切事情还是必须要白菱来帮忙。

“朕知道了，国师，你退下吧！朕还要好好的想想！”龙鹏霄在听完国师的意见之后，不禁再度陷入了沉思。菱儿是改变秦莹莹命运的人，但是菱儿的生命又跟明乐有着重大的关系，但是明乐现在很可能正因为秦莹莹遭到什么意外。哎！这事情怎么就那么复杂呢？龙鹏霄左思右想就是拿不定主意，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直到天快正午的时候，龙鹏霄终于做出了决定：把这件事情交给白菱去办，既然跟事件的双方都有牵扯，似乎交给她去办才是最为妥善的方法。知道事情耽误不得的龙鹏霄立即写了一封信让小顺子交给了白菱。

在小顺子送信之后不久，秦鹰豪就派管家来请白菱跟雪儿了，说是有事相商，但是白菱知道这肯定是一场鸿门宴，秦鹰豪这次来请多半是已经知道了雪儿的身份了，要不然不会那么着急地要自己去见他，还要带上雪儿。

白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雪儿来到了鹰堡的议会阁，白菱刚刚走进议会阁就感觉到一种浓浓的凝重气氛，纵然是有心理准备，白菱仍然感到不安。

“堡主，白姑娘跟雪儿已经带到了！”管家一见到秦鹰豪就连忙开口道。

“白菱/雪儿见过堡主。”白菱一见到秦鹰豪，连忙低头行礼道。

“管家，你先下去吧，我想跟她们谈点事情。”秦鹰豪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秦莹莹的存在，于是就支开了管家。管家的离开让白菱的心里更是不安了。

☆☆☆☆☆☆☆☆☆☆☆☆☆☆☆☆☆☆☆☆☆☆☆☆☆☆☆☆☆☆☆

“白菱，你想必也知道为什么我会找你来这里了吧！我现在不会对你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奉劝你一句话，最好不要多嘴，否则我就算是拼了鹰堡多年来的名声也不会饶过你的！”在管家离开之后，秦鹰豪率先开口道。

“堡主，雪儿并不是有意要调查你们的，她只不过是无意中发现吧了，就算雪儿知道你有个白发紫眼的孪生妹妹有怎么样呢？那根本就没什么特别的呀！”白菱觉得自己如果不照做的话，秦鹰豪真的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置自己于死地，不过天生的那种不服输的性格让白菱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拼一场。

“我不问你们是不是有意还是意外，只要陛下还呆坐鹰堡的一天，你们就必须要只字不言！”秦鹰豪很意外白菱居然会有这个胆子跟自己对抗，不过这并不能让秦鹰豪放弃自己的想法。

“堡主，现在不是我跟雪儿提不提的问题，而是龙鹏霄他已经知道了你有个白发紫眼的孪生妹妹的事实了。”白菱心里虽然不安，但是仍然决定跟秦鹰豪斗上了。

“你说什么？陛下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他会没有任何的动作呢？”秦鹰豪不相信事情会这么凑巧，只不过才半天的功夫，他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

“秦堡主啊，秦堡主，难道你认为一个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的人能够做皇帝吗？作为一国之君，他会那么简单地就被你给看透吗？龙鹏霄并不是个愚笨的人，这么一个复杂的情况，他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现在龙鹏霄只要盯牢了你的行踪，就可以顺藤摸瓜，既可以找到明乐公主，还可以知道裴峰云的那封信到底是不是真的，你是出于手足亲情被逼无奈，还是出于一份要称霸天下的野心，事情的真相只要他能够盯牢你就可以知道。”白菱的一翻话让秦鹰豪顿时明了一件事情，白菱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是她的胆识的确比男儿还要出色。

秦鹰豪就这么不说话，只是盯着白菱，气氛沉默了许久，终于被一直没有出声的雪儿给打破了。

“雪儿不知道白发紫眼有什么特别的，不还是一个人吗？全世界不一样的人多的是，白发紫眼根本就不算什么嘛，你们至于把这件事情搞得那么严重吗？”雪儿虽然是非常先进的电脑机器人，但是再怎么说，机器人终归是机器人，雪儿根本就不了解自己所处的时空不能以自己原来的观点来评论。

“雪儿！”白菱在阻止了雪儿继续说下去之后，知道自己必须要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向秦鹰豪解释了，于是白菱连忙继续开口道：“堡主，说起来你或许不相信，实际上我根本就不是这里的人，在我生长的地方像令妹这样的人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我们那里什么样的人都有，金发蓝眼、金发紫眼、白发蓝眼、白发紫眼的人在我的家乡真的很普遍。”

秦鹰豪对于白菱的话显然非常的震惊，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呢？秦鹰豪对于白菱所说的话根本就不相信，于是轻声道：“不问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因为你说的话就连三岁小孩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真的当我是个笨蛋吗？”

“当然不是，我说的都是真的，不然你可以问问雪儿呀，她一定会让你相信的！”白菱知道让人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真的很难，但是仍然在尝试着让秦鹰豪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问她？你们两个根本就是一伙的，不要再罗嗦了，既然陛下已经知道了我妹妹的存在，那么留下你们就没什么作用了！”秦鹰豪话音刚落，就向白菱出招了。不及防备的白菱被秦鹰豪一掌给打了个正着，白菱顿时就感到自己至少是断了三根肋骨，胸腔也受到了重创，呼吸不禁困难起来。

“主人，你怎么了？”雪儿见白菱跌倒在地，连忙跑了过去，而秦鹰豪趁着机会突然向雪儿发了一掌，雪儿因为探测到身后的秦鹰豪及时地闪了过去，于是这一掌就又打到了白菱的身上。就在秦鹰豪准备大开杀戒的时候，秦莹莹赶到了。

“豪哥哥，你不要再为了我再杀人了，你不要一错再错了！我不要我的哥哥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人，所以请你住手吧！”秦莹莹的突然出现让秦鹰豪大吃一惊，顿时停了下来。

“妹妹，你怎么会来这里，你出了书房，难道就不怕被人给发现吗？”秦鹰豪十分诧异地看着自己的妹妹，她是怎样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秦莹莹并没有回答秦鹰豪的问题，而是上前扶起了白菱，这才开口道：“哥哥，我知道你也是为我好，但是我真的不愿意因为我让你变成这个样子，如果我知道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我想我不会选择活下来。哥哥作为一个学武的人应该有武德，这个是你告诉我的，哥哥你叫我练武的时候，能够这样要求我，为什么你做不到呢？这位姑娘她凭什么要遭到你的毒手呢？”秦莹莹就这么说着，白菱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秦莹莹会出现在这里，但是白菱能够感觉到她是真的很伤心。

“妹妹，可是她居然告诉陛下你的存在，这很难保你不会被视为妖怪被处死呀！”秦鹰豪虽然被秦莹莹撞了个正着，停下了攻势，但是心中那股决心却没有动摇。

“豪哥哥，不要再管我了，因为我如果让你把鹰堡的基业给葬送掉的话，那么我宁愿被陛下处死，我也不要看到我所敬爱的哥哥出什么差错。”秦莹莹的一句话，不但震住了秦鹰豪，也让白菱感觉到了秦莹莹的悲哀。

雪儿搞不懂这种状况是怎么发生的，但是在知道秦鹰豪没有继续攻击白菱的时候，连忙做出了反应，迅速地接过白菱，打算带白菱离开，就在她们仅剩一两步就可以出去的时候，秦鹰豪一个弹出了两颗弹珠，点住了白菱的穴道，白菱顿时动弹不得，但同样被打中的雪儿却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让秦鹰豪非常的惊讶。

“你居然中了我的独门点穴仍然活动自如，你到底是什么人？”秦鹰豪直觉的反应拉过秦莹莹护在自己身后，对着雪儿怒喝道。

“我就是雪儿呀！”雪儿毕竟是电脑，程序就是设计成一问一答的模式，所以明明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带着白菱离开，但是雪儿还是回答了问题。

“妹妹，你靠后，让我来好好会会她！”秦鹰豪说完就向雪儿挥出一掌，但是雪儿却却顺着那股气流，顺势地跃离了议会阁。眼看秦鹰豪又要追过来，雪儿是立即启动了自己变身功能，双腿顿时变成了两个车轮，飞快地驶离了秦鹰豪的视线。秦鹰豪见追赶无望，正打算回

去跟妹妹好好的谈谈，可谁知道在他转身后，却不见了秦莹莹的踪影。

第 8 章

秦莹莹在知道白菱跟雪儿安然离去之后，就通过一个密道回到了书房。环顾了四周的环境，秦莹莹不禁觉得伤感，既然自己是那么的不容于世，为什么要让自己来这个世界来走这一趟呢？自己拖累哥哥，还让哥哥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存在，如果自己不在了，事情也应该平息了。秦莹莹拿出自己写好了好久的遗书，放在了书桌上。自己从小就喜欢医书，几乎读遍了所有知名的医学著作，没想到多年来的努力，竟然会是这个样子，秦莹莹再次看了看自己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书房，毫不犹豫地喝下了自己调制出来的毒药——醉仙尘。

秦莹莹依依不舍地再度看了一眼自己所熟悉地地方，生于斯死于斯，自己也算是死的很圆满了，对自己而言死亡似乎是个解脱！秦鹰豪在议会阁不见了秦莹莹，便立即赶往书房。就在秦莹莹碰的一声倒地之时，秦鹰豪推开了书房的门，印入眼帘的居然是自己的妹妹口吐鲜血碰的倒地的一幕。时间似乎在这一瞬间停止了，秦鹰豪整个脑子里只有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人顿时傻了。

秦鹰豪在见到秦莹莹的呼吸越来越弱的时候，顾不了秦莹莹的外表有多么的吓人，立刻抱着秦莹莹直奔国师的居所。

☆☆☆☆☆☆☆☆☆☆☆☆☆☆☆☆☆☆☆☆☆☆☆☆☆☆☆☆☆☆☆

雪儿救下了奄奄一息的白菱，在她的脑海里，第一个想到可以帮助自己的人就是龙鹏霄，于是雪儿在出了议会阁之后就直奔聚鹰阁而去。

正在沉思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龙鹏霄，突然之间感到一阵心悸，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就在龙鹏霄疑惑不已的时候，雪儿抱着奄奄一息的白菱闯了进来。

“龙哥哥，雪儿求求你快的救救主人吧！主人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了！”雪儿的突然闯入让龙鹏霄顿时慌了起来，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刚刚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一会的功夫人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菱儿，你醒醒呀！小顺子快的让国师来一趟，还有去找大夫，把全城的大夫都给朕找来！朕要菱儿活着！”龙鹏霄见白菱已经处于了昏迷状态，急忙开口道。

龙鹏霄把白菱小心翼翼地抱放在床上，龙鹏霄发现白菱的呼吸是越来越微弱，更是心急如焚了。“雪儿，你不是一直都跟着你的菱儿吗？怎么会让菱儿伤成这个样子，你到底在干什么？”

“雪儿已经尽力了，但是我仍然没有保护好主人！雪儿真的好难过，如果主人因此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要怎么向主人的父母交代呢？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让我来到这里找主人保护主人，但是我却没有完成任务。”雪儿眼见白菱越来越不行了，顿时也乱了，程序竟然因此出现了故障，整个人游离在死机的边缘上。

龙鹏霄一直把注意力放在白菱的身上，压根就没有注意到雪儿的不寻常的样子。时间似乎过的太慢了，龙鹏霄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来，心里不禁更加的心急如焚了。不知道等了有多久，国师才赶到，而他的身后紧跟着秦鹰豪兄妹。原本眼看就要死机的雪儿在得知秦鹰豪的出现时，奇迹般地恢复到了正常状态，而恢复后的雪儿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着秦鹰豪重重地挥出自己双拳。

一直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自己妹妹身上的秦鹰豪在意识到雪儿的拳的时候完全可以闪开的，但是秦鹰豪怕自己的动作过大会影响到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的妹妹，于是秦鹰豪只是转了一个身，被雪儿打了个正着。“你打伤我的主人我要为主人报仇！”雪儿见到秦鹰豪不还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却并没有停下攻击，只不过她的拳被国师给牢牢地拦了下来。

“如果你要救你的主人就给我停下来！”国师的一句话让原本骚动不已的雪儿不甘愿地停了下来。国师在止住了雪儿后，连忙走到了床榻前，替白菱把了一脉，但是情况并不乐观，伤势太过于严重，如果不是因为白菱平时很注重锻炼的话，可能早就已经死了。

“陛下，老臣在你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交给您的锦囊呢？”经过国师的提醒，龙鹏霄之才想起那个锦囊，急忙地翻箱倒柜的找来起来，找了半天，龙鹏霄终于是找到了。

“国师，锦囊在这里呢。”龙鹏霄立即把锦囊交给了国师，国师打开锦囊从中取出了两颗丹丸。一颗让白菱服下，另一颗则让秦莹莹服

下。只见服下丹丸的两个人立刻没有了呼吸，脉搏全无，两个人好像死了。龙鹏霄见此情况顿时悲愤不已，而秦鹰豪更是因此吐了好大一口血。

“两位先不要悲伤，陛下，老臣给白姑娘服下的乃是老臣为了今天的局面炼制的回换丹，服下此丹的人会呈现假死状态长达半个月，在这半个月里，我们可以为她们医治，这半个月可以给我充足的时间来救她们，但是服下这种药的人可能产生负面作用，至于负面作用是什么老臣也不知道。”国师的一翻话让龙鹏霄顿时看到了一丝光明，只要在这半个月内治好菱儿的伤势，那么她就会活下来了。可是秦鹰豪却不显得怎么乐观，就算有半个月的时间又怎么样呢？妹妹服下的是她自己配制的毒药，她配的药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解开过，有没有半个月的时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

就在屋里的气氛变得凝重的时候，小顺子领着数十名大夫走了进来。“陛下，鹰堡附近的大夫，小的已经都给您带来了！”

龙鹏霄刚要叫人进来，却被人给拦了下来。“陛下，现在这种情况只怕他们只会说一声无能为力，所以老臣建议还是速速让朝中太医来为白姑娘诊治为好。”

“国师说的很有道理，秦鹰豪你派一匹最好的马给小顺子，让他送信到宫里去，宫里的御医应该比这些大夫更好才对！”龙鹏霄觉得国师所言并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开口道。

“是，遵旨！”秦鹰豪领命之后，将秦莹莹轻放在白菱的身边，便去作安排了。太医当中一定有医术高明的人，或许他们可以破解妹妹的剧毒也说不定。

秦鹰豪挑选了最好的马匹给了小顺子，可怜小顺子气喘吁吁地刚刚把找来的这些个大夫打发了，还没有休息，就又马不停蹄地骑上马直奔皇宫而去了。

☆☆☆☆☆☆☆☆☆☆☆☆☆☆☆☆☆☆☆☆☆☆☆☆☆☆☆☆☆☆☆

在小顺子出发后不久，心里稍微有了点底的龙鹏霄再度向雪儿问起事情的经过，而这次雪儿是完完整整地讲述了一边，听完后的龙鹏霄怒气冲冲地召来了秦鹰豪。

“秦鹰豪，雪儿说菱儿的伤是你打的，这个是不是真的？”其实从龙鹏霄召见自己的时候秦鹰豪就知道事情麻烦了，秦鹰豪想了许多种应对的方法，但是就是没有想到龙鹏霄劈头就问这件事，秦鹰豪多少知道现在自己如果不谨慎地对待，很有可能妹妹还没有死，自己倒是先去见了阎王了。于是秦鹰豪连忙开口道：“是真的，但是我怎么做的原因，国师非常的清楚，陛下也应该很清楚才对！”

“你！就算是为了你的妹妹你也没有陛下置菱儿她于死地吧！”龙鹏霄对于秦鹰豪的回答非常的生气，就算是菱儿有可能危害到她妹妹的生死，他秦鹰豪也没有权利这样做，更何况菱儿根本就不会对她妹妹造出任何的伤害的。

就在龙鹏霄怒气冲天的时候，国师出现了。“陛下，老臣参见陛下！”

龙鹏霄对于这个时候国师会出现真的很讶意，不禁开口道：“国师，你怎么会来这里的，这个时候国师通常不是在夜观天象吗？”

“陛下，老臣真是因为今天的天象而来的！”国师边回答龙鹏霄的问题，一边示意秦鹰豪稍安勿燥，国师在知道自己引起了龙鹏霄的注意之后，有继续说道：“今天，老夫夜观天象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明乐公主已经度过了她的危难期，马上就可以转危为安了。另外白姑娘的星座虽然黯淡但是却有着一线生机！”

龙鹏霄听到国师的话，心中顿时有了些许安慰，不由得激动地开口道：“国师既然已经算出明乐可以转危为安，那么朕就可以不要那么担心了！你说菱儿有一线生机，那么她就一定可以恢复的，朕就知道她不会那么容易就离开朕的！”

就听国师提到明乐跟那个白菱却没有听到妹妹的一点消息，秦鹰豪连忙追问道：“国师，我妹妹会怎么样，她还有救吗？”

“秦堡主，你不要着急，秦姑娘她有救但是必须要由白姑娘来救，因为只有白姑娘可以就得活令妹。所以只要白姑娘有救的话，秦姑娘也就有救了。”国师不开口还好，一说出来就让秦鹰豪懊悔不已，早知道现在会这个样子，自己怎么也不会对白菱下杀手的。

“那么国师，我可以帮什么忙吗？”秦鹰豪在知道自己必须先救活白菱才能让自己的妹妹活过来，不禁变得积极了起来。

“秦堡主，首先你应该交出明乐公主，因为公主对于白姑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再来就是老夫希望通过你旗下的所有药店，找寻五味药材，找到这五味药材对于白姑娘的伤势会大有帮助的。不知道秦堡主能否办到呢？”国师的一翻话让秦鹰豪清楚的明白了这是国师给自己的台阶，只要现在交出明乐的话，那么就可以当做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是现在交出明乐的话，以明乐的脾气，她从今以后都不可能在见自己了，难道自己就没有别的选择吗？但是父母临终前把妹妹托付给自己，自己怎么可以不问呢？左右为难的秦鹰豪静默了许久，久到龙鹏霄以为秦鹰豪不会回答的时候，秦鹰豪开口了：“国师，明天明乐会出现在你的眼前！恕在下无礼，先走了！”

秦鹰豪正打算离开却被国师给拦了下来，国师什么也没有多说只是交给了秦鹰豪一张纸，上面有着五味药材的名称。秦鹰豪拿了纸就走了。

秦鹰豪百感交集的出了聚鹰阁，走着走着就到了梅园。说起梅园其实这里原本是白卉楼，不过因为明乐的小名叫梅子，所有才会把这里更名为梅园的。秦鹰豪看着眼前的梅园不知道该不该进去，自从自己把明乐囚禁在这里后，就再也没有踏进过这里，可是每天自己都会偷偷地在梅园的附近，只因为可以偶尔的看到她的身影。现在自己又走到这里是为什么呢？真的是因为要放了她才来的吗？

秦鹰豪在梅园外徘徊了许久，不知道过了多久，才慢慢地踏进了梅园。秦鹰豪脚步放得很轻很轻，仿佛怕惊醒明乐似的，不过当秦鹰豪进了梅园之后，就听到了一阵咒骂声：“该死的秦鹰豪，你居然敢这样对本公主，把我囚禁在这里，还不来看我，算你狠心，秦鹰豪我怎么会爱上你这个大笨蛋！我恨你恨你恨你！”

听着明乐活力充沛的咒骂声，秦鹰豪不觉得生气反而非常高兴，骂得怎么大声，说明这几天她过的很好，根本就没有委屈自己，活的还挺自在的。秦鹰豪正觉得高兴呢，却有听到了卧室里传出了哭泣声，心里不免有的难过起来，虽然自己把她给囚禁了起来，但是还不是因为要保住妹妹的命迫于无奈才不得不这么做啊！谁愿意让自己心爱的女子伤心流泪呢？

秦鹰豪心情沉重地推开了卧室的门，房里的明乐顿时扑上了秦鹰豪的身，没给秦鹰豪反应时间，扑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的，秦鹰豪

虽然能够把明乐给甩开，但是只是让明乐打个尽兴，丝毫没有还手的举动。明乐打到了累得不行了才停下来，而秦鹰豪顾不得自己浑身的抓痕淤青，竟然是把气力不佳的明乐扶到了床前，安顿好了明乐这才开口说话："明乐，我知道你是生我的气，但是我也有我不得已的苦衷呀！你应该还记得那个女孩吧，我告诉你她是我的妹妹秦莹莹，但是你却怎么也不相信，我现在算是能够理解你当时的心情了，因为我现在也无法相信刚刚发生的一切是真的。记得爹娘在临终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妹妹，虽然她有着一头白发，一双紫眼，但是明乐你能够了解我当时的感受吗？她在对我笑，在我以为我即将失去唯一的亲人的时候，她在对我笑。在我失去父母的时候我得到了仅有的妹妹。我是那样精心地保护她，虽然她不能走出书房，但是她却没有一丝的埋怨，她总是在为别人着想，却不曾我自己打算过。从小到大，她都没有开心的笑过，只有在知道她见到你的时候，她才真的真心的笑了，她说你是个好女孩，是个可以给我带来幸福的女孩，可是她却不知道你带给她的却是致命的危机。当娘把妹妹托付给我，我就发誓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照顾好她，即便她是这样的怪异，但是她终究是我的亲妹妹，我必须要保护她不受到伤害。这么多年来，我从来不知道她会认为她是我的累赘，我真的不知道，我甚至还不知道她那么用心的研究医术居然就是为了死！明乐，你知道吗？她觉得她活着没有意义，她觉得是她让我陷入两难的局面，于是她服毒自杀了，如果不是国师的药，现在她已经死了。明乐对于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你就是不能接受呢？明乐？"

明乐很安静地听秦鹰豪说话，原本是爱理不理的态度，但是越听越觉得事情似乎严重了起来，那个白发紫眼的女人真的是鹰豪的妹妹，而她现在正处于危机当中，很可能不久就会死去。明乐看着秦鹰豪伤心的样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事情怎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呢？"鹰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虽然以前的我对你妹妹有着偏见但是现在的我对你妹妹只有同情，我不会在伤害她了。其实我当初也只是一时的冲动，看见长相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就认定是什么妖魔鬼怪，所以才会让你被她给杀了，而你却威胁我如果我说出你妹妹的存在就要夺权，我一时心乱才会趁着你们守备不是很森严偷偷的跑出去。我没想到你会觉察的那么快，本来打算把事情经过写清楚的，但是你们已经找到了裴峰云住的那家客栈，情急之下我只是写了你有可

能反叛夺权，把信刚交给了裴峰云，你们就出现了。然后你就把我给软禁在这里。而在我被软禁的这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很多，一个人发色眼睛的颜色真的是那么重要吗？只要她是个好人根本就没什么可怕的。即便她是个妖怪，可是妖也有好妖，不是吗？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我也就渐渐地了解了你妹妹的可怜。我只是才短短的几天没有出去就受不了了，而她却有20多年没有走出书房一步，她真的很可怜，现在的我已经可以接受她了，可是没想到却会发生这种事情，我真的很抱歉。”

秦鹰豪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听到这样的话顿时愣住了，明乐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就算自己现在放了她，自己也不会失去她呢？“明乐，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陛下跟国师都来了，而且他们要我放了你，要不然他们没有把握是不是能够救活我妹妹莹莹。”

“真的吗？皇哥哥，既然说了，那么就是一言九鼎，他肯定会救活你妹妹的，鹰豪你不要担心了。”明乐没想到龙鹏霄居然会来鹰堡，真的没想到耶，原本还以为还要有一段时间才会到的，居然早了许多，真的太好了，自己终于能够出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了。

“我知道陛下是金口玉言，国师也是一言九鼎的人，实际上我是想知道你会原谅我吗？原谅我以前的所作所为吗？现在的我很有可能就要失去相依为命的妹妹了！明乐，告诉我，我会失去你吗？我真的不敢想像如果我失去了你们，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怕我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秦鹰豪真的非常的恐慌，如果自己失去她们两个的话，自己真的能够有勇气活下去吗？这么多年来她们两个就是自己活着的支柱，一旦支柱没有了，自己真的还能够支撑吗？秦鹰豪不禁怀疑起来。

“这可很难说哦，你把我软禁起来这么久，有没有来看我，我要不要原谅你，我还有好好的考虑一下呢！”明乐虽然心里面能够理解秦鹰豪的行为，也不再生气，但是想到自己无缘无故地被软禁这么长的时间没有人过问就想报复一下，不捉弄他一下怎么能够泄恨呢？

☆☆☆☆☆☆☆☆☆☆☆☆☆☆☆☆☆☆☆☆☆☆☆☆☆☆☆☆☆☆☆

次日，天才三更，神采奕奕的明乐就来到了龙鹏霄的卧室门前，打算给龙鹏霄一个惊喜，只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受到惊吓的反而是她自己。

明乐兴高采烈地推开了龙鹏霄的房门，原本以为会看见龙鹏霄慌里慌张起床的样子，可是没想到看见的居然是龙鹏霄一夜未眠，呆呆失神的样子。“皇哥哥，皇……”

龙鹏霄因为明乐的突然出现终于回过神来，一见是明乐而且看起来似乎非常的神清气爽，心里多少有了一点安慰。好在明乐没事要不然自己真的是分神无术了。龙鹏霄看着眼前活泼的明乐开口道：“明乐，哥哥能够见到你真的很高兴，你看起来状态非常好，那么朕多少得到一些安慰了！”

明乐对于龙鹏霄话感到非常的怀疑，如果皇哥哥真的很高兴的话为什么不见一丝笑容，反而是有着浓浓的惆怅呢？“皇哥哥，你到底怎么了，如果你高兴为什么这么愁眉苦脸的呢，还有平时你这个时候不是还应该在睡吗？为什么今天你反而穿戴整齐地坐在这里，而且看起来似乎一宿没睡呢？”

龙鹏霄听了明乐的话是久久不语，自己何尝不想好好地睡一晚呢，但是菱儿现在正在生死的关头上，自己又怎么能够睡得着呢？国师早就对自己说过菱儿她有十八大劫，自己却没有防范，自己真的是该死，如果菱儿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自己该这么办呢？

明乐见龙鹏霄跟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又走神了，连忙道：“皇哥哥，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在跟你说话啊！皇哥哥？皇哥哥……”

明乐一连叫了好几声，龙鹏霄才回过神来。“明乐，老实告诉朕，你为什么要私自出宫，是为了秦鹰豪还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

明乐一听龙鹏霄问这个问题，人不由得支支吾吾起来：“其实我出宫一方面是我想来鹰堡嘛，好长时间没有见到鹰豪了，人家心里想他嘛，至于另一方面嘛，我也向透过鹰堡帮皇哥哥找到大嫂啊！毕竟鹰堡有比较全面的消息网嘛，只是我没想到这次出宫会闹出这么多事情来。不过我要申明一点，那就是我这可不是什么私自出宫，我出宫是通过皇哥哥的允许了，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可以到鹰堡来的，难道皇哥哥你忘了吗？”

龙鹏霄没想到明乐竟然会这么回答，仔细想来似乎在他们定亲的时候，自己似乎有答应这么一件事情。“好了，朕不想再提起这件事情了，但是朕要知道你们之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个局面？”

明乐一听这话，就知道龙鹏霄要是不知道答案是不会罢休的，也就只好说了：“其实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离宫的时候被裴峰云护卫发现了，为了让他不能泄密，我就带上了他一起走了，我是直奔鹰堡而去了。我记得那一天，等我到鹰堡的时候，鹰豪他不在堡里，我就一个人在书房力等他回来。但是等人实在是件很无聊的事情，所以我就在书房里乱翻希望能够找到一本我感兴趣的书，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就在我觉得失望的时候，我无意中碰到了一本书，于是书房里就出现了一道门，那是个密室，我正在犹豫要不要进去的时候，密室里走出来了一个白发紫眼的人，那个人跟鹰豪几乎是一模一样啊，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她的个子矮了一点而且还是个女的。当时我就吓晕了过去。等到我醒来的时候，看见的人却是鹰豪，我就惊慌失措地告诉了他这件事情，我要他杀了那个人，当时我是太害怕了才会那么说的，原本我以为鹰豪会一口答应的，但是他拒绝了，还说如果我让人知道了她的存在的话，他会不惜毁掉我火焰国的江山作为报复的。其实仔细想想我就会知道鹰豪是不会这么做的，但是当时的我是又惊又慌，大脑不假思索地就相信了。鹰豪以为我被他吓住了不敢说出去了就放松了对我的戒备。我就趁着夜色逃出了鹰堡，到了裴峰云落脚的客栈，其他的事情，皇哥哥你应该清楚了吧！”

龙鹏霄静静地听明乐说着，在了解了事情经过之后，龙鹏霄起身来到了隔壁的房间，那里只有一张床是临时搭建的，床上躺着的人正是秦莹莹。明乐跟着龙鹏霄来到了隔壁的房间没想到居然会看见秦莹莹对此甚是疑惑，她怎么会在这里呢?

“明乐呀，她就是你说的人，你觉得她怎样，还是那么可怕吗？现在的她正处在生死边缘就跟菱儿一个样子。”龙鹏霄看着面无一点血色的秦莹莹不禁想到了白菱，现在的她也是这个要死不活的样子，真的让人心疼死了。

“她怎么会在这里呢？鹰豪说有了国师的药，保住了一命，她不是应该好了吗？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现在的她似乎已经没有一丝生命力，她要死了吗？”明乐不知道怎么会这个样子，国师的药难道没用吗?

“国师的药是有用，但是也只是能够为她们延长半个月的治疗时间而已。她们能不能好还是个未知数。朕带你来看她，就是想告诉你一

件事情，就是因为你说你要杀了她的那句话，让她们处于生死边缘，让朕跟鹰豪痛苦不堪，让国师伤透了脑筋。”龙鹏霄说完后有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而明乐也紧随其后，看到的却是在龙鹏霄的床上还躺着另外一个女子，这个女子真的是很美很美，如果她的脸色不是那么苍白的话，应该会更美的！

“皇哥哥，她是谁？怎么跟鹰豪的妹妹一样呢？她们怎么了？”明乐注意到龙鹏霄悲伤的眼神，不免急切了起来。

“她叫白菱，是你未来的大嫂，火焰国的国母，但是现在她毫无气息地躺着，似乎已经离朕而去了。明乐呀，你知道吗？因为你的一句话，朕追查到这里，在这里朕跟菱儿重逢，朕还一度认为是鹰堡给朕带来的好运，可是其实不然啊！这里是菱儿承受十八大劫的地方，如果朕知道的话，朕不会来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不重逢是不是菱儿就不会遇到这个大劫呢？知道她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吗？菱儿的贴身小童雪儿跟你一样无意中发现了秦莹莹的存在，虽然雪儿逃过了秦鹰豪的追杀，但是菱儿却因为这件事被他狠下毒手，只因为白菱认识朕，他怕菱儿会告诉朕秦莹莹的存在，怕朕会跟你一样要杀秦莹莹，所以他铤而走险打算杀了菱儿。上天是公平的，它让秦莹莹神奇地出现阻止了秦鹰豪的杀手，但是就是这样菱儿已经身负极重的外伤跟很难治愈的内伤，被救的菱儿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而这件事情之后秦莹莹也为了让秦鹰豪不再为难服毒打算自杀了。朕不知道这些事情你知不知道，但是朕想告诉你，因为你的所谓的冲动，秦鹰豪认为朕来到鹰堡就是来想方设法地找出秦莹莹并且要把她给杀了，为了保护妹妹，秦鹰豪才下了杀手，而他的妹妹也正因为如此才选择了自杀来了结自己的一生！”龙鹏霄稍作停顿稳定了情绪之后正欲继续说下去，却发现明乐快步跑离的身影。龙鹏霄很想起身打算把明乐给追回来，却在看见白菱苍白的脸色，毫无声息地躺在床上而停了下来。眼前的这一切都是明乐一时任性造成的，让她受受教训，对她或许不是一件坏事。龙鹏霄眼看着明乐跑出了自己的视线后，又回到床边守在白菱的身边，希望自己的陪伴可以让白菱有活下去的力量。

☆☆☆☆☆☆☆☆☆☆☆☆☆☆☆☆☆☆☆☆☆☆☆☆☆☆☆☆☆☆☆

跑开的明乐怎么也无法相信就只有这么一点时间居然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而事情的起因居然是自己，是自己！明乐一直跑着，不知

道跑了有多久，才停了下来，呆呆地站着看着蓝天思索着自己是不是一个罪人，如果自己不出宫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事情，也许她们现在还活的好好的。

明乐对于自己造成的一切非常的自责，一时想不开居然兴起了跳湖的自杀念头。就在明乐打算纵身跳下的时候，国师出现了。

“公主，老臣给你请安了！”

“国师？你怎么会在这里呢？”明乐对于自己会遇到国师还让他看见自己的举动很是尴尬。

“公主，老臣在聚鹰阁见公主慌张地跑开之后就尾随而来。公主想必是在为国母跟秦姑娘的事情担心吧！实际上公主无须太过于担心了，御医近日就会到达，那时候国母一定会有起色的！”国师见明乐情绪甚是激动，立即开口劝说道。

“但是她们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我造成的呀，如果我不出宫的话兴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明乐对于国师的劝说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只是一个劲地自责着。

“公主，一切自有天命使然，一切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实际上国母跟秦姑娘的这次劫难是她们命中注定的，而且她们也是为了挽救我们火焰国的国运才会有这次劫难的，不会有什么生命威胁的，所以公主真的不必过度地自责，如果公主真的绝对对不起她们的话，那么公主大可以替她们两人到各地的寺庙去为她们祈福，说不定公主的行动可以让上天感动，她们也有可能早日的醒过来呢！”国师的一翻话终于让明乐了解自己根本就没有权利这样就轻声了，要不然皇帝哥哥不是就没有什么亲人了吗？这个时候皇帝哥哥最需要的就是安慰，自己不但不能让他省心还要让他为自己担心，那就太不应该了。

明乐听了国师的话，顿时觉得为了赎罪，自己似乎更应该诚心诚意地为她们求福，于是下了决定，自己现在还是先到各地为她们求福，万一她们有什么不幸的话，自己再一死以谢天下也不迟：“好，我就听国师的话，明天我就起程到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寺庙求福，但愿她们可以早日醒过来。”

“公主既然已经这样决定了，那么老臣待会自然会向陛下禀明的，不过公主毕竟是金枝玉叶，万一在拜佛求福期间出了什么事情，那么老臣是无论如何也担当不起的，所以公主最好还是让秦堡主胚您一起

去吧，你们毕竟是未婚夫妇，一起去的话，彼此也有个照应，我们也会放心一点。”

“我明白了，我会叫鹰豪陪我一起去的，就只有我一人的祈求或许不够，鹰豪反正待在堡里也是心神不宁的，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让他跟去也好！”有了目标的明乐顿时精神了起来，第二天，明乐公主就硬拖着秦鹰豪离开了鹰堡开始了他们的求福之路。他们第一站就去了千佛镇。

第 9 章

服下了国师的药，虽然可以让白菱她们的生命延长半个月的时间，可以让御医有足够的时间来救治，但是也让白菱她们的魂魄飘离了肉体。在这种情况之下，白菱再度见到了秦莹莹。

别人或许觉得秦莹莹恐怖，但是受到 2 1 世纪文化熏陶的白菱却发现秦莹莹实际上应该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胚子。如果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就更加的美了，不过白色的也很不错。这么想着的白菱下意识地就对秦莹莹这么说了。

“哎！你应该就是秦莹莹吧，看你哥哥长得那么英武，我原先还以为你也是那个样子呢？没想到真实的你却是这个样子，长得真的很美耶！没有你哥哥的英气却有着独特的气质，感觉很不错耶！不过你的头发如果是金黄色的话会更加的完美！”

从小到大就没有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一时之间秦莹莹就这么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到底是谁？一般人是绝对不会对我说这种话的，他们只会说我是个妖怪，是个祸害！我长这么大了，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说我，没想到会在死后听到这样的话！”秦莹莹回过神后发现自己居然跟自己的身体分离了，很自然地就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可是她的回答却让白菱笑了起来：“哦！真是对不起，到现在我都没有自我介绍过，我叫白菱，你应该听说过我才对吧！对了，你刚刚说什么死后？我们还没有死耶！如果我们死了的话，你以为他们会只是这么坐着？他们应该会给我办隆重的丧礼的，但是他们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还没有死，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魂魄脱离了身体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白菱对于自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已经是见怪不怪了，遇到了那么多的蹊跷事，自己早就习惯了。

“没有死，而是魂魄脱离躯体？为什么你会那么镇定呢？难道你不怕吗？”秦莹莹不懂为什么她会那么地不以为然，自己是自杀的，根本就是对人世绝望了，变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了，但是她不是被哥哥打成重伤才会这个样子的吗？她应该比自己更想活下去啊，为什么她不会惊慌失措呢？

“怕什么？怕你呢？还是怕我现在的处境呢？你的长相对我而言并没什么可怕的地方，在我生活的时代向你这样的人多的是，如果我害怕的话，不是早就被吓死了吗？这种处境也不是最糟糕的呀，原本我以为我是必死无疑了，但是我现在只是魂魄脱离的躯体，我还有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什么要害怕呢？再说了，我又不是一个人，你不是在陪着我吗？”白菱对于秦莹莹的问题觉得有点好笑，自己干嘛会怕呢？既然国师说自己关系到整个火焰国的气数，那么为了他的国家，他是会想尽一切的办法让自己度过难关的，这样的话，自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我的样子对你而言，真的一点都不可怕吗？”秦莹莹对于白菱的话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世界上也会有人觉得自己跟正常人一样！

“那当然了！”白菱正打算对秦莹莹进行一翻思想的再教育，让她能够对自己自信起来，却在这个时候发现原本白茫茫一片的四周，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变成了一片火海！

白菱正觉得为什么身在火焰中却一点都感觉不到热的时候，一个声音由远而近：“你们终于来了，我守候在这里已经有四千年了，我等了很久很久，终于等到你们了！”

“是谁？到底是什么人在说话！快点出来，不要装神弄鬼的！”白菱一听声音首先发难道。

“你就是白菱吧，看来四千年的轮回已经让你忘记了曾经的一切。四千年前你也是这样的反应，四千年后的今天你仍然是这个样子，呵呵，你似乎没有改变啊！”只听见声音却不见人，白菱顿时急了起来。

“你快点给我出来，要不然等我知道你藏身的地方，看我怎么对付你！”白菱边说边四周张望着，可是却没有任何的发现，这里除了秦莹莹外根本就没有其他人了，而这个声音根本就不像是秦莹莹发出，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声音来自这团火焰，但是怎么可能呢？

就在白菱想到的那一霎那间，从火焰中走出了一个身着火红衣衫的女子，手持火焰仗。一头火红的长发，一双火红的眼睛，身上的一切都是一片火红。“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为什么要觉得怀疑呢？这真的那么不可思议吗？”

“白姑娘，她是什么人呀？怎么她会从火中走出来？”秦莹莹对于她的出现甚是讶意。

白菱还未开口，就让人给抢先说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火焰国的守护神嘉娜！你们之所以会来到这里是因为你们必须要给我重新燃烧的力量，要不然的话，在不久的将来，火焰国就会渐渐地沉入海底了！这是你们的使命！”

嘉娜的一翻话让秦莹莹整个人给愣住了，但是却引起了白菱的激烈的反抗，白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激动，但是她的心告诉自己，这个人会改变自己离开的决心，自己必须要离她远一点：“什么守护神，什么燃烧的力量？什么使命？这些都是什么呀？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虽然我可能比别的孩子有天赋一些，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应该承担这些责任呀，从一开始莫名其妙地穿越时空，到知道自己可能是火焰国的未来国母，这些已经把我搞得快要疯了，现在有出来个什么守候女神？什么我该尽的使命？为什么这些事情都会被我碰上呢？这些统统都不是我想要的，我不要承担这些，不要！”

嘉娜看到白菱的激动反应并不讶意，四千年前的一切再度重演了，只要她能够来到这里，那么她就一定会帮助自己，就算现在的她是多么的不愿意！嘉娜对于白菱激动的言辞毫不在意，只是挥动着火焰仗一面镜子就显现了出来。

“白菱，你看看吧！支撑着火焰国的四根支柱已经有三根摇摇欲坠了，而第四根柱子，也快要支撑不住了，如果你不帮助我，不接受你的使命，那么你的家族就没有将来了！”

“你说的这些我根本就不相信，你说的根本就是骗人的，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知道得很，我只要好好的活着找到回去的方法，回去后好好的孝顺我的父母，做一个好医生，这就是我的责任。”白菱对于嘉娜所说的话根本就不予理睬只是一个劲地否认着，而嘉娜却不再多言。

时间就在静默中逝去了，直到秦莹莹突然地开口：“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个陌生的白发老人闯进了我的世界，他自称是火焰国的国

师，他对我说有一天，我会跟另外一个女孩子一起拯救火焰国。随着我的慢慢长大，我渐渐地忘了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看见这些的话，我想我是想不起来的。国师说我会拯救火焰国，但是却没有告诉我该怎样去拯救它。嘉娜女神，就请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秦莹莹，你怎么可以那么容易就相信她呢？她说的根本就不足为信啊！”白菱见秦莹莹居然相信眼前这个女子的话，不免有的愤慨。

“白菱，她已经知道了她的使命，那么你呢？你要接受你的使命帮助我吗？还是看着你的家族消失在地球上呢？”嘉娜对秦莹莹就不担心，她是自己的一部分，一个小小的火焰，为了吸收人间的气息维持紫晶宝石的能量才会投胎到火焰国的，嘉娜只是担心白菱的不妥协会拖延时间，让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

“我凭什么要帮你呢？你根本就是在胡言乱语，我根本就不会相信你的，你最好还是放我离开！”白菱捂着自己的耳朵不愿意听到任何声音，只想自己一个人呆着。什么都不要想，这个国家的存亡跟我有什么关系，自己从小就不相信什么神鬼传说，根本就不相信神的存在，所以这一定是自己的幻觉，不可能是真的，或许自己只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一切就会消失，自己会发现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个梦而已。

“白菱，你不能再自欺欺人了，难道你希望你的家族消失吗？一旦火焰国被毁的话，那么你的家族的祖先必然就会消失，那么在你的时代里根本就不会有你的家人存在，他们都会化为泡影的！难道你希望变成这个样子吗？”嘉娜知道白菱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拿她的家人作为赌注的，只要自己能够让她相信她的家族跟火焰国的存亡有着非比寻常的牵连的话，她就一定会帮助自己，于是嘉娜再度劝说道。

“你说的根本就不是真的，我们家是有族谱的，我见过的，那上面最早的记载根本就没有提到火焰国。你说的根本就是一派胡言！”白菱原本打算来个置之不理的，但是听嘉娜提到自己的家人却又忍不住地要争辩。

“你就真的很肯定白家的族谱里，没有提到火焰国吗？姑且就算没有提到，那么那上面应该会提到你的祖先的名字吧！你知道你的先是谁吗？”嘉娜一听白菱的话，不由得问了出来。

“当然知道啦，我家最早的祖先是一个名叫龙媛玫的女子，还是个公主呢？封号好像是明乐。她的丈夫倒是没有详细地记载，只是提到

他姓秦！这个明乐公主……”白菱不想还好一想心里顿时就乱了起来，自己怎么把这个岔给忘了，龙鹏霄的妹妹的封号也是明乐公主，这难道是个巧合吗?

“怎么为什么不继续说下去了？是不是想到了什么？”嘉娜此刻倒是显得气定神闲了，而白菱却是满头大汗。

“白姑娘，难道你是明乐公主的……但是这可能吗？时间不是一去不复返的吗？”秦莹莹一听白菱的话，顿时意识到白菱的身份，虽然所有人都称公主为明乐公主，但是公主名叫龙媛玫的事实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但是这个可能吗?

白菱听到秦莹莹的话后，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一段记忆浮上了心头。记得在自己十六岁的时候，自己第一次见到族谱的时候，知道自己的祖先原来生活在一个名叫火焰国的小岛上，紧接着那天的夜里就作了一个奇怪的梦，而梦中的人就是眼前的嘉娜女神，为什么事情会是这个样子，那么就是说如果自己不答应帮住她的话，白家人就会从此灭绝，就算自己能够回到２１世纪的化，那里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家人，自己只有可能变成一个跟白家毫无关系的人，或者是个孤儿？不，事情不能变成这个样子，无论如何自己也不能牵连到自己的家人，想到此，白菱抬头对着嘉娜开口了

“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是我的家族似乎真的需要我来拯救。我帮忙不是为了帮你而是我了帮助我的家人，这是原则性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搞清楚！”白菱见自己的话对于嘉娜似乎没有什么作用，看她的样子，好像自己就是一个赌气的孩子，眼神是那样的宽容！等等，自己都想到哪去了？白菱气恼嘉娜对自己影响，开口催促道：“说吧，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我只要你们两个人诚心地为火焰国祈祷，当然祈祷之前必须要两样东西，这是祈祷是必备的东西，少了这两样，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这两样东西就在你们身上，其一就是一对紫晶宝石，其二就是一块极地寒玉，只要将这两样东西镶嵌在南北的两根柱子上，南北两根柱子就会在你们两人的祈祷下渐渐地稳定下来。”

“你要的极地寒玉我有，但是一对紫晶宝石是什么东西啊！”白菱顺着嘉娜的视线看到的却是秦莹莹的双眼。“等等，这个怎么可以呢？我的极地寒玉，你要的话，尽管拿去好了！那个只不过是一个老人送

我的东西，只是因为它冬暖夏凉才会一直戴在身上，没有了也没有什么，但是她如果没有了眼睛就会瞎了的！”白菱怎么也无法相信自己想到的。

“白姑娘，你不要再说了，只要能够救我的国家，就算要我的命，我也会给，何况只是一双眼睛呢？嘉娜女神来吧！”虽然白菱激愤不已，但是秦莹莹却显得非常的平静似乎是要剜去的不是自己的眼睛一样。

“怎么会那么悲壮呢？我只是要她眼睛里的紫色而已呀，没有两人紫色，她应该会更容易被人所接收才是！”嘉娜见她们误会到这个地步不禁嫣然一笑。说着就见秦莹莹顿时被一团火焰包围住，待火焰退去之后，秦莹莹的眼睛已经变成了黑色，而嘉娜的手里却多了一样晶晶发亮的紫色水晶，难道那就是紫晶宝石吗?

白菱看到秦莹莹的双眼完好无缺，只是变成了一双有大有亮的黑眼睛的时候，顿时一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对不起了嘉娜女神，我们会错了您的意思，真的很对不起了！”

“两位，你们看那根支柱就要倒了，如果不尽快把它稳定的话，火焰国就会被海水淹没的，我们没有时间了，两位上路吧！”说完嘉娜就挥舞着火焰仗在天空中划出了两道火焰，火焰一直通往南北两根柱子正中央。

“现在就请二位随着火势去吧！它会引领你们到达宝石镶嵌的地方的。你们在镶嵌完宝石后，就要火速赶回，我支撑不了多少时间了。”嘉娜在挥动火焰仗之后气力明显地有所下降，脸色也苍白了许多，两人一看嘉娜的神色就知道自己不能再拖延了，嘉娜似乎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虽然现在还能支撑，但是时间不会长，于是两人随着火势飞快地奔着，白菱在南边的柱子旁很快的找到了凹下去的地方，于是白菱立即将自己的极地寒玉放了进去，白菱放好后就拼命地往回跑。与此同时秦莹莹也找到了镶嵌紫晶宝石的地方，将宝石镶嵌好之后，秦莹莹虽然是尽力地往回跑，但是却发现自己脚下的路渐渐地在消失，秦莹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拥出了一股力量，飞快的跑了起来，在火焰消失的最后一刻，回到了嘉娜女神的身边。

嘉娜在休息片刻之后，又叫两人开始祈祷，而嘉娜也一跃而起，挥动自己的火焰仗，无数的小火焰推动着西边的柱子缓缓地移动，希

望能够把西边的柱子稳定下来，就算不行也要支持到白菱他们将南北两根柱子稳定下来。嘉娜漂浮在空中，不停地挥动着火焰仗，时间一分分地流逝，不知道过了有多久，仿佛是过了有一个世纪，白菱感觉到南北两根柱子渐渐地不再摇动了，而西边的柱子也明显地直了不少，就在柱子被扶正的一霎那之间，嘉娜似乎是体力不支的从火焰上跌落了下去。

“嘉娜女神，当心啊！”白菱一声大喊，看着眼前的情形，真恨自己什么忙都帮不上。

“谢谢你们，这样的话，它们应该可以支撑到你的下一次出现了！”嘉娜话音刚落，就化作零星的火花飘落在四处。“现在我要去好好的休息了，我的力量已经告罄了，两位再会了！”嘉娜的话渐渐的远去了，而这个时候，白菱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刚刚发生的一切好像是一场梦似的！

“刚刚是我的幻觉吗？”白菱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禁怀疑起刚刚所发生的一切是不是真的。白菱慌乱地找寻自己的极地寒玉却发现它还好好地戴在自己的颈子上，难道刚刚是自己在做梦吗?

“你怎么了？”秦莹莹关心地问道，原本好好的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就晕倒了，原先还没听说过魂魄也会晕倒的呢。

白菱抬头看了看秦莹莹，这一看差点没呆掉。“你的眼珠子怎么变成了黑色的了？”

“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嘉娜女神收回了她的紫晶宝石吧，所以我的眼睛就恢复成黑色了吧！”秦莹莹想了想才回答道。

“原来刚刚不是我在做梦啊！”白菱听她一说这才肯定刚刚的一幕不是自己的幻觉，原来真的有嘉娜女神，照现在的状况看来那根柱子应该已经扶正了，火焰国应该也不会被淹没了吧！

☆☆☆☆☆☆☆☆☆☆☆☆☆☆☆☆☆☆☆☆☆☆☆☆☆☆☆☆☆☆☆

“陛下，怪事出现了！怪事出现了！”龙鹏霄正守在白菱的床前小寐片刻，却被一个慌里慌张的老御医给吵醒了。

“到底是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龙鹏霄甚是不悦地问道，好容易御医说菱儿的身体有了起色，自己才放心地打算小睡片刻，可是还没睡多少时间就有人来闹，真是太不知道好歹了。

“陛下，昨日，老臣跟其他的御医刚刚给秦小姐会诊过，那个时候她的眼睛还是紫色的，但是今天我们检查的时候却发现她的眼睛变成黑色的了，陛下出现这种怪事我们一点头绪都摸不着了！”老御医哆嗦着把话说完后就突然地晕了过去。

“来人呐！把他抬出去好好的照料着。眼睛居然会变色，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朕要亲自去看看！小顺子你快点请国师来！”龙鹏霄一听秦莹莹的眼睛居然变色了，不由得大吃一惊。

小顺子领命而去之后，龙鹏霄来到了隔壁，只见一个个御医都瞪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秦莹莹，似乎不相信所发生的一切。龙鹏霄走上前，查看了秦莹莹的眼睛，惊讶地发现眼睛真的是变了颜色。龙鹏霄检查了许久就是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她身上的毒素已经被控制住了，应该不会蔓延才是，但是如果不是毒素引起了，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她的眼睛变了颜色呢?

“陛下，国师来了！”就在龙鹏霄整个人陷入沉思时，小顺子的通传打断了龙鹏霄的思绪。

“快请！”龙鹏霄只能把最后的期望寄托在国师的身上了，如果国师也不知道原因的话，那么这真的会成为一个谜了。

国师进屋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御医请到了隔壁，让他们为白菱诊治去了。屋里就只乘下国师跟龙鹏霄两个人的时候才开口道：“陛下，老臣实在并不能告诉陛下，是什么原因让秦莹莹的双眼变色，但是老臣却想告诉陛下一件事：秦莹莹的双眼变色对她而言未必是一件坏事陛下为什么一定要追究原因呢？现在的秦莹莹不是更容易被世人所接受吗？现在的秦莹莹她已经得到了重生，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她的人生将从此变得灿烂不再黑暗，难道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龙鹏霄听了国师的话，知道事情的真相国师实际上是了解的，但是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不便言明，既然国师让自己不要担心，那么就是说这对于火焰国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坏事，龙鹏霄也就不再追问了，于是龙鹏霄开口了：“国师，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么朕也就不好再追问下去了，只不过国师你能不能告诉朕，这是不是一个转机呢？菱儿是不是会因此渐渐地好起来呢？”

“陛下，国母要想苏醒还有有一段时间的，现在她的外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断裂的骨头也已经被接好了，只要再又一段时间的休养，

国母的外伤就可以痊愈了，至于内伤还要等到明乐公主找到人来才行，所以还请陛下安心地等待吧！”

☆☆☆☆☆☆☆☆☆☆☆☆☆☆☆☆☆☆☆☆☆☆☆☆☆☆☆☆☆☆☆

白菱看着眼前的秦莹莹，不知道给怎么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原本秦莹莹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紫眼，现在的已经有了一双明亮的黑眼，为什么她仍然高兴不起来呢?

“秦姑娘，我实在是搞不懂你耶，当你有一双紫眼的时候，你认为你自己不容于世，现在你已经有了一双明亮的黑眼了，为什么你还是这样的愁眉不展呢？”白菱在憋了很长一段时候，终于问出了口。

“你有所不知！你的伤虽然很重，但是只要有时间的话，你就会被救活的，但是我却是服下了自制的毒药醉仙尘，这种要虽然不是用什么非常罕见的药材炼制而成，但是这种要是我目前为止唯一的一种没有研制出解药的毒药，为了研制醉仙尘的解药我尝试了许多种的配制方法，但是却都没有效，我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研制醉仙尘的解药，但是却一无所获，我想普天之下恐怕没有人能够配制出解药了。白姑娘，我真的很怕，自己会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虽然服下醉仙尘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要继续活下去，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已经不再是紫色的眼睛了，这头发我可以把它染黑，再也没有人会说我是个妖怪了，你知道吗？我好想把我现在的心情告诉哥哥知道，但是恐怕我再也没有机会亲口告诉他了。白姑娘万一我真的没有办法活下去，就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哥哥，我真的一点都不怨，我真的为有这样的哥哥而感到高兴！”秦莹莹犹豫再三终于还是说出了口，只是秦莹莹说的非常严肃，可是白菱听了之后却不禁笑了出来。

“秦姑娘，我知道我实在是不应该笑的，可是我就是忍不住，没想到你虽然是自杀的，但是还是有许多放不下的东西，即便如此，当初为什么有决然地服下毒药，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呢？”白菱一听秦莹莹担心的居然是这件事情，实在是忍不住的笑了起来。“秦姑娘，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吧！天下万物，可有各自的天敌，天下没有解不开的毒，只要能够对症下药，什么毒都可以解开。”

“听白姑娘这么说，你应该是对医术有很深的研究了，是不是？”秦莹莹虽然对白菱居然觉得自己的担心好笑有点生气，但是听她

的口气似乎对于医术非常的精通，这不禁让秦莹莹燃起了一丝的希望。

“没有很深的造诣，只能说以我对医学的研究，天下就没有解不开的毒，虽然我跟你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时代的人，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比你们占据的优势就更大，毕竟你们古时候的人用尽毕生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们只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融会贯通了。你要相信天下只有我说这种毒没有解药，她才会是真的没有解药，你能够了解吗？你的毒难解，但是我的伤好治，只要我能够清醒，那么只要有三天的时间，我一定可以把你的毒解了，把你就活的，所以你真的不需要怎么悲观的，瞧你把眉头皱得，经常皱眉的话，可是会长很多的皱纹的，那么天下就少了一个美人跟我竞争了，所以不许在皱眉了！”白菱话刚说完，秦莹莹不由得笑了起来，这个人说了半天就是为了不让自己担心，真是个好人，但是这样的好人却是因为哥哥才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的，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话，她应该会活的好好的，根本就不会受这份罪的！

秦莹莹越想越自责，刚刚才舒展的眉头又不由得紧皱了起来。

“都告诉你不要担心了，该担心的是我，万一我醒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你们的陛下呢？到底是接受他的感情为了他留下来，还是坚持回去自己的时代呢？我真的很茫然！你知道吗？他对我真的是很好，我不开心他就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就为了我能够开心一点，就算是对于我的去留，即使是内心多么的希望我能够留下来，但是他还是会为了让我开心想尽一切的办法送我回去，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只是一心一意的为了我好，就算他自己多么伤心也无所谓，这样的人你说我能不被感动吗？我不是木头人呀！”白菱死命的摇头希望自己不要再想下去了，再这样下去恐怕人还没有被救醒，自己就先把自己给逼疯了！

“不提了，真是件头疼的事情！实际上你哥哥劈向我的那一剑，实际上我是能够闪开的，只是我累了不想在这样下去了，我真的想歇歇，算起来，你根本就不需要自责，我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完全是我自找的，跟你们兄妹真的没什么关系，就算你哥哥不找我的麻烦，我想我也会个自己找麻烦的！”

白菱说着说着就沉默了下来，秦莹莹不动白菱为什么会突然之间不言不语，但是也没有出声打破这种氛围。时间一点点的流逝掉，但是沉闷的气氛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两人都心有默契地想着自己的心事，没有人再开口打破沉默。

☆☆☆☆☆☆☆☆☆☆☆☆☆☆☆☆☆☆☆☆☆☆☆☆☆☆☆☆☆☆☆

龙鹏霄自从白菱变得毫无声息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事情都停摆了，吃，吃不下，睡，睡不好，整个人一点一点得憔悴了，这一切看在雪儿眼里，真的是自愧不如啊！主人造就自己，创造自己，自己都没有他那么伤心，自己虽然伤心，但是程序还在运行，就好比人类还有理智存在，可是他却已经没有理智可言了。

“陛下，您就用一点饭菜吧，在这样下去的话，奴才真的担当不起了呀，陛下，您的龙体不能垮了呀，如果你垮了的话，我们就都完了呀！陛下，奴才求求您了，您多少就吃一点吧！”小顺子真的不知道陛下如果再不吃东西的话，还能撑多久，如果陛下倒下了，自己还有多少日子可活，这可怎么办呢?

“雪儿小姐，你就想想办法吧！再这样下去的话，奴才真的怕陛下会支撑不住，如果陛下身体垮了的话，奴才们的小命可就都玩完了呀！”小顺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求雪儿想办法了。

“我也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是该怎么办呢？”雪儿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虽然自己可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但是里面偏偏就是没有解决的办法，自己又能怎么办呢？不知道主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办呢？雪儿假设着白菱的种种可能的行为，按照白菱的性格排列出了最有可能的三种方案，知道方案后，雪儿就打算一个个的执行下去，或许有一个是有用的呢？反正人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最坏也就是这个样子，死马就当活马医吧！打定主意的雪儿支开了小顺子，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龙鹏霄的身边。

“龙哥哥，主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醒过来呀！万一主人醒不过来怎么办呀！”雪儿的一翻话让龙鹏霄恐慌到了极点。

“雪儿，不许胡说！她不会有事的，不会的，太医已经说了，菱儿的外伤已经痊愈了，内伤也好了一大半了，只要国师的药效过去之后，她就一定会清醒的，一定会的！”龙鹏霄虽然是对着雪儿说的，不过看那个样子，倒像是在说服自己。

“龙哥哥，你想如果主人醒来之后，是愿意看见你一脸的憔悴还是愿意看见你瘦得就像皮包骨头呢？”雪儿一直在龙鹏霄耳旁唠叨个不停，这让龙鹏霄非常的犯，但是却碍于雪儿对白菱非常的重要，而且雪儿只是一台很像人的电脑，只是一台机器，自己如果跟一台机器斗气的话就难免有失身份，这才忍住没有发难，但是雪儿一直在耳旁叽叽喳喳的实在是够呛的，龙鹏霄实在是忍不下去了，将雪儿领出了卧房开口道：“雪儿，龙哥哥现在要陪你的主人，现在没有空子陪你玩，如果要玩的话，让小顺子陪你玩好不好？”

“不好，不好嘛！”雪儿嘟着一张嘴就是要缠着龙鹏霄。

“雪儿，你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龙哥哥怎么做，你才能不继续闹下去呢？”龙鹏霄刚说完这句话就有了上当受骗之感了，因为自己只是说了这一句话而已，雪儿居然莫名其妙地对着自己直笑。

“很简单啊！雪儿要你好好的吃饭，每天都要吃得饱饱的，我不希望主人醒来的时候，看见的是个憔悴的龙哥哥，那样的话，主人会很伤心的，她会认为自己是别人的负担，这对于自尊心很强的主人而言是受不了的，而且主人并不是对你没有感情的，你越是对她好的，主人就越难以取舍，主人会很为难的，龙哥哥你到底明白明白呢？”雪儿的一翻话让龙鹏霄久久不能言语，只是呆呆地站着，不知道过来多久，龙鹏霄开口了：“我会吃饭的，我不希望因为我的感情让菱儿为难，那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希望她快乐仅此而已。让你担心了雪儿！”

虽然龙鹏霄愿意吃饭了，但是雪儿却感觉到他似乎更加地没有精神了，为什么呢？

“龙哥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了什么话，让你变得这么没有朝气，但是我真的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主人的内心一定是有你的，要不然她不会因为你而影响她的情绪的，或许有一天主人想通了，她会因为你留下来的！”雪儿见龙鹏霄没精打采地吃着饭，忍不住地开口道。

“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我明白，当我知道她跟我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当我知道她的那个时代是那样的特别不一样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这场恋情必定会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我也知道这会是我一生中最最难忘跟甜蜜的回忆，因为这段时光里有我最爱的

人！”龙鹏霄说完后，就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吃完饭，继续守在白菱的床边，看着即使是苍白如雪却依然那样完美的她。

第 10 章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白菱跟秦莹莹到了她们的生死关头，这次如果她们能够被救活的话，那么她们就没有任何的劫难了，从此她们的人生将不再坎坷。

“国师，今天，菱儿她应该会醒来的，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没有动静呢？”这句话龙鹏霄一直问着就连雪儿都有点头疼了，虽然自己也担心主人，但是像他那个样子也太不象话了吧，哪里有人这个样子的，不，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秦鹰豪，秦鹰豪知道今天是关键的一天，所以早早地就回堡了，整个人一直在屋外的廊檐下面，不停地走着，雪儿明明知道不可能，但是还是在计算秦鹰豪会不会在这天里把那地板给走通了！

每个人都很急，除了当事人除外，白菱刚刚才发现自己因为灵魂出壳居然可以穿越时空，自己居然可以看见自己的家人在干些什么，心情激动的白菱哪里会听自己身体的呼唤。

“白姑娘，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秦莹莹看着眼前奇怪的建筑屋开口道。

“这里是我的家，我生活了18年的地方，那个正在烧香拜佛的人就是我的家人，我妈是个不信佛的人，她怎么会拜起佛来呢？真是奇怪！”白菱正想不明白呢，白母对着观士音菩萨开口了：“菩萨，我本是个不信佛的人，但是在知道女儿莫名其妙的失踪之后，在加上发现祖上传下来的族谱居然有这样的一句话，我就真的相信神灵的存在了！菩萨，我什么都不求，我只求你保佑我的女儿能够过得幸福，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当年记得祖爷爷看见白菱那丫头的时候，说我跟她只有18年的母女缘分，我当时还不信，但是现在我不得不相信了，白菱那丫头终究不属于这里，她属于她自己的归属！”

“孩子！爸爸，什么都不求，只求你能够过得好一点，过得开心一点，老爸多么希望你能够陪着我们夫妻啊！但是我们不能那么自私，你不在了，我们还有你的哥哥妹妹，可是我们不知道你不在的话，你的丈夫还会有什么？祖上有怎么一句话传下来，我们知道这句话一定是你说的，只有你才会说这样的话。知道你过得开心，我们就很高兴

了！”白菱真的不懂，老爸到底在说些什么，什么话让他们肯定一定是自己说的呢？白菱正要细想，就听到一直默不出声的白麒麟说话了：“小妹，你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每个人都宠你，偏偏你总是喜欢作弄我，不叫我大哥，只是一个劲地叫我麒麟，现在大哥虽然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会不会听到我们的谈话，但是我要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允许你叫我麒麟了！”

白菱看到眼前的情景，不由得感到眼睛酸涩，视线也越来越模糊了起来，白菱想挣扎着看清楚眼前的景物，却发现身旁的秦莹莹变得越来越透明，不由得低头看看自己，这一看才发现自己也一样，似乎马上就要消失了，怎么了呢？难道是自己应该清醒了？想到龙鹏霄，不知道他是不是变得憔悴，白菱不再抗拒，现在自己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知道了父母就算没有自己也会被照顾的很好，那么就原谅自己的自私吧！抛弃龙鹏霄，放下对他的感情，不被他感到真的好难呀，爸妈、哥哥妹妹，原谅我的自私吧！

☆☆☆☆☆☆☆☆☆☆☆☆☆☆☆☆☆☆☆☆☆☆☆☆☆☆☆☆☆☆☆

龙鹏霄左等右等等了大半天的时间，秦莹莹已经醒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白菱却依然没什么动静，这可让龙鹏霄给急坏了。为什么人还没有醒呢？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了吧！

“菱儿，你倒是快点醒醒啊！为了你，我等得心都快碎了，如果你出了个三长两短的，你让我给如何是好呢？而且雪儿她也不知道给怎么办呀，她万一那一天出了什么故障的话，没有你她该怎么办呢？所以为了我们大家你就醒过来吧！我求求你了！”龙鹏霄见白菱久久没有转醒，不由得急了起来。

“龙哥哥，你可不能这么说呀，就算你想让主人早点醒过来，但是你也不能诅咒我会死机啊！那太不人道了，你知不知道？”雪儿虽然知道龙鹏霄是不知所措才会这样说的，但是难免还是争辩了几句。

就在雪儿发表抗议的时候，一直注意白菱动静的龙鹏霄发现白菱的眼睫毛在抖动，人似乎是要醒来了。

“怎么这么吵啊！”白菱原本还想睡上一觉，好好地休息一下，虽然昏迷了很长的时间，但是由于不知道了昼夜之分，魂魄脱体的这段时间就没有好好的休息过，没想到自己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还不能够实现，人生真是可悲呀！

“主人/菱儿，你醒过来了？”龙鹏霄一见白菱醒来过来，心情顿时放松了不少，原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了。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心情放松，精神也放松的缘故，龙鹏霄在见到白菱平安的醒来之后人居然晕了过去。

白菱没想到自己醒过来之后看的第一位病人居然会是龙鹏霄，原本还认为龙鹏霄只是在耍宝而已，没想到给他把了脉才知道，他居然是因为营养不良、过于疲惫，加之可能是因为自己让他过于担心，所以才会在精神放松之后，突然地晕倒的。“没想到，他居然会是这个原因才昏倒的！雪儿这段时间难道都是他在照顾我吗？”

“主人，这个时间都是龙哥哥在照顾你，恐怕就只有每天为你沐浴更衣这种差事才会轮到我的头上。在这段时间里，他真的对你照顾地无微不至呀！”雪儿的一翻话让白菱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如果自己最终决定要回去的话，他的付出真的值得吗？自己真的值得他为了自己如此地付出吗？

白菱刚把龙鹏霄扶上床，还没等站稳脚步，秦鹰豪就冲了进来。“陛下，白姑娘到底醒了没有啊！我妹妹她已经快不行了！”

秦鹰豪急急忙忙地冲了进来，看见白菱就来了人就跑，雪儿一时没有意会，等到她意识到秦鹰豪抓走了白菱，这才急急忙忙地追了出去，不过等到雪儿看到秦鹰豪只是把白菱拉进了隔壁的房间，立即就知道是自己反应过度了，秦鹰豪拉着主人就跑原来是为了去就秦莹莹，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不过雪儿还是紧跟着进了隔壁的房间。

“白姑娘，求您救救她吧！该死的人应该是我，怎么也不应该是我的妹妹，她只是可怜的人，所以求求您一定要救活她，只要你能够救活她，我什么事情都可以答应你的！”说完秦鹰豪就对着白菱跪了下来。

“天啦！我的老祖宗向我跪下了！”在知道眼前的人就是自己的祖先的时候，白菱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居然向自己给跪下了！

“你，快点起来，我还不想折寿呢？”白菱拉起秦鹰豪就走到了秦莹莹的床前，看她的脸色，白菱就知道时间不多了，白菱急忙地给秦莹莹把脉，探到的脉搏却若有若无，秦莹莹的毒已经攻入了她的心脉，但是要配制解药的话，没有几天的功夫是不行的，现在到底要怎么办呢？白菱盯着呼吸越来越困难的秦莹莹思索了起来。

“秦堡主，你有没有办法，用你的内力把你妹妹体内毒素暂时先压制住呢？”白菱想到秦鹰豪是个练武之人，一定有内力的，虽然自己不是很相信这些东西的存在，但是武侠剧上面，不少的人就是把毒素先利用内力压制下来，争取了一定的时间来救治的，或许秦莹莹也可以先把毒素给压制下来，自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找到解毒的方法。

“压制住她体内的毒素？这一点我也想到过，但是这么做的话，也只能拖延两天的时间，两天后如果没有解药的话，她会死的更快的！”秦鹰豪其实也想过这个办法，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知道醉仙尘的成份，根本就不知道如何配制解药，自己如果这么做的话，就是把她推进了死路了！

“两天的时间？虽然有点赶，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秦堡主现在你就用内力暂时先压制住醉仙尘的毒性，我会在两天之内研制出解药的！”

于是秦鹰豪就运功压制住了秦莹莹体内的毒素，而在这段时间里，白菱也仔细地给秦莹莹作了个全身检查，不过收获并不是很大。

“秦堡主，你可以带我去秦小姐她经常待的地方吗？我想去看看，或许可以发现什么线索。”白菱想自己秦莹莹平时能够接触到什么样的药草，这有这样自己才可能发现醉仙尘的制作成份。

“我领你去，希望你能够有所发现！”秦鹰豪领着白菱来到了秦莹莹平时待的地方，在暗室里，白菱看到了不少的医书，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的药材。

“秦堡主，秦小姐既然可以研制出醉仙尘这种毒药，那么她一定有她的丹炉房吧！”白菱仔细地查看了一边，可以肯定秦莹莹一定有个专门炼丹的地方，要不然这里决定不会只有书香味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药香味。

“不错，小妹的确有个丹炉房，白姑娘请随我来。”秦鹰豪领着白菱下来一个暗道，走了好一段时间，才发现亮光，白菱爬上去定睛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里的药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各式各样的药材几乎是应有尽有啊！

“雪儿，你去查看一下，那些是没有毒的，还有那些虽然没有毒，但是如果跟别的药材混起来用的话，就会有毒，然后列出一份清单给

我！”雪儿没想到自己已经那么小心了，居然还是被发现了，主人不愧是主人呀！

“是！”雪儿领命之后，就开始扫描所有的药材了。而与此同时白菱也再不停的寻找着，听秦莹莹提过，她花了两年的时间在研制醉仙尘的解药上面，不过却没有什么结果，也就是说她经常用到的药材所在的抽屉一定是磨损比较厉害的！

“秦堡主，你妹妹她动轻功吗？”如果秦莹莹不会轻功的话，那么自己检查的范围就可以小不少了。

“她不会轻功，所以我才会给她预备了梯子，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我答应给她建造这个丹炉房之前就跟她约法三章了，如果她要到高处取药的话，必须有我在场，所以在也就很少用到梯子。而且高处的梯子里是放那些比较稀有的药材，用到的几率比较小。”秦鹰豪见白菱有此一问，立即答道。

“是吗？”白菱正在思索可能性的时候，雪儿已经把清单拿了过来。

“主人，这是清单！”白菱不看还好，这一看还真的吓了一跳，雪儿居然给自己一份用打印机打印的清单，这要让自己怎么跟秦鹰豪解释呢？

虽然觉得很惊讶，但是秦鹰豪却什么也没有说，白菱看在雪儿送上来的清单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雪儿怎么会给自己一份这样的打印清单呢？

“雪儿，你再给我统计磨损比较厉害的抽屉里的药材清单，我想知道，我相信你应该可以办好的！”雪儿原本以为自己可以歇一会了，可是没想到是教上去一份再换来一份，主人今天是不是看自己不顺眼啊！虽然心里有埋怨但是雪儿仍然很尽心地查着。

而白菱跟秦鹰豪之间的气氛却变得微妙了起来。就在白菱准备开口解释的当口，秦鹰豪率先开口了：“白姑娘，我知道你们一定不是一般的人，从我的属下无法探查到你们的底细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不是一般的人，你们好像是突然之间崩出来的，你们让我有一种感觉，似乎你们是冲着我们而来，虽然不知道原因，但是正是这种感觉让我不得不除掉你们，不过现在我知道了，就算你们来历可疑但是也

绝对不会对我们产生威胁。刚刚所发生的一切我可以当做没有看到，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救活我的妹妹。”

“我会尽我的全力去救你的妹妹的！她曾经跟我说过醉仙尘里面没有什么稀有的药材，那么应该就是一般的药材。秦堡主，你知道一般的药材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吗？”白菱想起秦莹莹所说过的话，连忙开口道。

“小妹一般是把稀有的药材放在每列的最高的三个抽屉里，那么每列的下面五个抽屉应该就是放一般药材的吧！”秦鹰豪想了想回答道。

“对了，不知道你的妹妹有没有收集自己研制的毒药解药的习惯呢？如果有的话，我说不定就能够找到醉仙尘到底是哪种毒药了！”白菱想到了一个办法，只要自己能够找到醉仙尘，服下的话，一身试药说不定会成功！

“醉仙尘这种毒药我倒是有，但是太医们没有办法分析出她的成份，白姑娘你能够分析出来吗？”秦鹰豪一听白菱要醉仙尘，就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瓷瓶，从里面倒出了一颗白色的药丸，递给了白菱。

“这个就是醉仙尘吗？”白菱拿起药丸仔细地问了问，没有什么气味。“秦堡主，醉仙尘，你还有多少颗？能不能借三颗给我研究一下呢？”白菱从药丸的色泽上面看不出来什么所以然来，希望进行一些化学分析之后可以知道它的组成。

“你要它作为研究？那你就拿去吧，反正醉仙尘我那里还有一瓶呢？这里还有十颗就都让你研究吧！”秦鹰豪虽然不知道白菱到底想干什么，但是还是大方的把乘下的药都给了白菱。

“那好，谢谢了，秦堡主，我想一个人在这里想想，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待在这里呢？”白菱想利用这里的东西进行一项实验，如果实验成功的话，秦莹莹就有救了。

“请便，不过白姑娘还是不要太操心了，要不然陛下怪罪下来我可是担当不起的！”秦鹰豪说完就离开了丹炉室，留下了白菱跟雪儿两个人。

☆☆☆☆☆☆☆☆☆☆☆☆☆☆☆☆☆☆☆☆☆☆☆☆☆☆☆☆☆☆☆

“雪儿，有结果了吗？”白菱想起现在的环境就有的泄气，要是在自己的时代该有多好啊！利用那些先进的设备哪里需要这样的费神

呀！

“有了！主人你不要心急吗，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嘛，说是心急吃不上热豆腐，所以啊，什么是都得慢慢来！”雪儿急急忙忙地送上自己分析的结果，不知道这些对主人有什么用呢?

“雪儿啊！你把这瓶醉仙尘给我收好了，放在你的储存室里。知不知道？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拿第二颗给我，我要尽可能的用最少的醉仙尘研究出解药来。”白菱只留下一颗作为研究，其余的都交给了雪儿让它保管着。白菱拿过雪儿的分析结果，研究了许久。从秦莹莹的中毒后的种种迹象看来，它应该用的都不是什么见血封喉的剧毒，醉仙尘？从名字上看来应该用了能够让人产生幻觉的药材才对。从她中毒之后呼吸困难，脸色却越来越红润看来，应该用了让人不断产生大量热量的药材。但是还有什么成份呢?

在白菱陷入思考的时候，闲着没事做的雪儿就在附近四处的转悠着，没想到居然让雪儿找到了秦莹莹写下的手札。原本雪儿也不是很在意，只是无聊，拿出来看看，打算打发时间，但是雪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那么好运的就找到了秦莹莹毒药的配制清单。

“哇！这个女人，真是不得了！居然研制了那么多的毒药。就连那种让人吃完药就会昏迷、呕吐不止、腹泻不止的药都有。”雪儿好奇的一页页的翻着，不禁庆幸主人给自己设计的系统，还好有认识繁体字的软件，要不然自己还真的不知道上面写些什么东西呢！雪儿翻着翻着就翻到了最后一页，这一页上面赫然写着——醉仙尘。

“难道这个就是醉仙尘的配制药方？”雪儿想到主人正在为这件事情头疼，立即拿起这本手札就向丹炉室给冲了过去。

“主儿，你看我找到了什么？”雪儿挥舞着手札奔进了丹炉室，刚好看见白菱要不醉仙尘往嘴里送，连忙阻止道：“主人，你千万不要干傻事呀！雪儿找到了秦小姐的手札，这个上面有醉仙尘的配制方法。主人，你看看对你是不是有用啊！”

由于雪儿的突然闯入让白菱不得不停下了举动，结果雪儿送来的手札，白菱仔细地看了起来。

“主人，我没有说这个方子是写在最后一页，为什么你知道呢？”雪儿真的很好奇，什么时候开始主人也能够未卜先知了?

白菱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雪儿到底又问了什么，看着眼前的药方，白菱知道秦莹莹有救了，现在这要根据药方对症下药，就可以解毒了。秦莹莹说过她试了两年也没有研制出解药来，那么她一定是用什么东西作为实验对象的，之中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显然不会是人，乘下的就只有可能是什么小动物了。

“雪儿，你干的很好，现在再帮我在四处找找，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小动物，我想它们应该就是白菱用了作实验的对象。”白菱也知道就算自己配出了解药但是也不敢贸然的让秦莹莹尝试，最好是有什么东西来作个实验。

雪儿虽然不明白这期间有什么关联，但是还是领命去了，只不过走之前再三确定白菱不会服下醉仙尘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这才离开。

白菱看着眼前的方子，其中果然有自己揣测的几味药，但是余下的这几味却让自己很疑惑，这里面居然有两味药是相生相克的，一般的人是绝对不会犯下这个错误的，更何况是从小跟医书一起长大的秦莹莹呢？难道其中是有什么笔误吗？

白菱在自己记忆中搜索跟这两味药音似不相克的药材。但是却一无所获，难道是落笔时写错了？正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白菱的脑海里顿时闪过一个词！对了就是这味药，不会错的。

怪不得秦莹莹会配不出醉仙尘的解药，原来是错在这里。恐怕秦莹莹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是因为相信自己的药方而白白浪费了两年的时间吧！

“主人，我找遍了附近所有的角落，我只找到了不少小兔子的牌位而已，别的什么也没有找到。”雪儿说话的时候还不免有些发抖，没想到居然有一屋子的兔子的牌位，少说也有个上百只的样子，真的怪吓人的！

“雪儿，不要找了，你来给我帮把手吧！按照我写的方子给我把药给抓好了，然后把它交给秦堡主。”白菱没花多少时间就把醉仙尘的解药方子给写好了，交给了雪儿。而雪儿看着白菱开心的样子不禁有点死机的危险，怎么这么短的时间，主人就眉开眼笑了，刚刚不是还一幅愁眉苦脸的样子吗？哎！人类真的很难懂，主人更是其中之最！

这边白菱优哉游哉的待在地下室，读着医书，而另一边，龙鹏霄醒来之后想找白菱，却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在什么地方，就连雪儿也不见了踪影，急得龙鹏霄是发动了整个鹰堡的人寻找白菱，如果不是雪儿把抓好的药连同药方要交给秦鹰豪，恐怕龙鹏霄还不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居然在地下室悠闲的看书呢?

“菱儿，你在里面吗？”龙鹏霄一得知白菱在地下室，就迅速地找到了秦鹰豪，很难得拖着秦鹰豪跟个疯子似的不要命的向地下室飞奔而去。刚到地下室，龙鹏霄就迫不及待地喊了出来。

白菱看医书正看得入迷呢？猛然之间听到有人在叫自己，还以为是自己的药方子出了问题呢？立即紧张的把书一扔就冲了出去。“怎么了，是我的方子出了什么问题吗？秦莹莹她怎么了？”白菱紧张地向外冲跟听到声音向里冲的龙鹏霄狠狠地撞到了一起。由于双方都是使足了劲，龙鹏霄被白菱撞得退后了两三步，不过白菱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白菱由于这股反弹力，被弹出了老远，还不凑巧地撞到了书架上。

龙鹏霄一见被自己撞到的人竟然是白菱，顿时着急地冲了过去。“菱儿，你有没有怎么样啊？我真的不是成心的，我只是太着急了，我没有想到我会撞到你！菱儿有没有怎么样？有伤到哪里吗？”

“我没事！我有那么脆弱吗？只是为什么你要那么急呀？是不是秦莹莹出了什么事了？”白菱只能想到这个可能性了，但是应该不会呀，自己还是对药方子有信心的！解药应该不会错的呀?

“不是，我只是醒了之后没有见到你，在加上我身边的那些个太监都不知道你去了哪里，所以我才会那么着急的，秦莹莹她现在好好的，还没什么是呢？你不是已经开出了解药的方子了吗？她一定会好的，我相信你的医术。”龙鹏霄虽然说的很轻声，但是拥着白菱的力道却很大，似乎还没有从刚刚的恐慌里逃脱出来。

“你是为了我才那么着急的？”白菱不知道给怎么表达自己现在的心情，对于他那样紧张自己，白菱当然很高兴，但是如果自己不随时地跟在他的身边，他会不会又怎么劳师动众的寻找自己呢？如果那样的话，自己不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吗？不行，自己既然决定了为了他而留下来，不为自己谋点福利怎么行呢？只要他的这个习惯不改掉，自己就不告诉他自己的决定！

☆☆☆☆☆☆☆☆☆☆☆☆☆☆☆☆☆☆☆☆☆☆☆☆☆☆

一个月后，秦莹莹在服下了白菱所开的药之后，体内的毒素渐渐地被排出了体内，身体也渐渐的康复了。而随着白菱离开的时间的越来越近，龙鹏霄的心情可谓是更加矛盾。既希望她能够为自己留下来，有希望白菱能够开心的回去她自己的时代。由于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白菱，龙鹏霄干脆对白菱是避而不见。期望着就算白菱离开之后，自己可以不要那么痛苦。可是白菱在意识到龙鹏霄的打算之后就一直缠着他，让龙鹏霄真的是保守折磨啊！

这一天，龙鹏霄为了能够不见白菱省得自己越陷越深，在白菱求见的时候，不得不下了狠心。

“大哥！今天秦小姐她说想请我们一起去游湖啊！这是秦小姐十八年来第一次出门，不论怎么着，我们都应该陪她一起去，给他信心啊！”

“白小姐，陛下是不会见你的，陛下现在正在考虑选择那位大臣的千金作为国母，实在是没空陪你，还是请回吧！”小顺子实在不知道为什么陛下明明喜欢白姑娘，却还是要执意这么做，这样伤她陛下自己也不好过，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呢？真是情字害人啊！

“是吗？他真的不陪我去吗？那么也就只好算了。秦小姐说是要给我介绍一位这里非常有名望的几位公子给我认识呢？大哥不去倒是正才好！那么小顺子公公麻烦你让大哥仔细地选，我想一定会有适合的人选的！”

白菱咬牙切齿地说完后，转脸就走了。“这个该死的龙鹏霄，居然想当着自己的面找女人，也不想想姑奶奶我允不允许！”白菱实在没有心情配秦莹莹去游湖，只能推说自己身体不舒服。白菱待在屋子里，实在是气愤难消，看见可以摔的东西都给白菱摔了个粉碎。

“真是气死我了！虽然我没有告诉他我要留下来的决定，但是他也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吧！真是太过分了！”白菱摔累了气呼呼地坐在一堆废墟里。

“主人，你不要生气嘛！龙哥哥也是不愿意在你离开之后痛不欲生才这么做的。再说了他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好吗？他是不愿意你左右为难，龙哥哥也是心疼你才这么做的，虽然方法可能有点不对头，但是出发点还是好的嘛！”雪儿见白菱生气成这个样子连忙开口劝道。

“你倒是会说风凉话，你倒是想想该怎么办呢？”白菱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应该想个办法出来应对，实在不能再处于被动地位了。

“主人，龙哥哥要娶国母，那么就必须要有一样东西火焰镯，没有了火焰镯的话，他就不可以娶任何人了，所以只要主人能够把火焰镯弄到手的话，你想他会娶得成吗？”

“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但是火焰镯在什么地方呢？”白菱虽然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但是火焰镯这个东西在什么地方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弄到手呢?

“主人！雪儿已经打听好了，火焰镯就在龙哥哥腰上的那个锦囊里。”

“哦？是吗？今天晚上我就去拿来，我看他还能不能娶别的女子！”白菱显得洋洋得意，丝毫没有注意到雪儿嘴角的诡异微笑。

白菱打定主意后，就去准备了，而雪儿眷恋地看着白菱远去的身影，非常幸福的笑了。“主人，只是我雪儿能够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愿你们能够幸福白首，平平安安！”

话音还未落下，雪儿已经消失无踪了，原来雪儿的四个月期限已经到了。

☆☆☆☆☆☆☆☆☆☆☆☆☆☆☆☆☆☆☆☆☆☆☆☆☆☆☆☆☆☆☆

当天晚上，白菱在确定龙鹏霄喝下了自己为他特地准备的酒菜，碰的一声倒在桌上后，轻轻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白菱见龙鹏霄真的是昏迷了，这才安心地慢慢地把龙鹏霄扶上了床，将龙鹏霄扶上床后，白菱就将魔爪伸向了龙鹏霄的锦囊，取出了其中的火焰镯仔细地打量，却发现虽然镯子上面的花纹刻的十分的精美，但是镯子还是大了自己手腕许多，试戴一下应该无所谓吧！谁知道刚刚戴上手腕，白菱就讶意地发现镯子居然缩小了，自己除非是把手掌给切下来才能拿下来。这让白菱惊讶不已，而更加惊讶的却是发现龙鹏霄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睁着一双眼正瞪着自己，难道自己根本就没有药倒他?

“你没有选择了，菱儿！现在你只要答应留下来做我的皇后了！”龙鹏霄对着白菱非常认真地开口道。

“现在看来，似乎只有这个办法了！我实在不想切下手掌就为了还你镯子。”白菱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居然被人逮了个正着，真的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里自己就东窗事发了！

“真的？来人！开始起程回宫！朕要迎娶白菱为火焰国的皇后！”白菱刚觉得龙鹏霄是在故作声势，就发现自己是大错特错，门口居然站满了人，看来自己是被雪儿跟这些人给设计了！

“雪儿！你这个叛徒！龙鹏霄你居然敢跟雪儿串通起来设计我，我白菱这辈子跟你没完了！”白菱尴尬地对着龙鹏霄吼了出来。

“菱儿，朕实在是求之不得呢！不止是今生，哪怕是来生来世朕都会跟你没完的！”龙鹏霄对于白菱的挑衅行为压根就一点都不在意，能够娶到心爱的女人是件快乐的事情，再说了看着她发脾气对自己而言可是一种享受啊！

尾 声

三年后

“大哥！你在什么地方啊？菱儿找的好累呀！”白菱挺着个大肚子到处的找着自己的丈夫，身后跟着一群惊恐不已的太监宫女。

龙鹏霄远远地就听见有人在叫自己，能够这么叫自己的普天之下就只有他的小妻子白菱敢这么叫了，成亲已经三年了，想从她口里听到夫君、相公，这些个称呼根本就是痴心妄想。正觉得无奈的时候，龙鹏霄就恐慌的发现自己那不安分的小妻子居然挺着个大肚子向自己直冲而来。

“菱儿，你给我停下来！快点给我停下来！”龙鹏霄觉得自己的心脏就要停止跳动了，为什么同时孕妇，明乐可以安分地当个孕妇，而菱儿她就偏要又跑又跳的?

“怎么了？不要担心啊！我是大夫，所以我知道我没什么的，不要紧张，千万不要过度紧张！你那么重万一你晕倒了，我可抬不动你！”白菱不说还好，这一说倒是让龙鹏霄气愤不已。

“不要生气嘛！人家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的，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妹夫留下族谱，并且对他们的子子孙孙说一句话，麒麟啊，麒麟，你不让我叫你，我就给我的儿子取名叫麒麟，一天叫上十遍，气死你！哈

哈哈！”白菱见龙鹏霄等自己继续说下去，连忙止住笑继续道：“只要你能够办成，这件事情，我从此就叫你夫君怎么样？”

“好！一言为定，驷马难追！”龙鹏霄想到终于可以听到老婆叫自己夫君了，不论是什么事情都不是问题，只是为什么要留着句话呢？管她呢，“小顺子，替朕传旨：秦家人如果不留下族谱的话，就罚秦鹰豪一年不能见明乐，看他们敢不敢不写！”

“是！遵旨！”

《金色幻梦（非典型穿越＋女尊＋一女N男）》 作者：夜微阑

她是个人见人爱的女子。活泼可爱，热情勇敢。又有谁知道她的本性清冷，18年来拒绝爱情，用热情掩饰冷漠。只是一个梦吗？睡着以后，她来到了那个陌生的时代。她是传说之星？还是女王的妹妹？！什么？女王还赋予她“后宫三千”的特权？！完成任务之路凶险，她可要小心呀~ 这场梦的时间也未免太长了吧，快让我醒过来啊…

［正文:序章　我是传说之星？！月光下的舞蹈］

阳光细细碎碎地撒入窗台，白色纱帘被微风轻轻拂动。

看来又会是美好的一天。

少女睁开双眼，目光对上床头的闹钟…一秒，两秒…

“咚————－”重物落地的声音。

金蔷薇揉着脑袋从地上坐了起来，天啊，都12点了？！离开和朋友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今天她可不能迟到，因为——今天是她18岁的生日！

深蓝色泡泡袖上衣，白色蕾丝花边小短裙，一头及腰的黑色长发微卷，随意的搭在肩后，金蔷薇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

“妈妈，我出去了。晚上不回家吃饭。”她边穿鞋开门边对屋里的妇人说道。

“早点回来，我有话对你说。”她的母亲月莓有些欲言又止。

六月温暖的风拂过脸颊，蔷薇走在路上，却很煞风景的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怎么搞的，最近老是觉得睡眠不足，还好暑假开始了，可以天天睡个够咯！

到达集合地点，果然大家都到了。小然，永俊…她的目光一个个扫过熟悉的朋友们，然后目光定格在一双男式白色球鞋上。深蓝色的裤子显出修长的双腿，微敞的白色衬衫露出健康的肤色，再往上…闪耀的眸子正颇有趣味的打量着自己，薄薄的嘴唇似有似无地向上勾着。蔷薇满脸可爱笑容顿时消失，冷冷的目光移向别处。留下那个男孩子莫名地站在原地。

“薇薇，我们去唱歌，然后晚上还有一个surprise哦!”好友小然拉着她，她开心回应着。“这是永俊的朋友，蓝皓秦，今天也是来一起玩的哦!”是刚才那个陌生人。蔷薇看了看他，给了一个礼貌的微笑。他的目光有一丝询问，不知自己怎么就惹恼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小姐。

晚上为金蔷薇开的生日party极尽热闹，正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主持人小然忽然拿起麦克风：“大家注意了，现在是压轴好戏－舞会时间！舞伴由抽签决定，让我们渡过一个难忘的夜晚，更要让今天的主角金蔷薇小姐毕生难忘！”大家齐齐喝彩，气氛high到极点。只可惜－我们的主角小姐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还正好就被蓝皓秦的目光撞个正着。

蔷薇有些尴尬的放下捂住嘴巴的手，装作如无其事地向抽签台走去。打开纸条，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着－蓝皓秦！

看来，今晚的确会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轻轻揽上他的腰，他的手温柔地握着她的手，她的心头没来由地一热。音乐响起，她随着他翩翩起舞。月光柔和地撒向大地，罩着他和她的影子，象一对自由翱翔的翅膀。

她看着地上他们的影子，旋转，一圈，又一圈…抬起头，他认真地看着自己，星眸闪烁，她顿时有一种想逃的愿望。清凉的微风，炫目的灯光，蓝皓秦微抿的唇。这一瞬间在蔷薇心中定格。

回到家，金蔷薇已经困倦不已，一头倒在床上。月莓走到她旁边坐下，“薇薇，我有话告诉你。今天你18岁了，我们家有一个秘密…”

“妈——有什么明天再说吧，我真的好困好困…”说着说着她已经进入了梦乡。

“你的使命已经要开始了…”月莓自顾自的说着，她的丈夫走进来握住她的手，示意她安心。“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不必太担心，相信薇薇能处理好的。”

如果金蔷薇听到后面的话，一定不会这么快睡着，一定不会。

清流国内

一个看似是帝王的女人坐在龙椅上，蛾眉微颦，神情凝重。一位老者走到她面前跪下，“启禀王上，吉时已到，时光之门已经打开。传说之星即将出现在云佩城。”

终于来了吗…女王露出笑容，底下的几个大臣均舒了一口气。“启禀王上，此事乃高度机密，希望王上给予我国传说之星一个妥善的名分以保护其周全，毕竟这影响着我国的国运前程。”

女王点了点头，随即一干人等又恢复了沉默。

刺眼的光芒使金蔷薇睁开眼，白茫茫的雾散去以后，她愕然发现自己坐在一个象是什么八卦阵的圆形图案里。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看到她，齐刷刷的跪了下来。她看到人群后面露出的那张雍容高傲的脸，正对她诡异的笑着。是的，此情此刻，任何人都会觉得那是诡异的。

“传说之星，本王现在赐予你的身份是我流落民间重新找到的皇妹，赐号：芙泠公主。你叫什么名字？”

传说之星？这是我在做梦吧，一定是最近太累了…有趣，就当游戏玩玩好了…此刻金蔷薇的脑子正在飞速运转…总之，先编一个假名蒙混过去再说。“越…我叫越小曼。”

“恭迎芙泠公主。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

［正文:第一章　后宫三千？！芙泠公主接旨］

被折腾了半天，金蔷薇－现在应该叫越小曼了，终于被放回了她现在的家。

对她，清流的女王真是慷慨至极。轿子落地，她惊讶地看着她的府邸（在她心里这个就好像是游戏的装备一样）好赞也！

小曼开开心心的跑进她的大宅，雕栏画栋，小桥流水，华丽之余别有一番清雅韵味。

“公主殿下，公主殿下…”芙泠公主一下轿子就不老实地到处乱跑，这可急坏了刚被分配给她的下人们。他们虽然只知道芙泠公主是当今王上的妹妹这一层，但是王上对于她的重视使得他们每个人都有提着脑袋干活的谨慎。快跟上吧…公主都跑的快没影子拉！！

好不容易定定坐下，小曼呷了一口茶，望着面前黑压压跪下的下人，额头顿时三条黑线。这百来个人都是来服侍她的？！她哪里用得到这么多人啊。

“都退下吧！”小曼皱眉。

顿时人潮散去，屋子里只留下小曼和两男两女。

“你们..”

“启禀公主，我们是王上陛下特派给您的贴身侍婢和侍卫，我们都是..都是知道您真实身份的。”一个看似机灵可爱的丫环急忙解释道。

“噢。”小曼的冷性又上来了，不曾多看一眼，向内室走去。她也许觉得，他们是可以相信的人，是可以看到自己本性的。

坐在她桃红色的大床上，小曼心想：梦差不多该醒了吧？古代真无趣，什么娱乐设施也没有...

她的两个贴身丫环一直站在她旁边，望着她们的主子元神出窍。三个人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僵持着。

一个时辰过去了.....（嘎－嘎－嘎－乌鸦飞过）

“啊——！！！”小曼忽然倒在床上大叫起来，那是属于无聊的嘶吼...两个丫头顿时一阵冷汗，冲了上去“公主殿下，您是不是不舒服，奴婢去请大夫来!”

“不用了...”小曼有气无力的说。只有她自己知道原因，她到现在才不得不承认，她，金蔷薇（越小曼）似乎暂时回不去了...她真的穿了。

片刻，她又从床上跳了起来，又惊得两个丫环后脑一滴汗。算了，既来之则安之，在这里她金子房子可都有了，多少人盼不来呢！

“你们叫什么名字？”

见主子恢复正常，两个丫环喜笑颜开，“回公主话。奴婢月露，奴婢霜华。”

“此时晨钟犹未撞,月露霜华满深巷...”小曼想起这句诗，轻轻说了出来。

月露霜华脸上皆现惊喜，看来也是读过书的，“公主好才华，奴婢谢公主赐诗！”

“启禀公主，王上召您马上入宫。”门外响起一个浑厚的声音。是她的贴身侍卫。

在月露霜华的一阵拨弄下，越小曼的古代造型算是完成了。几丝碎发随意地散在额头，脑后梳的一个小髻配上一个珠玉蝴蝶翩翩振翅，大多卷发如瀑垂下。深深的眉下灵气的眼，使她看上去精神奕

奕。挺直的鼻子和厚度恰到好处的嘴唇是她的最爱。她的美，不娇柔，不艳俗，知性又带一丝清冷，让人流连忘返。

“公主请上轿。”一个小厮为她拉开轿帘。

“啊－”可怜的运动白痴小曼，就一脚踢上了横在地上的轿梁，做起了前倾运动…不会吧，刚来就出丑，她绝望的心想。下一秒，就跌入一个充满好闻味道的怀抱里。

“公主殿下无碍吧？”那个浑厚好听的声音传入小曼的耳朵。是她的贴身侍卫之一。

抬起头，他的脸正放到特大呈现在她眼前。长长的流海，倾斜凌厉的剑眉，紫罗兰色的眼睛里写着冷静和从容。左边耳朵下一颗紫色的耳钉在阳光下闪烁着。

小曼有些呆滞。这样好看的脸，他身上这样让人安心的味道…哎呀，想什么呢，你现在可是公主！

回过神来，她摇摇头表示没事。轿帘拉上的一刹那，她轻轻问：“你叫什么名字？”

“回公主话，奴才名月赖。”

月赖…么

王宫内

“越小曼参见王上，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出门之前，月露霜华已经简单教了小曼一些宫中礼仪，她用起来驾轻就熟。

“王妹无须多礼，快些起身。”小曼敢打赌，女王已经挤出了平生最和蔼可亲的表情，“所有人都退下，我与王妹有话要说。”

“小曼，”女王看起来三十上下，生的美艳却不柔弱，“想必你也知道了，你是我们清流的传说之星，我已经等待你多年了。我们所在的世界共有6个国家，与我清流临近的还有宁国和多纶国，这三个国家相互依靠又相互敌对。至于其余三国，鲜有人知，本王也只是略知一二。”

“从上古时代就有传言，清流．宁．多纶三国每朝都会出现一位传说之星，掌握国之栋梁所在，洞悉国之前程命运。15年前，三国大战前朝均已覆灭。自我掌朝已经10余年，我终于把你等来了。”

说实话，小曼听着听着从一头雾水变成了一头黑线。从出生以来一直没发现自己有什么特异功能，怎么会摊上这种麻烦事？！但是，想在这地方美美地存活，一定是要倚靠这位女王陛下的。

心中偷笑两下，她福下身去："小曼明白王姐所言了，王妹一定尽我所能，希望清流国运昌盛，国富民强，千秋万代。"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反正肚子里有的相关词汇拼命照搬。

果然，女王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所有人进来听命－"

须臾，大殿里站满了各种王宫大臣。

"念及王妹芙泠公主流落民间多年，本王深感内疚，特赐财富封地。另外，"女王诡异一笑，"赐予和本王相同，后宫三千的权利，想娶多少就娶多少男子，所娶男子荣华富贵，加官晋爵！"

小曼的下巴顿时掉到了地上。

［正文:第二章　第二章 清泉细流。命运的初见。］

女王在众人面前的一句话，无疑象一道晴空霹雳将小曼霹了个正着。走在出大殿的路上，她心乱如麻。

她在自己的世界根本都没有谈过恋爱，竟然就要她结婚了？而且，还是"娶"夫，数目不限…天啊，觉得头好晕…

"公主殿下不必忧虑"，月露扶住有些摇晃的小曼，"在我们清流国，女子能娶夫的数量是代表了权势有多高呢！像我们这些穷人家的丫头，也只有给大老爷们做妾的命呢。"

原来这个世界也是有正常的男子三妻四妾啊…也就是说，权势的大小决定了一切。

"以后都叫我小姐。"小曼淡淡地说道。

月露霜华两个机灵的丫头马上明白，这是主子心情变好的象征。"是，小姐！奴婢遵命！"

算了，走一步算一步吧，天下男子又有谁会对你付出真心呢…

不知不觉走到了御花园，一阵阵悠扬绵延的笛声似有似无地顺着风飘向小曼。

寻声而去，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枫树林。

碧绿的湖水荡漾，映照着湛蓝的天空和如火娇艳的枫叶。一名华衣少年倚立湖边吹奏，长长的紫发随意地束在身后，身上的金色锦袍上绣着绽放的紫薇。他忘情的闭着眼，睫毛浓密而微翘。身后的湖水在阳光下一波一波地，散发出无数颗宝石的光芒。小曼站在他不远处，怔怔看着他宛若天人。

风吹动他的衣衫他的发，他缓缓睁开双眼。

风吹动她的衣裙她的长发，她的明眸就像他身后那波光粼粼的湖面。

有那么一瞬间，天地之间只听得到风拂过绿叶的声音。

越小曼就这样第一次邂逅了夏清泉。回到府邸已是华灯初上之时。小曼觉得这一天实在疲劳，草草扒了几口晚饭就回了房间。

她开始想念自己床上的玩具大熊，想念母亲的笑父亲的温柔。他们会不会担心，自己在这个世界是不是能顺利走下去？孤独和不安的心情，总是在一个人安静独处的时候突然涌出。

照着铜镜，小曼抚着镜子里面熟悉的脸，“金蔷薇，你一直都这么坚强，你能坚持下去的。”对自己打气结束，她打开房门透透气，却惊讶的看到月赖坐在她的房门口。

“你怎么在这里？”糟糕，刚才自己给自己打气的话不是被听光光了？！

月赖站了起来，微微鞠下身子，“回小姐，王上特地嘱咐属下一定要日夜保护小姐周全，有月赖在小姐门前守护，小姐可睡得安心。”

小曼点点头，“那就辛苦你了。如果有任何不适，可以随时叫我，别勉强。”关上门，她刻意忽略他眼里一闪而过的温柔。

想到门外的执著与温柔的男子，她安心入眠。

第二天一大早，小曼就被月露霜华吱吱喳喳的声音吵醒了。

“作什么这么吵？！”谁都有一点起床气吧。

“回小姐”，霜华恭恭敬敬地上前，“门外被送礼的王宫大臣，达官贵人等挤满了，都快排起队了！”

“什么？送什么礼？”

这次是月露兴奋地答到：“回小姐，是聘礼！额...应该说是嫁妆！”

只听“咚－”的一声...

你们猜得没错，小曼又一次从床上跌了下来。

［正文:第三章 初露锋芒］

简单束了一下长发，选中一件素白纱衣，小曼打扮得简单自然。

“小姐，您可出来了，门口都被排队提亲的人挤的水泄不通了！”管家老李急得额头出了一层细细的汗。

小曼了然于心。“告诉他们，好意我心领了，叫他们都请回吧。”说是这么说，她心中却暗暗叫苦，都是因为王姐的一句话，多少指望着加官晋爵荣华富贵的男子在门口望穿秋水，只希望自己走运被芙泠公主看上，哪怕只是做个侍郎，也比做那一般小官要强。

小曼轻叹一声。古往今来，傍大款，傍富婆，不是定律么。今天本来想出去逛逛的，看来从门口是出不去了。略一思忖，只见她微微一笑，计上心来。

“月露霜华，帮我打扮打扮，我要出府。”

半个时辰后。

“小姐，你确定要这么出去么？”月露怯生生地问道。

小曼满意地对着铜镜中的“美女”笑了起来。这样多好，可以大大方方出门——不过，还是得走后门。

蒙上面纱，带上月露霜华和月赖月音。小曼一行偷偷从后门溜出了公主府。

云佩城相当热闹，放在现代，可以算是清流的首都吧。小曼象一个好奇宝宝，左边看看右边逛逛，买了一大堆发簪，玉器，绣品等等。俗话说，女人逛街的时候是最有战斗力的，谁让她现在这么富有呢。可怜月赖和乐音，抱着小山一样的战利品跟在后面。

挖类？“这是什么地方？”小曼在一栋红艳艳的建筑面前停下脚步。

“小姐，您要去春满楼么？那是男子去的…”霜华哼哼着，她知道就算说了也拦不住小姐的。

“我知道，我也不好女色。”小曼忍住笑意，“我说的是后面那栋。”

“芳草阁！”月露叫了出来，随即又小小声说道：“小姐，这的确是女子的去处不错，不过那里面的小倌又不干净，小姐你要什么样的男宠没有呀，又何必……”月露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唆了？

说到这里，小曼明白了，这是勾栏院，也就是有权势的女子寻欢作乐的场所。

妓院和勾栏院都开到一块去了，这是什么世道？！敢情是各取所需啊，真是色味弥漫。不过既然来到这里，是一定要进去的，心里已经是万分好奇。

“进去看看。”小曼的命令向来平淡却不容置疑。

芳草阁门口的老鸨看到小曼一行，马上闻到了大主顾的味道，忙献媚地迎了上来：“客官好，我是这里的爸爸。你们来得正巧，这里马上要进行一场拍卖大会，小倌们可是个个俊俏标致，包你们满意。”

小曼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呵，大厅里已经坐了好些人，看样子，男客比女客要多得多。看来这地方好龙阳癖的人不少啊。

一阵敲锣打鼓之后，拍卖大会正式开始了。

“各位客官，这几日芳草阁新进一批小倌，个个标致可人。各位看着喜欢就多出银子，他就是客官您的了。带一号上来——”

只见一个男孩被提了上来，瘦瘦的身上一丝不挂，看得小曼脸都开始热了起来。她…她以前可没有看过哦，不过特殊情况特别处理嘛。

“大家看这个小倌，今年不过12岁，眉清目秀而且细皮嫩肉的，摸起来十分细腻光滑，不信各位客官可以来试试，他绝对值个好价钱！”

小曼细细打量那个男孩，他痛苦地闭着眼睛，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再看周围的客人，好几个都快流口水了。不出须臾，那些男客女客们已经争相出价购买这个小男孩。

最后，男孩被一个中年富商模样的肥男买下。他没有皱眉，只是抬头看天，兴许是无语问苍天吧！

第二个出场的男孩情形亦是如此，眼神空洞绝望，没有恐惧也部没有生机。看到他背上的屡屡伤痕，小曼明白，他们早已放弃了挣扎与反抗。

“月赖，把今天所有拍卖的小倌都买下来。”

月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小姐，就算今天全买了，明天还是会有这样的拍卖，不可能全都买回来。”

“那么”，小曼露出了招牌式的笑容，可惜被蒙在面纱后面，“就先把整个芳草阁买下好了，你去办。”

说罢起身离开，白色纱裙随着她的步履飘扬。

离开了芳草阁，小曼长舒一口气，做有钱人就是好，连做好事也容易一点。但，究竟是不是好事呢？也许是自己多此一举。不想这么多了，耗了这么久，该犒劳一下自己的五脏庙了。

“月露霜华，这里哪里的酒楼比较有特色？”一边说她一边想，不会叫天香楼吧？十个古装剧有九个有这么个酒楼，往往还伴随有故事发生。

“回小姐，这里的聆月楼是清流闻名的酒楼，传言菜肴可口而且及其风雅。”

“那还等什么，我的肚子好饿。”小曼捧着肚子的样子又招来霜华的一顿“要符合公主形象”的劝阻。

聆月楼内

刚喝上一杯小酒——忘记交代了，我们的越小曼小姐在现代就是酒量很好的，可能得益于她的老爸。吃上几口小菜——其实也不算“小”菜了，小曼已经把聆月楼里所有的名菜都叫了一遍。“嗯，好吃，不愧是有名的酒楼…”

咱们不管这没有吃相的公主了，故事继续回到聆月楼内。话说此楼楼主极爱风雅，平时若是有文采风流的才子留下墨宝，且为楼主所欣赏，那么他的消费则可免单了。事件的发展不出小曼所料，她运气不错，又赶上一件盛事：聆月楼一年一度的文才比拼。

虽然是俗了点，但是直觉告诉小曼：哈哈，有好戏看！

坐在二楼的小曼俯视一楼的各位才子，只见他们一个个摇着纸扇，侃侃而谈，倒也有几个气韵不俗，风度翩翩。这次比的是对对

联，由楼主的高徒，云佩有名的才子苏明远出题。

由简到易，从天上到地下，对联大战已经进行了几十回合。有人抓耳挠腮无法接对，有人脸红羞愧自叹不如。能接下苏明远对子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场上还剩下富商江老板的儿子江飞。

“这个江飞如何？”小曼低低问道。

“回小姐话，此人才学尚可，但心高气傲，容不得别人比他有才。”月露答道。

“请各位公子听题：

月圆月缺，月缺月圆，年年岁岁，暮暮朝朝，黑夜尽头方见日。”

江飞想了许久，脸开始红了。

忽然，二楼雅座一角传出一个优雅清润的声音：

“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夏夏秋秋，暑暑凉凉，严冬过後始逢春。”

苏明远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这位公子好才华，可否再对在下一联。”

“请出题。”雅座里的人始终没有走出来。

“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下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

“赛诗台，赛诗才，赛诗台上赛诗才，诗台绝世，诗才绝世”

“望天空，空望天，天天有空望空天”

“求人难,难求人,人人逢难求人难”

“一盏清茶解解解解元之渴。”

满座皆惊。小曼轻笑，这题有趣，第三个解是姓氏。

不多时，那个清润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五言绝诗施施施施主之才。”

“妙对，妙对啊！”四座都啧啧称奇。

“这次的文才大赛，大家有目共睹，胜出的是二楼雅座的公子。”

“慢着！”江飞急了，“你是什么人？既然参加比试为何躲躲藏藏到现在才开口？不会是见不得人吧？”

“这位江公子”，小曼幽幽地开了口，“既然公子自认好才华，不妨对上小女子一联，如何？”

“难道本少爷还怕你不成？”

“那就请听好了：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江飞答不上来，却也不肯认输。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似有默契的，那个声音说出了下联。

在座的都笑了出来。原来这联对那些徒有虚名，而无真才实学的人是绝妙的刻画。

这下江飞听懂了。“一个两个都不敢以真面目示人，让本少爷帮你一把！”

话音刚落，只听“嗖”的一声，一只飞镖射向小曼，打落了她的面纱。

只听得一片吸气声。沉默了几秒，江飞哈哈大笑：“原来为了遮丑，难怪要戴面纱！”

三角眉，红艳艳的血盆大口，加上嘴角那颗大大的媒婆痣，越小曼笑得花枝招展：“真是让江公子见笑了，奴家不是怕吓坏了各位公子才这么打扮的么？”

楼下的才子们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这个丑陋的女子怎么会散发着一股优雅的风韵？让他们以为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错，坐在眼前的明明就是一位绝色佳丽。

“公子这又是何苦。想见我的面，直说便可。”说罢，雅座里的才子撩开纱帘走了出来。

蓝色缎子长袍，随意的紫色长发，银灰色的眸子波澜不惊。

是他——小曼心中暗道那个名字——夏清泉！

［正文:第四章 过渡。初情。］

其实上次邂逅夏清泉，小曼与他不过是一面之缘，彼此也没说上话。但是夏清泉那种远离世俗的气质却给了小曼很深的印象。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他是当今王上的丈夫也就是王夫的弟弟，受封为夏王。

夏清泉看向小曼，“谢谢姑娘为夏某抱不平。”他的声音那样淡淡的，他的微笑让人如沐春风。

小曼脸一红，学着看过的电视剧里看过的那样，双手一抱拳，“路见不平，越某拔刀相助而已。”

楼下的男子顿时哄堂大笑。月露悄悄附上她的耳朵：“小姐，那是男子的俗语，说不得！”

夏清泉也笑了。漂亮的银灰色眼睛弯弯的，左边的脸颊还漾开一个淡淡的酒窝。“天色已晚，夏某就此告辞，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芙泠公主。夏清泉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那个素衣面纱的女子。

这一天，云佩城发生了两件大事：芙泠公主买下芳草阁，夏王在聆月楼文才比赛中胜出。在以后很多天里，这两件事都成为云佩百姓茶前饭后谈论的话题，以至于流传出多个版本：有说芙泠公主丑如夜叉的，也有说夏王傲慢无礼的，这两个人的风光一时无二。

风平浪静地过了几天，在公主府门口求亲的人潮终于在连续的闭门羹面前渐渐散去。小曼窝在太师椅里，极不优雅地打了个哈欠，“月赖，上次买下的那些小倌呢？”

“回小姐，都安置在后院下人房。一共12人。”

“把他们都带过来我看看。”

月赖无声地退了下去，深蓝色的背影还是那么安静而可靠。片刻以后，12个年轻的男孩子被带到了堂上。自被救出芳草阁，他们还没有见过新主子呢。

“叩见小姐，感谢小姐救了我们！”看来管家老李的工作效率很高，这么快就调教了他们的家规。

小曼逐一看过这些男孩，他们大都很年幼，表情里无不对她充满感激。她指向一个看起来大约16.7岁的男孩，“以后你就是他们的哥哥，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就告诉老李。”

那个男孩抬起头，看向小曼闪亮的眼睛：“请小姐让我们也做点事报答您，哪怕再粗重的活我们也能干。”

椅子里的可人儿巧笑倩兮：“不急，我自有安排。”

面见完女王后，小曼一个人漫无目的地游荡。不知不觉，她又走到了御花园。那片枫树林还是红得那样娇艳，下意识地，她仿佛看到夏清泉在那里吹笛的模样。

他不在吗？最近几次进宫她总会神使鬼差地走到这里，怔怔地望着湖水发呆。想起他波澜不惊的眼，他淡淡的半个酒窝。绕过假山，他不在那里；走过九曲桥和湖心亭，他不在；穿过五彩斑斓的小花园，依然没有他的身影。小曼颓然地坐在湖边的一块大石头上。这种感觉是什么？心里涨涨的，又很酸痛。

“芙泠公主这是在寻人么？”那个萦绕在小曼心头许久的声音就这么在她身后响起，仿佛等候了千百年。抬起头，对上那一抹银灰色，她忽然笑了。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样美丽的黄昏，夏王不吹奏一曲么？”

夏清泉在她身边坐了下来，从袖中取出他的玉笛，轻轻吹了起来。

远山如烟，湖心亭和九曲桥隔着湖泊显得朦胧。一个少女双手支着头，静静看着她身边的少年吹奏玉笛。夕阳西下，柔和的金黄笼罩着他们。风拂过树叶，和着笛声簌簌作响。这幅美丽的风景画叫人沉醉，不敢惊扰。

小曼渐渐有些乏了，眼睛合了起来。都怪这风，这么轻柔；怪这夕阳，如此温暖…夏清泉揽过她的头，轻轻放在自己的肩上。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漾开涟漪的那一面湖水。既然是缘，又何需誓言。

她与他，从一开始便是心意相通的。

［正文:第五章　第五章 拜师。命运的轮回。］

最近公主府的人都觉得，小曼去王宫去得很勤，而且都不要下人跟随。大家猜想，这是她和王上感情好的象征。好事，好事呀！

王宫内。御花园。

“清泉，快拉线，它要掉下来了啦！”小曼望着天空跳来跳去，香汗淋漓。

“不会的。小曼，你不是喜欢念诗吗？坐在那里，念几句给我听吧。”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

咦？纸鸢都放这么高了？”

“拿着线”，清泉给小曼擦起了汗，“不叫你念诗，你还要乱跑呢。那些诗写得真好。”

“那些可不是我写的哦...”

“真亦假时假亦真，又何必拘泥与此。”

两个人手牵着手，坐在翠绿的草地上看着天上的纸鸢自在翱翔，此中的悠闲惬意自是不用多说。

所以说，真相往往是与想象背道而驰，是不为人知的。

翌日。王宫大殿内。

“王妹，你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七日了，可有什么不习惯之处？”女王居高临下，面色温和。

“托王姐安排周到的福，小曼一切都好。”

“本王思忖以后，决定让你从师习武弄墨，一方面有自我保卫的能力，一方面亦可学点清流的东西，你意下如何？”

额...弄墨还行，让一个运动白痴习武，等于让乔丹改打乒乓球啊！

小曼额头三道竖线。但是王命已下不能收回，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谢王姐为我考虑，小曼遵旨。”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可是这回小曼的师父一进门，就把她吓得跌倒在地。

“是你，真的是你！我没有做梦吧？”这个修长白净的男子双手因为激动而颤抖着，捏得小曼的肩膀一阵生疼。“你还在生我的气吗，怪我当年的一念之差...”

“额...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师父您认识我吗？”小曼用力挣脱他的“魔爪”。开玩笑，我来这里才几天，哪里会认识他。

“不是你，你不是她。可是太象了…你和月莓是什么关系？”

“你认识我娘？”小曼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妈妈也来过这里？

“你娘，你娘…”师父似乎很吃惊，怔怔地后退了几步。“她和…她和金源凯还好吗？”

乖乖，连老爸也来过这里…“师父，我父母都挺好的。您和他们是好朋友吗？”

这个时候师父好像都听不进去了，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天意，天意啊…”

小曼心里粗略分析了一下，猜测那是情伤。肯定是暗恋老妈不成，种下悔恨的情根。清泉说过，勉强别人是最要不得的，那就等他回过神来再问吧。

用过晚膳以后，这位师父终于拉着小曼秉烛夜谈。可以听老爸老妈的罗曼史咯！她心中窃喜。

“你叫什么名字？”

“回师父，我叫越小曼，不，金蔷薇。”

“金色蔷薇么…你娘爱的始终是你爹。”他眼神迷离，仿佛回到了遥远的过去，“我和你爹原是同门师兄弟。当年，你娘作为传说之星来到这里，她的美貌与才情征服了所有人，我和你爹都对她一见钟情。”

“…我们三个人一直都很快乐。后来大战爆发，烽火连天，王上派我去多纶执行任务。在那里我身负重伤，昏迷了好多天。是多纶的传说之星拼死相救，以身犯险向多纶王上谏保我周全。多纶王被她打动。于是将我赐婚于她。…”

一个有些俗套的爱情故事，小曼心想。不过放在她爸妈那个年代，绝对可算浪漫精彩了。

“我对多纶之星，一直心怀感激。可惜婚后不久，她发现了我为你娘所写的情诗，知道我原来爱的是另一个女子，一怒之下便离家出走。一直到最后，我也再没见到过他们三人。”

“我一直很后悔。我以为自己成全了所有人，却是辜负了所有人啊。”

“师父，前尘往事尽成云烟，您还是看开一些的好。”小曼忍不住想安慰他。

纪莫言认真地看着她。“小曼，你很像你娘。不过，你的眼中有她所没有的坚强自信。也许真的是命运的轮回，让我有生之年再遇月莓的女儿。也罢，为师要将我门绝学都传授于你。”

越小曼顿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扎马步的时候要稳当，不要摇摇晃晃的…”

“这是剑，不是刀，不要什么都用砍的！”…

“小曼，小曼？你怎么又在写字的时候睡着了？为师说了多少遍了…”

小曼在心里暗暗发誓，收回前几天对他的同情！收回收回收回，统统不算！一转眼，慈祥＋帅气的师父就变成了魔鬼＋唐僧师父，谁来救救她啊，清泉你快来啊…月赖你在哪里啊…

不知怎么的她忽然觉得眼皮越来越重，师父在她的眼前也渐渐模糊起来。最后看了一眼师父焦急地为她把脉，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如果我有机器猫，变大变小变漂亮…”越小曼的手机忽闪忽闪的，来电显示是小然。

熟悉的粉红色房间，床头大大的玩具熊，窗外明媚的阳光….任何一样东西都毫无真实感。.

难道，这几天只是一场梦么?

［正文:第六章 现世。清泉。原来我是睡梦穿。］

到底睡着以后的事是梦，还是现在是梦?

房间里异常的安静。小曼看了看钟，自己一共睡了10小时。等等，她正好也在那里呆了10天，难道说……

“薇薇，吃午饭了。”母亲月莓走了进来。

“妈－”母亲是知道的，但是她却怎么也问不出口。

“该来的总会来”，月莓轻叹。“边吃边告诉你。”

大概的过程，和师父告诉她的差不多。只不过，月莓没有告诉她，她自己如何带着丈夫回来，而且小曼为什么会去哪里，只是说，那是她的使命。

对不起，薇薇。这是你必须自己面对的。对着电脑，小曼想到的却是清流的那些人。她忽然“晕倒”，他们会不会很担心，她几乎可以看到月露霜华那大惊小怪的样子，噗哧笑了出来。还有清泉…

“如果我有机器猫，变大变小变漂亮…”她的手机又响了。

是蓝皓秦。小曼又想起来那个夜晚，她和他在月光下翩然起舞。“出来一下，好吗？”

再见到他，感觉却象隔了几个世纪那么不真实。说实话，他给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好。现代社会的速食爱情，是小曼所很不齿的。而他蓝帅哥，在她眼里就是一个玩弄感情的形象－高大，俊逸，据说还是F大的高材生。可怜的蓝皓秦，就因为这不明不白先入为主的观念被小曼“喀嚓”了。

“薇薇，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此刻，蓝色狼（小曼心里给他的暗号）用可谓深情款款（她自己这么觉得的）的眼神看着她，“昨天见到你以后，我一直念念不忘。”

不会吧？！

“我想来想去，你就是….你就是我想找的那个人。”

不是吧？！

“我今天找你出来是想问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哪怕只是考虑一下让我候补。”蓝皓秦白皙的脸上开始泛红。

不要吧？！

她最近是不是桃花运爆炸哦？！

“这个…抱歉，我…..”脑子里极快地搜索词汇委婉拒绝，她现在真的没有那个美国时间谈恋爱。

“保留，保留！”蓝皓秦显得很窘迫，黑玉般的眼睛没有了光彩，“是我太急了，你先保留回答，考虑一下再告诉我，好吗？”.

周围的音像店放着王力宏的《foreverlove》。

爱你,

不是因为你的美和影

我越来越爱你,

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

因为你让我看见forever

才了解自己,

未来这些日子

要好好珍惜

……

他们在公园里一直坐着，小曼发现原来蓝皓秦也不是这么讨厌。他们有很多共同爱好，动漫拉，看赛车拉，话题源源不绝。不知不觉，天黑了。

回到家，还不到9点，小曼又开始发困了。这种感觉…来了吗…“对不起啊，蓝皓秦。”她喃喃自语，坠入梦乡。睁开眼睛，她的床头围了好多人！师父，月露霜华，还有清泉——伏在她的床头，面容憔悴。

看到她醒来，所有人喜出望外。“醒了!小姐终于醒了！”下人们奔走相告。

夏清泉用力把她拥入怀里，一言不发。

丫鬟们都红着脸转过头去。月赖默默地退出房间，关上了门。

“我睡了多久？”如果按照现世的时间来算，她最少睡了7.8天。

“小姐，你昏睡了3天了！可把我们急坏了！王上也来看过你2次。”霜华满脸委屈。

3天么…这到底是怎么换算的？两边的时差还不一样！她确定了一件事：她是睡梦穿！睡着穿过来，那边醒了这边就会昏睡。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

不管了，好在没有很久。

“你们都下去吧，我想和清泉说几句话。”

所有人都一副“哦~我明白明白，我很识趣”的八卦表情，退了下去。

“清泉…让你担心了。”小曼有些怕怕的，自从她醒来，他就没有说过一句话。“你是不是太累了，还是回去休息吧，我….”

话没有说完，她便陷入了一片银色的甜蜜。

她的眼睛睁得很大，然后慢慢闭了下来。清泉的唇很温暖，很轻柔，象午后温暖的微风拂过她的唇。她双手环上他的肩，试着笨拙地回应他的吻。渐渐，她感觉唇上有咸咸的苦涩，清泉，你流泪了么?

她没有睁开眼睛，男人应是不想让心爱的人看见自己流泪的吧。“小曼。”偷偷瞄了一眼，他的眼圈红红的，“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不是我们世界的人。我告诉自己，从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的。可是，我还是爱上了你。”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午后，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眼前，就像从天而降的仙子。”

“你忽然昏睡，我多么害怕你就这么回去了，我害怕我再也见不到你——没有什么比失去你更让我痛苦。答应我，不要再这样突然离开，好吗? ”

小曼笑了。“以后我回去之前，一定先告诉你。”说罢她重重地吻了一下他因为激动而红红的脸蛋。

那个处变不惊，但定若闲的夏清泉。那个风雅轻柔，文采风流的夏清泉。偷偷漾开了他那半个酒窝。

靠在他的肩头，握着他的手，小曼轻轻唱起了那首歌:

“一点点憧憬一点点宿命

也许是注定相遇在这里

在某个未来时间变空白

爱情在刹那间盛开

一句最笨的对白

:最美的对白

在你的眼里找到了自己的期待

所有欢笑和悲哀

所有感慨和无奈

都因为你出现而存在

牵着你的手让世界不再转动

有你的温柔什么都足够

牵着你的手我不怕任何以后

所有的快乐都希望和你拥有

牵着你的手那是幸福的理由

每一分一秒都想陪你走

牵着你的手直到生命的尽头

只要你能快乐就足够

……”

既然在这个世界，有她的宿命，有她的所爱，有爱她的人。那么她－越小曼，就天下无敌！

没有人注意到，月赖走出房间以后，坐在后院的桑树下很久，很久，不曾移动。翌日。

“小姐，王上驾到！”

王姐来看她了么？大概有任务了吧！

“速速去门口接驾！”

［正文:第七章　第七章 云深不知处。浪迹天涯。］

小曼把自己每10天左右就要回去2－3天的情况如实告诉了女王。女王沉思片刻，“这样吗，那我要加派人手保护你了，以免在你昏睡的时候出现意外。昨天我收到消息，宁国和多纶国的传说之星已经相继出现，而两国的王上亦开始有所行动了。小曼，是时候帮本王去找寻国之栋梁所在了。”

小曼颔首领命，她作为传说之星终于要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了。

“可以浪迹江湖咯！”女王走后，小曼立刻欢蹦乱跳。师父纪莫言皱皱眉，江湖险恶，他是一定要跟去的，并且小曼的武功练习不能间断…月赖，月露霜华，看起来每个人都各怀心事。

收拾了几件金银细软，小曼的门第N次被敲响了。OH…有完没完啊，从领女王命开始，一拨又一拨的下人来毛遂自荐要跟随她去，看来她这个主子人缘还不错嘛。

她走到大厅，点了几个人，“师父，月赖月音，霜华月露，你们几个跟我一起去就可以了。其他人安心在家里干活吧。”没有被点到的人都一脸失望。想起芳草阁买来的那12个孩子，她已经请了清泉推荐的

武功老师每日教他们习武，并且现在参与管理芳草阁，杜绝不愿意出卖自己的孩子沦落风尘。等这次回来，相信他们会给自己惊喜吧！小曼嘴角微扬，看得在场的下人一脸痴呆。

到了出发的一天，他们刚走出去，就看到夏清泉微笑站在门口。

“我向王姐申请与你同行。”他们相视一笑，无须更多解释。就这样，芙泠公主越小曼开始了她“浪迹天涯”的第一天。

从云佩城出发，他们到达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山烟城－云佩的邻城。虽不是都城，山烟城里倒也热闹繁华，想来清流国在女王的治理下也是经济发展比较平衡的。

“哇，这家店好漂亮，我进去看看哦！”话音未落，小曼已然冲进了路边的一家古玩店。放下一个精致的鼻烟壶，小曼的魔爪又染指了另一个玲珑可爱的小狮子雕像。忽然，她眼睛一亮，伸出手去——不想却抓住了一只白皙柔嫩，细腻光滑的小手。

“放手！”玉手的主人低喝一声，抬眼一看，好一个俊俏凌厉的女子！柳眉直竖，大眼圆睁，头发高高地束起，一声利落的劲装显出她修长有力的身体线条。

对方也趁机打量小曼，一身淡雅素衣，眼睛柔美而清冷，虽蒙着面纱却隐隐透露出一份淡然脱俗的气质，想来面容必定不差。就在这一小会里，两人给对方的第一印象已经互生好感。

小曼放开手，微微点头，“君子不夺人所好，既然姑娘喜欢，就姑娘买下吧。”

“不不不，这话应该我说。姑娘，还是您请吧…”

顿时那个抢手的玉制小猫咪变成了乒乓球，被两个人推来挡去的，场面好不热闹。

“那个…”老板小心翼翼地从柜台后面探出半个头，咽了一口唾沫，“这玉器小猫小店还有一只，不如两位姑娘人手一只…”

“你怎么不早说！”两人同时回头对着老板“河东狮吼”，吓得老板刚探出的半个脑袋又缩了回去。今天是撞什么彩了，如此骇人的女子本不多见，一遇还遇到了俩，咳咳。

两人回过头来看到对方，都有些红了脸，不觉又对对方生出几分好感，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惜英雄吧,小曼心想。（作：整两个野蛮女友

还英雄呢。大家好，微微我第一次露脸！哎，推我干吗，小心我不给你介绍男猪…）

“在下尚小冰，不知能否有幸和姑娘成为朋友？”两人果然有那么点心有灵犀的味道。

“姑娘客气了。在下越小曼，幸会，幸会。在下刚从云佩出来郊游，不知小冰姑娘可有兴趣一起游玩片刻？”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小冰可为小曼姑娘介绍几处好去处。”

两人笑呵呵地离开了古玩店，掌柜老板这才擦起来了额头的冷汗。

在小冰的介绍下买了山烟特产青梅酒，小曼一行人又被带到了松山。此处山青水秀，云雾缭绕，果然是一处胜地，连夏清泉的银眸中都散发出陶醉的光彩。

小曼与小冰倚树而坐，把酒言欢。眼前林木青翠，鸟鸣声声；远处山峦起伏，在云雾中似真似幻。小曼不禁想起贾岛的诗句来：“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好一个云深不之处！真是恰如其分啊。”想起小曼真容在小冰面前惊现的时候，她半天没有回过神来：世间怎么会有美的如此有神韵的女子？就好像一副淡彩水墨画那样气韵动人。同时更加肯定了自己对她的欣赏之意。

眼前的小曼显然是有一些醉意了。她站起身来，跳起来了古人说不出的舞蹈。（微微补白：是芭蕾舞拉，金蔷薇在现代就是练过的。）

松山之上，一名白衣女子裙踞飘扬，仅用足尖翩然起舞。她体态轻盈，足部不曾着地，就像要凌空飞舞一样，所有人都看痴了傻了不动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边舞，一边即兴诵读几句诗句，这就是越氏“手舞足蹈”，后被广为流传，这个留待后说。

夏清泉靠树而立，见此情景，取出他心爱的玉笛，合着小曼的舞吹奏起来。美景，美人，美曲，每个人都沉醉其中，松山一游成为所有人的美好回忆。

但是没有人发现，这所有的一切，都被一个他们不知道的人看在眼里。

［正文:第八章 听天使在唱歌］

小曼和小冰一见如故，如影随形的每日相伴同游，看得某些人都生出了一点点小嫉妒。（越：没办法，谁让作者写得这么暧昧呢？作：少啰唆，小心我写成GL！）

从几天的相处中得知，小冰有个哥哥，是朝中的一个将臣。后因一个亲戚触犯王法，导致全家贬谪，家道中落，她的哥哥也就此一病不起，不省人事。小冰这次出门，就是为了遍寻名医为家兄治病的。天下无不散之筵席，逗留了几日，小冰必须继续她的旅程了。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小曼，你要保重身体，我们后会有期。”

依依不舍的拉着小冰的手，小曼还真舍不得这个朋友，小冰可是她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同性朋友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她们都不是那种期期艾艾的女子。微一抱拳，两人抱着诸多不舍就此道别。

坐在山烟城最好的酒楼内，小曼一行人相当引人注目——素衣蒙面，气质高雅的女子；紫发银眸，仙气弥漫的俊逸男子，就连侍从侍婢都个个气宇轩昂，楚楚动人。

这个时候小曼恨不能把自己的面纱给清泉带上。瞧瞧这里的女子，怕是没有见过美男子吧？口水都快流到清泉脸上了，偏偏他还是那副云淡风轻的老样子，于是又迷倒一大批。再看月赖月音那里也是秋波飞吻，收获不少。小曼头痛地揉揉脑袋。

“这位姑娘行行好，施舍几个钱吧！”不知什么时候，一个衣着破烂的小乞丐正拼命往她身上靠，月赖月音见状，马上飞身挡在小曼面前。

“不必惊慌，”小曼淡然，“霜华，给他一点碎银子吧。”随即四处打量，果然发现对面桌子的客人正饶有兴味地打探着她。她诡秘地笑笑，叫住转头要走的小乞丐，在他耳边低语着。片刻，小乞丐点点头，直直向着那桌冲去。

“大爷，赏我几个钱吧，我几天没吃饭了头好晕！”小乞丐边说着，边作势把桌子上的酒打翻到那桌坐着的客人的身上。

“大..大胆！”那桌坐着的是一个少爷模样的白衣男子，旁边站着一个带着斗笠的黑衣随从。此时白衣男子惊跳起来，去拍掉身上的酒，他身边的随从也没有什么反映，低着头只是静静站着，看不到表情。

待那桌客人走后，月露再也按倷不住好奇，“小姐，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小曼笑笑，拿起她最爱的青梅酒，“来，师父，清泉，我们干杯。”三个人都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

这下更急坏了月露，“小姐————”

小曼一口饮尽杯中酒。“月露，你可曾注意到，山烟城最好的酒楼，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进来乞丐？而且之前我们都没有发现他，显然是直奔我们而来。”

又将三人酒杯斟满，纪莫言接着小曼的话说道:“可能是我们吸引了某些人的注意，有人想探一探我们的虚实。大家可得注意着点。”闻言，所有人点头，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主子聪明机智。

话虽如此，第二天早上大家却如遭雷击——芙泠公主失踪了。

坐在落语山庄里，小曼倒也自在悠闲。怪只怪昨天夜里自己一时兴起，想独自去散散步，结果一出客栈就被黑衣人盯上了，说要请她回去作客。开玩笑！鬼才相信类！她当然想抵抗那么一下下，可惜自己学艺不精，三十招以内就落败了。（作：明明是三招好不好？运动白痴一个。越：我运动白痴到底托谁的福啊？）

幸亏她还算聪明，边与贼人周旋边用石子在身边的墙上画了一个月亮形状的图案，月即越，清泉应该会懂。希望他们能看到了，她心中暗暗祷告。

上次在客栈那个被她耍过的白衣男子大模大样地走了出来。此人细眼，鹰鼻，过目就忘。他的侍卫依旧一身黑衣，紧随其后。

“哼哼”，见小曼一脸好笑地看着他，他故意咳了两声，“不知姑娘是否还记得在下?我乃落语山庄庄主叶无霜。上次客栈一别，在下就对姑娘的特别念念不忘，故今天特请姑娘过府一聚。”

“君子是这样请客人的么？”小曼轻轻嘟囔着。

“姑娘说什么？”他似乎听到了一些些。

“哦，我哼歌呢，请庄主不要在意。”她决定将他忽略到底。

“看不出姑娘有此雅兴，不知是否愿意唱出来大家一起欣赏呢？”他有意刁难。

小曼不觉又露出了招牌式的诡笑。“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听天使在唱歌，说无霜是帅哥……”（请参照SHE《听天使在唱歌》）

大堂中所有人顿时头顶黑线。

哼，跟我斗？！我就和你玩玩好了，不揭穿你是给你面子！（招牌笑容ING，作者冷汗）

［正文:第九章］

“呵…呵呵，姑娘真是幽默。”白衣的庄主显然预料不到小曼出的竟是这样一招，只能干笑两声。“未曾请教姑娘芳名？”

“小女子姓越，名小曼。舟车劳顿，不知叶庄主是否有地方让小女子稍作休息。”来日方长，师父他们来救自己之前还是先休息一下为好。

堂上人一脸得意溢于言表，“那是当然，当然。”小曼马上留神了，有诈啊！

看来叶无霜想试试自己有多少本事呢，小曼眉头轻挑，好啊，本小姐陪你玩玩。

小曼被安排在院子后面的厢房，那可以说是相当的…额…破落，连她府里下人的房子都比这个好。没办法，现在遭到软禁，又有人存心刁难，我忍。

送她过去的丫环皮笑肉不笑地说：“府里人手有限，恐怕不能招呼姑娘周全。如果姑娘饿了，厨房就在旁边，可自行准备食物。”

笑话！堂堂落语山庄人手不够？要找个借口也要找个好点的吧！叶无霜一定以为自己是娇滴滴的大小姐，想让我吃吃苦头。好，走着瞧！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厨房里食材丰富，小曼做的好好，吃的饱饱。

“庄主，据探子观察，越姑娘三餐准时自己动手，且…且色香味俱全。”报告者一面出着冷汗，生怕主子一个发怒把自己劈了。

叶无霜的脸上浮出一丝笑意。

第一回合，越小曼胜出。

一天半过去了，援救大军还没有赶到。（作：哪里有这么快，你那个月亮都画在角落里的。－。－）

那就自己尝试逃脱看看吧！可是山庄守卫森严，连小狗进出的狗洞都有人把守，怎么出去？！

想爬墙出去，因为没有运动细胞，以第N次从墙头滑落告终，失败；想打洞出去，刚挖了三下就挖出了一条虫子，吓得小曼不敢再挖地，失败；想乔装打扮成侍婢出去，偏偏叶无霜派给她的都是异常高大肥胖的守卫，整一个个“白胖高”，就算她会易容也没法冒充，失败。

尝试了各种方法皆被识破，只得悻悻回到屋中。

第二回合。叶无霜胜出。

午后暖暖的风慵懒的吹过小曼的长发，她眼神迷离，望向远方。倏地，一个黑影从前方的角落一闪而过。小曼马上目露精光（作：好怕怕，赶快飘过）。腰肢一扭，腿一弯，“哎哟”一声倒了下去。

果不其然，黑影瞬间窜到了她面前，托起她的身体替她把脉。原来黑影就是一直跟随叶无霜的那个侍卫。

“想不到叶庄主还会医术啊”，她忽然睁开眼睛，调皮地对着他眨眼。天啊，他长的真的很漂亮。秀气的眉，灵逸的眼，还有那红嫩微翘的嘴唇。被小曼这么一调侃加打量，顿时面泛红潮，转过身去。

“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他似是不服。

“是人都看出来了”，小曼起身，拍拍衣服，“哪有架子这么大的侍卫和这么呆头呆脑的庄主啊。看到你，我才相信落语山庄是清流第一山庄这个事实。”

眼前人的背影高大挺拔，可惜红潮已经泛到了耳朵根。

第三回合。越小曼以绝对优势胜出。

叶无霜被揭穿以后，越小曼就被安置到了落语山庄的别院，山青水绿，鸟语花香，景色优雅迷人。住在别院的还有一个小客人——叶无霜的侄子叶无痕。无痕嘴嘟嘟的很可爱，和小曼亲热的紧。

“小曼姐姐，要抱抱！”无痕又一次向小曼伸出了小手。她喜欢无痕，孩子的天真是最珍贵的。很多人长大以后，就会忘记当初那份纯真的心情。

无霜偷偷地站在角落看着他们，此刻他心里万分嫉妒无痕，嫉妒他拥有她的怀抱。他…他嫉妒吗？是啊，他什么时候已经这么喜欢她了呢！也许是第一次在松山偶遇她起舞的那个时候，他就爱上她了吧。

“小曼姐姐好漂漂哦！”无痕不知什么时候抓掉了小曼的面纱。她对着无痕甜甜一笑，“不可以这么调皮知道吗，姐姐会生气的哦！”站在角落的无霜却是看呆了，虽不是第一次见她的容颜，她妩媚的一笑却还是勾走了他的心。

来到落语山庄已经五天了，依旧没有等来救援大军。小曼终日和无痕玩耍，没事的时候写写字看看书，倒也怡然自得。其间也见过叶无霜几次，但每次他都匆匆逃走，害她都不能和他商量放她离开。这次，她决定主动出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能换取自己的自由。

她走进叶无霜的书房，他不在那里。她刚想离去，却不想看到桌上放着一副她的画像。他画的。

画面上是那天她抱着无痕的那一笑，画的很传神，看得出作画之人确实是注入了感情。画下有两句题词：“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字体苍劲有力。她有些嘲弄的一笑，她是不相信花言巧语的那种女子。又想起叶无霜泛着红潮的背影，她拿起笔，在下面跟到：“相忘谁先忘，倾国是故国。”写罢转身离开。

被劫持的第六天，援救大军终于赶到了。由纪莫言和月赖作前锋，几个开始攻打落语山庄。叶无霜知道是他们没有多加为难，放了他们进入山庄。

扑尽夏清泉怀抱的那一刻，小曼才有了找回自己的那种真实感。只是这一扑，又刺痛了叶无霜和月赖的眼睛。

“你们怎么这么久才赶来啊～人家明明有留暗号！”小曼赖在清泉怀里，有些娇嗔地问道。

师父纪莫言斜斜地看着她，“还说呢，你留的那都是什么东西啊？！明明就是一个圆圈！好在清泉坚持，才找到了这里。”

“月亮啊！只是…满月而已…”这次小曼说得可不怎么流利。

众人蹶倒。

［正文:第十章　偷袭］

就在众声讨伐小曼那不负责任的暗号之时，小曼用手指戳戳清泉的胸口（作：好色呀～），对他眨眨眼睛：“虽然不好意思在这个时候，但是…我想我要回去两天了。”说罢就昏睡了。

夏清泉轻轻抱起小曼，在叶无霜惊讶加担心的目光中向他走去，“请问小曼的房间在哪里？”

将小曼安置好之后，夏清泉示意叶无霜和他谈谈。

“为什么绑架小曼？”他稳稳坐在那里，银眸清清冷冷的。虽然没什么表情，却让人感觉气势如山，这真是个深不可测的男人。

得知叶无霜只是爱慕小曼，而没有其他恶意的时候，清泉叹了口气。这样的思想准备，自己早就有了不是么？只要她幸福，只要能和她在一起，再怎么样他也能忍受…他打算等她醒来后和她好好谈谈。他看得出来，这个叶无霜对小曼一往情深，小曼看他的眼神应该也不是全无感觉。爱上她，是幸还是不幸？只有一点能够肯定，他，永远无悔。

时间不紧不慢地过了两天，两帮人之间的剑拔弩张亦有所化解。还有一天左右，小曼应该就能醒了…可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叶无霜，我七煞门今天就要灭了你落语山庄！”冲进山庄的黑衣人显然是有备而来，个个武艺高强，意在血洗山庄，见人就杀，哀叫声，呻吟声…山庄顿时一片生灵涂炭。

“禀告庄主，所有出口已经被包围了！庄内侍卫正抵死相抗！”虽然大敌当前，前来禀告的侍卫却是镇静依然，视死如归。

“传我命令：所有男人，想办法保护妇孺逃出山庄！不要白白送死！违令者必定严惩！”叶无霜剑眉紧锁，灿如星辰的眸子中燃烧着焦

急的火焰。在小曼房间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小曼昏睡着，出口又被包围，断不能贸然突围，不能让她的安全有一点点危险的可能。“无霜叔叔，好怕怕！”无痕躲在无霜背后，紧紧咬住苍白的嘴唇。

敌众我寡，情势对落语山庄越来越不利，誓死守卫家园的侍卫节节败退，七煞门的黑衣人直捣黄龙，一间一间地搜寻着叶无霜。

“你们保护越姑娘和无痕！他们的目标是我，我出去会会他们！”真佩服叶无霜这个时候还能笑的出来。其他人来不及反对，他已纵身飞出门外。

“哐当！”门被一小队从另外一个方向攻来的黑衣人踢开，首领细细打量着屋子里的对手:黑色长发，40上下的儒雅男子，看起来是个高手；银眸微微眯起，手握黑色长剑的美少年，有点难以看透；紫罗兰色耳钉闪烁着，浑身散发杀气的冷峻男子，看来不好对付…看来这屋子里的人都很棘手啊！

说时迟那时快，纪莫言，夏清泉，月赖月音和黑衣人交起了手，连月露霜华都一脚踢倒一个，没有一点武功，又怎么能做芙泠公主的贴身丫环呢？！

刀光剑影之间，纪莫言一行以一挡十，手臂上，肩背部，都汩汩地渗着血，但没有一个人脸上显出一丝惧色。唯独小曼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安静地躺在床上，象一朵在火焰中绽放的异世白莲。

虽然吃力，夏清泉他们一直是以小曼为中心在移动阵形。黑衣人眼看突袭没有效果，目光一转，看到床上躺着一个貌若天仙的女子，像是睡着了。看来他们都是为了保护她，那就从她下手了！

他向同伴使了一个眼色，所有人突然放弃对手向屋子中间的床冲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越小曼小姐象一只午睡结束的猫咪一样睁开了眼睛，还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顿时，围上去的黑衣人就这么不动了，看呆了。事实上，小曼也呆了，当她看到这么多血，这么多尸首，她心爱的人们为她浴血奋战，那硝烟中坚韧而又决绝的背影。

尖叫还来不及出口，一个黑衣人已经被砍掉一只手倒在她的面前，鲜血在伤口处顿时喷涌而出，她忍住呕吐的冲动转过头去。

“我的好徒儿，你终于醒了！不然我们可得和你一起睡了…快起来，我们冲出去！”纪莫言一边踢飞一个黑衣人，一边对小曼开玩笑一

般地说道。清泉冲过来一手揽住小曼，一手杀出一条血路。小曼又呆了：她从来都不知道清泉有这么好的武功，他就像一个宝藏，挖掘不尽。

可惜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几个人冲到院子里的时候，叶无霜已经身中好几剑，血色染红了他的白色长衣。他被围攻以后杀红了眼，向左边一挥剑，右边的黑衣人又给他的手臂一道伤痕。看得出，他在竭力阻挡黑衣人朝小曼所在的方向而去。天上太阳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黑压压的乌云。叶无霜身负重伤，体态依然还算轻盈，他凌空而上，一抬剑又杀倒几个，可惜对手实在太多，一批又一批的黑衣人层出不穷，他就像一片落叶，背影那么萧索而悲壮。

小曼看着他凌乱的褐色长发和燃烧着火焰的漂亮眼睛，感动溢于言表。她看向夏清泉，他正在等待她的这个目光。放下小曼，他交代了一声“小心，不要乱跑”，就冲过去帮助叶无霜，连月赖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一帮，这三个人就从情敌的鸿沟跨过，成为了曾共同经历生死的朋友。

［正文:第十一章　百花楼惊情］

不知道过了多久，小曼才从那触目惊心的惨烈中回过神来。红的是血，红的是火，红的是山庄所有幸存者的愤怒！黑衣人尽数被歼灭，叶无霜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抹安然无恙的白色，身体就像他悬着的心一样轰然倒地。

压抑了许久的大雨终于倾盆而下，洗刷着山庄浓烈的血腥。小曼望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抬运着并安葬死难者的遗体，她愤怒地握紧拳头，究竟是为了什么？！可以视生命如草芥，甚至连无辜妇孺都不放过。不，她不喜欢这样！作为清流之星，一定有她越小曼能够做到的，使国家其他人民免受这样的灾难！

然，现在她能做的，只有在烈士的墓前为其默哀，轻轻撒上一壶好酒，以慰藉他们的在天之灵。

叶无霜醒来已是两天之后。他面色苍白，一言不发，紧紧咬住的下唇显示出他有多么愤怒。

“禀庄主，这一役庄内死伤人数过半。七煞门门主这次看来也是顷尽了全力。”是那天进来的黑衣死士。

叶无霜握紧双拳。“庄内可有什么物品损失？”

“庄主英明。经属下查实，庄内一切物品俱在，除了…沧海泪。”

“沧海泪是什么？”听这名字，像是一颗珍珠啊——小曼觉得自己想象力匮乏。

“是我叶家传家之宝之一。传说这个世界有三大法宝，沧海泪，明月心和连城珏，得此三物者得天下。多少年来，江湖上为此三者抢夺掀起腥风血雨。只是，这沧海泪在我落语山庄，并没有什么人知道，七煞门怎么会贸然前来？”叶无霜眯起褐眼，俊容泛起一股杀意，“庄中有内奸！”

事情一旦明了，追查起来也出乎意料的简单。此人名李年，乃庄内管家路上捡拾回来的一个乞儿，无霜怜悯他身世可怜就留他在庄内当下人，不想却姑息养奸，害死了这么多人。

李年跪在叶无霜等人面前，不但毫无惧色，还一脸得意：“叶无霜，这次你没死算你走运！就算你杀了我，你也斗不过我们七煞门，门主定然会灭了落语山庄的，哈哈哈哈——”

“你——！”在一旁的一个侍卫一掌就要向他劈去。

“且慢！”出乎意料的，小曼比无霜先一步叫了出来。转头看向无霜，“想不想拿回宝物，然后报仇雪恨？”

叶无霜当然不懂小曼这一刻招牌笑容下藏着什么主意，但是夏清泉却有很不好的预感。果然…小曼附上他们的耳朵，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边说还边瞟着堂下的李年，他顿时出了冷汗。为什么自己会对这个女子的诡异笑容感到惊恐?

“不行！’清泉很难得出现了严肃的表情，“这样太危险了！”

“哎呀，没关系的拉！有你们保护我呢怕什么？肯定可行的拉！”虽然他的态度坚决，但是小曼知道，自己一撒娇，他基本就会言听计从的。

果不其然，某些人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因为这个计划确实可行。

山烟城内。百花楼。

华灯初上，百花楼内生意极好，人潮川流不息，不愧是山烟第一的——青楼。今天这儿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是有原因的。据说今天会有一位新姑娘来百花楼，而且是一位能歌善舞的美人。所以各界风流人士纷纷前来，为的是一睹芳容。

“蔷薇姑娘，你好了没有啊?客人都来得差不多了！”老鸨催得让人心烦。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等在门外的所有人看到小曼，霎那间忘记了呼吸。青丝如瀑垂下，上了胭脂的皮肤吹弹可破，红润光泽；眼睛水灵灵地放着光彩，俏唇抹着闪亮的颜色。就连刚才照镜子的时候她自己也吓了一跳，原来自己还得有如此妖娆的一面。哈哈，都看呆了吧～

事与愿违，正想迷倒所有人呢，就瞟到三个不怎么满意的目光，且都在她脸部以下，难道是自己的身材不够好？不会啊，她可是有34C的上围呢～低下头，看着水红色丝绸的长裙，把她的身材衬托得玲珑有致，挺好的啊～简直就是完美嘛！

“小姐”，还是月露上前轻轻说道，“这身衣服太暴露了拉…”

切，封建的男人!不就是露了一点胸口么？要是这些男人看到现代女人真空上阵的低胸装，还不出鼻血出到失血过多而挂掉啊？！她对着月露摆出一个娇媚的表情：“那小姐我这样美不美呢？”月露有一丝丝恍惚，“美…美呆了。”这说话的口吻和她如出一辙，可能是因为她的潜移默化哦～

“美不就行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everybody，comeon!”除了清泉，所有人头上都是黑线，这个自称美女的美女，又在说他们听不懂的鸟语了。

当小曼从楼上缓缓走向舞台的时候，所有人都出现了惊人一致的表情：眼圆睁，口微启，还有某些仁兄有嘴角有不明液体流出。她居高临下，目光微微一扫，找到今晚的目标之后，满意地拿起一支玉笛——所有人以为这位蔷薇姑娘好像其他有才情的姑娘一样，要一展她的笛声。

笛子是小曼向清泉借来的，这可是清泉的宝贝，想来也只有小曼能借的走它了。清泉也不明白，小曼不会吹笛，要他的宝贝去有什么用?

目光一转，小曼看向清泉和无霜他们的方向，他们美丽的眸子也正望向自己。她把横笛竖起握在手里，对着嘴巴——台下人更看不懂了，这是什么意思？！

向着她的所爱，她自顾自唱了起来，是《当你》

“如果有一天

我回到从前

回到最原始的我

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

如果有一天

我离你遥远

不能再和你相约

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

当你喝可乐当你找

我想对你好

你从来不知道

想你想你

也能成为嗜好

当你说今天的烦恼

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

我想对你说

却害怕都说错

还喜欢你

知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

梦想都实现

回忆都成了永远

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

如果有一天

我们都发觉
原来什么都可以
无论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
也许可是让我想得太多
也许该回到没我
梦里和相遇
就毫不犹豫
大声的说我要说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
当你喝可乐当你找
我想对你好
你从来不知道
想你想你
也能成为嗜好
啦～啦～
我想对你说
却害怕都说错
还喜欢你
知不知道
啦～啦～”

这是她想对清泉说的心里话，看得出，他的银眸此刻正波涛汹涌。间奏时刻，她收起充当麦克风的玉笛，挥动手中轻纱，舞起了芭蕾。轻巧地转身，优美地旋转，所有人再一次忘记了呼吸。

叶无霜痴痴地望着她，想起第一次看到她的舞，惊为天人。在酒楼被她戏虐以后，更觉得她机智可人。虽然自作主张把她掳回山庄，却还是败给了她的古灵精怪。山庄事变，她比庄内人更加愤慨，他爱极了她的善良，她的真性情，甚至她的冷漠…虽然她身边已经有人，他，仍义无反顾，只要能陪在她的身边…

一曲结束，小曼鞠躬致意。全场异常安静，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忽然，场内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掌声和叫好声，仿佛要把屋顶掀掉一样。老鸨见时机成熟，忙出来说话："各位看倌，大家也已经见识了蔷薇姑娘的绝代风姿，必然想要一亲芳泽。现在就请大家出价，能让蔷薇姑娘满意的就能作她的入幕之宾！"

竞价的场面异常火爆，小曼在厢房不紧不慢地吃着葡萄。她早已买通老鸨，不管别人出价如何，选择让林勇进来。

江湖上有名的七煞门，是近年来才崛起的一个门派。七煞门主是个武功高强，心狠手辣的人，但是光这些，还不足以让七煞门短时间内成为江湖名门。传说门主身边有一个谋士，名唤思林，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武力加脑力，七煞门主才会妄想取得三宝一统江湖。今天她的目标，是七煞门的七个分门主之一，也是最好对付的——林勇。此人一身蛮力，最喜好逛烟花之地，所以小曼决定投其所好，生擒林勇作为突破口。

这叫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叩叩！老鸨走了进来，"蔷薇姑娘，照你的吩咐，人已经进入特别准备的厢房了，不知…"看着她献媚的嘴脸，小曼有点烦躁，"行了，钱不会少了你的，一会去向我的下人领吧！"老鸨这才眉开眼笑地下去了。

交代小曼一切小心以后，纪莫言一行进到了她隔壁的厢房，准备一有动静就进去救人。小曼整整衣装，摆出一张魅惑笑脸，推门走了进去。

屋里的林勇显然早已迫不及待，上前去一把抓过她的手，贪婪地抚摸着。她忍住恶心，巧笑道："客官急什么，不如先来喝一杯如何？这夜，还长呢～"

林升眉开眼笑，欣然应允。按照计划，等会小曼不露声色地在酒里下毒，就能避开他的下属，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带走。一切都会很顺利。

谁知她还没下手，就闻到一阵异香，意识开始模糊，心道：不好！可能中了迷香。她用力喊了一声："师父——"，隔壁房间没有动静。

糟了，他们恐怕也中了迷香..难道自己的贞洁就要在这里失去了？！这是她迷迷糊糊闭上眼之前最后一个念头。

［正文:第十二章　直捣七煞门。思林。］

当小曼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了，阳光琐碎地照进屋子。想起昨晚的事，她心下一惊，想拉开被子看自己是不是被ooxx了，却发现手被握在一只修长的手里。原来刚才过于慌乱，没看见清泉伏在她的床头睡着了。她舒了一口气，是他救了她么？

她俯下身去，轻轻吻了吻他的睡颜。清泉被这么一下动静吵醒了，露出一点点可爱的迷茫。

“清泉，后来你们救了我吗？我还以为你们都中了迷香。”小曼拨弄着他额前的流海。

夏清泉露出了一点痛苦的神色。“不是我。我和纪大侠发现中了迷香以后马上运功驱毒，我心里很着急，哪怕你被那个猪头占到一点点便宜！等我们以最快速度赶过来，林勇已经倒在地上了。”

“啊？”小曼一头雾水，难道是自己使出了什么“睡眠大法”之类的武功？还是他自己被自己使的迷香迷倒了？

“救你的是一个蒙面黑衣人。”又是黑衣人！能不能有点创意啊！坏人也黑衣，好人也黑衣！（作：这么快就觉得对方是好人了？越：这个你不是最清楚嘛～作：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呀不知道～）

“我只看到他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对了，这个是他掉的。”清泉从袖中摸出一枚银色的戒指。

“很精致的戒指呢！”小曼把它拿在手里细细观察，像是女式的，上面还有雕花，“先收着吧，怎么说他也是救了我。”

纪莫言把小曼教育了一顿，说以后断不可这么冒险，不然怎么对不起月莓云云。小曼掏掏耳朵，躲到清泉无霜后面。叶无霜则是一脸“都怪我”的懊恼，“是我们低估了林勇，以为他只是个酒囊饭袋，没想到他这么阴险，早有准备。我们应该想到他能坐上七煞门分门主，总要有点本事的。”

“安拉！”眼前这位显然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也不知道昨天是谁吓的半死。“现在林勇也抓到了，我们应该研究下一步计划了。”

所有人齐刷刷回头瞪着她，好像在说：“你还想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计划？！”吓得她吐吐舌头，把心里的大计划咽下去了。

林勇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口中不断求饶，“各位大侠，饶了小人吧，小人只是一个生意人啊！要多少钱我给你们就是！”话虽如此，但是他的神色中看不出一点点慌张。

“你堂堂七煞门分门主，装什么生意人？”纪莫言喝了一口茶。嗯～好茶。

那林勇眼睛一转，“什么七煞门？小人从未听说过，小人上有老，下有小....”又是一个啰唆的家伙。

只见小曼起身，缓缓走到他面前，拿出一颗绿色的药丸在他面前晃了晃。“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坦诚相待’，服食此药者会从皮肤开始溃烂，然后烂肉，会如被千刀万剐般疼痛，好像自己肉被一片片切下来，最后看见自己的白骨了还不会死，与自己坦诚相待的滋味，你想不想试试呢？”

终于，看到林勇脸上露出了一丝惧色。小曼乘胜追击，掰开他的嘴，把药丸放了下去。“解药在我这里，不想受千刀万剐之苦，就合作点听我的话。”

将信将疑的林勇被灌下药丸后，忽然觉得皮肤一阵刺痛，让他在地上直打滚，连连求饶。“女侠饶命，女侠有什么吩咐我照做就是。”

“刺痛一个时辰发作一次，别耍花样，天下间只有我可以解了这毒。”这林勇哪敢说什么，连连点头。

乔装打扮了一下，几个人押着林勇就踏向了前往七煞门总坛的路。

“启禀门主，分门主林勇求见，称自己俘获了落语山庄的庄主等人。”

“哦？”门主裘念飞笑逐颜开，“想不到这个饭桶还有点本事啊！带他们上来！”

暗处的角落里，坐着一个人。低着头，看不出表情。

事先被“松绑”的叶无霜被带到裘念飞面前。这个七煞门主顿时哈哈大笑，“想当年，你父亲灭我裘氏一家，等我有能力报仇的时候，他早已归西！也罢，今天我就杀了他的儿子报仇！”

他慢慢靠近叶无霜，伸出手准备霹向他——

“门主，小心有诈！”暗处角落那个声音叫了出来。“臭小子！”小曼也顾不得形象，冲过去一把抓起他的衣领。

裘念飞闻言一惊，往后退了一步，叶无霜起身一下挣脱身上的绳子，抓过他的衣领，用刀抵住他的颈部。“门主－”在场七煞门的人都蠢蠢欲动。“叫他们退出去！”叶无霜低低命令裘念飞。这戏码怎么象绑架？（叶：是啊，搞得我形象好猥琐，555～）

再看另一边，小曼提住的那个人竟然没有反抗。她的功夫已经够三角猫了，难道这个人不会功夫？视线往下，这个人下身软绵绵的，根本站不起来！

“原来你就是思林！”传说七煞门主身边的神奇谋士，经过他们的打听，是一个不能自由行动的人。

“放开我。”思林冷冷说道，语气竟有淡淡的气势。

“你是个聪明人，为什么要助纣为虐？”小曼对着那双充满睿智的眼睛，心中有一种感觉暗示着她什么，于是忍不住问道。

而他给的答案更为简单，“因为无聊。”他有些戏虐地看着眼前的美丽女子脸色一下气红，“我天生腿脚不便，我娘抛弃我，所有人都歧视我是个废人。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这个废人随时都能送他们上路！”

小曼一脚跨上他的椅子，拎着他的领口，“啪－”给了他一个耳光，“这一巴掌是为落语山庄这么多死难的百姓打的，就因为你这种想法，害死多少无辜的人？！”“啪－”右边又是一个耳光，“这一巴掌是我替你娘打的，虽然她抛弃了你是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她知道你助纣为虐，草菅人命，肯定会后悔当初没有掐死你而仅仅是抛弃你！”左边又一记重重的巴掌落下，“这一个巴掌是我替清流的百姓打的，想你这样有智慧的人，不想着帮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却躲在这里怨天尤人，怎么活是看自己，不是看别人！”右边巴掌又一次落下……

思林被她打傻了。世间怎么会有这样蛮横的女子？！不过有一句话他听明白了：怎么活是看自己，不是看别人…也许，是自己活在别人的目光中太累太久了…

叶无霜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小曼，满脸通红，眼中含泪，不觉手松了一下。裘念飞想趁机挣脱来个反击，却一把被纪莫言抓住，“莫耍花

样，否则死得更快！”

“庄主,”落语山庄的那个死士也跟了来，“跟来的弟兄们已经掌握了七煞门，他们的门主在这里，他们不能反抗。你看如何处置他们?是不是一”他作了一个“咔嚓”的动作，想必也是对他们恨之入骨。

正打得昏天黑地的小曼闻言终于醒了过来，刚想开口阻止，叶无霜已经下了命令:

“所有有诚意改过的门人带回落语山庄，就让他们代替我庄死去的人们重建家园，每日忏悔！至于这个裘念飞和思林...”就用他们的鲜血来祭奠我们的烈士吧！”

思林闭上眼睛，也罢，是时候解脱了...即使现在想通了想回头，也是下辈子才有机会了...

“且慢！”小曼放下思林，揉揉自己有些红肿的手掌，“这个思林交给我处理。”虽然说不清道不明，自己却对这个聪明人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好像什么在呼唤着她，但又不是爱情。

其他人也都看出了这一点，于是便没有什么异议。解决了裘念天，拿回沧海泪，一行人带着落语山庄的新成员，浩浩荡荡地启程回家。

走着走着，小曼胸口一阵生疼。下意识一摸胸前，掏出了一块小小的黄玉挂件，这是母亲从小就让她贴身带着的。此刻，这块黄玉却发出了柔和的光芒，指向思林所在的方向。

难道，这和她传说之星的使命有关?！

[正文:第十三章　不安的心]

怀揣着这个心思回到落语山庄，一行人又对着沧海泪啧啧称奇。刚才过于匆忙，没来得及好好观赏这江湖人争夺的至宝。

原来所谓沧海泪，并不如小曼所想象的是一颗珍珠，而是一柄充满寒意的宝剑。银色的刀鞘泛着寒气，刀身是水蓝色的，象大海一样让人宁静却又充满不安的气息。

“剑倒是好剑，但还不至于能号令天下吧！”纪莫言抚摸着沧海泪，疑惑道。

小曼忽然想起《倚天屠龙记》里面的桥段，灵光一闪，“你们说…如果把剑折断，会不会有武功秘笈在里面？”

叶无霜赞赏地看向她，“小曼，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我们想不到呢？”

“因为它被世人当作至宝，没有人会想要毁掉它。不过万一没有，这把好剑可是要毁了。”

“无妨，我认识一个锻剑大师，想必能帮我把沧海泪恢复原状。”

折断沧海泪，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张薄薄的纸，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却仍然保持完整。打开一看，原来是沧海剑法。切，没创意！

“天意啊～”叶无霜感叹，“这沧海泪在我叶家传了三代，却不曾解开其中奥秘。看来小曼你是它的有缘人，就将它拿去吧！”

“额…这个…”其实小曼是很喜欢那个水蓝色的剑没错拉，但是拿他的家传之物是不是意味着什么？普通情况下男猪脚不都会把什么传家之宝给未来老婆的嘛～她还没想清楚呢～

她这一犹豫，搞得叶无霜有点懊丧，她就这么讨厌自己么？看到无霜白净俊俏的脸上出现了难过，好像风吹皱了一池春水，楚楚动人的模样，小曼有些心生不忍，“好吧！师父，请您指导我修炼沧海剑法！”

话分两头。带回思林的当晚，小曼就做了一个梦。梦中的白胡子老头明确告诉她，经过她的肯定以及黄玉指示之人，就是她要寻找的掌握国家关键命运之人。

于是第二天当她一脸狰笑地出现在思林面前，他顿时一阵冷汗。

“思林啊…你也知道你以前做了很多错事，现在想通了对不对？”点头。

“思林啊…那你想不想有机会补救，为万民造福来将功补过呢？”再点头。

“现在有一个机会给你…上云佩去为女王分忧解难，你可愿意？”不点头也不行啊！

看见思林点头如捣蒜，小曼笑得花枝乱颤，“那就好，希望下次看到你，你已经是我国不可或缺的栋梁了！”（作：这一章小曼的形象真

是猥琐到了极点！越：我再也受不了拉～你是作者我也要咬你！作:赶紧飘～）

写信给女王引见思林，然后又回信给公主府的人，告诉他们自己一切安好。既然自己长期不能回去，总要做点什么以掌握情势的，自己来到这里，还什么作为都没有呢！如此，一个计划就在小曼心中慢慢成形。

等她忙完已是黄昏时候，抬起头望向窗外，竟然看到叶无霜站在远处看向她，褐发飞扬，长衣飘飘。见小曼发现了他，有些局促，竟不知是走是留，恍惚间她已走到他的面前。“我可以当你在偷窥我么？”她眯起双眼，有些生气。

他一把拉过她的手，“我们..出去走走！”

夕阳西下，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黑沉沉的乌云。

［正文:第十四章　一吻定情］

叶无霜一直牵着小曼的手，温温热热的触感一阵阵传上她的心头。

天色渐暗，两人并肩走在街上，竟相顾无言。

“你可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总要有人先说话吧，那就我先开口，小曼心想。

“我——”叶无霜认真地看着小曼，灵气的眼中波光流动，粉嫩的红唇微启，“我想告诉你——”

“轰隆隆——！”一声炸雷在他们头顶响起，淹没了无霜的后半句话。来不及抱怨，豆大的雨点就纷纷扬扬地劈头落下。

“还愣着干什么啊，你这只呆头鹅！”

“呆头鹅是什么？”

“就是很呆很呆的一只鹅！”小曼拉着他一阵狂奔，两个人边跑边哈哈大笑，引来路人纷纷侧目。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好久没有这么刺激了！此时此刻，小曼真心地把什么任务，她的身份包袱，她的穿越烦恼通通抛到了脑后。

气喘吁吁地跑到屋檐下，无霜温柔地为她整理凌乱的长发，手渐渐抚向小曼因为奔跑而红彤彤的脸颊。她抬起水灵灵的眼睛看着他，娇艳的小嘴对他而言是无限的诱惑。

“那日，在我的题词后面加了两句的是你吧？！我后来琢磨了很久，为什么你的言语竟然透露出一种不符合心境的苍老；还有，这双眼，竟也偶尔会露出憔悴。你的快乐，是不是都是伪装？”

小曼轻轻一颤，他，竟是懂她的。她一直觉得，他只是一个长相俊美，带着孩子气的男子，难道自己这么容易被看穿么？

“我不知道你的身份，这不重要；我不知道你来自哪里又要去向何方，这也不重要；你的身上有太多太多的谜团，这些都不重要，我只知道，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开始，我就越来越被你吸引，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你，我也会感到幸福.”

“就像点点星辰守护星空，小曼，我能成为你身边的一颗星，从此守护着你吗？”

小曼没有回答，而是看着他，唱起歌来：

“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

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

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

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

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

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

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

我们就厮守到永远…”

屋檐外的雨还是倾盆而下，雨水从它们身边经过，坠入地面陷入一个个涟漪。屋檐下的两人看着对方，仿佛世界已经与他们分隔。叶无霜低下头，轻轻吻住小曼左耳的耳洞。“啊－”一阵酥酥痒痒的感觉传来，她忍不住低喘一声。

无霜轻颤，转头吻住了她的红唇。他用力地索取她的甜蜜，既而探入她的口中，挑动着她的舌。他和她千回百转地缠绕着，仿佛过去了一千年，一万年……

有人说，爱上一个人，只需要要一秒钟的时间。

微微以为，爱是一种感觉，感觉来了，爱就在一瞬间绽开；强求不得，也挥之不去。此中的真意，只有两个人之间才明白。回到山庄已是入夜时分，清泉安静地在等待在小曼房门外，看到他们回来，脸上并没有显现出不愉快。小曼看着他，心忽然很痛很痛。作为一个现代人，她觉得这是她的背叛，自己真是如此水性杨花的人么?

清泉仿佛看得懂她的心意，“我有话对你说。”无霜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已经会意地悄悄离开。

“小曼，你无需介怀的。”清泉柔柔地帮她擦了不知不觉掉下的眼泪。

“可是，可是，我觉得很对不起你们“，小曼有些哽咽，“我爱你，也爱无霜，我觉得很依赖你们，和你们在一起我很开心，很安心！只有你们！我并不是想伤害你们。”

清泉把她拥入自己怀里。“我懂。我真的懂。记得吗？你第一次回去，我急得手足无措的时候，我就发现，除了与你分离的痛苦，其他什么我都不在意。何况，在这里，你本来就是要有多位夫君的。”说这些时，他的脸上竟然有一丝羞涩。“小曼，你是这么珍贵，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你，我只允许和我一样能用生命守护你的人爱你！能永远陪伴着你，我就心满意足，真的。”

有夫如此，妇复何求？！小曼紧紧抱住清泉，“谢谢你！我也会用生命爱你们，永远！”

纸窗上映照出红烛影子摇曳，将屋内紧紧相拥的两个人照得格外幸福。

[正文:第十五章　世外桃源的夺夫大战]

在纪莫言的指导下，小曼的沧海剑法进步神速。此剑法柔中带刚，以极寒之气结合用剑者的内力化成剑气，达到无坚不摧的效果。而且纪莫言惊奇地发现，之前武功迟迟没有长进的小曼自从修炼沧海剑法之后内力大增，而这套普通人修炼平平无奇的剑法到小曼的手里也大放异彩，难道它是专等异世人修炼的么？不过他没有将想法说出来，以免某些人得意忘形练到走火入魔。

在落语山庄生活的日子可谓悠闲惬意。午后时光，清泉诵书，无霜舞剑，两个男子有不同风韵的气质，却都美得让人不敢正视。小曼呢？她正坐在那里，傻乎乎地看着他们笑呢。她能坐享齐人之福，这是在现代想也不敢想象的。偶尔她穿回去两天，他们两个也会轮流在她床边守护着她，让她醒来就能看到自己，真是贴心。

思林已经平安抵达云佩城，女王对他大为赏识，在来信中也美美地夸了小曼。然，女王的赞美就是压力，是时候动身出发继续她的搜寻了。

“无痕舍不得姐姐，姐姐不要走嘛！”圆圆的小脸红扑扑的，肥嘟嘟的小嘴蹶的老高。小曼蹲下身子，握起那只抓住她裙子不放的小肉手，“无痕已经6岁了，是男子汉了哟！不可以哭哭啼啼的！小曼姐姐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办好了再回来看你！姐姐保证。”

“真的？”带泪的大眼又有了笑意，“那按照姐姐教我的，打勾勾！”

大手和小手勾了起来——“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小手的主人挂着泪痕，“无霜哥哥，小曼姐姐，大家，要早点回来哦！无痕会努力练武学习的！”…

小曼，清泉，无霜，纪莫言一行人于是又向着前方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金柳城。要到达那里的路很长，现在他们所在的，是一个叫金河镇的小镇，镇子里的百姓都是以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群居，可以说是山烟边界比较落后的地方。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和平村的百姓大多是朴实而善良的农民。

和平村的田野很广袤，一眼望去，湛蓝湛蓝的天空下，绿油油的海洋望不到尽头。站在菜田边，任清新的野风穿越自己的青丝和衣裙，小曼真是说不出的舒爽。

好想对着宽广的田地大声呐喊！即使在现代，她居住的也只是钢铁森林——城市。灰色的天空下阴冷的水泥建筑，依山傍水的房子并不是普通人能买的起的。（作：跑题了，对房价的怨念实在太高～越：我倒！）相信这样的体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吧！

家家户户都养着鸡鸭鱼羊，来到这里，有一种回归原始的感觉。（作：其实只有小曼一个而已，其他人都觉得很平常。）和平村的乡亲们很好客，听说他们来自都城云佩，都抢着招待他们，顺便听他们讲讲新鲜事。

那农家菜真是美味，所有蔬菜禽肉都是自家养殖没有污染没有激素的，能不鲜美可口么？小曼有一种冲动，想在这里长住下去，看得出，向往闲云野鹤生活的清泉和无霜也有这样的想法。一声鸡鸣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和平村平凡而又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可是小曼一早起来就发现村子特别热闹，一打听，才知道两个女人为了争夺一个男人一路吵到了村长家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凑热闹去咯！小曼拉上无霜清泉往村长家去了。

“大生明明是我的夫君，我和他孩子都有了，你怎么能信口雌黄呢？!”这个女人看起来很温顺。

“笑话！我和大生都以夫妻自居好多年了，大家有目共睹，你们说是不是啊？”

泼辣女人往人群中一指，大家纷纷往后倒退，谁也不敢招惹了这只母老虎。

事件的第一主角——那个名叫大生的男子，站在两个女人中间，看上去一脸茫然。

“怎么回事？”小曼拉住旁边一个乡亲问道。这也奇了，两个女人都说自己是他老婆，他还就不吭声呢，“自己老婆都不认识了？”

“姑娘远道而来有所不知啊！这大生是我们村里人，早些年说自己和老婆做生意发了点财，却在一次出远门的时候被强盗打坏了脑袋，现在回到村里谁也不认识了。村里人只知道这两个女子和他的关系都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所以现在谁也拿不住主意。”

“哦～～原来如此！”原来这个世界也有这种故事。接下去她又打听了一些有的没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么一个故事，两个人抢一块归属权不明的丝帕，聪明人裁定一人一半，一个人欣喜一个人委屈，丝帕的主人当然就是那个委屈的人了。聪明的观众朋友们，您已经想到怎么做了对不对？

“村长大人，不妨让小女子来试着判断，如何？”

村长是个白胡子老头，两个女人吱吱喳喳争论了半天他的头早就大了，忙不迭地应允：“好好，姑娘来自都城，想必见多识广，不妨一试。”

“那么我宣布，大生的财产给你，人给你。”她左手指温顺的女人，然后指向右边的泼辣女人。话音刚落，两个女人都露出了痛苦的神色。泼辣女人嚷嚷道：“你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这样随便判啊，村长给评评理啊！”分贝之高，一时间人人捂耳自卫。

小曼无视她，“那么倒过来，财产给你，人给她。”两个女人的神色又起了变化，温顺女人开心了，非常得意的样子。泼辣的那个神色也好看了很多，还是有点不满。而大生站在原地，脸上的表情也很奇怪。

“村长，事情已经水落石出，大生和大生的财产都应该给她。”她指向泼辣女子。

村长的声音越过那些质疑和吵闹，“请问为什么要给祁红而不是葵言？”

原来泼辣女人叫祁红，温顺女子叫葵言。

“很简单，两次分配，两人的态度说明了一切。我打听过，大生的财产是和老婆一起赚来的，试问这个女子又怎么会只要人把自己的血汗钱让给别人这么甘心？祁红虽然得财－当然，有她的汗水是应得的，但是她还有遗憾，就是大生。而葵言，只要大生就露出非常满足的神情，是不是太不合常理了呢？我不得不佩服你心计之高，按照一般人的判断，你就能人财两得了！”

葵言的脸瞬间苍白，“你，你胡说！”祁红则一改泼辣，没有说话。

小曼随即又转向大生，“还有你，你也不要装了。我刚才很清楚的看到你脸上露出的愤恨表情。”她走到他身边，轻轻说道：“不要不怀好意地去试探关心你的人，这样只会失去他们对你的信任。”大生闻言一个战栗。

后来自然是真相大白，大生坦诚这次回来是想名正言顺地娶妻，想试试谁对自己才是真心的而不是为了他的财富。他和葵言根本没有

夫妻之实，只是有过一些暧昧，让他犹豫过。于是祁红开开心心地披上了新娘的红盖头，在都城客人的见证下完成了庄严而隆重的婚礼。

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

“姐姐。”小曼正满足地喝着陈年青梅酒，裙摆被一只黑乎乎的小手拉住了。

也？！好脏的小孩哦！！

［正文:第十六章　蔷薇花海］

黑乎乎的脸，黑乎乎的身子，只有两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谁家的孩子？怎么搞的这么脏？

“姐姐，”“小黑人”又开口了，“大生叔叔和红红阿姨相认的时候我也在，姐姐好棒哦，我也想成为象姐姐一样的人！”小嘴吧嗒吧嗒的，一些不明液体滴落在小曼的左手上。

三条黑线出现在额头…就在这个时候…她明显感觉右边的裙摆也被拉住了，转头一看，orz！

黑脸黑手黑身子..难道是自己眼花把一个看成了两个？！

“姐姐姐姐！”两个小恶魔同时开口了，真叫人天旋地转…

“我叫可儿”，左边的，“我叫猫儿”右边的。“我们是孪生子！”

“可儿，猫儿，你们把姐姐的裙子都弄脏了！”小黑人的娘亲走了过来，却看起来有点眼熟。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失礼了。我是祁红的姐姐祁青。这是我的两个孩子，哥哥叫猫儿，妹妹叫可儿，刚他们玩泥巴战呢，弄脏你裙子不好意思。”

小曼怔怔地答：“哦，没事没事。”龙凤胎?这两个小家伙是男是女都分不清呢！哦不，应该说是人还是OOXX还令人疑惑…

祁青打断了她的思绪，“那我先带他们去洗澡了。等会见。”

夏清泉和叶无霜两个美的不像话的男人在这里也一如既往地受到追捧。清泉是个淡然的人，自是不会理会，但是这个世界的人对冷若冰霜的男人还都颇有好感；无霜容易脸红，他的羞涩更是引来无数色女垂涎，看得小曼心里不爽。

罢罢罢，随他们去，懒得去管。于是她躲开众人，自己散步去了。

绕过村子后面的小山，走进了一片茂密的丛林，这里的树木参天，遮住了大片阳光。走在泥地上，清脆的鸟鸣声声，阳光透过树叶的罅隙照射下来，光与影斑驳破碎地随着风轻轻晃动，别有一番感觉。没想到和平村的后面竟然是这样一片森林。

在这么清新的地方散着步，小曼的那点气早就消了。可是接下来她却发现，她　迷　路　了！

为什么所有的大树都一个样子的？绕来绕去半天，总是回到原地。她抽出腰间的沧海剑，在走过的树上刻下一个记号，然后选择走没有走过的方向前进。刻过记号的树越来越多，被否定掉的方向也就越来越多，事实上，她已经离开出发点很远了。

天色渐暗，已是黄昏时分。小曼又累又渴，拖着沉重的步伐前进着。不知不觉，竟走到了一个山洞口。咦？怎么还有山洞呢？里面不会有野兽吧？！

侧耳倾听，里面竟传来沥沥的水流声。小曼压制不住好奇，念自己的沧海剑法，搞定一两只野兽应该是没问题的，就走了进去。

山洞不如她想象的黑暗，那些缝隙都有阳光稀稀落落地洒进来。越往里走，就越不可思议：奇形怪状的钟乳石隐隐闪着蓝色光芒，一条小溪从脚下流过，清澈见底。前方有一丝光亮，看来出洞的口了，她并没有遇到什么怪兽。

刚想用“别有洞天”来形容山洞里看到的一切，却在她走出洞口的一刹那分了神、闪了眼睛、甚至乱了心跳。

金色，漫天满地都是眩目的金！如果说她从小就觉得自己的名字怪异——红蔷薇是一首歌，绿蔷薇是一部韩剧，自己的名字却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她曾固执地认为她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那么在这一瞬间，所有的一切通通被打破！因为——

那一大片一大片金色的蔷薇花海，在金黄的夕阳下，一浪一浪地翻滚着，发出全世界最耀眼的光芒。金灿灿的花瓣优美地舒展着，仿佛是爱人的私语。在无限的天空和无边的花海中，金蔷薇深深地醉了。

妈妈一定来过这里，所以我的名字才会是这样。金色蔷薇，真是美的让人窒息……小曼躺在花海里，思绪陆陆续续地浮现，根本忘记要回去的事实，也不知道她的那些老公师父随从都已经快把村子翻过来了。

原来，我是真的属于这里的……半梦半醒之间，她睁开眼，却对上了一双金色的眸子——白皙柔嫩的皮肤，浅黄色柔软卷曲的头发，浓密的睫毛遮得眼睑下一层阴影，小巧挺直的鼻和樱桃般的小口，这是个不折不扣的超级美少年！此时，他天真的闪着他金色的大眼睛，俯视着她仰望天空的容颜。

小曼幽幽地开了口，“你是…金色蔷薇的精灵吗？”

［正文:第十七章 小精灵还是小恶魔］

小精灵——这是他给她的第一感觉。既优美又有灵气，好似从未踏足人间的妖精。

金色的少年笑了，明眸皓齿的样子比他身后的阳光更耀眼，小曼有那么一刹那失了神。“我叫朝雨，姐姐是从哪里来的？”他的声音清清脆脆的，好像银铃摇动的声音。

姐姐？！这家伙嘴巴倒挺甜的，我看上去就比他大个两三岁而已啊！

“我是从云佩来的。你…住在这里？”

“是啊，朝雨从出生就没有离开过这里，爹爹娘亲扔下朝雨就走了。”美丽的脸庞露出委屈，梨花带雨的模样楚楚动人。

某人顿时母性情怀和同情心同时泛滥，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越：啰唆，别说了拉！作：我飘～）

“好可怜哦…那你想去外面的世界吗？”

“想啊！但是我在这里生活惯了，我怕出去别人会笑话我。”

“有机会我带你出去吧，你还这么年轻，难道在这里呆一辈子吗？”这样可爱的美少年，埋没在这里实在太太可惜了！

“姐姐真是太好了！朝雨，朝雨可以求姐姐完成我一个心愿吗？”

“只要我办得到的。”

白皙无瑕的脸蛋染上红晕，醉人的眼神包围着小曼，“姐姐好漂亮，我可以亲你一下吗？”

额？这算哪门子的心愿？！可能这孩子从来没见过妙龄少女吧！亲一下脸该没关系，和外国人打招呼还有这样的礼仪呢！

于是她点了点头，他的小脸就慢慢靠了过来，这时她才发现，他比自己要高。他软软的唇贴上了她的面颊。就当小曼还在想这孩子真可爱的时候，小嘴已经转移阵地掠取到她的小口，用力而笨拙地吮吸着。他的手…他的手还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小曼惊异地看着他，这孩子！想推开他，却看到他闭着眼睛，很陶醉的样子，有点不忍心。过了一小会，他自己松开了手和口，边跳边拍手说道：“好甜，好甜！”她只能无奈地看着他欢乐的样子，就当被小狗添了一下，反正他也蛮象宠物的。

月亮露出了脑袋，星星对他们眨着眼睛，小曼这才发现已经这么晚了。想到她两个那么容易吸引蜂蜂蝶蝶的“男朋友”，还真有点不想回去，不过错不在他们，自己也不想让师父担心。

“朝雨，你知道去和平村的路吗？太晚了，我要回去了。”

漂亮的脸孔顿时垮了下来。“姐姐还会来看朝雨么？我给姐姐带上一朵金蔷薇吧！”

“会的，我保证。”小曼把长发放下，紮成一束放在左边肩膀，朝雨摘下一朵金色蔷薇，戴在她的辫子上。“走吧，朝雨带你出去。”

原来出去的路只要一直直走就会到，小曼左边走走右边走走，才会转不出去。很多事，想得越多，就越容易做错。

依依话别之后，小曼向已经点起一片灯火的村庄走去。朝雨目送着她的背影，夜色之中依然能看到那双眼睛里透出的冰凉。他伸出手，放上自己的唇。

“很快就会再见面了，越小曼。”声音和眼神一样冰冷，唇边藏着一丝笑意。

走在前面的小曼隐隐约约听到一点点，是朝雨在说话吗？不可能，自己没有告诉过他名字。疑惑地回过头去，可爱的小脸正含着眼泪向她挥手道别。想太多了吧！她加快了回家的脚步。当她回到村子的时候，那个热闹的场面当然是可想而知了！纪莫言和清泉生气，无

霜委屈，月赖依旧沉默，只不过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没什么事就好，一顿训斥自然是少不了了。

这时同在屋子里的祁青发现了小曼头发上的金色蔷薇，惊奇道：“越姑娘可是去了森林后的金蔷薇花田？传说那里有很多很多金色蔷薇，可是那里地势险要很难找到，就像迷宫一样，就连我们村民也很少有人去过。”

“有缘自会到达。”坐在一旁的清泉终于开了口。小曼心中一喜，他终于不生自己气了！忙跑过去坐在他旁边，勾着他的手臂。无霜的脸色就不大好看了，什么时候自己也摆摆架子就好了，也能得到她的垂怜。

小曼看出来了，扑哧一笑，招呼他也坐过来，一左一右，倒也自在。

“你怎么会走到那里去的？”纪莫言很好奇。

于是她就把怎么迷路，机缘巧合下走到那里的事情说了一遍，包括遇到朝雨，不过省略了帮他完成心愿那一段，免得场面上几个脸色放晴的又阴沉下来。

纪莫言略一思忖，小声对她说：“这大概就是月莓说过的’金色之梦‘，据说当时她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出现在那里。”

金色之梦吗?的确是如梦似幻的地方啊…正当她还沉浸在对美丽金色的回忆中时，吱吱喳喳的吵闹声已经传入耳朵。

“猫儿，可儿，不要顽皮！”

眼前两个7.8岁的孩子，都长得清逸俊秀。哥哥　剪了个童子头，妹妹扎着两个羊角辫，好生可爱。

可是，这…这真的是自己早上看到过的小黑人、宇宙人吗？？

［正文:第十八章　蔷薇希望小学诞生］

“小曼姐姐！”宇宙人兄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向她扑来，意图挤掉原本正主儿的位置。

“咦？小曼姐姐头上的花花好精致，可儿从没见过！”

“是哦，猫儿也没见过，好色彩斑斓啊！”

“笨猫儿！只有金色怎么可能色彩斑斓？应该是五彩缤纷才对！”

（嘎－嘎－嘎　乌鸦飞过……）

小孩子的精力就是充沛，难道自己老了么？叹气。

宇宙人兄妹还在为两个成语争论不休，丝毫不顾忌满屋大人头顶的黑线。

“猫儿，可儿，你们俩念过书吗？”小曼摸摸可儿的小脑袋，软软的小头发，好舒服。

“读书？读书是什么？”两双大眼睁得圆圆的。

祁青忙上前道：“姑娘见笑了。象我们这种小地方，怎么可能有学校呢？大家都只是混个吃饱穿暖而已。”

小曼沉默着。原来在这个世界，也有没有书读的小孩子。记得以前，学校和山区学校一对一帮困的时候，那些山区孩子脏脏的脸，那些破烂得快要倒塌的教室，曾经多么让人震撼。她捐出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和零用钱，但力量都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在这里，她可以是超级－富－婆啊啊（请自觉重复N声），来到这里以后，她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公主身份是这么的好（事实上也忘的差不多了），她一定能，为大家做点什么。

第二天，她早早赶去村长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村长，我想让村子里的小孩子都能念书，你意下如何？”

“我何尝没有考虑过呢？但是我们和平村离开镇子有点距离，大家也不是很富裕，教书先生都不肯来。难，难啊。”村长摸着花白的胡子。

小曼从腰际摸出一叠厚厚的银票，放到他的手里。“那这样又如何？有可能吗？”（越：ano…怎么觉得在行贿？拜托改改拉…作:…）

村长布满皱纹和老茧的手开始颤抖起来，“够了，够建小学，请教书先生了。姑娘大恩大德，叫我们小村的村名要如何报答才好？”

“无碍，只要学校名字按照我说的取就好。”

“那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娃儿们将来有出息了，不用象我们这样种一辈子地”，说着说着，他老泪纵横，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一片锣鼓喧天以后，蔷薇希望小学正式奠基准备建造了，在完成之前，孩子们先在村里挪出的一所空房子里学习。由于资金到位，这个学校可以容纳包括和平村在内的周围三个村子的小孩。小曼看着大家欢欣雀跃的样子，不由得开心一笑——这只是开始，以后还有中学，大学…

无霜亲笔题上校名。他的字柔中带刚，笔风遒劲，又引得一群少女纷纷羞涩地向他暗送秋波，弄得他很尴尬地不时望向小曼。哼，我什么也没看到！小曼每每都是转头看别的东西，某人真是无奈。

“这里的学校都学什么？”她小小声地问夏清泉。既然不是中国的古代，那么历史上的四书五经八股文也便不存在了。

“学清流的历史，学遣词造句写文章，或者做人的道理等等，你又有什么点子了？”清泉永远是这么安静温柔。

“嘿嘿－”这个笑容可不是什么好的征兆哦，“我想让他们学点实际的技能，帮助就业！”

“是找工作的意思吗？看来会很有趣。”

轮到小曼发言了，她走到人群前面，柔柔却不失力道地说道：

“在场的各位，今天蔷薇希望小学能够成立，孩子们可以念书，大家都很高兴。我只有两点想说：第一，所有孩子学习不需要交任何费用，所以想上学的孩子不要有任何顾虑哦！第二，所有女孩和男孩一样，可以上学！”

人群一下炸开了锅。让女孩读书，在富贵人家很平常，在贫穷地区却不然。很多小女孩，包括可儿，都高兴地跳了起来。

村长请来了三位先生来教授孩子们文化，历史和道德，看起来都是不错的老师。小曼叫住他们，“我想传授算账的技能给这里的学生，但我在这里不便久留，故须假各位先生之手传授，不知哪位有兴趣一学？”

听闻有与众不同的东西可以学，这三位先生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于是，小曼花了一天，将她掌握的现代会计技术教给了教书先生和旁听的清泉无霜，听得他们啧啧称奇。相信这对有志从商的孩子会大有帮助的，毕竟复式记账要方便高效得多。

又是一个热闹的夜晚，小曼一行人开开心心地围桌吃饭。“小曼，你为什么对蔷薇情有独钟？”经过这些天，无霜已经知道她贵为公主，且是清流之星，虽然讶异，却也很快恢复常态。小曼本来就是那么特别，所以他才会被她深深吸引。

“因为我的本名叫金蔷薇。”她嘴里塞着清泉夹给她的菜，含糊不清地说道。

“原来如此。如果我们能到你的世界去看看就好了。”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都露出向往的表情，害他有那么一点点后悔。

“现在是没可能拉，不过我娘就带着我爹回去了，也许以后有机会吧！”瞟了一眼纪莫言，他只是默默喝酒，她觉得自己话多了，忙不迭给清泉无霜夹菜。

皆大欢喜的时刻，可惜有一个人脸色不那么好看。

就在大家吃的尽兴之时，门“砰－”一下被撞开了，小黑人兄妹冲了进来。“小曼姐姐，陪我们玩～”

这帮精力充沛的小孩啊.....刚想起身问他们功课写好没有，她胸前又疼痛起来。掏出黄玉，它正的的确确地散发着金色光芒。

难道……

［正文:第十九章　暴风雨前的宁静］

两张小脸在淡淡光芒的映射下露出惊奇，“咦－小曼姐姐有会发光的石头！”

他们…也是吗？他们只是两个连字都不认识的孩子。但是自己和黄玉的判断一致，他们是女王寻求的人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尚小，不像思林孑然一身。看来，要找祁青谈一谈了。

晚饭过后，她一个人前往祁青家。

开门的是她的丈夫，小黑人兄妹的父亲。“原来是越姑娘，快请进，请进！”朴实的庄稼汉显得有点拘谨。

祁青看她的表情，知道可能有什么事，就打发赖着小曼的兄妹俩进屋睡觉。三个人围坐着，桌上的蜡烛忽闪着，气氛有些凝重。

小曼一直觉得，祁青是个聪明人。在这样的小村子，她这样从容的女人并不能算太寻常，应该也是见过市面的。她决定开门见山：

“不瞒二位，我乃当今王上的妹妹，芙泠公主。这次来是有重要事要和你们商量的。”

庄稼汉一听，立即大惊失色，匆忙起身跪下。祁青虽也惊讶，但依然从容不迫地起身跪下：“还请公主饶恕民妇一家不敬之处。”

小曼立即将两人扶起，“不用多礼。此事有关猫儿和可儿....”她向他们解释，他们的孩子是国家需要的栋梁，并且保证他们以后会安全。“你们两位可以一起跟去云佩，我定将你们安排妥善，如果愿意，也可以谋取一官半职。不知..”

祁青听完，显得很愤怒，“不，我们不去云佩城，越姑娘还是请回吧！”

越小曼就这样被“送”了出来。看来她猜得没错，祁青定是和当今朝廷有什么纠结的。也罢，还是从长计议吧！

回到屋子，所有人都围上来问她怎么样。她叹了口气，把经过告诉他们，然后揉揉太阳穴，向内屋走去。剩下屋子里的人个个陷入沉思，无人开口说话。

待到第二天月露霜华怎么也叫不醒她们的主子时，才知道她又在没有任何交代的情况下回去了。

与此同时　多纶国内。

“启禀王上，我已见过清流之星。”堂下是一个黄发金眸的超级美少年，却有着不符外表的冷静表情。虽然在王殿，却无需下跪，看来身份很高贵。

多纶的女王高高在上，慵懒地抚摸着自己的宠物猫，“哦？如何？”

少年眼中有什么一闪而过。“只是一个天真的小女孩。与我们多纶之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女王有一丝笑意，“不管她以后会不会有所成长，为了我多纶，一定要扼杀在萌芽状态！这事，你来办。”

“遵命。”少年俯下身去，没有表情。

在现世的这一天对小曼来说相当的漫长，因为还没有说服祁青，心里始终烦扰着这事。现在是暑假，外面阳光很烈，天气非常炎热。于是她一整天坐在有空调的房间里，静静思考着对策。

当夜幕终于降临，她穿回清流的时候，看到的竟然是祁青静静地坐在她的床前。

“公主－”她忙搀扶要坐起身的小曼。

“祁青，你……”

祁青轻叹，“这三天我家可热闹了。月露霜华送来一大堆她们亲手做的衣服给猫儿可儿，月赖月音天天下地去给我那丈夫帮忙，还和他聊得特别投缘。”

“你那两个夫君和一个师傅，天天往我家里跑，一边帮我料理家事一边当然是絮絮叨叨地开解我。对了，那个无霜看上去斯文俊俏，没想到话还真多。”

小曼差点笑出来。忍住，忍住啊！还没听到关键呢！

“我原是前朝大臣的女儿。前王暴戾，家中父辈兄长都被派去参加大战。我和娘日日盼望他们回来，不求荣归故里，只要平安归来就好。可是…可是，终于有一天，他们被抬了回来。娘亲受不了打击，就随着去了。那时祁红还小，并不懂得这些。”

“你们又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呢？”

“当时战事频发，朝中一片混乱，有大臣觊觎我家财产，趁乱污蔑我家中亡故的爹和兄长，并要来抄我的家。我连夜带着祁红逃出了云佩城，来到了这里，被我夫君的双亲收留。我本已恨透了朝廷，有生之年再也不想回到云佩，但是这几天你的朋友随从对我们的好，我感觉的出他们是极力为了你。有这么好的良师益友和忠心随从，我相信他们为了的那个人也必然不是坏人，不是吗？夏王告诉我，当今王上与前王不同，是个明君。如此，我也放心将猫儿可儿托付于她。”

小曼握住她的手，“谢谢你的理解，祁青。我他日回去一定向王姐上禀，还你爹和兄长一个清白。”

“多谢芙泠公主。”

“我们要上云佩咯！”猫儿可儿还小，不可能理解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只道是随父母迁居云佩生活。

小曼和祁青在村头路口话别。

“此去一切小心。我会派月音保护你们回去，到了云佩有人会接应你们的。”

“祁青明白了，如果公主回到云佩，希望能抽空看看我的两个孩子，他们特别喜欢你。”

“那是当然，我也喜欢他们。”她目送着他们越行越小的身影。

还未提笔给女王汇报，就收到了她给小曼的信，难道她未卜先知?

“王妹小曼，我收到消息，多纶那边将有所行动，我派出的援军将和你在金柳城会合，望你一切小心，珍重。”

看来，前途是越发艰险了。

不管怎样，总算是有所收获！小曼放下手中的信，望着窗外的阳光淡淡地笑了。

［正文:第二十章　金风玉露一相逢］

女王的提醒，催促着他们刻不容缓地动身前往金柳城和援军会合。告别了依依不舍的村民们，并承诺以后还会去看望他们，小曼一行穿过金河镇，踏入了金柳城。

与云佩的繁华，山烟的宜人不同，金柳城是一座云集了世界各地游历人士的城市。拿现代的话说，就是一座旅游都市，除了风景秀丽，而且以“吃”闻名清流。

一走上金柳的街道，小曼就开始有点兴奋。路的两边都是各种各样，来自各地的小摊贩，卖着好多奇怪的小玩意儿。刚想冲上去看，感觉手中传来温温热热的感觉。清泉用眼神示意她，安全第一。

好嘛，人家跟着大部队一起走总可以了吧！在大家的陪同下，她开开心心地瞎拼了一大堆“宝物”，满足地笑着——还好她知道戴着面纱，不然会吓坏路上这么多花花草草的。（越：又口是心非了，你这个作者～）

虽然由清泉一个人牵着她，某些人很不满意，但是如果左拥右抱，无疑就是向世人宣布，她是个有身份地位的女子嘛！所以事先经过商议，他们两个轮流牵着她，以策安全。

与女王派来的十来位高手碰头之后，小曼让他们在行馆稍作休息，毕竟她一个女子，带着这么浩浩荡荡的一帮随从，不被注意也难。他们约定如果她有危险，就发特制的信号弹求助。

终于可以吃饭了！小曼的肚子早就饿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他们来到金柳闻名的一家酒楼吃饭，店小二很热情地迎上来，招呼他们上楼就坐。

“客官，您要的菜来了。”小二把菜端上桌，顺便用搭在肩头的汗巾擦了擦油腻腻的手。

叶无霜忽然抬头问道：“小二，你可会武功？”

店小二堆着笑脸，“客官说笑了，跑堂上菜我就会，打打杀杀的事我可不敢。”

“你的拇指与食指之间茧子这么厚，难道是握菜刀握出来的？”

“这…客官好眼力，我确实会做菜。”

“你说谎！”无霜抽出剑来指向他，“再加上中指下方和手心的，这样构成的形状只有长期握剑的人才会有！”

说时迟那时快，无霜话音刚落，被揭穿的小二，店里其他所有的客人，包括掌柜——换言之，除了小曼一行，全部从桌底身上拿出武器，看来是早有准备，就等他们进来了。

小曼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瓮中之鳖，就象他们现在这样，竟然连一个局外人都没有。纪莫言和其他人也都拔剑准备开战。

“芙泠公主好眼光，身边人都非泛泛之辈。”来不及回想声音的主人是谁，雅间帘子后面的人已经走了出来。

“朝雨！竟然是你。你为什么要安排这一切？！”小曼有些难以置信。

金色少年笑得灿烂无比，“谢谢你还记得我，姐姐。姐姐没有来看我，我就来看你了！”

看来，这就是女王信中所指的多纶国的动静了，那么朝雨是多纶国的人？一道冷光向她袭来，她还没看清，已经被清泉的黑色长剑挡了开去。

“小曼，不要发呆了，拔剑！”纪莫言有些吼地对她说道。

水蓝色的沧海泪在空中舞动，小曼正奋力抵抗着全都冲着她来的攻击。清泉与朝雨交手多招，两人竟打得不分高下，从地上一直穿上屋顶，又飘了下来。清泉沉稳，朝雨邪妄，两人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此时，一个敌人趁着混乱向小曼刺去——离他最近的清泉飞身扑了上去，一剑刺穿了那人的身体。

“和我交手还有时间管别人？看剑！”眼看朝雨就要刺中清泉，“听一”地一下他的剑被挡了回来。从屋顶大洞飞下来的，是一个蒙面的白衣人。（越:终于不是黑衣人了～不过怎么感觉怪怪的啊！作：你反正怎么都不好～不理你，我飘）

此人招式利落，功夫在朝雨之上，又或者可以假设，是朝雨没有用尽全力?

“是上次在百花楼救你的那个人。”清泉对小曼说。

诶？～～～再看看他，蓝色的眼睛似曾相识，可是自己并不认识蓝色眼睛的人啊？难道是外国人？跑题跑远了～

“你可知这么做的后果？”朝雨一边抵挡他的进攻，一边低声问道。

“我不许你伤害她。”

朝雨忽然笑了起来，“收兵！”须臾，一大票人消失在空荡荡的酒楼。

白衣人刚要离去，小曼叫道：“且慢！”他停下脚步，蓝滢滢的眸子深深地望着她。

白色蒙面对白色蒙面…（作者汗）

“多谢大侠再次相救之恩，这是你上次掉落的东西。”她从衣服中取出他掉落的那枚戒指，递给他。

失而复得的喜悦一瞬即逝，他没有说话，伸出手取过戒指，又握住她的手，把戒指放在她的手心，再合上她的手。

“这是….”小曼询问地看着他。开玩笑，戒指这玩意是能随便送的么?即便你救过我和清泉,我也不能收啊！

他摇摇头，放下她的手，一踱步转身飞了出去。

“看来他早就认识你了，对你不一般。”无霜这句话怎么听都是酸味弥漫。

小曼没有说话，只是摊开手掌，静静看着这枚戒指。

纪莫言打破了沉默，“没想到多纶国消息如此灵通。小曼，之后你切记不可单独行动。”

把戒指重新放进腰间，才摸到那里凉冰冰的触感。搞什么嘛，刚才竟然忘记了女王特地派来的那些高手，把信号弹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

走出酒楼已是接近黄昏，闹了一下午还是没有吃到东西，小曼脚都有些发软了。都黄昏了，太阳怎么还是这么晒啊？orz头好晕……无霜忙扶住她，“赶快找个地方吃饭。”清泉说道。

走进最近的一家酒楼，小曼对掌柜说：“赶快上点你们店推荐的菜，速度要快！”月露霜华纷纷嗤笑起来。笑什么笑，都这个份上了还讲风度么？

“抱歉，姑娘。”掌柜的是个眉目和善的中年男人，“我们现在要关门了。”

虾米?!

what?!

nani?!!!

她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正文:第二十一章　无心插柳］

“老板，你怎么这样啊！这还没到晚上酒楼就关门拉？”见主子饿得都趴在桌上了，月露跳出来打抱不平。

中年男人谦恭地施礼：“姑娘息怒，并非是小人不想开店，只因为小店已经被人买去，现在必须关门转交了。”

既然人家这么说，那咱也不能强人所难，刚要出去，一个柔柔弱弱的小姑娘走了出来：“爹，包袱已经收拾好了，我们…去哪里？”

纪莫言停下脚步：“两位莫不是无家可归么？”虾米？！连家也卖掉了？不是犯了什么事避难去的吧？

那男子叹气，小姑娘显得怯怯的不敢说话。

“别怕，我给你作主。”小曼已经快迈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稳稳地坐下，一股惊人的气势浑然天成。叶无霜痴痴地看着，这样的一个女子，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个女子！

明明有着惊人的美貌，却没有一点世俗女子的艳俗；大多时候很活泼，爱打抱不平爱管闲事，但其实却也很喜欢安静，能忽然间就冷若冰霜；狡黠、高贵、聪明、迟钝、敢爱敢恨，竟能集结到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所谓的真性情吧！

中年男子也是识货之人，心道这次遇到贵人了，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

“我乃老实本分的生意人，长久以来一门心思经营着这酒楼，红儿她娘死的早……”

“…讲重点。”

“咳咳，城中土霸王黄万胜的看中了我家红儿，想纳她做第8房妾，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于是他就贿赂地方官员，强行没收我的房产和酒楼，好叫我们走投无路自己送上门，哎。”

恶俗的剧情！不过却是很平常的事情，看来他说的是真的。再看看那小姑娘，白白瘦瘦的，没什么姿色嘛，感情那土霸王有恋童癖！

“店家，你先到这旁边的客栈安身下来，我等去去就来，放心。”她也没多说什么，拂袖而去。留下中年男子一个人对着女儿喃喃道，“红儿，你的命好啊，我们有救拉！”

“对了，”没想到她又折了回来，吓了父女俩一跳，“我回来之前速速准备好食物啊！”说罢又一阵风般地离开了，伴随着大大小小的笑声。这金柳的狗官看到芙泠公主大驾光临还敢说什么，跪在地上瑟瑟发抖，不断求饶。

“我说宋大人啊，是不是你每个月的俸禄太少不够用？我可以禀告王姐然后加你粮饷啊！”小曼端坐着，一本正经地板着脸，清泉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她。

“下….下官不敢啊！就是借下官十个胆子也不敢开这个口啊！还求公主饶过下官,给您磕头了！”

“别来这套！这黄万胜的事情你会处理了吧？”

“会，我会严惩他的，请公主放心。”

“王姐的眼线遍布全国，不要试图搞什么小动作，为人父母官还是多为百姓着想为好，知道了吗？”

堂下人点头如捣蒜。

走出衙门，心情大好！当个公主还真的是威风啊。耶！胜利！活跃！

“咕噜噜——”别误会，小曼的肚子早就饿得叫不出声了，这个声音来自月露。只见她羞红了可爱的脸，“讨厌，小姐别这样看着我嘛！连纪大侠也——”

“好啦！快点回酒楼吧，我很怀疑我很快将饿死在街上。”一行人迈着前所未有的急切脚步向酒楼进军。

这…这真的是下午那个气势如虹的姑娘么…

酒楼掌柜父女俩望着餐桌上那个风卷残云的女子，呈呆滞状。这都饿了几天了？怎么都现在才放出来吃饭？果然是人的气势大，吃饭的架势…也够大啊！再瞧瞧她身边两个俊美的公子，啧啧，好福气呀！

谁好福气？当然是我们花见花开，车见车载，马桶见到打开盖的——主角小姐！一个忙着给她挟菜，一个给她擦小嘴，她吃得香，旁边那两个看着她吃就够香了。啧啧，那叫一个境界啊！

抬起头，看着在另外一桌吃饭的月露霜华，月赖月音，心里有些不好受。虽说她早就表示了不必介意主仆之别，可以他们说什么都不肯逾矩，一定要分桌吃饭。有什么能使大家象一家人一样开开心心坐在一起吃的呢？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忽然她的脑子里蹦出了两个字：火锅！！对了，就是它！这可是小曼在现世的最爱之一，特别是夏天吃火锅，一边吹着空调，一边喝着冰啤酒，吃到大汗淋漓还是爽，真正的痛并快乐着！而且吃火锅特别有家庭气氛，一定能感化那些石头！HOHOHO～

酒楼父女又打了个冷颤，这姑娘吃着吃着竟不动了，呆了好一会还吃吃地笑了出来，果然不是平常人啊！

“小曼，小曼？”无霜用手在她眼前挥着，“想什么鬼主意呢？”

“哼哼——”她看向正在冷汗的中年男，“掌柜的，你们这有没有火锅这样东西？”

活锅？什么东西？！锅子还有活的？

［正文:第二十二章　此时无声胜有声］

在场的个个都露出了好奇的表情，连向来淡漠的清泉都用银眸认真地凝视着她。奇货可居啊！她清清嗓子：“这个火锅呢，就是锅子用东西架着，下面点上火，一边烧煮一边吃。你们别小看它啊，它的汤料和调味料可是大有讲究的……”她越讲越激动，手舞足蹈地比划起来。

讲的口干舌燥，她拿起桌上一杯茶“咕咚咕咚”一口气灌了下去。“你们明白了没？”

台下的听众手托着腮，一个个用非常崇拜的表情看着她。纪莫言笑着说：“那我们明天就试试吧，掌柜的，可以吗？”

“当然，当然！”

小曼笑了，这可是一石二鸟之计呢。用一个深且底厚的铁盘圈住煤，上面放上锅子，按照小曼的交代，把锅子一分为二，都倒入新鲜的鲫鱼汤，加之酸菜。一边的汤里放入红辣椒慢火熬出的油，红艳艳的一片煞是好看。只是在清流，几乎没有人吃这红辣椒，一般农家只是把它们挂在门口装饰或者驱虫用，她真的打算要吃这个吗？

桌子上放着各种食材，水灵灵的蔬菜，白嫩嫩的豆制品，还有各种生肉。在小曼的一再坚持下，随从们和掌柜父女俩终于勉勉强强地与她同桌而坐，也许好奇也占了一大功劳吧！

“动筷，动筷啊！”她率先夹起一片切得薄薄的羊肉，放在辣油汤里来回涮了几下，就沾着她特地交代掌柜制作的酱料吃了。哇！好辣，爽！“好吃！大家快开动哦！”看着她吃得喷喷香的样子，所有人也食指大动，只不过大家都只吃白汤那边。

“小姐，这个…这个真是太好吃了！即鲜美又嫩滑！”霜华吃得话都说不清楚。

“我说无霜啊，要不要吃吃看这个红汤啊？”虽然是询问语气，但是小曼已经把一片红汤里的牛肉放到了他的碗里，他只有硬着头皮放

到了嘴里。

咀嚼，咀嚼，无霜的脸慢慢红了起来，额头渗出一层细细密密的汗，不敢吭声。

“哈哈哈哈－”小曼起身，给他倒了一杯凉水，他马上一口灌了下去。“辣！但是香！”在众人关切的目光下，这个试验品艰难地挤出了四个字。

于是大家纷纷动筷尝试红汤这边，一顿饭吃完，桌上的除了小曼，个个脸色绯红嘴唇肿胀，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小曼看着清泉本来就嫩嫩的嘴唇红艳艳的，真的很想扑上去亲一下——可是这么多人在看，摆平一个对其他人也不好交代呀！于是作罢。

夜里，小曼找到酒楼老板，“掌柜的，你觉得这个火锅商机如何？”

“回姑娘，这个玩意很新鲜，味道也好。在我们金柳城，都是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食客，想必会相当受到欢迎。”

“那好，”小曼从衣服里取出一叠银票，我想买下这里的经营权，你看怎么样？”

“经营权？姑娘对在下父女恩重如山，就是把这酒楼要了去，我也决没有半句怨言。”

“我的意思是，掌柜的还是你做，我也加入老板的一份子，这就叫入股。然后经营的收入我们分成，你六我四，如何？”单靠这火锅，相信也能带来不菲的利润了。如果有可能，她真想把十三香小龙虾也开发过来，可惜她不知道配料。对了，这次回去可以趁机研究一下。

掌柜的面露难以置信的欣喜，“这.....姑娘是否得的太少了？”

还懂得为她着想，看来小曼没有看错人，“你放心吧，我自有打算，这个火锅一定会走红的。”她要多置办自己的产业，不能全靠女王的赏赐，要知道自己赚钱是相当有成就感的事情。

酒楼老板欣喜万分，恭恭敬敬地送她离开。回到房间，夏清泉正安安静静地坐在她的桌前看书。她白天有什么小动作，哪里瞒得过他的眼睛呢?看到她回来，他放下书对她微微一笑。真可爱啊～～她毫不犹豫地就扑了上去。“清泉～～”

坐在他的腿上，双手缠住他的脖子，满足地看着他只有在她面前才会显露的半个酒窝。她伸出手，慢慢抚摸着他的脸，然后坐起身来，轻轻吻了吻她爱极的银眸。

清泉的怀抱很温暖，那种温柔永远象缱绻了千万年的守候。她低下头，终于亲到了她今天觊觎已久的红唇。一下，又一下，哈哈…她得意。他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手臂微微用力圈住她，擒住她小鸡啄米似的樱唇，认真地品尝着，直到她小脸绯红才放开。她靠在他身上，气喘吁吁。

窗户没关。忽然吹入一阵风带倒了蜡烛，点燃了桌上清泉的书。“你的书！”小曼忙从他身上跳起，想拍掉书上火苗。无奈运动白痴小曼一抓到书，就左脚钩到了右脚，一边扑着书上火苗，一边准备和大地做亲吻运动，结果手一用力，烧焦的书飞了出去。

清泉想抓住她，结果被飞出的书打到了脸，一个不稳，贴着她一起重重摔在了地上。

蜡烛已灭，黑漆漆的房间里只有烛油燃烧过的味道。小曼趴在清泉身上，脸贴着脸，手拉着手，要多暧昧有多暧昧。

Ano…其实她还不想进展到这一步的说…感觉到他的气息逐渐加重，她的心越跳越快，人竟有些颤抖起来。

清泉迅速地起身，重新点燃了蜡烛，“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早点休息。”僵硬着身体走出了小曼的房间。深呼吸一次，他知道还不是时机，他不想给她任何伤害。

小曼擦着冷汗，其实自己还是有一点兴奋的说…虽说她可以有后宫，她还是希望能和夫君正式行礼以后再考虑其他的，先上车后补票，不是她的作风。

都怪这风啦，搞得他们这么尴尬。她关上窗，准备吹灭蜡烛就寝。

就在这时，蜡烛又被吹灭了。

她顿时汗毛直竖，窗子已经关了，哪来的风？难道…..有鬼？！

她实在很不想联想到这两个字！可是，黑漆漆的好可怕啊！

［正文:第二十三章　惊魂。初战告捷。］

怎么办？怎么办？小曼原就是个很怕黑的人，在这样诡异的房间里多呆一秒都是煎熬。想叫月露霜华进来，这两个小妮子恐怕早就睡了，而且也不想被她们笑话，这么大个人了还怕黑。叫清泉无霜吧，又怕出现刚才那种尴尬的情形，平衡一旦被打破，要什么都不想地相处很难。

倏地，她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个紫色的身影，那个每晚守候在她房前默默守护她的——月赖。

腾腾腾地冲到房门口，打开门，月赖果然坐在门口，看样子是蜡烛熄灭以后过来的。见她这么用力开门，他沉默的眼睛透露出诧异。“小姐，出什么事了？”

看到他在，她舒了一口气。随即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这个……你今晚能不能睡在我房间里？”他的眉微微挑起，“不，不，我的意思是…那个….我怕黑。”还是老实招了吧！所谓“贴身”侍卫，知道了也不算羞耻吧。

月赖的嘴角有一丝淡淡的笑意。“属下遵命，请小姐安心就寝。”

在小曼看得见的范围里支了一张睡塌，他静静地躺在那里。如果走近点看，还能发现他睁着眼睛，望着小曼安静的睡颜无声叹息。她是主，他是仆；她光芒四射，他平凡低微。除了默默守护着她，他什么也给不了。究竟什么时候，她才能认真地看到他，还有他那颗付出已久的真心呢?

有月赖在房间守着，小曼渐渐有了睡意。半梦半醒之间，她只觉得脸上拂过一阵阵的风，散发着阴冷的气息。好冷，好幽怨的气息…….她一激灵，睡意全无。这种感觉….又来了！那两个字又浮现在她脑海。

“没有人…没有人….也罢，我本就是没有归属的…”一阵冷冷的男声传入她的耳朵。

“什么人？！啊——”小曼惊恐地挥动着手中的枕头尖叫起来，“月赖，月赖---”

“小姐，属下一直都在。”月赖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她的床前，跪在地上。小曼一把抓住他的手，“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属下没有听到什么声音，莫不是外面的风声吧。小姐，我给您倒杯水压压惊！”

“不，”小曼死死月赖的手不让他离开，这个温暖的感觉是她现在瑟瑟发抖的身躯唯一所需要的，真的…很安心。“你就坐在这里好吗？”

“…是。”

于是小曼就拉着他的手睡着了，月赖倚在床柱上，微微闭目。

天蒙蒙亮的时候，他放下她的手退到门口坐下，马上就会有人来了，不能叫小姐的名誉受到影响。

漫长的黑夜终于过去，小曼来不及回忆昨夜的恐怖与混迹其中的安心感觉，就被另一件事彻底占据了思绪，那就是：她的大姨妈来造访了！！

从第一次穿过来至今差不多一个月了，因为一直在忙东忙西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她是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回去一次没有错，可是只有人可以过来，东西不能带过来啊！555，她好想念她的护舒宝，苏菲，黛安芬啊……（作：最后一个分错类了吧？越：没错啊！这也是我想要的，我可不想对抗地心引力的说！）

用过早膳以后，她叫来月露霜华，神神秘秘地问她们：“你们这里，女子月事来了是用什么处理的？”　　月露捂嘴偷笑，“原来是这个，看小姐紧张得。”霜华则一福身：“是奴婢粗陋了，竟然忘了一早给小姐准备。奴婢这就给您拿月事带去。”

穿着那个厚厚的东西，小曼严重感觉自己象穿着嘘嘘乐、尿不湿。虽然从表面看不出来，她已经连走路都是倒来倒去的了！改明儿回去，还得研究研究现世这个先进东西的做法，好过来自己动手！

艰难地下了楼，小曼却为眼前人声鼎沸的场面所吸引。今天是火锅试营业的第一天，虽说还是午市，酒楼大堂里已是座无虚席。看来清流的百姓对火锅的接受度和热情都很高，尤其是辣汤锅，更空前地受欢迎。她不禁得意起来，时代在变，地域在换，人的口味是不变的嘛！从古到今，喜欢吃辣的人总都是有的。她看着门口排起了队，仿佛看见了白花花的银子在排队跳进她的口袋。哦呵呵～

晚膳时分，酒楼掌柜万福（到现在才知道人家名字）喜滋滋地向她汇报，“今天一天的收入就是原来半个月的收入啊！门口一直有人在排队，小二们忙到手脚都抽筋了。看来我还要加多桌椅、人手，扩大店面才行。”孺子可教也！小曼笑眯眯的，“这些都随便你，我们当初说好的不变。注意保密我交给你的独门秘方，以后还有别的新玩意还先找你。”

“是，是，谢谢越姑娘，一切全凭姑娘作主。”万福笑得那是嘴都合不拢。

不知为什么，小曼现在很怕夜晚来到，更害怕回到房间独处。在无霜那里赖到不能再晚的时候，只能不情不愿地回到了房间。虽然很不好意思，只能叫月赖进来作陪了。

夜，还很漫长。

［正文:第二十四章　宁之星］

刚刚才有点睡着，阴冷的风又阵阵将她拂醒。“我还在这里干什么呢…是时候离开了…”又是昨天那个男声！小曼微微颤抖着，冤魂索命可别找我啊，我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你要走你走就是了嘛！

“你…你听得到我的声音？”那个声音清清冷冷的，缺乏人的气息。

我心里想的他听得到?看来是个能交流的鬼，和他商量商量让他离开好了！小曼轻轻坐起身，专心致志地开始聚集心思：我心里想的你听得到？你是谁，为什么总跟着我?

果然，那个声音回答道：“我只是经过这里，并非有意打扰姑娘，还请姑娘原谅在下鲁莽。”

还挺有礼貌的嘛！小曼大着胆子继续想：你是鬼吗?

在现世，大家都说这个世上是没有鬼的，有人说看到过，但从没有证明有过。如果他真的是鬼，那她也可算是史上第一人了！

“我不是鬼…我只是一缕不知该飘往何处去的游魂…”他的声音有着深深的无奈。

游魂还不是鬼？！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非凌…我的肉身还没有死。”

那你是灵魂出窍？不会是要穿越了吧！那你还能回到肉身上去吗？

隐隐吹来一阵风，好像是非凌在摇头的感觉。“不，回去做什么呢？我早已无牵无挂，不如去也。”

知道他不是鬼，小曼不怕了，她一本正经地板着一副说教脸孔：你这样就不对了！你有家里人的话，他们一定会担心的。好不容易来人世走一遭，什么都没做就要离开？对得起你的父母吗？－听他的声音似乎很年轻，所以她妄加猜测。

“我家里人是很担心我…我这次病得很重，等我发现自己灵魂已经脱离身体的时候，我飞到各种地方，去看了很多故人，根本没有人想得到我，大家都当我已经死了。不，如今我无权无势，哪怕不死也没有人会想起我吧。”

这么说你从前有权有势咯？那就更不应该了！在认输之前，最好先确定自己有没有尽了全力。再说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日东山再起不就行了吗？！何必年纪轻轻就想不开呢？（作：是啊是啊，越奶奶讲的真好。越：幸灾乐祸，我扁你哦～）

非凌似乎叹了一口气，“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失败，想大展宏图的时候，却惹祸上身，还得了重病；树倒猢狲散，失势以后，才发现原来的朋友都是附和我而已。”

我做你的朋友不就好了吗？我总不是看中你权势什么的了吧？！开玩笑，他有什么能让她看中，她的确是真心的。

非凌没有说话。为什么我感觉得出他在笑呢？小曼很疑惑。象练小宇宙一般盘坐了半天，她的头上渗出了细细密密的汗。良久，他的声音幽幽传来，“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

“越小曼。”

“我记得了。明天我还会再来的，我的朋友。”

那种阴冷的感觉没有了，夜又恢复了如常的寂寥，伴随着小曼那不平静的心。黑夜离去，温暖的阳光又如约来到人间。象往常一样，小曼正YY着银子排队进口袋呢，只听酒楼门口一声女子的惊呼：“哇靠，这地方连火锅都有！”

她心中一惊，快速走到门口。纪莫言和其他人见她这么着急，也纷纷跟了过去。眼前女子柳眉杏眼，脸蛋圆圆的非常可爱。小曼走到她面前，轻轻摘掉面纱。她露出一脸惊艳，随即有些不悦地说道：“虽然你是美女没有错，也不用特地到我面前刺激我吧？太不厚道了！”

心中的确定又增加了几分。其他人见小曼这么做甚是不解。半晌，她幽幽地吐出了几个字：“天王盖地虎。”

对方的反应象触电一样，一边用颤抖的手指着她一边答：“宝…宝塔镇河妖。”

“F4有哪几个人？”

“道明屎，花折累，吸门，没坐。”（附：此段纯属搞笑，并非侮辱F4，请爱好他们的读者不要介意）

两人皆两眼泪汪汪。“轮到我了吧？我问你！”

“英国是什么国家？”众人痴呆状，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acountryinEurope.”

“韩国现在最红的男艺人是谁？”

“这个不好说，万一说得不好是要被扔鸡蛋的。不过个人最喜欢李俊基。”

那女子听完，一个飞身扑倒小曼。“老乡加知音啊，我也最喜欢他！”

小曼激动之余，也很清醒地在脑中分析着，这个女孩也是穿过来的，那她很有可能就是三个传说之星中的一个，而且本人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被找到。

于是两个女子坐下吱吱喳喳地聊了起来。

“混账！竟然算错了传说之星降临的位置，还落到了别国国内！要是她出了什么事，你死一万次都不够！”宁国王宫内，傲慢冷峻的男子正厉声斥责堂下瑟瑟发抖的大臣们。

“即刻派人前往清流，务必要将宁之星毫发无伤地带回来！”说罢愤怒地拂袖而去。

可惜，关系到数百条人命的宁之星现在正在小曼的酒楼里，开开心心地吃着火锅。“同样是穿来的，为什么你的待遇好这么多哦？还有

这么多美男相陪，我也要嘛！”嘴巴里塞满了东西，她还说个不停。说得无霜清泉脸都有点微红起来。

小曼显然没有她那么轻松。她叫齐瑞儿，17岁，穿到这个世界一天半，对于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一无所知，就在这个时候遇到了自己。对于传说之星的事，她决定不告诉瑞儿。一来自己不确定她是不是传说之星，二来如果她是，那么，她们就是敌人了，她暂时还不希望变成这样，她喜欢瑞儿率直天真的个性。

“蔷薇，你吃呀！”瑞儿坚持要叫小曼的本名，因为这是她们共同世界的联系，只有她们才知道的那个世界。“吃完带我到处逛逛，我们瞎拼去！当然…你出钱！”

见小曼瞪向自己，她作出一副可怜状，低头绞着自己的手指：“你看，我初来乍到，孤苦无依，口袋里一个子儿没有。好姐姐，你就带我出去玩玩看看嘛！”

呵！连称谓都换了，好快的速度呀！

［正文:第二十五章　问情］

齐瑞儿肯定是新新人类!一定是！绝对是！

是夜，小曼坐在房间里，有些愤愤然地想着。游玩、逛街、帮路人捉小偷、和乞丐聊天、捉弄十来岁的小P孩、帮卖菜的老奶奶捡路上的菜叶子……不管好事坏事一件不落，回到酒楼，小曼早已筋疲力尽，她还气不喘脸不红，想必在现世逛街蹦极蹦迪极限运动大概她都有涉及。只是可怜了她小曼的钱包，买东西她给钱，看景点她给钱，追不到小偷而安慰失主的钱…还是她给！苦啊！

瘫坐在椅子上，望着忽明忽暗的烛光，她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轻轻带上了窗子，然后盘坐在床上（作：疑惑，为什么你非要用这个姿势？）微微聚神：非凌，你在吗?

“小曼，你在找我吗？”非凌的声音中夹杂着一丝惊喜。

我感觉自己好像在通灵哦！

“通灵是什么？和灵魂说话吗？”

差不多啦，对了非凌，如果…我说我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我的意思是，我是从异世界来的，你相信吗?

“我相信。也许正是因为你的特别，所以只有你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非凌，我告诉你哦，今天我遇到了一个和我同世界过来的女孩子，她个性率真、真诚，我真的挺喜欢她的…额，我说的不是那种喜欢啦，你明白的。

感觉得出非凌的笑意，“我明白的，这不是很好吗？人在他乡，最重要的就是有个伴，有共同话题。”

可是…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有使命要去完成。虽然我不确定，但是她很有可能就是我日后的敌人，成为攻打我国的敌方之人，我真的很矛盾…

“傻小曼，答案不是已经在你心中了吗？你喜欢她，所以你绝不会伤害她。日后为敌也罢，为友也好，至少你们现在还是朋友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使命，既然接受，就要在做到最好之前不认输——这一点不是你教我的吗？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了，只要把你能做的做到最好。”

…谢谢你，非凌。我发现和你没有代沟也！老实交代，你是不是也是异世界来的？！小曼假装嗔怒。

“没有啊！”非凌的声音很委屈，“我真的是清流国土生土长的。从小，我就被父母寄予厚望，寒窗苦读，勤加习武，只可惜壮志难酬。不过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会回去我的身体，重新开始人生！”

你现在不回去不要紧吗？

“出身和入身都有一定的时机。6日之后，我就可以入身了，肉体昏迷太久也会有危险的。”

对了，你会不会画画？你教我画画好不好？

“我现在不能执笔，如何作画？”（作：你要能执笔就太恐怖了…）

对哦…我真笨…

“没关系，你拿起笔试试看。”

金蔷薇的学习成绩很好，唯独就是美术从没及格过，画出来的花像咸菜，人像妖怪，惨不忍睹。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越是做不好，

某人还越有兴趣自娱自乐。(作：一会你们见了她别告诉她是我说的哦～飘～)

小曼小心翼翼地拿起笔，沾上墨，刚想下笔荼毒纸张，就感觉手边一阵清风，默默引领着自己的手移动着——是非凌，慢慢的，慢慢的，引导着她。

窗外的月色照不进这个门窗紧闭的房间。小曼静静坐着，凭着手上的感觉移动着画笔。冥冥之中，好像非凌的手轻柔地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笔地牵引着她。她仿佛可以看到他温柔的眼神，耐心而执著的身影靠在她的椅边。

漫长的夜，小曼房中的烛火始终没有熄灭。

月赖默默地望着房中人静坐的影子，渐渐合上了眼睛。

这幅画，一直画到天蒙蒙亮才完成。画中的小曼，神气的眉，清冽的眼，嘴角含着笑意。非凌，在你心中，我竟是一个如此具有朝气的女子么?

非凌没有回答。许是白天到来了吧。小曼一阵心酸，只是小心地把画收藏起来——她的珍宝。

自此以后的每个夜晚，他们都在一起度过。或切磋文学，或谈天说地，每每聊到天明。小曼发现，非凌是一个通古博今，胸怀大志的人，他思维敏捷，说的话极具说服力。这么好才能的人竟然要轻生，实在太可惜了！幸而她及时找到了他——这定是上天的旨意吧。

第六天过去的时候，他要离开了。

非凌，真舍不得你走。

“又说傻话了吧，难道你希望我做一辈子的游魂吗？你难道不想见见我的样子吗？”他的声音难得的，带有一丝戏虐。

不，不，我当然希望你能返回身体。我们，还会再见吗?

“一定会的。我尚非凌向越小曼保证。天大地大，我们如此亦能相逢，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再次相见。我要走了，你要多加保重。”

嗯。再见非凌。

她的鼻子很酸，摸摸脸上，一片咸咸的湿。

她，动情了吗?

（微微摇着小红旗喊道：各位大人，如果喜欢偶的文，记得给偶投票推荐还有留言啊～各位大人的评论是我的动力所在！）

[正文:第二十六章　永远的好姐妹]

关于越小曼和齐瑞儿两个一见如故（本来就算故人），惺惺相惜（应该说臭味相投）的事情，全酒楼的熟人都知道了，简直是威名远播。(是臭名昭著吧)（越：你这个作者今天吃什么了，怎么说什么都要反驳几句啊？扁你哦～作：你扁呀，你还想见非凌吗？越：……算你狠！）

瑞儿整天蔷薇长蔷薇短，拍着她的马屁，骗吃骗喝骗玩，不过她可是真心喜欢小曼的哦——够义气，够朋友，够大方啊！（最后一点才是重点）哼哼，总之，两个人做了好姐妹。

“蔷薇，你说我们大老远的穿过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我好想吃哈根达斯啊～～～”

青筋。“你想吃归想吃，也不用把我的床滚得这么乱吧，鞋子都不脱，我晚上怎么睡啊…”

“为什么你来了一个月就收了两个美男，我来了一个星期多了，连个P都没有啊？！不公平不公平，我也要美男！”说罢还用脚在床边的墙上乱踢，上面的石灰顿时一块块剥落。

“……”

“不如我们出去玩吧！去妓院，怎么样？”

她怎么会交了一个这么狗血的朋友！“不去勾栏院去妓院？”

“因为啊，”她得意地冲小曼眨眨眼睛，“找女人的乐子比较有趣。”

小曼一寒，还好瑞儿不是百合，否则自己铁定玩完。去妓院，带着她那些男人们肯定是不行的，怕还没进门那些姑娘就发狂似的扑向他们，她不愿看到这一幕。于是她带着会点功夫的月露霜华，四人打扮成男子出门了。

翡翠阁是金柳城中比较素雅的妓院，没有花花绿绿的装饰，也没有姑娘在门口迎客，完全是愿者自入、装饰清淡的。也许因为如此，反倒使它客源滚滚，生意兴隆。——值的学习呀…小曼边走边想。

走到大堂，老鸨迎了过来，“哟，四位公子好生俊俏！是第一次来吧？我们这里的姑娘都是以才情闻名的，绝对的色艺俱佳啊！”

齐瑞儿一挥手，“叫你们的花魁出来！”

“这….”老鸨故作为难状。

“怎么，怕我们不给钱吗？”这话是对老鸨说的，可是她的眼睛却是看着小曼，带着一丝奸笑。

小曼心中哀叹一声，塞给老鸨一锭元宝。奇怪的是，那老鸨也不接，只是顺着摸了摸小曼的玉手。

她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难道这老女人想吃嫩豆腐？“姑娘可是远道而来？”老鸨这话是对着瑞儿说的。

敌意自小曼心中油然而生，恐已有人识破了她们的身份。“瑞儿，走1”她拉起瑞儿就跑，月露霜华紧随其后，随时备战。

“没想到宁之星竟然和清流之星在一起，看来老天爷待我田某不薄啊！”一中年男子二楼飞下，翡翠阁的角角落落中忽然涌出大量黑衣人。

看来瑞儿真的是宁之星！

这下麻烦了！对方人这么多，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要的是瑞儿，但必然也会加害自己。来不及多想，那男子的剑已冲着自己刺来。“受死吧，清流之星！”

“蔷薇，小心！”越小曼万万没想到，瑞儿竟然会突然从旁边扑过来把她推倒，那一剑就不偏不倚地刺在她的胸口，鲜血顿时喷涌而出，染红了她粉色的衣衫。

“瑞儿1”小曼扑过去抱住倒下的她，眼泪夺眶而下，“你怎么这么傻？你这个….大笨蛋…”她哽咽得说不出话。

刺中她的男子怔怔地倒退了半步。自己做了什么？他伤了宁之星！是宁之星！他会被怎么样？千刀万剐还是五马分尸？不，不！他痛苦地抱住自己的脑袋。

“嘿嘿…蔷薇….你知道吗…，你是我来到这里第一个朋友…也是，我出生以后和我最合得来的人。咳咳..”小曼的手已经染满了瑞儿的鲜血，“你不要说了，瑞儿，我们回去疗伤。”

“我怕我会在这里挂掉…你让我说完…”她的眼角滑落一滴泪，“不管我是死是活，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

小曼不住的点头，泪水洒在瑞儿苍白的笑脸上。

瑞儿努力地笑着，“不要哭，一切冥冥之中只有安排…蔷薇，就算死了，我也不会忘记你的…齐瑞儿和金蔷薇约定了做永远的好…姐妹…”她的眼睛缓缓地闭上了。

“瑞儿！瑞儿！你不能死，你醒醒！”小曼拼命地想摇醒她，怀中苍白的小脸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笑容。与中年男子一起的黑衣随从早已吓得没了主意，全呆呆地站在原地。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那个男子定然已被小曼杀了千次万次！

（微微摇着小红旗喊道：各位大人，如果喜欢偶的文，记得给偶投票推荐还有留言啊～各位大人的评论是我的动力所在！）

[正文:第二十七章　生恨]

救人要紧，小曼抱起瑞儿就往外走。她早已记住仇人的模样，将来定要将这笔账双倍奉还！还没走到门口，只见冲进来一个风度不凡的男子，看到小曼怀中的瑞儿，眉头一紧。

“阁下手中的，可是宁之星？不知可否将她交于在下？”

“让开。”

“在下是宁国国师，可否将宁之星交给我？”

“我再说一次，让开。”

“阁下切勿丧失理智。我们带来的人马中，备有我国最好的大夫和药材，这恐怕不是你一时半会可以找得到的。宁之星伤势严重，若是耽误了恐后果不堪设想，还请阁下三思。”

他说得对。何况宁国才是瑞儿的真正归属。她点点头，将瑞儿轻轻交给国师，又回头看着那个刺伤她的男子。

国师似乎很了解她的想法，“事已至此，在下急于救宁之星，先行一步了。至于他，已是宁国的罪人，就任由你处置吧。”他转身离去，带走了翡翠阁内潜伏的杀手。空荡荡的大厅里，只剩下惊恐不已的男子和手执水蓝色宝剑，面无表情的女子。

小曼从来不曾觉得，在愤怒的情绪下，她的沧海剑法会有这么大的威力，不过10招而已，那男子就倒在了她的剑下，奄奄一息。

“姑娘饶了我吧！我也是奉命行事啊！是宁王一直想了结清流之星，我只是想邀功而已！”小曼不曾多看他一眼，一剑了解了他贪婪的一生。

宁王？果然够心狠手辣。加上上次朝雨的偷袭，看来多纶王也不是什么好角色。三国的战争中，三个传说之星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以至于三国国君要将敌国之星赶尽杀绝？！

她恨，她恨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杀戮不断，她恨三国国君尔虞我诈，她恨她自己身不由己地沦为实现欲望的工具！想要改变世界，首先就要活下来！

既然敌不仁，休怪我不义！乱世之中，想要生存，首先就要杀出一条血路，这是无可奈何的而又可悲的事实。

又是一个午后，小曼、清泉、无霜坐在花园里打发时光。瑞儿离开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小曼的心悬在她是生是死，常愁眉不展。无霜正使出浑身解数讲笑话逗她开心，清泉则安安静静地把剥好的瓜子肉一堆一堆地放到她的面前。

她对他们挤出一丝笑：“我没事的，放心。”

他们看了看她，都没有说话。

纪莫言匆匆走进花园，扬了扬手上的东西。“小曼，有女王的信。”

她急忙拆开来信：“王妹小曼，得知你又遇到袭击，本王甚感担心。切记无论到哪里都带着本王为你精心挑选的高手，不要单独行动。祁青一家已在京中安顿，对于你的成绩，本王甚感欣慰。另：宁之星已在宁国出席加冕大典，被封为宁夏公主。多纶之星是何人，至今尚未得知。望珍重。”

加冕？那就是说瑞儿没事了？！她放下信，开始对着她心爱的二人诡异地笑，看来，今晚又有谁要倒霉咯！

纪莫言作出冷静的分析:“三国之中，如今你与瑞儿的身份都已为人所知，而多纶之星相对之下就比较安全。小曼，心情好了…是不是应该开始练武了？”

“哎呀，我头好晕，看来我要穿回去咯！”她忙装作昏倒，被师傅一只手提了出去，“少来这套，我可不是你那些夫君…”

小曼地狱般的魔鬼训练又开始了……

安顿完祁青一家的月音回来了，高高大大的一个习武之人，刚回来就感染了风寒，躺在床上起不了身。小曼嫌闷在家里太无聊，就借口为他抓药出去透透气。她是这么想，可是月音却感动得无以复加：主子为自己抓药…对于他这个贴身侍卫是多么至高无上的眷顾啊！(作：拍了拍月音的肩膀。“是我对不起你，虽然号称“贴身”侍卫，其实也没让你贴过主子的身＝。＝你出场的次数太少了，基本都是一带而过，其实你也挺帅的，我写～)

霜华为月音更换敷额头的毛巾，“你可好福气呀，虽说小姐是想出门，可多少也是为了你。”月音病得脸红彤彤的，眼睛闪亮而有光彩，“是啊，我就算拼了命也要保护好主子。咳咳。”

“你还是少说几句吧！”霜华走了出去，轻轻带上门。

房间里静悄悄的。月音不知想到了什么，露出了一个可爱的笑容。

话分两头，小曼带着随从来到药铺，“老板，抓药。”在她前方柜子前刚抓完药的素衣女子回头，朗朗的目光与她的相遇：

“小冰！”

“小曼！”

小曼是很想冲过去拥抱她的，但她怕这世界的人受不了，于是改成握住她的手。“我好想你啊！”

“我也是啊!自从上次一别，我总想着什么时候能与你再次相见。对了小曼，你怎么来抓药了？你哪里不舒服？”

“哦没有没有，是我的一个侍卫，叫月音的，感染了风寒。”

“什么？月音病了？严重吗？”小冰俊俏利落的面容失去了一点血色。

这下轮到小曼吃惊了，“你..上次见面你们不是还不熟吗？”

小冰的脸微红，“他护送一家人去云佩城的路上，我们又遇到过。当时我被强盗打劫，他路见不平，救了我。”虽然说得很简略，但还是感觉到她的声音难得的现出一丝温柔。

想起月音刚回来时笑盈盈的脸，有戏，肯定有戏！

招牌笑容又在小曼脸上挂起，看得小冰一身冷汗。

［正文:第二十八章 一线牵］

小曼像一个八卦的欧巴桑，回头把事情对两个亲亲老公一说，清泉只是笑笑不发表意见，他对除了她以为的事都是顺其自然的。无霜就不同了，他和小曼一样很有兴趣，鸡婆地贡献了好几个具有建设性的点子，收获她赞赏的眼神N只。

一个是与自己相当投缘的好朋友，一个是忠心为自己效力的侍卫，要怎么样才能把他们凑作堆呢?

整个下午，小曼都坐在花园里，捧着师傅给她的书，思考着这个八卦的问题。

纪莫言中途来监督过几次，都满意地离开了。如果被她的师傅知道她是如此的身在曹营心在汉，恐要气到吐血吧！

晴朗的一日，天高云淡，小曼约了小冰去寺庙拜拜。出庙门的时候，见一位老者坐在树荫下，摆着张桌子——是个解签的。

“小冰，要不要过去算算？”

“不要了…我不是很相信这个的…”

“不碍事，来嘛！”

“……”

解签人和小曼当然是事先套好招的。小冰抽了签，老者一看，笑容满面地告诉她她的姻缘已到，要及时把握云云，说得小冰一阵脸红。

“姑娘的有缘人会在今日出现在岭桥附近。”老者的话虽然毫无可信度，但谁让小冰现在是恋爱中的少女呢，宁可信其有，也不放过任何一个幸福的可能！在小曼的再三催促下，她即刻动身前往岭桥。

当然，月音早就被她安排去那里办事了，待他们会合以后，戏还有第二出呢！精彩戏码连环上演——导演：越小曼，剧本：越小曼（以下省略500字工作人员名单…）

小曼得意地诡笑着，一手把赏银递给眉开眼笑的老者。不知什么时候走来一个深色衣衫的神秘男子，在沧海泪快要出鞘的时候，先她一步掏出了怀中的签筒。

不是敌人。她放下手里的剑。

“在下与姑娘在此相遇实属有缘，姑娘面相奇特，不知愿否抽上一签？”

假道学遇到真家伙了！也好，算你有眼光！小曼玉手一捻，点出一支签来。

“姑娘命格福星高照，凡事遇险化夷，常有贵人相助。桃花运极其旺盛，一生之中可遇到许多有缘人，当然，这要看各人的把握，”不知怎的，她总觉得他说这一句的时候有一丝戏谑，“但凡姑娘命贵，也多险，今后的日子里还将遇到几大劫数，凡事要三思而行。切记，生与死，良缘与离散都只是一线牵。”

他的暗示挺深奥的。劫数？她是想过今后的日子定会伴随打打杀杀，究竟是什么时候呢？刚想开口问，却不知道什么时候男子早已没了踪影，再看旁边的老者，竟已沉沉睡去。

怀揣着这个心事，她惴惴不安的回到了酒楼。

傍晚时分，月音怀抱着湿淋淋的小冰回来了。

哇!公主式的抱法，比她想像的还要浪漫也!只是小冰怎么会湿透的?

此二人彼此注视的眼光火辣辣的，充满浓情蜜意，看样子，搞惦！她和无霜在桌子底下悄悄地握了下手。

月音把小冰放下，两人均呈现面红气喘的恋爱综合症的症状。

“小姐，月音有事要向您汇报。”呵，这小子也玩起腼腆了。

“有什么等会再说吧，让小冰先去换衣服，会着凉的。”天知道她多么想听下去。

…….

月音携着小冰的手，跪在她的面前（小冰这才知道小曼原来贵为公主）：“属下月音，希望能娶尚小冰为妻，还望主子成全！”

“你们这是干什么？快点起来！”她扶起二人，心里偷笑，“这样的好事…我当然是同意的了。只是月音，你是否应该请示自己的长辈？”

“月音自小无父无母，在宫里长大，主子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只需要您点头就行。”

虾米？再生父母？！她可不愿做“未婚妈咪”哦！装模作样的咳两声，“如此，我便允了你俩的婚事。并让你的官衔提高三级，可好？”

“多谢主子为属下设想周到！”月音激动地又要跪下。

“别，别，我也想让我的好朋友嫁的风光得意啊！”她看向小冰，她低着头，难得的显露出少女的羞涩，“小冰，你是不是也要请示家中长辈？”

“我家里已无别人，告诉我哥哥就可以了。”

对了，她上次说过，有一个卧病在床的哥哥。“你哥哥身体可好些了？”

“托公主的福，本来大夫都说让我准备他的后事了，没想到前几天开始有了好转，现在已经能下地活动了。”

“那真是吉人天相啊！”小曼随口问了一句，“对了，不知他尊姓大名？”

“我哥哥叫尚非凌。”

哦，尚非凌。

尚非凌？！

小曼正拿在手中准备喝茶的杯子突然摔碎在地上。是他吗？会是他吗？一切仿佛都很符合。自己真的和他是一线相牵的有缘人吗?她望着眼前幸福对视的有情人，努力压抑着自己激动的心情。

（至于月音和小冰的爱情细节，我会在番外里写...因为主线已经很复杂了的说。有没有人喜欢他们捏？）

［正文:第二十九章　但愿人长久］

“天空，叠着层层的思念……”小曼坐在花园的秋千上，轻轻地哼着歌。

下午就要如约拜访小冰家了，一想到那个非凌可能在那里，她就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她竟然并不是很在意。她与他，有那么点网恋的味道，只是他见过她的容颜，而她只是欣赏他的个性与才华，他们这样的邂逅方式，恐怕天下没有第二对了吧？！

当小冰从门内扶出仍然有些虚弱的尚非凌时，小曼觉得忽然不能呼吸。

没有风。他柔亮的黑色短发仿佛在阳光下轻轻飘扬，略显苍白的脸有着瘦削坚毅的轮廓，那双温润如玉的眸子里倒映着小曼有些呆滞的脸，焕发着惊喜的光彩。

这就是非凌！不用他开口，她已经能够感觉到。多日的期待、思念、幻想忽然有了一个真实可循的形象，他，就这么活生生的站在自己面前！

对！活生生的！她不必再用心才能感觉他的存在他的神态。

“小曼，这就是我哥哥非凌。”

“哥，这是我的好朋友，越……”

“小曼。”未等她说完，非凌已经轻轻唤出了她的名字，眼里一面平静的湖水忽然暗流汹涌。

“……非凌！”小曼提起裙脚，用力向他跑去。

时间仿佛过了很久，又好像只有这一瞬间，她便狠狠地投入了真实存在的他的怀抱。大病初愈的非凌在接到她的时刻摇晃了一下，然后稳稳的将她的头按在他的胸前。

虽然病了很久，但是非凌的胸膛靠上去感觉还是很好，感觉得出肌肉的轮廓，让人很安心。他们安安静静地感觉对方的体温，有很长一段时间，谁也没有说话。

但是在场的其他人就看不懂了。小冰尤为疑惑：小曼什么是时候认识自己哥哥的？望向月音，他对她轻轻摇头。

无霜对清泉小声道：“看来，我们的队伍又要多一位成员了。”他以开玩笑的形式来处理。

清泉释然地一笑，没有说话。

小曼回过神来的时候，终于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她欠大家一个解释。可是说他们是那样认识的，会有人相信吗？（越:老大，别吃你的蓝罐了，快帮我想想啊！作:怎么现在想起叫我老大了？烂摊子自己搞定～我继续吃～越：你个臭作者…算你狠）

于是她只能老老实实滴交代了前因后果，听得小冰一愣一愣的。其他人当然相信，因为她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敲锣打鼓的，小冰与月音的婚礼就在芙泠公主和夏王的见证下隆重举行了。俊朗的新郎和羞怯的新娘看上去是如此相配而幸福。

“你们是否愿意照顾对方一生一世，无论贫穷或富有，无论苦难或幸福，相依相守，不离不弃吗？”小曼主婚，依稀记得好像是这么说的。

“我愿意。”重叠的声音响起。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拜的是芙泠公主、夏王和尚非凌。

“夫妻对拜…礼成！送入洞房！”小曼脸红彤彤的，比新人还兴奋，毕竟这是她第一次主婚嘛！她从小就想当伴娘，穿婚纱…

说起结婚，自己在这里已经到了年纪了。瞥瞥亲爱的们，他们竟然统一用略带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她。她吓得忙转过头去，怎么办呢？难道一次娶进门吗…不想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嘛！

此时此刻，小曼心里想的只有一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祝福你们，好朋友。

月音与小冰成婚后，小曼要他留下不再跟随，让这对新婚燕而的小夫妻能够天天厮守。千恩万谢之后，她失去了一个忠实的侍卫，却收获了一个亲密的爱人－非凌。只是他还相当虚弱，所以他们一行人决定在金柳多留一段时日。

小曼的芳草阁已经被那12个孩子打理得仅仅有条。明里，它是一家不收被迫卖身之人的勾栏院，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暗里，它是小曼的私人情报局，她当时没有看错那些孩子，他们在她请来的老师指导下勤加习武，并积极联络每个城市的其他眼线，为小曼在清流布下了一个不小的网络。

由于芳草阁这种地方品流复杂，所以消息来源也多。醉生梦死之间，是最容易走漏风声的地方。正当小曼思考是不是在各个城市都买下一家类似芳草阁的勾栏院扩充信息网络时，女王的命令下达了。

这次又是什么任务？展信一看，原来任务很普通。

只是代表国家去探访一个驻在金柳的地方官员－相当于金柳的市长这个样子，名沈谦。

看完信，小曼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白胡子老爷爷笑眯眯，和蔼可亲的模样。（微微摇着小红旗喊道：各位大人，如果喜欢偶的文，记得给偶投票推荐还有留言啊～各位大人的评论是我的动力所在！）

［正文:第三十章　初遇小美男］

虽然公主代表女王去探访慰问地方官员，多少让人感觉有些虚情假意，但小曼还是早早寄出拜帖，打起诚意装扮得整整齐齐出门了。

轿子刚抵达沈府门口，就听见外面一片齐刷刷的声音道：“恭迎芙泠公主！”隔着轿帘，小曼低声：“都免礼吧。”在月露的搀扶下下了轿。

扫视了一下前来迎接的一干人等，果然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爷爷站在人群最前居中位置，看样子他应该就是沈谦大人咯！于是她走过去对他说：“劳烦沈大人出府迎接了，芙泠代王姐向大人问好。”

笑眯眯的老头愣了愣，尴尬地说：“启禀公主，在下并非沈大人，大人在这里。”说罢手一指右边方向。

目光右移。他的身边站着一个皮肤黑黝、高大威猛的男子。这才是沈谦？虽然气质上感觉太武了点，也算颇有架势了。小曼对他微笑道：“原来这才是沈大人，果然一表人才啊！”

高大男子汗颜，“启禀公主，在下也不是…大人在这里呐！”他往左边一指。

左边不是老头嘛？目光一路下滑，终于落到了两人之间的小男孩身上——一个粉雕玉琢的娃娃，此时正以严肃不满的目光审判着她的罪行。

一滴冷汗沿着小曼的额头滑落，这个唇红齿白的小小美少年是沈谦？白胡子老头的形象一瞬间在她脑中粉碎。“失礼…失礼….”她已经想不出什么推托之词了，“原来沈大人是年少有成…有成啊。”

“是够失礼的。”沈谦冷冷看了她一眼，转身进府。

“大人，不可对公主无礼！老头急忙对小曼赔罪，“大人一时冲动，望公主不要降罪于他。”

“无妨，无妨。”此刻她的后脑可都是汗啊。

这个王姐真是害苦她了！沈谦是个这么小的少年，竟然在信中只字未提，显然是捉弄她嘛！她与沈谦坐在大厅里，相对无言，气氛十分尴尬。

“咳咳，”还是白胡子老头刻意的咳嗽打破了沉默，“启禀公主，在下乃沈大人的管家，”随即他指指高大男子，“那位是沈大人的护卫…”

小曼可不爱听这些，“请问沈大人…今年贵庚？”他的脸色越发阴沉。

“沈大人今年13岁，他3岁能写字，5岁能吟诗，10岁就考取科试第一做了这金柳城的父母官，可谓是英雄出少年啊！”老头子吹起他家主人可一点不含糊。

啧啧，这放在现代就是天才啊，十多岁就考上大学，毕业后为国家科技发展做贡献…跑远了。她坐端正，略带敬佩地看着眼前的天才美少年。

被她直直地盯着看，沈谦显得有些不自在。“公主这样看微臣，是怀疑微臣的能力吗？”

年纪虽小却够牙尖嘴利的呵！不知怎的，他间于蓝色与紫色的眸子瞪着她的时候，她总是有一种怕怕的感觉，怕他的孩子气？还是埋怨自己出师不利呢。

既然陪笑脸不成，那就反客为主，抢占优势地形！小曼收起尴尬的笑，恢复平日的清冷表情："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此次前来是代表王姐慰问一下沈大人长期驻在金柳，远离父母的辛劳。"她刻意强调了"远离父母"四个字，暗示他不要忘了自己小P孩的身份。

果然，他微怒的小脸泛着红晕，"我已是成年男子，志在四方，岂可被家人所牵绊？公主太抬举微臣了。"

原来这里的男子13岁就算成年了，难怪他能做官。那这个小萝卜头难道也可以结婚了？她异常好奇，又不能泄露她对这个世界的无知，于是绕着弯子问道："敢问沈大人订亲没有？我回宫以后可请王姐为大人觅得如花美眷。"

沈谦气红的脸开始泛白，仿佛在嘲笑她的无知，"微臣还有三年才能娶亲，现如今一心向朝政，更无心于儿女私情。"

小曼以扇掩口，轻笑道："难为大人心无杂念一心为国，敬佩敬佩啊。"她觉得自己开始象电视剧里那些老腐朽了。

他听出了她"心无杂念"的画外音，心道这个无知的蠢女人也够精的，每句话都带刺，于是不冷不热道："公主既然大驾光临，就请多留些时日，好让微臣一尽地主之宜。"

"也好，那就叨扰大人了。"虽然舍不得老公们，还是王姐的命令比较大。而且，她开始觉得捉弄沈谦也挺有意思的——不自觉地，嘴角又微微挂起一抹好看的弧度。

那厢，沈谦正在看书，忽然打了一个喷嚏。又没有受寒，好好的怎么就感冒了？

（微微摇着小红旗喊道：各位大人，如果喜欢偶的文，记得给偶投票推荐还有留言啊～各位大人的评论是我的动力所在！）

［正文:第三十一章　调戏谦谦君子］

沈谦一夜没有睡好。做梦的时候老是看见那个白痴女人的脸，扬着奸诈的笑容问他有没有定亲，吓得他醒来一身冷汗。

小曼却是起了个大早，神清气爽、精神奕奕。刚在院子里做着早锻炼呢，只听围墙外面传来刻意的“啾啾”声。“非凌～”她总是能第一时间感觉他的存在。轻轻一跃飞上墙头，尚非凌穿着青色长衫，温润的面容对她轻轻一笑。

最近苦练的轻功终于派上用场了～“非凌，身体好些了么？”“非凌，来看我啦，有没有想我啊？”“非凌，你的鸟鸣学得不错....”她就像个老妈子把他上上下下观察了一遍，确定他没有不是逞强出门之后，带着不便运功的他飞入了沈府。

沈府的后院鸟语花香。小曼就像糖粘豆一样挂在尚非凌身上。也许是因为他曾经病到弥留，她特别怕一分心他就飘走了，只要有机会，两个人就像长到一块儿去似的。

每个男人身上都会有一种独特的味道。有的是带汗味的男人味，有的是带点奶香的味道，有的是带烟草香的沧桑味。靠在非凌日渐结实的肩膀上，小曼感觉到一阵似有似无的淡香混合男人特有的味道，感觉那样安宁，害得她把鼻子贴在他衣服上闻了又闻，痒得非凌“咯咯”轻笑起来。

“咳咳，”一阵不大满意的咳嗽声传来，沈谦穿了一件老夫子款式的正儿八经的长袍，异样地看着他们保持着黏在一起的姿势。他以拳掩口假模假样地又咳了一声，忿忿的，“光天化日之下，还请公主注意自己的形象，以免落人口实。”然后以不大自然的姿势转身，离开。

小曼奇怪地看了一眼非凌，两人哈哈大笑。

沈谦睡眠不足，一大早起来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不觉有些恼。女人自己白痴也就算了，还把人丢到他府里了！罢罢罢，当作没看到，谁让她比自己大呢？！（作：你说的是哪个“大”啊，有很多种假设哦～沈：反正不是你想的那种！）

反正，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晚上，小曼坐在院子里纳凉，摇着扇子怎么都觉得热。也对，如果回现世就能穿短袖短裙了，不用从头到脚包个严严实实，热到快中暑。想来想去，她决定拿出她让月露改装、并承诺只在自己房里穿的“终极法宝”——一条短袖及膝的连衣裙。白色轻纱的料子，胸开得不算低，除了手臂只露出小腿，在现代也可以算是保守的那种，不过在这里...只要不让她那两个丫环看见就行，不然耳朵又要生老茧了。

换完衣服走出房门，果然神清气爽很多。继续回院子纳凉吧，反正这会也没什么人会来。

夜风凉凉的拂动着她身上白色的纱，她伸手整理被吹乱的发，却发现沈谦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天，潭水般的眼眸略带无助。

咦？这个小小的老八股在干吗？膜拜天？小曼抬头看看天空，除了星星月亮什么也没有啊!她忽然想起一个笑话：有天一个人走在路上，看到有个路人抬头望着天空，于是出于好奇他也抬起头看看有什么东西；然后路过的人一个又一个跟着他们抬头琢磨到底大家在看什么？须臾，第一个抬头的人低下头来，奇怪地问大家："你们在看什么？""那你又在看什么呢？"第二个人问他。"我出鼻血了，这是止鼻血啊！"

所谓的从众心理。沈谦这小子不是想耍我吧？！还是先下手为强。小曼蹑手蹑脚地跑到他身后，一下捂住他的眼睛，用怪里怪气的声音说："猜－猜－我－是－谁？"

沈谦没有练过武，当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身后多了个人，"何人开本大人的玩笑？小心我治你的罪！"他的声音很冷静，但小曼仍然捕捉到刚蒙上他眼睛时他极其轻微的一颤。

她放开手笑嘻嘻地看着他，"哦？那沈大人要治民女什么罪呀？"

他气恼地看着她，"下官不敢。"忽然又脸由白转红，用手捂住眼睛，"女子的衣着要得体，你贵为我国公主，应当以身作则…XX"(自动过滤教育的话N字)

她低下头看看自己，"我觉得没什么不妥啊！天气这么热，难道大人希望我昏倒在您府里吗？还有，如果大人真的不敢看，就把手指缝也合上吧！"

好笑地看着他又羞又恼的脸，还真是可爱。"不知大人刚才在看什么这么专注？"

"没..没什么，我看天，今天星星多。"

"哦？"相信他才怪！她跃身飞起，围绕着他目光的方向——一颗大树，轻轻飞了一圈。白衣飘飘，裙裾翩翩，沈谦看得有些呆了。果然，树叶深处卡着一张画。她坐上树干，把画取了出来。

"公主，请把画还给我。"他有点着急。

她才不理他呢，有本事自己上来拿呀！小曼不紧不慢地打开画：画中是一个女子黑发素衣，体态轻盈，可惜——没有脸，看来是未曾来得及画上去。

“大人刚才不是说在看天空吗？看来这画不是大人的了。”

“不，是我的。”姜还是老的辣，沈谦只能如实相告，“刚才我路经这里，手里的画被风吹到了树上。我看着那棵树，在想有什么方法能拿下来。现在可以还给我了吧？”

“这就乖了，一开始就说实话不就好了吗？我一定会帮你。不过，现在嘛…”

沈谦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你…公主想怎么样？”

“今天确实有一个很美丽的夜晚。”小曼不再开他玩笑，低低地说道。沈谦不解地抬起头看着她，一个人的感觉怎么能这么快就从活泼变成略带忧伤？

她低头对他笑，“大人不是想看星星吗？我帮你。”她飞下去，一手揽住他的腰，一起飞到树枝上。如果略低下头，她的下巴刚好可以抵住他的头。

凉风习习，他们坐在树枝上看星星。深蓝色的夜幕，银色的繁星是否有着一个美梦呢？沈谦被她搂着，又不敢乱动，只能透过她的侧脸淡淡望着星空。很美，很美。

那一晚，她略带忧伤的容颜和迷人的夜色，都美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微微摇着小红旗喊道：各位大人，如果喜欢偶的文，记得给偶投票推荐还有留言啊～各位大人的评论是我的动力所在！）

［正文:题外话　致亲爱的读者大大们］

这是题外话8是更新，如果各位大失望鸟请跳过~~不过还是希望您看完

第一次写文的我，本来只是自娱自乐，不过每次收获大家的鼓励，总让我很感动~

写这个作品已经一个月了，感谢各位大不嫌弃的支持。

现在到了故事发展左右为难的时期，我有一点想说滴：

我会发起一个新投票，关于最喜欢的男主角，希望大家踊跃投票并且最好能留言告诉偶，你比较喜欢哪个男猪脚，我好增加他的戏份（因为实在太多鸟~=.=)

另外就是为自己拉拉票，如果您看得觉得可以，就为偶投一票，如果觉得不好，也欢迎拍砖提意见，偶怕疼，可要拍轻一点哦~~

好了，浪费大家时间了，再次感谢~~撒花~~

微微谢幕，华丽退场~~

［正文:番外一　沈谦日记（上）］

我叫沈谦，谦谦君子的谦。今年13岁，最讨厌听到的话："沈大人是个小孩？"

首先我要说，把我生得这么聪明不是我娘的错，更不是我的错。（作：寒一个：那…是你爹…）

出生在官宦世家，由于三岁的时候无意中在爹的书房写字被娘发现，她就疯狂地抱着我上学堂读书。＝。＝

一个月以后，小学堂的老师再也没有东西可以教我，于是换了一家。一个月后又换了一家……

学堂里也有家世比较好的同龄女孩，但我总觉得她们很幼稚，只会巴登巴登地望着我流口水。偶尔问她们一个问题，都把头摇的象拨浪鼓。我怀疑她们脑子里只有如何绣花，怎么走路象淑女吧！

十岁那年我参加从官考试，没想到就这样以第一名的成绩做了一个城市的父母官。（作又寒了一个）虽然我会读书，从小跟着父亲也懂得一些为官之道，但是真的面临如何治理城市管理人民，我还是有些力不从心。还好管家王伯是个古道热肠，见多识广的老人，在他的提醒下，我的从官之路还算顺利。

也许我的年纪小，又有爹在朝中撑着，那些大臣们也不便与我为难，我好似被遗忘似的默默做着我的"沈大人"，可是这几天，不知王上是否想起了我，特派她的妹妹芙泠公主来探望，让我觉得很欣喜。想来公主一定是个举止高贵优雅的人，我可要小心不要显出粗陋才好。

第一日

芙泠公主的拜帖上注明的拜访日期是今天。说起来也奇怪，她贵为公主，写的毛笔字却歪歪扭扭的，我看了半天才看懂。也许是她派身边的丫环写的吧？对，我怎么能把公主想成这么没有文化的人呢！

今天我起得特别早，认真仔细地检查穿着装扮有没有失礼之处。离约定时间还有半个时辰，我便领着全府人到门口候着公主大驾光临，心里感到无限欣喜和荣耀。

公主的轿子准点到达了。我同大家一起低头跪拜，听到她低低的一声“都免礼吧”，心情无比激动。她被侍女扶下轿的时候，我承认我真的看得有点失态。

虽然贵为公主，她却仅仅是身着素衣，梳着简单的发髻，毫无珠光宝气之感。那不娇不俗的美丽容颜，仿佛是一朵淡淡绽放的紫罗兰。就在我心底暗暗赞叹之时，她、她竟然走到管家王伯面前说道：“劳烦沈大人出府迎接了，芙泠代王姐向大人问好。”

这个女人！我心中对她的赞美顿时一扫而光，来拜访之前，对方大概是个什么情况也不搞清楚么？

最令我气愤的是，王伯指了我的方向后，她又把我右边的张护卫误认为是我——我的护卫属于虎背熊腰的粗人，怎么可能是文官？她到底有没有大脑啊！

故意的！她肯定是故意的！她的目光在王伯和张护卫之间不断游移，一副很疑惑的样子，终于“不小心”落到了我的身上，于是皮笑肉不笑地向我问好——是嘲笑我年纪小还是长得矮？我也没给她好脸色看，扔了一句话给她就进屋去了。

大概感觉到我的不友善，她收起了带着虚伪的笑容，摆出一副公主的架子来，还不断提醒我父母不在身边的事实。她以为我听不出来，她在嘲笑我是小孩子吗？没想到这女人虽然白痴，还这么句句带刺。她比我地位高，我就勉为其难收留她几天好了。

时间虽然不多，但我一定要这个白痴公主明白，我不是小孩子！

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番外一　沈谦日记（下）］

第二日

做了一整晚的恶梦，一起来就看到白痴公主挂在一个男人身上叽叽喳喳的，让人恼火。她和谁在一起不关我的事，可这里好歹是我的家啊！本想好好说教一番的，没想到话到嘴边怎么也吐不出来。“光天化日之下，还请公主注意自己的形象，以免落人口实。”说罢我逃也似的离开了。

夜里我在书房作画，等我回过神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画了公主的轮廓，那黑色长发，那白皙的手....只有脸部一片空白。想到她和那个男子在一起的情景，我忽然怎么也想不起她的表情。罢了，还是回房歇息去吧！

走过花园的时候，经常在那里发呆的公主竟然不在。恍惚之间，手中的画却被一阵风吹上了树。我仰头看着，想叫王伯来，他年事已高不能做爬树这么危险的事；张侍卫今天放假，回家陪妻子了。我也不会爬树，怎么办呢?

犹豫之时，有人在背后蒙住了我的眼睛，用脚趾头想，也知道是什么智商的人干出来的事。“何人开本大人的玩笑？小心我治你的罪！”我的回答是不是令她很失望呢?

她穿得很暴露，竟然露出了手臂和腿，害我只能从手指缝里偷偷地看——不过我不否认，她这么穿还挺好看的。哎呀我写什么呢，这种事并非君子为之！

我狡辩着在这里发呆的理由。古灵精怪如她，怎么会看不出呢?我第一次有战败的感觉。她轻轻跃起，长发飘飘，白衣翩翩，好像天上飞下来的仙女——来不及沉醉，她已经发现了我的画。我有点庆幸没有画上脸，不然叫我如何解释才好?

不知道为什么，她忽然又变得很忧郁，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女子，情绪波动这么快。我身边同龄的女孩，即使不高兴也会故意装出笑脸的，可是她不会。她就这么忽然飞了下来，抱起我一起坐在树枝上，说要看星星。

我想动，可是又怕掉下去。风吹过我们，她的发拂在我脸上，痒痒的。她的身上传来一阵阵若有若无的清香，我望着她的侧脸，忽然间又没有了思绪。第三日

我快要疯了！自从公主来了以后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早上起来，一脸困倦的样子被她看到，她笑着对我说：“看来我不能再住下去

了，不然你小小年纪就要得精神衰弱了！”

精神衰弱是什么？！我只知道，如果她要多住几天，我还是可以勉为其难接受的。

今天她突发奇想，“沈大人，你对我可有什么不满？”

“回公主，没有也不敢有不满。”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回答得很小心。果然，她笑得花枝招展，“我以后叫你谦儿，好不好？我们就不要以君臣相称了。”

谦儿？她要跟我拉近距离我是没什么意见，可是这么叫好像是女子或者小孩子一样，我有点不乐意，“公主还是叫我沈谦好了。”

她有点失望。“就这么定了，我大还是你大啊？”

切，那她一开始就不要问我的意见好了！比起我自己的姐姐，她有点孩子气。

“谦儿啊，我有话和你说。”

“什么啦？”我又忘记了为臣应该有的礼仪，每次和她说话我总会反常。

“我…我要睡个两三天。记得通知我师傅他们，还有，要照顾好我哦，不然醒过来打你PP….”没等我问她pp是什么，她就这么倒下了，我费了点力气才托住她，叫了王伯帮忙把她送回房间。

开玩笑！这也行？就这么睡过去的她，仿佛和我相隔很远很远。我按照她的吩咐差人通知了她师傅，自己守在她房间以免有什么差错。哪有人这么就睡了？和昏迷没什么两样。

不知不觉这样一天就过去了。我现在坐在她房间的书桌上写着这篇日记，时不时看看她有没有动静。虽然纪大侠说她说睡觉，可是她象布娃娃似的一动不动，我看了心里忽然觉得很难受。

我保证哪怕白痴公主现在跳起来作弄我一次，我也不生她的气，真的。第五日　夜

这两天府里了无生气。

从前好像一直如此。自从她来了以后，府里上上下下热闹很多，虽然她很笨，但是笨人和智商高的人呆久了，也会变聪明点的，对不对？

两天里，来看她的人络绎不绝，而且都是俊美的男子，连夏王居然也在其中。虽然我也不差，但我的确钦佩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各有千秋。这个女人怎么能这么花心，有这么多男子对她痴心一片。夏王握着她的手坐了一下午；那个叫叶无霜的，唧唧歪歪和她说了好久的话，她又听不见！就好像我这几天陪着她一样。还有那个我第一天见过的男子－据说他以前也是官员，为她画了一副睡着的画像。他的画功确实不错，改天可以切磋切磋。

“呵呵—”

公主好像有动静了，我先去瞧瞧她再说。她醒了，也许我又要失眠了。

我不想得精神衰弱，我也不想被打PP！

（番外一完）

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三十二章　三振小情敌］

她发誓她不是故意的！

想向沈谦辞行的那天，也是她算好再有一天就是要回去的日子了，没想到这周期和那什么什么一样，偶尔也会有一两天前后调整，害得她只能在沈谦的府里再睡上两天。

懒懒地躺到床上，抱住那只她最喜欢的大灰熊，软软的香香的，好舒服。她忽然想起那个晚上，抱着沈谦，好像也是这种感觉。好想再抱抱他哦——他的身上竟然有一种奶香，和她的大灰熊一样。（作：熊熊身上的味道是你自己的啦，笨）

她知道她这种想法很邪恶，甚至有欺负儿童的嫌疑，不过她就是正在打算醒来以后再将谦儿好好抱抱。而且抱着他，绝对安全。（作：这不还是欺负儿童么，否则怎么会安全？越：再说他是小孩，小心他穿过来找你！）

对于他，她似乎有一种弟弟的感觉，但又不完全是。看到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就想捉弄他，仅此而已。这也是小曼在心里告诉自己的。

迷迷糊糊的，她抱着她的大灰熊——灰灰睡着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

那厢沈谦听到床上的小曼有了动静，忙放下手中的笔过去看个究竟，却不料半梦半醒中的小曼一个大翻身，一脚揣上了他的脑袋。

“哎哟!”莫名其妙挨了一下，他委屈地揉着头，“做梦都这么野蛮！”

她现在是睡眠状态的越小曼了，所以表情都生动了起来。“呵呵～”梦中的她，在和她的灰灰在草丛里嬉戏玩耍，互相追逐。（作：鄙视，竟然做这么弱智的梦！）

她的睫毛微微翕动着，粉粉的嘴唇象一朵绽放的桃花，露出少有的甜美笑容。沈谦看着她，忘记了继续揉自己的头，一点点把脸凑了过去。

“灰灰～”小曼忽然一伸手，正好钩到了沈谦的脖子，稍稍一带，他便跌落在她的床上。这厢小曼的梦还在继续：她终于在花花堆里捉到了大灰熊，将它紧紧抱住。

“唔…唔…”沈谦忽然被小曼紧紧抱在胸口，闷得不能透气，不断地挣扎着。灰灰是谁？原来刚才公主是梦到了“他”，所以才笑得这么甜美？那她以为现在手里抱的也是“他”咯？（作：其实我也不知道灰灰是男是女，你就将就点吧）

小曼继续摸着他的头，“灰灰…”虽然不太高兴，他还是没有动，就这么由她抱着。

静静的一夜过去了。

美好的阳光洒落房间，小曼朦朦胧胧地睁开双眼，却发现怀里的灰灰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沈谦！很明显，是自己在抱着他，所以他没有作案嫌疑，而且她还把他的脸紧紧抱在胸口！

丢，丢人啊！稍微松开一点，沈谦熟睡的脸蛋弥漫着恬静的笑容，白嫩的皮肤泛着淡淡粉红色的光泽，想让人忍不住亲一口。小曼摇摇头，轻轻松开他，不动声色的下了床。

“谦哥哥！”门被一脚踹开，一个女孩的头探了进来。看到床上睡着的沈谦，气得脸色发青，冲过去就把他摇醒，“你真的在这里！刚才王伯说我还不信呢！”

沈谦揉着惺忪的睡眼，“啊？晴儿啊！你怎么来了？”

小曼认为自己是局外人，准备偷偷溜出房间让他们自己解决，谁知脚刚移到门口，小女孩就叫住了她：“这位想必是芙泠姐姐吧？晴儿刚才失礼了，还望姐姐原谅！”哇，厉害！变脸技术真是一流，这会她已经是一副笑眯眯的乖巧模样了。

一般人就算胆子再大，也不敢贸然称呼自己姐姐的，她是....

“晴儿是刘王爷的女儿，也是个公主。”沈谦解释着她的疑惑。论资排辈的话，算远方表妹？亲属关系小曼向来理不清。

这个晴儿虽然小，看起来倒也满厉害的，还是少惹为妙。小曼扮着老好人：“谦儿、晴儿...你们聊，我先去用早膳了。”

“谦哥哥，你为什么会睡在她房里？”小曼前脚刚出房门，晴儿的脸却又变了个模样，媚眼如丝，娇声娇气地问沈谦。

沈谦不自然地笑着，“没什么啦...我也不知道，可能我梦游吧...梦游。”说罢也不理会她，出了房间。

房间里只剩下刘晴一个人。她握紧小小的拳头，“明明是我先喜欢谦哥哥的，而且你这么老，我怎么能输给你？”

紧接着，恶俗的肥皂剧戏码连环上演：

小曼和沈谦正在花园聊天呢，晴儿跑过来，“谦哥哥，我们去放纸鸢还不好？你还记不记得八岁那年我把腿摔破了，还是你背我回去的呢....”一边说一边故意瞟小曼的反应。无奈的她吐了一口气离开了，乐得晴儿一脸灿烂。

小曼正在房间里写信，晴儿敲响了她的房门：“姐姐，我给你泡茶来了。”一边递给她，一边故意往她身上倒，弄湿了她写到一半的信不说，还弄湿了非凌送她的睡美人图！

晴儿搞什么小伎俩，她都能忍，毕竟她只是一个和沈谦差不多大的孩子，不必太较真。不过这次她弄湿了非凌给她的画，就不能不给她一个教训了！于是她叫来了沈谦。

他一来，晴儿忙捂住脸，哭哭啼啼地抱着他的手臂，“芙泠姐姐，我知道弄湿你重要的画是我不对，可是晴儿也是不小心的...你为什么要打晴儿呢？呜呜——”

原来还是我高估了你的实力！小曼本来冷笑的脸忽然生动起来，“谦儿～～～”

沈谦一寒。这、绝不是什么好征兆。

“谦儿，她弄湿了我的衣服，你说我该不该打她呢？”

“罪不至打。”晴儿正透着手指缝向她得意地笑呢。

“她弄湿了我写了一下午的信，我一下午的青春都白费了，你说我该不该打她呢？”

“……教训一下也便可以了。”

“她弄花了你非凌哥哥送我的画。”

“她确实不对……让非凌哥哥再画一副就可以了。”

“她伤害了我的心。还有，我没有打她，信不信随你。”

沈谦拉开晴儿捂着脸蛋的手，果然白皙如常。“晴儿，你这么做又是何苦呢？”

“谦哥哥，你真的喜欢这个比你大

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三十二章　三振小情敌（补全）］

“谦哥哥，你真的喜欢这个比你大这么多的老女人吗？”

“这…”沈谦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小曼想，该是出最后一击的时候了。

“谦儿，你说怎么弥补我的伤心？”

“…我允许你以后叫我谦儿就是。”

“需要你允许吗？我一直这么叫。”

“我把晴儿先送回去就是了。”

“这样做不是辱灭我的名声么？和自己表妹关系不合。”晴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那…我不介意你有那么多夫君就是。”沈谦蹶着嘴，终于小小声地嘟哝出这么一句。

YES!目标达成，安全上垒！小曼心底暗暗对自己比出了V形手势。

“谦哥哥，你…我对你太失望了！”晴儿哭着跑了出去。

尚未萌芽的小情敌就被她三振出局了。

只是，为了教训霸道晴儿而牺牲掉的沈谦，此刻正蒙在鼓里。小曼顿时有一种不得已犯罪的感觉。P.S。不知道怎么少发了一段，怕大家米看全。

现补全，抱歉

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三十三章　不打不相识］

怀着满心的罪恶感，终于到了不得不向沈谦辞行的日子了。

谦儿年纪虽小却相当聪明懂事，又灵秀可爱，将来长大后一定是风靡全城的美男子。只是他年纪尚小，小曼恐怕他以后会后悔，所以决定过几年再看看情况如何，先将他作为弟弟交往着。

沈谦当然是不知情的，而且他心里的想法也很朦胧，只知道是对公主暗暗滋生出一种敬慕之心而已。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公主要走，他只能微笑送客。

“谦儿，要勤于政务，不可贪玩哦！随时都可以给我写信，有机会我会来看你的。”

“微臣谨遵公主教诲。谦儿一定会给公主写信的，祈祷你平安康健。”此刻的他，已是强忍着泪意。

等着我，芙泠公主－－小曼……

这边小曼回到酒楼，久不见她的众人围着她众星捧月，一桌人好不热闹。虽然暂时都看不到谦儿那张故作老成的可爱面孔有些寂寞，但这一切需要时间的证明。何况，有这么多爱自己的人在身边，她是不是真的有点太贪心了?

最近关于寻找国之栋梁的任务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小曼每次取出黄玉，它只是暗淡地沉默着。因为要等待非凌养好身子一起上路，他们一行在金柳城一住已经一月有余。恰在此时，女王又有“顺路”任务下达给她，请她拜访一下驻在金柳的边防将军——冯香梅。

金柳的西面边境与多纶国接壤，小曼不曾想到负责一方边防重则的将军竟然是一位女子，不由得生出几分敬意。木兰从军她小时候可

爱看了，她就是崇拜女中豪杰，勇敢有胆识。看来这个冯将军的确值的一见！

冯香梅素闻王上的妹妹芙泠公主来自民间，美貌伶俐且是性情中人，是个奇女子。但常年驻守边防的她，阅历非浅，对于传闻不屑一顾。不就是个小丫头么？最多懂点花拳绣腿，哪里懂得带兵打仗的辛劳？

她带着小曼参观士兵操练。

“呵－！哈－！”由她带头的军队整齐划一，铿锵有力。长期受到太阳暴晒的冯将军皮肤较一般女子更为黑黝，晶莹的汗珠不断地由着额头滚落。一个女人带着千军万马，真的不是一般的神气呀！小曼钦佩地看着冯香梅。

正值晌午十分，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所有笔直站立中的兵士们。这种体会小曼有过，就是军训的时候，曾经在烈日下站军姿站到晕倒——和真正的士兵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是她第一次进距离接触保家卫国的战士们，据说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先跑相当于一万米的路程，然后站军姿两个小时，还要训练武斗技术…真是不容易。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日三国的战事突起，这些将士们还要为了国家奉献年轻的生命…不，她要尽力不让战争爆发，这也是她的夙愿。虽然只是在一旁静静的看着，越小曼的心里已经经历了无数的思想挣扎，可惜冯香梅并没有看清楚。

“听说公主也略通武术，不如我们切磋一下如何?公主以身作则，定能为我军振作士气！”冯香梅的用意，是想让娇生惯养的小曼领略一下真正抗敌的艰苦。

“这…”小曼犹疑着自己的功夫与将军定是天差地别，无霜想出声阻止，纪莫言却先开口道：“公主乃金枝玉叶，还请将军点到即止。”不能拒绝，否则便是不尊重这些战士了。

硬着头皮上吧，竭尽全力也是对对手的尊敬！小曼抽出沧海泪，使出自己所学与冯香梅比划起来。

骄阳似火，沙场上的兵士们却并不感到炎热。他们尊敬的冯将军和当朝公主正打得激烈。将军招式凌厉、力大无比，光她的武器就有几十斤重，公主看上去费尽全力才能挡住她的来袭；公主的优势在于

轻盈灵巧，使出轻功躲闪来袭，并伺机攻其不备，这种打法在战场中并不常见，所以将军一时之间占不到很大便宜。

但久经沙场的人和一个武学修为尚浅的人比试，胜负本就没有悬念。冯香梅惊讶于芙泠公主原来不完全是个花架子，至少她懂得用脑筋去战斗，知道自己的劣势在哪里专攻对手的弱项，不由得对她改观几分。一局过后，冯香梅获胜。小曼敬佩道："将军武艺卓绝，小曼佩服。"

冯香梅笑道："战场无父子，刚才微臣多有得罪，还望公主海涵。"说完俯身一揖。这一打，打消了她之前对公主的偏见，变得真心相待起来。

小曼摇摇头，"将军无需客气"，汗水顺着她的额头流淌着。无霜眼尖，不顾周围的讪笑，上前给她擦汗。"不知…这附近可有什么沐浴的去处？"她轻轻问将军。

"这有何难？此处后面有片幽静的树林，那里有一面小湖，清澈无比，想来公主定然会喜欢的，就让微臣陪伴公主同去吧。"

"如此甚好。"小曼急急地跟她走了。她的男眷们自是不能跟随了，于是纷纷入营休息。

如冯将军所说，这片竹林相当幽静，她对那小湖也喜欢得紧，不过她有些羞涩，光天化日之下就这么洗澡？

冯香梅看出来了，笑道："公主莫要担心，外围我都让将士们把守着，不会有人来的。我在这多年都是这么解决的。"

小曼点点头，开始脱衣准备沐浴。

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三十四章　被俘］

考虑再三，小曼还是不好意思在"露天浴场"脱光光，于是穿着里衣下了水。

湖水清澈冰凉，浇去了积累多时的燥热，她顿时浑身清爽，边洗边哼着"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嗷嗷嗷嗷——"差点没把冯香梅笑趴下。

"糟了"，洗着洗着，小曼忽然叫了一句，"我..我忘记拿带换洗的衣服了。"

洗澡心切，根本忘记了换洗衣服的事情，现在上岸去取，又有些狼狈。冯香梅道：“公主莫急，若您不介意，微臣去取了平日穿的衣服给你。”

“不介意不介意，你快去吧。”

于是冯将军叹笑着离开了，小曼继续开开心心地洗着。忽然，习武的成果让她感到有某个视线正对着她，顾不得内衣紧贴身体的暴露，她飞出湖面瞬间用外套将自己裹好，抽出沧海泪，“什么人？”

一个黑衣人从林子里窜了出来，两人立刻交上了手。就当小曼一剑向着对方胸口刺去时，黑衣人忽然一抖衣袖，白色粉末铺天弥漫开来。她的意识渐渐模糊了，指着对方：“竟然…玩阴的…”

冯香梅取了衣服回来，正好目睹黑衣人扛起昏迷不醒的小曼逃走的一幕。她猛地丢下衣服朝着黑衣人冲去：“站住!放下你手中的人！”可惜来人的轻功了得，冯将军是以战场实战为长的，还是叫贼人逃脱了。她悔不当初，怎么能离开公主身边呢？到底是什么人，能够掌握这么一小会公主独处的时机将他抓走?

这头的纪莫言等人知道了以后已经急得乱了方寸。小曼是清流之星，落在敌人手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捉走她的，是一个黑衣人，也就是什么线索都没有。

“也不是全无线索,”夏清泉道：“来人单枪匹马，又掌握了小曼的活动，在这么一小段时间内就掳走了她。”他顿了顿，继续道：

“他们做了周全的准备，显然是冲着清流之星来的。此地接壤多纶，对方又熟知这里的地形，往这个方向考虑或许可以理出一点头绪。”

叶无霜急得在原地走来走去，“那就是多纶派来的人了？上一次在酒楼他们也派人来刺杀过，那小曼岂非凶多….”他说不下去了。

“不会的不会的，小姐不会有事的…”月露个性耿直，已轻哭出来。

冯香梅听着听着明白了，原来芙泠公主竟是牵涉到国家命运的传说之星！她由不得地又一次悔恨起来。她是真心对她改观了，没想到却这么快因为自己的疏忽没能保护好公主。

公主！对不起。我冯香梅一定要把你救出来！她从来都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多纶境内。

昏睡了一天的小曼终于醒来，发现自己睡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上已经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她被俘虏了！她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当前的问题是弄清什么人抓了她？而且还用的这么肮脏的手段。还有…她的肚子好饿。

一个小丫头推开门，看到她坐在床上，惊得马上扔掉手上的点心往外跑，估计是通知她主子去了。你跑归跑，不用把点心扔地上吧…小曼盯着那些小巧的食物，叹息地舔舔嘴唇。

须臾，进来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子，坐在她的床边，色迷迷地笑着，“小姑娘你醒啦?睡得可好啊？”

小曼本能地向后挪了一下，手习惯性地去摸从不离身的沧海泪，却是一团空气。“你想干什么？你..不要乱来！”

“哟..怕什么羞呢，你身上的衣服也是我帮你换的。”他愈加放肆地笑起来，脸上的肥肉一颤一颤。

什么？她颤抖了一下，是他换的衣服？忍住恶心的冲动，她狠狠抽了他一耳光，“无耻！”

中年男恼羞成怒，“小姑娘细皮嫩肉的，力气倒不小。是不是想让我好好疼爱你啊？”

如果现在手上有剑，早就一剑让他闭嘴了。小曼恼着，一脚把他揣下了床。

“不识好歹的东西!若不是要把你献给王爷…”他边说边扑了上来。

“啊—”小曼是打算以超高分贝尖叫的..“你给我住手！”一个清脆的声音喝止了他的动作。

中年男闻言立即回头换了表情，“王爷…您来啦，这就是我捉到的清流之星，特献给王爷…嘿嘿。”好一副谄媚讨赏的嘴脸。

他硕大的脑袋挡住了小曼的视线，她看不到来人是谁，声音却很熟悉。

“是你给她换的衣服？”来人的声音寒到可以冰住屋里的一切。

果然，男人有些瑟瑟发抖起来，“回王爷，不是下官…是…是下官的丫头给换的，我只是为了吓唬吓唬这个小姑娘。”

“那你当时可在场？”

“这…小人并没有避嫌。反正她也只是个将死之人而已。”

“来人!带他下去，挖去双目！”

“王爷恕罪…王爷恕罪啊！下官什么也没有看到啊！…”他哀嚎着被带下去了。

阻挡她视线的人不在了。那一刻，小曼仿佛又看到了那片“金色之梦”，璀璨的光芒叫人难以睁开双眼。

在她面前冷冷含笑的金眸美少年，不就是朝雨么。

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三十五章　男色女色］

朝雨的头发长了一点，柔软地盘踞在肩头，金色的双眸熠熠发光。小曼陌生地看着他——这是一个她不熟悉的朝雨。她心中的朝雨永远是那个金色的精灵，可爱到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级美少年，而不是眼前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冷笑男子。

朝雨看着小曼，忽然挤出一个甜蜜的笑容：“姐姐怎么这么看着我？朝雨好怕怕哟!”

小曼哼了一声，“谁是你姐姐？请问我认识你吗？”

朝雨扑闪扑闪着长长的睫毛，“姐姐莫怕，我会保护你的！到我那里去吧！”

“那我大概是老了失忆了，也不知道上次是谁要取我性命的？”

“姐姐一定是记错了，朝雨不会伤害你的。跟我来吧。”

虽然是打着商量的语气，可却是不容置疑的行为。他话音刚落，两个女子架着小曼往朝雨家去了。

走进房子的时候，小曼特地注意了一下门口的牌匾，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雨王府。听刚才那个男人的称呼，朝雨应该是多纶国的王爷了，清流之星落到了多纶境内，就好像肉在砧板上，时刻都有可能被杀。她被架着不能动弹，一边在想着如何逃脱。

“姐姐先休息一下吧，一路上辛苦了。”朝雨甜蜜蜜地朝她笑着，可吓坏了王府的下人们——几时看到过严寒如冰的王爷这样笑过？还是快些干活去，免得王爷瞧见自己小命立马不保。

“朝雨。”原来坐在床上的女子也是冰块级的，“我饿了。弄点东西给我吃。”

丫头们悄悄咂舌，这句话就好像一道闪电劈中了她们，有…有人命令王爷？所有人等着看她的下场。

“是，姐姐！朝雨这就下厨给你弄好吃的去！”

……仿佛天要下红雨，没有人敢再说一句话，全部归位以加快一倍的速度干活。

小半刻，食物没来，却走进来一个绝色女子，略施粉黛，楚楚动人。“这位想必就是王爷带回来的妹妹吧？真是我见犹怜啊，难怪王爷为了你亲自下厨呢！”

朝雨下不下厨关她什么事？她现在要的是食物，食物！“少在这里假仙了，我没心情和你辩论。”她的胃痛有点发作了。

“假仙？我看妹妹才是真仙女下凡呢，瞧瞧这灵秀的眼，这粉嫩的嘴唇，真是叫人嫉妒呢～”说着说着，目中的凶光毕露，怎么也掩饰不了。“小春，你说是不是啊？”

一旁的丫环忙不迭答应着，“娘娘说得是。”

“你是王妃？”小曼终于抬起头又看了她一眼。

她抽动着嘴角，“目前…还不是。”

“娘娘很快就会是正妃了！”小春忙为主子辩解。

小曼丢了一个卫生眼给她，继续低着头拨弄衣服上的丝，这什么衣服啊花花绿绿的，搞得她像是个偏远地区来的小丫头。“以后不想笑的时候就不要笑，免得浪费了娘娘一副美貌皮相。”

美丽女子懵了，她一下分不出这句话究竟是褒是贬，“小春，去我房里拿那块王爷的玉佩来，我要送给妹妹。”

“是，娘娘。”小春带着对女子万分钦佩的目光离开了房间。

“我告诉你小丫头，他日你做了王爷的侍妾，也要听从于我，我也许会让王爷多宠幸你些时日，明白吗？”原来她的目的是支开小春好显

露真面目。

“哦?那真是要多谢娘娘提拔了。”

小春拿了玉佩回来了。小曼一看，通体晶莹，色泽纯净，倒是块好玉，如果这个女人真的要送给自己，不要白不要。

女人上前一步，“来，妹妹，这块玉是王爷的，我还没舍得带过。”装作站不稳实则狠狠把玉砸向床沿，只听“听－”的一声，一块好好的美玉散成好几片跌落在地上。

小曼心中叹道，可惜啊可惜，可惜了好好的一块无辜的好玉。

“娘…娘娘！怎么了？”从小春的角度，并看不真切。

“妹妹，你不接受姐姐的好意也便罢了，何必砸了王爷的玉呢？这可是他的宝贝，我好不容易才借来一看的！”

哈？刚才你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哦，供词倒变得挺快的。

见小曼不搭理她，她恼羞成怒，“你不知好歹，竟然弄坏了王爷最宝贝的东西，今天我就要代替王爷教训一下你！”动得比说得还快，两个火辣辣的耳光已经打响在她脸上。

小曼火了，放下弄了半天的衣襟，“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是吧？我一再忍你，你却变本加厉!”说罢还给她两个嘴巴，打得她一愣一愣的。还想动手打小曼，可双手早已被她钳住，她根本不可能是她的对手。

“姐姐，朝雨做了好多东西，你要吃哪个？”朝雨刚踏进屋子，却发现他的宠妾和小曼两人僵持着，面部肿胀，怒气冲冲。

“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瞬间回复冰冷。

“王爷，你刚才…”他的宠妾显然不太适应他瞬间消失的蜜糖一般的可爱笑脸。”

“别废话，回答我的问题。”

“是。刚进府的妹妹不懂规矩，打坏了王爷的宝玉，我代为教训一下而已，却被她伤了。王爷，我好痛啊～～～你看看～～”

朝雨看向小曼，“你说。”

小曼弩弩嘴，“你也看到了。她打了我，所以我也打了她。”

朝雨金色的大眼睛微微眯起，显出一丝杀气。他再次看向那个女子的时候，她竟然瑟瑟发抖下跪求饶，“王爷，我只是想给新人做个规矩而已，玉是我…不小心摔碎的。”

不用言语就逼供成功？！小曼倒是对他有些另眼相待。“把她带去偏院，这辈子不许踏出半步。”

女子顿时瘫倒在地，抓着他的衣摆，“王爷，求您不要这么狠心…一夜夫妻百日恩，求您开恩啊！”她又转向小曼，“这位小姐，帮我求求王爷吧，我给您磕头了！”

小曼冷冷看着，忽然想到一句话：一入宫门深似海。这样花样年华的女子，一旦关入冷宫，就是一辈子的蹉跎了。她有些于心不忍，“朝雨，既然你不要她，就把她放了吧。”

他盯着她的脸，“我听姐姐的。来人，把她带出去吧，再也不许踏入王府。”

谁知那女子忽然歇斯底里起来，“不！我不要离开王爷身边，如果不能呆在你身边，我宁愿死！！”她一头撞上了旁边的柱子，留下一片触目惊心的红，像一片衰落凋零的花瓣，在空气中旋转了两圈，轰然倒地，在她用生命来爱的男人面前香消玉殒，目光中却仍是坚定的不悔。

小曼闭上了眼睛。她不是很懂这么激烈的爱。手牵着手，背靠着背，就是她的幸福了。哪怕不能在一起，只是祝福对方的美满，有时也是一种幸福。

“带下去好好安葬，追封为贤妃。”朝雨的声音还是冰冰的，却似乎有一丝动容。须臾，他转过身来，“吓着姐姐了吧？我们换个房间去吃东西！”

换了一个房间坐定，朝雨指着桌上一叠叠精致的小菜，“姐姐，这是我特地为你做的哦！快尝尝快尝尝！”

小曼很饿了，夹起桌上的东西就往嘴里送，如果他要杀她，根本没必要在菜里下毒。

“怎么样？好吃吗？”朝雨坐在旁边，睁大灿烂的眼睛期待地看着她的反应，象一只期待主人表扬的小狗在激动地摇着尾巴。

想到这里，小曼一口饭差点没喷出来，噎得她直咳嗽。

“姐姐慢点吃，快喝口水！”朝雨以极快的速度给她倒了水，喂她喝了下去。

外面传来一阵敲门声，“王爷，有重要客人求见。”

朝雨放下杯子，“姐姐等我一会，我去去就来。”

小曼有些好奇，什么叫重要客人?可惜门口很多人看守，她又没有武器，溜不出去。

朝雨刚打开门，迎面就飞来一个拳头。他微微侧身躲过了攻击，眉头紧锁：“你这是做什么？”

“朝雨，你想对她怎么样？”

这个声音也很熟悉！小曼一侧头，看到了多次相救她的那个白衣蓝眸的男子，看起来和朝雨是认识的，且身份不在他之下。

“如果你要杀她，不如我先杀了你！”白衣男子依旧蒙着面，作势要攻向朝雨。

“你别发疯了！你到底是哪里的人你清楚吗？你能抗命吗？”

“…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否则我绝对把你拆得连骨头都不剩！”白衣男子忿忿地走了，还回头看了小曼一眼。

朝雨回过脸，“姐姐，我们继续吃。”

她什么也没有问。只是有一点她还是有些不明白，男色女色，究竟是武器还是毒药？引得这么多人赴汤蹈火，拔拳相向。

是夜，她睡下以后，朦朦胧胧中听到朝雨的声音：

“如果有下辈子，做多纶之星，可好？”

朝雨，告诉我，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

朝雨静静坐在床边，轻柔地抚摸着她的长发。

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P.S。留言。微微求评！希望有喜欢我文的各位给我写评~长评！发在这里或者四月天都可以，谢谢大家了~等快完成的时候我会再求评滴。

［正文:第三十六章　逃亡］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小曼困在朝雨的王府中找不到逃出去的路，连沧海泪都不知道被藏到哪里去了。没有她的水蓝色宝剑，总觉得没

有安全感。

醒着的时候，她多少可以有所准备，眼看要穿回去的时间越来越近，一定要在昏睡之前逃走才行。一旦在陌生的地方睡着，那就真是任人宰割了。

“朝雨，你打算把我怎么样？”

“姐姐不要想那么多，和朝雨一起生活不开心么？还是我做的东西不好吃？”

她的生活起居都是朝雨一手负责的，每日三餐也都是他亲手做好送到她房间里。撇开他的意图不轨不说，他的手艺相当不错，算得上贤惠了。

“你知道与此无关。”

“…抱歉。”

离开计算好的下一次归期还有三天，小曼终于等到了她的救星，大救星。

慵懒的午后，小曼百无聊赖地在后院里打发时间。闷，真是闷的慌。忽然，她看到院子的尽头一个白色影子一闪而过。

“等一下！”急急地追上去，果然是白衣蓝眸的大恩人，此刻正用一种无奈的眼光看着她。

“你为什么老是蒙着脸，你是不是长得很难看？”冷不丁的，小曼抛出一句惊人的话。

来人后脑淌汗，他微一抱拳，作势要离开。

“你别走啊！为什么你和朝雨就说话，遇到我就哑巴了似的？”

他还是沉默着。

…….

“好吧，我放弃了。”小曼无奈，“不过有件事我要求你，你…既然你救了我这么多回，能不能再助人为乐一次？我是说，把我救出去。你知道，我在这里早晚会有事。”

他认真地看着她，湛蓝如水的眸子里波光流动，坚决地点点头。“今夜三更。”他低低吐出四个字。

“好！别忘了把我的宝剑也偷出来啊好人！水蓝色的那把。”

“……”

入夜了，小曼假装睡着，待朝雨离开以后，瞧瞧起身做好逃跑的准备。机会只有一次，如果让朝雨捉住，就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帮她了。她兴奋地躺在床上，集中精神听打更的声音。

三更天，她的窗户下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笃－笃”声。

来了！她一骨碌翻身起来，蹑手蹑脚地打开门，白衣男子已经等在门外。

“你来啦？”他捂住她的嘴巴，一把塞给她沧海泪，拉着她的手往后门走去。

踩着月光，一路上的守卫都被他打晕了，他们的逃跑很顺利。已经走到门口了，一个半夜起床如厕的丫环正好打着哈欠经过，“什么人？来人啊，有贼～！”

这一叫惊动了府里的其他人，他推开门一把把她推了出去，示意她走。小曼边跑边回头，远远看到朝雨冲了过来…被白衣男子拦住了…两人交起手来…跑着跑着，渐渐看不到了…

白衣男子会不会有事？看朝雨对他有所顾忌，他的身份应该不低，但愿他不会有事才好…小曼默默为他祈祷着。

不知道跑了多久，当她从气喘吁吁变成再也跑不动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整条街道都静悄悄的，只有几家烟花之地门前的灯笼通宵地亮着，想必里面还是华灯结彩，多少人欲仙欲死。

“在那里！”远远地，她听到有人在吼。回头一看，一大群侍卫正向她的方向冲来。

“天啊！”她真的再也再也跑不动了！弯进右边的一条小巷，尽量绕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困意一阵阵袭来。

又是这样关键的时刻要穿！小曼使劲捏着自己的手臂，希望疼痛能让自己清醒一点，可以拖延一下穿回去的时间。可是眼皮还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一抬眼，“玲珑苑”三个字出现在她的眼前。

“人呢？大家到处搜！”隔壁巷子传来了追兵的声音。

死就死吧！她一头冲进了玲珑苑，模模糊糊中似乎看到一个华衣男子在弹筝，她摇摇晃晃地冲过去，象抓救命稻草似的一把抱住了他……

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三十七章　间奏］

“朝雨，你既已捉到清流之星，为什么不向本王禀告？！若不是有人向我汇报，我还不知道她已经逃脱了！你有什么解释？”多纶女王怒斥殿上的金色美少年。

朝雨低着头，看不出任何情绪。“是我的失误，但凭王上处置。”

“她这么大本事，单枪匹马逃出你的王府？”女王嗅觉很敏锐。

“是。”朝雨没有抬眼，“是我没有安排好看守，才让她逃脱的。”

“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她？”

“…请王上降罪于我。”

女王嘴角浮现一丝冷笑，“朝雨，希望你不要后悔自己所做的事情。朝阳！”

“王上，您叫我吗？”殿后走出一个金发男子，和朝雨的轮廓有几分相似，只是多出几分妩媚、几许年华。

“很久没见你哥哥了吧？你们好好聊聊吧，本王先回寝宫了。朝阳，和弟弟聊完了到我这里来。”

朝阳闻言笑得灿如莲花，“是的，王上！”

朝雨凝重地站在那里，算不清是第几次被女王用哥哥来做威胁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挤出开开心心的笑脸：“哥哥，最近好吗？”

“王上待我不错，我算是比较得宠的一个了！雨儿，王上很器重你，她交给你的事情你可要尽力完成哦！”

“我知道。哥哥你放心呆在宫里吧，你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

现世正是烟雨蒙蒙的一天，房间里只有闹钟滴嗒滴嗒走动的声音。金蔷薇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力捶被子：怎么会这么糟糕，现在她的身子也不知道受到什么待遇了，会不会……

蹭蹭蹭下楼，母亲月莓已经做好了早饭等着她。“妈妈——”咽口水，“如果…我说如果我的身子在那边被人杀了…我会怎么样？”

月莓没有露出太大意外，轻叹道：“那个世界的身体本就是你这里精神力的创造，如果那边陨灭，就等于在那里的你已经死去，你再也

不能去那个世界了。”

……千万不要有事啊越小曼！否则我就再也见不到澄澈的清泉、羞涩的无霜、温柔的非凌、可爱的沈谦、可靠的月赖甚至还有时而甜蜜时而冷酷的朝雨了!蔷薇默默扒着饭，却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写完暑假作业，吃完月莓准备的丰盛晚餐，蔷薇早早地就钻进了被窝。她已经想好了，等下一过去就拼命逃，经过休整，应该有力气了才对…不知道她最后抱住的那个人有没有给她饭吃…想着想着她睡着了。

清脆的鸟鸣掀开了新一天的序幕。金蔷薇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按照计划逃跑，一骨碌跳起来，却发现她还是躺在自己的床上，粉红的蕾丝花边，灰灰也正安静地看着她….她没有穿！

这是不是意味着…越小曼已经出事了？！

心乱如麻的时刻，她的手机响了起来——蓝皓秦约她下午看电影。

“不好意思，我今天没心情，改天可以吗？”

挂掉电话，她穿起鞋子出门散散心。炎热的夏天，阳光照在皮肤上，刺刺地痛。

想起也是这么炎热的天气，她曾和冯香梅一起沙场比武，多么豪情万丈！这是她不曾知道的另外一个自己。

“抢劫啊！有人抢劫！大家帮帮忙啊帮我抓住他！”街的一头传来一个女子的尖叫，蔷薇回头，穿裙子的年轻女子叫着追赶着她前方的一个男子，他的手上提着一个女式手提包。

世风日下，街上的路人都是敢怒不敢言，有帮忙叫唤的，有拿出手机报警的，就是没有人敢上去帮忙。几乎是在一瞬间，金蔷薇想也没想就拔腿追了上去。

“帮帮忙啊……帮我抓住他！”失主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路人都吃惊地看着一个小姑娘追了上去，一个扫堂腿把歹徒扫在了地上。

那男子一看追上来是一个小姑娘，不仅没有一丝惧色，还从怀里摸出一把小刀晃了晃。虽然这小姑娘有点功夫，不过毕竟是女孩子，这样就会吓跑了吧！

哼！真刀真剑我看得多了，武林高手好歹也见过几个，难道我会怕你这小小的水果刀？在现世没有武器也没有轻功，不过身体对武术的记忆还是有的，用来对付这等贼人绰绰有余。

“拿水果刀也敢出来打劫，装备都比别人差!”蔷薇很精准地一脚踢上他的手，水果刀就从他握不住的手里滑落了下来，路人纷纷咂舌。只三两下功夫，歹徒都被她擒住了。不一会儿，警察也来了，表扬了她见义勇为，又批评了她单枪匹马，要以自己的安全优先云云，携着罪犯离开了。

人群渐渐散去，蔷薇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双手，在那个世界苦练功夫的日日夜夜，在那里的每一个瞬间历历在目，如果真的不能再回去，怎么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站在无人的街道尽头，被巨大的无助感包围着，她泪如雨下。

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番外二　那天，下了一场金色的雨］

小时候听娘亲提起过，因为哥哥生下来的时候，黄发金眸加上灿烂的笑，像极了窗外灿烂的阳光，所以取名为阳。

有着同样发色和眸色的我，却生在一个雨天。而且据说我出生后不停地哭了整整一天，所以娘为我取名为雨。算命的说我命犯煞星，将来会克家人。我的爹娘不信，他们还是一样那么疼爱我。

娘亲和姐姐常常轮流抱着我，哄我睡觉。娘的手很温暖，姐姐的笑很甜美，她们总是说我象一块蜜糖一样笑得甜蜜蜜的，是他们的心头宝。童年的我，很幸福。

也许是命运的作弄，算命人的预言报应在了我的身上。那年我九岁，十三岁的哥哥带着我去探访远在邻城的祖母，当我们开开心心地回到家的时候，瞬间从天堂掉到了地狱。血！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血！我的眼里只剩下鲜红一种颜色，刺痛的颜色！

穿过横竖倒在地上的尸体，有家里的仆人，丫环，管家，我哭着喊着他们的名字，一片死寂，没有人回答。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倒在血泊中的爹娘和姐姐。姐姐的脸色很苍白，美丽的笑赝遏止于她最美丽的年华。

“娘－”我拼命摇着她，“你醒醒啊，不要扔下雨儿！”

她的眼睛微微睁开了一点，颤抖的嘴唇隐隐约约呢喃着：“雨儿，和你的哥哥…好好活下去…”

“娘———啊——!!”我想问苍天，为什么这么残忍！回头看哥哥，他早已呆呆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连滚带爬地扑向他，抓着他的衣角，“哥－你不能有事！哥哥，你别吓我！…”一滴泪水从哥哥木然的眼角滴落。

从此以后，哥哥就是我的唯一，也是娘最后交代我要完成的事。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天真的笑颜，只有身负血海深仇的冷酷。

从此以后，我忘记了我自己……

直到那一天，我遇见了她。十四岁那一年，我已然学得一身本领，报了灭门的血海深仇。哥哥朝阳已经年届十八，却仍然没有成亲。从目睹全家的不幸之后，他就经常这样吃吃呓语，得闲了就发愣。我虽然急在心里，却也明白只有时间才是一味良药，但愿时光能抹灭他的记忆，可是，又有谁来抹去我脑中那一片的惨烈呢?

船到桥头自然直。在女王考察民情的那段日子，哥哥遇到了她，爱上了她。

他用尽一切办法留在她的身边，希望得到她的关注——他成功了，朝阳做了她后宫无数俊俏男妃中的一员。虽然享受的是被瓜分的宠幸，哪怕只是当一个宠物，他幸福的笑容终于还是回到了俊美的脸上。我真心地尊重他的选择。

哥哥入了宫，我沾着他的光，做起了一个小官。不想女王却尤为赏识我的能力，一年之中连升几级，直到封王。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她给我的任务有我不想去做的时候，哥哥就成了她最锋利的武器。为了哥哥难得的幸福，我，从不勃逆她。

直到那一天，我遇见了她。

她是我的任务，一个要我去抹杀的女子。

但当我看到她的第一眼，我竟发现我抬不起手里的剑。

她的笑，那么温暖的笑，就像春日的暖阳般和煦。“雨儿，姐姐绣的荷包，送给你！”隐隐约约中，我似乎看到了姐姐对我微笑，那时候温暖的春风直到现在，还温柔地抚摸着我。

不，不是她！她不是我的姐姐！但是，她让我迷惘。

我跟着她，来到一片很美的金蔷薇花田。她很笨，走来走去还是迷路，但她却何其幸运，无心插柳柳成荫，来到这人间仙境。

她怡然自得地躺在花田里，时而又喃喃自语。我凑上前去，她看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你是…金色蔷薇的精灵吗？”

我长的很像妖精吗？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神使鬼差地叫了她姐姐。

看着她如暖阳一般的微笑和冰冷潭水那般清冽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回到了孩童时代，那个幸福甜蜜的我。“姐姐是从哪里来的？”

我并不是刻意装灿烂来博取她的怜爱，以她的功夫，我想杀了她随时都可以。可是我就是想和她说说话，

逗弄她，甚至…

“姐姐，我可以亲你一下吗？”

我吻了她甜蜜的唇。

如果有一天，她发现我骗了她，会不会…很生气？想起哥哥灿烂的笑容，我抛弃了我自己的心。

把她从手下一个官员手里救走时，她已然恨我至深。我没有解释，我也没有任何立场解释。把她捉来，

我没有报告女王。如果在我府中，至少她还是安全的。谁直到王上会不会另外派一批人去杀了她?

既然在她心里，我已经是双面人；既然我们注定不能走在一起，倒不如就这样下去吧！在她面前，我就

是最真实的朝雨，没有伪装，没有经历过苦痛的朝雨，纯真得没有一丝尘埃，她就是我的圣土。

可惜，她终究还是逃走了。下一次见面，又会演变成什么局面?

也许她会恨我一辈子。但只要她心里，曾真心怜惜过初次相见的朝雨，我早已没有奢求。

因为只有我们知道：那天，下了一场金色的雨。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三十八章　梦里不知身是客］

金蔷薇的心情不好。

金蔷薇的心情很不好。

这两天，她早也睡，晚也睡，可是无论她怎么努力，醒来的时候还是在自己家里，这又没个人通风报信的，谁能告诉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手机响了，是好友小然:

“薇薇，暑假开始十多天了都没见过你，听说你每天都在睡觉？”电话那头很吵闹，传来男男女女的嬉笑声，“你听，都有人说你是睡美人了！快出来活动吧，让我看看是不是睡得更美了？”

蔷薇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行了我的小姑奶奶，活动地点的报出来！”

如果过不去，再怎么忧心也没有其他办法，还是好好过自己日子吧！毕竟这才是她的世界不是吗？。她掏出胸口光滑的黄玉，看了一会儿，又默默放进领子里，走出门去。

还是为她庆祝生日时的那班好友。时隔不久再相见，却恍如隔世。她已经有了双重身份，有了属于她不能推卸的责任…她有些怔怔的，却对上了蓝皓秦略显担忧的眼神。今天他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衣服，清爽得犹如一缕清凉的晚风。

她对他宽慰地笑笑，她的这般忧愁，在这里的人又有谁可以倾听呢?

“薇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日出东山落西山，喜也一天，愁也一天。所以开心点吧！一切都会有办法的。”蓝皓秦并没有问她是什么事情，只是低声安慰她。

“我没事，谢谢你，皓秦。”她低着头，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

他的心此刻却动荡不已——她叫他皓秦！这就是说，他在她心里的印象变好一些了吗？原以为她对自己总有些偏见的。从她口中说出自己的名字——特别动听！

午饭吃的是意大利餐。这个夏天，意大利菜在这个城市忽然流行起来，大街小巷的，开满了连锁店。味道还行，价格又便宜，所以广受欢迎。

餐厅的气氛不错。优雅的环境，放着慵懒的蓝调曲子。想起自己的火锅店，还计划要带小龙虾的食谱回清流，蔷薇没来由地一阵心酸。迷糊之间只听小然道：“该结账了吧？”

她手一伸，大声喊道，“小二，结账～！”

……

(作：原谅我只能用点来表达当时尴尬的氛围…好久没出场了，有点怯场，嗯… 越：得了，赶紧下去，

别献宝了！）

餐厅柔和的灯光还是这样亮着，慵懒的曲子却好像跑了调似的，所有的食客和服务员都转头去看她。额…

金蔷薇高举的手尴尬地悬在半空中，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是啊小二！快过来结账啊！”蓝皓秦很自然地接过话茬，又笑眯眯地对众人说，“你们带银子了吗？”

大概是排演什么节目吧！周围的人都收回了好奇的目光，服务员也很客气地为他们结了账。还好蓝皓秦

机灵，和她一搭一挡倒也默契。她放下手，苦苦地对他笑笑。

“薇薇，你是不是古装剧看多了啊？”小然打趣地看着她，“不过最近你身上多了几分侠女的味道呢，

气质也高贵了些许！”

“你这是什么话！难道我以前很粗俗不堪吗？”蔷薇假意生气，去呵她的痒——为了掩盖自己的心虚。

蓝皓秦俊逸的面容散发着温柔，静静地看着她们。

“心情好些了吧？下次约你看电影，可要答应哦！”得了空儿，蓝皓秦马上抓着蔷薇问。

这只狐狸…蔷薇心里暗叹，看来之前对他的误解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啊!比起一般的男孩子，他的确

有一套－何况她已经不讨厌他了。她点了点头，“不过选择权还是在我这里！”

他一愣，哈哈大笑起来，引得周围走过的几个女孩子连连看他，吱喳讨论。看来他的安全系数很低啊！

“那是当然了，我会一直等待的。”最后一句，他的声音已经低低的，带了一些磁性，很好听。害得蔷薇没

来由地脸上一热。

玩闹了一天，金蔷薇心头郁闷的心结总算有所开解。只道是万事不能强求，连母亲也不知道有什么方

法，她只能等待了。小曼～挺住啊！

周围花花绿绿的，有一片嘈杂的声音传入耳际。“小曼，我很想你。”是清泉的低诉……“叫你扎马步

你怎么又睡着了…快点继续！”师傅严厉的斥责…“感谢小姐的大恩大德!”是月音和小冰么？她伸手去抓，

却只是一团空气……

“谁，是谁…”

“小冰？师傅？清泉…为什么…不理我…呜…”

走着走着，看到一个光点向她而来，白色光亮无限扩大，扩大，将她吞噬……

“你醒了？”一个柔美的声音传入她的耳际。

她的眼睛睁开了，有纱缦的床，雕着花的床柱，还有绿色长发的男子……她费力地举起手，捏了一下

她床头男子的手臂。

“啊——”他没有料见会这样，被她掐了个正着。

会疼？！那就是说，她回来了！！她又是越小曼了！只听得男子抱怨道：“人家明明救了你，你怎么能

以德报怨……”

小曼心中着实开心，也没去听他说什么，用力支撑起身子坐起来——

“啊——！！！”头疼得要裂开一般，她痛苦地闭上眼，眉头紧紧皱着。

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三十九章　秀色可餐］

“我的头…”她紧紧抱住自己的头，扭曲的脸上淌着汗，“我的头怎么这么疼？！我睡了几天了？我在哪里？是你救了我吗？”

那男子停止了抱怨，急急忙忙扶着她躺下来。“你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你啊!”

“一个一个按顺序回答啊，笨。”她疼得连眼都睁不开，哪有心情和他开玩笑。

他柔柔的声音有些哭笑不得：“你自己冲进来抱住我的，都不记得了吗？你已经昏迷了七天了！我真担心你醒不过来呢。”

“呸呸，乌鸦嘴…那些…那些追我的人没有找来吗？”

“怎么没有？你刚倒下，他们人就到门口了。我看这么多人追一个姑娘，定不是好事，就急忙差人找了件破外套给你穿上，往你脸上涂了点泥巴，抬到后院。”

“这帮人狡诈得很，我向他们说了没有可疑人物，他们还是要搜我的楼。情急之下，我又叫一个下人到后院，假意在鞭打你，让他们看到你被‘打昏’的一幕。”

小曼闭着眼轻轻揉着自己的头，不发一语。

“我谎称你是我楼里一个不听话的奴婢，他正在教训你，追你的人没起疑，就准备去别处搜捕了。没想到…这领头的人没抓到人，一气之下竟容踹了你一脚，正好踢中头部。我想拦，又怕这样反而让他们心生疑窦。你现在在我的楼里，玲珑苑。”

原来如此，本来是假昏，没想到机缘巧合下却是真的昏倒了，难怪自己怎么也过不来…她渐渐又睡去，隐约感觉到有人帮她掖好被角，琴声绵绵入耳……

就这样又昏睡了两天，小曼再醒来的时候，头已经不那么痛了，思绪也渐渐清晰起来。这男子像是玲珑苑的老板，如此冒险救她，如果是真心真意那就是大好人一个。一来一去她已经逗留了十几天了，莫不是把大家急坏了吧？她得想办法快些回去。刚用力支起身子，就觉得浑身一软，噗通栽倒在地上，和地板做了亲吻运动。

痛…痛……她揉着可怜的pp，“吱呀－”一声，她抬起头，忽然愣了神。

窗外阳光明媚，懒懒的风将粉色的花瓣无声无息地带入房里，精致柔嫩，晶莹剔透，却仍不及来人的十分之一。他比桃花更粉嫩的唇瓣翕动着，“你怎么坐在地上？”

小曼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只是呆呆望着粉唇的一开一合，娇艳欲滴……

“喂！”他有些恼，晶莹如凝脂的肌肤上隐隐晕红，竟散发出淡淡的光泽，“摔坏了？”

他凝视着她显露痴呆的脸，轻轻叹息：又一个！原以为这个女子是不同的，至少她抱住他，他照顾她的这几天，她从来没有出现过世俗女子看到他时的表情：目瞪口呆、下巴脱臼（嘴张太大）、嘴角流下不明液体、甚至忽然晕倒……没想到她还是出现了以上症状……

等待许久的她的下个动作，竟然是用手挡住眼睛！他…他有这么不堪入目？！

耀眼！好…好耀眼！小曼从来没想过，除了荧光棒、萤火虫、原来人体也会发光！而且是熠熠闪光！她本能地挡住眼睛，倒爬了一步。

他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那里，金绿色长发如瀑布一般流泻在肩头，仿佛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湖面，闪耀着无数刺目的光点。湖水一般澄澈的绿眸中清流荡漾，闪耀如琉璃，却又清澈见底。他上前几步，在她面前蹲下，有些戏谑地笑她，“不敢看我？”

“谁…谁不敢看啦！”她放下手，瞪住他。不得了，她又不能动了！他的蓝色缎子华衣也折射出无数钻石般的光彩，尤其是胸前露出的一大块洁白结实的肌肤，更如一块无瑕美玉让人无法直视。

这是怎样一个妖娆的男子呵，怎一个“美”字了得！她有些后悔前几天眼睛都没睁开过，不然就能多看他几天……

“你再发呆我可不理你了。”他的声音柔媚如丝，带一丝嗔怪，叫她骨肉发酥。小曼一把拉住他的衣角，“别…别走！”

“嗯？”他转过去的头又回了过来，两人鼻尖轻轻擦过，彼此呼吸可闻。“又怎么啦？”

他吐气如兰，热热的风呼在脸上竟没有令小曼感到厌恶。相反的，靠近他，似乎有一阵若有若无的桃花香淡淡传来。

她的头上很快渗出了细细的香汗。很明显，这场气势的较量她居于下风。

“靠这么近干吗啦！”她心大慌，忽然用力推开他，他非常好笑又可爱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满脸委屈：“干吗这么用力，你以为你这几天的药和食物是怎么吃下去的？”

“你……!!!”她大骇，隐约又有些后悔，此等美味竟然是在昏睡中，自己浑然不知滋味…（作：恭喜，你已经顺利成长为新一代色女了！越：……）

小曼终于领会到一个事实：什么叫真正的秀色可餐！就是看上去真的很美味很美味，还好她没有做流口水这样丢脸的举动。她第一次为自己身为女人而感到自惭形秽，在他面前，别说男人，就连女人也尽失光艳，显得有些灰头土脸，黯淡无光。

适应了好一会，小曼终于能比较直视他了。“你叫什么名字？这玲珑苑是做什么的？你又是做什么的？”

他轻轻一笑，阳光都变得无力起来，“你总是喜欢一口气问这么多问题吗？那你又为什么被这么多穷凶极恶的人追捕呢？”

呵。还懂得反击了。“我原是一户大户人家的小姐，可怜爹娘竟要把我嫁给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做偏房，我一起之下就跑了出来。”小曼极尽捏造之能事，还假装挤出几滴眼泪来。

他啧啧道，“真是可怜的姑娘，难怪那帮人追得如此紧。”

“那你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

“好。我叫白云。姑娘你呢？”

“我叫蓝天。”几乎是脱口而出的，没有一秒犹豫。

“我真的叫白云啊!”

“我也真的叫蓝天，不行么？”

他露出几分无奈，“蓝姑娘，玲珑苑是青楼，我自是这儿的老板。”

青楼？她之前多少也猜到过几分，没想到这等美男子竟然是开青楼的，白云啊白云……等等，她自己还不是芳草阁的幕后老板？

“之前听得白老板弹得一手好琴，只怕是要引得女客流连吧？”说完这句她自己都想捏自己一把，为什么会说出口呢?

白云没有生气，淡淡道：“一般我是不露面的，楼中的事，自有下人会为我打点。”

“刚才我失言了。能否请白老板赏光弹奏一曲呢？”小曼微微端坐，浑然天成的贵气由内而外地散发出来。

白云略显讶异地看了她一眼，“当然可以，蓝姑娘不必见外，直接叫我名字即可。”

白云拿起他的琴，白玉般修长的手指在琴弦上轻抚起来。

屋外滚烫炙热，屋内琴声幽幽，清丽女子与绝美男子两相对坐，好一番胜景如画。

(各位大~记得支持偶给偶留言哦~长期求评中。。）

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故事背景资料介绍篇］

马上就要进入第四十章了，真不容易呀～～～为自己撒花ING…

觉得有必要把一些背景作一下补充。

国家篇

小曼所去的异世界，共六个国家组成。在核心部分的是清流、多纶、宁三国，也就从此三国说起。

三个国家互相接壤，相互扶持又相互警戒。如果任何两个国家冲突，第三方也不可能袖手旁观，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们的命运息息相关。自上次大战之后，此三国都颠覆了旧潮，开始了新纪元。

清流国

此三国中，清流国的地理位置最佳，风调雨顺、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所以常招来其他二国的妒忌。清流现任皇帝上任十年左右，仁德贤明，为百姓所爱戴。

清流之星越小曼，被封为“芙泠公主”，以掩外人得知其真正身份的危险。

多纶国

多纶国的总体气候比较宜人，但有几个城市位于热带，久旱无雨，是生存条件比较恶劣的沙漠城市。现任皇帝上任五年左右，乃用计挤兑原帝登上宝座，治理国家虽严酷狠辣，却颇有成效，百姓生活安居乐业。

多纶之星非常神秘，连其余两国的调查组织也无所得。

宁国

三国中最为低调的一国。有几个城市常年冰天雪地，百姓以原始捕猎为生。现任宁王上任十年，其发号施令，手下莫敢不从，可见其手段之辣。国家治理仅仅有条，颇受百姓爱戴。

宁之星齐瑞儿，被封为“宁夏公主”对外以掩饰其真正身份。

其他三国

其余三国位于清多宁之外围，中间隔着一片非常宽阔的海洋。以当时的科技水平来说，渡海基本是不可能的。有人尝试冒险渡海，却都是有去无回。

有传说海中有吃人的妖怪，没有人能过得去。事实上千百年来，两边也很少互通有无，只是从祖宗留下的资料得知对面亦有三个国家，还有无数岛国。

习俗篇

此三国的风俗习惯比较一致，一切以权势来决定。上至皇帝，下至百姓，谁掌权，谁嫁谁娶，皆由势弱嫁于强势一方，娶者可三妻四妾，嫁者终生只能侍一夫（一妻）。

上古时代曾记载传说之星是掌握国运的所在，但是除了对特定人物有特殊感应之外，其他方面仍然有待验证。传说之星皆来自异世界，至于如何选定，至今还是一个谜。尽管如此，主上仍然视传说之星为神明，对其无微不至地保护；当然，对于其他国家的星星当然是除之而后快，断了国运，自然灭起来容易许多。

至于人物篇，就待我在番外里逐个击破吧！

以下乃题外话：

再有几天，我就有时间了，到时候可能把文大修一次，从写好到发稿，还没有任何修改呢。男主的数字已经不受我控制了，正考虑砍

掉几个…大家别PIA我啊，其实我也不想让哪个挂掉的..如果情势所逼的话……弱弱地逃走…

还有关于吃的问题…估计一次吃掉吧…（我不是说NP啊，但不排除…某微被PIA飞中），总的来说偶还是写清水文的，某些咸湿情节嘛，还得靠大家自己…美男偶不会放过的～我也会积极听取意见做出改进，尽量让大家满意，所以——

一切都有可能！！

（作者已经被拖走了，静音处理中）

废话都唠叨完了，最后我还是要爬起来吼一句：在深海的各位大人，拜托你们把头露出来哈，难道你们忍心不给我只字片语吗，难道你们忍心看我的积分徘徊不前吗～～～水润润的眼神望着你们，我看，我看，我再看!

再看也不要把我吃掉啊啊啊啊…….(消音处理)。

本书由潇湘小说原创网首发，转载请保留！

［正文:第四十章　众里寻她］

“冯将军，您休息一下吧！”

炎炎烈日下，一个皮肤黑黝，身材紧实的高挑女子在沿街寻找着什么。她既没有用任何东西遮挡阳光，也不肯停下喝口水，任凭身边的月露霜华好生相劝。

“不碍事的。”冯香梅豪爽地用手一抹额头，“你们看那边……我也不会放弃的！”

月露霜华循声望去，夏清泉，叶无霜，月赖，甚至连大病初愈的尚非凌都来了，他们在多纶不能暴露身份，就假装成商人，意欲寻找走失的小姐。但是茫茫人海，毫无头绪，要怎么找呢?

小姐啊小姐，你究竟在哪里？奴婢们很担心你啊……

是夜，一行人齐坐客栈之中商讨对策。

“这几天看下来，小曼并没有来得及留下暗号。再继续如此找法，有如大海捞针，实非良策。”非凌温润的眼睛望着所有人，如出一辙的担心面容，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既然如此，只能铤而走险了！”叶无霜愤愤地拍了一下桌子，“想对小曼不利的，无非就是多纶王家的人，甚至是王宫的人。”

夏清泉冰凉地撇了他一眼，冷静道：“没有消息也许是最好的消息，证明小曼应该还安全。但是没调查清楚就贸然前往，可能会有无辜的牺牲。”

“难道坐以待毙，眼睁睁看他们……”

“当然不！”银色眸子波潮暗涌，“今夜我就去探探虚实，你们等我消息。”

任何人都知道，他想保全大家。“难道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爱着她吗？如果你有事，她会安心吗？！”

他颓然。柔软的紫发从肩头滑落，挡住了他清泠的眼。半饷，“今夜二更，集体行动。此去只为打探情报，如遇阻截，切不可贸然攻入！一旦有危险全员撤退，不能有任何人损伤。”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砸在在场人的心头。

没有人说话。大家彼此交流了一个心领神会的眼神。

二更天。

“这里是多纶王最重用的王爷的府邸。”在场所有人中，冯香梅是相对来说最了解多纶的人。长期驻守在与多纶接壤的边疆，敌国的官员她相当清楚。

“就从这里入手吧！如果是多纶王捉了小曼，定有蛛丝马迹。”无霜握剑在手，眉心微蹙。

月赖默默惦了惦剑，向来沉默的他，目光瞬间凌厉起来。

一行人轻轻溜进朝雨的王府，向主卧房直奔而去。

夜已深了，朝雨却依旧没有睡意。站在后院仰望天空，大大的金色眼眸焕发着迷离。小曼，是我错了吗？我应该怎么做才好？我不能不管他……你是不是已经回到了他们身边….我注定永远不能象他们一样守护在你身边吗…香樟叶片片被风吹落，在空中旋舞着，结束最后的光华静静埋身于宽容芬芳的泥土。

“王爷，更深露重，您要小心身体。”他的管家已经静静站在一边很久。

王爷变了。从前的雨王爷是个没有表情的狠毒角色。女王交给他的任务，哪怕再残忍，他都能面无表情地回来覆命。这是他第一次未能完成任务，女王凤颜大怒，对他不复当初的重用。更令老管家吃惊的是，王爷竟然有了表情：天真无邪得像个孩子、迷茫得象只迷路的小羊羔、懊丧得象痛失了心爱之物……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知道了，你下去吧。”朝雨挥挥手，冷冷道。

“是。”老管家心中暗暗叹气，毕恭毕敬地下去了。

草丛里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什么人？！”朝雨警惕，目光灼灼向四周。

“原来是你！”草丛后走出一个人，褐发飞扬，高大修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叶无霜认出是当日指挥刺杀小曼的那个男子，心中对他的怀疑又增添了几分。

朝雨看清来人，原来是小曼的身边人。他苦笑，“不知各位深夜造访，有何贵干？”

“有何贵干？！是不是你抓走了芙泠公主？她在哪里？”

这下轮到朝雨惊讶了，“她没有回去吗？”当日他的手下怎么也追不到她，他被白衣人缠住，事后也没有查到她的踪迹。（作：这是当然，她昏迷了7天。）

只可惜这几天的朝雨也是冲昏了头脑，竟然出言暴露了自己。夏清泉黑色长剑已经出鞘，“你的意思是，的确是你掳走了她？”

“是我。”敌众我寡，又没带武器，出于一种莫名的情绪，朝雨放弃了抵抗。“不过后来她逃走了，我以为她已经回到你们这里。”

冯香梅闻言，“糟了，会不会中途出了什么意外？”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实话，看来，得请你跟我们回去作一回客了。”纪莫言拔剑架住手无寸铁的朝雨，一行人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沉沉夜色中。

[正文:第四十一章　春色无边]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小曼与白云日夜相对，渐渐适应了他的耀眼他妖柔的说话语气。

（作：是怎么个“日夜相对”法？越：这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夜里我当然是自己睡啦！作：切，越描越黑～大家都为你担心，你却在这快活！越：我怎么不想回去了，没看到我总是跌得嘴啃泥吗？实在没有力气啊！作：女儿啊～美男当前，自己把握哦～越：我恶寒...）

其实这几天，连小曼自己也开始怀疑，她又没有受重伤，为什么这么久了身子未见丝毫好转？还总是感到柔弱无力，连站立都有困难。难道是白云每天拿进来的药.....她摇摇头，真的不希望是这样.....下意识地一伸手，沧海泪冰凉的触感传来，她舒了口气——安全感还在。只是凭她手无缚鸡之力的状态，还能挥得起来？

话虽如此，她还是提高了警惕。之后白云送药来，她笑眯眯道，“白云，药有些苦，能不能给我取了个蜜果子来？”白云轻衣如纱，远远看去像要羽化成仙，他微微一笑，“就来。”扭动着腰肢走出去了。

小曼迅速将药倒入窗上盆栽里——并非她想荼毒这些草木，房间里异常简洁，没有任何可以藏匿药物的地方了。待小片刻白云回来，她捧着空碗做出一副苦得难忍的模样，一如往常。

循环往复了几日，她的身子竟渐渐好了起来，力气也恢复了一大半，看来的确和白云的药有关。只是他这么做究竟意欲为何？如果想对自己不利，大可以在她昏迷这么多天动手。小曼懒懒地瘫在床上，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有一日，白云在她房间忽然叹道，“咦，好好的一棵植物怎么焉了？”

小曼闻言心跳快了起来，“不知道啊，也...也许是阳光晒多了！”

“也罢，强留的留不住，我把它拿走了。”白云的这句话，她怎么听都觉得有别的意思。

难道他一直在装傻？反正她也恢复了，不管怎样，今天夜里她就要逃走。

然终究是人算不如“人”算。

白云的玲珑苑是这个城市最有名的青楼之一，客似云来，生意一直不错。傍晚时分，小曼和白云正在弈棋，向来很少打扰的管事敲响了他的房门。

“主人，楼下有人闹事。”

白云一改嬉皮笑脸，“怎么回事？”既然能惊动管事来找他，想必对方来头不小。

“这…”管事看了小曼一眼。

小曼心领神会，“我出去逛逛。”

“不必，”他手一拦，看向管事，“但说无妨。”

“是，主人。公主殿下大驾光临……点名要找您。我已经安排了楼里最好的花魁服侍，她仍旧不依不饶，说您再不出去就…就派人拆了这玲珑苑。”

“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管事弯着腰退了出去，轻轻带上门。

“蓝姑娘，我去处理这事，你随意吧。”白云淡淡抱歉道，随即离开了房间。

逃走的绝好时机！小曼执起沧海泪，蹑手蹑脚地尾随他离开了房间。别怪我啊，白云。

“呵，白老板的架子真大，要本宫三催四请才肯现身。”堂中所坐的红衣女子，正是多纶的二公主。听说她恃宠而骄，刁蛮任性。

白云淡然坐在一面水晶帘之后，朦朦胧胧地显露着倾城绝色，眼看公主就要按倷不住。

小曼在二楼路过，见此情景忽然想起那句诗：美人卷珠帘，深坐颦娥眉。在这个世界，男子同样可以成为祸水，让帝王冲冠一怒为男颜！

“白云并不卖艺。”他还是那个调调。

红衣公主愤怒地起身，“什么东西！本宫看得起你，你竟然这种态度！来人啊，把这帘子撤了！既然不卖艺，那就卖身如何？！”虽然是疑问句，但她的语气已经充满了危险的气息。

“承蒙公主厚爱，白云亦不卖身。”他虽然生气，声音还是娇柔的，让人骨头酥软。

果然，公主软化下来，一步步走近，“现在可由不得你，美人。”她用手惦起他的下巴，“啧啧，好一副国色天香的皮相！本宫府

里的男宠没有一个及得上你的一根指头！”

笨蛋白云，早知道你一开始就答应弹琴给公主听不就好了吗？小曼握紧剑，差点忘记自己的目的。

“……请公主自重。”态度虽不卑不亢，但配上白云那副天生的欲拒还迎的媚态，效果微乎其微，甚至是火上浇油。

“本宫今天要定你了，美人。”她俯身咬住他的耳朵，手轻轻捏了一下他的俏臀。

在场还有很多人，但是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楚楚可怜的白云用力推开公主，落荒而逃。

“哈哈，哪里跑？来人，给我捉住他，抬到我房间里去！”

救？还是逃走？两个问题在小曼脑海里两军对峙了一百零一次之后，她还是向着他所在的房间冲去。

（作：嗯～这就对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越：我拜托你，你知道啥叫良心吗？）

“哈哈哈哈……美人，你的皮肤真白…”房里传来公主调戏的声音，小曼顿时脸红得没有力气去推开门。

一直没有声音的白云忽然发出一声媚叹，“嗯…不要…”

“药性发作了吧！这下你说不要也不行咯！”公主的声音听起来喝了不少，极其兴奋，“我和你可是一人吃了一颗呢！这个药发作起来浑身有如千万只蚂蚁在爬，可是也能让人更勇猛呢！今夜不和我欢好，你是熬不住的。”

“不要…”白云的声音已经细若悬丝，娇喘连连。

闭上眼睛冲吧！小曼一脚踢开房门，却见多纶二公主趴在白云身上上下其手，而他紧闭着眼睛，努力不让自己出声，满脸是汗。

没等公主回头，她一掌向她的后颈劈去，顿时那个淫惑的声音没有了下文。白云睁开眼睛，“公主晕了…她断不会善罢甘休的…唔…”

小曼不敢再看比平时魅惑千万倍的白云，转头叫来管事，“给她一粒迷药，要她明早能醒，到时候再作一出戏让她以为自己醉过头睡着了。”

“是，蓝姑娘。”管事哪里还敢有异议，把公主拖了出去。

“热…好热….”白云在床上扭动着，眼神迷离诱惑，衣衫不整，金绿色秀发散乱着，露出大片大片白玉无瑕的肌肤。“蓝姑娘，你好人做到底……”

虾米？她这出“美人救英雄”还不能光荣谢幕？！

［正文:第四十二章　美女救狗熊］

看着床上滚来滚去的白云，小曼脑中的两军对峙又开始了交战。救？还是不救？！

佛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

孔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古往今来的圣言在她心中不断翻滚。虽然在这个世界，她这个有后宫的人没有碰过男人很可能被痴笑，但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毕竟是自己的第一次……

（作：最后一条……白云又不是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小孩者……越：现在他也属于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作：伟大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大家鼓掌！）

“唔…救救我…”

“舍生取义，舍生取义，舍生取义……”小曼象念经一样把这句话念叨了一百零一遍，确定把自己的精神催眠到了一定的程度，蹭地跳上了床，三两下脱了外套，压在扭动的白云身上。

“谢谢你…蓝姑娘…我……”白云媚眼如丝，断断续续的说。

“不用了，念在你救过我…不过你不必担心，我不会要你负责的。”她一边说，一边回忆看过为数不多的这类小说，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好像是从上面……

要她这个初学者来主导，那就赶鸭子上阵吧！她低下头，差点跌下床去——

他什么时候已经把身上的几片残布褪去了？简直是神速啊～～～这会正在动手解她的衣服呢。

忽然觉得口干舌燥。他洁白起伏的胸膛肤如凝脂，两朵粉色樱花正在对她微笑。神使鬼差地伸出手，细腻光滑的触感光润如丝，凉凉的。手过之处，都留下淡淡的红。

等等，凉凉的？师父说过，中了春药的人会浑身燥热…来不及细想，她低呼一声，被他压到了身下。嘴唇传来温温软软的触感，一阵一阵战栗着。

感觉身上的身体正越来越火热，自己的身子越来越清凉，小曼却始终闭着眼睛，自己一世英名也终于要在此毁了……罢也，就当是报答白云的救命之恩吧！

轻轻地抚着他光滑的背，感觉他的呼吸越来越混浊，小腹部也渐渐被某个灼热的硬物顶住了。但是预期的疼痛还是没来，白云只是不断吻着她的眼，她的口，一路下滑……

小曼一度当机的思维终于回来了。不对劲！刚碰到他的时候，他是冰凉的，他的坚硬也是慢慢才顶住了她，这对于中了药的人是于理不合的；再来她已经送上门，照理他灼热难当，应该速度吃了她，但却仿佛很有理性似的，很有经验地进行着前戏…她越想越害怕，忽然一把拍掉了欲将她的腿分开的手，“白云…其实你没有中药对不对？”

他的动作有那么一瞬间的停顿，又自顾自进行起来。

“白云，从一开始你就在装傻对不对？！给我下药，引我上钩救你，甚至装成柔弱！”一边说，她的脑子竟愈发清晰起来，“我还要相信你什么？只怕连名字也是假的吧！”

本来想美女救英雄的，没想到却救了一只狗熊！

小曼恼怒地用尽力气推开了他，飞快地穿起衣服，抓起沧海泪，“你这只狗熊！”

没头没脑地丢下一句话，她就向门口冲去。

“白云熙。”

就在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床上的人儿忽然低低的开口道。呼吸有些急促，声音低沉慵懒。

“我最恨别人骗我！”小曼头也不回地冲出了玲珑苑。

白云熙哑然失笑。情况有些失控，不是么？

小曼拼命地跑，二楼，一楼……冲出楼，却一下撞上了一个柔软的身躯。抬起头，熟悉的眼睛，刚毅却不失美丽的轮廓——

“冯将军!”

“公主！”

像是遗落去太久的孩子，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片刻，冯香梅意识到有些不妥，忙跪下道：“属下救驾来迟，还望公主恕罪！”

“你不是找到我了吗？何罪之有呢？大家都急了吧，我们快回去。”她只想离开这地方，离开那个恼人的妖媚身影。别了！白云－熙！

回到行馆，在外寻找她的众人也都回来了。

“小曼!”无霜最为激动，冲上来紧紧把她抱在怀里，害她差点透不过气，“你回来了，你回来了……”他絮絮叨叨着，把她松开上下打量，“有没有受伤，你去了哪里，啊？……”一旁的丫头们也是喜极而泣。

清泉拍拍他的肩，“坐下再说吧。”

月赖眼中泛着迷蒙的湿，默默退下去为她准备宵夜。

非凌倒来几杯茶，给在座所有奔波劳累了一天的人。

“那天我正在洗澡，就被多纶国的人掳了去，差点被一个大胖子羞辱……”在场所有男人的脸色一变，她马上又结结巴巴道，“还…还好那个雨王爷救了我，就是在酒楼刺杀我的那个。”

（作：看到了没有？你再说说看白云熙的事呀～一个大胖子就这样了，你差点“舍身”就美人，不怕他们掀桌子？越：我哪敢说啊！娘～你可得替我保密啊！作：好处的拿来～越：这声“娘”算是白叫了！拿去！旁白：无良的作者收起了白花花的银票。嗯？白花花的——银票？）

说到朝雨的时候，大家的脸色都有些晦暗不明。小曼没有注意，接着说道，“我逃出了王府之后，被一位青…青楼老板所救，昏迷了7天，等我伤势一好转就急忙逃了出来，在门口遇到了冯将军。’

挑正面的说总行了吧！看着一张张雨过天晴的脸，她知道她过关了！此刻小曼的心里正在默默忏悔着…

“没事就好。”清泉的声音非常疲惫，将清越取代的，是微微的嘶哑。

这些天把大家累坏了吧？小曼眼眶一热，“我对不住大家……以后一定会更加小心的。”

非凌宠溺地摸摸她的头，“说什么傻话呢，没有人会计较这些。”

借着烛光，小曼看到大家脸上疲惫却坚定的表情，感动得无以复加。微妙的情绪笼罩着每个人，各人都若有所思，屋内出现一片奇怪的寂静。

“咳咳……”一阵咳嗽打破了屋内的沉默，小曼循声望去，才发现屋子角落里还有一个人。走近一看，他的手脚被绑在椅子上，金色的大眼正无力地看着她。

“朝雨？！”她看向桌子，“他怎么会在这里？”

朝雨脸色绯红，呼吸急促。“咳咳——”又是一阵猛咳。她将手覆上他的额头，灼热的让她吓得收回了手。

“他烧得好厉害！”

朝雨对她挤出的甜美微笑还僵在嘴边，头却已微微一偏，垂了下去。

［正文:第四十三章 赐婚］

“姐姐……”

“嗯？”正在倒水的小曼回过头去，却没有了回答的声音。

朝雨烧得迷迷糊糊的，又呓语了几句，沉沉睡去。

“早上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我们真不知道……”非凌面露愧疚，有些担忧地看向小曼。

她带着抚慰地朝他一笑，“他毕竟是敌人，不是吗？”一句话，就化解了房间里所有人的紧张感。

是的，她是有些恨朝雨的。

小曼从小就恨被欺骗的感觉，很无助，没有安全感。朝雨一次又一次骗她，甚至到现在，她还是看不清楚，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他？又或者这又是他的计谋？

看得出他不是真的想伤害她。以他们现在的身份，是绝对誓不两立的，相见不如不见吧!

两天后，朝雨的烧退了，却仍然是睡得迷迷糊糊。“差两个侍卫送他回王府，放在门口就好，不要声张。”

“是！”

她抚了抚他纤长的睫毛，低低道，“再见，雨王爷。”

两个侍卫抬着他离开了房间。谁也没有看到，一滴清泪从他的眼角轻轻滑过。

“小姐，”月露推门进来，“小冰小姐找你。”

小冰来了？她下意识地甩了甩压在心头淡淡的抑郁，走出门去。

小冰和月音成亲以后，比以前凭添了几分妩媚，一身英姿现在刚柔并济，小曼忍不住打量着她。

“讨厌，你…你盯着人家看作什么？”好家伙，现在这么容易就脸红了？

“我啊，怕你来找我你家亲亲老公要吃醋呢！”她调侃着她。

“小曼～～”这位显然有些不依了，“走，我们去庙里拜拜！”

“去祈求早生贵子？”

……

小冰今天是逃不出小曼的魔掌了，谁让她自投罗网呢？！

看着小冰虔诚地求着签，小曼回头外面望去：依然是人头窜动的景象，炎热的风扑面而来，又萌出一脸的汗。忽然，她的目光越过层层善男信女，接触到一道锐利的视线，匆匆追寻而去，那站在树下的，正是曾经给过她箴言的深衣男子。

“找我的？”

似笑非笑的，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小曼刚想开口问他她的劫数算过去了没有，他从怀中掏出一样东西来。

“给你的。”一个平平无奇的木盒子。

“为什么？”

“师父的意思。”她有了扁他的冲动，就不能一次说齐么？

“为什么送东西给我？”

“你与它有缘。佛渡有缘人，师傅说你非我们世界的人。”

呵！敢情他师父什么时候见过自己？跳过，“我还有劫数吗？是什么？”

点头，再摇头。“不可说。”

（我现在把你的头打成不能看信不信…）

微笑，再微笑，扬了扬手中的小木盒，“这是…?”

“明月心。”

“江湖有三宝：沧海泪，明月心，连城诀，为众人争抢之物……”无霜的话在耳边回响。

再认真低头检视手中的小木盒，朴素得放在路边也没有人会注意，江湖三宝还真是“糨糊”得出人意料啊！

再抬头，神秘人又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

回到栖身之地，满脑思考，一脸木然的小曼与正要出门得无霜撞了个满怀，两张脸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

无霜喜形于色，活象得到玩具的小孩子。脸颊红扑扑的，俊眉高挑，神采飞扬。

再走进屋子，清泉正低头擦拭着自己心爱的玉笛，一遍一遍，来回在那块早已光洁得可以当镜子的地方，显然心根本不在这里。

月赖在后院练剑，有一下没一下地砍向那棵大树，可怜的大树不久便枝叶凋零，差点变成“光杆司令”。

“发生什么事了？”

“小姐——”月露霜华俩小丫头早按倷不住了，“好消息！王上赐婚给小姐，召您火速回云佩城！”

虾米？赐婚？！！

几道目光齐刷刷地射向她，有期待的，有探究的，也有无奈的……谁能告诉她，她现在应该摆上什么表情?

［正文:第四十四章　秘密］

“女王…女王有没有说，赐婚的对象？”这话问得小心小心再小心，生怕身边几个不定时炸弹随时爆炸。

“小姐放心，”霜华笑道，“女王虽然没有提，但一定是尊重您的意见，谁让您是…”月露顶了她一下，她吐了吐舌头。

怎么办呢?小曼也不是太抗拒成亲，毕竟在这个世界象她这个年纪也算是“大龄青年”了，还好自己是娶的一方，所以没有急着嫁出去的苦恼。她应该放什么表情？羞涩？期待？疑惑？……

好在非凌回来了。“什么事？怎么都闷坐着？”月露轻轻和他说了几句。

他温柔的笑像春日的微风，“原来是这样呀。”说完就回屋放东西了。

原来是这样呀。轻描淡写，却使有些人豁然开朗——只要能在她身边，名分真的那么重要吗?

看众人脸色稍为缓和，小曼放心地回到房间，发现神秘人给她的小木盒还被紧紧地攥在手里。这就是明月心，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小木盒看上去颜色黯淡，纹路粗糙，比音乐盒稍大一些。盒面上没有锁，轻轻掰开那个金属扣，缓缓打开了它。

“哇---”小曼掩嘴低呼，盒子内壁的右上角，是一颗光滑圆润的珍珠！通体晶莹剔透，散发着柔和的七彩光芒。用手轻轻捂住它，手里却还一片光亮——夜明珠！

以前常在电视里才看到的东西，竟然真的在她的手上。夜明珠好美，神秘而妩媚的光芒令人赞叹，难怪这个小木盒会是明月心。又检查了一遍盒子，确定没有夹层以后，她疑惑了：即使夜明珠很美，但是毕竟很小。清流国地大物博，不可能没有比这颗夜明珠更美的珍宝，这不足以成为江湖争夺它的原因。难道珍珠的里面也有秘笈？看来看去，怎么都舍不得打破这颗美丽的珠子。也罢，反正自己对什么秘笈没有太多兴趣，就留着它放些珠宝首饰吧！

随手将它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上，将自己重要的身家财产放进了明月心，她进入了香甜的梦乡。

醒来的时候小曼已经回到了熟悉的房间，灰灰正静静地躺在她的身边。嗯，穿了呀…她砸吧着小嘴，意犹未尽地翻了个身——

呀——痛！！额头磕着个又硬又尖的东西！定睛一看，竟然是明月心！

急急打开小木盒，她的银票，她的首饰，白衣人送她的戒指……每一样她重视的东西都整整齐齐地躺在里面。

为什么？之前她穿越，那边的身子和这边的其实是两个，除了黄玉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跟着她过去，唯独这明月心……她想起了神秘人的话：

“为什么送给我？”

“因为你和它有缘。”

有缘吗…的确，它有没有别的功能她不知道，唯独这样，是别人不可能发现的。她把明月心仔细擦拭了一下放在梳妆台上，思忖着能把什么东西带去清流。可惜这个盒子太小了，不能把老公们装进去带回来给爸妈看……

（作：又胡思乱想了吧？就这么想让毛脚女婿上门？越：不是我说你这个作者，你的rp..怎么就这么低啊！）

这次的发现真是太好了！她又欣喜地摸了摸明月心。

（作：嗯？BMW,别摸我～）

女王急召，他们便以最快速度出发回云佩城。“参见王姐！

清流王极其祥和地让她平身。“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本王想来想去，你的年纪也不小了，应当先成家立室了，不知你意下如何？”

“臣妹谨遵王姐命令。”

“那好，本王就将夏王，落语山庄庄主和前卫国将军之子赐婚于你，你可愿意？”

堂下人身形一颤，女王再谦和，王毕竟是王。她身边有些什么人，她早已调查得一清二楚。“是，谢王姐！”

女王满意地笑着，“你作为公主，后宫之中一定要有一位正夫，坐正主位，统领后宫三千。这个问题我不干涉，你决定了再告诉我。如果你还有什么人选想一并娶进门，也可以告诉我无妨。”

“……是，谢王姐恩典。” 这个问题比定时炸弹更棘手。小曼本想大家并列，没有主次之分，只求和睦共处。现在女王金口一开，叫她如何抉择？！

［正文:第四十五章　两难］

王姐也真是的，丢这么个烫手山芋给她，究竟用意何在？若是她作主，定然是夏王坐主位的，她越小曼有的选择吗？

夏清泉是王爷，他哥哥是女王的王后，三人之中数他地位最高；他喜静，不爱过问世俗之事，生性冷静淡漠，文武双全；

叶无霜是落语山庄的庄主，在江湖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在王族就默默无闻了；他武功最好，性格外向容易看透，就像是从小玩到大的青梅竹马；

尚非凌是前朝将军的儿子，本来做过官，但受到牵连遭贬谪；他生性随和温柔，体贴细心，喜弄文作画，略通武艺，年纪比前两位大一些，象邻家大哥哥；

……

论感情，小曼根本没有偏向任何一人的意思；论地位，夏清泉胜；论性格适合度，清泉和非凌都适合；再论女王的意图……综合下来，夏清泉胜。可是，要如何开口…

很久没有回到公主府了。风风火火地赶回来以后，小曼就直接去了王宫。站在写着“公主府”的扁额前，终于有了回到家的真实感。

“恭迎公主回府！”管家老李，芳草阁的12个孩子，还有家中上下百来号仆人分两边站好，齐齐俯身问安。

回家的满足感再一次排山倒海地袭来，顶着炎炎烈日满身是汗的，那每一张真心向她低头的面容，都是她的家人。（越：在心里吼三声：回家真好！！作：这会即使说你不是我女儿，怕是也没人相信了…）

穿过长长的人形隧道，阳光下站在队伍尾中对她微笑的，正是真心爱她的男子们。

目光灼灼：温和。从容。无悔。挚爱。

出于一种莫名的情绪扑入他们怀中，泪水忽然涌出，心变得好酸好酸。

晚上，端坐在一桌的当事人们静静等待着她的主动开口。没有人问过她，连两个丫头都是出奇地安静，这叫小曼更难开口，怕一顿饭吃完，就失去了重要的东西。

难，难啊……

“今天王上召我进宫，她说我年纪不小了应当先成家立室。”

沉默。

“她和我说了赐婚的对象。”

沉默，难捱的沉默。

“清泉，无霜，非凌。”她觉得自己象是开彩票的，中奖号码是：01，02，03…(作：恶寒…)

被点到的三个男子脸上均浮现出不同程度的红晕，两个丫头互相拥抱，蹦蹦跳跳。

“但是———”

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小曼忽然觉得喉咙干涩地说不出话来。

无霜若无其事地给她倒了一杯水，放下杯子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王上让我挑选一位正夫。”

“什么——？”月露的嘴关不住，最先叫了出来，又几乎在瞬间被霜华牢牢捂住。“唔－唔——”

一片寂静。只有盈盈烛火不断跳跃着。

说不在乎，那是骗人的。他们之中，谁不希望能和小曼两个人相守一生？但她是特别的，他们想过，于是义无反顾。清泉说过：“我只允许能用生命爱你的人守护你。”所以他们接受了对方，全心全意守护着同一个最爱。

“正夫”虽说只是一个名号，却是拥有她最正式的标志。说完这句话以后，三个人虽面无表情，但心里早已千回百转。会是我吗？我希望作为她的丈夫和她永生永世。如果不是我呢？

“我是这样考虑的，”既然一定要有个答案，与其遮遮掩掩，不如开诚布公的好，相信他们都是最懂自己的人。“王姐这样要求我，是考验我的忠诚。她必不会刻意为难我，但也想试试我有没有考虑她的用心。所以——我想推荐清泉，这应该也是王姐想得到的答案。”挤呀挤，最后的几个字。

很久没有人说话。男人的沉默原来是如此让人有压力，象雷雨前乌云密布的天空。无霜最早站了起来，有些受伤的样子，“我出去散散

步。”

衣襟消失在门口，他的背影从来没有这么单薄过。小曼忽然想起，在七煞门偷袭落语山庄的那一天，那个为了保护她被砍得浑身是伤的叶无霜，那个坚韧决绝的背影，不禁眼眶发热。

“我也该回房了。”非凌脸上挂着笑，还是那样温和，嘴角却有说不出的苦涩。

“非凌——”小曼欲言又止。

尚非凌牵起嘴角，揉了揉她的头发，“早点休息。”又是一个脆弱单薄的背影消失在她的视线中。

“清泉——”回头，对上那谭银灰色的深渊，深邃得像要把她吸进去一般。夏清泉伸出手，轻轻揽她入怀。

“呜……”埋首于温暖的怀抱，眼泪是再也止不住了，“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我只能这样…咳咳….也许是我自己的错，我本不该耽误了他们……”

温柔的唇亲吻着她的发，她的泪，她哭红的脸，“傻瓜…这不是你的错。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好好的和他们解释，一定会理解你的。”这绝不是他的风凉话，他是她来到这个世界第一个爱上的人，他的宽容，他的执著，他的淡泊，的确适合担任这样一个大家长的角色。

并非其他人小气，放谁听到这样的事，也许都需要时间去想一想。好，就让他们今晚思考一下吧，勉强是没有幸福的，她必须给他们选择的权利，不是吗?

走出房间，小曼下意识的抬起头仰望天空。

默默然的月色下，月赖坐在屋顶，一手伫着剑，左耳的耳钉闪着淡淡的光。他无语地望着明月，没有发现小曼看着他的眼神。一阵风吹过，屋顶上的人和屋门外的人静静地看着同一轮明月。

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正文:第四十六章 永远有多远]

夜已深，小曼却在床上不断地煎饺子——她失眠了。

后悔！严重的后悔！人总是老的太快，却聪明的太慢，她用最差劲的办法伤透了她爱的人。有那么一瞬间，想起无霜和非凌受伤的样子，她真的很想做一只缩头乌龟，逃回现世去。不，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

月影风稀，想必这个时候月赖还睡在她的房门口。又是一阵内疚传来，她欠他们的实在太多了，她情何以堪！

感情是双刃剑,连自己都鲜血淋漓,而他们,又怎么会不痛呢?！好好的解释吧，哪怕他们的回答是不。她越想越害怕，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作：服了你了…）

第二天，公主府。

一大早起来，就看到无霜在院子里练剑。面色略有些苍白，看到她，却是有些羞涩道："早啊…！小曼。"也许是想了一夜，终究觉得自己昨天夺门而去做的过火了些。

石化。小曼站在原地，全身僵硬，说不出半个字来。想向他走过去，却感觉自己在同手同脚，于是楞在原地。

无霜看她面露忧色，欲言又止的样子，以为她生气了，不由得心软下来，"小曼，我没有…我没有不开心。其实我早就预想到这一步，只是没想到自己会这么没有风度…我…对不起小曼…对不起…"他有些失措地抚掉她睁大看他的眼中一颗一颗直线坠落的泪珠，语无伦次。

泪水泛滥成灾。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哭了？小曼这个时候才领悟到，自己原来早已被他们宠坏，心安理得地享受他们的爱，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他们的付出，却忽略了他们的感受。她下定决心，必定要给他们更多，哪怕是赴汤蹈火！

当然，这些话她没有说出口。"无霜，一直以来委屈你了。"带着哭腔出口的这一句，却红了他的眼眶，"对不起，你值的更好的期待。"无霜刚要开口辩驳，她又幽幽道，"不过我不会把你让给别人的！我会用以后的一生来弥补你，让你幸福……"未完的那一半话，湮灭在了他温柔的吻里。

"我要罚你一辈子爱我，生很多很多像我们的孩子……"褐色碎发凌乱地散在眉角，滢滢的眸子里只剩下温柔的坚定。

点点头。"好！"

“拉勾？”如沐春风的调皮微笑像极了那可爱的无痕。

“拉勾！”

紧拥的幸福，风在阳光中飞舞。转眼间，空气中已隐隐有一丝秋天的味道了。

非凌那里就好办很多了。他本就是个随和的人，和小曼的相识带着离奇的色彩。一个经历过大生大死的人还有什么好怕的?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妹妹，你就是我唯一的牵挂。我什么都可以失去，我也已经失去了所有，却唯独不能失去你。”

非凌温热的气息还萦绕在耳边，这个真实的他，这个温和却坚定的她，就是她心安的港湾。

“我们，永远在一起。”

永远有多远？小曼曾经极度不相信爱情。“永远”的背后，往往是背叛的欲盖弥彰。但是这一次，她放下了心防，没有真诚的信任，就谈不上相爱的幸福，学会爱情，并非执迷。

清泉已经回到宫里去了。自从他哥哥嫁入王宫之后他就一直生活在那里。在他们成婚以前，他暂时要回去属于他的地方。想到他，往往使小曼心中一暖。她没有再去向他解释，选择他的原因究竟是不是仅仅为了适合。从他们在一起的那一天，一切都已经不言而喻。这种心有灵犀的感觉，一刻也没有消失过。他，一定会懂她对他的爱，那是一种深刻得难以形容的存在。

至于那一道时而深究，时而怜惜，时而哀怨却从始至终追随着她的目光——小曼不是木头人，不可能没有感觉到月赖藏在心里的爱。只是他太自卑了，根本不敢多表示多一点点。而她却是那么自私地享受他夜夜守护门前的安心，那种感情——至少现在还不是刻骨铭心的爱，是一种赖以安心的感觉，像哥哥，却又有着更多。

如果有一天，谁来提亲要了月赖呢？她揉揉眉头，她是万万不舍得的。既然如此，就自私到底吧！再这么不清不楚地挂着别人的幸福，是一种残忍。

明月微照，又是一个皎洁的夜晚。小曼独身前往月赖每夜独坐的屋顶，像一只孤绝的猫，有着寂寞的眼和犀利的爪。如他宁愿孤独，也断不让她为难的心。

“月赖。”

屋上人闻言连忙飞下，把头埋得低低的跪下，“小姐有何吩咐。”

小曼有些恼，“我说过在我面前不用跪。”

月赖还是低着头跪在地上，也不作声。

“……我不勉强你，那我就这么说了，你愿意就站起来。我来是想问你，你…可愿嫁给我？”这就是所谓的求婚吧！金蔷薇万万没想到，她也有向男人求婚的一天。

月赖明显身形一颤，“小姐可知自己在说什么？”

“我知道。你可是不愿意？”

“小姐的命令，月赖莫敢不从。”那个声音，没有一丝波澜。

夜风习习，吹得他的衣袍簌簌作响，“月赖，”小曼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我很自私。你对我的心，我不是没有感觉，事实上我也对你有一种感觉，一直依赖着你。没有你夜夜守护，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下人看待过，没有看过低你。也许我不能给你完整的爱，也许我现在爱你还不能像他们那么多，但我一定会真心对待你……即便如此……你还是愿意吗？”

月赖还是沉默地低头跪着，竟有些瑟瑟发抖。

“月赖？回答我！”试探性地再问一声，没有反应，却传来很急促的呼吸声。小曼冲过去扭住他的肩膀，用力把他拔起来，“你不是坚持我是主你是仆这样的防线吗？我叫你不要跪了你为什么不听？！我叫你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回答？！啊？！你说话啊！……”

瞬间就这么呆滞了。月赖抬起头，对上小曼的眼睛。这个即使鞭打都不能让他吭一声，为了小姐能赴汤蹈火的男子，竟然泪流满面。

“不要看我！”月赖低吼着挣脱她的手，“求求你，不要…看我……”

心疼得难以呼吸。小曼从侧面抱住挣扎的他的腰，两人摇摇晃晃的，“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忽然想起一句话：你看不到我眼中的荒芜，抑或，繁花锦簇。看到他的眼泪，才知道他藏了多久，伤得多深。

小曼踮起脚，认真地吻了他钢铁般坚毅却在她面前流泪的眼，“告诉我……你愿意和我永远在一起么？即使我是不值得你这样对我的，

我能这么奢望么？”

“如若你不值得，那还有什么是值得我守护一生一世的呢？”怀抱着朝思暮想的小曼，月赖仿如还在梦中，“只要你的心里，有一个角落属于我。我会永远守护在你身边，永远。”

“谢谢你，赖。”

皎洁的月色向大地轻轻低诉着爱恋，一言一语，无休无尽……

永远究竟有多远?

年华逝水，红颜相酬，

莫言愿化风吹雪，

不过是，两相白头。

［正文:第四十七章　幸福满溢的婚礼］

几日后的一天，风清气朗，越小曼与师父纪莫言在庭院里切磋剑法。小曼的沧海剑法已经小有成就，轻盈的飞舞，水蓝色的痕迹灵巧却具有杀伤力，纪莫言的应付还是绰绰有余，处处手下留情。

“小姐小姐——”老远就听到月露这丫头的声音。在小曼身边跟久了，越来越不在乎主仆的分别，当然这是她家小姐要求的。

“什么事紧紧张张的？”看她跑得满头是汗，小曼递上一方丝帕。

月露有些不好意思地接了，“王上对您赐婚的皇榜贴出来了。您与夏王爷，叶公子，尚公子和月公子的婚礼由王上亲自主持，日期是这个月二十一，您生辰那天。”

农历七月二十一，折合了公历就是自己的生日，没想到竟然成为自己嫁人的日子——不，是娶夫。直到现在她还是有点不习惯，不知道她的四个夫君准备好了没有呢?

对月赖的事做了简单的交代之后，叶无霜也回去了落语山庄通知所有人，有一阵没见无痕了，恐怕他想哥哥想得紧。非凌家离开云佩有些距离，况且小冰也嫁了，所以就没有回去。月赖？当然是日夜守候在她身边了。

筹备婚礼的事项紧张而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首先，管家老李要把聘礼送到这几家去。月赖是孤儿，就由小曼送他一样东西。然后就

是置办新娘子的用品，布置喜房。小曼安排了四个房间给他们，分别是清涌居、霜秋阁、凌微居和月影阁。

期间，道贺而来的信件有如恒河沙数，羽毛般的信件让人目不暇接。小曼忙中抽空还是一一读了。大多是各地官员的溜须拍马之言，可以一笑置之，然有一封信却吸引了她的注意：这是四页画——春、夏、秋、冬，画上都有一个小孩放纸鸢的样子，只是从春到冬，小孩变成了少年，又变成了青年。

沈谦的来信。不用看落款，小曼已了然于心。没有只字片语，却声声作响：光阴如梭，等我长大。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沈谦的名字，以为他是个白胡子老头，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沈谦明媚而忧伤的脸，可爱柔软的身子又淡淡浮现在眼前。谦儿，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大婚当日。

“噼里啪啦米粒麻辣——”一大清早的，鞭炮声和奏乐声就不绝于耳，然而却没有一户人家出声抗议，大家反而都喜孜孜地站在自家门口，伸长了脖子张望着。

（作：女儿啊，做娘的激动啊～～～毕竟是你第一次结婚…原谅我形容声音的用词有限…越：不容易啊老大…拥抱一起哭.）

清流女王下旨，时逢芙泠公主娶亲，又是夏王出嫁之日，全国放假，赦免罪犯，举国同欢！所以整个街道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盼望着看到公主的迎亲大轿从自家门前经过。

小曼在府里却是忙碌得片刻不得歇息，且不论从全国各地赶来道贺的官员，她还看到了许多老朋友。落语山庄的人带着无痕；祁青一家人——她已经看到宇宙人兄妹伸着魔爪向她冲来…；特地从边关赶来的冯香梅；甜蜜蜜的夫妻小冰和月音；连坐着轮椅的思林都赶来了，春风得意的脸上找不到丝毫昔日的灰暗。据说他现在已经是女王身边的得力谋士了，为民生做了不少贡献。

正当嘴嘟嘟可爱的无痕黏着小曼，“姐姐，抱抱！”宇宙人兄妹的哥哥猫儿杀来了。“小曼姐姐！和我们玩！”

“小曼姐姐是我的！”

“是我的！”

左边胳膊被扯了过去，右边又被扯了回来……正当小曼感觉自己快要脱臼了的时候，可儿的声音天籁般地响了起来：“咦，好漂亮的哥哥！”对着无痕，嘴角又出现不明液体。

无痕脸上三道黑线，学着大人的样子：“请恕在…在下失陪。”慌慌张张得逃跑了。

“漂亮哥哥，别跑啊，可儿要嫁给你！”

“可儿，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不要哥哥了吗？”猫儿也追在后面。

……

终于松了一口气，深深感受到幼儿园老师的不容易啊。三个孩子你拉我扯的，可怜的无痕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让他们玩去吧！说不定会有什么故事呢！

有多久没有挂起招牌笑容了，小曼自己也不知道。虽然忙碌，可好戏还没开始呢！

傍晚时分，四路迎亲大队终于抵达公主府。（非凌和月赖都是从王宫象征性迎娶过来的）。

正夫－驸马夏清泉，一品夫君：叶无霜，尚非凌，月赖。

女王一一喊过他们的名字，加官晋爵，赐予财富，同时也承认了他们的身份。也许在别人看上去，加官晋爵才是重点，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们早已对她许下生生世世。幸福是什么？看！幸福正向他们翩然走来！

在众人的啧啧声中，身着喜服的小曼由师父纪莫言牵了出来。面前是一面水晶小帘，绝色之姿若隐若现，玫色的红唇有些紧张地抿着，看得众人一阵呆滞。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纪莫言作为娘家人，把女儿的手交给了能让她幸福的人。

清泉、非凌居左，无霜、月赖居右，小曼居中，五个人手里牵着同一条红线，齐齐在女王面前跪下。

“夏清泉，叶无霜，尚非凌，月赖，你们可愿嫁于芙泠公主越小曼为夫，从此恪守夫道，不离不弃，生死相随？”

“我愿意。”

“吾妹芙泠，你可愿意娶这四位男子为夫，从此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生死相随？”

“我愿意。”

“现在拜堂开始！”一边的司仪大声喊道，“咚咚咚———”一阵阵闷重的鼓声传来。

“一拜天地——”转身，五个人一条线，五个人一条心。

“二拜王上——”女王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夫妻交拜——”这…怎么拜？小曼急中生智，站在原地不动，其余四人朝着她，她朝着中间，算是两边不误了。

“礼成———！送入洞房！”

“恭喜芙泠公主，恭喜夏驸马，恭喜三位一品夫君！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堂下来访的客人齐声祝贺，场面热闹至极。

新郎都被送入洞房了，小曼作为主人，留下招呼客人。“小曼，恭喜你！”紧紧握住她的，是自己的闺中好友小冰和香梅，三人不约而同地流下了眼泪，然后相视一笑。

幸福啊，幸福得就快溢出来！望着窗外渐渐幽暗的天空，忽然开出了绚烂的花朵。

烟花！女王亲切道,“作为姐姐送你的礼物，祝你幸福。”红色如火，金色绚烂，蓝色宁静……

这是人生剧情的高潮时刻：幸福，圆满，美轮美奂！

穿越遥远时空，与我相会之人，

跨越万千黑夜，定然与你相逢！

（第一卷　完）

第一章

刚过立秋，天气依然闷热得很。懒懒的躺在温玉湘妃榻上，思绪在空气中发散，贪婪享受着这种心无所系的空白。

温玉榻是冰凉的，但抵不过空气的湿腻闷热，身上薄薄的附了一层汗意。

“殿下。”

“嗯？”喃喃应了一声，我似睡非睡。

“山阴公主求见。”

菱窗外蝉声呱噪。

“不见。去回了她，本宫身子不爽快，今日不必来请安了。”心中升起一丝烦躁，这女子，恁的不识相，几次三番将她拒在宫门之外，怎么还是要来纠缠。

侍女躬身退出。

我想要再次把自己抛入无所思的缥缈中，却已做不到。心中没来由的浮躁，身体在榻上辗转不宁。

“殿下。”不一刻，侍女渊碧又走进来。

我默不出声，眼角睇到她手中高持着鎏金托盘跪下。

“山阴公主誓死请见，她言倘若不能得见殿下，愿如此璧。”

盘中所放的是当初山阴下降威北侯时父皇所赐的陪嫁御宝太平璧。此刻那面润白剔透的玉璧已然碎裂为二。我心一凛，难道真是天意如此：太平已破，再无挽回了。

翻身坐起，吩咐渊碧：“让她在外殿候着。”

对镜一望，云鬓已乱，唤来婢女惟银：“为我梳妆罢。”

眼睛盯着铜镜上雕刻细致的云纹，脑中木木涩涩的，山阴又能说什么呢，那些个劝谏的话不听也罢，难道我不愿国家图强，抗虏御敌吗？只是时机已失，悔之晚矣。

恍惚中，镜中那头乌发已被挽成飞云髻，金步摇，玉搔头，点缀其上，衬着那袭流彩飞花云锦宫装，好一个盛世华衣呵。

只可惜如今盛世不再，山河日危。

“换成螺髻。”不是不知道山阴在外头必是等的心焦，可我偏要磨蹭。自己思忖，怕不是不愿见她，而是羞于见她罢。自她适了本朝名将威北侯赵天正后，屡次三番为夫请命，望我劝说皇兄恩准赵帅强兵遏敌之心，可惜我说服皇兄的却是用朝廷建军强兵之银开凿运河，泛舟春游花都繁阳。月前，赵帅自前线七道加急文书传到上京请求增援，皇兄不允，命他自救。山阴泣跪于我宫门一日一夜，求我出面柬圣，我却以京畿戍防任重，不宜外调军队为由，一口将她回绝，并斥她妇人干政，罚去月例奉银半年。结果前线长风坡一役，敌众我寡，赵文正险些就义成仁。

的确，社稷危难，我难辞其咎。

“殿下，梳妆已毕。”

惟银退到一侧，我朝铜镜中略略一看，头上已是简洁利落的螺髻。于是起身，踱向外殿。

穿过中庭，踏入贰道宫门，远远便瞥见前殿立着二人，竟是一男一女，女子自然是山阴，男子却是内阁宰辅秦枫。

我沉下脸，背过身去，喝道：“大胆山阴，越来越不懂礼数了，景纹宫也是外臣可以入的么？”

周边宦官立刻搬来乌木雕花牡丹刺绣屏风，隔置于我和他二人之间。

山阴并秦枫一同跪倒地下，叩首。

“情非得已，净苏，净苏别无他策乃敢冒死逾礼犯上。只因，只因``````”山阴通身颤抖，几欲昏厥。我观她形状，已经心知不妙。在屏风后坐下，接过惟银递上的香片冰茶，饮了一口，定了定心神。“起来说话罢。”

山阴依旧跪在地下，再欲张口说话，却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秦相，究竟何事？”我转向秦枫。

“殿下！”那把苍老的嗓音压抑着啜泣抽噎。

“兵临城下，城破在即了啊！”

手中玉杯一抖，茶水渍湿了半幅罗裙。

原来已到了这一天了。

“陛下可知晓了？”我的声音依然清越平静。

“圣上独闭于宜性殿，传旨说谁也不见，擅闯者一律杖毙。”

涩涩的痛楚染上心扉，自己种下的苦果总得自己尝。

他又能任性到何时啊，总要面对不是么。

走出屏风，看到地上二人均已涕泪纵横，也不去理会，径自走出宫门。

“备轿，去宜性殿。”

转眼到了宜性殿宫门口，就看到一干朝臣均跪于外殿中，哭天抢地请求面圣。见我进来，却也不识得我就是那呼风唤雨，只手遮天的无双公主，依旧或跪或立，一片混乱。我快步走向里殿，本该挡驾的侍卫宦官见是我，不敢有所阻拦，一路顺畅。

内殿宫门紧闭。

门上描金雕饰，素绢张蒙的花格内，没有一丝声息传出。

“皇兄，你连我也不要见了么？”

隔了半晌，殿内终于有了动静，徐徐开启的门幅后面露出一张憔悴颓丧的脸。走近他身边，一阵酒味扑鼻而来。

我越过他走入殿内，坐到一张长案边。目无聚焦，抬手机械的将横呈在案上的几柄残酒玉壶一一扶起来。不愿瞧见他狼狈落魄的样子，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贯是美好的。犹记得当年他初登大宝时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豪气云天，他执着我手，说，我今日便把这三千里江山付予了你，我们注定是要厮守一生的。

只是可惜呵，这样信誓满满的诺言终究抵不过内心深处害怕上苍震怒的犹疑恐惧。这强求来的罪孽的快乐日夜鞭笞着我们透支时光，醉生梦死。宫闱秽乱，朝纲败坏，只不过转瞬，昔日威慑四方的泱泱大国竟已是沦落到这般田地。

“上京四周已然被围，齐军逼临城下。”毫无生气的音调在空旷的大殿飘荡，向他传达最后的噩耗。

“锦绣！我们该怎么办。”我被跌跌撞撞冲过来的他紧紧抱住。有湿湿的液体滴落在我脸颊，顺着我的脖子流入衣领中，哭吗？哭也无用了啊。我只是枯坐，不去理他，眼眶中干涩，一滴泪也流不出来。

他见我毫无反应，便用手捧住我的脸，转向他。

形容枯槁，眼窝深陷，这已不是当年的他了，不象是我喜欢的那个他了。我闭上眼，再不要去看他眸子中倒映出的我麻木死寂的容颜。

冰凉的嘴唇被同样温度的唇覆上，初是轻啄，后来愈吻愈用力，最后竟引发出一股无可抑制的激情来。他的手探入我胸口。

“不，别这样。”我欲推开他。现在哪里还有这种心境，我们面临的是攸关生死的大劫呵。

他却是铁了心。以往这种时候，他总是尊重我的意愿，可现在他却疯了似的箍紧了我，把我往御床上拖。

“锦绣，锦绣，我爱你，我爱你，让我爱你啊``````”他的手用力要扯开我的前襟，我恼恨的拼命反抗挣扎，但是，终究是雄性的孔武强壮占了上风。

绝望的激情来势汹汹，我的身体颤抖着承受这一切，凄厉嘶喑着与之共鸣。但是，仅止于身体，我的灵魂游离了开来，冷眼看着这世界沉沦。

并蒂莲花绡丝金帐在我头顶扭绕盘旋，一团灿灿耀眼中怎么也看不到它的尽头。

他依然紧紧抱住我，头颅埋在我胸前，由剧烈的喘息中渐渐平复下来。

我推开他，披衣坐起。

“是战是降，你自己定主意，无论下场如何，我总是会跟随你的。”

逃也似的离开。

我终究是自私的罢。

明里，有两个选择：战，负隅顽抗，以死殉国。降，丧权辱国，苟且偷生。可实际上，最终的路只有一条。我和他是一母同胞的兄妹，一样的自私自利，懦弱怕死，或许我比他更甚，强迫着把这个必然的屈辱决定推给他去做。自欺欺人的告慰自己，如若是降，我也不过是领君命罢了。

是夜，皇兄遣了他的贴身太监广喜来景纹宫告知我，他已决定三日后开城授降。

禁城中各宫都开始收拾行装。国破在即，宫中却并不混乱无序，大家仿佛只是又一次伴架远游，遣散收拾，安置细软，一切做的有条不紊。其实人心皆已惶惶，只是我已下了死令，凡有胆敢趁危作乱，淆扰人心者，立诛无赦。

终于奈到了齐帅收受我国降书的一刻。禁城中进驻了大队齐军。齐晋两国是对峙了百余年的对头，这一次齐军破敌完胜，自是骄奢嚣张，我们不便搬行，留存宫中的金石宝物被抢掠一空，尚未遣散的宫女也难逃被污受辱的命运。而亡国帝后，嫔妃公主，亲王重臣，子女家眷，浩浩荡荡数千人，则将被押往齐都盛天。

临行前一夜，亲王臣子，后宫众女皆被赶往京畿郊外的离宫钟粹苑暂住一晚，以待明日起程。 齐军将男子安置在左偏殿，女子及幼小皇子安置在右偏殿，严加看守。皇兄皇嫂单独居于一室，而我，居然也获得了独享一室的权利。原来果真我的名声已是天下尽知，就连齐人也知晓我在晋国特殊的地位，对我另眼相待。

虽是离宫，这钟粹苑却也奢华不输禁城皇宫。我倚在床上一领白玉凉枕上，睁着双眼茫然直视顶上的盘龙雕花天井。钟粹苑原来只是一处小规模的皇家行猎别馆。前年岁末，皇兄将之大举修葺扩充，又迁入奇珍异兽无数。正月初一，我行及笄之礼时，皇兄赐钟粹苑作为对我的贺礼。呵呵，说来真是讽刺，时间才不过又隔一年半载，这里已成了我兄妹去国离家，流亡他乡的起点。

天气依然炎热，即使深夜也气闷得紧，我不需要侍女服侍，惟银，渊碧，流朱三人便也退在一边摇扇纳凉小憩。

城破以来，我与皇兄只匆匆见过数面，都是政权交割的正式场合，他身着白素，头束玉冠，屈尊低头，递交国书。曾经的明黄兖袍，旒珠冕冠已远他而去。我则同宫中后妃一样，以纱遮面，以绢裹头，将自己隐藏在白绒披风中，列位在侧。隔纱相望，面容身影具是模糊。看不清也好，那各自脸上国破家亡的凄惶，恐怕双方见了都是心苦。

我逼自己合眼，想小睡一觉蓄些精力，以抵日后赶路劳顿辛苦。偏偏头脑中各种愁绪萦绕，扰我安宁。正在卧立不安之际，耳边复又

传来偏殿中隐隐的女子哭喊声。

又怎么了，这群无知妇人，难道不知此时正值多事之秋，万事皆要低调谨慎么。

辗转无法入睡，素性起身，走向偏殿。

还未踏入偏殿，伴着愈来愈响，愈来愈惨的哭嚎，我已看到了一幕强抢女子的拖拉牵扯。一名齐将恃酒装疯，强行从右偏殿中拖出一女，欲行施暴。周围一干齐兵齐将看戏般凑在四周助威叫好。殿中其余女子只敢嘤嘤哭泣，却无人敢去阻拦，只怕自己也惹祸上身。那名受辱女子蒙面素纱早已不知去向，鬓发散落，妆容已毁，只哭的气绝。挣扎之中，看到我走近，原本已失望失神的眼光重又燃起希望："殿下救我，殿下救我啊!"

我细细辨认，竟是河堰公主澄心，我庶出的皇十一姐。

"住手！"我沉声喝止。

许是我平日跋扈惯了，虽已是亡国帝女，我这一声冷嗤却也威仪逼人，震得那群齐人住了手，有几个甚至不自觉的跪到地下。足足慢了半拍，那群蛮人才回过神，地上跪着的几个也面色尴尬的站起。那群人中作乱的元凶大摇大摆向我走来。

"小将见过无双公主。"他对我草草一揖。

自破城以来，我与众女皆不再以真容示人，全日覆面以绉纱。受降那几日，就是齐帅也未见过我后宫女子全貌。那群齐国小将更是无缘得见我人。但观诸我殊于常女的精致服色，又听河堰唤我殿下，他们大致便也能猜出我就是那无双公主。

"末将兄弟几人，今晚饮酒作乐，以降国女子助兴，借以排遣军旅生活之枯燥。我等乃是粗人，不免声音嘈杂，若是扰了公主清休，还望勿怪。"那人说完，回身又要去拉扯河堰。

"放肆！大齐素称礼仪之邦，贵国元帅亦曾下令礼遇晋国旧人降臣，尔等草莽兵卒竟敢罔顾军纪，斗胆淫乱宗室之女？"我森冷的目光一一扫过众人，最后定在那为首之人面上。

那人正要调戏河堰，被我冷眼一睇，嬉笑的表情僵在当场，身躯不由自主地一抖。

“还不速速放开河堰公主，如若再敢胡来，我定要禀明贵军钟修远大元帅，将尔等重重治罪。”

那人大概此刻也想清了此事可能的后果，加之其余众人劝说，终是松开了抓住河堰臂膀的手。讪讪走到我跟前，深深一拜：“末将一时酒醉失礼，多有得罪，望公主殿下海涵。”

“不敢。北上盛天，路阻道远，还要有劳各位多多照应她们一干娇弱女子，锦绣在此先谢过各位军爷。”我静静说完，转身走出偏殿。

“啪啪啪```”我穿过中庭正要回居室时，身后响起鼓掌声。我回头看过去。

一人自左侧抄手游廊转出，走到我面前，正是齐军元帅钟修远。我与他也算是在朝堂上见过数面，虽未正面交往，但鉴于他齐国主帅的身份我也是仔细观察过刚过他的。只是以往见他时总是一身戎装，今晚他却羽扇纶巾，作文士打扮。

“无双公主好气魄阿！”他笑着微微颔首向我行礼。

我退后几尺，稍稍侧身回避他的注视，淡道：“锦绣鲁越了，只是不忍看到姐妹受辱矣。”

“呵呵，以公主亡国帝女的落拓身份尚能喝退战胜之国的将士，此等功力常人望尘莫及阿。”钟修远这番话甚有恶意。只是我已是低人一头的降臣，又何苦为此起一时意气之争。于是微微欠身，算作告辞，转身回走。

“慢。”背后一只手搭上我肩。我薄怒，这厮怎生如此无礼。我乃堂堂嫡出帝女，自小便受群臣尊崇万民景仰，父皇兄长更是对我呵护宠爱有加，何曾受过如此唐突冒犯。

“钟帅请自重！”我回头怒视他。

近距离之下，我透过薄纱能完全看清钟修远的面部，想来他也如此。此刻，他原本一脸毫不在乎的微笑已然落去，怔怔盯着我的脸出神。我一侧闪，他的手自我肩头滑下，终于找回自制。

他望着我的一脸怒容，略有迟疑，沉默了一会，才道：“早在齐都盛天，我便已听到民间传闻逸事，说南面晋国无双公主姿容绝色，冠绝天下。如今有幸得以亲见殿下，果然态若谪仙，气度袭人，只可惜

殿下终日以纱遮面，始终未能窥见真颜。恕在下唐突，还望殿下能去除面纱，以真容惠示在下。”

听闻这话，我平了平心气，冷道：“钟帅是误信了流言蜚语了。锦绣不过长相略能入人眼耳，所谓绝色不过是阿谀奉承之词罢了，钟帅何必偏信。区区姿容，不见也罢，钟帅若是强求，倒是有辱钟帅的声名威望了。请恕我失礼，锦绣就此别过。”说完，也不等他在开口，就急急走开，心知再与他纠缠下去早晚生出事端。

回到我的居室，顿觉心神已疲，和衣躺下，居然须臾便已熟睡。

翌日清晨，我被惟银唤了数声，才慢慢转醒。她禀告我说，陛下已派广喜来知会过我，说是齐人准备一过卯时就整装出发。我匆匆梳洗了一番，不施些许脂粉，头发也只简单挽了螺髻。复又蒙上纱巾，再奈着闷热裹上披风。流朱端着齐人分发下来的朝食走了进来，呈到我面前。

我本就无甚胃口，再看到那粗糙的食物，几欲呕吐。吩咐她撤下由她们三人自去分食。

过了一刻，便有一齐将进来通知我们到外面上车。走到宫门外一看，众女及小皇子们皆已在外站立等候，皇后也在，皇兄却没看到。众人见我出来，都依着以往的规矩，齐齐跪下向我行礼。皇后也走上跟前，向我福了个万福。我瞧着她也是容色惨白，眼睛红肿，想来必是遭逢突变，心神具焚的了。

“妤融，你自己要有自持，心里平静点罢。陛下顶着的压力太重，我不放心。还要仗你多体贴照顾他呵。”我看着皇后说。

“妤融明白，妤融就是拚死也要保得陛下安康周全的。”她说着，又忍不住开始掉泪。

我看着心里也烦，背转过她，望向远方景致。那样灿烂的初秋山林，怕是永诀了罢，纵我此生，不会再有回到故都的一日了。此行北上，恐怕难免凶险之情，即使得以幸免，能保全性命，也是要谨慎小心，苟且一生了。

耳边响起军人踏步的声响，这边嫔妃公主已如惊弓之鸟，瑟缩聚成一堆。皇后也退开我身边，躲到她们一起。我回首，看到一身盔甲的钟修远带着一队亲兵向我走来。

“公主殿下。”钟修远一直走到离我很近处才停下。“车辇已备好，请公主率众女上车吧。”

他看着我，目光似乎要把我的面纱炙穿。

“劳烦钟帅带路。”我别过头去，看向那三十多辆由故国宫中征用来的车辇。

我得以与我的三个随侍独坐一车，帝后一车，公主及正三品以上嫔妃诰命每六人一车，其余嫔妃宫女太监随车行进。

众人上车之际，钟修远独独陪我走到我的车辇前，并且纡尊亲手为我打开车帘送我上车，全然不顾周边齐兵的面面相觑。我并不与他多说，只径自入车，由得惟银在外头恭敬地向他道谢。

直等宫眷都已安置好后，我方透过车帘看到皇兄及亲王群臣在齐兵的看守带领下走出宫门。皇兄上了皇后所在车辇，五六个宫女太监侍立在车旁。亲王及年长大臣坐车，年轻善骑者骑马，余下众人也是徒步。

就这样，三十万齐军押着我们这千余亡国战利品浩浩荡荡北上齐都盛天。

第二章

虽然有近七百余名亡国降俘，男女老弱徒步行进。整个部队的进程倒也不慢。

我每日只是木然倚着车窗痴望窗外景色。不过刚过立秋，江川山岭本应还是一片夏日风情，我却看到碧树凋零，白草靡芜。窗外我所熟悉的人文景观渐渐被全然陌生的风土地貌代替，心中的绝望日益郁积：真真已是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一路气候依然炙人，多数女子都已不顾仪容，解下面纱，脱下斗篷，以通气消暑。我也早已气闷难奈，惟银渊碧频频劝我在车内稍稍放纵，卸下绢纱披风，更换凉薄衣着，以免中暑。我固执不允。不是我真的古板循距，只是这纱下容颜，若不小心收藏，怕是还未抵京，就要生出祸端。

“朕的锦绣当真是容色妍丽，天下无双阿。”父皇当年在我十岁生辰时如是说。我本已在三岁时受封为直阳公主，经过那次寿筵，父皇

得意万分的改封我为无双公主。我是唯一的嫡出公主，排行十五，年龄尚冲，加之容貌姣好，性情慧黠，父皇母后一贯对我恣情溺宠，我方五岁时，父皇便准我随年长的诸皇子一同列席受教读书。

“机敏神赋，心智缜慧，独工纵横运筹。善加循导，日后必成治国之材。”这便是授我课业五余载的老师，鸿源阁大学士邹自清向父皇递折述职时对我的评价。其后父皇召我觐见，复述此话与我时，喜忧参半。喜的自然是我有脱颖众人的智慧，忧的却是我生为女身，无望效国的遗憾。然而，当日我正要跪安退下时，父皇重又凝视我半晌，才道：“既有奇才，殆废可惜。北方齐国，日益强盛，而我大晋，却国运式微。他日你胞兄登基，你便充他智囊，助他强国罢。”可笑我这亡国之女，当初竟被父皇寄予如此厚望。

真是聪明的罢，否则又怎会受到大学士如此青眼与父皇那般器重。只是他们偏偏都空有辨材之能却无识人之明。盖我心智虽高，却是德性有瑕，真真只是个骄奢淫逸，独断自私的跋扈帝女罢了。待父皇终于看清我真性时，他沉疴已深。那日，他手中攥着我姑母沙馆公主的自裁血书，眼中噙泪，指我怒道：“锦绣啊锦绣，人说你机敏神赋，心智缜慧，你，你`` ``` ``你如今就是如此滥用你的智慧的么？你与崇光，一母同胞，居然，居然做出如此` ` ` ` ` `”父皇尚未说完，便是一口气血上涌不及，竟就此溘然长逝。

现在想来，若是当初父皇病体再拖延些时日，我恐怕难逃一死。只是，那时死了，不也更好么。如今的我，生，无颜面对故国的父老乡里，死，更无脸去见九泉下的父母先祖。脸上这一方锦纱，虽沉沉窒住我的气息，却也助我将这羞惭的脸面深深藏起。如若可以，我只愿此生再也不要以面示人，就让我躲藏暗处，苟活余生罢。

大队人马行进月余，已是到了昔日的齐晋边境。自然，现在这边境两侧俱已是大齐领土了。我们在小城蒙干停驻下来，休整一天。钟修远早已通告过我，齐军副帅，皇帝陛下的亲弟端亲王元昂，以及宗室出身的富阳公元载坚将军，另率了十余万人马，自晋国关东来，将与我们在蒙干汇合。

当日下午，黄尘滚滚，马嘶犬吠中，那另外的数十万齐军便已进驻蒙干了。我只听到声喧音嚣，人声嘈杂，但自我们暂住的蒙干驿馆窗户望出，却看不清什么情状。

心中总觉得放心不下，便叫了流朱去与皇后说，叫她仔细管住了那群公主嫔妃，不要随意走动。并且天气已不如前时那般闷热，蒙面纱巾应尽量戴起，免生意外。

夜里，我早早便安寝了。蒙干驿馆的房间虽粗糙简陋，但躺在那土床上，我至少可以手足伸直，这于那只可蜷缩斜靠的车辇斗室相比，已是好上千倍。

“公主！公主！”将睡未睡之际，隐约听到房外仿佛皇后叫喊。心中一个警醒，双眼蓦然睁开。惟银已是走了进来，向我禀告：

“皇后娘娘在外求见。”

“宣她进来。”我坐起身，稍稍整理衣裳。

“公主殿下，快去救德妃！”皇后一脸哭腔冲了进来。

“德妃怎么了？”

花容零乱，衣衫不整。我真不想见这样的妤融。

“德妃方才出去如厕，哪想碰上了那齐国将军元载坚，竟就被那淫贼虏到他房里去了。”她一脸惊惧伤心，又满怀希冀的看向我：“殿下快去救她啊！”

居然又生出这等事体。

“皇兄可知此事？”

“臣妾哪敢告与圣上知晓，只让众人都瞒了起来。圣上若知此事，雷霆震怒，只怕就要伤了龙体啊。”

我微微点头：“你做的对。”

事到如今，只有苦笑。亏得我等妇人还自命金身贵体，凛然不可侵犯，其实在那些齐国宗室权贵眼中，不过捏在他们手中的蝼蚁，随他恣意凌辱亵玩。上回解救河堰，就已险些引火烧身。我若明智，此时便该低调行事，不去趟那浑水。

只是，想那德妃，毕竟是皇兄姬妾，居然也遭此凌辱，简直就是公然掌掴晋国皇室耳光。面对齐人此番叫嚣挑衅，我们若是忍气吞声，以期避祸，只是大大长了齐人气焰。有此先例，怕是日后难免再出抢女丑事。思前想后，我不得不出手干涉。

“你回房去好好擦洗梳妆下罢，毕竟也是国母，不可如此失态。”我对皇后冷道。

她惊惧的脸色上又覆上羞愧，唯唯诺诺退出去。

唤来渊碧惟银为我更衣梳妆。趁此之际，我暗自思忖，元载坚是什么样人，住在何处，我一律不知，贸然上门，只怕图为自己惹事。为今之计，只有去找齐帅钟修远。

吩咐惟银随侍在侧，我走出安置女眷的驿馆西厢。外堂中一步一岗，立着许多齐兵。一个军士模样的齐兵见着了我，便迎上来问：“夜已深，公主殿下为何还出外走动？”

惟银上前一步，挡在我与那军士之间。“我公主有事，欲见贵元帅，还请军爷代为禀报。”

那军士应承下来，领着我们，穿廊过院，来到一道双幅大门前，自去与那守在外面的元帅亲兵报告。亲兵再走过来，向我行礼：“公主请稍等。”这才入门通报。

我立等了片刻，便见钟修远快步走出来。

“公主欲见在下有何要事吗？”许是因我主动找他，钟修远略显激动。

“锦绣惊闻贵军将领富阳公，公然劫虏了我晋女冯雉，情急之下才贸然前来。此段劫虏事体怕是大有误会，那冯雉乃是昔日晋国德妃，也算略有地位，并非可供随意狎玩之人。烦请钟帅出面，制止富阳盲行。”我义正词严，朗朗而言。

钟修远并不回话，反而目光回避，蹙眉肃目。

观他神色，我心下已知不好。 以他平日为人，我有请求，他皆肯应允，今日却支吾不言，必是他也有难处。

我不死心，再进一步：“钟帅。”

“富阳侯乃端亲王帐下之人，此事亲王亦知，却并不阻止，修远更是无从过问。”他低声道。

一语道破玄机。

端亲王元昂，虽为副帅，听命于钟修远，但毕竟是宗室亲王。平常琐事，钟修远不得不卖他三分薄面。此次强抢德妃，元昂默许，钟修远自是不能多说。

“我只听说钟帅下令全军礼遇晋国旧人，难道今日仅因富阳位高就任他妄为了么？”无计可施，只好言语激他。

在我面前显出无力，已是尴尬，再听我这话，钟修远终是恼了，沉声说：“ 殿下傲骨令人钦佩，但勿忘自己毕竟已是亡国降臣。自身尚且难保，不必再多管他人。我皇帝陛下只曾下旨善待旧国未婚公主。其余女子若被挑选侍奉我朝将士，也算她们福气。公主请回罢，明日一早就要开拔赶路，还请公主好生回房歇息。”

他竟这样说。

我只心中一阵气苦，但静下再一想，也罢，的确使我逾越了身份，我们都已是低人一等的降臣，活在今日，也不知明日生死。我只比她们幸运，算是个未婚公主，这才保的清白。日后到了盛天，恐怕更大耻辱也要经历，今日德妃即使逃过此劫，日后也不免同样命运。罢了，我是该识相点，何必强行出头。

“既是如此，锦绣告辞。”心中虽是无奈，嘴上语气却仍强硬。我说完，回身便走。

正当此时，那双幅门后又另走出一人。狂放不羁的男声在我耳边响起。

“修远，这就是那祸国殃民的亡国妖姬妘锦绣吗？”

振聋发聩。

残酷的指控，却无从反驳。都是事实，不是么。

隔了好久，我才可以勉强压住心中翻涌上来的剧恸。

木然转身去看那说话之人。

那人倒是气度雍容，仪表不凡，只是此刻一脸不屑的讥诮笑意。

是元昂。

我欲开口，却是声气哽住。

“怎么不说话了？刚才不是还牙尖嘴利的么。”

钟修远见我默不作声，以为我不识人，走上几步，为我介绍：

“这位是端亲王爷。”

终于恢复自制，冰冷的声音逸出嘴唇：

“敢问端亲王爷有何见教？”

“见教二字本王不敢当呵，”元昂轻佻笑着走近我：“只是素闻南晋无双公主，号称姿容绝色，天下无双。本王倒想见识一下，所谓倾国倾城到底是个什么模样。”说完，便已疾疾伸出一手。

当下我已情知不妙，欲以闪躲，却是不及，脸上遮面绢纱被他一把抓去。

夜间凉气触到脸上。

一直苦心藏掩的容貌展露在驿馆明亮晃眼的灯烛之下，乘着明光照映得清清楚楚。

面前元钟二人，俱是惊艳神色。过了片刻，元昂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无双公主，果然名不虚传。”他欺近我身，居然伸出三指捏住我下颌。脸凑近，不过距我数寸，鼻息都能喷到我脸：“此等绝丽姿色，怪不得妘崇光甘愿为你亡国了。”

我怒到闭过气去，头脑一片空白。还未意识到什么，十多年生命里已根深蒂固的骄矜自尊，使我抬手用力打开元昂轻薄之手，再一记狠狠挥上他脸。

“啪”。空气中响起清脆掌声。

“你敢打我？”那人勃然大怒，眼中戾气徒增。

我方才清醒过来，看到他脸上我留下的鲜红掌印。

“今日定叫你领教本王的利害。”一个箭步冲上前来，他将我横身抱起。

简直有如世界末日，我惊恐万分，死命挣扎。他却依然如泰山般岿然不倒，只是手臂愈发用力的搂紧我，步履沉重急促，就要走入那双幅之门。

“王爷三思，王爷请三思啊！”

正大步迈走的元昂，身形停住。

我挣扎扭转的同时，透过眼眶中渐渐渗出的泪光，看到钟修远正拚命拉住元昂衣袖。

“王爷三思。出征之前，圣上降旨，责令我等要保晋国降帝与无双公主毫发不损，入京处置。违者依律论罪。此刻王爷万不可因一时之气乱了大局啊。”钟修远力劝。

听了这话，元昂静立在那半刻，仿佛是在权衡利害。终于，隔了许久，我耳边听到他一声冷哼。继而我被放到地下。

抬头便对上他死盯着我的目光，忌恨与欲望交错其中，但终究渐渐隐忍下来。

嘴边重又挂起一丝讥意："还敢对我怒目相向？若不是皇兄下旨保你，我今日非弄到你求饶不可。不过你放心，来日方长，这一掌之仇，我定要加倍奉还与你。"说罢就踏入门去。

我被他说的心惊，但胸中羞愤却逼我挺直脊梁，傲然直视，适才眼中渐湿的泪意迅速蒸发。

一旁惟银要把方才扯落的纱巾重新戴上我脸，我推开她手，径自疾走回西厢，也不去理尚站在一旁的钟修远。

呆坐在自己房中，眼睛瞪视着窗外多云无星的乌黑夜空。心中犹自惴惴。

一早就已告诫自己，此后余生，皆须忍让退避。只是直至刚才，方认识到娇纵横行，颐指气使惯了的我，要做到低头忍辱有多么艰难。一切的骄傲强硬早已深刻入我禀性，尚不自知，便已发作。方才之事便似预兆，我日后流亡生活，必定多舛不安。

"锦绣，你可还好？！"

皇兄一脸焦躁忧心，急步走近房来。看来他人已皆知我遭逢意外。

他走到我跟前，伸出双手握住我肩，仔细看我神色。

"齐人有没有把你怎样？这伙禽兽！"

"不碍事了，皇兄你莫心急。"我勉强扯出一丝笑容。

他看到我当真并无损伤，才稍稍松弛下来。

我的侍女三人尚在房内。他转头扫视她们一眼，道："你们都退下罢。"

众人遵旨，行礼退出。

"锦绣，你叫我放心不下。你若有事，我会心神俱碎。"他坐到我身边，展臂紧紧抱住了我。

我望着他。他清减了许多，面色苍白，神情疲惫。但沉静怡然的王气犹在。

想来，这一路上他必也经历了许多不堪，虽有反骨，却难逃羞辱。我们兄妹二人已如风雨中的零星飘萍，只能各自任由狂风淫雨打击，却谁也帮不了谁。

心口苦涩难耐，鼻中辛酸不已。伸出手去，抚上他憔悴的面容。

他晶莹的眸子凝视我，里面满是怜爱迷醉。

“锦绣。”他的声音有一丝暗哑。

我闭上眼，他便吻将下来。

他第一次吻我时，我十二岁。

我五至十岁的幼年时期，与我的几个庶出兄长一同拜师求学，因此早与他们厮混熟识。反而是与我这同胞的嫡兄，却生疏许多。一则我俩年龄悬殊，他整整长我一轮。青年男子与幼齿童女之间自是少有共鸣。二则他出生即立太子，父皇一向对他期望甚高，自小对他严以要求。他由太子太傅、少傅单独授业，又领太子随扈，外居东宫。我与他，只在重大节日聚会中，才有一见。

事态发生转机，还是在我十岁诞宴上。

那次诞辰，我首次作成年公主装扮。原本披散肩头的乌发被仔细绾起，并且梳成早先自己发明的花髻，仅戴几星淡绯璎珞，映衬出云丝乌碧亮泽。童衣童裳一并褪去，换上用关东进贡的迷离繁花丝锦制成的霓裳宫装。梳妆完毕，揽镜自照，虽然神情尚显青涩，却连我自己也要认可，的确是体态婀娜，顾盼生波。

如此盛装的我出场时，果然艳惊四座，众人屏息。父皇就是在这刻，欣喜自豪的赞我“容色妍丽，天下无双”。

我心下也是得意万分，傲然俾睨四方。不经意间，已是对上一双满含赞赏之意的晶莹眸子。

我的胞兄坐在父皇母后侧首，微笑注视着我。还未回神，那温柔的笑意已直入我心田，使我全身温热。

脸上红云升起，低下头去，不敢看他。耳边却响起他琅琅声音。

“皇妹丽质天成，殊颜无双，实在有如惊鸿仙子，谪逸尘间呵。”

从此，我将那头上自创的花髻命名为惊鸿髻。

寿筵以后，我被改封为无双公主。我的命运也在我与他那一刹对视时完全改变。

其后，我俩常在各种场合偶遇，说是偶遇，其实我知道是他刻意找寻机会。相见之下，他总对我嘘寒问暖，呵护备至。分别以后，他也频频差人送我珍奇玩意，博我一笑。看似长兄幼妹，温意友爱，我心中却早已自知，这根本不是兄妹情深。

情愫暗涌，一晃两年。那日父皇五十寿诞，群臣朝贺，命妇觐拜，宫中大摆筵席。他拉了我乘着那热闹忙乱，溜到花园。

白湖之滨，花荫深处，我们拥在一起，他低头吻上了我。

那样的吻，太过迷醉诱人，苦苦按奈两年的情意，在这触发之下，冲破礼仪廉耻的顾忌约束，宣泄而出。我陶醉于他对我的那种不顾一切的宠爱追求，虽然心惧此种罪孽要遭上天惩罚，却如食了鸦片般，明知是绝路，依然义无反顾。我们疯狂上瘾般追求那种甜蜜的厮守。任何朝夕，只要得空，他便偷偷约我相见相守。渐渐，我们身边的近侍宫人全部悟出端倪，心领神会。只是我们是主，他们为奴，虽知此事禁忌，却都不敢向外胡言妄语。

可惜，由着我们如此不知压抑节制的恣意放纵，这不可告人的隐秘终究是被外臣撞破。

至今犹记得当日沙馆公主驸马，我的姑父，鸿胪寺丞刘陨见到我们兄妹相拥一幕时，惊惧惶恐的表情。看他仓皇离去，皇兄执起我手，要带我去坦然直面父皇。但我说，不。

我是阴毒自私的女人，为保己身，不择手段。我对他说，让我来解决此事。

回宫以后，动用人脉，遣将用兵。一个月后，鸿胪寺丞被告谋反，获罪伏诛，家眷部族，一并连坐。

我自出生，便被奉高独尊，凡人性命，根本视如草芥。这场风波，扫去数百人命，我晚上独眠，连噩梦也未曾有。只是当时毕竟年幼，手段尚不老练，沙馆公主自裁前写下的真相血书，竟被她设法传给了父皇。

所有行止，我从不后悔。皇朝帝女，玩权弄术，擅权干政，本不稀奇。但因我大意，使此事败露，触怒父皇，令他含恨辞世，才是我最大伤痛愧疚。生我养我，宠我如斯，我却如此报答，心里实在戚戚。

大丧之后，皇兄登基称帝，继承大统。自此，这大晋天下已俱握在我兄妹手中。

再无忌惮，我们真正走出了乱伦败纲的一步。

这天夜里，皇兄留宿在我驿馆房内。

四更天时，远方隐约传来鸡鸣，使我蓦然惊醒。

他还在熟睡，头深深埋在我胸口。这是他一贯喜欢的睡姿。

我静下心来倾听四周。

一片寂静。

还是将他唤醒，让他回去罢。在齐人眼皮底下讨生活，已是辛苦，如果再传出丑闻，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我伸手，去将他摇醒。

“崇光，醒醒。”

他睁开眼，初是以迷离的目光看着我，大概还以为是在宜性殿的御床上，但很快就忆起了现实，眼神变得清明。

“趁现在天色早，我送你回房罢。”坐起身体，为他穿衣。

他却止住我，抱了我恋恋地在脸上吻了又吻，手抚摸着我的身体。

“锦绣，你瘦了太多。”他喃喃道。

“心摧神伤，焉能不瘦。”我轻声道。

他顿了顿，松开了我，自行下床穿衣。

打开房门，原本正在瞌睡的太监广喜、永乐，侍女惟银三人赶忙迎了过来。

“好好照顾你们主子。”他吩咐了我的侍女后，便由他的随侍太监护送着走了。

## 第三章

清晨，所有众人，都已收拾妥当，整装待发。

我由齐兵带领着走向车辇。远远见到一队四人齐兵，押着一个妇人也向女眷车队走来。

定睛一看，正是德妃冯雉。虽她衣衫整齐，云鬓不乱，但从那一脸张皇神色便知，她已失节。

她也瞧见了我，顿时满脸通红，珠泪滚滚，竟挣脱了押解她的齐兵，向我奔来。

“嗵”的一声，她跪在我面前的黄土中，重重磕下头去。

“殿下，贱妾对不起您，更无脸去见陛下。贱妾已被那齐贼`齐人玷污了。”

我冷眼看她在地上磕得头破血流。

到底是贪生妇人，既觉受辱，又痛不欲生，怎不真去寻死。若是死了，我倒还要立表彰她忠贞节烈。哼，“齐贼”出口，还要改称“齐人”，根本就是水性杨花。也罢，她已能做出如此悲痛姿态，又何必强求她守节，换作是我，大约也未必是宁求玉碎，不肯瓦全。

心中腹诽，口上却道：

“德妃起来罢，如今我等命运也并非自己所能掌握，遭此不测，非你所愿，我不怪你。”

妇人哭哭啼啼，犹自不肯起来。

我示意站在身边的渊碧去扶了她起来。

“难得无双公主也知道亡国旧人，命不由己的道理呵。”身后一个恶劣的声音响起。

昨晚得罪了这位齐国御弟，他已发话要报复与我，果然如此。

身体绷直，脸色愈发凌然。也不回头，只矗立在那。

依旧一脸讥诮，呈现在我眼前。

一旁冯雉，忽然颤抖瑟缩起来。我一看，原来元昂身后还跟着一个络腮大胡，是军中大将装束，必是元载坚了。

元载坚见到冯雉，兴致又起，上前再去撩拨。

妇人不敢反抗，只是一味躲闪。嘴中哀哀喊着“殿下”，求我助她。

一旁元昂，好整以暇，目光戏谑。

想看我发怒失态么。不会再隧他愿。

“元将军，白日之下，如此行止，着实不雅，还请放过冯雉罢。”我温言。

冯雉闻言，立刻躲到我身后。

元载坚怫然不悦：“本将要个区区晋女，公主也要多言吗？”

“载坚休怒，这位无双公主，自封民族英雄，最大爱好便是拯救同胞于危难之中，”元昂踱到我身旁，讥讽道：“她自以为我皇兄有旨保她清白，就是敬她身份高贵，可由她肆无忌惮，孰不知这未婚帝女到了盛天，是要派大用场，作为有功之士的最高犒赏的。载坚莫要惹她生气哦，不定日后无双公主就成了你的小娘子了。”

元昂说这话时，声音高亮，周围来往齐兵晋人俱是听得清清楚楚。他用一种看待他园中禁脔的暧昧目光望着我笑，向众人昭示，任何人都有可能将我占为己有。

早有心理准备，要受他言语攻击。只是当着身旁那群一贯以敬畏态度仰视我的嫔妃宫女，被如此调戏羞辱，脸面还是搁不住，直气得发狂，气血冲上脑门。

昏昏沉沉中，元昂声音还在响起。

“本王有幸见过无双公主真容，实在是难得的天仙美女。有她作陪，的确艳福不浅，只是要以妘崇光为鉴，万不可因她贻误了正业。”

伤疤被揭，心中剧痛，口中涌上一股腥甜，两眼发黑。耳边响起侍女呼喊，身子已是软了下去。

惟银流朱护主心切，扶住了我，也不再怕元昂斥责，径自将我送回到车辇上。

军队开离蒙干，车马再次上路。

一路颠沛流离，又屡遭元昂为难，我终是体亏倒下。齐人随军医师，为我把了几次脉，开了几贴药，却一点起色也无。

我自己知道病因。

金枝玉叶之体，一贯锦衣玉食，那里经得住如此磨难。原本每日分配给我们的军队定食已是十分粗糙难咽，我只能勉强逼自己进食少

许。自从开罪了元昂，伙食就变本加厉的恶劣起来。入了齐境后继续行军的一月里，我已是基本滴米未进。再加以路途颠簸，伤怀忧惧，我根本夜不成寐，以至心力交瘁。重重折磨之下，哪里还会再有康健之躯。

“殿下，进些药汤吧。”惟银端着药碗送到我嘴边。

我恹恹躺在车内，神智不清。流入口中的苦涩药汁吞咽不下，复又吐出。

耳边有惟银、渊碧诸人的嘤嘤哭泣之声，只是眼前金星乱冒，无力回应。再一阵晕眩后，面前黑幕袭来，已是没了知觉。

身下车板仍在颠簸。有几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是有人强行往我口中灌药。隐约听到过皇兄皇后的声音，间或也响起过钟修远和元昂的说话声。只是头脑不复清明，也辨不清那到底是梦还是现实。

“锦绣我儿，你看看这满朝文武，世家公子，可有你中意合眼者否？”

这个声音怜爱温柔，是我母后呵。

母后说，她的掌上明珠一定要有最幸福生活。只要女儿喜欢，可以自行挑选驸马。

我说，听闻朝中监察御史孔维让最是深情重义，府中只有元配，鳒鲽情深，从不采纳姬妾，女儿最爱这种情有独钟，心无旁骛之人，将来嫁他可好。

母后说，锦儿真是胡闹，那孔维让已过而立之年，你却尚未及笄，如何相配。况他已有家室，你可当真异想天开。

我根本无意于孔维让，却要借以试探父母爱我之心。

女儿偏要嫁他，父皇要为女儿做主。我撒娇。

父皇大笔一挥，下旨命御史休出元配，以待迎娶公主。

再与我皇兄见面时，我一脸促狭笑意。

太子殿下，父皇要将我嫁与那监察御史孔维让，你往后可别想再见我啦。

皇兄大恼，自去与父皇母后再三斡旋，终于改将皇七女塬丘公主下降孔维让。

“锦绣，今日朝堂，内阁首辅司马仲英参你私结外臣，你好大胆子！”

至爱我的父皇偶尔也会严厉对我。

曾经他最大的愿望，便是我做个纯粹单纯的帝国公主。

司马匹夫，着实可恶，定要将他扳倒。

我大哭，梨花带雨。

那有此事，父皇你冤枉我。朝堂之中，女儿总共只认得士族子弟三四人，均是随兄长们出游时见过。怎谈私结二字。

父皇立时消怒，软语劝我。翌日，司马官阶，连降三品九级。

我犹不解恨。

时值司马仲英遭逢丁忧。

我敦促皇兄上奏：司马理应告老还乡，为父守丧，以尽孝道。

父皇依言恩准。

从此晋国朝野，再无司马此人。

“锦绣卿卿，为兄诞辰，你将如何献礼？”皇兄与我耳鬓厮磨。

我咯咯娇笑。

新帝初立，后宫尚虚。我便送你美女数百，你可乐意?

皇兄面色尴尬。

你可不能拂我美意。那百余美女，挑选不易，是我心血。

又过旬月。我心血来潮，接连避见皇兄数日。

卿卿你为何要躲我？皇兄又爱又恨，紧紧抱住我。

我眉目显出幽怨之情，娇嗔。

你有了那众多美女，早已把我丢在脑后啦。

上天作证，我妘崇光心里，只有锦绣你一人。皇兄郑重其事。

那你要证明给我看。我笑睨他。

皇兄当场传旨。月前新进众百美女，一律没入尼庵。

癔梦连连，过往情景，杂乱无章，浮过我眼前。

莫非我命不久矣。

也是，短短十六年光景，我作出的荒唐事体不胜枚举。上天惩罚，也该到了。

父皇说得对，所谓天赋才智，全部被我滥用。

后宫之中，翻云覆雨，草菅人命。朝廷之上，党同伐异，擅权弄政。

难怪今日齐皇下旨，对我礼遇，我可真是助他取了这晋国江山的有功之人呵。

我向来贪恋荣华，惧怕死亡。以为无常索命，是世间最痛。如今看来，这样浑浑噩噩，也能死去，倒也不错。

只是，

不不，我不要死。我要如何去见地下双亲，如何面对晋国前朝十九代国君先祖。难道要我告诉他们，祖宗基业，已毁在我手，万里江山，已转眼易主。

“锦绣。”

“锦绣。”

谁在喊我。是皇兄么。

崇光，你宽心罢，我不会舍你独去的。

冤孽苦果，既已种下，我自要与你合力承担。

不再颠簸晃荡，身躯躺在平稳坚实之上。

身下柔软，是我十六年来一贯熟悉的御用丝棉锦褥。

空气中草药香气，沁入心脾。

灌铅般沉重的眼睑微微张启。

头顶是翠竹鸟虫图样的彩绣缣丝帐，缣帐下笼着一张檀木雕花的九尺大床。

果真已不是在车辇之中。

只是，这陌生房间到底是何地方。

咳咳。胸中有浓痰。

“殿下，殿下，你醒过来了？”

眼前出现惟银惊喜又焦急地脸。

见我目光已能聚焦看她，她开心得不知所措，过了一会，才想起什么，回头高声吩咐外头。

“流朱，快快去请陛下，公主醒了。渊碧，去请太医来，再为公主把脉。”

“这是何处？”气若游丝，声音暗哑。

“此处是上京侯府。殿下，我们抵达齐都盛天已有半月了。”

“上京侯？”怎用如此令人伤怀的故都称谓命名爵位。

“这是齐主敕封陛下的爵位。”惟银嗫嚅。

原来我已昏睡了这么长时间了，竟连亡臣拜见新主的场面都错过了。

上京，上京，早在我们离开那里时，齐人已张榜通告，上京改称上平。如今却用此名敕封皇兄，当真是存心羞辱他这空有爵位而无封地的晋国旧帝。

忽而屋外人声嘈杂，似有众多人马向这赶来。

“锦绣，你终于醒了！”皇兄进屋，不顾侍女向他跪拜行礼，一路急行，走到我床边，躬身探视我的情状。

他又瘦了许多，即使此刻脸上燃起希望的生气，仍掩不住那忧思神色。

“皇兄。”许多的话，却已是说不出来。

大病一场，仿佛生离死别，如今重新相见，心中嗟叹感慨。

自亡国流离以来，从未落泪的我，此时竟是眼里氤氲，潸然泪下。

真是，人病了一场，人心怎么也跟着脆弱起来。此刻岂是伤春悲秋之时。

头转向床里侧，让已然流出的泪珠滑落枕边。直等眼里干涸，才回首再看他。

“皇兄，我已无大碍，会好好活着，你且放心。”我作坚强状。

放在锦被外的手被他紧紧握住，仿佛怕我逃逸似的。

“你是得好起来，否则，我定随你一起去了。你是我心头之肉，没了你，我无法独活。”他情深意切，痴望着我。

我这才发觉屋里头站了好些个人。皇后嫔妃俱在。

当着众人，皇兄如此情话绵绵，着实不妥。

我唤惟银："让众女先回，我需静休。"

惟银遵命，当众朗声道："各位娘娘先请回吧，殿下凤体，尚且虚弱，欲待静养，不宜劳神受扰。"

众人行礼退出。

"锦绣，你且好好睡吧，我也不与你多话，就在一旁陪你。"

皇兄为我掖好棉被，在床边坐下。

我望着他，安心点点头，就自睡去。

白驹过隙，自从立秋去国，转眼至今，已有四月。齐都盛天，地处北方，气候寒冷，还未立冬，屋里已日夜生起盆火取暖。

日日喝药补养，调理病体。又过半月，我渐渐已能下床走动。但身体毕竟孱弱，每日只是囿在这斗室，信步走走，略略小坐。这上京侯府，我熟悉的，只有自己这屋。

皇兄每日探望，后妃也频频请安。

这日，皇后妤融，淑妃文莲又来见我，陪我消遣时间。

"这些天，从未见过河堰、台城几人，难道她们已被遣出另居？"我有疑惑。

河堰公主，台城公主，还有卞城，洛江，陈留五人，均是宗室未婚公主，我的皇姐。

皇后淑妃对望一眼，却都低下头去，不敢开口。

"怎么了？"我心里已有了些眉目："快说实话。"

皇后壮了壮胆，才说：

"五位公主都已被分赐给了齐国朝中大臣亲王。其实，就连``````就连塬丘、丰源这几位年龄稍小的已婚公主都已被齐人强占了去。圣上本来不许我们向您透露此事，殿下千万不要让圣上知晓，臣妾违了他的命令。"

"何必瞒我呢，难道怕我气愤伤心么。"淡淡看向窗外大雪压枝的清冷萧瑟。

我早已能做到心平气和。脸上表情，心中情绪一点波动也无。

这种命运，我早已料到。恐怕还不只是公主罢。

“也没见到德妃，是被元载坚要了去罢。”

妤融黯然，垂头默认。

“岂止是德妃，”一旁文莲，忽然面色涨红，激动起来：“殿下有所不知，入盛天这一个月来，皇上常常将我侯府中人召入宫中，强逼我等以仆侍身份，伺候那齐国贵族。”

我只一愣，方意识到，文莲口中皇上，乃是指的齐主。

青衣侍酒。如此手段，太过狠毒。

已是忍辱偷生，难道还是非要将我等自尊完全践踏脚下才快么。

病倒这些时日，我竟还是幸运，逃脱免受如此奇耻大辱。设身处地，以我骄傲直硬的脾性，要是迫我低头，奴颜婢膝，真叫我比死难过。

“皇兄呢，他也侍酒么。”我想起他。

听我这一问，妤融文莲，俱是抹起泪来。

心中从未痊愈的伤口又开始扯痛。

我那皇兄，毕竟昔日国主，五岳之尊，权握天下，双膝只曾跪过父母天地。可如今，如今齐国君臣，命令他跪，他便得跪，晋君尊严，只被玩弄股掌。亏他每日前来看我，还要与我逗趣说笑，神色自然，只怕内里痛处，早已撕心裂肺。

眼前后妃二人，也是伤心委屈，必是在那侍酒宴中，曾遭人凌辱非礼。难道我妘锦绣，也即将步她们后尘么。

“苦难屈辱，只有一个忍字。你二人退下，回去好好休息罢。”外人面前，神色始终淡然疏离。语调冷凝沉静，回退后妃。

“惟银，扶我出外走走。”

空气，我需要清新凛冽的北国空气，扫除我心中抑郁。

打开房门，屋外竟是豁然。亭廊勾栏之外，一派银装素裹。

我由惟银扶了，倚坐在门外连廊的护航靠上，观赏那皑皑白雪掩映下，常绿乔木透出的点点绿意。北齐风情，虽不如南晋那样柔美多姿，却也不失旷然大气。江南株枝，多婉转妖娆，北国乔木，却皆高直入云。观了此景，我竟生出一种直抒胸臆的酣畅快意来。

“意纶，让我来，让我来。”稚嫩童声响起。

一个总角小儿从树后跑出。是皇兄的长子意纶。

此时，他正在拨弄一个雪球。

“意纶，让我来啊。”又一个小童跑出。是意绘，皇三子。两人开始抱着那个雪球抢来夺去。

去国离都，一路风尘，心情紊乱，无暇他顾，倒是真的一直没去留意过皇子们的生活起居。

三四个月不见，两儿又窜高了不少个子。

二人跑进连廊，看到了我，立刻敛声收笑，毕恭毕敬走上前来行礼。

“给公主姑姑请安。”孩子们神情谨慎。

他们怕我。

的确，我讨厌幼童。总觉得他们叽叽喳喳，酷爱惹是生非。

过去在晋宫中，我对皇兄子女，从不假以辞色。并且广告后宫嫔妃，不要随便让她们幼孩出现到我面前。

只是现在物换星移，心境变化，看着幼儿笑闹，反而觉出些暖意来。

“起来罢，你们自去玩耍，只是小心着凉。”

难得见到和颜悦色的我，两儿放松下来，告退下去，又到院里打闹玩雪。

到底小孩心性，身世变故，也影响不到他们游戏玩耍。

南方少有大雪，能在地上积起寸余已是不易。如今到了北方，看到如此大雪，他们自是乐得忘乎所以。

心中阴霾散去，我正看的兴起，院落贰门之外，却是人声惊动起来。

流朱匆匆走来，神情慌张。

“殿下请移驾进屋吧，侯府又来齐人骚扰。”

“又来？”

流朱自知失言，只得道：“自从迁入侯府，常有齐国权贵，前来寻衅捣乱。每每必要榨得些府中珍玩财宝，才肯离去。有时，甚至强抢

府中侍女。圣上方才遣永乐来关照奴婢等人，一定守护殿下安全。”

我心下警惕。入京月余，大概是众人皆知，无双公主疾病缠身，卧床不起，这才免了诸多纠缠纷扰。如今若被人得知我已痊愈，必有小人打我主意，侵犯于我。虽然称病亦是一时权宜，但能躲一天是一天，我断断不可浪费这护身命符。

携了惟银众人，避入屋内，屏息静坐，细听动静。

我以为，这侯府内院，是女眷所居，齐人再是无礼，也该尊着礼教，有些避讳。

可惜，是我太天真了吧。今日闯府之人，似是得了消息，有备而来，竟直入内院。

“嘭！”我的房门洞开。

逆光之中，一个黑幢人影，已是长驱直入我房里来。

“原来无双公主已经苏醒了呵，怎么也不向本王报备一声，害本王为你白白担心呢。”

越是惧怕见面之人，越是会冒到面前。

那人入屋，我方看清，果然正是元昂。他身后，又响起急促零乱脚步。皇兄众人，随后追来。

“侯爷，你竟敢欺骗本王，说公主仍在昏睡。该当何罪。”元昂面朝着我，背对众人，一脸居心叵测。

借口被撞破，皇兄也是无话可说。众人心中皆是惴惴，生怕元昂捏造出什么罪名，打压侯府。

我侧身低头，避开元昂恣意扫视的目光。

“锦绣久病，至今甫有起色，王爷如此惦念，着实心有不安。只是病体尚未痊愈，无力相陪亲王，还请亲王与兄长到厅堂说话。”我柔声对他，只盼消弭了这场风波。

见我和颜悦色向他，神态又是楚楚柔顺，元昂心中，到底受用。眉眼都平和起来。

“罢了罢了，我看公主确是精神不济，许是刚刚脱险之故。我也不再多计较。”

话音落下，手势一挥，他身后随扈一列四人捧着数个锦盒走到跟前。

目光盈盈的看我。

“无双盛名，遍传京师，连圣上亦有耳闻。公主入京途中，罹患重病，圣上也责本王照顾不周。如今见到公主无恙，本王在圣驾面前，也有交待。这些御赐番邦进贡之珍贵药材，送与公主调理身体之用。公主便好生养病罢。本王不再叨扰。”

实在奇迹，元昂此次，竟如此好言好说，撂下这话，便走了出去。

众人皆是长吁了一口气。

皇兄向我走来：“锦绣你还好罢。”

“我没事，只想上床躺躺。你快出去送那端亲王爷罢。”

众人心宽，四下散去。

但我内心，隐有直觉：风波暂时平息，恐怕却是山雨欲来。

第四章

才过一日，宫中便已来人，传召上京侯府众人，入宫赴宴。

自然，依旧回复那传令公公，无双公主抱恙在床，无福承恩。

我自门后偷偷看到，皇兄领了皇后淑妃，几个兄弟亲王，换上青衣，离开侯府。

默默回到内院，凭栏远望，心中祈祷，皇兄平安归来。

过了半个时辰，贰门外又起响动，似有人高声争执。

心中没来由的突突惊跳。莫非要出事体。

贰门打开。侯府管家领了数人进来。为首之人，油肥臃肿，脸光无须。尖细嗓音响起，我便知道他是齐宫宦官。

“这位便是无双公主吗？”声音拖长做作。一双豆眼，精光射出，在我身上，上下溜过。

我背过身，不去睬他。由一旁渊碧上前答话。

“公公到访，所谓何事。”

“圣上听说公主凤体违和，特遣太医前来诊视。”说罢，也不待我回应，回头说：“黄太医，请。”

他身后走出一黄面长须老者，到我面前，向我打躬：“请让老臣为殿下把脉。”

我无法拒绝，只好伸出一手。

号脉完毕，太医回身禀报：“公主月前，曾染风寒，并之以郁气集结，心损脾伤，太阴亏损，气血不足，病势着实凶险。幸而调理及时，目前脉象，虽犹虚浮，却已无大碍。”

宦官露出早已了然的笑容，道：“既然公主凤体，已无大碍，圣上有旨，请公主入宫赴宴。”

有道是宴无好宴，此种情势，我早知逃避不过，只是未料，来得如此之快。

别无他策，只得遵旨。

“还请公公到厅上稍坐，容我整装。”

回到房内，命惟银为我更衣，换上一身白素。再座到镜前，准备梳妆。

大病初愈，精神恹恹，我根本未把心思投入修饰容颜之中。房中这面铜镜，今日还是首次使用。

当镜一照，自己也着实下了一跳。

镜中之人，发泽黯淡，面色惨白，形销骨立，眼瞳无神。根本就是女鬼一样的人物。

真是天助我也。如此惨淡容色，哪里还有绝代风华。那众齐国君臣，看到以后，必是入不了眼，倒足胃口。

妙哉妙哉，看我再来景上添花。

“替我梳个太虚髻。”我吩咐惟银。

太虚髻，因肖似道姑头髻而得名。本是静心清修之人所用发髻。

如今我头梳此髻，身着白衣，加之面容憔悴颓败，便犹如临丧服孝之人。

心里笃定，那些齐人，必不会对我心起歹念。

出府入车，走上官道，须臾便到了金瓦红墙的禁城宫殿。

在宫门外，又由车换轿，方才入宫。

齐国宫殿，高楼广厦，地域开阔，风格与晋不同。然而，我并不感到陌生敬畏，反而体内产生一种共鸣的情感。人都说深宫似海，暗潮汹涌，我却至爱深宫。自小生长于斯的晋宫，是我的家，我的堡垒，我获得权力的源泉。后宫倾轧，是我从小的益智游戏。如今眼前齐宫，虽气势逼人，却反而将我连月来褪淡的帝国公主、天之骄女的强势气质完全激发出来。

暖轿行到半路，忽然停了下来。远处传来喝斥声。

我从轿帘缝隙往外看，原来前头一个三叉宫道口，我这边的一行人，冲撞了另一队人马。那班人马看来来头不小，全副仪仗，侍卫开道，一顶金罩暖轿由宫娥太监数十人随护前后左右。

这时，方才前来接我时神气活现的油肥太监正巴巴的跪在轿旁连连磕头。他的面前，一个锦衣蓝衫的宦官正横眉竖眼的骂骂咧咧。

闹腾了很一会，那队人马才起轿离去。油肥太监直等那边人声远去，才敢爬起来。又一路小跑到我轿边。

“叫公主久等了，方才是冲撞了太子殿下行辇了。少不得把老奴一顿斥责，半条命也给他攒了去。咱们这就起程。”

给人排揎了一顿，这人气势都软了许多。也是，在这皇宫中混日子，不能做到见风使舵，鉴貌辨色，是会很快被碾碎踩烂的。这点我一早知道。只是从前我是踩人之人，如今我却快成被踩之人。

经了这道风波，头脑中理智已在敲响警钟：

亡国生涯，忍气吞声最是明智之举、上佳武器。我若强势，只会引得敌人生出折断我傲骨的嗜血毒心。方才入了齐宫，我居然回归本源，生出倨傲态度，实在危险。一定要慎之又慎呵。今日我妘锦绣不能真正做到忍气吞声，那么便是装，也应该装成低眉顺目。

又走了半刻，暖轿停了下来，微向前倾，门帘由一宫女打开。

呵，是到了地方了。

深深吐纳几次，眉目放柔，脊背松弛，身姿施施然，下了宫轿，由那油肥宦官带领着，小厮宫女护卫着，来到一处巍峨宫殿前。宦官留我在殿门口等候，自己入去禀报。

须臾，殿内丝竹声乐静止下来，便听到司仪太监一重一重高唱出来：

“宣——无双公主妘氏锦绣——觐见——”

步伐顿抑，缓缓前行，跨入三尺宫槛。

进了殿，只觉得人影幢幢，觥筹交错。不顾细看，只朝正中后方那端坐的明黄身影走去。

走到殿中，便应下跪。

可叹我这身下双膝，自出娘胎，从未跪过。父皇母后，均是对我宠爱无比，自我学会迈步，便免我跪拜之礼。此令一出，曾令全国朝野，对我刮目。

从今日起，这特权就要消失。

站在殿中，僵硬了一下，终于双膝一弯，跪了下去。

“妘锦绣拜见皇帝陛下。”口中琤琤。

亡国之人，是否应自称奴婢，或者臣妾，抑或贱妾？不，我既非齐臣，亦非齐奴，更加不贱，为何折辱自己。

下跪之人，又是否该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不，何必如此谄媚。虽要服软，奴颜不必。

“抬起头来。”低头含胸，躬身跪立，正在胡思乱想之际，便听到一个低沉嗓音。

知道自己面貌不堪，便放心大胆的抬起头来，向上座之人望去。

那人头戴通天冠，白玉珠十二旒，垂在面前，遮住龙颜，无法看清他表情样貌。

足有半晌，他动静全无，就让我生生跪在地下。

我心有不耐，微微转首四顾，赫然看到皇兄后妃及其他庶兄，零星散布于齐臣桌案之间，如我一般跪在地下，侍奉斟酒。皇兄垂眼，并不看我，怕是不忍见我如此卑微妥协罢。

心中紧紧一抽。

“无双公主，素有盛名。众位爱卿，今日观她，有何品评。”低沉嗓音再度响起。

品评。当真是把我当作玩物来赏析了呵。

左首席中，站出一五旬老者，向上作揖道：

“晋国奇葩，果然不凡，老臣今日得见公主，始知世间真有倾国倾城一说。”

老匹夫，你老眼昏花了么，我这一脸病容，一身惨淡，你也能看出美来么。

“哈哈哈哈，此女竟如此姝美，连皇叔也动心了么。”那人沉笑。

老亲王微微脸红，却不否认。

一旁又有一人，站起来说：

“听闻公主入京以来，沉疴在身，抱恙在床。今观公主体态，虽嫌瘦弱，却如捧心西施，蹙眉黛玉，实在是弱柳之姿，我见犹怜。”

这话说完，立时四下一片起哄虚声。

心中恨恨。这帮齐人，难道是井底之蛙么，眼界如斯狭隘。我这副尊容居然也能引起惊叹，倘若见我平时颜色，岂不皆要倾倒。

本来我糟践己容，是存心想来倒齐人胃口，扫齐人兴致，不想却还是希望落空。此时殿内，喧哗笑闹，众人竟相对我言语轻薄。

心中羞怒交加，脸色却是愈发冰冷阴沉。

嘈杂中，一个熟悉的恶劣声音又在耳边响起。

“陛下，臣弟尝听闻，近年来坊间流行一段《缤纷流萤》曲乐，相传正是旧时南晋宫廷的无双公主所作。公主玲珑锦心，才艺出众。今日大家欢聚，何不请公主抚琴一曲，以娱视听。”

知道那是元昂，连怒目瞪视也懒得，神色依旧冷然，目不斜视，直面远方虚无空气。

还真想让我扮演乐姬优伶，娱乐大众么。

这《缤纷流萤》是我一时兴起所作，晋宫风靡，尚属自然，未想千里之外的盛天，居然也在流传。我的名声倒还真响彻九州了。

只是，我堂堂天之骄女，岂能让你元昂的恶质低俗念头如愿。

“才华美名，只是世人讹传。妘锦绣心笨手拙，不会弹琴。”音色依然琤琤，只是更见冷意。

“如此良人，不能弹琴，实在可惜了罢。不过，我看公主身段袅娜，既是不能抚琴，便为我等舞蹈一曲，让我等见识一下，何谓仙子

翩翩吧。”元昂恶意更盛。

“锦绣亦不善舞。”

“那便和乐歌唱！”

“五音不全。”

“吟诗？”

“不通文墨。”

两人简直就要恶言相向。

“哼。”方才一直冷眼看戏的上首那人，发出一声冷哼。殿内众人，顿时肃静下来。

“哈哈哈哈。”那人声音放软，又开始笑。

“众卿家都赞无双公主娇弱柔美，楚楚可怜。依朕看来，此言差矣。这位帝女可实在是桀骜非常呵。”

众人唯唯诺诺。

“只是，”他沉吟一会，声音复又严厉起来：“妘锦绣，你其实能歌善舞，精通诗赋，却公然佯装无知，就不怕朕治你欺君之罪，诛你全族么。”

帝王淫威，终于施出。

我只跪在那里，低下头去，装作理亏认罪。

要我大喊饶命？决不。

我是怕死的。但要我当着大众面前，拉下脸面磕头求饶，却万万做不到。

早在来京路上，蒙干驿馆，我便已知，虽有应软弱低头的觉悟，要真做到，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也罢，”那人声音又转阴柔：“你那些个奇技淫巧，靡靡之音，正是亡了晋国的祸首，朕根本毫无兴趣。”

果真与那元昂是同胞兄弟，这位齐主，言语恶毒，不输乃弟。

他们想看什么，看我狼狈，看我哭泣？

斥我亡国，固然是我心中伤痛。只是心口伤疤，好了又揭，揭了又好，早晚是要长出茧来的。我的内心，再无柔软，早已麻木。

大概是见我始终石人一样，毫无反应，齐主不耐了，冷道：“妘锦绣，你退下罢。”

默默无言，遵命退出。

一番折腾后，众人回归侯府，已是掌灯时分。

此次入宫，虽有小惊，却无大险，我实在要庆幸，自己竟能全身而退。

回到房中休息。

“锦绣，我真担心，生怕齐主贪你美貌，将你纳入后宫。”

皇兄怜惜地抚着我消瘦的薄肩，眼神中有着后怕。

“哪里还有美貌，你不见我在殿上时，神情呆滞，面色灰败。我倒觉得那齐主对我，十分生厌呢。”我笑吟吟。

“幸好如此，否则我真恨死那元昂。”他咬牙。

“此话怎讲？”

“你不知道，此次入宫，我本已向齐主推托你身体虚弱，无法出门。偏生那元昂跳出来说，昨日见你，精神奕奕，已然痊愈。于是齐主命太医前去查看实情，你这才被召了入宫。”

原来如此。

看来元昂此人，始终记着那掌掴之恨。这回他虽已当众还我以颜色，但毕竟未占得多大便宜，恐怕日后少不得还要对我整压打伐。

“算了，算了，不要再谈这些事了，想着心里就烦躁。还是让我换了这身道姑装扮罢，真是丑死了。”眼光瞟到铜镜中身影，实在难看。

“哪里丑了，你看上去十分飘逸脱俗，我真怕你就像嫦娥一般，从我怀中飘走。”

“你呵，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笑嗔他。

“这是事实，你没注意到，宫中那群齐臣看到你，恨不得将你吞入肚中。”

他俯下身，要来吻我。

“崇光，我有些累。”

他停止，复又为我理理发丝。

“我知道了，你好好休息罢，我出去了。”

接下来几日，日子果然太平。

我贰门不出，每日大部分时间都在房内，侍弄笔墨，临帖摹字。

写字是种很好的消磨时光、修养身性的方法。

这些日子，我都刻意去摹前朝书画大家孟云起的字。他的字体，张弛有度，洒脱柔韧，使得临字之人也心气平和，胸襟开阔起来。

“殿下，小的是广喜。”门外突然响起喊声。

手中笔一抖，一幅字已是写坏。

着流朱去开了门，广喜小碎步跑了进来。

“什么事，这么乍乍呼呼的。”我皱眉。

“殿下，府里来了宫中传旨太监。要侯府众人出去接旨。”

什么，宫中有旨。

心里咚咚如擂鼓。恐怕不管会是什么事体，必然不会是好事罢。

整整衣裳，走向大厅。

府中众人都已到场，均是面色紧张，不知祸福。一个三品服色的太监带着七八个小厮立在中央。品阶如此之高的太监，应该是皇帝身边的贴身亲信、宦官总领了。

他见到我出来，赶忙上前作揖行礼。

我走到皇兄身后站定，看到那宦官笑眯眯道：“各位，圣上并无口谕，只是着咱家送来礼品数份。请侯爷，公主及诸夫人跪下受赐领恩罢。”

几人跪下。一列小太监捧着珠玉锦盒站到各人面前，我面前，却是那三品太监。

“奉天承运，皇帝隆恩——”那人高唱。

一只金银丝绣宝盒递到面前，我接过。掂掂盒子分量，不重不轻，既不会是白绫，也不会是匕首。

一番看茶寒暄，直到太监走后，皇兄皇后，几个侧妃各自打开锦盒一看，不过是些翡翠玛瑙。

“嗨，瞎紧张一场。”妤融拍着胸口舒气。大家皆有同感。

“许是快到除夕岁末，宫中按例拨下迎新彩赏罢。”头上乌云散去，众人高兴起来。

我把宝盒放到桌上，拨开锦盒玉扣。翻开盒盖，里面红绸软垫上躺着的，是一对龙凤琉璃樽。

顿时面色煞白。

皇兄看到我异样，走过来看向我的宝盒。

他身子一颤，转头忧心忡忡望着我。

我不忍看他那种泫然心碎的样子，收起盒子，回到内房。

事情怎会演变成如此境地。

自古以来，龙凤就是皇帝后妃的象征。对樽又有合卺交杯的暗示。这齐国君主，莫名其妙赐我这种东西，难道是无心巧合么。不，不会。齐主元冕，登基以来，秉承父业，强国富民，内政外交，运筹帷幄。短短数十载，便一统这二分天下。这样的人，绝对是心思缜密，城府深沉，断断不会出此疏漏。

我百思不得其解。明明那日，他对我心无好感，甚为厌恶，最后也是冷淡将我斥出。又过了这许多日子，也没传出什么消息音讯，怎的独独今日，心血来潮送来这种东西。

看来我真是大意了，那日虽是蓬头垢面，一脸病容，可从众臣反应也该知道，到底是瑕不掩瑜。如今对方心意，尚未明言，但这礼物，却是十有八九是个暗示。难道这亡国帝女，沦为胜者耀功玩物的宿命，我竟也逃不过么。

更何况，那齐国君主登上大宝也有数十五载，到如今怕是年有四旬了罢。要我用那二八芳华付与个叔伯辈的人，还要朝夕相对，肌肤相亲，简直想想就会身上起栗。

这样的后路，叫我如何走下去。

又过几日，已是农历新岁。侯府中也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只有我与皇兄，日夜忧思，心事重重，旁人看了，不明所以，只道是心系故国，思念往日荣光。

正月初一，我仍独坐房中临帖，侍女流朱来报，宫中又来太监，传旨侯府诸夫人及我前去赴那新春游园会。

又要见面了么。

人在屋檐下，已是不得不低头。这齐主要和我玩猫捉老鼠，我却不得不奉陪。

皇后妤融又特地来告知我，圣意是要我等众女都按诰命规格，盛妆华服，佩戴全套钿钗十二对。

罢了，要求盛妆华服，我便从命。在这种隆重节日里，想必那齐国后妃个个都要浓妆艳抹，争奇斗艳，以期圣眷。我若素服无妆，倒反而显得特立独行，引人注目。

“渊碧，去把衣橱打开。”

外护紫檀，内格香樟的收纳衣橱，一面八幅雕花扇门，统统打开。内中琳琅，姹紫嫣红，皆是我自晋宫中带来的钟爱衣裳。亵衣外裳，林林总总，不下百余件。

只是，看来看去，却难有合意之物。过去晋宫，我是万人之上，地位卓尔，自然衣物也是用料名贵，珍稀非凡。加之我偏爱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裁衣式样，皆是花巧百出。这橱中衣物，随意拿出一件，也是精彩炫目，无与伦比，只怕是穿着入宫，要使众美黯然失色。而我本意，是要俗俗气气，普普通通，泯然众人矣。

只好再去仔细翻寻，又认真比划考量，终于勉强找到一套尚属平常的宫装来。

由渊碧惟银服侍着，更衣换装。

冰蚕丝制亵衣之外，上身是云鹤金银泥披长袄，下身是绯罗蹙金飞莺秀样的花笼绸裙。足登花状丹羽舄履。

更衣完毕，又坐到磨光铜镜之前。到底是细心调养了一个多月，镜中那张素面，又恢复成玉白润泽，熠熠生辉。

“惟银，为我上妆。”

螺子黛描眉，绛仙朱点唇。我看着镜中久违的精妆容颜，只是怔怔。

“殿下，要梳惊鸿髻吗？”

惊鸿髻，那是我无忧少女时代的最爱。那些年岁，头梳惊鸿髻，别人看到的是我的妩媚飘逸，而我内心，却使将它看作一种象征，在心底，可以自由自在的尽情品味那种爱恋甜蜜。

青葱岁月，引人羡艳呵。

可是如今，惊鸿依旧，人面已非。

“梳半翻髻罢。”此生，我不会再梳惊鸿髻了，此髻已随我的花样岁月一并埋葬在上京故宫。

惟银巧手，浅出深入，不过片刻，头上乌丝已是蓬松后拢，细致挽起，显出一个双髻抱面，头顶椎朵的半翻发式。

再是加上头饰。舍去金玉步摇，只是纯粹用了一套玳瑁簪钏花钿，看上去倒也朴素可人。

似有半年未曾如此隆重打扮了。这番侍弄以后，已是足足过了半个时辰。苦心经营，但求平凡，结果却只是差强人意，缓行几步，依旧环佩玎珰，香衣熏风。

走到厅堂，皇后妤融，淑妃文莲，昭仪婕妤，一共九人，已在等候。另有宫中黄门一行数十人，立在厅外。

“人已到齐了罢。”我问皇后。

皇后答是。

“那便走罢。”

第五章

真是新春了。盛天连月的严寒有所缓和。今日更是雪霁日出，暖意洋洋，官道上大多残雪已融成水。

在宫门口，又是按例换下车辇，坐入暖轿。这回是深入后妃内宫，一路数道关卡，核对人员，方才准入。

远远听到一阵曲乐锣鼓，莺声燕语，暖轿已是停下。出轿一看，端的是场面宏大，热闹非凡。至少数千宫妃诰命，宗室子女，三五作堆，嬉笑游玩。游园内容，倒是与晋廷大同小异。不过是些弹棋投壶，秋千拔河的项目。也有乐姬优伶，表演歌舞魔术。又单辟了一处看台，由艺人技者表演走丸、跳剑、吞刀、吐火、履索、扛鼎等各色杂技。

无甚特色玩意，加之心境萧条，这一切喜庆热闹，在我眼里，也不过索然无味。

避开人多眼杂，只挑了个最使偏远幽僻的处所，走了过去。

还未走到，横里出现十几二十个女子，在我周遭跪了下来，高呼：

“恭迎殿下，千秋万安。”这一把声势浩大，引得远近人群，纷纷向此注目。

我定睛一看，竟是分离多时的晋宫旧人。河堰，台城，卞城，洛江，陈留等五个曾经未婚的公主，塬丘、丰源几人皆在其中，另外还有德妃，以及晋国旧臣的原配妻妾。是了，如今她们都已另投人家，也算是齐国诰命了，这迎春游园，自然有份。

“诸位请起。你们与皇后淑妃几人也是许久未见了罢，今日不必再守旧礼，就随意说话闲聊罢。”

于是两边人马合在一起，长嗟短吁，互道辛酸。

我在一边，观诸人神色，倒是有好有坏。像台城、陈留，以前都是无宠位卑的庶出公主，一向是单薄瘦小的。今日再见二人，反而白胖丰腴起来，想必配得良婿，日子舒心罢。也有几人，一如既往，神色如常。剩下诸人，便都有些神伤憔悴了。只是几人中，看上去最不济的却是德妃冯雉了。她现在干瘦病弱，面色焦黄，花信韶华，不复存在。那是自然，想我皇兄毕竟容貌俊朗，温柔儒雅，对人也是体贴有加，自然不是元载坚那等粗鄙武夫可比。两相对照，德妃自然失落颓败了。

“无双公主。”身后一声呼喊。一个女官模样的人走到过来。本来她已站定在我面前，被我回眸目光一扫，却又跪了下去，行叩拜大礼。

“奴婢是仪凤宫皇后娘娘的常侍杜鹃，皇后懿旨，请公主过去一见。”

呵，以前都是我召皇后，如今到了人家地盘，终于变成皇后召我了。深宫妇人，要想见我能有何事，无非是听了我的名声，又是好奇又是忌妒罢了。

“带路。”我平淡对那杜鹃说，回头示意众人留在原地，不必跟随。

由人领着，走向远处一个竹木支起的堇色帷幕大帐。一路上人，都是涌过来看我，还指指点点。

还未入帐，便看到有几个年轻宫人探头向外张望于我。一进帐内，更是百余道目光射在身上。

我环顾四周，服嫔妃衣制的女子十八九人，或坐扶椅，或坐团凳，依着身份等级按次排了左右两列。各人身后，又分别有常侍宫女三五人立着。两排当中，正坐一个年纪三十，身着绀色蒂衣、双佩小绶的端庄妇人，便是齐后了。

好一个三堂会审呵。怕是这齐宫中有头有脸的角色来了大半罢。

目光一一扫过全场。本来安坐两边，都在上下打量我的众妃，被我冷目一睇，居然不由自主地恭敬站起。几个身份低微的甚至向我福了一福。

那杜鹃上前，向齐后一拜，道："娘娘，无双公主来了。"

说罢侧身让到一边。

我走上几步，也不说话，只是拿眼冷冷看齐后。

皇后本来一心等我向她行叩拜大礼，这回与我对视了一会，却坐不住了，站起身来。

"这位就是无双公主么。"她礼貌笑着。

她居然不摆足皇后架子，斥我无礼么。

本来是做了准备来赴场鸿门宴的，谁知皇后却如此笑脸相迎。

心里平了平，嘴角挂上一丝笑。

"皇后你要见我？"

"早就听过无双公主盛名，只恨无缘相见。今日适逢公主入宫，众家姐妹都说，一定要与公主见上一面。故而冒昧邀公主前来一叙。"语调平静柔和，透露出优雅涵养。

"我来为公主介绍一下，这位是月华宫德妃。"

皇后右手侧第一位的女子看着我，神情倨傲的点点头。

"这位是泉露宫贤妃。"

靠着皇后左边的一位的女子对我微微笑了一下。

"那边几位是修容，婕妤。"

站得离皇后较远的几位女子，由于地位不高，皇后只草草地介绍了一下。

月华宫德妃这时款款走上来几步，抑扬顿挫的说道：

“本宫时常听人谈起无双公主，今日终于得见真人。”

我挑眉。

那么见过之后，意下如何。

“无双美名，万民传唱，弄得本宫一直以为，这世间真有天人下凡。”言下之意，今日得见，不过尔尔。

这样也好，我自幼便为声名所累，今日遇到个不以我为美的，倒也不错。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锦绣不过普通人耳。”谦虚一句，顺顺她的意思。

皇后赶紧道：“公主过谦了，公主到底是出身贵胄，众星捧月的人物，自然比我们这些官宦出身的女子要多出许多矜贵气势来。只是我看公主身子单薄，面色不佳，是因了心境悲辛之故罢。快别累着了。来人，看座。”说罢，板脸看了德妃一眼。再将脸转向我时，又露出一脸友爱关怀笑意。

我也不推辞，就着刚搬过来的扶椅，自在的坐下。一直站着的众人，方才纷纷回座。

“公主来到盛天，吃穿住行可还习惯？听说南方上平的故宫要被改建为圣驾离宫，我还真想去住上一住，见识一下那琼楼玉宇呢。”泉露宫贤妃浅笑盈盈。

“上平故宫，的确格致秀雅，或许会合贤妃喜好。”我淡道。

“南面美景奇观良多，花都繁阳，龙渊飞瀑，个个都是绝妙去处呢。”一女含笑对我。

“是啊，是啊，不是说只凭了公主一句一时兴起之言，那时的晋主便下旨开凿运河，携公主巡幸繁阳么。”德妃又插话。

“据说开凿运河是用了当年的治军之银呢。”

来了个帮手，两人一唱一和。

我只淡笑，也不回话。

这一众生相，看似热络熟稔与我攀话，实际都是含枪带棍，竞相贬我。

若谈容貌才华，他们自是无话可说，只好抓住我亡国身世这根救命稻草，含讥带讽。

大概世间女子皆是如此罢。一听说他人美誉，便一定要当作自身敌手，一争高下。若是己胜，也就作罢，若是不如人，总要心生怨怼，即使潜意识里已然服输，面上还是要吹毛求疵，自我安慰。实在是妇道人家，浅薄可笑。

正说的热闹起劲，帐外一片杂乱脚步，便听到高唱："皇帝陛下驾到——"

帐内后妃通通站立起来，肃穆敛容，一待帐外身影走入，便跪拜下去，叩首。

我也随着她们行礼。

入帐那人穿过两厢跪着的众人，直向帐中正中之座走去。我低头看着地下，却看到那衮服的纁色下裳在我眼前停住片刻，才继续前行。那人身后，又是一纵宫娥黄门迭沓跟随走过。

"诸位平身。"低沉嗓音响起。

我随众女站起。但目光仍是循礼看地。

皇后上前，与那人说话。

"陛下，臣妾恭候多时了。"声音比之刚才，又柔媚千倍。

"朕方才一路走来，看到这游园会人声鼎沸，十分喜庆呢。皇后你做得不错。"

"今日游园盛会，是臣妾准备数月才安排好的，自然不能有负圣望。"娇柔声音中充满欣喜自得。"臣妾还特地费心觅了一班技高艺人，表演特技杂耍。陛下可赏臣妾薄面，一同前去观看？"皇后作出邀请。

"不忙。"那人竟拒了皇后美意。

皇后登时不自在起来。

"那臣妾为陛下奉茶罢。"话音刚落，一边就有伶俐侍女端茶给皇后。

"这是云海极品毛尖，陛下慢用。"皇后将茶递上。

那人接过杯，啜了一口。

“无双公主也在呵。”喝过茶，目标指向我。

我走到中间，道个万福。

“皇后邀我过来说话。”

抬头，正大光明向他看去。

今日那人，头发高束，缚高山冠，面容可以看个清清楚楚。

这一看，却使我心中原有印象全部打破。

这齐主即位十五载，我以为该有四旬，谁知却还是年轻，比那元昂，长不了几年。

我又以为，这齐主是北方人，必是魁梧彪悍，谁知却是身材颀长，挺拔朗然。

我还揣测，齐主驭臣使将，震恃四方，必是个煞面危颜之人，谁知却是朗眉星目，丰神俊雅。

不过，那人目中，玄机蕴含，神情举止，威仪逼出。到底还是警醒我，那人绝非翩翩佳公子，而是个老谋深算，笑谈生杀的一国之君。

我这边正在诧异思量，他那边却也是浑然呆望。

是了，上回见我，还是一副惨白颓废之相，今日我却是盛服隆妆，气色雍华，两次实有云泥之别。

我立刻垂下目。旁边嫔妃，却已是看得心妒怨忿。

“陛下驾临之前，臣妾等人正与公主谈论她家乡趣闻呢。”德妃娇滴滴说着话，走上前去。

“哦？都在谈些什么趣闻？”那人收起目光，笑着看向德妃。

“正在谈晋宫重修之事。”

那人笑容敛起，顿了顿道：“这些事情，也不必多说，触动公主思念故国的心事就不好了。”

众人一听皇帝对我有诸多维护之意，各是尴尬难耐起来。刚才说话的德妃更是面色胀红，站立不安。

我心下也奇，上回酒宴，那人还对我攻讦的乐此不彼，这回却又这样体贴回护。到底是色相威力巨大呵。

那人站起身，向我走来。

“前几日，朕差人送来的礼物，你可喜欢？”他语气温柔。

“锦绣虽然喜欢，却担当不起。”我平视前方，看着他玄色礼服的前襟绣章。

众人色变。

一是居然皇帝已经向我送礼。

二是居然我敢当面回绝皇帝。

“只要公主喜欢就好，担不担当的起，由朕说了算。”声势强硬起来。

“走罢，陪朕观赏游园去。”回头又招了皇后，让我们随侍在侧，出了大帐。

到了帐外，一路走走看看，又停下来观赏了一会皇后得意之作，艺人特技。元冕只说了几声好，倒也无太大兴趣。一行人又走向御苑中心的凌波池。远远便看到液池边六角飞檐凉亭中，围了里外三重人。众人似乎正看得入神，连这边帝后走近，也没发现。

“王德承，去看看那边是个什么热闹事。”元冕差遣他身边的随侍太监。我一看，正是那日来侯府送礼的那个三品宦官。

那王德承应了一声，一溜跑过去。片刻，就回来禀报：

“启禀陛下，那边亭子中是太子妃殿下和长乐公主正在玩儿弹棋呢。”

我心下一格愣，这元冕至多三十岁，居然连儿媳都有了。

“是么，那我们也去看看。”元冕很有兴致。

三四个小黄门听令，立刻先行到前，将亭中围着的众人拨开。

我们这边走入亭中，那正厮杀棋盘的两个妙龄女子看到了，慌忙要起身行礼。

“不必行礼了，曾妃，长乐，你们便尽全力拚杀一局，朕在一边观战。”

二人于是继续红子金棋，起伏错落。

这曾姓太子妃年有二九，容貌周正，气度大方。然而严肃有余，却柔美不足。反观之那尚未及笄的长乐公主，倒是灵巧秀美，活泼生动。

也是，太子妃人选，必是要挑那种恭敬守礼，端淑有仪的氏族闺秀，这才会被认为将来有资格母仪天下。而幼龄帝女，到底是掌上明珠，从小娇惯，自要轻松随性许多。

许是有了皇帝在旁，心态被扰，曾妃方才还是有利的局面已被公主扳回。再是数个回合，已然弃子认输。

两人皆是离座，跪倒元冕面前。曾妃一叩首：

“臣媳不才，输给公主了。”

“无妨，无妨，曾妃棋力也是不错，只是到了中局，心思波动，乱了阵脚，倒被长乐赢了去了。都起来罢。”元冕浅笑道。

“父皇，您看儿臣棋艺可有长进？”长乐跳跳蹦蹦偎到元冕身旁。

元冕倒是虎下个脸：“长乐你也快十五岁的人了，怎么还像小孩子样蹦来跳去，没个规矩。”

长乐吐吐舌头，站的工整些了。

“从今日这局，看得出你平日下了功夫了，只是你惯于只顾眼前，不计长远，这个毛病不改，成不了大气候。”元冕评论。

我心下暗自冷笑。下棋随性，不设阱布局，是因为下棋者个性单纯，天真无邪。你这做父亲的居然不愿女儿无忧无虑，反而要促她养出心机，着实是太残酷无情了罢。

“陛下，臣妾一旁看了王妃公主这番弹棋游戏，心里欢喜，倒是胡诌出一首诗来。”那泉露宫贤妃这时走出，巧笑着想要献技一番。

“哦？爱妃是大学士掌珠，书史诗词，从小目染，自然文采非常。既是成诗，你倒是吟来让众人赏析一番。”

“臣妾遵旨。”贤妃躬一躬身，开始抑扬顿挫，转承起和地吟了起来。

“弹棋玉指两参差，背局临虚斗打危。

先打角头红子落，上三金字半边垂。”

吟毕，退在一旁，自傲神情抑制不住。

元冕听过，也不评价，转过头，看向站的远远的我。

“朕观这众人之中，就数无双公主才名最盛。昔日南北皆传，公主诗词曲赋，样样精通。今日，公主便来评一评，贤妃这首诗作得如

何。”

那贤妃的诗，俗气矫柔，作为妇人卖弄文字的凑兴之作，倒也勉强过得去。可要是拿上台面斟酌赏析，却是难登大雅之堂。真要评论，断无好话，元冕心里肯定也是知道，却故意要我品评此诗，根本就是存心刁难。若说这诗好，便是逼我阿谀奉承，若说这诗不好，便是当众拂了贤妃脸面。换了以前，我想都不会想，必然选择后者。可如今，没必要得罪的人应尽量别去招惹。也罢，就让我承认自己才疏学浅好了。

“婉约宫词，锦绣不懂，无从评论。”我静静说道。

“是么，”元冕兴味盎然：“既然不屑婉约，那么公主定是另有高作啰。”

这人怎么喜怒无常，明明刚才在帐中之时，态度友善，对我回护。这时却又偏要逼我入绝境，使我成为众矢之的。

我不答话，只死死看他。

“公主，朕就命你当场作赋一篇，让众人见识见识。”他咄咄相逼。

此时境地，我根本抗拗不过。

“既是陛下旨意，锦绣只能从命。”

心下略略思索，已是有了大概。

“圆天方地局，二十四气子。

曾女绝艺难对元，

客为歌其能，

请从中央起。

中央转斗颇欲阑，零落势背谁敢弹?

此中一举的六七，旋风忽散霹雳疾。

履机乘变安可当，置之死地翻取强。

不见短兵仅掌收已尽，

唯有猛士守四方。

四方又何难，横击且缘边。

岂知昆明与碣石，一箭飞中隔远天。

神安志惬动十全，满堂惊视谁得然。”

语音落下，四座皆静。

“哈哈哈哈，好一个‘神安志惬动十全，满堂惊视谁得然。’妙哉。公主果然才华横溢，不同凡响呵。”元冕眼中极尽赞赏之意。

“锦绣献丑了。”我只是淡淡的。

周围众人，又是一番歌颂赞美，一时间把方才贤妃得意之态完全压了下去。

这不是令人舒服的场面。

元冕已经成功把我推到他后妃的对立面去。所有人表面都是笑脸对我，可心底，必然是忌恨交加。那双双笑成弯月的眼睛，射出的目光却使我感到万刀刺身。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个道理我是深谙的。这些皇后嫔妃身后站着的外戚氏族，势力强大的，肯定不在少数。而我小小上京侯府在盛天却是无根无基，势力单薄。一旦我的存在被看作是后妃地位的威胁，促使齐国贵族世家出手对侯府打击迫害，那这上京侯府，会在盛天被不着痕迹的抹去。

我该怎么做，如今唯一有可能被我借用来保护侯府的强大权力只在齐主元冕手中呵。元冕果然布局深沉，我不知不觉落了进去，想要逃，却已被牢牢绊住。

“儿臣参见父皇。”

“臣弟参见陛下。”

这第二个声音好熟悉。

我居然想心思入了神，丝毫没觉察到凉亭中又有二人走入。

其中一个自然是元昂，另一个却是年方弱冠的青年。那人衣着甚为随意，头未着冠，只戴了交龙幞头，身上也是常服，但是衣裳颜色，青上缥下，却是太子衣制。

“你们也来了。平身罢。”元冕道。

那二人站起身来，眼睛却俱望向我。

“翎儿，有没有去看过那边的特技杂耍，那可是你母后精心准备的呵。”元冕看似闲说，声音却有些不悦。

那青年立刻眼光朝向地面，恭敬答道："儿臣方才与三叔一同看过了，很是精彩。"

"是么，你们晚来一会，倒是错过了一场较量。"元冕说到一半，顿了下来，看了我一眼。

我心里急，难道还要将我与贤妃对诗之事广而告之么。

他又慢条斯理说了下去。

"方才太子妃与长乐对弈一局，厮杀激烈呵。"

居然恶戏我。

"那胜负如何？"青年问。

"是你妹妹胜了，你妻子输了。"

元昂笑了起来，对着站在他对面的长乐说："今日居然让长乐赢了一回。"

长乐不服气："我的棋艺已是非常精进了，你没听到方才无双公主的赋中，把我夸的有多厉害。"

"哦，是么，"元昂瞟向我："今日公主终于肯露出一手诗词绝技了么。"

那青年也有了兴致："一直听说无双公主才华美名，只是公主大作，鲜有传世，今日幸遇公主作赋，可否请公主写下墨宝，惠赠元翎？"

众人皆看向我。

我实在为难，心中并不欲自己文字流入他人手中，可太子当众诚恳请求，我却不得不允。

我略一踌躇，才道："既是如此，锦绣恭敬不如从命。"

青年大喜，对身后传命："升文房四宝。"

凉亭石桌上，棋盘撤去，平铺徽宣。我提起笔，将狼毫在砚中蘸得满润，下笔纸上，一路行书。写完，元冕先上前看。

"哈哈哈哈，朕今天倒是真服了。"元冕大笑。"公主的赋荡气回肠，公主的字又是行云流水，此等绝才，天下少有呵。"

笑罢，又是仔细的看了一回。

“并且，公主的字遒劲有力，挥洒豪迈，旁人若是不知情的，万万不会料到是女子所书。”元冕很有深意的看着我。

“众卿传下去观赏罢。”

那幅字传了一圈，交到元翎手中，他如获至宝。

“翎儿，得了公主的赋，自己也该知道学业得加把劲了罢。”元冕严肃道。

“是，儿臣记下父皇教训了。”

“是啊，翎儿，说来无双公主与你可是一般大的呢。”皇后插出一句话。

元冕不知被触动了什么，忽然怒目瞪了皇后一眼。惊的皇后花容惨白。

众人再一想，全都有些明白了。

虽说皇后可能只是无心之过，可她说我与太子同岁，便把我放到了元冕子女辈分上。而元冕明显有心于我，这下被皇后弄得不尴不尬，自然是要恼羞成怒。可怜皇后无端端的在元冕心中留下了个恶印象。

众人又闲聊了一会，天色已是暗了下来，再要看戏游园已不合适。于是元冕降旨，新岁游园结束。随后召太子随驾去了御书房。余下众人四下散去。我也在园子里找寻妤融等人，一同出宫。

远远看到妤融文莲仍在原处等我，正要过去，却有一人拦在我面前，正是元昂。

那人彬彬有礼，向我笑道：“原来无双公主虽成亡国之女，却并不是一无是处，今日本王倒是见识了公主的书辞双绝呢。既是如此，公主整日留在侯府陪着兄长，岂不是大材小用。本王一定帮公主想个办法，好让公主才华得以报效我大齐。”

## 第六章

夜里回到侯府，皇兄几人都等在大厅偏堂，候着我们十人回来一同用晚饭。坐到桌旁，趁着上菜之际，妤融、文莲絮絮的与皇兄说些宫中见闻。皇兄听着她们说法，知道没出什么意外，便也放心下来。于是饭桌周围众人就着重逢旧人的话题评说感慨起来。

一道道菜肴放到我面前，却只能盯着发呆，一口也吃不下。

元昂那番话太过耸动人心。

他那个人太过精明。一眼就看出我们兄妹之间的端倪，一招就挚住了我的死穴。

“锦绣，你怎么了，为何不动筷。”皇兄问我。

众人也停下说话，看着我。

“没什么，许是在宫里累着了，失了胃口。”我搪塞。

又在桌边陪坐，直到晚饭结束，各人都要各自回房。

“皇兄，我有些话要与你说。”叫住正要走开的他。

两人来到他的房间。

“皇兄，你坐下来。”拉他坐下，自己也坐在他对面。

他从我神色上，已知不妙。

那日琉璃樽的事，谁也没捅破明讲过，可是，毕竟心下早已估摸过结局。这回我从宫中回来，又找他单独说话，他心思敏感，知道可能是到了最后关头，眼中已是莹光闪闪。

“崇光，别这样，你太激动，我说不出口。”定定看着他，嘴唇只是机械开合。

“你不要打断我，让我全部说完。”

我竟麻木了，脑中一片混沌。话语，只是按照原来回府路上想好的，倾泻出来。

“我与你，怕是要生离死别了。”

“不用再多问我什么，你自己很明白的。我们这样的人，说要厮守一辈子之类的誓约，都是梦想而已。这一切，都是梦，都是镜花水月，看似美好醉人，用手一捞，却都要破碎。”

“这府里的一群人，在齐国天子脚下，实在是危如累卵。你是曾经的晋帝，齐主很难真正容你酣睡在他的卧榻旁。来了盛天这么多天，我日日担心，齐主什么时候突然找个借口诛了我们一族。即使如今，我们性命尚在，可所有人都见不得我们安逸，想要打破这侯府表面平静的力量太大，我抗不过，崇光你也抗不过。但是，既是我们只能随波逐流，我还是发现了一个可以保得大家周全的方法。从今往后，我

们只做兄妹，各自保重。我会用我找到的办法，尽我全力保住妘氏血脉。”

“你要好好的活着，不要让我的苦心白费。我只有看到你完好，自己才能活下去。你不要把我往死路上逼。”

累了，真的累了。我要睡觉，狠狠地睡。

站起来，直视前方走出去。

“锦绣，你是和我开玩笑的么，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他冲上来，死死抱住我。

“你知道这是可能的，你一直知道的。我们没有生活在神话传说里，这是现实的世界。”用力拨开他的手臂。“放开我，让我休息吧，我太累了。”

我真的得好好睡一觉了。睡好了，才有力气继续作战。

昏天黑地的睡觉。很有几天根本没有起床。起床了，也是枯坐。

静静的等待。

静静的等待那最后一声：“斩——”

然后，便彻底斩断那根由甜变质到苦的情丝。

元昂说，来日方长，我这一掌之仇，他定要加倍奉还与我。

他果然说到做到。这一奉还，不止加倍，而是加了数十倍，数百倍，数千倍。

他做得狠绝。从我的心，崇光的心，生生地拔出了那根牵纽联系。

“殿下。”惟银走进。“宫里来了公公，还有内殿省派来的人事司丞，都在厅上。说是有道圣旨，要殿下去接了。”

“扶我去罢。”谜底就要揭晓。

走到厅上，没看到皇兄。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有着宫服的，有着朝服的。唯一认识的是王德承。

他走上来，满脸堆笑：“殿下，跪下接旨吧。”

跪下。

尖细的声音高唱起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南省上平人氏，上京侯爵嫡妹，妘氏锦绣，谦恭有礼，淑德有仪。自幼谨受礼法书文教导，秉性聪敏，文才可嘉。经由端王元昂保举，特别点为凤台文书使，以为朕用。钦此——”

半晌，没了动静。

“殿下，殿下，快快接旨吧。”王德承提醒我。

“妘锦绣领旨谢恩。”伸出双手，接过那轴黄绢，正要站起。

“慢着，殿下，这儿还有圣上一道口谕。”

保持跪姿。

“新点凤台文书使妘氏，赐住内廷含雍殿左组盘书房，即日立刻迁入。”

“谢主隆恩。”

终于得以站起，双膝发麻。

一旁身着朝服的内殿省人事司丞，奉着一应敕书，官碟，印信，制服，要交到我手上。我示意惟银，她便与我接了下来。

由着我的几个庶兄与一干人等交涉寒暄，我只想要坐下休息。

王德承却又走了过来。

“殿下，圣上让咱家传个话儿。搬迁入住事宜，一切由公主便宜行事。公主要带走些什么，尽管吩咐。”

我冷笑：“我要带走丫鬟侍女，厨子老妈子也成么。”

“这个，这个不太好办吧。”王德承难受起来，开始用帕子揩汗。

也不再去做弄他，只叫他候着，我便回房打点物品。

想要带的东西还是很多，一拨一拨封箱装车，足足装满了两大车。

除了皇兄，府里人一直立在大厅里，等着为我送别。几个妇道人家，俱是抹泪。

也罢，他不来见我也好，两厢都少受些折磨。

“各位保重，我就此别过。”决绝的走出大门，再也没有向后看一眼。

含雍殿是齐国皇帝日常召见大臣、处理政务的地方所在，名称是殿，其实是由左、中、右三组宫殿组成的宫殿群。中间是主殿，有前殿和内殿之分，是皇帝起居之处。左右两组殿，各由三个较小宫室组成，称为房，一般是书记、女官当值时办公之处，或是收藏文书杂物的仓栋。当然，还是我这个凤台文书使的住所。

我的身份落差变化还真大，从公主到降臣，又从降臣到了端茶送水、写字抄文的书记女官。

“公主，都安顿好了罢，那就跟咱家去见圣上罢。”才在盘书房简单拾弄了一下，王德承就又来了。

“王公公以后别再叫我公主了，我不是已成了宫女了么。”

“哎唷，那可是折杀咱家了呀。圣上特地说过，公主永远是公主。咱家怎敢乱喊。”

元冕何时这么肯给我面子了。

“那我们走罢。”

穿过云岩石板铺就的宫廊，走到正殿。元冕正坐在御案之后，批阅奏章。

“陛下，无双公主来了。”

“你先下去罢。”他头也没抬。

王德承立刻躬着身子，退走出去。

我就站在大殿中央。他没看我，也不说话，还在继续看奏折。

过了许久，我开始百无聊赖。

身后又有脚步传来。一看，是几个文书官员抬了一摞新进奏章过来。走过我身边时，我瞟了一眼，见到许多奏章都辅以红绸丝绦，是急呈文件的标志。是出了什么大事么。

元冕看到又有许多奏折，皱了皱眉，先挑出那些急件看了起来。

他既然忙着，又何必把我叫来。难道凤台文书使的主要任务就是侍立在君王左右，看他办公。

“你听说南面起事的消息了么。”声音突然响起，弄得我愣在那里。

起事？启事？

他把手上的奏折往案上一丢，眼睛看向我，神情严厉。

“南方赵天正余孽，打着反齐复晋的旗号，纠集乌合之众，起兵造反。妘锦绣，你和妘崇光一定是一直在等这一天罢。”他质问我。

我大惊，自破国以后，一直未曾有过威北侯赵天正的音信，今日始知其踪迹，却是起兵之事。他当真想要复立妘氏么。只是，这事体未免发生的太不合时宜了罢。一定要赶紧与赵天正撇开干系，否则真得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我一跪到地。

“请陛下明鉴。赵党之乱，与锦绣兄妹绝无瓜葛。妘氏族亲，俱在齐都，生杀大权，只在王手。若是密谋外省起兵复辟，岂非自寻死路。”

“哼，朕量你们也不敢有此念头。”他神色缓了缓，又道：

“负隅顽抗，只是螳臂当车。赵天正余孽起事不到三日，已被镇压，贼众俱被擒拿。”

原来一切早已结束定局。他只是故意要试探我。

“叛党一众三万人，现已押解至京，那你倒说说应该如何处置。”他从桌案后站起，慢慢踱到我身边。

犯上作乱，是忤逆大罪，株连九族，连坐十家，都是等闲。

他要逼我这个晋国旧主亲口说出屠杀复辟晋人决定。

我惯来无情，灭门诛族的旨令，我从前绝没少下。只是，我向来只杀对我不利之人，而这次反叛的晋人毕竟名义上是为我妘氏而起，叫我如何下手。

“诛杀祸首，劝退余众。”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妘锦绣！朕说你还是与他们藕断丝连罢，还敢为叛党找寻生路。”他走上几步，瞠目怒视我。

“陛下明鉴，妘锦绣一心只为大齐着想。”

我向着抵在我面前的笏状履头、祥龙云纹官靴一叩首：“伐罪吊民，正在今日。”

“是么，你倒说来听听，怎么个伐罪吊民。”

“旧晋降军，均已编制入齐。赵党所集，不过是些无知草民，一定是受了蛊惑煽动，才随赵起事。今日陛下若只诛祸首，而释放余众，正是恩威并施，昭示齐国大度，可以抚慰百姓，安定民心。”不管他相不相信，我只有此一说。

祥龙云纹官靴从眼前踱开。又是半晌，一言不发。

他坐回案后。

“算你机敏，说的还有些道理。那你便过来，按这个意思替朕拟旨。”

暗吁一口气，总算过关。站起身来才发现，内衣夹背，早已湿透。

走上前去，坐到御案旁的伴桌边，铺开一张宣纸。心里默默草拟个大概，开始运笔。

没法不分神，我只觉元冕正一瞬不瞬的盯着我。我刚才那番话是否锋芒太露，引起他的警觉。他未必是真的要我决断政事，而只是要摸摸我的底罢。言多必失，我还是不够谨慎呵。

按我自己的想法，拟好草旨，跪立过去，呈给他看。

他仔细的看了一会，用种奇异的眼光看我。

“果然写得不错，看来以前在晋宫，常常以妘崇光的名义假传圣旨罢。”

什么假传圣旨，用得着假传么，我的意愿还不就是皇兄的意愿。

心里这样想着，面上却只无言，也算是个默认罢。

他不再多追究，高声唤外面：“王德承。”

王德承立刻颠颠地从殿门外跑进来。

“将这交给有司，誊为圣旨发布下去。”他将我写的草旨拿给王德承。

“奴才立刻就去。”又退了出去。

他又转头盯住我。我不敢与他对视，只好低头看着桌案。

“朕刚才倒是没发觉，你怎么穿了件宫女服装。”他开口。

“这是凤台文书使的制服。”

他沉沉笑起来：“朕只点你为文书女官，你可失望？”

这算什么，他以为我一心盼着入他后宫?

抬头，直视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出：

“我一点也不失望。”

他大笑：“好好，那你今后就安安分分的作朕的女官罢。你先退下。”

我站起身，依言退出。

“慢。”

走到门口，他又叫住我。我转身，看到他也站起，走了过来。

“以后你不用再穿这宫服，还是穿你自己的衣裳罢。”

我有丝疑惑，看他。

他靠近我，几乎嘴唇就在我耳边，语气温柔：“你不是无双公主么，朕就要你独一无二，举世无双。”

翌日清晨，我正好眠，盘书房外穿来敲门声。

迷迷糊糊唤惟银，好一会没人答应，这才想起身在宫中。

起身过去开了门，看到含雍殿掌宫执事太监站在门口。

“公主该起身梳妆了，奴才这是送来了朝食，公主快用吧，一会圣上早朝回来，公主得在殿中候着。”

我看看天色还尚早，元冕居然早朝都快要结束了。以前我在晋宫，夜夜笙歌，以至第二日不到日上三竿很少会起床，皇兄也与我相差无多，免早朝之事时有发生。这方面看来，元冕确实是勤政的皇帝。

送走执事太监，关起门来梳洗理妆。

坐到镜前，我才犯了难。自从出生，一直都是宫中仕女为我梳头上妆，我的十指连触到梳篦、脂粉的次数都屈指可数。可是，如今身边再无惟银，一切只得自己摸索。所幸以往有时我也观察惟银动作，尚能凭着记忆依样画葫芦，摆弄了半天，总算做到差强人意。

再是坐到桌边，准备用饭。可是，打开刚才送来的食盒，却没了胃口。即使在晋宫中，我也是极其挑剔的，只有几个钦点御厨的饭食，才入得了我眼。到了盛天，那几个御厨也是一路跟来。如今，要我吃下这粗糙的宫人定食，却实在是万万做不到。

无奈，空着肚腹，我走到正殿去。

含雍正殿，宫娥侍从已经各就各位，当差侍立。我随处走了几步，也不知该站在哪里。正在为难之际，殿中众人已全部跪下。回身一看，原来是元冕已经走进殿来。

他眼中有笑意，看着我走了过来。

“果然是绝色美人，回眸一望，把朕的心都看动了。”

我并不动容，淡道：“人心本来就在跳动。”

他皱眉：“你这女子，怎么尽扫人兴。”

坐到御案后，他开始翻动案上新呈的奏折。过了一会，看我还站在原地，才想到什么。

“你以后就坐到这伴桌边，替朕检索整理折子罢。”

依言走过去坐下。他也不再看我，埋头公务。

我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只是呆坐着。大殿中悄无声息，只除了元冕偶尔翻动奏折的声音。

元冕这个人，很沉得住气。

他明明对我有心，却时进时退，虚与周旋，和我玩起游戏。

首次见面，他冷淡斥我出宫，让我以为他根本无意于我。

可当我放心下来，他却又送来琉璃对樽，暗示于我。

我要违他意思，他便把我推到后妃面前，与之为敌。让我骑虎难下。

我做好准备，等他出手时，他却又莫名其妙接收元昂的建议，让我做他女官。

欲擒故纵，猫戏老鼠。他玩得不亦乐乎。

可是，我也绝非等闲。他要玩，我便奉陪。他沉得住气，我也不着急。

我一直在等，看他到底什么时候才收网。

“哼！”

一本奏折被砸到地上。我看向元冕，他在生气。

赶紧站起来，去帮他把奏折捡回来，尽好女官本分。

放回桌案的同时，我已偷偷瞟了一眼奏折内容。原来是有人参穆亲王受贿。

在走回去坐好，却看到元冕拿眼看我。过了一会，他说道：

“穆亲王元竺，是朕九叔。现在有人参他收受贿赂，为人谋私。偏偏这贿赂不过是些丝绢之物。为此小利，就肯枉法，实在是有失宗室脸面。”

他顿了顿，又说：

“依你看来，朕该如何处理此事。”

他又这样。总拿政事问我意见，到底是想试探我什么。

“锦绣是个妇道人家，不懂国家政事。请陛下恕我无知。”我冷静地看着他。

“哼，”他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妘锦绣，你别装蒜了。‘机敏神赋，心智缜慧，独工纵横运筹。’你以为朕不知道么。”

我一震，这只是许多年以前，鸿源阁大学士邹自清递给父皇的折子里的一句话，元冕怎么会知道。莫非在很早以前，父皇身边就有齐国间人？

罢了，既然他真要看我定策谋划，我就做给他看。

“那锦绣就斗胆说出自己的拙见了。”

“亲王受贿丝绢，只是小错。如严罚，则是广告天下，亲王失检，实有失宗室脸面，且亲王难免有所不服，心生怨怼，反而不知自责。如不罚，此事又事关吏治风气，令陛下有包庇宗亲之嫌。”

我停下来，看元冕脸色。

“那依你之见，应如何处置。”他眼中微有期许之意，我便知道，我所说的正是他心中所想。

“依锦绣愚见，处理此事，攻心之术才是最宜。”

再顿一顿，看他。

他露出很有兴味的表情。

“陛下不如在殿廷之上，公开赐予穆亲王丝绢绸缎数十匹。如若亲王性灵，则必然惭愧知悔，反思其罪，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元冕颔首，露出些许笑意。

但过了一会，他复又严肃起来，紧紧盯着我看了半天。

我被他看得心里发毛，低下头去。

“朕现在看到你，只觉十分后怕。如若当年，你也如此助妘崇光处理晋国政务，那朕恐怕至今还未能一统这天下。”他声音沉沉。

我偷偷抬头看他，只觉他眼中有杀机隐现，心中大骇。

一定要安抚住他，否则又无活路。

“陛下，如今江山一统，已成事实。锦绣也不过陛下身边一女官耳，如若陛下认为锦绣有才，也只有为陛下所用，报效大齐矣。”

说完，紧张的看着他。

生死祸福，只在他一念之间。

静了片刻，他忽然笑了出来。

“妘锦绣，你害怕了。”

我真的又是全身汗湿了，加之朝食未用，只觉耳鸣眼花，头脑晕眩，还未反应过来，已是两眼一黑，栽了下去。

醒过来时，我正被一个含雍殿侍女抱在怀里，靠在伴桌边，身边一个太医装束老者为我把脉。元冕站在一旁，脸上有焦虑之色。

老太医把完脉，元冕急问：“到底何病？”

老太医向他拜了一拜：“陛下宽心，公主并非有病，只是体质羸弱，内盘亏虚，又因未进朝食，这才晕厥。”

元冕一听，转向我：“你为何不用朝食？”

“朝食太糙，我不习惯。”我说实话。谁让他召我入宫，使我无法再享侯府饭食。

元冕顿时哭笑不得：“公主可真是锦衣玉食，如今做了朕的女官，莫非还要特别配备御厨不成。”

我直言直语：“御厨所做菜肴，锦绣也不习惯。北方膳食多腻油，质粗犷，而锦绣喜爱郁醇味道，细致作工。只有自家厨师所做才合口味。”

“是么，公主倒还真小瞧我大齐尚食局，朕就不信，尚食局八百四十主膳，二千四百掌固，就烧不出合公主口味的珍馐。”元冕十分不以

为然。

“王德承，传朕旨意，内殿省尚食局所有主膳、掌固全力预备今日晚膳，谁能令无双公主展颜，朕重赏。”

第七章

当晚，宫灯初上时，元冕命宫监传膳。

饰纹华丽的牙盘盛着五花八门的御食，每四碟一组，由供膳女官端呈到元冕与我面前，并一一唱名。如若有我二人有兴趣的菜品，则再由女官转拨一部分到玉制牙碗中，递到我们手中。

许是我早中都未好好进食，腹中饥饿，胃口大增。许是齐宫尚食局真有艺高能人。总之，所上菜品居然十有四五，我都点名品尝，而这之中，又是十有四五，令我再吃第二口。

元冕在一旁看的笑意不止。他终于成功让我倾倒在齐国美食之前。

一组退罢，一组又上。我的腹肚已到极致，却仍不见上菜有结束的趋势。我不得不开口喊停。

“陛下，锦绣以前确是小觑了齐国掌勺，如今始信齐宫珍味也是精彩。”只有低头认输。

“哈哈哈哈，朕早有信心，齐宫菜肴定能使遍尝天下珍馐的无双公主折服。想我大齐，国泰民安，天下归一。中原各路豪杰能人皆收入朕觳中，有识智士，忠义仁臣，在我大齐可说是比比皆是，信手拈来。更遑论各种能工巧匠，庖丁名厨了。即使是过去晋宫的主膳，如今为齐效力的也不在少数。此等阵容又怎会不令公主折服。哈哈哈哈。”元冕此次，占尽我上风，实在是得意非常了。

他终于下命，结束晚膳。饭菜一一撤走之后，他还是意犹未尽。

“王德承，方才有道肉炙，公主竟然点了第二次，你去弄明白，此菜到底是何奥妙。” 王德承得令而去。

片刻，他已来回话。

“启禀陛下，此道菜肴叫做珍味浑羊殁忽。它的做法是取鹅，去毛，去内脏，鹅内填肉和糯米饭，用五味调和；再取羊一只，去毛，去肠胃，放鹅于羊腹中，将口缝好；然后放到文火上小心烧制，蒸去

动物油脂。羊烧熟后，取出羊肚内鹅，再由五香浸制，直到柔酥化口，便可装盘。”

王德承侃侃而道，我在一旁只听得晕头。自小到大，任何美食呈到面前，都觉平常，只吃不问。直至今日方才明了，宫廷御膳，制作工序繁杂冗长，随便一道，都浸透庖厨心血。

“此菜作者何人？”元冕问。

“是尚食局主膳刘道济。”

“好好，刘厨此菜，做工精细，心思巧妙，最得无双公主青睐。朕就赏他黄金五十两，以示嘉奖。”元冕大悦。

这顿晚膳，程序冗繁，耗时颇久。直等漱口、浣手完毕，居然月已中天。

我站立一边，等着元冕叫我退下。

这时，王德承端了个覆盖绛色绸缎的鎏金托碟走进殿内，跪到元冕面前，又掀开绛绸，向上呈去。

我朝托碟里看去，是数十几枚柏木腰牌。心里顿时明白，这是要请元冕挑选今夜侍驾的女子。

元冕只是看了一遍碟中木牌，却并不伸手去摞牌子。反而看向我笑，笑得很有些不怀好意。

我只是淡然回视他。

“今日不摞牌子了，朕就歇在含雍殿。”说这话时，他一直看着我。

王德承收起托碟，退了下去。

他慢慢踱到我面前，看着我，又是笑。

“锦绣，”声音温柔的让我头皮发麻。

他叫了我名字后，又停了半晌。

“你退下罢。”

充任元冕文书女官，作息也与元冕同步。偏偏这人太过勤政，一日之中，竟有二分之一的时辰是在决断国务，连累我也是起早摸黑，不分晨昏。

终于熬到上元节，按照惯例应休朝一天，君臣同宴，共怀新春。我也终于得了空，可以休整休整。实在是个天性懒散的人，元宵这天早上，既是不用到含雍殿当值，我索性赖在了床上惬惬意意睡起白日觉来。不睡觉又能做什么呢，今日是元宵节，新年正月的最后一天，是圆聚之节，朝堂上君臣同乐，内宫中后妃共庆。过去在晋国，一贯是有上元灯会的习俗的，如今上京侯府中还会有人扎竹灯做灯谜么。他们今晚该会环聚一桌共食元宵罢。过去每年，父皇母后，以及皇兄，都会一同陪我品尝元宵。可是今晚，我将只有独自一人。

皇兄登基后的第一个元宵节，大赦天下，昭示祥瑞。朝廷下诏：正月十五元宵前后三日，上京解除夜行禁令，京城皇亲贵戚、仕庶百姓均可彻夜长游，以兹普天同庆，与民同乐。

这实际上是我的主意。

我对皇兄说，听说每年元宵，民间盛行上元灯会，届时长街陋巷，寺观楼阁，都会巧为装饰，张灯明烛，上京将是一夜灿烂如画，火树银花。此等美景，我等贵胄却反因深居禁宫而无缘得见。今年不如下旨，开放门庭，百无禁忌，宗贵仕庶，共闹元宵。

皇兄欣然应允。

于是上元当晚，吃罢元宵，皇兄携我，还有当时的皇后史端泽，以及嫔妃诰命，亲王诸人，在侍从暗随之下，去赏民间灯会。

出了宣德门，便是山楼影灯、十里辉煌的御街。长街两旁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远扬。击丸蹴鞠，踏索上竿，倒吃冷淘，口吞铁剑，，猴呈百戏，鱼跳刀门。各色奇巧百端，实在是我们这些宫中之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更别提那万余灯盏，珠罩闪耀，流苏宝带，交映璀璨。

真真是 日暮迎祥对御归，宫花载路锦成堆。

朱栏画栋金泥幕，卷尽红莲十里风。

然而，这一切并非我真实目的。那夜上元灯会，我有大事要办。

上京游蛟河，有个传统习俗游戏，放漂船灯。就是由女子自扎竹灯，内置方胜小笺，放漂游蛟河，在不远处由她们心仪男子捞得，让那男子阅读小笺，明她心意。

我们一行人来到河畔，我便怂恿嫔妃宫娥也来一戏。

自然众人大感兴趣，皇后史端泽也是兴致勃勃扎灯写笺。一时间河上漂灯数十船，皇兄满载。只是奇怪，数灯之中，并无皇后所做。

此事并未留在众人心上。到元宵夜半，大家兴尽，便打道回宫。

数月后，鸿胪寺卿崔放之因贪污获罪，抄没全家。从他府中书房暗格内抄出香艳宫词小笺，上书题字，竟是皇后闺名。

皇后六宫之主，竟不顾妇德，违背纲常，犯下如此大孽。皇兄震怒，下旨废后，并赐鸩酒。

史端泽饮鸩自裁时，我去观看。她看到我，指着我凄厉怒骂：我知道是你做的，我就是化为厉鬼，也饶不了你。

我嘿嘿冷笑：是我做的，但你咎由自取。

她真的是咎由自取。

我与皇兄，浓情蜜意。皇后看在眼里，毒在心里。不仅倚仗皇后职权，处处作对于我，更是不知非礼勿言，竟在背里阴讦我与皇兄私事。此等女子，怎能不令人咬牙切齿。她在宫中，我无宁日，必要将她除之后快。

史氏自裁又三月后，皇兄重立新后甄妤融。后宫太平。

我知道是你做的，我就是化为厉鬼，也饶不了你。

忽然从梦中惊醒。自己还正躺在盘书房的床上。真是可恶，不是都说白日美梦么，怎么今日却做了这么个扰人心烦的噩梦。

再也不想睡了，起身梳洗。

门外响起敲门声。

是来送午膳的罢。自从那次晕倒含雍殿以后，元冕就许我特权，责成尚食局主膳负责我三餐，务必令我满意。

开门一看，却是一个面生宫女。

她面容严肃的开口：“奴婢是仪凤宫尚宫，今日仪凤宫中皇后娘娘大宴嫔妃诰命，未见公主到场，娘娘特遣奴婢来传唤公主。”

立刻注意到她用的是传唤二字，而非迎请、邀请之词。心生警惕，皇后来意不善。

不过，既然宴请贵妇诰命，妤融应该也在。我正好找她问问侯府近况。

“既是如此，尚宫带路。”

未入仪凤宫门时，听到里面一片欢声笑语，一踏入门，四下一片安静。

是等好戏开场么。

“娘娘，凤台文书使带到。”

“映梅，不可如此逾礼，公主还是公主，怎可乱喊。”皇后板脸，一副斥责尚宫之态。

“奴婢知错了。”低头退下。

皇后脸上呈出笑意：“今日元宵聚宴，公主不到，是否是身子不好。”

“我并不知道我需到场，因此在自己屋中补眠。”

皇后笑容减了几分，看着我不说话。

耳边响起一声不屑的冷哼，我转头看，是德妃。

“公主还真是公主，作了女官，也不知女官身份职责，”她的声音满是嫉恨：“那是当然，公主身份多特殊啊，日日夜夜侍奉陛下，自然劳累，补眠可真是个正大光明的借口。”

我心下已是生怒，这种粗俗话语，她也说的出口。

“公主，你也别怪本宫苛刻，”皇后接话，一脸诚恳：“公主虽是圣上身边的人，但毕竟是隶属内殿省管辖的宫廷女官，像这般重大宴席，原也该随侍在侧。公主若有特殊，倒会显得本宫有失公允。”

还真是一出好戏，红脸白脸，角色俱全。

正说反说，都是我错。我也无话反驳，就站在殿中等待皇后下文。

“今日公主前来，本宫倒是有话要问公主。”皇后正色。

“皇后请说。”

“本宫日前听人禀报，说曾有一晚圣上下旨尚食局精心制作三百道菜点，只为其中能有一二博得公主欢心。此事可是事实？”

那晚有三百道菜点么，只知道当时四盘菜点一轮，上了十六七轮后我就请元冕停止上菜。不过实际准备了三百道也有可能。看来我只能认下。

“可能确有此事罢。”

“本宫本不欲与公主为难，但如果此事属实，本宫不得不提醒公主一句。”皇后正义凛然。

“公主昔日在晋宫之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生活奢靡，用度无章，致使国库空虚，财政匮乏。但这是晋国内政，本宫不会多言。只是我皇帝陛下向来崇尚节俭自律，如今却因公主破例，可能遭致朝廷非议，本宫就非得出面管教了。”

周围许多宫妃，看到皇后要当众给我难堪，都在暗笑。

“以色侍君，本不长久。狐媚惑主，更是大错。公主既是身在齐宫，德行操守应好生自律才是正道。”

皇后说完，慢条斯理的端起面前玉爵，饮了一口。

呵，皇后管教宫女完毕，我在众人眼中已是十恶不赦的妖姬。皇后高明，所说之话，所引之据，似是而非，真假混淆，仔细推敲之下，倒还真不可强说她冤枉我。

百口莫辩，相争无益，我还是从长计议罢。

正在众女恶出一口怨气之时，殿外司仪太监高唱起来：

“皇帝陛下驾到——”

我明显看到皇后持着玉爵的手一抖。没料到皇帝会立刻出现？怕我含屈告状？

放心，我怎么会使这种不入流的手段。

殿中众人起立，统统跪下，高呼：“恭迎圣驾万安。”

元冕走了进来：“平身。”

我刚站起，他就看到了我，向我走来，脸上有惊奇之色。

“你怎么也在这儿？”

我还未开口，皇后赶紧迎了上去：

“怎么圣上今日有兴致来臣妾这里，朝臣筵席已然结束了吗？”

元冕不甚在意的看她一眼：

“今日群臣聚宴结束，朕看时间尚早，所以过来看看。”说完，又朝向我。

“你不是说你今日要好好睡眠休息么，怎么又过来凤仪宫？”他问。

我浅笑盈盈，看了皇后一眼才道：

“上午是补了补眠，醒来后无事可做，便来了这里。也是想与上京侯夫人见一见面。”

元冕听了，倒还未说什么，旁边皇后已然开口：

“是啊，今日公主与侯夫人姑嫂相见，要好好聊聊，公主不在侯府，定想知道侯爷近况。谁不知道公主心上最在意的就是她兄长，实在是兄妹情深啊。”

这一番话，字面意思并无大错，可是皇后说话的语调却是暧昧无比，直叫人要去思考那字面下的意思。

皇后此人，难道不知得饶人处且饶人么。方才她当众排揎我，但也还算在理。因此我不在元冕面前为难她。可如今她居然得寸进尺，说话阴损，实在逼人太甚。

况且，皇兄与我之事一直是我心头大忌，现在居然被她当众讽刺，叫我如何不恨。这齐宫嫔妃，的确很多对我心怀妒忌，但即使是那贤妃德妃，也不过尖牙利齿，逞逞嘴上痛快，我并不与她们多计较。可这皇后，表面上堂堂正正，雍容大度，却暗里出招，招招夺人。我若良纯，早晚为她所害。好，即使我并不想有害人之心，但既然人有害我之心，那我一定要好好合计，早作准备。

皇后的话在元冕身上起了作用，他又看到我在一旁面色难看，静默不语，于是冷道：“来日方长，要与上京侯夫人说话，以后多的是机会，今日含雍殿还有正事，妘锦绣你先随我回去。”

说罢，转身就走。

我也不要再看皇后一眼，遵旨随驾。

我本以为元冕说要回去务公，是心有不悦，不想让我与妤融见面才起的借口。没想到到了含雍殿，他真的坐到御案后去翻看奏章。只好也跟过去坐下。

刚落座，元冕就把一本折子投到了我桌上，并且看着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我阅读，便翻开浏览了一遍。

读毕，抬眼，正对上他幸灾乐祸的表情。

“怎么样，没想到自己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竟这么声名狼藉罢。”

那是一本由朝中数名大臣联名上呈的进谏奏折。折中称，皇帝应以晋亡为鉴，不能耽迷美色，宠幸那祸国殃民的亡国帝女。更应以国家社稷为重，不可纵那妖女干乱朝政。

“怎么样，你有何想法？”他还笑。

我合上奏折，恭敬交还给她。

“既然有人斥责锦绣干乱齐国朝政，锦绣便应避嫌。锦绣对此并无看法，但凭陛下处置。”

他仔细观察我神色，过了一会才道：“朕倒觉得他们说得毫无道理，朕明明只是点你为女官，利用你的才华为朕办事，怎么成了耽迷美色、纵女干政了。况且这为首上谏之人是皇后胞兄，大理寺少卿郑亮畴，朕倒觉得他有些携私报复呢。你说朕是否应将他责罚。”

原来是皇后的人在那里生事。皇后倒还真善于里应外合，双面夹击。只是，宫廷倾轧，我是鼻祖，她斗得过我么。

“此乃朝廷之事，锦绣不应多言。否则迟早落人口实，群起讨伐。”我仍坚持。

元冕微笑摇头：“朝堂那班人危言耸听，你理它作甚。皇后联合外戚刁难与你，你就不气么。快来说说怎样处置他们。”

要处置谏臣？

我认真观察他的眼神，想看出他的心理。他说要为我出气，是真心么，抑或只是假意，只是又一次试探于我。

可是，我什么也看不出来。那样的笑脸却是一张面具，完美的毫无破绽。

只是，毫无破绽，更须谨慎应对。

我站起来，走到元冕正面，躬了一躬。

“既然陛下执意要听锦绣想法，锦绣就直言了。”

“朝臣责骂锦绣祸国，锦绣自然不快。但递折之臣对于陛下而言却是敢于直谏的忠臣。所谓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

必待忠臣。如果陛下此时愎谏自贤，责罚忠臣，则今后群臣必都阿谀顺旨，不敢再谏。陛下也不会成为知人善任、直言纳谏的一代明君。”

“至于皇后利用外戚刁难锦绣一说，就更无从谈起。皇后向来公允宽厚，锦绣有错，她总当面教导。如若皇后真是明目张胆，联合外臣打压锦绣，其心未免太昭然若揭了罢。试问皇后又怎会如此不智。 自古上谏皇帝宫闱内事都最为棘手风险，动辄触怒圣驾，自招祸事。如今大理寺少卿郑亮畴敢于不避嫌疑，直言上谏，足见是个梗骨忠臣。陛下非但不可责罚，更应重用。如此一来，也是表明陛下仁和谦虚，求谏若渴的姿态。今后会有更多诤臣以赤心相待陛下。”

一气说完全部。静了下来，看元冕脸色。

他脸上不见一丝意外惊诧，嘴上说的话却是：

“妘锦绣，你竟如此大度么。朕倒还真小瞧了你。”

我大度么。

我又怎会大度。我可是睚眦必报的小人女子。从前晋宫之人在我面前无不谨小慎微，恭谦有加，就是深明一旦不够措辞小心，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只是如今，从齐臣奏折也可看出齐人对我敌视，若是我公然与他们的国母对峙，只会更失人心。

一时意气，又何必争，还不如好好酝酿。

要知道欲吊大鱼，需放长线。

又耽了一会，元冕说：“好，朕就如你所言，加封郑亮畴为大理寺正卿，以嘉其忠。你来拟旨。”

我依命起草圣旨，因为早已成竹于胸，只片刻就已写好。起身交给元冕，同时心里也落实了一步。

元冕拿过去看，看了一会，不知想起了什么，笑了出来。

他放下草旨，双手背起，走到我身旁。

“虽说此次之事，皇后与郑亮畴可能并未有瓜葛，但皇后可也不是什么善人。朕知道后宫之中，有诸多人阴忌于你。”

元冕心思十分清明，深知皇后为人。

“其实何止后宫之人，朝中大臣也有很多视你如蛇蝎。朕一连数十日歇在含雍殿，他们都道是你夜夜侍寝，这才拼命进谏。”

“锦绣，”他又开始用那种温柔语调说话，还一步步靠近了我，仔细端详我脸。

“既然外人都认为朕已临幸过你，我们不如顺应民意，假戏真做罢。”

我沉静的退后几步，与他保持三尺距离。

“陛下谨言慎行。锦绣并非陛下嫔妃，只是女官。朝中大臣揣测乱言，污蔑陛下与锦绣清白，已是大不敬。陛下不去追究也就罢了，又怎可随了他们一同胡闹，违乱礼法呢。”

元冕收起温柔笑意，眼中微有失望之色。又踱了几步，叹了一口气。

“妘锦绣，说来毕竟你也不过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子，为何朕每次试探亲近于你，却都不见你有羞怯之态。”他蹙起眉，盯着我深思。

“朕一直在想，为何你会如此早熟，并不是所有深宫帝女都似你这么深沉。”

我不答他。

他摇了摇头，背过身去，又踱开几步，走到菱窗前，望向外面。

“你知道么，外面一直有种谣言，说你和``````”他欲言又止。

想了一会，他摆了摆手。

“罢了，你先退下罢。”

元冕纳闷我的深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确实很少像我这样罢。就象元冕自己的女儿长乐，多么天真无邪呵。可是他不知道，我是十六七岁，却不是女孩子。我的天真少女时代，止于十岁诞辰那天。

我默默退了下去。

临到门口时，听到元冕吩咐王德承：“摆驾泉露宫。”

第八章

元宵那晚，我独自一人度过，元冕驾幸泉露宫。

这之后，元冕也是时而宿在含雍殿，时而恩泽后宫。

容貌天生自然，我从不自恋。但是我一贯自信。从小到大经验，这张皮相，杀伤摧毁之力不弱。

我以为无人会是意外，然而，元冕却成意外。他是喜欢我的容貌，但却从未沉醉。

这令我心中郁郁。

我与他的这场角力，双方都太能自制，谁都在保存实力，以至于相持之下入了僵局。

虽已立春，北国春天却姗姗来迟。这几日的御苑中，腊梅居然还在怒放。又是难得偷到半日闲，元冕在含雍殿接见朝中数臣，我便有空到花苑中走走。

星星点点的黄，玉一般的光泽，众多文人骚客笔下的花君子，我却一直看了就觉心中不适。我曾命令晋宫中拔除所有腊梅植株，为此事皇兄还笑说我蛮横的莫名其妙。

也许就是莫名其妙的厌恶罢。

腊梅太冷，太傲，甚至不希罕绿叶的陪衬，自己就这么独立枝头。殊不知，如此突出自己，反而显得自己太落寞。

太落寞。

“无双公主。”

我回头，看到的是太子元翎。

“公主今日雅兴啊。”青年向我微笑。

“殿下说笑了，锦绣只是闲来无聊，到处随便走走。”

看到他身后的侍从手中提着几摞食盒。

“殿下是要去皇后处罢。”

“哦不，我刚从母后宫里出来，听母后说苑中腊梅盛放，因此过来看看。”

我礼貌的笑了笑：“锦绣正好要回去，就不打扰殿下赏梅了。”说罢转过身去要走。

“请留步。”元翎喊。

我奇怪，回头看他。

他有些羞赧的笑笑：“我今日入宫，是去送我新婚的烧尾给母后。既然在此遇到公主，我也希望公主能收下我的烧尾，也算是答谢公主赐赋之恩罢。”

说罢，示意身后的侍从提来一个食盒送到我面前。

我没听懂元翎所说的烧尾是什么物事，但大致不外乎是一种新婚后赠食给亲朋的齐国风俗。既是他好意，我也就欣然受下。

“殿下盛情，锦绣却之不恭，多谢。”伸手去接那食盒。

元翎见我接受，竟显得十分开心。“公主身为凤台文书使，为父皇分劳解忧，公事定是十分繁忙。只是公主身子向来柔弱，可一定要保重身体。”

这番话就有些古怪了，我与元翎，只一面之缘，说话不过三两句。今日他说出这话是否稍嫌亲昵。

难以回应，只是抿嘴。

看我不响，元翎自己也觉得有些过头，脸涨红，急忙双手合抱，对我作了个揖。

“元翎唐突失言了，望公主见谅。”

“哪里，有劳殿下挂心，锦绣深感荣幸。”不再多说，向元翎欠了欠身，便提起那食盒走回含雍殿。

快要走入殿门，才觉手提食盒去见元冕着实不雅，于是赶紧转身，又要折回盘书房。

“妘锦绣。”

偏偏不遂人愿，殿中正坐的元冕发现我行踪。

“你拿的是什么。”他走过来。

“适才在花苑中遇见太子，这是他所赠吃食。”如实相告。

他瞪着那个漆木黑底红描的食盒看了半天，忽地勃然大怒。

“王德承！”

王德承听得出元冕怒意，吓得脸色发白，从殿内跑出。

“将这个食盒收走。”元冕一直没看我，只是盯着那盒子。

王德承自然是乖觉地立刻上前从我手中夺过食盒，退开了。

两人站在殿门口，北风吹得衣裳猎猎作响。

“你可真是做得好。”他再看我时，竟有些咬牙切齿。

根本一头雾水。我又得罪他什么地方了。莫非这食盒有些什么典故。

“还请陛下明示，锦绣缘何受到斥责。”

“朕斥责你了么，朕是夸你本事大呢。”说完就扔下我，直入殿内。

我只气闷。帝王身边过活，就这么难耐。尽够小心翼翼了，还是有无妄之灾临头。从前我也是个脾气乖张之人，身边莫说是侍女宦官，就是皇后嫔妃也没少受过我为难折磨，如今真是现世报，轮到我受尽非难。

现在手上食盒也没了，我难道就要装个没事人进去侍奉元冕？这怕就是为奴之道罢，打落牙只能往肚里吞，脸上还要一脸感激，仿佛吃到什么赏赐美食。

为奴。女官带个官字又如何，不过一奴才耳。

只是，我是半吊子罢，他人冷脸相对，冷语相向，要叫我压贬自己，去屈膝逢迎，我就是再如何冷静超然，用理智劝说自己，可那颗心，她强硬拒绝。

罢了，回盘书房休息会子，不去管他。

回房躺到床上，还未安生，就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王德承。

“公主怎么回来啦，圣上叫您呐。”他边说，边在用帕子抹汗。

“麻烦公公说一声，我有点不适，不便侍驾。”我只冷冷回他，说罢就要关门。

“啊哟小祖宗啊，您再有什么事儿，等应完了这茬罢。要是咱家这么只人回去，头上脑袋也要保不住。”

王德承死死扒住我的门，不肯放手。

元冕怒气还未消化，竟把王德承唬得如此惊战？

无奈，只得被王德承拖了过去。

殿中不止元冕一人，还有个身着四品朝服的文官跪在元冕面前，那蜷成一团的暗红身影，正簌簌发抖。

看到我走进，元冕不耐烦对那人道：“你姑且退下。”

如临大赦，那文官一叩头，呼声：“微臣告退。”便急急撤下，甚至都顾不上扫我一眼。

我看向元冕，他面无表情的转身坐到御案边，手拾起案上的一沓毛边纸笺看着，整个人似乎静止，只眼中流出肃杀之气却是十分慑人。

我觉得不对劲。这不是为了方才之事。方才他虽说动怒，但绝没有此时这种令人不由自主震惮的寒意。

“你们姓妘的人果然都很能闹。”

正在暗自揣度情况的时候，突然这一声凛冽的话语向我袭来，竟在我心中狠狠捶了一下。一时间头脑空白，下一刻才反应过来：他说“你们”。

难道皇兄出事?

立时心中涌起一阵惊慌并急切的疼痛。

“皇兄他怎么了？”失态仓皇脱口而出，等内心警戒恢复，已是铸成大错。

元冕眼中厉光暴长：“皇兄?你兄妹果然是一心密谋复国，居然内心还是以皇兄御妹相称。岂有此理。朝中早有人劝朕诛杀你们妘氏，朕却以礼相待，加户晋爵。好，这就是你们回报朕的。”

我嗵的一声跪下，头叩地有声。

“锦绣只是一时情急，以为兄长出了事情，脑中混沌，才不知死活口出僭言。陛下明察，锦绣忠心，绝无二意。”

“忠心？你兄妹二人，一个写哀悼晋国的诗词，一个勾引大齐太子，这就算是忠心。”手一挥，那一沓毛边纸就砸到了我面前。

眼角已瞟到那纸上是皇兄笔迹，不敢细看，但心放下了太半。原来皇兄并未出事，只是有人暗里告发他忧怀故国，写诗抒意。

吊悬之心落下，头脑立刻清明，便可好好思量脱罪之法。

这桩事情，看似凶险，可未必真会致命。

其一，皇兄吟诵怀旧诗词，虽不合时宜，毕竟也是人之常情，情有可原。

其二，控我勾引太子，更是子虚乌有，莫名其妙。我与太子，只见二面，从未多话，自问光明磊落，何患获罪。

“陛下明鉴。国破家亡之人，适逢年节，伤感过往，总有难免。一人身为降臣，若真能做到乐不思蜀，岂非无心无肺，丧失人情的禽兽。况且，若说上京侯真有野心密谋，又怎会明目张胆写诗作赋，暴露心意，引来猜忌。这一切，不过是居心叵测之人恶意挑拨，徒使陛下烦心而已。兄长惯来安逸，并非嗜权贪位之人，锦绣敢以项上人头担保，告兄长逆反之罪，实在天大冤枉。”

元冕冷哼：“项上人头担保？你自己的项上人头也要不保，还想担保别人。”

“这正是锦绣再要说的。勾引之说实在莫须有。锦绣与太子鲜有交集，仅有两次相遇，一次陛下在场，一次众多侍从目睹，包括陛下在

内，诸人皆可为人证，要说锦绣做出此种寡廉鲜耻之事，实在滑天下之大稽。”这回实在理直气壮。

元冕看着我，一直不说话，半天后，却冷笑起来。

“果然伶牙俐齿，被你这么一说，倒是黑白完全颠倒了。”

我恼恨，这人恐怕实际上已接受我的说辞，却偏偏要装成决不置信的样子，讥讽打压我。

也罢，这大概是在上位者的通病罢，若是被下人稍说几句就没了脾气，岂非有失脸面。想想自己从前，强词夺理的事也未少做，何必强求他人。

我跪直了身体，话音掷地有声：

“并非锦绣强辩，而是黑白分明，不容混淆。”

元冕不置可否。

站起身，走到我身边，他仔细捕捉我眼神。我也只坦然回视。

隔了半晌，他莫名其妙的叹了一句：

“唉，这样的容貌，却是这样的脾性。”

这次兴师问罪就这么不了了之。但事情并非没有余波。

皇兄由上京侯降为上京伯。

太子被以到地方历练为由，外调永州任知州。

我心下也有未明之事，得了个机会去找王德承。

“公公，齐国可有个风俗叫做送烧尾？”

王德承神秘兮兮一笑。

“公主不就是在此事上出了纰漏么。齐国人逢喜事，男子须送烧尾。公主可知这烧尾所赠是何等样人？”

他还要卖个关子。

我摇头。

“唉，”他故作感叹：“赠烧尾是齐国男子向心目中最重要女子献礼。”说罢，还用同情目光瞅我。

连他也同情我。如果元翎赠物真有深意，那我夹在这嫡亲父子之间，的确难做。

只是我也无须选择，元翎如何争得过乃父。

“那么再问公公一事，那日来觐见陛下的四品文员又是谁。”

“那是大理寺丞郑作霖。”

又姓郑，不是巧合罢。

“那他可是外戚？”我追问。

王德承支吾半天。

“公主别多心了，咱家先走一步。”竟是逃之夭夭。

我却已心中了然。

皇后太过歹毒，阴损我不止，居然要赶尽杀绝，连皇兄也不放过。自入了齐宫，我已是万般忍让。即使前几回，她如此重拳捣出，我也只是闪身避过，不予回击。可今次，她的毒手险些危及皇兄性命。我不能再仁慈。皇后不仁，别怪我不义，一切都是自找，到时别怪我下手太重。

看来网还要编得更紧些，光光活捉，已是不够。

到了三月里，元冕决定往灵岩西山狩猎。

后宫中一片愁云惨淡。自然，御驾行猎，归期不定，少则十天，多则半月。那群以元冕为天地的妇人，不见了她们的天地，日子当真难熬。

“你可愿意随朕同去灵岩？”临行前元冕问我。

此去灵岩，同行皆是武将猎手，简车快马，即使御辇行驾，也不免风餐露宿，劳顿颠簸。我平生最怕就是艰辛旅程，去年秋季那场去国离都，对我永是梦魇，直叫我想来后怕。这回我说什么也不要再自我折磨。

“陛下好意，锦绣心领。只是锦绣对猎场驰骋一窍不通，去之无益，只徒给人增乱。不如安稳留守齐宫。”

元冕似乎对我说词不甚满意。

“灵岩狩猎，朝中难免也有文书来呈，有你在身边，朕也少些操劳。”

倒是执意要我前往伴随了。他的说法，我随他同去，是为君分忧，我若推三阻四，就是渎职。

“若是陛下旨意，锦绣莫敢不从。只是陛下行从，皆是须眉，锦绣一介女流，与他们朝夕相对，实在是``````”吞吞吐吐，故意留个话尾，让元冕自己去想。

元冕看着我，慢慢笑了起来。

“妘锦绣，你的确擅长攻心之术。”

我看他脸色，竟也无甚恼怒，放下心来。

“也罢，姑且放过你。”

元冕不在宫中，日子是轻闲不少。又趁着他不在，将含雍殿库栋中留存收编奏折文书统统翻出来看了一遍，将齐国朝中官员布局摸了个透。

我自入了齐宫，实在心性大变。在过去，阅读条陈规例，政策文书，我最厌恶，连带看到皇兄批阅奏章，处理政务，我也要去闹他。我这么个天性只爱无所事事，东游西荡的人，如今却整日与文书霉物为伍，还得仔细摸索细节，认真推敲。如此鲜明对比，着实可叹。

这日，终于耐不住蜗居盘书房，迫切需要摆脱那些霉腐之味，换些清新呼吸，我随意到凌波池边走走。

到底已是三月，湖边杨柳依依，丝绦嫩绿，湖中碧波粼粼，锦鳞游泳。远处，一只纸鹞子在天空翻飞。如此明媚春光，依稀故都呵。

风筝，我那时也喜爱的很。每年春天，晋国珍奇纲的官员就会呈上成千上万从地方各级采征来的风筝，供我挑选使玩。纸质的，绢制的，金箔银箔的，单只的，联并的，连串的，发声的，闪光的，每年必是推陈出新，令人眼花缭乱。凡遇我喜欢的，用过一季后，还要另外辟地藏储，倒不是要明年再用，只是从此列为我收藏。开城投降那日，那数三万只收藏风筝，全部被我付之一炬。

无意识的，循着那纸鹞牵线一路走去。到了尽头，看到一个十一二岁的锦衣男孩正扯着线在开阔地跑动。

他看到我，停了下来，原本就飞得不易的鹞子一头栽了下来。

他也不管不顾，径直向我走来。

“你是谁？”一本正经地瞪着我，质问。

小子老三老四，我从无好感。根本不理他，转身就走。

“翊儿，你在与谁说话。”有女声响起，还有裙裳窸窣之声渐近。

刚才倒大意了，没注意到小孩弄筝，一旁有大人观看。

“我刚才看到一个极美的姐姐。”

“哪里有姐姐。”妇人四下张望。

我正要绕到一片芍药树丛后时，眼光扫过那妇人，却呆了一下。

赫然发现，那妇人头上梳的，居然是惊鸿髻。

心中忽然一恸，想起那人来。

总是这样，睹物便要思情，思情便要缅怀。

可是，不是不知道，一旦缅怀过往，就易沉溺其中。一旦沉溺其中，就要坐以待毙。

这厢正呆立胡思乱想着，那边妇人自然是看到了我。牵着那男童走了过来。

她自己向我福了福，又管教男童也向我行了个礼。

“妾身是婕妤李冰如，这是儿子翊儿，在陛下诸子中行六。”她笑得温婉。

我僵硬的点点头，眼睛却还望着她头上发髻。

她也发觉了我的异样，有些不好意思道：

“妾身今日梳了惊鸿髻，实在是东施效颦，公主莫见怪。”

我勉强一笑：“哪里。”

她笑：“其实公主当年尚在上平故宫时，此髻已流传到北边。一直知道公主国色天香，丽质无双，服饰打扮也别具一格，新颖出众。因此齐宫众人纷纷效仿，惊鸿髻可是风靡一时呢。”

“母亲，这位姐姐到底是谁？”那男童在一旁听得不耐烦，打断她母亲。

那婕妤轻斥他：“小孩子休得乱喊，公主殿下不是你该叫姐姐的，她可是你父皇心上之人。”

我心头一颤。

面色尴尬道：“婕妤不可乱说，我不过是陛下女官而已。”

婕妤一脸迎奉的笑意：“公主何必自谦，明眼人谁不知道，公主早晚是要册妃，如今女官身份不过是为避朝廷舆论才使的障眼法而已。”

我心下已有不悦，但不便发作，只不出声应她。

那婕妤又道：“公主若是有何吩咐，但管差遣冰如，只求公主日后别忘了冰如这么个人微位卑的宫嫔，连带提携一把。”

如此露骨话语，她竟当我面说出，是把我当作何种人了。

我冷冷对她：“再说。”

转身走开。

果然真如元冕所说，原来天下人都早已把我这女官等同于皇帝姬妾。可笑我还自命清高，以为帝国公主，别人就会另眼相待，孰不知别人也就当你是个竭力获取皇帝眷顾的美女。于是一伙人视我为仇敌，狠下毒手，只盼除去大患。一伙人视我为云梯，逢迎讨好，只盼鸡犬升天。

早晚是要册妃。呵，这就是我的婚姻了。当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无双公主，人人都猜，要如何的驸马才配得上。可如今，也不过同众女一样，最后要沦落为别人妾媵。

到了元冕出行狩猎第七日，行营中却传来消息说圣驾被流箭射中，星夜急返盛天。

等我半夜被含雍殿掌宫执事唤醒，得知此事，再赶到正殿时，殿门口早已立得人头攒动。皇后嫔妃站在石阶上，翘首探望，个个都是心急如焚。

这事完全在我预料之外。

元冕中箭，中在何处，伤势如何，有无性命之虞？他会死么。

不，元冕不能死。

皇帝驾崩，形势巨变。新旧更替，政局波动。而我还未布控一切，一旦动荡，我只能随波逐流，生死由天。

更令人心悸的是，早已习惯与元冕相对，若是元翎继位，对我有所企图，难道就又要落到他手里么。

元冕不能死。他的身上，我已投入太多。

似是过了数年的漫长时间，终于一豆灯火晃悠而近，一个小黄门提着明笼大步跑来，口里上气不接下气高喊：“来了来了，御驾就在前面。”

门口众人登时骚乱起来，一同哄向御道，立到路的两边，还有些干脆迎着行驾将来方向跑了过去。

转眼便已能看到五十多个护卫开道，护送一顶轻便躺轿赶来。

越过众人，轻轿停也不停，径直抬入了含雍殿。

众人又要一拥而入，走在最前的皇后一转身，挡在宫门口。

“圣上伤势危急，只需御医诊视，闲杂人等不得喧哗入内，都在外头侯着。”

她说着这话，眼睛第一个便是瞟向我。

说完，又叫了几个高壮护卫守在门口，自己方急匆匆入去。

我立在早春的寒风中，直觉全身上下，从里到外，已是冰凉彻骨。

身旁有人开始嘤嘤抽泣，我烦躁的看过去，是德妃。

平时不是狠辣么，关键时刻为何如此不中用。哭什么哭，又不是已传噩耗。

也不知站了多久，人都已像石雕般僵在地上。

王德承这会从殿中跑出，立时被人群包围，我却被身后周围涌来人流冲到一边。

他也不去理会那些心急迫切的询问，只在人群中环顾，目光看到落在一边的我，连忙拨开众人走来。

“啊哟公主您怎么还立在这，嘴唇都冻得发白了，快随咱家进去吧。”

我听了这话，立刻跟着他走入殿去。

## 第九章

含雍殿的内殿，我从未入过。

虽说内中摆设风格与外殿呼应一致，但内卧独有的重重帷幕，漫漫深深，使人感到此中玄机暗藏。

空气中若有若无，浮动着具有提神醒脑功效的葵菊紫苏线香。

皇后没有坐在御榻边落泪，而是立在偏厅里与太医嘱话。听到响声，回头看到是我。立刻又回过头去。

我迟疑的停住脚步，望着那灵兽呈祥绣幅的床帏内幕，踌躇。

“公主，怎么杵在这儿，过去呀。”王德承一边提醒。

我一步一步走过去。

床帏中会是怎样的情景。

一张面无血色死白的脸？满头冷汗？牙关咬紧的痛苦？

伸出手挽开帷幕，心骤跳到嗓眼。

一走入，对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眸子。

我只讶异的愣在当场。

元冕根本安然无恙。

此刻，他正坐卧在床榻上，眼光戏谑的欣赏我的呆愣蠢样。

立刻只觉丹田怒气上涌，将这大半夜的惊疑不定冲散。

“锦绣给陛下请安。陛下无恙，实乃天下万民大幸。”

心中虽气，口上却依旧冷冷静静。

“朕听这话，口气怎么很冲呵。”他还要不依不饶。

“锦绣不敢。只是乍听闻陛下中箭，心中惊惶，如今见到陛下安然无虞，心下松一口气。”

“哈哈哈哈，平日里总一副镇定自如、怡然自得样子的妘锦绣也会张皇失措么。”那人居然开心无比。

我正要回击，皇后轻柔嗔怪的声音插了进来。

“陛下箭伤未愈，不宜高声朗笑。”

他还是中箭的么。

再去仔细观察他身形，这才发现他右上臂作了包扎。

心里稍稍平缓，侧身立到一边，由着皇后挡过我，上前与他攀话。

“陛下这回行猎受伤，身为御前护驾的钟修远，实属玩忽职守，罪无可恕。”

他不说话，只闭目养神。

“此番事故，应交付有司，认真排查，看到底是无心之过，还是蓄意谋逆。涉案人等，应一律重治，以儆效尤。”

皇后说完，再看他，还是无甚评价。

“臣妾以为，钟修远虽是骁勇有谋，但毕竟是外人。这御林军总令之职，还应另做打算。臣妾倒有一人选，乃是臣妾胞弟，中郎将郑树涛。他武艺高强，胆大心细，最重要的是，他是妾身至亲，绝对忠心耿耿。陛下意下如何？”

我在一旁冷眼看皇后自卖自夸，委实觉得好笑。

元冕仍是闭着双目，只缓缓说出一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皇后不解其意，小心递问：“陛下的意思是？”

元冕倏的睁开眼睛：“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亲戚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

皇后惊得跪在地下。

“陛下恕罪，臣妾妇道人家，未曾深思熟虑，贸然提议。但一片真心，只为陛下，绝无蔽损陛下昭德之意。臣妾知错，此话从此不敢再提。”

元冕根本不用眼看皇后，也毫无意思让皇后起来。

他是明君，最忌就是外戚把政。皇后如此明目张胆安插自己人马，他必厌之。

只是，他如此明智，倒要妨我有所策划。也罢，就让我来帮皇后一把。

走到元冕正前，一个屈膝。

“陛下，御林总领一职人选，锦绣别有他想，可容锦绣进言？”

元冕看着我。

“说。”

调顺心气，娓娓道来。

“陛下隆恩，泽润天下。用人调度，择贤而与。此乃社稷之幸，万民之福。循此宗旨，这回总领人选，弃用亲属，实属无可厚非。但锦绣以为，既然陛下也说，遣将用臣，惟贤是与，今日如若只为避免任人唯亲之嫌，便摒弃良材，实属可惜。锦绣尝听说，中郎将郑树涛处

事沉稳，智勇双全，兼以碧血丹心，忠贞不贰，实在倒是御林总领上佳人选。”

稍一停顿，察言观色。

元冕不置可否，也无意驳斥。

定心再说。

“况且，近日朔北，胡戎时常来犯，掠扰边民。朝廷不日或会派兵征讨，则领军元帅非钟修远莫属。钟帅大将之材，如此屈居御林，实有明珠蒙尘之憾，不如另加调用，委以大任。如此一来，材尽其用，各得其所，岂不美哉。”

再退一步：“锦绣此番言论，亦是一家之言，或有偏颇，但凭陛下圣裁。”

说完，望着元冕，眼神恳请圣意示下。

元冕沉默。过了一会，想起地下跪着皇后，道：

“皇后跪安罢。”

皇后磕一个头，从地上爬起。退身之前，深深看了我一眼。

没料到我居然会站到她一边罢。只是她惯来猜忌多疑，倒未必相信我是真心助她，就此与我修好。退了下去，肯定还要猜我有何阴谋。

“妘锦绣，你究竟意欲何为。”皇后一走，元冕就开口。

“锦绣只是另提己意，供陛下参考。”一脸诚恳。

“皇后视你为敌，时时陷害，处处打压。你却非但不记恨，还三番屡次为她说话，这与理不合。”他怀疑我动机。

“陛下明鉴。锦绣私下，若说对皇后一点怨怼也无，自然不实。但面对朝廷正事，锦绣绝对避弃私怨，一心只为天下大公。”

他凝望我。半晌。

“锦绣，你真如此无私么。”他叹道。

“也罢，朕就成全你，擢升郑树涛总领御林军队。”

日子照旧。虽说元冕负伤，但毕竟行动还算自如，上朝理事，也不困难。只是右臂不便，所有御笔朱批，由我代劳。

“这郑亮畴办事倒很有些规矩。”这日元冕看了他上递的折子，如斯评价。

郑亮畴迁任大理寺正卿，恰逢科举殿试之年，因而上任伊始便专司学政吏考之事。典学科考，素有积弊。自郑亮畴就职，便大刀阔斧，清查整治。首先，明示条约，核定考生籍贯，严禁私立学户。其次，缉查红包、私见等考场腐败之风。又严查代考者，一俟查获即绳之以法，并销毁坊刻《类典》等鄙俚时文，以正士风。

这回他上折述职，元冕见他言语条理清晰，办事又卓有成效，自然龙颜大悦。

“替朕批示几字，”元冕吩咐我：“进行合理，授汝全权，酌情自主。”

我依言朱笔写下。写完又对元冕道：

“既是陛下认为此人颇具才干，不如对他多加历练。如今内阁宰辅郭尚先年事已高，物色后继人选，也是当务之急。如若郑亮畴真有辅国大才，倒可一用。”

元冕颔首思量。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他并不立刻表态。

“王德承，传午膳罢。”转移注意力。

“你也下去用膳罢。再过几日就是寒食了，要趁现在多进些热餐。”他又转对我道。

心中一沉。

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昔日介子推投火之日，也是我诞生之时呵。只是这亡国半年来的日子，浑浑噩噩的过着，不是他说，自己都要忘却将到生辰。

去年此时，齐晋兵戎相见，并且晋军防线已是向内溃退近千里。而我，当时正在花都繁阳新建行宫，盛筵庆生。

往事不堪回首。

寒食。

清早，元冕下朝时，我已在含雍殿等候。

“今日是你生日？”他走进殿，劈头就问。

“此等小事，陛下怎会得知？”措手不及，反问。

“哼，小事么。”许久不见的讥讽表情又流露出来：“妘崇光可不觉得这是小事。”

皇兄?

我只目瞪口呆。

“今日早朝过后，上京伯特地入殿求见，求朕准其妹出归回府，阖家共庆诞辰。”

“那么圣意如何。”声音有一丝颤抖。

“锦绣，朕不会让你出宫的。”他十分坚定。

说不清什么感觉。失望罢，总是有的。可是，也有些微解脱。

“朕已下旨，着上京伯偕诸夫人今晚入宫赴无双公主寿宴。”

又是措手不及。

元冕要为我设宴么。

“无双公主寿诞绝非小事，定要大办。”

他又要设计布置什么。

抬头去看他，却是一脸微笑。

“锦绣，你开心的时候不多。”他突然说出这样话来。

我有些慌张。这样的转折太突兀。

“陛下说笑了，还是务正事罢，今日上递奏章良多。”说罢走到伴桌旁摆弄早已分类完毕的折本。

他也不多说什么，坐下去翻奏折。

越是临近掌灯时分，心跳愈剧。

元冕下午便允我早退，要我盛装打扮，好好准备。

可是，哪里还有细致描画的心情，只寥寥收拾了一下，便一直坐在镜前发呆。

镜中那人，一身银白。那是南省汶缅特产的软质纯银，筛成细缕，再合以冰晶蚕丝成股，以单股一体编织而成的。全衣上下无任何接连线脑，的确可称天衣无缝。并非刻意挑了这件衣裳，只是打开橱门，无意识的，已是取衣更衣一气完成。再回神看到取的是这么件衣服，自己不免苦笑，果真是内心苍白罢，竟连选衣也要流露出来。

只是，这样苍白的人，如何去应那生辰喜气的景。还是要再做些点缀，免得扫了元冕的兴。于是才取了一套十二环镶碎祖母绿的绞丝细银镯，往空荡荡的双臂上各套了六环，又是同款的耳摇曳，也是扣上耳垂。

“公主，陛下已到甘阳殿，公主也该出场了。”王德承来催。

站起身，随他走去。

一入甘阳殿，只觉满眼人影幢幢。元冕说要大办，还真是场面宏大。

耳边陡然响起司仪高唱：“无双公主到——”

数百双眼睛望向我，我望向大殿正中首座的元冕。

一时万籁俱静。

元冕只是怔怔看我，眼中流露出的，是同那日游园会相同的出神却又入神的目光。那迷离的流光，滑动的溢彩，直叫人要一头扎进去。

似是许久以后，那双黑白分明的眸子才渐渐满溢出笑容。

心中已然一凛，下意识回头去找寻皇兄身影。

他坐的很远，眉眼都快要看不清楚，可是我却感受到一股悲凉之意，从那个方向传来，冷入心扉。

“锦绣，”元冕冷硬的声音传来：“坐到这边来罢。”

回头对上他犀利目光，意识到自己方才失态。依着元冕所指位置低头走去坐下。稳了稳神，才抬头去看在座众人。

自然那一众皇后嫔妃是必然到场，另外还有宗室亲王、王妃，朝廷诰命，以及皇兄、妤融几人陪坐。眼光一一扫视。皇后笑靥灿烂，众妃也是一团和气。元冕面前，她们果然不敢放肆。元昂今日也在，从来都是一脸讥诮的他，今日却是面无表情，只时不时瞟我一眼。目光快要扫到皇兄就坐之处，生生停住，不敢再看。众目睽睽之下，我又怎敢与他两两相望。

听过元冕说的场面堂皇的祝语，便是琴瑟清逸响起，乐姬翩然起舞，众人饮酒吃菜。如此盛宴，又有何意，我与皇兄，咫尺天涯，形同陌路。

数列舞姬，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白臂妖娆，身段婀娜。七彩绢衣在我眼前飘动，一片缤纷缭乱。

我却毫不心动，只是枯坐，心思缥缈。

“今日无双公主诞辰，本宫便敬寿星一杯。”皇后站起，端起金樽。

回神。

“锦绣谢过皇后美意。”端起面前酒杯，一饮而尽。

酒香清冽，入口甘醇，倒是正宗御制陈年佳酿。从来不好酒酿，可是今日，心中惆怅，竟是贪杯起来。接连再有数人跟风敬酒，我来者不拒，一一饮下。

“锦绣，此酒后韵绵长，你不要多喝。”元冕提醒我。

只是已然晚矣。

此刻只觉头脑醺热，心如擂鼓，周遭声响，仿佛隔世。

都说酒能乱性，我今日太不智，竟然恣意放纵自己。可要小心，万勿酒醉失态。

昏沉中似又有皇后声音响起。

“陛下不觉这班舞姬技艺实在平淡么，尤其在无双公主面前，简直是班门弄斧，贻笑大方。臣妾心中始终念望着能一睹公主舞姿，今日宴中，也无外人，公主可愿赏脸舞蹈，让我等一饱眼福。”

连怒气也未来得及生，元冕便已发话。

“无双公主千金之躯，不宜起舞供人助兴。皇后若不满意这班舞姬，再换一班便是。”

语气虽是随和，众人却都能听出斥责之意。

我勉强支起身体，朝元冕道：

“锦绣不胜酒力，可容告退片刻以醒酒？”

元冕点头准许，又差了两个侍女相扶，我才退席。

走出甘阳殿，置身清风明月中，聆听夜虫鸣铃。直走动了好一会，醉意方才慢慢褪去。

还是再在外面多耽一会罢，那甘阳殿，虽是宽广宏大，却令人窒息。与皇兄再见，就是煎熬，我坐锦垫，如临针毡。偏生时间有如静

滞，这一晚，竟是漫漫。

“锦绣。”背后响起的声音令我全身僵硬。猛回头，他竟站在我眼前。

“你怎么出来了，速速回去罢，免得生出事来。”我大急。

他却不管不顾，径自对那扶我的宫娥道：“二位可否回避一下。”

宫娥退开。

“锦绣，你怎的如此无情，为了讨好齐主，你竟连这难得的见面机会也要放弃么。”他不平。

“皇兄，我们不能私下见面，否则命也难保，你难道不清楚么。你又怎能说我无情，我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你好。”边说，边向甘阳殿逃去。

“为我好，我好什么。你看不出来么，没了你，这条亡国之君的命又有何用。”

他竟上前拦我去路，把我横腰搂住。

我大惊，用力要挣脱他。

他怎么如此不计后果，竟在元冕眼皮底下与我纠缠。要知这一时冲动，毁掉的将是整个妘氏。

不，绝对不可以。

拼尽全力，要逃出这吞噬人命的危机。只是，

“妘锦绣！”

元冕声音响起，雷霆霹雳般，在我心胸划过。

腰上的手松开。

我转头去看声音来源。

看到的是一张震惊容颜。

那样不可置信的目光，穿透我心。

为什么就偏生要有如此巧合。最是不该出现的场面被最是不该见的人遇见。

一切全都崩溃。我的自制决堤，绝望潮般冲没头顶。那刚刚退却的昏沉醉意似是卷土重来，只是，酒醉时，内心是火热跳跃，现在，却是冰凉一片。

两眼发黑，身体摇摇欲坠。

手腕好痛，什么人使劲拽着我往前拖，毫不顾及我的虚弱。

踉踉跄跄，磕磕绊绊，走过好一段路，我才稍有清醒，发现自己已被元冕扯到了含雍殿内殿。

他把我的手臂抓得太紧，像要把它折断。战战兢兢拿眼去看他。方才他眼中的震惊不信，已转而燃成簇簇火焰。

“妘锦绣，你这算是在做什么。”他沉声说，语调却有抑制不住的抖动。

无话可答，只又一阵晕眩。

叫我又如何向他解释。难道说是兄妹友爱，玩笑嬉闹？谁会相信。

早就预料过会有这么一日的，不是么。只是未曾料到是如此糟糕的局面。我与皇兄，是既成事实，无力变局了。这样的关系，我自己也要竭力忘却，偶尔思及，便有如鞭笞酷刑，而在旁人眼里，又会演变成何等的龌龊不堪。

“妘锦绣，你不是能言善辩的么，开口说话啊，这到底算是什么事情。”他用力扯着我的手臂摇动。

好痛。

“难道外面的传言是真的。”他喃喃。

他自己明白了么，明白了就好，不要再逼我承认什么。这是一出戏，任何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之事皆在此中发生。可我想要做局外人，只想推开一切冷眼看戏。

我一贯可以做得很好，看戏唱戏演戏，从来把握分寸，绝少投入感情。

只是今晚，眼眶中却有久违的热意涌出，并且还迅即变成一脸潮湿。实在莫名其妙，经历亡国之痛也未曾哭的我，今日竟流出眼泪。哭什么，到底为什么而哭。别哭呵，我只想要冷眼看戏。

“放开我。”脸避开，挣脱他。他今日一样失态了。以前，不论怎样，他从未碰过我。

“放开我。”在重申，语音勉强平静下来。

他却不松手，反而另出一只手执住我下颌，将我面孔扳向他。

“你哭了。”他说。下一刻已经吻了上来。深深浅浅，掠过脸庞，如沐春风。

我的眼泪在他的吮吸下消失。晕眩也渐渐消失。

他想做什么，一切都不是时候。

“放开我。”嘴唇似乎只能机械的发出这个声音。

可是他的双手全部转移到我背部，拼命按住我往他身上压去。他的双唇，也结束面颊的游移，重重压到我的上面，汲取。汲取热量，汲取感情。毫不松懈，紧抓不放。

我应该逃开。无理智情况下所作之事，全都是错。然而，任我平时如何自制冷静，在关键时刻，总要出错。七年以前，迷失在崇光温柔笑意中，现今，又迷失在元冕安抚人心的吻中。

可惜，美好安宁总是幻象，我这样的人，怎会真正获得。

“你和妘崇光，到底有了什么关系。”他停下来，仍然保持那样的距离，嘴唇在我脸上吞吐温热气息。但失去了他的吻，我全身又坠冰窟。

无话可说，我只静默。

背上的手，紧了又松，松了又紧。

“妘锦绣，今夜侍寝罢。”他宣布。手臂一用力，我腾空而起，被他搂抱到怀中。

呵，怎么忘了，男女之间，永远不止微笑与亲吻。

身体陡然绷紧。

“快放我下来。”声音有些尖利失真：“你会后悔的。”

他充耳不闻，一步一步朝床榻走去，然后放倒，压上。手开始探索那件镶银丝衣的奥秘。

我伸手去制止他的手。

“元冕别这样，如果你只是为了试探真相而这么做，你我都要后悔。”

他停住，眼睛对上我，那其中有我不熟悉的郁悒。

“我早已后悔。”

说完，手腕一翻，反手扣住我手，展开一场最彻底的侵略。

一切体验都是陌生。他的凛然霸气让我恐惧，他的纠缠执著让我疲惫，他的恣意轻蔑让我羞愧，他的冷漠无情让我心寒。

他把他承受的一切全部发泄到我身上。

离开我时，他说：

“果然是个荡妇淫娃，你云英未嫁，待字闺阁，却妄顾礼仪廉耻，做出如此违逆伦常之事，实在令人作呕。”

丝面被衾是冰凉的。我独自僵卧其上，即使体温也无法将它捂热。床帏灵兽图案，张牙舞爪，面目狰狞，扑噬过来。

只是那么一丝差错，救已粉身碎骨，万劫不复。无处可逃，也无力可逃。浑身动弹不得，眼睁睁躺到天亮。

## 第十章

“公主殿下。”外面两名侍女走入。

第一眼便看到其中一人手捧锦盒。呵，是白绫还是鸩酒。

昨晚他说后悔，今日他终于下定决心。

“公主殿下，这是圣上所赐。”侍女说完，跪到床前，举手呈上锦盒。

“扶我起来。”我自己根本无力起身。

另一侍儿立刻乖巧走来，扶我坐起，又为我裹上亵衣。

手伸向那锦盒，又停在半空。

“我要先行沐浴净身。”

一贯注意仪表，今日如此狼狈境地，怎可就此而去。无论如何，我毕竟是晋国皇女，无双公主，内里再如何不堪，表面光鲜还是要的。

由人扶着来到雾气氤氲的御洗，解衣入水，才发现浑身皆是青紫淤痕，有如被人暴杖了一顿。元冕是厌恶透了我罢，下手如此之重。只是，我兄妹之孽，赔上的何止是这皮肉之苦，伯爵府男女老少怕是都要与我去做伴了罢。兄妹之孽，赔上的又何止是这些人命，整个大晋不已成代价了么。

沐浴完毕，并无替换衣物，又是换上那袭银衣。还真是先兆，这白晃晃的素衣实在肖似丧服。

回头看向侍立一旁的捧盒侍女，她立刻走向我，盒子献到我面前。

镇定，伸手拨开盒盖。

里面并非我所猜想。

锦盒之中，是一个青玉圆钵，雕工精美的钵帽上所刻的，是碧竹蝙蝠图案。

竹蝠，祝福?

是否是我妄想天开。

急切取下钵帽，往里一看，钵中盛的是淡黄半透膏体，花草清香扑鼻。

“这是？”我疑惑看向托盒侍儿。

那侍儿笑着恭敬答道：“御赐蓉脂凝膏，这是用于外敷来化淤消肿的。”

她自己说完，脸上竟是升起红晕。

我哪里还顾得上害羞，心中只是酸甜苦辣，五味杂呈。

他不杀我么。

他昨晚那般盛怒暴戾，令我只觉江河停流，天地倾塌，自以为难逃死劫。可今日，竟又有如此出乎意料的转机。只是暂时缓刑，还是无罪赦免，又或者是长期惩罚。也不知，他要如何处置皇兄。

“殿下，可要奴婢为您敷抹药膏？”

木然点头，走到一旁睡榻，侧卧下，任那二人摆弄。

油膏所到之处，沁凉入肤，遍散及四肢百骸。

全身自发松弛下来，可我心神，还是紧绷。

方才开钵之时，还是心存侥幸的罢，否则以我这等贪生怕死之人，会那么平静么。想来自己不免唾弃自己，如此紊乱阴暗的生活，到底还是舍不得放手。当年受学之时，最不要看《女则》之类诫典，果然现在也成不了什么贞节烈妇。

敷完药膏，起身穿衣。走回内殿，便看到王德承候在那里。

“公主殿下，老奴奉陛下旨意，迎请殿下另居内廷远颐宫。”王德承一脸讨好笑意。

他终是要把我纳入后宫了罢。暗示试探，欲擒故纵这么久，最终竟是出了这档事，才使他下定决心。

盘书房的物事全部交由侍女宦官打理收拾，我只一人先随王德承去远颐宫。

步出轿辇，第一眼看到远颐宫，心下已是一动。

这分明是刚建不久的新室。窗台楼阁，庭院山墙，完全仿造南晋宫殿风格而成。再走入殿 内浏览，内中布局，竟与我旧时所居景纹宫依稀相似。

“殿下！”熟悉女声响起。

转身一看，居然是惟银，渊碧，流朱三人跪在地下。

“快起来罢。”

三人站起，望着我，不禁唏嘘起来。

她们三人从我幼龄便伴我身边，数月未见，我竟也是感慨。

“你们三人，怎会再此？”我急问。

三人中，惟银稍能自制，抽噎了一下，上前与我说：

“今日卯时，宫里便来人，急征我三人入宫，包裹都未来得及打，只说以后再送来。我等便一路来了这里。”

“伯爵府未出什么事罢。”我最关心元冕会否不利于皇兄。

“府内一切安好，只是爵爷昨晚从宫里回去后一直呆在房中，连夫人也不许打扰。”

听到他暂时也还没事，稍宽下心。

“殿下，奴婢还当再没福分侍候殿下了，如今终于又可跟随殿下左右了。”渊碧流朱围上前，眼圈红红。

“既是如此，你们便安顿下来罢。只是，”想了想，还是要提醒一句：“跟着我，未必是什么好事，荣辱生死，只在旦夕。”

元冕赐我新宫，又使旧时侍女回归我身边，样样种种，对我照顾有加。简直令我怀疑，那晚怒海惊涛是否我所幻觉。可是，自那晚

起，我再未见过他。这远颐宫墙，仿佛隔障，我闭不出室，也无人到访。

日子一晃便是七天。我又恢复旧习惯，全日无所事事躺躺睡睡。

“殿下，王公公来了。”惟银进来禀报。

假寐的双眼立时睁开，起身。

走到前殿，看到除了王德承外，另站了一列小太监，个个手捧镏金托盘，托盘之上，皆覆红绸。

看到我，王德承脸笑开了花，躬着身子颠步走来。

“恭喜殿下，贺喜殿下。”他一连向我作了数揖。

“圣上旨意，择黄道吉日，三月二七，要册封公主殿下为贵妃娘娘，特令老奴先行将行礼祎衣、凤冠一应物品送与殿下。”

说罢一挥手，众小太监一个一个走到我面前，揭开手中托盘红绸，让我过目。每看一样，王德承就唱一回名。

“九龙三凤贵妃朝冠。”

“祎衣、揄狄、阙狄三翟。”

“黄罗鞠衣，青罗青衣，绯罗硃衣。”

“首饰大小花各九树。”

“玄组绶带革带，白玉佩。”

我根本无心去听，更加看也未看那上呈之物。心思只是一片混沌。

元冕他要册我为妃。

并无喜悦之情。晋国公主，齐国皇妃，决非光彩荣耀。莫说我要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父皇母后，就是昔日晋人，也不知要对我作何感想。

只是，罢了，还想他人感想作甚。这条路不是自己走出来的么，当日打开锦盒，看到那琉璃对樽时，不就作了打算了么，如今也算得遂己愿，又何必假惺惺的瞻前顾后。既然那所谓贞操名节，都是自愿放弃，就该有觉悟，忍受不堪。

安定之心也是有的。既然册妃，就是生路，既有生路，便可再在这浮世挣扎下去，包括我自己的，那数百条人命捏在手中，也好再支

撑下去。

“殿下。”王德承唤我，才意识到献礼已毕。

“这几日，外头是由侍仪司设册宝案于乾天殿御座前，并遣官祭告天地、宗庙。殿下这儿也该斋戒沐浴，准备册妃大典了。还请殿下容老奴多言几句，为殿下讲解齐礼。”

絮絮叨叨，详详细细，一通礼法教授，全被我虚应过去。

茹素三日，焚香祷告，沐浴净身，全套功夫做足，便到册妃之日。

这些时日，夜夜难眠。我半躺在床榻上等到四更，惟银便入来叫我起身。

洗漱过后，便是绾发上妆，更衣着舄，起冠佩绶。这些工序，都有尚礼女官完成。惟银三人，只得在旁看着，无权插手。

身着深青织成，翠翟纹形，饰有五色十二章的袡衣，配以那璀璨凤冠掩映下的青白面色，成像在镜中的我，可真有肃穆之感。

一切装成，我便由司仪左右掺扶，南面而立于远颐宫大殿中，候等。

同时，元冕应是高坐于乾天殿御座之上，当全朝百官之面，颁旨，授节、册、宝予侍仪正副使。

此时此刻，会有人面谏元冕，阻止册妃么。我是众多人眼中的亡国祸水，绝世妖姬，恨不能除之后快。不知元冕走到这一步，要力排多少异议。

“殿下，奉节奉册奉宝官已到中门。”

一经礼官提点，我中断思路，依礼跪下。

数十人持仪仗入殿，为首一人宣旨：

“奉天承运，皇帝若曰：上京伯爵之妹，妘氏锦绣，门承华烈，代袭清猷，诞锺粹美，含章秀出。固能徽范夙成，柔明自远，修明内湛，淑问外昭。是以选极名家，伉俪天人，式光典册，俾叶龟谋。尔其虔恭所职，淑慎其仪，惟德是修，以承休命。钦此。”

我叩首：“妘锦绣谢主隆恩。”

继续跪着，接过使官递来的贵妃册宝，才算礼毕。

我一站起，殿内所有人等，便齐齐跪倒，高呼恭贺。

无比熟悉的一幕，看到众生匍匐在脚下。当年，是自傲骄矜，将这视作理所当然，现在才知，这富贵浮云，何其瞬息万变，难以掌握。

是夜，按规矩是皇后大宴内外命妇，并接见新妃。

上半日的虚礼应对已是劳人身心，但这晚间群宴才是真正虎穴龙潭，须叫人强打十二分精神。

首先这赴宴礼服装扮就要拿捏分寸。衣着太过华美，有喧宾夺主之嫌，衣着太过简约，又是不恭不敬。未必屑于这些繁琐顾忌规矩，但我志不在为此等小事挑衅皇后权威，徒起风波，因此还是中规中距换了硃衣，去佩去绶，只头上顶戴妃制大小花六树，别无他饰。

皇后在仪凤宫宴厅升座，我得了消息也就前去。叫她久等，又会被人看作托大。

行到皇后宫门口，司礼太监一见了我，便是高唱：

“远颐宫妘贵妃到——”

陌生的叫法令我滞了一滞，才抬步迈进宫槛。

皇后面含亲切笑意，看我走入。

到她面前，行个屈膝礼：“妘锦绣参见皇后娘娘。”

皇后愈发热情：“妹妹快快起身，来此上座。”

一声妹妹叫得我极其别扭。落座环顾四周，多数人还未到。

“我倒是来早了。”好意与她寒暄一句。

“可不是，妹妹一向动作快，上回与圣上一齐自甘阳殿不辞而别，今日已成贵妃娘娘了。”她笑吟吟。

我只淡淡，也不再说。

这会陆陆续续一拨接一拨嫔妃诰命都已到来。一律先向皇后请安，再跪倒我面前，口呼“兹遇贵妃娘娘膺受册宝，临位远颐宫，妾等不胜欢庆，谨奉贺”之言。

这其中，也有妤融，看不出她表情，只是恭恭敬敬随众人一同跪拜。

“永安，你来了啊。”皇后一声真切欣喜的招呼，让我不由仔细去看来人。

那女子一笑：“儿媳来晚了，还望母后恕罪。”说完又转到我面前。

看清她周正端庄的容貌，我忆起，她正是太子妃曾氏。

“臣媳曾永安恭请贵妃娘娘金安。”盈盈拜倒。

“曾妃平身。”这比我年龄还长的女子现今成了我的小辈媳妇。

她起身后，也不立刻就座，站在跟前与皇后闲话几句。

“永安呐，你心中挂念之事求我是无用了，你倒是向贵妃说说，她或许能在圣上面前替你求个情。”皇后凉凉说出一句。

曾女脸一红：“这叫儿媳如何说的出口。”

“贵妃又不是外人，有什么说不得的。”

一旁看在眼里，心中约摸了然。

能让曾女如此扭捏，除了她夫君元翎，还有何事。他夫妻二人新婚不过三月，元翎就外调永州，于她实在是个牵挂。皇后自己不响，怂恿曾妃求告我，恐怕内心也是盼着这唯一的儿子能回盛天罢。只是，此中内情，她们居然不知，还来求我这事由。我在元冕面前，莫说替元翎求情，就是提到元翎二字，元冕大概就要不悦。

“臣媳有一事，实在难以启齿，可是心中又难以放下，今日斗胆说出，恳请贵妃娘娘为臣媳做主。”曾妃难得娇娇怯怯。

“曾妃但说无妨。”我客气。

“月前，父皇降下圣旨，命太子远赴永州任知州，臣媳暗想，这突发调动，定是元翎有事触怒父皇，所以招致，因此今日赧颜向娘娘求告，娘娘可愿为太子在父皇面前求情开脱。”

她说完，竟是跪下一拜。

“曾妃请起。”我先道，又装成略作思量一会，才道：

“太子外调乃属朝廷政事，我等妇人原也不该过问。不过太子妃请放心，陛下此为自有考量，未必是惩戒太子。太子日后要当大任，此番外放地方历练，有益无害，太子妃倒也不必太执著于儿女私情。适当时候，陛下自会令太子回宫。”

一番话说完，婆媳二人面色均不好看。无论我说得多么委婉，他们自知这是回绝之意。曾女至多失望，皇后就不知要往何处歪想了。

“太子妃如真的不放心，我日后若有适当机会，便去劝劝陛下，这总可以罢。”空头允诺，只好作出。

气氛这才稍稍松驰，大家挂起笑颜，开宴。

只是，这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必有一日这皇后要得知真相。母鸟护雏，迁怒于我，也是难免。

夜里回到远颐宫，远远便看到宫门口站了许多御前侍从、黄门、宫娥。

元冕来了么。

自那晚起，已有近二十日未再见到他了。

无暇多想，赶紧先入殿。

他正站在外殿中央，背对大门。

“锦绣恭请陛下圣安。”走到离他尚远，便立定。

他回身，看到我，也不笑，只若无其事问一句：

“从仪凤宫回来罢。”

“是。”

“这几日你也辛苦了。”

“还好。”

接下来便相对无语。

隔了很久，他最终说：

“今晚就不扰你了，好好休息罢。”

说完，便走了出去。

外面响起王德承德高喊：“圣上起驾——”

渐渐，两列宫灯悠荡着隐没在暗夜中。

我倚在宫门口，心中不知是何滋味。

第二日上午，我坐在远颐宫书房中临字。没写几笔，流朱来报，说是李婕妤前来请安。

心中有些厌烦，笔一丢，走到外殿。

那妇人这次又是领了她的皇六子元翊一同前来。

“臣妾李冰如给贵妃娘娘请安。”

“儿臣元翊给贵妃娘娘请安。”

母子跪在地上。

“平身罢。”

命流朱给他们张罗坐下。

婕妤开口道：“昨晚贺宴，人多口杂，臣妾也无机会好好给娘娘道个喜，心里实在不安，今日特地前来给娘娘请安。”

“婕妤殷情，我心领了。我倒不是个讲虚礼的人，日后婕妤不必如此客套讲究。”

李氏听出我冷淡之意，却是牢坐席上，并无离意。又东拉西扯宫中琐事，顺带奉承于我。

正心想这如何托个说辞逼这母子去了，外头便已响起传禀：

“皇帝陛下驾到——”

元冕大步走入，看到李氏母子，有些意外：

“你们怎么在这儿。”

李氏乍然得见皇帝，又惊又喜。元翊也是立刻乖巧上前，给他父皇磕头。

“儿臣叩见父皇。”

元冕应了一声，便问：

“翊儿最近学业如何，怎么今日不去学书，却来了这里。”

李氏忙替他回答：

“陶性馆的师傅章琦山常夸翊儿好学敏思，今日是例常假日，臣妾才带他来拜见贵妃娘娘的。”

元冕点头：“翊儿倒确实是几个孩子中较聪颖的一个，不过如此便更要勤读圣贤书，修德养性，别落了旁门左道去。”

“儿臣谨遵父皇教诲。近日儿臣按章先生布置，写了几篇文章，父皇若得暇，请来母妃宫中指点儿子一二。”元翊恭恭敬敬说道。

我在一旁看着，心中不免对他刮目相看。这十岁余的小儿，居然能够不动声色为其母邀宠，倒不是个简单人物。

元冕点点头：“朕会抽空。今日你们先回去吧。”

二人告退。

“今日陛下怎会有空，朝中无甚大事要理？”我问元冕。

他惯来白日皆在含雍殿理政，极少会到后宫。

“事情也是有些的，只是先来看看你，怕你一人在此发闷。”

我迎向他看我的目光：“我是深宫中长大之人，早已习惯，自有消遣之法，又怎会闷。”

他静默。

我也知他好意，不愿再逆他。

“刚才写了几个大字，是要给我那书房起号，陛下可愿过来瞧瞧。”

他转有欣然之情：“好极。”

到了书房，我写之字正敞铺于书案。

元冕上前。

“网师？”他念出来。

“是，这书房馆号我便叫它网师，”我诚心实意看住他双眸：“网师，渔父，意境上佳，只求相忘于江湖，淡看孤鸿明灭。”

为了我与皇兄之事，他心中对我必有芥蒂。如今许是不舍我美色，留我在身边，我若不化开他心结，究竟还是危险。今日就是特意选了这网师二字，写给他看。这一招，不知是否有用。

四目相视，良久，他开口：

“你有这份心意，倒也不错。只是，”他停下来，走前几步靠近我：“我也不要你独钓江雪，拒人于千里之外。”

说完，他环臂紧紧拥住我。

转眼已是六月。

簟枕邀凉，琴书换日，睡馀无力。

可惜，这宫闱生活若真似古井无波，岂不乏味。

自从册妃，我便受专房之宠，圣眷恩浓。朝廷内外，口诛笔伐，直谏元冕要雨露均分。其中叫嚣最凶，便是郑亮畴、郑作霖之流，甚至诬我狐媚妖孽，蛊惑君心。

而我，在元冕面前不计前嫌，力荐郑亮畴顶替内阁郭尚先告老后之宰辅职缺，外加郑作霖也被擢升。

朝中澜平，皇后又生一计。三年一度，宫廷选秀，这一回是隆重操办。以往秀女出身，仅限氏族豪门，亲贵公辅，今次变成不问出身，只求淑德仪容，遍选天下良姝。

观颜，问礼，考书，授仪，层层筛选，终于选了二千又三百美人，充入后宫。这其中，排次前三百的美人，又要再经皇后及贵、德、贤三妃亲自面试，再精选五十人荐于元冕。

这日早晨，仪凤宫常侍杜鹃便来相请。

“奴婢请贵妃娘娘金安。慈安殿中秀女甄选已准备就绪，皇后娘娘命奴婢前来知会贵妃娘娘一声。”

“我这便去。”

头梳望仙髻，身着金玉羽衣百褶绣裙，伶俐侍女尾随身后，施施然踏出远颐宫门。

第十一章

入了慈安殿，皇后及德妃贤妃均已到场。

见了我，二妃立即站起，我向皇后行礼后，再与二人互相问安。

“妹妹今日打扮如此脱俗，难道是要给那些新进秀女来个下马威？”皇后笑着开口。

“哪里，只是今日天气溽热，穿戴玉片羽衣贪图凉快罢了。”我闲闲说道。

“宫中美人已是众多，何必又要大张旗鼓广采佳丽。”德妃抱怨。

皇后瞪她一眼：

“宫中美女虽多，可品行俱佳，德礼双修的却少之又少。这回便要挑些惠质兰心的贞淑秀女出来。”

这话明里把德妃死死噎住，可皇后双眼却睨向我。

走过去坐下。

立即有太监上前：“启禀皇后娘娘，待选秀女已候在偏殿。”

皇后点点头：“这三百秀女也要看上半天，就早些开始罢。十人一组，依次入来。”

太监领命而下。

片刻，一列少女娉娉婷婷鱼贯走来。细一看，端的是绿肥红瘦，嫩脸修蛾，不同凡品。

“奴婢叩见皇后娘娘、贵妃娘娘、德妃娘娘、贤妃娘娘，祝娘娘千秋万安，福祉绵延。”齐齐跪倒，娇声一片。

“平身。”皇后威严十足。

众女站起后，便由领队太监唱名。一俟上位者点中，再立出队伍，自报姓名、籍贯、世系、家门。

我懒得一一评审，只自顾在那喝喝香茶，望望窗景。

“那个穿葱绿衫子的倒是不错。”贤妃兰指点向一女。

立刻有太监传过去，那女子站前一步。

“奴婢明秋月，宋州人氏，前殿中省尚书辇局直长明辽思长女。”

“好好，果然是大家闺秀，气质与别不同。”贤妃为自己眼光得意。

“贤妃喜欢，那你们俩认为呢？”皇后问。

“我也觉着不错。”德妃附和。

“你们拿主意罢。”看也未看一眼。

皇后问她：“你在家中可曾认字学书？”

女子细声细气对曰：“学过《女则》、《列女传》。”

于是皇后朱笔在名册上圈了一下。

又换一列秀女。

皇后点中一人。

“奴婢石婉，上平人氏，故绛州司士参军石络禾次女。”

心中一动，去看那女。樱唇桃腮，清丽可人。再去看皇后，却在皱眉。

“是个南方上平女子，贵妃同乡呐。”她看着我。

那石婉闻言，竟也是大胆抬头，向我看来，随即眼中显出讶异神色。

我面无表情说一句："上平素以盛产美女闻名。"

皇后立刻道："可惜此女美则美矣，却太过妖媚，瞧她那双猫眼，着实不安分。"说的那女子立刻低下头去。

这意思就是落选了，我也不多说。帝王之家，庭院深深，落花春去只等闲，比翼连枝难当愿。石婉若得荐，未必幸事，倒不如做个宫女，三五年后出宫配个简单人家。

又是看了数拨秀女，挑了几十人，多数是北方籍贯，南面女子只在少数。

坐在位中耽久了，只觉无聊，就欠瞌睡了。

那三人又是挑中了一个，正在评头论足。

"此女很是身材高挑。想来宫中就数贵妃身材颀长，今日此女倒是不相上下。"

德妃一番评论。这些女子中凡具有能与我相较高下之特色的，几乎全部中选。

"奴婢不愿入宫，望皇后娘娘成全。"一句话如金石之声把我注意力唤醒。再看看那后妃三人，也是吃惊不小。

皇后转而怒道："放肆，入不入宫也由得你说的么。"

那女子宽眉广额，仪态大方，此刻她脊背挺直，目光炯炯。

"奴婢非但求皇后放奴婢出宫，更求皇后放这众多新选秀女一条生路。"她略换口气，未等皇后斥她，便又开口："内闱之中，贵妃独冠后宫，粉黛失色。我等庸脂，没入宫中，只凭添宫怨，催老红颜，这又何苦来哉。皇后仁心，请赐我等生路。"说罢一跪到底。

我暗叹息，选秀之事，皇后一手操办，此女如此一说等于直骂皇后，实在不智。可惜了这一身勇气硬骨。

果然，皇后大怒："这贱人胡言乱语，给我拖出去杖毙。"

左右立刻有人上前，架了那女子出去。那女子并不呼喊求饶，只冷冷任人为之，似是早有准备如此下场。她倒是真看透世事，宁求一死，也不入宫。

“且慢。”如此女子，令人相惜，使我起意救她一命。

“你是何方人氏，姓名籍贯报上来。”

“奴婢钟悠然，盛天人氏，都统太尉钟修远幼妹。”

竟然是钟修远之妹。

转向皇后：“皇后请三思，此女乃朝廷肱骨大臣家妹，妄意杀之，恐欠妥当。”

皇后犹自恨恨，不肯轻饶。

“算是卖我一个薄面罢，皇后。”

皇后立刻若有所思盯住我：“真叫人吃惊，这贱人怎的有本事让贵妃妹妹替她求情，莫非妹妹与钟修远颇有渊源？”

脸立刻板起：“皇后慎言。我只一心为圣上着想，妄杀忠良之妹，徒增君臣隔阂，是为不智。”

入宫以来，一直不曾犯她河水，今日是首次强硬对她。

皇后表面立时软下：“也罢，妹妹有理，就饶过这条贱命。只是该如何处置她呢。”

“皇后若无意见，就让钟悠然到远颐宫使唤罢。”

观赏美女整一日，眼睛都要长茧。终于挨到五十佳丽挑选齐全，已是夕阳西下。

回到远颐宫，元冕已在。

“今日我倒落的比陛下还累了，挑秀女挑花了眼。”轻嘲。

“皇后此番是做得有些过了。”元冕面带歉意。

他以为我含酸么。

“甄选五十娇姝，陛下何时去看看。”淡淡笑。

元冕一脸认真问我：“可有比你更美的？”

我静了一会。

“没有。”

“那不就成了，见过妘锦绣的人还会把其他女子放入眼中么。”他伸手揽住我，仔细端详。

“轻若鹅毛，娇如柳絮，瘦似梨花。锦绣你太单薄，如何为朕诞下麟儿。”

心中触动。素来不喜小儿，也就命定不会有所出罢。所谓母以子贵的说法，我并不十分在意。

嘴上却道：“是我福薄了罢，每回见到翊儿那乖巧孩子，总是眼热呢。”

元冕闻言挑眉：“你喜欢翊儿这孩子么。”

“他也算是陛下膝下众子中较有灵气的一个了，日后必是不容小觑。”

彼时前殿中尚侍立着众多宫娥太监，我俩对话定是一字不漏被他们听去。

元冕大笑：“原来你喜爱机敏玲珑的小儿，那还不如我们自己多作努力，锦绣，你我的孩儿定会是慧黠聪颖，无人匹敌的。”

脸上笑着附和他，心中却有点滴酸涩。时至今日，元冕对我不可谓全无真心，我却还在悄悄算计。只是，并非我无情，而是我二人实在位置不对等，他强我弱，任何人只需搅动他心事，我妘氏可能就会被轻易抹煞。怕了这前半生的沉沉浮浮，急切要巩固自己堡垒，我，别无良择。

第二日一早，送元冕去早朝后，才把钟悠然叫来说话。

小姑娘被领到我面前，反而有些忐忑不安，不似昨日镇定刚强。莫非我名声竟如此之差，令她害怕。

“姑娘就暂时委屈在我这里当个差罢。虽说将门闺秀充作仆役并不适宜，可这样皇后才没法为难你。等过些日子，风波淡了，我自会送你出宫回府。”与她说清楚我的打算。

钟悠然听了，立刻泪光莹莹，嗵的一声跪到地下。

“娘娘救命大恩，悠然无以回报，只求长留娘娘身边，充当牛马。”

我淡笑摇首：

“姑娘此言差矣，我就是看姑娘身有傲骨，不愿屈就宫中，这才出手相救，为的是能让姑娘一尝所愿，重获自由。若你为求报恩，留在宫中，岂不令我心血白费。”

钟悠然听了只重重三叩首。

“你快起来罢。”我叹口气。

钟悠然站起，退下之前，犹豫一下，又道：“娘娘请恕悠然出言莽撞，但许多传闻都诬娘娘冷情冷心，悠然如今却始信哥哥所言，娘娘只是一片玉壶冰心为世人所曲解而已。”

钟修远会这样看待我么。他行军打仗，深谋远虑，目光犀利，可看人，未必准罢。

天气一日更热一日，但七月十一的仪凤宫却是凉意袭人。

这日，是皇后诞辰，用作群宴宾客的仪凤宫，到处置放了从深层地底挖出的年冬雪藏巨冰，凉气丝丝，白烟隐隐。

发妻生日，元冕自然要到场，只是今日这位座排次却有了玄机。

以往正宴，总是帝后并坐中央首席，可这次，元冕龙座仍在至中，两旁却放了两张席毡。一个位置自然是皇后所属，另一个位置却是由我来坐。

自然，如无元冕授意，绝没人敢冒如此之大不韪。而这令皇后抑郁心伤的举措，缘自我对元冕的一句戏言。

我说，每次在人前，看到你与皇后相携，出双入对，心中真是醋涛涌动呢。

元冕当时只笑得狠狠吻上我，几日后，便有了寿筵上如此安排。皇后一桩喜事，却令她愁云惨淡。

幸而元翎从永州赶回来与其母团聚一日，才使皇后稍稍宽慰。

一般宫中聚会宴席，未成年皇子皇女是概不出席的，我这次却特意嘱了李婕妤将元翊带在身边，说是凑个热闹。

“翎儿，永州之任你做得如何？”还未开筵，元冕先把太子召来询问。

元翎站在靠近皇后一侧，垂目低头。

“今春永州旱，儿臣宽其逋负之半。开仓赈饥，仍命贷贫民种。亦以是日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税。至今灾情少缓。”

元冕颔首：“此事朕已得报书，你还做得不错。但要记得自身俭敛。大凡资用，当务节省，如其有馀，以周黎民，勿妄费也。”

“儿臣遵旨。”

说了这些，元冕才对皇后道：“开筵罢。”

酒过三巡，醺乐方兴，元冕将元翊从席间叫出。

“翊儿，你贵妃庶母向来对你颇为赏识，今日特地破例命你母亲带你赴宴。嫡母华诞，你便当好好表现一番，不负贵妃厚爱才是。”

那少年今日一身正式皇子礼服，硃组缨，犀簪导。青纩琉耳，绀衣纁裳。加之天生少年老成，仪态沉稳，立在殿中，甚有气势。听他父皇这一说，他只思忖片刻，便躬身行礼领命。

“今日母后千秋，儿臣理当功颂祝贺，便和节吟唱短歌一曲，恭祝母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说罢，底下立刻有侍从送来竹节一副，交到他手中。

击节声声，少年清越激昂的嗓音响起：

“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

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

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

食芝英，饮醴泉，柱杖桂枝佩秋兰。

绝人事，游浑元，若疾风游欻翩翩。

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

我听着，微微露出笑容，这个小儿的确资质不错。随堂被点，即兴发挥，能有如此应对，在十余岁少年中，实属凤毛麟角。

正想着，却感到二束灼热目光射在脸上。顺着望回，却是元翎。心里一紧，立刻敛住笑容。

“好好，翊儿果然机敏明理，这首前朝武帝的短歌，用在此时此处，确实贴切吉祥。”元冕满意。

皇后见势，也立刻道：“翊儿如此乖巧，本宫要好好嘉奖，就赐乌木红珊笔架一座，白玉笔领一双。”

元冕笑着点头，又转对我说：

“你不是向来对翊儿投以青眼么，今日他表现出色，你也该有所表示罢。”

我回他一笑，才看向元翊。

“我倒也拿不出什么贵重珍宝，恰好手头有一卷已故书法大家宋凌云的《通鉴?卷一九三》的手抄珍本，便送与了你，勉你学业罢。”

少年面有喜色，跪下，朗声叩谢：“儿臣跪谢母后母妃恩赏。”

再看他母亲李婕妤，更是眉开眼笑，喜不自胜。

“陛下，乘着今日高兴，臣妾也有一份礼物要献给陛下。”皇后开始出击。

“哦，是么，说来今日皇后是寿星，才有收礼，怎么朕也有礼物可拿么。”元冕随意笑道。

皇后兴致勃勃：“今年选秀，佳女颇多，臣妾特地又细选了五十上乘者，要向陛下推荐。可惜陛下公务繁忙，一直无暇关注，”说到这里，皇后迅速闪了我一眼：“今日恰是良机，陛下可愿面见一番？”

元冕依旧维持笑意：“见上一见也好。”

皇后得了令牌，即刻差遣她身边太监。一会，燕瘦环肥五十美女便亮丽登场。显然过了这些时日，那群女子已得了不少调教，个个举止优雅，仪态万方。

元冕转头哂笑看我。

“陛下意下如何。”皇后急急唤回元冕。

“自然都是不错。不枉我泱泱大齐，物博人众。”元冕轻描淡写。

皇后自有不甘：“这众多佳人中，才艺不凡者良多，请陛下品赏。”

“今日天色也已不早，就免了罢。”元冕稍有不耐。

“那陛下可要挑其中优秀者赏个封号？”

“此事容后再议，”元冕已完全失却笑容：“朕知道皇后此番大举新录了二千多女入宫。只是宫中阴气已盛，不宜再添新人。朕不愿推却皇后好意，那就由皇后做主，将宫中旧老宫人出放两千罢。”

这话说得不响，除我之外，周围应无太多人听到，元冕也算没有当众拂了皇后脸面。可皇后看了我一眼，脸色已是涨得发紫。

“今日就到此为止罢，朕也乏了。”元冕站起身：“翎儿，随朕到偏殿去。”

众人跪下恭送元冕，他走了几步，又走回我面前，有丝调笑意味轻声说：“你在远颐等朕。”

我敛容回答：“陛下不是说乏了么，那就该好好歇息。”

他有些气恼的笑道：“真是不解风情。”

退席期间，被李婕妤拖住，叙了几句，耽了一会，所以前脚刚回远颐宫，元冕后脚也就到了。

悄悄观察元冕面色，也看不出所以然。他父子二人，不知谈什么。

稍稍说了会闲话，听到外面已是起更，便去内寝。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

红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元冕笑看着我，手滑上我手臂。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风来暗香满。锦绣，朕可不能放过你。”

脸上安静绽出微笑，拨开他手，为他更衣。

锦衾丝被，柔然荡漾。虽是伏暑，却也夜凉如水。

满心疮痍，也有暂时麻痹，不觉疼痛的时刻。可惜，这样忘我的愉悦，毕竟海市蜃楼，桃源仙境。

“锦绣。”

很久以后，我以为他早已熟睡，就连我自己，也是思绪朦胧。

“你今日赠与翊儿《通鉴》，可有深意？”

他说的低沉模糊，几似梦言，我却立刻清醒。

“你说什么。”作出懵懂状。

“《通鉴?一九三》记载的是贞观之治，帝王必修。”

“整部《资治通鉴》不都是借古鉴今的么。”我冷冷。

“你没有什么特殊意思就好，”他翻身面向我，伸手搂住我身体：“皇后虽悍妒，但有朕在，你不必担心什么。”

他温柔把我拢到胸前。温暖前方，是他沉沉心跳，可我的心，却在疼痛。

多想把他话当真，从此倚荫乘凉，不再劳累心神。可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

过了一日，稀客登门。

泉露宫贤妃带了她的亲子前来拜访。

“贤妃今日好兴致，怎的到了我这偏僻地方来。”彬彬有礼。

“贵妃这里哪是偏僻，远颐宫可是众人膜拜之处。”她笑的友好。

“按理早该来和贵妃问个安的，可自生了翊儿，身子一直不好，耽搁到现在，贵妃莫见怪。”

“哪里，倒是贤妃玉体，可要保重，”虚与委蛇：“这便是翊儿罢。”眼光掠向她身后阿姆怀中襁褓。

“是啊，”她赶忙转头，对那阿姆道：“快把十四皇子抱给贵妃娘娘看看。”

襁褓中一张小脸展在我面前。说实话，对我而言，婴儿都是一个模样，皱巴巴，丑兮兮。

“嗯，”看了一会：“他多大了。”

“再过九天，就满周年了。”看出我并不热情，她有些失望。

“那要好好庆祝热闹一番了。”我笑着坐到椅中，也让流朱为她看座。

她眼神黯淡了些。

“也不知陛下还记不记得住呢。如今陛下心中，并无我母子俩地方。”

我也无话。有些时候，沉默是金。

“想当年甫入深宫，陛下也对我恩宠有加，有那么两三载，我以为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子。可是好景岂会长久，如今的泉露宫，真是门可罗雀。”她忽然感慨起来，竟忍不住在我面前泪光闪闪。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虽是句俗话，却也是至理。我等又何必耿耿。”淡定从容，起身走开几步，留她个余地拭泪。

隔了一会，背后她又说话：“也是，我早已不再望念什么荣宠，只盼我翊儿能有出息，我也好老有依靠。”

“我知道贤妃出身大学士府第，自然教养小儿也有良法。”心中大概猜出她来意。

“只是陛下少有对翊儿关注，令我心伤。唉，”她愁愁深叹口气：“真是羡慕李婕妤那孩子，讨贵妃喜，连带陛下也爱屋及乌，对他赏识。”

“是我做得不好，偏颇之意太明。”

“哪里哪里，”她登时惊慌起来：“我绝无怪怨贵妃之心。”

我笑起来：“你且宽心，陛下是重情之人，怎会忘却亲儿周年生辰。”

她这才镇定下来，面有感激之色。

“贵妃若不嫌弃，今后我可否带翊儿多过来坐坐，我们姐妹也该多叙叙。”

“小皇子身体到底还是幼弱，时常外出，吹风受到凉就不好了，还是应在泉露宫里妥当照料着的好。不如以后我去泉露宫走动罢。”

听了我这话，她脸上极不自在，许是认定我存心不肯与她交好，岂知我只是厌恶婴儿啼哭吵闹而已。

话不投机，又与我说了两句后，她只好怏怏回去。

幸而九日后的十四皇子出生周年的庆贺终是风风光光，我才算没得罪了贤妃。

倒是经了这一串事体，众人皆已晓得，宫中贵妃得势，皇后无宠，这行事做法都该改道了。

## 第十二章

八月骄阳，似火如焰，却压制不住孩童游戏精力。四国大战，划地为王，招兵买马，竹剑木戟，适逢陶性馆例行休假的皇子及其伴读们，在御苑中玩得不亦乐乎。

凌波池滨石舫中，众嫔妃围坐饮茶食凉瓜。

“贵妃娘娘这是在看什么哪，竟入了神了。”

神游被打断，是德妃在说话。

“正看皇子们游戏呢，很是有些乐趣。”浅笑回她。

“贵妃还真有童心。”德妃也笑。

轻摇头：“哪里是什么童心，只是看孩子游戏，联想到‘三岁看到老’这句话颇有道理。”

众人一听来了兴致。贤妃问：“此话怎讲？”

“虽说小儿心智未全，人格未成，可从先天自然的性情脾气却已能看出他日后作为。”我侃侃而谈：“譬如这打仗游戏，皇子们有的好做指挥总领的将军，有的好做出谋画策的军师，有的一呼百应，被拥称霸，有的只得随从附和，为人跑腿。虽然只是幼稚戏闹，却可以从中看出些端倪。这称王称霸的孩童自是有收服人心的能力；这聪颖却甘当军师的孩童自是天生不爱出头，只喜站在幕后；这爱持枪抗剑，打打斗斗的自是崇武嗜兵；这爱充当说客，讲道说理的自是偏好文斗。虽说不是定论，但今后各位皇子的担当作为，少不得要与现时游戏中的表现有些干系。”

话一说完，那些有子的嫔妃即刻去看自己孩子正做什么，其他妇人也纷纷隔山观虎斗。

“我那孩子看来是要做武将了呢。”

“我的孩儿向来文弱，读书用功，这调皮打闹是比不上其他皇子。”

“看样子六皇子那一方的倒是有些领先呐。”

“六皇子是这里头年长的，自然沾些光罢。”

“可听说陛下也对六皇子深为期许呢。”

众说纷纭。

“哼，”德妃冷嗤：“再有大才又怎样，庶出的皇子还能登天不成。”

众人语塞，李婕妤更是面色青红交加。

确实，即使是龙子皇孙，其地位等级也是森严难逾。皇后之子，正统嫡出，将来领率茂典，登极大宝；妃嫔之子，点缀衬托，将来不过封王封爵，外敕藩地罢了，任再说什么天赋英才也是空话。

后宫诸妃，谁不明白这个道理，一时间众人都是嗟叹。

不过是黄粱美梦么。

看一眼暗自失落的李婕妤，我将目光投向远方跃动璀璨，反射金光的湖心，脸上，慢慢绽出一丝隐约的微笑。

众人看在眼里，忽然都静默起来。

石舫凉茶小聚散了以后，我信步走上花间卵石通幽小径。

花叶掩映，绿荫蔽日，曲折回环，柳暗花明，这样的处所，皇宫中太多，总似是隐涵着秘密奥妙，暗涛惊波。

“贵妃娘娘。”

头也无须回，就知道是她。停下脚步，等她下文。

她忐忑不安的绕道我面前，恭恭敬敬行了个礼。

“娘娘，臣妾这些时日思前想后，终觉得有些话须与娘娘商议一番。”

我看着她，不发一言。

“娘娘，可否借一步说话。”她再恳求。

“婕妤但说无妨。”拿出和颜悦色待她。

“这事，臣妾，”真让她开口，她倒又手足无措起来，结结巴巴道：“这事也不知从何开口，臣妾，臣妾真的一心只为娘娘着想。”

斜睨她一眼，她却低下头去，直闷了一会，才又大了胆子说开：

“娘娘如今宠冠六宫，荣耀鼎盛，风雨顺遂，心想事成，按说我等小人物没资格说什么为娘娘着想的话语。臣妾只是自作主张，觉着娘娘虽蒙圣眷厚爱，可陛下毕竟国事繁忙，难以时时陪着娘娘，这远颐宫中，没个孩子难免冷清。臣妾看着翊儿与娘娘很是投缘，翊儿自己也算是乖巧伶俐，懂事明理，场面上决不会给娘娘丢脸。臣妾今日便斗胆问娘娘一句，娘娘可有意将翊儿收为己子？”

她今日终于将这话说出口，心里不免冷笑。

“婕妤此言令我惶恐。翊儿是婕妤亲子，又生的聪明，婕妤必是将他奉为至爱，倍加呵护。而翊儿自然也是对你这生母爱戴孝顺，谦逊遵从。我一个外人，与你二人相识仅有数月，怎可生生的将这母子亲情截断。”频频摇头。

她幽幽叹道：“娘娘所言臣妾又怎会不懂，可我这生母，位分低微，人也粗笨，对翊儿前途助益无多。可娘娘不同，娘娘出身贵胄，

又是名闻天下的智慧之人，连翊儿也总对臣妾说起对娘娘的敬慕之情。既是如此，臣妾便心甘情愿过继亲子，但求今后能时常见见翊儿便心满意足。”

仍是摇头：“生母健在，又养独子，我若夺人心肝，便是不明事理、违背伦常的荒唐之人。”

她大急，本来定以为这会是个你情我愿，一拍即合的建议，却没想到我会将她一口回绝罢。

“娘娘，事到如今，冰如也就给您掏真心窝子了。”她不做不休，素性跪倒地下。

“娘娘如今得获殊宠，无人能比，可以说缺的就是个名分了。凭着陛下对娘娘的眷恋，娘娘要入住中宫，绝非难事，可膝下无子，却必将成为朝廷上反对娘娘的借口。如今娘娘若愿收下翊儿，便让那班朝臣失了口实，为娘娘册后铺平道路。”

一听这话，我立刻正颜厉色：“婕妤休得胡言。”

她面色惊慌起来。

“后宫之中，是非无常，一着不慎，销尸灭骨。我生平所愿，只是安稳太平，你却说些如此煽动挑唆之言，莫非要陷我于不义不忠。所谓正位中宫，不但是非分忘本，更是恶逆不道的重罪。”我停了停，看着地上瑟瑟发抖的身躯：“婕妤可知自身已犯下滔天死罪。”

首次见我严辞厉色罢，她竟吓得瘫在了地上，隔了好一会，终于醒悟，把头在地上磕得砰砰响。

“娘娘恕罪，是臣妾罪该万死，竟发了失心疯，说出这等话来。娘娘饶命，娘娘饶命。”

一个秀丽女子，这会弄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罢了，我也无心见到流血，今日之事，我会全盘忘却，你也决不可再有任何忤逆念头。”

“娘娘仁慈，饶命之恩，臣妾没齿不忘。”又是捣头如蒜。

也不再多说，绕开她，缓缓前行。

后宫是腐蚀人心的染缸。任谁曾经单纯，为求生存发展，都要练出金钩倒刺之手，铜墙铁壁之身。这李冰如便是一例，为了出人头

地，心头之肉也肯割下，母子亲情也可舍却。如此冷心冷肺之人，若是有些头脑，倒真能成些事情。

“贵妃娘娘实在大义凛然呐。”

这回心无准备，真被这乍然响起的男声吓了一跳。

转头，看到一旁羊肠草道中窸窸簌簌踏出一人来。

居然是元昂。

心中不悦。

“原来是端亲王爷。”避脸退了几步。

“小王见过贵妃娘娘。”他笑容可掬。

“王爷只身在后宫花苑走动，已是不宜，又怎可躲在背后偷听人言。”我冷冷道。

“娘娘切勿动怒呵，”他脸上毫无歉疚之意：“今日面圣完毕，随性到园中走走，误听到贵妃谈话，实属意外。”

不欲与他多缠：“既是如此，相信亲王也明白兹事体大，恳请亲王三缄其口。”

“这是自然。小王只是纳闷，如此良机，娘娘怎不好好把握。惯来自傲之人难道会甘心久居人下？”他不怀好意。

犀利目光划上他脸，语调冰凉：“齐人如何看我，以为我不知道么？”

亡国之女，妖冶诡谲，素行不良，包藏祸心，坊间关于我的蜚短流长还能有何好话，皇后之位，能予以我这么个声名狼藉的人么。

“亲王高看我了，家变国亡之人，心念早已俱灰，还要争什么上游。”凄然冷笑，静静走开。

他不再说话，默默目送我。

渐行渐远，拐过一弯，却听到身后远处一声低叹：

“锦绣呵。”

不过几日功夫，齐宫里谣言四起。

有人传，皇帝陛下授意贵妃收养皇六子元翊。

又有人传，星象变局，红鸾异动，乃天意明示，中宫即将易主。

更有人推测，太子长贬永州，乃是废后易储之前奏。

彼时，元冕正为戎狄犯境之事操劳，无心他顾，后宫骚动，他全然不知。

“殿下，大事不好！”

这日，我正与钟悠然对弈，却有渊碧慌张失色跑入。

“出了何事。”我问。

“奴婢刚从仪凤宫听得消息，皇后遣使，懿旨急召太子回京。”

松口气，我淡笑：“傻丫头，这又如何。”

“殿下有所不知，今日早朝，陛下点兵，任钟修远大人为兵马大元帅，近日即将出发征讨西戎。就在同时，御林军总领郑树涛也重新部署皇宫卫守人事分布，各个要害关卡，全部由其亲信把守。”

听了这话，我还未有表示，侍立一旁的流朱已然开口。

“殿下，莫非这几日谣言大盛，竟逼得皇后对您出手了？”

手忽无力，指一松，捏着的白玉棋子落到盘上，“珰”的一声，砸乱了棋局。惊的钟悠然呼喊出声：“娘娘！”

“若真出手，只怕不只是针对我了。”我喃喃道。

“娘娘，此话何意？”钟悠然大不解。

我不答，只盯着那零乱棋局。

惟银是伶俐心思，猜到我心中所想，便对钟悠然道：

“姑娘想想，皇后要对贵妃贵妃娘娘出手，如何能绕开圣上。可如今你兄长带兵出征，朝中文武要职就可说都是郑氏外戚把持。如今皇后召回太子，又部署御林，恐怕是……”

毕竟事关重大，惟银不敢再说下去。

“娘娘是说皇后要谋立新帝？”钟悠然鲁莽出口。

“姑娘切勿乱言，此事仅仅我等臆测，无凭无据，”我紧急制止她：“这胡言妄语若是传出去，是灭族大罪。”

想了一会，对流朱道：“你去准备个轻便小轿，在宫外候着。”

又转头对钟悠然说：“姑娘这就收拾一下，由我那婢子护送出宫回府罢。一来你兄长即将远征，你此刻回去，还能与他见上一面，道声珍重。二来我这远颐宫恐怕自身难保，若真出事，反倒连累了姑娘，不如出宫避祸。”

“娘娘，如今情状危难，悠然怎能弃娘娘而去，独自偷生。悠然愿留在远颐宫，与娘娘同面生死，望娘娘成全。”钟悠然下跪。

“姑娘请快起身。”叫了惟银去扶她。

“姑娘此言差异，姑娘留在此处，若真赶上浩劫，不过枉添一条人命，于你我俱是无益，这又何苦。听我一句劝，回去罢。”

她站起，听了我话，若有所思。

我知已劝动她，便不多言，顾自走回内室。

隔了一会，惟银走入。

“殿下，钟姑娘已由流朱送走了。”

我颔首。

惯来不与人多做亲近，与人交往，点到为止，决不多投感情。昔日晋宫旧人，都知我无情。可今日，别了钟悠然，心中却有伤感。未必是这几日与她相处生出感情，只是这么个单纯女孩，视我为恩人善主，感激涕零，我却毕竟还是让她做了回棋子，利用了她的真情。

过去的我，不会如此多愁善感的罢，玩弄个把小人物，实在只是等闲。如今，我怎会变得如此优柔。

摇头，甩去那些胡思乱想。招来渊碧，吩咐她好好留心这几日宫中动向。

事情进展比我想象的还要顺利。

钟悠然出宫当日，钟修远夤夜密见元冕。

第二日，元冕下旨查抄仪凤宫，竟从宫内院落墙角挖出祝厌木偶，那刻有我名讳的偶人红心正中，深插钢针。

第三日，皇后特使未到永州，便被截回。密旨内容，只有八字：速回盛天，共商大计。

同日，御林总领郑树涛自首伏罪，供认调动人马，监视远颐宫，俱是皇后授意。

朝中培植势力，后宫巫术祝厌，不但妒悍残忍，阴害嫔妃，更要谋反大逆，篡权夺位。一应指控，由端王元昂调查主审，经查发现，一切属实，皇后发指罪行，罄竹难书。不到七日，元冕朱笔落下，废后旨出。郑氏外戚，全部诛连。

一切全部顺理成章。

这些时日来，郑氏外戚势力已是嚣张猖獗，连宗室元氏光辉也要被太子舅家遮掩。如今出了这种把柄，自是遭到元氏狠狠打压。更兼巫术行咒，向来是皇家大忌，元冕怎会轻饶皇后。一切皆非我所污蔑陷害，全赖皇后自身不正。我所作的，不过是加剧矛盾，逼皇后对我出手而已。说来，置之死地而后生，也需天意相助矣。

废后当夜，元冕揽着我坐在楼榭露台。

漆黑天幕嵌着一面明月。

并不圆满，那灿灿的晕光只形成消瘦的橄榄状。

是了，还要再过四五日，才到中秋呵。

“唉——”

背靠着的那个宽阔胸腔起伏一下，元冕深深叹了口气。

他这几日我这里也少来，时常就歇在含雍殿，今日见到他，看得出神态疲惫不少。

毕竟是发妻罢，数十年的姻缘，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如今却被这亲密之人背叛，他的心境可想而知。

“明日，翎儿回京，要见他母亲。”元冕说。

我倚在他怀中，身形未动，心头却颤了一下。

除掉皇后，是我早已布下的计划，但对元翎，我无害他之心。可惜事情演变到如此地步，元冕会相信太子清白么。又或者说，元翎再留在太子之位还合适么。

“锦绣，”我的身子被元冕转过，他认真看着我眼眸：“朕明日与翎儿同去冷宫寥巷。”

他的眼中，有丝小心翼翼的试探。

怕我生气？怕我知道他要去见那害我之人，会伤心？

怎么会生气，怎么会伤心，我才是幕后黑手呵。

但是，我的确不想他去见废后。

不知元昂是如何证实废后有谋逆之行的，怕是他自己有些打算罢。其实，以皇后为人，杀我毒心是有的，可说到谋害皇帝之意，倒未必有罢。一切烟幕，不过是从钟悠然口中放出。明日皇后一见元

冕，难保不是大喊冤枉。元冕是个心思细密，谨慎多疑之人，加之对皇后性情知根知底，也不知会否生出些蛇足来。

“锦绣，你与朕同去罢。”

元冕要我放心，故而让我与他同往寥巷。于是第二日晌午，我见到了眼眶深陷、满面憔悴的元翎。十七岁的青年，却似历尽了沧桑。

他见到我与元冕并立，迟疑了一下，跪倒地下：

“儿臣拜见父皇，贵妃娘娘。”

“平身。”元冕冷淡。

元翎不起，只重重叩头：“儿臣不敢。母亲获罪，儿臣也有牵连，戴罪之身，不敢直立面君。”

“那朕就问你，你与你母亲可有密谋？”元冕严厉问话。

元翎大惊：“儿臣如有谋逆之心，愿受五雷轰顶，万箭穿心。”说罢，又是头脑叩地。

“行了，你起来罢，你三叔主审此案，暂且认定你未有涉入，保你清白。朕也相信于你。”元冕蹙眉闭了闭目：“进去看你母亲罢。”

一声高唱：“皇帝陛下驾到——”三人走入那死寂的冷宫。

闻声，里头一个仓皇身影奔到大堂，扑通跪了下去。

“陛下，臣妾拜见陛下。”

那简衣朴服的妇人倒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周周正正，是一直等着元冕来，好一诉委屈罢。

她叩拜完，抬起头，不意看到我和元翎，脸上神情立时交替变化，忽而怨毒，忽而激动。最终，还是放过我，对着元翎声泪俱下：“我儿啊”。

元翎也受不住，疾走过去与他母亲抱跪在一起，两相哽咽。

“母亲，你怎生如此糊涂啊。”哭腔涩涩。

这话似是提醒了他母亲什么，那妇人放开儿子，跪行到元冕面前，伸出双臂抱住元冕一腿：“陛下，臣妾有冤，臣妾大冤啊。”那毫无血色的白脸哭得凄楚。

元冕极不耐烦，抬腿挣脱她的纠缠，一言不发走离数丈，留下我站在原处。

妇人抱空，跌到地上，正要爬起再缠，目光扫到我，立刻血红了眼，疯狂向我扑来：

“是你，全都是你这妖姬害我，我怎么会对陛下不轨，是你使了奸计陷害我。”失控的妇人最是可怕，我避闪不及，被她死死扯住衣襟，那青面獠牙逼近我，毒恨得几乎牙根咬碎：“我要杀的就是你，我只想杀你。”

她要抓要打，我不还手，任由她摇晃得我头晕目眩。

“住手，”一双有力臂膀把我夺出魔爪：“郑琮鸾你还要撒泼！”元冕怒极喝斥。

元翎也急忙跑来将他母亲抱住架开。

妇人犹自嘶喊：“贱人，我要杀了你！”

我软软靠着元冕。

“锦绣，你无碍罢。”元冕仔细上下看我有无受伤。

我只摇摇头。

元冕转头去看那叫嚣哭喊的妇人，厌恶之色溢于言表：“真是疯了。来人，将废后拖下去。”

又大声对那正百般怜惜劝慰母亲的儿子道：“翎儿，随朕出去。”

真真一场闹剧，永巷探视之行匆匆收场，儿子未曾与母亲说上三两句，弃妇也未成功伸冤。我真是皇后恶魇，每每总是将她逼到失态，孰不知如此妄顾一切的疯狂，却是称了我的心意，绝了的她的后路。

这趟元翎回来，终是未被再遣回永州。可全朝上下，都在观望，元冕是否要改立太子。

这桩事体，我不能置喙。元冕眼中，我与元翎之间是太过微妙。要为他说话，只会适得其反。

“锦绣，你喜欢翊儿，可曾真想过收养他？”

这日，元冕陪我在御苑漫步，却如此问我。

“从未想过。”停住脚步，深嗅道边丹桂芬芳。

“可你不是十分欣赏这孩子么。”他正色看我，一脸探究。

我喜欢元翊？从不。我平生最厌就是小儿。前段时日那些热情，不过诱饵。

真诚向他微笑："夺人独子，是为不宜，何况翊儿比我只稍小几龄，真交予我教养，实在不妥。"

他脸上只瞬间掠过一丝欣慰，便又成如常神色。

我作未看见，悠悠然转身对着那浓绿中星点金黄吟道：

"也无梅柳新标格，也无桃李妖娆色。

一味恼人香，群花争敢当。

情知天上种，飘落深岩洞。

不管月宫寒，将枝比并看。"

元冕低笑，手围上我腰际："能叫你喜欢的物事实在是少，这木樨真要感到荣幸。"

他想了想，又道："大齐东南甪周小城，是个产桂名地，金、银、丹桂，应有尽有。朕就下旨，命地方上贡各色奇巧品种，移栽远颐宫，你可喜欢。"

我默了会，转身对他："废后风波尚未宁息，现时如此兴师动众、铺张逾规怕不合适。"

"潘妃宝钏，阿娇金屋，应也消得，何况区区木樨。"他纳我入怀："一切有朕做主，你只需单纯享受快乐便好。"

一阵熏风拂过，飘落几点碎金。

他一再与我说，我只须单纯就好。

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我也是歆羡的呵。只是，时光如何倒流，覆水如何再收，我这一生，早已铁板钉钉，千疮百孔，悔之晚矣。

些微寒意袭染上身，抬眼望望那西沉夕阳。真是入秋了么，天也已凉了。

## 第十三章

钟修远西征戎狄，出师大捷，贼王被擒杀，西戎俯首臣服。

这日晌午，我奉召往含雍殿陪元冕用膳。到了殿门口，却有王德承在外头候着。他见了我，打着千儿跑过来。

“娘娘，圣上与几位大臣尚在议事，请娘娘到内殿稍候。”

点头，走到内殿。

高低说话声隐隐从前殿传来。素性走过去，立在画屏后静静听。

“微臣以为，此番讨伐西戎，我大齐虽是完胜，却也因水土不利而损兵折将不少，代价颇大。西戎后续管制问题如若处理失当，即是辜负了千百阵亡将士之热血头颅。”

“那么众卿认为该如何处置这西戎？”元冕声音朗朗。

静了一会，一个干硬嗓音响起。

“陛下，臣窃以为，西戎蛮夷，粗鲁暴烈，好勇善斗，不以暴易暴则无以治理。此番便当派遣严厉官吏管治，并以军队驻守。”

“林卿之意是要行酷政镇压？”元冕沉吟会儿，又道，“诸位爱卿可有其他高见？”。

立刻又有一人进言：

“依微臣之见，压制愈甚，反弹愈烈。朝廷当派出仁爱亲善之官，以怀柔之策安抚体恤当地民众，才可长治久安。”

元冕只听，却不作评价。

一时间，主严主柔两派纷纷呈言，各抒己见。双方皆是罗列理由无数，却互相无法说服。

“兵刃武治，怀柔文治，各显其效，各有所用。西戎暴虐不逊，以武力教训之，可使其折服，”元冕终于发话：“然大抵治体不可有所偏，正如四时，春生秋杀，乃可以成岁功，若一于肃杀，则物有受其害者。亦犹治天下者，文武并用，则为长久之术，不可专于一也。”

他这便是站到了主柔一方了。只听得方才那同阵营的几位一迭声称“陛下英明”。

“只是众位爱卿可曾想过，戎狄眼中，我大齐之人乃是外族异种，即使和颜软语相与待之，于他仍是征服奴役，又怎会甘心服从。”

这一句却把双方皆予以否定。那几个高呼“英明”之人讪讪缄口。

有一人道：“臣等愚昧，茫然无措，望陛下明示圣意，指点臣下。”

原来元冕早已成竹在胸。

“择戎狄贤者，放权自治。”他只说一句。

不错，西北边陲，蛮夷国度，对于物产丰饶、黎民富足的中原大齐而言，实在是不毛之地，荒僻场所，为这么个戈壁小国设置府衙，派遣军队，只徒然浪费月例饷银与精神体力，自然元冕根本不会做此有损无益之事。而放权自治，就意味大齐只需负手旁观，坐收属国岁贡，如此无本买卖，何乐不为。

那殿上众臣也是聪明之人，只需元冕这一句点拨，自是纷纷领悟，“吾皇英明神武”之言顿时不绝于耳。

“上官卿拟旨，并交付有司加急传发给钟帅。自治执政人选由他就地考量后回禀与朕，再做定夺。”元冕有条不紊安排道。

一人应道：“臣遵旨。”

至此政事议毕，诸人告退。

正要走出见元冕，便听到他问王德承：“贵妃何在？”

“吾皇英明神武，高瞻远瞩。”我边说边笑着从屏风后绕出。

他也无奈笑：“你都听见了。”

“陛下这班臣子，无论立场如何，只须陛下一发话，全要倒戈向陛下。”我挖苦。

“那是因为朕句句在理。”他倒说得意气风发。

“或者陛下蓄养了一班佞臣。”偏要浇他冷水。

他听了，作思索状：“爱妃所言亦有道理，那朕倒要请求爱妃赐教，有何良法可以摒弃佞臣。”

“此事不难。”我脱口而出：“陛下只需在与臣子对话时佯装发怒，再观诸众臣反应。那些意见正确又敢坚持己见之人，便是直臣，那些轻易改弦易张、趋炎附和者则为佞臣。”

话说完，他却只静静看着我，脸上玩笑之意尽收。

我心中已知不妙，却不知他变色缘由，一时被他目光盯得忐忑不安。

“齐桓之功，为霸之首。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一匡天下，不以兵车。

正而不谲，其德传称。”他道。

看我沉默，他又道：

“君为源，臣为流，源浊无法求得流清。朕若以作假诡计试探群臣，又怎可要求臣下真心对朕。执掌天下，便要以至诚待天下人耳。”

他蹙起眉，仔细看我：“锦绣，你做事太重心机，须知物极必反。”

我心一沉。

入宫以来，我小心打算，步步为营，终于渐渐巩固地位，上京伯府也可在我羽翼之下保得安稳。达成此等局面，看似可以高枕无忧，但元冕今日表态，却令我警醒，一旦我往日作为曝光，后果实在堪虞。

“不说这些了，用午膳罢。”他揽我过去。

可我，已经食欲全无。

钟修远班师回朝，随之同来的是戎狄新首领染斡都。他此行目的，一则是进献珍宝贡品，向大齐皇帝表明忠心。二则是请求大齐许他宗室之女为妻，以修宗主、属国永世之好。

番邦新王如此心愿一传出，后宫哗然。当晚元冕来到远颐，前脚踏入宫门，后脚长乐公主求见圣颜。

“儿臣叩见父皇母妃千秋万安。”平日里娇俏天真的小公主今日却是忧愁着急。

“长乐，你有何事？”元冕根本明知故问。

“儿臣听说有个西北番人来京，当殿求娶公主，敢问父皇此事可当真？”到底还是单纯，她丝毫不懂迂回，直喇喇问出。

元冕皱眉：“尔等倒是灵通，今日朝廷议事竟已是人尽皆知。”

“父皇，那可如何是好？”长乐急问。

元冕不悦：“何谓如何是好，此事与你何干。”

“父皇，女儿宁死也不嫁往西域。”她跪在地下，言语间竟迸出眼泪。

元冕薄怒斥她：“和亲下降，乃公事国务，由朝廷决策，几时轮到你来置喙。”

可怜长乐被她父皇怒气惊到，愈发泪流满面，呜咽出声。

元冕厌烦向她挥手："罢了，罢了，你且退下，回去勿要懈怠了妇德女红学习，其他事情无需多想。"

见她父皇已动怒，长乐不敢再多言，啜泣着退下。

"我听陛下言下之意，并无打算远嫁长乐公主，为何不与公主明说，以安她心。"长乐一走，我便问元冕。

"此女驽钝，不懂察言观色，朕已暗示此事与她无关，她却还要啼哭吵闹，着实令朕气恼。更何况，倘若为了国家大计而真要命她和亲，她又有何立场抗旨。养女如此任性不驯，便是平日太过放纵宠爱之故，今日朕就让她吃些苦头。"元冕冷道。

我只无言。

帝王家庭，人情凉薄，我并非初知，可如今看着元冕冷眉冷目，还是使我心寒。无论是何等宠爱关照，皆要以忠诚服从为前提，稍有忤逆，便被剥夺一切。皇子帝女如此，文武百官如此，后宫嫔妃如此，对我，也不会有例外。

"锦绣，"他看出我意兴寥然，双手轻轻扶住我肩："你可是怪朕太无情？"

疲惫笑着摇头。

我又怎会怪他无情，为主驭人之道，我太懂得。

"锦绣，别这样又作出一副看透世事的表情，"他握住我肩的手用了用力："只要你不负朕，朕也不会负你。"

动听承诺，诱惑人心。

他与我温存一会，又回到正事上。

"你尽快在后宫之中物色贞淑女子一名，朕将她认作宗室女子，下降给那染斡都。"

呵，自己所出之女毕竟不愿送到那黄沙蔽日、寸苗难生的地方去，而后宫女子，本就出身低微，随意便可找个充数，也无须顾及此女想法。实在君心似铁呵。

我便按了元冕意思，甄选和亲人选。并不强求强征，只是放话出去，一切但凭自主自愿。

私下也有些许好奇，何等样人，会甘为戎狄后位远赴西域。

一日之内，候选名册已是定下。说是候选，却也无从选择，因为应选之人，只有一个。如此看来，首领正妻的地位也抵不过对困顿生活的恐惧。

“石婉？”看着渊碧递上的名册，总觉此名有些熟悉。

“殿下，人已在宫外候着，可要宣来一见？”渊碧问我。

“宣。”

须臾，门外一女娉婷走入，款款跪下。

“奴婢石婉恭请贵妃娘娘金安。”

“平身。”

她却不起，又是一叩首：

“奴婢石婉再恭请无双公主殿下金安。”

心头漏跳一拍。

“你是……”

“奴婢石婉，上平人氏，故绛州司士参军石络禾次女。”她抬起头，温婉柔顺。

原来竟是她，当初后妃会选秀女时，容貌气质俱佳，却因祖籍上平而被皇后否决的女子。

再细打量她，着实是个清丽女子，如此之人，也会贪图名分荣光么。

“石婉，本宫问你，为何自愿远赴西域和亲。”虽她自报家门，说是故都人氏，我却并无亲昵口吻。

“奴婢此举，只为得见公主殿下一面。”

我被她这一句说的纳闷：“什么？”

她沉静说道：“奴婢入宫，只是充当等级低下的宫女，根本无资格面见公主殿下，如今征召和亲人选，是奴婢唯一能见到公主殿下的机会。”

“你为何要见我？”

“上京伯爵所托，不敢有负。”

“什么？”我失声喊出。

石婉依旧跪在地下，娓娓述来：“奴婢刚到盛天，尚未入宫前，曾由族兄引见，到上京伯府拜见爵爷。临走时受爵爷托付，入宫后要尽力将些物事转交到公主殿下手中。”

说罢，她自绣花袄子内掏出一个厚实信封，高高举过头顶，呈在我面前。

惟银走去接了过来，送到我手边。

看了一眼，信封口火漆完好，强迫自己定下心神，不去立刻开启。

“你竟为了完成爵爷嘱托，牺牲自己后半生归宿么。起来回话罢。”我问那跪在地下却神情坚定的少女。

她却执意不起：“父亲早逝，但自小石婉便常听父亲说，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石家世代倍受晋君隆恩泽被，石婉虽是一介女流，但生为晋人，便毕生只认定晋主为君。为行君主之命，即使性命也可献出，何况只是婚姻归宿。”

忽然在那少女清澈目光下感到无所遁形。一手葬送大晋江山的我，面对这颗忠贞赤诚心，只有感到滚热炙手，又叫我如何消受。

“事到如今，名册已上呈齐主，一锤定音。我所能做的只是风光送你出嫁而已。你且退下，好好准备罢。要见什么至亲之人，你只需向内殿省报备一声，我都准了。”

不能与她再对话下去，只有逃避。此生我辜负之人何其之多。父母祖宗，黎民百姓，哪个不是我心口磐石，只有忘却全部，逃避一切，才能容我稍有喘息。

由惟银手中取过信封，打开。

内里，是皇兄所书数阙诗词。

“无情不似多情苦，

一寸还成千万缕。

天涯地角有穷时，

只有相思无尽处。”

只看了面上第一页，我立时将这一沓纸收回信封，可内心酸痛已然漾开。

我贪生，求苟活，一心只想忘却过往，混噩度日，为何却被不停强扭回首。曾经纷扰，我只想看作数十年前梦一场，却为何如此之难。触目惊心的伤疤，我不想再去舔舐呵。

吩咐惟银无需跟随，独身漫步出宫，踱向凌波池。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北国早寒，不过九月天，御苑中已是一派深秋景象。以前在晋宫，金秋正是赏菊煮酒论诗之佳时，与那亲贵士族中数个爱好文辞的同道，也不避男女之嫌，共聚一室，把酒畅谈，实在惬意。而如今身处齐宫，到底一切都须收敛，任何恣情玩乐之行传到朝廷，都是罪过一桩，少不得被参几本。元冕不在，我只得无所事事。

想着，忽然心生烦躁。

“妘锦绣，你今日怎的又要旧事重念。难道不知一日心期千劫在么。”忍不住低斥自己。

“贵妃心有所期，不知所期为何啊。”一个声音蓦然在背后响起。

回头一看居然又是元昂，此刻他的表情竟是有些阴恻怨恨。

三番两次私话独语被他窥听，我心下也是生怒。

“亲王为何总是无端躲在人后鬼祟行事。”我冷对他。

“鬼祟？我看倒是贵妃你内心有鬼。”他被我说恼

我只冷笑，转身就走。

他在后喊：“慢着”，随即更是胆大妄为一把扯住我衣袖。

此时此刻，我已不只是怒，而是心惊惧怕了。这御苑人来人往不在少数，若被好事者看到这幕，又是无妄之灾。

“亲王请放庄重，勿忘我是你皇嫂。”我不能与他拉扯，只严厉喝他住手。

“哼，皇嫂？你心里有我皇兄么，我看你心里就只有妘崇光罢。”他咬牙切齿说完，甩开我袖。

情绪失控，事态也会失控。我强压下怒气正色道：

“亲王慎言，子虚乌有违礼之事怎可胡说。”

他盯着我，隔了很久才慢慢一字一句道：

“妘锦绣，为何你如此冷漠，他人对你用情，你都不屑一顾。”

我连退数步，别开头不敢接他暗示："陛下与我私事，不劳亲王挂心。"

"何止皇兄，"他紧追不舍："皇后难道真有谋逆歹心么，我是为你才给皇后定罪的。妘锦绣你看不出我所作一切是为了你么。"

大骇，早知元昂审查废后一案必有蹊跷，谁知他却将一切构筑在为我的名义上。他今日豁出一切了么，竟直白说出一切。

我无话可以回应，只木木呆看他狂热表情。

"妘崇光？为何你偏偏喜欢妘崇光？"他又上前抓住我肩膀，使劲摇晃并咆哮。

我只觉浑身力气泄尽。

难道是我贪心，我要的只是安稳度完余生，却为什么连这也是奢望。人人称羡的无双容貌为何总是我的孽根。一场又一场的纠缠直教我疲于应付。眼前这元昂为何又要偏执认定我心在皇兄。曾经作下冤孽无法抹煞，难道也不容我再回归正轨么。往事旧迹真似一张网，密密织就，牢牢网住我，并且逾是挣扎，它箍的逾紧。

"妘锦绣你真无可救药。你的冥顽不灵定会让你后悔。"他恨恨说完此话，突然推开我拔腿离开。

他说，他要让我后悔。这句狠话猛然让我魂归。

上回他说要加倍报复于我，便生生拆散我与皇兄，将我送到元冕手中。

他总是说到做到，今次他要如何让我后悔，难道他要对皇兄动手？

立在秋风中，我忽然一阵发冷恶心。那样的念头我不敢再想。元昂，我必须出手制止。

回到远颐宫时，我钿钗凌乱，面色苍白。正在饮茶等我的元冕见状大惊。三步并作两步跨到面前扶住我。

"锦绣，你怎么了？"

"我……"欲言又止。

指尖狠狠掐着手心，想逼自己流出泪来，却难以做到。可是，这幅泫然欲泣的模样已经足够。

“锦绣你快说话，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眼中强烈的急切忧虑流泻出，使我心柔软下来。忽然生出胡思乱想，如果一切静止在这一刻，不也挺好。没有前因，没有后果，无需算计，无需顾虑。可为什么这偏偏是一场戏。

“端亲王他……”低头避开他的注视，声调却是颤抖。

我吞吞吐吐，不肯明言，可看我狼狈模样已猜着大概的元冕又恨又急：

“元昂他对你做了什么？锦绣你别哭，说话呵。”

“端亲王他方才在御苑唐突非礼于我。”哽咽说出，挣开他手躲到一边。

离间他兄弟感情，这不是良策。元昂是元冕唯一的同胞兄弟，元冕向来对他这兄弟倚重，且也了解他兄弟个性。我抛出己身作诱饵，利用刚才御苑中之事以真作假，以假乱真，捏出罪名，可这诱饵又是否能抵得过浓稠的血缘，这罪名又是否能打破他兄弟情谊呢。实在是险着呵，但事出紧迫，我已别无他计，元昂的报复手段我早已领教，不及时反击，后果不堪设想。

“元昂他会作出此等混事？”元冕已是盛怒，却又不可置信。

我跌跌撞撞走入内室，伏在床榻上。隔了一会，背上抚上一只手。

“锦绣，为何总是相似一幕重演。以前是翎儿，现在又是元昂。”他的声音疲惫。

“现在你也觉得我是祸水了是么。”我不抬头，冷冷失望的语音从锦衾中透出。

“锦绣，”他把我拉起面对面，满脸懊恼：“你不要曲解朕的意思。”

凄然苦笑：“你真的不该留我在身边的，我永是沾惹是非的祸首。”

“不，别这样，”他一把紧紧抱住我：“锦绣，告诉你，能拥有你，朕从未后悔。”

头倚在他肩上，眼望向窗外。几片枯叶飘下，自窗口一掠而过。

一直偏爱深秋，只为那苍茫萧索最恰我心境。我曾想，是我心冷罢，虽未到双十，却有如此颓败的心态，再任是锦衣貂裘也无法焐暖。可今日，那颗冰石之心却松动了一下，游丝般暖意缓缓流过。上苍是真的厚待我么，给我无双美貌，绝顶智慧，纵然我罪孽深重，还让元冕出现，守护我身边么。过了今次，再一切重来是否还不迟，是否还容我收手回归?

“朕明日会见元昂，为你做主。”他低沉声音传到耳边。

对质，我不担心，元昂在御苑对我拖拉牵扯是绝对事实，抵赖不掉。但是元冕会对其弟下多重的手，我无把握。万一只是不伤根基的小惩戒，怕只会逼元昂孤注一掷、铤而走险。

离开他怀抱，坐正，认真看着他道：

“陛下三思。为我与端王交恶，实为不智。端王手握重权，掌朝廷机要，又兼以率性耿硬的脾气，陛下若要将端王治罪，不仅陛下有如失去左臂右膀，更恐端王生出逆反之心，反倒乱了大局。”

伸出一手握住他的。

“方才我只是突逢意外，慌了心思，才在陛下面前失态，陛下切勿为此事动怒，伤了兄弟感情。”

“锦绣你识大体固然不错，但别忘了元昂他身为下臣凌辱帝妃，身为御弟非礼皇嫂，乃是犯了十恶罪行第七条之大不敬，若再敢心怀怨毒，阴私谋事，就更是谋大逆之重罪。如此行径若是姑息，只会养出大恶奸徒。”说到这里，他目光烁烁，面容激愤，复又看了看我，神色稍缓：“锦绣你不必再劝，朕主意已定，对元昂定要严惩。”

我放心下来，又软言稍劝他几句平息愤懑后，就转开话题避谈此事。

夜深，服侍他睡下，也无闲话。

午夜梦回，竟是与皇兄一同在晋宫围场驾骑驰骋的场景。我不爱骑射之类剧烈活动，驾驭马匹技术也不高明，眼见着皇兄逾行逾远，竟至望不见身影，我急了。

“崇光。”

低声喊了出来，却猛然惊醒，赶紧去看身边之人。

元冕气息均匀沉稳，仍在酣睡，一颗心这才落了下来。

呵，是噩梦呵。

许久皇兄未入我梦了，今日被元昂一闹，却又让我心忧思存，牵肠挂肚起来。

幸好，只是明日，过了明日，一切便要安定。

第十四章

元冕一早上朝。

我在远颐宫捱了半日，也派了流朱到外头打探情况，却未果。坐也思量，卧也思量，这条险计还是有点玄，会否出纰漏，只赖天命。

用过午膳，决定去御苑走走，使紧绷心思得些舒缓。

一场秋雨一场凉，一夜秋风一地黄。今朝花园比之昨日又大不同，叶自飘零许多，落满池塘，满目苍凉。

沿着凌波池彳亍，不知名的细花残瓣飘落肩头，驻留。挥挥衣袖，不沾染丁点。

六角飞檐，作势冲天，它是要随候鸟南迁么。

又行近几步，才赫然发现那凉亭中立着一人。想要退，已是不及，那人看到我。

“贵妃娘娘安好。”他一揖。

“太子殿下雅兴。”我礼貌一哂。

也无话可说，启步走开。

“勾栏六角亭中，清波白浪映衬下，我首次见到我的洛神。”身后，听到他说。

茫然回头，他并不在看我，只望着湖中蜷卷浪头。

“层层叠叠人影却掩不住她的光芒万丈，直眩花我双目。那一刻，我才相信书中所说的颜如玉、花见羞确有其事。如此人儿真真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轻易见。第一眼后，我就知道她是蜚声宫廷内外的晋国无双公主，因为她的确举世无双。”

周遭，只有湖水声哗啦作响，虫鸣鸟啼在深秋绝迹。

“后来，她入宫为女官，我便越发频繁入宫给父皇母后请安，企望能与她偶遇。果然天不负我，那日我辞去母后，走过御苑，便见到了

寒梅枝前俏立的她。我欣喜若狂，更赠她烧尾以诉衷情。”

“可惜，我一直只是梦里痴人。”

他忽然回头，我猝不及防对上他苦涩的双眸。

“我始终忘记，这面前画卷虽美，主角却不是我。我只是太子而已，江山美眷，皆属父皇。”

他今日大异往常，简直呓语胡言，不知意欲何为。

“锦绣，你从未把我放在眼里是么。”他悲哀的问。

实在多事之秋，一会元昂，一会元翎，每个人都不约而同问我为何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可笑我又不是佛祖，如何心怀天下，普渡众生。

“殿下慎言，勿忘我是你庶母。”冷静对他。

他听了这话，忽然惨笑数声，令我毛骨悚然。

“是呵，我总是忘记你是我庶母呢，或许你也快成我嫡母了罢。”

他今日说话已失分寸，我有怒意，拂袖欲走。

“我知道是你设局使母亲失去后位的。”

脊背僵住，回头看他说出此话的居心。

没有怨恨，没有愤慨，还是那一脸悲意。

“你真以为我懵懂糊涂么，母亲恨你这我知道，但她不会阴害父皇的，后宫能有本事夺下母后后冠的除你我不作他想。”

我死死看着他，他却又苦笑：

“你担心我去告状么。你担心什么，我不恨你。虽知你害了我母亲，我还是没法恨你，我真想恨你呵，可心里只要一想到你，就不由自主向你投降，完全软化。你得意罢，我真没出息是么。”堂堂七尺男儿，他却红了眼圈。

最是见不得这种场面，我不顾仪态，夺路而逃。

急行了几步，身后无人追来，才松口气。

我小看了元翎。

一直把他当成腼腆文弱的书生，可他身上所流到底是乃父血液，又怎会愚讷。原来始终是我自以为高明，自以为手段了得，却不知旁人都能洞悉一切。

元翎说他不恨我，或许只是暂时，谁又能保证他不在将来哪天决心向我复仇。要我怎样做呵。皇后碍我，我令她落入冷宫，元昂要报复我，我又去扳倒他，如今又冒出元翎知我底细，难道又要我去铲除他。这竟成了个恶性轮回了么。过去所作所为，只是自添一笔一笔的罪证，一旦被他人发现，我就得马不停蹄补救，可一补救，又是生出新的罪证。无休无止，无限循环，我竟永世不得翻身么，抑或，我只是一直在自掘坟墓。

罡风衰草,晚日寒鸦，西方那团血红渐渐沉淀白昼的灰，暗夜的黑取而代之。收拾惊悸不安心情，匆匆往回走向远颐宫。

宫门口，已有元冕侍从肃立。

走过去，随意问侍立一旁的王德承："陛下今日心情如何。"

"娘娘……"王德承竟不敢看我，一脸愁容的嗫喏。

见状心头已是突突紧跳，赶紧撇下他走入殿内。

前殿中空空荡荡，毫无人声，再穿廊过庭，到内殿去寻。

一眼便看到惟银三人跪在网师书房门口，神色紧张。看到我，惟银要起身为我通报，我对她摇首，示意她噤声。

在房外深深吐纳几次，按平心中狂跳，才走入。

"陛下。"他正背对着我，我唤他一声。

他倏的转身，脸上却是阴云密布。

"你去哪里了。"

"只是去御苑随意走走。"小心翼翼回他。

"是又去观景抒意，追念旧情了罢。"他恨恨。

被那突兀的怨恨之意惊了一下，他怎的无端端说出这种话语。

定是今日元昂搬弄是非，将他自己臆断说与了元冕。

为元冕误解猜忌，我心下也恼恨。

"这必是端王为求脱罪所说，陛下万勿轻信。"我直直道。

他冷笑："元昂对于昨日荒唐违礼行径全部承认，可你昨日在园中又到底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我真真什么未做，只是不幸遭遇元昂。

尽力从容镇定："陛下难道忘了这书房馆号网师的意义了么，妘锦绣向来言出必行。"

"那这又是什么。"他忽然冲我怒吼，手中攥着一团姜黄举到我面前。

那正是石婉转送的内含皇兄所书诗词的信封，当时拿了看也未仔细看便随手塞入书架某卷书中。元冕，他竟私查我书房。

只感双耳嗡嗡鸣响，心中喧嚣，这桩事，天地良心我完全清白，可此情此景，我却是有口难辩。

"无话可说了么。"他满是愤怒的语气中有丝失望。

"陛下，你要相信我。"他潜意识是希望我辩白一番的罢，可我即便说了他又会相信么，须知有些事体他在心中成了定论，我再多说只会愈描愈黑。

他流露出伤痛表情："朕多想相信你，可一个连做梦也喊着其他男人名字的女人叫朕怎么去相信。妘锦绣啊妘锦绣，你要将朕的一片真心置于何地。"

我一震，昨晚，他听见了?

好呵，亲耳所闻，确是成了铁证事实。可他知否这突如其来的噩梦于我也是意外，又哪里说的上是日日夜夜思耶念耶。

实在屋漏偏逢连夜雨，为何诸事皆要与我作对，我决定斩断旧缘，忘却前尘，满心期望新生，为何偏偏为他误解。

"你始终未曾忘记妘崇光是么，纵使朕绞尽脑汁讨你欢心，也只是徒然。朕白白耗费感情，你的喜怒哀乐，却只是围绕妘崇光；朕以为你终要回心转意，殊不知你的一举一动，都只是为了妘崇光。钟修远说过晋亡之时你都未哭，朕还道你当真心如铁石，冷酷无情，现在才知，原来你只是一腔柔情全付与了妘崇光，无法再施舍他人而已。"

指控，无端的臆测，无休无止的猜忌，真令人疲惫厌倦。

柔情，如果我有柔情，那这一年来我的大半柔情也是早已一点一滴流向了他呵，哪里又还曾付与过皇兄。他不相信我，也太低估自己，我毕竟不是石心之人，他对我的专一独爱我怎会真正麻木不知，我终究是女人，又怎会对那绵延深情不受用呵。

"朕再问你，皇后获罪被废，可与你有关？"

猝不及防他转移话题。

今日是大凶之日么，怎的旧恨新仇，旧账新债全要在今日一并清算。

紧抿着嘴，无言，眼却避开他的。废后事体，是我操纵，的确无从开脱。

“果然是你设局，真聪明，果然独工纵横运筹，”我的默认令他恨得咬牙切齿：“朕白白怜你爱你，你暗地却只把朕的真心玩弄股掌，利用朕的真心为你兄妹谋事。元昂说得对，有妘崇光在一日，我君臣都不得安宁。你俩苟且之事有如恶疮毒瘤，不及时根除，连整个大齐都要颠覆。妘崇光若是不死，下一步你又设下什么招数，是否正做周全准备，光复大晋？”

谋反复辟！如此大逆罪扣上，我承受不起。的确我暗使手腕，密谋策划，但这所有作为只是为了巩固地位，夯实根基而已，什么所谓国祚社稷之事，莫说想，就连梦也未曾梦过矣。对我而言，抛却过往可以，但要放开现时一切，任由他人主我沉浮，这绝对无法做到。再者，我与崇光，即使撇开男女之情，血缘亲情总是无法抹煞，我早已立誓，有我一日，必要保得他周全，他这亡国之君始终是齐人眼中之钉，我不费尽心机，如何保他。

胡思乱想着，元冕方才那几句话，在头脑中转了一周又一周，许久，警钟敲响起来。

他说，有皇兄在，他不得安宁。

“陛下，你不能伤我胞兄。”我急迫起来。

“太迟了。”他冷冷道。

出了何事，如何太迟?

全身血液涌上头顶，一片发胀混沌中只有心中擂鼓之声清晰可辨。

“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你不要动我兄长。”我虚弱的说。

他看着我，止住了言语。

惊恐起来，皇兄，他把皇兄怎么了么。

手紧紧攥住衣裳：“你说什么，你开口呵，说话呵，你们把皇兄怎么了？”

“朕今晨得报，上京伯爵于其府中毒发身亡。”

毒发身亡，我只听进这四字。

他难道是说，皇兄已经死了么。

怎么可能，这是天大笑话。我的胞兄怎么可能死，人们不是都说同胞所生之人，皆互有感应么。为什么我没有心痛，没有昏厥，任何异乎寻常的体会感受也没有。

是了，元冕他定是骗我，他要试探于我，或是想惩罚打击我，他认定我伤了他的心，便也要让我心痛。可是，如此造谣，咒我皇兄，委实太过分，他不晓得这种消息会令我死么。

“不要用这种话来刺激我，元冕你住嘴，别骗我。”一阵无法遏制的歇斯底里倾泻，全然不顾谦恭礼法，我直呼他名：“元冕你快说实话，我知道的，皇兄他肯定没出事。”

期待目光射到他脸，心却随着搏动一沉一沉落到无底深渊。我的不顾一切令他脸上怒容中渗出一丝犹豫。

片刻的静止无声。

“快告诉我真相，别折磨我。”话音早已毫无底气，颤软的语调逸出唇边。周身疲软，方才便摇摇欲坠的躯体在不知觉的一刻已是倒向了元冕方向。

他眼疾手快扶住我。

“元昂昨晚亲往伯爵府，以一杯毒酒，鸩杀了上京伯爵。”这沉重的话从他口中吐出，钻入我耳中，恁般无情，仿佛只是处决了一名无足轻重的小厮。

天塌地陷。

元昂，终于还是他。他说要报复于我，让我后悔，两次皆言出必行。又何止悔，皇兄之死，直叫我心如死灰。

昨晚，就是昨晚那场噩梦，原来竟是死别，我与皇兄已是天人永隔。

痛。

胸腔中，似有惊雷动天的划裂声响起，心，一分为二。疼痛无以复加，。

怎可以如此对我，怎可以如此对我？为什么不多给我些时间。

手拂到脸，湿漉漉一片，可扬起头面对他时，脸上反而现出一片惨烈笑靥："元冕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竟差一点就要爱上你了呢。"

挣扎起来，要脱开他怀抱。

"锦绣？"他愣愣看着我，被我所说震动。

"锦绣，你所言可句句属实？你，你真会爱我么？"他紧紧抓牢我，黑沉双瞳绽出光芒。

怎不属实，句句真心呵，只可惜，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那圆满的结局再也达不到。

"我的话，你信过几次，我这人，你又何曾信任过。"干涩无力问他。

"不不，锦绣，我愿再相信你一次，抛开旁的一切，不想元昂，不想妘崇光，我们再努力，还是可以重新来过的。"他满怀希望激动起来，如同捧着珍宝般把我搂在怀中。

重新来过？

过去是我天真，怎生今日他也天真起来。他的胞弟杀我胞兄，我俩如何重新来过，难道我俩还能忘尽恩仇，重归陌路，再见钟情不成。

这世间固然有些事情可以重来，有些事情可以一直反反复复，可心碎两半，如何弥补，如何重来。

"请陛下容我独处片刻。"我恳求他。

未得我答复，他不甘心，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放过我，走出书房。

"陛下起驾——"远远传来高唱。

地上，落着皇兄的那个信封，弯腰捡起。

无情不似多情苦。

写着这一句的锦笺露出一段。

无情不似多情苦。哈，何止无苦，人若真能无情，岂非无敌，又何来千古兴亡，百年悲笑。

将信封递上火烛，引燃。

火苗迅速吞噬纸张，转瞬已舔上手指。

不痛，手上一点不痛，不仅手指不痛，就连刚才抽搐碎裂的心痛也消失殆尽。

无法痛恨元昂，更不会怨恨元冕。冷静下来琢磨思量，所有一切，俱是祸起己身。

老天自有公道，这话终是没错。

原来前番屡次让我一帆风顺，计划得逞，侥幸苟活，只因报应时候未到。

上苍给予我万千宠爱，赋予我美貌智慧，而我恣意挥霍，尽情滥用。为了一己之私，所造成家破人亡、生灵涂炭之事不胜枚举。这样罪孽深重之人如何逃得过老天报应，逃不过的呵。真亏我当初还要奢望余生安稳，当真异想天开，也不看清现实。作茧者自缚，玩火者自焚，这话多少年前就已学过，其中道理却到如今才能彻悟。

如今，如今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罢。胆小，懦弱，自私，怕死，曾经竭力想要绕开这条路，为此费尽无数心机，使尽无数手段，可最终，还是只有这条路摆在面前。

烟雾缭绕，火光蔓延，焰舌一寸一寸舐舔手臂，包裹全身。原来，出生在寒食，是对我宿命的昭告，介子推投火之日出生的人，也是要以投火终了此生。

灼烧，消融，一切灰飞烟灭，却仍不彻底。也是，这满身满心背负的冤孽，哪里只一把大火就可清除干净。

张牙舞爪，瑰异妖娆，这炽热的焰真是夺目绚丽，令人痴醉，只遗憾它却又是最最疏忽缥缈，转瞬即逝。

疏忽缥缈，转瞬即逝呵……

我今日便把这三千里江山付予了你，我们注定是要厮守一生的。

锦绣，你从未把我放在眼里是么。

为何你如此冷漠，他人对你用情，你都不屑一顾。

以前是翎儿，现在又是元昂。你要将朕的一片真心置于何地。

……

崇光，元翎，元昂，元冕，个个对我期许，个个在我身上倾注深情，岂知我并无分身，又如何一一回报，于是只逼得我用尽心机，使尽解术，周旋其中。

少女时代，以为容貌无双，智慧出众是上天厚爱，如今始知这才是吾命大劫。

如有来世，我只愿投身芸芸众生，没有闭月羞花，亦无玲珑心窍，没有惊世骇俗，更无鼙鼓惊梦，所求的，只是默默无闻，庸庸碌碌，终老一生。

抑或，投生为花草树木，无心，无情，无喜，无悲，只是秉承自然阳光，吸收朝露精华，单单纯纯的生，单单纯纯的死。

总之，天之骄女，举世无双，我再也不要。

尾声

齐同宣十六年，内廷远颐宫大火，贵妃妘氏自焚其中。及至火灭，入墟搜寻，早已身销魄散，尸骨无存。以衣冠入棺大殓，齐主追册妘氏为悯恭皇后。

其后半生，齐主悬虚后位，再无新立，只日夜缅怀旧人，郁郁而终。

新帝即位，下旨大行皇帝与悯恭皇后同穴合葬颐陵。

一年老一年，一日没一日，一秋又一秋，一辈催一辈，一聚一离别，一喜一伤悲，一榻一身卧，一生一梦里。

莫羡那倾国倾城的容颜，莫叹那曲折婉转的爱情，任再是数十年来家国，又即便三千里地山河，一切，皆不过浮华春梦,过眼云烟。

身后，只留下故事传说，吹一回，唱一回。

后记

当初写这篇文，是有感于老李的一句歌词：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在我看来，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凡事过犹不及，适当姣好的容貌或许能使其主人得益良多，可太过耀眼的容貌，何时给女人带来过幸

福，它能带来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是非，多舛不平的坎坷。放眼历史，那众多著名美女，哪一个不是身世流离或是下场凄惨，所谓红颜祸水、红颜薄命皆是佐证。

如果说单单绝色殊颜已是祸根，那么再有过人智慧呢，我的想法是，或许是雪上加霜。于是乎，就有了锦绣的诞生。

倾世佳人，盛世帝王，美丽的童话设置，讲述的却是现实的故事。

无怪许多网友看过本文后大呼失望，强烈要求喜剧结局。也是，窈窕淑女，翩翩公子，不仅容貌相称，且在智慧谋略上亦是棋逢对手的一对，如此佳偶，无法玉成，的确令人扼腕。可我却要说，死亡，才是锦绣的最好结局。

身负亡国罪名，手沾人命鲜血，心愧乱伦冤孽，神伤情爱纠葛，如此千疮百孔的命运道路，实在举步维艰。即使最初锦绣还能贪生偷安，求屈瓦全，可到最后崇光之死，已是必然的把她逼上绝路。崇光是锦绣心底深烙的印痕，如同老伤旧疤，可以暂时淡忘，却无法全盘抹去，一旦风云突变，就会发作成最致命的痛。崇光死在元冕胞弟手上，元冕却是锦绣想要再次托付感情之人，如此混乱局面，让锦绣如何活下来去面对承受。这早已不是坚强脆弱的问题，而是生存观的颠覆。如果真安排元冕锦绣摒弃恩怨，再度携手，这样结局就太过离奇。

又有许多网友说，安排锦绣凄凉死去，实在仓促，最期待的是锦绣能在齐廷翻云覆雨，只手遮天。我还是一句话，这太过离奇。在晋国，锦绣手中得以握权，是因了她的特殊出身，因了她倍受宠爱。虽她机敏神赋，心智缜慧，可若无她父皇皇兄对她的挚爱作保，她如何争来这滔天权势。然而齐宫不同，元冕爱锦绣，但绝不是毫无保留、全心付出，他想要的只是个美丽慧黠却毫无野心的女子，江山还是要自己元氏牢坐。更何况，锦绣是亡国之女，这等身份朝野上下都是忌在心里，时刻提防，又怎可能让她真正置喙齐国内政。个人想法，在男尊女卑的古代，身为第二性，又有这样的污点背景，若要让锦绣继续春风得意下去，实在不很合理。

絮絮叨叨十几章下来，其实夺命密网早已织就。虽说有的时候，死亡令人恐惧，可有的时候，死亡要比生存容易。姿容太美，心窍太

多，这种女子无法好命，要跳脱这乱局浑世，锦绣唯有一死。

因此这就是结局了，或许文章组织上我会再作修改，但是整体架构不会再动。死亡，是最好的选择。

《眷眷红尘》 作者：雨姿

借尸还魂

2005年10月鼓浪屿，一个相貌清秀，气质幽雅的女孩，忧郁地走在海岸上，风吹来，掠起她乌黑的长发，订下的诺言，怎么就这样轻易地改变了呢。爱情，原来是这样的不可靠，十一年，整整爱了他十一年，就这样，随风飘逝，无处寻觅了吗。

这个女孩就是我。初中三年，一直暗暗喜欢自己的同桌，那个诚恳朴实的人，喜欢他无奈的眼神，喜欢趁他不防，使劲踩他的脚，然后看他哭笑不得的样子，喜欢和他为了一个难解的数学题争论不休，甚至是在上课的时候，那时，老师常常只是慈祥的看看我们，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谁叫我们是班上的尖子生呢?

然而，很快中考就要来临了，分别的日子，心中充满了伤感。我报考了中专，而他则报考了重点高中，也许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见面了。照毕业照的时候，我的眼前一片水雾。却也无可奈何。

考后张榜，我果然录取了卫校，在一排长长的重点高中名单里，我看到了他的名字：杨浩宇。泪水又模糊了眼睛，我在心里说了再见，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本以为今生从此无缘。在卫校就读一年以后，忽然收到了他的信，打开信纸，只看到满纸的思念，还有信誓旦旦的诺言，原来他也爱着我，而且已有三年。那一刻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连一向严谨的解剖老师，也被我的拥抱弄得微笑不已。

从此我们便书信不断，浩宇说：他一定要考上重点大学，毕业后就和我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就这样，我们虽然很少见面，信却如传情的鸿雁，从未间断过，我卫校毕业之后，果然接到了他的报喜，他考上了全国重点，要读五年，他要我等他，这时我17岁，我郑重地回应他说，我愿意等，我会永远等下去。这时我也积极备考成人高考，并且一举考上了同一个城市的重点大学，但我没有告诉他，我要给他一个惊喜，成人大学我读了四年，是中医专业，因为我喜欢，我最喜欢研究中医，几千年的光阴。无数劳动人民智慧的积累，小小草木，拯救天下苍生。

转眼五年过去了，他来了，没想到那却是最后一面，我来到火车站接他，看到的是他疲惫的眼神，无奈的笑容。对不起，他说。为了

分配到那个单位，为了他的事业，他准备娶一个可以给他锦绣前程的人，一个聪明又有心计的女人，我太单纯了，帮不了他，而那个女人是他的大学同学。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只知道他的脸越来越模糊，他的嘴一张一合却听不到任何声音，不是这样的，我拼命摇头，泪水在不知不觉中流了一脸。我打开他扶过来的双手，转身跑去，不管去哪里，只要离开他，离开这座伤心的城市。我来到巴士站，跳上一辆车，车徐徐开动，远远地看到他奔跑的身影。泪又一次流了下来。

就这样，背上简单的背包，我独自一人，请了假，来到美丽的鼓浪屿。漫步在白色的沙滩上，望着无边无际的海平面。我的心慢慢平静了下来，爱他就要他幸福，既然他觉得事业前程能给他幸福。那我又何必妨碍他呢？想归想，心中的伤痛却不知何时才能平复了。

救人了，有人溺水了。一个女人焦急地喊道。我跑过去，看到远远的海浪里，一个淡红的影子在水中沉浮。我急忙解下背包，涉到深水中，奋力地游了过去，近了，近了，我用一只手从背后托起溺水者的下巴，另一只手使劲地滑水。一个大浪打来，脑中一阵晕眩，我无力地沉了下去，深蓝的海水向我涌来，最后是一片窒息的黑暗。

***

痛，很痛，火辣辣的，是喉咙，明明身在海中，怎么会喉咙痛呢？难道……我渐渐清醒过来，只觉眼皮有千斤重，怎么也打不开，手脚也无力得很，应该是在医院里吧，只是很安静，安静极了，其他人呢，都到哪去了。头昏沉沉的，一阵晕眩袭来，我使劲甩甩头，拼命睁开双眼，一片黑暗，是晚上，医院里也应该有灯啊，难道是乡村医院不成？我试着用手向上摸，触手冰冷，还很有质感，再摸，天，是木板！莫非，我激灵一下，奋力往上一推，是棺木，什么时代了，居然把我放在棺木里。我身体很虚弱，只这样一用力，就冷汗不止，喘做一团。不行，可不能被人活埋了，求生的欲望使我再次托起棺盖，使劲一推，一道光线射进来，总算打开了一道缝，我把头伸到缝上一看，登时骇得差点晕过去。

只见触目之处，两根巨大的白色蜡烛，正闪耀着昏黄摇晃的光，仔细看墙上还贴了一张大大的奠字，难道……我急忙借着微弱的光线，低头检视自己身上，竟是一袭拖地的粉色长裙，腰上系着同色系

的丝带，我再一摸头，果然是梳好的古装发髻，脖子上一丝冰凉，我急忙用手摸过去，是一块墨色的古玉，翻过来上面居然刻着字，却似是繁体的孟字，难道这个女子姓孟，借尸还魂！没想到这种不敢想象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身上，我可是从不信鬼神的，既然可以借尸还魂，鬼神之说自然也不可不信了，中医常有阴阳之说，莫非也是依据于此。

我正在低头苦思，忽然听到细微的脚步声，悄悄探头望去，是一个着鹅黄裙子，模样清秀伶俐的小丫头，看她一身丫环打扮，不知这么晚到灵堂来做什么?

我想到自己这付模样，在笃信鬼怪的古代，定是要吓死很多人的，于是急忙轻轻合上棺盖，躺回老位置，屏息静气，慢慢再想脱身之法。

听着黄衣丫环轻轻的脚步声在棺前绕了一圈，我忽然心中生出许多疑窦，这丫头难道不怕鬼吗，深更半夜地绕来绕去，必有蹊跷。那丫环的脚步声停在棺前，听着声音似乎跪了下来，还有隐隐的啜泣声，原来是舍不得这个姓孟的女子啊。我刚想吁一口气，却听到她抽抽噎噎的哭声里还夹杂着几句话呢，“小姐，我知道你是冤死的，那天你的茶里被下了毒，我躲在门外都看见了呢? 可我只是个丫环，救不了你呀，小姐。她说了，我要是说出去，她就把我卖到妓馆去。我害怕呀，小姐，每年我都到您的坟头烧纸，您这么美，又善良，又有才情，下辈子一定能够投到好人家去，5555……”

我在棺材里苦笑不止，原来还是被毒死的，难怪喉咙这么痛呢，居然附身一个毒尸，莫非凶手的份量下得不够重么！还是我阳寿未尽。只是这个家里有人要处心积虑地害死我，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必要找出这个害我的人来，否则早晚有一天还要死在他手上的。

那丫环还在外头哭泣不止，让我好不郁闷。听她说到妓馆，心里可真不是滋味，想我一个现代女子，居然要在一个男尊女卑的时代生存下去，三从四德，贤良淑惠，我可一样都做不到，以后可怎么办啊，不过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怎么活下去。我想了想，计上心来。

丫环小兰跪在棺前哭了一阵，也有些累了，正准备起身，忽觉一阵阴风袭来，两点烛火忽明忽暗，鬼气森森，煞是吓人，她本来就胆

小，只是与小姐主仆情深，明知小姐被害死，却不能相救，心中歉疚，所以趁没人时，偷偷跑来拜祭，这时早已唬得冷汗直流，偏偏又听到棺木中似有轻轻的叩击声，顿时吓得三佛出世，二佛升天，她跌跌撞撞地爬起来，边跑边扯开嗓子大喊："鬼呀，有鬼呀。"

等她脚步远了，我忙从棺材里爬出来，美美地伸了个懒腰，只听肚中一阵响，好饿啊，那台上正好放了些供品，我走过去拿到手里便啃，全不顾自己这身古装淑女打扮。远处响起纷乱的脚步声，还有许多火把，我镇定地转过身，坦然望着门口。

当先进来的是一位老者，面容慈祥，头发束起，插着一根银簪，后面紧跟着一位双眼红肿，清瘦的老妇人，看她眼神里充满了慈爱，怜惜与讶异，却没有恐惧。我便暗想，这定是这位孟小姐的娘了。这世上只有做娘的，不管女儿变成了什么样子，甚至是鬼，都会一如既往地爱，却不会惧怕的。

后面还有更多的人拥来，有的手中还持着棍棒，我心念电转，立刻抢前一步，跪倒在老妇人面前，哑声叫到"娘"，老妇人立时慧然泪下。"丽君，我的好女儿。"话未说完，已经哽咽无声。我心中一喜，宝押对了，却又一惊，丽君，难道我竟是那个名满天下，流传后世的女状元孟丽君吗。

这时却有一个尖利的女声叫道：

"这是厉鬼索命来了，快把她拿下！"

便有几个大汉蠢蠢欲动，但还有几分畏惧，不敢过来。

是谁这样跟我做对?

我皱眉往后看去，只见一个着绣花罗裙，三十余岁颇有风韵的女人正站在老者身后，她身旁还站着一个年约十五六岁，模样娇俏可爱的小姑娘，穿着一身杏黄色的罗裙，看着我的眼神有些怪怪的。

妇人看到我犀利的目光，不由往后缩了缩，眼中写满了惊慌。

哼，孟小姐的死，这人一定有份，先记一笔。

我在心中把她划到垃圾箱里。便扭头向着老妇人到："娘，我是丽君啊，我没有死，不信，你摸我的手。"孟夫人迟疑了一下，终于坚决地拉住我的手。

"老爷，她的手是热的，她真是我的丽君。我的女儿啊，"

孟夫人一把拉我起来，抱入怀中，嚎啕大哭起来。

孟老爷闻言，慈祥的脸上也绽开了一丝笑容。

孟夫人良久方止住哭，拉着我看了一阵说：

“女儿，你累了，快坐下歇歇。”

“不，娘，还是你坐吧。”我拉着孟夫人的手把她按在椅上，又跪下说道。

“女儿这几日做了个好长的梦，醒来却在棺木之中，除了爹娘，其他人事却都记不起来了。娘可会嫌弃女儿。”

“傻孩子，娘不会嫌弃你的，不记得了，娘再慢慢教你，只是你那日好好儿的，突然便……，娘心里一直疑惑着呢，”

说到这，孟夫人似有意无意地瞄了那三十余岁的妇人一眼。

那妇人见状，忙走来，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说：

“丽君，怎么你连二娘也不认得了么，这几日，可把二娘给急死了。”

我冷眼看了看她，刚才还在叫我是厉鬼，现在又笑得那么虚假，一看就不是好人。但面上也甜甜地笑道：“原来你是二娘啊，丽君给您行礼了，”

我照着电视剧里的样子，轻轻地施了个礼。

“好好，”老爷笑道。他转头喝斥那些丫环仆妇，“还愣着干什么，快把灵堂撤了。”

那些人慌忙手忙脚乱地忙活起来。孟老爷又对夫人说：“你快带丽君到她的思雨轩去，这里晦气。”

孟夫人闻言，忙拉着我向门外走，临出门还有些厌恶地瞟了二娘一眼。我心中暗叹，这古代，三妻四妾的礼制真是大大的不好，老婆一多，自然免不了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家和万事兴怕是很难实现了。还好这个爹好象只娶了两个老婆，而且爹的年纪看来至少有六十多了，也不会再娶了吧。

转过几处回廊，眼前绣楼的牌额上写着龙飞凤舞三个大字“思雨轩”，好诗意的名字，看这些院落，房檐重重，雕楼画栋。又不是那种

金粉银粉的俗气，这个爹又有钱又风雅啊。我心中暗笑，正欲踏步进去，娘拉着我说："你看到这三个字，可想起了什么？"

我摇头。娘叹息道，"这还是刘公子专门为你题的呢。"

"刘公子，那又是谁？"

看到我疑惑的表情，娘苦笑了一下道："一定是那毒药药性太烈，伤了你的心肺，才会忘了从前的事。"她说到这里，脸上掠过一抹阴云。

"毒药？"我装出一脸的疑惑。

"你那日忽然服下断肠草，又写下遗书自尽，娘和爹急得头发都白了……"娘猛地顿住，叹息着，没有再说下去。

"自尽？"这下我是完全给呆住了，好好儿的，这位名叫孟丽君的女子为何要自尽呢？而且还是服毒自尽。

"娘，女儿想看看遗书。"来不及想别的，先搞清楚孟丽君自杀的原因，若是真得有什么特殊原因，所以活不下去了，那我可真是有够倒霉的。

娘的面色顿转苍白，"丽君啊，你怎会……"声音里夹着一丝责备，很快止住了。

"看看也好，以后再不可起这样大不孝的念头。"孟夫人从怀里揣出一笺信纸，递到我手里，拉着我进了房间，纸上写着一手娟秀的如花小楷。

我怀着震惊和忧虑，把遗书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细细看了个遍。看完还久久地沉浸在惊诧之中。

孟丽君，仅仅因为在逛庙会时，被不肖之徒调戏，就羞愤难当，服毒自尽，这也太那个什么了吧？就算古代女子贞德观无比强烈，好象也不至于强烈到这个地步啊。整件事透着古怪啊，难道这孟丽君竟是被逼而死的么？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否则迟早有一天，还会身遭横祸。

再拿起遗书，凑到烛火下，照了照，心下已然明白。扭头看着孟夫人："娘，女儿有几句体己话，想跟您说。"

"丽君，说吧。"孟夫人扶着我坐在床上，压低了声音道。

"这封遗书不是孟……女儿写的。"

孟夫人惊讶地看着我。

我把嘴轻轻凑到她耳边，低声说了一阵。

孟夫人连连点头：“好，就依你之言。”说完站起身道：“我叫小兰准备了香汤，你沐浴之后，早些歇息吧。”

“谢谢娘，”

看着这个娘疼爱的眼神，我心中一阵温暖。也罢，就把这当成我的家吧，有个这么疼我的娘，我已经很满足了。不由又想到二十一世纪的爹娘，他们怎么样了，一定很伤心吧。女儿不孝，只有下辈子再补偿你们了，想到这里我眩然欲涕。娘安抚地握握我的手，长叹一声，转身离去了。

这时，我才定下心来，开始打量这间布置清雅的闺房，映目满墙的书画，绣案上是一幅未完成的鸳鸯戏水图，书案上还有一幅小篆，字迹清秀不凡，几旁一把古琴盖了红绸，我轻轻一抚，一声清吟，似在低声诉说这位一代才女的不幸遭遇。

环顾左右，我暗自庆幸，幸好本人自小出身书香世家，老妈是汉文化的发烧友，熏陶的我也成了狂热的汉文化崇拜者。琴棋书画不敢说样样精通，却也十分娴熟。

“小姐。”

那个棺材里见过的丫环走进来，冲我躬身施礼。

“小姐，更衣吧，不然水要凉了。”

好吧，即来之则安之，我起身过去。

小兰帮我解下衣裙，我把自己疲惫的身子浸入温水中，只觉无比的舒适。水面上还浮着些植物，却不是花，小兰见我看她，便道：“这是小姐最爱的药浴，可以舒缓筋骨，白嫩肌肤呢，”

原来如此，莫非这孟家竟是医药世家吗。

我捞起几片叶子，放到鼻端，一股清凉的香味，原来是薄荷，还有人参，金银花，艾叶等草药。

“小姐，老爷可是前朝的御医，只是看不惯官场黑暗，所以避世到这翠微镇，当年就是刘府台救了老爷，还给老爷安排了安身之所，所以老爷才把小姐许给了刘公子。”

“啊……。”

我一惊，只觉心中五味瓶打翻，酸甜苦辣在心头。

“小姐，你怎么了。”

“没事，你扶我起来，我累了，要歇息了。”

“哦，好。”

小兰服侍我穿上一件白色的中衣，便扶我躺在床上，顺手给我拉下了粉色的纱帐。

我定神看着帐顶，只觉心中一片空白，来此本非我所愿，而且从今天种种看来，丽君虽贵为小姐，但看来活得并不快乐，瞧她画得那些仕女图，眉宇间皆含着无尽的哀愁，堂堂小姐，居然被人下药毒死，还被诬为自尽，可见孟家虽是大户，对丽君来说却处处杀机四伏。而我如今即占了她的身躯，自然也要承接下她的一切，包括那位素未谋面的未婚夫刘公子了。哼，包办婚姻，我是肯定不会认命的，一定要想个法子退婚才是。

我还想再想想别的，奈何睡意袭来，头昏沉沉的，只好放下满怀心事，渐入梦乡了。

真相大白

海浪的隆隆声由远及近，眼前到处是人，惨叫声，痛哭声不绝于耳，而我却在空中飞升，越飘越高，越飘越远……

“姐姐，姐姐？”

谁，谁，是在叫我吗?

想睁眼，却怎么都睁不开。

朦胧中，感觉有一个人踮着脚尖，悄悄挪到我床前，细细的呼吸声，应该是个女子，几经努力，我终于费力地把眼睛眯开一条缝，却是那日那个十五六岁的黄衣少女，丹凤眼儿，红红的嘴唇，两道柳眉轻轻蹙着，样子似乎很不开心。

她和孟丽君是什么关系？这样屏息静气地进来，到底想干什么?

“姐姐，姐姐。”少女声音压的很低，原来她是孟丽君的妹妹，我决定继续装睡。

“姐姐。”象是轻叹了一声，“你为什么要嫁给刘公子？”

“……？”脑袋里塞了太多的谜团，快要爆炸了。

“刘公子喜欢的，为什么不是我？”清细的声音里，透着淡淡的忧伤和难言的情愫。

阿……我继续保持熟睡状态。

一只纤细的手抚上我的脸颊：“你长得比我美，琴弹得比我好，样样都比我好，可是你知不知道，这样让我很痛苦。真得，很痛苦。”少女的声音听起来很温柔，却透着森冷的寒意。我差点打了个冷战。

远处有脚步声渐渐逼近。少女慌忙收回手，转到纱帐后，从后门出去了。

老妇人的声音由远及近：“小兰，你太不小心了，怎得让小姐一个人躺在房里？”

“夫人教训得是，奴婢下次不敢了。”是小兰的声音。

门开了。脚步声顿时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她真得醒了吗？”

“是啊，夫人，可能又睡着了吧。”

“唉。”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急忙睁开眼，轻声唤道：“娘。”

孟夫人立时慧然泪下。“丽君，我的好女儿。”话未说完，已经哽咽无声。

“娘。”我的眼里也流下两行泪水。也许是她慈爱的目光，让我想起了老妈吧，若是知道我离去的消息，她该是如何的伤心呢？

“你，还有哪儿疼？”温暖的手抚上我的额头，声音里全是担忧和无奈。

“不疼了，娘，别担心。”

“傻孩子。”老妇人叹着气，伸手为我掖好锦被。“你多睡一会，我走了。”

“娘慢走。”我轻声道。其实头真得还有些疼，这付孟丽君的身子，实在是弱，我必须尽快好起来，所以要抓紧时间歇息。

这样在房中蛰伏了几日后，我的身体终于好多了，与孟夫人商量好的事，也在暗中有条不紊地进行。

其间，我已把孟府的事，大致做了一番了解。

孟老爷，名叫孟仕元，是前朝御医，因为不愿为当今朝廷效力，避世到这江宁县，开了一家小小的医馆，济世救人。孟丽君是孟老爷和大夫人所生，那日那个三十来岁的女子名叫卢翠花，十年前从京城来到翠微镇，以卖唱为生，还带着个四五岁的女孩儿。她本来长得颇有姿色，又唱的一手好曲儿，孟老爷见她可怜，便收留她们母女，这女人果有些手段，不出几日便使法让老爷收了她做二房，连带着她那个女儿也被孟老爷认了，起名叫孟映雪，今年十五了，比丽君小一岁，就是二小姐。她们以前与孟家并不相识。

至于那位刘公子，名叫刘文希，今年十八岁，是杭州府台刘靖的独生子，孟老爷与刘靖是多年世交，从小指腹为婚，将丽君许配给刘公子，婚期本来订在三日前，因为孟丽君突然服毒自尽，只好推迟了。

这个刘文希自我醒来以后，便数次上门要见我，都被我以身子不爽，或是头疼之类的理由给推了。

这日我从床上起来，小兰伺候我穿上衣裙，正要说话，门外有人传话："刘公子到了，正在前厅，老爷唤小姐过去。"

啊，头疼，头疼的事来了。我无奈的吩咐道，"你去告诉老爷，说我身体不适，不想见客。"来人应声去了。小兰惊讶地说："小姐，你不想见刘公子么，"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见面又如何。"

"小姐，那刘公子生得可是一表人才，又能文能武，连二夫人都常赞你找了个好夫婿，还缠着老爷要给二小姐也找个这样的佳婿呢。"

"是吗，那就让给她好了。"

"小姐说笑了。这婚事如何能让的。"

我叹了口气，与浩宇十年的感情，终敌不过前程，事业。他竟宁愿娶个不爱的女人，把我抛下。对于爱情，我真是心灰意冷了。

"丽君。"是娘的声音，我忙从椅上站起，躬身一礼，孟夫人急急地走进来，拉着我的手端详了一番，说道，"我儿，你哪儿难受，快告诉为娘，叫你爹给你抓几副药来，好好滋补滋补。"

"娘，不用了，我只是不想见刘公子，"我红着脸说。

“为何，你们不是情投意合吗。老爷刚说了，这次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要叫你和刘公子下月就成亲，好冲冲喜呢。”

“可是，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连刘公子的相貌都想不起，这样嫁过去，只怕不妥。”

娘笑道，“什么大事，刘公子相貌堂堂，又有才学，与你正是佳配。你们相识也不是一日两日了，慢慢就会想起来的，这次你出事，他悲痛欲绝，几次哭昏过去，一听到你醒来的消息，便又匆匆赶来了，这份情意，娘心里明白着，你若不愿意，倒便宜了那个贱货的女儿。你不知道，这次你出事，她们娘俩可高兴着呢。”

我晕，原来这门亲事也是谋杀我的一个诱因啊，更要想法子推掉才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我只觉得头痛欲裂，眼前一黑，耳边只听到娘的惊叫声，便不省人事了。

恍惚中听到轻轻的唤声。

睁开眼，粉色的帐顶，绣花的绸缎被面，还是在古代。我叹了口气。转过头，是娘焦虑的眼神，一只手在诊脉，是爹。他们对我果然十分疼爱，倘若知道我不是他们的女儿，怕是难以承受吧。

爹皱着眉诊了一会，又看看我的脸色，手抚长须，凝神不语。“如何？”娘急切地问。

“肝肾亏虚，阴阳不调，要好生调理，还有郁滞积于心中，莫非你有什么心事，不能告诉爹娘知道吗。”

“爹，娘，女儿发现自己把过去的事都忘的一干二净，不知该如何是好。”

“是这样，这个等你好些再说吧，只要你身体好了，我和你娘便心满意足了。”听着这些话语，我鼻子一酸，不由流下泪来。

“别着急，你只管好生歇着，一切有娘呢。”孟夫人软语宽慰我，一边道。“快叫下人赶紧煎药，早些吃了也早些好。”爹大笔一挥写好方子，交给身边的小兰，让她去准备。复又安慰了我几句，便与娘起身走了。

望着他们的背影出去，我慢慢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抬眼望窗外，门前的桃树，花已经落尽了，满地残红未扫，忽然想起浩宇，这心竟是隐隐地抽痛起来，痛得无法自抑。轻叹一声，不敢再看那落

花，起身回到书房，瞧墙上挂着的画，画功极细腻，几幅字也写得娟秀非常，这位孟丽君果然是位多才多艺的女子啊，只可惜命薄如斯。

绣案旁安放着一把六弦琴，白亮的琴弦，弦上还停着一只色彩斑阑的蝴蝶，忍不住轻手轻脚地走过去，猛一扑，蝴蝶落入我掌中，还在徒劳地扇动着羽翼。

“怎么，你怕我会杀了你？”我轻笑着道，走到窗前，把它放了，看它欢快地逃逸而去。依旧到那琴榻前，坐下身子，轻抚一曲：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好。”一人在院中击掌。抬头望去，却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公子，头上束着银冠，面容俊秀，举止有礼。他见我望他，便趋前行到门首处，低声道：“丽君，几日不见，你的琴艺又精进了。”我不语，他急切道：“我是文希啊，你当真想不起来了吗？”

这时小兰端着一碗刚煎好的药汁，忙忙地进来，见了他忙施礼道：“刘公子。”

我旋即明白他的身份，笑着道：“哦，原来是刘公子，丽君这几日身在病中，以往的事，大多都想不起了，还请公子见谅。”站起身来，想施礼。

却被他忙忙地扶住，语气温婉着道：“你我二人，何需这些礼数，你身体未愈，要多歇息，切不可太劳累。”轻柔的话语，却是透着深情的啊。

在心里长叹了一声，轻声道：“谢刘公子关心。”又对小兰道：“快给公子奉茶。”

刘文希柔声道：“丽君，许久未喝你泡的香茶，今日可否遂文希心愿。”我还未表态，小兰急道，“奴婢这就去拿小姐那套镶珠镂银花的茶具。”说完便转身出门了。房中只剩二人，我端起桌上的药，一口口喝下去，喝完了，放下碗，默不作声。气氛一时尴尬起来。

他似乎觉到我的疏淡，不禁轻蹙了眉，放缓语调：“丽君，你这几日是怎么了，为何不肯见我？”

“多劳公子挂心，丽君这几日身体不适，所以……。”我急忙解释。却被他抬手止住，淡淡地笑着：“我已经和爹商量过了，过几日就

娶你进门，也好照顾你的身体。”

我皱了皱眉，喃喃道：“这么快。”

刘文希笑着看我：“丽君，本来几日前便要接你过门，已是延误了，你不知我这些日子是如何过的。只是一味地担心你，又见不着你的面。”他说到这里，轻叹着摇头，忽然伸手握了我的手在他的手心，“丽君，以后切不可再如此，这心痛的感觉，文希不敢再承受。”

觉着他的柔情真真切切，心里却闷得慌，这刘府的门，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进的，不管丽君与他感情如何，如今这身子虽是丽君的，灵魂却是我的，我怎能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

慌乱地挣脱他的手，退后几步，缓缓道：“我有些不舒服，想歇息了。”

文希俊秀的脸，忽然变得苍白，正要说话，却听到一阵轻轻的脚步声，抬眼望去，杏黄色的衣裙，俏丽的脸，是妹妹孟映雪。

“映雪妹妹来了。”刘文希走过去唤道。

“刘公子。”孟映雪紧握丝帕，盈盈一拜，又向我道：“姐姐，你的身子可好些了？”

“好多了，多谢妹妹关心，快进来坐。”我脸上笑得极甜蜜，恍若发自内心。

“姐姐快些好起来，映雪还要姐姐教画画儿呢。”她拉着我的手开始撒娇。若不是那日装睡，听到她冷漠的话语，我定以为这妹妹是多么的纯真可爱呢。脸上依然笑道，“好啊，姐姐这就教你。”拉着她的手进来。回头对刘文希说。“公子请便。”

刘文希的脸色已经恢复平静，轻笑着道：“你们画画儿，我可要好好看看。”

我微微点头，留神看映雪，却见她眼光在刘文希身上一触即转，一脸的娇羞之色。分明是小女儿情态。

提起桌上的丹青，展开宣纸，想了想，索性对着镜子画了自己的样貌，如水的双眸，似蹙非蹙的眉，一头青丝随意挽着少女髻，不施粉黛，不插簪环，一袭长裙曳地，只是清瘦了些，风一吹，便似要飘走一般，这身子，实在是弱。我在暗里摇了摇头，最后润了润色，笑道：“好了。”

刘文希早已凑近前来，喜得击掌道：“好，好画，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让人叹为观止。”

我轻轻把笔掷在盘中，扭头看了他一眼，向映雪道：“今日我累了，不如下次再为你画一幅吧。”

“谢姐姐。”映雪笑着，眼神却透着幽暗。

刘文希小心地捧起桌上的画，殷殷地看着我：“丽君，这画可否送我？”

“不送。”我很快摇头。

“却是为何？”

我舒展了眉笑：“过几日，真人便要进门了，还要这假画做什么。莫非在刘公子眼里，这假画倒比真人要好些么？”

刘文希顿时红了脸，慌忙放下画道：“丽君，你千万别误会，文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却不看他，看着映雪，这话本就是说给这丫头听的。她的脸色果然变了啊，变得苍白如纸。心下暗暗笑了一声，轻抬头：“天色已晚，刘公子请回吧。”

不去看他突然变得黯淡的眼神，我坐下身，开始在那绣案上穿针引线，绣得却是最简单的十字绣。

刘公子默默地看了我一阵，终于抬脚走了，不一会，映雪也告辞离去，我独自坐在阳光的暗影里，想着浩宇，泪，忽然抑制不住地流淌而出。

天黑的时候，我悄悄带着小兰，来到孟夫人房中，事情已查得十分清楚，那日二夫人的丫环小翠到医馆取了一小包断肠草，说是房中闹耗子，要熬了药汁泡米，把耗子除去，结果耗子并未死一只，我却忽然服毒自尽。中的也是断肠草的毒。下一步，该是去找爹出来主持公道了。

孟老爷端坐内堂之上，看着跪在下面的小翠，面沉如水：“说，那包断肠草现在何处？”

小翠颤抖着答话：“回老爷，熬了药汁泡耗子药了。”

“来人，家法伺候。”孟老爷向一旁的家人挥手示意。

小翠吓得软倒在地，扭头看一旁面色苍白的二夫人。二夫人勉强笑了一下，站起身道："老爷，只是一包断肠草，何至于用到家法呢？"

"你给我闭嘴。"孟老爷脸色阴沉之极，早就猜到女儿自尽的蹊跷，这会儿得了证据，自是要追查到底。继续低头看着堂下的小翠："说，断肠草到底做了什么用处？"

"回老爷的话，药耗子。"小翠和二夫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我在旁边轻蹙眉，有二夫人在，这案子还怎么审得下去。笑着站起身："二娘，天色已晚，您早些回去歇着吧。"

二夫人苍白着脸笑："不妨事，这丫头是我的丫环，如今犯了事，我这做主子的自然是要在场的了。"

我轻轻点头："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二娘知道什么，或是怕小翠乱说话呢。"

二夫人微微颤抖了一下，很快笑道："大小姐真会开玩笑，我知道什么，我又怎么会怕小翠乱说呢？"随即又向小翠道："你只管大胆地说，有我在呢。"

我冷笑了一声，招呼管家孟福："孟管家，你查看得如何？"

孟福躬身道："回小姐的话，老奴带着下人里里外外查了一遍，未看到一只死耗子，二夫人房中也没有一粒浸了药汁的米，连一粒米都没有。"

小翠登时变了脸色。我轻笑着道："哦，这么说，小翠是在说谎了，孟管家，按家法，该受什么处罚呢？"

孟福躬身道："受一百杖刑。"

小翠吓得哭出声来。

"一百杖刑吗？"我啧啧轻叹："太残忍了，这一百杖下去，哪里还有命在。能不能轻一些啊？"

孟老爷在上道："对这种胆敢撒谎欺骗主子的奴才，就该用重罚，要不怎么杀一儆百。"

我听着他冰冷的话语，心下暗暗咂舌，没想到古代的奴仆，真得是一点人权都没有哦。

小翠哭着扑过来，抓住我的裙摆："大小姐，不是我，是二夫人叫我拿的……。"话没有说完，二夫人早冲过来，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怒声道："你说什么？"

我示意孟福把小翠扶起来，向二夫人笑道："二娘，你这是怎么了，莫非小翠说的是实话么，那断肠草到底是药耗子呢，还是药人啊？"

二夫人身子一震，立刻扑到孟老爷身边："老爷，你要相信我，我是冤枉的啊。"

孟老爷眉头紧皱，一语不发。

我姗姗走到他身边，蹙着眉道："爹爹，你可要为女儿作主，女儿从未想过自尽，又怎会服那断肠草呢？"

二夫人怒目看着她："你若不想自尽，又为何写下遗书？"

"你说的是这个吧？"我从怀中将遗书掏出来，在人前晃了晃，向孟福道："端一盆水来。"

水盆很快端上来，放在孟老爷桌上，我把遗书浸入水中，几分钟后，轻轻拿起来，用手一剥，字很快被剥了下来，原来这些字都是有心人从孟丽君平时写字的纸上剪下来，贴在纸上的，我那日对着光照了照，已经看出其中破绽。孟老爷的脸色登时变得难看之极。

"老爷。"二夫人软倒在地，放声痛哭。

孟老爷转眼望着她："丽君，你说该如何处置？"

我轻笑着道："自然是押送官府，由官府按律法办。"

二夫人急忙扑过来，抱着我的腿："我，求你了，二娘只是一时糊涂，不要送我去官府，不要啊。"

我笑着扶她起来："大家都是一家人，我又怎么忍心呢？"二夫人闻言大喜，不及说话，我很快又道："只是这孟府，你却是呆不得了，不如尽早离开吧。你说呢，爹爹。"我转眼望着孟老爷。

老人重重地叹了口气："翠花，还不谢过大小姐。"

二夫人却呆呆地坐在地上，许久没有说话。我又向孟老爷道："爹爹，二娘身无所长，只会唱小曲儿，为解生活之忧，不如多给些银两，也好让她不受饥寒之苦啊。"

孟老爷脸上颇多感慨：“丽君，你真是心善啊。好，就依你之言，卢翠花，你跟管家到帐房支五百两银子，足够买房买地了。”

“谢老爷，谢大小姐。”二夫人站起身，流着泪，跟在孟福身后走了。看着她孤寂的背影，我轻轻地叹了口气。人不伤我，我不伤人，人若伤我，我却是要伤人的，只是心终究狠不下来，不知今日放她走了，来日会不会后悔。

各怀鬼胎

第二日起来，便听小兰前来报讯，孟映雪把自个儿关在房里，哭了整整一晚，到现在还不肯出来。我蹙着眉，默默坐了一阵，起身出来，向小兰道：“映雪住在哪，我想见她。”

“小姐。”小兰面露难色：“二小姐现在正在气头上，只怕会对小姐说些不中听的话。”

“是吗？”我淡淡一笑：“若是我说的是她爱听的话，她不但不会生我的气，还要感谢我呢。”

“真的。”小兰面露惊诧之色。

我轻笑着，大步出了房门，脚步极快，没有一丝大家闺秀的风范，小兰不禁在身后悄悄摇了摇头，急忙赶上去，到前面领路。

“二小姐，二小姐。”小兰停在一座小小的绣楼前，轻轻叩门，门内许久没有回应。

我示意小兰退到一边，上前叩门道：“妹妹，快开门，姐姐有几句体己话要对你说。”

门内沉默了一阵，轻轻开了，映雪红肿着眼立在门框旁，施礼道：“是姐姐来了，快请进吧。”

我微微一笑，似乎并未看到她含泪的双眼，姗姗走进去，回头示意小兰把门关上，一直走到内室，四壁看了看，墙上挂着几幅山水画，笔法细腻，只是略嫌纤巧了些，功力到底不足。不禁笑赞道：“这是妹妹画的么，虽然稍微稚嫩了些，意境却好，假以时日，定在姐姐之上。”

映雪苍白的脸色登时浮起一团红晕，慌忙答道：“姐姐说笑了，妹妹的画技怎能和姐姐相比。”

我轻笑着，转过身，拉了映雪的手，回身坐到绣榻上，笑道：“妹妹，我知道你心里怪姐姐，不该赶了二娘出去。”

映雪慌忙红着脸道：“这事原是娘不对在先，却怨不得姐姐，妹妹正想着要到姐姐那儿去赔罪呢，却不想姐姐倒先来了，让妹妹好生惭愧。”

“唉。”我轻声叹着，仔细端详少女的脸，直到她被看得低下头，方才低声笑道：“妹妹年纪轻轻，便这么通情达理，又生的水灵聪慧，不知哪家公子有福，娶了你去。”

映雪轻咬唇，淡淡道，“姐姐有了刘公子这样的心上人，妹妹羡慕都来不及，现在却来取笑我。”言语间透着些许酸意。

到底是个孩子，所思所想都露在脸上。我心中暗笑一声，换了郑重的语气，低声道：“那姐姐便把这心上人让与你如何。”

映雪疑惑地看了她一眼，见到她眼中的笑意，忙低头道：“不来了，你又笑我。”

我握紧她的手，“姐姐是说真的，不瞒妹妹，姐姐早已有了心上人，”我说着，做出眩然欲涕的样子。

“姐姐，这是真的么，那你那心上人在哪里。”映雪握住我的手，急切地问。

“他已经不在这人世了。”

映雪听了，默然一阵道，“那你还可以嫁给刘公子啊。”

“不，姐姐的心已经死了，不会再嫁给别人。”我坚决地说。“姐姐这次和你说知心话，只是一心想撮合你与刘公子。你对刘公子的情意，姐姐都看在眼里。只不知你意下如何。”

映雪脸上泛起两片红潮，握着我的手微微颤抖。显示她心中的激动。暗想，打铁还需趁热。我又道：“映雪，好妹妹，你一定要帮我，只要你点头，我便去找娘商议，让你和刘公子有情人终成眷属。”

“姐姐，只怕刘公子心中只有你呀。”映雪道，小妮子心思已经活动了。

我暗笑，接着道：“姐姐已想好了，等成婚之日便离家投奔亲友，文希见我辜负了他，定然恨我，到时你再在旁加以劝解，他见你如此知情知意，自会把满腔爱意转移到你身上的。”

映雪听了，犹疑了半晌，觉得我说得也颇有道理。心中欢喜，一点疑惑顿时消解，不由点头道："好是好，只是大娘那关如何过得？"

"包在我身上，"我轻声道。

映雪见我很有把握的样子，心中大定，只是想到自己心事被窥破，终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坐在那里，低头抚弄自己的衣角，我知道她心中羞涩，况且事已经办妥，不再停留，略坐了坐，便告辞出来。小兰还在门外等候，急忙迎上来道："小姐，怎么样？"

我轻笑："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小姐，什么意思？"小丫头一脸的迷茫。伸手在她脸上轻拍了一下，我轻笑着一径回到自己绣房中，等小兰跟进来，忽然压低了声音道："快去弄一身男装来，我要出去。"

"男装？"小兰瞪大了眼睛。

"快去吧，你家小姐自有用处。"我向她诡异地一笑。

小兰不敢违拗，过不多久，悄悄给我拿来一套孟老爷年轻时的衣服，穿戴在我身上，打扮停当，我到镜前照了照，淡青色的长袍，头束金冠，腰系玉带，足蹬粉靴，衬着不爱施脂粉的脸，倒衬出几分清俊飘逸的气质。

扭过头，忽略小兰惊骇的眼神，压低了嗓门道："你也同我一起去。"理由只有一个，把她留在家里，万一老爷夫人问起来，可不就露馅了，一起穿男装出去，形成共犯事实，便借给这丫环一百个胆子，她也必定不敢告诉他们。

夜色渐黑，我带着小兰从孟府后门悄悄儿地蜇了出去，这几日我都睡得早，爹娘也不会来打扰，正是出去打探路径，准备跑路的好时机。婚期渐近，却是不可再拖延了。

走出阴暗的后巷，抬眼望去，一派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想不到这古代也时兴夜市，街边的灯火闪耀着光芒，照着无数摊点，远处的酒楼、茶肆、还有挂着红灯笼的画楼，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我轻轻打开折扇，迈着大步，边走边摇，眼睛可没闲着，四处查看，要把这一路上所见所知，尽皆映入脑海中，牢牢地记住，身上兜了不少银子，见着新鲜的玩意，自然不忘买了递给小兰，古代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而又有趣的。看到有卖吃食的摊点，就拉着小

兰过去坐下，不管卖的是什么，每样上一点，这样走了几家以后，肚子就吃得溜圆了。

路边摆着一些小摊，摊上的绣花小人儿十分可爱，我便买了一对，拿在手中把玩。一群小孩从我身边跑过，撞掉了手里的一个小人。我忙俯身去捡，却碰到另一只手。抬头看他，心中不由喝一声彩。好一位大丈夫。微黑的面色，石刻般的轮廓，俊秀而挺拔的鼻梁，一双鹰目神采飞扬，高大伟岸的身躯，唯一不足是微微下垂的嘴角，显示他复杂的内心世界。二十一世纪的电视里，天天都是些奶油小生，要不就是周杰伦那种奇形怪状。审美观严重疲劳，看到这样气势逼人的年轻公子，眼前一亮是难免的。

年轻公子看到我，似乎也有些讶异，一双锐利的眼眸紧紧地盯着我的脸不放，被他看得很不自然，我忙抽回手赌气道，“脏了，不要了。”心里却不由直叫可惜。年轻公子见状微微一笑，对我拱手道，“在下姓铁，表字中原，不知这位小兄弟高姓大名？”

“原来是铁公子，失敬失敬，在下姓孟，表字浩宇。”我低声答道，转头避开他仿佛穿透一切的眼光。

“哦，原来是孟公子，”年轻公子嘴角微扬，带着些揶揄。我心中恨极，拉了小兰，只想快些逃去。年轻公子在身后举着那个穿罗裙的小人笑道，“这个柳公子不要，可就归我了。”“请便吧，”我回头说，一边逃也似的离去。

很快穿过人群，走上大街，低头想了想，整个小县城已经差不多都逛遍了，现在该去看看城门。

巧计脱身

铁中原站在原地，望着丽君离去的背影，带着笑轻声道：“阿罕，你见过生得如此俊美的少年吗？”

阿罕语气恭敬：“公子，属下没见过。”

铁中原轻笑着摇头：“此人声音虽压得极低，却轻柔悦耳，举止神态也与女子一般无二，看来这江南的男人，都如西湖的碧波，白堤的垂柳，享尽了天地灵秀之气，才会生得如此柔美俊秀吧。”

阿罕躬身道：“公子说的是。”

铁中原微微一笑，离了人群，在街上缓缓而行，一直走到一家极偏僻的茶馆，四处看了看，起步走了进去，茶馆里稀稀拉拉地坐了几个人，十分冷清。小二急忙迎上来，把他们让到靠窗的座位前。

铁中原摆手道："给我来一壶上好的云雾茶。"

"好嘞。客倌稍待。"

茶是好茶，透着淡淡的香，升腾的雾气在空中缭绕。

阿罕压低了声音道："公子，属下已经打探清楚，几日后是刘靖独子娶亲的大喜日子，刘靖两日前就从杭州府衙赶了回来。筹备独子的婚事。"

"听闻刘靖在杭州任府台几年，贪墨下的银两，已够杭州百姓三年的赋税。"铁中原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脸上神情颇为不悦。

"只是他是王爷的人，轻易动不得。"阿罕小心翼翼道。

"我今日就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但要查刘靖，还要查他的主子。"

"是，公子。" 铁中原微微点头："证人和证词都准备好了？"

"一切准备妥当，只要公子下一道手令，属下马上带江宁县的官差前去拿人。"

男人轻蹙眉，沉吟片刻道："也罢，喜宴之后，再拿人也不迟。"

阿罕叹道："公子，耽误几日，只恐有变。"

男人端起茶杯浅浅地抿了一口，淡笑着道："刘靖只有一子，而且新婚在即，念在他任杭州府台多年，虽然贪吝，却未伤及一人性命的份上，再给他几天的期限吧。"

阿罕面露忧色，却不敢再言语。

男人略想了想，又道："这个孟仕元是什么来路，你也去查探一番，若是刘靖同党，一并拿下。"

"属下遵命。"

***

把江宁县的四个城门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我心里已有了一个大致的计划，接下来就是怎么付诸实行了。

接下来的两日，孟府开始忙着筹备亲事，置办了许多嫁妆等物，刘府也派人送来了几十箱彩礼，我一大早起来，就站在堂屋里，笔直地站着，由着他们在身上比比划划，量来量去，好不容易，这些人走了，那边又来了首饰铺的人，端着各式各样的珠宝玉器，要我挑拣。随意拣了几样，便道："你们都下去，我累了。"

等他们去远，吩咐小兰把门关紧，拉着她走到里间屋，笑着按着她道："坐下。"

小兰慌乱地起身："小姐，奴婢不敢坐。"

我按了她几次，她一直固执地不肯坐，只得罢了，伸手拈了一枝珠花在手中把玩，一边带着笑道："小兰，小姐一向待你如何？"

"小姐待奴婢情同姐妹。"

"好，姐姐现在有句话要问你。"

"小姐，你问吧，只要是小兰知道的。"小兰看着我的目光热烈而又坚决。

好丫头。在心中赞了一句。看来孟丽君往日对这丫环果然是上了心的。

"小兰，说实话，你觉得刘公子此人如何？"

"刘公子家世好，相貌好，又有文采，和小姐是天生的一对。"这丫头，一说起他，就变得兴奋异常。

"真有这么好？把你嫁给他怎么样？"我故意正色道。

"小姐，这可使不得啊。"小兰顿时涨红了脸，"奴婢只想一心服侍小姐，可不想嫁人。"

"那么，把二小姐嫁给他，你觉得如何？"我轻笑着道。小丫头看起来有些受不了了，伸出手，轻轻抚向我的额头。

我笑着打开她的手："你做什么呢？"

"小姐，你是不是头疼病又犯了。"小兰仔细端祥了我一阵，很快下了个结论："脸色很苍白，不如让奴婢服侍您早些歇息吧。"

"你这个丫头。"我忍不住轻拍了她一下："你家小姐是在和你说正经的。"

小兰脸上神情惊诧莫名："小姐，为什么？你不喜欢刘公子了吗？"

"何止不喜欢，简直是不喜欢极了。"我皱着眉，摆出一付悲痛欲绝的样子："你家小姐我，打算明晚就离开江宁县，从此天涯海角，四海为家。"

"小姐，不行啊，过两日就要拜堂成亲了，你若是走了，刘公子怎么办，老爷和夫人怎么办啊？"小兰边说就边哭了起来。

"好了，好了，别哭了。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我轻轻拍拍她的肩膀，装模作样地想了想："对了，不是还有妹妹映雪吗？就把她嫁过去吧。哈，就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

"小姐。"小兰睁大泪眼看着我："你不会是被断肠草毒坏了脑子吧，说出来的话，小兰听不明白，也想不明白啊。"

"想不明白就不要想了。"我很快打断她的话，"总之，这话我只对你说，你可不能告诉任何人知道。否则，我就不认你这妹妹了，好了，下去吧。"说出这些话，只为试试这个丫头的忠心，这样才能决定能不能和她结伴同行，毕竟在古代，我可是两眼一抹黑，身边不能没个知心知意的人。

"是，小姐。"小兰万分委屈地应了一声。带着一肚子的惊诧不解，转身离去。

我站起身，拿着案上的毛笔，蘸饱了红墨，在雪白的宣纸上，胡乱画了些符咒，起身爬到案上，把宣纸贴在横梁上，看着它，满意地笑了笑。

待到夜幕降临，小兰服侍我睡下，便合上门去了，躺在床上，睁着眼看着帐顶，好不容易挨到四周人声俱寂，便悄悄起身，披了件夹袄，无声地向娘的房间行去。窗外月光如水，竹影摇曳，一路行来，还好没人。很快到了娘的房间，小心地推开门，我跪在床前，轻声唤道："娘，娘……。"

"是丽君么，"娘从睡梦中醒来，惊异地望着我。

"你怎的不睡，天这么凉，要小心身体。"

我心中暗道，为了这门婚事，只好对不起你了。嘴上嘶声道："娘快救我，有人要杀我啊，娘。"

我脸上满是惊惶，神态逼真之极。

“孩子，别怕，”娘坐起身，伸手搂住我，在我背上轻拍。

我把头埋在她怀里，抽泣着道：“娘，我做了个恶梦。”

“什么梦，说来听听。”

“我梦到一个金盔金甲的神人，拿着一把巨斧，恶狠狠地对我说，孟丽君，嫁给刘公子的那一日，便是你的死期。”

娘大惊，抱着我道，“有这等事，你可问了他如何化解。”

“娘，孩儿也斗胆问了，神人说，只有在婚期那日，另将一位年龄相若的女子嫁去刘府。方可避过此祸。神人还说，那一日，我须远避他乡，否则必死。”

“你没问他为何吗。”

“神人说，天机不可泄露，我还欲再问，便突然从梦中惊醒，浑身冷汗不止。再看那横梁上，居然贴了一张符咒。”

“真有这等事，娘这就与你同去看看。”孟夫人披衣起身，正欲唤丫头。

我忙止住道：“这等玄幻之事，不可让太多人知晓，否则传将出去，恐对孟家不利。”

孟夫人听了道：“也是。”便悄悄地随了我，往听雨轩去。进了门，仰头便见那张血红的符咒，如呲牙咧嘴的鬼怪扑面而来，娘轻轻惊呼了一声，对我的话已是全信了。我起身把符咒揭下来，凑到烛火前点燃，直到化为灰烬。娘坐在床榻上想了半日道。“此事只有告知老爷，绝不可走漏半点风声。你先睡吧，娘自有办法。”

我点头送娘出去。回身躺到床上，虽是四月天气，寒气还是颇重，一连打了两个喷涕，赶紧扯过锦被捂了一阵，方才好些。

芙蓉帐暖

孟府花园里一处冷僻的宅院，房中灯火昏暗，两个人影正在灯下窃窃私语。“娘，丽君姐已经把刘公子让给我了，你就放过她吧。”灯火照着映雪那张苍白的俏脸。

“傻孩子，那丫头几句话就把你哄成这样了，斩草要除根，只要孟丽君一天不死，你的刘郎就一天不会死心，就算你嫁过去，也安不了

他的心，那丫头死了，他没了想头，才会一心一意对你好。”

“可是，丽君姐太可怜了。”

“唉。”女人轻轻叹息，不再谈论这个话题，转而从怀里掏出一块小小的玉牌：“孩子，这是你爹留给娘的，你明日就要嫁人了，这东西就送给你吧。”

映雪接过玉牌，凑到烛火前，仔细看了看，玉牌触手温润，上面雕着精细的花纹，翻过来，背面还刻着一个苏字。

少女惊诧莫名：“娘，爹原是姓苏吗？”

“是啊。”女人的脸上露出一抹悲凉：“他本是京城的大户人家，十五年前，京城有家最大的青楼，名唤媚月楼，娘就是媚月楼的头牌，艺名裴翠，红极一时，有多少王孙公子拜倒在娘的石榴裙下，争着给娘缠头。可是娘心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向娘保证，说等你满五岁，就明媒正娶接娘过门，做他的二夫人。”

“原来是这样。”映雪惊疑不定地看着灯光下风韵犹存的母亲：“那为什么……”

女人的脸色变得很苍白：“苏老爷一家被奸人诬陷，满门抄斩。这块玉牌是老爷的信物，你好生收着吧。”

“娘。”映雪眼中泪花闪烁。

“明日等你上了花轿，娘就启程去杭州，那里有娘的一个好姐妹。”

“不，娘，不要再做那种营生了。”映雪惊慌失措。

“傻孩子，别为娘担心，娘在孟府十年，攒下了不少银子，足够开一家不大不小的青楼，怎会再做那种卖笑的勾当。放心吧。”女人的手轻轻抚上少女的发髻。窗外，夜已深沉。

第二天一早，孟老爷便来唤我过去。我急忙穿上一件滚银边的罗裙，外罩淡蓝色的对襟夹袄，匆匆赶去。孟老爷见我来了，挥手屏退左右，又示意我关了门，坐在他身边。我依言做了，孟老爷看着我，神色凝重地说：“你娘都告诉我了，这有一封书信是写给爹在京城的一位至交好友的，他叫皇甫驭风，现任威武将军之职。你到了京城，只管投奔他处，等避过了这阵，再回来不迟。”

“谢谢爹，”我双手接过信，只觉手中如有千万钧重，自己占着他们女儿的身体，还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他们，爹娘竟然都不见疑，只一心为我谋划。此等恩情，何以为报。我低着头，黯然泪下，又怕爹娘担心，只得以袖拂面，悄悄拭去。

娘说，“丽君，此去京城路途遥远。你一个女子，又生得如此模样，我实在放心不下。不如叫小兰，大贵大柱陪你同去吧。”

“娘，你放心，女儿已经想好了，出了孟府，便着男装，太多人难以掩人耳目，有小兰跟着便可。”

孟夫人闻言，急忙拉着我的手步入内堂，取了孟老爷几身年轻时的衣服来。嘱我换上。我依言挑了一身白色的长衫穿上，孟夫人帮我把头发解开，梳了一个髻，再插上一根珠簪。便目含笑意地拉我出来，我走到老爷面前，压低嗓子，拱手道：“孟老爷。”孟老爷看到我，惊得一下站了起来，良久，目中始露出笑意，抚着颔下长须道：“好，好一位浊世佳公子。哈哈。”

拿着母亲给我的包裹，沉甸甸的。里面塞了几张银票，一些碎银，还有几身男子的衣服鞋袜，细心的母亲还放了一身淡红的女装，以备不时之需。我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回绣楼。啊，自由之神，我要歌唱你。

思雨轩内。

我穿着男装，对着镜子照啊照，又伸手到发髻上摸了摸，看看哪里还有破绽，一旁放着包裹，天已经大亮了，再不走，迎亲的花轿可就要来了。

“小姐呀，”小兰使劲掰我的手。我无奈地放下手看着她。

“小姐，刘公子又温柔又体贴，知道你出事，他哭了好几天，茶饭不思。你病了，他送人参补品来，你不理他，他也不生气，还一如既往地关心你，这样的好夫婿，到哪里去寻啊。”

我用手捂着耳朵，不理她。

“小姐……”

“停，停，”我上去捂她的嘴。

“小姐，我还要说。”小兰躲开我的手。

“唉，你怎么跟唐僧似的，真受不了。”我叹口气，以手托腮，望向窗外，院子里的阳光温暖和煦，今晚，自己就要离开这里了，逃过了婚事，以后做什么呢？也许该找个懂穿越的大师，把她送回去，告诉他们，我做了孟丽君。

小兰的声音还在耳边聒躁：“小姐，唐僧是谁呀。是不是象我一样娇小可爱。”

我倒……

悄悄从后院的小门溜出来，我带着小兰径直走到路口，街上是驶来驶去的马车，看着它们，忽然停下脚步，沉吟不语，小兰喜道：“小姐，你不走了。”

“谁说的。”我白了她一眼：“我不是不走，是现在不走，我要看妹妹出嫁。”古代的婚礼，现场表演，原汁原味，这么难得的机会，怎么能放弃呢？

“不是吧。”小兰的小嘴张得好大。

“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到市集上挑一辆马车才是。”我看着小丫头哈哈一笑，拉着她的手，穿过拥挤的人群，直奔县城最大的马匹集散地。逛来逛去的挑了半天，终于挑中了一辆最小的马车，上面堪堪可以坐两个人。前面套着一匹健壮的驽马。

我围着马车转了一圈，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心下颇为满意，向一旁的老者道：“老人家，这马车是你的？”

老者笑道：“公子若是喜欢，就买去吧，老夫还赶着回家，也不开价，就五十两银子。”

“好，小兰付钱。”我朗声道，干脆利落，钱是用来花的，花完了还可以赚回来，这马车还不错，也值得起这个价。

孟府内。

映雪端坐在镜前，身上穿着大红的嫁衣，因为是按着丽君的尺寸剪裁的，长了些，紧了些，裹在她身上，有些弊气。映雪仔细端祥着镜中的自己，头上插满了耀目的珠翠，眉上描着丹青，眉宇间透着喜悦，还有一抹忧愁。

想不到，今日要出嫁的竟然是她，而不是那个处处都胜过她的姐姐，老爷和夫人一早唤她过去，话不多，只有一句：“你姐姐走了，今

日你便是新娘。”

她苍白着脸不说话。娘已经被赶出门了，从此再也不回来，在这个家里，她什么都不是，担着二小姐的名分，却只是个来历不明的外人，没有人把她当孟家小姐看待，她喜欢刘公子，可是刘公子却不喜欢她，一门心思都放在姐姐身上。她的悲伤、失望，娘都看在眼里，那一小包断肠草，是娘放在姐姐茶杯里的，这些，她都知道，姐姐死了，刘公子就是她一个人的了。爱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让人疯狂。

而如今，姐姐居然把刘公子让给她了，为什么呢？真得象她说的那样，因为她心里已经有了别的男人。

一队敲锣打鼓的迎亲队伍缓缓行来，队伍前的高头大马上坐着满面春风的刘文希。今天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因为他喜欢的丽君马上就要成为他的妻子了。却不知新娘早已换了他人。

我躲在人群里，满怀歉意地看着马上的刘公子，倘若今晚揭开盖头，看到这移花接木的好戏，不知会如何伤心愤怒，不能自已呢。

跟着迎亲队伍，来到孟府门前，只见大门上披红挂彩，一根长长的鞭炮高高地挑着，只等新郎接了新娘，便要点响。爹娘都穿了大红的喜服，不过他们的笑容里掩饰不住一丝忧虑。娘的头上仿佛又添了几丝白发。

“小姐，时辰到了。”丫环小菊拿过一旁的红盖头，遮在映雪头上。一旁的喜娘轻轻扶起她，出了闺房，沿着大红的地毡，向大门走去，那里花轿正在等候，震耳的鞭炮声响起。

铁中原和他的随从站在孟府门外，看着花轿抬起来，向县城西头的刘宅行去。刘靖本是江宁人，在江宁有一座老宅，夫人和唯一的儿子都在江宁，所以刘文希迎了新娘只从县东走到县西便到了。

铁中原也随着人流，跟到刘宅门口，双眉微蹙，看着门前蹲着的两个石狮子，狮子颈下扎了大红的绸带。刘文希下马，拿起缠着红花的铁弓，向轿前射了三箭，便由喜娘扶了新娘下轿，与新郎并肩向府中行去。这时大堂中的喜宴已经开席了。刘靖今日独子新婚大喜，娶得孟家的掌上明珠，心中也是十二分的高兴，喝了两盅，脸上已是红光满面。那些士绅豪吏，正要借着这个机会好好奉承巴结一番，什么吉祥话儿说不出来，刘靖推不得，着实又喝了几大杯，便有些醺醺然了。下人忙扶他进去歇息，留下新郎倌一人在外陪客。

“刘靖的亲家，孟仕元的身份，你可查清了？”铁中原冷冷道。

“属下已经查探清楚，此人本是前朝御医，精通岐黄之术，只是生性迂腐，不肯为朝廷效命。隐居于此。他有两个女儿，长女孟丽君今年十六岁，许给浙江道杭州府刘靖之子刘文希，方才抬进刘府的，就是此人。次女孟映雪年方十五，还未订亲。这个孟仕元与刘靖虽是世交，但他生性清高淡泊，不喜俗务，刘靖贪墨之事，他并未参予。”

男人淡淡一笑，脑中莫名地，忽然浮现出一张俊美无比的脸，轻柔悦耳的声音，浅浅的笑靥，若是换上女装，一定是绝代佳人吧。笑着摇了摇头，打消这荒唐的想法。从人群中转过身，向阿罕道：“都安排好了吗？”

“请主子放心，都安排好了。”

“好，我回驿馆等你们的好消息。”男人轻笑着点点头，穿过人群，跃身上马，向夜色中驰去。

却说刘文希与新娘交拜了天地，便留在前厅应酬。映雪独自坐在新房中，心中忐忑不安，陪嫁来的丫环小菊，端了些茶点放在桌上，便退出门外，回身轻轻把门合上。

映雪见四下无人，掀开盖头，把手探入怀中，掏出一个小包。打开来是一些绿色的药粉。看着它，映雪不由想起昨日娘的嘱咐。“女儿，你这次到了刘家，进了新房。便把这包中的药粉，倒入酒中，让刘公子喝了，切记，切记。”

“娘，这是什么。”映雪好奇地问。

“这个嘛，叫做醉春风。”娘掩嘴一笑，“刘公子喝了它，就会与你做一对恩爱夫妻。”

映雪想了想，登时满面通红。伸手推开小包，“娘，女儿不要。”

“傻孩子，娘这也是为了你，那刘文希见你不是孟我，定然大怒，决不肯与你同房。有了这个物事，生米做成熟饭，便是事实夫妻。他再想推托，老爷也有法子封他的嘴。”

映雪想了半日，无奈，只得羞红着脸，接了药包，揣入怀中。

如今左近无人，正是好时机。她犹豫片刻，终于起身，走到桌前，打开镶金紫玉酒壶的盖儿，将那一包绿色的药粉，尽皆倾入其

中。又以帕拭去桌上掉落的粉末。便慌忙转身把房中红烛尽皆熄了，只余床边一盏。挪到榻上坐定。良久，心尤在砰砰跳个不停。

此时刘文希仍在前厅，晚上的酒宴尚未散席，架不住亲朋好友连连劝酒，劳是仗着自个酒量好，也已有了七八分醉意。看看窗外夜色已深，想到我一人在内堂中等候，刘文希心中急如火燎。只得招手叫来管家刘忠，嘱他好生招呼客人。然后不顾宾朋的笑闹，新郎倌团团做了几个揖，便脚步踉跄地奔新房而去。

“我。”刘文希轻轻推开新房的门。房中还余一点烛光，朦胧中只见朝思暮想的人儿，蒙着大红的盖头，端坐在崭新的喜床之上。刘文希伸手解下身上的红绸带，又抬手摘下帽子，一并抛在桌上，便慢慢向喜床踱去。映雪听到他粗重的呼吸声越来越近，心中又喜又怕。文希走到床前，伸手便要揭她的盖头，映雪赶紧闪身躲开，一径走到铺着红布的桌前，拿起酒壶伸手倒了两杯酒，递了一杯给文希，文希大喜接过，与她手臂交缠，一饮而尽。酒味醇厚，只是他却已喝不出来，身子醉了，心醉得更厉害。

红烛的光芒暗淡朦胧，刘文希拉着映雪到灯下，伸出手，又想揭她的盖头，映雪慌忙转身躲过。刘文希笑道。“你我已是夫妻，还这等害羞吗？”说完，又欲上前，突觉腹中一股热力慢慢上升，额上很快渗出汗来。

他赶紧脱去身上的喜袍，又一把扯去里面的中衣，却不见缓解，躁热之感反倒欲加强烈了。映雪见他如此，知是药力发作。忙走到仅余的那点烛火前，一口吹熄，室内顿时朦胧一片，幸好还有些月光。“我。”文希跌跌撞撞地走过来，摸到一个温香柔软的身体，急忙一把抱入怀中。寻着她的芳唇，把舌尖探入，尽情吮吸着如蜜般的汁液。映雪被他舌尖挑动，不觉娇喘咻咻。文希心内火烧一般，再也克制不住，把映雪打横抱起，估摸着床的方向，走过去，将怀中的佳人放倒在大红喜被之上，回手拉下红色的帐帏。轻轻压在新人身上，温柔地吻她的脖颈，耳垂。

映雪心中羞涩，不禁有些推拒。男人抓住她的手，附在耳边道：“你是我的，我爱你。”便轻轻解除了她的武装。一时红帐内春意盎然，只余窗外几点星光静静地向室内凝望。

破庙惊梦

我拉着小兰坐上马车，离了江宁县，匆匆向杭州赶去。不雇赶马车的人，是因为不方便，毕竟我和小兰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这个时代，也不知治安怎么样，她们身上又带了那么多银两，荒郊野外的，万一车夫见钱起意，杀人劫财，那可不是玩的。

我不太会赶马车，小兰更不用说，从上车起，就一直用惊骇的目光看着我，瞧她的样子，怕是连马车都没坐过。颠簸了几下，她的脸色就苍白的吓人，我摇了摇头，吩咐她靠在车壁上休息，自己忍着手疼，继续赶那马车，还好这匹马的脚程还不错，跑得极快又稳，几个时辰，已经离县城很远了。

坐在车上，抬眼望四周，淡淡的星光洒在官道上，四周寂寂无声，想到杭州城，忽然涌起几分期盼，古代的西湖，是不是也是那般繁花似锦，美不胜收呢?

砰的一声，马车忽然停了下来，小兰诧异地掀开车帘，轻声道："小……公子，怎么不走了？"

我从车上跳下来，转到马车后，仔细看了看，不禁长叹一声道："糟了。"

"怎么了？"小兰忍着头晕，摇摇晃晃地走到她身后。

我伸手一指车轮："看，陷进去了。"

半个时辰后，两个人筋疲力尽地靠在车厢上，看着依然牢牢地陷在泥巴里的车轮，相视苦笑。用了N根木棍撬，肩抬手扛，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车子就是动不了半分，这时才感觉自己失策，应该请个车夫的，毕竟朗朗乾坤，哪有那么多打劫的人啊。

直起腰环顾左右，前面不远处有座破庙，看来只有到那里将就一晚了。拉上小兰，正准备走，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从远处响起，救星来了，我大喜，抬眼望去，几匹马已经转过山坡，奔到眼前。最前面一匹骏逸的白马上坐着一个高大的身影，暗红色的披风，看不清他的面目。

我急忙叫道："几位兄台，帮个忙好吗？"

马上人并未停下来，甚至连勒马缰的动作都没有，径自从我身边驰了过去。

不是吧，有没有搞错，居然理都不理我，真是世态炎凉啊。我摇摇头，冲着马上人远去的背影挥了挥拳头。和小兰拿了马车上的衣服包裹，走到庙前，伸手一推，灰尘掉了一头。我急忙屏住呼吸，使劲推开门，走了进去，什么破庙，到处都是蜘蛛网，叫小兰搬来些稻草，在佛像前清理出一块地方，把稻草铺上去，又捡了些柴火来，生了一堆火。将就一下吧。

现代到处都是人，这古代人烟稀少，沿着官道走了几个时辰，连个村子都看不到。难怪电视剧里，动不动就到破庙里栖身。要是现代，这准是个文物保护区，游人多着呢。

我叹了口气，和小兰就在火堆旁，和衣躺下，伸手拿了些稻草盖在身上。倦意渐渐袭上来，不知不觉进了梦乡。

远处响起清悠的钟声，一下、两下、三下。我茫然地站起身，走出庙门，抬眼看去，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矗立在她眼前，大红的宫门敞开着，四周一片幽静，只有钟声，依旧回荡在耳边，顺着门前的盘龙玉阶，一步步走上去，一股清凉的风吹来，吹起裙上的环佩丝带。

弯曲的回廊，琉璃瓦，汉白玉，道旁种满奇花异草，香气扑鼻。转过拐角，走到一处水池边，低头看水里，一个衣饰华贵，风华绝代的女子从水里静静地凝望着我。眉眼是那样的熟悉，头上顶着高高的凤冠，腰缠玉带，足蹬珠履，这是我吗？还是孟丽君？

“丽君。”一个温煦如和风的声音从远处飘来。

我缓缓转过身，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向我走来，淡淡的雾气笼罩着他，若隐若现，看不清他的面目。正犹豫着要不要回应，另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磁性，“丽君。”扭头看去，暗红色的披风，腰上佩着宝剑，一样的雾气缭绕，一样的面目不清。

两个人同时朝我走近，我心中惊疑不定，不觉一步步往后退去，一直退到水池边，脚下忽然踏空，啊的一声惊呼，眼前人影一闪，一双有力的手将我牢牢抱入怀中，抬眼看他，俊秀的鼻梁，漆黑的眼眸，笔直的眉，略嫌苍白的脸色，一身素白的锦袍，头上束着银冠，腰上佩着银鞘的宝剑。

“浩宇。”我惊呼出声。怎么是他？难道是他？是梦吗？还是不是梦？泪水顿时狂涌而出，伸出手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把脸贴着他的

胸膛，不停地呼唤他的名字：“浩宇，浩宇，浩宇……”直到意识渐渐模糊，就这样依在他怀里，沉沉地睡去。

夜色中，几匹健马驶入江宁县城的北门，一直驰到一处院落前，马上人纵身下马，大步走进去。一个穿着青衣的年轻随从迎上来，冲着走在最前面，系着暗红色披风，身材高大挺拔，相貌英俊的男子躬身道：“参见九王爷。”

“嗯。”被称作九王爷的人淡淡应了一声，冷冷道：“如何？”

“属下守在县府外，亲眼见刘靖被官差带进县衙。”

男人冷冷一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

随从压低声音道：“请王爷吩咐。”

“刘靖贪墨救灾银两，自知罪孽深重，愧对江南百姓，在狱中服毒自尽。”男人的声音冰冷沏骨。

“是，王爷。”

男人抬起头，望着漆黑的夜空，嘴角浮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睡梦中。忽然听到咣的一声巨响。一股寒风吹进来，我打了个冷战，顿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火堆已经暗淡了许多，借着微弱的火光，我看到庙门大开着，寒风就是从那里吹进来的，扭头看身边的小兰，睡得正香，身子在稻草底下缩成一团。我急忙把身上的外衣披在她身上，又多拿了些稻草给她盖上，找来木棍拨亮了火堆，再在上面多添了一些柴，这才站起身，走到庙门口，伸手想关门。

这时，远处的官道上又响起急骤的马蹄声，这么晚了，居然还有人在赶路。一时好奇，我抬起头，朝那个方向张望。

几匹快马快逾闪电，从山口转过来，马上坐着一群黑衣人，蒙着面，手上都持着兵器，看样子象是在怆惶逃窜。难道是劫匪？我急忙把头一缩，想退回庙里，这时一道白影吸引了我的视线。

黑衣人身后不远处，紧紧跟着一匹神骏的白马，四蹄飞扬，快如疾风，马上坐着一个白衣的少年，看不清他的面目，只知道他手中擎着剑，星光洒在剑身上，流光溢彩，刺人眼目。

少年扬起手中剑，剑影婆娑，如鸿雁展翅，飒飒起风。这一刻，看着他清俊的身影，竟是呆了、痴了、不知身在何处。

黑衣人的马快，少年更快。只一忽儿功夫，已经越过他们，拦在路前。黑衣人眼见逃不过，互相打了个手势，一起举起手中兵刃，策马和少年战在一处。

西边，迟升的月亮已经露出了半边脸，洒下淡淡的清辉，天地万物都笼罩在银色的月光下，本该是一派祥和景象，只是刀剑碰击的声音，马上飞舞的身影，给这宁静的世界平添了许多血腥和杀气。

我目瞪口呆地倚在破庙的破门上，看着眼前的一切，白衣少年矫健的身影，手中闪着寒光的宝剑，金戈交鸣，光华四射，日月无华。随着惨呼声不断响起，少年的白衣已经沾上了鲜血，空中弥漫的全是凛冽的剑光寒气。

不知他们厮杀了多久，只知道月亮渐渐出了山峦，斜斜地照下来，在破庙前洒下一片银白。战场已经从马上移到官道上，又从官道上向破庙前移过来，剩下的两个蒙面人被少年娴熟的剑法逼得连连后退，似是已无招架之功。

少年轻叱一声道："放下兵刃，说出幕后指使之人，我饶你等不死。"

蒙面人互相打了个眼色，忽然一起拜倒在地，少年微微一笑，正待说话，忽听破庙前一个清脆的声音呼道："小心。"心中一警，立刻纵身跃后，两枝闪着蓝光的袖箭擦着脸颊飞过，暗道一声好险。见跪着的蒙面人起身欲逃，立刻扑身上前，剑花如雨，倾泻在他们身上。

冷冷地看了看地上的尸首，弯腰下去，在他们身上摸索了一阵，并无所获，少年轻皱眉，收回手，向立在庙前的我远远地施了一礼，朗声道："多谢这位兄台出言相救。"

月光正好照在他脸上，俊秀的鼻梁，漆黑的眼眸，笔直的眉，嘴角噙着一抹淡淡的笑意，一身素白的锦袍，衣襟处已经被鲜血染红。头上束着银冠，腰上佩着银鞘的宝剑，迎风而立，清俊挺拔。他的相貌，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清晰。

记忆忽然如潮水般涌上心头，脑中登时轰的一声，五内俱焚。"浩宇。"这一声呼唤哽在喉中，又硬生生地吞了下去。希望他是，却知道他不是，浩宇不会武功，浩宇没有他那样高贵冷然的气质。

“兄台，在下还有急事在身，就此告辞。”少年含着笑，向我拱了拱手，转身离去。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意识忽然空茫一片，急忙迎着月光奔过去，顾不得脚下石块绊脚，顾不得晚春的寒气，就这样笔直地冲过去。口中连声呼道：“兄台慢走。”

少年慢慢转过身，正好看到我被一块大大的石头绊住，在空中划了一个极漂亮的弧线，咚的一声飞到他脚下，四肢着地，姿势难看之极。

这下摔得实在是很厉害，脑子都摔晕了，我在心中暗叫完了完了，支撑着想爬起来，手一触地，不禁哎哟了一声，借着月光一看，原来手心磨破了皮，渗着血。

一双有力的手轻轻把我扶起来，少年仔细看了看我，漆黑的眸子里掠过一抹笑意：“兄台还有什么指教？”

“呃，那个。”我急切地想找个理由，忽望到地上的尸首，血淋淋的，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急忙把眼光收回来，轻声道：“他们……。”

少年微笑着打断我的话：“别担心，我马上到江宁通知官府，命他们前来收尸。不会累及兄台。”

“哦，那个……。”我急得头上直冒汗。

“还有什么事？”少年眸中的笑意又加了几分。

“是这样，我的马车陷到泥里了，能不能请兄台帮个忙，帮我抬出来。”终于找到一个理由，我心中暗暗吁了一口气，脸上微微红了红。

少年凝眸望了我一眼，眼中闪过一道复杂的表情，轻声笑道：“好。”

我急忙带他走到马车前，少年略看了看，手扶住车辕一使力，车轮就从泥巴里腾地跳出来了，少年又把车推到平坦的干地上，回头看着我，我急忙拱手笑道：“多谢公子。”

“告辞。”少年微笑着回礼，起步走到俊逸的白马前，正要上马，又被我出声唤住：“在下孟浩宇，还未请教兄台高姓大名？”

“在下复姓皇甫，表字少华。”少年跃身上马，向我拱手道：“孟公子，后会有期。”

知道无法再挽留，轻叹一声，朗声道：“后会有期。”我站在官道旁，看着他清俊飘逸的身影渐渐远去，心中怅然不已，泪竟在不知不觉中流了下来。

梦醒时分

刘府。

新房的门被轻轻地叩响。

刘文希从睡梦中惊醒，抬起头，轻声喝道：“什么事？”

“少爷，不好了，老爷被县衙的人带走了。”

“什么？”刘文希霍地坐起身，急忙穿衣起床，又取了火折子点燃红烛，急步奔到门口，打开门：“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忠压低声音道：“是朱县尹的手令，带着十几个官差，把老爷带到县衙去了。”

“岂有此理。”刘文希低着声音怒喝道，只恐吵醒床上的丽君，慌忙扭头看了她一眼，红纱帐依旧低垂着，床上的人并没有动静，这才放下心来，拉着刘忠道：“我们到外面说。”

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孟映雪缓缓坐起身，披衣下床，走到门口，凝神静听。低低的说话声传入耳中。

“朱县尹说有人指控老爷涉嫌一起贪污赈灾银两的大案，要请他到县衙当面对质。”

“哼，即是请，为何派许多官差来，分明是不把我爹放在眼里，快给我准备衣服，我要到县衙去看我爹。”

“少爷，使不得，老爷临走有话，以他的身份，县尹定不敢做什么，明日他就可以回来，要您放宽心，只管在家等着。”

沉默了好一阵，刘文希长叹一声道：“也只有如此了。”

孟映雪急忙转身回到床上，背对着纱帐躺下，过了一会，刘文希开门进来，脱了衣服，从身后把她搂在怀里，在她背上亲了一下，也闭了眼歇息。只是哪里睡得着，就这样皱着眉，一直挨到天亮方才打了个盹。

天已经大亮了。

江宁县城门大开，一个穿白衣的俊秀少年，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飞驰入城门，一直驰到县府大门前，飞身下马，快步奔了进去。

后院一间书房内，铁中原端坐椅上，双眉微皱，脸上神情颇为不快。少年三步并作两步奔到他面前，躬身施礼道："给殿下请安。"

铁中原脸上绽开一抹笑容："免礼，少华，你怎得来得这么晚？"

少年双眉轻蹙："属下一接到殿下的传书，就赶到杭州，追着九王爷的脚程而来，一直追到江宁县境内，只是昨晚在路上遇到贼人拦阻，所以耽搁了，属下以为，那些贼人定然是九王的手下，只可惜他们全都死了，身上也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物品。"

"哦。"铁中原轻轻点头。

少年面露忧色："刘靖是九王爷的人，九王爷想必是为了他才到的江宁，殿下要加倍小心才是。"

铁中原鼻中呼出一口长气，放下手中茶杯，淡淡道："已经晚了。"

"晚了？"少年惊呼道："却是为何？"

"刘靖昨晚子时在大牢中服毒而死，留下一封遗书，言道贪墨之事，罪在他一人，与他人无干。"铁中原语气平静。

"这定是九王爷派人下的毒手，殿下何不依此线索追查到底？"少年急切道。

"呵，若真是他做的，你以为他还会留下线索给你查吗？"铁中原轻笑着摇头："此人做事向来狠绝，即然下手除刘靖，一定会做的干净利落，不留一丝痕迹。"

少年面有不甘："难道就这样算了？"

"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来，下次他就没这么好运了。"铁中原轻轻端起茶杯，笑道："少华，喝茶。"

新房中，一缕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刘文希的脸上。刘文希从睡梦中醒来，以手遮脸，另一手摸向身边，扑了个空。他忙坐起身叫道："丽君，"无人应答，定是去娘那里了。想到昨夜爹爹的事，刘文希心中大感忧虑。急忙起来穿衣束带，收拾妥当。便去母亲房中寻丽君。

沿着回廊一路行来，迎面见着一个黄衣丫环，似是昨夜与丽君一起陪嫁来的，自己当时还好生奇怪，怎得不是小兰，却是映雪的丫环小菊。他忙拦住小菊道：“少奶奶呢？”

“到花园里去了。”小菊向后一指。刘文希飞也似地奔去，小菊也赶紧从身后跟了来。到得花园，只见一位穿红衣的女子，站在水池边，正在看鱼。

“丽君。”文希叫道。女子回过头，竟然是映雪。“怎么是你？丽君呢，”刘文希走过去抓住她的手。“你抓疼我了。”映雪皱眉，文希忙把手一松。

“你还没回答我。”

“丽君不在这里。”映雪轻声道。

“那她在哪里？我记得昨日她还与我拜了堂，成了亲的。”

映雪慢慢抬头直视他道：“刘郎记错了吧。昨日坐花轿的是我，与你拜堂的是我，成亲的是我，喝交杯酒的也是我，莫非你都忘了么。”

“不会，这怎么可能。”刘文希惶恐地看着她。这时小菊赶来说。“少奶奶说的没错。昨日少爷娶得是二小姐映雪，不是大小姐丽君。”

“这不是真的，你骗我，你们都在骗我。我不相信，我要去问我娘。”

刘文希飞身跑去。“少爷。”小菊在身后唤道。

“不必了，随他去吧。”映雪道，她那原本纯真的眼睛里泛起一抹泪光。

“娘。”刘文希气喘吁吁地奔到刘夫人的卧房里。

“你来了。”刘夫人从绣案上抬起头，笑着向他招手，叫儿子坐下。

“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丽君呢，是不是映雪把她赶走了。”

“这是丽君给你的信，她已经离家出走了。”刘夫人把一封信递给儿子。

“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只瞒着我一个人。”刘文希接过信，伸手撕做蝴蝶片片飞舞。

“我不要信，我只要丽君。娘你要为我做主。”

“好孩子，映雪也是个好姑娘，你们已经成亲了，你要好好待她，忘了丽君吧。她和你没有缘分。”

“不，我要休了映雪，我心里只有丽君，我要去找她。”

刘夫人长叹一声，轻声道：“文希啊文希，你怎么不明白爹娘的心呢。那孟丽君是个死过一回的人，又有鬼神索命。不是个有福寿的媳妇。你是你爹的独子，怎能娶这个不祥的女人进门。”

“娘，你不必说了，我现在就去写休书。”刘文希转身迈步出门，刚走到门首，迎面看到管家刘忠飞跑来报：“夫人，少爷，不好了。”

刘夫人慌忙起身道：“刘忠，出了什么事，是不是老爷？”

刘忠眼中流下泪来，跪下道：“夫人，老爷他，昨晚在狱中服毒自尽了。”

“啊。”刘夫人身子摇晃了一下，险些栽倒，刘文希急忙回身扶住她，把她扶到椅上，对刘忠道：“怎么会这样，你可打听清楚了？”

“千真万确，是小人从在县衙的朋友那里打听到的，老爷留下书信一封，言道贪墨救灾银之事，全由他一人承担。官府马上就要派人来查封府第，起出赃银，夫人，少爷，你们赶紧逃吧。”

刘夫人抬起泪眼，仰天叹道：“想不到我刘家竟然落到今日这个地步，老爷啊老爷，为官之道，最忌贪吝，贱妾自你踏入官场之日起，每日忧心如焚，夜不成寐，寝不安枕，怕得就是有朝一日，你犯了心戒，身坠万劫不复之地啊。”

刘文希呆了一呆，慌忙伸手拭去眼中的泪水，伸手扶住她：“娘，刘忠说得对，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舅舅在京城任宣抚使之职，正可去投奔他。”说完扭头吩咐：“来人，收拾东西，我们今日就启程赴京。”

话音未落，院外传来砰砰的打门声，几人都变了脸色。

刘忠眼中含泪道：“事不宜迟，奴才留下与官兵周旋，你们快走。”

刘文希伸手在他肩上轻轻拍了拍，叹息一声，扶着母亲并两个最贴身的丫环，出了房门，走到后门口。抬头，却见孟映雪苍白着脸，身后跟着丫环小菊，迎上来道：“婆婆，夫君。”

“映雪，如今婆婆和文希都是罪臣的家眷，你跟着我们，只会有数不尽的苦头，不如回娘家暂住，等过了这阵，婆婆再叫文希派人来接你。”刘夫人叹息着低语。

映雪俯身拜倒在地，眼中热泪滚滚：“婆婆，夫君，如今映雪与文希拜了堂，成了亲，就是刘家的媳妇，生是刘家的人，死是刘家的鬼，夫君去哪，映雪就去哪。”

刘文希微微蹙眉，冷声道：“我现在就写一道休书，休了你，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各不相干。”

刘夫人急忙伸手止住他，轻声道：“映雪，你可记住了今日的话，他日可会后悔？”

映雪脸上神情坚决：“媳妇绝不后悔。”

刘夫人展颜一笑，轻轻扶起地上的映雪：“好，有你句话，婆婆就心安了，你放心，这个家还有我在，容不得文希胡作非为。”刘文希在旁急道：“娘。”

刘夫人怒目瞪了他一眼，伸手挽着映雪，出了府门，坐上马车，向城外驰去。

初入杭州

马车过了海宁，再走两天，就是杭州城了，沿着官道一路行来，小桥流水，青瓦白墙，景色怡人，只是时不时会遇上一些面带饥色，扶老携幼的百姓，让我的心情大感郁闷。正是春耕之时，这些百姓抛下家中活计，却是要赶往何处去。

两骑快马从她们的马车旁驶过，马上坐着一个青衣折扇的白面书生，肩上背着包裹，身后跟着一个书僮打扮的年轻人。

前面又是一群推着木车，神色憔悴的布衣百姓，书生勒住马，长叹一声，一字一顿道：“百姓之苦，莫过于此啊。”

我见他满脸戚容，神情沮丧，忍不住接口道：“兄台岂不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古如此。盛世苦得是百姓，乱世苦得亦是百姓，除非这世上再无官民之别，贫富之分，人人平等。”

书生转眼望了我一眼，脸上掠过一抹惊诧之色，轻声道：“想不到小兄弟小小年纪，见识如此之深。”

我赶忙笑着拱手道："不敢，不敢，只是在下一点拙见，兄台谬赞了，只是江南历来是中原富庶之地，历朝历代的赋税大多出于此，百姓本该安居乐业，忙于春耕，却为何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呢？"

书生摇摇头，轻声叹道："小兄弟有所不知，江南确是富庶之地，百姓勤于耕织，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特别是杭州古城，历朝历代都是金帛委积之所，奈何出了个刘靖，将朝廷赈灾银两尽皆贪墨，灾民无房无地，除了逃荒，又能如何？"

刘靖？不正是刘公子的老爹，杭州府台刘靖吗，原来是个大贪官。我抽了一口冷气，咂舌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原来此言非虚。只是刘靖一个小小的贪官，竟有如此大的胆子，胆敢贪墨朝廷拨付的救灾款吗？"

书生轻笑一声道："其中奥妙，又岂是你我这等平头百姓，所能参透得呢？"

我轻轻点头，笑道："在下孟浩宇，敢问兄台大名？"

"在下苏堂。"书生在马上向我拱了拱手，"孟公子莫非是要去杭州？"

"正是，在下要去杭州投奔一位亲友。"

"苏某也要前往杭州拜访亲友，不如同行如何？"

我拱手道："求之不得。"

很快，赶车的鞭子到了书僮的手里，小兰坐到前面的车辕上，和书僮并排，我则和苏堂挤在小小的马车里面，听他讲述了一番当今时事。原来当今皇帝已经年过七十，老迈昏庸，亲信宦官宠臣，朝堂之上奸佞横行。皇太子生性仁厚，颇得民心，奈何自三年前染上恶疾后，一直卧病在床，不能理事，眼看不久于人世。皇上为此有意另立皇太子。

如今朝中呼声最高者有两人，其一为现年二十三岁的皇太孙铁桢，此人素有仁德之名，平易近人，深受百姓爱戴。其二为皇上第九子海山，今年三十二岁。此人年纪虽轻，却武功高强，立下赫赫战功，手握军权，又深得皇后宠爱，在朝中党羽众多，势力渐在皇太孙之上。

我忍不住插话道：“苏公子，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皇后为何独宠第九子海山呢？”

苏堂摇头苦笑：“当今皇后姓许，出身京城大户，被皇上册封为贵妃，生有一女一子，三年前先皇后去世后，被当今皇上册封为皇后。她只有一个儿子，自然想尽办法要让这个儿子登上帝位。自古以来，宫中争斗，皆缘于此。”

“哦，原来如此。”我轻轻点头：“照这样说的话，九王海山确实很有希望啊。”

“只可惜此人性情暴虐，为人阴狠，造下无数杀孽，而且性极贪吝，若是让他登上龙位，不知会有多少无辜百姓死在苛政之下，这万里江山怕是不久长矣。”苏堂轻声慨叹，语中颇为感慨。

我听着他的话，心中忽然升起一抹疑云，此人穿着朴素，却言谈有度，举止有礼，言语中隐隐透着忧国忧民之心，而且身为普通百姓，又怎会对朝堂之事，如此熟谂呢？

**

“掌柜的，给我们开两间上房。”一身布衣，面容清俊的书生苏堂立在客栈里，身边站着一个俊美少年，一双灵活的大眼睛还在不停地四处打量。

“来得巧，今日整座杭州城，就剩我这还有两间上房了。”掌柜答道。

我轻笑一声道：“不是吧，什么日子，偌大一个杭州城，会连客房都没了。”

“公子有所不知。今日是一年一度的香包节。凡年满十五岁的少男少女晚间都要出来，到城东的城煌庙上一柱香，再到城西的观音塔下吃香包，邻近县城的少男少女都赶来了。再晚些，连这间上房都没有了。”

苏堂在旁冷哼一声道：“灾民遍野，饥馁满地，还要粉饰太平。”

我扭头看了他一眼，向掌柜道：“不过是个香包，有什么吃头，还要十里八里的赶过来。”

掌柜哈哈笑道：“公子，这香包里可是有东西的，若吃到了它，今生的缘份就算到了。”

“香包子里有什么东西？”我好奇地问道。

“半块玉佩。”

苏堂在一旁阴沉着脸道：“无聊之极。”

真是书生意气，发牢骚能有什么用，就能救万民与水火之中吗？我不禁暗暗摇了摇头，向苏堂道：“在下先去歇息了，告辞。”和掌柜一起走去楼上上房。吩咐小兰打了一盆热水，关好门，把脚从男靴里解脱出来，好好地泡了一泡。晚饭都不及吃，便倒到床上沉入梦乡了。

“小姐，”小兰把睡得香喷喷的我从床上拖起。“干什么，”我不情愿地睁开双眼。“小姐，出去玩吧，好多人哦。”小兰的两眼放光。死丫头就知道玩。我万般不愿地从温暖的被窝里钻出来，穿上那身月白长衫，束了金冠。便跟着小兰一步一挪地下了楼。

“小姐，要不要叫苏公子。”

“不必了，那个书生要是看到眼前的浮华景象，又要发一大通牢骚，有他跟在身边，岂不是煞风景得很。”

我满面春风地走在街道上，感觉到许多羞涩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有几个胆大的女子，索性走到我身边，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我忙回以一笑。那女子便羞红了脸。

“小姐，你这身打扮真是迷倒好多女孩。”小兰贴着我的耳朵说。我回瞪她一眼，小兰忙改口道：“公子。”说完掩嘴一笑。我也懒得理她，先跟着人流跑去城东的城隍庙，学别人的样，到那城隍神像前上了一注香。又随着那些衣着光鲜的少男少女们，赶去城西的观音塔。

远远望去，一座小小的宝塔前搭着一个高台。上面张灯结彩，高台一侧摆了几张方桌，几个绅士模样的人坐在后面。高台前已经站了好多人，人山人海，比想象地还要壮观得多。这个样子，怎么挤得进去啊。我眼珠转了转，闪到人群一侧，高声叫道：“快来看啊，观音娘娘显灵了。”

人群轰的一声向四周散开，我趁机拉着小兰钻到高台前面。抬眼一望，只见台下两侧各立着一个一人高的竹架子，架上摆着一盘盘顶上点红的实心大包子，看起来格外诱人。

我不禁摇头叹道：“不过是个包子，有什么吃的，包半块玉佩，又是什么意思？”

小兰在耳边道：“小姐，你想吃包子吗，等会我帮你抢一个。”

我笑着拍了她一下，“小丫头，是你想吃吧。”

话音未落，忽听噹的一声锣响。原来香包会开始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乡绅走到台前，团团施了一礼，笑道：“各位父老乡亲，这两边的竹架上有两个包着半块玉佩的香包，有缘者得之，若得到的是一男一女，便是前世修来的姻缘。”台下一人叫道，“若是两男或两女呢。”乡绅笑道：“那就结为姐妹或兄弟，”说毕，抬手示意，又是一声锣响，人群顿时拥挤着向前，我站的本来最靠近香包，此时眼疾手快，早已抢了两个包子在手，顺便递了一个给小兰。

说的那么好，香包，什么味，先尝一尝。一口下去，格的一声，咬到一个硬物，急忙掏出来一看，是半块雕着彩凤的玉佩，四周饰以龙纹，样式精巧可爱，小兰急忙从我手中接过去，仔细看了看，掩嘴笑道：“公子，看来你的缘份就应在这个上面了。”

龙凤玉佩

我白了她一眼：“胡说，那有这样的事，说不定对方也是个女的呢，不过结拜一个姐妹，又得了半块这么漂亮的玉佩，运气也很不错啊。”

半个时辰后，又是一声锣响，一个年老乡绅上台道：“请两位玉佩得主上台。”

我隐在人群里，四处张望，心中早已打好了主意，若是得这玉佩的是个男的，就不上台了，若是个女的，长得又聪明可爱，那就上去玩玩好了。

人群从两边分开，一个清俊的身影，腰上佩着剑，白衣胜雪，纤尘不染，大步走上高台。望着他俊秀的脸庞，漆黑的眸子，淡淡的笑，酸涩的感觉忽然涌上心头。这就是前世修来的缘份吗？逃也逃不掉，躲也躲不开。泪眼朦胧中，看着他含着笑，静静地站在那里，静静地等待。乡绅在一旁笑道：“这位公子生得玉树临风，一表人才，果然是人中龙凤，只不知哪位姑娘有缘与他相识。”

脑子里混沌一片，没有所思，没有所想，脚步却不知不觉走了过去，走上高台，走向他身边。

乡绅看了看他们，抚须笑道："这位公子也是神仙般的人物啊，可惜两位都是男子，只有结拜兄弟了。"我脸上早已飞起一团红霞，想说什么，却一句都说不出。略站了站，就飞跑着下了台。

皇甫少华从身后追过来，漆黑的双眸漾出一抹笑意："孟公子，这么巧。"

"是啊，皇甫公子，真得很巧。"我跑到人群外立住脚，红着脸拱手一礼。

皇甫少华伸手从怀里揣出半块玉佩，轻声笑道："其实这玉佩……"话未说完，忽听到一位女子娇呼连连。忙近前去看。已有一大群人围着。皇甫少华走过来，帮我拨开人群。却见一个模样水灵的女子，正对着一个华服男子苦苦哀求，两个如狼似虎的家丁抓着她的手臂，就欲拖走。我见了，不由气往上撞。大喝一声："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强抢民女。"

那个富家公子听了，望了我一眼，眼光忽然呆了呆，随即道。"她爹欠了我十两银子。如今利上滚利，已有两百两了，至今不还。拿她去抵债，也是天经地义。"

说完，看看我，目中露出淫邪之色，"这位小哥长得如此美貌，莫非也想跟大爷到府上去享福么。"言毕哈哈狂笑，他手下的家丁也一齐哄笑起来，我一时又羞又气。嘴唇颤抖，说不出话来。这时皇甫闪身挡在我身前，道："银子我来还你，这位姑娘请你放了。"

"放了，到嘴的天鹅肉哪有飞的道理。你要还银子，拿五百两来，我便放她。"

我大怒："你分明是不讲理，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在杭州城老子就是王法，你去打听打听，我朱大昌可不是好惹的。"

旁边一位老者好心地劝我说："他是杭州府台的独子，公子还是莫多管闲事。"

我无奈地回头，走了几步，听到那女子凄厉的叫声，终是迈不开脚步。皇甫见状，贴着我耳边道："不如大干一场。"我答道："也

好，”于是一把抢过路旁摊上的一笼包子，望那朱大昌的脸上掷去。一声惨叫，那些家丁忙朝我们冲来。皇甫一手拉着我，脚下如飞连踢。瞬间扫倒了两个，但更多的家丁扑来了。

朱大昌坐在地上，冲着我们连声嘶叫：“杀了他，杀了他。”皇甫只得放了我的手，与家丁战成一团。我身体本来就弱，在家丁的拳脚下左闪右躲，已经有些不支。这时一个衣饰华贵的年轻公子忽然跑来，一顿重拳，他身后的下人身手也不弱，一下打倒了几个。远处已经有官兵来了。我们互相望一眼，轰地一声跑了起来。小兰见我们打起来，又挤不进来，便一直着急地在外围打转，这时我急于逃命，却顾不得叫她，又恐朱大昌知道连累她，也不及说，手又被年轻公子紧紧抓着，只得边跑边向她打眼色。

年轻公子脚步疾快，一会儿便拉着我拐进了小巷，皇甫对这地形似乎很熟，带着我们三转两转，便甩脱了追兵。一直跑到一处驿馆前，才停下来歇息。我倚着墙，喘了一阵。方醒觉右手仍在年轻公子的掌握之中。正要挣脱，忽然看到他的脸。“铁公子，”我惊呼道。

铁中原带笑望着我道：“孟公子，人生何处不相逢。”手依然紧紧地握着我。我挣了几下挣不脱，心下气恼，望他脚上狠跺了一脚。铁中原啊了一声，松了手。皇甫在前道：“铁公子，怎么了？”“没事。”我说。随即讶道：“你们也认识？”

皇甫少华神情也颇为讶异：“原来你和殿……。”他顿了一下，见铁中原朝他示意，很快改口道：“原来你和铁公子也早已相识。”

我看了看铁中原，又看了看皇甫少华，呵呵笑了两声：“幸会，幸会，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看来孟某与两位的缘份当真不浅啊。”

铁中原哈哈一笑：“说得好，我们本来就是有缘人。”说完扭头看了看身后，向我笑道：“这家驿馆是朝廷所开，府衙不敢上门抓人，不如就在里面暂避一时，如何？”

现在也没别的办法，只有听他的了，我点了点头。皇甫上前拍门，门很快开了，一个随从模样的人走出来，见了我们，正要行礼，被铁中原抬手止住，向我道：“孟公子先请。”

我也不客套，一抬脚先进去了。铁中原忙跟在我身后，向随从低声吩咐了几句什么，随从连连点头，转身走了。皇甫少华急忙奔到我

前面带路，三人一前一后进了花厅。厅中摆着小小的酒桌。我自顾自挑了末席坐下，铁中原转过来坐在我对面，这时下人端了酒菜来，皇甫伸手接过，挥手叫他下去了。随即坐到我右边，先将壶中酒斟满三人的酒杯，再给自己满上。端起酒杯朗声道，“铁公子，孟公子，难得今日相聚，不如满饮此杯。如何？”

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抬起头，望着皇甫少华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心中百感交集。提起酒壶给他们三人斟满酒道：“酒逢知己千杯少，两位今日肯帮我，便是我孟浩宇的知己，浩宇再敬你们一杯。”

两人连连称是，第三杯酒下肚。一时你来我往，不知喝了多少杯，我双眼渐渐模糊，心中愁苦万分，脸上却只笑着。铁中原伸手按住我的酒杯，我推开他的手笑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一扬脖，辛辣的滋味直入腹中。“孟公子，你醉了。”皇甫少华的声音，

“不，我没有醉，醉的是老天爷。”我笑着，举起手中玉杯，看着杯中佳酿，喃喃自语：“无限春光一掷梭。花前酌酒唱高歌。枝上花开能几日。世上人生能几何。好花难种不长开。少年易过不重来。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

“好，说得好。”铁中原击掌大笑。

“好，好一个少年易过不重来。大丈夫生于世，就该有所作为，莫辜负了少年时，空悲切。”皇甫少华朗声一笑，端起杯中酒，一口喝干。长身而起，拔剑在手，纵身跃到院中，就在桃花树下，翻腾飞跃，如矫龙出海，猛虎下山，飒飒风声，凛凛剑气，枝上新绽的桃叶如雪点一般纷纷落下。

“少华，你的剑术越发长进了。”铁中原轻声慨叹。

皇甫少华收剑在手，向铁中原拱手道：“铁公子过奖了。”

我笑着睁开朦胧的双眼，拍掌道：“豪气干云，正是英雄本色，皇甫公子是位真英雄啊，佩服佩服，这杯酒，我敬你。”

站起身，迈着踉跄的脚步，向他慢慢踱过去，他的脸却是越来越模糊了，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三个，哪个才是他啊？心里正迷惑着，脚下一软，向后倒了下去，酒杯也脱了手，朦胧中只觉有人一左一右扶着我，放在榻上，又为我盖上薄被，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

天在不知不觉中亮了，铁中原站在院中，向迎上来的阿罕问道：“九王现在何处？”

“据知情人报，他正在江宁赶往杭州的途中。”阿罕拱手答道。

“江浙两地，本是九王的势力所在，每年明里暗里流进他府中的银两，这里占了一大半，他自然舍不得放手。杭州府台朱林也是他的门生，一向唯他之命是从。这两日，朝廷拨了许多赈灾银两来，你要多派人手，暗中保护这些银两。”

“是，殿下。”阿罕答道。

这时，皇甫少华从外面进来，伸手自怀中取出玉佩，递给他道：“殿下，另半块玉佩在孟公子手中。”

“是吗？真是太巧了。”铁中原眼中一亮，接过玉佩，看着上面那条雕刻精细的飞龙，唇角的笑意顿时浓了几分。细细想来，这名唤孟浩宇的少年，怎么看都象个女子，白玉般的脸，喝了酒之后双颊嫣红，如搽了胭脂一般，斟酒时露出一支雪白的手臂，珠圆玉润，若是一位女子，怕是人间少见的绝色。一起奔跑时握着她的手，温暖细腻，柔若无骨，几乎舍不得放下，还有他踩自己那一脚，柔弱无力，一脸娇羞，假如换上女装，定是一位尤物。

皇甫少华在旁道：“此次招惹了杭州府台的儿子，恐怕他不会善罢干休，不如让阿罕去告诫他一番，殿下以为如何？”

铁中原听了道：“说得有理。”自怀中掏出一块令牌，对身后阿罕低声道：“你去找朱林，对他说昨日之事不得再追究，另外要他管好他的儿子，否则……。”铁中原把手一挥，阿罕神色一凛。急忙点头离去。

“你们在说什么，神神秘秘的？”我从房中出来，头还有些昏沉沉的。铁中原朝我笑了笑道：“你就醒了，何不多睡一会？”

“那怎么好，若是让官府知道，岂不是要连累两位公子。”我摇了摇头。

皇甫在一旁笑道：“别担心，那朱林定不敢有所作为。”

“为什么？”我大感讶异，忽一眼瞥到铁中原手中的玉佩，急忙上前几步，伸手自他手中拿过来道：“这玉佩不是皇甫公子的吗？怎得到了你手中？”

皇甫少华笑道：“孟公子，其实这块玉佩是铁公子得的，还未及对你说起。”

“哦。”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什么天意，该说天意弄人才对。老天爷对我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啊。若不是以为得玉佩的是少华，我是断然不会站出来的，现在可该怎么办？偷抬眼看铁中原，他也在看我，笑得怪怪的。

被他看到脸上发红，我急忙把玉佩还给他，轻声道：“即然官府不会再追究，我就回客栈吧。”

桃园结义

铁中原伸手拦住我道：“孟公子，你今日即然得了玉佩，按香包会上的约定，就该和我结拜为异姓兄弟才是。”旋即转向皇甫少华道：“少华，你说呢？”

“公子言之有理。”皇甫少华笑道，我心中直打鼓，脸上只好挤出笑容，轻声道：“要结拜兄弟，就需郑重，不知铁公子这里有没有香案，香烛之类。”

铁中原招手命下人准备了香案，亲手拈一枝香插上，又斟一杯酒，洒在黄土中，我捏了香在手，点燃了，见皇甫少华站着不动，急忙拉他道：“怎么，你不想和我们结拜吗？”皇甫面露难色，扭头望向铁中原，见铁中原笑着点头，随即拿过香，一起点了，插在香案上。

我接过酒杯，心中默祷一声，也把酒洒了。一叙年庚，铁中原最长，皇甫第二，我最小。亏了亏了。我心中暗道。只得跪下来，拜了三拜。再起身时便施礼道：“大哥，二哥。”两人急忙还礼。

回到内堂，叙了一回话。看看天亮。又叫了些酒菜来，吃了一回，饭毕，我想起客栈中的小兰，我心下惶然，急忙辞别二位兄长，转身出门就走。小兰正在阶下张望。见我来了，飞也似地扑到我怀里，眼中珠泪滚滚。我笑着拍拍她，“傻丫头，别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小兰破涕为笑道：“小姐，你再也不要吓小兰了。”我安慰地摸摸她的头，起身上楼去。

虽然是大白天，但我实在太困了，叫小兰准备了香汤，好好泡了个澡。换好衣服，倒在床上就睡了过去。再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擦黑。小兰就坐在床边，笑着看着我。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我道。

“小姐，你睡得那么香，就是有人把你抬出去卖了，你也不知道呢。”

“小丫头，看我撕你的嘴，”我笑骂道。

“小姐，天还早，我们出去逛吧。”小兰使劲拉我。

“死丫头，就知道玩。”我推了她一把，坐起身。叫小兰拿那身兰色长衫来穿上，又拿了一把折扇。这才施施然出了门。

傍晚时分，大街上人流涌动，不知不觉，又踱到铁中原所住的驿馆前，心里忽然有些犹豫，不知道要不要去找他，抬头看向暗红的门，门上悬着两个黄灿灿的铜环，这位铁公子倒是奇怪得很，不住客栈，却喜欢住朝廷的驿馆，看他衣饰华贵，气势逼人，一定是京城的官家子弟吧。

我示意小兰上前叩响了门环，等待开门的那一刻，心忽然跳得很快，不禁咬牙暗笑，这心里真正想见的，其实是皇甫少华吧，那个一身白衣胜雪，舞着长剑，清雅俊秀的少年。

门开了，随从认识我，急忙躬身道：“孟公子请。”

我边走边问：“铁公子在吗？”

“不在。”

我脚步略停了停：“皇甫公子在吗？”

“在。”

“好。”我笑着，这个好字竟脱口而出，脸上不禁微微红了红，

走到院中，远远地便听到飒飒风声，剑气扑面而来。不觉放缓了脚步，慢慢走过去，一直走到一棵高大的水杉树下，望着那清俊飘逸的身影。剑如白练，闪闪发光。

皇甫少华忽然凌空飞跃而起，手中长剑从那玉兰花的枝头轻轻掠过，看不清他如何动作，身停风止，剑尖已递到丽君面前，正惊讶着，他却笑了：“这花是送给你的。”

凝眸看去，一朵雪白的玉兰，静静停立在剑尖上，淡淡的香气袭来，愣了好一会，才红着脸接了花，轻笑着道：“多谢皇甫公子。”

皇甫少华收剑在手，淡淡道：“孟公子气质高雅，谈吐脱俗，便似这枝头的玉兰，清芳香洁。”

丽君眼珠一转，伸手到一旁的柳树上折了嫩枝一根，笑着递给他：“皇甫公子手中的宝剑，舞起来如灵蛇出窍，刚柔并济，收发自如，就如浩宇手中这枝柳枝，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皇甫少华看了她一眼，也把柳枝接了过去。

铁中原从远处走过来笑道：“二弟，三弟，在说什么，这么投契。”

我急忙转身道：“是大哥来了，我们方才正在以柳枝、玉兰自比。”

“哦，是吗？”铁中原缓缓踱过来，在我们脸上环视一圈，轻声道：“让我猜一猜，这柳枝比的应该是少华，这玉兰比得就是浩宇吧。”

皇甫少华停顿了一下，拱手笑道：“正是如此。”

铁中原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唇带笑意：“我现在很想知道，在三弟心中，把大哥比作什么？”

这个……我扭头望到身后的水杉，急中生智，朗声道：“大哥就如这棵水杉树，高大挺拔，立于荒野，则为擎天大树，立于宗祠，则为栋梁，立于朝堂，则为中流砥柱。”

铁中原和皇甫少华互相对视了一眼，掩不住眼中的惊讶。

铁中原略略停顿了一下，带着笑意道：“浩宇所言，大哥愧不敢当啊。”

“呵呵，大哥又何须谦让呢？”看这位铁公子的气势确实异于常人，言语谨慎，行事又颇稳重，将来少不了是要当京官的，称他为栋梁，也不为过啊。

“三弟，客栈简陋，不如搬到驿馆来住，这里房舍很多，也很宽敞。”铁中原笑道。

“哦，那就多谢大哥好意了。”我笑道，转身吩咐小兰：“去客栈把我们的行李拿过来。”小兰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两个微笑着的男人，偷笑着跑了。这丫头，望着她的背影，我脸上不觉红了红。

其实我留下来，是另有目的的，我一个小小弱女子，孤身在外，这世道又不太平，从破庙前少华杀人可以看出来。所以说，须得学些防身之术才行。打定了主意，这天傍晚，我便找到皇甫少华，“二哥，我想和你学武。”

“就你这身架子，”皇甫少华惊讶地看着我。“学武很难学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

“我知道，不用你说，我只是想学些防身之术，最好是逃命术了。”

“这样啊，你想学什么逃命术呢。”皇甫少华托着下巴看着我。

“二哥那日舞剑的步法很巧妙，不如教给我吧。”

“三弟果然识货，那是有名的无影步，妙在步法，不需太多内功。你身材轻巧，学来应该不难。”

“那要学多久呢。”

“最少一年吧。”

“那么久啊。”我有些失望。

“不过有个速成的法子。”皇甫少华道。

“什么法子，说来听听。”我眼前一亮。

“要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帮你打通任督二脉，再服以大内秘制的大还丹，便可三月速成。大哥身上一定带了大还丹。”

“好啊，二哥不就是武功高强的人。”

皇甫少华听了，脸一红，“我不算，加上大哥差不多。”

“你是说要你和大哥一同帮我打脉。”我惊道。“那你怎么不早说，我这就去找大哥。”

看着三弟远去的背影，皇甫少华心中忽想，他要是个女子该有多好。想到这里，脸上一热。急忙打住。

大哥和二哥一起把手掌抵在我的后背，股股真气输入我的体内，让我只觉飘飘欲仙，无比畅快，却不知两位哥哥在后面满身流汗，辛苦得很。

阿罕在门外警觉得左看右看，小兰站在他身边，无聊地打个哈欠道：“你是木头做的啊，两个时辰了，一句话都不说，你不闷，我都快

闷死了。”阿罕看她一眼，依然故我。“木头还会吱吱呢，你连木头都不如。”小兰怒道。

“噤声。”阿罕道。“木头开口，可真稀奇呢。”小兰冲着他扮个鬼脸。阿罕别过头去，任她再说，也不理她了。

房内正到紧要关头，我只觉丹田内汇聚了大量的真气，然后一起往上直冲，冲到气海穴处，忽然一震，只觉眼前一亮，头顶如开了天窗，一片清明世界。我侧耳倾听，能听到窗外几十步远树叶落地的声响。

“大功告成。”铁中原道，收回手，慢慢调息。皇甫少华也收回手，闭目不语。“两位哥哥，多谢了，你们想吃什么，我去做。”我跳下床道。

“不必了，你刚刚通关，早些歇息，明日我再教你调息之法。”皇甫少华哑声道。

“那就多谢两位哥哥师父，小弟去了。”我冲他们笑一笑，转身出门，留下房中二人面面相觑，哑然失笑。

在驿馆里住了好几天，铁中原和皇甫少华每天白天出去，不见人影，到夜半时才回来，我也不等他们，只管自己吃饭，自己练功，练得十分刻苦，步法虽然生疏，却也似模似样，皇甫少华欣喜地道：“三弟，你如此聪慧，不用十天就可出师了。”

我洋洋得意道：“那是自然，小弟本就是聪慧之人嘛，所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说得就是我这种人。”

皇甫少华呆呆地看着我，哑然片刻，笑道：“我还有事，出去了。”

“刚回来，又出去？”我大为不满，“每天都出去，都见不到你和大哥的人影。”

皇甫少华红着脸笑笑：“对不起，三弟，等忙过了这阵，我和大哥陪你好好逛逛。”

我一摆手：“不必了，我和小兰出去。”转身就走，皇甫在身后叫道：“三弟，你听我解释。”我也不理他。

到了小兰房中，却不见她的人影，这个死丫头，跑哪玩去了。我心中不快，不想再找，索性一个人出了门。

“上好的丝绸，苏州刺绣。公子要不要看一看？”老板看到我衣着光鲜，一付有钱相，一个个堆着满脸的笑，不停地推销他们店中的商品。我一家一家地逛过去，直逛到两腿发酸，方才停下来，就在街边寻了一家小小的面馆，准备来点夜宵。。

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不禁笑着唤他：“苏公子，你也在这。”

苏堂从碗里收回目光，朝我淡淡一笑：“孟公子，请坐。”

我也不谦让，走到他对面坐下，抬手叫了一碗阳春面，等面的功夫，却见苏堂脸上神情肃然，双眉紧皱，紧紧地盯着远处的人流，不禁生出几分诧异，拿手在他眼前晃了晃：“看什么呢，你？”

苏堂回过头，冲我一笑，笑容说不出的冷冽：“贪官之首，祸国之本。”

我吐了吐舌头：“这么厉害。”忍不住也朝身后望了望，几匹健马从远处慢慢驰过，最前面那匹白马上，端坐着一人，暗红色的披风，高大挺拔的身影，腰佩宝剑，气度不凡，可惜他背朝着她，看不到他的脸。这身影怎么这么熟悉啊，我皱着眉想了一阵，还是想不起来，扭头向苏堂道：“你说的，就是他？”

“是耶非耶？”苏堂轻笑出声。

不知所谓。我耸耸肩膀，开始享用刚刚端上来的阳春面，热气腾腾的面条，浓郁的汤汁。再加上肚子也有些饿了，吃起来分外香甜。

苏堂忽然收回目光，看着我哈哈笑了起来。

“笑什么？”我不满地抬起头，瞪了他一眼。

“笑你们不知大祸之将至，还在这里知足常乐啊。”

“什么祸不祸的，我不明白。”我低下头，暗哼一声：书生意气。决定不理他。

苏堂不再说话，皱着眉，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步上大街，依旧是一街的热闹，一街的繁华，那灾年过后的饥馁，这花团锦簇的杭州城里却是看不到的，连乞丐都不曾有一个，这是个纸醉金迷的世界，暗暗散发着奢糜的气味，高高的杭州城墙，挡住了那些携家带口，面带菜色的百姓，透过城墙，仿佛看到他们饥渴的目光，无奈的眼神，停留在每家喧闹的酒肆茶馆前，这一刻，忽然能够体会苏堂的书生意气。

救万民于水火，容易吗？就算能够居于那高位之上，万人之中，凭一己之力，又能做得了什么呢？

闷走着，忽觉得暗处有一双眼，冷冷地望着我，那眼里似凝着冰块，刺得我全身发寒，冷汗直流。急忙回头寻觅，却只有熙熙攘攘的人群，闪烁迷离的灯火，也许只是错觉。

拐过这条暗巷，前面就是驿馆。我走到墙角，耳边忽听到一阵风声，刚想回头，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天而降，将我罩入其中。意识很快模糊，最后混沌一片。

误入青楼

“好冷啊，怎么这么冷。”我把身子缩成一团，伸出手，四处摸索被子，却摸到冰冷的地板，心中猛地一惊，霍地睁开眼，眼前是一间装饰的十分俗气的卧房，明亮的阳光从卧房的窗子透进来，而自己则被四脚着地的丢在墙角。

“孟大小姐，你醒了。”一个熟悉的尖利声音响在耳边。

抬头一看，不禁惊呼出声：“二娘。”

“什么二娘，我现在是烟雨楼的二当家。”女人施满脂粉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烟雨楼，怎么听着象妓院的名字啊？”我疑惑地看着她，“二娘，你把我绑到这里来，要做什么？”

“报仇，把你加在我们母女身上的一切，要你十倍百倍的偿还。”女人的声音尖利而又刺耳。

我急忙用手捂住耳朵，想站起身，却发现脚被捆着，不禁怒声道：“你这女人好不讲道理，报仇，报什么仇？你在我的茶里下毒，我没有送你去官府，还叫爹给你五百两银子，让你做了这妓院的二当家，多大的恩情，你却恩将仇报，真是无耻之极。”

女人走到面前，狠狠地给了我一个耳光。“孟丽君，你这个贱人，我本来在孟府活得好好的，只要你死了，孟家的一切就是我和我女儿的了，如今我被赶出门，可怜的映雪也被嫁给那个死了爹爹，家产被抄，两手空空的刘文希，什么都没有了。如此深仇大恨，你说我该不该报。”

“二娘应该知道，刘靖死了，他家被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那时映雪还没有嫁进刘家，我又怎会知晓此事？”我冷冷道。

“你这个贱人，少跟我装糊涂，原先刘文希风光的时候，你和他好的蜜里调油，如今他失了势，你就来个偷梁换柱，让我女儿代你出嫁，倒是我原先看错你了，你根本就是个水性杨花，趋炎附势的贱人。”

“喂，说话说清楚，谁是贱人了，你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又不会掐指算，怎么知道刘靖要犯事，你自己倒霉，可不要栽到我头上，我是好心成全映雪，有情人如今终于成了眷属，说起来，妹妹该感谢我才是，至于什么家产被抄，两手空空，只要感情在，又有什么关系？”我说的振振有辞，女人涂着脂粉的脸却越来越黑。

沉默了一阵，她哈哈笑了起来：“好，好一张伶牙利嘴，从今日起，你就是我们烟雨楼的姑娘，我还指着你给我们大把大把地赚钱呢。”

“你说什么，喂，你不是当真的吧。”我倒抽一口冷气，背上登时被冷汗浸透了。急忙挣扎道：“老妖婆，你死了这份心吧，我就是死了，也不会趁了你的心愿。”

“好，好一个三贞九烈的大小姐。”女人哈哈一笑，自腰中掏出一包药粉，撬开我的嘴，用水灌了进去。我惊道：“这是什么。”

“软玉温香散，等会你便知道它的厉害。”

说完，回声喝道：“你们进来，侍候她沐浴穿衣。”门外应声进来两个丫环，给我解开脚上的绳子。我想抬身起来，身上却绵软无力。怒道：“你给我吃的什么毒药。”

女人温言细语地说：“女儿，你可是我们的摇钱树，我可舍不得拿毒药喂你。”

我恨恨地望着她道：“总有一天，你会后悔。”

“是吗，老娘等着那一天，只怕你已经等不到了。”

“无耻，卑鄙，下流。”我恨声骂道。

女人任我骂她，也不生气，摇摇头笑着走了出去。我无奈地躺在水中，任她们在我身上摆弄。好不容易洗完了，丫环扶我起来，抱到床上，给我穿上一套洒金花的粉色罗裙，又将我头发梳了个云髻。一

切妥当，方才退了出去。很快又进来一个老妇人，用一根银针，沾了药粉，在我胳臂上轻轻扎了一针，一滴血涌出来，很快被药粉凝住，留下一个鲜艳欲滴的红痣。

难道是守宫砂，我额上登时泌出一层冷汗。

这时女人那张笑脸探了进来道："女儿大喜，外面来了一位京城的富家公子，等我带了你出去，你要好生表现才是。讨了公子的欢心，纳了你为妾，便可尽享荣华富贵了。"言外意，孟丽君毕竟是良家女子，逼良为娼，按律法要处流放。将她卖到京城富室，就不必担心将来东窗事发了。

我别过脸不理她，女人手一招，上来两个丫环，不管我愿不愿意。扶我起来，一人一边挟持我出了门。来到大厅，只见满眼花红柳绿，莺歌燕语。脂粉香扑鼻而来，我厌恶地皱皱眉，身不由己，被扶到一个人的面前。

我低着头不肯抬起来。这人轻笑一声，用折扇托起我的下巴，我无奈抬头，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相貌英俊，衣饰华贵的男人正含笑望着我。他看到我的脸，不由咦了一声，眼中闪出惊诧之色。女人忙凑过来道："此女名唤苏巧巧，公子以为如何？"

"好，果然是绝色。"男人笑道。一双眼移到我的胸前，射出灼人的光芒。我很想用手遮挡，奈何全身无力，只微微动了动手指。男人见状，也有些奇怪。便返头询问地看着她。女人忙陪笑说："这丫头是个烈性子，我恐她伤了客人，所以……。"

男人早伸出一只手道："解药。"女人为难地看看我，无奈掏出一个绿瓶，从里面倾出一颗白色的药丸。男人接过来，一手捏着我的下巴，把那颗药丸塞进去。又端过一杯茶喂我喝了。便唤人搬来一把椅子扶我坐在身边，方才挥手叫女人退下。

我神情复杂地看着他，他见状把嘴贴在我耳边道："姑娘药力还未过去，不如平心静气，看看歌舞如何。"一边把一只大手伸过来，紧紧握着我的手，再不松开。

眼前几个歌妓正在且歌且舞，轻盈的舞姿，动人的姿态，让人心醉神迷。一位俏丽的歌女舒喉唱道：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绿栏朱阁今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男人贴着我的脸颊轻声笑道，“巧巧姑娘觉得此曲如何。”他嘴中的热气扑到我脸上。我微微侧身，避开他的嘴。淡淡道：

“此曲哀伤颓废，隐喻亡国之意，小女子不爱听。”

男人听了，面露惊诧之色，忍不住又伸出手握住我的手，嘴贴在我耳上道：“你是何人？”

我冷冷道：“无可奉告。”

男人一怔，旋即大笑起来，笑了好一阵，停下来，轻声道：“即然巧巧姑娘不喜欢这曲子，不如换一曲，就由姑娘上场如何？”

唱歌？我眉头一皱，看这场上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男人们个个醉死梦乡，温柔堆里徜徉，我却偏要唱一首无关风月的歌。

舞台上的歌妓都退了下去，众人的目光落在丽君身上，缓缓站起身，走到那台上，那里灯光闪烁，转过身，示意乐师停了，因为这歌，却没有人听过，也没有人懂。眼望着那目光锐利的男人，轻开口，漫声唱道：

“这三尺黄土够不够埋他一世骂名，生死约定，真爱难寻，是多情是无情，拿命来证明。人会变，情难尽。谎言很公平。这三尺黄土，能不能葬他霸业雄心，物换星移，这青史谁来留名。不要恨，生不逢时，天要灭他轮回早已注定。”

男人的脸色忽然变了，总是温煦的笑容也变得有些生硬，他，为什么生气？难道这歌，却是不能唱得么？来不及想原因，药力已快散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一闪身，使出刚学的无影步，飞快向门外逸去。一片惊呼声中，顺利地闯出了门，向更远的巷中遁去。

跑了半个时辰，渐渐听不到声音了，我吁一口气，方才跑的太急，脚不慎扭了一下，有些疼，此时隐隐作痛，叹息一声，弯下腰揉了揉，却看到一双靴子停在面前。抬头，我惊呼道："是你。"

男人那双亮亮的眼睛正带笑看着我。我转身欲跑，却被一双有力的手牢牢地抱入怀中。我回头看着他，不及说话。两片灼热的嘴唇封住了我。一条灵活的舌尖探入口中，热情而熟练地挑逗着。被他抱得太紧，我的脑中有了片刻的晕眩。悠然醒觉，已经被这个陌生的男人夺去了初吻。和浩宇相恋多年，两人都克守礼节，从未有过亲密的接触，而这个认识才两个时辰的男人竟这样粗野地对待我。

一念及此，我眼中热泪盈眶，拼全力挣开他的怀抱，掩面哭了起来。男人也不做声，等我哭够了，笑道："刚才骂我的时候，振振有辞，这回倒哭起来了。"

我好不容易止住哭，怒声道："我就要骂你，你这条死色狼，大变态，卑鄙小人，无耻之徒，唔……。"话未说完，嘴唇已经被他堵住，又是一轮掠夺式的激吻，直到我快窒息之时，方才稍稍松开我的嘴唇，低沉地笑道："小丫头，竟敢骂我，看来我今日要好好地惩罚惩罚你。"

我刚想出言反驳，身子已经被他凌空抱起，急忙叫道："快放开。"

"真的要放开吗。"男人笑道。

我低头看看脚下，已经在房顶之上，古人飞檐走壁的功夫可真不是盖的。男人见我神色惊惶，似乎很高兴，伸手把我抱得更紧，只在屋檐上腾跃飞奔。我吓得紧紧闭上眼睛。他却趁机又在我的额头上亲了几下。

这个大色狼，我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几脚。我在心里来来回回地骂。不觉已经飞到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宅院上。男人抱着我轻轻落在花园的小径上，几个下人忙奔过来道："参见九王爷。"

原来他就是苏堂口中性情暴虐的九王爷。怪不得这么卑鄙下流，我心中愤愤道。

王爷挥挥手道，“没你们的事，退下吧。”瞬时间院中人走得干干净净。

我出言讥道：“王爷好大的气派。”他闻言笑道：“小姑娘没见过世面。”

我听了一时气塞。知道斗嘴不是他的对手，索性闭口不言。他也不计较，只是笑着抱着我来到一座小楼前。拍手叫来两个丫环，道：“你们服侍她去歇息。”我见他不过来，心中长吁一口气。转身跟着丫环进去。他在后面笑道：“可别想着逃跑，再被我抓住，绝不轻饶。”我以手捂耳，只作未曾听到。身后传来他朗朗的笑声。

刺客苏堂

等丽君的身影看不到了。海山迅速离开后园，阿桑迎上来道：“王爷，林大人已经到了。”

“好，一切依计行事。”海山略略点头，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不见，换上阴郁冰冷的表情。

睡到半夜，隐隐的喧闹声惊醒了我，急忙蹬鞋起床，走到窗前，伸手推开窗子，向外张望，一个黑影突然呼地蹿了进来，我刚想惊呼出声，脖颈上感到一丝冰凉，“不许出声，否则杀了你。”声音虽然压得很低，但是太熟悉了。我心中一震，难道是他。

来不及思索，远处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刀剑的碰击声，还有吆喝声：“快，到这边搜搜。”

我急忙拉他：“快进来。”

黑影似乎颇为讶异，定定地看着我，黑暗中仍能感觉到他灼灼的目光，“还傻愣着干什么，快呀。”我用力拉他进来，环顾室内，除了床，无处可以藏身，急忙唤他道：“快到床上去。”

黑影呆呆地站在那里，不说话，也不动。杂乱的脚步声已渐渐上楼来，再不躲就迟了。看着他傻愣愣的样子，我心里气不打一处出，努力压低声音道：“你这个笨蛋，不想死就快点，不要连累我。”

黑影这才纵身跃到床上，我将一床锦被盖在他身上，自己也合衣躺在外侧，顺便将纱帐拉下来。

刚刚布置妥当，门砰的一声开了，阿桑带着十几个侍卫模样的人，一窝蜂涌了进来，我装出一付刚睡醒的样子，坐起身惊呼道：“你

们干什么？”

阿桑顿住脚，扭头吩咐：“把灯点着。”又向我笑道：“苏姑娘，王府内混进了刺客，其它地方都已搜过了，只余此处，请姑娘行个方便。”口气虽客气，却不容拒绝，今晚王爷与杭州守备林龙要办一件大事，所以不在府中，眼前这女子是王爷从青楼带回来的，地位卑贱，却是王爷新宠，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得罪的好。

刺客吗？就躺在我身边。我将被子拢紧了些，露出惊恐的样子：“真得有刺客吗？我好怕。”

阿桑笑道：“姑娘不必害怕。”随即向手下示意：“仔细搜查，不可漏过一处。”

侍卫开始在房中分散搜索起来，大大的绣楼，却没有什么大家什，一目了然，只一会的功夫就搜完了。侍卫回到阿桑身边，等着他发话。

我见他目光移向我这边，急忙抢先道：“你们快看看床下，要是刺客躲在那里，那可该怎么办啊？”

阿桑点头道：“有理，过去看看。”立刻有两个侍卫上前，擎出手中长枪，向床下黑暗处捅了几枪，并无所获。我掏出丝帕，伸手拭汗，喃喃道：“幸好没有。吓死我了。”

阿桑皱了皱眉，吩咐手下：“我们走吧。”又向我道：“打扰姑娘了。”我见他要走，急忙叫住他：“你们再到后园中看看，那里林木茂盛，最适合藏人，说不定能找到他。”

阿桑笑了笑：“多谢姑娘提醒。”转身走了。

看着门在眼前合上，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急忙翻身起来，向床侧道：“好了，你可以出来了。”

黑影尴尬地咳了两声，纵身出来，躬身道：“多谢姑娘相救，在下来日一定登门酬谢。”

说了这么多话，他居然还没认出她来，真是有够笨的，怪不得当刺客差点被人捉到。我忍不住掩嘴一笑：“苏堂，你这个傻瓜。”

苏堂这时才看清我，顿时张大了嘴，伸手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我笑着打开他的手，道："好了，别傻站着，趁着他们刚走远，一时半会不会过来，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我们？"苏堂还在那里发愣。我抬起手，指指他，又指指自己，叹道："我不会轻功，你总不会忍心把我抛在这里吧，有什么话，出去再说。"

"好。"苏堂终于结束了发呆的状态。伸手揽住我，从窗户跃了出去，虽在空中，依然能感觉到他的手臂僵硬的可怕，跟机器人似的。

半个时辰后，我们离开了别院所在的东街，走到僻静处，我要苏堂寻了一身男装来，转身钻到矮墙后，慌忙把身上的外裙脱下来，见树下放着一个大水缸，上前用勺舀了水，把裙子打湿了，在脸上狠狠地擦了一阵，估摸着把脂粉全擦干净了，完了又把衣衫套上，把头上的云髻散了，梳成男子髻，包上头巾，这才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苏堂依旧瞠目结舌地立在暗巷里，看着我，结巴道："孟……姑娘，你怎么会在九王府？"

"唉，说来话长。苏堂，你怎么会成了刺客？"我岔开话题问道。

苏堂沉默不语。

"唉，不好说就算了，对了，苏公子，今日之事，你可会说出去？"我出声问道。

苏堂面色一整，指天发誓道："我苏堂若把今日所见之事说出去，必遭万箭穿心而死。"

我不禁小声道："用得着发这么重的誓么，大不了我也不把你的事说出去不就行了。"

声音很小，只是苏堂耳力特好，一字不漏，全听进去了，脸上登时红了红，轻声道："孟……姑娘，你为何要女扮男装呢？"

"为了出门方便啊。"我笑道。懒得解释更多呢。

"那么……"苏堂迟疑了一下，又道："孟姑娘，能否告知你的闺名。"见我惊讶地看他，急忙道："在下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要报答姑娘的大恩才是。"

"孟丽君，江宁县人氏。"我很快回答道。双方都有把柄落在对方手里，打死这苏堂也不会把我的事说出去。不是吗？

"那么……"苏堂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那么，就此告辞，后会有期。”我迅速打断他的话，拱手笑道。见男人依然站着不动，叹口气，只得又道：“苏公子，这杭州城你已经不能呆了，还是早些离开吧。”

苏堂面色一紧，急忙躬身道：“多谢姑娘提醒。”

“那我走了。”我转过身，不理那个依旧呆立在原地的男人，迅速加快脚步，向远处走去。在外面折腾了这么久，大哥二哥还有小兰肯定急坏了。

推开驿馆虚掩着的大门，惊讶地发现里面很安静，象是一个人都没有。略想了想，急忙蜇向小兰的客房。刚到门口，便听到小兰在里头絮絮叨叨地说：“小姐，你到哪去了，这么晚还不回来，铁公子派了好多人出去寻你，皇甫公子也出去了，偌大的驿馆，就剩下我一个人。”

“小兰。想我了。”我一推门进去，向她笑道。

小兰登时扑到我怀里，嘟着嘴道：“小姐，你怎么才回来，害我担了一晚上的心。还有铁公子也急得要命，不但派人出去，自己也亲自出去找你了。”

“我出去逛夜市了，忘了时间，皇甫公子呢，他是不是也去找我了？”我心中一动，笑问道。

“他呀，白天出去的，到现在还没回来，也不知道忙什么去了，你不在的事，他多半还不知道。”小兰的小嘴嘟的更高了一些。

“这个皇甫少华。”我皱眉道，心里莫名地有些不开心。

回廊上响起纷乱的脚步声，铁中原带着几个随从模样的人，飞快地奔了进来，一把拉住我的手，欣喜道：“三弟，你回来了。”

“大哥。”见他如此着紧我，我心里登时一颤，所有的委屈、伤心，都化成泪水，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好了，别哭了，回来就好。”铁中原一边柔声抚慰，一边忙不迭地掏出丝帕，我一把接过去，捂住脸。

这时阿罕从外面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向铁中原道：“公子，皇甫公子受伤了。”

“什么？”我一下跳起来，飞也似地跑出去，边跑边问：“他在哪，伤得怎么样？”

“是被暗箭所伤，伤在左肋。”阿罕禀道。奔到我前面带路。一行人进了一旁的客房，皇甫少华躺在床上，身上还穿着染血的银袍，脸色有些苍白，见我们来了，挣扎着起来道：“大哥，三弟。”

见他声音平稳，显然伤势并不严重，我心下顿安，又见他起来，大为不满，一步奔过去，按着他躺下，嗔道：“伤成这样，还要逞能，快躺下，让我看看。”

随后赶来的铁中原听到我的话，疑道：“三弟还会医术么？”

“是啊。”我头也不回地答道，伸手解开少华的衣襟，左肋处有一处箭伤，伤处已经包扎好了，还在渗血。铁中原自怀中取出一个瓷瓶，倒出一颗大还丹，递给少华道：“快吃下去。好好静养，很快就会好起来。”少华接过大还丹，欲待说什么，又停了下来，我知他们有事要谈，忙道：“我去开个方子，叫他们捡药。”转身走了。

房中的铁中原挥手令其他人都退下，转向少华道：“是谁伤了你？”

少华愤愤道：“是杭州守备林龙的手下。林龙本司看守银库之职，却和海山勾结，监守自盗，将朝廷拨付的赈灾银两运出官府，准备送出杭州城，被我发觉，带人上前阻止，幸不辱使命，将银子劫了回来。”

铁中原松了口气：“这就好。你受了伤，要好生静养，银两的事，大哥命阿罕前去打理。”在他肩上拍了拍，转身出来。

我已写好了方子，拿给下人，命他们去捡药，见大哥出来，急忙迎上去道：“二哥睡了么？”

“是啊。”铁中原拉着我坐在椅上，道：“三弟，你这么晚回来，莫非出了什么事？”

“没有啊，”我说，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你信不过哥哥。”铁中原握紧我的手，语气透着担忧。

“大哥说笑了，哪有这样的事。”我急忙解释道，把手从他手中抽离，站起身道：“我累了，想去歇息。”

铁中原沉默片刻，笑道：“好，你去吧。”

我缓步走去，神情忽有些恍惚。

心乱如麻

杭州别院。

海山端坐在太师椅上，双眉微蹙，沉吟不语。那个名叫苏巧巧的女人昨夜忽然失踪了，在她的绣楼上发现了刺客留下的蛛丝马迹，难道她竟是刺客的同谋?

除此之外，让他烦恼的还有另一件事。府库中的银两，在运往杭州城外的途中，被铁中原派人劫了下来，林龙的身份也已经暴露，留他不得。为此他已派人秘密前往林府，做得干净利落，铁桢若想查，也无从查起了。想到这位年轻的侄儿，心中顿时生起怒火，短短一个月，这位皇侄已经害他折损了两员亲信门生。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堂下跪着脸色青白的卢翠花，此时她以头叩地，颤抖不已。

阿桑在旁怒声道："快说，那个妓女苏巧巧是什么人？"

"呃。"卢翠花眼珠一转，急忙辩道："这个，烟雨楼姑娘很多，苏巧巧是新来的，民妇也不知道她的底细。"

"胡说，据烟雨楼的姑娘供称，这个苏巧巧是你命人从外面拐来的，你怎会不知她的底细，分明是撒谎欺骗我家王爷，看来不吃点苦头，你是不会招的，来人啊……。"话未说完。卢翠花急忙叩头道："我说，我说，求王爷饶了我吧。"

阿桑放缓了语调，低声道："说吧。"

"苏巧巧本名孟丽君，是江宁县人氏，此女水性杨花，生性狡诈，专会勾引男人……。"

阿桑不耐地打断她的话："废话少说，这个孟丽君，你是从何处将她拐来的？"

卢翠花迟疑片刻，答道："就在杭州街头。"

"你是如何结识她的？又为何将她拐卖为妓。"

"这个……"卢翠花嗫嚅着，没有马上回答。

阿桑一扬眉，正要喝叱。卢翠花急忙接道："不瞒王爷，民妇本是孟丽君父亲孟仕元的妾室，被孟丽君施毒计赶出家门，流落到烟雨楼，所以……"

王爷忽然打断她的话，开口道："孟仕元这名字，本王好象听过。"

阿桑急忙答道："此人与在狱中自尽的杭州府台刘靖交厚。"

"哦，原来是他，本王听说他的女儿已经嫁给刘靖之子刘文希，怎会突然出现在杭州？"海山露出疑惑的表情。

阿桑立刻叱道："你这刁妇分明是一派胡言，故意欺瞒王爷。还不大刑伺候。"

卢翠花大惊失色，慌忙叩头道："王爷冤枉啊，被迫嫁给刘文希的，是民妇的女儿苏映雪。孟丽君探知刘靖贪污灾银之事已经败露，想出李代桃僵之计，逼我女儿嫁入刘家，自己却悄悄离开江宁，来到杭州。"

海山讶道："竟有这等事，你说的可是实情？"

卢翠花双眼含泪："民妇若有半句谎话，任凭王爷处置。"

海山思索片刻，一挥手："逼良为娼，依我朝律法，应判流放千里，来人，把她带往杭州府衙，由府台大人处置。"

"王爷，饶了我吧，王爷。"卢翠花声泪俱下，两个侍卫迈步上前，强行将她拖了出去。

海山皱眉思索一阵，吩咐阿桑："你马上派人前往江宁县，命江宁县尹将孟仕元夫妇下狱。"

阿桑迟疑片刻，问道："以什么罪名？请王爷明示。"将无辜百姓下狱，总得捏个罪名。主子向来专断，他一个奴才，不敢擅自拿主意。

"谋反罪名。"海山微微一笑。

这可是杀头大罪，今日的主子，与往日似有些不同啊。也许是因为赈灾银两之事，迁怒于人吧。阿桑轻声问道："王爷，那位苏……孟姑娘……"见男人脸色不好，慌忙顿住，不敢问下去。

海山鹰目一扬，语气有些不耐："本王自有主张。"

"是，属下这就去办。"将孟姑娘的爹娘下狱，却不派人捉拿她，是何用意呢？主子的心思越来越难猜，属下的日子自然越来越难过。阿桑不敢再问，急忙转身离去。

第二日，天放大亮，我方才起来。伸了个懒腰，慢慢穿上衣服，把头发用银冠束起，一边走，一边暗道，小兰那小蹄子跑哪去了。这

大早就不见人影。走到前厅中，只见大哥正在那里。我朝他施了礼。环顾四周，不见小兰的人影。

大哥笑道："你过来，我给你准备了早点。"我走过去一看，是一碗稀粥和一碟小菜。不禁大摇其头，这一生最不爱吃的就是粥。大哥见状道，"你想吃什么。"

"醉虾，"我脱口而出，说完忙掩口道。"说着玩的，不要当真。"大哥笑一笑，没有吭声。我忙笑道："我去二哥那里看看。"

走到内堂，只见二哥正坐在桌前，面前放着一碗粥，艰难地抬起手臂舀粥喝，我见了，心里又疼又气，忍不住埋怨道："大哥真是的，怎么不让下人服侍你。"

少华急忙解释："是我说要自己喝的，只是一点小伤，早就不碍事了。"

"你呀。就会逞强。"我跑过去说："伤没好，千万不能乱动，不然就要多耽误些时日了。"说完，端起粥道："我喂你吧。"

少华笑着点点头。我把粥一勺勺舀到他嘴里。见他吃得香甜，问道："好吃吗。"

"好吃，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粥。"少华笑着说。这时，铁中原从屏风后转过来，手中托着一盘醉虾，笑道："三弟，你看我带什么来了。"

我喜道："是醉虾？二哥，你可有口福了。"随即黯然道："糟了，虾大发，有伤的人可不能吃。"

少华笑道："没关心，你吃，我看着就行了。"

"好吧。"我笑吟吟地坐下。这时小兰这丫头不知从哪钻出来喊道："小……公子，皇甫公子的药准备好了。"原来她是干这事去了。

我忙起身道："二哥，你等着，我去给你煎药。"说完，不等他们回答，便转身出去了。小兰跟在我的身后出来。剩下两个男人在房里互相看着。铁中原坐到桌前道："二弟，不如我来喂你。"

"不，我吃饱了。"少华道。

"那我先出去了，不打扰你休息。"铁中原道，转身走了。剩下皇甫少华一人，呆呆地看着那盘醉虾出神。

我来到厨房，把药放到砂钵里，拿着蒲扇扇起了火。“小姐，”小兰悄悄地跟进来。

“我有件事想和您商量。”

“什么事，这么鬼鬼祟祟的。”我道。

“小姐，你不会就这样和他们两个男人呆在一块吧。”

“你胡说什么呀，”我皱着眉瞪着她。

“小姐，我是说真的。傻瓜都看得出来，他们两个都喜欢你，再这样下去，很危险的。”

我听了，不由一呆，小兰说的也有道理。

“小姐，为今之计，只有快刀斩乱麻。”

“怎么斩法，说来听听。”

“就是你赶紧选一个，然后定下来，便和他一起启程去京城。”

“这是什么好法子，不行，想过一个。”

“那我就想不出来了，不如小姐自己想一个吧。”小兰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我想了想，言道：“铁中原为人太过阴沉，而且太复杂，让人猜不透，不知他在想什么，就算选上他，他也未必愿意陪我们去京城的。难道只有选皇甫少华了，他有一身好武功，心眼又实，应该是上上之选了。”

“小姐说得对，果然是上上之选。”

“上你的头啊，小丫头。要是他不愿意可怎么办？”我低着头沉思，小兰在旁边叫道：“小姐，药扑出来了。”我赶紧手忙脚乱地揭盖子。

过了好几天，少华的伤势已经大好了，我的无影步也学了几成。虽然只有架势，没有内功，看上去还是满不错的。

这日我正在院中练功，皇甫少华穿着一身锦服走出来，向我笑道：“三弟，你的步法又有长进了。”

“名师出高徒嘛。”我向他调皮地眨了眨眼：“二哥，我现在逃跑，你来抓我啊。”

“好啊，不过被二哥抓到了，可要受罚。”

“罚什么呢？”我问道。

“就罚你抱我一下。”皇甫少华笑道。话一出口，自觉不妥，那张俊脸登时红了起来。

我听了也不由一呆，又看到他那张酷似浩宇的脸，心中更如乱麻一般，剪不断，理还乱。

“三弟有付好嗓子，依我看，还是罚他唱歌更好。”铁中原笑着打圆场。

“最好最好，”皇甫少华忙道。气氛这才缓和下来。

我全力施展刚学的步法，看皇甫少华一时还真抓我不着，不由心中大为得意。这时小兰鬼鬼祟祟地从房中转出来，远远地冲着我偷笑。我见她到来，一时开了小差，被皇甫少华从背后一把抱住，举得高高的，一边笑道：“可抓着你了。”我顿时羞红了脸，死命挣开他的怀抱，飞也似的跑进自己房中，关上门，心犹然砰砰跳个不停。

留下的三人神态各异，铁中原面带微笑，却又若有所思。小兰舌头吐的老长，许久没有缩回去。皇甫少华看着自己的双手惊道：“我做错什么了。三弟为什么生气。”

过了晚饭时间，我仍然赌气不出来。皇甫少华几次到门前，软语向我道歉，好话说尽，我就是不开门。最后铁中原来了。敲门道：“三弟，我是大哥。”

我愤愤说：“谁来我也不开。”

铁中原笑道：“不过是被二哥抱了一下，大家都是男人，有什么关系，除非你是女子，所以生气。”

“谁说我是女子了。”我大力把门打开。迈步出去。只见小兰和皇甫少华都站在门外笑道：“还是大哥有办法。”

我大怒：“你们都来笑我，欺负我。”说着眼中流下泪来，皇甫少华慌忙掏出一块手帕。给我拭泪，一边说：“三弟别哭，都是二哥的错。你打也好，骂也好，只管冲二哥来。”

我抬起眼睛：“你说真的。”皇甫少华慌忙点头。我冲他胸前狠命擂了一拳，见他忍痛，不禁又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好了，好了，”铁中原道：“大家都是兄弟，应该和和睦睦才是。”说完，拉着我的手，一起到前厅去用饭。我见他们都没吃饭，只在等我，心中大为感动。

拱手对两人说："其实今日之事，都是小弟任性而为。让两位哥哥担心，是小弟的不是，在此向两位哥哥赔礼了。"说着便弯腰拜了一拜。

"三弟不可，"铁中原抢先一步拉我起来。三人重新落座。把酒言欢。

饭毕，铁中原问道，"学好武功后，三弟可有什么打算。"

我轻叹道："此事一言难尽。"

皇甫少华一把握住我的手，言辞切切道："我们既为兄弟，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我家中出了变故，想往京城投奔亲友。"我悄悄看了他一眼道。

"不知亲友是谁，或许我们可以帮得上忙。"

"是叔叔的好友皇甫驭风。"我一言既出。两人脸上都闪出讶异之色。

"皇甫驭风正是家父，不如我与你一同前往。"皇甫少华兴奋地说，随即望向铁中原，铁中原眉头轻蹙，沉默不语。

我心中大喜，望着他道："真得吗？"

"当然是真的。"皇甫少华答道。又向大哥道："不知大哥意下如何？"

铁中原迟疑片刻，露出笑容："也好。少华，你的伤势好得如何？"

"已经完全好了，今日就可启程。"

惊闻恶讯

收拾好行装，我挥笔写下一封书信，命小兰赶往江宁，向爹娘报个平安，就和皇甫少华骑上马，启程往京城而去。

驿馆。

铁中原正坐在灯下翻看各地呈上来的官员资料和民情记录。阿罕推门进来道："殿下。"

铁中原抬起头："查得如何？"

"林府中人，包括林龙，尽皆葬身火海，只有一女林如芳，一个月前离开杭州，前往京城，幸免于难。"阿桑语气沉重。

铁中原站起身，在房中来回踱了几步，立住脚，扭头吩咐：“备马，我要赶往京城。”

***

“掌柜的，给我们开两间上房。”两个风尘仆仆的人站在客栈之中，前面说话的是俊秀公子皇甫少华，后面跟着的美貌少年便是孟丽君是也。“对不起，只有一间了。”掌柜答道。

“不会吧，不知道有没有柴棚，”我心中暗道。果然，皇甫少华问道：“那就把柴棚借给我们住吧。”

“对不起，柴棚已有人住了。”

“有没有搞错，连柴棚都没有。那我们去别家。”我对皇甫少华说，

“对不住，常州城除了我这里，其他客栈都是府台大人的公子开的，一晚要十两银子，我看二位的样子，嘿嘿。”掌柜的住嘴，讪讪笑道。我俩回顾身上，因为怕招人耳目，穿得确实粗陋。可也不能狗眼看人低呀。“十两就十两，你怕我们住不起么。”我抬脚要走。被皇甫少华一把拉住。“三弟，到京城还有许多路程。这一路已经花了不少了。能省则省吧。”我横他一眼，什么话，又不是我一个人花的。看你的样子，便知你是个大手大脚的主。

想归想，无奈之下，我只得跟着皇甫少华进了那间最后的上房。一进门，我便把两条板凳一拼，道：“二哥，你睡这，我睡床。”

皇甫少华看看床道：“那床很宽敞，可以睡两个人。”

“我喜欢一个人睡。“我冷冷道。

“好，就依你。”皇甫少华笑了笑。把包裹垫在板凳上一边说：“天也晚了，早点睡吧。”说完便脱去外袍，倒头躺下。我想了想，合衣躺在床上，复又起来，从包裹里抽出一件夹袄，盖在皇甫少华身上。皇甫少华挣开眼看看我道：“三弟，你睡觉不脱衣服么。”我斜了他一眼。“快睡。”随之一口吹熄了灯。

半晌，皇甫少华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悄悄起床，凑到他身前，借着月光，端祥他的脸，和浩宇还是有些不一样，浩宇的脸色苍白，眉宇间少了那份英气，一双眼也没有少华这么有神。比较之下还是少

华更养眼啊。这时二哥微动一动，便想翻身，我忙伸手挡住。叹了口气，回到床上想着想着便睡着了。

早晨一睁眼，便看到皇甫少华那张放大的脸，他的鼻息吹到我的脸上，痒痒的。我忽地一下起身，推开他道："你做什么。"皇甫少华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道："我看见你睡觉的样子，便挪不开眼睛。"

"那也用不着靠那么近啊。"我道，心突然跳得厉害。

"不知不觉，就越来越近了。"皇甫少华道，一张俊脸憋得通红，手脚也无措起来。其实他心里也着实有些惊讶。今早不知怎的，起来后，见三弟还未醒，便走过去帮他盖好被，就不由坐在床边痴痴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眼光便移到他的两片红唇之上，那般娇艳，如花朵般，让人忍不住想要采摘，幸好这时三弟醒了，不然还不知自己会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情来。

见他这样，想起自己昨日也是这样痴痴地看着他，心中羞涩，脸也羞红了一片。两人便这样默默地坐了一会。我终于忍不住道："二哥，不如我们出去吃饭吧。"

"好啊，想去哪。"

"自然是最好的酒楼了。"我故意道，皇甫少华面露难色，手伸到怀里，悄悄地数起银子来。

"跟你玩的，傻瓜。"我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

走在大街上，只见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毕竟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建筑古朴，景色怡人。我兴高采烈地挤进拥挤的人群。一只手紧紧地拉着皇甫少华的衣袖。另一只手不时拿起路边摊上的各样物品，看一看，又放下来。

皇甫少华被我拖着转了好一阵，终于忍不住问道："浩宇，你逛街，是想买什么吗？"

"你这人真是煞风景，逛街就一定要买东西吗，不买东西就不能逛吗，你以为来逛街的全都买了东西啊，真是个傻瓜。"我连珠炮似地轰了他一通。把皇甫少华轰得一愣一愣的。又笑着丢下他，奔到一旁的糕点摊子前，急着想挤进去。

皇甫少华急忙追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手，施展轻功，如游鱼般在人群中滑来滑去，轻松自如。很快拨开人群，挤到最前面，在我耳边

道："想吃什么？"

"嗯，我要吃松仁玉米糕，还有莲蓉糕。"我看了看眼前的糕点，一迭连声道。

皇甫少华伸手将钱递到老板手里，接了包好的糕点，拉着我钻出人群，轻声道："吃吧。"

"谢了。"我把糕点掰成几块，三口两口塞到嘴里，还剩一角的时候，对着他笑道："张嘴。"

皇甫少华呆了一下，慢慢把嘴张开，我将玉米糕塞到他嘴里，笑道："好吃吗？"

皇甫少华一张俊脸涨得通红，愣愣地看着我，并不答话。

"干什么，脸红成那样。"我好笑地拍了他一下。

皇甫少华慌乱地避开我的目光。低声解释："可能是天气太热。"

"热？好象不觉得啊。"还是晚春天气，哪会热成这样，分明在说谎嘛。我斜了他一眼，见他神情局促，不好再问，转身又往前跑去。

两人到了首饰摊前，我伸手拿起一个镶着猫眼石的戒指看了看，放下来，见旁边放着一块洁白的玉佩，上面镂刻着细致的水纹，不由拿起来看了一眼，老板笑道："公子好眼光，这玉佩本是前朝宫中之物，听闻前朝的公主还曾经戴过它呢，公子要是喜欢，便宜点，二十两银子卖给你。"

我翻过玉佩，看了一眼，上面刻着金玉堂三个字。这不就是爹娘给我打造珠宝的铺子吗？听说可是几年前才开的，这老板倒会使诈。一念及此，哈哈一笑："二十两，这么贵，老板，你不要骗我了，这个玉佩背面刻着金玉堂三个字，这家珠宝行是我朝开国以后才办的，怎么可能做过前朝的宫中之物呢？"

老板闻言惊诧地看着我，呆了一阵道："公子倒是个行家，是老夫眼拙了，也罢，公子即然是个识货之人，老夫也不开价，就五两银子，你若喜欢便拿去吧。"

我低头看了看腰上的半块玉佩，迟疑片刻，笑道："好，包起来。"伸手掏银子，却被皇甫少华抢了先，将五两银子塞到老板手中，接了玉佩，递给我，笑道："这块玉佩算我送你的。"

"好好的，为什么送东西给我？"我含羞道，脸不经意间红了红。

“我们是兄弟嘛，互赠礼品，也是人之常情。”皇甫少华红着脸道，并不看我，转眼望着远处。

傻瓜，在心里默念了一句，我将腰间玉佩解下来，揣入怀中，将少华所送玉佩系在腰上。远处传来摊贩的吆喝声，“凉糕，上等的凉糕，一文钱一碗。”

皇甫少华摸了摸怀里的银子，笑道：“想吃凉糕吗？”

“当然想了。”

“你等着。”皇甫少华离开我，挤进人群。我立在原地，四处张望，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骑着高头大马过来。白衣折扇，气度不凡，不正是九王爷吗。他怎得也到了常州，我顿时头大，慌忙把头一缩，转身插入人群，忽有一人从后面一把拉住我，向旁边小巷中飞跑而去，我扭头看到他的脸，一时惊地说不出话来。来人带着我在街巷中拐来拐去，跑了许久，一直跑到一栋民房的矮墙后，方才停下来。

我正要说话，他把手指在唇上一嘘，探头向外望了一眼，见没有追来，方才扭过头，向我道：“孟姑娘，多日不见。”

“苏堂，你怎得也在常州。”我道，心里话，不会是跟着九王爷来的吧。

“我是来寻你的。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苏堂一脸正经。

“什么事，说来听听。”我漫不经心道，探头又向外看了一眼，不想和这个书生意气的呆子多聊，少华现在肯定在找我，得赶紧回去才是。

苏堂看看四下无人，自怀中掏出一幅画像，慢慢展开。画上一个长裙飘飘的女子，清丽空灵，正是本人。

我急忙伸手去抢，一边埋怨道：“你这人好无聊，居然偷我的画。”

苏堂侧身躲过，板着脸道：“不是偷，是拿。在你心中，竟把我苏某人看成这样的人。”

“狡辩。这幅画本来挂在我闺房中，不是偷，又是什么？”我不满地瞪着他。再次伸手去抢，又被他闪身躲过。

“孟府已经被查抄了，我若不拿来，岂不便宜了海山。”苏堂一脸的不高兴。

我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衣袖，“你说什么？”

“海山已经派人将你爹娘下了狱，罪犯谋反，定在秋后问斩，孟府的家产也被查抄。不过让人奇怪的是，他并未下令通缉你，也算不幸中的大幸。”

“你骗我。”我根本不信，爹那样淡泊清高的性子，要说他谋反，打死我都不信。

“你二娘卢翠花因触犯刑律，已被官府发配台州，几日前在路上病死了。你的真实身份，就是她告知海山的，至于海山为何要诬陷你爹娘，我并不清楚。”苏堂坚决的语气，让人不由不信。难道是那日自己掩护他脱身，被海山发觉，所以迁怒于她。好个不讲理的蛮横王爷。

我心中痛楚，泪如雨下。苏堂叹息一声，自怀中掏出一块丝帕，递到我手里。“不要。”我伸手推开他，转身欲走，被他一把拉住：“姑娘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苏某愿竭尽所能，救两位高堂出狱。”

“你要劫狱？”我惊骇地望着他。“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苏堂苦笑：“除非你能赶在秋后问斩之前，得到刑部尚书的位子，将江宁县的案子驳回重审，还有一线生机，或者孟姑娘有把握说动当今皇上，下旨赦免你爹娘的死罪。这根本不可能。你若信得过我，这事就交给我吧。”

“不。”我抬手拉住他，“不行，且不说爹娘身体老迈，经不起风霜，我即然救了你，你的命就是我的，劫狱这么危险，你不能去。”

“孟姑娘，除此之外，再无他法。离立秋不过短短三个月。拖延不得。”苏堂语气急切。

“这事你不必再管，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实在不行，我就进京向皇上告御状。”我的语气比他更坚决。

猜知我的心意，苏堂叹息良久，自怀中掏出一个布袋装的东西，递给我：“这是一张人皮面具，或许有用。孟姑娘保重，告辞。”飞快地纵身走了。

我拿着布袋，呆立片刻，忽想到一事，急忙唤道：“我的画？”

未见苏堂回答，人影早已消失不见。

冒名顶替

回到街心，远远地就看到皇甫少华，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手托凉糕，双眼四处乱转，正在找我。我笑着走过去，在他肩上一拍："二哥，你在干什么，脸红脖子粗的。"

"三弟，你刚才跑哪去了？"皇甫少华看到我，大喜，只是语气透着些埋怨。

"还说呢。"我眼珠一转，振振有辞："买碗凉糕去那么久，我只好过去找你，却被人群挤散了，你倒来说我。"说完眩然欲涕。皇甫少华慌忙拉着我的手道："三弟，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来，快吃凉糕吧。"

"这还差不多，告诉你，以后不许去那么久，不然我一定惩罚你。"我接过凉糕，破涕为笑。

离了常州城，前面是一处险峻的高山，一条官道蜿蜒而上。风吹过，林间隐隐传来风声，呼呼作响。

我骑在马上，缩了缩脖子，道："二哥，这山里会不会有强盗？"

皇甫少华手握剑柄，胸有成足地笑道："别担心，有我呢。"

两人并肩策马驰入山中，行了一段路，林木渐密，路转崎岖，马匹难行，只得双双下马，我把马缰都交到少华手里，空着手跟在他后面，手还抓住他的衣袖。即便这样，走到一半，依然气喘吁吁。

走到前面，山势渐渐平缓，两人都松了口气，皇甫少华扭过头，正要说话，风吹过，送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声，我吓得一头扑到少华怀里，紧紧地抓住他的衣襟。"别怕，别怕。"少华抱紧我，安慰地拍了拍，一双明亮的眸子警觉地环顾左右，声音已经消失了。侧耳倾听，耳边只有风声，难道是幻觉。

"我过去看看。"少华起身欲走，我一把拉住他："我和你一起去。"

天色已渐渐暗了下来，少华将松枝绑成束，做成火把，举着它，穿过林间小路，到了一处开阔地，借着火把的光芒，见到地上有许多杂乱的脚印，忙低头细看。

我蹲在地上，仔细查看一番，道："二哥，一共有大约六个人，其中一个穿布靴的，就是赶路的百姓，其余穿草鞋的，定是劫匪。"

少华有些讶异："三弟为何如此以为？"

我拾起一块散落的青布头巾："这应该是受害者留下的，地上还有布靴被拖拽的痕迹，想来是贼人将这个百姓拖至密林中抢劫。听方才那声惨叫，应该去得还不远。"

少华面色一紧，嗖的拔出腰间宝剑，一手拉着我，顺着地上零乱的脚步，很快到了密林深处，一个灰衣男子，面朝下倒卧于地，身下还有一摊血迹，少华走过去，在他颈上一探，摇头道："已经死了。"随即把尸身翻过来，是个将近二十岁的年轻人，灰布衣裳，面如死灰，手还痉挛地抓着一块包袱皮，我立起身，环视左右，地上还有凌乱的书籍和信件，其中一个油纸包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打开一看，是本文书，上面写着洪都解元张好古等字样。

少华自我手中接过去，看了看，叹道："原来是赴京赶考的士子。我们必须马上报官。"

我心念一动，急忙拦住他："不，还是先把尸首埋了吧。"

少华疑道："为何？"

我瞥了他一眼："在江宁县的破庙前，你被人追杀，在杭州又被人暗箭所伤，这一路上也乔装打扮，生怕别人发现你的行踪，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瞒着我？我们可是兄弟啊。"

少华一顿，慌忙解释："不是的，等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把一切都告诉你。"

"那这官还要不要报呢？"

少华沉默片刻，点头道："不能报。"

我将文书纳入怀中，立在一旁，看着少华用宝剑掘土，掘了一个大大的深坑，将书生埋了。信手拾来一块石头，就想立碑，我急忙止住他："二哥，我有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说吧。"

"二哥，男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皇甫少华坦然道。

"说得好。"我轻轻击掌，等得就是你这句话。"小弟心中早有宏图大志，就是有朝一日金榜题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少华瞪大眼睛看了看我，又转过来，绕着我转了好几圈。我被他看得极不自然，红脸道："干什么，神神道道的。"

少华停下脚步，笑道：“看不出三弟竟有如此志向，是二哥眼拙了。”

“如今机会就在眼前，只是要向二哥打个商量。”我诡笑道。眯着眼，看着眼前这少年渐渐落入圈套。

“什么机会？”少华一脸迷茫。

“我要顶这位仁兄的名义，进京赴考。”我终于将要说的话全部说了出来，吁一口气，少华的嘴顿时张成O字型，半天没合拢。

“一句话，行不行？”我把脸一板，语气不容反驳。

少华沉默不语。

“是兄弟，是不是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见他犹豫，我又添上一把火。

“是。”少华答得很干脆。

“如今兄弟眼看毕生心愿即将实现，做哥哥的是不是该帮他一把？”我再加一把火。

少华笔直的脖子终于弯下来，“好，就依你。只是大哥那边……。”

“不许告诉他，否则我再也不理你了。”我伸手轻按怀中文书，成功之路已走了一半，可不能节外生枝。

“都依你。”少华将手中石块随手一扔，满怀歉意地看了看长埋地下的死者，拉着我的手，穿出密林，绝尘而去。

来到山外客栈，我寻了个机会，将面具戴在脸上，到镜前照了照，镜中现出一位陌生的少年男子，面皮白净，眉眼倒还清秀。再找不到孟丽君的一丝痕迹。心中不禁大喜。

这时，门被叩响了，我道：“进来。”少华迈步走进，看到我，一惊，忙道：“对不起，我走错了。”就要退出去，我哈哈一笑：“二哥，认不出我了吗？”

听到我熟悉的声音，少华顿住脚，仔细端详了我半日，说不出话来。

我伸手小心地取下面具，笑道：“怎么样？”

“为何要戴面具？”少华还沉浸在震惊之中。

我叹口气道："不瞒二哥，浩宇父母双亡，自小在叔叔家寄居，因为模样太过俊秀，以致惹来许多祸事，如今眼见大比在即，为免因这付样貌节外生枝，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二哥，你当然是理解我的，对吗？"我双眼殷殷地望着他。

少华被我一激，不再犹豫，朗声道："人皆有难处，三弟如此做也是迫不得已。身为兄长，当然要支持你，理解你。"

"二哥，你真是我的知己啊。"我感动地道。心道，对不住，二哥。为了爹娘的案子，也为了不连累你，丽君只好说谎了。

这日黄昏，我们来到京城，拒绝了少华到他府中暂住的好意，我顶着张好古的名义，在一家小小的客栈安下身，开始研习大考的文章。

进士考试的内容原来以经义和诗赋为主，着重于文采词章。经义全赖背诵，诗赋则需发挥。看着眼前厚厚的几本书，不禁暗暗庆幸，还好老妈是五经正义的狂热爱好者，要不就算我记忆力过人，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要背熟这些书，难度之大，不可想象。

读书读累了，我就在街上乱逛，这日沿着繁华的大街一路行来，见前面一家题着状元楼三字的茶馆生意兴隆，心中一动，大步走了进去，小二迎上来，笑道："这位公子里面请，想喝什么茶？"

"大红袍。"我左右看了看，里面坐的都是穿着儒服的士子考生，许是喜欢这茶楼的好名头，所以一齐聚到这里来喝茶，求个吉利彩头。心里暗笑了一声，跟着小二来到一张靠窗的桌子前，座上已经坐了一个浓眉大眼，面色红润的蓝袍士子，疑惑地回头看了小二一眼，小二堆笑道："敝茶楼已经满座了，所以只好请这位公子拼个桌。"

兰袍士子抬起头笑道："这位兄台请。"

人家并不在意，反倒盛情相邀，自己若再推辞，未免有失礼仪，想到这里，我拱手笑道："多谢这位兄台。"

一会儿，小二就沏了茶来，给我倒了满满一杯，低头看杯中，雾气缭绕，闻一闻，香气淡雅，略吹了吹，轻啜一口，入口醇郁，回味绵长，不禁出声赞道："好茶。"

兰袍士子哈哈笑道："这位兄台是第一次到京城吧，状元楼是京城最好的茶楼，已经开了几十年了，所有赴京赶考的士子，都要来这里

品一品茶，前几年的状元，都曾在这里喝过茶。”

“哦，是吧。看来在下今日进这茶楼算是进对了。”我也笑着拱手道：“在下陈州张好古，不知兄台贵姓大名？”

兰袍士子笑道：“在下徐州雷子其，幸会幸会。”

话音未落，隔壁桌上忽传来低低的说话声。扭头看去，却是几个年届四十的布衣书生，神情凝重，象是在低声谈论着什么。心中一动，端起茶杯，离座而起，缓缓踱到几个人身旁，抬起头佯作观看四壁悬挂的灯饰，侧耳听那些士子的说话声。

坐在左面桌上，穿着褐色长衫的中年士子压低声音道：“在下听到一个消息，不知是真是假？”

另一个穿赭袍的中年士子急道：“洪世兄，是什么消息？”

“当今皇太子病情忽然加重，多方调治无效，已经命不久矣。”

“皇太子缠绵病榻已有三年，这个消息，却不意外。”兰袍人轻轻叹息了一声。

“自十年前右相苏科一家蒙难后，右相之职一直虚悬，朝政由左相木颜一人把持，皇上年纪老迈，皇太子又病重，这江山却不知会落入何人手中。”中年人慨叹着。

“看如今的风向，自然是九王海山。他与木丞相私交甚笃，又有皇后一族的支持，登上帝位，已是迟早之事。”

中年人压低声音道：“徐世兄此言差矣，在下听说，如今朝中老臣大多支持皇太孙铁桢袭太子之位，皇太孙殿下心地仁厚，体恤百姓，民心所归，是当之无愧的太子人选。”

一旁一个头发斑白的老者忽然叹息道：“朝堂之上，风云变幻，又岂是我辈可以妄自猜度的，不如静下心来，想想几日后的礼部大比吧。”

几人都开始叹息，许久，一个声音道：“有谁知道今年的主考官是哪位大人？”

“听闻是礼部侍郎赵义成和吏部尚书周道通两位大人，赵大人向来以严苛公正闻名，周大人却是木左相一党，此次他能荣任主考官之职，就是木左相在皇上面前力荐而成。”

“看来我等还需备礼去拜会这两位大人才是。”

“赵大人从不收礼金，周大人却是来者不拒啊。”老者忽然嘿嘿苦笑起来。

我忍不住扭头看了他一眼，苍老的容颜，憔悴的面色，这位老者少说也有五六十岁，却还在科举路上苦苦挣扎，悲哉，哀哉。

接下来，几人开始谈论起诗词歌赋，词曲文章，见再也听不到什么，便把杯中茶一饮而尽，回到自己座上坐下，向雷子其笑道：“这茶楼里的灯饰倒是十分精巧，看了令人有眼前一亮之感。”

雷子其朗声笑道：“不光如此，每个灯饰上还题了一首诗词，或七律，或五律，或诗，或词，都是往来考生留下的佳句。”

“哦，有这等事，这个在下倒没有注意。”我方才一直在听他们说话，根本就没认真看，更不要说看上面的题诗了。

雷子其微笑道：“张世兄年纪甚轻，莫非是第一次参加大比？”

“正是。”

“若是你我二人都能高中，就是同年，到时还要互相提携才是。”雷子其轻笑着道。

“呵呵，兄台说得极是，正该如此。”

又坐了一回，天已渐近晌午，看看四周人渐渐少了些，我压低了声音道：“雷兄，在下来京途中听说当今皇太子殿下患病之事，宫中御医医术高明，又有无数珍奇药物，皇太子正当壮年，不知所患何病，竟至久久不愈。”

雷子其吃惊地看了我一眼，没有马上回答。

我急忙笑道：“在下并没有别的意思，雷世兄千万别误会，只因家父精通医术，医治过无数疑难杂症，在下也略懂医理，一时好奇，所以有此一问。”

雷子其哦了一声，面上露出恍然之色。轻声道：“其实这件事，早已天下皆知，也没什么不可说的。不瞒张世兄，在下有个远房表叔现在太子宫中任职，所以对太子的病情知之甚祥，太子自小就有哮喘之症，但是并不严重，又有名医调治，一直保养得极好，只是近三年来病势日趋加重，药石尽皆失效。为此皇上颁下旨意，若有人能治好太子的病，赏金千缢，封万户候，只可惜至今无人得此赏赐。”

“金千缢，万户候？”也许这是一个好机会，若是真能治好太子的病，说不定能借机留在京城，谋取刑部尚书之职。

“张世兄，张世兄。”雷子其在耳边轻唤。

我从暇想中回过神来，急忙拱手笑道：“原来如此，多谢雷兄赐教，在下还有些事，先告辞了。”

“张世兄慢走。”雷子其笑着拱了拱手。

初入皇宫

离了茶楼，穿过几条热闹的大街，寻到皇城外，果然见红墙上贴着一张皇榜。上写当今太子病重，欲求名医救治。

哮喘之症说好治也不好治，说难治也不难治，难的是对症下药，太子自小就有此旧疾，却在近三年突然频繁发作，一定是有什么异物刺激所至，依此可以推断，太子患的应该是过敏性哮喘，这种病，只要找到病因，就可对症治疗。

我在宫墙外来回走了几圈，终于下定决心，上前揭了皇榜。

进了皇宫，举头四顾，只见殿阁重重，庭院深深，气势恢宏，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心中叹道：怪不得古人都想当皇帝。当了皇帝就可享有天下的一切，就可呼风唤雨，随意决定别人的生死，还可享受数不尽的荣华富贵，数不清的后宫佳丽。

这边想着，前面领路的太监带我来到一处宫殿前，沿着脚下的盘龙玉阶，一步步向前走去，清凉的风吹来，吹起玉佩上的青色丝绦，意识忽然有些恍惚，眼前的景物，怎得如此熟悉，恍若在哪见过。

太监在大红的宫门前伸手道：“张大夫，请。”

缓缓踱进去，弯曲的回廊，琉璃瓦，汉白玉，道旁种满奇花异草，香气扑鼻。转过拐角，走到一处水池边，低头看水里，水中忽然映出一个衣饰华贵，风华绝代的女子，眉眼是那样的熟悉，头上顶着高高的凤冠，腰缠玉带，足蹬珠履，冷汗登时刷的流了下来。这不是在破庙的睡梦中见过的情景吗？正想细看，幻象忽然消失了，水中倒影依旧是紫衣的清秀少年，来不及多想，太监在前道：“张大夫，请进。”

慌乱地抬起头，收敛心神。一咬牙，绕过水池，跨步进去。只见明黄的卧榻之上，躺着一个面如金纸，气息奄奄的人。哮喘之人，最

忌躺卧，否则一旦发作，呼吸不畅，便可一夕致命。我走到床边，忙叫太监拿了一床厚被来，卷成一个卷，轻轻扶他起来，让他靠在被卷上，太子睁开眼看看我，太监在一旁道："这是刚请来的大夫张好古。"我忙跪下道："草民给太子殿下请安。"太子微微点头，不再说话。

我站起身，太监端来一张矮凳，我谢后坐下，把手按在脉上，心中默诊了一番，又凑前把耳朵贴在太子胸前，听他肺中呼吸声极粗，喉间呼呼作响。便凝神暗想，果然是哮喘，只是不知是什么引起的。

于是我对太监问道："太子这病何时起的。"

太监低声道："太子小时便有此病，只是近来发作越甚，发作起来时情况十分危急。"

我点点头，忽然看到太子床上铺着一张白色的虎皮，我轻轻在虎皮上摸了摸，十分柔软，借着窗外阳光，可见虎皮上扬起一道灰尘，慢慢上浮。我忙问太监："这张虎皮何时铺的。"

太监道："是三年前皇上赏的。"

我又道："太子病症是否从三年前便开始频繁发作。"

太监惊道："正是。"

床上太子闻言也微微抬头看我，眼中射出惊诧的光芒。

我心中大喜。原来是过敏性哮喘。找到病因就好治了。

我转身对太监道："拿笔墨来。"太监应声出去，须臾捧了过来。我起身坐在书案上，挥笔写了方子，交给太监道："照方抓药。"见太监转身欲走又道："太子房中所有有毛的东西都要拿走。包括那张虎皮。"

太监惊道："为何。"

我笑道："太子的病就是因此而起。把这些病因去了。再将我开的药服上一周，自然会有效果。"

太监依言叫来几个宫女，把毛皮收了去。

我也起身告辞出来。

走到房外，只见阳光明媚，不觉已快入夏了，回想来到这个时空，已有几个月。这其间经历的事，经过的人，给我留下的又岂是伤

痛或是快乐可以说清的。

举步向前行去。一个银铃般的笑声响起，只见花丛中跑来一位俏丽的妙龄女子，忙侧身让到一旁。她见了我，向太监问道："贾恢，他是谁？"

前面引路的太监道："郡主殿下，他是给太子看病的洪都解元张好古。"

我忙躬身道："给郡主殿下请安。"

郡主略点了点头，又飞也似的跑了。我跟着贾恢穿过曲折的回廊，到了宫门前，贾恢将一大包赏银递给我，带着笑意道："张大夫，这是今日的赏赐，若是太子殿下贵体康复，还有重赏。"

我忙从赏银中挑了两大锭，悄悄塞到贾恢手里，躬身道："多谢公公。"

贾恢不动声色地将银子推回我手中，轻声笑道："东宫里不兴这个。"

想不到这太子宫里的太监，倒比朝堂之上的官员要廉洁得多，由此可见太子的人品当在众人之上，与外界传闻并无二致。

我看着他的目光登时多了几分敬意，急忙拱手道："多谢公公提点，小民懂了。"

贾恢敛起笑容，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微微点头，转身离去。

铁中原刚刚抵达京城，得知父亲病重消息，不及休息，急急进了宫，先往父亲的寝宫走去，一边问太监道："大夫来过了么？"太监躬身道："回禀皇太孙，是一位极年轻的大夫，来看了病，开了方子，又嘱我们撤去皮毛，方才走了。"

铁中原急步迈入太子宫中，到父亲床前探视，一边问道："父亲可好些了，"太子睁开眼，微微笑道："刚服了煎来的药，好些了。"

铁中原闻言大喜，见父亲背后靠着厚厚的被卷，忙道："这是为何？"

太子道："是张好古嘱我这样。"

一旁的贾恢言道："张大夫本是洪都解元，生的眉清目秀，言语有礼。"

铁中原点了点头，又坐了一回，见父亲神态倦怠，急忙告辞出来，走到树荫下，伸了个懒腰，张嘴呼吸了一下清新的空气，正要向前走，忽听远远一个清脆的声音叫道："铁哥哥，铁哥哥。"

铁中原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穿着雍容华贵，模样俏丽的少女正朝他飞奔而来，不由苦笑了一下，见她跑近了，欲扑入他怀中，忙闪身躲过道："玉真妹妹，你来做什么。"

玉真嘟起小嘴道："哥哥，我来看你不成吗？"

铁中原笑道："你没看哥哥很忙吗。"

"再忙也要陪妹妹出去走走，你这几日不在，妹妹想念得紧。"

铁中原见她这样直言不讳说出，不禁苦笑了一下，轻声道："哥哥还有许多正事要办，不如等下次吧。"

玉真闻言急道："哥哥每次都说下次，上次到江南许久，也不带妹妹去。"

"哥哥是去江南查访民情，带着你如何使得，况且妹妹千金之体，也受不得风餐露宿之苦。"

玉真嘟着嘴道："哥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你也是万金之体，尚且可以离开京城，四处游历，妹妹又有什么苦吃不得。"

铁中原心中有事，不想和她纠缠下去，皱了皱眉，正想借故遁走。身后一人笑道："看她这些日子想你都想瘦了，你便陪她到御花园走走吧。"铁中原回头见到一位年约四十来岁，衣饰华贵，风韵犹存的宫装女子，身后还跟着一大群彩女宫嫔，忙躬身施礼道："给皇后娘娘请安。"

女子轻启朱唇，淡笑着道："不必多礼，去吧。"

铁中原无奈，只得躬身道："是，娘娘。"转身带着玉真去了，走到御花园中，玉真兴高采烈，拉着他的手，不住地问他江南的风土人情，又抓着他的袖子一路飞跑，铁中原一直轻蹙着眉，也不答话，由着她笑闹。这时玉真忽然低下头，指着他腰上那半块玉佩疑道："哥哥，你这玉佩是从哪来的，另外半块呢？"

铁中原低头一看，却是那日在杭州城得的半块刻着飞龙的玉佩，另半块现在孟浩宇手中，心中一动道："这块玉佩，是一个朋友送给哥哥的。好看吗？"

玉真早伸手从他腰上解了下来，拿在手里左看右看，好一会才道：“是什么朋友，为什么送半块玉佩给你，另外半块是不是在他那里？”

“是哥哥一个过命的好朋友，这玉佩象征我们的情谊。”铁中原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见玉真依旧拿着玉佩不放，急忙到她手中轻轻取回来，随口哄她道：“你若是喜欢，哥哥下次去江南，给你买一个更好的。”

玉真喜道：“那真儿先谢谢哥哥了，等哥哥买了玉佩，真儿也要和哥哥一人分一半。”

铁中原忍不住摇头道：“好好的玉佩，为何要分成两半？”

玉真娇声道：“一半带在哥哥身上，一半带在真儿身上，这样，哥哥无论到哪里，都会想起真儿。”

“又在说傻话。”铁中原轻声叱道，把半块玉佩依旧系回腰间，抬起头，望着远处高耸的宫墙，眉头轻蹙，若有所思。

再遇海山

这日一早，我随同赶考的士子，一起寻到考场外，这里早已挤满了人，几个差官模样的人，穿着青衣官服，指挥士子排队入场，我杂在人堆里，四处张望，一眼望到雷子其，忙向他点头示意，雷子其微笑还礼。

这时身后忽传来一阵喝道声：“让开，让开。”

众人转过身张望，只见一大群随从模样的人，拥着一个衣饰极为奢华，相貌俊美，脸色青白，双眼浮肿的年轻公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差官立刻上前推开人群，恭恭敬敬地将他们让进了考场。

“这是什么人啊，这么大的排场。”身后一人压低声音道。

另一人低声答道：“是木丞相的大公子木寅。想不到他今年也来参加大比。”

“有木丞相在，高官厚禄唾手可得，他又何须经此一道。”

“呵，这你就不知道了，所谓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若能高中状元，登上龙门，岂不比靠他爹举荐要来得光明正大的多。”

“哼，看他的样子，脚步虚浮，脸色青白，定是个酒色之徒，肚中能有多少货色，也敢妄言状元登科。”

“有木丞相在，又有何不可呢？”

“我看未必，殿试由皇上亲笔御点，任他多大的来头，最多进个三甲，要想做状元，只怕并不容易。”

声音渐渐低下去，终至不可闻。

官场黑暗，由此可见一斑，我摇摇头，随着人流进了考场。

***

礼部大比之后，我荣登三甲，红榜张贴三日后就是殿试。坐在大殿之中，四周寂寂无声，看着手中试题，“论天下时势。”不禁想到去杭州的途中，见到的那些灾民，还有苏堂在马车中对她说的话语。心中感慨万分，旁边的人早已开始下笔，忙收敛心神，仔细想了想，只觉胸中热潮翻涌，豪情万丈。不由奋笔疾书起来。扬扬万言，一挥而蹴，前面的太监宣到：“时辰已到，不得再写，收卷了。”我忙垂手低头，考官走到面前，把卷子收了。转身回去，递给主考官。我随着其他考生，忐忑不安地退到殿外，雷子其早跑过来，向我问道：“怎么样，头三名可有把握？”

我笑道：“雷兄你呢？”

雷子其皱眉道：“我们平日读得都是些古诗杂文，写这样的题目确实有些难度。”

“哼。”一声闷哼传到两人耳边，两人一起回头，只见那日在考场外见到的华服公子，大摇大摆地从他们身后走了过来，看到我们，很快把头一仰，大步走了过去。

好大的架子，冲着他的背影，我俏皮地吐了吐舌头，扮了个大大的鬼脸。远远的，听到一个人扑哧笑了一声，急忙扭头看去，却见大殿的回廊空空如也，怪事。我皱了皱眉，拉着雷子其，大步出了宫门。

身后，铁桢从回廊尽头转过来，向一旁使劲忍着笑的皇甫少华道：“少华，你认识他？”

“是啊，他名叫张好古，是属下在来京途中认识的。”皇甫少华满脸通红，艰难地说着谎话。

“原来他就是张好古，想不到年纪如此之轻？”铁桢望着丽君的背影，心中疑惑，这背影怎么熟悉，随即扭头看向少华，见他神情局促，越发添了疑惑，道：“三弟不是和你一同来京的吗？他现在何处？你又怎会认识这位张好古。”

“这个……。”皇甫少华迟疑片刻，不敢再说谎，只得道：“不瞒大哥，张好古就是三弟。他说暂时不要告诉你，所以……”

“是吗？”铁桢又惊又喜，飞快打断他的话：“他怎会成了张好古，你快告诉我。”

“这事说来话长。三弟也是迫不得已，大哥千万不要责怪他。”皇甫少华将来京途中所遇之事，还有丽君所言，一五一十告知铁桢，他本不善说谎，如今终于把实话说出来，心中顿时大大松了口气。

“原来如此。”铁桢点了点头，旋即又摇了摇头，“三弟太顽皮了，顶替他人姓氏赴考，是欺君之罪，看来我这做大哥的要帮他圆谎才行啊。”

少华喜道：“大哥，你不怪他？”

“我怎会怪他呢？”铁桢微笑，“他即然不想让我知道，你就暂且先瞒着他吧，而且这些时日，你也暂时不要和他见面。”

皇甫少华迷惑地看着他，铁桢并不解释，轻轻一笑，大步走了。

“哎，好无聊啊。”晚上好好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从房中出来，却发现偌大的客栈空空如也，问了掌柜方才知道，所有的士子都和同乡出去聚会了，自己却是冒名顶替来的，没有同来的同乡，也没有同年，不过他们那些喝酒吟诗的，我也不喜欢，不如一个人出去逛吧。

这样想着，就独自出了客栈，沿着繁华的大街，一直走过去，耀眼的阳光透过枝叶，闪着她的眼，意识忽然有一刻的恍惚，象是突然回到现代，身边是喧嚣的闹市，车水马龙，奔流不息。

不知走了多久，猛抬头，前面竟已到了城门口，高高的城墙下围着一大群人，象是在小声议论着什么。心中讶异，挤进人群一看，只见墙上贴着一张盖着官府大印的告示，却是昨日晚间户部尚书府遭了盗贼，京城府尹下令，悬赏三千金缉拿盗贼。

旁边一人压低声音叹道：“户部尚书府失窃，丢失的财帛定然不在少数啊。”

另一人轻声道：“小贼盗私财，大贼盗国财。一为家贼，一为国贼啊。”

声音很快低下去，渐不可闻。

百姓对朝廷官员竟然失望至此，看来这朝堂果然是腐败不堪啊。我叹息着转过身，却和一双幽深的眸子碰了个正着，不禁张嘴轻呼了一声。

海山看到我，眼中似乎也有一丝讶异飞快地掠过，用疑惑的语气道：“这位公子，我们在哪见过？”眼前这少年，相貌虽陌生，却给他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象是曾经相识一般。

镇定，镇定。我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收敛心神，施了一礼，淡笑着道：“从未见过。”

“是吗？”海山双眉略蹙，紧紧地盯着我看了好一阵，收回目光，淡淡道：“公子一定不是京城人吧？”

“不瞒兄台，在下是洪都人。”我坦然道，按捺住心中的紧张，眼光掠过他，看着他身后两个腰佩宝剑的青衣随从。

“在下王海山，不知公子高姓大名？”海山淡淡道，这时观看告示的人群已渐渐散去，城墙下只剩下我们和两个魁梧的随从。

“原来是王公子，久仰，久仰。在下洪都解元张好古。”我微笑着道，心中直打鼓，我现在的样子，他定然认不出来，暗暗松一口气。

“原来是进京赴考的士子。”海山微微一笑。

我被他充满探究的目光逼视着，已有些不耐，正要出言告辞，忽有两个人从身边擦过，慢慢向城门走去，下意识地看了他们一眼，心中一动，向海山笑道：“王公子请看。”

海山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看到那两个人，初时有些迷惑，很快醒悟过来，向身后随从轻轻摆手：“把他们拿下。”

随从立刻上前，将两个穿着厚厚夹衣的壮年男子扭翻在地。我假意轻呼一声道：“公子这两位手下好厉害的身手。”

海山淡然一笑：“不敢，张公子心思机敏，眼光锐利，令人佩服啊。”

“哪里哪里，在下还有事在身，告辞。”转身欲走，却被海山迅速伸出手，一把拉住我的衣袖，心中登时一震，正在思索对策。海山已

经放开我笑道：“张公子不想要赏银吗？”

原来如此。我暗暗吁了口气，施礼道：“多谢公子提醒。”

海山摆手示意：“张公子请。”

我嫣然一笑：“王公子先请。”

海山笑道：“张公子，我还有事，无法奉陪，就让我这两个手下陪同你去吧。”

我顿时松了口气，假意问道：“王公子莫非也不想要赏银吗？”

海山身后的随从听到这话，齐齐变了脸色。正要开口，被海山摆手止住，饶有兴味地看了看我，笑道：“那么依公子之见，这赏银该如何分呢？”

我笑着拱手道：“这人虽是在下认出来的，却是公子的手下拿获得，按理这赏银应该五五分成才是。公子以为如何？”

海山双眉轻扬，哈哈笑道：“好，分配得极公，在下并无异议，等会拿了赏金，就由在下的手下把那一半带回来吧。”

“那在下就告辞了。”我转过身，学着海山的样子，背着手，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海山示意两个随从跟上去，随从会意，押着那两个倒霉的小贼，穿过热闹的大街，走上京城府衙的石阶，向站在门口的官差附耳说了几句话，官差脸色一变，立刻跑进去报讯。

不一会大门打开，官差引着我们一直走上大堂，向坐在上面的府台躬身道：“今日的告示，被这位公子揭了。”

我急忙躬身拜道：“洪都解元张好古参见大人。”

府台悄悄看了那两个青衣随从一眼，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含笑道：“原来是今年的新科士子，你揭这告示，莫非发现了偷盗尚书府的贼人。”

我拱手道：“禀大人，跪在这大堂之上的，就是偷盗尚书府的盗贼。”

府台低头看了看堂下两个男人，语气中透出几分疑惑：“张公子可有什么证据？”

两个人一起抬起头道：“冤枉啊，大人，我们只是京城的平头百姓，一直老实本分，从未做过任何违法的勾当，请大人明察。”

我淡淡一笑："请官差大哥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

衙役忙上前按着他们脱去外衫，露出里面好几层绸缎衣服，身上还挂满了金银珠宝，首饰玉器等物。两人见露了馅，只得跪在地上，口中道："小人知罪了，请大人饶命。"

府台一拍惊堂木道："押下去，打入大牢，听候发落。"衙役上前，将两人拖了下去。

府台转眼看着我笑道："士子果然好眼力，只是你是如何发现他们的呢？这个本官倒有些迷惑了。"

我拱手道："禀大人，这几日天气炎热，来往行人尽皆穿着单衣，尚手摇折扇，酷热难当，这两人却穿着厚厚的夹衣，我便有几分怀疑，又见他们身体健壮，本该行走如飞，却一个个脚步沉重，踉跄而行，特别是走到城门前时，眼中露出惊慌之色，再联想到昨日的失窃案，所以能够断定他们便是盗贼了。"

府台拍掌笑道："说得好，士子真是奇才，这次礼部试考得如何？"

我含笑道："托大人的福，进了头三甲。"

"好。等殿试放榜之后，本官一定向刑部胡大人举荐你。"府台朗声笑道。

"多谢大人。"我弯下腰，深深一拜，心中雀跃不已，离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府台把手一招，立刻有两个官差端着两大盘堆得高高的银锭走了过来，一直呈到我面前。府台在上笑道："这三千两赏金是你该得的。"

"谢大人。"我面露难色："只是，大人，能不能全部兑换成银票，这些银锭实在太重了。"

砰——府台和一干衙役尽皆翻倒。

"唉。"我叹着气，吃力地端着装着一千五百两银子的盘子，（另一半已经给了海山的手下。）出了府衙，举目四望，寻着辆小小的马车，急忙唤了过来，钻进车子里，一边催促车夫快行。一边在心中暗骂那个脑筋不会转弯的府台大人，居然说这是朝廷的赏银，不能私自兑换成银票，气愤……

九王府。

海山端坐在凉亭之上，一个着一身青色便服，面容清瘦，颔下垂着三绺长须的老者坐在他对面，一手抚须，双眼微眯，一边欣赏眼前水榭上的歌舞，一边点头微笑，一脸的陶醉。

一个模样俏丽的丫环，提起桌上玉壶，给他们各倒满了一杯酒。海山举起酒杯，静静地望着杯中玉酿。许久，忽然一饮而尽，把酒杯放下来，向老者道："木相爷，那日为太子诊病之人，真是洪都解元张好古吗？"

"正是此人。"木颜朗声一笑，伸手挥退下人，亲自取了玉壶，给他另倒了一杯酒，轻笑着道："张好古年方十六岁，这次礼部试，入了头三甲。不但如此，下官还到周大人处调看了他的试卷，字迹清秀，文采斐然，论起天下时势，头头是道，是个难得的人才，若能收为己用，对王爷的大业，助益非浅。"

海山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淡淡道："这么说，相爷已经把他的家世都打听清楚了。"

"此人是杭州人氏，无父无母，是个孤儿。"木颜轻轻啜下自己杯中的美酒，含笑低语。

海山哼了一声，并不言语。皇太子病势日重，眼看不久于人世，大好的时机，如今却被这个叫张好古的黄口小儿给破坏了。本意恨不得马上杀了他，待到见了他的面，却不自觉地改了主意。

这少年爱财，爱财之人是可以为他所用的，他可以为了赏赐给太子治病，也可以为了荣华富贵投入他的麾下。要除去太子还有很多机会，更何况现在朝中还有许多碍手碍脚的老臣并未除去，若是太子突然亡故，他与铁桢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说。

一念及此，海山亲手执了酒壶，为木颜倒满一杯酒，含笑问道："相爷的意思，要上奏皇上，钦点他为今年的新科状元？"

"这个下官不敢作主，但凭王爷拿主意。"木颜语气谦恭。

海山微笑："听闻令郎也在今年的头三甲之中，不如取了他作状元，岂不是好？"语气平和，目光却锐利。

"犬子才识浅薄，难当大任，能入前三甲，已是上天庇佑，若论状元，却是差之千里，让王爷见笑了。"

海山颇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语中透出几分笑意：“令千金已过了及笄之年，温柔贤惠，知书达礼，这位杭州士子张好古生得一表人才，家世清白，又有满腹才华，与令千金倒是十分相配，相爷力荐他为状元，不光是看重他的才识，还是想在金榜之下择婿吧？”

木颜抚须大笑：“王爷果然火眼金睛，下官确有此意，还望王爷成全。”

海山嘴角含笑：“相爷当真公私分明啊。好，就依相爷之言。到时，本王还要讨一杯喜酒喝。”

“若王爷能主持婚礼，下官荣幸之至。”木颜哈哈一笑，端起酒杯，与他轻轻一碰，一饮而尽。

金榜题名

这是个燥热的夏季，阳光明晃晃地照眼，空气中回荡着知了无休无止的鸣叫。今天一早却难得地下了一场小雨，雨水荡涤了空气，还送来一阵阵凉意，人的心似乎也不再沉闷了，快到晌午的时候，我骑着高头大马，穿着绣纹的红色状元服，从皇城缓缓驰出。身后是今年的三甲进士，浩浩荡荡，驶上长街。

路人的议论声隐约传入我的耳朵。

“好年轻的公子。”

“没想到今年的状元这么年轻。”

“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

听着人群中发出的议论声，我不禁春风满面，微笑着放缓马缰，让骏马缓缓而行。转过拐角，一个熟悉的人影吸引了我的视线，淡青色长衫，手执折扇，微微蹙起的眉，苏堂，他竟然到了京城么。

他也在看着我，脸上神情冷漠。

“不知所谓。”我不自觉地耸了耸肩，忽然发觉这个习惯动作，已经对他做过好几次了。

苏堂紧绷着的脸略略松动了一下，很快又绷紧，象是强忍着笑。

***

黄昏之时，我和一干新科进士在太监的带领下，从崇光门步行走进皇宫。

亭台楼阁，水榭红墙，十里皇宫，极尽奢华。这皇上所居的宫院竟比太子的东宫要壮丽华美得多。

心里暗暗感慨着，前面已进了崇光殿的大门。听太监尖利的嗓子喊了一声："见礼。"忙和众人一起跪下，口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赐坐。"一个苍老中带着威严的声音响起。

我缓缓抬头，只见玉阶尽头的龙椅上坐着白发苍苍的皇上，比那日殿试距离近了许多，看得十分真切，枯瘦的面庞，慈祥的笑容，眉宇间神态平和，不象九五之尊，倒象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

皇上左边坐的女子就是当今许皇后，年纪不过五十来岁，生得雪白丰腴，风姿妖娆，唇角含笑，一双凤目隐隐透着光芒。

右边是病势渐愈的皇太子，一身明黄色的锦袍，温文儒雅，气度雍容。此时正探着头，在人群中寻觅，寻着我，温和地笑了笑，笑容无比亲切。我笑着回礼。

皇太子点点头，又朝我看了一眼，扭头向皇上低声说了几句什么，皇上微笑抬手，一个太监上前宣旨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科状元张好古为皇太子治病有功，赏金千缢，封为淮阳候。钦此。"

知道会封候，却没想到这么快。我一愣，急忙跪下谢恩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在龙椅上远远地笑了笑，轻轻抬手，命我起来。

回到士子中坐下，学着皇上的样，举起手中玉樽，清凉的酒液，如琼浆一般，轻轻啜一口，满嘴留香，咽到腹中，便如火灼一般烫，皇上举了三次杯，我便跟着喝了三次，紧接着皇后和皇太子也举起手中玉杯，无奈，又喝了六杯，这酒与从前喝过的酒却不一样，几杯下肚，又喝得急了些，竟已有了几分醉意。

这时，忽传来一阵丝竹之声，一群俏丽的舞姬姗姗走上大殿，在席前翩翩起舞，舞姿曼妙，体态动人。我放下手中玉杯，任由身后宫女轻轻满上，睁开微醉的眼，看这灯红酒绿的世界，竟是说不出的萎靡颓废。

一个暗哑的声音传到耳朵里："状元公这次能够金榜题名，一定是托九王之力吧。"

扭过头一看，却是木寅那张青青白白的脸，浮肿的眼泡，这个面色青白，被考生骂作酒色之徒的家伙，居然中了榜眼，真是苍天无眼，看到他，心里登时升起一团厌恶，急忙侧身避开一些，轻笑着道："哪里，在下还未来得及到九王府拜访。也不知王府的大门向东还是向西开啊。"

木寅露出一个了然于胸的笑容："状元公，明人不说暗话，这次你能够位列榜首，便是九王一力举荐，引水思源，人不可忘本啊。"

我摆出一付讶然之态："竟有这等事，多谢木年兄的提醒，若真有此事，在下确实应该到九王府拜访一番。"

木寅满意地笑了笑，低声道："状元公果然是明理之人。来，这杯酒我敬你。"

"多谢。"我淡淡道，举起酒杯，装模作样地碰了一下，急忙收回来，一饮而尽。木寅放下酒杯，不再言语，抬起头，一心看舞女的表演。这时，坐在我另一侧的雷子其凑过来低声道："张年兄，你可备好了礼物？"这次殿试，雷子其被取了探花。

"什么礼物？"我轻声问道，心中有些疑惑。

雷子其重重叹了口气，轻声道："新科士子向九王爷或是木相爷送礼，谋求一个好职位，是这十年来，朝中的惯例，若不送礼，轻的只是将你贬到偏远寒苦之地，做一个小小的七品官，重的甚至将你闲置不用，几年都没有官职在身。"

"原来如此。"我轻蹙眉，心里忽然说不出来的气闷，只觉大殿中的空气都变得混浊压抑，令人窒息。抬起头，远远地看了年迈的皇上一眼，暗暗迷惑着，对这一切，他怎会不明了，为何还要一味的纵容。

酒依旧香醇，菜依然可口，却喝不下，也吃不下了，正感慨着，一个低低的声音忽然传到耳边："张候爷，太子殿下有请。"

我心中一惊，看那座上的太子，不知何时已经走了，再回头看传话之人，却是贾恢。平静的面容，谦恭的语气。

急忙立起身，随着他，悄悄出了崇光殿的侧门，穿过回廊，进了东宫。在荷花池畔立住脚，池上修着一座小巧的三角亭，红木栏杆边立着一个儒雅的身影，不复是那件耀眼的明黄长袍，却换了一身淡黄

色的便服，正低头看着碧波荡漾的池水，清风袭人，花香扑鼻，隐约间，象是听到一声叹息，带着几分忧思，几分沉重。

不禁有些讶然，正想着上去见礼，他却回过头来，向我笑道："你来了。"温和的声音，暖暖的笑容，哪里象高高在上的太子爷。感慨着，急忙施礼道："给太子殿下请安。"

"不必多礼，来，我泡了一壶茶，不如边喝边谈吧。"太子远远向我招了招手。

谢了一声，快步走上去，接过太子递过来的茶杯，浅浅啜了一口，味极苦涩，如黄连一般，强忍着咽了下去，赞美的话却说不出来了，悄悄抬头看太子，他也在看我，唇上挂着笑："是不是很苦？"

"确实有些苦。"我轻声答道，"不过，苦涩的滋味往往让人难忘。太子殿下这杯茶，下官这辈子都无法忘怀了。"

"说得好。"太子忍不住展眉微笑，语气中透出几分喜悦："你对茶的感悟确实与众不同。来，坐。"

"谢殿下。"我移步坐在他身边。太子亲自端起我的茶杯，倾去里面的茶水，另执一个茶壶，倒满了茶，递给我笑道："再尝尝这一杯。"

我接过茶，略略品了品，不禁笑道："好茶，香浓甜郁，是茶中上品。"

太子点头微笑："这是庐州进贡的云雾茶，我的身体不宜多饮酒，所以平素待客，都是以茶待之。"

"茶比酒好，其实下官平日也爱饮茶。"我举起手中茶，又尝了一口，开口问道："不知殿下招下官来，有何吩咐？"

"有一个人想见你。"太子微笑说道。

我一惊，问道："是什么人？"

"是我。"铁桢微笑着步上小亭，他身后是两个提灯的宫人。

我看到他，惊得说不出话来。

"父亲。"铁桢先向太子深深一拜，语带关切："天色已晚，亭上风大，父亲还是早些回去歇息吧。"

"也好。"太子微笑点头，起身随同宫人离去。

“父亲慢走。”

“送太子殿下。”

铁桢目送太子背影远去，转向我道：“三弟，久违了。”

没想到他竟是当今皇太孙殿下。该死的少华，这么快就把我的身份泄底了，恨死他了。我呆立片刻，急忙拜道：“给殿下请安。”话音未落，被他急急伸手扶住：“自家兄弟，何必多礼。还是唤我大哥吧。”

我只得道：“大哥。”

“坐下。”铁桢按着我坐在椅上，亲自给我倒了一杯茶，笑道：“我向你隐瞒身份，也是迫不得已，你不会怪我吧。”

“小弟怎敢怪责大哥。”我掩饰地笑了笑，其实我也一直向他隐瞒身份，说来谁也怪不了谁。

“听少华说，你进京赴考，只为建功立业，青史留名。”铁桢颇有深意地看着我，唇角含笑，掩饰着心中的失落。细心如他，早已发现少年腰上那半块彩凤玉佩已经不见了，换上了一块洁白的玉石，闪着波纹。这是为何呢?

“是啊，不光如此，还为了我的叔叔。”我轻声叹道，若有大哥相助，应该要好得多吧。想到这里，不禁暗自庆幸。

“哦。”铁桢有些讶异：“你的叔叔是何人？”

“是江宁县百姓孟仕元，开了一家济世医馆，一向清白守矩，却被江宁县尹捉拿入狱，诬以谋反罪名，秋后就要问斩。而这一切，都是拜九王海山所赐。”我眼中泪光莹莹。

铁桢脸上闪过一丝奇怪的表情，默然不语，看不出心中所想。

我眼中含泪，起身拜道：“小弟自幼父母双亡，若非叔叔一家接济，早已饿死街头，于情于理，小弟都绝不能坐视不理，若得大哥相助，下辈子衔草结环以报。”

铁桢伸手扶我道：“三弟何须行此大礼，这个忙，大哥自然会帮你。只是如今朝中政局复杂，我若出面干预，只恐引起海山的疑心，反倒对他们不利，不如这样，我央父亲举荐你为刑部尚书之职，你意下如何？”

“多谢大哥。”我大喜道。

铁桢拉我坐下，轻声叮嘱：“你这次的状元之位就是海山举荐，看来他对你也颇为赏识，只是此人最是薄情寡义，对门下诸人，能用则用，不能用则除之，你要小心行事。”

“谢大哥提点，我会小心的。今晚，我就去九王府拜访海山。”我笑道。想到又要见这个男人，心里就很不舒服。却也无可奈何，爹娘的案子，他是个关键，只有打通了他的关节，才有望昭雪冤情。

“也好，不如让我为你筹备一份厚礼。”铁桢笑道。

我眼珠一转，笑道：“不用了，小弟自有办法。”

铁桢看了看我，道：“真的，那就好了，还有一事，你即然顶替这张好古，可知他家中还有什么亲人，若是有人问起，该如何说呢？”

“这个……。”我额上冒出冷汗，这个却真得还未想过。

铁桢道：“别担心，我已去信洪都府台，查清了张好古的身份，他本是洪都人氏，家住湾里村，村中共有三十来户人口，此人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从小由婆婆拉扯长大，人极聪颖，在洪都乡试中中了头名解元。”他边说边看着我笑。

听着他的话，我头上直流汗珠子，急忙道：“还是大哥心细，小弟倒未想过这层。”

铁桢摇头笑道：“你呀。现在已无妨了，大哥都已安排好，那位婆婆也已送往他处，妥善安置，若是有人查起，也好应付。”

“多谢大哥。”我深深一拜。

“官场如泥潭，亦如虎穴，步步惊心，三弟，你要万事小心啊。”铁桢语重心长地叮嘱我。

“大哥……。”我鼻中一阵酸涩。这世上最关心我的人，原来竟是他么。

万里江山

夜色渐趋浓稠的时候，我乘一顶小轿，悄悄来到九王府邸前，向门房递了名帖，不忘塞了一锭足有二十两的银锭。门房不动声色地接过银子，很快揣入袖中，嘴角绽出一抹笑，轻声道：“状元公稍待。”自己进去报讯。

不多时，一个锦衣小帽，模样清秀的小厮从门内出来，恭敬地施礼道：“候爷，王爷有请。”我点了点头，向身后示意，状元府的下人

急忙将长长的礼盒递给小厮，小厮轻轻接过去，躬身道：“候爷请随我来。”

我微微一笑，跟着他进了黑漆的后门，穿过园中小径，夜色下，路边都是灿烂的花朵，微风吹来，馨香扑鼻。

小厮将我一直引到一处挂满灯笼的拱桥下，停下脚步，躬身道：“状元公请，王爷在前面的水榭等候。”

在回廊上立住脚，远远望去，远处的荷花池上有一座灯火通明的楼阁跨池而过，楼阁上点着无数明灯，照得如白昼一般，还有隐隐的欢笑声、丝竹之声传来。清风吹来，凉意袭人。

略一沉吟，快步上了拱桥，水榭渐渐近了，一个穿着暗红色锦袍，腰缠玉带，高大清俊的身影背对我伫立在汉白玉栏杆之旁，身后是一桌酒席，还有一大群衣衫单薄的妙龄女子在亭上曼歌起舞。

“下官给王爷请安。”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紧张的心情，恭敬地施了一礼。

男人慢慢转过身，乌黑锐利的眼眸，刺人的目光，心里莫名地一跳。故作惊讶之态，轻声呼道：“王公子？”

对我适度表现出来的惊诧和隐隐的喜悦，海山似乎颇为满意，轻声笑道：“张候爷，很吃惊吗？”

我急忙躬身拜道：“下官失礼，请王爷恕罪。”

“所谓不知者无罪，候爷并不认识本王，何罪之有呢？”海山缓缓道，踱到桌前坐下，伸手示意：“状元公请坐。”

“谢王爷。”我挑了个离他最远的位子坐下。心中暗暗庆幸，幸得在学校时，学过表演话剧，对改换男声，颇有心得，到了这异时空，正好用上。

海山抬手道：“给张大人倒酒。”

我身后模样俏丽的女婢，往杯中倾满玉液，还未品尝，一股浓郁的酒香袭来。

“这是宫中御酒，由贵州进贡而来，大人不妨尝尝。”海山含笑道。

我端起酒杯，试着小小啜了一口，入口清凉，沁人心脾，咂一咂，竟如琼浆一般，咽下去以后，舌尖还留着一抹醉人的浓香，比今

日宫中品尝的御酒还要香浓。不禁出声赞道：“好酒。”

海山双眉轻挑，眸中的光芒登时亮了几分：“大人若喜欢，就多喝几杯，本王这里还有很多。”

身后的下人很快又为我注满一杯。

我笑着拱手道：“没想到王爷府上，会有这么好的宫中御酒，看来当今皇上对王爷果然宠爱非常啊。”

“你错了，这是贵州府专门送给本王的，并非皇上赏赐。”海山淡淡地笑了，语气中透着一股浓浓的霸气。

他也未免太嚣张了吧，这样明目张胆地和朝廷叫板。或者他这话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我端起杯中酒，一饮而尽，自如地一笑：“王爷相貌非凡，气势过人，令观者折服。若下官是贵州府尹，也会心甘情愿地为王爷送上几坛佳酿的。”

“哦，是吗，哈哈哈。”海山仰天大笑，笑了好一阵，停下来，从桌上探头过来，看了我一眼，轻柔的声音道：“听闻张大人是洪都人？”

“是啊，不过下官虽是洪都人，却很小就离开洪都四处游历。”我从容答道。

“原来如此，张大人家中可还有什么亲人？”

“父母双亡，家中只有年迈的婆婆，相依为命。”我露出伤感之态。幸得大哥提醒，否则我现在可该如何应付。

“原来张大人是个孤儿，可惜啊可惜。”海山轻轻摇头，锐利的目光依然紧紧地盯在我脸上，很不喜欢他这样，感觉自己象个透明人似的，若不是为了爹娘，几乎就想转身逃去。为了避开他的目光，我稍稍后靠，假意扭头欣赏园中景致，出声赞道：“亭台楼阁，碧波水榭，造型新颖，独具匠心，触目之处皆为美景，王爷的王府后园真是景色怡人，令人赏心悦目啊。”

“是吗？”海山轻笑：“王府本是仿苏州园林设计的，花了三年的时间方才修膳完工，每一桥，每一亭都有其来处。”

“原来如此，怪不得一路行来，每一景看似相似，却又各有不同。”我假意感慨道。

海山淡淡一笑，将目光从我脸上移开，投向远处的夜色中，开口问道："张大人今日前来造访，不知所为何事？"

我浅浅笑着："下官此次来，是为了送一幅画给王爷。"

"画？"海山略有些讶异。

我扭头向侍立身后的小厮示意，小厮将礼盒打开，取出里面的画轴，我立起身，接过画轴，小厮缓缓退后，一直退到玉阶上，方将画卷完全展开，呈到海山面前。

海山手执酒杯，抬起头，仔细看那画。只见画上一条宽阔的大江汹涌奔腾而去，江边是险峻的山峰，直入云端，一轮红日从江上升起，放出万道霞光。祥瑞重重，气势逼人。观之令人心潮起伏，不能自已。

画的右侧还题着四个龙飞凤舞的草书：万里江山。下款：门生张好古敬上。

沉默片刻，海山向后靠在椅背上，一手支腮，另一手轻轻旋转手中玉杯，朝我颇有深意的看了一眼，轻声笑道："万里江山？好画，画得好，来人，收起来。"

我将画递给下人，转身向海山深深一拜，语气谦恭道："下官此次科举，以泛泛之才，得登金榜之首，心中惶然，今日在崇光殿听木寅提起，方知王爷伯乐之恩，无以为报。下官虽非千里马，亦愿尽施平生所学，为朝廷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到这里，略略停顿，见海山面带笑意，微微点头，似乎认同我的看法，心中一松，接着道："下官身无所长，略有画技，班门弄斧之作，让王爷见笑了。"

海山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嘴角噙笑，淡淡道："大人又何须谦让呢，在本王眼中，这幅画比王府所收历代名家的真迹都要珍贵得多。"

"不敢，不敢，王爷谬赞了。"我依旧笑着谦让，心中暗道，你只管先收着，今日得的越多，他日失去的便更多。

海山微微一笑，端起酒杯，一口饮尽杯中酒，示意歌伎和下人退下，伸手道："张大人坐。"

我微笑坐下，海山亲自执了酒壶，为我满上酒，笑语："请。"

"谢王爷。"将杯中酒缓缓咽下，提起雕花的玉酒壶，为海山斟满一杯，含笑道："这杯酒，下官敬王爷。"

海山端起酒杯，却不饮，轻轻摇晃杯中玉液，看酒水在灯下泛起波光，似乎颇为自得其乐，空气顿时沉静下来，只余轻轻的水声，哗哗地响。

我抬起头，假意欣赏景致，暗暗猜测男人的意图。摒退众人，沉默不语，是故弄玄虚吗，还是在考虑什么。以自己所见所闻，对此人的脾性略有所知，心高气傲，阴沉狠绝，更可怕的是，因为手中握有实权，又有皇后一党的支持，皇上也对他一味纵容，有恃无恐，对自己的野心根本不屑掩饰。若明着与他为敌，不但救不了爹娘，反倒会赔上自己一条性命，为今之计，只有先设法博取他的信任，再徐图之。

那幅万里江山花了我一个时辰，将画纸铺在长桌之上，用玉版纸压住一头，边走边画，方能画出江水奔流之势。画名暗合男人平生所愿，自然比送珍宝更能博取他的好感。

好一会，海山终于将目光从杯中收回来，语气轻柔道："皇兄今日在宫中奏请父皇，举荐你任刑部尚书之职，吏部掌管官员，户部掌管钱财，这两处皆是肥差，礼部是清水衙门，兵部则掌管军权，也是一个好去处，孟大人却为何偏偏想去刑部呢？"

他的消息居然来得这么快，这么灵通。我心中暗惊，脸上笑道："不瞒王爷，下官自小就喜欢钻研古往今来的各种离奇案情，心甚迷之，所以这次科考，也一门心思想进刑部，做一个为民申冤的好官。"

"是吗？看来皇兄对你也颇为赏识啊。"海山淡淡道，语气中透出一丝讽意。

"不敢，不敢。"我含笑谦让，语气谦恭道："下官学识不过尔尔，先得王爷看顾，荣登金榜之首，又得太子举荐，荣任六部之职，实是愧不敢当啊。"

海山淡然一笑："张大人气质脱俗，才识过人，是新科士子中的佼佼者，天下人聚目的焦点，皇兄和本王自然也不例外。"

"下官何德何能，岂敢承受太子殿下和王爷厚爱。"我笑着回应他，轻轻提起酒壶，又为他倒满一杯，语气平和道："下官今日蒙太子招见，在东宫中喝茶叙话，纵论天下时势，受益良多。太子殿下才识渊博，天性仁厚，假以时日，必是一代仁德之君。"我一边说话，一边

悄悄观察海山的脸色。自己前往东宫的事，他定然知情，不如坦言告之。

海山的脸渐渐阴沉下来，眉头轻蹙，沉吟不语。

我执起酒杯，送到唇边浅啜了一口，话峰忽一转，露出惋惜之态，轻声道："只可惜太子殿下身体太过荏弱，不理政事已久，不似王爷年轻睿智，英明果敢，又曾率军为朝廷立下许多汗马功劳，下官还在科考之前，便早闻王爷盛名。"

我说到这里，有意停顿，见海山脸色稍稍缓和，心中暗喜，又道："太子在东宫中几次向下官提起王爷，盛赞不绝。下官拙见，若能以太子的才识和仁义，再加上王爷的谋略和威势，定能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令我朝江山永固，国祚绵长，百姓安居，路不拾遗。"

海山默然片刻，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了好一阵，从桌上凑过来，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半真半假的语气，却咄咄逼人："怎么，张大人原是为皇兄做说客来的吗。"

隔的这么远，依然能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气，额上登时渗出冷汗，呼吸一紧，心几乎提到嗓子眼，努力按捺住心中的紧张，我从容抬头："不瞒王爷，下官此来，不是来做说客的，也不是为了皇太子，而是为了这万里江山和王爷您。"

"哦。"海山双眉轻扬，笑容溢出唇畔，冷冷开口道："这江山如今是父皇的，将来是皇兄的，与我何干，大人此话，让本王颇为不解啊。"语气虽依然透着寒意，杀气却减了许多。

暗暗松一口气，我离座而起，长长一揖，并不回答他的问话，反而含笑问道："王爷以为，治天下最需要的是什么？"

海山吃惊地看着我，沉默片刻，忽然笑了笑，冷然答道："自然是权力。"

"这只是其中之一，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我鼓起勇气，不慌不忙地反驳道。

海山眼中的讶异又浓了几分，并不生气，唇角上扬，反问道："那么依大人之见，应该是什么？"

"治天下，有三样必须具备。"我含着笑，一字一顿道，"其一得天时，其二得地利，其三得人和，当年项羽盖世英雄，却自刎于乌江

边，刘邦小小亭长，却跻身帝王之列，无他，刘邦得天时，地利，人和也。”

海山双眉轻扬，一抹利光从冷眸中划过，语气依然平静着：“张大人想说什么，不妨直言。”

“名正言顺，可得天时，占据要地，可得地利，有胸怀天下之心可得人和。”我缓缓道来：“如今皇太子殿下名正言顺，已得天时，坐拥太子之位，已得地利，生性仁厚，在百姓中民望甚高，已得人和。王爷三样可有其一？”

海山冰冷的眸子紧紧地盯着我，看了好一阵，爆发出一阵轻狂的笑声，眼中已有了怒色，止住笑，冷声道：“张大人说这番话，是在告诫本王吗？”

“非也。”我面不改色，唇角依然是轻淡的笑容：“王爷以为，您的才识逊于太子吗？”

海山鼻中冷哼一声道：“当然不是。”话语中傲气十足。

“正是如此。”我微笑道：“王爷虽没有天时地利人和，心智和谋略却远在太子之上，又得皇上皇后宠爱，手握重权，朝中大部分官员都是王爷的门生，唯王爷之命是从。这些都是对王爷有利的条件，天时无法得，地利和人和却可得，若能善加操控，这万里江山迟早是王爷的囊中之物。”

海山眉头轻蹙，表情变得有些复杂，语气淡然道：“你对我说这些，不怕我杀了你。”平和的声音，隐含着杀意。

我抿唇一笑，轻声道：“下官相信自己的眼光，王爷英明睿智，胸襟宽广，是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大豪杰，不会杀直言敢谏之人。”语间悄悄看海山，杀意锐减，嘴角的笑意却渐趋浓厚。

心中一松，又接着道：“皇太子生性太过仁厚，此是他胜过王爷之处，亦是他输于王爷之处，若在太平盛世，又有忠心耿耿的贤臣良将辅佐，或可为一代明君。只可惜我朝开国不过二十余年，内忧未已，外患未竭。这万里江山需要一位英明神武的君主，威加海内，方能令四方臣服。王爷雄才大略，文治武功，胸怀天下，是最适合的人选。所谓良禽择木而栖。下官不才，愿追随王爷左右，助王爷成就大业，创一番不朽的功绩，博一个青史留名，万古流芳。”一番话说得慷慨激

昂，身上却起了满身的寒栗，跟着他，只会遗臭万年，哪有万古流芳的份。

海山一手支腮，沉声道："张大人莫非已有了良策？"

"下官不才，想到三步。第一，王爷如今应该韬光养晦，收敛锋芒，静静等待时机。太子虽孱弱，却有众多元老重臣的支持，他们都对他忠心耿耿，皇上也从未明确表态支持王爷，不是夺嫡的好时机。第二，王爷虽握有军权，但朝中还有十几位外姓王爷也各自拥有军队，镇守一方，对朝廷隐有不臣之心，须防他们借王爷与太子内争之机，起兵谋反，王爷若想坐稳太子之位，还需设法获得他们的支持，或将他们除去。第三，取天下民心是最大的关键，古语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上即是舟，民即是水，若想上下同心，便该少造杀戳，多施恩泽，让民心向着王爷，则大事可成。"

说完抬头悄悄看海山，见他眼中眸光闪烁，沉吟不语，很快又道："王爷若不相信下官，下官愿与王爷以两年为期，定一个赌约，依此三步行之，若是两年后王爷大业未成，下官任凭王爷处置。"心里话，不管事成不成，总是尽己人事，到时再设法脱身也可。

海山端起酒杯，一口喝干，语气缓和道："张大人不助太子，反助本王，为的是什么？"

掩饰住心中的紧张，我轻声笑道："下官家住长江边，每日看江水滔滔，逝去如斯，心中总是生出无数感慨。常想人生如白驹过隙，匆匆数十年，生为男子，若不能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活着又有什么意思？下官助王爷，只为尽施平生所学。若助太子，不过成就他的一世贤名罢了，跟随王爷，却可创一番不朽的功绩，成就我朝的千秋霸业。"

海山沉默片刻，忽然长身而起，一直走到我身边，低头凝望着我，薄唇微扬，冷冷的语气，漫不经心道："是吗，张大人，我该不该相信你呢？"

察觉他的靠近，我心中顿时一紧，急忙往后退开几步，拱手道："下官言尽于此，信不信，但凭王爷，告辞。"不待他答话，转身快步下了水榭，身后的海山并未出言拦阻，心中又松一口气。

虽已夜深，京城的大街依然喧嚣不止，青楼酒肆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高朋满座，灯火通明。看着似是一派歌舞生平，繁华不

已，谁又知这内里早已风雨飘摇，纷乱不堪了呢?

我坐着轿子，心事重重地回到状元府，走到大红的府门前，忽然停下脚步，立在石阶上，抬起头望了望星光黯淡的天空，眉头轻蹙，沉吟不语。

远远的街角，苏堂穿着一身青衣，立在树影之下，望着石阶上神情忧郁的俊美少年，好一阵，突然转身离去。无边的夜色很快把他的背影吞没了。

相府捉婿

大殿之上，年迈的皇上迈着虚浮的步子，一步步挨到龙椅前坐下，缓缓道："众卿平身。"

百官开始奏事，漫不经心地听了一阵，还没听出个所以然来，就听到太监在上面高声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年大比已经结束，共录取头甲三十名，二甲五十名，三甲一百名，着吏部分封官职，外放各县府，另封状元张好古为刑部尚书，榜眼木寅为吏部侍郎，探花雷子其为台州知府，领旨之日着即赴任，不得有误。钦此。"

我率领一干士子跪下叩头谢恩。

回身站到朝班中，忽觉有一道冷冽的目光落到自己身上，顺着目光望过去，却是九王海山，一身紫色蟒袍，腰缠玉带，手执玉笏，嘴角带着笑，目光却一如往日般冰冷锐利。

我匆匆朝他一笑，扭头他顾，文官队列最前面也有一个人回过头看我，是个穿着红色官袍的老者，颔下垂着三绺长须，看着我的目光慈祥和蔼，难道这就是众人口中被妖魔化的左相木颜，此人权倾朝野，一手遮天，模样却生得温和清瘦，象现代电视上演的清官。

来不及想太多，只听太监在上高唱道："散朝。"

这么快，急忙跟着众官一起跪下山呼："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接着又议了几件事，散朝后，我快步赶往刑部，刚踏进大门，迎面一阵阿谀奉承之声，一应官差同僚皆笑着拱手道："张候爷。"

"不敢不敢，承让，承让。"我一一笑着作答，到了公房内，却见眼前书案上摆着堆积如山的公文，还有无数盖着封印的案卷，在墙角堆了一大堆，不禁有些讶异。正待出声询问，一个青衣的官员迎上来道："下官傅成松拜见张大人。"

我扫了他一眼，面容清秀，年纪不过二十出头，衣裳洁净，语气平和，看起来颇为干练，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指着那些公文和案卷道："这是怎么回事？"

傅成松从容答道："书案上堆的是各地官府送来的公文，急待处理，墙角堆的是今年呈上来的死刑案卷，必须在立秋之前复核完毕。送交皇上御批。"

我轻吁一口气，暗骂前任太过惫懒，居然留下这么大的尾巴要我善后。

傅成松静静地立在书案旁，将公文摆好，躬身道："大人请。"

我勉强笑了笑，接过他递过来的羊毫笔，笑道："好，你可以走了。"

傅成松迟疑片刻，转身离去，支走一应人等，我把地上的案卷摆到桌上，一本本翻看，好不容易寻着爹娘的，略看了一遍，将里面的疑点用红墨圈出来，写上发回重审的批复，依旧放在一旁，继续看其他案卷。若是只将爹娘的案子打回去，必然引起他人的疑心，只有再寻些有疑点的案子，一并打回，海山方不会疑我。

步出刑部官衙，已是黄昏时分，一个青衣的下人迎上来，将一份请柬递给我道："张候爷，相爷的请柬。"

我急忙接过帖子，示意身后下人递给他一锭碎银，打发他走了，方打开贴子观看。上面写着相府今晚夜宴，请张候爷过府一聚。低头思索片刻，急令下人就在邻近的金器铺随意购置了一份礼品，拿着向相府而去。

相府门外已停了无数车马轿子，站满了等待的下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认识的官员见了我，拱手笑道："张候爷到了。"我一一笑着回礼，随同人流进了相府大门。

五步一亭，十步一阁，这相府修的比王府还要富丽堂皇，木颜贪污的民脂民膏，恐怕无法以金钱来计算，若是有朝一日查抄相府，搜出来的珍宝怕是够朝廷几年的赋税吧。

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将礼品呈上去以后，同着一干文武朝臣来到宽敞明亮，足能容下几百人的豪华花厅中，正想寻个合适的位置，早有一人一把拉住我的袖子，笑着道："张年兄，和我坐一块吧。"暗哑

的声音，一听就令人生厌，不用回头，也知道是木寅，勉强按捺住心中的不快。我拱手笑道："不了，下官还是与刑部的同僚坐一块吧。"

话音未落，海山迎面走了过来，向我笑道："张大人。"

我和木寅一起拱手道："给王爷请安。"

海山瞥了木寅一眼，含笑道："木大人，怎得不见木小姐？"

"她正在后园中赏花。"木寅恭敬答道。

赏花？这么晚？我忍不住微笑。看来这位相府千金性子也是怪异得很啊。

正在暗暗思量，手上忽然一紧，未及思索，已经被海山拉着离开人群，一直走到最上面的酒席前，方才放开我，笑道："你即然不愿和木寅坐在一起，不如和本王坐一起吧。"

我一惊，方才的不快，原来都被他看在眼里，不好说什么，笑了笑，道："多谢王爷。"

酒是好酒，菜是好菜，还有赏心悦目的歌舞，木颜坐在上首的另一席上，与木寅坐在一起，不时透过人群，朝着我微笑，未免失礼，我也频频露出甜美的笑容。细看在座的官员，竟有将近百人，朝中六部来了一大半，中书省和两院也来了不少。这些想必都是海山的党羽吧，当然，也许还有一些摇摆不定之人，也一起来了。意外的看到傅成松，他也在内，旁边那个不苟言笑的白发老者，应该是他的爹。

我左手坐着海山，右手坐着益阳候许知远，他是玉真郡主的哥哥，许皇后的侄孙，现任骠骑将军之职。生得十分俊美，只是样子冷冰冰的，从开席到现在，快一个时辰了，统共只说了一句话。不，应该是哼了一声，似乎对酒不太满意。

宴席进行到一半，忽有一个丫环凑到海山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海山皱起眉头，似乎颇为不悦，丫环再三请之，还是起身去了。

对他的突然离去有些好奇，又觉着轻松，自己提起酒壶，斟了一杯酒，见许知远杯中空了，顺便给他满上，笑道："请。"

话音未落，一个声音传到耳边："张大人，相爷有请。"抬头一看，是个灰衣的下人。再看木颜席上，已经空无一人。

这相府，好象有些古怪啊，暗笑一声。我立起身，随着下人穿过花厅的侧门，进了书房。向座上的老者笑道："给相爷请安。"

木颜点了点头，伸手道：“张大人请坐。”

我称谢坐下，语气谦恭道：“相爷招下官前来，不知有何吩咐？”

木颜和蔼地笑了笑，轻声道：“张大人家中还有什么人？”

我面露伤感之态：“下官父母双亡，除了远方堂叔，已无别的亲人了。”

“哦，是这样。”木颜露出恍然之态，又道：“张大人可曾订亲？”

不会是要为我提亲吧，汗一个先。我脸上笑道：“还不曾。”

话音未落，木颜向后一招手，登时从帘后涌出来好几人，手中或抬或提，或端，一拥而上，将我围在其中，我额上登时渗出冷汗，正欲出声喝问，却见下人手中拿着的都是箱笼等物，看起来十分沉重，不禁大感讶异。木颜微笑道：“这是小女的妆奁。”说完摆手示意。

一个丫环立刻将一圈金带递给我，又伸手来摘我腰上的玉佩，我慌忙伸手护住，丫环犹豫片刻，突然一把抽走我腰间玉带，扑哧一笑，转身跑了，我无奈，急忙把金腰带束在腰上，玉佩依旧系回去。下人上前将箱笼摆在我面前，一一打开。

看那箱内，都是珠宝首饰，衣服簪环，家居用品之类，分明是嫁妆嘛。我沉默片刻，哑然失笑。

木颜在座上笑道：“小女今年十八岁，与状元公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圈金带是皇上所赐之物，今日就赠给状元公，状元公的玉带已交给小女，算作订亲信物。”

居然有这样订亲的，分明是倚仗强权，强行许婚嘛。我勉强抑住心中的苦笑，拱手道：“相爷错爱，下官愧不敢当，只是……。”话未说完，很快被木颜打断，老脸一板，冷冷道：“怎么，状元公想悔婚？”

婚都没有，何来悔字？看来他今日是打定主意要将女儿嫁给我了。我心中百转千回，脸上笑道：“即是相爷美意，下官断无不受之理，只是下官科举之前，曾在爹娘坟前发下重誓，若不能创下一番功绩，绝不成婚。请相爷见谅。”

“功绩之事好说，若孟大人是因此为难，本相可以助你。”木颜抚须大笑。

“相爷此言差矣，下官身为七尺男儿，怎能倚靠裙带之力，飞黄腾达，就算位极人臣，不过是他人的笑柄。相爷的好意，下官绝不敢接受。”我慷慨言道。

木颜和蔼地看了我一眼，笑道：“孟大人要靠自己之力建功立业，本无可厚非，只是小女已到了出阁之龄，婚事怎能再拖。”

“要下官违背誓言，却是万万不能。”我语气坚决道。见木颜脸色阴沉，沉吟不语，自知现在不是和他作对的时候，无奈，只得又道：“请相爷给下官两年之期，若两年之内，下官能达成心愿，一定践约成婚。”心愿二字，含糊其辞，等爹娘的案子一清，我可就要甩手离开了。

木颜静默良久，终于启口道：“两年太久，老夫已择好黄道吉日，就在下月初三，孟大人以为如何？”

“相爷，太过匆促，更何况下官如今并不想娶妻。”我继续措辞推拒。

木颜把脸一沉，怒声道：“这么说，孟大人是执意要为难本相了？”

明明是他为难我，我又何曾为难过他了。好一个倚仗强权，蛮不讲理的左丞相。

无法再推辞，只有几天的时间，怎么办啊。心里如喝了苦酒一般，全是满满的无奈和苦涩，轻叹一声，我拱手道：“下官并无此意，但凭相爷吩咐。”

木颜立时放缓了语气，微笑道：“怎么，还唤老夫为相爷吗？”

我勉强笑了笑，弯腰拜道：“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

木颜心中大喜，抚须微笑不已。

皱着眉从书房出来，刚步到前厅门口，眼角忽瞥到一个人影，抬头一看，是许知远，苍白的脸色，深沉的眸光，匆匆的身影，从远处回廊上掠过，神神秘秘的，他要去哪？我迟疑片刻，蜇过身子，悄悄跟上他，远远地跟在后面，一直跟着他出了回廊，进了一道半月形的拱门。满园的大丽菊，长得枝繁叶茂，显然园丁侍奉得极好，有几枝甚至已经打上了花骨朵，只是还未全开。远远的，飘来一股淡雅的香

气。还有细细的流水声，水声中夹着轻轻的琴声。叮咚作响，轻柔悦耳。

我心中疑惑，扭头再看，许知远已经踪影全无，欲待寻路回去，展眼一望，却发现自己迷路了。索性顺着琴声走去，到了假山前，正要转过去，一只手一把拉住我，拽着我隐身花丛之后。我扭头一看，却是许知远那张冰冷的脸，不禁大感讶异，正想说话，被他抬手止住。这时，有说话声随着琴声传入耳中。我略一沉吟，学着许知远的样子，伏下身子，探头向外一看，只见海山端坐在水池边，手执酒杯，一边赏菊，一边听琴，看起来悠然自得。

他的对面放着一面古琴，一个十七八岁的俏丽女子坐在琴榻前，纤细的手指在弦上轻扫了一阵，停下来，一双眼带着哀怨，凝凝地望着他。

海山面带笑意，轻声道："秀珠，你叫本王来，就是为了听这支曲子吗？"

似乎被他的话惊醒了，女子叹息着抬起头，轻声问道："王爷，秀珠这支凤求凰弹得如何？"

"不错。"微笑着吐出两个字，海山立起身，走到大丽菊花丛中，停下脚步，低头看了看，语气轻柔道："就快开了，这都是你种的么？"

"是啊。"女子面露喜色："听说王爷平生最爱的就是大丽菊，我在园中种满了，日日盼着它开。"

"秀珠，你可知本王为何喜欢这种花？"海山转过身，温婉的眼神，忽掠过一抹利芒。

女子浑然不觉，依旧含着笑，殷殷地望着他道："秀珠不知，还请王爷解惑。"

海山不置可否地笑笑，望着眼前这妙龄的女子，早已知道她对自己的情意，但他却不能接受。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是因为她是木颜的女儿。木颜在朝中已经一人独大，不复是十年前被苏科一党压制排挤的小小三品官，只能慎而用之，还需小心提防，否则，后果难以预料。此时此刻，他若娶他的女儿进门，岂不反被他所制。

轻轻折下一枝花骨朵，缓缓开口，淡淡道：“是因为它品性高洁，不惹俗务，不沾尘埃，隐身山野之中，风雨为食，香而不媚，美而不娇，恍若仙子。木小姐将它移入高门大院之内，浇以花肥，饲以净水，剪枝摘叶，曲意侍奉，这些花早已失了天然之气，多了世俗之味，不是本王所爱之花了。”随着语气的加重，花朵已经被他揉碎，又信手掷入水池之中。

看着那些随水波飘荡的碎片，感觉就象琴榻前女子被撕碎的心。情之一字，是最强求不得的，痴情却遇着无情，被伤害，也在情理之中。抬起头望了望立在水池边，一身华服，满脸清冷，气势逼人的王爷，又望了望模样俏丽，脸色苍白的妙龄女子。我不禁摇头不已，许知远绷紧了脸，冰冷的眸子里忽闪过一抹痛苦。

月下抚琴

女子沉默片刻，忽然掩面痛哭起来，声音哽咽道：“我不信，你难道从来就没有一点点喜欢我？”轻柔而悲伤的语调，绝望中透着一丝哀怨。

“建功立业，方是男人一生至爱，儿女情长，不过点缀。”冷眼看着女人悲痛欲绝的表情，海山轻拂衣袖，笑容淡然从容：“今日木相爷就要将你许给少年才俊张候爷，你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哭呢？”已经三年了，她没有说，他也就故作不知，今日她即然说出来了，索性做个了断。

什么儿女情长，应该说女人是他的点缀才对吧。我冷哼，旋即暗暗欣喜。原来她就是木小姐。她即不愿意，自己也不愿意，这门婚事，比原先想象地要好应付得多。

“那个张好古，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嫁给他？”也许知道眼泪并不能打动眼前这男人的心，女子止住哭泣，秀丽的脸庞上露出凄容，楚楚动人，我见犹怜。

海山却似毫无所觉，薄唇上勾，露出一个魅惑的笑，语气依然轻柔无比：“张大人品貌双全，是难得的佳婿，木小姐，本王应该恭喜你啊。”说到这里，目视眼前柔情溢溢的温婉女子，声音忽然冷了几分：“荣华富贵，高官厚禄。当初承诺相爷的，本王都做到了。好好珍惜你眼前拥有的。人，不可太贪心。”说完带着些告诫的话，海山转身欲走。

女子忽然扑身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衣袖，哭泣着道：“从十五岁那一年，第一次见你，我就忘不了，我等了你整整三年，为何还打动不了你的心？”

听着她的哭诉，我心下忽然一动，木颜急着将女儿许嫁，而且不嫁给京城官家子弟，却嫁给她这个无根无基，无父无母的外乡人。难道就是因为海山吗？只是海山为何不愿娶她呢？与相府联姻，对他似乎并无坏处啊。心中一转念，忽然恍悟，他与木颜，不过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内心里还是互相防备的吧。木颜在朝中的势力已经很大，海山不娶他的女儿，定是因为忌惮他的权势。而木颜急着要将女儿出嫁，也只是为了向他表白自己的忠心，减轻他的猜忌。只可怜无辜的女子，一番真情，却做了政治的牺牲品。

她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动人，我见犹怜。海山却浑若未觉，幽深的眼眸没有一丝波澜。冷冷地推开她的纠缠，抬起衣袖，轻轻拭去上面的折痕，淡淡道：“木小姐，不要忘了你的身份。”

“我的身份？我有什么身份，我还不如王府的姬妾，她们还能和你朝夕相处，分到你一丝半点的爱意。”女子哭泣着言道，脸上布满泪痕。

“木小姐，你是相府千金，何等尊贵，怎能与本王的姬妾相提并论？”海山唇角上扬，笑容透着嘲讽。

女子呆立片刻，忽然小声说了几句话，离得太远，听不太清，我直起腰，想探出去一些，不小心碰松了假山上的石块，哗啦一声滚了下来。

海山怒声道：“什么人？”

一旁的许知远本就脸色惨白，这回更加白的如纸一般，我心念电转，伸手一拉许知远，从假山后施施然走了出来，边走边说道：“知远兄，这园中的菊花真是美不胜收啊。”说完象是忽然发现了他们，惊道：“原来王爷也在这，这么巧。这位姑娘是？”

海山一怔，脸上的怒意很快消失了，换上似笑非笑的表情，淡淡道：“这园中的菊花确实很美，都是出自木小姐之手。”

我紧走几步，假装没看到女子脸上的泪痕，轻笑着道：“你就是木小姐，方才蒙相爷不弃，在下已与木小姐订下婚约，如今你我便是未

婚夫妻了，只不知木小姐平素最爱什么，我明日便叫人买了来。”

女子哼了一声，有些怨怒的目光在我脸上停顿了一下，很快移开。

许知远一直板着脸不说话，海山的目光从他脸上一掠而过，淡淡道：“许候爷也是来赏菊花的吗？”

“正是。”许知远答道：“告辞。”转身快步离去。

真够简短的，四个字就跑了。我忍不住暗笑一声，道：“下官还有些事，不敢打扰，先行告辞了。”毕竟，躲在人后偷听，非君子所为，虽然海山看起来并不生气。这位木小姐，对自己却是恨极啊。

转身欲走，被王爷一把拉住：“张大人，怎么刚来就走呢？”

他为何不拉许知远，却拉自己留下，这样的场景，多尴尬。我无奈，拱手道：“王爷还有什么吩咐？”

海山淡淡一笑，依旧到椅上坐下，徐徐道：“听说张大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今日适逢订婚之喜，又有古琴在此，何不弹奏一曲？”订婚两字特意加重语气，女子的脸色越显苍白。

“那下官就献丑了。”我转身到琴榻前坐下，女子立刻离开我，转到花池边，象是在看水里的鱼儿。

知道她一心盼着自己速速离开，其实自己也非常非常地想走。不过这一曲不弹完，海山定是不会让我走的。

低下头，轻拨琴弦，一抹若有若无的音律，似幻似梦，如浅浅的水波，从指下荡漾开来。海山和女子都不禁转过头，凝神静听。

琴声忽转急骤，如震耳的马蹄声，驶到高处，忽然铮的一声止了，又从低处慢慢盘旋而上，最后化作一片金戈激昂之声，叫好声还未出口，琴声忽转婉约，动人的旋律，忽急忽慢，忽轻忽重，拿捏有致，如山间清泉，自峰巅处突然坠落，溅出无数珍珠般的水花，人的心绪也不觉随着这曲调忽高忽低，忽忧忽喜，渐渐沉迷，难以自拔。

这时，我忽然轻启唇，伴着琴声缓缓唱道：

笑谈封侯事不难，英雄仍作布衣看。纷纷眼前皆商贾，贫富原在咫尺间。琉璃世界幻虹天，人生何来事事全。有口皆碑无愧谁，难得身站名利前。不为酒醒花前

坐，但愿酒醉树下眠。心中自有凌云志，冷看五陵豪杰墓。

一曲终了，余音绕梁不绝，我立起身，拱手笑道："在下琴艺粗浅，让两位见笑了。"

海山轻轻击掌，朗声道："好，好一句笑谈封候事不难。张大人年方十六，就已封候，他日前程不可限量。"还未说出的话是，又纳得相府千金，有女家助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指日可待。

我急忙拱手道："王爷言重了，下官愧不敢当。"

木秀珠从水池旁缓缓转过身，姗姗走到我身边，含笑一礼道："张大人弹得好琴，远在秀珠之上。"

"不敢，承让。"急忙随口谦让了两句。正想告辞。女子却抢先说道："秀珠还有事，不能奉陪，告辞。"说完抬头看王爷，见他微笑不语，轻叹一声，径直穿过花丛走了。

望着她的背影，心中忽泛起一抹怜惜，爱得如此之深，为何却得不到回报，身边这男人果然是铁石心肠啊。

“张大人。”海山在身后唤道。我扭过头，望到他唇角噙着的笑，知他心情甚好，并未因我在假山后偷听气恼，心中暗松一口气，旋即也笑着道：“王爷有何吩咐？”

海山慢慢走近我，语气温柔无比：“张大人的琴艺高人一等，书画也在众人之上，不知拜何人为师，学得如此技艺？”

察觉他的靠近，我不自觉的，又往后退了几步，镇定心神，坦然道：“不瞒王爷，下官家境贫寒，自父母亡故后，三餐以粥裹腹，连学堂亦未进过，所学皆出自一位世外高人。”

“哦，有这等事，这位高人现在何处，本王也想去拜访他。”海山笑意淡然。

在一千年以后。我轻叹道：“这位高人在下官赴京赶考前，就已飘然而去，不知所踪。”

“可惜，竟是无缘一会。”海山透出惋惜之意。

见男人沉默下来，我急忙告辞：“下官不敢打扰王爷，先行一步。”

海山微微点头，我如蒙大赦一般，三步并做两步，飞也似地穿过后园的花从，走了。

洞房之夜

坐在轿子里，想到几日后的婚事，心中终究有些烦恼，虽然已知木小姐和自己一样，并不中意这门亲事，却不知她会如何作为，也不知自己能否逃过新婚之夜的尴尬。

这时，轿子忽然停了下来，正想出声询问，下人忽然压低声音唤道：“大人，明月戏楼到了。”

“戏楼？”我一惊，旋即释然，大哥定是得知我要娶相府千金为妻的事了，说起来，我也有很多话要对大哥说。想不到的是，我身边的下人亦是大哥的手下。

踏着满园的丝竹之声，穿过等着看戏的人群，下人引着我上了楼上雅间，轻轻推开门，立在门外守候。

门在身后无声地合上，一个熟悉的声音唤道：“三弟。”

我霍地抬起头，望到少华亲切的笑容，心里的无奈和酸涩再也止不住，一头扑到他怀里，哽咽道：“二哥。”

“三弟，怎么了？”少华伸手揽住我的肩，语气透着惊讶和关切。咳咳，是大哥在咳嗽。我脸上顿时红了半边，慌忙推开少华，向从戏栏前转过身，含笑望着我的铁桢施礼道：“大哥。”

铁桢笑了笑，眸中掠过一抹复杂的表情，伸手道：“都坐。”

“谢大哥。”我们两人一起坐下。

铁桢亲自提起茶壶，各倒了一杯，问道：“三弟，听说你要成亲了。”

少华急道：“是啊，三弟，你当真要娶木小姐为妻吗？”

我沉默片刻，迎着他们笑了起来，笑容苦涩：“是啊，大哥，婚期就定在几日后。这门亲事，小弟其实并不愿啊。”

铁桢眸光一亮，柔声道：“为什么？”

“木颜横行朝堂十年，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只知贪吝钱财，荼毒百姓，祸害人间，要我做他的女婿，真比杀了我还要痛苦。”我咬牙愤愤道。

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让人不由不信，少华拍桌怒道：“说得对，此种恶人，人人得而诛之。”

铁桢招手示意他坐下，沉默片刻，忽然叹了口气，轻声道：“是他迫你的吗？”

我笑了笑，笑容里掺杂了些许无奈：“大哥，还是你明白小弟啊。”说完将在相府逼婚一事，备细说了一遍。

铁桢听完，不禁皱起眉头：“三弟，这哪是许婚，分明是抢亲嘛。你若是不愿，大哥可以设法为你谋一个外放的职位，送你离开京城，如今关西大旱，正需要一个二品巡抚使，前去安抚百姓，以你之才，足可胜任此职。”

我迟疑片刻，轻声叹道：“大哥，此事万万不可，上次太子殿下举荐我为刑部尚书，已让海山生出疑心，若再举荐一次，后果难料啊。大哥别担心，小弟自有办法，大不了娶了她便是，木颜虽贪吝奸诈，他的女儿却是兰质慧心之人，未必知晓此事，娶来为妻，也无甚大

碍。”嘴上虽如此说，心里却是忐忑之极啊。爹娘的案卷已经由快马送往江宁县，结果如何，很难预料。

铁桢疑惑地看了看我，轻声道：“三弟当真如此想的吗？”我苦笑点头。

少华伸手握住我的手：“三弟，大不了把官辞了，这相府千金却是娶不得啊。”

铁桢则道：“三弟莫非是担心叔叔一家的冤案？”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我实话实说。

铁桢立起身，在房中踱了一阵，脸上露出坚决的表情：“三弟放心，这桩案子，大哥无论如何，都要帮你。若是江宁县不肯翻案，大哥就命人赶往江宁，设法将你叔叔一家救出，暂避一时。”

我心中大为感动，一揖到底：“大哥深恩，小弟粉身碎骨，无以为报。”

铁桢急忙扶住我：“为朋友两肋插刀，本是情理之事，你又何须谢我。相府这亲事，你若实在不愿，不如辞了吧。”

少华也道：“哥哥听闻这位相府千金生得十分美貌，性情也颇贤淑。只可惜出自相府。并未三弟良配。”

我沉默片刻，还是摇了摇头，这门亲事，我已想好办法应付。无论如何，都要待到爹娘安然无恙，方能放心离去，更何况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大哥待我如此，我受之有愧啊，轻叹一声，我拱手道：“小弟今日想问两位哥哥一句话。”语气十分郑重。

铁桢和少华对视一眼，微笑着答道：“你问吧。”

“两位哥哥，你们信不信我？”这是最关键的，若是娶了木秀珠为妻，在外人眼中，我就真得由身体而至灵魂，都归于海山一党了。

铁桢沉默片刻，露出笑容：“我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信你。”

少华看了他一眼，很快答道：“我也信你。”

“大哥，二哥。”有感于他们语气中的坚执，我眼中涌出泪花。不管将来如何，有他们这句话，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不是吗？

***

因为状元公家中并无长辈，按相爷的意思，婚礼在女家举行，新房亦设在女家。伴着震耳的鞭炮声，我拉着红绸那头的新娘，慢慢步入前厅。

厅中早已聚满了前来道贺的宾客，全是朝中各部官员，连九王海山都亲自驾临，送来的贺礼堆成了山，皇上皇后，还有皇太子也送来了贺礼，恩宠之浓，令人眼羡，足见木相爷在朝中根基牢固，权势熏天。看着眼前这一片浮华，我心中却觉可笑。所谓树倒猢弥散，如今木颜得势，这些官员自然前来拍马逢迎，若有朝一日，木颜失势，只怕这些官员都要视他为瘟疫，避之不及吧。

心下虽如此想，脸上却溢满了笑，人生如梦，亦如戏，人人皆是戏中角色，或喜或悲，或笑或怒，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呢？随着司仪的高喊，拜了三拜，将新娘送入洞房后，我依旧回到前厅，还未立稳，早有官员提着酒壶迎上来，向我笑道："来来来，新郎倌，干了这杯酒。"

我自知推不过，一笑饮干，开了个头，后面的再也挡不住，只得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我的酒量本来不大，这样连喝数杯，已有些熏熏然。这时，又有一个官员笑道："张候爷，短短数日，先是金榜题名，今日又抱得娇妻在怀，真是双喜临门啊，这杯酒，我敬你。"听他声音熟悉，却已分不清面目，心中暗道要糟，再这样喝下去，自己怕是顶不住了，急忙摆手道："对不住，兄台，我已经不能喝了。"话说出口，舌头已有些转不过来。

对方有些不悦，朗声道："状元公，这就是你的不是，方才周大人，陈大人的酒，你都喝了，今日我刘某人的酒，你却不肯喝，未免太不给我面子了吧。"我这时才听出，原来是兵部尚书刘守义。此人性子直快，粗旷不羁，又极要面子，自己不喝他敬的酒，确实不妥，只得苦笑一声，正欲接酒杯，早有人抢先接了过去，含着笑，温润的声音道："刘大人，这杯酒，本王代他喝了，如何？"

刘守义的声音顿时小了几分，呵呵笑道："即是王爷代酒，那可是给了下官天大的面子，下官那有不愿之理。"

"是吗？那本王可就喝了。"温和的声音里透出些许笑意。

我醉意朦胧地睁开眼，向着声音的方向拱了拱手，笑道："多谢这位兄台。"

“看来新郎倌是真得醉了，来人，把他扶到新房去。”蒙蒙的雾气中，那个微笑着的男人轻轻挥了挥手。立刻有两个丫环上前扶住我，将我一直扶出了前厅，到了回廊上，一股冷风吹来，酒渐渐醒了几分。路边是微弱的虫鸣，不知不觉，已快入秋了么。

回廊的尽头，就是新房，贴着大红喜字的房门紧紧地闭着，我挥手摒退下人，缓缓踱过去，轻轻推门，门从里面拴上了，不禁笑出声。这位木小姐，看样子比我还要烦恼得多啊。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又怎么开心得起来。只是那个她爱的男人，也许根本不值得她爱。

又伸手在门上敲了两下，无人应答，只得提高声音唤道：“夫人，是我。快把门打开。”话音刚落，门呀地一声开了，出来一个梳着双髻，面容清秀的小丫环，向我拜道：“姑爷。”

我笑了笑，作势要进去，丫环伸手拦住门：“姑爷，我家小姐有话，有一道题，若姑爷答得出，这洞房的门就是开的，若姑爷答不出，就怪不得小姐了，这西院中有一处客房，姑爷就先在那儿安歇吧。”

想不到这位木秀珠小姐这么知情知意，知道我想上楼，已经给我预备好梯子，真是天助我也。我一愣，旋即大喜道：“好啊，一言为定。”说完自知失言，急忙笑着补充道：“我可是堂堂状元公，还有什么题能难得住我。”

丫环看了我一眼，咯咯笑道：“姑爷听好了，双手推开窗前月。请问下句？”

我默想良久，笑道：“一时答不出，容我好好想一想。”

丫环道：“那么，对不住，姑爷请回吧。”转身欲走，我急忙伸手拉住她：“这客房在哪里，还请姐姐指引，而且外面这么凉，就算不让我进洞房，这锦被花席总要给一床吧，最好再来一壶热茶，我也好坐下来慢慢想啊。”

丫环掩嘴笑道：“你等着。”很快进去，带着另一个丫环出来，一个抱着被褥，一个提着茶壶，在前引路，一直走到回廊尽头的客房前，轻轻推开门，将被褥和茶壶一并塞到我手里，笑道：“姑爷请。”不待我言谢，飞也似地走了。走出老远，还能听到她们俏皮的笑声。

我不禁摇头笑道：“这两个丫头，看我以后怎么治你。”大步进房，将被褥铺在席上，见窗外月光极好，索性提着茶壶信步走出去，倚在长廊上，一边喝茶，一边看院中夜色，此时西院空无一人，只有淡淡的月光，洒下银色的清辉。原来木颜只有一女一子，长子木寅已经娶了妻室，住在东院，次女木秀珠住在西院，老爷夫人则住在正堂。

夜已经深了，想起方才的题，忍不住笑了笑，轻轻走下石阶，拾起一枚小小的石子，掷入荷花池中，咚的一声轻响。望着徐徐漾开的涟漪，轻声吟道：“一石击破水中天。”

身后忽传来一声轻笑，似有若无，飘渺不定。我吓了一大跳，一时竟不敢回头，好一会方大着胆子问道：“谁？”

笑声止了，一个黑影从屋顶上飘下来，月光洒在他脸上，眉如弯月，目如点漆，涨得通红的脸，显示他也喝了很多酒。

我轻呼一声道：“许知远。”

许知远轻轻笑了一声，一只手执着酒壶递到我面前：“来，陪我喝酒。”说话间一股浓浓的酒气袭来。

“深更半夜的，将军待在相府，莫非也想学鸡鸣狗盗之徒？”知道是他，我胆气渐壮，只是因为被他吓了一跳，心里气不过，一把推开眼前的酒壶，出言讥讽。

许知远并不答话，四处望了望，忽然一伸手抓住我的腰带，不待我惊呼出声，提着我一径上了屋顶，在屋脊上坐下，笑道：“这好，没人打扰。”

我不满地站起身，将腰带摆摆正，冷冷道：“我要睡了，快送我下去。”

许知远斜了我一眼，忽然笑道：“新郎倌明明答出来了，为何不说呢？”这个冷冰冰的男人，笑起来倒十分明朗，恍如春风吹过，冰雪融化一般。不过，我现在可没心情欣赏帅哥。手指点着他，愤愤道：“偷听，偷看，亏你还是个将军。”

许知远收敛笑容，轻轻哼了一声道：“彼此彼此。”

我恨声道：“那次偷听，是你逼的，别赖在我身上。”

许知远并不答话，提起酒壶，狠狠灌了一口道：“不进洞房，是因为惧怕王爷吗？”语气中分明透着忧伤和颓废。难道……

我眼珠一转，忽露出痛苦状：“非也，非也，其实在下和木小姐一样，早已心有所属了。”说到这里，有意顿住，目视南方，摇头轻叹：“她如今一定在等我，我答应过她，金榜题名之日，就是娶她进门之时，如今誓言都化作烟云散，有情人却成不了眷属。悲哉，痛哉。”

许知远猛地抬起头，紧紧地盯着我，脸上表情变幻了好一阵，忽然冷笑道：“即如此，为何要答应这门亲事？”

“许将军以为，我能拒绝得了吗？张好古不过一介草民出身，在京城无根无基，飘若浮萍，更何况，我曾在爹娘坟前许下誓言，将来定要出人头地，以告慰他们在天之灵。若违背誓言，必遭天打雷劈。可是如今……”略一顿，接着道：“这位木小姐心中亦没有在下。却不得不强自凑合啊。”

许知远沉默片刻，忽然叹息一声，冷冷道：“是吗？”

“你不信，那就算了。”我抢过他手中酒壶，给自己灌了一口，险些呛到，慌忙抚了抚胸口，将壶递还给他，口中喃喃道：“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许知远目视我良久，不禁面露感慨之色，将手中酒壶提起来，轻声道：“想不到，张候爷和在下……。”说到这里，猛地顿住，轻叹一声，又灌了一口。

果真如此。这情字，还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啊。其实说心里话，这位许将军和木小姐倒象天生的一对。奈何天意弄人。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忽想到少华，他不是那个喜欢她的浩宇，他的心里，也许从来就没有过她吧。

两人都沉默下来，各自想着心事。酒壶在手中传来传去，很快空了，酒喝了很多，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原来真想醉的时候，反倒醉不了，只会让你更清醒。

许知远将最后一滴酒倒入口中，轻轻摇一摇，忽然笑道：“新郎倌，你把心事告诉我，不怕我说出去吗？”

“许将军会是这种人吗？若是这种人，张某也不会和你一起坐在屋脊上饮酒了。”我哈哈一笑，相信自己的眼光，眼前这个冷男人，并不

象他的外表那样冷漠，应该是个重情重义之人才对。

许知远定定地看了我一阵，也忍不住哈哈一笑，缓缓立起身，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把我从屋檐上跌跌撞撞地弄了下来，摇摇晃晃地拱手道："告辞。"

"不送。"我微笑着，待男人身影走远，缓缓整好衣服，甩甩昏沉沉的头，迈着踉跄的步子，一步步踱到洞房前，远处传来四声更鼓，时候差不多了。门内还亮着烛光，看来这位木小姐辗转难眠啊，微微一笑，开始重重地敲门，门很快开了，丫环探出圆圆的脸，向我笑道："姑爷莫非想出来了？"

"是啊，小姐睡了么？"我的目光掠过丫环，向里张望，远远地看不太清，只能隐约瞧到卧房的一角，大红的轻纱坠地，还有燃烧的喜烛。

丫环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姑爷好急的性子，小姐刚睡下，你不如把答案告诉我吧。"

我一笑，收回目光，伸手扶住门框，支撑住摇摇晃晃的身子，轻声吟道："一石击破水中天，如何？"

丫环愣了一下，喜道："答得好。姑爷不愧是当朝状元公。"

见她一脸崇拜地看向自己，不禁动了玩心，伸手握住她的双手，柔声道："还未请教姐姐芳名呢？"

丫环登时红了脸，却不挣脱，含羞道："奴婢小红，姑爷快请进来吧。"

"那就多谢姐姐了。"我莞尔一笑，轻轻松开她。以手指在唇上嘘了一声，示意她不要出声，步子踉跄地进了卧房。抬头看床，床上铺着大红的喜被，木秀珠穿着一身喜服，合衣躺在喜床内侧，双眼紧闭，胸脯却起伏不定。知她装睡。我暗笑，佯作不知。轻轻摆手命小红退下。摇晃着转到床头，吹熄了烛光。行到床前，假意推她："秀珠，秀珠。"木秀珠闭目不答。

我也不脱衣服，合衣躺在她身旁，闭上眼，很快发出轻微均匀的呼吸声，象是睡着了，过了好一阵，感觉身边的女人动了一下，急忙伸手握住她的手，见她挣扎，越发握紧了些，口中喃喃道："英儿，英

儿，不要离开我。不要……”悄悄把眼睛眯开一条缝，虽在黑暗中，依然仍感觉到木秀珠明亮的双眼，吃惊地盯着我看。

肚里好笑，勉强忍住，继续喃喃吟道：“英儿，英儿……”声音渐渐低下去，最后终于消失。模糊中，觉着女人悄悄挣脱我的手，翻身起来，寻了锦被盖在我身上，立在床头，静静地望着我，空中传来她若有若无的叹息声。多情总被无情恼，自古多情空余恨。在感情上，我与这女子又有什么分别呢?

窗外的夜色中，一个人慢慢转过身，纵身跃上房顶，银色的月光照着他，清俊的容颜，微蹙的眉，一身青衫，腰间的宝剑被黑色的剑袋裹着，只露出剑柄，闪着冷冷的光芒。

所谓伊人

夜色下的九王府依然灯火通明。

海山立在书房里，望着窗外，眉头轻蹙，若有所思。

阿桑在后言道：“回王爷，属下已经查清，张好古确是祖籍洪都，十岁时父母双亡，与婆婆相依为命，自小聪颖，习得满腹诗书，在当地颇有才名。洪都乡试中被取为头名解元。”

海山微微点头，又道：“这次刑部发回重审的几桩案子，你都查清了吗？”

阿桑自怀中掏出一本册子，递到海山手中。男人接过去，仔细翻看，阿桑道：“王爷，这些案子都确有疑点，或证据不足，或证物不实，张大人将它们驳回重审，符合刑部历年的规矩。”

男人忽翻到一页，停下来道：“孟仕元？”

“江宁县孟仕元的谋反案也在驳回之列，张大人在案卷上批的红批是证据不足，驳回重审。”阿桑恭敬答道。

海山放下册子，鹰目一扬，冷冷道：“传我的令，命江宁县尹维持原判。”

阿桑面露难色，却又不敢违拗，只得道：“属下遵命。”

天蒙蒙亮，我从睡梦中醒来，坐起身，见木秀珠趴在妆台上睡着了，不禁笑着摇了摇头，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抱起她，放在床上，又为她盖好锦被，这才转到床后，换好官服，合上门出去。吩咐丫环不得惊动。

回廊上遇到木寅，笑着见礼毕，和他并肩出府，一起乘官轿去上早朝，望着帘外冷清的大街，心中忽然浮起许多感慨，没想到这个我最看不惯的男人，居然和我做了亲戚，人生之事，真是难以预料啊。

朝中官员，见了我都是阿谀之态，也难怪，我现在是木颜的女婿，海山的门生，将来前程不可限量，人都会趋利避害，谁肯落后呢？当然，也有几个刚直不阿者，见我走过，露出不屑之色。我也不理他们，只顾和海山、木相等人见礼，即然要摆出沉沦的样子，就沉沦的彻底一点吧。

皇太孙府。

铁桢立在书房之中，手执羊毫笔，饱蘸墨水，在雪白的宣纸上画下第一笔，默然片刻，又画下第二笔，越画越快，笔走龙蛇，行云流水而下，最后换一枝笔，轻轻蘸上红墨，在唇上一点，退后几步，仔细看画中人，心中忽一惊，这不是浩宇吗？自己画的竟然是他。这一刻，竟不敢问自己的内心。

“殿下，江宁县来了消息。”阿罕从门外走进来禀道。

“念。”铁桢抬手示意。

“皇太孙殿下金安，经查，孟仕元并无兄弟侄儿，仅有正室所生长女孟丽君，新婚之夜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铁桢惊道：“竟有这等事。那日出嫁的难道不是孟丽君吗？”见阿罕停下来，挥手道：“接着念。”

阿罕接下去念道：“妾室所生次女孟映雪，嫁与刘靖之子刘文希为妻，第二日举家离开江宁，去向不明……”

听他念完，铁桢背着手，在房中来回踱了好几圈，脸上表情忽明忽暗，变幻了好一阵，终于开口道：“这些消息是否属实？”

“殿下，千真万确，绝无虚假。”阿罕答道。

铁桢面露异色，低语道：“他为何要骗我？”

另一个下人过来禀道：“殿下，已找到林龙之女林如芳的下落。”

“她现在在哪？”铁桢开口问道。

“回殿下，林如芳一个多月前抵达京城，先到未婚夫傅成松父亲家中暂住，林家出事之后，傅父害怕受牵连，立刻将她赶了出去。林如芳迫于生计，流落到京城一家舞坊，做了舞伎。”

铁桢轻叹一声道："想不到林姑娘身为官家子女，竟落到如此地步。林龙定是料到自己时日无多，所以才命她到京城投奔未婚夫，没想到傅侍郎根本不念姻亲之情，此所谓墙倒众人推。只是不知道林龙做下的勾当，她知道多少？"

阿罕道："殿下的意思，要找这位林姑娘问话？"

铁桢皱眉思索一阵，道："海山是否也在查找这位林姑娘的下落？若是如此，我们倒不好插手。"

"铁哥哥，你在说哪位林姑娘啊？"一个娇怯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抬头看门外，面颊绯红的少女飞跑着冲了进来。

阿罕等人立刻识趣地退了出去。铁桢面露苦笑，还未答话，少女已经冲到桌前，瞥到那幅画，顿时呆住，好一会方回过神来，伸手要去拿。

铁桢脸色一变，抢先拿起画，不悦道："你怎么来了？"

"铁哥哥，我来看你还不行吗？"玉真一脸的娇嗔。

铁桢不语，轻轻将画卷好，珍重地放在画筒中。

玉真讶道："他是谁？"

"哥哥在江南认识的一个朋友。"铁桢答道，心里急盼着她离去。

"真的吗？怪不得你不让我跟你去江南。"玉真掩嘴一笑。

铁桢看她一眼，无语。

玉真摇着他的衣袖道："铁哥哥，陪我去佑民寺好不好，听说那里的签最灵了。"

铁桢皱起眉头，敷衍道："下次，下次我陪你去。"

"哥哥又说下次，每次都是下次。"玉真嘟起小嘴，见他不语，只得又道："好，不去就不去，那你教我画画儿好不好？"听那口气，竟是打算留下来。

铁桢无奈，只得苦笑道："好吧，我陪你去。"

玉真大喜道："真的，太好了。"反手紧握住铁桢的手，拉着他，雀跃着出了房门，一径跑了出去。

轿子穿过繁华的大街，在庄严肃穆的佑民寺前停了下来，铁桢跃身下马，回头一看，轿子里的玉真早已迫不及待地跑了出来，一双凤

目转来转去，不停地张望，不禁笑道：“玉真，别看了，你不是来求签的吗？哥哥还有事要办，不能总陪着你。”

玉真顿时回过神来，慌忙答道：“好啊，我们进去吧。”上前来拉铁桢的手，铁桢不动声色地避开，紧走几步，进了大殿。

身后的侍女急忙到前面取了几枝香来，燃着了，分别递给两人，铁桢随手接了香，到佛像前拜了三拜，插在佛像脚下。玉真拿着香，跪在蒲团上。默祷了好一阵，方才起身，将香插好。扭头向身旁的铁桢道：“铁哥哥，你知道我方才许了个什么愿吗？”

铁桢一笑：“不会是姻缘吧。”

玉真讶然道：“铁哥哥，你怎么知道？”

“我随口猜的。”铁桢蹙了蹙眉，不想再说话，迈步离开她，走到大殿一侧，抬起头，打量殿中立着的几尊佛像。

玉真取了签筒，求了一支签，递到和尚手中，和尚将签文拿给她，玉真打开一看，却是一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有些不解，问和尚，和尚答道：“女施主求的这支是中签，若是姻缘，历尽波折后，终能水到渠成。”

玉真只在意最后那句水到渠成，却把前面的波折之语轻轻略过，心中喜不自胜，扭头示意侍女向积善箱中投下几大锭银子，转身去寻铁桢，寻了半日，到一处偏殿中方寻着他，正怔怔地站在那里，看殿中立着的塑像，玉真有些讶异，抬头看去，却是一座神女像，姿容秀美，仪态万方，如空谷幽兰，不食人间烟火。她脸上的笑容，云淡风清，洒脱飘逸，竟似似曾相识。

玉真不禁愣愣地看了好一阵，方才回过神来，向铁桢道：“铁哥哥，你看我求的签，大师说是中签，若是姻缘，最后终能水到渠成。”说到姻缘两字，终究有些害羞，脸上微微一红。

铁桢把目光从塑像脸上移开，接过她手中的签文，随意看了一眼，忽然扑地笑出声来。

玉真含羞道：“铁哥哥，你笑什么？”

铁桢忍住笑，一板正经道：“确是一枝好签，看来妹妹的姻缘就应在这上面了。”

玉真听不出他话里藏话，红着脸道：“哥哥，你也求一支吧，说不定是上上签呢。”

铁桢笑着摇了摇头：“不用了，这本是你们女儿家的事，我一个大男人求什么签？”

“铁哥哥，去嘛。”玉真执拗地抓住他的衣袖，硬拉着他出了偏殿，来到大殿上，又把签筒塞到他手里，铁桢无奈，随手抽了一支，玉真接过签，飞跑着过去，和尚照着签号，取了签文给她，玉真不及看，先送到铁桢手中，铁桢漫不经心地打开，扫了一眼，神情忽一震，签文是一首古诗，诗中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玉真在旁道：“铁哥哥，我去帮你问问，看是不是上上签。”转身就走，铁桢伸手欲拉她，没有拉住，不禁轻叹着摇了摇头，喃喃吟道：“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及啊。”

和尚接过玉真手中的签文，淡淡道：“施主这张是下下签，若求得是姻缘，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及。”见玉真一脸的失望，很快又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施主不必太过忧心。”

玉真转忧为喜，又回身来寻铁桢，走得太急，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对方立在原地纹丝不动，她却哎哟一声向后倒去，眼看落地，被对方伸手扶住，冷冷道：“姑娘，下次走路小心些。”

玉真一把推开他，退后几步，打量眼前这人，一身青衣，面容清俊，两道剑眉微微蹙着，神情有些落寞，此刻正冷冷地看着她，目光明显透着不悦。心中不禁火起，恨声道：“分明是你不小心，反来赖我。”

男人眼中的不悦又加了几分，冷冷道：“姑娘，不小心的是你，不是在下。”

这时几个侍女一起围了过来，将玉真围在中间，护着她，铁桢则立在人群后，摇头苦笑。

“明明是你撞了我，还把我撞倒了，应该向我道歉才是。”玉真涨红了脸，愤愤道，见男人皱眉不语，又转向身后侍女：“你们说是不是？”

“是。”侍女恭敬答道。

男人从鼻中冷哼了一声，淡淡道：“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不理玉真脸上薄怒的表情，拨开人群，转身离去。

“站住，你刚才说什么？”玉真在身后咬牙顿足道。

“蛮不讲理。”男人的声音穿过围观的人群，远远地送过来。

“你……你……你……。”玉真气得说不出话来，扭头示意身后下人追上去，下人正欲动身，被铁桢抬手止住，小声劝道：“妹妹，方才确是你撞了别人，应该你向他道歉才是，怎能怪罪于他。”

“铁哥哥，明明是他不对，他居然骂我……骂我蛮不讲理……。”玉真又气又怒，铁桢急忙止住她，低声道：“别说了，他们都在看你。”

玉真抬起头看周围的人群，人人脸上带着讪笑。不禁气道：“你们笑什么？男人骂女人很好笑吗？”

人群立刻四散离去。玉真惊讶地扭过头问铁桢：“他们怎么都走了？”

铁桢好不容易忍住笑，伸手拉她道：“好了，好了，我们回去吧。已经很晚了。”

“铁哥哥……。”玉真娇声嗔道。

“走吧。”铁桢使劲拉着她，一直把她拉上轿子，对轿夫道：“送殿下回府。”

轿夫起轿离去，玉真掀开轿帘叫道：“铁哥哥，过几天我再来找你。”

铁桢在马上微微点了点头，策马离去。

风云突起

回到相府的时候，天已渐近黄昏，我轻轻推开新房的门，小红迎上来道：“姑爷回来了。”

“嗯。”我点了点头，道：“小姐呢？”

“姑奶奶在后园赏花。”

“好。”我转过身，径直去了后园。身后丫环的偷笑声，我只作未曾听见。

远远的听到琴声，铮铮作响，弹的竟是我那日的曲子，只是十分生疏，按捺住心中的讶异，我快步转过假山，向水池边纤丽的身影笑道："秀珠。原来你在这里，让我好找。"

琴声嘎然而止，木秀珠缓缓抬起头，看着我，清澈的眼眸，象是含着泪。

"你怎么了？"我急步上前，掏出丝帕，想为她拭泪。

"不。"木秀珠立起身，避开我的手。扭过头，望着地上的菊花出神。

我把悬在半空中的手缓缓收回去，笑道："你吃了晚饭吗？"

女子并不答，轻声问道："英儿是谁？"

"谁是英儿？"我露出一脸的迷惘。

"夫君又何须瞒我。"秀珠凄惋地一笑。"夫君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为何要答应这门亲事？"

我将丝帕揣入怀中，脸上露出戚容。没有马上回答她，转身走到水池边，望着那清悠的流水，叹之再三，缓缓开口道："岳父大人的性子，秀珠自然比夫君更清楚，叹天下有情人竟难成眷属，伤心的，又岂只是小姐你呢？"

"想不到夫君也是一位重情之人，奈何天意如此，又能如何？"秀珠扭头看向我，语气透着悲伤和无奈。

我走到她面前，深深一揖，满含深情道："好古那日在园中听小姐抚琴一曲，心甚慕之，早已将小姐视为知音，这门婚事本非你我所愿，若小姐愿意，好古他日定设法解除婚约，还你我自由之身。"

木秀珠怔在当场，脸上神情复杂。我知她心中为我方才的言语震惊，随即又道："人不论男女，皆有追求心中所爱之权利，小姐亦是有情有义之人，难道甘心就此勉强一生。到时痛苦的又岂只是你我，还要连累他人。甚至包括无辜的孩子。"

木秀珠露出犹豫的表情，沉吟不语。

知道她已被我的话触动，心中摇摆不定，我心中暗喜，接着又道："若蒙小姐不弃，好古愿从今后与你姐弟相称，不知你意下如何？"

木秀珠默然良久，终于下定决心：“好，就依你之言，从此在人前，我们便是夫妻，在人后，我们便是姐弟。”

“姐姐在上，请受小弟一拜。”我一揖到地。她急忙伸手扶住。相视一笑。尽在不言中。

回到新房，下人前来报讯。“姑爷，相爷请您到书房，有要事相商。”

我急忙随着他出来，进了木颜的内书房，房中已坐了两人，其中一个是锦袍玉带，面带笑容的九王爷海山。

我拱手施礼：“九王爷，岳父大人。”

“坐。”海山轻轻摆手。自怀中掏出一本奏折，递到我手中：“张大人请看。”

奏折上加盖着八百里的加急字样，还批着红批，显然十分紧急。我打开细看，原来是份战报，上写：匈国聚兵二十万，侵入边境，边关守军坚守半月有余，因为粮草不继，无奈撤军，匈军前锋紧随追赶，所到之处，连下几城，烧杀抢掠，惨不忍睹。

再看下面的日期，竟是半个月前。我抬起头，看向王爷。似乎觉到我的惊讶，海山笑道：“这份战报几天前就已到了。要求朝廷发兵北疆，本王之所以留中不发，是因为镇守北疆的大将皇甫驭风，是皇太子的亲信。”

好狠毒的手段，只为一己私欲，枉害多少无辜百姓，我心中恨极，脸上露出笑容：“原来如此，有道理，皇甫驭风即是太子的亲信，王爷正可借此次机会，将他除去。”

木颜朝海山看了一眼，笑道：“贤婿说得好。除去皇甫驭风之后，王爷再另派亲信之人，前往北疆，收复失地，到时我朝的军权，就尽在王爷掌握之中了。”

海山向我笑道：“张大人以为此计如何？”听他口气，竟是要征询我的意见。看来与相府联姻，让他对我疑虑渐释，否则又怎会将如此机密之事告知我，不过，说起来，试探我的忠心的可能性，怕是要更大些吧。

我脑中迅速思索一番，笑道：“请恕小婿斗胆，岳父大人此计看似甚好，其实不然。”

“此话怎讲？”木颜面露惊讶之色。

海山也微笑地看向我。

我避过话题，转而道：“王爷喜欢下棋吗？”

海山答道：“本王颇爱此道。”

“如今朝堂之势，便如棋局，要想下赢这盘棋，不但要有纵观全局的大气魄，必要时还要舍得牺牲。”我含笑道。

木颜抚须道：“贤婿言之有理，只是这牺牲指的是什么呢？我倒有些不解了。”

海山笑道：“张大人莫非暗有所指？”

我立起身道：“王爷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手握重权，在朝中一呼百应，放眼天下，所虑者，唯一人而已。”

木颜接道：“贤婿指的莫非是当今太子？”

“非也，太子仁厚有余，谋略不足，心智气势也皆在王爷之下，并非王爷大敌。”我摇摇头，接着道：“依下官所见，王爷真正应虑者，不是太子，而是皇太孙铁桢。”

木颜和海山对视一眼，面露赞同之色。

海山率先笑道：“张大人想说什么，不妨直言。”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依王爷和岳父大人之见，铁桢现在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我开始不动声色地下套。

木颜沉吟片刻道：“军权。”

“对呀，岳父大人所言极是。”我立马恭唯他，把老头子哄得满脸喜色。海山并不言语，只是笑着举起茶杯，浅浅地啜了一口。

“铁桢极善掳获人心，在朝中声望极高，在百姓中也颇有贤名，文武双全，才能出众，是全天下唯一能与王爷抗衡之人。也是王爷实现胸中大志的最大障碍，只是此人为人太过谨慎，心思细密，要想除去他，并非易事。”我缓缓道来。

海山眉尖轻挑，向我笑道：“张大人的意思，是要本王借铁桢急欲取得军权之机，将计就计，上奏皇上，命他出征，借此机会除去他。”

“王爷英明，下官正有此意。”我笑道，这个套早已设好了，要让他们自己一步步往里走，最后跳下去。这确是一个除去铁桢的好机

会，不怕他不动心。但同时也是大哥取得军权，提升军中威望的大好时机，事皆有两面，有利有弊，有能者自然可以趋利避害。

“是吗？”海山轻柔低语，很快笑道：“说的似乎有些道理，不过若是铁桢胜了，立下大功，必然得到父皇封赏，在朝中和军中的根基也稳固了，到时养虎为患，又当如何？”

木颜欣喜地看了看我，道：“王爷不必为此担忧，所谓刀剑无眼，更何况铁桢从未上过战场，军中又有许多将领是我们的人，他要想胜，谈何容易？”

“岳父大人说的好。”我立刻随声应和：“王爷，正如岳父大人所说，铁桢获胜的机会少之又少，他若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死在敌军手中，一种可能是狼狈逃回京城，王爷正可借此机会上折弹骇他，治他的罪，让他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就算铁桢侥幸胜了，王爷还可趁他不在京城之机，说动皇上，另立太子。可谓一举两得之举。就算未夺得太子之位，兵部和军权依然在王爷手中，并无任何损失，又何须为此忧虑呢？”

海山鹰目微合，沉吟不语。不说话，就说明他在考虑此事的可行性，也就是说，他已有几分信了。我不再说话，静静地等他想清楚。

海山沉默良久，终于开口道：“明日到了早朝上，本王要举荐你为监军大人，随同铁桢出征。相爷，张大人意下如何？”

“这个……。”木颜有些犹豫，毕竟女儿女婿刚刚新婚，此时分离，未免有悖情理。但海山这段时日对他疑心渐重，屡有忌惮之意，为此他并不敢出言反驳。

“出征？”我吃了一惊，爹娘的案子到现在还没有消息，虽然大哥答应帮我，但结果如何，很难预期，更何况还有海山挡在里面，案子是他定的，他肯罢手吗？而我的身份，却又不能问他。只能静待江宁县的回文，算算时日，应该快到了，此时离去，时机不宜，而且，他举荐自己为监军，用意何在呢，不会是因为信任自己吧，倒是试探自己忠心的可能性更大。到了战场上，我就不得不从暗处转到明处，和海山正面为敌了。明知结果如此，却也无可奈何，深知此人的性子，若知我欺骗，必会杀了我。

海山见我面露难色，笑道：“张大人新婚燕尔，想必舍不得家中娇妻吧。”

“王爷说笑了。”我急忙解释。抬眼望了望木颜，见他沉默，知他所想，无奈，只得道：“即蒙王爷信任，下官自当从命。家中娇妻，怎比得上王爷的大业重要。秀珠与下官即已做了夫妻，还有一生的时间，来日方长，也不争在这几日。”

“好。”海山伸手自腰间解下随身宝剑，递给我，笑道：“张大人新婚之喜，这把宝剑名唤湛卢，利能断金，跟随本王多年，就算作本王恭贺之礼吧。”

木颜大喜道：“还不谢过王爷。”

见他喜悦，心知这把宝剑必然意义非常，我急忙双手接过，躬身道：“多谢王爷赏赐。”

海山起身告辞。木颜拉我起来，正欲相送，被他抬手止住：“相爷止步，只需张大人相送即可。”

出了书房，海山一路默默无语，伴着他的脚步，我忐忑不安地跟在后面。走到拐角处，海山忽然放缓脚步，和我并肩而行，语气和缓道：“张大人，让你离开新婚妻子，远去北疆，你心中一定怨恨本王吧。”

我慌忙拱手道：“这是王爷对下官的信任，也是王爷给下官一展抱负的机会，下官感激都来不及，怎会怨恨呢？更何况，建功立业，方是男人一生至爱，儿女情长，不过点缀。下官怎能为了点缀，弃了一生至爱。”这句话本是海山说过的，此时说出来，正合他的心意，果然，海山脸上露出笑容。看着我，徐徐道：“你很象一个人。”

“哦，不知是何人？”

海山不答，转而道：“张大人可还记的江宁县那桩谋反案？”

我心中大惊，忙道：“王爷说的是孟仕元一案吗？”

“这个人就与此案有关。可惜，本王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海山的声音渐渐变低，扭过头，不再看我，看着远处夜色中蒙蒙的城楼。楼上点着灯火。象暗夜中闪烁的繁星。

难道他说的，竟然是我。那这桩案子，岂不是永无昭雪的可能了，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脸上却只能堆上笑容。

海山走到府门前，停下脚步，静静地望了我一阵，笑道：“江宁县的案子，本王自有主张，刑部不必再管了。”

果然如此。我心中暗恨，脸上假意露出迷惑的神情：“下官不明白，还请王爷明示。”

“因为，她欠了我的，还没有偿还，只好由她爹娘抵债……”海山说到这里，忽然顿住，大步离去。留下我怔怔地立在原地，望着他绝尘而去的背影，脑中一片茫然。

我何时欠了他的？这话从何说起，难道只为他说的那一句，要好好地惩罚我吗？微风吹过，身上起了一阵阵寒意。不知站了多久。一个下人走到我身边道：“姑爷，该回去了。”

我看了他一眼，忽忆起他就是那日引我去明月戏楼的人，也就是大哥的人，如今只有靠他传递消息给大哥了。我急忙招手道：“你附耳过来。”

下人会意，凑到我身边，我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下人点头离去。

校场比武

明月戏楼。

大哥和少华在我面前摊开一张斗大的地图，少华手指北方一角，“大哥，三弟，这就是匈军占领的七座城池，家父手中只余三万兵卒，退至雁门关，据险死守，粮草无继，岌岌可危。”

铁桢顿首道：“必须马上去信皇甫老将军，命他无论如何再坚守几日，等待朝廷大军救援。”

我汗颜道：“大哥，这次小弟自作主张，说动海山举荐你率军出征。不知大哥可会怪责小弟。”

铁桢扭头向我笑道：“三弟此言差矣，大哥自幼熟读兵书，早盼着上场一战，更何况这是一个从海山手中夺取军权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若非三弟力谏，海山定会派手下亲信率军出征，若败，百姓何其无辜，若胜，海山在朝中地位更趋稳固，连皇祖父亦无法钳制他了。”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拍掌笑道：“大哥所言极是，海山横行朝中，倚仗的不过是手中军权和皇后的宠爱。此就如飞鸟双翼，必先折去一羽，方能打消他的气焰。大哥此仗若胜，不但可获得民心，军中威望，还可因功封王，对太子助益非浅。”

少华笑道："三弟之能，让二哥佩服之至啊。"

"就会哄人。"我登时红了脸。

铁桢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少华，开口道："好是好，只是军中将领大多是海山门生或手下，只恐被他们所制。"

我想了想道："大哥不必忧心，只须明日早朝向皇上进言，要求在民间选拔武艺高强之人，充任将领之职，以弥补军中人员不足。这些新选拔的将领，自然听从大哥的军令。海山一党若想在军中生事，大哥可以杀一儆百。镇镇军心，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海山远在京城，鞭长莫及，到了北疆，一切就由大哥作主了。"

铁桢喜道："说得有理。就依你之言，大哥现在就拟折。"

少华在旁忧道："大哥，只怕你离京后，海山会对太子殿下不利。"

铁桢叹道："这也是我所忧虑的，为此我已嘱咐左拾遗梁大人设法保护父亲。"

这也正是我所忧虑的啊，海山听了我的谏言，定会对太子不利。我心中忐忑，嘴上忙道："大哥，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还须暗中派人守护东宫，一旦有变，也可护送太子到安全之所。"

"言之有理。"铁桢点头。转向我道："三弟，大哥接到消息，海山已经明令江宁县府维持原判，你叔叔的案子已无昭雪可能。"

我苦笑了一声："是啊，海山今晚还曾当面明示我，要刑部不得再干预此案。"

铁桢面露疑色："你叔叔一家一向安分守己，海山为何一味针对他们。"

少华道："大哥说得对啊，你叔叔本是平民百姓，又与朝廷无甚瓜葛，按理海山不应如此。莫非你叔叔在无意中得罪了海山。"

"这个，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小弟再向两位哥哥解释。"我背上冷汗直流，总不能说是因为我吧。

看出我为难，铁桢笑了笑，不再问，转而道："我已命手下赶往江宁，在立秋之前将你叔叔救出监牢，安置到一个隐秘的所在。"

"多谢大哥。叔叔一家若真得逃出生天，小弟一定和他们一起感谢大哥再生之恩。"我弯腰一拜。

铁桢轻轻扶住我："谢字不必说了。只是明日海山会举荐你为监军，你毕竟是个文官，如何能上战场，不如我想个法子，另荐他人吧。"

少华道："是啊，战场上风云变幻，随时会有危险，你还是留在京中更安全些。"

"如今在京中也未必安全，不如暂且离开。"我轻轻叹息，留在朝中，每日与那个男人见面，才是我最头疼的事。也许离开，真的更好。

"也好。"铁桢点了点头，不知为何，心中忽升起一抹喜悦。

"大哥，那我先走了。"天色已晚，再不回去，恐被人发觉。铁桢微笑颔首。回到相府，进了回廊，迎面碰到木寅，向我笑道："妹夫，又去看戏了。"

"是啊，今日演的是霸王别姬，那演虞姬的，生的好一付标致模样。"我随口应付。

"哦，那明晚我也要去看一看。"木寅双眼放光。看不得他这付样子，我急忙借故离开。新房中已经熄了烛火。悄悄推门进去，看床上的秀珠，将一条被子卷成卷，挡在新床中央，如楚河汉界一般，不禁哑然失笑，蹑手蹑脚地过去，就在被卷外侧合衣躺下，静静地听着更漏，渐渐睡着了。

第二日早朝，大殿之中，文武百官整齐地立着，议了回事，兵部尚书出列道："皇上，微臣刚刚接到八百里军情急报，匈国聚兵二十万，侵入边境，边关守军坚守半月有余，因为粮草不继，无奈撤军，匈军前锋紧随追赶，所到之处，连下七城，烧杀抢掠，惨不忍睹。"

玉阶下顿时响起一片惊叹唏嘘之声，一干武将纷纷把目光投向立在左边最前面的海山身上，皇上也缓缓侧过头，向他问询："九王儿，依你之见，该当如何？"

海山缓缓出列，朗声道："父皇，儿臣举荐皇侄铁桢率二十万大军亲征，铁桢自幼熟读兵书，文武双全，是最合适的人选。"

一语即出，朝堂之上又是一片哗然，皇上有些犹豫："只是桢儿从未上过战场，此事不如让朕考虑考虑。"

木颜轻咳一声，出列道：“皇上，皇太孙殿下胸有谋略，武艺高强，胜过朝中大多将领，所缺不过临敌经验，这次正是皇太孙殿下在战场上历练的机会，老臣还可举荐一人，随同殿下前去，必保万无一失。”

皇上疑道：“是何人？”

木颜拱手道：“便是骠骑将军许知远。”

此言一出，又引来一片嗡嗡的议论声。许知远是许皇后娘家人，玉真郡主之兄，一向归于皇后一党，命他协助，其中用意，明眼人自然一看便知。

铁桢沉吟片刻，出列道：“孙儿愿率军前往，将匈军逐出中原。扬我天朝军威。”

海山笑道：“皇侄从未经过战事，更无沙场征战的经验，带着二十万精锐之师出征，可要万事小心啊。”语中暗藏讽意。

铁桢并不生气，含笑答道：“多谢王叔关心，侄儿虽未经战事，却有一颗报国之心，立于朝堂之上，就该为国效力，个人安危，又算得了什么。”语气虽平缓，却丝毫不让。

海山从鼻中冷哼一声，向上拱手道：“父皇，儿臣还要举荐两位人才，随同皇侄出征。”

高坐龙椅上的皇上，目光在两人脸上打了个转，问道：“是哪两位人才？”

“淮阳候，刑部尚书张好古可任监军之职，吏部侍郎木寅可任参军之职。”海山缓缓道。

皇上皱着眉，看起来有些犹豫。好一阵，道：“好，就依九王儿之言。”

经过一番商议，皇上颁旨封皇太孙铁桢为抚北大将军，率领二十万禁军，征讨匈军。同时下旨准了张帖皇榜，从民间挑选将领的折子。

皇榜张帖的当日，就有数以百计的民间习武之人踊跃报名，我暗中和大哥商量之后，决定限制在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人群中选拔，家中有妻儿的，或是只有一子的不得参选。同时在官家的府衙外立了两个重达百斤的石轱辘，只有能举起来的，才有资格报名，这样

一来，到三日截止时，共有一百多人入围，接下来就是到兵部的校场展示武艺。

坐在高台之上，我无聊地看着下面那些施展拳脚的人，对武功我本是门外人，看不太懂，也不知是好是坏，反正大哥和少华、许知远他们会看。皇甫少华原来是去年的武科进士，封的是禁卫都外郎的闲职，，并未正式上朝理事。

头顶的太阳已渐渐移到正中，暖洋洋的阳光，照得人昏昏欲睡。军士缓缓叫号，叫到的就上来演练十八般武艺，还有马上功夫。

勉强打起精神，端起眼前的花茶，浅啜了一口，未及咽下去，一个熟悉的名字忽然窜入耳中："一百二十一号苏堂。"

我扑哧一声，一口茶险些喷了出来。铁桢扭过头，关切地看了我一眼，轻声问道："张大人，怎么了？"

"哦，没什么，差点呛到。"我慌乱地点了点头，抬头看场内，只见苏堂穿着一身青布衣裳，一脸冷峻，缓缓踱上场，伸手到兵器架上抽了一把短刀，面无表情地使了起来，使完，又放下刀，施了一回拳脚，眼角余光都没朝我这里瞟一下，恍若不认识我似的。

铁桢探过身子，顺着我的眼光看了看苏堂，也觉有几分眼熟，象是那日在佑民寺和玉真冲撞的男子。不禁疑道："你认识他？"

"嗯，是啊，有过一面之缘，此人武功不错，特别擅长轻功，是个难得的人才。"我微笑答道。

"好。"铁桢微微点头，抬手示意一旁站着的军士，军士飞身下去，对苏堂低声说了些什么，苏堂点点头，牵过一匹马，到架上选了一把长枪，使了一回马上枪法，腾架翻飞，轻松纯熟。

我不禁有些讶异，想不到苏堂身为刺客，居然会马上功夫。

铁桢满意地点了点头，吩咐军士记下他的名字，不必再练了。

军士下去传话，苏堂却站着不动，一手指着台上，低声说着什么，军士面露难色，很快回来，向铁桢道："殿下，他说要和台上的将军比试比试，若是输了，任凭处罚，若是赢了，将军的职位就要归他。"

铁桢不禁笑出声来："是吗？"转向我小声道："你这位朋友倒是有趣得很。"

我勉强笑了笑，向军士道：“问问他，要和哪位将军比试？”要知道，台上的将军只有三个，大哥、许知远和皇甫少华。这个苏堂会挑谁呢，他到底想干什么？

军士很快回来，拱手禀道：“他指名要和皇甫将军比试。”

坐在铁桢右侧的皇甫少华很快站起身，活动了一下手脚，笑道：“好啊，我也有许久没有和人交过手了，正好练一练。”

我慌忙向他使了个眼色，皇甫少华会意，转身走到我身边，即将擦过的时候，我小声道：“他是我朋友，手下留情。”

皇甫少华微微点头，快步走了下去。

苏堂很快飞身上前，到架上抽了一把大刀在手，摆开架势，作了个请的动作。

皇甫少华微微一笑，呛的一声拔出腰间剑，跃身场内，拱手道：“请。”

他们居然用武器？我心中一惊，急忙立起身，在台上喊道：“刀剑无眼，点到为止。”

话音未落，苏堂脚下轻移，刀锋向皇甫少华腰上斫来。皇甫少华侧身躲过，宝剑轻挥，很快和他缠斗在一起。

“他们打算打到什么时候啊，天都快黑了。”我打了个呵欠，伸手端起下人递过来的第N杯茶。再晚点，就要开始数天上的星星了。扭头看一旁的铁桢和许知远、木寅三人，也是一脸的倦意，还有些迷惑。

砰的一声。苏堂再次被皇甫少华踢飞，跌倒在地，好半天才爬起来，很快又寻刀在手，向立在原地，满脸无奈的皇甫少华扑了过去。看到这里，铁桢终于忍不住扭头向我道：“你这位朋友已经被踢飞七次了，却还不肯认输，他是不是和少华有些误会啊？”

“七次，有这么多？”我满脸惊讶，心中却在暗暗叫苦，苏堂今日定是吃错药了，他和少华怎么可能有仇，和海山有仇才是真的。

“要不，我叫他们结束吧。”铁桢叹息道，抬手示意。皇甫少华急忙将剑插回鞘内，起身跳出场外，苏堂无奈，收刀在手，躬身退下。

皇甫少华大步走上来，擦过我身边时，小声道：“我确实手下留情了。”

我苦笑着应了一声："我知道。"

借刀杀人

出了兵部，还未坐上轿子，苏堂板着脸，从一旁闪了出来，向我生硬地拱了拱手，冷冷道："给大人请安。"

"不必多礼。"我淡淡道，抬起头，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方才那身沾满泥污的衣服已经换掉了，摔乱的发髻也梳得整整齐齐，只是脸上的淤青却一时半会散不了，不禁想到校场上的情景，忍不住掩嘴一笑，抬手道："我还有事要办，你先回军营吧。"

"大人要去哪里？"苏堂低声问道。

"去买贱内用的东西，怎么，你也要去吗？"我故意调侃他。

苏堂吃惊地看了我一眼，好半天方道："小人告辞。"正欲走，我忽想起一事，伸手一把拉住他，一直拉到围墙一角，看看四下无人，压低声音埋怨道："你今天是怎么了，发了疯似的，每一刀都朝人家的要害处招呼，到底是比试还是拼命啊。"

"怎么，你心疼了？"苏堂的脸色依旧冷冷的。

这语气好怪啊。按捺住心中的疑惑，我撇了撇嘴，又道："别以为你的武功和他差不多，其实是他在让你，我虽然不懂武功，却也看得清楚，他每一剑快划着你的时候，就往后挪开一些，要真打，你早就死在他剑下了。被踢飞七次，已经算你走运。"

苏堂皱眉看着我，那样子好象很不服气。

"好了，好了，快走吧，明日大军就要出征，早些歇息，啊。"我伸手推他，至于他为什么投军，却是懒得问了，这人向来比较怪，所作所为自然出人意表，也没什么问的。

"等一等，我还有话要问你。"苏堂被我推了一把，依旧纹丝不动地立在原地。

呼，你这人。我无奈，又看了看四周，万幸兵部其他人都走了，轿夫和下人立在远处等候，并没有人特别注意我们，只得淡淡道："问吧。"

"你真得打算涉足官场？"苏堂的声音冰冷刺骨，没有一丝温度。

"哎呀，都快入秋了，怎么还这么热。"我抬头望天，顾左右而言他。

“你还未回答在下的问题。”苏堂皱着眉，有些不悦。

他这人怎么这么烦。“那个……等以后再说吧。”我轻声答道，悄悄看了苏堂一眼，见他满脸不快，很快加重语气道：“等时机适合，我就辞官回乡。”

苏堂沉默了一阵，又道：“你是个文官，怎能随军打仗，不如去找皇太孙殿下，让他设法另派他人吧。”

“呵。”我忍不住笑了笑，是因为他语气里透出的关心和担忧吧。“苏堂，你不会不明白吧，这次出征，我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放心，我是监军，不用亲自上战场，不会有危险。”

“哼，这样想就对了，打战是男人的事，女人最好不要插手。”苏堂从鼻子里轻轻笑了一声。

“我警告你，不要瞧不起女人，否则你将来一定会找个河东狮老婆，整死你。”看不惯他的大男子主义，我忍不住低声叱道。

苏堂却出乎意料地没有反驳，只是看着我的眸色忽然深沉了几分。

“喂，不要用这样的眼神看我。”我被他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然，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两步。

苏堂把目光从我脸上缓缓移开，一板正经地施了一礼，淡淡道：“大人，告辞。”

“好。”我点点头，低声嘱咐：“你的名字已经上了军中的花名册，最少是个副将之职，今晚就回去收拾东西，准备明日随殿下出征吧。”

苏堂不语，转身快步离去。

“怪人。”冲着他的背影耸了耸肩膀，我转身上轿离去。

***

长亭外，古道边，绿草满眼，美景如画。

酒桌边立着的是送行的朝中官员，让人惊讶的是，连左相木颜也在其中。甚至包括极少抛头露面的木家二小姐木秀珠。

铁桢接过席上酒杯，一饮而尽，环视人群中，忽然有些讶异，任性的表妹居然未到场。想到昨日之事，他心中陡生烦恼，皇后许氏招他进宫，当着皇祖父的面，不顾他婉言推辞，硬将他与玉真的婚事订

下，言道大军凯旋之日，就是完婚之时，他并不喜欢这个刁蛮任性的表妹，更何况她是皇后娘家人。

接过木相手中的酒，拜道："谢岳父大人。"我将酒一饮而尽。

木秀珠也将酒递给我，低着眉，轻声道："夫君一路顺风。"

"谢了。"含着笑，将酒饮了，目光无意中落到许知远脸上，那是一脸的落寞和凄清，这个冷面男人，他在想什么？

一声马嘶止住了我的思索，向众人拱手示意，随大哥跃身上马，身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几十万精锐骑兵，眼前是绿草茵茵的陌上景色，北疆，那又将是一付怎样的景象。

九王府。

海山坐在一池粉色的荷花边，面前放着一桌酒菜，眼前的舞台上，一群打扮艳丽的歌妓，正在翩翩起舞。九王爷看了一阵，只觉索然无味，挥手叫她们退了下去。拿起一杯香茗，正要喝，阿桑急步过来跪下道："参见九王爷。"

海山并不回头，淡淡道："什么事？"

阿桑禀道："王爷，江宁县来的消息，狱中的孟仕元夫妇被一群蒙面人劫走，去向不明。"

海山听他说完，脸色越来越难看。忽然用劲一捏，手中茶杯碎了，杯中的茶一滴滴落在石桌上。

阿桑慌忙跪下道："属下无能，请王爷责罚。"

"一群废物。"海山抑不住心中怒气，立起身，将桌上杯碟尽皆扫于地上，一个玉制的茶壶从案上落下，摔得粉碎。

"王爷饶命。"阿桑吓的跪地叩头不止。

海山默然了好一阵，终于渐渐平静下来，扬声吩咐："传我的令，多派人手，沿江南一带秘密搜寻，一定要找到孟仕元夫妇的下落。"

"是，王爷。"阿桑战战兢兢地立起身。

海山又道："且慢，将江宁县尹免去官职，发配岭南。"

阿桑不敢多言，迅速退了下去。海山立在原地，望着眼前的荷花池，口中喃喃道："孟丽君，总有一天，我会抓到你。"

“王爷。”一个下人小心翼翼地凑过来，低头行礼。海山不耐地转过头：“又有什么事？”

“林姑娘来了。王爷。”下人颤抖着道。谁都知道王爷现在心情不好，哪个敢大声说话。

“带她过来。”海山冷声吩咐。

不多时，一个身穿粉色衣裙，腰上系着一根雪白丝带，身材窈窕的年轻女子跟在阿桑身后走了过来，见了海山，低头无语。

海山并不生气，笑了笑，用柔和的语气道：“抬起头来。”

林如芳缓缓抬头，头上仅挽着一个髻，插着一根银簪，生的面白唇红，模样娇俏秀美，一双眸子如秋水一般，似含着泪光。

阿桑在旁道：“这次若非我家王爷为你赎身，你还在舞坊中卖艺。如今大恩人在此，还不上前见礼。”

林如芳眼中登时迸出泪花，弯腰拜倒，喉中哽咽道：“多谢王爷大恩，小女子粉身难报。”海山立起身，轻轻扶她起来，目光移到她腰上，看着那根丝带，柔声道：“你在为你爹娘带孝？”

林如芳双泪直流，泣不成声。

海山掏出丝帕，递到她手中，看她捂在脸上，轻声叹道：“林姑娘，你先父本是本王的门生，一向对本王忠心耿耿，想不到正值壮年，却遭奸人所害。本王每每想起，为之扼腕。你是他唯一的女儿，于情于理，本王都不能袖手旁观。”

林如芳声泪俱下：“民女如今只想求王爷一件事。请王爷恩准。”

海山柔声道：“你说吧，只要是本王做得到的。”

林如芳双膝跪地，泪如雨下：“民女想知道害死爹娘的仇人是谁，请王爷告知民女。”

海山面露为难之色：“林姑娘，你只是一个弱女子，手无缚鸡之力，就算知道，也于事无补，倘若有什么闪失，本王怎么对得起林大人在天之灵。”

“民女身为林家唯一后人，若不为爹娘报仇，有何颜面存于世上，只求王爷成全。”林如芳言辞切切。

海山长叹一声，轻声道：“你可知杀你爹娘的人是谁？”

“求王爷明示。”林如芳抬起一双泪眼，盈盈地望着他。

海山环顾左右，压低声音道：“就是当今皇太子。”

林如芳大惊：“他为何要杀我爹娘？”

海山立起身，露出一抹苦笑：“你父亲在杭州任守备之职，司看守官库之重任，几个月前，杭州一带遭遇洪灾，朝廷拨付一百万两赈灾款，存入杭州官库，皇兄动了贪欲，逼你爹将银两送给他，你爹致死不从，触怒皇兄，遭此横祸。”

林如芳有些疑惑：“可是，王爷，民女听外界百姓言道，太子生性仁厚，人品也极好，怎么会……”

海山重重地叹息一声道：“本王刚刚接到你爹派人送来的密信时，也不敢相信皇兄会做出这样的事，待得赶到杭州，已经为时晚矣。”说完从怀中揣出一封密信，递到林如芳手中：“这是你爹爹亲笔所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书信其实是由王府书吏伪造而成。

林如芳颤抖着手接过信件，打开细看，确是父亲的笔迹，上面写的十分清楚，皇太子派长子铁桢带人前往杭州，逼他交出赈灾银两，被他拒绝，自知大祸将至，愿以死全节。

林如芳掩面哭泣，信纸从手中飘落，风一吹，落入荷花池中。

海山向身后示意，下人悄悄离开。海山缓缓走到林如芳身边，伸手扶住她，柔声道：“林姑娘，皇兄的仁义，不过是愚弄天下百姓的假象。本王也想为你爹娘报仇，奈何皇兄身居太子之位，又有谁能动得了他？”

林如芳哭泣了好一阵，缓缓抬头，抽泣着道：“王爷，民女愿意入宫，便拼了这条性命，也要手刃太子，为爹娘报仇。”

海山皱着眉，沉默不语。

“求王爷成全。”林如芳眼中又流下泪来。

“好吧。”海山终于下定决心，伸手拉住她的手：“你随我来。”林如芳跟着他进了一间秘室，王爷从柜中取出一个瓷瓶，递到她手中：“这是西域所产慢性毒药，本名蚀心草，无色无味，入水即化，银针亦验不出来，少量服用，不出百日，就见成效。”

“多谢王爷。”林如芳盈盈下拜。

海山伸手扶住她，柔声叮嘱：“明日我就设法送你进宫，到了东宫中，你可见机行事。记住本王的话，报仇事小，自己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你若有事，本王如何向林大人交待。”

林如芳大为感动，将瓷瓶纳入怀中，含泪道：“王爷大恩，小女子下辈子做牛做马，无以为报。”

“报答之事，不必再提。”海山笑道：“你先下去歇息吧。”

“民女告退。”林如芳转身离去。望着她的背影，海山薄唇微扬，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唇枪舌剑

虽然是秋季，北方的天气却与江南大不相同，树叶早已落尽了，寒风从原上一阵阵刮过，军营的帐布都被吹得呼呼地响。天地间一片昏暗。几十里外就是匈军的前沿城池：洛城。皇甫老将军镇守雁门关将近半个月，手下三万将士死伤殆尽，自己也身负重伤，幸得大军及时赶到。阻住了敌人的攻势，进攻的敌军退回洛城。皇甫老将军也被火速送往附近的城镇救治，随后又被送往京城。

第二日天刚亮，营中就响起震耳的鼓声。我和一干武将一起来至皇太孙大帐中。围着熊熊炭火聚成一圈，坐着议事。

铁桢命手下将一幅绘制详细的军用地图悬在影壁之上，指着上面红墨圈点之地道：“这些红墨所圈之地，皆是被敌军占领的城池，如今战场形势，敌军人数接近二十万，与我军势钧力敌，是攻是守，各位不妨畅所欲言。”

一身银甲的许知远率先站起身禀道：“殿下，以末将之见，从洛城到关城，五座城池被敌军气势所逼，不战而降，只有修城和甘城略作抵抗，敌军损失极小，以此骄气日盛，所谓骄兵必败，正可为我所趁，此时不出战，更待何时。”

话音一落，皇甫少华立起身道：“殿下，敌军如今士气正盛，我军却远袭而来，兵疲将乏，不如稍作休整，再行进军。”

端坐一旁，脸色因长途跋涉，更显青白的木寅，裹着一身名贵貂皮，缓缓接口道：“皇甫将军此言，分明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朝廷二十万精锐，对付敌军，自然手到擒来，如杀鸡用牛刀，何惧之有？”

皇甫少华顿时涨红了脸，朗声道：“末将不是惧怕敌军，参军大人岂不闻师不袭远，敌军固守洛城，城高河深，易守难攻，如今我们立足不稳，怎能贸然进攻。”

木寅冷哼一声道：“怕就是怕，又何须措辞狡辨。”

皇甫少华大怒，拱手道：“殿下，末将不才，愿亲领一万将士，即刻开始攻城。”

木寅冷笑道：“出尔反尔，自打嘴巴。”

铁桢笑了笑，正欲出言劝解，我朝他使了个眼色，站起身道：“诸位请听下官一言，几位大人都说得极在理，我师远征而来，此时攻城，力所不逮，而且这是对敌第一战，只可赢，不可输，否则影响士气。士气一竭，以后的战事便很难展开了。”

许知远扭过头，把目光投到我脸上，淡淡道：“这么说，监军大人的意思是赞同皇甫将军的说法了。”

我浅浅一笑：“非也，非也，许将军和木参军说得也对，敌军连下七城，气焰日盛，又知我军远征而来，必不敢贸然进攻，所以城中定然毫无防备，确是攻城的好机会，依下官之见，不如先派几个人，化装成平民百姓，到城外一探虚实，若敌军城中确如许将军所言，无甚防备，我军再行攻城也不迟。”

一番话说得极在理，令两边都无从反驳。铁桢远远地看了我一眼，眼中颇多欣喜，笑着道：“好，就依张监军之言，有谁愿到洛城探听虚实？”

我拱手道：“下官愿往。”

话音未落，一直默坐一旁的苏堂霍地立起身道：“末将随同监军大人去。”

皇甫少华拱手道：“末将愿往。”

铁桢看了看我，迟疑片刻道：“好，我命阿罕随你们前去。”

四人出了营帐，分头行事，我到自己帐中换上一身便服，又系上披风，走出大帐，迎面碰上木寅，裹着一身貂皮，踱到我身边，沙哑的声音道：“妹夫，你今日前往洛城打探虚实，莫非另有玄机？”

“呵。”很不喜欢妹夫这个称谓，我假意笑道：“那是自然，不知兄长可愿同往。”

“哦，我还有事，就不去了。”木寅慌忙措辞推辞，脚下不停，飞快地跑了。

望着他的背影，鄙夷地哼了一声，低低道：“贪生怕死之徒。”

“贪生怕死之徒，张大人是说谁？”一个冷冷的声音突然传入耳膜。

我霍地回过头，却见许知远无声无息地立在我身后，柳眉轻蹙，唇角含着一抹笑，紧紧地盯着我。

难道方才的一切都被他看到了。心中暗暗惊诧着。抬起头，我坦然一笑：“身为军人，就该为国舍生赴死，临阵逃脱，惧怕敌人者，都是贪生怕死之徒。”

许知远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冷冷一笑：“张大人毕竟是文官，没有上过战场，怎会知道战争的残酷，远远超过你们这些文人的想象。除非迫不得已，又有谁愿舍生赴死呢？”

“身为百姓，自然以保全自己和家人性命为要，身为军人，他的职责就是上战场，为国捐躯，若是怕死，又怎么对敌，怎么保卫万里江山。”我斜了他一眼，出言讥道。

许知远脸上掠过一抹讶异，很快反问道：“张监军这次来，到底是为了皇太孙殿下，还是为了九王爷？”

“为了朝廷，为了皇上，为了天下百姓。”我慷慨言道，见他怔在当场，笑了笑，压低声音，凑到他耳边，淡淡道：“许将军，如今我们都在大军之中，皇太孙若败，我们也无法全身而退，甚或连性命都无法保全。又何谈为谁效力呢？”说到这里，煞住话头，向他拱了拱手，轻笑道：“下官言尽于此，告辞。”不理他，转身离去。留下许知远一个人呆呆地立在原地，皱眉不语。

黄昏之时，四人驰马来到洛城外的山林中，将带来的马藏好，就悄悄潜到城墙外，四处打探。

洛城是北方城池，城墙皆以巨石砌成，高而坚固，共有四扇城门，高高的城楼上立着许多穿着铁甲的士兵，城门处有几个手执刀枪的彪形大汉守着，进出城的百姓络绎而行，看来防守并不严密。果然是骄横之军啊。我心中暗道。又带着少华他们转到城后看了看，城后

是一条宽敞的官道，两侧山林茂密，是伏击的好地点。看到这里，心中已有了主意。

天黑之前，敌军就将城门闭了。在城楼上点亮火把，慢慢巡视。

我带着三人回到军营，不及休息，先来到铁桢大帐中，铁桢正坐在大帐中独自下棋，见我们进来，大为喜悦，站起身道："怎么样？"

我微微一笑，先走到棋盘前，低头看了看盘中局势，轻声道："殿下这盘棋胜负已分啊。"

铁桢会意，朗声笑道："监军大人莫非已有了良策？"

皇甫少华在身后笑道："张大人说打仗最重要的不是武力，而是谋略，就是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

苏堂哼了一声，没有言语。

我悄悄瞪了他一眼，拱手笑道："殿下，敌军洛城防守确实松懈，而且每日天亮后就打开城门，日落之时方才关闭。依下官之见，可以先从军中挑选精干的将士，扮成百姓，潜进城中，与城外大军里应外合，攻下洛城。"

铁桢喜道："张大人所言极是，依你之见，应派谁前去？"

我还未答话，苏堂抢先道："末将愿往。"

铁桢笑道："很好，你打算带多少人去？"

"不需多，一百人足矣。"苏堂慨然答道。

铁桢不禁有些讶异，转向我问道："张大人以为，一百人够吗？"

我想了想，笑道："人不在多，而在精，依下官之见，副将以下，皆可任苏将军挑选。"

铁桢点头道："好，就这么定了，苏将军率一百将士入城，大军就地休整待命。"

接下来，几人又将明日战事备细商议了一番。皇甫少华领几千军在城后山林处埋伏，歼击逃窜之敌，以防他们回去报讯。

议完事，苏堂大步走了出去。

我很快借故出来，走出营帐，追上苏堂，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道："苏将军切不可意气用事，若是不够，我可以请示殿下，增派人手。"

苏堂立住脚，望了望我，冷冷道：“你不相信我？”

我心中有些恼怒，愤愤道：“我是好心，你却当成驴肝肺，真是不知所谓。”

苏堂顿了顿，忽然露出笑容：“我知道你关心我，别担心，一百人足够了。”

“好。”我伸出手，在他肩上拍了拍，朗声道：“将军保重，我和殿下等你的好消息。”

苏堂向我一抱拳，转身离去。

洛城之战

夜色下的京城。灯火通明，花街柳巷，热闹非凡。

海山一身便装，坐在眠花楼的大堂内，双眼微合，一手轻击节拍，状甚悠闲。

这时，大厅正中的舞台上忽传来当的一声锣响。一个青衣下人朗声宣布：“下面请杭州名妓顾云儿为诸位表演琴艺。”

被锣声提醒，海山缓缓睁开眼，只见台下走上一个人，一身雪白的衣裙，裹着曲线玲珑的身体，头梳双髻，插着一枝银簪，脸上不施脂粉，唇白齿红，特别是那双眼睛美得惊人，似嗔非嗔，似笑非笑，波光流转间摄人心魄，站在台上，只向台下略扫一眼，人人都不禁停了笑闹。

海山吃惊地看着她，一时竟忘了说话。

身后的阿桑咦了一声，道：“王爷，这位顾姑娘的相貌，与孟姑娘倒有几分相似。”特别是眼睛，几乎一模一样。

海山哼了一声，没有言语。

女子款款坐下，轻扫琴弦，启唇唱道：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传，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葛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声音清细甜美，娇柔婉转。唱罢，女子轻轻起身，弯腰一福，款款下台而去，台下众人齐齐爆出叫好声。

海山轻轻招手，阿桑凑过去道：“王爷有什么吩咐？”

“叫老板来。”

“是。”阿桑转身离去。

不一会，满脸堆笑的老板穿过人群，趋步走到他面前，躬身道：“小人给王爷请安。”

海山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自怀中掏出三张一千两的银票，掷到桌上，冷冷道：“这是顾云儿姑娘的赎金，马上把她送到本王府上去。”

“这个……。”老板面露难色。阿桑抬眼一瞪，不敢再说，只得道：“是，王爷。”

海山不再看他，起身离去。

***

天近黄昏的时候，攻城之战，仍在惨烈进行之中。

晚风呼啸，吹得帐绳打在帐布上，啪啪的响，营地上竖着的旌旗也在寒风中卷展不休。帐外冷如严冬，帐内却温暖如春。

铁桢在棋盘上轻轻落下一子，端起热茶，轻啜了一口，朝我笑道：“三弟，该你下了。”

“哦。”我从恍惚中醒过神来，拈起黑子，在盘上随意落下。

铁桢低头一看，眸中忽然露出一抹笑意，启唇问道：“三弟，你好象心不在此啊。”

“是吗，何以见得？”我轻笑低语，掩饰着眉间的忧虑，这是朝廷大军进入东北的第一战，至关重要，许胜不许败。苏堂手中只有一百人，他能够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减少伤亡，助大军入城吗？

本意，我是想到城外观战的，却被铁桢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又被他拖到这大帐中来下棋。大哥是主帅，专司坐镇后方，调兵遣将，不上战场可以理解，自己是监军，职责就是监督军队作战，怎能躲在这里呢。昨天刚刚嘲笑木寅是贪生怕死之徒，这回他倒和许知远一起去观战了。

铁桢的话打断了我的冥想：“你看，你把棋子下在死地了。”

我低头一看，脸顿时红了半边。

“还在担心战事吗？”铁桢从炭火上提起茶壶，给我满倒了一杯，温和地笑道：“若大哥料得不错，今晚洛城就会归入我军手中。”

我疑道："大哥为何这么有信心？"

铁桢唇角上扬，露出一抹微笑："今天晌午，我接到苏堂从城中传出的讯息，敌军把守洛城的，不过一万余人，苏堂已经和我约好，白日城外大军强攻北门，引开敌军注意，入夜之后他会设法占领南门，放大军进城。"

"那真是太好了。"我喜地一把拉住铁桢的双手，跳了起来。见铁桢含笑望着我，有些不好意思，急忙又坐下身，语带嗔怪："大哥，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害我担了一天的心。"

"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的，没想到你的性子这么急，连一天都等不了。"铁桢摇头莞尔："成大事者，不光要有才华，还要有超越常人的耐心和毅力。"

我汗然道："大哥教训得是，是小弟鲁莽了。"

铁桢点头微笑："三弟除了耐心，其它都在众人之上啊。"

"大哥谬赞了，小弟愧不敢当。"我把目光移到棋盘上，拈起那枚下错的黑子，移到它处。

铁桢手举白子，却不落，向我笑道："三弟，有个好消息，想不想知道？"

"大哥请讲。"

"你叔叔一家已经安全脱险，我在京城西巷置了一间宅院安置他们。就在相府隔壁，也好照顾他们。"铁桢边说边盯着我看。

被他锐利的目光弄得有些不自然，我端起茶杯掩饰，一边笑道："大哥英明，最危险的地方，正是最安全的地方，有大哥庇护，我叔叔一家可以高枕无忧了。"

铁桢笑了笑，忽道："不过，有件很奇怪的事，我正想问你。"

"什么事，大哥问吧。"我答道，心里莫名的，忽然有些紧张。

铁桢悠闲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正待问，帐外忽传来一声娇唤："铁哥哥。"

铁桢一愣，猛地呛到，咳了好几声。我讶异地扭过头，却见那日在皇宫中见过的玉真郡主，穿着一身粉红色的华贵衣裙，系着貂皮，涨红了脸，飞跑着冲了进来，我急忙起身施礼，她只略略扫了我一眼，就扑到铁桢面前，拉着他的手道："铁哥哥，可见着你了。"

铁桢一脸尴尬，伸出手，将她推到自己一尺以外，不悦道："你怎么来了？"

玉真一脸的得意："我瞒过爹娘，自己来的，刚刚到，还来不及歇息，就来看你。"

我忙道："下官告辞。"不待他说话，飞也似地退了出去。

帐内的铁桢急忙出声唤道："来人。"

立刻进来两个侍卫，拱手道："殿下有什么吩咐？"

"把她给我看起来。"铁桢一指玉真。玉真惊道："铁哥哥，为什么？"

铁桢不理她，到墙上摘下宝剑，佩在自己腰上，又取了一件厚厚的狐皮披风，大步出帐，玉真推开拦阻她的侍卫，追上去，一把拉住他的手，委屈道："铁哥哥，看到我，你不高兴么？"

铁桢板着脸道："高兴，不过这里是战场，很危险，今晚我就派人送你回去。"说完向侍卫示意，"守着她，若让她偷跑出去，军法处治。"

侍卫面色一紧，立刻上前挡住玉真，任她怎样哭泣怒骂，再也不肯让开。

我到了营地上，心里急着想去看战场局势，见一旁有一匹战马，解下马缰，就想骑上去，一只手从身后一把拉住我，笑着说道："刚说你没耐心，你倒变本加厉起来了。虽然刚到仲秋，这东北的天气却和江南不同，你身子弱，应该系上披风才是。"话说完，一件厚厚的狐皮披风披到我身上，紧紧地裹起来。

我心中羞涩，红着脸道："谢谢大哥。"忽想到郡主，听说大哥已和她订下婚约，她千里迢迢来见大哥，大哥为何不抽时间陪她呢？只是，这话却不好问。

铁桢含笑不语，转到我身前，轻轻为我系好披风的系带。一缕发丝从我官帽中垂下来，他伸出手，缠在指间，想为我塞进官帽，我被他这个亲昵的举动弄得有些不知所措，慌忙退后一步，轻声道："大哥，我先上马了。"

有一抹怅然从铁桢眼中掠过，很快消失了。笑着点点头，纵身上马，和我并肩而驰。

战马扬起前蹄，奔出营门，驶向远远的城池，那里如今已经成了血与火的世界，到处是弥漫的硝烟和马蹄卷起的漫天粉尘，把夕阳都遮蔽了。

第一次见识古代战场的悲壮和血腥。映入心底的是难以言状的震撼，刀枪相向，血肉横飞，战鼓雷动，还有火炮震耳的轰鸣声，高高架起的云梯，高墙之上，箭如雨下，石块纷飞，高墙之下，劲矢飞攒，炮弹横飞。战事渐趋胶着状态。

这次铁桢派出攻城的是许知远手下的两万将士，禁军中的精锐，有着丰富的攻城经验，随着夜色的降临，城上守军渐趋不支。

一声震耳欲聋的炮响，洛城的南门忽然洞开，城外早已埋伏好的骑兵，一马当先，冲了进去。

远远地望着那些呐喊着杀敌的普通军士，浴血的战袍，被烟尘染黑的脸，手中沾血的兵器，战马嘶鸣，铁蹄滚滚，我心中忽然涌起许多感慨，这就是战争吗？战争的残酷，在于年轻生命的瞬间消逝，血肉横飞的凄惨。为何而战，为保卫国家而战，不得不战，因为眼前面对的是屠杀百姓，毁灭家园的敌人。

夜越来越深，火光渐渐暗淡，喊杀声也微弱了许多，寒风从山坡上刮过，厚厚的狐皮披风也无法抵御，我忍不住缩紧身子打了个冷战。

铁桢扭头看了看我，轻声道：“三弟，我们回去吧。”

“好，大哥。”我依言拨马回身，和他一起驰下山坡。

天佑二十四年秋，皇太孙率二十万朝廷大军远征东北，与敌军战于洛城，杀敌八千有余，俘敌两千，缴获兵器粮草无数，收复洛城，首战告捷。

报喜的战报很快由小校骑快马送往京城。铁桢和大军一起进驻洛城，主将的营帐设在原来的洛城府衙。

订下终身

九王府。

顾云儿穿着一身薄纱似的华贵衣裙，忐忑不安地待在一间豪华的卧房中，几日前老板向她报喜，言道当今九王爷看中了她，要纳她为妾，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王府的轿子已经在门外等候，她不敢拒绝，只能独自上了轿，轿子抬着她，进了气势恢宏的九王府，人都说一入候门深似海，更何况她只是个身份低微的青楼女子，这以后的日子，可该怎么过。

一连几日，王爷都未来见她，听丫环说是因为事忙，是啊，他是当朝王爷，自然有许多政事要处理，怕是已经忘了她这个卑贱的女子吧。可是今晚，他竟然要来。丫环一早就为她洗浴熏香，又带她到王爷的卧房等候。

听着窗外一声声的更鼓，她心里莫名地害怕。直到听到门外丫环唤道："给王爷请安。"方才醒过神来，急忙奔到门口迎接。门开了，听到他的脚步声，她也不敢抬头，只顾敛眉施礼，男人的靴子停在她面前，温和的声音道："不必多礼。"

急忙照着府里管家的吩咐，回道："谢王爷。"

话音一落，下巴就被他抬了起来，这时才看清眼前这男人，三十出头的年纪，鹰目薄唇，笔直的鼻梁，相貌十分英俊，嘴角还含着笑。被他温柔的目光盯着，这心竟是抑制不住的狂跳起来。

刚想唤一声王爷，已经被他抱入怀中，紧紧地抱着，也不说话，象是在感觉她的存在。听着他急促的呼吸声，她的呼吸也渐渐乱了。直到他在她耳边轻声唤道："丽君……不，云儿。"

有些讶异他为何叫错名字，不及多想，只觉着他的语调无比温柔，哪里象个高高在上的王爷，心顿时化了，迷迷糊糊地倒入他怀中，任由他火热的嘴唇轻轻吻她的眼睛。他吻的很温柔，象是怕会弄疼她。意识渐渐迷茫，朦胧中，被他拦腰抱起，倒在柔软的大床上，雨点般的热吻，带着她一同陷入疯狂。

京城一处偏僻的宅院。

孟仕元正和夫人在后园闲坐，小兰依旧换了女装，侍立在身后，原来她得了小姐的书信，便急忙赶回江宁，到了县城方知，老爷夫人都被下了狱，心中顿时没了主张，所幸身上带了些银两，便拿出来贿赂牢吏，方可进去探视，又时时拿些食物给他们吃。

偏偏小姐一直没有音讯，又不敢去京城寻她。幸得半个月前，来了一群蒙面人，执着刀剑，将他们从牢中救出，又知会了小兰，一同来到京城，就在城西一处偏僻的宅院安身下来，小兰心中猜着是小姐

和皇甫公子所为，便向他们说了。老爷和夫人自是喜不自胜。急忙问护送他们的侍卫，其中一个头领模样的人，请他们到内室，将一封密信交给他们，言道主子交待，看了信，他们就明白了。

孟老爷急忙颤抖着手，打开信件，读给孟夫人听，信上言道：他们的侄儿孟浩宇如今化名张好古，任二品监军之职，在朝廷北征的大军之中。信上还谆谆叮嘱，要他们改名换姓，外出要与侍卫同行，信末特别提到，这次他们入狱，便是九王海山所为，要他们小心提防。

看完信，孟夫人惊得说不出话来，小兰在旁道："想不到小姐和皇甫公子上了战场，老爷啊，这可该如何是好？"

孟老爷本就一肚子的担忧，听了她的话，顿足叹息，孟夫人更是忧心重重，寝食难安。

几人在后园中坐了好一阵，越想越担心，孟夫人含着泪道："老爷，不知这京城中可有什么灵验的寺庙，我想明日去庙里为丽君烧一柱高香，求一个平安符，保佑她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孟仕元叹息着道："好吧，我唤人来问问。"言罢叫了下人过来，问清了京城中最大的寺庙是佑民寺，寺中供奉着几十尊神佛，十分灵验。孟夫人心下暗喜，连夜备好了供品香火等物。急盼着天明。

第二日天刚蒙蒙亮，孟夫人就带着几个侍卫和丫环出来，坐上轿子，一径到了佑民寺。待得进庙，到佛祖像前虔心跪拜默祷了好一阵，许下心愿，又许诺将来为佛祖重塑金身，方才起身，点上高香，向大师讨了一个小小的平安符，正欲回去，却见身旁来了一人，一身朴素衣装，满头白发，扶着一个丫环，也向大师讨了平安符，不禁笑问道："夫人也是来为家人祈福的么？"

老妇抬起头，见到她，惊道："孟夫人。"

孟夫人这才认出她，喜道："皇甫夫人。"

两家本是世交，只是自孟仕元携家隐居江宁后，已有多年未曾联系。如今一见，都苍老了许多。不禁相对嗟叹不已。

两人执着手叹息了好一阵，皇甫夫人率先止道："妹妹，不如随我回府，也好叙话。"

孟夫人自然一口应承。到了将军府，两相落坐，提起往事，又叹了一阵。皇甫夫人问道："孟夫人怎得到了京城？"

孟夫人迟疑片刻，不敢说实话，只得道："老爷想到京城开一家医馆，就举家来了。"

"原来如此。"皇甫夫人并不生疑，又问道："令千金可到了京城？"原来她只知孟丽君，并不知孟老爷后来纳的那房妾室。

提起女儿，孟夫人顿时涌出泪水，怕她发觉，急忙以袖拭面，随口胡诌道："她在老家后院种了一园的菊花，眼看快要开了，舍不得离去，说要等菊花谢了，方肯来京城。"

皇甫老夫人不禁笑道："竟有这等事，令千金当真是爱花之人啊，妹妹夫妻爱如珍宝，一定是位难得的好女子，还不曾许配人家么？"

这句话却正中了孟夫人心意，很快笑问道："不知姐姐可曾见过新科状元张大人？"

皇甫夫人答道："妹妹是说淮阳候张好古么，他那日簪花游街之时，我曾远远看了一眼，生得眉清目秀，听说还有满腹才华，是人中之龙啊。"

听她夸赞女儿，孟夫人满脸春风，含笑道："若说小女丽君的品性，便与这位张大人十分相似。"

皇甫夫人惊道："那真是万里挑一的人物，可惜竟不能一见。"

孟夫人微微一笑，很快答道："等过了冬月，我一定写信催她前来，也好拜见姐姐。"说到这里，略顿一顿，又道："还未许配人家。"要知丽君本是大家出身，与皇甫少华孤男寡女结伴同行，为礼法所不容，两人正为此担忧，不过听小兰所说，这位皇甫公子生得十分俊秀，又有一身好武艺，若是能订下亲事，自然再好不过。

皇甫夫人闻言已有了几分心动，只是一时不知如何提起，委婉道："如此品貌，怎得还未订亲，莫非妹妹舍不得？"

孟夫人会意，笑道："不是舍不得，只是一时没有合适的人家可以许配。"

话说到这个份上，两人心中都已了然，皇甫夫人含笑道："我们姐妹久别重逢，乃人生之一大喜，今日不如喜上加喜。"

孟夫人轻声问道："姐姐的意思是？"

"姐姐想与妹妹做一对儿女亲家。不知妹妹意下如何？"皇甫夫人带着笑意道。原来府中之事，皆由皇甫夫人打理，皇甫老将军常年镇

守边关，这些家事，并不放在心上。而且他们本是世交，女方家世清白，断无不允之理。

孟夫人喜道："妹妹正有此意。小女属虎，冬月生的，不知令郎的生辰八字？"

皇甫夫人急到柜中寻了生辰八字出来，笑道："犬子属狗，腊月生的，正是天作之合。"

孟夫人接了少华的生辰八字，约好回府告知老爷之后，就将丽君的生辰八字送来，两人交情甚好，久别重逢，又成了儿女亲家，实是意外之喜，心中都十分快慰，不禁相视而笑。一桩亲事就在两个当事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一拍而成。接下来又商议了一番纳定纳聘之事，因为女方不在京城，其实是丽君和少华现在都在北疆，婚期暂时未定。

各怀心事

太子东宫。

皇太子披着长袍，坐在案前处理公文，夜渐渐深了，涌起倦意，出声唤道："来人。"

"殿下有什么吩咐？"回答他的是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

太子讶异地回头，眼前立着一个模样秀美的妙龄宫女，不禁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芳儿。给殿下请安。"林如芳弯腰施礼。

"哦。"太子微微点头："芳儿，倒一杯热茶来。"

林如芳应声而去，不一会，将一杯香茶送到他面前，太子接过来喝了一口，继续批阅公文，窗外敲响三更，伸一伸腰，回过头，见宫女还侍立在身后，笑道："夜已深，你下去歇息吧。"

"不，奴婢要侍奉太子殿下。"林如芳低头答道。

"也好。"太子笑了笑，不再说话，窗外又敲响了四更，公文终于批阅完毕，立起身，却见宫女已经靠在几上睡着了，不禁微微一笑，到一旁取了薄毯，盖在她身上，转身出去了。

***

这晚我正在自己房中观看地图，门忽然被叩响了。我抬头道：“进来。”

门开了，木寅和许知远裹着门外的寒风，大步走了进来。我忙站起身道：“是兄长和许将军来了，快请坐。”

木寅也不答话，一屁股坐下，低声道：“妹夫好计谋啊。”语气有些不善。

许知远则立在案旁，看墙上挂着的一幅山水画。

知他是为洛城告捷之事，兴师问罪来了，我笑了笑，先向许知远道：“郡主殿下已经走了么？”

许知远点了点头，露出苦笑：“好不容易把她弄上马车，她又哭着要下来，我只好点了她的昏睡穴。”看来他对自己这个任性的妹妹，也是颇为无奈。

想到这位率真可爱的郡主，我忍不住笑了笑，只可惜军营不能容留女子，否则大哥与她久别重逢，那里舍得分开。悄抬眼看木寅，见他脸上渐有怒色，心中好笑，淡淡道：“兄长是来问罪的么？”

“问罪不敢，只是问话而已，这次洛城之战，若非你献策相助，铁桢怎能获胜？”木寅沉着脸道。

许知远脸上掠过一抹笑容，对木寅所言并不附和，依旧扭头看着墙上的画。

我早料到他有此一问，那日从洛城查探敌情回来，他就一脸的不快，见了我也不理，正准备向他解释，想不到他倒先来质问我了。

木寅见我沉吟不语，不悦道：“妹夫，你如今是相府的人，怎可脚踏两条船？惹怒了王爷，到时连爹爹也保不住你。”

我露出委屈的表情，言辞恳切道：“兄长，其实好古这么做，也是为了王爷和岳父大人。”

“此话怎讲？”木寅有些讶异。

我并不答他，转而问道：“兄长，许将军，你们觉得铁桢此人心智如何？”

“在众人之上。”许知远答道。木寅皱眉不语。

“许将军所言极是。”我含笑道。“更何况他现在是大将军，我们都是他的属下，若明着与他斗，胜算有几何呢？”

木寅很不服气，很快出言驳道：“就算如此，也不必帮他。”

许知远不悦道：“木大人，何不听张监军把话说完。”

我向他微笑点头，又道：“这就如放长线钓大鱼，必得先给他尝点甜头，他才会上钩。兄长，你也看到了，洛城之战虽顺利，却让敌军收了轻敌之心，加强了防备，剩下的六座城池，就没有这么好收回了。”

木寅脸色稍缓，道：“妹夫说的也有些道理，依你之见，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继续博取铁桢的信任，到时再见机行事。随机应变。”我答得十分简单。木寅露出迷惑的神情，许知远淡淡道：“有理，就依张大人之言。”

我心中松一口气，笑着指向眼前地图，向许知远招手道：“许将军请看。”许知远很快凑到我面前，我将手在地图上划了一圈，笑道：“下官方才将这幅地图仔细研究了一番，发现敌军占领的城池皆在泗水以北，连成一线，遥相呼应，攻一点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包围之中，而且经洛城一役，再假扮百姓混入城中势不可行，强行攻城，损失太大，而且他们占了地利，在战场形势上，我们略逊一筹。”

许知远看了看我，脸上露出感慨之色：“想不到张大人一介文官，竟然如此熟识兵法作战之要略。”

被他夸赞，我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本人只是自幼爱读孙子兵法而已，说起来，战场形势还是大哥在帐中向我分析的。我都记了下来，这时正好派上用场。嘴上仍谦让道：“将军谬赞。”随即指向泗水一角：“将军可看出这座城池有何不同？”

许知远仔细看了看，言道：“这座城池南面有山，高耸险峻，北面就是敌国疆界，是敌军退回本国的必经之道，进可攻取占城，退可横渡泗水，驰回洛城大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说得好。”我不禁击掌赞道。话音未落，听到一声哈欠，回头一看，是木寅，他见我们的目光齐齐落在他脸上，尴尬地笑了笑道：“天

色不早，我先告辞了，你们慢慢谈。”

“兄长慢走。”我将他送到门外，回到房中，与许知远相视苦笑。

接下来，两人又议了一番，概括来说，就是明日在大帐中，说动铁桢派我和许将军带一支军，攻占青城，青城是匈军回国的必经之地，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筹码，只要占领它，铁桢是胜是败，便全由我们掌控。其实是那日在大帐中，我和大哥商量好的计策。许知远人虽精明，终料不到我与大哥的关系，并不疑它，考虑之后，点头应了下来，送他走后，我静待黎明。

主帐中。

铁桢坐在桌前，静静地望着眼前的地图，上面已用红墨圈点了许多地方，只待明日与众将商议之后，就要分派兵力，真正开始大战了。只是，想到三弟也要带着许知远攻城，心中总是有些担忧，奈何军中竟没有人能够替代他。少华太实，苏堂太直，阿罕太过谨慎，其他将领虽武功高强，却输于谋略，无法与三弟相比。

“殿下。”阿罕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冥想。

铁桢从桌上抬起头，道：“什么事？”

“京中来信。”阿罕从怀中将信件掏出来，递到他手中。

铁桢打开信一看，面露震惊之色。信上说的明白。那位一直跟随三弟身边的书僮，原来是个丫环，而且是孟家大小姐孟丽君的贴身丫环。难道如他所料，他的三弟，真得是女儿身吗？那么相府的婚事又该如何解释，身为女子，怎能娶妻？

铁桢皱起眉头，默想了好一阵，笑着摇了摇头，再看下一页，这回更加震惊不已，孟家与皇甫家已经结下姻亲，许的是孟家大小姐孟丽君。也就是那个自新婚之夜起，一直下落不明的女子。

以孟家的家世和门风，怎会将一个不知所踪的女儿许婚，更何况许的还是自己的世交。除非这个女儿从来就没失踪过。

所有的谜团聚在一起，似乎马上就能解开，可是，他现在却忽然不想知道那个谜底。不去探究自己矛盾的心情，将信纸卷起，递到烛火前，看着它化为灰烬。

计高一筹

第二日一早，营中便响起鼓声。众人齐集到铁桢大帐中。

铁桢命手下将地图悬在照壁上，立起身，微笑道："这次洛城之战，苏将军功不可没，我已上奏朝廷，论功行赏。下面说说下一步的行动。"

众将一起聚拢来，看墙上的图。

铁桢指着泗水以南道："据探马来报，敌军已经获知洛城被收复的消息，派出五万骑兵，绕过泗水，前来阻截我军，敌国王子耶朵在甘城调兵遣将，准备死守剩下的六座城池，形势并不乐观。"

许知远立起身禀道："殿下，依末将之见，应该兵分两路，一路迎击来袭的敌军，另一路强渡泗水，绕过青城、占城，奔袭耶朵所在的甘城。"

皇甫少华立刻站起身反对："殿下，此举万万不可，我军的兵力与敌军相当，泗水一带的城池都在敌军手中，若贸然兵分两路，一旦敌军出城合围，凶多吉少。"

许知远还未答话，木寅不满地哼了一声，冷冷道："皇甫将军此话，下官不敢苟同，经此一役，我军士气大振，敌军士气受挫，正是一鼓作气，击溃敌军，收复城池的大好时机，何来凶多吉少之语。"

铁桢笑了笑，转眼看向我："张监军以为如何？"

我站起身，大步走到地图前，仔细看了看，向侍立一旁的小校道："拿马鞭来。"

小校急忙飞跑着将一根细长的马鞭递在我手里。

我执着马鞭，在地图上指点道："下官昨晚在营中将这幅地图研究了一番，发现匈军占领的城池皆在泗水以北，连成一线，遥相呼应，攻一点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匈军包围之中，而且经洛城一役，他们已经收了轻敌之心，再假扮百姓混入城中势不可行，强行攻城，损失太大，正如皇甫将军所言，两军兵力相当，而且他们占了地利，在战场形势上，我们略逊一筹。"

我说完话看了看铁桢，又环视左右，见众人皆凝神静听，信心陡增，又接着道："许将军所言也颇有道理，就是将兵力分成两路，一路在外迎击敌军，一路攻城掠地，直捣老巢。只是泗水沿途的城池皆在敌军手中，确实需要防备他们出城袭击我军。所以下官综合几位将军所言，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知各位可有兴趣一听。"

铁桢含笑的眸子凝望我，轻声道：“说吧，我等洗耳恭听。”

听出他语气中暗含的欣赏和感叹，我脸上一红，慌忙轻咳了两声，掩住自己心中的紧张，依旧执着鞭，指向泗水以北，那里有一座耸立的山峰。缓缓道：“这座山名泗峰，高可几十丈，山上林木茂盛，山下有一条宽敞的官道，是匈军阻截我军的必经之道。下官不才，以为可以在此地设伏，引敌军上钩。”

铁桢想了想，轻声道：“这话说得虽有理，但是耶朵生性狡诈，即知此山险峻，自然也能料到我们会在此处设伏，怎会轻易上钩。”

众将也纷纷露出疑惑之色。

我胸有成足地笑了笑，道：“殿下可以先派一支几千人的小部队做先锋，备齐弓矢，多挖陷阱，在敌军行军途中不断袭扰他们，敌将必然大怒，奋起直追，殿下趁此时机，将大军偃旗息鼓，夜行至泗峰埋伏，围攻敌国援军。”

皇甫少华率先击掌道：“此计甚好，末将不才，愿领五千军做先锋，诱敌军上钩。”苏堂静坐大帐一角，沉默不语。

木寅从角落里冷冷地哼了一声，淡淡道：“只怕皇甫将军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铁桢心中不悦，蹙眉看了他一眼，又道：“各位以为此计如何？”

一个身穿青甲的中年将领起身道：“殿下，末将以为此计风险太大，若敌军不肯上当，皇甫将军的五千人以寡敌众，断无生还之理，还不如将大军分成两路，每路十万，直取耶朵的老巢。”

众将也纷纷应和，铁桢皱起眉头，沉吟不语。

我和许知远交换了一下眼色，含笑道：“诸位稍安勿躁，在下的话还没有说完。所谓兵不厌诈，殿下在泗峰设伏的同时，下官愿和许将军领三万骑兵横渡泗水，奔袭青城，青城位于敌军所占城池的中心地带，进可攻取占城，退可横渡泗水，驰回洛城大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敌军出于无奈，一定会倾巢出动，欲夺回青城，殿下可借此机会，挥军直指敌国王子耶朵驻守的老巢，使他腹背受敌。至于朱将军所说兵分二路之法，看似稳妥，实则费时耗力，若与敌军相遇，两相硬碰，胜负难定。”

话音未落，苏堂立刻站起身反对：“监军大人，青城城墙高耸，防守严密，短期内根本无法攻占该城，到时敌国援军一到，三万军都无生还之理。”

知他的担忧，我淡然一笑：“苏将军，敌军与我军人数相当，又占了地利的便宜，若要硬碰硬，只会损兵折将，根本无法制胜。所以权衡之下，只有兵行险着，以少量军队牵制大部敌军，给大军创造机会，让殿下以优势兵力，在敌军后方攻城掠地，岂不是好。殿下以为呢？”说完目视铁桢。

铁桢扭过头，朝我笑了笑，颔首道：“好是好，不过张监军毕竟是文官，不宜出战。”此言一出，我大感惊讶，那日在大帐中说的好好的，由我带领许知远和苏堂离开大营，攻取青城。若许知远安分守己，倒无妨，若他敢与敌军勾结，当场拿下，军法处治。大哥则带木寅前往泗峰，阻截敌国援军，只是一日之隔，他为何突然改变主意，难道发生了什么事？

想到这里，我急忙用目光向他示意，铁桢扭过头，不理我的眼神暗示，举起令牌道：“许将军，苏将军听令。”

许知远和苏堂站起身道：“末将听命。”

“你二人率三万军，明日一早离开洛城，横渡泗水，奔袭青城。”

我见铁桢不理我，心中大急，青城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苏堂为人太板直，未必斗得过许知远，让他们同去，后果难以预料。无奈之下，又向许知远打眼色，许知远面无表情，看不出是否明白我的意图，我急的火烧心，幸好这时他开口道：“殿下，三万军不够，攻取青城，最少需五万军。”

阿罕在后怒道：“许将军，殿下的令，你竟敢不听。”

许知远向身后诸人道：“你们说，三万军够不够夺取青城？”

众人互相看了看，几个许知远带来的将领站起来，拱手道：“许将军所言极是，三万军不足以夺取青城。”那些新挑选的将领则沉默不语。

铁桢脸色一沉，正要说话。

我急忙站起身环视一圈，哈哈一笑，朗声道：“众位以为，敌军比我军如何？”

许知远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冷冷道：“敌军自然比不上朝廷大军。”

我接口道：“即如此，将军为何以为三万大军拿不下青城小小城池。”

许知远反驳道：“大人是文官，并不明白其中道理，所谓守城易，攻城难，一万军镇守的城池，至少需五万军的大兵力方可顺利攻下。”

我点了点头，笑道：“不如让下官跟将军打个赌，不知将军可有兴趣？”

许知远冷声道：“什么赌？”

我开口道：“这次三万军交由我指挥，三日之内定将它拿下，我若输了，任凭将军处置，将军若输了，任由我处置。”

众人顿时面露惊诧之色。铁桢缓缓张开嘴，想说什么，最后还是忍住了。

许知远露出一脸不快，咬牙道：“好，赌就赌。击掌为誓。”

任你再精明，也要上我的当了。我心中暗忖，大步走到他面前，和他击了一掌，笑道：“好，击掌为誓，众位就是我们的证人。”

铁桢坐在大堂上，沉默了好一阵，开口道：“许将军即然不愿攻城，就率领五千军为先锋，连夜出城，赶到泗峰前拦截敌国援军。”

听他说完话，我不禁暗吁一口气，许知远方才以人数太少为由，推了攻城，这次若再推，大哥就可借机以军法处置他。只有区区五千人马，他若想活命，只有尽力而为。只是，他毕竟是玉真的哥哥，大哥如此难为他，万一有个闪失，如何向玉真交待?

想到这里，我不禁看了许知远一眼，只见他苍白着脸，上前接过令牌，拱手道：“是，殿下。”

木寅坐在暗处，压低声音冷冷道：“书生作战，纸上谈兵。”

声音虽不大，却正好足够所有人听到。铁桢微微蹙眉，佯作不知。又取了令牌，举目望向苏堂：“苏将军听令。”

苏堂拱手道：“末将在。”

铁桢执着令牌道：“你随同张监军，率三万军，明日一早离开洛城，横渡泗水，奔袭青城。一切听张监军指挥。”

苏堂正欲答话，皇甫少华立起身道：“末将也愿跟随张监军攻城。”

铁桢看了看他，脸上神情复杂，皱眉不语。

皇甫少华急道：“请殿下恩准。”

铁桢不易察觉地叹息了一声，道：“也好，皇甫将军也协同张监军攻城，今日就议到这里，众将回去，准备明日出征。”说到这里，看了我一眼，道：“张监军留下，还有事商议。”

大哥今天好怪啊。我按捺住心中的讶异，拱手道：“是，殿下。”

众人一起出了大堂，纷纷回自己的住所，许知远立在大堂外，望着黑沉沉的夜空，沉默不语。木寅从暗处无声无息地走过来，缓缓移到许知远身后，贴着他的耳朵，笑道：“许将军，你说这个赌，是我妹夫赢，还是你赢啊？”

许知远扭过头，望着他，嘴角浮起一抹冷笑，淡淡道：“赢了又如何？输了又如何？”

木寅神情一震，轻声道：“将军的意思是？”

从鼻中冷冷地哼了一声，星光照耀下，许知远白皙俊朗的脸变得忽明忽暗：“木大人不如和末将同去泗峰如何？”

木寅顿时变了脸色，慌乱道：“在下还有事，先行告辞。”

“蠢材。”许知远低声道，大步走远，到拐角处回过头，望了一眼木寅的背影，忍不住又小声道：“贪生怕死之徒。”说完忽然一惊，这正是张好古那日对着木寅的背影说过的话。自己今日竟然照搬了来。

攻克青城

大堂内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和大哥两个人，大哥静静地坐着，不看我，目光越过我的肩头，望着身后敞开的大门。

气氛静的有些古怪，他不说话，我也不敢说话，只是静静地立着。等着。

大哥沉默了很久，终于站起身道：“你跟我来。”

我悄悄吐了吐舌头，跟在他身后进了内室。

身子还没站稳，大哥迅疾转过身，将房门紧紧合上，扭过头，向我道：“坐。”

“大哥先坐。”见他不坐，我也不好坐，只好忐忑不安地立在那里。

铁桢一把拉住我的手，按着我坐在椅上，自己搬了椅子，坐在我身边，也不说话，一双锐利的眸子，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他看得很仔细，象是想证实什么，或是在寻找什么。

我被他看的很不自然，伸出手挡在他眼前，开玩笑道：“大哥，你怎么了，是不是我脸上长东西了。”

铁桢把我的手从他眼前移开，嘴角露出一个有些无奈的笑容：“三弟，你还是这么顽皮。”

“说吧，大哥，有什么事？”我把手收回来，俏皮地笑了笑，言归正传。

“青城城高河深，又被敌军重兵把守，三天的时间，三万军队，能攻得下来吗，你呀，自作主张，任性胡为。是不是想受罚？”铁桢把脸一板，语气有些严厉。

明白他的关切之情，我急忙站起身，走到桌前，执起茶壶，给他倒了一杯茶，递到他手里，轻声道：“大哥，你听我解释。”

铁桢接过茶，喝了一口，轻声道：“好，你说。”

“许知远为人极精明，苏堂根本无法应付他，而且青城地位十分重要，倘若有失，会影响整个战局，小弟一人安危事小，北疆战事才是最重要的啊。”

铁桢露出苦笑：“你说的这些，大哥又何尝不知道，只是，正因为青城重要，所以大哥更不能让你去冒险。军中将领众多，大不了再选派别人。”

“大哥，我已和许将军当众立下赌约，大哥和军中将领皆是见证人，倘若背信，岂不遭人耻笑，亦有违军规。”

铁桢知我说的有理，不禁蹙眉不语。

“大哥，别担心，还有二哥和苏将军在，我一定不会有事。”我用胸有成足的口气道。

听我提到二哥和苏将军，铁桢脸色一变，很快恢复平静，立起身道：“你等着。”转身到柜中取出一件银色的贴身小甲，递到我面前。见我用讶异的眼神看着他，低声道：“这是用深山采到的千年老藤，抽

出筋络，以药水浸泡之后织成的藤甲，是我朝的传世之宝，刀枪不入，今日大哥就送给你了。”

“不行啊，大哥，这是你的。我不能要。”我急忙推辞。

铁桢眉头一皱，加重语气道：“你若是不要，明日的青城之行，我就另换他人了。”

我忙不迭地到他手中接藤甲，一边笑道：“那我就要了，谢谢大哥。”手刚触到他的手，就被他紧紧地握入手心，心中一惊，想挣脱，却被他握得更紧，不禁羞红了脸，幸得有面具遮挡。

铁桢用力将我拉近他身前，盯着我看了好一阵，突然松开我，背过身，望着墙上悬挂的地图，低声道：“回去之后，就把这身藤甲穿上，一刻都不许脱下来。”

被他突然的举动弄得惶惶不安，我悄悄退后，按捺住心中的讶异，轻声道：“是，大哥。”

“还有，我要你毫无无伤的回来，若是少了一根头发，一定重重地罚你。”铁桢一字一顿道。

“……。”我抬起头望着他清俊的背影，说不出话来。

“好，你可以走了。”铁桢并不回头，轻轻挥了挥手。虽然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却能觉到他语气里的忧虑和关切。

我愣了好一阵，终于转过身，无声地推开门，走了出去。

***

天蒙蒙亮的时候，两路人马驰出城门，向两个相反的方向驰去。

坐在高头大马上，回望自己身后的军队，长长的望不到头，闪亮的盔甲，招展的旌旗，整齐的马蹄声，一个三万人的部队，居然听不到一点说话声，连轻轻的咳嗽声都没有，果然不愧是天朝最精锐的军队。

悄悄扭头看身边苏堂，清俊的脸庞，微蹙的眉，一路上都板着脸，一脸的不高兴。叹一口气，又望向前面的皇甫少华，舒展的双眉，含笑的眸子，他倒开心得很啊。轻轻摇头，开始想前面的战事。

许知远昨晚就带着五千人启程了，这个冷男人腰上总是挂着一块玉佩，上面刻着一朵栩栩如生的大丽菊，让人不由自主想起相府后院中那一地菊花。

木寅则随同铁桢到泗峰去了。同去的还有阿罕。

天气越来越寒冷，河上的风刮在脸上如刀子一般，又冷又痛。不过冷天也有冷天的好处，因为冷天是枯水季节，泗水本来就是一条窄窄的小河，河水也不深，不用下马就可以跋涉过去。

过了河，再爬过前面那座险峻的山峰，山下的平原上，耸立的就是青城高大巍峨的城墙，在阳光下，可以看到敌军高挂的旗帜，还有士兵手中闪耀着光芒的武器。怪不得许知远说三万军不够，这座城池看起来确实属于易守难攻那种。

在心中暗暗咂了咂舌，我命全军在离城十里处安下营寨，便召皇甫少华连同苏堂一起到帐中商议对策。

开门见山一句话："各位以为攻城可有什么良策？"

皇甫少华笑了笑，拱手道："监军大人，末将以为，无甚办法可想，只有集中兵力强攻。"苏堂则静默不语。

我也不问他，笑道："强攻，那要死多少士兵，而且青城高而坚固，以三万兵力，三天的时间，能攻得下来吗？"

苏堂突然出声问道："监军大人的意思是，还要故伎重施？"

"你以为我还会搬用攻洛城的那一套吗？"我不满地看了他一眼："且不说敌军对此计早有防备，青城的城门根本不打开，怎么混进去。"

皇甫少华问道："那还有何办法攻城？"

"兵者，诡道也。"我莞尔一笑。"敌军离开家乡，袭扰我国边境，已有几个月，人人家中皆有父母妻儿，城中百姓又对他们恨之入骨，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心中一定盼着早些结束战争，好回国和家人团聚吧。"身为女子，比较容易考虑到亲情这一点，男人却不太可能想到。

苏堂冷声道："那又如何？"

"军中可有通敌国文字之人？"我开口问道。

"有，我就是。"苏堂迅速回答。

"好，我拟一封信，你用匈文译好。绑在几千支箭上，射入城中，先瓦解敌人斗志，攻心为上。今晚就由皇甫将军率一万军，佯攻青城东门，苏将军率一万军，自西门处开挖地道。天亮之前必须挖好，另一万骑兵埋伏在西门外等候。我已经观察过此地土质，实而不粘，最

适合挖地道了。挖好地道后，趁着夜色埋设炸药炸塌城墙，骑兵就可长驱直入，直捣敌军大营，两位以为如何？”我款款道来。

两个男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皇甫少华很快出去准备挖地道的工具。我到书案前挥笔写下一封言辞切切的书信，信末还言道，只要敌军自动退出青城，大军让道让他们回乡。

苏堂将信译好后，很快寄往城中，天黑之时，皇甫少华集中兵力，开始进攻青城东门。敌军收了信件，思乡之情迭起，士气受挫，又兼朝廷大军攻势猛烈，渐萌退意。守城敌将心急，将把守其它城门的将士尽数调往东门，欲击败皇甫少华军队，重振士气。苏堂趁着夜色的掩护，不燃火把，借着星光，在西门之外深挖地道。

我端坐大帐中，手执清茶，看似胸有成足，其实底气不够，这是我亲自指挥的第一场战役，从墨攻中引申而来，结果如何，无法预料，让我惊讶的是，皇甫少华和苏堂竟然如此相信我，真是出乎意料。

将杯中茶轻轻啜了一口，听着晚风送来的喊杀声，还有隐隐的兵器碰击声。从洛城之战，就已深知战争的残酷，心中不忍，但却不得不为之，今日之杀伐，只是为了明日的和平，还有将来的长治久安。

巡逻的军士在营地里敲响了一更，接着是二更，心里隐隐地忧虑起来，怎么都睡不着，开始在帐中来回地踱圈，过一会就奔到帐外查看动静，挖地道之举是否行得通，大军能否顺利进城，敌军人数虽少，也有一万多人，如何才能尽量减少伤亡，取得最后的胜利。忽想到远在京城的海山，第一道捷报快要送抵京城了，若是得知我全心助铁桢建功，不知会如何的生气，甚至暴跳如雷吧。想到这里，不禁摇头苦笑。这次出征，早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粮草军器皆已带足，不必惧怕他，只是木寅和许知远却不得不防。如今他们都与大哥在一起，大哥行事谨慎，一定不会让他们有可趁之机。

不知不觉，天已经蒙蒙亮了，一个浑身沾满尘土的军士冲进来报道：“监军大人，大军已经攻入青城了。”

“太好了。”我拍案而起，“拿披风来，准备战马，我要出营观战。”

桃花幻梦

漫天桃花飞舞，风吹来，化作阵阵花瓣雨。

海山沿着小径，在桃花林中穿行。

一抹若有若无的音律，似幻似梦，如浅浅的水波，从林深处飘来，循着那动人的琴声，向远处行去。

渐行渐近，琴声忽转急骤，如震耳的马蹄声，驶到高处，忽然铮的一声止了，又从低处慢慢盘旋而上，最后化作一片金戈激昂之声，铮然半晌，忽又转婉约，动人的旋律，忽急忽慢，忽轻忽重，拿捏有致，如山间清泉，自峰巅处突然坠落，溅出无数珍珠般的水花，人的心绪也不觉随着这曲调忽高忽低，忽忧忽喜，渐渐沉迷，难以自拔。

这时，一个清亮甜美的声音轻轻传来：

笑谈封侯事不难，英雄仍作布衣看。纷纷眼前皆商贾，贫富原在咫尺间。琉璃世界幻虹天，人生何来事事全。有口皆碑无愧谁，难得身站名利前。不为酒醒花前坐，但愿酒醉树下眠。心中自有凌云志，冷看五陵豪杰墓。

歌声娇柔婉转，偏又夹着逼人的气势，令人闻之动容。海山呆立片刻，欲待再听，琴声却忽然止了。急忙施展轻功，纵身寻去，越过密密的桃林，踏着粉红色的花瓣，四处寻觅，蓦然回首间，一抹雪白的纤影映入眼帘，乌黑的长发松松地挽着，余下的青丝垂落至腰间，身姿曼妙，步态轻盈，立于花瓣雨中，衣袂飘飘，恍若仙子，女子似听到他的脚步声，转身欲走。

海山急忙出声唤道：“姑娘请留步。”

女子伫足回首，清秀的脸，乌黑狡黠的眸子，唇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笑容。

望着她熟悉的面容，海山惊呼一声道：“张好古。”

女子一笑，伸手在脸上一抹，取下一张薄如蝉翼的面具。露出面具下绝美的容颜，风华绝代的风姿，云淡风清的笑容。一双明眸似嗔非嗔，似笑非笑，波光流转间摄人心魄。

“是你。”海山震惊不已。

女子盈盈一拜："民女孟丽君拜见王爷。"

"丽君。"海山喃喃自语："原来你就是孟丽君。"震惊忽然转为满腔狂喜，几步上前，伸手去握她的手，女子抬起头，手中忽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宝剑，向他心窝刺来，疾如闪电，急切间无处躲避，眼睁睁看那剑刺入自己身体，却不觉着痛。依然凝眸望着她，柔声问："为何要杀我？"

女子微微动容，拔剑后退，咬唇不语。

低头看自己身上，并无血迹，连伤口亦无，来不及讶异，轻移脚步上前，执住她的手，柔情奕奕地唤她："丽君。"

女子猛地挣脱他的手，飘然而去。

"丽君，丽君。"望着她背影远去，急欲追赶，脚却如生了根一般，根本动不了半分，心顿时痛到极致，冷汗从额头涔涔而下。

"王爷，王爷。"一个声音在耳边轻唤。

缓缓睁眼，眼前是书案，自己依然坐在太师椅上，方才的一切，原来竟是南柯一梦。

顾云儿手上端着一钵参汤，递到他面前："王爷，这是贱妾刚熬的汤，您趁热喝吧。"

海山看了她一眼，接过参汤，喝了两口。便放下碗道："你下去吧。"

"王爷。"云儿收起汤碗，迟疑着，忽又出声唤道。

"什么事？"海山抬起眼睛看着她。

"王爷，您方才做恶梦了吗？"

"嗯……。"海山鹰目微眯，不动声色地看着她。

"王爷，丽君是谁？"云儿一脸好奇。

海山厉目一扬，出声喝道："来人。"语气十分严厉。

云儿惊惶失措地看着他，战栗着说不出话来。

两个下人进来道："王爷有什么吩咐？"

"拖下去，掌嘴五十。"海山一挥手，不再看她。

"王爷，云儿不知错在哪啊？王爷。"顾云儿泪如雨下。很快被下人拖了下去。阿桑从门外进来，见此情景，顿时怔住。

海山不悦道：“什么事？”

“王爷，北疆的捷报。”阿桑躬身将折子递到他手中。

海山接过他手中的折子，略略扫了一遍，依旧合上，道：“呈给皇上。”语气十分平静，似乎早有所料。

“是，王爷。”阿桑按捺住心中的疑惑，正欲走，被海山抬手止住：“传我的令，多加人手，在京城仔细寻查，一定要把孟仕元夫妇给我找出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张好古的身份，自己一直心存疑虑，经此一梦，原先想不通的事，如今都想通了。

第一次见他，就有似曾相识之感，举止神态，甚至说话的语气，都与孟丽君无异，连身材亦相似，身上常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幽香。高中状元之后，马上向太子谋求刑部尚书之职，一到刑部，就将包括孟仕元一案在内的死刑案子发回重审，自己刚刚告诉她江宁县一案刑部不能插手，孟仕元夫妇就被人劫走。这一切处处都透着疑问。

细想下来，在江南寻访多日，一直找不到孟仕元夫妇的踪迹。只能说明他们根本不在江南，若张好古就是孟丽君，以她的心智，极有可能将孟仕元夫妇安置在京城。

只是对相府的婚事，他心中还有些疑虑，若是女子，怎能成婚。如今，只要在京城找到了孟仕元，一切自然水落石出。

阿桑面露惊讶之色，不敢多言，躬身离去。

***

一进青城的大门，来不及歇息，我迅速下令，收集城中所有的铁器，粮食，商店里的布匹，木炭。又命人将护城河之水引入地道，旁边派人严加看守，再命人到城中各户安抚百姓。

皇甫少华惊讶地看着我做这一切，忍不住问道：“监军大人，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坚守这座城池，待殿下大军抵达。”我一板正经道。

苏堂疑道：“大人的意思，敌军马上就会围攻青城。”

“正是如此。”我坦言道。“青城在敌军所占领的六座城池之中，挡住了通往匈国之路，敌军就算拼死，也要将这座城池夺回来的。”

“我们只有三万军，若敌军当真倾巢而出，我们如何守得住？不如马上退回洛城吧。”苏堂语气急切。

皇甫少华不满道：“刚刚进城，就提撤军之事，苏将军莫非被敌军吓破了胆。”

苏堂怒道：“你胡说什么，我只是担心监军大人安危。”

“好了，好了，别争了。”我急忙出声劝止，“当务之急，是做好守城的准备，不出意料的话，过两日敌军前锋就要到了。我们一定要坚守到殿下回来。”

苏堂从鼻中冷哼一声道：“皇太孙殿下急着建功立业，未必会回援我们。”

我微微一笑：“不，就算他想回援，我也要阻止他。只有等他将青城以外五座城池攻下之后，才能回来解青城之围。”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苏堂忧虑道。

“我相信殿下的能力。”我浅浅笑道，伸手自怀中掏出书信，递给苏堂：“你马上将这封信送给殿下，嘱他按信上行事，切不可贸然回援。我这一切安好，不必担心。”

“我不去。”苏堂将信一推。

我敛容正色道：“殿下有话，一切听我指挥，你竟敢不遵军令？”

“我宁愿接受军法处置。”苏堂冷冷道，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见我蹙眉，又道：“要去他去。”一指皇甫少华。

皇甫少华慌忙推道：“我不去。大人还是另派他人吧。”

“你们两个真是反了。”我大怒，恨声道：“好，都不去是吧，我去。”作势欲走。

苏堂迅速伸手，接过我手中信件，冷冷道：“去就去。”转身走了。

冲着他的背影，我又气又笑，出声唤道：“记住，这封信一定要交到殿下手中，切不可让别人截了。”

苏堂远远地点了点头，脚下不停，飞也似地跑了。

按下青城不表，且说泗峰之战。

日落的时候，铁桢率领大军悄悄来到泗峰，就在大道旁设下埋伏。又带着几千亲兵在密林深处搭了几个帐篷，一边拿着羊毫笔在地图上作标记，一边听探马反复来报，确知敌军将领果然率领五万骑兵从关州出发，日夜赶往洛城而来。心中暗暗感叹着，一边却忧虑着，不知三弟的青城之行是否顺利。

腰里的玉佩沉甸甸的，低头看去，在灯下闪着晶莹的光泽。忍不住伸手轻抚上面的飞龙，温润的感觉，自那日在杭州得到这块玉佩后，他一直挂在腰间，而三弟腰上挂着的，却还是那块刻着水纹的玉佩。

三弟的画像，他也一直随身带着，依旧是男装的模样，不过在心里，他已无数次把画上的人儿换成青丝垂落的女儿身了。就象佑民寺那座神女像，明眸皓齿，清雅秀丽，衣袂飘飞，轻纱曳曳，笑如清风，恍若仙子。记忆忽然飞到那一天，在江宁县初见她的时候，一身紫色的锦袍，头束银冠，腰缠玉带，气质高雅，姿容秀美，双眸顾盼之间摄人心魄。

“殿下。”响亮的声音打断了他的冥想，抬起头，一个传令兵飞跑着进来。

把手从玉佩上收回来，清雅的声音，淡淡道：“什么事？”

“禀殿下，敌军前锋已经到达泗峰山脚下。”

铁桢朗声道：“传我的令，开战。”

一场声势浩大的战事就此打开帷幕，经过两天两夜血战，铁桢以十七万大军，占地利之便，夹雷霆之势，很快将敌方击溃，又乘胜追击，沿路收复敌军据守的卢城，修城，最后将兵锋直指敌国王子耶朵所在的甘城。城中有三万敌军，是敌国的精锐。耶朵狡诈，在大军到来之前，已经撤军回防，留下一座空城给铁桢。同时下令所有敌军，直扑丽君所在的青城，誓要在三天之内，将这座城池攻下，助全军退回匈国。

***

玉真坐着马车，从官道上驶过，知道离泗峰渐近，她心情极好。忍不住掀开车帘看外面的景色，可惜已是秋季，树叶落尽，满目苍凉。

那日哥哥不顾她哭泣着反对，点了她的昏睡穴，将她抱上马车，醒来时，已经离开洛城一天了。她好不容易才见着铁哥哥，自然不甘心就此回去，又哭又闹，寻死觅活，和她同行的丫环侍卫根本无计可施，迫于无奈，不得不听从她的吩咐，又将马车折回洛城，到了城中一问才知，皇太孙的大军已经启程去了泗峰，玉真心急，不及歇息，又逼着下人带她去泗峰。

马车转过山角，前面忽来了数十骑，为首少年年方弱冠，生的深眼隆鼻，衣饰颇为华贵，身后跟着一群锦衣佩剑的男子。看看就要从马车旁驶过。

玉真听到急骤的马蹄响，心中讶异，向帘外道："外面是什么人？"

下人见这些人生的不似中原人，心中警惕，只是玉真问话，却不敢不答，只得压低声音道："殿下，是一群赶路的陌生人。"

少年耳力极好，听清了他们的话，忽然勒住马，向身后随从示意。

随从立刻拔剑上前，侍卫仓促迎击，很快被斩于马下。少年示意随从将其余人等一个不留，全部杀光，这才纵身跃到马车前，探身进去，将吓的说不出话的玉真揽到马上，扬长而去。

节外生枝

甘城。

铁桢正立在帐中，眼望地图，忧心忡忡，耶朵留下空城，率几万大军绝尘而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三弟和二弟所在的青城，以三万之众，迎八万之敌，胜算能有几何，虽相信三弟之能，却仍忍不住担忧。这时，阿罕进来道："殿下，苏将军到了。"

铁桢大喜，急道："让他进来。"

苏堂满脸疲惫，一身风尘，大步走进，青城离甘城有五天的路程，信本该早到，奈何路上遇到一群群匈国的逃兵散勇，为了避开他们，绕了许多冤枉路，直到今日，方才到达目的地。因想着丽君的嘱咐，不及歇息，就来见铁桢。

铁桢向他笑道："苏将军一路辛苦。"

苏堂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双手呈上："殿下，张监军的信。"

铁桢立起身，几步走到他身边，接过信，打开就看。看完之后，双眉紧锁，神情犹豫。

“张大人要属下禀告殿下，只有将其它五城全部拿下之后，方能解青城之围。”苏堂道，心中极不情愿，但他为人耿直，自知此事关系战局，却不得不说。

铁桢背着手，在房中来回打转，神情越来越忧虑。

阿罕察言观色，知他心意，忙道：“殿下，张大人所言极是，眼下还有两城，尚未攻克，若此时回援青城，时机不宜。”

铁桢心中不悦，却知他说的有理，回援青城，可能功亏一篑，但不及时施救，青城若有失，他又该如何。回想这几日，每每想到身在青城的三弟，心中便如刀割一般，食不知味，夜不安枕，她若有事，他必痛惜一生。

如今之计，只有尽快攻下最后两城，便付出再大代价，也在所不惜。铁桢回到书案前，挥笔写下书信，递给阿罕，道：“阿罕，你速将这封信送给张大人。”

苏堂抢先一步，接过信道：“殿下，让属下去吧。”

铁桢笑了笑，道：“不可，苏将军一路辛苦，不如到帐中歇息几日，送信的事，让阿罕去即可。”

“末将比阿罕更熟悉路径，还是让末将前去送信。请殿下恩准。”苏堂语气坚决。

铁桢沉默片刻，笑道：“也好。你去吧，一路小心。”

“告辞。”苏堂转身离去。铁桢招手唤来两个侍卫，向他们道：“暗中保护苏将军。”侍卫领命离去。

阿罕走到帐前，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默然良久，回身向铁桢道：“殿下，这是为何？”

铁桢唇角露出笑容：“校场比武之后，我命人暗中查过他的身世，十年前苏科一家被海山联合木颜，诬以谋反罪名，满门抄斩，只有年仅十三岁的独子苏尧被管家和忠心苏科的老仆拼死救出。去向不明，我和父亲这些年一直在寻找他，没想到他就在佑民寺的一处禅房中落脚。而他从前的管家已经剃度，做了佑民寺的僧人，法号戒空。”

“即是忠良之后，自然不能有失。更何况他与海山有血海深仇，正可为殿下所用。”阿罕面露喜色。

“只是不知他和三弟是如何相识的。”铁桢喃喃低语，见阿罕疑惑地看着他，很快扬声道：“传骠骑将军许知远。”

不一会，许知远穿着盔甲走了进来，向他拱手道：“末将在。”论辈份，他本是铁桢的表哥，亦是他的大舅子，但因着皇后和太子两党的关系，彼此并不和睦，这点他心里也明白，这次铁桢派他领五千人袭拢敌军，幸未出差错，否则定会军法处置他，此时又唤他来，定是为攻城之事。

果然，铁桢拿起桌上令牌，向他道：“许将军。你率三万军，即刻启程，五日内攻下安城。”

“五日？”许知远震惊不已。安城守备坚固，且有两万敌军，五天的时间，怎么攻得下。

铁桢并不看他，语气忽转严厉：“五日内攻不下安城，提头来见。”许知远虽归属海山党派，却是大将之才，颇有沙场作战之能，将安城交给他，又有军令在前，相信定不会负他所望。

知他言出必行，表哥和大舅子的身份亦救不了自己。无奈之下，许知远双手接过令牌，躬身退了出去。

铁桢又扭头吩咐阿罕：“点齐三万骑兵，我要亲自率军攻取阳城。”

阿罕大惊，慌忙出言劝止：“殿下，阳城亦有两万守军，城高河深，殿下千金之躯，不可涉险，不如另派其他将领。”

铁桢笑着摆手：“自入北地以来，我一直坐镇后方，只司指挥之职，并未上过战场，长此以往，如何降服军心。今日我要借夺取阳城之战，为我军助势，让这些将军心悦诚服。”

阿罕犹豫道：“殿下说的虽然有理，只是……。”

铁桢挥手打断他的话，穿戴衣甲，大步出帐。帐外，旭日东升，放出万道霞光。

青城。

我穿着一身便服，在少华的陪同下，巡视各处城墙，每道城门内都镶以铁板，以铁条加固，门内挖有一条十米宽，几十米深的暗沟。

就算敌人侥幸攻进来，也会掉入暗沟，被沟底的利刃夺去性命。

粮食、布匹、木炭按人口配给，我和少华也不例外。城墙上竖着许多稻草人，用来采集敌人射过来的箭支，源源不断，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已经守了十来天了，城中三万军伤亡惨重，真正能够投入战斗的不过一万人而已。

我在城南辟了一座专门的军营，用来看护受伤的将士，城中医疗条件简陋，没有什么止血治伤之物，我将自己在学校所学救护包扎之术悉数传给军医和一些临时调拨来帮忙的老百姓。

城外响起阵阵战鼓，敌军又开始攻城了，领军的首领是耶朵王子，匈国的王位继承人。这是他们回国的必经之路，无论如何都要攻下，所以攻势之猛烈，无法想象，我命士兵用蘸上火油的弓箭，烧沸的开水，石块，所有可以用上的守城器具，全部用上，连城中青壮丁也一同上城守卫，大家同仇敌汔，共御外敌，看城中景况，还可勉强坚持数日。只是送信去的苏堂却到现在还没有消息，让人忍不住担忧。

匈军大营。

苏堂悄悄行至营地外，见一个士兵出来，急忙跃身上前，一剑抹了他的脖子，又将尸体拖至树后，换上他的衣服，这才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迎面有说话声传来，苏堂急忙闪身躲到帐后。两个士兵从他前面走过，说的是匈国语，苏堂凝神静听，里面屡屡提到郡主二字，语气十分暧昧。心中疑惑，悄悄跟上他们，到了一处雪白的大帐前，贴在帐外偷听。

“滚，都给我滚。”一个盘子扔到帐布上，溅起一片油迹，苏堂顿时呆住了，这女子的声音他好生耳熟，象在哪里听到过。

两个匈国女子打扮的丫环从里面匆匆走出来，到了帐外，掩嘴笑道：“这位姑娘的性子，可真让人受不了。二王子为何要把她掳了来？”

另一女子笑道：“这你就不知道了，听大王子的意思，要用她逼青城守将投降呢。”

先前的女子疑道：“不过是个女人，青城守将会同意吗？”

另一女子压低声音道：“这件事，我只告诉你知道，听说这位姑娘是天朝的郡主，还是率领天朝军队的大将军铁桢的未婚妻。大王子说了，明日若还攻不下青城，就要把这位郡主绑起来，在城门外示众。”

先前的女子道：“中原人的性子都很犟，而且把名声看得很重，恐怕不会答应大王子的要求啊。”

另一女子笑道：“大王子说，若不能逼张好古投降，就要用他交换这位姑娘，他们中原人即然这么讲义气，眼见郡主在前，不怕他不答应。”

先前的女子沉默了一阵，忽然噗哧笑了出来：“阿茵姐姐，你为什么知道这么多，是不是大王子私下告诉你的啊。”

“死丫头，胡说。”另一女子娇嗔道。随后传来两人的笑闹声，渐渐远去。

舍生取义

苏堂从暗处出来，偷抹一把汗，倘若真将郡主绑于城门前，依丽君的性子，一定会答应交换，这样的事，他当然不能让它发生，如今之计，只有救郡主出去。

看看夜深人静，四周无人，他不再犹豫，悄悄进了帐。帐中还点着烛火，一个女子背对他坐在地毯上，捂着脸，双肩耸动，象在哭泣。听到脚步声，她扭过头，两人四目相对，都愣住了，苏堂率先回过神，苦笑施礼：“末将苏堂，给殿下请安。”

玉真呆坐片刻，跳起身，飞奔到他面前，又哭又笑：“是铁哥哥派你来的么？我知道他一定会救我出去。他呢，现在在哪？”

苏堂被她一连串的问题弄的哭笑不得，板着脸道：“不是，他现在不在这，殿下快跟我走。”

玉真呆立在原地，苍白着脸道：“不是他，他为什么不来救我，为什么？”

“殿下根本不知道你在这里，怎么救？”苏堂伸手拉住她，满心不快，要不是为了丽君，他根本不想惹这个麻烦，现在身在敌营中，四周危机四伏，这女子还有心想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快跟我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我不走，我要等他来救我。”玉真推开他，依旧坐回地毯上。

苏堂又急又气，强行拉起她，“不走也得走。”

“我不走，放开我。”玉真不顾夜静，扬声呼叫，苏堂被她气到吐血。索性骈指点了她的哑穴，抱起她就往外走，一出大帐，他停住了，帐外全是人，人人弓箭在手，乌黑发亮的箭尖直指着他。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穿王服的人，二十七八岁的年纪，高大健壮，脸上线条分明，眉宇间气势逼人，含笑望向他，说着纯正的汉话：“放下郡主，饶你不死。”

苏堂迟疑片刻，放下怀中还在挣扎的玉真，顺便拍开她的哑穴，镇静地转过身，将怀中书信掏出来，三口两口塞到嘴里。男人一挥手，士兵一起上前，欲夺他手中的信，已经吞了下去。

“把他拿下，重刑伺候。”男人目中喷出怒火，冷冷下令。

“是，大王子。”苏堂很快被押了下去，玉真还立在原地发呆。

耶朵扭头示意：“把她关起来，好生看管。”

玉真这才回过神来，向耶朵叫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关押我，我可是当朝郡主，等铁哥哥来了，他一定会杀了你。”

“好啊，我等着。”耶朵大步走到她面前，托起她的下巴，语带轻薄，“若是明日你的铁哥哥还没来救你，我就把你赏给我的侍卫，让你尝尝我们北国男人的味道。”

“你这个混蛋，无耻，放开我。”玉真拼命挣扎，却动不了半分，心中气恼，低下头，狠狠咬住耶朵的手腕，顿时出血。耶朵迅速抬掌将她击晕，吩咐丫环把她抬了进去。下人急忙拿来伤药给他敷上。

那日劫持玉真的少年凑过来道：“大哥，你真要把她赏给侍卫？”

“都是你惹来的麻烦。”耶朵怒气冲冲，狠狠地瞪了弟弟耶杰一眼，这个郡主根本没有一点贵族女子的素养，也不象天朝女子的温婉，自来的那天起，不是叫骂，就是摔盘砸碗，若不是想到她还有些用处，他早把她处理掉了。

耶杰尴尬地笑了笑：“大哥别生气，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铁桢的未婚妻，若真得能和青城守将张好古交换，也算物有所值。”

“这个张好古，年纪不过十六岁，却如此难对付，青城已被他守了十余日，若再不攻下，铁桢大军一到，我们腹背受敌，后果堪忧。”耶

朵脸上露出愁容。此次中原之行，先前顺利，自铁桢大军到来之后，处处受挫，连失几城，他本不欲使出这种卑鄙勾当，如今却不得不为之。

“等明日把他抓了来，我一定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耶杰露出得意的笑容。耶朵瞪了他一眼，不想再说，转身离去。

第二日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就和少华来到城楼上巡视，这些时日每日一早敌军就开始攻城，直到黄昏时才鸣金收兵。可是今日，这城外却是出乎寻常的安静，静的可怕。

“大人，你看，那辆马车上绑着两个人。”小校过来禀告。

我急忙拉着少华，奔到前面，远远望去，只见玉真穿着一身粉色衣裙，被布条捂着嘴，高高地绑在马车上，风很大，吹得她的裙裾迎风招展，她身旁的柱子上绑着满身血迹的苏堂，双眼紧闭，昏迷不醒。

“怎么会这样？”我心里又急又痛，身子摇晃，几乎倒下，少华急忙伸手扶住我，柔声道：“三弟，别难过，我马上带人杀出去，把他们救回来。”

“怎么救？”我摇头苦笑，马车下立着好几个身高马大的壮汉，手中都执着刀，远处还有无数执箭的骑兵。能救得了他们吗？

“太卑鄙了。”少华伸手握拳，重重地砸在城墙上。

一骑马驰到城门前，马上端坐着一个匈国将军，在城门下喊话：“张大人在不在？”

我推开少华的阻拦，立起身道：“张某在此，有话快说。”

“我家大王子说了，只要张大人开城投降，马上放了玉真郡主和苏将军，否则……。”

“否则怎样？”我渐渐恢复镇定，冷声问道。

“否则就杀了他们。”

“哈哈哈，真是太可笑了。”我哈哈大笑：“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么好笑的事，少华，你说好不好笑。”我扭头看向少华，少华惊疑不定地看了看我，点头应和：“确实好笑。”

“张大人的意思是不肯了。”匈国将军喊道。

“张某身为天朝官员，心中只有国家和百姓，开门投降之事，一概免谈，至于郡主殿下和苏将军，身为皇亲和朝廷官员，若能为天朝尽忠，是他们的福气，要我用投降换取他们的性命，其实是在羞辱他们。你以为我们天朝人也象你们匈国人一样无耻卑鄙，自甘堕落吗？”我呵呵冷笑。

匈国将军被我骂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很快策马离去。我暗松一口气，悄悄擦汗。

过了一会，将军又回来了，向我喊道：“张大人，我家大王子说了，你若是不肯，只好委屈郡主殿下了，让你们天朝的男人，和我们一起饱饱眼福吧。”我有些讶异，扭头看向少华：“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少华脸色顿转苍白，沉默不语。这时马车渐渐驶近，车上壮汉将玉真放下来，开始解她的衣服。玉真拼死挣扎，奈何手脚被绑，气力有限，只能任由他们解开她裙上的丝带。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少华手握剑柄，脸色铁青，怒声道：“大人，下令吧，我要带人冲出去，杀了他们。”

“慢着。”我好不容易镇定下来，急忙伸手止住他，向后挥手：“拿弓箭来。”一个小校将弓箭递到我手中，我又递给少华：“瞄准马车上的人。”

少华会意，箭嗖的一声射了出去，正中壮汉咽喉。城下立刻有一箭飞上来，射向我面门，少华拔剑拨开。匈国将军喊道：“张大人，看来我们只好带郡主回去饱眼福了。”

我心念电转，向少华道：“瞄准郡主。”少华大惊。迟疑不动。

我以眼神向他示意，转向城下喊道：“即然如此，我们只有让郡主以死全节了。皇甫将军，放箭。”

少华这才明白我的用意，立刻将箭尖指向郡主。

匈国将军急忙喊道：“且慢。”

我吩咐少华按下弓箭，向他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家大王子说了，即然大人不肯开城投降，不如各退一步，只要大人到我军营中暂住几日，就放郡主殿下和苏将军进城，大人意下如何？”

我听了，不禁一呆，耶朵的用意我明白，要把我抓去，让青城群龙无首，不战而乱。可是玉真是大哥的未婚妻，也是我未来的嫂子，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让她有事，还有苏堂，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怎能见死不救。青城没有我，还有少华和苏堂，只要再坚守几日，大哥一定能及时赶到。以我一人之安危，换取玉真和苏堂两人的性命，也算值得了。

更何况，大哥救了我的爹娘，我欠了他的，应该还他，不是吗?

城下的将军见我沉默不语，出声喊道："没想到张大人少年英雄，其实是个贪生怕死之徒，眼看郡主和手下身陷危难之中，却不肯施救，真是让人失望。"

知他故意激将，却不能不回应，抬眼望身后将士，他们也在望着我，眼中满是不舍，在一起朝夕相处十余日，彼此同甘共苦，情谊非比一般，但我今日却是不得不离去啊。我很快回道："若能以张某之命，换郡主殿下和苏将军周全，也算值了。只是不知你家大王子是否言而有信呢？"

少华听我说完，立时脸色大变，一把拉住我道："三弟，你不能去，你若是去了，耶朵一定会杀了你。"众人也齐声道："大人，您不能去啊。"

"难道让我眼睁睁看着郡主被凌辱，苏将军赴死吗？二哥，若是换了你，你也会这样做吧。"我笑着向少华摇头，鼻子里一阵阵酸涩，几乎掉下泪来，只能勉强忍住。

少华不肯松开我的手："不如让我去，我去换他们。"

"可是他们要的，是我啊。"我苦笑，轻轻挣脱他的手，向着众将士，郑重嘱咐："记住我的话，一定要守住，守到殿下大军赶到。就算战到最后一人，也不可放弃。人在城在，誓与城池共存亡。"

"三弟。"少华眼中热泪滚滚。再次握住我的手，怎么都不肯松开。

轻轻凑到少华耳边，压低声音道："二哥，别难过，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等着我。"于我而言，生与死真得看的这么淡了吗，其实不然吧。到了敌营，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人不到最后关头，都不应放弃，对吗?

斗智斗勇

青城的城门洞开。

我骑着马，缓缓驶出城门，那一边，车夫赶着马车，驶近我身边。我扭头向少华示意，少华红着眼睛过来，接过车夫手中的鞭子，打马驰去，到了城门前，还回头看我。我远远地朝着他微笑。

可以看到他眼中的泪花，马车上的苏堂依旧在昏迷之中，玉真被布条捂着嘴，就这样看着我，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只知道她在流泪。是因为脱险高兴地流泪，还是因为我?

马车终于进了城，青城厚重的城门在我眼前关闭。看着城楼上高高升起的旌旗，还有那无数双向我行着注目礼的眼睛，他们的眼里都是敬意和不舍。在一起十几个日夜，每天看着年轻的生命在我眼中逝去，彼此生死与共，那种共患难的情谊，是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吧。忽然想到大哥，他会不会为我难过？还有远在京城的爹娘，他们现在好吗?

“张大人请。”匈国将军驰到我面前，脸上透着笑容，那是得意的笑吧。以为我已经落入他们网中了。结果到底是谁落入谁网中呢，还真很难说。

身后，攻城大军手持云梯兵器，蜂涌而上，火炮喷出滚滚浓烟，少华，他能守住青城吗？控制住自己想回头的强烈欲望，我微微一笑，跟着他驰进敌营，在大帐前勒住马，从容跃下。

一阵雷鸣般的呼喊震动着我的鼓膜，通往大帐的两旁，立满了举着刀剑的武士，下马威啊。电视里看的多了。

我脸上毫无惧色，背着手，如闲庭信步一般穿过刀林，走了进去。

帐内坐着一身王服的耶朵，此时他正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一旁华服佩剑的少年出声喝道：“见了王子，竟然不跪。”

我笑着拱了拱手：“这位想必就是英雄出少年的二王子耶杰吧。”

耶杰脸色稍稍缓和，得意地笑道：“想不到张大人也听过我的威名。”

“是啊，如雷贯耳。不过，你们身为王子，竟然如此对待你们的客人，似乎有失大国礼仪啊。”我故意激将。

“你是我们的俘虏，不是客人。”耶杰反唇相讥。

“是吗，怎么方才在城下谈判之时，那位匈国将军说大王子的话，要请我营中暂住几日，不是客人，又是什么？”我含笑答道，神态从容。

耶杰顿时语塞。耶朵笑着摆了摆手：“说的对，张大人确是我们的客人，耶杰不得无礼。”又向我伸手道：“张大人请坐。”

“多谢王子殿下。”我大摇大摆地坐下。见耶杰满脸怒容，故作不见，又道：“即是客人，应该杀牛宰羊，予以厚待才是。怎么连清茶都没有一杯啊？”

耶杰拍桌怒道：“姓张的，不要得寸进尺。”

耶朵止住他笑道：“张大人果然是少年豪杰，好，茶没有，酒倒是有很多，是我们草原人的烈酒，不知张大人可喝得惯？”

酒……我镇定心神，坦然道：“在下酒量甚浅，平日极少饮酒。不过，即是王子盛情，小酌几杯也无妨。”

“好。”耶朵击掌大笑，“拿酒来，今日我要与张大人一醉方休。”

酒缸打开，盛酒的是海碗，我看的心里直发虚，象这样喝酒，几碗就能把我灌倒的。最糟的是……

“张大人真是海量啊，已经喝了几碗了，还是面不改色。”耶杰露出惊讶之色。

汗，脸上已经烫的无法形容，头也昏的厉害，只是被面具遮挡而已……我无语中。酒至半酣，耶杰起身离去，知他定是去指挥攻城，我心中担忧，脸上依旧微笑。

耶朵扭头向下人示意，两个下人端来沙盘，摆到大帐中间。

耶朵向我笑道：“张大人请看。”

我拱了拱手，勉强支撑住自己摇晃的身体，慢慢走过去看地上，原来是一个沙盘，不过做得极简陋，不禁微笑：“殿下在沙盘上做攻城推演吗？只是简单了些。”

耶朵有些讶异，向我道：“简单？张大人何不做个难的？”

我蹲下身，将沙堆分成几块，分出大山，河流，城池。分派妥当，笑道：“不如以殿下为攻方，在下为守方，如何？”

“好。”耶朵当即答应。两人开始以旗子为军队，分开调拨，一守一攻。我在河边设伏，避开他的围追堵截，轻松逸出，兵分两路，从后面进攻他的军队，只半个时辰，战局已经明朗。这是以前在学校时玩过的游戏，耶朵自然不是我的对手。

眼见落败，耶朵脸色极为难看，出声唤道：“来人。”

进来两个侍卫。“把他拖出去，斩首示众。”耶朵伸手一指我。

这样就要杀人。未免太输不起了吧。我急忙抬手：“且慢。”

“你还有何话说？”耶朵一脸怒色。

“殿下何不说说为什么杀我？”我镇定答道。

“张大人善于用兵，若不杀了你，我匈国与天朝作战，岂非永无获胜之日。”耶朵脸色阴沉。

“哈哈，原来是因为这样吗？”我满脸笑容：“殿下可知，我的兵法出自何人？”

“何人？”

“抚远大将军，皇太孙铁桢。”提到他的名字，心中忽然莫名地一酸。勉强忍住，继续道：“殿下，杀了我，根本于事无补，倒不如想想如何保全你手下那几万族人吧。”

耶朵冷笑：“如今青城在前，铁桢大军在后，只有背水一战，就算我今日不杀你，他日若是败了，张大人就等着祭旗吧。”

“殿下可知你败在哪里？”我索性推开那几个侍卫，翻身坐下。

“愿闻其祥。”耶朵道，这个匈国人倒说的一口流利的汉话。

我气定神闲地看了看他，笑道：“败在轻敌，败在人心，败在贪欲，败在智谋，总而言之，败在你们是侵略者，而我们是保卫者。”

耶朵脸色难看：“看来张大人是打算慷慨赴死了。”

“殿下何不听在下把话说完？”我继续微笑，其实满身冷汗。“殿下本在匈国，匈国水草肥美，牛羊成群，百姓安定，向来与天朝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相安无事。其乐融融。奈何殿下抑不住心中贪欲，挥兵南指。夺我疆土，杀我人民。换了是你，会不会愤起反抗呢，天朝地大物博，百姓众多，人才济济，比在下有能者多矣，杀了我，会有更多勇士投军报国。若再不收手，迎接殿下的只会是一次比一次更猛烈

的还击，更惨痛的教训，会有更多的匈国人埋尸异国。这个道理，殿下不会不明白吧。”

耶朵脸色苍白，沉默不语。

我叹了口气，又道：“只要殿下收起掠夺之心，退回匈国，皇太孙殿下一定会上奏朝廷，与贵国结为友好之邦，互通有无，开放关卡，允许经商贸易，关税所得，比掠夺所得，来得更快，更多。又不伤及百姓，何乐而不为呢？”

耶朵抬手打断我的话，“来人，把他带下去。”

几个侍卫上前拉我，我伸手推开，施施然走在前面，边走边道：“殿下何不好好考虑考虑，我可以修书一封，呈给皇太孙。”

身后没有回应。知道他暂时不会杀我了，暗松一口气。

死守青城

少华立在城楼上，看着眼前如潮水般涌来的匈军，一脸忧色，再扭头看身边的将士，人人垂头丧气，意志消沉，张大人的离去，动摇了军心，打消了守军的斗志，耶朵这一招好毒啊。

远处，南门的守将飞奔过来报讯：“皇甫将军，南门已被敌军攻上来了。”

少华大惊，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怎么会这样，南门的守军都到哪去了？”

“他们……全都战死了。”守将眼中热泪滚滚。

“他们都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少华大怒，嗖的拔出腰间宝剑，一剑刺入守将心窝，守将吃惊地望着他，缓缓倒下。轻轻推开他僵硬的尸身，扭头迎着众将士骇异的目光，朗声宣布：“张大人临走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就算战到最后一人，也要守住青城，人在城在，誓与城池共存亡。如今他不在……。”说到这里，少华眼中闪出泪花，勉强忍住，大喊道：“跟我说，人在城在，誓与城池共存亡。若有谁胆怯惧战，他就是他们的下场。”伸手一指倒在地上的守将。

众人凛然，齐声喊道：“人在城在，誓与城池共存亡。”

少华抬起衣袖，抹去眼中泪水，挥剑道：“不怕死的跟我走，一定要把南门夺回来。”

众人纷纷操起武器，跟着他飞奔向南门，经过一番浴血厮杀，南门终于回到朝廷手中。接下来的战争愈加惨烈无比，到黄昏时分，守城将士折去十之五六，所剩能战者，不过五千人而已。

想到明日，少华忧心忡忡，若是三弟在，该多好。他的脑瓜里总有那么多鬼点子，而且说出来的话总是信心十足，让人心中充满希望。这十余日将士们在他的带领下，不惧生死，奋勇杀敌，否则青城又怎么能守这么久，他才离开一天，士气就变的如此低落，过了今夜，明日敌军若再这样攻城，青城，还能守得住吗?

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府衙，迎面一个黑影冲过来，揪住他的衣领，兜头就打。他急忙闪开，看清对方长相，怒道："苏堂你干什么？"

苏堂的话很快打消他的怒意："我要为张大人，好好教训教训你。"

提拳又打，少华并不闪避，硬生生受了他一拳，身上一阵疼痛，却比不上心中之痛。

苏堂不管不顾，继续挥拳打来："这一拳，我为青城的十几万百姓，好好教训教训你。"

少华闭上眼，强撑着再受了一拳，身子摇摇欲坠。苏堂收回拳头，提着他的衣领骂道："混蛋，为何不还手？"

少华抬眼看他："骂的好，打的好，继续。"

苏堂眼中忽闪出泪光："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

"为张大人，为全城百姓。"少华低声答道。

"即知如此，为何要放她走？你可知道，她其实……。"苏堂说到这里，说不下去，喉中哽咽难声。

"我知道，我恨不得用自己去换他，可是我却不能不眼睁睁地看着他去，若是他不去，你和郡主就回不来。若是他不去，天下人都要骂他是不仁不义，贪生怕死之徒。你说我能怎么办？"少华低声道，语气十分沉重。

"你这个混蛋，白痴，傻子，她怎么会喜欢你这样的男人，你竟忍心……让她孤身入敌营，她若是有事，我……我一定将你千刀万剐。"苏堂红着眼，嘴唇颤抖，字不连句。

少华诧异地瞪大眼睛："你说什么？"苏堂莫非气糊涂了，说出来的话，让人根本听不懂，也听不明白。

苏堂自知失言，不肯再说，扭过头恨恨道："我现在就去城楼，带所有将士出城，就算战到最后一人，也要把她救出来。"身上所受杖刑还未痊愈，刚才用力，牵动伤口，不禁皱起眉。

"不行，张大人临走前有话，要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守到殿下回来，我若答应你，他的牺牲就全白费了。"少华伸手拦住他，语气坚决。他不希望三弟有事，但他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遵守军令，军人的使命就是为国捐躯，三弟也是军人，就算真得死在敌军手中，也算死得其所。他会为他难过，但却不会率所有守军去救他，更何况以剩下的五千人对八万，根本毫无胜算，只会全军覆没。

苏堂停住脚步，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他一番，嘿嘿冷笑："好，你不去，我去，大不了和她死在一起，也比冷眼旁观要强得多。"

少华一把拉住他："站住。你想让张大人的苦心付之东流吗？他为什么出城，为什么去敌营，就是为了你和郡主殿下。你明不明白？"

"我不明白。"苏堂用力挣脱他的手，语气急促："若是我醒着，就算死，也不会答应和她交换。"

"很好，你想走，先过我这一关，若是你能打赢我，我就让你出城。"少华捋起袖子，立到院中开阔地。苏堂迅速扑身上前，两人都没有用内功，也不用招式，拳来脚去，乱打一通，很快跌倒在地，爬起来，又扭打在一起。

"你们在干什么？"一个女声止住了他们。两个男人一起至地上站起身，少华拱手施礼："郡主殿下。"

苏堂斜了她一眼，根本不想理她。掉头就走。

"你站住。"玉真出声唤住他。"殿下有什么吩咐？"苏堂不情不愿地停下脚步，略略施礼。

"你在怪我。"玉真脸色苍白。

"这是殿下自己说的，我什么都没说。"苏堂冷冷道。

"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连城中的将士，看到我，都没有好眼色。"玉真虽然粗枝大叶，但也看得出满城将士对她的不满和敌意，甚至包括那些布衣百姓，看着她的眼神都很不友善，她早已积了满肚子

委屈，不禁哭了起来：“我也不愿这样，为什么你们都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这样对我。”她说到后面，哭声越来越大。

少华皱起眉头，上前劝道：“殿下，我们并没有怪你，你别多心。若是换大哥在这里，也会毫不犹豫地和你交换。而且张大人去敌营，是心甘情愿的，他都不怪你，我们又怎么会怪你呢？”

玉真抬起泪眼，瞪着苏堂：“张大人换的可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他，为什么你们都怪我，却没一个人怪他，太不公平了。”

苏堂气的直哆嗦。少华愣在原地，说不出话。

苏堂终于打破沉默，咬着牙，略一施礼，向少华道：“皇甫将军，若今晚三更，张大人还没回来，我就出城。”说完就转身走了。

“苏将军，你切不可意气用事啊。”少华急忙飞身追上去。

院子里留下玉真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立在那里，好一阵，忽然掩面哭了起来，边哭边道：“铁哥哥，你现在在哪啊？你知不知道，玉真真得好想你。”

前往青城的官道上，烟尘滚滚，铁桢带着大军日夜疾行，这日到了山口，忽有两骑马迎面驶来，马上两人正是派去暗中保护苏堂的侍卫。

他们一直驰到铁桢面前，翻身下马，跪地叩头：“属下无能，请殿下治罪。”原来他们跟着苏堂到了匈军大营，因敌众我寡，眼见苏堂被抓，无法施救，亦不敢回来禀报，只好在匈军大营中东躲西藏，直到第二日张好古将苏堂和郡主换进青城，他们方松一口气，急忙回来禀告。

铁桢勒住马，沉声道：“说吧，什么事？”

两个侍卫互相对视，支吾不敢言。

“快说，吞吞吐吐地干什么。”铁桢心急，语气隐含怒意。

“禀殿下，属下那日跟着苏将军到了匈军大营，意外发现郡主殿下的踪迹。”

铁桢微微皱眉，道：“接着说。”

两人将那日情形备细说了一遍，待说到耶朵提出条件，要张好古答应与郡主和苏将军交换时，骑在高头大马上，脸色苍白的皇太孙忽

然厉声打断他们的话，开口道：“张大人答应了？”语气已失了平时的冷静，还带着微微的颤抖。

两个侍卫大为惊讶，本以为郡主遇救，殿下定然喜悦，至于张好古，他的死活，他们并不放在心上。

“快说。”铁桢怒声喝道，心越来越慌，也越来越痛，暗里还存着一丝侥幸，也许三弟没有答应，可是这可能吗？依三弟的性子，又怎么会不答应。

侍卫在铁桢身边多年，对主子的性情也有所知，主子向来儒雅温和，喜怒不形于色，今日却把慌乱和急切全写在了脸上。接下去的话，竟不敢说了。却又不能不说，只得嗫嚅道：“张大人打开城门，单人独骑……”见铁桢脸色阴沉的可怕，进敌营那三个字，卡在喉咙里，再也吐不出来。

心突的往下一沉，脑子里空茫一片，三弟，她怎么能这样做，她答应他，要毫发无伤地回来，她竟敢违背诺言。

侍卫战战兢兢地唤他道：“殿下……。”

他却听不到，眼前全是她，她的明眸如水，她的浅笑吟吟，他不可以失去她。他一定要救她出来。

“殿下。”阿罕抢步上前，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体。

“快，命大军丢下辎重粮草，只携随身武器，骑兵做前队，抄小路前往青城，拂晓前必须赶到城外，突袭敌军后翼，步兵作中队，跑步前行，许知远率领刀兵作后队，一定要在明日日落前赶到青城。否则军法处置。”铁桢从锥心般的痛楚中清醒，用力握住马缰，沉声下令，嘴唇咬到出血，却不自觉。

欲诉衷肠

这一晚，耶朵又唤我到他帐中，一旁坐着耶杰，两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意。

桌上摆着大坛的酒，还有大碗的肉。一旁侍立着许多持刀的侍卫，气氛沉闷的可怕，就象暴风雨前的宁静。见他们两兄弟皆用看死人的眼神看着我，我背上渐渐渗出冷汗，嘴上仍笑问道：“两位殿下，今日招张某来，莫非有什么喜事？”

耶杰哈哈一笑："张大人，这桌上摆的是饯行酒，过了今晚，我们就要送你上路了。"

我暗惊，脸上依然镇定道："好，即是饯行酒，那张某就要多喝几碗了。"举起桌上的海碗，向两个男人笑道："请。"

耶朵面露感慨之色，"张大人真英雄啊。可惜你与耶朵是敌非友，否则耶朵一定要学你们天朝人，和张大人结义金兰，永为兄弟。"说完也举起酒碗笑道："好，这一碗我敬张大人。"

"多谢。"我将碗中酒狠命灌下去，心中忧虑，脸上却依旧带着微笑。今日一战，匈军损失惨重，抬回来的尸首不计其数，还有数不尽的伤兵。不过，以此类推，城中守军损失一定也不在少数，真是让人担忧。

耶朵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朗声笑道："张大人想必已经知道了吧，你一走，青城群龙无首，军心涣散，只今日一役，我军便杀了他们几千人，南门更是一度落入我军之手，你说，青城还守得住么？"

"呵呵，是吗？"我掩饰住心中的忧虑，哈哈一笑："殿下可曾听过骄兵必败，看来上次在洛城吃的教训还不够啊。今日再在青城吃一次，殿下便知道我们中原人的厉害了。"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上次洛城之战，也是你出的主意吧。"耶朵冷笑。"看来我真的应该杀了你。"

耶杰立刻拔出腰间剑，指向我道："哥哥下令吧。我现在就手刃此人，永绝后患。"

耶朵笑着摆了摆手，向我道："你们汉人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归顺我国，我就说服父亲将妹妹许嫁给你，做了我国的驸马，岂不比你做相府女婿要强甚百倍。我妹妹生的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比那位天朝郡主还要美艳三分。配大人正是天作之合。"

"唉，可惜啊。"我深深叹息。

"大人为何发出感慨？"耶朵有些讶异。

"可惜我与贱内情深意重，怎能停妻另娶，更何况出卖祖国者，是为国贼，你看我张某象是会做国贼之人吗？"我站起身，坦然面对他。

两人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齐齐摇头，耶朵面露惋惜："本来还想让张大人多活几日，与我们兄弟一起喝酒谈天，也是人生一大乐

事，只可惜人各有志，张大人即然不愿归顺我国，明日城破之时，就是你的死期到了。我会亲自将你绑在我的战马上，和大军一同攻城，看看你手下那些将士，会不会举起手中的弓箭，亲手射杀你。遗憾，张大人如此人才，却要死在自己人手中。”

知他已动了杀机，过了今夜，我必死无疑。此时，只有冷静才能救自己。

“大丈夫生又何欢，死又何惧。二十年后，依然是条好汉。”我哈哈笑道，将空碗举起来，朗声道：“给我倒酒。”

“好。给他满上。”耶朵向后挥手。

下人将清澈的酒水倾入我碗中。我端到唇边，一饮而尽。

耶杰见状也不禁露出感慨之色：“张大人少年英雄，连我都有些可惜。好吧，今晚你还有什么心愿，我和大哥一定成全你。”

我放下酒碗，沉默片刻，笑道：“那位叫阿茵的姑娘，我很喜欢，不知殿下可肯割爱。”

耶朵和耶杰对视一眼，哈哈笑了起来。耶朵拍手道：“好，好眼光，她是我带来的女人中最漂亮的一个，今日就送给你了。”随即唤道：“阿茵，快来扶张大人回去。”

阿茵羞答答地走过来，伸手轻轻扶住我，将我一直扶出大帐，身后传来两个男人放肆的笑声，我佯作不知。绕开守在帐外的侍卫，到了自己帐中，伸手拉着阿茵的手，拉她在床沿坐下，带着熏熏醉意，看着她笑道：“想不到北国也有象姑娘这么漂亮温柔的女子。”

阿茵被我一夸，一张俏脸越发红了。低着头不说话。

我叹息一声，轻抚她的发丝：“明日我就要死了，否则一定央王子将你赏给我，带你回天朝，那里繁华满眼，丝绸锦缎，珍馐百味，应有尽有，你一定喜欢。”趁她不防，另一手探入怀中，取出藏在里面的一根银针，夹在指间。

阿茵红着脸看了我一眼，眼中有些不舍。我微笑着伸出手搂住她，另一手将银针迅捷刺下她耳后穴位。刺入一寸有余，这个穴位一旦受制，可致人昏睡。阿茵无声地倒了下去。

我将她抱起来，轻轻放到床上，含着歉意道：“对不起了，姑娘，只好委屈你。”轻吁一口气，脱下阿茵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给她盖

好锦被，取下面具，揣入怀中，又将额前青丝略微披散，遮住半边脸，这才低着头走了出去。

两个侍卫笔直地立在大帐外，见我出来，只是略略扫了一眼，想必把我当成阿茵姑娘了，并未出声询问。

我按捺住心中的紧张，穿过夜色中密密麻麻的营地，此时夜已很深了，路上几队巡逻的士兵，我使劲低着头，从他们身边走过，幸未有人起疑。也难怪，一个女子，又穿着本国服饰，又有谁会注意呢?

看看到了营门处，见无人看守，我心中大喜，抬起头就往外走，没想到暗处还隐着两个暗哨，这时一起闪出来拦住我，我还想低头，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一脸惊讶地看着我，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我略一思索，脸上露出微笑，向其中一个军士招手，一边向外走，走出好几步，两个军士才回过神来，低声争论了几句，其中一个很不情愿地留下来，依旧回到暗处警戒，另一个急忙跟上我，我一直将他引到营外的树林里，忽然停下脚步，闪身躲到他身后，样子似乎很害怕。

军士惊讶地抬起头，向密林深处望去，我在他身后悄悄弯下腰，拾起地上一根极粗大的木棍，趁他不防，在他头上猛敲了几下，军士无声倒地，我立刻将他拖到树后，脱下他的外衣，给自己换上，又将青丝挽成髻，面具也戴上，伸手取了他身上宝刀，佩在腰间，施展轻功，向林外飞奔而去。奔到青城下时，已经快到三更了。

城上军士看到我，唤道："来者何人？"

"张好古是也。"我扬声呼道。

城上顿时响起一片嘈杂之声，不一会，城门打开，皇甫少华飞奔出来，张开双臂迎向我，他身后似乎站着苏堂，我无瑕再看，一头扑到他怀里，少华眼里含着泪花，将我一把抱起来，在原地转了好几圈，语气里掺杂着说不尽的喜悦和激动，哽咽着唤道："三弟，三弟，你可回来了。"

"是啊，我回来了。快放我下来。"我被他抱的老大不好意思的。更何况旁边还有那么多人看着呢，当务之急，是赶快进城，因为耶朵一旦发现我逃走，恼羞成怒之下，一定会孤注一掷，明日那一战，将是前所未有的惨烈。

少华这才放我下来，手依然紧紧地拉着我，快步奔进城门。一直奔到我们设在府衙的军营。拉着我坐在堂上，底下是密密麻麻站着的将士，刚才还默默跟在身后的苏堂却不见了，不知去了哪里。

我来不及想太多，急忙问少华："城中还有多少能战之兵？"

"不过五千而已。"少华面露忧色。底下诸人也纷纷脸色灰暗，垂头不语。

"五千？"我心里顿时一凉，知道今日折损了很多将士，却没想到死伤这么惨重，不禁苦笑着看了少华一眼。他红着脸不敢看我。

我在心底轻叹一声，敛去愁容，换上微笑，朗声道："有一个好消息，不知大家想不想听？"此时士气低落，我若再不给他们鼓气，明日不用匈军来攻，城已不攻自破了。

"什么好消息？"少华和众人皆面露惊讶之色。

我哈哈一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在敌营中探知，殿下的大军离此只剩一天路程了。"为了打气，只好谎报军情。

"真的。"少华大喜，底下传来一片呼气声。气氛渐渐变得轻松起来。

"所以说，只要大家再坚守一日，就可与大军里应外合，击溃匈军，活捉耶朵，创下不世之功。"我继续打气。

"大人说的是。"众人皆面露喜悦和欣慰之色。

我笑了笑，又道："守城的觉得自己很累，其实攻城的更累，你觉得自己支持不住了，而攻城的人也在喊，他们受不了了，支持不住了。我在敌营这一日，最大的感触就是，敌军比我军更心虚，更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朝廷大军策应，而他们却只有死路一条。"

"大人所言极是。"听着他们整齐的回答声。我拼命压住心底越来越浓的忧虑，笑着吩咐："好，你们先下去，我要和皇甫将军商量明日的战事。"

"是，大人。"看着他们抬头挺胸的出去，我忽然觉得好累，真得很累。五千人，对七万，胜算能有几成。青城，是真得守不住了。

"三弟，明日这仗你觉得该怎么打？"少华轻声问道。

“傻瓜。”我忍不住苦笑：“还能怎么打，一句话，置之死地而后生。将五千人分散四道城门，每道城门不过一千人，再加上城中几万青壮丁，把所有能找到的武器都发给他们，告诉他们，青城被围将近二十日，敌军对城中百姓恨极，若城破，定会屠城，激发他们的斗志，也许还能勉强支撑一日，至于后日，我若侥幸还活着，就只有打开一扇城门，将剩下的所有火药埋设城门内四角，或可炸死耶朵兄弟，再拖延一日。”

少华惊道：“可你方才明明说……。”

“好了，别说了，现在是几更？”我开口问道。

少华呆了一下，答道：“三更。”

“好，你先去安排明日的战事，回来的时候，记的带几坛最好的酒。”

“酒？”少华一脸的讶异，我叹息着望向他：“我要你带我到屋顶上喝酒。看日出。”

少华愣了好一阵，没有再问，起身道：“你等着。”

一会儿的功夫，我们两人便在屋脊上并肩坐下，望着远处的启明星，风从屋顶刮过，吹过院中枯枝，呼呼的响。

“不知不觉，已入冬了。”我叹息着灌下一口酒。面具已经取了下来，放在怀中，戴了这么久，脸上怪难受的。

“是啊，三弟，你还没说，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少华轻声问道。自我取下面具的那一刻起，他的目光就一直停留在我脸上，许久都没有移开。

“不提也罢。”我轻轻笑着，被他看的有些不自然，稍稍侧过身，避开他的目光，又灌了一口酒。

少华笑了笑，不再问，转而道：“明日天亮之后，大哥真的会来吗？”

“我是哄他们的，这话你也信。”我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

少华吃惊地看着我，沉默片刻，忽然道：“你快走吧，取下面具，混入百姓中，敌军不会发现你。”

“走？扮成百姓，抛下营中所有弟兄，只身逃走，那样做，太可耻了。”我不满地瞪了他一眼，“这样的馊主意，你也想得出来。”

“难道留在城中，坐以待毙吗？”皇甫少华沉声道。

“我已经想好了，反正我无父无母，无牵无挂，大不了是一死，誓与青城共存亡。”我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自己若是死了，爹娘一定会悲痛欲绝吧。还有大哥，他会不会为我难过。

皇甫少华沉默片刻，不再说话，闷着头饮酒，过了这一夜，是不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看日出，也没有机会和少华坐在一起喝酒。

风依旧轻轻地吹着。一壶酒在不知不觉中喝完了。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对少华道：“我要下去。”

少华恍若从梦中惊醒，忽然开口道：“我想过了，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若是能死在战场上，也是我们皇甫家的骄傲，爹娘一定不会为我伤心，反倒会为我自豪。”

想不到他坐了这么久，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忍不住扑哧一笑道：“是吗，有道理啊，说不定还能被追封为忠义大将军呢。”

皇甫少华知我取笑，红着脸不作声。

我笑着坐下来，依旧坐在他身边，看着他熟悉俊秀的脸庞，风吹着，酒不停地往上涌，头渐渐昏沉起来，意识忽然有些不受控制，忍不住脱口而出道：“二哥，我有件事想问你。”

“什么事？”少华扭过头看着我，星光下，他的眸子漆黑明亮。

“倘若我是女子，你会不会喜欢我？”明日城破，我是不是就要离开这遥远的时空了，永远地离去，从此再也不回来。这一刻，只想知道他的心意，只想知道他心中，有没有一丝丝在乎我。

情根错种

话一出口，就觉不妥，这种危急时刻，怎能轻言儿女私情，后悔不迭，又恐被他识破身份，心中忐忑不已。

皇甫少华吃惊地看着我，说不出话来。

我急忙避开他的眼光，放松语调，带着几分戏谑，哈哈笑道：“我是说着玩的，你可别当真啊。”他却象没听到我的话，依旧呆呆地看着我，空气里传来他急促的呼吸声，一声重似一声。

糟了糟了。我悄悄吐了吐舌头，又道：“二哥，方才的话，只是玩笑之语，小弟可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怎么会是女子。”这话更糟，感觉象是欲盖弥障。都怪这酒，后劲太大。

他却依旧地不答话，依旧定定地看着我。

我被他看的心慌意乱，不敢再呆下去，急忙立起身离开他，从屋檐上纵身跃下，落在静悄悄的后院中，脚刚着地，他也纵身跃了下来，在我身后轻声唤道："三弟，其实我……"

我急忙打断他的话，红着脸低声道："我有些困了，先回去歇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不待他答话，头也不回，一径去了。

留下皇甫少华一个人怔怔地立在后院里，发起呆来。

不知过了多久，玉真独自从院门外走了进来，四处看了看，不见张好古的身影，便走到皇甫少华身边问道："皇甫将军，听说张大人回来了，他现在在哪，我要见他。"

皇甫少华正在出神，见玉真和他说话，也没看清是谁，只管一把拉住她的手，紧紧地握着，脱口而出道："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是女子，我就娶你为妻。"

玉真听了，惊疑不止，又是羞，又是怕，又是躁，猛地挣脱他的手，怒声道："皇甫少华，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我无礼。"

皇甫少华被她厉声喝斥，顿时醒过神来，羞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此刻只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让他暂时栖身。慌忙退后几步，弯腰拜了一拜，语无伦次道："殿下恕罪，我……下官绝无冒犯殿下的意思。也许是这酒，后劲太大……"他说到这里，已经说不下去了。

玉真闻到他身上浓浓的酒气，又见他满脸窘态，心中已信了几分，不禁皱了皱眉，开口道："即然是酒后无心，我恕你无罪，张大人呢，他现在在哪？"

"他……他去歇息了。"皇甫少华慌乱地答了一句，见她还想说什么，迅速道："下官告退。"忙不迭地转过身，飞也似地走了。

"皇甫将军，皇甫将军……。"玉真冲着他的背影叫了几声，不见他回答，人已经消失不见。

"这些人都怎么了，真是莫名其妙。"玉真又气又怒，还有些迷惑，本想再去找个人问问，看看四下渺无人迹，院子里空寂的有些可怕，不敢再呆下去，急忙转身走了出去。

我一回到房中，就熄灭了灯火，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一忽儿想到今日对少华说过的话，还有他当时惊愕的表情，脸上

顿时滚烫一片，忍不住拿被子捂住脸，心中又是羞涩又是好笑。

一忽儿又想到大哥，他现在在哪，他能越过几座坚守的城池，越过十几万破釜沉舟的敌军将士，及时赶到青城吗？若是他不来，青城是不是真得完了。想到这里，心中顿时升起忧虑，再也睡不下去，急忙起身推门出去。穿过寂寂的院子，一直走到府衙外，府衙内还亮着灯火，两个执勤的军士看到我，一起行礼道："张大人。"

"嗯。"我点点头，问道："皇甫将军在里面吗？"想到他，又忍不住笑了笑。

军士答道："回大人的话，皇甫将军不在，苏将军在里面。"

"哦，我知道了。"我答道。松了口气，大步往里走，苏堂身上盔甲齐全，手握剑柄，立在照壁前，不知在看什么，我上前唤道："苏将军。"

他急忙回过头，看到我，略略施礼道："大人。"

"在看什么？"我笑着走了过去，照壁上挂着青城的地图，上面用红墨圈点了几处民宅，还有府衙和四道城门，不禁问道："在想明日的战事？"

苏堂叹了口气，道："皇甫将军说，你决定将五千人分散四道城门，还要动员城内五万青壮丁一同守城？"

"这是最后的办法，能不能守得住，只有看天意了。"我心中涌起忧虑，脸上依旧微笑。

苏堂看了看我，又道："殿下明日真的能赶到青城吗？"

"当然是真的，怎么，你不信？"我笑着反问他，谎报军情的事，当然不能告诉他，否则他肯定又会说什么打仗是男人的事，女人不能插手的话，要我只身逃走，这种时刻，我可不想和他发生争执。

苏堂冰冷的脸上忽然现出一抹苦笑，轻声叹道："我从甘城出发的时候，皇太孙殿下还有两座最坚固的城池未曾攻下，不过短短九天，你以为他能来得了吗？"

我低语："九天？"心在不经意间涌上一抹狂喜，一把拉住苏堂的衣袖，急切地问他："你是说，九天前，殿下已经攻下甘城？"

苏堂诧异地看了看我，点了点头。

我放开他的衣袖，笑道：“九天，别人也许做不到，但殿下一定做得到。最迟明晚，他一定能赶到。”苏堂似乎有些讶异我语气中的笃定，沉默下来，不再说话。

我想到他身上的伤，关切地问：“你的伤好些了吗？”

“好多了，多谢大人。”苏堂低沉的语气透着些许落寞，我不置可否的笑笑，正想再说什么，一个小校奔过来，向我拜道：“大人，匈军大营忽然起火。”

“起火？”我和苏堂对视一眼，一起抢步出了府衙，迅速登上城楼，蒙蒙的晨光中，匈军大营后翼隐隐现出火光，滚滚浓烟，升腾而上，还有隐隐的喊杀声。是大哥，真得是大哥来了。鼻中忽然一阵酸涩，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怕人发觉，我急忙以袖拂面，沉着下令：“传我的令，留下一千军士把守，其他人全部杀出城去，和殿下大军会合，击败匈军，活捉耶朵。”

苏堂领命而去。我眼望远处浓烟升起的地方，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忍不住伸手轻抚腰间剑柄，一丝凉意透上心头，忽然想起，这把利能断金的宝剑，本是海山送给我的，听说海山曾用它斩下过无数头颅，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是他最心爱之物。如今到了我手中，还从未饮过人血，也许永远都没有机会饮血吧。

九王府。

海山立在书房里，望着墙上那幅万里江山图，沉默不语。

“王爷，属下已经查到孟仕元的下落。”阿桑在身后道。

“说。”海山淡淡应了一声。

“孟仕元夫妇住在相府后一处偏僻的宅院中，院中备有数十名武功高强的侍卫，属下派人查过他们的身份，皆是铁桢的手下。”

“铁桢，原来是他？”海山薄唇微扬，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阿桑悄悄看了他一眼，迟疑片刻，又道：“属下还得到一个消息，正要禀报王爷。”

“说吧，什么消息？”海山神情平静。

阿桑低声道：“孟仕元在几个月前将女儿孟丽君许配皇甫将军的独子皇甫少华，已经下了定礼。”

海山沉默下来，许久没有说话。

阿桑在旁道：“王爷，可要将他们抓起来？”

“不必了。”海山冷冷道。这一刻他心情复杂之极，这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让他觉着陌生、不安，甚至恼怒。

“王爷，前线传来战报，铁桢大军势如破竹，连下几城，敌军已退至青城，青城由张好古和皇甫少华率三万军镇守，敌军连攻多日，一直无法攻下，现在该怎么做？”阿桑悄悄看了看他的脸色，小心翼翼道。

海山把目光从画上移开，转过身，在房中来回踱步，脸上神情复杂之极。

阿桑等了许久，不见他回答，正想再问，海山忽转过头，向他道：“阿桑，女子与江山孰轻孰重？”

阿桑不假思索道：“自然是江山，有了江山，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海山沉默片刻，脸上忽然露出笑容：“说得对，女子怎能与江山相比。”

阿桑讶道：“王爷的意思是……”

“夺嫡逼宫。”海山冷然道，不理会阿桑惊愕的表情，走到书案前，挥笔写下一封书信，交给他：“将这封信用飞鸽传书，送给许知远。”不去想那个远在北疆的奇女子，信中已经下了必杀令，她很快就会变成一具冰冷的尸骨吧。原以为这世上再也没有人配得上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却是他的敌人。心为何会痛，就象在梦中，那柄他亲手送给丽君的宝剑，又被丽君亲手刺入他胸口。痛到难以自抑。

“是，王爷。”阿桑精神一振。自从王爷接到北疆发来的捷报之后，就变得喜怒无常，阴沉莫测，一不小心就会触怒他，紧接着不是掌嘴，就是杖责，王府上下人心惶惶，步履唯艰。今日王爷终于恢复了从前冰冷沉着的样子，似乎没有一丝感情，他不知道的是，他漏过了海山眼中一闪而逝的泪花。

犒赏三军

天佑二十四年冬，几个月的北疆之战终告平息，铁桢率领的朝廷大军一路高奏凯歌，击溃二十万精锐匈军，斩敌十余万，缴获军械无数，活捉匈国王子，立下不世之功。

立在城门口，望着骑在神俊白马上的铁桢，望着他缓缓驶进城门，跃身下马，微笑着走向我，阳光映着他高大挺拔的身影，染血的披风，一身征尘，却掩不住他的丰神俊逸，逼人气势。他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深深地望着我，眼里闪烁着担忧，欣喜，还有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就这样望着他，久久地凝望着，平静的表情掩饰着心中的惊涛骇浪。为解青城之围，他竟然亲自上了战场，而且一直冲杀在最前沿，银剑飞舞，所向披靡。军队在他的带领下，士气大振，以不可抵挡之势，将来阻之敌，一一毙于马下。

很想飞奔过去，握住他的手，轻轻唤他一声大哥，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我和他隔的太远，我是一个犯下欺君之罪的平民女子，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太孙殿下，我们本不是一路人。

按捺住激动的心情，低下头，带着身后所有人，弯腰一礼，毕恭毕敬道："恭迎殿下大胜之师。"

铁桢脸上的神情变幻了好一阵，终于浮起笑容，朗声道："免礼。"

话音未落，一个娇俏的身影穿过人群，扑到他怀里，满含忧怨地唤道："铁哥哥，你可来了。"

铁桢低头看到怀里表妹俏丽的脸庞，想到这几日发生的事，心里又气又笑，只是当着众人，不好发作，继续微笑着，轻轻拿着她的手臂，推开到几尺以外，示意侍卫拦住她，笑着抬手道："传令，犒赏三军。"

欢呼声伴着马蹄声，兵器声，今晚将是一个不眠之夜。忽然忆起一个人，转身在人群中寻了半日，向苏堂问道："皇甫将军呢？"

"不知道。"苏堂回答的很干脆，嗔怪地看了他一眼，我回过头，远远地跟在铁桢身后，向府衙行去，酒宴马上就要摆上来了。

无数篝火照亮了夜空，提着酒壶，在人群中往来穿梭，一个月来与这些将士朝夕相处，看着那些年轻充满朝气的脸，心中常涌起无数感慨，倘若这世上再也没有杀戮，再也没有战争，该多好。那就再也不会有年轻的生命无奈逝去了。

许知远和木寅坐在大厅里喝酒，隔的很远，都能感觉到他们冰冷刺骨的目光，心里明白，从今日起，自己必须时时刻刻提防他们，深知海山的性子，知道我背叛他，一定会怒不可遏，定要杀了我才肯甘心的。

假装无意地走到许知远面前，提起酒壶，为他倒了一杯酒，含笑道："许将军，还记得我们打的赌吗？"

许知远冰冷的脸微微动了动，站起身，淡淡道："末将任凭监军大人处罚。"

"罚什么呢，让我想一想。"我假装为难状，想了好一阵，凑到许知远耳边，淡淡道："就罚你把命陪给我，如何？"

许知远顿时变了脸色，我一笑，很快道："开个玩笑，先欠着，记住，你欠了我一条命，将来可是要还的。"说完不理他惊愕的眼神，转身大步离去。

走到前厅，一个小校奔过来，向我道："张大人，耶朵王子要见你。"

"他？"我很快摇头："不见。"

"可是……。"小校欲言又止。

"怎么了？"我停住脚步。

"他说，你若是不肯见他，他就绝食自尽。"小校嗫嚅道。

我哑然失笑，犹豫片刻，扭头吩咐小兵拿来几壶酒，又端来一大盘好菜，跟在我身后，径直去了设在府衙内的牢房。

穿过灯火通明的走道，我来到大牢前，说实话，这两位王子受到的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是牢房，却布置的干净整齐，他们身上穿的也依然是华贵的王子衣饰。只是外面多了几道闸门和一些持刀剑的军人罢了。

我一径走到最里面的闸门前，提着酒壶，向坐在里面，神情沮丧的两个人笑道："两位王子，这里环境还不错吧。"

耶杰跳起身，扑到闸门前，冲着我道："张大人，你来了。"耶朵依旧静静的坐着，低头沉思状，不发一语。

"是啊，来请你们喝酒。"我示意军士将酒递进去，又把菜从小窗递了进去，笑道："你们请我喝了北国的烈酒，今日我请你们尝尝天朝

的佳酿，比北国的烈酒如何？”

耶杰接过酒，倒头就喝，不再说话，耶朵只喝了一杯，沉默片刻，忽然露出笑容：“你说的对，皇太孙铁桢确实是位了不起的英雄，若不是他，我这仗不会这么容易输掉。”

“这样想就对了，最好你的子子孙孙都这样想。从此与天朝和睦相处，永为友邦。”我在椅上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张大人以为，天朝皇帝还会给我们这个机会吗？”耶朵仰天长叹。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答应永不进犯，张某可以说服皇太孙殿下，过几日就放你们走，不过还有几个条件。”

“什么条件？”耶朵双眼放光。

“很简单，开放商旅贸易，交两位王子的赎金一百万两，立刻放你们走。”这条件还没跟大哥说呢，不过，相信他不会有异议。带这两位王子回京，结果很难预料。只怕他们被海山所利用，不如早早放走，即得了人情，又免了干戈，一举两得，岂不是好。

耶朵沉默片刻，道：“张大人，我做不了这个主，这事还得请示父王。”

“很好，拿笔墨来。”我扭头吩咐。小校递上早就备好的文房四宝。我抬手示意：“请殿下写下书信一封，今晚就快马送往匈京。”

耶朵接过笔，略一沉吟，很快写好书信，我接过来，揣入怀中，决定等会交给懂匈文的苏堂。站起身道：“告辞。”

“慢着，张大人，我还有事要问你。”耶朵起身拦阻。

我犹豫片刻，转身道：“什么事？”

耶朵向我身后示意。我笑了笑，向小校和看守的军士道：“你们都出去。”

待他们合门离去，我又转向耶朵：“大王子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耶朵看了一眼烂醉如泥的弟弟，压低声音道：“张大人，我听说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什么事？”我不满地斜了他一眼，最不喜欢别人故弄玄虚。

“听我的手下说，那日从营中走出去的，是一位姿容绝美的女子，而非张大人本人。”耶朵鹰目微眯，表情有些怪异。

“哼。”我按捺住心中紧张，冷笑一声：“易容术听过没有，真是少见多怪。”

“易容术？世上竟有如此神妙的易容术吗？可以把张大人堂堂男子，变成风华绝代的少女。”耶朵一脸的不相信。

“在下还有要事在身，无法奉陪，告辞。”我不想再和他废话，更不想浪费时间在他身上，看来需得尽早将他送走，这才是当务之急。

“张大人，何不再饮几杯。”耶朵在后面急声呼唤。

“可惜在下酒量实在不佳。”其实是不想多留。我摆了摆手，不理他的挽留，扬长而去。

“张大人，张大人……。”隔老远还能听到他的叫声。真是讨人厌。我摇摇头，径直出了最外面的大闸门。

府衙西院。

玉真拉着铁桢的手道：“铁哥哥，你还在生我的气？”

铁桢皱眉不语。

玉真眼中涌出泪花：“铁哥哥，这事不能怪我，都是那些匈国人可恶，铁哥哥，你要替我杀了他们。”

铁桢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挣开她的手，冷冷道：“此事全由你而起，若不是张大人机智善谋，如今已经死在匈人手中，若不是大军及时赶到，青城已经落入敌手，只因你一人之故，险些误了我的大事。”

玉真委屈地哭了起来：“铁哥哥，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我的心，你难道还不明白？”

“身为当朝郡主，不领圣旨，擅入军营。念你是初犯，我也不与你计较。将你送走之后，去而复返，明知两军交战，一路却不知隐匿行踪，被奸细劫走。苏堂孤身前来救你，你却出声示警，连累苏将军亦受杖刑。”铁桢越说越气，脸色十分难看。

玉真越发委屈，痛哭失声：“铁哥哥，他们都怪我，连你也来怪我，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是想见你，这也错了吗？”

铁桢见她满脸凄楚，顾虑到她的身份，勉强抑住心中怒气，语气稍缓，淡淡道："好，念在你事出有因的份上，我也不罚你，明日就派人送你回京。再修书一封，交给你爹，让他好好管教你。"

玉真大惊，上前拉住他的衣袖："铁哥哥，我不回去，不要赶我走。"

铁桢用力挣脱她的手，语气冷漠："男女授受不亲，我们还未行礼，不是正式夫妻，郡主殿下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这话说的极重，语中更没有半点情意。玉真惊呆了，退后一步，望着他，喃喃道："你不喜欢我？"

铁桢不耐地皱眉："不要胡说。"

"你不喜欢我，我早该知道的。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了别的女人，告诉我，她是谁？"玉真喉中哽咽，气息急促。

"没有。"铁桢冷冷地回答她。

"没有，那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这次匆匆赶到青城，难道不是为了救我吗？"玉真抬起泪眼，见他不语，心中越发深信不疑："那你是为了救谁？"

"我为的是青城的百姓，为了朝廷。"铁桢耐着性子解释。

"我不信。"玉真依旧哭泣不止。铁桢心中急盼着她走，开口道："你早些回去歇息，明天还要赶路。"

"你不说，我就不走。"玉真哭道，忽想到那幅画像："你喜欢的是画中的男子？"

铁桢一惊，旋即怒道："越说越荒唐，看来我现在就应该送你走。"

"被我说中了。是吗？"玉真心中痛极，反倒笑出声："想不到堂堂皇太孙殿下，喜欢的居然是一个男人。"

铁桢怒火难抑，上前提起她的衣领，扬起手，见她哭着望向他，这一掌终究打不下去，徐徐放开她，转过身叹道："我只当你今日说的全是醉话，不与你计较，你走吧。"

玉真哭着不肯动身，铁桢出声唤道："来人。"进来两个丫环。

"带殿下回去歇息。"铁桢扭过头，不再看表妹。

“我不走，我不走……”玉真哭的声音哽咽。铁桢却始终不肯回头看她一眼。

情义两难

府衙的后院里。

皇甫少华坐在桌前，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喝到脸颊通红，目光呆滞。一只手忽然伸过来，抢走他手中的酒壶，正要出声喝斥，却看到一张温和亲切的脸，心中一惊，急忙起身拜道：“大哥。”

“怎么，一个人喝闷酒？”铁桢把酒壶轻轻放在桌上，缓缓坐下，抬手道：“坐。”

“谢大哥。”皇甫少华轻轻坐下，低着头，看着脚下的泥地。

铁桢给自己倒了一杯酒，送到唇边，闻了闻，并不喝，依旧放回桌上，轻笑着道：“有心事？”

皇甫少华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大哥，我昨日险些做了一件错事。”

“哦，是什么事？”铁桢淡淡道。

“我……。”皇甫少华停顿了一下，终于鼓起勇气道：“大哥，我发现自己喜欢上浩宇了。”

铁桢眼中有一抹奇异的神采，飞快掠过，语气依然平静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昨天，我在他面前，竟然情不自禁。”皇甫少华俊秀的脸涨得通红，“我……我险些……。”他说到这里，不好意思说下去。

铁桢沉默片刻，扭头唤道：“沏一壶刚采的碧云茶。”

“是，殿下。”

一会儿，下人将一壶热气腾腾的茶水送到铁桢面前，转身离开。铁桢亲自执了茶壶，为皇甫少华斟满一杯，笑道：“酒能乱性，茶却可以怡情。还可令人深思。”

皇甫少华接过茶，浅浅地尝了一口，叹息着道：“大哥，我该怎么办？”

“你把昨晚的事好好回忆一遍，也许只是醉酒以后的错觉吧。”铁桢微笑着道，望着手中的茶杯。

“不可能，昨晚我虽然喝了很多酒，却没有醉，倒是浩宇，他好象醉了，还问了我一句很奇怪的话。”皇甫少华皱眉道。

“什么话？”铁桢轻声问道。

“他说，如果他是女子，我会不会喜欢他？”皇甫少华缓缓答道。

铁桢手中的茶杯抖了一下，抖出些许茶水，急忙掩饰地笑了笑，将手中茶一饮而尽，又提起茶壶，为少华倒茶，心中有事，茶已经满了，化成细流向外溢出，却不自觉，皇甫少华不禁疑道：“大哥，你怎么了？”

“哦，没什么。”铁桢发觉自己失态，心中一惊，急忙将茶壶收回来，掏出绢帕，映去桌上的茶水。

皇甫少华沉默了一阵，又道：“大哥，我想离开大军，先回京城。”

“逃避并不是办法。”铁桢微笑着加重语气：“即知他是男人，亦知此情不可，何不坦然面对，你和浩宇将来还要在朝堂中共事，总不能因为这个就一辈子不见面吧。”

皇甫少华用低低的声音道：“可是我……我怕见了他，又控制不住自己。”

铁桢轻蹙眉，静静地望着他，脸上神情有些复杂。许久方道：“要走也不急在一时，这几日天色阴沉，寒风呼啸，可能要下雪了，不如等雪化之后再走吧。”

“大哥，若待到雪化之时，大军早已班师了，我想今晚就走。”皇甫少华轻声道。

铁桢低下头，望着手中的茶杯，沉默下来，风从院中刮过，呼呼地响。杉树干枯的树枝在风中摇摆不定，黑影凌乱，就象他矛盾的心情。

皇甫少华急道：“大哥。”

铁桢终于抬起头，轻声低语：“也好，你带一队禁军，先护送郡主殿下回京，我离开京城已有许久，大军又获大捷，只恐海山趁我不在京之机，铤而走险，你到了京城以后，要万事小心。”

“谢大哥。”皇甫少华心中一松，急忙站起身，拱了拱手，转身欲走。铁桢起身拉住他，从身上解下那件厚厚的大氅，披到他身上，轻

声道：“路上风大，带着它。可以抵御风雪。”

少华心中大为感动，眼中含泪道：“多谢大哥。”

铁桢伸手在他肩上轻轻拍了拍，立在原地，望着他大步出了后院，没入无边的夜色中。寒风掀起他的衣襟，簌簌的响。

青城府衙一侧，辟了一块园地种菊花，显然前任守备也爱极菊花，只是严冬来临，菊花之美早已荡然无存，只余满地残枝，在风中摇摆。

许知远静静地立在荒废的菊园中，望着一地残菊，沉默不语。

“许将军。”我走到身后唤道。

男人缓缓转过身，向我略点了点头，便不再言语。

“许将军也喜欢菊花？”我手执酒杯，踱到他身边，看着地上那些干枯裸露的菊花根。如今看似一片衰败景象，到了春天，只要有雨水和阳光，它们又会生出嫩叶，恢复生机吧。

许知远冷冷地嗯了一声，算作回答。

并不介意他的冷漠，我看了看杯中余酒，忽然轻笑出声：“菊花是花中君子，性情孤傲，极不合群，却得到很多诗人墨客的欣赏，甚至以菊花自比。不过在下却并不喜欢菊花，尤其不喜欢种在相府后院的那些大丽菊。”

许知远听到我的话，脸上微微动容，似乎想说什么，又止住了。

“花中四君子，在下最爱的是梅，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任凭冬日严寒，北风肆虐，它依然凌寒绽放，笑傲白雪中。这是何等洒脱傲然自如的风骨。又岂是自栩清高的园中秋菊可以相比的。”我款款道来。

许知远忍不住开口道：“在下比不上大人的高风亮洁，平生最爱的只有菊花。”

我转眸目视他：“即然深爱菊花，为何不努力争取，难道宁愿待到花谢之后，再来追悔缅怀吗？”

许知远听出我话中的暗示，不禁长叹一声，轻声道：“奈何菊花心中却没有在下这个赏花人，纵然争来了人，争不来心，又有何用。”

“滴石而穿，磨杵成针，不去做，又怎知不能？”我含笑说道。

许知远默然片刻，忽然凑到我耳边，声音压得极低："今晚三更……。"见我面露疑惑之色，很快顿住，脸上露出一抹难得的笑容："欠你的算是还了。"不待我回话，转身大步离去。

铁桢立在远远的树影里，方才二人的交谈一字不漏，都听在他耳中，除了那句今晚三更。三弟总是这样，轻易就能打动别人，甚至是与她为敌的人。是因为她天生而来的洒脱高雅，还有那种包容一切的胸襟和气度吧。枝上玉兰怎能形容她的出尘气质，只有四君子之首，梅花，才是她最逼真的写照。香而不烈，美而不俗，品性高洁，不沾尘埃，淡雅若仙。

我扭过头看到他，不禁喜道："大哥，你来了。"

铁桢微笑着走到我身边："三弟。怎么躲到这来了，苏堂和那些将士正在四处寻你，说要和你痛饮三百杯。"

"饶了我吧，十杯都喝不了，不要说三百杯，大哥，他们若是问起，你就说我去睡了。"我莞尔笑道。

铁桢不禁笑出声来："你要我堂堂抚远大将军，欺骗自己手下的将士？"

"大哥。"我伸手摇他。铁桢低下头看着我，他的眸子被远处透来的灯光染上一抹异采，还有急促的呼吸声，隔着空气传来。我顿时羞涩起来，急忙退后几步离开他。

铁桢微笑着，走到我身旁，出声问道："你这块玉佩……。"他欲言又止。

我笑着解下玉佩，递到他眼前："这是少华送给我的，上面刻了水纹，我一眼就看中了。"

听我提起少华，铁桢的脸色忽然变得有些异样。我不禁疑道："大哥，你怎么了？"

"没什么。"铁桢的神情很快恢复平静，笑着接过玉佩，看了一眼道："确实很精致，三弟和二弟好眼光。"说完依旧将玉佩递回给我。

我将玉佩系回腰间，扭头看看四下无人，急忙凑到他耳边，将自己心中所想细细说了一遍。铁桢连连点头，我说完，忽想到一事，问道："大哥，你看到二哥了吗？我把青城府衙找了个遍，都没看到他的影子。"

“哦，他已经和玉真提前赶往京城了。”铁桢从容答道。

“是吗？好好的，他们为什么要先走？”我大感讶异，郡主好不容易才和大哥见上面，怎肯就此离开呢？还有二哥，他又是因为什么？

“也许是思乡情切吧。”铁桢匆匆带过一句，忽伸手拉住我的手，边走边道：“现在已快到二更了，你先和我去西院，也好安排人手。”

“好。”我应道，心中依然疑惑着，并不相信大哥的托辞，少华和郡主为何突然离开，难道京城来了什么消息。忽想到海山，他现在一定对我恨之入骨，还有居于深宫的太子，他会不会有危险。

暗夜飞雪

三更之时，几个黑影无声无息地落在东院中，那里是张监军临时居住的房舍。房内早已熄了灯火。为首的黑影轻轻摆了摆手，手下会意，在窗上穿了个洞，放进迷烟，又在窗下堆上浇了油的干柴，点上火。正是天干物躁之时，风助火势，很快燃着，黑影得意地一笑，正待纵身离开，四周围墙上忽然闪出无数举着火把的禁军，人人手上持着铁弓，箭在弦上。

领头的校尉朗声道：“放下武器，饶你等不死。”

黑影呆立片刻，发一声喊，不退反向前冲去，分明求死。校尉无奈，举起的手向下一挥，箭如雨下。

我坐在铁桢的卧房里，眼望着棋盘，却无心下棋，不时站起身，目视窗外，焦躁不安，铁桢忍笑道：“别急，这次绝不会让刺客走脱一个。抓到他们以后，要令他们写下供状，供出幕后指使之人。”

我笑着摇头：“海山为人狠绝，这些人都是他的手下，若事不成，定然不会存活，大哥恐怕抓不到活口了。”

铁桢想了想道：“如若不然，就将许知远拿下。”

我惊道：“大哥，他是你的姻亲，玉真郡主的哥哥，你若这样做，郡主怕是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了。”

铁桢苦笑着抬起头：“三弟，我只是担心你，海山此人的性子，一次不成，还会有第二次，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只要许知远肯指认海山，有了他的证词，回京之后，我就可以上奏皇祖父，将海山治罪。”

“这次行刺，若不是他事先预警，我也无法全身而退，许将军为人并无不妥，只是处身皇后一党，各为其主，与大哥作对，也是不得已。”我摇头轻叹：“我倒觉得，若能说服他为大哥效力，比抓他更好。”

“恐怕不太可能。许知远为人固执，不是这么好说服的。”铁桢柔声道，见我还想再说什么，急忙执起手中的棋子，目视棋盘笑道：“这事以后再提，是该我下，还是该你下？”

我不禁失笑：“大哥，你好象没有用心下棋啊。”总觉得今晚的大哥和以往有些不一样，每次从棋盘上抬起头，都发现他在看我，那种专注的，热烈的，不留一丝余地的，紧紧地盯着我看。看的我双颊滚烫，困惑不已。

“是吗？”铁桢愣了一下，唇角很快露出一抹笑意，“我只是想到京城之事，心中有些担忧。”

“原来如此。”我点点头，伸手在盘上落下一子。抬起头，见他又在看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眼睛都不眨，忍不住开玩笑地伸手在他眼前挥了挥，却被他猛地握住，握的手腕隐隐生疼，不禁轻呼一声道：“大哥。”

铁桢象从恍惚中突然惊醒，见我蹙眉，急忙松开手，柔声问道：“疼吗？”

“当然疼了。”我嗔怪地看了他一眼，手腕都被握出一道红印了，心中更添了迷惑，大哥这是怎么了？难道是因为突然离去的玉真郡主？

门被轻轻推开，校尉走了进来：“殿下，张大人，刺客拒不投降，已被乱箭射死。”

铁桢回过头，望向我：“你说得很对，他们若背叛主子，结局一定比死还凄惨，否则也不会自寻死路。”

我蹙了蹙眉道：“好，你先下去，命军士在府衙中仔细巡查，记住这件事不要惊动其他人。”青城府衙中只住了我和大哥，许知远和木寅，其他人都在城中军营安歇。

校尉扭头看向铁桢，铁桢点头道：“照张大人的意思办。”校尉关门离去。

我站起身，将布包打开，取出里面的藤甲，递给铁桢，“大哥，如今战事已平，这身藤甲我用不着了。”

铁桢摇头推开：“三弟，这件藤甲大哥已经送给你了，就是你的，怎能再还给我，更何况海山这次刺杀虽未成功，还会有下一次，你应该把它穿在身上，不可一刻离身。”

“可是，大哥……。”我有些为难。

铁桢不由分说，将藤甲依旧塞回我手中：“拿着。”

见他语气坚决，我只得道：“谢谢大哥。”将藤甲依旧收好。回到椅上坐下。

这时，夜已很深了，我渐渐涌上倦意，双眼开合不已，铁桢不禁笑道：“你若是困了，就在我这安歇吧，东院已经烧了，不能再住人。”

我脸红道：“那怎么好，大哥，还是你睡吧，我在外面坐一坐就好了。”

铁桢笑着站起身，不由分说，硬拉我进去，又取了床上一床锦被，笑道：“我在外间睡，有什么事就叫我。”

他的语气很坚决，我不好再推辞，待他出去，轻轻把门合上，也不脱衣服，合衣躺在床上，耳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渐渐睡着了。

半个时辰后，铁桢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了进来，一直走到床边，轻轻坐下，将厚厚的毛毯拉到丽君颈下，两边小心翼翼地掖好，又将她脸上面具轻轻取下来，俯下身，仔细看她的脸，秀美的脸颊，粉红鲜嫩的嘴唇，总是透着俏皮和狡黠的如水双眸紧紧闭着，两道似蹙非蹙的黛色弯眉，海棠花般娇美的睡颜，呼吸间飘来若有若无的幽香，令人情不自禁沉醉其中，难以自拔。痴痴地看了好一阵，他才想起自己进来的目的，急忙侧过头，凑近看她的耳朵，小巧肉感的耳垂，肌肤洁白光润，引人遐思，不出所料，三弟的耳垂上果然有两个圆圆的，极小的耳孔，被乌黑的鬓发半遮着，若不注意，根本无法发现。心中顿时涌起一阵阵狂喜，几乎无法抑制，世上竟真有这样的奇女子，即有女子的柔美，又有男子的豪爽英气，文采出众，智谋超群，才华见识皆在男子之上。倘若能有她常伴身侧，必是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狂喜过后，随之而来的是难言的苦涩，心象忽然坠入谷底，空落落的。

倘若她是女子，他会不会喜欢她?

他的回答一定是会。

可她问的偏偏是少华，不是他。这样才华出众，相貌脱俗的女子，竟要嫁给少华为妻？她喜欢的，为什么不是他？倘若现在揭穿她的身份，结果会怎么样？她是不是会马上辞去官职，和少华成亲。不敢仔细探究自己此刻的想法，只想留她在身边，哪怕只有几天，只想看她的浅笑，她的明眸，她的一切，他都不舍。

床上人忽然轻叹了一声，他慌忙抬起头，只恐惊了她的梦境，溢满柔情的目光，却依然不舍的凝伫在她脸上，自小出生皇族，过惯了颐指气使，养尊处优的生活。身边的女人也有无数，却从未这样试过把一个人装在心里。更没想过要用一生去疼她，爱她。如今这个人就在眼前，和他相距咫尺，为何却如远在天涯。

抑制住自己纷乱的心绪，伸出手，将床上的被褥和毛毯掖的更紧了些，缓缓站起身，低头望着她沉睡中的脸，眼中溢满了温柔。这时忽起了一阵寒风，刮过空寂的院子，响起尖利的哨声。铁桢恍如从梦中醒来一般，抬眼望了望紧闭的窗棂，犹豫了一下，不敢再呆下去，弯下腰，将面具小心地戴在她脸上，猛地转过身，大步离去。

风止了，暗沉的夜空开始飞雪，纷纷落落的雪花，越下越大，堆积在枝头，院中，屋脊，厚厚的一层。

王府的正堂。

傅成松跪在地上，不敢抬头。

海山默默地看了他好一阵，忽然笑道："傅大人，你在刑部呆了多少年？"

"禀王爷，已有五年。"傅成松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五年？时日不短啊。"海山轻轻笑了一声，又道："怎么还是一个六品主事呢？你不觉着委屈吗？"语气中似有惋惜之意。

"下官才识低浅，能做个六品主事，已经心满意足。"不明白高高在上的王爷为何突然召见他，出于与生俱来的谨慎，他不敢说更多，更不敢表露自己心中的委屈。

“本王平生最不喜欢的，就是说假话的人。你明白吗？”海山的声音忽然变得有些严厉。

“王爷，下官……。”傅成松额上滚出斗大的汗珠。

“听说你对那个叫林如芳的女子，一直念念不忘，可是你父亲却拼死反对你纳她进门，可有此事？”海山轻轻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语气变得漫不经心。

“王爷，这……。”傅成松吓得说不出话来。

海山远远地望着他，就象猫望着爪下的老鼠，还没有戏弄够，不会轻易把它吃掉。

“我知道你是个人才，只要你为我办一件事，我马上赏给你刑部尚书之职，还有你的未婚妻。”海山悠然自得地望着手中的茶杯，杯上绘着蓝色的水纹，还有花鸟。样式精巧。

傅成松沉默了很久，答应他，就意味着自己保守多年的执念土崩瓦解，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沉沦进黑暗的深渊，成为万人唾骂的奸佞小人。不答应，就意味着不能活着走出王府，意味着家破人亡，还有深爱的未婚妻，唾手可得的三品尚书之职，对他寄予厚望的父亲。

善与恶，欲望与操守，快乐和痛苦，交织着，复杂莫名，进一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退一步，死无葬身之地。

重重地叹息一声，就让灵魂染上尘垢吧，为人子，即将为人夫，他没有别的选择。

夜色掩盖着罪行，一扇扇府门被禁卫军的士兵悄悄推开，数十名太子党的官员被押上囚车，关进刑部阴暗的牢房。

严刑拷打，坚贞的拒不招认，软弱的开始写供词，更有甚者，开始听从傅成松的安排，诬告自己的同僚。傅成松在刑部多年，对刑律谙熟，逼供，屈打成招，安上各式各样的罪名，最好的罪名莫过于“大不敬、违抗上意，谋反。”一旦沾上，有口难辩。

另一边，木相联络朝中所有皇后一党的成员，联名上书，指太子病弱，不理政事已久，以此人为储君，非我朝之福，亦非万民之福。要求皇上废太子，另立储君。一场为太子之位掀起的血腥屠杀，在天佑二十四年寒冬，正式拉开帷幕。

而这一切，远在千里之外的铁桢和丽君等人还不知晓。

暗箭难防

天已经蒙蒙亮了，我从床上缓缓起身，眼望窗外，看到一片雪白，心中大喜，急忙奔到外间，正欲叫醒长椅上的大哥，却见他双眼紧闭，似乎睡得正香，心念一转，伸手将他的被子掖紧一些，一个人推门走了出去，院子里是厚厚的积雪，连树枝上都积满了雪花，忍不住飞跑过去，轻轻摇了摇，一大捧雪花从天而降，掉得我满头满身都是。

一个人在我身后扑哧笑了一声，扭头一看，是铁桢，身上系着一件厚厚的披风，手里还拿着一件，我不禁嗔道："大哥，原来你在装睡。"

铁桢笑而不语，一直走到我身边，抬手拍落我身上和发上的残雪，将披风紧紧地裹在我身上，伸手在我鼻尖上轻轻一点，笑道："这么冷，也不知道加件披风，真是不会照顾自己。"

敏感地觉着他的语气有些异样，还有他亲昵的小动作，让我有些不知所措，急忙退后一步道："大哥，那些巡逻的禁军呢？"

"我叫他们去歇息了。三弟，听说你喜欢梅花，不如我们去林中踏雪寻梅吧。"铁桢柔声道。

提到梅花，我登时露出兴奋之色，"好啊，只是这雪这么深……。"低头看看脚下的雪，有些为难，每走一步，都要陷进去好深，然后再慢慢拔出来，象这个样子，走到林中，怕是天都黑了。

铁桢一笑，"别担心，有我。"伸手拉住我的手，足尖轻点，在雪地上施展轻功，向远处纵身而去。

我在他身旁扭头回望，两人在积雪上留下了一行浅浅的脚印，不禁喜道："大哥，你的轻功已快到踏雪无痕的境界了。"

铁桢脸上的表情无比快慰，含着笑回答我："三弟过奖了。"

他身上有一股极清淡的熏衣草香气，还有温暖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呼吸声，又快又急，不知不觉，我的心也跳的越来越快，几乎无法抑制，忍不住悄悄扭头看他，线条分明的脸，乌黑锐利的双眸，笔直挺秀的鼻梁。见他也扭过头看我，慌忙转头他顾。

不知不觉已经离开青城很远了，前面密林深处飘来一股若有若无的幽香，“腊梅。”两人异口同声道，说完，不禁相视而笑。

白雪皑皑间，一树红梅自积雪中绽放，红得耀眼，红得迷人。弯曲的枝条，被压弯的树干，却依旧傲然挺立。树下一弯清泉，冒着热气，化开积雪，蜿蜒流去，映着梅花的倒影，景色怡然，令人沉醉。

我急忙松开铁桢的手，到枝前细细地欣赏梅花。末了伸手折了一枝小小的花骨朵。

铁桢不禁言道：“你若喜欢，我在状元府种上一百棵，可好？”只要是她喜欢的，就算是奇珍异宝，他也一定要为她寻来。只为博她一笑。

我笑着摇头：“大哥可知梅花美在何处？”

铁桢沉吟片刻，恍然道：“美在风骨，美在不俗，美在山野之间，三弟，我说得可对？”

“正是如此，大哥真是我的知音啊。”我忍不住绽开笑容：“梅的性子清高孤傲，若把它移到深宅大院中，怕是郁闷死了，那里开得出这样美丽芬芳的花朵？”

铁桢以花推人，不禁面露感慨之色。

我扭头看向密林深处，正欲再寻一树梅花，忽听到林外传来尖利的啸声，心知不妙，脸上顿时变色。铁桢迅速伸出手，一把揽我在怀里，向后纵身一跃，虽是逃避，却依然优雅自如，气度挥洒。

一枝闪着蓝光的长箭从我们方才的位置一掠而过，钉在树上，触到箭尖的雪顿时变成黑色，箭尾犹自颤抖不已。

我不禁惊呼一声道：“箭上有毒。”

铁桢一手搂着我，另一手掏出怀中烟火，很快点燃，呼的一声飞上蓝天，发出砰的一声巨响。自出征以来，他身上一直带有此物，只恐海山暗中加害，今日正好用上。他身边的侍卫看到这声信号，很快就会骑快马赶来，糟糕的是，昨晚下了一场大雪，路上积雪甚深，只怕要多费些时间方能赶到。想到这里，铁桢不禁面露忧色。

暗中刺客似乎也想到了这一点，要赶在侍卫来到之前，将我们诛杀。枝枝闪着蓝光的暗箭从各个角落骈射而出，铁桢搂紧我，伸手拔

出腰间宝剑，左挡右格，一边牢牢地护住我，一边往后急退。林中树木甚多，可以依凭树干遮挡，但手里抱着一个人，依然十分吃力。

“大哥，你先走吧。”我急声道，知道以大哥的武功，若抛下我，一定可以顺利逃脱，这样僵持下去，两个人都难以活命。

“别说傻话。”铁桢厉声喝止我，语气十分严厉。知他心意，我忍不住泪盈满眶。忽忆起许知远昨晚的话：欠你的算是还了。顿时明白他话中暗示，只欠我一条命，已经还了，接下来，他还是要下杀手啊，若是自己昨晚答应大哥的话，将许知远拿下，又何至有今日之祸，对敌人心慈手软，果真错了。

“大哥，对不起，我若是听你的话，就不会……。”我声音哽咽，泪下如雨。

“别担心，我们不会有事。”铁桢脸上露出笑容，能和她死在一起，心里竟然并不觉得难过，很想多看她几眼，但是处境太危险，使他无法分心他顾。

飞来的箭越来越多，前来救援的侍卫却依旧不见踪影。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我心念电转，忽然冲林外喊道：“许知远，我知道是你。”

林外无声，又提高声音唤道：“许知远，昨日多谢你搭救之恩。”

箭依然没有止，虽知无甚希望，我依然不想放弃：“许知远，你也是贵戚出生，我敬重你为人，也敬你是条汉子，暗杀是小人行径，普通百姓尚且不屑为之，你堂堂七尺男儿，怎能与那些卑鄙小人同流合污。”

箭还是没有停，我眼珠一转，又道：“许知远，自古助皇帝成就霸业的功臣，都没有好下场，更好况海山生性暴虐，你要思量清楚。”

箭依然如急雨，似乎永远不会止歇。铁桢搂着我已经退到密林之后，前面是密集的箭雨，身后是一处陡峭悬崖，崖下一片白茫茫，看不出有多深，铁桢眉头紧皱，左右为难。

眼见身临险境，再做最后一次努力，我扬声道：“许知远，皇太孙殿下仁德，当今太子也是宽仁之人，只要你浪子回头，一定会即往不咎，木家小姐也可一并赦免。”话刚说完，忽听到铁桢温柔的声音道：“我抱你跳下去，你怕不怕？”

我从他怀里抬起头，他的唇上依然是温和的笑容，仿佛眼前不是深不见底的悬崖，而是一处屋脊，心忽然安定下来，和他在一起，自己还有什么怕的，大不了重新来过，也许醒来的时候，是在现代，还能见到浩宇，只是不知为什么，想起他，再也没有心痛的感觉，难道我对他的爱意，已经随着时间完全消逝了吗?

含着泪，微笑着应他："我不怕。"

铁桢手猛地一紧，搂着我向崖下飞身一跃，风从耳边呼呼刮过，不敢睁眼，只隐约觉着铁桢把宝剑深深地插入崖壁上的积雪，减缓下降的速度，这样几个来回，风声已渐渐止了，最后我们落在一处积着厚雪的青松上，我心中喜悦，正想扭头向铁桢说话，铁桢搂着我的手忽然松开了，心中一惊，抬头一看，却见大哥脸色苍白，额上全是冷汗，缓缓向后倒了下去，心中大急，急忙出手扶他，哪里扶得住，被他身子一带，一起从青松上坠落，掉在地上厚厚的积雪上，打了好几个滚，最后重重地压在他身上。

"大哥，大哥。"焦急地呼唤他。

铁桢勉力睁开眼，眼中露出笑意，看了看我，又缓缓闭上了。我心急如焚："大哥，你怎么样？"铁桢闭目不答，似乎已经昏迷，急忙检视他身上，左臂上露出一枝箭簇，大哥什么时候中了毒箭，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大哥。"急切地摇他，推他，含着泪唤他，他始终不醒。我泪下如雨。来不及想太多，急忙伸出手，一把撕开他的衣袖，又取了他手中宝剑，将箭尖撬出来，伤口四周都变得乌黑，没有流血，当务之急，是把毒血排出来。

我撕下自己衣襟的下摆，紧紧地系在大哥臂上，俯下身，挤压伤口，根本挤不出来，无奈之下，只好低头为他吸吮毒血。不知过了多久，伤口流出的血渐渐变成鲜红的颜色，心知毒血已经去尽，不禁暗松一口气，却不知道嘴里残存的毒液通过口腔粘膜，已经渗入到自己体内。轻轻扶起昏迷中的大哥，让他靠在树干上，将系着的布带松开，又脱下自己的披风盖在他身上，这时忽然一阵眩晕袭来，天与地在眼前急速旋转，黑暗迅速吞噬了我。

生死与共

许知远和木寅并排立在崖顶，俯身望着崖下飘渺的云雾。许知远面无表情。木寅面带疑惑，扭头看了他一眼，轻声道："许将军，张好古言道你昨晚搭救他，是怎么回事？"

"哼。"从鼻子里冷哼一声，许知远冷冷地扫了他一眼："挑拨之语，你也信？"

木寅呆立片刻，笑道："说得是，许将军对皇后娘娘一直忠心耿耿，张好古竟敢出言挑拨，真是死有余辜。"随即又忧虑道："只是雪积得很厚，他们未必会摔死。不如下去找一找吧。"

"不必了，铁桢已经中了我的毒箭。性命只在旦夕之间。张好古手无缚鸡之力，就算侥幸活下来，也会被活活饿死。"许知远语气自信之极。

木寅一呆，旋即笑道："早闻将军的箭法出神入化，百发百中，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这时，身后的黑衣蒙面人已经将毒箭收集过来，许知远冷声问道："一共多少枝？"

"禀将军，一共九百三十四支。"

许知远眼中顿时露出感慨之意："铁桢文采出众，武功也十分高强，若不是他一心护着张好古，不肯脱身离去，我亲手射的这一箭根本伤不了他。"

"可惜天命不与他，奈何？"木寅呵呵一笑，伸手在许知远肩上轻轻拍了拍："许将军，张好古已死，你又立下大功，我妹妹和你的婚事再无阻挡，可喜可贺啊。"

许知远眸中忽然掠过一抹复杂的表情，那个清秀少年昨夜对他说的话，依然响在耳边，杀他，心中有一丝不忍，奈何各为其主，虽有惋惜，也无可如何。一阵寒风吹来，木寅不禁打了个抖，急忙道："许将军，铁桢的侍卫被我们的伏兵阻在山下，还在厮杀，如若再不走，等大军来了，就不好办了。"

许知远鄙夷地看了他一眼，好不容易忍住那句贪生怕死之徒，淡淡道："你先带他们走，在青城外五里处会合，这次幸得皇甫少华不在，不过苏堂和阿罕也不是好对付的，铁桢出事，他们定然怀疑到我们头上，青城已不能呆了，我们马上启程回京。"

“许将军言之有理，我先走了。”木寅忙不迭的转身离去。许知远待他们走远，忽然自怀中掏出一个红绸包裹的东西，抛下悬崖，口中喃喃自语：“铁桢，张好古，我能帮你们的只有这么多，其它就要看你们的天命了，若是天命所归，我许知远自然会听从天命安排。”

红绸大红的颜色，很快飞下悬崖，不知所踪。许知远默然立了好一阵，猛地转过身，大步离去。

天上又开始飘雪，朵朵雪花，被风一吹，飘得很远很远。远远的山路上，苏堂带着一大队禁军，骑着快马，沿着地上已经若有若无的脚印和马蹄印，心急如焚地向前急赶。

雪太深了，马蹄踏下去，好半天才拔出来。苏堂终于耐不住，飞身下马，施展轻功向前急奔，身后几十名将领也纷纷下马，向山上飞驰而去。执着武器的士兵在几个校尉的带领下，变成小步跑，远远地跟着他们。

林外的厮杀已经结束，黑衣蒙面人全部撤走了，丢下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铁桢的侍卫也伤亡了几个，阿罕带着剩下的侍卫，在林中密密地搜了一遍，毒箭全部被许知远的手下带走了，只能从树上的箭痕隐隐猜出这里曾经有过的暗杀。沿着杂乱的脚印，一直寻到悬崖边，看着白云飘渺的崖底，阿罕嘶声痛呼：“殿下。殿下。”

山野寂寂无声。苏堂率领将领们随后赶到，见此情景，心胆俱裂。苏堂怒声喝道：“还愣着干什么，马上绕到崖下去，积雪很厚，他们未必有事。”

众人慌忙四散寻路，好不容易寻到一条羊肠小路，十分险峻，两旁都是悬崖，路上积着雪，又湿又滑，苏堂毫不犹豫地纵身行去，阿罕紧跟在后，众将互相看了一眼，也跟着他们去了。

身子象浸在冰水中，又象是有火在烧，一忽儿冷，一忽儿热，冷到彻骨，热到灼烧，无数面孔从眼前闪过，欢笑的，悲伤的，快乐的，痛苦的，有一张脸逐渐放大，短发，休闲衫，温暖亲切的笑容，向他伸出手，轻声唤他：“浩宇，浩宇。”

浩宇微笑着打开怀抱，扑向他怀里，流着泪喊他的名字，有什么外力死死地拉住我，把我从他怀里拽出来，拽向身后，急切地呼喊：“放开我，放开我，不要，不要。”眼看着浩宇的身影越来越远。

回头看身后的人，是少华，和浩宇一样的脸，一样的笑容，只是浩宇的亲切些，他的率真些。

“少华。”正想拉住他的手，他却松开我，纵身上马，向远方驰去。

“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开我。”茫然地望着他孤单远去的背影，莫名地问着，他却不答。

“三弟。”铁桢走到我面前，朝我微笑。

“大哥。”抬起头看着他，英俊的脸，明朗的笑容。

“我抱你跳下去，怕不怕？”铁桢轻轻搂住我，他的手坚定有力，泪忽然落下来，紧紧地倚靠在他怀里，抓住他的衣袖：“我不怕。”

铁桢微笑着纵身一跃。忽然有箭，闪着蓝光的箭，夹着尖利的啸声，飞射而来。

惊呼道：“大哥小心。”箭已经刺入大哥的身体，看着他脸色苍白的倒下去，心忽然揪痛的厉害。他不可以这样，不可以抛下我，来到这异世，只有他一直默默地帮助我，关心我，也只有他最明白我，已经习惯了有他的日子，若是没有他，我所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太子仁弱，海山暴虐，只有大哥可以力挽狂澜，拯万民于水火，若是没有他，我该怎么办?

“丽君，丽君，丽君……。”象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声音，穿过无边的寂静，透着浓浓的忧伤和痛苦，一遍一遍地呼唤着我的名字，很想回答他，却张不开嘴，也说不出话。头渐渐疼了起来，而且越来越疼，浑身也酸痛不已，还有沏骨的寒冷，一直冷到心里，我不自觉地缩紧身子，低低呻吟了一声，朦胧中，象是有人把我抱了起来，紧紧地抱着，贴着他的胸膛，他的胸膛很宽广，也很温暖，可以听到强有力的心跳声，一下一下的。

我象被这心跳声催眠了一般，不知不觉沉入更深的梦境之中。

夜宿雪岭(一)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意识终于渐渐苏醒了过来，勉力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满眼的钟乳石，如冰雕一般，圆滑柔和的线条，从高高的洞顶垂下来，映着闪烁的火光，就象梦幻一样美丽。原来是一个溶洞，远远的地方，还传来叮咚的水声。

我缓缓坐起身子，身上还是隐隐作痛，头也昏沉沉的，抬眼环视左右，空寂寂的，不见一个人影，心顿时慌得厉害，昏倒前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中，大哥中了毒箭，然后我为他吸毒，难道是毒液通过嘴唇渗入体内。急忙伸手搭自己的脉息，脉息虽然疲弱，但却很平稳，不象是中毒，难道……。我再也抑不住心中的慌乱，霍地一下跳起身，头昏的厉害，险些栽倒，急忙伸手扶住墙，定了定神，慢慢移到洞口，探头向外张望，天竟然已经黑了，无边的夜色下，触目所及，一片白茫茫，连树枝上都覆满了厚厚的雪花。地上的雪怕有几尺深，还有星星点点的小雪花从天空缓缓坠落。

我心里又急又痛，顾不得洞外寒气刺骨，急忙回身取了一根火把，顺着地上的脚印，一路寻过去，厚厚的雪，踩在脚下发出咯咯地响声，在寂静的夜晚，听起来格外孤单凄清。

刚走出十几步，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温柔的语气，含着一丝责备："三弟，你不好好躺着，怎么偷跑出来了。"

我扭过头，用火把一照，只见铁桢背着手，微笑着立在我身后，心中顿时悲喜交集，再也忍不住。大呼一声："大哥，"把手中火把一扔，便飞奔过去，一头扑到他怀里，一边搂着他的脖子，将眼泪全洒在他的肩膀上，一边抽抽噎噎道："大哥，你吓死我了。"

铁桢急忙伸出手，环到我身后，轻轻揽住我的腰，在我背上拍了拍，柔声安抚："三弟，别怕，没事了。"

"大哥，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么。"我把头埋在他肩膀上，断断续续地说。

"我也很担心你啊，三弟。"铁桢轻声道，他的嘴唇碰到我鬓边的发丝。温热的气息吹到我脸上。

我急忙从他怀里抬起头，仔细看了看他，又把他的手臂拿过来，受箭伤的地方还绑着我扎的素色布条，再搭他的脉息，沉稳有力，显然内力并未受损，这才放心道："大哥，你真得没事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铁桢轻轻笑了两声："三弟，我真的没事，你别担心。"他说完，凑近看了看我的脸色，柔声道："你觉得怎么样，好些了吗？"

“很好啊，只是还有些头昏。”我笑道，忽想到那个奇怪的梦境，心中顿时升起疑惑，忍不住问道：“大哥，方才发生了什么事？”

铁桢会心地看了看我，含笑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你昏过去了，就在林中寻了一处山洞，让你在洞里歇息。”他说到这里，把脸一板，语气忽然变得有些严肃：“三弟，还记得我在洛城说过的话吗？”

“记得，大哥说要我毫发无伤地回来，若是少了一根头发，就要重重地罚我。”我轻声答道。他把发生的事说的轻描淡写，一句话就带过了，我却有些不敢相信。我为什么会突然昏过去，又是怎么醒来的呢？

“你先是在青城独闯敌营，今日在悬崖下又为了救我，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你说，我是该赏你，还是该罚你？”铁桢道，语气很柔和，眉头却依然皱的很紧。

“这……。”听出他话中的关切之意，我心中大为感动，顿了顿，很快笑道：“大哥是当今皇太孙殿下，朝廷棘封的抚远大将军，当然应该赏罚分明，小弟虽有错，亦有功，说起来，功大于过，应该赏才是。对吗，大哥？”

铁桢定睛看了我一阵，脸再也板不起来，忍不住笑道：“你倒会说话，好，该赏，这两枝梅花就是抚远大将军赏给你的。”说完笑着把右手举到我面前。

“梅花？”我这时才注意到他手中执着的两枝红梅，上面打着许多小小的花骨朵，一股隐隐的幽香袭来。

“我见你还未醒，就到林中寻到一树梅花，采了两枝，送给你，喜欢吗？”铁桢将手中的红梅递到我手里。温柔的语气透着浓浓的宠溺。

我接过梅花，抬起头看着大哥，蒙蒙的夜色下，已看不清彼此的表情，却能觉到他乌黑明亮的眸子，如暗夜里的明灯，映着莹莹雪光，深深地凝望我。“大哥……。”我喉中忽然堵得厉害，哽咽地说不出话。

“走吧，我猎了几只野物，埋在火堆下面，应该快熟了。”铁桢笑道。

“好啊，我肚子好饿了。”我慌忙拭去脸上泪痕，快步跑在前面，铁桢笑着追上来，轻轻握住我的手，我偷偷抬眼看他，犹豫了一下却

没有挣脱。

铁桢一直走到火堆前，才松开我的手，弯腰挖出埋在灰堆里的几个黑乎乎的东西，剥去外面的包裹，露出里面金黄色的皮，一股诱人的香气飘散开来，我不禁有些好奇，“大哥，这是什么，又不象山鸡，又不象野兔。”

铁桢笑道：“这是北方有名的野味，名叫獯狸，我在进献给皇祖父的贡品中看过，如果加以调料，味道更好，如今在野外，只好一切从简了。”说完将狸肉递到我手里。

接过他手中金黄的烤肉，笑道：“谢谢大哥。”又看了看狸肉，低声道：“不好意思，我和大哥身处险境，只好拿你们来裹腹，你们若是到了九泉之下，不要怪我们，只管怪那个逼我们跳下悬崖的刺客好了。”

铁桢听我把话说完，不禁失笑：“三弟，你还是这么顽皮。”

“那也是大哥惯的。”我随口道。

铁桢顿时沉默下来，静静地望着我不说话。

我将手里的烤肉咬了几口，细细地嚼了嚼，味道果然十分鲜美，不禁赞道：“不愧是贡品，没有放佐料都这么香。”不见铁桢回答，抬起头一看，却见他还在看我，双眉轻扬，唇角溢满了笑，手里的肉却没动半分，忍不住笑着问道：“大哥，这么好的美味在前，你却不吃，只管看着我做什么？”

铁桢象从恍惚中惊醒，很快笑了笑，答道：“这两日发生的事情太多。我心里有些乱。”

“烦恼的事，等会再想。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我笑道。

“好。”铁桢轻声答道。拿起烤肉，三口两口就吃完了。

我站起身拿雪水擦干净手，回头看到他的脸，不禁笑出声来：“大哥，你的脸都吃黑了。”

“是吗？”铁桢伸手去抹，手也是黑的，越抹越黑。

从未想过，一向儒雅温和，衣饰整洁，举止有礼的大哥，也有这样落魄的时刻。我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铁桢坐在原地，唇角上勾，望着我微笑，笑容里掺杂着一些说不清的意味。

“算了，我来给你擦吧。”我好不容易止住笑，掏出丝帕，蘸了雪水，走过去，轻轻擦拭他的脸，雪水很冰，铁桢却似乎不觉得，一动不动地立在原地，任由我的丝帕从他脸颊和唇畔掠过。我收回手，退后一步，左右看了看，笑道：“大哥，擦干净了。”

“你说什么？”铁桢问道，神情又有些恍惚。

我不禁笑着推他道：“大哥，你又走神了。”

铁桢怔了一下，轻轻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轻声叹道：“我想到刺客之事，心中忧虑，这次行刺，定是海山命许知远所为，木寅可能也参予其中。”

我想到许知远，心中感慨，不由叹道，“大哥，刺客究竟是谁，现在已不重要，我担心的是，京中恐怕有变，刺客开始要杀的只是我，今日却是要连大哥一块杀了，若不是京中有变，海山怎会如此作为。”

铁桢皱眉道：“你说得很有理，我方才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京城的禁军统领是海山的门生，他若孤注一掷，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兵权威逼皇祖父改立皇储，我父亲的处境一定很危险。”

“朝中还有那么多正真的官员，不会让他任意胡为。”我轻声劝道。“大哥，我现在最担忧的是，海山得知我们还活着，会另派刺客前来谋刺，我们防不胜防。”

铁桢犹豫片刻道：“依你之见，该当如何？”已经知道她是女子，还是不由自主地相信她，她虽是女子，才华见识却不在男子之下。

“只有一个办法，将计就计。”我含笑答道。

铁桢很快恍然道：“这确是个好主意，即可免去刺杀之虞，又可在暗中对付海山。只是恐怕会连累你……。”他说到这里，顿了顿，低头望着我，语气中充满关切：“不如，我命阿罕先送你去徐州，暂避一时如何。”

我急道：“大哥，你如今身在危难之中，三弟绝不能就此离去。”

铁桢看着我，眼中神色变幻不定，良久道：“三弟，谢谢你。”说完忽然伸出双手握住我的手，两眼深深地看着我，我顿时心慌起来。犹豫了一下，还是挣脱他的手，转身飞快地奔到洞外，仰起头，假装看天上的星辰，听到身后他的脚步声缓缓靠近，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跳，又不受控制地急跳起来。

夜宿雪岭(二)

“三弟……。”铁桢柔声唤道。

我急忙打断他的话，装模作样的伸了个懒腰，低声道：“好困啊。”扭头仔细打量山洞，顿时尴尬不已，山洞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石台，稍微高出水面，石台旁是燃烧的火堆，其它地方都很潮湿，石台上还放着他和我的披风，整整齐齐地铺着，下面垫着厚厚的枯草。

铁桢很快看出我的窘迫，轻声道：“你睡吧，我坐在火堆旁守着。”

他的语气分外温柔，我心中的疑惑越发深了，难道大哥已经识破我的女儿身。这可该如何是好？见他还在望着我，心中羞涩，红着脸笑道：“大哥，我忽然又不想睡了，不如我们讲故事吧。”

“讲故事？”铁桢先是有些讶异，旋即哑然失笑。我抬起头，触到他仿佛洞穿一切的目光，顿时心慌起来，急忙掩饰地笑道：“就由我先来，讲一个白娘子的故事。大哥一定没听过。”

“好，你说。”铁桢伸手拉我和他一起走到火堆旁，一坐下，便轻轻握着我的手，含笑望着我，我的脸早已红得跟胭脂似的，又不好意思用力挣脱。只好镇定心神，开始讲那个三言二拍中衍生而来的神话故事。

“从前，有一个千年蛇精，她为了报恩，化身白衣女子，来到人间，……”

长长的故事讲完了，抬眼看铁桢，他正微笑着看着我，脸上表情若有所思，不禁问道：“好听吗？”

“很好听，可惜是悲剧。”铁桢轻轻摇头：“即是两情相悦，就该厮守终生，又何须在乎人妖之别，这法海本是出家人，应该清心寡欲，自行修道，却来多管闲事，拆散一对恩爱夫妻，实在是可恶之极。”

“大哥说的很对，不过倘若白娘子与许仙平平淡淡的厮守终生，又怎么会有这感人心腑的神话故事呢，所以说，只有悲剧才能让人永远难忘。”

铁桢忽然扭头看着我，许久没有说话。

“大哥，为什么这样看我？”我轻声问道，觉到他的目光有些不同寻常，心中惶惶不安起来，手上悄悄用力，想从他手中抽离出来。可是越挣，他就握得越紧，最后我只好放弃。

铁桢轻轻笑了一声，没有回答我的问话，柔声道：“有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神话故事，已经流传了一千多年，而且被载入野史，不知你听过吗？”

我不禁有些好奇：“大哥说吧。”

“春秋时，秦国有一位国君秦穆公，他有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儿，名唤弄玉，极善吹笙，国中无一人可望其项背。当时有许多宗国的公子纷纷慕名前来提亲。”

“后来怎么样，大哥快说啊。”秦穆公我听说过，也知道那个弄玉吹箫的典故，但具体情节，却不知情，如今听他说起，掩不住心中兴

奋，忍不住笑着催促他快说下去。

铁桢微笑着伸出手，将变得有些暗淡的火光拨亮了些，接着道："弄玉想了一个办法，将这些人全部招到宫中，命他们吹笙，言道只有善笙之人，才能做她的未来夫君。"

我不禁笑道："这些公子中，会吹笙的恐怕寥寥无几吧。"

"是啊，所以弄玉在这些公子中，并未择到能与她和鸣之人。"铁桢轻笑点头。继续道："直到有一天，弄玉正在宫中吹笙，远处忽传来乐声，和她的笙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弄玉大喜，急忙禀告父王，秦穆公派人向乐声传来的方向寻找，最后在太华山找到了一个风采翩翩的年轻人，自称萧史，不会吹笙，但善吹箫。"

"可惜他吹的是箫，不是笙。"我不禁扼腕叹息。

铁桢安抚地握了一下我的手，笑道："所谓千金易得，知音难觅，只要彼此情投意合，箫笙也可和鸣，又何须一定会吹笙呢？"

我喜道："弄玉莫非就是为了萧史，所以改吹箫？"

"三弟说的对，萧史为弄玉改学吹笙，弄玉为萧史改学吹箫，相爱之人，就该彼此迁就，包容，这样才能两情长久。"他说到这里，看着我的眸子溢满了笑。

"只可惜，弄玉是公主，而萧史却是普通百姓，秦穆公怎肯将金枝玉叶的女儿嫁给他？"我摇头叹息。

"其实，身份、地位，皆是身外之物，只要彼此真心相爱，就可以克服任何困难。"铁桢的语气忽然低沉了几分。

"大哥是说，他们最后真得结为夫妻了吗？"我欣喜地抬起头。

"萧史是太华山的仙人，他带弄玉一起离开人间，乘龙跨凤而去，从此长相厮守，永不分离。"铁桢轻笑着答道。

"这故事真美，只可惜是传说。"我心中生出许多感慨，忍不住抬起头望着大哥。铁桢也扭头望着我，语气温柔无比："如果我说，这故事是真的，你信不信？"

我不禁笑了："世上真的有仙人吗？"

"也许有，也许没有，不过，世上一定有很多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铁桢看着我的眸子被火光映得分外明亮。

我抬起头，和他四目相对，顿时心慌意乱起来，急忙岔开话题道：“大哥的故事说的真好，不如再说一个吧，我很喜欢听。”

铁桢双眉轻扬，脸上露出笑容：“你若是困了，就睡吧。已经很晚了。”

“不，我还不困。”我勉强压住一个就快出口的呵欠，强打精神笑道：“大哥博览群书，通古博今，一定有很多好听的故事。”

“你真得想听？”铁桢含笑望着我，见我点头，道：“好，再讲一个娥皇女英的故事。”

我听着他温和的声音，眼睛渐渐睁不开。

铁桢柔声道：“尧帝有两个女儿，一名娥皇，一名女英……”话未说完，肩上忽然一沉，扭头一看，不禁失笑。那个反复说不困的女孩，已经靠着他的肩膀睡着了。

他一时不敢动，怕把她惊醒，过了好一阵，才小心地伸出手，将她轻轻揽过来，揽到自己怀里，轻手轻脚地抱着她，慢慢站起身，一步一步挪到石台边，缓缓坐下，想了想，侧身脱去孟丽君的小蛮靴，又把自己的靴子除去了。转身搂着丽君慢慢躺在披风上，让她紧紧地依在自己怀里。她的头就枕着他的胸膛，几缕青丝垂下来，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忍不住伸出手，轻抚她的发丝，只一触，就急忙收了回来。

怀里的女孩睡得很香，象是梦到了什么开心的事，唇角浮起一抹欢快的笑容。

“小丫头。”低低唤了一声，他也笑了，拥着她，恍似拥有了一切，原先空落落的心，如今都被她填满了，满的没有一丝空隙。一手环住怀中人的腰，另一手扯过身下厚厚的狐皮披风，紧紧地裹在两人身上。披风很软很厚，怀里的女孩也是温香柔软的，让他情不自禁拥的越来越紧。

思绪忽然飞得很远很远。知道阿罕和苏堂很快就会找到他们，这里的一夜，也许是和她单独相处唯一的机会，回到京城，她是不是就要成亲了，嫁给少华。想到这个结果，他忽然很不甘心，她应该是属于他的，只想完完全全地拥有她，她的人，她的心，她的一切，都是他的，只属于他一个人。他不想放手，也不会放手。

火堆噼啪响了一声，暴出两点火星。打断了他的思绪，心顿时冷静下来，强迫自己把目光从女孩身上移开，稍稍侧身，小心地掏出怀中揣着的一团大红绸带，轻轻展开，红绸上写着寥寥数行字迹。铁桢皱着眉，略看了看，沉吟片刻，忽伸手将它掷入火中，熊熊燃烧的火堆，很快将红绸吞没了，化成灰烬，再也无处寻觅。

从香甜的睡梦中醒来，我慢慢睁开眼，天已经微微亮了，慵懒地翻了个身，轻轻坐起来，身上盖着厚厚的狐皮披风，软绵绵的，身下垫的也是狐皮披风，大哥却不见踪影，模糊记得昨晚央他讲故事，怎么就睡着了，一定是大哥把自己抱上床的，想想就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急忙翻身下床，将小蛮靴套在脚上，又将狐皮披风拿起来系好，另一件拿在手上，径直奔出去。

洞外是一片琉璃世界，冰雪天地，寒气逼人而来，铁桢立在白茫茫的雪地里，眼望远处，似乎正在出神，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后，还未说话，他已经扭过头，冲我笑道："你醒了，不多睡一会。"

听到他温柔的声音，我不禁想起昨夜的事，脸上顿时滚烫，不敢抬头看他，把狐皮披风塞到他手里，低声道："大哥，披着吧，冷病了可别怨我。"

"我若是真的病了，你会不会照顾我？"铁桢含笑问道。

"小弟可不敢，还是让郡主殿下照顾你好了。"我笑道，话刚出口，却见他脸色一变，顿时想到玉真是许知远的妹妹，急忙补充道："大哥，小弟以为，刺杀之事全由海山指使，郡主殿下对此并不知情，大哥千万不要怪罪于她。"

铁桢低头望着我，脸上神情复杂莫名，许久方叹道："三弟真是善良之人，大哥也希望玉真是无辜的，只是以她的身份，根本不可能置身事外。夹在我和她父兄之间，只会让她痛苦不堪，回到京城以后，我就要将此事做个了断。"

听出他语气中的决绝，我心中一惊，忙道："大哥，郡主殿下对您……。"

铁桢轻轻摆手，打断我的话，无声地笑了笑，把披风披上，系紧带子，目视远处，接着道："苏堂他们就快来了。"温和的声音里夹着一丝叹息，环视左右，这杳无人烟的深谷，竟让他生出无限留恋。逝去的一夜，对他来说，真得太短暂。

海山夺嫡

阿罕和苏堂轻功卓绝，远远地奔在众将前面，天色大亮的时候，终于寻到山洞前。我和铁桢早已静候他们多时，苏堂自是喜不自胜，阿罕也不禁泪流满面，我拉着他们来到山洞中，先和大哥将商量之后的计策细细说了一遍，叮嘱苏堂骑快马拦住少华，命他和他所带领的两千禁军在离京城两天路程的滁州驻扎，等待大军会合。议完事，又把山洞外布置好，才和铁桢一起隐身离去。

众将来到雪岭下，看到的是阿罕和苏堂跪在两座高高竖起的新坟前，放声痛哭，叩头不止。原来丽君的将计之计，就是诈死，骗过海山，使他放松警惕，再换便装赶往京城。

第二日，全军尽皆镐素，官道之上，尽是白盔白甲的将士，呦哭声绵延几十里，被大军从敌人铁蹄下救出来的七城百姓，一路相送，哭声震天动地。阿罕见了，都不禁动容。经此一役，铁桢和张好古的声名在百姓中已如日中天，只可惜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英才和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英杰竟然死于奸人之手，英年早逝，天不假年，大军渡河之后，无数百姓依然哭泣着伫立在江边，遥望大军一路上的烟尘，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方才各自散去。

太子东宫。

贾恢带着两个侍卫，押着林如芳，来到太子面前，跪下道："殿下，这个名叫芳儿的宫女方才在您茶中下毒，被奴才发现。"

太子讶道："有何为证？"

贾恢掏出瓷瓶："她为您泡茶时，将瓶中粉末倒入茶中。"

太子惊讶地看着林如芳，林如芳面无惧色，坦然道："不错，确是我所为，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太子挥手示意众人退下。贾恢不肯。被太子再三以目示之，无奈，只得退至门外。

太子立起身，向林如芳道："你为何要下毒害我？"

"你杀了我全家，此仇不共戴天。"林如芳咬牙恨恨道。

"你爹娘是谁？"太子含笑问道。

"杭州守备林龙，不知殿下可有印象？"林如芳怒目瞪着他，语气十分不善。

“原来是他，你是他的女儿？”太子摇头叹息：“桢儿已经对我说了，林龙任杭州守备之时，暗中勾结九弟海山，将朝廷拨付的赈灾银两悄悄运往京城，被桢儿发觉，派人夺了回来，不久便听到他的死讯，想来是海山杀人灭口，与我何干？”

林如芳又气又怒：“我爹已经死了，你还要诬蔑他。是何居心？”

“芳儿，我为何要骗你？”太子怜惜地看着她：“你说此事是我所为，有何证据？”

“有我爹的一封书信为证。”林如芳道。心中忽升起疑虑。

“书信现在何处？”太子道。

“丢了。”林如芳脸色苍白，只凭一封书信就定太子之罪，未免太可笑，难道自己真的被人利用。

太子沉默良久，挥手道：“你走吧。”

林如芳一脸震惊：“你不杀我？”

“人生有命，祸福由天，一切皆是命中注定，罪魁祸首是九弟，你只不过是受他蒙骗之人。快走吧，海山做事一向狠绝，一定会设法杀你灭口。”太子谆谆叮嘱，林如芳泪盈满眶：“殿下之仁德，今日方知，民女已经铸下大错，悔之晚矣，只求殿下赐民女一死。”

“贾恢，送她走。”太子高声吩咐。

“奴婢不走，奴婢只求一死。”林如芳泪如雨下。这时一个太监进来禀道：“殿下，左拾遗梁大人求见。”

“速传。”太子语气凝重，这段时日已隐隐觉到朝中政局不稳，只是他生性仁厚，一直不敢相信九弟会做出兄弟阋墙，手足相残之事。

林如芳退到一旁，含着泪默默侍立，众人也未理会。

梁大人快步走进，向太子跪道：“殿下，老臣刚刚接到消息，海山调集禁卫军，包围皇宫，意图谋反。”

太子大惊，立起身道：“竟有这等事，此事是否属实？”

“千真万确，皇太孙离京之时，已在城郊辟下一处房舍，可做藏身之地，太子殿下快随老臣离开东宫。”梁大人扭头示意贾恢和侍卫上前，拉住太子，扶着他迅速离开书房，沿暗道走了。

林如芳立在原地，呆了好一阵，正欲追随他们而去，这时一大群荷刀拿枪的禁卫军闯了进来，为首之人正是阿桑，见了她，向左右道："拿下。"

"放开我，你们这些恶贼。"林如芳痛哭失声，今日始知被海山所骗，太子身中慢毒，随时会有性命危险，此时恨不得以己之命，保他周全。

阿桑不理她，命令手下侍卫四散寻找，许久，并无所获。方知太子已经离开。只得回去向海山禀报。

如今朝中局势，经过傅成松罗织罪名，诬陷诛杀，或发配，或斩首，倾向太子的忠臣良将为之一空。木颜率领朝中倾向海山的大臣到大殿外跪求皇上改立太子，只是皇上一直犹豫不决。

海山耐心终于耗尽，携禁军两千兵围皇城，命阿桑前去捉拿太子，同时封锁京城，自己带领木颜和一干文武大臣直入皇上就寝的崇文宫。皇上见他腰佩宝剑，以为他要弑君，大惊不已。海山大步走到龙床前，忽然跪下道："请父皇屏退左右。"

皇上惊道："你想干什么？"

海山眼中含泪道："父皇，儿臣今日有几句肺腑之言，必欲一吐为快。"伸手解下腰间宝剑，递给一旁的太监。

皇上心中稍安，伸手挥退左右。笑道："九王儿，你有什么话，不妨直言。"

海山痛哭失声道："父皇，臣儿自以为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皇兄，皇兄如今竟欲加害儿臣，求父皇开恩保护孩儿。

皇上见一向英勇的小儿子今日哭得如此伤心，心下疑惑，忙问道："你说太子意欲加害你，有何证据？"

海山自怀中取出几位大臣在严刑拷打下写的状子，上面盖了鲜红的手印，呈给皇上。皇上看了以后，也有些迷惑，一直隐身珠帘后的许皇后这时走出来言道："皇上，这些大臣平日都是跟随太子的，他们的供词十分可信。太子竟要谋害臣妾唯一的儿子，求皇上为臣妾作主。"说完也哭了起来，哭的十分凄楚。

皇上本来昏庸，平日又偏听偏信，当下深信不疑，不过要他杀儿子，终究有些不忍，于是颁下诏令，废皇太子为庶人，同时下诏立海

山为皇太子。这时，皇太子已在忠于他的大臣护卫下，前往隐秘处藏身，海山遍搜全城，找不到他的踪迹，不过，他已知皇兄服下毒药，心中并不担忧。

转眼几日过去，朝中政局表面平静，暗里波涛汹涌，几位身在京城的皇兄，对海山不服，暗中联络朝中大臣，意欲联名上奏皇上，弹骇海山，海山也在暗中罗织罪名，欲将他们逐个除去。

此刻的京城，山雨欲来风满楼，海山端坐在书案后，望着窗外冰封的水池。脸上看不出是喜是忧。

几个下人将从王府搬来的东西一一呈到他面前，海山随意扫了一眼，忽看到那幅画，急命："挂起来。"

下人将画挂在墙上，海山走到画前观看，滚滚长江东流而去，天空祥云笼罩，瑞蔼重重，忍不住轻叹一声道："你们都下去吧。"

下人转身离去。海山依旧立在画前，眉头紧皱，心事重重。

阿桑从门外走来，见他出神，不敢打扰，静静地候着，海山回头看到他，冷冷道："什么事？"

"许将军的密信。"阿桑将信双手呈给他。海山缓缓打开信，只看到第一句："王爷金安：铁桢与张好古在青城外一里处坠崖身亡……。"脸色忽然剧变，雪白的信纸从他手中无声地滑落。

"殿下，你怎么样？"阿桑看到他神情黯然，不禁出声问道。

海山无声的挥了挥手，待他远去，眼中忽然涌出泪花，这世上唯一配得上他的女子，唯一让他不忍，不甘，不舍的女子，已经死在他手中。她的美丽、聪慧、狡黠、倔犟，竟然都消逝了，长埋地下，此生再也无缘相见。

建功立业，方是男人一生至爱，儿女情长，不过点缀，这是他坚守多年的执念，从未想过会动摇，她是他的敌人，铁桢有她相助，如虎添翼，若不杀她，如何成就大业。他以为他做对了，他以为他不会后悔，优柔寡断，不是一个王者应有的禀性，女子怎能与江山相比，他应该这样做的，对吗？

可是如今，得到太子之位，皇位离他也只有一步之遥，为什么不觉着开心，心忽然抽痛得厉害，象有什么最宝贵的东西被夺走了，永远地失去，再也看不到她的如水明眸，她的浅笑吟吟……

“殿下该用膳了。”太监从外面走进来，小心翼翼道，看到他阴沉的脸色，慌忙低下头，不敢再说。

海山终于怒气爆发：“滚，都给我滚，滚出去。”

修长的手指握成拳，重重地捶在桌上，桌子顿时碎成几片，太监飞一般地逃了出去，生怕再呆一刻，海山的拳头就要落在他脸上。

蜘蛛结网

夜晚华灯初上。

孟丽君的状元府如今已成了新任刑部尚书傅成松的宅邸，宅子前面挂满了喜联，红灯，今日是傅成松大人成亲的大喜日子，知道内情的官员交头接耳的议论着，听说这位年轻的尚书大人，迎娶的是一位已故官员的女儿。生的倒是美艳无双。不过以他的身份，似乎有些匪夷所思。

傅成松满脸喜色，站在门外迎接客人。众人皆知他在此次太子之争中立下大功，以后飞黄腾达，自然不在话下，阿谀奉承之流，自然趋之若鹜。

傅老爷子也满面春风地立在门外，和儿子一起迎客，虽然儿子娶的是已故官员之女，但却是太子亲自许的婚，此种荣耀，又有哪个官员得到过。

酒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傅成松步履踉跄地回到新房中，轻轻推开门，一把利刃刺到他胸口，刃上闪着寒光。

“你干什么？”傅成松带着三分醉意，想推开她手中的刀，新娘却握得更紧：“傅成松，你这狗贼，助纣为虐，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是我看错你了。”

傅成松酒早已醒了一半，慌忙握住她的手，柔声劝道：“如芳，夫君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是为了你的前程，还有你的爹爹吧。”林如芳气恨地望着他，眼中泪珠不停地打转。想不到一向清高的未婚夫，竟然甘心沦为海山的走狗，那些被他害死的朝中官员，怕是做鬼也饶不了他。

“如芳，你听我说。”傅成松趁她不防，一把抢了她手中短刀，掷到墙上，伸手抱住她，火热的嘴唇向她唇上吻过去。

“放开我，你这个恶贼，卑鄙小人，放开我……”如芳在他怀里拼命挣扎，终于敌不过他，被他紧紧地压在床上，喘息着脱去她身上的衣服，狂热地吻落在她脸上，身上，嘴里断断续续道：“如芳，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就算为你下地狱，我也心甘情愿。”

“狗贼，趋利附势，出卖良心，无耻之徒。”如芳眼中涌出泪花。

“呵。”男人轻轻笑了一声，抬起头，一边吻她的嘴唇，一边喃喃道：“如芳，其实你夫君也想做好官，也想名垂千古，载入史册，不过那是以后的事，凡是不肯依附海山之人，最后都是死路一条。你知道原任刑部尚书张好古吗？状元之才，相府女婿，一步登天，引来多少妒羡，现在还不是死在海山手中。木相一得知他的死讯，就将女儿改嫁益阳侯许知远，婚期订在三日后，我若是象他一样，现在早已是一具白骨了。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明不明白？”

前厅，酒宴还在进行之中，热闹非凡，人人颂扬着新任太子的丰功伟绩，府外是夜色下灯火通明的京城大街，一切似乎很平静，平静之下却暗藏着惊涛骇浪。

***

一路上，铁桢和我身着便服，混在百姓之中，化装成去京城贩卖货物的商人，带了十几个最亲信的侍卫，扮成随从和车夫，赶着几马车临时购置的匈国服装，首饰，牛羊皮制品等物，赶往京城。原来匈国大王来信，答应了大王子的请求，随信送来的是一百万两白银和开放商贸的合约，阿罕依照大哥的吩咐，将两位王子送回本国。

他们已经得知大哥和我遇难的消息，两人都大为震惊，耶朵立刻要求亲自前往雪岭拜祭，被阿罕一口回绝。不久，他们就被强行送往匈国，据说，离开的那一天，耶朵心事重重，耶杰也很不高兴。

铁桢唇上粘着一把胡须，脸上涂黑，看起来有三四十岁，我则取下面具，也在唇上粘上两撇胡须，还点了一颗黑痣，两人每次相视，都会忍俊不禁。

北疆离京城千里迢迢，日夜兼程的赶路，严冬已被我们抛到身后，沿着官道而行，缕缕春风，夹着些许寒意，几只燕子，在向阳的屋檐处衔泥筑巢，春天不知不觉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这日傍晚，商队来到湖州城外，沿着湖岸一路轻驰，忽从湖上传来一阵琴声，缓缓而起，到高处曲折而下，如山泉之水，婉转悠长，悦耳动人。我不禁勒马倾听。琴弹到后面，曲调忽转哀婉，更涌出满腔激愤，如悬崖之上奔腾的瀑布之水，突然跃下万丈深潭，急骤而高昂，听之令人动容。正在入神之时，琴声却嗄然而止。

我急忙扭头向铁桢道："大哥，不如我们过去看看吧。"

"好啊。"铁桢跃身下马，挥手示意其他人退至路旁等候，一把拉住我的手，迎着风跑了起来。

"慢点啊，我的头发吹散了。"我边跑边说。铁桢笑了笑，并不答话，跑得越发快起来。我感觉到他手心的热度。心中也不由一热。不再言语，只管随着他在风中奔跑。

转眼湖心亭便到了，只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背着手立在亭上，眼望茫茫湖面，似有所思，一旁的案几上放着一张琴，我走到近前，看那张琴，木质古旧，纹理清晰。琴上的弦根根白亮，韧力十足。不由出口赞道："好琴，好曲。"老者闻言扭头看到我们，不由微微一笑道："原来公子也是知音人。"我忙拱手道："老伯，在下学识浅薄，知音二字，实不敢当。只是听老伯方才一首，曲调悲怆感人，令在下感慨万分啊。"

铁桢含笑道："所谓曲为心声，琴艺高手常将心中情感借琴声抒发出来，或悲、或喜、或乐、或忧。老伯此曲悲壮激昂，莫非心有所感。"

老者神情一震，若有所思地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脸上忽露出笑容："不敢。此曲只是老夫一时兴起，随意弹奏的，让两位见笑了。看两位公子也是此道中人，不如坐下弹一曲如何？"

铁桢摆手笑道："在下平日只爱听琴，却不善弹奏，若此处有箫倒可勉强吹奏一曲，至于说到琴艺，三弟一定是个中高手。"

我急忙谦让，但老者一味相请，铁桢也在旁以笑示意。只得坐下道："在下便弹一曲，两位见笑了。"手轻轻一抚，琴弦微颤。湖畔寂静无声，亭外日影朦胧。我合着琴声低声唱道：

"谁令我心多变迁，谁共此生心相牵。情义永坚持遗憾亦可填，未怕此情亦断。谁令我心苦恼添，前事往影相交煎。谁惧怕深情常留在

心田，恨爱相缠莫辨。缘份也真倒颠，承受几分考验。无论那朝生死别，心里情似火炎。谁令我心多挂牵，唯望有朝会再见。何事世间情恨永相连，未怕此情易断。”

老者听得如痴如醉，拈须在手，半晌不语。铁桢呆立了一阵，率先击掌叫起好来。老者从梦中醒觉，叹口气道：“公子的琴，弹得极好，曲调感人至深，只是太过悲切，一曲之间，唱出人间悲欢离合，老夫自愧弗如。”

我忙道：“老伯谬赞，在下实不敢当，老伯一曲，隐含忧国忧民之心，这才是人间大道，在下实难相比，真是惭愧。”

老者闻言，仔细端详了我一阵，又看了看铁桢，目中忽闪过一抹惊讶之色，旋即拈须笑道：“所谓宝剑赠英雄。红粉配佳人。今日难得与两位有缘，老朽这把古琴便送与公子吧。”说完双手捧琴送到我面前。我脸上登时飞红，推之不迭。道：“老伯，在下琴艺粗浅，实配不起这把古琴，况且古语有云：君子不夺人所爱。这琴绝不敢受。”老者再三请之。我坚决不受。老者见状，摇头叹息一阵，拱手向我们辞别，转身下阶而去。我望着他寂寥的背影。心中恻然。

进了湖州城，铁桢领我们到城东一处大宅院中落脚，吃过晚饭，我在院中演练那套少华教授的步法，练了好几圈，渐渐汗出。急忙以袖拭汗，一方雪白的丝帕递到我手中，转眸一看，是唇角含笑的铁桢，急忙问道：“大哥，你觉得我的步法有没有进步？”

“很好，进步很大，要不，我们练一练。”铁桢笑着开口道。

“好啊。”我登时兴奋起来，“你跑，我追。”

铁桢愣了一下，很快笑道：“不，还是你跑，我追吧。”

“好吧。就这么定了，一炷香的功夫，若是你输了，罚你泡茶给我喝。”我俏皮地一笑。

“要是你输了呢？”铁桢问道，一双眼悄悄看我。

“嗯，那我就弄一道点心给你吃。”我想了想笑道。

“好，现在开始。”铁桢话音未落，我已经箭一般地冲了出去。铁桢含着笑朝我身后追来，不过他每次快要抓住我的时候，都被我闪身躲开。不知不觉，已经跑了好几圈，我心中大感快意，在前拍掌笑

道："大哥，一炷香快到了。"话未说完，铁桢一个箭步上前，将我牢牢地扣入怀中。

感觉到他有力的手紧紧地箍着我的细腰，我登时满脸通红，慌忙挣扎道："好了，放手。"这时才明白，怪不得大哥刚才一直抓不到我，分明是在让我嘛。铁桢并未松开我，抬起头望向前方，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苏堂穿着一身便装，风尘仆仆地立在院门处，吃惊地看着我们，脸上神情说不出来的怪异。

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急忙从铁桢怀中挣出来，低着头道："我去做点心了，你们谈吧。"不理苏堂，飞也似地奔进厨房。开始和面，切葱花，打鸡蛋，一边悄悄眼望窗外，心犹自怦怦跳个不停。

苏堂在原地呆立了好一阵，终于恢复常态，走到铁桢身边，将一封书信递到他手中，铁桢打开书信一看，登时脸上变色。

我很快煎好了千层酥，端了一大盘走出来，冲他们笑道："来，尝尝我做的点心。"

苏堂看了我一眼，沉默不语。铁桢伸手接过我手中的盘子，将书信递给我："三弟，京城来信。"他的语气很低沉，夹着浓浓的忧伤。看起来心事重重。

我疑惑地接过信，迅速扫了一遍，也不禁摇头叹息。

"太子被废，海山被立为皇太子，朝中依附太子的官员，被杀的被杀，被流放的被流放，所剩无几，京城也被海山严密封锁起来，这个消息，是左拾遗梁大人历经万难送出来的。"苏堂叹息着言道。

我皱着眉想了想，出声问道："皇甫将军现在还在滁州吗？"忽然没来由地担心他的安危。

"他将玉真郡主和两千禁军留在滁州，自己悄悄进了京城。"苏堂说这话的时候，面无表情。

我呆立片刻，气恨顿足道："这个傻瓜，定是去做傻事了，不行，我现在就要进京。"转身欲走，被苏堂一把拉住："怎么，张大人，你也想学那个傻瓜，去做傻事？"

我甩开他的手，皱眉道："谁说我要做傻事了？如今情况有变，必须慎而行之，而且……。"我顿了一下，叹道："晚了，只怕皇甫将军有危险。"

铁桢脸色苍白，蹙眉不语，苏堂拿起酥饼，发泄似的狠狠咬了一口。

我急道："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啊？"苏堂不语，我皱了皱眉，上前一把拉住铁桢的手："大哥，你随我来。"

"去哪？"铁桢有些讶异。

我不语，将他一直拉到院墙边，指着枯枝上道："大哥，你看这是什么？"也许是面具戴久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仍然习惯于微笑。

铁桢仔细看了看，道："不过是只小蜘蛛。"

"大哥，你再看看，还看到了什么？"我出声问道。

"还有刚刚结好的蜘蛛网。"铁桢答道，脸上露出恍然之色。

我向侍立一旁，有些讶异的苏堂笑道："笔墨伺候。"

苏堂急忙取来笔墨，我饱蘸墨水，在雪白的宣纸上写下四句诗，铁桢轻声念道："蜘蛛结网，于树之枝。大风忽起，吹落其丝。"念完微微一笑，接过我手中笔，在下面接着写道："蜘蛛勿堕，一造营之。人而不勉，不如蜘蛛。"他的字龙飞凤舞，气势逼人，观之令人心潮起伏。

我不禁笑道："大哥好字，写得好。如今天下，只有您能与海山抗衡，力挽狂澜，拯万民于水火。皇上，你父亲，还有天下百姓，万里江山，都在等着你。"

铁桢柔声道："你说得对，只是现在的京城情况复杂，随时会有危险，你还是留下来，和苏堂前往滁州，我带人进京。"

"大哥。"我忍不住反驳道："这种时刻，我怎能置身事外……"

话未说完，苏堂抢先道："殿下说得对，你还是去滁州吧，那里有阿罕的二十万大军，海山绝不敢轻举妄动。"

"你们……。"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大哥，都是一脸的坚决，心里又急又气，索性顿足道："你们若是不让我去，我就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再也不见你们。"转身就走。

铁桢迅速拉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一迭连声道："好，好，好，都依你。明天我们就一齐动身。"

我转怒为喜：“大哥，君子一言……”

铁桢接道：“驷马难追。”说完两人相视而笑。

一旁的苏堂不易察觉地叹息了一声，上前端起桌上的千层酥，递到我们面前，“殿下，张大人请。”

铁桢拿起最大的一块，咬了一口，笑道：“虽然凉了点，余味却更悠长了。”

“你若喜欢，以后我天天做给你吃。”我随口答道，话一出口，自知说错，脸顿时滚烫一片，慌忙解释：“我的意思是说，要把做千层酥的方法，教给大哥府中的厨子，这样他们就可以天天做给大哥吃了。”

“你的意思，我明白。”铁桢含笑答道，看着我的眼眸幽深一片。被他深沉的目光注视着，我忽然心跳得厉害，只恐被他发觉，急忙伸手接过站在一旁发愣的苏堂手里的千层酥，低声道：“太凉了，我去热一热。”

不待他们答话，逃也似地进了厨房，一边把酥饼搁到锅里，一边悄悄隔着窗棂看外面，只见铁桢拉着苏堂坐下，对他低声说着什么。苏堂神情凝重，连连点头。

知道他们定是在商议京城之事，我松了口气，随即又想到留在京城的爹娘，一颗心顿时又提了起来。一股焦味打断了我的思索，慌忙低头看锅里，不禁轻呼一声：“糟了。”刚才还色泽金黄的千层酥，这回全烧黑了。

夜探皇宫

当日苏堂就走了，带走了大哥写给阿罕的密信。我和大哥带着商队也加快行程，很快到了滁州，未免引起海山疑心，在滁州停留的一晚，并未与驻扎在那里的大军有任何接触，离开滁州，第三日清晨便来到京城，混在人流中进入京城大门，站岗的军士接过我们手中的经商许可书，略略翻看，就放我们过去了。

原来海山在京中执行的是宽进严出的方略，只恐朝中官员悄悄遁走。

大哥带着我在京城最繁华的北街摆下一个摊位，售卖匈国特产，价格适中，货物又好，买者一时趋之若鹜，傍晚收摊的时候，两个老人来到我们摊位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神情凄楚。

我看到他们，登时一震，险些落下泪来，铁桢觉出我的不安，急忙侧身挡在我身前，向他们和气地笑道：“两位老人家要买什么？”

孟夫人含着泪看了他一眼，轻声问道：“听说你们是从青城来的？”

铁桢笑道：“老人家，我们是从靠近青城的匈国边境来的。”

孟夫人迟疑片刻，又道：“你可听说过青城之战？”

我忍不住轻轻颤抖了一下，铁桢急忙探手过来，在我手上紧紧地握了一下，抬头镇定答道：“听说过，青城被围将近一月，城中弹尽粮绝，所能战者不过五千多人，镇守青城的是一个文官，名叫张好古，麾下两员猛将，一名苏堂，一名皇甫少华，都是饶勇善战之人，攻打青城的是匈国王子耶朵，精于战术，这次连下北疆七城，就是他所为。”

这时一旁路过的百姓听到谈及北疆战事，纷纷围过来，侧耳倾听。

听他提起女儿，两位老人老泪纵横。孟夫人早已泣不成声，孟仕元勉强控制住自己，轻声问道：“那一战，打的怎么样？”

铁桢扭头询问地看了看我，我急忙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道：“他们就是我的叔叔婶婶。”

铁桢脸色一变，旋即恢复平静，向我点了点头，朝两个老人拱手笑道：“不瞒两位老人家，那一战，杀得天昏地暗，两军死伤无数，最后天朝军队大败匈军，获青城大捷。只可惜，第二日，解青城之围的大将军和镇守青城的张监军尽皆死于奸人之手。天不假年，徒呼奈何。”

众人闻言皆响起叹息之声。摇摇头，小声议论了几句，见远处一队禁军驶来，不敢再说，纷纷散去。

孟夫人身子摇晃了一下，几乎跌倒，孟仕元急忙伸手扶住她，两人相对，泪流满面。铁桢见状，急忙到摊上取了一条极漂亮的手织羊毛围巾，递给他们，道：“这条围巾是青城所出，采匈国纯种羊毛制作，两位若喜欢，便宜点，五钱银子卖给你们。”

孟夫人接过围巾，将钱递到他手中，和孟仕元相携着走了。望着他们的背影，我眼中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纷纷奔涌而出，又怕铁桢

看见，只好背过身，以袖拭面。

铁桢轻轻叹息一声，假作并未见到，握住我的手，柔声道：“天快黑了，我们走吧。”

我慌乱地点了点头，和他一起收好货物，离开大街。铁桢带着我拐进一条暗巷，轻轻推开暗巷上的一扇房门，几个侍卫迎上来，低头行礼，铁桢摆了摆手，走进回廊一角的秘室，秘室内坐着数十个身穿便服的人，其中还有几个头发斑白的老者，我都认识，原是朝中六部的官员，甚至包括上次给木相送贺礼的人，看来大哥早有先见之明啊，幸得如此，否则定会被海山一网打尽。

这些官员见了他先是一怔，旋即哭拜于地：“殿下，您果然还活着，是上天庇佑我朝啊。”

铁桢含泪抬手道：“都起来。”众人抬起头，看到我，都有些迷惑，我急忙把手从铁桢手中抽出，向他拜道：“殿下，小人先出去。”毕竟朝中官员无人见过我现在的样子，他们要商议机密事，我不宜在场。

铁桢向我附耳道：“你且坐着，不妨。”手很快又握住我的手，还紧了紧。

听出他话语中的亲密，脸在不经意间红了，无法再拒绝，只得和他并肩坐下，开始议事。

铁桢沉着吩咐，一切皆依我们事先商量好的计策，安排妥当，众官员很快分散离去。铁桢立起身向我笑道：“接下来，我该去你从前的状元府了。”

“想不到傅成松这么聪明的人，却选了一条死路。”我有些惋惜。

“在名利和生死面前，又有谁能做到不为所动呢？”铁桢语带感慨，笑了笑，招手唤来两个侍卫，对我道：“他们留下来保护你，我带几个人先到傅府去。”

“不，我也要去。”对他的安排，我很不满，这种时刻，他居然只身涉险，却要我置身事外。

“听话。”铁桢凑到我耳边，温柔的语气，却不容反驳。

“可是……。”我还想再说什么，铁桢用目光止住我，转身离去。

知道他的脾气，一旦下定决心，任谁也改变不了。我只得坐下来，拿着一本古书在灯下乱翻，一边侧耳听外面的更鼓。

子时的时候，铁桢回来了，脸色有些凝重，一进门就取出两套衣服，一套递到我手里，“快把这身衣服换上，我要带你进皇宫，面见皇祖父。”

我拿起衣服一看，是身太监服，脸顿时红的厉害。铁桢似乎并未看到我的窘迫，伸手将我推到屏风后：“你先换，我出去看看。”自己回到外间。

我待他一走，慌忙除去外衣，将太监服套上，红着脸走出来。铁桢用很奇怪的眼神看了看我，忍笑道：“很好，把面具也戴上吧。”

“为什么？”我有些吃惊。

“放心，不会有人看到我们。”铁桢微笑，其实他另有打算。

我觉他说的有理，便到外面汲了水，将脸上的妆擦干净了，又把面具戴上。这时铁桢已换好太监服。从怀中掏出宫中腰牌，走到我面前，低下头，亲自为我系，他的气息热热的，吹到我额上，忽然莫名地心慌，这段时日是怎么了，看到他心跳加速也就罢了，还老是红脸，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甚至对浩宇，都没有过。

铁桢将腰牌系好，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笑道：“很好。我们可以走了。”

我忽然想到少华，忍不住小声问道：“大哥，有二哥的消息吗？”

铁桢扭过头望着我，他的眸子亮如繁星。敏感地觉着气氛有些不对，我再次担忧地开口：“还没有他的消息？”

铁桢轻叹一声，柔声答道：“二弟进京以后，就如泥牛入海，再无音讯。”他停了下来，没有马上说下去。

“怎么会这样？”我急切地问道。心顿时揪紧了，少华，他会不会有事?

“皇甫老将军和其他不肯招供的朝中官员，都被海山所杀，我估计二弟进京，可能是想刺杀海山……”铁桢看了看我的脸色，顿住话头，轻轻叹息。

“这个傻瓜。”我咬牙骂道，心猛地一痛，泪登时不争气地涌了出来。

“别担心，即然没有音讯，就说明他并未落入海山手中，我已经暗中派出许多人手，四处寻找他，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铁桢安慰地在我手上握了握，话峰很快一转：“傅成松已经写下陷害朝臣的供状。有了它，就可以指证海山和皇后一党，为所有死在他们手中的人报仇。”

“傅成松人极精明，一定不肯轻易就范，大哥是如何说服他的？”知道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我强忍住心中痛楚，迅速抹去泪水，开口问道。

铁桢叹息一声：“他本不肯，但是他的新婚妻子，以性命相胁，他当场写下供状，现在就在我身上。”遂将当时的情景细说了一遍，原来傅成松被他的侍卫拿下后，抵死不肯承认捏造罪名，诬害朝廷官员之事。铁桢正在为难，他的妻子林如芳忽然从内室走出，手持利刃抵于颈下，哭泣着言道：“贱妾之所以苟活至今日，只因欠太子殿下一命，太子于妾身有大恩，海山却于妾身有不共戴天之仇。夫君竟宁愿泯灭良知，与豺狼为伍，如今皇太孙殿下驾临，正是妾身报答太子殿下的时候到了，你若不写供状，妾身马上死在你面前。”

傅成松犹豫不决，林如芳立刻以刀刎颈，幸得铁桢手疾眼快，将利刃夺下，傅成松见此情景，长叹一声，终于答应写供状，将冤害忠臣之事全盘托出。

“原来如此，只是傅夫人怎会欠下太子殿下一命呢？”我压低声音问道。

“她没有说，我已命侍卫将他两夫妻移至安全所在，以防海山杀人灭口。”铁桢说完话，拉着我的手出了暗巷，两匹马正在门外等候，我们一起纵身上马，飞快地驰到皇宫一处侧门前，一个模样清秀的小太监正在门外守候，见了我们，急忙将门打开，显然早有准备，心中暗暗感叹着，铁桢已经伸手拉住我，迅速穿过长廊，七拐八弯，来到一处巍峨耸立的宫院前，我认的这座宫院，是先前皇上招见新科进士的崇文宫。如今宫内一片寂静，显然皇上已经就寝了。

铁桢拉着我推开宫门，走了进去。一个年老的太监迎上来道：“给殿下请安。”声音压的极低。

铁桢微微点头，向他道：“多谢刘公公。”刘公公眼中含泪道：“殿下万万不可这么说，老奴受不起啊。宫内的侍卫和太监都被老奴遣走了，皇上正在内室安歇。事不宜迟，殿下快随老奴进去。”

说完走到前面引路。我心里有些紧张，铁桢似乎觉到了，在我手上轻轻握了握，径直走进内室，在御榻前跪下，叩头拜道："给皇祖父请安。"刘公公急忙转身离去，到宫门外望风。

明黄色的大帐中静默了一阵，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不久，咳嗽声止了，一个苍老的声音道："是桢儿吗？朕是在做梦吧。"

"皇祖父，是桢儿，桢儿来给您请安了。"铁桢眼中涌出泪水。

大帐猛地被掀开，年老的皇上坐起身，惊骇地看着他道："桢儿，你还活着？"

"桢儿被奸人所害，坠入深崖，幸上天怜悯，留下桢儿一条性命，今日得再见皇祖父龙颜。"铁桢拜伏于地，泣不成声。我跪在一旁，有些不知所措。

皇上也忍不住老泪纵横，白发人送黑发人，本是人生一大悲，更何况这个孙儿才能出众，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哭了好一阵，皇上终于止住，转眼看向我，目光疑惑："张大人？"

"他是孙儿的结拜兄弟，这次若非他相助，孙儿已经抛尸荒野了，他娶相府千金，只为探听木颜贪赃枉法之事。"铁桢轻轻握住我的手，看着我的目光满含柔情，我心中猛一颤，急忙避开他的眼光，叩头拜道："微臣给皇上请安，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铁桢轻叹一声，放开我，另一手拿出怀中供状，递给皇上："这是刑部尚书傅成松的供状，请皇祖父御览。"

皇上接过供状，打开细细翻看。看到后面，脸色大变，抬起头向铁桢道："这供状上所说，是否属实？"

"千真万确，孙儿这里还有一本奏折，写的是九王叔海山在江南贪吝钱财的罪行，以及他造下的杀孽。"铁桢又自怀中掏出一本奏折，递给还沉浸在震惊中的皇上。

皇上颤抖着手接过奏折，打开细看。铁桢拜道："皇祖父，如今情势危急，孙儿探听得海山已经将镇守南疆的十万大军调往京城，准备弑君夺位，请皇祖父早作决断。"

皇上无力地抬起头，眼中似有泪光。自太子被废后，海山气焰日趋嚣张，佩戴武器，进入宫闱，凡有朝中政事，无论大小，一律自行决断，为此他已有疑虑，此时听桢儿一说，心中已信了十分。

“皇祖父，快下旨吧。”铁桢语气急切。

皇上呆坐片刻，自枕下取出金令箭和御玺，郑重地交到铁桢手中，充满期望的语气，谆谆叮嘱道：“桢儿，这是调动京城御林军的令箭，见箭如见朕，你率御林军，速速将那个逆子……”话未说完，忽然口喷鲜血，向后倒去，铁桢手执令箭和御玺，大惊道：“皇祖父！”

我急忙跃身上前，以手搭脉，略诊片刻，回头向铁桢道：“大哥，皇上是急怒攻心，突然吐血昏厥，若不及时诊治，会有性命之忧，我留下来为他针灸，你赶快出宫。”

铁桢不允：“不行，我要等皇祖父醒来以后，再带你一起走。”

“大哥。”我抬眼望向他：“只要将御林军军权握到手中，就可兵围东宫，拿获海山，晚了，只恐海山获知我们回京的消息，到时功亏一篑。悔之晚矣。”

铁桢表情犹豫，我用力推他：“快走，我在崇文宫等你。”

“好，你等着我，万事小心。”铁桢无奈起身，再三叮嘱我，见我连连点头，这才转身离去，到宫门处，又反复交待刘公公，看看时辰不早，急忙离开皇宫，骑上快马，向御林军军营而去。

后宫惊魂（一）

东宫。

海山怒气冲冲地立在书房中，阿桑和一干手下战战兢兢地跪在身后，以头贴地，不敢出声。

铁桢虽死，他麾下的二十万朝廷大军却至今不肯听朝廷宣召，一直驻扎在滁州，甚至还在暗中练兵，统领这支大军之人，现在是一个叫苏堂的年轻将领，只知与丽君关系密切，至于究竟是何来历，他并未细查，也无心细查。

想到丽君，心中忽然隐痛，自从知道她的死讯，自己便如变了一个人，无心政务，亦无心对付朝中诸皇兄，不过是区区一个女子，竟让他完全乱了分寸，还有失踪的太子，至今找不到他的下落，那些朝中官员，也对他阳奉阴违，就象暗处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朝政，与他作对。这只手的主人是谁。

勉强按捺住心中的烦恼，海山怒喝道：“都滚出去，掌嘴一百。”

众人慌忙退到宫门外，夜风中响起噼噼啪啪的掌声。不耐地哼了一声，海山步出东宫，沿着回廊，漫无目的地向前走。

身后两个侍卫远远地跟着他，知道主子正在暴怒之中，没有谁敢出声。海山一直走到一处宫院前，忽然停住脚步，这是父皇的崇文宫，如今时已快到三更，宫中竟然还有烛火，宫外也没有侍卫守候。心中登时升起疑惑，略一沉吟，大步向前，猛地推开虚掩着的宫门，一个身影慌忙遁去，心念一转，立刻纵身挡在他身前，看着他笑道："刘公公，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啊？"

刘公公初时有些慌乱，很快镇定下来，向他施礼道："给太子请安，方才皇上被恶梦惊了，要喝茶水，奴才正准备出宫准备，不意遇到太子。"

"茶水？恶梦？"海山冲他冷笑，心中根本不相信："崇文宫中备有茶水，何须到宫外去取，而且……。"上下打量刘公公，只见他双手颤抖，脸色苍白："刘公公的样子，倒象做了亏心事啊，不如说出来，本太子一定免你一死。"

刘公公沉默不语。

"不说，那我就亲自去看个究竟。"海山绕过他，大步向前，刘公公立刻扑过来，一把抱住他的双腿，向宫内呼道："太子殿下驾到。"

海山知他出声示警，又疑又怒，示意身后侍卫掰开他的手，侍卫上前，使劲拖他。刘公公知皇上生死关头，拼死抱住，再不肯松开。海山怒气更甚，拔出腰间剑，一剑将他刺穿，刘公公浑身溢血，依然死死拉着他不放。

"好一个忠仆。"海山用力掰开他僵硬的手，示意侍卫将他拖出去，纵身跃过大殿，直入内室，内室中空无一人，伸手轻抚榻上，还有余温，显然离去不久。海山急步奔到宫后，后门大开，吹进阵阵冷风。海山立在原地，略一沉吟，唇角忽现出微笑。

我和昏迷中的皇上躲在榻下暗格中，耳听外面脚步声向着后门的方向渐去渐远，心中暗松一口气，将皇上身上的银针拔出，又扶着他躺在床上，估摸着再过一阵，他就会醒来，此地不宜再留，我快步转过龙床，改走崇文宫侧门。

来到门外，抬眼环视左右，并不见有人，大哥应该还没这么快回来。我只恐被人看到我，从而推到大哥还活在人世，犹豫片刻，将面具取下，低着头，手执拂尘，沿着回廊向前走。路上遇到几起持着刀剑的御林军，见了我，以为是宫中太监，并未注意。如今刘公公已死，皇宫之路我并不熟悉，现在即不能出宫，亦不能呆在崇文宫，只有另觅偏僻的宫院暂避一时。

我一直走到一处宫院前，抬头看门上题着政和宫三字，宫内寂寂无声，也无灯火，不见有人守卫，心下暗喜。急忙跃过宫墙，在花丛中轻轻着地。正在四处查看，身后忽传来一声轻唤："丽君。"

分明是海山的声音，我顿时骇得说不出话来。

"真的是你。"脚步声渐渐逼近，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惊讶，甚至还有……喜悦。

紧急关头，意识反倒更清醒，身为平民女子，私入宫院，已经犯下欺君大罪，海山将我爹娘下狱，分明是要置我于死地，落入他手中，断无生理。我立刻加快脚步，向前疾奔，但他比我更快。黑影一闪，已掠到我身前。

鹰一般的眸子，紧紧地盯着我，嘴角含着浓浓的笑意。

他的武功比我高过很多，这宫中又全是他的人，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悬崖边缘，不论进退，都是死路一条。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也许应该摆出一付视死如归的样子，可是在他面前，被他锐利的目光逼视着，我甚至无法思考。

宫院里静的可怕，除了我和他，再无第三人。空气中传来他急促的呼吸声，一声重似一声。我说不出话，也动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近。他腰上的剑，长长的剑穗，随着他的脚步轻轻摆动。想不到我孟丽君今日竟死于此。

海山终于在我面前停下脚步，伸出手，没有拔剑，却无限温柔地抚向我的脸，口中喃喃道："丽君，告诉我，我是不是在做梦？"被他明显透着狂喜和苦涩的语气惊呆了，我怔怔地看着他，无法回答。

"你不知道，你折磨得我有多苦。"海山的声音渐渐低沉，手依然在我脸上轻抚着，嘴唇缓缓靠近我，他呼出的气息灼热的可怕，手上的热度象是要把我熔化。

我看着他在我眼前渐渐放大的脸，混乱的意识终于恢复正常，立刻退后一步离开他，转身就跑。刚刚迈动步子，就被他猛地抓住，用力一带，身不由己，整个人扑入他怀中，我拼命挣扎，他死死地抱着我，嘴里还在断续着低语："你是我的……不许离开我……再也不许离开我……。"

我惊骇地说不出话，这个男人今日定是疯了。说出来的话，让人根本无法理解。

星光下他的目光满是痴迷，眼神也迷乱的可怕。我背上渐渐涌出冷汗。这个近似疯狂的男人，比那个一心要取我性命的男人更可怕，更让人无法应对。

后宫惊魂（二）

我停顿片刻，又开始奋力挣扎，他一手紧紧禁锢住我，另一手托起我的下巴，低头深深地凝望我。

"放手，恶贼。"我又急又怒，顾不得害怕，出声喝道。

"你终于说话了，你终于肯对我说话。"海山脸上露出莫名的笑容。在我惊愕之时，贴到我耳边轻柔地低语："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开心。"

"放开我……别碰我……。"明知无用，我还是忍不住再次挣扎。被这个男人抱在怀里，那种感觉，实在太痛苦了。更何况他一直都在说莫名其妙的话，那些话让我不寒而栗。

海山固执地抱紧我，低下头，吻向我的脸颊，额头，耳畔，我觉到他唇上迸发出的热力，如火焰一般，惊慌失措的躲避，"不要拒绝我，丽君。"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听起来含糊不清，低沉的语气，透着急迫而强烈的欲望。

"不，不，不……。"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想从他怀中挣脱出去，他回答我的是更紧的拥抱，还有更急促的热吻。"不……。"嘴唇被他牢牢封住，热如熔岩的舌尖，在我嘴里肆意地挑逗、纠缠。无论怎样挣扎，都躲不开他疯狂的肆虐，背上全是冷汗，嘴里苦涩的厉害，他却似毫无所觉。

逼人的气势，巨大的压迫感，将我完全笼罩其中，思维似乎停滞了，只隐约觉得他抱起我，飞快地奔进宫院的内室，密密的珠帘在身

后发出沙沙的响声，一刻不停的热吻，无法呼吸，无处躲避，还有隔着外衣的爱抚，让我心胆俱裂，痛不欲生。

不能这样，不能。一个声音在我心里不停地呐喊，我猛地张开嘴，狠狠咬住他的嘴唇，一股浓烈的血腥味袭来，海山终于松开我，抬起头，黑暗中他的眸子如草原上的猛兽一般，闪着幽幽蓝光。嘴里的血腥味让我忍不住想呕吐。身上的衣衫已经完全湿透了，沁入心腑的寒意，还有他身上涌出来的杀气，密密地笼罩着我。我缓缓闭上眼，徐徐吐出几个字："杀了我吧。"与其被这个男人侮辱，我宁愿死。

似乎被我语气中的决然惊呆了，他沉默下来，许久没有说话，夜风吹起低垂的窗幔，漏进几点星光，照着他的脸，紧皱的眉，紧抿的薄唇，唇上还有一抹刺目的伤痕。

被他冰冷的眸子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的勇气渐渐消失，真的面对死亡，又有谁能做到泰然处之。但是要我屈就他，比死还要痛苦万倍。

就在我以为他会一直这样沉默下去的时候，他突然俯下身，凑到我耳边，温热的气息吹拂我耳畔的发丝："我已经错了一次，不会再错第二次。"

我一下愣住了，错了一次？他指什么？是指那次雪岭上的暗杀吗？难道，他已经知道我女扮男装的身份？那么，已经恢复冷静的他，岂不是马上就会推到大哥还活在人世。

似乎想证实我的猜想，他忽然起身离开我，阴沉着脸，在房中飞快地走了几步，停下来，猛地一掌击在雪白的宫墙上，砰的一声闷响，粉尘飞扬，坚硬的墙体裂开一条极深的大缝。

我缓缓坐起身，青丝披散，满身冷汗，冷冷地看着他，冷冷地开口："他还活着，而你却离死期不远了。"

海山扭过头，静静地望着我，朦胧的夜色中，他的眸子如燃烧的火炭，衬着苍白的脸色，紧咬的下唇，就象一座快要爆发的火山。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王爷若是弃械投降，皇上仁慈，或可饶你不死。"我语气平静道，其实底气不足，大哥军营之行，是否顺利，无

法预知。而且以海山的性子，又怎么可能投降，但现在除了和他周旋，拖延时间，我想不出别的办法。

海山紧紧地盯着我，鹰目微眯，透着阴鸷和犀利，轻轻扬唇："你以为我输了？"

"皇太孙殿下是堂堂正正，忠孝仁义的君子。而你却是一个阴暗卑鄙的小人，小人永远都斗不过君子。所以，你注定要失败，而且一败涂地，永远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我抬起眼皮，直视着他。如今皇上还在昏迷之中，若他当真泯灭人性，派人挟持皇上要挟大哥，后果难以预料，我只有用言语激怒眼前这个阴郁的男人，让他盛怒之下，无法冷静思考。

海山显然被我激怒了，大步走近，目光危险。我从榻上下来，迎着他走过去。见我如此，他似乎很吃惊，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讶异地看着我。

我轻轻绽开一抹微笑，缓缓抬起头，"动手吧。"

他愣了愣，一时竟没有说话。我再靠前一步，仰起头望着他："动手啊，还犹豫什么？你手上沾满无辜者的鲜血，人心尽失，众叛亲离，再多杀一个，又算得了什么？"继续激怒他，是我唯一的选择，倘若他真得要杀我，又如何逃得过。

海山低下头，死死地盯着我，脸上的表情，不知有多难看。我知道他心中的怒气已到无可遏制的地步，因为他握着剑柄的手青筋暴露，甚至在微微颤抖。但他一直没有拔剑，也没有回答，象是在拼全力控制自己。

房间里的空气沉闷得可怕，就象暴风雨前的宁静，我感觉我的勇气快要消失了，背上全是冷汗，我忽然想后退，想离开他，离得越远越好。可是身形刚一动，已经跌入他怀中。

被他紧紧地拥着，听他阴沉压抑的声音在我耳边低喃："你想死？我不会让你如愿。"我再次愣住，甚至忘了挣扎，这样阴狠暴虐的男人，他为何不杀我？

"我要你做我的女人，一生一世都只属于我一个人。除了我，谁也别想得到你。"他在我耳边一字一顿道，深沉的语气，就象在立誓。

我怔怔地立在原地，望着他的眼睛，想看出他的真实想法，他的眼底幽深一片，什么都看不到。这时，远处传来三声更鼓，还有隔得很远传来的刀戈声，喊杀声。

我顿时露出喜色，一定是大哥来了。只是失神的瞬间，身子忽然悬空，已经被他拦腰抱起，飞身跃出宫院，上了琉璃瓦的屋檐。我立刻清醒过来，在他怀中奋力挣扎："放开我。"

他根本不予理会，伸手将我抱得更紧，在屋檐上几个起落，到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宫院前。才把我放下来，我脚一落地，立刻退后几步离开他，抬手将披散的青丝束成发髻。阿桑带着一群执着刀剑的禁军，正在院子里慌慌张张地跑来跑去，见到他回来，如见了救星一般，飞奔过来，叩头拜道："殿下，大事不好，铁桢率领御林军，攻入皇宫东门，直向东宫而来。"

我眼中不禁露出笑意，阿桑抬起头，看到我，一脸的错愕。

海山冷冷地瞪了他一眼，扬声吩咐："率领所有东宫守卫，严守宫门，退后者杀无赦。"语气隐含赫赫威严。阿桑慌忙率人离去。

"你以为，你还有机会吗？"我冷笑道。

听出我语气中的不屑，海山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道："不到最后，又怎知鹿死谁手，就算今日他夺走了，他日我还会从他手中夺回来。"

他的语气透着浓浓的野心，我一愣，很快扭过头，不理他。

喊杀声渐至宫外，"跟我来。"海山上前来拉我的手，语气不容置疑。

我慌忙躲开他，愤愤道："我自己会走。"

海山看着我，眼中神色莫名，半晌，收回手，大步离开，冲着他背影哼一声，我加快脚步，一直跟着他登上东宫最高的殿阁，高耸的宫墙外，燃烧的火把映着黑压压的御林军，人人手执刀枪，严阵以待。铁桢骑着一匹神骏的战马，立在众人之前，向身后挥手，源源不断的御林军执着武器，前赴后继地进攻，东宫的宫墙上站满了密密麻麻的弓箭手，箭如飞蝗，攻势一再受阻。

海山向后示意："拿弓箭来。"

阿桑将一把大铁弓递到他手中。

海山对准远处的铁桢张弓搭箭。我大惊，失声唤道：“小心。”声音完全变了，尖利刺耳，夹着微微的颤抖，一点都不象我的声音。

铁桢似乎听到了我的惊呼声，抬起头，远远地望向我。隔得太远，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知道他缓缓张开嘴，象是低声说了一句什么，箭已电射而出，夹着尖利的啸声，刺向他的胸口。而他却只是怔怔地立在原地，怔怔地望着我，甚至没有闪避。

心突然揪成一团，彻骨的疼痛慢慢散开，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无能为力的感觉。眼睁睁地看着那枝闪着寒光的箭，在半空中飞向他，只是短短的一瞬，于我却有半个世纪那么长。

风云初定

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不敢看宫墙外，不敢看火把，我扭过头，看着我身边那个阴沉的男人，海山，他也在看我，很仔细，很认真地盯着我看，也许是错觉，我看到他脸上掠过一抹苦涩的表情，很深很深的苦涩。然后他笑了，眉头轻挑，唇角上扬。我依然看着他，我的眼里肯定写满了恨，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恨一个人，恨不得亲手杀了他。恨不得他现在就死去，从我眼前消失，永远消失。

他微微一愣，忽然伸出手将我拥入怀中，另一只手捂住我的眼睛，在我耳边轻轻道：“他对你，就这么重要？”

我泪流满面，想推开他，却虚弱地没有一点力气。

“总有一天，我要杀了他。”他这句话几乎是咬牙切齿说的。

我重新有了力气，我一把推开他，望向宫墙外，铁桢已经跃身下马，扶着一个受伤的将军，焦急地说着什么。他们身旁围着一群执盾牌的御林军，将他们牢牢地护在中央。

“阿罕拼死为他挡了一箭，不然，他已经死在我箭下。”海山贴在我耳边说话，声音象梦呓。

我不语，用力推开他，转过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用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我不能让大哥再看到我。方才那一箭，让我意识到，我的出现，对大哥意味着什么。我不想他因为我再受任何伤害。

能够感觉到海山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身上，然后我听到他笑着说：“如果我把剑架在你的脖子上，你说，铁桢会不会为你退兵？”

我在拐角处扭过头，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低声骂道：“卑鄙……”

无耻两个字没有来得及吐出来，他脸色一变，扑身上前，将我用力拉到墙后的暗处，我正想推开他，他的嘴唇已经堵住我的嘴，近乎疯狂地吻我。

我很想再咬他一口，却没有勇气，我怕那股浓烈的血腥味，会让我想呕吐。

海山终于恋恋不舍地松开我的唇，手依然紧紧地捉着我的下巴，低头注视着我，口中喃喃低语：“江山，美人，多难的抉择。”

“你已经没有抉择的机会，因为你马上就要成为阶下囚了。”我怒声道。

“当真？”海山反问，唇角忽现出微笑：“铁桢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论智谋，论心机，论武功，他有哪样比得上我，这京城，我想来便来，要走便走，又有谁能拦得住？”

东宫已被大哥的御林军围得水泄不通，他居然还能说出这样不容置疑的话。

“你不信？”看出我的疑惑，海山唇角笑意更浓。

我恍然：“你已在皇宫中掘好暗道？”狡兔三窟，眼前这男人生性奸诈，为自己预先留好退路，也在情理之中。

“错了，不是我，是我皇兄。不过，他一定想不到，这暗道今日会为我所用。”海山眼中掠过一抹笑意。

“就算逃出京城又如何？你恶贯满盈，终有一日会得报应。”我愤愤道，一边悄悄地往后退。

海山步步逼近，眸色渐转深沉：“我很快就会东山再起，而铁桢终将死在我手中，你和江山，都是属于我的。”

“痴人说梦，可笑之极。”我一步步后退，只想离他越远越好。

海山似乎并未听到我的话，脚下不停，继续向我逼近，被他强大的气势压迫，我额上冷汗涔涔而下。

身后传来阿桑急迫的声音：“殿下，铁桢亲率御林军进攻，攻势太猛，东宫守卫死伤惨重，请殿下早做决断。”

海山轻轻挑眉，忽然凑到我耳边，低语道：“他想救你？”

“你错了，他想救的不是我，而是天下万民。”我语气平静，心却突然跳得厉害，大哥不顾自身安危，亲率御林军进攻，真的是因为我吗？

海山锐利的眸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阵，一挥手：“传我的令，留下五百人死守宫门，其余人后撤待命。”

阿桑看了我一眼，迅速退下。

“想不到堂堂皇太子殿下，今日竟然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我冷笑两声。

听出我的讽意，海山眸光冰冷，面带不悦：“离开京城只是权宜之计，我在江北有三州数十县的封地，驻兵十余万，假以时日，定可挥师南指，一举夺取江山。”

他的语气十分笃定，引起我心中的怒意，忍不住出言讥讽：“江北地域辽阔，江岸线绵延数百公里，区区十几万士卒，便想守住这块土地，未免太过可笑，还想挥师南指，更是痴心妄想。”

海山眸色骤寒，大步靠近。

看出他的企图，我慌忙后退，脚下踏空，身子直直地向后倒去，未及惊呼出声，腰上一紧，被他猛地拉入怀中，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喃喃：“丽君，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怎么办，江山和你，对我来说，都一样重要了。”

“放开我。”我在他怀中奋力挣扎。

“我要带你走，我要让你做我的女人。”海山对我的挣扎毫不在意，低下头，在我唇上轻轻碰了碰。加快脚步，向外就走。

“不……。”我拼全力挣扎，终敌不过他的力量优势。被他使劲抱着下了楼阁，在出门之前，我忍不住大声唤道：“海山。”

对我直呼其名，他似乎很讶异，却并不生气，停住脚，俯身看着我，语气很平静：“什么？”

“你还记得你方才说的话吗？”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这时硬拼毫无胜算，只有智取，利用这个男人高傲的性子，或许还有机会可以脱身。

海山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轻轻挑眉：“我方才说了什么？”

“你说我想要什么，你都可以给我，只要我开心。”我仰起头直视他的眼睛。

海山微微一怔，不过他没有否认，缓缓道：“我说过。”

“你现在能给我什么？”我轻笑。

海山脸色一沉，默然无语。

“我想要的，你一样都不能给我。我为什么要跟你走？”我冷哼，佯作并未看到他铁青的脸色。

海山立在原地，紧紧地抱着我，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道：“因为这样，所以你不想跟我走？”他的语气很平和，没有一丝怒意，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若是有一天，我能给你想要的，你可会心甘情愿做我的女人？”海山俯身望着我，目光深邃。

“那一天，永远都不会来。”我避开他的目光，冷冷地开口。

“我若不能给你，铁桢也别想给你。”海山停顿了一下，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又继续抱着我向前走。

“你若逼我，我唯有一死。”眼见他的手已经触到门上的栓子，我大急，失声叫了起来。

海山再次停下脚步，沉默下来，直到外面传来阿桑急切的呼唤：“殿下。”

“江山，权势，财宝，还有你。所有失去的，我都会夺回来。”海山没有理会他的话，缓缓俯下身凝视着我。

我用冷笑回答他。

他顿了顿，把我从怀中放下来，松开紧握着我的手，转身推开门，门外依然是震耳的喊杀声，他的背影在门口停下来，扭头看着我，一字一顿道：“你等着吧，属于我的，谁也别想夺去。”他的声音透着森森寒意，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喊杀声渐渐弱了下来，留下来死守东宫的侍卫几乎死伤殆尽，海山带着人从皇太子留下的暗道逃走了，只剩下我，待在空荡荡的太子东宫。

我回到内室中，随手拾了一个别人掉落的太监帽，顶在头上，整好身上有些凌乱的衣饰，从怀里掏出张好古的面具，小心地戴好，镇定地推开门，大步走出去。

方才在殿阁上，我没有戴面具，立在海山身边，那一幕，大哥都看在眼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也不知道他低声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等待，不管他会怎么对待我，我都只有等待。

立在空旷的大院里，举目望着前方那扇离我最近的宫门，沉重的巨木一下一下擂在暗红色的宫门上，铁制的门拴已渐渐松脱，我知道宫门外就是大哥，我也知道我就要见到他。充塞在心里的是满满的喜悦，还有不安。

我不敢向下看，地上躺满了死去的东宫守卫，血流满地，一片静谧，远处传来四声更鼓，黎明就要来临，即将逝去的这一夜，太古怪，太惊悚，太迷离，太可怕，也许我这一生都忘不了。

风云初定(二)

一声巨响，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一大群人涌了进来，明亮的火把中，铁桢立在众人之前，看到我，轻呼一声："三弟。"我刚想弯腰施礼，已经被他有力的双手整个拥入怀中。

就象从地狱中重生，这一夜给我带来的震惊一个接一个，被他紧紧地搂着，我的意识再次混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大哥他怎么……。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铁桢在我耳边喃喃低语。他搂得太紧，就象寻到了一件失去的珍宝，搂得我的肩膀隐隐生疼。

"殿下，方才……。"我顿住话头，犹豫着，不知该怎么解释，铁桢轻轻伸出手，捂住我的嘴，"什么都不用说，都过去了。"他的声音暖暖的，透着担忧、欣喜，还有关切。却没有疑惑。

所有的委屈、恐惧，不安，无助一起涌上心头，我很想控制住自己，却控制不住，喊了一声："大哥。"就痛哭失声。

身后走来一个人，用我十分熟悉的声音，犹豫着唤道："殿下，时间紧迫……"后面的话欲言又止。

铁桢不理他，依旧抱着我，柔声劝慰："三弟，别哭了，没事了……。"

“殿下……。”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是贾恢，是他的声音。我这才惊觉到自己失态，急忙从铁桢怀中挣出来，不敢看他，弯腰施了一礼，转身想走，被他一把拉住，道：“跟我来。”

我有些犹豫，这是他们这些皇族的事，关系到皇位更替，我一个女子，不想被牵扯太深，否则一旦陷进去，就很难脱身了。

铁桢手上用力，由不得我拒绝，一径拉着我，进了崇文宫的大殿。贾恢带着荷枪执剑的皇城禁军，跟在我们身后。

此时殿中灯火通明，身着明黄色锦服的太子也在座，年迈的皇上端坐在龙椅上。还有几个熟悉的面孔，都是太子和铁桢的亲信和近臣。铁桢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示意贾恢到宫门外，敲响摆放在那里的一座巨大的金钟，这是召唤朝中百官的钟声，只有国家发生大事时才能敲响。

就在这一夜，皇上下旨，将皇后许氏缢死于凤安宫，海山则率领一干忠心于他的将领，从秘道离开京城，乘船至江北，在那里他有十五万对他忠心耿耿的军队，还有三州数十县的封地，要除去他，必须付出血腥的代价，还会殃及无数无辜的百姓。

更何况朝廷经此一乱，元气大伤，根本无瑕顾及他。他成了龙椅上悬着的剑，也成了我朝最大的隐患。一番努力，最后竟是这样的结果，我不甘，铁桢亦不甘。却只能暂时接受。

我始终不明白他为何不杀我，也不理解他说的那句“我若不能给你，铁桢也别想给你。”他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不是权势，也不是财富，更不是古代女子梦想的夫荣妻贵，封妻荫子。而是天空任鸟飞的自由，是最真实随性的自我。而他，根本不可能给我，大哥，他又能给我吗？

就在这一夜，木颜和许知远两府上下两百多口人，被人杀死灭口了，连扫地的仆役也没放过，最后歹人又纵火焚烧，将美轮美奂的相府和王府付之一炬。不过，在遇难者中并未找到许知远和木秀珠的踪影，玉真郡主因为身在滁州，也幸免于难。我知道这一切一定是海山留在京城的党羽所为，因为我和大哥没有死，他迁怒于人。

就在这一夜，年迈的皇上油尽灯枯，临终前当着众臣的面，口述遗旨，将皇位传给皇太子，含笑逝去。

我跟在铁桢身后，和朝中忠心于皇上的大臣，一起跪在御榻前，皇太子脱下孝服，就在先帝灵柩前登基称帝，尊称孝宗，改年号至仁。

此时天已渐近黎明，一夜风云，一切已成定局，铁桢自进入大殿起，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甚至跪下行叩拜之礼的时候，都没有松开，仿佛一松手，我就会离他而去，我不敢想他为什么这样。我心里很乱，也很累，只想离开这纷乱的朝堂，带爹娘一起走，天下之大，总有我们容身之地。

坐在龙椅上的皇上，轻轻抬手，命太监宣旨。

太监展开圣旨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长子铁桢，忠孝仁义，才智双全，册封为皇太子，授皇太子宝，掌京城禁卫军，兼中书令之职。"

铁桢跪下谢恩。太监继续念道："淮阳候张好古，才能出众，谋略超群……封为右丞相之职。掌六部。……"

我听到这里，大惊失色，急步出列，跪下道："皇上，臣才疏学浅，难当大任，恳请辞去官职，回归故里，请皇上恩准。"

皇上面露异色，开口道："张爱卿，你年纪尚轻，又有才识，为何萌生退意，莫非觉得朕并非良主，不愿辅佐朕？"

这话可重了。我额上顿时滚出冷汗，慌忙跪地叩头道："微臣绝无此意，只是自觉才能不足以胜任右相之职，请皇上另择贤德有能之士。"

铁桢从一旁扭过头看我，他的表情似乎很沉重，但我现在无瑕顾及，只一心想辞去官职，离开这充满是非的朝堂，还我天空任鸟飞的自由。

座上的皇上笑了笑，正想说什么，口鼻中忽然溢出鲜血，大殿上登时一片混乱。铁桢见状大惊，抢步龙榻前，扶起皇上，向后连声呼道："快传御医。"

我急忙奔过去，以手搭脉，又看了看皇上的脸色，向铁桢附耳低声道："大哥，皇上的症状象是中毒。"

铁桢脸色苍白，沉默不语，不一会，御医到了，皇上被抬往寝宫，我转身想悄悄离开，被铁桢一把拉住："别走。"他的语气低沉忧

伤。

“大哥，我……。”我想说什么，被他打断：“朝中政局未稳，奸党未清，弊政未除，我需要你。”

听着他充满信赖的话语，被他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着，我说不出话来。

一生之约

在崇文宫外守了很久，贾恢终于出来宣旨：“皇上有旨，宣皇太子铁桢，右丞相张好古晋见。”

我和铁桢一前一后走了进去，一直走到御榻前，跪下来。贾恢转身离去，偌大的寝宫只剩下我们和躺在床上，面容惨白的皇上。

“桢儿。”皇上吃力地抬起头，铁桢急忙应了一声，含着泪，扶他在枕上靠着，皇上叹息着，缓缓道：“桢儿，记住朕的话，海山虽暴虐，却是朕的亲兄弟，而且坐拥十余万精锐之师，若派大军征剿，战乱一起，受苦的是天下百姓，只可徐图之，切记切记。”

铁桢声音哽咽：“儿臣谨遵父皇教诲。”

皇上吃力地伸出一只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又将另一只手伸向我：“张爱卿。”

我急忙将手放入他手心。皇上拉着我的手，放入铁桢手中，紧紧地握住，我大惊，却不敢挣脱，皇上用微弱的声音道：“张爱卿，你才识渊博，生性仁厚，对朝廷忠心耿耿，可以安社稷，定乾坤，朝中有你坐镇，朕心安矣，今日朕就将桢儿交给你了，你答应朕，尽心尽力，一生一世辅佐他，君臣同心，一同为天下百姓造福。”

铁桢扭过头，含泪望着我，我头上顿时滚出汗珠，一生一世，我怎么做得到？若是答应下来，何时才是离开之期。铁桢看出我的犹豫，脸上神情黯然。

皇上露出微笑：“你不愿意？”

“皇上，微臣……微臣年幼无知，错了，是微臣才能平庸，无法担当大任，请皇上另觅德才兼备之人，左拾遗梁大人就是最合适的人选，还有礼部侍郎周大人，他们的资历见识都在微臣之上……臣如今只想辞官回乡，种几亩薄田，过几日与世无争的日子，求皇上恩准。”感觉到铁桢握着我的手微微颤抖，我说不下去了，只好跪下叩头。

“可是在朕眼中，张爱卿的才能在这几位老臣之上……”皇上说到这里，气忽然喘不过来，喉中呼呼作响，我慌忙伸手搭在他脉上，脉息已弱不可闻。

“张爱卿……”皇上吃力地说着话，我眼中涌出泪花，再也不忍心拒绝，只得哽咽着拜道：“皇上，微臣一定竭尽所能，辅佐太子，待天下安定之后……。”还未说完，铁桢握着我的手猛地一紧，我只得顿住。

“好，好，好……。”皇上抬起头，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很快凝住。

“父皇。”铁桢拜倒于地，泪下如雨。

崇文宫外，金钟再次敲响，一天之间，两位皇上驾鹤西去，皇太子铁桢在两位先皇的灵柩前即位，尊称成宗皇帝。此时朝中连遭剧变，政局混乱不堪，奸党还未肃清，许多忠臣良将已遭了海山毒手，江北还有海山的十几万大军虎视眈眈，几位王叔对年轻的成宗皇帝心中不服，在暗中蠢蠢欲动。

也许，我真得应该留下来，待大局稳定之后，再谈离去之事。只是海山，他为何最终选择把我留下，而不是带走，这个狡诈如恶魔的男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会暗中对我和大哥不利，留下来，是不是错了。还有我的女子身份，怎能容于朝堂……我该怎么办?

贾恢展开圣旨，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有功之臣，尽皆被封赏，苏堂被封为二品骠骑将军，此时他人在滁州，还未赶回京城。少华下落不明，也被封为二品勇武将军，阿罕被封为御林军统领，左拾遗梁大人被封为左相。

待太监把长长的圣旨念完，我出列拜道：“皇上，臣有本奏。”

“张爱卿请说。”铁桢远远地向我道。

“这次海山之乱，殃及许多朝臣，朝中忠臣良将为之一空，六部官员也折去一半，微臣以为，皇上应该马上开设恩科，选拔德才兼备之士，填充各部空虚。”

铁桢双眉舒展，露出笑容：“张爱卿言之有理，传朕旨意，开设恩科，由右丞相张爱卿和礼部侍郎周爱卿主持，选拔天下有才有德之

士，入京赴考，无论贵贱，只要德才兼备，皆可破格录用。”

我和周大人一起拜道：“臣等遵旨。”

铁桢远远地冲着我微笑点头。

这时，一名武将出列奏道：“臣愿领二十万禁军，进军江北，讨伐海山叛党。请皇上恩准。”

如一块大石投入池水中，溅起一片浪花，朝堂之上顿时响起争论之声，赞同与反对者争的面红耳赤，嗡嗡之声不绝于耳。

一个苍老的声音打断了争论，梁左相稳步出列，向铁桢拜道：“皇上，依老臣之见，梁将军所言极是，叛王海山甫到江北，立足未稳，此时正是痛击他的大好时机。”

“海山叛党横行朝野十年，荼毒百姓，祸害人间，死在他们手中的人数不胜数，朝廷应马上派大军剿灭他们。”说的慷慨激昂，正是那个在我婚宴上阿谀海山的兵部尚书刘大人。

皇上端坐龙椅之上，脸上神情复杂。对百官的争论似乎并不上心。一直迟迟没有回应。

我立在文官之首，低头不语。以我心中所想，此时并非讨伐海山的适宜时机，但我的身份是海山的门生，木颜的女婿，虽然海山叛走，木颜被杀，但在别人眼里，我和这两人终究脱不了干系，此时出来说话，不但于事无补，还会让大哥为难。

感觉到铁桢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以目示意，依旧保持沉默，铁桢恍然，笑了笑，道：“此事容朕考虑几日，再作定夺。”

梁相爷还想说什么，被他抬手打断，扭头向太监示意，龙椅前的太监再次宣旨，以阴谋废立皇帝，大不敬，谋反等罪名，将文武官员将近百人下狱，待大理寺审定之后，再行处决，这些人都是海山的亲信或门生。昨晚就被铁桢的御林军拿下，关在天牢之中。

接下来又开始议事，我立在大殿上，离大哥最近的位置，静静地立着，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太监唱道：“退朝。”才率领身后百官，向坐在龙椅上，高高在上的皇上跪下行三跪九叩之礼。此时天已黑了。殿外刮起了北风，呼啸着，抬眼望着龙椅上的大哥，忽然觉得他离我好远好远。他是皇上，而我是犯下欺君之罪的平民女子。就象

隔着一道深渊，是走还是留。这一刻，我心中一片茫然。不知该何去何从，有谁能告诉我?

悲喜交加

走出皇宫大红的宫门，扭头回望，星星点点的灯火，映照着皇城微暗的天空，华美壮丽，一如从前。

“去相府。”我向轿夫低声吩咐。连续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体力心智几乎耗尽。第一次，我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心力交瘁。

官轿抬起我，穿过茫茫长夜，轿外是稀落的车声、人声。我倚在轿壁上闭目养神。

“到了，大人。”去相府的路，比我意想的要短了很多。掀开轿帘看外面，我掩饰不住心中的讶异。一座气势恢宏的大宅耸立在我眼前，门前四尊巨大的石狮，狮颈上都系着红绸，崭新的府门，崭新的牌匾，上书相府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我认得那字，那是大哥的笔迹。眼里忽然酸涩的厉害，却流不出泪。

“大人请。”青衣小帽的下人提着灯笼在前引路，我背着手，一步步走上雪白的石阶。走进深深的庭院。

两个熟悉的身影相互搀扶着，立在密密的树影之下，远远地望着我，回廊上的灯光，映着他们的满头华发，满脸皱纹，眼里充盈着混浊的泪水，就那样望着我，有欣喜、迷惑，讶异，期盼，那样沉重的目光，就象一张网，紧紧地罩着我，再也飞不出去，就象一座山，压在我心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滚烫的泪水如决堤的江河，从我眼中奔涌而出。

娘迟疑着问道：“你是？”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飞奔过去，跪倒在地，向他们拜了三拜，方抬起头道：“我回来了。”话音一落，心中百感交集，不由放声痛哭起来。

“好，好，回来就好。”娘听出我的声音，又惊又喜，弯下腰把我拉起来，抱入怀中，痛哭失声。

爹也在旁边不住地流泪。哭了好一阵，我想到自己现在的身份，急忙立起身道：“这里不太方便，不如我们到书房中叙话。”

爹忙道："如此甚好。"娘拉着我的手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后园走去，环顾四周，院子种满花草，环境清雅，雕楼画栋，曲径通幽，确实是处极好的宅院，是大哥要给我一个惊喜么？不知不觉，欠他的越来越多，要到何时才能还清。

在书房中坐下，端起娘亲手泡的香茶，品一口，久违的味道，蒙蒙的雾气中，泪忽然模糊了我的眼睛。

爹叹息着问道："丽君，你怎会中了状元，又怎会化名张好古？"

"此事说来话长，爹娘容女儿慢慢道来。"我长叹一声，将离开江宁的遭遇挑好的说了一遍，那些不好的情节自然略过不提。

娘听我说完，面露担忧之色："丽君，你毕竟是个女子，这官场，还是早些抽身的好。"

听到她的话，没来由的，心突地一颤，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只是为了还恩吗？大哥的大恩，要到何时，才算还清了呢？

爹若有所思地看了娘一眼，忧道："只是这官场一旦入了，岂是说走就能走的。当年爹就是因为看不惯官场黑暗，方才告老离去。你如今是状元的身份，又兼着丞相的职位，若想抽身，只怕不易啊。"

知道爹爹说的有理，其实我心中也在为此忧虑，此时却只有设法为他们宽心："爹爹放心，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女儿自有办法，大不了摘下面具，恢复女儿装，学当年的陶渊明，挂冠离去，隐居乡间，从此不问世事罢了。"

听我言语中信心十足，两老的担忧方才略略减了。孟夫人拭去泪水，轻声道："丽君，皇甫公子他……还没有消息吗？"

"是啊，没有消息。"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回话，淡淡的，象是很平静，真得很平静吗？没有消息？那代表什么，也许这一生我都再也见不到他了。从千年以后穿越过来，遇到和浩宇一样的男人，原以为是上天安排的缘份，却原来只是让我再一次品尝失去的滋味吗？

"哦。"爹和娘对视一眼，脸色都有些苍白。

爹先起身道："丽君，你娘有些体己话要和你说，爹先去歇息了。"

"爹爹慢走。"我急忙起身相送。

待爹离去，娘拉着我坐在椅上，仔细看了我好一阵，看的我脸颊泛红，开口问道：“娘，你做什么呢？”

“丽君，你已经满了十六岁。不小了。”娘脸上挤出一抹笑容。

暗暗揣测着她话里的意思，心中忽升起一丝疑惑，低声答道：“娘，你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好孩子，爹和娘为你订了一门亲事。”孟夫人笑道，笑容中透着一丝苦涩，皇甫家家世清白，皇甫公子她虽未见过，却听小兰说过，生的一表人才，又有官职在身，本是女儿最好的归宿。只是如今人算不如天算。皇甫老将军突然去世，皇甫少华至今下落不明，倘若遭了什么不测，女儿还未出嫁，就成了未亡人，这门亲事却是许错了，想到这里，她和老爷就觉得愧对女儿。心中充满歉疚。

“亲事？”我霍地挣脱她的手，站起身道：“娘，女儿现在不想成亲。”心里堆满了事，乱纷纷的，两位老人居然还要乱上添乱。更何况以我的男子身份，怎能贸然许婚。

“唉。“娘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有些艰难地开口：“爹娘给你许的，是皇甫公子。”

“是他？”我脑中轰的一声，原来是他，爹娘居然许了我和二哥的婚事，这心里全乱了，也分不出是喜，是忧，还是悲。

孟夫人见我沉默不语，心中不安，含着泪道：“丽君，娘知道委屈了你，只是我孟家是重信之人，定礼已经下了，生辰八字也交换了，所谓一诺千金，订下的婚约，怎能反悔……”

“我……我有些不舒服，先回房。”我打断她的话，推开门，飞快地奔了出去。

一个黄衣的娇小身影从回廊另一头飞跑过来，险些撞到我怀里，我定睛一看，不禁失声唤道：“小兰。”

听到我熟悉的声音，小兰顿了一下，一头扑到我怀里，死死地抱住我，好象一放手我便会飞走似的。“放松点，我快被你勒死了，小兰，哪有丫环这样抱她家公子的。”见她这付样子，我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忍不住笑着打趣她。

小兰抬起那张布满泪痕的脸道：“小……公子，你坏死了，在外面都快一年了，都不回来找我。害我这么担心你，每天烧香拜佛的，盼

着你回来。”

我心中大为感动。看她流泪，轻轻地刮了下她的鼻子道：“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唉，小兰，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特别想念你烧的香汤。”

“真的，公子，你等着，小兰这就去给你烧香汤。”小兰喜地转过身，飞快地跑了。

蒸腾的雾气，弥漫着我的视线，还有熟悉的药香味，泡在温暖的水流中，我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小兰轻轻为我揉肩，我扭头看了看她，笑道：“小丫头还是穿裙子漂亮。”

“真的。”小兰跑到我面前笑着转了一圈。笑完忽然叹息：“要是小姐也换上女装就好了，那样皇甫公子一定开心死了。”说到这里，慌忙掩口，可怜巴巴道：“小姐，对不起，小兰说错了。”

我低下头，用手捧起一捧温润的水波，水波里是我略有些苍白的脸，朦朦胧胧的眼眸，我看着它微笑：“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

“真的？”小兰一双圆眼睁得更圆：“小姐，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曾经问过他一句话。他还没有告诉我他的答案，他怎么可以不回来？”

倘若我是女子，他会不会喜欢我？他还没有告诉我，他怎么可以不回来？一颗泪珠落下来，落在手心里，静静的水波荡起一圈细微的涟漪。

“小姐……。”小兰在我身后轻轻啜泣。

“傻丫头。哭什么，还不服侍我歇息。”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眼神恢复清明。

“哦，好。”小兰抹了一把眼泪，急忙扶我起来，又给我套上中衣，我躺在床上，披散着满头长发，看着手里那块刻着水纹的玉佩，玉佩在微光下闪着冷冷的光芒。

书房议政

御书房。

我匆匆走进，向铁桢拜道：“给皇上请安。”

他急忙起身扶道：“你我兄弟，不必拘礼。”

“皇上，君臣有别，这礼数切不可废了。”我不顾他阻拦，硬是把礼给做完了。

铁桢无奈地笑了笑，抬手道：“好，坐下。”又向御书房中侍立的太监挥手，“你们都下去。”

房门在身后轻轻关上，室内只留下我们两个人。我看到桌上堆积如山的奏折，知道大哥登基伊始，政务繁忙，急忙长话短说：“皇上招臣来，莫非是为了发兵江北之事？”这几日朝堂之上，多是请旨攻打叛王海山的声音，其中态度最坚决的，当属左丞相梁起。据说他的长子梁威现任四品金吾将军之职，本在南疆镇守，几日前调返京城，任京城龙卫军都尉之职。

自拜相之后，每日我府上宾客盈门，高朋满座。拜在我门下的门生已有数十位之多，其中有普通官员，也有想求个出身进阶的平民子弟，我择其中优秀之人收入府中，拜在梁起门下的门生也不在少数，人在官场之上，难免身不由己。我对权势本无心，但却不能没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大哥，笼络人才，改革弊政，推行新政。

至于爹娘的身份，我对外只称是我的叔叔婶婶，从小将我养育大，如亲生爹娘一般。我因父亲过继张家，所以改姓张。因着我的丞相身份，也无人敢起疑。

“正是此事，朕也有意用兵江北，只是先帝有遗旨在前，更何况如今朝中政局未稳，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实在不是征战的合适时机。只可惜朝中百官，包括左相梁大人在内，竟无人能明白个中要害。”铁桢语气忧虑。

我悄悄看了他一眼，起身拜道：“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爱卿有什么话，但说无妨。”铁桢含笑道。

“皇上以为，若当真倾举国之力，发兵江北，与海山对阵，胜算有几成？”我坦然开口。

铁桢默然良久，低声道：“应有八成。”

“也就是说，海山若贸然与朝廷对抗，胜算只有三成。”我朝他启唇微笑。

铁桢盯着我看了一阵，眸中露出笑意："说得对极，依你之见，朕现在应该如何做？"

"依微臣之见，朝廷虽暂时不能派大军征剿海山，却可先派一支最精干的部队，先行进驻江南沿岸，每日操练，严阵以待，令海山不敢轻举妄动，他若敢过江袭扰，立刻予以痛击。他只有十几万士卒，几十万百姓，皇上却有天下万民，雄兵几十万，胜算大矣。"我侃侃道来，要让海山知道，不杀我，是他这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铁桢含笑望着我，语气透着丝丝喜悦："很好，这是第一步，依你之见，何时才是对海山大举用兵之时。"

"皇上，海山和木颜专权十年，各地买卖官员，贪污贿赂几成风气，忠良之士被贬，奸诈之徒反受重用。百姓对朝廷失望之极，民怨沸腾，只有先获取天下民心之后，方能用兵江北。"

铁桢凝眸望着我："三弟的意思是……"

"皇上可依先帝遗旨，一方面拟一道诏书，假意封海山为北宁王，予以安抚，向天下彰显您的宽仁，另一方面加大力度，肃清海山暗藏在朝中的党羽，同时颁布法令，减轻赋役，鼓励农桑，裁减冗官，启用儒臣。严处贪官污吏，凡犯贪赃之罪者，罪加三等，从重处理。待朝中政局稳定，民心尽向皇上，才是对海山用兵之时。"我抬起头看皇上，见他一直在微笑点头，显然认同我的看法，心中喜悦，接着道："不过，在此之前，皇上必欲先除去朝中几大隐患。"

铁桢看着我的眸光忽的一亮："好，你说。"

"其一为身在京城的几位王叔，他们大多在先帝之时，立下过一些功劳，手下也有一群忠心于他们的幕僚，对皇上即位，他们表面虽无异议，其实心中不服。"

"说的对，朕也有此忧虑。"铁桢微微颔首。

"皇上，要对付他们，其实并不难。"

"哦，继续说。"铁桢语中的赞赏之意更浓。

"皇上可以下旨赐给他们良田钱帛，予以安抚，同时暗中派人，搜罗他们的劣迹，择其中劣迹最多之人，予以惩戒，让他们生出敬畏之心，再寻个理由，打发他们出京，前往各自的封地，他们可以享受封地的钱粮，但不给他们封地的政权和军权。"

“好，此是其一，其二呢？”铁桢连连点头，看着我的眸子光芒闪烁。

“其二为臃肿的吏治，陈腐的律法，还有对民苛刻的捐税。”我想到杭州的饥民，心中感触颇深。江南历来是富庶之地，百姓本该安居乐业，却流离失所，罪魁祸首就是贪官和苛税。灾年本该免去的赋税，反倒增加，百姓如何能活得下去。

铁桢面露思索之色：“张爱卿的意思，要朕整顿吏治，修改律法，降低赋税，与民生息。”

“皇上英明，微臣正有此意。”我含笑点头。

“看来，关于吏治、律法和赋税。张爱卿心中早已有了主意。”铁桢向后靠在椅上，一手支腮，微笑看着我。

“这是臣拟好的折子，请皇上御览。”我从怀中掏出折子，递到他手中。铁桢轻轻打开奏折，边看边点头，目光中满是喜悦和赞赏。最后，他合上奏折笑道：“三弟，你这份奏折上的言论，让朕有拨云见日之感。只是，取消金帛买官，只保留科举取士、门荫补官，从军补授，吏人出职，会触动那些富户豪门，反对的人一定不在少数。”

“臣不敢。”我谦让了一句，接着道：“皇上，反对是必然的，不过这些富户豪门在皇上的子民中，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占的比例极小，皇上若取消金帛买官，受益的是广大百姓，而这些人，才是民心所在。”

铁桢含笑颔首，又道：“建水库，修官道，开放沿海贸易，改人头税为户税，驰山泽之禁，朕都可以答应你，但是改革军制，却不是短时能做到的。”

“皇上，这却是当务之急，只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保卫疆土，平定叛乱，佑我天朝。”

我说完话，从怀中掏出折好的布卷，上面绘的是缩微的中华地图。用的是九百万的比例。花了我几个夜晚的时间，结合从前藏在藏书阁的江山图志和各县府收集来的资料，好不容易绘制成的行政区划图。为了强调，京城用了大红的颜色，江北海山封地，则用了黑色。长江黄河如两根蓝色的飘带，从图上纵横而过。

铁桢低下头看了一眼，脸上露出惊诧之色：“这是你画的？”

“是啊，把眼圈都熬黑了。”我笑了笑，见他真的扭过头仔细看我，脸顿时红了，忙道：“臣是随意说的，让皇上见笑了。”

铁桢静静地望了我一阵，忽然伸出手，温暖的手指触到我的脸颊，见我怔怔地看他，微微扬唇，很自然地将一缕散乱的发丝从我腮上掠到耳后。缓缓收回手，眸中含着暖暖的笑意：“三弟之才，真是让大哥刮目相看。

我慌乱退后一步，揖手道：“臣那点才，如井中之水，只能供几家百姓饮用，皇上之才，却如大川之滔，可以润泽万民。”

铁桢忍不住笑道：“你倒会说话。”随即低下头，指着图上道：“这蓝色的莫非是长江、黄河之水？”

“正是如此，皇上天姿聪颖，无人能比。”我不禁赞道。又指着江北道：“这便是海山盘踞所在。他在那里经营多年，根基牢固，轻易无法撼动，须得挑选一派精干的人物，悄悄潜入他的封地，伺机而动，以作朝廷进军江北的内应。”

“很好。”铁桢立起身，在房中来回踱了好几圈，终于停下来，向我笑道：“只是这兵部尚书之职，你以为谁堪胜任？”

“骠骑将军苏堂为人板直，对皇上忠心耿耿，堪任此职。”我犹豫片刻，开口道。

“苏堂？好。”铁桢想了想，轻轻点头：“张爱卿以为，谁可统领大军，钳制海山？”

我脸上露出感慨之色：“海山生性奸诈，精于治军兵法，在战场征战多年，若论这世上，只有皇上能与他匹敌。还有一人，就是许知远。只可惜……”轻轻顿住话头，我摇头苦笑。

铁桢扭头看着我，眸色忽转深沉：“皇甫将军如何？”

我心中一震，抬头看他，看到的是他唇上暖暖的笑容。

似乎早已料到我的反应，铁桢唇角的笑意更趋浓厚，“有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我依旧怔怔地立着，说不出话。

铁桢缓缓凑过来，贴在我耳边，柔声道：“二弟回来了。不过……。”

我一把抓住他的手：“他在哪？”

铁桢停住嘴，看着我的眼神变得说不出的奇怪。

“快说啊，他在哪？”我使劲摇他的手。铁桢微笑无语，低下头，看着我的手，我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紧地没有一丝缝隙。

我终于察觉到自己失态，慌忙放开他的手，弯腰拜道：“微臣一时情急，请皇上恕罪。”

头顶似乎传来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声。讶异地抬头，看到铁桢脸上有些复杂的笑容：“他在御花园，你去见他吧。不过……”

后面的话我没有听到，因为我已经飞也似地跑了出去，我没有细想他为何欲言又止，也没有细想他为何招少华进宫，是要给我一个惊喜吗?

满城风絮(一)

穿过回廊，奔过卵石铺的小径，进了御花园，我抬眼一望，忽然呆住了，梅树，入眼所见，到处都是梅树，一棵棵，一丛丛，密密麻麻，水池边，山石边，凉亭边，种满了。数不清有多少棵，树下是新培的泥土，这些梅树，竟是大哥登基以后移植的么。思绪飞到雪岭下的那一夜，大哥微笑着立在我身后，手中执着两枝梅花，红的耀眼，红的醒目，在白雪映衬下，说不出的清丽迷人。原来大哥也是爱极梅花的人啊。只是这凌雪绽放的梅花，真得适于种在宫中么。

我怔怔地立在梅树下，好一会才迈动步子，独自走在梅树丛中，树上已经绽满了绿叶，弯曲的枝条，映在水中，映出稀疏的身影。

有脚步声从远处传来，走的极快，只一会的功夫，已经来到我身前，穿过梅林，向他望去，只一眼，我呆住了。

一身素白的长袍，腰佩银鞘宝剑，俊秀的脸庞，只是略有些苍白，熟悉的眉眼，熟悉的微笑，熟悉的身影，那样熟悉的一切……真的是他，他真的回来了。这是怎样的惊喜，象有什么东西胀满了心胸，我开心地想叫，想大声呼唤他的名字，可是我只动了动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他也看到了我，脸上溢满了喜悦，轻声唤我：“三弟。”

他的声音就象打开了一道闸门，滚烫的泪水一下从我眼中哗地冲了出来，怎么都止不住。

“三弟，你怎么了？”少华立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

我向他飞奔过去，一直扑到他怀里，把脸埋在他胸前，无声地哭泣，所有积蓄在心底的想念，傍徨，忧虑，不安，都化成泪水了，不停地流淌在他身上，为什么这泪水总也流不干呢，是因为心里积了太多吗？在人前，我是坚强的，我是手握重权的右丞相，翻手是云，覆手是雨，可是在人后，我终究还是脆弱的啊，我只是一个现代女子，我也有我的孤单和无助，我也希望能有一个肩膀让我倚靠，能有人为我遮风挡雨。这个人不会是大哥，他是皇上，他要肩负的责任太多，已经没有空位可以容纳下我了吧。

他始终是君，而我是臣，在他面前，我必须戴上我的假面具，称呼他皇上，在少华面前，我不需要，至少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谁能想到以后的事，谁又能预知将来呢？也许你以为最可以信赖，最可以倚靠的人，其实根本不能倚靠。

“皇甫公子。”一个娇柔的声音从旁边插过来，打断了我的哭泣。

少华轻轻扶我站直，向身后笑道：“红袖，这就是我常向你提起的三弟。”

我从未听过他用这样温柔的语气对人说话，不禁抬起模糊的泪眼，顺着声音的方向望去，看到她的脸，心中猛一震。

少华向我附耳笑道：“她的模样与你倒有几分相似。我第一次见到她，也象你一样吃惊。”

“你就是张大人？”女子看着我的眸子，忽然掠过一抹异样的神采，象是惊讶，又象是欣喜，还有如释重负的表情。我还来不及捕捉，已经消逝不见，换上一脸的温婉谦恭，弯腰施礼：“小女子红袖，拜见张大人。”

“红袖姑娘不必多礼。”我微笑点头，脸上的泪痕还没有干呢，刚才的一切，她看到了多少。

“方才你到哪去了，我在御花园找了一圈，都没见到你。”少华含笑问道，语气还是那样温柔。

红袖那双有几分象我的眸子调皮地眨了眨，含着些嗔怪的语调：“明明是你走得太快，把我丢下了，害我到处找你，想不到你和张大人在一起。”

连这语气，都和我有几分象，就如刻意模仿过一般，我怔住了，再次说不出话。

少华宠溺地笑了笑，开始道歉："是我不对，好，我们走吧，皇上说想见见你。"他拉住红袖的手，象是把我忘了，走出几步，才回头道："三弟，我们一起走吧。"

我立在原地，脑中忽然一片空白。这段日子，无数次想过和少华重逢的情景，想象着他回来，我还要问他那句话，倘若我是女子，他会不会喜欢我。想过他的回答。也想过他受伤，想过很多，唯独漏想的是，他会带着一个女子回来。

就象和浩宇，无数次想过和他相见的情景，唯独没想过的是，他要和别的女人结婚了。为什么相同的悲剧，会在我身上重复两次，心已经伤了一次，还要被同样的理由再伤第二次。也许是方才把眼泪哭干了，心象撕碎一样疼，却再也挤不出一滴眼泪。

脸上戴着面具呢，没有人能看到我的脸色，一定苍白的可怕吧。

少华再次唤我："三弟。"

我笑了，人生就象演戏，戴着面具也好，不戴面具也好，微笑，哭泣，有时真有时假，又有谁能分辩呢。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你们先走，我随后就来。"那声音象从云里传出来的，飘渺不定。一点都不象我的声音。

"好，我们走了。"少华朝我微笑点头，红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奇怪啊。看不出是喜是忧，或者是夹杂着一丝不安的吧。可我已经无心分辩了。

终于盼到他们的背影远去，再也看不到。深吸一口气，我缓缓走出来，一直走到水池边，池子里的水很清，很浅，有很多红色的小鱼，在水中嬉戏似地游来游去。

水面上映出我的脸，不，应该是右丞相张好古的脸。无论悲伤、快乐还是喜悦，这张脸都不会有任何改变，这就是人前的我，至于面具后是哭是笑，有谁知道，又有谁能明白。上天把我送到这个陌生的时空，也许只是想告诉我一件事，我必须坚强的，没有谁可以倚靠。

小鸟嘎的一声从我头顶飞过，把我从失神中惊醒。不知不觉，在这水池边的草地上已不知坐了多久。凉风一丝丝吹来，拂起腰上那块

玉佩，玉佩上佩着精致的丝络，迎风舞动。

我把玉佩捧起来，盯着它看了好一阵，猛地扯下来，向外一抛，玉佩在空中划了一个极优美的弧线，啪的一声轻响，落入水中，很快沉了下去，甚至连水花都没有溅起来。脸上湿湿的，我竟然又流泪了。

心底忽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有人正盯着我看，蓦然回首，正对上一双锐利的眸子，暖暖的眸光透着复杂莫名的意味。

只见铁桢穿着一身淡紫色的便服，头束金冠，腰缠玉带，斜倚在我身后几米远的梅树上，姿态优雅，气度雍容，静静地望着我，虽是便装在身，依然掩不住他身上华贵的皇家之气，傲然挺拔，气宇轩昂，令人不敢逼视。

只是不知他已经在那里立了多久，用那个姿势看了我多久。

我脑子里顿时空茫一片，怔怔地看着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满城风絮(二)

铁桢微微蹙眉，离开梅树，缓缓向我走近。一直走到我面前，低下头望着我，眼神有些异样。

我仰起头，怔怔地看着他的脸，他靠得那么近，几乎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他的眸子乌黑锐利，有着浓密上翘的睫毛，鼻梁俊挺，如雕塑一般，修长的眉，紧抿着的薄唇，还有眉宇间逼人的气势。

我终于回过神来，慌忙退后一步，低声唤道："皇上……。"

"你哭了？"铁桢轻轻打断我的话，仔细端详我的脸。

"池上风大，吹的……。"我掩饰地咧了咧嘴，想笑，却笑不出来。这理由好象怎么都解释不过去啊，大哥那么聪明，怎么瞒得了他。还好他身边没有别人，连太监都没一个。

铁桢没有再问，伸手自怀中掏出一块丝帕，温柔地抚上我的脸颊。

我一怔，不自觉地往后退。他的手在半空中停了停，很快上前一步，继续小心地擦拭我脸上的泪痕，我还想往后退，身后的汉白玉围栏止住了我的脚步。

"我不想再看到你伤心。"铁桢收回手，皱紧眉头，缓缓道，语气十分坚决。

我鼻中顿时一阵酸涩，泪水再次狂涌而出。是啊，伤心？我为何要伤心？是为自己，为少华，还是为那个遥远时空里的他？也许应该忘了，永远忘了，从此再也不心伤，可是，我又怎能忘得了？

铁桢静静地盯着我看，脸上神情不知有多复杂，许久，他忽然伸出手，将我拥入怀中，紧紧地拥着，“别哭了。”他俯下身在我耳边低语。泪水顿时止住了，我怔怔地靠在他怀里，说不出话来。

“我不会让你伤心，永远都不会。”他轻抚我的肩，郑重的语气，就象在许下一个承诺。

他身上有一股极清淡的熏衣草香气，于我，竟是如此熟悉，记忆忽然回到雪岭下的那一夜，那晚我做了一个梦，梦境中有一个人将我紧紧地抱在怀中，一遍一遍呼唤我的名字，在梦里，萦绕在我身旁的就是这股香气，温暖，亲切，安宁。原来，那不是梦，而是真实存在的现实。

“只要你开心……。”半晌，铁桢缓缓开口，声音渐渐低沉：“……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

脑子里一阵轰轰乱响，被他紧紧地搂着，听着他越来越急促的心跳声，心里忽然苦涩的厉害。原来他早就洞悉一切，是在什么时候，是在雪岭的那一夜，还是更早，在青城府衙？

气势恢宏的相府，白发苍苍的爹娘，都是他的刻意安排吧？那一晚，先帝临终嘱托，一生一世，辅佐太子，真是先帝的意思吗？

“皇上……。”贾恢尖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戛然而止。

我慌忙挣出铁桢的怀抱，退开几步，扭头回望，贾恢一脸愕然，立在远远的梅树下，嘴还保持着张大的姿势。

铁桢轻轻扬眉，语气依然是一贯的温和：“什么事？”

“皇上，张大人，酒宴已经准备好了。”贾恢低下头，脸上表情已经恢复平静，象是什么都没看到。

“酒宴？”我微微有些错愕。

“三弟，我在怡芳亭摆了一桌酒宴，为二弟接风。”铁桢说到接风二字的时候，有意加重了语气。

脑海中忽然闪出那位模样酷似我的陌生女子，我不自觉地皱了皱眉。

铁桢似乎看出我心中所想，顿了顿，笑道：“别担心，这桌酒席只有我们兄弟三人，那位名叫红袖的姑娘已经走了，说起来，她的模样和你真的有几分相象，连我都有些惊讶。”

我急忙开口推辞：“眼看大比之日将至，微臣还要和周大人商议试题之事，先行告退。”转身想走，被铁桢一把拉住：“难得我们兄弟三人相聚，其它政事待明日再处理也不迟。”

听他反复强调兄弟二字，我忍不住心中苦笑，他始终不揭穿我的身份，到底是为什么，真得只是希望我开心吗?

铁桢探询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阵，微微一笑，握住我的手：“跟我来。”

我还想措辞推拒，他不由分说，使劲握住我的手，边走边道：“朕命人寻来几坛梅花佳酿，采自腊月梅花上的积雪制成，淡雅芬芳，你一定喜欢。”

我跟着他穿过密密的梅林，眼前一大块空地，种满各色奇花异草，豁然开朗，鲜花丛中立着一座四角亭，古朴典雅，雕工精致。少华立在亭畔，远远地向我们揖首：“皇上，相爷。”

看到他平静的表情，温和的笑容，心中忽然一阵刺痛，我是他的未婚妻啊，而他心中却没有我，只有那个名叫红袖的陌生女子。他知道婚约的事吗? 他要怎样安置红袖姑娘呢?

铁桢一直拉着我走上亭子，才轻轻松开我，随意坐在上首，抬手道：“二弟，三弟，都坐，今日这里只有兄弟，没有君臣，只管畅所欲言，畅饮一番。”他的语气一派平和，恍若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犹豫了一下，到大哥左手坐下，少华笑着走过来，在我对面落坐。宫女上前斟酒，是带着些粉红色的酒水，透着缕缕梅花清香。菜是精致的小菜，素一半，荤一半，里面居然有一盘这个季节极难得见的醉虾。我微微一愣，抬头看大哥，他也在看我，眸光温暖，隐含着笑意。

“大哥，这里怎么种的全是梅树? ”少华诧异地环视一圈，从进宫起，一直走到御花园，一路上除了梅树，还是梅树。虽说梅树风骨傲然，梅花清丽脱俗，但整座皇宫都种一种树，未免太过单调。

“这都是我登基以后，命人陆陆续续种下的。宫中已经移植了几千棵。”铁桢含笑答道。温柔的目光却是看着我的，平静的语气隐着暗里的波澜。我的心顿时怦怦跳了起来，不敢看他，低头看着桌上那些精致的菜式。

“原来大哥喜欢梅树。”少华笑道。酒很醇厚，初尝时不觉醉，喝到后来，便渐渐有些醉了。

铁桢挥手示意宫女退下，向我笑道：“三弟，大哥听闻你府上的门客已有将近百人，多是平民出身的青年才俊，有多人已过了这次的乡试，其中更有一个叫齐深济的，祖上本是佃户出身，年方弱冠，学识却颇渊博，中了乡试的第一名解元。”

听他说的如此详尽，我暗暗心惊，脸上仍笑道：“皇上真是火眼金睛，臣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皇上的眼睛。”

铁桢止不住笑了两声，道：“我明白你的心意，是想在民间挑选德才兼备之人，让他们为朝廷效力，只是你平时政务繁忙，还要教导这些门生，未免太过劳累，不如将他们送往国子监，如何？”

入了国子监，就成了天子门生，将来尽皆可以入仕。我忙起身拜道：“臣替他们谢皇上隆恩。”

“我已经说了，今日这里只有兄弟，没有君臣，那些君臣之礼，尽皆免了吧。”铁桢伸手拉我坐下，亲自提起酒壶，为我和少华各斟了一杯，又为自己斟满，举起来笑道：“你们二人一文一武，又对朝廷忠心耿耿，就如我的左膀右臂一般，缺一不可，这杯酒，是我答谢你们的。”

一文一武，左膀右臂，他心中真是这样想的吗?

“我不想再看到你伤心。”大哥方才的话还响在耳边，细细品味，心中顿时一阵惶然。

“小弟不敢。”少华急忙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凉凉的酒，滑到腹中，却如火般燃烧起来。按捺住心中的不安，我提起酒壶，往铁桢空空的酒杯里缓缓注满酒，一手端起来，递到他面前，笑道：“大哥，若论文以治国，武以安邦，天下无人能与您相比。这杯酒，不如让小弟敬大哥吧。”他即然不想点破我的身份，我也

索性继续装糊涂，至于将来，等将来再说，就象我对爹娘说过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铁桢接过我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笑道："三弟，你方才在御书房说，世上唯有我和许知远可与海山战场对敌，如今算上二弟，应该有三个人了。"

我心中一惊，急忙立起身道："小弟今日在这里说句真心话，二哥武功高强，作战勇猛，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只是海山太过奸诈，二哥生性憨直，只恐被他所趁。"

少华止不住笑道："三弟太多虑了，海山暴虐，尽失天下民心，手中不过十五万士卒，区区三州之地，任他再奸诈，又能如何？小弟愿领旨出征，一举踏平江北，取他的首级祭告先父在天之灵。"

如此轻敌，非着了海山的道儿不可。我心中气恼，扭头瞪了他一眼，低下头，不想再说。

满城风絮(三)

铁桢神情复杂地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微笑道："三弟说得颇有道理，海山征战沙场多年，至今未有一次败绩，说明此人绝不可小觑。二弟切不可轻敌啊。"

少华笑道："大哥，海山自晋升王爵之后，已有多年未曾上过战场，再好的宝刀，不用也是要生锈的，小弟敢断言，他那些乌合之众，定然不是朝廷大军的对手。"

"乌合之众？"我止不住苦笑："二哥，你可知道，海山手下十五万大军，都是跟随他南征北战的精锐之师，对他忠心耿耿，而且其中大多是铁甲骑兵，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若真象你说的那么容易，大哥又何须为此忧心呢？"

少华笑了笑，正待开口，被铁桢抬手止住："三弟，你还记得台州知府雷子其吗？"

"小弟记得，他是去年的探花，小弟的同年。"我轻声答道。

"台州几年来一直山贼猖獗，百姓不得不携家带口，逃往他处谋生，雷子其上任不过一年，便联合当地驻军，将山贼肃清，使百姓安返家园，此人智勇双全，才堪大用，我已决定调任他为军师，随二弟出征。三弟不必为此担忧。"铁桢含笑望着我，原来他早已心有谋算，

若果真有雷子其随行，或可弥补少华的不足之处，知人善用，方是上位者的智慧所在。倒是我多虑了。

执起酒壶，为大哥和二哥斟满酒，又给自己的杯子注满了，我端起酒杯，笑道："皇上英明。"

少华离座拱手道："请大哥下旨吧。"

铁桢起身拉他坐下，笑道："如今大军还在操练，二弟又刚回来，身上伤势还未完全痊愈，不如在府中静养几日，再走不迟。"

听他提到伤势，我心中一惊，扭头看向少华。

少华触到我询问的目光，脸上微微一红，开口道："是小弟行事太过鲁莽，入宫行刺海山，被他发现，若非红袖姑娘相助，我已经尸骨无存了。"

原来如此，只是他该如何报答这位红袖姑娘呢？我在心中苦笑，提起酒壶，给大哥和少华各斟了一杯，又给自己满上，端起来，一口喝干。

铁桢看了看我，眼中明显透着些担忧，不过他什么都没说，含笑道："红袖姑娘于你有救命之恩，做大哥的应该代朝廷好好赏赐她，感谢她为我朝留下一位大将之材。"

少华忙道："大哥，不必了，红袖说过，她救我，不是为了赏赐。"他顿了顿，唇上露出笑容："不过，我欠她的恩情，是一定要还的。"

"二弟打算如何报恩呢？"铁桢轻轻扬眉，幽深的眸子却是看着我的。我低下头，望着手里的酒杯，玉质的杯子，有着优美的弧线，闪着淡淡的光芒。

少华的俊脸又红了红，低声道："红袖姑娘身世飘零，家中已经没有亲人了，所以，我已禀明母亲，要给她一个名分。"

我手一倾，杯中酒水溢出了少许，溅在桌上，淡红的颜色，香气扑鼻而来。

少华讶异地看我，铁桢急忙掏出一块绢帕，亲自将我面前的酒水拭尽。柔声道："三弟，这酒虽香醇，后劲却很大，喝得太急，容易醉，这一杯，不如大哥代你喝了。"

我一惊，忙道："大哥……"话未说完，铁桢已经伸出手，轻轻握住我的手，连酒杯握在一起，送到自己唇边，将杯中残酒一饮而尽。

少华在旁笑道："三弟已经身居相位，酒量却还如当日一般，几杯便醉了。"

我扭头看着他，心里又气又笑，说不出话来。

铁桢轻轻松开我的手，唇上依然带着微笑，语气平和道："二弟，三弟，还记得当日在杭州的往事吗？"

少华笑道："小弟从未忘过，当日我们和三弟在观音塔前相遇，驿馆中结拜为异姓兄弟，许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誓言。"他顿了顿，转眸望着我："如今转眼一年，三弟已经做了当朝丞相，将来必然位极人臣，封妻荫子，名垂青史。"

少华想和皇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可能吗？

至于封妻荫子，这对我来说，更不可能。我暗暗苦笑着，没有理他，自顾自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又提起酒壶，想再倒一杯，铁桢伸手握住我的手，语气低沉："不要喝了。"

"不妨，大哥的梅花酒味道香醇，小弟心甚喜之。"我淡淡一笑，想推开他的手，他固执地握着不放，专注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你若喜欢，明日大哥派人送两坛到你的相府去，但是今晚，不要喝了。"他握着我的手温和而不失力道，让我无法挣脱。

"多谢大哥。"他在担心我吗？怕我喝醉伤身。最关心我的人，原本就是他啊。我不再坚持。

铁桢轻轻笑了两声，松开我，转向少华："二弟，你平生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征战沙场，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少华不假思索道。

"好，好兄弟。"铁桢哈哈一笑，在他肩上轻轻拍了拍，转眸望着我："三弟，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天下太平，百姓富足，就是小弟此生最大的心愿。"我坦然答道。

铁桢微微一愣，看着我的眸色忽然深沉了几分，缓缓开口："这就是你的心愿？"

我含笑望着他："只有这样，我才会开心。"这也是他的心愿吧。天下太平，百姓富足，是每个有为之君的心愿。只是不知何时才能实现呵。

放在桌下的手忽然一紧，不知何时，他已将我的手握入掌心，紧紧地握着，似乎永远都不想松开。我手上悄悄用力，想挣出来，可是他握得太紧，根本动弹不得。

"大哥的心愿是什么？"少华问道。

铁桢轻轻扬唇，话中带着笑意："三弟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天下太平，百姓富足……"他意味深长的重复了一遍，一双锐利的眸子紧紧地盯着我，声音低沉的近似耳语："这个心愿，一定会实现。"

是啊，会实现，不过到了那时，我一定已经离开朝堂了吧。我缓缓立起身："大哥，二哥，小弟不胜酒力，先行告退。"

"还早，为何不多喝几杯？"少华开口道，有些讶异地看着我。

铁桢看了他一眼，笑了笑，松开我的手："也好，你早些回去歇息吧。"此刻，只有他明白我。这世上，最明白我的人，只有大哥，只可惜，他为何是皇帝。

我不理少华，转身离开，此刻的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真得只想静一静，什么都不想，不去想将来，连现在都不想。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品尝痛苦的滋味。再痛苦一次，又有何妨？是不是外表坚强的人，都要多受些伤害呢？

可是，为什么连一个人静一静，这样小小的心愿，都无法满足呢？

不一会，我就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从身后追来。我知道，那是少华的脚步声。

"三弟，等等我。"少华急声唤道。我也不答，闷着头向前急走。

听着他的脚步声追过来，听着他轻声唤我道："三弟，三弟。"我一直没有回头，也没有理他。一直出了宫门，也不坐轿，挥手命轿夫回去，走到僻静的大街上，才停下脚步，冷冷道："二哥，还有什么事？"

"我只是想送送你。"他的语气竟有几分恋恋不舍

啼笑皆非

“这么近，有什么好送的。”我不满地瞪了他一眼。继续闷着头走路。

少华紧走几步，和我并肩而行，笑道：“三弟，二哥这些时日见不到你，心里想念得紧。”

我本待不理他，忍了忍，还是开口道：“是吗，那当日在青城，你为何不告而走呢？”

“那是因为……。”少华似乎有些难以启齿，支吾了一阵，叹道：“不说也罢。”

“很好，我也不想知道。”我快步离开他，他很快追上来道：“三弟，你别生气，我匆匆离开，也是出于无奈。”

“不必说了。我还有事，二哥请回吧。”我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少华一把拉住我：“三弟，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这段日子，我天天都盼着和你见面，一起喝酒，谈天，如当日在杭州一般快意。”

“只可惜小弟政务繁忙，没有闲瑕陪二哥喝酒，真是对不住。”我用力甩他的手。他使劲握着不放：“三弟，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气恼道：“你到底想说什么？”

少华闭上嘴，看着我只管笑。

我心里又添了几分不快，没好气道：“这么开心干什么，是天上掉银子，还是摔一跤绊到金元宝了？”

少华笑道：“确实是件开心的事，我们本来是兄弟，这回要做姻亲了。”

“是吗？”我暗哼一声：“二哥这话，我可不明白。”

“你还不知道？”少华疑惑地看着我：“你叔叔没对你说。”

“说什么了？”我故意装糊涂。

少华笑道：“就是……。”

我挥手打断他：“我很困了，要回去歇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等一等。”少华一把拉住我：“你不想知道是什么喜事吗？”

“能有什么喜事，比得上皇甫将军携美人平安归来呢。”我笑道，心却象被什么轻轻刺了一下，有些微微的疼。

少华脸上一红：“我说的是另一件事。”

“相府快到了，二哥请回吧。那位红袖姑娘还等着你陪她呢。”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但我不想听。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远处，相府的后巷透出些许灯光。

“三弟，等一等。”少华急忙叫住我。

这个呆子，我呼出一口长气，缓缓转过身，许久道：“说吧。”

“听我娘说，你那位堂妹，人品性情与你十分相似。”少华低下头，盯着我左看右看。

“那又怎样？”我反问道。被他看得有些不自然，稍稍后退一步。

少华看了我好一阵，忽然笑了起来。

“笑什么？”见他这么开心，莫名的，我有些恼。

少华止住笑，表情变得很认真：“我一回来，娘就对我说了，说为我订下了你的堂妹孟丽君。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高兴。”

“这有什么好高兴的？”我抬起头看他，他的脸庞在月光下朦朦胧胧的，象是隐在雾里，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你甚至都不知道我堂妹长什么模样，性情如何。”

“可是我知道你。”少华唇上溢满笑意：“你的人品那么好，性情又开朗，相貌也……。”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缓缓开口道：“所以我想，你堂妹定然是位才貌双全的好女子。”

人品那么好，性情又开朗，这就是他心中的我吗？心底深处忽然涌起一阵酸涩。

“只可惜，你堂妹还在江宁老家。”少华轻叹一声，语气有些怅然：“我很快就要奔赴前线，也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你这么想见她？”我低声道。不知不觉已经进了相府后门那条巷子，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

少华不答，定定地看了我一阵，忽道：“三弟，你堂妹长得象你吗？”

“不象，一点都不象，我堂妹生的貌似无盐，赛过夜叉，针线刺绣，样样不知，琴棋书画，一窍不通。”我咬牙恨恨道。

少华吃惊地看着我，好一阵方道：“真的？”

“当然是真的。你一定很失望吧，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倘若知道我就是孟丽君。他会后悔他娘订下这门亲事吗？女扮男装，逃婚，考状元，上战场，这样离经叛道的女人，又有哪个男人敢娶呢。

少华沉默了一阵，忽道：“我不会后悔。”

听他说得这么坚决，我不禁一愣：“为何？”

“亲事是我娘定的，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爹娘做主，我怎么会后悔，更何况是你的堂妹。”少华开口道。

“倘若她不是我堂妹，只要是你娘定的，你都会愿意吧。”我忽然抑制不住心中的怒气。这个傻瓜，就算他娘给他订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婆，他肯定也是愿意的。

少华笑了笑：“也许吧，但是没这么开心。”

“貌似无盐，赛过夜叉，你也开心？”我出言讥道。

“孟小姐出身大家闺秀，孟伯伯一家爱如掌上明珠，怎么可能相貌丑陋，三弟，你跟我说笑呢。”少华舒展了眉笑。

该傻的时候，他却不傻。我顿了顿，假意笑道：“二哥，你什么时候变聪明了？”

少华大喜，笑道：“三弟，那位孟小姐，一定和你长得十分相象吧，她的品性才情可比得上你？”

“和我很相似。”我笑道。

少华顿时一脸喜色：“那就好。”

“只可惜……。”我欲言又止。

“可惜什么？”少华疑道。

“没什么，小弟先恭喜你了，早日纳得娇妻美妾在怀。”我道。说完转身就走。

少华忙上前拉住我道：“三弟，你生气了？”

“我生什么气，我高兴着呢。”我笑着开口，心却象被什么狠狠地敲了一下，疼得厉害，却没有眼泪。

“可三弟的样子，不象是高兴啊。”少华低下头，盯着我的脸看。

“傻的，你要成亲，我怎么会不高兴，将来大哥也是要成亲的，做兄弟的当然会为你们高兴，只是，成亲之后，我依然是我，而你却不

再是从前的你了。”我微笑说道，心里忽然没来由地酸了一酸。

“三弟这话，我听不懂啊。”少华疑惑地开口道。

“现在听不懂没关系，将来会懂的。”我不想再说，转身去推后门，手还未触到门环，就被他拽了回来：“三弟，等一等。”

“还有什么事？”我看着他道。

“很久没有看过你不戴面具的样子。”少华向四处望了望，声音有些低沉：“你能不能……”

“看红袖好了，她和我长得很像。”猜到他后面的话，我急忙打断。

少华轻声笑了：“是啊，我第一眼看到红袖，就感觉象看到你一样，心里特别开心，觉得特别亲切。”

“这样啊。”我轻应一声，微微皱眉：“你能不能把手放开，很疼。”他握得越来越紧，我有些吃不消了。

“哦，对不起。我不自觉就……。”少华的脸，在月光下微微一红。

“没关系。”我轻轻揉了揉手。推开后门，门内是相府的后院，种满了花草，还好，小兰那丫头不在。

“等等。”少华再次唤住我。

我苦笑着顿住脚，回头看着他。

少华几步走到我面前，看着我腰上，语气有些急切：“那块玉佩呢？”

“不小心丢了。”我淡淡道，那块少华送给我的玉佩，在我腰上系了多久，有一年吧，如今静静地躺在御花园的水池里，也许永远没有再见天日的时刻，夜风吹起我的衣襟，腰上空空的，心也似乎突然空了一块。

“怎么会丢了？”少华吃惊地说，见我脸色一变，急忙改口：“丢了没关系，我再买一块送给你。”

“不用了，我还有玉佩。”我抬脚迈过门槛，头也不回地往里走，不去看他的脸色，也不去猜他心里想什么。他想什么，都与我无关了，对吗。

因缘际会(一)

江北。

海山手执弓箭，立在偌大的王府后园，瞄准远处的飞靶，手一松，箭如寒芒，夹着劲风，飞射而出，枝枝命中。

身后传来一声喝彩声：“北宁王好箭法。”口音有几分生硬。

海山扭头回望，只见一个穿着汉人服饰的异族男子立在身后，面带笑意。阿桑在旁道：“禀王爷，这位就是匈国使臣阿保大人。”

海山将弓箭递到阿桑手中，轻拂衣袖，意态优雅，唇角含笑道：“是阿保大人到了，你家主子莫非已经想好了。”

阿保满脸堆笑：“王爷，在下来，是为主子带一句话，除了王爷答应的北疆七城，每年岁贡，还要加一个条件。”

“说吧，什么条件？”海山轻轻坐下，端起丫环递上来的一杯香茶，轻抿一口，意甚悠闲。

“主子说，他想向王爷要一个人。”阿保在他对面坐下，接过丫环递来的香茶，似模似样的喝了一口。

“什么人？”海山神情不动，转眸望着远处，那是京城的方向。

“右丞相张好古。”阿保一字一顿道。

“是她。”海山双眉轻扬，神情有一丝讶异：“你家主子为何要她？”

“张好古是主子最大的仇人，主子说，要将他抓回去，慢慢地折磨他，让他生不如死，方能解心头之恨。”

“是吗？”海山轻笑两声：“你家主子倒是有趣得很啊，好吧，请你转告他，本王已经答应了。”

“多谢王爷。”阿保面露欣喜之色。

海山并不抬头，扬声吩咐：“送阿保大人。”

下人领着阿保告辞离去。一直侍立在身后的阿桑快步上前，压低声音道：“王爷，你真得要把北疆七城和张好古送给耶朵？”

海山从鼻中冷哼一声：“你说呢？”

阿桑疑道：“王爷的意思是？”

“北疆七城，张好古，都是我的，他一样都别想得到。”海山唇角上勾，露出一抹冷笑。

“王爷英明。”阿桑面露喜色。

海山背着手，在院中踱了几圈，停下脚步，冷冷道：“阿桑，你立刻进京，为本王办几件事。”

“请王爷吩咐。”阿桑道。

“第一，牢牢地看着阿保，他若敢违背盟约，立刻假铁桢之名将他杀了。第二，暗中联络本王留在朝中的旧属，晓以利害，令他们继续为本王效命，第三，替本王杀了那个贱婢。”

阿桑惊道：“王爷要杀顾姑娘？”

海山脸色阴沉：“背叛本王的人，都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

阿桑神情一震，没有马上答话。

“怎么？你办不到。”海山怒声斥责。

阿桑慌忙跪倒于地：“属下不敢，属下只是觉得，与其杀了顾姑娘，不如留她一条性命，也许对王爷更有利。”

海山看了看他，唇上忽露出一抹笑意：“为什么？”

“王爷明鉴，顾姑娘与刺客私逃，确实罪不容赦，只是她已经进了将军府，又得皇甫少华信任，或可助王爷成就大业。”阿桑道。

“私逃？”海山冷笑：“有谁能在本王的眼皮底下私逃？若不是本王暗中遣走东宫守卫，又将追兵撤回，他们能逃得了吗？”

阿桑大为震惊：“王爷即然放她走了，为何又要杀她？”

“让她救走皇甫少华，是因为皇甫少华还不能死。”海山收敛笑容，脸色阴冷之极：“这个贱婢背叛本王，私放刺客，又改名换姓，隐身将军府，自以为聪明，只可惜，她瞒得了皇甫少华，却瞒不了铁桢，铁桢很快就会查明她的身份，若不杀了她，只会误了本王的大事。”

闻听此言，阿桑暗自一凛，不敢再说，叩头拜道：“王爷放心，属下一定不辱使命。”

滁州。

苏堂坐在一家下等小酒馆里，脚下堆着一大堆酒坛子，手里还提着酒壶，不停地往嘴里灌酒，有一个人走到他面前，抢过他手中的酒壶，也学他的样，往嘴里灌酒，苏堂不满地抬起头，看到对方的脸，惊呼道：“玉真郡主。”

“你认错了，我不是郡主……。”玉真泪流满面，脸上却还是笑容，一边灌酒，一边喃喃道：“爹娘不要我了，哥哥也不要我了，在这世上，我一个亲人都没有。”玉真哈哈大笑，笑声中泪水滚滚而下。得到全家遇难的消息，就如晴天霹雳一般，她一下就懵了，而她的铁哥哥，也至今没有派人接她返京，恍若已经将她忘了，她是他的未婚妻，是皇祖父亲口许下的婚事，他怎么可以这样做，怎么可以把她孤单单地丢在滁州，她做错了什么，她只是想念他，喜欢他，这也错了吗？他应该接她进宫，册封她为皇后。

望着眼前这散发着悲伤和绝望的女子，思绪忽然回到十年前的今天，爹爹苏科在狱中写下自白书，服毒自尽，三司会审，判苏家满门抄斩。

那一夜，密集的脚步声，刀剑闪着寒光，娘哭着将他推上马背，忠心耿耿的老仆拼死将他救出京城，从此改名苏堂，天涯海角，孤单一人。已经整整十年了，他去过匈国，大食，高丽，最后又回到了中原。只有这里才是他的家，而这里，已经物是人非，再也没有人认识他，再也没有亲人在等着他回家。

轻轻扬起手，向小二唤道：“再来一壶酒。”小二穿过酒桌，将热好的烧酒递到他面前，苏堂接过酒壶，长叹一声，低声道：“在这世上，我也没有亲人了。”说完，不再理她，继续喝酒，两人就在这里你

一壶，我一壶，不知喝了多少酒，直到小二上前催道：“两位客官，我们要打烊了。”

玉真从手腕上褪下一个镶金珠的镯子，扔给小二：“拿酒来，你还怕我付不起吗？”

小二面露难色，苏堂露出一抹苦笑，把镯子塞回给玉真，掏出两锭碎银，放在桌上，玉真道：“你干什么……我有钱……不要你付钱。”她显然已有了七八分醉意，说起话来含糊不清。

苏堂强行拉起她，拖着她出了酒馆，走到街上，松开她道：“郡主自己保重，我走了。”

“好，走，都走。都离开我。”玉真笑着，又以手捂面，哭了起来，“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连铁哥哥，他也讨厌我，他宁愿喜欢一个男人，都不肯喜欢我。”

苏堂吃惊地看了她一眼，摇摇头，转身离去，走到拐角处，终究有些不放心，忍不住回头望去，玉真摇摇晃晃走了几步，被石块绊倒，摔倒在地。苏堂犹豫片刻，转过身，快步走到她身边，弯下腰，正要出手扶她，却听到她喃喃低语：“铁哥哥，我要见铁哥哥……”

苏堂不禁苦笑着摇了摇头，低声道：“你想见你的铁哥哥吗，有个人一定能帮你。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她。”他说到这里，顿了顿，语气中忽然夹了一抹叹息：“只是，见了又如何呢？她甚至……从来都没有正眼看过我。”

“什么……你说什么？”玉真醉意阑姗。苏堂不顾她挣扎，用力拖着她，向城外的军营走去。那里有滁州城最快的战马，可以助他用最短的时间赶到京城。

御花园。

铁桢静静地立在水池边，手中握着一块玉佩，玉佩上刻着精致的水纹，正是丽君赌气掷入池中的那一块，洁白的颜色，摸起来温润光滑，显然原先的主人对它十分喜爱，时时摩挲。

贾恢快步走近：“皇上。”

铁桢并不回头，轻声道：“怎么样？”

“启禀皇上，奴才已经查清，宫人册上确有一位名唤赵红袖的普通宫女，湖州人氏，父母双亡，家中再无亲人，此女年方十七，进宫已

有半年，本在东宫中执掌灯之职。皇上率御林军平叛当晚，东宫中的太监宫女全都死伤殆尽，无法确认这位赵红袖姑娘，是否就是宫人册上的赵红袖。”贾恢答道。

铁桢眉头紧锁，思索了一阵，开口道：“一个普通宫女，竟能将少华从防备森严的东宫中救出来，你觉得，这可能吗？”

贾恢说道：“皇上莫非早就对这女子的身份有所怀疑？”

“海山为人奸诈，怎会让一个小小宫女在他的眼皮底下救走刺客，所以说，这女子绝不会是普通宫女，对她的身份，朕确实有所疑虑。你派人继续追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铁桢将玉佩揣入怀中，低下头，望着水中的游鱼，脸上神情若有所思。

贾恢面露忧色：“皇甫将军有意纳这位女子为妾，若这女子果真心怀叵测……。”

铁桢挥手止住他，眸中露出一抹笑意：“不必说了，朕自有安排，记住，此事绝不可让皇甫少华知晓。”

贾恢一愣，悄悄看了他一眼，很快答道：“奴才遵旨。”

因缘际会(二)

今日是吏部大考的日子，考题分三类，诗词歌赋，史书经典和当今朝政。以论述当今朝政所占比重最大。坐在考场之上，下面全是黑压压的考生，大多是年轻的面孔，脸上朝气蓬勃，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考试到傍晚时分方才结束，明日是礼部大考，由周大人主持，七日之后方是殿试，由皇上御笔亲点头甲三名。分封状元、榜眼、探花。

回到相府的时候，天已擦黑了，看到府门外停着的轿子，上面打着皇甫家的印记，我不禁停下脚步，下人迎上来道：“相爷回来了。”我指着轿子道：“怎么回事？”

“皇甫将军前来拜访，还带来十几箱礼物。”下人恭恭敬敬道。

“哦，知道了。”我以手摸头，头忽然有些疼，少华他登门拜访，不会是催着我早日来京，和他完婚之后，好迎娶那位娇美的妾室红袖姑娘吧。

深吸一口气，大踏步走进前厅，先朝着上首微笑着的双亲施礼道：“叔叔，婶婶。”再转向一旁客座上的少华：“皇甫将军。”

“三弟，你回来了。”少华迎上来，朝我微笑。

我转眸望向那一担担扎着红绸，整齐放着的彩礼，故作惊讶：“皇甫将军，你带这么多礼物到相府来，不知所为何事啊？”

爹满脸喜色，抚须笑道：“少华是来纳彩的，顺便商议婚期，我已命厨房准备一桌酒席，今晚就在府上一同热闹热闹。”

少华笑道：“多谢岳父大人，家母言道下月初三就是黄道吉日，只不知丽君姑娘何时到京？”

爹娘都扭头看着我，我朝他们使了个眼色，笑道：“本该早来的，只是堂妹在后园种了几棵玉兰树，说要等花谢了，才肯来京呢。”

爹娘对视一眼，神情有些复杂。娘很快笑道：“是啊，是啊，这孩子，就是这么喜欢种花，下月初三，玉兰花也差不多该谢了，到时我一定派人接她来京，也好和贤婿完婚。”

听她话里的亲近，都改口称贤婿了，再看看爹，也是满脸的快意，我心里忽然说不出的气闷，忍不住开口道：“皇甫将军，我这堂妹性子古怪得很，若是玉兰花谢了，又改种别的什么花，这婚期也不知要拖到几时？”

爹娘面露惊诧之色，异口同声道：“还要种花？”

少华吃惊地看了看我，很快立起身笑道：“想不到丽君姑娘也是爱花之人，婚期再往后推几日，本不妨事，只是小婿军务繁忙，不知何时就要奔赴驻地，若是能早些接丽君姑娘来京完婚，就再好不过了。”爹娘微笑点头，正待说什么，被我以目光止住，轻笑两声道：“皇甫将军真是性急啊。你若是等不了，不如先纳妾，再娶妻也无妨啊。”

我的语气透着淡淡的酸涩，连自己都听得出来，怎么会这样，明明已经想好了放下，为什么还是要难过。

爹娘怔住了，扭头看向少华。

少华登时红了脸，有些难为情地咳了一声，开口道：“不瞒岳父岳母大人，小婿这次能够脱险回来，全赖一位名叫红袖的姑娘相助，小

婿已禀明家母，待迎娶孟小姐进门之后，就纳她为妾室，未及禀报岳父岳母大人，还请岳父岳母大人恕罪。”

对他来说，三妻四妾，是件很平常的事吧，就算他心里喜欢红袖，却不会只娶红袖一个女人，这就是男人吗，总是想要太多，永远都得不到满足。我原以为少华不一样，是我错了，在这个男尊女卑的时代，又怎么会有专情的男人呢。

爹恍然道：“原来如此，男子汉大丈夫，三妻四妾，也属平常，即是亲家母已经应许了，又何来恕罪之说，只是……。”他转眼看着我，我佯作未见，淡淡道：“叔叔婶婶，我还有事，先回房了。”不理少华，转身离去。身后象是传来娘的一声轻叹，娘在为我叹息么？

自从爹娶了二娘以后，娘受的苦，受的气，一定不少吧。男人为何总是要伤女人的心，女人爱的越深，就伤的越深。伤到最后，还要强颜欢笑，多么可悲，而我，永远不会成为这样的女人，因为我不会再给少华任何伤我的机会。

我不敢回头看娘，索性加快脚步，穿过回廊，刚走到后园门口，远远地看到小兰娇小的身影，正蹲在地上挖着什么，不禁走到她身后道：“在做什么呢，小丫头。”

小兰吓了一跳，急忙跳起来道：“小……公子，你回来了。”

“是啊，我回来了。”我笑，笑得很灿烂。

小兰也露出一脸喜色：“公子，皇甫少爷来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是吗，只不知喜从何来啊？”我敛起笑容，淡淡道，伸手轻轻掸去袖上的灰尘。

“公子，你不高兴么？”小兰诧异道。

“有什么好高兴的。”我接过她手中的花锄，在地上发泄似地狠狠掘坑。一边道：“要我说，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再见到他。”

“公子，你没事吧。”小兰伸手探我的额头，我闪身躲开她的手，不悦道：“干什么？”

“你……没有哪儿不舒服？”小兰迟疑地看着我。

我皱了皱眉，避开她的话题，淡淡道：“你想见他，就去见好了，他现在在客厅，晚上还要留下来吃饭呢，不过，你可给我记住了，绝

不能泄露我的身份，还有……”我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皱眉道：“从现在开始，最好换上男装。”这相府里，都是大哥安排的人，对我的身份，大哥定然早已心知肚明。我并不担心他们知道什么，知道也没关系。

见小兰一脸讶异，索性加重语气道：“他若是见你是女装打扮，定会怀疑我的身份，不是我想瞒着他，只是他这人藏不住话，一不小心说漏了嘴，那可是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

“是，公子。”小兰这丫头看来被我这番话吓得不轻，脸色都变苍白了，“只是，想见皇甫少爷的，可不是我啊。而是……”她顿了顿，偷偷看我的脸色。

“难道是我不成？”猜到她后面的话，我心中不快，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将地上的菊花苗培入土中，问道：“好好的，怎么想到种菊花？”

“老爷说要种些杭白菊，等秋天到了，摘下来晒干了好入药。”小兰道，一双圆眼依然悄悄地盯着我看。

“秋天？”我轻轻笑了两声：“你以为，我们还会在京城待到秋天吗？”

小兰惊道：“公子要离开这里吗？那皇甫少爷怎么办？”

“他？开心着呢。”我淡淡道。

“怎么会开心，小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你不喜欢皇甫公子了？”小兰压低声音问道。

“谁告诉你我喜欢他的，我从来就没喜欢过他。”我弯下腰，用力磕去锄头上的泥土。

“可是……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由爹娘作主，这亲事已经订了，小姐不会想反悔吧。”小兰嗫嚅道。

“我做过的事，我从来就不会后悔。”总觉着感情是一对一的，容不得分享，至少，我不会和别人分享一个人的爱。倘若这样的残缺不全，我宁愿放弃。

“可是……奴婢看得出来，皇甫少爷，他是喜欢你的，你若是走了，他一定会很伤心。”小兰低声道。

“傻丫头，他根本就不知道孟丽君是谁，何来喜欢，又有什么好伤心的？”我将手中的锄头随手架在栏杆上，淡淡道：“没有了我，他很快就会和别的女人订亲，娶别的女人为妻。再纳上十个八个美妾，开心都来不及了，还伤心呢。”

少华，如果知道我是女人，他会不会喜欢我呢？也许吧，但他不会只喜欢我一个人，他也不会只娶我一个妻子。

因缘际会(三)

“我不信，皇甫少爷不是这样的人，他若是不喜欢小姐，当初就不会千里迢迢送小姐去京城，更不会把家传绝学教给小姐。”小兰道。

“小兰，你不会明白。在他那种男人心里，把义气看得比什么都重，送我去京城，是因为义，教我武功，也是因为义。和喜欢根本没关系。”少华对我，应该只是兄弟之义吧，毕竟，在他眼里，我是个如假包换的男人。就让他永远把我当成男人好了。

风吹来，脚下嫩绿的花苗，在风中轻摆，忽然想起秀珠，许知远和木秀珠到现在还没有音讯，难道他们一起远走高飞了。连带着想起江北的海山，几个月过去，这个男人倒是平静的很，实在不符合他的性子。

“可是……。”小兰还想说什么，我急忙岔开话题道：“小兰，你说，是嫁给自己喜欢的人好，还是嫁给喜欢自己的人好。”许知远喜欢木秀珠，木秀珠喜欢的是海山，而海山喜欢的却是江山，皇权。

为什么人生总是这样，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喜欢你的人，你又不喜欢。怎样才算两全其美的结局。

小兰愣了一下，露出一脸苦相：“小姐，你这个问题好深奥，小兰答不出来。”

我轻轻一笑：“如果是我，我宁愿嫁给一个喜欢我的男人，却不会嫁给一个我喜欢，但却不喜欢我的男人。”在少华心里，我只是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他娘给他订的亲事，根本没有考虑他的意愿，更没有一丝感情在里面。

小兰讶道：“为什么？”

“因为，他不喜欢我，所以会因为娶我而痛苦，而我喜欢他，就会因为他痛苦而痛苦。而嫁给喜欢自己的人就不一样了，他喜欢我，所

以会想尽办法让我开心，然后又因为我开心而开心，这样两个人都觉得幸福，岂不是好。”嫁给喜欢自己的男人，就会幸福吗？暗笑两声，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只有两情相悦，才会真正觉着幸福吧。就象弄玉和萧史。乘龙跨凤而去，寻一处世外仙境，从此长相厮守，永不分离，多美的故事，只可惜我不是弄玉，少华也不是萧史。

“皇甫少爷就是喜欢小姐的人啊，小姐为什么不肯嫁给皇甫少爷呢？”小兰道。

又来了，这丫头，说了那么多，闹了半天，全是白费唇舌。我气道：“小兰，你到底是皇甫少华的丫头，还是我的丫头，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帮着外人说话啊。”

“可是，皇甫少爷他……不是外人啊。”小兰嗫嚅道。

这时远处有脚步声匆匆传来，我回头望去。一个下人飞奔过来。将一封信柬递给我。“大人，您的请柬。”

打开一看，粉色的信纸上写着数行清秀的字迹，大意是请我到大清湖畔的翠竹轩，喝茶听琴。语气十分谦恭，下面落款红袖。我按捺不住心中的讶异，挥退下人，合上信柬，低头沉思。

小兰在旁道：“公子，是谁的请柬。”

我看了她一眼，微微一笑：“你的皇甫少爷的红颜知己，救命恩人，兼未来如夫人，请我和她喝茶弹琴。”

小兰惊的眼珠子差点掉下来。

我不理她惊愕的表情，唤来下人，吩咐道：“备轿。”虽然明知道不该去，但我却控制不住心中的好奇，喝茶听琴，一定没有这么简单吧。她为何要见我，她想做什么？

小兰还怔怔地立在原地，吃惊地说不出话来。

“去大清湖的事，不许告诉任何人，你只管跟老爷夫人说，中书院临时有政事处理，我要晚些回来，这顿未来妹夫的接风宴就不吃了。”我说完话，离开她，从后门上了轿。

湖畔月影西斜，凉风习习。

下了轿，沿着湖岸上的白堤，缓步走进眼前茂密的竹林，密密麻麻的竹叶间，透下些许银色的月光，朦朦胧胧的。身后跟着两个年轻的侍卫，一个叫叶南，一个叫叶北，是两兄弟，自我来到相府以后，

不管去哪里，他们都跟着我，每天跟着，我知道，他们是大哥特意安排来保护我的。

佳人有约，带着他们似乎挺煞风景，但我现在毕竟是男子身份，佳人又是皇甫少华的女人，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还是多两个人在身边的好。

竹林掩映间，露出一处凉亭，立在亭上，可以看到碧波荡漾的大清湖，湖面一望无际，已是满眼夜色，淡淡的月辉，照耀着蓝色的湖水，泛着点点银光。

一个白衣窈窕的身影背对我坐在亭上，轻轻抚琴，身后侍立着一个梳双髻的小丫环，琴声从她指间逸出，缓缓传来，如流水之声，曲折婉转，扣人心弦。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传，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在心中低声重复这一句。对我来说，应该是蓦然回首，竹影寂寂，人迹沓然吧。

示意侍卫在亭外守候，轻轻走上凉亭，我静静地立在一旁，待她弹完，击掌道：“姑娘弹得好，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

红袖慌忙站起身，弯腰施了一礼，抬起头时，脸上掠过一抹伤感之态，悠悠道：“大人的琴艺才是天上人间难得一闻，小女子自愧弗如。”

我心中一惊，开口道：“姑娘如何得知？”我在外人面前总共只弹过两次琴，一次在相府，当时在场的不过海山和秀珠两人而已，一次在湖州，身边只有大哥和那位陌生老者，她怎会知道我的琴艺。而且说出这样自谦的话。

红袖神情略有些慌乱，很快改口道：“小女子无意间听人提起过。”

“是吗？”我心中依然疑惑，难道是大哥告诉她的，这怎么可能？见我一直面带疑惑，红袖神情越显慌乱，急忙施礼道：“大人请坐，小女子特意泡了一壶香茶，想请大人尝尝。”

我笑着点了点头，就在她对面坐下，端起茶杯，看了看杯底，清澈的茶水，上面飘着几片茶叶，闻起来清香扑鼻，不禁笑道："姑娘这茶，还未品尝，已觉色香俱全，真是茶中之上品啊。"

红袖忽然轻叹一声，低低道："大人好眼力，这是上等毛尖，采自茶树上最嫩的新芽，经十几道工序烹制而成，极其珍贵。"

我心中一动，笑道："所谓无功不受禄，姑娘方才弹了一支极好听的曲子，现在又拿这么好的茶款待张某，张某受之有愧啊。姑娘若有什么话，不妨直言。"

"张大人果然是聪明人。"红袖面露感慨之色，轻声道："小女子请张大人来，是有一句话，想请问张大人。"

"姑娘想问什么？"手中的茶有些凉了，我拿着茶杯把玩，却一口都没有喝，因为我没有心情，根本不想喝茶，即使是最爱喝的茶。叶南叶北两兄弟静静地侍立在凉亭外，象是在看远处湖上的风景。

斩断情丝(一)

"张大人能否告知，您的堂妹，那位孟小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红袖迟疑着问道，见我抬头看她，急忙补充道："小女子只是一时好奇，并无唐突之意，大人千万不要误会。"

我轻轻笑了一声，淡淡道："姑娘如今已是将军府的人，关心皇甫将军的未婚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张某又怎么会误会呢？只是……"我有意顿住话头，观察她的脸色。

红袖急道："只是什么？"

"姑娘若是担心将来和舍堂妹的相处，张某可以作保证，绝不会发生姑娘担心的事。"我用漫不经心的语气道，继续把玩手中的茶杯，杯子是细瓷制的，样式十分精巧。上面绘着蓝色的水纹和花鸟。

红袖忙道："张大人，小女子并无此意，只是听闻这位孟小姐是位才貌双全的好女子，心中十分仰慕，张大人是她的嫡亲堂兄，从小一起长大，对她一定很了解。"

"红袖姑娘错了。"我微微一笑："张某虽是丽君的亲堂兄，但是所谓男女授受不亲，我们虽同住一宅，却极少见面，她的品性，张某并不清楚。"

红袖脸上掠过一抹失望的表情，喃喃道："原来是这样。"

她的失望是如此明显，我心中渐渐涌起疑惑，嘴上仍笑道：“姑娘一口吴侬软语，莫非也是江南人？”

红袖敛眉笑道：“正是，小女子本是苏州人氏，家中父母双亡，再无亲人，几年前离开苏州，漂泊来到京城。”她说到这里，轻叹一声，一脸怅然。

“想不到姑娘的身世如此飘零。”我露出惋惜之态，缓缓道：“只是，你是皇甫将军的救命恩人，他却让你屈居妾室，你不觉着委屈吗？”

“不会啊，怎么会呢。”红袖睁大眼睛看着我，似乎怕我不相信，又急急地补充：“皇甫公子曾经问过我，想要什么赏赐，我对他说，什么赏赐都不要，只要能陪伴在他身边……”她说到这里，脸红过耳，神情娇羞。

“哦……他一定很感动吧。”我轻轻挑眉，心里有些感慨。果然是贤淑女子的典范。为了能和自己心爱的男人在一起，甚至不计较名份，又生得如此美貌，难怪少华会动心。

“他说，我很象一个人。”红袖笑着，眼中眸色却渐渐黯淡下来。

很象一个人，是说我吗？已经恢复平静的心，又有了微微的刺痛。

不想再听她说下去，我轻轻放下手中的茶杯，含笑道：“姑娘请张某来，就是为了问我堂妹的事？”

“张大人别误会。”红袖匆匆解释，脸色略略有些苍白。“红袖请张大人来，是因为仰慕张大人的才识，皇甫公子时常在红袖面前提起大人，说大人是他最好的兄弟，情谊非同一般。”

“是吗？看来我要叫姑娘一声未来嫂子啊。”我微笑，语气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惊讶，是啊，最好的兄弟。我怎么忘了，我可以和少华做兄弟的，就象和大哥一样。

听到我那声嫂子，红袖微微笑了一下，也许是我太敏感，她的样子怎么看都不象是开心，倒象是掺杂着一丝苦涩和不安的：“大人说笑了，孟小姐是大人的堂妹，若算起来，小女子应该叫大人一声堂兄才是。”

“说得也是。”我笑了，心里也在笑，有些自嘲的笑，想不到，我也可以和自己未婚夫的未来妾室，这么云淡风轻地相对。没有妒忌，没有伤心，什么都没有。

看看时候不早，该说的也都说了，放下茶杯，我立起身道：“张某还有要事在身，就此告辞，多谢姑娘款待。”

“张大人慢走。”红袖急忙起身施礼。

我转过身，径直走出竹林，林外起了夜风，吹得竹叶哗哗直响，乱成一片，心似乎也有些乱了，这个红袖，她为何对我的品性为人如此感兴趣，只是因为我是皇甫少华的未婚妻吗？她为何知道我的琴艺高超，还有，她的相貌竟和我如此相似，真得只是巧合吗？越想，心中的疑惑越深。甩甩头，抛开所有的一切，我不想深究下去，从这一刻开始，所有有关少华的人和事，都与我无关了，真得无关了吗？也许，我能做到，我一定能做到的。

轿子将我抬到相府，望着夜色下灯火通明的宅院，我犹豫了一阵，吩咐轿夫：“先去中书院。”天色还早，爹娘一定还未睡，此时若回去，他们定会询问辞官成亲之事，虽知终究避不过，但是能避一时，还是暂且避一时吧。

窗外已敲响了二更，桌上是一堆试卷，已经批阅好，我打开翻看，检查是否还有纰漏或失误之处。

这时，一个下人在外道：“大人，苏将军求见。”

“这么晚。”我有些讶异，苏堂本来驻军滁州，今日早朝上，皇上刚刚下旨，封他为兵部尚书，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返京了。这个怪人，来找我干什么，不会是说什么男人的事，女人不要插手的话吧，看到他，一个头就有两个大，我很快回道：“告诉他，我很忙，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下人应声离去。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在外嗫嚅道：“大人……。”

“不是说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不耐烦道。话音未落，门砰的一声开了，苏堂闯了进来。

我很不高兴地站起身，说道：“苏堂，你干什么？”

苏堂不吭声，板着脸，大步上前，一把拉住我的手，拽着我出了房门，他握得太紧，握得我手腕隐隐生疼，我心里又羞又恼，忍不住出声叱道："苏堂，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以下犯上。"

苏堂闭口不答，继续拖着我向外走，叶南叶北从暗处闪出来，拦住我们的去路。

苏堂怒道："闪开。"

两人不语，扭头看向我。这个死苏堂。我暗哼一声，无奈，只得摆手道："苏将军有要紧事和我商议，一时情急，以致失礼，你们先退下吧。"两人互相看了一眼，依旧退回原处。

我贴到苏堂耳边，小声道："有什么话，我们到别处说，你先放手好吗？"

苏堂似乎愣了一下，依旧不答话，只是握着我的手稍稍放松了些，拉着我进了中书府的后院，这里人声俱寂，空无一人。

我向四下看了看，用力甩开他的手，愤愤道："说吧，什么事？"

苏堂沉默了好一阵，忽然开口："你订亲了？"

我从未听过他用这么惆怅的语气说话，心莫名地一紧，抬头看他，月光映着他的脸，苍白的象纸。

"是不是？"苏堂不依不饶。

我眼珠一转，矢口否认："谁说的？这么荒谬的事你也信。"

苏堂愣在原地："荒谬？那皇甫少华纳彩是怎么回事？"

这男人管得真多。"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继续装糊涂。

苏堂一把抓住我的手腕，语气有些不平稳："你听我说，皇甫少华这样的男人，根本配不上你。"

"哎呀，你快放手。"他手劲太大，我几乎能听到自己骨头开裂的声音，忍不住痛得叫出声来。苏堂见我面露痛苦之色，慌忙把手松开，抬眼望向别处，语气依然冰冷："我只是为你不值。"

"什么值不值的，我不明白。"我轻轻揉了揉手，心里又好气又好笑。

"那日在青城，他眼睁睁地看着你孤身涉险，却不肯出城救你，现在，他又要另纳妾室……。"苏堂眉头紧锁，一脸寒意。

这男人怎么这么烦。“不必说了，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更清楚。”我挥手打断他：“苏将军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可要走了。”

苏堂猛地伸出手，将我一把拽回来，他用的力道太大，我刹不住脚，一头撞到他怀里，撞得额头隐隐发麻。

隐约觉着他的身子僵硬了一下，很快松开我，退后几步，低声道：“还有件事。”

我气恼地摸了摸额头，正想说几句责备的话，他抢先解释：“不是为我，是为玉真郡主。”

“玉真郡主？”我有些惊讶。

“她想见皇上，如今只有你能帮她。”苏堂把自己隐在黑暗里，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只觉着他的语气，苦涩之极。这个男人一向是冷冰冰的，今日却是为何？

“这样啊。”我笑了笑，是苦笑：“苏将军，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外臣，这后宫之事，怎么好出面，弄不好会引起误会，到时就麻烦了。”虽然大哥知道我的身份，别人可不知道，木颜的女婿，海山的门生，已经为我惹来非议，又要推行新政，降低赋税，触怒了许多富户豪门，每日参我的折子，怕有半尺来高。再加上玉真，那真不知会怎么样了。我不想让大哥为难。

“那就算了。”苏堂很快转过身，望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改变主意，出声叫住他：“苏将军，我虽然帮不了她，但有一个人一定能帮她。”

大哥和玉真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感情不可谓不深，又是未婚夫妻，而且玉真是那样深爱着大哥，不管他们之间曾有过多少误会，终究会有冰释的那一天，这种时候，不如帮她一把。

“是谁？”苏堂停住脚步。

“当今皇太后。”我缓缓道。铁桢生母早逝，养母太子妃许氏被立为宣仁皇太后。

苏堂哼了一声，闷声不响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着我。静静地看着，许久没有说话。

我忍不住道：“苏将军，你还有什么事？”

“我的兵部尚书，是你举荐的？”苏堂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抬起头，开始看头顶的榆树，树上除了树叶，什么都没有，有什么看头。

“是啊，怎么？”我微微一笑。

“这丞相，你打算做到几时？”苏堂冷冷道。

又来了。我皱起眉头：“苏将军，我今天不想和你争论，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好吗？”

苏堂默然了好一阵，终于转身离去。

望着他寂寥的背影，我摇头苦笑，还好，他没有再问婚约的事，也没有再提起皇甫少华，这个于我而言，曾经无比熟悉的名字。夜风凉凉的，一直吹到心里，心也变得凉凉的。

斩断情丝(二)

少华和爹娘吃过一顿晚饭，留下彩礼就走了，如我所料，婚期依然悬而未决。

夜深之时，我把齐深济招到了相府，我的内书房。这次的状元之职，这位年方弱冠的江南书生很有希望，杭州本是他的老家，或可让他助我一臂之力。

看着眼前的清秀男子，我含笑道：“深济，我已经看了你的文章，洋洋万言，切中时弊，很有大家之风，假以时日，定在我之上。”

“都是恩师教导有方。”齐深济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

“坐。”我轻轻抬手，又向下人道：“奉茶。”

齐深济小心地坐下，接过下人递过来的花茶，浅啜了一口。

我招手示意下人退出去，放下茶杯，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见他还是一身粗陋的布衣，脚蹬布靴，不禁点头微笑：“深济，你可知为官之道，重在什么？”

“重在以民为本。”齐深济轻声答道。

“说得好。你本出身贫寒，自当知百姓以衣食为天，赴任之后，便是一方父母官，须时时谨记百姓之苦，为百姓分忧。”

“多谢恩师教诲，学生谨记于心。”齐深济离座一拜。

我抬手示意他坐下，笑道：“这次的头甲，你已榜上有名，至于状元之职，还要请皇上御笔钦点，我已知会吏部，发榜后，便举荐你为

江淮盐运使，这是个肥缺，每年过手的银两在百万之上，你当知该如何当好这个盐运使。”

齐深济面色一紧，弯腰拜道：“请恩师放心，学生到任之后，一定尽己奉公，恪尽职守，绝不敢有一丝懈怠。”

“很好，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我端起茶杯浅啜一口，含笑道：“正事说完了，还有一件私事，要你帮忙。”

“恩师请说，学生义不容辞。”齐深济抬眼望向我。

“我叔叔一家本是江南人，在京城待得久了，日夜思念家乡，我为此忧心不已。你此行去的第一站便是杭州，正好顺路送他们一程。”我从茶杯上抬起眼睛，观察他的表情。

齐深济脸上掠过一抹讶异，不过他并未迟疑，很快答道：“学生一定将他们安全送抵杭州，请恩师放心。”

“这是一张一千两的银票，你送他们到杭州后，为他们买一处僻静的宅子，记住，一路上切不可声张，他们的身份亦不可告诉任何人。”我将银票递给他。

齐深济接过银票，看着我，欲言又止，知他迷惑，我轻轻一笑：“我叔叔婶婶极爱清静，若让外人知道他们和我的关系，只恐扰了他们。”

“恩师言之有理。”齐深济不再言语。我亦知他的性子，极沉稳小心，爹娘若跟着他，定然无碍。

齐深济走后，我便去了爹娘房中，房中还亮着烛火，轻轻推开门，唤道：“爹，娘。”

娘喜得立起身：“你来了，看，把眼睛都熬红了，也不早些歇着。”她伸手拉住我的手，一脸的爱怜。

爹在旁轻叹一声道：“她现在可是当朝丞相，政务缠身。怎能不忙，只不知要忙到几时才是头啊？”

我自怀中掏出告假折子，递到爹面前：“请爹放心，这种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

爹打开折子一看，面露诧异之色：“你要告假？”

“是啊，爹娘，女儿已经想好了，过几日寻一个适宜的时机，就将告假折子递上去，若皇上准许，就动身回江南老家。”

娘疑道："可是娘听说，当今皇上对你十分器重，朝中诸事皆向你问询，他会准许你告假回乡吗？"

"放心，女儿自有办法。"我微微一笑。"不过，你们必须先去杭州。我已托付齐深济，让他送你们去。"其实大哥会不会准我的假，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我只是告假，并不是辞官，于情于理，他都没有理由拒绝我。

爹娘惊道："这是为何？"

我长叹一声道："女儿想过了，若一起走，只恐被人看出破绽，这也是迫不得已。"

爹想了想道："皇甫贤婿是否知道此事？"

"我现在的身份，不适宜告诉他，等回到江宁，恢复了女儿身，就写封书信给他，到时真相自然水落石出。"其实，我永远都不想让他知道，我就是孟丽君。离开京城之后，从此再也不回来，他爱娶谁，爱纳多少妾室，都随他去好了。

"那你们的婚事，要拖到几时啊？"娘轻声叹息。

"少华马上就要奔赴湖州，我现在又是女扮男装的身份，婚期只好再往后拖了。"我说完，见他们一脸担忧，急忙转移话题道："过几日就要启程，你们赶紧收拾东西。"

爹娘知我说的有理，不疑有他，点点头，唤来下人，开始收拾行李。他们本是江南人，在京城住了这许多日子，着实有些思念家乡了，再加每日为我女扮男装之事忧心忡忡。此时听我提起，登时归心似箭。

这日早朝，皇上颁下旨意，封少华为二品镇北大将军，兼锦衣龙骑尉，奔赴湖州，统十万军镇守，与海山隔江相望。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望着武官队列里，神情略有些忧郁的少华，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是少华此生最大的心愿，该为他高兴的对吗？可是我为何高兴不起来。

自那日纳彩以后，少华再未来过相府，听说是红袖病了，而且病得挺厉害，我并不知道确切的病因，是因为婚期被无故推后了吗。她这么急着要见我？或者，她是急着想嫁给少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

欢的男人，娶别的女人为妻，而自己却要屈身做他的妾室，本该伤心的啊，可那日在大清湖畔，我看不到她的伤心，难道是她掩饰的太好？或者，这个时代的女人，对男人的三妻四妾，早已习以为常了。

走出大殿，我吃惊地发现，外面在下雨，蒙蒙的细雨，从天空一丝丝飘落，风一吹，斜飞出去，散得满天都是。

“三弟。”是那个无比熟悉的声音。

我缓缓回头，看着他。

“我明天就要走了。”少华说，他的神情有些落寞，是因为红袖吗？

“恭祝皇甫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说着冠冕堂皇的官话。

“你很久没叫过我二哥了。”少华道，神情有些黯然。

我没有回答，沉默了一阵，笑道：“听说红袖姑娘病了，好些了吗？”

“好些了。”他说，“红袖陪娘去了城外的庵堂，说是要为我求一道平安符，明天才能回来。”屋外还在下雨，只是小了许多。

“哦，老夫人和红袖姑娘真是有心啊。”我继续微笑。

“城西新开了一家酒馆，卖得是最好的女儿红，我买了几坛，放在府里。”他接着道，语气有些低沉。

“我该走了。”我道，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但我不想陪他喝酒。

他一把拉住我的手，似乎怕我拒绝，急急地开口：“我这次离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就算作饯别酒吧。”

只是一顿饯别酒而已，不算什么的，我们毕竟还是兄弟，不是仇人。这样劝着自己，我终究没有拒绝。

斩断情丝(三)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还有隐隐的雷声，正是江河涨水的季节，看这架势，今晚都不会停雨了。

我倚着门，看着这间摆设整齐的卧房，心里渐渐有些后悔，也许今晚不该来。但现在已经来了，却不好说告辞的话。

少华招手道：“进来，这是我的房间。”

“我们不如在外面凉亭上喝吧。”我迟疑着，不太想进去。

“雨那么大，还是在卧房里好，而且也不会有人打扰。”少华径直走过来，拉着我在桌前坐下，一旁地上已经摆好了几个大大的酒坛，桌上是几样精致的小菜。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这几样菜是我叫厨房弄的，也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少华难得细心地说道。

“都是我不爱吃的。”我假意皱眉。

“那你想吃什么，我叫他们去买。”少华红着脸问道。

“浆汁鱼翅、清蒸熊掌、红烧鲍鱼、白切象鼻，油煎凤胆，醋熘龙筋。”我道，见他一脸的尴尬，忍不住吐了吐舌头，笑了起来。

他这才反应过来，笑道：“三弟，你还象从前一样顽皮。”

“从前？”我心中忽然涌起伤感：“只可惜，你已不再是从前的你，而我也不再是从前的我。”等少华从沙场回来，我们的婚约一定已经解除了吧，他会娶别的女子为妻，还有红袖这样美艳的妾室，尽享齐人之福。而我呢，是否还是孤单一人。孤单也好啊，不是吗?

“不会啊，我依然是从前的我，你也依然是从前的你，并没有改变什么。”少华有些迷惑。

“有些改变是在心里的，表面看不出来。”我笑着说，见他还要问，忙举起酒杯道：“这杯，就算我敬你的，祝皇甫将军早日实现今生所愿，建功立业，封妻荫子。”

少华饮尽杯中酒，忽道：“你还是不肯叫我二哥？”

“不过，我叫了红袖嫂子啊。”我扬了扬眉，狡黠地笑了笑，继续回避他的问题。

“按理，她应该叫你堂兄的。”少华笑道，“只可惜……。”他叹了口气，没有说下去，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他喝得很急，很快就有了微微的醉意，我有些讶异，从未见他这样喝过酒，象是拼命想让自己喝醉一般。是因为即将离开京城，离开自己喜欢的女人吗?

在心底轻轻叹息一声，我提起酒壶，给自己斟满一杯酒，徐徐咽下去，甘香扑鼻，清冽爽口，果然是陈年的上好女儿红啊。

“你那两个侍卫，总站在外面，会淋着雨，不如让下人带他们去花厅喝茶等候吧。”少华接过我手中的酒壶，为我倒满，又给自己加满，笑道。

“也好。”我点点头，唤了两人进来，轻声吩咐了一遍，两人依言去了。

室内又恢复了沉默，只有窗外的雨，下得越来越大，似乎要将世间的一切都洗刷干净。

看着眼前醉眼朦胧的少华，我终于忍不住道：“皇甫将军，少喝一些，明日一早大军就要启程，若是迟了，可是欺君之罪。”

少华从酒杯上抬起头，笑道：“三弟，你怎么不喝？”说话间传来浓浓的酒气。

“这是给你的饯别酒，自然是你喝了。是不是啊，皇甫将军。”我微微侧身，避开他道。

“你总是这么会说话，我永远都说不过你。”少华轻声笑了，又开始往嘴里倒酒。

“不要喝了。”我伸手按住他的酒杯。“你若是想醉，等大军凯旋之日，我一定陪你喝个够。”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已经离开了吧，从此游戏人间，快意江湖。也是一件美事。

“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少华的神情有些怅然。酒杯依然被我轻轻按着，他没有再喝。

我松开手笑道：“这话，你该对嫂子说才对啊。”

少华红着脸笑了笑，开口道：“其实，我有句话……一直想对你说……。”烛光映着他涨得通红的脸，有些模糊。

“你想说什么？”我向后靠在椅背上，低下头，端祥手中的酒杯。也是那种蓝色水纹和花鸟的，看来少华喜欢这样的杯子。

“还记得，你在青城问过我的那句话吗？”少华道。

“青城？”我心中一颤，脸上仍微笑，笑得云淡风轻。“我在青城说过很多话，隔得太久，都忘了。”

“忘了？”少华低声道，淡淡的语气透着一抹苦涩的意味。

“是啊，全忘了。”我哈哈一笑。心却象被什么重重地敲了一下，痛得没了知觉。

少华抬起头，有些痴痴地看着我：“那句话，是你在青城府衙的屋顶上对我说的，你当真忘了吗？”

我做出努力思索的样子，半晌，吐了吐舌头，笑道：“真得想不起来了。”

“你已经忘了。”少华的表情失落之极，“就是因为这句话，我离开青城，后来，我遇到了红袖，我以为，她可以让我忘记，可是……我终究做不到。”他有些无力地垂下头，似乎醉得很厉害。

“只是一句话而已，怎么可能，皇甫将军，你喝醉了。”我笑着说，原以为自己会落泪的，却没有。

“是啊，我和你永远都不可能。”少华笑的有些酸涩。“我原以为……我可以象对兄弟一样，对你……从那天我回来开始，你就一直躲着我，甚至连二哥都不肯叫。我送给你的玉佩，你也丢了……我心里，真得很难过……”他的语气透着压抑了许久的绝望和痛苦，象是有一件他喜欢的至宝放在他面前，却永远都不属于他。

我看着他，已经麻木的心，又有了微微的疼。他心里，原来是喜欢我的吗，他以为我是男人，只好拼命地压抑自己，倘若今日不喝醉，他也许永远都不敢说出来。

“忘了也好，我也该忘了，我们终究都是要娶妻的，娶了妻以后，还可以在一起喝酒，谈天，如当日在杭州一般快意。”也许是喝了太多的酒，他的声音透着一丝沙哑。

我低下头，让自己隐在烛光的暗影里。他是喜欢我的啊，可是我却已无法接受他，一个人的心被同样的理由伤了两次，怎么能再承受第三次。

就算告诉他，我是孟丽君，又能改变什么，他会为了我，离开那个对他有救命之恩，而且深爱着他的红袖吗？他会为了我，不再纳别的妾室吗？以他那样的性子，又怎么可能只钟情一个女人。即然注定最后要被伤害，或者伤害别人，何不离开。

脸上潮潮的，我抬起袖子，轻轻拭干。看着他提起脚下的酒坛子，往嘴里大口大口的倒酒。，一直喝到满脸通红，目光呆滞。

我不敢再看他，开口道：“皇甫将军真得醉了，不如我叫他们熬碗醒酒汤吧。”

少华笑了，摇摇晃晃地支起身子，喃喃道：“不，我还没醉……”

“都这样了，还说没醉。你呀。”我无奈地笑了笑，伸手去抢他手里的酒坛子，他一把握住我的手，另一手抚向我的脸颊。

我大惊，猛地推开他，怒道：“你干什么？”

“我只是想看看你……”他猝不及防，被我重重地推到椅子上，断续着说了一句，还未说完，就趴倒在桌上，沉沉地睡去。

斩断情丝(四)

离开将军府的时候，夜已经深了，雨小了很多，昏睡中的少华被我扶到床上躺下，出来又吩咐了下人，命他们熬碗醒酒汤，等会喂给他喝。

回到相府，坐在卧房里，对着镜子，看着自己面具下的容颜，明眸皓齿，雪肤朱唇，只是双眉微蹙，似锁着淡淡的忧愁，有点象病美人呢，不禁自嘲地笑了笑。

小兰在身后笑道：“小姐比从前越发美了。”

“是吗，那又如何？美貌，财富，权势，都不过是身外之物罢了，只是世人又有几个能看破呢？”说到看破，我自己又做到了吗？端祥铜镜中那倾城的样貌，绝世的风华，我收了笑容，怔怔地出起神来。

小兰到妆匣里取了一把银梳，在身后一下下梳着我如瀑布般垂落的满头秀发，嘴里喃喃道：“小姐，明天皇甫少爷就要走了。”

“他走他的，关我什么事？”我冷冷道，少华一走。婚期就真得可以无限期向后拖延了，那位红袖姑娘一定会哭成泪人儿。

案上有一对夜明珠，熠熠生光。是宫里的太监传大哥旨意赏的，还有两件雪狐皮，一对玉如意，上等的绸缎。一起送到我府上。大哥为何突然赏赐我，是因为这次的大比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想不通的事，索性不去想，我拿起夜明珠，在手中随意把玩。看着那灿灿的光芒随着我的纤纤十指波光流转。

“小姐，他要走了，你一点都不难过吗？”小兰吃惊道。

“我为什么要难过，他可是男子汉大丈夫，平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征战沙场，青史留名，如今心愿眼看就要达成，我应该为他高兴才是。”我将夜明珠随手掷入匣内，伸了个懒腰，“我要睡了，不许吵我。”

“是因为皇甫少爷要纳妾吗？”小兰小心翼翼道。

我登时火大，在她头上嘣地敲了个爆栗：“他纳不纳妾，又关我什么事？你再多嘴，我就对你不客气。”

“小姐，奴婢知道了。”小兰委屈地放下手中的梳子，正待出去，我出声叫住她：“等一下。”

小兰讶异地扭头，我立起身，到柜中取出那件珍藏的藤甲，随手递给她：“把这个交给皇甫少华。”

小兰疑道：“这是什么？”

“保命的东西。我只是不想他死。”我冷冷道。我真得不想他死，不管他娶别的女人也好，喜欢别的女人也好，都与我无关了，送这件藤甲给他，从前欠他的，就算一笔勾消。

小兰喜道：“小姐，你心里还是有皇甫公子的。”

“你胡说什么？”我怒道：“就算是普通朋友，我也不想他死。你明不明白？”

“可是……我把这个给他，他若问起，我该怎么说？”小兰悄悄看了看我。

“你就说，到了湖州军营以后，这个要贴身穿着，晚上都不能脱下来。他若是脱下来，我就和他割袍断义。”我愤愤道。

“这么严重？”小兰舌头吐出老长，半天没有缩回去。

“快走吧。”我伸手推她出去。把门重重地关上。

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天在不知不觉中蒙蒙亮了，我穿好官服，径直出门，娘从门内迎出来，担忧地看了看我：“你，还好吧？”

“很好。”我微笑，见她不放心，又补了一句：“真得很好。”难不成要哭得象个泪人，送夫上战场，生离死别，我做不来，这种事，不如让别人去做吧。

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终究什么都没说。

随着皇上一起来到皇城门口，那送行的场面果然是十分壮观的啊。皇甫少华穿着一身银色的盔甲，立在一头神骏的白马旁，手上执着银枪，他身后是黑压压的将士。只是镇守湖州而已，只要海山不起兵造反，朝廷大军也可以按兵不动，大哥故意这样兴师动众，只是为了威慑海山吧。

铁桢倒满一杯酒，递过去，他接过来，洒入尘土，铁桢倒了第二杯酒，他接过来，没有饮，转过头，目光是看着我的，而我却是看着天的。我不知道昨晚酒后的事，他还记得多少，最好是全忘了，红袖姑娘为他求的平安符，他一定已经戴在身上了吧。

我也不想分辩他的眼里有什么。我更不想让他知道，我就是那个他不得不接受，不得不迎娶回家的孟家大小姐孟丽君，风中似乎吹来他的叹息声，那杯酒，他仰起脖，一饮而尽。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与海山的战争，真得快要开始了么。少华，他怎能敌得过狡诈如恶魔的海山。早说过，他的事与我无关，不该担忧的，自然会有别人去为他担忧，会有别人等着他凯旋归来。我又是费的哪门子的心呢。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听着那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看着那黑压压的部队绝尘而去，我依然怔怔地立在原地，任凭马蹄卷起的尘土飞扬而来。有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了那片张牙舞爪的尘土，抬起头，看着他温暖亲切的笑容，听着他温和的声音道：“三弟，回去吧，这里风大。”

眼里忽然涩涩地疼，却流不出眼泪。

“三弟，回去吧，他走了。”铁桢依旧静静地立着，为我挡去那一片遮天蔽日的灰尘。阳光的暗影里，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臣告退。”我向他弯腰一拜，大步离去。少华真得走了，我很快也要走了，心底深处忽然升起一丝不安，大哥，他若是知道我想离开他，会不会生我的气。

***

进士登科的皇榜终于张贴出来了，如我所料，杭州才子齐深济被钦点为今年的新科状元。铁桢颁旨，封他为江淮盐运使，即日奔赴江淮。

齐深济天还没亮就启程赴任了，带着我的爹娘，分乘好几辆舒适的马车，悄悄出了京城最冷僻的北门，我没有送行，只立在城楼上，望着马队渐行渐远，今日之离别，只是为了他日之重逢，虽然这样安慰自己，心里还是忍不住难过，从今日起，这京城就只有我一人了，小兰也随爹娘走了，她本来哭着要留下来，但我却只能狠心赶走她，

因为我不知道，将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顺利走出京城。我不能连累别人，包括小兰。

月老殿

夜，静寂寂的夜。月光如水般从窗外泻进来。

我从床上爬起来，听到窗外传来叮叮噹噹的声音，走出房门一看，只见眼前一片无边无际的迷雾，风吹来，迷雾渐渐散去，露出一座小小的红色庙宇，庙上题着月老殿三个红色的大字，庙前一棵极高大的垂柳，每根柳枝上都缠绕着密密麻麻的红线。

月光如水，无边无际地从空中洒下来，映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低着头，正在庙前的空地上数着什么。

我走到他身后，迟疑着问道："老伯，这是什么地方？"

老人缓缓回过头看着我，一张满是皱纹的脸上，嵌着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睛："孟姑娘，这里是月宫。"

"月宫？"来不及讶异他对我的称呼，我吃惊地四处张望，除了月光和这座小小的庙宇，什么都看不到，地上是雪白的泥土。

"敢问这位老伯贵姓大名？"我犹豫片刻，开口道。

"老夫姓月名老，专司人间姻缘事，姑娘就叫我月老吧。"老人脸上堆满笑容。

"月老？姻缘？"真有这样的事？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我红着脸，鼓足勇气问道："能否冒昧地问一句，小女子的姻缘？"

"孟姑娘的姻缘线，老夫已经拴好了。"月老用手一指，一根红线系在我脚上，另一头隐没在黑暗中。

"他是谁？"我问道，心中忐忑不已，早就听说过，世间姻缘皆由月老决定，凡人无论怎样努力都挣脱不开。红线的那一头，不会是皇甫少华吧。那可该如何是好?

月老凝神看着我，脸上神情似笑非笑，似喜非喜："三生石上，姻缘皆有定，红尘俗世，离合岂无缘？孟姑娘，老夫告辞了。"一阵风过，月老的身影忽然模糊。

"等一等，你还没有告诉我。"我伸出手，想抓住他的衣袖，脚下的红线紧紧地拴着我，让我动不了半分。抬眼看去，红色的庙宇，系

满红线的姻缘树，尽皆消失无踪，只余下我，立在这一片茫茫旷野中。

姻缘皆有定？我却不信，今日定要将这恼人的束缚斩断，从此再不为他心伤。

弯下腰，借着蒙蒙的月光，我开始解红线，可是无论我怎样努力，就是解不开那个死结。一气之下，我又用手去扯，却扯了个空，扑通一交，摔得好重。一下从梦中醒来，额上已经出了许多冷汗。

“大人，该上早朝了。”下人在门外呼唤，方才的一切，原来竟是南柯一梦。

上完早朝，又忙完手中的政事，看看天色还早，我换上一身便服，出了相府。

轻轻挥退迎上来的轿夫，沿着大街慢慢往前走。叶南叶北如往常一样跟在我身后，陪着我默默地走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我在一个卖玉器的摊子前停下脚步，摊主殷勤地招呼我：“公子随便看看，我这里都是京城最好的货色。”

“是吗？”我轻轻笑了笑：“有没有刻水纹的玉佩？”

“有啊有啊，公子要的是不是这种？”摊主自玉器堆里拣出一块洁白的玉佩，上面刻着精致的水纹。

看着它，眼里忽然有些潮湿。掩饰地笑了笑，我轻声问道：“多少银子？”

“十两，公子。”

“哦。”我淡淡地应了一声，放下手中的玉佩。

“公子不喜欢吗？”摊主堆笑问道。

我摇了摇头：“从前喜欢过，现在已经不喜欢了。”

“这样啊，我这里还有别的玉佩，公子要不要看看？”摊主继续热情地推荐着他的货物。

我笑了一下：“不看了。”

这时，一群穿着各色罗裙的小姑娘，咯咯笑着从我身边擦过。碰了我一下，一个小小的同心结掉下来，正好掉在我脚边，我急忙捡起来唤道：“谁掉了东西？”

没有人回应，人早跑得没影了。

“她们去哪，这么匆忙，掉了东西都不知道？”我立在原地摇了摇头。

“这都不知道，她们是去月老殿啊，今天是十二，月老要下凡牵姻缘线。年满十五的女子，都要到月老前上一柱香，许个心愿，祈盼着和如意郎君喜结良缘呢。”旁边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言道，

“你怎么不去？”我笑问道。

少年脸上一红，答道：“我当然要去，不过不是现在。”

我心中一动，笑道，“是在等意中人吗？”少年看我一眼，惊诧之后道：“这位公子难道不去么。”

我道。“在下是来逛街的，这儿热闹。”

少年笑道，“要看热闹便去月老殿吧。那里今日聚满了京城中最出众的女子，说不定公子也能寻到自己的心上人。”

“心上人？”我苦笑，正待再说，前面来了一位红色衣裙的少女，少年离了我，飞也似地奔她而去。

多情最是少年时。我目送他离去。心中感叹不已。

叶南在身后道：“月老殿在城东，离这有半个时辰的路。大人要去吗？”

我本待说不去的，却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穿过热闹的集市，一座小小的红色庙宇矗立在眼前的空地上，门前一棵绿色的大垂柳，每一根柳枝上都缠绕着密密麻麻的红线，迎着风轻轻飞舞。

我立在柳树下，望着庙门上那三个红色的大字：月老殿。震惊地说不出话。这里的一切，和我梦中的何其相似，只是少了那位须发皆白，面容慈祥的老者：月老。

“公子要红线吗？”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握着一把红线走到我面前。

“多少钱？”我问。

“这些红线是老身织的，不要钱。”老妇抽出一根最长的红线递到我手里。

“谢谢大婶。”我接过红线。

老妇笑容满面：“只要施主心意虔诚，月老一定会为施主牵一段好姻缘。”老妇说完话，转身离去。

我痴痴地立在原地，回味着她的话，心下忽然一苦，好姻缘？我和少华，这就是月老给我牵的好姻缘吗？伤到体无完肤，伤到心胆俱碎，会否挣脱得开。

风吹来，手中的红线飘飘飞起，似要挣脱我的手。这时另一只手忽然伸过来，抓住了红线的另一头。

我缓缓抬起头，顺着红线的方向望去，想看看他是谁。

下午的阳光温暖明亮，照着他的脸，一身锦袍，英俊潇洒，气宇不凡。

姻缘线

铁桢从红线另一头望着我，眸子亮得如暗夜的繁星一般。“三弟，这么巧？”

“大哥。”我低低唤了一声。

“听阿罕说，今日是十二，月老下凡的日子。”铁桢轻松的语气，象是在说一件很有趣的事。

看着他的脸，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以大哥的身份，脚上最少要缠三千根姻缘线，会不会把月老缠到眼花。

“在想什么，笑的这么开心？”铁桢走到我身边，含笑望着我。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大哥……”忽一转念，这话怎么能说，我只好住了嘴。

“想我？”铁桢一愣，笑了起来。

我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慌忙解释：“大哥，您别误会，我的意思是，我是想说……。”完了，平时伶牙俐齿的我，今天却变得有口难言，都怪这红线。

“听庙里的僧人说，把红线缠到树上以后，还要对着姻缘树拜三拜，不然月老会以为我们心不诚。”似乎看出我的尴尬，铁桢很自然地把话题岔开，不过他的那句我们，又让我的心猛地缩紧。

铁桢转眸望着柳树。寻到一根合适的柳枝，向我笑道：“拴在这里怎么样？”

我见他的目光落在我手上，这才意识到自己还和他共执着一根红线，心一跳，急忙松开手。

铁桢把手里的红线密密地缠绕在柳枝上，打了一个漂亮的同心结，风吹来，柳枝轻摆，红线也在风中飘扬。

“来。”铁桢拉着我的手，转到柳树前面，作势欲拜，我大惊，急忙伸手拦住他。

铁桢扭过头，询问地望着我：“怎么？”

“大哥是真龙天子，天帝的子孙，怎么能拜凡间的柳树？柳树若有知，便生生折煞了她，柳树若无知，拜了又有何用？”我说的煞有介事，心里却暗暗捏一把汗，只怕被他看出我的不安。

铁桢眸中掠过一抹笑意，轻声道：“三弟，其实大哥也不过是一介凡夫俗子，连姻缘尚且要由月老成全，与他们又有什么区别？”他抬起头，似乎颇有感慨地望着庙宇前拥挤的人流，大多是穿红着绿的少男少女。

他的语气竟透着一丝无奈，让我不禁想起玉真，她已经回京城有好些日子了，太后肯不肯帮她呢？“大哥的姻缘，不是……”铁桢没有让我说完。

“只可惜，那不是大哥想要的。你明白吗？”他低头看着我，眸子里隐隐透着光芒。

大哥不喜欢玉真，我早已知道，玉真对大哥，却爱的极深极切。只是，怜悯终究不是爱情。人世间的事，总是有太多的遗憾，若是少华没有带红袖回来，我会否已经决定嫁给他了。我垂下眼帘，看着自己的脚尖，没有回答铁桢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想问问月老，能否赐给我想要的姻缘，让我和我喜欢的人一生一世，相依相伴。”铁桢握紧我的手，仰头看着姻缘树上那根飘扬的红线。

细细揣度他话里的意思，我渐渐心慌起来，想告辞，却又不知该怎么说。

这时，一大群少男少女执着红线走了过来，看到我们，都有些惊讶。毕竟，两个大男人，手拉手立在姻缘树下，那情景……我略一想，顿时红了脸，忙踮起脚，凑到铁桢耳边，低低道："大哥，这里人太多，太杂，我们不如到大街上走一走，顺便体察民情。"若不是手被他紧紧地握着，我已经脚底抹油，逃离现场了。

铁桢扬眉看着我，一脸了然的表情，看的我越发不好意思起来。

幸好他没有拒绝："好吧，就去京城最繁华的十字街。"

我忙不迭地点头，转过身，眼角掠到一旁的贾恢，他静如死水的脸上，竟然掠过一抹奇怪的笑意……

天色还早，京城的大街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我默默地走在铁桢身旁，心里百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毛皮，上等的毛皮，二十两银子。便宜卖了。"小贩高声的吆喝将我从失神中惊醒。忍不住伸手在那灰色的毛皮上摸了摸。

"公子要吗？二十两银子。"小贩道。

"二十两，这么贵，在北疆，这样的皮毛，只要卖二两银子。"我道。

"公子有所不知，从北疆到京城，将近千里，一路上大大小小的关卡，数不胜数，个个都要过关银，还要克扣货物，层层盘剥。我们只是小生意人，若不抬高价钱，岂不是要亏本。"小贩叹道。

"原来是这样。"铁桢低头沉思，手似乎无意间抚过腰间的玉佩，停留在那里，轻轻摩挲。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他腰上系着的，还是那块彩色的玉佩，上面刻着飞龙，已经一年多了，他竟然一直戴着它，从未曾取下来过，而我的那块，已经在柜子的最底层沉睡了很久很久了。

离开皮毛摊，抬眼望着眼前繁华的街市，我忽然有些恍惚。

"在想什么？"铁桢柔声道，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我在想，不光是北疆的商品，京城的商品，到了北疆也要翻上几倍的价格。富户当然无所谓，对普通百姓却是不小的开支，还会助长贪污税银之风，商人获利也受了很大影响。依在下之见，若要经济繁荣，鼓励商贸，必须统一过关税率，由朝廷全权管辖，减轻商人和百

姓的负担，又可增加国库的收入，至于下面的县府，可由朝廷按人口多少，拨付所收税银的一部分，以充实地方官库。”

铁桢思索了一阵，笑道：“说得有道理，好，就依你之言。”

说完抬头看着眼前商铺林立的大街，笑道：“若是我朝的每一座城池，都象京城一般繁华就好了。”他顿住话头，似乎颇为忧虑。

我低声道：“自皇上登基以来，励精图治，为民造福，几次给百姓减赋，又鼓励商贸流通，如今我国与周边各国都开通了专门的商道，往来贸易十分频繁，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才有了这一片繁荣景象。所谓民安则国泰，民强则国富，只要朝廷继续实行与民生息的政策，省刑惜费，轻徭薄敛，安民课农，奖励耕织。则百姓踊跃，旷土尽辟，桑柘满野，有了厚实的农业基础支持，再以其为依托大力发展手工业，商业贸易也会随之兴盛，经济自然会逐渐繁荣起来，国之富强也不远了，以后不光是每座城池，连乡野之间，都将是一派繁华景象。”

铁桢闻言不禁微微一笑，轻声道：“你果然是个好臣子，才思敏捷，文武双全，胸怀治国强民之策，有你陪伴在我身边，真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我忙压低声音道：“其实微臣的才智不过尔尔，还有许多德才兼备之士隐于民间，只要皇上继续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不拘一格起用人才，让有志为国之士都能竭尽才识，效忠我朝，假以时日，必可赢得天下一统，四海归心，国家富强，百姓安居。”

铁桢沉默了一阵，忽然握紧我的手，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道：“到那时，你还会陪伴在朕身边吗？”

心突得一震，头上顿时汗出，大哥，他对我说这句话，到底是何用意？难道他已经看穿了我要离去的心。

按捺住心中的不安，我坦然开口：“身为皇上的臣子，受皇上知遇之恩，自当陪伴在皇上身边，竭尽所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铁桢默默地看了我一阵，笑了：“这是你的真心话？”

“若有半句虚言，任凭皇上处置。”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静。

“好，我信你。”铁桢扬唇轻笑，笑容说不出的快慰。这时忽有一个穿着青衣的下人，飞快地穿过人群，走到他身边，在他耳边低声说

了几句话，铁桢略略皱眉，轻轻挥手，下人转身离去，铁桢扭过头，向我道："我还有事，先走了。"

我顿时松了口气，忙道："铁公子慢走。"

铁桢轻轻松开紧握着我的手，转过身，快步离去。

卫国寺

"大人，回去吧。"叶南在身后道。

"不。"我轻轻摆手："你们先回去，我想一个人走走。"

"大人，可是……。"叶南有些犹豫。

"听到没有，我想一个人走走。"我轻声喝道。本不欲对他们发火，却突然控制不住自己。

"是，大人。"叶南叶北默默地拱了拱手，离开我，没入人群之中。

轻轻叹息一声，我蜇转身子，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去。

拐过街角，一个熟悉的身影忽然从我眼角掠过，灰布衣裳，瘦高个子，头上戴着斗笠，压得极低，看不到他的脸。

我略一沉吟，加快脚步，飞跑着跟了上去。

灰衣人走得极快，只一会儿的功夫，就穿过人群，进了大街尽头一座气势宏伟的寺庙，庙前是三个金碧辉煌的大字：卫国寺。

偌大的寺庙，香火鼎盛，善男信女摩肩接踵，拥挤着进进出出。

我朝崇尚佛教，光在京城就建有将近十余座大佛寺，耗费钱粮不在少数，先帝在位时，又在五台山修建佛寺两座，大兴土木，役使工匠数万人。至先帝驾崩之日，尚未完工。因先帝崇佛，僧人的地位极高，为害四方，触犯刑律，官府皆不敢问，朝廷亦予以纵容，以至僧人势力极度膨胀。崇佛，已渐成我朝之一大弊政。不可不除。

眼前这座卫国寺，是三年前建成的。站在庙门外，我稍稍犹豫了一下，不知是该继续跟进去，还是该转身离开。身后传来不满的声音："这位施主，佛门开着，你要进就进，要出便出，别挡着别人的路。"

回头一看，是一个身材健壮的和尚，一脸横肉，头上的戒疤一看就是新点上的，一双眼游移不定，隐隐透着凶光。

我很快让开路，看着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脚下虎虎生风，衣袂无风自舞，显然怀有不俗的武功。

和尚一直走到佛座前，双手合十，向一位跪在蒲团上的白衣女子低声说了几句话，女子缓缓立起身，一头青丝长至腰际，松松地挽着髻，窈窕的身材，纤丽的背影，象是红袖。身后也没有丫环陪同。她到卫国寺来做什么，为少华祈福吗?

和尚转身离开，女子迟疑了一会，跟在他身后转过大殿，隐到幔帘之后。

按捺不住心中的疑惑，我三步并作两步，奔出大殿，进了后院，到了这里方知，这座寺庙竟是大的惊人，回廊拱门一重重，大大小小的禅房数不胜数，香客僧人络绎不绝。

我隐在柱后看了看，远远地望到一块白色的衣袂飘过，急忙跟过去，转过几条回廊，到了另一座僻静的院落，院门上写着清修禅院四个字。两个下人模样的健壮男子立在门口，见了我，开口道："这位施主，这里是本寺方丈修行之处，不接待香客。"

"哦，原来是这样，在下不知，莫怪莫怪。"我笑着拱了拱手。退到门外，看看四下无人，急忙转到院墙后，纵身上墙，抬眼望去，院子里种满了竹子，密密麻麻，只在竹林掩映处，露出一处瓦屋，青角飞檐，红木窗阁。想来那似红袖的女子定在这处瓦屋之内。

我略一沉吟，随手拈了一块瓦片，向远处树后一掷，拍的一声轻响，回廊上顿时响起一阵脚步声，几个穿着青衣的下人飞跑出来，迅捷扑向声响处。看身手都极为矫健。

我暗吁一口气，趁机跃入院子，施展轻功，奔到瓦屋之后，隐在窗下，伸手沾湿了窗纸，向里窥看。

只见一个灰衣人的身影背对我立在窗前，白衣女子立在他身后，以手捂面，似乎正在哭泣。

我努力支起耳朵，想听清他们的话。

"姑娘私放刺客，已经犯下死罪……"暗哑的嗓音，象是刻意做了掩饰。

"他派你来杀我？"女子的声音凄婉悲切，我在屋外猛地一震，这么熟悉的声音，果然是红袖。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灰衣人轻声叹道：“是你背叛主子在先，也怨不得主子心狠。”

红袖低声饮泣起来：“……我只是想见见那个人，他日夜梦里念的都是她的名字……”

“就因为这样，你救下皇甫少华？”灰衣人低沉的语气透着震惊。

“她夺走了主子的心，我也要夺走她未婚夫的心……我要伤她的心……”红袖哭道，声音有些哽咽。

我倚在墙外，震惊地说不出话。原来自始至终，红袖都没喜欢过少华，只是利用他而已，真是个聪明又糊涂的女人，她确实伤了我的心，只是她自己的心，岂不是被伤得更重。暗暗苦笑，我比想象得要坚强啊。甚至连眼泪都没有多流，而她，一定比我流了更多的泪吧。她所爱的男人，会是谁？让她绝望到这个地步，让她不惜让自己痛苦，只是为了让我品尝痛苦的滋味。

少华若是知晓此事，不知会如何的气愤呢。自己的女人，喜欢的却是别的男人，又有哪个男人能接受呢。

过了许久，又响起红袖的声音，断断续续的，象是哭得喘不过气来：：“我从未想过背叛他，我……只是想知道，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现在我才知道，我错了……错的好厉害，他心里，原来……从来就没有过我……。”

冷汗从额头涔涔而下，心底的答案渐渐清晰，难道她所说的主子，竟然是他：九王海山。

“姑娘，你如今知道错了，只可惜已经晚了，主子有话，一定要取你性命，念在你曾经侍奉他一场，留个全尸，白绫，毒酒，你任选一样吧。”灰衣人压低声音道，语气中似乎有一丝不忍。

红袖沉默了一阵，声音变得无比悲凉：“你真得要杀我？”

“不是我要杀你，你应该明白主子的性子，平生最恨背叛，就算我不动手，他也会派别人动手，你终究逃不过的，不如自行了断吧。”

哭泣声再次响起：“求你，我不想死……我想回去，只要他肯原谅我，让我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哀婉的语调，让人心生怜悯。我不敢再看，悄悄掏出怀里的银针，执了几枝在手中，慢慢转过身，把后背靠在墙上，冷汗已经浸湿了衣服，冰冷一片，一直冷到心里。

灰衣人重重叹息一声："我不想杀你，但是你若不死，我就得死。"

房内忽然传来衣服摩擦声，夹着女子的哭声："你带我走……让我再见他一面……只要一面……他会原谅我的……对不对？"

话未说完，忽听到拍的一声脆响，室内一阵沉默，许久，又响起灰衣人的声音，压抑的，象是下了巨大的决心："好，我带你回去。"

"云儿来生做牛做马，报答您的恩情。"女子感激的声音道。原来这个女子叫云儿。杀气忽然消散，我暗吁一口气，把银针依旧放回怀中，扬起手，以袖拭汗。

"回去收拾东西，我今晚就带你回江北。"灰衣人冷冷道。

听到这里，我急忙转过身，刚迈出一步，房内忽然传来一声极压抑的哀叫声，还有细微的挣扎。我顿时呆住了，心象突然坠入冰窖，遍体生寒。

挣扎声越来越微弱，象是濒临死亡。

灰衣人终于开口了，低沉的语调，透着难掩的惊骇，喃喃道："你为何……一定要杀她……"

另一个冷冷的声音打断了他："主子知道你下不了手，所以派我来帮你。"

来不及思考，我伸出手，猛地推开紧闭的窗子，"什么人？"房中传来一声怒喝。未及答话，一双手从身后伸过来，一把抱住我，闪电般跃开，耳边只听一阵风声，几枝闪着蓝光的暗器擦过我身边，钉入身后的院墙。

几乎在同时，数道黑影从各个角落跃出，扑向眼前这座房舍。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留两个活口，其余格杀勿论。"那样冰冷的语调，让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强忍住心中的不安，我抬起头，身后的人果然是铁桢，他正俯身看着我，没有惯常的笑容，脸色十分阴沉，眉宇间尽是杀气。

心莫名地战栗了一下，我缓缓张嘴，却说不出话。

铁桢松开我，向侍立一旁的贾恢道："把墙上的暗器取下来。"

贾恢跑过去，小心地取下钉在墙上的东西，呈到铁桢面前，那是几枝打造精巧的飞镖，镖尖呈墨蓝色，透着一股刺鼻的气味，显然淬

了剧毒。我不禁暗吸一口冷气。

铁桢扭过头，盯着我道：“你的侍卫呢？”他的声音是从未有过的严厉，脸色也很难看。

我心中暗暗吃惊，有些困难地开口：“臣……让他们回去了。”

“若是朕晚来一步，这些暗器已经取了张爱卿的性命。”铁桢厉声道，没有看我，看着贾恢。

“奴才万死，请皇上恕罪。”贾恢跪倒于地。

“皇上，这不关贾总管的事……。”从未见过他如此生气的样子，我急急地开口，想为贾恢申辩。

铁桢转过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触到他乌黑锐利的眸子，心底微微一颤，他原来是在生我的气，那句话，本是对我说的。

我无法再说下去，低下头，背上已隐隐有微汗。

院子里的打斗声很快止了，阿罕带着数个穿着青衣的男子走过来，跪倒在地：“禀皇上，一共发现七名叛党，杀死四人，活擒两人，一人受伤逃脱。属下已经派人前去追赶。”

我想起红袖，心中一惊，起身便走，铁桢一把抓住我：“去哪？”

我急急道：“红袖姑娘，她在里面。”

“嗯。”铁桢看着我，脸上没有一丝讶异。

“皇上早就知道？”我吃惊地看着他。

他顿了顿，缓缓道：“朕也是刚刚才知道。”说完，转向阿罕：“那位红袖姑娘怎么样？”

“臣晚了一步，她已经死了。”阿罕道。

我猛地挣开铁桢的手，飞奔过去，在瓦屋门口停住脚步，看着室内，房门大开着，冷风呼呼刮过，里面一片凌乱，桌倒几翻，一个白衣的身影倒伏于地，寂寂无声。旁边还躺着一个死去的和尚，一脸横肉，正是方才在庙门前说我挡路的人。他身上留下几处剑痕，血流满地，房里没有那个灰衣人的身影。

情为何物

我呆呆地立在门外，心情无比沉郁，如坠入无边的黑暗之中。

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铁桢走了过来，拉住我的手，和我一起走进去。在白衣女子身边停下脚步，我弯下腰，把她轻轻翻过来，露出一张苍白美丽的脸，真得是红袖，她的真名应该叫云儿吧，我不禁叹了口气，这个狠心的王爷，好毒的手段，连深爱他的女人都下得了手，还有什么事他做不出来呢?

铁桢看着眼前死去的女子，她颈上有一道刺目的勒痕，不禁眉头微皱，轻声道："红袖姑娘是被活活勒死的。"

"皇上，臣方才在屋外听到她自称云儿，是九王爷海山的侍妾。"我叹道。

"是吗？"铁桢轻道，声音有一丝微微的起伏。"你还听到了什么？"

我顿了顿，还是决定隐瞒，开口道："只听到这些，其它的，听不太清。"

"哦。"铁桢微微点头，似乎相信了我的话，房间里光线有些暗，照着他的侧脸，表情象是若有所思。

阿罕走了进来："皇上，叛党和这位女子的尸体该如何处置？"

铁桢扬眉，语气略有些低沉："张爱卿，你说呢？"

我抬头看着他，轻轻开口："依微臣之见，应该就地掩埋。"

"哦？"铁桢盯着我，眼神深处透出几分阴郁："为什么？"

"这些人都是海山潜伏在京城的余党，为免动摇民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臣以为此事不宜张扬，不如在暗中搜捕他们。"我道。那个逃走的灰衣人，背影于我是如此熟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海山身边的亲信阿桑，他潜入京城，绝不止是为了处死云儿，一定还有别的企图。

阿罕询问地看着皇上，铁桢轻轻扬手："好，就按张爱卿的意思办。"

阿罕正欲转身，被我止住："慢着。"

铁桢望向我："还有什么事？"

"臣想亲手把云儿姑娘葬了，请皇上恩准。"我弯腰一拜。死在自己所爱的人手中，这算不算一种悲哀，应该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哀吧，到死，她都无法瞑目啊。心莫名地有些痛，为这个为爱而死的女人。

铁桢沉默了很久，终于道：“好。”

卫国寺后有一处茂密的山林，侍卫一齐动手，很快掘了一个深坑，将那些死去的人尽皆埋了。

我在林中觅了一块清静的所在，另挖了一个坑，把云儿抱过来，理好她头上散乱的发髻，又为她把衣裙整好，再返身到房中找来一床干净的被子，盖在她身上，轻轻放入坑底，然后用手开始填土。

不一会，林中的空地上竖起一座孤坟，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我默默站在坟前，手中拿着一块木牌，却不知该写些什么。

“云儿，你一定想写上海山之妻吧。”我对着孤坟叹道。不过丽君恐怕不能满足你的心愿了。想了半日，我在木牌上刻道：“才女云儿之墓。”使劲插在坟前。转过身，铁桢立在几步远的地方，望着我。

“皇上……。”我低低道。

“要不要叫二弟回来？”铁桢问道，他的眸子闪着光芒。

“皇上，能不能先瞒着他。”我轻声道，以少华的性子，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真相。还不如瞒着他好些。突然失踪，至少比恨她要好。在他心里，她将永远是那个清清白白，深明大义的红袖姑娘。他会永远记着她，怀念她，喜欢她。有时善意的欺骗，比说真话更合适。

“我明白你的心意，……”铁桢轻叹：“只是，此事终究瞒不了多久。”

“能瞒一时是一时吧。”我扭头看着那个孤零零的小坟包，心里说不出的怅然。

“皇上，张相爷，该走了。”贾恢在远处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

我跟在铁桢身后出了卫国寺，阿罕带领京城御林军，将寺庙封了，那两个被活擒的叛党当晚就在大牢中撞墙自尽，每次海山的手下被拿获，无一例外都是自尽。这到底是个怎样的男人，会让跟随他的人比惧怕死亡还更惧怕他。

在第二日早朝上，我以此事为由头，联合朝中众臣，向皇上上折，历数僧人倚仗权势，夺人田产，霸人妻女，殴打官员，公然违律等几大罪状，恳请皇上下旨废除此一弊政。

皇上很快颁下旨意，取消了僧侣的特权，同时停建国内所有寺庙，更将僧人霸占的田产一一发还原主。引来百姓一片欢呼之声。

御花园。

凉凉的风，吹拂着头顶的梅树，枝叶在空中轻摆，发出沙沙的响声。

铁桢立在树下，眼望远处，象是在出神。一道俏生生的身影飞奔过来，正欲扑入他怀中，被他冷然的目光止住，极不情愿地停下步子，施礼道："皇上。"娇柔的声音，透着说不尽的委屈。

铁桢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眼中明显有些不悦："百善孝为先，你身为皇室外戚，当知双亲过世，应服孝一年，今日为何不着孝服？"

玉真吃惊地看了他一眼，旋即露出哀怨之色："铁哥哥，我……。"话未说完，见铁桢脸色一沉，急忙改口道："皇上，玉真得知今日要进宫，才特意把孝服脱了，换上这身衣服。"她低头扫视自己身上，一身华贵的衣饰，水袖玉带，环佩叮当。

铁桢微微皱眉，冷声道："说吧，什么事？"

见他语气冷漠，玉真一双凤目中登时盛满了泪水："皇上难道忘了先皇许婚的事？"

"不曾忘。"铁桢语气平静。

"那皇上打算何时迎玉真进宫？"玉真的语气有些急迫。

铁桢幽深的眼眸中划过一抹犀利，语气依然温和："玉真，我今日见你，只是想明白地告诉你一件事。"

"皇上想告诉玉真什么？"玉真似乎隐隐猜到了他的后话，娇俏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我可以保留你的郡主之位，让你尽享荣华，但是……"铁桢顿了顿，坚决地开口："我不会纳你进宫。"

天色象是突然暗了下来，四周一片静寂，玉真呆呆地看着他："铁哥哥，你是说着玩的。"

"君无戏言。"铁桢冷然道，见她满脸的讶异和怔忡，心中终究有些不忍，不禁摇了摇头，放缓语气："玉真，在我心里，其实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妹妹。我还会向对妹妹一样照顾你。"

“这不是真的。”玉真怔怔地立在原地，怔怔地开口。

“玉真。”铁桢轻叹一声，劝道：“我可以在青年才俊中挑选最出众的男子，绝不会委屈你。”

“不，我不信，你是喜欢我的，你在先皇面前答应过，说等大军凯旋之日，就娶我为妻。你不可以这样对我……。”玉真泪流满面，语无伦次。

铁桢叹了口气，从怀中掏出丝巾，轻轻擦拭她脸上的泪水，语气缓和：“别哭了。听哥哥的话，回去吧。”

玉真抬起头，猛地扑入他怀中，见他要后退，急忙伸手搂住他的脖子，紧紧地搂着，哭着摇头：“我不听，我只想和你在一起，陪在你身边，做你的皇后，只要你不离开我，你娶多少女人进宫都可以。”

铁桢微微一愣，旋即苦笑：“玉真，这是不可能的，母后没有对你说吗？你是叛臣之女，以你现在的身份，根本不能母仪天下，朕念在宗亲之故，没有下旨通缉你的兄长，也没有免去你的郡主之位，已经是法外开恩。你明白吗？”

玉真吃惊地抬起头，满脸泪痕地看着他：“你不要我了，你要立别的女人作皇后？那个女人是谁？”

铁桢略略皱眉，声音渐趋冰冷：“玉真，这不是你该问的。”

“不，你不能这样做，皇后的位子是属于我的。这是先皇的旨意。没有谁能改变。”玉真拼命摇头，神情慌乱。

“先皇若知道你的父兄背叛朝廷，图谋造反，一定会后悔许下这门亲事。”铁桢冷冷道，用力抓住她的手从自己身上慢慢甩开，退开一步，眸光冰冷：“要说的话，朕都已经说了，你走吧。”

“不，我不走。不要赶我走。”玉真猛然扑上前，死死地抱住他。

铁桢沉默了一阵，最后，终于还是伸出手，轻轻推开她，语重心长道：“玉真，朕今日这样做，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你，这皇宫……”他抬起头，环视左右，语中透出感慨：“它并不适合你。”表妹从小出生王族，在阿谀奉承中长大，性情娇纵，刁蛮任性，心高气傲，目空一切，这样的女子，他怎能接她进宫。更何况，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最合适的皇后人选。那个人，无论才识、胸襟，气度和外表，都远在表妹之上。

想到她，心底忽然涌起一丝忧虑，在御花园的水池边，月老殿前的姻缘树下，甚至他安排老妇给她的红线，一次次地试探，却始终试不出她的真实心意，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若说她对他没有半点情意，那日在雪岭，她又怎会不顾生死地救他，若说她对他有情意，她又为何总是回避他。

她给他的感觉，就象隔着一层雾，猜不透，摸不着，看不清。他不喜欢这种感觉，他喜欢真真切切的她，没有面具，没有君臣之间的世俗隔阂，调皮聪慧，率性而为，那才是真实的她。

也许他不应该再试探，他应该当面对她说，告诉她，他的心意，让她再也无法逃避。

最后看一眼眼前俏丽的女子，对她，心底从来没有过爱，有的只是歉疚而已，他可以关心她，保护她，但是无法爱她。甚至连那一丝歉疚，也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消失殆尽。铁桢决然地转过身，拂袖而去。从枝叶间漏下的阳光，照在他明黄色的龙袍上，洒下一片斑驳的暗影。

勾心斗角

将近五更的时候，官轿穿过清冷的大街，行向远处的皇城，许是昨晚没睡好，困意涌起，我向后靠在轿子上打起盹来，这时，忽有一阵奇异的乐声从前方传来，夹杂着点点鼓声和锣声。

掀开轿帘，向外问道："前面是什么人？"

"回大人，是匈国使臣的车队，看样子是去皇城。"

匈国使臣？脑子里忽然冒出耶朵那张线条分明的脸，还有眼里的疑惑。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急令侍卫："去打听一下，车队里都有些什么人？"

侍卫很快打听清楚，在轿外道："回大人，来的是两个匈国官员，还有许多随从下人。"

"匈国王子没来？"这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没有。"侍卫语气笃定。

我顿时心安。很快又涌起疑惑，匈国十几万大军全军覆没，两位王子又被生擒，这对他们来说，应是奇耻大辱，再加中原政局动荡，

本是起兵复仇的好时机，他们却突然主动示好，未免有些蹊跷，只是此时说什么都太早，见过之后就明白了。

“张相爷，张相爷。”刚踏进大殿，周大人满面笑容，迎面走了过来，向我施礼。我停下脚步，微笑着还礼。

周大人笑道：“听说这次的新科状元也是一位年方弱冠的少年郎，名叫齐深济，出身佃户，是张相爷力排众议，将他取为前三名。”

我微笑：“皇上英明，提倡用人重于才德，而非出身，本相只是依君命而行，这次所取进士，超过半数都是家境贫寒之人，他们来自社会底层，深知百姓之疾苦，上任之后，一定会体恤郡下之民，这是我朝之福，亦是万民之福。”

周大人被我说得一愣一愣的，许久方喃喃回道：“相爷说的是。”

这时梁相爷迈着方步从殿外走了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个青年男子，生得剑眉星目，肩宽体壮，穿着一身崭新的官服，我上前施礼道：“梁相爷。”随即又笑道：“这位就是令郎梁将军吧，相爷真是后继有人啊。”

男子向我施礼道：“下官拜见张相爷。”

梁相嗯了一声，笑道：“张相爷。”又看了看周大人，淡淡道：“周大人，如今户部、吏部、工部、兵部都换上了新取的进士，两朝老臣，只留下你和梁某人，这朝廷已成了年轻才俊的天下了。哪里还有我们这些老朽的立足之地。”语中暗含讽意。周大人看了看我，低头不语。

我略略皱眉，含笑答道：“即然立于朝堂之上，就该为天下万民造福，又何论老臣新人。梁相爷是我朝之栋梁，历经两朝，对皇上忠心耿耿，皇上也对您信任有加，您的威望如日中天，朝中又有谁能相比呢？”

梁相笑道：“张相爷又何须自谦，皇上对你的宠信，才真是无人能比。说起来，有一件重要的事，不知张相爷可知道？”

“什么事，请梁相爷示下。”我故作谦恭之态。

“匈国派使臣送来几箱礼物，准备今日早朝进献皇上。怎么，张相爷还不知道？”梁相见我面露惊讶之色，似乎颇为得意。

周大人在旁插嘴道："想那北方苦寒之地，能有什么好东西，不过是些皮毛、雪莲、玉石之物。"

我轻轻笑了两声："不管送什么，都是和好之意。"

"张相爷说的是。"周大人笑了笑，转向梁相："相爷，听闻令千金被太后钦点入宫了，可喜可贺啊。"

梁相红光满面，嘴上仍谦让道："能进宫侍奉当今皇上，是她的福分，至于将来，就要看她的造化了。"他的女儿梁婵娟，几日前就进宫了。

周大人露出阿谀之态："凭相府的门第，还有令千金的才貌，就算母仪天下，也在情理之中。真是羡煞旁人。"

梁相颇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开口道："这次令千金也一同进宫，将来的造化只怕不在小女之下，到时还要周大人多多提携梁某才是。"周大人的女儿周淑媛，也入了深宫。

周大人顿时变了脸色，慌忙拜道："相爷，折煞下官了。"

还刚进宫，这做爹爹的就开始为女儿在宫里的地位，皇上的恩庞，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了，我不耐地皱了皱眉，不想再听他们的废话。大步走入大殿，一直走到文官最首位停下，隐隐觉着武官队列里有人在看我，顺着目光寻去，是苏堂，看我的眼神有些怪，莫名其妙，我耸了耸肩膀，不理他。

太监高声唱道："宣匈国使臣进殿。"

一个深眼隆鼻，气宇轩昂的男子，昂首步入大殿，见了皇上，单膝跪地行了一礼。

铁桢抬手道："免礼平身。"男子立起身，似乎无意扫了我一眼，那眼光锐利无比，如含着利芒一般，就仿佛草原上的射手，看到了他的猎物，让我忍不住生出一股寒意。

铁桢含笑道："使臣远道而来，所为何事？"

"奉大王之命，进献礼物，请求和亲。"使臣展开一份羊皮制的国书，递给太监。

太监接过国书，朗声念了起来。国书以两种文字写成，措辞谦恭，洋洋万言，内容大致为匈国大王十分仰慕天朝的繁华和富庶，愿将唯一的女儿三公主许配天朝皇帝，同时求配天朝公主一名，互为姻

亲，永结友邦。让我惊讶的是，后面点名要求我为迎亲使臣，送公主远嫁匈国，迎匈国三公主出嫁天朝。

铁桢听到后面，眉头微蹙，似乎有些不悦。

待太监把长长的国书念完，大殿上顿时热闹起来，议论之声四起，更多的是欣喜和轻松。想不到一向抢掠成性的匈国竟会主动要求和亲，虽说上次交锋，以皇上率领的军队大胜告终，但是北疆毕竟遥远，又不能常驻朝廷大军，若真得能以姻亲结为友邦，也不失为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梁相率先出列道："恭喜皇上，贺喜皇上。若能与匈国结为友邦，是我天朝之福，亦是万民之福。"身后大臣纷纷附和。都是一片喜气洋洋。

觉着铁桢探询的目光落到我身上，我很快出列，向使臣笑道："不知使臣大人怎么称呼？"

使臣回礼道："在下阿保。"

"哦，原来是阿保大人。"我轻笑，接着道："不知两位王子近况可好？"

"安好，多谢大人挂念，两位王子对大人也是挂念非常啊，这次和亲，请大人为使臣，就是想见见大人，叙叙离别之情。"阿保满脸堆笑道。

匈国使臣

"是吗？真是不敢当啊。"我笑了笑，话锋一转："自我朝立国以来，匈国屡次出兵，犯我边疆，杀我百姓，掠我牛羊牲畜。当今皇上神勇，败匈军于青城，杀匈人十余万，生擒两位王子，此一战绩，已被载入我朝史册，名垂青史。"语中暗含嘲讽。

铁桢坐在龙椅上，一手支腮，含笑望着我。阿保闻言，脸色渐渐难看起来。

我只作不见，接着道："想不到匈国大王胸襟如此开阔，不记前嫌，愿将掌上明珠嫁给皇上，真是让张某好生感佩啊。"

阿保脸上青红变幻了好一阵，终于恢复平静，笑道："大王一向胸襟宽广，此次和亲，诚如国书上所言，只为向天朝皇帝表达他的仰慕敬佩之情而已。"

“是这样。”我点了点头，又道：“听闻匈王年已将近六十，且卧病在床，许久不曾理事，匈国现已由大王子殿下摄政，这份国书，不会是出自大王子之手吧。”匈王染病之事，一个月前就已传到京城，大王子耶朵是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他甫一摄政，就要求和亲，其中只怕另有玄机。

阿保看着我，好一阵，哈哈笑道：“看来什么都瞒不过张相爷的法眼，这份国书，确是大王子的心意，听闻天朝女子个个生得娇柔秀美，而且性情温婉娴淑，我家王子心仪已久，千里迢迢送来大礼，只为博公主一笑。”

铁桢在龙椅上笑道：“原来如此，看来我国公主要嫁的是贵国大王子，而非匈王？”

“不。”阿保笑道：“迎娶贵国公主的是二王子。”

铁桢闻言，眉头一皱，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把大礼呈上来。”阿保向后示意。

几个匈国下人抬着两个箱子进来，使臣命人先打开第一个箱子，箱子里是满满一箱最上等的雪狐皮，毛皮光滑，色泽鲜亮，是狐皮中的上品，而且没有一根杂毛，在京城，一件这样的狐皮要卖到上千两黄金，有价无货，听着朝中赞叹之声，知道这箱礼物果然贵重非常。

使臣又命人打开第二个箱子，箱子里一片宝光灿烂，夺人眼目，原来是满满一箱上等玉器，翡翠明珠，珍奇古玩。价值连城。

难道匈国真是诚心和好吗？我看了铁桢一眼，发现他也在看我，神情略有些异样。

使臣躬身一礼，笑道：“还有许多草原上的飞禽走兽，珍奇野味，都是大王费了好一番心思，好不容易擒来的，特意献给皇帝，以充实猎苑。”

“是吗？”坐在龙椅上的铁桢面带微笑，沉稳的声音道：“这么说，使臣是打算和朕一起逐鹿上林苑了。”

“不敢，我国王子殿下对皇上的箭法十分推崇，在下只想亲眼目睹一番，请皇上恩准。”使臣朗声答道。

“好，朕准了。”铁桢含笑颔首：“这些就是你们大王送给朕的礼物吗？”

“还有一样，是我国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宝物，请皇上鉴赏。”使臣加重语气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极快地扫了我一眼，也许是错觉，我从他的目光里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使臣从怀中拿出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有一卷画轴，面对众人惊讶的目光，轻轻展开。画上是一个明艳动人的异族女子，眉目如画，肌肤如雪，浅浅一笑间，如春花绽放，令人目动神摇。众人皆露出惊艳之态，朝堂上一时没了声音。

“这幅画是画师按三公主的容颜临蓦而成。与真人丝毫不差。”使臣似乎很满意朝堂上诸人的反应。脸上满是笑意。

原来画中人就是耶朵口中天姿国色的妹妹。我心中暗暗感慨。忍不住悄悄抬眼看龙椅上的皇上，却惊讶地发现他没有看画，而是盯着我看，那样急切的眼神，象是要从我眼中寻找到什么他想找到的东西，我想他一定没有找到，因为他的眼里掠过的是一抹失望，象是水珠一样沉淀在他幽深的眸子里，很快黯淡下来。终于，他抬手道：“使臣远道而来，旅途辛苦，来人，送使臣去使馆歇息。”

使臣施礼道：“多谢天朝皇帝，只是不知张大人何时前往我国迎亲呢？”他的目光转向我，目中满含笑意。

我心中一动，急忙出列道：“皇上，微臣以为，我国与匈国结为姻亲，是天大的喜事。亦是皇上之福，微臣荣幸，得匈王盛情相邀，请为使臣，心中喜不自胜，愿即刻启程，护送公主殿下前往匈国，迎三公主鸾驾返京。”我说完话，半晌没听到回音，忍不住抬头望去，却见铁桢脸色阴沉，眉头紧锁，沉吟不语。

难道他不希望我去，但这是个正正当当离开京城的大好时机，比告假更合适，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咬了咬牙，上前拜道：“请皇上下旨吧。”

铁桢依然沉默不语。

无奈，我扭头向身后那些门生示意，新科进士于舟率先出列道：“皇上，许嫁公主，迎娶匈国三公主，是我朝一大盛事，不可怠慢，需派公候以上大臣，方能成行。张大人是朝中右相，封淮阳候，身份尊贵，是此番出使匈国最合适的人选。”

于舟是这次的两榜进士，第三名探花，出身贫寒，进京之后拜在我门下，人虽油滑一些，对朝廷却是十分忠心，我举荐他为刑部尚书兼文学院学士，参与修撰我朝律法和农书，可谓才尽其用。众多门生中，他最知我心，我不禁微笑点头。

身后诸人异口同声道："请皇上下旨吧。"

铁桢神情阴郁，眸光深遂，许久不曾答话。

匈国使臣面露不悦之色，正待开口，被铁桢抬手止住，缓缓道："张爱卿身兼国事，政务繁忙，迎亲之事，朕另派合适的人选。"

我急道："皇上……。"

他迅速打断我，语气温和道："如今朝中政务，皆由张爱卿打理，朕不可一日无她，送亲亦是国之大事，朕会另外选派王公以上大臣，亲往匈国。使臣大人不必多虑。"

使臣还想再说什么，铁桢微笑道："朕今晚会在崇文宫设下酒宴，为使臣接风洗尘。来人，先送使臣去使馆歇息。"抬手示意，命太监带他离去。

使臣只得拜了一拜，缓缓退出了宫门。

铁桢环视左右，笑道："匈国大王如此厚礼，朕也该回赠礼品才是，众卿以为如何。"

"皇上圣明。"众臣跪下来山呼万岁。

铁桢随即向太监宣旨："封常国公为迎亲使臣，三日后出使匈国，以示姻亲之好……"

后面是长长的一串礼品名单，应该也是聘礼的名单。还有公主的嫁妆。我立在文官之首，低着头，心里说不出的郁闷，看大哥的意思，根本不同意我离开京城，这份告假折子递上去，会有用吗?

好不容易挨到散朝，百官的三跪九叩之礼还未做完，铁桢就立起身，头也不回地拂袖而去，留下众人面面相觑，不得其解。按理说与匈国通婚，应该高兴才是，一向沉稳的皇上方才的表现，却不象是高兴，倒象是在生气。

我立在原地，心中苦笑不已，身后几名官员凑过来，小心翼翼问道："相爷，您说，皇上他这是怎么了？"

“这个……”我眼珠一转，很快为皇上找了个理由，笑道：“也许是因为匈国地处北方，大漠苦寒，公主千金之体，难以承受，皇上爱妹心切，所以心烦吧。”铁桢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是太子侧妃所生，被封为彩云公主，正是适婚之龄。只希望，他真得是为此心烦才好。

于舟笑道：“原来如此，这好办，下官回去之后，马上写一道奏折，请皇上在宗室女中择优秀适婚女子，封为公主，代彩云公主出嫁。相爷以为如何？”

“于舟，你真聪明，就这么办，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的。”我假意笑道。

于舟大喜过望，匆匆拜别，回去拟折了，余下我立在大殿之中，望着头顶雕龙画凤的梁栋，久久地望着，心中百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皇宫夜宴

雄伟的皇宫，明亮的灯火，掩映着绿瓦红墙，富丽堂皇，耀眼夺目。

酒宴在崇文宫的大殿中，在铁桢手握金杯的龙椅前，玉阶下，隆重开始。

自进入大殿起，便感觉铁桢的目光一直在我身上流连，这些时日，他看我的目光越来越深沉，看我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我，却没有勇气看他。

苏堂坐在对面的武官席上，自那日中书院之后，我再未和他有过交谈。还有一双目光在我身上停留，那是来自使臣席上的，我迎着那目光看过去，是匈国使臣阿保，他看着我的目光，依然咄咄逼人，象极草原上的猎手。

我举起酒杯，向他遥敬，脸上笑意淡然。心中暗暗道：“省省吧，我可不是你的猎物，谁猎谁，还真不知道呢？倒要看明日的狩猎，皇上如何挫你的威风？”

阿保笑着端起酒杯，和我遥遥一碰，一饮而尽。朗声笑道：“张大人，听说你曾经喝过我们北方草原上的烈酒，你觉得这中原的酒与北方的酒相比，哪个更醇美，更醉人呢？”

“所谓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在张某心中，北方的酒再香醇，也无法与家乡的酒相比，想必在阿保大人心中，也觉着北方的酒比中原的更醉人一些吧。”我笑着答道。

阿保哈哈大笑，好一会，笑声止了，眼中绽出光芒道：“张大人所言极是，北方有辽阔的草原，奔腾的骏马，无数珍奇野兽，是上天赐给我们匈人的宝藏。不过天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吃的是最好的珍馐美味，穿的是最柔软的丝绸，美女如云，财帛无数，令人心向往之啊。”

敏感地听出他话中的弦外之音，我不禁微笑：“即然心向往之，何不前来作客，我们天朝人对客人向来是诚以待之，美酒佳肴款之，不过，若是敌人，迎接他的将是铁甲长弓，万里长城。阿保大人，你说在下说得对不对？”

阿保怔了一下，旋即放声大笑起来。座上众人皆道：“相爷所言极是。”

铁桢在龙椅上笑道：“即然使臣喜欢天朝的珍馐美味，不如多喝几杯吧。，来人，为使臣倒酒。”

宫人立刻上前，给他斟满玉液。“谢皇帝。”阿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我本无心喝酒，索性专注于场上的歌舞，香醇的美酒，悦耳的歌声，再加上动人的舞蹈，令人不禁沉醉。铁桢一直笑容满面地端着金杯，身后的宫女不停地给他倒酒，他就不停地喝，我甚至数不清他喝了多少酒。灯光下，他的脸颊已经透出红晕，大哥可是极冷静克制的男人，今日为何喝这么多酒，是因为高兴吗？那位匈国三公主，确实是位万里挑一的人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算是当今皇上，亦不能免俗吧。

他似乎察觉到我在看他，扭过头朝我一笑，我回以一笑，很快低下头，梁相的声音从一旁传过来，“张相爷，你怎么不喝酒啊，这可是宫廷珍藏的御酿，平时极难有机会喝到。”

“哦。”我轻轻应了一声，不想说更多，心里莫名的烦躁，连那些虚伪的官场应酬也不想做，也许是天气，虽已过了仲秋，今日却格外的躁热，连带着心情也躁了起来。或者，是这大殿挤了太多的人，空气太混浊……

我悄悄抬起头，见铁桢的目光已经离开我，正在看场上的歌舞，急忙起身，从宫殿的侧门走了出去，立在水池旁的梅树下，仰起头，深吸一口夜晚清新的空气，自觉头脑清醒了许多，忽然忆起那日赌气扔掉的玉佩，忍不住走过去，俯身看水中，明亮的月光下，水里有影影绰绰的游鱼，却没有玉佩的踪影。

“张大人。”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我扭过头，向他笑道：“苏将军，有什么事？”

苏堂迎面走过来。冷冷的表情，冷冷的开口：“听说皇甫将军的妾室红袖突然失踪了。”

我轻叹：“不是失踪，她已经死了。”

苏堂一脸愕然。我将那日发生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因为没有瞒他的必要。

苏堂沉默了很久，开口道：“你有什么打算？”

“还能有什么打算？”我轻叹一声，看着天上的明月：“我想离开京城，回江宁老家，侍奉爹娘膝下，以尽孝道。”

“皇甫少华，他知道吗？”苏堂仰起头，望着天上的星星。

“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我轻声道。“我相信缘分，上天早已注定，各人都有各人的缘份。我和他的缘份，已经尽了。”少华应该娶一个比我更温柔贤慧的女子，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妻妾和睦，子孙满堂……

“你要退婚？”苏堂定定地望着我，眼神有些异样。

“当然。”我轻吁一口气，低声道：“回到江南后，我会传书皇甫夫人，正式将婚约解除，一了百了。”

苏堂迟疑片刻，道：“你不后悔？”

我微微皱眉：“后悔，我为何要后悔？”

“你不在乎他？”苏堂仔细盯着我看，表情有些怪异。

我不置可否。苏堂沉默了一阵，忽道：“你的婚约，是你爹娘订的，你爹娘未必会同意退婚。”

“自古以来，婚姻大事，皆由爹娘作主，但我孟丽君的婚事，却要由自己作主。”我缓缓道，见他愣在当场，不禁扑哧一笑。

苏堂呆立了好一阵，低语道：“这里，就没有什么让你留恋的东西？”

“能有什么？权力、地位、还是荣华富贵？你可知道，那些东西对我来说，都不过是身外之物，随时可以抛下。倒是江南，青山绿水，小桥人家，都是值得我留恋的东西。”这十里繁华的京城，真的没有让我留恋的东西吗？也许吧。我不敢仔细探问自己的内心，人的一生，总是要做太多的选择，是对是错，是得是失，只有选择之后，才能知道。

苏堂没有答话，轻轻倚在梅树上，眼望远处出神，脸上神情怅然若失。

我疑道：“你怎么了？”

“没什么。”苏堂收回目光，看着地面，轻声道：“你还会回来吗？”

“回来？再犯欺君之罪，满门抄斩。”我轻笑一声：“苏堂，若是你，你还会回来吗？”

苏堂不语，定定地看了我好一阵，突然转身离去，空中似乎传来他若有若无的叹息声。

怪人，不自觉的，我耸了耸肩膀。低下头，看着水里的游鱼，它们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象是永远不会疲倦。

身后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不及回头，水里已经多了一个倒影。

铁桢立在我身旁，学我的样子俯身看去，嘴里道：“在看什么？”

“玉……不，在看鱼。”我答的有些慌乱，风吹来，吹来他身上淡淡的酒香，不自觉的，心快了几拍。

“看鱼？”铁桢轻声重复了一遍，望着我微笑。

我被他笑得一阵心慌，忙指着水中道：“皇上，你看这些鱼，它们多开心。”

“开心？你怎么知道？”铁桢轻轻问道。

“因为……”我眼珠一转，笑道：“因为臣能听懂它们说的话。”

“哦？”铁桢含笑望着我：“它们在说什么？”

“它们说，皇上，这水池美是美，就是太小，它们想到真正的大江大河里游泳。那里才是它们的家。”我含笑答道，一边悄悄看他的脸色。

铁桢沉默了一阵，忽然笑了起来，笑着道：“你想劝朕收回旨意，派你去匈国？”

“皇上英明。”我道。“臣以为，匈人此次和亲，并不象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其中只怕有诈。”

“所以你想亲自前往？”铁桢道，语气渐渐急促：“你明知匈人和亲是假，还要亲身涉险，置自己安危于不顾。如当日在青城一般。”

“皇上明知匈人和亲是假，不也下旨将公主远嫁，迎娶匈国三公主吗？”不自觉的，这句话，我脱口而出，一说完，我就后悔了。这话怎么听着都象在赌气，我为什么赌气，我又怎么可以和大哥赌气。

铁桢低下头看着我，半晌，忽然笑了起来。

我顿时红了脸，慌忙避开他的眼光，低声道：“皇上，臣的意思是，臣是皇上的臣子，皇上赐给臣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就是希望臣为朝廷效力……

铁桢一把拉住我的手：“别说了，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惊道：“皇上，你要带臣去哪里？”

“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看。”铁桢道，头也不回地拽着我，径直穿过梅林往前走。

“可是，崇文宫的酒宴……”我回头看去，崇文宫的大殿里依旧灯火辉煌，可两个主角却走了。

荷花池

铁桢拉着我，穿过梅树间的小径，走进一座新建成的宫院，宫门在身后无声地合上，抬眼望去，眼前开阔地上，挖着一个大大的水池，池中注满了清水，池边围着洁白的汉白玉围栏，一旁还种着几株垂柳，柳条依依，清风习习。

“皇上要给臣看的，就是这座宫院吗？”我扭头四顾，大红廊柱，琉璃瓦，玉栏石阶，回廊上雕着无数精美的雕花，几座楼阁，正中是大殿，气势雄伟中，透着雅贵清幽之气。

铁桢笑而不答，一直拉着我走到水池边，柔声道：“你说这水池用来种荷花，好不好？”

我一愣，旋即笑道：“皇上要在宫院里种荷花吗？”

“是啊，不但要种荷花，还要修一座小桥，桥下流水，桥边青瓦白墙，就象江南一样。”铁桢缓缓道，语气是一贯的温和。

我心中一震，忍不住道：“皇上是要把江南之景搬到宫中来吗？江南之景太过雅淡，皇宫却以华丽尊贵为美，只怕不适合。”

“只要喜欢就好，适不适合又有什么关系。”铁桢柔声道。

只要喜欢就好。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若是喜欢的东西，并不适合自己，把它强行搬了来，就象这皇宫，它应该是雄伟壮观的，却加入了风格迥异的江南景致，那样的皇宫，还象皇宫吗？

铁桢笑着拉我走上玉阶，在大殿前止住脚步，指着门上的牌匾，笑道：“这名字如何？”

“有凤来仪，凤仪宫。”我默念了一遍，轻声道：“好名字。”

“这座宫院本是从前的仪和宫，从朕登基那日起，就开始修缮，历时半年有余。”他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笑道，“只是现在还没住人，未免冷清了些。”

凤仪，有凤来仪，莫非是皇后的寝宫。心顿时慌得厉害，不自觉的，我连着向后退了几步，避开他有些灼人的视线，看着那紧闭的宫门，“这宫院……确实颇为冷清啊。”我说，只想快些岔开话题。

铁桢无声地笑了一下：“别担心，很快就会有人住进来，到那时，就不会觉着冷清了。”

“哦。”我轻应，额上渐渐沁出冷汗。

铁桢扭头看了看四周，眉头微蹙：“好象还少了什么，你看，这里再修个凉亭好不好，夏日可以抚琴纳凉，冬日可以暖酒下棋。”

“皇上说的是。”我低低道。不去理会心底异样的感觉。

“走，我们进去看看。”铁桢伸手来拉我的手，我攸地退后一步，避开他的手。

见他询问地望着我，急忙开口：“皇上，臣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但说无妨。”铁桢回过头，和我四目相对，锐利的眸光似乎看到我的心底。

我忙移开视线，看着远处道：“臣以为，皇上登基未久，国库并不充盈，在此时大兴土木，修建宫院，只会惹来非议，有损皇上的清誉……”

我没有说完，铁桢朗朗的笑声把我的话打断了。

我立在原地，睁大眼睛看着他，故作迷惑。

“修建这座宫院，并未动用国库半分银两，你不必为此担心。”铁桢止住笑，低下头望着我。他的目光象是带着温度，烫得我的脸颊一阵阵发烧。

“皇上圣明。”我道，悄悄看身后，宫院的大门依然紧紧地闭着，四周一片空寂，竟无一个人影。

铁桢忽然飞快地伸出手，拉着我推开宫门，径直走进去，我几次想挣脱他的手，但却鼓不起勇气。

“这是大殿，这是书房，……。”铁桢一手握着我，另一手四处指点，不时介绍一番，我忐忑不安地走在他身旁。大殿里燃着香炉，淡雅而迷离的香气，充斥在整个空间。

铁桢拉着我向内室走去，我慌乱地想挣开他的手，“时候不早，臣该告退了。”

“别走，我还有几件事要跟你谈。”铁桢握紧我，由不得我拒绝，拉着我飞快地进了内室，反手把门合上。

内室摆着一个极大的妆台，妆台上放着一个极大的花瓶，花瓶里插着几枝不知名的花，窗上长长的纱幔低垂着，牙床上摆着织工细腻的锦被，不是大殿上那种刺眼的明黄，而是素淡的浅紫色。门上垂着珠帘，熏香软椅，妆台镜匣，一应俱全。

“喜欢吗？”铁桢忽然凑到我耳边，低低道。

心象是被重重地击了一下，几乎停止跳动，这宫院一看就是后宫女子住的，他却问我喜不喜欢，天，我该怎么回答。

“怎么，不喜欢？”铁桢贴着我的鬓发，轻轻问我。

他身上那股熟悉的清淡香气让我心慌意乱，他的问题让我无法回答，而我却不得不回答。“皇上，微臣毕竟是外臣，这后宫美与不美，喜欢与不喜欢，皇上问的不应是臣，而是宫里的娘娘。”

铁桢沉默了一阵，笑了起来：“好，我们先不谈这个，来，坐下。”他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妆台前的椅子上，自己坐在我身边，我不敢拒绝他，毕恭毕敬地坐下，低头看着妆台，上面摆着银质的妆盒，还有紫绢扎成的精致的花。

“听说你叔叔一家已经离开京城，回江宁了。”铁桢伸手拿起绢花，在手中随意抚弄。

他问得有些突然，但我心中早已想好答案。

“是啊，叔叔说北方的天气他有些不习惯，想回江宁老家安居。”我微笑答道。见他凝眸望着我，又接着道：“微臣本来想陪同他们前去，只是如今政务繁忙，只有等朝政告一段落，再抽空去探望他们。”

“哦。”对我从容的语气，铁桢似乎并未起疑。望着我，依旧暖暖地微笑着，忽然柔声道：“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一直没有答案，

不知你能不能为我作答？”

以前去御书房，都有贾恢陪伴左右，极少与他单独相处，今天却只有我和他，被他锐利的目光逼视着，我深身都觉着不自在，几乎就想转身逃去，嘴上仍谦恭地问道：“皇上说吧，是什么问题？”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而她却总是想方设法躲着你，让你猜不透，摸不着，看不清……。”他说着，停下来，看着我笑。

“皇上指的是……。”我轻笑，笑的有些勉强，脑子里象有一根弦，绷的太紧，铮地一声断了。

“其实，我的心思，她早就猜到了，可是她总是和我装糊涂，你说……我是不是该明白地说出来，告诉她，让她再也无法回避。”铁桢接着道。他充满柔情的话语，还有他脸上莫名的笑容，都在暗示我。

我被他温柔的目光紧紧地罩着，说不出话。

“告诉我，要不要说出来？”铁桢侧过身，凑到我身旁，鬓边有轻微的触动，他的手竟然在轻抚我的发丝，虽然动作轻柔无比，却让我如触电般一阵阵颤栗。

心乱

“皇上真的想知道微臣的答案吗？”避开他灼热的目光，深吸一口气，我站起身，退开几步，自以为镇定地开口，声音却已有了微微的颤抖。

铁桢深遂的眼睛深深凝望我，唇角挂着笑：“你说。”

“如果我喜欢一个人，他想高飞，我就给他蓝天，他想遨游，我就给他大海，他想驰骋，我就给他草原，只要他开心，我就快乐。他如果想离开，我就松开他的手。给他自由……如果他躲着我……”

铁桢先是微微一愣，旋即笑了，笑得很开心，很快意，笑得我渐渐心虚起来，越来越心虚，终于，我说不下去了。

铁桢轻轻放下手中的绢花，抬起头，收敛笑容，很认真地看着我，认真地问：“这就是你的答案吗？”

“这就是臣的答案。”我鼓起勇气看着他，和他的目光一相触，又忙不迭地移开。

“若照张爱卿的答案。如果喜欢一个人，就应该放手让她离开，你不觉得，这样做太残忍吗，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世上还有什

么比这更痛苦的事？”铁桢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我听出他语气中暗藏的深情，一颗心顿时一热，忍不住抬起头，和他四目相对，触到他眼中的款款眸光，立刻又心慌意乱起来，忙低下头避开他的眼光，轻声道：“皇上说得是，只是臣以为，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如果留下对她来说，意味着痛苦，为何不让她离开呢？”

铁桢闻言不禁伸出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柔声道：“相爱的人在一起，应该觉得开心，又怎么会痛苦？就象我，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才真正觉得快乐。”

我听到他深情的话语，心底深处象有什么柔软的东西被触动了，几日来堆积在心中的无数忧愁，烦恼，无奈……，再也压制不住，一起喷薄而出，几乎不能自已，鼻子一酸，险些掉下泪来，怕他发觉，忙用微笑掩饰住自己的不安，把手从他手中轻轻抽离出来，低声叹道：“皇上，您觉得鱼儿是呆在御花园的水池里快乐，还是在大江大河中更快乐？”

铁桢闻言看着我，锐利的眸子光芒闪烁，象是深深地望进了我的心底。两人都沉默不语，室内的空气渐渐变得凝滞起来。

我犹豫了好一阵，忍不住开口唤道：“皇上，夜已深……。”

铁桢轻轻扬唇，打断我的话，脸上忽然露出笑意，轻声道：“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想离开？”

心念电转，我急忙开口：“皇上，臣并无离开之意，只是想借鱼儿打个比喻，这水池就如京城，大江大河，就如各州府。鱼儿在水池里待得久了，经不起风浪，不如去外面的大江大河中历练一番，也好为一方百姓造福。”

“说了这么多，有几句是你的真心话？”铁桢望着我低声道，脸上表情看不出是喜是忧。

我大惊，慌忙离座跪下道：“臣并无半句虚言，请皇上明查。”

铁桢一把扶住我，让我不得不站起身：“想知道我的答案吗？”他低声道。

“皇上的答案是什么？”我按捺住心中的不安，悄悄回头，身后是紧闭的房门。

铁桢看着我，缓缓开口：“不管是御花园的水池，还是外面的大江大河，中原大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朕。蓝天、大海、草原，她想要什么，朕都可以给她，朕可以给她想要的一切，但是，她不能离开朕，因为，她是属于朕的。”他的语气透着浓浓的独占欲，眼神也如火一般灼热，烫得我胸口发紧，呼吸困难。

心都快停止跳动了，我不自觉地移动脚步，想向后退，他似乎早有防备，手一伸，牢牢地握住我的手腕，“丽君。”这声呼唤，他脱口而出。就象在心底压抑了许久。

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几乎是下意识的，我用力甩开他的手，折子从袖中滑落出来，掉到地上，叭的一声轻响。我看着那份折子，脸上变了色，那本是爹娘离开京城之前，就写好的告假折子，一直揣在身上，犹豫着，不知道要不要拿给皇上，偏在这个时候……

我想走过去，把它捡起来，脚却如生了根一般，根本移不动半分。

铁桢看着我，久久地看着，然后，他弯下腰，捡起地上的折子，打开来，他看得越来越慢，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我觉得我就快要在他的重压之下崩溃了，背上全是冷汗。

终于，他看完了，他抬起头，看着我，脸上没有笑容。

“臣……只是想告假。”我听到自己汗珠落地的声音。

“告假？”铁桢望着我，眼底深处隐隐透着阴郁：“你还会回来吗？”

“会。”我鼓起勇气说道，目光却不敢看他。“请……皇上恩准。”

铁桢拿起折子，又看了一眼，忽然用力一撕，折子裂成两半，掉落在地。我的心也突然沉入谷底。

铁桢大步靠近，一直走到我面前，和我只差毫厘的地方，停下脚步，紧紧地盯着我，缓缓开口：“我不会让你走。”

他灼热的气息喷到我脸上，让我心惊胆战。

“我知道，你什么都不在乎。”铁桢轻轻扬唇，嘴角带着笑，眼神却阴郁无比。“权力、财富、地位，都留不住你，可我还是想知道，你会不会为我留下？”

他的嘴唇就快碰到我的脸颊，隔着空气，我都能感觉到他唇上的灼热。

“你为何不明白……”他叹息着道：“匈国三公主，任她有多美貌，我都不会放在眼里……只要你在朝堂上，露出一丝半点的不快，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可你眼里，有的只是平静而已……”

觉出他语调里，满是深深的无奈，心莫名地痛了一下，我低下头，忽然想流泪，只好勉强忍住。

“你到底在乎什么？”他脸上露出一抹不经意的苦笑，“竟然连我，都留不住你。”

“皇上在说什么，臣……臣一点都听不明白。”我有些艰难地开口，根本不敢看他脸上的表情。

“我不信，你对我就没有一点感觉。”铁桢俯下身，语气无比低沉。“在东宫，海山那一箭射向我的时候，我明明看到你眼里的痛苦，你知道当时我在想什么吗？只为你那一刻的真情流露，只为看到你的真心，我就算即刻死了，也心甘情愿。”

心象是被什么猛地刺穿了，痛得厉害。不知不觉中，我泪流满面。

“在湖州，你说要天天做点心给我吃，你知道那一刻我有多开心，因为我明白，你的心里已经有了我。而我心里，除了你，再也放不下别的女人。”铁桢爱怜地掏出丝帕，轻轻拭去我脸上的泪痕。我仰起头，目光停留在他的眉间，他双眉轻轻皱着，象是盛满了忧虑。让我的心为之颤动。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抚上他的眉，想把他眉间的皱纹抚平。

“丽君。”铁桢轻轻握住我的手，在唇上碰了碰，俯下身，温暖的气息渐至我唇边，声音越显低沉，象是梦呓一般：“这宫院，这荷花池，这皇宫，所有属于我的，都可以给你，我只要你陪着我，和我在一起，一生一世。”

在他双手的牵引下，我几乎是无意识地靠过去，靠在他怀里，把脸埋在他胸前，感觉他温暖的怀抱，他的胸膛，还有他的心跳，多希望这一刻能够永远，从此再也不用烦恼，忧伤，只要能够依在他的怀

里，感觉他的存在，他的柔情，他的爱，此生便已足够，再也不想奢求别的什么。

只是我又怎么能够爱上他。每一次的付出，留给我的都只是伤害而已。浩宇、少华，心已经碎了两次，还能再碎第三次吗？不是不能爱，而是不敢爱。爱的越深，伤的越深，若再被他所伤，我的心将沉入痛苦的深渊中，永远无法自拔。

少华尚且不能专情于一人，何况九五至尊，妃嫔无数的皇帝。只闻新人笑，那知旧人哭，君主的爱总是那么脆弱，等到青春不再，容颜渐老的时候，他是不是又会忘了我，转而爱上另一个更年轻更美丽的女子呢？而我也会成为另一个玉真。

我怎么能够接受，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他不可能只有我，帝王的身份，决定他拥有太多，就算他不想接受，他也不得不接受。不是我不去爱，而是我不敢爱，不能爱。

“丽君。”他慢慢收紧手臂，将我深深地拥入怀中，仿佛要把我融入他体内一般。

我猛地推开他，拉开卧房的门，飞也似地冲了出去。

他立在原地怔了两秒钟，很快追了过来，在宫院外的回廊上追上了我，幸好这时有一群宫卫从一旁走过，我再次离开，他没有再追。

我不敢回头，我不敢想象他脸上是什么表情。

我只知道，我若再不离开他，就要陷入他的柔情包围中，不可抑制地爱上他，从此坠入万劫不复之地。

相府刺客

回到夜色中的相府，一进门，我就去了卧房，点燃桌上的烛火，开始在柜子里找东西，我找了很久，我甚至不知道我在找什么，直到我看到那块玉佩，上面刻着彩凤，和大哥的那一块本来是一对，我把它拿起来，静静地看着它，久久地看着，然后，我把它小心地系在腰间，合衣躺在床上，脑子里乱得厉害，方才在凤仪宫的情景，在我脑海中反复浮现。

大哥毕竟是皇上，我这样当面忤逆他，他会怎么想，他会不会龙颜大怒，治我的不敬之罪。到那时，我该如何应付，或许，我应该马

上离开，京城御林军由苏堂掌管，要悄悄送个把人出城，绝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我真得要离开吗？离开京城，从此如漂泊的浮萍，四海为家，象飞翔的鸟，海里的鱼，自由但却孤单，那样的我，会不会快乐呢？

不想再想下去。我站起身，吹熄烛火，依旧合衣躺在床上，直到窗外敲响了三更，方才渐渐睡着了。

漆黑的梦境中，象是有人进来了，走到我床边，他的脚步很轻，轻得没有一点声音。

迷迷糊糊的，感觉他弯下腰，看了我许久，迟疑着伸出手，轻轻抚上我的脸颊，他身上有一股草原上的气息，带着青草和马奶的腥味。我忽然觉得好害怕，想呼唤侍卫，却发不出声音。

“大人，大人。”叶南的叫声把我从睡梦中彻底唤醒了，猛地睁开眼，只觉眼前有黑影一闪，很快飞身纵出窗外，一股冷风吹进来，我定了定神，急忙起身下床，走了出去。

满院的火把，照着十几个蒙面人，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一身夜行衣，头上包着黑色的头巾，腰上佩着匈国人爱用的弯刀，上面还镶着几颗闪闪发光的宝石。

叶南叶北率领一干相府侍卫，将他们围在当中，刀枪相向，缠斗得难解难分。

领头的男子静静地立在一旁，好整以瑕，神态悠闲，他手下的蒙面人身手都不弱，相府侍卫众多，将他们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却毫无惧色，依然不紧不慢地厮打。金戈之声不绝于耳。

我轻声唤道：“叶南，怎么回事？”

叶南迎上来道：“这群刺客夜闯相府，图谋不轨，让大人受惊了。”

“是这样。”我扭过头，盯着那个男人看了半天，总觉着他的身影象是在哪见过一般。

男人也使劲盯着我看，虽然隔着面巾，我依然能感觉到他的眸子如火焰一般炽热。

更多的侍卫闻讯赶了过来，将他们死死围在中间，只是蒙面人的武功颇高，一时难以取胜，我皱了皱眉，向叶南道：“叫他们散开，放箭。”

“是，大人。”叶南挥手示意，侍卫迅速退后，举起弓箭，领头的黑衣人眼中闪过一道利芒，很快低声下了一道命令，蒙面人一起聚拢到他身边，手中拿出一些奇怪的东西，向地上一掷，砰的一声，火花四溅，冒出滚滚浓烟，叶南急忙指挥侍卫一边放箭，一边往后退。待浓烟消散，再看院子里的蒙面人，已经踪影全无。

叶南率侍卫跪下道：“属下等办事不力，请大人责罚。”

我轻轻抬手：“不必了，快取火把来。”

侍卫很快举起火把，我走到院子中间，命他们照了照，地面上留下一些烧灼过的痕迹，还有杂乱的脚印，是那种匈国人穿的羊皮靴留下的，联想到男人腰上佩着的名贵弯刀，我心中的迷团渐渐清晰。

“大人，要不要禀报京城官府？”叶南问道。

“不。”我抬手止住他：“你去朝中告个假，就说我受了风寒，有些不舒服，明日不能陪同皇上去上林苑狩猎。另外，今晚发生的事，不可传扬出去，否则严惩不贷。”我不想让大哥知道相府有刺客的事，因为我怕他会担心我，经过了昨晚的事，我比任何一刻都明白，他对我的心意。

我宁愿他因为昨晚我的忤逆，重重地处罚我，这样，我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可是，直觉告诉我，他不会这样做。

叶南脸上闪过一抹讶异，揖手道：“是，大人。”

天还未大亮，皇上就派来御医探视，给我开了驱风寒的方子，其他什么都没有说，就仿佛昨晚的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御医走后，我从床上起来，换上便服，走了出去。

叶南叶北象往常一样迎上来，有些关切地问道：“大人贵体欠恙，为何不歇息？”

我咧开嘴角，笑了笑：“只是小病，不碍事，我有要紧事去兵部衙门，不可耽搁。”

“属下陪同大人去。”两个人依言走到我身后。我任由他们跟着，出了相府，骑上马，很快赶到苏堂的兵部衙门。苏堂正在堂上理事，

见了我，有些讶异，我上前一步，开门见山道：“苏将军，借你两百御林军，我要搜查匈国使馆。”

苏堂愣住了，不过他什么都没问，立即召集京中御林军，和我一起赶往匈国使臣居住的行馆，馆中只有几个匈国随从，并不见昨日那男子的身影。我命御林军将他们全部拿下，然后就开始仔细搜查，不漏过每一个可疑之处。

很快，搜查有了结果。从阿保和随从的行囊中，搜到了他们沿途绘制的山川、城郭、道路、兵营驻地的祥图，还有他们从京城中高价购得的上百件刀剑精品。

看着这些东西，我的眉头越皱越紧。

苏堂关注的却是另一样东西，一根短短的竹管，碧绿的颜色，上面刻着十几个小孔，还有奇怪的咒语。

我不禁问道：“这是什么？”

苏堂神情凝重：“这是匈人召唤灵兽的魔笛。”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什么灵兽魔笛的，苏堂，这种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苏堂板着脸，样子不象在开玩笑：“匈人信奉巫术，相信天下万物皆有神灵附体，他们将草原上猎到的最凶猛的野兽，喂以特制的金丸，泡以药水，又用笛声教它们捕杀的绝技。这种野兽就被称为灵兽，训练它们的笛子，称为魔笛。我在匈国游历三年，对此略有所知。”

“真有这样的事。”我笑了笑，把它当故事听。

“这种灵兽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刀枪不入，而且可以听从魔笛的召唤，对他们的敌人发起进攻。据说匈国如今只有两头这样的灵兽，一头是白虎，一头是雪狼。都在匈国王宫中，很少有人见过它们。”苏堂神情严肃，让人不由不信。

脑中忽然灵光一闪，我惊呼道：“糟了。”

苏堂疑道：“怎么了？”

“听说这次匈国进贡给皇上的猎物中，就有一头白虎。”我看着苏堂，苏堂看着我，两人脸上同时变了色。

“快，晚了只怕来不及了。”苏堂拉着我的手，飞跑出使馆，骑上快马，带着叶南叶北，赶往城外的上林苑。

赶到上林苑时，已是黄昏时分，山上的风很大，吹的我的衣裾迎风飘扬，山上有很多人，太监，侍卫，禁军，却没有皇上，也没有匈国使臣阿保的踪影，我听到禁军统领阿罕在大声喊着什么，我掩饰不住心中的焦虑，过去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相爷，皇上和阿保大人失踪了。”

“失踪了？”难道我所担心的事已经变成了现实。心突然提到嗓子眼，不停地默念，他不会有事的，他不会有事的，不会的，不会的……不知不觉，脸上一片潮湿，我竟然为他流泪了。

“那还不快去找。”苏堂怒声喝道。

“是，尚书大人。”皇上带来的禁军立刻列好队伍，策马离去。

苏堂驰到我身旁，低声道：“别担心，皇上武功高强，箭术超群，一定不会有事。”他的声音出乎意料地温和，给了我一丝安慰，只愿自己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只是昨晚发生的事，会不会对他有影响，我不敢细想下去。

用力扬起手里的马鞭，狠狠抽在马身上，马仰天长嘶，身旁的苏堂一把拽住了我的马缰：“太危险，你不能去。”

“放手。”我道。

他不肯放，我看到他腰上的剑，猛地抽了出来，一剑挥断马缰，没有回头看他，我一夹马腹，马撒开四蹄，飞奔而去。

叶南和叶北在身后唤道：“大人，大人……。”

我不理他们，继续向前急驰，苏堂给我的，是一匹最好的战马，速度极快，很快将所有人抛在身后。

风从耳边呼呼刮过，我想起大哥在朝堂上说过的话：“使臣大人要和朕一起逐鹿上林苑吗？”

大哥一定是和阿保比试猎鹿，才会和大队走散。现在我只需要找到鹿群，也许就能找到他们。

林子里树木很密，马走得越来越慢，我的心也提得越来越高，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难过，我是在担心他吗？是什么时候，不知不觉地，他的安危总能牵动我的心。我怎么可以再心动，那种痛苦的感

觉我不想再承受。我只是害怕再受伤害啊。而我明知道，爱上他，只会让我伤得最深。比任何一次都伤得深，因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男人，英俊、睿智，文韬武略，文治武功。让女人情不自禁爱上他，愿意为他献出一切，就象玉真。

我不想和玉真一样。

上林苑(一)

地上开始有了马蹄印，很新鲜，溅着泥土。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大哥留下的，但我却不自觉地加快了速度。

穿过密林，眼前是开阔地，一片火红，耀眼夺目，衬着旁边的金黄色山坡，美丽异常。

铁桢一手牵着马，另一手握着宝剑，立在那片火红的野果丛之中，回头看着我，他的弓箭挂在马背上，脚下是一头长满漂亮犄角的公鹿，已经死了，一支箭还插在它身上。

夕阳照在他脸上，温暖祥和。他在阳光下朝我微笑，恍若昨日的一切都已经忘了。

我呆呆地立在原地，看着他一步步朝我走近，他的手伸到颈下，解开披风的带子，明黄色的披风滑过我的肩膀，将我轻轻裹紧。我回过神来，想向后退，他拉住了我："山上风大，披着吧。"

此时此刻，这样的心境，我无法拒绝，转眼望着那一片火红的野果，忍不住惊叹："真漂亮。"

"喜欢吗？你等着。"铁桢奔到野果长得最茂密的地方，弯下腰，摘了满满一大捧，递到我手里："送给你。"

我低下头闻了闻果香，不禁轻声喟叹："可惜没有摄像机，不然一定要把这里全拍下来。拿回去好好看看。"

铁桢诧异道："摄像机，是什么东西？"

我自知失言，忙道："是西方的东西，还没有传过来呢？"

铁桢问道："那你如何得知？"

我低着头道："微臣在沿海处听色目人说的。"

铁桢哦了一声，不再言语。微风轻轻吹来，我抬起头，看着蓝天上朵朵白云飘过，笑道："这真是个美丽的世界，真想留在这里，再也

不走了。”

铁桢笑道：“你真的喜欢，朕便在这里建一座行宫，到时你想住多久，便住多久。”

我闻言看着他，心中如乱麻一般，脸上早已红了半边。铁桢低下头，望到我腰上那块刻着彩凤的玉佩，眸子里顿时溢满了笑，语气也变得无比温柔：“你是来找我的？”

“臣来找皇上，是因为这个。”我从怀中掏出那枝竹笛，递到铁桢手中。

他接过笛子，看了一眼，笑道：“这是什么？”

“召唤灵兽的魔笛。”我道。“臣和苏将军去了匈人的使馆，发现了一些兵营祥图，和这样奇怪的东西。”

铁桢看着我的表情，就象我开始看着苏堂一样。

“臣怀疑匈人借和亲之名，进献灵兽白虎，欲谋害皇上。”我道，虽然我并不完全相信苏堂的话，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只是区区一头猛兽，也能谋害朕？”铁桢微笑摇头。显然并不相信。

“阿保呢？”我不及解释，抬头环视左右。

“他说要和朕比赛猎鹿，如今看来，他已经输了。”铁桢扭头看着地上那头鹿，那枝金箭还插在鹿身上。

“皇上，还是小心为妙。”我掩不住心中的忧虑，昨晚那个男人熟悉的身影，总让我心里无法释怀。他们一定还有什么别的阴谋，是我和大哥不知道的，正因为不知道，才更让人不安。

“不过是一头白虎，朕若连它都降服不了，又何谈一统江山，子孙万代。”铁桢说话间，透出睥睨天下的傲气。这就是天子的骄傲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或者，他是有意的。匈人假借和亲之名，行谋害之实。迎娶匈国三公主之事，已经没有可能。

我心中感慨万分，忍不住抬起头，看着他，不及说话，林中传来一阵奇异的笛声，还有隐隐的沙沙声从远处传来。我惊异地回头，只见那两匹白马不安地打着响鼻，四蹄在地上乱踢。

铁桢神色立刻变得肃穆起来。一双鹰眼四处望了望，拉着我急速向身后退去。我惊异地看着他。他用手指在唇上嘘了一声。把我推到

马后，侧耳听了听，沙沙声越来越近。须臾从草丛中窜出一只极雄伟的白色猛虎。

铁桢立刻推我上马，自己也纵身跃上马背，擎出手中弓箭，瞄准了猛虎。

那虎向着铁桢白马前跃来。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担忧，急急地开口："皇上小心。"

铁桢手中箭出，嗖得一声，射向猛虎前胸。笛声忽一转，猛虎一个侧翻，躲过了皇上的箭。怒吼一声，又向前奔过来。

我惊的说不出话。

铁桢很快搭了第二枝箭，这次他加了几分力道，箭再次射出，快如闪电，猛虎不及闪避，正中前额，如射在石头上一般，铮的一声，溅出几点火花。我惊呆了，以大哥的臂力，怎么可能?

来不及思索，笛声忽吹出奇异的乐曲，只见猛虎仰天长啸一声，向我们狂奔而来。渐行渐近，我的手心微微出了汗，见铁桢搭箭再射，急忙呼道："射它的眼睛。"这头猛虎虽然被药水处理过，可以刀枪不入，但它的眼睛却不可能做任何防护。

铁桢会意，一箭呼啸而出，不偏不倚，正中猛虎左眼，猛虎痛嚎一声，鲜血流了出来，这时笛声又起，越吹越急，猛虎渐至疯狂，飞扑过来，若不是身下战马训练有素，立刻攒开四蹄飞驰，几乎被猛虎咬中前腿。

我转身寻笛声来源的地方，那一定是阿保。

铁桢抽箭在手，搭在弦上，箭尖本向着前方，忽然一转，射入一旁茂密的树林，远远地听到一声惨呼，笛声止了。

"皇上好箭法。"我轻呼一声道。那惨叫的定然是阿保，只不知那一箭，会否要了他的性命。

这时，猛虎已渐至眼前，笛声虽止，它却并未停下，仅余的一只血红的虎眼，狠狠地瞪着我们，我知道，那是因为身上的伤激发了它的本能和野性。

铁桢勒住马，回身抽出腰间长剑，对我道："我来对付它，你先走吧。"

“大哥。”我看着他。“我不会离开你。”我说，我的语气无比坚定。

铁桢笑了，笑得很快慰：“好。”他柔声说道，“等着我。”轻轻跃下马背，向前走了几步，静静地等着。猛虎立起前爪向他猛扑过来，爪上的尖甲闪着耀眼的光芒。铁桢纵身一跃，轻轻闪过，猛虎一转身张嘴来咬，铁桢又一旋身避过。我把剑插入鞘内，取了铁桢的弓箭，搭在弦上，想放箭又恐伤了他，心中犹豫不决。

转眼看场中猛虎几扑不中，渐渐怒起，狂吼一声扑上去，铁桢足下轻点，又闪了过去。我手中箭微微颤抖，思虑再三，猛虎经过几下飞扑，气势渐渐衰弱。铁桢见状，长剑向前一送，正中老虎受伤的左眼，刺得不深，很快又拔出来。猛虎怒啸一声，鲜血喷涌而出，铁桢忙往后一退，跃开一丈有余。

我见了心想正是好时机，忙一箭射出，正中猛虎左腹。虽然本人箭法只是在青城时匆匆学了一点，但是这么大的目标，还是能射中的。只可惜伤不了它，只能激怒它。给大哥创造机会。

猛虎怒嘶一声，转身向我扑来。我忙打马向后退，白马受惊，突然扬起前蹄，向空中踢了几脚，我一时不曾防备，从马上摔下来，看看到了地上，忙将脚尖一点，向后一纵身，险险站住。这时老虎已扑到我面前。忽然停住，怒吼一声，回头抓去，只听嘶得一声，衣襟破碎声，我大惊，忙抽出腰中剑，狠命刺去，剑如刺在铁石上一般，根本毫无用处，反倒震得我两手发麻。

老虎浑身鲜血，慢慢转身，两只前爪向我身上搭来。我仓促间不及闪避，只好闭上眼，等着它来咬我。

等了一阵没有动静，我缓缓睁开眼，只见白虎倒在我的脚下，一只虎眼犹然睁着，铁桢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我。那柄长剑插在老虎的咽喉里，直刺到剑柄。就是这致命的一剑，取了这头灵兽的性命，不过，若不是笛声停了，白虎失了指挥，铁桢要想取胜，只怕不易。

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弯腰给老虎把眼皮合上，再看看自己身上，全是斑斑血迹，对面的铁桢，明黄色的猎装也被鲜血染红了。我想到方才的衣襟破碎声，忙奔过去，看他手臂上果然有一处衣袖裂开，往处渗着血，赶紧拉着他走到大树下，解下身上披风，垫在地上道：“皇上请坐。”

铁桢看看我，转身坐下，我从自己上衣的下摆撕了一块布，又把铁桢的袖子撕开，顿时倒抽一口冷气，铁桢手臂上是一处抓痕，伤得极深，血肉模糊，定是方才见我身临险境，他急急返身来救，才会躲避不及，被白虎利爪所伤。

我心中一痛，眼中几乎掉下泪，急忙把布小心地包扎在伤口上，缠了好几圈，打了个结，对铁桢道："很疼吗？"伤成这样，一定很疼，可他脸上却一直在笑，笑得我心里酸酸的，又是心疼，又是难过。

铁桢看着我，忽然一把将我抱住，翻身压在身下，我一时不防，失声叫道："皇上！"

上林苑(二)

铁桢伸手揭了我脸上面具，用带着些沙哑的声音柔声道："不要说话，让我好好感受你。"他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汗味和血腥味，那是一股强烈的男人气息，带来一股无形的压迫感，使我心慌意乱，不能自已。我挣扎着想离开他的怀抱。他不许，用力拥抱住我，低下头，吻向我的嘴唇。

我扭头想避开他，他一手托住我的后颈，另一手扣住我的腰，将我紧紧地禁锢在怀中，滚烫的嘴唇不容拒绝地压上我的唇，意识完全混乱了，温暖湿润的感觉从唇上化开，渐渐深入。灼热的舌尖，带着绝对占有的意味，突入我唇间，勾缠辗转，尽情的挑逗。

怎么可以吻得这么深，这么热烈，为什么，我竟不知该如何拒绝。

铁桢在我快窒息时，终于略略松开我，伸手轻抚我的脸颊，迷离的眼神，透着压抑已久的情欲和渴望。

我抬起头，深深地凝望进他的眸子里，那样热烈的目光，让我的心一阵急跳，呼吸都似乎停止了。

不待我说话，他灼热的嘴唇很快又落了下来，一个更热烈更缠绵的吻，唇齿相戏，纠缠吮吸，似乎永远没有结束的时候。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再次松开我，嘴唇依然意犹未尽地停留在我的脸颊腮畔，轻轻碰触。他急促的气息呼到我脸上，让我的胸口一阵阵发紧。喘不过气来。

“丽君……”铁桢轻声呼唤我的名字，他的声音很温柔，充满了浓浓的爱意。

“嗯……。”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象梦幻一般迷离飘忽。

“方才为什么不走？”铁桢一边轻吻我的脸颊，一边轻声问道。

“因为……”我说不出话，因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有他。因为我愿意和他同生共死，因为爱……

铁桢低下头，很快又吻住了我，他的吻从开始的温柔缠绵变得越来越热烈，象汹涌奔腾的热浪，象要将我彻底熔化一般，我渐渐迷失。心底埋藏已久的爱,已经被他点燃,如炽热的火焰,喷薄而出,再也无法抑制。

“皇上……”是苏堂溢满惊喜的声音，戛然而止。

脑子里象有什么东西炸开了，响成一片，如果现在眼前有一堵墙的话，我一定会一头撞上去……

铁桢松开我的嘴唇，侧过身抱我起来，我从他怀里扭过头，再看苏堂，已经背过身去，举着火把立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夜色中，依然能感觉到他的双肩在轻轻颤抖，象是在努力控制自己。

铁桢神态自若地弯下腰，将地上的披风捡起来，掸去上面的草叶，披在我身上，将我完全裹起来，又到地上寻了我的面具递到我手中。我慌忙接过来戴在脸上。再摸摸自己的头发，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

铁桢拔下我头上的银簪，伸手在我的秀发上轻轻梳了梳。我双手快快地把头发盘好，看着他，铁桢把银簪插在我头上，左右端祥了一下，笑道：“没事，好了。”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铁桢伸手又把我拉到怀里，紧紧地搂着，扭过头，看着远处的苏堂不语，我心中一惊，抬头看着他：“皇上，苏将军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是吗？”铁桢低头看着我，脸上没有讶异，俯身在我耳边，低低道：“说吧，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朕？”

他的语气十分平静，难道他早就知道。心不自觉颤栗了一下。

我低下头：“没有了。”

“真得没有？”铁桢定睛看着我，唇角上扬，透着一抹异样的笑容。

“真得没有了。”我红着脸道。

铁桢看着我，眸子里盛满了宠溺，“回去再罚你。”他柔声说道，伸手在我鼻尖上不轻不重地捏了一下。

“皇上，你应该赏臣，而不是罚臣。”我委屈道。

“为何？”铁桢唇角上扬，含笑望着我。

“因为臣救驾有功啊，皇上。”我低着头，不敢看他。颊上仍然一片滚烫。

铁桢一愣，哈哈大笑起来。我悄悄扭头，看着苏堂，他依然静静地立着，我不知道，刚才的那一幕，对他的震动有多大，他会怎么想，他会不会以为，我是为了荣华富贵，为了进宫，才那么坚决地要解除和少华的婚约。我该怎么向他解释，也许，任何的解释都太苍白。

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响起，铁桢轻轻松开我，抬起头，很快，远处的山林后，一批批禁卫军，御林军，太监，陆陆续续地来了，手中都举着火把，齐齐跪倒在地，呼道：“臣等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铁桢轻轻抬手：“都起来吧，朕不会怪罪你们。”

我向人群中望了一眼，唤道：“太医到了吗？”

“臣叩见皇上。”太医急忙从人群中跑出来，跪到铁桢面前。

“还不快去给皇上疗伤。”我急道。太医唯唯诺诺地上前，解开我给皇上绑的布条，开始上药。铁桢唤道：“阿罕。”

“皇上有什么吩咐？”阿罕上前道。

“带几个人，搜查前面的密林。”铁桢道，语气已经恢复了帝王的威势。

“臣遵旨。”阿罕立刻带着人，举着火把去了，搜查很快结束，只在密林中找到一枝竹笛，和一些血迹，没有阿保的踪影，得知这个结果，我和铁桢对视了一眼，两人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忧虑。这次皇上射猎上林苑，京城中的禁军几乎倾巢出动，苏堂又把皇上留下守城的御林军也带了过来，京中所剩下的，不过近千士卒，倘若匈人另有图谋，后果无法预料。

“马上启程回京。”铁桢跃身上马，阿罕吩咐手下扛起猛虎，率领大队，浩浩荡荡，驰往京城。

我骑着马跟在皇上身后，身上穿着那身淡青色的便服，上面血迹斑斑，还有几处破了口子，记忆中，我从未如此狼狈过，偷眼看前面的皇上，他一定也从未如此狼狈过，就象那次在雪岭，这一切，难道真是上天的安排。倘若上天真得安排我和他的缘份，我该怎么办？是接受，还是逃避，我感到惶然，迷茫，痛苦不堪，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的抉择。不管如何选择，最后都会伤心。

苏堂苍白着脸走在队伍的最后面，隔得那么远，我都能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深深的忧郁和痛楚。心突然一阵悸动，难道他也对我有了情意，这可如何是好。

还在离京城数十里路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了火光，红红的，映着半边天，夜色中，一骑马迎着大队飞驰而来，一直奔到铁桢面前，翻身下马，跪伏于地：“皇上，大事不好了……。”

铁桢猛地勒住马缰，沉声问道：“出了什么事？”

来者是个小校，战战兢兢道：“大批叛党……作乱，焚毁民居，屠杀百姓，包围皇宫……御林军就快抵敌不住……”

我惊呆了，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匈人进献灵兽谋害皇上，只是其中一步，他们还想趁乱占领守备空虚的京城。

让我疑惑的是，大批匈人潜入京城，我们怎会毫无所觉，难道京中有他们的内应？或者，这些叛党，并非匈人，而是另有其人。若皇上真的遇害，局势将无法收拾，好毒的计谋。

铁桢扭头向后喊道：“阿罕，挑选数百骑最快的战马，即刻进城。”他没有唤苏堂。

“是，皇上。”阿罕领旨，很快率领禁军中的精锐，绝尘而去。

明月禅寺(一)

夜色下，京城巍峨的城楼渐行渐近，风夹着哭喊声，厮杀声传来，城门大敞着，阿罕的先头部队已经率先进城，会合城中仅剩的御林军，与那些遍布大街小巷，象是一夜间冒出来的无数黑衣蒙面人，近距离格杀。

皇上率领的大军一进城，战局立刻明朗，城中守军得知皇上安然无恙，士气大振，皇宫之围迎刃而解，相反，蒙面人寡不敌众，军心涣散，被御林军一路追击，兵败如山倒，这场不知是谁策划的叛乱，只坚持了十几个时辰，就宣告彻底失败。

铁桢命阿罕带人将剩余的叛党押入大牢，我一直跟随在他左右，被无数武功高强的侍卫团团围护着，亲眼看着他指挥若定，游刃有余。

铁桢又颁下旨意，封锁全城，派出数千禁军，挨家挨户搜查叛党余孽并可疑的匈国人，这时天已快亮了，东方露出鱼肚白，我已整整两个昼夜没有歇息，忍不住在马上打起了瞌睡。

“困了吗？我命人送你回去歇息。”铁桢柔和的声音忽然响在耳边。

我勉力抬起头，笑道：“还好。”

铁桢从马上凑过来，在我身旁耳语道：“小丫头又在逞强，听话，回去吧。”他说完，看了看我，道：“还有这身衣服，也该换了。”

我低头打量自己，一身血迹斑斑，被晨光一照，说不出的狼狈。

铁桢忽然压低声音道：“要不，你和我一起进宫。我也要换衣服。”他那身猎装也染满了血迹，还有几处划破，有失皇帝威仪。

我顿时羞红了脸，忙道：“臣告退。”

铁桢一把握住我的手，在手心里紧紧地握了一下，徐徐松开我，轻轻道：“今天不用来上早朝了，明天，我再招你进宫。”

我腮上一片滚烫，急忙拱了拱手，策马离开他。铁桢在身后轻轻扬手，数十名御林军听命上前，护送我回相府。

相府地处京城之东，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片，包括几座官府，还有民宅，都未被战火殃及，恍若京城最后一处安全岛。

一进相府的大门，我就遣走御林军，唤来下人，不顾他们讶异的目光，匆匆吩咐：“准备香汤，我要洗个澡，换身衣服。”

一会儿，香汤来了，我把身上的脏衣服除下来，泡在香汤中，好好地洗了个澡。又起来换了干爽的衣服，径直走进卧房，可躺在床上，我却睡不着，脑子里不时想起上林苑的情景，唇上仿佛还留着大哥的余温，让我脸红心跳，又是羞涩，又是不安。只好勉强自己睡

觉，过了好一阵，我终于渐渐沉入梦乡了，这一觉不知睡了多久，直到门外响起下人的呼唤声：“大人，大人。”

“什么事？”我好不容易睁开眼睛，窗外一片漆黑，我竟然睡了整整一天。

“大人，门外有人求见。”下人在外道。

“哦，告诉他，我很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很快又闭上眼倒了下去。

“大人，他说他是梁相府的下人。”下人道。

“梁相府的下人？”我一愣，怎么会是他？自铁桢即位以来，这位忠心耿耿的老大人总是事事针对我，我知道，那是因为他的资格比我老，立下的功劳也不比我少，却屈居我之下，心中颇有怨言，若是他府中的下人，却不好不见。

“带他进来。”我坐起身，整好发髻衣饰，走了出去。

一个穿青衣的下人立在花厅里，小小的个子，一双小眼睛灵活地转来转去。见了我施礼道：“小人韩直，拜见张相爷。”

我点了点头道：“说吧，什么事？”

韩直将一份请柬递给我：“老爷请大人到明月禅寺一聚，有要事相商。”

“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我伸手接过请柬，打开略略看了一眼。韩直退了出去。

请柬上果然写着明月禅寺，下面盖的是梁左相的私章。明月禅寺是当今皇太后和一些朝中大臣清修的地方，平日除了朝中高官和他们的家眷，极少有外人出入，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妥，只是心里为何总觉着不安呢。

我想了想，吩咐下人：“备马，我要出门一趟。”

府外夜色浓稠，家家灯火通明，比白日还要喧闹几分，叛乱刚刚平息，搜查还未结束，时不时有小队的禁军从街上驰过，因为是去寺院，我没有穿官服，只着了一身便装，腰佩宝剑，骑着马，带着叶南两兄弟，到了明月禅寺紧闭的大门前。寺内还有隐隐的灯火，却听不到人声。

看着紧闭的庙门，心里的不安似乎又强烈了一些，我皱了皱眉，向叶南道："我和叶北进去，若是半个时辰还未出来，你就去兵部尚书府，禀告苏将军。"不管谈什么，半个时辰，应该够了。

叶南讶道："大人，这是为何？"

我笑了笑："不为什么，你只管照做便是。"

叶南点了点头，不再问。我抬起头，示意叶北上前叩门，门很快开了，一个穿着青衣的和尚走了出来。见了我施礼道："施主请。"

我微笑还礼，扭头吩咐叶南："你在门外候着。"

"是，大人。"叶南应道。毕竟我只是进寺会见同僚，更何况这是太后时常念经的禅院，而且叛乱也已经平息，似乎没有危险可言。

寺庙里出奇的宁静，一个人影都没有。和尚领着我和叶北走了好一阵，到了后院一间极大的禅房前，韩直在门外守候，见了我，笑道："大人果是信人，快请进吧，我家老爷已经等候多时了。"他推开门，我示意叶北留在门外，自己走了进去。

禅房两进两出，外屋没有人，我迟疑片刻，走进里屋，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穿着一身华贵的汉人衣饰，腰佩镶着宝石的乌鞘弯刀，背对我立在窗前，正在观赏窗外的景致。

听到我的脚步声，男人慢慢转过身，锐利的眼眸，线条分明的脸，唇角轻轻抿着，脸色有些阴郁。

竟然是他，心突得停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跳动。

我扭头看身后，里屋的门已经无声地关上了。小个子韩直侍立在门边。

耶朵很快散去脸上的阴云，哈哈笑道："张大人，想不到吧，我们竟然又见面了。"

我心里百转千回，终于镇定下来，远远地施礼："大王子，别来无恙。"

对我的冷静有些意外，耶朵愣了一下，朗声笑道："张大人忠孝仁义，豪气干云，耶朵好生佩服。"

"不敢，不敢。"我下意识地握了一下剑柄，神态悠闲道："大王子请张某来，不是为了说这句客套话吧。"

“当然不是，来，快请坐。”耶朵在上首坐下，伸手一指身旁。又向韩直道：“韩直，为张大人奉茶。”

我看了韩直一眼道：“你真是梁相府的下人？”

“小的确是梁相府的下人，不过，现在已经是王子殿下的人了。”韩直恭敬道。

“原来如此，想不到汉人中，也有你这样奴颜媚骨的卖国贼。”我冷声讥讽。韩直顿时脸色苍白。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他在相府，永远是个下人，跟着我，却可以享到荣华富贵，何乐而不为呢？”耶朵哈哈笑道。

我冷哼道：“他今日连自己的祖国都能背叛，他日一定也会背叛你。”

韩直慌忙跪下道：“属下一心效忠殿下，绝无二心。”

耶朵轻轻笑了两声：“起来吧，我相信你。”

“谢殿下。”韩直站起身。

我不看他，自己挑了个离耶朵最远的位子坐下，淡淡道：“大王子撕毁和约，谋害皇上，扰乱京城，已经犯下死罪，不如早些投降，张某可以在皇上面前为你美言几句，或可保你不死。”

“是吗？”耶朵看了我一阵，哈哈大笑，笑完忽凑近我面前，低声道：“有张大人在，谁敢动我。”

我微微一笑：“就算挟持我又如何，皇上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你以为你还有机会逃回匈京吗？”

耶朵顿了顿，笑道：“先不谈这个，你是如何猜到我在京城的？”

“你腰上的弯刀，镶了两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还有你的举止气势，除了匈国大王子，谁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我冷冷道。

“张大人确实聪明。”耶朵哈哈一笑，转眸深深地看着我：“你就是这样猜到我们要刺杀铁桢吗？”

“何须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冷冷一笑：“在下原以为殿下是位心胸宽广，光明磊落的英雄人物，没想到却是位小肚鸡肠，睚眦必报的莽夫。”

耶朵脸色一沉：“张好古，不要忘了，你的小命现在在我手里，我随时可以杀了你。”

“我若说错了，你尽可以杀我，不过你不要忘了，这里是天朝的京城，不是你们匈人的草原，你若是杀了我，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我冷冷道。

耶朵沉默片刻，脸色渐渐缓和，笑道：“张大人，只是一句玩笑而已，我怎么舍得杀你，说起来，连我都有些奇怪，自己为什么要亲自来京城，请张大人的事，叫别人办不就行了，可我终究不放心啊，到了京城，就可以早些见到张大人，只是分开几个月，竟让我有度日如年之感。”

他别有用意的眼光，让我暗暗心惊，索性转移话题道：“殿下来京城，原来是为了报仇吗？”

耶朵看了我一阵，表情变得有些异样：“是啊，你是我的仇人，这半年多来，我日夜都想着要见你，亲手杀了你，方能解心头之恨。”他说完，忽然凑到我眼前，语气透着迷惘：“为何今日见了你，我又改了主意呢。”

明月禅寺(二)

我一惊，急往后避开他，淡笑道：“王子聪明一世，却糊涂一时啊。”

“这话什么意思？”耶朵看着我，问道。

“若是张某没有猜错的话，进献猛兽取皇上性命，趁机作乱，藏身明月禅寺，假借梁相爷之命，请张某来赴约，这些阴谋诡计，王子这样光明磊落的君子，一定想不出来吧？”我边说，边看着他的脸色。

耶朵一愣，旋即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道：“说得对极，这确实不是本殿下的主意。大人的才智，让耶朵刮目相看啊。”

“王子殿下，别怪我没有提醒你，此人即然能想出这么卑鄙的主意，一定不是什么重信义的君子，不管他答应过你什么，他的话，绝不可信。”我淡定地笑了笑，语中暗含挑拨之意。

耶朵吃惊地看了我好一阵，向后靠回椅上，唇上透出笑意：“他答应我，只要除去铁桢，就送给我北疆七城，年年岁贡，还有你……想不到，这也被你猜到了。”

暗暗思索他的话，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寒意，如冰一般寒冷。我勉强镇定下来，笑道：“若真是这样的话，在下只怕，到最后，你什么都别想得到。”

“他若敢骗我，我就杀了他。”耶朵面色一寒。

我心中暗喜，脸上仍道：“王子殿下，张某再劝你一句，只要你放弃抵抗，投降天朝，我可以劝皇上放你回国。我们的和约依旧有效。”

耶朵沉默了一阵，笑道：“张大人说的确实有些道理，只是如今箭已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铁桢是我们的敌人，我早晚要除去他，倒是张大人，却是可以和我们做朋友的。”

我很快答道：“本来可以做朋友，只是现在已经做不成了。”

“为什么？”耶朵问道。

“问你自己。”我咬牙道。

“你当日若是答应我的话，现在已经是我的妹夫了。”耶朵哈哈一笑，忽扬手道：“退下。”身后的韩直转身离去。我想到叶北，方才耶朵如此放肆地大声说笑，却一直没有他的声音，难道他已经遭了不测。

耶朵静静地望着我，好一阵，忽长身而起，伸手来扣我的手腕，我大惊失色，起身后退，躲避不及，被他一招制住手腕，低声道：“你到底是男是女？”

被他的话吓了一跳，我按捺住心中的不安，冷笑道：“王子这话问得好生奇怪，张某实在听不明白。”

“是啊，我也曾经怀疑过，世上怎会有这样的女子？”耶朵一脸怅然：“世上若真有这样的女子，她便应该属于我……。”他喃喃低语，吓出我一身冷汗，勉强镇定下来，板着脸道：“王子这个笑话可一点都不好笑。”

“笑话？不，不是笑话，是我的真心话。”耶朵俯下身，凑近我面前，眼神中忽然掠过一抹笑意，低声道：“是男是女，其实很好分辩……”

我大惊，猛地一下挣出他的手，退后几步，恨声道：“我警告你，若半个时辰我不出去，京城御林军就会兵围明月禅寺。到时你和你从匈国带来的那些忠心耿耿的手下，都要死在刑场之上，做个断头鬼。

耶朵看了看我，唇上忽然露出笑意："你不会这样做，因为你叔叔一家还在我手里。"

我一震，怒声叱道："你说什么？"

耶朵自怀中掏出一本古旧的医书，递到我面前："你可认识？"

我接过医书一看，登时脸上变色，出声喝道："这本书，你从何得来？"这分明是爹平时最爱看的黄帝内经，里面还有爹写下的许多批注，几日前，我刚接到齐深济的密信，信上写了爹娘现在的住址。杭州西街荷花巷。如今爹爹爱不释手的医书，却落到他手中，叫我怎能不心胆俱裂，方寸大乱。

"是你叔叔送给我的。"耶朵轻松自如地坐回椅上，唇上溢满了笑。

我心中登时升起怒火，再也无法控制，手一伸，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咬牙道："说，你把我叔叔一家怎么样了，他们若有事，我定将你碎尸万段，掷入阿鼻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耶朵一点也不生气，任由我的手拽着他，轻声笑道："张大人别急，他们可是重要的筹码，我怎么会让他们有事？"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拍桌怒道。

"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耶朵笑得象只草原上的老狐狸。

看着这个男人一脸诡计得逞的表情，我渐渐冷静下来，如今对方已经占尽先机，除了见机行事，别无他法。

轻轻松开他，坐回椅上，悠闲地端起一杯茶，喝了一口，我笑道："说吧，什么事？"

见我如此，耶朵颇为讶异，忍不住笑道："张大人果然不是一般人，好，我也不和你兜圈子，只要你跟我回匈京，我就放了你叔叔。"

"我不会跟你走的，除非你杀了我。"我扭头不看他。

"我知道张大人不怕死，但你的叔叔一家，他们的死活，你也不放在心上吗？"耶朵轻笑，看起来自信满满。

这个匈国人何时变得如此狡诈，我不禁抬头看他，这样的做法，倒象极了海山的作派。心猛地一沉，如坠入万丈深渊。

"怎么样，想好了吗？"耶朵在我耳边低声道。

心念电转，我抬头一笑：“殿下别忘了，张某可是你的仇人，你把仇人带回国，不怕你的臣民耻笑你是懦夫吗？”

“怎么会？”耶朵轻笑：“我在来天朝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你若是男人，我就封你为国相，你若是女人……。”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闷声笑道：“我就把你抢回去。”

我震惊地看着他，好一会才冷静下来，徐徐道：“只可惜，京城已经戒严，就算我答应和你出城，王子殿下怕是也出不去了。。”

“是吗？我们不如试一试。”耶朵话音未落，骤然靠近，一手把我拉入怀中，另一手疾电般扫过我身上几处穴道。

我躲避不及，身子一软，不由自主地倒在他怀里，耶朵的大手抚上我的腰肢，停留了一阵，又移到我的衣领上，忽视我惊怒的表情，笑得有些暧昧：“现在，让我看看我们的张大人，到底是男是女。”

我急急道：“不必分辩了，我是女人。”

耶朵一顿，露出惊喜之色：“你果然是女人？”

“是男人又如何，是女人又如何，我不会做你的国相，也不会嫁给你。你趁早死了这份心吧。”我怒目瞪着他。

他脸上满是欢喜，对我的怒气根本视而不见，口中仍喃喃道：“我早该猜到的，若早知如此，当日在青城，你就是我的女人了。”

我看着他，惟有苦笑。

耶朵把我拦腰抱起来，深深地看着我的眸子，眼里的光芒变得炽烈无比。“这一定不是你的真面目吧，光看你的眼睛，便知道你有多美。连生气的样子都很美。”他的语气明显透着戏谑，我知道，再多说也无益，现在落到他手中，只有任他摆布。

那是一种很无助的感觉，这种感觉，我从未有过。进寺已经半个时辰，叶南会照我的话，去找苏堂吗？苏堂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还有大哥……

“别担心，只要你乖乖地听话，我就不会强迫你。”似乎感觉到我的慌乱，耶朵含笑抚了抚我的脸，没有更进一步的举动，伸手到怀中掏出一个类似嗅盐的瓶子递到我面前：“好好睡一觉，一觉醒来，我们已经离开京城了。”

我看着他，满脸的不信，他也看着我，笑得很快意："一出城门，铁桢就再也别想找到我们。"

瓶子散发着好闻的淡香味，我的意识渐渐模糊。朦胧中，感觉他抱着我径直出了禅房的门。一个尖细的嗓音道："殿下。"

"准备好了吗？"耶朵问道。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他就是殿下要的人吗？"尖细的嗓音透着惊讶。

"她是我的女人。"耶朵含笑的声音道。我很想反驳他，却说不出话。

接着又往前走了一段路，似乎上了一辆马车，耶朵把我放在马车软软的靠垫上，自己坐在我身旁。把我轻轻搂到他怀里，他粗重的气息呼到我额上，我浑身说不出的难过，很想挣出他的怀抱，却连手指都动不了，马车渐渐启动，我的意识终于沉至无边的黑暗中。

时已将近四更，本应寂静的京城，依然喧闹不止，大批全副武装的御林军，举着火把，在大街小巷穿梭，挨家挨户搜查，连寺庙庵堂也不放过，凡有可疑之人，一律拿下。据说，搜查的对象，除了匈人，还有一位模样极俊美的少年，是皇上亲自下的旨，没有人知道那个少年是何许人，为何要搜查他。气氛变得空前的紧张和沉闷。

在这时，一辆马车悄悄穿过一条僻静的巷子，驶了出来，马车上打着皇宫的印记，车前还悬挂着写有慈安宫字样的宫灯，赶车的是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头上戴着斗笠，遮着半边脸，马车一直驶到最偏僻的北门前，守门的兵士立刻迎上来道："来者何人？"

车夫道："吕公公有急事出城，快把城门打开。"

兵士道："兵部尚书苏将军有令，全城戒严，任何人不得私自出城。公公请回吧。"

"怎么回事？"一个尖细的嗓音怒喝道。兵士回头望去，马车上下来一个白发苍苍的太监，脸上透着怒容。

兵士急忙上前施礼道："公公，苏将军有令，任何人不得出城，小人等也是奉命行事。"

"咱家奉太后懿旨，出城公干，你是什么东西，竟敢拦阻，若误了太后的事，该当何罪？"太监怒声道。

“这个……。”兵士面露难色。

这时，远处驶来一众马匹，为首的是一个青年将军，生得剑眉星目，肩宽体壮。见了他们，不悦道：“出了什么事？”

兵士忙上前道：“梁将军，这位公公要出城，可是苏将军有令，今晚不得打开城门，放走一人……。”

梁威看到太监的脸，急忙挥手止住他，跃身下马，笑道：“原来是吕总管。”

太监笑道：“梁将军，太后刚刚下旨，册封令妹为荣妃娘娘，真是可喜可贺啊。”

梁威满脸堆笑：“到时还要请公公多多照应。”

太监道：“那是自然。”

梁威看了看太监身后的马车，道：“公公要出城吗？”

“是啊，奉太后旨意，出城采办些祭祠的物品，没想到城门已经关了。”太监语带叹息。

梁威眉一皱，向小兵道：“还不快把城门打开。”

兵士犹豫道：“将军，苏将军有令……。”

“出了事，由本将军一力承担。”梁威面露怒色。

小兵无奈，只得上前打开城门，车夫扬鞭打马，驾的一声，马车很快消失在城外茫茫的夜色中。

重返杭州

“丽君。”一个声音在梦中呼唤我。

“大哥……。”我轻声唤道，眼前模模糊糊的，象是有一个人影，高大挺拔，双眉轻蹙，象是藏着永远抹不尽的忧虑。

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抚向他的眉间，想把他的忧虑抹去。手上一紧，被一只大手紧紧地握入掌心，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道：“谁是大哥？”

心一惊，我猛地睁开眼，耶朵正俯身看着我，“谁是大哥？”他问道，语气透着些许不快。

我用力甩开他的手，坐起身，环视左右：“这是哪？”

“滁州城外的一处宅院。”耶朵道。脸上露出些许得色：“这地方很隐密，铁桢就算再神通广大，也绝找不到这里。”他说完，顿了一下，低头看着我，眉头微微皱起：“你在梦里，一直在呼唤大哥，大哥是谁？”

“是吗？”我笑的有些苦涩。

“是你的心上人？”耶朵的语气咄咄逼人。这个男人的妒意如此明显，让我暗暗心惊，索性不理他，自顾自起身，身上穿的还是离开京城的那套衣服，衣裳完整，暗松一口气，我笑道：“大哥者，自然是本姑娘的哥哥。王子殿下精通汉语，不会连这个词都听不懂吧。”

耶朵脸色阴沉：“你叫他的样子，根本不象叫自己的哥哥。”

“随你怎么想。”我走到窗前，看了看窗外，天色已经黑了，高高的院墙外，透出一片茂密的林子，象是在一座山上。

耶朵立在我身后，沉默不语。气氛变得有些压抑。

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急忙镇定心神，向他回眸一笑：“有没有吃的，我好饿。”

耶朵炽热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阵，也笑了：“有。”

桌上早已摆好了酒菜。耶朵坐在上首，亲自拍开酒坛的泥封，闻了闻，向我笑道：“好酒，这是山庄里藏了十年的上好女儿红。你有口福了。”

“只可惜我不喜欢饮酒。”我皱了皱眉，看桌上摆的，全是精心烹制的野味，做得色香味俱全。想不到这深山中也有好厨师。

“姑娘快请坐。”韩直脸上堆满了笑。

“谢了。”我轻轻一笑，就在椅上坐下，也不喝酒，自顾自盛了一碗饭，夹了一些爱吃的菜，三口两口就吃完了，耶朵愣在一旁，吃惊地看着我。说不出话来。

我看着他笑道：“大王子怎么还不吃，菜可要凉了。”

耶朵把目光从我脸上收回，笑道：“本来想和你痛饮三百杯的，没想到……。”

我打断他的话，立起身笑道：“我累了，先歇息，几位慢慢用吧。”不理他，拔腿就走，一个模样清秀的丫环立刻迎上来，领着我去院后的卧房。

耶朵呆呆地坐在原地，看着满桌酒菜无语。

韩直在旁道：“殿下，她不陪你，我陪你喝。”说完斟了满满一杯酒，递到他手里。

耶朵接过酒，一饮而尽，脸上表情说不出是叹息还是喜悦。

韩直笑道：“殿下别急，天朝的女子性情羞涩，要想降服她们，需得多费些功夫才行。”

耶朵看了他一眼，不语，提起酒壶，直接往嘴里倒酒。

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出现在丽君的卧房外，轻轻推门，门从里面拴上了，人影探头看了看四周，伸手拔出短刀，轻轻一划，门应声而开。

人影快步走进去，反手把门紧紧地合上。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弯下腰，正待伸手，又停住，从怀里掏出火折子，轻轻点着，火光映着他的脸，正是海山的亲信阿桑，阿桑低下头看床上的人，盖着厚厚的锦被，背对他躺着，满头乌黑的发丝，倾泻在玉枕之上。

阿桑迟疑了一阵，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将女子翻过来，露出一张陌生的脸，脸上睡态安祥。

阿桑大惊失色，这时门外忽响起踉跄的脚步声，阿桑急忙纵身，从窗户跃了出去。

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耶朵带着七八分醉意，闯了进来，径直走到床边坐下，伸手轻推床上的女子，一边唤道：“张好古，好古……。”

女子不答，耶朵掏出火折子，嗒的一声点着了，低头一看，酒顿时醒了大半，惊呼道：“来人啊。”

韩直闻声赶来，在门外道：“殿下，出了什么事……”

耶朵几步奔到窗前，看桌上有几个清晰的脚印，不禁顿足叹道：“让她跑了。”

“殿下，现在怎么办？”韩直战战兢兢问道。

“还能怎么办，把所有人派出去，给我仔细地找，一定要把她找回来。”耶朵怒声喝道。几步出了房门，韩直急忙跟着他走了出去。

过了一会，我打开衣柜的大门，走了出来。看了看床上的丫环，笑着摇了摇头。

接下来的事变得容易多了，趁大多数人都出去找我的机会，我悄悄溜到后院，打倒一个倒霉的下人，把他拖到山后灌木丛里藏起来，点了他的昏睡穴，用藤条捆紧，换上他的衣服，继续藏身宅子里，这个宅院大得惊人，林木又很茂盛，随便都能藏百八十人，更何况他们一心以为我走了，根本没想到要在宅子里找。

经过几个时辰徒劳无功的搜索，耶朵终于放弃了。带着他那帮人，垂头丧气地下了山，而我也悄悄跟着他下山了。耶朵没有进城，因为现在所有的城池都全是皇上的人马。到处都张贴着他和阿保的头像，悬赏万金。

韩直似乎很熟悉中原的情形，带着耶朵专抄小路，避开官兵的搜查，向江南方向进发。我也一路跟着他，先到陈州，后到扬州，再后来，他踏上了前往杭州的路，看着埋在路上的石刻路牌，上面刻着杭州两个大字，我为之一颤，我叫齐深济为爹娘买宅子的地方，不就是杭州吗？难道耶朵骗了我，爹娘根本没有落入他手中，他现在去杭州，就是为了劫持我爹娘，以达到威胁我的目的。

顺着官道，远远地跟着耶朵一行人，我心事重重地上了路，心中念着爹娘，却不敢想起大哥，为什么，是因为想他的时候，心总是疼得厉害吗？明知会心痛，为何还要想。他有后宫三千，少了我一个，又有何妨。

日夜兼程的赶路，终于，我紧追着耶朵身后进了杭州城。看好他暂住的客栈，我就离开他，去了另一个地方，杭州西街荷花巷。那个地方，应该不会有外人知道的，海山又是从何得知？还有爹爹的医书，是谁给了耶朵。

尔虞我诈

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周游四海的游方郎中，颔下垂着长须，头戴布巾，背着药箱。来到荷花巷，我转到后门前，开始高声叫卖：“狗皮膏药，便宜卖了，跌打损伤一贴就好，内伤瘀血，药到病除。只要五钱银子，快来买啊。”

我的叫卖很快有了效果，后门吱呀一声开了，探出小兰那个可爱的小脑袋，看到她红扑扑的小脸，熟悉的大眼睛，我心里一热，险些

叫出声来。

小兰狠狠地剜了我一眼，轻声斥道：“喂，大清早的，叫什么叫，让不让人睡觉。”

我急忙凑上前去：“这位姑娘，买块膏药吧，便宜着呢。”

“谁买你的膏药，我家老爷可是三代杏林世家，他的膏药，千金都买不到，你还是趁早走吧。”

我见她要进去，急忙一把拉住她的衣袖，“姑娘，等一等。”

“你想干什么？”小兰愤力挣开我的手，不满道。

“这有本医书，不知你家老爷有没有兴趣？”我从怀中掏出那本黄帝内经，轻轻翻开，递到她面前。

小兰一把抢过医书，双眼圆睁，高声呼道：“来人啊。”

门内顿时涌出几个下人。小兰向我一指：“他偷了我家老爷的书，你们把他拿下，扭送官府。”

我一愣，不是吧，闹了半天，这本书是耶朵从我爹那儿偷的，居然用来骗我，气死我了。一定要想个法子，好好教训他一通。不过现在，当务之急，却是赶紧脚底抹油，溜吧。

我背着药箱，飞也似地逃去，跑了几条巷子，才甩掉那些紧追不舍的下人。心下却在暗笑，小兰这死丫头，居然连自家小姐都认不出，还把我当贼，可恨我现在又不能暴露身份，只好先记着，下次再算她的帐。

离开大街，我回到客栈，大胆地要了耶朵隔壁的房间。

耶朵在房里一直呆到晌午时分，出来的时候，他身后跟着韩直，还有一个让我惊讶的人，匈国使臣阿保。他脸色还有些苍白，想来大哥那一箭，伤他伤得不轻。

耶朵带着阿保和韩直，七拐八弯进了一条暗巷，暗巷尽头有一间宅院，院门外侍立着两个灰衣的下人，看起来身手不弱。

阿保上前道：“你家主子来了吗？”

“已经来了，几位请。”灰衣人道。

耶朵大步走进，一直走到花厅，向着那个背对他的高大身影道：“九王爷，幸会幸会。”

海山缓缓转过身，英俊的脸庞略微有些憔悴，一双鹰眼依然闪烁着慑人的光芒，“耶朵王子，幸会幸会。”看着眼前这高大雄伟的北方汉子，他唇角露出一抹阴冷的笑意。

“听闻王爷已经找到孟仕元的下落？”耶朵开门见山。

“没有。”海山断然否认。

“没有？”耶朵一惊，问道：“阿桑交给我的那本医书从何而来？”

“那本书并不在孟仕元手中，而是放在江宁孟仕元的老家，本王派人从江宁老宅取来。”海山冷冷道。

“是这样吗？”耶朵面露疑惑。

海山轻轻扬眉：“王子突然问起孟仕元的下落，莫非有什么指教？”

“我已经答应张大人，绝不伤害他的叔叔。包括王爷。”耶朵笑道。

海山看了他一阵，仰天大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耶朵一脸茫然。

“本王记得，阿保大人曾经说过，张好古是王子的仇人，王子要将他抓回匈京，慢慢地折磨他，方能解心头之恨，今日怎么换了语气，倒象张好古是王子的恩人一般，本王颇为不解啊。”海山止住笑，语气分明透着嘲讽。

耶朵的脸绷紧了一下，转头看了阿保一眼，阿保有些尴尬地低下头。耶朵停了停，旋即笑道：“确有此事，我们匈国人行事向来光明磊落，有仇报仇，有德报德，张好古对我有仇，但在京城的时候，我已经在他面前立下重誓，绝不伤害他的家人。也不让你伤害他的家人。你们汉人有句话，一诺千金，许下的誓言怎能反悔。”

海山停顿片刻，又爆发出一阵轻狂的笑声，好一会方才止住，脸上表情似喜似忧：“王子殿下，若光论心智，你比张好古差得太远。”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耶朵的俊脸顿时黑了半边。

“你和她一起出京，却在路上让她逃脱了。我们先前商量好的计策，全部坏在你手里，这个损失，你要如何弥补本王？”海山收敛笑容，脸色阴冷之极。

“你们天朝人肚里的花花肠子太多，我自愧弗如。”耶朵黑着脸道。

“若本王料得不错，以她的性子，定然悄悄随着你到了杭州。本王冒险离开江北，就是为了带她回去。”海山冷哼一声，语气冰冷，眸子里却隐隐透出异样的光彩。

耶朵震惊不已，阿保在旁道：“九王爷莫非忘了我们的约定，张好古应该交给我们王子带回匈京，而不是去江北。”

“你答应本王，取下铁桢的性命，结果却功败垂成，还暴露行踪，折损了本王许多忠心耿耿的手下，这个帐本王还没有跟你算，你还想向本王要张好古，未免太过分了吧。”海山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不见，语气无比阴冷。

“这不是我的错。”耶朵立刻出声辩解：“若不是张好古为人太过精明，铁桢早已死在灵兽爪下。”他说到这里，眸中忽有光芒一闪，直直地盯着海山，朗声道：“莫不是王爷的手下，向张好古通风报信。”

侍立在海山身后的阿桑怒喝道：“你竟敢诬蔑王爷，该当何罪？”

“哼。主子还未发话，家犬却先吠起来了。”韩直眯着眼，不屑地瞪了他一眼。

阿桑大怒，正待发话，海山笑着止住他，向耶朵道：“如今本王也不向你算什么明细帐，总之，这次谋刺铁桢并未成功，我们的盟约就此作废。张好古我要带走。王子只管安心回国，若天朝起兵征讨你国，你可写信给本王，本王或可助你一臂之力。”

勉强笑了一下，耶朵开口道：“王爷，我们何不再谈谈，我可以放弃北疆七城，但张好古，我势在必得。”

海山英俊的脸上掠过一抹阴冷的笑容，语气生硬道：“不必说了，此事到此为止。告辞。”拂袖而去。阿桑紧跟身后。

耶朵立在原地，望着他的背影，眉头紧皱，沉默不语。

韩直在旁道：“殿下，我们要不要跟上去？”

“好，跟着他。”耶朵点了点头：“他知道孟仕元在哪，只要跟着他，就能找到孟仕元，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张好古的叔叔一家从海山手中救出来。”

我隐身在高墙之后，等了许久，终于见一个男人的身影从宅子里走出来，很快上了前面的马车，他的动作太快，我甚至来不及看清他的模样，只知道他身材高大，一身衣饰极尽奢华，但后面那个人我却看得很清楚，弯眉长眼，一身灰衣，正是海山身边的亲信侍卫阿桑。那他前面的那个人，难道是海山。

我顿时骇得说不出话。没想到海山也到了杭州，他来干什么，和耶朵会面，又是因为什么?

过了一会儿，耶朵也从里面出来了，迅速上了另一辆马车，远远地跟在海山身后。

我怔怔地立在原地，看着那两辆马车越驰越快，眼看就要拐过街角，我立刻施展轻功，飞身追上去，顾不得会不会被那个可怕的男人发现，也顾不得迎接我的将是什么，现在我除了跟着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雾霭沉沉(一)

海山的马车在一家披红挂绿的楼阁前停了下来，海山钻出马车，大步走了进去，耶朵的马车随后停下，耶朵缓步走出来，抬头看了看门前的红灯笼，脸上表情变得有些怪异。

阿保在身后念道："万花楼? 好象是青楼的名字。"

韩直笑道："什么好象，本来就是，没想到这位九王爷这种时刻，还有闲情逸致寻欢作乐。"

"哼。"耶朵冷笑一声道："他分明是在耍花枪，戏弄本殿下，待我进去会会他。"

妓院的老鸨见他们衣饰华贵，早迎上来道："几位大爷可有相熟的姑娘? "

韩直道："把你们最好的姑娘叫出来，陪我们公子乐一乐。"

"好好好，几位请。"老鸨引着他们进去，一迭连声道："春花，秋月，夏荷，快下来，服侍几位大爷。"楼上应声下来三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姗姗走到他们身旁。一股浓烈的香气袭来，耶朵微微皱眉，脑中一闪念，忽浮出一张清秀的脸庞，一双乌黑闪亮的眸子似会摄人魂魄一般，还有那股沁人心脾的幽香，让他几乎意乱情迷，不能自禁。

女子凑到他身边，涂满豆寇的手指举着酒杯伸到他唇边，“公子请。”

耶朵一把推开她，向韩直道：“上去看看，看那小子还在不在？”

“是，公子。”韩直飞身上楼，推开一间间雅间的门，响起一片惊呼声。老鸨惊道：“你们……你们是来……捣乱的？”

耶朵冷冷看她一眼，自怀中摔出三张一千两的银票：“这是补偿你的，我们要找一个人。”

老鸨顿时转忧为喜，笑嘻嘻地接过银票，纳入怀中，嘴上道：“随便找，随便找。”

很快搜查就有了结果，找遍整座青楼，都未见到海山的踪影，连同阿桑一并消失无踪。

耶朵恼怒地捶了一下桌子：“这只老狐狸。”

韩直道：“现在我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耶朵怒声道：“海山已经撕毁盟约，我们也不需有任何顾忌。”

“大王子……。”阿保轻声道：“你的意思是……。”

“把所有人手派出去，一定要找到海山。”耶朵怒气冲冲，抬脚出了万花楼。

我奔到万花楼前时，正好看到海山进去，心中略一思索，急忙奔到一旁，将一锭碎银塞到一个小贩手里，问道：“请问，这妓院可有后门？”

小贩接过银子，眉花眼笑：“有有有，从这条巷子绕过去就是。”

我谢了一声，飞也似地奔进巷子，后门吱呀一声开了，我急忙闪到一旁，只见海山板着脸，从里面走出来，只是几个月不见，他的脸色竟是苍白憔悴了许多，让我暗暗心惊。阿桑紧随在后，两人快步向巷子另一头走去，走到巷口，海山似有所觉，猛地回头，我迅捷隐身一个门洞内，他扫视巷内，并无所获，顿了顿，眼中掠过一抹怅然，依旧扭头向前走去。

我以手抚胸，心几乎跳到嗓子眼，背上全是冷汗。海山武功高强，我的轻功这么差，极易被他发现，到时的结果，真是想想都怕。

这样跟下去终究不是办法，我走到巷口，轻轻探头，只见海山的背影进了一家客栈，客栈上悬着金字招牌：云来客栈。

就是这里了，我暗吁一口气，飞身奔出巷子，随手在树上解了一匹马，骑上就走，身后传来马主人的惊呼声，我也不理。径直穿过大街，到了杭州守备衙门前，我翻身下马，向里就走。

门前的守卫拦住我，我取出怀中令牌，向他一扬，令牌上刻着一个金色的张字。后面还有御赐二字。是我拜相以后，大哥赐给我的，凭它可以随时出入宫禁，见它如见皇上一般。

守卫面如土色，立刻跪下道："拜……拜见大人……"

我从他身边昂首走过，一直走到大堂上，大摇大摆地坐下来，很快，杭州守备得到消息，飞快地奔了过来，跪下道："不知相爷驾到，有失远迎，万望恕罪。"说话间，额上还有微微的汗珠。我本不欲暴露身份，但现在有海山在此，若不拿获他，爹娘处境危矣。

"传我的令，调集两千杭州守军，捉拿叛王海山和匈国王子耶朵。"我冷声吩咐。

守备叩首道："是，相爷。"

军队很快出动，在杭州城四周戒严，同时包围了云来客栈，但是客栈里，并没有海山的踪影，得到军士回报，心突得往下一沉，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拨马道："去荷花巷。"但愿我来的及时，但愿爹娘不会有事，但愿……

踏入孟府漆黑的府门，我呆住了，从院子里，到厅堂，桌翻凳倒，一片狼籍，还有三三两两下人的尸首，皆是被利剑所杀，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杀人灭口，一个不留，这果然是海山的作派啊。他是要我恨他吗？我恨得越深，他就越开心。

"请相爷责罚。"杭州守备和闻讯赶来的官员在我身后，跪倒一地。也难怪，相爷的叔叔寓居杭州，却遭此惨祸，如此失职大罪，便判充军千里也不为过。

我木木地立在原地，说不出话。泪水流到嘴里，很苦很涩。是我错了，我若是告诉大哥，爹娘就不会有事，我若是让爹娘留在京城，不离开，今天的一切就不会发生。

我忽然加快脚步奔进去，翻开每一具尸首仔细查看，我知道海山不会杀我的爹娘，但是小兰呢，她会不会？我不敢想下去。

也许是我的举止近似疯狂，那些官员都跪在地上，不敢起身，也不敢说话，任由我一个人，泪流满面，苦苦地寻找，终于，我翻开最后一具尸首，不是小兰。

“相爷，有人送来一封信。”一个差役飞跑过来，战战兢兢地将一封信递到我手里，信上写着龙飞凤舞的四个字：张好古收。

我颤抖着手接过信，轻轻打开，信上寥寥数字：

“数月不见，心甚念之。惟备美酒一坛，干果数盘，听风小筑，静候佳人。”

我一把揪住差役的衣领：“送信的人呢？”

“是……个五六岁的小孩，大……大人要见他吗？”大概是被我愤怒的表情震呆了，差役吓得面如土色，双腿发软。

我缓缓放开他，恍恍惚惚地向院外走去，“大人，你去哪？”身后传来杭州府台的叫声。

我轻轻摆了摆手，低低道：“你们都回去，我自有安排。”

在杭州闹了这么大的动静，现在全天下都知道我张好古到了杭州，大哥也会知道，他会不会来，他会为了我放下手中的政务，放下所有的一切，赶到杭州吗？可我却忽然不希望他来，我自己做的事，我自己欠下的债，就由我来偿还，何苦殃及别人。

雾霭沉沉(二)

杭州城外，西江亭畔，听风小筑，一艘大船停靠在江岸上，江水轻轻拍打岸堤，大船如摇篮般轻轻摇晃。

海山背着手，立在大船上，眼睛望着岸堤，听风小筑上，悬挂着两盏精巧的宫灯，清风习习，宫灯变得有些朦胧。

“王爷，孟姑娘会来吗？”阿桑轻声问道。

“会，她一定会来。”海山低低道，语气是从未有过的温情，脸上的线条也变得无比柔和。有多久没有见到她，只是短短数月而已，于他，却有数年那么长，日夜在思念她的痛苦中煎熬，食不安枕，寝难下咽，从未想过，只是一个女子，竟能将他折磨到如此境地。早此如

此，当初他一定会带她走，就算她以死相逼，就算她看着他的眼神是如何的冷淡和不屑。

岸上传来急骤的马蹄声，很快马蹄声止了，一个锦衣的少年跃身下马，立在江岸的白堤上，远远地望着他。江风拂起她的衣袖。银冠束发，玉带缠腰，足登银履，腰佩宝剑，秀丽无双的脸庞，一双眸子会说话似的，乌黑闪亮，熠熠生波，只这么一转，漾出异样风情，令人移不开视线，挺秀的鼻梁，朱唇不点而红，修长匀称的身材，立在那里，如玉树临风一般，还有他身上那种气质，如月华之光，清灵飘逸，出尘脱俗。

痴痴地望着她，海山情不自禁地迈步向前。可是他很快停了下来，因为他看到她眼中的恨意，那样浓烈的仇恨，似乎可以摧毁一切。

“我爹娘呢，他们在哪？”向着大船上，我出声喝道。

海山沉默了一阵，朗声笑道：“想见他们，就先上船吧。”

我毫不犹豫地跃到船上，艄公很快撑动竹篙，将船撑离了江岸。

远处传来歌女如泣如诉的歌声，似隐着无限哀愁，诉尽人间悲欢离合事。

“进来坐吧，外面风大。”海山伸手来拉我的手，我如火烫一般躲开他，快步走了进去。

海山笑了笑，不以为忤，随后跟进来，反手把门紧紧地关上，又插上了拴子。

默默地看着他，我苦涩地笑了一下，今日即然来了，就已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失身于他，就算还了爹娘的恩情。我毕竟是现代女子，又有什么看不开的。

海山却一直彬彬有礼，笑道：“请坐。”

“快说，我爹娘在哪？”我问道。根本不肯坐。

海山笑而不答，目光落在我腰上：“这把宝剑，你还随身带着。”他的语气里有一丝掩饰不住的喜悦。

“为了防身。”我道。见他微笑，心中气不过，又道：“王爷若要，尽管拿回去好了。”

“我即已送给你，就是你的，拿回来做什么？”海山依旧微笑。

“我爹娘呢？”不想再和他兜圈子，更不想打哑谜。

海山大大咧咧地坐下来，手执茶杯笑道：“张大人果然孝顺，三句不离爹娘，只是我若放了他们，你要怎样报答我呢？”

我转过身，在他对面坐下，冷冷道：“王爷想要的不过是我的身体，我现在在这里，你只管拿去好了。”

海山勃然变色，猛地伸出手，一把拿住我的手腕，用力一带，一阵碗碟破碎之声，我踏着那一地碎片，身不由己的扑入他怀中。

海山捏住我的下巴，低下头狠狠地瞪着我，英俊的脸庞因为怒气涨得通红：“你以为我想要的，只是你的身体？”

“难道王爷还想要别的什么吗？”我未作任何反抗，任凭他扣住我的腰肢，将我紧紧拥入怀中。

“我若是为逞一时之快，当日在东宫，就已经得到你了，又何须待到今日？”海山紧紧地逼视我，急促的气息喷到我腮上，我听到他剧烈的心跳声，如战鼓一般。

“那你今日逼丽君来，又是为了什么？”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冷冷道，心却在微微颤栗。

“我若不逼你，你会来吗？若是我说，我只是想见见你，你会不会相信？”海山顿了顿，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无比苦涩：“女人？我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她们都心甘情愿爱上我，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我。文采，武功，心智，谋略，甚至外表，我有哪一样不是超越于众人之上，我只要动动手指，就有数不清的美貌少女，愿意为我而死。而你，为什么不愿意……。”

“王爷也知道，我不愿意？”我轻轻笑了一声：“你已经有了那么多女人，为何还要逼我？你觉得这样，有意义吗？”

“因为你，和她们不一样。”海山低头凝视着我，目光渐渐痴迷：“第一眼见到你，我就觉得眼前一亮，你中了春药，却还依然保持着傲然的气度，别人都喜欢李煜的词，你却视它为亡国之曲，我要你唱歌，你却唱反词辱骂我。第一次吻你青涩的嘴唇，你眼里全是迷惘和茫然，让我的心为之一颤。可是，在这时，你却失踪了。我从未尝过这样的滋味，思念一个女人的滋味。”

我仰头看着他，震惊地说不出话。

“世上竟有你这样的女子，考状元，上战场，死守青城，独闯敌营，你的聪慧让我为之震撼，你的美貌又让我惊叹，还有你的倔强，固执，甚至狡黠……你就象云，象风，象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永远都握不住，放不下，离不开……。”海山缓缓靠近我的脸颊，语气透着深深的迷惘和痛苦。

“可是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恨你。”我咬紧牙关，直视着他的眼睛，难掩心中的怒气。如果有可能，我一定会设法杀了他，为先帝和所有死在他手中的无辜百姓报仇，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即然不能让你爱我，就让你恨我吧，也许恨到最后，就变成了爱。”海山的声音渐渐低沉，嘴唇已快触到我的脸颊。

雾霭沉沉(三)

“卑鄙。”我用尽全身力气推他，却丝毫都推不动。

“卑鄙？”海山的眼神渐渐恢复清明，接之而来的是难以抑制的怒气：“我从未对一个女人费这么多心思，更从来没有女人敢这样忤逆我，若是换了别人，我早将她杀了……”他说到这里，忽然顿住。

我笑了起来，看着他笑，一直笑到他弯下唇角，无奈地看着我。

“说吧，我爹娘在哪？”我奋力从他怀中挣脱出去，退后几步，冷冷地瞪着他。

“他们现在还在杭州，很安全，只要你跟我回江北，我就令手下放他们走。”海山渐渐冷静下来，缓缓坐回椅上，含笑望着我。

“我怎么相信你？”我冷笑。

“我可以刻符为誓。”海山道。

“没有用。”我摇头：“我从来不相信男人的誓言。”

“那你要怎样？”海山抬起头，饶有兴味地看着我。

“到江北有三天的路程，我等不了那么久，明天你就放他们走，我要亲耳听到他们离开的消息，才能相信你。”

“我若是不同意呢？”海山微笑道。

“那我只有一句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咬牙道。

“好，我答应你，明日船到饶州，我就命手下放他们走，至于现在……”海山轻轻笑了两声，道：“下棋吧。”

“王爷先请。”我走到棋盘前坐下，执起白子。

海山手握黑子，略一思索，下在棋盘正北。

船外是呼呼的江风，还有江水静静流淌的声音。和海山只是这样言语交锋，我已经身心俱疲，再加挂念爹娘，根本无心下棋，已连输了五盘。

海山笑道：“没见过你这样的女人，输了这么多，居然还是气定神闲，若无其事。”

我冷笑：“我本来就不是一般的女人。”

我的笑容似乎触动了他，他看着我的目光透出几分茫然，似乎在走神，手执着棋子久久不落，我也乐得他如此，索性起身到舷窗前，看窗外的夜色。

海山从身后搂住我，我推他的手，他不肯放，扳转我的身子，低头望着我，眼神透着几分迷醉，喃喃低语：“面对如此诱惑，让我如何自控。”

我大惊，想从他怀中逃离，他用力扣紧我的腰肢，将我更紧地拉入怀中，毫不犹豫地吻向我的嘴唇。幸好这时，阿桑的声音传了进来：“王爷，后面发现了一艘船。”

“船？”海山搂着我的手轻轻松开，抬起头，若有所思：“船上有多少人？”

“天太黑，看不清楚，大概有数十人吧。”阿桑道。

海山略一皱眉，冷冷道：“再探。”

“是。”阿桑立刻转身退了出去。

难道是大哥的船？心中顿时涌起担忧，我忍不住皱起眉头，海山看着我道：“你以为是铁桢？”

我不语，走到椅上坐下，端起茶杯，佯作喝茶，手却微微颤抖。

“若是他的话，本王一定让他来得去不得。”海山哈哈一笑。

我轻蔑地哼了一声，低低道：“痴人说梦。”

海山脸一沉，大步上前，一把攥住我的手腕：“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痴人说梦。”我抬起头，毫不退让地逼视他。

海山怒目瞪着我，许久，怒气渐渐消散，居然轻轻笑了起来，轻轻的声音道："听说铁桢新纳了几位高官的女儿进宫。个个生得如花似玉，美貌非凡，其中犹以梁左相之女梁婵娟最为出众，被太后册封为荣妃。"他边说边端祥我的表情。

我微微一笑，神情平静："没想到王爷对当今皇上后宫之事，如此感兴趣。真是让丽君颇为吃惊啊。"

海山饶有兴趣地看着我，语气暗含讽意："我还以为你会伤心，看来你对铁桢也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吗？大哥娶多少妃嫔，纳多少美人，又与我何干，早想过，他有后宫三千，怎会钟情于一人，可是心为何还是轻微的刺痛起来。我轻咬牙关，扭过头不理他。

"王爷，是耶朵的船。"阿桑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怎么是他？我微微有些讶异。

"不是铁桢，你很失望吧。"海山低头俯视我："你离开京城已有半个多月，他却一直没来找你，想必已经把你忘了。"

他真得把我忘了吗？这样也好。我轻轻扬唇，想笑着面对他的嘲讽，却笑不出来，眼里酸酸的，想流泪。

海山轻轻托起我的下巴，语气充满怜惜："美人含泪，真是我见犹怜。铁桢和皇甫少华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

我猛地后退一步，恨恨地瞪着他。

海山的手停在空中，顿了顿，轻轻一笑，扭过头，向着门外有些不屑地开口："传我的令，提高船速，前面有一处僻静的水荡，就在那里等他。"

"是，王爷。"

海山看着我道："你在这休息，不要出去。"

我不语，坐回椅上，继续喝茶。

海山又看了我一眼，抬脚走了出去。

船又走了一阵，慢慢停了下来，接下来不是意料中的厮杀声，而是一片平静，平静了很久，船又开始加速，向前驶去。此时天色已经渐渐亮了起来，清晨的阳光从窗外透进来。我忍不住起身到舷窗前，向外张望，这时，门一响，我立刻转过身。

海山推门走了进来，神情略有些疲惫，眸子依然明亮。

“看来王爷大获全胜啊。”我出言讥道。心里暗暗纳罕，即无厮杀，亦无争斗，怎么就结束了呢，难道他们只是在谈判，已经达成协议，所以耶朵自行离开了。其实在我心中，是希望他们两败俱伤的。

“如你所愿。”海山笑道，忽然上前执住我的手：“你爹娘我已遵照诺言放了，你该如何谢我？”

“我凭什么信你？”我把手从他手中抽离。

海山将手中纸条递给我：“飞鸽传书，我刚刚收到的。”

纸条上写着：遵王爷令，孟仕元夫妇已经离开。

我心中半信半疑。海山将我拥入他怀中，笑道：“现在该是你实现诺言的时候了。”

“我不会食言，但只是回江北而已，我并没有答应你别的什么。”我在他怀中挣扎。

“昨天你说，把身体给我，你不会忘了吧？”海山在我耳边轻笑。

“王爷不是已经拒绝了吗？”听出他语气中不可遏制的欲望，我头上渐渐汗出，嘴上却依然强硬。

“我已经想明白了，这样诱人的条件，谁会拒绝呢？”海山的笑容渐渐暧昧，一只手已经开始解我身上的衣服。

我大惊失色，待回过神来，已经被他压倒在铺着锦被的牙床上。

雾霭沉沉(四)

“不……。”我抓住他的手，让他不能继续下去。

“为什么不呢？回到江北，我就和你正式成亲……”海山的喘息声渐渐粗重。“你会喜欢的，我要让你永远都离不开我……。”

他挣开我的手，开始解我衣上的腰带。我急得五内俱焚，几乎掉下泪来，嘴上仍故作镇定：“王爷，你想得到的是丽君的人，还是丽君的心？”

“你的人和心都是我的……。”海山喘息着吻向我的嘴唇。

“你今日若得到我的人，就永远别想得到我的心。”我听到自己带着些颤抖的声音说。

“我不信……。”海山闷闷地笑了几声。嘴唇落在我唇畔，轻轻地一吻。

“你若不信，不妨一试。”我鼓起勇气道。

海山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神里有一丝犹豫。

“王爷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想要的，不会只是一个女人吧。”我微笑。暗暗佩服自己，在这种状态下，我还能笑得出来。

“你想说什么？”海山也朝着我微笑。

“一个真正有能力，有作为，有担当的男人，绝不会强迫他的女人。他会让他的女人心甘情愿地爱上他，愿意为他付出一切。”我语气平静，心里却暗暗发麻。

海山亮亮的眸子紧紧地盯着我，语气带着笑意：“这不过是你的缓兵之计，你当本王是傻瓜。”

“王爷对自己就这么没信心？”我反唇相讥。

“激将法也用上了。”海山轻笑，手却渐渐停了下来。

我暗吁一口气，冷冷道：“随便王爷怎么想。”

“你这么聪明，不如再想想，我们下一站去哪里？”海山一手支腮，侧过身，极尽暧昧地搂着我。

我勉强控制住想推开他的冲动，冷冷道：“湖州。”

海山微微一愣，旋即放声大笑起来。

我知道，我答对了。

阿桑在外道：“王爷，孟姑娘，该用饭了。”

海山终于松开我，起身笑道：“荷包红鲤，浆汁鲍鱼，再加两样时鲜的素菜，只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

我坐起身，自顾自整理发髻和身上的衣饰，根本不理他。

饭菜比想象的要丰盛得多，菜也不只那几样，还有新鲜的河鱼炖的汤，十分合我的口味，我大口吃饭，大碗喝汤，不理会海山惊异的目光，吃完后，用清水漱了口，向依旧吃惊地看着我的海山笑道：“怎么，王爷吃不下？”

海山看了看我，忍不住扬起双眉，笑了起来。边笑边道：“有的时候，你真不象个大家闺秀，倒象江湖侠女。”

“王爷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把船靠岸，放丽君走吧。”我淡淡道。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唯独不能放你走。”海山说完，姿势优雅地开始享用已经变得有些凉的饭菜，方才的时间，他全部用在看我了。

我故作忧怨地叹了口气，假作并未听到他的笑声，离开他，走到甲板上，开始看江上的风景。江面到这里逐渐开阔，再往前走一段，就离江北很近了，到那时，我还能设法逃脱吗?

海山武功比我高出很多，心智谋略也在我之上，要想在他眼皮底下使计谋，根本不可能，只能假装温顺，让他对我消除戒心，才能找到机会，若是能上岸通知地方官府，派军队拿获他，那就再好不过了，明日船就可抵达江北重镇湖州，我还有一天的时间。

夜幕渐渐降临，在船舱里和海山下了一天的棋，累得腰酸背痛，他却依然精神奕奕，兴头十足，是因为我赢了他吗？昨天的五盘全是输，今天的十几盘，我却赢了一半。

最后，我终于弃子道：“我不要下了，好累。”

“那就休息吧。”海山扭头看着床，语气十分暧昧，我顿时头大，忙道：“我也不想休息，只想透口新鲜空气。”

“好啊，我陪你。”海山放下棋子，拉着我走上甲板，从身后轻轻拥着我，我用力推开他，他再次拥着我，用带着些威胁的口吻，贴到我耳边道：“你若再推开，我就做不了君子了。”

知道他说到做到。我心中一惊，无奈，只能任由他把我紧紧地拥在怀里。夜晚的风很凉，海山解下披风披在我身上，一手轻轻抚弄我头上的发丝。这时，有一道清亮的箫声，穿过无边的夜色，传到我耳中。

如空谷回声，山涧清泉，轻风袭来，江水轻漾，柔和婉转，抑扬顿挫。我闭上眼，静静沉浸在动人的箫声之中，象有无数洁白的雪花从天而降，纷纷扬扬，落在我脸上身上，牵动我的思绪，回到雪岭的那一夜，音乐之美，美在震撼人心，美在发人深思，美在知音难觅。

箫声忽一转，吹奏出一支我无比熟悉的乐曲。

“谁令我心多变迁，谁共此生心相牵。情义永坚持遗憾亦可填，未怕此情亦断。谁令我心苦恼添，前事往影相交煎。谁惧怕深情常留在

心田，恨爱相缠莫辨。缘份也真倒颠，承受几分考验。无论那朝生死别，心里情似火炎。谁令我心多挂牵，唯望有朝会再见。何事世间情恨永相连，未怕此情易断。”

不知不觉中，我泪流满面。

此情易断(一)

“你怎么了？”海山讶异地看着我。

“这箫吹的太好了，我想见见吹箫人。”我道。努力掩饰住心中的忧虑和不安。箫声是从身后传来的，身后远远的地方，有一艘很不起眼的小客船，斑驳的船体，木质的桅杆，船上挂着破旧的船帆。甲板上悬着昏黄的船灯，和所有长江上的普通客船一样。

海山抬起头，仔细打量那艘客船，看了许久，一直沉默不语。

我猛地甩开他的手，愤愤道：“王爷若是不愿意，那就算了，丽君绝不强求。”说完转身就走。

海山从身后一把拉住我，含笑道：“好，我答应你，只要你开口，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他说完，扭头吩咐阿桑，“调转船头，靠近那艘船。”

船很快转舵，在客船身边停了下来。箫声已经止了，客船陈旧的甲板上空无一人。海山拉着我纵身一跃，上了船，还未说话，一支闪着金芒的暗器从我眼前掠过，射向一旁的海山，我心念电转，趁海山闪避之机，猛地挣开他的手，飞快地奔向船舱的方向。还未到近前，一个人影从里面闪出来，一把将我揽入怀中，向身后下令：“放箭。”

听到他熟悉的声音，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客船上冒出无数弓箭手，每个人手上都搭着箭，密集的箭雨，织成一张大网，将海山和他的大船铺天盖地的罩在其中。铁桢把我的脸紧紧地埋在怀里，我看不到身后发生的事，我只知道，我现在和他在一起，在他的怀抱里，贴着他的胸膛，听着他的心跳，什么都不用再担心。

疲惫、惊喜、瞬间把我击垮，我抬起头，想看他的脸，他的脸象在雾气中，越来越模糊。我听到他焦急地呼唤我：“丽君，丽君……。”

我牵动唇角，笑了一下，意识终于沉沦于无边的黑暗中。

“她怎么样？”一个熟悉的声音透着浓浓的担忧。

“只是思虑过度，伤了身体，休息几天就好了。”另一个陌生的声音。

“哦，知道了，你下去吧。”轻轻的脚步声离去。

室内沉默下来。

我只觉得好困，身下的床榻好舒服，诱惑着我，想继续沉沦下去。

“皇上。”又一个讨厌的声音响起。

“什么事？”熟悉的声音里透出赫赫威严。

“搜遍了江面，并未发现海山的尸首。”尖细的声音战栗着道。

声音不悦道：“都是废物，竟然让他跑了。”

“皇上恕罪。”声音颤抖着道。

“起来吧。他中了箭，应该跑不远，继续在长江一带密密搜寻。”声音缓和了些。

“奴才遵旨。”感觉到床前跪着的那个人战战兢兢地爬了起来。

我被美梦诱惑着，再一次沉入梦乡。

一只温暖的手抚上我的眉梢，轻轻的叹息声响起：“我说过，不会再让你伤心。”

“我要保护你，再也没有人会伤害你。”修长的手指从我眉梢滑到唇瓣上，在那里轻柔地摩挲。

心颤了一下，可我还是不愿睁眼，我真得太累了，好想睡。

“海山到底对你做了什么，让你身心俱疲到如此境地。”声音里透着明显的担忧和不安，滚烫的手指渐渐移到我的脖颈上，在那里细细地抚摸。

我觉得好痒，再也忍不住，慢慢把眼睛睁开了，一张英俊明朗却透着些许憔悴的脸，出现在我眼前。

“你醒了。”他的眼里闪过一抹惊喜。

我艰难地动了动嘴唇：“好渴。”

铁桢立刻站起身，倒了一杯凉茶，又兑了些热水，送到唇边，试了试温度，这才扶着我坐起来，柔声道：“喝吧。”

我就在他手里喝了几口，摇了摇头：“不要了。”

铁桢放下手中的茶杯，静静地看着我，许久，忽道：“你这个狠心的小东西。”

我一愣，抬头看着他。

“竟然睡了一天一夜，怎么叫都不肯醒。”他几乎有些咬牙切齿地说，一脸受伤的表情。

呃……我哑然。

“我该怎么罚你？”他忽然伸手，大力将我拥入怀中。半是生气，半是喜悦地道。

“皇上，臣……。”我说不下去了。

他的手一下一下轻抚我垂落下来的满头青丝，我静静地靠在他怀里，贴着他宽阔的胸膛，听他急促的心跳声，一下、两下，三下。时光象是忽然静止了，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现在，不必为过去烦恼，也不必为将来担忧。倘若时光真得静止，该多好。

“在想什么，小丫头？”他停下手，托起我的下巴，宠溺地看着我。

“皇上，你没有话要问我吗？”我仰起头，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也有一个我，披散着长发，苍白的脸，粉红的嘴唇。

铁桢沉默了一阵，轻轻笑了，笑着说：“我该问你什么？”

“关于我的突然离开，关于我和海山。”我盯着他看，想读出他心里的想法。

铁桢俯下身，在我额头印下一吻，抚着我的双肩，柔声道：“若是你想说，你自然会说。”

我低下头，关于海山的一切，真得要告诉他吗？他会怎么想，毕竟，我瞒了他这么久，从那次在东宫，我出现在海山身边，到这次在杭州，我又和海山在一起。倘若他信我，又何需说，倘若他不信我，说了又有何用。

“皇上，晚饭准备好了。”贾恢的声音传进来。他在门口停下脚步，垂着头，没有进来。

我有些不自然地从铁桢怀里直起腰。

“让他们端过来。”铁桢轻声吩咐。与梦中的很不一样啊，梦里，他的声音是无比威严的，充满王者的威势。

铁桢将一旁椅上的夹袄拿起来，亲手为我披上，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身上已经换了一身粉色的衣裙，铁桢笑了笑：“是小兰给你换的。”

我惊喜地瞪大了眼睛。

“我赶到杭州的时候，孟府的人都已经死了，只救下小兰。”铁桢的神情有些凝重。

“那我爹娘呢，他们怎么样了？”我一把握住他的手。

“海山用船将他们送往江北，被我发现，截了下来，万幸你爹娘身体康健，只是受了些惊吓，我已命人送他们回江宁老家了。”铁桢安抚地握了握我的手。

这个狡诈的九王爷，他果然在骗我。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

“只可惜，让海山跑了。”铁桢轻轻叹息一声。接着道：“朕听说，你调集杭州守军，搜捕过海山和耶朵，可有此事？”

我轻叹一声，开口道：“确有此事。”

铁桢仔细看了看我，道：“我在饶州地段追上了耶朵，经过谈判，他答应永世交好，割让边疆两座城池，每年岁贡十万两白银，我就把他放回匈国了。”

我有些惊讶：“皇上，为什么？”

“因为朕接到消息，匈国大王去世。二王子耶杰带领一帮心腹，在匈国以北另划了一块土地，自立为王，与匈国王廷抗礼。”铁桢笑道：“放耶朵回国，对我们利大于弊。”

“那和亲的事？”我试探地看了看铁桢。

铁桢含笑望着我：“我不会把妹妹嫁给他，他也不舍得把妹妹嫁给我，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

“哦。”我不自觉地吁了口气，听到铁桢会意的笑声，不禁红了脸。

这时下人把晚饭端了进来。铁桢挥手命他们退下，亲自端了一碗碧绿的荷叶粳米粥，递给我，“你身子疲累，先进些流食吧。”

粳米粥很香，刺激我的食欲，我接过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铁桢笑着端起另一碗，用勺子舀了舀，轻声道：“慢一点，别噎着了。”

“皇上。”我不经意地红了脸。

铁桢微微一笑，开口道：“明日我们就弃舟登岸，坐马车赶往京城，我离开京城已有半个多月，必须回去了。”

回去？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看着他，想知道他的答案。

铁桢也看着我，“回京之后，就把官职辞了吧。”他说。

我微微颤动了一下，没有答话。辞官，是不是意味着为进宫做准备。

此情易断(二)

“朕下了一道旨意，封你爹为三品太医令，兼翰林院大学士。”铁桢道，看着我的眸子柔情奕奕。

我大惊，想起来，被他伸手按住，“别担心，朕在旨意上写明，念在你爹年纪老迈，不奉诏不需上朝，亦不需理事。”

“皇上。”我轻叹。爹一夜之间，成了三品大臣，他的女儿自然有资格进宫侍奉当今皇上。

“我要接你进宫。”他的语气十分坚决。

果然啊，这就是我的命运，没入深宫。从此如关在金丝笼中的小鸟，养在金鱼缸中的小鱼。心微微地刺痛，慢慢散开，蔓延到全身。

“我会用一生来疼爱你。”他伸出手臂，把我收入怀抱。

是承诺吗？君王的承诺。如此郑重。似乎没有理由拒绝他。因为我心里，原本是有他的啊。这段日子的奔波，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心，想的最多，最深，最痛的，只有他。只是，他为何是君王，他若不是君王，我们就可以远离皇宫，象弄玉和萧史一样，形影相随，长相厮守。因为他是君王，我就必须进入深宫，和所有爱他的女人一起，为了他的爱，互相残杀，伤人伤己。

“那支曲子，是皇上吹的吗？”我轻轻开口。

“你想听吗？等一等。”铁桢快步走了出去，一会儿，拿了一枝碧绿的玉箫进来。

“我花了好些日子，终于把这支曲子吹熟了，没想到正好派上用场。”铁桢含着笑，将玉箫凑到唇边，轻轻吹奏。

谁令我心多变迁，谁共此生心相牵……

眼里潮潮的，我又流泪了。

“别哭。”铁桢住了箫，轻轻拥住我：“从此，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我靠着他的肩膀，忽然抑制不住的抽泣起来。铁桢轻轻扶起我，低下头，吻干我脸上的泪珠，他的动作轻柔而又热烈。我被他紧紧地抱在怀里，低头轻吻，意识渐渐迷失。

“丽君。”他的唇烫得灼人，象燃烧的烈火，灵活的舌尖寻着我的舌尖，紧紧地纠缠着，使我无法畅快的呼吸。

不知不觉，我被他抱着倒在床上，身下的锦被柔软得象天上的云朵，躺在上面，让人只想永远沉沦下去。

铁桢俯身压着我，嘴唇移到我耳畔，在我的耳垂上轻轻啮咬。嘴里仍然断续着低语道：“小东西……就这样走了……我要狠狠地惩罚你……。”

心莫名的一悸，甜蜜里渐渐掺杂了一丝苦涩，难道方才和海山在船上的那一幕，都被他看到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会怎么想，他嘴里虽然不说，心里却一定很不高兴，皇家颜面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失了信心。不告诉他耶朵和海山的事，也许失策了，但是现在告诉他，会不会有些晚。

他火热的手悄悄滑到我内衣里，抚上我的肌肤。我忍不住战栗了一下，一把推开他。

他微微一愣，很快扑身上前，将我紧紧地压在身下，热烈地吻我的脖颈，我惊呼道：“皇上。”

他的嘴唇移到我唇上，压着我的唇瓣，一边和我交吻，一边喃喃低语：“这里没有……皇上，……只有一个……想惩罚你的……男人……。”

腰上一松，腰带已经被他解开，方才的温柔，忽然变成狂野，我无法接受，忍不住失声呼道：“你不能……。”

“为什么不能？”铁桢喘息着抬起头，看着我：“你是我的，谁敢碰你，我就杀了他。”

被他话里的杀气惊呆了，我躺在他身下，脑子里一片空茫。他继续脱我的衣服，直到我的肩膀裸露在他眼前。这时，他忽然停住了，轻轻伸出手，抚上我光滑细嫩的胳臂，低低问道：“这颗守宫砂是谁给你点上的？”

“我二娘。”我答道，身子忽然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鼻子一酸，泪水从眼角轻轻滑落。

他沉默了一阵，侧身起来，捡起一旁散落的衣服，一件件穿在我身上，系好我的腰带，把我轻轻拥入怀中，安抚地拍着我的背：“别哭，方才是我唐突你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心下忽然一苦，若不是那颗守宫砂，他会停下来吗？相爱的人不能彼此信任，也许是世上最可悲的事情。我把头埋在他怀里，慢慢止住哭泣，轻柔地开口：“铁哥哥，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女人最好的武器，就是柔情，我必须让彼此恢复信心。

他似乎愣了一下，很快收拢双臂，更紧地拥住我，下巴轻轻摩挲我的头顶，柔声道：“我说过什么？”

“你说，相爱之人，就该彼此迁就，包容，这样才能两情长久。”我伸出手，轻轻搂住他的腰。

铁桢无声地笑了一下，一只手探到身后，轻抚我的发丝，柔声道：“铁哥哥说过这句话。”

“你愿意迁就包容我吗？”我把手从身后收回来，轻轻抚摸他衣领上的飞龙盘扣。

“我愿意。”铁桢笑着吻了吻我的额头。

“我有一件事，瞒了你很久，若是说出来，你会不会怪我？”我抬起头看着他。

他也看着我，眼中掠过一抹笑意：“不会，只要你说出来，我就不会怪你。”话外音，你若是不说，我就只好怪你了。

大哥做了皇帝以后，比以前奸诈多了。我肚里又笑又叹，嘴上道：“是关于我和海山的事。你听了以后，不要生气。”

“好，你说，我听着。”铁桢侧过身，让我背靠着他。手依然抚着我的脸颊。

“我第一次见海山，是在杭州烟雨楼……。”我缓缓道来，将前因后果，尽皆细细说了一遍。耶朵的事，我犹豫了一下，暂时没说。

“原来是这样。”铁桢点了点头，脸色变得有些阴沉：“海山竟敢如此对你，我若拿获他，定将他千刀万剐，方能解心头之恨。”他说话时，手握成拳，微微颤抖。

我暗暗心惊，在大哥心里，根本无法容忍别的男人对我的亲近，那么方才他说的那句，谁碰我，就杀了谁，竟是他的真心话了。

铁桢把我放倒在床上，将一床锦被轻轻盖在我身上，柔声道：“我还有事，先出去一会，你睡吧。”

我点了点头，看着他的背影迅速消失在门外。他去做什么？是要下旨攻打江北吗？对铁哥哥，我现在是一万个放心，因为海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此情易断(三)

“小姐，小姐。”睡梦里又有人在叫我。

皱了皱眉，我不想理她。

声音却显得极有耐心，依旧不停地呼唤着：“小姐，小姐……。”

我终于耐不住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小兰溢满惊喜的脸，“小姐，你没事了，真是太好了。”

我一下坐起身，一把抱住她：“小兰，你吓死我了，我赶到荷花巷的时候，还以为你已经死了。”

小兰抬起头，泪痕满面，抽泣着道：“是大内侍卫救了我……。”她说到这里，忽然露出惊慌的表情：“小姐，皇上已经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

“是啊。”我点了点头。

“那可该怎么办？”小兰吓得又哭了起来。

“傻丫头，他若是要杀我，就不会救你了，他只是想……。”我叹了口气，没有马上说下去。

“他想干什么？”小兰急切地拉住我的手。

“他想娶我。”我露出一个有些无奈的笑容。

“他要接小姐进宫？”小兰吃惊地睁圆了眼睛。“那皇甫少爷怎么办？”

听到提起他，我不禁微微皱眉，大哥方才在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谁碰我，就杀了谁。他会怎么对少华？虽然我心里对少华早已没有爱，但我却不能让他因为我，受到任何伤害，否则我一定会内疚一辈子。

想到这里，我轻轻叹息一声，提高声音道：“还提他干什么？”

小兰惊道：“小姐。”

“没有了我，他还会有一千一万个选择，妻妾成群，儿孙满堂，那才是他想要的。”我淡淡道。大哥是个聪明人，一定猜到小兰会和我谈起婚约之事，否则这房里，怎会只有我和她两个人。

“可是，他和小姐有婚约在身，于情于理……。”小兰嗫嚅道。

“这婚约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我从未把它放在心上。”我有意加重语气道。

“小姐，你怎么能这样说？”小兰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婚事是老爷订的，老爷若知道你想悔婚，一定会很生气，若是不小心气坏了身子，可该如何是好？”

我苦笑了一下，爹爹一向清高，当年辞官归乡，就是因为看不惯官场的黑暗，如今却因为我，又被推上了官场，虽说圣旨上写明不奉诏不需上朝，但他终究成了朝廷的一员，吃的是朝廷的俸禄。大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接我进宫，另一方面，也是在明明白白地暗示我，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吧。

我若是孤身一人，自可有千万种方法远离皇宫那个是非窝，可是爹娘呢？他们都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只盼着能够安渡晚年，尽享天伦之乐，我却无法带他们走，但我又怎么忍心抛下他们？

这时，门忽然开了，铁桢大步走了进来，小兰急忙施礼道：“皇上。”

“嗯。”铁桢略略点了点头，转头看着我，露出微笑：“你身子好些了吗？”

小兰忙道：“奴婢告退。”说完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铁桢径直走到我身边坐下，抚了抚我额前的乱发，低声道：“你方才说的话是真的？”

我暗惊，方才的话，果然都被他听在耳里，幸好我说的，都是他想听的话。

一念及此，我轻声道：“是真的。”

铁桢笑了笑，自怀中掏出一封信，递给我：“这是你爹孟学士写给皇甫夫人的信，你看看吧。”

我急忙接过信，迫不及待地打开，信上的语气十分谦和，先提了两家的世交和情谊，接着话峰一转，言道小女丽君，在江宁时曾许一位姓刘的官宦人家，还未成亲，就遇神人索命，非福寿之命，无奈之下，以次女代嫁，这次到京城，巧遇多年世交，一时未经思量，匆匆将女儿转配皇甫家，却未将此事坦言告之，未免有欺瞒之嫌，心甚不安，反复斟酌之下，决定将两家缔结的婚约解除，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信末言道，等他日到京，再当面向夫人谢罪。

我看完信，抬起头，吃惊地看着铁桢。

他也微笑地看着我，表情有些无辜：“你别误会，我什么都没做，只是把我对你的情意，还有这段时日发生的事，如实告诉你爹娘。”

以我爹那样的性子，知道皇上对我家有救命之恩，这次更是亲赴杭州，解救他们于危难之中，又得知我们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就算皇上不逼他，这退婚书也是非写不可的。

只是，这退婚书爹早就写好了，他却直到此刻才给我看，是因为什么？

倘若他没有在门外听到我和小兰的对话，他会不会一直瞒着我。

莫名的，我忽然觉得很累，大哥太过工于心计，身为皇帝本该如此，要不如何坐稳江山，如何应付那些心怀叵测的王公贵戚，怀有异心的朝中大臣。

只是，对所爱之人，也要如此吗？

似乎看出我的顾虑，铁桢笑着在我额上亲了一下，低低道：“丽君，有婚约在前，终究有失礼法，解除婚约之后，我和你就再无阻碍了。”

明知他说得有理，这样也好，至少少华不会有性命之忧，皇甫夫人很快就会为他另择名门闺秀之女为妻，我该为他感到高兴才是。

“为什么不说话，是在怪朕的自作主张吗？”铁桢托起我的下巴，看着我。

怎么能不怪？相爱的人之间，不是要互相信任的吗？虽然心中有怨，但我不敢忘了自己的身份，他毕竟是古代皇帝，伴君如伴虎这句话，我很明白。

“臣不敢。”我低声道，没有看他。

铁桢微微皱眉，忽然把我抱入怀中，紧紧地抱着，在我耳边柔声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你若是要怪，就怪我吧，只要你不再离开我。你想怎么怪我都可以。”

他说话的语气，一点都不象个君王，倒象一个想得到我原谅的普通男人，我心中不禁一震，忍不住抬起头看着他。

他低下头，轻吻我的发丝，柔声道：“一得知你失踪的消息，我就悄悄离开京城，四处寻你，寻遍了所有你可能出现的地方，让我想不到的是，你竟然和海山在一起，那天在船上看到你们，我几乎惊呆了，我甚至不敢猜测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顿住话头，轻轻叹了口气。

就是因为这样，一向温和内敛的他，才会对我做出那种大异于常的举动吧？他毕竟是古代皇帝，就算他真得要用皇权逼迫我，我又怎么能够反抗。可他一直都没有这样做。这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吧。

我垂下眼帘，心里一片茫然。

他俯下身，嘴唇在我唇上轻轻碰了碰，低声道：“你别生气，朕只是太在意你，朕常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觉得好象会失去你似的，特别是这次你的突然离开……”他顿了一下，用力拥紧我，轻声道：“这种预感越来越强烈，几乎让朕无法安睡。”

他言语中流露出真情，我心中不禁有些感动，他是真心爱我的，对吗？看到我靠在别的男人怀里，他又怎么能够接受。他设计解除婚约，正说明他心底还顾念着一丝兄弟之情，否则他若想对少华不利，便有十个少华，也早已死了。

只是……他的三宫六院，他的那些妃嫔，他若真心爱我，为何还要纳别的女子进宫。

“告诉朕，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朕，对吗？”他在我耳边低问。

我知道我现在一定不会离开他，但是将来，我无法保证。

“这天下都是皇上的，皇上还怕臣会离开皇上吗？”我含着笑轻轻道。不去理会心底突然涌起的酸涩。

“怎么不叫我哥哥了？”似乎觉出我语气中的疏离，铁桢微微皱眉，看着我。

“叫你哥哥的，又不止丽君一人。我是怕皇上分不清楚。”我别过脸道，忽然想起玉真，她现在好吗？大哥打算如何安置她。

铁桢沉默了一阵，忽然抬手捏了捏我的鼻尖，笑道：“小丫头，你不会是在吃醋吧。”

“丽君不敢。”

“不敢？”铁桢轻笑两声道：“你可知，全天下敢如此对朕的，只有你一人。”

“这么说，皇上是在后悔对丽君太好了。”我抬头看着他俊朗的脸庞，忽然想，将来有一天，我会不会也会后悔，后悔爱上他。

“怎么会？”铁桢笑着搂紧我：“我永远不会后悔。”

“只怕皇上口是心非啊。”我假意道。

“你听。”他把我搂到胸前，让我贴着他的心口：“我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那……荣妃娘娘，还有其他娘娘，她们不是皇上的心上人吗？”我试探道。

“当然不是，她们是母后安排给我的，我根本就不喜欢她们。”

我还想再说，他一口吹熄了烛火：“睡吧，明天还要赶路。”

“皇上，这船上应该还有别的房间吧？”被他抱在怀里，房间里一片黑暗，我心里不安起来。

铁桢低下头，在我额上印下一吻，轻轻笑了起来。“我想陪着你。”

“皇上，这样……不太好。”我不自然地转了转身子。

“我是皇上，我想怎样就怎样。”他把我搂到他怀里，轻轻拨开我脸上的发丝，吻向我的嘴唇。

我扭头避开他：“皇上。”

“嗯？”他的吻落在我头上。

“皇上有过多少女人？”知道自己一定不会是他的第一个女人，心里莫名的有些酸。

铁桢一怔，笑了起来：“怎么突然想到问这个？”

“皇上不想说就算了。”我红着脸，把头埋到他怀里。

他轻笑两声道：“我一向不喜渔色，府中侍奉我的女子不过三五人，自从知道你是女子以后，我已有一年没碰过女人。”

“你骗我。”我贴在他胸前，手指在他胸口上划圈。

“我说的是实话，每天在朝堂上看着你，我总是走神，回到寝宫，看到别的女人，心里只觉得厌烦，所以……你要好好补偿我……。”他低下头，滚烫的嘴唇吻上我光滑的脖颈。

此情易断(四)

我扭着身子躲开他：“皇上，还有一件事。”

他有些无奈地抬起头，在黑暗里看着我：“还有什么事？”

“皇上，我想暂时不辞官。”

铁桢一愣：“为什么？”

“我还有些事，没有料理完。需要时间。”我低下头，怕他看到我眼里的不安。

“需要多长的时间？”铁桢低沉的声音道，“我不想等太久，我已经等了你快两年了。”

“两年？”我吃惊地抬头。

“是啊，整整两年。”铁桢把我搂近一些，靠着他的胸膛，带着笑低声道：“两年前，在江宁，我第一眼看到你，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觉得冥冥中自有天意，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后来在杭州，我又一次见到你，我再也不想让你离开，所以执意和你结拜为兄弟。再次遇到你，是在京城，第一次知道你是女子，则是在青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不管千难万难，都要娶你为妻。一生一世疼爱你。”

“皇上……。”我靠在他怀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够了吗？”铁桢贴在我耳边，柔声问道。

“够了。”我低低道。明知后宫刀光剑影，明知爱上他，会坠入万劫不复之地，可我已经爱上了，怎么办？离开，就意味着背叛自己的心，留下，就意味着无尽的痛苦和折磨，我是否已经作好准备面对呢？我是否有勇气接受这一切。一个月的时间，真得是为了料理手中的事情吗？其实是给自己时间考虑吧，考虑清楚，我该何去何从？

“好了，睡吧。”他把我拥入怀中，轻吻我的脸颊，鼻尖，耳畔。

“皇上，我还有件事。”我心里一阵紧张，急忙避开他道。

“有什么事，等会再说。”铁桢轻轻喘息道，俯身含住我的双唇，灵活的舌尖探到我嘴里，勾缠吮吸，又很快深入进去。

他的吻热烈而又深情，象燃烧的火焰，诱惑着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臂，搂住他的脖颈，沉醉在他的热吻之中，一起沉沦。

不知过了多久，铁桢终于轻轻松开我，温暖的唇移到我的脖颈上，在那里流连不已，大手隔着衣服在我身上来回地抚弄摩挲，许久，又伸手探向我的外衣里面，我感觉到他火热的手，触到我的肌肤，心中一惊，忙挣脱出来道：“皇上，不要。”

铁桢沙哑的声音轻柔道：“不要拒绝我，我们很快就要成亲了。”

“皇上，丽君想等到成亲的那一天。请皇上答应丽君。”我低声道，我心里真得还没有想好，要不要把自己给他。

铁桢犹豫了一阵，终于把手从我衣服里慢慢抽出来，环到我腰上，轻轻搂住我，柔声道：“好，我答应你。”

听着他渐渐平静的呼吸声，我忍不住又道：“皇上。”

“嗯？”铁桢慢慢睁开眼睛，在黑暗里看着我。他的语气透着一丝倦意，这几天他都忙着对付海山，和耶朵谈判，还有救我和我爹娘，一定很累了。

我话到嘴边，又急忙咽了下去，低声道：“没什么，皇上睡吧。”

黑暗中传来他轻轻的笑声。

“真得没什么。”我快快地补充道。

“好，没什么就睡吧，我抱着你。”他伸手把我搂得更紧了一些，温暖的手指在我脸上轻轻抚摸了一下。

我含羞点了点头，蜷缩在他怀里，乖乖地闭上了眼睛。

他似乎很快就睡着了，可我却怎么都睡不着，窗外传来江水哗哗的流淌声，耳边是他均匀的呼吸声，他的手还紧紧地搂着我的腰。仿佛一松手，我就会离他而去似的。

我悄悄睁开眼，在黑暗里看着他的脸，线条分明的轮廓，笔直的鼻梁，轻抿的薄唇，微微蹙着的眉。

即使在睡梦中，他眉间都是满含着忧虑的，身为一国之君，他要忧虑的事太多了，我怎么可以再让他为我忧虑。

轻叹一声，我把头轻轻枕着他的胸膛，在他的心跳声中渐渐沉入梦境。

第二日天亮的时候，船在杭州靠岸，铁桢带着身着男装，恢复张好古面目的我，贾恢，一大群随从，骑上快马，向京城疾驰。小兰被我安排回江宁老家，继续照顾我的爹娘。

离开杭州前，铁桢颁下旨意，调集数百艘战船，运往湖州，同时还有各地运过去的火炮，弓箭，精良的兵器，随时准备对江北发起进攻。

同时我还得到一个消息，海山已经回到江北他的王府，只是还未有所动作。他心中一定对我恨极吧。若不是我，他也不会落到今日这个地步。恨我也好，我宁愿他恨我，而不是象从前那样对我念念不忘，他越是这样，我越是痛苦不堪。

一路上马不停蹄，日以继夜的赶路，这日傍晚，我们终于抵达京城。铁桢乘上御辇，回到那座金碧辉煌的皇宫，御书房里是堆积如山，数不胜数的奏折，和各地用快马送来的案卷，大多是贪污贿赂案，有数十人按律应判斩刑。原来新科状元齐深济到达扬州后，以江淮盐运史的身份，彻查近三年的盐税，查出一大批贪污贿赂案，其中牵扯到大大小小一百多名官员。

为此，我上奏皇上，由朝廷派出监察御史，以刑部尚书于舟为首，带领一批忠直精干的新科进士，加上翰林院清修的学士，一同奔赴全国各地，彻查当地官府数年的帐簿，并官库存银，同时清理积年

案件，遇有不祥实之处，重新审理，冤者洗冤，罪者入狱。彻底打击贪官势力，还百姓清明。

经朝廷重拳整治，仅孝仁二年三个月的时间，便揭发出一大批贪污贿赂案，所贪赃款高达三万多锭，冤案一千多起，朝野上下，为之震动。

经此一事，铁桢深感律令公正之重要性，严令贪赃罪的处理改为罪加三等，同时下诏天下官员体恤民情，减省刑罚，免除灾税等等，朝野上下一片清明，天下万民皆呼幸甚。当然，这都是后话。

铁桢遵守诺言，一月之内，我们只是君臣。可是一个月之后呢，做他的妻子之一，我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结局。

九王府。

海山站在书案旁，在案上挥笔作画，他画得很细致，很认真，慢慢地着笔，轻轻地描画，纤细的线条从他笔下延伸，迤逦而下，柔软的曲线，动人的笑靥，娉婷的脚步，衣上的饰带，环佩，都被他描绘得活灵活现，生动传神。

阿桑侍立在身后，迟疑了好一阵，终于开口道："王爷画得是……孟姑娘？"

海山轻轻点头："画得如何？"

阿桑面露义愤之色，低声道："王爷，您对孟丽君一片真情，她却对你恨之如骨，这次若不是她，你怎会身受箭伤，险些死在铁桢手中。不过是区区一个女子，何苦……"

海山脸上并无怒色，轻叹一声，放下手中毛笔，眼望窗外，轻语道："你不会明白。"

"属下是不明白，这样的女人，王爷应该杀了她，绝不能让她误了王爷的大业。"阿桑语气激愤道。

"大胆。"海山厉目一扬，怒声叱道。

"属下也是为了王爷，王爷若以为属下错了，属下愿一死明志。"阿桑跪倒在地。

海山沉默了一阵，忽然轻轻笑了两声，伸手扶起他，缓缓道："你对本王果然忠心啊。"

阿桑喜道："王爷。"

海山轻轻扬手，淡淡道：“若是别的女子，我早就杀了她，但是孟丽君和她们不同，女人有时也是很厉害的武器，可以使兄弟反目，君臣操戈，朋友成仇。你明白吗？”

“王爷的意思是……。”阿桑有些愕然。

“这幅画，是本王准备送给勇武将军皇甫少华的大礼。”海山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阿桑这才恍然：“王爷是打算利用孟丽君，挑拨皇甫少华和铁桢的君臣之谊？”

“皇甫少华若见了这幅画，不知会作何感想？本王还真想早些知道。”海山扬起双眉，唇角噙满了笑。

一个侍卫走了进来：“禀王爷，皇甫少华率领几百艘战船，在险石滩渡江，兵锋直指安县南侧，试图从那里登岸，进攻泰州，幽州重地。”

“来得好。”海山将手中笔一掷，扬声吩咐：“传我的令，大军后撤二十里，放他上岸。”

侍卫面露惊愕之色，阿桑低声叱道：“还不去传王爷的令。”

“是，王爷。”侍卫这才转身出去。

海山看了阿桑一眼，露出一抹阴冷的笑容：“好戏就要开场了。”

此情易断(五)

江北。

皇甫少华率领三万骑兵，乘水军战船，在炮火的掩护下，顺利登岸，几乎未遇任何抵抗，仅在岸边的李坡县附近遇到一股两万人的叛军，稍一接触，叛军即刻逃走，朝廷大军趁势直追敌军后翼，缴获大量兵器盔甲，一时士气大振，依少华的性子，恨不得马上进军江北重镇幽州，攻进王府，捉拿海山，军师雷子其反复相劝：“将军万万不可，海山生性狡诈，本可在北岸埋设伏兵，阻止我军，甫一交锋，却连连后退，甚至一击而走，其中定然有诈。”

少华不以为然：“雷军师错了，海山不得民心，在江北闹得民怨沸腾，手下军队见朝廷大军到来，心生胆怯，不敢迎战，仓皇后撤，也在情理之中，如今大军进展顺利，此时不追，更待何时。”

雷子其继续劝道："将军，皇上有旨，命我们的先头部队登岸之后，稍作休整，待大军全部渡江，再行追击不迟。"

少华知他说得有理，且渡江人数不过三万，后续大军还未抵达，以三万军对海山十余万叛军，胜算甚微，经反复思量之后，不再坚持，当日率军退回李坡县城，又听从雷子其劝告，并未入城，就在城外四周安营扎寨，同时派出几批探马，刺探海山主力所在。

这日掌灯时分，两人正在灯下商议明日进军之事，这时，军士来报，海山派人送来一份大礼。请皇甫将军亲收。

少华不假思索道："轰他出去。"

军士道："他送的是一幅画，还说画上是将军认识的一个人。请将军一定要收下。"

少华疑道："有这等事，他可说了是什么人？"

军士道："他说，将军见了画就知道了。"

少华迟疑不决，雷子其在旁道："将军，下官以为，海山送礼多半有诈，不过看看也无妨。正可借机探听对方虚实。"

少华颔首道："也好，唤他进来。"

军士转身离开，不一会，带来一个校尉打扮的年轻人，生得白净清秀，一双眼精光四射，手中捧着一个锦盒。

少华问道："你是何人？"

"小人陈秀，九王爷帐下校尉，今日奉王爷之命，给将军送来一份大礼。"校尉语气恭敬，神情却极倨傲。

少华皱了皱眉，指着他手里的盒子："这就是海山送给我的礼物？"

"正是，将军请看。"陈秀打开盒子，取出里面的画轴，轻轻展开，只见画上画着一个姿容绝世的少女，长发垂至腰际，一双如水明眸，栩栩生波，唇上一抹浅笑，如秋月之华，春花之灿，顾盼生辉，风华绝代。令人心旌摇动，不能自已。

少华看到画上的人，不禁轻呼一声，许久没有说出话来。画上这女子的容颜，分明就是他的三弟，如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一般，勾勒得生动传神。恍若真得一般。

雷子其立在帐中，见少华看着眼前校尉手中的画卷，满脸震惊之色，急忙走到他身旁观看，只一眼，不由惊叹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世上竟有这样的美人。”

少华怔怔地立着，象是在出神，并未听到他的话。

雷子其把目光移到画卷一侧，轻声念道：“江宁才女孟丽君，原来这女子名叫孟丽君。”话音未落，忽见少华脸色剧变，身躯摇摇欲坠，急忙伸手扶道：“将军怎么了？”

少华一把推开他，转向陈秀：“这幅画海山从何得来？”

陈秀将画卷好，放入盒中，不紧不慢道：“我家主子说，这幅画是他照真人临摹而成的，他还说……。”

“他还说什么，快说。”少华怒声喝道，神情再也无法冷静。

“他说，听闻画上这位姓孟的女子，即将入宫为妃，绝代风华，从此没于深宫之中，真是可惜啊可惜……”

少华一步上前，揪住他的衣领，俊秀的脸庞涨得通红，大声吼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陈秀神情平静，接着道：“他说，可惜皇甫将军和画上的女子无缘啊。”

“凭空捏造，一派胡言。”少华根本不肯相信，一把将他推倒在地，向帐外呼道：“把这个人给我轰出去。”立刻进来两个军士，上来拖陈秀，陈秀推开他们，自己爬起来，若无其事地拍了拍身上的尘土，笑道：“我自己会走。”旋即又向少华道：“还有一件事，王爷托小人转告将军，是关于红袖……。”

少华大惊，怒声道：“说下去。”

“红袖真名顾云儿，是我家主子的小妾。”陈秀道。

“你胡说。”少华双拳颤抖，眼睛已经变成血红的颜色。

“她在卫国寺自尽而死，孟丽君将她埋在寺后的山坡上，你若是不信，不如问问你的未婚妻吧。”陈秀冷冷道。

“她……死了？”少华脸色顿时变得刷白。

“一定是你未婚妻怕你伤心，所以一直瞒着你吧。”陈秀语带讥讽。

少华以手扶桌，勉强支撑住身体。雷子其忙道：“快把他拖出去。”

陈秀转过身，边走边道：“我家主子说，将军不相信也无妨，不过，孟丽君过几日就要进宫，将军若再晚些，只怕来不及了。”

“滚。”少华猛一拍桌，桌子碎成几块。陈秀冷冷一笑，大步走了出去。

雷子其面露惊异之色：“将军，这是怎么回事，这画上的女子到底是何人？”

少华双拳紧攥，额上青筋暴露，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她是我的未婚妻。”

“未婚妻？”雷子其有些吃惊：“那他为何说……”

少华打开盒子，将画卷纳入怀中，向帐外叫道：“备马。”

雷子其急忙伸手拉住他：“将军要去哪里？”

少华根本不理他，边走边道：“击鼓，全军即刻拔营出发，进军幽州，我要活擒海山，当面向他问个清楚。”

雷子其慌忙拦住他：“将军，万万不可，切不可中了敌人的挑拨离间之计，如今战局未明，江北不过三万骑兵，后续大军渡江需两个昼夜，我们若离开江岸，孤军深入，只恐被海山从后包抄，到时悔之晚矣……。”

少华厉声打断他道：“雷军师智勇双全，远在末将之上，不过你不要忘了，这支大军的主帅是我，不是你，该怎么打，由我说了算，你若是不服，尽可快马向皇上告御状。”

雷子其大惊失色，慌忙辩解道：“将军何出此言，下官毕竟是个文官，若论出谋划策还可，若论上阵杀敌，子其比将军差之远矣。皇上有旨，只命下官辅佐将军，并无他意。”

少华不耐烦道：“我意已绝，不必再说了。”

雷子其无奈，又道：“此战关系整个战局，若败则几无挽回之余地，你要三思啊。”

对他的劝说，少华根本听不进去，脸上怒气愈甚：“该怎么做，我心中有数，不必军师处处提点。军师若信不过我，可以自行退回湖州，无人会拦军师。”说完一把推开他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将军，将军，你要三思啊。”雷子其的声音从身后追过来，少华不予理会，纵身上马，率领三万骑兵，绝尘而去，很快没入茫茫夜色中。

雷子其一直追出帐外，眼见追不上，心中烦恼，无奈之下，只得驰马回江岸水军驻地，督促湖州剩下的军队火速渡江，同时命水军严密把守船只，以防海山偷袭。

***

穿过十几道扎着红绸的宫门，踩着几里长的红地毯，凤冠霞披，环佩叮当。

这繁冗复杂的册封仪式，给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字：累。

坐在绣着龙凤图案的大红喜榻前，望着铜镜里盛妆的容颜，我的思绪不自觉地回到几日前。

朝堂上，我递出辞呈，辞去右丞相之职，因为齐深济在江淮盐运史职务上的出色表现，我举荐他为右相，接替我的职位。

在无数官员或挽留，或叹息，或惊骇，或喜悦的目光中，我昂首步出了金銮殿，满朝文武，除了苏堂，没有人知道，我要去的，是那座富丽堂皇的后宫，而且用的是另一个身份。仁宗皇帝的妻子，孟皇后。

没有人想到，一个三品大学士，一个从未上过朝的前朝御医，他的女儿，竟然被册封为母仪天下的皇后，那是多少女子艳羡的宝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铁桢刚刚颁下旨意，就惹来一片反对之声。皇上态度坚决，先是将带头反对册封孟丽君的梁左相罢免官职，回乡养老。

接着又将礼部尚书周大人连降三级。至于皇太后，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她并没有站出来反对，不知铁桢是如何说服她的。

朝中百官，包括京城的百姓，都在猜测，这位从未听过的孟府千金，到底是何等出类拔萃的人物。

等待进宫的日子，我很不安。那座富丽堂皇的皇宫里，已经住了几个年轻美艳的妃嫔，虽然铁桢心里只有我一人，可她们毕竟是他的妻子，我该如何面对她们。宫廷里的争斗，我能应付得了吗？勾心斗

角，尔虞我诈，比朝堂上还累。我还是更喜欢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拘束，没有压力。随性而为，那才是真正的我。

爹写的退婚书，回京的当日就已交到将军府去了，据回来的下人言道，皇甫老夫人看信之后，大为惊异，以为孟家是杏林世家，家世门风极好，竟然做出隐瞒女儿许亲之事，实属不该，更不该将一个被神人索命的不祥之女许配皇甫家，只是如今孟家已经主动认错，更恳请将婚约解除，过去的事也就算了，姻亲虽做不成，世交的情谊还在。

言外之意，已经答应退婚之事。据传，两日后，皇甫夫人就开始在名门闺秀中，为少华择贤良淑慧之人，以为佳配。得知我被册封为皇后的事，她一定很吃惊，会有很多猜测，但事已成定局，无法改变。

没有了我，少华还会有一千一万个选择，还可以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大哥没有了我，也可以妃嫔无数，子嗣众多，我之于他们，不过是众多妻妾中的一个，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而我若是真得嫁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将成为一只失去翅膀的鸟，失去江河的鱼，没有蓝天，没有海洋，没有自由。

留下还是离开，这个问题，我在心里问了自己一千遍，一直找不到答案。是大哥的爱，象月老的红线，缠住我的双足，让我无法离开。

此情易断(六)

我从龙榻上站起身，宫女急忙迎上来："娘娘有什么吩咐？"

"你们都退下。"我轻轻挥手。

偌大的宫殿，变得空空荡荡。

头上的凤冠很沉，我把它取下来，随手掷在妆台上。起身到窗前，向外一看，廊上的宫灯照着夜色下的宫院，荷花池，青瓦白墙，小桥流水，这凤仪宫的花园和江南的景致真得有几分相似呢。

就象将江南之景留在宫中一般，他也要将和这皇宫格格不入的我留下。我忽然摇头轻笑，我喜欢他对吗？喜欢的人当然要在一起，这样才会开心。只要他真心爱我一人，只要他心里除了我，不再有别的女人，我就应该接受他，全心全意做他的妻子，至于将来，将来会发

生什么，又有谁知道呢？如果只是因为对不可预知未来的恐惧，就勉强自己离开所爱的男人，去过那种自由但孤寂的日子，那样的我，又怎么会开心。

“皇上驾到。”随着太监的一声高喊，铁桢大步走了进来。

我转过身行礼：“给皇上请安。”

他一步上前，轻轻扶住我，笑道：“你我之间，何须这些礼节。”

“皇上是君，丽君是臣，身为臣妾，不行这些礼数，让别人看见，岂不要说丽君乱了礼数。”我正色道。

“你是皇后，后宫之主，有谁敢说你？”铁桢笑道。

我抬起头看着他，轻问：“皇上的意思是，这后宫里，由丽君说了算？”

“当然。”铁桢不假思索道。

“谢皇上。”我含笑道，心中已有了打算。

铁桢笑着摆了摆手，走到桌前，亲自提起镏金酒壶，满倒了两杯酒，递了一杯给我。含笑凝视我的眼睛：“知道吗？今天，是我这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因为有你陪伴在我身边，做我的妻子。”

我含羞避开他灼人的视线，问道：“皇上真心喜欢丽君吗？”

铁桢轻轻笑了起来。

“你快说啊。”我伸手摇了他两下。

他一手握住我的手，抚到自己胸前，柔声道：“从知道你是女子那天起，我的心就系在你身上，这一生都不会再改变。喝了这杯交杯酒，我们就要做一对恩爱夫妻，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我羞涩地端起酒，和他手臂交缠，一饮而尽。

铁桢放下酒杯，在灯下看着我。灯光在他脸上洒下一层淡黄色的光泽，衬着他修长的眉，明亮的眼眸，微笑的唇，越发显得英俊潇洒，神采飞扬。

被他看得心跳如鼓，我忍不住道：“皇上，你总看着我做什么？”

“今晚的你，特别美……。”他伸出手，轻轻托起我的下巴，眼神渐渐迷离。

我心慌得厉害，忙转身道：“皇上，我给您铺床……。”

他一把拉住我：“你害怕？”

“没有啊。”我道。

“你的手在发抖。”他把我的手放在他脸上，轻轻蹭了蹭。

“我……有点冷。”其实是浑身发热。

“我抱着你。”他张开双臂，我下意识地躲开。

他笑着追上来，我绕着房柱转圈，最后还是被他抓住，猛地拉入怀中。“我好想你。”他在我耳边低喃了一句，低头轻吻我的脖颈。

“好痒。”我咯咯笑着挣脱他的怀抱，他没有马上追上来，立在原地，望着我笑，笑得我心惊胆战，呼吸困难。

“过来。”他向我招手。

“不。”我摇头。

“那我过来了。”他笑道。

“你也不要过来。”我急忙伸出手，挡在他面前。

“真的不要过来？”他看着我，眸子里盛满了笑意。

“当然是真的。”被他滚烫的目光看的我嘴唇发干，心跳剧烈。

“那我走了。”他作势转过身。

“皇上要去哪？”我急忙叫住他。

他转过身，有些哀怨地看着我：“你不让我过来，我又怕控制不住自己，只好到御书房将就一夜了。”

“我是说着玩的。”我道。话音未落，眼前人影一闪，已经被他紧紧地拥入怀中。

“丽君。”他俯下身，灼热的舌尖灵活地探入我嘴里，紧紧地交缠，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爱你。”他轻轻松开我，在我耳边低喃。

我靠在他怀里，轻抚他腰上的玉佩，上面刻着一条飞龙，和我的彩凤正是一对。

心暖暖的，我把脸伏在他胸前，闭着眼帘，闷声道：“皇上……。”

“嗯……。”他的吻细密地落在我的发髻上，修长的手指轻抚我身后垂落的青丝。

“你只爱我一个人吗？”

“只爱你一个人。”

“那……你会爱我多久？”

“一生一世，不，生生生世都爱你。”

“将来……你会不会爱上别的女人？”

“不会。”

“皇上，你说的都是真心话吗？”我抬起头。

他低下头看了我一阵，忽然拉住我的手，径直出了门，在荷花池边停下脚步，指着天上的明月笑道：“今日，就以明月为证，我铁桢，此生若有负于你……”

我急忙捂住他的嘴：“皇上，只要有心，又何须立誓，倘若无心，立誓又有何用。”

铁桢不禁微微蹙眉：“说来说去，你还是不信我。”

“不是丽君不信皇上，这后宫中如今已有一位贤妃，数位美人、才人、夫人，她们都是皇上名义上的妻子，皇上不肯负丽君，岂不是要负了她们？”我看着他道。

铁桢忍不住笑道：“依丽君之见，朕该怎么做？”

“皇上方才已经说了，丽君是后宫之主，后宫之事，由丽君说了算，是不是，皇上？”我朝他露出一抹甜甜的笑容。

铁桢一愣，笑了起来：“我是说过这句话。”

“好，来人。”我扬声唤道。

“娘娘有什么吩咐？”宫女走了过来。

“准备笔墨纸砚，哀家今日要用皇上赐给我的凤印，拟一道懿旨。”我朗声道，有意忽略铁桢惊异的目光。

看着宫女拿来笔墨摆在我面前，铁桢终于忍不住问道：“你要拟一道什么旨意？”

我接过宫女递来的羊毫，在纸上一挥而就，盖上凤印，拿起来呈给铁桢：“皇上请看。”

铁桢低声念道：“即日起，未有子嗣之妃嫔，一律遣返原籍，自行择配。”

“臣妾这第一道旨意，皇上觉得如何？”我微笑道。

铁桢难掩震惊之色：“丽君，为什么？”

“皇上不想负丽君，丽君也不想离开皇上。”我面不改色道。“只有遣走所有妃嫔，丽君才能安心留下来。”

铁桢盯着我看了好一阵，又是皱眉，又是微笑：“傻丫头，这怎么行……。”

“皇上方才说了，我是后宫之主，后宫由我说了算，你不能说话不算数。”我正视他的眼睛。

他也看着我，有些无奈，又透着笑意：“狡猾的小东西……。”

“皇上舍不得吗？”

“不是，不过……”

“皇上不是真心爱丽君。”

“当然是真的。”

“皇上心中只有丽君一个人，她们该怎么办？她们也是人，也要嫁人啊，皇上让她们独守空房，多孤单啊。为什么不给她们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力呢？”我振振有辞道。

“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她们自进宫那日起，就不能再嫁他人了，否则会惹人非议。”铁桢轻道。

“那就从皇上开始啊，这天下都是皇上的，皇上是天子，是九五之尊，又何须管别人的议论。更何况，丽君这样做也是为了朝廷。皇上想想，贤妃一级按二品官俸禄，才人、美人等也按官员月银供给，她们每日坐在宫中，不能为皇上分忧，也不能有益于百姓，却每年要花去大量的官银供她们吃穿用度，如果拿出这些钱赈济灾民，发展生产，岂不好上百倍？”

铁桢沉默了一阵，笑了起来：“说得这么有理，朕若不答应，就是朕的罪过了。”

“皇上今日答应了丽君，将来会不会后悔？”我看着他，如此道。

“不。”他的手指落到我唇上，压着我的唇瓣，轻轻嘘了一声：“以后再不可提后悔二字。因为我永远都不会后悔，我也不会让你因为嫁给我而后悔。”

永远不会后悔，多好。我拉住他的手，轻轻拔下头上的凤簪，在他手心细细写下两行字。写完道：“这就是丽君的誓言，这誓言不是用嘴说，也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刻在丽君心里，只要皇上一天不负丽君，丽君就绝不会违背心中的誓言，更不会有负于皇上。”

铁桢伸手将我拉到怀中，紧紧地抱了一下，松开我，接过我手中的凤簪，在我手心写道：“同生同死，不离不弃。”

“这也是朕的誓言。”他柔声道。

这时，廊上忽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贾恢走了进来：“皇上。”

铁桢皱了皱眉，不悦道：“什么事？”

“皇上，左丞相周大人，右丞相齐大人，兵部尚书苏大人等一干朝中重臣求见。”也许知道自己来得很不是时候，贾恢的声音战战兢兢的。

“告诉他，有什么事，明日朝堂再议。”铁桢温和的语气透着些许不耐。

“皇上，苏大人说是紧急军情，不可延误。”

情不自禁的，我想到少华，心里咯噔一下。

此情易断(七)

铁桢将凤簪轻轻插入我发间，柔声道：“你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

掩不住心中的忧虑，我一把拉住他的衣袖：“皇上……。”

“等我回来。”铁桢俯身轻道。从他凝重的表情，我知道，他担忧的是和我一样的事。

我点了点头，看着他疾步离去。立刻起身到后面房中寻到一身叠好的宫女服饰，匆匆换到身上，低着头出了凤仪宫，从大殿后门进去，透过屏风向外张望。只见大殿上立着苏堂，还有周大人，齐大人两位朝中重臣。

“雷军师刚刚送来的八百里加急战报，请皇上御阅。”苏堂苍白着脸，双手呈上战报。

贾恢迅速接过，递到铁桢手里，铁桢一页页翻看，看到最后，脸色变得铁青。

“皇上，战况如何？”齐深济小心翼翼问道。苏堂匆匆派人通知他和周左相，说有重要军情，要一起面见皇上，可想而知，战局一定不容乐观。

铁桢沉默了一阵，忽然将战报往御案上重重一拍，啪的一声响，我的心顿时往下一沉。

苏堂出列奏道：“皇上息怒，皇甫少华所率骑兵虽受重创，万幸湖州还在朝廷手中。”

齐深济两人闻听此言，齐齐变了脸色。

周左相率先道：“湖州是江南的最后一道屏障，倘若失守，后果不堪设想，皇上需马上下旨，调集大军增援。”

铁桢满脸怒气，皱眉不语。

齐深济问道：“苏大人，湖州还有多少军队镇守？”

苏堂道：“皇甫少华孤军冒进，在虎口天险遇叛军埋伏，损失近半，自己也身受重伤，雷军师率剩下的人马从李坡、关应一路后撤，在江岸又遇到叛军埋伏，顺利渡江者，所剩无几。幸好湖州还留有五万未及北渡的步军和炮军，再加上城中数万青壮丁，死守湖州，或可支撑到援军到来。”

铁桢缓缓开口：“江北邻近城池还有多少可调之兵？”

“回皇上，杭州、饶州驻军不过数千，杯水车薪，不足解湖州之围。”

齐深济道：“北疆南疆皆有驻军十万。只可惜远水救不了近火。”

周大人道：“难道只有调集京城禁军……”他急忙顿住话头，悄悄看向铁桢。

我立在屏风后，胸口发紧，额上冷汗直流。

铁桢默然片刻，道：“苏爱卿。”

“臣在。”

“朕命你率五万京城禁军，两万驻守滁州的厢禁军，再征调杭州、饶州所有守军，即刻启程，不得有误。”

“臣遵旨。”

苏堂退了出去。我立刻遁出后门，在回廊上追上了他：“苏将军。

苏堂转过头看到我，眼中掠过一抹深深的痛楚，很快低下头：“娘娘。”

“你说的都是真的，少华他……。”我说不下去了。

“雷军师还送来一封密信，是关于娘娘的，本来要呈给皇上，但是……”苏堂闭上嘴，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远远地递给我。

我掩住心中的慌乱，接过信。

“臣告退。”他转过身，匆匆走了。

我转到暗处，迅速打开信，借着廊上射来的灯光细看。信上写得很清楚，海山派人送给少华一幅画，画上的女子名叫孟丽君，据说是少华的未婚妻。皇甫少华情急之下，不顾他的拦阻，决意与海山决一死战，结果被海山所趁，不仅损兵折将，而且身中两箭，重伤未愈。海山派大军一路紧追，缴获数十艘战船，杀死数千水军，更乘胜渡江南袭，雷子其亲自率军在城楼上死守，湖州是江南的最后一道屏障，若失守，整个江南都将暴露在海山的大军之前，后果难以预料。

原来是这样，原来都是因为我。心突然揪紧，我在不知不觉中把信攥成一团。

“你在这里干什么？”一个太监的声音突然响起。

我急忙低下头：“奴婢是新来的，不小心走错了地方。”

“是这样。”声音缓和了一些：“这里是大殿，不得擅入。”

“谢公公。”我迅速转身，径直回到凤仪宫，踏入宫院，只觉四周静悄悄的，我有些讶异，不及多想，快步奔进卧房，正要伸手去拿那身嫁衣，墙角突有人道：“你方才去哪了？”

我一惊，猛地回头，铁桢坐在靠墙的椅子上，望着我。

心顿时乱了几拍。我咬了咬牙，让自己很快平静下来，笑着说：“皇上一定很吃惊吧。”

“是啊，很吃惊。”对我的平静有些惊讶，铁桢一手托腮，眸中透出一丝笑意。

我突然上前几步，向他跪倒：“臣妾想求皇上一件事。”

铁桢一愣，立刻把我拉起来，柔声道：“有什么事就说，何须跪？”

“臣妾是怕皇上不答应。”我看着他。

“先说是什么事？”他微微皱眉，很快笑道。

“臣妾想求皇上封张好古一个官职。”

铁桢想了想道：“让朕猜一猜，是不是监军？”

“皇上真是英明之君。”我含笑道，心里却一阵紧张，他已经猜到，他会让我去吗？

铁桢把脸一板：“方才在大殿上，我听到屏风后传来的声息，就猜到是你。从前你不是朕的妻子，想随处跑跑，朕也不会多管你，你现在是朕的妻子，母仪天下的皇后，怎能再象从前一样任性胡为。”

“皇上的意思是不答应了。”我平静地抬起头，心却轻微地刺痛了一下。原来在他眼里，我从前做的事，竟然都是任性胡为。做了他的妻子，就要被关在这座金碧辉煌的牢笼里，永远不能出去了吗？

“若是别的事，朕都可以答应，唯独这件不能。”铁桢语气坚决。

我气道：“皇上不相信臣妾。”不让我去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担心我的安危，还是担心别的什么，我不敢猜，也不愿想。

“这和相不相信是两回事。”铁桢看着我，眼神复杂无比，“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是我的妻子，我不能让你冒险。”

“臣妾想问皇上一句话。”知道这样争论下去毫无结果，我很快岔开话题。

“你想问什么。”他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看着自己紧攥的双拳。

“皇上会杀皇甫将军吗？”虽然明知他的回答，我还是忍不住要问。

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久久地沉默着。

“皇上为何不回答丽君？”我低声问道。

他背对着我，缓缓道：“你应该明白，皇甫少华已经犯下大错，朕若不杀他，湖州的数十万百姓，还有那些枉死的将士都不会原谅朕。”

“倘若他是因为我犯错，皇上是不是要连我一块杀了？”我轻问。

他猛地回过头，看着我。

“皇上请看。”我避开他的目光，将雷子其的秘信远远地交给他。

他默默看了一遍，许久没有说话。

“苏将军确是大将之材，只是行事太过鲁撞，极易被人所趁，朝廷大军若再败，海山便可攻克湖州，一路猛进，危及京城。”我开口道。

“依你之见，朕应该御驾亲征？”铁桢轻轻道。

“海山在京中还有暗藏的党羽，只恐他们借皇上离京之机，犯上作乱，所以依臣之见，皇上切不可御驾亲征。不如让臣妾任监军之职，跟随苏堂前往江北，为皇上分忧，若上天庇佑，击败海山，剿灭叛军，皇上便可借犒赏三军之机，赦免皇甫少华的死罪，让他戴罪立功。这样谁还有话说。”我看着他。

铁桢双手握拳，表情异常复杂。

“请皇上恩准。”我一咬牙，再次跪下。

“你急着去江北，只是为了救他？”铁桢看着我，脸色变得有些苍白，苦笑道：“你心里，还是忘不了他？”

我抬起头，眼里忽然有些酸涩：“时至今日，皇上还不明白丽君的心吗？”

他沉默了好一阵，笑了，笑容里掺杂着一丝痛楚：“时至今日，我依然分不清楚，你对我说的话，有几句是真，几句是假？”

“那么皇上呢？皇上对丽君说的话，又有几句是真，几句是假？”顾不得忤逆，我脱口而出道。

爱我一生一世，有哪个帝王能够一生一世只爱一个女人，又有哪个帝王能够只有一个妻子。而我依然愿意相信他，哪怕这个誓言是何等的不可靠。可是他呢？他竟然到现在还在怀疑我的真心，心空空的，还一阵阵抽痛起来。

我自己站起身，向外就走。

铁桢从身后一把拉住我的衣袖，紧紧地拽着，柔声道：“今天是我们的大婚之日，我不想和你争论，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慢慢商议，好吗？”他的语气透出几分恳求。

我却只是苦笑：“不用商议了，您是皇上，您说出来的话，又有谁敢忤逆呢？”

“丽君，不要这样。”他握紧我的手：“是我多心了，我看到你刚才着急的样子，心里就忍不住难受。你是我的妻子，我不希望你心里再想别的男人。”

“这么说，皇上已经答应了。”我继续看着他。

“朝中有这么多大臣，为何一定要你去？”他松开我的手，眉头又皱了起来。

“此事因我而起，我责无旁贷。我只是不想将来后悔。”我道，其实是想把欠少华的全还了吧，这样我就不会再因为他而内疚。

他默然片刻，忽然苦笑：“因为嫁给我而后悔？”

心一阵尖锐的刺痛。我却勉强自己笑着面对他：“皇上若要这样想，臣妾也无话可说。”

他几步上前，一把将我带入怀中，紧紧地拥着，低语道：“我不会让你走，谁都别想从我手中把你夺走……”

“皇上。”贾恢在门口停住脚步。铁桢充耳不闻，依旧用力抱紧我。紧得我的肩膀隐隐生疼。

“苏将军率领京城禁军在午门外等候，朝中百官都到了。请皇上御驾亲临……。”贾恢吞吞吐吐道，不知道要不要继续说下去。

铁桢终于松开我，看着我的眼睛：“我很快回来，等着我，嗯？”

“好。”我微笑，笑的有些恍惚。我会等他吗？只可惜少华已不能等，湖州的百姓和数万大军不能等。

江北之行(一)

夜色浓稠之时，京城最偏僻的北门驰来一骑，头上戴着厚厚的帽子，遮着半边脸，守卫好奇地钻出岗哨，拦住他问道：“你是什么人，这么晚还要出城吗？”

马上人没有说话，只将手中令牌一晃。令牌上一个张字耀眼夺目。

守卫一惊，忙把脖子一缩，拜道：“大人。”

“把门打开。”一个清脆的声音缓缓道，温和的语气中透着威严。

“是。”守卫上前，迅速打开城门，来人绝尘而去。

＊＊＊

“小人蒋寒，拜见将军。”我弯下腰，向端坐大帐之中，眉头紧皱的苏堂行了一礼，雷子其立在他身旁。

苏堂眼睛盯着桌上的地图，淡淡道："听说你有妙计，可以助大军顺利渡江？"

"不错。"我道。这段日子连着赶路，疲惫不堪，声音十分嘶哑，再加故意掩饰，谅他二人也听不出来。

雷子其欣喜地问道："太好了，若真得能助大军过江，我一定上奏皇上，为你加官晋爵。"

听到提起他，心猛地一颤，我急忙低下头。

"说吧，什么妙计？"苏堂抬起头，神情有几分倦怠。

"一方面以炮火佯攻北岸，另一方面收集民船，一夜之间搭起一座浮桥，运送骑兵和炮兵过江。"我语气笃定。

"这不可能。"雷子其断然否定。"一夜之间，根本搭不起一座浮桥。"

"军师放心，我这有一张浮桥构造图，现在是枯水季节，往前半天路程，有一处拐角，江面十分狭窄，只要有足够的船只，还有劳力，一夜的时间，绰绰有余。"我自怀中掏出精心绘制的图纸。小兵伸手接过，递给座上的苏堂。

苏堂看了看图纸，面露惊诧之色，忍不住道："抬起头来。"

我坦然地抬头，脸上起码涂了一寸厚的黄泥，还有描粗的眉，画厚的唇，他要认得出我，那我就佩服他了。

苏堂远远地望了我一眼，露出一丝失望。依旧把目光移回图纸上。

雷子其凑过去，认真看了看图纸，拍桌喜道："好，绝妙，蒋先生真奇材啊，有此图为样本，再有更多的民船和百姓，别说一座浮桥，便是同时建两座，也不在话下。"

"蒋先生一路辛苦，来人，带他下去歇息。"苏堂朗声下令。

我跟在小校的身后，去了营帐。

经过两天的准备，这晚天近二更时，第一座浮桥搭建完成。雷子其手下的骑兵作为先锋，先行悄悄登岸，苏堂的大军在后策应，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我也随在后军中，去了江北。

海山的叛军狡不及防，被朝廷军队打了个措手不及。江岸很快被拿下，接着是安县，石县，关应，李坡，战事比想象的还要顺利。我渐渐不安起来。

海山狡诈，这一路行来，攻下的大多是空城，并未遇到他的主力，难道这个恶魔般的男人另有图谋。

雷子其似乎也想到了，我数次在大帐外听到他向苏堂劝谏，收拢军队，固守城池，将军情如实上奏皇上，等待上意，但他执意不听。雷子其一气之下，提起皇甫少华，他第一次征战江北，也是孤军冒进，最后一败涂地。

苏堂大怒，两人发生了一次最激烈的争吵，最后以雷子其拂袖而去告终。

“军师，将军他……怎么了？”我在帐外拦住雷子其，担忧的问道。

“刚愎自用，冲动冒失，不是大将之材。”雷子其连连摇头。

“军师何不再劝劝他？”我道。

“他根本听不进劝，再劝也是无用。”雷子其叹息一声，径直走了。

我扭头望着大帐内，想进去，又犹豫了。苏堂对我太熟悉，和他多接触，极有可能暴露身份，他若得知真相，一定会把我软禁起来，送回京城，在这种时刻，我不想回去。也不想见大哥。

可是……我咬了咬牙，还是走了进去。

“你若是来劝我退军，就不必说了。”苏堂率先开口道。

“不，小人是来劝将军乘胜追击的。”我笑着道。

“哦？”苏堂疑惑地看着我。

“江北重镇在幽州，离此还有五天的路程。”我走到照壁前，在地图上指点江山。

“先生莫非有什么好提议？”苏堂站起身，走到我身后。

“将军若信得过在下，在下愿与雷军师率一支两万人的奇兵，翻越雁关，直捣幽州。”

“两万人，也想攻下幽州？”苏堂连连摇头。

“将军这一路征战，攻下安县、石县、关应、李坡，用了多少将士？”我问道。

“不过五万。”苏堂答道，脸上渐渐露出思索之态。

“四座县城，只需五万人。以此类推，幽州不过一座州府，两万人绰绰有余。”我轻笑两声道。

“海山叛军人数超过十五万，真正和我军厮杀的，却不足三万人。渡江一战，也只折损他数千士卒……。”苏堂说着说着，停了下来。

“将军对敌情了如指掌，为何还要一味冒进呢？”我反问道。

苏堂沉默了一阵，猛然伸出手，捏住我的肩膀，大声喊道：“你到底是谁？”

他的声音大到快把我耳朵震聋了。我看着他激动的表情，忍不住笑了起来。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他使劲摇我，我若是再不说话，他就快把我摇散了。

“小人蒋寒。”我对他说。

“你明明是……”他握着我的肩膀不肯放松。话却没有说完，两个士兵跑了进来：“将军出了什么事？”

苏堂这才松开我，怒气冲冲道：“滚出去。”士兵愕然地对视。

我忍俊不禁。方才这位老先生突然那么大的声音喊叫，换了是谁，也要跑进来看看。怕是将军出了什么意外。这回子倒好，一腔热诚倒挨了骂。

士兵灰溜溜地出去了。

“苏将军，你冷静一点。”我劝道。

“孟姑娘……不，娘娘……。”苏堂眼中掠过一抹痛楚。顿住话头，没有再说下去。

“小人蒋寒。”我朝他打了个眼色。

苏堂渐渐平静下来，轻轻道：“你……先生怎会到在下军中来？”

“我要救一个人。”

“皇甫少华？”他问。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沉默了一阵，郑重地开口：“这里太危险，我派人送你回去。”

“不，我不回去。”心突然一痛，我扭过头不看他。

“为什么？”他突然看着我。

“不告诉你。”我笑道。

他沉默了很久。

“小人告退。”我转身想走，他从身后一把拉住我：“等一等。”

“将军还有什么吩咐？”我轻声问道。

“不回去，是因为皇甫少华？”他象火烫一般很快松开我，脸上神情复杂之极。

我一怔，忙道：“苏将军，你别误会……。”话说一半，却说不下去了，忽然想到大哥，那晚我向他请旨赶赴江北，他也曾经这样误解我。

我毕竟是他的妻子，却为了另外一个男人，在大婚之日，急着离开他。他会怎么想，他又怎么能够接受。除非他心里根本没有我，否则换了谁，也无法泰然处之。

他明知遣散后宫，会遭到太后和大臣的一致反对，还是坚决地答应了我。作为一个古代帝王，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

反观自己，对他要求太多，不但没有体谅他的心情，还因为几句气话，就和他赌气，甚至不告而别，他该如何痛心，又该如何担心我。难道，真得是我错了。

江北之行(二)

苏堂默然良久，缓缓开口，语气透着坚决：“明日我就派人送你回京。”

早知道他会把我毫发无损地送回大哥手中，只是我即然已经来了，怎能就这样回去。我眼珠一转，向上拱手道：“不瞒苏将军，我今日到这里来，不光是自己的主意，也是他的意思。”

他愣了一下，猛地看向我：“真的？”

被他看得不觉倒退了一步，掩住一丝不安，我笑了：“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他也笑了，笑得有几分苦：“你骗过我很多次。”

“是吗？”我故作思索状。“那有这样的事。”

苏堂轻轻握拳，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看着墙上的地图，轻轻道：“先生既然想留下来，那就留下吧。不过，如果有危险，我随时会派人送你离开。”

他的语气透着一抹浓的象是永远都化不开的忧伤。

我不禁唤道：“苏堂……。”

“先生请坐，来人，召集所有副将到大帐议事。”他没有再看我。

雷子其和将领们纷纷步入大帐，经过一番商议，苏堂决定分出小部兵力，固守安县、石县两座城池，以作侧应，同时派雷子其率一万军佯攻幽州，诱出海山主力，剩下的大部由苏堂率领，改从小道奇袭另一座重要城池陈州。陈州在幽州和江北之间，战略地位重要，只要夺下它，便可逼海山决战。朝廷大军新锐，海山之师已疲，若以实击实，我军胜算大矣。

回到营帐中，我躺在床上，却睡不着。我总想起大哥，想起他说过的话，想起他眼里的担忧和痛苦，是那样的真。

他是深爱我的啊，正因为爱我，才会说出那些让我伤心的话吧，在伤害我的同时，他的心一定被伤得更重，为什么相爱的人总是要彼此伤害，可是，倘若不爱，又怎么会受伤呢?

心突然痛了起来，痛到无法呼吸。

我终于悄悄溜下床，走了出去，明亮的月光，在大地上洒下一片银色的清辉。

我抬起头，朝着京城的方向，望着，久久地望着。

我不知道在那看似热闹，实则寂寞的皇宫里，他是不是也在想我，是不是也如我一般心痛，痛到难以自抑。

原上的风很冷，我穿得很单薄，可我却不觉得。只是那样呆呆地站着，忘了时间。

一道清亮的箫声忽然穿过漆黑的夜，伴着风声，吹到我耳边。

难道是大哥？眼前忽然一片模糊，原来离开他的这些日子，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思念他的箫声，思念他的微笑……

我穿过密密麻麻的营帐，飞快地跑了起来，一直跑到山坡上，黑影幢幢中，立着一个穿战袍的男人。

听到脚步声，他扭过头，箫声止了。我看到一张斯文清俊的脸，我认得他，是苏堂帐下一员副将。

“蒋先生。”他讶异地唤了一声。

我怔怔地立了好一阵，咧了咧嘴，笑了：“你的箫吹得很好，真得。”

他笑得有些腼腆：“先生过奖了。”

“你学过吹箫？”我问道。

“是啊。”他抬眼望向远处，那是南方的方向。

“你是南方人？”我道。

“嗯，我是台州人，家里还有妻子和一双儿女。”他说到家字，笑容里透出几分温暖的味道。

“想你娘子了？”我轻轻道。

“我们成亲几年了。”他笑了笑：“她喜欢听我吹箫，这支箫，就是她送给我的订情信物。”他轻轻抚摸手里的箫，那表情就象抚摸自己最心爱的东西。

“不打扰你了。”我眼里一阵酸涩，却勉强自己笑着离开，山坡上的风很大，吹动我腰上的玉佩，沉甸甸的，心也沉沉的。

雷子其已经率一万轻骑兵离开了，不出所料，不久他就在幽州以南遇到海山的主力，他的任务就是牵制他们。

我则跟随苏堂进袭陈州，苏堂把我安排在后军里，虽然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满意，但我什么都没说。

陈州城墙坚固，幸好守军不多，大军利用最先进的炮火，花了三天的时间，终于攻破城门。

苏堂留下五千军镇守，很快回师进军幽州，奔援雷子其的军队。

我依然跟随着他。

苏堂所率大军辎重过多，沿途又收复了石城和峪城两座小县城，行程缓慢，雷子其几次派快马送来急信，言道海山攻势甚急，已无法

支持，苏堂无奈之下，派出大部骑兵先行增援，留下的军士不足一万。

我心中隐隐不安起来。若海山此时派人偷袭，定然无法抵挡。

苏堂听了我的担忧，不以为然。不过在我反复劝说下，还是派出几十个流动哨，随时观察敌军动向。

然而，担忧的，终究还是来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军营里响起一阵阵喧哗声，我整好衣服，跑出营帐。

到处是明晃晃的火把，还有刀戈声。一定是海山先以大部围攻雷子其先头部队，迫其求援，再以精锐骑兵夜袭军营，此人果然狡诈。

“快，护送蒋先生去石城。”火光中，苏堂骑一匹战马，驰到我面前。

“这种时刻，我不能走。”我冲他喊道。他根本不理我，策马离开了。

一大群士兵上前，不顾我反对，拥着我上了马，越驰越远。我回头看军营，一片火海。海山，你果然是一代枭雄，我想起在御书房对大哥说过的话，放眼天下，能与海山匹敌者，除了大哥，再无他人。

小队护送着我，驰往就近的石城，苏堂在石城留下了两千驻守军队。驶进城门，我忽然觉得不对劲，立刻向后道：“快退。”

身后的将士惊讶地看着我。我拨转马头，大声喊道：“城中有埋伏。”

将士这才拍马出城，城门在眼前轧轧合拢，黑影幢幢中，似乎只逃出一骑。

“张大人。”一个让我永远无法忘怀，也永远不想再听到的声音，从茫茫夜空中传来。

我慢慢回过头。

高头大马，暗红色披风，峨冠博带，腰佩长剑，英俊潇洒，气宇不凡。

我望着他，浑身冰冷。

“从长江上架起浮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来了。”夜色中传来他朗朗的笑声。

苏堂默然良久，缓缓开口，语气透着坚决：“明日我就派人送你回京。”

早知道他会把我毫发无损地送回大哥手中，只是我即然已经来了，怎能就这样回去。我眼珠一转，向上拱手道：“不瞒苏将军，我今日到这里来，不光是自己的主意，也是他的意思。”

他愣了一下，猛地看向我：“真的？”

被他看得不觉倒退了一步，掩住一丝不安，我笑了：“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他也笑了，笑得有几分苦：“你骗过我很多次。”

“是吗？”我故作思索状。“那有这样的事。”

苏堂轻轻握拳，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看着墙上的地图，轻轻道：“先生既然想留下来，那就留下吧。不过，如果有危险，我随时会派人送你离开。”

他的语气透着一抹浓的象是永远都化不开的忧伤。

我不禁唤道：“苏堂……。”

“先生请坐，来人，召集所有副将到大帐议事。”他没有再看我。

雷子其和将领们纷纷步入大帐，经过一番商议，苏堂决定分出小部兵力，固守安县、石县两座城池，以作侧应，同时派雷子其率一万军佯攻幽州，诱出海山主力，剩下的大部由苏堂率领，改从小道奇袭另一座重要城池陈州。陈州在幽州和江北之间，战略地位重要，只要夺下它，便可逼海山决战。朝廷大军新锐，海山之师已疲，若以实击实，我军胜算大矣。

回到营帐中，我躺在床上，却睡不着。我总想起大哥，想起他说过的话，想起他眼里的担忧和痛苦，是那样的真。

他是深爱我的啊，正因为爱我，才会说出那些让我伤心的话吧，在伤害我的同时，他的心一定被伤得更重，为什么相爱的人总是要彼此伤害，可是，倘若不爱，又怎么会受伤呢？

心突然痛了起来，痛到无法呼吸。

我终于悄悄溜下床，走了出去，明亮的月光，在大地上洒下一片银色的清辉。

我抬起头，朝着京城的方向，望着，久久地望着。

我不知道在那看似热闹，实则寂寞的皇宫里，他是不是也在想我，是不是也如我一般心痛，痛到难以自抑。

原上的风很冷，我穿得很单薄，可我却不觉得。只是那样呆呆地站着，忘了时间。

一道清亮的箫声忽然穿过漆黑的夜，伴着风声，吹到我耳边。

难道是大哥？眼前忽然一片模糊，原来离开他的这些日子，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思念他的箫声，思念他的微笑……

我穿过密密麻麻的营帐，飞快地跑了起来，一直跑到山坡上，黑影幢幢中，立着一个穿战袍的男人。

听到脚步声，他扭过头，箫声止了。我看到一张斯文清俊的脸，我认得他，是苏堂帐下一员副将。

“蒋先生。”他讶异地唤了一声。

我怔怔地立了好一阵，咧了咧嘴，笑了：“你的箫吹得很好，真得。”

他笑得有些腼腆：“先生过奖了。”

“你学过吹箫？”我问道。

“是啊。”他抬眼望向远处，那是南方的方向。

“你是南方人？”我道。

“嗯，我是台州人，家里还有妻子和一双儿女。”他说到家字，笑容里透出几分温暖的味道。

“想你娘子了？”我轻轻道。

“我们成亲几年了。”他笑了笑：“她喜欢听我吹箫，这支箫，就是她送给我的订情信物。”他轻轻抚摸手里的箫，那表情就象抚摸自己最心爱的东西。

“不打扰你了。”我眼里一阵酸涩，却勉强自己笑着离开，山坡上的风很大，吹动我腰上的玉佩，沉甸甸的，心也沉沉的。

雷子其已经率一万轻骑兵离开了，不出所料，不久他就在幽州以南遇到海山的主力，他的任务就是牵制他们。

我则跟随苏堂进袭陈州，苏堂把我安排在后军里，虽然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满意，但我什么都没说。

陈州城墙坚固，幸好守军不多，大军利用最先进的炮火，花了三天的时间，终于攻破城门。

苏堂留下五千军镇守，很快回师进军幽州，奔援雷子其的军队。

我依然跟随着他。

苏堂所率大军辎重过多，沿途又收复了石城和峪城两座小县城，行程缓慢，雷子其几次派快马送来急信，言道海山攻势甚急，已无法支持，苏堂无奈之下，派出大部骑兵先行增援，留下的军士不足一万。

我心中隐隐不安起来。若海山此时派人偷袭，定然无法抵挡。

苏堂听了我的担忧，不以为然。不过在我反复劝说下，还是派出几十个流动哨，随时观察敌军动向。

然而，担忧的，终究还是来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军营里响起一阵阵喧哗声，我整好衣服，跑出营帐。

到处是明晃晃的火把，还有刀戈声。一定是海山先以大部围攻雷子其先头部队，迫其求援，再以精锐骑兵夜袭军营，此人果然狡诈。

“快，护送蒋先生去石城。”火光中，苏堂骑一匹战马，驰到我面前。

“这种时刻，我不能走。”我冲他喊道。他根本不理我，策马离开了。

一大群士兵上前，不顾我反对，拥着我上了马，越驰越远。我回头看军营，一片火海。海山，你果然是一代枭雄，我想起在御书房对大哥说过的话，放眼天下，能与海山匹敌者，除了大哥，再无他人。

小队护送着我，驰往就近的石城，苏堂在石城留下了两千驻守军队。驶进城门，我忽然觉得不对劲，立刻向后道：“快退。”

身后的将士惊讶地看着我。我拨转马头，大声喊道：“城中有埋伏。”

将士这才拍马出城，城门在眼前轧轧合拢，黑影幢幢中，似乎只逃出一骑。

“张大人。”一个让我永远无法忘怀，也永远不想再听到的声音，从茫茫夜空中传来。

我慢慢回过头。

高头大马，暗红色披风，峨冠博带，腰佩长剑，英俊潇洒，气宇不凡。

我望着他，浑身冰冷。

“从长江上架起浮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来了。”夜色中传来他朗朗的笑声。

再生之缘

我慢慢抽出腰间长剑，指着他。

我身后的数十人互相望了望，也纷纷抽出兵刃。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看着我手里的剑，表情竟似有些忧怨：“你宁愿死，都不愿和我在一起吗？”

我握紧手里的剑柄，微微苦笑。

这一刻，我已经明白，那幅送给少华的画像，原来是他为我设的局。

他一定知道，就算明知是局，我也会来，因为我不能让少华因我而死，否则我一定会内疚一辈子。

只可惜，论心智，论谋略，我都不是眼前这个男人的对手，更糟的是，他太了解我，有一个如此了解自己的敌人，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忽然想到大哥，在这世上，那个最了解我的人，应该是他才对。

“想不到吧。”他锐利的目光移到我脸上，仔细看了看，笑了起来：“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能一眼认出你。”

头顶滚过一阵响雷，天空竟飘起了雨，我仰起头，冰冷的雨点落在脸上，竟似有灼痛的感觉。

他微笑看着我，语气透出几分戏谑：“好不容易见面，你就没有话要对我说吗?

我咬了咬牙，冷笑道：“叛贼，你可知你的死期就快到了？”

“哦？”他轻轻挑眉：“张大人这话，本王可就不明白了。”

“陈州已落入朝廷手中，你的主力也被大军包围，石城不过小小县城，进不能攻，退不能守，幽州城破之日，便是你的死期。”我恨声道。

“错了错了。”他笑着摇头：“苏堂很快就会退军，城破的也不是幽州，而是江南重镇湖州。”

我一惊，很快明了，他定是想用我逼迫苏堂退兵。

大军一退，他再从后追袭，后果无法预料。

冷汗从额头涔涔而下。

他敛起笑容，把手猛一挥。“除了她，一律拿下。”

城门两侧闪出黑压压的一大批人，全部都是最精锐的铁甲骑兵。他们象烟尘一样扑过来，扑向我身后，一片兵器交鸣声中，我横剑抹向自己的脖子。

手臂一麻，剑锵然落地。他把我抱上马背，紧紧地贴着他温热结实的身体。

金戈声停止了，数十个染血的士兵，被他的手下推到他马蹄前。

“只要你依了我，我就不杀他们。”他粗重的气息呼到我脖颈里。

我缓缓合上眼，心象被割裂一般痛，什么都说不出来。

马蹄声声，伴随着他放肆的大笑声。

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想念大哥，如果那天我不赌气离开，我现在已经是他的妻了。心又酸又涩，还一丝丝的抽痛起来。

后宫佳丽三千，我之于他，并不是唯一。而他之于我，却是唯一。

海山抱着我穿过回廊，走进内室。轻轻抛在柔软的牙床上。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从床上坐起身，满腔恨意地瞪着他：“你永远都得不到我的心。”

“你还想着铁桢？”海山鹰目微眯，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我扭过头，不看他。

“你一片真心待他，他却怀疑你和皇甫少华。”海山微笑：“这样的男人，根本不值得你爱。”

“就算没有他，我也不会爱上你。”

“你很快就会爱上我。”海山伸手解下腰间的佩剑，放在小几上。一步步向我走近。

我惊恐地看着他，不自觉地往床角缩。

“今晚，良辰美景……苏堂一退，必溃不成军。经此一役，朝廷元气大伤，过了今夜，我就挥师南下，江山、还有你，都是我的了。”海山哈哈大笑。

“不……你什么都别想得到……”我从床上跳下来。

他扑向我，房里的烛光被风吹灭。

我在黑暗中躲避他，绕过桌子，案几，牙床，所有碰到的东西，都被我随手掷向他。虽然我明白，这些对他来说，根本毫无用处。

他一直在笑，甚至有意放慢脚步，让我有时间挑选能够砸向他的物品。

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我看到了那柄长剑，我奔过去，握住了剑柄，雪亮的剑刃晃花了我的眼睛。

他猛地夺去长剑，掷到一边，抱住我，我挣扎着向后退，他步步紧逼，把我一直逼到墙上，贴墙站着。

他灼烫的身体顶着我，逼得太紧，我感到一阵阵晕眩。

“这次……我一定要得到你……”他喘息着低下头，疯狂地吻住我的双唇。

几近粗野的进攻，唇舌被他吸吮地隐隐生疼。

推他，打他，踢他，都成了无用的挣扎。他抱着我旋过身，倒在锦被之上。

嘶……我听到裂帛般的声音，肩上一片沁凉。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伸手轻抚我肌肤细腻的胳臂。看着那颗守宫砂，轻笑：“铁桢太君子，若是我，一定不会等到现在……”

我抽出手，击向他的面门，他轻松闪过，一手将我双手的手腕扣住，牢牢地固定在头顶，另一手加大力度，猛地撕开我的衣襟。

冷风从大开的领口灌进去，身上一片冰凉，他贪婪地盯着我看，幽深的眸子已经被欲火吞没。从未有过的无助，我忍不住含着泪轻唤："大哥。"

他顿时变了颜色，"从现在开始，忘了他，你是我的……"他俯下身，疯了似地吻着我的脖颈。

绝望、悲哀、痛苦，心如刀割。我只觉得万念俱灰。

海山一手牢牢地禁锢住我，另一手开始撕扯我身上剩下的衣裤。

远处似乎传来隐隐的马蹄声，刀戈声，还有人声。

海山的动作没有停下。我脸上冰冷的，全是泪水。

门砰的一声撞开了，眼前一片刺目的光芒。

海山终于离开我，他已经来不及取剑，我听到一阵利器破空声，还有窗棂最撞碎的巨响，一切复归宁静。

"丽君……"饱含着心痛和自责的呼唤。

泪如泉涌，我扑向他怀中，"大哥……"

"丽君……"他叹息着轻抚我的长发。

我靠着他的胸膛，衣衫不整，青丝凌乱。

他用披风把我紧紧地裹在怀里。

我抬起头，迎向他的嘴唇。他热烈地回应我。身后传来轻轻的门响，贾恢悄无声息地关上门，退了出去，室内又变得一片黑暗。

唇齿间不断交缠，温柔，甜蜜，诱人……

他喘息着松开我，伸出手，为我拉上衣襟，束好腰带。

脚底传来一片沁凉，我这才发现自己光着脚踩在地上。

他弯下腰，把我的赤足握在手中，放在唇上轻轻碰了碰，亲自为我套上靴子。

"我们回家。"他把我打横抱起来，紧紧地贴着他的胸膛。

家，多么温暖的字眼，从此再也不独自飘泊。我含着眼泪，在他怀里点头。

门开了，贾恢带着几个大内侍卫，恭敬地立在门外。

铁桢从贾恢身边擦过，压低声音道：“所有看到的人……”

贾恢面色一紧：“奴才遵旨。”

我吃惊地抬起头，他唇上挂着微笑，仿佛方才只是下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命令。

只有死人才不会把看到的一切说出去，对吗?

我是他的妻子，他必须保护我，包括我的名节，正如他所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

他毕竟是古代皇帝，我即然接受他，就要接受他的一切。

我合上眼帘，象小猫一样蜷缩在他怀里，无声地叹了口气。

***

本书到此终于画上句号，有写第二部的打算，正在构思之中。

接下来会写两篇番外，一篇是海山的番外，一篇是苏堂的番外，喜欢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哦。

海山的番外 我为什么心痛

我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我来自何方。

过去的一切，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片空白。

我记得我醒来时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她说她叫许秀珠，是我的未婚妻。是她把我从乱军中救出来的。

我试着想想起什么，却头痛得厉害，什么都想不起来。

她说她等了我很多年，等着我从战场上归来，等着我娶她回家。

我问她我的过去。

她告诉我说，我叫铁山，家住桃花村，是个渔夫，三代打渔为生。她说话的时候，目光一直在躲闪我。

我知道，她一定在说谎。不知道为什么，我宁愿相信她说的话。

桃花村在长江边，是一个只住了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这里与世隔绝。

许秀珠的哥哥许知远为我们主持了婚礼。这个年轻的男人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觉得他不象我妻子的哥哥，因为他看着我妻子的眼神，就象看着他最心爱的女人。

我开始学打渔，学着做个好丈夫。

许秀珠是个贤惠的好妻子，无可挑剔，但我对她毫无感觉。我试着让自己爱上她，对她好一些，可是我终究做不到。

时间就象流水，转眼在这小村庄，我已经住了整整两年，打了两年的渔，种了两年的桃树。为什么种桃树，是因为我一直做一个梦，我梦到漫天桃花飞舞，风吹来，化作阵阵花瓣雨。

桃花林里有一条小路，我在梦里走了无数次，每次我都能听到琴声，若有若无的音律，似幻似梦，如浅浅的水波，从林深处飘来，那琴声于我是如此熟悉。每次听到它，我就忍不住心痛难抑。

我在梦中的桃花林里寻找，找了两年，可我一直找不到那个弹琴的人，我想这个梦一定预示着什么，那个弹琴的人和我有着莫大的关系，只要找到他，就能找回我失去的记忆。

已经两年了，秀珠和我做了两年的夫妻，桃树也长成了桃林，每年春天桃花开放的日子，我都会去桃花林，秀珠从来没有和我一起去过。也许她知道，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两年过去了，过去的记忆对我来说，就象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朦朦胧胧，无论怎样努力，都想不起来。

两年的桃花村，没有发生什么事。从买鱼的客人嘴里，我得知外面的世界越来越繁华，当今皇帝是英明之主，文有齐深济，于舟。武有皇甫少华，苏堂。还有一位朝廷赐封的钦差特使，名叫张好古，他有一块御赐金牌，可以先斩后奏。

桃花又开了，我忽然不想再去桃花林，那个梦也许根本不代表什么，我真得是铁山，我有一个贤惠的好妻子，还有一个清贫但却温暖的家。为什么要改变这一切呢?

十几天的大暴雨，长江决堤了，桃花村地势低洼，很快就会被大水淹没，我叫秀珠收拾好行李，准备迁离村庄，在临走之前，我又去了桃花林。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仔细探问自己的内心。

琴声，梦中时常听到的琴声。我惊呆了。我以为我又在做梦。

还有清脆甜美的歌声，从林深处传来。

我再也忍不住，飞身跑了过去，越过密密的桃林，踏着粉红色的花瓣，四处寻觅，蓦然回首间，一抹高挑的身影映入眼帘，紫色的长衫，峨冠玉带，步态轻盈，立于花瓣雨中，衣袂翻飞，飘飘欲仙。

琴声和歌声都止了，我就这样看着他的背影，移不开视线。

他似乎感觉到了，慢慢扭过头，看着我。清秀的脸庞，乌黑狡黠的眸子。还有云淡风轻的笑容。

我无法形容他看到我时脸上的表情，震惊，疑惑，甚至还有仇恨。

他轻轻道："海山？"象是发问，更象是自言自语。

难道这才是我的名字，难道他认识从前的我。还有，他的脸看起来，为什么是那样的熟悉，还有他眼里的恨，让我平静的心，竟是隐隐抽痛起来。

我张开嘴，想问，却不知该问什么。

他忽然向后一退，厉声喝道："将叛贼海山拿下。"我愣住了，我怎么会是叛贼，他又是什么人，为何要将我拿下。

几个身材矫健的男人从树后纵身出来，手舞着兵刃扑向我。

我本能的闪避，我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武功。我可以很轻松地应付那几个看起来武功不俗的男人。我甚至不需要武器。

他立在那些男人身后看着我，他的表情很严肃，然后，他忽然拔出了腰间的剑，指向我。

我的心在他拔剑的那一刻，砰的一声碎了。碎成无数片，在风中飞舞。

我停下来，让那几个男人把宝剑架在我的脖子上。我就这样看着他向我走过来。他的剑指着我的心口。

"杀了我吧。"我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我为什么宁愿死在他剑下，无怨无悔。

他看起来很震惊，手里的剑迟迟没有动。

"大人，动手吧，对这种万民之敌不能心软。"他的手下开始催促他。

万民之敌，是说我吗？我苦笑。

"我今日杀你，是为先帝，也是为所有死在你手中的无辜百姓报仇。你若是要怨，就怨你自己吧。"他轻轻道，他的声音是那么清亮甜美，我忽然好想多听他说几句话。可是，他没有满足我，他手里的剑

缓缓刺入我的心口，我却感觉不到痛。依然凝眸望着他，我想我的眼里一定溢满了柔情。我一定疯了，我怎么可以这样看一个男人。

他脸上微微动容，拔剑后退，咬唇不语。

我这时才感觉到疼，我低头看自己身上，伤口很浅，鲜血一丝丝冒出来。

“夫君。”一个人影从身后跑过来，扑到我身前，挡住我。

“秀珠姐。”他吃惊地叫道。

我惊呆了，他为何认识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到底是什么人？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

“求你，不要杀他，他是我丈夫，他已经忘了过去。……”妻子跪下来，向他哭着哀求。

“他是你丈夫？”他低声重复了一句，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看到他眼里的一丝犹豫。

“大人……”他的手下轻声唤道。

他抬手止住他们，慢慢走过来，扶起我的妻子，安抚地拍着她的肩，我听到他在妻子耳边低声问道：“你说的是真的，他忘了过去？”

妻子哭着点头。

他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象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你们走吧。”

“谢大人不杀之恩。”妻子转过身，拉着我要我跪下，我不肯，继续看着他。

他轻轻叹息了一声：“今天放你，是因为秀珠姐，只要你从此洗心革面，我可以上奏皇上，暂时饶恕你的死罪，他日若再有背叛朝廷之举，我定会亲手杀了你……”他很快顿住，目光从我妻子脸上扫过，放缓语调，轻轻道：“洪峰今晚就要淹没这座桃花林，你们快走吧。”

妻子拉着我离开，我怔怔地立在原地，没有动。

“夫君……”妻子哀怨地看着我：“我们回家吧，他走了……”

她忧伤的语气唤醒了我，我和妻子向回家的路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他，他已经转身走了，林子尽头是他的背影，那背影于我是如此熟悉，刻骨铭心，就象他的声音，还有他脸上的笑容。

就这样看着他离开，我的心已经痛到没了知觉。

我为什么要心痛，那段失去的记忆里，到底有什么？他之于我，又意味着什么。

所有的一切，在他背影消失的那一刻，如涨潮的海水，凶猛地袭来，无数错乱的身影，交集的往事，兵戈，战火，沉船……

“就算没有他，我也不会爱上你。”

“你永远都得不到我的心。”

砰的一声巨响，无数闪着金芒的暗器，惨叫声，战马的悲嘶声。

仿佛一瞬间，记忆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我想，我就快想起来了，想起过往的一切。那段记忆里一定有他，他到底是谁，我的心为什么为他而痛。